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卷一 经部一

○经部总叙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赘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稟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珪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易类一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於风谣，《礼》寓於节文，《尚书》、《春秋》寓於史，而《易》则寓於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馀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於左。

△《子夏易传》十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卜子夏撰”。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刘知几议曰：“《汉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韩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隳刺，必欲行用，深以为疑。”司马贞议亦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此书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勖《中经簿》云：《子夏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先达疑非子夏矣。又《隋书经籍志》云：《子夏传》残阙，梁六卷，今二卷。知其书错缪多矣。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今题不称韩氏而载薛虞记，其质粗略，旨趣非远，无益后学”云云。是唐以前所谓《子夏传》，已为伪本。晁说之《传易堂记》又称：“今号为《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案弧唐末为大理寺评事，有《素履子》，别著录），是唐时又一伪本并行。故宋《国史志》以《假托子夏易传》与《真子夏易传》两列其目，而《崇文总目》亦称此书篇第，略依王氏，决非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皆今本所无。德明、鼎祚犹曰在张弧以前，应麟乃南宋末人，何以当日所见与今本又异？然则今本又出伪托，不但非子夏书，亦并非张弧书矣。流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云尔。

（谨案：唐徐坚《初学记》以太宗御制升列历代之前，盖臣子尊君之大义。焦竑《国史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并踵前规。臣等编摩《四库》，初亦恭录御定《易经通注》、御纂《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义》弁冕诸经。仰蒙指示，命移冠国朝著述之首，俾尊卑有序而时代不淆。圣度谦冲，酌中立宪，实为千古之大公。谨恪遵彝训，仍托始於《子夏易传》，并发凡於此，著《四库》之通例焉。

又案：托名之书有知其贗作之人者，有不知其贗作之人者，不能一一归其时代，故《汉书艺文志》仍从其所托之时代为次。今亦悉从其例。）

△《周易郑康成注》一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编。应麟，字伯厚，庆元人。自署浚仪，盖其祖籍也。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事迹具《宋史儒林传》。

案《隋志》载郑玄《周易注》九卷，又称郑玄、王弼二注，梁陈列於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然《新唐书》著录十卷，是唐时其书犹在，故李鼎祚《集解》多引之。宋《崇文总目》惟载一卷，所存者仅《文言

》、《序卦》、《说卦》、《杂卦》四篇，馀皆散佚。至《中兴书目》始不著录（案《中兴书目》今不传，此据冯椅《易学》所引），则亡於南北宋之间。故晁说之、朱震尚能见其遗文，而淳熙以后诸儒即罕所称引也。应麟始旁摭诸书，裒为此帙，经文异字，亦皆并存。其无经文可缀者，则总录于末简。又以玄注多言互体，并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互体者八条，以类附焉。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於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正，非达识也。应麟能於散佚之馀，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近时惠栋别有考订之本，体例较密。然经营创始，实自应麟，其捃拾之劳亦不可泯。今并著於录，所以两存其功也。

（谨按：前代遗书后人重编者，如有所窜改增益，则从重编之时代，《曾子》、《子思子》之类是也。如全辑旧文，则仍从原书之时代。故此书虽宋人所辑，而列於汉代之次。后皆仿此。）

△《新本郑氏周易》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栋编。栋字定宇，长洲人。初，王应麟辑郑玄《易注》一卷，其后人附刻《玉海》之末。虽残章断句，尚颇见汉学之崖略，於经籍颇为有功。然皆不著所出之书，又次序先后，间与经文不应，亦有遗漏未载者。栋因其旧本，重为补正。凡应麟书所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注其出自某书，明其信而有徵，极为详核。其次序先后，亦悉从经文釐定。复搜采群籍，《上经》补二十八条，《下经》补十六条，《系辞传》补十四条，《说卦传》补二十二条，《序卦传》补七条，《杂卦传》补五条。移应麟所附《易赞》一篇於卷端，删去所引诸经《正义》论互卦者八条。而别据玄《周礼太师》注作《十二月爻辰图》，据玄《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附於卷末，以驳朱震《汉上易传》之误。虽因人成事，而考核精密，实胜原书。应麟固郑氏之功臣，栋之是编，亦可谓王氏之功臣矣。

△《陆氏易解》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士粦所辑吴陆绩《周易注》也。《吴志》载绩所著有《易注》，不言卷数。《隋书经籍志》有陆绩《周易注》十五卷。《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绩《周易述》十三卷，《会通》一卷。《新、旧唐书志》所载卷数与《释文》同。

原本久佚，未详其孰是。此本为《盐邑志林》所载，凡一百五十条。朱彝尊《经义考》以为钞撮陆氏《释文》、李氏《集解》二书为之。然此本采京氏《易》传注为多，而彝尊未之及。又称其《经》文异诸家者，“履帝位而不疚

”，疾作疾；“明辨皙也”，皙作逝；“纳约自牖”，牖作诱；“三年克之，惫也”，惫作备。

此本又皆无之。岂所见别一本欤？然彝尊明言《盐邑志林》，其故则不可详矣。

彝尊又言：“曹溶曾见有三卷者。”然诸家著录，并无三卷之本。殆京氏《易传》三卷，旧本题曰“陆绩注”。溶偶观之未审，因误记误说也。昔宋王应麟辑郑氏《易注》，为学者所重。士彝此本，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而掇拾残剩，存什一於千百，亦可以见陆氏《易注》之大略矣。绩字公纪，吴郡人。官至郁林太守，加偏将军。事迹具《吴志》。士彝字叔祥，海盐人。十三而孤，年二十犹目不识丁。寓居德清姜氏家，姜始授以句读，晚乃卓然自立，盖亦奇士云。

△《周易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上、下经》注及《略例》，魏王弼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晋韩康伯撰。《隋书经籍志》以王、韩之书各著录，故《易注》作六卷，《略例》作一卷，《系辞注》作三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载弼注七卷，盖合《略例》计之。今本作十卷，则并韩书计之也。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每卷所题《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各以卷首第一卦为名。据王应麟《玉海》，此目亦弼增标。盖因毛氏《诗传》之体例，相沿既久，今亦仍旧文录之。惟《经典释文》以《泰传》为《需传》，以《噬嗑传》为《随传》，与今本不同。证以《开成石经》，一一与陆氏所述合。当由后人以篇页不均为之移并，以非宏旨之所系，今亦不复追改焉。其《略例》之注，为唐邢璣撰。璣里籍无考，其结衔称“四门助教”。案《唐书王鉷传》称为“鸿胪少卿邢璣”，子縉，以谋反诛。则终於鸿胪少卿也。

《太平广记》载其奉使新罗，贼杀贾客百余人，掠其珍货贡於朝。其人殊不足道，其注则至今附弼书以行。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蜀本略例有璣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余皆不然。”是宋代尚有一别本。今则惟此本存，所谓蜀本者已久佚

矣。

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於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於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周易正义》十卷（内府刊本）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於讖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然《隋书经籍志》载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悦之（案悦之即顾夷之字）《难王弼易义》四十馀条，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是在当日已有异同。

王俭、颜延年以后，此扬彼抑，互诤不休。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故《隋志》“易类”称：“郑学寝微，今殆绝矣。”盖长孙无忌等作《志》之时，在《正义》既行之后也。今观其书，如《复彖》“七日来复”，王偶用六日七分之说，则推明郑义之善。《乾》九二“利见大人”，王不用“利见九五”之说，则驳诤郑义之非。於“见龙在田，时舍也”，则曰“《经》但云‘时舍’，《注》曰‘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解舍，舍是通义也”，而不疏舍之何以训通。於“天玄而地黄”，则曰“恐庄氏之言，非王本意，今所不取”，而不言庄说之何以未允。如斯之类，皆显然偏袒。至《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则曰“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则曰“《益卦》六二‘王用亨于帝，吉’，辅嗣注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帝也”。是虽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於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故皇侃《礼疏》或乖郑义，颖达至斥为“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其墨守专门，固通例然也。至於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序》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与王韩注本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欤？△《周易集解》十七卷（内府藏本）

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惟据《序》末结衔，知其官为秘书省著作郎。据袁桷《清容居士集》载“资州有鼎祚读书台”知为资州人耳。朱睦《序》称为秘阁学士，不知何据也。其时代亦不可考。《旧唐书经籍志》

称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而不载是编，知为天宝以后人矣。其书《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读书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经义考》引李焘之言，则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无亡失也。”朱睦《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称十卷，与焘说同。今所行毛晋汲古阁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称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与诸家所说截然不同，殊滋疑窦。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故又与朱睦《序》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今详为考正，以祛将来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见，则姑仍以毛本著录。盖篇帙分合，无关宏旨，固不必一一追改也。其书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虞、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案卢氏《周易注》《隋志》已佚其名）、崔观、伏曼容、孔颖达（案以上三十二家，朱睦序所考）、姚规、朱仰之、蔡景君（案以上三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补考）等三十五家之说。《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

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

△《周易口诀义》六卷（永乐大典本）

唐史徵撰。《崇文总目》曰：“河南史徵，不详何代人。”晁公武《读书志》曰：“田氏以为魏郑公撰，误。”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三朝史志有其书，非唐则五代人。”避讳作证字。《宋史艺文志》又作“史文徵”，盖以徵徵二字相近而讹。别本作“史之徵”，则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讹耳。今定为史徵，从《永乐大典》。定为唐人，从朱彝尊《经义考》也。《永乐大典》载徵《自序》云：“但举宏机，纂其枢要，先以王注为宗，后约孔疏为理。”故《崇文总目》及晁氏《读书志》皆以为“直钞注疏，以便讲习，故曰口诀”。今详考之，实不尽然。如《乾象》引周氏说，《大象》引宋衷说，《屯象》引李氏

说，《师象》引陆绩说，六五引庄氏说，《谦》六五引张氏说，《贲大象》引王虞说，《颐大象》引荀爽说，《坎大象》引庄氏说，上六引虞氏说，《咸大象》引何妥说，《萃象》引周宏正说，《升象》引褚氏说，《井大象》引何妥说，《革象》引宋衷说，《鼎象》引何妥说，《震》九四引郑众说，《渐象》引褚氏说，《大象》引侯果说，《困大象》引周宏正说，《兑大象》引郑众说，《渐》九五引陆绩说，多出孔颖达《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又如《贲大象》所引王氏说，《颐大象》所引荀爽说，虽属集解所有，而其文互异。《坎》上六所引虞翻说，则《集解》删削过略，此所载独详。盖唐去六朝未远，《隋志》所载诸家之书犹有存者，故徵得以旁搜博引。今阅年数百，旧籍佚亡，则遗文绪论，无一非吉光片羽矣。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余萧客葺《古经解钩沈》，於唐以前诸儒旧说，单辞只义，搜采至详，而此书所载，均未之及，信为难得之秘本。虽其文义间涉拙滞，传写亦不免讹脱，而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贵也。徵《自序》作六卷，诸家书目并同。今仅阙《豫》、《随》、《无妄》、《大壮》、《晋》、《睽》、《蹇》、《中孚》八卦，所佚无多。仍编为六卷，存其旧焉。

△《周易举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许人。《崇文总目》称其官为苏州司户参军。据《自序》言“御注《孝经》，删定《月令》”，则当为开元后人。《序》称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人等本，举正其谬。凡所改定，以朱墨书别之。其书《崇文总目》始著录，《书录解题》於宋咸《易补注》条下称“咸得此书於欧阳修”，是天圣、庆历间乃行於世也。洪迈、李焘并以为信。晁公武则谓以繇象相正，有阙漏可推而知，托言得王韩手札及石经。赵汝楳亦诋其挟王、韩之名以更古文。王应麟又援《后汉书左雄传》“职斯禄薄”句，证其改《旅卦》斯字为亼斯之非。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驳之尤力。

今考是书，《唐志》不载。李焘以为京开元后人，故所为书不得著录（按焘说见《文献通考》），然但可以解《旧书经籍志》耳。若《新书艺文志》则唐末之书无不具列，岂因开元以后而遗之。疑其书出宋人依托，非惟王韩手札不可信，并唐郭京之名亦在有无疑似之间也。顾其所说，推究文义，往往近理。故晁公武虽知其托名，而所进《易解》，乃多引用。即朱子《本义》，於《坤象传》之“履霜坚冰”、《贲象传》之“刚柔交错”、《震象传》之“不丧匕鬯”，亦颇从其说。则亦未尝无可取矣。晁公武《读书志》载京《原序》，称所

改正者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而洪迈《容斋随笔》、赵汝楳《易序丛书》皆作一百三处。今本所载《原序》，亦称差谬处一百三节。则晁氏所云，殆为疏舛。

又原本称别以朱墨，盖用《经典释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书，盖非其旧。

以非宏旨之所系，故仍从近刻焉。

卷二 经部二

○易类二△《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宋志》载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图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则作“图三卷”。其注今不传，惟图尚在，卷数与晁氏本同。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岐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

牧之学出於种放，放出於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於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於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而叶昌龄则作《图义》以驳之，宋咸则作《王刘易辨》以攻之，李覯复有《删定易图论》。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於不传。此本为通志堂所刊，何焯以为自《道藏》录出。今考《道藏目录》，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是即图书之学出於道家之一证。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

南宋时刘敏士尝刻於浙右漕司，前有欧阳修《序》。吴澄曰：“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而牧之后人误信之者。”俞琰亦曰：“《序》文浅俚，非修作。”其言有见，故今据而削之。其《遗论九事》：一为《太皞授龙马负图》，二为《六十四卦推荡诀》，三为《大衍之数五十》，四为《八卦变六十四卦》，五为《辨阴阳卦》，六为《复见天地之心》，七为《卦终未济》，八为《蓍数揲法》，九为《阴阳律吕图》。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遗论”。本别为一卷，徐氏刻《九经解》，附之《钩隐图》末，今亦仍之焉。

△《周易口义》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倪天隐述其师胡瑗之说。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荐，由布衣拜校书郎。历太常博士，致仕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天隐始末未详。叶祖洽作《陈襄行状》，称“襄有二妹，一适进士倪天隐”，殆即其人。董{芬升}《

严陵集》载其《桐庐县令题名碑记》一篇，意其尝官睦州也。其说《易》以义理为宗。邵伯温《闻见前录》记程子《与谢湜书》，言读《易》当先观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刘绍攸《周易详说》曰：“朱子谓程子之学源於周子，然考之《易传》，无一语及太极。於《观》卦辞云：‘予闻之胡翼之先生，居上为天下之表仪。’於《大畜》上九云：‘予闻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误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壮于頄，有凶。独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於《渐》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陆为逵。’考《伊川年谱》：‘皇祐中游太学，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意其时必从而受业焉。世知其从事濂溪，不知其讲《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说为前人所未及。今核以程《传》，良然。《朱子语类》亦称“胡安定《易》分晓正当”。则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已。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馀士日讲《易》，是书殆即是时所说。”《宋志》载瑗《易解》十卷，《周易口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引李振裕之说云：“瑗讲授之余，欲著述而未逮，其门人倪天隐述之。以非其师手著，故名曰《口义》。后世或称《口义》，或称《易解》，实无二书也。”其说虽古无明文，然考晁公武《读书志》有云：“胡安定《易传》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称先生曰。”其说与《口义》合。又列於《易传》条下，亦不另出《口义》一条。然则《易解》、《口义》为一书明矣，《宋志》盖误分为二也。

△《温公易说》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司马光撰。考苏轼撰光《行状》，载所作《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宋史艺文志》作《易说》一卷，又三卷，又《系辞说》二卷。晁公武《读书志》云：“《易说》杂解《易》义，无次序，未成书。”《朱子语类》又云：“尝得温公《易说》於洛人范仲彪，尽《随卦》六二，其后阙焉。后数年，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喜其复全。”是其书在宋时所传本，已往往多寡互异，其后乃并失其传。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为“已佚”。今独《永乐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实不止於《随卦》，似即朱子所称后得之本。其释每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无说者。惟《系辞》差完备，而《说卦》以下仅得二条。亦与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陈友文《集传精义》、冯椅《易学》、胡一桂《会通》诸书所引光说核之，一一具在。知为宋代原本无疑。其解义多阙者，盖光本撰次未成，亦如所著《潜虚》，转以不完者为真本，并非有所残佚也。光传家集中有《答韩秉国书》，谓王辅嗣以老庄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为据。盖其意在深辟虚无玄渺之说。故於古今事物之情状，无不贯彻疏

通，推闡深至。如解《同人》之《象》曰：“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

《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习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学也，习而不止，以成大贤。”《咸》之九四曰：“心苟倾焉，则物以其类应之。故喜则不见其所可怒，怒则不见其所可喜，爱则不见其所可恶，恶则不见其所可爱。

”大都不袭先儒旧说，而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惜其沈湮既久，说《易》家竟不获睹其书。今幸际圣朝，表章典籍，复得搜罗故简，裒次成编。亦可知名贤著述，其精义所在，有不终泯没於来世者矣。谨校勘釐订，略仿《宋史》原目，定为六卷，著於录。

△《横渠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宋张子撰。《宋志》著录作十卷。今本惟《上经》一卷，《下经》一卷，《系辞传》以下至《杂卦》为一卷，末有《总论》十一则，与《宋志》不合。然《书录解题》已称《横渠易说》三卷，则《宋志》误也。杨时乔《周易古今文》称今本只六十四卦，无《系辞》，实未全之书。则又时乔所见之本偶残缺耳。是书较程《传》为简，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不复全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董真卿谓《横渠易说》发明二程所未到处。然考《宋史》，张子卒於神宗时。程子《易传序》则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编次成书则在徽宗崇宁后，张子不及见矣。真卿谓发明所未到，非确论也。其说《乾象》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说《文言》用“谷神”字，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语，皆借《老子》之言，而实异其义。非如魏晋人合《老》、《易》为一者也。惟其解《复卦》“后不省方”，以后为继体守成之主，以“不省方”为富庶优暇，不甚省事，则於义颇属未安。此又不必以张子故而曲为之辞矣。

△《东坡易传》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轼撰。是书一名《毗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毗陵先生”，以轼终於常州故也。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於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籀又称洵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故朱子谓其惟发明爱恶相攻、情伪相感之义，而议其粗疏。胡一桂记晁说之之言，谓轼作《易传》，自恨不知数学，而其学又杂以禅，故朱子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

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所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况《朱子语类》又尝谓

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处，则亦未尝竟废之矣。今观其书，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於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於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旧本刻之。乌程闵齐伋以朱墨板重刻，颇为工緻，而无所校正。毛晋又刻入《津逮秘书》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渐卦》上九并《经》文皆改为“鸿渐于逵”，则他可知矣。今以焦本为主，犹不甚失其真焉。

△《易传》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绍圣四年编管涪州，元符三年迁峡州，则当成於编管涪州之后。王偁《东都事略》载是书作六卷，《宋史艺文志》作九卷，《二程全书》通作四卷。考杨时《跋语》，称“伊川先生著《易传》，未及成书。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谢显道得其书於京师，以示余。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云云，则当时本无定本，故所传各异耳。其书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无注，董真卿谓亦从王弼。今考程子《与金堂谢湜书》，谓“《易》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谓程子有取於弼，不为无据。谓不注《系辞》、《说卦》、《杂卦》以拟王弼，则似未尽然。当以杨时草具未成之说为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

△《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案沈括《梦溪笔谈》，载“江南郑夬字扬庭，曾为一书谈《易》。后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论夬所谈，玠骇然曰：‘何处得此法？’玠尝遇一异人，授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盖当时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术。伯温谓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修，修受之陈抟，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蚤死。秦玠、郑夬尝欲从学，皆不之许。天悦感疾且卒，夬赂其仆於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此书以辨之。《宋史》邵子本传颇采其说。考

《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今并佚。《司马光集》有《进郑夬易测劄子》，称其“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与伯温所辨，褒贬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应背驰如是。以理推之，夬窃邵子之书而变化其说，以阴求驾乎其上。所撰《易测》，必尚随爻演义，不涉术数，故光有“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之荐。至其《时用书》之类，则纯言占卜之法，故伯温辞而辟之。其兼《易测》言之者，不过憎及储胥之意耳。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自《永乐大典》录出，盖明初犹存。

《宋史艺文志》但题《辨惑》一卷，无“易学”字，《永乐大典》则有之，与《书录解题》相合，故今仍以《易学辨惑》著录焉。

△《了翁易说》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陈瓘撰。瓘字莹中，了翁其自号也。延平人。元丰二年进士甲科。建中靖国初为右司谏，尝移书责曾布及言蔡京、蔡卞之奸，章数十上，除名编隶合浦以死。事迹具《宋史》本传。此本为绍兴中其孙正同所刊。冯椅谓尝从其孙大应见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多本卦变，与朱子发之说相类。胡一桂则谓尚见其初刊本，题云《了翁易说》，并未分卷。此本盖即一桂所见也。邵伯温《闻见录》，称瓘说得康节之学。沈作喆《寓简》则曰“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切屏绝，质之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云云。然则瓘之《易》学，又尝质之刘安世，不全出邵子矣。其造语颇诘屈，故陈振孙《书录解题》病其辞旨深晦。然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以《易》数言天下治忽多验，则瓘於《易》实有所得，非徒以艰深文浅易者，正未可以难读废矣。

△《吴园易解》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张根撰。根字知常，德兴人。年二十一登进士第。大观中官至淮南转运使，以朝散大夫终於家。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末有其孙垓《跋》，称为先祖太师者，其子焘孝宗时为参知政事追赠官也。根所撰述甚多，垓《跋》称有宋朝编年数百卷，五经诸子皆为之传注。晁公武《读书志》载有《春秋指南》十卷，今皆未见。惟此《易解》仅存，明祁承_火业家有其本。此为徐氏传是楼所钞，自《说卦传》“乾健也”节以下，蠹蚀残阙。末有康熙壬申李良年《跋》，亦称此本不易得。然《通志堂经解》之中遗而不刻，岂得本於刻成后耶？书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论义理而不及象数，不袭河洛之谈。注文简略

，亦无支蔓之弊。末有《序语》五篇，《杂说》一篇，皆论《系辞》，於《经》义颇有发明。又《泰卦论》一篇，於人事天道倚伏消长之机尤三致意焉。盖作於徽宗全盛时也。亦可云识微之士矣。

△《周易新讲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耿南仲撰。南仲字希道，开封人。靖康间以资政殿大学士签书枢密院，与吴玠沮战守之说，力主割地。南渡后迁谪以终。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旧本或题《进周易解义》，疑为侍钦宗於东宫时经进之本。前有南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补过之谓也。”又曰：“拂乎人情，是为小过，拂乎天道，是为大过。”南仲是说，盖推衍尼山“无大过”之旨。

然孔子作《文言传》，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作《象传》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行止断以天理，所以教占者之守道；艰险济以人事，所以教占者以尽道。其曰“无大过”者，盖论是非，非论祸福也。如仅以“无咎”为主，则圣贤何异於黄老？仅曰“无拂天道”，则唐六臣辈亦将谓之知运数哉？南仲畏战主和，依违迁就，即此苟求“无咎”与“无拂天道”之说有以中之。是则经术之偏，祸延国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论理，随事示戒，亦往往切实有裨，究胜於高语玄虚，推演奇偶，晦蚀作《易》之本者。节取所长可矣。

△《紫岩易传》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张浚撰。紫岩者，浚自号也。其曾孙献之《跋》云：“忠献公潜心於《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其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献之尝缮录之，附以《读易杂说》，通为十卷，藏之於家。”据此，则《杂说》一卷，似献之所续附。然考献之是《跋》在嘉定庚辰，而朱子作浚《行状》已称有《易解》及《杂说》共十卷，则献之特缮录而已，未尝编次也。其书立言醇粹，凡说阴阳动静皆适於义理之正。末一卷即所谓《杂说》。

胡一桂议其专主刘牧，今观所论《河图》，信然。朱子不取牧说，而作浚行状但称尤深於《易》、《春秋》、《论》、《孟》，不言其《易》出於牧，殆讳之欤？△《读易详说》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光撰。光字泰发，上虞人。崇宁五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谥庄简。事迹具《宋史》本传。光为刘安世门人，学有师法。绍兴庚申以论和议忤秦桧，谪岭南。自号读《易》老人，因摭其所得，以作是书。故於当世之治乱，一身之进退，观象玩辞，恒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谏，朝有阙政而不能言，则是冒宠窃位，岂圣人垂训之义哉！故《文言》以括囊为贤人隐之时，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

：“小人当退黜之时，往往疾视其上。君子则穷通皆乐，未尝一日忘其君。”解《蛊》之初六云：“天下蛊坏，非得善继之子堪任大事，曷足以振起之？宣王承厉王后，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卒成中兴之功，可谓有子矣，故考可以无咎。

然则中兴之业，难以尽付之大臣，《蛊卦》特称父子者以此。”其因事抒忠，依经立义，大旨往往类此。史载其绍兴中奏疏云：“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晋元帝区区草创，犹能立宗社，修宫阙，保江浙，未闻专主避敌如今日也。”其退而著书，盖犹此志矣。光尝作胡铨《易解序》曰：“《易》之为书，凡以明人事。学者泥於象数，《易》几为无用之书。邦衡说《易》，真可与论天人之际。”又曰：“自昔迁贬之士，率多怨怼感愤。邦衡流落瘴乡，而玩意三画，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闻道者能之乎？”其《序》虽为铨作，实则自明其著述之旨也。书中於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或不免间有牵合。

然圣人作《易》以垂训，将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数人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於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於学者矣。自明以来，久无传本，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未见”。兹从《永乐大典》薈萃成编。原阙《豫》、《随》、《无妄》、《睽》、《蹇》、《中孚》六卦及《晋卦》六三以下，其《复》与《大畜》二卦《永乐大典》本不阙而所载光解《复卦》阙《大象》及后四爻，《大畜》则一字不存，《系辞传》以下亦无解。

其为原本如是，或传写佚脱，均不可知，姑仍其旧。其书《宋史》作《易传》，诸家书目或作《读易老人解说》，或作《读易详说》，殊不画一，而十卷之数则并同，殆一书而异名也。今从《永乐大典》题为《读易详说》，仍析为十卷，存其旧焉。

△《易小传》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沈该撰。该字守约，一作元约，未详孰是。吴兴人。登嘉王榜进士。绍兴中官至左仆射，兼修国史，故宋人称是书为《沈丞相易传》。尝劄进於朝，高宗降敕褒谕，尤称其每卦后之论。其书以正体发明爻象之旨，以变体拟议变动之意，以求合於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义。其占则全用《春秋左传》所载筮例，如蔡墨所谓“《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者。林至作《易裨传》，颇以该说为拘挛。盖南渡以后，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即主邵氏之数，而该独考究遗经，谈三代以来之占法，违时异尚，其见排於至固宜。

然左氏去古未远，所记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赞《易》，未闻一斥其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来之旧法，或在此不在彼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馀则，附於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

△《汉上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朱震撰。震字子发，荆门军人。政和中登进士第。南渡后赵鼎荐为祠部员外郎，官翰林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题曰“汉上”，盖因所居以为名。

前有震《进书表》，称“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凡十八年而成。”其说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包括异同，以救庄老虚无之失。陈善《扞虱新话》诋其妄引《说卦》，分伏羲、文王之《易》，将必有据《杂卦》反对造孔子《易图》者。

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多采先儒之说，然颇舛谬。冯椅《厚斋易学》述毛伯玉之言，亦讥其卦变、互体、伏卦、反卦之失。然朱子曰：“王弼破互体，朱子发用互体。互体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处多。”魏了翁曰：“《汉上易》太烦，却不可废。”胡一桂亦曰：“变、互、伏、反、纳甲之属，皆不可废，岂可尽以为失而诋之。观其取象，亦甚有好处。但牵合处多，且文辞繁杂，使读者茫然。看来只是不善作文尔。”是得失互陈，先儒已有公论矣。惟所叙图书授受，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至程颢、程颐。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易数钩隐图》，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述《易传》。”其说颇为后人所疑。又宋世皆以九数为《洛书》，十数为《河图》。独刘牧以十数为《洛书》，九数为《河图》。

震此书亦用牧说，与诸儒互异。然古有《河图》、《洛书》，不云十数、九数。

大衍十数见於《系辞》，太乙九宫见於《乾凿度》，不云《河图》、《洛书》。

黑白、奇偶、八卦、五行，自后来推演之学，楚失齐得，正亦不足深诘也。

卷三 经部三

○易类三△《周易窥馀》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郑刚中撰。刚中字亨仲，金华人。绍兴二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侍郎，出为川陕宣抚副使，谪居桂阳军。又责授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再徙封州。卒后追复原官，谥忠愍。事迹具《宋史》本传。王应麟《困学纪闻》称郑刚中有《周礼解义》。考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诸家姓氏，有三山郑锜字刚中，淳

熙中进《周礼全解》。盖别自一人，字与刚中名偶同，或混而一之，非也。刚中所著《易解》十五卷，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者，卷目并合。

惟《乾》、《坤》二卦及《系辞》以下原阙不解，振孙以为或於《乾》、《坤》之际有所避。然其《自序》有云：“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识卦，万一见其仿佛，则沿流寻源，《乾》、《坤》之微可得而探。”据此，则振孙之言非也。《自序》又云：“伊川《易传》、《汉上易传》二书，颇弥缝於象义之间。但《易》道广大，有可窥之馀，吾则窥之。”《窥馀》之名，盖取诸此。

明初《文渊阁书目》、叶盛《菴竹堂书目》尚著於录，其后传本殆绝，朱彝尊《经义考》亦以为“未见”。惟《永乐大典》尚存其文，今采掇哀辑，依经编次。

其七卦为原本所阙者，则但录经文。或其说别见他书者，亦蒐录补入。依仿原目，仍定为十五卷。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於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宋儒若胡瑗、程子，其言理精粹，自非晋唐诸儒所可及，然於象亦多有阙略。刚中是书，始兼取汉学。凡荀爽、虞翻、干宝、蜀才九家之说，皆参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义间异先儒，而亦往往有当於理。如《讼》之九二，以“不克讼归”为句，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为句，以为圣人所以必使逋其邑人三百户者，恐其恃众凭险以成乱，所以谨上下之分也。《比》之初六“终来有它吉”，朱子谓不可晓。刚中以为相比之道，以信为先。积之既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至，故曰“有它吉”。皆能自出新意，不为成说所拘。至於解《泰》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议论尤正大精切，通於治体。虽其人因秦桧以进身，依附和议，捐弃旧疆，颇不见满於公论，然阐发《经》义，则具有理解，要为说《易》家所不废也。

△《易璇玑》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吴沆撰。沆字德远，临川人。绍兴十六年，与其弟澥诣行在献书。澥所献曰《字内辨》，曰《历代疆域志》。沆所献曰《易璇玑》，曰《三坟训义》。澥书皆不传，沆《三坟训义》为太学博士王之望所驳，亦不传。惟此书仅存。凡为论二十有七：曰《法天》，曰《通六子》，曰《贵中》，曰《初上定位》，曰《六九定名》，曰《天地变卦》，曰《论变有四》，曰《有象》，曰《求象》，曰《明位》，曰《明君道》，曰《明君子》，曰《论养》，曰《论刑》，曰《论伐》，曰《辨圣》，曰《辨内外》，曰《辨吉凶》，曰《通卦》，曰《通象》，曰《通爻》，曰《通辞辞》，曰《通证》，曰《释卦》，曰《释系

》，曰《存互体》，曰《广演》。每九篇为一卷。《自序》谓“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讲人事之修，下卷备注疏之失。”其大旨主於观《彖》，因《彖》而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其曰“璇玑”者，取王弼《易略例明彖篇》“处璇玑以观大运”语也。

胡一桂称沆尚有《易礼图说》，有《或问》六条，《图说》十二轴。今未见其书，殆亦散佚。惟其《环溪诗话》为人所记者，尚载《永乐大典》中，今别著录於《集部》云。

△《易变体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都絜撰。絜字圣与，丹阳人。绍兴中官吏部郎中，知德庆府。絜父郁，字子文，尝为惠州教官，平生留心《易》学。絜因以所闻於父者为是书。大旨谓卦爻辞义，先儒之论已详，故专明变体。今考《左传》载《周易》诸占，所谓“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其动爻，随机断义，不必尽《易》之本旨。然王子伯廖论郑公子曼满，称其在《周易》《丰》之《离》。游吉论楚子，称《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荀首论邲之战，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蔡墨论龙见于绛，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云云，皆未尝卜筮而咸称变体，知古来《周易》原有此一义矣。但古书散佚，其说不传。而絜以义理揣摩，求其崖略。其中巧相符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坚冰至”，则曰“此《坤》之《复》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壮。始则薄而未坚，壮则坚而难泮，故爻曰履霜，以坤为十月之卦。又曰坚冰至者，则变体为《复》，乃十一月之卦也。”《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则曰“此《家人》之《既济》也。《杂卦》曰：‘《既济》，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诚，孰敢不听。父子、夫妇、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无事而定矣。故变体为《既济》，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谓也。”如此之类，皆不事傅会而自然贯通，立义亦皆正大。亦有涉於牵强者，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则曰：“此《乾》之《同人》也。自道以观，身家皆为我累，而况富乎！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为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为累也。盖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为中人法。”

凡如此类，则务为穿凿以求合乎卦变之说，而义亦不醇。又多引老庄之辞以释文、周之经，则又王弼、韩康伯之流弊，一变而为王宗传、杨简者矣。然宋人遗籍，传者日稀。是书虽瑜不掩瑕，亦瑕不掩瑜，分别观之，以备言变体之一

家，亦无不可也。《宋志》作十六卷。《玉海》引《续书目》曰：“自《乾》之《姤》至《未济》之解，以意演之，爻为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冯椅《易学附录》曰：“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义，每卦终又有统论。”今考《永乐大典》所载，爻义皆分载於各爻之下，而无所谓卦终之统论，与《玉海》合。意应麟所见，即辑《永乐大典》时所据之本，已非其全矣。今《永乐大典》又阙《豫》、《随》、《大畜》、《大壮》、《睽》、《蹇》、《中孚》等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谨哀合排比，编为十二卷。又其书单明爻义，不及《彖》与《大、小象》，故《经》文亦不全载，从絜之旧焉。

△《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宋林栗撰。栗字黄中，福清人。绍兴十二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与朱子论《易》及西铭不合，遂上疏论朱子。时太常博士叶适、侍御史胡晋臣皆助朱子劾栗，因罢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谥简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淳熙十二年四月尝进於朝，首列《进书表》、《贴黄敕谕》各一道，栗《自序》一篇。

《贴黄》称本名《周易爻象序杂指解》，后以未能该举《彖》、《象》、《系辞》、《文言》、《说卦》，乃改今名。王应麟《玉海》称其书经传三十二卷，《系辞》上下二卷，《文言》、《说卦》、《序》、《杂》本文共一卷，《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衍总会图》、《六十四卦立成图》、《大衍揲著解》共一卷，与今本合。当时与朱子所争者，今不可考。《朱子语类》中惟载《论系辞》一条，谓栗以太极生两仪，包四象，四象包八卦，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同。其馀则无所排斥。朱彝尊《经义考》引董真卿之言，谓其“说每卦必兼互体约象覆卦为太泥。时杨敬仲有《易论》，黄中有《易解》。或曰黄中文字可毁，朱子曰：‘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是朱子并不欲废其书。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其与朱侍讲有违言，以论《易》不合。今以事理推之，於时朱子负盛名，駸駸向用，而栗之登第在朱子前七年，既以前辈自居。又朱子方除兵部郎中，而栗为兵部侍郎，正其所属。辞色相轧，两不肯下，遂互激而成讦奏。”盖其衅始於论《易》，而其故不全由於论《易》，故振孙云然。后人以朱子之故，遂废栗书，似非朱子之意矣。《经义考》又曰：“福清林黄中、金华唐与政皆博通经学，而一纠朱子，一为朱子所纠。其所著《经说》，学者遂置而不问。与政之书无复存者。黄中虽有《易解》，而流传未广，恐终泯没。然当黄中既没，勉斋黄氏为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劲气，为时直臣，玩羲经之爻象，究笔削於获麟。至其立朝正色，苟拂吾意，虽当世大儒，或见排斥。苟异吾趣，虽前贤笃论，亦不乐於因循。规公之过，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见矣。论者固不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斋为文公高弟，而好恶之公，推许之至若是。然则黄中之《易》，其可不传钞乎”

？”持论颇为平允。昔刘安世与伊川程子各为一代伟人，其《元城语录》、《尽言集》亦不以尝劾程子而竟废。耿南仲媚敌误国，易祓依附权奸，其所撰《易解》，今亦并行。栗虽不得比安世，视南仲与祓则有间矣，故仍录其书而并存彝尊之论焉。

△《易原》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宁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历官权吏部尚书，出知泉州建宁府，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卒谥文简。事迹具《案史》本传。大昌学术湛深，於诸经皆有论说。以《易》义自汉以来纠纷尤甚，因作是书以贯通之。

苦思力索，四年而成。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首论五十有五之数，参以图书大衍为《易》之原，而卦变揲法皆有图论，往往断以己见，出先儒之外。

”今考其所论，如谓“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气。其始於《中孚》，本用太初法，与夫子所谓《乾》、《坤》之策当期之日不合。《复》、《姤》生卦说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说卦传》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画之卦，后有三画之卦。郑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应大衍五十之数，本於《乾凿度》，与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过以意决择傅会，初无不易之理。张行成别立二十五数以推大衍，则是五十有五数之外，别有二十五数，更非孔子所曾言。”虽排斥先儒，务申己说，不能脱南宋之风气，然其参互折衷，皆能根据《大传》，於《易》义亦有所阐明。与所作《诗议》，欲并《国风》之名而废之者，固有别矣。其书久无传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载有三篇，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考《永乐大典》尚存百有馀篇，皆首尾完整，可以编次。谨采掇釐订，勒为八卷，备宋人说《易》之一家焉。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编》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初家宁陵之沙随，后徙馀姚。受经於嘉兴闻人茂德、严陵喻樗。隆兴元年，举进士。尝为德兴丞。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世无刊本，凡藏书家所传写者均作二卷。前卷题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后卷杂论《易》说及记古今占验，题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题曰《古周易章句外编》。中有一条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显非占法之下卷矣。

考《宋史艺文志》载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编》二书，均止一卷。然则止前卷十一篇者为《周易古占法》，其后卷自为《周易章句外编》。后人误合为一书，因妄标“卷上”、“卷下”字耳。然陈振孙《书录解题》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编》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并列，而总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论占法、杂记占事尤详。”则通为一编，自宋已然，传

写淆乱，固亦有由矣。其说本邵子加一倍法，据《系辞》、《说卦》发明其义，用逆数以尚占知来，大旨备见於《自序》。后朱子作《启蒙》，多用其例。吴澄谓“迴於朱子为丈人行，朱子以师礼事之”云。

△《周易本义》十二卷、附《重刻周易本义》四卷（内府校刊宋本）

宋朱子撰。是书以《上、下经》为二卷，《十翼》自为十卷。顾炎武《日知录》曰：“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如‘《象》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后凡言“传”仿此’，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象上传》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去《象上传》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传》、《象传》之义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馀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去《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长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

后来士子厌程《传》繁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

又曰“今《四书》坊本，每张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书》、《诗》、《礼记》并同。惟《易》每张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义》皆作大字，与各经不同。凡《本义》中言程《传》备矣者，又添一‘传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为”云云。其辨最为明晰。然割裂《本义》以附程《传》，自宋董楷已然，不始於《永乐》也（详董楷《周易传义附录》条）。此本为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所刊。内府以宋槧摹雕者，前有革《序》。每卷之末题“敷原后学刘容校正文字行款”及《象传》、《履》、《夬》二卦不载程《传》，一一与炎武所言合。

卷端惟列九图，卷末系以《易赞》五首，《筮仪》一篇，与今本升《筮仪》於前而增列卦歌之类者，亦迴乎不同。《象上传》标题之下注“从王肃本”四字，今本删之。又《杂卦传》“咸，速也。恒，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恒，久”四字，读者恒以为疑。考验此本，乃是“感，速，常，久”，经后人传刻而讹，实为善本。故我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此本之次序，复先圣之旧文，破俗儒之陋见，洵读《易》之家所宜奉为彝训者矣。至成矩重刻之本，自明代以来，士子童而习之，历年已久，骤令改易，虑烦扰难行。且其本虽因《永乐大全》，实亦王、韩之旧本，唐用之以作《正义》者。是以国朝

试士，惟除其爻象之合题，而命题次序则仍其旧。内府所刊《袖珍五经》，亦复因仍。考汉代《论语》，凡有三本。梁皇侃《论语义疏序》称“《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齐论》题目长《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所讲是也”云云。是自古以来，经师授受，不妨各有异同。即秘府储藏，亦各兼存众本。苟其微言大义，本不相乖，则篇章分合，未为大害於宏旨。故今但著其割裂《本义》之失，而仍附原本之后，以备参考焉。

△《郭氏家传易说》十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阳人。父忠孝，受业於程子，著《兼山易解》。靖康中为永兴军路提刑，死难。《宋史忠义传》附载《唐重传》内。忠孝没后，遗书散逸。雍南渡后隐居峡州长杨山谷，著为此书。其说一本於忠孝，故以“传家”为名。乾道中，守臣荐於朝，召之不起，赐号“冲晦处士”，后更赐称“颐正先生”。遣官受所欲言，乃以此书进。事迹具《宋史隐逸传》。朱子云：“《兼山易》，溺於象数之学。”陆游《跋兼山易说》，则谓“程氏《易》学，立之父子实传之”。立之，忠孝字也。忠孝书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别无完本。

今观雍书，则大抵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其谓“《易》之为书，其道其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马牛之类，或时可忘，此象之末也”云云，实非专主象数者，游所跋或近实也。至雍又不以卦辞为《彖》，而谓观乎《彖辞》者，即孔子自谓其《彖传》。冯椅《厚斋易学》，深斥其非，则公论也。

朱彝尊《经义考》谓“雍原书不传，仅散见《大易粹言》中”。此本十一卷，与宋志相合，盖犹旧本，彝尊偶未见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六卷。考《中兴书目》别有雍《卦爻旨要》六卷，殆误以彼之卷数为此之卷数欤？△《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李衡撰。衡字彦平，江都人。乾道中官秘阁修撰，寻除御史改起居郎。事迹具《宋史》本传。先是，熙宁间蜀人房审权，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玄，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名曰《周易义海》，共一百卷。衡因其义意重复，文辞冗琐，删削釐定，以为此书，故名曰《撮要》。其程子、苏轼、朱震三家之说，则原本未收，衡所续入。第十二卷《杂论》，亦衡所补缀。故婺州教授朱汝能、楼钥《跋》，称“卷计以百，今十有一”，盖专指所删房本也。《书录解题》作十卷，又传写

之误矣。是书成於绍兴三十年，至乾道六年，衡以御史守婺州，始鋟於木。自唐以来，唯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然考《宋史艺文志》，但有衡书，而无审权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惟载残本四卷。岂卷帙重大，当时即已散佚，抑衡书出而审权书遂废欤？然则采撷精华，使古书不没於后世，衡亦可谓有功矣。

△《南轩易说》三卷（内府藏本）

宋张栻撰。案曹学佺《蜀中广记》载是书十一卷，以为张浚所作。考浚《紫岩易传》，其本犹存，与此别为一书，学佺殊误。朱彝尊《经义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见”，又引董真卿说，谓已阙《乾》、《坤》二卦。此本乃嘉兴曹溶从至元壬辰赣州路儒学学正胡顺父刊本传写，并六十四卦皆佚之。仅始於《系辞》“天一地二”一章，较真卿所见弥为残缺。然卷端题曰“《系辞》上卷下”，而顺父《序》称“鲁人东泉王公，分司廉访章贡等路。公馀讲论，尝诵伊川《易传》，特阙《系辞》。留心访求，因得《南轩解说易系》，缮写家藏。傥合以并传，斯为完书。乃出示知事吴将仕，刊之学宫，以补遗阙，使与《周易程氏传》大字旧本同传於世”云云，是初刊此书，亦仅托始於《系辞》。溶所传写，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钩摹旧本三小印，一作“谦卦”，一曰“赣州胡氏”，知顺父即赣人。一曰和卿，盖其字也。

△《复斋易说》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赵彦肃撰。彦肃字子钦，号复斋，太祖之后。尝举进士。掌宁国军书记，调秀州推官，移华亭县丞摄县事，以内艰归。赵汝愚奏为宁海军节度推官，旋病卒。盖朱子荐之汝愚也。彦肃所著有《广杂学辨》、《士冠礼、婚礼馈食图》，皆为朱子所称。惟论《易》与朱子不合，故《朱子语录》谓其为说太精，取义太密，或伤简易之趣。然彦肃说《易》，在即象数以求义理，以六画为主。故其言曰：“先圣作《易》，有画而已。后圣系之，一言一字皆自画中来。譬如画师传神，非画烟云草木比也。”然则彦肃冥思力索，固皆研搜爻义，务求其所以然耳。

其沈潜於《易》中，犹胜支离於《易》外矣。

△《杨氏易传》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杨简撰。简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大中大夫。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是书为明刘日升、陈道亨所刻。案朱彝尊《经义考》，载《慈湖易解》十卷，又《已易》一卷，书名卷数皆与此本不合。所载《自序》一篇，与此本卷首题语相同，而无其前数行，亦为小异。明人凡刻古书，多以私意窜乱之，万历以后尤甚。此或日升等所妄改欤？其书前十九卷皆解经文，第二十卷则皆泛论《易》学之语，亦间有与《序》文相复者。今既不睹

简之原本，亦莫详其何故也。简之学出陆九渊，故其解《易》，惟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谓《系辞》中“近取诸身”一节为不知道者所伪作，非孔子之言。

故明杨时乔作《传易考》，竟斥为异端，而元董真卿论《林栗易解》，亦引《朱子语录》，称“杨敬仲文字可毁”云云，实简之务谈高远，有以致之也。考自汉以来，以老庄说《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宗传淳熙中进士，简乾道中进士，皆孝宗时人也。顾宗传人微言轻，其书仅存，不甚为学者所诵习。简则为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门之有黄榦。又历官中外，政绩可观，在南宋为名臣，尤足以笼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说大行。紫溪苏濬解《易》，遂以《冥冥篇》为名，而《易》全入禅矣。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圣人之为教，精粗本末兼该，心性之理未尝不蕴《易》中，特简等专明此义，遂流於恍惚虚无耳。昔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不删郑康成所引讖纬之说，谓“存之正所以废之”。盖其名既为后世所重，不存其说，人无由知其失也。今录简及宗传之《易》，亦犹是意云。

△《周易玩辞》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项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阳人。《馆阁续录》载其淳熙二年同进士出身。绍熙五年除校书郎，庆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为“太府卿”，则所终之官也。事迹具《宋史》本传。振孙又称安世当庆元时谪居江陵，杜门不出，诸经皆有论说，而《易》为全书。然据其《自述》，盖成於嘉泰二年壬戌之秋。《自序》谓“《易》之道四，其实则二象与辞是也。变则象之进退也，占则辞之吉凶也。不识其象何以知其变，不通其辞何以决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学，盖伊川程子之书也。今以其所得於《易传》者，述为此书，而其文无与《易传》合者，合则无用述此书矣。”盖伊川《易传》惟阐义理，安世则兼象数而求之。其意欲於《程传》之外补所不及，所谓各明一义者也。马端临、虞集作《序》，皆盛相推挹。而近时王懋竑《白田杂著》中有是书《跋》，独排斥甚力，至谓端临等未观其书。其殆安世自述中所谓“以《易传》之文观我者”欤？安世又有《项氏家说》，其第一卷亦解《易》。董真卿尝称之，世无传本。

今始以《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编，别著於录。合观两书，安世之经学深矣，何可轻诋也。

△《易说》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善誉撰。善誉字静之，宗室子也。乾道五年试礼部第一。累迁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转运判官。事迹见《宋史宗室传》。是编载陈振孙《书录解题》。振孙称其每卦为论一篇，盖为潼川漕时进呈之本。今考其书，於各卦名义之相

似者多参互以求其义。如云：“《颐》、《井》、《鼎》皆有养人之义，岂非养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义虽不同，皆以上爻为吉。故《颐》之‘由颐’，井之‘勿幕’，鼎之‘玉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类以观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辞，决戒之切也。九四之辞，疑则与之进也。九三之辞，详犹可勉也。上九之辞，直则不可为也。圣人之言，纤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阳刚之或偏而已。”论《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两爻为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辞。”又云：“‘履霜’戒於一阴之生，‘括囊’戒於多惧之位，三犹可以‘含章’而从事，上则至於‘龙战’而道穷。亦《乾卦》爻辞不同之意。”论《颐卦》云：“《颐》以养正而不妄动为善。

下卦震体有动而求养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体有静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

论《革卦》云：“内明则见理必尽，外说则无拂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论《节卦》云：“六四一阴柔而应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阳，能安於节者安，则无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刚健中正，节之当者也，当则无所往而不可，故曰‘甘节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己能安之则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后为吉也。”其论皆明白正大。朱子谓其能扩先儒之所未明。冯椅《易学》亦多取之，谓其能本画卦命名之意，参稽卦爻象象之辞，以贯通六爻之义而为之说，盖不虚美也。自明以来，外间绝少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已佚”。今《永乐大典》具载於各卦之后，仅阙《豫》、《随》、《无妄》、《大壮》、《晋》、《睽》、《蹇》、《解》、《中孚》九卦。因搜辑成编，资说《易》家之参考。《宋史艺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颇繁，釐为四卷焉。

△《诚斋易传》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官至宝谟阁学士，致仕。韩侂胄召之不起。开禧间，闻北伐启衅，忧愤不食卒。后谥文节。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初名《易外传》，后乃改定今名。宋代书肆，曾与程《传》并刊以行，谓之《程杨易传》。新安陈栎极非之，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吴澄作《跋》，亦有微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尝给札写藏秘阁。其子长孺进状，称自草创至脱稿，阅十有七年而后成，亦可谓尽平生之精

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义附录纂疏》，博采诸家，独不录万里一字，所见盖与陈栎同。然其书究不可磨灭，至今犹在人间也。

△《大易粹言》十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宋方闻一编。闻一，舒州人。淳熙中为郡博士。时温陵曾種守舒州，命闻一辑为是书，旧《序》甚明。朱彝尊《经义考》承《宋志》之误，以为種作，非也。其书《宋志》作十卷，《经义考》作七十卷，又《总论》五卷。盖原本每卦每传皆各为一篇，刊板不相联属，故从其分篇之数，称七十有五。然宋刻明标卷一至卷十，则《经义考》又误也。所采凡二程子、张子、杨时、游酢、郭忠孝及種师郭雍七家之说。今忠孝之书已不传，惟赖是书以存。種初刻版置郡斋，后摹印漫漶，张嗣古、陈造先后修之。此本出苏州蒋曾莹家，即嗣古嘉定癸酉所补刻，佚種《自序》一篇，而移嗣古之《跋》冠其首。今从《经义考》补录種《序》，仍移其《跋》於卷末焉。種，温陵人，始末无考。惟据元李简《学易记序》，知其字曰“献之”云。

△《易图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昆山人。《宋史艺文志》载仁杰《古周易》十二卷，《易图说》三卷，《集古易》一卷。今《古周易》世罕传本，仅《永乐大典》尚有全文。此书其《图说》也。其说谓六十四正卦，伏羲所作也，故首列《八纯卦各变八卦图》。又谓卦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文王所作也，故有《一卦变六十四卦图》，有《六爻皆变则占对卦、皆不变则占覆卦图》。又谓《序卦》为伏羲，《杂卦》为文王，今之爻辞当为《系辞传》、《系辞传》当为《说卦传》。

于诸家古《易》之中，其说特为新异，迥与先儒不合。然证以《史记》引“同归殊途”二语为《大传》，不名《系辞传》，《隋志》谓《说卦》三篇，今止一篇，为后人乱其篇题，所言亦时有依据。录而存之，用备一说云尔。

△《古周易》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祖谦编。祖谦字伯恭，金华人。隆兴元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古《易》上下经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费直、郑玄以至王弼，递有移掇，孔颖达因弼本作《正义》，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复存。宋吕大防始考验旧文，作《周易古经》二卷，晁说之作《录古周易》八篇，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焘作《周易古经》八卷，吴仁杰作《古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谦此书与仁杰书最晚出，而较仁杰为有据。凡分《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为十二篇。

《宋志》作一卷，《书录解题》作十二卷，盖以一篇为一卷，其实一也。朱子尝为之《跋》，后作《本义》，即用此本。其书与吕大防书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袤与吴仁杰书尝论之。然祖谦非窃据人书者，税与权《校正周易古经序》，谓偶未见大防本，殆得其实矣。《书录解题》又载《音训》二卷，乃祖谦门人王莘叟所笔受。又称朱子尝刻是书於临漳、会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此本皆无之，殆传写者遗之欤？△《易传灯》四卷（永乐大典本）

《易传灯》一书，诸家书目俱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散见於各卦之中，题其官曰徐总幹，而不著名字。又载其子子东《序》，谓其父尝师事吕祖谦、唐仲友。考《宋史》徐侨尝受业於祖谦，著《读易记》、《尚书括指》等书。祖谦门人又有徐侃、徐倬，《序》无明文，不能定其谁也。“传灯”本释氏之语，乃取之以名经解，殊为乖刺。又谓《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三章，皆汉儒《易纬》之文，讹为夫子之作，以诳后世，亦沿欧阳修之误。又谓圣人观河图有数有象，以纵横十五之妙，配《乾》、《坤》九六之数，白紫者吉，黄黑者凶。是直以《易》数为五行家言，尤未免於驳杂。然其《八卦总论》十六篇，参互以求，颇能得《易》之类例。如曰《大壮》、《大有》、《夬》、《乾》，《乾》在《乾》、《兑》、《离》、《震》之下者也。

《乾》九三曰“君子”，而馀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词，以君子在重刚中，君子则吉，小人则凶，故分别言之也。其处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阴爻皆有畏敬之义。

剖析更为微细。又谓《易》之取象，该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驱”，见王田不合围三面而驱之礼。《巽》九二言“史巫纷若”，见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论《易》、《礼》之相通，亦有证据。盖一知半解，可取者颇不乏。

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固说《易》者之所旁采尔。

△《易裨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林至撰。至字德久，松江人。《书录解题》作携李人，未详孰是。淳熙中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正字。朱子集中有《答林德久书》，即其人也。是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文献通考》於二卷之外又有《外篇》一卷。此本为元至正间陈泰所刊，总为二卷，盖泰所并也。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极数》，一曰《观变》。《自序》称《法象》本之太极，《极数》本之天地数，《观变》本之卦揲，十有八变，皆据《易大传》之文。凡论太极者，惑於四象之说，而失卦画之本。论天地之数者，惑於图书之文，而失参两之宗。论揲著者

，惑於卦扞之间，而失阴阳之变。各釐而正之。其《外篇》则论反对、相生、世应、互体、纳甲、卦变、动爻、卦气八事。《自序》称谓其非《易》之道则不可，谓《易》尽在於是则非。今观其书，虽未免有主持稍过之处，而所论多中说《易》之弊。其谓《易》道变化不穷，得其一端，皆足以为说，尤至论也。

△《厚斋易学》五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冯椅撰。椅字仪之，一作奇之，号厚斋，南康都昌人。《宋史冯去非传》云：“父椅，家居授徒，所著《易书诗语孟辑说》等书，共二百馀卷。”今多不传，惟所辑《易说》，尚散见《永乐大典》中。考胡一桂《启蒙翼传》引《宋中兴艺文志》云：“宁宗时冯椅为《易辑注》、《辑传》、《外传》，犹以程迥、朱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又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篇，改《系辞传》上、下为《说卦》上、中。俞琰《读易举要》所说亦同。今检《永乐大典》所载，但有《辑注》、《辑传》，而无所谓《外传》者，与旧说殊不相合。以椅《自序》核之，当日盖各为一书。《辑注》止解《彖》、《象》，《辑传》则尊《彖》、《象》为经，而退十翼为传。《外传》则以十翼为经，各附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永乐大典》编纂不出一手，割裂其文，杂附於各卦爻下，遂并《外传》之名而没之。今反覆参校，釐为《辑注》四卷，《辑传》三十卷，《外传》十八卷。仍分三书，以还其旧。《辑注》多用古文，如《坤卦》“黄裳”之“裳”作“常”。《蒙卦》“渎蒙”之“渎”作“黠”，《屯卦》“磐桓”之“磐”作“般”，“邇如”之“邇”作“亶”，《师卦》“丈人”作“大人”，《旅卦》“资斧”作“齐斧”。虽异今本，而皆根旧义。至於《履》、《否》、《同人》诸卦，以为旧脱卦名宜补，《姤彖》“女壮勿用取”下以为衍女字之类，则椅之自抒所见者也。《辑传》各卦，皆分《卦序》、《卦义》、《彖义》、《爻义》、《象占》诸目，缕析条分，至为详悉，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闾邱昕、毛朴、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藉是以存梗概。《外传》薈粹群言，亦多所阐发。其以《系辞》为《说卦》，宗吴仁杰之本，董真卿《周易会通》驳之，良允。明杨时乔《周易古今文》乃以合於《隋志》取之，斯好奇之过矣。然合观三书，大抵元元本本，淹贯宏通，要不以一二微瑕掩也。

《启蒙翼传》又云：“鄱阳汪标手编诸家《易》解为一巨集，名《经传通解》，以椅《易》解为底本，求古今解增入。”盖宋元之际，甚重其书。今标书亦不传，则此书弥可宝贵矣。董真卿、胡一桂皆称是书为《易辑》，《宋史艺文志》作《易学》，《文献通考》则作《厚斋易学》。考王湜先有《易学》，宜

有所别，故今从《通考》之名焉。

△《童溪易传》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王宗传撰。宗传字景孟，宁德人。淳熙八年进士。官韶州教授。董真卿以为临安人。朱彝尊《经义考》谓是书前有宁德林焯《序》，称与宗传生同方，学同学，同及辛丑第，则云临安人者误矣。宗传之说，大概祧梁、孟而宗王弼，故其书惟凭心悟，力斥象数之弊，至譬於误注《本草》之杀人。焯《序》述宗传之论，有“性本无说，圣人本无言”之语，不免涉於异学，与杨简《慈湖易传》宗旨相同。盖弼《易》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汉学至是而始变。宋儒扫除古法，实从是萌芽。然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宗传及简祖其玄虚，而索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考沈作喆作《寓简》，第一卷多谈《易》理，大抵以佛氏为宗。作喆为绍兴五年进士，其作《寓简》在淳熙元年，正与宗传同时。然则以禅言《易》，起於南宋之初。特作喆无成书，宗传及简则各有成编，显阐别径耳。《春秋》之书事，《檀弓》之记礼，必谨其变之所始，录存是编，俾学者知明万历以后，动以心学说《易》，流别於此二人。亦说《周礼》者存俞庭椿、邱葵意也。

△《周易总义》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易祓撰。《南宋馆阁续录》载祓字彦章，潭州宁乡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释褐出身。庆元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九月，知江州。周密《齐东野语》则载其谄事苏师旦，由司业躡擢左司谏。师旦败后，贬死。盖《馆阁续录》但记其入院出院之事，密所记则其究竟也。祓人不足重，其书世亦不甚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然其说《易》，兼通理数，折衷众论。每卦先括为《总论》，复於六爻之下各为诠释，於经义实多所发明。与耿南仲之《新讲义》，均未可以人废言也。前有祓门人陈章《序》，称祓侍经筵日，尝以是经进讲。又称祓别有《易学举隅》四卷，象象与数为之图说，与此书可以参考。今未见传本，惟所撰《周礼总义》，尚散《见永乐大典》中耳。乐雷发有《谒山斋》诗曰：“淳熙人物到嘉熙，听说山斋亦白髭。细嚼梅花读《总义》，只应姬老是相知。”盖指此二书。山斋，祓别号也。则当时亦颇重其书矣。

△《西溪易说》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李过撰。过字季辨，兴化人。董真卿《周易会通》称此书有过《自序》，在庆元戊午，谓几二十年而成。此本佚去其《序》，而书中亦多阙文，盖传钞讹脱，又非真卿所见之旧矣。其书首为《序说》一卷，分《上、下经》依文讲解，而不及《系辞》以下。冯椅《易学》称其多所发明，而议其以毛渐《三坟》为信，又多割裂经文。如《乾》《坤》初爻初九“潜龙勿用”以下，即接以“象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又接以“《文言》曰：潜龙勿用，下也。潜

龙勿用，阳气潜藏。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至是以君子勿用也。”泪乱颠倒，殆不可训矣。

宜为胡一桂所讥。其论爻辞为文王作，谓先儒以西山等字指文王者为凿，而说《明夷》一卦，以上三爻为箕子事，下三爻为文王事，则仍不免自乱其例。盖过晚而丧明，冥心默索，不能与师友相订正，意所独造，或不免毅然自为。而收视返听，用心刻挚，亦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其乱经之罪与诂经之功，固约略可以相当也。

△《丙子学易编》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号秀岩，隆州人。宝庆二年以布衣召补从政郎，差充秘阁校勘。历官至工部侍郎，兼秘书监。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心传邃於史学，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二书，为史家所重，而经术亦颇究心。高斯得《耻堂存稿》有《学易编》、《诵诗训》二书《跋》，曰：“秀岩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见其论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后，穷极道奥，经术之邃，有非近世学士大夫所能及者。”

虽弟子尊师之词，要非甚溢美也。是书於嘉定九年竭二百八日之力，排纂葺业，以岁在丙子为名。所取惟王弼、张子、程子、郭雍、朱子五家之说，而以其父舜臣《易本传》之说证之，亦间附以己意。原书十五卷，高斯得尝与《诵诗训》合刻於桐江，今已散佚。此本为元初俞琬所钞，后有琬《跋》曰“此书系借闻德坊周家书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钞其可取者”云云，盖所存不及十之一矣。然琬邃於《易》学，凡所采摭，皆其英华，则大旨犹可概见也。心传《自序》，称“采王氏、张子、程子与朱文公四家之传，而间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说补之，自唐以上诸儒字义之异者亦附见焉。”而琬跋所列则无周子、邵子，而有郭子和。子和，郭雍之字，即著《郭氏传家易说》者也。心传原书不存，未详孰是。考周子《通书》、邵子《皇极经世》，虽皆阐《易》理，而实於《易》外别自为说，可以引为义疏者少。惟郭雍依经阐义，具有成书，或心传之《序》传写有误欤？△《易通》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赵以夫撰。以夫字用父，宗室子。居於长乐。嘉定十年进士。历官资政殿学士。是书前有以夫《自序》，皆自称“臣末有不敢自秘，将以进於上，庶几仰裨圣学缉熙之万一”，则经进之本也。考赵汝腾《庸斋集》有缴赵以夫不当为史馆修撰奏札，曰：“郑清以进史属之以夫，四海传笑。谓其进《易》尚且代笔，而可进史乎？其后闻为史馆长，人又笑曰：是昔代笔进《易》之以夫也。”又何乔远《闽书》曰：“以夫作《易通》，莆田黄绩相与上下其论。”据其

所说，则是书实出黄绩参定。汝腾所论，不尽无因，殆以以夫不协众论，故譁然以为绩代笔欤？胡一桂云：“《易通》六卷，《或问类例图象》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曰：“《宋志》十卷。”又注曰：“《聚乐堂书目》作六卷。”盖《宋志》连《或问类例图象》言之，聚乐堂本则惟有《易通》。此本亦止六卷，而无《或问类例图象》。其自聚乐堂本传写欤？其书大旨在以不易、变易二义明人事动静之准。故其说曰“奇偶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画七八不易也，爻画九六变易也。”

卦虽不易，而中有变易，是谓之亨。爻虽变易，而中有不易，是谓之贞。《洪范》占用二贞悔，贞即静也，悔即动也。故静吉动凶则勿用，动吉静凶则不处，动静皆吉则随遇而皆可，动静皆凶则无所逃於天地之间。”於圣人作《易》之旨，可谓深切著明，至其真出於谁手，则传疑可矣。

△《周易经传训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蔡渊撰。渊字伯静，号节斋，建阳人。案朱彝尊《经义考》，蔡渊《周易经传训解》四卷，注曰“存三卷”。此本惟存《上、下经》二卷，题曰《周易卦爻经传训解》，与彝尊所记不符。据董真卿《周易会通》，称此书以《大象》置卦辞下，以《彖传》置《大象》后，以《小象》置各爻辞后，皆低一字，以别卦爻，与此本体例相合，知非贗托。董楷又言其《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亦皆低一字，则此本无之。又《经义考》载渊弟沈后《序》，称“《易》有太极之说，知至知终之义，正直义方之语，皆义理之大原，为后学之至要，实发前贤之所未发”云云。其文皆在《系辞》、《文言》，则是书原解《系辞》、《文言》诸篇，确有明证，非但解卦爻，不应揭卦爻以标目。盖楷所见者四卷之全本，彝尊所见佚其一卷，此本又佚其一卷，传写者讳其残缺，因於书名增入“卦爻”二字，若原本但解《上、下经》者。此书贾作伪之技，不足据也。今删去“卦爻”二字，仍以本名著录，存其真焉。

△《易象意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蔡渊撰。渊，蔡元定之子，而从学於朱子。故是书阐发名理，多本师传。然兼数而言，则又西山之家学也。其中惟不废互体与朱子之说颇异。考互体之法，见於《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侯筮，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预注曰：“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也。”是《周官》太卜，旧有是法矣。顾炎武《日知录》曰：“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惟《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

然则朱子特不以互体为主，亦未尝竟谓无是理也。渊於师说可谓通其变而酌其平矣。董真卿《周易会通》称渊《周易经传训解》外又有《卦爻辞旨》，论六

十四卦大义，《易象意言》，杂论卦爻十翼，《象数馀论》，杂论《易》大义，并成於开禧乙丑。今悉散佚，故朱彝尊《经义考》仅列其书名而不能举其卷数。惟此书载《永乐大典》中，尚首尾完具，犹当时秘府旧本。今录而传之，俾论《易》者知蔡氏之学不徒以术数见，而朱子之徒亦未尝全弃古义焉。

△《周易要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华父，号鹤山，临邛人。庆元五年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金书枢密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了翁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

此其中之第一部也。方回《桐江集》有《周易集义跋》，载了翁尝言：“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象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盖其大旨主於以象数求义理，折衷於汉学、宋学之间。故是编所录，虽主於注疏释文，而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王祜《杂说》云：“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之说，欧阳公常欲删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而其言绝焉。”则亦甚与以廓清之功矣。明万历中，张萱《重编内阁书目》载《九经要义》尚存《仪礼》七册，《礼记》三册，《周易》二册，《尚书》一册，《春秋》二册，《论语》二册，《孟子》二册。又《类目》六卷，本共为一编。今诸经或存或佚，不能复合，故今以世有传本者各著於录。朱彝尊《经义考》“群经类”中，载《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注曰“分见各经”。然各经皆载《要义》，而《易》类则但据《宋志》载了翁《周易集义》六十四卷，不载此书，似乎即以《集义》为《要义》。考方回《周易集义跋》曰：“鹤山先生谪靖州，取诸经注疏，摘为《要义》，又取濂洛以来诸大儒《易》说，为《周易集义》。”则为二书审矣。

△《东谷易翼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处州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云：“仕至吏部侍郎。”《浙江通志》则云：“中教官科，迁知信州，召为考功郎，累阶徽猷阁待制。”振孙去汝谐世近，疑《通志》失之。其言《易》宗程子之说，所谓“翼传”者，翼程子之《传》也。然亦时有异同。其最甚者，如程子解“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以为外物不接，内欲不萌。郭忠恕得其说而守之，遂自号兼山，以是为儒者之至学也。朱子所解虽微异，然亦以是为克己复礼之义。独汝谐以为“艮其背”者，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不见而后不乱，见则乱矣，故仅为无咎而已。说者或大其事，以为圣人之事，非也。所见迥乎相左。又如解《困》、《井》诸卦，其说亦别。然朱子解经

，於程子亦多所改定。

盖圣贤精义，愈阐愈深。沈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於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於先儒乃为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是书前有《自序》及其子如冈、曾孙陶孙《题语》。如冈称求得真德秀《序》，此本不载，盖传写佚之矣。

△《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朱鉴编。案朱子世系，朱子三子，长子塾；塾二子，长曰鉴，则朱子嫡长孙也。鉴字子明，以荫补迪功郎，官至湖广总领。朱子注《易》之书，为目有五：曰《易传》十一卷，曰《易本义》十二卷，曰《易学启蒙》三卷，曰《古易音训》二卷，曰《蓍卦考误》一卷，皆有成帙。其朋友论难与及门之辨说，则散见《语录》中。鉴汇而辑之，以成是编。昔郑玄笺注诸经，其孙魏侍中小同复哀其门人问答之词为《郑志》十一卷。鉴之编辑绪言，亦犹此例也。考朱子初作《易传》，用王弼本。后作《易本义》，始用吕祖谦本。《易传》《宋志》著录，今已散佚。

当理宗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贖语残编，无不奉为球璧，不应手成巨帙，反至无传。殆以未定之说，自削其稿，故不复流布欤？鉴是书全采《语录》之文，以补《本义》之阙。其中或门人记述，未必尽合师说，或偶然问答，未必勒为确论，安知无如《易传》之类为朱子所欲刊除者。然收拾放佚以备考证，亦可云能世其家学矣。

△《易学启蒙小传》一卷、附《古经传》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税与权撰。与权始末未详。据其《自序》，知为魏了翁门人。据书末史子翬《跋》，知其字曰巽甫。据《书录解题》载其《周礼折衷》一条，知为临邛人尔。初，朱子作《易学启蒙》，多发邵氏《先天图》义。至与袁枢论《后天易》，则谓尝以卦画纵横，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惧不敢妄为之说。与权从魏了翁讲明邵氏诸书，于《观物篇》得《后天易上下经序卦图》。证以《杂卦传》及扬雄所称文王重《易》六爻互用两卦十二爻，孔颖达所称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之说。知《乾》、《坤》、《坎》、《离》、《颐》、《中孚》、《大过》、《小过》不易之八卦为上下两篇之干，其互易之五十六卦为上下两篇之用。即其图反覆观之，《上、下经》皆为十八卦，始终不出九数，以明羲、文之《易》，似异而同。盖阐邵子之说，以补《启蒙》之未备，所谓持之有故，而执之成理者也。史子翬《跋》称因是书悟《乾》、《坤》、《纳甲》之义。《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数皆九，而疑其《乾》九能兼《坤》六，《坤》阴不能包《乾》阳之说。谓六之中有一三五，则九数固藏於六，欲更与与权商之。盖天下之数，不出奇偶，任举一

义，皆有说可通，愈推而愈各有理，此类是矣。谓非《易》之根本则可，谓非《易》中之一义则又不可也。

△《周易辑闻》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内府藏本）

宋赵汝楳撰。汝楳，商王元份七世孙，资政殿大学士善湘之子。理宗时官至户部侍郎。考《宋史赵善湘传》，载其说《易》之书，有《约说》八卷，《或问》四卷，《指要》四卷，《续问》八卷，《补过》六卷。盖研究是经，用功最久，故汝楳承其家学，以作是编。其说据《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惟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疑《说卦》、《序卦》、《杂卦》皆为汉儒窜入。又以《系辞》多称“子曰”，定为门人所记，非夫子之书。因置此诸传，惟注经文。其以《彖传》散附彖辞，《小象》散附爻辞，仍用王弼之本。其以《大象》移於卦画之后，彖辞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传》及《小象》后，则又汝楳之新意。割裂颠倒，殊属师心。又王弼本虽移传附经，尚有“彖曰”、“象曰”、“文言曰”字，以存识别。汝楳并此而去之，使经传混淆，茫然莫辨，尤为治丝而棼。其每卦之中皆以卦变立论，亦未免偏主一隅。然其说推阐详明，於比应乘承之理，盈虚消长之机，皆有所发挥，不同穿凿。於宋人《易》说之中，犹为明白笃实。《易雅》一卷，总释名义，略如《尔雅》之释《诗》，故名曰“雅”。其目曰《通释》，曰《书释》，曰《学释》，曰《情释》，曰《位释》，曰《象释》，曰《辞释》，曰《变释》，曰《占释》，曰《卦变释》，曰《爻变释》，曰《得失释》，曰《八卦释》，曰《六爻释》，曰《阴阳释》，曰《太极名义释》，曰《象数体用释》，曰《图书释》，凡十八篇。其论图书曰：“《易》有衍数，有积数。自五衍而为五十者，衍数也。自一二三四五积而为五十五者，积数也。图书二数，皆积数之俦，不可以与於揲蓍也。故舍图书之名而论二数，则自有妙理。强二数以图书之名，则於经无据。”可谓善於解纷矣。《筮宗》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卷，盖是书原本题《释本》第一、《述筮》第二、《先传考》第三，彝尊以一篇为一卷也。其推明大衍之数，颇为明白。於诸家旧说，一一辨，亦具有考订云。

△《用易详解》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眉山人。仕履未详。考宋有三李杞。其一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与苏轼相唱和，见《乌台诗案》。一为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尝录《甲寅问答》者。与作此书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误也。其书原本二十卷，焦竑《经籍志》作《谦斋详解》，朱彝尊《经义考》作《周易详解》。考杞《自序》，称“经必以史证，后世岐而为二，尊经太过，反入於虚无之域，无以见经为万世有用之学。故取《文中子》之言，以

《用易》名编。”其述称名之义甚详。竝及彝尊殆未见原书，故传闻讹异欤？外间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散见各韵中。采掇裒辑，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后四爻，其余俱属完善。

谨排次校核，釐为十六卷。书中之例，於每爻解其辞义，复引历代史事以实之。

如《乾》初九称“舜在侧微”，《乾》九二称“四岳荐舜”之类。案《易》多有帝乙、高宗之象，传有文王箕子之辞，是圣人原非空言以立训。故郑康成论《乾》之用九，则及舜与禹、稷、契、皋陶在朝之事。论《随》之初九，则取舜宾于四门之义。明《易》之切於人事也。宋世李光、杨万里等，更博采史籍以相证明，虽不无稍涉泛滥，而其推阐精确者，要於立象垂戒之旨，实多所发明。杞之说《易》，犹此志矣。其中不可训者，惟在於多引老庄之文。如《蒙》之初六，则引《老子》“终日嗶而不嘎”云云，以为童蒙之义。《履》之《象》，则引《庄子》“虎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云云，以为履虎尾之义。夫老庄之书其言虽似近《易》，而其强弱攻取之机、形就心和之论，与《易》之无方无体而定之以中正仁义者，指归实判然各殊。自叶梦得《岩下放言》称“《易》之精蕴尽在庄、刘”，程大昌遂著为《易老通言》。杞作《易编》，复引而伸之，是则王弼辈扫除汉学流弊无穷之明验矣。别白存之，亦足为崇尚清谈者戒也。

△《淙山读周易记》二十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方实孙撰。实孙不知何许人。惟刘克庄《后山集》有《实孙乐府跋》，称其字曰端仲。有《实孙经史说跋》，称其以所著《易说》上於朝，以布衣入史局，时相以其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对，遽以风闻报罢，浩然而归。其所终则不可考矣。此书旧本但题曰《读周易》。案朱彝尊《经义考》作《淙山读周易记》，盖此本传写脱讹。《经义考》又引曹溶之言曰：“《宋志》八卷，《澹生堂目》作十卷，《聚乐堂目》作十六卷。今世所行凡二本，一本不分卷，不知孰合之。”

此本凡《上经》八卷，《下经》八卷，《系辞》二卷，《序卦》、《说卦》、《杂卦》各一卷，又不知谁所分也。其书取朱子《卦变图》别为《易卦变合图》，以补《易学启蒙》所未备。其说多主於爻象，不涉空谈。《自序》有曰：“《易》者道也，象数也，言道则象数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系辞》曰：《易》无体。

道果无耶？《系辞》曰：《易》有太极。是道自无而有也。”可以识其宗旨矣。

其据《随》上六爻“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彖》“文王以之”、《革彖》“汤武革命”，证爻象非文王作，自为确义。其据《大有》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小过》六五爻“公弋取彼在穴”，证爻辞非周公作，则必不然。说《易》者本不云“公，周公也”。然其大旨则较诸家为淳实矣。

△《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董楷撰。楷字正叔，台州临海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学出於陈器之，器之出於朱子。故其说《易》，惟以洛、闽为宗。是编成於咸淳丙辰，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而采二子之遗说附录其下，意在理数兼通。

又引程、朱之语以羽翼程、朱，亦愈於逞臆凿空，务求奇於旧说之外者。惟程子《传》用王弼本，而朱子《本义》则用吕祖谦所定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沿及明永乐中，胡广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误。至成矩专刻《本义》，亦用程《传》之次序。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则楷肇其端也。然楷本以经文平书，而十翼之文则下一格书之，其《本义》无所附丽者则仿诸经疏文某句至某句之例，朱书其目以明之，犹为有别。今本经传一例平书，而《本义》亦意为割缀，则愈失愈远，又非楷所及料矣。

△《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内府藏本）

宋胡方平撰。方平字师鲁，号玉斋，婺源人。据董真卿《周易会通》载，是书有方平至元己丑《自序》，则入元己十四年矣。然考熊禾《跋》，称“己丑春读书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来访，出其父书一编，曰《易学启蒙通释》”，又刘涇《跋》亦称“一日，约退斋熊君访云谷遗迹。适新安胡君庭芳来访，出《易学启蒙通释》一编，谓其父玉斋平生精力尽在此书，辄为刻置书室”云云，则己丑乃禾与涇刊书作《跋》之年，非方平《自序》之年，真卿误也。方平之学出於董梦程，梦程之学出於黄榦。榦，朱子壻也。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笃守朱子之说。此书即发明朱子《易学启蒙》之旨。案朱子《易学启蒙序》曰“近世学者，类喜谈《易》。其专於爻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据。其涉於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或以为出於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余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於其说”云云，盖《易》之为道，理数并存，不可滞於一说。朱子因程《传》专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数以补其偏，非脱略《易》理，惟著此书以言数也。后人置《本义》不道，惟假借此书以转相推衍，至於支离轆轳而不已，是岂朱子之本旨乎？方平此书，虽亦专阐数学，而根据朱子之书，反覆诠释。所采诸书，凡黄榦、董铢

、刘燊、陈埴、蔡渊、蔡沈六家，皆朱子门人。又蔡模、徐几、翁泳三家。模，蔡渊子。几、泳皆渊之门人。故所衍说，尚不至如他家之竟离其宗。是亦读《启蒙》者所当考矣。董真卿所称方平《自序》，今本佚之，惟存《后序》一篇。朱彝尊《经义考》乃竟以朱子原《序》，为方平之《序》，可谓千虑之一失。徐氏通志堂刻本，於此《序》之末题“淳熙丙午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是显著朱子之别号矣。而其标目乃称《易学启蒙通释序》。淳熙丙午，下距至元己丑凡一百一十三年，朱子安知有《通释》乎？今刊正之，俾无滋后来之疑焉。

△《三易备遗》十卷（内府藏本）

宋朱元昇撰。其子士立补葺。元昇字日华，里贯未详。惟卷首载《咸淳八年两浙提刑家铉翁进书状》，称“承节郎差处州龙泉遂昌庆元及建宁松溪政和巡检朱元昇”。卷末士立《跋》称“咸淳庚午备遗成帙，则堂家先生用闻於朝，三载先子歿”云云，疑其即终於是官。庚午为咸淳六年，而状署八年，殆传写误六为八欤？其书本《河图》、《洛书》一卷，《连山》三卷，《归藏》三卷，《周易》三卷。元昇《自序》亦兼言三《易》。而铉翁进状，特称其著《中天归藏书》数万言，未详其故。岂以先天、后天皆儒者所传述，而中天之说元昇创之，故标举见异耶？然干宝《周礼注》称“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则中天实亦古名，非新义也。元昇学本邵子，其言《河图》、《洛书》，则祖刘牧。其言《连山》，以卦位配夏时之气候。其言《归藏》，以干支之纳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则阐反对互体之旨。虽未必真合《周官》太卜之旧，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谓好学深思者。过而存之，或亦足备说《易》者之参考耳。

△《周易集说》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俞琬撰。琬字玉吾，吴县人。生宋宝祐初，入元隐居著书。徵授温州学录，不赴。至延祐初始卒。生平邃於《易》学，初哀诸家之说为《大易会要》一百三十卷，后乃掇其精华以著是编。始於至元甲申，至至大辛亥，凡四易稿。其初主程、朱之说，后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义。尝与孟淳讲《坤》之六二，谓“六二既中且正，是与其德直方，惟从《乾》阳之大，不习《坤》阴之小，故无不利。”

如此之类，其说颇异。至谓“《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是玉名。”如此之类，则大奇矣。然其覃精研思，积三四十年，实有冥心独造，发前人所未发者，固不可废也。据琬自作《后序》，尚有《读易举要》、《读易须知》、《易图纂要》、《易经考证》、《易传考证》、《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易

外别传》诸书。今惟《易外别传》有本单行，《读易举要》、《易图纂要》见《永乐大典》，余皆未见。《序》称诸编皆旧所作，将毁之而儿辈以为可惜，又略加改窜而存於后。则旧刻本附此数书，今佚之矣。

△《读易举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俞琬撰。是书《文渊阁书目》、焦竑《经籍志》、朱睦《授经图》皆著於录。然外间传本殊稀，故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未见”。今惟《永乐大典》尚散见於各韵之中，可以采辑。谨裒合编次，仍定为四卷。考琬之《集说》，以朱子为宗，而此书论刚柔往来，则以两卦反对见义例，以《泰》、《否》二卦彖辞，较朱子卦变之说更近自然。其图《易》多本邵子，而此书论象数之学则驳张行成以“元、亨、利、贞”为易《周》起数於四之证，盖不为苟同者。至於田畴谓“积《乾》、《坤》、《屯》、《蒙》、《需》、《讼》之策，至於《师》而六军之数皆全”，史璿谓“《革》居四十九，应大衍之数，故云‘天地革而四时成’”。《节》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节而四时成’”，皆以偶合之见，窥圣人作《易》之意。琬顾取之，则殊非本旨。然琬於《易》，苦思力索，积平生之力为之。意所独契，亦往往超出前人。所列诸家著述，虽多本於晁公武、陈振孙两家，而名字爵里间有异同，亦可资考证。固宜与所撰《集说》并行也。琬别有《六十四卦图》、《易图合璧连珠》、《易图纂要诸书》，旧与此书合刻。

修《永乐大典》之时，割裂庞杂，淆其端绪。惟《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两图，犹标俞琬《纂图》之目。其余诸图尽冒《读易举要》之名，合并为一，殊为淆乱。今悉考订汰除，以还其旧焉。

△《周易象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丁易东撰。易东字汉臣，武陵人。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枢密院编修官。入元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是编因《易》象以明义，故曰《象义》。其取象之例凡十有二：曰本体，即《乾》天《坤》地之类。曰互体，即杂物撰德之旨。

曰卦变，《彖》所谓“大往小来”、《传》所谓“柔来文刚”、“刚上文柔”是也。曰正应，《传》所谓“刚柔内外之应”是也。曰动爻，阳老则变为阴，阴老则变为阳是也。曰变卦，《左传》所载古人占筮之法，曰“《乾》之《姤》”“《乾》之《同人》”是也。曰伏卦，《乾》则伏《坤》，《震》则伏《巽》，《说卦》所谓“天地定位”、“雷风相薄”是也。曰互对，即汉儒之旁通。卦义与伏通，而有本体全体之异。曰反对，《损》之与《益》，五二之辞同；《夬》之与《姤》，四三之辞同，可以类推者是也。曰比爻，初比二，二比三是也。

曰原画，阳皆属《乾》，阴皆属《坤》是也。曰纳甲，《蛊》之“先甲、后甲”，《巽》之“先庚、后庚”是也。其於前人旧说，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汉上易传》为宗。而又谓李失之泥，朱伤於巧，故不主一家。如卦变之说则取邵子、朱子，变卦之说则取沈该、都絜。筮占之说则取朱子、蔡渊、冯椅。远绍旁搜，要归於变动不居之旨，亦言象者所当考也。诸家著录，多作十卷。惟朱睦《授经图》作《易传》十二卷，焦竑《经籍志》作《易传》十四卷。考易东所著别无《易传》之名，盖即此编。朱氏并其《论例》一卷数之，为十一卷。

焦氏又并其《大衍索隐》三卷数之，遂为十四卷耳。朱彝尊《经义考》作十卷，注曰“存”。然世所传本残缺特甚，仅存十之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见。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排比其文，仅阙《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馀皆完具。与残本互相参补，遂还旧观。以篇页颇繁，谨析为一十六卷，以便循览。原本附有《大衍策数》诸图，多已见《大衍索隐》中，今不复录。其《论例》一卷，自述撰著之旨颇备，今仍录以弁首焉。

△《易图通变》五卷、《易筮通变》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雷思齐撰。思齐字齐贤，临川人。宋亡之后，弃儒服为道士，居乌石观。后终於广信。事迹具袁桷所撰《墓志铭》。是编前有揭傒斯《序》，称所著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数十卷及《和陶诗》三卷。吴全节《序》又称其有《文集》二十卷。今皆未见，惟此二书存。其《易图通变自序》，谓“《河图》之数以八卦成列，相荡相错，参天两地，参伍以变，其数实为四十，而以其十五会通於中”。所述《河图洛书参天两地倚数之图》、《错综会变》等图，及《河图遗论》，大旨以天一为《坎》、地二为《坤》，天三为《震》、地四为《巽》、天七为《兑》、地六为《乾》，天九为《离》，地八为《艮》，而五十则为虚数，其说虽与先儒不同，而案以“出震齐巽”之义，亦颇相吻合。林至《易裨传序》所谓“易道变化不穷，得其一端，皆足以为说”者也。其《易筮通变》凡五篇：一曰《卜筮》、二曰《立卦》、三曰《九六》、四曰《衍数》、五曰《命蓍》，亦多自出新意，不主旧法。白云雾《道藏目录》载二书於《太玄部若字后》中。盖图书之学，实出道家，思齐又本道家衍说之，以附於《易》，固亦有由云。

卷四 经部四

○易类四△《读易私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衡撰。衡字平仲，河内人。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谥文正。事迹具《元史》本传。其书论六爻之德位，大旨多发明《系辞传》同功异位、

柔危刚胜之义。而又类聚各卦画之居於六位者，分别观之。盖健顺动止入说陷丽，其吉凶悔吝又视乎所值之时，而必以正且得中为上。孔子《彖、象传》每以当位不当位、得中、行中为言。衡所发明，盖本斯旨。此书本在衡《文集》中，元苏天爵《文类》、明刘昌《中州文表》皆载之，国朝曹溶采入《学海类编》。通志堂刊《九经解》，遂从旧本收入，而何焯《校正九经解目录》，以为即元李简之书。今考简所撰《学易记》，其书具在，未尝与此书相复。且《永乐大典》所载，亦作许衡，则非简书明甚。焯之所校，不知何以云然也。

△《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内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字庭芳，号双湖，婺源人。景定甲子领乡荐，试礼部不第，教授乡里以终。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是编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之及於《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取诸儒《易》说之合於《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断。《元史》称其受《易》源流出於朱子，殆以《启蒙翼传》及是书欤？陈栎称一桂此书，於杨万里《易传》无半字及之。今检其所引，栎说信然。盖宋末元初讲学者门户最严，而新安诸儒於授受源流辨别尤甚。万里《易传》虽远宗程子，而早工吟咏，与范成大、陆游齐名，不甚以讲学为事。故虽尝荐朱子、拒韩侂胄，而庆元党禁独不列名。一桂盖以词人摈之，未必尽以其书也。

△《易学启蒙翼传》四卷（内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之父方平，尝作《易学启蒙通释》，一桂更推阐而辨明之，故曰《翼传》。《自序》称去朱子才百馀年，而承学渐失。如图书已厘正矣，复仍刘牧之谬者有之。卜筮之数灼如丹青矣，复祖尚玄旨者又有之。因於《本义附录纂疏》外，复辑为是书。凡为《内篇》者三：一曰《举要》，以发辞变象占之义。二曰《明筮》，以考史传卜筮卦占之法。三曰《辨疑》，以辨《河图》、《洛书》之同异。皆发明朱子之说者也。为《外篇》者一，则《易纬候》诸书以及京房《飞候》、焦贛《易林》、扬雄《太玄》、司马光《潜虚》以至邵子《皇极经世》诸法，亦附录其概。以其皆《易》之支流，故别之曰“外”。大致与其父之书互相出入，而方平主於明本旨，一桂主於辨异学，故体例各殊焉。

△《易纂言》十卷（内府藏本）

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崇仁人。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以荐擢翰林应奉文字，官至翰林学士。卒谥文正。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用吕祖谦古《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爻，每爻先列变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则《经》附每卦之末，《传》附每章之末。

间有文义相因即附辨於句下者，偶一二见，非通例也。澄於诸经，好臆为点窜。

惟此书所改则有根据者为多。如《师卦》“丈人吉”改“大人吉”，据崔憬所引《子夏传》。《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凶”字，据王肃本。《小畜卦》，“舆说辐”改“舆说輹”，据许慎《说文》，“尚德载”，改“尚得载”，据京房、虞翻、子夏本。《泰卦》“包荒”改“包---”，据《说文》及虞翻本。

《大畜卦》“曰闲舆卫”改“日闲舆卫”，从郑玄、虞翻、陆希声本。《萃卦》“萃亨”，删“亨”字，从马融、郑玄、虞翻、陆绩本。《困卦》“劓刖”改“臲臲”，据荀爽、王肃、陆绩本。《鼎卦》“其形渥”改“其刑剝”，据郑玄本。《比彖》“比吉也”，删“也”字，据王昭素本。《贲彖》补“刚柔交错”四字，据王弼注。《震彖》“惊远而惧迩也”下补“不丧匕鬯”四字，据王昭素所引徐氏本。《渐彖》“女归吉也”改“女归吉，利贞”，据王肃本。《坤象》“履霜坚冰”，改“初六履霜”，据《魏志》。《坎象》“樽酒簋贰”删“贰”字，据陆德明《释文》。（案澄注明言旧本有“贰”字，陆氏《释文》无之。今世所行张弧、陆希声本皆同，是传文已删去“贰”字。徐氏通志堂本乃劓补刊板增入“贰”字，是顾湄等校正之时以不误为误也，谨附订於此。）《系辞上传》“系辞焉而明吉凶”下补“悔吝”二字，据虞翻本。《系辞下传》“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曰人”，据王肃本。

“耒耨之利”改“耒耜之利”，据王昭素本。“以济不通”下删“致远以利天下”六字，据陆德明《释文》。《序卦传》“故受之以履”下补“履者，礼也”四字，据韩康伯本。皆援引古义，具有源流，不比师心变乱。其余亦多依傍胡瑗、程子、朱子诸说，澄所自为改正者，不过数条而已。惟以《系辞传》中说《上、下经》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为错简，移置於《文言传》中，则悍然臆断，不可以为训矣。然其解释经义，词简理明，融贯旧闻，亦颇赅洽，在元人说《易》诸家，固终为巨擘焉。

△《易纂言外翼》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吴澄撰。澄所著《易纂言》义例，散见各卦中，不相统贯。卷首所陈卦画，亦粗具梗概，未及详言。因复作此书以畅明之。《纂言》有通志堂刻本，久行於世。此书则传本渐罕，近遂散佚无存。朱彝尊《经义考》云：“见明昆山叶氏书目，载有四册，而亦未睹其书。”今惟《永乐大典》尚分载各韵之下。考澄所作《小序》，原书盖共十二篇：一曰《卦统》，以八经卦之纯体合体者为经，六十四卦之杂体者为纬，乃《上、下经》篇之所由分。二曰《卦对》，以奇偶反易成二卦，成上下篇相对。三曰《卦变》，言奇偶复生奇偶，其用

无穷。四曰《卦主》，因《无妄》传而推之，以明一经之义。五曰《变卦》，言刚柔交相变，而一卦可为六十四卦。六曰《互卦》，言中四爻复具二卦，以为一卦。七曰《象例》，凡经之取象皆类聚之，以观其通。八曰《占例》，言元、亨、利、贞、吉凶、无咎，其义皆本於天道。九曰《辞例》，乃《象例》、《占例》所未备，而可以互见者。

十曰《变例》，言揲蓍四营十八变之法。十一曰《易原》，明《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十二曰《易流》，备举扬雄以下拟《易》之书。今缺《卦变》、《变卦》、《互卦》三篇，《易流》缺半篇，《易原》疑亦不完。然其余尚首尾整齐，无所遗失。自唐定《正义》，《易》遂以王弼为宗，象数之学，久置不讲。

澄为《纂言》，一决於象。史谓其能尽破传注之穿凿，故言《易》者多宗之。是编类聚区分，以求其理之会通。如《卦统》、《卦对》二篇，言《经》之所以厘为上下，乃程、朱所未及。《象例》诸篇，阐明古义，尤非元、明诸儒空谈妙悟者可比。虽稍有残缺，而宏纲巨目，尚可推寻。谨依原目编次，析为八卷，俾与《纂言》相辅而行焉。

△《易原奥义》一卷、《周易原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保八撰。保八字普菴，色目人，居於洛阳。是书前有《进太子笺》，结衔称“太中大夫前黄州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又有任士林《序》，称“贰卿宝公”。

不知其終於何官也。《笺》末不题年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旧有方回、牟巘二《序》。按回、巘皆宋末旧人，则保八为元初人矣。是书原分三种，统名《易体用》，本程子之说，即卦体以阐卦用也。朱彝尊《经义考》载：“《易原奥义》一卷，存。《周易原旨》六卷，存。《周易尚占》三卷，佚。”考陈继《儒汇秘笈》中有《周易尚占》三卷，书名与卷数并符。书前又有大德丁未保八《序》，人名亦合。然《序》称为莹蟾子李清庵撰，不云保八自作。其书乃用钱代蓍之法，以六爻配十二时、五行、六亲、六神，合月建日辰以断吉凶，亦非尚占之本义。《序》文鄙陋，尤不类读书人语。盖方技家传有是书，与保八佚书，其名偶合。明人喜作伪本，遂撰保八《序》文以影附之。不知保八说《易》，并根柢宋儒，阐发义理，无一字涉京、焦讖纬之说，其肯以此书当古占法哉？今辨明其妄，别存目於“术数类”中，而保八原书则仍以所存二种著录，庶阙而真，犹胜於全而伪焉。

△《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三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赵采撰。采字德亮，号隆斋，潼川人。其书用注疏本，节录程子《易传》、朱子《本义》之说，益以《语录》诸书，列之於前，而各以己说附於后，所谓

“折衷”也。所注仅《上、下经》，殆以程子所传不及《系辞》以下欤？前有采《自序》，称“有康节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画而象数之学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画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义》，厘正《上、下经》、十翼而还其旧作。《启蒙》本邵子而发先天。虽《本义》专主卜筮，然於门人问答又以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但互体、飞伏、纳甲之类，未及致思耳。故愚以为今时学者之读《易》，当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说溯而上之”云云。故其书虽以宋学为宗，而兼及於象数变互，尚颇存古义，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也。顾炎武《日知录》谓：“割裂《本义》以入程《传》，始於胡广之修《大全》。”

然董楷已用程子之本而附以《本义》，采又因之，则其来有渐矣。炎武专责胡广，殆未见二书欤？△《周易衍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胡震撰。震自署曰“庐山深溪”，又题“将仕佐郎南康路儒学致仕教授”。书前有《自序》，作於大德乙巳，盖成宗九年也。又有其子光大识语，称几成书而下世。后十年，始克纂集成编。则其书实成於光大之手矣。书中於《乾》、《坤》二卦卦辞下接《彖传》，继以释《彖》之《文言》，次《大象》，次《爻辞》下，接《小象》，继以释爻之《文言》，又置《杂卦》於《序卦》之前，序次颇为颠倒。昔李过作《西溪易说》，改《乾》、《坤》二卦《经》文次第，割裂《文言》分附卦爻，胡一桂讥其“混乱古经”，此书实同其病。前后脱简，亦不一而足。或传写者失其原次，故错紊若此欤？其於《经》文训诂，大都皆举史事以发明之，不免太涉泛滥，非说经家谨严之体。然议论尚为平正，所引诸儒之解，亦颇详核，多可以备参考。视言理而空谈玄妙，言数而漫衍奇耦者，犹为此善於彼焉。

△《易学滥觞》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黄泽撰。泽字楚望，资州人，家於九江。大德中尝为景星书院山长，又为东湖书院山长，年逾八十乃终。故赵汭生於元末，犹及师事之，其《易》与《春秋》之学皆受之於泽者也。泽垂老之时，欲注《易》、《春秋》二经，恐不能就，故作此书及《春秋指要》发其大凡。卷首有延祐七年吴澄《题辞》。据其所言，二书盖合为一帙。今《春秋指要》亦无传本，惟此书仅存。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已佚”，则彝尊亦未及见，知为稀遘之本矣。其说《易》以明象为本，其明象则以《序卦》为本，其占法则以《左传》为主。大旨谓王弼之废象数，遁於玄虚。汉儒之用象数，亦失於繁碎。故折中以酌其平。其中历陈《易》学不能复古者，一曰《易》之名义，一曰重卦之义，一曰逆顺之义，一曰卦名之义，一曰卦变之义，一曰卦名，一曰《易》数之原，一曰《易》之辞义，一曰《易》之占辞，一曰蓍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脱误

疑字，凡十三事。

持论皆有根据。虽未能勒为全书，而发明古义，体例分明，已括全书之宗要。因其说而推演之，亦足为说《易》之圭臬矣。

△《大易缉说》十卷（内府藏本）

元王申子撰。申子字巽卿，邳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卷首载田泽《刊书始末》，惟称其“皇庆二年行省劄付充武昌路南阳书院山长”，又称其寓居慈利州天门山，垂三十年始成《春秋类传》及此书。泽为申送行省、咨都省移翰林国史院勘定，令本处儒学印造而已。其说《春秋》，主有贬无褒之说，今未之见。其说《易》则力主数学，而持论与先儒迥异。大旨以《河图》配先天卦，以《洛书》配后天卦，而於陈抟、邵子、程子、朱子之说一概辨其有误。於古来说《易》七百馀家中，惟取六家。一《河图洛书》，二伏羲，三文王，四周公，五孔子，六周子《太极图》也。其自命未免太高，不足为据。同时有玉井阳氏者（案阳氏佚其名字，惟其姓见申子此书中，字为阴阳之阳，盖宋阳枋之族也。朱彝尊《经义考》作杨氏，误。谨附订於此），受《易》於朱子门人渊，已传五世，著《易说》二卷以驳之。申子又一一辨答，其大端具见於书中。盖万事不出乎奇偶，故图书之学，纵横反覆，皆可以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耳。然考申子之缴绕图书者，仅前二卷。至於三卷以后，诠解经文，仍以词变象占比应乘承为说，绝不生义於图书。其言转平正切实，多有发明。然则又何必绘图作解，纚纚然千万言乎？读是书者，取其诂经之语，而置其经外之旁文可也。所解惟《上、下经》为详，《系辞》稍略，《说卦》、《杂卦》尤略，《序卦》一传则排斥非孔子之言，但录其文而无一语之诠释。盖自李清臣、朱翌、叶适以来，即有是说，不始於申子。其论《易》中错简、脱简、羨文凡二十有四，但注某某当作某某，而不改《经》文，亦尚有郑氏注书之遗意，与王柏诸人毅然点窜者异焉。

△《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婺源人。尝为信州道一书院山长，再调兰溪州学正，不赴。《元史儒学传》附载其父一桂传中。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谓“笃志朱子之学”者也。是书据朱子《本义》、折衷是正，复采诸家《易》解，互相发明。《序》题延祐丙辰，盖仁宗之三年。初名《精义》，后病其繁冗，删而约之，改名《通释》。所著《云峰集中》有《与吴澄书》曰“《本义通释》，郭文卿守浮梁时为刊其半，出之太早，今悔之无及也。刊本今以呈似，中有谬戾，阁下削之绳之，幸甚”云云。考炳文生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其与澄书时称年七十，则当在延祐七年庚申，在作《序》之后三年。其所悔者改正与否，则不可考矣。

王懋竑《白田杂著》曰：“今刻云峰《本义通释》上下经解极详，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传》以后，语皆与《大全》同，无增多者。疑《通释》自《彖传》后已失去，后人钞集《大全》所载以续之耳。”又《大全序例》，谓“胡氏《通释》既辄变古《易》，又於今《易》不免离析先后。考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晓，或者今刻非原本欤”云云。案此本前有明潘旦《序》，称书经兵燹，多至亡佚。其九世孙珙及弟玠募遗书，得《上、下经》而阙《十翼》，乃复汇蒐诸集中以补之。然则今本十翼乃珙、玠所哀录，非炳文之旧。懋竑盖未见旦《序》，故有此疑。惟《大全》称炳文辄变古《易》，又离析今文之先后，则《彖传》、《象传》必附经文之中，何以解传者佚而解经者不佚，又何以珙、玠所得旧本《上、下经》文釐然完具而不参以《彖传》、《象传》，此则诚不可晓。然《大全》为胡广等庞杂割裂之书，所言亦不尽可据也。

△《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熊良辅撰。良辅字任重，号梅边，南昌人。延祐四年尝领乡荐，其仕履未详，是书前有良辅《自序》，称“丁巳以《易》贡，同志信其僭说，闵其久勤，出工费鋟梓。”丁巳即延祐四年。元举乡试始於延祐甲寅，是科其第二举也。考《元史选举志》，是时条制，汉人、南人试经疑二道、经义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亦兼用古注疏。不似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后并祧程而专尊朱。

故其书大旨虽主於羽翼《本义》，而与《本义》异者亦颇多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良辅是书外有《易传集疏》，不传。考《易传集疏》，元熊凯撰。

《江西通志》载：“凯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经开塾四十年，时称遥溪先生，同邑熊良辅受业焉。”良辅《序》中亦称受《易》於遥溪熊氏，与《通志》合。截然两人、两书。虞稷以同姓、同里、同时，遂误合为一耳。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内府藏本）

元张理撰。理字仲纯，清江人。延祐中官福建儒学提举。是书上卷《太极图》，即周子之图。其《八卦方位图》，则本乎《说卦》。又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参天两地》及《大衍五十五数》诸图，又有《仰观俯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诸图，而皆溯源於河洛。中卷《天地数》、《万物数》二图，仍即大衍策数。又有《元会运数》、《乾坤大父母》、《复姤小父母》、《八卦生六十四卦》、《八卦变六十四卦图》，又有《反对变与不变》诸卦图。以下则六十四卦之图，分见於中、下二卷，而参伍错综，《序卦》、《杂卦》亦皆为之图。盖纯主陈抟先天之学，朱子所谓“《易》外别传”者也。其书初少传本，《通志堂经解》刻本与刘牧之书均从《道藏》录出。诸家著

录，卷帙亦复不同。

朱睦《授经图》载理之书有《周易图》三卷、《易象数钩深图》六卷、《易象图说》六卷。焦竑《经籍志》书目与《授经图》同而《钩深图》则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止载《易象图说》六卷，而不载此书之名。盖由未见其本，但据书目传钞，故辗转歧误。白云霁《道藏目录》以《易数钩隐图》与理此书并属之刘牧，亦由但据标题缮录，未及核作者之异同。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并详考舛异之故，以祛来者之疑焉。

△《学易记》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李简撰。简里贯未详。《自序》称“己未岁承乏倅泰安”，己未为延祐六年，盖仁宗时也。其书所采自子夏《易传》以逮张特立、刘肃之说，凡六十四家，一一各标姓氏。其集数人之说为一条者，亦注曰兼采某某。其不注者则简之新义矣。大抵仿李鼎祚《集解》、房审权《义海》之例。《自序》称：“在东平时与张中庸、刘佚庵、王仲徽聚诸家《易》解节取之。张与王意在省文，刘之设心务归一说，仆之所取，宁失之多，以俟后来观者去取。”又称：“己未岁取向所集重加去取。”则始博终约，盖非苟作，故所言多淳实不支。其所见杨彬夫《五十家解》、单泐《三十家解》，今并不存。即所列六十四家遗书，亦多散佚。因简所辑犹有什一之传，则其功亦不在鼎祚、审权下也。

△《周易集传》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龙仁夫撰。仁夫字观复，庐陵人。《吉安府志》作永新人。官湖广儒学提举。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刘洗传》内。是书成於至治辛酉。董真卿《周易会通》称其有《自序》一篇，此本无之。朱彝尊《经义考》於旧序例皆全录，而亦无是篇，则其佚已久矣。《吉安府志》云：“仁夫《周易集传》十八卷，立说主《本义》，每卦爻下各分变象辞占。今观所注，虽根据程朱者多，而意在即象诂义，於卦象爻象互观析观，反覆推阐，颇能抒所心得，非如胡炳文等徒墨守旧文者也。”《吉安府志》又称其谓《杂卦》为占筮书，引《春秋传》“《屯》固《比》入”、“《坤》安《震》杀”，皆以一字断卦义为证。其说似创而有本，亦异乎游谈无根者。《元史》称仁夫所著《周易》多发前儒之所未发，殆不诬矣。

原书十八卷，今仅存者八卷。然《上、下经》及《彖、象传》皆已全具。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谓通志堂刻经解时以其残阙，故未开雕云云。夫传录古书，当问其义理之是非，不当论其篇页之完阙。残编断简，古人尚且蒐辑。

仁夫是书，《上、下经》裒然俱完，而以不全弃之，何其真也！况傅寅《禹贡说断》、程大昌《禹贡图说》、林之奇《三山书传》，今以《永乐大典》校之

，皆非完帙，而徐氏仍登梨枣，是又何说欤？今特录存之，俾重著於世，庶於《经》义有所裨焉。

△《读易考原》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萧汉中撰。汉中字景元，泰和人。此书成於泰定中。凡三篇，一论分卦，一论合卦，一论卦序。不敢显攻《序卦传》，而亦不用《序卦》之说。大旨以圆图《乾》、《坤》、《坎》、《离》居四正为《上经》之主卦，《兑》、《艮》、《巽》、《震》居四隅为《下经》之主卦。复按图列说，申明《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分合之不可易。及《乾》、《坤》之后受以《屯》、《蒙》，《屯》、《蒙》之后受以《需》、《讼》，次序之不可紊。卷后论三十六宫阴阳消长之机，以互明其义。汉中书不甚著，明初朱升作《周易旁注》，始采录其文，附於末卷。升自记称：“谨节缩为《上、下经》二图於右，而录其原文於下，以广其传。”则是书经升编辑，不尽汉中之旧。今升书残缺，而汉中书反附以得存，此本即从升书中录出别行者。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卷，盖以一篇为一卷，实无别本也。其说虽亦出於邵氏，而推阐卦序，颇具精理。盖犹依《经》立义，视黑白奇偶蔓衍而不可极者，固有殊焉。

△《易精蕴大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解蒙撰。蒙字求我，吉水人。《江西通志》作“字来我”，盖字形相近而误也。中天历乙巳江西乡试。与兄子尚字观我者，并以善《易》名於时。子尚所著《周易义疑通释》，久无传本。朱彝尊《经义考》载蒙此书，亦注曰“佚”。

今检《永乐大典》所引蒙说尚多，自《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外，其他皆文义完备，釐然具存。其例於彖爻之下，采辑先儒之说，而末乃发明以己意，各以“蒙谓”二字别之。虽原为场屋经义而作，而薈萃群言，颇能得其精要。凡所自注，亦皆简明。

如《颐》六三云：“颐养之道，以安静为无失。二三动体，故颠拂而凶。四五静体，故颠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见《恒彖》云恒有二义，利贞者不易之恒，所以体常；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所以尽变。天地圣人所以能恒者，以其能尽变也。”其义虽多根柢前人，而诠释明晰，亦殊有裨於后学。至所引诸家之说，往往不署名氏，盖用朱子《诗集传》例。虽不能尽考其由来，要皆宋元以前诸经师之绪论也。谨依文排比，正其讹舛，釐为十二卷，著之於录。解缙《春雨堂集》称是书为《易经精义》，《经义考》称是书为《周易精蕴》。考《永乐大典》所题，实作《解蒙周易精蕴大义》，二人皆偶误记也。今据以为断，庶不失其本名焉。

△《易学变通》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曾贯撰。贯字传道，泰和人。天历辛巳举於乡。官绍兴府照磨。元季兵乱，弃官家居。乡人推率义军，后御龙泉寇，战败抗节死。事迹见《江西通志》。所著《四书类辨》、《学庸标旨》诸书，俱湮没不传。惟朱彝尊《经义考》载有《周易变通》之名，亦以为已佚。今检《永乐大典》所录《周易》各卦下，收入贯说尚多，其标题实作《易学变通》。知彝尊未见原书，故称名小误矣。谨哀辑汇次，釐为六卷。其《豫》、《随》、《无妄》、《大壮》、《晋》、《睽》、《蹇》、《中孚》八卦为《永乐大典》所原阙者，今无可校补，亦姑仍其旧。是书纯以义理说《易》，其体例每篇统论一卦六爻之义，又举他卦辞义之相近者参互以求其异同之故。如《乾卦》云：“《乾》六爻不言吉，无往而非吉也。初九处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处之以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见，五之飞，三四之无咎，皆然。盖位或过於中，而圣人处之则无不中。位或失於正，而圣人处之则无不正。所谓刚健中正，纯粹以精者。吉有大於此乎！”《坤卦》云：“或疑六三王事为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乃九五大人之事，故《坤》卦三五，圣人皆有戒辞者，其所以正人臣之体，为虑深矣。”《艮卦》云：“敦《临》、敦《艮》皆吉，何也？曰敦者，厚道也。厚於治人则人无不服者，《临》是也。厚於治己而已无不修者，《艮》是也。人之自处容可处於薄乎？”凡此诸条，立义皆为纯正。其他剖析微细，往往能出前儒训解之外。间取互体立说，兼存古义，尤善持平。在说《易》诸家，可谓明白而笃实。且其成仁取义，无愧完人。而《元史忠义传》失於记载，殊伤漏略。今蒐辑遗文，著之於录，非惟其书足重，亦因以表章大节，发潜德之幽光焉。

△《周易会通》十四卷（内府藏本）

元董真卿撰。真卿字季真，鄱阳人。尝受学於胡一桂。斯编实本一桂之《纂疏》而广及诸家。初名曰《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盖其例编次伏羲、文王、周公之《经》而翼以孔子之《传》，各为标目，使相统而不相杂。其无《经》可附之《传》，则总附於六十四卦之后，是为《经传》。又取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夹注其下，是为《集解》。其程子《经》说、朱子《语录》各续於《传》之后，是为《附录》。又取一桂纂疏而增以诸说，是为《纂注》。其后定名《会通》者，则以程《传》用王弼本，《本义》用吕祖谦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义理，或主象占，本旨复殊。先儒诸说，亦复见智见仁，各明一义，断断为门户之争。真卿以为诸家之《易》，途虽殊而归则同，故兼搜博采，不主一说，务持象数、义理二家之平，即苏轼、朱震、林栗之书为朱子所不取者，亦并录焉。

视胡一桂排斥杨万里《易传》，不肯录其一字者，所见之广狭，谓之“青出於兰”可也。惟其变易《经》文，则不免失先儒谨严之意，可不必曲为之词耳。

△《周易图说》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钱义方撰。义方字子宜，湖州人。尝举进士，其仕履则不可考矣。是书成於至正六年。上卷为图者七，下卷为图者二十。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疑传写误也。其说谓《河图》为作《易》之本。《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乃圣人即理推数，二者可以相通，故并言之，非谓作《易》兼取《洛书》。

又引朱子之说，谓圆图有造作，且欲挈出方图在圆图之外。又谓“朱子《易本义》於先天、后天卦位必归其说於邵子，似歉然有所未足。是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云云。其说较他家为近理，然犹据陈抟以来相传之图书言之。其实《河图》、《洛书》虽见经传，而今之五十五点、四十五点两图，其为古之图书与否，则经传绝无显证。援《左传》有《三坟》，而谓即毛渐之书，援《周礼》有《连山》、《归藏》，而谓即刘炫之书，考古者其疑之矣。且《系辞》言《洛书》，不言即《九畴洪范》。言《九畴》，不言即《洛书》。卢辩注《大戴礼记》，始云明堂九室法龟文，其说起於后周。阮逸伪作《关朗易传》，因而述之。於是《洛书》之文始传为四十五点，而《九畴》亦遂并於《易》。义方知《九畴》之非《易》，而不知《洛书》本非《九畴》，其辨犹为未审。至其谓自汉以来惟孟喜本《易纬稽览图》推《易》《离》、《坎》、《震》、《兑》各主一方，馀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为有图之始，寥寥千载，至陈抟始本《易》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说，为横、圆、大、小四图，传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说，为《后天圆图》，内《大横图》之卦为《否》、《泰》，反类方图。则於因《易》而作《图》，非因《图》而作《易》。本末源流，粲然明白。不似他家务神其说，直以为古圣之制作，可谓独识其真矣。其所演二十七图，亦即因旧图而变易之。奇偶之数，愈推愈有。人自为说，而其理皆通。譬之自古至今，弈无同局，固亦不妨存之以备一家焉。

△《周易爻变义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陈应润撰。应润，天台人。始末未详。《黄潛集》有是书《序》，称其字曰“泽云”。又称其延祐间由黄岩文学起为郡曹掾，数年调明掾，至正乙酉调桐江宾幕。首卷应润《自序》题“至正丙戌”（案《经义考》载此《序》，题至治丙戌。至治有壬戌无丙戌，干支不合。且黄潛《序》题至正丙戌，《序》中称“延祐间余丞宁海，又数余年为越上盐运，三年余乞老金华”。潛延祐二年进士，下距至治壬戌仅六年，安有乞老之事？此必《经义考》刊版之讹，非此

本传写之误也。谨附订於此），则是书成於桐江也。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墮於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论八卦，惟据《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节，邵氏指为先天方位者，定为八卦相错之用。谓文王演《易》，必不颠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论太极、两仪、四象，以天地为两仪，以四方为四象，谓未分八卦，不应先有揲蓍之法，分阴、阳、太、少。周子无极、太极、二气、五行之说，自是一家议论，不可释《易》。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据《春秋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潜龙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曰“爻变”。其称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即汉焦贛《易林》之例。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意，非臆说也。每爻多证以史事，虽不必其尽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决进退，於圣人作《易》垂训之旨实有合焉。在宋元人《易》解之中，亦翹然独秀者矣。

△《周易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辟集庆路儒学训导，以亲老辞。明年兵起，遂隐居教授。明初徵修礼乐书，将授以官，复以病辞归，结屋石门山。学者称曰“梁五经”。著有《礼书演义》、《周礼考注》、《春秋考义》诸书。此乃所作《周易义疏》，成於至元六年，前有寅《自序》。其大旨以程《传》主理，《本义》主象，稍有异同，因融会参酌，合以为一，又旁采诸儒之说以阐发之。

其分《上、下经》、《十翼》，一依古《易》篇次，即朱子所用吕祖谦本。其诠释经义，平易近人，言理而不涉虚无，言象而不涉附会。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以示进退得失之机，故简切详明，迥异他家之轆轳。虽未能剖析精微，论其醇正，要不愧为儒者之言焉。

△《周易文诠》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赵汭撰。汭字子常，休宁人。师事黄泽，受《易象》、《春秋》之学。隐居著述，作东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愿仕，乞还。未几卒。

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此书大旨源出程、朱，主於略数言理。然其门人金居敬《跋》，称其“契先天内外之旨，且悟后天卦序之义”，则亦兼用邵氏之学也。

《经义考》载八卷，此本旧钞止四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阙佚，或后人合并欤？原书上方，节节标题细字，详其词意，不类汭笔，或后来读者所题识

，於《经》义亦无所发明。今并从删削。泐平生学力，多在《春秋》，所著说《春秋》之书亦最多，并已别著於录。其说《易》只有此本，流传颇罕。其中诠释义理，大抵宋儒绪论为多，不及其《春秋》诸书之深邃。然其於天道人事、吉凶悔吝之际，反覆推阐，亦颇明畅。观其名书曰《文诠》，其宗旨固可见矣。

卷五 经部五

○易类五△《周易大全》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修《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亲制《序》，弁之卷首，命礼部刊赐天下。赐胡广等钞币有差，仍赐宴於礼部。同时预纂修者，自广、荣、幼孜外，尚有翰林编修叶时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经》之首也。朱彝尊《经义考》谓广等“就前儒成编，杂为钞录，而去其姓名。《易》则取诸天台、鄱阳二董氏，双湖、云峰二胡氏，於诸书外未寓目者至多”云云。

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传义附录》。鄱阳董氏者，董真卿之《周易会通》。

双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义附录纂疏》。云峰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义通释》也。今勘验旧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论，未可谓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笃守朱子，其说颇谨严。董真卿则以程、朱为主而博采诸家以翼之，其说颇为赅备。取材於四家之书，而刊除重复，勒为一编，虽不免守匱抱残，要其宗旨则尚可谓不失其正。且二百馀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录存其书，见有明儒者之经学，其初之不敢放轶者由於此，其后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郑晓《今言》曰：“洪武开科，《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

《书》，蔡。《诗》，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张。《礼记》，陈。后乃尽弃注疏，不知始於何时。或曰始於颁《五经大全》时，以为诸家说优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是当明盛时，识者已忧其弊矣。观於是编，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

△《易经蒙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专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故其体例以《本义》与《经》文并书。但於《本义》每条之首加一圈以示别，盖尊之亚於《经》也。然实多与《本义》异同。如《经》分上、下，朱子云：“以其简褻重大，故分为上、下二篇。”清则云：“六十四卦何以不三十二卦为《上经》，三

十二卦为《下经》，而乃《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也？”“用九，见群龙无首”，朱子云：“用九是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见群龙无首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辞。”清则云：“孔子《象传》及《文言》，节节皆是主六爻皆用九者言，但《本义》不主此说。”又云：“若依朱子之说，则於用九之下又当添‘六爻皆用九者’一句。”“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朱子说：“上句知字重，下句终字重。”清则云：“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岂偶然哉！岂姑以对上句而无所当哉！”其他不肯委曲附和，大率类此。朱子不全从程《传》，而能发明程《传》者莫若朱子。清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清。

醇儒心得之学，所由与争门户者异欤！

△《读易馀言》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崔铤撰。铤字仲凫，一字子锺，安阳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谥文敬。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以程《传》为主，而兼采王弼、吴澄之说，与朱子《本义》颇有异同。大旨舍象数而阐义理，故谓陈抟所传图象皆衍术数，与《易》无干。诸儒卦变之说亦支离无取。其《上经卦略》、《下经卦略》、《大象说》皆但标卦名，不载《经》文，《系辞辑》、《说卦训》则备录《传》文。盖书非一时所著，故体例偶殊。且《经》有卦名，而《系辞》、《说卦》则无章名，其势亦不能不异也。惟删《说卦广象》八章，而别以蔡清之说增损之。又《序卦》、《杂卦》、《文言》三传一概从删，则未免改经之嫌。要其笃实近理，固不失为洛、闽之传矣。朱彝尊《经义考》载铤《读易馀言》五卷，又载铤《易大象说》一卷。考此书第三卷即《大象说》，彝尊以其别本单行，遂析为二，偶未考也。今附著於此，不更复出焉。

△《易学启蒙意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字汝节，朝邑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恭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朱子《易学启蒙》而阐明其说。一卷曰《本图书》，二卷曰《原卦画》，皆推演邵氏之学，详为图解。三卷曰《明蓍策》，亦发明古法，而附论近世后二变不挂之误。四卷曰《考占变》，述六爻不变及六爻递变之旧例。五卷曰《七占》，凡六爻不变、六爻俱变及一爻变者皆仍其旧，其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变者则别立新法以占之。所列卦图，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

△《易经存疑》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贞，号次崖，同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僉事。见《自序》及王慎中《序》。《泉州府志》称官至大理寺丞，误也。《明

史儒林传》附载《蔡清传》中。是书用注疏本。其解经一以朱子《本义》为主，多引用蔡清《蒙引》。故杨时乔《周易古今文》谓其继《蒙引》而作，微有异同。

其曰《存疑》者，洪朝选《序》谓其存朱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传》、《义》也。《自序》谓：“今必下视程、朱，则吾之说焉能有易於彼。无已则上宗郑、贾，郑、贾之说其可施於今乎？”盖其书本为科举之学，故主於祧汉而尊宋。然研究义理，持论谨严，比古经师则不足，要犹愈於剽窃庸肤为时文弋获之术者。

盖正、嘉以前儒者犹近笃实也。原刻漫漶，此本为乾隆壬戌其裔孙廷珩所刻。旧有王慎中、洪朝选二《序》，载朱彝尊《经义考》，廷珩删之。所言皆无大发明，今亦不复补录焉。

△《周易辨录》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杨爵撰。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以上疏极论符瑞，下诏狱系，七年始得释。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前有《自序》，题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盖即其与周怡、刘魁等在狱中讲论所作，故取《系辞》“困德之辨”一语为名。《明史》本传作《周易辨说》，其名小异。然《艺文志》仍作《周易辨录》，盖刊本字误也。所释惟六十四卦，每卦惟载《上、下经》卦辞。然其训解则六爻及《彖传》、《象传》皆兼及之，特不列其文耳。其说多以人事为主，颇剴切著明。盖以正直之操，处机隍之会，幽居远念，寄托良深，有未可以经生常义律之者。然自始至终，无一字之怨尤，其所以为纯臣欤？△《易象钞》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字叔心，号敬斋，馀干人，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前有居仁《自序》，称：“读《易》二十年，有所得辄钞积之，手订成帙，取先儒图书论说合於心得者录之。”三卷以下则皆与人论《易》往复劄记及自记所学，又为隐括歌辞以举其要。居仁之学虽出於吴与弼，而笃实则远过其师。故在明代，与曹端、薛瑄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玄渺之谈。考万历乙酉御史李颐《请以居仁从祀孔子庙庭疏》，称所著有《易传》、《春秋传》，今颇散佚失次。朱彝尊《经义考》载有居仁《易通解》，注曰“未见”，而不载此书，岂此书一名《易通解》欤？然李颐时已称散佚失次，何以此本独完？疑后人哀其绪言，重为编次，非居仁手著也。

△《周易象旨决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熊过撰。过字叔仁，号南沙，富顺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明史文苑传》附载《陈束传》中，称过及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

、任瀚、李开先、吕高为“嘉靖八才子”，然过研思经训，实不止以文章名。是书据过《自序》，初名《易象旨》，后遂加《决录》之名。案《三辅决录》，名始赵岐，而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推之，盖定本之谓也。《自序》又称“初闻闽人蔡清善为《易》，购得其书，惟开陈宗义，不及象，於是稍记疑者为赘言。辛丑谪入滇，晤杨慎，劝成此书。”盖初读宋《易》，觉不合，乃去而为汉《易》，故其说以象为主。考《左传》韩起适鲁，见《易象》、《春秋》，古人既以象名，知象为《易》之本旨。故《系辞传》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王弼以下变而谈理，陈抟以下变而言数，所谓各明一义者也。后人并而一之，概称象数。於是喜为杳冥之说者并而扫之，乃讳言象数。明人之《易》，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职是故矣。过作此书，虽未能全复汉学，而义必考古，实胜支离恍惚之谈。其据旧说以证今文者，凡证字一百有一，证音三十有八，证句二十有六，证脱字七十有九，证衍文三十，证当移置者三十有二，证旧以不误为误者三。所据之书，如郭京之伪托旧本、吴澄之妄改古经者，概用引援，不免轻信。又如《坤卦小象》，但知《魏志》之作“初六履霜”，不知《后汉书》之实作“履霜坚冰”，亦间有未审。然皆据前文，非由臆撰。又但注某字据某书，当作某，亦不敢擅更一字，犹属谨严。在明人《易》说之中，固卓然翘楚矣。

△《易象钩解》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字心叔，应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滦州知州。是编专阐《经》文取象之义。前有士元《自序》，称：“朱晦菴、张南轩善谈《易》者，皆谓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俱不可废。盖文、周象爻，虽非后世纬数琐碎，而道则无不冒焉。传注者惟以虚玄之旨例之，有遗论矣。”其《履卦》注又曰“京房之学授受有自，今之学士大夫摈斥不取。使圣人不因卜筮而作《易》，惟欲立言垂训，则画卦揲蓍何为哉？朱子曰：《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於太卜之官，今不可复考，亦不可谓象为假设。然则京氏之学安知非太卜所藏者耶”云云。案太卜之法虽不可考，然《左传》所载变爻、互体诸占，犹可以见其崖略。汉《易》自田何以下无异说。孟喜六日七分之学，云出田王孙，而田王孙之徒以为非。焦贛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刘向校书，亦云“惟京氏为异党”。《汉书儒林传》源委秩然，可以覆案。京氏书虽多散佚，而《易传》三卷犹存，其占法亦大概可考，与《左传》所载迥殊。

士元以京氏《易》当太卜所藏，殊为无据。且京氏之法绝不主象，引以为明象之证，亦失其真。然其谓《易》以卜筮为用，卜筮以象为宗，则深有合於作《易》之本旨。故所论虽或穿凿，而黎然有当者为多，要胜於虚谈名理、荒蔑古

义者矣。

是书每卷标目之下皆题《归云别集》，卷数自五十八至六十一。盖当时编入全集，如李石《方舟集》收《易互体》之例。其《序》又称往为《汇解》二卷，括其大凡。考《明史艺文志》，载士元《易象钩解》四卷，《易象汇解》二卷，则《汇解》亦发明象学者。今以未见其书，故不著录焉。

△《周易集注》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知德撰。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嘉靖壬子举人。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荐授翰林院待诏。知德以老疾辞，诏以所授官致仕。事迹具《明史儒林传》。知德自乡举之后，即移居万县深山中，精思《易》理。自隆庆庚午至万历戊戌，阅二十九年而成此书。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错者阴阳对错，如《先天圆图》《乾》错《坤》，《坎》错《离》，八卦相错是也。综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类本是一卦，在下为屯，在上为蒙，载之文王《序卦》是也。其论错有四正错，有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有四隅综。有以正综隅，有以隅综正。其论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其注皆先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义，然后训本卦本爻正意。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然《上、下经》各十八卦本之旧说，而所说中爻之象亦即汉以来互体之法，特知德纵横推阐，专明斯义，较先儒为详尽耳。其《自序》乃高自位置，至谓孔子没后而《易》亡，二千年有如长夜。岂非伏处村塾，不尽睹遗文秘籍之传，不尽闻老师宿儒之论，师心自悟，偶有所得，遽夜郎自大哉？故百馀年来，信其说者颇多，攻其说者亦不少。然《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而入，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亦不必尽以支离繁碎斥也。

△《读易纪闻》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张献翼撰。献翼字幼于，昆山人。后更名敕，嘉靖中国子监生。《明史文苑传》附见《皇甫湜传》末。此书乃其早年读书上方山中所著。献翼放诞不羁，言行诡异，殆有狂易之疾。而其说《易》乃平正通达，笃实不支，桃庄老之玄虚，阐程朱之义理，凡吉凶、悔吝、进退、存亡足为人事之鉴者，多所发明，得圣人示戒之旨。朱彝尊《经义考》载献翼《易》注凡五种，惟《读易韵考》注“存”。其《读易约说》三卷、《易杂说》二卷、《读易臆说》二卷及此书六卷，均注曰“未见”。今蒐采遗编，惟得《读易韵考》及此书。《韵考》纰漏殊甚，如盲谈黑白，聒辨宫商，已别存目。此书不载经文，但逐节拈说，有如劄记之体。

《江南通志文苑传》称献翼好《易》，十年中笺注凡三易。盖亦积渐研思而始

就者。殆中年笃志之时，犹未颓然自放欤？△《八白易传》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叶山撰。山字八白，里贯未详。《经义考》引张云章之言曰：“八白本末无所考见，详其《自序》，当是一老诸生。”是书屡易其稿，《自序》凡四。其《初序》略云“予十岁读《周易》，越十年能厌学究语。又十四年为嘉靖丁卯，又六年从鹿田精舍见杨诚斋《易传》，又九年为今壬子”云云。《再序》题“癸丑六月”。《三序》题“丁巳三月”。《四序》题“嘉靖三十九年七月”。考壬子为嘉靖三十一年，由壬子逆数十六年，当为丁酉。《序》云丁卯者，由原本酉字用古体作，故传写误也。据其所言，此书始於壬子，迄於庚申，凡九年而成书。以《初序》年月考之，山当生於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庚申书成时，年已五十七矣。其书专释六十四卦爻词，而於《彖》、《象》、《文言》、十翼皆不之及。大旨以诚斋《易传》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盖借《易》以言人事，不必尽为《经》义之所有，然其所言亦往往可以昭法戒也。

△《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婺源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事迹附见《明史李沂传》。其书《上、下经》十卷，《系辞》至《杂卦》七卷。每条皆先发己意，而采缀诸儒之说於后。前有焦竑《序》，称主理莫备於房审权，主象莫备於李鼎祚，士藻哀而择之。则所据旧说，惟采《周易义海》、《周易集解》二书。然大旨多主於义理，故取《义海》者较多，《集解》所载如虞翻、干宝诸家涉於象数者，率置不录。盖以房书为主，而李书辅之也。案《义海》一百卷久佚，今所存者乃李衡《撮要》十五卷，非其旧本。竑《序》云云，岂万历中旧本犹存耶？然《宋志》已不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仅见四卷。”其一百卷者未见，士藻安得而见之，竑殆夸饰之词。然衡所编者其源本出於房氏，即谓之房氏书亦可也。

△《像象管见》九卷（内府藏本）

明钱一本撰。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以建言罢归。天启初追赠太仆寺卿。事迹具《明史》本传。一本研究六经，尤邃於《易》。是书不取京、焦、管、郭之说，亦不取陈抟、李之才之义，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故曰像象。象者天道，像其象者尽人合天之道也。大旨谓由辞得象而后无虚悬说理之病，知象为像而后有神明默成之学，而深辟言象遗理，言理遗象，仿佛其象而仍不知所以为象之弊。虽间有支蔓而笃实近理者为多。

自称用力几二十年，亦可谓笃志矣。

△《周易劄记》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逮中立撰。中立字与权，号确斋，聊城人。万历己丑进士。由行人擢给事中，以建言贬陕西按察使司知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盖当时编次无法，与其《两垣奏议》合为一书，故录经解者无自而著其名也。其书首为《启蒙集略》，次分《上经》为一卷，《下经》为一卷，《系辞》以下为一卷。不载《经》文，但标卦名、篇名。随笔记录，采之诸家者为多。其以己意论著者仅十之四五。然去取颇为精审，大旨以义理为主，不失纯正。至《中孚》、《复》、《姤》诸卦，亦参用《易纬》卦气起《中孚》及一卦值六日七分之说。盖平心论义，不立门户之见者也。

△《周易易简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字云从，无锡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诠释《易》义，每条不过数言。《自序》云：“其知易知，其能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五经注於后儒，《易》注於夫子，说《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易》明矣。”是其著书大旨也。攀龙之学，出入朱、陆之间，故以心言《易》。然其说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无非心之《易》，是故贵於学也。学也者，知非《易》则非心，非心则非《易》。《易》则吉，非《易》则凶悔吝”云云，则其说主於学《易》以检心，非如杨简、王宗传等引《易》以归心学，引心学以归禅学，务屏弃象数，离绝事物，遁於恍惚窅冥以为不传之秘也。是固不得谓以心言《易》为攀龙之失矣。

△《易义古象通》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字苍水，松溪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是书前有《明象总论》八篇，一曰《原古象》，二曰《理传象》，三曰《八卦正象》，四曰《六爻位》，五曰《卦爻画》，六曰《卦变》，七曰《互体》，八曰《反对动爻》。大旨谓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汉、魏、晋、唐诸人所论象义，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通》。而冠以“易义”，言即象以通义也。朱彝尊《经义考》改曰《周易古象通》，则与濬名书之意不合矣。明自万历以后经学弥荒，笃实者局於文句，无所发明；高明者鹜於玄虚，流为恣肆。濬独能博考旧文，兼存古义。在尔时说《易》之家，譬以不食之硕果，殆庶几焉。

△《周易像象述》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吴桂森撰。桂森字叔美，无锡人。万历丙辰岁贡生。尝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又从武进钱一本学《易》。一本尝著《像象管见》诸书，桂森本其意而推阐之，以成是书，名曰《像象述》，明师承也。《经》文用注疏之本，惟

删其卦首六画。卷首列《像象金针》一篇，标举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寻义理，颇有新意可参。据桂森《自序》，是书成於天启乙丑，其上方朱字评语，称“景逸高先生批”者，高攀龙笔。称“钱师批”者，钱一本笔也。考攀龙以天启丙寅家居时闻逮自裁。乙丑在前一年，当犹及见。一本在万历中为御史，建言黜死。天启辛酉已追赠太仆寺少卿，不应及见此书。盖桂森以万历丁巳从一本於龟山，此书业已属草，《自序》所谓“间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为面订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是也。然则桂森是书，具有渊源，非师心自用者矣。

△《易用》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祖念撰。祖念字修甫，连江人。陈第子也。第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发明引证，一洗吴棫诸家之陋，於韵学为大有功。而所作《伏羲图赞》则支离穿凿，一无可取。祖念学不及其父，而说《易》乃胜其父。其书不载《经》文，但於每卦详论其义。《系辞》诸传则各标章目而诠释之。其每卦之论，皆逐爻寻理，务以切於人事为主，故名曰《用》。前有《原序》曰“义理无穷，非言之所能尽。故传注於汉，疏义於唐，议论於宋，日起而日变，而《易》之用则随时随事可以自察。是以君子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圣人所以言《易》者，如是而已。《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文公言：人能取《易》一卦若一爻熟读而深玩之，推於事而反於身，则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无所求而不得，无所处而不当。此则致用、利用之义也”云云。其《序》后半佚脱，不知谁作。然一书大旨，具在於斯矣。每卦之末，率总论取象之义，多采互体之说。盖其学於汉儒、宋儒无所偏附云。

△《易象正》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字幼元，一字螭若，漳浦人。天启壬戌进士。崇祯中官至少詹事。明亡后，为唐王聿键礼部尚书，督师出婺源。师溃被执，不屈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乙未赐谥忠端。此书孟应春谓崇祯庚辰道周在西库始创为之，成二十四图。逮过北寺，毒痛之下，指节初续，又为《六十四象正》。刘履丁则云，三十年前道周即有《易本象》八卷，《畴象》八卷。盖是书之稿本也。

道周初作《三易洞玑》，以卦图推休咎，而未及於诸爻之变象。是编则於每卦六爻皆即之卦以观其变。盖即《左氏内、外传》所列古占法也。其《自序》曰：“凡《易》自《春秋》、《左》、《国》暨两汉名儒皆就动爻以论之，虞、王而下始就本卦正应以观攻取，只论阴阳刚柔，不分七八九六。虽《易》有刚柔杂居之文，而卦无不动玩占之理。《象正》专就动爻以明之。”此其述作之

大旨。前列《目次》一卷，则以汉人分爻直日之法，按文王之卦序，以推历代之治乱。后二卷则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为三十五图。其《诗斗差图》、《诗斗差退限图》、《诗元命图》、《春秋元命图》，则本汉人纬书“四始五际”之说而别衍之以为推测之术，与所著《三易洞玑》相为表里。虽其以《大传》所释十一爻俱为明之卦而作，未免附会。故朱朝瑛曰：“《易象正》，道周之自为《易》也。孔子之所不尽言，言之不尽意者也。”然引伸触类，要亦《易》之一隅。宋儒沈该之《易传》，都絜之《易变体义》，皆发明之卦，与是书体例相似。

而是书则每爻之下先列本卦之《象辞》，次列本卦之《象辞》，然后列本爻之《象辞》，与沈氏、都氏之书又各不同。存之以为二家之外传，亦无不可也。

（案：此书及《三易洞玑》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三易洞玑》全推衍於《易》外，故入之数学。此及倪元璐《易内外仪》，有轆轳於《易》外者，犹有据经起义发挥於《易》中者。且皆忠节之士，当因人以重其书。故此二编仍附录於《经部》焉，非通例也。）

△《兑易内仪以》六卷、《兑易外仪》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启壬戌进士。历官户部尚书，兼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崇祯甲申殉难。世祖章皇帝赐谥文贞。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内仪以》专以《大象》释经，每卦列卦爻辞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象》俱有以字，以之为言用也，故以名书。《外仪》则有《原始》、《正言》、《能事》、《尽利》、《曲成》、《申命》六目，而又别为小目以纪之。皆取《系辞》中字义名篇，篇各有图。朱彝尊《经义考》曰：“倪氏元璐《兑易内仪》六卷，《外仪》十五卷。《内仪》之下无以字。”然此编为当时刊本，实有以字，则《经义考》误脱也。其名《兑易》者，蒋雯阶《序》谓：“公作《兑易》，兑者，姓也”。考《说文》倪、兑本二字，惟《汉书兑宽传》兑与倪同，则是古字本可通用。然考元璐《自序》实作孩始之义，其文甚明。则雯阶不免於附会。

万历中紫溪、苏濬已先有《儿易》，岂亦寓姓乎。元璐是书，作於明运阡危之日，故其说大抵忧时感世，借《易》以抒其意，不必尽为经义之所有。然《易》兴於中古，而作《易》者有忧患。其书不尽言，其言不尽意，而引伸触类，其理要无不包。《春秋繁露》，其言不尽比附《春秋》，而儒者至今尊用之，为其大义与《春秋》相发明也。元璐是书，可作是观，盖与黄道周《三易洞玑》等书同为依《经》立训者也。其人足并传，其言亦足并传。必以章句训诂核其离合，则细矣。

△《卦变考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守谕撰。守谕字次公，鄞县人。天启甲子举人。是书成於崇祯癸未。大旨以卦变之说出於汉学，程子始废斥之。朱子谓伊川不信卦变，故於柔来文刚等处无依据，於是兼采其说，又以意变之，凡十九卦，今《本义》第九图是也。然朱子《上经》释变卦者九，唯《讼卦》与《卦变》图同。馀则如《随》自《困》、《噬嗑》、《未济》来，据图则自《否》、《泰》来。《下经》释变卦者十，唯《晋卦》与图同。馀则如《复》变《师》、《姤》变《同人》之类，例以《复》初上为《师》之二，《复》二下为《师》之初，《姤》初上为《同人》之二，《姤》二下为《同人》之初，及与初九变为初爻之八，初六变为初爻之七，皆不免前后异例。於是上考郎顛、京房、蜀才、虞翻诸家之说，定为此图。每卦皆参列古法，断以己意。宋元诸儒以及明来知德之属亦参考焉。其言率有根据，不同他家之穿凿。其证以《彖》文，虽不免有所附会。然如谓《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为“刚柔始交”。《比》本《师》卦，一阳居二，则为师众所宗，故为《师》。变而居五则为天下所附，故为《比》。《谦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三，是天道下济而光明。《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豫卦》《复》初变五体《比》象，故利建侯。《复》初升二体《师》象，故利行师。於《经》文亦往往巧合。惟其篇末有曰：“或谓变乃《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本旨，愚独以为不然。”则主持未免太过。夫《乾》、《坤》之生六子，犹阴阳之生五行也。其配而为六十四卦，犹干支之配为甲子也。

其因卦而推奇偶之变，犹干支相配而推冲合制化也。驳卦变者谓“不应先有某卦，后有某卦”，是犹谈五行者谓“水生於庚辛，不化於丙辛。火生於甲乙，不化於戊癸也”。主卦变者以此为作《易》之本，六十四卦皆自此来，是又犹以化气为本气，亦乖五行相生之旨矣。故卦变之说不可谓非《易》之一义，亦不可谓为本义。汉以来儒者相传，要必有取，并存以备参考可矣。

△《古周易订诂》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晋江人。天启乙丑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唐王聿键起兵於闽，以为礼部尚书。旋为郑芝龙所轧，愤恚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成於崇祯癸酉，盖其筮樞江南时所作。卷末附以《答客问》一篇，借诂经以言时事也。观其《自序》，论分《经》合《传》之非古，然复引魏淳于俊对高贵乡公语，则又未始不以分附为便。故其前分《上、下经》为六卷，而《彖》、《象》、《系辞》诸《传》之文仍随卦分列，犹祖费直之意。而七卷后则仍列《十翼》原文，以还田何之旧。盖分《经》分《传》以存古本，而《经》下所列《十翼》之文则引以互证，故皆低一格书之，以别於后之正文。其仍以“古周易”标目，盖以是也。惟於《上、下经》内又别立初、中、终诸名，则

自我作古耳。

楷之学，虽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汉晋以来之旧说，杂采并陈，不株守一家之言。又辞必有据，亦不为悬空臆断、穿凿附会之说，每可以见先儒之馀绪。明人经解，空疏者多，弃短取长，不得已而思其次，楷书犹足备采择者，正不可以驳杂废矣。

△《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次仲撰。次仲字元帖，海宁人。天启辛酉举人。是书前有《自序》，谓赋性颡愚，不敢侈谈象数，又雅不信讖纬之说。惟於语言文字间求其谛当有益身心者，辄便疏录。岁久成帙。经二十馀年，凡六七易稿而后成，持论最为笃实。

於《乾卦》遵用王弼本，以便解诂，而仍列郑康成本於简端。前集诸儒之论及己论数十条为《读易大意》。其所论辨，如谓八卦因重之法，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卦变某卦自某卦而来，皆夫子所不言。《河图》、《洛书》之外，别无他图，后人依托夫子之言而支离蔓衍。又谓一卦六爻如主伯亚旅，无此以为君子，彼以为小人，反背错综之理。盖扫除轆轳之说，独以义理为宗者。虽尽废诸家义例，未免开臆断之门。然其尽废诸图，则实有剗削榛芜之力。且大旨切於人事，於学者较为有裨。视绘画连篇，徒类算经、奕谱，而《易》理转置不讲者，胜之远矣。

卷六 经部六

○易类六△《易经通注》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大学士傅以渐、左庶子曹本荣奉敕撰。首载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谕旨，次载顺治十五年十月以渐等进书表，次为以渐恭撰序文。恭绎世祖章皇帝圣训，谓自魏王弼、唐孔颖达有《注》与《正义》，宋程颐有《传》，朱熹《本义》出，学者宗之。明永乐间，命儒臣合元以前诸儒之说汇为《大全》，皆於《易》理多所发明。但其中同异互存，不无繁而可删，华而寡要。且迄今几三百年，儒生学士发挥《经》义者亦不乏人，当加采择，折衷诸论，简切洞达，辑成一编，昭示来兹。仰见聪明天禀，睿鉴高深，万几馀闲，游心经术，洋洋谟训，发四圣之精微，衡诸儒之得失，斟酌乎象数义理，折以大中，非儒生株守专门、斤斤一家之言者所能窥见万一。以渐等恪遵指授，亦能熔铸众说，薈粹微言，词简理明，可为说经之圭臬。缘其书上备乙览，外间莫得而窥，仅有原稿尊藏曹本荣子孙之家。今奉皇上求书明诏，湖北巡抚乃缮录进呈。原本未标书名，恭阅《五朝国史传》以渐旧传，有顺治十三年十月纂修《易经通注》之文，谨据以补题。伏思此书推阐圣经，发明精义，虽编摩於众手，实禀受於圣裁。允宜宝轴琅函，昭示无极，俾天下万世共仰世祖开天明道之功

，且以见国家文治，超迈古今，本本元元，一皆钦承祖训，故重熙累洽百有馀年，而有今日之极盛焉。

△《日讲易经解义》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易》为四圣所递传，则四圣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故其大旨在即阴阳往来、刚柔进退，明治乱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长，以示人事之宜，於帝王之学，最为切要。儒者拘泥章句，株守一隅，非但占验襍祥，渐失其本，即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阐义理者言心而不言事，圣人立教，岂为是无用之空言乎？是编为讲幄敷陈，睿裁鉴定。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於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御制《序》文所谓“以经学为治法”者，实括是书之枢要，亦即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枢要。信乎帝王之学，能见其大，非觚生一知半解所能窥测高深也。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纂。自宋以来，惟说《易》者至夥，亦惟说《易》者多岐。门户交争，务求相胜，遂至各倚於一偏。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於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释氏。明永乐中官修《易经大全》，庞杂割裂，无所取裁，由群言淆乱，无圣人以折其中也。我圣祖仁皇帝道契羲文，心符周孔，几馀典学，深见弥纶天地之源。诏大学士李光地采摭群言，恭呈乙览，以定著是编。冠以《图说》，殿以《启蒙》，未尝不用数，而不以盛谈《河》、《洛》致晦玩占观象之原。冠以程《传》，次以《本义》，未尝不主理，而不以屏斥讖纬并废互体、变爻之用。其诸家训解，或不合於伊川、紫阳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惟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不使溷四圣之遗文。盖数百年分朋立异之见，至是而尽融；数千年画卦系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至於《经》、《传》分编，一从古本，尤足正费直以来割裂缀附之失焉。

△《御纂周易述义》十卷乾隆二十年奉敕撰。凡《卦爻》四卷，《彖传》一卷，《象传》二卷，《系辞传》二卷，《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一卷。以多推阐御纂《周易折中》之蕴，故赐名曰《述义》。所解皆融会群言，撷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失，而遗文诠释，简括宏深。大旨以切於实用为本，故於《乾卦》发例曰：“诸爻皆龙而三称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全书纲领，具於斯矣。又於取象，则多从古义。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解《坤》初六曰：“变《震》为足，有履象焉。”解《屯》六二曰：“变《兑》为女，柔正，故贞。”凡斯之类，皆取於变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於《艮》山，故为林。”解《屯》九五曰：“陷阴互《艮》，止而不动。”解《

需》九五曰：“《坎》水《兑》口，故为酒食。”凡斯之类，皆取於互体也。

解《蒙》六三曰：“三变互《兑》，故为女。”

解《讼》九二曰：“《坎》《坤》体，故为邑。又互《离》，户象也。三百，《离》数也。”解《讼》九四曰：“《乾》初复体，互《巽》为命，变《艮》为渝，《艮》，止贞也。”凡斯之类，皆兼取变与互也。故解《系辞传》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曰“物谓八卦之爻，杂谓自其中四爻杂而互之，又撰成两卦之德也。是非者时物之是非，皆於中爻辨之。正体则二为内卦之中，五为外卦之中。互体则三为内卦之中，四为外卦之中。故皆谓之中爻”云云，诚为根据先儒，阐明《经》义。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於杂以讖纬，推衍襍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故王弼不取汉《易》，而解“七日来复”，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亦不取《汉》易，而解“羝羊触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兑》之义。岂非理有不可易欤？诸臣仰承指授，於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千古《易》学，可自此更无异议矣。

△《读易大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字启泰，号钟元，又号夏峰，容城人。前明万历庚子举人。是书乃其入国朝后流寓河南时所作。前有《自序》云，至苏门始学《易》，年老才尽，偶据见之所及，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子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其门人耿极为之校订。末附《兼山堂问答》及与三无道人李崱论《易》之语，别为一卷。崱，雄县人，奇逢所从学《易》者也。后奇逢曾孙用正复取其论《易》之语散见他著述者五条，汇冠卷首，题曰《义例》。《跋》称原本序文、凡例皆阙，故以是补亡。案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凡所训释，皆先列己说，后附旧训。其平生之学，主於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有足取焉。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异》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汉阳人。前明举人。是编乃其读《易》之时随笔札记，故每条但举《经》文数字标目，不全载《经》文。又遇有疑义，乃为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尽为之说。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於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谈玄妙，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徵实，义必切理，於近时说《易》之家为最有根据。其中如解《讼卦》

“鞶带”云：“带无鞶名，鞶者鞶纓，车饰也。带所以系佩璲及芾者。”考《左传》“后之鞶鉴”，杜预训鞶为带，《说文》鞶字，许慎亦注为“大带”，安得曰“带无鞶名”？又“何天之衢”，梁武帝解何为荷，见於《经典释

文》。

夫之虽亦以为负荷之义，乃引《庄子》“负云气”为证，而不援梁武之说，亦偶然失考。至於“旧井无禽”，训禽为获，尤不免於穿凿附会。然如引《礼》“人君至，命士黄裳，下士杂裳”以证“黄裳”之美，引《左传》“班马”证“乘马班如”当读乘为去声，引《兵法》“前左下，后右高”证“师左次”，与论“帝乙”非纣父，“王用亨於西山”非文王，以及《临》之“八月”、《复》之“七日”、《易》之逆数、《河图》著策之辨，皆具有条理。卷帙虽少，固不失为徵实之学焉。

△《易酌》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字蒙古，祁州人。前明天启辛卯举人。是书用注疏本，以程《传》、《本义》为主。虽亦偶言象数，然皆陈抟、李之才之学，非汉以来相传之法也。原《序》称陆陇其官灵寿时，欲为刊板，不果。雍正初，其孙显祖又以己意附益之。卷首《凡例》、《杂卦》诸图及卷中细字称“谨案”者，皆显祖笔。

原《序》又称此书为“经学之津梁，亦举业之准的”。考包在国初，与诸儒往来讲学，其著书一本於义理，惟以明道为主，绝不为程试之计。是书推阐《易》理，亦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羽翼程、朱，於宋学之中实深有所得。以为科举之书，则失包之本意多矣。

△《田间易学》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钱澄之撰。澄之原名秉澄，字饮光，自号田间老人，桐城人。家世学《易》，又尝问《易》於黄道周。初撰一书曰《易见》，因避兵闽地，失其本。又追忆其意撰一编，曰《易火传》。既而乱定归里，复得《易见》旧稿，乃合并二编，删其重复，益以诸家之说，勒为此书。其学初从京房、邵康节入，故言数颇详，盖黄道周之馀绪也。后乃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其说不废图，而以陈抟《先天图》及《河洛》二图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图中奇偶之数，乃揲蓍之法，非画卦之本。持论平允，与元钱义方之论合，而义尤明畅。故卷首图象虽繁，而不涉支离附会之弊。独其《周易杂考》一条，既深慨今本非朱子之旧，而徒以《彖传》、《象传》篇首之注推其说，竟不能更其次第，以复古本。盖刘容旧刻，国初尚未得见，故知其误而不能改，仍用注疏本也。

△《易学象数论》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字太冲，号梨洲，馀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荐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书宗羲《自序》云：“《易》广大无所不备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程《传》，亦廓清之一端。”又称王辅嗣《注》简当而无浮义，而病朱子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

盖《易》至京房、焦延寿而流为方术，至陈抟而岐入道家，学者失其初旨，弥推衍而轆轳弥增。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先纠其本原之依托。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为内篇，皆象也。后三卷论《太元》、《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以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故是编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学之讹。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编以郑康成之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泠州鸠之对证《六壬》，而云后世皆失其传，以订数学之失。其持论皆有依据。盖宗羲究心象数，故一一能洞晓其始末，因而尽得其瑕疵。非但据理空谈，不中窾要者比也。惟本宋薛季宣之说，以《河图》为即后世图经，《洛书》为即后世地志，《顾命》之《河图》即今之黄册，则未免主持太过，至於矫枉过直，转使传陈抟之学者得据经典而反唇，是其一失。然其宏纲巨目，辩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者矣。

△《周易象辞》二十一卷、附《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馀姚人。宗羲之弟也。其说《易》力辟陈抟之学。故其解释爻象，一以义理为主。如释《坤象》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与之齐，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盖《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为《坤》之元，非别有元也。”其义为前人所未发，而於承天时行之旨、无成有终之道，皆分明融洽。他如解《豫》六二“介于石”，谓处地之中，得土之坚，取象极为精确。解《剥》六五“贯鱼”，引《仪礼》“鱼每鼎用十五头，昏礼用十四头，其数多，必须贯”，亦颇有根据，不为牵合。解《解卦》初六“无咎”云：“难之初解，人人喜补过之有地，此非人力，乃天时也，故直云无咎。”尤能得文外之意。其他诠释大都类此，皆可备《易》家之一解。至於“归妹以须”，须为女之贱者，旧解本无可易，而宗炎谓须附颐以动，则以为须发之须，未免伤於好奇。又於《易》之字义

多引篆文以释之，亦不免王氏《新义》务用《字说》之弊。当分别观之可也。后附录《寻门馀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宗旨大略相同。《寻门馀论》兼排释氏之说，未免曼衍於《易》外。其诋斥宋儒，词气亦伤太激。然其论四圣相传，不应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别有伏羲之《易》为不传之密；《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转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则笃论也。

《图书辨惑》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元陈应润之说合（见应润所作《爻变义蕴》）。谓周子《太极图说》，图杂以仙真，说冒以《易》道，亦与朱彝尊、毛奇龄所考略同（彝尊说见《经义考》二百八十三，奇龄说见所作《太极图说遗议》）。至谓朱子从而字析之，更流於释，则不免有意深文，存姚江、朱、陆之门户矣。二书各有别本单行。然考《周易象辞》目录，实列此二书，谓之“附录”，则非别自为编也。今仍合之，俾相辅而行焉。

△《周易筮述》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宏撰撰。宏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康熙己未尝举荐博学鸿词。

宏撰以朱子谓《易》本卜筮之书，故作此编以述其义。其卷一曰《原筮》、曰《筮仪》、曰《蓍数》。《筮仪》本朱子，并参以汴水赵氏。其卷二曰《揲法》。

其卷三曰《变占》、《尊圣经》、《黜易林》。稽之《左传》，与朱子大同小异。

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极》、曰《中爻》。中爻即互体。其卷五曰《卦德》、曰《卦象》、曰《卦气》。卦气本邵子、朱子，并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辞》。其卷七曰《左传国语占》、曰《馀论》。其卷八曰《推验》。采之陆氏，其涉於太异可骇者弗载。其书虽专为筮蓍而设，而大旨辟焦、京之术，阐文、周之理，立论悉推本於《经》义。较之方技者流，实区以别。故进而列之《易》类，不以术数论焉。

△《仲氏易》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一名甡，字大可，号秋晴，一曰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萧山人。康熙己未以廩监生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初，奇龄之兄锡龄邃於《易》，而未著书，惟时时口授其子文辉。后奇龄乞假归里，锡龄已卒，乃摭文辉所闻者以己意润饰成是书。或传奇龄假归之后，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卦成。虽以其兄为辞，实即奇龄所自解。以理断之，或当然也。大旨谓《易》兼五义：一曰变易，一曰交易。是为伏羲之《易》，犹前人之所知，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如《屯》转为《蒙》，《咸》转为《恒》之类。

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絜其刚柔，而对观之。如《上经》《需》、《讼》与

《下经》《晋》、《明夷》对，《上经》《同人》、《大有》与《下经》《夬》、《姤》对之类。一曰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上下之。如《泰》为阴阳类聚之卦，移三爻为上爻，三阳往而上阴来则为《损》，《否》为阴阳类聚之卦，移四爻为初爻，四阳来而初阴往则为《益》之类。是为文王、周公之《易》，实汉、晋以来所未知。故以《序卦》为用反易，以分篇为用对易，以演《易》系辞为用移易，其言甚辨。虽不免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於冥心臆测者也。

△《推易始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既作《仲氏易》，复取汉、唐、宋以来言《易》之及於卦变者，别加综核以为此书。其名《推易》，盖本《系辞传》“刚柔相推”一语，仍《仲氏易》移易义也。大旨谓朱子《本义》虽载《卦变图》於卷首，而止以为孔子之《易》，未著其为文、周之《易》。因上稽干宝、荀爽、虞翻诸家，凡有卦变、卦综之说与宋以后相生反对诸图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之图系於后。

朱子谓卦变乃《易》中之一义，而奇龄则以为演画《系辞》之本旨，未免主持太过。然《易》义广大，触类旁通，见智见仁，各明一理，亦足与所撰《仲氏易》互相发明也。

△《春秋占筮书》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其曰《春秋》者，摭《春秋传》所载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学。实为《易》作，不为《春秋》作也。自汉以来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於世而可验者，莫先於《春秋传》。奇龄既於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诸书发明其义，因复举《春秋内、外传》中凡有得於筮占者汇记成书。而汉、晋以下占筮有合於法者亦随类附见焉。《易》本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后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羲、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厥后象、数、理歧为三家，而数又歧为数派。孟喜、焦贛、京房以下，其法不可殫举，而《易》於是乎愈杂。《春秋内、外传》所纪，虽未必无所附会，而要其占法则固古人之遗轨。譬之史书所载，是非褒贬，或未尽可凭，至其一代之制度则固无伪撰者也。奇龄因《春秋》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可谓能探其本，而足关诸家之喙者矣。

△《易小帖》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易》之语，而其门人编次成书者也。奇龄所著经解，惟《仲氏易》及《春秋传》二种是其自编，馀皆出其门人之手，故中间有附入门人语者。

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条，皆讲《易》之杂说，与《仲氏易》相为引伸。朱

彝尊载之《经义考》，云皆西河氏纪说《易》之可议者。今观其书，徵引前人之训诂以纠近代说《易》之失，於王弼、陈抟二派，攻击尤力。其间虽不免有强词漫衍，以博济辨之处，而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其论《子夏易传》及《连山》、《归藏》，尤为详核。第五卷所记皆商榷《仲氏易》之语。初稿原附载《仲氏易》末，后乃移入此编。旧日本十卷，今本五卷，盖其门人编录有所刊削。考盛唐所为《西河传》，又称《易小帖》八卷。盖十卷删为八卷，又删为五卷也。儒者尊奉一先生，每一字一句奉为蓍蔡，多以未定之说编入语录。故《二程遗书》朱子有疑，《朱子语类》又每与《四书章句集注》、《或问》相左，皆失於简汰之故。若盛唐者，可谓能爱其师矣。

△《乔氏易俟》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乔莱撰。莱字石林，宝应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官至翰林院侍读。是书杂采宋元后诸家《易》说，而参以己意。前列诸图，不主陈抟《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横直之说。於卦变亦不取虞翻以下诸家，而取来知德之反对。其解经多推求人事，参以古今之治乱得失。如谓《履卦》六三为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谓三百八十四爻惟《离》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为证。谓《小畜》九三为小人笼络君子，而引温体仁、文震孟近事为说。盖《诚斋易传》之支流。假借牵合，或所不免，而理关法戒，终胜庄老之玄谈也。於经文兼注古韵，亦得失互陈。如《观卦》六四《象》下备引顾炎武方音之说，则非未见《音学五书》者。而《象传》协韵仍从吴棫之旧，则弃取有不可解者矣。《经》文用王弼之本，惟解《上经》、《下经》，《系辞》以下一概阙如。盖宗旨主於随爻阐义，故馀不及焉，非脱佚也。

△《读易日钞》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烈撰。烈字武承，大兴人。康熙庚戌进士。授内阁中书。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改翰林院编修。历官左春坊左赞善。是书一以朱子《本义》为宗。谓《易》者象也，言有尽，象无穷。伏羲画为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系《彖》，逐画系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万事万理毕具。

大旨在因象设事，就事陈理，犹说《易》家之不支蔓者。前有其子益孙、升孙《纪实》，云“此稿已删润四十馀过，至易箒前数日，尚合《蒙引》、《通典》、《存疑》诸书，考订‘知来’、‘藏往’二义，旋加改补”云云，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烈之没也，门人私谥曰志道先生。杨允长作《私谥议》一篇，冠於此书之首。昔宋儒张载之没，门人欲为作私谥，司马光力言其非。当时

手帖，犹载《张子全书》之首。古人以礼处人，不欲妄相尊重，干国家易名之典，其谨严如是。允长等未之闻乎？今录是书而削除是议，用杜标榜之渐焉。

△《周易通论》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贞。是书综论《易》理，各自为篇。一卷、二卷发明《上、下经》大旨。三卷、四卷则发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之义。冠以《易本》、《易教》二篇，次及卦爻、象象、时位、德应、《河图》、《洛书》以及占筮挂扚，正变环互，无不条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在宋学中可谓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之说。其论《复》、《无妄》、《中孚》、《离》四卦为圣贤之心学。亦皆以消息盈虚观天道而修人事，与《慈湖易传》以心言《易》者迥殊。光地作《大学古本说序》，称於《易》之卜筮灼然无疑。盖宗旨既明，则卮言不得而淆之矣。其学一传为杨名时，有《周易劄记》二卷。再传为夏宗澜，有《易义随记》八卷、《易卦劄记》二卷。虽递相祖述，而其宏深简括，则皆不及光地也。

△《周易观象》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尝奉命纂修《周易折中》，请复用朱子古本。是编乃仍用注疏本，盖成书在前也。其《语录》及《榕村全集》所载，颇申明《先天》诸图。而是编则惟解《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附举此义，然亦不竟其说。馀皆发明《易》理，兼证以《易》象，而数则略焉。盖亦谓邵子之学为《易》外别传也。其解《系辞传》“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句，曰“《彖辞》所取，或有直用其爻义者，或有通时宜而爻义吉凶准以为决者。故以是观之，不中不远。

惟其合始终以为质，故时物不能外”云云，《观象》之名盖取诸此。其解九四“重刚而不中”句，不以重字为衍文。解“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句，不从《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传》、《本义》脱误之说。惟据《汉律历志》移“天一地二”二十字从程《传》“能研诸侯之虑”句，“侯之”二字衍文，从《本义》耳（案光地谓诸为侯之合音，想以古经旁注字切而误增，不知反切始自孙炎，古经安得注字切，其说殊误。谨附订於此）。

盖尊信古经，不敢窜乱，犹有汉儒笃守之遗。其大旨虽与程、朱二家颇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异同而无背触也。

△《周易浅述》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陈梦雷撰。梦雷字省斋，闽县人。顺治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缘事谪戍，后蒙恩召还，校正铜板。复缘事谪戍，卒於戍所。是编成於康熙甲戌，乃其初赴尚阳堡时所作。大旨以朱子《本义》为主，而参以王弼《注》、孔颖达《疏》、苏轼《传》、胡广《大全》、来知德注。诸家所未及及所见与《本义》互异者，则别抒己意以明之。盖行篋乏书，故所据止此。其《凡例》称解《易》数千家，未能广览，道其实也。然其说谓《易》之义蕴不出理、数、象、占，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於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为主。持论多切於人事，无诸家言心言天、幻窟支离之说。其论理虽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变之说；取象虽兼采来氏，而不取其错综之论：亦颇能扫除鞲鞣。惟卷末所附三十图乃其友杨道声所作，穿凿烦碎，实与梦雷书不相比附。以原本所载，姑仍其旧存之，置诸不论不议可矣。

△《易原就正》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包仪撰。仪字羽修，邢台人。拔贡生。其始末无考。观其《自序》，称早年闻有《皇极经世》而无由求得其书。自顺治辛卯至康熙己酉，七经下第，贫不自存，薄游麻城，乃得其书於王可南家。至江宁寄食僧寺，玩求其旨者一年，始有所得。盖亦孤寒之士，刻志自立者也。仪之学既从邵子入，故於陈抟《先天图》信之甚笃。其《凡例》并谓行世《易》说，种不胜数，要皆未尝读《皇极经世》，无怪乎各逞私智，而总非立象尽意、观象系辞之本旨。其持论尤胶於一偏。

然其书发挥明简，词意了然，乃非抛荒《经》义，排比黑白，徒类算经者可比。

其谓《洛书》无与於《易》，则差胜他家之缴绕。每爻皆注所变之卦，亦尚用《左氏》筮法，颇为近古。盖其学虽兼讲先天，而实则发明《易》理者为多。其盛推图学，特假以为重焉耳。

△《大易通解》十五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荔彤撰。荔彤字念庭，柏乡人。大学士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镇道。是编乃其罢官后所作，其论画卦，谓与《河图》、《洛书》，只可谓其理相通，不必穿凿附会。又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论爻则兼变爻言之，谓占法二爻变者以上爻为主，五爻变者占不变爻，四爻变者占二不变爻，仍以下爻为主，余占本爻与象辞。至论《上经》首《乾》、《坤》，中间变之以《泰》、《否》，《下经》首《咸》、《恒》，中间交之以《损》、《益》，尤得二篇之枢纽，皆颇有所见。惟不信先儒扶阳抑阴之说，反覆辩论。大意谓“阴阳之中，皆有过不及

，皆有中正和平。

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阳定为君子，阴定为小人，阴阳中皆有君子、小人。

阳之美德刚健，其凶德则暴戾。阴之美德柔顺，其凶德则奸佞。阴阳之君子俱当扶，小人俱当抑。阴阳二者，一理一气，调济刚柔、损益、过不及，务期如天地运化均平之时。此四圣人前民之用，赞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说甚辨。然观於《乾》、《坤》、《姤》、《复》之初爻，圣人情见乎辞矣，荔彤究好为异论也。

△《易经衷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英撰。英字敦复，桐城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是书专释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系辞》、《说卦》、《序卦》、《杂卦》。

每卦各为一篇，诠释大意而不列《经》文。大抵以朱子《本义》为宗，然於《坎卦》之“贰用缶”句，又以《本义》为未安，而从程《传》以“樽酒簋贰”为句，则固未尝如胡炳文等胶执门户之见也。其立说主於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贞”云：“文王系辞本与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圣人举《乾》、《坤》两卦，示人以读《易》之法。”如此扩充体会，盖以《经》释《经》，一扫纷纭轆轳之见，大旨具是矣。《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惟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知汉代专门，不矜繁说。英作是书，其亦此志欤？△《易图明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拙明，号东樵，德清人。是书专为辨定图书而作。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於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於北宋之初。夫测中星而造仪器，以验中星无不合，然不可谓中星生於仪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经，以验交食无不合，然不可谓交食生於算经也。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故《易学启蒙》及《易本义》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然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

》曰：“《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著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於《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竑《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考，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其说尤明。则朱子当日亦未尝坚主其说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辨象数流弊。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有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於经学矣。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纳喇性德编。相传谓其稿本出陆元辅，性德歿后，徐乾学刻入《九经解》，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详也。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乾清门侍卫。是书乃取宋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種，今考正）二书而合辑之。友文书本六十四卷，所集诸儒之说凡十八家，又失姓名两家。闻一书本七十卷，所集诸儒之说凡七家。以二书校除重复外，《集义》视《粹言》实多得十一家。惟《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集义》止於《上、下经》，故所引未能赅备。性德因於十一家书中择其论《系辞》诸传者，以补其阙，与《粹言》合为一编，又删其繁芜，勒成此本。今《粹言》尚有传本，已著於录。《集义》流播较希，尚藉此以见梗概。其中理、数兼陈，不主一说。宋儒微义，实已略备於斯。

李衡删房审权之书，俞琬钞李心传之说，并以取精撷要，有胜原编。此书之作，其功亦约略相亚矣。

△《周易传注》七卷、附《周易筮考》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康熙庚午举人。官通州学正。是编大旨，谓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钩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无用。《参同契》、《三易洞玑》诸书，皆异端方技之传，其说适足以乱《易》。即五行胜负，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诸说，说皆於三圣所言之外再出枝节。故其说颇为淳实，不涉支离恍

惚之谈。其驳卦变之说，发例於《讼卦彖词》。驳《河图》、《洛书》之说，发例於《系辞传》。

驳先天八卦之说，发例於《说卦传》。其馀则但明《经》义，不复驳正旧文。其《凡例》论先儒辨难，卷不胜载，惟甚有关者，始不得已而辨之也。大抵以观象为主，而亦兼用互体。於古人多采李鼎祚《集解》，於近人多取毛奇龄《仲氏易》、《图书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其《自序》排击诸儒虽未免过激，然明自隆、万以后，言理者以心学窜入《易》学，率持禅偈以诂《经》，言数者奇偶与黑白递相推衍，图日积而日多，反置象占辞变，吉凶悔吝於不问。其蠹蚀经术，实弊不胜穷。摭引而归之人事，深得圣人垂教之旨。其矫枉过直，惩羹吹齏者分别观之，不以辞害意可矣。

△《周易札记》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字宾实，江阴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是编乃其读《易》所记，前后无序跋，未详其成书年月，观书中所引证，盖犹在钦定《周易折中》之后也。名时本李光地所取士，故其《易》学多得之光地。

虽《说卦传》及附论《启蒙》之类颇推衍先天诸图，尚不至於支离附会。至其诠释《经》、《传》则纯以义理为宗，不涉象数。大抵於程朱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在宋学之中，可谓明白而笃实矣。名时为云南巡抚时，夏宗澜尝从之问《易》，所作《易说》，皆质正於名时，其问答具载宗澜书中。然宗澜所说，如《渐卦》“御寇”证以孤雁打更之类，颇为肤廓，不及名时所论，犹有光地之遗也。

△《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字若瞻，高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是编因程子《易传》、朱子《易本义》互有异同，为参校以归一是，不复两可其说，以滋岐贰。惟两义各有发明，可以并行不悖者，仍俱录焉，而附以诸儒之论。其诸儒之论有实胜《传》、《义》者，则竟舍《传》、《义》以从之，轼所见亦各附於后。其《凡例》有曰：“遗象言理，自王辅嗣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从象生也。孔子《彖》、《象》二传，何尝非言象？雷、风、山、泽以及《乾》马、《坤》牛、《震》龙、《巽》鸡之类，皆象也。即卦之刚柔、上下、应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谓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类大，精粗巨细，无所不有。即纳甲、飞伏等术数之学，不可谓非《易》之一端也。

况中爻、互卦、倒《巽》、倒《兑》、厚《离》、厚《坎》之象，皆卦体之显而易明者乎？”又称：“卦有对易、反易。反易之义，先儒言之已备，来知德

谓之卦综，谬矣。”又称：“程子不取卦变，谓凡卦皆自《乾》、《坤》来，然合之《彖传》，究未尽协。今一遵朱子一阴一阳自《姤》复之说。”又称“宋元以来《易》图不下数千，於四圣人之精义，全无干涉，今一概不录。止缕析朱子各图之义而图仍不载”云云。其全书宗旨，具见於斯。较之分门别户，尊一先生之言，而先儒古义无不曲肆掎击者，其识量相去远矣。其书，轼存之日未及刊行，乾隆丁巳，两广总督鄂弥达始为校付剞劂，恭呈御览。蒙皇上笃念旧学，亲洒宸翰，弁於编首。称其“简而当，博而不支，钩深探赜而不凿。盖玩之熟，故择言也精；体之深，故析理也密”。天藻表扬，昭垂日月，非惟是书仰托以不朽，即天下万世伏绎圣谟，亦均能得读《易》之津梁，窥画卦之阃奥，晓然知所向方也，又岂独轼一人之幸哉！

△《周易玩辞集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查慎行撰。慎行字初白，号悔馀，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慎行受业黄宗羲，故能不惑於图书之学。卷首《河图说》二篇，一谓《河图》之数圣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蓍，自汉唐以下未有列於《经》之前者。

一谓《河图》出於讖纬，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图》生蓍之证。次为《横图、圆图、方图说》，论其顺逆加减、奇偶相错之理。次为《变卦说》，谓变卦为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为《天根月窟考》，列诸家之说凡六，而以为老氏双修性命之学无关于《易》。次为《八卦相错说》，谓相错是對待，非流行。又谓相错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错。次为《辟卦说》二，一论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论阴阳升降不外《乾》、《坤》。次为《中爻说》，以孔颖达用二五者为是。次为《中爻互体说》，谓正体则二五居中，互体则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变而成。

次为《广八卦说》，谓《说卦》取象不尽可解，当阙所疑。其言皆明白笃实，足破外学附会之疑。《经》文次序用注疏本，《乾卦》之末有注曰“案胡云峰《本义》通释《乾》、《坤》二卦，自《文言》起至末，别为一卷，编在《说卦》之前。窃意《本义》原本当如是，而《通释》遵之。今原本不复见矣”云云。盖未见刘容刻本者。案容之旧刻，圣祖仁皇帝特命开雕，慎行侍直内廷，何以不见，其理殆不可解。然其说经则大抵醇正而简明，在近时讲《易》之家，特为可取焉。

△《易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儒，吴县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是书杂释卦爻，专宗汉学，以象为主。然有意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故徵引极博，而不免稍失之杂。如释《讼卦》，引荀爽说“讼之言凶也”，则以丹朱之

“鬻讼”为“鬻凶”；释“弟子舆尸”，引《左传》“彘子尸之”，以尸为军中元帅。释“观国之光”，引《聘礼》“请观”及《左传》季札观乐、韩宣子观书以证观国：皆失之拘。释“系於苞桑”，以桑字为丧亡之丧，而无所考据；释“先张之弧，后说之弧”，以下弧字改为壶，引《昏礼》“壶尊”、《太玄》“壶妇”为证：皆爱博嗜奇，不能自割。至编端论《乾象传》“大明终始”，引《庄子在宥篇》“我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於窈冥之间矣，至彼至阴之原也”，谓庄周精於《易》，故善道阴阳，先儒说《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经。然士奇博极群书，学有根柢，其精研之处，实不可磨，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仿佛。一二微瑕，固不足累其大体也。

△《周易函书约存》十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刑部尚书胡季堂家藏本）

国朝胡煦撰。煦字晓沧，光山人。康熙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是书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诠释《经》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图》八卷，用解伏羲之《易》。

《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论说，集为《原古》三十六卷，谓之《首传》。其九十九卷，为《周易函书》正集。外有《函书约》三卷，《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篝灯约旨》十卷，共十九卷为《别集》。《别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艰於剞劂，乃取诠释经文之四十九卷，约为十八卷，名曰《函书约注》。又取《首传》五十卷，约为十六卷，附以《续约旨》二卷，共十八卷，刊之，名曰《续集》。

皆煦所手订也。其正集原本，煦门人李学裕欲为校刊，携其稿去。会学裕病卒，遂散佚。后《别集》、《续集》板并漫漶，其子季堂重为校订。因正集未刊，《续集》之名无所缘起，且《续集》之《原图》、《原卦》、《原爻》、《原古》即删取正集之要语，非别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续。而《别集》内之《函书约》三卷，亦即正集之《原图》、《原卦》、《原爻》撮其大义，更不可附入《别集》。

遂以《续集》编为十五卷，取《函书约》三卷弁首，共十八卷，名为《约存》。

盖以正集既佚，其大义仅存於是也。又以《续约旨》二卷，依《篝灯约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内，合《易学须知》三卷，《易解辨异》三卷，仍为《别集》。其释经文之十八卷，仍名《约注》。共为五十二卷，即此本也。煦研思《易》理，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其持论酌於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然

考《朱子语录》有曰“某作《易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大概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彖词》中发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顿尔”云云，是朱子於《本义》盖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则后人辨订，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陆游《渭南集》有《朱氏易传跋》，曰：“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

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自知之。”斯可谓天下之通论矣。

△《易笺》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法撰。法字定斋，贵州安平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直隶大名道。其书大旨以为《易》专言人事，故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考《震象》言“震惊百里”，即象《震》雷，诸卦《彖》言“利涉大川”，即象《坎》水。法所云《彖辞》不言象者，未为尽合。然其持论之大旨，则切实不支。

至来知德以伏卦为错，反对之卦为综，法则谓：“《大传》所云错综者，以揲蓍而言，错综其七八九六之数，遂定诸卦之象，今以错综诸卦定象，是先错综其象也。又以错综言数，是错综其象以定数也。先儒虽言卦变，未有易其阴阳刚柔之实，颠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为《坤》，以水为火，以上为下，混淆汨没，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辨最为明晰。又论筮法云：“传所谓挂者，悬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与奇数同归於扚，以象闰也。其曰再扚而后挂，是三变之中有不挂者矣。夫一变之中，初扚之挂不待言矣。惟再扚不挂，故曰再扚而后挂，故知再扚为指第二变、第三变而言也。”其说与郭、朱迥异。而前一变挂一，后二变不挂，其挂一之策不入归奇之中，则三变皆以四八为奇偶，不用五九借象，与《经》义似有发明，固亦可备一解也。

△《楚蒙山房易经解》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晏斯盛撰。斯盛字一斋，新喻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湖北巡抚。是书凡《学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说》八卷。《学易初津》为全书之宗旨，谓今所传图书乃大衍之数，因《大传》之言而图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说，所见最确。又谓辞占不遗《彖词》而不取卦变、互体之说，则尽废汉《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过。《易翼宗》以《经》文为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经》解《经》，颇伤破碎。又每爻之首，画一全卦而间以一动爻，奇作○，偶作〈〉，亦自我作古。《易翼说》全解《十翼》，而先《系辞》，次《说卦》，次《序卦》，次《杂卦》，次《彖传》，次《文言》，次《象传》，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据何本。然不废象数而不为方技、术数之曲说，不废义理而不为理气、心性之空谈，在近日说《易》之家，犹可

云笃实近理焉。

△《周易孔义集说》二十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沈起元撰。起元字子大，太仓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光禄寺卿。是书大旨以《十翼》为夫子所手著，又未经秦火，其书独完，故学《易》者必当以孔《传》为主。因取明高攀龙《周易孔义》之名别加纂集，於古今说《易》诸书，无所偏主，惟合於孔《传》者即取之。其篇次则仍依今本，以《彖传》、《象传》系於《经》文之下，谓《易》之亡不亡，不系於古本之复不复。王氏以《传》附《经》，亦足以资观玩。惟《大象传》往往别自起义，《文言》则引伸触类以阐《易》蕴，皆无容附於本卦，故别出之。前列三图，一为《八卦方位图》，一为《乾坤生六子图》，一为《因重图》，皆据《系辞》、《说卦》之文。至於《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诸图，则谓此陈、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从删薙，颇能扫除纷纭轆轳之习。其中亦多能推验旧说，引伸新义。如《乾象传》“大明终始”，王注、程《传》、朱子皆未有确解，起元独取侯行果“大明，日也”之说，而证以《晋象传》之“顺而丽乎大明”、《礼记》之“大明生於东”，於经义颇有根据。《观》六三、九五、上九之“观我生”、“观其生”，自孔疏以动出为生，而后儒遂以动作施为解之，俱不免於牵强。起元独取虞翻“生谓《坤》生民也”之说，尤有合於九五《象传》“观民”之旨。其释《大象传》比类求义，於字句相似而义不同者，推阐更为细密。在近来说《易》家中，亦可云有本之学矣。

△《易翼述信》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又朴撰。又朴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庐州府同知。是编《经》、《传》次序悉依王弼旧本，而冠以《读易之法》，终以所集《诸儒杂论》。其大旨专以《彖》、《象》、《文言》诸传解释《经》义，自谓笃信《十翼》，述之为书，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者为非。其徵引诸家，独李光地之言为最夥，而於《本义》亦时有异同。

盖见智见仁，各明一义，原不能固执一说以限天下万世也。至其注释各卦，每爻必取变气，盖即之卦之遗法。其於《河图》、《洛书》及《先天》、《后天》皆不列图，而叙其说於《杂论》之末，特为有识。其《时位德》、《大小应》、《比主爻》诸论，亦皆恪遵御纂《周易折中》之旨，阐发证明，词理条畅，可取者亦颇多焉。

△《周易浅释》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思榘撰。思榘字补堂，阳湖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福建巡抚。是书皆即卦变之法以求象，而即象以明理。每卦皆注自某卦来，谓之“时来”。盖《

《易》道广大，无所不该，其中阴阳变化，宛转关生，亦具有相通之理。故汉学如虞翻诸家，皆有是说。宋学即程子、朱子亦阐明是理。虽非《易》之本义，要亦易之一义也。前有白瀛《序》，称思渠点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毕生之力以成此书。比其没也，力疾属草，尚阙《乾》、《坤》二卦未注，遂以绝笔。故此本所说惟六十二卦，其《彖传》、《象传》则以用注疏本附《经》并释，而《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未之及。盖主理者多发挥《十翼》，主象、主数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后有松江沈大成与其门人福唐、林迪光二《跋》。迪光述思渠之言曰：“《彖》多言象，而变在其中，爻多言变，而象在其中。不明时来，不知卦之来处，不求爻变，不知卦之去处。爻无所不包，旧说一概讲入身心政治上去，遗却许多道理。不如就其浅处说，而深处亦可通也。”固足括是书之大旨矣。

△《周易洗心》九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字翼圣，荆溪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是编大旨谓读《易》者当先观图象，故首卷备列诸图。自朱子、邵子而外，如国朝李光地、胡煦所作诸图，皆为采入，而又以己见推广之，端绪颇为繁赜。《自序》谓：“其要不外《论语》‘五十以学《易》’之言，文、周卦画自羲图出，羲图自河、洛出。五十者，图书之中也。学《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

其说颇务新奇。然其诠释《经》义，则多发前人所未发。大抵观象玩辞，时阐精理，实不尽从图书生解。其文句异同，亦多从马、郑、王弼、王肃诸家之本，即或有不从旧本，必注某本作某字，以存古义，亦非图书以外废训诂而不言。然则其研寻奇偶，特好语精微而已，非如张行成等竟舍经而谈数也。

△《丰川易说》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字尔辑，鄞县人。乾隆元年荐举贤良方正，以老病不能赴京而罢。心敬受业於李容，而谨严不逮其师。所注诸经，大抵好为异论，《书》及《春秋》为尤甚。惟此编推阐易理，最为笃实。其言曰：“学《易》可以无大过，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圣人系《易》之本旨，并可以识学《易》之要领。”又曰：“《易》是道人事之书，阴阳消长，只是借来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阴阳消长处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阴阳消长而无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属捕风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谓悬空。执象舍义，是为泥迹。象义双显，则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又曰：“《中庸》一书，是子思为当日之言道者视为高深玄远，故两引《中庸》之说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为当日之言《易》者视为高深玄远，故重申易简之说以明《易》。后儒往往索诸隐深，欲以张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关象，不知义於何取；不属卜筮，不知

设著何为。”又曰：“学者读《易》不知求设教之本旨，读书不知《洪范》经世之宏猷，每於《河图》、《洛书》穿凿附会，何切於实事实理？”又曰“大抵汉唐之《易》，只成训诂。

宋明之《易》，多簸弄聪明。训诂非《易》而《易》在，聪明乱《易》而《易》亡”。又曰：“义言象占，同体共贯，废一不得，泥一不得。后儒纷纷主象、主数、主理、主卜筮、主错综之变，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其说皆明白正大，故其书皆切近人事，於学者深为有裨。至於互卦之说，老阴、老阳始变之说，错综之说，卦变之说，皆斥不信，并《左氏》所载古占法而排之。虽主持未免太过，要其立言之大旨，则可谓正矣。

△《周易述》二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惠栋撰，栋字定宇，号松崖，元和人。其书主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其《目录》凡四十卷。自一卷至二十一卷，皆训释经文。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为《易微言》，皆杂钞经典论《易》之语。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凡载《易大义》、《易例》、《易法》、《易正讹》、《明堂大道录》、《禘说》六名，皆有录无书。其注疏尚阙《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其《易微言》二卷，亦皆杂录旧说以备参考。他时葺事，则此为当弃之糟粕，非欲别勒一编，附诸注疏之末，故其文皆未涂次。栋歿之后，其门人过尊师说，并未定残稿而刻之，实非栋本意也。自王弼《易》行，汉学遂绝。宋元儒者类以意见揣测，去古寝远。中间言象数者又岐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旨。故说经之家莫多於《易》与《春秋》，而《易》尤丛杂。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

△《易汉学》八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惠栋撰。是编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以见大凡。凡《孟长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宝易》附见），《郑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则栋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别传》自称五世传《孟氏易》。以郑玄次京房者，以《后汉书》称玄通《京氏易》也。荀爽别为一卷，则《费氏易》之流派矣。考汉《易》自田王孙后，始岐为施、孟、梁邱三派。然《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梁邱贺疏通证明，谓田生绝於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称：“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京房以为延寿即孟氏学，而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刘向亦称：“诸《易》家说皆祖

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则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费氏学自陈元、郑众、马融、郑玄以下，递传以至王弼，是为今本。然《汉书》称：“直长於卦筮，无章句，徒以《象》、《彖》、《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隋志》五行家有直《易林》二卷，《易内神筮》二卷，《周易筮占林》五卷，则直《易》亦兼言卜筮，特其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说，与孟、京两家体例较异。合是三派，汉学之古法亦约略尽此矣。夫《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於《易》亦不为无功矣。孟、京两家之学，当归术数。然费氏为象数之正传，郑氏之学亦兼用京、费之说，有未可尽目为讖纬者，故仍列之《经部》焉。

△《易例》二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所作《周易述》目录，列有《易微言》等七书，惟《易微言》二卷附刊卷末，其余并阙。此《易例》二卷，即七书中之第三种，近始刊本於潮阳。皆考究汉儒之传以发明《易》之本例。凡九十类，其中有录无书者十三类。

原《跋》称为未成之本。今考其书，非惟采摭未完，即门目亦尚未分。盖栋欲镕铸旧说，作为《易例》，先创草本，采摭汉儒《易》说，随手题识，笔之於册，以储作论之材。其标目有当为例而立一类者，亦有不当为例而立一类者；有一类为一例者，亦有一类为数例者。如既有扶阳抑阴一类，又有阳道不绝、阴道绝义一类，又有阳无死义一类。此必欲作扶阳抑阴一例，而杂录於三处者也。曰中和，曰《诗》尚中和，曰《礼》、《乐》尚中和，曰君道尚中和，曰建国尚中和，曰《春秋》尚中和，分为六类，已极繁复，而其后又出中和一类，君道中和一类，卷末更出中和之本一类，此亦必欲作《易》尚中和一例而散见於九处者也。古者有圣人之德然后居天子之位一类，徵引繁芜，与《易》理无关，而题下注曰：“即二升《坤》五义。”此必摭为《乾》升《坤》降之佐证，而偶置在前者也。

又如初为元士一类，即贵贱类中之一。《乾》为仁，《震》为车，《艮》为言三类，即诸例中之三。天地之始一类，即卦无先天一类之复出。皆由未及排贯，遂似散钱满屋。至於《史记》读《易》之文，《汉书》传《易》之派，更与《易》例无与，亦必存为佐证之文，而传写者误为本书也。此类不一而足，均不可据为定本。然栋於诸经深窥古义，其所据摭，大抵老师宿儒专门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渊源。苟汰其芜杂，存其菁英，因所录而排比参稽之，犹可以见圣人作《易》之大纲，汉代传经之崖略，正未可以残阙少绪竟弃其稿矣

。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任陈晋撰。陈晋字似武，号后山，亦曰以斋，江苏兴化人。乾隆己未进士，官徽州府教授。是编不载《经》文，惟折衷诸家之说，明《易》象之大意，故以为名。考《左传》韩起聘鲁，见《易象》、《春秋》，则《易》之主象，古有明文。陈晋以象为宗，实三代以来旧法。卷首标凡例七则，多申尚象之旨。书中首论太极五行，兼谈《河》、《洛》、《先天》诸图，然发挥明简，惟标举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离推衍，布算经而绘弈谱者，翦除殆尽。其《凡例》有曰：“后之言象数者流入艺术之科，其术至精，而其理亦更奥涩。然偏於一隅，似反涉形下之器。”可云笃论。次论彖、论爻、论象，不废互体之说，盖以《杂卦传》为据。次论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终以《系辞》、《序卦》、《说卦》、《杂卦》，其文颇略。盖著书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馀皆互相发明耳。

△《大易择言》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字绵庄，号青溪，上元人。是编因桐城方苞《绪论》，以六条编纂诸家之说。一曰正义，诸说当於《经》义者也。二曰辨正，订异同也

。

三曰通论，谓所论在此而义通於彼与别解之理犹可通者也。四曰馀论，单辞片语可资发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异，皆旧人讹舛之文，似是者谓之疑，背驰者谓之异也。六条之外，有断以己意者，则以“愚案”别之。其阐明爻象，但以《说卦》健、顺、动、入、陷、丽、止、说八义为八卦真象，八者之得失则以所值之重卦为断。其明爻义则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应诸旧解。其稽六位则专据《系辞》“辨贵贱者存乎位”之旨，凡阳爻阴位、阴爻阳位之说，亦尽芟除。盖力排象数之学，惟以义理为宗者也。

△《周易辨画》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连斗山撰。斗山字叔度，颍州人。是书大旨，谓一卦之义在於爻，爻画有刚有柔，因刚柔之画而立之象，即因刚柔之画而系以辞，其道先在於辨画，故以为名。末有《辑图》一卷，则即朱子旧图而略为损益之。其说专主卦画立义

。

如《屯》之《大象》云：“四偶以次条列如丝，中画一奇如梭。上互艮，手。下动震，足。如织纆然，故有经纶之象。”未免穿凿太甚。然其逐卦详列互体，剖析微渺，亦颇有合於精理者。盖即爻论爻，乃能以《易》诠《易》。虽间有附会之失，而错综变化之本旨，犹可藉以参观。固与高谈性道以致惆怅无归者，尚较有实际焉。

△《周易图书质疑》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继序撰。继序号易门，休宁人。乾隆辛酉举人。其书以象数言《易》，而不主陈邵《河》、《洛》之说。谓作图者本於《易》，而反谓作《易》者本於图，盖因钱义方之说而畅之。全书不分卷数。首为《古经》十二篇。次逐节诠释《经》义而不载《经》文，但标卦爻，用汉儒《经》、《传》别行之例。次为图三十有二，各系以说，而终以《大衍象数考》、《春秋传论易考》、《易通历数》、《周易考异》、《卦爻类象》。又一篇辨吴仁杰本、费直本而不立标题，列於《周易考异》前。疑即《考异》之末简，传写颠倒也。全书多从卦变起象，而兼取汉宋之说，持论颇平允。惟以“帝出乎震”为夏之《连山》，“坤以藏之”为殷之《归藏》，本程智之说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赞《周易》也。岂忽换说旧法，自乱其例乎？△《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仁和人。乾隆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书取《周易》古今诸本同异之处，互相考证。如李鼎祚卦辞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赵汝楨卦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次爻辞；李过、方逢辰《乾卦》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释《彖》处，次《大象》，次爻辞；蔡渊卦辞后列《大象》，次《彖传》，《文言》别为一《传》，《传》低一字；王洙於篇中不载卦辞，别为一篇之类。此篇章之同异也。如《乾卦》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夤”句，“厉无咎”句；苟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厉”句；邵子、朱震、朱子作“夕惕若”句。

此句读之同异也。逐卦逐爻，悉为胪列，间或附以己意，以“廉案”二字别之。

古今本异同之处，校勘颇为精密。虽近时之书，而所言皆有依据，转胜郭京《举正》以意刊改，托言於王、韩旧本者也。

○附录△《乾坤凿度》二卷（永乐大典本）

按《乾坤凿度》，《隋、唐志》、《崇文总目》皆未著录。至宋元祐间始出。

《绍兴续书目》有《仓颉注凿度》二卷，后以郑氏所注《乾凿度》有别本单行，故亦称此本为《《》凿度》。程龙谓“隋焚讖纬，无复全书，今行於世惟《乾坤二凿度》”者是也。其书分上、下二篇。上篇论四门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蓍策之数。下篇谓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荡配、陵配。又杂引《万形经》、《地形经》、《制灵经》、《蓍成经》、《含灵孕》诸纬文，词多聱牙不易晓。故晁公武疑为宋人依托，胡应麟亦以为《元包》、《洞极》之流。而胡一桂则谓汉去古未远，尚有祖述，有裨《易》教。评鹭纷然，真伪莫辨。伏读御制

《题乾坤凿度诗》，定作者后於庄子，而举《应帝王篇》所云“儻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凿字所以命名之义。援据审核，折衷至当。臣等因考《列子》、《白虎通》、《博雅》诸书，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为气、形、质之始，与《凿度》所言相合。独《庄子》於外篇《天地》略及“泰初有无”之语，而其他名目，概未之见。则儻忽、混沌，实即南华氏之变文，作《凿度》者复本其义而缘饰之耳。

仰蒙圣明剖示，精确不刊，洵永为是书定论矣。按《七经》纬皆佚於唐，存者独《易》。逮宋末而尽失其传。今《永乐大典》所载，《易》纬具存，多宋以后诸儒所未见，而此书实为其一。谨校定讹阙，釐勘审正，冠诸《易》纬之首，而恭疏其大旨於简端。

△《周易乾凿度》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周易乾凿度》，郑康成注，与《乾坤凿度》本二书。晁公武并指为仓颉修古籀文，误并为一，《永乐大典》遂合加标目。今考《宋志》，有郑康成注《易乾凿度》三卷，而不及《乾坤凿度》，则知宋时固自单行也。说者称其书出於先秦，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及唐人撰《五经正义》，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发明，较他纬独为醇正。至於太乙九宫四正四维，皆本於十五之说，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图所由出，朱子取之，列於《本义图说》。故程大昌谓汉、魏以降言《易》学者皆宗而用之，非后世所托为，诚稽古者所不可废矣。原本文字断阙，多有讹舛。谨依经史所引各文，及旁采明钱叔宝旧本互相校正，增损若干字。其定为上、下二卷，则郑樵《通志》之目也。

△《易纬稽览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后汉书樊英传》注，举《七纬》之名，以《稽览图》冠《易》纬之首。

《隋志》《郑康成注易纬》八卷，《唐志》《宋均注易纬》九卷，皆不详其篇目。

《宋志》有《郑康成注稽览图》一卷，《通志》七卷。而马氏《经籍考》载《易》纬七种，亦首列《郑注稽览图》二卷。独陈振孙《书录解题》别出《稽览图》三卷，称与上《易》纬相出入，而详略不同，似后人掇拾纬文，依托为之者，非即康成原注之本。自宋以后，其书亦久佚弗传。今《永乐大典》载有《稽览图》一卷，谨以《后汉书郎顛杨赐传》、《隋书王邵传》所见纬文及注参校，无不符合，其为郑注原书无疑。惟陆德明《释文》引“无以教之曰蒙”、

《太平御览》引“五纬各在其方”之文，此本皆阙如。则意者书亡仅存，已不免於脱佚矣。其书首言卦气起《中孚》，而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复》至《坤》十二卦为消息，余

杂卦主公卿大夫候风雨寒温以为徵应。盖即孟喜、京房之学所自出。汉世大儒言《易》者，悉本於此，最为近古。至所称轨{折}之数，以及世应游归、乃兼通於日家推步之法。考唐一行推大衍之策，以算术本於《易》，故其《本义》言代轨德运，及《六卦议》言一月之策九六七八，《发敛术》言中节候卦，皆与《稽览图》相同。独所云天元甲寅以来至周宣帝宣政元年，则似甄鸾所推甲寅元历之术。而又有云太初癸巳，则古无以此为元者。其他杂引宋永初、元嘉，魏始光，唐上元、先天、贞元、元和年号，纷错不伦。盖皆六朝迄唐术士先后所附益，非《稽览图》本文。今审核词义，随文附书以为区别。并援经注史文，是正讹舛。依马氏旧录析为上、下二卷，庶言《易》学者或有所考见焉。

△《易纬辨终备》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辨终备》，一作《辨中备》。《后汉书樊英传》注“《易》纬凡六”，为《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而终以此篇。

马氏《经籍考》皆称为郑康成注，而《辨终备》著录一卷。今《永乐大典》所载仅寥寥数十言，已非完本。且其文颇近《是类谋》，而《史记正义》所引《辨中备》孔子与子贡言世应之说，与此反不类。或其书先佚而后人杂取他纬以成之者，亦未可定也。然别无可证，姑仍旧题云。

△《易纬通卦验》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易纬通卦验》，马端临《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俱载其名。黄震《日抄》谓其书大率为卦气发。朱彝尊《经义考》则以为久佚，今载於《说郛》者，皆从类书中凑合而成，不逮什之二三。盖是书之失传久矣。《经籍考》、《艺文志》旧分二卷，此本卷帙不分。核其文义，似於“人主动而得天地之道，则万物之蕴尽矣”以上为上卷。“曰：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以下为下卷。上明稽应之理，下言卦气之徵验也。至其中讹脱颇多，注与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与诸经注疏、《续汉书》刘昭补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白《太平御览》、孙珣《古微书》等书所徵引，亦互有异同。第此书久已失传，当世并无善本可校。类书所载，亦辗转讹舛，不尽可据。谨於各条下拟列案语，其文与注相混者，悉为釐正，脱漏异同者，则详加参校，与本文两存之。盖通其所可知，阙其所不可知，亦阙疑仍旧之义也。

△《易纬乾元序制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乾元序制记》，《后汉书》注《七纬》名，并无其目。马氏《经籍考》始见一卷。陈振孙疑为后世术士附益之书。今考此篇首简“文王比隆兴始霸”云云，孔颖达《诗》疏引之，作《是类谋》。疏又引《坤灵图》“法地之瑞”云

云，今《坤灵图》亦无其文，而与此篇文义相合，又《隋书王邵传》引《坤灵图》“泰姓商名宫”之文，亦在此篇。至其所言风雨、寒温、消息之术，乃与《稽览图》相近。疑本古纬所无，而后人於各纬中分析以成此书者。晁公武谓其出於李淑，当亦唐宋间人所妄题耳。

△《易纬是类谋》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是类谋》，一作《筮类谋》。马氏《经籍考》一卷，郑康成注。其书通以韵语缀辑成文，古质错综，别为一体。《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引其文颇多，与此本参校，并合。盖视诸纬略称完备。其间多言襍祥推验，并及於姓辅名号，与《乾凿度》所引《易历》者义相发明。而《隋书律历志》载周太史上士马显所上表亦有“玉羊金鸡”之语。则此书固隋以前言术数者所必及也。

。

△《易纬坤灵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坤灵图》，孙穀谓配《乾凿度》名篇。马氏《经籍考》著录一卷。今仅存论《乾》、《无妄》、《大畜》卦辞及史注所引“日月连璧”数语，则其阙佚者盖已夥矣。考《后汉书》注，《易》纬《坤灵图》第三，在《辨终备》、《是类谋》之上。而王应麟《玉海》谓三馆所藏有《郑注易纬》七卷，《稽览图》一，《辨终备》四，《是类谋》五，《乾元序制记》六，《坤灵图》七，二卷、三卷无标目。《永乐大典》篇次亦然。今略依原第编著，盖从宋时馆阁本也。

（案：儒者多称“讖纬”，其实讖自讖，纬自纬，非一类也。讖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讖合而为一。然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杨侃称：“纬书之类，谓之秘经。图讖之类，谓之内学。河洛之书，谓之灵篇。”胡应麟亦谓：“讖纬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则纬与讖别，前人固已分析之。后人连类而讥，非其实也。右《乾凿度》等七书，皆《易》纬之文，与图讖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以其无可附丽，故著录於《易》类之末焉。）

——右“易类”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录》八部，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

以《乾》一卦而论，积一至六、自下而上者，数也。一潜，二见，三惕厉，四跃，五飞，六亢者，理也，而象以见焉。至於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覆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於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於是由卦画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於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经，则象义爻象又绝不本图书立说，岂画卦者一数，系辞者又别一数耶？夫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朱子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其作《易学启蒙》，盖以程子《易传》不及象数，故兼备此义以补所阙，非专以数立教也。后人弃置《本义》而专以《启蒙》为口实，殆倒置其本末矣。今所编录，於推演数学者略存梗概，以备一家。其支离曼衍，不附《经》文，於《易》杳不相关者，则竟退置於术数家，明不以魏伯阳、陈抟等方外之学淆《六经》之正义也。）

卷七 经部七

○易类存目一△《关氏易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北魏关朗撰，唐赵蕤注”。朗字子明，河东人。蕤字大宾，梓州盐亭人（详见《子部杂家类》《长短经》条）。是书《隋志》、《唐志》皆不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谓李淑《邯郸图书志》始有之。《中兴书目》亦载其名，云“阮逸詮次刊正”。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蘧《春渚纪闻》及邵博《闻见后录》皆云，阮逸尝以伪撰之稿示苏洵，则出自逸手，更无疑义。逸与李淑同为神宗时人，故李氏书目始有也。《吴莱集》有此书《后序》，乃据《文中子》之说力辨其真。文士好奇，未之深考耳。

△《方舟易学》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李石撰。石字知几，资阳人。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其本名知几，后感梦兆，改名石，而以知几为字。《宋史》不为立传。《资川志》载其举进士高第，绍兴末以荐任太学博士，黜成都学官。乾道中再入为郎，后历知合州、黎州、眉州，皆以论罢。终於成都转运判官。邓椿《画继》则载其少负才名，既登第，以赵逵荐任太学博士，今倅成都。盖椿与石同时，故举其现居之官也。是书专论互体，每卦标两互卦之名而以爻辞证之。考汉儒说《易》，多主象占

，后孟喜、焦贛、京房流为灾变，郑玄又配以爻辰，固不免有所附会。自王弼扫涤旧文，并谓互体、卦变皆无足取，於是弃象不论。夫纳甲、五行本非《易》义所重，弃之可也。若互卦及动爻之变，其说见於《系辞》，其法著於《左传》，历代诸儒相承有自，概从排斥，未免偏涉玄虚。故石专辟王弼之学。其上卷详言互体之义。下卷曰《象统》，曰《明闰》。《象统》但存一序，其说未竟。《明闰》以六十四卦分月，以明置闰之法也。朱彝尊《经义考》曰：“《方舟集》止存二卷，昆山徐秉义家藏有《易互体例》，卷首不著撰人名氏，但题门人刘伯熊编。”此本卷首有“竹垞”二字小印，岂其书后归彝尊欤？考《书录解题》载李石《方舟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而《永乐大典》所载《左氏君子例》、《诗如例》、《诗补遗》及此书皆题曰李石《方舟集》。则是四书皆其集中所载，徐氏惟得其两卷，故卷端无姓名耳。今《方舟集》已於《永乐大典》中裒辑成帙，此四书亦仍其旧例，并入集中，故不复重录，而附存其目於此焉。

△《周易系辞精义》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初，程子作《易传》，不及《系辞》。此书似集诸家之说，补其所缺，然去取未为精审。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以是书为托祖谦之名，殆必有据也。

△《东莱易说》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吕祖谦撰”。朱彝尊《经义考》亦列其名。今勘验其文，实吕乔年所编《丽泽论说集录》之前二卷。书贾钞出以售伪，非祖谦所自著也。

△《周易辑说明解》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冯椅撰”。椅有《厚斋易学》，已著录，此其别行之伪本也。案椅原书，《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此本卷数悬殊。其不合者一。又朱彝尊《经义考》载《中兴艺文志》云：“冯椅为《辑注》、《辑传》、《外传》，以程沙随、朱文公虽本古《易》为注，犹未尽正孔《传》名义，乃改‘《象》曰’为‘《赞》曰’，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篇也”。此本仍作“《象》曰”、“象曰”，不作“《赞》曰”，《系辞传》亦仍分上、下，不作《说卦》上、下。其不合者二。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曰“冯厚斋讲《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继统而当明扬之时之象，其指大君当明扬之时而传之子，则其子亦为明夷矣。又谓文王作爻辞，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况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继明夷之治，利在於贞，明不可以复夷也。后世以其为箕，遂傅会於文王与纣事，甚至以爻辞为周公作，而非文王。

盖箕子之囚在文王羑里之后，方演《易》时，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说”云云，此本解《明夷》六五上六二爻，仍用旧说，未尝改箕字为其字。其不合者三。且《永乐大典》具载椅书，有《辑注》、《辑传》之目，与《中兴艺文志》同其议论，与胡氏之言同。又其以古训改今文者甚多，如裳之为常，渎之为黜，宠之为龙，拯之为承，皆本《说文》、《释文》诸家。《履》、《否》诸卦则以为旧脱卦名宜补，《姤卦》则以为勿“用取”下衍“女”字，《渐卦》则以“渐之进”“之”字为“渐”字之讹。今此书皆无其文。又《辑注》、《外传》所引诸家如司马光、王安石凡二三十家，多外间所未有，今并无之。至其各卦讲解，多沿袭《本义》，与《永乐大典》所载全殊。其为伪托，更无疑义。今椅之全书业已重编成帙，此本已可不存。以外间传写已久，恐其乱真，故存其目而论之焉。

△《水村易镜》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林光世撰。光世字逢圣，莆田人。《馆阁续录》载其淳祐十一年以《易》学召赴阙，充秘书省检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字职事如旧。宝祐二年，补迪功郎，添差江西提举司干办公事。《闽书》则谓淮东漕臣黄汉章上所著《易镜》，由布衣召为史馆检阅，迁校勘，改京秩，自将作出知潮州。开庆元年召为都官郎中，入为司农少卿，兼史馆。官阶颇有异同。又称其景定二年赐进士出身，在都官郎中后二年。均未详孰是也。是书《序》称丙午，盖成於理宗淳祐六年。

大旨据《系辞》之语，谓诸儒诂《易》，独遗仰观俯察之义。因居海上，测验天文，悟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八宫之星皆自然有六十四卦，遂以星配卦。先取《系辞》所列自《离》至《夬》十三卦，推阐其旨，以发大凡。所列星图，穿凿附会，自古说《易》之家未有纰缪至此者。夫庖犧仰观天文，亦揆其盈虚消息之运耳，何尝准列宿画卦哉！后永丰陈图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谓之察於地理。充乎其类，殆不至以鸟兽配卦不止矣。

△《易序丛书》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赵汝楨撰”。汝楨有《周易辑闻》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三卷，总谓之《易序丛书》，已著於录。此本亦分十卷，卷各为目。惟首二卷为《易雅》、《筮宗》。自第三卷至七卷则言兵法，所载营陈队伍图法甚备，皆与《易》绝不相涉。又所题《衍义》、《拾遗》等目，核之书中，亦多不甚分晰。其中惟第八卷《六日七分论》及第九卷、十卷《辨方》、《纳甲》二篇，尚颇存汉学之旧。然文字亦多脱误，疑好事者偶得其残本，不知完帙尚存，杂钞他书以足十卷之数也。卷首有董其昌名印，则其来已久，殆明人所杂编

欤？△《周易上下经解残本》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丁易东撰。易东有《易象义》，已著录。此即《易象义》残本，传钞者改其名也。《十翼》惟存《彖传》、《象传》，其余皆佚。《上经》自《乾卦》至《泰卦》仅有一页，尤为残缺。惟《下经》、《晋》、《大壮》、《睽》、《蹇》、《中孚》五卦为《永乐大典》所佚者，此本独完。今已采掇补录，而别存其目於此，俾世知与《易象义》非两书焉。

△《大易衍说》（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元李简撰”。简有《学易记》，已著录。是编即以《学易记序》冠於卷首，而书则绝不相同。核其文义，与今村塾讲章相类。朱彝尊《经义考》亦未载其名，盖书肆伪托之本也。

△《大易法象通赞》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郑滁孙撰。滁孙字景欧，处州人。宋景定间进士。尝知温州乐清县，迁宗正丞、礼部郎官。入元，以荐召授集贤直学士。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此书首为诸图，次以中天述考、述衍等说，终以甲辰、乙巳、丙午三年所作《习坎书院旅语》。其《中天图》后署曰“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吉日宣召赴阙儒人臣郑滁孙”。

盖即其被荐时所进也。其《序》自言“年逾五十，探索《先天图》，忽得中天玄景”云云。案中天之说，始见於干宝《周礼注》，朱元昇衍之为《三易备遗》。

然滁孙所谓中天玄景与干宝之说又异。大旨谓中天即天也，由其运用合一居中，故曰中天。由其在生两之后，用九之前，故曰中天。其象藏於互体，而义发见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其说大抵皆幽渺恍惚，不可究诘。计滁孙登第，自宋景定至元世祖至元中，当已五六十岁，而此书之成在成宗之末，又在进图后十馀年，逮至嘉兴、温州升席说经，年已耄耋矣。其始终敷衍者，皆一中天之义。又删《周易系辞传》以迁就己说，而牵合诸经以证之。支离曼衍，终无归宿。自来以奇偶推《易》者病於穿凿，以老庄谈《易》者病於虚无。此书更以穿凿之数附会於虚无之理，两家流弊，兼而有之，可谓敝精神於无用者矣。

△《周易订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学启蒙订疑》四卷、《周易本义原本》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董养性撰”。不著时代。考元末有董养性，字迈公，乐陵人。至正中尝官昭化令，摄剑州事。入明不仕，终於家。所著有《高闲云集》。或即其人欤？是书前有《自序》，谓用力三十馀年乃成。其说皆以朱子为宗，不容一字之出入。盖亦胡一桂、陈栌之末派也。

△《学易举隅》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鲍恂撰。恂字仲孚，崇德人。登至元乙亥进士。荐为翰林，不就。王祜《造邦勋贤录》，称洪武初尝应召至京师，授文华殿大学士，辅导东宫。《明史吴伯宗传》则称与吉安余詮、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同荐。恂年八十，詮年亦七十，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皆以老疾固辞，遂放还。惟绅授鄆县教谕，后官至布政使。则恂固未尝仕明。《造邦勋贤录》载陶珽续《说郛》中，疑为伪托，当以史为据。又陶宗仪《辍耕录》载，鲍恂以妻父建德知县俞镇之力，夤缘中浙江乡试第十四名。考其籍乃嘉兴，其年乃至正甲申，盖名姓偶同，非此鲍恂也。是书略举读《易》之法，分析门目，指陈纲要，大抵皆约举旧文。卷首有宁王权《序》，题曰“旃蒙单阙”，盖宣德十年乙卯也。《序》称程蕃伯昌重加订正，而称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考后至元无十七年，惟顺帝至正十七年岁在丁酉，则至元乃至正之误也。其书本名《学易举隅》，权为刊板，始更名《大易钩玄》。

然朱彝尊《经义考》载之，仍曰《举隅》。考所言仅粗陈崖略，不足当“钩玄”之名，题曰《举隅》，於义为近，故今亦仍恂原目著录焉。

△《周易旁注图说》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朱升撰。升字允升，休宁人。元至正乙酉举於乡，授池州路学正，秩满归里。丁酉太祖兵至徽州，以升从军。吴元年拜侍讲学士，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原本十卷，冠以《图说》上、下二篇。上篇凡八图，下篇则全录元萧汉中《读易考原》之文。万历中姚文蔚易其旁注，列於《经》文之下，已非其旧。此本又尽佚其注，独存此《图说》二篇。汉中书已别著录，馀此八图，仅敷衍陈抟之学，益无可取矣。

△《八卦馀生》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梦文撰。梦文字志文，安成人。是书前有永乐甲辰《自序》，称著是书时梦神授以“八卦馀生”之名，觉而不识其所谓。但既有所受之，则不敢不以是名之。其说甚怪。其书卷首列《总论》五条。一曰《偶感》，记《经》文之有会於心者，凡十九处。二曰《记臆》，指程子、苏轼二家之说大不合於《经》者，七十处。三曰《论应》，斥诸家某爻应某爻之非，而取其不谬於理者，十一处。

四曰《论五位》，辨诸家以五爻为君之非，凡九处。五曰《论变》，谓卦不必至三爻而变，凡三处。其大旨主於以身为《易》，不假著筮而自然与造化相符。多掊击前人之说，而攻程《传》为尤甚。至《系辞》诸传则并攻《传》文。如《系辞》“成性存存”二句，则注曰：“其语意颇似《老子》，不类夫子口气。”

“剡木为舟”节，则注曰：“自神农、黄帝、尧舜时始有舟楫，而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不知神农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服牛乘马”节，则注曰：“牛马之用似不待取诸卦象而后然。”“古之葬者”节。则注曰：“《本义》云，送死大事而過於厚。然则圣人制葬埋之礼，盖亦自为大过矣，则於墨子之薄葬又何讥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节，则注曰：“此节与《易》道似无甚发挥，而又皆前经之所已言者。”又曰：“夫子殷人也，纣之事所不忍言，即赞文王不须以纣，以纣赞文王亦非文王之所愿闻也。”《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节，则注曰：“仁知之不足以尽道也久矣，此云尔，似亦不合。”“帝出乎震”节，则注曰：“此节似弄字法。”

《序卦传》“饮食必有讼”二句，则注曰：“讼何必专始於饮食？”“讼必有众起”六句，则注曰：“物自蒙之时必有所依附而后成立，比似莫切於此时，且不比何以成师，亦似在《师》之前。”“有大而能谦必豫”二句，则注曰：“必待大有能谦而后乐其为乐也，不亦隘乎？”“豫必有随”二句，则注曰：“同人而物归之，已大有矣，於此而始随乎？”“有事而后可大”句，则注曰：“然则大有者非人乎？”“物大然后可观”句，则注曰：“然则同人、大有之时，尚不可观乎？”“贲者饰也”三句，则注曰：“大有、临、观，尚未足亨乎？必待饰而后亨耶？”“复则不妄矣”句，则注曰：“然则《剥》以前诸卦皆妄乎？”“物畜然后可养”句，则注曰：“然则需不已早乎？”“故受之以《坎》”三句，则注曰：“既曰陷矣，而可受乎？圣人岂欲陷人者哉？”“遯者退也”四句，则注曰：“有是理否也？”“物不可以终壮”句，则注曰：“既不终壮而又晋，将欲何之？”“伤於外者反其家”句，则注曰：“似非确论。”“升而不已必困”句，则注曰：“困乎下者奈何？”“震者动也”四句，则注曰：“何待不可终动而后受之以《艮》耶？”“旅而无所容”句，则注曰：“然则不毁方耶？”“巽者入也”四句，则注曰：“是不得入则终不说矣。”“涣者离也”二句，则注曰：“然则是《离》、《涣》一卦也，以《涣》继《坎》，不亦可乎？”如是之类，不能殫举。是其所见，殆欲出《十翼》上矣。恐无此事也。

△《石潭易传撮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髦撰。髦字孟恂，永新人。永乐戊子举人。是书大旨以程子之全体大用具於《易传》，朱子尝欲将其要处别写为书，而竟未成编。髦因摘录其文，分类排纂，定为《本性道》、《精公私》、《正身心》、《施政治》四门。又分子目三十有三。前有萧鎡《序》，云总为四卷，而此刻则仅有一卷。然门目与鎡《序》皆符，知无所佚阙。朱彝尊《经义考》亦作一卷，盖重刻者所合并也。

△《易经图释》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字主敬，号呆斋，永新人。正统丙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谥文安。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用古本，以《上、下经》及《十翼》厘为十卷。惟《象传》则以《大象》为《象传上》，以《小象》为《象传下》，又与古本小异。然以为《象》分大小，犹之《雅》分大小，出於孔子所定，则於古无徵，不足信也。卷首列《先天》、《后天》诸图，率同《本义》，惟不列《卦变图》。盖卦变之说从程子，不从朱子。亦不列《河图》、《洛书》。

盖其说皆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互推，不甚用奇偶方位。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下注云：“此图二《经》十《传》，皆无明文可见。”又图末总注云：“已上诸图，昔者学《易》之家失其传，而异端方士秘藏焉。邵子始复取归於《易》。程子与之同时，而於《易传》向置之不论，岂未尝得见此於邵子欤？”则虽坚主陈抟之学，而亦微觉其未安矣。《上经》、《下经》每卦六爻各总为一图，各以俚偶之辞括其爻义，左右上下，以次排列，而以墨线分合交贯之，颇类坊本讲章之节旨。《彖传》则《上经》、《下经》各为一总图，横行六十四卦，而以卦德、卦象、卦体、卦变直列四格，以经文分隶之，如史家之年表；《大象》则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横行为纲，以经文相类者分配其下；《小象》则为列一韵图，以三百八十四爻为经，四声十九部为纬，如等韵之谱：皆与《经》义渺不相关。《文言》、《系辞》则或一节为一图，或总括数节为一图，各标其语脉相贯之处。《说卦传》前数节，仍以先天、后天诸说作图。其取象诸节，又作一表，经以八卦，纬以天象、地法、人身、物类、草木、鸟兽六格，填列《传》文，亦毫无取义。《序卦》仅附《反对》一图，而《杂卦》则不为图，遂不置一语。

盖大旨在标六爻之义，余皆蔓衍成书，取盈卷帙而已。

△《玩易意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恕撰。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端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恕於弘治壬戌养疴家居，因构一轩名玩易，於程、朱之说有所未惬於心者，札记以成此书。前有《自序》，作於正德丙寅，时年已九十一矣。

其说颇自出新意，然於文义有不可通者，辄疑《经》文有讹，殊不可训。凡《上经》一卷，《下经》合《系辞》为一卷，而不及其馀。盖意有所见乃笔之，故不尽解全经云。

△《学易象数举隅》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敬撰。敬字思敬，一字益谦，婺源人。宣德癸丑进士。官户部主事。所著

有《易传通释》及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四卷，而《通释》则阙其卷数。《江南通志》载之，则均无卷数。此本二卷，似尚非完书也。其书专明象数，自天地自然之《易》，至邵子《经世》书，全数皆列图於前，而系说於后。大抵皆因袭旧文，纠缠奇偶。中间论大衍之数一条，证以陈抟龙图之说。不知龙图准《易》数以作，非《易》数出於龙图也。其上卷《图书象数》，下卷《九卦》及《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四篇，皆标《通释》之名。岂本与其所谓《易传通释》者共为一帙，后来《通释》残缺，传写者误并为一书，而标题则未及改欤？是不可详矣。

△《周易传义约说》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方献夫撰。献夫初名献科，字叔贤，南海人。弘治乙丑进士（案朱彝尊《经义考》引《姓谱》以献夫为正德辛巳进士，误也）。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用朱子所定古经本，以《上、下经》、《十翼》各自分篇，兼取程《传》、《本义》而参以邵子之学，颇以象数为主，其说务在简明。然大抵依违旧说，不能别有发明。末附《易杂说》四则，深辩爻辞非周公作。盖本元胡炳文之论，亦未能确有所据也。

△《图书纪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阮琳撰。琳字廷佩，号晶山，莆田人。尝官教谕。其人在成化、弘治间。朱彝尊《经义考》列诸嘉靖之末，由未见其书故也（《经义考》载此书不著卷数，注曰“未见”）。其书首载《太极》、《河》、《洛》诸图，次及六十四卦横方图，终之以五行生克。大率因前人旧说，无所发明。

△《易图识漏》（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芹撰。芹字德馨，号畏庵，龙岩人。蔡清之弟子也。正德九年以岁贡生官海阳县训导。是编为发明先天图学而作。前有正德丁卯《自序》，称《易》图凡二十七面，而今书新旧诸图凡二十有八。盖以陈真晟《天地圣人之图》、《君子法天之图》总名为《心学图》也。其谓伏羲《八卦横图》、《八卦圆图》皆为赘设，乃后人因《系辞》、《说卦》之语而误加之，则未尝不知后人因《易》以作图。又谓胡一桂於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分配节气，非其本旨；其《伏羲本河图以作易图》，《先天八卦合洛书数图》，皆穿凿可疑：於图书之学亦未尝不觉其不安。而坚信《先天图》出自伏羲，推而至於心学，推而至於历法，曼衍支离，殊不可解。钞本亦黑白混淆，奇偶参错，殆不可辨识，此真覆瓿之书也。

△《周易说翼》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字仲木，号泾野，高陵人。正德戊辰进士第一。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乃柟平时讲授，其门人马书林、韦鸾、满

潮等录其问答之语而成。每卦皆有论数条，专主义理，不及象数。前有嘉靖己亥王献芝《序》，后有李遂《跋》。

△《易经大旨》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唐龙撰。龙字虞佐，兰谿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其提学陕西时所作，专为举业而设，故皆择科场拟题释之，凡九百八十五条。

△《周易议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字德徵，开州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吏、礼二部尚书。是书泛论卦名卦义，间亦推及爻辞。《自序》谓以六十四卦大义本诸《象》，质诸《象》，而又参诸人事。然所得颇浅。本载所著《五经心义》中，曹溶摘入《学海类编》。考《明史艺文志》亦载崇庆《周易议卦》二卷，则当时已别行矣。

△《读易索隐》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洪鼎撰。鼎字廷器，寿昌人。正德庚午举人。官国子监助教。朱彝尊《经义考》载有是书，注曰“未见”。此本纸墨尚新，盖刻於彝尊后也。其书不载《经》文，但随意标举某节某句而说之。大旨主於良知之学，故於朱子《本义》、蔡清《蒙引》颇有所辨驳云。

△《古易考原》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梅鷟撰。鷟，旌德人。正德癸酉举人。官南京国子监助教，终盐课司提举。是书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画卦在前，《河图》后出，伏羲但则之以揲著；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以五十数为体，以四十九为用，无有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论殊创辟。然於古无所授受，皆臆撰也。

△《周易赞义》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马理撰。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其书虽参用郑玄、王弼及程、朱二家之说，然大旨主於义理，多引人事以明之。朱睦《序》称此书发凡举例，阐微摘隐，博求诸儒异同，得十馀万言。原书十有七卷，其门人泾阳庞俊缮录藏於家，河南左参政莆田郑綱为付梓。今本仅存七卷，《系辞上传》以下皆佚，案朱彝尊《经义考》已注曰“阙”，则其来久矣。

△《易问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丁丑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谏南巡廷杖，谪福建盐课司副提举。嘉靖初复职，又以争议大礼廷杖。寻遭母忧归，卒。万历间追谥文节。事迹具《明史》本传。芬尝哀生平著作为《梓溪文钞》，凡十八卷，分《内、外集》。《外集》为杂文，《内集》则皆所著诸书

，是编其首也。大抵以意推衍，泛言义理，而多有牵合之病，如解“潜龙勿用”，谓用则动，动则变而之《姤》，引韩愈诗“贤愚同一初，乃一龙一猪”为证。又如解“《鼎》，利贞”，为重器不可以轻举，《春秋》书纳宋郟鼎为不知利贞之训。

凡若斯类，於《经》义皆无当也。

△《易学四同》八卷、《别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字明德，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长沙府知府。是编以《四同》为名，盖以朱子《本义》首列九图，谓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四者不同。本极以其说为不然，故以“四同”标目，亦间有阐发。然其大旨乃主於发明杨简之《易》，以标心学之宗，则仍不免堕於虚渺。至於祖欧阳修之说，以《系辞》为讲师所传，非孔子所作，故多割裂《经》文，从吴澄所定之本。《上传》第七章“《易》其至矣乎”五字，删“子曰”二字，属“易简之善配至德”以下。第八章“圣人以见天下之至赜”至“拟议以成其变化”九十五字，谓前五十六字重出，后三十五字移并於第十二章。“鸣鹤在阴”七节及古本十二章“《易》曰，自天祐之”五十一字，与《下传》古本第五章合。《乾》、《坤》、《文言》另归一卷，附《系辞》之后。《下传》“夫乾确然示人易矣”三节，分为二章。“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节，合第十章“将叛者其辞惭”为第三章。《杂卦》末“《大过》颠也”一节，本亦以卦不反对，从吴澄所采蔡本为定。考澄说多可取，而其谬则在於改经，原为瑕瑜并存。本之理不及澄，而改经则效之，益无取矣。其《别录》则为《图文馀辨》二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辨朱子九图之误，其论《后天图》非文王所作是矣。至谓《先天圆图》亦尚有可疑，则仍纠缠於图中，不能确定也。《外篇》杂论术数之数，如《皇极经世》、《易林》、京房《易传》、《火珠林》、《太玄》、《潜虚》、《洪范》、《九九数》、《参同契》之类皆辨之，至於梅花数亦与诘难，则泛滥矣。又《蓍法别传》二卷，《自序》谓发明蓍法本旨者，定为占辨、占例、占戒、占断，合《卜筮论》为《内篇》。若象占取应於《易》词之中，物类增分於《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断占有验而非出於《易》理之自然者为《外篇》。

朱彝尊《经义考》云，二书各一卷，此本乃各二卷，或刊本误二字为一字。彝尊又载《古易辨》一卷，此本无之，则当由脱佚矣。

△《图书质疑》（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薛侃撰。侃字尚谦，号中离，揭阳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行人司司正。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为侃门人所记。前列《卦位》、《河图》、《太极》、《洛书》等十三图，图各有说。后为《图书总解》及与诸生答问。其大旨

谓即数为图，即图成卦，皆造化自然之理。其答问中所论格致、体用、虚实，及儒释之辨，皆守姚江良知之说。史称侃师事王守仁於赣州，归语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群子侄宗铠等往学焉，自是王氏学盛行於岭南。盖不诬云。

△《易经浅说》八卷（内府藏本）

明陈琛撰。琛字思献，晋江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乞终养归。嘉靖中起授贵州提学僉事，不赴。再起江西提学僉事，亦不赴。事迹附见《明史蔡清传》。是书一名《易经通典》，原刻作六卷。此本乃其后人拟欲重刻之稿本，分为八卷。中多涂乙，有标某句为后人增改者，有标采入《折中》者。

然《文言传》“知至至之”一条标采入《折中》，而《折中》实未采，则亦有所假借依托，不尽可据矣。琛《易》学出蔡清，故大旨主于义理。然欲兼为科举之计，故顺讲析讲，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较清《易经蒙引》，可谓每况愈下矣。

△《易象解》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刘濂撰。濂字濬伯，南宫人。正德辛巳进士。由杞县知县擢监察御史。是书惟解《上、下经》文，而无《十翼》。《自序》谓“《十翼》之辞不尽出於圣门，故其言多无谓，且叛於三圣之教”云云，盖袭欧阳修之说，而益加甚焉。所解象占亦多悖谬。濂尝著《乐经元义》八卷，驳《乐记》与《周礼大司乐》。

此书复驳《十翼》，亦可谓勇於自用者矣。

△《补斋口授易说》（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题曰门人永丰周佐编次。盖补斋乃其师之号，佐录所讲授以成书。朱彝尊《经义考》题曰《周氏佐补斋口授易说》，盖如胡瑗《口义》题倪天隐之名，非佐所撰也。补斋不知何许人，佐亦不详其始末。《经义考》据《聚乐堂书目》定为正嘉以前人，亦约度之词耳。所言皆科举之学，止《乾》、《坤》二卦及《系辞上、下传》，似乎尚非完本也。

△《周易古经》（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雷乐编。乐，建安人。嘉靖间由贡生官广州训导。是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所据乃宋吴仁杰本，称为费直之所传。首列《沿革》一篇，历载前儒古《易》之式，凡初本、费直本、郑玄本、王弼本、胡旦胡瑗本、吕大防本、邵子本、晁说之本、程迥本、吕祖谦本、朱子本，共十二家。乐据吴仁杰本为费氏之《易》，原无确证。且朱子本即吕祖谦本，亦未可分为二家。至於十二家外尚有王洙、周燔、冯椅诸本，未及载入，亦殊挂漏。末阙《杂卦》一篇，盖传写佚之。然吴仁杰本具在，正不假此本以传也。

△《周易不我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徐体乾撰。体乾字行健，长淮卫人。嘉靖癸未进士。《自序》谓尝得《青山易》半卷，《希夷易》一卷，其法以天星配四时。解《乾卦》“六龙”，即指龙星。解“《坤》为牛”，亦指犧牛星。盖即林光世《水村易镜》之说而变幻之，殊为附会。书中多引邵子及《左传》占法，而以青、陈、左、邵并称。其名“不我解”者，言解不以我也。然陈抟之《易》但有《龙图》一卷，载於《宋志》，今未见其书，而尚见其《序》，绝无仰观星象之说。《青山易》则更莫知所自来，其亦在影响有无间矣。《序》称为书六卷，朱彝尊《经义考》引黄百家之言曰：“是编流传者寡，余家止存《乾》、《坤》一卷，后五卷访之不得。”此本《乾》、《坤》二卦一卷，与百家所言合。又有《古易辨》诸条别为一卷，则百家之所未言。盖残缺之余，所存者互有详略，故其本不同。百家又云：“其《易》本陈希夷、赵青山。”然体乾《自序》云“青山不知何许人”，未审百家何以知其姓赵。

殆因赵文号青山，而以意揣之欤？△《周易义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叶良佩撰。良佩字敬之，台州太平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是编用王弼本，采辑古今《易》说自子夏《传》迄元龙仁夫，凡一百七十七家。或自抒己见，则称“测曰”，以附於后。诸家皆有去取，惟程《传》全录；诸家皆以时世为次，惟朱子《本义》则升列众说之首：其大旨可以概见也。

△《古易世学》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字存礼，鄞县人。嘉靖癸未进士。除礼部主事。免官家居，坐法窜吴中，改名道生。事迹附见《明史丰熙传》。坊平生喜作伪书，於诸经皆窜乱篇第，别为训诂，诡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书中《正音》、《略说》、《传义》托之於远祖稷、曾祖庆、父熙而已自为考补。其实皆坊一手所作，当代已灼知其妄。惟《石经大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三书，以篆籀写之，一时颇为所惑，久之乃能辨定。详具各本条下，兹不具论云。

△《易辨》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丰坊撰。此书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文言》诸传凡“何谓也”皆以为商瞿问辞，“子曰”以下皆瞿录夫子之答辞。又以周公爻辞谓之《易系》。其论筮法则以《彖》专为卜，《系》专为筮，大抵无根之谈。其论《太极图说》，谓朱子得之葛长庚，托名周子，尤为诬说。考朱子《太极图传》及《通书解》成於乾道九年癸巳，见於《年谱》。长庚生於绍熙五年甲寅，见《琼琯集》长庚事实。

是注《太极图》后二十一年长庚乃生，安得指为长庚所授欤？△《易脩墨守》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字惟镇，归安人。嘉靖丙戌进士。官刑部主事。以疏争李福达事，斥为民。隆庆初复官，以年老加秩致仕。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以《连山》为《文王八卦图》，以《归藏》为《伏羲方图》，於义颇疏。枢文集中已载之，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易象大旨》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甲撰。甲字应登，江阴人。嘉靖己丑进士。授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书《经》文之外，惟《彖传》全文分列六爻之前，《象传》则删《大象》而存《小象》，分缀六爻之下。《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诸传则全删焉。变乱《经》文，殊乖古义。其大旨主於因象以明理。如解《讼卦》“元吉中正”，解《升卦》“亨于岐山”之类，颇出新意。然如解《乾卦》“潜龙勿用”为“泯思虑，忘知识”，解《坤卦》“括囊无咎”为“将迎意必之私，一无所容於中”之类，则阑入老庄之说矣。

△《胡子易演》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胡经撰。经号前冈，庐陵人。嘉靖己丑进士。《明史艺文志》载胡经《易演义》十八卷。此本但称《易演》，疑史衍文也。其书用注疏本，移《乾彖传》“大明终始”三句於“乃利贞”之下，谓是《周易》原本得之於师者。《蒙卦》六爻皆主君臣。凡若此类，大约喜为新说，务与朱子立异。夫朱子之《易》固不能无所遗议，然经以寻章摘句之学，於古义无所考证，而漫相牴牾，则过矣。

△《周易卦变图传》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吕怀撰。怀字汝愚，号巾石，永丰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事迹附见《明史洪垣传》。是书主卦变之学，其例有宫变，有卦变，有爻变。大旨谓六十四卦者，八卦之重也。天四卦，各重八卦。《乾》八卦为太阳，《兑》八卦为少阴，《离》八卦为少阳，《震》八卦为太阴。地四卦，各重八卦。

《坤》八卦为太阴，《艮》八卦为少阳，《坎》八卦为少阴，《巽》八卦为太阳。

八卦各变天地阴阳太少，变者七，不变者一。天太阳八卦，不变者《乾》。少阴八卦，不变者《中孚》。少阳八卦，不变者《离》。太阴八卦，不变者《颐》。

地太阴八卦，不变者《坤》。少阳八卦，不变者《小过》。少阴八卦，不变者《坎》。太阳八卦，不变者《大过》。计六宫，各变七卦，通计五十六卦。而不变之八卦又自阳卦变阴，阴卦变阳，以统五十六卦之变。盖八卦以卦变，五十六卦以爻变，八卦以体变，五十六卦以用变。其爻变之例，若《乾》上九变

为《夬》上六，《夬》九五变为《大有》六五，《大有》九四变为《小畜》六四，《小畜》九三变为《履》六三，《履》九二变为《同人》六二，《同人》初九变为《姤》初六之类。大抵支离牵合，若有意义而实非《易》之本旨也。

△《易经中说》四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卢翰撰。翰字子羽，颍州人。嘉靖甲午举人。官兖州府推官。其讲《易》专主人事，而证以卜筮。每爻皆列变卦之图，而杂引经语史事之近似者，类附於下，颇为冗杂，亦多附会。又立图太多，每成蛇足。如“云行雨施”、“六位时成”诸句，亦绘画纵横，明其相配之义。觉理本简易，图反治丝而棼之。爱奇嗜博，无关《经》义，其亦可已不已矣。

△《看易凡例图说》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龙子昂撰。子昂，泰和人。嘉靖庚子举人。官知县。是编不标书名，前列《读易凡例》共三十二条，后列《图说》，则解《河图》、《洛书》及朱子《本义》九图象数之理。疑为全书之首卷，非完本也。

△《周易私录》（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字明逸，号方麓，金坛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谥恭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凡三册。前二册编次一依东莱吕氏所定古本，酌取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录於前，兼采诸家之说录於后，亦间以己意折衷之。卷端有《题记》数条，其一曰：“《周易》经传十二篇，手录自嘉靖壬戌，至万历己丑春，修润粗定，尚俟有所进，特恐精力不逮耳。成予之志者，其肯堂乎？”其余多标示缮写体例，盖仅脱初稿，犹未全定之本也。后一册题曰：“方麓先生《周易程传私录》原稿。”注其旁曰：“《震卦》以下阙。”然检核其稿，乃六十四卦皆全，未喻其故。后又别为一卷，题曰：“方麓先生原稿。”所列为朱子九图及说，附项氏《卦变纲领五赞》，陆子《易说正义》、《大象说》，王弼《略例》，胡庭芳《举要》、《揲著》、《占法》、《筮法》、《易学传授》而总题曰《附录》。盖全书之末卷，装辑者误置《程传私录》稿后也。自此而下又全录元萧汉中《读易考原》一卷、《像象金针》一卷，而终以《河图》、《洛书》。纠纷无绪，是又钞录备用之稿，其后人误以为所著书矣。

△《九正易因》（无卷数，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李贽撰。贽本名载贽，晋江人。嘉靖壬子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坐妖言逮问，自杀。事迹附见《明史耿定向传》。是书每卦先列《经》文，次以己意总论卦象，又附录诸儒之说於每卦之后。书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系辞》等传，皆未之及。《经》文移《大象》於《小象》之后，则贽臆改也。朱彝尊《经义考》载其原《序》述马经纶之言曰：“乐必九奏而后备，丹必九转而后

成，《易》必九正而后定。”故有是名。贄所著述，大抵皆非圣无法。惟此书尚不敢诋訾孔子，较他书为谨守绳墨云。

△《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字伯鲁，吴江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师曾初从吕祖谦本，为《古文周易演义》一书。后以明代取士用注疏本，乃复为此书。

大旨以阐发《本义》为主。初刻於杭州，隆庆戊辰又修改而重刻，即此本也。

△《周易传义补疑》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姜宝撰。宝字廷善，号凤阿，丹阳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编大旨以程子《易传》主理、朱子《易本义》主占，其初颇有所疑。既而研究十五年，乃定从《传》、《义》者十之八九，旁及诸家者十之一二。於《传》、《义》或有所疑者亦以己意断之，故曰《补疑》。卷端有孙承泽题识印记，卷中亦多涂乙标注之处。盖承泽说《易》，以是书为稿本云。

△《顾氏易解》（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顾曾唯撰。曾唯字一贯，号鲁斋，吴江人。嘉靖癸丑进士。朱彝尊《经义考》载顾曾唯《周易详蕴》十三卷，而无《易解》之名。此书用注疏本，止《上》、《下》经。卷首载元萧汉中《读易考原》、明朱升《邵子三十六宫图说》，而皆不著其姓氏。其《自序》一篇，则即宋杨简《慈湖易解》之《序》，稍为节钞而题以曾唯之名。大抵出於依托，非彝尊著录之原本。至解《经》亦多支离。如《乾》、《坤》二卦之名妄加《纯乾》、《纯坤》之目，解“乾元”二字至引道家之“混元”、禅家之“妙明心元”，其虚诞可知矣。

△《淮海易谭》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孙应鳌撰。应鳌字山甫，贵州清平籍，南直隶如皋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谥文恭。是书谓天地万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明。故其说虽以离数谈理为非，又以程子不取卦变为未合。而实则借《易》以讲学，纵横曼衍，於《易》义若离若合，务主於自畅其说而止，非若诸儒之传惟主於释《经》者也。自《说卦》“乾坤六子”以下即置而不言，盖以八卦取象之类无可假借发挥耳。其宗旨可知矣。

△《易经渊旨》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吴郡归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太仆寺丞。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按《文苑传》及《明史艺文志》均不载此书，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著录。惟《江南通志》载有光《易图论》上、下篇，《大衍解》二书，而无《渊旨》之目，真伪盖莫可知也。其书每卦摘论数条，大抵剿袭旧说。

其中自出新义者，如《说卦传》“《坤》为布”，因九家尚有“《坤》为帛”而以布为泉货；“《震》为龙”，因九家已有“乾为龙”而以为当从虞、干本作〈马龙〉；盖虞云苍色、干云杂色也：“艮为黔喙之属”，类以黔喙为口有铃如蟋蟀、螳螂、蝥蛄之类，惟虫属有之，因引《尔雅》注“螳螂，有斧虫”为证。盖黔与铃通，较冷氏注谓为鸣喙，似属有据。然仅数条耳。

△《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杨时乔撰。时乔字宜迁，号止菴，上饶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端洁。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凡分六部，曰《论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卷，《易学启蒙》五卷，《传易考》二卷，附《龟卜考》一卷。每部皆有《自序》。其大意在薈萃古今以辟心学说《易》之谬，所宗惟在程、朱。虽兼称古今文，而所发明者古文略而今文详。中多互见其义，故间有繁复，不害宏旨。然《周易》古文本无可考，郭忠恕《汗简》所引古《周易》诸字，已不能究所自来。时乔此本更古篆籀文，随意填缀，往往窜入讹字，殊不免杜撰之訾。又或窜改经文，如“旁行而不流”句下加“正行而不泥”一句，自《经典释文》以后，未见此文，竟不知其何所本。而其解今文卷中又置之不论，竟似乎经所本有，殊近於诬。至《传易考》二卷，分《宗传》、《衍传》、《正传》、《辅传》、《异传》、《别传》等名，亦类於门户之见。王守仁、湛若水两家弟子各述师承，竞分途辙，此书正以辟其非，而转区分名目，是以斗解斗矣。朱彝尊《经义考》摘所引诸家姓氏讹舛，犹其小焉者尔。

△《六爻原意》一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金瑶撰。瑶字德温，号栗斋，休宁人。嘉靖辛卯选贡生。授会稽县丞，再补庐陵县丞。迁桂林中卫经历，以母老不赴。教授乡里，年九十七乃卒。是书成於万历辛巳，乃其晚年所作。其曰《原意》者，原周公爻辞之意也。每卦皆先列六爻於前，而为统论於后。前有《自序》，谓“周公作爻辞，必先得一卦之意，然后因爻而布之。此爻是此意，则以此意属此爻。彼意合彼爻，则以彼爻系彼意”云云。然《易》本天地自然之数，圣人因其盈虚消息、过与不及而以人事准之，明其吉凶悔吝，以决进退存亡。如瑶所论，是圣人先立一说而牵引《易》象以合之，假借《易》数以证之。施於此处不可通者，移其说於彼。施於彼处不可通者，又移其说於此。反覆迁就，务申己意而后已。此后世著书之法，非圣人演《易》之本旨也。

△《易疑》三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明陈言撰。言字猷可，号东涯，海盐人。嘉靖丁酉举人。其书用《周易》注疏本，题《上经》曰“经之上”，题《下经》曰“经之下”，题《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曰“经之旁”，殊为杜撰。其名《易疑》者

，据其《自述》有曰“吾疑乎庖犧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之词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词论卦之吉凶，爻辞论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系辞》之传不必上下，其章不必皆十有二也。

吾又疑乎卦爻之词间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马、郑、王弼、孔颖达辈明其义而疏，希夷、康节精矣，而一於数。伊川得《易》之用，紫阳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羲、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云云。其持论甚高，而其书乃无甚精义。盖不知古圣人之立教不托空言，必假一事以寓之，遂妄疑《易》非卜筮之书，而生种种似是而非之论耳。《经义考》作四卷。此本三卷，江苏采进之本亦三卷，疑或尚有所佚脱，抑或《经义考》误三为四欤？△《易学》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一贯撰。一贯字肩吾，号蛟门，鄞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中极殿大学士（案《明史》本传作建极殿大学士，盖字之误。语详《史部诏令奏议类敬事草条》下）。谥文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扫除先天之说，惟偶及象与卦变，亦不甚以为主。大旨斟酌於伊川《易传》、《东坡易传》之间，惟以人事为主，较纠纷奇偶者尚为笃实近理。然颇借以寓其私意。如说“亢龙有悔”曰：“夫以龙德而亢极，犹有悔也。时之既极，无论德矣。”此自解固位招攻之意也。

其解《讼卦大象》曰：“人每以正气流为客气，又每以其客气流为健讼。”说《讼》九二曰：“夫人之讼，未必其身自为之也，亦因群从在旁操持之而不得休。”

此解台谏掎击之事也。其他借经抒意，往往如此。他如解“日中为市，取诸《噬嗑》”，谓“噬嗑”与“市合”同音之类，亦颇穿凿。《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以此书为进呈讲义。案顾起元《序》称：“予告归田且十年，研磨编削又不知凡几，更乃版而行之，而先生遂厌人间世矣。”则其晚年所作，非进呈本也。

△《图卦亿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沚撰。沚字汝定，庐州人。隆庆庚午举人。官至苏州府同知。是书以图书为《易》原本。首卷《图书八卦说》，卷二《六十四卦说》、《太极图说》，皆剿掇朱子绪论，无所发明。卷三《卦系杂言》，卷四《图卦续言》，则皆其所自撰也。如以《河图》为先天体，《洛书》为后天用，不知八卦之有《先天图》，本道家抽《坎》填《离》之说，犹有所本。至《图》、《书》亦分先后天，则前人所未有也。又引《阴符经》所称“五贼”证五行。《阴符经》出自李筌称传自北魏寇谦之，本道家之伪本，用以说《易》，相去愈远矣。

△《大象观》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字调父，安福人。隆庆庚午举人。万历中官至礼部主事。

《明史儒林传》附见《郑元锡》传中。史称所著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儒学案》、《贤弈编》、《思闲编》、《礼律类要》、《大学新编》，而不及此书。盖偶未见。然是书诠释易象，谨依文训诂，不足尽示人用《易》之义。

至其以《杂卦》为序，尤为颠倒。夫杂者相错之余义也。缀《十翼》之末，明非正经也。《经》文不以为次，而元卿改《经》以从《传》，然则《序卦》可不用矣。

△《周易象义》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唐鹤徵撰。鹤徵号凝菴，武进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凡例》中屡称先君，盖右都御史顺之之子也。事迹附见《明史顺之传》中。是编用王弼本，故不注《系辞》以下。大旨述顺之之说，主於以象明理。卷首所载《读易法》六。一曰《易须象与理合，彖与爻合》。二曰《上下卦宜分看》。三曰《一卦必有主爻》。四曰《互卦最有关系》。五曰《倒体亦有关系》。六曰《每卦各有大意》。则是书之纲领也。所解如《屯》六二，谓二以五为屯膏之主，非可事者，故守贞不字而字初。以爻辞观之，则“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指五之坎而言也。“十年乃字”者，谓二不字五，至四互坤得十年之象，乃下应初，故六四亦云“求婚媾”也。《讼》九二，谓二既归则下复成坤，坤象三爻有三百户象。坎多眚，变坤则不为坎，故无眚。六三在二既归之后，坎复坤体，全有坤德，故曰“食旧德”，观“或从王事”亦《坤》三旧文可见矣。虽自出新解，而於经义亦足相发。至於阳极而亢，阴极而战，《乾》、《坤》二上爻其义相近。

而鹤徵解《乾》之上爻以反本還元、归根复命为说，已涉道家之旨。於《坤》之上爻谓“龙战”为惧而战栗，以过时退居，故称“野”，以贬损自伤，故称“血”，则穿凿而不当理矣。

△《易象会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延伯生述”，不著名氏。前有万历己酉熊惟学《序》，称为同年临川文台吴君，亦不著其名。考惟学为隆庆辛未进士，是年榜有临川吴揆谦，或即其人欤？其说取反对之卦，如《乾》《坤》、《屯》《解》、《蒙》《蹇》之类，合两卦《大象》辞而会释之，故曰《会旨》。《大象》统论一卦，又每卦皆有“以”字示人用《易》之方，初无取於对卦。其对卦乃《易》中之一义，不能标举以诂全《经》。是书所论，殊非《易》之本旨也。

△《易象管窥》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正宪撰。正宪字懋容，秀水人。与其兄少詹事洪宪皆喜谈《易》。洪宪有《周易集说》三卷，今未见传本，惟正宪此书存。所用乃王弼之本，所注专主於义理。前有《肤见》七条，即其凡例也。正宪自记，称是书始於乙未，成於壬寅，凡六易稿。每早起则读《金刚经》，终朝则读《周易》。且以西方、北方圣人并言，则其书概可知矣。

△《蟪衣生易解》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又自号曰蟪衣生，泰和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编成於万历丁巳，其归田以后所作也。卷一为《易论》六篇。卷二至卷九，六十四卦各为《总论》，少者一篇，多者至八篇。《总论》之外，又标举文句，发挥其义。自《师》、《谦》、《噬嗑》、《复》、《颐》、《大过》、《咸》、《恒》、《损》、《萃》、《革》、《鼎》、《旅》、《节》、《中孚》、《未济》十六卦无所标举外，馀卦少者一条，多者至五条。十卷至十四卷，则杂论《系辞》、《说卦》，而《序卦》以下不及焉。其《易论》以《系辞》“生生之谓《易》”一句为本。而以人性当生生之理。其诸卦所论，乃皆不归此义，往往牵合时事，或阑入杂说。如论《谦卦》云：“汉文、宋仁皆谦德之君也。尉佗自王，元昊自帝，皆非揜谦之臣，故佗、昊后俱削弱。王导、刘裕皆勋劳之臣也。周顛之不顾导，刘毅之不敬裕，皆非揜谦之友，故顛、毅终见诛戮。”

其论已不切当日情事。至论《遯卦》谓：“怀、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徽、钦不遯，故献俘金朝。当时固执死社稷之说，为晋、宋大臣不学之过。”尤纒纒不足与辨。他如论《震卦》而及於雷之击人，已非《经》义。又谓雷之所击皆治其宿生之业，孔氏之门安得是言哉！

△《学易举隅》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戴廷槐撰。廷槐长泰人。隆庆中贡生。其说谓《易》自商瞿而后，斯道遂晦，至宋三子而后大明；其汉魏至唐诸儒，则概目为不知《易》：持论颇偏。且其谓日月为易，本《参同契》之文，而《六十四卦圆图》即《参同契》六十卦周张布为輿之说。既谓之不知《易》矣，何为又阴袭其义乎？△《易传阐庸》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姜震阳撰。震阳字复亨，自称曰东楚，盖淮、泗间人也。其书以朱子《本义》为主，附缀诸说於其下，而《经》文次第仍用王弼之本。盖惟见坊刻《本义》，未见朱子原书也。其说皆循文衍义，冗沓颇甚，不出坊刻讲章之习。卷前标曰“十名家批评”，其陋亦可以想见矣。《经义考》作一百二卷，注曰“未见”。

此本惟一卷，殆彝尊偶误欤？△《今易诠》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伯羔撰。伯羔字儒孝，常州人。朱彝尊《经义考》载其《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并载伯羔《自序》，谓“诠次成帙，为《上、下经》若干卷，为《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若干卷，一遵东莱古《易》。其《外诠》则以广未尽之旨”云云。今观此二十四卷，前无《自序》而有《自述例》十条云：“前诠从古，此改从今。”

则彝尊所引，盖其《古易诠》之《序》也。然此书虽用注疏本，而其《总论》一卷，《外诠》一卷，则仍与前《序》之言相应。《经义考》又载史孟麟《序》云：“先是辑今人言为《今述》若干卷，藏於家。兹乃哀古今人言及己所论著合为一帙，命曰《易诠》。”此本但有《今易诠》，非完帙矣。

△《羲经十一翼》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文兆撰。文兆，金谿人。其书凡分五篇。《上古易》第一，《观象篇》第二，《玩词篇》第三，《观变篇》第四，《观占篇》第五。其论爻辞，以为文王所作。大旨专主图书象数之学。其称“十一翼”者，盖以孔子传《易》为《十翼》而其又翼孔子，故曰“十一”也。核其名称，殊为僭妄。《明史艺文志》载此书五卷，《经义考》亦注曰“存”。此本仅有《上古易》一卷，《观象篇》一卷，其《玩辞》、《观变》、《观占》三卷并阙。其近时始佚欤？卷八经部八

○易类存目二△《周易象通》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字郁仪，宁献王七世孙。万历间以中尉摄石城王府事。

是书惟释《上、下经》文，不及《十翼》。大旨欲稍还古义，而转生臆说。如不用陈抟《先天图》，亦不用周子《太极图》，是矣。而别造《河图》四，谓三代以来世藏秘府以为宝，学者莫得而窥，迨宋徽宗考古搜奇，始出示於外，是出何典记乎？邵陈以前无论矣，耿南仲、张根诸家皆徽宗时人，王湜以下诸家皆徽宗后人，何不一见也？其说《易》以象，象取於互体、变体是矣。然如谓《乾》居西北，当奎、娄、白虎之尾，故曰“履虎尾”，已穿凿附会。至於解《既济》云：“涉者多系匏以防危。离为大腹匏瓜之象，则涉者也。坎为川渚，则津济也。”

因外卦为离而生大腹，因大腹而生匏瓜，因匏瓜而牵合於系匏涉水，以迁就既济之象。《易》果若是之迂曲乎？又解《困卦》初爻、二爻云：“坎为丛棘，初其株也。六三居泉谷之间，故为石梁。株木、石梁皆因未涸而为桥梁，是急於济渡而遭困也。”因坎生丛棘，因在初爻而变文曰株木，因六三在《兑》、《坎》之间生泉谷，因泉谷而生石梁，而省文曰石。《易》果若是之晦涩乎

？《上经》始《乾》、《坤》而终《坎》、《离》，《下经》始《咸》、《恒》而终《既济》、《未济》，确有义理。《序卦》即不出孔子，亦必汉以前经师所传。谋〈土韦〉乃合《上、下经》而一之。《易》未经秦火，讹脱甚少，而谋〈土韦〉或随意改字，或动称错简、衍文，甚至《渐卦》上九并经文改为“鸿渐于逵”，并不言旧作“鸿渐于陆”。其武断尤甚。谋〈土韦〉以博洽名，此书尤为曹学佺所推许。然其实多出臆见，不为定论。学佺《序》诠释《易》中诸字如王安石《字说》，亦可笑也。

△《易学识遗》一卷（内府藏本）

明朱睦撰。睦字灌甫，号西亭，周定王六世孙。万历五年举宗正，领宗学事。事迹附见《明史周王橚传》。是书大旨皆辩论诸家说《易》之异同，虽薈萃不多，而颇有卓见。如《乾》之四德，谓程《传》本《文言》，视《本义》为胜。《乾》九二“利见大人”不专指九五，《明夷》九三“不可疾贞”，从项安世以“贞”字为句。“井泥”之“泥”读平声，“勿幕”之“幕”即“冪”字。“数往者顺”用王安石解。皆於《经》、《传》有裨，非同剿说雷同者。然《明史艺文志》不载此书。核校其文，即睦《五经稽疑》中说《易》之一卷。或其初出别行之本，抑或书贾作伪，改题此名欤？△《易经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字虞佐，乌程人。万历癸酉举人。历官新兴、广昌二县知县。考舜牧生於嘉靖癸卯，其《五经疑问》皆年过六十所撰。迨年过八十，又重订《诗》、《礼》二经及此书，其《序》并载所著《来恩堂集》中。岁月先后，一一可考，计其一生精力，殫於穷经。然此书率敷衍旧说，实无可取，间出己意，亦了不异人。盖其学从坊刻讲章而入，门径一左，遂终身劳苦而无功耳。

△《易测》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曾朝节撰。朝节字植斋，临武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及杨氏《易传》之说，参互考订，惟解《上、下经》、《彖》、《象》、《文言》、《系辞》，而置《说卦》、《序卦》、《杂卦》。又仿王弼《略例》之意，别作《说凡》一卷，附於末。大旨主於观辞玩占，一切卦图、卦变之说，悉所不取，颇足扫宋《易》之葛藤。然其去取众说，则未能一一精审也。

△《周易冥冥篇》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苏濬撰。濬字君禹，号紫溪，晋江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此书惟解《上、下经》、《系辞》、《说卦》，删《序卦》、《杂卦》。大旨主王弼虚无之说，一切归之於心学，非惟废卜筮之说，乃并宋儒言理而偶及

数者亦以为执泥牵拘。其训“潜龙勿用”，以为心之寂然不动。训“大明终始”，以为心之灵明不昧。而於《系辞》之末，以《易》主忘言为归宿。观其以“冥冥”名书，则其说之遁於二氏，不问可知矣。

△《易经儿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苏濬撰。濬《周易冥冥篇》，恍惚支离，颇涉异学。及作是书，乃墨守朱子《本义》，尺寸不逾。其首先曰《讲》者，诠释文句也。次曰《意》者，推阐大旨也。次曰《总论》，则一卦之纲领也。又间出旁注，以一二语标题。盖专为科举之学而设。因在家塾，以此书为子侄讲授，故称“儿说”。万历中尝刊行，板后散佚。康熙丁卯，其裔孙尧松等重刊之。

△《续韦斋易义虚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涂宗濬撰。宗濬字镜原，南昌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恭襄。是编用注疏本，汇前儒之说以作解。大旨依傍程朱《传》、《义》，而亦时有所纠正。如《坤》六五一爻，驳程子女媧、武后之说是也。所说颇洁净，而随文生义，罕所发明。其首列易图，以《河图》作《旋毛》，《洛书》作《拆甲》，盖本吴澄之说，非所臆造。然澄说实臆造也。

△《易会》八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字汝光，安福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明史儒林传》附见其祖《守益传》末。是书用注疏本。其说多主义理，亦兼言象，自《系辞》以下所解甚略。《自序》谓就心所会者述之，故名《易会》。然往往亦借以寓意。如解“亢龙有悔”曰：“亢而曰龙，则亢乎其所不得不亢也。盖人处时势之极，固有必亢而后济者。惟圣人纯乎天德，无一毫全躯保命之思，虽履盛满，蒙讥谤，冒天下之不韪而弗之避也。即势且至於悔，亦为天下甘之矣。若虑其有悔而先自处于不亢之地，则智士之所为耳，何龙德之云乎？”此明季清流之见，以愧选忤奕则可矣，实非《经》义也。

△《像钞》六卷（内府藏本）

明钱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见》，已著录。是书虽以“像”为名，实则衍陈抟之数学。凡《卦图》二卷，附录《书札及杂吟》二卷，《上、下经解》二卷。

其卦图以朱子《本义》所列九图衍为三十二图，图各有说，纵横比对，自谓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谓“象者像也”，即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图，后儒已不免异同。一本借以旁推，尤为支蔓。虽《易》道广大，随拈一义皆有理可通，然究非圣人设教之本旨也。

△《四圣一心录》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钱一本撰。是书於《像钞》之外，又舍数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

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阐之以至於性命。体例近乎语录。其论亦多支离。如谓许由让王为能知《河》、《洛》之道，又谓《序卦传》为格物之学，大抵皆无根之高论也。

△《易筮》六卷、《附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应天旗手卫籍，山东日照人。万历己丑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寻迁东宫讲读官，谪福宁州州同。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杂引《列子》、《黄庭内景经》、《抱朴子》诸书以释《经》。史称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盖不诬云。

△《周易正解》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字仲舆，京山人。万历己丑进士。历官缙云、永嘉二县知县，擢礼科给事中，迁户科，寻谪宜兴县丞，终於江阴县知县。《明史文苑传》附见《李维桢传》末。所著有《九经解》，此即其一。用王弼注本。凡《上、下经》十七卷，其说较详。《系辞》以下仅三卷，则少略焉。大旨以义理为主，而亦兼及於象。其言理，多以《十翼》之说印正卦爻。其言象，亦颇简易。然好恃其聪明，臆为创论。如释《蛊卦》为武王之事，而以先甲、后甲为取象甲子昧爽。其他亦多实以文、武之事。盖本“作《易》者其有忧患”一语而演之，遂横生穿凿。

其所著经解，大抵均坐此弊也。

△《易领》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郝敬撰。是书专释卦序之义，《自序》谓冠以《序卦传》，如衣之挈领，故以“领”名。卷前标“《山草堂集》第二内编”。盖敬所著《九经解》皆编入文集，此其集中之第二种耳。

△《易学饮河》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纳陛撰。纳陛字以登，宜兴人。万历己丑进士。官礼部主事。事迹附见《明史顾允成传》。纳陛以争并封去官，乃闭门注《易》。其书惟解《上、下经》，每卦皆注互体而不甚发互体之义。如解“亢龙有悔”，谓“处亢之时，不得不亢，不得不悔，何病乎亢龙”，则取邹德溥之说。解“龙战于野”，谓“战者，惧也，栗也。非与阳争战，乃疑于阳而自为战惧也”，则取唐鹤徵之说。皆苟务趋新，乖违古义。又删除《上、下经》之名，以《咸》、《恒》二卦移附《坎》、《离》二卦之末，尤窜乱旧次，割裂圣文。至六十四卦惟《否》与《未济》二卦置而不注。盖纳陛丁明末造，以《否》为乱世，《未济》为穷时，托不言以寓其慨也。前有钱一本《序》，其词颇譎，大抵不得志而著书之意。则是书不必尽以《经》义核矣。

△《周易旁注会通》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字养谷，钱塘人。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南京太仆寺少卿。初，休宁朱升作《周易旁注》，用王弼本。后程应明更定，从朱子本。文蔚以《经》、《传》相离，不便诵习，且旁注细字难读，於是改为此本。於原文一无增损，但易旁注为直下，又仍取十二篇旧文列之於前。以其可以通今，题曰《会通》。盖专为谐俗训蒙而设也。

△《古易汇编》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李本固撰。本固字维宁，临清州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案《易》自费直以《十翼》解《经》而郑康成以《彖传》连《经》文，於是十二篇之序始紊，如今《乾卦》是也。至王弼，又自《坤卦》以下每卦每爻取《传》辞连缀《经》文之下，并取《文言》入《乾卦》、《坤卦》之中，即今注疏本是也。

后王洙、吕大防、周燾、吴仁杰辈，递有考核，而晁说之、吕祖谦所定为善。故朱子《本义》参用二家。至吴澄，又谓《系辞》内“居室”七条、“祐助”一条、“何思”十一条，实《文言》之文，由王弼既取《乾》、《坤》《文言》入《乾卦》、《坤卦》，其无可附者，后人并入系辞内，而孔疏复曲为之说。复古《易》者但取《乾》、《坤》《文言》别为一卷，而散入《系辞》者未之改也。故其作《易纂言》，取此诸条入《文言》。是书篇第悉依朱子本，而《文言》则用澄本，故曰“古易”。然朱子本於古有据，吴澄说自昔未闻，以杜撰之说目为古本，於义殊为乖刺也。其书分为三集，一曰《意辞》，二曰《象数》，三曰《变占》。

《意辞》之目凡八，曰《古易》，附见书前。曰《辞会》，即《经》、《传》十二卷。自第十三卷以下另为一编，有胡国鉴《序》。曰《明意》，曰《释名》，曰《详易》，曰《玩辞》，曰《误异》，曰《易派》。《象数》之目亦八，曰《图书象》，曰《图书数》，曰《总论》，曰《画象》，曰《三易》，曰《广象》，曰《观象》，曰《衍数》。《变占》之目凡十，曰《蓍变》，曰《之变》，曰《反对》，曰《变例》，曰《辨成》，曰《观变》，曰《不卜》，曰《玩占》，曰《卜筮》，曰《断法》。

△《玩易微言摘钞》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廷筠撰。廷筠字仲坚，钱塘人。万历壬辰进士。是编采诸家说《易》之言，汇集成帙，故曰“摘钞”。首卷载《论易大旨》十馀条，亦皆徵引前人论说，未尝自立一义。盖仿李鼎祚《集解》之例。而鼎祚所采，多汉以来不传之佚文，足资考证。廷筠此书，特撮录近代讲义而已。

△《易引》九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时化字伯雨，歙县人。万历甲午举人。官至叙州府同知。时化传其高祖社昌之《易》学，著书六种，其子庞汇辑合刊。此其第一种也。共一百有一篇。前后泛论《易》理，中则每卦为一篇，兼及《系辞》各章。大旨以佛经解《易》，根本已谬，其是非不待辨也。

△《周易颂》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其《易》学之第二种也。上卷九十颂，下卷亦九十颂。前后泛言象数，中间每卦为一颂，亦有两卦为一颂者。其体格颇仿焦氏《易林》，要不脱佛家之宗旨。

△《学易述谈》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其子庞笔而志之，故以《述谈》为名。其《易》学之第三种也。分《密义述》二十则，《名象述》十二则，《卦爻述》四十则，《凡例述》十二则。总以禅机为主，故首卷之末，有佛家三乘之说也。

△《易指要绎》三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初，时化高祖社昌尝著《周易指要》五卷，至时化乃取而绎之。每段之下，凡称“绎曰”者，皆时化之言。其《易》学之第四种也。

△《易疑》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其《易》学之第五种也。首卷《密义疑》二十一则，二卷《名象疑》十二则，三卷《卦爻疑》三十六则，四卷《凡例疑》二十四则。所分四类，与《易学述谈》相同，皆别无精义。

△《易通》一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其《易》学之第六种也。多取《通书》、《正蒙》之言发明《易》理。案《通书》一名《易通》，《正蒙》亦多诠释造化阴阳之妙，其理本自相贯。然一经时化之发挥，则儒言悉淆於异学。盖其纰缪在宗旨之间，故不免貌同而心异也。

△《周易铁笛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耿橘撰。橘字庭怀，献县人。万历甲午举人。官至监察御史。是书每卦画六爻而系爻辞於画下，又取反对之卦爻辞倒书之，自谓古《易》。盖据税与权之本。其於《十翼》则取《文言》“乾元者”以下六十六字，“坤至柔”以下三十四字，谓当入《彖》。取《文言》“潜龙勿用下也”以下一百七字，谓当入《象》。

又分《系辞传》为上、中、下三段，则皆无据之说也。

△《易经通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字能始，侯官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以著《野史纪略》削籍。崇祯初，起广西按察司副使，不就。后为朱聿键礼部尚书。

聿键败，学佺自杀。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专释各卦彖词、六爻，融会一卦之意。其释“鸣鹤在阴”、“藉用白茅”诸句，颇有前人所未发之义。惟於《河图》、《洛书》推求不已，则以家在闽中，习闻漳浦之学也。然漳浦之学本别传於《易》外，学佺拾其绪论，愈衍愈支，既不及其术数之精，而又无当於《经》义，是进退无据矣。朱彝尊距学佺最近，而《经义考》注曰“未见”，殆当时已不甚行欤？△《周易可说》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撰。是书以象占为主，於前人中多采来知德《易》注，而深疑朱子《本义》。如谓“凡辞皆象也，《本义》一辞而分为象、占，如‘潜龙勿用’本一句，而以‘潜龙’为象、‘勿用’为占者非”，其说颇允。又谓“阴变为阳，阳变为阴，只是刚柔相推，而变化在中，非真阴变为阳，阳变为阴。譬如男子有时行阴柔的事，即可变作妇人否？妇人有时行刚方的事，即可变作男子否”云云，则殊胶固。不知变论其德，不论其人也。又谓“如《小畜》之下三爻，《本义》云以君子欲上进见畜于小人，上三爻则云以柔顺之君子畜止刚暴之小人。《遯》之二阴浸长，则阳遯矣。爻之初六、六二则云，君子之遯在后，与夫固守必遯者。

一卦之中乍贤乍佞，何可以训”云云，不知《易》之理变动不拘，随爻取象，不可以一格绳也。亦自为一家之说而已矣。

△《易经澹窝因指》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汝霖撰。汝霖字明若，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其书随文训释，盖专为科举制艺而作。

△《周易古文钞》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南都破后，绝粒而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乙未赐谥忠介。宗周与漳浦黄道周，明末俱以善《易》名。道周长於数，宗周长於理。其学多由心得，故不尽墨守传义。其删《说卦》、《序卦》、《杂卦》三传，虽本旧说，已失先儒谨严之义。至於《经》文序次，每以意移置，较吴澄《纂言》更为无据，亦勇於窜乱圣《经》矣。故其人可重，而其书终不可以训焉。

△《周易宗义》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程汝继撰。汝继字志初，朱之蕃《序》又称其字曰敬承，盖有二字也。婺源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袁州府知府。是书前有《自述凡例》云：“以朱子《本义》为宗，故名曰宗义。”然亦往往与朱子异。朱之蕃《序》称：“万历辛卯遇汝继於天界禅林，方以《易》学应制举。”又称：“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罗列诸家之说，不泥古，不执今，句栝字比，必求其可安於吾心，以契诸人心之所共安，而后录之。”盖其初本从举业而入，后乃以意推求，稍参别

见，非能元元本本究《易》学之根柢者，故终不出讲章门径云。

△《周易象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潢撰。潢字本清，南昌人。万历乙巳以荐授顺天府学训导。时年已七十九，不能赴官，诏用陈献章例，官给月米。后至八十二岁，终於家。《明史儒林传》附载《邓元锡传》末。是书主於言象，故引张行成说以驳晁公武主理之论。

大抵以《汉上易传》为椎轮，杂引虞翻、荀爽九家《易》及李鼎祚、郑汝谐、林栗、项安世、冯椅、徐大为、吕朴卿诸家，而参以己意。其取象之例甚多，约其大旨，不出本体、互体、伏体三者。虽多本古法，而推衍颇为繁碎，未能一一尽得经义也。

△《易经会通》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邦柱、江柟同撰。邦柱字砥之，万历丙午举人。柟字楚馀。皆休宁人。其所徵引至一百七十馀家，然大旨本为举业而设。故皆随文衍义，罕所发明。其所标举，有《全象合旨》、有《六爻合旨》，有《二卦合旨》，有《系辞合旨》，亦皆不出讲章窠臼。至於卷首列取象之义，分正体、互体、变体、复体、积体、移体、半体、似体、反体、伏体、对体诸例，自谓偶有巧合者，录其一二，实则横生枝节，随意立名。盖冗琐无当，徒生轆轳而已。

△《易芥》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陆振奇撰。振奇字庸成，仁和人。万历丙午举人。是书《经义考》作十卷，与此本不符。然所引郑之惠说称陆庸成为诸生时著《易芥》八卷，与此本合，则十卷乃字之误也。书中不载经文。其训诂专主义理，每卦多论反对之意。其论“用九”谓非六爻皆变，与《左传》蔡墨所称《乾》之《坤》者显相乖刺，知其不以古义为宗矣。

△《易林疑说》（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瞿崧撰。瞿崧字稚实，晋江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先是，瞿崧之父著《易经蒙筮》，未就而卒。瞿崧承其家学，考索诸家，有疑即为之说，故名曰“疑说”。其论《九畴》子目吻合《河图》，谓《洛书》可以叙畴，亦可以画卦，以及横图、圆图、逆数、顺数、八卦序次、五行生克，皆缴绕旁文，无关经义。《明史艺文志》作十卷。今此本止三册，不分卷数。疑就其初成稿本传写者也。

△《易经勺解》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林欲楫撰。欲楫字平庵，晋江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是书乃其子华昌所录。其说专主人事，以发明理义为主，不及象数。欲楫与杨瞿崧同里同年，又同说《易》，而持论各局於一偏，岂相激而相反欤

？然瞿崐似探《易》之本原，实牵合於《易》之外；欲楫似得《易》之皮毛，犹寻求於《易》之中也。

△《松荫堂学易》六卷（内府藏本）

明贾必选撰。必选字直生，上元人。万历己酉举人。官户部主事，以辩倪嘉庆冤谪外。旋升南京工部郎中。其解《易》以数为本，於《河图》、《洛书》之异同，《先天》、《后天》之分别，《上经》、《下经》之反对，皆主发明邵子之说。

△《易略》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梦龙撰。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调陕西，进布政司参政，分守固原。以奋击土寇战歿，赠太仆寺卿。事迹附见《明史张问达传》。是书随笔标识，不载《经》文，颇融会宋儒之说，而参以史事。大抵亦推寻文句之学。惟不取《河图》、《洛书》之说，则颇有卓见。

△《易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郑圭撰。圭字孔肩，钱塘人。是书成於万历庚戌。前二卷以六十四卦各为一论，后一卷则於《系辞》诸传中标举字义发明之。如论《乾卦》“闲邪存诚”云：“心者，人中龙也。其刚明不息，浑然乾也，著一物焉则不化，著一念焉则不神，所自邪也。邪识愈多，邪行愈妙，而赤子之心愈失，人道息矣。”又云：“天运不已，以其无著；天体无著，以其纯《乾》。”论《屯卦》云：“侯为国主，心为人主。心有主，心境自开朗；世界有主，世界自开朗。”论《蒙卦》云：“《屯》者混沌之世宜治也，《蒙》者混沌之心可教也。”论《离卦》云：“《坎》阳内，心学也。《离》阳外，治道也。”论《系辞》“洗心藏密”云：“《易》有太极，圣有心极。”其言皆近於二氏。观其论精变神一条，引杨简“心之精神谓之圣”，则源出慈湖，概可见矣。其他亦多涉明季时事。如论《师卦》谓：“汲长孺与公孙弘其忠佞相去天渊，然汲恃忠，不能善道，故不相。世路通塞，虽得之有命，亦求之有道。”论《否》、《泰》二卦云：“非中行之臣不能包容小人，包容小人不得，如何消得小人。”论《大过卦》谓：“过而不过者，郭林宗、陈仲弓。以过济过者，梁伯鸾、徐孺子。”论《遯卦》云：“舜、禹与四凶杂处尧朝，曾不见一毫同异之迹，故所谓肥遯者，舜、禹是也。”持论皆不纯粹。大抵有为言之，亦非《经》之本旨也。

△《重订易学说海》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郭宗磐撰。宗磐号鹏海，晋江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亥。用注疏本，顺文推衍。专主义理，不及象数。大抵以《本义》为宗，而杂采诸家讲义，贯以己说。於《本义》亦时有辨证，然不多见也。其曰《重订》者，盖此书先经付梓，后

觉其未善，复自加厘正云。

△《周易易简编》（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起龙撰。起龙字云从，上海人。万历壬子举人。官永宁县知县。是书《自序》，谓采汉、唐、宋以来注疏暨家藏未刻本多至充栋，笔之成帙，犹病其曠而杂，遂归根易简，融会精理，汇而成编。又谓其学渊源所出在屠隆与归有光。

有光笃志宋儒，隆则希踪两晋，二家学问，分道扬镳。书中义理切实之处，当由宗法於归；词旨轻隽之处，当由渐染於屠矣。

△《易学残本》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字去病，仁和人。万历壬子举人。官至工部屯田司郎中，谪常州府检校，后终於两淮盐运通判。据《明史艺文志》载，尔康《易学》五十卷。此本仅存《图》一卷，《图说》六卷及《说卦传》二卷，《序卦传》二卷，《杂卦传》一卷。每卷首但有“卷之”二字，而空其数，盖刊刻未竟之本也。其大旨附会《河》、《洛》，推演奇偶，纷纭轆轳，展卷如历家之数表。所谓圣人因象示教之本旨，渺不知其所在。以此为作《易》之奥，则老算博士人人皆妙契先天矣。其首列为起数之根者，有《古河图》、《古洛书》。陈希夷《龙图别传》：《古河图》、《今河图》、《古洛书》、《今洛书》。岂龙马所负一图，而有此四本。神龟所呈一书，而有此两本耶？抑后人以意造作也。为书如是，其完也不足贵，其阙也亦不足惜矣。

△《易窥》（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程玉润撰。玉润字铉吉，常熟人。万历癸丑进士。据《经义考》所引倪长珩语，知其尝官部郎，始末则未能详也。然《经义考》但载程玉润《周易演旨》六十五卷，而无《易窥》之名。又此书仅有十册，不分卷数，亦与六十五卷不合。

惟所解止《上、下经》，与程子《易传》同。其大意在申畅程《传》，凡《传》义与朱子《本义》异同者，多调停其说。与倪长珩所称取正叔先生传而增益之者，宗旨相符。或原名《易窥》，后改《演旨》，此犹其初稿。后以一卦为一卷，并《总论》为六十五卷。此稿则尚未分卷欤？今未见《演旨》，其为一为二，莫之考矣。

△《易学管见》（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洪启初撰。启初字尔还，南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兵部主事。是书用注疏本。大抵训诂之恒言。至於《系辞》、《说卦》每章之首，皆标首句为章名，亦非古式也。

△《易学》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极撰。极字元无，汉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尝官知县，而其所官之地则不可考。是编首有天启丙寅《自序》，谓初好读《易》，即寻究万廷言《易原》一书，恍然有得。迨三仕南中，官邸多暇，日以乐玩为业。研证既久，繙搜亦侈。其不甚异意者，於程子《易传》外，独杨简之《己易》、苏轼之《易解》、焦竑之《易筌》、邹德溥之《易会》，以故编中多采四家之书云。

△《周易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字抑之，嘉善人。万历丙辰进士第一。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事迹附见《明史钱龙锡》传。是书用注疏本，杂采前人之说，断以己意。许誉卿《序》云：“邵子揆诸气，程子揆诸理，朱子揆诸象。”此书自《屯》以下，於每卦前设互卦，后设对卦，举气与理、象而兼融之，此《揆》之所以名也。在明人《易》解中持择尚为详审。特溺於《河》、《洛》反对之说，体例纠纷，未能尽除锢习耳。

△《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潜夫，号仁植，桐城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劾罢逮治，谪戍，久之释归。崇祯末起故官，屯田山东、河北，兼理军务。事迹附见《明史郑崇俭传》。是书即其罢官后所著。凡《图象几表》八卷、《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其立说以时为主，故名《时论》。盖孔炤初筮仕，即撻珣祸。及膺封疆之任，值时事孔棘，又遭齟齬。有所忧患而发於言，类多证据史事，感慨激烈。其讲象数，穷极幽渺，与当时黄道周、董说诸家相近。孔炤自著《凡例》，称少侍先廷尉，教以三陈九卦。案孔炤父大镇，字君静，万历己丑进士，官大理寺少卿，著有《易意》四卷，载朱彝尊《经义考》。则《易》固其家学也。是编刊於顺治庚子，前有李世洽《序》。《经义考》作十五卷，或朱彝尊所见之本无《图象几表》欤？△《易就》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世淳撰。世淳字中明，嘉兴人。万历戊午举人。官至随州知州。张献忠之乱，城破巷战死。赠太仆寺卿。事迹具《明史忠义传》。是书前有张溥《序》，比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而《序》多微辞，颇寓不满之意。光时亨《序》则称《易》当从自己性彻入，不可依傍先儒。盖世淳命意如此。故其书似儒家之语录，又似禅家之机锋，非说经之正轨也。

△《伏羲图赞》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字季立，连江人。以诸生从军，官至薊镇游击。是书上卷，於奇偶之数，皆以黑白为阴阳，两仪、四象、八卦，皆规方而为圆，於先儒所传卦画方位、先后天方圆诸图，一一辨其所失。下卷为《图赞》二十一，末附《图向》一篇。大抵皆臆造之说，不足为据。惟《杂卦传古音考》一篇，用其所长

，转胜於全书。如《传》文“《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第谓居古读倨，引《诗蟋蟀》“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汉韦玄成《戒子孙》诗“昔我之坠，畏不此居。今我度兹，戚戚其惧”为证。考《周礼春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法，以犹鬼神示之居。”郑注：“居谓坐也”。故《春官释文》：“居，纪虑反。”则与踞通。《前汉赵禹传》“为人廉倨”，亦通作居。

《郅都传》“丞相条侯至贵居”，则居与倨通。与第说皆足以相合。知其考辨之确，而惜非大旨之所存。如移以附所作《古音考》，则庶几矣。

△《风姬易溯》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宣撰。宣字纪卿，一字虚舟，金溪人。其书止《上、下经》卦爻辞。前有《自序》曰“风，伏羲姓。溯风者，溯卦。姬，文周姓。溯姬者，溯彖。爻独不溯孔者，余观象家，非举业家也。”如其所言，则孔子《十翼》，竟为举业而作，其妄谬殆不足道。此因四圣人各自有《易》之说，而报讎流为行劫者也。所言多主於象，亦破碎支离，不尽合於《经》义。

△《周易古本》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华兆登编。兆登，无锡人。是书成於万历中。分《文王卦辞》上、下，《周公爻辞》上、下，为四篇。以孔子《象传》、《彖传》、《爻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八篇，以合十二篇之数。其所谓《象传》即今《大象》、《爻传》即今《小象》也。附《古本辨》一篇、《记疑》六条，皆自述更定编次之意。按《周易》十二篇见於《汉书艺文志》，其十二篇之次第不可知。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自宋以来，复古《易》者甚多，皆各有更定，彼此互异，然未有以卦辞、爻辞分篇者。兆登据马融、陆绩之说以为爻辞周公作，故应与文王异卷。究为单辞孤证，《经》、《传》别无明文。且孔子明言二篇之策，今以《上、下经》为四篇，亦无证据。

至六爻有爻画，见於吴仁杰之《费氏古易》，朱子已讥其重复。今用爻画而删初九、初六之文，则孔子《传》内称九六者何所自昉，岂孔子所见尚非古本乎？名为复古，实则臆说而已矣。

△《易经增注》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张镜心撰。镜心字用晦，磁州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编用注疏之本，随文阐发，多释义理。无吊诡之词，亦无深微之论，说《易》家之墨守宋儒者也。

△《系辞十篇书》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字明卿，长洲人。天启壬戌进士第三。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此编以“十篇”为名。今核其数，曰《翼易书》，曰《太极书》，曰《河洛书》，曰《羲易书》，曰《文易书》，曰《文序书》，曰《孔易书》，曰《蓍占书》，曰《卦爻书》，仅有九名。其首冠以《系辞说》，不入目录。《文易书》下附以《羲文合论》，而《翼易书》分上下，不知以何一篇足为十也。其书立名诡异，至其所说则不过掇拾旧文，编缀成帙而已。

△《易经颂》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仁锡撰。是书多剖析字句，以发挥意义，亦间与《本义》异同。大抵据文臆断之处多，而研究古训之处少。盖仁锡文士，於经学本非专门也。

△《易思图解》（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日曦撰。日曦字仲升，彭泽人。天启壬戌进士。是书以邵子《大横》、《大圆》二图为先天，《横排》、《圆排》为大成，其《小横》为太极，《阴阳卦序小圆》为先天小成，《文王卦位》为后天小成，《汉儒卦气图》加以《四正之卦》为后天大成，《杂卦》之次则为孔子《序卦》与文王《序卦》一例。后附以《河图》、《洛书》及周子《太极图》、邵子《皇极经世》《阴阳刚柔四象图》与一元消长数，各为之说。大抵出于臆撰。其《序卦》、《杂卦》二图，非方非圆，尤不知其何所受也。

△《易佣》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文安之撰。安之字铁庵，夷陵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朱由榔僭号粤西，以为大学士。告归，寻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官南京司业时所刊行。首列诸儒著述，次以伏羲卦位明《易》之数，以文王卦位明《易》之气。又以先后天之图一上一下反覆合之，以明对待流行之体。大概本来知德之说。然其诠释《经》文，又多主义理，不本诸图以立论，往往求高而涉於玄虚，求深而病於穿凿，不能尽归醇正也。

△《易史象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林允昌撰。允昌字为磐，号素庵，晋江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允昌《周易释义》六卷，称莆田有“金石社”，允昌集子弟月三会，自崇祯庚辰四月至十一月，凡二十二会。门人张拱辰、何承都等辑而成编。因允昌以“请学为圃”名斋，故曰《释义》。此书书名、卷数皆不符，当各自一书，彝尊失载也。其说取《易》象大义各摭史事以配之，每一卦为一解。

《自序》为本程《传》、朱《义》、诚斋、紫溪诸说，而参以己见。然牵合附

会处颇多，所谓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

△《周易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字沧起，汾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是编用注疏本，汇先儒旧说，融以己意。兼主义理、象数，亦采来注错综之例。词旨颇为浅显，而随文敷衍者多。

△《易学统此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维明撰。其子越续成之。维明字克晟，江宁人。前有天启四年维明《自序》。其书多取宋元以来诸说，不甚考究古义。每节之下皆敷衍语气，如坊刻讲章之式。越所补入各条及引述其父之言，皆别为标识，亦无奥旨。

△《易经小传》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郑友元撰。卷前有《自序》，自称其号曰澹山，不著岁月。《明史毕自严传》称：“时有诏县令行取者，先核其钱穀。华亭知县郑友元已入为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银二千九百。帝以诘户部尚书毕自严，自严饰词辨，遂下自严狱，遣使逮友元。”又《湖广通志》：“郑友元字元章，京山人，天启乙丑进士，官御史。”当即其人也。其书於《乾卦》经文卦辞下即接《彖传》，而分《文言》之释《彖》者附之，次《大象》，次爻辞，下接《小象》而分《文言》之释爻辞者附之，未免汨乱古经。其以爻辞为文王作，亦与先儒之论不合也。

△《周易爻物当名》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启丁卯举人。从朱由榔起兵。后守赣州，城破巷战死。其书惟载三百八十四爻，以互变推求其象，然互体、变卦虽古法，而遂球所推则自出新意。往往支离蔓衍，附会成文，不必尽当名辨物之本旨也。

△《广易筌》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瑞锺撰。瑞锺字德培，平湖人。《自序》言先尝为《易意筌》，十九年后复为《广易筌》。而书中又有称家先生《古筌》者，则述其父之说。其间《经》文次序用注疏本，惟《乾卦》分节解之，自《坤》以下，每卦为一说，《系辞》以后，每章为一说。多主人事，不取象数之学。凡《上经》、《下经》、《系辞传》上下各为一卷，而《说卦》、《杂卦》乃附诸《下系》之后。朱彝尊《经义考》作《易广筌》二卷，与此不合，殆仅见《上、下经》耶？自宋李光、杨万里以来，多以史事证《易》义，瑞锺是书，盖亦是意。然逐卦逐爻务求比例，牵强既所不免，且於当代时事概行阑入，尤为驳杂。造语遣词，亦多涉明季纤佻之习。

盖沿李氏、杨氏之馀波而失之泛滥者也。

△《周易独坐谈》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洪化昭撰。化昭自号日北居士，新都人。《经义考》列之马元调前，则启、祯间人也。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然无卷数。今本五卷，不知何人所分。其说以《说卦》、《序卦》、《杂卦》三传皆为汉儒所增入，故置而不言，惟说《上、下经》、《系辞》。然杂引古事，语皆粗鄙。如周公作歌招夷齐、夷齐答歌之类，杂以俳谐，殊乖说经之体。至谓文王八卦退《乾》於西北者，乃因岐在西北，意在以天自处，尤穿凿矣。其自述乃曰：“日北居士谈《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为迂，而非迂也。发挥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为凿，而非凿也。谓之‘独坐谈’，聊以自娱，而不可以语人也。”何其果於自信欤！

△《雪园易义》四卷、《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奇玉撰。奇玉字元美，嘉善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汝宁府知府。是编惟解六十四卦，议论纵横，而词胜于理。前列《增补四易图说》、《参订图说》、《进退变化图》、《对待流行图》、《生生竖图》、《卦变图》、《纳甲图说》，皆推衍先天之学。其因云林傅氏之说，以先天为《归藏》，后天为《连山》，又出邵氏本论之外矣。

△《易疏》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黄端伯撰。端伯字元公，江西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除宁波府推官。福王时官礼部仪制司郎中。南京破，死难。事迹附见《明史高倬传》。乾隆乙未，赐谥忠节。其书专主京房《易传》，卷首所列诸图，皆以发明京氏卦变之义。旁及《阴符》、《乾凿度》、《握奇》、《遁甲》等书，其说颇近荒渺。又《先天图》《震》《巽》互易，《后天图》《乾》《艮》互易，亦从来所未有也。

△《苑洛易学疏》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一敬撰。一敬，衢州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初，韩邦奇作《启蒙意见》五卷，推阐《河》、《洛》之义与卜筮之法，一敬因而疏之，自万历甲寅至崇祯壬午，凡二十九年乃成。於原书次序稍为易置，亦颇有删削。《自序》谓：“韩子以开明初学为心，故疏从其详。此书以溯源明理，窃附前人，故多遗末而寻本云。”

△《易鼎三然》（无卷数，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朱天麟撰。天麟字震青，吴江人，寄籍昆山。崇祯戊辰进士。由兵部主事改授编修。后桂王由榔僭号，以天麟为大学士，卒於广西。是书成於崇祯庚午，以读《易》譬之食味，溯《周易》之旨者曰“庖然”，发《归藏》之义者曰“漱然”，阐《连山》首《艮》之蕴者曰“飴然”，已为怪异。其子目有《混沌谱》、《中化逵》、《气穴》、《孙孙》等三十六名，无一非吊诡之辞，於

《经》义丝毫无当也。

△《周易广义》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郑敷教授撰。敷教字汝敬，吴县人。崇祯庚午举人。是编用注疏本，以程《传》、朱《义》为主，而推广其说，故名《广义》。凡诸儒之说与《传》、《义》合者取之，稍有不合者则去之。朱彝尊《经义考》载敷教《易经图考》十二卷，而不载是书，殆偶未见欤？△《尺木堂学易志》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明马权奇撰。权奇字巽倩，会稽人。崇祯辛未进士。官兵部主事。王台《序》称权奇才高召忌，甫阅仕版，在系者数月，縶维邸舍者三年。后事白归里，因成是编。其说皆诠释大旨，不规规於训诂，间引《庄子》、《文中子》诸说，旁及经史、禅乘以证之。盖忧患之馀借抒愤懑，固不以说经论矣。

△《十愿斋易说》一卷、《霞舟易笺》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吴锺峦撰。锺峦字峦稚，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官桂林府推官。鲁王监国，以为礼部尚书。后自焚死。乾隆乙未赐谥忠烈。是编每卦摘笺数语，止有《上经》三十卦，而无《下经》，似非足本。朱彝尊《经义考》惟载锺峦《周易卦说》，不著卷数，注曰“未见”，而无此书名。《江南通志儒林传》所载亦同。殆辗转传闻，相沿而误欤？此本前有小引，题曰《霞舟易笺》，又题曰《十愿斋全集》。以《易说》为卷一，《易笺》为卷二，盖编入文集之中，如李石《方舟集》例，今仅存此两卷耳。

△《易经说意》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字大士，临川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行人司行人。《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际泰本以时文名，故其说《经》亦即用时文之法，中间或有竟作两比者。自有训诂以来，一二千年无此体例也。

△《周易翼简捷解》十六卷、附《群经辅易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是编谓《河图》、《洛书》体用相为附丽，表里经纬，悉师羲《易》。首卷载古今诸图，中十六卷为《捷解》，末卷又为《图说》二十四条，《拾遗》九条，散漫支离，未得要领。附载《群经辅易说》一卷，仅十四页。大旨谓《大学》、《中庸》诸书皆所以明《易》，而西方之教独与之背。盖明末心学横流，大抵以狂禅解《易》，故为此论以救之。所见特为笃实。其八比高出一时，亦由其根柢之正也。

△《易辰》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登选撰。登选号澹馀，鄱阳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以三百八十四爻取象之义，杂引史事以证《经》。盖仿《诚斋易传》之例，而深切则不及之。其以《乾》初爻为象人心，《乾》四爻为象太子之类，亦颇穿凿。

《自序》谓《易》无象而三百八十四爻其象，辰无象而三百六十五度其象，故

以“辰”名其书焉。

△《易序图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秦鏞撰。鏞字大音，无锡人。崇祯丁丑进士。官清江县知县。是书以《序卦》言义理而不及象数，因合先后天而求之。《上经》分五节，象阳。《下经》分四节，象阴。每节中又一一分析而引《杂卦》及《彖》、《象》、爻辞以为之解。案《序卦》、《杂卦》，先儒多疑非孔子之书，故言《易》诸家往往粗陈梗概。至元萧汉中《读易考原》，述分卦、序卦之义，始详为发明。是书较汉中所言推阐加密，而穿凿附会亦以过密而生。盖此类皆《易》之末义，必求其说，亦皆有理之可通。然谓四圣本旨在是，则殊不然也。

△《读易略记》（无卷数，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字美之，号康流，又号壘菴，海宁人。崇祯庚辰进士，官旌德县知县。其《易》学出于黄道周，此书亦间引道周之语，然持论与道周又异。

其言象数，不主邵子之说，又别为《先天》、《后天》之图，取一索、再索之序为《先天》，取对卦、化气为《后天》，殊为创见。抄本不分卷数。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然细字至二百五十一页，必非一卷。疑彝尊所见或不完之本耶？△《读易隅通》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集之撰。集之字元成，萧山人。崇祯庚辰进士。官安庆府推官。是书多触类旁推以求其融贯。《自序》言一隅之通，故谓“隅通”。其论四时五行，多本之《皇极经世》书。又谓后天卦图为周家全象，龙亢上应天星，皆不免於穿凿。

△《卦义一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集之撰。是编於每卦约举大义，所发明不过数语，故名“一得”。其中颇有精澈之语，然支离处亦复不少。如释《讼》谓：“天开於子，水归於壑，见其始而不见其终，此天水《讼》之可以谋始而不可以成终也。”释《师》谓：“五行之用莫大於水，土有众多之义，而五行之用土又克水，有胜负之义。且土在上者为高，水在下者为深，即兵法之右背山林，前阻水泽也。”亦未免失之纤巧矣。

△《易图亲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集之撰。此书取《序卦》、《杂卦》以及三陈、九德、先天、后天之义为图四十有五，而各为之说。用力虽勤，然究不免於牵强凑合。至《上系》所引《中孚》等七爻亦为之图，而《下系》所引十一爻即不能为说，亦可见其出於臆度，而非本自然矣。

△《读易绪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棻撰。棻字仲芳，嘉善人。崇祯壬午举人。文渊阁大学士士升子也。士升尝作《易揆》，棻作是编，复推衍其未尽之意，故曰《绪言》。首以八宫各统八卦，为说八篇。次於六十四卦，卦为一说。次为《系传笺略》，附以《图书说》、《先后天说》、《上下篇说》、《观象说》、《观变说》、《错综互代说》、《反对说》、《大小彖象爻辞说》、《六爻主辅说》、《顺逆说》。大旨兼取象数，以推求《易》理。其间牵强附会，多不能免。又如以“师出以律”为律吕之律，“包羞”为小人羞恶之良心，“观我生”为长养之生，亦未免好求新异。至於君子小人、阴阳消长之际，多有感於明末门户分争之祸，借以发泄其不平，亦不必与《经》义尽相比附也。

△《易宪》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沈泓撰。泓字临秋，华亭人。崇祯癸未进士。官刑部主事。是编随文释义，不载《本义》原文，而全书宗旨一一与《本义》合。在举业家则可谓之简而有要矣。

△《说易》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字还一，内邱人。崇祯中由拔贡生官至太原府通判。是书前列《图说》，次《卦象》，次《彖传》，次《爻象》，次《文言》，次《系辞》，次《说卦》，次《序卦》，次《杂卦》，次《附录》。其分卷前后与古今本皆不合，颇近臆断。第二卷先列卦象，以孔子之《易》移於文、周之前，尤乖次序。

案朱彝尊《经义考》载中和《易林补》四卷，又名《大易通变》。今此书名《说易》，版心又标《跻新堂集》，疑即从文集中析出单行。而其卷数不止四卷，则《易林补》又当在此书之外也。

△《桂林点易丹》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字霖调，仁和人。其自题“桂林”者，乃举所居之地而言也。崇祯中副榜贡生，其科分则未详。是书前有其父《七宝山解易影》数则并《诸儒姓氏考》一卷。所胪列自周至明几数百家，而颇多前后失次。盖以摭录示富，未必悉睹原书。其所训解，大都顺文敷衍，不出讲章门径。《经义考》引张云章之说，斥其以圣经比之道家炉火，亦特据其书名而言，实则无一字涉丹经也。

△《周易说统》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振渊撰。振渊字彦陵，仁和人。是编大旨宗程朱《传》、《义》，凡诸儒说理可互证者，亦旁采并存，标为四例。其与《本义》相左而理有阐发者，曰附异；其互有异同与《传》、《义》相发明者，曰附参；其出自独见者，曰附别；其可以触类旁通者，曰附馀。凡所援引，各标姓氏，间或附以己意，则以

“彦陵氏”别之。

△《周易去疑》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宏谔撰。宏谔字士一，旌德人，老於授徒。故钞撮讲章，纂而成帙，以便课诵。其举例有五：曰演脉，曰阐旨，曰互参，曰摹象，曰注字。初梓於池氏。

后版毁於火，蒋时机又重刊之，而改其体例，卷首又题“蒋先庚增补”。标目杂糅，不可究诘。大抵书贾射利之本也。

△《四易通义》六卷（内府藏本）

明程观生撰。观生字仲孚，歙县人。流寓嘉兴。崇祯中知天下将乱，即弃去诸生，以相地之术自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其事迹颇详。然《经义考》惟载其《易内三图注》三卷，注曰“已佚”，而不及此书。盖遗书散失，此编幸而仅存，久乃复出，彝尊未及见也。其意以说《易》者多以我解《易》，而不能以《易》解《易》，故其义转为传疏所淆，因作是编。首列《横图、方图、圆图合参要旨》，次《卦象爻定辞微旨》，而於每卦每爻下各系错综互变所在以贯通之。

其大旨主於明人事。《自序》谓时当大乱，非藉四圣之力不足以救。故每发一义以举今之非，而折衷於《易》理之是，类多隐切明季时势立言。至释《晋》之上九，乃极称封建为良法，且言天地一日不改，此法终不可易，则立论未免迂僻矣。

△《易发》八卷（编修王汝嘉家藏本）

明董说撰。说字雨若，湖州人。黄道周之弟子也。后为沙门，名南潜。其论《易》专主数学，兼取焦、京、陈、劭之法，参互为一，而推阐以己意。其根柢则黄氏《三易洞玑》也。其研索具有苦心，而究不免失之杂。如《飞龙训》一篇，历引尧、禹、周、孔，谓皆以飞龙治万世，而复举《圆觉》、《道德》二经以为释迦、老子亦然，未免援儒入墨。又《黄鹂河洛徵》，谓黄鹂一声，即《河》、《洛》之全机大用。《杏叶飞龙表》，谓黄钟之律为杏叶之正位。其说皆近於怪诞。极其博辨之才，洗滌自喜则可矣，谓《易》之精奥在是，则殊不然也。

△《周易时义注》（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章佐圣撰。佐圣字右臣，歙县人。其书依经训解，而以《卦图》一卷附於后。大旨主於言理，而徵引芜杂，颇乏持择。书成於崇祯甲申正月。前有《自序》，谓以明经获隽，而烽火交讐，行路艰阻，因坐卧小楼，自为笺注，大都自忧患中来。盖有托而为之，故其言颇讥切时事云。

△《易参》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彭曾撰。彭曾号觉龛，钱塘人。是书用注疏本而不载《经》文，但标每节之目。首为《图说》，其方圆黑白虽皆《易》外之枝节，而自宋以来犹有所受。

又旁及历法、推步、奇门、九宫、干支、纳音，虽不得汉儒之本法，而其说犹有所传。又广而推及五岳地形、《禹贡》水道、堪舆、律吕、井田、兵法、道家、佛家、选择、六壬，殊泛滥庞杂，无所纪极。然则五藏六府亦配阴阳，将曰《易》为医作乎？方罫圆棋亦合奇偶，将曰《易》为奕作乎？至所诠释则与图渺不相关，仍不过摘句寻章，循文推演，间或自出新意，又往往乖舛。如谓《乾》为四月之卦，犹未分龙，雨未时行，故曰“潜龙”。《坤》之“履霜坚冰”乃指忠臣孝子而言，其初发一念为“履霜”，历久不变为“坚冰”。自有《易》以来无此说也。

△《易旨一览》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蒋时雍撰。时雍字绳武，江都人。其书训诂字句，乃村塾课蒙之本。

△《周易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国人字春山，郴州人。其书大旨谓先儒多是非倒置，以十为《图》，九为《书》，因作《辨》十九章，以九为《图》配天，以十为《书》配地。且及《河图》主生、《洛书》主克之理。盖仍祖刘牧之旧说。第十七《辨》言古人左图右书。左阳也，故左字五画；右阴也，故右字六画：殊为悠谬。书中率皆类此。其《凡例》乃云：“秦汉诸儒昧其则者千馀年，宋元诸儒枉其则者五百年，国人辨正，四圣知必冥慰。”何其诞也！

△《河洛定义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其说以伏羲则《河图》画《乾》、《坎》、《艮》、《震》四卦，则《洛书》画《巽》、《离》、《坤》、《兑》四卦。由《河图》四卦得《讼》、《遯》十六阳卦，由《洛书》四卦得《家人》、《中孚》十六阴卦。合《河》、《洛》迭为上下而得《否》、《姤》、《履》、《泰》三十二阴阳配合之卦。且以揲蓍之数不惟康节茫然，即一行亦属妄附。自以《河》、《洛》之议，至此书而始定。书成，且祭河洛之神及天地四圣，为文以告。其诞至此，又何异于中风狂走者乎？△《全易十有八变成卦定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大旨谓数九则满，满则损。数六则谦，谦则益。故大《易》总不外《乾》九损三，变为《坤》六。《坤》六益三，变为《乾》九。或《乾》九、《坤》六交相损益，十有八变以成卦而已。

△《周易对卦数变合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谓朱子不知《易》中“十年”“三年”、“七日”“八日”之旨

及《讼》九二“三百户”之数，国人乃於反对两卦得之。合《屯》、《蒙》二卦，以《屯》下《蒙》上，谓《屯》二爻为一年。逆数之至《蒙》五爻，历十爻为十年。合《需》、《讼》二卦，以《需》下《讼》上，谓《讼》二画九，即九十户。《讼》初画六，即六十户。《需》上画六，即六十户。五画九，即九十户。

合之得三百户。以为此意数千年不明。真穿凿附会之说也。

△《河洛真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其说谓天地十二会真数不出五十五，惜陈、邵俱未发明。因演《天地五十五数图》，卷末复附以《河洛真传说》数页。辨“蓍短龟长”之说，谓《记》云“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原龟筮并重。朱子妄更祝词，故重视泰筮。然所引证据，仍不过《广輿记》、《本草图经》诸书而已。

△《周易生生真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国人撰。谓先儒解《易》为变易，为交易，总不如《系辞》“生生之谓易”五字最确。又谓伏羲则《河》九，《洛》六，始画八卦，以木德王也。木主仁，仁为生生真种子。每卦六爻，推演五行相生之数以配合之。

△《三易大传》七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陈玉撰。书分二册。一曰《先天古易》，以解图书。又每篇系以赞语。其最异者，以《无极》、《太极》、《无极而太极》分为三图，而先天八卦配以英辅九星之名，后天八卦配以疏附先后之名。支离破碎，全无理据。一曰《后天周易》，以解《经》、《传》。虽言象数，而皆出臆说。附以《易导》、《易铃》、《易眼》诸书。其《易铃》有云：“若欲《易》学了彻，直须将一切训诂辞章尽情划却，即孔文之语亦不过《易》象一端之论，方有入处。”可谓敢为大言。

盖言图书者病於支离破碎，谈心性者病於杳冥恍惚。陈玉兼二家之说，而各得二家之极弊，真所谓误用其心者也。

△《易经补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芬撰。芬字舒林，歙县人。其书全列《本义》於前，而以己所发明附赘於末，皆标“补”字以别之。所得颇为肤浅。其《凡例》云述其王父有度所撰《易旨正宗》及其父希莱《易经要旨》而为之。今二书皆未见，然观芬之书，其大略可睹矣。

△《读易镜》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沈尔嘉撰。尔嘉字公亨，常熟人。是书悉依今本次序，每一卦一节，列《经》文於前，列讲义於后，而讲义高《经》文一格，全为缮写时文之式。其说皆

循文敷衍，别无发挥。《经》文旁加圈点，讲义上缀评语，亦全以时文法行之，即其书可知矣。

△《易学古经正义》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邹元芝撰。元芝字立人，竟陵人。自费直合《十翼》于《上、下经》，唐用王弼《易》注作《正义》，《易》遂用王弼之本。宋晁说之、吕祖谦诸家始倡为复古之说，互有考订，而亦互有异同。至朱子之《本义》，始定从吕本分为《经》二篇，《传》十篇，至今与王本并行。元芝是书，欲驾出朱子之上，谓孔子《十翼》与《经》并尊，不得抑之称《传》，遂臆为分别。如《乾卦》以“乾元亨利贞”五字为本经之《象》，割“天行健”三字为本经之《象》，而缀以六爻。他皆仿此。其《十翼》则仿制艺之体，《经》文反低二格、而《象辞》、《小象》之辞各冠以“《象》曰”、“《象》曰”字，跳行顶格书之。其《大象》“天行健”、“地势坤”诸句，因删之不能成文，遂既以为本经之文，又复见於《象辞》之内。一文两属，莫定所归。皆有意立异，而诡称复古，不知所据何古本也。其说经大旨，则以羲、文之《易》为卜筮之书，孔子之《易》为尽性至命之书，故所注皆舍象数而言义理。盖借尊孔子之名以劫伏众论，实则茫无确证，徒见其割裂圣经而已。

△《射易淡咏》二卷（江苏周厚埝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端惟题“西农”二字。前有陈懋《索射易书》一篇，称其字曰“孝若”。考懋至国朝尚存，尝与邱象随等共注李贺《昌谷集》。又书中称张九山青衣得《射易》半部於虎邱僧舍，乃录寄尹子求者。考明尹伸字子求，宜宾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崇祯甲申，张献忠部贼陷叙州，伸殉节死。此书既云寄伸，则是时伸尚无恙，当为明末人作矣。其说《易》但解六十四卦，每卦但标《象》、《彖》及第几爻字，不列《经》文。大抵皆借经发议，其言辨博自喜，而词胜於理。又喜作似了非了语，类禅宗之机锋，殊乏先儒明白淳实之意。每卦之末，各系以五言古诗一首，以发明一卦之大义，盖即所谓“淡咏”者。自古以来，亦无此说经之体例也。

△《大易衍说》（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时代，盖明人旧录藏本也。其书乃乡塾讲义，随文敷衍，不能发明大旨，亦姑存之可耳。

△《原易》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原太极图书》凡十一条，下卷《原六十四卦》。皆剽袭旧文，别无辨获，不足以言著书也。

△《易传义》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取程子《易传》、朱子《易本义》合为一书，冠以《图说》

、《纲领》各一篇。皆从《易经大全》中录出，故改朱本之次第以从程本，版式字画颇为工楷。曹寅《棟亭书目》亦载有此书一函。盖明代经厂本也。

△《易象与知编》一卷、《图书合解》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题曰“天山道人撰”。不著名氏，不知何许人也。其书惟论《河图》、《洛书》、八卦方位及对待流行之义、五行生成之理，皆於诸家《易》解之中钞合成帙。盖欲讲陈、邵之学而仅掇拾其糟粕者。

卷九 经部九

○易类存目三△《读易菟》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郑賡唐撰。賡唐，缙云人。前明天启丁卯举人，官至福建按察使佥事。是书《序》称丁亥，盖成於顺治四年。《经》文全用注疏本，每卦之末附《论》一篇，多经生之常义。至《系辞》旧虽分章，然自汉、晋以来未有标目。賡唐直加以“天尊章”、“设位章”诸名，则是自造篇题，殊乖古式。又《说卦》章次亦加删并而不言所以改定之故，更不免变乱之讥。盖犹明季诸人轻改古经之馀习也。

△《大易则通》十五卷、《闰》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字处静，别号菊潭，井研人。前明崇祯戊辰进士，历任少詹事。入国朝，官至大学士。是书专主阐明图学，汇萃诸家之图，各为之说。虽亦及於辞变象占，而总以数为主。其《闰》卷则续采明罗喻义《读易珊瑚笈》及刘养贞《易遗象义》之说也。

△《周易感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此书为未刻稿本，中多朱墨涂乙。其撰人姓名，墨笔题“东海衲民岳岚墨山氏述”，盖所自书。朱笔题“江西兵宪岳虞峦衡山氏述”，为其同里鲁钊所书。考《太学题名碑》录前明崇祯辛未科有岳虞峦，南直隶武进人。又《江南通志儒林传》称：“虞峦字舜牧，官至江西按察使。晚尤好《易》，撰有《周易感》及《春秋平义》二书。”书中云幼时及见熹庙初年，时代亦复相合。然则所谓《周易感》者，当即此书，特刻板误脱“义”字耳。书中又云“丙申五月著稿”，则成於国朝顺治十三年。疑其明亡以后，变服为僧，改名岳岚，故自号东海衲民也。是书惟解六十四卦，分作八巨册，而朱笔又间有标“二编第几卷”者。殆本有初编、二编，经钊删并为今本耶？其说详於取象，近钱一本之学。然皆参以佛氏，如称“西域之有迦文，犹中国之羲、文、周、孔”云云，谬妄非一。钊虽多所刊削，欲灭其迹，而能润饰其字句，究不能改易其宗旨。盖於王宗传、沈作喆之说又变本加厉矣。

△《易学筮贞》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赵世对撰。世对字襄臣，衢州人。兹编论《易》为卜筮之书，故经秦火而

独存。命之曰《筮贞》，谓以筮而贞万世之变也。不载《经》文，惟采先儒议论，分类编辑。一卷曰《缀集本旨》，曰《易学源流》，曰《图书节要》。二卷曰《蓍法指南》。三卷曰《占变详考》。四卷曰《易道同归》。论筮法与占变，条理颇为详明，盖纯以数言易者也。

△《周易明善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继发撰。继发字绳武，贵溪人。其书专以后天诸图为主，由占筮卦气而蔓延於律吕等韵。前有《自序》，谓：“后天之道以致用为主，而造化之流行有常有变。常者宰之於帝，变者藏之於神。履其常者以卦为体，通其变者以筮为用。是故帝者流行一定之极，而神者造化不测之机也。”其推阐亦颇极苦心。

然与讲先天之图者亦同一关纽，总为《易》外之别传而已。

△《丽奇轩易经讲义》（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纪克扬撰。克扬字武维，号六息，文安人。是编用注疏本，不录经文，但每卦约诂数条，皆略象数而谈义理。详其文义，盖标识於《经》、《传》之上，而其后人录之成帙者也。

△《羲画愤参》二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位时撰。位时字与偕，钱塘人。在前明尝官鄞县训导。是书成於顺治丙戌。前有位时《自序》，称：“小愤小悟，大愤大悟，不愤不悟。愤之云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故云‘愤参’。”其书专阐《河》、《洛》之数而附益以先天之时令、后天之节序。首列卦爻《象》《彖》诸解、图书诸说。每条之首，设卦难数条。卦画之下，列卦旨数条。卦后列《六爻总论》一篇，而以字义诸说别标题目，参错於经文之中。体例颇为庞杂。前又有黄道周《序》，不署年月，中有“时值《鼎》、《革》”语。考顺治乙酉、丙戌之间，黄道周方从朱聿键称兵闽中，势不暇为位时作《序》。况方辅聿键僭号改元，亦决不肯自称“鼎革”。

其为依托无疑。盖以道周喜谈象数，与此书宗旨相近，故假借之以为重耳。

△《周易辨疑》（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开先撰。开先字传一，长寿人。与嘉靖中太常寺卿李开先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易》学受於乡人来知德。（案知德虽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其授待诏则在万历三十年，下距明亡仅四十年，故其门人能至顺治初尚在。）故其书诠释象数，多推阐其师错综之例，惟卦变之说与知德不合。其中驳《本义》者颇多。

如九三“重刚而不中”、九四“重刚而不中”，《本义》谓九四“重”字疑衍。

开先则谓三画卦重为六画，自四画始，卦重则刚亦重。其说近凿。又如《坤》六二“直方大”，《本义》：“赋形有定，《坤》之方也。”开先谓方即径一围四，伏羲方图之方。尤为不伦。至所自立之新义，如《说卦》“《乾》为马”而爻词取象於龙，朱子以为理会不得，开先则谓“伏羲时龙马负图，《乾》虽为马而非马，乃龙马也。周公略去马字而止言龙，非拟之以马，又拟之以龙也”云云。案《乾》与《震》合德，龙与马同性，故《说卦传》《乾》《震》皆取马象。至《震》之为龙亦以一索得男，体从《乾》化，故二卦皆取龙象。圣人系《易》，偶举一端，不得胶此以疑彼，而委曲以迁合之也。且爻词“潜”、“见”、“飞”、“跃”诸义，岂能施之龙马耶？亦好异而不顾其安矣。

△《易存》（无卷数，大理寺卿王昶家藏本）

国朝萧云从撰。云从字尺木，芜湖人。前明崇祯己卯副榜贡生。是书乃云从年八十时所撰。以数言《易》，而其数乃以律吕、历算为宗，旁及於三命、六壬之术。前列《易存四学》一条，称学者先读《易》卦爻词、《大传》蓍法，次学卦气以及支干阴阳、五行生克、气运衰旺，次学算归、除、因、乘，次学音律、词曲、声调、管弦以及翻切诸法方得。其说颇属支离。夫奇偶阴阳为万事万物之根本，故《易》道广大，推之无所不通。律吕为《易》中之一理，非因律吕作《易》，亦非因《易》作律吕也。历算亦《易》中之一理，非因历算作《易》，亦非因《易》作历算也。即以医术而论，荣卫者阴阳也，七窍者奇偶也，心肾者《坎》、《离》之宅也，其消长则《姤》、《复》之机，其升降则《既济》、《未济》之象也。至於五运六气、司天在泉，无一不与《易》理通。亦将曰因医有《易》，因《易》有医乎哉！王士禛《池北偶谈》尝记云从作《杜律细》一书，凡吴体拗句，俱强使协於平仄。如“盘涡浴鹭底心性”句，则读“底”为高低之“低”。“江草日日唤愁生”句，则读“草”为《离骚》之“骚”。此书言《易》，殆亦类斯与？连江童能灵作《律吕古义》二卷，纯以《河图》、《洛书》为声音之本者，均可谓误用其心矣。

△《周易说略》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字稷若，济阳人。笃守朱子之学，因作此书以发明《本义》之旨。内惟第四卷分为二，故亦作五卷。李焕章作《尔岐传》云“八卷”者，误也。

△《周易纂解正宗》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复菴撰。复菴字菁来，吉水人。其书先列朱子《本义》，以《直解》、《大全》、《蒙引》诸家之说各系於其下。其子能立以图说未备，重加纂订，别为一编，附之於后。盖里塾讲授之本也。

△《周易麈谈》（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经义考》载孙应龙有《周易麈谈》十二卷，疑此本是也。应龙字海门，馀杭人。顺治丁亥进士，官隰州知州。其书多引先儒语录，排比成文，或标曰“注”，或标曰“解”，或标曰“传”，每章之中三名叠见，竟莫得而详其例也。

△《周易纂注》（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颖撰。奇颖字九愚，嘉定人。顺治辛卯拔贡生，官平遥县知县。此书大概依附朱子《本义》而稍参以己说。后有《附录》一卷，则其子所刻墓志、行状也。

△《易史参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矫然撰。矫然字思菴，闽县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乐亭县知县。是书於每卦象爻各证以史事，盖仿李光、杨万里二家《易传》之意，而所举不免於偏枯。夫《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而不胶滞於一二事。文王、箕子偶引以明卦义，无所不可。至於每象、每爻必求其事以实之，则挂漏牵合，固其所矣。

△《大易疏义》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字淇瞻，溧水人。顺治甲午举人。其书论《九畴》本於《洛书》，谓万物之生始於五行，故五行居一。皇建有极为天地人物之主，故皇极居中。天时人事之应尽於五福六极，故福极居九。三八政，王者所以治明。七稽疑，王者所以合幽。此中央四正所以立其干也。五事尽乎人事，五纪考乎天时，故居肩之左右。三德以辅皇极，庶徵以验五行，故居足之左右。宋人《九畴》自《九畴》、《洛书》自《洛书》之说，未足以窥《易》书之奥。盖芝藻并主象数，故立论如此。然《系辞》虽有《洛书》之名，而所为《洛书》者其文实不可考。

后人影附太乙九宫之法以造《洛书》，因而牵《洛书》以解《易》。是徒借《洛书》之名而非孔子所谓《洛书》也。夫《连山》、《归藏》，名见《周礼》，可以刘炫之书当之乎？芝藻亦眩於旧文，未之深考耳。

△《周易滴露集》（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完臣撰。完臣字良哉，平原人。顺治乙未进士。是书皆训释文句，不及象数。大旨取朱子《本义》为主，而附益以诸家之说，於吴璉《订疑》、蔡清《蒙引》、姚舜牧《疑问》所引尤多。间亦附以己意。所注仅上、下两《经》，而无《系辞》以下，盖用程子本也。

△《周易疏略》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字仲诚，上蔡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资县知县。沐於《五经》、《四书》皆有《疏略》。其解《周易》，自谓悉本孔子《十翼》之义。所注多取旧文，融以己意，不复标古人名氏。书中力排京房、陈抟、邵康节之学

，而抟等所造《河图》、《洛书》及伏羲、文王诸图仍列於卷首。其《洛书》条下注曰：“圣人因之，以明吉凶，著於《易》之首”。是竟以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也。又揲蓍求卦必自内而外，由初而上，故古本相传卦画之下所注皆先后下上。沐独用朱睦之例，改为先上后下，於卦爻之始初终上，《系辞》之小成大成，俱无一可通。前有康熙庚申赵御众《序》，称“韦编以来，《易》学久晦，得此书乃明。”又有王渭《序》，称：“孔子之说有不可易，则张先生之说亦不可易。”

沐自谓朱子所不能解者，绎诸孔训，恍然来告，敢曰独信，亦谈何容易乎！

△《加年堂讲易》十二卷（编修戈岱家藏本）

国朝周渔撰。渔字大西，兴化人。顺治己亥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前有《自序》，称与朱子《本义》、程子《传》及古今来言《易》之家大相乖戾。谓：“直接加年寡过之学，渔不敢当也。谓四圣人觉世明道之旨，不欲终晦於天下，赖四圣人之灵，窃吾之聪，凿吾之明，假吾之心虑口宣，以代为发之也，是则何能辞？”其自命甚高。今观其书，非惟尽反汉、宋诸家之说，并《系辞》、《文言》亦指为非孔子之说，横加排诋。即《彖传》亦有所去取。末附一卷，辟《洛书》之伪。首弁一卷，别衍《河图》之奇偶，而深斥《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文。所解六十四卦，亦多创论。如谓乾卦以龙喻性，六爻皆言见性尽性。“见群龙无首”，犹言见性而实无所见。要之性亦强名，见亦落见，故增此以扫六爻名象之迹。谓《复卦》言贤人之去就，先儒作复善解，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其翻新出奇，大率类此，亦可谓好怪矣。

△《读易近解》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号弓菴，临川人。顺治中以岁贡生官鄱阳县训导。是编取《周易图说》为之发明，使浅显易解。旧有图者，因图而推衍之。旧有说而无图者，补图以证佐之。盖於《易》专主数，於数专主宋学者也。

△《周易郁溪记》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郁文初撰。文初号郁溪，蕲州人。官至肇庆府知府。此书为河间贾棠所刊。凡《总论》一卷，《上、下经》九卷，《系辞上传》三卷，而《系辞下传》至《杂卦传》则皆标卷下以统之，不复分析卷目。盖编次者之失也。书中首推《河》、《洛》，纵横曼衍，不出常谈。至於各卦《彖》爻，立论尤多僻异。大率以五行生克、精气骨肉为言。如解“需于血，出自穴”，则云：“《乾》者精气之极，而血脉之生通之，中行《需》是已。《坤》为血脉之极，而精气之生通之，中行《晋》是已。出自穴者，谓人自有生以来，耳穴已有，而今则天地通，水自穴中出也。目苞之启亦犹是也。”解“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

出门庭”，则云：“明之入也，自右腹而下，自左腹而上，意巽也。火复则风生，心开则意随。”盖愈凿而障碍愈多矣。

△《周易起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图撰。图字寄严，永丰人。是书以《太极》、《先天》、《河》、《洛》诸图合而演之，支离曼衍，不可究诘。如周子《太极图》以无极作一空圈，此则变为一纯黑圈形，以为阳含於阴。至于《太极图》乃为半黑半白圈，是先生阴而后生阳，非太极生阴阳也。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之阴阳，尤为牵合。

昔林至《水村易镜》以卦配星，以为“仰观天文”。此更以卦配地，以为“俯察地理”。此非惟圣人作《易》，虑不及此。即邵子、周子传陈抟之图，岂料其末流至此耶？其诠释《经》文，每句皆随意叶韵，如《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以“天行”为一句，“健”为一句，“君子以自强”为一句，“不息”为一句，而注曰“行叶杭，息叶襄”。《坤卦》初爻则注曰：“六叶翕，至叶室”，殆不知其何据。他如“云行雨施”、“飞龙在天”之类，必破为二字一句，虽嫌烦碎，理尚可通。至於《乾卦》三爻以“君子终日”为一句，“乾乾夕惕”为一句，“若厉”为一句，“无咎”为一句，则“君子终日”四字，不知是何文义矣。又《经》文之中多间以图，其图皆奇形怪状。如《文言传》“见龙在田”节下，附一物欲所蔽图，作纯黑壶卢形。上段分布五小白圈，中书“人欲一萌，血自攻心”云云四言诗十二句。下段则书“欲海茫茫不计深，其中灼灼产黄金”云云七言诗八句。左右注“致知格物”四字。下注云：“此亦黑体用阴文。”

其图大抵皆类此，真不知意欲何为也。

△《易赘》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艮撰。艮字无闷，号不菴，歙县人。是书每条皆泛论《易》理，不标经文。凡与人问答书中有论及《易》者，亦节录附入。自序云：“汉儒乱其数，宋儒凿其理，其有合於《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然大旨仍主义理而不言象数。《经义考》作一卷，称其友始安吴怀、鄱阳史白序之。今二《序》并存，而卷分为二，题曰“王炜”，盖艮之初名也。

△《易大象说录》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吴舒凫撰。舒凫一名逸，字吴山，吴县人。是书惟释《大象》，盖因杭人施相《周易大象颂》而作，每条附以赞语。其中改“天行健”为“天行乾”，“天地交”为“地天交”之类。其子向荣《跋语》述其父言，称不阙疑而改《经》文，获罪千古，盖已自知之矣。前有《施相传》，谓崇祯乙卯相年十七。明崇祯无乙卯，当是己卯之讹也。

△《周易惜阴录》四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字尔瀚，江阴人。《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称其与陆陇其相契。考陇其《三鱼堂集》中有世沐《四书惜阴录跋》，盖亦讲学家也。其解《经》皆以变爻为主，盖宋都絜之绪论。其法为太卜旧法。其说则空谈义理，不出语录之窠臼。

△《周易存义录》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其文与《周易惜阴录》并同。盖自觉其冗杂，删为此本，非别一书也。

△《周易惜阴诗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是书取经传字义，分题赋咏，或为四言赞，或为五言、七言诗，多至一千馀首。盖本张九成《论语诗例》而益曼衍之。其《惜阴录》用吕祖谦本。此集所列《彖》、《爻》、《象传》次第，则仍用王弼本。其文皆体近歌括，不可入於诗集，今仍附之《易类》焉。

△《图易定本》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邵嗣尧撰。嗣尧，郟阳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江南提学副使。其言《易》，以《河》、《洛》之数一乘一除之。小圆图即小横图之顺往逆来，大横图即小横图之因重成爻，大圆图即小圆图之运行寒暑，方图即大圆图之《乾》君《坤》藏，文王二图实由此变而通之。盖本於《皇极经世》者为多。末附以揲蓍之法。《自序》谓一刻於都门，再刻於上谷，三刻於襄阳，屡有改易。此本刻於康熙甲戌，凡四易稿始为定本云。

△《易经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洗撰。洗字叔大，号实斋，海宁人。康熙壬子举人。由中书科中书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其书取六十四卦每两卦为一篇，前列《经》文而缀《总论》於其后。前无序文，亦无凡例。观其两卦合并之意，有以阴阳相反言者，《乾》、《坤》、《剥》、《夬》、《复》、《姤》、《坎》、《离》、《震》、《巽》、《艮》、《兑》、《临》、《遯》是也；有以上下反对言者，《屯》、《解》、《蒙》、《蹇》、《需》、《讼》、《师》、《比》、《泰》、《否》、《未济》、《既济》、《同人》、《大有》、《随》、《归妹》、《无妄》、《大壮》、《晋》、《明夷》是也；有以卦名比合言者，《小畜》、《大畜》、《小过》、《大过》、《损》、《益》是也；有以杂卦连合言者，《咸》、《恒》、《家人》、《睽》、《丰》、《旅》、《涣》、《节》、《萃》、《升》是也。至於《履》与《谦》、《豫》与《渐》、《蛊》与《困》、《观》与《颐》、《噬嗑》与《中孚》、《贲》与《革》、《井》与《鼎》、则未审其所以合并之意矣。

△《周易广义》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潘元懋撰。元懋字友硕，鄞县人。是书成於康熙壬子。以朱子《本义》为主，逐句发明，如注之有疏。又以章旨、节旨及敷衍语气者冠於上方。所谓坊刻高头讲章也。

△《大易蓄疑》七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字乔南，韩城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贵州巡抚。是编用王弼之本，但有六十四卦而无《系辞》以下。其说多用朱子《本义》而小变之。

然措语蹇滞，多格格不能自达其意。

△《易论》（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徐善撰。书首有沈廷劬《序》，称为南州徐敬可，则当为南昌人，而善自署曰嘉禾。考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徐敬可《左传地名考序》，又阎若璩《潜邱札记》亦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考》”云云。其字与里贯皆合，惟名有异，未知为一二人也。其书成於康熙丙辰。不载《经》文，亦不及《十翼》，惟六十四卦各为一篇，条举其义而论之。才辨纵横，而颇浸淫於佛老。

△《周易应氏集解》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应揆谦撰。揆谦字嗣寅，钱塘人。康熙己未尝举博学鸿词。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七卷。此本仅十三卷，然首尾完具，不似有所佚脱，或彝尊偶误耶？其注杂采诸说，故名《集解》。所取多依文训诂之说，未为精密。首列诸图，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乃创为《上经》三十六卦往来之图，《下经》三十六卦往来之图。一往一来，共成七十二卦，尤为枝节。

△《易原》（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振芳撰。振芳字香山，山阴人。是书列《古本图书》、《古本易经》为首卷，列诸图与说为次卷。其《古本周易》，集诸家旧本而考其异同，於章句文字颇有厘订。惟所载图、说自《河》、《洛》、蓍法、五行、卦气而外，并及天行地势之类，则不免曼衍支离。夫《易》为象数之总，推而衍之，三才万物无不贯通。故任举一端，皆能巧合，然於圣人立象设教之旨则究为旁义也。

△《易或》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在汉撰。在汉初名之裔，字天章，晚年乃易今名，字寒泉。歙县人。初与赵振芳同著《易原》，后复自作是编。曰“或”者，疑不自信之意也。书中不载《经》文，止按其节次，自为解义。复兼采诸儒之说，皆未见精要。卷首列《观玩要领》一篇，其第二条谓“爻辞”系於文王，而非周公。然文王作

《彖辞》、周公作爻辞，自马融、陆绩以来，相沿无异。在汉乃欲去周公而存三圣，亦过於臆断矣。

△《易经辨疑》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问达撰。问达字天民，江都人。前有康熙己未广平冀如锡《序》，称其得力於阳明良知之学。故其书黜数崇理，而谈理一归之心，力扫卜筮之说，未免主持太过。问达《自序》，首推王弼，又引王守仁“个个人心有仲尼”及“求诸我心之是”诸语。是即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也，宜有取於弼之虚无矣。

△《周易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浦龙渊撰。龙渊字潜夫，吴县人。尝佐洪承畴幕，以承畴荐，授城步县知县。其书名《易通》者，谓六爻之义本一理，四圣之旨本一贯，自说《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辞不通於《象》辞，下卦之辞或不通於上卦之辞。故六十四卦各立论发挥，於卦义、爻义或逐条剖析，或连类推阐，务使相通而后已。其说不为无见。然卦爻之义宛转相通，亦犹一人之身，脉络孔穴宛转相通也。必从一脉以通百脉，由一穴以通百穴，则必有所隔碍於其际。故龙渊所说，有时而融洽，亦不免有时而穿凿。至既欲牵合於理学，又欲比附於史事，纵横曼衍，辨而太华，是又作论之才，非诂经之体也。

△《周易辨》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浦龙渊撰。兹编因《系辞》“包犧氏王天下”之文，遂谓六十四卦无一非帝王师相之事，乃明主良臣所以致太平之书。因《乾卦》“六位时成”之文，谓六爻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周公分位系辞，正名定分，皆取诸此。历来一切图书、象数、卦变等说，皆略而不论。夫人事准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

然谓帝王师相之学当求於《易》则可，谓《易》专为帝王师相作则主持太过矣。

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作二十八卷。此本少四卷，疑亦《经义考》传写之误也。

△《周易义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于琳撰。琳，平湖人。兹编皆因仍旧说，依文训释，罕所发明。末列三十三图，亦皆剽袭旧图而小变其貌。其自作者，如《在天成象图》，以日星霞露虹左列为阳，以月汉风霜雪右列为阴，而以云雨雷电雹雾居中为兼阴阳，殊为无理。《在地成形图》，以水金山右列为柔，土火石左列为刚，木丝穀盐并列於中为兼柔刚，尤不可解。而《成男成女图》作⊙○之形，《一阴一阳谓之道图》又作○=●形，益怪诞矣。

△《身易实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劬撰。廷劬字克斋，嘉兴人。康熙中由副贡生授栎城县知县，官至商州知州。是书一以程朱为宗，凡宋明诸儒称引程朱之说者，摭拾无遗，其别有发明者，概屏弗录。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体《易》之为实。以身体《易》，又必以《易》见诸用之为实。”故名其书为《身易实义》云。

△《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河图》、《洛书》，辨者既非一家，驳者亦非一说。奇龄谓今之《河图》即大衍之数，当名《大衍图》，而非古所谓《河图》。今之《洛书》则太乙行九宫之法，亦非《洪范九畴》。既著其说於前，更列其图於后。其排击异学，殊有功於经义。顾其所列之图又复自生名例，转起葛藤。左右佩剑，相笑无休。是仍以斗解斗，转益其斗而已矣。

△《易宗集注》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宗彝撰。宗彝，高邮人。是书成於康熙庚申。以象、数、理各有宗，因象而测其数，因数而测其理，而所宗者以中为主。故卷首冠以《中论》三篇。其说谓《河图》、《洛书》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数之中也。中，理之宗也。故名《易宗》。案《易》所言“中”，皆指中画，过与不及，皆因象示戒，则谓《易》为用中，未始不可。然必执《河图》、《洛书》之五位以为用中之本，则横生枝节，附会经义矣。注中於变爻、变卦及反对、互体之义独详，而卷首兼论岁运。其学盖出於黄道周而参以他说小变之。中间诋斥先儒，殊为已甚。

又每节之下必注“宗彝曰”，云以拟《象传》，尤无谓也。

△《周易清解》（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见龙撰。见龙字寿水，杭州人。康熙中诸生。其说《易》，主象与理而略於数。如解《屯》六四四止而初动，有“班如”之象。《大壮》九三“用壮”、“用罔”之故。《旅》六二“得童仆”为得三爻。此类凡数十条，皆於《经》、《传》有裨。惟《经》前《传》后，次序昭然。汉晋以来，或亦析《传》以附《经》，从无后《经》而先《传》。见龙乃移《系辞》、《说卦》、《杂卦》、《序卦》於《上、下经》之前，分为二卷，名曰《孔子读易传》。则欲尊孔子而不知所以尊矣。

△《周易本义述蕴》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字上均，丹阳人。康熙庚午举人，乾隆初荐充三礼馆纂修官。是书取名《述蕴》者，盖取《通书》“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

以发”之义。大旨恪遵朱子《本义》，如解《屯卦》六二“匪寇婚媾”句，解《否卦》“否之匪人”句。舍《本义》而从程《传》、孔疏者，亦偶有之，非其通例也。其《经》、《传》之次第，则於卦画之后继以《彖辞》、《彖传》，於《彖辞》、《彖传》之后继以《象辞》、《象传》，而《乾》、《坤》二卦则又割《文言传》为二段，分缀於《彖》、《象》二传之下。其以《大、小象传》列《彖传》后者，自谓用今本《乾卦》之例。列《象传》於《彖辞》后者，自谓用今本《坤卦》之例也。然割裂《文言》，又用何例乎？既非今本，又非古本，殊为进退无据。又既解《本义》之九图，而《卦变》一图其说与《本义》互异者，置不一言，亦为疏漏。至订定《杂卦》《大过》以下八卦，本蔡渊之说而小变之，以《渐》、《归妹》、《既济》、《未济》四卦相次为隔句韵体，亦殊勇於改《经》也。

△《周易蕴义图考》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编主先天之学，皆根柢图书，演错综互变之旨，大抵推阐旧说也。

△《砚北易钞》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字昆圃，大兴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乾隆辛未恩加吏部侍郎衔。是编用注疏本，以程《传》、《本义》为主，杂采诸说附益之。中多朱墨校正商榷之处，盖犹未定之稿也。

△《宋元周易解提要、附易解别录》（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署养素堂纂本。又有黄叔琳名字二私印，盖即叔琳所录也。其书盖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但裒诸说，不加论断。然所采录颇简，且书名既题“宋元”，而书中复录《子夏易传》语十数条，未免失于断限。又宋时说《易》者如王湜《易学》、林至《易裨传》、郑汝谐《易翼传》、赵汝梅《易叙丛书》、林光世《水村易镜》之类，传于世者尚多，兹皆未录。而元人说《易》者竟未采一家。其书未分卷帙，亦无序目，殆犹未成之本也。后附《易解别录》一册，盖旁采异说，亦仅有宋而无元云。

△《周易浅解》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步瀛撰。步瀛字翰仙，河南新安人。康熙辛未进士。是编题其父含命意而步瀛笔受者，昔房融译《楞严经》称为笔受。此注经而袭佛氏之称，盖偶未检。其《凡例》称“家传《易》学已历六世，自其曾祖至其父与伯叔及其弟侄，均以《易》得科名。又称《易》家自明嘉、隆以后，穿凿附会，置《本义》、程《传》不顾，惟喜新奇异说。见之文者，蒙混支离。《大象传》孔子所著，庚辰房书竟认作周公语”云云。盖其家传科举之学也。

△《易经详说》（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辛未进士，改庶吉士。是书兼用程《传》、《本义》，谓朱子分象占，程《传》说理，二书不可偏废。故兼取二家之说，低一格以别於经。又采诸儒之说互相发明者，再低一格以别於二家，覲祖时有所见亦附著焉。其中亦间有与朱子异者。如朱子谓《左传》穆姜筮遇《艮》之八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彖辞》为非。覲祖则谓《艮卦》只二不变，当为随。既以二为八，则非六二矣，当以《彖辞》为是，史非妄也。又谓文王八卦方位未必分配父母男女，较量卦画阴阳。朱子从后推论，未必是文王当日之意。又不取卦变之说。盖大旨虽出程朱，而小节则兼采诸论也。至所论卦变，谓来知德为姚江之支派馀裔，创立异说，以翻程朱《传》、《义》之案。考王守仁未尝讲《易》，知德亦不传姚江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之诸儒案中，谓其与阳明相异，而惜其独学无朋，师心自用，可为明证。覲祖以门户馀习，见近似者而咻之，亦考之未审耳。

△《易学参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昌临撰。昌临字与肩，嘉兴人。是书分内、外二编。内编为说六篇，自《先天八卦图》以至《八卦纳甲》。外编亦六篇，自天干化气五行以至七政四馀。盖欲从汉学而不究古法，遂以后世斗首化曜之说参杂而敷演之，可谓逐影而失形矣。

△《易象》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明弼撰。明弼字亭二，陕西人。康熙间官凤翔府教授。是编取六十四卦《大象》列《本义》於前，而各敷衍数语於后，殊无所发明。

△《易宫》三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号易斋，归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其书前后无序跋，末阙《杂卦传》，其中亦多阙文、阙卷，又颇有涂乙，或注“未定本”字，或注“非先生手授本”字。则隆元草创未竟之书，其门人追录之也。

大旨取来知德之说，以不反对之卦为错，反对之卦为综。错者一卦自为一宫，综者两卦合为一宫。《上经》三十卦不反对者六，合之为十八卦。《下经》三十四卦不反对者二，合之亦十八卦。总二篇分配之数，适符邵子三十六宫之义，故以名书。中多从吴澄《纂言》，改易《经》文，颇伤于轻信。

△《读易管窥》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是编卷一为《考略》，次列《河图》、《洛书》诸图。其《河图旋毛》、《洛书坼甲》二图云，得之朱升《易经旁注》。然升洪武时人，非伏羲时人，不知何自而见之（案《旋毛》、《坼甲》二图乃吴澄所传，非始于朱升）。卷二为《先天后天卦图》。卷三为《著数太极图》、《卦象太极图》

、《性理太极图》。《性理》即周子之图也，馀二图，隆元所造也。卷四为《参伍错综图》，为《纳甲》，为《卦变》。卷五为《启蒙三十二图》，而附以《占例私言》。大抵力阐陈抟之学。其辨归有光《先天图》晚出一条，谓《舜典》首二十八字齐建武时始出，学者未尝疑之，岂先天四图不可出於太平兴国时？是又未考《经典释文》之语矣。

△《读易约编》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江撰。江字东注，江都人。是书成於康熙丁丑。其《凡例》有云：“是编原为便举子业，凡可备大小试题者，著其精意，馀止存《经》文。”盖乡塾课蒙之本也。

△《孔门易绪》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德纯撰。德纯字能一，号松南，长洲人。康熙庚辰进士，官常山县知县。是书专以《十翼》解经。其说谓经本无阴阳、刚柔之名及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之象，皆夫子所显示以阐经，故曰《孔门易绪》，为目凡三：曰《经绪》，说《上、下经》也。曰《传绪》，说《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也。曰《绪馀》，则以诸家《易》图为未善而以己意推衍，自立新图、新谱也。别以《引绪》冠於首，则总论也。其说与诸家迥异。盖《易》道广大，随引一端推衍之，皆可成理耳。

△《易韦》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朱襄撰。襄，无锡人。是书成於康熙庚辰。卷首为《易图说》，凡十二图。其以九数为《河图》，宗刘牧之说。而以《洛书》为八卦，又与牧异。其《尚占》一图，独有图而无说，殆传写佚之欤？次为《读易字义》，凡十四篇。其说无一不与前人相反。盖不究圣人立教之本，而惟黑白奇偶之是求，其势必至於此，不足异也。其《读易字义序》称命之曰《易韦》，而撮取《大传》中之字，推明其义凡十四则，冠於《易韦》之前。然则《易韦》别有全书，此特其卷首《图说》及《字义》耳。

△《周易阐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戴虞皋撰。虞皋号遯轩，昆山人。是编原稿凡三四百纸。虞皋自以为太繁，删存十之一二。其子孙贻又以为太简，复采原稿补其遗阙，即此本也。书成於康熙壬午。前有孙贻《序》，后有虞皋从子鉴《跋》。大旨黜象数而明义理，故名曰《阐理》。首冠《授易源流》一篇，分言数、言理二宗，於汉以来诸儒之学皆有所排击，惟推尊郝敬之书，持论颇偏。其述数学，以为老子传鬼谷子，后焦延寿得之以传京房，陈抟得之以授穆修、李之才以及邵子。按老子与孔子同时，鬼谷子与苏秦同时，相距百有馀年，邈乎无涉，不知老子之《易》何以得传鬼谷子。又《汉书》载焦贛之学莫知所出，自称出於孟喜，而喜弟子

施雠等力攻其非，无所谓得之鬼谷子者。至焦、京乃占候之术，而陈抟所传《先天》诸图，则以道家炉火之说推衍阴阳奇偶，其法截然不同，亦无所谓得之焦、京者。虞皋所云，均不知其何本。其述理学，以为孔子授商瞿后，分田何、费直二家。田何学传晁说之、吕祖谦。费直学传郑玄，玄传王弼。至宋而为周、程、朱三家之学。至明而为胡广之《大全》、蔡清之《蒙引》、林希元之《存疑》、陈深之《通典》，而郝敬之书独能脱尽陈腐。案郑玄、王弼，截然两派，一汉一魏，时代又殊，无玄传於弼之事，所考尤疏矣。

△《易荡》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鲲撰。鲲字羽南，桐城人。其书不载经文，不依《周易》卦次。惟据《大传》“八卦相荡”之义，纵横图之，八卦相重，一卦荡为八卦，故名曰《易荡》。每卦各为之说，说后附以《自注》、《集注》及《补遗》。卷首有《自序》二，一在康熙癸未，一在戊戌。盖成书之后又十六年，复加订定云。

△《易说要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寅撰。寅字东崖，吴江人。是书用王弼本，仅解《上经》、《下经》。前有康熙甲申《自序》，云法紫阳《本义》。然语多庞杂，往往并《本义》原旨而失之。

△《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炳撰。文炳字明德，绛州人。康熙中以实录馆供事议叙，授高唐州州判，终於泗州知州。近世胥吏之能著书者，文炳及泰安聂钊而已。是编称本之成氏《五经讲义》，而不著其名。考通志堂所刻经解，皆冠以纳兰成德之《序》。

其中如刘牧《易数钩隐图》、张理《易象图说》、雷思齐《易图通变》，皆发明数学。文炳盖薈萃诸书以成一编，以其不明纂述体例，故误以宋元经解统名曰《五经讲义》，又不著成氏之名。不知满洲氏族源流，故误以纳兰为其自号，成德为其姓名，而称为成氏也。其书由割裂而成，颇为庞杂。间有文炳所附论，亦皆摭拾之学。

△《周易象义合参》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德信撰。德信字成友，九江人。是书以《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自为篇，而以《彖传》、《象传》仍散附《经》文之内，盖用宋人所传郑氏之本。其例以《本义》大书，而发明《本义》者夹注句下。每节之末又随文衍说，如举业家之讲章。前有康熙丙戌《自序》，称“淮安舟次，中宵假寐，忽因‘刚柔相摩’句，恍悟《河图》本有八卦，特假伏羲画出”云云。

是其学本从图书而入，真以为先有此五十五点黑白之图，伏羲乃因之作《易》

。又卷首《伏羲八卦次序图》后附注云“按《说卦传》是，故《易》逆数也。在《天地定位章》末，似承上通解圆图之辞”云云，是真以为方圆二图为在孔子之前，孔子作《传》以解之。故根本先已轆轳，枝叶从而曼衍。卷首所列新旧图说至於四十有二。其《河》、《洛》二图，各有本文，各有朱子之本，其奇偶阴阳方位并同。惟朱子本则作黑白圈，本文则《河图》作旋毛，《洛书》作坼裂之状。考《河图》字始见於《书》，古注不言其质。似不应以马革一片从伏羲流传至周，久而不腐，始以此五十五圈画於尺简之上，即传为重宝。似又於事理不然。至於龟文之说，仅见后周卢辩《大戴礼注》，为经典之所不载。果有其物，不应周人弃之，专宝《河图》。果无其物，则古书别无绘象，何由睹其文理。朱谋《土韦》等摭拾吴澄伪作，造为宣和内府秘本之说，凿空无证，德信乃摹而传之。

至所列《太极自然图》，如今工匠刻镂器物所画，盖即来知德所作。德信不能言其授受，但以“相传”二字注於其下，足知其罕所考证矣。

△《周易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棻如撰。棻如字药房，淳安人。是书悉取《四书》成语以证《周易》。古无此体，徒标新异而已，於《经》义无关也。

△《周易本义晰》（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良显撰。良显字忠遂，别号得岑，汉阳人。康熙辛卯举人，官武城县知县。是编皆推衍朱子《本义》之旨，而《经》、《传》次序仍用王弼之本。至於《经》文字句，如《坤卦》初六《小象》“履霜坚冰”句上增“初六”字，《文言传》后“得主而有常”句中增入“利”字，《渐卦》《彖传》“渐之进也”句，刊除“之”字。虽其说本於朱子，然《本义》但注於句下，未敢迳改。良显乃据以笔削，亦可谓信《传》不信《经》矣。

△《易说》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字树滋，阳城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以《本义》为主，而取程《传》辅之。凡他说之羽翼《本义》者，乃采辑汇编。然所见未广，引用之语不外永乐《周易大全》一书。《自序》谓学者应举，由是求之，庶乎不迷所往。则本不为发明《经》义作矣。

△《先天易贯》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元龙撰。元龙字凝焉，饶阳人。是编前有康熙壬辰《自序》，又有雍正癸卯《补序》。盖其书先成三卷，刊於江南，后又续增二卷，故两序也。元龙自称历三十年乃成书。其首卷即数以言理，首《河图》、次《洛书》，附以《妙合而凝》之图。次卷即象以言理，首《画卦图》，次《太极图》，次《仪象

卦爻错变图》，附以《易贯图》。三卷即气以言理，首《变卦图》，次《八卦图》、《综卦图》，附以《致知格物图》。四卷、五卷即六十四卦以言理，标举伏羲《大象》、孔子《大象传》，附以错卦、互卦之解。盖惟讲陈、邵之学者也。其谓《易》不为卜筮而作，所言似高，而实不然。夫圣人立教，随时寓义，初不遗於一事一物。三代以上，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之学问也。故《诗》之教，理性情，明劝戒，其道至大，而谓《诗》非乐则不可。《春秋》之教，存天理，明王政，其道亦至大，而谓《春秋》非史则不可。圣人准天道以明人事，乃作《易》以牖民。理无迹，寓以象。象无定，准以数。数至博而不可纪，求其端於卜筮，而吉凶悔吝、进退存亡於是见之，用以垂训示戒。曰蓍曰龟，《经》有明文。曰揲曰扚，《传》亦有成法。岂取尽性至命之书而褻而玩之哉。俗儒但见抛掷钱之为卜筮，又见夫方技之流置义理而谈趋避，遂以为侮我圣经，乃务恢其说，欲离卜筮而谈《易》。然则四圣人中，周公居一，公作《周官》，以三《易》掌之太卜，无乃先不知《易》乎？是犹观优伶歌曲，而谓圣人必不作《乐》；观小说传奇，而谓圣人必不作史也。

△《易经纂言》（无卷数，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士陵撰。士陵字阿瞻，武邑人。康熙癸巳举人，官翁源县知县。是编用注疏本，大旨以《本义》为宗而杂引众说以相印证。盖乡塾讲章也。

△《周易本义拾遗》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字朗轩，长沙人。康熙癸巳举人。其书用朱子古本并为六卷。《自序》谓《本义》於辞多得之，而於象未深考，因为补葺。释《经》则以象数为主，释《传》则以义理为归。各条载《本义》全文，而以己说附於后。

於变爻互体，言之特详，而所释诸象则大抵随文傅会。至於爻辞之首各冠以本卦六画，而以所值之画阳作○、阴作×以别之，如世传钱卜动爻之式。其法虽见贾公彦《周礼疏》中，乃卜筮者临时之所记，用以诂经则非矣。

△《易经释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昌基撰。昌基字儒珍，乌程人。其书删节《本义》，敷衍成文，前列拟题三页。其《自序》云，先世多以《易》发解成名。盖所讲乃科举之术也。

△《易镜》（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戴天章撰。天章字汉文，湖州人。所解仅《上经》、《下经》，惟言卜筮。其解释甚略，而皆杂以互变、纳甲、五行之说，盖言数而流於术矣。又沿汉学而失之者也。

△《心易》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戴天恩撰。天恩字福承，萧山人。是书成於康熙癸巳。自太极至八卦变六

十四卦，为图十五，而各为说於其后。卷末为《象说》、《字义》、《统义》三篇。其所图所说，皆前人所有。所附三论，亦无所发明。

△《易经粹言》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字囿呈，宜黄人。康熙丁酉举人。是编不载《经》文。首卷总论卦图，上、下二卷依《上、下经》卦次解之，《十翼》则略焉。《河图》、《洛书》，数学也，邵子之传也；吉凶、法戒，理学也，程子之传也；兼而言之，是朱子之传也。麟讲图书与所说卦爻不相关，其讲卦爻与所说图书又不相关。兼而取之，又分而治之，亦足见先天之说与爻象为两事矣。

△《易互》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字采南，青浦人。是书卷一曰《卦互》，若《乾》《坤》反对是也。卷二曰《爻互》，若《小畜》、《大有》、《大畜》、《需》、《大壮》、《夬》、《泰》，下卦皆三画，阳则相互；《姤》、《同人》、《履》、《遯》、《讼》、《无妄》、《否》，上卦皆三画，阳则相互，而皆统以《乾》。

推之《巽》、《离》、《兑》、《艮》、《坎》、《震》、《坤》七卦皆然。卷三曰《卦爻互》，若《姤》初爻阴与《复》初爻阳互，《夬》上爻阴与《剥》上爻阳互是也。卷四、五曰《杂说》上、下。卷六曰《辑参》，乃经文及句读异同者。大抵本何楷、黄道周之余论也。

△《成均课讲周易》（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纪原名珺，字君玉，后更今名，字南有。永济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此书乃乾隆辛酉纪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其说以《本义》为主，而亦间有异同。至其以《经》文专主卜筮，《十翼》专言义理，谓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祸福之说，要求趋避之术，故专以义理言。则似《传》非以解《经》，惟以补救夫《经》矣。

△《索易臆说》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吴启昆撰。启昆字宥函，江宁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惟总论《易》之大旨，不复为章解句释。如《上、下经》之分篇，诸卦之命名，以及《先天》、《后天》、《圆图》、《方图》等类，各为一篇，以阐其义。其《卦变》一篇，谓《彖传》所云“刚来柔进”之类，必本卦贞悔二体实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无，外卦所有，而必假之以得解也。在《本义》逐爻细推，以为此自某卦而来，不过兼此一说，欲使《经》无剩义，非真先有彼卦而后方有此卦也。后人尊信《本义》，遂误以馀意为正意。又如《分宫卦象次序》一篇，谓天地之造化不离五行，八卦率领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术家以父子、才官、兄弟论生克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刚柔者，立本者也，纲领之

八卦是也。变通者，趋时者也，所属之诸卦是也。一切往来屈伸之理无一不在此六十四卦变通之中。

其发明象数皆为有见。然所言皆宋以来之象数，非汉以来之象数，故不离乎图书之说焉。

△《陆堂易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字坡星，平湖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编讲《易》，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诸儒者十之四。间以己意训释，於前人亦无大异同。惟谓伏羲但画八卦而无卦名；黄帝始立蓍数，乃名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尧舜始增加《屯》、《蒙》诸卦名，更定方图卦位；文王始定《序卦》之错综与夫揲蓍用九用六。於是首列《伏羲方图》、《黄帝方图》、《唐虞方图》、《连山圆图》、《归藏圆图》《周易卦序图》。其说新异，所引据亦皆未确。

△《周易录疑》（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綽撰。綽字文裕，福安人。是编用注疏本而不载《经》文，《上、下经》但标卦名，《系辞》、《说卦》标章次，《序卦》、《杂卦》则但标篇名而已。所解皆循文生义，罕所考证。每条之下多有标“湜附”二字者。湜字亦徵，綽之子也。

卷十 经部十

○易类存目四△《易义随记》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宗澜撰。宗澜字起八，江阴人。由拔贡生荐授国子监助教。是编乃宗澜恭读御纂《周易折中》，意有所会，即标记之，多因集说而作。时宗澜方从杨名时於云南，以修《周易折中》时李光地为总裁官，而名时为光地门人，故参互以光地《榕村易解》就正於名时，以成此书。其体例在讲章、语录之间，凡问者皆宗澜语，答者皆名时语也。两江总督采进本内，末有《附刻》一卷，皆从名时文集中采录。其《乡贤夏君传》一篇，即为宗澜之父调元作。此本无之，殆以其疣赘删除欤？△《易卦劄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宗澜撰。是书惟解《上、下二经》，不及《系辞》以下。前列《易例举要》一篇、《读易指要》一篇。其《指要》有曰：“要明易理，须先将伏羲画卦次序方位、文王八卦方位及先后天方圆诸图反覆记看，令其晓然，再《说卦传》记得极熟，然后读《易》，方有入手处。”其宗旨不外是矣。

△《程氏易通》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著录。是书凡《易学要论》二卷、《周易正解》十卷、《易学精义》一卷、又附录《占法订误》一卷，《易通》其总名也。其《要论》尽去汉人爻变、互体、飞伏、纳甲诸法，未免主持稍过。

然举宋人《河》、《洛》、《先天》诸图及乘承比应诸例扫而空之，则实有芟除鞅鞅之功。其《正解》则《经》、《传》之义疏，不用今本，亦不用古本，以《彖传》、《小象》散入《经》文，《十翼》并为《六翼》，颇嫌变乱，而诠释尚为简明。其《精义》统论《易》理，通其说於道学，略如语录之体。其《占法订误》谓画有奇偶九六，而上下进退於初二三四五上之际，所谓六爻发挥者，《易》之变惟在於此。之卦则所以识别动爻之用，而所取仍在本卦。故以《洪范》之说为占法，而以《春秋内、外传》所载为附会变乱，不与《易》应。然箕子殷人，未睹《周易》。太卜掌三《易》之法，则三《易》异占，灼然可证。左氏所纪，其事或有附会，其占法则当代所用，卜史通行，断不至实无此法而凭虚自造。

是则信理黜数，至於桥枉过直者矣。

△《易说辨正》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此书盖其中年所作，在《大易择言》、《易通》二书之前。后多附入二书中，然亦时有采取未尽者。盖所见随年而进，故不一一尽执其旧说也。

△《学易阐微》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罗登标撰。登标字子建，宁化人。康熙间举人，官松溪县教谕。是书皆辨《易》中疑义，凡为《论》者七十四，为《考》者五，为《解》者三十三，共一百十二篇，多循前人之说。其首卷第一篇论画前有《易》，不免肤辞。卷三中以三百八十四爻割隶八卦，於全卦之义反有未融。至卷四中《以六十四卦之五爻配历代帝王解》一篇，亦属挂一漏百。其以《恒》五爻“妇人吉，夫子凶”，拟武后之幽囚太子，窃弄神器，尤为悖理。夫武后可称“妇人吉”乎？

△《读易质疑》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璲撰。璲字文仪，号默庵，休宁人。其书置象数而专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说《易》之家谓《易》以道阴阳，务以圆妙幽渺，笼罩影响，如捕风，如捉影，无当实用。故愚以为学《易》当就平实切近处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见。故随文诠释，无所穿凿，而亦无所发明。卷末《杂卦》一篇，有录无书，疑装辑者偶脱云。

△《周易会辑》（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映撰。映字沐日，晋江人。其书大旨皆宗朱子《本义》而折衷於《蒙引》、《存疑》诸书，持论亦颇平实。然取材太寡，用意太拘，尚未能深研精奥也。

△《大易阐微录》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瑄撰。瑄字献白，枣强人。先天之图，於《周易》之上别尊羲《易》

，其传出自陈抟。自《参同契》以外，别无授受之确证。故邵子之学，朱子以为《易》外别传。自元以来诸儒，互有衍说，亦递相攻击。至国朝黄宗炎、胡渭诸人，始抉摘根源，穷究依托，渭书考究尤详。瑄未睹黄、胡二家之书，不知其伪之已破，故又因而推衍，加以穿凿。如谓人之生虱，人止一个，而所生之虱个个有对。又谓男女虽是二个，合来仍是一个，故男鰥女寡，俗称半个人。其辞皆不雅驯。於《月令》“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成冬”及“周髀四游”之说，攻驳尤甚。大抵皆凭臆而谈。其《叙》、《跋》皆自命甚高，以为圣贤所未发，过矣。

△《周易详说》十九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攸撰。绍攸，三原人。是书大旨以程《传》为宗，与《本义》颇有同异，於邵子先天之说亦不谓尽然，不为无见。惟於汉儒旧训掎击过当，颇近於慎。其议论纵横，亦大抵随文生义，故往往自相矛盾。如卷首《论玩辞》一条，驳诸儒之失曰“甚有释《传》与《彖传》不合，释《象》与爻不合，无以自解，则藉口有伏羲之《易》，有文、周之《易》，有孔子之《易》”云云。至开卷“元亨利贞”一条，又主大通而利正固之说，谓“王弼泥於穆姜之言，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后多宗之，殊不知文王有文王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彖辞》、《彖传》不相牵合者甚多”云云。是二说者，使后人何所从乎？△《周易原始》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咸撰。咸字贞吉，号九池，钱塘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惟解《经》文，不及《十翼》。大旨以理始於象，象始於画。又以万物始於阴阳，象始於日月，取《系辞》阴阳之义，配日月之语，而总以阴始於阳为断，故名《原始》。其说多采辑古义，不以白圈、黑点依托图书，亦不以禅偈、道经空标心性，较明以来诸家说《易》，颇为笃实。然其长在尽扫卮言，其短亦在好生新意。如谓“元亨”之“元”为阳在下，至於阴卦亦每称“元”、义有难通者，亦曲伸其说。又谓《上经》皆阳盛之卦，《下经》皆阴盛之卦，而《上经》有《剥》、《复》，《下经》有《中孚》、《大壮》，理有所格，亦必强合其义。


是又好持己见，务胜先儒之过矣。

△《易经理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郜煜撰。煜字光庭，汝州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中书科中书。其书不释《十翼》，惟六十四卦每卦撰《说》一篇，诠释大意。其大旨欲以义理矫象数之失，以平易救穿凿之失，以切实救支离泛滥之失，而矫枉不免过直云。

△《周易拨易堂解》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斯组撰。斯组字斗田，新建人。雍正甲辰举人，官杞县知县。是书前有

《记略》，载梓此书时，其婿梦二童歌诗曰：“不、不、不，九六乾坤七四执。黄农非古世非今，理数瓜分一太极。”又载著是书时，其侄梦阁上有朱题“拨易阁”三字，因以为名。其事颇涉幻杳，似乎故神其说。又谓“拨”字有发挥三才之义，不知说文“拨”字在手部，篆作，隶省作扌，非从才也。其书首二卷皆图说，大抵因旧解而曼衍之。又谓《论语》、《中庸》皆通於《易》，即陈际泰群经辅《易》说之意。夫《六经》一贯，理无不通。至於才辨纵横，随心牵引。如解“飞龙在天”曰：“此则唐人所谓龙池跃龙，龙已飞矣。入天门，开黄道，艮阙亦具爻内。读《易》方解诗中写龙德特全。”是岂诂经之体耶？△《周易摘抄》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号虚庄，南汇人。雍正甲辰举人。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一，皆节录御纂《周易折中》内所集诸儒之说，参以李光地《周易观象通论》，故曰《摘抄》。间附己意，亦罕所发明。

△《学易大象要参》四卷（编修林澍蕃家藏本）

国朝林赞龙撰。赞龙字云泽，侯官人。雍正丙午举人。是书以发明《大象》为主，六十四卦各为一篇，以《上、下经》分二卷，而冠以《纲领》六篇为一卷。

一曰《发凡》，二曰《象例》，三曰《义理、象数》，四曰《卦爻中相错阴阳相应》，五曰《忧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书》。殿以《附解》二篇为一卷。

一曰《作易忧患解》，二曰《杂卦传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为天地万物之象，下句为人事，以天象为人事之则。不言吉凶而言理义，不言神圣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学，故所阐发皆切日用。其《纲领》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岂有学问宽仁之义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岂有日月寒暑之义乎？”是则借象立言之旨矣。

△《经义管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饶一辛撰。一辛字冶人，南城人。是书成於雍正丙午。凡《图说》七、《周易统天旋卦赋》一、《说卦传论》一、《纳音五行论》一、《古今本得失论》一。於周子《太极图》、邵子《先天图》多所攻驳，而其所自造之图，亦初无所受。至拟《归藏》、《连山》等图，则以《乾》北、《坤》南、《坎》东、《离》西、《艮》东北、《兑》西南、《震》东南、《巽》西北为位，尤於古无徵。

△《周易解翼》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上官章撰。章字闇然，乾州人。是书成於雍正丁未，自称凡二十六易稿。大旨本京房纳甲之法，而以八宫经纶错综为脉络。一切旧图皆屏不用，颇为洁净不支。然不用古图，而又重《乾》、《巽》、《艮》、《坤》四卦十二画，别立为图，以为《河》、《洛》、方圆、先后天诸说皆足以包括。是扫一图学之障，又生一图学之障也。

△《东易问》八卷（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字又弼，一字慎斋，承德人。雍正庚戌进士，官永平府教授。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未及试而卒。是书用王弼本，列朱子《本义》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后。其《凡例》谓：“生长辽东，日与东人相问答，故叙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学，名之曰《东易问》，纪其实也。”其论卦变曰“刚柔皆当指卦，不当指爻。如《讼》之刚来而得中者，坎也。《随》之刚来而下柔者，震下於兑也。《蛊》之刚上而柔下，坎在巽上也。《噬嗑》、《晋》、《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离火也。《贲》柔来而文刚，离文乎艮之内也。分刚上而文柔，艮文乎离之外也。《无妄》之刚自外来者，震也。《大畜》之刚上者，艮也。《咸》柔上而刚下，兑在艮上也。《恒》刚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时升者，巽也。是凡言刚者皆阳卦，凡言柔者皆阴卦也。则以刚来柔来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尽其义矣”云云，其论似近理而不尽然。其论来知德错综曰：“《乾》本至健也，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顺。初爻变巽为入，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动；以综言，则又可以谓之说。二爻变离为明，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陷。

中爻巽，可以谓之入，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动；以综言，则又可以谓之说。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则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变巽而潜，有以为错震而躁动者，其将何以应之乎？二以在田变离而见，有以为错坎而隐伏者，其将何以应之乎？”则持论固为明确矣。

△《易贯》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叙撰。叙字凤冈，太仓人。雍正壬子举人。是书用注疏本，而以《小象》总列六爻之后，如《乾》、《坤》二卦例。又以《大象》置《彖传》之前。考《象辞》列六爻后，是吴仁杰所传郑本。《大象》置《彖传》前，是周燔本。

而叙乃以为创获，盖未知有吴、周二本也。至图学传自邵子，其位置皆依《说卦》，周子《太极图》初不言八卦，此书皆强为牵合。又斥诸儒爻变之说，而以《左氏》所载占法为《周易》未成经时，卜筮家杂用以测验。则又过於疑古矣。

△《周易纬史》（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偲撰。偲号坚瓠老人，钱塘人。雍正壬子副榜贡生。是书以卦爻分配史事，故曰《纬史》。夫引事证《经》，郑氏《易注》即有之。至《吴园易解》、《诚斋易传》始大畅厥旨。以人事之成败证《易》象之吉凶，是亦以古为鉴之意，未为无所发明。至此书所引，则多不考据。如《屯》六二称曹操待寿亭侯，《需》上六称刘备桃园投结，皆未尝校以史传也。

△《空山易解》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字阶平，号真谷，滋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平番县知县。其学博涉群书，於金石考据为最深，经义亦颇研究。是编务在通汉、晋、唐、宋为一，然大旨主理不主数，故於卦气、值日及虞翻半象、两象等说，皆排抑之。

是仍一家之学，不能疏通众说也。

△《周易剩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字龙俦，号寒泉，连江人。雍正中贡生。其论《易》专主《河图》，以明象数之学。虽曼衍纵横，旁推曲阐，亦皆有一说之可通。然云得作《易》之本旨，则未必然也。其亦张行成之支裔欤？△《易学图说会通》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字符苍，一字扶苍，武进人。此书《自序》云：“寻绎宋、元经解及近代名家纂述，见其精研象数，或著为图，或著为说，有裨《易》学者，类而录之。左图右说，集成八卷。一曰《太极探原》，二曰《图书测微》，三曰《卦画明德》，四曰《变互广演》，五曰《筮法考占》，六曰《律吕指要》，七曰《外传附证》，八曰《杂识备参》。”大指以朱子《本义》九图为主，而博采诸家，间附己论。盖专讲先天之学，故前列周子《太极图说》，后论《律吕八阵图》，而不及乎辞占云。

△《易学图说续闻》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既为《易学图说会通》，复自出己意成此编。凡三十二条，总不离陈抟之学。其后泛衍及於天文、物理、杂类诸说，皆牵合比附，务使与《易》相通。荀卿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周易辑说存正》十二卷、附《易说通旨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是书分《经》二篇、《传》十篇，一依《本义》之旧。大旨亦多主《本义》，惟卦变之说，主程而不主朱。其体例以为必使正义先明而后以旁义参之，宾主秩然，则条理各得。故凡言变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与正义相混。

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应无应乃卦中之大义，《彖辞》、爻辞皆从此推出，故每卦卦画之下即为注明。末附《易说通旨略》一卷，杂引先儒象、彖、爻、位

之说，间亦参以己见。盖仿王弼《略例》而为之也。

△《周易蛾术》七十四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倪涛撰。涛字岷渠，钱塘人。其书於每卦中分《尚辞》、《尚变》、《尚象》、《尚占》四类，各采录旧说发明之。故又名《周易四尚》。其言义理，多以程《传》为主。其言象占，则遵马、郑、荀、虞之说而自称折衷於朱子。然以世庆、纳甲列图於每卦之前，乃京氏之学，非朱子之学也。所引诸书，往往止载姓氏而未录其辞，盖亦编纂未成之稿本耳。

△《易说》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汝惺撰。汝惺字匪席，德州人。所论十五事皆阐发宋儒旧说。《自序》谓汉儒所传三《礼》不可尽信，故不主汉《易》。书中致疑邵子之说，亦不尽主先天诸图，然未能竟废图学也。

△《易经一说》（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俶撰。俶字善思，彭山人。其书大旨以程《传》、《本义》原互相发明，不容偏废。坊本依费、王之次，已错乱圣经。复止载《本义》，不及程《传》，注不全而解益艰。因遵朱子十二篇旧次，复参取众家，归於一说，使初学易读易晓。盖亦为科举经义而设也。

△《周易汇解衷翼》十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体元撰。体元字御万，灵武人。其书大旨以象为主，每於一卦先观本象，次观《系辞》所取之象。凡时义德用之所在，胥於象中见之。然谓八卦有本象，有象中之象，有理中之象。又谓象中象、理中象，各有两端，有自然之象，有悬设之象。多端辨析，未免涉於烦碎也。

△《易象援古》（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申尔宣撰。尔宣字伯言，河南人。此书乃其父舒坦命意而尔宣本之成书。其曰《援古》者，援古事以证《易》理也。大旨谓程《传》引古释《经》者六十馀条，朱子《本义》引古释《经》者亦四十馀条。故取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隶以一事，又复自分甲乙，以圈点四项别之。其中逐爻取譬，如《蒙》之初爻谓如伊尹之於太甲，《需》之五爻谓如虞舜恭己无为、汉文恭修玄默，《师》之三爻谓如宋伐江南，《泰》之二爻谓狄仁杰事周之类，多於《经》义不甚比附也。

△《大易合参讲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用行撰。用行字翼承，新建人。是书大旨以朱子为主。首列《本义》，而以《正义》、《析义》次之。正义以阐朱子之旨，《析义》则兼采他说。又以象数不可竟废，间采瞿塘来知德之说，补於《析义》之后。大抵循文推衍，未能深造自得也。

△《周易粹义》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雪撰。雪字生白，号一瓢，苏州人。自署曰河东，称郡望也。其书采摭诸说，融以己意，仿朱子《论孟集注》之例，皆不载所引姓名。诠释颇为简明，而大抵墨守宋学也。

△《易蓍图说》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咸撰。咸不知何许人。所著别有《音韵源流》，中引李渔《诗韵》，则其人在李渔后矣。是书凡《周易大衍蓍》六卷，《连山易蓍》三卷，《归藏易蓍》一卷，咸自为之序。其说谓读《易》者当自知蓍始，《易》有三，蓍亦有三。

《周易大衍蓍》用四十九策，以四为揲，内含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四十七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卦，其用四千九十六卦。以《彖》、《爻》二辞占《左传》繇辞，皆四千九十六之卦辞也。邵子《皇极经世》为《连山》蓍，用九十七策，以八为揲，正卦一千一十有六，互卦一千一十有六，变卦三万二千五百十有二，以数断，不以辞断，其吉凶一定而不可易。后周卫嵩《元包》为《归藏》蓍，用三十六策，以三为揲，以飞伏、世应、浑天、纳甲、五行生克占吉凶，用十二支、十干为千有二百兆。又以焦贛《易林》、《参同契》、《月卦》、《乾坤凿度》轨数及讖纬诸占为大衍之遗意，以管辂《观枚数》、《参同契纳甲》及《奇门遁甲》、《燿梦契响》、《鸟鸣辨音》拆字诸占为《连山》之遗意。以京房《火珠林》、翼氏《风角》、《素问》五运六气、扬子《太玄》及《元珠密语》、《杯珓洞灵》望云省气诸占为《归藏》之遗意。其中惟《元包》云出《归藏》、於古有徵。

其余大抵臆说，无所授受。如画、为少阳，画、为少阴，易卦画为点，多与古法相背。其《杂卦蓍数图》，以四象起卦，反易为义，本无甚奇特。而托之繙阅旧籍，偶获一帖，盖又在丰坊伪经之下矣。

△《读易自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縆撰。縆字丝五，吴县人。是书随笔记录，未分卷帙。首为总论，次为《系辞》、《序卦》，次乃为六十四卦，次序与诸本迥异。又《序卦论》中乃多解《说卦》，标目亦不相应。盖未成之稿，后人以意钞合，遂倒乱无绪也。其说《易》好为新解。如谓“《南华》取象，率本於《易》。如《逍遥游》曰鲲，阴物类也，犹《坤》卦之象马也。曰鹏，阳物类也，犹《乾卦》之象龙也。鲲化为鹏，阴变而阳，自北溟而徙南溟，盖自一阳之动於至阴，而历六位以时成，故曰六月息也。曰九万里，曰六月息，即卦之用九用六，以言变也。言鲲化而不言鹏变，盖复可喜而变不可言，亦《易》之扶阳抑阴也”云云，持论之异，大抵如是，亦可谓之好奇矣。

△《易观》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凌去盈撰。去盈号旭斋，爵里未详。书中引毛奇龄说，则近时人也。是书主於即象以明理。大旨谓象有三例，有定象，有化象，有互象。一卦之定象如《乾》为天、《坤》为地是也。其化象如《剥》皆言床、《渐》皆言鸿是也。一爻之定象如阳必为九、阴必为六是也。其化象如阳动化阴、阴动化阳是也。又有中爻之互象，如二四互、三五互是也。所引多来知德、毛奇龄之说，而所重尤在化象、互象二义。谓王弼崇卦变，来氏置错卦，毛氏主推《易》以求一得之偶当，凡以不知有化象故也。其解《乾》之九四“或跃在渊”，谓：“四化巽互兑有渊象，乾化巽风，虚薄天表，跃所自起。”解《屯》之初九“磐桓”谓：“大石曰磐，大柱曰桓。石者土之核，震九以乾阳而为坤，初索而为坎，屯郁而亘处坤下，二四互坤，有若核然，磐之象也。柱者木之竖，震九以坤索而为天三，化天三生木而为坎，屯郁而倔强初下，有若竖然，桓之象也。”是皆半附古义，半参臆说，因互体、变爻而穿凿之，不足为说《易》之准也。

△《周易小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虞楷撰。楷字孝思，号蓼园，里籍未详。书无序跋，亦不知作於何时。中述《周易折中》，称圣祖仁皇帝庙号，则近人也。其次序用古本，大旨亦主图书，而以为先天寓理於数，后天因数以阐理，文王之《易》即伏羲之《易》。其说弥缝调停，变而愈巧。至於掙击《左传》诸占，尤似是而非。夫《左氏》周人所述者，即周之占法。周之占法，所用即太卜之三《易》。谓其占验之词多所附会则可，谓古《易》占法不如是则不可。居百世之下而生疑竇於百世之上，将周人之法周人不知之，今人反知之乎？△《易经贯一》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金诚撰。诚字闲存，华亭人。是书分《元》、《亨》、《利》、《贞》四部，《元部》载《略言》六则、《谈馀杂录》四卷、《易学问经说》、程子《易传序》、周子《太极图说》、张子《西铭》及《河》、《洛》卦象诸图，与会讲之语。《亨》、《利》两部解《上、下经》，而《亨部》之首冠以《经》文定本四卷及程子篇义。《贞部》解《系辞》、《说卦》、《序卦》、《杂卦》。

以用注疏本，故止此四传也。其大旨以程《传》、朱《义》为归。

△《易观》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胡淳撰。淳字厚菴，庆云人。乾隆丙辰进士，授蒙自县知县，未上而卒。是编惟解《上、下经》，大旨谓圣人作《易》，使学者研究卦爻，推吉凶悔吝之由，以知进退存亡之道。故孔子称假年学《易》，可无大过。至於求诸卜筮

以决从违，乃为常人设，非为君子设也。故其说扫除图学，惟玩六爻。然皆随文生义，未能融会贯通。其谓《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句为汉儒言讖纬者所窜入，更主持太过矣。

△《易象约言》（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吴鼐撰。鼐字大年，无锡人。乾隆丙辰进士，官工部主事。是书诠释文句，颇为简明。惟《自序》言考究先儒更定诸本，而从其是者，然以《文言》分上下而《彖辞》、《象辞》反不分上下，又每卦《彖辞》以卦名割系卦画之下，每爻又於句中截断，体例似皆未允。至於《参同契》称“日月为易”，虞翻注虽亦引之，然核以《说文》“易”字，实不从日月。今其末册既以悬象著明，画■为图，而又以此字大书於卷首，据为宗旨，亦泥古太甚也。

△《易经提要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铎撰。铎字令民，盐城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此书不载《经》文，第摭古今论《易》之语。前有《总义》一卷，又《图象》一卷，皆不载其图，惟存其说。馀各分卦分章，第取总括大意而止，故以《提要》为名焉。

△《易读》（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邦绥撰。邦绥字逸才，号况梅，长洲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编用注疏之本。其《凡例》云：“专为课子而成，故以行文之体为讲书，使孺子易於记诵。”又云：“是书专奉朱注。”《自序》又称：“取之方氏《时论》者十之二三，不敢隐其所自。”其大旨尽是数言矣。

△《大易理数观察》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如日撰。如日字洞彝，号荷轩，莲花厅人。是编成於乾隆丁巳。大抵掇拾图书之陈言。

△《来易增删》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祖武撰。祖武，长安人。乾隆戊午举人。是编即明来知德《易注》原本，去其烦冗，间补以《易传》、《本义》诸说。其错综、变爻、中爻、大象、卦情、卦画、卦占之类，则一仍其旧焉。

△《周易辑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瓚撰。瓚字<禾离>霭，全椒人。是书成於乾隆庚申。不言《河》、《洛》，亦不取朱子卦变之说，颇能芟除枝蔓。惟逐句诠释，词义虽洁净而未精微。

△《周易读翼揆方》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梦逵撰。梦逵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编不取陈抟《先天》诸图，深有考证。惟谓孔子作《彖传》以释《彖辞》，作《

爻传》以释爻辞，世所称《小象传》，乃《爻传》非《象传》，当附《彖传》之后，而《大象》则另归《系辞》之后。用吴仁杰本而变之於历来诸本之外，自为一例。谓《经》文经孔子作《传》，后人岂能加毫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於诸家《易》解之外，亦自为一例。其论揲蓍，左扚得一得三为奇，得四得二为偶，亦不同於旧解。皆自我作古之说也。

△《易深》八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山东道监察御史。是书以为图画皆出太昊之世，卦数生於《河图》，蓍数生於《洛书》。又兼取汉人卦气、纳甲及京房《易传》、《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变及变占之法。其论卦变曰：“重卦自具两体。凡《传》称上、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类，凡称进退、往来、内外者，如《乾》九四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及《否》、《泰》反其类也，《泰》之小往大来《传》曰内阳外阴，《否》之大往小来《传》曰内阴外阳之类，皆《易》例之显而易见者。又刚柔之称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义求之，皆象明理显，无取於卦变之穿凿。”其论变占曰“《启蒙》所论，依傍《左》、《国》，参以己意。其实卜筮以衍忒，宜各随其人、其地、其事、其时而推衍之，乃能旁通其变，曲畅其情，未可先为例以拘之。《左氏》卜筮之法，如秦伯伐晋，卦遇《蛊》，是六爻不变之卦，而其占全不用《彖辞》。孔成子筮立君，卦遇《屯》之《比》，史朝以灵公名元，即以‘元亨’属之。孟縶弱行，即以‘利居贞’属之。皆非系辞之本旨”云云，其言甚辨。然所论有合有离，不能一一精确也。

△《易经讲义》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苌仕周撰。仕周字穆亭，汜水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宜君县知县。是书以程《传》及《本义》为宗，不用象数之说，於卦变辨之尤力。大旨谓“凡卦有二体，即有内外上下。有内外上下，即有上下往来。凡《彖传》言上下往来者皆虚象耳。大概在内卦曰来，在外卦则曰往也”云云，其说与魏枢《东易问》同。

今按《贲》言“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噬嗑》、《涣》俱言“刚柔分”，分者是合而分也，不用卦变自《泰》、《否》之说，亦当用卦本《乾》、《坤》之说，方於分字之解有合，以《泰》、《否》即《乾》、《坤》也。今但云柔在下为来，刚在上为往，三阴三阳为平分，恐可以解上下往来，而不可解分合也。

△《周易析疑》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兰皋撰。兰皋原名一是，字天随，武进人。是书初刻於乾隆甲子，至己巳又改订八十页而重刻之，是为今本。大旨以程子《易传》、朱子《本义》为

宗，而佐证以宋元诸说。其谓卦必先分而后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说，盖从萧汉中《读易考原》。其《系辞》以下略不置解，则用王弼例也。

△《易说存悔》二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汪宪撰。宪字千波，钱塘人。乾隆乙丑进士，官刑部陕西司员外郎。是书大旨谓学《易》期於寡过，欲过之寡，惟在知悔。悔存而凶吝渐消，可日趋於吉。故以“存悔”颜其斋，因以名其《易》说。盖即耿南仲《周易新讲义》以无咎为主之意。所说唯《上、下经》而不及《十翼》。前有《拟议》数条，讥自汉以来儒者说《易》之病在调停《经》、《传》。文王作《彖辞》，今不求诸《彖》而执《彖传》以解《彖》，是有孔子之《易》，无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辞，今不求诸爻而执爻传以解爻，是有孔子之《易》，无周公之《易》矣。孔子作《传》，多取言外之意，当别为孔子之《易》，虽述而实作云云，亦朱子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易》之旧说也。夫《传》以翼《经》，必依《经》以立义，故《释名》曰：“传，传也（案上传字去声，下传字平声），以传示后人也。”朱子作《诗集传》，不能不依《诗》立义。即分《大学》为一《经》十《传》，亦不能曰此曾子所传孔子之《大学》，此门人所传曾子之《大学》也。

何至於《易》乃曰孔子之《传》必异於文王之《经》乎？△《易义便览》三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向德星撰。德星字云路，溆浦人。是书前有乾隆丙寅德星《自序》，大旨以朱子《本义》为主，附采《大全》、《蒙引》、《存疑》诸说，取初学易於循省，故以《便览》为名。其卷首六十七图则德星因旧说而推衍者也。

△《周易集解增释》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仁浹撰。仁浹，秀水人。是书前有乾隆戊辰《自序》。首八卷载诸儒传授及王氏《略例》、朱子《启蒙》，九卷以后始释经文。其说惟以朱子《本义》为主，故《本义》与经文一例大书，而杂取前儒诸说合於《本义》者著於下，如程《传》之类。与朱子异义者偶附一二，不以为例。盖名为释《经》，实则释《本义》也。其首列引用姓氏，特升朱子於汉儒之前，题曰“先贤”，以示尊崇之义。然所列先贤三人，一曰卜子，实则张弧之《易》。一曰左氏。考丘明於《易》未有成书，亦不知其何以特列。至周、程、张、邵五子则杂於先儒之中，以时代为序。考邵子为《易》外别传，张子於二程亦尚为友教。至於朱学本程，程学本周，源流灿然，抑周、程而独尊朱，似非朱子所乐受。又谓张弧优於周、程，恐亦非周、程所甘矣。

△《周易晓义》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一麟撰。一麟，宜兴人。由贡生官江宁府学训道。是书成於乾隆戊辰。

大旨主於义理，与《本义》不甚异同，惟不取朱子卦变之说。

△《易例举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鼎撰。鼎字尊彝，号易堂，金匱人。乾隆辛未荐举经学，授国子监司业，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降补侍讲。《易》有义例，《系辞传》、《说卦传》已括其要。是书仿御纂《周易折中》卷首义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辑先儒之说，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条。书中惟不及互卦、卦变二义。其《自序》云：“已详《中爻考》、《卦变考》中。”今书中不载《中爻》、《卦变》二考，或别有成书欤？△《十家易象集说》九十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国朝吴鼎撰。是编采宋俞琬、元龙仁夫、吴澄、胡一桂、明来知德、钱一本、唐鹤徵、高攀龙、郝敬、何楷十家之说。其论辨去取，别为《附录》十卷。盖以汉唐旧说略备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义略备於董楷《周易会通》，惟元明诸解则未有专汇一书者，因裒此十家以继二书之后。大旨主於明象，其论六十四卦之对体、覆体、《杂卦传》非错简，出於来《易》者为多云。

△《周易井观》十二卷（编修吴寿昌家藏本）

国朝周大枢撰。大枢字元木，号存吾，山阴人。乾隆壬申举人，官平湖县教谕。此编论天地之数，谓与大衍相符，必汉儒递相传授以及康成。是以古来说《易》并无先天八卦，故不取邵子所传图位。盖先天八卦，即从所称《后天图》演出，不过取其一画交易则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填《离》之说，不合圣经之旨也。於六十四卦则尊《离》重《震》，各为之解。为圆图以应一岁节候之数，为方图以应三才旋转之象。以《杂卦传》为孔子之序《易》，取文王所序卦而杂之他卦，皆用文王覆卦。至《大过》而后，独不覆焉。终之以刚决柔，与卦首之《乾》相接，即无《大过》之道，作《杂卦传三十六宫图》以差次之。

又创为兼两卦，每六画履之，则为十二画，仍可并为六画，以尽《易》之变化。

他如用九、用六、四象、八卦以及蓍策、占验诸说，俱博综众论，断以己意。惟引“性空真火、性火真空，火愈分愈多，愈兴愈有”云云，颇涉二氏之旨焉。

△《大易近取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邵晋之撰。晋之字叙阶，号檀波，仁和人。乾隆丙子举人。其大旨以朱子《本义》有有注而可疑者，有可疑而无注者，偶有所见，即以己意补之。其曰《近取》者，《自序》谓：“远取诸物，必俟宏通该博之士，而近取诸身，则人莫不有身也。”首列《卦图初参》，自谓所得者浅，或将来更有所见，故以《初参》为名。次《大凡发明》，乃著书之义例。其所诠释，多切人事。《自

序》云：“馆海州三阅月而成，传之家塾，为子弟求释字义者观之云。”

△《周易观澜》（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乔大凯撰。大凯字颐庵，济宁州人。乾隆癸酉举人。此书每象爻之下皆先列《本义》、程《传》，次列诸儒旧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其所采掇，不出习见之书。间有自出新义者，如谓“《乾》之《彖辞》不设象，《坤》则曰利牝马之贞。《乾》无分於先后，无择於西南东北，《坤》则不然，为天道、地道，阳全、阴半之分”云云，为先儒之所未发。然亦随文生义之说，《彖》不说象，不止《乾》一卦也。

△《易经观玩篇》（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宗洛撰。宗洛字绍川，无锡人。乾隆庚辰进士，官天镇县知县。是编《凡例》谓用费直本，然其书每卦画六爻於前，而分书“初九”“九二”等字於爻画之中。右列爻辞，左列《小象》，而后列卦辞及《彖传》。至《文言》、《大象》则另录置《系辞》前。则是宗洛自定本，非费直本矣。宗洛酷信图书，故其解经多引《参同契》为说。其《序卦图说》亦主五行、纳甲。其《杂卦图说》以为即古《归藏易》，孔子附之《易》末，如录《诗》之有《商颂》，亦无所据也。

△《易解拾遗》七卷、附《周易句读读本》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世金撰。世金字仲兰，衡山人。是书成於乾隆辛巳。大旨以数言《易》，卷一、卷二衍《河图》、《洛书》、先天、后天之说，务拔奇於旧说之外。卷三、卷四、卷五为《观玩四法》，各系以图解。卷六解《易》象、卦宫及标举《系辞》、《说卦》、《杂卦》要义。卷七又别为十九卦解。据目尚有诗一首，呈一篇，而有录无书，盖缮写佚之矣。后附《周易句读读本》，《上、下经》各注“句读”字，《系辞》以下则但以黑白圈分章段。其《自序》谓句读有讹则《经》旨皆晦，故为此本以正之云。

△《周易集注》十一卷、《图说》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琬撰。琬，渭南人。是书成於乾隆乙酉。《自序》称年八十有一，盖积一生之力为之也。其论来知德列《太极图》於《河图》前，所图黑白各半，明是阴阳，不得谓之太极。论《洛书》无关於画卦，《系辞》并举图书，犹之并举蓍龟，不过带言。论伏羲八卦次序及六十四卦次序，并改邵子之右阳左阴为左阳右阴，以合於逆数。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既有圆图，则方图可以不作。论文王八卦次序，即“帝出乎震”一节，不得当以“《乾坤》六子”一节。论羲文二图并无对待流行之分，不过一明二气，一明五行。论“《易》有太极”一节，即生蓍之数，观不言天地万物有太极，而言《易》有太极，可得其旨。论来知德所谓错卦，即横反对卦，所谓综卦，即竖反对卦，不必添立名目。

论《本义筮仪》第一变归奇之策，通挂一数，不五则九，二三变去第一变所挂之一而不用，惟於本数策中挂一策，仍复合而通数其奇，是以四八与初之五九不同。来知德谓第一变不通挂一数，所见为是。然谓二三变并不挂一，则少象三一营，止三营而非四营矣。惟第一变挂一而归奇，不必通挂一数，二三变即用第一变所挂之一而归奇，亦不必通挂一数，斯皆不四则八，无所谓不五则九也。其大旨虽亦纠缠图学，然所说均自出新意，亦可备一解。惟以《十翼》兼《象辞》、爻辞数之，未免於古无稽。其解《经》亦皆敷衍成文，殊乏精义。盖所注意惟在图说而已。

△《易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字六吉，嘉善人。是书为图学而作。一卷《河图》，二卷《洛书》，三卷《大衍图》，四卷《蓍法》。其於《河图》改中宫十点之旧，於《洛书》信凤来道士之传。通《洛书》大衍之说於《易》，更分挂扚揲之法於蓍，又皆图学中后起之说矣。

△《易图疏义》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鸣珂撰。鸣珂字伯容，蒲城人。是书因《周易启蒙》、《本图书》、《原卦画》二篇之说而疏通其义。其稍有异同者，《大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谓“圣人”兼指羲文，非专云伏羲；至“则之”之义，既取邵子加一倍法，则如朱子之说可自六十四而加之，以至无穷矣。乃复谓六十四卦之画，限以六位，为三才之义；又不知乾一兑二之数出於小横图，而以为邵子逐爻渐生之说与之天然吻合：皆未免弥生缴绕。其解《易》逆数也，谓自震一阳历离、兑二阳至乾三阳，左旋而顺。自兑一阴历坎、艮二阴至坤三阴，左旋而逆。以乾一兑二之序推之，则阳进阴退，皆为逆数，则较邵、朱之说颇为贯穿。然亦《易》外之旁义。至於本来知德之说，以羲《易》为错，文《易》为综，益强生区别矣。

△《易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贡渭滨撰。渭滨字羨溪，丹阳人。是书前列《易序传》，序诸儒姓氏、《易》学源流，邵子、程子、朱子纲领及《筮仪五赞》、《经传音释》、《本义异同》、《程传异同》，不入卷数。末附《启蒙大旨》，亦不入卷数。其解《经》以《本义》为宗，而杂录先儒旧说以足之，然往往曲相迁就。如《坤象》“先迷后得主”，以《文言》“后得主而有常”考之，应以主为句，以阳为阴主故也。

渭滨附合《本义》“主利”之读，乃云“主利者不主於迷而主於利也”。又《渐》爻辞九三、九五取象於妇，《本义》於九五取六二正应在下为解，於九三则云九三过刚不中而无应；於《彖传》云自二至九五位皆得正，故其占为“女

归吉”：前后自相牴牾。渭滨则云《艮》非妇，但以二为阴，故云然耳。然何以处九三乎？是亦偏主之过也。

△《易象图说》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脉鬯撰。脉鬯字灌先，蓬莱人。是书隐括诸图，各为之说。以圆图象天，方图象地，因创为竖图象人，以配三才。复集邵子、朱子咏《易》诸诗，附以己作及沈时升诗。末附《八宫纳甲占例》，则今以钱代卜者之所用也。

△《周易后天归图》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黎由高撰。由高字鹏翥，通城人。是书专明后天之《易》六十四卦反对之义，而一归之於图。一卷总论后天方位，见《经》之当归於图。二卷说《乾》、《坤》为归《经》於图之纲领。三卷说反对为归《经》於图之门户。四卷摘录诸卦为归《经》於图之凡例。首卷方位图，其三四长少序次，变为自右而左，与《本义》异。大旨以邵子诸说为宗，而参用《本义》之解也。

△《易经辑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家杰撰。家杰，临川人。其书删邵子之横图，谓此邵子之《易》，非羲文之《易》，而不免仍用先天之说。又谓来知德之卦错、卦综胜於卦变，而不免仍用卦变之说。观其《自序》，称来《易》恐不近於举业。是既欲诂《经》，又牵合以就程试，遂两者骑墙耳。

△《易经会意解》（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兰撰。《自序》称伊南人，未详其仕履。是书首《句读质疑》，皆与《本义》句读相异者。次《辨本义衍文》，谓《易》为卜筮之书，不经秦火，应无衍文。次《乾卦质疑》、《坤卦质疑》。次《乾坤以下八卦说》。其序六十四卦，专取两卦相对相反之义，一页之中分上下二格。上格列一卦之辞，其文自前左行。下格列其相对相反之卦，其文自后右行。一顺一逆，体若回文，为自来经典所未有。其《系辞传》以下亦各分篇次、名目，有《开宗明义篇》、《纲领篇》、《申明爻辞篇》、《弥纶篇》、《四道篇》、《尚辞》《尚变》《尚象》《尚占》诸篇、《先后天图辨》，又有《徵时篇》、《终意篇》，亦先儒传授所未闻也。

△《河洛先天图说》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天真撰。天真字汝迪，号去伪，兴国州人。由岁贡生官安仁县训导。其言《易》，大旨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六七八九之数，乃一二三四倚五而成，盖即参天两地而倚数之说。张尚瑗序之，以为后天八卦配《洛书》，合若符契、帝震一章是其注脚。不知图书之数，正影附此章而作，即以配《河图》，亦相吻合，不仅《洛书》可配也。

△《周易象训》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姚球撰。球字颐真，无锡人。其《凡例》称辛未岁年二十七始读《周易》，二十馀年间，见注疏百三四十部。不知为前辛未、后辛未也。是书虽用古本分十二篇，而篇数迥异。其分《象传》於爻传之外，本於宋吴仁杰。又分《说卦》为三，以《系辞》上下传为《说卦》之第一、第二，以应《隋志》三篇之目，而合《彖》、爻传之上下为一，以为古本，殊不见其确据。每卦前之六画，古本皆先下后上，乃用朱谋《土韦》之例，标曰上某卦、下某卦，亦非古本之旧也。

△《易经辨疑》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国器撰。国器，湘乡人。是书首为《图书辨疑》，次为《羲易辨疑》，以旧传先天八卦方位衍为数十图，颇为繁碎。

△《周易剩义》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燠撰，燠字旻谷，湘潭人。其《凡例》谓说经者有未备未当，而作此以补之，故曰《剩义》。然体例颇近讲章，所注亦皆先儒之旧说，无甚新义也。

△《易经告蒙》四卷、《图注》三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赵世回撰。世回字铎峰，湘潭人。是书凡例称遵仿《本义》分卷，然其书仍用注疏本，未喻其故。殆据坊刻《本义》言之欤？卷首《图注》三卷，皆推演《河》、《洛》之义。书中时时附图，盖欲以图书明《易》，而反以《易》明图书者也。

△《周易悬象》八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元御字坤载，号研农，昌邑人。早为诸生，因庸医误药损其目，遂发愤学医。於《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匱玉函经》皆有注释，凡数十万言，已别著录《医家类》中。大抵自命甚高，欲驾出魏晋以来医者，上自黄帝、岐伯、秦越人、张机外，罕能免其诋诃者。未免师心太过，求名太急。惟其诂经乃颇能沿溯古义。其训释以观象为主，其观象以《说卦》为主，而参以荀九家之说，亦兼用互体。大抵缘象以明理，不纠缠飞伏、纳甲之术，亦不推演《河》、《洛》、先天之说，在近人《易》说中犹可谓学有根据。

惟好以己意改古书。并《彖、象传》於经，而合《文言》为一篇，此犹据郑玄本也（郑玄本《文言》自为一篇，见《崇文总目》）改《乾卦》之次序，使与《坤卦》以下同，此犹据王弼本六十三卦之例也。割《系辞》十九卦之说移入《文言》，於古仅吴澄有此说见《易纂言》，斯已无据矣。至《系辞》全移其次第，并多所删节，又割掇《说卦》以补之，《说卦》更多所改正。直以孔翼为稿本，而笔削其文，别造一经，尤非古法也。

△《易经本义翼》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标撰人名氏。惟卷首题签云“苏州府学附生曹运手辑吴敬庵《羲经本义》二十本，上大宗师鉴定。今呈到十九本。其一本系《图说》，因绘画不及，俟於原本录出补送呈”云云，盖江南诸生录送提学之本，不知吴敬庵者为何人也。其书《图说》分六编。一曰《河洛图说》，二曰《卦画图说上》，三曰《卦画图说下》，四曰《明筮图说》，五曰《序卦图说》，六曰《合纂图说》，而附以《易说纲领》，皆不入卷数。其解释《经》文共十二卷，亦分为八编。《上经》《乾》至《履》为一编，《泰》至《观》为二编，《噬嗑》至《离》为三编；《下经》《咸》至《解》为一编，《损》至《艮》为二编，《渐》至《未济》为三编，附以《上、下经分六编说》，别以《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分七卷，共为一编。《说卦》、《序卦》、《杂卦》三传分三卷，共为一编。例体颇为冗碎。大抵以《河》、《洛》之说辗转推衍，其解《经》则惟以《本义》为宗，间有出入，不过百分之一，故名曰《本义翼》云。

△《读易随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目录。其书用反对之说，除《乾》、《坤》、《颐》、《大过》、《坎》、《离》六卦两名并列外，余五十八卦皆每二卦顺逆相对画之，所解多参以人事。虽以《随钞》为名，实杂采诸家之言而融贯以己意，不出原采书名也。

△《卦爻遗稿演》一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小引，乃其子所作。谓其父於《易》多有论说，未有完书。其子始类次成编，而间附己说於后。其自称曰“覲”者，即其子之名，而姓则不可考矣。书中每一卦为一篇，於每爻下具列中、正、应三义，而不载《经》文。词旨简略，殊无心得。

△《周易观象疑问》二卷、《大传章旨》二卷（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但署“上谷手授”，莫知为谁，亦不详其时代。其书於六十四卦各为总说，《大传》章旨，於各章亦总为疏解，俱无甚奥义。

○附录△《古三坟》一卷（内府藏本）

案《三坟》之名见於《左传》，然周秦以来经传子史从无一引其说者，不但汉代至唐咸不著录也。此本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张商英得於比阳民舍。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毛渐得於唐州。盖北宋人所为。其书分《山坟》、《气坟》、《形坟》，以《连山》为伏羲之《易》，《归藏》为神农之《易》，《乾坤》为黄帝之《易》，各衍为六十四卦而系之以传。其名皆不可训诂。又杂以《河图代姓纪》及《策辞政典》之类，浅陋尤甚。至以燧人氏为有巢氏子、伏羲

氏为燧人氏子，古来伪书之拙莫过于是。故宋元以来自郑樵外，无一人信之者。至明何鏗刻入《汉魏丛书》，又题为“晋阮咸注”，伪中之伪，益不足辩矣。

（案：《左传》称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书序》所解，虽出依托，至刘熙《释名》则确属古书。据所训释，则《三坟》乃《书》类，非《易》类也。然伪本既托於三《易》，不可复附《书》类中，姑从《易纬》之例，附其目於诸家《易》说之末。）

——右“易类”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内四十六部无卷数，《附录》一部一卷，皆附《存目》。

卷十一 经部十一

○书类一《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於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於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於《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轆轳，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尚书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灋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

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至若璩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不云作《传》。

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於

学官，始增入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於王《注》无施也。”则开皇中虽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传》中，故德明云尔。今本二十八字当为颖达增入耳。

梅賾之时，去古未远，其《传》实据王肃之《注》而附益以旧训，故《释文》称王肃亦注今文，所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此虽以末为本，未免倒置，亦足见其根据古义，非尽无稽矣。颖达之《疏》，晁公武《读书志》谓因梁费昶《疏》广之。然颖达原《序》称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昶、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其书实因二刘，非因费氏。

公武或以《经典释文》所列义疏仅昶一家，故云然欤？《朱子语录》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其言良允。

然名物训故究赖之以有考，亦何可轻也！

△《洪范口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义》，已著录。是书《文献通考》作《洪范解》，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今其文散见《永乐大典》中，尚可排纂成书。

《周易口义》出倪天隐之手，旧有明文。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亦瑗门人编录，故无诠次首尾。盖二书同名《口义》，故以例推。其为瑗所自著与否，固无显证。

至其说之存於经文各句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与公武所说不符。岂原书本无次第，修《永乐大典》者为散附经文之下，转排比顺序欤？抑或公武所见又别一本也？《洪范》以五事配庶徵，本经文所有。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遽以阴阳灾异附合其文，刘知几排之详矣。宋儒又流为象数之学，惟图书同异之是辨，《经》义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谓五行次第为箕子所陈，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寡；谓五福六极之应通於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其要皆归於建中出治、定皇极为九畴之本辞。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非讖纬术数者流

所可同日语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为二卷。

（案：朱彝尊《经义考》，凡训释一篇者，悉汇载各经之末，不与训释全经者叙时代先后。然《隋志》载《系辞注》、《洪范五行传》、《月令章句》、《中庸讲疏》固杂置各经中也。今从古例，不复别编。后均仿此。）

△《东坡书传》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苏轼撰。轼有《东坡易传》，已著录。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

《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误也。晁公武《读书志》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今《新经尚书义》不传，不能尽考其同异。

但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於事势，又长於议论，於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康成，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於以羲和旷职为贰於羿而忠於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惟於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

△《尚书全解》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迹具《宋史儒林传》。之奇辞禄家居，博考诸儒之说，以成是书。《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仅标题四十卷。考其孙畊《后序》，称：“脱稿之初，为门人吕祖谦持去，诸生传录，仅十得二三。书肆急於鋟梓，遂讹以传讹。至淳祐辛丑，畊从陈元凤得宇文氏所传《书说拾遗》手稿一册，乃《康诰》至《君陈》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诰》以下皆伪续。又得叶真所藏《林、李二先生书解》，参校证验，釐为四十卷。”然则《宋志》所载乃麻沙伪本之卷数，朱子所谓“《洛诰》以后非林氏解”者。此本则畊所重编，朱子所未见，夏僎作《尚书解》时亦未见，故所引之奇之说亦至《洛诰》止也。然僎既称之奇初稿为吕祖谦持去，则祖谦必见完书，何以《东莱书说》始於《洛诰》以下云“续之奇之书”，毋乃畊又有所增修，托之乃祖欤？自宋迨明，流传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经解》，竭力购之，弗能补也。

惟《永乐大典》修自明初，其时犹见旧刻，故所载之奇《书解》，此篇独存。

今录而补之，乃得复还旧观。之奇是书，颇多异说。如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皆未尝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异同，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虽真贋错杂，不可废也。屡经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挚有足以自传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书》始末甚详，然舛误特甚。《汉书艺文志》已明云《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不立於学官，而用伪孔《传序》藏於家之说，并谓刘歆未见。《儒林传》明言伏生壁藏其书，汉兴，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而用卫宏《古文尚书序》使女传言之说，并谓齐语难晓，尤其致谬之大纲。阎若璩诸人已有明辨，兹不具论焉。

△《郑敷文书说》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郑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绍兴十五年进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读，进国子司业、宗正少卿，以直龙图阁出知宁国府。卒谥文肃。其诗文有《景望集》，今已不传。此乃所作《尚书讲义》，皆摘其大端而论之。凡二十九条，每条各标题其目。《浙江通志》称：“伯熊邃于经术，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刘埙《隐居通义》亦谓：“伯熊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盖永嘉之学自周行己倡于前，伯熊承于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皆奉以为宗。是书虽为科举而作，而尚不汨于俗学。惟误信《书序》，谓真孔子所作。故于《太甲序》则以为体常尽变，存正明权，得《春秋》之法；于《泰誓序》则以为经称十三年者误，当依《序》作十一年；于《洪范序》则以为所称胜殷杀纣，亦诛独夫纣之义：皆未免牵合旧文，失于考证。然其大端醇正。如释“作服汝明”则发明服以象德之义，释“俶扰天纪”则推言天人相应之机，《大禹谟》言“谦受益，满招损”，《仲虺之诰》言“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皆能反覆推详，以明其说。于经世立教之义亦颇多阐发，有足采焉。

△《禹贡指南》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毛晃撰。晃，《宋史》无传，其始末未详。世传其《增注礼部韵略》，於绍兴三十二年表进，自署曰“衢州免解进士”，盖高宗末人也。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焦竑《经籍志》载《禹贡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又云：“《文渊阁书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则旧本之佚久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与诸家注解散附经文各句下。谨缀录成篇，釐为四卷。以世无传本，其体例之旧不可见，谨以经文次第标列，其无注者则经文从略焉。其书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虽生於南渡之后，僻处一隅，无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统核其真，而援据考证，独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后来蔡氏《集传》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当考证矣

△《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大昌《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又《禹贡论图》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谓《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图》三十一。王应麟《玉海》则谓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贡论》五十二篇、《后论》八篇，诏付秘阁，不及其图。盖偶遗也。今诸论皆存，其图据归有光《跋》称吴纯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旧刻，则嘉靖中尚有传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经解》惟刻其《前、后论》，而所谓《禹贡山川地理图》者则仅刻其《叙说》。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之，只缺其《九州山水实证》及《禹河》、《汉河》二图耳。其余二十八图，岿然并在，诚世所未覩之本。今依通志堂《图叙》原目，并为二卷，而大昌之书复完。大昌喜谈地理之学，所著《雍录》及《北边备对》，皆刻意冥搜，考寻旧迹，是书论辨尤详。周密《癸辛杂识》载“大昌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阜陵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既而补外”云云，与《自序》及陈应行《后序》所言，殊相乖刺。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大昌讲《尚书》於经筵，不举唐、虞、三代之法以资启沃，而徒炫博奥，此诚不解事理。然以诂经而论，则考证不为无功。盖其失在不当于经筵讲《禹贡》，而不在辨定《禹贡》之山水也。其《前论》於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皆纠旧传之误，《后论》则专论河水、汴水之患。陈振孙讥其身不亲历，乌保其皆无牴牾，亦如孝宗之论。归有光亦证其以鸟鼠同穴指为二山之非。要其援据釐订，实为博洽，至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

△《尚书讲义》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孝宗为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讲。即位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宋史艺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渊阁书目》、《一斋书目》并载其名，而藏弃家已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亦注云“未见”。惟《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全录其文。谨依经文考次排订，釐为二十卷。案宋《馆阁书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进《尚书讲义》二十卷，诏藏秘府。”盖本当时经进之本，故其说皆顺文演绎，颇近经幄讲章之体。其说大抵以注疏为主，参考诸儒而以己意融贯之。当张浚用兵中原时，浩方为右仆射，独持异论。论者责其沮恢复之谋。今观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极美宣王之勤政复讎，而伤平王之无志恢复，则其意原不以用兵为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时，故不

欲僥倖尝试耶？《朱子语类》尝称“史丞相说《书》亦有好处，如‘命公后’，众说皆云命伯禽为周公之后，史云成王既归，周公在后，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见得周公且在后之意”云云，其后命蔡沈订正《书传》，实从浩说。则朱子固於此书有所取。

孙应时《烛湖集》有《上史越王书》云：“《书传》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抉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无虑数十百条。”

又云：“欲以疑义请教者一一疏诸下方。”则浩此书实与应时商榷之，亦非率尔苟作矣。

△《尚书详解》二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僎撰。僎字元肃，号柯山，龙游人。时澜作是书《序》，称其少业是经，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则尝举进士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书集二孔、王、苏、陈、林、程、张及诸儒之说。以时澜《序》及书中所引参考之，二孔者，安国、颖达之《传》、疏。苏者，苏轼《书传》。陈者，陈鹏飞《书解》。

林者，林之奇《尚书全解》。程者，程子《书说》。张者，张九成《尚书详说》。

惟王氏澜《序》不之及，盖王雱《新经尚书义》，讳言之也。然僎虽博采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实什之六七，盖其渊源在是矣。明洪武间，初定科举条式，诏习《尚书》者并用夏氏、蔡氏两《传》。后永乐中《书经大全》出，始独用蔡《传》，夏氏之书浸微。亦犹《易》并用程朱，后程废而独用朱，《春秋》并用张、胡，后张废而独用胡也。今观其书，视蔡《传》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条畅，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灿然明白，究不失为说《书》之善本。淳熙间，麻沙刘氏书坊有刻版，世久无传。今惟存钞帙，脱误孔多。浙江采进之本，《虞书尧典》至《大禹谟》全阙，《周书》阙《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阙《秦誓》之末简，谨以《永乐大典》参校。惟《泰誓》《永乐大典》亦阙，无从校补外，其余所载，尚并有全文。各据以补辑，复成完帙。书中文句则以《永乐大典》及浙本互校，择所长而从之。原本分十六卷，《经》文下多附录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为鄙浅。今悉删除，重加釐订，勒为二十六卷。

△《禹贡说断》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义乌人。尝从唐仲友游，仲友称其职方、輿地尽在腹中。是编其所著《禹贡图说》也。案朱彝尊《经义考》有寅所著《禹贡集解》，二卷，通志堂尝刊入《九经解》中。而《永乐大典》载其书，则题曰《禹贡

说断》，无《集解》之名。又《经解》所刊本称原阙四十馀简。今检《永乐大典》，不独所阙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馀言，《九州辨》千数百言，较之原注缺文多至数倍。又《山川总会》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图，《经解》俱误编入程大昌《禹贡论》中，与其书绝不相比附。而《永乐大典》独系之《说断》篇内。盖当时所见，实宋时原本，足以援据。而《经解》刊行之本，则已传写错漏，致并书名而窜易之，非其旧矣。书中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袭前人。其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古沟洫之法，尤为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见者。今取《经解》刊本与《永乐大典》互相勘校，补阙正讹，析为四卷，仍题《说断》旧名，而於补阙之起讫，各加注语以别之，庶几承学之士得以复见完书焉。

△《书说》三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编《文献通考》作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作六卷，悉与此本不合。盖彼乃祖谦原书，未经编次，传钞者随意分卷，故二家互异。此本则其门人时澜所增修也。原书始《洛诰》，终《秦誓》。

其《召诰》以前，《尧典》以后，则门人杂记之语录，颇多俚俗。澜始删润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编定原书为十三卷，合成是编。王应麟《玉海》云：“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盖之奇受学於吕居仁，祖谦又受学於之奇，本以终始其师说为一家之学，而澜之所续则又终始祖谦一人之说也。澜，婺州清江人。厉鹗《宋诗纪事》收其诗一篇，而不能举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园集》有祭澜文，称“从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学教授”，而澜《自序》则称以西邸文学入三山监丞，盖作是书时为监丞，其后则以教授终也。

吴师道曰：“清江时铸字寿卿，吕成公同年进士，与弟鋹率群从子弟十馀人悉从公游。若沅、若澜、若涇，尤时氏之秀。成公辑《书说》，澜以平昔所闻纂成之，今所行《书传》是也。”然则是书一名为《书传》矣。又朱彝尊《经义考》是书三十五卷之外，又别出时澜增修《书说》三十卷，并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见，不知所据何本也。

△《尚书说》七卷（内府藏本）

宋黄度撰。度字文叔，号遂初，新昌人。绍兴间登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尝劾韩侂胄误国，又劾内侍杨舜卿、陈源，又奏吴曦必反，以正直称。累官礼部尚书、龙图阁学士。谥宣献。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阆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友朋道之。其勤挚如此。所注有《书说》、《诗说》、《周礼说》。《诗

》与《周礼》说今佚，惟《书说》仅存。此本乃明吕光洵与唐顺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详。当度之时，吴棫《书裨传》始出，未为世所深信，尚不知孔安国《传》出於梅賾托名。故度作是编，其训诂一以孔《传》为主。然梅賾当东晋之初，去古未远，先儒旧义，往往而存。注《尚书》者要於诸家为最古，度依据其文，究胜后来之臆解。至於推论三代兴衰治乱之由，与夫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安止、惟几、绥猷、协一、建中、建极诸义，亦皆深切著明。以义理谈经者固有取焉。

△《五诰解》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杨简撰，简有《慈湖易传》，已著录。昔韩愈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宋儒如吕祖谦《书说》，亦先释周诰而后及虞、夏、商书。盖先通其难通者，则其余易于究寻。简作是书，惟解《康诰》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简受学於陆九渊，好举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学。又当《字说》盛行之后，喜穿凿字义，为新奇之论。措辞亦迂曲委重，未能畅所欲言。然如《康诰》言“惠不惠，懋不懋”，则归重於君身。“服念旬时”，则疑孔《传》三月为过久。《酒诰》“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诰》“顾畏于民晷”，谓民愚而神可畏如晷险。《洛诰》“公无困哉”，谓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驳正旧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郑康成、顾彪之说，封康叔时未营洛邑用苏氏《书传》之说，“复子明辟”之训诂、“圻父薄违”之句读用王氏《书义》之说，又能兼综群言，不专主一家之学矣。此书世久失传。《文渊阁书目》作一册，焦竑《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案条薈萃，惟阙《梓材》一篇，馀皆章句完善。谨依《经》文前后，釐为四卷。

△《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斋其自号也，鄞县人。淳熙辛丑进士，官至显谟阁学士。谥正献。事迹具《宋史》本传。燮之学出陆九渊。是编大旨在於发明本心，反覆引申，颇能畅其师说。而於帝王治迹，尤参酌古今，一一标举其要领。王应麟发明洛闽之学，多与金谿殊轨。然於燮所解“徹诚无虞”诸条，特采入《困学纪闻》中。盖其理至足，则异趣者亦不能易也。其书《宋史艺文志》作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为燮子乔录其家庭所闻，至《君奭》而止。则当时本未竟之书，且非手著。绍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书院。盖重其家学，不以未成完帙而废之。明叶盛《菴竹堂书目》尚存其名，而诸家说《尚书》者罕闻引证。知传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经义考》注云“未见”。今圣代博采遗编，珍笈秘文，罔不毕出，而竟未睹是书之名，则其佚久矣。谨从《永乐大典》所载，采辑编次，俾复还旧观。以篇帙稍繁，釐为一十二卷。蠹残牘简，复显於湮没之餘，亦可云燮之至幸矣。乔字崇谦，尝为溧阳令。与燮相继而卒，未

显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传，而不立乔传。据真德秀所作《行状》，称燮有子四人，乔其伯子，甫则其叔子云。

△《书集传》六卷（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事迹附载《宋史元定传》。庆元己未，朱子属沈作《书传》。至嘉定己巳，书成（案此据《自序》年月，真德秀作沈《墓志》称数十年然后克成，盖误衍一数字）。淳祐中，其子杭表进於朝，称《集传》六卷、《小序》一卷、朱熹《问答》一卷，缮写成十二册。其《问答》一卷久佚。董鼎《书传纂注》，称淳祐经进本，录朱子《与蔡仲默帖》及语录数段，今各类入《纲领辑录》内。是其文犹散见於鼎书中，其条目则不复可考。《小序》一卷，沈亦逐条辨驳，如朱子之攻《诗序》。今其文犹存，而书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书旁注》，称古文《书序》自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删之而置於后，以存其旧。盖朱子所授之旨（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朱子《书古经》四卷、《序》一卷，则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书。

升以为所授之旨，盖偶未考）。是元末明初，刊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则似自宋以来即惟以《集传》单行矣。元和异孙《十一经问对》称吉州所刊《蔡传》，仍以《书序》置之各篇，初不害其为蔡《传》。

盖一家之版本，非通例也。沈《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旦”条下注曰：“朱子亲集《书传》，自孔《序》止此。其他大义，悉口授蔡氏，并亲稿百馀段，俾足成之。”则《大禹谟》犹未全竣。

《序》所云二《典》、三《谟》，特约举之辞。鼎又引陈栌之言曰（案栌此条不载所作《书传纂疏》中，盖其《书传折衷》之文也）：“朱子订传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说者以为舜祖颛顼而宗尧，因以神宗为尧庙，未知是否。

如帝之初等，盖未尝质言为尧庙。”今本云云，其朱子后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则《序》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黄景昌等各有正误、辨疑之作。陈栌、董鼎、金履祥皆笃信朱子之学者，而栌作《书传折衷》，鼎作《书传纂注》，履祥作《尚书表注》，断断有辞。明洪武中修《书传会选》，改定至六十六条。国朝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亦多所考订釐正。盖在朱子之说《尚书》，主於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见於《语录》者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盘、周诰，一一必求其解，其不能无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元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见《元史选举志》

），而人置注疏肆此书；明与夏僎解并立学官（见杨慎《丹铅录》），而人亦置僎解肆此书：固有由矣。

△《尚书精义》五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黄伦撰。《宋史艺文志》载有是书十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著於录，称为三山黄伦彝卿所编，知为闽人。此本前有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称为“释褐黄君”，则又曾举进士。然《闽书》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载其名，其仕履则莫能详矣。其刊书之余氏，亦不知何时人。案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世所传九经本，以兴国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为最善。又林之奇《尚书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独得其真，见之奇孙畊所作《跋》语中。此篇所称余氏，当即其人。是在宋时坊刻中犹为善本也。其书薈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其所徵引，自汉迄宋，亦极赅博。惟编次不以时代，每条皆首列张九成之说，似即本九成所著《尚书详说》而推广之，故陈振孙颇疑其出於伪托。

然九成《详说》之目仅见《宋志》，久经湮晦，即使果相沿袭，亦未尝不可藉是书以传九成书也。其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愈、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太、苏氏子才等当时著述，并已散佚，遗章剩句，犹得存什一於是编。

体裁虽稍涉泛滥，其裒辑之勤，要亦未可尽没矣。其书传本久绝，朱彝尊《经义考》亦曰“已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采撮编缀，梗概尚存。惟《永乐大典》之例，凡诸解已见前条者，他书再相援引，则仅注“某氏曰见前”字。其为全录、摘录，无由考校。今亦不复补录，姑就所现存者釐订成帙，分为五十卷。

存宋人《书》说之梗概，备援证焉。

△《尚书详解》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陈经撰。经字显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庆元中登进士第，官至奉议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诗讲义》、《存斋语录》诸书，已佚不传。是编《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今钞帙仅存，检勘卷目，犹为完本。宁宗之世，正蔡氏《传》初出之时，而此书多取古注疏或间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每援后世之事以证古经，盖赵岐注《孟子》已有此例，无庸以驳杂为嫌。惟如解说筑傅岩引伊川访董五经事之类，稍为泛滥，当分别观之。至於论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俾无所忧愁”，则欲明先王爱物之心，转失圣人惩恶之义，颇有未协。又《自序》称“今日语诸友以读此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吾心

与是书相契而无间，然后知典、谟、训、诰、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陆九渊“六经注我”之说，殆传金谿之学派者，亦不可立训。然其句栴字比，疏证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实可与林之奇、夏僎诸家相为羽翼。固无庸拘蔡氏之学，执一格以相绳焉。

△《融堂书解》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钱时撰。时字子是，淳安人。受学於杨简。嘉熙中，以丞相乔行简荐，授秘阁校勘，迁史馆检阅。案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札，列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牘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殊。然《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当必无讹。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盖未睹中秘书也。旧本久佚，今采掇哀辑，重为编次。惟《伊训》、《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说命》、《吕刑》亦间有阙文，馀尚皆篇帙完善，不失旧观。时之意，主表章《书序》，每篇之首，皆条具大旨。其《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复采《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马融、郑康成说，引伸其义。虽因仍旧说，不知《书序》非《诗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证，然用意则可谓精勤。所解如“羲和旷厥职”则本诸苏轼，康叔封卫在成王时则仍用孔安国《传》，《康王之诰》则兼采张九成《书说》，不专主一家之学。至以《泰誓》为告西岐师旅，《牧誓》为告远方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谓《武成》本无脱简，前为武王告师之辞，后为史臣纪事之体。

《康诰》首节，以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封康叔以抚顽民，不当移置於《洛诰》，尤为不惑於曲说。亦宋人经解中之特出者也。其书省札、进状皆不著卷数，《经义考》作八卷，未知何据。今以篇帙颇繁，谨约略离析，勒为二十卷。

△《洪范统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孙。仕至资政殿大学士，封文水郡公，赠少师，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其子汝楫《周易辑闻序》，善湘於《易》学用力至深，而所著书五种皆不传。此书藏弃之家亦罕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从《永乐大典》缮录，复为完编。书成於开禧时，《宋史》谓之《洪范统论》，《文渊阁书目》又作《统纪》。今据善湘谓“汉儒解传只以五事庶徵为五行之验，而五行八政谓畴散而不知所统，徵引事应，语多傅会。因采欧阳修《唐志》、苏洵《洪范图论》遗意，定皇极为九畴之统。每畴之中，如五行则水、火、木、金皆统於土，五事则貌、言、视、听皆统於思，得其统而九畴可一以贯之矣”云云，则《永乐大典》题曰《洪范统一》为名

实相应矣。考朱子与陆九渊论皇极之义，往复辨难，各持一说，此书以大中释皇极，本诸注疏，与陆氏合。复谓九畴皆运於君心，发为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极之旨。盖能通怀彼我、兼取两家之说者。生当分朋讲学之时，而超然不预於门户，是难能也。

△《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谪居靖州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其《周易要义》已著录。此其所摘《尚书》注疏也。孔安国《传》本出依托，循文衍义，无大发明，亦无大瑕颡。故宋儒说《诗》排《小序》，说《春秋》排三《传》，而说《书》则不甚排孔氏。孔颖达《正义》虽诠释《传》文，不肯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谓《尚书》名物、典制当看疏文。然《尚书》文既聱牙，注疏复又浩汗，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汰其冗文，使后人不病於芜杂，而一切考证之实学已精华毕擷，是亦读注疏者之津梁矣。是书传写颇稀。此本有“旷翁手识”一印、“山阴祁氏藏书”一印、“澹生堂经籍记”一印，犹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并佚，无别本可以校补，今亦姑仍其阙焉。

△《尚书集传或问》二卷（内府藏本）

宋陈大猷撰。《自序》称既集《书》传，复因同志问难，记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编。则此编本因《集传》而作。今《集传》已佚，存者惟此两卷。朱彝尊《经义考》引张云章之言，谓大猷东阳人，登绍定二年进士（案绍定刻本误绍兴，今改正）。由从仕郎历六部架阁，著《尚书集传》。又有都昌陈大猷者，号东斋，饶双峰弟子，著《书传会通》，仕为黄州军州判官。乃陈澹之父，与东阳陈氏实为两人，彝尊附辨其说，则谓鄱阳董氏《书传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陈氏《书集传》特注明东斋字，未可定《集传》为东阳陈氏之书，而非都昌陈氏之书。纳喇性德作是书《序》，则仍从云章之说。案董鼎《书传纂注》所引，其见於《辑录》者有《东斋书传》、《复斋集义》。其见於《纂注》者，则一称复斋陈氏，仍连其号；一称陈氏大猷，惟举其名（案是书标氏标名，例不画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称某氏，南宋以后则入朱子学派者称某氏，不入朱子学派者虽王十朋、刘一止皆称其名）。所列大猷诸说，此书不载，盖皆《集传》之文。惟《甘誓》“怠弃三正”一条，采用此书，亦称陈氏大猷，则所谓陈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东斋矣。又此书皆论《集传》去取诸说之故，与朱子《四书或问》例同。董鼎书於《禹贡》“冀州”引《东斋书传》一条，谓“与蔡民《传》所论梁州错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书之例当有辨定，而书中不一及之。知其《集传》中无此条矣。且此陈大猷为理宗初人，故所引诸

家仅及蔡沈而止。其称朱子曰朱氏、晦菴氏，持论颇示异同。至论《尧典》“敬”字一条，首举“心之精神谓之圣”。

此《孔丛子》之语而杨简标为宗旨者，其学出慈湖，更无疑义。若都昌陈大猷乃开庆元年进士（见其子澹《礼记集说序》），当理宗之末年，时代既后。又大猷受业饶鲁，鲁受业黄幹，幹受业朱子，渊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视杨氏若敌国，安有是语哉！彝尊盖偶见董鼎注“东斋”字，而未及核检其书也。今参考诸说，仍定为东阳陈大猷之书，著於录焉。

△《尚书详解》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庐陵人。官临江军军学教授。是编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书集解》。朱彝尊《经义考》又作《初学尚书详解》。称名互异，其实一书也。其解经多以孔《传》为主，而存异说於后。孔《传》有未善，则引杨时、林之奇、吕祖谦、夏僎诸说补之。诸说复有所未备，则以己意解之。《尧典》星辰之伏见列为四图，以验分至。《洪范》“初一曰五行”，则补绘《太极图》以释“初”字，见五行生克之有本。虽皆根据旧说，要能薈萃以成一家言，犹解经之笃实者也。所引汉晋人训诂间有异字。如《益稷篇》引郑康成云“黼，紕也，紕以为绣也”，与注疏所载不同。凡斯之类，亦见其留心古义，不但空谈名理矣。

△《尚书表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兰溪人。从学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馆编修召，不赴。入元，隐居教授以终。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初，履祥作《尚书注》十二卷，柳贯所撰《行状》称“早岁所著《尚书章释句解》，已有成书”是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尚存，今未之见，惟此书刻《通志堂经解》中。

前有《自序》，称：“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为之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表诸四阑之外。”盖其晚年定本也。

其书於每页之上下、左右，细字标识，纵横错落，初无行款，於古来著经之家别为一体，大抵摭摭旧说，折衷己意，与蔡沈《集传》颇有异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异，亦确有根原。所列作书岁月，则与所作《通鉴前编》悉本胡宏《皇王大纪》。参考后先，虽未必一一尽确，然要非尽无据而作也。至於过为高论，求异先儒，如欲以《康诰》之《叙》冠於《梓材》篇首，谓：“前为周公咸勤之事，后即洪大诰治之文。集庶邦则营东都以均四方朝贡之道里，先后迷民则所谓毖殷迁洛以密迩王化。”其说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无以解，因复谓“王”字当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诰》而衍

，则未免於窜改经文以就已意矣。是则其瑜不掩瑕者也。

卷十二 经部十二

○书类二△《书纂言》四卷（内府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编其《书》解也。《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作《书裨传》，始稍稍掎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

《自序》谓“晋世晚出之书，别见於后。”然此四卷以外，实未释古文一篇。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权词，其说是也。考汉代治《尚书》者伏生今文，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古文，别传都尉朝、庸生、胡常，自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为师说。澄专释今文，尚为有合於古义，非王柏《诗疑》举历代相传之古经，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且不明言所以改窜之故，与所作《易纂言》体例迥殊。是则不可以为训，读者取所长而无效所短可矣。

△《尚书集传纂疏》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陈栎撰。栎字寿翁，号定宇，休宁人。宋亡之后，隐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复出应试，中浙江乡试。以病不及会试。越二年，上书干执政，不报，遂终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董鼎《书传纂注》所称新安陈氏，即其人也。是编以疏通蔡《传》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辑诸家之说，故命曰《纂》。又以蔡《传》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标朱子订正之目。

每条之下，必以朱子之说冠於诸家之前，间附己意，则题曰“愚谓”以别之。考栎别有《书说折衷》，成於此书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载定宇集中，称：“朱子说《书》，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难通，而蔡氏於难通罕阙焉。宗师说者固多，异之者亦不少。予因训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诸家之得《经》本义者，句释於下。异同之说，低一字折衷之。”则栎之说《书》，亦未尝株守蔡《传》。而是书之作，乃於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与其旧说迥殊。

《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云云，盖延祐设科以后，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读书丛说》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许谦撰。谦字益之，金华人。延祐中以讲学名一时，儒者所称白云先生是也。事迹具《元史儒学传》。自蔡沈《书集传》出，解经者大抵乐其简易，不复参考诸书。谦独博核事实，不株守一家，故称《丛说》。如蔡氏释《尧典》本

张子“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之说。不知左旋者东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迟而成右也。日东出西没，随大气而左，以成昼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则冬至后由南敛北，夏至后由北发南，以成寒暑。月之随大气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谦虽不能尽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条，谓七政与天同西行，恐错乱纷杂，泛然无统，可谓不苟同矣。旧说《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为王城，据《召诰》、《洛诰》，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经营攻位五日位成之后，是王城无庸再卜。谦谓：“此时王城已定，但卜处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旧都，民迁之便。次及涧东、瀍西，次及瀍东，皆以洛与此地相对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涧流至洛，所经已远，不知周公所卜者何处。”

又《吕刑》称“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椽、黥”，旧说以为其刑造自有苗。谦谓苗乃专以刑为治国之法，乃始过用其刑，非创造刑也。如此之类，亦颇不为习闻所囿。至於说六律五声，漫录《律吕新书》；说唐虞之修五礼，漫录《周官大宗伯》之文；说《酒诰》太史、内史，漫录《周官太宰》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文，殊属泛衍。书内载其师金履祥说为多，卷首《书纪年》一篇，即据履祥《通鉴前编》起算。其间得失杂出，亦不尽确。然宋末元初说经者多尚虚谈，而谦於《诗》考名物，於《书》考典制，犹有先儒笃实之遗，是足贵也。其书与《诗名物钞》、《四书丛说》并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脱四页，第三卷中脱两页，第五卷、第六卷各脱四页。勘验别本，亦皆相同。今亦无从校补，姑仍其旧焉。

△《尚书辑录纂注》六卷（内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阳人。朱子之学授於黄榦，鼎族兄梦程尝从榦游，鼎又从梦程闻绪论，故《自叙》谓得朱子之再传。是编虽以蔡沈《集传》为宗，而《集传》之后续以《朱子语录》及他书所载朱子语，谓之《辑录》。又采诸说之相发明者附列於末，谓之《纂注》。《自序》称“《集传》既为朱子所订定，则与自著无异。”又称“薈萃成朱子之一经，则仍以朱子为主也。”考蔡沈《书集传序》，惟称二典、三谟尝经先生点定，故陈栻作《书集传纂疏》，惟《虞书》首标朱子，而《夏书》以下则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订定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纪实也。”吴澄作是书《序》，亦称朱子订定蔡《传》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书《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鼎并附注其说，是鼎於此书源委本自分明。其称《集传》为朱子所订定，似未免假借。然澄《序》又称：“《集传》自《周书洪范》后浸觉疏脱，师说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为增补，或草稿初成而未及修改。”所举《金縢》、《召诰》、《洛诰》诸条，皆显相舛异。又称“鼎作是书

，有同有异，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则从吴棫，解《多士》则从陈栌，解《金縢》则兼存郑、孔二义，不以蔡《传》之从郑为然”云云，然则鼎於《集传》盖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为疑，故特引朱子之说补其阙失。其举《集传》归之朱子，犹曰以朱翼朱，则不以异蔡为嫌耳，非其考之不审也。

△《尚书通考》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黄镇成撰。镇成字元镇，邵武人。以荐授江南儒学提举，未上而卒。其书徵引旧说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间附以论断，颇为详备。其中如论闰月而牵及后代司天之书，论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论乐而胪陈自汉至宋之乐名，皆与《经》义无关，失之泛滥。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畴、六府、三事之类，皆经有明文而复登图谱。别无发明，亦为冗琐。又全书皆数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条独参训诂，尤为例不纯。似乎随笔记录之稿，未经刊润成书者。然《书》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经大法为粗迹，类引之而言心。王应麟《困学纪闻》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

《说命》，言学之始也。”然则删书录此四篇，果仅因此四语乎？镇成此编虽颇嫌芜杂，然犹为以实用求书，不以空言求书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难。”可谓知说经难易之故矣。

△《书蔡传旁通》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陈师凯撰。师凯家彭蠡，故自题曰“东汇泽”。其始末则不可得详。此书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阳董鼎《尚书辑录纂注》本以羽翼蔡《传》，然多采先儒问答，断以己意。大抵辩论义理，而於天文、地理、律历、礼乐、兵刑、龟策、《河图》、《洛书》、道德、性命、官职、封建之属皆在所略。遇《传》文片言之蹟，只字之隐，读者不免嗫嚅齟齬。因作是编，於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其蔡《传》岐误之处，则不复纠正。盖如孔颖达诸经《正义》主於发挥注文，不主於攻驳注文也。然不能以回护注文之故废孔氏之《疏》，则亦不能以回护蔡《传》之故废师凯之书矣。知其有所迁就而节取所长可也。

△《读书管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王充耘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充耘字与耕，而原《序》及梅鹗《跋》并称“耕野”，疑虞稷误也。吉水人。元统甲戌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

后弃官养母，著书授徒，因成是编。所说与蔡氏多异同。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曰《虞书》；谓“九族既睦”，既当训尽；谓

“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同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至於《洪范》错简之说，《伊训》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纠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鲁史改月》一条，尤为强辞。大醇小疵，别白观之可也。又《禹贡篇》“峯阳孤桐”一条，语不可解。梅鹗《跋》称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条疑亦当时所讹脱。今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焉。

△《书义断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悦道撰。其自题曰邹次，不知何许人。书首冠以“科场备用”四字，盖亦当时坊本为科举经义而设者也。其书不全载经文，仅摘录其可以命题者载之。逐句诠释，各标举作文之窠要。盖王充耘《书义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书则如今之讲章。后来学者，揣摩拟题，不读全经，实自此滥觞。录而存之，知科举之学流为剽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犹《易类》录王宗传，《礼类》录俞庭椿，著履霜坚冰，其来有渐，不可不纪其始也。书末原附《作义要诀》一卷，为新安倪士毅所辑。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则。又《作文诀》数则。尚具见当日期式。以世有别本，且论文之作不可附丽於《经部》，故著录於《诗文评类》，而此则从删焉。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王天与撰。天与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荐授临江路儒学教授。盖天与为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时，宪使臧梦麟以是书申台省，得闻於朝，故有是命也。

是书虽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居先，而附以诸家之解。其大旨则以朱子为宗，而以真德秀说为羽翼。盖朱子考论群经，以《书》属蔡沈，故天与以蔡氏《传》为据。德秀则《书说精义》以外，复有《大学衍义》一书，所言与虞、夏、商、周之大经大法多相出入，故天与亦备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说为断。

《自序》所谓“期与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盖道其实也。所说於名物训诂多有阙略，而阐发义理则特详，亦王元杰《春秋献义》之流亚也。

△《尚书句解》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朱祖义撰。祖义字子由，庐陵人。於诸经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书仅存。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中定经义取士之制，《尚书》以古注疏及蔡沈《集传》为宗。故王充耘《书义矜式》尚兼用孔《传》。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传》遂独立於学官。业科举者童而习之，莫或出入。祖义是书，专为启迪幼学而设，故多宗蔡义，不复考证旧文。於训诂名物之间，亦罕所引据。然随文诠释，辞意显明，使殷盘周诰诘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

口。

其亦古者“离经辨志”之意欤？以视附会穿凿，浮文妨要，反以晦蚀《经》义者，此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矣。亦未可以其浅近废也。

△《书传会选》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翰林学士刘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书传》虽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者多。当其初行，已多异论。宋末元初，张葆舒作《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作《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作《蔡传辨疑》，余苞舒作《读蔡传疑》，递相诘难。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义用蔡氏，於是葆舒等之书尽佚不传。

陈栌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纂疏》，发明蔡义，而《折中》亦佚不传。其《自序》所谓“圣朝科举兴行，书宗蔡《传》，固亦宜然”者，盖有为也。至明太祖始考验天象，知与蔡《传》不合，乃博徵绩学，定为此编。凡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祝允明《枝山前闻》载其劄示天下者，惟《尧典》注“日月左旋”、《洪范》注“相协厥居”二条，举大凡耳。

顾炎武《日知录》曰“此书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主陈氏祥道。《高宗彤日》谓祖庚绎於高宗之庙，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谓是武王，亦主金氏。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主张氏、陈氏。皆不易之论。又如《禹贡》‘厥赋贞’主苏氏轼，谓赋与田正相当。泾属渭汭主孔《传》，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终’主金氏，谓周当作君。《多方》‘不克开于民之丽’主叶氏。惟《金縢》‘周公居东’驳孔氏，以为东征非是。至《洛诰》又取东征之说，自相牴牾耳。每传之末，系以经传音释，於字音、字体、字义辨之甚悉。其传中用古人姓氏、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正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后学”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绝伦，罕所许可，而其论如是，则是书之足贵，可略见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因《禹贡》注中“澨水至复州竟陵境者”一语，误者字为来字，遂肆毒詈，非笃论也。考《明太祖实录》，与群臣论蔡《传》之失，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诏修是书则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书以九月己酉，仅五阅月。观刘三吾《叙》，称：“臣三吾备员翰林，屡尝以其说上闻。皇上允请，乃诏天下儒士仿石渠、白虎故事，与臣等同校定之。”则是十七年间三吾已考证讲求，先有定见，特参稽众论以成之耳。惟《实录》所载纂修诸臣姓名与此本卷首所列

不符。朱彝尊《经义考》谓许观、景清、卢原质、戴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难删去。其说是已。然胡季安、门克新、王俊华等十一人，何以并删？且靳观、吴子恭、宋麟三人，此书所不载，又何以增入。盖永乐中重修《太祖实录》，其意主於诬惠宗君臣以罪，明靖难之非不得已耳。其馀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谬百出，不足为据。此书为当时旧本，当以所列姓名为定可也。

△《书传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书以蔡沈《集传》为主，自延祐贡举条格已然。然元制犹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书义程式》得本孔《传》立义也。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据，因命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广等。是其书虽不似《诗经大全》之全钞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之全钞汪克宽《胡传纂疏》，而实非广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书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大旨本二陈氏。二陈氏者，一为陈栎《尚书集传纂疏》，一为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纂疏》皆墨守蔡《传》，《旁通》则於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虽回护蔡《传》之处在所不免，然大致较刘氏说《诗》、汪氏说《春秋》为有根柢。故是书在《五经大全》中尚为差胜云。

△《尚书考异》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录。是编辨正《古文尚书》。其谓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作，盖据孔颖达疏引《晋书皇甫谧传》（案颖达作《正义》时，今本《晋书》尚未成，此盖臧荣《绪晋书》之文），称谧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据为谧作之证。至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又如谓灋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於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陈第作《尚书疏衍》，乃以诤张为幻诋之，过矣。《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

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於一卷。今约略篇页，釐为五卷。鷟又别有《尚书谱》，大旨略同，而持论多涉武断。故今别存其目，不复录焉。

△《尚书疑义》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马明衡撰。明衡字子莘，莆田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

《明史朱澗传》。是编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从者，辄录为篇。”书中如“六宗”从《祭法》“辑五瑞”谓是朝覲之常，非为更新立异。《洪范》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说，於《金縢》颇有疑辞。皆能参酌众说，不主一家，非有心与蔡立异者。惟“三江”必欲连震泽，而於“所其无逸”之“所”字亦不从蔡《传》，则未免意见之偏。又往往阑入时事，亦稍失解经体例。盖不免醇驳互存。然明人经解，冗滥居多。明衡是编，尚能研究於古义，固不以瑕掩瑜也。《明史》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於王守仁。闽有王氏学自明衡始。”考明衡当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后，於兴国太后诞节诏命妇入贺。於慈寿皇太后诞辰，乃诏免朝。时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与朱澗力争。皆遭祸几，殆坐是终身废弃。可谓不愧於经术，更不必以门户之见论是书之醇疵矣。

△《尚书日记》十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兹编不载经文，惟案诸篇原第，以次诠释。大旨仍以蔡《传》为宗，制度名物蔡《传》所未详者，则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凡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东复辟诸条，皆引据详明，考证精核。前有李维楨《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经术。又称樵是书於《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於科举，尤适得是书之分量，皆确论云。

△《尚书砭蔡编》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贵，号漫波，苏州人。与季本同时相善，故解经往往似之。是编纠蔡沈之误。所论如“粤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历非古历；“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賾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说；“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训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遯於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皆确有所据。

至谓《史记索隐》“南譌”不作“为”字，则但据今本；“不格奸”为不止其奸；“鲜食”非肉食，“怪石”为资服饵；“汨陈”之陈训为旧：则又有意立异，不可为训矣。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注曰“未见”。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曰《尚书蔡注考误》。案沈道原《序》亦称《砭蔡编》，则《

《经义考》所题为是。溶辑《学海类编》，多改易旧名以示新异，不足为据也。

△《尚书注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泰交撰。朱彝尊《经义考》载陈氏泰来《尚书注考》一卷，注曰“未见”。

又注泰来字长水，平湖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精膳司员外郎。案吴永芳《嘉兴府志》，载陈泰交字同倩，万历中国子监生，所著有《尚书注考》。与《经义考》迥异。然《经义考》引项皋谟之说，称同倩治《尚书》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则彝尊未见其书，误以泰交为泰来审矣。其书皆考订蔡沈《书传》之讹。谓有引经注经不照应者三条，又有同字异解者三百六十二条，皆直录注语，不加论断。其同字异解者，一字或有数义，抉摘未免过严。其不照应者三条，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为证，“曰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相矛盾，诚蔡氏之疏略矣。

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砭蔡编》颇以典制名物补正蔡《传》之阙误。泰交此书，则惟较量於训诂之间。而所谓训诂异辞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博援古义，证以旧文。故为少逊於二家。然释事、释义，二者相资，均谓之有功蔡《传》可也。

△《尚书疏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是书前有第《自序》，称“少受《尚书》，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於深思者颇多。后乃参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学问淹博，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柢。其作是书，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移。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惟笃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为非；於梅鷟《尚书考异》、《尚书谱》二编，排诋尤力：则未能深考源流。经师授受，自汉代已别户分门，亦听其各尊所闻可矣。

△《洪范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编乃崇祯十年道周官左谕德掌司经局时纂集进呈之书。其《进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阴鹭相协、彝伦条贯，旁及阴阳历数之务。初终两卷，考正篇章，分别伦序。”其学深於术数，於五行汨叙，类陈灾异以明鉴戒，不免沿袭伏生、董仲舒、刘向等附会之文。至八政畴叙以食配坤，以货配巽，以祀配离，以司空配兑，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宾配震，以师配乾，已属牵合。

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后天图》，更为穿凿。其最异者，至以《河图》《洛书》配历数，而曰某年至某年为稼穡初际、中际、末际。以至“从革曲直、润下炎上”，其例皆然。

是更沿《皇极经世》之余波，曼衍而不可究诘矣。至於改“农用”为“辰用”，“衍忒”为“衍成”，“六极”为“六殛”，殊为臆说。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见其必然。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於《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然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之所推，特术家傅会之说；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归有光、梅鹜之所争，特经生考证之资耳。实则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是编为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馭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故黼幄之所对扬，玉音之所阐释，亦维是大者远者，与儒生音训迥然有殊。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符於典谟所述，信有由矣。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刊行。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辩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蔡沈《集传》始睥睨先儒，多所排击。然书出未久，而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纷纷然交攻其误。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传》试士，明洪武中虽作《书传会选》以正其讹，而永乐中修《书经大全》，仍悬为功令，莫敢岐趋。我国家经术昌明，竞研古义。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念典维勤，於唐虞三代之鸿规尤为加意。既敕编《日讲书经解义》，复指授儒臣，纂辑是编。虽仍以蔡《传》居前，众说列后，而参稽得失，辨别瑕瑜。於其可从者发明证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弹。於其不可从者辨订譌舛，亦不似陈栌等之违心回护。其义可两通者，皆别为附录，以明不专主一家。盖即一训诂之学，而圣人执两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窥焉，又不仅为说《书》之准绳已也。

△《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

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於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

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夔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螾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姜字之训以解“姜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剽，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编次先后，亦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

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劄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驳辨以求胜。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故《仪礼》十七篇古无异议，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载乐史有五可疑之言，后儒亦无信之者。奇龄独拾其绪论，诋为战国之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以来皆疑其伪，及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力辨以为真。知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以后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别遁其词，摭《隋书经籍志》之文以为梅賾所上者乃孔《传》，而非古文《尚书》。其古文《尚书》本传习人间，而贾马诸儒未之见。其目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吴氏》（案吴棫《书裨传》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语录》述棫说，当云始於吴氏，成於朱氏，此二门殊为颠倒，附识於此），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

考《隋书经籍志》云：“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其叙述偶未分明，故为奇龄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书正义》之后，其时古文方盛行，而云无有传者，知东晋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传，而后云始得安国之《传》，知今本古文与安国《传》俱出，非即东晋之古文。奇龄安得离析其文，以就已说乎？至若璩所引马融《书序》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

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之名为《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之徵，反以马郑不合今本

为未见古文之徵，亦颇巧於颠倒。然考伪孔《传序》未及献者，乃其《传》，若其经，则史云安国献之，故《艺文志》著录。贾逵尝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为安国弟子，刘歆尝校《七略》，班固亦为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迁《史记儒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亦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无二十五篇，凿凿显证，安得以晋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欤？且奇龄所藉口者，不过以《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传，实孔氏之本，故马郑等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覆验。徒以修《隋志》时梅賾之书已行，故《志》据后出伪本，谓其不尽孔氏之书。奇龄舍《史记》、《汉书》不据，而据唐人之误说，岂长孙无忌等所见反确於司马迁、班固、刘歆乎？至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於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辨，则附会《史记》、《汉书》之文，谓不立学官者，即谓《逸书》。

不知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使预果见古文，何不云《逸书》某篇耶？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亦多称《尚书》逸篇。其见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学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庠。”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之古文，绝无此语，亦将以为不立学官故谓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书，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使《逸书》果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称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弥甚者矣。梅賾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於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

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本不必再烦较论。惟奇龄才辨足以移人，又以卫经为辞，托名甚正。使置而不录，恐人反疑其说之有凭，故并存之，而撮论其大旨，俾知其说不过如此，庶将来可以互考焉。

△《尚书广听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欲注《尚书》而未及，因取旧所杂记者编次成书，名曰《广听》，用《汉志》“《书》以广听”语也。奇龄常语其门人曰：“《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

是书之意，大约为辨证三代事实而作。初作於禹州，继撰於嵩山，凡屡易稿。

至作《尚书冤词》讫，而始删成为五卷。其坚护孔《传》，至谓安国解《舜典》文与《周礼》同者，乃相传之虞《礼》，并非出自《周礼》。夫杞宋无徵，孔子已叹不知。相传之虞《礼》竟出何书，可谓虚辞求胜，不顾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则引据考证，时有可采。置其臆断之说而取其精核之论，於经义亦有所补也。

△《尚书埤传》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字长孺，别号愚菴，吴江人。前明诸生。是书前有《考异》一卷，辨《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大抵以孔《传》为真，故《史记》所载《汤诰》，亲受於孔安国者，反以为伪。所见未免偏僻。然中间《埤传》十五卷，旁引曲证，亦多可采。如於沂水则取金履祥之言，而鲁之沂与徐之沂截然分明；於分别九州则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则取王樵之《日记》；如此之类，颇见别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并录王柏更定之本，尤失於轻信琐记，窜改古经；又《尧典》“俊德”谓遍考字书俊不训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传文：如是之类，或亦间有疏漏。要其诠释义理而不废考订训诂，斟酌於汉学、宋学之间，较书肆讲义则固远胜焉。

△《禹贡长笺》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是编专释《禹贡》一篇。前列二十五图，自《禹贡》全图以及导山导水，皆依次随文诠释，多引古说，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此书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为冀州之境，则於理未合。盖岐实雍地，当时水之所壅，惟雍为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后壶口可得而疏。孔《传》所云“壶口在冀州，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此语最为明晰。鹤龄所以反其说者，殆以冀州之中不当及雍地，不知冀为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荆州云“江汉朝宗於海”，荆固无海，亦不过推江汉所归言之耳。

即此可以为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条，既主郑康成左合汉、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说，而又兼取蔡《传》，以韦昭、顾夷所谓三江口者当之，亦殊无定见。又古黑水联络雍、梁，而鹤龄必区而二之；蜀汉之山本相连，而鹤龄谓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为精密。又於“敷浅原”兼取禹过之及江过之二说，尤属骑墙。此类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书之薈粹精博，而旁引曲证，亦时多创获，尚属瑕瑜参半。且其於贡道、漕河经由脉络，剖析条理，亦较他本为详。故仍录存其书，与《禹贡锥指》相辅焉。

△《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易图明辨》，已著录。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书尤精力所专注。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曾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稽古之荣，至今传述。原本标题二十卷，而首列图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实共为二十六卷。其图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汉、唐、宋、元、明河图，尤考究精密。书中体例，亚经文一字为《集解》，又亚一字为《辨证》。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搜采殆遍。於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贍，此为冠矣。至於陵谷迁移，方州分合，数十年内，往往不同，渭欲於数千载后，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经》“临渝骊成”已两存碣石之说，渭必谓文颖所指临渝为是，汉《地理志》所指骊成为非，终无确验。又“九江”一条，坚守洞庭之说，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则《经》当曰“九江孔殷，江汉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驳，恐渭亦不能再诘也。千虑一失，殆不屑阙疑之过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则由其时西域未平，无由徵验。又所引酈道元诸说，《经》、《注》往往混淆，则由传刻舛讹，未睹善本。势之所限，固不能执为渭咎矣。

△《洪范正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畴，故首言鯀堙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相推阐，其义乃彰。然主於发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郑樵《禹贡》、《洪范》相为表里之说，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讖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员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

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能一扫而廓除焉。

△《尚书解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是书仅解《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盖未竟之本。所说不以训诂为长，辞旨简约而多有精义，《大禹谟》篇不以古文为伪，而云孔安国有所删添，东汉以后儒者又有所窃窜，以解文辞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调停。《禹贡》篇解“五服五

千”以飞鸟图为算，谓塞尽处北极出地四十二度，至广海戴日北极出地二十三度，一度为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迁就“入於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闽人，不欲其乡出《禹贡》扬州之外，故立是说。与训洪为大，训范为训，谓“洪范”即顾命之“大训”，皆未免巧而不确。至於《尧典》之论中星岁差，《舜典》之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与诗歌声律，《禹贡》之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今巢湖，会於汇为即鄱阳，原隰潴野非地名，则皆实有考证之言，非讲学家之据理悬揣者矣。

△《书经衷论》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书不全载《经》文，但每篇各立标题，而逐条系说，亦如其说《易》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书原《序》一篇。时英以翰林学士侍讲幄，故因事敷陈，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如《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於箕子，故不复著，乃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朱子语类》之说；至於《高宗彤日》为祖己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颇总括群言，不拘门户。其以《牧誓》庸蜀羌髻微卢彭濮为在友邦豕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概近之说；以《君奭》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所自创之解，核诸《经》义，亦较为精切。虽卷帙无多，而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

△《尚书地理今释》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廷锡撰。廷锡字扬孙，常熟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肃。是编乃其官内阁学士时所作。首题恭录圣训，盖僦直内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缮成帙者也。其中订定诸儒之说者，如《尧典》“宅嵎夷”，则据《后汉书》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则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则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则据浑源曲阳之道里正《汉志》上曲阳之误。“滎、波既潴”，则据傅寅之说，正孔《传》滎、波分二水之误。又订定蔡沈《集传》之说者，如《禹贡》“治梁及岐”，则据曾旼之说辨其非吕梁狐岐。“九河既道”，则据《经典释文》辨简洁非一河。“澨沮会同”，则据《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汜沮。

“浮於济漯”，则据《汉书地理志》、陈师凯《书传旁通》辨其不知漯水所在。“濉淄既道”，则据《水经注》辨淄水不东入济。“浮于淮泗”，则据《史记河渠书》辨禹时泗水上源不自沛通河。“三江既入”，则据郑玄之说辨其误从庾闾《吴都赋注》。

“和夷底绩”则据《水经注》、时澜《书说》辨严道以西无夷道。“盘庚于今五迁”，则据《史记索隐》辨邢即音耿，祖乙并未两迁。以及三危有二，蟠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实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潜，南亳、西亳皆汤所都。均考订精核，足证往古之讹，释后儒之惑。至於昆仑河源之说，非惟订汉儒之谬，并证《元史》之非。是则恭逢圣代，混一舆图，得以考见其实据，尤非前代经师辗转耳食者比矣。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已备采其文。此盖其先出别行之本。敬著於录，俾天下万世知圣学高深，度越千古，仰观俯察，协契庖犧。

一时珥笔之臣，鞠^月螭坳，备聆圣训，得馀绪之万一，已能总括古今，为说经家所未曾有也。

△《禹贡会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当涂人。雍正癸卯举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试不入格。十七年又荐举经学，特授翰林院检讨。是书首列《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附论於下。次为图十有八，各系以说。书中皆先引蔡《传》而续为之笺，博据诸书，断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东入河；徒骇即河之经流，非别有一经流；三江既入，终以南江、北江、中江为正；九江在浔阳，非洞庭；皆不为蔡《传》所囿。至於蔡山则阙其所疑，不主《寰宇记》周公山即蔡山之说。

於惇物则取《金史地理志》，谓在乾州武亭县，今武功县之东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旧事》为昇雨山，谓《史记注》作卑羽山，盖字之误；并辨胡渭之讹，皆具有考证。盖说《禹贡》者，宋以来棼如乱丝，至胡渭《锥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条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后，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寻所未至，故较之渭书，益为精密，盖继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经》、《竹书纪年》太过，是则僻於好古、不究真伪之失耳。

○附录△《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汉伏胜撰”。胜，济南人。考《史记》、《汉书》但称伏生，不云名胜，故说者疑其名为后人所妄加。然《晋书伏滔传》称远祖胜，则相传有自矣。《汉志书类》，载《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无伏胜字。《隋志》载《尚书》三卷，郑玄注，亦无伏胜字。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晋书五行志》称汉文帝时伏生创纪《大传》。《玉海》载《

中兴馆阁书目》，引郑康成《尚书大传序》曰“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受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舛差。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

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诠次为八十一篇”云云。然则此《传》乃张生、欧阳生所述，特源出於胜尔，非胜自撰也。《唐志》亦作三卷。《书录解题》则作四卷。今所传者凡二本，一为杭州三卷之本，与《隋志》合。然实杂采类书所引，裒辑成编，漫无端绪。一为扬州四卷之本，与《书录解题》合，兼有郑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符合，知非依托（案《洪范政鉴》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载其全书）。二本各附《补遗》一卷，扬州本所补较备。然如《郊特牲注》引《大传》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终日，大宗已侍於宾奠，然后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族人饮也”一条，犹未采入，信乎著书之难矣。其文或说《尚书》，或不说《尚书》，大抵如《诗外传》、《春秋繁露》，与《经》义在离合之间。

而古训旧典，往往而在，所谓六艺之支流也。其第三卷为《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具。汉代纬候之说，实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义，今列为经，不必以董仲舒、刘向、京房推说事应，穿凿支离，归咎於胜之创始。第四卷题曰《略说》，王应麟《玉海》别为一书。然如《周礼大行人疏》引“孟侯”一条、《玉藻疏》引“祀上帝於南郊”一条，今皆在卷中。是《大传》为大名，《略说》为小目，应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传二十八篇无《泰誓》，而此有《泰誓传》。又《九共》、《帝告》、《归禾》、《掩诰》皆《逸书》，而此书亦皆有《传》。盖伏生毕世业书，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记忆，特举其完篇者《传》於世。其零章断句，则偶然附记於传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为异矣。

（案：《尚书大传》於《经》文之外掇拾遗文，推衍旁义，盖即古之纬书。诸史著录於《尚书》家，究与训诂诸书不从其类。今亦从《易纬》之例，附诸经解之末。）

△《书义矜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也。自宋熙宁四年，始以经义取士，当时如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学者称为不可磨灭之文。

吕祖谦编次《文鉴》，特录此一篇，以为程式。元仁宗皇庆初，复行科举，仍用经义，而体式视宋为小变。综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馀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

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业之经篇，摘数题各为程文，以示标准。其“慎徽五典”一书，引孔《传》“大录万几”为说，不全从蔡《传》。考《元史选举志》载书用蔡《传》及注疏。当时经义，犹不尽废旧说，故应试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经学所以终胜明代也。

（案：此书乃科举程文，当归《集部》。然虽非诂经之书，实亦发明经义，入之《别集》为不类。故仍入《经部附录》中。）

——右“书类”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录》二部，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蔡沈《洪范皇极数》诸书，虽以《洪范》为名，而实以《洛书》九数推衍成文，於《洪范》绝无所涉。旧以为《书类》，於义殊乖。今悉退列《子部术数类》中，庶不使旁门小技，淆乱圣经之大义焉。）

卷十三 经部十三

○书类存目一△《书古文训》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绍兴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即从荆南帅辟写机宜文字，调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荐，改知常熟县。入为大理寺主簿，进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迁知常州，未上，卒。

然宋人多称为薛常州，未之详也。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编所载《经》文，皆以古文奇字书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汉时已佚，无人见其书迹。《后汉书杜林传》称“林於西川得漆书古文《尚书》，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云云。此言漆书古文之始。又《儒林传》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解》”云云，今贾、马、郑之注俱不传。然考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隋书经籍志》亦称杜氏所传，与贾、马、郑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然则当时所谓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简》，所引有《古尚书》。《玉海》载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书》刻版。沈括《梦溪笔谈》称宋太宗得古本《尚书》，改“云梦土作义”为“云土梦作义”。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读书志》称“古文《尚书》，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陆氏《释文》，虽有小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见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来。考颜师古《匡谬正俗》，引古文《尚书》“戮”作“𠄎”“誓”作“𠄎”，则唐初即有此书。又《册府元龟》载天宝三载诏曰“先王令范，莫越於唐虞；上古遗书，实称於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

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於当今；传写寝讹，有疑於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仍藏之书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传、宋太宗所得，即郭忠恕所见本。忠恕所见，即唐内府本也。然《隋志》称：“晋世秘书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是唐初古《尚书》已亡，玄宗时何以仍在秘府？惟魏江式《论书表》中称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等书，似其时河北尚有传本。然《经典释文叙录》称：“《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据者，即出此，玄宗秘府所藏，正是本耳。陆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纷纷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笔画改为今体，奇形怪态，不可辨识，较篆书之本尤为骇俗。

其训义亦无甚发明，《朱子语录》谓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颇中其病。故虽宋人旧帙，今亦无取焉。

△《书疑》九卷（内府藏本）

宋王柏撰。顾炎武《日知录》称为元儒王伯。考柏以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尝入元，炎武偶误也。柏字会之，号鲁斋，金华人。受业於何基之门。基，黄榦弟子，榦又朱子婿也。故托克托等修《宋史》，以朱子之故列柏於《道学传》中。

然柏之学，名出朱子，实则师心，与朱子之谨严绝异。此其辩论《尚书》之文也。

《尚书》一经，疑古文者自吴棫、朱子始（见《朱子语录》）。并今文而疑之者自赵汝谈始（见陈振孙《书录解题》）。改定《洪范》自龚鼎臣始（见所作《东原录》）。改定《武成》自刘敞始（见《七经小传》）。其并全《经》而移易补缀之者则自柏始。考《汉书》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云云，此言脱简之始也。

然向既校知脱简，自必一一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则其馀并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一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馀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柏作是书，乃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其并《舜典》於《尧典》，删除姚方兴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谟》，此有孔颖达《正义》可据者也；以《大禹

谟》、《皋陶谟》为《夏书》，此有《左传》可据者也；以《论语》“咨尔舜”二十二字补“舜让於德，弗嗣”之下，其为《尧典》本文，抑或为他书所载，如《鬻子》述《帝王遗语》之类，已不可知（案《鬻子》所述《帝王遗语》，今本不载，见贾谊《新书》所引）。以《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敬敷五教，在宽”之下，则《孟子》明作尧言，柏乃以为舜语，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论语》、《孟子》可据也。至於《尧典》、《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则纯以意为易置，一概托之於错简。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何脱简若是之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其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说，如谓盘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辞达。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说，谓武王承祖父之余庆，藉友邦之归心，气焰既张，体貌且盛，改元纪年，视纣犹诸侯，后世曲为覆护，反生荆棘。又谓《大诰》“宁王贻我大宝龟，西土有大艰，人亦不靖”之语，无异唐德宗奉天之难，倭之於定数。是排斥汉儒不已，并集矢於《经》文矣，岂濂、洛、关、闽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修《宋史》，乃与其《诗疑》之说并特录於本传，以为美谈，何其寡识之甚乎？△《古洪范》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贺成大撰。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详。其《自序》以为《洪范》自“三八政”以下，紊乱无次，因援朱子《大学》分经传之例，每畴以禹之言为《经》，以箕子之言为《传》。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经》也。“水曰润下”至“稼穡作甘”，此箕子之《传》也。“五事：一曰貌”至“五曰思”为禹之《经》，“貌曰恭”至“睿作圣”为箕子之《传》。“三八政：一曰食”至“八曰师”为《经》，而移“惟辟作福”至“民用亾僇忒”为《传》。“五纪：一曰岁”至“五曰历数”为《经》，而以“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为《传》。

“五皇极”则以“皇建其有极”一句为《经》，而以“惟皇作极，无偏无陂”至“以为天下王”为《传》。“三德”则以“一曰正直”至“三曰柔克”为《经》，而以“平良正直”至“高明柔克”为《传》。“稽疑”则以“择建立卜筮人”至“衍忒”为《经》，而以“立时人作卜筮”至“用作凶”为《传》。“庶徵”则以“曰雨”至“曰时”为《经》，而以“五者来备”至“恒风若”为《传》。

“五福”则以“一曰寿”至“五曰考终命”为《经》，而移“敛时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为《传》。“六极”则以“一曰凶短折”至“六曰弱”为《经》，而移“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一极备凶，一极无凶。凡厥庶民

，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不协于极，不罹于咎，无虐菑独而畏高明，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为《传》。颠倒错乱，纯出臆断，而自以为古《洪范》。自伏生以后，传授历历可考，何处有此古本乎？△《定正洪范》二卷（内府藏本）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诸暨人。官绍兴路参军。是编因王柏、文及翁、吴澄三家改定《洪范》之本，而以己意参酌之。首为《图说》，次《考订经文》，次为《杂说》。案《河图》、《洛书》，名见《系辞》，不云有關於《洪范》。

《汉书五行志》始载刘歆之言，称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於是《洛书》始合於《洪范》，然犹未及《河图》。一中又因歆有“《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之文，遂以《河图》、《洛书》并合於《洪范》，而又参以陈抟先天之说。所列二十八图，大抵支离破碎，至於“无偏无党”亦以五行生克立论，尤为无理。其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沿用刘牧之说。於彼法之中自生轆轤，犹其小焉者矣。且说既穿凿，理多窒碍，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为错简之说，以巧饰其谬。遂割裂旧文，强分经传。移“曰王省惟岁”以下八十七字为第四、第五章之《传》。移“无偏无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极”句下为五章之《经》。移“斂时五福”以下割裂其文为九章之《传》。其馀亦多移彼缀此，臆为颠倒。并据吴澄之说，改“而康而色”句为“而康而宁”，改“是彝是训”句为“是彝是伦”，则并其字而窜易之。考《尚书正义》载《汉书五行志》以“初一曰五行”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孔安国则以为禹所第叙，刘向以为龟背先有三十八字，刘歆以为先有二十字，孔颖达已均谓其无据。其以“一，五行”以下为箕子所演，则诸家并同，绝无逐章各有经传之说。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学》、《孝经》之例，强为分别，既已无稽。且一中既称一行十三字，何以“於庶民锡汝保极”以七字而错一简，“五皇极，曰皇建其有极”以九字而错一简，“曰王省惟岁”以下复以八十七字错一简也？龚明之《中吴纪闻》载北宋余焘尝上书请移《洪范》“曰王省惟岁”以下八十七字於“四，五纪”一节之下，为台谏所弹，不果施行。是前此已尝论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说耶？△《尚书旁注》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图说》，已著录。是编以《尚书》本文大书正行，以训释字义者细书於旁，间有疏明大旨者，又别作一行书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也。梅文鼎《序》、谓升有《四书五经旁注》，明嘉靖间程闻礼为重鋟，止存《易》、《诗》、《书》三种，馀皆散佚。国朝康熙五十年，石城蔡壑再为鋟版以行。近坊肆《五经旁训》之本，实倡始於升。经学至此而极陋，又出朱申《句解》下矣。

△《书义卓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庐陵陈雅言撰”。案《经义考》载邹缉所作《墓表》称雅言永丰人。庐陵盖举其郡名。又卷首彭勛《序》称“乡先生雅言陈公”，似乎雅言其字也。

旧本又作元人。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洪武中荐举不起，复领永丰教事以终。《墓表》称其著述多所发明，有《四书一览》、《大学管窥》、《中庸类编》、《书义卓跃》行於世。今其他书未见，此书则殊无可观。盖元代以经义取士，遂有拟题之书，以便剽窃。此书盖亦其一。故每段必以此题二字冠首。所论亦皆作文之法，於《经》旨无所发明。杨士奇《跋》亦称其专为科举设云。

△《书传通释》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彭勛撰。勛字祖期，永丰人。永乐乙未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卷首备列《四代谱系图》，及《定时成岁》、《七政五辰》、《璿玑玉衡》、《河洛九畴》、《声音律吕》、《五服九州》等图。编内於蔡《传》之下摘录诸儒旧说，间於篇题之后，加以案语，总论一篇大旨，率皆陈因之谈。观其《自叙》，盖节录永乐中《书经大全》为之。考陆容《菽园杂记》曰“正统初，南畿提学彭御史勛，尝以永乐间纂修《四书五经大全》讨论欠精，诸儒之说有与《集注》背驰者，当删正自为一书，欲缮写以献。或以《大全序》出自御制而止”云云，则勛於《四书五经大全》均有删定之本，此特其一种耳。夫《大全》之谬在於偏主一家之说，荒弃古来之经义。勛更以其偏主为未坚，必锄尽异同而后已，门户之见尤为深固。史称勛官建宁教授时，疏请春秋祭朱子，蠲其子孙徭役。又创尊贤堂祀胡安国、蔡沈、真德秀。盖尊信至深，所以欲尽废汉唐旧诂云。

△《尚书直指》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经义考》曰“是书徐文肃为东宫讲官时所进，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后中档钱能从宫中携出，遂镂版。於时钱溥、刘宣序之，童轩跋之，皆不知为文肃所著。予从曹侍郎溶家见之，因为标出”云云，则此书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荐授桂阳州学正。仁宗为太子时，简为左春坊左司直郎，升左赞善。时宫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附见《明史邹济传》。其书隐括蔡《传》大义，已渐类后来讲章，於蔡《传》得失未尝纠定。又所纂之注，亦时有时无，如《禹贡》注震泽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恒山，《顾命》注大训而不注赤刀琬炎之类，不应罅漏至此。意剽削之时，并注脱去。能本内官，姑借刊书啖名，未尝一为校正欤？△《书经提要》（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章璲撰。璲字仲寅，黄岩人。正统丙辰进士，官礼部主事。是编以天文、地理、图书、律吕四者皆释经之要，故分为四类。每类又各分细目，系以图说。

《自序》谓见於蔡《传》者不复出。然其图皆从诸书采录，其说亦多袭取陈言，无所考辨。《召诰土中说》一条，引《周礼》“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谓蔡《传》所引王氏之说，误为“景朝多阳”、“景夕多阴”。今按蔡《传》只以“多风”误为“多阳”，未尝误为“景夕多阴”。或璲所见与今刊本不同耶？△《书传洪范考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世忠撰。世忠字懋贞，金谿人。宏治庚戌进士，官至延绥巡抚金都御史。是书取蔡沈所释《洪范》，有疑於心者，略为考正。大旨归本於治法，立意未尝不善。然如以“六三德”为馭臣之法，以刚克、柔克为恩威之义，用张景之说，尚为可通。以《禹贡》贡金之类解五行，已觉附会。至五福、六极皆指刑赏而言，以保全爱养不使短折为寿之之法，以杀戮剿绝不使得寿为凶短折之法，则牵强太甚矣。

△《禹贡详略》（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邦奇学有原本，著作甚富。而此书训释浅近，惟言拟题揣摩之法。所附歌诀、图考，亦极鄙陋。前有邦奇自为《小引》云：“略者，为吾家初学子弟也。复讲说者，举业也。详释之者，使之进而有所考也。”后有蓟门欧思诚《跋》，述邦奇之言，亦曰：“特以教吾子弟，非敢传之人人。”则是书本乡塾私课之本，思诚刻之，转为邦奇累矣。至每州之下各加某州之域四字，参於《经》文之中，尤乖体例。邦奇必不如是之妄，或亦思诚校刊之时，移其行款也。朱彝尊《经义考》载邦奇《书说》一卷，注曰“未见”，而不载此书，其卷数则相同。或即因此书而传讹欤？△《尚书说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乃其与门人论《书》之说，詮次成帙，与蔡《传》间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玑玉衡”为北斗，以《武成》非错简之类，改从古说，异乎蔡《传》者也。以《洪范》为《洛书》，以《伊训》“元祀十有二月”证三代不改月之类，沿袭误解，仍同乎蔡《传》者也。

大抵推寻文句，虽间有阐发，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谓《尧典》仲夏称日永，仲冬不称宵永为扶阳抑阴之义；以《书序》“君奭不悦”为不悦仕进。是果《经》意乎？其言《禹贡》水土之序及五服之远近，亦皆臆度之词，无典据也。

△《书经旨略》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王大用撰。大用字时行，号蘂谷，兴化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编不载《经》文，惟推阐传注之意，载某段某句宜对看，某段某句宜串看

，不出科举之学。而拘牵浅陋，又在《书义卓跃》之下。

△《尚书谱》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录。鷟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引《晋书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且辞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

△《书畴彝训》一卷（监察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字士备，合肥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尚宝司卿，移署国子监祭酒。《明史儒林传》附载《王畿传》末，称其尝请立东宫，又极言矿税之害，为人有学行，恬於宦情，仕五十载，家食强半。清操亮节，为淮西所宗。在姚江末派之中，为最能谨严不肆者。是书阐发《洪范》九畴与《易》象合一之理。前五条总明其理，次九章分晰其旨。盖即刘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之说也。

△《禹贡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晓撰。晓字窒甫，海盐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端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自总图以下分图者凡三十。旁缀以说，仍载《禹贡》经文於后。其中精核可从者，胡渭《禹贡锥指》每徵引之。然核其全书，实多疏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禹贡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晓撰。是篇诠释《禹贡》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潏”一条，解“扬州”一条、解“浮于江、沱、潜、汉”一条，解“江汉”一条，皆为阎若璩《潜邱劄记》所取。然大致多随文演义，辞旨浅近。其门人徐允锡《跋》，称受业於晓数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贡》无难矣。盖本为举业讲授而设。允锡尊其师说，遂从而刊行，非晓意也。

△《古书世学》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编以今文、古文石经列於前，而后以楷书释之。且采朝鲜、倭国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书》。又以丰氏自宋迄明世学《古书》，稷为《正音》，庆为《续音》，熙为《集说》，道生为《考补》，故曰《世学》。其《序》曰：“正统六年，庆官京师，朝鲜使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贡。二人皆读书能文辞，议论《六经》，出人意表，因以《尚书》质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传，起《虞书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错误甚多

，孔安国伪《序》皆非古经之旧。如《虞书帝告》纪尧舜禅授之事，《汨作》纪四凶之过，《九共》纪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绩之事，《稟饩》纪后稷种植之法，《序》皆不知。

吾国之法，有传古经一字入中国者，夷九族。使臣将行，搜检再三，遣兵卫之出境。则六一翁谓令严不许传中国者，不信然欤？固请订其错误，仅录一《典》、二《谟》、《禹贡》、《盘庚》、《泰誓》、《武成》、《康诰》、《酒诰》、《洛诰》、《顾命》见示。仅录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读是《经》者尚有考於麟角凤毛之遗隼云。”又曰：“梁姚方兴妄分《尧典》、《舜典》为二篇。

伏生今文、孔安国古文、鸿都《石经》、魏三体《石经》合为一篇，止名《尧典》。

箕子朝鲜本，徐市倭国本，总作《帝典》，与子思《大学》合。王鲁斋、王深宁皆以为最是，今从之。”《考补》云：“姚方兴本齐篡主萧道成之臣，伪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华’之上，变乱其文，分为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后事篡主萧衍，以罪见诛，箕子封於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而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市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释《书经》，先曾祖通奉府君与杨文懿公皆尝录得，以藏於家。”顾炎武《日知录》曰：“案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已有是说。”

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於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於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记，不得谓商人之书也。《禹贡》以导山导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谓明矣。今考《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无此二国使臣之名，则其为子虚乌有，已可不辨。又朝鲜今为外藩，其书不异於中国，绝无箕子本之说。日本所刻《七经孟子考文》，其书为中国所佚者，惟孔安国《孝经传》、皇侃《论语义疏》、而《孝经传》山井鼎等又自言其伪。至其《尚书》，则一一与中国注疏本同，不过字句偶异耳。然则朝鲜本、倭国本者何自来哉？是又不待证以篇

章字句而后知其妄也。

△《书经直解》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张居正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卒谥文忠。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为万历初进讲所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吴澄《草庐集》中所载《经》筵讲义体，亦如是也。

△《书经说意》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伟撰。伟号虹野，吴江人。嘉靖壬子举人。是书分节总论，大旨不出讲章之习。所标某句截、某句断者尤陋。案朱彝尊《经义考》有杜氏伟《尚书说意》，不著卷数，注云“未见”。考伟本姓杜，少育於沈汉家，因冒其姓，后乃归宗。

此书盖其未复姓时所著，故仍题沈姓。彝尊所载，则据其后而言之也。

△《书经讲义会编》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申时行撰。时行字汝默，号瑶泉，长洲人。嘉靖壬戌进士第一，官至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时行官翰林直日讲时所进。其说皆恪守蔡《传》，务取浅近易明。考徐允锡作郑晓《禹贡说跋》云：“尝属徐瑶泉作《虞商周书说》，以补所未备。”徐瑶泉者，即谓时行，盖时行初冒徐姓。允锡跋作於隆庆二年，时犹未复姓也。据其所言，时行盖深於《尚书》者。然其《书》说竟不及成，惟此编存於世云。

△《禹贡山川郡邑考》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鉴撰。鉴字汝明，无锡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卿。事迹附见《明史邵宝传》。其书以《禹贡》水道为主，每条用水名标目，而历引诸书所载源流分合於下。其名为《经》文所无而见於蔡氏《传》者，并附释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则专取蔡《传》所有者释之，然地名仅载其沿革至到，山名引书亦颇略。惟水道稍详，亦未为该博。朱彝尊《经义考》不著录。《无锡县志》列鉴名於《文苑传》，亦不言其著有此书。疑草创之稿，未行於世欤？△《禹贡玄珠》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俞鯤撰。鯤字之鹏，嘉兴人。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不著录，而别载其《百家尚书汇解》，列於申时行、袁仁之后，屠本峻、邓元锡之前。盖嘉、隆间人也。大旨取《禹贡篇》蔡沈《集传》删节浮文，归於简要。於青州濰、淄二水，则据毛晃《禹贡指南》之说，谓淄入海而以蔡《传》淄入洙者为误，亦间有考证。

然大致主於诠释文句，於山川地理未能洞悉原委。卷末附《九州总歌》，《导山导水歌》、《九州田法赋法歌》，尤村塾记诵之学矣。

卷十四 经部十四

○书类存目二△《书经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於《经》义罕所考定，惟推寻文句，以意说之，往往穿凿杜撰。如解《尧典》“汤汤洪水方割”云：“汤汤如汤滚沸一般样。”解《舜典》“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曰：“载字下得极妙。

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身担当负荷如车载者然。”可谓游谈无根矣。

△《书帷别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书日记》十六卷，说者称其该洽，已著於录。此书则为科举而作，曰《别记》者，所以别於《日记》也。书前旧有万历甲申《自序》，见朱彝尊《经义考》。此本不载，盖偶佚之。

△《尚书要旨》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金坛人，樵之子也。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明史樵传》。是书承樵所著《尚书别记》，钞撮绪言，敷衍其说，以备时文之用。其《经》文较讲义低二格，每节惟书首尾二句，亦如时文之体然。

△《尚书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前八卷解伏书二十八篇，后二卷辨孔书，故曰《辨解》。其解“周公居东”为就管叔以兄弟之义感之，解“罪人斯得”为成王与太公、召公诛管叔而周公不与闻，他若周公称成王为孺子为国史代公之辞，非自周公口出，其说多与先儒异。盖敬之解经，无不以私意穿凿，亦不但此书为然也。

△《禹贡备遗增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胡瓚撰。其曾孙宗绪增注。瓚字伯玉，桐城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宗绪字袭参，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是书先发明《禹贡》书法，别为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即叙”为一卷，“道岍及岐”以下为一卷。依《经》附注，多遵蔡氏《集传》。宗绪增注，则间引蔡《传》原文以证其同异。如谓淄水入海不入流。考《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杜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县，西北入汶。”郑樵误会其文，遂据此谓濰淄之淄为入汶不入海，固为牵合。蔡《传》云淄水东入济，亦不知通淄济之间乃汉时事，有《河渠书》可证也。《禹贡》之淄出益都县东南岳阳山，历今临淄、博兴、乐安至寿光县，北由清水泊入海，水道显然。此纠正之得实者也。至谓汾本西流，则从蔡《传》。考《水经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南流与东、西温谿合。”以今地舆考之，自汾阳至临汾县东

，皆南流。自此而南，西流经曲沃县，所谓故绛也。由曲沃至河津、荣河诸县，则皆西流。蔡《传》未为明晰。如是之类，尚未尽正也。

△《书传会衷》十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自一卷《尧典》至六卷《召诰》，题曰《书传会衷》。七卷《洛诰》以下则题曰《书传折衷》。篇帙相连，而两名互见，莫喻其故。今姑从其前名，以归画一。其说多沿袭旧文，间自立议，则又舛误。如四岳旧说以为四人，学佺则以为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不知下文“金曰”为众应之辞也。其以三江为松江、娄江、东江，九江为洞庭，则皆取旧说之不可信者。《洪范》之“六，三德”不取郑康成臣道之说，而用孔《传》，亦为寡识也。

△《虞书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归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解官后自号苕上渔父，又称澹泊居士。此书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读唐、虞论治之书，辄次数语。”盖即官光禄时作也。考《定陵注略》，瑞徵官职方郎中时，欲黜一副将不遂，反为所构。又御史姚永济、韩浚皆有所请托，瑞徵不从，遂合力排挤之去。其人盖亦铮铮者，而此书所笺，大抵敷衍旧说，无所发明。如解“柔远能迓”句云“柔字下得最妙”，解“惟时亮天工”句云“即熙帝载意”，解“天叙有典”节云“两我字正与两天字相应”，解“慎乃在位”句云“即慎乃有位”：皆肤浅不足采录。殆闲曹无事，姑以遣日，本无意於著书，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贡汇疏》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茅瑞徵撰。其书前冠《图经》二卷。上卷二十四图，皆郑晓原本。下卷二十四图，则瑞徵所补辑也。次以《九州》为九卷，《导山》、《导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末自为一卷。又采摭大禹神怪之事为《附录》一卷。书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写时事。故其《自序》曰：“读《禹贡》者详九州之山川，则可供聚米之画；习浚渠之岐路，则可商飞輓之宜；察东南之物力，则当念杼轴之空；考甸服之遗制，则当兴树艺之利，而挈要於底慎财赋一语。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栉字比，执今图志疑古山川，此不离经生之耳食，何益孔、蔡之旧文？”盖其志不在於解经也。然徵引浩繁而无所断制，动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滥。至其《附录》一卷，尽摭杂家之言，侈谈灵异，则非惟无与於《经》义，亦并无关於时事矣，岂说经之体哉？△《尚书传翼》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键撰。键字实府，秀水人。其时又有一陆键，平湖人，万历丙午举人。未知一人二人也。是书惟敷衍蔡沈之说，无所异同，故曰《传翼》，然于《集

传》实无所发明。其体例全似语录，亦颇不雅驯。

△《尚书晚订》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史维堡撰。维堡字心传，金坛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是书本名《尚书集览》，后更名《晚订》，盖取晚年论定之意也。大旨以蔡《传》为蓝本，惟考据典故，颇引旧文，不尽同於蔡《传》。盖参用朱子“《尚书》名物度数当看注疏”之语也。

△《尚书揆一》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邹期楨撰。期楨字公宁，无锡人。万历中诸生。《江南通志儒林传》附见《吴桂森》传中，称“与桂森俱从高攀龙学，称两素衣先生”。是书专主蔡《传》，而杂引诸儒之说以发明之，盖为科举而作。书成於万历丙辰，前有高攀龙《序》，又有《读尚书六要》，其孙升所述也。国朝康熙庚戌，其门人顾宸序而刊之。

△《尚书苇籥》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献，乌程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书大意欲囊括汉、宋诸儒而折衷以己见。然博引繁称，卮言多而精理少。其《凡例》高自标置，谓“从来说经非稽天之射，即无病之呻。《苇籥》指点虚实，笔光开洞，真可引人心气，资人聪明。其经如经星之左旋，其纬如纬星之右转，无可增减，无可赞宣。烟霞宝气，结为祥光瑞霭。万古执迷，一旦苇籥独见晓焉”云云。

自古以来，著述之家，未有夸诞至於如是者。其华而不实，亦可概见矣。目录止二十一卷，而分编则为五十八卷。盖以篇数为子卷也。

△《书经集意》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万嗣达撰。嗣达字孝仲，浔阳人。其履贯无可考。《自序》称天启壬戌书於陪京。《序》中谓“云曹简静”，盖官南京刑部时所作。书中分节讲论，盖家塾课蒙之本。至《禹贡》内杂引明代漕輓东坝诸事，以便答策，尤非解经之体矣。

△《禹贡图注》（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东乡人。天启甲子举人。朱聿键僭号於福建，以为监察御史。病卒於延平。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则以为殉节自经。传闻异辞，莫之详也。是编以《禹贡》九州分绘九图，列於各州《经》文之前。又绘《五服图》，列於“五百里甸服”一节之前。后附《輿地总图》，据明代郡县，纪其大略。采录蔡注之简明者为内注，有不可废者仍录为外注。其图与注俱颇简略，无足以资考证，南英《自序》亦云为便於童蒙记诵也。

△《禹贡合注》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官长乐县知县。遭母忧归。福王时召为吏部主事，以终制辞，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迹附见《明史陈子龙传》。是书多证合时务，指言得失。又杂取《水经注》及诸家小说，旁载山水形状及诸奇异。似乎博瞻，实於《经》义无关也。

△《读尚书略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此书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注释，亦不过随文敷衍。在所作诸经《略记》之中独为最下。

△《书绎》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文彩撰。文彩字治文，宁都人。是编冠以《指略》十六条、《先儒论》二十一条、《四十二篇亡书目》、次《汲冢周书篇名》。其余卷次，一如蔡《传》。

文彩崇信古文，其注或如策论，或如语录，或如时文批语，无复先儒詁经之体。

前有其门人魏禧《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谓：“与门人魏叔子共处一室，相与扬榷，正谬薙繁。义有未尽，复著为论，以补所未逮。是书之成，其功为多。”然禧工於文章，而学问则多讲权略，解经亦非所长也。

△《禹贡广览》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许胥臣撰。胥臣，钱塘人。兹编首载《九州总图》，次以九州各为一图，而《经》文分附於后。又以导山、导水、南条、北条分析为图，亦各以《经》文附焉。至“九州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诸条，又分《山水总叙》及《弼服》诸名，体例颇为详悉。而《经》文下所引诸家注释，则粗明训诂，未足为考证之资也。

△《尚书讲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蔡璋撰。璋字达夫，无锡人。是书顺文敷衍，无所发明。即其开卷释“曰若”若字作设问之如字解，则大略可睹矣。书凡两册，为明季写本。当时朱墨标识犹存，疑即璋之原稿云。

△《尚书解意》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楨宸撰。楨宸字华麓，任邱人。是编不甚训诂名物，亦不甚阐发义理，惟寻绎语意，标举章旨、节旨，务使明白易晓而止。盖专为初学而设，故名以《解意》云。

△《禹贡通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携李邵璜撰”。不著时代。前有宝坻杜立德《序》，当为国朝人。而其图中称北直隶、称承天府，皆明人语。疑《序》为立德未入国朝以前作也

。立德之《序》，颇斥据后代地理以疑蔡《传》之非，乃并河源之说亦指为不近理。

而璜之所注，乃与蔡《传》多有异同。其循《传》发挥者谓之《通解》。其不从《传》者谓之《辨异》。每州之首，及导山、导水各列为图，自云多本之郑晓、夏允彝。然其《青州图》下即驳允彝之说，亦不尽用二家也。是书颇有意於考正，而所学未博，引据疏略，视胡渭诸家不止上下床之别矣。

△《尚书集解》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号退谷，山东益都人。世隶上林苑籍，故自称曰北平。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李自成僭位，受伪职为四川防御使。入国朝，官至吏部侍郎。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书笃信古文，与朱子独异。所解自蔡沈《集传》外，多采吕祖谦《书说》、金履祥《表注》、许谦《丛说》，而力斥马融、郑康成。盖欲尊宋学，故不得不抑汉儒。然宋儒解经惟《易》、《诗》、《春秋》掎击汉学，其《尚书》、三《礼》实不甚异同。承泽坚持门户，又并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九州山水考》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是书取《禹贡》所载山水，分类相从。山凡四十有三，正导者二十有七，杂见者十有六。水凡四十有二，正导者九，杂见者三十有三。附以泽九，原隰十。冠以水道会通源委，皆首标其名，而以所合诸水旁行斜贯，引以乌丝，略似族谱世系，与地图之式迥殊。中多附论时事，引明代诸人议论事实以相证佐，如水利、海运之类，与《经》义多不相关。盖借事抒议，不专为注《经》设也。书首标曰《格致录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镌。其子目乃题《九州山水考》上、中、下字。盖其《格致录》中之一种，刊而未竣者耳。

△《尚书近指》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读易大旨》，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以主敬存心为《尚书》之纲领。其说多标举此义，不甚诠释《经》文。然蔡沈《书集传序》所谓“尧舜存此心，桀纣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揭大旨，不烦重演矣。

△《尚书引义》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书稗疏》，已著录。此复推论其大义，多取后世事为之纠正。如论《尧典》“钦明”，则以辟王氏良知。论《舜典》“玄德”，则以辟老氏玄旨。论“依永”、“和声”，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宫填郊庙乐章之陋。论“象以典刑”，攻鍾繇、陈群等言复肉刑之非。论“人心、道心”，证释氏明心见性之误。论“聪明、明威”，破吕不韦《月令》、刘向等《

五行传》之谬。论“甲冑起戎”，见秦汉以后制置之失。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诋朱陆学术之短。论《洪范》“九畴”，薄蔡氏数学为无稽。论“周公居东”，鄙季友避难为无据。议论驰骋，颇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无逸”等句，从孔《传》而非吕、蔡，亦有依据。惟《文侯之命》以为与《诗》录《小弁》之意同，为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谓“高宗谅暗”与“丰昵”同为不惠於义，则其论太创。又谓黄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绍位，古之命相，犹后世之建嗣。

又谓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则六卿各率其属，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断之辞。他若论“微子去纣”，恐文王有易置之谋，“周公营洛”，亦以安商民反侧之心。则益涉於权术作用，不可训矣。

△《尚书体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肃润撰。肃润字础日，无锡人。是书章分句解，止於随文生义，未能有所折衷。其训《禹贡》“三江”，既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又谓“江、汉发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扬，定是江、汉，为何又生松江、娄江、东江出来”云云，则又主苏氏岷江为中江、岷江为北江、豫章为南江之说矣。又云：“东湖未筑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岷江、豫章三江未尝不通震泽也。”

考江水虽入海於扬，然自古未与震泽通。若如是说，则京口以东皆成巨浸矣。殊为无据。惟其辨九江有三，颇为详晰，差足备考耳。

△《书经疏略》六卷（江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从注疏本，以《书序》分冠诸篇。又从古本合为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与孔安国《传》及郑康成所注百篇之《序》俱互有异同。又所载孔安国《序》，於《春秋左氏传》句阙其“左氏”二字，解之曰：“《传》附《经》左曰《左传》。以人号传，古无此体。”考《左传》或曰《左氏》，或曰《左邱》，汉以来说者不同，总为人姓。沐乃以为左右之左，殊骇视听。且谓传以人号，古无此体，是并《汉艺文志》亦未见矣。

盖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传》为孔子作，故於此书亦护其说耳。所解多袭蔡《传》，其独出己见者率多杜撰。如解《无逸篇》“则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赖以安也。”岂复成文义乎？△《古文尚书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字稼书，平湖人。康熙庚戌进士，官嘉定、灵寿二县知县，行取御史。雍正二年从祀孔子庙庭。乾隆二年赐谥清献。是书原载陇其《三鱼堂集》中，曹溶《学海类编》始摘录别行。大旨惟据朱子告辅广之言，以申

古文《尚书》非伪。然《朱子语录》曰：“《书序》恐不是孔安国所作，只是魏、晋时文字。”又曰：“孔氏《书传》某疑决非安国所注，恐是魏晋间人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又曰：“传之子孙，以贻后代，汉时无这般文章。尝疑安国书是假书。汉儒训释文字有疑则阙，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於灰烬屋壁之中，与口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然则未子辨古文非真，不一而足，未可据辅广所记一条，遂谓他弟子所记皆非朱子语也。

△《尚书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乃世沐七十二岁时作。其笃信古文，犹先儒之旧论。至於尊古文而排抑今文，则变本而加厉矣。其排抑今文，惟以不全为辞，不思古文五十八篇亦不足百篇之数也。其说皆因蔡《传》而衍之，往往支离於文外，如解“蒙羽其艺”，谓：“蒙多蒙昧，亦要随刊。羽多禽鸟，亦必翦除。益稷之有劳可知。”夫益稷佐禹，岂必在此二山。且以山名一字穿凿生义，然则熊耳必多冬蛰之兽，外方必为中矩之形哉？又如解“厥贡惟土五色”，谓：“徐之东原乃中原正地，厥土五色而赤多，亦文明天辟。孔子虽为兖产，实徐产也。”斯文之统，盖像地灵，是与《经》义何涉也？至谓唐尚无史，舜乃设史追书，故曰《虞书》。谓舜以诸侯之礼祀瞽瞍，二妣并祔，正舜母，继象母，一一秩之不紊，大小宗无馀憾，故官曰秩宗。益不知其所据矣。

△《尚书口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怀志撰。怀志字贞儒，武强人。康熙中左都御史谦之父也。其孙自洁原《跋》称为大司空，盖其赠官，然未详何以赠工部尚书也。是书於《经》文之内注小字以贯串之，大旨悉遵蔡《传》，而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凡蔡《传》所谓错简者，俱移易《经》文以从之。凡蔡《传》所谓衍文者，则径从删薙。可谓信《传》而不信《经》矣。

△《禹贡正义》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尔成撰。尔成字得忍，无锡人。是书成於康熙甲寅，据蔡氏《集传》为本。或偶出己见，又於古无稽。如扬之三江，则以为钱塘江有两源，北源为黟江，西源为太末江，并钱塘而为三。梁之沱、潜，则以为皆江之别源，而非江汉别流。其说导水也，於“导河”节以“东过洛汭”为禹过之，以大陆为去河绝远，禹从泲水取陆路到高平之处，下“又北”接上“北过泲水”，非自大陆又北。於“导漾”节“过三澨至于大别”，亦为禹取陆路，从三澨至大别，下“南入于江”接上“又东为沧浪之水”而转南，非自大别而南。於“导江”节“过九江，至于东陵”为禹从九江取陆路至东陵，于“东迤北”接上“又东至

于澧”，非自东陵又东。於“导沅水”节以“东出于陶邱北，又东”为济之正派。下“至于菏”为分流，南行通泗。“又东北”接“又东”正派，非自菏又东北。其“又北东入于海”，以“又北”为分流，北出为沮而合于澧，以“东入于海”为正派。皆胶滞破碎，使文理不相贯也。

△《舜典补亡》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舜典》旧无篇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兴始得别本於大航头以补之，其事本属可疑。然相沿已久，无可刊削之理。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奇龄坚信古文而独不信二《典》之分篇，遂以为自“月正元日”以下乃为《舜典》而阙其前半篇，遂摭《史记》以补之。夫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奇龄以窜乱古《经》诋朱子，而所为又加甚焉，虽善辨者殆亦难为之辞矣。

△《尚书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字千里，丹阳人。康熙庚午举人，官怀集县知县。是编亦高头讲章之类，钞本缀以圈点，其体段皆类时文。

△《书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以蔡《传》为主，旁引孔《传》、孔《疏》及宋元以下诸家之说以释之。虽证引证，颇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据诸说而终以蔡《传》为主。其有稍异於《传》者，多削而不录。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注云：“《传》、《疏》多与蔡《传》说异，故仅录此。”又如《费誓》“徂兹淮夷”句引孔《传》，亦必注其下云：“徂训往征，与蔡《传》异。”盖笃守宋学，不肯一字异同者也。

△《禹贡臆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是书於《经》文之下详载蔡《传》，而并录《地理今释》以纠其误。亦间附己说，然颇有攻诘未当者。若“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一条，《初学记》引郑康成注：“汉江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中为中江。”后儒咸主郑义，而陆荣力攻之，谓《周礼职方》於荆州曰：“其川江汉”，於扬州曰“其川三江，”若江汉即三江之二，又何以一表之於荆，又表之於扬也？考《职方氏》有曰：“河东曰兖州，其川河、洙。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洙。”一河、洙而既表之於兖，又表之於幽，陆荣又何以难之也？陆荣又谓：“《职方氏》曰：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为南江，则是一水而分列於川浸。”盖主李善、司马贞之注，以彭蠡为五湖之一。然虞翻、韦昭、张勃、酈道元、张守节、陆龟蒙、李宗谔诸家皆与善及贞注不同，则五湖必兼彭蠡，尚未可确定，亦不得执以驳三江矣。

△《禹贡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书为箬林，金坛人。康熙壬辰进士，历官给事中。是书各著《经》文於前，而附图於后。州为二图，一言疆界，一言贡道。导山、导水及山川、田赋亦各有图，凡四十图。大抵皆本蔡《传》，而参以诸家之说。条理简明，颇易寻览。然多因仍旧说，依违迁就，不能折衷归一。与胡渭《锥指》盖未可同日语也。

△《禹贡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经解》，已著录。《禹贡》一篇，自注疏而外，无虑数十百家。迨胡渭《禹贡锥指》出，条分缕晰，辨正详博。斯盛是编，大概全取渭书而变其体例。中如渭引《水经注》“漳至斥漳县入河”，斯盛则以《汉志》“斥漳”下应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盖言汉时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至阜城言也。漳水迳行邳东，已当入故大河，若汉时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据《水经注》“济历琅槐县故城北，溜入马车渚，迳琅槐故城南”，故言溜、济各自入海。斯盛以《汉书》“甯至博昌入泲”师古注云“泲音子礼反”，孔疏引作“入海”，误也。甯入泲不在马车渚，而在琅槐东之博昌界。其辨别亦颇精密。至其论碣石，据《汉志》骊成之大碣石山即今昌黎县北二十里所谓仙人台、天桥柱者，不取王横沦於海中之说。又谓河济相通，浮济自陶邱而西以达于河，周以后茌川道窒，至东汉时仅存茌荷泽渚之本源，故《汉志》云“轶出茌阳北平地”，非《禹贡》、《职方》旧迹，不取三伏三见之说。其他如冀之恒卫，以恒由恒山得名，滹水出灵邱县北高氏山，与浑源州恒山相连属。卫由恶池得名，卫转曰恶，恶转曰虘，滹即恒，虘虘它即卫。皆因渭说而附益之。导河后附历代徙流，亦因渭之书，删繁就简。於雍之黑水欲以打冲河当之，究不协“入于海”之文，且漫无实证。又渭不知今呼老黄河者为宋之二股河，而以为二股河行唐马颊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寻唐景福以前马颊河之道也。则又沿渭之误，不能纠正矣。

△《今文尚书说》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皆订补蔡沈《书传》之阙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间，离合参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则置之不言。盖用吴澄《书纂言》之例，未为无见。而所附《古文尚书辨》二篇，不引梅鷟、阎若璩的然有证之言，而又变为古文《尚书》半真半伪之说。自称“年将及艾，於《诗》、《礼》、《春秋》揆成《经说》三十八卷，梦见孔子。心似别开一窍者，凡於《书》之真贋，一览自明”云云，其亦近於语怪矣。

△《尚书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棻如撰。棻如有《周易通义》，已著录。是书亦仿《周易通义》之例

，以《四书》成语释之。如《禹贡》“冀州”至“四海会同”，则曰：“所谓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米”，则曰：“所谓五十而贡，可想见矣。”《洪范》“无虐茺独而畏高明”，则曰：“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全书皆用此例，可谓附会《经》义矣。

△《尚书举隅》六卷（江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志遴撰。志遴字抡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举人。其书删节蔡《传》，而於蔡《传》后每条各以己意附注一二语，简略殊甚。盖于举业之中更辟捷径矣。

△《书经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有《周易抄》，已著录。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二。取明陈第之说，谓古文《尚书》非伪。冠以《古文今文辩》，尽扫诸家考证，而断以《大禹谟》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数语，谓非汉晋所能作。盖摭近时方苞之论。此明知徵实之难诬，又变而蹈空以求胜也。

△《禹贡方域考》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奕瑞撰。奕瑞号玉峰，南丰人。雍正中官福建盐场大使。其书载《禹贡》本文，而专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记》、《河源记》数篇於后。前有《自序》，谓删撮胡渭《禹贡锥指》而为之。故卷首自称曰“纂辑”，明为渭书之节本云。

△《尚书约旨》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经图说会通》，已著录。是书大略墨守蔡《传》，依文训义。间有与蔡《传》异者，亦仅钻研语气，未能考证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谓未脱讲章旧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诠释，则以别撰《尚书通典略》故也。

△《尚书通典略》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是书皆考辨《尚书》典故。首卷力主梅书之非伪，至以马融、郑玄不见古文，所见皆张霸伪书。而《顾命》斨字又以为《说文》本孔《传》。

盖犹毛奇龄之绪论。其训释名物，多据理断制，不由考证。如河出昆仑信《水经注》五万里之说，而驳元以来探求河源之谬，不知輿图俱在，道里井然。是为泥古而不徵今。《胤征篇》中谓日食可以推算，不应驰走，不知自汉以前，无预知日食之术。是为知今而不稽古。盖典制之学与义理之学南辕而北辙也久矣。

△《禹贡约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字师道，号澹园，金匱人。是编考证《禹贡》山水，详略

颇不画一。盖随事纪载，未及成书之稿本也。其论三江，主郑玄、苏轼之说，极为有见。论九江则以九江为洞庭，大抵与胡渭所见同。不知九江自在浔阳，古者江则名江，河则名河，未有以洞庭为九江者，应劭诸家不可废。且澧江已见於《经》，而云梦亦跨岳阳之界，洞庭之说终属未安。玉淳盖未深考耳。

△《尚书质疑》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用赵孟頫、吴澄之说，分今文、古文为二，不为无据。惟是《康诰》等三篇，据《书》语则在武王时受封，据《左传》则在成王时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径升《大诰》之前，紊乱旧第，殊失谨严之义。伏书《顾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诰》，见《史记周本纪》。马融旧本亦见於《经典释文》。今以为后人妄分，於考证亦疏。

至於沿丰坊伪本之说，改《尧典》为《帝典》，自谓根据《大学》，不知无以处《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笔削，“曰若稽古帝尧”出孔子增加，尤为臆说矣。

△《书经参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编以朱子命蔡沈作《书传》，甫越岁而朱子亡，其间未是正者颇多。如《集注》行夏之时及岁十一月十二月之属，昭如日星，而蔡《传》於《伊训》之“元祀十有二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属，皆力著不改时、不改月之辨。是显与朱子有异。因作是书正之。计《经》文错互篇简者二条，错分段落者五条，错混句读者二条，错解文义者十二条，定错复错者一条。考蔡《传》自南宋以来，即多异议，原非一字不刊之典。然兆锡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窜定，未能确有考证也。

△《尚书质疑》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字震沧，晚年始治《春秋》，又自号左畬，无锡人。康熙辛丑进士。乾隆辛未荐举经学，赐国子监司业。丁丑又赐国子监祭酒衔。所著《春秋大事表》，最为精密。其注《诗》，亦有可观。惟此一编，较他书为次乘。

其例不载《经》文，亦不训释《经》义。惟标举疑义，每条撰论一篇，为数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据理臆断，不甚考证本末。如谓帝王巡狩必不能一岁而至四岳，因疑惟泰山为天子亲至，馀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独有明堂为证。且称华山、恒山、衡山久在晋、楚境内，若有明堂，而为晋楚所毁，列国宜何如问罪，《春秋》宜何如大书特书。夫《春秋》明例，承告乃书，二百四十年中，未有以毁某来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书毁为本无明堂之证。晋不奉正朔（《

春秋》凡载晋事，《传》与《经》皆差两月，杜预以为晋用夏正），楚僭称王号，孰问其罪？又安得以《春秋》无书毁明堂者为本无明堂之证乎？古文《尚书》晋时乃出。栋高既确信“危微精一”数语，断其必真（案危微精一数语，实《荀子》所载，云出《道经》）乃独以两阶干羽一事为刘歆窜入，主名确凿，此出何典记也？《山海经》本不足信，蔡《传》引其怪说以注《禹贡》，自是一失。栋高驳之是也。至谓为刘歆所伪作，则禹本纪《山海经》之名先见於《史记大宛传赞》，亦歆所窜入欤？周代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赖《春秋传》耳。夏商年远文略，靡得而徵。

乃谓夏商不封建同姓。考《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云云，则夏代分封，史有明证，乌得遽断其无？如以不见於《书》而断之，则今文惟有齐吕伋、鲁伯禽、晋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鲁，召公封燕，《书》且无明文矣。他如论尧、舜、禹非同姓，论商、周改时改月，论“乱臣十人”中有胶鬲，论《洪范》不本《河图》、《洛书》，论“微子面缚”而又“左牵羊，右把茅”，论周公未尝居摄，亦皆前人之旧论，不足以言必得。大抵栋高穷经之功，《春秋》为最，而《书》则用力差少。人各有所短长，不必曲为之讳也。

△《书经提要》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铎撰。铎有《易经提要录》，已著录。是书体例亦不录《经》文，但标举字句，杂采诸家之说而以己意融贯之。然大抵推求文义之学。如王心敬以“曰若稽古”一句为孔子所加，至为无理，而铎曰“其说可从”，殊乏考订。他如解《大禹谟》曰：“尧曰大哉尧之为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继尧称大舜，禹继舜故亦称大禹。”然则《大禹谟》之作在《论语》、《孟子》后乎？

△《尚书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字贯云，号果堂，吴江人。尝预修三《礼》及《一统志》，议叙九品官。是编所解，自《尧典》至《禹贡》仅数十则，而往往失之好异。如谓“禹时交州本属荆梁，胡渭《禹贡锥指》以九州大略不逾五岭者非是。”盖沿阎若璩《潜邱劄记》之说。然《潜邱劄记》精核者多，惟此条则过泥《通典》。

今姑以《禹贡》经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郑诸儒无有异辞者也。《经》称荆及衡阳惟荆州，《通典》称衡阳郡去洛阳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两面计之，已逾於五千里。

至称荆州之域兼有零陵、江华、桂阳、连山诸郡，又称零陵去洛阳三千五十五

里，江华去洛阳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阳去洛阳三千五十七里，连山去洛阳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则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经》所云衡山之阳，未必辽阔如此。

《禹贡锥指》谓“骑田岭北为桂阳，岭南为连山，连山亦古南越地，不当入荆域。”

其驳正最为允协。必反其说已为非是，乃更谓荆州之域直统交趾，则距洛阳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较《经》文荒服里数，三倍过之，宁有是事乎？至引《后汉书》为证，尤属牵合。考《献帝本纪》：“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

”《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於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省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据此则当时特复《禹贡》九州之名，非谓汉之疆域即禹疆域，又安得以后证前耶？其他附会游移之说，往往类此。盖彤长於三《礼》，而《尚书》非其所精，又务欲求胜於胡渭，故纠纷至是，不足为据也。

△《心园书经知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传》为本，而时参己见，故曰《知新》。如解《尧典》“命羲和”数节，则谓后世日晷为定分至之要，而举南北极及岁周岁差之法皆以为不足信。解《禹贡》，则谓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尽入海，上流泛滥，溢出於西。谓汉枝分於大别入江，其正流为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会於彭蠡，其正流为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泾属渭汭”条下，訾《周礼职方》为后来杂凑之书。於《甘誓》条下，訾《礼记曾子问》一篇率多不经。於《伊训》论三年之丧，訾《仪礼丧服》之经及《礼记》为非。说六律则谓古无六吕及隔八相生。其《国语》禘、郊、宗、祖、报，《左传》羿、浇、管、蔡之事，皆訾为谬说。大抵不信古经，自以意断。惟笃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辩》，谓秦焚民间《诗》、《书》，其博士所职，汉初犹有全书。又谓蔡邕书《石经》，即全古文。盖取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辞》之说，重为申衍。不知汉时古《经》果完，何以立於学官者仅伏生所传，以及贾、马、郑诸大儒亲见古文者，其所传述，何以绝不涉伏生所传之外也？△《尚书读记》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字怀庭，号伊蒿，昌乐人。乾隆丙戌进士，官吏部考功司额外主事。是编为濰县韩梦周所刊，凡七十六条。循观亦不信古文，其解《金縢》“我之弗辟”为弗辟摄政之嫌，《康诰》首四十八字非错简，及《费誓》伯禽征徐戎为周公在时事，并根据《史记》为说。盖司马迁受古文《尚书》於

孔安国，其所引证，足为根据也。其他则多循文生义之说。盖本其读书之时，偶记简端。循观没后，梦周录为此帙，初非著成之书，故所解止此耳。

△《尚书私学》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昱字宾谷，号松泉，甘泉人。贡生。是书大旨谓古文《尚书》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人不能道，故其说多据理意断。然亦有偶然标识，无关大义者，如谓“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马，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皆晋人危语之祖”云云，殆非诂经之体。又如称“刑金气也，苗为暴虐淫过之刑，杀戮无辜，金气盛极，故恶臭薰蒸，变而为腥，腥於五臭为金”云云，亦过於求深也。

△《尚书注解纂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莲撰。莲字余嘉，江都人。是书融会蔡沈《集传》之义，每节之下先标指意，而各随文句铨释之，无所考证。

△《尚书剩义》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璘撰。璘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书分条疏解，大旨为制义而作，与所注《周易》体例相同。

○附录△《别本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编。之騄号晴川，仁和人。雍正间官庆元县教谕。伏生《尚书大传》，久无刻本，外间传写残帙，讹缺颠倒，殆不可读。元和惠栋号为博洽，修《明堂大道录》时，亦未见其原本。仅从他书辗转援引，故之騄蒐采补缀，仍勒为三卷。其不注出典者，残缺之原文。其注某书引者，之騄所增入也。残章断句，颇赖以存。近时宋本复出，扬州已有雕版，此本原可不存。然之騄於旧帙未出之前，钩稽参考，阅岁月而成是编。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没，故仍附存其目焉。

——右“书类”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内十部无卷数），《附录》一部，四卷，皆附《存目》。

（案：《尚书》文句古奥，训释为艰。故宋元以前注是《经》者差少。历年久远，传本弥稀，凡有遗编率皆采录。惟薛季宣之贗古，王柏、贺成大、胡一中之改《经》，特黜而存目，一以杜好奇之渐，一以杜变乱古《经》之渐也。）

卷十五 经部十五

○诗类一《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於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於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

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揜续之明证。即成伯玁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贗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经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诗序》二卷（内府藏本）

案《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玄《诗谱》也。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者，王肃《家语注》也。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者，《后汉书儒林传》也。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者，《隋书经籍志》也。以为子夏不序《诗》者，韩愈也。以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玁也。以为诗人所自制者，王安石也。以《小序》为国史之旧文，以《大序》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为孔子所题者，王得臣也。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者，曹粹中也。以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击而不顾者，则倡之者郑樵、王质，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诗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郑樵诗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质所作《诗总闻》，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时如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皆以同志之交，各持异议。黄震笃信朱学，而所作《日钞》，亦申《序》说。马端临作《经籍考》，於他书无所考辨，惟《诗序》一事，反覆攻诘至数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岂非说经之家第一争诘之端乎？考郑玄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各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程大昌《考古编》亦曰：“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无辞，知其为秦火之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朱鹤龄《毛诗通义序》，又举《宛丘篇序》首句与毛《传》异辞，其说皆足为《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证。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与《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鸣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违戾？其说尤足为续申之语出於毛后之明证。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盖子夏五传至孙卿，孙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诗》距孙卿再传。申培师浮邱伯，浮邱伯师孙卿，是《鲁诗》距孙卿亦再传。故二家之《序》大同小异，其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只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说，亦可知也。且《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是《韩诗》亦有《序》，其

《序》亦称出子夏矣。而《韩》诗遗说之传於今者往往与毛迥异，岂非传其学者递有增改之故哉？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萇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录冠《诗》部之首，明渊源之有自。并录朱子之《辨说》，著门户所由分。盖数百年朋党之争，兹其发端矣。《隋志》有顾欢《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雷次宗《毛诗序义》二卷，刘炫《毛诗集小序》一卷，刘勰《毛诗序义疏》一卷，（案序叙二字互见，盖史之驳文，今仍其旧）《唐志》则作卜商《诗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较繁，仍析为二卷。若其得失，则诸家之论详矣，各具本书，兹不复赘焉。

△《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萇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萇传，郑氏笺。於是《诗传》始称毛萇。

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玟《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萇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

《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於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於汉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登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苢》一条，谓

“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惟王说《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句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祐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於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於《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学。今特录其书与《小序》同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通行本）

吴陆玑撰。明北监本《诗正义》全部所引，皆作陆机。考《隋书经籍志》，《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注云：“乌程令吴郡陆玑撰。”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资暇集》亦辨玑字从玉，则监本为误。又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援陈振孙之言，谓其书引《尔雅》郭璞注，当在郭后，未必吴人，因而题曰唐陆玑。夫唐代之书，《隋志》乌能著录？且书中所引《尔雅注》，仅及汉犍为文学樊光，实无一字涉郭璞，不知陈氏何以云然。姚士粦《跋》已辨之，或晋未见士粦《跋》欤？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正义》中录出。然《正义卫风淇澳篇》引陆玑《疏》：“淇、澳，二水名。”今本乃无此条。知由采摭未周，故有所漏，非玑之旧帙矣。又《卫风》“椅桐梓漆”一条，称“今云南牂牁人绩以为布。”考《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云南县。《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有云南县。皆一邑之名。《唐书地理志》，姚州云南郡，武德四年以汉云南县地置。盖至是始升为大郡，而袁滋《云南记》、窦滂《云南别录》诸书作焉。玑在三国，即以云南配牂牁，似乎诸家传写，又有所窜乱，非尽原文。然勘验诸书所引，一一符合，要非依托之本也。

末附四家《诗》源流四篇，而《毛诗》特详。考王柏《诗疑》已诋玠所叙与《经典释文》不合，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议其误以曾申为申公。则宋本已有之，非后人所附益矣。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玠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玠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

△《毛诗陆疏广要》二卷（内府藏本）

吴陆玠撰，明毛晋注。晋原名凤苞，字子晋，常熟人。家富图籍，世所传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传刻古书，汲古阁版至今流布天下。故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时。尝刻《津逮秘书》十五集，皆宋元以前旧帙，惟此书为晋所自编。

陆玠原书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盖储藏本富，故徵引易繁；采摭既多，故异同滋甚。辨难考订，其说不能不长也。其中如“南山有台”一条，则引韵书证其佚脱。“有集维鷖”一条，则引《诗缉》证其同异。其考订亦颇不苟。至於嗜异贪多，每伤支蔓。如“鹤鸣于九皋”一条，后附《焦山瘞鹤铭考》一篇，蔓延及於石刻，於经义渺无所关。核以诂经之古法，殊乖体例。然虽伤冗碎，究胜空疏。

明季说《诗》之家，往往簸弄聪明，变圣经为小品。晋独言言徵实，固宜过而存之，是亦所谓论其世矣。

△《毛诗指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成伯珣撰。伯珣爵里无考。书凡四篇。一曰《兴述》，明先王陈《诗》观风之旨，孔子删《诗》正雅之由。二曰《解说》，先释《诗》义，而《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传》、《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终以《鹊巢》、《驺虞》。大略即举《周南》一篇，隐括论列，引申以及其馀。三曰《传受》，备详齐、鲁、毛、韩四家授受世次，及后儒训释源流。四曰《文体》，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馀论也。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萇所续，实伯珣此书发其端，则决别疑似，於说《诗》亦深有功矣。伯珣尚有《毛诗断章》二卷，见《崇文总目》，称其取《春秋》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盖即李石《诗如例》之类。宋熊克尝与毗陵沈必豫欲合二书刻之，而《断章》一书，竟求之不获，乃先刻《指说》。

此本末有克《跋》，盖即从宋本传刻也。克尝著《中兴小历》，别见《史部编年类》中。其刻此书时，方分教於京口，故《跋》称刻之泮林云。

△《毛诗本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欧阳修撰。是书凡为《说》一百十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世》、《本末》二论，《邠、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王宏撰《山志》，记嘉靖时欲以修从祀孔子庙，众论靡定。世宗谕大学士杨一清曰：“朕阅《书武成篇》，有引用欧阳修语，岂得谓修於《六经》无羽翼，於圣门无功乎？”一清对以“修之论说见於《武成》，盖仅有者耳。其从祀一节，未敢轻议”云云。盖均不知修有此书也。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於修。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俛俛於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於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於修矣。林光朝《艾轩集》有《与赵子直书》曰：“《诗本义》初得之如洗肠，读之三岁，觉有未稳处。大率欧阳、二苏及刘贡父谈经多如此。”又一书驳《本义》《关雎》、《樛木》、《兔置》、《麟趾》诸解，辨难甚力。盖文士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则务绳以理，互相掎击，其势则然，然不必尽为定论也。

△《诗集传》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苏辙撰。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以下馀文悉从删汰。案《礼记》曰：“《驹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

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小序》之体，实肇於斯。王应麟《韩诗考》所载，如“《关雎》，刺时也。《采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刘安世《元城语录》亦曰“少年尝记读《韩诗》（案《崇文总目》，《韩诗》北宋尚存，范处义《逸斋诗补传》谓《韩诗》世罕有之，此语不可信，盖偶未考），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

首云‘雨无极，伤我稼穡。’”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作《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辙

取《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史传言《诗序》者以《后汉书》为近古，而《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辙以为卫宏所集录，亦不为无徵。唐成伯玟作《毛诗指说》，虽亦以《小序》为出于子夏，然其言曰“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

《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词”云云，然则惟取《序》首，伯玟已先言之，不自辙创矣。厥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良有由也。辙《自序》又曰：“独采其可者见於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则辙於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觉寮杂记》乃曰：“苏子由解《诗》不用《诗序》。”亦未识辙之本志矣。

△《毛诗名物解》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兴化仙游人。熙宁三年与兄京同举进士第，官至观文殿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自王安石《新义》及《字说》行，而宋之士风一变。其为名物训诂之学者，仅卞与陆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书，大旨皆以《字说》为宗。陈振孙称卞书议论穿凿，徵引琐碎，无裨於《经》义，诋之甚力。盖佃虽学术本安石，而力沮新法，断断异议，君子犹或取之。卞则倾邪奸憝，犯天下之公恶，因其人以及其书，群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书虽王氏之学，而徵引发明，亦有出於孔颖达《正义》、陆玟《草木虫鱼疏》外者。寸有所长，不以人废言也。且以邢昺之《尔雅疏》列在学官。则卞书亦安得竟弃乎？书凡十一类，曰《释天》、《释百穀》、《释草》、《释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陈氏《书录解题》称分十类，盖传写误脱“一”字也。

△《毛诗集解》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录人名氏。集宋李樗、黄樞两家《诗》解为一编，而附以李泳所订吕祖谦《释音》。樗字若林，闽县人。尝领乡贡。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樞字实夫，龙溪人。淳熙中以舍选入对，升进士两科。调南剑州教授，终宣教郎。著《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泳字深卿，始末未详，与樗、樞皆闽人。疑是书为建阳书肆所合编也。樗为林之奇外兄（见《书录解题》），又为吕本中门人（见何乔远《闽书》），人其学问具有渊源。《书录解题》称其书博取诸家训释名物文义，末用己意为论断。今观樞解，体例亦同。似乎相继而作，而稍稍补苴其罅漏。不相攻击，亦不相附合。如论《诗序》，樗取苏辙之说，以为毛公作而卫宏续。樞则用王安石、程子之说，以为非圣人不能作。所

见迥为不同。其学虽似少亚於樛，而其说实足以相辅。编是书者惟音释取吕祖谦，而训释之文则置《读诗记》而取樛、樛。殆亦以二书相续，如驂有靳，故不欲参以他说欤？△《诗补传》三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曰“逸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经义考》云：“《宋史艺文志》有范处义《诗补传》三十卷，卷数与逸斋本相符。明朱睦《聚乐堂书目》直书处义名，当有证据。处义，金华人，绍兴中登张孝祥榜进士”云云，则此书为处义所作，逸斋盖其自号也。大旨病诸儒说《诗》，好废《序》以就已说，故《自序》称：“以《序》为据，兼取诸家之长，揆之性情，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诗人之意。”又称：“文义有阙，补以《六经》史传。诂训有阙，补以《说文》、《篇》、《韵》。”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则处义矣。

考先儒学问，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其间剔抉疏通，亦未尝无所阐发。而末流所极，至於王柏《诗疑》，乃并举二《南》而删改之。儒者不肯信《传》，其弊至於诬《经》，其究乃至於非圣，所由来者渐矣。处义笃信旧文，务求实证，可不谓古之学者欤？至《诗序》本经师之传，而学者又有所附益，中间得失，盖亦相参。处义必以为尼山之笔，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亦一瑕。取其补偏救弊之心可也。

△《诗总闻》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王质撰。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进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书影》以为宋末人，盖考之未审也。亮工又称是书世久无传，谢肇淛始录本於秘府。后肇淛诸子尽卖藏书，为陈开仲购得，乃归诸亮工。则其不佚者仅矣。其书取《诗》三百篇，每篇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凡十门。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於“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

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不字字诋《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自称覃精研思几三十年，始成是书。淳祐癸卯，吴兴陈日强始为鋟板於富川。日强《跋》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派”，其品题最允。又称其“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则不尽然。质废《序》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黄震《日钞》曰“雪山王质、夹漈郑樵始皆去《序》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庵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云云

，言因郑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解者亦复不少。故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焉。

△《诗集传》八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盖坊刻所并。朱子注《易》，凡两易稿。其初著之《易传》，《宋志》著录。今已散佚，不知其说之同异。注《诗》，亦两易稿。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说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案朱子攻《序》用郑樵说见於《语录》。朱升以为用欧阳修之说，殆误也），是为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序》末称时方辑《诗传》，是其证也。其注《孟子》，以《柏舟》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赋》，以《子衿》为刺学校之废。

《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言其误，而《集传》乃仍用《小序》说，前后不符。亦旧稿之删改未尽者也。杨慎《丹铅录》，谓文公因吕成公太尊《小序》，遂尽变其说，虽意度之词，或亦不无所因欤？自是以后，说《诗》者遂分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终不能以偏废。钦定《诗经汇纂》，虽以《集传》居先，而《序》说则亦皆附录，允为持千古之平矣。旧本附《诗序辨说》於后，近时刊本皆删去。郑玄称毛公以《序》分冠诸篇，则毛公以前，《序》本自为一卷。《隋志》、《唐志》亦与《毛诗》各见。今已与《辨说》别著於录，兹不重载。其间《经》文讹异，冯嗣京所校正者，如《邶风》“终然允臧”，“然”误“焉”。《王风》“牛羊下括”，“括”误“栝”。《齐风》“不能辰夜”，“辰”误“晨”。《小雅》“求尔新特”，“尔”误“我”。“胡然厉矣”，“然”误“为”。“朔月辛卯”，“月”误“日”。“家伯维宰”，“维”误“豕”。“如彼泉流”，“泉流”误“流泉”。“爰其适归”，“爰”误“奚”。

《大雅》“天降滔德”，“滔”误“慆”。“如彼泉流”，亦误“流泉”。《商颂》“降予卿士”，“予”误“于”。凡十二条。陈启源所校正者，《召南》“无使龙也吠”，“龙”误“厖”。《何彼禴矣》。“禴”误“穠”。《卫风》“远兄弟父母”，误“远父母兄弟”。《小雅》“言归斯复”，“斯”误“思”。“昊天大怵”，“大”误“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误“飨”。“福禄臝之”，“臝”误“媿”。“畏不能趋”，“趋”误“趲”。“不皇朝矣”，“皇”误“遑”（下二章同）。《大雅》“溔彼泾舟”，“溔”误“淖”。“以笃于周祐”，脱“于”字。《周颂》“既右飧之”，飧误“享”。《鲁颂》“其旂芨々”，误“芨々”。《商颂》“来格祁祁”，误“祈祈”。凡十四条。又《传》文讹异，陈启源所校正者，《召南驺虞

篇》“豨，牝豕也”，“牝”误“牡”。《终南篇》“馘之状亚，象两弓相背”，“亚”误“亚”、“弓”误“己”。《南有嘉鱼篇》“鲤质鱗鳞”，“鳞”误“鲫”，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汉书》“苗生叶以上”，脱“生”字。“隳其土”，误“墮其土”。《頍弁篇》“赋而比也”，误增“兴又”二字（案此辅广《诗童子问》所增）。《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误“觜”。《文王有声篇》“浹成沟也”，“成”讹“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误作“赋”。《闵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误“三公揖让”。《赉篇》“此颂文王之功”，“王”误“武”。《駉篇》“此言鲁侯牧马之盛”，“鲁侯”误“僖公”。凡十一条。史荣所校正者，《卫风伯兮篇》，《传》曰“女为悦己者容”，“己”下脱“者”字。《王风采芣苢篇》“萧，荻也”，“荻”误“荻”。《唐风葛生篇》“域，营域也”，“营”误“莹”。《秦风蒹葭篇》“小渚曰沚”，“小”误“水”。《小雅四牡篇》“今<孚鸟>鸛也”，“<孚鸟>”误“鸛”。《蓼萧篇》“在衡曰鸾”，“衡”误“鏹”。《采芣苢篇》“即今苦苣菜”，“苣”误“蕘”。《正月篇》“申包胥曰：人定则胜天”，“定”误“众”。《小弁篇》“江东呼为鸛鸟”，“鸛”误“鸭”。《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讒”，“聖”误“暨”。凡十条。盖《五经》之中，惟《诗》易读，习者十恒七八。故书坊刊版亦最夥，其辗转传讹亦为最甚。

今悉厘正，俾不失真。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吴棫《诗补音》（案棫《诗补音》与所作《韵补》为两书，《书录解题》所载甚明。《经义考》合为一书误也）。

其孙鉴又意为增损，颇多舛迕。史荣作《风雅遗音》已详辨之，兹不具论焉。

△《慈湖诗传》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杨简撰。简有《慈湖易传》，已著录。是书原本二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尚载其名，而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

今海内藏书，咸集秘府，而是书之目阙焉，则彝尊所说为可信。盖竑之所录，皆据史志所载，类多虚列。虞稷徵刻《书目》，亦多未见原书，固不足尽据耳。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辑成编，仍勒为二十卷。又从《慈湖遗书》内补录《自序》一篇，《总论》四条，而以《攻媿集》所载褊钥与简《论诗解书》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论辨若干条，各附本解之下，以资考证。至其总论列国《雅》、《颂》之篇，《永乐大典》此卷适阙，无从采录。其《公刘》以下诗十六篇，则《永乐大典》不载其《传》。岂亦如吕祖谦之《读诗记》独阙《公刘》以下诸篇，抑在明初即已残阙耶？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覆发明。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论

，如谓《左传》不可据，谓《尔雅》亦多误，谓陆德明多好异音，谓郑康成不善属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学》之释《淇澳》为多牵合，而诋子夏为小人儒。盖简之学出陆九渊，故高明之过，至於放言自恣，无所畏避。其他笺释文义，如以“聊乐我员”之“员”为姓，以“六驳”为“赤驳”之讹，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义，间有附会穿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远引，曲畅其说。其考核六书则自《说文》、《尔雅》、《释文》以及史传之音注，无不悉搜。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传》以禅诂经者比也。昔吴棫作《诗补音》十卷，又别为《韵补》五卷。《韵补》明人有刻本，其书采摭《诗》、《骚》以下及欧阳修、苏轼、苏辙之作，颇为杂滥，《补音》久佚，惟此书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汉魏以下之韵牵合古音，其病与《韵补》相等。《朱子语类》谓才老《补音》亦有推不去者，盖即指此类。顾炎武亦尝作《韵补正》一书，以纠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为准焉。

△《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此其说《诗》之作也。朱子与祖谦交最契，其初论《诗》亦最合。此书中所谓“朱氏曰”者，即所采朱子说也。后朱子改从郑樵之论，自变前说，而祖谦仍坚守毛、郑。故祖谦没后，朱子作是书《序》，称“少时浅陋之说，伯恭父误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说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间，熹窃惑之。方将相与反覆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盖虽应其弟祖约之请，而夙见深有所不平。

然迄今两说相持，嗜吕氏书者终不绝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自‘笃公刘’以下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此本为陆鈇所重刊。鈇《序》称得宋本於友人丰存叔，吕氏书凡二十二卷，《公刘》以后，其门人续成之。与陈氏所说小异，亦不言门人为谁。然《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三十二卷，则当时之本已如此。鈇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续读诗记》三卷，遂误以后十卷当之欤？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於此书者”。

魏了翁作《后序》，则称其能发明诗人躬自厚而薄责於人之旨。二人各举一义，已略尽是书所长矣。了翁《后序》乃为眉山贺春卿重刻是书而作。时去祖谦没未远，而版已再新，知宋人绝重是书也。

△《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所续吕祖谦之书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历官工部尚书，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理宗绍定间赐谥文端。事迹具《宋史儒林传》。《传》称溪字肖望，黄震《日钞》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讲义序》，称字少望。震为溪同时人，不应有误。溪子楠，刊父遗书，乞光作《序》，亦不应有误。或溪有二字欤？溪以吕氏《家塾读诗记》取毛《传》为宗，折衷众说，於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篇内微旨，词外寄托，或有未贯，乃作此书以补之，故以《续记》为名。实则自述己意，非尽墨守祖谦之说也。其中如谓《摽梅》为父母之择婿，《有狐》为国人之悯鰥，《甘棠》非受民讼，《行露》非为侵陵，故《书录解题》谓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静气玩索诗人之旨，与预存成见，必欲攻毛、郑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温州志》称溪“平实简易，求圣贤用心，不为新奇可喜之说，而识者服其理到。”於此书可见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传。散见於《永乐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谨缀缉成帙，仍釐为三卷。

《永乐大典》“诗”字一韵，阙卷独多。其原《序》、《总纲》无从补录，则亦姑阙焉。

△《絜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有《絜斋家塾书钞》，已著录。此书乃其为崇政殿说书时撰进之本。《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皆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列其名。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盖其失传亦已久矣。宋代经筵讲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讲义》、戴溪《春秋讲义》，类多编辑别行。燮此书亦同其例。其中议论和平，颇得风人本旨。於振兴恢复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论《式微篇》，则极称太王、句践转弱为强，而贬黎侯无奋发之心。论《扬之水篇》，则谓平王柔弱为可怜。论《黍离篇》，则直以汴京宗庙宫阙为言。皆深有合於献纳之义。胡安国作《春秋传》，意主复讎，往往牵《经》以从己。而燮则因《经》文所有而推阐之，故理明词达，无所矫揉。可谓能以古义资启沃矣。谨以次编定，釐为四卷，皆《国风》也。其《雅》、《颂》诸篇，则《永乐大典》阙载，或轮番进讲燮偶未当直欤？△《毛诗讲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林岳撰。岳字仲山，古田人。绍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间尝守全州。《宋史》不为立传。而《福建通志》称其“在郡九年，颇多惠政。重建清湘书院，与诸生讲学，勉敦实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庙”。则亦循吏也。是编皆其讲论《毛诗》之语。观其体例，盖在郡时所讲授，而门人录之成帙者。大都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郑而折衷其异同。虽范围不出古人，然融会贯通，要无枝言曲说之病。当光宁之际，废《序》之说方盛。岳独力阐古义，以诏后生，亦可谓笃信谨守者矣。《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及《文渊阁书目

》，此书皆作五卷。自明初以来，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以为已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所载，次第汇辑，用存其概。《永乐大典》所原轶者，则亦阙焉。因篇帙稍繁，谨釐为一十二卷，不复如其旧目云。

△《诗童子问》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辅广撰。广字汉卿，号潜斋，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居秀州之崇德县。初从吕祖谦游，后复从朱子讲学，即世所称庆源辅氏也。是编大旨，主於羽翼《诗集传》，以述平日闻於朱子之说，故曰《童子问》。卷首载《大序》、《小序》，采录《尚书》、《周礼》、《论语》说《诗》之言，各为注释。又备录诸儒辨说，以明读《诗》之法。书中不载《经》文，惟录其篇目，分章训诂。末一卷则惟论叶韵。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阅建阳书市，购得而鋟诸梓。且载文公《传》於上，《童子问》於下。此本仅十卷，不载朱子《集传》，亦无一中《序》。盖一中与《集传》合编，故卷帙加倍。此则汲古阁所刊广原本，故卷数减半，非有所阙佚也。其说多掎击《诗序》，颇为过当。张端义《贵耳集》载陈善《送广往考亭》诗曰“见说平生辅汉卿，武彝山下吃残羹”，似颇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谨守师传，分门别户，南宋以后亦不仅广一人，不足深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纠其注《周颂潜篇》不知“季春荐鮓”为《月令》之文，误以为《序》说而辨之，则诚为疏舛。

盖义理之学与考证之学分途久矣。广作是书，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经据古为长也。

△《毛诗集解》二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庐陵人。焦竑《国史经籍志》作段文昌，盖因唐段文昌而误。朱睦《授经图》作段武昌，则传写倒其文也。其始末无考，惟书首载其从子维清《请给据状》称“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而已。其书旧本题《丛桂毛诗集解》，盖以所居之堂名之。其书首为《学诗总说》，分《作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则。次为《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则。馀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吕祖谦《读诗记》而词义较为浅显。原书三十卷。明代惟朱睦万卷堂有宋槧完本，后没於汴梁之水。此本为孙承泽家所钞，仅存二十五卷。其《周颂清庙之什》以下，并已脱佚。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三十卷，注曰“阙”。又别载《读诗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说》今未见传本，而卷首《学诗总说》、《论诗总说》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疑即所谓《读诗总说》者。或一书而彝尊误分之，或两书而传写误合之，则莫可考矣。

△《诗缉》三十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严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书以吕祖谦《读诗记》为主，而杂采诸说以发明之。旧说有未安者，则断以己意。如论《大、小雅》之别，特以其体不同，较《诗序》“政有大小”之说，於理为近。又如《邶》之《柏舟》，旧谓贤人自比，粲则以“柏舟”为喻国，以“汎汎”为喻无维持之人。《干旌》之“良马四之”，“良马五之”，旧以为良马之数，粲则以为乘良马者四五辈，见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蓷》，旧以蓷之曠乾喻夫妇相弃，粲则以水旱草枯，由此而致离散。凡若此类，皆深得诗人本意。至於音训疑似，名物异同，考证尤为精核。宋代说《诗》之家，与吕祖谦书并称善本，其余莫得而鼎立，良不诬矣。

△《诗传遗说》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朱鉴编。鉴有《朱文公易说》，已著录。是编乃理宗端平乙未鉴以承议郎权知兴国军事时所成。盖因重槩朱子《集传》，而取《文集》、《语录》所载论《诗》之语足与《集传》相发明者，汇而编之，故曰《遗说》。其书首《纲领》，次《序辨》，次《六义》，继之以《风》、《雅》、《颂》之论断，终之以《逸诗》、《诗》谱、叶韵之义。以朱子之说，明朱子未竟之义，犹所编《易传》例也。鉴《自序》有曰：“先文公《诗集传》，豫章、长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校雠最精。第初脱稿时，音训间有未备，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补脱，终弗克就。仍用旧版，葺为全书，补缀趲那，久将漫漶。謁来富川，郡事馀暇，辄取家本，新加是正，刻真学宫”云云。国朝宁波史荣撰《风雅遗音》，据鉴此《序》，谓今本《集传》音叶，多鉴补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说似非无因。然则以音叶之误议朱子，与以朱子之故而委曲回护吴棫书者，殆均失之矣。

△《诗考》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此编则考三家之《诗》说者也。《隋书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於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今三家《诗》惟《韩诗外传》仅存，所谓《韩故》、《韩内传》、《韩说》者亦并佚矣。应麟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广讨，曰《诗异字异义》，曰《逸诗》，以附缀其后。每条各著其所出。所引《韩诗》较夥，齐、鲁二家仅寥寥数条。盖《韩诗》最后亡，唐以来注书之家引其说者多也。卷末别为《补遗》，以掇拾所阙。其搜辑颇为勤挚。明董斯张尝摘其遗漏十九条。其中《子华子》“清风婉兮”一条，本北宋伪书，不得谓之疏略。

近时会稽范家相，因应麟之书，撰《三家诗拾遗》十卷。其所条录，又多斯张

之所未搜。并摘应麟所录《逸诗》，如《楚辞》之《驾辨》、夏侯玄《辨乐论》之《网罟》、《丰年》，《穆天子传》之《黄竹》，《吕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阙》，《尚书大传》之《皙阳》、《南阳》、《初虑》、《朱于》、《苓落》、《归来》、《纒纒》，皆子书杂说，且不当录及殷以前所言。亦不为无理。然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於为力。筌路褴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

△《诗地理考》六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撰。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诗中地名者，薈萃成编。然皆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地於周为西北，镐、方在泾阳外，焦获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获之外。故刘向疏称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孔颖达乃引郭璞《尔雅注》池阳之瓠中以释焦获。考《汉书》，池阳属左冯翊，而泾阳属安定，不应先至焦获，乃至泾阳。又以太原为晋阳，是玁狁西来，周师东出，尤乖地理之实，殊失订正。又《大雅韩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应麟引《汉志》“夏阳之梁山”、《通典》“同州韩城县，古韩国”，以存旧说。引王肃“燕，北燕国”，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以备参考。不知汉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其国近燕，后迁居海中。”《水经注》亦曰：“高粱水首受鄠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肃之说确有明证。应麟兼持两端，亦失断制。然如《驹虞》，毛《传》云“仁兽”，贾谊《新书》则曰“驹者，天子之囿”。“俟我于著”，毛《传》云“门屏之间曰著”，《汉志》则以为济南著县。“滌池北流”，毛《传》云“滌，流貌”，《水经注》则有滌池水，《十道志》亦名圣女泉。

兼采异闻，亦资考证。他如《二子乘舟》，引《左传》“盗待于莘”之说；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冢在雍县”之文：皆《经》无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

亦徵引该洽，固说《诗》者所宜考也。

卷十六 经部十六

○诗类二△《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内府藏本）

元许谦撰。谦有《读书丛说》，已著录。谦虽受学於王柏，而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禮矣》於《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适如《周南》之数。师心自用

，窜乱圣经，殊不可训。而谦笃守师说，列之卷中，犹未免门户之见。至柏所删《国风》三十二篇，谦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见其是非之公。吴师道作是书《序》，乃反谓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於谦深致不满。是则以不狂为狂，非谦之失矣。卷末谱作诗时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说则改从《集传》，盖渊源授受，各尊所闻。然书中实多采用陆德明《释文》及孔颖达《正义》，亦未尝株守一家。名之曰《钞》，盖以此云。

△《诗传通释》二十卷（内府藏本）

元刘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学问渊源出於朱子。故是书大旨在於发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於二家多所驳诘。然广书皆循文演义，故所驳惟训解之辞。瑾书兼辨订故实，故所驳多考证之语。如注《何彼禮矣》，以齐桓公为襄公之子。注《魏风》以魏为七国之魏。

注《陟岵》，谓毛《传》先出，《尔雅》后出。注《绸繆》，谓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鸣之什》，谓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独为天子之乐。注《节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师尹即《春秋》之尹氏（案此项安世之说，见朱善《诗解颐》，瑾袭之而隐其名也。）注《楚茨》，误读郑康成《玉藻注》，以楚茨为即采齐。注《甫田》，误读毛《传》车梁，以为即《小戎》之梁辇。注《殷武》，杜撰殷庙之昭穆，及祧庙世次。皆一经指摘，无可置辞。故启源讥胡广修《诗经大全》，收瑾说太滥（案《大全》即用瑾此书为蓝本，故全用其说。启源未以二书相较，故有此语。瑾附订於此）。然徵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於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径废。至《周颂丰年篇》，朱子《诗辨说》既驳其误，而《集传》乃用《序》说，自相矛盾。又三夏见於《周礼》，吕叔玉注以《时迈》、《执竞》、《思文》当之，朱子既用其说，乃又谓成康是二王谥，《执竞》是昭王后诗，则不应篇名先见《周礼》。瑾一一回护，亦为启源所纠。然汉儒务守师传，唐疏皆遵注义。

此书既专为朱《传》而作，其委曲迁就，固势所必然，亦无庸过为责备也。

△《诗传旁通》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号庸斋，江阴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尝举江浙乡试，不及仕宦，教授乡里以终。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陆文圭传》内。朱子《诗传》，详於作《诗》之意，而名物训诂仅举大凡。盖是书仿孔、贾诸疏证明注文之例，凡《集传》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语孟旁通》，体例相似，故亦以《旁通》为名。其中如圣人之耦，则引《西汉书》刘歆论董仲舒语。“见尧於羹，见舜於墙”则引《后汉书李固传》

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详者，亦旁引诸说以补之。如五緘、五总，引陆佃之语。

三单，引郑《笺》羨卒、孔《疏》副丁之类。亦间有与朱子之说稍异者。如“顷筐暨之”，《集传》音“许器切”，《大雅》“民之攸暨”，《集传》音“许既切”者，从陆德明《经典释文》。益则引《礼部韵》，谓“许既切”者，在《未韵》，音飨，注云：“取也”。“许器切”者，在至韵，音洎，作“巨至切”。

朱子之音与《礼部韵》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绝不坚持门户。视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远矣。卷首为类目，末一卷则其叙说。内一条论秦造父封赵，因录罗泌《国姓纪原》之文，自谓此於《诗传》虽无所系，而宋氏有国，其姓亦当知，故通之。则冗赘之文，汗漫无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序》，明朱睦《授经图》遂以《诗传旁通》为思忠作，殊为疏舛。今从朱彝尊《经义考》所辨（案彝尊所引乃陆元辅之言），附订正焉。

△《诗经疏义》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字克升，乐平人。《江西通志》载其至正间为处州学正，何英《后序》则称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华郡庠。二说互异。考《乐平县志》载公迁“以至正辛巳领浙江乡试，教婺州，改处州。”然则英《序》举其始，《通志》要其终耳。是书为发明朱子《集传》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义》。其后同里王逢及逢之门人何英，又采众说以补之。逢所补题曰《辑录》，英所补题曰《增释》。虽递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说墨守朱子，不逾尺寸，而亦间有所辨证。如《卷耳篇》内，朱子误用毛《传》旧说，以崔嵬为土山戴石，公迁则引《尔雅》、《说文》，明其当为石戴土。又《七月》之诗，朱子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迁推验岁差，谓《公刘》时当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补《集传》之阙。

又《集传》所引典故，一一详其出处。即所引旧说，原本不著其名者，如《卫风》之赵子注为赵伯循，《小雅斯千篇》之或曰注为曾氏之类，皆一一考订。虽於宏旨无关，亦足见其用心不苟也。书成於至正丁亥。正统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遗稿重加增订，题曰《诗传义》，详释发明，以授书林叶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标《诗传会通》，未喻其故。今仍从公迁旧名，题曰《诗经疏义》，以不没其始焉。

△《诗疑问》七卷、附《诗辨说》一卷（内府藏本）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昌新城人。至正二年进士。官遂安县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独坐公所以待尽。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盖亦忠节之士

，《元史》遗漏未载。国朝纳喇性德作是书《序》，始据《新安文献志》汪叵所作《哀辞》，为表章其始末。其书略举诗篇大旨发问，而各以所注列於下，亦有阙而不注者。刘锦文《序》称“其间有问无答者，岂真以为疑哉？在乎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又称“旧本先后无绪，今为之论定，使语同而旨小异者，因得以互观焉”，是此本乃锦文所重编，非倬之旧。其有问无答者，或亦传写佚脱，而锦文曲为之辞欤？末有赵惠《诗辨说》一卷。惠，宋宗室，举进士，入元隐居豫章东湖。其书与倬书略相类，殆后人以倬忠烈，惠高隐，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编之欤？倬书七卷，附以惠书为八卷。朱睦《授经图》、焦竑《经籍志》乃皆作六卷，疑为传写之讹。或倬原书六卷，刘锦文重编之时析为七卷，亦未可定也。

△《诗纘绪》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详。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为庐陵人，字成之，尝举乡贡进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题“洪武癸丑”，则明初尚存也。

此书诸家书目皆未著录，独《永乐大典》颇载其文。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名曰《纘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凡《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说而遗彼说，或宗主此论而兼用彼论，无不寻绎其所以然。

至论比兴之例，谓有有取义之兴，有无取义之兴，有一句兴通章，有数句兴一句，有兴兼比、赋兼比之类。明用韵之法，如曰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韵为韵之类。论《风》、《雅》之殊，如曰有腔调不同，有词义不同之类。於朱子比兴、叶韵之说，皆能反覆体究，缕析条分。虽未必尽合诗人之旨，而於《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明以来诸家诗解，罕引其说，则亡佚已久。

今就《永乐大典》所载，依《经》排纂，正其脱讹，定为一十八卷。

△《诗演义》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参义》，已著录。是书推演朱子《诗传》之义，故以《演义》为名。前有《自序》云：“此书为幼学而作，博稽训诂以启其塞，根之义理以达其机，隐也使之显，略也使之详。”今考其书，大抵浅显易见，切近不支。元儒之学，主於笃实，犹胜虚谈高论，横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作八卷，注曰“未见”。此本至《小雅苕之华篇》止，以下皆阙，而已有一十五卷，则八卷之说，殊为未确。盖彝尊未睹此本，但据传闻录之，卷数讹异，其亦有由矣。

△《诗解颐》四卷（内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备万，号一斋，丰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事迹附见《明史刘三吾传》。是编不载《经》文，但以《诗》之篇题标目。大抵推衍朱子《集传》为说，亦有阙而说不说者，则并其篇目略之。其说不甚训诂字句，惟意主借《诗》以立训。故反覆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於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於人事。其论《何彼禮矣》为后人误编於《召南》，盖沿王柏之谬说不足为据。其论《二子乘舟》，谓“寿可谓之悌弟、伋不可谓之孝子”，律以“大杖则逃”之文，固责备贤者之意。实则申生自缢，《春秋》无贬。尚论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论其大旨，要归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条，引金履祥之言，补《集传》所未备。其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谓“节彼南山”之申伯蹶父、皇父尹氏，皆非当日之旧人，驳项安世之说，亦时有考据。《明史》载其引据往史，驳律禁姑舅、两姨为婚之说，极为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发明。盖元儒笃实之风，明初尤有存焉，非后来空谈高论者比也。

△《诗经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亦永乐中所修《五经大全》之一也。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

广等是书，亦主於羽翼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著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

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安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今刘氏之书尚有传本，取以参校，大约於其太冗蔓者略删数条，而馀文如故。惟改其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又刘书以《小序》分隶各篇，是书则从朱子旧本合为一篇，小变其例而已。顾炎武《日知录》、朱彝尊《经义考》并抉摘其非。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但责广等采刘瑾之说太滥，犹未究其源也。其书本不足存，惟是恭逢圣代，考定艺文，既括千古之全书，则当备历朝之沿革，而后是非得失，厘然具明。此书为前明取士之制，故仍录而存之，犹《小学类》中存《洪武正韵》之例云尔。

△《诗说解颐》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总论》二卷、《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徵引该洽，亦颇足以自

申其说。凡书中改定旧说者，必反覆援据，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山篇》之“必告父母”句为鲁桓告父母之庙。《九罭篇》之“公归不复”句，谓以鸿北向，则不复为兴。《下泉篇》之郇伯，为指郇之继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谓以宠任为先后，故崇卑不嫌杂陈。《頍弁》篇之“无几相见”句，为兄弟甥舅自相谓。如斯之类，皆足於旧说之外，备说《诗》之一解。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徵，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存此一编，使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

△《读诗私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号北山，监利人，寄籍濮州。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明史文苑传》载王世贞所定广五子，先芳其一也。是书成於隆庆四年。所释大抵多从毛、郑，毛、郑有所难通，则参之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诸书。其《自序》曰“文公谓《小序》不得《小雅》之说，一举而归之刺。马端临谓文公不得郑、卫之风，一举而归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间”云云，盖不专主一家者，故其议论平和，绝无区分门户之见。如说《郑风子衿》，仍从学校之义，则不取宋学。谓《国风》、《小雅》初无变正之名，则不从汉说。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则《小序》与《集传》之说并存，不置可否。盖《小序》皆以为刺幽王，义有难通，而《集传》所云，又於古无考，故阙所疑也。虽援据不广，时有阙略，要其大纲，则与凿空臆撰者殊矣。朱彝尊《经义考》载先芳有《毛诗考证》，不列卷数，注曰“未见”，而不载此书。其为一书两书，盖不可考。然此书亦多辨定毛《传》，或彝尊传闻未审，误记其名欤？△《诗故》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象通》，已著录。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略同苏辙《诗传》之例，而参用旧说以考证之，其曰《诗故》者，考《汉书艺文志》，《诗类》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颜师古注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谋〈土韦〉是编，盖用汉儒之旧名。故其说《诗》，亦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集传》多所异同。其间自立新义者，如以《小星》为褻御入直，以《斯干》为成王营洛，周公所赋之类，未免失之穿凿。然谋〈土韦〉博极群书，学有根柢，要异乎剽窃陈言。盖自胡广等《五经大全》一出，应举穷经，久分两事。谋〈土韦〉深居朱邸，不藉进取於名场，乃得以研究遗文，发挥古义也。经术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冯应京撰。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

金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因宋蔡卞《诗名物疏》而广之。《江南通志》称其“少业诗，钩贯《笺》、疏，作《诗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颇为赅博。

每条之末，间附考证。如“被之僮僮”，郑《笺》以被为髮髡，《集传》以为编发，应京则据《周礼追师》，谓编则列发为之，次则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髮髡，定《集传》之误混为编。又如《郑风缁衣》，《集传》以为缁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应京则据贾公彦《周礼疏》，以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郑《笺》所谓所居私朝，即谓治事之馆。凡此之类，其议论皆有根柢，犹为徵实之学者。惟所称六家乃谓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则古无是目，而自应京臆创之。且毛、郑本属一家，析而为二，亦乖于传《经》之支派。以非宏旨所系，亦姑仍其旧名焉。

△《诗经疑问》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释《诗》，兼用毛《传》、朱《传》及严粲《诗缉》，时亦自出新论。如辨成王未尝赐周公天子礼乐，其说颇为有见。又论三经、三纬之说，谓赋、比、兴乃通融取义，非截然谓此为赋，此为比，此为兴也。惟截然分而为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说，则将赋而兴又比也，赋而比又兴也，而寢失其义。其说亦足解轆轳之谈。舜牧於诸经皆有疑问，惟此编说《诗》为差善。《自序》称所疑凡经数十年，重加订问，前此误解，亟与辨正。盖其用力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说，於龙光、伴兔之类，皆径以本字解之，强生论辨。是则隆、万以后儒者少见古书之故。亦足见诂训不明而欲义理之不谬，无是事矣。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订诂》，已著录。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焉。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於前。又於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著所以论列之意。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阙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於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徵舒。此犹有一字之近也。《硕鼠》一诗，茫无指实，而指以为《左传》之魏寿馀，此孰见之而孰传之？以《大田》为《豳雅》，《丰年》、《良耜》为《豳颂》，即属之於公刘之世。此犹有先儒之旧说也。以《草虫》为《南陔》，以《菁菁者莪》为《由仪》，以《缙蛮》

为《崇丘》，又孰传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谓乎？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蒐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馀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

△《待轩诗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辞困学记》，已著录。是书前载《总论》二篇，其余《国风》以一国为一篇，二《雅》、《周颂》以一什为一篇，《鲁颂》、《商颂》亦各为一篇。大抵用苏辙之例，以《小序》首句为据，而兼采诸家以会通之。其於《集传》，不似毛奇龄之字字讥弹，以朱子为敌国，亦不似孙承泽之字字阿附，并以毛氏为罪人（案承泽《诗经朱传翼自序》，称：“王弼乱《易》，罪深桀、纣；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故持论和平，能消融门户之见。

虽凭心揣度，或不免臆断之私，而大致援引详明，词多有据。在近代经解之中，犹为典实。卷末别有《述遗》一卷，有录无书，目下注“嗣刻”字，盖欲为之而未成也。今并削其目，不复虚列焉。

△《读诗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作二卷。此本六册，不分卷数。核其篇页，不止二卷。疑原书本十二卷，刊本误脱一“十”字，传写者病其繁琐，并为六册也。朝瑛论《诗》，以《小序》首句为主。其说谓亡《诗》六篇，仅存首句，则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后，明矣。

所见与程大昌同，而所辨较大昌尤明白，足决千古之疑。然其训释不甚与朱子立异。自郑、卫淫奔不从《集传》以外，其他说有乖迕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论《楚茨》为刺幽王之诗，则据《荀子》以为恰在鼓钟之后，或幽王尚好古乐，故贤士大夫称述旧德，拟《雅》、《南》而奏之，以感导王志。论《抑》为刺厉王之诗，则据《诗》文“其在於今”一语，以为当为卫武公少时所作。大抵皆参稽融贯，务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迹为必不可信，亦先儒旧义。至於求弃之之由而不得，乃援后世绿乡弟方底之事以证之，则未免反失之附会。又颇信《竹书纪年》，屡引为证，亦乖说经之体。然综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诗序》自古无异说，王肃、王基、孙毓、陈统争毛、郑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诗》者，萌於欧阳修，成於郑樵，而定於朱子之《集传》。辅广《童子问》以下，递相羽翼，犹未列学官也

。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始定《诗》义用朱子，犹参用古注疏也。明永乐中修《诗经大全》，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蓝本，始独以《集传》试士。然数百年来，诸儒多引据古义，窃相辨诂，亦如当日之攻毛、郑。

盖《集传》废《序》，成於吕祖谦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间负气求胜之处，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书集注》，句铢字两，竭终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诸臣，於革除之际，老师宿儒，诛锄略尽，不能如刘三吾等辑《书传会选》，於蔡氏多所补正。又成祖虽战伐之余，欲兴文治，而实未能究心经义，定众说之是非。循声附和，亦其势然欤？是编之作，恭逢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道光经籍，研思六义，综贯四家。於众说之异同，既别白瑕瑜，独操衡鉴。而编校诸臣，亦克承训示，考证详明，一字一句，务深溯诗人之本旨。故虽以《集传》为纲，而古义之不可磨灭者，必一一附录以补阙遗。於学术持其至平，於经义乃协其至当。

《风》、《雅》运昌，千载一遇，岂前代官书任儒臣拘守门户者所可比拟万一乎！

△《钦定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皇上御纂。镕铸众说，演阐经义，体例与《周易述义》同。训释多参稽古义，大旨亦同。盖我圣祖仁皇帝钦定《诗经汇纂》於《集传》之外，多附录旧说，实昭千古之至公。我皇上几暇研经，洞周窅奥，於汉以来诸儒之论，无不衡量得失，镜别异同。伏读御制《七十二候诗》中《虹始见》一篇，有“晦翁旧解我疑生”句。句下御注，於《诗集传》所释蝮蝮之义，详为辨证。并於所释《郑风》诸篇概作淫诗者，亦根据毛、郑，订正其讹。反覆一二百言，益足见圣圣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诸臣恭承彝训，编校是书，分章多准康成，徵事率从《小序》。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卜氏旧传，远承端绪，因钦定《诗经》以树义，即因《御纂周易》以立名。作述之隆，后先辉耀。经术昌明，洵无过於昭代者矣。

△《田间诗学》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国朝钱澄之撰。澄之有《田间易学》，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所采诸儒论说，自《注》、《疏》、《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杨、范、谢四家今无传本，盖采於他书。陆、罗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也。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十之四。持论颇为精核，而於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徐元文《序》称其“非有意於攻《集传》，於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於一人。无所攻，故无所主。无所攻、无所主而后可

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书之意。张英《序》又称其“尝与英书，谓《诗》与《尚书》、《春秋》相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徵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案二书所序时代，多不可据。此语殊为失考。谨附订於此），与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云云，则其考证之切实，尤可见矣。

△《诗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皆辨正名物训诂，以补《传》、《笺》诸说之遗。如《诗谱》谓“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此则据《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地理，亦可以备一解。至於鸟则辨雉鸠之为山禽而非水鸟；雀角之角为喙，诗意言雀实有角，鼠实有牙。於兽则辨“九十其犉”之语，当引《尔雅》“七尺曰犉”之文释之，不当以“黄牛黑唇”释之；驛刚之刚为犗，则以牛脊言之。於草则辨萋为藿苇之属，而非萋蒿；薇自为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则辨诗言朴者，实今之柞。言柞者，实今之栎；榛楛之榛，即诗之所谓栲，而非榛栗之榛。於虫则辨斯螽、莎鸡、蟋蟀之各类，而非随时异名之物；果羸负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为子。

於鱼则辨鱮之即鲤，而《集传》误以为黄鱼；鲋之似鲤，而《集传》误以为鲟鱼。於器用则辨《集传》训重较为“两轡上出轼者”之未谙车制。及毛《传》训檠为历录，历录为纺车交萦之名、而《集传》增一然字之差。於礼制则辨公堂称觥为饮酒于序，而非如《集传》所云豳公之堂。“裸将”之训为灌，与奠一义，而历诋《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谬。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其谓《猗嗟》为作於鲁庄如齐观社之时，指庄娶哀姜而言，则据《尔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释甥字。

谓《无衣》为作於秦哀公，则指楚之僭号以释王字，义亦可通。惟以“葛屨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木瓜、木桃、木李为刻木之物。堇荼之荼如涂为穰草和泥。

奉璋之璋为牙璋，连下文六师以为言。未免近凿。至於《生民》一篇，谓姜嫄为帝摯妃，后稷为帝摯子，平林为帝摯时诸侯之国。推至见弃之由，则疑为诸侯废摯立尧之故，即以“不康不宁”为当日情事。无论史册无明文，抑与祭法禘尝郊稷之说异矣。四卷之末，附以《考异》一篇，虽未赅备，亦足资考证。又《叶韵辨》一篇，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轆轤。惟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殆犹竟陵锤惺批评《国风》之馀习，未免自秽其书，虽不作可矣。

△《诗经通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专主《小序》，而力驳废《序》之非。所采诸家，於汉用毛、郑，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国朝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国朝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定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惟鹤龄学问淹洽，往往嗜博好奇，爱不能割，故引据繁富而伤於芜杂者有之，亦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者也。要其大致，则彬彬矣。鹤龄与陈启源同里，据其《自序》，此书盖与启源商榷而成。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专崇古义，此书则参停於今古之间，稍稍不同。然《稽古编》中，屡称“已见《通义》，兹不具论”。则二书固相足而成也。

△《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国朝陈启源撰。启源字长发，吴江人。是书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记，谓阅十有四载，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鹤龄《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门人赵嘉稷《序》。

鹤龄作《毛诗通义》，启源实与之参正。然《通义》兼权众说。启源此编，则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玠《疏》为主。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馀偶然一及，率从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但标篇目。其无所论说者，则并篇目亦不载。其前人论说已明，无庸复述者，亦置不道。次为《总诂》五卷，分六子目，曰《举要》、曰《考异》、曰《正字》、曰《辨物》、曰《数典》、曰《稽疑》。

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咳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徵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於斯为盛。此编尤其最著也。至於《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及杂说，盛称佛教东流始於周代，至谓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於西方。“捕鱼诸器”一条，称广杀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觉缘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谓庖犠必不作网罟。是则於《经》义之外，横滋异学，非惟宋儒无此说，即汉儒亦岂有是论哉？白璧之瑕，固不必为之曲讳矣。

△《诗所》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编大旨不主於训诂名物，而主於推求《诗》意。其推求《诗》意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

不旁徵事迹，必求其人以实之。又以为西周篇什，不应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后诗。《风》、《雅》之中，亦多东迁以前诗。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废不用，并其为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间意测者多，考证者少。如谓“有女怀春”为祀高禘，则附会古义。谓“有扁斯石”，扁字从户从册，古者额书於户曰扁，以石为之，亦近於穿凿字说（案户册为扁义本《说文》，以石为之，则光地之新解）。在光地所注诸经之中，较为次乘。然光地邃於经术，见理终深。其所诠释，多能得兴观群怨之旨。他如郑、卫之录淫诗，引《春秋》之书乱臣贼子为之，证《楚茨》以下为《豳雅》、《载芟》以下为《豳颂》。引《豳风》之后附《鸛鸣》诸篇以释《豳雅》后有《瞻洛》诸诗、《豳颂》后有《酌》、《桓》诸诗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实，足阐朱子未尽之义，亦非近代讲章揣骨听声者所可及也。

△《毛诗写官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自记其说《诗》之语，凡一百八十八条。取《汉书艺文志》“武帝置写书之官”语为名。《自序》谓“依汝南太守听写官言《诗》，忆而录之”。盖寓名以为问答，犹之或问焉耳。

案奇龄自述，早年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其稿已失。后乃就所记忆者作《国风省篇》、《诗札》及此书。其门人所述经例，则云早刻《诗》说於淮安，未能刊正。又李塨所作《序目》云：“尝以《诗》义质之先生，先生曰，予所传诸《诗》，有未能改者数端。如以《十亩之间》为淫奔，以《鸛鸣》为避居於东，以封康叔为武王，以有邰家室为太姜琅琊之骀。凡此皆惑也。”据此则此中之误，奇龄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犹未尽耳。然其书虽好为异说，而徵引详博，亦不无补於考证。瑕瑜并见，在读者择之而已。

△《诗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既作《毛诗写官记》，复托与写官以札问讯而写官答之之词，以成此书。凡八十四条。第二卷首有其门人所记云“此西河少时所作，故其立说有暮年论辨所不合者。其间校韵数则，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云云。据此则其中多非定论，其门人亦不讳之。然奇龄学本渊博，名物诂训，颇有所长。必尽废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韩异义，齐、鲁殊文，汉代专门，已不限以一说。兼收并蓄，固亦说经家所旁采矣。

△《诗传诗说驳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往往自出新义，得解於旧注之外。恐其说之不信，遂托言家有《鲁诗》，为其远祖稷所传，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并列所作《世学》中。厥后郭子章传刻二书

，自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於是二书乃单行。明代说《诗》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采用之，遂盛传於时。奇龄因其托名於古，乃引证诸书以纠之。夫《易传》托之子夏，《书传》托之孔安国，其说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则说经之家务核其真。奇龄是书，不以其说为可废，而於依托之处则一一辨之，亦可谓持平之论矣。

△《续诗传鸟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毛诗续传》，以遭乱避讎佚之。后从邻人吴氏子得卷末《鸟名》一卷，与其门人莫春园、张文鼐共缉缀之，衍为三卷。大意在续《毛诗》而正朱《传》。每条皆先列《集传》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训释《毛诗》草木虫鱼者，自吴陆玑以后，作者实繁。朱子作《诗集传》，大旨在发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训诂则其所略。奇龄此书，则惟以考证为主，故其说较详。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传》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疏舛。如奇龄所作《毛诗省》篇既以《齐风鸡鸣》为谗人，此书又用旧说，为贤妃之告旦，前后时相矛盾。鷓鴣之名桃虫，犹窃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谓所栖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锐如锥，专剖苇中虫食之，谓之掏虫，掏桃字通。尤杜撰无理。至於解“睨睨黄鸟”用毛茛旧训，於义本长，乃谓鸞字从二目一八。其二目，离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谓鸞字从二火，离为目，日本离火。《尚书洪范》伏传以五事之目属五行之火，鸞首之戴两火，即鸞之戴两目。此虽王安石之《字说》不穿凿至此矣。然大致引证赅洽，颇多有据。录而存之，以广考订，固不害於“多识”之义尔。

△《诗识名解》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炳撰。炳字彦晖，钱塘人。自多识之训，传自孔门，《尔雅》一书，训诂名物略备。厥后诸儒纂述，日久多佚。惟陆玑之《疏》尚有哀辑重编之本。自宋蔡卞以来，皆因玑书而辗转增损者也。此书亦以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其稍异诸家者兼以推寻文义，颇及作《诗》之意尔。然孔子言鸟兽草木本括举大凡，譬如史备四时，不妨以春秋互见。炳乃因此一语，遂不载虫鱼，未免近高叟之固。其中考证辨驳，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麀二物，义本《说文》，尚有关於训诂。至於凤凰神物，世所罕睹，而连篇累牍，辨其形状之异同，则与《经》义无关矣。又诗中八鸾、和鸾之类，本为铃属，非鸾鸟之鸾，而列之鸟部。

然则车之伏兔，将入兽部乎？是皆爱奇嗜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芜杂，采其菁英焉。

△《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大章撰。大章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

以母老乞归。其於《毛诗》用功颇深，所作《集览》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后成。

此乃其摘录付梓之本，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盖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中体例未合者，如释“鶉之奔奔，”则《庄子》之鶉居、《列子》之性变以及朱鸟为鶉首、子夏衣若悬鶉之类，无所不引。释“鸡栖于埭”，则《列子》之木鸡，《吕氏春秋》之鸡跖，《汉官仪》之长鸣鸡，亦无不备载。皆体近类书，深乖说经之旨。又每条首录《集传》大意，以紫阳为主。故如“鄂不韡韡”则取岂不光明之义，而驳鄂作萼、不作跗之说为不烦改字。亦过於偏执。至如载宋太宗赐耶律休哥旗鼓杓窠印，则以辽事误作宋事。尤为乖舛。然其徵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馀，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

△《诗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长洲人。康熙辛未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是书於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疑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周》、《召》之分，郑《笺》误以为文王，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其言皆有依据。至谓《颂》兼美刺，义通於诵，则其说未安。考郑康成注《仪礼》“正歌备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为一备。”核以《经》文，无歌后更诵及一歌一诵之节。

其《周礼瞽矇职》曰：“讽诵诗。”郑注谓“闇读之，不依永也”。则歌、诵是两事，知颂、诵亦为两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谓证以《国策》，礼无归宁之文，训“归宁父母”为“无父母遗糶”之义。考“归宁”文见《左传》，於《礼经》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传》，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宁”。此文当必有所受。《曲礼》曰：“女子许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许嫁而言，则已嫁而反，是即归宁之明证。不得曰礼无文矣。然其余类皆引据确实，树义深切，与枵腹说经，徒以臆见决是非者，固有殊焉。

△《诗经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诗》所记，大抵

以李光地《诗所》为宗，而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其论《关雎》，从《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论《郑风》不尽淫诗，而圣人亦兼存淫诗以示戒，论亦持平。而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殊不然。淫诗可存以示戒，未有以当放之淫声被之管弦可以示戒者也。至《诗所》论季札观乐，所陈皆西周之诗，非东迁以后之诗。名时据《变风》终於陈灵，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传》卿大夫所赋以见东迁以后之诗，列国具备其文。绝不回护其师说，可谓破除讲学家门户之见。又《十月之交》一篇，谓辛卯日食，则云应问於知历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祔而祭之说，则云更宜考定。亦不强不知以为知。惟二《雅》诸篇，颇有臆断。然如论《国语》吊二叔之不咸，引富辰所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者，首举管、蔡、郕、霍，知二叔不为管、蔡；引《礼记》“月三五而盈”，证三五在东；引《周礼》，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礼，辨朱《传》之专指宗庙；引《月令》“节嗜欲”及《集韵》，“嗜”字注，解“上帝耆之”；引《大司乐》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证《大雅》、《鲁颂》所以止称姜嫄；引《仪礼》下管新宫在宣王之前，证新宫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据。於其师说，可谓有所发明矣。

△《读诗质疑》三十一卷、《附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虞惇撰。虞惇字宝成，常熟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乃其孙湖南驿盐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经进御览。首为《列国世谱》、次《国风世表》、次《诗指举要》、次《读诗纲领》、次《删次》、次《六义》、次《大小序》、次《诗乐》、次《章句音韵》、次《训诂传授》、次《经传逸诗》、次《三家遗说》、次《经传杂说》、次《诗韵正音》、次《经文考异》。每一类为一卷，皆附录篇首，不入卷数。其正经则《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为八卷。

《大雅》为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颂》为五卷。大旨以《小序》为宗，而参以《集传》。其从《序》者十之七八，从《集传》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从，而虞惇自为说者。每篇之首，冠以《序》文及诸家论《序》之说。每章之下，各疏字义。篇末乃总论其大旨与去取诸说之故。皆以推求诗意为主，颇略於名物训诂，亦不甚引据考证。如《墨子》称：“文王举閔夭、太颠於置网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战国之间，当及闻古义。而虞惇以为附会《兔置》之诗。至《左传》称“祭仲有宠於庄公”，所谓宠者，信任显荣之意，故楚灵王对申无宇自称“盗有宠”也。虞惇因此一字，指祭仲为安陵、龙阳之流，以《山有扶苏》之狡童当之，谓仲虽为卿，诗人丑其进身之始。此不更附会乎？又申培《诗说》，出自丰坊，其中多剽朱《传》之义。而虞惇

反谓朱《传》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心静气，玩味研求於毛、朱两家，择长弃短。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核其所得，乃较诸家为多焉。

△《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编成於乾隆壬申。《序》文、案语皆称臣，盖拟进之本。凡分二十一类。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释地理，知邶、鄘、卫乃三地名，非三国名；於释山，知“崧高维岳”乃吴岳，非中岳；於释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绵》诗、《潜》颂之漆、沮；於释时令，知《公刘》已先以建子为正；於释祭祀，知禘飨明堂俱周公创举。於释官职，知司徒、司空、司马皆在《周官》以前；于释兵器，知古甲皆用革；于释宫室，知“君子阳阳”乃伶官之诗，非妇人所作。于释草，知麻有二种；于释鸟，知桑扈亦有二种。于释马，知《卫风》騶牝、《鲁颂》牧马，皆以备兵事，《司马法》“马牛车乘俱出于民”乃王莽伪托之文。今考其书，禘及大享明堂一条，司徒、司空、司马一条，皆与《序》文不相应，未喻何故。其邶鄘卫一条为顾炎武说，崧高一条为阎若璩说，漆、沮一条为许谦说，《公刘》用子正一条为毛亨说，古甲用革一条为陈祥道说，麻有二种一条为蔡卞说，桑扈二种一条为陆佃说，丘甸不出车马一条为李廉说。惟“君子阳阳”一条以《楚茨》之文证《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诸家说《诗》中名物多泛滥以炫博。此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又往往因以发明《经》义，与但徵故实，体同类书者有殊，於说《诗》亦不为无裨也。其《续编》三卷，则成於乾隆癸酉。取《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之文有關於《诗》者，摘而录之，亦略为疏解，盖训诂名物相辅而行之义。以《尔雅》校之，尚阙“之，匹也”、“言，戒也”二条。或缮稿时偶误脱欤？△《诗疑辨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中松撰。中松字仲严，上海人。是书主於考订名物，折衷诸说之是非，故以《辨证》为名。其中亦瑕瑜互见。如古说睢鸠为雕类，郑樵及朱子则以为鳧类。《左传》云：“睢鸠，司马也。”冯复京引朱《传》云：“江淮所有，当年恐未入诗人之目。”已为定论。至《尔雅》云：“睢鸠，王鸠。”郭注：“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鸚，好在江渚山边食鱼。”《尔雅》又云：“杨鸟、白鷲。”

郭注：“似鷲，尾上白。”是则二鸟明矣。乃扬雄、许慎皆以白鷲释睢鸠、是僨也。中松并存其说，未免两岐。“黍稷”一条，独载雷礼黍贵稷贱、黍早稷晚之说。按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坛名，稷为五穀之长，诸书皆然，稷未尝贱也。

《月令》以稷为首种。《尚书纬》云：“春，鸟星昏中以种稷。夏，火星昏中以种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说。又引《家语》之文以废群议，不知《家语》王肃伪撰，不足据也。《韩奕》之“梁山”、“韩城”，王应麟两存旧说，而其意以在晋为主。中松本王肃之说，谓皆在燕地，持论自确。而又疑梁山在晋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与在夏阳者本一山绵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有二梁山”之说，并疑梁山宫为三梁山。则支离缴绕，弊亦与应麟等矣。“应田”不取郑《笺》田当作棘、声转字误之说。按陈之为田，此声转也。棘之变陈，此字误也；中松徒疑棘非引而曰读为引，以为费力。不知棘与〈柬申〉同。《说文》解字曰：“〈柬申〉，击小鼓引乐声也。”其文甚明，何足为疑乎？至全书之中，考正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在近人中，犹可谓留心考证者焉。

△《三家诗拾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会稽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西晋，惟《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於政和、建炎间也。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残贖，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家相是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惟其以《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贪多。且冠於篇端，使开卷即名实相乖，尤非体例。其中如张超称《关雎》为毕公作一条，说见超所作《谄蔡邕青衣赋》，非超别有解经之说，而但据《诗补传》所载泛称张超云云，并不录其赋语。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贍远矣。近时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三家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诂》，於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亦尚不及是编也。

△《诗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家相撰。是编乃其释《诗》之说。家相之学，源出萧山毛奇龄。奇龄之说经，引证浩博，喜於诘驳，其攻击先儒最甚。而盛气所激，出尔反尔，其受攻击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论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论。其作是书，大旨斟酌於《小序》、朱《传》之间，而断以己意。首为《总论》三十篇。

以下依次论说，皆不载《经》文，但著篇目。其先儒旧说无可置辨者，则并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长互见。如谓《卷耳》为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谓《中谷有蓷》为怜申后；谓《褰裳》为在晋楚争郑之时；谓《丰》为男亲迎而女不从；谓《敝笱》为叹王纲废弛；谓《采芣》为申生而作；谓《采薇》为文王伐玁狁；谓《沔水》为宣王信谗：皆以意揣度，绝无确证。然如《总论》第十四条力破《黍离》降为《国风》之说，谓：“太史不采风，王朝无掌故，诸侯之国史亦不纪录以进。盖四《诗》俱亡，非独《雅》也。《诗》亡而讽谕彰瘴之道废，是以《春秋》作焉。”此与孟子迹熄之说深有发明。第十五条谓：“三百五篇之韵叶之而不谐者，其故有三。列国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数音，而字音传说已久，非可执一以谐声，二也。诗必歌而后出，每以余音相谐，自歌诗之法不传，而余音莫辨，三也。”此亦足解顾炎武、毛奇龄二家之斗。其解《采芣》篇，谓“被之僮僮”为夫人斋居之首服，而历引《周礼内司服》、《玉藻》及聂氏《三礼图》以证之。盖被者所以配祿衣，今据聂氏谓妇人之祿衣因男子之玄端，又《玉藻》云“玄冠丹组纓，诸侯之斋冠也”，则知夫人服被为斋，夫人斋於正寝，既不可如祭之服副袂，又不可服告桑之编，故服燕寝朝君之被，此说为前人所未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诸篇，尤为详晰。

如“南东其亩”及“中田有庐”之类，於沟洫田制咸依据确凿，不同附会。在近代说《诗》之家，犹可谓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

△《诗序补义》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人。乾隆甲戌进士，官石泉县知县。是编以《诗序》首句为国史所传，如苏辙之例。但辙於首句下申明之语竟删除不论，炳璋则存其原文，於首句中离一字书之，而一一订其疏舛，例又小殊。

盖参用朱子《诗序辨说》之义，以贯通两家也。其论“江有沔”，谓古者嫡媵并行，无待年於国之礼。然《春秋》伯姬归纪，叔姬归鄆，实非一年之事，未可断其必无。论《鲁颂》，谓用天子礼乐自吉禘庄公始见於《经》，断以为僭自僖公。然《吕览》史角之事虽出杂说，而“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注谓：“前此用八，故曰初献。”是已在隐公先矣。是过於考证，转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论《野有死麇》，以龙吠为喻人之类，亦失《经》旨。要其恪守先儒，语必有据，而於废《序》诸家亦置而不争，不可不谓笃实近里之学也。其《纲领》有云：“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如《雄雉》为妇人思君子，《凯风》为七子自责，是诗人之意也。《雄雉》为刺宣公，《凯风》为美孝子，是编诗之意也。朱子顺文立义，大抵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之旨。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尤可谓解结之论矣。

△《虞东学诗》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镇撰。镇字备九，号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地。镇居城东，故又号曰虞东。乾隆甲戌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书大旨，以讲学诸家尊《集传》而抑《小序》，博古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传》，构衅者四五百年，迄无定论。故作是编，调停两家之说，以解其纷。所徵引凡数十家，而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四家所取为多。虽镕铸群言，自为疏解，而某义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集传》多阐明义理，於名物训诂声音之学皆在所略。镇於是数端，亦一一考证，具有根柢。盖於汉学、宋学之间，能斟酌以得其平。书虽晚出，於读《诗》者不为无裨也。

（案：诸经之中，惟《诗》文义易明，亦惟《诗》辨争最甚。盖“《诗》无达诂”，各随所主之门户，均有一说之可通也。今核定诸家，始於《诗序辨说》，以著起衅之由；终於是编，以破除朋党之见：凡以俾说是《经》者化其邀名求胜之私而已矣。是编录此门之大旨也。）

○附录△《韩诗外传》十卷（通行本）

汉韩婴撰。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武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岁久散佚。惟《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尚著录，故刘安世称尝读《韩诗雨无正篇》。然欧阳修已称今但存其《外传》，则北宋之时，士大夫已有见有不见。范处义作《诗补传》在绍兴中，已不信刘安世得见《韩诗》，则亡在南、北宋间矣。惟此《外传》，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中间阿谷处女一事，洪迈《容斋随笔》已议之。他如称彭祖名并尧禹，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称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德，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舜生於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皆一条而先后重见，亦失简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其去取特为有识。又茧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之为《繁露》。

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之为《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尽以训诂绳也。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

王者七十馀家事及汉皋二女事，今本皆无之，疑并有脱简。至《艺文类聚》引雪花六出之类，多涉训诂，则疑为《内传》之文，传写偶误。董斯张尽以为《外传》所佚，又似不然矣。

（案：《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萇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於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於末简。）

——右《诗类》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录》一部，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十七 经部十七

○诗类存目一△《诗说》一卷（内府藏本）

宋张耒撰。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登进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绍圣中谪监黄州酒税。徽宗召为太常寺卿，坐元祐党，复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寻得自便，居於陈州，主管崇福宫，卒。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书载《柯山集》中。纳喇性德以其集不甚传，因刻之《通志堂经解》中，凡十二条。如《抑篇》“慎尔出话”一条，盖为苏轼“乌台诗案”而发。《卷阿篇》“尔土宇旼章”一条，盖为熙河之役而发。馀亦多借抒熙宁时事，不必尽与《经》义比附也。

△《诗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书本载大昌《考古编》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经义考》始别立标题，谓之《诗议》，曹溶《学海类编》则作《诗论》，《江南通志》则作《毛诗辨正考》。原本实作《诗论》，则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引陆元辅之言谓程氏《诗议》十七篇：一论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二论《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歌。三论《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四论“四始”品目。五论《国风》之名出於《左》、《荀》。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七论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八论《豳诗》非《七月》。九辨《诗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缀《诗》出於卫宏。十一辨《诗序》不可废。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知无《风》名（案此篇为改定《毛诗》标题，元辅此语未明）。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於三家。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十五论《南》为乐名。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案此解“周道阙而《关雎》作”一语，非论

文王。元辅此语亦未明)。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乃并末两篇为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辅之言不为无据。然详其文意，论《诗》乐与论《商、鲁颂》了不相属，似《考古编》刻本误合。曹本分之，亦非无见也。其大旨谓《国风》之名出汉儒之附会，其说甚辩。惟《左传》“《风》有《采蘩》、《采蘋》”语，《荀子》“《风》之所以为《风》”语，不出汉儒，无可指驳，则以左氏为秦人，“风”字出於臆说；谓荀子之学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赐可与言《诗》之比，故荀子所传亦为臆说。近时萧山毛奇龄据《乐记》“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表記》引《诗》“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又引《诗》“心之忧矣，於我归说”，皆称《国风》，以驳诘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胜於汉儒，原不计《经》义之合否，即引《乐记》、《表記》以诘之，亦不难以《戴记》四十九篇指为汉儒附会也。

观其於左氏所言季札观乐，合於已说者，则以《传》文为可信。所言“《风》有《采蘩》、《采蘋》”，不合已说者，则又以《传》文为不可信。颠倒任意，务便己私，是尚可与口舌争乎？且即所谓可据者言之，十五国《风》同谓之周乐，《南》、《雅》、《颂》亦同谓之歌，不云《南》、《雅》、《颂》奏乐，《国风》徒歌也，岂此《传》又半可据半不可据乎？《传》又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鸣》之三”，亦将谓《颂》入乐，《雅》徒歌乎？是与所引孔子正乐但言《雅》、《颂》不言《风》，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类而已矣。

△《诗疑》二卷（内府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书疑》，已著录。《书疑》虽颇有窜乱，尚未敢删削《经》文。此书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其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犹有所本也。

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犹曰其词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也。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上三章不类，犹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删《野有死麕》，《邶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箜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墀》、《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删《晨风》，《齐风》删《东方之日》，《唐风》删《绸缪》、《葛生》，《陈风》删《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凡三十二篇（案书中所列之目实止三十一篇，疑传刻者脱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可

谓不雅，予今归之《王风》，且使《小雅》粲然整洁。”其所移之篇目，虽未具列，其降《雅》为《风》，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并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来第一怪变之事也。柏亦自知诋斥圣经为公论所不许，乃托词於汉儒之窜入。夫汉儒各尊师说，字句或有异同。

至篇数则传授昭然，其增减一一可考。如《易杂卦传》为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书》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国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为河内女子所续得，《舜典》首二十八字为姚方兴所上；《周礼考工记》为河间献王所补：具有明文。下至《左传》增“其处者为刘氏”一句、“秦穆姬登台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记载。惟《诗》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国风》三十二篇为汉儒窜入也？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以《传》附《经》，离其章句。郑玄《礼记目录》与刘向《别录》不同。亦咸有旧说。惟《诗》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谓《王风》之诗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经文增“孔子生”一条，而《左传》无。《诗》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诗多“於绎思”一句，《毛诗》无之，见《经典释文》。《毛诗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无之，见《礼记缁衣注》。即《韩诗雨无正》多“雨无其极”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见《元城语录》。一句一字之损益，即彼此参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窜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后，则齐增者鲁未必增，鲁增者韩未必增，韩增者毛未必增，断不能如是之画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则为孔门之旧本确矣。柏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孔子哉？至於谓《硕人》第二章形容庄姜之色太褻，《秦风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更直排删定之失，不复托词於汉儒，尤为恣肆。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陈鹏飞作《诗解》二十卷，不解《商颂》、《鲁颂》，以为《商颂》当阙，《鲁颂》当废。其说已妄，犹未如柏之竟删也。

后人乃以柏尝师何基，基师黄榦，榦师朱子，相距不过三传，遂并此书亦莫敢异议。是门户之见，非天下之公义也。

△《毛诗正变指南图》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是书为明末陈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谓其书为宋人未竟之本，故详於大而略於小。今考卷首列汉迄宋诸儒训故、图谱、音训之目，颇丛杂无次第。一卷全录《小序》首句，二卷作《诗》次序，皆本郑氏《诗谱》，三卷世次，四卷族谱，五、六卷杂释名物，俱为简略，惟五卷释刻漏稍详。其义例浅陋，不似古人著作，且亦别无佐证。疑即重光自辑，而托之旧本也。重光字端羲，华亭人。

△《诗义断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书堂刊行”字，又有“至正丙戌”字，盖元时所刻。朱彝尊《经义考》载宋谢叔孙《诗义断法》，不列卷数，注引《江西通志》曰：“叔孙，南城人，举进士，官翰林编修。”又载《诗义断法》一卷，不著名氏，注曰：“见《蓁竹堂书目》。”并云“已佚”。此本五卷，与后一部一卷之数不符，其叔孙之书欤？首有《自序》，词极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义之法》，分总论、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五则。次为《学诗入门须知》。

次为《先儒格言》。次为《总论六义》。皆剽窃陈言，不出兔园册子。又书中但列拟题，於《经》文刊削十七。始於《鄘风》之《干旄》，不知何取。盖揣摩弋取之书，本不为解《经》而作也。

△《国风尊经》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旧本题“明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黄岩人。元末举进士不中，即弃去，累辞辟举。洪武中乃出为教官。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前有宗仪《自序》。

案孙作《沧螺集》有《陶九成小传》，备列其生平著述，无此书名。《明史艺文志》及朱彝尊《经义考》皆不著录。其书多用《字说》，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风者也，故名相风。”解“君子好逌”云：“逌从求从辵，谓行而求之也。”解“参差荇菜”云：“荇从草从行，谓草生水中而东西行者也。”

解“左右芼之”云：“芼从草从毛，言以菜加於食物之上，如毛之附丽於外。”

解“螽斯羽”云：“螽从冬从虫，盖子产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从手从召，谓举手召也。”解《简兮》云：“竹间为简，言众工来会，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从草从令，草之善者。”解“终窶且贫”之“窶”，从穴从娄，谓上下皆空也；“贫”从分从贝，谓所有辄散也。

解“静女其姝”云：“姝，女颜之若朱者。”解“中葍之言”云：“葍之为文，有材木从横、层累增高之义，中葍当国之中，而构者则君之居也。”其穿凿不通，不可枚举。其最谬者，如谓《桑中》为《关雎》之遗，是以淫女拟圣后也；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兄”，兄者长也，居上为民长也，毛氏以为君之兄者，非也。

自古以来，有称君为兄者乎？宗仪亦何至於此？核其词气，似明万历以后人，盖贗托也。惟《卷耳》，《葛覃》二诗，其说似近情理，然以《国策》触鬻之语证古者诸侯之女无归宁之礼，则又不然。息妫归宁而过蔡献舞，止享而召

兵。其事具载《左传》，安得谓其必无？以触誓之言疑古礼，是犹以华督目逆一事，疑古妇人无出必蔽面之礼；以崔杼见棠姜一事，疑古妇人无帗哭之礼；以陶婴中夜悲鸣一语，疑古寡妇无不夜哭之礼也。岂通论乎？原自《周南》至《曹风》，惟无《豳风》。此本仅至《卫风》而止，盖佚其半。然如此妄谬之书，佚亦正不足惜耳。

△《毛诗说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以《小序》为主，而设为门人问答以明之。每章标举大意，主於疏通毛义而止。其诸说之异同，皆不置辨。其名物训诂亦皆弗详。犹说《诗》家之简严者，但疏解未免太略。此本传写讹脱，不可解处尤多。

△《毛诗或问》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编》，已著录。是编大旨主於伸《小序》抑《集传》，设为问答以明之。所说止於《鲁颂》，疑佚其末数页也。其《自序》诋徐祜卿、孙鍾元於《毛诗》训诂之外不能措一词，而谓：“他经可理测，而《诗》则不落理路。他经可意会，而《诗》则不涉意想。三千在门，独许商、赐可与言《诗》，以其各有悟门。”又诋朱子解《诗》如盲人扪象，而自谓其说“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为古人，古人之为我”，其言甚诞。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於持以解《经》乎？△《鲁诗世学》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编首列子贡《诗传》，诡云石本，次列《诗序》，而以《正音》托之宋丰稷，以《续音》托之丰庆，以《补音》托之丰耘，以《正说》托之丰熙。譎称祖父所传，而自为之考补，故曰《世学》。

又附以门人何昆之《续考》，共为一书。实则坊一人所撰也。其书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朱彝尊《经义考》辩之甚详。而康熙中礼部侍郎平湖陆棻乃尊信其中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之说，遭忧家居已阅二十七月，犹不出补官。其门人邱嘉穗载之《东山草堂逸言》中，以为美谈，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论，当时已为议者所驳，载於旧《唐书》中，非古义也。则伪书之贻害於经术者甚矣。

△《诗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子贡撰”。实明丰坊所作。《明史》坊本传称“坊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世所传子贡《诗传》即坊编本”者是也。其说升鲁於《邶》、《鄘》之前，降《郑》於《邶》、《曹》之后，《大雅》、《小雅》，各分为

三，曰续、曰传，皆与所作《申培诗说》同。二书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汉代传经，悉用隶书，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谓之古文。安得独此二书参用籀体？郭子章、李维楨皆为传刻释文，何年堂收入《汉魏丛书》，毛晋收入《津逮秘书》，并以为曾见宋拓，皆谬妄也。

△《诗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申培撰”。亦明丰坊伪作也。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皆力斥之。今考《汉书杜钦传》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鲁诗》，而此《传》仍训为太姒思淑女。又《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为卫定姜之作。《释文》曰：“此是鲁诗。”而此仍为庄姜送戴妫，培传《鲁诗》，乃用毛《传》乎？其伪妄不待问矣。

△《诗传纂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倪复撰。复字汝新，鄞县人。兹编不载《经》文，惟於有所发明者标其篇名。所说多袭前人，或全录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谓《皇华》、《四牡》通为射飨乐歌之类，於古皆无所考证。

△《张氏说诗》一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明张廷臣撰。廷臣字元忠，昆山人。嘉靖戊子举人。是编题“娄上编甲之己”，盖其全集之一种也。大旨谓《诗序》有所传授，不应尽废，持论甚正。而其所推阐，则以意断制者多。

△《读风臆评》（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长沙人。嘉靖癸丑进士，官巴县知县。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又节录朱《传》於每篇之后。乌程闵齐伋以朱墨版印行之。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於《经》义，固了不相关也。

△《诗经正义》二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天赠撰。天赠字德天，黟县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参政。是书不载《经》文，但标章名节目，附以己说，颇为舛陋。如於《采蘋》章云：“大夫妻讲中不可说出，此就说《诗》者言，非诗人口气。”书中大率如此，盖全为时文言之也。经学至是而弊极矣。

△《诗经存固》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叶朝荣撰。朝荣字良时，福清人。大学士向高之父也。隆庆元年恩贡，授九江府通判，官至养利州知州。是编乃其教授生徒时，酌取《诗经大全》，参以己意而成。后官九江，复加改定，更作《义略》一卷，总论十五国及《雅》、《颂》诸篇大义。万历四十四年向高致仕归，复整齐而重刻之。前有朝荣《自序》，《序》末附以向高《跋语》。

△《诗序解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伟，太仓州人。隆庆中贡生。此书申朱子《诗序辨说》之义，而又以己意更正之，中多臆论。所定《小雅》世次诸条，尤无确据。卷末附《洛书辨》一篇，无所阐发，徒事空言。又《“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说，寥寥数语，亦未畅明也。

△《毛诗多识编》七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鸣，莆田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安庆府知府。是编本陆玠《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鸟部》、《兽部》、《虫部》、《鳞介部》各一卷。多引郑樵、陆佃、罗愿之语，又兼取丰坊之伪子贡《传》、伪申培《说》。贪多务博，颇乏持择。其《凡例》称：“鸟兽、昆虫、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载。”然如“龙旂”之龙非真龙，“鸾镳”之鸾非真鸾，而徵引故实，累牍连篇。此自类书，何关《经》义？又如因《尔雅》“苕，接余”之文，遂谓汉之婕妤取义於苕菜，其穿凿抑又甚焉。据其《凡例》，尚有《外编》、《杂编》二书，此本无之，未知其为未刻，抑为偶佚也。

△《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读法》一卷，大指在驳朱《传》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首一句为据。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馀文则以“毛公曰”别之。《序》或有所难通者，辄为委曲生解，未免以《经》就《传》之弊。而又立意与《集传》相反，亦多过当。夫《小序》确有所受，而不能全谓之无所附益。《集传》亦确有所偏，而不能全谓之无所发明。敬徒以朱子务胜汉儒，深文锻炼，有以激后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

△《诗经类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万钶撰。万钶字玉台，嘉善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知县。兹编於三百篇所载名物典故，分门编录。前有《古今论诗考》、《逸诗考》、《音韵考》，后有《风雅颂异同考》、《群书字异考》。凡所援据，不能尽本经传，故往往不精不详。如《天文类》释“三五”、“小星”，引《释名》曰“星，散也”，《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宿”。如此之类，与《经》义无涉，实为泛滥。又如朝制，有大朝觐之朝，若韩侯入觐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鸡鸣》之诗是也。

而此书《礼制类》乃止引《曲礼》天子“当扆而立”，“当宁而立”，及《周礼太宰》大朝觐、会同数则，而《玉藻》“朝辨色始入”诸条乃竟遗之。如此之类，亦多失於考核。盖此书本《诗名物疏》而作，而实不及原书也。

△《毛诗微言》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张以诚撰。以诚字君一，华亭人。万历辛丑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书杂采旧说，无所发明。如丰坊伪《诗传》之类，皆不辨而滥收之，亦嗜博而失于别择。

△《诗经说通》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号无回，钱塘人。万历癸卯举人，官国子监博士。是编成於万历乙卯。其说颇以朱《传》废《序》为非，然又不甚用古义。其所列引用诸书，不过三十六种，而以丰坊伪《鲁诗》为冠。又谓《隋志》称《韩诗》虽存，乃其《外传》，竟不知《崇文总目》尚有《韩诗》。持论多茫无考证，故所引皆明人影响之谈。虽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而纯以公安、竟陵之诗派窜入《经》义，遂往往恍惚而无著。如解《关雎》云：“所谓忧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宫人。”然则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为贞女设言自誓，不必定有强娶私诱之事。然则女子待年於室，无故而作一誓词传播於众，天下有此情事乎？又谓：“文王之化，必无强暴之男子。”然则尧舜之世，亦不当有四凶矣。其胶固不解，更甚於训诂之家，乌在其能得言外意也？△《诗经六帖重订》十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徐光启撰。国朝范方重订。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方字令则，如皋人。前有方《自序》，谓：“徐光启《六帖》后先错互，为未定之书。爰为重订，而去其《博物》一帖。

其余五帖，皆移定其次，而无所增改。五帖者，一《翼传》，二《存古》，三《广义》，四《揽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启《韵谱说》并例，於诸诗皆不载其词，但於有韵之句以白圈为识，无韵之句以黑圈为识，体例殊为未善。

且既以古音无叶为全书注意之处，乃於圈识之外绝不言其所以然。题曰《韵谱》，名实亦复相乖。又《六帖》名始於《帖经》，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颇明。白居易以名类书，殊无所取义。光启以名经解，为转不失其初。然考《明史艺文志》载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是每帖为一卷也。方既删《博物》一门，则六帖仅存其五，与光启作书之意全不相合，安得复以《六帖》称乎？△《毛诗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以蕴撰。以蕴字仲宣，南昌人。万历己酉举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前有以蕴《自序》，大旨谓《小序》固陋浅拙，词必徵之事，事必实之人，往往不得其义，则概谓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传者。又以朱子《集传》袒夹漈而诋毛《传》，亦未尽《孟子》说《诗》之法。然观编中所言，乃似坊选诗集之批语

。即朱子《集传》亦尚非以蕴所可议，无论《小序》矣。

△《诗经图史合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佾事。《明史文苑传》附载《袁宏道传》中。是书杂考《诗》之名物典故，亦间绘图，故称《图史合考》。然名虽释《经》，实则隶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纲目》载“桃仁去瘀血，桃梟疗中恶腹痛”一条，次引《家语》“六果桃为下”一条，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一条，次引《盐铁论》“桃实多则岁穰”一条，次引江淹《桃颂》一条，次引昆仑山玉桃一条，次引唐明皇目桃为消恨花一条，次引《酉阳杂俎》王母桃一条，次引《列仙传》绥山桃一条，其文遂毕，於《经》义一字无关。全书所载，皆类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毛诗解》（无卷数，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锺惺撰。是编取古人说《诗》之书卷帙简少者合为一编。曰《诗序》、曰《诗说》、曰《诗外传》、曰《读诗一得》、曰《山堂诗考》、曰《困学纪诗》、曰《诗地理考》、曰《诗考》、曰《逸诗》、曰《文献诗考》、曰《诗传纲领》、曰《诗识》、曰《读诗录》、曰《印古诗语》。其中《读诗一得》，即黄氏《日钞》之一门；《山堂诗考》，即《山堂考索》之一门；《困学纪诗》，即《困学纪闻》中论《诗》之语；《逸诗》，即王氏《诗考》中之逸《诗》篇名；《读诗录》，即《读书录》中论《诗》数条；《诗传纲领》，即《诗经大全》之纲领：谬陋殆难言状。至申培《诗说》本伪《鲁诗》，《韩诗外传》明标韩字，乃题曰《毛诗解》，是尤不足深责者矣。

△《诗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广西提学佾事。是编不载《经》文，止标篇什名目，而发挥其意旨。大都依文诠释，寻味於词气之间。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满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谓微言、托言，致《变风》刺淫之语，概认为淫；《变雅》近美之刺，即判为美耳。”故传中於郑卫之诗多存《小序》，即二《雅》、三《颂》亦多引《序》说，而又间引郑《笺》、孔《疏》以证之，颇异乎株守门户者，但所得不深耳。

△《诗传阐》二十三卷、《阐馀》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邹忠允撰。忠允字肇敏，无锡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书即丰坊伪《诗传》每章推演其义，而於坊伪《诗说》则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书，而目为一真一贗，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

△《诗经脉》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标题又曰“闵非台先生增补”。浣初字仲雪，常熟人。万历丙

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闵非台则不知何许人也。其书分上、下二格，如高头讲章之式。下格为浣初原书，前列正文，后有附考，颇知原本注疏，旁及诸家。

如《君子偕老》章“副笄六珈”，毛《传》云：“笄，衡。”盖述《追师》“追、衡、笄”之文，衡垂於耳，笄贯於发，见於《追师》注疏甚详。浣初引以证朱《传》衡笄一物之误，尚小有考证。惟大致拘文牵义，钩剔字句，摹仿语气，不脱时文之习。上格为闵氏补义，则纯乎乡塾之说矣。

△《毛诗发微》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宋景云撰。景云字祥祜，博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其说《诗》以朱子《集传》为主，亦间采毛《传》及他说以参之。为例有三，标“正”字者，衍《集传》者也；标“附”字者，采他说者也；标“考”字者，释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点时文之法推求《经》义耳。

△《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乌程人。是书辑《诗序》及毛《传》、郑《笺》，又以丰坊《诗传》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异同。以《诗序》旧称出子夏，《诗传》亦称子贡，故以《圣门传诗嫡冢》为名。其末《附录》一卷，则丰坊所作申培《诗说》也。

△《言诗翼》六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明凌濛初撰。此编仍列《诗传》、《诗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於篇端，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锺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锺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

△《诗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独阙三月，乃摘“春日载阳”至“公子同归”、“蚕月条桑”至“猗彼女桑”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间，标为“蚕月”。殊属穿凿。又《诗考》一篇，独载一《御车图》，尤为挂漏。其所诠释，亦罕逢奥义。

△《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吴雨撰。雨自题但称闽郡人，不知隶籍何县也。是书为其同郡徐〈火勃〉所编次。《鸟考》三卷，《兽考》三卷，《虫考》二卷，《鳞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终焉。惟不考地理，或无以加於王应麟书，故置之欤？曹学佺《序》称其体本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又以配陈第《毛诗古音考》。然如鸡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异种横增。骈拇枝指，殊为可已不已。视吴、陈两书之精核，相去远矣。

△《诗经备考》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章调鼎撰。调鼎字玉铉，富顺人。是编因锺惺未成之本增损成书，以攻击朱子《集传》。夫《集传》排斥毛、郑，固未必尽无遗议，先儒亦互有异同。然非锺惺等所可置议也，况又拾惺之余绪乎？△《诗牖》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天锡撰。天锡字公永，竟陵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佾都御史。是编大抵推敲字义，寻求语脉，为程式制艺之计。首载冯元颺《序》，谓其书“不但存朱子，存《毛诗》，并可以存齐、存鲁、存韩，祧卫宏而祢子夏，其功不在郑、孔下”。亦夸之甚矣。

△《诗经考》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字维章，永福人。天启乙丑进士，崇祯中由山阳县知县擢翰林院编修。坐钩党，与黄道周同下诏狱。后获释，流寓南都以终。是书专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时地利，五曰兵农礼乐，六曰动植。仍以《经》文篇第为序，各标其目而解之，徵引颇为繁富。惟爱博嗜奇，颇伤冗杂。其於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著其所本，尤为曼衍。窥其用意，似欲与何楷《世本古义》抗行一时，然不似楷之穿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诗经微言合参》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汝谔撰。汝谔字士雅，华亭人。天启中以岁贡生官常熟县教谕。汝谔初著《毛诗微言》二十卷，继复删汰赘词，标以今名。《自序》谓“溯源毛、郑，参以《读诗记》及严氏《诗缉》，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书，实不过科举之学也。

△《崧泉手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闻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鉴西薛萝香弄隐人”，知为闻性道所作。《序》称“吾乡丰氏”，则鄞人也。《序》中所称“壬辰”，盖万历二十年。又称“岁在丁卯”，则天启七年。其册末云“己巳手补朱字”者，则崇祯二年也。是书取丰坊所作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二书合为一编，以篆文与释文皆出手钞，故谓之《手学》。案古文自许慎所存二百馀字外，钟鼎款识，随人音释，已均在疑似之间。况此二书又出丰坊妄造，性道乃珍重钩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欤？△《桂林诗正》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点易丹》，已著录。是编成於崇祯庚辰。博采众说，参以己见，然多不根之创解。如谓《郑》之《丰》及《风雨》篇皆《齐诗》，而误入於《郑》。《丰》诗为小白适莒，国人有悔不送而望其归之词。《风雨》

诗以鸡鸣失时，比齐之昏乱。桓公兴，仲父相，乃晦明之大际。孔子删《诗》录《风雨》，亦犹“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类，不知何据而云然。至於《笙诗》六篇，竟以束皙《补亡》列入，溷乱《经》文，尤为乖刺矣。

△《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溥撰。溥字天如，太仓人。崇祯辛未进士，改庶吉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自宋儒说《诗》废《序》，毛、郑之学遂微。明永乐中修《五经大全》，《诗》则取鄱阳朱克升疏义，增损刘瑾之书，悬为令甲。经学於是益荒。溥是书杂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书，差愈於科举之士株守残匱者。然亦钞撮之学，无所考证也。

△《诗经偶笺》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万时华撰。时华字茂先，南昌人。是编成於崇祯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然《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於以竟陵之门径掉弄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

谢太傅尝问诸从《毛诗》何句最佳，暹以‘杨柳依依’对，公所赏乃在‘訏谟定命，远犹辰告’。谭友夏亦言读《诗》不能使《国风》与《雅》、《颂》同趣，且觉《雅》、《颂》更於《国风》有味。易入处便入，终是读书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蔽也”云云，盖鍾惺、谭元春诗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於学者，可谓酷矣。

△《诗经副墨》八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明陈组绶纂。组绶字伯玉，武进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兵部主事。是书前列《读书二十四观》，次为《通考》、次为《总论》。每篇之前，皆并列《集传》、《小序》之文，而以《集传》居《小序》前。其每章诠释，则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诸说虽精，或於制义未当者，吾从宋。”是其著书之大旨矣。

△《诗志》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范王孙撰。王孙字士文，休宁人，寄籍钱塘。是书乃馆於金声家时所著，声为序而梓之。皆杂采诸说而成。於同时人中多取沈守正《说通》及陈际泰《五经读》、顾梦麟《说约》，不甚研求古义也。

△《诗问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子龙撰。子龙字人中，一字卧子，华亭人。崇祯丁丑进士，官绍兴府推官。后鲁王以为兵科给事中。事败被执，乘间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裕。此编乃其读《诗》劄记之文。曰《诗问》者，取问诸有

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标己意，随拈各条，非说全《经》，故谓之《略》。《明史艺文志》不著录，见於曹溶《学海类编》中。其说不主朱子《集传》，亦不甚主《毛诗》、郑《笺》，大抵因《小序》而变其说。如《有女同车》，《序》以为刺忽，子龙则以为美忽。以《箜兮》、《狡童》为刺祭仲。率以意为解，不必有据。观其《自序》，知其学从郝敬入也，宜其臆断矣。

△《诗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贻孙撰。贻孙字子翼，禾州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著作书年月。考陈士业《筠庄初集》有《贺子翼制艺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汇》，书中多引锺惺《诗经评》，亦皆明末之书，当即其人也。是书以《小序》首句为主，而删其以下之文，以为毛萇、卫宏之附益，盖宗苏辙之例。大旨调停於《小序》、《朱传》之间，作诗之旨多从《序》，诗中文句则多从《传》；《国风》多从《序》，《雅》、《颂》则多从《传》。每篇先列《小序》，次释名物，次发挥诗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而其所从入，乃在锺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所谓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卷首冠以四论。其第三篇论淫诗，第四篇论风刺，皆为有见。第二篇论以意逆志，是以全书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聪明。全书之病，即坐於是。第一篇论诗与歌谣、讴、诵、谚语不同，三百篇皆乐章，其说甚是。而谓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皆用此例，则不尽然。无论宋词、元曲各有宫调，其句法之长短、音律之平仄、字数之多少，具有定谱，不可增减，与三百篇迥殊。即汉魏乐府有倚声制词者，亦有采诗入乐者。观郭茂倩《乐府》所载，孰为本调，孰为魏乐所奏，孰为晋乐所奏，其增减字句以就声律者，班班可考，何尝有一定之调，亦何尝田夫贩妇一一解音律哉！故三《颂》者，《郊祀歌》之类也，自谐管弦者也。二《雅》、十五国《风》者，《相和歌》之类也，采以被之管弦者也。贻孙所说，似是而非。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

△《鉴湖诗说》四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阴人。是书乃乡塾讲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经、曰从注、曰存《序》、曰辨俗、曰标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节解、曰集说。其所取裁，不出永乐《大全》诸书。

△《诗经精意》（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詹云程撰。云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编诠释《经》文，皆敷衍语气，为时文之用，乃塾师训蒙讲章也。

△《诗意》（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敬纯撰。敬纯，武进人。是书大旨宗朱子《集传》。虽间采诸家，然其发明《集传》者亦科举揣摩之本也。

卷十八 经部十八

○诗类存目二△《诗经朱传翼》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於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独此编说《诗》则以《小序》、《集传》并列，而又杂引诸说之异同。窥其大意，似以《集传》为未愜，而又不肯讼言，故颛颥模棱，不置论断；纷纭糅乱，究莫名其妙指归。首鼠两端，斯之谓矣。

△《诗说简正录》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提桥撰。桥字景如，号澹如居士，河间人。前明天启壬戌进士，入国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编以《诗经大全》诸书卷帙浩博，难以披寻，因采择诸说，辑为一编，名曰《简正录》，言其说简而义正也。每篇首列《经》文，次摘采诸家之说，融会训释，又次附以己见。皆以通俗之语讲解文义，盖取便於初学而已。

△《诗问》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字雨若，号街南，宣城人。是书大旨攻朱子《诗集传》，然亦不甚从《小序》，往往皆臆揣武断之说。其中引《世历纪》一条证《出车》为文王诗，又引《竹书纪年》一条证《菀柳》为诸侯盟太室诗，皆牵引杂说，不足据以解《经》也。

△《诗经传说取裁》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能鳞撰。能鳞字西山，顺天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其书以丰坊伪《诗传》为主，而旁采申培《诗说》及《诗六帖》以发明之。宗旨先谬，其余亦不足深诘矣。

△《毛诗日笺》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秦松龄撰。松龄字留仙，号对岩，无锡人。顺治乙未进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销案罢归。康熙己未举博学鸿儒，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是编以《紫阳集传》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欧、苏、王、吕、程、李、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核，而以己意断之。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凡有疑义，乃为疏解，亦不尽解全诗，故曰《日笺》。王士禛《居易录》云：“秦宫谕所辑《毛诗日笺》，所论与余夙昔之见颇同。其所采取亦甚简当。”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也。

△《诗经疏略》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其说以《小序》为主而亦时有异同。大抵调停前人之说，而参以臆断。如“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既不用旧说，又不用《春秋》王姬之说；乃训平为等，谓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华如桃李。王之孙本不齐於侯之子，今观其车服则等王之孙，以齐於侯之子。以附会《序》中“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说。於《经》义殊为乖刺，亦何取乎宗《小序》也？△《诗经比兴全义》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锺毅撰。锺毅字远生，华亭人。顺治中松江府学岁贡生。是书据朱子《诗传》，发明比兴之义，每诗各标篇名，而推求托物抒怀之意。前有《大意》一篇，篇末有云“《关雎》之为求贤，《菁莪》、《棫朴》之为养士，此等义非不佳。然与《集注》全异，功令所格，不敢滥收”云云，盖专为科举作也。

△《诗经惜阴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自记》，又有《小引》，谓曾请正於李光地、陆陇其。每卷皆记其起草缮真之年月，盖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说，於《诗》教未得其要领也。

△《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施闰章为江西参议，延湖广杨洪才讲学於吉安之白鹭洲书院，并续招奇龄往。奇龄与洪才论《诗》不合。及与闰章同官翰林，重录其向时所讲《毛诗》诸条，皆设为甲乙问答，故以“主客”为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诗之说，而奇龄则谓《郑风》无淫诗；洪才主朱子《笙诗》无词之说，而奇龄则谓《笙诗》之词亡。故是书所论，惟此二事。夫先王陈诗以观民风，本美刺兼举以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为独不刺淫？必以为《郑风》语语皆淫，固非事理；必以为《郑风》篇篇皆不淫，亦岂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趋向，形於咏歌，不必实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诸曲诸歌，唐人《香奁》诸集，岂果淫者自述其丑？亦岂果实见其男女会合，代写其状？不过人心佚荡，相率摹拟形容，视为佳话，而读者因知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谅亦如是。

此正采风之微旨，亦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语，遂谓三百篇内无一淫诗也。

至於《笙诗》之说，未为无理，然并《仪礼》而诋为伪，抑又横矣。

△《国风省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皆其避讎出亡之时以意说《诗》之语，后追忆而录之。其初设为问答，故名《问答》。后去其问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忆，故以“省篇”为名。凡二十六章，所论多与《传》义不同。或据他说，或自为断制，虽间有考证，要於《诗》义未能尽合。如以《黍离》为念乱，以《鸡鸣》为谗人，皆凭

臆见而失之者也。以《式微》为黎侯夫人作，以卫武公为杀兄，皆据旧说而失之者也。

至於《十亩之间》诸篇，李塉所作《序目》，已记奇龄自悔之言矣。

△《诗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一以朱子《集传》为宗，力攻《小序》。至以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同类而议，未免失于鉴别。於近代诸家之说，颇取李光地《诗所》。然惟合《集传》者始采之，稍有异同即为所汰。至於《木瓜》诸篇，知不能全泯旧说，则依违两可於其间，尤不免门户之见矣。

△《诗经集成》三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赵灿英撰。灿英字殿颺，武进人。是书成於康熙庚午。大旨为揣摩场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传》，次敷衍语气为串讲，串讲之后为总解，全如坊本高头讲章。至总解之后益以近科乡会试墨卷，则益非说经之体矣。

△《诗经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於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敢显悖《传》文。

故其案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义者，如《郑风有女同车》，谓男女同车为必无之事，改为“二女同车”；改《溱洧》为夫妇偕游之作；又以《豳风伐柯》为东人得遂室家之愿，归美周公之词。考之古说，皆无所依据也。

△《诗统说》三十二卷（左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编杂采诸家《诗》说，分类钞录，所摭颇为繁富，而朱墨纵横，涂乙未定。盖犹草创之本也。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总论诗之纲领，十五卷以后乃依《经》文次第而论之。不列《经》文，惟集众说，故以《统说》为名云。

△《毛诗通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棻如撰。棻如有《周易通义》，已著录。是书但列经文，别无训释，各章之下必引《四书》一两句以证之。如《关雎》章即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葛覃》章即引“夫人蚕缲以为衣服”之类。至於《墙有茨》篇无可附会，则谓宣姜所生如寿、如文公、如宋桓及许穆夫人皆有贤德，引“犁牛之子骍且角”句。

殆於以《经》为戏矣。

△《诗经测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鍾乔撰。鍾乔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降补国子监丞。是编不载正文，随其所见，各为评论。大旨以夫子未尝删《诗》，特据所得编之而已。若谓三千删为三百，则春秋时君卿大夫所赋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岂能预合圣人之意而去取之？《风》、《雅》正变之说亦难据。《楚茨》以下《瞻洛》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於变，“平王之孙”列在二《南》，编《诗》不必以正变为低昂，正变不必以世代为前后。其持论类皆如此。至如释《关雎》首章非宫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赋之；其次章盖博求四国，未得其人，故忧至於反侧。释“虽则如毁”句。谓役於王室而归者，其室家劳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说也。

△《诗经旁参》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於三百篇中摘篇标目，略为之说。大抵因朱《传》而敷衍其馀意。

△《陆堂诗学》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虽托名阐发朱子《集传》，而实则务逞其博辨。大抵自行己意。近王柏《诗疑》；牵合古事，近何楷《诗世本古义》。如以《节南山》之“尹氏”即《春秋隐公三年》所称“尹氏卒”者，“家父作诵”即《隐公八年》天王使来求车者。此类核以时代，已无以决其必然。

其最新奇者，谓《诗》三百篇为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删；谓《燕燕》为卫君悼亡之作，其夫人为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谓《柏舟》之“共伯”即公子伋；谓《君子偕老》为哀挽夫人之诗，“之子不淑”乃礼家之吊词；谓《淇澳》兼咏康叔、武公；谓《葛藟》为周郑交质之诗；谓《丘中有麻》之“子国”为郑武公字，其子嗟当作子多，为郑桓公字；谓《著》为刺鲁庄公娶哀姜；谓《园有桃》为刘向《说苑》所载邯鄲子阳亡桃事；谓《防有鹊巢》为陈宣公杀太子御寇事；谓《泽陂》为邓元所作；谓《黄鸟》为共伯归国；谓《行野》为幽王废后；谓《何人斯》“居河之麋”为虢石父；谓《大东》“西人之子”为褒姒；谓《小明》之“共人”为二相共和；谓《鼓钟》为穆王作，而淑人为盛姬；谓《青蝇》之“构我二人”为申后、宜臼；谓《敬之》、《小毖》为成王作，乃《雅》混於《颂》；谓《駉》为颂鲁庄公；谓“泮宫”为鲁惠公颂孝公；皆随意配隶，於古无徵。他如既指《竹书》为伪托，而《扬之水》、《鼓钟》诸篇又援以为辞；既以郑《谱》为妄作，而《有杕之杜》诸篇又据以为证。《家语》贗作，《孔丛》晚出，乃动辄引为确典，亦不可为训。虽间有辨正精核之处，而以爱奇嗜博，反掩其所长。

较毛奇龄之说经，又变本加厉者矣。

△《诗经广大全》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梦白、陈曾同撰。梦白字金孺，曾字衣圣，皆无锡人。梦白谓明初《诗经大全》有裨朱《传》，但所采群经典故，未备本末，所引诸儒论说，未有折衷，因与曾推广之。大略以《集传》为主，而间存诸说。前有韩菼《序》，引顾炎武言“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兹编虽为广《大全》而作，然其采择精详，诠释简当，或有功於朱《传》。今考是书，虽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义。其训释名义，亦惟以蔡卞、冯复京二书为蓝本，罕所考正。宜菼之有微词也。

△《复菴诗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复菴，泾阳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奉朱子《诗集传》为主，以攻击毛、郑。其菲薄汉儒无所不至，惟淫诗数篇稍与朱子为异耳。盖扬辅广诸人之馀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间有不从《序》亦不从《传》者，如谓《关雎》为周公拟作之类，皆悬空无据。至於注释之中，附以评语，如论《周南》云：“《周南》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锤、谭论《诗》之门径矣。

△《毛朱诗说》一卷（通行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书论《小序》为不可尽信，而朱子以《诗》说《诗》为矫枉过正，皆泛论两家得失，非章句训诂也。所引《尚书》、《左传》以为《诗》之本《序》，诚为确凿，其余则多悬揣臆断之词，不类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诗经序传合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有《周易摘钞》，已著录。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三。大旨从苏辙之说，以《小序》第一句为国史之旧文，次句以下为后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传》互核其异同，而断以己见，故曰《合参》。多采李光地《诗所》之说，持论颇平允。然推究文义，以意断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众说以断两家之是非也。

△《毛诗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外补知县，改补教授。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是篇以《小序》为主，故题曰《毛诗》。《序》文惟存首句，用苏辙之例

不释全《经》，惟有所心得则说之，用刘敞《七经小传》例也。首为《通论》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风》，所说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风》至《商颂》，所说凡二十七篇。疏证旁通，时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会古义。如以死麋、死鹿为古傺皮之礼；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为陈执州吁由戴妫内援之证；以“西方之人兮”即《方言》之“凡相哀怜，湘潭之间谓之人兮”；以《木瓜》为刺卫於齐桓没后同宋人伐齐；以《水经注》段干豕证《十亩之间》；以春秋时秦境东至於河证“所谓伊人”为思周；以僖负羁之妻证“季女斯饥”；皆有强经从我之失。

其《长发篇》后附《禘说》三篇，谓孔颖达《春秋疏》以禘为禘，其说固是。而谓颖达之误在以《王制》、《祭统》、《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误混大祭於时禘，则失之诬。考《王制》曰：“春曰禘，夏日禘。”《祭统》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尝。”《祭义》曰：“春禘秋尝。”俱据时禘而言，与禘祭略不相涉，经文最为明晰。孔尚不能混时禘於时禘，又何至混大禘於时禘？是无故而罹之咎也。推锦之意，不过以《王制》又有禘禘、禘尝、禘烝之文，因禘禘二字相连，遂以为时禘亦兼禘，而疑孔《疏》缘此而误。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禘而后时祭。”盖三时各先为禘祭，而后更举禘、尝、烝。是时祭之禘，本不兼禘。孔即略不晓事，何至以大禘混时禘，又混时禘耶？然则孔《疏》之误，在於信《春秋》不书禘祭而竟废《礼记》，不在附会《礼记》以解《春秋》也。锦又谓：“汉儒据《春秋》书禘，一春一夏，因以附会《礼记》，遂有春禘、夏禘时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则所谓一春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庄公。”则所谓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庙”之文，汉儒果因《春秋》书禘一春一夏，遂附会春禘、夏禘为时祭之名，何以秋禘独不附会乎？至於三代之礼，制同名异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冏、夏收之类，不一而足。今锦必斥春禘、夏禘、秋尝、冬烝、夏殷之制为非，持论殊偏。若谓郑玄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为据《春秋》非礼之制，则又聚讼之绪馀，无庸辨矣。

△《学诗阙疑》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阳人。雍正丁未进士，改庶吉士，未散馆卒。是编皆引旧说以驳朱子《诗集传》。从毛《传》、郑《笺》者十之三四，从苏辙《颖滨诗传》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过数条耳。《诗序》之见废，始于郑樵，而成于朱子。诸儒之论，自宋代即有异同。青芝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间。如《行露》以为实未成讼，不过设言以拒之，此泥《经》文二“虽”字也。然於《经》文二“何以”字义又不协

矣。

△《诗贯》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张叙撰。叙有《易贯》，已著录。是书首载《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案《经》文次序为之注释，凡十四卷，颇多与朱子异同。如以《关雎》为后妃求贤之诗，义本《小序》，而遂谓此篇并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駉篇》为美伯禽而非颂僖公，引《书经费誓》“窃马牛有常刑”之语，谓出师时丁宁马牛如此，则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独不然乎？其说皆不免於牵合。且各章训释已详《经》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体别为《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体例亦伤繁赘也。

△《毛诗订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起龙撰。起龙字天愚，馀姚人。是书成於雍正癸丑。其《自序》诋吴棫《韵补》之谬，而发明陆德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持论最确。乃核其所注，则仍谓古音之外有所谓叶韵，但以音属读，取其顺吻而止，绝不究音韵之本原与古人之旧法。则与吴棫之书均为臆定，未可同浴而讥裸裎也。观其於《汉广》末章云“菱有闾、楼二音，驹亦有居、钩二音，只从《传》读闾读居可也。如《桃夭》首章，华、家古读敷、姑，今入麻韵，不妨依今韵读之。韵者使之叶於音而适於口也。叶且适於吟咏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无从与之诘难矣。

△《诗义记讲》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宗澜撰。宗澜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卷首标题“江阴杨名时讲授”。然观名时之《序》，则名时以李光地《诗所》授宗澜，宗澜读而自记所见，非名时书也。《郑风》之首有名时批二段，其不出名时审矣。

△《诗经提要录》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铎撰。铎有《易经提要录》，已著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宗，而亦参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诗所》、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盖铎为名时之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

△《丰川诗说》二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大旨谓自宋至今，毛氏之《传》废於朱《传》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后，不合以后说而反废前说。固为得之。然使后说而合《经》，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后？且齐、鲁、韩三家尽在《毛诗》之前，而皆以毛《传》尽废，安在后之更合者不可独行？又将谓毛《序》必承传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传》亦必承传有自，而一废尽废，何也？”其持论颇近和平。故其书从毛《传》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诸儒之书无一字引及，则亦抱残守匱之学耳。其每节必效乡

塾讲章敷衍语气，尤可以无庸也。

△《诗经拾遗》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字书山，桐城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补翰林院编修。是书专以《诗》之次第立说，分《正编》、《附编》、《馀编》，不取《小序》，并不取《左传》。以季札观乐所列诸国不足信，而断以“左氏失之诬”一语。以《木瓜》美齐桓为穿凿悖谬，而断以“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一语。

又以《雅》、《颂》分什为毛、郑之可笑，而分合其数篇，别为编次。盖汉以来相传之古《经》，自酉而一变其例矣。

△《风雅遗音》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史荣撰。荣自号雪汀道人，鄞县人。其书据朱子孙鉴所作《诗传补遗后序》，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所妄加。因以《集传》与音互相考证，得其矛盾之处，条分缕析以辨之。一曰《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二曰《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曰音与《传》义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声误，六曰韵误，七曰音误，八曰误音为叶，九曰误叶为音，十曰四声误读，十一曰泛云四声之误，十二曰《邶风》注与某同之误，十三曰补音，十四曰叶音阙误，十五曰叶音志略。又附录《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九门，共二十四类。其音与义背、用旧义而无音、异义而不别音三门，辩论颇为精确。误音、误叶、补音及俗音订误四门，亦多可取。

惟未有之音与四声误读二门，所言即是音误，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声及《邶风》音与某同二门，则有意吹求，未为平允。又荣考今音颇详，而古音则茫无所解，故叶音阙误、叶音志略二门所言，往往大谬。吴棫《韵补》见行於世，荣自言未见其书，摭诸书所引为考异，尤为赘疣。至於旧音舛谬之处，动辄漫骂。

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亦殊乖著书之体。盖考证颇有所长，而芜杂亦所未免焉。

△《诗深》二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用苏辙之说，以《小序》首句为古《序》，而以其馀为续《序》。次列《集传》，次列《辨义》，於《集传》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全载

毛萇之《传》。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从毛氏，故题曰《毛诗传》。及《小序》之下，杂引郑《笺》、孔《疏》及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大旨以毛《传》与朱子《集传》互相勘正，以己意断其短长。其间不尽用毛说，故名曰《广义》云。

△《诗经汇诂》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范芳撰。芳字令则，如皋人。其书大旨以朱子《集传》为主，而衷诸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之说。盖彝与梦麟同辑《诗经说约》者也。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馀番，约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贍，而本意为科举而设，於《经》义究鲜发明。

△《诗经正解》三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姜文灿撰。文灿字我英，丹阳人。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次为《姓氏》、《草木》、《禽兽》、《鳞介》诸考。大抵袭《六经图》及《名物疏》诸书而为之。其训释亦颇浅易。

——右“诗类”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於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於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讖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玄有《易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於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

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至《禹贡》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其说盖离合参半），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脩，脩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贗，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

而《仪礼聘礼》宾行饗飨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笱豆簠簋之实、鍤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

《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贗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

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夥。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徵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於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於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给，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余依《经》诂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頒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

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於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鱸”曰：“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於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

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於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补《

冬官》。

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又谓《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复出，当省并之。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於《春官》世妇为王之宫官，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於《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下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然复古之说始於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书，著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焉。

△《礼经会元》四卷（内府藏本）

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文康。其立朝无大功过，惟函韩侂胄首以乞和，出时之谋。

是书前有《竹野先生传》，不著撰人名氏。称时奏“侂胄专政无君，罔上不道，乞梟首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上纳之”云云（案此《传》称宁宗为上，当出宋人之笔），曲讳其事，非实录也。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

第一篇泛论《礼经》，乃其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

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篇，内《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其《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乐舞之图。盖刊本舛讹，移於前幅。其说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多相出入。

时於伯谦为前辈，然《竹野先生传》中称其晚居嘉兴，乃著此书，以授门人三山翁合。则二书之作，相去不远。或伯谦取时书而约之，或时因伯谦书而广之，均未可定。然伯谦所论或有驳杂，时则大体无疵。惟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迂阔尔。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犹先儒旧论。至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谓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其说凿空无据。又谓郑康成《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当用纬书注耀

魄宝等帝名及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用《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袞衣副编。夫康成引纬，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已专论之，无烦时之剿说。至於《国语》、《司马法》、《左传》、《礼记》皆古书也，时乃谓不当引以证《经》，然则注《周礼》者当引何等书耶？其《补亡》一篇，谓《冬官》散见五官，亦俞庭椿之琐说。时不咎其乱《经》，阴相袭用（案《补亡》用庭椿之说，而不言说出於庭椿），反以读郑《注》者为叛经，慎又甚矣！《传》称其与紫阳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诗》攻康成，於《礼》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礼》者深，时之得於《礼》者浅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故数百年来，讲礼者犹有取焉。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郑伯谦撰。伯谦字节卿，永嘉人。官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宁宗、理宗时人。是书发挥《周礼》之义。其曰《太平经国书》者，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也。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汉官制》，一曰《汉官制》，一曰《汉南北军》。所图仅三朝之职掌宿卫，盖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图，明古制也。其书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分为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设为问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车若水《脚气集》颇称之。然其间命意，间有不可解者。如《齐东野语》记韩侂胄之败，殿司夏震尚声喏於道旁。《梅磴诗话》记绍定辛卯临安大火，九庙俱毁，独丞相史弥远赐第以殿司军救扑而存。故洪咨夔诗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之句。其时武统於文，相权可谓重极，而此书《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权。又宋人南渡之余，湖山歌舞，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此书《奉养》一篇，乃深斥汉文帝之节俭为非，所论皆不可为训。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以他篇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旧本流传，久行於世，姑节取焉而已。

△《周官总义》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总义》，已著录。是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惟赵

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之序，刻於衡阳。今衡阳本世已无传，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亦佚。谨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以存其旧。其《地官》、《夏官》则采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以补其亡。仍依《读书附志》所列，勒为三十卷。

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

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及《司市》、《司关》、《什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口率出泉之说。论宗庙“九献”，则合《筮人》、《醢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裸”之文，以驳列裸事於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诸条，以纠改“祈”为“剗”、改“珥”为“岬”之说。论《辔人》之“四旗”，则历辨《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明《曲礼》车骑为战国之制。诸如此类，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非凿空杜撰。至於《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於《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於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於王；於《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义。而於《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盖祓虽人品卑污，而於《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周礼订义》八十卷（内府藏本）

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牒温州宣取是编。知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於通判泗州。

此本省牒、州状、都司看详及敕旨均录载卷首，盖犹宋本之旧。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绍定五年壬辰，下距进书时十年。又有赵汝腾《后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进书时六年。故汝腾奏称“素识其人”，又称“德秀歿后，与之益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精粹无疵也。”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德秀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於程、张”云云，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实沿俞庭椿之谬说。汝腾《后序》

亦称之，殊为舛误。然庭椿淆乱五官，臆为点窜，与之则仅持是论而不敢移掇《经》文，视庭椿固为有间。至其以《序官》散附诸官，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晋干宝注《周礼》，虽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创，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为据也。惟是四十五家之书，今佚其十之八九，仅赖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而蒐罗宏富，固亦房审权《周易义海》之亚矣。又案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今本实无《补遗》，未审别为一书，或附此书内而佚之。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固无庸深考也。

△《虞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於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刺缪。然以纆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於轮輿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關於《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於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於《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澮之数；《大司乐》“圜钟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钟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於雪，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辑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於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於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

《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於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於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禘牲禘马”，郑《注》：“禘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禘，稠也，禘牲稠盛也。”以康成

改读为非。考凋、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涛张。侏与涛，犹侏与凋，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鬲，应龙引郑锸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鬲，《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鬲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锸以鬲容一石，则是鬲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锸以《管子》量盐之鬲为《栗氏》量粟之鬲，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锸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觴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蒐辑之功，固亦非鲜矣。

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

《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

、《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於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於泰和。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

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於《周礼》之学，用力颇深。此三书虽各为卷帙，实相辅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见。其《传》十卷，黜《考工记》不录，犹曰专解古《经》，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然论说颇为醇正，虽略於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盖原本所阙。下卷阙《井邑》、《邱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也。所说间有舛误者。如谓“社即地祇，夏至有事于方泽，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郑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说本明。应电以当地祇大祭，殊於《经》义有乖。至谓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寝地，当在南郊，与郊天同。迎尸则於明堂。又谓郊天迎尸，亦当於明堂。考《通典》载：“南郊去国五十里，明堂在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则相距凡四十馀里，安有祭时迎尸，远在四十里外者？《周礼掌次》：“凡祭祀，张尸次。”盖尸幄切近壝宫，迎尸即於此幄。应电未核《注》、《疏》，故有此讹。他如图南郊於朝日之前，既从其序，而图祈穀於迎暑之后，又颇颠舛。

然其《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则亦颇有所订正。今姑与其《传》并存，以备一家之说。其《翼传》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补义》，曰《天王会通》、曰《学周礼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经传》、曰《非周礼辨》、曰《经传正讹》。其《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

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嗇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其《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亦多涉附会。其《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及后人假仿之妄，旧注解释之谬，改声改字之非与细物为自古相传之遗，官事有兼涉不扰之法，皆为有见。馀则多录旧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复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经传》，杂参以后世之法，亦失之驳。其《非周礼辨》，驳正诸家，尚为明析。其《经传正讹》，则於《周礼》以外兼涉群经。非惟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而不知其流於诡诞矣。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书凡十四卷，《明史》作数十卷，盖约举之词。朱彝尊《经义考》惟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而不载《翼传》之名，颇为疏漏。

又所引黄虞稷语，乃《翼传》之解题，而系之《周礼传》下，亦为舛误。岂偶然疏略，未及检其全书欤？△《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柯尚迁撰。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县丞。其书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其称“释”者，皆采辑古注。

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周礼》本阙《冬官》，尚迁宗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数，故曰“全经”。较庭椿之纷更割裂，似为稍胜，唐顺之、姜宝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且改《经》文“安扰那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则犹之乎窜乱古经矣。以其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故与王应电书皆节取以备一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载，与此本卷数相同，而注云：“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今此本《通论》之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与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细检，亦如王应电书欤？△《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志长撰。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中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志坚传》中，称其亦深於经学。是书於郑《注》、贾《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谓之“删”。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周礼》一书，得

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诸儒，自度徵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於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於《经》义，盖在离合之间。於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志长此书，亦多采宋以后说，浮文妨要，盖所不免。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且自朱申以后，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

俞庭椿、邱葵以后，又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更无完简。沿及明代，弥逐颓波，破碎支离，益非其旧。志长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惠栋作《精华录训纂》，因金荣误引其文，遂并以村书诋志长，乃相轻已甚之词，不必尽允也。

△《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

马融、郑玄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首冠以御制《日知薈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也。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也。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馀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者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惬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者也。

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徵约取，持论至平。於《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

，以阐制作之义。虽於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於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於《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

於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伦撰。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於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仄翟，勒面绩总。安车，彫面鬣总。

皆有容盖。”《注》：“总以缙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檐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鞞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仄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於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鞞以缙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鞞。”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鞞以缙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缙油，即注所云总，以缙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鞞。然则飞鞞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缙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

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仄翟、安车而言。但重翟、仄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檐褕，江淮南楚谓之袺童裕”。童容与袺童裕义同。盖袺童裕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褕。”《注》“褕，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驂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

州，敕去檐帷。”《释名》：“衽，檐也。在檐檐然。”云檐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廐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迄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編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於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於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於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

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於《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

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於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豳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祭，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於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

然统观全书，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辩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於《经》者，或求诸《注》。不见於《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於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一。”《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一之数，与《经》文戾矣。

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於百里，四十里者，极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极於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轝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

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犹病其过多，而况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郑《注》之所以疏也。至谓《遂人》十夫亦为井田，乃袭宋人绪论，尤疏於考校。然其百虑一失者仅此三四条耳，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

△《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於《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轂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与鞮焉，四尺也。”軫围尺一寸，见於《经》文，而鞮围不著。并軫、鞮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亦未及详解。永则谓“軫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軫面，总高七寸。毂入輿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鞮度之。鞮之围径无正文。《辘人》当兔之围，居辘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辘亦在輿下度輿者，则兔围与当兔同可知。

轴半径三寸二分，加鞮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軫出鞮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輿版之厚上与軫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軫在輿下馀一寸

五分，辘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軹与鞮之七寸，当从辘算起，盖辘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兔，亦必与辘齐平。故知辘之当兔围，必与兔围等大。后不言兔围者，因辘以见”云云。考《释名》曰：“軹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版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軹在下。永谓軹面与舆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舆版之下仍馀軹一寸五分，则其说仍不相悖。又考《说文》曰：“，车伏兔下革也。”则是伏兔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兔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於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於《曲礼》孔《疏》。其说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较。至宋林希逸，又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则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於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軹之植轂相接，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軹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軹而望？若较於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版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於两軹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於车箱内，盖未会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軹上出式者”，两軹则两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軹，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於《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说确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於古制，亦可谓考之详矣。

——右“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周礼》古谓之《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复其本名。以诸家注本题《周礼》者十之九，难於一一追改，故姑从郑玄以来相沿之称。）

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缺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

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士冠礼》“闾西闕外”句注“古文闾为{執木}，闕为蹙”是也。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

其书自玄以前，绝无注本。玄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於《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愨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翻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觶者祭，卒觶，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簞，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於录焉。

△《仪礼识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书乃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淳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一编。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近世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以为已佚。惟《永乐大典》所载诸条，犹散附《经》文之后，可以缀录成编。其《乡射》、《大射》二篇适在《永乐大典》阙卷中，则不可复考矣。《朱子语录》有曰：“《仪礼》士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

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

。”

又曰：“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今观其书，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则朱子所谓不能无舛谬者，诚所未免。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槧诸本之不传於今者亦藉以得见崖略。其有功於《仪礼》，诚非浅小。今覆加检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原本残缺数处，亦考订补辑，附於下方。其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考淳《自序》言：“哀所校之字，次为二卷，以《释文》误字为一卷，附其后，总为三卷。”则《宋志》一卷为传写之误明矣。

今仍釐为三卷，存其旧焉。

△《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宝之，庐陵人。官至福建路抚干。案《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曰：“《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旨，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云云，则如圭当与朱子同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如圭淳熙癸丑进士，《文献通考》引振孙语，又作绍兴癸丑进士。考淳熙纪元凡十六年，中间实无癸丑。绍兴癸丑为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仪礼》，乃在晚岁。疑当为绍熙癸丑，陈氏、马氏并讹一字也。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又撰《纲目》、《释宫》各一篇，世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云：“俱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录出，排纂成书。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乡射》、《大射》二篇在《永乐大典》阙卷内，其纲目一篇亦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然已得其十之九矣。《仪礼》一经，因治之者希，《经》文并《注》，往往讹脱。如圭生於南宋，尚见古本。今据以校正，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讹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辩证者，不胜指数，各附案语於下方。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之释虽佚，亦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补《经》文脱字七，改讹字四，删衍字二，补注文脱字四十一，改讹字三十九，删衍字十七，以成《仪礼》之完帙。如圭旧本本十七篇，篇自为卷，其间文句稍繁者，篇页太多，难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释宫》则仍自为一书，别著於录焉。

△《仪礼释宫》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牖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寝庙之制异於明堂，而不用《郑志》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按《郑志》此条见《顾命》孔《疏》）。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宾馆於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先儒之所未发，大抵类此，非以空言说礼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尝与之较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犹苏轼书刘禹锡语题姜秀才课册，遂误编入轼集耳。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乡饮酒》“荐出自左房”、《聘礼》“负右房”，皆但存贾《疏》，与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证矣。古者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旧。如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尚不能备知其处，则於陈设之地、进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是编之作，诚治《仪礼》者之圭臬也。宋陈汶尝序《集释》，刻之桂林郡学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传，惟《永乐大典》内全录其文，别为一卷，题云《李如圭仪礼释宫》。盖其所据犹为宋本。今据以录出，仍与《集释》相附。其间字句与朱子本稍有异同，似彼为初稿，此为定本。今悉从《永乐大典》所载，以存如圭之旧焉。

△《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内府藏本）

宋杨复撰。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州人。郑逢辰为江西漕，以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献於朝，赠文林郎。是书成於绍定元年戊子。《书录解题》谓成於淳祐中，盖未核其《自序》也。《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牺牲、少牢二礼图》，质於朱子。朱子以为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更考之乃佳。复因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有五。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於后。其於是《经》，可谓用心勤挚。惟是读《仪礼》者必明於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仪礼通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是书独废此一门，但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遂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其见於《宫庙门》仅止七图，颇为漏略。又远近广狭，全无分数。如序外两夹，刘熙《释名》所谓“在堂两头，故曰夹”是也。图乃与房、室并列，则《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

”，《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馈食礼》“豆、笱、鉶在东堂”，《注》云“房中之东当夹北者”，皆茫然失其处所矣。门与东西塾同在一基，图乃分在东隅西隅，则《士虞礼》“七俎在西塾之西”无其地及《士冠礼》“摈者负东塾”之类，皆非其处所矣。如斯之类，殊未能条理分明。然其馀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於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

△《仪礼要义》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之一，於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於下方，与《周易要义》略同。盖其著书本例如是也。《仪礼》一经，最为难读，诸儒训诂亦稀。其著录於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志》仅四家，《旧唐志》亦仅四家，《新唐志》仅三家。今惟郑玄《注》、贾公彦《疏》存耳。郑《注》古奥，既或猝不易通。贾《疏》文繁句复，虽详赡而伤於芜蔓，端绪亦不易明。《朱子语录》谓其不甚分明，盖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胪纲目，条理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复以辞义轆轳为病。其梳爬剔抉，於学者最为有功。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於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於此书之所取。后来诠释虽多，大抵以《注》、《疏》为蓝本，则此书亦可云提其要矣。

△《仪礼逸经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篇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凡《经》八篇。曰《投壶礼》，曰《奔丧礼》，取之《礼记》。曰《公冠礼》，曰《诸侯迁庙礼》，曰《诸侯衅庙礼》，取之《大戴礼记》，而以《小戴礼记》相参定。曰《中霤礼》、曰《禘于太庙礼》、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三礼注》所引逸文。其编次先后，皆依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盖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记》著所出，郑《注》不著所出，则与王应麟《郑氏易》同。由古人著书，不及后来体例之密，不足异也。其《传》十篇，则皆取之二戴《记》，曰《冠仪》，曰《昏仪》，曰《士相见仪》，曰《乡饮酒仪》，曰《乡射仪》，曰《燕仪》，曰《大射仪》，曰《聘仪》，曰《公食大夫仪》，曰《朝事仪》。其《乡射仪》、《大射仪》取《礼记射仪篇》所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为二。其《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仪则取宋刘敞之所补。敞拟《记》而作者尚有《投壶仪》一篇，亦见《公是集》中，澄偶遗之。明何乔新尝取以次《朝事仪》后，并为之跋。通志堂刻《九经解》，复佚其文。盖所据乃未补之旧本，非乔新本也。又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一篇曰：“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郑康成注三《

礼》曾引之。《天子巡狩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羽只〉。《中霤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羽只〉，制丈八尺。《禘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

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弓鞬，礼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霤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陔，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

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霤礼》云：祀《中霤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禳，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霤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轅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

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牧牛马。

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命国醪。《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

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云云，则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较之汪克宽书，则条理精密多矣。《明一统志》：“沅州刘有年，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有八篇。”杨慎求之内阁，不见其书。朱彝尊《经义考》谓有年所进即澄此本，《逸经》八篇，《传》十篇，适符其数。其说似乎有据。今世传《内阁书目》，惟载澄书，不著有年姓名。盖当时亦知出於澄矣。

△《仪礼集说》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敖继公撰。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於吴兴。赵孟頫尝从受业。后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荐，授信州教授。是书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称“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於《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一得之见”，又疑《丧服传》违悖《经》义，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务诋汉儒之馀习。然於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

无吹毛索垢、百计求胜之心。盖继公於《礼》所得颇深，其不合於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卷末各附《正误》，考辨字句颇详，知非徒骋虚词者。其《丧服传》一篇，以其兼释《记》文，知作於《记》后。又疑为郑康成散附《经》、《记》之下，而不敢移其旧第。又十三篇后之《记》，朱子《经传通解》皆割裂其语，分属《经》文各条之下。继公则谓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亦有於《经》义之外别见他《礼》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记者之意，自比於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卷末特为《后序》一篇记之。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经礼补逸》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字德辅，祁门人。泰定丙寅举于乡。元亡不仕。明初徵修《元史》，以老疾辞归。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之文有涉於《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吉礼之目六十有八，凶礼之目五十有七，军礼之目二十有五，宾礼之目十有三，嘉礼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礼经附说》终焉。克宽究心道学，於礼家度数，非所深求。於著书体例，亦不甚讲。如每条必标出典，是矣。乃一类之中，条条连缀书之，合为一篇，文相属而语不属，遂参差无绪。又此书实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载《春秋》失礼之事，杂列古制之中。

如祠礼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尝礼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廩灾，乙亥尝；烝礼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阅礼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朝礼，《春秋》之书朝三十六；遇礼，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会礼之《春秋》书会九十五；锡命礼之庄公元年王使荣叔锡桓公命；燕飨礼之庄公四年夫人飨齐侯于祝丘；尚略系以论说，纠正其谬。至於禘尝礼之文公二年跻僖公，又诸侯大禘礼亦引此条。

賻礼之隐公元年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賻，三年武氏子来求賻。禭礼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亲禭。会葬礼之襄公二年诸姜宗妇来送葬：皆失礼之尤。乃臚列其文，不置一语，不几使读者谓古礼当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礼下诋郑康成徒见木铎徇令一节与《夏书》孟春合，遂指正月为夏正，似未见《隋书经籍志》载康成注《书》只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礼谓《月令》汉儒所作，指为吕不韦作者，不知何据，似未见《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亦殊疏漏。程敏政《篁墩集》有书是书后曰“环谷汪先生，著书凡十馀种。先生既歿，悉被一人窃去，攘为己书。《经礼补逸》一编，尤号精确，乃百计购得之。其原本虽被改窜，然有附丽而无剽补。真贗之迹，皦然甚明。先生元孙文汇等力图刊布。因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编首，别为《附录》一卷”云云。此本有附录关文、行状之类，而无其像，亦无敏政此《跋》，或后人别得改窜之本刻之欤？以其元人旧帙，议论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备一家焉。

△《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二部也。其诠释七例，与《周官义疏》同。分《经》文为四十卷，冠以《纲领》一卷，《释宫》一卷，不入卷数，殿以《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以空言骋辩。故宋儒多避之不讲，即偶有论述，亦多不传。惟元敖继公《仪礼集说》，疏通郑《注》而纠正其失，号为善本。

故是编大旨以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讹缪，拾其疏脱。举数百年度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岂非遭遇圣朝表章古学、万世一时之嘉会欤？△《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全录《仪礼》郑康成《注》，摘取贾公彦《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因其文古奥难通，故并为之句读。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仪礼注疏序》，称其家“有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监本附益之，手自点校。并取朱子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今廷鸾之书不传。尔岐是编，体例略与相近。案《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则句读为讲经之先务。

沈约《宋书乐志》於他乐歌皆连书，惟《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音而无文义，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书之。则难句者为之离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异，考证尤详。所校除监本外，则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及陆德明《音义》、朱子与黄榦所次《经传通解》诸家。其谬误脱落、衍羨颠例、《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又明西安王尧惠所刻《石经补字》，最为舛错，亦一一驳正。盖《仪礼》一经，自韩愈已苦难读，故习者愈少，传刻之讹愈甚。尔岐兹编，於学者可谓有功矣。顾炎武少所推许，而其《与江琬书》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尔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称尚有《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一卷，今不在此编中。然此编乃新刊之本，无所佚脱。或是卷又自别行欤？△《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县人。是书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亦勇於信心。前有应揔谦《序》，称“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笃论也。其《聘礼》解“衣之裼裘”谓：“裘外之衣谓之裼衣，裼衣即礼服。

《聘礼》既聘而享，宾主皆裼以将事。推此则凡裘外之裼衣皆礼服矣。”考《聘礼》郑《注》曰：“裼者，免上衣，见裼衣。”则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贾《疏》曰：“假令冬有裘，衬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则礼服也。”如斯大之说，则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谓“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盖诸侯皮弁视朔，特以锦衣为裼，未闻其不加皮弁服而专用锦衣也。《玉藻》又谓：“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绀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纯衣，亦特以玄绀衣为裼，未闻其不用纯衣而用玄绀衣也。然则谓裼衣之上无礼服，不特违《注》，且悖《经》矣。斯大又谓：“裘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盖裼衣直衿，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即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为朝服，朝服之下为玄端，玄端之下为深衣。深衣为庶人之服，聘礼重聘而轻享。若享时皮弁而裼，聘时深衣而裘，则聘服反杀於享服三等矣，隆杀之义何在乎？且主国之君与使臣行聘於庙，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见，以为此其充美，无是理也。其《庙寝图》列东西箱在东西堂之下，如今廊庑。考《公食大夫礼》云：“宾升，公揖，退于箱下。”

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则既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郑《注》以

箱为堂上东夹之前。《汉书董贤传》：“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则东箱非廊庑间明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预《左传注》曰：“个，东西箱也。”东西个在堂上，则东西箱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图，亦非《经》义也。然斯大学本淹通，用思尤锐，其合处往往发明前人所未发。卷末附《答应嗣寅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弃所短而取所长，亦深有助於考证也。

△《仪礼述注》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书取郑《注》、贾《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辞。亦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於后。其中《注》、《疏》原文有可以删削者。如《士冠礼》：“筮人执莢抽上韞。”《注》曰：“今时藏弓矢者谓之韞丸也。”考《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释甲执冰而踞。”杜注：“冰，韞丸。或云：韞丸，箭筈。”《方言》曰：“弓藏谓之韞，或谓之韞丸。”《后汉书南匈奴传》曰：“今赍杂缿五百匹，弓韞韞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广雅》作“<卖皮><皮丸>”。此傍借韞丸以明韞字之训，非《经》之正义，删之可也。至如《士冠礼》“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注》：“赞酌者，宾尊，不入房。”光坡节此二句，则宾不自酌而用赞者，义遂不明，为删所不应删矣。又《注》载古文、今文，最关《经》义。如《士丧礼》“设决丽于”《注》引古文“”作“挽”。考《管子弟子职》：“饭必捧，羹不以手。”《吕览本味篇》：“述荡之。”高诱注曰：“，古手挽之字也。”据此，则以古文之挽证今文之，义更明晰。而光坡概节之，亦为太简。其旁采诸家之言，尤时有未审，如《公食大夫礼》曰：“饮酒、浆饮，俟于东房。”《注》：“饮酒先言饮，明非献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执觶，左执丰，进设于豆东。”《注》：“食有酒者，优宾也。”光坡引杨孚之说曰“上‘饮酒、浆饮、俟于东房’《疏》云：酒浆皆以醕口。此‘进设于豆东’《疏》又云：浆以醕口，不用酒，主人犹设之。是以优宾两说，牴牾不同。下文：‘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涪不祭。’夫鱼腊酱涪不祭，而祭饮酒，则知酒以优宾，但宾不举耳，岂醕口之物哉？当以优宾之义为正”云云。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醕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醕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牴牾。

杨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醕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醕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醕口，於郑《注》‘优宾’之

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酹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酹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实未深考。然如《士冠礼》：“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义最允。

盖此“拜受”，如《大射仪》“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牲馈食礼》：“主人洗角，升，酌，酹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孙也。凡此之类，颇有可取。

又如《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据以为嫂叔有服之证，光坡不取其说，亦深有决择。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诚言敬，《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衍，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编，虽瑕瑜互见，然疏解简明，使学者不患於难读，亦足为说《礼》之初津矣。

△《仪礼析疑》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大指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详辨之，其无可疑者并《经》文不录。苞於三《礼》之学，《周礼》差深。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颇勇於自信。如《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郑康成读缺如頰弁之頰。敖继公则谓：“以缁布一条围冠为缺项，别以一物贯之，其两相又以纓属。”自来讲《仪礼》者多用其说。苞谓：“既有紒以束发，何为又以缁布围冠？据《经》文乃以青组为缁，后属缺项，而前系於两相，以结於颐下。”不知郑氏读缺为頰，固为改字。而别注云：“项中有纓屈。《疏》谓两头皆为纓屈，别绳穿纓屈中结之。《广韵》训纓屈为缺。《类篇》曰：‘纓屈，结也。’则郑之此注，大可依据。明是缺项有布为之结，然后加绳。”敖继公说犹有未详，苞则去敖氏更远矣。《士昏礼》“纳徵：玄纁束帛”，苞云：“致币之仪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经》文“俚皮”以下既曰“如纳吉礼”，则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且束帛为十端，详於《周礼》郑《注》、《礼记杂记注》，十个为束，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苞第云“执一两以致辞”，则一两不知为何语矣。《有司彻》“侑俎”二字，盖总挈羊左肩左肫以下，下节“阼俎”，则以起羊肺诸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谓此衍文。

果如所说，则与下“阼俎”不配，皆不详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於《士相见礼》辨《注》谓宾反见即有燕礼之非，辨张侯下纲之文所以见於《乡射》而不载於《大射仪》之故，皆由《周礼》以通之。於《聘礼》“公答再拜，摈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以为待公既拜，然后反还振币。於《覲礼》“侯氏近于帷门之外，再拜”，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礼。皆细心体认，合乎《经》义。其他称是者尚夥。检其全书，要为瑜多於瑕也。

△《仪礼章句》十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吴廷华撰。廷华字中林，初名兰芳，仁和人。康熙甲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历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尝荐修三《礼》。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廷华去官后，寄居萧寺，穿穴贾、孔，著《二礼疑义》数十卷。”案廷华所著《周礼疑义》，今未之见。而此书则名《章句》，未审别有《仪礼疑义》，抑或改名《章句》也。其书以张尔岐《仪礼句读》过於墨守郑《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补二书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郑贾笺疏，亦间采他说，附案以发明之，於《丧礼》尤为详审。如《丧服》“嫡孙”条，《疏》谓祖孙本非一体，此谓祖为适子服斩，故於孙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说非是。《士丧礼》“陈大敛具”条，熬黍稷各二筐，敖继公谓置此代奠，此独从《注》说，谓设以聚蚁，去熬而蚁亦俱去，盖善法也。又谓《既夕礼》“皆木桁久之”句，久当作“庐人灸诸墙”之灸，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谓：“祖奠，主人当在枢东，奠在其南，则亦在枢东，《注》谓主人及奠俱在枢西，非是。”颇见精确。惟於三年之丧，过信毛奇龄三十六月之说。不知此说倡自唐王元感，当时已为礼官所驳，阎若璩《潜邱劄记》辨之尤悉。廷华盖偶未考。又谓：“袒免之免，疑衬冠者。”案《疏》谓髻与括发，以麻布自项乡前交於额上，却绕紒。免亦如之，但布广一寸为异。未闻有衬冠。其说亦穿凿。然其章分句释，笺疏明简，於经学固不为无补也。

△《补飨礼》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以《仪礼》十七篇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而独无飨礼。然其见於《周官》、《春秋传》、《礼记》者，犹可得而考。元吴澄作《纂言》及《考注》，尝有《补经》八篇，《补传》十篇，独於飨礼之文未有特著。盖缘《聘》、《覲》篇中俱兼及飨食，谓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飨之为礼也，大非一聘覲所能该。有祭帝、禘祭之大飨，复有天子享元侯，两君相见及凡飨宾客之不同。使不自为一篇，则虽诸书可考，亦无自而察其全。因据《周官》宾客之礼，联事而比次之。并取《左传》、

《礼记》中相发明者，条注於下，为《补飨礼》一卷。考敖继公《仪礼集说序》曰“《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则是逸之也。”云云，据其所考，则《仪礼》本有《飨礼》一篇，《经》文可证。锦之所补，非属凿空。且是编以《周官》为宗，《经》固《仪礼》纲领。以经补经，固无訾於不类。至於分注之传记，证佐天然，咸有条理，尤非牵强附会之比。至荐筵、不荐筵之异文，庭燎、门燎掌於阍人、甸人之殊说，并两存其义，不生穿凿，亦胜於空谈臆断之学。虽寥寥不满二十叶，而古典所存，足资考证，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废也。

△《礼经本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德晋撰。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丙午举人，乾隆初以杨名时荐官司务。是书前十六卷皆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所辑《逸礼》八篇，皆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间出新义。如《士冠礼》文：“白屨以魁柎之。”郑《注》：“魁，蜃蛤。柎，注也。”盖以蛤灰柎注於屨，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乃引万斯大之说，谓“魁以木为之。明时巾帽以木为范，名曰魁头，盖本於此。”殊不免杜撰无稽。然如《士冠礼》《经》文曰：“即筵坐栉，设笄。”

敖继公以为固冠之笄。德晋则谓：“笄有二种，一是髻内安发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此未加冠，明是安发之笄，继公所说为误。”则亦颇辨析精密，为前儒所未及也。

△《宫室考》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详核。惟谓房东为东厢，西为西厢。北牖、东牖、西牖南户属诸堂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堂上东西墙曰序，序东为东夹室，西为西夹室。南墉、东墉、西墉北户偏诸东，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如其所说，则东西厢在房之东西。东西夹室在堂之东西。东西厢之南，东西夹室之北，则四东西堂矣。然考之经传，实全无根据。《仪礼覲礼篇》《注》曰：“东厢，东夹之前，相翔待事之处。”《特牲馈食礼》《注》曰：“西堂，西夹之前，近南，”《疏》曰：“即西厢也。”《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郭璞《注》曰：“夹室前堂。”据此，则东西厢即东西堂，明在东西夹室之前，而启运谓在东西夹室之后，误矣。《公食大夫礼》曰：“公揖退于厢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注》云：“厢东夹之前，俟事之处，受束帛于序端。”盖东厢即接序端，公当于序端受东帛，故先

立于东厢以俟之。地近则事便也。若东厢在东房之东，夹室之北，则南距序端，中间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则往来不便孰甚焉？是证以《经》文，无一相合。又《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於东厢听。”颜师古注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若东厢僻在房东，远在夹北，则又何从侧耳听乎？又《金日磾传》：“莽何罗从外入，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盖从东堂趋室内，故云从外入也。若东厢在房东夹北，则是从内出矣。《后汉书周举传》：“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则东厢不应在房东夹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无一相合。且《仪礼燕礼》：“小臣共槃匱在东堂下。”《注》曰：“为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盖降东阶就槃匱，故共槃匱在东堂下，就近也。启运谓东堂在东夹北，则是公降盥于东夹北之堂下，岂《经》义乎？又《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饔饩于西堂下。”

《注》曰：“近西壁，南齐于坵。”如东堂在东夹北，则《注》於堂下当云北齐于坵矣。启运不究《仪礼》全经，自立新说，故其失如此。又谓周之为学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东胶，左之后曰东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后曰虞庠。於四郊先为四国学：南之东曰东胶，北之东曰东序，南之西为瞽宗，北之西为虞庠。

今考周太学曰东胶，在公宫南之左。小学曰虞庠，在西郊。见於《王制》《注》。

三代之学，所在无文。至刘敞始谓辟廱居中，其北为虞学，其东为夏学，其西为殷学。至陆佃《礼象》始谓辟廱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启运盖袭其说，遂谓四代之学皆在学中，而不考其无所出。又《三礼义宗》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在东郊谓之东学，在南郊谓之南学，在西郊谓之西学，在北郊谓之北学。故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据此，则周特为虞庠於四郊，而启运谓并立东序、瞽宗於郊，尤为特创，不足据也。他若谓宗庙在雉门内，引《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穀梁传》“礼，送女，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如此之类，则颇为精审，可以与郑《注》相参矣。《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能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中间有疵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穷经之目矣。

△《肆献裸馈食礼》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是编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關於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

《周礼》“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各为节次。每节皆先撮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较之黄榦所续《祭礼》，更为精密。

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视濯”节曰：“饗人溉鼎，廩人溉甑鬲，司宫溉豆笾及勺爵。”今考《周礼天官世妇》曰：“掌祭祀之事，帅女官而濯溉，为齐盛。”

贾《疏》谓：“《少牢》濯溉以饗人、廩人、司宫者，彼大夫家无妇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礼，有妇官，与彼异。”启运此书，既推天子之礼，而仍据《少牢》之文。则《世妇》“帅女官濯溉”之文，遂无归宿。又“列位”节，启运谓：“同姓皆在阼阶，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则於一世中自西而东，以尊卑为序。

盖世异则子不可先父，世同则弟不妨先兄。观《中庸》於燕毛言序齿，则昭穆不序齿可知。”案同姓之位，旧说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庙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谓：“同姓无爵者从昭穆，有爵者则以官，与公侯列西阶。

”孔意盖欲使《中庸》与《文王世子》二义并归一义，其说尚为意测。《祭统》曰：“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之序。”

《注》曰：“昭穆犹《特牲少牢馈食礼》之众兄弟。”则兄弟赐爵以齿，其位亦以齿，确有明文。启运不用孔义，又不用郑义，别创昭穆不序齿之说，与《经》义殊为不合。又《正祭篇》有“荐币”节，自注云：“据薛氏礼图，郑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礼诸侯迁庙礼》为据。”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与宗庙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裸将之事。”贾《疏》云：“赞玉币爵，据祭天。

而下云裸将，是据祭宗庙。”则赞币非祭宗庙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币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据祀五帝也。惟《诸侯迁庙礼》有云：“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今考宗庙之礼，惟告奠有币，而祭无币。故《曾子问》曰：“凡告用牲币。”《注》曰：“牲当为制字之误也。制币一丈八尺。”

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币。”《诸侯迁庙礼》明云：“成庙将徙，敢告。”

又云：“告事毕，乃曰择日为祭焉。”则告礼而非祭礼明甚。而启运以之证宗庙正祭，亦为牵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笾二，糗饵粉饗，羞豆二，醢

食糝食。内饗赞荐。”自注云：“孔《疏》但云内饗荐，兹据薛氏《礼图》。”今考《内饗职》曰：“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无荐内羞明文，孔《疏》亦无所出。又《春官内宗》曰：“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笱。”夫加豆笱隆於内羞，王后已不亲荐，况内羞乎？启运沿薛图之误，亦为失考。然大致综核诸家，首尾融贯，极有伦要。如后荐朝事豆笱，启运列在纳牲之前，薛图列在三献之后。今考《内宰疏》曰：“王出迎牲，时祝延尸于户外之西，南面。后荐八豆笱，王牵牲入。”则启运之说确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笱。”其下云：“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据此，则朝事荐豆笱贾《疏》列在纳牲之前甚确。薛图舛谬，亦复显然。又后荐馈食之豆笱，启运列在五献之前，薛图列在五献之后。今考郑《司尊彝注》曰：“馈献荐孰时，后于是荐馈食之豆笱。”云“荐孰时”，则其时初荐孰而未及五献甚明。故《少牢礼》主妇荐韭菹、醯醢、葵菹、羸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馈食荐豆笱必不在五献以后。凡此之类，启运考正薛图之误，俱精核分明。存而录之，与《续仪礼通解》亦可以详略互考焉。

△《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朱子《仪礼释宫》一篇（案《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於朱子集中。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其原书所称，而附著其故於此），为之详注，多所发明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而考证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郑《注》谓大夫、士无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决。考《诗正义》曰：“《乡饮酒义》：‘尊於房户之间，宾主共之。’由无西房，故以房与室户之间为中。又《乡饮酒礼》：‘席宾于户牖间。’《乡饮酒义》曰：‘坐宾于西北。’则大夫、士之户牖间在西，而房户间为正中明矣。”此大夫、士无西房之显证。

永乃谓：“宾坐户牖间，主人自阼阶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宾於西北。其实在北而正中。”不知《乡饮酒义》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东北。”若以永说推之，则《乡饮酒礼注》所谓主席阼阶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其东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乡饮酒礼》所谓僎席在宾东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东北也。其说殊有难通。且《乡饮酒义》亦云：“主人坐于东南。”即知坐宾西北。自据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

又《诗斯干》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郑《笺》谓天子之寝左右房，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永谓《诗》“南东其亩”，谓或南其亩，或东其亩，与此“西南其户”，语势正同。此燕寝室内或开西户以达於东房。考燕寝西户之制

，不见於《经》。《玉藻》曰：“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则燕寝也。而《注》以当户为向明，则燕寝之户南向也。即以汉制考之。《汉书龚胜传》云“胜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若为西向之户，则入户即东行矣。然则燕寝户皆南向，同於正寝。西向之说，略无所据也。其他若谓东夹、西夹不当称夹室，《杂记》、《大戴礼》夹室二字乃指夹与室言之，本各一处，《注》、《疏》连读之，故相沿而误。又谓门屏之间曰宁，乃路门之外，屏树之内。邢《疏》前说为得，其后说又以为路门之内，则误。又谓李巡《尔雅注》“宁，正门内两塾间”，乃与《诗》之“著”义同，非门屏间之“宁”也。如此之类，不可殫举。其辨订俱有根据，足证前人之误，知其非同影响剽掇之学矣。

△《仪礼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书取《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为之疏笺，各数十条。每篇后又各为监本刊误。卷末附《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颇为精核。如谓牲二十一体兼有髀，《周礼》《内饗》及《士昏礼》两《疏》，乃不数髀，陈祥道则去髀而用髻，殊为舛误；又谓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肋、不及肩臂膈之骨，不知《士虞记》云“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膾”；折亦谓之折俎，则脊肋亦折可知；又辨万斯大解缙布缺项及庙寝之误；又辨《士丧礼》“众主人在其后”郑《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为众子，是斩衰之亲，敖继公谓齐衰、大功之亲殊误；又谓“妇人侠床东面”郑《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谓死者之妻，万斯大乃云凡《仪礼》丧祭称主妇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郑义：凡斯之类，其说皆具有典据，足订旧义之讹。其中过於推求，转致疏舛者。如《士冠礼》注：“今时卒吏及假吏也。”彤谓《后汉志》司隶校尉、州刺史并有假。刘昭注引《汉官》：“雒阳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后汉书光武纪》有“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百官志》谓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廷尉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司隶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假佐。佐即吏也，故《志》称佐吏以下，则郑《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误。又《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注》云：“荣，屋翼也。”《释宫》引《说文》：“屋椳之两头起者为荣。”椳即檐也，檐之东西起者乃曰荣。彤据此，指郭璞《上林赋注》所云“南荣，屋南檐”者为误。考《景福殿赋》曰：“南距阳荣，北极幽崖。”是南檐通名荣之显证，亦不得云郭《注》为误。又《士丧礼》：“牢中旁寸。”《注》云：“牢读为楼。”彤虽深信郑《注》，而终以牢读为楼无他证。考焦延寿《易林》曰：“矢志怀忧，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补牢，无益于忧”为韵。《淮南子

本经训》：“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高诱《注》曰：“牢读如屋雷之雷，楚人谓牢为雷。”盖萧肴豪尤四韵，古音本通，郑《注》即从当时之读。又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至鄯善，入牢兰海。”牢兰即楼兰，尤与郑《注》暗合。彤疑无证，是未深考。

又《丧服》曰：“布总、箭笄、髻、衰三年。”《注》曰：“髻，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斩衰括发以麻，则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卻绕紒，如著惨头焉。”彤不取此《注》，别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之说，谓斩衰麻髻、齐衰布髻皆未成服之髻。其既成服，则髻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条《注》中“紒，露紒”之文以证麻布二髻外别为一露髻之髻。不知郑《注》虽云“髻，露紒”，而其下更有“髻亦用麻”之文。其注《士丧礼》亦同。盖《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髻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项却交於额，则髻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丧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髻亦用麻等句，遂指郑《注》以髻服三年之髻为露紒之髻，不用麻布，斯亦诬矣。彤安得据以攻郑耶？然自此数条之外，则大抵援据淹通，无可訾议。盖彤三《礼》之学亚於惠士奇，而醇於万斯大。此书所论，亦亚於所作《周官禄田考》，而密於所作《尚书小疏》焉。

△《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龙里县知县。是书成於乾隆丁卯。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浙江遗书总录》作十七卷，且称积帙共二千馀翻。为卷仅十七者，案《经》篇数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横隔也。

然此本目录列十七卷，书则实四十卷。盖终以卷轴太重，不得已而分之。《总录》又称末附《勘正监本石经》，补顾炎武、张尔岐之阙。此本亦有录而无书，岂《总录》但据目录载之欤？其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经》、《传》混淆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编《经》自为《经》，《记》自为《记》，一依郑氏之旧。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写混淆者，则从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陋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证尤详。虽持论时有出入，而可备参考者多。在近时说礼之家，固不失为根据之学矣。

○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车垓撰。垓字经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从兄若水皆受业於季父安行，安行受业於陈埴，埴受业於朱子。故垓是书，一仿文公《家礼》而补其所未备。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凡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皆推阐明晰，具有条理。牟楷《序》谓《家礼》著所当然，此释其所以然。盖不诬也。朱彝尊《经义考》曰：“车氏书，余所储者阙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緦麻》。卷九为《深衣疑义》。”其标题则仍称九卷，注“存”，而不注“阙”。盖未敢断后二卷之必佚。然今所传写，皆与彝尊本同，则此二卷已佚矣。据马良骥所作垓《行状》，其《深衣疑义》本别为一书，特附录於此书之后。良骥所举，用皇氏广头在下之《注》，以续衽为裳之上衣之旁者，说亦颇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第二，官至刑部尚书。是编乃其家居读《礼》时所辑。归田以后，又加订定，积十馀年，三易稿而后成。於《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於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立纲统目，其大端有八：一曰丧期、二曰丧服、三曰丧仪节、四曰葬考、五曰丧具、六曰变礼、七曰丧制、八曰庙制。丧期历代异同则有表，丧服暨仪节、丧具则有图。缕析条分，颇为详备。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於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歿。然是书蒐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於是焉。

——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於《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

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未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澧《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澧之流益如荏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虞撰。虞，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虞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

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虚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虚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抄》）。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字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

》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辑，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僭圣之议。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澹撰。澹字可大，都昌人。云庄其号也。是书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初，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澹成是书，又在延祐之后，亦未为儒者所称。明初，始定《礼记》用澹注。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澹注为主，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澹注之浅显。宋代莫善於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澹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澹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颇为论者所讥。然朱子注《诗》“騶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汭”引《尔雅》“水北曰汭”，《尔雅》无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

书。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濬？濬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濬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匱，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以陈濬《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鈇之疑。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陈濬《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濬说相发明。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象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后。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

次。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延祐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襍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澧《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畧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

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剴切。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缙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案郑康成云：“《缙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尽剴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關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缙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飧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澧《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惟《礼记》一经，於陈澧《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已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

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后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襟也，在旁襟襟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连，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袂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袂，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袂，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袂。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袂，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袂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是编因陈澧《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凡澧所遗者谓之“补”，澧所误者谓之“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澧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澧说并不载焉。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澧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诂者亦多也。凡澧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澧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月令》“群鸟养羞

”，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濬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爰不能割之故。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濬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伎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濬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濬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讖，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讖，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

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醑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贄，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緇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緇，在下曰緇。”方氏恝曰：“褻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鹤亭，钱塘人。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讎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澧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谓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后迁於新庙。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谓祔后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適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又如《玉藻》曰：“裘裘不入公门。”《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裘衣，裘衣之上有正服。”据《曲礼疏》，裘衣即所谓中衣。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裘裼衣。《后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衿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綉纁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帛若今中衣。”《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裘衣也。然则中衣但得裘衣，不得裘裼衣也。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顛，其练祥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顛，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顛以前，值练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论后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顛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疏》曰：“谓母死既葬，后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后补行明矣。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髻衰为露紒髻之误，尤为精凿不磨。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永

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祛，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后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衺金也。”衺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祛，扱衽谓之褫。”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褫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后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当见倨也。衽，檐也，在旁檐檐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后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檐檐”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后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后相属，钩边在右，前后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盖后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故诸家所见不同。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后。又郑康成《六艺论》曰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殆以《注》归之康成。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纒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史绳祖《学斋佔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人。官至给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繫，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后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是亦旁证矣。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又以关泮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

》，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於是书可谓有功。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皆为未允。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谿。其后有梁正者，题谿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谿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谿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犧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

》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犧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

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谿、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

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犧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輿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轎较贤藪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茶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僖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

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

《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辑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

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墀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墀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

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祫，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祫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则妾虽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庙。观《杂记》“父母之丧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殇”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庙。则曾祖嫡孙为之立坛，祔小功兄弟之长殇於从祖，立神而祭，不为从祖立庙也。又安得谓高祖之妾有庙乎？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

法十餘篇，亦頗見推闡。

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學也。

△《讀禮志疑》六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編以三《禮》之書多由漢儒采輯而成，其所載古今典禮，自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以及名物、器數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齟齬不合。因取鄭、孔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務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與《禮經》相發明者，悉為采入。

其有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曰《讀禮志疑》。案《禮經》自經秦火，雖多殘闕不完，而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隴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詣之醇，誠近代儒林所罕見。至於討論三《禮》，究與古人之終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篤信鄭《注》，往往不免附會。而陳澧《集說》，尤為龕陋。

隴其隨文糾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實非俗儒所能及。如論孔疏《月令》引《太史職》鄭《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并举則分年歲，单举则可互称。又祥禫主鄭駁王，廟制尊劉駁鄭。於“禮有摠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之文，謂溫直是蘊藉，不當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視學”，取孔《疏》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駁《集說》不五年不視學之說。謂《司尊彝》變朝踐為朝獻、變再獻為饋獻為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見，絕無門戶之私。至於緇、彡才、純三字，謂純當作彡才，古人字亦誤用，後來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黃《群書備考》以賈公彥訛作賈逵，人所共知，何煩深辨？而亦特立一條，為之駁正。此蓋閱書時隨筆標記，門弟子編次校刊，乃誤入正文，未加簡擇，固不足為隴其病矣。

△《郊社禘祫問》一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前答門人李塉問南北郊分祀及問有禘無祫之說，末附艾堂問。自注云：“同郡學人集於艾堂所問，此則專論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見於《周禮》，本有明文。

疑無北郊之祀者，本無庸置辨。奇齡性喜攻駁，反覆詰辨，未免繁雜。至於時祭之外，禘為大祭，所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者，語出緯書，本不足據。祫對牲為義，不對禘為義也。奇齡辯大禘與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時祭必合祭，故稱祫。則皆發昔儒所未及，於《經》義不為無補。錄存其說，亦足資禮家之採擇焉。

△《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汪绂撰。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是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於各条之下。其於三《礼》大端，若谓南郊即为圜丘、大社即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皆主王肃而黜郑玄，故颇与旧注相左。其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考《仪礼公食大夫礼》：“公迎宾入，大夫立於东夹南，士立於门，小臣东堂下，宰东夹北，内官之士在宰东上，介门西。”

盖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绂所云，则大夫及宰乃违众而独立於堂后及东西房两旁隐蔽之地矣。又《聘礼》设飨，亦云堂上之馔八、西夹六。盖数馔於宾，其陈设皆自堂及庭及门，取其罗布目前。如绂所云，则馔亦设於堂后矣。绂又谓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考《士冠礼》曰：“主人玄冠朝服，缙带素鞞。”既云素鞞，则素裳矣，与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无以异，未尝独以黄裳、玄裳、杂裳之玄端为朝服也。又《鲁语》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则士固非无朝服。绂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於房，而妇人乃独髻於室，以无西房故也。其说本孔《疏》，可破陈祥道《礼书》之惑。又谓大夫、士庙亦当有主，与《通典》所载徐邈及清河王恽之议相合。如斯之类，亦多深得《经》义，固可与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也。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其许少张榜登科。又称其元祐七年进《礼图》、《仪礼注》，除馆阁校勘。明年用为太常博士，赐绯衣，不旬馀而卒。又称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义郎。《宋史》则作官至秘书省正字。然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亦称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与廌所记同。廌又称尝为《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馀卷，内相范公为进之，乞送秘阁及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则称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则廌，振孙所记为确，公武朝廷闻之之说非其实也。其中多掎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

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天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

论禘大於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佃《礼象》今不传，惟神宗时详定郊庙礼文诸议，今尚载《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别解，与祥道驳郑略同。盖一时风气所趋，无庸深诘。然综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说后图，考订详悉。

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画，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晁公武，元祐党家；李廌，苏门宾客：皆与王氏之学异趋。公武则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是书固甚为当时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劄子竟不果上。

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

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釐析。如《士冠礼》三屨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则成於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歿。越四年壬午，张虑刊之南

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於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则别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虚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通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於是矣。

△《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其书虽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实多能补所未及，非徒立异同。如《士冠礼》“屨，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前，《通解》移置《经》文“陈器服”节末。是书亦沿袭其说，不故相诘难。至於《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饌”节下。而是书改列在“亲迎”节下。又《通解》以《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二句，别为“祭行”一节，在“奠菜”节之前。而是书以此二句附於“庙见”节之末。盖是书“庙见”，节《通解》之所谓释、奠也。揆以《礼》意，较《通解》为有伦次。又《通解》割《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谓当在《家语冠颂》内，疑错简於此《经》，颇涉臆断。是书则仍《记》文之旧，不从《通解》，尤为详慎。亦未尝曲相附合也。盖《通解》，朱子未成之书，不免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亦尚未一一考证，使之融会贯通。永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视胡文炳辈务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其已定之说、未定之说，无不曲为袒护者，识趣相去远矣。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金匱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於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短钉，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

——右“礼类”《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於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茵、郑馀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於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於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祔庙在卒哭后，於礼为太遽。

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於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輓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於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祔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袂，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於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於《行状》，其《序》载於《文集》，其成书之岁月

载於《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於《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於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

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

《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耄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於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於《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详，只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馀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谱》、《

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於后，而一一详证之。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於《易本义》九图及是书断断辩论，不肯附会。

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金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於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书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於《文集》、《语类》者，以类纂集，分为五目：曰《总论》、曰《冠昏》、曰《丧》、曰《祭》、曰《杂仪》。缕析条分，具有统贯。虽采辑不无遗阙。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然朱子说礼之言，参差散见，猝不能得其端绪。光地类聚而区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学礼者亦为有功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

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器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

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

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

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礼类存目一△《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闽书》作同安人，未之详也。是书本俞庭椿、王与之之说，谓冬官一职散见五官。又参以诸家之说，订定天官之属五十九、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五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之属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故《周官》虽曰三百六十，而兼摄相半。如掌葛徵絺绌、掌染草敛染草之类，每官掌一事，无是事未必有是官也。”

其说皆自信不疑。《周礼》一书，不过阙《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间

，俞、王二家倡为异说，而五官俱乱。葵又从而推波助澜。《闽书》称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今诸书散佚，惟此书为世所诟病，转以见异而存。据葵《自序》，书盖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

虚殫一生之力，使至今谈《周礼》者称俞庭椿为变乱古经之魁，而葵与王与之为煽助异说之党，不亦慎欤？其书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题曰《周礼注》。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数，而题曰《周礼冬官补亡》。《经义考》又作《周礼全书》，而注曰：“一作《周礼补亡》。”案此书别无他长，惟补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补亡》之名著录焉。

△《周礼集注》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乔新撰。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谓《冬官》不亡，大约沿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及晏璧伪托吴澄之说，臆为窜乱。如引邱葵说，谓太史直笔而书，为天官之属无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读礼书而协事”，又曰“以书协礼事”，又曰“执其礼事”，然则《太史》当入《春官》，《经》有明文可据。《唐职官志》以太史合属礼曹，是其遗意。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经，且不明史矣。又如引伪本吴澄《考注》说，谓诸子掌国子之倅，使之修德学道，当入教官之属，不知《诸子》之职曰“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盖主以戎事诏国子，故隶《司马》。今徒以修德学道之语，并入《司徒》，则《夏官都司马》之职曰“掌其政学”，亦未尝不及於教，将并移入《司徒》欤？是皆妄取前人谬戾之论，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后义例，率不能自通，徒为谈《周礼》者所诟病耳。

△《周礼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笺》，已著录。兹编亦其所著《梓溪内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说，而参以伪本吴澄《考注》，复以己意进退之。凡为《五官叙辨》五篇、《六官图说》一篇、《周官剔伪》一篇、《周礼正经》六篇。删旧本《考工记》，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鄆长、里宰、邻长、土训、诵训、司稼、草人、稻人、场人、囿人、载师、閭师、县师、均人、稍人、旅师、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什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舂人、舍人、仓人、廩人、遗人、委人、稿人，《夏官》之掌畜、职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遯师、司勋、量

人，以属《冬官》。《明史》芬本传称：“芬精於《周礼》，尝谓《周礼》视《仪礼》、《礼记》犹蜀之视吴、魏。疾革，其子请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礼》为恨。”

於是经可云笃信。夫俞氏之书为荒经蔑古之祖，芬不能订正其讹，乃嘘其已烬之焰而更加厉焉。甚且删削旧文，十几二三。自命曰“定本”，慎弥甚矣。

△《读礼疑图》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辩论《周礼》赋役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说，以为战国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礼》者为图辨之。后三卷依据《孟子》立断，因及后代徭役、军屯之法，论其得失。大旨主於轻徭薄赋，其意未始不善，其说亦辨而可听。然古今时势各殊，制度亦异，有不得尽以后世情形推论前代者。至其牵合《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欲改《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之文，谓四当作五。又增“四都为同”一语，则更辗转窜乱矣。盖本传姚江之学，故高明之过，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记述注》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此编因《考工记》一书文句古奥，乃取汉唐注疏参订训诂以疏通其大意，於《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

盖仿谢枋得批《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诵习，以当古文选本，於名物制度绝无所发明。末附《考工记图》一卷，亦林希逸之旧本，无所增损也。

△《周礼训隽》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深撰。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书略无考证，而割裂五官归于《冬官》，则沿俞庭椿辈之谬论，无足录也。

△《周礼因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是书以民极为《周礼》本原，盖本叶时《礼经会元》之说，谓《诗》蔽以一言曰“思无邪”，《周礼》蔽以一言曰“为民极”也。其驳夏休《井田谱》之妄，亦卓然有识。然其文如语录，寥寥数条，未为详备，不足以言诂经也。

△《周礼发明》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瑶撰。瑶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编於六官之后各为总论一篇。《冬官》一职则杂取司徒之属补其阙，盖用《三礼考注》之本。所录《经》文颇多删节，所谓发明者寥寥数页，亦仅如乡塾之讲章。

△《周礼述注》六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金瑶撰。瑶有《六爻原意》，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己卯。前有瑶《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条，谓《周礼》之文为汉儒所窜改，其中有伪官乱句，悉为考定，别以阴文书之。大旨本元吴澄《三礼考注》、明何乔新《周礼集注》之说，而又以臆见更定之。其《补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议》、《改文议》二篇，即评论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乱入五《官》之邪说，倡于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变乱古文，为经学之蠹贼。至吴澄《三礼考注》，本晏璧所伪托，实亦沿三家之流弊。何乔新之《集注》，又其重佞也。瑶未见俞、邱之书，遂奉吴、何为鼻祖。所定伪官乱句诸条。若亲得周公旧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无稽更不足辨矣。

△《周礼说》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徐即登撰。即登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丰城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书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载《考工记》。末一卷为《冬官阙疑》，盖亦取俞庭椿之说，但尚未敢改《经》耳。然明言某官移易为最允，某官移易为未协，已毅然断为当改矣，何阙疑之云乎？△《批点考工记》一卷（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字法。每节后所附注释，亦颇浅略。盖为论文而作，不为诂经而作也。

△《周礼完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此书亦谓《冬官》散见於五官而又变幻其辞，谓阳分六官以成岁序，阴省冬官以法五行，穿凿尤甚。中间横生枝节，不一而足。如《典瑞》职“王晋大圭，执镇圭”，晋即搢字，郑众《注》本不误。

贾《疏》云：“搢，插也。谓插大圭长三尺玉笏於带间，手执镇圭尺二寸。”其义亦最明。而敬谓“接见曰晋。晋，进也。行礼从容渐进，如日之升”，以附会於《经》文“朝日”之语。果终岁如是乎？此亦务胜古人之过矣。

△《周礼古本订注》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宪，莆田人。万历中以荫官太仆寺寺丞。是编《自序》，谓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吴澄、何乔新五家补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补，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阙，何必强臆以乱成经。

因取古本订正之。其持论甚允。而附叶时《冬官补亡》一篇於《考工记》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说，又自相矛盾矣。其注亦皆揣摩文句，无所考正，非解三《礼》之法也。

△《古周礼》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万历癸丑进士。是书谓之古《周礼》者，自别於俞庭椿诸人之改本也。其注皆抄撮旧文，罕能通贯。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视他家之变乱古经，与其妄也宁拘矣。

△《考工记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字穆如，宣城人。是书《凡例》有曰“此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参之郑康成，下而合之周启明、孙士龙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学，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观其书，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据殊少，则《凡例》盖道其实也。其中时亦自出己意，攻驳前人。如“貉逾汶则死”，此汶本齐鲁间水，陆德明音释不误，而昭庆谓此是岷江，不当音问，引《史记》为证。不知《史记》固汶与岷通，未尝以《考工记》之汶为岷山也。

△《重订古周礼》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编不用俞庭椿改本，与郎兆玉相同。其称“重订”，当即因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叙官》於“惟王建国”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汉艺文志》，是书原阙《冬官》，汉儒补以《考工记》，未免割裂圣经，不必妄为补缀。”而六卷仍列《考工记》，乃自违其说。其注释多剽窃朱申《句解》，体例尤为猥杂。殆庸劣坊贾托名，未必真出仁锡也。

△《周礼注疏合解》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采撰。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戊辰进士，官临川县知县，福王时为礼部员外郎。《明史文苑传》附见《张溥传》中。采与溥为复社领袖，在当日声望动天下，然此书疏浅特甚，岂亦托名耶？△《读周礼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不全录《经》文，但每段标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注於汉唐旧说颇不留意。如《稻人》下驳郑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沟洫。不知旁加一夫即所谓闲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猎九经，而三《礼》则用功较浅云。

△《古周礼释评》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孙攀撰。攀字士龙，宣城人。是书因朱申《周礼句解》稍为订补，别以音释、评语标注上方，如村塾读本之式，均无足采。惟当明之季，异学争鸣，能不删削《经》文，亦不窜乱次序，兢兢守郑、贾之本，犹此胜於彼焉。

△《考工记纂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县人。是书主於评点字句，於《经》义无所发明

。名为《纂注》，实仅剽袭林希逸《考工记图解》之文。其误亦皆沿林本，惟《经》中“軌”字皆改为“轨”，独与林本不同。考《诗匏叶篇疏》曰：“《说文》云：轨，车辙也。軌，车轼前也。”轨声九，軌声凡。《辇人》之“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郑司农云：“軌谓轼前也。《大馭》‘王祭两轂，祭軌，乃饮’古书軌为范。”杜子春云：“軌当为范。”《小戎传》曰：“阴，掩軌也。”《笈》曰：“掩軌在轼前，垂辇上。”然则诸言轼前，皆谓軌也。《中庸》云：“车同轨。”《匠人》云：“经涂九轨。”《注》云：“轨谓辙广也。”是二字辨别显然，林希逸《图解》尚不误。今明哲于希逸之误皆袭之，其不误者转改之，亦可谓不善改矣。

△《周礼说略》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礼》之中偶有所见，即摘其一节一语而疏之。以非解全《经》，故云《说略》。书中多引郝敬之说，则在敬以后矣。大抵议论多而考证少。如谓官属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检其数，乃赢其一，如《易》之大衍虚其一也。可谓穿凿无理。又如《牧师》“孟春焚牧，仲春通淫”，与《月令》季春游牧不合。盖鸟兽孳尾，多乘春气，《经》特略举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无几，不必过泥。而此书谓《月令》为秦时书，秦地寒凉，万物后动，故后《周礼》一月。不知秦地即周地，无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见其随文生义，不能深考事实矣。

△《周礼文物大全》（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其版为蓝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属，次为制度器物诸图，终以诸儒传授图。大抵转相剽袭、摹写失真。如王宫制图，外朝为致民三询之地，雉门为人民观法之区，则外朝应在雉门之外，而此图列於库门之外。

他若裘冕无旒，六贄未备，坛壝市肆，亦弗详载。盖乡塾兔园册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杨甲作《六经图》，其《周礼》图曰《文物大全》，与此书之名相合。又国朝庐江卢云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经图》重为编辑，其《周礼》图亦曰《文物大全》。然杨氏图凡四十有三，卢氏图凡五十有一，均与此本不符。疑坊肆书贾於卢氏《五经图》中摘其《周礼》诸图，而稍稍窜乱之，别为一书以售其欺耳。

△《周礼订释古本》（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前有康熙丁丑《自序》。大抵宗俞庭椿之说而小变之，谓《冬官》未亡而不必补；《考工记》之文奇变而轨乎法，非周公莫能为之；虚其官而详具其法，官省则繁费减，法详则凡事有。

作五官可以兼摄，《冬官》可无设也。其说甚巧。然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周公安得称郑之刀？又得称秦无庐？是开卷即无以自解，更奚论其他也？其解“九赋”云：“邦中四郊即乡遂地。”是并百里为郊、六乡在远郊、六遂在甸之异，亦未详考。惟《遂人》沟洫说云：“《遂人》所谓十夫者，十井之夫也。”

其云十夫有沟，则是十井之遂同归於沟也，故《匠人》谓之井间。既谓之间，则非一井可知。”较旧注差为明晰耳。

△《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愈撰。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中岁贡生。《江南通志》载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当即是书。其分卷各异，殆传写者不同也。书中采前人之说多本诸王昭禹《订义》，亦间有发明。其中有最驳者数条，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康成《注》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诸侯之贡也，不用先郑之说。愈谓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贡天子。其说颇诋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传》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广，故取贡者多。”

如愈所说，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贡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贡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贡天子。则尊反贡轻，而卑反贡重矣。昭公十三年《传》又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郑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卿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是食采者卑与尊同，故云卑而贡重。是周制甸服贡重，尚不过四分之一，岂邦国所贡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勋》文曰：“凡颁赏地，三之一食。”《注》云：“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与《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为王之所食，与《大司徒》文例义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独於此别生异说，似未贯洽全经也。又《小司徒》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曰：“此谓造都鄙也。”

愈乃曰：“四县为都，计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车六十四乘，视百乘之家犹逊焉。而《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当天子六乡、六遂十五之一。

是犹不足称小都，而况大都乎？”今考《春秋》隐公元年《传》：“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杜《注》谓都城当国三分之一，非谓田邑车乘当国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为难。且四县为都，本小都也，积四小都乃为大都。今愈以四县之都为大都，於郑《注》尚未详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曰：“惟卿备百邑。”

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为采邑之极。”《坊记疏》谓公之孤、侯伯之卿与天子之三公分，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宁以不及百乘为嫌耶？至四县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谓得兵车六十四乘，尤舛误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郑读“乘”为“甸”，谓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谓“乘”字不当改读，遂谓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

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则兴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书以示讥耶？又《韩诗》“维禹陈爻之”，《毛诗》“陈爻”作“甸”。陈爻训曰乘，甸亦训曰乘。古陈、乘、甸三字音同，故读乘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难郑氏也。他如谓郊社相对，社即祭地，更无北郊；九夫为井即十夫有沟，都鄙乡遂不异制：则均袭旧文，无庸更辨者矣。

△《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典制罕所考证，惟推求於文句之间，好以臆断。如“王斋日三举”，所以增一举者，谓助气以行礼。

而世沐谓三字误，当作不。则致斋岂茹素之谓乎？《乐师》职“帔舞”，帔之为羽，无可疑者。而世沐独取先郑袞除之义，亦为未合。《考工记》“画绩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为仁义相资，礼智相合，健顺相成，亦过於穿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编力攻《周礼》之伪，历引诸经之相牴牾者以相诘难。大旨病其官冗而赋重。案古经滋后人之疑者，惟古文《尚书》与《周礼》。然古文《尚书》突出於汉魏以后，其传授无徵，而牴牾有证。吴棫所疑，虽朱子亦以为然。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盖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虽相排击，然先后二郑，咸证其非伪。通儒授受，必有所徵。虽其书辗转流传，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

像其词，迄不能如《尚书》一经，能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也。斯大徒见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又见前代官吏之滥，赋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无是事。

竟条举《周礼》而诋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惩羹吹齏，至於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魏禧疾明末诸臣屈身闯贼，遂疑《论语》论管仲、召忽一章为不出於孔子，其亦此类欤？△《周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设为或问，辨《周礼》出战国之末，不出刘歆。凡十七目：一论《周礼》非汉人伪作，凡四条。一论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条。一论古无三司名。一论冢宰。一论《周礼》与《尚书》、《大戴礼》表里。一论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论司徒、司空。一论天地四时之名所始。一论宰夫。一论官名、官职同异。一论人数多寡。一论禄数不及人数。一论分土三等同异。一论九州闲田。一论《周官》非秦制。一论罗氏攻《周礼》之缪。一论与他经同文。而其书与目不甚相应，盖亦其门人所误题也。其持论是非相半。如《小宰》纪六官之属各六十，贾《疏》谓指宫正至夏采诸职。奇龄谓《经》文“其属六十”乃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长官，如后世所称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所属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无阙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拟一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数，则《肆师》下大夫四人，即为属官，如后世所称曹郎矣。乃《肆师》之职曰：“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贾《疏》曰：“肆师与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命数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据此则肆师明为宗伯副贰之官，即经文亦明云肆师掌礼治事如宗伯之仪。今奇龄必屈肆师为属吏，同于后世之曹郎，其说似弗能通。奇龄又以《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于《王制》、《孟子》，遂据《周礼》谓封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即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约为之制，公不过五百里，侯不过四百里，伯与子男以是为差。其说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则奇龄所谓公不过五百里者则已过之矣。加封之制，不应已创之而已又隳之也。故《司勋》文曰：“凡赏无常，经重视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数矣。奇龄立论，大率类此。其他不无翼经之说，然以为战国人作，则仍用何休六国阴谋之说，与指为刘歆所作者亦相去无几。阳虽翼之，阴实攻之矣。与其以《仪礼》为战国之书，同一好为异论，不足据也。

△《周礼节训》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钞》，已著录。是编名曰《节训》，盖节录而训释之也。《经》文既非完本，所辑注文又皆不著名氏。观其《自序》，盖家

塾私课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备兔园之一册”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於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赋敛财贿。”郑《注》：“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苞谓九赋即九职邦、郊、甸、稍、县、都之田赋，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关市之赋，即商贾百工之贡也。山泽之赋，即虞衡之贡也。园圃藪牧，即邦、郊、甸、稍、县、都之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即邦、郊、甸、稍、县、都之人。今考《载师》，首言园廛，次近郊，次远郊，次甸、稍、县、疆，明别园廛於甸、稍、县、疆之外，则九职之园圃，不得合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可知。苞以九职之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而九赋之关市、山泽岂独出於邦、郊、甸、稍、县、都之外，《经》文又何以别举之乎？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而园圃、藪牧、嫔妇、臣妾、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遂强入於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庶乎九职、九赋得混为一，即以斥郑《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郑《注》此文，实据本文“财贿”二字起义。《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锡予之财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此皆以泉为财。《荀子》曰：“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则以刀布为财，与田税为食对举。《经》於九府既云敛财贿，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九赋所以供九式，故九赋曰财贿，而九式曰财用。凡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资於穀者少，资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歛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不过当关市之一赋，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资泉於邦、郊、甸、稍、县、都等，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恐终年常不给也。考《汉书本纪》，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贾捐之传》：“民赋四十，丁男三岁一事。”是一岁每丁不过赋十三钱有奇。又《新论》：“汉宣以来，百姓赋钱，岁馀二十万，仅二百贯耳。”较之后代封樁、留州诸色目，不及万分之一。而周之九赋，视之亦云薄矣。乃苞袭宋人之说，犹以郑注“口率出泉”为厚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为之息。”苞以刘歆增窜

此节，附会王莽，且谓《司市》职“以泉府同货而敛賒”，则有賒而无贷明矣。今考《周书大匡解》曰：“赋洒其币，乡正保贷。”又《管子》：“发故屋，辟故窳，以假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是齐之家有贷，由於国有贷也。又《左氏传》：“齐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注》曰：“除逋责。”又成二年《传》亦曰：“楚乃大户已责，逮鰥救乏。”考责即是贷，故《小宰》曰：“听称责以传别。”郑《注》：“称责为贷予。”贾《疏》：“称责谓举责生子。”

於官於民，俱为称也。”故房玄龄注《管子》“责而食者几何家”，亦以责为出息也。然则贷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见於《小宰》，又见於《春秋传》、《管子》，而苞指为王莽创制，误矣。《管子治国篇》曰：“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注》：“倍贷谓贷一还二。”此所谓横敛也。若以国服为之息，约所出不过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济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鲜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经》，不亦过乎？又《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苞亦指为刘歆之所窜。不知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通计之，则四十分而税六，犹是什一而少强耳。贾《疏》引《异义公羊》云：“什一据诸侯邦国，《载师》特据王畿。王畿税法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劳、远者逸故也。诸侯邦国无远近之差者，以其国地狭少，役赋事暇。”

据此，则赋逾什一者止王畿内四百里。而通邦国万里计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贡》因九州差为九等，荆州田第八、赋第三，雍州田第一、赋第六。

《通典》谓《禹贡》定税什一，而轻重有九等之不同。则知什一乃统九州计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礼义宗》谓税俱什一，而郊内、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诋《经》文，亦为勇於自信。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颯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

曹操复古九州以自广其封域，可因以议《禹贡》冀州失之过广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是书就《周礼》中可疑者摘出数条，断以己见，分《别伪》、《辨惑》二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已录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周礼集传》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朱子曾称《周礼》为天理烂熟之书，表章虽明，而训释未逮。诸儒之说

，不能有醇无疵。因远稽博采，上推列圣之因革，下鉴列代之兴衰，以窃附於《诗》、《书》、《集传》之后。”其自命甚高。今观其书，不过随文释义，无所考证。

多引先儒议论及后世事迹，曼衍牵合，亦非诂经之正体。惟《考工记》之前，复旁搜官名於传记之中，以补《冬官》之阙，计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权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据。昔钱〈粤只〉病俞廷椿以后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旧，因著《冬官补亡》三卷，所补凡二十有一。其与炤相同者，惟后稷、农正、农师、水师、匠师、工师、舟牧、工正、圻人九官，司空则不立大、小之名。馀尚有十一官，为文炤所未载。殆由未见〈粤只〉书欤？△《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是书汇辑汉、唐、宋、明以来及国朝李光地、顾炎武、方苞之说，分为五部。凡疏解《经》义者，曰《正义》。於本义引伸旁通者，曰《通论》。考订注疏之失者，曰《辨正》。综列后世事迹、援史证《经》者，曰《馀论》。别著新义、以备参考者，曰《存异》。

书各六卷，而总以《翼疏》为名。其《正义》六卷，则又每卷自为上下。皆采辑前人之说，不以己见参之。书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条例》十二则。

△《周礼会要》六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王文清撰。文清号九溪，宁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编以《周礼》注疏浩繁，但约括诸家，略疏字义，以便读者。其《凡例》称《经》文一字不遗，亦一字不动。然《叙官》亦《经》文也，自五官之长外，馀官则俱删之矣。

△《周礼质疑》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有《学诗阙疑》，已著录。是书摘《周礼》旧注及前人经训互相参证，间亦取后代之事以引伸其义，颇与郑、贾为难，然臆断多而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汉儒，独三《礼》注疏不敢轻诋，知礼不可以空言说也。青芝视之太易矣。

△《周礼辑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多本《周礼订义》，攻诂郑《注》。若谓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马》“凡令赋，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专指邦国；又力斥《小司徒》郑《注》旁加之说。此类皆袭前人绪论，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鬯，诸臣之所昨也。”兆锡谓皆有舟与皆有鬯对举

，则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礼图，六彝为上尊，盛三斗；六尊为中尊，盛五斗；六罍为下尊，盛一石。故《尔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孙炎《注》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然则罍本下尊，不待兆锡申说。若以舟为尊，则未会此《经》之义。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鸡彝、鸟彝则曰“裸用”，於献尊、象尊则曰“朝践用”、“再献用”，於罍则曰“诸臣之所昨”，独於舟不著所用，则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锡但知“皆有舟”与“皆有罍”对举，谓舟与罍同，而不知“皆有罍”句下有“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别无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证也。考郑司农曰：“舟，尊下台，若今时承槃。”《乡射记》曰：“命弟子设丰。”《注》云：“设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侧尊，用斚，士侧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盖亦犹是。安得曰尊？贾公彦《疏》谓舟宜若后世酒船，陆佃亦谓若今酒船。殆以形类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即舟也。如此之类，颇伤於臆断。至若辨贾《疏》北郊用裘之说，谓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后世遂至天地合祭。谓《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为制赋之成数，《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为出军之实数。此类亦自树一义，不为无见。

然遽诋郑玄为过始，又谈何容易也？△《周礼拾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大潜撰。大潜，安溪人。是书采辑《注》、《疏》及诸家之说，间附以案语。然於礼家所聚讼者，如币馀之赋，马氏与林孝存、王与之之说不同；井田之法，《孟子》与《汉志》不同；九献之礼，诸儒各异：皆并采其说，不加论断。书中多载李光地说，盖大潜为光地之族云。

△《周礼三注粹钞》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诸生。是书诠释《周礼》，而不录《考工记》。其《冬官补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复古编》，谓《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中。其后王次点、邱吉甫皆因之，吴草庐遂为《考注》”云云，是所据之本为俞廷椿《复古编》，则所谓“三注”当即指王、邱、吴三家。而书中不标名氏，直以己意融贯成文，又多迂阔不情之论，为三家之所无。莫明其体例何似。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论治法、道法，无一字及著书之旨。

○附录△《周礼井田谱》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会稽人。绍兴中进士。楼钥《序》云：“以上书补官，一试吏而止。”亦未详为何官也。其书因井田之法，别以己意推演，创立规制。於乡遂之官联、沟遂之纵横、王侯之畿疆、田莱之差数、兵农之相因、颁禄之多寡、门子游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庙之位、城郭内外之分以及次舍庐室

市廛次叙，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车和门八节，皆摹绘为图，若真可坐言起行者。

其考订旧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莱田，以时治之而已，不必尽耕作也。

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属，刈之复生，采之复出也。不然，既不谓之易，则一家之力岂能岁耕田百亩、莱二百亩？盖莱者刈获之名，虞人莱所田之野是也。

”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亩。適长用力，所谓可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复可耕，则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谓之馀子。虽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则亦三人，故庶子谓为馀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为国，地方百里则可以为同。《春秋》萧同叔子，何休注以为国名是也。”又曰：“五十里为则，《大宗伯》曰：‘五命赐则’。《注》云：‘则者未成国之名’。以汉制考之可见。”如是之类，尚可存备一说。至於以《管子》“经言”解《论语》“自经於沟渎”为经正沟渎之制，则附会甚矣。夫阡陌既开以后，井田废二千馀载矣。虽以圣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剽平城堡，驱天下久安耕凿之民，悉夺其所有，使之荡析变迁，以均贫富。一二迂儒，乃窃窃然私议复之，是乱天下之术也。使果能行，又岂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时瑞安黄毅乃为作《答问》一篇，条举或者之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陈傅良之《序》有曰：“其说以不能成都鄙者为闲田，不可为军师者为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掇，备其数，不必具其员，皆通论。馀多泥於度数，未必皆叶。”

似稍稍致其不满。永嘉之学，虽颇涉事功，而能熟讲於成败，此亦一证矣。此书《宋志》著录。明唐枢作《周礼论》，力斥其谬，则枢尚及见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无用之书，传之者少也。惟《永乐大典》之内全部具存，检核所言，实无可采。姑附存其目，而纠正其失如右。

△《周礼沿革传》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号庄渠，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迁国子监祭酒，未上卒。谥恭简。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取《周礼》六官之属，证以秦汉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仅有《天官》、《地官》、《春官》，盖未成之稿也。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沿袭。校於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自序》一篇故摹典故，亦此意也。

——右“礼类”《周礼》之属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内三部无数，《附录》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释宫》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原载《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然实李如圭作，編集者误入，说见如圭《释宫》条下。

△《仪礼节解》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诋先儒。此编尤误信乐史“五可疑”之说，谓《仪礼》不可为经，尤其乖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如《士昏礼》“升自西阶”一条，《经》於飨妇而后云“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则未飨以前妇固不得以主自处，婿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阶，在妇为无专制之义，在婿则亦犹舅姑於妇先以客礼之义。而敬谓父在子不由阼，不知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而此时何以即席于奥耶？盖由此升者，特以道妇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条，又谓新妇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理未当。不知此是妇人肃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无可疑也。又如《士冠礼》七体、二十一体，度数宜详。《公食大夫礼》“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与陈祥道《礼书》谓诸侯当十三、天子当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数语了之。知其於考据之学终浅，非说《礼》之专门也。其间有可取者，如裼裘有衣之裼裘，有玉之裼裘，郑《注》泥《玉藻》之文，於《聘义》还玉还璋，皆以为易衣加衣之仪；《覲礼》“匹马，卓上”，盖卓立向前之义，郑《注》误以卓为的；及《公食大夫礼》又鼎{𠬞鼎}“若束若编”非以茅为鼎之类。敬之所辨，亦时有千虑之一得，然所见亦罕矣。

△《礼经集注》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字蓬元，堂邑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书主朱子《仪礼》为经之说，大旨以郑《注》为主。其间自出新义者，则多所未允。如《士冠礼》文“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於母。”郑《注》以适东壁为出阼门，贾《疏》谓母冠子无事在阼门外，故子出阼门见之。敖继公不从郑义，以适东壁为在东堂下，其说已非。凤翔又以为适东壁者又升自阼阶，适东壁房前，北面见母。是时母已在房，果如所言，则“降自西阶”之后，仍当有“升阼阶”之文，何以《经》文无之耶？此类数处，皆立异而不能精确也。

△《读仪礼略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於《经》文不全录，第曰自某至某。所录多敖继公、郝敬之说，取材颇俭。其自为说者，亦精义无几。

△《仪礼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逐节逐句分解，撮标注义，颇为明简，较所注他经稍善，然亦疏於考证。如《士冠礼》云：“阙项青

组纓。”汲古阁本郑《注》：“阙读如‘有頰者弁’之頰，滕薛名鬻为頰。”世沐谓字书无此鬻字而疑之，不知鬻本当作籩。《后汉乌桓传》云：“犹中国有籩、步摇。”注云：“籩音吉悔反，字或为帼。”盖籩、帼二字通。《续汉书輿服志》云：“太皇太后、太后入庙，翦鬣籩。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绀纁籩。”《广雅》曰：“籩谓之〈巾兒〉。”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俱作籩字，可以正刊本作鬻之讹。至若《释名》曰：“籩，恢也，鲁人曰頰。頰，倾也，著之倾近前也。”即郑《注》滕、薛名鬻为頰之确证。而《释名》作籩不作鬻，则汲古阁本郑《注》作鬻，其误显然。世沐心知其误而不能究其所以误，殊核之未审。又此书多载郑《注》所引古今文，然阙漏不可枚举。即如《士冠礼注》云：“古文闌为{執木}，闌为蹙。”又云：“古文旅作胪。”又云：“今文纁皆作熏。”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为柄。”

又云：“古文啐为呼。”又云：“古文亶为瘳。”又云：“今文格为嘏。”此九条俱失载，则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礼》“戒宾”节在“筮宾”之前，而世沐谓戒宾当在筮宾之后。今考郑《注》，戒宾者，戒主人之僚友；筮宾者，筮其可使冠子者。盖先戒众宾，后乃於众宾内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贾《疏》谓取人之法先筮后戒。今以此宾是贤者，必知是吉，故先戒宾。宾已许，方始筮之。以其贤，恒自吉，故先戒后筮。此义最易晓，而世沐谓当先筮后戒，疏矣。至谓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则意复词缚，具文滋伪。又谓字冠者不当有祝词之类，尤臆断之说也。

△《丧礼吾说篇》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奇龄说经，好立异义，而颠舛乖谬，则莫过於是书。大旨以子夏《丧服传》为战国以后人伪作，故逐条攻击，务反其说。其叛经之尤者，如谓丧服有齐衰无斩衰。考《释名释丧服》曰：“斩衰，不缉其末，直翦斩而已。齐，齐也。”故郑注《丧服传》曰：“斩，不缉。齐，缉也。”与《释名》之义相符。奇龄乃谓齐而不缉，乃齐之本名。而从而缉之，则又以缉齐得名。三年之重齐不缉，期功则缉之。然所谓齐而不缉，仍是《释名》“斩衰，不缉其末”之说。又何必阳改其名而阴存其实乎？至谓期功以下之齐乃缉，则齐衰三年者皆已不缉，是改斩之名下同於齐，又改齐之实上同於斩。支离怪变，弥为不可究矣。奇龄以《周礼》、《仪礼》同出战国人伪撰，故於《周礼司服职》齐衰、斩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龄所最信者也。考昭公十年《传》：“晋平公卒，叔向曰：孤斩焉在衰经之中。”杜预《注》曰：“既葬，未卒哭，犹服斩衰。”明为斩衰之确证。乃

引《杂记》“三年之丧如斩”语，谓非服斩之义。襄公十七年《传》：“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纁斩，苴经带杖，菅屨。”是断断不得谓之非斩服者。奇龄亦谓“斩”字下属“苴经带”为句，乃斩苴麻以为经带。《荀子》一书，亦奇龄之所最信也。考《三年问篇》明出斩衰之名，不能复辨，则曰《礼论篇》中但有齐衰无斩衰，《三年问篇》乃后人妄改。夫稍可穿凿之处，即改易其训诂句读以就已说。至必不可掩之处，则遁而谓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复有可据之书乎？奇龄又谓三年之丧当为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无解於《荀子礼论篇》“二十五月而毕”之文，遂谓毕者乃毕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后又加禫服九月。考《间传》曰：“中月而禫，禫而纴，无所不佩。”孔颖达《疏》曰：“此谓禫祭既毕，吉祭以后，无所不佩。”又《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丧大记》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檀弓》曰：“是月禫，徙月乐。”

《间传》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饮酒者先饮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诸礼经，显有典训。今奇龄谓禫后服縗冠素端者凡十月，与《经》义无一相合。岂先王制礼之意乎？其他若谓父在为母不当期年，父母不当为长子三年，皆据律以议《经》。至谓本生父母不当降在期服，传重者不必嫡孙，则不特叛《经》，且背律矣。岂非恃其博洽，违心巧辨哉？△《仪礼训义》十七卷（庶吉士蔡廷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题“康熙庚申”，则近时人也。其书以一篇为一卷，第约取《注》、《疏》而参以朱子及杨复之说。其余诸家，概不采录。虽颇简易，然礼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尽，《注》、《疏》以外，限以朱子师弟二人，遂举诸儒而屏之，殆非该贯之道也。

△《仪礼释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标曰《释例》，实止释服一类，寥寥数页，盖未成之书。其释冕服一条，辨注家冕广八寸、长尺六寸、绩麻三十升布为之之误，谓礼家相传八十缕为升，古布幅阔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当今之五尺，二尺二寸当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经二千四百缕。是今尺一分之地，须容十七缕有奇，虽绩麻极细，亦不能为此。其说验诸实事，最为细析。又谓冕有前旒无后旒，故《大戴礼》及东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汉明帝制冕旒有前无后，正合古义。《玉藻》云“前后邃延”，不过谓冕长尺六寸，前延后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谓前后皆有旒也。其说与郑《注》互异，亦可相参。惟宗陈祥道之说，谓《周礼》之韦弁即爵弁，其说过新，不可信。考《士冠礼》“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

爵头然。或谓之緇，其布三十升。”《周礼》“凡兵事韦弁服”《注》曰：“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此爵弁、韦弁显异者也。惟《书》云：“二人雀弁执惠。”伪孔《传》云：“雀韦弁。”似即以爵弁为韦弁者。然孔颖达《疏》云：“据阮谿《三礼图》，雀弁以布为之。此《传》言雀韦弁者，此人执兵，宜以韦为之。然下言冕执兵者不可以韦为冕，未知孔意如何。”则孔《疏》於此《传》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韦为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韦弁。故《释名》曰：“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韎韦为之，谓之韦弁。”二语极为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礼司服》有韦弁无爵弁，贾《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变及天子哭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义颇得。如必谓韦弁即爵弁，《司服》未尝遗爵弁，则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杀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杀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韦弁不得服。

其制甚明。如韦弁即爵弁，士於礼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礼》曰：“爵弁服纁裳”乎？且《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既有爵弁服，而《聘礼》曰：“君使卿韦弁归饗饩。”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则是既有爵弁，又有韦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载为疑也。永又补祥道之说曰：“《诗》方叔将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皆爵弁服之鞞也。”

今考《诗》“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笺》曰：“云命服者，命为将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韦弁，服朱衣裳也。”据此，则即《左氏传》所云“韎韦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鞞，殊无显据。又《诗》“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笺》曰：“此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丧，服士服而来，未遇爵命之时，时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贤，任为将军。”《疏》曰：“将军之时，犹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据此，则《经》云“以作六师”，盖将受命为将军，非已临六师而以爵弁之韎韐为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即临戎可知。永引此二诗，亦未为确据。盖永考证本精，而此则草创之本耳。

△《仪礼易读》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駟撰。駟字德淳，山阴人。《仪礼》经文诘曲，《注》、《疏》浩繁，向称难读。是编刻於乾隆乙亥。於《经》文诸句之中，略添虚字联络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头讲章之式，汇诸说於上方。大约以郑《注》、贾《疏》为主，而兼采元敖继公《集说》、明郝敬《集解》及近时张尔岐《句读》诸书，间亦参以己意。取便初学而已，不足以阐《经》义也。

○附录△《五服集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骏撰。骏，常熟人。是书成於正统戊午。考论五服之制，设为问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礼》，当代之制则遵明太祖《孝慈录》。所采诸书，不过十馀种而已。《明史艺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考《序》末有“大明岁次壬申进德书堂新刊”字，则此本犹属旧刻，不由窜乱。《明史》误以六字为一字耳。

△《读礼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有《诗问》，已著录。是书取礼家丧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杂论俗礼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条。间有可采，而师心之处为多。

△《服制图考》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从子也。是編集历代丧服礼制，每条下分古有今无、古无今有、古重今轻、古轻今重四目。后为《杂问篇》，凡三十九条。所引经传礼书及诸家文集，颇称该洽。然斩衰之丧有三十四条，而所引仅三十一条。如《政和礼》所载“夫为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从夫之丧”及《孝慈录》所载“为人后者，为所后祖母之丧”，皆古今异制，而建子未及详载。又齐衰杖期，如《仪礼》所载继母嫁，从，为之服报，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载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服仪。亦古今异制，当一例详辨者，亦皆脱略。则考核尚未甚密也。

△《读礼纪略》六卷、附《婚礼广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长洲人。是书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丧时所作。皆以纠正世俗之误。其间有泥古而过者，如母丧齐衰三年，固古者丧无二斩之义。然自明洪武以后，凡律令之文，皆云为母斩衰。仍欲依《丧服》之文服齐衰，等而上之，将遵古礼为母期年耶？是乱王制也。昭穆祔迁之说，陆佃已与何、张异议。至同堂异室而无左昭右穆之次者，朱子已云“为礼者犹执祔祖之文，似无意义”，而两存其说矣。董祥必欲昭迁而穆不动，穆迁而昭不移，不几於亲尽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亲尽乎？其他微文琐节，事事绳以古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实多滞碍而难行。至於丧亲匿丧之类，皆律有正条，悬如日月，更不待断断辩论矣。后附《婚礼广义》一卷，斟酌今古之间，较为易行。然皆前人家仪所已有，无劳复衍为也。

——右“礼类”《仪礼》之属九部，一百五卷，《附录》四部，二十二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礼类存目二△《批点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谢枋得撰”。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

宋末为江东制置使。临安破后，即弋阳起义兵。兵溃后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胁送燕京，遂绝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义传》。是编莫知所自来。明万历丙辰，乌程闵齐伋始以朱墨版刻之。齐伋《序》称得谢高泉所校旧本，亦不言谢本出谁氏。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鏞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以七十二候分属於二十四气，各训释其所以然。考《礼记月令》，本无七十二候之说。《逸周书时训解》乃以五日为一候。澄作《礼记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然不闻更有此书。其说以《经》文所记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习见，乃博考《说文》、《埤雅》诸书，兼访之於农牧，著为此编。然考证名物，罕所发明。又既以蝼蝈为土狗，又载鼯鼠五技之说，自相矛盾。既以虹为日映雨气，又引虹首如驴之说，兼采杂书，亦乖解经之法。疑好事者为之，托名于澄也。

△《檀弓丛训》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谏大礼，谪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本前有慎《自序》，后有永昌张含《跋》。盖慎在滇中，采郑、孔、贺、陆、黄、吴诸家注义，以补陈澧《集传》所未备。然如胡寅以檀弓为曾子门人，与子思同纂修《论语》。魏了翁又断为子游门人。此书既单行，何得於著书之人略而不叙，但引孔《疏》数言，无所订正。又言思为子游之子，《注》复遗之。至大夫遣车五乘，与《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语。盖边地无书，姑以点勘遣日，原不足以言诂经也。

△《就正录礼记会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宗周撰。周字维翰，兴化人。嘉靖辛卯举人，官至马湖府知府。是编於先王之制、先圣之言多以意断制，悬定是非。其义皆不考於古，其体亦近於语录，颇不雅驯。

△《礼记明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觉撰。觉，江阴人。《江南通志》作武进人。嘉靖辛丑进士。书末有南京礼部郎中巴郡刘起宗《跋》，称沟东王子。沟东盖其别号也。是书大抵据陈澧《集说》，专标字音，因书而及其义，因声而及其形。其所引诸书，删节详略，初无体例，亦间有不著出典者。虽於订正俗读，不为无功，要亦乡塾课蒙之

本而已。

△《礼记集说辨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长洲人。以选贡授绍兴府训导。是书所论，凡《曲礼》六条，《檀弓》九条、《王制》三条、《曾子问》二条、《文王世子》一条、《礼器》一条、《郊特牲》一条、《内则》五条、《玉藻》二条、《大传》一条、《少仪》一条、《丧大记》二条、《祭义》一条、《表記》一条、《缙衣》一条，盖未竟之书也。嘉靖丁未，陆粲刊冠所作《濯缨亭笔记》，附载於末。然笔记为杂说，而此书究为经解。今仍析为二，各著录焉。

△《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有《今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书以陈澹《集说》为未得《经》义，故别采先儒旧说以为此注。於郑、贾《注》、《疏》间能体会，然訾斥《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问》云：“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庙，归设奠，服赐服，於斯乎有冠醮，无冠醴。”师曾谓齐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为迟，何必因丧而冠？冠礼三加而醮，冠毕而醴，若诸侯大夫服赐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无醴？遂指二句为误，当云“有冠醴，无冠醮”。

盖师曾以《仪礼士冠礼》之三醮一醴并为周人一代之制，故谓三醮之时各有醮，冠毕而又醴。今《经》文既无三加，则第当有醴，不当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时并无三醮，待冠毕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礼，故《经》文次在冠毕而醴之后，先本朝而后前代也。《士冠礼》郑《注》、贾《疏》甚明。此《经》因遭丧杀礼，故改冠后之一醴为一醮，自用周制。师曾不考《注》、《疏》，误执殷礼，故有是说。盖於三《礼》经义未能融合。仅随文而生义，宜其说之多误也。

△《礼记目录》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乾行撰。乾行字玉岩，福宁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是书首有嘉靖乙卯锺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经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礼衡藩，乃以公之士类。今观其书，割裂《周礼》、《仪礼》，散缀於《礼记》之中，不复别识。与朱子《经传通解》之例，已大相刺谬。又以小学故实窜入《经》文，混合为一，尤为庞杂。其注或一节附论一篇，或十馀节附论一篇，多牵引道学语录，义皆肤廓。

△《礼记辑览》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养相撰。养相，睢阳卫籍，凤阳人。嘉靖丙辰进士。其书盖为科举而设，不载《经》文，惟以某章某节标目，循文训释，不出陈澹之绪论。

△《礼记要旨补》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戈九畴撰，闻人德行增补”。蔡必大《序》又称：“古睦守戈公以闻人先生旧所传《要旨》版行，先生独弗是，曰是吾土苴也。因取旧稿改窜补缀，以备一家之言。”据此，则是书始终出德行手，九畴特刊行之耳，与标题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经义考》载闻人德行《礼记要旨补》十六卷，又载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戈氏书既载其后，不应闻人氏书先云补，尤为舛互。此本仅有十卷，而兼题二人之名。其书乃乡塾讲章，每节下缀以破题，最为猥陋。殆书贾以二家之言合并窜乱，以成此本欤？明季坊本，其不足信类如此，不足深诘也。九畴字雨泉，锦衣卫人。嘉靖己未进士。据蔡必大《序》，其官为严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馀姚人。嘉靖戊戌进士。据吕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谪。其详则均不可考矣。

△《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马时敏撰。时敏字晋卿，陈留人。隆庆中贡生。是编不载《经》文，但如坊刻时文题目之式，标某章某节，而敷衍其语气。其名“中说”者，谓折众说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陈澹《集说》，未见其折中者安在。

△《礼记新义》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汤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阳人。朱彝尊《经义考》叙其书於王翼明、赵宦光之前，盖隆庆、万历间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书与先儒传注多所牴牾，如解“纯素”谓纯字不当读准；解“负剑辟咎”谓负剑为长者背负童子：皆不可为训。惟於名物度数偶有考证，间或可备一解耳。

△《礼记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依文训义，多作语录之体。间有新说，则多与《经》义违背。如《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郑氏《注》：“纯，缘也。”《玉藻》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训最明晰。舜牧乃云《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此纯字亦将作饰缘解乎？是并字义未及详考，而漫与郑、孔为难也。

△《檀弓辑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字子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郑《注》全录，於孔《疏》则删繁存简，谓之《疏略》。其陈澹诸家之说，则分行附书，各略以己意为论断。所论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从《正义》非门徒而达礼之说；孔子少孤一条，释其慎也即如字，谓必诚必信曰慎，不从郑氏改慎为引之训：皆有可取。然於丧礼异同，反

无是正，未免举小而遗大耳。

△《檀弓述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是书集郑《注》及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如二三子群居则经，辨郑《注》以为朋友之非；速贫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为传者之缪：皆为有见。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如王廷相论立后笄榛，与王应麟考证苍梧之类，皆事关《经》义，而转与论文剩语列在上方，亦非体例也。

△《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言《礼记》者当以郑《注》为宗。虽朱子掎击汉儒，不遗余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礼注》。盖他经可推求文句，据理而谈。三《礼》则非有授受渊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谓“未仕者不税人”，税当为褻。“国君七个，遣车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涂之行，若祀道涂，则祀土矣。又谓“乡人禴”是袒禴相逐，不读为阳，郑训为强鬼，非也。又谓“动乎四体”为人之四体，非龟也。凡此之类，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义者，固足以匡郑氏之误。至於《曲礼》“葱处末”，郑训为熟葱，本自不误。盖上文有脍炙、有醢酱。脍为细切之肉，腥细者为脍，炙为炮肉，皆二物也。葱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来。而敬引“井渫不食”，谓即渫字，通为屑，盖葱屑也。考之《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古无训为屑者也。又谓醴酒浼于清，汁献浼于醴酒，犹明清于旧泽之酒，本以茅泝醴盛於醴，和之以水，加郁金汁以献，如今人以水和饮陈酒之类。旧泽谓旧酒醴厚如膏泽。郑援《周礼》，谓明酌为事酒，醴酒为盎齐，清为清酒，汁献作汁沙，旧泽当作旧醴，皆误。今详推郑义，皆援据精详，无可驳诘。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断。又谓裘上有衣，不宜又加以禴，多衣则累，古义不明。不知锦在裘上，上有絺衣，经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议古？又谓孚尹，孚为信，尹为割，郑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达，犹诚信之及人，若第训孚为信，则下文固有信字在，岂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讖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入，而大致则贯穿群籍，所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於伪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

△《礼记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童维岩撰。维岩字叔嶷，钱塘人。其书但标举题目，论发作法。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

△《檀弓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应仁撰。应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编取《檀弓》上、下二篇，删节陈氏《集说》，益以诸家评注，而参以己意，亦往往失之臆断。如“何居”之居，谓不应音姬，当作何处讲，则并不知古义。又“君子有终身之忧，故忌日不乐”，盖以丧期有限，而思慕无穷，故於此日戒之终身。而应仁谓一日不足以概终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枣，谓之日日忌，尤曲说矣。

△《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梧撰。梧字凤阁，一字峰珍，泾阳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青州府同知。是书不载《经》文，但如时文题目之式，标其首句，而下注曰几节。大旨以陈澧《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如郑《注》释“曾子吊於负夏”一条，谓“填池”当作“奠彻”。胡氏诠谓池以竹为之，衣以青布，所谓池视重霤者。填者县也，鱼以贯之，谓将行也。与郑大异。而此书但云填池当作奠彻，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复考订同异。又如“孺子<享黄>”一条，论设拨之制，谓设拨是设置拨榆沈之人。盖以榆性坚忍，所谓“不剥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难转，故设拨以拨輻。其说本诸陆佃，与郑《注》读拨为拂者迥殊，亦不题出陆名及参校郑义。凡此之类，不可胜数。盖钞撮讲章，非一一采自本书，故不能元元本本，折众说之得失也。

△《礼记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汤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佾都御史，巡抚甘肃。其父三才，尝作《礼记新义》三十卷，已著於录。此本乃道衡居忧之时，自采陈澧《集说》、徐师曾《集注》，掇其所长，裒为一编，而以己所偶得，附载书之下方，故名《纂注》。与《新义》截然二书。卷首标题，亦不名《新义》。

而李维楨、胡士容二《序》皆称曰《礼记纂注新义》，竟合两书而一之，殊为舛误。朱彝尊作《经义考》，但载三才书，而不及此书。殆亦误以为一也。独是刊书之时，道衡尚在，不应不一视维楨、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则理所不可解耳。

△《礼记手书》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鸿恩撰。鸿恩，黄冈人。万历中举人。此书成於崇祯癸未，乃乡塾课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有《考工记通》，已著录。此编亦取便於初学，体例与所解《考工记》同。其释“曾子易箦”一章，谓寝簟无定制，不过大夫华而士朴。案古制流传，虽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数与夫粉纯、黼纯之异及车旂衣服之别

推之，则大夫、士之簠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簠，则簠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异说也。

△《礼记意评》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泰贞撰。泰贞字道子，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而亦未敢尽略其制。盖名物度数，不可以空谈测也。泰贞此书，乃弃置一切，惟事推求语气。某字应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场屋之讲试题，非说经之道也。

△《说礼约》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馀姚人。天启中贡生，官弋阳县知县。是书乃坊刻讲章，於名物制度绝无考证。其注《王制》有曰：“三命玄，再命絺。”考《周礼》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疏舛矣。

△《礼记敬业》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杨鼎熙撰。鼎熙字缉庵，京山人。崇祯庚午举人。是书专为举业而作，径以时文之法诂经。又删去《曾子问》、《明堂位》、《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宋人《礼部韵略》，凡字出丧礼者不载，已为纰谬，然未敢删《经》也。至明代而丧礼不命题，士子亦遂弃而不读。如鼎熙辈者，汨于俗学，乃并《经》文去之。时文盛而经义荒，此亦一验矣。宋人亦以《檀弓》为丧礼，故“何居”之“居”，《韵略》不载，杨伯岳《九经韵补》欲增之。此篇独有《檀弓》，盖以坊选古文多录之，以为有资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以一篇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无注亦存《经》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实义者仅十之一，馀皆诠释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说，谓不可信，考证尤疏。惟前有《三礼总论》，言异同之故，乃颇有可采。

△《檀弓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编每章皆摘录陈澧《集说》，而以评语载於上阑，如唐韩愈、宋谢枋得、元吴澄、明杨慎、茅坤诸家悉采入之，而谢氏之说独多。

△《礼记提纲集解》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元复撰。元复字汉标，号嵎庵，诸城人。是书不列《经》文，但如时文之式，标某章某节题目，随文衍义，以陈氏《集说》为主。盖经生揣摩弋获之本也。前有李焕章《序》。焕章以淹通名，未必肯序此书，或托名欤？△《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沐於《易》、《诗》、《书》、《春秋》皆有完书。此《经》则但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余乃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及其从子熾所分注，而沐总其成。书内又有张燧、张焄所注者，《内则》一篇，则又全用陈澧注。庞杂湊泊，无复体例。《自序》谓他经皆疏略，《五经》阙一不可。又谓“耄矣倦於勤，不得已，会同志而属之以分注”云云。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礼记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澧之文，而简略弥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间。”世沐释元日曰上辛，释元辰曰郊后吉日。

今考《正义》：“甲乙丙丁等谓之曰，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谓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独断》曰：“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午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与用元日异者也。今世沐知元日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为亥日，但云郊后吉日，是并未考《正义》也。又《月令》：“令百工审五库之量。”世沐云：“库门设此五库。”今考《玉海》引《三礼义宗》曰：“因其近库，即以为名，非即於库门设此五库也。”《周书作雒篇》“应门库台元阒”，盖谓库门亦为台门之制。

《公羊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外阒两观，诸侯内阒一观。”此两观、一观之地，岂遂以为可设五库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馛，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无乐，至日中馛馛乃用乐劝馛。”今考《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卒食，以乐彻於造。”此非谓馛馛之食也，而侑食皆有乐，故《玉藻》孔《疏》曰：“言馛馛之时，奏乐而食。”馛尚奏乐，即朝食奏乐可知。此义甚显，而世沐疑其无乐，疏矣。观其《自序》，世沐手录此稿时，年七十四矣，可谓耄而好学，而其书如是。盖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也。

△《礼记偶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与所为《学礼质疑》相表里，皆欲独出新义，而多不能自通。如谓《士丧礼》所云乘车、道车、馹车即是遣车，则士亦有遣车，郑《注》谓士无遣车误。又谓牲体不载於遣车。今考《杂记》：“遣车，疏布鞮，四面有章。”《注》：“鞮其盖也。四面皆有章蔽

，以阴翳牢肉。”而《既夕》记荐乘车，鹿浅臂、干笮、革鞞，载旃，纓轡、贝勒，县於衡。但称鹿臂，则仅覆式之章，而无四面之章可知。又凡丧车之有轡者，《经》文必特著之。《杂记》曰：“其轡有褱，缁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为轡。”又曰：“士轡蒲席以为裳帷。”其於遣车，亦特著曰布轡。《士丧礼》经文於乘车详及臂、笮、鞞、旃、及纓轡、贝勒之细，而不著轡及四面之章，则异於遣车明矣。又《士丧礼》：“乘车载皮弁，道车载朝服，稟车载蓑笠。”而《杂记》曰：“遣车疏布轡，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载糗。”盖载牲兼载糗也，与载皮弁、朝服、蓑笠不同。乃斯大谓遣车载糗而不载牲，乌知载皮弁、朝服之车又岂容兼载糗乎？又郑注“置於四隅”，谓以此遣车置於椁之四隅。故《周礼巾车》云：“大丧饰遣车。”郑亦云：“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盖遣车小，故可以人举之，置诸椁中。即斯大亦信其说。若《士丧礼》之乘车、道车、稟车，贾《疏》云：“此三车皆当有马，故有纓、轡、勒。”则非人力之所能举而椁之所能容也，与遣车安得合而为一？《檀弓》曰：“诸侯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是遣车载牲之明证。乃斯大谓个与介通，七乘、五乘乃视七介、五介之数。今考《杂记》曰：“遣车视牢具。”《注》：“言车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车。”

据此，则《杂记》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车载牢具，故其数视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谓遣车不载牲，於《檀弓》、《杂记》显相刺谬。《特牲礼》曰：“佐食盛胾俎，俎释三个。”郑《注》：“个犹枚也。”《有司彻》曰：“乃摈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士虞礼》曰：“举鱼腊俎，俎释三个。”《少仪》曰：“太牢则以牛左肩臂臠九个。”是个为牲体，诸经凿凿。斯大於《檀弓》乃废个之正文而从介之借读，影响甚矣。斯大又谓《杂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间月卒哭。若亦间日虞，则终虞与卒哭相去日远，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后或间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注》曰：“有所用接之处，礼所谓他用刚日也。”贾疏《丧服小记》：“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彼据士礼而言，速葬速虞而后，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无祭，谓之变。大夫以上依时葬，及虞者后卒哭，虽远，其间不复祭。”据此，则大夫以上虞与卒哭异月，本是常礼，为赴葬、赴虞者设，并不为大夫以上虞、卒哭异月设也。然则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

忍一日离也。”故再虞、次虞，止间日一举。

若间五日、七日、九日一举，则与弗忍离之意太远。又《丧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诸侯无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据此，大夫於虞讫受服，《经》明云三月受服，则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谓大夫以上虞必与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属臆测。又斯大谓鲁有周庙，即頵宫也。鲁立頵宫之学，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后人因頵宫祀文王，故以周庙为文王之庙。今考《文王世子》：“必释奠於先圣、先师。”

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郑注《周礼》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国子，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先师之类也。斯大谓鲁頵宫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未之前闻也。又考《襄公十二年传》曰：“吴王寿梦卒，临於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於外，同姓於宗庙，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於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於周公之庙。”杜《注》“宗庙，所出王之庙。”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诸庙。”若頵宫则郑《礼器注》所谓郊之学也。为同姓哭临，不应在郊学，则周庙非頵宫明矣。《昭十八年传》：“郑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庙。”岂亦曰頵宫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谓周每年时祭皆祫，《仪礼》、《觐礼》与《曲礼》天子当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礼。深衣十二片，四片属於内衽，四片属於外衽。

其误已於所为《仪礼商》、《学春秋随笔》、黄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谓祭天之圜丘即《觐礼》之方明坛，则尤骇见闻，不足深诘已。

△《曾子问讲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载许轡以下诸人质问之辞，而各为之答。大抵掎击郑《注》、孔《疏》，独标己见。其中决不可通者，如《经》文：“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请，女家不许，壻然后别取，礼也。”盖孔氏以女家不许而男别取，与男家不许而女别嫁，互文见义。奇龄则谓壻辞婚后，女家复请重理前说，而男家反故以馀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后女家徐徐嫁之。谓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殆因何孟春《馀冬序录》深疑此记之有讹，故奇龄解以此说。然案之《经》文，全不相合。夫读古人书，当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滞於其辞。《礼记》此文，盖为届婚期而遭丧者，男或以中馈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丧，而先议别取。女或以摽梅之过期，不能待其壻免丧，而先议别嫁。故圣人明为之制，使必待三年免丧而后

请。明未三年免丧以前，不容有异说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后别嫁，必待女不嫁而后别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则断无别嫁、别取之理也。然则所谓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类至义之尽，要以必无之事，犹晋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耳。

何必作是曲说哉？况《左传》载齐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犇以嬖妾属其子曰：“必嫁之。”则嫁之为别嫁，明矣。何得解为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是皆横生臆见，殊不可从。惟谓三月庙见为庙见舅姑，谓除丧不复昏为不复行昏礼数条，尚能恪守《经》文《注》义，不为譎变之说耳。

△《礼记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其《自序》谓明太祖时专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陈氏《集说》。考《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中，已以《礼记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覲祖考之未审也。其书於《注》、《疏》录十之五，兼采卫湜、吴澄、郝敬及诸家之说，大旨取足与陈澧《集说》相发明者。《自序》谓坊本诸讲，其标宗旨、剔字句、顺口吻、联脉络、化板为圆，亦足醒人心目，故编检而分载之，附先儒后。则其作书之旨，大略可知已。

△《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大意，谓《礼记》由汉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当分章以明其义，故曰“章义”。

其说谓如《曲礼》“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当通下父子、兄弟二条为章，“儻人必於其伦”当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条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牵合为篇者，如《经解》之“天子”以下，《聘义》之“问玉”之属。有简篇互错者，如《射义》篇首之“射必先燕”节，当是领起《燕义》、《乡饮酒义》之总辞。《燕义》篇首之“秋合诸射”节，当是领起《射义》之辞。逐条讨论，时有所见。至於孔氏之丧出母及降妇人而后行礼诸条，皆徵引《仪礼》以驳前人之谬，亦间有考证。较之陈澧所注，固为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没后之事，兆锡乃注曰：“岂其未闻教之初则然欤？”是未详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也。疏略如是，而动辄排击郑、孔，谈何容易乎？△《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澄原本。国朝朱轼重订。澄有《易纂言》，轼有《周易传义合订》，皆已著录。是书篇目、注释，一仍原刻。惟轼有所辨定发明者，以“轼案”二字为别，附载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间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礼

》“左青龙而右白虎”一节云：“轼按此节，一首绝好古诗。‘急缮其怒’四字，摹写入神。予尝阅兵，壁垒森严，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静，寂无人语。

已而风动大纛，如惊鸿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声，山鸣谷应，奔涛骇浪，澎湃冲击。乃知‘急缮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见，即笔於书，后来编录校刊之时失於删削欤？△《戴记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以《礼记》多出汉儒，不免有附会古义之处，而郑康成以下诸家，又往往牵合穿凿以就其说，乃参考诸经，旁采众说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为纲，而逐字逐句条辨於后。然自信太勇，过於疑经疑传，牵合穿凿，亦自不能免也。

△《礼记类编》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元沧编。元沧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贡生。以修书议叙，官文昌县知县。是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排纂，先五典，次五礼，而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礼、乐，《广论》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末附诸礼仪节。如《曲礼》毋不敬”至“乐不可极”数语，列於《广论》敬之首，“贤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数语，列於《广论》行之首，“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至“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数段，列於开卷《通论》礼之首，颇为繁碎。《自序》云：“割截《经》文，各依门类，先儒有行之者。”且谓“此书非诵习之书，而考索之书也。诵习则《檀弓》有《檀弓》之文，《缁衣》有《缁衣》之文。考索则《曲礼》有《内则》之事，《内则》有《少仪》之事”云云。其书盖取检阅之便，然而《经》文变为类书矣。

△《学礼阙疑》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莲撰。青莲字华岳，襄城人。是书皆补正陈澧《礼记集说》之讹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无所疑者则不载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仅成七卷，自《曲礼》至《奔丧》篇止。末一卷则其弟青芝所续成也。其驳陈氏之误者，如“入临不翔”，《集说》“临，哭也”，青莲则引《周礼注》“以尊适卑曰临”以驳之，谓“临”当解作“莅”；“礼不下庶人”，《集说》从黄氏之误续“大夫抚式，士下之”之下，此谓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为一节，辞句对属：皆颇有所据。其拾陈氏之遗者，如“黄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国”，《集说》俱云未详，此引《周礼注》及先儒旧说以补之，亦多可取。然详於议论，而略於考据，又时时横生臆说。如以丧服之免为明之网巾，与吴廷华之以免为即今之衬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论文》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濩孙撰。濩孙字邃人，高邮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专

论《檀弓》之文，故圈点旁批，以栝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复缀以总评，亦附注其文义。其《凡例》谓《檀弓》有益举业，凡制义中大小题格局法律无一不备。是为时文而设，非诂经之书也。

△《礼记章句》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前有康熙戊戌《自序》，盖其未通籍时所辑也。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如以《内则》属子法，《文王世子》属世子法，《曲礼》、《少仪》、《王制》、《礼器》、《玉藻》、《深衣》属制度之类，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其后魏有孙炎，复改易旧本，以类相从。而唐魏徵亦以《戴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上之秘府。其书今皆不传。至宋朱子，尝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编次，欲取《戴记》中有关於《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於《仪礼》者仍别为《记》。

其大纲存於文集，而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则其条例与前所订又有不同。

元吴澄作《三礼叙录》，别《投壶》，《奔丧》补《仪礼》之《经》，《冠》、《婚》、《乡饮》、《燕射》、《聘义》为《仪礼》之《传》。其余三十六篇，为《通礼》者九，为《丧礼》者十有一，为《祭礼》者四，为《通论》者十二。

此则启运是书之所本也。然启运之意，则以朱子《经传通解》一书中丧祭二礼续诸黄氏，其於《礼记》不为完书，而伪本吴澄《考注》，分合增减，尚多未安。

惟国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礼记通识》。其条分规合，远过伪吴氏本。然於启运之意，犹有异同。因复更其后先，补其阙略，定为四十二篇。以《大学》、《中庸》冠於首，《明伦》、《敬身》、《立政》次之，《五礼》又次之，《乐》又次之，《通论》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内，而又取《少仪》之句以附之。《服问篇》全附入《小记》内。《檀弓》则分其半合诸《问丧》、《三年问》、《间传》、《丧服四制》而总谓之《丧义》。《郊特牲》则分其半入《礼器篇》内，而其半分入《冠》、《昏》、《祭义》。其余补附参合，或章或句，尚非一处。盖与刘向《别录》之以全篇分类者，大不同矣。

△《礼记汇编》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取《礼记》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

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

其意盖欲别勒一经，踞汉儒之上。然自孙炎以来弗能也。况心敬乎？○附录△《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诸生。是编总题曰《榆墩集选》，盖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鸣蜮”曰：“凡释者贵以迳言土名通之。释紮以宁县，释蜮以屈造，是犹释苕菜以接余弥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匱之兴，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为夏五可也。”是亦不务奥僻，不尚穿凿之旨。然注“爽死”以为爽鸠祭鸟，恐古文虽奥，不至此。解“俊风”为俊美之风，是又未考《尚书大传》“时有俊风，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注》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砚北易钞》，已著录。《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别经传而为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仪礼经传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见傅氏之书，遂以为朱子旧本，采附《通鉴前编》夏禹元年下，而句为之注，与《传》颇有异同。国朝济阳张尔岐合辑《传》、《注》为一编，附以己说。叔琳以《传》、《注》多相重复，乃汰其繁芜，以成是注，亦以己说附之。其称“传”者，《大戴礼》之文。其称“注”者，履祥之说。注中称“张氏曰”者，尔岐说。称“案”者，叔琳说也。其中如改“种黍菽糜”作“菽糜而下“菽糜”作“菽糜”；“鹿人从”，引《易》“即鹿从禽”；“丹鸟、白鸟”不主萤火、蝙蝠及蚊蚋之说；以匱为蝉；以“纳卵蒜”为二物：皆与旧说不同。至“鸣蜮”《传》中“屈造”之属，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谓为虾蟆，则牵合甚矣。

△《大戴礼删翼》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编节录《大戴礼记》而自为之注。其孙奭跋其后曰：删翼者，因旧本而删其繁冗，翼其义理者也。删其繁冗，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无忌等文。翼其义理，如《礼三本篇》据《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误是也。

有注在《家语》而从略者，如《王言》、《五义》、《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礼记》而从略者，如《哀公问》、《礼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壶》等篇是也。有注在《仪礼》外编而略互见其义者，如《夏小正》、《武王践阼》等篇是也。有旧本无注而笺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与《少间》、《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锡

之意颇悉。然古书存者仅矣，翼可，删不可也。

△《夏小正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解《夏小正》之文。或采他说，或出己意，欲仿郑玄之说《檀弓》、《注》简於《经》，故所注最略。然颇断以臆见。如“正月雉震响”，此自感阳气而震动。旧解谓雷在地中，人不闻而雉闻之，已为穿凿。锦乃断“雉”为一句，“震”为一句，“响”为一句，意训震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鸡孚粥”读粥如字，解为祝鸡声，引韩愈诗“群雌粥之”为证。然则“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为祝鸡声乎？古文简奥，传写多讹，固不必一一强为之辞。必欲尽通之，则不凿不止耳。——右“礼类”《礼记》之属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附录》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

△《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著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

△《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於《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

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

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於此书不及考订，授意於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

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

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於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

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於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於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

相土？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於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於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禘之说，谓禘禘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

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於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於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於禘禘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

郑《注》：“同之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裸。”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雝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於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於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郟大鼎於宋，纳於太庙。”

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於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

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於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於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於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春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著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

△《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於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壶》、《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記》、《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慎之甚矣。

△《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徵，未

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記》、《坊记》、《缙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於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

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於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余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轆轳也。

△《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於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

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

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

《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

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記》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僭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覲》、《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於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贗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於政而略於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

远，强为通之，必成鞅鞅。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

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於《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

△《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於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

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於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於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於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於路门外，则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

△《稽礼辩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於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繚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

，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於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適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適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適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刺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袞服，为裼衣，袞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袞，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袞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於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於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正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於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

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

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於《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

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於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於《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刺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於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於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於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

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於长子。”

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於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於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

△《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於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徵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於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於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於《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鄮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

△《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揅谦撰。揅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榦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揅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醑在户，粢醑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醑，醴醑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醑，粢醑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於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於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醑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醑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瓚酌郁鬯，后以璋瓚酌亚裸，则再裸也。

今揅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之文，增以宾裸为三裸。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裸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裸也。”《小

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瓚裸。”《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裸将”亦第奉而助王裸耳，岂自行裸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揜谦必一一反其说。

舍康庄而旁骛，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於今古之间，故於今礼多所纠正，於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

△《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榦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於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膾》、《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

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

△《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榦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於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俛，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

——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

△《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緇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於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

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雠旧本，於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濬所言不合。又图散於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

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

△《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与门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

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於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於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

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

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继母，义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於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

△《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濬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

△《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

△《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於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

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於“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适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於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於行事亦多违碍矣。

△《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於《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繅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緦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緦。”盖妾之子於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已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则为庶母服緦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

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余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诂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

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

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

《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

《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余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

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歿，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

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

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贗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简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缞，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寢。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寢，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

，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

《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衞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

。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

“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

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鞞、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道《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道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道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勋疏。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一名赤。受《经》於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

《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於竹帛，则不可考耳。《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传》亦各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范甯《集解》，乃并《经》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属下文，颇疑其割裂。然考刘向《说苑》，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经》文以“春王”二字别为一节，故向有此读。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佖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桓王”一条与《左传》合，余皆不知所引何《传》。疑甯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晋书》本传称甯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甯别有《略例》百馀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藉之资。又《左传》成於众手，此书出於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其《疏》“长狄眉见於轼”一条，连缀於“身横九亩”句下，与《注》相离。盖邢昺刊正之时，又多失其原第，亦不尽士勋之旧矣。

△《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汉郑玄撰。《后汉书》玄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书经籍志》

》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

而又别出《穀梁废疾》三卷，注云“郑玄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於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馀条、《起废疾》四十馀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编，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余并已蒐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於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归总於“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馀，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

地名本之《泰始郡国图》，《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僭号於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会图》、《长历》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

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著於录，均止十五卷。

惟元吴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馀亦多有脱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颖达《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补之。校其讹谬，釐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

吴莱《后序》亦并附焉。按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终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卫遇於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

《长历》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历数在地名、谱第后也。《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

《春秋盟会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孙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依用司空图。”则是书应有图，而今已佚。又有《附盟会图疏》，胪载郡县，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唐武后事。当是预本书已佚，而唐人补辑。又《土地名》所释亦有后人增益之语。今仍录原文，而各加辨证於下方。考预书虽有曲从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其例亦皆参考《经》文，得其体要，非公、穀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挚虞谓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以《晋书》原本如是，姑仍其旧文）。良非虚美。且《永乐大典》所载，犹宋时古本。观《夫人内女归宁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经》、《传》若干字，《释例》若干字。当时校讎精当，概可想见。如《长历》载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无壬寅。”近刻注疏本并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谓无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经》文本云“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而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后则曰“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今考

《长历》十一月丁丑朔，是月无丙辰。

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预系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误。可见今本《传》文两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讹也。如此之类，可以校订舛误者，不可缕数。

《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

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藪矣。

△《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陆淳撰。盖释其师啖助并赵匡之说也。助字叔佐，本赵州人，徙关中。官润州丹阳县主簿。匡字伯循，河东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避宪宗讳，改名质。事迹具《唐书儒学传》。案《二程遗书》、陈振孙《书录解题》及朱临作是编《后序》，皆云淳师助、匡。《旧唐书》云：“淳师匡，匡师助。”《新唐书》则云：“赵匡、陆淳皆助高弟。”按吕温集有代淳《进书表》，称以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淳自作《修传始终记》，称助为啖先生，称匡为赵子。馀文或称为赵氏。《重修集传义》又云：“淳秉笔执简，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称助、匡为淳师友。当时序述，显然明白。刘昫以下诸家，并传闻之误也。助之说《春秋》，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如论《左传》非丘明所作，《汉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实。又云：“《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左传》序周、晋、齐、宋、楚、郑之事独详，乃后代学者因师授衍而通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杂采各国诸卿家传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故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穀》之於《经》为密。”其论未免一偏。故欧阳修、晁公武诸人皆不满之。而程子则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助书本名《春秋统例》，仅六卷。卒后淳与其子异哀录遗文，请匡损益，始名《纂例》。成於大历乙卯，定著四十篇，分为十卷。《唐书艺文志》亦同。此本卷数相符，盖犹旧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全书总义，第九篇为鲁十二公并世绪，第三十六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谬及人名、国名、地名。其发明笔削之例者，实止中间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后序》称此书废已久，所得为宝章桂公校本。闻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见。吴莱、柳贯二《后序》，皆称得平阳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礼部尚书赵秉文家本。是元时已为难得，其流传至今，亦可谓岿然独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内府藏本）

唐陆淳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唐志》有淳《春秋集传》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见。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后序》称，来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间汴本。盖其书刻於开封，故南渡之后，遂罕传本。至桷得北宋旧槧，乃复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称《春秋微旨》二篇。《唐书艺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时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实称总为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误三篇为二篇，修《唐书》者因之欤？是书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自序》谓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於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其书虽淳所自撰，而每条必称“淳闻之师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谓三《传》旧说亦并存之，其义当否则以朱墨为别。今所行本，於应用朱书者皆以方匡界画其起讫。意皇祐旧槧，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阴文、阳文为别。后人传写，又艰於双钩，遂以界画代之。以非大旨所系，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旧例於此焉。

△《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陆淳所述啖、赵两家攻驳三《传》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志》，称《辨疑》七篇。《唐书艺文志》同。吴莱作《序》，亦称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莱《序》之末附载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贤学士曲出，言“唐陆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鋟梓”云云，其分於是时欤？淳所述《纂例》一书，盖啖助排比科条，自发笔削之旨。

其攻击三《传》，总举大意而已。此书乃举《传》文之不入《纂例》者，缕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诘之，故曰《辨疑》。所述赵说为多，啖说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计十七条，但明所以删节《经》文、《传》文之故。其去取之义，则仍《经》文年月以次说之。中如“郑伯克段”《传》，啖氏谓郑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断。以是为例，岂复有可信之史？况“大隧”故迹，《水经注》具有明文，安得指为左氏之虚撰？如斯之类，不免过於疑古。又如“齐卫胥命”《传》，其说与《荀子》相符。当时去圣未远，必有所受。而赵氏以为讥其无礼。如斯之类，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归于纪”《传》，《穀梁》以为不言逆，逆之道微。

淳则谓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礼闻送媵，不闻逆媵，《传》固失之。礼闻亲迎妻，不闻亲迎娣侄，淳说亦未为得。如斯之类，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实有本，而论断多疏。《公羊》、《穀梁》每多曲说，而《公羊》尤甚。汉以来各守专门，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书与《微旨》出，抵隙蹈

瑕，往往中其窾会。虽瑕瑜互见，要其精核之处，实有汉以来诸儒未发者，固与凿空杜撰，横生枝节者异矣。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冯继先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所列人名，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杂小国二十。《崇文总目》谓其以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文献通考》引李焘云：“昔丘明传《春秋》，於列国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称，多者或至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继先旧本本为旁行斜上，如表谱之体，故以图为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日次与振孙所言合。其每一人为一条，既非裒附初名之左，亦无所谓一百六十篇者，与《崇文总目》及李焘所说迥异。案岳珂《雕印相台九经例》云“《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刻本多讹错。尝合京、杭、建、蜀本参校，有氏名异同，实非一人，而合为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为二者。有自某国适他国，而前后互见者。有称某公与某年而经传不合者，或以传为经，或以注为传，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牵连而无甲乙之别。今皆订其讹谬，且为分行，以见别书。”然则今本盖珂所刊定移易，非复李焘以前之旧本。观焘所称宋大夫庄堇、秦右大夫詹传，未始有父字，而继先辄增之。若子韩晰者，盖齐顷公孙，《世族谱》与《传》同。而继先独以为韩子晰，与楚、郑二公孙黑共篇。今检验此本，皆无此文，则为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国。又《董氏藏书志》有《年表》，无撰人。自周至吴越，凡十国。征伐、朝覲、会同皆书。今此表正二十国，与《书录解题》所载同，盖即陈振孙所见也。其书在宋本自单行，岳珂雕印九经，乃以附《春秋》之后。

珂记云：“《春秋年表》，今诸本或阙号名，或紊年月，参之《经》、《传》，多有舛错。今皆为刊正。诸国君卒与立皆书，惟鲁阙，今依《经》、《传》添补。

廖本无《年表》、《归一图》。今既刊《公》、《穀》，并补二书以附《经》、《传》之后。”是此书经珂刊补，与冯继先之《名号归一图》同刻者。《通志堂经解》不考岳珂之语，乃与《名号归一图》连为一书，亦以为冯继先所撰

，误之甚矣。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孙复撰。复字明复，平阳人。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李焘《续通鉴长编》曰：“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既被疾，枢密使韩琦言於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然此书实十二卷。考《中兴书目》，别有复《春秋总论》三卷，盖合之共为十五卷尔。今《总论》已佚，惟此书尚存。

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盖笃论也。而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过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无人非乱臣贼子，则复之说当矣。

如不尽乱臣贼子，则圣人亦必有所节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诸侯、大夫无一人一事不加诛绝者乎？过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虽其间辨名分，别嫌疑，於兴亡治乱之机亦时有所发明。统而核之，究所谓功不补患者也。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故特录存之，以著履霜之渐，而具论其得失如右。程端学称其《尊王发微》、《总论》二书外，又有《三传辨失解》，朱彝尊《经义考》因之。然其书，史不著录，诸儒亦罕所称引。考《宋史艺文志》及《中兴书目》，均有王日休所撰《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四卷，或即日休所撰之书，端学误以为复作欤？然则是驳复之书，非复所撰也。

△《春秋皇纲论》五卷（内府藏本）

宋王晰撰。自称太原人，其始末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龚鼎臣《东原录》，载真宗天禧中，钱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谓事，称晏殊以语翰林学士王晰，则不止太常博士矣。王应麟《玉海》云：“至和中，晰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

今《通义》、《异义》皆不传，惟是书尚存。凡为《论》二十有二，皆发明夫子笔削之旨，而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按赵匡书中皆作赵正，盖避太祖之讳，其《尊王》下篇引《论语》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无穿凿附会之习。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专为诛乱臣贼子

使知惧，则尊贤旌善之旨阙矣。”足破孙复等有贬无褒之说。其《传释异同篇》曰：“左氏善览旧史，兼该众说，得《春秋》之事迹甚备。然於《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於圣人微旨，颇亦疏略。而大抵有本末，盖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学本於议论，择取诸儒之说，系於《经》文。故虽不能详其事迹，而於圣人微旨，多所究寻。然失於曲辨赘义、鄙浅丛杂，盖出於众儒之所讲说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时言貌之恭惰与卜筮巫医之事推定祸福，靡有不验，此其蔽也。固当裁取其文，以通《经》义。如玉之有瑕，但弃瑕而用玉，不可并弃其玉也。二《传》亦然。”亦足破孙复等尽废三《传》之说，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谓不失古义。惟《郊禘篇》谓周公当用郊禘，成王赐之不为过，鲁国因之不为僭；《杀大夫篇》谓凡书杀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见几先去：则偏驳之见，不足为训矣。

△《春秋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艺文志》，蹇遵品、王晰、家安国、邱葵皆有《春秋通义》，其书均佚不传。蹇氏、王氏书各十二卷，家氏书二十四卷，邱氏书二卷。此本仅存一卷，凡四十八条。编端冠以《小序》，称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旧文，乘以新意，正例笔之，常事削之。其有缪戾乖刺，然后从而正之，别汇之曰特笔。而《小序》之后亦以“特笔”二字为标题。盖此卷为《通义》中之一种，但不知四家中为谁氏之书耳。然如“星陨如雨”一条，《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特润色旧文，非关褒贬。以为特笔，於义不伦。至华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於恶，故先书殇公，后书孔父。《传》有明文，真特笔也，而反不及之，亦属挂漏。至於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终之以获麟，明乱极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则其说高於诸家多矣。

△《春秋权衡》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庆历中举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其弟放作敞《行状》，及欧阳修作敞《墓志》，俱称敞《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二卷、《文权》二卷、《意林》五卷。

王应麟《玉海》所记亦同。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原父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然则《传》之作在《意林》前，此书又在《传》前。敞《春秋》之学，此其根柢矣。《自序》谓《权衡》始出，未有能读者。又谓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其自命甚高。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於诸家义疏多所排斥，尤诋孙复《尊王发微》，谓其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

《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惟於敞则推其渊源之正。盖敞邃於礼，故是书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徵实之一验也。

△《春秋传》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所作《春秋权衡》及《意林》，宋时即有刊本。此《传》则诸家藏弃，皆写本相传。近时通志堂刻入《经解》，始有版本。故论者或疑其伪。然核其议论体裁，与敞所著他书，一一吻合，非后人所能贗作也。其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如以庄公围郕师还为仁义，以公孙宁、仪行父为有存国之功，以晋杀先穀为疾过，以九月用郊为用人，而“赵鞅入晋阳以叛”一条，尚沿二《传》以地正国之谬，皆不免於胶固。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主一家。每以《经》、《传》连书，不复区画，颇病混淆。又好减损三《传》字句，往往改窜失真。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为踳驳。考黄伯思《东观馀论》，称考正《书武成》实始於敞，则宋代改《经》之例，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馀波，几於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故所训释为远胜於复焉。

△《春秋意林》二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王应麟《玉海》作五卷。马端临《经籍考》则并《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总题三十四卷。今考《权衡》实十七卷，《传》实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与《宋志》合。则《玉海》作五卷，传写误也。元吴莱常作是书《后序》曰：“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辞。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劄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莱所说诚不诬也。

又敞既苦志研求，运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词，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然考叶梦得《石林春秋传》，称不知《经》者以其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於穿凿。然熟读深思，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文体之涩，存而不论可矣。

△《春秋传说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敞撰。案敞《行状》、《墓志》俱称《春秋说例》二卷。陈振孙《书录解

题》则以为一卷。盖传钞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艺文志》，独称敞《说例》十一卷，殆传写误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为十一卷也。敞《春秋传》、《权衡》、《意林》三书，《通志堂经解》有刊版。《文权》与《说例》二书，则仅有其名，绝无传本。今检《永乐大典》，尚杂引《说例》之文。谨详加缀辑，仍釐为一卷。据《书录解题》称，《说例》凡四十九条。今之所哀，仅二十五条，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又惟《公即位例》、《与例》、《使来例》、《师行例》、《大夫奔例》、《杀大夫例》、《弗不例》七条载有原文标目，馀则说存而标目复佚。今并详释本文，仿原存诸条体例，为之校补。又诸书所载，俱称《春秋说例》，惟《永乐大典》加“传”字。案是编比事以发论，乃其《传》文褒贬之大旨，《永乐大典》所载，似尚属宋刻之旧。今亦从之。敞说《春秋》，颇出新意，而文体则多摹《公》、《穀》。诸书皆然，是编尤为简古。惟说《大夫帅师例》一条，称鲁不当有三军，而以《周礼》为后人附会，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经》文“归父还自晋”，敞《春秋传》从《左氏》作“至笙”，而是编则从《公》、《穀》作“至柎”，亦颇自相牴牾。其馀则大致精核，多得《经》意。而宋元说《经》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后，已称罕覩。是编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当宝贵矣。

△《春秋经解》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觉撰。觉字莘老，高邮人。擢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题曰：“龙学孙公”，盖其致仕之时，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也。觉早从胡瑗游，传其《春秋》之学，大旨以抑霸尊王为主。《自序》称《左氏》多说事迹，《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较其当否，而《穀梁》最为精深，且以《穀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说解之。今瑗《口义》五卷已佚，传其绪论，惟见此书。周麟之《跋》称，初，王安石欲释《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传》已出。一见而有恚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邵辑《序》称是书作於晚年，谓安石因此废《春秋》，似未必尽然。然亦可见当时甚重其书，故有此说也。《宋史艺文志》载觉《春秋经解》十五卷，又《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朱彝尊《经义考》据以著录，於《经解》注曰“存”，於《学纂》、《要义》皆注曰“佚”。然今本实十三卷，自隐公元年至获麟，首尾完具，无所残阙，与《宋志》所载不符。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而无《春秋学纂》。王应麟《玉海》载《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学纂》十二卷，而无《春秋经解》。其《学纂》条下注曰“其说以《穀梁

》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宋志》既误分为二书，并讹其卷数。《书录解题》亦讹十三卷为十五卷。惟《玉海》所记为得其真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苏辙撰。先是刘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更舍《传》以求《经》。古说於是渐废。后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於学官。辙以其时《经》、《传》并荒，乃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氏》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盖以《左氏》有国史之可据，而《公》、《穀》以下则皆臆测者也。《自序》称，自熙宁间谪居高安，为是书，暇辄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龙川，凡所改定，览之自谓无憾。盖积十馀年而书始成。其用心勤恳，愈於奋臆遽谈者远矣。朱彝尊《经义考》载陈宏绪《跋》曰：“《左氏》纪事，粲然具备，而亦间有悖於道者。

《公》、《穀》虽以臆度解《经》，然亦得失互见。如戎伐凡伯于楚丘，《穀梁》以戎为卫。齐仲孙来，《公》、《穀》皆以为鲁庆父。鲁灭项，又皆以为齐实灭之。显然与《经》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隐四年秋翬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灾。乙亥，尝。庄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齐逆女。诸如此类，似《公》、《穀》之说妙合圣人精微。而颍滨一概以深文诋之，因噎废食。读者掩其短而取其长可也。”其论是书颇允。此本不载，盖刻在宏绪前也。《宋史艺文志》称是书为《春秋集传》，《文献通考》则作《集解》，与今本合。知《宋志》为传写误矣。

△《春秋辨疑》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萧楚撰。楚字子荆，庐陵人。绍圣中游太学，贡礼部不第。於时蔡京方专国，楚愤疾其奸，谓京且将为宋王莽，誓不复仕，遂退而著书。明《春秋》之学，赵昉、冯灏、胡铨皆师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独醒杂志》称所著《春秋经辨》行於庐陵。《宋史》亦载其《春秋经解》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谓其已佚，仅摭录胡铨之《序》。此本所载铨《序》，与《经义考》合，惟题曰《春秋辨疑》为小异。或后来更定，史弗及详欤？《江西通志》及《万姓统谱》皆云是书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盖有佚脱。《宋志》云十卷，今《永乐大典》所载止二卷，则明人编辑所合并也。书之大旨，主於以统制归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虽多为权奸柄国而发，而持论正大，实有合尼山笔削之义，与胡安国之牵合时事，动乖《经》义者有殊，与孙复之名为尊王，而务为深文巧诋者用心亦别。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胡铨以《春秋》登第，归拜床下。楚告之曰：“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我《春秋》乃佳。”厥后铨以孤忠说论，震耀千秋，则其师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讲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间有胡铨及他弟子所附入。谨以原注及胡铨附注别题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春秋经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集》又称其字伯直，盖有二字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尝知滁州，曾子开为作《茶仙亭记》。

《经解》诸书，皆罢官后所作，考子方《宋史》无传，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其於绍圣间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书者三十馀年。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大略相同。朱震《进书劄子》亦称为东川布衣。彝尊之说，不知何据。惟《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一条云：“子方与苏、黄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黄庭坚称为六合佳士。”殆彝尊误记是事，故云然欤？考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不能表见於世。至南渡以后，其书始显。王应麟《玉海》载，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传》藏秘书。绍兴六年八月，子方之孙若上之。是时朱震为翰林学士，亦有劄子上请。当时盖甚重其书矣。子方《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又《后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经》义，於三《传》多所纠正。如以晋文围郑谓讨其不会翟泉，以郕伯来奔为见迫於齐，以齐侯灭莱不书名辨《礼记》诸侯灭同姓名之误，类皆诸家所未发。虽其中过泥日月之例，持论不无偏驳，而条其长义，实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经解》、《本例》、《例要》、三书。《通志堂经解》刊本，仅有《本例》。今从《永乐大典》裒辑成编，各还其旧。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并阙，则取黄震《日钞》所引及《本例》补之。其他《本例》所释有引伸此书所未发，或与此书小有异同者，并节取附录。而卷袞、书名则并遵《宋史》。至子方原书，《经》文已不可见。

今以所解参证，知大略皆从《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故与胡安国《春秋传》或有异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书大旨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

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推之，而分著例、变例二则。州分部居，自成条理。考《公羊》、《穀梁》二《传》专以日月为例，固有穿凿破碎之病。然《经》书“公子益师卒”，《左传》称“公不与小殄，故不书日”，则日月为例，已在二《传》之前。疑其时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但予夺笔削，寓意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二家所说，时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经，则支离轆轳而不尽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乎委曲迁就，变例生焉。此非以日月为例之过，而全以日月为例之过也。亦犹《易》中互体未尝非取象之一义，必卦卦以互体求象，则穿凿遂甚耳。啖助、赵匡一扫诸例而空之，岂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弃象言《易》乎？子方此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学辨正三《传》之是非，而专以日月为例，则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论甚允。然依据旧《传》，虽嫌墨守，要犹愈於放言高论，逞私臆而乱圣经。说《春秋》者古来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废焉。

△《春秋例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艺文志》，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书与《本例》合并矣。朱彝尊《经义考》称《本例》、《例要》十卷，并存。而今通志堂刊之，《本例》则析目录别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数，而《例要》阙焉。盖误以《本例》目录为《例要》，而不知其别有一篇。恐彝尊所见即为此本。故曰“并存”，亦误注也。今考《永乐大典》所载，虽分析为数十百条，系於各字之下，而裒辑其文，尚可相属。较通志堂本所载目录，一字不同，灼知为刊刻之误。谨编缀前后，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编，以还子方所著三书之旧焉。

△《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张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丰乙丑乙科。何薳《春渚纪闻》、王明清《玉照新志》并载其尝官司勋员外郎，以王国侍读、侍讲官名与朝廷相紊，奏请改正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大亨《春秋通训》及此书，则称为“直秘阁吴兴张大亨撰”。盖举其所终之官也。考《左传》发凡，杜预谓皆周公礼典。韩起见《易象》、《春秋》，亦谓《周礼》在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叶梦得讥其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盖《礼》与《春秋》本相表里。大亨是编，以杜预《释例》与《经》踳驳，兼不能赅尽，陆淳所集啖、赵《春秋纂例》，亦支离失真，因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各为总论。义例赅贯，而无诸家拘例之失。振孙称为“考究详洽”，殆非溢美。元吴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礼，多与此书相出人。澄非剽袭人书者，殆偶未见传本欤？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十卷，注曰“存”。而诸家写本，皆佚其《军礼》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见。然《永乐大典》作于明初

，凡引此书皆吉、凶、宾、嘉四礼之文，《军礼》绝无一字。则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检也。

△《春秋通训》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大亨撰。是书《自序》谓少闻《春秋》於赵郡和仲先生。考宋《苏轼年谱》，轼本字和仲。又苏洵《族谱》称为唐相苏颋之裔，系出赵郡。今所传轼《题烟江叠嶂图诗》石刻，末亦有赵郡苏氏印。然则赵郡和仲先生即轼也。苏籀《双溪集》载大亨以《春秋》义问轼，轼答书云“《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惟左丘明识其用，终不肯尽言，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求之”云云，与大亨《自序》亦合。盖其学出於苏氏，故议论宗旨亦近之。陈振孙《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并作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云“已佚”。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十二公各自为卷，而隐公、庄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与十六卷之数合。

然每卷篇页无多，病其繁碎。今并为六卷，以便省览，其文则无所佚脱也。

△《春秋传》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吴县人。绍圣四年进士。南渡后官至崇信军节度使。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梦得以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主於废《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主於从《左氏》而废《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於事则考於义，不得於义则考於事，更相发明，颇为精核。开禧中，其孙筠刊於南剑州。真德秀跋之，称其辟邪说，黜异端，有补世教不浅。《宋史艺文志》又载梦得别有《春秋考》三十卷、《谏》三十卷、《指要总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谏》、《考》二书散见《永乐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概。馀皆散佚，惟此《传》犹为完书。

《南窗纪谈》载“梦得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正事实曰《考》，掎击三《传》曰《谏》，编列凡例曰《例》。尝语徐惇济曰：‘吾之为此名，前古所未见也。’惇济曰：‘吴程秉著书三万馀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云云。案此《传》不专释音义，其说已非。至於以一字名书，古人多有。即以《春秋》而论，传为通名，不必言矣。

如《汉志》所载铎氏、张氏皆有《春秋微》，《公羊传疏》有闵因《春秋序》，《后汉书》有郑众《春秋删》，《隋志》有何休《春秋议》、崔灵恩《春秋序》，孙炎并先有《春秋例》。梦得博洽，安得不见？乃以为古无此名，必非事实。且《宋志》载梦得《春秋指要总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说附

会之辞，不足据也。

△《春秋考》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梦得撰。是书於宁宗开禧中，与《春秋传》、《春秋讖》同刻於南剑州。元程端学作《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则当时犹有传本。自明以来，藏书家皆不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以次检校，尚可得什之八九。今排比缀辑，复勒成编。其书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传》者，实本周之法度制作以为断，初非有所臆测於其间。故所言皆论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辨定考究，无不精详，殆不诬也。原书前有《统论》。其后乃列十二公，逐条论叙而不录《经》文。今悉仍旧例。其卷帙则约略篇页，辑为《统论》三卷。隐公以下，以次编为十三卷，不复拘《宋志》三十卷之数。据梦得《自序》，称自其《讖》推之，知吾所正为不妄，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择为不诬，而后可以观吾《传》。然《书录解题》已先列《传》，次列《考》，次列《讖》。盖《传》其大纲，而《考》、《讖》其发明之义疏也。今仍从陈氏之《序》，次於《传》后焉。

△《春秋讖》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梦得撰。是书抉摘三《传》是非，主於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余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驳诘。虽《左传》亦据《传》末“韩魏反而丧之”之语，谓知伯亡时左氏犹在，断以为战国时人（案《经》有续书，《传》亦有续书，梦得盖未深考。语详《左传注疏》条下），昌言排击。如辨诸侯世相朝为衰世之事；辨宰孔劝晋献公及鲁穆姜悔过之言皆出附会；辨十二次分十二国之谬；辨夹谷之会孔子沮齐景公事亦出假托；辨堕郈、堕费非孔子本意；辨诸侯出入有善有恶；辨诸侯卒之或日或不日，非尽属褒贬；鲁侯之至与不至，亦不可拘牵成例。虽辨博自喜，往往有澜翻过甚之病。於《经》旨或合或离，不能一一精确。而投之所向，无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决狱，不云以决狱之法治春秋。名书以《讖》，於义既为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经师，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鞠之目，於名尤属未安。是则宋代诸儒藐视先儒之锢习，不可以为训者耳。考《宋艺文志》，是书本三十卷。又梦得自记《左传》四百四十二条、《公羊》三百四十条、《穀梁》四百四十条。今据《永乐大典》所载，参以程端学《春秋辨疑》，通加检核。《左传》阙九十条，《公羊》阙六十五条，《穀梁》阙八十四条，盖已非完帙。然其大较已略具矣。谨依类排次，釐为《左传讖》十卷、《公羊、穀梁讖》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吕本中撰。旧刻题曰吕祖谦，误也。本中字居仁，好问之子。《宋史》本传载其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赐进士，擢起居舍人。八年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为“东莱先生”，故赵希弁《读书附志》称是书为东莱先生撰。后人因祖谦与朱子游，其名最著，故亦称为东莱先生。而本中以诗擅名，诗家多称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遂移是书於祖谦。不知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经义》考尝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为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异，不独此书为然。况振孙言：“是书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数家，而采择颇精，全无自己议论。”以此本考之亦合。知旧刻误题审矣。惟《宋志》此书之外，别出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稍为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题祖谦，故相沿讹异，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谦《年谱》备载所著诸书，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独不载，固其确证，不必更以他说疑也。本中尝撰《江西宗派图》，又有《紫微诗话》，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经学深邃乃如此。

林之奇从之受业，复以其学授祖谦，其渊源盖有自矣。

△《春秋传》三十卷（通行本）

宋胡安国撰。安国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於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於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第其书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废。谨校而录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纰漏之处，则钦定《汇纂》中业已抉摘无遗，昭示海内。兹不复论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高闾撰。闾字抑崇，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历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以程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

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铨以己意，不复标举其姓名。史称秦桧疑闾荐张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楼钥序是书则云：“以直道忤时宰，一斥不复。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撓。日有定课，风雨不渝。”盖闾家居以后，历久始卒。晚年精力，尽在是书。史文言之未详也。闾大旨虽宗程《传》。然如程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杀弟之语，遂谓子纠为弟，齐桓为兄。闾则仍用三《传》、《史记》、《荀子》之文，云子纠、小白皆襄公弟。纠居长，为当立。绝不依阿牵就，务存门户之私。他如解“卫人立晋”，解“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解“取济西田”诸条，皆深得圣人之微旨。其解“及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采地。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又如以州蒲为州满之讹。亦皆足以备一解。惟隐公元年“会防”之“防”在琅邪华县东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郚”之“郚”在成阳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郚”之“郚”在东郡廩邱县东，闾皆混为一地，未免於考据少疏耳。原书久佚，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谨按次排比，薈粹成编。其《永乐大典》原阙者，则采各书所引闾说补之。首尾完具，复为全帙。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书十四卷。今以篇页繁重，析为四十卷。又《宋史》本传称闾有《春秋集解》，而《永乐大典》实作《集注》，与《书录解题》同，当是宋本原题。今并从之。至所载《经》文，多从《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盖宋代诸儒大都兼采三《传》，不尽如汉世专门之学也。

△《春秋后传》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字君举（案傅良或作传良，诸本互有异同，然其字曰君举，则为傅说举於版筑之义，故今定为傅字），号止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有其门人周勉《跋》，称傅良为此书，将脱稿而病，学者欲速得其书，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编，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传，已非傅良完本矣。赵汭《春秋集传自序》，於宋人说《春秋》者，最推傅良。称其“以《公》、《穀》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而惜其误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

师。陈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笔削，则其不合於圣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为《春秋》作《传》，非为策书作《传》。其所云某故不书者，不得《经》意或有之，必以为别发史例，似非事实。况不修《春秋》二条，《公羊传》尚有传闻，不应左氏反不见。恐均不足为傅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废象数，而谈《易》者日增。自啖助废三《传》，而谈《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经者惟《易》与《春秋》二家著录独多。空言易骋，兹亦明效大验矣。傅良於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之微旨。楼钥《序》称其於诸生中择能熟诵三《传》者三人，曰蔡幼学，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其考究可谓至详。又其书虽多出新意，而每《传》之下必注曰：“此据某说”、“此据某文”。其徵引亦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谈褒贬者，庶有豸乎？傅良别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楼钥所序盖兼二书言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残阙，不能成帙，故不复哀录焉。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其生平研究《左传》，凡著三书：一曰《左传类编》，一曰《左传博议》，一即是编。其《类编》取《左氏》之文，分别为十九目，久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颇无可采。《博议》则随事立义，以评其得失。是编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於《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其说良是。《朱子语录》亦称其极为详博。然遣辞命意，颇伤於巧。考祖谦所作《大事纪》，朱子亦谓有纤巧处，而称其“指公孙宏、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杀人”云云。然则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馀地耳。非谓巧於驰辨，至或颠倒是非也。《书录解题》载是书为三十卷。此本仅二十卷。考明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说》四册外，尚有《续说》四册，知陈氏所谓三十卷者，实兼《续说》十卷计之。今《续说》别於《永乐大典》之中哀采成帙。以其体例自为起讫，仍分著於录云。

△《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祖谦撰。是编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故谓之《续说》。久无传本，今见於《永乐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阙佚，无足采录。其馀则首尾完具，以《传》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舆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於晚年矣。其体例主於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於《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如

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好以人事附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事则尽精神，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三也”云云，虽亦沿宋儒好軋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至於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事机，诠释尤为明畅。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为出自襄公，稍为讹舛耳。盖祖谦邃於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

△《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吕祖谦撰。相传祖谦新娶，於一月之内成是书。今考《自序》称：“屏处东阳之武川，居半岁，里中稍稍披蓬藿从予游。谈馀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於下。旬储月积，浸就篇帙。”又考祖谦《年谱》，其初娶韩元吉女，乃绍兴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东阳。后乾道三年五月持母丧，居明招山，学子有来讲习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议》。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继娶韩氏女弟。则是书之成，实在丧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传误也。书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载作二十卷，与此本不同。盖此本每题之下附载《左氏传》文，中间徵引典故，亦略为注释，故析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观其标题版式，盖麻沙所刊。考《宋史艺文志》有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左氏博议纲目》一卷，疑当时书肆以成招《标注》散入各篇也。杨士奇称别有一本十五卷，题曰《精选》。黄虞稷称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见。坊间所鬻之本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并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见全书。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旧帙之可宝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沈棐撰”。棐始末无可考。惟是书前有陈亮《序》，称其字文伯，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为常州倅。忤秦桧，贬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岂别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则非湖人也”云云，其说与亮迥异。都穆《听雨纪谈》，又据嘉定辛未庐陵谭月卿《序》，以为莆阳刘朔撰，并称月卿亲见刘氏家本。此本不载月卿《序》，亦未审穆何所据。疑以传疑，无从是正。以陈亮去棐世近，姑从所序，仍著棐名。其书前以诸国类次，后以朝聘、征伐、会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为之说，持论颇为平允。本名《春秋总论》，亮为更此名。元至正中尝刊於金华。其版久毁，世罕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兴路儒学教授王显仁《序》，盖犹从元刻传录者也。

△《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辑《九经要义》之一也。其书节录《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与诸经《要义》体例并同。考了翁序李明

复《春秋集义》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哀萃以附於《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

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云云，是了翁亦尝哀辑众说以注《春秋》，其书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则尚见於是编。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削繁举要，本末灿然。盖左氏之书，详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其远胜《公》、《穀》，实在於此。了翁所辑，亦可谓得其要领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

此本仅存三十一卷，末有万历戊申中秋后三日龙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称“当时镂帙不全，后世无原本可传。甘泉先生有此书三十一卷，藏之怀古阁中，出以相示，因识数言於后。”则亦难覩之本矣。然甘泉为湛若水之号，若水登弘治乙丑进士，至万历戊申凡一百四十年，不应尚在。彭年与文徵明为姻家，王世贞序其诗集，称年死之后，家人鬻其遗稿，则万历末亦不复存。且《九经要义》皆删节《注》、《疏》，而《跋》称其订定精密，为先儒所未论及，尤不相合。

疑残本偶存，好事者伪为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纪》九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程公说撰。公说字伯刚，号克斋，丹棱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吴曦之乱，弃官携所著《春秋》诸书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仅三十七。是书前有开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许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六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小国》七卷、《附录》三卷。其《年表》则冠以周及列国，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之卿皆各为一篇。其《世谱》则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则增以妇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则有录无书，盖原阙也。《名谱》则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类列焉。《书》则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其周、鲁及列国《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各以《经》、《传》所载分隶之。条理分明，叙述典贍。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明以来其书罕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

“未见”。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体例多与公说相同。栋高非剽窃著书之人，知其亦未见也。此本出自扬州马曰璐家，与《通考》所载卷数相合。内宋讳犹皆阙笔，盖从宋刻影钞者。刘光祖作公说《墓志》，称所作尚有《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学者

。宋自孙复以后，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悉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悉《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譬诸治狱，务毁案牒之文，灭佐证之口，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公说当异说全兴之日，独能考核旧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见，以杜虚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谓有功矣。

△《春秋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托复讎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於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倦倦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於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楠鋟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於泰州。其《序》称是书期於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於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四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各条《经》文之下。今谨为哀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钞》所引补之。仍从《宋史》釐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穀》者并附案语於下方焉。

△《春秋集义》五十卷、《纲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明复撰。明复亦名俞，字伯勇，始末无考。据魏了翁《序》，知为合阳人，嘉定中太学生尔。是书首行题“校正李上舍经进春秋集义”，次行又题“后学巴川王梦应”。案朱彝尊《经义考》云：“《宋艺文志》载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载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尝见宋季旧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别有《集义》也。”此本乃无锡邹仪蕉绿草堂藏本。核其题名，与彝尊所见本相合。知《经义考》所说有据，而《宋志》误分为二也。张萱《内阁书目》称其采周、程、张三子，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他经以及《春秋》，或其说有合於《春秋》者，皆广收之。然所采如杨时、谢湜、胡安国、朱子、吕祖谦之说，不一而足，谢湜尤多。萱盖考之未审耳。《经义考》载是书前有《纲领》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载，盖传写

佚之。然“春王正月”条下自注曰：“余见《纲领》上、中二卷”。则《纲领》当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经义考》作二卷，亦小误矣。今检《永乐大典》，明复所著《纲领》尚存，谨录而补之，仍釐为三卷，以还其旧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张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书，宣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赍纸札誊写以进。书既上，除洽知宝章阁。会洽卒，谥之曰文宪。以其书付秘阁。书首有洽《进书状》，自言“於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既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詮次其说，以为《集注》”云云。考《朱子语录》深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洽此书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足破支离轆轳之陋。车若水《脚气集》乃深以洽改从周正为非，门户之见，殊不足据。

至若水谓“《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质实判断，此照《语》、《孟》例不得。《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且首先数句便难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边道是妇人，一边道是天子之世卿。诸儒讥世卿之说，自是明训。恐是举烛尚明之论，理虽是而事则非也”云云，其论亦颇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废也。明洪武中，以此书与胡安国《传》同立学官。迨永乐间，胡广等剽袭汪克宽《纂疏》为《大全》。其说专主胡《传》，科场用为程式，洽书遂废不行。今此书遗本仅存，而所谓《集传》则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官国子司业。其书成於嘉定辛未。以诸国为纲，而以《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存宋襄。又於晋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鲁》二卷，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所论多有为而发。如讥晋文借秦抗楚，晋悼结吴困楚，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於讎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言。其意犹存乎鉴戒。至於称鲁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楚庄、秦穆而进宋襄，则自解北轅之耻。置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则又隐示抑金尊宋之意。盖借《春秋》以寓时事，略与胡安国《传》同。而安国犹坚主复讎之义，琪则徒饰以空言矣。流传已久，姑录以备一家。且以见南宋积削之后，士大夫犹依《经》托《传》，务持

浮议以自文。国势日颓，其来渐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说》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进是书《表》称肄举业而罔功。李鸣复奏《举状》，称科举之外，穷经笃古。盖老而不第之士也。书成於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

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讹。

由汉以后，类例益岐，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於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按《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

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於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者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惟《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中如於南季来聘，据三《传》、《戴记》，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於滕薛来朝，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则过於疑古。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於深文。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以“同围齐”为“围”字重写之误，疑及正《经》，亦未免臆为推测。然如谓季友为巨奸窃交宫阃，则成风私事，《传》有明文，词严义正，足以为千古之大防矣。其论胡安国之书曰：“孔子虽因颜渊之问，有取於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於《春秋》，述旧礼者也。

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尊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其立义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也。

△《春秋说》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历官端明殿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有咨夔《自序》，称自考功罢归，杜门深省，作《春秋说》。按本传称理宗初咨夔为考功员外郎，以忤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为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镌秩家居者七年。是书盖是时所作也。又本传第称咨夔所著有《两汉诏令揽钞》、《春秋说》等书，而皆不载其卷数。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云“止三卷”。

《永乐大典》载吴潜所作咨夔《行状》，则谓《春秋说》实三十卷。今考是书

，篇帙繁重，断非三卷所能尽。潜与咨夔同官相契，当亲见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盖后来传闻之误耳。其书议论明鬯，而考据事势，推勘情伪，尤多前人所未发。

如以书“公子友如陈”为著季氏专鲁之始，以晋侯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立君正为异日归之之地，以书“大蒐昌间”为季氏示威於众以胁国人，皆得笔削微意。惟谓庆父出奔为季友故纵，谓刘子、单子以王猛入王城为不知有君，颇有纒纒。然弃短取长，其卓然可传者，不能没也。今《两汉诏令》等书久已散佚，此书亦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多载其文。谨哀辑编次，釐正讹舛，仍分为三十卷，以还旧观。至《春秋经》文，三《传》各有异同。今咨夔原本，《经》文已不可见，就其所说推之，知其大概多从《左氏》，而间亦参取於《公》、《穀》。今并加案语，附识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经解又绝无徵引，无从葺补，今亦姑阙之焉。

△《春秋经筌》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其意以说经者拘泥三《传》，各护师说，多失圣人本旨，故为此书，主於据《经》解《经》。其《自序》曰：“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无《传》以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又曰：“三《传》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有时得圣意者。”夫三《传》去古未远，学有所受。其间经师衍说，渐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举而刊除，则《春秋》所书之人，无以核其事；所书之事，无以核其人。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殫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郑伯克段于鄆，不言段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殫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啖助、赵匡攻驳三《传》，已开异说之萌。至孙复而全弃旧文，遂貽《春秋》家无穷之弊。蔡绦《铁围山丛谈》载鹿溪生黄沆之说曰“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逐《传》则论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书伐凡几”云云。沆从学於陈瓘、黄庭坚，其授受尚有渊源，而持论业已如此。盖皆沿复之说也。鹏飞此书，亦复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谓《经》书成风，不知为庄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阙疑。张尚瑗《三传折诸》，讥其臆解谈经，不知《左氏》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之事，不值一噓。颇为切中其病。然复好持苛论，鹏飞则颇欲原情，其平允之处亦不可废。寸有所长，存备一说可矣。

△《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人。淳祐七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兴化军。尝撰《春秋集传》，今已散佚。此《或问》二十卷，即申明《集传》之意也。大旨於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诂》，斥之尤力。考三《传》之中，事迹莫备於《左氏》，义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驳。何休《解诂》，牵合讖纬，穿凿尤多。大圭所论，於三家得失，实属不诬。视诸家之弃《传》谈《经》，固迥然有别。所著五《论》，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程端学尝称五《论》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时与《经》意不合。今考《或问》之中，与《经》意亦颇有出入，大概长於持论而短於考实。然大圭后於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明分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春秋详说》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家铉翁撰。铉翁号则堂，以荫补官。后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末有龚璘《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则堂先生归，置诸瀛州者十年，成此书。自瀛寄宣，托於其友潘公从大藏之。”

今考《宋史》本传，称铉翁在河间，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间即瀛州也。又铉翁《则堂集》中有为其弟所作《志堂说》，称：“余自燕以来瀛，卒《春秋》旧业，成《集传》三十卷。”篇末题“甲申正望”。甲申为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与璘《跋》十年之说合。下距元贞元年赐号放归复十年。与璘《跋》成书於瀛之说亦合。惟铉翁自称《集传》，而此曰《详说》，或后又改名欤？其说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抑扬予夺之所系。要当探得圣人心法所寓，然后参稽众说而求其是。故其论平正通达，非孙复、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间作《假馆诗》云：“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盖亦确然自信者。今惟此书存，其《周易》则不可考矣。

△《读春秋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陈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尝题所居曰清全斋，因以为号。朱彝尊《经义考》引卢熊《苏州志》，称深生於宋。宋亡，笃志古学，闭门著书。天历间奎

章阁臣以能书荐，潜匿不出。考郑玄祐《侨吴集》有深次子植《墓志》。据其所称，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则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称长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馀年。则深之生当在开庆、景定间。宋亡之时，仅及弱冠，故至天历间尚存也。所著有《读易编》、《读诗编》，今并未见。惟此书仅存。其说大抵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氏》。盖左氏身为鲁史，言必有据，非公羊、穀梁传闻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说《春秋》，遂并其事实而疑之，几於束诸高阁。

深所推阐，虽别无新异之见，而独能考据事实，不为虚僞恃气、废《传》求《经》之高论。可谓笃实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春秋提纲》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铁山先生陈则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时代。其始末未详。朱彝尊《经义考》列之刘庄孙后、王申子前，然则元人也。是书综论《春秋》大旨，分门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会》，曰《杂例》。每门中又区分其事，以类相从，题之曰《例》。然大抵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虽名曰《例》，实非如他家之说《春秋》以书法为例者。故其言闳肆纵横，纯为史论之体，盖说经家之别成一格者也。其《杂例》门中论《春秋》为用夏正，犹坚守胡安国之说。然安国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袭董仲舒、刘向之义。则通《灾异例》中独深排汉儒事应之谬，则所见固胜於安国矣。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俞皋撰。皋字心远，新安人。初，其乡人赵良钧，宋末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乡里。皋从良钧受学，因以所传著是书。《经》文之下，备列三《传》。其胡安国《传》亦与同列。吴澄《序》谓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名亦权輿於澄《序》中。胡《传》日尊，此其渐也。然皋虽以四《传》并列，而於胡《传》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澄《序》所谓“玩《经》下之释，则四《传》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谓专门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论矣。观皋《自序》，称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传》为宗。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时措时宜，於义不同而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称学者宜熟玩程《传》均无一字及安国。盖其师之学本出於程子，特以程《传》未有成书，而胡《传》，方为当代所传习，故取与三《传》并论之。

统核全书，其大旨可以概见，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胡传》为经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书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首为《总例》，凡分七纲、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纪二例，澄所创作。馀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袭。然澄非蹈袭人书者，盖澄之学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於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至於《经》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经》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於体例殊为未协。盖澄於诸经率皆有所点窜，不独《春秋》为然。读是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鋟木，湛若水序之。岁久散佚，世罕传本。王士禛《居易录》自云“未见其书”，又云“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是朱彝尊《经义考》之注“存”，亦仅一睹。此本为两淮所采进，殆即传写陆氏本欤？久微而著，固亦可宝之笈矣。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齐履谦撰。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前有《自序》，谓今之《春秋》，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自三《传》专言褒贬，於诸国分合与《春秋》所以为《春秋》，概未之及。故叙类此书，以备诸家之阙。凡二十有二篇，首鲁、次周、次宋、次齐、次晋、次卫、次蔡、次陈、次郑、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许、次宿、次楚、次吴。自内鲁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为次。其入春秋后降爵者，则随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吴以僭王殿焉。《目录》谓此皆国史具在，圣人据以作《春秋》者。又以诸小国、诸亡国釐为二篇，附录於末。《目录》谓此无国史，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皆先於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盖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案《春秋》如不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不从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此盖掇拾杂说，不考正经。且鲁史不纪周年，内鲁可也。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虽微加於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於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并《经》有明文。履谦漏此二条，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谓诸国皆僭称公，惟蔡仍旧章。反引《左传》为证，殊为疏舛。

又《经》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无疑义。《穀梁》“传疑故志之”之说，已为不核事实。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尤为乖谬。以其排比《经》文，颇易寻览，所论亦时有可采，故录存之。吴澄《序》称其缕数旁通，务合书法。间或求之太过，要之不苟为言。盖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辞矣。

△《春秋本义》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官国子助教，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

《左传》事迹，即参错於众说之中，体例颇为糅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故所徵引，大抵孙复以后之说。往往缴绕支离，横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贬。如《经》书“纪履緌来逆女”、“伯姬归于纪”，此自直书其事，旧无褒贬。端学必谓履緌非命卿，纪不当使来迎，鲁亦不当听其迎。夫履緌为命卿，固无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据乎？纪叔姬之归鄫，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归於夫族。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鄫，斯已刻矣，乃复诬以失节於纪季。此又何所据乎？至於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如《经》曰：“楚子麇卒”，而《传》曰“遇弑”之类耳。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春秋或问》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既辑《春秋本义》，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书。盖与《本义》相辅而行者也。其中最纰缪者，莫过於坚执周用夏正一条。反覆引譬，至於一万馀言，无一不郢书燕说。甚至於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亦谓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书，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於支离轆轳，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

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於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是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颣。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於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仝

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讞》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於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於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缺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於《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讞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於《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讞》，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讞》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於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倍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讞”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举於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

成编。

《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

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讎；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僭；书筑蛇渊圉，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

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於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缺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於《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缺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於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於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於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汭撰。汭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是书有汭《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藁，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痰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於汭，犹汭书也。汭《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汭撰。汭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馀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汭作《左传补注序》曰：“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曰：“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馀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汭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於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盖即所谓为文十馀通者。朱彝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汭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旨。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

△《春秋属辞》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汭撰。汭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於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著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其说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汭《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曰：“谓《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谓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

今沔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一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又有《与赵伯友书》曰：“承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奉纳《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行状》，又观《师说》，则於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馀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传注家，以微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於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沔撰。沔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

《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是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於杜解，为功於《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

《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沔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沔撰。其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中如谓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锡命称天子、称锡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沔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於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是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

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於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於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業。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於王，则为周正不待辨。

正月、正岁二名载於《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曰“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

以梅賾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於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

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於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於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

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於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载郑《注》数语，亦未分析畅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证尚为未密。然大纲既得，则细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钩玄》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霁撰。光霁字仲濂，泰州人。张以宁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载《张以宁传》中。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於史，以宁长於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门人石光霁作《春秋钩玄》”云云，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贬。因考《周礼》经注，详录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其有五礼不能尽括者，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之类，则别为杂书法以冠於首。每条书法之下，采集诸《传》之词，以切要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大概以《左传》、《公》、《穀》、胡氏、张氏为主。义有未备者，亦间采啖、赵诸儒之说，而总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称张氏，即以宁也。史称以宁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胡传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赖光霁能传其说。是编所引以宁之言为最多，尚可见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无撰人名氏。言“啖、赵之《纂例》，详於《经》而略於《传》。《纂疏》、《会通》之书，备於《传》而略於《经》。兹能损益其所未备。”其称许颇当。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数，疑传写者所合并。今从彝尊之说，仍析为四卷著录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内府藏本）

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国《春秋传》，高宗时虽经奏进，而当时命题取士，实兼用三《传》。《礼部韵略》之后所附条例可考也。《元史选举志》载延祐科举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国《传》定为功令。汪克宽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国为主，盖遵当代之法耳。广等之作是编，即因克宽之书，稍为点窜。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发凡》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纂修，实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给可糜，赐予可邀，天下后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广等之败阙，可谓发其覆矣。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有明二百馀年，虽以《经》文命题，实以《传》文立义。至於元代合题之制，尚考《经》文之异同。明代则割《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亦谓之“合题”。使《春秋》大义日就榛芜，皆广等导其波也。迨我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

传说汇纂》，於胡《传》谿刻不情、迂阔鲜当之论，始一一驳正，颁布学宫。我皇上又刊除场屋合题之例，以杜穿凿。笔削微旨，乃灼然复著於天下。广等旧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备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后见芟芜除秽之功；必经歧径之迷惑，而后知置邮树表之力。存此一编，俾学者互相参证，益以见前代学术之陋，而圣朝经训之明也。

△《春秋经传辨疑》一卷（内府藏本）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人。弘治丙辰进士。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官至兵部员外郎。朱国桢《涌幢小品》则称其登第后为兵部主事，仅两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读书丧明而卒。其学问行谊，不后於章懋，而以有传有不传为惜。所述本末甚详，知《经义考》以传闻误也。是书前有《自序》，题“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云“是岁品以儒学生教授於陆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国桢所纪品以成化丙午始举於乡，是书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称曰儒学生。其登第在弘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仅满两考之岁。盖《序》作於未第时，《跋》作於致仕后也。《春秋》三《传》，《左氏》采诸国史，《公》、《穀》授自经师。草野传闻自不及简策之记载，其义易明。是编论《左氏》所载事迹凡九十三条，於三《传》异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驳《公》、《穀》，盖由於此。然於宋师围曹，则疑《左氏》所载不甚明晓；於华元出奔晋一条，亦有疑於《左氏》：则亦非坚持门户，偏党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盖传钞旧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录而存之矣。

△《春秋正传》三十七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此书大旨以《春秋》本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汨之。惟当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皆可得。因取诸家之说厘正之。其曰“正传”者，谓正诸《传》之谬也。其体例先引三《传》，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为之折衷，颇与刘敞《权衡》相近。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则谓以不报故不书，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论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则谓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则人卫可矣，人蔡何为？其不人宋又何为？决非圣人之义。其论卫人立晋，则谓卫人者，他国称之之词，诸说皆不足泥。其论滕侯卒，则谓诸侯宜薨而书卒，或葬或不葬，皆鲁史之旧，圣人无所加损。论宋公、卫侯遇于垂，则谓史因报而书之，圣人因史而存之。前后议论，率本此意。《春秋》治乱世之书，谓圣人必无特笔於其间，亦不免矫枉过正。然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空之，而核诸实事以求其旨，犹说经家之谨严不支者矣。

△《左传附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字子馀，长洲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以劾张璁、桂萼谪都镇驿丞，终於永新县知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前三卷驳正杜预之《注》义，第二卷驳正孔颖达之《疏》文，第五卷驳正陆德明《左传释文》之音义。多旁采诸家之论，亦间断以己意，於训诂家颇为有裨。顾炎武《日知录》，於《驳正左传注》后附书曰：“凡邵、陆、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录。”邵者邵宝《左传觚》；傅者，傅逊《左传属事》；陆即粲也。盖炎武亦甚重此书矣。粲又有《春秋左传镌》二卷，大意以《左传》为战国人作，而刘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贱不中道，或为奇言怪说，鹜於末流。考粲以《左传》为出战国，盖因程子谓腊为秦礼，庶长为秦官，己为胶固。其以窜乱归之刘歆，盖因林栗谓《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词，尤无佐证。未免务为高论，仍蹈明人臆揣之习，所谓画蛇添足者也。故惟录此编，而《左传镌》则别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前有《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於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辩论之。大旨主於信《经》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将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曰：“《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其例皆先列胡《传》於前，而以己说纠正於后。如以《春秋》始於隐公，独取欧阳氏之说，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於“纪履緌来逆女”，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之说。於“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以为声姜、敬嬴、穆姜皆称妇，以文、宣、成皆有母称妇，以别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於“齐人来归郟、讙、龟阴田”，以为鲁及齐平而归田，不必以夹谷之会悉归功於孔子，三《传》、《家语》及《史记》皆未足据，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如此者凡六十馀条，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於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

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辨，乃推阐无馀。虽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鲜也。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云“未见”。此本只上、下二卷，实无所阙佚。殆彝尊考之未审欤？△《春秋明志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熊过撰。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著录。其注《周易》，颇不主先儒旧说。此书亦多自出新意，辨驳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桓公迁之；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卫；以晋人执虞公为存於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执以归；以甯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文公未尝杀子圉；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甯氏党；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无负斧钺徇军事：俱不免凿空立说。又如以郭公为鸟名，谓如螟蚋之类，书以纪异；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归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断。

大抵务黜三《传》，如程端学。端学不过疑《传》，过乃至意造事迹，其弊更甚於端学。然端学多缴绕拘牵，格格然不能自达。过则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卓尔康《春秋辨义》谓其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语固不诬。故今纠其废《传》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没其所长焉。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之作，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之鲁史者以其尚存《周礼》，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乃偶然异文，滕侯称子乃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

次论齐人归郟、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馀诸家之纷纷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之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迥出诸儒之上矣。

△《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是编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见”。此本凡《辑传》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盖彝尊偶误。又《凡例》

二卷今实附刻书中，彝尊亦偶未检也。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犹为醇正。其《凡例》则比类推求，不涉穿凿，较他家特为明简。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於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失笔削之微旨。樵作此书，差为笃实。其在当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学者矣。

△《春秋亿》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曰《外编》。盖其全集之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诂义。

盖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圣人所笔削。

一扫《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实胜宋元诸儒之穿凿。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者矣。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姜宝撰。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俱载是书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有所阙佚，疑或别有附录而佚之欤？其大旨虽以胡《传》为本，而亦颇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亦胥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皆无以甚异於诸家。惟向来说《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皆谓孔子有意贬绝。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於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於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谓阐笔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虽颇近科举之学，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传考误》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宋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

其意则忠，而於《经》未必尽合。其说良是。至谓安国之《传》非全书，则不尽然。安国是编，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岂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国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旧史阙文；齐仲孙来之非贬；召陵之役，齐桓不得为王德，管仲不得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谦；晋卓子立已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壻；鼯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正月书襄公在楚，非以存鲁君之名；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左传》“莒展與事以攻”当为“已攻”，齐豹非求名不得；归郚、讙、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会防”一条，义不系於胡《传》；“蔡桓侯”一条，谓葬以侯礼：亦以意为之，别无显证。石之纷如本非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例见《经》。仁一概排之，则吹求太甚矣。

△《左传属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字士凯，太仓人。尝游归有光之门。困顿场屋，晚岁乃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是书发端於其友王执礼，而逊续成之。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

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时亦纠正焉。逊尝自云：“《传》中文义颇竭思虑，特於地理殊多遗憾，恨不获遍蒐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

其用心深至，推让古人，胜於文人相轻者多矣。

△《左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明史冯恩传》。此书皆发明《左传》训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谓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无祈，有省而无禳，用鼓已末，何况於攻？董仲舒、杜预之说皆误。考《周礼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说。”郑康成《注》谓攻、说则以辞责之，如其鸣鼓。然则攻固六祈之一矣。时可所言，殊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皆谓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时可则引王肃《家语注》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於用。则胜《注》、《疏》说多矣。盖虽间有臆断，而精核者多，固赵汭《补注》之亚也。此书旧与《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标曰《元敏天池集》。意当

时编入集内，故钞本尚袭旧题。今惟录此编，而所谓《讨》与《论》者则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於《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辨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於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於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於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於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

△《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是书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之《传》，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意主於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者不敢信，《传》无《经》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义》，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议，犹说《经》之谨严者矣。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曰“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龙惟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论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阙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鹁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

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墮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讞》，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

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珣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哈噤。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汭、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之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於读者亦不无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夥於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迳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

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於《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於是也。

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义例，而不取其穿凿。反覆演绎，大旨归本於王道，允足明圣经之书法，而探帝学之本原。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圣圣相承，郑重分明，以成此一编，岂非以经世之枢要，具在斯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国作《春秋传》，张栻已颇有异议。朱子编《南轩集》，存而不删，盖亦以栻说为然。至元延祐中复科举法，始以安国之《传》悬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吴澄作俞皋《春秋集传序》，称兼列胡氏以从时尚。明冯梦龙作《春秋大全凡例》，称“诸儒议论尽有胜胡《传》者，然业以胡《传》为宗，自难

并收以乱耳目”，岂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误而从之欤？钦惟圣祖仁皇帝道契天经，心符圣义，於尼山笔削，洞鉴精微。虽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骤更，仍缀於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旧说，世以不合胡《传》摈弃弗习者，亦一一采录表章，阐明古学。盖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荡湔门户，辨别是非，挽数百年积重之势而反之於正也。自时厥后，能不为胡《传》所锢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窥》、焦袁熹之《春秋阙如编》，响然并作，不可殫数。袞钺之义，遂皦若三光。维风维草之效，诚有自来矣。臣等缮校之余，为《春秋》幸，并为天下万世读《春秋》者幸也。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为十二卷，庄公、僖公、襄公篇页稍繁，各析一子卷，实十五卷。大旨在发明尼山本义而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赐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论《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王充之论《春秋》曰：“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苏轼之论《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儒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朱子之论《春秋》亦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觚》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

，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祐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龙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駟”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於郡县。

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於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鸛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厪为延袤其厪，亦为穿凿。杜注陞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骜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贲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郟；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郟之郟非郟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

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秣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珣据为新义；翬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於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此本为汝言手稿，其中涂乙补缀，朱墨纵横，其用心勤笃，至今犹可想见也。朱彝尊《经义考》载缪泳之言，称汝言研精经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尝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诗、古文曰《渐川集》。今皆未见。盖亦好学深思之士，所由与枵腹高谈者异欤？△《春秋四传纠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义》始脱稿。是岁之夏，复续作此书，以综括大旨。相传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书中摘列《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之失，随事辨正，区为六类：一曰尊圣而忘其僭，计八条。二曰执理而近于迂，计十五条。三曰尚异而邻于凿，计二十三条。四曰臆测而近于诬，计四十三条。五曰称美而失实情，计八条。六曰摘瑕而伤锲刻，计六条。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国、郑玄之说，明周正改时改月，《春秋》正朔皆从周。其中如华督夺孔父之妻，齐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简策相传，必有所据。即就《传》文而论，亦无以断其必不然。汝言皆以为臆测近诬，转未免自蹈臆测。又《公羊》褒齐襄之复仇，固为谬戾。然纪侯谮齐哀公于周，至于见烹，则实有其事。汝言乃谓语言之故不足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谓《左传》“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犹汉称皇汉、宋称皇宋之义，则不知正月、正岁并见《周礼》，兼用夏正，实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时。无庸牵引汉宋，横生曲说。又一行、卫朴推验《春秋》日食，皆合于建寅一条。汝言无以难之，遂泛谓不足深据。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时令。建子建寅，食限无殊。一语可明，亦不必顛覆其说。如斯之类，虽或间有小疵，然六类之中，大抵皆立义正大，持论简明。一卷之

书，篇帙无几，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药石，亦可谓深得《经》意者矣。

△《读左日钞》十二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是书采诸家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阙讹。於赵汭、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所取为多。大抵集旧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钞”名。所补二卷，多用顾炎武说。炎武《杜解补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称庚申之秋，炎武自华阴寄《左传注》数十则，盖是时《杜解补正》尚未成也。鹤龄斥林尧叟《音义》之陋，所取仅三四条，持论极允。至孔颖达《正义》，家弦户诵，久列学官，断无读《注》而不见《疏》者，乃连篇采掇，殊属赘疣。至《襄九年传》“闰月”当作“门五日”，本为杜《注》，乃引以补杜，尤为床上床矣。他如於《定公八年传》，谓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张公室，阳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传》，则云“公山不狃、叔孙辄之徒据费以畔，说者谓叛季非叛鲁，其说非也。彼稔见三家不臣之迹，尤而效之，藉口於张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顿殊。又如《庄公二十二年传》，引《史记正义》以未羊巽女为姜姓之训；於《昭九年传》，又续引汪琬之说驳张守节失《左氏》之指。是一义而去取迥异。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斗辛以驳伍员之复讎，天经地义，为千古儒者所未发。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壻池非晋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之类：亦具有考证。

虽瑕瑜并陈，不及顾炎武、惠栋诸家之密，而薈粹众长，断以新义，於读《左传》者要亦不为无补焉。

△《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骥撰。骥字骢御，又字宛斯，邹平人。顺治己亥进士，官淮安府推官，终於灵璧县知县。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首载晋杜预、唐孔颖达《序论》及自作《丘明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表》一卷、《览左随笔》一卷、《名氏谱》一卷、《左传字奇》一卷，合《事纬》为二十卷。

内《地輿》有说无图，盖未成也。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学，载所著诸书与此本并同，惟无《字奇》及《事纬》，岂士禛偶未见欤？三《传》之中，左氏亲观国史，事迹为真，而褒贬则多参俗议。公羊、穀梁二家得自传闻，记载颇谬，而义例则多有师承。《朱子语录》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穀经学，理精而事谬。盖笃论也。骥作是书，必谓《左氏》义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骥於《左氏》实能融会贯

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自昔说《春秋》者但明义例，至宋张大亨始分五礼，而元吴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龄是书，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昏媾、享唁、丧期、祭祀、蒐狩、兴作、甲兵、田赋、丰凶、灾祥、出国、入国、盗杀、刑戮，凡二十二门。又总该以四例：曰礼例，曰事例，曰文例，曰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於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穀》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

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穀》虽先立於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袤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泚；曹羈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

；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婁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於《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郟”，《公羊》“郟”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郟国之女。《考古图》“许”或作“鄆”、“鲁”或作“鹵”，俱勒诸钟鼎，断非讹写。古字异文，如斯者众，未可尽以今文绳之。又谓“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昔字训夜，虽见《列子》，然不应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称“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称“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昔夜二字并用。又谓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术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异。是以后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转音。不知《檀弓》以“木”为“弥牟”，《战国策》以“包胥”为“勃苏”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类，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为未得其平。甚至“于”作“於”、“飨”作“享”，《经》、《传》处处通用，於《公》、《穀》亦缕摘之，益琐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春秋传》，分义例为二十二门，而其书则仍从《经》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汭之体，条理颇为明晰，考据亦多精核。盖奇龄长於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余。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是书为奇龄门人所编，云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惟载六卷，且云“未见”。此本於二十二门之中仅得七门，而“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编次未竟之本。虽非完书，核其体要，转胜所作《春秋传》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於平湖。以诸生荐直内廷，授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是编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并成是书奏进。据阎若璩《潜邱劄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鞞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

疏舛，颇为精核。惟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者。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殊於地理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遂立“先茅之县”一条，既不能指为何地，但称犹云苏忿生之田，则亦安贵於考耶？是则过求详备之失也。

△《春秋管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庭垣撰。据《浙江遗书总录》，庭垣，秀水人，官新昌县县丞。然不言书成於何时。前有庭垣《自序》，亦无年月。案庭垣为朱彝尊同县人，而彝尊《经义考》不载是书，则在彝尊以后矣。自宋以来，说《春秋》者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贬黜天王，改易正朔，举天下干名犯义之事，皆诬称为孔子之特笔，而不知已乱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驳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圣人，而不知孔子当日固一鲁大夫也。於周天子则其大君，於鲁公则其本国之君，於列国诸侯，则俱周天子所封建，与鲁君并尊者也。身为人臣，作私书以赏罚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乱之为，而谓圣人肯为之乎？如谓所诛绝者非在位之王公，岂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诛之乎？昌言无忌，祸之招也。纵曰深藏其书，不轻示人，然圣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图幸免，亦必无之事矣。举世袭先儒之论，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号，黜当代公卿，其将何辞以遏之”云云，其持论最为正大。又自述注释之例曰：“以《左传》之事实质《经》，以《经》之异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传》及诸儒论释，其合於义例，先后无悖者，不复置议。如其曲说偏断，理有窒碍，则据《经》文先后以驳正之”云云，其立义亦为明坦。其中如桓不书王之类，间亦偶沿旧说，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经》意。与焦袁熹之《阙如编》，其识皆在啖、赵诸儒之上，正未可贵远而贱近也。旧帙蠹蚀，字句间有残缺，无别本可以校补。然大旨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以一二断简废之矣。

△《三传折诸》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损持，吴江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外补兴国县知县。尚瑗初从朱鹤龄游，讲《春秋》之学。鹤龄作《读左日钞》，尚瑗亦作《读三传随笔》。积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书。曰：“折诸”者，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也。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传》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诸篇，皆引据典核，可资考证。惟其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每据摭汉魏以下史事与《传》文相证，往往支离曼衍。如因卫懿公好鹤遂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不一而足。与《经》义或渺不相关，殊为芜杂。然取材既广，储蓄遂宏。先儒训诂之遗，经师授受之奥

，微言大义，亦多错见於其中。

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固未可以其糠粃遂尽弃其精英。且《春秋》一经，说者至夥，自孙复、刘敞之徒倡言废《传》，后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实而臆断是非。胡安国《传》自延祐以来悬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灭项乃误归狱於季孙，由议论多而考证少也。尚瑗是书，虽未能刊削浮文，颇乖体要，而蒐罗薈粹，犹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

△《春秋阙如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广期，金山人。康熙丙子举人。是编为袁熹未成之书，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盖犹其稿本。前有其孙锺璜《跋》，亦当时手迹也。自《穀梁》发常事不书之例，孙复衍有贬无褒之文。后代承流，转相摹仿，务以刻酷为《经》义。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国，无一人得免於弹刺，遂使游、夏赞之而不能者，申、韩为之而有馀。流弊所极，乃有贬及天道者（吕柟《春秋说志》谓书季孙意如卒，所以见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乱矣。袁熹是书，独酌情理之平，立褒贬之准，谨持大义而刊削烦苛。

如隐公盟蔑，诸家皆曰恶私盟。袁熹则谓继好息民，犹愈於相虞相诈。至七年伐邾，事由后起，不容逆料而加贬辞。又谓会潜之戎，本杂处中国，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贬俱无可加。谓无骇之书名，若后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贬而去之。谓书齐侯弟年，见齐之重我，使其亲贵，非讥过宠其弟。谓书螟为虫伤苗稼，即当留意补助，不以此一事便为恶。如此之类数十条，皆一洗曲说。至於武氏子求赙，乃鲁不共命，天王诘责，岂敢反讥天王？家父求车，乃天子责贡赋有阙，《经》婉其文曰求车，不应舍其下，责其上。尤大义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读春秋》数条，论即位或书或不书，四时或备或不备，有史所本无，有传写脱佚，非圣人增减於其间。亦足破穿凿之说。近代说《春秋》者，当以此书为最。

虽编辑未终，而义例已备，於经学深为有裨，非其《经说》诸书出於门人杂录者比也。

△《春秋宗朱辨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自超撰。自超字彝叹，高淳人。康熙癸未进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大意本朱子据事直书之旨，不为隐深阻晦之说。惟就《经》文前后参观以求其义，不可知者则阙之。篇首《总论》二十条，颇得比事属辞之旨。其中如单伯逆王姬则从王氏之说，以为鲁之大夫。於秦获晋侯，辨所以不书名之故。於宋师败绩，辨所以不书公之故。於司马华孙来盟，辨胡《传》义不系乎名之说。於盟宋，罪赵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弃疾弑立

，书法见《春秋》微显之义。於齐杀高厚谓非说晋，而於卫人立晋一条尤得《春秋》深意。

虽以“宗朱”为名，而参求《经》、《传》，务求心得，实非南宋以来穿凿附会之说。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近时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阙如编》外，此亦其亚矣。

△《春秋通论》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编本《孟子》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意，贯穿全经，按所属之辞，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为旧文，孰为笔削，分类排比，为篇四十。每篇之内，又各以类从。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笔削之迹，自古无徵。《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贯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贯如雨。”原本、改本并存者此一条耳。《左传》甯殖曰：“载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经》文则曰：“卫侯衎出奔齐。”其为圣人所改与否，已不可定。至《左传》称仲尼谓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则但有改本，不知原本为何语矣。故黄泽曰：“《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正自显然易见。”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见鲁史无从辨别为憾。苞乃於二千馀载之后，据文臆断，知其孰为原书，孰为圣笔，如亲见尼山之操觚。此其说未足为信。

惟其扫《公》、《穀》穿凿之谈，涤孙、胡楔薄之见，息心静气，以《经》求《经》，多有协於情理之平，则实非俗儒所可及。譬诸前修，其吴澄之流亚欤？△《春秋长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苏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内廷，改授检讨，终右谕德。是书补杜预《长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约略篇页，釐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尤足以资考证。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皆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以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之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

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退一月就之，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

以下朔闰，因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载焉。杜预书惟以干支递排，而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厚耀明於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於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编矣。

△《春秋世族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见於《经》、《传》者，不可殫数。汉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传。今惟孔氏《正义》中偶载其文，而书则久佚。《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无存。杜预作《春秋释例》，中有《世族谱》一篇，具载其世系昭穆之详，而自宋以来，湮没不见。今恭遇圣代表章遗籍，《释例》一书，得於《永乐大典》中，哀辑丛残，复为完帙。独《世族谱》仅存数条，仍不免於阙略。厚耀当时既未睹《释例》原本，因据孔氏《正义》，旁参他书，作此以补之。其体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图》，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后。次鲁、次晋、次卫、次郑、次齐、次宋、次楚、次秦、次陈、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许、次邾、次吴、次越、次小国诸侯。皆先叙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见《经》、《传》而无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鲁之众仲、秦子之类，则别曰《杂姓氏名号》，另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后，搜采颇为该洽。近时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义例与此相近，而考证互有异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庄公诸人，此书徵引不及顾本之备。

又脱漏王叔氏世系不载，亦为逊於顾本。然顾氏於有世系者叙次较详，其无可考者概阙而不录。此书则於《经》、《传》所载之人祇称官爵及字者，悉胪采无遗，实为顾本所未及。读《春秋》者以此二书互相考证，则《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备矣。

△《半农春秋说》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士奇父周惕，长於说经，力追汉儒之学。士奇承其家传，考证益密，於三《礼》核辨尤精。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於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穀》。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大致出於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门目，不设凡例。其引据证佐，则尤较二

家为典核。

虽其中灾异之类，反复辨诂，务申董仲舒《春秋》阴阳、刘向、刘歆《洪范》五行之说，未免过信汉儒，物而不化。然全书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元元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有《尚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表之：曰《时令》、曰《朔闰》、曰《长历拾遗》、曰《疆域》、曰《爵姓存灭》、曰《列国地理犬牙相错》、曰《都邑》、曰《山川》、曰《险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赏》、曰《田赋》、曰《吉礼》、曰《凶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王迹拾遗》、曰《鲁政下逮》、曰《晋中军》、曰《楚令尹》、曰《宋执政》、曰《郑执政》、曰《争盟》、曰《交兵》、曰《城筑》、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传异同》、曰《阙文》、曰《吞灭》、曰《乱贼》、曰《兵谋》、曰《引据》、曰《杜注正讹》、曰《人物》、曰《列女》。其《险要表》后附以《地形口号》，《五礼表》后附以《五礼源流口号》。《舆图》则用朱字、墨字以分别古今地名。《附录》则皆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讹。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说作《春秋分纪》，以《传》文类聚区分，极为精密。刊版久佚，钞本流传亦罕。栋高盖未见其书，故体例之间，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为体，昉於《周谱》。旁行斜上，经纬成文，使参错者归於条贯。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书者，原可无庸立表。栋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参以七言歌括，於著书之体亦乖。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皆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其《朔闰》一表，用杜预隐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说，与陈厚耀所推长历退一闰者不合。盖厚耀之书，栋高亦未之见，故稍有异同云。

△《春秋识小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择言》，已著录。是书凡《春秋职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异》三卷、《左传人名辨异》三卷。其考职官，首为数国共有之官，次为一国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与《周礼》异同者一一根据《注》、《疏》为之辨证，颇为精核。末为《晋军政始末表》，序晋军八变之制，而详列其将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后，亦皆整密。惟置诸国而独详晋，则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为地同而名异，次为地异而名同。末为《晋书地理志证今》，以杜预注《左传》，皆用晋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汇列而分注之。大致与《春秋名号归一图》互相出入，而较为简明。

虽似与《经》义无关，然读《经》、读《传》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异，於当日之事迹不能融会贯通。因於圣人之褒贬，不能推求详尽。如胡安国之误执季孙，横生异论，毛奇龄之附会尹氏，牵合正经者，盖有之矣。则廷祚是书，固读《春秋》家所当知也。

△《左传补注》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书皆援引旧训以补杜预《左传集解》之遗，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则后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确者，如《隐五年》“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案此朱子之说，非杜注也，盖因补杜而类及之）。《庄公十四年》“绳息妫”，引《吕览》“周公作诗以绳文王之德”及《表记》郑《注》“誉，绳也”，证杜注训誉之由。《二十八年》“臧孙辰告余于齐，礼也”，引《周书余匡解》“年俭穀不足，君亲巡方，卿告余”，证为古礼。《僖五年》“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通》、《月令章句》，证腊不始秦。《十年》“七舆大夫”，引王肃《诗传》，证七当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二十七年》“夏书曰”，引《墨子明鬼篇》，证《尚书》但有《夏书》、《商书》、《周书》，本无《虞书》。《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二年》“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郭忠恕作“示”为误。

《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讹写。《六年》“以盈其贯”，引《韩非子》“以我满贯”，证“贯”字。《成十六年》“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

《襄二十三年》“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又“踞转而鼓琴”，引许慎《淮南子注》，证转即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引《周书常训解》，证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引《礼记正义》证杜《注》五献之误。《十五年》“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证妻丧三年为春秋末造之礼。《二十六年》“鍤而乘于他车”，引《说文》，证“{轻足}”误作“鍤”。《哀二十五年》“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皆根据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废六关”，引《公羊传注》证“废”训置则是，又引韦昭《国语

注》证“置”训废则非。盖置有二义，一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为弃置之置，《国语注》所言是也。此犹乱可训治，而“乱离瘼矣”不可训治；臭可训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训香。古之设关在讥而不在征，臧文仲废六关以博宽大之誉，而使奸宄莫诘，阴以厉民，故诛其心而谓之不仁。栋但执反覆旁通之义，殊为偏驳。又《文十三年》“其处者为刘氏”，孔颖达《疏》明言汉儒加此一句，则为“刘”字无疑。

而必谓原作“留”字，汉儒改为卯金刀。《宣二年》“文马百駟”，当以邱光庭《兼明书》所辨为是，而必引《说文》“画马”之训。《襄十七年》“泽门之皙”，谓古皋泽字通，又谓诸侯有皋门，其说固是。然邑中泽门，各指所居，皋门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谓《注》、《疏》皆非，断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终无解也。《二十五年》“执简以往”，引服虔说一简八字，证太史书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牵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为《孟子》之亥唐，尤为附会。《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亚圉”，引《竹书纪年》补杜预之阙。不知汲郡古文，预所目睹，预既不引，知原书必无此文，未可以后来伪本证其疏漏（案书中屡引《竹书纪年》，盖未及详考今本之伪。）至于《二十一年》“郑翩愿为鸛”，引陆佃《埤雅》之杂说（案鸛井出《酉阳杂俎》，非始於佃）。《哀六年》“无疾而死”，引《汲冢琐语》之野谈。《十二年》“效夷言”，谓《春秋》时已重吴音，不始於晋。更非注经之体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从古《经》作“立”。“屡丰年”之“屡”，必欲从《说文》作“娄”。亦皆徒駟耳目，不可施行。盖其长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长的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编以赵汧、顾炎武所补《左传》杜《注》为未尽，更为订正。其中得失互见。如《襄公二十六年传》：“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谓八邑、六邑其数少，乃《司勋》所云赏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误。今考《司勋》曰：“凡颁赏地，参之一食，惟加田无国正。”《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所以厚恩也。”据此，则是特以赏田有所未尽，更加以赏，未有赏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谓八邑、六邑为数少，当是赏地，则加田为数当多矣。与《周礼》殊为未合。盖彤著《周官禄田考》，误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数即为《司勋》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产皆国卿，若受加田则约得小都，旁加四里。《传》云八邑者，据《注》不过三十二井；云六邑者，不过二十四井。故疑其数少，非加田。其实皆不然也。又如《文公元年传》：“归馀于终。”彤谓积气朔馀日以置闰，在四季月，故曰“归馀于终”

”。《经》、《传》所书闰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闰八月，於夏时适为闰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书“春王正月”，《传》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

杜《注》谓当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时史失闰更在二月后，故《经》因史而书正月，《传》更具於二月。《疏》谓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后宜置闰月。即此年正月，当是往年闰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时史於往年错不置闰，闰更在二月之后，《传》於八月之下乃云“闰月戊辰杀宣姜”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后者，以正月之前当置闰，二月之后即不可也。据此，则是年八月置闰，正史官之失。彤反以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传》“令倍其赋”，孔《疏》谓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贡王之数。然则诸侯之臣受采地者，亦当三分之一归於公。言重倍其赋，当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贡王，《小司徒注》曰：“采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国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

五十里之国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国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其赏地贡王，则孔《疏》所引《司勋注》“三分计税，王食其一”是也。

然则采地、赏地贡数显异。今孔《疏》於侯国采地之赋不计四分之一而计三分之一，是误以赏地为采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车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谓人也。”顾炎武谓执兵者之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洧上”，云徒兵则不得谓非士卒矣。亦可以补正顾氏之失。虽未完之书，录而存之，於读《左传》者亦有所裨也。

△《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意主简明，不事旁摭远引，故名曰《考实》。於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详。如谓《隐公元年传》“费伯帅师城郎”，其地在今废鱼台县，去曲阜二百里许。而《九年经》书“城郎”及《桓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庄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者，别为鲁近郊地名，则《公羊传》所谓“吾近邑”、《左传》记公子偃自雩门出先犯宋师与《哀十一年》“师及齐师战于郊”、《檀弓》作“战于郎”者

，皆无疑矣。《僖公三十年传》：“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杜预以焦、瑕为晋河外列城二邑，与《传》所云晋惠公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者不合。永则谓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举焦，於内及解梁城者举瑕，以该所许之邑。引《水经注》云：“涑水西迳郟城，又西南迳解县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迳瑕城，晋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郟城在解故城东北二十四里，瑕城在解西南五里，二地相距三十里许。杜预於《成公六年》“绛大夫言郟瑕氏之地沃饶近鹽”合郟瑕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吕飴甥以瑕吕为姓，皆失之。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则较胜之矣。

△《三正考》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吴鼐撰。鼐有《易象约言》，已著录。《春秋》以周正纪时，原无疑义。唐刘知几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说。至宋儒泥“行夏之时”一言，遂是非蜂起。

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著《春王正月考》，而《经》义始明。鼐复取两家之说，节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论，补所未备，驳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条，所引陈廷敬、蔡德晋诸说，於三代诸书所纪年月差互之处，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见。虽篇帙无多，而引证详明，判数百年纷纭轆轳之论，於经学亦为有功矣。

△《春秋究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有《诗经拾遗》，已著录。是编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而亦稍有从违。其曰《究遗》者，盖用韩愈《赠卢仝》诗“《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语也。於胡《传》苛刻之说及《公》、《穀》附会之例，芟除殆尽。於《左氏》亦多所纠正，乃往往并其事迹疑之。如开卷之“仲子”，谓惠公违礼再娶，以嫡礼聘之可也。酉必据此谓诸侯可再娶，则卫庄公於庄姜见在复娶於陈，陈之厉妫有娣戴妫，其正名为嫡可知，亦将据以为诸侯之礼可并建两嫡乎？郎之战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谓三国来讨弑隐公之罪，《左传》周班后郑之说为诬。鄩季姬之事，《左氏》以为归宁见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为使自择配，已属难据。酉乃断为季姬已许鄩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义不改适，私会鄩子。“天王狩于河阳”，左氏所传必有所受，此正笔削之微旨。

而酉以为周王欲省诸侯殷见之费，自往就之，所传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凿空。

《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与《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为孪生之女，已属臆度

。又以齐人所执之子叔姬为舍之妻，《传》误以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齐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并非两人。辗转牵合，总以叔之一字不容有两生义。不知女笄而字，不过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长之孟，亦不过五。

设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为别。既笄而字，字不妨复。因此而驳《传》文，未免横生枝节。莒人灭郕，《传》言恃赂。酉以为襄公五年郕已不属鲁，《传》为失实。而下文“季孙宿如晋”，又用《传》“晋以郕故来讨，曰：何故亡郕”之语。使郕不属鲁，其亡与鲁何关，亦为矛盾。他如王不称天、桓无王之说，因仍旧文，不能改正。而以赵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语，证《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之误，更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经》意者为多。其《凡例》中所谓变例、特文、隐文、阙文之说亦较诸家之例为有条理。他若据《汉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夷姜为卫宣夫人、非烝父妾，据《宣公三年经》书“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鲁不止僭祈谷之郊，若斯之类，亦时有考证。统核全书，瑕固不掩其瑜也。

△《春秋随笔》二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字星五，无锡人。乾隆乙丑进士，官泸溪县知县。是编不载《经》文，但偶有所得则录之，故名“随笔。”其中如“桓公会稷以成宋乱”，成自训平。其下取鼎纳庙之事，所谓美始而恶终也。而奎光取刘敞之说，以为成就其乱。《春秋》讳国恶，二百四十二年无此径遂之笔也。公子翬之宠自以翼戴之故，华氏之立自以赂故，两不相谋。而奎光谓立华氏为翬之私，华氏立而翬遂命为公子。夫国君树其私人，岂必援邻国之例？不立华氏，翬将终身不命乎？郑灭虢、桧，晋灭魏、霍，其事旧矣。而奎光谓灭国自齐桓始，何不考也？纪叔姬归于鄆，自重叔姬之节。而奎光谓以鄆存纪，是牵陈灭书陈灾之《传》。庄公之娶哀姜，奎光谓因其色美，已为臆度之词，而又谓庄公未闻好色。彼筑台以临党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证欤？公子友败莒于郟，奎光以为与翬帅师、庆父帅师其专相等。此无论莒人责赂而来，居於必应之势，非出军疆外者比。且核以《传》文，绝无专行之证，何所据而断非君命也？子卒不书弑，自与隐公不书弑一例。而奎光以为史臣之曲笔，岂《春秋》亦曲笔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适值其时。《公羊》以为咎徵，已出附会，而奎光乃借以明天道，岂弑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贬为赏罚，不以果报为劝戒，此非《经》义也。如斯之类，瑕颡盖所不免。然如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

缴绕。谓春秋时天子仅守府，方伯亦失职，说者乃於小国见伐，责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谓《春秋》将以治世之无王者，而胡氏於宰咺归媚则曰贬而书名，於荣叔归舍及媚则曰王不称天，如此则无王自《春秋》始矣。谓说《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为贤者讳，又曰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何者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谬之弊，故其所论多能得笔削之旨。奎光尝撰《然疑录》，所载说《春秋》诸条，与此相同。

其为先有此本，又编於《然疑录》中，或先载《录》中，又摘出别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录》颇为琐杂，论其菁华，则已尽此两卷中矣。

○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

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馀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於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於《附录》。）

——右“春秋类”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录》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甯所论为允，甯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於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

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徵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号为富艳，残膏賸馥，沾溉无穷。章冲联合其始终，徐晋卿排比其对偶，后人接踵，编纂日多，而概乎无预於《经》义，则又非所贵焉。）

卷三十 经部三十

○春秋类存目一△《左传节文》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编”，明万历中刊版也。取《左传》之文略为删削。每篇之首，分标《叙事》、《议论》、《词令》诸目。又标《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殫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箴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

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掎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据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盱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鸾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簏，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

》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

《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学者不知通活法以求义，场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今以当合题凡若干，各题著说，使推其正变无常，纵横各出，以御场屋之敌。”又曰：“学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则求《经》之微亦无出於此，不止决科之计。”然其书究为科举而作，非通《经》者所尚也。

△《春秋透天关》四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晏兼善撰”，不著时代。据其兼及合题，是元人也。其书专为场屋而作，义殊肤浅。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则春者天之所为，圣人纪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说亦可”云云，则一书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编。首载杜预、何休、范宁、胡安国四《序》，次《春秋纲领》，述各家议论。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王、鲁十二公以及会盟战伐之数，并撮举大凡。次《春秋列国图说》。次《春秋二十国年表》、次《春秋诸国兴废说》。

凡《经》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而胡《传》则别为标出，间加音注，别无发明参考之处。考元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始於三《传》之后附录胡《传》。吴澄《序》称其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称亦即见於澄《序》中。知胡《传》躐跻三《传》之列，自元初已然。此本验其版式，犹为元槧，盖当时乡塾读本也。

△《麟经指南》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题”，亦不详何人也。《序》称幼习是《经》，以举进士为业。投老山林，兵火之馀，先世遗书无复存者。间因馀暇，条分大义，立题命意。凡可引用之语，各附於后，又间引先儒破题。盖元末乡塾之陋本也。

△《春秋图说》（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谱》，终《诸儒传授》。中间《列国世次》、《輿地山川名号》以及《经》、《传》所载名物典故，悉有图有说。其年表皆钞《史记》。其《名号归一图》即冯继先所撰，而分为十九图。

至《岁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诸图，则又掇之《五经图》中，《春秋列国图说》，则摭自东坡《指掌图》。又列郑樵《考定诸国地名》及《叙国邑地同异说》、《叙山水同异说》。大抵杂驳不伦，未见精核。卷首题曰《春秋笔削发微》。考杨甲《六经图》中有《春秋笔削发微图》，以此本互勘，一一相合。盖掇取甲书《春秋》一卷，而搀以杂说，伪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盖朱彝尊所藏，而《经义考》不著此名。是必后觉其贋托，弃之不录，而所弃之本又为吴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饶秉鉴撰。秉鉴字宪章，号雯峰，广昌人。正统甲子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经义考》载秉鉴《春秋会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书实四卷，与《春秋会通》另为一书。彝尊盖未见其本，故传闻讹异。其书以《春秋》书时书月难于记诵，故错综而次序之，分十二公为十二篇。先列《经》文於右，而总论其义於后，大旨以胡《传》为宗。

△《左觚》一卷（通行本）

明邵宝撰。宝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乃其读《左传》所记，杂论书法及注解，然寥寥无多。盖随意标识於《传》文之上，亦其《简端录》之类也。其中精确者数条，顾炎武《左传补注》已采之。所遗者，其糟粕矣。

△《春秋经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名《春秋经世》者，盖取《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语也。所注惟隐公一卷，其注多从《左氏》。然如“公矢鱼于棠”，全录臧僖伯谏词，惟移《传》末“非礼也，且言远地也”二句於《传》首，此亦何需校钞录耶？间有自出新意者，如谓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当作纪侯子帛，以子帛为纪侯之名；又谓挟卒乃异姓之卿：则又皆杜撰之谈矣。

△《春秋说志》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柟所著他书率笃实近理，惟此书务为新说苛论。凡所讥刺，皆假他事以发之，而所书之本事反置不论。如以“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公及戎盟于唐”、“郑人伐卫”、“卫人杀州吁”，皆为平王之罪。又如“叔孙豹卒”，谓《经》不书饿死，乃为贤者讳。谓“邾子来朝”，以其知礼录之。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至谓书季孙意如之卒为见天道之左，则圣人并怨天矣。其失不止於穿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芳撰。芳字仲实，琼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是书以《集

要》为名，故文殊简略。中间如谓“春王正月”为建子，谓《桓公三年》书“有年”非纪异，谓《襄公二十八年》书卫侯衎非俟其改过，谓《昭公元年》书败狄大卤非讥毁车崇卒，与胡《传》异者不过数条。馀大抵依回其说。甚至如《僖公十七年》夏灭项，胡《传》误以为季孙者，亦因仍不变，无所短长。又多采董仲舒、刘向、刘歆灾异之说，穿凿事应。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为《十五年》税亩之由，事在七年之后，而应在七年之前，尤为乖谬。其采用《公》、《穀》月日之例，既多附会，而采用《左传》，尤无体例。其最甚者，《庄公二十年》“陈杀公子御寇”下，忽注“晋献公患桓、庄之族偪，而士蔦潜去之”十五字；《僖公二十二年》“宋公伐郑”下，忽附录“被发而祭于野，夷俗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陈”下，忽附录“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八字。此类不可殫数。其采用《左氏》义者，《襄公四年》“叔孙豹如晋”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义；《僖公九年》“会于葵丘”下，责宰孔不当阻晋侯；《成公五年》“梁山崩”下，责伯宗之攘善：亦皆与《经》义渺不相关。陈烈《序》乃称其扩前人之所未发，过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本不信三《传》，故释《经》处谬戾不可胜举。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盗杀郑三卿乃晋人使刺客杀之，晋文公归国非秦伯所纳。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夫孙复诸人之弃《传》，特不从其褒贬义例而已。程端学诸人之疑《传》，不过以所记为不实而已。未有於二千馀年之后，杜撰事迹，以改易旧文者。盖讲学家之恣横，至明代而极矣。

△《春秋世学》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坊撰。坊有《古易世学》，已著录。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

△《左氏春秋镌》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粲有《左传附注》，已著录。是编乃其由工科给事中坐劾张璠、桂萼谪都匀驿丞时途中所作。皆纠正《左氏》议论之失，亦柳宗元《非国语》之类。然於《左氏》释《经》之谬，辟之可也。至记事记言，但各从其实。事乖言谬，咎在古人，与纪载者无与也。亦谓之“镌左”，则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读意》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其论《春秋》，以为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盖以救宋儒穿凿之失。然谓《春秋》字字褒贬固为偏论，谓《春秋》竟无褒贬则数十特笔亦灼然不可诬也。读者知其矫枉之意

可矣。

△《春秋录疑》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恒撰。恒字志贞，晋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书本胡氏《传》而敷衍其意，专为科举而设。故《经》文可为试题者，每条各於讲义之末总括二语，如制艺之破题。其合题亦附於后，标所以互勘对举之意。

△《春秋国华》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严讷撰。讷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春秋》所书周及列国之事分隶其国，而仍以鲁十二公之年编之，杂采三《传》附於《经》下，亦间及《国语》、《史记》诸书。

其甥陈瓚《序》，称讷请沐三月而成是书。则潦草编排，取盈卷帙，宜但钞录旧文，无所发明考证矣。

△《春秋四传私考》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监察御史。是书举《左氏》、《公》、《穀》、胡《传》之异同，衷以己意。於胡《传》之深刻者多所驳正，持论颇平允。然每就事论事，不相贯串。如“朱公和卒”，谓不书薨以示褒。不知外诸侯《经》皆书卒也。又凡浦无所论断之条，皆不存《经》之原文，似乎删节圣经，亦非体制。

△《左传注解辨误》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有《左传属事》，已著录。是编皆驳正杜预之解，间有考证，而以意推求者多。视后来顾炎武、惠栋所订，未堪方驾。前有《古字奇字音释》一卷，乃《左传属事》之附录，装缉者误置此书中，颇浅陋无可取。后附《古器图》一卷，则其孙熙之所汇编。亦剿袭杨甲《六经图》，无所考订也。

△《左氏讨》一卷、《左氏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左氏释》，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先为《左氏讨》，继为《左氏释》，后为《左氏论》。其《释》则训诂为多，《讨》与《论》则皆评其事之是非。不知分为二书，以何别其体例也。然所讨论，皆以意为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谓阳虎之攻季氏为必受命鲁君，是真信其张公室也，岂《春秋》书盗为曲笔乎？故今惟录《左氏释》，而二书则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正宪撰。正宪有《易象管窥》，已著录。是书大旨以胡安国《传》未免过於刻核，因博采旧闻，自唐孔颖达以下悉为折衷。於明世诸家则多取山阴季本《私考》、金坛王樵《辑传》二书。今观其所论，如谓尹氏卒为吉甫之后，非即《诗》家父所刺者；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地非牟娄；亦间有考证。然核

其大体，则未能悉精确也。

△《春秋诸传辨疑》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编凡一百八十八条。

《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合。然与睦所撰《五经稽疑》中说《春秋》者，文并相同。据睦《五经稽疑自序》，盖此书先成，别本行世，后乃编入《五经稽疑》中。今《五经稽疑》已别著录。则此本无庸复载，故附存其原名，备考核焉。

△《春秋以俟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黄梅人。万历癸酉举人。为知县张维翰所诬构，谪戍塞下。张居正援之，得释。后荐授翰林院待诏，不赴。诏有司岁廩给之，终其身。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多穿凿附会之谈。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气之类，皆迂谬不经。与洪化昭《周易独坐谈》皆明儒之行怪者也。

△《春秋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不尽从胡《传》，亦颇能扫诸家穿凿之说，正历来刻深严酷之论。视所注诸经，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义例。如列国之事承告则书，左氏实为定说。舜牧於宿男卒不书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郑伯克段”则曰：“此郑事也，鲁《春秋》何以书？见郑庄处母子兄弟之间，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轻与之。此一语专为后日渝平归祊、助郑伐宋起，非谓此事极大，漫书於鲁之《春秋》也。”是不考策书之例，但牵引《经》文，横生枝节。至於解纪季姜归京师，谓自季姜归后，周聘不复加於鲁，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谋婚。此无论别无确据，即以年月计之，三聘之首，是为凡伯，其事在隐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谋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并经文亦不能牵合矣。说经不应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溥撰。德溥有《易会》，已著录。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春秋直解》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前有《读春秋》五十馀条。其言曰：“今读《春秋》，勿主诸《传》先入一字。但平心观理，圣人之情，恍然自见。”盖即孙复等废《传》之学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题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馀条，皆摘《传》文之纒繆。其中如费伯城郎驳《左氏》非公命不书之误，其说甚辨。公为天王请余于四国，不书者讳之也，其说亦有理。凡此之类

，不可谓非左氏诤臣。至於曲笔深文，务求瑕衅。如“论宾媚人称五霸”一条，不信杜预豕韦、昆吾之说，必以宋襄、楚庄足其数，而谓五霸之名非其时所有。如此之类，则不免好为议论矣。

△《读左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中允，乞假归。崇祯初，起为少詹事，不赴。此书盖其读《左传》时随笔漫记，凡二十七条。《嘉禾徵献录》载懿典有《读左史》二卷，此即其《读左》一卷也。大抵如时文评语。

如开卷“石碣杀州吁”一条云：“石碣诱州吁离窟穴而执之，大是高识。”

又如“孟僖子知孔子”一条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称其上世而知后有达者，可谓具只眼人。”此类亦何须赘论也？△《春秋阐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不甚传。大抵摭摭旧文，无所阐发。

△《麟经统一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万历丁酉举人，官福清县教谕。其书不载《经》文，惟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即注胡《传》於下。后列合题数条，亦各拟一破题，并詮注作文之要。其体又在讲章下矣。

△《春秋麟宝》六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许人。是书成於万历乙卯。全录《左》、《国》、《公》、《穀》之文於《经》文之下。《左》、《国》则录其全，《公》、《穀》则除其复。《国语》事有在《春秋》前者，别为首卷於前，无所训释，亦无所论断。前有万历乙卯《自序》，言夫子获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而绝笔於获麟，故曰《麟宝》。其命名取义，殆於“札闋鸿休”矣。

△《春秋续义发微》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良弼撰。良弼字子宗，号肖岩，淳安人。万历中举人。此编取胡安国《传》所未及者，拾遗补阙，续明其义。一步一趋，皆由安国之义而推之，故其得失亦与安国相等。朱彝尊《经义考》载良弼有《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并《续义》三卷，俱云“未见”。今此本分十二卷，与所记卷数不符，殆彝尊以传闻误载欤？△《春秋心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録撰。録，上海人。万历中由贡生官青田县训导。是编取林尧叟《春秋句解》中所为提要而推广其门目，依类摘取《经》、《传》、《疏》列其下，杂引诸儒之说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总论》十二篇，语多凡陋，率以私意窥测

圣人。其体例尤为复沓。如《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列於锡命类。

《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列周归脤类。而五始类中皆载之。《桓十一年》“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既列盟类，又入会类。《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类，又入殊盟类。舛互殆不胜举。其《凡例》末一条云：“书成之时，梦齐桓公、晋文公各持一单，单开七事，相揖赠予，若谢而辞之意。觉而思之，各开单七事者，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义已尽，以示不必再录。又隆庆初辑《通史聚精》八十卷，亦梦文公朱先生慰余曰：余《纲目》甚觉烦冗。”是又吴与弼《目录》之故智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乌程人。其书系《传》於《经》文之下，凡先《经》起义、后《经》终事者，悉撮为一。《左传》中称号不一者，皆改从《经》文称名。有《经》无《传》者，采他书补之。前后编次，亦间有改易。案朱彝尊《经义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载卷数，而所录焦竑之《序》，与此本卷首《序》合。当即此书也。

△《春秋衡库》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由贡生官寿宁县知县。其书为科举而作，故惟以胡《传》为主，杂引诸说发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后事》，欲於《经》所未书、《传》所未尽者，原其始末，亦殊沓杂。

△《别本春秋大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其体例，惟胡安国《传》全录，亦间附《左传》事迹，以备时文摺摭之用。诸家之说，则仅略存数条。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诸儒议论，尽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宗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谬而为之欤？△《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宁人。是书采辑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四《传》，削其繁冗。其《左氏传》之不附《经》文者，咸删汰无遗，亦间附己意於其下。因董仲舒有“《春秋》无通辞，随变而移”之语，遂题曰“通辞”，以明义例之有定。然名曰“四《传》”，实则合胡氏者留，不合胡氏者去，未尝以《经》正《传》也。

△《春秋左传典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许廷撰。许廷字灵茂，海盐人。万历中诸生，以荐授兵部司务。其书每一公为一卷，皆摘取《左氏》中单文只字之可资考核者，证以他书，繁称博引，以诡丽为宗，不专主於疏通《经》义。然就其所论，亦往往失之穿凿。如卫

懿公好鹤，则取浮邱公之言；秦人归帑，则指为汉兴之讖：多未免於芜杂也。

△《春秋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景。

《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其说谓：“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又谓“《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两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为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圣人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云云。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於本旨，而借《经》抒论，於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曲为之说矣。

△《春秋实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邓来鸾撰。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编专为科举而作，故其《凡例》曰：“《春秋》从胡，凡左与胡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春秋左传》，惟有关经题者载之，从简便也。”其书可不必问矣。

△《春秋纂》（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录。是书大抵随文生义，罕所根据。如“成风请救须”句，乃妇人左袒母家之常态，遽以继绝美之。如斯之类，所见颇浅。又如芮伯万母事，引隋独孤后以责其妒，与《经》义了不相关。至於灾异必推事应，尤多穿凿。

△《麟旨定》（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于鼎撰。于鼎字尔新，宜兴人。是书成於崇祯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标拟题，各以一破题为式，而略为诠释於下。即在举业之中亦为下乘矣。

△《春秋三书》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是书第一编曰《列国论》，凡二十四卷。第二编曰《四传断》，凡七卷。第三编曰《书法解》，凡一卷。同时徐汧、张采为之序。采又有《例言》，称《列国论》中尚阙《杂国》一题，《四传断》中僖公阙十馀年，文公全阙，襄公以下亦全阙。采间为补之。

《书法解》为目多端，仅成一则。溥与采倡立复社，声气交通，蔓延天下，为明季部党之魁。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其所撰述，惟《汉魏六朝一百

三家集》搜罗放佚，采摭繁富，颇於艺苑有功。然在当时，止与梅鼎祚《文纪》诸书齐驱并驾。较之杨慎、朱谋《土韦》考证，已为少逊矣。至於经学，原非所擅长。此书为未成之本，亦别无奥义。采等以交游之故，为掇拾补缀而刊之，实不足以为溥重也。

△《春秋说》三十卷、《附录》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浸大撰。浸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祯丁丑进士。是书杂采诸说，断以己意，而本於卓尔康《辨义》者为多。其首为《诸家考》，叙古来《春秋》家及所著书。次为《经传大旨》，辑诸家议论之与己合者，次《纪传》，辑周及列国事迹，分析《经》文，各以类从，而附以《时义、地义论》。次为《春秋总义》。

次《比事》四十二则，《自跋》附焉。总为三卷弁於首。次乃诠释《经》文，分十二公为三十卷。朱彝尊《经义考》不载，盖此本为浸大孙云龙所录，未及刊版故也。浸大以《春秋》本鲁史原文，孔子修之。盖笔削史文以见义，非变史文以起义。自说《经》者不举大义而求之名字、爵号、日月及会之类以为义例，盖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论说愈繁，而经学愈乱。故著是书以破诸家之言书法者。然《春秋》固本鲁史，其间亦有圣人特笔。如“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具述改修之义。《坊记》所引鲁《春秋》、《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及宁殖所称“载在诸侯之策”者，揆之圣《经》，有同有异。欲驳一字褒贬之说，而谓圣《经》仅鲁史之节文，未免矫枉而过直。其说《经》亦多臆断。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谓讥世卿，凿矣。栾、郤、韩、范世专晋，七穆世专郑，曷为不讥，而特讥王朝大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见《经》，《春秋》何由讥之耶？解“肆大眚”云：“文姜罪恶通天，歿后必有阴祸，庄公肆眚，为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时浮屠之教未入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说。解“郑弃其师”云：“此高克怨辞。”夫克一逋臣，岂能以其事遍赴列国？杜预所谓克状其事以告鲁者，本无确证，何得遽断为据克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筑”一条云：“邑书城。台、馆、囿书筑。城，土功也，故须筑。南门、雉门书作，木功也，故须作。”夫南门、雉门岂竟不须土功？且两观何以亦书作也？凡此皆随意生文，不为典要。至其《纪传》叙事，并始於隐元年，讫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书於《经》某事不书。又自齐、晋以下皆以鲁公年数纪年，即《周本纪》亦然。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国之纪年。经解史裁，盖两无所当矣。其《诸家考》中升胡《传》於西汉诸儒之前，已为无识。卷后又自识云：“吕大圭、灌甫、赵企明、姜廷善未详。”案灌甫，明宗室朱睦字，已见《考》中，而遽忘之。

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

字，所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著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锤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锤惺评点，改其名为《锤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於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短釘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

端绪茫然，猝难究诂。又如“费伯”之注误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传》上，忽注云：“出宋楚平《传》”。“卫州吁弑君”下只载《诗绿衣》一章，并无他注。“壬午大阅”，全录《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则，亦不置一词。如是者指不胜屈。文震孟《序》乃称其得於经术者深，亦可异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之焯撰。之焯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七百馀条，虑其易於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於是此类讲章出焉。夫信《传》不信《经》，先儒以为诟厉，犹为三《传》

》言之也。至於弃置《经》文而惟於胡《传》之中推求语气以行文，《经》已荒矣。

其弊也，又於胡《传》之中摘其一字、两字，牵合搭配，以联络成篇，则并《传》亦荒矣。此类讲章，皆经学之蠹贼，本不足录。特一以见场屋旧制。所谓比题、传题者，其陋如此，并非别有精微。一以见明季时文之弊，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割裂《传》文，於圣人笔削之旨，南辕北辙。均可以为炯鉴。故附存其目，为学《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摭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皞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淮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

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媚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馐，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

，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挟。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于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锤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余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讎》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金瓿撰。瓿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学术者弥

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牲禘、禘禘、禘尝、禘烝。”三禘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禘。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禘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禘，即以时祭为禘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禘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禘祭。《王制》曰：“天子牲禘，禘禘，禘尝，禘烝。诸侯牲牲，禘一，牲一禘，尝禘，烝禘。”《注》谓：“天子先禘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禘。”如谓禘、烝、尝即是禘，则与禘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禘而后言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禘耶？又“禘一牲一禘”，《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牲一禘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禘则不禘，若禘则不禘。俱谓时禘不与禘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禘，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牲一禘”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禘，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太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

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

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淆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余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汉麐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

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

。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翔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徵引浩博，辩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緌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

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著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於《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

断其得失。於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揅谦撰。揅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节录三《传》及胡安国《传》，参证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则其门人钱塘凌嘉邵所补辑也。凡揅谦之说，称曰“应氏”，而嘉邵之说则退一格以别之，皆摘论《经》中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如军赋、祭祀等事，分门类记，不书揅谦姓氏，当亦嘉邵所著欤？△《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邱锤仁撰。锤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老不与试，特赐中书舍人。其《凡例》称，是编本述孟子、朱子说《经》之义，故冠二子之说於简端。其《集说》则兼取诸家。然其书瑕瑜互见。如“春王正月”之说，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无疑义，乃仍以夏时谬论反覆支离。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乃以为志楚之强，所以旌将来齐桓之功。凡此之类，多不足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以不日为阙文，而以胡安国之从《公羊》为非。“许世子止”一条，用欧阳修之说，而证以蔡景公之书葬。凡此之类，亦间有可取。

然统核全书，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康熙乙丑，奇龄充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春秋》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是时初罢脱经题，其双题犹未罢（按合题罢於乾隆初）。奇龄与监试御史论双题不合，因举及《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语（按此杜预之说）。奇龄以为《经》文自有条贯，不待於《传》，乃排比《经》文，标识端委，使自相联络，以成此书。大致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惟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於《传》有去取，奇龄於《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於《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赭。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

，既於《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后綴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斲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穀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饘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郟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於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於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於孔孟之说题曰“特标”，於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於《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徵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

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辩论，大旨主於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牴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穀》二《传》主於发义，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於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翬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昉於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

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是书於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覲祖则谓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於非之说；於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徵引诸家，颇伤芜漫。

又略於考证，而详於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牒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於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

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宣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慙”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縶”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

如斯之类，不可殫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於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黜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

“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於义而终於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於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汭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莱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

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

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愜。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著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於篇首发例，而於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於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芊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於《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

於展卷皆然，不能备数。

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

奇龄遂归狱於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於“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於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

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余。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旂撰。绍旂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掎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旂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旂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媚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傒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郟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郟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已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鱼”作“观鱼”、“叔孙婣”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

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酈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酈”、“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陞，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終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轆轳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酈”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

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接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闾、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

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駮之谋。楚子麋，《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殫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贗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於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於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纁，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於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

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哀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昔僧裔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

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讎，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贗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恽《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裔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

？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愤愤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

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燏《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燏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燏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

‘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

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

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僭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释。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於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於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裁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於后。后有太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於蔡邕《

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

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项霏撰。霏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霏，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

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於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作於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於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於礼，约礼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其《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於此，实其著书之纲领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属下章，如《中庸尚綱章》例，今则仍附於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

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盖起草於崇禎戊寅，卒业於癸未，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於一岁之中者为

精密云。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经》词近而旨远，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於神明。

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於阐释。是编《御注》约一万馀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於世。

司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范围。今更得圣制表章，使孔、曾遗训，无一义之不彰，无一人之不喻。回视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万倍矣。

△《御纂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孝经》书止一卷，而虞淳熙称作传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几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遗文绪论，传者寥寥。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於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馀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盖我世祖章皇帝四海会同，道光缙绪。我世宗宪皇帝九重问视，礼备承颜。孝治覃敷，牖驩万国。以圣契圣，实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矣。

△《孝经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驳诘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二书。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凡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孝经》事，四曰《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

然其第十条乃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子之尊二程过於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盖目为门人所加，非奇龄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

》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於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右“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今择其稍有精义者，略录数家，以见梗概，故所存独少。）

○孝经类存目△《孝经句解》一卷（内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编注释极浅陋。如“仲尼闲居”句下注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谓闲暇居处之时。”“曾子侍”句下注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與。侍孔子坐。”“子曰”句下注曰“孔子言曰”。

“参”字下注曰：“呼其名而告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者也。卷首题《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通志堂经解》刻之，盖姑以备数而已。

△《孝经正误》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府以《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或数章而合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数章，一节之内，前后互移，数节之中上下变置，定为一十三章。其注则兼采诸儒之说。附录《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载《总说》六条。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孝经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附见《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

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而陈继儒《秘笈》中实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别引一说，以为罗洪先撰，亦非也。

△《孝经疑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以《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开宗明义》、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无所取义，因悉为删去。其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也。又谓《经》文多出汉儒附会。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语，似类汉儒之言。

“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义不接续，并宜删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孝经集讲》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字。盖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

其训释皆词旨鄙陋，一无可观。前列一图，以圈内为五品人伦之正，圈外为万物之偏邪。又以元为天、父、君，亨为长男、中男、少男，利为长女、中女、少女，贞为地、母、后。又演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皆迂谬穿凿，毫无义理。盖无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经注义》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号贞菴，柏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是书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

△《孝经集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编顺文诠释，以训童蒙，乃其官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本与《小学》合刊，名曰《孝经小学集解大全》。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於伦，难於著录。今分为二书，各存其目焉。

△《读孝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是撰。是字敬非，号敬斋，宜黄人。康熙己酉举人。是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以陈选《集注》及各家之说。其自为之注者，称“愚案”。多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孝经类解》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县人。康熙壬子举人，官绩溪县教谕，迁镇江府教授。是书多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然释经在发挥微意，不当旁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若释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经，则《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语；所引之史，则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类书一门。典籍浩博，岂复胜载乎？△《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书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经

刊误》为本。首为《正文》一卷，《经》文每章之后，缀以注释数语，词旨颇为浅略。次为《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之言与《孝经》相证佐者。次为《外传》三卷，则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实也。

△《孝经详说》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遵用今文，全载唐玄宗之《注》，节录邢昺之《疏》，兼采元董鼎、明瞿罕、陈士贤诸家之说，末附以朱子《刊误》。而大旨则在辨定吕维祺所著《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义，复附《馀义》一篇，以纠其误。盖维祺之学兼入陆王，覲祖则恪守程朱，故所论有合有不合也。顾所载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附录拟题数目，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诸名，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覲祖顾深取之何耶？△《孝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注。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凡不题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称“轼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称“其书不标目第，自称曰朱某学。

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揜谦若是”云云。按汉儒传经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书》之类，多不立名目，轼盖从此例。又何休注《公羊传》，称“何休学”，亦非轼所自创也。

△《孝经三本管窥》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有《易宫》，已著录。是编首为《孝经今古文考》，次为《古文本》，次为《今文本》，次为《朱子刊误本》。其大旨以古文为是，盖以朱子《刊误》用古文本云。

△《孝经集解》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星徽撰。星徽号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经刊误》，始删削字句，分别《经》、《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儒已不能无疑。至国朝蔡衍錕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学》之本。夫圣《经》贤《传》，其垂训之意并同，而文章体例则非有一定。今《大学》一《经》十《传》，《孝经》亦必一《经》十《传》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时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圣贤乎？衍錕所见殊误，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经章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一遵朱子《刊误》本，而於《传》之十章增“君子无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与《礼记》小有

异同，而今本《孝经》皆无之。启运《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熊安生所传之本。又云：“王肃於《家语》言本文有见《戴记》者，后人辄於《家语》除其文。此章之阙，亦必因本文见《戴记》而后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为北齐人，其传本安得至今犹在？其说无徵。且马昭以《家语》为王肃伪作，其说今载《礼记疏》中，言之凿凿。启运乃又引以为证，恐此章亦王肃《家语》之类矣。

△《孝经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有《禹贡约义》，已著录。是书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谓《孝经》一篇，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与《传》。其间字句删削，则从朱子《刊误》。简文错误，则从吴澄所考定。盖《孝经》至玉淳而又变一本矣。

△《孝经本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

△《孝经通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此书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载於下。其辑注则徵引颇备，所录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国朝十家，旁证诸说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经》词义显明，不比他经之深隐，诸说大同小异，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说家》。黄榦《孝经本旨》、江直方《孝经外传》、李长桂《孝经纲目》、朱鸿《经书孝语》，绝不笺释《经》文，今别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经内、外传》犹列《孝经正文》后，则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

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

，《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后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为《五经异义》，传於世。《郑玄传》载玄所著百馀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玄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於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於《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釐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於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

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蒐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复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其间有《异义》而郑无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

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馀，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

残章断简，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本传则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

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

义》引《郑志》有王叔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其说不同。然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徵。《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非唐宋诸《志》动辄疏舛者比、断无移甲入乙之事。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

《后汉书》原其始，《隋书》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

《新、旧唐书》载《郑记》六卷，尚与《隋志》相同。而此书则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总目》始不著录，则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谁氏。

观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答赵商之问者，前后两见，而详略小异；又陈铄之名前后两见，而后一条注一作铿：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於诸经《正义》裒辑而成。然如所载“弼成五服”答赵商问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则正合孔《疏》所云郑氏之本。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牯”一条，今《周易正义》中不见，而《周礼正义》引之，较此少冷刚问云以下六十馀字。

《周礼正义》引答孙皓问一条，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亦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乃不载《正义》中，则亦博采诸书，有今日所不尽见者，非仅剽剽《正义》。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此本“先师”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师非指仲梁子。如此之类，亦较他书所载为长。足证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所新编也。间有蒐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附录之，以存郑学之梗概。并以见汉代经师专门授受，师弟子反覆研求，而后笔之为传注，其既详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与胡紘争宁宗持禫之礼，反覆辨难，终无据以折之。后读《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郑志》一条，方得明白证验。因自书於《本义》之后，记其始末，有“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语。是朱子《议礼》，未尝不折服於玄矣。后之臆断谈经而动辄排斥郑学者，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陆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前有《自序》云：“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因撰集

《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示传一家之学。”考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首为《序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列《老》、《庄》於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陈季，犹沿六代之馀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书，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板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并之矣。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

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自宋代监本注疏，即析附诸经之末。故《文献通考》分见各门后，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与注相淆，不可辨别。此为通志堂刻本，犹其原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口蚩〉顾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讹，规模自在，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然《公羊传》仅一条，又皆校正《传》文衍字，於《传》义无所辨正，后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

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禘郊祖宗报，於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其标题当为《春秋》，故得兼及《外传》。传写者见第一条为《公羊》，第二条末亦有“公羊”字，遂题曰《公羊》而注曰“《国语》附”，失其旨矣。《论语》诸条，有与诸经一例者，又有直书《经》文而夹注句下如注疏体者，亦注《论语》而未成，以所注杂录其中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於原甫。”（案《读书志》亦载此文，以为元祐史官之说）晁公武《读书志》亦证以所说“汤伐桀升自陬”之类，与《新经义》同，为王安石剽取敞说之

证。大旨均不满於敞。

《朱子语类》乃云“《七经小传》甚好。”其说不同。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茶”、“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馭其过”当作“诛以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九{筮合}，五曰巫易”当作“巫阳”；谓《礼记》“诸侯以《豨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已说。至《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则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有遗文，“礼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有倒句。而《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

又如解《尚书》“鸟兽跄跄”，谓古者制乐或法於鸟，或法於兽；解《毛诗》“葛之覃兮”，谓葛之茂盛，则有人就而刈之，以为絺绤，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则王者就而聘之，以为后妃；解《论语》“乘桴浮於海”，谓夫子周流列国，如桴之在海，流转不定：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故流俗传闻，致遭斯谤。

然考所著《弟子记》，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实与新学介然异趣。且安石刚愎，亦非肯步趋於敞者。谓敞之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谓安石之学由於敞，则窃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词，采其粹语，疏通剔抉，精凿者多，又何以末流之失并废敞书欤？△《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

《春秋传》则专著而未成，观崇宁二年《自序》可见。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於《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於《易传》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后人掇拾成帙，以补其阙也。《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然《经义考》引康绍宗之言，谓《孟子解》乃后人纂集《遗书》外书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吕大临，朱子辨证甚明，亦不得窜入《程氏经说》，增此一种。故今所录，仍用宋本之旧焉。

△《六经图》六卷（通行本）

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其书成於绍兴中。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授。其书成於乾道中。据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甲图尝勒碑昌州郡学。今未见拓本，无由考其原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以其本出杨毛二家，姑从始事之例，题甲及邦翰名云尔。

△《六经正误》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谊父，或曰义甫。义、谊，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免解进士晁之子，晁尝著《增注礼部韵略》及《禹贡指南》。居正承其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经，会居正目疾罢归，其《礼记》及《春秋三传》遂未就。然所校四经，亦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给有司，版之误字未改者犹十之二三。居正乃哀所校正之字，补成此编。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於经学。其中辩论既多，不免疏舛者。如“敕”古文作“𡗗”，隶变作“敕”。居正乃因高宗御书石经误写作“𡗗”，遂谓来字中从两入，不从两人。“享”字古文作“𡗗”，隶变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谓享字训祭，亨字训通，两不相溷。“坤”古从土从申，隶别为“𡗗”。居正乃谓“𡗗”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画之形。“𡗗”、“𡗗”古文本一字，《说文》以为“𡗗，籀文作”者是也。居正乃谓两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刺，俗误书作“賴”。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其於六书皆未确。又《周礼大行入》“立当前疾”，“疾”乃“”字之误。“”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軌”。“軌”前掩版，实与不相涉。如此类者，於《经》义亦不合。然许氏《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不免小有出入，为后人所摭拾，在居正又乌能求备？论其大致，则审定字画之功，固有不可泯没者矣。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於嘉兴。鄂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釐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於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尝论其误，以杜《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则尚见原刻。今则诸经印本，率已罕传。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之本，亦颇非其旧。惟此《总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釐舛辨疑，使读者有所依据，实为有功於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乔行简奏下严州取时所著书之一也。俱先列《经》文，略加音训，而诠释其大旨於后。《孝经》用古文。《大学》但析为六章，不分《经》、《传》。盖时之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出於陆九渊，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亦祇以异”二句乃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千驷”节，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谓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晓人之意。亦俱根据旧文，不肯信为错简。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学，惟凭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时则以笃实为宗，故其诠释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又敖继公《仪礼集说后序》所谓“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绍兴己丑时《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皆不著录，独张萱《内阁书目》有之。虽以“四书”为名，所解不及《孟子》。与朱子所称“四书”者异，故附列於《五经总义类》焉。

△《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考《福建通志》暨《莆田县志》，皆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

《四书》。其说多述朱子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如“行夏之时”，则据《礼运》“孔子得夏时於杞”《注》，谓夏四时之书而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谓周时皆用井田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据《诗鼓钟》及《内传》季札观乐，谓南即是乐。又谓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虽按之经义，不必一一吻合，要为好学深思，能自抒所见者也。此本出其裔孙文炳家藏，已有残阙。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但载其所著《经史辨疑》，而不及是书。当由刊在家塾，闽中僻远，偶然未见传本欤？△《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成化中盱江危邦辅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从之。”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后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今检书中论《诗》，皆主毛、郑，已与所著《诗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条引及樵说称夹漈先生，足证不出樵手。又论《诗》一条引晦菴说《诗》。考《宋史》樵本传，卒於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号则始於淳熙二年，皆与樵不相及。论《书》一条并引《朱子语录》，且称朱子之谥，则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验。不知顾湄校《九经解》时，何未一检也。第相传既久，所论亦颇有可采，故仍录存之，缀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则从删焉。△《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赞》，但标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则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版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不著年号。考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一字数音者皆并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辟，法也。《说文》音必。郑音辟。”《大诰》“贲”字下云：“音坟。王读为《贲卦》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郑音捷。王、杜并以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坛”，“坎”字下云：“《注》作禳祈，《孔丛子》以为祖迎。”《祭义》“燹”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燹。”《周礼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刘音茂。”

“颁”字下云：“郑音班。徐音坟。”《筮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云：“遗音位，刘音遂，乃与卷首《序》‘遗人’音推异

。”

如此者不可枚举，固非后来坊本直音，以意属读，惟趋便捷者比也。惟《礼记》：“敖不可长。”《释文》：“敖，依《注》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

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亡反。”此书云：“敖王音平。”则《释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长”字下又注云：“长，张上，又平”。则又兼用郑《注》“竹丈反”。一句之内，於郑《注》半从半违，遂使“敖”字、“长”字音义两不相应。又《周礼太宰》“旃贡”“旃音留，燕游也。”今考郑《注》“旃读如燕游之游。”此书既用郑义，则“旃”当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传》“鞶厉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审端径术”下云：“术，《注》作遂。方曰：径，道之小。术，道之末。则如字是。”今考《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水经注》引《学记》“术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

《公羊传》、《汉书五行志》“术”并作“遂”。是古字术遂本通。此书反信方氏之曲说，殊为未协。又《中庸》“壹戎衣”下云：“《书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读为殷者无据。”今考古“衣”字作“𠂔”，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读殷为，音与衣同。《白虎通》曰：“衣之为言隐也，所以隐身也。”则衣隐音近。《楚词》“新浴必振衣”，与“汶、尘”合韵，则衣、殷二字音通。

是书以为无据，亦为失考。然核其大致，则多能决择是非。如於三《礼》虽多守方悫《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读如“祭”，方悫“宗”作如字，则兼存郑义。又《书武成》“识”字下云：“陆无音，汉翟酺《疏》引此作恭。”

则补苴阙遗，亦颇能有所考据。又《檀弓》“卜人师扶右”下云：“卜读为如字者非。”考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则於义无取，此书不用《释文》所载前儒之说最当。又《周礼醢人》“落”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释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说文》“落，水衣。”本作“落”，从草，治声。水衣之“落”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为“落”之古音矣。故“落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证。是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於《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於《易》则兼采程、朱，於《礼》则多采方悫，其他经引胡瑗、司马光音读

尤多，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

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若《九经》前后失次，则当为坊刻之误。既无关大旨，固无庸深论矣。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縢》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讷”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骃《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葦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僭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

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彤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未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纒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鸣鸠》为美周公，乃《豳风》之诗，错简入於《曹风》，则又臆断之馀习矣。《春秋》仅说“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与“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与“阳俗”一条年月又复颠倒。其说不甚主胡《传》。然既曰胡《传》不合笔削之初意，又曰圣人复生，亦将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於笔削之初意，则於胡《传》亦尚在疑信间也。大抵僻处穷山，罕窥古籍，於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也。

△《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觚》，已著录。是编皆其读书有得即题释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天台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凡《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孟子》合一卷。前有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华希闵《重刊序》，称“格物一义，顿悟者方欲扫除一切。先生则曰：格物犹言穷理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也。

不曰穷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实也”云云。盖时方趋向良知，以为圣人秘钥。儒者日就玄虚，宝所学独笃实不支，故其言如此。全书大旨，不外於斯。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飚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劄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於醇正。亟录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据《明史睦传》，称其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

《艺文志》载睦《五经稽疑》六卷外，又载睦《春秋经传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别行之本，析为四卷，乃与《明史》所称《春秋经传辨疑》合，考睦《自序》，称“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余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

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后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后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穀伯綏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为“城穀”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

》、《诗》、《礼》所说殊略。

《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

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寢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

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

《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於《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於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於万世。其有裨於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盖鼎先为《考文》，而观补其遗也。二人皆不知何许人。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凡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别《孟子》於《七经》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国，殆犹用唐制欤？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诗》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崇祯本即汲古阁本也。其例首《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凡有五目：曰《考异》，曰《补阙》，曰《补脱》，曰《谨案》，曰《存旧》。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如《尚书益稷篇注》

“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今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粟水”、“粟米”二条；《毛诗鸛鸣章》“予尾脩脩”《经传沿革例》引监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阁作“脩脩”，古阁作“矛尾脩脩”，而此书不引“脩脩”一条；《生民章笺》“訏谓张口鸣呼”，《经传沿革例》引余仁仲本“鸣”作“鸣”，今汲古阁本作“鸣”，而是书不引“鸣”字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阁本作“耄

”，而此书不引“毫”字一条；《襄三十一年》“天厉不戒”，《六经正误》引临川本“天”作“天”，今汲古阁本作“天”，而此书不引“天”字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今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遍”字一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然如《周易小过》九四《注》“不为责主”，此书引宋版“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合。又《春秋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宋永怀堂本“级”作“伋”，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合。《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献王”，此书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济水滎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宋永怀堂本“滎”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据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监本、蜀本及诸善本合。《礼记曾子问注》“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宋版“则”作“周”；《丧服小记》“殯无变文不缟”，此书谓“缟”乃“缟”字之误：皆与《经传沿革例》所引兴国本合。考《经传沿革例》所载宋版二十一种，多不附《释文》，其附《释文》者独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书载宋版《毛诗》、《左传》，独附《释文》，则或为监本及蜀中大字本欤？又鼎称足利本乃统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书舜典注》云“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而《六经正误》所引监本亦云“理”作“礼”，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

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以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於监本，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其中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比诸经尤甚。如《士昏礼》“视诸衿鞶”下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下脱“士鹿中翻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下脱“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下脱“举觶者祭，卒觶，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下脱“以授尸，坐。取簠，兴”七字。其一两字之脱，尚有二十处。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於典籍不为无功矣。惟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

不类，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楚，子朝所在。”

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则子朝无奔郊之事，此四字为王尧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复采之，未免泥古之过，然不以一眚掩也。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故题曰“经问”。其后三卷，则其子远宗所补录也。其中如论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肃容、肃揖、肃拜三者之分；论妇人不称敛衽；论稽首、顿首之误用；论杜预注丘甲之非；论《仪礼》出二戴，《礼记》不出二戴；论甘盘不遯於荒野；论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以字为氏，不必定用王父；论兄弟不相为后，破汪琬以弟后兄之说；以《史记诸侯年表》正《赵世家》记屠岸贾之讹；谓卫宣公无烝夷姜事；谓《孟子》记齐楚伐宋时，宋犹未灭滕；谓《春秋》桓公多阙文；论公行子有子之丧；论微子、微仲；论郑康成误注剿说为雷同；论孔子非摄相；论孔子适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论畏厌溺；论鲁鼓、薛鼓非无词；论媒氏禁迁葬嫁殇；论子文三仕三已；论束牲载书：皆证佐分明，可称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称“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论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胜，务取给一时，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见之。可谓皮里阳秋矣。然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於《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

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

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於《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后，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僭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

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宾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飧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祏於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昏”。《书》“不昏作劳”，“昏”音“闵”，与暨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

郭《注》：“未见所出。”浩引《穀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

《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於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剽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

《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

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於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摘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於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蒐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漚”，於《象传》饮食之义固符，於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力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

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

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余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余，摭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羊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薈粹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

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

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

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纂”，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庶”，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廊渠，号春县，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辑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薈粹无遗，然不及一一论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於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著某人所录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於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后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著录於礼类。史绳祖《学斋佔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於《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於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腍膋燎於炉炭，洗肝於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

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於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於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蹀”，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禘祭者，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於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

，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离。”《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则朝践之节，神一依於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无统，非所以明精专也。《论语补义》又谓：“鲁禘行於秋尝之时。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吉禘於庄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庙。”《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庙。”《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庙。”《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宫。”

《定八年》：“冬，禘於僖公。”据此，则鲁之禘祭四时皆举，不得拘以尝月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於明堂。”《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称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则六月实建巳之月，於周正为夏，不为秋也。永既据《明堂位》六月为禘月，而以六月为周正之秋，则是以六月为建未之月矣。同一鲁也，记者於正月、七月称日至，则用周正，而於六月则又用夏正，恐无是理。永又引《祭统》“内祭则大尝禘”书“禘”於“尝”下，明大禘在尝月。不知“禘”在“尝”下，不过错举之词，犹之《传》曰“烝尝禘於庙”，尝在禘前而错举之，则曰“禘尝”也。然则“经”文“尝”在“禘”上，原不谓禘在尝月也。永又引《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为禘在尝月之证。

不知毛《传》曰“诸侯夏禘则不禴，秋禘则不尝，惟天子兼之”，郑《笺》曰“秋尝祭，於夏则养牲”，是毛、郑皆不以此节为禘祭也。今据《鲁颂》为禘尝同月，尤为未允。然其他条则典确不磨。若《尚书补义》以西海为青海，谓西海郡虽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则西海之名甚古，并不始於莽也。《春秋补义》谓兄终弟及、宗庙昭穆之世，天子诸侯不得过四亲，而昭穆之庙不必限以四，并斥万斯大所据明堂五室之说。又谓春秋之世兵农已分，引《管子》“制国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在当时，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论语补义》谓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缕为升，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岂更可为二千四百缕？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辨析尤为精核。其他於《禹贡》之輿地、《春秋》之朔闰，皆考证赅洽，於《经》文、《注》义均有发明，固非空谈者所及，亦非摭拾为博者所及也。

△《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字亦韩，亦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会试中式举人，未及殿试。乾隆辛未荐举经学，特赐国子监司业衔。是书皆其说经之文。名“经咫”者，用《国语》晋文公“咫闻”语也。祖范膺荐时，曾录呈御览。此其门人归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於《礼》后。其论《书》不取梅賾，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原序》称“文不离乎《六经》、《四书》，说不参乎支离怪僻。”视萧山毛奇龄之专攻前人，同一说经，而纯驳显然。今观其书，如驳《公羊传》“弟为兄后”之说，而取其“母以子贵”之文；驳婚礼不告庙之非；《论语》“无所取材”主郑康成桴材之说；谓甯武子不及仕卫文公；谓“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类：取奇龄说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书》显然立异耳。祖范学问笃实，必非剽取人书者。

或奇龄之书，盛气叫嚣，肆行诋讟，为祖范所不欲观，故不知先有是说，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龄经说，以诸贤配享为多事，而谓学宫祀文昌、魁星为有理，则祖范终无是也。

△《九经辨字读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归安人。是书校正《九经》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经无重文》。如褫字、豮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本义》疑衍；《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类。第四卷、第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於上，以石经不同者列於下。其诸书援引异文，亦并附著。

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磐”《释文》“一本作盘”之类。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君子体仁”，“仁”董遇本作“信”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本训豕走，而《易》之“彖”则训为断；“毒”本训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训为役之类。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则读飨。“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肺”则读“干”之类。

并其音而改之矣。并附以《异字同义》。如《易》之“鼫鼠”，即《诗》之“硕鼠”。《易》之“鼫鼯”，即《书》之“杙”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

述人》也。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於经学颇为有裨。惟末卷《注解传述人》，全录陆德明《释文》所载，无所考证，苟盈篇帙，殊无可取。骈拇枝指，姑置而不论可矣。

△《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字仲林，长洲人。是编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首为《叙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穀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

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一子卷，实三十三卷也。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於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复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风教观摩，凡著述之家，争奋发而求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馀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龕手镜》之例，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自序》谓创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昼夜手录，几於左目青盲而后成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至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全帙。

又唐史徵《周易口诀义》，今《永乐大典》尚存遗说。是书列皇氏书於佚亡，而史氏书亦未采。盖海外之本，是时尚未至中国，而天禄之珍，度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经生耳目之所及者，则据摭亦可谓备矣。

○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穀编。穀字子双，华容人。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徵见，皆讖纬之说也。

《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后，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著於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於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皇上光崇文治，四

库宏开；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於《永乐大典》之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为数百年通儒所未见，其余则仍不可稽。盖遗编残图，十不存其一矣，穀尝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谓之《微书》：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一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一曰《阙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即此书。今三书皆不传，惟此编在，遂独被《微书》之名。实其中的一种也。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穀不过粗存梗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馀条，少者数十条。穀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

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於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一门其所引据，出穀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纬与经，名虽相辅，实各自为书。卦气之说，孟喜始据以诂《易》，何休、郑玄援引尤多。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欲於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

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此实说经家谨严之旨，与孙复说《春秋》而废《传》，郑樵说《诗》而废《序》，深文巧诋，务排汉学者不同。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如郑玄注《礼》，五天帝具有姓名，此与道家符篆何异？宋儒辟之是也。至於蔡沈《书集传》所称“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河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实《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条皆朱彝尊《经义考》之说）。以至“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承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作《易本义》亦弗能易，实《易稽览图》之文。《洛书》四十五点，邵子以来传为秘钥，其法出於太乙九宫，实《易乾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尽废之。然则穀辑此编於经义亦不无所裨，未可尽斥为好异，故今仍附著《五经总义》之末焉。

——右“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

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徵，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於说经矣。今所甄录，徵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盖自王柏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圣经者，其覆辙可一一数矣。）

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五经图》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远得明章达原本重刻。达《序》称是本得自卢侍御，卢又得之信州铅山，为鹅湖石刻本。考明卢谦字默存，庐江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参政。初官永丰县知县时，得信州学《五经图》石本，庐江县知县章达为刻之。其始未见李维楨《序》及谦孙云英重编《五经图》中。此本称章达刊，当即谦所传信州石本也。前有万邦荣《序》，称是书与信州石本对校，前后参错，多所不同。盖又有所窜乱矣。且原书兼图《周礼》，是以名为“六经”。此本仍存《周礼》诸图，而改题曰“五经”，名实亦相舛连。又每经缩为八页，而诸图杂列其间，大图之馀隙，即填小图补之，尤毫无体例矣。

△《群经辨疑录》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周洪谟撰。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安。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盖其官祭酒时与诸生讲论之语。凡辨正《四书》、《五经》训释与经旨违误者百有四条，又发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条。《自序》称宁为朱子忠臣，无为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尝疏进於朝，并请敕修诸经。宪宗以《大全》诸书久为学者所诵习，不允所请。观此书，颇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说以三光五行为七政，则不及古传日月五星之确。其辨《周书》八诰及苏轼之说，以为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人，则於当时情事未合，仍不及苏《传》之允当。

至谓社稷之神，龙柱农弃以前，仍当有所谓稷者，其言虽似有理，然亦无所依据。

至下卷则多属空言，益无所取矣。

△《石渠意见》四卷、《拾遗》二卷、《补阙》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考《明史》恕本传，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复召用。后与邱濬不合，求去，以弘治六年闰五月复致仕

。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题云“己未季秋”，据《七卿表》，当在弘治十二年，则是书作於再致仕时。故《自序》称作《意见》时八十四，作《拾遗》时八十六，作《补阙》时八十八。可谓耄而好学矣。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诠释而笔记之。间有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武断之处尤多。如谓《左传》为子贡等所作之类，殊游谈无根也。

△《五经心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有《周易议卦》，已著录。此本又合所著《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断义》、《礼记约蒙》与《议卦》共为一编。唯《周易》无序，馀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旧文，罕所心得。

△《十三经解诂》五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深撰。深有《周礼训隽》，已著录。是编凡《易》三卷、《书》三卷、《诗》四卷、《周礼》六卷、《仪礼》四卷、《礼记》十卷、《左传》十四卷、《公羊传》三卷、《穀梁传》二卷、《论语》一卷、《孝经》一卷、《尔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传》及《本义》，各标其名。《书》惟取孔《传》、蔡《传》，不复分别。《诗》取《小序》及朱子《集传》，亦兼采子贡《诗传》。《周礼》分《序官》於各职之前，使长属相统，用王应电本，称曰“古本”。《礼记》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问》前。《左传》主夏正之说，谓用周正为诬。《论语》、《孝经》、《孟子》俱无注，惟《孟子》加以评点，用世所称苏洵本。馀亦皆钞录旧注，无所发明。

△《说经札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传》附见《高叔嗣传》中。是编《说易》、《说书》、《说诗》、《说春秋》、《说礼记》、《说论语》、《说学庸》、《说孟子》各为一卷，末附《太极问答》数则。史称汝楠以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讲求经义。此书即是时作也。汝楠少尝从湛若水游，晚更友邹守益、罗洪先，其学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经为治心之功，故所说多如语录，罕博考之功云。

△《五经异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考订《五经》文字异同，大抵以许慎《说文》、陆德明《经典释文》为主，而摭摭杂说附益之。所援据颇为寒窘。如《易本义》《坤》初爻《小象》“顺当作慎”，《诗集传》“景，古影字”之类，亦缕载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真宗讳，犹“真”之作“贞”避仁宗，讳“慎”之作“脊”避孝宗讳。而於《恒卦》注曰

：“，《释文》作恒。”殊为失考。至“雝雍”一字，而於《书》“於变时废”注：“《路史》作时雍”。“睂”、“眉”一字，而於“以介眉寿”注：“吕氏《读诗记》眉作睂”。益可以不必矣。

△《五经绎》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编绎》，已著录。是书凡《易》五卷、《书》二卷、《诗》三卷、《三礼》四卷、《春秋》一卷。元锡先有《三礼编绎》二十卷别行，故此编惟摘录其中自作发明之语，而删其经文及注。《书》、《诗》、《春秋》亦不载经文，惟存篇目。其所诠释，多属空谈。《易》则虽载《经》文而颇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贞”句下继以“大哉乾元”至“万国咸宁”五十七字，又继以“元者善之长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贞”六十四字，又继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继以“天行健”十字，乃继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后复继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锡以意更定。

其《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则全删《传》文，而自撰《天图原》等三卷以代之。其凭臆杜撰，亦略与《三礼编绎》等也。

△《经书音释》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冯保撰。保字永亨，号双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笔司礼太监。隆庆及万历之初最用事。事迹具《明史宦官传》。是编摭拾《经典释文》、《说文》、《广韵》诸书，参以己意。如解《论语》“过则勿惮改”“惮”字曰：“难也，畏也。”则已详於朱注。解“宓不齐”“宓”字曰：“三国时秦宓，人名。”则更与音释无关。至其钞袭舛误，更不可枚举。末有隆庆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内翰之章”，尤可怪矣。史称保善琴能书，是编当即所自撰。意当时士大夫惮其权势，必有从而誉之者，故竟至於灾梨。其人其书，本均不足存。以赵高《爰历》六篇，《汉志》著录，故存其目，亦以见明代貂珥之横，至俨然以词臣自居，而无一人议之，足为万世之炯戒也。

△《孙月峰评经》十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孙鑛撰。鑛字文融，月峰其号也。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编《诗经》四卷、《书经》六卷、《礼记》六卷，每经皆加圈点评语。《礼记》卷前载其所评书目，自经史以及诗集，凡四十三种。而此止三种，非其全书。然《诗经》前有慈谿冯元仲《序》，称其举《诗》、《书》、《礼》鼎足高峙。盖元仲所别刻者，以三经自为一类也。经本不可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鑛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锤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今以其无门目可归，姑附之《五经总义类》焉。

△《七经图》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吴继仕编。继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馆阁书目》载《六经图》六卷，杨甲撰，毛邦翰增补之，为图三百有九。又《宋史艺文志》有叶仲堪《六经图》七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仲堪即以邦翰旧本增损改定。是书刊於万历己卯。

前有继仕《自序》云：“得旧本摹校，旧图三百有九，今加校正为三百二十有一。

又增《仪礼图》二百二十有七，共为图五百四十有八。”所谓旧本即毛邦翰之书，所谓《仪礼图》亦即杨复之书，均非继仕所自撰也。

△《九经考异》十二卷、附《九经逸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应宾撰。应宾，鄞县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考证《九经》之异文。《九经》者。以《五经》、《四书》合而为九，非古所谓《九经》。

又以《四书》居《五经》前，益非古矣。其书以陈士元《五经异文》为蓝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弥甚。如《书》“浮于江沱潜汉”下云“陆一作潜於汉”，今《释文》并无此文。又如《诗》“有滄萋萋”知引《韩诗》作“有舂”，而不引《吕氏春秋》之“有唵”。“兴雨祁祁”知引《韩诗》之“兴云”，而不知《吕氏春秋》亦作“兴云”。如斯之类，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谈经》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此书一名《经解绪言》。敬所著《九经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万馀言。此则提其大要，别为九卷，总题曰《山草堂集》。盖后来编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条、《书》三十条、《诗》五十四条、《春秋》五十六条、《礼记》十三条、《仪礼》二十条、《周礼》四十二条、《论语》二十六条、《孟子》三十二条。敬天资高朗，论多创辟，而臆断者亦复不少。其详皆具《经解》中。此亦可见所学之大概也。

△《六经三注粹抄》（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顺义撰。顺义字如斋，晋江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知何时所作。验其版式，盖万历以后之坊本。其书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为“六经”，名既杜撰，又经文多所删节，其注亦割裂短釘。所谓“三注”者，亦不知三家为谁。殆书贾射利所刊也。

△《五经纂注》五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旧本题“竟陵锺惺纂注”，有惺《自序》。而书前又有舒文鼎所为《凡例》，云：“今本朱、蔡、陈、胡之统训，一就伯敬先生为取衷。”则其书非惺所为矣。

其书皆删节经文。《易》则一卦内删数爻，《诗》则一篇中删数章，《书》则一篇中删数段，《春秋》、《礼记》删节尤甚。惺似不谬陋至此，或亦书贾所托名欤？△《峯阳草堂说书》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鄮撰。鄮号峯阳，武进人。天启壬戌进士，改庶吉士。崇祯中为温体仁所构，诬以杖母不孝，磔於市。是编首为《中庸说》一卷，次《大学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学》前者，其说谓《中庸》以明德终，《大学》以明德始，《大学》实继《中庸》而作也。《论语咏》一仿宋张九成之例，以绝句代笺疏。次《孟子略述》，随意标举而说之，故曰“略”焉。四书皆崇祯十二年诏狱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诗书论世》三卷，则杂论《诗》、《书》二经。大抵皆明末狂禅，提唱心学，无当於圣贤之本旨。

△《拙存堂经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皋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参议。是书凡九十六篇，分条考辨，其中颇有典核之条。如辨《书》七政皆右旋，蔡《传》未为实测；《诗小序》与经传多相符；申公《诗说》不合於《鲁诗》者凡数端；《国风》非徒诗，程大昌《诗议》颇误；引《方言》“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证《诗》“杼柚其空”；引《史记》、《国语》证赵朔生年。其他考《书》与《春秋》輿地者，亦见根据。他如谓《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乡遂，以都鄙即乡遂也。《乡师》言六乡，《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乡遂即都鄙也。且谓六乡七万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则十五万家。一人受百亩，百里之国，田九百万亩。除公田外，仅八万家，其余七万家将於何处受田？若都鄙在乡遂外，彼公侯伯等国卿大夫士之采地将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又曰：“帅六乡之众。”《小司徒》曰：“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又曰：“乃颁比法於六乡之大夫。”则一职之内，都鄙与六乡并举，何得谓《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乡遂耶？至谓百里之国尚不能容六乡、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乡、六遂，大国止有三乡、三遂，次国二乡、二遂，小国一乡、一遂。《费誓》“鲁三郊三遂”，是其明证。且乡遂之制，既据《周礼》，即当以《周礼》封国之数为正。

如公五百里，开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开方百里者四四十六。大国三乡，止三万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七万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万五千家，仅得三十五分之一，岂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误以侯国亦六乡、六遂，与天子同制，而又不用《周礼》封国之数，宜乎以百里之国不能容六乡、六遂也。《春秋襄七年传》：“叔仲昭伯为隧正。”“隧”与“遂”通，则有遂之名。又《襄九年传》曰：“二师令四乡正敬享。”则有乡之名。《庄二十八

年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则有都之名。又《庄二十八年传》曰：“群公子皆鄙。”

《昭二十年传》曰：“县鄙之人。”则有鄙之名。《襄三十年传》曰：“子产使都鄙有章。”则有都鄙之名。何谓诸侯有乡遂即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统之县正、鄙师与稍县之县、都鄙之鄙各称相混，遂谓都鄙统於乡遂，不知《周礼》名同者不一而足。闾师之名与闾胥同，县师之名与县正同，岂得谓闾师、县师即闾胥、县正乎？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马、家司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谓《周礼》有乡遂之官，无都鄙之官，误矣。又《杂记》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注》：“大夫虽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逾之於礼。”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为訾。又於《书》则极尊《古文尚书》，力诋梅鹗。於《春秋》谓周不用子正，并谓秦不用亥正。此皆误袭前人之说，而不知所择，以致失其纲要也。

△《五经读》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有《易经说意》，已著录。其平生以制艺传，经术非所专门。故是编诠释《五经》，亦皆似时文之语，所谓习惯成自然也。

△《五经圭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鸣玉撰。鸣玉字楚珍，号中完，金坛人。崇祯丁丑进士，官台州府推官。鸣玉於《四书》、《五经》皆有讲义。解《四书》者名《舌存》，今未见。解《五经》者名《圭约》，言如土圭之测日影，以至约而赅至广也。其初每经皆分《总论》、《别论》、《绪论》三编。康熙九年，其子编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琐屑，难以检阅，乃循经文次第，合三编而一之，仍分标《总论》、《别论》、《绪论》之名，以存其旧。王崇简、魏裔介各为之序。其书皆采用旧文而不著前人之姓名。超所述《凡例》，称鸣玉食贫之时，借书撮抄，故不及详载书名，理或然耳。其说《易》，先义理而后象数。《书》则多本《注》、《疏》。《诗》多宗《小序》，与朱《传》时有异同。《春秋》兼取三《传》，不主胡安国刻深之说。《礼》惟阐发文义，於考证颇疏。附以《周礼》、《仪礼》二论，亦皆推测之谈。盖於明季经解之中，犹不失为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则未之能也。

△《经髓》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世濬撰。世濬字学元，闽县人。其书成於崇祯己卯。前有《自序》，称题於九龙学署。按清流县有九龙滩，或即是县之学官欤？《五经》各为一卷，益以《周礼》一卷。皆摘录经文之可入制艺者，略为诠释。末为《孙子》一卷，盖并以备对策之用，而与圣籍同名曰“经髓”，不伦尤甚也。

△《墨菴经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起撰。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诸生，后为沙门。此编皆其所著经说，凡五种：一曰《大易测》，分《图象疏义》、《字画订讹》二篇。二曰《春秋经传》，分《经引》、《传引》十六篇。三曰《诗说》，凡四十五则。皆随时有所得，札而记之者。四曰《诗匡偶存》。起尝著有《诗匡》一书，因为人借去遗失，仅存十一则，故曰“偶存”。五曰《四书慎思录》，皆杂论《四书》之语。其中亦间有新意，而寥寥数条，不能大有所发明也。

△《五经翼》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杂取前人诸经序跋、论说，以类相次，得《易》四卷、《书》二卷、《诗》四卷、《春秋》六卷、《礼记》二卷。余杭严沆，益以承泽所著《周礼举要》二卷，共为一编刊之。其书采摭未备，不及朱彝尊《经义考》之淹洽。至《周礼举要》备举五《官》大义，亦颇有所发明。然议论多而考证少，亦异於先儒专门之学。王士禛《池北偶谈》记康熙辛亥与承泽论经学，承泽自言《五经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过集说经绪论耳，无当经学也。是承泽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订讹》（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龚廷历撰。廷历字玉成。书中称震西氏者，其别号也。武进人。顺治壬辰进士，尝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则不可考矣。是编首摘《周礼》郑《注》之可疑及后人引用误解《周礼》之文者，次解释《仪礼》，次论朱子《孝经刊误》之失及诸家解经之谬。其论《周礼》，谓祀昊天於南郊，服裘固宜；祀黄帝於季夏，盛暑之月，岂亦服裘？此论足破宋儒等加葛於裘之议。又《五服九服辨》谓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数之。此说虽本罗泌《五服图》，而辨析较畅。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统膳夫、饗人及宿卫之士，后世不宜分属他职。是则不知时世异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谓唐之门下省乃《周官》宫伯、宫正之遗，宋之阁门使、内侍省亦掌宿卫。不知唐之门下省专掌覆奏书制，宋之阁门使专掌宣赞，内侍省专掌承应奉御之事，并非宿卫也。至其《仪礼》各条，皆抄撮《注》、《疏》，无所辨正阐发。惟《士冠礼》“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义》，谓母拜其酒脯，重尊者处来，非拜子也，差可存备一解耳。至《孝经》专驳朱子《刊误》之非，所争不过字句之末，抑又细矣。勘其标题体例，似乎此本所存，仅辩论此三经之语，全书尚不止此。今无别本相校，姑以所存者著於录焉。

△《五经辨讹》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治平撰。治平号愚菴，海宁人。顺治中岁贡生。官德清县教谕。是编考论《五经》疑义，皆就坊本讲章辨驳语意之是非。

△《勉菴说经》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齐祖望撰。祖望字望子，号勉菴，广平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书凡《读易辨疑》三卷、《尚书一得录》一卷、《诗序参朱》一卷、《说礼正误》三卷、《春秋四传偶笔》一卷、《续笔》一卷。大概《易》则辨程、朱之误，《书》则正蔡氏之讹，《诗》多遵《小序》而攻朱《注》，《礼》则正陈氏之失，《春秋》则纠驳胡《传》，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

然率以臆断，不能根据古义，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经同异考》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悬著，太仓人。康熙壬子举人。是编凡《易》四卷、《书》五卷、《诗》六卷、《春秋》六卷、《三礼》十三卷。皆裒集旧说，亦间附以己意，略为折衷。然采摭之功多而考证之功少，其体例略近黄震《日钞》、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经说》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编或录其序，或偶论一二条，似乎偶抄成册，以质正於人，非勒为定本者也。覲祖以讲学自命，恶汉、唐诸儒如雠。故是编宗旨，皆深以研求注疏为戒。门户之见既深，是不可以口舌争矣。

△《此木轩经说汇编》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加编》，已著录。是编乃袁熹读诸经注疏，间有标识，其门人掇拾成编。凡《易》、《书》、《诗》、三《礼》、三《传》、《尔雅》十经，而《书》仅三十四条，《周礼》仅十六条，《仪礼》仅一条，《公羊传》仅九条，《穀梁传》仅七条，皆殊寥寥，实止五经而已。其说《易》主义理，惟末列《说卦传》诸条，推言卦象。然其门人《编辑凡例》，以为杂抄诸书，非所自撰。说《诗》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韵，说《礼记》不考礼制，惟推言礼意。说《左传》差详，末附评语。如“虢叔死焉”句下注“怕人”二字，“王曰无之”句下注“如何瞒得”四字之类，盖从其读本抄出。《尔雅》颇有考证，如“嫁”之训往，引《列子》“将嫁于卫”句为证；“孟”之训进，引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句为证：则皆郭璞、郑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熹究心注疏，时有所触，随笔记录，本非有意著书，故其说往往泛及杂事。如因《左传》懿氏之卜有“凤皇”字，《疏》、引《山海经》“首文曰德，翼文曰顺”之语，遂讥崇祯甲戌进士文德翼之为割截；因季友酖叔牙，遂讥石崇以鸩鸟与王恺养之为晋政不纲；因长狄郟瞒，遂论其国女子亦必长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则八尺之妇，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尝鼯染指，遂记康熙中吴门进士顾三典因食一鼯，暴下不止，遂殒其命：皆偶然笔

记，非以谈经。其门人过尊师说，一一录而编之，遂为后人口实。观其於《木瓜》一诗，前后两解，但注前后不同，不敢删一存一。《狡童》一诗，说《诗》则以刺忽为非，说《左传》又以刺忽为是，亦不订正。又论齐桓九合兵车之会，原稿讹“兵”为“丘”，此无庸拟议，而亦云“丘车”当作“兵车”，但原稿作“丘”，不敢擅改。推信过甚，至有此失，反为其师之累。殆亦非袁熹意矣。末附《读朱子语类》一卷，列之经说，殊为不类，尤见编录之无体例也。

△《六经图》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江为龙等编。为龙，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吏部主事。是编皆以前人旧图钞录成书。末附以《四书图》，亦自诸书摘入也。

△《重编五经图》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卢云英编。云英，庐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参政卢谦之曾孙，以谦在永丰所刻《五经图》原本行款参差，复釐定增补，以成是编。《凡例》称所改正凡五百馀处。今以杨甲本与此相较，杨於《大易》有《象数钩深图》七十，此则存六十八；於《尚书》有《轨范撮要图》五十有五，此则存七十三；於《毛诗》有《正变指南图》四十有七，此则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笔削发微图》二十有九，此则存十五；於《周礼》有《文物大全图》六十有五，此则存五十七；於《戴记》有《制度示掌图》四十有三，此则存五十有一。增减多有不同，然大抵以杨书为蓝本也。

△《冬馀经说》十二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邵向荣撰。向荣字东葵，馀姚人。康熙壬辰会试中式举人，官镇海县教谕。此书杂释诸经，凡《易说》二卷、《书说》一卷、《诗说》二卷、《春秋说》二卷、《周礼说》一卷、《仪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多引先儒成说，而辨其同异。如谓孔颖达兼领《五经正义》，然诸经分手编纂，颖达未尝统核。《诗般正义》引郑《注》“九河周时齐桓公塞之，同为一”，称：“郑氏云齐桓公塞为一者，不知所出何书。”又《禹贡》正义亦引郑《注》而释之曰：“《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阨八流以自广。郑氏据此文为齐桓公塞之。”是撰《诗正义》者不知有《书正义》也。

《左氏哀十七年传》卫侯繇辞云：“如鱼赧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正义》谓“裔焉”为语助之辞，不当以“方羊”断句。《诗汝坟正义》又引《左传》“如鱼赧尾，衡流而彷徨”，以郑众《注》为证。是撰《左传正义》者不知有《诗正义》也。其言颇切中历代官书杂出众手之病。其书则犹未完之稿，其子孙以简端标识杂钞而成也。

△《三传三礼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礼记大全字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有《十三经疑义》，已著录。是编因《十三经注疏》，明王鏊《震泽长语》称其时惟汀州版存。今汀州板不概见，世所行者惟明万历中北监版及毛晋汲古阁版，均有讹误。而明代诸儒，注疏皆度阁不观，三《传》、三《礼》尤几成绝学，其版更乖舛不可读。浩因取监本、毛本校其字画之讹谬，集录成编。凡三《传》三卷、三《礼》三卷。大抵推寻文句，未能有所考证。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后附《春秋大全》、《礼记大全》各一卷。二书为胡广陋本，何足订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误，而他本之误又不相同，欲尽校之，是毕世莫殫之功也。尤敝精神於无用之地矣。

△《经史辨疑》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读礼记略》，已著录。是书前有目次，载辨经者三十二条，辨史者二十三条，当为五十五条。此本仅五十一条，盖经、史各阙二条。

其中辨继父同居一条，徐乾学《读礼通考》尝采用之。然全书好为新说，未见根据。如谓“《丧服》‘大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昆弟’，则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为人后者降其姊妹适人者’，则知姑不降也。凡人无子以嫡兄弟之子为后，本生父母降为伯叔父母本期，本生兄弟姊妹降为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礼也。第伯叔父、诸姑则仍嫡也，曷为而概降之哉？《家礼》，大功概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适人，於礼未当。”今考“斩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曰：“同宗谓同承别子一宗之内。”是虽族远而宗同者亦得为后，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独据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经》云“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适人者，不及姑。”犹“齐衰不杖期”章但载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郑《注》则云为姑在室亦如之。但载昆弟不及姊妹，而郑《注》则云为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载为众子不及女子，而郑《注》则云女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谓经文偶省，即本未尝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适人，始於《开元礼》，而董祥归之《家礼》，尤误。董祥又谓：“《丧服小记》曰‘妾母不世祭’，盖言祀妾之礼当杀耳。《小记》本文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礼，有牲曰祭，无牲曰荐。易牲则不用牲矣，不用牲则谓之荐，不谓之祭。岂绝之而不祀耶？注家以为子祭孙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孙不为祭，即子亦不得为祭。”据董祥此说，即《小记》“世”字内兼统子孙言，世世俱得荐，特不得祭耳。但考《杂记》曰：“主妾之丧，则自祔至於练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殓祭不於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曰祭，不曰荐，则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隐五年》

：“考仲子之宫。”《穀梁传》曰：“礼，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注》曰：“公子者，长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礼得称祭之显证也。而董祥谓不得祭，尤为不根。又《礼》凡言易牲，非谓不得用牲也。《小记》曰：“士祔於大夫则易牲。”《注》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据此，则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义主隆，不主杀。故《小记》又曰：“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易牲而祔则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为不用牲，误矣。又《小记疏》曰：“妾与女君牲牢无文。既云易牲，故《注》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则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则特豚。”据此，则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谓妾不得有牲，总由误会《经》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为天地合祭，中月而禫为二十五日，三代不改时，亦不改月，太袞前人已废之说。至谓置闰当在四季之月及解《蠡斯》“揖揖”为“拱揖”之“揖”，则又杜撰显然者也。

△《经玩》二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编。淑有《周官翼疏》，已著录。此书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文字之异者为六卷；次以经传中文字互异及录《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职官、器物、宫室之类为四卷；次辑注疏《十三经》琐语为四卷。其检核之功，颇为勤笃，然无所考证发明。若《毛诗异文补》之全引伪申培《诗说》，尤失考也。

△《三经附义》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重华撰。重华字君实，号玉洲，吴江人。雍正庚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所说，凡《易经》二卷、《书经》二卷、《诗经》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对、正对之间，中引闽本异文者十八条，惟《贲卦》“小利有攸往”一条、《中孚卦》“信及豚鱼”一条、《既济卦》“小亨”一条，重华不以为然，余皆从之。其所据，实皆郭京《周易举正》之文，不知何以称闽本。京书讹托王、韩，宋赵以夫、王应麟诸人皆排其谬。重华取之，亦好奇之过欤？又谓《系辞》所释十九爻，皆《文言传》之文，王弼辈将经文参杂，遂遗入《系辞传》中，折中尚未归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无可考矣。晁、吕以来之古本，一一可稽，并无十九爻原在《文言传》之本。惟元吴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见移之。而重华以为古本，误之甚矣。其说《书》亦多臆断。如谓《尧典》“象恭滔天”当作“饕餮”，音声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讹。然《汉书艺文志》称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儒林传》及王充《论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书，独遭乱亡失，百篇仅存二十有九。

自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以今文诂屈，始造为伏生之女口授晁错之说。其事本无根据，重华乃因此以改经，未为至当。其於古文之伪，亦灼然能解，而又执后世文体，揣度经文。谓若无《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则“厘降”以下径接“慎徽五典”，文势究不和顺，必须此段另起一头，通篇始有纲领。则又骑墙之见。他如谓《竹书纪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东都，沈约《注》平公即君陈，伯禽之弟。郑康成以君陈为周公之子，盖据此。按《竹书》及约注皆属伪本，固不必论。

即姑以真本论之，约《注》作於梁代，《竹书》出於晋太康中，康成恶得而据之耶？其说《诗》较二经为详，颇欲推求言外之意，胜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燕》篇谓：“戴妫大归，庄姜送之，恐其不终不慎，美之而实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戴妫也。而反言勖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时妾媵归国，鲜克有终，怀嬴与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记年表》，鲁隐公之元年，当卫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隐公四年见弑，在位已十七年。计其年虽至幼弱，已在二十以外，则戴妫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颜，谅不虑其改节。不合者一。且《春秋》妾媵见出而嫁者，惟齐桓蔡姬有明文。遽以为无不鲜终，亦涉武断。不合者二。怀嬴，秦穆公之女，晋怀公之嫡妃，实非妾媵。其备奉匱之数，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岂非循文生义，不加深考之过乎？至於《晋风》名“唐”，亦犹邶、鄘之因旧地。而重华谓唐叔封唐，号仍其旧，其子孙虽有失德，而犹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遗泽。亦伤穿凿。特以三经较之，则所得视《易》、《书》为多耳。

△《松源经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皆说经之文。或提举一义，各立篇题。大抵薈粹成说而不能自研经义，其体例颇近於策略。又以所作《樾山学记》、《新荷赋》、《括苍山》赋杂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说经之体。

△《心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兆奎撰。兆奎有《书经知新》，已著录。是书於《四书》及《易》、《书》、《春秋》诸经，各摘举而诠释之，然浅近特甚。如“子在齐闻韶”，谓“须知夫子之闻不是季札观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谓“此章独举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训蒙之语，别无创获。又释《尚书》“敬授人时”，多论西洋推测之法为臆造，且议其所载《月令》仅取“东风解冻”一条，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杀胎之禁，一切不载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为七十二候，自《逸周书》已然，非始自欧逻巴人也。

△《六经图》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皜撰。皜字又皓，号雪<工鸟>（“<工鸟>”字见周伯琦《六书正讹》

，盖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别造此字，取工字谐声，反以《说文》“鸿”字为俗体。

皜不知其误而从之，亦好奇之过也），六安人。是编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经图》旧本，稍加损益。凡所补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书经图》中所绘十二章服，日为三足乌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捣药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说乎？《周礼图》中所绘墨车，以四马尽置两辕之中，亦全不解古车之制。如此之类，皜毫无订正，其校补概可见矣。

△《十三经字辨》（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鹤龄撰。鹤龄字瑶宾，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经四书字辨》，后又自为补订，以成此书。刻於乾隆乙酉。前为《校画》，后为《校音》，皆多舛漏。所谓“十三经”者，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尔雅》。无论古无此例，即以所列计之，如分三《传》为三，则加《四书》为十四；如并三《传》总为《春秋》，则又为十二：於数亦不相合也。

△《古学偶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潜山张綱撰”，不著时代。考明代有吉水张綱，嘉靖癸未进士，官河南巡抚，非潜山人也。书中自注云“本之御制《周易述义》”云云，则知其为近时人。书止三卷。一曰《观物篇》，皆述《易》旨，犹图书家恒谈。一曰《月令夏小正同异说》，参校颇详，而牵引《先天易图》，则横生枝节。其言医书九十二候，不知所据。考宋林亿等校正《素问》有此文，然亿等所述乃《唐月令》，非医书也。《春秋天王辨》谓特书则称天，合书则称王。其特书而不称天者，乃阙文，孔子无贬削天王之理。其说甚正，然亦先儒旧义也。

△《九经图》（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魁植编。其子文源增订。魁植字辉斗，文源字泽汪，长泰人。是书以信州学宫石刻《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六经图，析《春秋三传》为三，而益以《仪礼》为九经。其信州石刻原本残脱者，则仍阙之。但其中如《易》既载《河图》、《洛书》又载《古河图、洛书》二图，一为旋毛，一为龟坼，据明以来之伪本，殊为失考。末复载邵子《皇极经世》、司马光《潜虚》、关朗《洞极》、扬雄《太玄》、《准易运》、《会历数》等图，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滥。《书》不载《序》而《诗》独载《序》，例不画一。

所注地理皆沿石本之旧。如鲁云今仙源县，荆山云今襄州之类，时代未明。《春秋列国表》内增入孔子，亦非体例。三《礼》皆剿聂崇义、杨复诸图，而丧礼及行礼诸图又删不载。盖科举对策之本，不足以资考据也。

△《说书偶笔》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恺曾撰。恺曾字萼亭，日照人。是书一卷、二卷说《大学》、《论语》、《中庸》；三卷说《孟子》，附以《四书补遗》及《宗献九献歌括》；四卷一为《大学、孟子、王制、周礼造士之制》，一为《虞书三苗辨》，一为《天官九赋敛财贿解》，一为《冬官考》，一为《古建国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说诗》。

前有李在坊《序》，称恺曾之子东生就其写於书文者，叢录成帙。则恺曾偶然笔记，本无意於著书，故皆乡塾课授之语。而说“行夏之时”句，至载时文二比以为程式。在坊《序》又称明永乐间有专以诋朱《注》为能者上其所著书，成祖深加谴责，急命火其书，磔其人。考杨士奇《三朝圣谕录》载：“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之献所著，专斥濂洛关闽之说。上览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还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

则但火其书耳，无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伪造此说，不足据也。

△《经解》五卷、《经义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丰城人。是编每卷首题曰“桃穀山房稿”，而侧注其下曰“石畦集经解”、“石畦集经义杂著”。盖《桃穀山房稿》者，其集之总名。《石畦集》者，其稿中之一种。《经解》诸书，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经解》凡《易》二卷，《书》一卷，《诗》、《春秋》共一卷，《礼》一卷。《易》多衍图书之学。书多辨《禹贡》山川，因而蔓延於輿地、形胜为经所不载者。《诗》最寥寥，惟主废《小序》而尊《朱》传。《春秋》多排击三《传》。《礼》多拘泥古制，纠世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旧说。《经义杂著》凡《序》四篇、《说》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经解》之内。其《颜子心斋坐忘辨》二篇，乃《庄子》之文，无关经义，泛滥及之，亦犹《经解》之中，因解《禹贡》而及《五岭以南山川脉络考》也。书只一卷，而标题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装缉者有所遗欤？——右“五经总义类”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专治一经。其兼通诸经，各有论说者，郑康成以下旷代数人耳。宋以后著作渐夥，明以来撰述弥众。非后人学问远过前修，精研之则见难，涉猎之则见易；求实据则议论少，务空谈则卷轴富也。孙承泽抄撮经解诸序，寥寥数卷，亦命之曰《五经翼》，则孰非兼通《五经》者哉？略存其目而不录其书，古今人巧拙之异，华实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卷三十五 经部三十五

○四书类一《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

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於《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於礼类：盖欲以不去饥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

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孟子正义》十四卷（内府藏本）

汉赵岐注。其《疏》则旧本题“宋孙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初名嘉，字台卿。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迁皮氏长。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玠为京兆尹，与岐夙隙，岐避祸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后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党锢十馀岁。中平元年，徵拜议郎，举敦煌太守。后迁太仆，终太常。事迹具《后汉书》本传。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仁宗时官至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注即岐避难北海时在孙宾家夹柱中所作。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於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

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徵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其中如谓宰予、子贡、有若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孟子》知其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之类，纰缪殊甚。以屈原憔悴为徵於色，以甯戚叩角为发於声之类，亦比拟不伦。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问》，於岐说不甚掎击。至於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其学於孟子之说，季孙、子叔不从其二弟子之说，馀皆从之。

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其说，馀亦多取之。盖其说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燏《拾遗录》据李善《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於踵。”赵岐曰：“致

，至也。”

知今本《经》文及《注》均与唐本不同。今证以孙奭《音义》所音，岐注亦多不相应（语详《孟子音义》条下），盖已非旧本。至於《尽心》下篇“夫子之设科也”，《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则显为“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万子曰”句，《注》称“万子，万章也”，则显为子字，今本乃作“万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经》文误刊者矣。其《疏》虽称孙奭作，而《朱子语录》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今考《宋史邢昺传》，称昺於咸平二年，受诏与杜镐、舒雅、孙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不云有《孟子正义》。《涑水纪闻》载奭所定著，有《论语、孝经、尔雅正义》，亦不云有《孟子正义》。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故《朱子语录》谓其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岐之说。至岐《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根据。如《注》谓非礼之礼，若陈质娶妻而长拜之；非义之义，若藉交报讎。此诚不得其出典（案藉交报讎以谓藉交游之力以报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谨附识於此）。至於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亦不能举，则舛陋太甚。朱彝尊《经义考》摘其欲见西施者人输金钱一文事，诡称《史记》。今考《注》以尾生为不虞之誉，以陈不瞻为求全之毁，《疏》亦并称《史记》。尾生事实见《庄子》，陈不瞻事实见《说苑》（案《说苑》作“陈不占”，盖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记》所无。如斯之类，益影撰无稽矣。以久列学官，姑仍旧本录之尔。

△《论语义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魏何晏注，梁皇侃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侯曹羲、侍中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之名。《晋书》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称五人。今本乃独称何晏。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於“《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为主”云云，是独题晏名，其来久矣。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羲，沛国譙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何咸之子也。侃，《梁书》作侃，盖字异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武帝时官国子助教，寻拜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书儒林传》。《

传》称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久佚，此书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盖是时讲学之风尚未甚炽，儒者说经亦尚未尽废古义，故史臣之论云尔。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剷除异己，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经籍道昌，乃发其光於鲸波蛟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阁。殆若有神物揜诃，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俾待圣世而复显者。其应运而来，信有非偶然者矣。据《中兴书目》，称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释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盖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录之）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数与《中兴书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怀”，作“周瑰”，殆传写异文欤？其《经》文与今本亦多异同。如“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颇为冗赘，然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下有“已矣”二字，亦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虽字句或有小异，而大旨悉合。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托。观《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斋刻本信以为真，而《七经孟子考文》乃自言其伪，则彼国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据以为信也。至“临之以庄则敬”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为误衍，然谨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国递相传写，偶然讹舛或有之，亦未尝有所窜易矣。至何氏《集解》，异同尤夥。虽其中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者有之，而胜於明刻监本者亦复不少，尤可以旁资考证也。

△《论语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济阴人。太平兴国中擢九经及第。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盖咸平二年诏昺改定旧疏，颁列学官，至今承用，而传刻颇讹。《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题曰“某氏”，皇侃《义疏》则均题其名。案《奏进序中》称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注皆呼人名，惟包独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讳咸，故不言也。”与《序》文合。知今本为后来刊版之省文，然周氏与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

本之有别。

考邢昺《疏》中亦载皇侃何氏诹咸之语，其疏“记其姓名”句则云：“《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见之本已惟题姓，故有是曲说。《七经孟子考文》称其国皇侃《义疏》本为唐代所传，是亦一证矣。其文与皇侃所载亦异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长。如《学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皇《疏》有王肃《注》一条，《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注》一条，今本皆无。观顾炎武《石经考》，以石经《仪礼》校监版，或并经文全节漏落，则今本《集解》传刻佚脱，盖所不免。然蔡邕石经《论语》於“而在萧墙之内”句，两本并存，见於《隶释》。陆德明《经典释文》於诸本同异，亦皆并存。盖唐以前经师授受，各守专门。虽经文亦不能画一，无论注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从今本录之，所以各存其旧也。昺《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盖后人依《论语》篇第析之。

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亦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刊定而成。今观其书，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於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后海，亦何可以后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论语笔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唐韩愈、李翱同注”。中间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考《张籍集》《祭韩愈》诗，有“《论语》未讫注，手迹今微茫”句。邵博《闻见后录》遂引为《论语》注未成之证。而李汉作《韩愈集序》，则称有《论语注》十卷，与籍诗异。王楙《野客丛谈》又引为已成之证。晁公武《读书志》称《四库、邯郸书目》皆无之，独田氏《书目》有韩氏《论语》十卷，《笔解》两卷。

是《论语注》外别出《笔解》矣。《新唐书艺文志》载愈《论语注》十卷，亦无《笔解》。惟郑樵《通志》著录二卷，与今本同。意其书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时人也，所作《资暇录》一条云：“《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寢室之寢。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所训解。”又一条云：“‘伤人乎不问马’，今亦谓韩文公读不为否。”然则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谓为宋人伪撰。且“昼寝”一条今本有之，“厩焚”一条今本不载，使作伪者剽掇此文，不应两条相连，摭其一而遗其一。又未可谓因此依托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於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迨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

，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传》，而《遗书》之中又别有论《易》诸条；朱子有《诗传》，而朱鉴又为《诗传遗说》之例。题曰《笔解》，明非所自编也。其今本或有或无者，则由王存以前世无刊本，传写或有异同。邵博所称三月字作音一条，王楙所见本亦无之，则诸本互异之明证矣。王存本今未见。魏仲举刻《韩文五百家注》，以此书附末，今传本亦稀。此本为明范钦从许勃本传刻，前载勃《序》，仍称《笔解论语》一十卷，疑字误也。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其间‘翱曰’者，李习之也。”明旧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说则题名以别之。此本改称“韩曰”、“李曰”，亦非其旧矣。

△《孟子音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孙奭撰。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於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奭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其《序》文前半，与世传奭《孟子正义序》同。

盖《正义》伪《序》，即缘此《序》而点窜也。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譎”，《篇下》曰“恂”、曰“无堕”、曰“夫将”。《公孙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论语”、曰“力行近仁”、曰“师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骈蹶”、曰“周公印思”。《离娄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错”、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风谕”、曰“见几”、曰“好言”、曰“伎”、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汗”。《万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发有莘”。《告子篇上》曰“长义”、曰“好下”、曰“几成”，《篇下》曰“雨雪”、曰“濛々”、曰“见睨”、曰“或折”。《尽心篇上》曰“远之”、曰“下贱”、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论之一策”、曰“瞽”、曰“柚<木莘>”、曰“和寡”，《篇下》曰“远祸”、曰“恶杀”、曰“舍生”、曰“为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遗”、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当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条，皆今本《注》文所无。惟《孟子注》之单行者，世有传钞宋本，尚可稽考。伪《正义》删改其文，非复赵岐原书，故与《音义》不相应也。因是书可以证岐《注》之旧，并可以证奭《疏》之伪，则其有功典籍，亦不细矣。

（案：宋《礼部韵略》所附条式，自元祐中即以《论语》、《孟子》试士。

是当时已尊为经。而晁氏《读书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陈氏《书录解题》，始与《论语》同入经部。盖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诸人务与作难，故司马光《疑孟》，晁说之《诋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斑《湛渊静语》所记，言之颇详。晁公武不列於经，犹说之之家学耳。陈振孙虽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经，然其立说，乃以程子为词，则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赵岐《孟子题词》，汉文帝时已以《论语孝经》、《孟子》同置博士。而孙奭是编，实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则表章之功，在汉为文帝，在宋为真宗。训释之功，在汉为赵岐，在宋为孙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

纷纷门户之爱憎，皆逐其末也。）

△《论语拾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少年为《论语略解》，其兄轼谪黄州时，撰《论语说》，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与其孙籀等讲《论语》，因取轼说之未安者，重为此书。轼书，《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今未见传本，莫详孰是，其说亦不可复考。此书所补凡二十七章，其以“思无邪”为无思，以“从心不逾矩”为无心，颇涉禅理。以“苟志於仁矣无恶也”为有爱而无恶，亦冤亲平等之见。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虽死而不乱，尤去来自如之义。盖眉山之学本杂出於二氏故也。其显驳轼说者凡三条。“请讨陈恒”一章，轼以为能克田氏则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张公室。辙则以为虽知其无益，而欲明君臣之义。“子见南子”及“齐人归女乐”二章，轼以为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辙则以为诸侯之如卫灵公者多，不可尽去。齐间孔子，鲁君大夫已受其饵，孔子不去则坐受其祸。“泰伯至德”一章，轼以为泰伯不居其名，故乱不作；鲁隐、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祸。辙则以为鲁之祸始於摄，宋之祸成於好战，皆非让之过。其说皆较轼为长。

他如以“刚毅木讷”与“巧言令色”相证，以“六蔽”章之不好学与“入孝出弟”章之学文互勘，亦颇有所发明。历来著录，今亦存备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辙撰。旧本首题“颍滨遗老”字，乃其晚岁退居之号。以陈振孙《书录解题》考之，实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谓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以为利；二章谓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薮泽与民共之；三章谓小大贵贱，其命无不出於天，故曰畏天乐天。四章引责难於君，陈善闭邪，畜君为好君；五章谓浩然之气即子思之所谓诚；六章论养气在学，而待其自至；七章论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复礼解射者正己；九章论贡之未善，由先王草创之初，故

未能周密；十章论陈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无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论孔子以微罪行为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论事天立命；十九章论顺受其正；二十二章论进锐退速；二十四章论扩充仁义：立义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议驳窃负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马懿、杨坚得天下，言仁不必论得失：亦自有所见。惟十一章谓学圣不如学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论性难孟子之论性，十五章以智属夷惠、力属孔子，十七章以贞而不亮难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为强饰於外，皆未免驳杂。盖瑕瑜互见之书也。然较其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则谨严多矣。

△《论语全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有《礼书》，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云：“王介甫《论语注》，其子雱作《口义》，其徒陈用之作《解》。绍圣后皆行於场屋，为当时所重。”又引或人言，谓用之书乃邹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艺文志》别有邹浩《论语解义》十卷，则浩所著原自为一书，并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为误。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题“门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标曰“重庆陈用之真本经论语全解”，未详其义。岂尔时尝以是本为经义通用之书，故云然耶？祥道长於三《礼》之学，所作《礼书》，世多称其精博。故诠释《论语》，亦於礼制最为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责於人”章，则引《乡饮酒》之义以明之。解“师冕见”章，则引礼“待瞽者如老者”之义以明之。虽未必尽合经义，而旁引曲证，颇为有见。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则云：“冀多良马称骥，泸水之黑称卢，蔡出宝龟称蔡。”於“《关雎》之乱”章，则云：“治汙谓之汙，治弊谓之弊，治荒谓之荒，治乱谓之乱。”此类俱不免创立别解，而连类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证。惟其学术本宗信王氏，故往往杂据《庄子》之文以作证佐，殊非解经之体。以其间徵引详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传》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宋张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号无垢居士。其先开封人，徙居钱塘。绍兴二年进士第一人，授镇东军佾判，历宗正少卿，兼侍讲，权刑部侍郎。忤秦桧，诬以谤讟，谪居南安军。桧死，起知温州，旬祠归。卒，赠太师崇国公，谥文忠。

事迹具《宋史》本传。《宋史艺文志》载九成《孟子拾遗》一卷，今附载《横浦集》中。《文献通考》载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为南宋旧槧，实作“孟子传”，不作“孟子解”。又《尽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则亦不止十四卷，盖《通考》传写误也。九成之学出於杨时，又喜与僧宗杲游，故不免杂於释氏。所作《心传》、《日新》二录，大抵以禅机诂儒理。故朱子作《杂学辨》，颇议其非。惟注是

书，则以当时冯休作《删孟子》，李覯作《常语》，司马光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郑厚叔作《艺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为事，故特发明于义利经权之辨，著《孟子》尊王贱霸有大功，拨乱反正有大用。每一章为《解》一篇，主於阐扬宏旨，不主於笺诂文句。是以曲折纵横，全如论体。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无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诸著作中，此为最醇。至於草芥、寇讎之说，谓人君当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观其眸子之说，谓了与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论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学识，而后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

王若虚《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书，随机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马君实著所疑十馀篇，盖浅近不足道也。

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张九成最号深知者，而复不能尽。如论‘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为护讳，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犹是郑厚叔辈之所见。至於对齐宣汤武之问、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盖於诸家《注》中独许九成，而尚有所未尽嫌。不知“行仁政而王”之类，文义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当日之战争，九成之解则欲防后世之僭乱。虽郢书燕说，於世道不为无益。至於汤武放伐、任人食色，阙其所疑，正足见立说之不苟。是固不足为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续辨》二卷、《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隐文，建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是书，卷数与今本合。朱彝尊《经义考》仅云附载《朱子全集》中，而条下注“阙”字。盖自明中叶以后，已无完本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劄》一条，辨李覯《常语》者十七条，郑厚叔《艺圃折衷》者十条。

《续辨》则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此后又有《原孟》三篇，总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续辨》、《别录》之名，亦釐然具有条理，盖犹完书。今约略篇页，以《尊孟辨》为三卷，《续辨》为二卷，《别录》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系朱子《读余氏尊孟辨说》於后。

首尾完具，复还旧观，亦可谓久湮复显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与刘共父书》，称允文干预宋家产业，出言不逊，恐引惹方氏复来生事，令陈、吴二妇作状经府告之。则允文盖武断於乡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杂识》载，晁说之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以《孟子》发挥正

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则允文此书，其亦窥伺意旨，迎合风气而作，非真能辟邪卫道者欤？然当群疑蜂起之日，能别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经籍不为无功。

但就其书而观，固卓然不磨之论也。

△《大学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论语》自汉文帝时立博士。《孟子》据赵岐《题词》，文帝时亦尝立博士。以其旋罢，故史不载。《中庸说》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见《隋书经籍志》。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然《书录解题》载司马光有《大学广义》一卷、《中庸广义》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闽诸儒始为表章。特其论说之详，自二程始；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於《论语》前。明代科举命题，又以作者先后，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关，不必定复其旧也。《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郑注分节。故均谓之“章句”。《论语》、《孟子》融会诸家之说，故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哀八家之说称《集解》也。惟晏《注》皆标其姓，朱子则或标或不标，例稍殊焉。《大学》章句，诸儒颇有异同，然“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并用旧文，所特创者不过补《传》一章，要非增於八条目外。既於理无害，又於学者不为无裨，何必分门角逐欤？《中庸》虽不从郑《注》，而实较郑《注》为精密。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言岂一端，要各有当，况郑《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尝不采用其意；“虽有其位”一节，又未尝不全袭其文。

观其去取，具有鉴裁，尤不必定执古义以相争也。《论语》、《孟子》亦颇取古注。如《论语》“瑚琏”一条与《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与《春秋传》不合，论者或以为疑。不知“瑚琏”用包咸注，“曹交”用赵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墙数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论者尤以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赵岐《注》也。

是知镕铸群言，非出私见。苟不详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师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釐，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於大义微言求其根本。明以来攻朱子者务摭其名物度数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末节而回护之，是均门户之见，乌识朱子著书之意乎

？△《四书或问》三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书章句集注》，复以诸家之说纷错不一，因设为问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书。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书非一时所著。《中庸或问》原与《辑略》俱附《章句》之末。《论语》、《孟子》则各自为书。其合为一帙，盖后来坊贾所并也。

中间《大学或问》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问，尝自称诸书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中庸或问》则朱子平日颇不自惬。《语类》载游某问：“《中庸》編集如何？”曰：“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又载朱子以《中庸或问》授黄云“亦未有满意处。如评论程子诸子说处尚多粗”云云。

是其意犹以为未尽安也。至《论孟或问》，则与《集注》及《语类》之说往往多所牴牾，后人或遂执《或问》以疑《集注》。不知《集注》屡经修改，至老未已，而《或问》则无暇重编。故《年谱》称《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於县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与潘端叔书》曰：“《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工夫修得。只《集注》屡更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云云，可见异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讳言。并录存之，其与《集注》合者，可晓然於折衷众说之由；其于《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当日原多未定之论，未可於《语录》、《文集》偶摘数语，即为不刊之典矣。

△《论孟精义》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兴元年辑诸家说《论语》者为《要义》，其本不传。后九年为乾道壬辰，因复取二程、张子及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说，薈粹条疏，名之曰《论孟精义》，而自为之序。时朱子年四十三。后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义》。

《晦菴集》中有《书论语孟子要义序后》，曰“熹顷年编次此书，鋟版建阳，学者传之久矣。后细考之，程、张诸先生说尚或时有所遗脱。既加补塞，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於建阳陈焯明仲，复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学南康黄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学，又虑夫读者疑於详略之不同也，属熹书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号《精义》者曰《要义》”云云，是其事也。后又改其名曰《集义》，见於《年谱》，今世刊本仍称《精义》，盖从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纲领》一篇，不入卷数。朱子初集是书，盖本程氏之学以发挥经旨。其后采摄菁华，撰成《集注》。中间异同

疑似，当加剖析者，又别著之於《或问》。似此书乃已弃之糟粕。然考诸《语录》，乃谓：“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又谓：“《语孟集义》中所载诸先生语，须是熟读。一一记於心下，时时将来玩味，久久自然理会得。”又似不以《集注》废此书者。

故今亦仍录存之焉。

△《中庸辑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敦山}编。朱子删定。{敦山}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中庸》为《礼记》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疏》引郑玄《目录》云：“此书於《别录》属通论。”《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

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於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师古以为非本礼经也。梁武帝尝作《义疏》，见於《隋志》，然其书不传。迨有宋诸儒研求性道，始定为心传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故{敦山}辑是编，断自周子、二程子、张子，而益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之说。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为作《序》，极称其谨密详审。

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为删定，更名《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观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称“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别为《或问》以附其后”云云。据此，则是编及《或问》皆当与《中庸章句》合为一书。其后《章句》孤行，而是编渐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吕信卿始从唐顺之得宋槧旧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论说见於《或问》所驳者，多所芟节。如第九章游氏以舜为绝学无为之说，杨氏有能斯有为之说、第十一章游氏离人立於独未发有念之说，多竟从删薙，不复存其说於此书。至如第一章内所引程子答苏季明之次章，《或问》中亦力斥其记录失真，而原文乃仍载书中。或为失於刊削，或为别有取义，则其故不可得详矣。

△《论语意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郑汝谐撰。汝谐有《东谷易翼传》，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於《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於诸公之书则不可。予於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於当而已。”又称：“初镌版於赣、於洪。始意欲以诱掖晚学，失之太详，辄掇其简要者，复镌於池阳。”则汝谐此书，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陈振孙《书录

解题》载《论语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尚别有一书适与同名。然振孙载《诗总闻》讹为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题，则确为王质之书。疑所载者即汝谐此书，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於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如以卫灵公问陈非不可对，乃有托而行；以子贱为人沉厚默简，非鲁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备一解。至以“使民战栗”为鲁哀公之语、以“见善如不及”二节连下“齐景公”、“伯夷叔齐”为一章，则大奇矣（案钱时《四书管见》亦以“见善如不及”章与下章连合为一）。然综其大致，则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称其言虽异於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朱子亦曰：“赣州所刊《论语解》，乃是郑舜举侍郎者。中间略看，亦有什么好处。”是朱子亦不以其异己为嫌也。

△《癸巳论语解》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其书成於乾道九年，是年岁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论语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备载与栻商订此书之语，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条，又订其误字二条。以今所行本校之，从朱子改正者仅二十三条，余则悉仍旧稿，似乎断断不合。然“父在观其志”一章，朱子谓旧有两说，当从前说为顺。反覆辩论，至於二百馀言。而后作《论语集注》，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国义，仍与栻说相同。盖讲学之家，於一字一句之异同，务必极言辨难，断不肯附和依违。

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

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於“臧仓沮孟子”及“王骀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於时事。至於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讎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

”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於

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於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

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於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则出於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惆怅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於理者，则於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

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於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著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於语脉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於言”一条致疑於《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

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未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於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於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於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於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

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谓知鲁之僭褻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於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於穀”谓三年不能至於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於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於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於《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余则皆

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皆阐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惟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絺”以下为十五章。皆发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条理。其《大学》则《发微》一卷，谓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皙之言。要其归宿，与程、朱亦未相牴牾，异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说者也。惟其谓《中庸》、《大学》皆通於《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未免务为高论耳。此四书本合编，前有大德八年赵秉政《序》。其先《中庸》后《大学》，盖亦从《礼记》原次。此本从今本《四书》之序，移《大学》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书之间，殊失本旨。今厘正之，还其旧第焉。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赵顺孙撰。顺孙字格菴，括苍人。考《黄滔集》有顺孙《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书而为之说，其微词奥旨散见於门人所记录者，莫克互见。公始采集以为《纂疏》。盖公父少傅魏公雷，师事考亭门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闻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则顺孙距朱子三传矣。故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邓文原作胡炳文《四书通序》，颇病顺孙此书之冗滥，炳文亦颇摘其失。然经师所述，体例各殊。注者词

尚简明，疏者义存曲证。顺孙书以《疏》为名，而《自序》云“陪颖达、公彦后”，则固疏体矣。繁而不杀，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贾以来之旧式，故少见而多怪欤？△《大学疏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考注》，已著录。履祥籍隶兰溪，於王柏为同郡，故受业於王柏。然柏之学，其诋毁圣经，乖方殊甚。履祥则谨严笃实，犹有朱子之遗。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申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并作《指义》一篇以括其要，柳贯尝为之序。朱彝尊《经义考》於二书皆注“未见”，但据《一斋书目》著於录。此本为金氏裔孙所刊，盖出於彝尊《经义考》之后。然仅存此《疏义》一卷，其《指义》及贯《序》则并佚之矣。

书中依文铨解，多所阐发。盖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复科举之制，儒者多为明经计，不为程试计，故其言切实，与后来时文讲义异也。

△《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

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

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郟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

沿袭之误，不足据也。

卷三十六 经部三十六

○四书类二△《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赞善大夫。未几辞归，再以集贤学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传。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於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读者颇病其繁冗。因乃择其指要，删其复杂，勒成是书。张萱《内阁书目》作三十五卷，《一斋书目》则作三十卷。考苏天爵作因《墓志》，亦称是书三十卷，则萱所记误矣。此本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后并已阙佚，亦非完帙。然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则流传颇罕，亦元人遗笈之仅存者，不以残缺病也。

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於多岐。苏天爵以“简严粹精”称之，良非虚美。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四书辨疑》十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一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矣。苏天爵《熙宁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溇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曰：“《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子，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

所说当矣。

其曰偃师者，《元史》称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宁晋家洛阳，尝居偃师南山故也。

天爵又谓熙宁为书以辨之，其后天祥深悔而焚其书。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欲张大其师学，所言未足深据也。凡《大学》十五条，《论语》一百七十三条，《孟子》一百七十四条，《中庸》十三条。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

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已说，亦未见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

△《读四书丛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许谦撰。谦有《诗集传名物钞》，已著录。案《元史》本传：“谦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於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黄潜作谦《墓志》，亦称是书敦绎义理，惟务平实。所载卷数与本传相同。明钱溥《秘阁书目》尚有《四书丛说》四册。

至朱彝尊《经义考》则但据《一斋书目》编入其名，而注云“未见”。盖久在若存若亡间矣。此本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阙其半，《论语》则已全阙，亦非完书。然约计所存，犹有十之五六。即益以所阙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数，殆后来已有所合并欤？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义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凝滞而后已。其於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於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书通》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是编以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皆阐朱子之绪论，而尚有与朱子相戾者。因重为刊削，附以己说，以成此书。凡朱子以前之说，嫌於补朱子之遗，皆斥不录，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仅十四家。二书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则皆恪守考亭之学者也。大抵合於经义与否非其所论，惟以合於注意与否定其是非。虽坚持门户，未免偏主一家，然观其《凡例》，於“颜渊好学”章，哀乐、哀惧一字之笔误，亦必辨明；於“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后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学，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注》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间有所注，亦不甚详。是书尚一一载其名字，颇足以资订证。然如《集注》以“有妇人焉”为邑姜，所引“刘侍读曰”者即刘敞《七经小传》之说也，炳文独遗漏不载。盖敞在北宋，闭户穷经，不入伊洛之派。讲学之家，恶其不相攀附，遂无复道其姓名者。故朱子虽引之，而炳文不知为谁也。是亦各尊所闻之一验矣。

△《四书通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书通》，详义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旧说，成此书以附其后，故名曰《四书通证》。炳文为之序，称北方杜猴山有《语孟旁通》，平水薛寿之有《四书引证》（案杜猴山名瑛，金人。薛寿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删冗从简，去非取是。又曰：“学者於余之《通》，知《四书》用意之深。於《通证》，知《四书》用事之审。”

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礼》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立武《序》作“隼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

，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牴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

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

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

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

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玠，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

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栌《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牴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

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宮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号讷菴，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謄校刊梓。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

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谦。

”於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颡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则始於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於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字之门人倪氏（案定字，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於是书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

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剽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度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同未归画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如讲“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僭”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瑄。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三纲领。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

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本义》，与程《传》亦有异同，世未尝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编，亦可作如是观矣。

△《论语类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皆考证《论语》名物典故，分十八门，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后解《四书》者，如真德秀、蔡节诸家，主於发明义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后有杜瑛《论语孟子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张存中《四书通证》、詹道传《四书纂笺》，始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今杜、薛之书不传，惟金氏、张氏、詹氏书尚传於世。

三人皆笃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旧文偶失驳正者必一一辨析，张氏、詹氏皆於舛误之处讳而不言，其用意则小异。士元此书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为苟同。每条必先列旧说，而蒐讨诸书，互相参订，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谈，如薛应旂《四书人物考》称“有若字子有”之类，悉为纠正。较明代诸家之书，殊有根柢。特以专考《论语》，不备《四书》，故不及应旂书之盛传，实则有过之无不及也。

△《孟子杂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自宋熙宁以前，《孟子》仅列於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卿合

传，寥寥十数语，於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略不一书。至朱子《纲目》，始於适魏之齐大书特书，明圣贤之去就，而编年之体亦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旂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以为《补传》。而应旂不长於考证，舛漏颇多。士元嗣辑此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后三卷发明孟子之言。

名以“杂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若赵岐《注》义以尾生抱柱不去证不虞之誉、以陈不瞻失气而死证求全之毁，概为删薙。与所作《论语类考》均为有裨於经义，故今特附於《四书类》焉。

△《学庸正说》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南星撰。南星字梦白，号济鹤，高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以忤魏忠贤削籍谪戍。崇祯初追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於后。虽体例近乎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论性天，而始终归本於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盖南星为一代名臣，端方劲直，其立朝不以人情恩怨为趋避，故其说经亦不以流俗好尚为是非。虽平生不以讲学名，而所见笃实，过於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论语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为魏忠贤所害。崇祯初追赠太仆寺卿，谥忠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授徒湖州之时与诸生所讲论也。宗建刚方正直，屹然独立。而其学则沿姚江之末派，乃颇近於禅。如云：“人心之乐，并情非趣，非思非为，虚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类，殆似宗门语录。然讲“素绚”章谓后人求深反浅，在当时夫子、子夏不过随境触悟，非子夏欲抹煞礼，亦非夫子不重礼。讲“颜渊问为邦”云夫子略指大意，非只执定数件。其言皆简要明通，足释训诂之鞶鞶。且其人与日月争光，则其书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与讲学之家争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论语学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故其解“为政以德”及“朝闻道”章首揭此旨。其传虽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闻择善，多见而识”章有云：“世谓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有二，予谓聪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物不能不穷於聪明，而闻见启焉。今必以闻见为外，而欲隳明黜聪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禅学之谈柄也。”其针砭

良知之末流，最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谓：“气质还他气质，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虽与朱子之说稍异，然亦颇分明不苟。

盖宗周此书，直抒己见，其论不无纯驳，然要皆抒所实得，非剽窃释氏以说儒书，自矜为无上义谛者也。其解“见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错过义理关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阳之一饿，可谓大节皦然，不负其言矣。

与其为孙承泽，又何如为刘宗周乎？△《四书留书》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章世纯撰。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天启辛酉举人，官至柳州府知府。闻流寇陷京师，悲愤而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所著总名曰《留书》。此其说《四书》者六卷。又别有《内集》一卷，乃所著子书；《散集》一卷，乃所作笔记。《明史艺文志》总题曰《留书》，入之《儒家类》中。然说《四书》六卷之前，有天启丁卯世纯《自序》，后有世纯自作《四书留书跋》，皆言诠释《四书》之意，不及其他。其书分章抒论，体例类刘敞《春秋意林》。

但敞不标经文，此标某章某章耳。解经家本有此体，入之子书，殊非其类。今割其《内集》、《散集》别著录，而说《四书》者入《经部》，存其实也。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义名一时，而世纯运思尤锐。

其诂释《四书》，往往於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不规规於训诂，而亦未尝如讲良知者至於滉漾以自恣。扬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

△《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书》，由元、明以至国朝，悬为程试之令甲，家弦户诵，几以为习见无奇。实则内圣外王之道备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六经》，《六经》之精要括於《论语》，而曾子、子思、孟子递衍其绪。故《论语》始於言学，终於尧舜汤武之政、尊美屏恶之训；《大学》始於格物致知，终於治国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终於笃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义利之辨，终於尧舜以来之道统。圣贤立言之大旨，灼然可见。盖千古帝王之枢要，不仅经生章句之业也。我圣祖仁皇帝初年访落，即以经筵讲义亲定是编。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於此矣。

△《四书近指》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录。是编於四子之书挈其要领，统

论大指，间引先儒之说以证异同，然旨意不无偶偏，如云“圣人之训，无非是学”，此论最确。乃两论逐章皆牵合学字，至谓“道千乘之国”章敬信、节爱、时使皆时习事；《大学》“圣经”章所论本末先后，以明德须在民上明，修身须在天下、国家上修；又云“格物无传，是《大学》最精微处。以物不可得而名，无往非物，即无往非格。朱子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学》数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盖奇逢之学，兼采朱、陆，而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故其说如此。虽不一一皆合於经义，而读其书者知反身以求实行实用，於学者亦不为无益也。

△《孟子师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篇以其师刘宗周於《论语》有《学案》，於《大学》有《统义》，於《中庸》有《慎独义》，独於《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著为是书，以补所未备。其曰“师说”者，仿赵汸述黄泽《春秋》之学题曰《春秋师说》例也。宗周之学，虽标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究以姚江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於“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主姚江矣。其他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於学者不为无益，固不必执一格而废众论，因一眚而废全书也。

△《大学翼真》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渭撰。渭有《禹贡锥指》，已著录。是书卷一分四目：曰《大学二字音义》，曰《先王学校之制》，曰《子弟入学之年》，曰《乡学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学之教》，曰《大学之教》，曰《学校选举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学经传撰人》，曰《古本大学》，曰《改本大学》。皆引据精核，考证详明，非空疏游谈者可比。卷四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为主，力辟王学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子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其论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条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云云，所见切实。视泛为性命理气之谈，似五常百行之

外别有一物谓之道，别有一事谓之学者，胜之远矣。

△《四书讲义困勉录》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已著录，是书因彦陵张氏《讲义》原本，删剝精要，益以明季诸家之说，而参配以己意。凡《大学》一卷、《中庸》二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创始於顺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陇其歿，后其族人公穆始为缮写编次，其门人席永恂等为之刊板。其曰《困勉录》者，则陇其所自署也。明自万历以后，异学争鸣，攻《集注》者固人自为说，即名为阐发《集注》者亦多阳儒阴释，似是而非。陇其笃信朱子，所得於《四书》者尤深。是编薈粹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松阳讲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书乃其官灵寿知县时与诸生讲论而作，故所说止一百十八章。於《四书》不能遍及，盖随时举示，非节节而为之解也。陇其之学，期於潜修自得，不甚以争辨为事。惟於姚江一派，则异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词。时黄宗羲之学盛於南，孙奇逢之学盛於北，李颀之学盛於西，陇其皆不以为然。故此编於学术醇疵，再三致意。其间融贯旧说，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盖朱子一生之精力尽於《四书》，陇其一生之精力尽於《章句集注》。故此编虽得诸簿书之馀，而抒所心得以启导后生，剴切详明，有古循吏之遗意。较聚生徒、刻语录、以博讲学之名者，其识趣固殊焉。

△《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馀论》一卷、《读论语劄记》二卷、《读孟子劄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编《大学》用古本。后有《自记》，称“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坚。独於此书亦牵勉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契者。间考郑氏旧本，寻逐经意，窃疑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枢要所存，似不应溷於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於据经诂传”云云，盖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与朱子为难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一十二章。然特联属其文，使节次分明，大旨则固无异。《馀论》一卷，阐发精义尤多。《论语》、《孟子》则随有所见即劄记之，但举经文首句，标曰某章，其无所诠解者则并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寻求义理，宛转发明，不似近代讲章，惟以描摹语气为时文敷衍地也。

△《论语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

义，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

此其攻驳《论语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节者。如古人有所师法皆谓之学，即至鱄诸学炙、秦青学讴，亦无异训。朱子注学为效，原无疵病。奇龄必谓学者业道之名，泛训作效，与工师授受何别？不知学道与学艺，所学之事异，而学字不能别释，亦犹喻义喻利，所喻之事异，而喻字不能两解。以此发难，未见其然。

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旅泰山，固为非类。奇龄谓鬼是人鬼，专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礼大宗伯》文为证，谓泰山之神不可称泰山之鬼，其说亦辨。然鬼实通指淫祀，不专言人鬼。果如奇龄之说，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传》称“淫昏之鬼”者，其鬼谁之祖考耶？有全然无理者。如“无所取材”，郑康成注“材”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戏，何至於斯？朱子训“材”为“裁”，盖本诸韦昭《国语注》，未为无据。奇龄必申康成假设之说以攻《集注》，不几於侮圣言乎？然其中如谓甯俞不仕文公及禄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类，考据特详；解“为政以德”之类，持论亦正；较陈天祥《四书辨疑》徒推寻於文句之间以难朱子者，固自胜之。汉代学官，《齐论》、《鲁论》、《古论》三家并立。兼采异说以备参考，是亦古人诸家并存之义也。

△《四书臞言》四卷、《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杂论《四书》之语。前二卷为其门人盛唐、王锡所编，后二卷为其子宗远所编，《补》二卷则其门人章大来所编也。其书本语录之流，随时杂记，不以经文次序为先后，亦不以《四书》分编，惟每卷目录各称《论语》若干条、《大学》若干条、《中庸》若干条、《孟子》若干条耳。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辩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曼衍，不顾其安。至於考核事实，徵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如以姚方兴所补《舜典》二十八字为伪，其论本确。而考以所著《古文尚书冤词》，则力以此二十八字为真，引证诸史，亦言之凿凿。岂非辩之所至，辄负气求胜，遂不暇顾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为郑地，以公山弗扰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诸条，则证据确然，实有出於《集注》之外者。弃短取长，未尝不可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传也。《补》二卷中多载其门人子侄之说，疑唐、锡等亦有所删润，非尽奇龄之旧观。大来《序》称“补缀所闻，各有记忆，且亦陆续成此书，不能一辙”，则杂出於众手明矣。

△《大学证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注疏本，《大学》之

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即丰坊所依托者，仍列於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

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汉以来专门之学，各承师说，但有字句训诂之异，无人敢窜乱古经。郑玄称好改字，特注某当作某耳，不敢遽变其字也。费直始移《周易》，杜预始移《左传》，但析传附经耳，亦未敢颠倒经文也。自刘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经小传》，儒者视为故事，遂寝以成风。

《大学》一篇，移掇尤甚。譬如增减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谓无裨於医疗，而亦不可谓即扁鹊、仓公之旧剂也。奇龄备列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资考证。盖一则欲纲目分明，使学者易於致力。一则欲章句不易，使古经不至失真。各明一义，固可以并行不悖耳。

△《四书释地》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以上二种，江苏巡抚采进本）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以上二种，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因解《四书》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经义，遂撰《释地》一卷，凡五十七条；复摭所未尽为《释地续》一卷，因牵连而及人名凡八十条；复因地理、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条，谓之《又续》；其他解释经义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条，谓之《三续》。

总以《释地》为名，从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虽其中过执己意，如以邹君假馆谓曹国为复封，以南蛮鳩舌指许行为永州人者，亦间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条之中，可据者十之七八。盖若璩博极群书，又精於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观是书与《尚书古文疏证》，可以见其大概矣。

△《四书札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读《四书》所记也。

《大学》不标古本之名，亦不显言古本、改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说。

故其首条曰：“文贞公以知止属志学，以静安属主敬，能虑能得属致知力行，知所先后为知本知至，此解确不可易。”其以格物为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说，亦不主朱子《补传》之说。《论语》如“谓之吴孟子”句及“非礼勿视”四句，虽以时文为说，而大致主於阐明义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论切实，如云：“‘鬼神之为德’章，以前说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

说到鬼神，似乎隐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庙社稷即人伦之极致处，不说到此，如何得完人伦分量？”又云：“无声臭即以无极言之亦无弊，然却落空，不如以天无心而成化言之。”又云：“无声无臭谓天命本然，莫说入於玄妙。”其宗旨可见。《孟子》一卷最简略，疑其未成之书，然总非近时讲章所有也。

△《此木轩四书说》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书据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残稿、补缀成编者十之四，故与所作《经说》偶有重复，然较《经说》多可取。其中强傅古义者，如《大学章句》中“常目在之”，自为所在之在，乃从《尚书》训为察。《中庸》“如鼓瑟琴”，即本诗亦但言声和耳，乃以为琴属阳，瑟属阴，喻阴阳之和。《论语》“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礼司救注》，解为防禁。“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自取觉世之义，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铎”，谓夫子当有天下。“达巷党人”本无名氏，乃因《史记》有“童子”二字，指为项橐。虽不免贤智之过，然其他皆疏理简明，引据典确。间与《章句集注》小有出入，要能厘然有当於人心。自明以来讲《四书》者，多为时文而设。袁熹是书，独能深求於学问。原《序》称其心师陆陇其，终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门。盖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笃实矣。

△《乡党图考》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经传中制度名物有涉於乡党者，分为九类：曰《图谱》，曰《圣迹》，曰《朝聘》，曰《宫室》，曰《衣服》，曰《饮食》，曰《器用》，曰《容貌》，曰《杂典》。考核最为精密。

其中若深衣、车制及宫室制度尤为专门，非诸家之所及。间有研究未尽者。若谓“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寝门外，与群臣相揖而已。既毕朝，若有所议，则入内朝。”

引《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将新中军，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於寝庭”为内朝议政之证。谓“郑注《太仆》燕朝王图宗人嘉事者，特举其一隅，非谓宗人得入，异姓之臣不得入。后儒误会《太仆注》，以异姓之臣不得入路门，遂谓摄齐升堂为升路门外之堂，其实路门之外无堂”云云。今考永谓异姓之臣得入内朝，永说为是。若谓路门之外无所议，欲有所议必入内朝，则永未详考。

《鲁语》曰：“天子及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与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

又曰：“合神事於内朝。”注：“内朝在路门内。”是则路门以外之朝，天子诸侯於以合考民事，岂谓无所议耶？永又谓“《礼纬》‘天子外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外，‘诸侯内屏’，乃树屏於应门之内，以内屏为在路门内者误”云云。今考《曲礼、尔雅疏》俱云诸侯内屏为在路门内，且《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

此门既据路门，则屏之内外亦自据路门内外可知。《晋语》曰：“骊姬之谗，尔射予於屏内。”韦昭《注》“树谓之屏。礼，诸侯内屏。”亦谓路门内也。《吴语》：“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韦昭《注》：“屏，寝门内屏也。妇人礼，送迎不出门。”据此，则诸侯之屏明在寝门内矣。《淮南子主术篇》：“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诱注：“诸侯在内，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若诸侯亦设屏於朝门外，其何以别天子之自障乎？但考《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则路寝也。奉书而入，则入路门也。其内有屏，则似天子亦内屏。不知《释名》曰：“罍罍在门外。罍，复也。罍，思也。”

臣将请事，於此复重思之。”又曰：“萧墙在门内，萧，肃也。将入於此，自肃敬之处也。”《论语》孔安国《注》：“萧墙，屏也。”则门内萧墙亦通名屏。

崔豹《古今注》：“罍罍，屏之遗象。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惟。”则门内之墙，《古今注》又名曰罍罍，天子外屏，乃《释名》所云门外罍罍也。《大戴礼》所云“负屏”，则又《古今注》所云门内罍罍也。《古今注》又谓西京门阙殿舍前皆有罍罍，盖天子非若诸侯内屏，门内堂前，亦宜有隐蔽之处，故路门内外俱有屏。证诸《大戴礼》、《释名》等书，最确凿。今永谓天子屏在应门外，则未知所据。考《三辅黄图》，汉未央宫拟於路寝。《五行志》未央宫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则拟於路门。罍罍在东阙外，则天子外屏在路门外，汉时犹存遗制。

《覲礼》：“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遂入门左。”则庙门外有屏也。

《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庙之门。”则庙门外之朝宁与路门外之朝宁同。天子庙门外之朝宁有屏，则路门外之朝宁亦当有屏，故可以庙门例路门也。郑氏於《覲礼》引“天子外屏”为证，实有精义。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郑之为得也。

然全书数十百条，其偶尔疏漏者不过此类，亦可谓邃於三《礼》者矣。

△《四书逸笺》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时，号是庵，应城人。乾隆丁丑进士。是编采辑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语有舛误，或《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皆为之笺其出处。其与《集注》小异者，则为《附录》。其他书中所载四子书文与今本异者，则为《附记》。第六卷中则专考《四书》人物遗事。

又杂事数十条，别为《杂记》。援据颇极详明。中如“束带”一条，不引《玉藻》“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之文；“朋友死，无所归”一条，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之文；“廛无夫里之布”一条，《集注》止引《载师职》，而此不引《閭师职》“凡无职者出夫布”之文以补之：未免疏漏。至《杂记》内因《论语》有“梦周公”一语，遍引尧、舜、禹、文诸梦事，如《梦书》、《六帖》皆为引入，亦稍涉泛滥。然词皆有据，虽不能与阎若璩《四书释地》并驾齐驱，较张存中之《通证》、詹道传之《纂笺》，要无所让也。

——右“四书类”六十三部，七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四书》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时经义、经疑并用，故学者犹有研究古义之功。

今所传袁俊翁《四书疑节》、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之类，犹可见其梗概。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并不问注意何如也。盖自高头讲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惟胡广《大全》既为前代之功令，又为经义明晦、学术升降之大关，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馀年士习文风之所以弊。盖示戒，非示法也。）

卷三十七 经部三十七

○四书类存目△《苏评孟子》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洵评”。考是书《宋志》不著录。孙绪《无用闲谈》称其论文颇精，而摘其中引洪迈之语在洵以后，知出依托。则正德中是书已行矣。此本为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季云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无所谓洪迈语者，岂经绪指摘，故削之以灭迹耶？抑并非孙绪所见之本，又伪本中之重佞耶？宋人读书，於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

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

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之语，亦断非宋人语也。

△《孟子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尹焞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尹氏《论语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阁待制河南尹焞彦明绍兴中经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赵希弁《读书附志》则谓焞於绍兴初再以崇政殿说书召。既侍经筵，首解《论语》以进。继解《孟子》，甫及终篇而卒，邢正夫尝刻於岳阳泮宫。其书世罕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吴玉墀家，莫知其所自来。每章之末，略赘数语，评论大意，多者不过三四行，皆词义肤浅，或类坊刻史评，或类时文批语，无一语之发明。焞为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书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无所阙佚，与十四卷之数亦不相合。殆近时妄人所依托也。

△《孟子发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彦执，海昌人。以病废不能婚宦，坎壈而歿。此书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谓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气，三曰辟杨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圣人心术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后反覆，不外此意。张九成门人尝取附九成《横浦集》末，鋟版以传。今析出存目於《经部》，庶不没其名焉。

△《或问小注》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朱子撰”。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儒传朱子之学者亦无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陈彝则家刻本，称明徐方广所增注。越二十年壬寅，郑任钥又为重刻，而附以己说，并作《后序》。反覆力辨，信为朱子书。如卷首载朱子《与刘用之书》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载，则以为集中偶佚。

《年谱》不记作此书，则以为《年谱》遗漏。书中多讲时文作法，则以为制义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举进士，必善时文。连篇累牍，欲以强词夺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节，“道之不行也”一节，皆剽《四书大全》所载双峰饶氏语；“射有似乎君子”一节，全剽《四书大全》所载新安陈氏语，伪迹昭然，万难置喙，则以为《大全》误题姓名。其偏执殆不足与辨。又既称此书作於《集注》之后，而《孟子》“万物皆备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条下附记曰：“此条系《语类》说，第八条系《或问》说，前辈多疑此为未定之说，在《集注》之前，信哉！”

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载《中庸》原《序》，称

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纪》，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为朔，则下推三十二日为壬申，使壬寅为晦，则上推三十一日为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献通考》载朱子之言曰“《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相应，又无工夫修得”云云，是《或问》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注》？陈振孙《书录解题》又曰：“《论语通辑》十卷，黄榦撰。其书兼载《或问》，发明妇翁未尽之意”。使朱子果有此书，榦亦何必发明乎？其为近人依托无疑。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书《跋》，称任钥刻是书后，自知其谬，深悔为汤友信所卖。并称《序》及诸论皆友信之笔，任钥未尝寓目云。

△《四书问目》（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讲授，门人云庄刘燾、睦堂刘炳述记”。前有永乐壬寅其九世孙刘文《序》，称：“《四书问目》世所传者，《四书大全》、朱子《文集》内载数条而已。近於亲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论语》二十篇。及任江西丰城尉，适吴侍御家，得《大学》、《中庸》数十条。而《孟子》则同修国史崇邑邱公永锡家藏焉。於是散者复合，而阙者几全。”又有弘治十一年郑京《序》称：“宣德间书林有与同姓者，欲附其族，为刘氏子孙所辱，遂於凡载籍间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灭其迹。”又称“刘文所辑湮晦失传，其裔孙复於廌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经义考》，刘燾有《四书集成》，刘炳有《四书问目》，并注“已佚”。则《问目》独出於炳，不应兼题燾名。又《丰城县志》载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无所谓建阳刘文。且建阳一书贾，其力几何，安能尽毁燾、炳之书？又安能尽剽燾、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说皆牴牾支离。书中问答，亦皆粗浅，不类朱子之语。殆皆其后人所依托欤？△《朱子四书语类》五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在延编。在延，祥符人，后流寓於江宁。其书乃於《朱子语类》中专取《四书》诸卷刊行，别无增损，亦无所考订发明。

△《论语孟子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应麟撰”。凡注疏诸儒之说与《集注》互异者，各为考订。然应麟著作，传世者多，而此书诸家皆不著录。今考所载，实皆采之《困学纪闻》中。盖书肆作伪之本也。

△《中庸合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吴澂《序》。然篇末题曰“序”，而篇首题曰“总说”，其文亦不类序体，殆割裂移掇，强为标目。书中所载双峰饶氏、新安陈氏所说，皆澂同时之人，而“郊社之礼”一条，乃引“吴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无疑义。《元史澂传》亦不言澂有此书。考其所引，皆明永乐中所修《四书大全》之说。必书贾摘录《大全》，伪托澂名以售也。

△《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县人。是书前有至正丙戌汪克宽《序》，称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语诸学者及其弟子训释之词，疏於《四书》之左。真氏有《集义》，祝氏有《附录》，蔡氏、赵氏有《集疏》、《纂疏》，相继成编，而吴氏最晚出。但辨论未为完备，去取颇欠精审。定宇陈氏、云峰胡氏因其书行於东南，辗转承误，陈氏因作《四书发明》，胡氏因作《四书通》。陈氏晚年又欲合二书为一而未遂。士毅受业於陈氏，因成此书。至正辛巳，刻於建阳。越二年，又加刊削，而克宽为之序。卷首有士毅《与书贾刘叔简书》，述改刻之意甚详。

此《重订》所由名也。此本改题曰《重订辑释章图通义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东山赵汭同订，次列鄱阳克升朱公迁《约旨》，次列新安林隐、程复心《章图》、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阳王逢订定《通义》。书中亦糅杂蒙混，纷如乱丝，不可复究其端绪。是已为书贾所改窜，非士毅之旧矣。然陈栌、胡炳文本因吴真子之书，士毅又因陈、胡之书。究其由来，实转相稗贩，则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为讥。至明永乐中诏修《四书大全》，胡广等又并士毅与逢之书一概窃据，而《辑释》、《通义》并隐矣。有明一代，尊《大全》为蓍龟。沿及近代讲章，亦无非依傍《大全》，变换面貌。乌知其渊源所自，不过如斯哉？△《四书通义》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剡撰。剡字用章，休宁人。是书因倪士毅《四书辑释》重为订正，更益以金履祥《疏义》、《指义》，朱公迁《通旨》、《约说》，程复心《章图》，史伯璿《管窥》，王元善《通考》及当时诸儒著述，改题此名。夫吴真子据真氏、祝氏、蔡氏、赵氏之书纂为《四书集成》，自以为善矣，而胡炳文、陈栌重订之。

胡氏、陈氏自以为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订之。倪氏自以为善矣，而剡又重订之。

自剡以后，重订者又不知凡几，盖隶首不能算其数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实则转相剽袭，改换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辑一《四书》讲章，是何名山不朽之业，而纷纷窃据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大学指归》二卷、附《考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所解《大学》。首以古篆写古本正文，奇形诡状，多所作《六书精蕴》中杜撰之字。次乃为《指归》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悬空，就格物上用功则著实。知诱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岂有物理走心者。所谓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见於物者

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尝取程叔子之意以补传，校谓《乐记》一章乃天留之以补‘格物致知’传也。其言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而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非《大学》所谓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动以天也。人欲不可谓性之欲，好恶之形非《大学》所谓意耶？物至知知，人与圣人亦同耳。圣人内有节而人无节，故流而不反。节也者，本然之权度，非耶？古语：无节於内者，其察物弗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学》所谓知本耶？反躬力如万钧，把柄在手，可以作圣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诱物化，乐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说介於朱、王二本之间，而更巧於附会。其他所论，亦往往重守约而轻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揆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揆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揆定之也。

《考异》一卷，凡十五条，亦多穿凿篆文，不为典要，总一好异而已矣。

△《大学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纪字时陈，号龙湾，东光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靖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琴川周木所集《大学》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后依《大学》古本次序，采辑众说，加以己意而疏解之。其书流传绝少，朱彝尊《经义考》仅列其目，亦未之见也。

△《中庸管窥》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廖纪撰。是书不用朱子《章句》，亦不从郑玄旧《注》。分《中庸》为二十五段，与《章句》同者十四段。其异者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为第三段，“道其不行矣夫”二章为第四段，“人皆曰子知”二章为第五段，“天下国家可均也”三章为第六段，“道不远人”至“亦勿施於人”为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节为第九段，“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为第十五段，“郊社之礼”一节为第十六段，“哀公问政”合“自诚明”二章为第十七段，“大哉圣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为第二十三段，“仲尼祖述尧舜”至“唯天下至诚”三章为第二十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节与“舜其大知”一节合为一段，殊为牵强。

谓“君子之道”一节与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礼”一节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见而已。后附《性学》、《心学》二篇，亦无甚精微之论。

△《大学千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

溢文简。是书就《章句》、《或问》引伸其说。中引佛遗教经以为儒释一本，可谓小言破道。其引随智顓《法华经》文句解《分别功德品》及《大庄严经论》之说，以格量训格物之义，亦深为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讥。《明史儒林传》附孔暉於《邹守益传》中，称孔暉端雅好学，初不肯宗王守仁说，久而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於释氏。观是书，良不诬云。

△《大学稽中传》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有《礼经类编》，已著录。是编攻击朱子《大学章句》，深辟格物之说，而以诚意为根本，盖推衍姚江古本义也。上卷凡十章。一为《稽中》，二为《原明》，三为《稽圣经》，四为《原敬》，五为《慎致知之要》，六为《原内外动静之合一》，七为《原诚意》，八为《原正心》，九为《原修身》，十为《举全书》。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则谓天德修而王道随之也。中卷为《辨疑》四条，设问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抉摘句读之谬。如“举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连读，谓不能先命以官，尚可强通。至下句以“远过”二字连读，训过为责，谓不能屏之远方而责之，则无此文义矣。下卷为《考证》。引朱子书七条、陆九渊书六条，谓二人其初均有弊，其终均无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论之馀绪耳。

△《四书讲义》（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是编乃其为南京太常寺卿时所作，以授其子履准。万历己酉，其孙心材始刊之。其说皆随文阐意，义理异同之处亦间有论辨。持论颇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学注》一卷（御史萧际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书畴彝训》，已著录。此编诠释《大学》，虽分章立说，而不录《经》文。颇似论体，与依文训诂者不同。后有《致知格物》及《诚意关》二图，大旨以慎独为要义，致知格物为先务。书末载《居身训言》十则、《居家训言》十则。盖以旁衍修齐之义，故附《大学》之后云。

△《四书人物考》四十卷、《补考》八卷（通行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字仲常，武进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是编於《四书》所载人物，援引诸书，详其事迹。凡《记》三卷，《传》三十七卷。《纪》、《传》之末，各系以论赞，盖仿宋王当《春秋臣传》之体。中间多采杂说，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泛引杂证，虽尝删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问学治理者，或在所录，固不敢过求其真贗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

间有附注，题闽朱〈火阜〉维盛撰，其言颇为浅陋。《续考》八卷，题应旂元孙案编。

杂考《四书》名物，冗釘尤甚。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斯亦经术之极弊。非惟程、朱编定《四书》之时不料其至此，即元延祐用《四书》义，明洪武定三场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进直讲》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编修与检讨陈以勤同为裕王讲官，进讲四子书。先训句解，次敷陈大义，盖从日讲之例。裕王即穆宗也。时拱已迁国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编次成帙。《千顷堂书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学》、《庸》至《论语》“子路问成人”章止，盖未全之本也。

△《大学新编》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是书前列《大学正文》一卷，以丰坊伪石经为据，殊为不考。其《略疏》一卷，乃诠发大旨，以诚意为主，亦与朱子互异。《发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论与己意相合者。《广义》二卷，则本真德秀《衍义》而删节之，又附益以明初诸事。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由未见其书，据传闻载之故也。

△《孟义订测》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编。志道字登之，娄县人。《江南通志》称其由隆庆辛未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陈利弊九事，忤张居正，出为分巡岭东道。与巡按御史齟齬，为御史劾奏镌秩。遂移疾归。考《明史颜鲸传》载御史顾云程《疏》言：“神宗大起遗逸，独鲸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时亮、赵世卿，独靳鲸、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罢官，疑《通志》误也。是书诠释《孟子》，分《订释》、《测义》二例。“订释”者，取朱子所释而订之。“测义”则皆自出臆说，恍惚支离，不可胜举。盖志道之学出於罗汝芳，汝芳之学出於颜钧，本明季狂禅一派耳。

△《四书疑问》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编但各章总论其大旨，不复逐句笺释，立说多与朱子异。如谓《大学》“亲民”之“亲”不当作“新”，“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无阙文。盖沿姚江古本之说，自为一解。谓《孟子》“无以则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数“王”字，俱读如字，不作去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论去就，非论清和，隘与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见。至於训“格物”之“格”为品格，“自谦”之“谦”为谦虚，“命也”之“命”为命数，“致曲”之“曲”为心曲，则穿凿附会，碍不可通。他若

谓《中庸》“不睹不闻”即是隐微，即是独，“戒慎恐惧”即是慎其独，而以朱子为支离破碎。又谓：“性分中不堕形体，不落方所，直恁广大。”又谓：“喻义、喻利之喻是不待词说，都无知觉而默与之俱，《注》训晓字便有知觉，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禅机诂儒理矣。前有万历丁巳《自序》，谓“梦见夫子出一玉印，牧肃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视其发特焦黄”云云，尤怪诞不经也。

△《经籍异同》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字锡元，常熟人。万历中由举人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其书杂引《五经》之文，证《四书》所引之异同，并波及他书语意相近、字句略同者，颇为庞杂。如李尤《盘铭》，与经一字无涉，而引以证汤之盘铭。又如班昭《东征赋中》“由力行而近仁”句，乃运用《中庸》之语，而引以为“力行近乎仁”句之异同，殊为舛误。至石经《大学》，本丰坊伪撰，据为定论，尤失考矣。

△《经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撰。是编於《四书集注》之外，旁搜诸说，故取《庄子》骈拇枝指之意为名。凡《汉诂纂》十九卷、《谈经苑》四十卷、《引经释》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汉诂纂》乃删取注疏之文。割裂短钉。全无义例。其《谈经苑》则自经、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与《四书》文义仿佛者，即摭以相证，冗杂尤甚。其《引经释》则以《四书》所引经文为纲，而杂采训释以附之。既非释《四书》，又非释《五经》，莫究其何所取义？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旧文，亦罕能精核。盖浮慕汉儒之名，而不能得其专门授受之奥者也。

△《别本四书名物考》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禹谟撰。已载《经言枝指》中。此则钱受益、牛斗星所补订也。受益字谦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评》，已著录。禹谟原本多疏舛，受益等所补乃更芜杂。如《淇澳》“绿竹”而引及《尔雅》会稽之竹箭、《华阳国志》哀牢之仆竹，已泛滥矣，更引及《异苑》竹化蛇、蛇化雉。释肺肝而引《素问》、《灵枢》，已旁支矣，更引及《黄庭经》“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语。是於经义居何等也？其最异者，如标一“目”字为题，释《大学》“十目所视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无论《四书》无“眼”字，且目之与眼，又何所分别而别为附录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说解》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前有《孟子遗事》及《读孟子》三十一条。所论孟子生卒，以为当在安王时，非定王时。其说近是。但直断孟

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為定。孟子生卒大略，當以閻若璩所訂為正。考“去齊”章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為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之滕、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即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蓋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前舊說，偶亦採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注》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諂”一章有境、無境諸義，豈可以詁儒書哉？△《中庸點綴》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書首為《中庸總提》，次全載《中庸》之文。每段或總批，或旁批，其體例略如時文，其宗旨則純乎佛氏。

△《元晏齋困思鈔》三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孫慎行撰。慎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曆庚戌至甲寅積年鈔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豳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逸。又以《中庸》“致曲”之“曲”為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曲”。

雖才辨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為二圖。卷末一條，則慎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大學中庸讀》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有《檀弓原》，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曆乙未，據豐坊偽撰《魏政和石經》以攻朱子《章句》。至“修身”章中竄入“顏淵問仁”五句，應仁不能曲說，乃言“只須削去此節”。夫此五句既屬當削，則所謂石經豈復可信哉？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澗也，枝枝叶叶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

△《四書湖南講》九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是書分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間有引證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后。大抵皆其口授於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

《通志》之误欤？抑或别有续编也？△《四书会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毛尚忠撰。尚忠字子亮，号诚菴，嘉善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分章立说，不录经文，颇似书塾讲义，而议论则务与朱子相左。如《大学》首章，谓：“当因其所发非圣经本旨。亲民即明德内事，不亲民叫不得明德，何须说推以及人。曰皆当止於至善，是分明德、亲民而二之。谓止即止泊之止，何须添不迁二字。定乃明道静亦定、动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即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处而安，似著身矣。”且谓：“‘物有本末’节是起下文，非结上文也。物与事只泛说，若定分物属，明亲事属，知得何等拘滞！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则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类。”如此类凡十数条。其解“格物”，既不从朱子事物之说，而亦不取王守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谓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处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晓。信如尚忠说，则格乃实字，无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义岂复可通？亦徒好立异而已。

△《四书正学渊源》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章一阳编。一阳，金华人。自何基受业黄榦之门，其后王柏、金履祥、许谦递相传受，皆自称朱子之传。一阳因取四人之发明《四书》者，分载於《章句集注》之下，名曰《正学渊源》。盖以阐扬金华之宗派，不为发明《四书》作也。

△《大学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斯源编。斯源字宪仲，临颖人。是书成於万历戊申。首列朱子《大学》改本，次列《礼记》古本，次列魏石经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诸儒说《大学》者附焉。以诸说并陈，无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礼记》传自戴圣，郑玄不过依《经》作《注》，指为郑玄之本，已为未安。至政和石刻出自丰坊伪撰，其政和年号以宋为魏，贾逵姓名以汉为魏，前人驳之悉矣。斯源犹珍重而信之耶？△《四书测》六卷（内府藏本）

明万尚烈撰。尚烈字思文，南昌人。是书首有万历辛亥《自序》。於《大学》、《中庸》独尊古本，而议论宗旨则全入异端。如解“季路问事鬼神”章，专取释氏轮回因果之说以释圣言，驳杂已甚。其尤诞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为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礼法之外。盖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贽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书说丛》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诗经说通》，已著录。是书汇萃诸家之说，分章条列，同异兼收。每案而不断，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己说一二。所采书凡二百二十六种，虽释道家言亦颇兼取。其中如解“子游问孝”章则用古说；解“士

而怀居”章则用管志道说，以为即怀土；解“不动心”则用郝敬说，以为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则思”则用罗钦顺《困知记》：皆颇有所见。然所引明人诸说，榛楛错陈，不免伤於芜杂。

△《四书说约》（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鹿善继撰。善继字伯顺，定兴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祯壬午，大兵攻定兴，善继率乡人拒守，城破死之。赠大理寺卿，谥忠节。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就《四书》以讲学，与明人讲义为时文而作者颇殊。卷首为《认理提纲》九条。如曰：“此理不是涉玄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则日新顾諟，成汤且为枯禅矣。”其《自序》亦曰：“夫读圣贤书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谓玩物丧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实践之，徒以天倪之顿现，虚为承当，阳明所称将本体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论亦颇笃实。然学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与洛闽之学究为少异。

△《四书酌言》三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修，号礼亭，自号衲叟，同官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苏州府知府。天启中周顺昌被逮，颜佩韦等五人击杀缇骑。后佩韦临刑，称曰“公好官，知我等倡义，非倡乱”者，即其人也。其学出於姚江，故是编多与朱子立异。如解《论语》“至於犬马”句，主犬马养人之义，本诸《注》、《疏》，犹有说也。至於解“齐必变食”句，谓为心斋之斋，非斋戒之斋；解“弗如也”二句为尽夺前尘，忽渡彼岸；解“始可与言《诗》”句为入无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谓“知原在知不知外理会。其他学问，不过此知中之法尘，此处扫除乃为投机，又扭来补缀”：则纯乎明末狂禅之习矣。

△《四书考》二十八卷、《四书考异》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书因薛应旂《四书人物考》而广之，仍短订之学。卷首别为《考异》一卷，载《四书》字句异同，摭拾亦颇简略。如“惟”之作“维”，“贡”之作“贛”，不过字体偶别，无关文意。至丰坊古本《大学》，其伪托可不待辨，而仁锡乃为持疑之辞，则茫无考证，亦可见矣。

△《四书通义》三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鲁论撰。论字孔壁，号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启中以贡生授颍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论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经义，崇祯时杂用荐举，不足以得人，乃作此书以发明体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学》“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势不得不加田赋。而聚敛之臣半以聚之於国，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菑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专为明末时事而发。又解《孟子》“许行”章，谓

“尧之钦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举，为之师锡，犹其难其慎，然则枚卜岂易易哉”，亦以隐指庄烈帝命相之非。全书大旨不出於此，故往往杂引史事以相发明，固不主於阐释经义也。

△《三经见圣编》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谭贞默撰。贞默字梁生，别号埽菴，嘉兴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前有《自序》，结衔称“敕掌国子监整理祭器书籍等务”，而不言祭酒。《明史职官志》亦无此称，盖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称“《六经》无非孔经，而《论语》为著。子思子之书，今名《中庸》、《大学》者，实一《中庸》，统称《孔经编》。《孟子》七篇则曰《孟经编》”，又言“《论语》，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继《论语》而作也。《大学》即《中庸》之后小半也。

《孟子》，继《中庸》而作也。《中庸》‘天命之谓性’三句接《论语》‘知命’章，明是释诂《论语》。读‘予怀明德’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不胶自连。

读‘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不呼自应。今之所谓《四书》，实三书也”云云，说殊穿凿。至其诠释支离，类皆因言求事。如以《论语》“孝弟”章为有子讥刺三家，“巧言”章为孔子评论老聃，皆率其胸臆，务与程朱牴牾，可谓敢为异说者矣。卷中或称“默案”，或自称“谭子”，体例亦丛杂不一云。

△《四书经学考》十卷、《补遗》一卷、《续考》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四书经学考》，明徐邦佐撰。《续考》，陈鹏霄撰。邦佐字孟超，钱塘人。鹏霄字天羽，山阴人。《经学考》成於崇祯戊辰，杂钞故实，疏漏实甚。《续考》成於甲戌，又皆时文评语，讲章琐说。而题曰《经考》，未详其义。然坊刻陋本，亦不足以究诂也。

△《四书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际泰撰。际泰有《易经说意》，已著录。际泰以制义名一代，是编阐发《四书》大义，亦略如制艺散行之体。其议论骏发，视章世纯《留书》过之，而不及世纯《留书》时有精义。盖际泰用纵横之才，去说经之道远；世纯用深湛之思，去说经之道稍近也。

△《四书则》（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桑拱阳撰。拱阳字晖升，蒲州人。崇祯癸酉举人。其书取诸家讲章立说不同者，删定归一，间以己意参之。命之曰“则”，以见“其则不远”之意。先《大学》、《中庸》，次《论语》、《孟子》，各有《图说》、《总论》，大旨为举业而作。

△《四书集说》二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徐养元、赵渔同撰。养元字长善，渔字问源，俱唐山人。崇祯癸未同榜进士。是编采集朱子《或问》、《存疑》、《大全》诸书及诸家之说而成，不出流俗讲章之派。

△《图书衍》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编为《四书》讲义。而名之为《图书衍》者，凡《四书》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说《大学》“明德”为火，“新民”为水，“至善”为土之类，皆穿凿无理，不足与辨。

△《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张自烈撰。自烈字尔公，宜春人。崇祯末南京国子监生。自烈与艾南英为同乡，而各立门户，以评选时文相轧，诟厉喧呶，没世乃休。盖亦社党之余派也。

是编举永乐中胡广等所修《四书大全》条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学》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学》各一卷，顾起元《中庸外传》一卷，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各一卷，福王时，尝以擅改祖宗颁行之书，挂诸弹章，至愤而噤于朝。案《四书大全》诚为猥杂，然自烈所辨又往往强生分别，不过负气求胜，借以立名。观其首列揭帖、序文之类，盈一巨册，而所列参订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马、郑以来无是体例，即宋人盛相标榜，亦未至是也。

△《学庸切己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文洊撰。文洊字约斋，号程山，南丰人。其书首作《君子有三畏讲义》一篇，发明张子主敬之旨。次为《程山十则》，亦以躬行实践为主。书中皆随文讲解，旁采《大全》诸儒之说，而参以己见，其体颇似语录。卷末附《西铭解》一篇，谓其立义宏深，为学者究竟指归，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谟》，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丽奇轩四书讲义》（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纪克扬撰。克扬有《易经讲义》，已著录。其书不录正文，每章约诂数语，大旨为科举而作。

△《四书翊注》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录。是编凡《大学》五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学》三纲八目，诠释特备。又以《中庸》、《论》、《孟》为格物之书，《五经》、诸史皆条贯於其中，故於格物条目尤为曲尽。其他阐发义理，於史传事迹、先儒议论，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总以朱子之说为断，不必自有所见也。卷首有黄越所作《纲领》一篇，其孙显祖所作《缘起》一篇，叙述著书大旨及刊刻始末。

△《圣学心传》（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凤祚编。凤祚字仪甫，益都人。尝师事定兴鹿善继、容城孙奇逢，因会辑善继《四书说约》、奇逢《四书近指》共为一编。卷首列善继《认理提纲》、《寻乐大旨》又列善继、奇逢二人小传。前有凤祚《自序》，谓此书出，当与孔、曾、思、孟四圣贤书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说殊夸。又谓於举业非相远，倘於此有得，以应试场，主司必当惊羨，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欤！凤祚天文、地理之学皆能明其深奥，如《两河清汇》、《天学会通》、《天步真元》诸书已卓然足以自传，又何必画此蛇足乎？且二书皆有刊本，岂藉凤祚之标榜？即以二书而论，亦蛇足也。

△《四书大全纂要》（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以明永乐间所著《四书大全》泛滥广博，举业家鲜能穷其说，乃采其要领，俾简明易诵。然《大全》庞杂万状，沙中金属，本自无多。裔介所摘，又未能尽除枝蔓，独得精华，则亦虚耗心力而已。

△《四书惜阴录》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胡渭生、赵天润、仇兆鳌《序》并《自记》一首。后有陆陇其《跋》，以陇其《三鱼堂集》勘之，其文相合，实非依托。然其书则不称陇其之所言。据世沐《自记》曰：“仇沧柱示以关中李中孚《身反录》。中孚曾讲学毗陵，会过一次。彼深惜南浙两省学者害於举业，彼时心不甘南士必逊北士。如此迄今，几三十年，彼学已成，名已立，南士竟无与颉颃。细读其《录》，愈不心服，摘《录》中数处，以质沧柱翁。狂不自量，续为《惜阴二集》，不觉积成二十一卷，几乎有六百叶。”又曰：“李从陆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从程、朱入，而准则於周、宋八贤。虽沐染南风，刚峻良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则当仁不欲多让”云云，则世沐此书盖为与整屋李颉颃相诟而作。故陇其喜其能排陆、王，为之作《跋》。然讲学以明道，非以求胜。但为朱陆而争，已不免门户之见，况世沐以圣学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则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学之可讲乎？△《三鱼堂四书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国朝陆陇其编，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初，明永乐间，胡广等奉诏撰《四书大全》，阴据倪士毅旧本，潦草成书。而又不善於剽窃，庞杂割裂，痕迹显然。虽有明二百馀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於是遂荒。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刊其舛谬，又采《蒙引》、《存疑》、《浅说》诸书之要以附益之，自较原本为差胜，然终未能尽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酉，前有《自序》，尚歉然以为未

定。及晚年辑《困勉录》，复取是书互相参考，别以朱笔点次，乃成定本，然未及重为之《序》。故其门人席永恂、侯铨、王前席等校刊之时，仍以原《序》冠卷端。实则《序》在前而书在后也。《大学》、《中庸》并载《或问》，亦仍《大全》之旧。卷末附载王应麟《论语孟子考异》，不知何人采摭《困学记闻》为之，非应麟原有是书也。

△《续困勉录》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所著《困勉录》，分学、问、思、辨、行五类。此《续录》则专解《四书》。凡《大学》一卷、《中庸》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二卷。中多采录时文评语，似乎狭视《四书》矣。

△《四书初学易知解》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邵嗣尧撰。嗣尧有《易图定本》，已著录。是编乃督学江南时所刊。每章前为口义，后附论断，专为童蒙讲解而设，故曰《易知》。嗣尧服官清苦，至今凡历任之地皆称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伤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云”句，谓：“不特不义之富贵如浮云，即义中之富贵亦如浮云。不特富贵如浮云，即我亦如浮云。”如此之类，盖欲以发明不爱官、不爱钱、不爱命之意，而过於取快，未免堕入禅宗矣。

△《四书述》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洗撰。洗有《易经述》，已著录。是书多不主朱子《章句集注》。如以《大学》“听讼”章为解“格物”，而以朱子《补传》为不知圣贤经传化工之妙。其学盖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调停之说者。观其《自序》曰“朱子虑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确切分疏，以为下学所遵守。陆子略其枝叶而独抉其宗旨，盖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谬”云云，其所学可以睹矣。

△《四书钞》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秘丕笈撰。丕笈字仲负，故城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是编以四子之书近世多为新说所惑，於是纂辑《或问》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说，汇成一编。以非自己出，故以“钞”为各。其旁注批阅之语，则丕笈自抒所见也。

△《四书贯一解》十二卷（编修闵惇大家藏本）

国朝闵嗣同撰。嗣同字来之，号双溪，乌程人。康熙乙卯副榜贡生，官景宁县教谕。此书於每章各为总解，而不录经文。皆取诸儒之说，以己意融贯成篇。其说有同异者，则别附於后，以备参考。

△《四书索解》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为其子远宗所编，本名《四书疑义》，有问有答。奇龄没后，远宗裒辑成书，存所疑而删所解，名曰《疑

案》。奇龄门人王锡序之，谓：“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经考索，则世多学人，岂无始而惊，既而疑，又既而划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问无答。其旨在於驳《注》，而其迹乃似於攻《经》。且据锡所序，其解已散见奇龄各书中，亦何必更出此书，蹈禅家机锋之习？则非欲诂经，直欲骇俗耳。

汉晋以来儒家，无此体例也。

△《大学知本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由古本《大学》之说以攻朱子“格物”之《传》。首为《知本图说》。次为《知本图》四：一曰《大学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为本》，一曰《修身以诚意为本》。末为《附录》，又有《后图》。

以《大学知本》与《中庸立本》并列，二图节次相配，亦前有《图说》，后有《附录》。夫知行并用，博约兼资，圣贤经典之文或有偏举，而理无偏废。《经》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补传亦必有说。奇龄乃以格物为量度之意，以知本为诚意，不知未知本时持何术以量度之？且既已指诚意为本，则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盖奇龄历诋先儒，而颇尊其乡学。其直指知本仍王守仁之良知，其主诚意则刘宗周之慎独也。而自称嵩山庙市高笠先生所传，为辽东贺钦之孙所秘授，盖托词也。

△《大学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答其门人徐姚邵廷采之问者也。仍因其《大学知本图说》而衍之，以归於良知之说。其解“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连读，如“明德”连读，则德已明，何用复明？是不必远引他说，即以《大学》“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复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证《尚书》三条、《诗》四条，皆其《四书臆言》中所谓“以雩见为龙，以王良为星”者也。

△《逸讲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而其子及门人编录之。上卷为章世法所录，乃所讲《孟子》“不动心”章之稿。第二卷为其侄文辉所录，乃所讲《论语问答》。第三卷题曰《大学辨业》，为楼宅中所录。《大学辨业》者，奇龄门人蠡县李埏所著。埏初师博野颜元，既而舍之从奇龄，后撰是书，又兼用元说，故奇龄恶其叛己而攻之，大抵皆诟争之言也。以录其丛残之稿，故曰“逸讲”。中杂门人、子侄之附论，故曰“笺”焉。

△《中庸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所论。其门人章大来、楼宅中、朱樟、陈佑及其子远宗、侄文辉编次，而各附以己说，皆与朱子《章句》互异。大旨以慎独为主，阐刘宗周之旨

盖宗周，奇龄之乡人也。奇龄博洽群书，其说经善於考证。至於舍考证而谈义理，则违才易务，非其所长。又以辨才济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圣门释非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邦烈编。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龄之门人也。是书因朱子《四书集注》颇有疑诸贤之说，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龄《经说》所载诸论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龄门人、子侄诸说，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记》，称“北宋诸儒，高树门帜，不容一人訾议。如刘共父改《二程全书》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讥贬，必欲使其还复旧文而后已。而於先圣、先贤恣情敲驳，《大学》、《孝经》连篇删改。即孔门诸贤，何一不受其削斫？相其用心，实有抑圣贤以扬同类之意。因稍辑先生所言，与他书偶录可引据者，汇为一卷，名曰《释非》。以为圣门口语，各有精义，或未可尽非”云云。考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端，诚所不免，至坐以诋诬圣贤，则未免深文。且朱子《集注》补苴旧说，原恐后学之误会，亦非主於排斥孔门。邦烈此书虽无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旧题奇龄自撰。

今考究始末，实邦烈所为。其中如谓“本”字书不训始，惟宋人《广韵》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训。案陈彭年、邱雍等重修《广韵》在大中祥符间，其时程子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说？如斯之类，似非奇龄所宜有。又朱子《与张栻、刘共父书》，谓《二程遗书》乃胡安国所改，而此《序》作刘共父所改，亦误。故改题邦烈，从其实焉。

△《论语传注》二卷、《大学传注》一卷、《中庸传注》一卷、《传注问》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解释经义，多与宋儒相反。盖塨之学出於颜元，务以实用为主。故於程、朱之讲习，陆、王之证悟，凡不切立身经世者，一概谓之空谈。而於心性之学，排击尤甚。其解《四书》，亦即此旨。中惟《孟子注》未成，今传者《论语》、《大学》、《中庸》耳。

《论语》多用古义，亦兼取毛奇龄之说。如以“无所取材”从郑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从何晏作“反经合道之譬”，则不免故相违迕，有意异同。

《大学》用古本读“大”为“泰”及“亲民”之“亲”读本字，皆仍旧说。其以“格物”之“物”为《周礼司徒》之“乡三物”，则塨自申其学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说，一切归於实际，证以人事。在三书之中，较为完密。《传注问》则仿朱子《或问》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辞气多不和平，徒以气相胜而已。

△《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颺撰。颺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年老不能赴京而罢。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西巡，召颺入见。时颺已衰老，遣子慎言诣行在陈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录》奏进。上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

是书本题曰“二曲先生口授、鄠县门人王心敬录”。“二曲”者，颺之别号。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当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称之。是此书成於心敬之手，颺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则是书之成，颺犹及见，非身后追录之比，实仍颺所自定也。颺之学本於姚江。书中所载，如《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说皆仍本王守仁。又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輿人坠水，有溺死者。

原明安坐桥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谓未尝动心。颺称其临生死而不动，世间何物可以动之？夫死生不变，固足徵学者之得力。然必如颺说，则孔子之微服过宋，孟子之不立岩墙，皆为动心矣。且“厩焚”必问“伤人”，“乍见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隐之心”，輿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动，此乃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颺颺称之为不动，则於告子之不动心何异乎？是亦主持太过，而流於偏驳者矣。

△《辟雍讲义》一卷、《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劄记》，已著录。《辟雍讲义》乃乾隆元年名时兼领国子监时所著。《大学、中庸讲义》则因其《札记》之说而畅之耳。

△《杂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是编乃以《礼记》中《大学、中庸注疏》及《论语、孟子注疏》，与朱子《章句集注》两两相勘，决择是非，而左袒朱子者为多。其中考证过疏，如谓《论语》孔注“谏祷”篇名，不知谏乃施於死后者，未详孔《注》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其六曰谏。”《注》引《论语》“谏曰：祷尔於上下神祇。”贾公彦《疏》：“生人有疾亦谏，列生时德行而为辞，与哀公谏孔子意同。”是死谥名谏、生祷亦名谏之显证。奈何於孔《注》疑之耶？△《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实亭，上杭人。康熙壬午举人，官归善县知县。是编大旨谓《大学》“格致”一传，本未阙佚，不过错简，非惟朱子所补为误，即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参取旧说，以“物有本末”一节、“子曰听讼”一节、

“《诗》云：邦畿千里”一节、“知止而后有定”一节，终以“此谓知之至也”句，合为“格物致知”之传，而诠释以明之。其意以丰坊伪石经为真，而又未见坊之原本，但据锺惺《四书聚考》所载。又见朱彝尊、毛奇龄等素号博洽者，皆引据旧文，掎击甚力，遂依违瑟缩，不敢讼言。然其割取“《诗》云：邦畿千里”十字，实用伪石经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谨撰。谨号雪鸿，昆山人。是编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称其岁易一稿，逾三十年。今观其书首列《中庸图》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牵合。其解“中”字，谓“中”即太极，即伏羲一画而纵之。其解“天”字，谓上一画为天，下一画为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为补解“庸”字，以为古文作■。■，古庚字，为阳金。■，古镛字，为乐器。而附於黄钟之末。亦皆附会。其注以天命为源，以无声无臭为归宿，多涉恍惚。其《中庸续论》，又时时评论文法，如谓“三重”章、“大哉”章是两扇格局，不露排偶之类，并引而归之时文矣。

△《大学本文》一卷、《大学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是书取《大学》、《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为批点，大意欲因文法以阐书理。然圣经虽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后人篇法、句法求之。世传苏洵评《孟子》、谢枋得评《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后人伪撰。澍因仍其例，实非先儒之旧法。又既用朱子改本，发挥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发挥妙处亦如之。古本是则改本非，改本是则古本非。两相尊奉，不亦合之两伤乎？△《大学困学录》一卷、《中庸困学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自明以来，解《四书》者惟以寻绎语脉为时文敷衍之具。澍是二书独发挥学问之功，其识在坊刻讲章上。而意取详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间有出入。如《大学补传》第五章辨陆、王致知之误，极为分明。而《传》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则仍阑入金谿、姚江门径矣。吕坤《呻吟语》谓：“佛氏论心争有无，儒者论心争是非，如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谓之放心乎？”其说当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为正心也？亦间有宽廓语。如《中庸》第二章谓君子“时中”只是敬其意，以敬为无忌惮之反，而不知此“时中”字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当由格物穷理、明体达用而来，非一敬字所能尽。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谓《九经》句句有一篇《西铭》在内，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说书。必充类至尽，虽谓句句有一篇《太极图说》在内，亦何尝不可通乎？△《成均讲义》（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有《春秋义》，已著录。是编乃嘉淦摄国子监祭酒时以《

大学》“圣经”一章为学者入德之门，乃逐节疏解，以发明朱子《章句》之义。

其讲“致知格物”，谓：“释氏欲正心而不先诚意，陆子静欲诚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阳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书，详言格物，独得孔子之传。今日学者之流弊，讥释氏之不能诚意，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并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谓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书其一也。古之所谓格物者，极事理之广大精微，读书其一也。古之所谓读书博洽，无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谓作文者，体制不可枚举，制艺其一也。然则今日士子之所学，视古者纲领条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颇中学者之流弊也。

△《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十四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孙见龙撰。见龙字叶飞，号潜村，乌程人。康熙癸巳进士，改庶吉士。是编乃见龙掌教云南五华书院时所辑，故以“五华”为名。《自序》谓於《四书大全》旧本，讹者正之，偏者删之。明以来诸家制艺评语，并为采入。间附以近时李光地、杨名时之说。见龙有所自见，亦附著於后云。

△《四书纂言》（无卷数，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经纂言》，已著录。是编采摭坊刻《四书》讲章，排比成书。以先儒之说列前，近人之说列后，亦间以己意推阐。大抵以永乐《四书大全》为蓝本。

△《大学偶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鹜撰。文鹜字风林，又字树声，萧山人。康熙甲午举人，官成都县知县。是书凡四十六条。虽以《大学偶言》为名，前有刘绍攸《序》，亦以《大学》为说，而其书多论理气心性，辨诸家之是非，说《中庸》者为多，解《大学》者仅数条，未喻其故也。文鹜受业於毛奇龄，故此书亦因其师说。

特文鹜至乾隆甲子尚存，当日久论定之余，知奇龄以负气诟厉，为后人所不满，鉴於前车，词气较为和平耳。其论人无二性，与颜元《存性编》之说同，不为无理。其论朱子补《大学格物传》全为禅学，则有意巧诋，纯乎门户之见矣。

△《成均课讲学庸》（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纪有《成均课讲周易》，已著录。是书亦其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也。其旨谓“《大学》以慎动为宗，故所言多显。《中庸》以主静为宗，故所言多微。究则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也。学者惟是微《大学》之显，而阐《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旨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学》、《庸》分属微、显，且谓《中庸》以主静为宗而不言存诚，似於理终未周密也。

△《读孟子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是书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学》，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养气即“明之”之事；告齐、梁诸君以忧乐同民，即“恕”与“絜矩”之意；其论执中以射之巧、称之权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说亦自成理。然圣贤之旨，原自贯通，正不必如此节节比附。又称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论语温知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皆其平日读《论语》所笔记。官湖北巡抚时，乃汇而辑之。每章统论其大意，皆以阐发《集注》为主。

△《四书参注》（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泽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邳州知州。是书多掎击注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意，而掎击郑玄、孔颖达尤甚於赵岐、何晏、孙奭、邢昺。然先有汉儒之训诂，乃能有宋儒之义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尽扫经师，独标道学，未免门户之私。譬之天文、算数，皆今密而古疏，亦岂容排击羲氏，诋諆隶首哉？且所采多近时王廷诤、崔纪、傅泰诸人之说，在诸人研究《四书》，固各有所得，然遽跻诸郑、孔诸儒之上，恐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札记》十二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观川，孝感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武昌书院时与诸生讲授《四书》所作。初名曰《题解》，盖专为制艺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后，又取程、朱之说参校同异，勒为此编，至戊辰而脱稿。其父以此事不止关系时文，“题解”之名不佳，乃改题今名。见於力恕《自序》。而《题解》旧《序》亦并存之於卷端，不没其始也。原书本十八卷，其后六卷，别题曰《证疑备览》，则皆考辨《四书》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录无书，而前有朱印曰“证疑备览嗣出”，盖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钧衡，吴江人。此书分段诠释，但标节次，不录《经》文，大抵多先儒绪言也。

△《四书录疑》三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綽撰。綽有《周易录疑》，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后壬寅。凡《大学》二卷、《中庸》三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注》者多，解经文者转少。其大旨在於钻研朱子之说，一字一句，务发明尽致。殆如业《春秋》者以《经》命题，以胡《传》行文耳。据其子湜《跋》语，綽实积数十年之力，乃成此书，湜亦时有所附记。盖其父子以此为世学也。

△《四书本义汇参》四十五卷（赞善韦谦恒家藏本）

国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汉阶，或自书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号己山，金坛人。雍正癸卯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凡《大学》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据《章句集注》断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问》、《语类》、《文集》及元、明以来之讲章，条分缕析，为之证佐。於语脉字义，推阐颇详。在近时讲章之中，尚较为切实。考古无《四书》之名，其名实始於朱子。朱子注《诗》、注《易》，未必遽凌跨汉唐。至诠释《四书》，则实亦无逾朱子。故自明以来，科举之学以朱子为断。然圣贤立训以垂教，非以资后人之辨说为作语录计也。即朱子《章句集注》亦以明圣贤之道，非以资后人之揣摩为取科第计也。是书乃以场屋八比之法，计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发凡中病汪份删纂《四书大全》，参取阎若璩、顾炎武之说，或与朱子相左。是未考汉学、宋学各有源流。至於贗本《或问小注》，明知其依托朱子，而有意模棱。殆虑一斥其伪，即不能假朱子之名钳伏众论，故存为疑案，不欲显言。不知其说可取，不必以贗本而废之；其书非真，亦不必以其说可取并讳其贗本。是是非非，常以其书为断，不必定使其书出朱子而后谓之是也。

是又门户之见未能尽化矣。

△《鳌峰讲义》四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思渠撰。思渠有《周易浅释》，已著录。鳌峰书院在福州，为巡抚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抚时与诸生讲《大学》、《中庸》之语，诸生编而刊之者也。

△《论语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桑调元撰。调元字弢甫，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工部主事。是书诠释《论语》凡五百条，分上、下二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阐《集注》未尽之义。如谓“人知有欲不刚，而不知无欲尚非刚”之类，颇为细密。然是书为其门人所录，尊崇师说，一字不遗，或并其偶批数字亦悉载之。如“不有祝鮀之佞”章，但注“自古如此，可伤可叹”八字，别无一言。是岂诂经之法、著书之体耶？再删汰之则善矣。

△《四书约旨》十九卷（礼部尚书德保家藏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乃平日与门人讲贯、随笔劄记之文。其中如论管叔以殷畔，谓管叔监殷，在武王时有功，引《汲冢书》为据之类，亦间有所考证。然大旨为科举作也。

△《翼艺典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正发撰。正发字次方，庐陵人。是书首《至圣纪》一卷、《诸贤纪》一卷、《二帝三王纪》一卷、《春秋纪》三卷、《战国纪》一卷、《庞纪》三卷

，皆诠释《四书》典故。曰“翼艺”者，据卷首刘吴龙《序》，谓以羽翼制艺也。

其著书之意可知矣。

△《读大学中庸日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字复斋，别号一峰，又自称南阿山人，武功人。是书《读大学日录》一卷、《读中庸日录》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实精详。又云：“《中庸》揭出慎独，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脉，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录》大旨，已尽於此。书首载自作《墓志》一篇，述其讲学宗旨最详，亦自称为姚江之支派云。

△《江汉书院讲义》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论也。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其在湖北江汉书院时与诸生讲论《四书》之说，功录而存之，故每条称“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标目为《丰川全集》，而以《存省稿》为子目云。

△《四书说注卮词》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在角撰。在角，永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湖北松滋县知县。是编虽以“说注”为名，然颇因以讲学，尚不似乡塾讲章全为时文而作，然亦未全脱坊刻之窠臼。盖其用力之始，从讲章入也。

△《四书顺义解》十九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刘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举人，官顺义县教谕。是编皆先标章次，而后循文以衍其意。每节之末，又杂引旧说以析之。以成於官顺义时，因以为名。前有同邑边连宝《序》，称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后脱稿。临没，犹斟酌改窜。又称其一以紫阳为主，不敢稍背云。

△《四书就正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鉉撰。鉉字宏猷，嘉定人。是书杂采坊本讲章而敷衍之，多沿陆陇其、汪份两家重订《四书大全》之说。

△《四书晰疑》（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鉉撰。是书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谓“《四书》疑义虽多，其间或有一说之确当於经义者，概不敢赘，特辑朱《注》以来诸说之所未备而或未定者，故《论》、《孟》皆少，而《学》、《庸》多”云云。今核其见解，仍不出所著《就正录》也。

△《虹舟讲义》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圣，嘉兴人。乾隆壬申进士，官高安县知县。是编大抵涵泳《章句集注》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语意。其体会颇费苦心，在时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书句读释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庸斋，自号磨镜居士，洪洞人。选拔贡生。是编成於乾隆癸酉。《四书》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读，次论文义。先列《集注》，次录《或问语类》。其余诸儒议论与朱注相发明者，乃采录之。稍有同异，则斥不载焉。

△《四书讲义尊闻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戴鋈撰。鋈字景亭，长洲人。以《四书大全》诸说纷错，无所适从，因以己意点次之。每章列《总旨》於前。每节列《本义》及《附解》於下。《总旨》、《附解》皆本《大全》所录诸儒之语，而附益以元明以来诸说。《本义》则顺文诠释，略如直讲之体。盖亦科举之学也。

△《四书穷钞》十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国瑚撰。国瑚字夏器，号珍吾，临县人。是书卷首郭九有《序》称为《四书主意》，而标题又称为《四书穷钞六补定本》。疑其书非一稿，故命名亦随时而异欤？其解颇与朱子立异，然仅钻研於字句之间，无以相胜也。

△《古本大学解》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字千里，号廓菴，广济人。是书遵用古本《大学》，不分《经》、《传》。首《大学考》。次《戴记中古本》。又次为《大学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诸人改本之非。夫甯易古经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训，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复古本者，实欲引托始知本，不言格物之义以阴助良知，非尽为尊经也。

△《杂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相其纸墨圈点，不过数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其书凡《读论语注疏》一卷、《读大学注疏》一卷、《读中庸注疏》一卷、《读孟子注疏》五卷。皆标举旧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断制之。其《读大学注疏》以今本纠古本，颇为枘凿。今本以格物为先，自有今本之义。古本以诚意为始，亦自有古本之义。既不从古本，则竟置注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

——右“四书类”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古书存佚，大抵有数可稽。惟坊刻《四书》讲章，则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虽隶首不能算其数。盖讲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变其面貌，则必一获其赢馀；一改其姓名，则必一趋其新异。

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穷。取其书而观之，实不过陈因旧本，增损数条，即别标

一书目，别题一撰人而已。如斯之类，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窃重复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纠弹。今但据所见，姑存其目。所未见者，置之不问可矣。）

卷三十八 经部三十八

○乐类沈约称《乐经》亡於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

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於《礼》，其歌词具於《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於《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於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箏琶，亦附於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於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於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阮逸、胡瑗奉敕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乐穿凿，特诏较定钟律，依《周礼》及历代史志立议范金。至皇祐五年，乐成奏上，此其图记也。旧本从明文渊阁录出，后有宋陈振孙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录。”盖当时所赐、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历二年吴寿民《跋》、明万历三十九年赵开美《跋》，叙此书原委颇详。考初置局时，逸、瑗与房庶等皆驿召预议。诏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而持论互异。司马光主逸、瑗之说，范镇主房庶之说，往反争议，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书牒，具光《传家集》中。而镇所作《东斋记事》，亦略存其概。

大抵逸、瑗以为黄钟之管积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圆田算法计之，黄钟管每长一分，积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围径用径三围九古率，而改围九分为九方分，别迁就之术也。司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於度与黍，将何从生？非谓太古以来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从度法求之耳。”其论最明。范镇讥其以度起律，诚为过当。然镇以秬、黍、律、尺、龠、鬲、斛、算数、权衡、钟声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亦不为无见也

。以律起度，与以度起律，源流本无异同，而二家算术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横黍，而失之於围径，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实之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以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空径不生於黍，而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竟不必实黍於管。亦未见其为通论也。是书上卷具载律吕、黍尺、四量、权衡之法，皆以横黍起度，故乐声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钟磬、晋鼓及三牲鼎、鸾刀制度，则精核可取云。

△《乐书》二百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旸撰。旸字晋之，闽清人。绍圣中登制科，官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乃建中靖国间旸为秘书省正字时所进。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礼》、《诗》、《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之言，各为之训义。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则专论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者，为《乐图论》。引据浩博，辩论亦极精审。视其兄祥道《礼书》，殆相伯仲。第《礼书》所载，只详於三代器数，是书则又推及律吕本原及后世雅俗诸部。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乐书》博则博矣，未能免於芜秽也。然旸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使振孙操笔而修史，将举古来秕政乱法一切删之不载乎？此南宋人迂谬之见，不足据也。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自古论“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为尊卑立说，本属附会。旸则曰：“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其意盖谓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不知每一均必具五声，夷则一均以夷、南、无、应为次，而阙角声，必须黄钟清为角。南吕一均以南、无、应为次，而阙羽、角二声，必须黄清为羽、大清为角。以调而论，则谓夷、南、无、应四律，以声而言，则为黄、大、太、夹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声而用清声者，乐之高下以渐，无骤高骤下之理。以夷则一均言之，如用夷、南、无、应四正律，则其声以次而高。而忽用黄钟正律，虽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协，故必以黄清协之也。旸引李照十二钟之说，殊为舛误。

又论“二变”曰：“五声者，乐之拇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五声可益为七音，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变之说始於尚书，而蔓衍於《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徵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者皆虚其一，犹大衍虚其一也”云云。不知“二变”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则音节远之说最有根据。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数相较，则七较之五而多其二者，将十二较之五而亦多其

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声”、“二变”，有管律弦度之不同。半太簇与正黄钟应，半夹钟与正大吕应。此理尤为昉所不知也。至以七音为八音虚土而言，尤为牵强矣。又其释《周官》三宫之乐，以圜、黄、太、姑为宫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别而为四。函、太、姑、南为宫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为三。

黄、大、太、应为宫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为二。若然，则天宫用八律，地宫用六律，人宫用四律，以多少为差别也。而圜丘乐六变，方丘乐八变，宗庙乐九变，又何以解耶？凡此之类，皆不可据为典要。然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废耶？△《律吕新书》二卷（编修李潢家藏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庆元中坐党禁，流道州卒。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朱子称其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会乐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许多书。”及为是书作《序》，又曰：“黄钟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徵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固亦可见。至於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

而亦班班杂见於两汉之制、蔡邕之说与夫国朝《会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

盖是书实朱蔡师弟子相与共成之者，故独见许如此。书分二卷。一为《律吕本原》，凡十三篇：《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其一卷为《律吕证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长短围径之数》第二、《黄钟之实》第三、《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第四、《和声》第五、《五声大小之次》第六、《变宫变徵》第七、《六十调》第八、《候气》第九、《度量权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说，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气也，而候气之说最为荒渺。《后汉、晋、隋志》所载，又各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土与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浅深高下之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灰葭实律，以罗縠覆律口，气至吹灰动縠，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动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然

则候气既不足凭，人声又无左验。是蔡氏所谓声气之元者，亦徒为美听而已，非能见之实事也。刘歆铜斛，具详《汉志》。而《隋志》又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庑旁，九釐五毫，幂百六十二寸，深尺，积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所讥以为汉世斛铭、刘歆诡谬其数为算氏之剧疵者是也。元定乃并《汉志》取之，以定黄钟积实为八百一十分，何也？荀勖之尺，《隋志》所谓晋前尺也。当晋之时，阮咸已讥其高。

而元定以为此尺出於汲冢之律，与刘歆之斛最为近古，乐声高急，不知当时之围径果为何如？夫古人所云径三分围九分者，言圆径三分而周九分也。空围即圆周也。胡瑗疑其管狭，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径四釐六毫，而周为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径三围九之率也。因以空围为管内之面，幂为容九方分矣。元定从之，而以圆田术起算黄钟积实，又失之太大，则不精算术之误也。至谓黄钟六变律不与本均之声相应，而不知当用清声。又谓“二变”不可以为调，而不知“二变”之调具足五音。若以“二变”音为每调之七音，则反为出调。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详者，故特著之，以纠其失焉。

△《瑟谱》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有《五经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以为在礼堂上侑歌，惟瑟而已，他弦莫侑，为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废而歌《诗》者莫为之谱。既作《瑟赋》二篇，发明其理，复援据古义，参以新意，定为一编。首为《瑟弦律图》；次为《旋宫六十调图》；次为《雅律通俗谱例》；次为《指法》；次为《诗旧谱》，凡《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芣》、《采蘋》十二篇，即赵彦肃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次曰《诗新谱》，凡《驹虞》、《淇奥》、《考槃》、《黍离》、《缁衣》、《伐檀》、《蒹葭》、《衡门》、《七月》、《菁菁者莪》、《鹤鸣》、《白驹》、《文王》、《抑》、《崧高》、《烝民》、《駟》十七篇，皆朋来所补；次曰《乐章谱》，为学宫释奠乐章；终以《瑟谱后录》，则古来论瑟之语也。其《瑟弦律图》以中弦为极清之弦，虚而不用，驳姜氏《瑟图》二十五弦全用之非。案聂崇义《三礼图》，雅瑟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馀四弦谓之番。番，赢也。颂瑟二十五弦尽用之。又《庄子》、《淮南子》均有“鼓之二十五弦皆动”之文，则姜氏之说於古义有徵，未可尽斥。其《旋宫图》内所列六十调，皆据蔡氏《律吕新书》所推。其十二宫则用《礼记正义》黄钟一、林钟二之次，与蔡氏黄钟一、大吕二之次不同。又改“二变”为“二少”，少与老相应，变与正不相应，实不如《律吕新书》之确。又黄钟一均，惟黄钟宫用七正律，无射商则一正一半五变半，夷则角则二正二半三变半。朋来列七正律於黄钟宫之前，而无射商以

下不书正变及半律、变半律，亦为疏略。其《乐章谱》既用唐乐三和之法，注曰“如大吕为角，则於大吕均取中吕起调毕曲。太簇为徵，则於太簇均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则於应钟均取夷则起调毕曲。”然於黄钟为宫无义，又曰“今释奠迎神或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之”云云。案范镇《皇祐新乐图记》曰：“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於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其义至明。今因大吕为角而取中吕起调毕曲，太簇为徵而取南吕起调毕曲，应钟为羽而取夷则起调毕曲，则是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而非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矣。至於黄钟为宫，与黄钟之宫则同一黄钟，无以异也。朋来既用唐制，而又云只用黄钟为宫一曲叠奏，岂非於意亦有所未安，而为骑墙之论欤？他如《后录》中以尧作十五弦之瑟见於《吕览》者误为《乐记》，记忆偶疏，又其小疵矣。然乐律一门，诸家著录，琴谱为多。

瑟则东晋之初尚有桓伊歌曹植诗事，以后传者寥寥。钱起所云“二十五弦弹夜月”，李商隐所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者，特诗人寄兴之词，不必真有其事。古调之仅存者不过郊庙朝会，备雅乐之一种而已。朋来於旧谱放佚之余，为之考订蒐罗，尚存梗概。史称其通晓乐律，尤善鼓瑟，则与儒者不通宫调而坐谈乐理者，尚属有殊。存之亦足见古乐之遗也。

△《韶舞九成乐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余载撰。载始末无考。惟据其进书原《序》，自称“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学录”。又据其门人新安朱模《进乐通韶舞补略序》，知为仁宗天历中人，其字曰大车。以养亲辞官，笃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是编《文渊阁书目》著录，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载，篇帙犹完。首为《九德之歌音图》，次为《九德之歌义图》，次为《九磬之舞缀兆图》，次为《九磬之舞采章图》。其歌图以五声五言相配，所谓平浊、平清者，与沈约、徐景安分平声为上下以配五音者异（沈约说见米芾《书史》，徐景安说见王应麟《困学记闻》）。与司马光刘鉴诸家以喉舌唇齿牙配五音者亦异。又以六律、六吕分用，与诸家乐书以十二律相生之次为旋宫七音之次者尤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谓阴平、阳平，即载平浊、平清之说也。《周官大司乐》郑氏《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即载律吕分用之说也。则虽自出新意，亦不为无据。至於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皆起於陈抟以后。后夔典乐之日，实无是文。载所定舞图，皆根《河》、《洛》以起数，尤不免附会牵合。然数不外於奇偶，奇偶不外於阴阳，《易》道广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束皙之补《六诗》，皮日休之补《九夏》，不必其

定合於古，要犹存古义於万一，终胜於侧调么弦，导欲增悲者也。则载是书亦不妨存备一说矣。其书屡经传写，讹误宏多。如《音图》第八章“至哉坤元”之“坤”字，据后《义图》应在第八格，而旧本误在第七格。又如《缀兆始成图》中层左右皆阙两位，据舞用八佾当得六十四人，不应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复缀即始成之位次，后《采章图》内亦各有黄衣二人之位。则此图之佚脱显然。今并校正，使复其旧。

其以朱圈、墨圈记舞人之位者，亦间有淆乱，并釐正焉。

△《律吕成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考《管子地员篇》，称呼音中徵、中羽之数，及《吕氏春秋古乐篇》称伶伦先制黄钟之宫，次制十有二筒，咸不言候气。至司马彪《续汉书志》，始载其法。相传为出於京房，然别无显证。《隋书》载后齐信都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果应。又称毛爽草《候气法》，述汉魏以来律尺稍长灰悉不飞。其先人柄诚与其兄喜所为律管，皆飞灰有徵应。然后来均不用其法。蔡邕有言，古之为钟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人不能，假器以定其度。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然不如耳治之明决也。然则舍可辨之音而求诸杳茫不可知之气，斯亦末矣。至蔡氏《律吕新书》推衍旧文，仍言候气。其数以径一围三立度，为算颇疏。彭氏觉其未合，改用祖冲之径七围二十二之率。然稽诸《隋志》，此犹约率，非密率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著述尤稀，此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苑洛志乐》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书首取《律吕新书》为之直解，凡二卷。前有邦奇《自序》，后有卫淮《序》。第三卷以下乃为邦奇所自著。其於律吕之原，较明人所得为密，而亦不免於好奇。如《云门》、《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乐，名虽见於《周官》，而音调节奏，汉以来无能传者。邦奇乃各为之谱，谓黄帝以土德王，《云门》象天用火，起黄钟之徵，以生为用，则林钟也；《咸池》象地用水，起大吕之羽，以土所克为用，则无射也；《大章》、《大韶》皆起於黄钟；夏以金德王，林钟属金，商声，故《大夏》用林钟之商南吕，以南吕起声；商以水德王，应钟属水，羽声，故《大濩》用应钟之羽夷则，用夷则起声。今考旋宫之法

，林钟一律以黄钟之徵为火，以仲吕之商为金。若以月律论之，则是六月之律而非金也。故邦奇於《大夏》下自注云：“相缘如此，还用夷则为是。”则夷则为七月之律属金，与《大濩》用应钟为十月之律属水者一例矣。然则林钟、夷则不已两岐其说乎？又谓：“《大司乐》圜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六变在圜钟，故云‘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函钟为宫，以应钟起声，一变在蕤宾，至八变在函钟，故云‘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黄钟为宫，以南吕起声，一变在姑洗，至九变在黄钟，故云‘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今考《左氏传》谓“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则宫、徵、商、羽、角五声也。《前汉书礼乐志》曰“八音七始”，则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七声也。凡谱声者率不越此二端。此书圜钟为宫，初奏以黄钟之羽南吕起声，顺生至黄钟收宫，凡得十声。次奏用林钟之羽姑洗起声，而姑洗实为前奏黄钟之角，所谓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也。函钟为宫，用太簇之羽应钟起声，顺生至本宫太簇，又顺生徵、商二律，复自商逆转徵、宫二律收宫，凡得十四声。商不顺生羽而逆转为徵，所谓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也。黄钟为宫，凡阳律之奏用宫逐羽，阴吕之奏引商刻羽，是以十声与十四声各五奏也。

至谓周乐皆以羽起声，本於《咸池》，而於黄钟为宫，起南吕，则用黄钟本宫之羽；函钟为宫，起应钟，应钟为太簇之羽，太簇为林钟之徵，则又用徵之羽矣；圜钟为宫，起南吕，南吕为黄钟之羽，黄钟为圜钟之羽，则又用羽之羽矣。同一用羽起声，而所用之法又岐而为三。推其意，不过误解《周礼》“八变”、“九变”之文。以函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九声，方与“八变”合，即不得不以应钟为第一声，而应钟非函钟之羽也。以圜钟为宫当在初奏之第七声，方与“六变”合，即不得不以南吕为第一声，而南吕非圜钟之羽也。即又不得不谓应钟为羽之羽，南吕为徵之羽矣。由杜撰而迁就，由迁就而支离，此数卷最为偏驳。其他若谓凡律空围九分，无大小之异，其九分为九方分；蕤宾损一下生大吕，优於益一上生大吕。以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为可废，以夷则至应钟四律围径不当递减，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迳庭。史称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所撰《志乐》尤为世所珍，亦有以焉。末有嘉靖二十八年其门人杨继盛《序》。据继盛自作《年谱》，盖尝学乐於邦奇。所云夜梦虞舜击钟定律之事，颇为荒渺。然继盛非妄语者，亦足见其师弟覃精是事，寤寐不忘矣。

△《钟律通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倪复撰。复有《诗传纂义》，已著录。是书凡二十七章，始於《黄钟本原》，终於《风雅十二诗图谱》。其中或标卷目，或不标卷目。疑传写者有所佚脱

，非其旧也。卷首有嘉靖丙戌张邦奇《序》，谓其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正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声气之元。今考是书，大端不失古法。其中如《吕氏春秋》黄钟三寸九分，与历代律书九寸之说，不合。是书则谓三寸者，三三九寸也；九分者，九方分也。后何塘及郑世子载堉皆用是说。

至於“五声”，“二变”，明有《国语》伶州鸠之说可证。而是书乃谓宫属君，周加变宫，因诛纣也；徵属事，周加变徵，示革商之旧政也：殊杜撰无稽。又所载《六十调图》，若黄钟五调以无射为商、夷则为角、仲吕为徵、夹钟为羽之故，同时韩邦奇於蔡氏旧图疏解甚详，而此书乃竟不之及，尤不免於漏略。然其中亦颇有可采者。如《左氏传》“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蔡元定谓“五声之后二变不容为调”，朱子谓“蕤宾以下不可为宫”，是书则谓朱子之说与《礼记》所云旋相为宫似有未合，故特从元定。又若黄钟生十一律，倍其实，四其实，三其法，及角音六十四，生变宫、变徵，类能并列朱、蔡异同之法，参互详审，颇为不苟，亦可谓勤於此事者矣。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载堉，郑恭王厚烷世子也。是书万历间尝进於朝。《明史艺文志》作四十卷。今考此本所载，凡书十一种。惟《律吕精义》内、外篇各十卷、《律学新说》四卷、《乡饮诗乐谱》六卷，皆有卷数。其《乐学新说》、《算学新说》、《操缦古乐谱》、《六代小舞谱》、《八佾缀兆图》、《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七种，则皆不分卷。与《艺文志》所载不符，疑史误也。

载堉究心律数，积毕生之力以成是书。卷帙颇为浩博，而大旨则尽於《律吕精义》一书。其说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就此黄钟而均分为十寸，寸十分，命曰一尺，当横黍百粒，是为度尺。若以此黄钟分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当纵黍八十一粒，是为律尺。又横黍百粒，纵黍八十一粒，当斜黍九十粒，是黄钟之长。以横黍尺度之，则为一尺，寸十分，凡百分。以纵黍尺度之，则为八寸一分，寸九分，凡八十一分。以斜黍尺度之，则为九寸，寸十分，凡九十分也。

其十二律长短之数则据《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之文，谓圆径即方斜，命黄钟正律为一尺，用句股求弦术，得弦为蕤宾倍律。盖黄正为句股，则蕤倍为弦。蕤正为句股，则黄正为弦。黄、蕤二律互为句股也。其生南吕应钟诸律，非句股所能御，盖本於诸乘方比例相求之法。载堉云句股术者，饰词也。律管长短由於尺有大小。其云黄钟九寸者，盖算术设率如此。亦犹郑康成注十二律分、寸、釐、毫、丝之数，破一寸以为十分，乃审度之正法，太史公约

十为九，则欲其便於损益而为假设之权制也。或者诃其以一尺为黄钟，与九寸之文相反，可谓不达其意矣。仲吕反生黄钟，自何承天、刘焯、胡瑗皆有是说。蔡氏论之，以为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成律。不知律生於声，不生於数，吹之而声应，则成律矣。若迁就其声以就数，则五音且不和矣，尚得谓之律耶？又或者以其开方乘除有不尽之数为病。夫理之当用开方乘除而数有畸零者，虽秒忽不尽何害？假令句股求弦，而句方、股方相并以平方开之不尽，亦将谓之不成弦耶？此不知算术者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黄钟不与黄钟应而半太簇与黄钟应之说，皆精微之论。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不可以其与蔡氏有异同而置之也。至其十二律相生之法，以黄钟正律一尺为第一率，倍黄钟二尺为第十三率，则蕤宾倍律为第七率，故仲吕可以返生黄钟。左旋、右旋，皆可径求次律，即诸乘方用连比例相求之法也。试列十三率明之。以真数一为首率，即第一率。方边二为二率。平方四为三率。立方八为四率。三乘方十六为五率。四乘方三十二为六率。五乘方六十四为七率。六乘方一百二十八为八率。七乘方二百五十六为九率。八乘方五百一十二为十率。九乘方一千零二十四为十一率。十乘方二千零四十八为十二率。十一乘方四千零九十六为末率，即十三率。

以首率一乘末率四千零九十六开平方，而得七率六十四，即黄钟求蕤宾法。以七率六十四乘首率一开平方，得八为四率，即蕤宾求南吕法也。以首率一自之，又以四率八乘之，开立方得二率方边二，即南吕求应钟法也。若四率八自之，再以首率一乘之，开立方得三率四，即南吕求无射法也。其比例则首之於二，犹二之於三；二之於三，犹三之於四。依次至第十三率，比例皆同。或前隔一位，隔二三位，与后隔一位，隔二三位，比例亦同。即各律求各次律法也。书中未明言其立法之根。又黄钟正律倍律相乘开方，有类句股求弦与方求斜二术。自蕤宾求南吕法以下，非勾股法所能御，而亦以句股言之，未免过於秘惜，以涂人耳目耳。

江永著《律吕阐微》一书，专解载堦之法。永最深晰算术，而犹不能得其立法之意，馀可知矣。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各有图说，而於各篇之中详考古今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案造律之法必先累黍。汉魏以后，迄无定论。尺既不定，则黄钟真度亦

无由得。恭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以纵横二黍相较。横黍百粒，适当纵黍八寸一分之限。用四率比例，推得古黄钟九寸为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其体积、面幂、周径皆用密率乘除，至为精密。此千古难明之绝学，待圣人而明者也。又言乐者率宗司马迁、《淮南子》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执《管子》弦音五声度分牵合於十二律吕之中，故管律度俱不可得而明，而阳律阴吕又错互用之，益滋讹谬。不知律吕分用，显有《周官》“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及《国语》“六间”之文可据。

而弦管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较全律则下一音。《吕览》以三寸九分之管为声中黄钟之宫，即半太簇合黄钟之义。若不问管弦全半之分而概以三分损益所得之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失之远矣。至旋宫之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羽徵之数大於中，《国语》宫逐羽音，是其遗法。故以宫主宫，羽主调，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之徵音，亦不起调。一均凡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凡二十八调。至弦度自首音至第八音，得六全分，与管律之得全分者不同。若以律吕之分索之弦音，则阴阳相杂，声随度移，即《隋志》所云“七声之内三声乖应”者是也。故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和。以管音亦止有宫、商、徵、羽之四调而已。凡此皆自来论乐家所昧昧者，非圣人心通制作之原，乌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有如是之精微广大耶？若夫播之声气，则和声定乐，论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孔，琴以倍徵为第一弦，协均度曲，论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皆迥出昔人议论之外，而一一莫不与经史所载相发明。斯诚聪明天亶，度越千古者矣。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奉敕撰。律吕之书，人各异说。圣祖仁皇帝累黍而得黄钟真度，阴阳分用，各加以一半律而成七音，共为清浊一十四音。又以管律弦度生声取分各有不同，明弦音不可以律吕之度取分。凡所以定尺考度，制器审音，与夫五声、五变应和之原，剖析微芒，发千古未有之精义，而《乐》器乐章则尚未及釐定。

盖欲俟审比乐音之法具有成书，而后考证古今，勒为定制，以徵大乐之明备也。

我皇上德蕴中和，业隆继述。凡太常之袭谬承讹者，音节篇章，亲加釐定。合则仍其故，不合则易其辞，更其调。字栒句比，尽美尽善。爰命廷臣，詮次以成是编，凡分十类：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飨乐》、曰《导引乐》、曰《行幸乐》。并详其用乐节次，随月旋宫之法，而备及曲词调谱、佾数舞势、鼓拍疾徐之节。次曰《乐器考》，器各有图，图各有说，而御制诸铭具载焉。次曰《乐制考》，溯自上古，若《云门》、《大卷》以降，迄於前明

，博采精义，遍徵史志，凡其制作命名之由，因革损益之故，靡不殚述。次曰《乐章考》，亦自上古迄明，依类胪举。次曰《度量权衡考》，制器定律之本也。次曰《乐问》，则设为问答，以穷竟其义，而前人旧说可采者，间亦附录。盖御制《律吕正义》殚穷理数之蕴，妙契声气之元者，至是而被诸金石，形诸歌颂，一一徵实用焉。

神圣制作，洵先后同揆矣。至於首载历奉谕旨及馆臣诸奏议，积盈二卷。於古今异同之辨，名物度数之详，并指示是非，考询得失，务协於伶伦、荣璠之旧

。又岂皇祐定乐，但听司马光、范纯仁等盈廷聚讼，莫能称制临决者所可比拟万一哉？古者《六经》并重，而《乐》无专书。汉魏而下，历代沿革之故，具在史册。

先儒殚精推测，究莫能以相一者，一则尺度不同，莫能定黄钟之真数；一则无制作之权，而空谈其理，未能实谐诸管弦也。是编本御制《律吕正义》正律审音、和声定乐之法，而审订源流，验诸器数，扬雄《法言》所谓“群言淆乱折诸圣”，郑氏《礼记注》所谓“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也”。依永和声之盛，蔑以加於此矣。

△《钦定诗经乐谱》三十卷、乐律正俗一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我皇上启六义不传之秘，示千秋大乐之原，特命皇子暨乐部诸臣，据文义以定宫调。援古证今，亲加指示，而於永言之微旨，御定为一字一音，合於大音希声之义。并遵御制《律吕正义》体例，分列《八音谱》、《旋宫表》，字色各异，而声律则同，可谓尽美尽善，足以识性情之正，而建中和之极矣。考歌诗之见於史册者，汉宗庙乐用《登歌》而犹仿《清庙》遗音，晋正会乐奏《於赫》而不改《鹿鸣》声节，则知古乐虽屡变，而其音节不能尽变也。

唐开元乡饮乐虽不著宫谱，而独取一字一音，朱子盖尝言之。岂非古有其法而不能用，我皇上深究其本原，适合於古哉？后世谱《诗》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关雎》数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弹。皇上亲命乐工按谱试之，俱不成声，屡降谕旨驳正之，复撰《乐律正俗》一书以纠其误。又考嘉靖十五年国子祭酒吕柟著《诗乐图谱》，共六集，分为六谱，以教六馆诸生。而其谱专取黄钟一调，即朱载堉以笛合字为宫声之法也。歌字不论平仄，亦不取某字起某字止之例。钟磬止用黄、大、仲、林、南、清黄六音，而虚其十二不用。琴瑟止用六弦。盖以意为之，不知而作者也。且自《周南》至《商颂》仅八十餘谱，乌足与语全《诗》之盛美，圣皇之作述哉？总计原诗三百五篇，增入御制《补笙诗》六篇，凡三百十一篇。箫、笛、钟、琴、瑟凡一千五百五十五谱云

△《古乐经传》五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书取《周礼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传。又有《附乐经》、《附乐记》，统为五卷。

《乐经》、《乐记》为光地所自订。其《乐教》、《乐用》二篇，则其孙清植以遗稿辑成者也。《乐经》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乐》一篇。盖窋公以后，久失其传。郑氏所注，亦自隐奥难晓。学者各为之说，遂至纷纭轳轳，聚讼无休。光地之论，谓经文圜钟为宫当作黄钟为宫，盖即以黄钟为宫也。黄钟为角，则黄钟角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姑洗。太簇为徵，则太簇徵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南吕。姑洗为羽，则姑洗羽调也，其起调毕曲之律以大吕。据此，则黄钟为角，乃姑洗为黄钟之角。太簇为徵，乃南吕为太簇之徵。姑洗为羽，乃大吕为姑洗之羽。《经》文似当云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光地错综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为证，亦自有意义，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补前人所未备也。其他立说，亦多考核确当，议论精详。盖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与一切师心臆度者固自有间矣。

△《古乐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揆谦撰。揆谦字嗣寅，仁和人。是书上卷论律吕本原，大指本蔡氏《新书》，而参以注疏及朱子之说。下卷论乐器制度，则本陈祥道《礼书》及李之藻《頖宫礼乐疏》者为多。议论醇正，考订简核，颇得要领。其间立说之未合者，如《六十声图》以宫为最浊之音。谓十二律旋宫，自黄钟而下，林钟均则太、姑二律为陵宫，南吕均则太、姑、蕤三律为陵宫。其意盖以太、姑二律长於林钟之六寸，太、姑、蕤三律长於南吕之五寸馀，故应钟为最短之律。应钟均则徵、商、羽、角四律皆为陵宫也。不知旋宫之法，本於十二律之相生，不以长短为相生之次。至长生短为下生，短生长为上生，不过以上、下为别，非谓徵必短於宫，商必短於徵也。其失总由於“宫为最浊”之一言，而不知宫为中声，故致此误。

揆谦又谓“古人既云黄钟九寸，则其制度必加一寸而为尺。谓黄钟九寸竟作一尺者固非，谓黄钟九寸止得八寸一分者亦非”云云。夫黄钟九寸为本，造律度十分之九。而析九寸为一尺，则横黍之度。约九寸为八寸一分，则纵黍之度。是云九寸与云一尺、云八寸一分者，非有异也。揆谦强加分析，尤属未合。然其他精审处，亦往往足资考证。如《考工记》：“鳧氏为钟，两栝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脩，去二分以为舞广。”

《记》文不言钲间及鼓径之度。郑《注》云：“钲间亦当六，故又云钲六、鼓

六、舞四，此钟口十者其长十六。”然钲间、鼓间既同方六，而《记》又云：“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鼓间、钲间不得同度。揅谦云钲间与舞广同为四，较之郑《注》，颇为可通。又铙间谓之于，先儒皆无明训。揅谦作《正体二图》，则鼓间下段两角之下垂者，即铙间。盖古之钟制，如铃而不圆。两角相距之中径为十分，其自两角至鼓间之长体为八分，至两角相距之外体独缺。故郑《注》钟长十六，不算铙间。又以于、鼓、钲、舞四名为皆钟体，则铙间自有体长之度可知。揅谦此二图，固为最明晰也。

△《圣谕乐本解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拟进呈未果。至三十八年三月，圣祖仁皇帝南巡，奇龄迎驾於嘉兴，乃以是书恭进。故卷首载三十五年一《疏》，而卷末又有三十八年《附记》。其书因大学士伊桑阿《论乐原疏》本於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圣谕，故推阐考证，分条注释。

其进书原《疏》称：“合三书十三卷。首为《乐本解说》一卷。”今此本乃分二卷，盖全书文义相属，本为一篇。刊版之时，乃以论径一围三者为前卷，论隔八相生者为后卷，取其条例明晰。当迎驾恭进之时，即此刊本，则仍奇龄所自分矣。

△《皇言定声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书内推本圣祖仁皇帝论乐，而自附其九声、七调之说。合五声及宫清、商清、角清、徵清为九声，合五声及变宫、变徵为七调。谓曲终不用二变，而器色以七调之色字应之，故九声为声，七调为调。因又辩昔人以变宫在宫前、变徵在徵前为非，而移“二变”於“二正”后。盖熟於吹箫笛者，翻宫换调。以宫逐羽声则羽为宫，而宫当商，商当角，角当徵，徵当羽，皆差一位。故变宫本在羽后宫前者，变而居宫后商前矣。变徵本在角后徵前者，变而居徵后羽前矣。此今时管色字所常用，非奇龄以独创得之者也。其余自行己意，攻驳古人，辞气往往太过。姑存之以备参考可矣。

△《竟山乐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据明宁王权《唐乐笛色谱》为准，以四、乙、上、尺、工、凡、六字循环成七调。如四为领调，则乙为变宫，上为商，尺为角，工为徵，凡为变徵，六为羽。又除羽无清声，置乙、凡二字不用，复从六而推。高四为宫清，高上为商清，高尺为角清，高工为徵清，合之宫为九声。盖箫笛色字谱及金元曲调，其动荡曲折，总不出此九声之环转。伶官递相授受，称为唐乐之遗法。

奇龄遂据以解五音十二律还相为宫，以攻司马迁《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之说，欲举古来所谓“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者一切废之，并伶州鸠所对亦斥为妄言。夫宁王《笛色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未可知也。即真出唐人，而唐之雅乐固未闻能与三代比。乃执其优伶剩谱以定天地之元音，举汉氏以来诸儒授受去古未远者悉指为谬。揆以事理，似乎未然。惟宁王《谱》今已不传，存录是编，俾唐以来教坊旧调，金以来院本遗音，犹有考焉，亦技艺之一种也。是书本奇龄作，而托於其父镜所传，故题曰《竟山乐录》。竟山者，镜之字也。末一卷为《采衣堂论乐浅说》十四条，称出自其兄仁和教谕万龄，而词气亦宛似奇龄。无可佐证，亦姑妄听之焉。

△《李氏学乐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塨尝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於毛奇龄。作《宫调图》、《七调全图》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器色七声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图》、《籥色下生上生图》、《五音七声十二律器色七字为七调还相为宫隔八相生全图》、《六律正五音图》，而皆为之论。其说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除一领调字，馀字自领调一声递高，又自领调一声递低，圆转为用。虽於黄钟之宫所以为律本者无所发明，然亦可备一家之说。是书本塨所编，以皆述其闻於奇龄者，奇龄又手定之，故后人编入《西河合集》中，而题奇龄之名於首。然实非奇龄所自著。赵沅《春秋师说》未尝题黄泽之名，古之例也。故今改题塨名，以不没其真焉。

△《乐律表微》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彦昇撰。彦昇字竹轩，德清人。雍正庚戌进士，官定陶县知县。是书凡《度律》二卷、《审音》二卷、《制调》二卷、《考器》二卷，多纠正古人之谬。如谓：“十二律相生终於仲吕。其复生黄钟之清声，以为仲吕之徵、夷则之角者，《淮南》所谓变宫生徵、变徵生商、变商生羽、变羽生角、变角生宫也。

其音由五音之变生，非由仲吕之数生。若欲由仲吕还生黄钟，则其数有所不足。

五音相生穷於角。其又生变宫，递相生以至仲吕之为角者，《淮南》所谓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而七音备也。其音由律生，非由角之数生。若欲由角更生变宫，再生变徵，则其数有所不尽。故十二律相生不计馀数，五音相生不计变音。”其论甚正。盖旋宫之法，清浊以渐，而清极则反浊，浊极则反清，亦一定之理。仲吕为宫，其黄清之为徵者，在弦音则黄钟之半音，在管音则太簇之半音，由丝竹之生声取分各有不同。但取高下之相协，不必计其数之损益者尽与不尽也。必欲数之适尽，则京房之六十律亦有不尽之数矣。至钱

乐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变律、蔡西山之六变律，则又皆袭京房之谬说而失之者也。古人止十二律旋宫最为简便。即如琴之七弦，每位必有三准，其音皆与全弦散音合。箫笛六孔，并出音孔为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声之高下清浊，自然相应，岂假於变律耶？至於变宫、变徵二音，本在五音之外，故以变目之。今因仲吕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训》之说，目以变宫、变商，恐黄钟变律纵与变律有分，亦必不能独成一声。彦昇是论，可谓精且审矣。彦昇又谓荀勖十二笛是古人遗法。今但作黄钟、大吕二笛，而十二毕具。其法黄钟笛用黄、林、太、南、姑、应、蕤七律，大吕笛用大、夷、夹、无、仲、黄、林七律。作大吕笛之法，但以黄钟笛相较，其黄、林二律之孔无所挪移，馀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黄钟笛半孔。

其七调除黄、林二调相同外，其大、夹、仲、夷、无五调，合黄钟笛之七调为十二律调。较古人之云六十调及八十四调者亦为简易可从。在近代讲乐诸家，犹为有所心得者也。

△《律吕新论》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上卷首《论蔡氏律书》，次《论五声》，次《论黄钟之宫》，次《论黄钟之长》，次《论黄钟之积》，次《论十二律》，次《论三分损益》，次《论二变声》，次《论变律》。下卷首《论琴》，次《论四清声》，次《论旋宫》，次《论乐调》，次《论造律》，次《论候气》，次《律吕馀论》。其大旨以琴音立说。考古人皆以管定律，汉京房作准定数，由十二律生六十律，因而生三百六十律，此用弦求声之始。永之说殆源於是。然管音、弦音其生声取律微有不合，故不免有所牵合。而其《论黄钟之积》、《论宋儒算术之误》、《论律生於历》诸条，皆能自出新意。盖律、历皆由算积，故《汉书》并为一志。永深於算法，故於律度能推其微渺也。至於定黄钟之宫，则据蔡邕《月令章句》以校《吕氏春秋》之讹，并纠《汉志》删削之误；辨损益相生，以为均匀截管，则不致往而不返；亦能发前人所未发。固亦可存备一家之学者矣。

△《律吕阐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是书引圣祖仁皇帝论乐五条为《皇言定声》一卷，冠全书之首。而御制《律吕正义》五卷，永实未之见，故於西人五线、六名、八形号、三迟速，多不能解。其作书大旨，则以明郑世子载堉为宗。惟方圆周径用密率起算，则与之微异。载堉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鹭。今考载堉命黄钟为一尺者，假一尺以起句股开方之率，非於九寸之管有所益也。其言“黄钟之律长九寸，纵黍为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是为律本。黄钟之度长十寸，横黍为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是为度母。纵黍之律，横黍之

度，名数虽异，分剂实同”，语最明晰。而昧者犹执九寸以辨之，不亦惑乎？《考工记》：“栗氏为量，内方尺而圜其外。”则圆径与方斜同数。方求斜术与等边句股形求弦等，今命内方一尺为黄钟之长，则句股皆为一尺。各自乘并之，开方得弦为内方之斜，即外圆之径，亦即蕤宾倍律之率。盖方圆相函之理，方之内圆得外圆之半，其外圆必得内圆之倍；圆之内方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内方之倍。今圆内方边一尺，其幂一百；外方边二尺，其幂四百。若以内方边一尺求斜，则必置一尺自乘而倍之以开方。是方斜之幂二百，得内方之倍，外方之半矣。蕤宾倍律之幂，得黄钟正律之倍，倍律之半。是以圆内方为黄钟正律之率，外方为黄钟倍律之率，则方斜即蕤宾倍律之率也。於是以句乘之，开平方得南吕倍律之率。以股再乘之，开立方得应钟倍律之率。既得应钟，则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以应钟倍数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矣。其以句股乘、除、开方所得之律，较旧律仅差毫釐而稍赢，而左右相生，可以解往而不返之疑。且十二律周径不同，而半黄钟与正黄钟相应，亦可以解同径之黄钟不与半黄钟应而与半太簇应之疑。

永於载堦之书，疏通证明，具有条理。而以蕤宾倍律之率生夹钟一法，又能补原书所未备。惟其於开平方得南吕之法，知以四率比例解之，而开立方得应钟法则未能得其立法之根而畅言之。盖连比例四率之理，一率自乘，用四率再乘之，与二率自乘、再乘之数等。今以黄正为首率，应倍为二率，无倍为三率，南倍为四率，则黄正自乘，又以南倍乘之，开立方即得二率，为应钟倍律之率也。其实载堦之意，欲使仲吕返生黄钟，故以黄正为首率，黄倍为末率。依十二律长短之次，列十三率，则应钟为二率，南吕为四率，蕤宾为七率也。其乘、除、开平方、立方等术皆连比例相求之理，而特以方圆、句股之说隐其立法之根，故永有所不觉耳。

△《琴旨》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坦撰。坦字吉途，南通州人。自来言琴律者，其误有五。一在不明《管子》五音四开之法，而以管音律吕定弦音。一在不知以五声二变明弦音之度分，而以律吕分徽位。一在不知《管子》百有八为倍徵及《白虎通》离音尚徵之意，泥於大不逾宫之说，而以大弦为宫。一在不知三弦为宫，而以一弦十徽为仲吕。一在据正宫一调论律吕，谓隋废旋宫，止存黄钟一均，而不知五声旋宫转调之全。惟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考定详明，发古人之所未发。坦作是书，一一本《正义》之旨，而反复推阐。其《五声数论琴说》，谓丝乐弦音，其体本实。

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之体，徽分疏密之数为之用，不可以黄钟九寸、太簇八寸为准。盖管音全半不相应，弦音全半相应。以管律与徽分较之

，欲取其声之同，则其分不同。欲取其分之同，则其声不同。即《正义》以五声、二变定弦音之度及管音、弦音全半应声不同二篇之旨也。其《释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谓一弦全度散声为林钟徵，则十徽乃黄钟宫位，故应三弦散声。如以一弦全度散声为黄钟，则十徽乃仲吕之位，不能应三弦之姑洗角。即《正义》丝音尚徵、一弦非宫之义也。其《三弦独下一徽说》，谓十分之徽为全度四分之三，宫声三弦之全度八十一分，三因之则为二百四十三。以二百四十三而四分之，则六十零七五为十徽之分，而五弦之全度则为角声六十四之分。必按三弦六十四之分，始与之应，故在十一徽。其《五弦独上半徽说》，谓五声以倍半取应，凡九徽之分为全度三分之二，其声为本弦相生之声。五弦角声，角生变宫。其三弦为宫声，故不能与九徽变，宫声变而必在上半徽。即《正义》宫声三弦之角位在十一徽与角声之宫位在八徽、九徽正中之义也。其《泛音四准说》，谓全弦以七徽为界，自七徽上至岳山，得声之清。所出五声二变度分之声，与实音相应。八徽至十三徽得声之浊。泛音不与实音相应，乃从焦尾至各徽而出。其《旋宫转调说》，谓角调之角弦紧一声而为宫声，即为旋宫。角既为宫，则宫转徵，徵转商，商转羽，羽转角，皆以次而移。於《正义》诸图说尤能精思阐发。在近时言琴诸家，可谓不失其宗者矣。

——右“乐类”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天文、乐律，皆积数之学也。天文渐推渐密，前不及后。乐律则愈久愈失，后终不得及前。盖天文有象可测，乐律无器可凭也。宋儒不得其器，因遁辞於言乐理，又遁辞於言乐本。夫乐生於人心之和而根於君德之盛，此乐理、乐本也。备是二者，莫过尧舜，而后夔所典，尚规规於声音、器数何哉？无声音、器数则乐本、乐理无所附。使十二律之长短不按阴阳，八音之宫调不分抗坠，虽奏诸唐、虞之廷，知其不能成声也。泛谈乐本、乐理，岂非大言寡当欤？今所采录，多以发明律吕者为主，盖制作之精，以徵诸实用为贵焉耳。）

卷三十九 经部三十九

○乐类存目△《雅乐发微》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敌撰。考明有两张敌。其一字伯起，合肥人。永乐中贡入太学，除广东道监察御史，官至陕西按察使佥事。所著有《京氏易考》，见朱彝尊《经义考》。

此张敌饶州人。朱载堉《律吕精义》第五卷中载有其名。又《明史陆燾传》，载燾《劾张璠桂萼疏》，有“礼部员外郎张敌假律历而结知”之语，与此书亦相合，盖即其人也。敌论乐大旨，以入声最低者命为黄钟，其最高者为应钟之变宫。是书自元声正半律诸法以逮乐器、乐歌、悬图舞表，分门毕具。后又作《雅义》三卷附之，六十律、八十四调、十六钟以及累黍生尺之法无不悉究

。其《序》谓论琴律本之朱子，论笛制本之杜夔，论旋宫本之《周礼》，论钟律本之《国语》，於乐制颇有考证。然如论蕤宾生大吕，主《吕览》、《淮南子》上生之说。

不知律吕相生定法，上生与下生相间，故左旋与右旋相乘。今应钟既上生蕤宾，而蕤宾又上生大吕，与上下相生之序极为错迕。乃先儒已废之论，殊不足据也。

△《大乐律吕元声》六卷、附《律吕考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文利撰。文利字乾遂，号两山，莆田人。成化庚子举人，官思南府教授。是书据《吕氏春秋》黄钟长三寸九分之说，驳司马迁黄钟长九寸之误。《明史艺文志》又载黄积庆作《乐律管见》二卷，驳文利之说。考《吕氏春秋仲夏古乐篇》言：“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其《季夏音律篇》又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是其损益相生，与《史记》同也。

假令以三寸九分为黄钟，而如其上下相生之法，而三分损益之至於应钟，止长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声耶？又案吴韦昭注《国语》曰“黄钟阳之变”，言阳气变而为黄钟耳，犹《汉志》云“黄钟为乾之初九”也，与蕤宾无与也。其言“黄钟为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而又举蕤宾成数云“管长六寸三分”，所以分别黄钟、蕤宾者，寻文案数，甚为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钟之变者，亦甚明矣。至《吕览》先言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宫，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则黄钟之宫非即黄钟，与《月令》云六月律中黄钟之宫、十一月律中黄钟者正同也。文利误解《吕览》、韦昭之意，而坚执三寸九分为黄钟，并以黄钟之九寸为蕤宾，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

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钟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钟以至黄钟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钟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阴阳进退，皆由驯致，或多或少，以渐而加，不得进退先以六分而后骤增至九分也。

又五声生数次第，宫五十，商八十，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数，毫

无法象。又云：“变宫五十，变徵七十。”二变与正律同数，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改其次序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附；其《双宫对调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之：更为牵强矣。

△《六乐说》（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说》，已著录。此其论乐之书也。前有《自序》，谓蔡氏《律吕新书》不合者多，因以古义求已亡之器，以古器推未言之义，作为此书。然持论偏执，且多疏略。如云：“七音汉以前但谓之和缪，不能立名。”

又云：“天地自然之声，每律有极清声，清多浊少声。五声未尽，故又生变徵极清、变商清多浊少以尽之。”而不取先儒变宫之说。夫变宫之说，汉以前固无有矣。若变商之说，则《淮南》以后亦无有也，斯亦杜撰之甚者矣。又云：“凡字能调为他字者为阴声，不能调为他字者为阳声，如黄阳荒阴之类。”案字分阴阳始於周德清《中原音韵》。以声之高下论之，非谓其能调他声否也。以字母言之，则见有阴无阳，疑有阳无阴，即纯清、纯浊字也。见之阳，疑之阴，虽有声而无其字。溪、群二母，则即一声，而溪阴群阳，自为清浊。刘氏所言，於音韵殊为隔阂。至於钟磬等制，多据《博古图》以变乱古人旧说，尤不可训矣。

△《古乐经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书《补乐经》一篇，若水所拟；《古乐正传》十篇，则录其门人吕怀之书；《古乐本传》一篇，即《乐记》原文；《别传》一篇，皆《周礼》所言乐事；《杂传》一篇，《律传》一篇，则杂采《孟子》以下及历代论乐语也。其大旨以论度数为重，以论义理为后。故以己所作者反谓之经，而《乐记》以下古经反谓之传。然古之度数，其密率已不可知。非圣人声律身度者，何由於百世之下暗与古合，而用以播诸金石管弦之器？若水遽定为经，未免自信之过矣。

△《乐律纂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凡十三篇。其论声气之源，欲舍古尺而治以耳，亦不甚取候气之法。其论律管围径，颇以祖冲之密率疑胡瑗三分四厘六毫有奇之说。其论黄钟生十一律，以蕤宾生大吕非本法。其论十二律寸法，以六变律补《钟律解》之阙。其论正变倍半，驳但用四清声之非。其论五声相生，不取沈括《笔谈》。论二变声，不取杜佑《通典》。后附赵彦肃所传《开元诗谱》十二章，则旧文也。本承姚江之学派，其持论务欲扫涤旧文，独标心得。

至於论礼论乐，亦皆自出新裁。一知半解，虽不无可取，而大致不根於古义。观其《自序》，亦言无所师承，以意考究而得之也。

△《蔡氏律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蔡宗兗撰。宗兗字我斋，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兴化府教授。是书以《本性》、《稽数》、《候气》三篇为上卷，以《文声》、《协律》、《制器》、《正度量权》四篇为下卷。其《稽数》所据《史记》生锺分演为图说，皆人所同有。其以古人半律当元定蔡氏变律，不如仍古人之名为是。其谓变律之不必增设，亦似有所见，而未尽其奥。《文声》一篇，不用二变，古亦有此论。验之於今，南曲如此，北曲则必有二变矣，皆其宫调之乙、凡二字也。至谓五声则有二变，如楼之梯、堂之阶，则殊未协。又以叠字散声之说而当二变，则益不合矣。《制器篇》皆古人乐书中所有，而漏略未全。《正度量权篇》亦《律吕新书》之旧文。

其候气之说，尤拘泥而不验者也。《协律篇》牵引四声，究古人歌法。不知近起水磨腔，乃斤斤於此。前人以平、上、去、入配宫、商、角、徵、羽，分为舌居中、口开张等说，实於五声无与，不可混并为一。宗兗虽小变其意，然以公、隆、麻、禾等韵配十二律，则亦尚沿其误耳。

△《乐律举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此书为曹溶《学海类篇》所載。核校其文，乃从邦奇《苑洛志乐》中摘录十馀条，为立此名也。

△《乐经元义》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刘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录。是书第一卷曰《律吕篇》，二卷曰《八音篇》，三卷曰《万舞篇》，四卷至七卷曰《古诗音调篇》，八卷曰《微言篇》。其论律吕也，专驳《乐记》与《周礼大司乐》。其论音调也，谓三百篇之中宫、商近雅，徵、羽近淫。每篇每章，分出某宫某律，又於其中分列，有和有乱。其论《颂》，又极驳圜钟、函钟。大都自任臆见，无所师承。前有嘉靖二十九年《自序》，称上下数千年，阅历圣哲不知凡几，皆见不及此。亦慎之甚矣。

△《乐典》三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编自一卷至十二卷为《乐均》，自十三卷至二十一卷为《乐义》，自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为《大司乐义》，自二十五卷至三十五卷为《乐记》，三十六卷为《诗乐》。其所重者则尤在《乐均》。

其言律吕之数，以为每律虚三分吹口，黄钟之管其数七十八，半之为含少，以求合於《吕氏春秋》黄钟之宫三寸九分之说。又引《史记律书》黄钟、太簇、

姑洗、林钟、南吕五律之数，以为虚三分之证。不知《律书》中诸七分字皆为十分字之讹，司马贞《索隐》已辨之。而三寸九分亦为四寸五分之讹，近时江永《律吕阐微》辨之尤详。佐据此误本为宗，故其说愈推愈谬。又古者吹律本为无孔之管，后乃一律一吕，各为一声。每管设孔备五声二变之数，兼旋宫换调之法。佐乃疑为无孔之管气从下泄，欲每管设孔以为律始，亦殊臆撰。至於解释经义，往往支离。若解《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谓黄钟七变蕤宾为缪羽，应合大吕。大吕七变函钟为缪羽，应合太簇。其图列黄钟、大吕各正声三调、变声九调，合为十二调。然谓正声第一调七声俱备，第二调则有变宫而无变徵，第三调则变宫、变徵全无，至变声第六调则自宫至羽并无角音，第七调则自宫至商并无羽音，第八调则自宫至徵并无商音，第九调则惟宫之一声。

夫天下安有一声而可列为一调者乎？徒为异说而已。《明史》本传载佐自称此书泄造化之秘，殆不然乎！

△《琴瑟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浩然始末未详。自称“广东琼州府正乐生员”，殆乐生也。第一卷言琴瑟之制以及图说指法。下二卷则各分诸调。浩然能协琴瑟之声为八音，尝谱大成乐奏之广州学宫，湛若水尝为作记。其《自序》谓与其子合奏之。盖以专门世业，故言之特详耳。

△《八音摘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浩然撰。是书凡二十五目。上卷自《历代乐议》、《旋相为宫议》以下为十五目。下卷分列八音及舞图、歌谱为十目。大抵摭拾旧论，如制氏之记其铿锵而已。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珍撰。珍字时聘，号静菴，天长人。卷首叶良佩《序》，有“掌教吾庠”之语。据《太学题名碑》，良佩嘉靖癸未进士，浙江太平人。则珍乃太平学官也。

是编以蔡氏《律吕新书》分前、后二卷，前为《律吕本原》，后为《证辨》，前后隔越，不便初学，乃以后卷《证辨》分入前卷各章之末，又取《性理大全三注》、《集鉴》、《补注》诸书分疏於前章各段之下，以便观览。大抵依文为训，无所发明。

△《箫韶考逸》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怀撰。怀有《周易卦变图传》，已著录。怀律吕之学受之於湛若水，若水尝采所论入《古乐经传》中。是书则又怀与其门人胡采辈问答而作也。其说以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九均为《韶》之九成，杂引五行、纳音

以相配合。其论《韶》舞则仿周人四表之制，以黄、林、太、夹、南、姑、应、蕤、夷为九成。其论乐器则据《风俗通》笙、柷、鼓、箫、瑟、埙、钟、磬为八音之器。卷末又杂录问答之语。所载十二律积数，繁衍无当。又以阴阳术数之说附会其间，益杂糅矣。

△《律吕古义》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吕怀撰。此编前载《总序》，后列《七图》，分《律本》、《律变》、《候气》、《纳音》等门，并载《杂说》内、外篇及《答问》数条。其中心统之说，颇近释氏。所论亦时多牵合，未能得律吕之本也。

△《律吕分解》二卷、《律吕发明》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应鳌撰。应鳌有《淮海易谈》，已著录。是书考辨律吕，多出臆断。如旋宫之法以十二律相生为次，每调用五声二变，止得七声。如通计一均五调所用之七律，则三十五声只得十一律。今以黄钟一均言之，自黄钟而上，用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四律。自黄钟而下，用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六律。并黄钟为十一律。其不用大吕者，以旋宫之法所不及也。应鳌不解其义，乃云大吕助黄钟宣气，后妃之象，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虚而不用。穿凿殊甚。

其算汉斛铭文之径，尤为疏舛。嘉量方尺图，其外方斜即圆径也。方求斜术，以方尺自乘倍之，开方得斜，即以之为圆径。用祖氏密率得圆周，乃不易之法。今应鳌以径一围三最疏之率起算，命斜径为一尺四寸有奇，周四尺二寸。是以开方乘除所得之数无一不谬，与祖氏所有径一一四周三五五密率相去殊远。乃自云依祖氏布算，何也？况即以径一围三论之，则斜径一尺四寸有奇者，周亦不止於四尺二寸。总之根柢不明，故无往而不牴牾也。

△《舞志》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叔撰。叔初名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是书凡十二篇。一曰《舞容》，二曰《舞位》，三曰《舞器》，四曰《舞服》，五曰《舞人》，六曰《舞序》，七曰《舞名》，八曰《舞音》，九曰《舞什》，十曰《舞述》，十一曰《舞议》，十二曰《舞例》。大旨以韩邦奇《志乐》为本，而杂引史传以畅其旨，颇为详备。然多阑入后世俗乐，未免雅郑杂糅。至援《山海经》刑天舞干戚之类以证古义，尤为贪多嗜奇，择焉不精矣。

△《李氏乐书》十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贯未详。嘉靖十七年官辽州同知时，表进此书於朝，诏授太常寺典簿。其书凡《古乐筌蹄》九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青宫乐调》三卷、《典乐要论》三卷、《乐记补说》一卷、《四圣图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学，具见於《古学筌蹄》。大旨本《史记律书》与《周官大司乐职》文而

自为之说。《律书》生钟术，“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为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谓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数皆自酉而定。盖酉为寸法，其位当乎十也。商八，太簇为商，居寅，自寅数酉当八。羽七，南吕为羽，居酉，酉冲在卯，自卯数酉当七。角六，姑洗为角，居辰，自辰数酉当六。宫五，黄钟为宫，居子，自子数酉当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钟为徵，居未，未冲在丑，自丑数酉当九。”今以其言考之，酉为寸法而位居十，已与上九之义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数，羽酉、徵未皆取冲位，虽可以六阳当位，自得六阴，则居其冲解之，而自宫子至酉实为十数，不得云宫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强牵合，莫此为甚。《六十调图》，率以羽声起调。如黄钟宫起南吕，黄钟徵起姑洗，黄钟商起应钟，黄钟羽起蕤宾，黄钟角起大吕之类，皆以羽声数至黄钟而止，以合宫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数。今以黄钟言之，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七律即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一均之数。黄钟为宫，则七律自蕤宾止矣。文察不用黄钟、林钟、太簇三律，而以其南吕羽起调。至蕤宾以下，乃取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六律继之，共得十声，而合宫五之数。大吕、夷则等律於黄钟宫不相干涉，而第十声之黄钟亦非黄钟为宫之原律。至黄钟徵调，林钟为宫，七律以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为次。文察不用林钟、太簇、南吕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调。至大吕下，取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五律继之，共得九声，以合徵九之数。其谬与黄钟宫同。而更有甚者，黄钟宫虽不用黄钟本律，而有第十声之变律，犹可言也。黄钟徵调以林钟徵为宫，今弃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黄钟九声并无林钟之律得命之为宫，而仍名之为黄钟徵，是名实错乱也。《大司乐》三大祀乐天神之乐，文察以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顺行为十奏之次。大吕、蕤宾、应钟、姑洗、南吕、太簇、林钟、黄钟、仲吕、无射逆行为十歌之次。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为六变之次。六变之乐夹钟为宫，则黄钟为羽，起声在羽之羽，则为南吕。故一变姑洗，至六变仍得夹钟，合南吕六变数之，则羽七也。夫《经》文明言黄钟为角，太簇为徵，文察因其不合，则云黄钟乃夹钟羽，在第九奏，为夷则之角；太簇乃夹钟变宫，在第二奏，为林钟之徵；至姑洗为羽，万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夹钟前一位，乃黄钟之角；黄钟乃夹钟之羽，其气相关，在第三奏，为林钟之羽。夫六十调八十四声旋宫之法，每一律皆含五声二变，特以宫调不同，某律之为某声，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为好异而已矣。其《律吕新书补注》、《青宫乐调》、《典乐

要论》三书，大旨不出乎此。《乐记补说》，因陈澧之《注》而补之，以发明礼先乐后之，不及於器数。

《四圣图解》上卷四图：一为《伏羲先天卦图》，一为《文王后天卦图》，一为《夏禹九畴图》，一为《箕子洪范图》。下卷四图：一曰《用保圣躬》，二曰《用明圣心》，三曰《用一圣动》，四曰《用直圣政》，更一字不及於乐。据其《自序》，欲以德政为作乐之本也。然当世宗玄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说称“老彭得之以养身”云云，毋亦欲希时好乎？△《雅乐考》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韦焕撰。焕，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县教谕。是书杂引前代论乐之事，钞撮成编。前三卷题曰《经书》，皆引《六经》言乐之文，《论语》、《孟子》亦皆详载。而《左传》惟引“初献六羽”、“季札来聘”二条。《仪礼》则不录一字。四卷题曰《诸子》，自太公《六韬》以至《庄子》、《列子》皆取一二条。

五卷为《五声》，六卷、七卷为《六律》，八卷、九卷为《律制》，十卷至十二卷为《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为《乐制》，皆剽剟习见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乐章，并教坊曲令亦载焉。全书无所发明，惟“六羽”条下称祀孔子当增武舞耳。

△《律吕正声》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鱼，即墨人。李维桢《序》以为曾官盐山县县丞。林增志《序》则以为铅山县县丞。二《序》同时，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实录》，实作盐山，则增志《序》误也。其书以卦气定律吕，推步准之《太玄经》，分寸准之《吕览》，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而独斜其律，以左律为右律。

又以三分损一、隔八相生截然两法，而力辨古来牵合为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说甚辨。自汉司马迁至明韩邦奇诸家，皆有节取，而无一家当其意。盖邦直当嘉靖间上书论时政，坐是闲废，闭户二十年乃成此书。王士禛《池北偶谈》记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如砥尝上其书於史馆，盖亦笃志研思之作也。然维桢《序》述其欲比孔子自卫反鲁，使《雅》、《颂》得所；邦直《自序》亦称千载之谬可革，往圣之绝学不患於无继：则未免过夸矣。

△《律吕正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是书扫除古法，自生新意。谓《史记》称黄钟八寸十分一，乃约十分为寸；《管子》称九九以是生黄钟，乃约九分为寸；自京房、刘歆始以九寸为九十分，以空围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说皆谬。因创为纵黍、斜黍、横黍三等尺图，谓元定误以斜黍之积为横黍之积，故诸律尺度皆谬

於是每律长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纠其失。又以密术推内外周径、面幂及积实，而终之以《琴律图谱》。大抵皆掎击前人之说也。以载堉所撰《律吕精义》与是书相考，是书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则载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八毫七丝四忽三微一纤；是书太簇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载太簇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八毫九丝八忽七微一纤；是书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八毫九丝六忽四微一纤。其余丝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盖此书为载堉草创之本，而《律吕精义》后出，其算术与年俱进，故得数不同也。

△《律吕质疑辨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郑世子载堉字也。书中有云：“《律吕精义》内篇备载各律内外周径、面幂、积实乘除算术已详。今恐文烦，故不细解，只将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径数开如左。”盖载堉既为《律吕精义》，又为此书以约其义也。其说谓前《汉志》度本起於黄钟之长，黄钟之长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后成尺，则不可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矣。故全书俱从黄钟长一尺立算，与所谓《律吕精义》及《正论》互相阐发。《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未之见。今钞本附於《律吕正论》之后，而以王所用《律吕正论序》冠於卷端，则二书一时，传写装潢者误移也。

△《乐经以俟录》（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编首以十二律衍为十二月令，摹仿《礼记》之文，颇为芜杂。其解“用宫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为“凡乐调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谓之宫，次二谓之商，次三谓之角，次四谓之徵，次五谓之羽，则五乃羽位，非宫与商之位。因下宫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以宫逐羽，而宫下间一之阳律即是角，故曰《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间一之阴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宫”之名见《国语》伶州鸠所论七律，“下商”之名则亘古未闻，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为清宫、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调之数少，宫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正宫；宫调之数少，而商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下宫。

其法以宫与商相较，商与角相较，角与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调之末，更无他调相较以知其孰为正羽，孰为清羽。然宫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较，羽调独不可与宫相较乎？且古人有少羽、缪羽、清羽诸说，《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声，遂谓羽无清调，误矣。又论蔡元定《旋相为宫图》黄律虽在黄钟宫调之首，而黄律不在黄钟羽调之末，不

得谓之以黄钟起调毕曲。按乐律始终，条理出於自然。起调毕曲必用本律，本属臆度。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吕解注》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邓文宪撰。文宪号念斋，新会人。官晋江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癸未，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释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於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於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

△《乐经集注》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有《礼经集注》，已著录。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今以所述二十官之义证之《注》、《疏》，多相符合。惟《大司乐》一官序乐制最详，而文亦最奥。郑注圜钟为宫以下文，谓天宫夹钟阴声，其相生从阳数，其阳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地宫，又不用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其林钟为宫，黄钟为宫，相生之例亦然。其义颇奥，故宋元人多不从。

是书於此类要义，多未发明，而徒事牵衍文句，盖亦无足深取矣。

△《大乐嘉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字瑜石，江宁人。崇祯中举人，官休宁县教谕。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雅乐》於天下，令学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举或不举，其举者或久而废。故明之季年，休宁学尚不备乐。应兆乃与知县王佐考核定制，编为此书。实明一代享祭先师之乐谱，非一县之乐谱也。

△《古乐义》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邵储撰。储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书中考辨《韶乐》尤详。大概据《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为堂上之乐，“合止祝敌，笙鏞以间”为堂下之乐，《箫韶》九成为乐之始终节奏。又据《汉志》“乐歌《九德》”颜师古《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语，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自“天叙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顽谗说”至“於否则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为《九德》之歌。据舞蹈宣八风之气及文始五行舞诸说，推之为《九韶》之

舞。不知经传所云《韶乐》，本寥寥数语，毫无声律器数可推。而储乃敷衍之以为当时《韶乐》如是。其勉强附会，自不待言。至其论十二律皆具正管正声，子管子声，为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黄钟宫衍唱以黄、林、太、南、姑、应为一均，应、蕤、大、夷、夹为一均，皆用正管。无、仲、黄、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独黄钟用子管。南、姑、应、蕤、太一均，独大吕用子管。不知声音之道，高下以渐。诸高之中而忽杂一下，或诸下之中而忽杂一高，则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储侈言《韶乐》，实于寻常声音之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乐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贞瑄撰。贞瑄字璧六，号历洲，晚号聊叟，曲阜人。顺治庚子举人，官大姚县知县。是编乃贞瑄为济南教授时作。推洞箫七调以明三分损一、上生下生之旨，尤详於琴瑟谱。其节奏大概本之阙里庙中。其辨郑世子瑟以合宫命之别於旋宫之说有五不可通，颇多订正。然谓乐亡而求诸俗，至以箏为瑟之遗制，未免乱郑声於雅乐矣。

△《律吕新书衍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夏音撰。夏音字大昭，新昌人。雍正丙午举人。官知县。是编取蔡元定之书，更为推阐。凡为说五、图六。图后又合附以论及歌诀。其论律吕相生之次，与元定颇有异同。元定谓六律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者，皆损而下生。六吕在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者，皆益而上生。至蕤宾生大吕，损而下生，其管只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夷则生夹钟，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六分六釐三毫。无射生仲吕，损而下生，其管只三寸二分八釐六毫。於是谓三吕在阴无所增损，三吕在阳则用倍数，使与十二月之气相应。夏音不从，专主《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之说，谓自子至巳前六辰为阳，皆下生，下生则损。自午至亥后六辰为阴，皆上生，上生则益。子之生未，一阳生二阴。未之生寅，二阴生三阳。寅之生酉，三阳生四阴。酉之生辰，四阴生五阳。辰之生亥，五阳生六阴。

午之生丑，一阴生二阳。丑之生申，二阳生三阴。申之生卯，三阴生四阳。卯之生戌，四阳生五阴。戌之生巳，五阴生六阳。自矜其说为前人未发。然应钟生蕤宾，以亥之六阴生午之一阴，与阴阳相生之例不合，终未若元定之书，深有合於司马迁、班固诸家古法也。

△《律吕图说》九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复，渭南人。是书成於康熙戊辰，自谓殫四十馀年之功。大抵依蔡氏《律吕新书》次第为之图说，尤力申候气之法。历引《隋志》及明人韩邦奇、王邦直之说，为之发明。案候气之说虽详具於《续汉志》。然

隋开皇九年高祖遣毛爽、蔡子元候气於普明寺，其法已不能应。其事具详《隋志》。

即蔡氏所谓多截管以求黄钟者，亦究未之能得。建常所论，亦泥古而不知变通者矣。末有王宏撰《后序》，历称黄宗羲、梅文鼎、毛奇龄诸家，以为与建常此书皆不合，其惑滋甚。安得聚诸人於一堂，穷其本而究其变。则亦深有微词矣。

△《锤律陈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陈埈撰。陈埈字玉亭，太仓人。康熙己酉举人，官行人司行人。

自孟康、韦昭皆有黄钟管径三分围九分之说，算家以其周径相求之率於术最疏，久废不用。陈埈仍本旧说，以径三分为生律之数。又云：“即九为寸，律之九，度之十也，取径之三十，因九归得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为律生之度。黄钟管径三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九还原，即三周十分又三百三十九分分之一十六。以九还原，为九分又一百一十三分之四十八。”则是径九分者乃虚立之率，而非实数。其说与蔡氏约十为九之论合。然围九之率终为疏舛，即陈埈究不能强解也。《隋书律志》载祖冲之密率径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陈埈用此率以算周径，较径三围九之法为密。如以新率四率比例推之，径一为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径一百一十三为三率，推得四率之周为三五五九九九六九四五，比祖氏三五五密率尾数尚多八位，又陈埈所未知矣。

△《乐经内编》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宣猷撰。杂采诸经书言乐之文，排纂成书，无所考正。《自序》又称采诸史者谓之《外编》。今《外编》未见，非完书也。

△《律吕新书注》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模撰。模，仪封人。是书成於雍正甲辰。所注皆依文训义，惟於鲁斋彭氏所算黄钟围径字画讹舛者，能订正其失耳。《自序》云：“不得黄钟则十一律无由而正。”然不究黄钟之真度，而徒以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为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等理语解之。此所谓言之可听，而用之无当者也。

△《赓和录》二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梦瑶撰。梦瑶字报之，南海人。雍正庚戌进士。是书恭录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为《述要》上、下二卷。又以所纂蔡氏《律吕新书训释》、曹庭栋《琴学纂要》附入下卷。谨案《正义》所论琴律，据《管子》、《白虎通》诸书以大弦为倍徵、三弦为宫，与诸家云一弦为宫者迥异。蔡、曹二书尚仍旧说，梦瑶依文训释，尚未能推阐御制之精微，以纠正流传之舛误也。

△《易律通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光邦撰。光邦，临海人。雍正中官中书舍人。《易》道阴阳，律吕亦本

阴阳。《易》为天地自然之数，律吕亦本天地自然之数。故推而衍之，其理可以相通。然《易》不为律作，律亦不为《易》作，无容牵合而一之也。是书引律以合《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数画为三角图，与算家开方廉率立成之法相类。

所用过揲之数以九八不以九六，策数以五十五不以五十，於律义颇多牴牾。至律管不用围径，又於十二律之外，增小吕、含少二律於无射之后，亦自我作古也。

△《乐律古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书谓《洛书》为五音之本，《河图》为《洛书》之源。《河图》圆而为气，《洛书》方而为体。五音者气也，气凝为体，体以聚气，然后声音出焉。蔡氏《律吕新书》沿《淮南子》、《汉书》之说，误以亥为黄钟之实，惟所约寸、分、厘、丝、忽之法，其数合於《史记律书》。因取其说为之推究源委，以成是书。夫万事万物，不离乎数，故旁牵蔓引，无不可比附於图书。而律、历两家以数为根，尤易於假借。其文敷衍成理，然非圣人作乐之本旨也。伶伦制律，何尝一字及图书哉？△《大乐元音》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士权撰。士权号龙菴，黔阳人。官太常寺博士。是书成於乾隆己丑。前五卷据琴定乐，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数一百八，下羽之数九十六”、《白虎通》“弦音离，故首徵”二说而通之。案弦审音，以首弦为下徵，二弦为下羽，三弦为宫，四、五、六、七为商、角、徵、羽，并附以《仪乐谱》十二篇。图说颇繁，然实本钦定《律吕正义》“琴以首弦为下徵”之说，旁为推演。其由琴声而推诸乐，与近时江永《律吕新论》所见略同，但不及永书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谱》、《曲谱》，七卷附《历学音调》，类例甚详。惟合、四、乙、上、尺、工、凡唐人新法，兹既不取，而又兼以凡字代变宫，乙字代变徵，则矛盾在所不免矣。

△《律吕新书笺义》二卷、附《八音考略》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罗登选撰。登选，衡山人。是编取蔡元定书为之训释，亦有强为之说者。如《八十四声图笺》云：“合为黄钟古，六为黄钟清。”本之《宋志》所载《燕乐字谱》。合、六皆头管翕声，非笛色也。《六十调图笺》云：“今民间俗乐亦有调法，如用六字调是古清黄钟调。”不知俗乐以笛色正宫之字定调，头管之翕声为合，是加上字哨吹之而为合。若去哨吹之，则只是上字也。且唐宋时燕乐高於雅乐三律，以夹钟清为宫。蔡氏《新书》云：“紧五者夹钟之清声，俗乐以为宫是也。燕乐之黄钟，其声当雅乐夹钟。《新唐书》云‘宫声应夹钟之律’是也。”

然则笛色六字，已非雅乐黄钟，其非古黄钟益可知矣。至於书中所引推步算术之类，尤为牵合。末附《八音考略》一卷，亦无大阐明云。

△《律吕图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紫芝撰。紫芝字鹭山，一字秀山，杭州人。是书首引朱子《钟律篇》，次列《黄钟图》，自此以下凡三十八图，以《月建日躔图》终焉。每图皆为之说，大都不出蔡元定、韩邦奇及郑世子载堦旧说。前有孔毓玠《序》，称其为学徒讲解“以六律正五音”句著为此书，于四子书中不留纤毫疑义。则亦举业之绪余矣。

△《音律节略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继善撰。继善号本菴，婺源人。是编首列律吕损益上下相生之法，次列正半变半诸律长短之法，次列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后列《黄宫七管》至《应宫七管》十二图，即《律吕新书》所谓八十四声，盖《旋宫谱》也。其中所云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者，乃局於所见而云然。朱子亦考据旧文，非自立新法也。

△《黄钟通韵》二卷（翰林院笔帖式都保家藏本）

国朝都四德撰。都四德字乾文，号秋庄，满洲镶红旗人。是书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吕名义》第六、《律本》第七、《循环为宫》第八、《声字》第九、《律数》第十。末又附以《琴图》，共为上、下二卷。多本蔡元定《律吕新书》而附益以己意。如《声字》一篇，於国书十二字头独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余皆不之及。而五章中又杂取第四章之（■安■恩）二字以配宫。第五章之（■昂■翰）二字以配商。第一章之（■阿■额）

二字以配角。第十章之（■敖■欧）二字以配徵。第二章之（■爱读平声■额依）

二字以配羽。以上十字，分之配十干。又取首章之（■依■乌）两字，共为十二字，分配十二律，作为横直方圆之图，且谓人之言语声音止此数字。殊不知我国书十二字头，整齐肃括，无音不备，无韵不该，非可偏举其五字头以为分配也。

据其所论，盖以此五章可用汉字对音，其余七章双声叠韵为汉文所无，故不用耳。

然国书有二合、三合切音之不同。推其原本，则自首句六字而外，其余何一非双声叠韵，而谓止於七章而已乎？今以汉文字有无为国音之区别，汉文所有者，则取配五音十二律，而汉文所无者，概置弗论，是未究国书制作之本也。且

字头十二，虽曰平列，其实十一章皆以第一章为纲领，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为纲领。观国语中并无以他字加於（■阿■额■依■鄂■乌）之上者。其偶遇此音，亦以他字代之。盖此数字总贯十二章，如臣之有君，子之有母，其体统实为最尊，不宜与众音并列。又所列（■阿■爱平声读■安■昂■敖）等字反居（■额■额依■恩■鞞■欧）等字之下，亦多未安。伏稽钦定《国书新语》，即以（■阿）为阳，以（■额）为阴。由此可见（■阿）之类皆阳位也，（■额）之数皆阴位也。

阴不可以先阳，乃国书之义例，不可以随章布列矣。至其以五章字头统诗韵三十部，虽亦近似，然限以前所拈之数字，亦不足以尽清文之蕴。惟所论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为有益於学者耳。

△《乐原》（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器器子撰。不著名氏。相其纸色版式，盖近时人也。首为《总论》一篇，泛摭声律身度之常谈。书中亦录《通典》、《玉海》之旧文。其他若谓阳律有二变，阴律无二变，不知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五声二变，故得八十四声。若阴律无二变，则十二律旋宫止得七十二声矣。又谓吉事用九寸起律，则黄钟也；凶事用八寸起律，则大吕也。考《周礼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裁、诸侯薨令去乐，从未见有凶事用乐，亦未见先王特别八寸之管为凶事用者，至《史记》述汉制，始有吹箫给丧之语，然岂可以论古乐欤？

△《律吕纂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后亦无序跋。分上、下二篇，每篇各十有三说。大意以律吕之要在辨其声音之高下、长短，上篇则发明高下之节，下篇则发明长短之度。似乎近人节录钦定《律吕正义》以便记诵者也。

——右“乐类”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乐为古制，宜遵古法。阮咸、荀勖之争不过尺之长短，房庶、范镇之争不过黍之纵横耳。宋魏汉津以徽宗指节定尺，明李文利以黄钟为长三寸九分，尽改古法，皆世衰而邪说作也。今於诡词新论悉斥不录，庶不失依永和声之本旨焉。）

卷四十 经部四十

○小学类一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

》，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如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实字书，袁子让《字学元元》实论等韵之类）。悉条其得失，具於本篇。

△《尔雅注疏》十一卷（内府藏本）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官至弘农太守。事迹具《晋书》本传。昺有《孝经疏》，已著录。案《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据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案《经典释文》以揖所称一篇为《释诂》）。

今俗所传三篇（案《汉志》《尔雅》三卷，此三篇谓三卷也），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疑莫能明也。”

於作书之人，亦无确指。其馀诸家所说，小异大同。今参互而考之，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某书亡，知为《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

曹粹中《放斋诗说》曰：（案此书今未见传本，此据《永乐大典》所引）“《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如‘学有缉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缉熙，光明也。’又‘齐子岂弟’，康成以为犹言‘发夕’也。而《尔雅》曰：‘岂弟，发也。’‘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於《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案《诗传》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语详《诗正义》条下）。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鸛鸛，《释鸟》又有鸛鸛，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扬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涷。”《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焱。”《释虫》云：“蒺藜，螂蛆。”此取《庄子》之文也。《

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瀆，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

《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鱼茱>。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岨虚负而走，其名谓之𧈧。”

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地》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幬。”《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殫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璞时去汉未远，如“遂幬大东”称《诗》，“钊我周王”称《逸书》，所见尚多古本，故所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宏纲大旨，终不出其范围。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於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於昺。惟既列《注》文，而疏中时复述其文，但曰郭《注》云云，不异一字，亦更不别下一语，殆不可解。岂其初《疏》与《注》别行欤？今未见原刻，不可复考矣。

△《尔雅注》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郑樵撰。樵字渔仲，莆田人。居夹漈山中，因以为号。又自称西溪逸民。绍兴间以荐召对，授右迪功郎，兵部架阁。寻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钞所撰《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时，遂至肆作聪明，诋謫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於说《尔雅》家为善本。

中间驳正旧文，如《后序》中所列鱣鮪、讯言、襴袍、袞黼四条，峨峨、丁丁、嚶嚶三条，《注》中所列《释诂》“台、朕、阳之予为我、賚畀卜之予为与”一条，“关关”、“嗹嗹”当入释训一条，《释亲》据《左传》辨正娣姒一条，《释天》“谓之景风上”脱文一条，星名脱实沈、鹑首、鹑尾三次一条，《释水》“天子造舟”一条，《释虫》“食根，蝻”一条，《释鱼》“鲤，鱣”一条，“蝮虺，首大如臂”一条，皆极精确。惟“鱼枕谓之丁”一条，牵引假借，以就其《六书略》之说。又坚执作《尔雅》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语

、河中语者，悉驳辨之。是则偏僻之过，习气犹未尽除。又《汪师韩集》有书此书后一篇，驳其误改郭《注》者，以“刘，刘杙”为安石榴、以“鬻雕蓬”为其米雕胡二条；补郭《注》而未确者，“孟，勉也”，以为“孟”即“暨”，“於，代也”以为更词二条；仍郭《注》之误未改者，训“邨，过也”为道路所经过，不知邨古字同尤；训比目鱼为王馀，不知《吴都赋》“双则比目，片则王馀”二条：亦颇中其失。至於议其《释言》篇内经文脱“龠，同也”三字，《释水篇》内经文脱“水之由膝以下为揭”至“为厉”十八字，《释草篇》内经文脱“葦丑，芳”三字，《释鱼篇》内经文脱“蛭，虬”二字，《释鸟》篇内脱“仓庚，黼黄也”五字，皆当为毛氏刊本之误，并以诋樵则过矣。

△《方言》十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考《晋书郭璞传》有注《方言》之文，而《汉书扬雄传》备列所著之书，不及《方言》一字。《艺文志》亦惟《小学》有雄《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皆无《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中，亦无称雄作《方言》者。至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始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於密室。及嬴氏之亡，遗弃脱漏，未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馀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劭注《汉书》，亦引扬雄《方言》一条。是称雄作《方言》，实自劭始。魏晋以后，诸儒转相沿述，皆无异词。惟宋洪迈《容斋随笔》，始考证《汉书》，断非雄作。然迈所摘刘歆与雄往返书中，既称在成帝时，不应称孝成皇帝一条及东汉明帝始讳庄，不应西汉之末即称庄遵为严君平一条，则未深中其要领。考书首“成帝时”云云，乃后人题下标注之文，传写舛讹，致与书连为一，实非歆之本词，文义尚厘然可辨。书中载杨、庄之名，不作严字，实未尝预为明帝讳。其严君平字，或后人传写追改，亦未可知。皆不足断是书之伪。惟后汉许慎《说文解字》，多引雄说，而其文皆不见於《方言》。又慎所注字义，与今《方言》相同者不一而足，而皆不标扬雄《方言》字。知当慎之时，此书尚不名《方言》，亦尚不以《方言》为雄作，故马、郑诸儒未尝称述。至东汉之末，应劭始有是说。

魏孙炎注《尔雅》“莫貌、螳螂，蚺”字，晋杜预注《左传》“授师子焉”句，始递相徵引。沿及东晋，郭璞遂注其书。后儒称扬雄《方言》，盖由於是。然劭《序》称《方言》九千字，而今本乃一万一千九百馀字，则字数较原本几溢三千。雄与刘歆往返书，皆称《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称三五之篇。

而《隋志》、《唐志》乃并载扬雄《方言》十三卷，与今本同，则卷数较原本阙其二。均为牴牾不合。考雄《答歆书》，称“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如可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云云。疑雄本有此未成之书，歆借观而未得，故《七略》不载，《汉志》亦不著录。后或侯芭之流收其残稿，私相传述。阅时既久，不免於辗转附益，如徐铉之增《说文》，故字多於前。厥后传其学者，以《汉志》无《方言》之名，恐滋疑窦。而《小学家》有《别字》十三篇，不著撰人名氏，可以假借影附，证其实出於雄。遂并为一十三卷，以就其数。故卷减於昔欤？反覆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姑从旧本，仍题雄名，亦疑以传疑之义也。

雄及刘歆二书，据李善《文选注》引“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句，已称《方言》。

则自隋唐以来，原附卷末，今亦仍之。其书世有刊本，然文字古奥，训义深隐，校讎者猝不易详，故断烂讹脱，几不可读。钱曾《读书敏求记》尝据宋槧驳正其误，然曾家宋槧，今亦不传。惟《永乐大典》所收，犹为完善。检其中“秦有娥之台”一条，与钱曾所举相符，知即从宋本录入。今取与近本相校，始知明人妄行改窜，颠倒错落，全失其初，不止钱曾所举之一处。是书虽存而实亡，不可不亟为釐正。谨参互考订，凡改正二百八十一字，删衍文十七字，补脱文二十七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并逐条援引诸书，一一疏通证明，具列案语。庶小学训诂之传，尚可以具见崖略。并以纠坊刻之谬，俾无迷误后来。旧本题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文冗赘，故诸家援引及史志著录皆省文谓之《方言》，《旧唐书经籍志》则谓之《别国方言》，实即一书。又《容斋随笔》称此书为《輶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以代为域，其文独异。然诸本并作“绝代”，书中所载亦无“绝域重译”之语。洪迈所云，盖偶然误记，今不取其说焉。

△《释名》八卷（内府藏本）

汉刘熙撰。熙字成国，北海人。其书二十篇。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於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如《楚辞九歌》：“薛荔拍兮蕙绸。”王逸注云：“拍，搏辟也。”“搏辟”二字，今莫知为何物。观是书《释床帐篇》，乃知以席搏著壁上谓之“搏辟”。孔颖达《礼记正义》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谓之衽。是书《释衣服篇》云：“衽，檐也，在旁檐檐然也。”则与《玉藻》言“衽当旁”者，可以互证。《释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又足证《毛诗诂训传》之讹。其有资考证，不一而足。吴韦昭尝作《辨释名》一卷，纠熙之误，其书不传。然如《经典释文》引其一条曰：“《释名》云

：古者车音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音尺遮反，舍也（案《释名》本作“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此盖陆德明约举其文，又取文义显明增入“音尺遮反”四字耳）。韦昭云“车古皆音尺奢反，后汉以来，始有居音。”案《何彼襍矣》之诗，以“车”韵“华”。《桃夭》之诗，以“华”韵“家”。家古音姑，华古音敷，则车古音居，更无疑义。熙所说者不讹，昭之所辨亦未必尽中其失也。别本或题曰《逸雅》。盖明郎奎金取是书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以四书皆有“雅”名，遂改题《逸雅》以从类。非其本目，今不从之。又《后汉书刘珍传》，称珍撰《释名》五十篇，以辨万物之称号。其书名相同，姓又相同。郑明选作《秕言》，颇以为疑。然历代相传，无引刘珍《释名》者，则珍书久佚，不得以此书当之也。明选又称此书为二十七篇，与今本不合。明选，万历中人，不应别见古本，殆一时失记，误以二十为二十七欤？△《广雅》十卷（内府藏本）

魏张揖撰。揖字稚让，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名或从木作楫。然证以稚让之字，则为揖让之揖审矣。后魏江式《论书表》曰：“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究诸《埤》、《广》，增长事类，抑亦於文为益者也。然其《字诂》，方之许篇，或得或失矣。”是式谓《埤仓》、《广雅》胜於《字诂》。今《埤仓》、《字诂》皆久佚，惟《广雅》存。其书因《尔雅》旧目，博采汉儒笺注及《三苍》、《说文》诸书以增广之，於扬雄《方言》亦备载无遗。隋秘书学士曹宪为之音释，避炀帝讳，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并称，实一书也。前有揖《进表》，称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

《隋书经籍志》亦作三卷，与《表》所言合，然注曰：“梁有四卷。”《唐志》亦作四卷。《馆阁书目》又云：“今逸，但存《音》三卷。”宪所注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则作十卷，卷数各参错不同。盖揖书本三卷。《七录》作四卷者，由后来传写，析其篇目。宪《注》四卷，即因梁代之本。后以文句稍繁，析为十卷。又嫌十卷烦碎，复并为三卷。观诸家所引《广雅》之文皆具在，今本无所佚脱，知卷数异而书不异矣。然则《馆阁书目》所谓逸者，乃逸其无注之本。

所谓存《音》三卷者，即宪所注之本。揖原文实附《注》以存，未尝逸，亦未尝阙。惟今本仍为十卷，则又后人析之以合《唐志》耳。考唐玄度《九经字样序》，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於唐开成间。宪虽自隋入唐，至贞观时尚在，然远在开成以前。今本乃往往云某字某切，颇为疑窦。殆传刻臆改，又非宪本之旧欤？△《匡谬正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颜师古撰。师古名籀，以字行，雍州万年人。历官秘书监。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永徽二年其子符玺郎扬庭表上於朝，高宗敕录本付秘阁。卷首载扬庭《表》，称“藁草才半，部帙未终”，盖犹未竟之本。又称“谨遵先范，分为八卷，勒成一部”，则今本乃扬庭所编。宋人诸家书目多作《刊谬正俗》，或作《纠谬正俗》，盖避太祖之讳。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列谬正俗》，则刻本偶误也。前四卷凡五十五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惟拘於习俗，不能知音有古今。

其注《汉书》，动以合声为言，遂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故此书谓葬音臧，谊议音宜，反音扶万反，歌音古贺反，彝音上声，怒有上、去二声，寿有授受二音，县有平、去二声，迴音户荃反，皆误以今韵读古音；谓穰音而成反，上音盛、又音市郢反，先音西，逢音如字、不读庞，皆误以古音读今韵：均未免千虑之一失。然古人考辨小学之书，今皆失传。自颜之推《家训音证篇》外，实莫古於是书。其邱区、禹字之论，韩愈《讳辨》引之，知唐人已绝重之矣。

《戒山堂读史漫笔》解都鄙二字，谄为独解，不知为此书所已驳；毛奇龄引《书序》“俘厥宝玉”解《春秋》“卫俘”，谄为特见，不知为此书所已引：洵后人证据，终不及古人有根柢也。郑樵《通志校讎略》曰：“《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卷起《论语》，而《崇文总目》以为《论语类》。知《崇文》所释只看帙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今检《崇文总目》，樵说信然。当时馆阁诸人不应荒谬至此。检是类所列，以《论语》三种、《家语》一种居前，次为《白虎通》，次为《五经钩沉》，次即此书，次为《六说》，次为《经史释题》，次为《授经图》，次为《九经馀义》，次为《演圣通论》，皆统解群经之文。盖当时仿《隋志》之例，以《五经总义》附之《论语类》中。虽不甚允，要不可谓之无据。樵不考旧文而务为苛论，遽以只看数行诋之，失其旨矣。

△《群经音辨》七卷（通行本）

宋贾昌朝撰。昌朝字子明，获鹿人。天禧初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初加左仆射，封魏国公。谥文元。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其侍讲天章阁时所上。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曰《辨字同音异》，仿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浊》，曰《辨彼此异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即《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附《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辩论者仅九字。书中沿袭旧文，不免谬误者，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云

：“郑康成说谦以慊。慊，厌也。厌谓闭藏貌。”据《礼记注》曰：“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厌读为廛。廛，闭藏貌也。”此解正文“厌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失考。

又卷二《丌部》：“典，坚刃貌也。”据《考工记》“辘欲顾典”《注》曰：“顾典，坚刃貌。”以“顾典”为形容之辞，不得单举一“典”字。卷三《巾部》“幘头，括发也。”“幘”木“燥”字之讹。据《仪礼注》，一以解妇人之髻以麻申之，曰：“以麻者，如著幘头焉。”一以解“括发以麻免而以布巾之”，曰：“此用麻布为之，状如今著幘头矣。”是括发、免髻皆如著幘头，幘头自是吉服。扬雄《方言》：“帕头，自河以北，赵、魏之间曰绡头”。刘熙《释名》作“绡头。”又有{髻贵}带，{髻米}带等名，岂可以括发释之？是皆疏於考证之故。然《释文》散见各经，颇难检核。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学者易於寻省，不为无益。小学家至今不废，亦有以也。《自序》云：“编成七卷，凡五门。”绍兴中王观国《后序》亦云：“凡五门，七卷。”

惟《宋史艺文志》作三卷。此本为康熙中苏州张士俊从宋槧翻雕，实为七卷。则宋史所载为字画之误明矣。

△《埤雅》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陆佃撰。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少从学於王安石。熙宁三年擢进士甲科，授蔡州推官，选为郢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历转至左丞。未几，罢为中大夫，出知亳州，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精於礼家名数之学，所著《埤雅》、《礼象》、《春秋后传》之类，凡二百四十二卷。王应麟《玉海》又记其修《说文解字》。其子宰作此书《序》，又称其有《诗讲义》、《尔雅注》。今诸书并佚。其《尔雅新义》仅散见《永乐大典》中，文句讹阙，亦不能排纂成帙。

传於世者惟此书而已。凡《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刊本《释天》之末注“后阙”字，然则并此书亦有佚脱，非完本矣。宰《序》称佃於神宗时召对，言及物性，因进《说鱼》、《说木》二篇。后乃并加笔削。初名《物性门类》，后注《尔雅》毕，更修此书，易名《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其说诸物，大抵略於形状而详於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

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多引王安石《字说》。盖佃以不附安石行新法，故后入元祐党籍。其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晁公武《读书

志》谓其说不专主王氏，亦似特立。殆未详检是编，误以论其人者论其书欤？观其开卷《说龙》一条，至於谓曾公亮得龙之脊，王安石得龙之睛，是岂不尊安石者耶？然其诠释诸经，颇据古义。其所援引，多今所未见之书。其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谓之驳杂则可，要不能不谓之博奥也。

△《尔雅翼》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愿字端良，号存斋，歙县人。以荫补承务郎。乾道二年登进士第，通判赣州。淳熙中知南剑州事，迁知鄂州，卒於官。事迹附载《宋史罗汝楫传》。焱祖字潜夫，亦歙县人。天历中官遂昌县主簿，以休宁县尹致仕。是书卷端有愿《自序》，又有王应麟《后序》、方回《跋》及焱祖《自跋》。应麟《后序》称以咸淳庚午刻此书郡斋，而《玉海》所列《尔雅》诸本乃不著於录。据方回《跋》，称《序》见《鄂州小集》，世未见其书，回访得副本於其从孙裳。盖其出在《玉海》后也。越五十年为元延祐庚申，郡守朱霁重刻，乃属焱祖为之音释。而愿《序》及应麟《后序》隶事稍僻者亦并注焉。焱祖《跋》称《释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释木》四卷，凡六十名；《释鸟》五卷，凡五十八名；《释兽》六卷，凡七十四名；《释虫》四卷，凡四十名；《释鱼》五卷，凡五十五名。今勘验此本，名数皆合。惟《释兽》七十四名，此本内有八十五名，与原《跋》互异。岂字画传写有误欤？其书考据精博，而体例谨严，在陆佃《埤雅》之上。应麟《后序》称其即物精思，体用相涵，本末靡遗、殆非溢美。

后陈栎删削其书，别为节本，谓其“好处可以广人之识见处俾多，可恨处牵引失其精当者不少。内引三百篇之《诗》处多不是”云云。案栎著作传於今者有《尚书集传纂疏》、《历朝通略》、《定字集》三书。核所闻见，曾不能望愿之项背，遽纠其失，似不自量。至愿书成於淳熙元年甲午，朱子《诗集传》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在愿书后三年，而栎乃执续出新说绳愿所引据之古义，尤属拘墟。

今愿书流传不朽，而栎之节本片字无存。则其曲肆诋謔，无人肯信而传之，略可见矣。

△《骈雅》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谋_𠂔撰。谋_𠂔有《周易象通》，已著录。此书皆刺取古书文句典奥者，依《尔雅》体例，分章训释。自《释诂》、《释训》以至《虫》、《鱼》、《鸟》、《兽》，凡二十篇，其说以为联二为一，骈异为同，故名曰《骈雅》。

谋_𠂔淹通典籍，其《一斋书目》所载，往往为诸家所未窥。故徵引注博，颇具条理，非乡塾陋儒拮据拾残剩者可比。中间如藻井乃屋上方井，刻为藻文

，《西京赋》注引《风俗通》，训义甚明，而谋〈土韦〉以为刻靡之属，改易旧文，殊为未确。

又谓都御史为大司宪，詹事为端尹，乃流俗之称，亦乏典据。至如《释天》内之岁阳、月名，《释地》内之五丘、四荒、太平、太蒙、丹穴、空桐之类，皆《尔雅》所已具。更为复引，尤病冗芜。然奇文僻字，搜辑良多；撷其膏腴，於词章要不为无补也。

△《字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生撰。生字扶孟，歙县人。前明诸生。是编取魏张揖《字诂》以名其书，於六书多所发明。每字皆有新义，而根据博奥，与穿凿者有殊。间有数字未安者，如谓“霍”《说文》“呼郭切，飞声也”，而诸书用“霍靡”处又音髓。

今书地名、人姓之类多用霍，独《樊哙传》之“霍人”《正义》注“先累”、“苏果”、“山寡”三反。先累反即髓音也。《韵会》诸家《纸》、《药》二韵兼收霍，而霍则止一音。盖霍从佳，其音当为髓。霍本飞鸟声，借为地名，因又借为人姓，后省便作霍。既为借义所夺，其本音本训遂失。而於字之当用霍音髓者反作霍，此霍之所以转为“呼郭切”，而霍之所以转为“先累反”也。据其所说，则霍但有“先累反”之本音，霍但有“呼郭反”之本音矣。今考音切之古，莫过《玉篇》、《广韵》。《玉篇》“霍”字下注云：“息委切，露也。呼郭切，飞声。”《广韵》於《四纸》“霍”字下注云：“霍麻草。”於《十九铎》“霍”字下注云：“地名。《说文》：飞声也。”则是“霍”本有髓之一读，并不因省借为霍始音髓也。又《玉篇》“霍”字下注云：“呼郭切，挥霍。”《广韵》“霍”字下注云：“虚郭切，挥霍。《尔雅》：霍山为南岳。又姓。”则是“霍”之一字，在《玉篇》、《广韵》原止有“呼郭反”一音，并无髓音。惟《史记正义》注有“息累反”，而要不得为止有“息累反”一音也。况《白虎通》曰：“南方霍山者，霍之为言护也。”“护”乃“呼郭反”之转音，非“先累反”之转音。然则班固读霍已为呼郭反矣，岂汉音犹不足据乎？生又谓“打”字始於六朝。今考后汉王延寿《梦赋》曰：“捎颺颺，拂诸渠，撞纵目，打三颠。”又《易林曰》：“口饥打手。”则打字不始於六朝明矣。此类殊为失考。其他若谓“大鼎七个”之鼎当从冂谐声，与从冂者不同。似蛇之鱣既借“徒何切”之“鱣”，又借“张演切”之“鱣”，而皆转为“常演切”，《汉书注》误以“张连切”之“鱣”为释。又谓《周礼玉人注》“瓚读为{衍食}之”，《说文》“瓚，以羹浇饭”，《释文》“膏”作“膏瓚”，故《篇海》“”即“瓚”字。《内则释文》：“醢读为{衍食}，之然反。

本又作{衍食}，并之然反。”此盖明酺当并读为{衍食}，非谓“”即“{衍食}”字。若以“诸延”切“”，何以处《玉人注》之“{衍食}”乎？又谓干、乾字通，引《后汉书独行传》云“明堂之奠干饭寒水”，又在晋帖所云“淡闷干呕”之前。此类则最为精核。其他条似此者不可枚举。盖生致力汉学，而於六书训诂尤为专长，故不同明人之剿说也。

△《续方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字大宗，号荃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是书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前后类次，一依《尔雅》，但不明标其目耳。搜罗古义，颇有裨於训诂。惟是所引之书，往往耳目之前显然遗漏。如《玉篇》引《仓颉篇》云：“楚人呼灶曰寤。”《列子黄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吴人呼瞬目为眇目。”《古今韵会》引魏李登《声类》云：“江南曰辣，中国曰辛。”《尔雅释草》、《释文》、宋庠《国语补音》引晋吕忱《字林》云：“楚人名{卍陵}曰芰。秦名雅{卍陵}。鯪，青州人呼鲇鯪。”《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纂文》云：“梁州以豕为<豕豨>，河南谓之彘，渔阳以猪为豨，齐、徐以小猪为<豕豨>。”《太平御览》又引《纂文》云：“秦以钅牟莽为钅牟羸。”《尔雅释亲》、《释文》引《纂文》云：“妹，媚也。”《初学记》引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为娃。”《初学记》及《山堂考索》又引《通俗文》云：“晋船曰舶。”《埤雅》引《广志小学篇》云：“蝼蛄，会稽谓之<虫留>蛄。”

《北户录》引颜之推《证俗音》云：“南人谓凝牛羊鹿血为<血白>。<麦豨><麦娄>，内国呼为<米叟>饼，亦呼寒具。糗，今江南呼曰乍散飴。蝼蛄，山东谓之<虫速><虫觅>。鯪，吴人呼为鲫鱼也。”凡此诸条，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续扬雄之著，而俱佚之。岂举远者反略近欤？又如书中引《说文》“秦晋听而不闻，闻而不达谓之<耳宰>”，引《史记集解》“齐人谓之颡，汝南、淮泗之间曰颜”诸条、本为扬雄方言所有，而复载之，亦为失检。然大致引据典核，在近时小学家犹最有根柢者也。

△《别雅》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玉搢撰。玉搢字山夫，山阳人。廩贡生，官凤阳府训导。是书取字体之假借通用者，依韵编之，各注所出而为之辨证。於考古深为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声假借，有转音变异，有别体重文、同声转音，均宜入之此书。至於支卩、豐一作岐、丰之类，则“支卩”乃“岐”之本字，《说文》明云：“支卩一作岐”，实属重文，偶然别体。《说文》、《玉篇》以后累千盈百，何可胜收，未免自乱其例。又徵引虽博，而挂漏亦夥。即以开卷《东》、《冬》二

韵核之，若《大戴礼》“一室而有四户八<片>”，<片>即窗。《楚词九叹》：“登逢龙而下陨兮。”《注》：“古本逢作蓬。”《荀子荣辱篇》引《诗》：“下国骏蒙。”

《注》：“《诗》作骏庞。”《庄子盗跖篇》：“士皆蓬头突鬓。”《注》：“蓬本作篷。”《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使公子盖馀烛佣。”《注》：“《左传》佣作庸。”《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徐广曰：“蜂一作隆。”《龟策传》：“雄渠蜂门。”《注》：“《新序》有熊渠子。”

《汉书古今人表》：“鬼臿区。”师古《注》云：“即鬼容区。”“陈丰。”师古《注》云：“即陈锋。”《卫青传》：“青至笼城。”师古《注》云：“笼读为龙。”皆目前习见者，乃佚而不载。则推之《仪礼》之古文、《周礼》之故书及汉人笺注“某读作某”之类，一一考之，所漏多矣。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异同，疏后学之疑滞，犹可以考见汉魏以前声音文字之概。是固小学之资粮，艺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窃之书所能仿佛也。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并文渊阁著录。

旧《唐书经籍志》以诂训与小学分为二家。然诂训亦小学也，故今仍从《汉志》，列为《小学》之子目。又《尔雅》首《释诂》、《释训》，其余则杂陈名物。盖析其类而分之，则虫、鱼、草、木之属与字义门目各殊；统其类而言之，则解说名物亦即解释其字义。故训诂者，通名也。《方言》、《释名》，相沿继作，大体无殊。至《埤雅》、《尔雅翼》，务求博洽，稍泛滥矣，要亦训诂之支流也，故亦连类编之。《埤雅广要》之属，芜杂已甚，则退之《小说家》焉。）

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急就章》四卷（通行本）

汉史游撰。《汉书艺文志注》，称游为元帝时黄门令，盖宦官也。其始末则不可考矣。是书《汉志》但作《急就》一篇，而《小学类》末之《叙录》则称史游作《急就篇》，故晋夏侯湛抵疑称“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通甲子”，《北齐书》称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或有“篇”字，或无“篇”字，初无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魏书崔浩传》亦称人多托写《急就章》。是改“篇”为“章”在魏以后。然考张怀瓘《书断》曰：“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案此盖引王愔《文字志》之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愔，渐以行之是也。”然则所谓“章草”者，正因游作是书，以所变草法书之。后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节之首俱有“章第几”字，知《急就章》乃其本

名，或称《急就篇》，或但称《急就》，乃偶然异文也。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蒙求诸书所可及。《玉台新咏》载梁萧子显《乌栖曲》，有“帮边杂佩琥珀龙”句，冯氏校本改“龙”为“红”。今检此书，有“系臂琅玕虎魄龙”句，乃知子显实用此语，冯氏不知而误改之。则遗文琐事，亦颇赖以有徵，不仅为童蒙识字之用矣。旧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皆不传，惟颜师古《注》一卷存。王应麟又补注之，厘为四卷。师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止三十二章。应麟《艺文志考证》，标“真定常山至高邑”句，以为此二章起於东汉，最为精确。其注亦考证典核，足补师古之阙。别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字句小有异同。应麟所注，多从颜本，盖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为可据焉。

△《说文解字》三十卷（通行本）

汉许慎撰。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阁祭酒。是书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录》一篇为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推究六书之义，分部类从，至为精密。而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亦每难明。

故传本往往讹异。宋雍熙三年，诏徐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为《说文》释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悉为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者，则辨於注中。其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释义未备，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毛晋刊本是也。明万历中，宫氏刻李焘《说文五音韵谱》，陈大科序之，误以为即铉校本。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顾炎武作《日知录》，并沿其谬。岂毛氏所刊，国初犹未盛行欤？书中古文、籀文，李焘据唐林罕之说，以为晋<巾弦>令吕忱所增。考慎《自序》云“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语甚明。

所记重文之数，亦复相应。又《法书要录》载后魏江式《论书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则忱书并不用古籀，亦有显证，如罕之所云“吕忱《字林》，多补许慎遗阙者，特广《说文》未收字耳”。

其书今虽不传，然如《广韵一东部》“炯”字、“𠵽”字，《四江部》“<口农>”字之类，云出《字林》者，皆《说文》所无，亦大略可见。焘以《说文》古籀为忱所增，误之甚矣。自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至李阳冰始曲相排斥

，未协至公。然慎书以小篆为宗，至於隶书、行书、草书则各为一体，孳生转变，时有异同，不悉以小篆相律。故颜元孙《干禄字书》曰：“自改篆行隶，渐失其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各宜。”徐铉《进说文表》亦曰：“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

二人皆精通小学，而持论如是。明黄谏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隶，岂识六书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经》文字，与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违异。顾炎武《日知录》尝摭其“汜”下作“江有汜”、“汜臣”下又作“江有汜臣”，“𠄎”下作“赤烏己己”，“擊”下又作“赤烏擊擊”。是所云《诗》用毛氏者，亦与今本不同。盖虽一家之学，而宗派既别，亦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据之以改经，则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庶乎为善读《说文》矣。

案：慎《序》自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传、《论语》、《孝经》，皆古文。”考刘知几《史通》，称：“《古文尚书》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案此亦据梅赜古文而言，实则孔氏原本仅增多十六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迁屡采其事，故迁多有古说。至於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於经典者，诸儒皆谓之逸书。”是孔氏壁中之书，慎不得见。《说文》末载慎子冲上书，称慎古学受之贾逵。而《后汉书儒林传》又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是慎所谓孔氏书者，即杜林之本。顾《隋志》称杜林《古文尚书》所传仅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案古文除去无师说者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数，非杂以今文。《隋志》此文，亦据梅赜古文，未及与《汉书》互校）。自余绝无师说。陆德明《经典释文》采马融《注》甚多，皆今文《尚书》，无古文一语。即《说文》注中所引，亦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经义考》辨之甚明（案彝尊又谓惟“若药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说命》，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

然此句乃徐锴《说文系传》之语，非许慎之原注，彝尊偶尔误记，移甲为乙，故今不取其说）。则慎所谓孔氏本者，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云云，所谓“中古文”，即孔氏所上之古文存於中秘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经刘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讹脱，其书已皆与古文同。儒者据其训诂言之，则曰大小夏侯、欧阳尚书。据其《经》文言之，则亦可曰孔氏《古文尚书》。第三家解说，只有

伏生二十八篇递相授受，馀所增十六篇不能诠释，遂置不言。故马融《书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案《融序》今不传，此语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中）。使贾逵所传杜林之本即今五十八篇之本，则融尝因之作传矣。安有是语哉？又《后汉书杜林传》，称“林前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尝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云云，是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故谓之“漆书”。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论《尚书》者，惟《说文》此句，最为疑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牵於此句，遂误以马郑所注为孔氏原本，亦千虑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于此。

△《说文系传》四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南唐徐锴撰。锴字楚金，广陵人。官至右内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围城之中。事迹具《南唐书》本传。是书凡八篇。首《通释》三十卷，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锴所发明及徵引经传者，悉加“臣锴曰”及“臣锴案”字以别之。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阳冰臆说。《疑义》举《说文》偏旁所有而阙其字及篆体笔画相承小异者。《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终以《系述》，则犹《史记》之《自叙》也。锴尝别作《说文篆韵谱》五卷，宋孝宗时李焘因之作《说文解字五音谱》。焘《自序》有曰：“《韵谱》当与《系传》并行。今《韵谱》或刻诸学官，而《系传》迄莫光显。余搜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则《系传》在宋时已残缺不完矣。今相传仅有抄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至诧为“惊人秘笈”，然脱误特甚。卷末有熙宁中苏颂记云：“旧阙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补写。”此本卷三十不阙，或续得之以补入。卷二十五则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殆后人求其原书不获，因摭铉书以足之。犹之《魏书》佚《天文志》，以张太素书补之也。其余各部阙文，亦多取铉书窜入。考铉书用孙愐《唐韵》，而锴书则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朱翱别为反切。铉书称“某某切”，而锴书称“反”。今书内音切与铉书无异者，其训释亦必无异。其移掇之迹，显然可见。至《示部》窜入铉新附之“祧、袄、祚”三字，尤凿凿可证者。错编篇末，其文亦似未完。无可采补，则竟阙之矣。此书成於铉书之前，故铉书多引其说，然亦时有同异。如铉本“福，祐也”，此作“备也”。铉本“{艹耒}，耕多草”，此作“耕名”。铉本“<辶市>，前颡也”，此作“前顿也”。铉本“鸚，大雉也”。此从《尔雅》作“天鷓也”，又铉本“祭”字下引《礼记》、

“禡”字下引《诗》之类，此作“臣锴按《礼记》曰”，“臣锴按《诗》曰”，则锴所引，而铉本淆入许氏者甚多。又如“{氏}字下云“阙”，此作“家本无注。臣锴案，疑许慎子许冲所言也”。是铉直删去“家本无注”四字，改用一“阙”字矣。其凭臆删改，非赖此书之存，何以证之哉？此书本出苏颂所传篆文，为监察王圣美，翰林祇候刘允恭所书。卷末题“子容”者，即颂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叶梦得家，写以与李焘。详见袤《跋》。书中有称“臣次立案”者，张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尝与写《嘉祐二字石经》，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其始末云。

（案：是书在徐铉校《说文》之前，而列其后者，铉校许慎之原本，以慎为主，而铉附之。此书锴所论著，以锴为主，故不得而先慎也。）

△《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宪撰。宪号鱼亭，仁和人。乾隆乙丑进士，候选主事，未就铨而卒。南唐徐锴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自明以来，方以智号精於小学，而《通雅》称楚金所系，今皆遗失。则世罕传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秘相传写，鱼鲁滋多，或至於不可句读。宪所见者，犹属影宋钞本，然已讹不胜乙。因参以今本《说文》，旁参所引诸书，证其同异，以成是编。讹者正之，其不可解者则并存以俟核定焉。考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碑》，末有“‘而在於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於’一行，是则考异之鼻祖。《经典释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颇众。惟韵书、字书节目繁碎，从未有缕析旧文，彻首彻末，订舛互而汇为一编者。宪作是书，亦可云留心小学者矣。末有《附录》二卷，乃朱文藻所编。上卷为诸家评论《系传》之辞，下卷载锴诗五首及其兄弟轶事，亦颇费搜罗。然所收李焘《序》一篇，采自《文献通考》，本焘之《说文五音韵谱序》。因《通考》刻本误脱标题一行，遂联属於《说文系传》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订。至於二徐琐记，於《系传》更为无关。以是为例，将郭璞《尔雅》、《方言注》末亦附载《游仙诗》乎？今存其上卷，以资考核。其下卷则竟从删汰，庶不以贪博嗜奇，破著书之体例焉。

△《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南唐徐锴撰。其书取许慎《说文解字》，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凡小篆皆有音训，其无音训者，皆慎书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书，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颇为简略。盖六书之义已具於《说文系传》中，此特取便检阅，故不更复赘耳。据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铉所书。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后篇称：“《韵谱》既成，广求馀本，攷考雠校，颇有刊正。今承诏校定《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其间有《说文》不载而见於序例、注义者，必知脱漏，并从编录。疑者则

以李氏《切韵》为正。”是此书铉又更定，不仅出锴一手。其以序例、注义中字添入，亦铉所为也。前《序》称“命锴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声韵区分，开卷可睹”云云，考后《序》称又得李舟《切韵》，则所谓《切韵》次之者当即陆法言书，即《唐韵》、《广韵》所因也。然锴所编部分，与《广韵》稍异，又上平声内《痕部》并入《魂部》，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铉亦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之《切韵》，故分合不同欤？是书传本甚少。此为明巡抚李显所刻。《寒部》“籩瀾涟瀾澜”五字当在“乾兰谰讠间”四字之后，《豪部》“高皋{廿皋}羔膏”五字当在“獐詭号<呆虎>号卩”五字之后，皆讹前一行。《麻部》“媯哞譟觶”五字当在“秬讠夸侷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讹后二行。盖刻其书者失於校核。其后《序》一篇亦佚去不载，今从铉《骑省集》录出补入，以成完帙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凡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凡三本。一为张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启一篇，后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朱彝尊序之，称上元本。一为曹寅所刊，与张本一字无异，惟前多大中祥符《敕牒》一道，称重修本。一为明内府所刊，字数与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注文稍略，亦称大中祥符重修本。案《文献通考》载《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读书志》曰：“梁顾野王撰，唐孙强又尝增字释，神珙《反纽图》附於后。”又载《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总目》曰：“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刊吴锐、直集贤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时《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进书表》称：“肃奉诏条，俾从详阅，讹谬者悉加刊定，敷浅者仍事讨论。”

其《敕牒》后所列字数称：“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删，已非孙强之旧，故明内府本及曹本均称重修张本。既与曹本同，则亦重修本矣。乃删去重修之牒，诡称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广益会》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数，仍未及削改，可谓拙於作伪。彝尊《序》乃谓胜於今行大广益本，殆亦未见所刊，而以意漫书欤？元陆友《研北杂志》称：“顾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题会稽吴氏三一娘写，楷法殊精。”又考《永乐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顾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书并列。是明初上元本犹在，而其“篇”字韵中所载《玉篇》全部，乃仍

收大广益会本，而不收上元旧本，顾孙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注文较繁，故以多为贵耶？当时编纂之无识，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门神珙《五音声论》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为言等韵者所祖。近时休宁戴氏作《声韵考》，力辩反切始魏孙炎，不始神珙，其说良是。至谓唐以前无字母之说，神珙字母乃剽窃儒书而托词出於西域，则殊不然。考《隋书经籍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则远在孙炎前。又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远在神珙前。盖反切生於双声，双声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华不异梵，梵不异华者也。中国以双声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统双声。此各得於聪明之自悟，华不袭梵，梵不袭华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绪。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后，始流入中国之韵书。亦如利玛窦后，推步测验参用西法耳，岂可谓欧罗巴书全剽窃洛下、鲜于之旧术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后，遂据其末而与之争，欲以求胜於彼教。不知声音之学，西域实为专门。儒之胜於释者，别自有在，不必争之於此也。

△《干禄字书》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颜元孙撰。元孙，杲卿之父，真卿之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大历九年，真卿官湖州时，尝书是编勒石。开成四年，杨汉公复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鋟木，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槧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阙误，亦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蟲、图、商商、冻凍，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韭之作菲，刍之作、，直是俗字，而以为通用。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有不同，或元孙所用乃陆法言之旧第，而《广韵》次序乃宋人所改欤？△《五经文字》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张参撰。参里贯未详。《自序》题“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盖代宗时人。《唐书儒学传序》，称文宗定《五经》劓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误也。考《后汉书》，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於太学门外。参书立名，盖取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百六十

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於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馀载，祭酒皞、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牒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观此言，可以知《五经文字》初书於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间成间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考《册府元龟》，称周显德二年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奏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然则此书刻本在印版书甫创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传耳。今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旧购宋拓石经中有此，因旧样缮写，雕版於家塾。”然曰璐虽称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罍”字注十九字，“整”字并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经字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唐玄度撰。玄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会要》称：“大和七年二月，敕唐玄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於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玄度《字样》，盖作於是时，凡四百二十一字，依仿《五经文字》为七十六部。前载开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文字》为准。诸经之中，别有疑阙，古今体异，隶变不同。如总据《说文》，则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於《五经文字》之末。”盖二书相辅而行。当时即列石壁《九经》之后。明嘉靖乙卯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近时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犹属完善。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五经文字》音训多本陆德明《经典释文》，或注某反或注音某。玄度时避言“反”字，无同音字可注者，则云某平某上，就四声之转以表其音。是又二书义例之异云尔。

△《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是书首有李建中题字。后有附题两行，称忠恕仕周朝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疑亦建中所记。然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及《苏轼集》所载《忠恕小传》，并称宋太宗时召忠恕为国子监主簿，后流登州，道卒。则不得为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补》，载周祖入京师时，忠恕为湘阴公推官，面责冯道之卖国。则先已仕汉，题周更误矣。《宋史艺文志》以此书与《佩觿》并载，而晁、陈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则在宋代亦罕见。

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秘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无撰人名字

，建中以字下注文有“臣忠恕”字，证以徐铉所言，定为忠恕所作。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时王球、吕大临、薛尚功之书皆未出，故钟鼎阙焉。其分隶诸字，即用古文之偏旁，与后人以真书分部、按韵系字者不同。《钝吟杂录》载冯舒尝论此书，以沔、沔、膾驶诸字援文就部为疑。然古文部类，不能尽绳以隶楷，犹之隶楷转变，不能尽绳以古文。

舒之所疑，盖不足为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则忠恕所编，实为诸书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来矣。

△《佩觿》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郭忠恕撰。此书上卷备论形声讹变之由，分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声，三曰传写。中、下二卷则取字画疑似者，以四声分十段：曰平声自相对，曰平声、上声相对，曰平声、去声相对，曰平声、入声相对，曰上声自相对，曰上声、去声相对，曰上声、入声相对，曰去声自相对，曰去声、入声相对，曰入声自相对。

末附与《篇》、《韵》音义异者十五字，又附辨证舛误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资考证，仍并存之。惠栋《九经古义》尝驳忠恕以示字为视，而反以视为俗字。今考其中如谓车字音尺遮反，本无居音。盖因韦昭《辨释名》之说，未免失於考订。又书号八分，久有旧训，蔡文姬述其父语，自必无讹。

乃以为八体之外别分此体，强为穿凿，亦属支离。至於以天承口为吴，已见《越绝书》，而引《三国志》为徵。景为古影字，已见高诱《淮南子注》，而云葛洪《字苑》加彡（案此沿《颜氏家训》之误）。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误作士衡；东方朔以来来为枣，本约略近似，而遂造{来来}字：均病微疏。然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如辨逢姓之“逢”音“皮江反”，不得读如逢遇本字，证之《汉隶字源》“逢”字下引《逢盛碑》通作“逢”。则姓氏之“逢”虽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证颜师古之讹。又若辨“角里”本作“角里”，与角亢字无异，亦不用颜师古恐人误读，故加一拂之说。证之汉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角里实作“角里”，与此书合。则知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

△《古文四声韵》五卷（刑部郎中汪启淑家刊本）

宋夏竦撰。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举贤良方正。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文庄。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别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据全祖望《鮚埼亭集》

，有是书《跋》，称借钞於范氏天一阁，为绍兴乙丑浮屠宝达重刊。盖即吾衍所谓僧翻本也。此本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有庆历四年竦《自序》。卷首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是吾衍所谓前有《序》及全衔者矣。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尝多一种，实即取《汗简》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虽不作可也。其说固是。然《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猝不易寻。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易於检阅。此如既有《说文》，而徐锴复作《篆韵谱》，相辅而行，固未可废其一也。惟其书由杂缀而成，多不究六书之根柢。如“窺”，即古“亲”字也。“亲”字下既云古《尚书》作“𠄎”，又别出一“{穴亲}”字，讹从宀为从穴。云即古云字也。“云”字既云《说文》作“𠄎”，“云”字下又云王存义《切韵》作“𠄎”。<目目>即古瞿字也，“<目目>”字下引《汗简》作“𠄎”，“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𠄎”以及朝黽、闻、协叶之类，不可殫数。“龕”字引古《尚书》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也。乃不并於“戡”字，而自为一条。是由不知古文，误以一字为二也。“澄”即“激”字之别体。“澄”字下引《云台碑》作“𠄎”，“激”字下引《王庶子碑》作“𠄎”。“彩”即采字之别体。

采字下引《云台碑》作“𠄎”，“彩”字下引《义云章》作“𠄎”。以及桐{同木}、崇密、窺闕、謏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竟之类，不可殫数。是又由不辨俗书，误以一字为二也。《覃韵》之函，乃函盖字。《咸韵》之函，乃函谷字。而并引《南岳碑》作。《仙韵》之鲜，乃腥鲜字，於古当从三鱼。《猕韵》之鲜，乃鲜少字，於古当从是从少。乃并云古《老子》作“𠄎”，颜黄门说作“𠄎”，古《尚书》作“𠄎”。

说文训“---”为大，训“荒”为荒芜，本为两字。而以古《尚书》之“荒”字、《籀韵》之“---”字，并列“荒”字下。是不辨音义，以二字合为一也。

“三”字并出《说文》。乃惟云“𠄎”字出《说文》。“𠄎”字则云出《贝邱长碑》、古《老子》。“三”字则云出《天台经幢》。“𠄎”字出《石鼓文》，乃云出王存义《切韵》。“镗”字出《说文》，“厖”字出《仪礼》，“法”字、“𠄎”字、“𠄎”字、“𠄎”字出《周礼》，乃并云出崔希裕《纂古》。“𠄎不”字出《荀子》、《公羊传》。乃云出古文。是不求出典，随所见而摭摭也。“箒”字《说文》本作“𠄎”，乃云出《唐韵》。“梦”字《说文》本作“𠄎”，乃云出《汗简》，“烧”字《说文》本作“烧”，乃云出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类，全与《说文》相同者，亦不可殫数。是并不辨小篆也。至於“室”字云《季札墓铭》作“𠄎”，《季札墓铭》无“室”字。“怕”字云古《孝经》作“𠄎”，古《孝经》无怕字。益杜撰矣。他如

“、𠄎、𠄎之类，相连并立，犹云一篆文，一改篆为隶也。至“保”字下云：“崔希裕《纂古》作保”。“雁”字下云：“《籀韵》作雁”。则全作隶书，点画不异，更不解其何故？读是书者亦未可全据为典要也。所列韵目，据《自序》云：本唐《切韵》、《仙韵》下增一《宣韵》，与徐锴《韵谱》同。

《覃》、《谈》二韵列於《麻》后、《阳》前，《蒸》、《登》二韵列於《添》后、《咸》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同。盖唐制如是。至《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一《移韵》，与二书又不同。殆《唐韵》亦非一本欤？是则不可考矣。

△《类篇》四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司马光撰”。景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韵指掌图序》，亦称光尝被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有《附记》曰：“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则光於是书特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光修，非其实也。书凡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称四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用《说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形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曰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集韵》所遗皆载者，盖《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多於所增之数也。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於《说文》，此书又增於《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中以通直郎佾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与今本同。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异，似传写脱二字。然吾邱衍

《学古编》亦作十卷，所云刻於江州，与振孙之说亦符。盖当时原有二本也。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蒐辑较广，实多出於两书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槃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大致可称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类考之，若箕鼎及维扬石刻之出於古器物铭，济南鼎之出於向滂刻本，皆非旧图之所有。至其笺释名义，考据尤精。如《考古图》释蚤鼎云：“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蚤立。”此书独从《博古图》，以为商鼎。夔鼎铭五字，《博古图》云：“上一字未详。”此书以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铭亦五字，《博古图》云：“末一字未详。”此书以末一字为“彝”字。又如《博古图》释召夫鼎铭词有“午刊”二字，此书作“家刊”。《博古图》释父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图》所云立戈、横戈形者，此多释为子字。其立说并有依据。盖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尚功所著，别有《钟鼎篆韵》七卷，盖即本此书而部分之。今其本不传，然梗概已具於此矣。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堃所刊，《自序》称购得尚功手书本。虽果否真迹，无可证明，然钩勒特为精审，较世传写本为善云。

（案：此书虽以《钟鼎款识》为名，然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改隶《字书》，从其实也。至《博古图》中之因器及铭者则宜入《谱录》，不在此例。《隋志》并石经入《小学》，以刻文同异可资参考之故。然万斯大《石经考》之类，皆但溯源流，不陈字体，与小学无涉，今仍附之《金石》焉。）

△《复古编》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有撰。有字谦中，湖州人，张先之孙。出家为道士。是书根据《说文解字》，以辨俗体之讹。以四声分隶诸字，於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注中，犹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下卷入声之后附录《辨证》六篇：一曰联绵字，二曰形声相类，三曰形相类，四曰声相类，五曰笔迹小异，六曰上正下讹，皆剖析毫釐，至为精密。然惟以《说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隶书，故小篆之不可通於隶者，则曰“隶作某”。亦颜元孙所谓“总据《说文》，则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也。《楼钥集》有此书《序》，称其尝篆杨时踵《息菴记》，以小篆无“菴”字，竟作隶体书之。知其第不以俗体入篆尔，作隶则未尝不谐俗。钥《序》又记其为林攄母撰墓碑，书“魏”字作“巍”，终不肯去“山”字。陈振孙所记亦同。然考此书“巍”字下注曰：“今人省山以为魏国之魏。”不以为俗体别字。是其说复古而不戾今，所以为通人之论。祝魏校等之诡僻盗名，强以篆籀入隶者，其识趣相去远矣。此本为明万历中黎民表所刊，字画颇为清析，惟不载钥《序》。然钥所

云陈瓘、程俱前后《序》，则皆相符，盖犹从旧本传刻者也。

△《汉隶字源》六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具《宋史》本传。其书前列考碑、分韵、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汉碑三百有九，魏晋碑三十有一，各记其年月地里，书人姓名，以次编列，即以其所编之数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礼部韵略》二百六部分为五卷，皆以真书标目，而以隶文排比其下。韵不能载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终焉。其文字异同，亦随字附注。如后汉《修孔子庙礼器碑》内韩明府名敕，字叔节，欧阳修谓前世见於史传，未有名敕者。而此书引《繁阳令杨君碑》阴亦有程敕，以证《集古录》考核之疏。

又若曲江之为曲红，引《周憬碑》；“遭罹”之为“遭离”，引《马江碑》；“陂障”之为“波障”，引《孙叔敖碑》；“委蛇”之为“裨隋”，引《衡方碑》：於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已也。

△《班马字类》五卷（内府藏本）

宋娄机撰。前有楼钥《序》，称为《史汉字类》。案司马在前，班固在后，倒称“班马”起於杜牧之诗，於义未合，似宜从钥《序》之名。然机《跋》实自称“班马”，今姑仍之。其书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虽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诸书大概略同，而考证训诂，辨别音声，於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实有裨於小学，非仅供词藻之掎擻。末有机《自跋》二则，辩论字义，亦极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睂之类，可以不载者亦有。如“璇玑玉衡”本《尚书》“衮服振振”本《左传》之类不得以《史》、《汉》为出典者。与“几至刑措”之几，“不茹园葵”之茹，音义与今并同者，一概摭拾，未免小失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其引《史记礼书》“不稟京师”之稟当从示，不当从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稟食”之稟当从禾，不当从示，二字交误：亦中其失。然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篇，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

△《字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从周撰。从周始末未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称为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宝祐甲寅虞虢刻书《跋》，亦但称得本於了翁。均不及从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是书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为字六百有一。

其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既乖古法；又既据隶书分部，乃仍以篆文大书，隶书夹注，於体例亦颇不协。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

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至於干字收於上两点类，独从篆而不从隶，既自乱其例；回字收於中日字类，臣字、巨字、窠字收於自字类，东字收於里字类，并隶书亦不相合：均为乖刺。然其大旨主於明隶书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隶，犹颜元孙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宋人旧帙，流传已久，存之亦可备检阅也。卷末别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减”必作“沾减”、“规矩”必作“规巨”、“心膺”必作“心吕”、“镫炷”必作“镫主”、“袒裼”必作“但裼”、“负荷”必作“负何”、“巾幌”必作“巾帅”、“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虽於古有据，而今断断不能行。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虎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牴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欤？△《六书故》三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戴侗撰。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是编大旨主於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

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其论假借之义，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说亦颇辩。惟其文皆从钟鼎，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元吾邱衍《学古编》曰：“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如本音霰，加宀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书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用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亦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锤黎锯屎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钟鼎文。卯字解尤为不典。六书到此，为一厄矣”云云，其诋謫甚至。虽不为不中其病，然

其苦心考据，亦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纒缪而取其精要，於六书亦未尝无所发明也。

△《龙龕手鑑》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辽僧行均撰。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卷首僧智光《序》，题云“统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乃谓“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取以刻版。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为影钞辽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纪年实作统和，不作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知沈括误记。又《文献通考》载此书三卷，而此本实作四卷。智光原《序》亦称四卷，则《通考》所载，显然误四为三。殆皆隔越封疆，传闻纪载，故不免失实欤？其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后南宋李焘作《说文五音韵谱》，实用其例而小变之。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则又行均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之例而小变之者也。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馀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馀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馀字。於《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谓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属不然。不知括何以云尔也。括又谓契丹书禁至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有辽一代之遗编，诸家著录者颇罕。此书虽颇参俗体，亦间有舛讹。然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矣。

△《六书统》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杨桓撰。桓字武子，号辛泉，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诸生补济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终国子监司业。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至大丙申其子守义进於朝，诏下江浙镂版。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后序》，而桓《自序》为尤详。大旨以六书统诸字，故名曰“统”。凡象形之例十、会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转注之例十有八、形声之例十有八（案《周礼注》作谐声，此作形声，盖从许慎《说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钟鼎文，次小篆。其说谓：“文简意足，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数少，不足於用。文字备用者莫过小篆，而讹谬於后人之传写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证之，悉复其旧。”盖桓之自命在是，然桓之纒缪亦即在於是。故其说至於不可通，则变一例；所变之例复不通，则不得不又变一例。数变之后，纷如乱丝。於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

声不借意，有借意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瞶，几於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则字各有体，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矣。桓必欲偪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於此。置之不录，则桓穿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著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初宋淳熙间，有杨文昂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峰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峰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於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於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於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逯”之为“遂”，则“逯”、“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韵内字画，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续为是书，依二百六部之韵编次之，辨正点画，刊除俗谬，於诸家皆有所驳正。中间如“稟”从禾，高声，而误作“稟”，“隙”从阜、从，而误作“隙”，则纠《干禄字书》之失。如“肇、肇”原有二字，而止收“肇”字，反以“肇”为俗；“竖”字误从立作“竖”；“彻”字误从去作“彻”；“析”字误从片作“<木片>”；则纠《五经文字》之失。如“屯”本训难，借为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迤，别出“屯”为屯聚字，於假借之义不合，则纠《佩觿》之失。他若《增韵》、《韵会》诸本，则举正之处尤多。大旨悉本《说文》，以订

后来沿袭之谬，於小学深为有裨。至若字变为孳，隳字变为墮，隳字变为隳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其书久无传本，康熙中朱彝尊从吉林曹氏钞得，始付长洲张士俊刊行之云。

△《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其降於张士诚，士诚破后，为明太祖所诛。谓《元史》称其后归鄱阳病卒为误。

考徐祯卿《翦胜野闻》先有此说。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时，使伯琦果与士诚之党同诛，濂等不容不知。至《翦胜野闻》本出依托，不足为据。瑛所言殆传闻失实也。

是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琼州黄芳为序。崇祯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中书舍人。工於镌篆，有《十竹斋印谱》两集。此二书篆文，即所手书也。昔许慎《说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后之序，或有义或无义，不尽可考。

徐锴作《说文系传》，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连属之故，未免失之牵合。伯琦是书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于、艸、月、、、、牵、、母、尤、一十七部。又改陌为百，改箕为其，改危为，改云为云，变其字者四部。删其飞、儿、、凶、鹵、矛、、{山豆}、鼓、白、有、匸、蓐、<丰刀>、酋、、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分为一十二部。如“秃”字《说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谓从木谐声，从禾为谬；“尸”字小篆一笔三折，屈曲相连，伯琦则谓为传写之误，当从卧人之形，作二笔书之：与慎亦颇有异同。至於以侧山为、倒为币之类，训为转注，则仍与会意无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书正讹》，以《礼部韵略》部分分隶诸字。列小篆为主，先注制字之义，而以隶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别於下，略如张有《复古编》之意。其间如“芙蓉”之“蓉”必书为“颂”、“枝幹”之“幹”必书为“干”，多牵强而不可行。且全书皆用今韵，而“宜”字则以篆文从多谐声，移於歌韵。全书皆用小篆，而“香”字仍从古文作{白亼}，别注小篆作{黍甘}。如斯之类，尤未免为例不纯。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姑存以备一解，亦兼收并蓄之意云尔。

△《汉隶分韵》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时代。考其分韵，以《一东》、《二冬》、《三江》等标目，是元韵，非宋韵矣。其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又以各碑字迹异同，缕列辨析。考吾邱衍《学古编》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门，其第七条《隶书品》中列有《隶韵》两册，“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案此《隶韵》谓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字体不好，以其册数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於此”云云，疑即此本。顾藹吉《隶辨序》，称别有《汉隶分韵》，字既乖离，迹复丑恶。

其诋諆此书，与吾邱衍略同。然二人第以书迹笔法论耳。要其比较点画，订正舛互，亦有足资考证者。前人旧本，寸有所长，要未可竟从屏斥也。

△《六书本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赵搢谦撰。搢谦原名古则，馀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后。明初徵修《洪武正韵》，持议不协，出为中都国子监典簿，罢归。寻以荐为琼山县教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焦竑《笔乘》称其字学最精，行世者惟《六书本义》及《学范》六篇。《学范》芜杂，殊无可取。是编《六书论》及《六书相生》诸图，大抵祖述郑樵之说。其《凡例》有曰：“《说文》原作五百四十部，今定为三百六十部，不能生者附各类后。”今以其说考之，若《说文》“畱”字为一部，以“畱”字为子，而搢谦则并入《田部》。《说文》“包”字为一部，以“胞匏”字为子，而搢谦则并入《勺部》。《说文》“巒”字为一部，以“几幽”字为子，而搢谦则并入《幺部》。凡若此类，以母生子，虽不过一二，而未尝无所生之子，与《凡例》所云不能生者不同，乃一概并之，似为未当。又若《说文》《儿部》“儿”读若人，充、允诸字从之，与“人”字异体，而搢谦则并入《人部》。

《说文》《本部》“皐”字从本从白，而搢谦误以从白为从自，附入《自部》，则于字体尤舛。第於各部之下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

△《奇字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标字体之稍异者，类以四声，故曰“奇字”。考六书以《说文》所载小篆为正，若卫宏、扬雄所学则别有古文奇字，以非六书偏旁所可推也。此书以“奇字”标名，而若《说文》引经，“{宀丰}其屋”，“丰”作“{宀丰}”；“克岐克嶷”，“嶷”作“<口疑>”。“静女其姝”，“姝”作“<女受>”；“庶草繁庑”，“庑”作“无”；“天地絪縕”，作“壹”；“营营青蝇，止于樊”，“樊”作“楸”；“故源源而来”，“源源”作“諛諛”；“泣血涟如”，“涟”作“{连心

}”之类：虽与今经文小异，而皆有六书偏旁可求，则正体而非奇字。且此类甚多，不胜载。如《说文》引《尚书》“嵎夷”作“嵎夷”。引《论语》“友便佞”，“便”作“编”。

引《诗》“赫兮喧兮”，“喧”作“愴”。引《周礼》“膳膏臊”，“臊”作“皦”。“孤乘夏篆”，“篆”作“<车川>”。引《易》“包荒用冯河”，“荒”作“---”。引《诗》“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马”，“服”作“牛备”。引《书》“濬畎浚，距川”，“畎浚”作“”。

引《春秋传》“<習元>岁而愒日”，“<習元>”作“忸”、“愒”作“汙歇”。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雀”。引《春秋传》“执玉惰”，“惰”作“惰”。引《诗》“纳于凌阴”，“凌”作“”。又引《诗》“白圭之玷”，“玷”作“占”。“辟四门”，“辟”作“”。异同之处，不可殫数。此书所载，殊不及十之二、三。至於“岷”之作“汶”、“禱”之作“禱”，皆假借字，而亦概列为奇字，尤属不伦。又如“蓄”字下但注一“灾”字，而不云本《盐铁论》“罕被寇蓄”，“蓄”音“灾”；“廡”字下但注一“墙”字，而不云本《管子地员篇》“行廡落”，房玄龄注为“行廡及落”；“闾”字下但注一“开”字，而不云本《汉书匈奴传》“乃遣闾陵侯将兵别围车师”及“今欲与汉闾大关”颜师古注“闾与开同”；“荏”字下但注一“槎”字，而不云本《汉书货殖传》“然犹云山不荏藿”师古注“荏，古槎字”。“闾”字下但注一“闾”字，而不云本《汉书扬雄传》“东邻昆仑，西驰闾阖”师古注“闾与闾同”：则全迷其所出。“萁”字下注“音该”，但引曹植诗，而不知《淮南子》“爨萁燧火”高诱注“萁，音该”；“汙不”字下注“音流”，但引《贾谊传》“朝廷之视端汙不平衡”，而不知考《荀子荣辱篇》“其汙不长矣”杨倞注“汙不，古流字”：则不溯其所始。

又如《冬韵》载“{容木}”字，引《说文》而不知《汉书地理志》“苍”师古曰：“，古松字”，与“{容木}”同一古今字。“贲”字下注云“古文班”，而不知《荀子强国篇》曰“如此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杨倞注“贲读如坟”，《汉书翟方进传》“贲丽善为星”师古曰“贲音肥”。“媛”字下注“与媛同”，而不知《汉书李广传》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其阙佚又不可枚举。盖慎充於腹笥，特就所记忆者录之，故於诸书不暇详考。然於秦汉载籍，亦已十得三、四。讲六书者去其疵而录其醇，或亦不无所助焉。

△《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古音骈字》一卷，明杨慎撰。《续编》五卷，国朝庄履丰、庄鼎铉同撰。古人字少而韵宽，故用字往往假借。是书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各注引用书名於其下。由字体之通，求字音之通，於秦汉以前古音，颇有考证。但遗阙过多，牵合亦复时有。即以开卷《东冬韵》论之。如《荀子议兵篇》云：“案角鹿垂陇种、东笼而退耳。”《注》曰：“陇种，《新序》作龙钟。”《礼论》篇曰：“弥龙。”《注》曰：“弥如字，又读为弭。”《楚辞九章》曰：“荪详聋而不闻。”《补注》云：“详与佯同。”《九叹》曰：“登逢龙而下陨兮，违故都之漫漫。”《注》云：“逢龙一作逢，古本作蓬”。《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曰：“大夫曳庸。”《注》曰：“《左传》作后庸，《国语》舌庸。”

《史记五帝本纪》曰：“其后有刘累扰龙。”应劭曰：“扰音柔。”故《五帝本纪》又曰：“扰而毅。”徐广曰：“扰一作柔。”则扰柔字通。《仓公列传》曰：“臣意胗其脉曰迴风。”《注》曰：“迴音洞，言洞入四肢。”

《汉书地理志》曰：“都庞”。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龚。”《扬雄传》曰：“奋六经以摅颂。”师古曰：“颂读若容。”《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曰：“《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注》曰：“今《诗》为骏庞。”《五帝德篇》曰：“鸟兽昆虫。”考《说文》以“虫”为“虺”，然汉代碑刻即用“虫”为“蟲”，则虫、蟲通。此书原本、续本均未举及，则采摭之未备也。又如原本於“蜂门”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亦作“蜂门”，乃不注。续本於夔冬、满冬、门冬引《尔雅注》，而《山海经》曰：“其草多芍药、夔冬”，乃不注。又引《广雅》“膺匈”二字谓匈、胸通，而《管子内政篇》曰：“平正擅匈”，《注》曰：“和气独擅匈中，亦古胸字”，乃亦不注。则训释之未详也。他如圜钟、函钟是黄钟、林钟别名，非黄通为圜，林通为函。其“浸卢维”读作“卢灘”，恐亦郑玄之改字，未可尽概以古音。乃一例定为通用，未免附会。然大势徵引赅洽，足资考证。古字之见於载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学之本善矣。

△《俗书刊误》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第一卷至第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若之非，容不从谷是也。第五卷考字义，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犹是也。第六卷考骈字，若句萎之不当作响喽、辟历之不当作霹雳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对之改口从士本於汉文、叠之改晶从晶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异，若庖犧之为炮羲、神农之为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异，若敦有九音、苴凡两读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杂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与禾、支之与支是也。其辨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

，愈於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

△《字孳》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寻移南瑞，未行而卒。秉敬学颇淹通，著书四十余种。是编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秉敬自创之体。《凡例》谓孳子眉目发肤虽无别，而伯仲先后弗淆，当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触类。故其说悉根柢《说文》，毫釐辨析。於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该以韵语，便於记诵，亦小学之津筏也。其书为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以其与此书可互相参究，故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於六书。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谓抽字不当从由、咽字不当从因，已显与《说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内从干，均极讹误；至勇本从甬，而云角力为勇；稷古文省作粳，而云与槐柳同：此类尤为乖舛。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今姑从原本录之，而纠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误后学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学存於今者，惟《说文》、《玉篇》为最旧。《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弄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然《字汇》疏舛，《正字通》尤为芜杂，均不足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乃谕大学士陈廷敬等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勒为此书。仍两家旧目，以十二辰纪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殿以《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画之多寡为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则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之音。《唐韵》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铉校《说文》所用即《唐韵》之翻切也。次训释其义，次列别音、别义，次列古音。均引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即附於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於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於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於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其《补遗》一卷，收稍僻之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盖拘泥古义者，自《说文》九千字外，皆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痃，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於事理难通，固为不可。若夫孙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识，傅

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君卷>字，皆考之古而无徵，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者矣。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於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岫《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於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殫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辨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於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

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

循文伏读，无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

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於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於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於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於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

度其所载，亦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於讹漏。

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汜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靖字叔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之曾孙也。是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

附列隶字之正俗。此则以隶字为纲，於合六书者注曰“隶”，不合六书者注曰“俗”，於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者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丑女>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於寻检。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为怪僻难行之论。

其《凡例》有曰：“庖犧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犮{卅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於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是书《序》，亦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是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之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著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俾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藹吉撰。藹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

船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於机后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

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於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郾阁颂》二十馀种。

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玃，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藹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

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龙}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马岂>思，叹叩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耀”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

碑云：“长期荡荡於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

碑阴有“鄆阳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误截去“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之文，而“进”字下引之，误截去“蕃”字。碑侧有“河南医师度徵汉贤”之文，其旁别有“河南医师胥邻通国一人”，显然可证。乃“医”字泐痕似“厚”字，遂误以为“厚”。又不知医偃通用，复赘辨河南有偃师无厚师。至於“乡”字下引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此乃碑阴小字，后人所加，非汉字，亦非碑侧。又於“率”字下引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碑文明是“广平”。惟明王云鹭刊《隶释》，始误为“广率”。是并现存之碑，亦仅沿袭旧刻，未及详考。乃云采摭汉碑，其亦诬矣。惟其於娄机以后续出之碑，尽为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则实足补《字源》之阙。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说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处，亡者引某书云在某处，具有引证。以年代先后为次，条理颇为秩然。则较《字源》碑目为详核。后附《隶八分考》、《笔法》二篇，采辑旧说，亦均有裨后学。与娄氏书相辅而行，固亦不必尽以重佞讥也。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隶即今之楷书）。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至《急就章》之类，但有文字而不讲六书，然《汉志》列之《小学家

》。

观陆羽《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亦以韵语成句，知古小学之书，其体如是，《说文解字》犹其后起者也。故仍与是书并列焉。）

卷四十二 经部四十二

○小学类三△《广韵》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世行《广韵》凡二本，一为宋陈彭年、邱雍等所重修，一为此本。前有孙愐《唐韵序》，注文比重修本颇简。朱彝尊作《重修本序》，谓明代内府刊版，中涓欲均其字数，取而删之。然《永乐大典》引此本，皆曰陆法言《广韵》；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广韵》。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与明内府版同题曰“乙未岁明德堂刊”。内“匡”字纽下十三字皆阙一笔，避太祖讳，其他宋讳则不避。邵长衡《古今韵略》指为宋槧，虽未必然。而《平声》“东”字注中引东不訾事，重修本作“舜七友”，此本讹作“舜之后”。熊忠《韵会举要》已引此本，则当为元刻矣，非明中涓所删也。又宋人讳殷，故重修本改“二十一般”为“欣”，此尚作“殷”，知非作於宋代。且唐人诸集，以《殷韵》字少，难於成诗，间或附入《真、淳、臻韵》。如杜甫《东山草堂》诗、李商隐《五松驿》诗，不一而足。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殷”字作“於身切”，“欣”字作“许巾切”，亦借《真韵》中字取音，并无一字通文。此本注殷独用，重修本始注“欣与文通”，尤确非宋韵之一徵。考《唐志》、《宋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唐韵》之名。又孙愐以后，陈彭年等以前，修《广韵》者尚有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三家，重修本中皆列其名氏。

郭忠恕《佩觿》上篇尚引裴务齐《切韵序》辨其老、考二字左回右转之讹。知三家之书，宋初尚存，此本盖即三家之一。故彭年等所定之本不曰“新修”而曰“重修”，明先有此《广韵》。又景德四年《敕牒》，称旧本注解未备，明先有此注文简约之《广韵》也。彝尊精於考证，乃以此本为在后，不免千虑之一失矣。

惟新、旧《广韵》皆在《集韵》之前，而上、去二声乃皆用《集韵》移并之部分，平、入二声又不从《集韵》移并。疑贾昌朝奏并十三部以后，校刻《广韵》者以《赚》、《檻》、《俨》、《陷》、《鉴》、《醞》六部字数太窄，改从《集韵》以使用。《咸》、《衔》、《严》、《洽》、《狎》、《业》六部字数稍宽，则仍其旧而未改。观徐锴《说文韵谱》，上声以《湛》、《檻》、《俨》相次，去声以《陷》、《鉴》、《醞》相次，则唐人旧第可知也。此於四声次序，前后乖违，殊非体例。以宋槧如是，今姑仍旧本录之，而订其误如右。

△《重修广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陈彭年、邱雍等奉敕撰。初，隋陆法言以吕静等六家韵书各有乖互，因与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八人撰为《切韵》五卷。书成於仁寿元年。唐仪凤二年，长孙讷言为之注。后郭知玄、关亮、薛峒、王仁煦、祝尚邱递有增加。天宝十载，陈州司法孙愐重为刊定，改名《唐韵》。

后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又各有添字。宋景德四年，以旧本偏旁差讹，传写漏落，又注解未备，乃命重修。大中祥符四年书成，赐名《大宋重修广韵》，即是书也。旧本不题撰人。以丁度《集韵》考之，知为彭年、雍等尔。其书二百六韵，仍陆氏之旧，所收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考唐《封演闻见记》，载陆法言《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则所增凡一万四千三十六字矣。此本为苏州张士俊从宋槧翻雕，中间已阙钦宗讳，盖建炎以后重刊。朱彝尊序之，力斥刘渊《韵》合《殷》於《文》、合《隐》於《吻》、合《焮》於《问》之非。然此本实合《殷》、《隐》、《焮》於《文》、《吻》、《问》，彝尊未及检也。注文凡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较旧本为详，而冗漫颇甚。如“公”字之下载姓氏至千馀言，殊乏翦裁。“东”字之下称东宫得臣为齐大夫，亦多纒繆。考孙愐《唐韵序》，称异闻、奇怪、传说、姓氏、原由、土地、物产、山河、草木、禽兽、虫鱼备载其间，已极蔓引。彭年等又从而益之，宜为丁度之所议。潘耒《序》乃以注文繁复为可贵，是将以韵书为类书也。著书各有体例，岂可以便於剽剟，遂推为善本哉？流传既久，存以备韵书之源流可矣。

△《集韵》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丁度等奉敕撰。前有《韵例》，称：“景祐四年，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戩等建言：陈彭年、邱雍等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戩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考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序》，称：“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韵学，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总为《集韵》，而以贾公昌朝、王公洙为之属。治平四年，余得旨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尝因讨究之暇，科别清浊为二十图”云云，则此书奏於英宗时，非仁宗时，成於司马光之手，非尽出丁度等也。其书凡平声四卷，上声、去声、入声各二卷，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视《广韵》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案《广韵》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应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於数乃合。原本误以二万为一万，今改正）。熊忠《韵会举要》称：“旧韵但作平声一、二、三、四，《集韵》乃改为上、下平

。”今检其篇目，乃旧韵作上、下平，此书改为平声一、二、三、四。忠之所言，殊为倒置。惟《广韵》所注通用、独用，封演《见闻记》称为唐许敬宗定者，改并移易其旧部，则实自此书始。《东斋纪事》称“景祐初，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诏度等改定韵窄者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是其事也。今以《广韵》互校，平声并《殷》於《文》，并《严》於《鉴》、《添》，并《凡》於《咸》、《衔》。上声并《隐》於《吻》。

去声并《废》於《队》、《代》，并《焮》於《问》。入声并《迄》於《物》，并《业》於《叶》、《帖》，并《乏》于《洽》、《狎》。凡得九韵，不足十三。

然《广韵》平声《盐》、《添》、《咸》、《衔》、《严》、《凡》与入声《叶》、《帖》、《洽》、《狎》、《业》、《乏》皆与本书部分相应，而与《集韵》互异。惟上声并《俨》於《琰》、《忝》，并《范》於《赚》、《檻》，去声并《酈》於《艳》、《<木忝>》、并《梵》於《陷》、《鉴》，皆与本书部分不应，而乃与《集韵》相同。知此四韵亦《集韵》所并，而重刊《广韵》者误据《集韵》以校之，遂移其旧第耳。其驳《广韵》注，凡姓望之出，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诚为允协。至谓兼载他切，徒酿细文，因并删其字下之互注，则音义俱别与义同音异之字难以遽明，殊为省所不当省。又韵主审音，不主辨体，乃篆籀兼登，雅俗并列，重文复见，有类字书，亦为繁所不当繁。其於《广韵》，盖亦互有得失。故至今二书并行，莫能偏废焉。

△《切韵指掌图》二卷、《附检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司马光撰。其《检例》一卷则邵光祖所补正。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光祖字宏道，自称洛邑人。其始末未详。考《江南通志儒林传》，载元邵光祖字宏道，吴人。研精经传，讲习垂三十年，通三经。所著有《尚书集义》。当即其人。洛邑或其祖籍欤？据王行《后序》作於洪武二十三年，称其歿已数年，则元之遗民，入明尚在者也。光书以三十六字母科别清浊，为二十图，首独韵，次开合韵。每类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为次，故高为独韵之首，干官为开合韵之首。

旧有《检例》一卷，光祖以为全背图旨，断非光作，因自撰为检图之例，附於其后。考光《自序》，实因《集韵》而成是图。光祖乃云《广韵》凡二万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韵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为二十图，馀七百六十字应检而不在图者，则以在图同母同音之字备用而求其音。则是据《广韵》也。

然光祖据光之图以作例，则其例仍与图合。所注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补原图所未备。光例既佚，即代以光祖之例，亦无不可矣。光书反切之法

，据景定癸亥董南一《序》云，递用则名音和，傍求则名类隔；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无字则点窠以足之，谓之寄声，韵阙则引邻以寓之，谓之寄韵。所谓双声叠韵诸法，与今世所传刘鉴《指南》诸门法并同。惟音和、类隔二门则大相悬绝。《检例》云：“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是音和统三十六母，类隔统唇、舌、齿等二十六母也。刘鉴法则音和专以见、溪、群、疑为说，而又别立为一四音和、四一音和两门。类隔专以端、知八母为说，又别出轻重、重轻、交互照精、精照互用四门。似乎推而益密。然以两法互校，实不如原法之简该也。其“《广韵》类隔，今更音和”一条，皆直以本母字出切，同等字取韵。取字於音和之理，至为明了。独其辨来、日二母云“日字与泥、娘二字母下字相通”，辨匣、喻二字母云“匣阙三四喻中觅，喻亏一二匣中穷”，即透切之法，一名野马跳涧者。其法殊为牵强。又其法兼疑、泥、娘、明等十母，此独举日、泥、娘、匣、喻五母，亦为不备。是则原法之疏，不可以立制者矣。等韵之说，自后汉与佛经俱来。然《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而不明其例。华严四十二字母，亦自为梵音，不隶以中国之字。《玉篇》后载神珙二图，《广韵》后列一图不著名氏，均粗举大纲，不及缕举节目。其有成书传世者，惟光此书为最古。孙奕《示儿编》辨不字作逋骨切，惟据光说。知宋人用为定韵之祖矣。第光《传家集》中，下至投壶、新格之类，无不具载，惟不载此书，故传本久绝。今惟《永乐大典》尚有完本，谨详为校正，俾复见於世。以著等韵之旧谱，其例不过如此。且以见立法之初，实因《集韵》而有是书，非因是书而有《集韵》。凡后来纷纭轆轳，均好异者之所为焉。

△《韵补》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棫撰。棫字才老。武夷徐葳为是书序，称与葳本同里，而其祖后家同安。王明清《挥麈三录》则以为舒州人，疑明清误也。宣和六年第进士，召试馆职，不就。绍兴中为太常丞，以为孟仁仲草表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以终。葳《序》称所著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韵补》凡五种。陈振孙《书录解题诗类》、载棫《毛诗补音》十卷，注曰：“棫又别有《韵补》一书，不专为《诗》作。”《小学类》载棫《韵补》五卷，注曰：“棫又有《毛诗补音》一书，别见《诗类》。”今《补音》已亡，惟此书存。自振孙谓朱子注《诗》用棫之说，朱彝尊作《经义考》未究此书仅五卷，於《补音》十卷条下误注“存”字，世遂谓朱子所据即此书，莫敢异议。

考《诗集传》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驹

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红反”；《汉广篇》“广”音“古旷反”，“泳”音“于诳反”；《绿衣篇》“风”音“孚愔反”之类，为此书所无者，不可殫举。《兔置篇》“仇”音“渠之反”，以与“达”叶。此书乃据《韩诗》“逵”作“馗”音“渠尤反”，以与“仇”叶。显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语录》称械音务为蒙，音严为壮。此书有“务”而无“严”。周密《齐东野语》称朱子用械之说，以艰音巾，替音天。此书有艰而无替。则朱子所据，非此书明甚。

盖械音《诗》、音《楚辞》，皆据其本文，推求古读，尚能互相比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取焉。此书则泛取旁搜，无所持择，所引书五十种中，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与张商英之伪《三坟》，旁及《黄庭经》、《道藏》诸歌，故参错冗杂，漫无体例。至於韵部之《上平》注：“《文》、《殷》、《元》、《魂》、《痕》通《真》，《寒》、《桓》、《删》、《山》通《先》。”《下平》忽注：“《侵》通《真》，《覃》、《谈》、《咸》、《衔》通《删》，《盐》、《沾》、《严》、《凡》通《先》。”《上声》又注：“《梗》、《耿》、《静》、《迥》、《拯》等六韵通《軫》。《寝》亦通《軫》。《感》、《敢》、《琰》、《忝》、《赚》、《槛》、《俨》、《范》通《铣》。”《去声》又注：“《问》、《焮》通《震》，而《愿》、《愿》、《恨》自为一部。《谏》、《襴》通《霰》，而《翰》、《换》自为一部。《勘》、《阃》、通《翰》，《艳》、《<木忝>》、《敛》通《霰》，《陷》、《览》、《梵》通《谏》，割为三部。”《入声》又注：“《勿》、《迄》、《职》、《德》、《缉》通《质》，为一部。《曷》、《末》、《黠》、《戛》、《屑》、《薛》、《叶》、《帖》、《业》、《乏》通《月》，为一部。

”颠倒错乱，皆亘古所无之臆说。世儒不察，乃执此书以诬朱子，其真殊甚。然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械始，而程迥之《音式》继之。迥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所见较械差的，今已不传。械书虽牴牾百端，而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故辟其谬而仍存之，以不没筌路蓝缕之功焉。△《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附贡举条式》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礼部韵略》，旧本不题撰人。晁公武《读书志》云“丁度撰”。今考所并旧韵十三部，与度所作《集韵》合，当出度手。其《上平声三十六桓》作“欢”，则南宋重刊所改。观卷首载郭守正《重修条例》，称绍兴本尚作“桓”，是其证也。考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曰：“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是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自景祐以后，敕撰此书，始著为令式，迄南宋之

末不改。然收字颇狭，如《欢韵》漏“判”字、《添韵》漏“大”字之类，尝为俞文豹《吹剑录》所议。故元祐中博士孙谔，绍兴中朝散大夫黄积厚、福州进士黄启宗，淳熙中吴县主簿张贵谟，嘉定中嘉定府教授吴桂，皆屡请增收。而杨伯岩亦作《九经补韵》以拾其遗。然每有陈奏，必下国子监看详，再三审定，而后附刊韵末。其间或有未允者，如黄启宗所增“跻一作齐”，“鰥一作矜”之类，赵彦卫《云麓漫钞》尚驳诘之。盖既经廷评，又经公论，故较他韵书特为谨严。然当时官本已不可见，其传於今者题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每字之下皆列官注於前，其所附互注则题一“释”字别之。凡有二本。一本为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焄所作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条例》十则、淳熙《文书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云韵》，今尚有传本，已别著录。则此本非守正书。又守正《条例》称德隆注痾痿、其捌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无此注，则亦非德隆书。观守正《序》称书肆版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然则当日《韵略》非一本，此不知谁氏所刻，而仍冠以旧《序》及《条例》。其《条例》与书不相应，而淳熙《文书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则移掇添补之明证也。一本为常熟钱孙保家影抄宋刻。前五卷与曹本同，但首无《序》文、《条例》，而末附《贡举条式》一卷，凡五十三页。所载上起元祐五年，下至绍熙五年，凡一切增删韵字、庙讳、祧讳、书写试卷格式以及考校章程，无不具载，多史志之所未备，犹可考见一代典制。视曹本特为精善。惟每卷之末各以当时避讳不收之字附录一页，据《跋》乃孙保所加，非原书所有。今削去不载，以存其旧。至曹寅所刻不完之本则附见於此，不别著录焉。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校勘重增。诸家所称《增韵》，即此书也。晃尝作《禹贡指南》，居正尝作《六经正误》，皆别著录。是书因《礼部韵略》收字太狭，乃蒐采典籍，依韵增附。又《韵略》之例，凡字有别体别音者，皆以墨阑圈其四围，亦往往舛漏。晃并为釐定，於音义字画之误，皆一一辨证。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订正四百八十五字。居正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二字。各标总数於每卷之末，而每字之下又皆分注。其曰“增入”、曰“今圈”、曰“今正”者，皆晃所加。曰重增者，皆居正所加。其辨论考证之语，则各署名以别之。父子相继以成一书，用力颇为勤挚。其每字叠收重文，用《集韵》之例。每字别出重音，用《广韵》之例。然不知古今文字之别，又不知古今声韵之殊。如《东部》“通”字纽下据《汉乐府》增一“桐”字，是以假借为本文；“同”字纽下据《豳风》增一“重”字，是以省文为正体；又如《先部》“先”字纽下据《汉乐府》增一“西”字，是以古音入律

诗：“烟”字纽下据杜预《左传注》增一“殷”字，是以借声为本读：皆所谓引汉律断唐狱者，不古不今，殊难依据。较欧阳德隆互注之本，殆不止上、下床之别。特其辨正训诂，考正点画，亦颇有资於小学。故后来字书韵书、多所徵引，而《洪武正韵》之注据是书者尤多焉。录而存之，亦足以备简择也。明代刊版，颇多讹舛。此本凡宋代年号皆空一格，犹存旧式，末题“太岁丙辰仲夏秀岩山堂重刊”。盖理宗宝祐四年蜀中所刻，视近本特为精善云。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押韵释疑》，宋绍定庚寅庐陵进士欧阳德隆撰，景定甲子郭守正增修。守正字正己，自号紫云山民。《永乐大典》所引《紫云韵》，即此书也。初，德隆以《礼部韵略》有字同义异、义同字异者，与其友易有开因监本各为互注，以便程试之用。辰阳袁文焯为之序。后书肆屡为刊刻，多所窜乱。守正因取德隆之书，参以诸本，为删削增益各十馀条，以成此书。前载文焯《序》，次守正《自序》，次《重修条例》，次《绍兴新制》，次《韵字沿革》，次《前代名姓有无音释之疑》，次《韵略音释与经史子音释异同之疑》，次《韵略字义与经史子字义异同之疑》，次《经史子训释音义异同之疑》，次《本韵字异义异经史子合而一之之疑》，次《两韵字同义异而无通押明文者》，次《出处连文两音之疑》，次《押韵经前史后之疑》，次《经史用古字今字之疑》，次《有司去取之疑》，次《世俗相传之误》，次《赋家用韵之疑》，次《疑字》，次《字同义异》，次《正误》，次《俗字》，皆列卷首。其每字之下，先列监注，次列补释，次列他韵他纽互见之字，详其音义点画之同异，而辨其可以重押通用与否。多引当时程试诗赋、某年某人某篇曾押用某字、考官看详故事以证之。每韵之末，列绍兴中黄启宗、淳熙中张贵谟等奏添之字。或常用之字而官韵不收者，如“幘幘”之“幘”诸字，则注曰“官韵不收，宜知”。考证颇为详密。但孰为德隆原注，孰为守正之所加，不复分别，未免体例混淆耳。别本《礼部韵略》注文甚简，与此不同，而亦载文焯守正二《序》及《重修条例》十则。然其书与《条例》绝不相应，疑本佚其原《序》，而后人移掇此书以补之也。别本首载淳熙《文书式》数条，列当时避讳之例甚详，此本无之。然如“庆元中议宏字、殷字已祧不讳，可押韵，不可命题”、“绍兴中指挥以威字代桓字，如齐威、鲁威之类可用，不可押”、“丁丑福州补试士人押齐威字见黜”诸条。又较淳熙诸式为详备。名曰《释疑》，可谓不忝其名矣。其书久无刊版，此本犹从宋槧钞出。曹寅所刻别本《序》中阙六字，《条例》中阙二字，此本皆完。知寅未见此本也。

△《九经补韵》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杨伯岩撰。伯岩字彦思，号泳斋，自称代郡人。然南宋时代郡已属金，盖署

郡望也。淳祐间以工部郎守衢州。周密《云烟过眼录》载伯岩家所见古器，列高克恭、胡泳之后，似入元尚在矣，宋《礼部韵略》，自景祐中丁度修定颁行，与《九经》同列学官，莫敢出入。其有增加之字，必奏请详定而后入。然所载续降六十三字、补遗六十一字，犹各於字下注明。其音义勿顺及丧制所出者，仍不得奏请入韵。故校以《广韵》、《集韵》，所遗之字颇多。伯岩是书，盖因官韵漏略，拟摭《九经》之字以补之。《周易》、《尚书》各一字、《毛诗》六字、《周礼》、《礼记》各三十一字、《左传》五字、《公羊传》、《孟子》各二字，凡七十九字。各注合添入某韵内或某字下，又附载音义弗顺、丧制所出者八十八字。盖当时於丧制一条，拘忌过甚。如《檀弓》“何居”之“居”本为语词，亦以为涉於凶事，不敢入韵，故附载之。然《自序》称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补，则并所列应补之字亦未行用也。其书考据经义，精确者颇多。惟其中如《周礼司尊彝》“修爵”之“修”音“滌”，《礼记聘义》“孚尹”之“孚”音“浮”之类，乃古字假借，不可施於今韵。又如《诗泮水》之“黹”字、《周礼占人》之“篡”字、《公羊传成五年》之“彳不”字，乃重文别体，与韵无关。一概拟补，未免少失断限耳。

△《五音集韵》十五卷（内府藏本）

金韩道昭撰。道昭字伯晖，真定松水人。世称以等韵颠倒字纽始於元熊忠《韵会举要》，然是书以三十六母各分四等排比诸字之先后，已在其前。所收之字，大抵以《广韵》为蓝本，而增入之字则以《集韵》为蓝本。考《广韵》卷首云：“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集韵条例》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言。”是书亦云“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言，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言”。合计其数，较《集韵》仅少一字，殆传写偶脱。《广韵》注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是书云“注三十三万五千八百四十言，新增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八言”。其增多之数，则适相符合。是其依据二书，足为明证。

又《广韵》注独用、同用，实仍唐人之旧，封演《闻见记》言许敬宗奏定者是也。

终唐之世，下迄宋景祐四年，功令之所遵用，未尝或改。及丁度编定《集韵》，始因贾昌朝请改并窄韵十有三处。合《广韵》各本，《俨》移《赚》、《檻》之前，《醜》移《陷》、《鉴》之前，独用、同用之注，如通《殷》於《文》，通《隐》於《吻》，皆因《集韵》颁行后窜改致舛。是书改二百六韵为百六十，而并《忝》於《琰》、并《檻》於《赚》、并《俨》於《范》、并《木忝》於《艳》、并《鉴》於《陷》、并《醜》於《梵》。足证《广韵》原本上、去声末六韵之通为二，与平声、入声不殊。其余如《废》不与《队》、《代

》通，《殷》、《隐》、《焮》、《迄》不与《文》、《叻》、《问》、《物》通，尚仍《唐韵》之旧，未尝与《集韵》错互。故十三处犁然可考，尤足订重刊《广韵》之讹。其等韵之学亦深究要渺。虽用以颠倒音纽，有乖古例，然较诸不知而妄作者，则尚有间矣。

△《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熊忠撰。忠字子中，昭武人。案杨慎《丹铅录》谓蜀孟昶有《书林韵会》，元黄公绍举其大要而成书，故以为名。然此书以《礼部韵略》为主，而佐以毛晃、刘渊所增并，与孟昶书实不相关。旧本《凡例》首题“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而第一条即云“今以《韵会》补收阙遗，增添注释”。是《韵会》别为一书明矣。

其前载刘辰翁《韵会序》，正如《广韵》之首载陆法言、孙愐《序》耳，亦不得指《举要》为公绍作也。自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变。南宋刘渊《淳祐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合并通用之部分，而韵书又一变。忠此书字纽遵韩氏法，部分从刘氏例，兼二家所变而用之，而韵书旧第，至是尽变无遗。其《字母通考》之首，拾李涪之余论，力排江左吴音。《洪武正韵》之鹵莽，此已胚其兆矣。又其中今韵、古韵漫无分别，如《东韵》收“窗”字、《先韵》收“西”字之类，虽旧典有徵，而施行颇骇。子注文繁例杂，亦病榛芜。惟其援引浩博，足资考证。而一字一句，必举所本，无臆断伪撰之处。较后来明人韵谱，则尚有典型焉。

△《四声等子》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即刘鉴所作之《切韵指南》，曾一经翻刻，特易其名。今以二书校之，若辨音和、类隔、广通、局狭、内外转摄振救、正音凭切、寄韵凭切、喻下凭切、日寄凭切及双声叠韵之例，虽全具於《指南》、《门法玉钥匙》内。然词义详略显晦，迥然不侔。至内摄之《通》、《止》、《遇》、《果》、《宕》、《曾》、《流》、《深》，外摄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摄图，虽亦与《指南》同。然此书《曾摄》作内八，而《指南》作内六；《流摄》此书作内六，而《指南》作内七；《深摄》此书作内七，《指南》作内八：皆小有不同。至以《江摄》外一附《宕摄》内五下、《梗摄》外七附《曾摄》内六下，与《指南》之各自为图，则为例迥殊。虽《指南》、《假摄》外六附《果摄》内四之下，亦间并二摄。

然《假摄》统《歌》、《麻》二韵，《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

若此书之以《江》附《宕》，则不知《江》谐《东》、《冬》，不通《阳》、

《唐》，以《梗》附《曾》，则又误通《庚》、《蒸》为一韵，似不出於一手矣。

又此书《七音纲目》，以帮、滂、并、明、非、敷、奉、微之唇音为宫，影、晓、匣、喻之喉音为羽，颇变《玉篇》五音之旧。《指南》《五音诀》具在，未尝以唇为宫，以喉为羽，亦不得混为一书。《切韵指南》卷首有后至元丙子熊泽民《序》，称古有《四声等子》，为传流之正宗。然而中间分析，尚有未明。关西刘士明著书曰《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则刘鉴之《指南》十六摄图，乃因此书而革其《宕摄》附《江》、《曾摄》附《梗》之误，此书实非鉴作也。以字学中论等韵者，司马光《指掌图》外，惟此书颇古，故并录存之，以备一家之学焉。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元刘鉴撰。鉴字士明，自署关中人。关中地广，不知隶籍何郡县也。《切韵》必宗《等子》，司马光作《指掌图》，等韵之法於是始详。鉴作是书，即以《指掌图》为粉本，而参用《四声等子》，增以格子门法，於出切、行韵、取字，乃始分明。故学者便之。至於开合二十四摄、内外八转及通广、侷狭之异，则鉴皆略而不言。殆立法之初，已多挂碍纠纷，故姑置之耶？然言等韵者，至今多称《切韵指南》。今姑录之，用备彼法沿革之由。原本末附明释真空《直指玉钥匙》一卷，验之即真空《编韵贯珠集》中之第一门、第二门，不知何人割裂其文，缀於此书之后。又附《若愚直指法门》一卷，词指拙涩，与《贯珠集》相等，亦无可采。今并删不录焉。

△《洪武正韵》十六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明洪武中奉敕撰。时预纂修者为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埙、朱廉、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蕢、答禄与权，预评定者为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陶凯。书成於洪武八年，濂奉敕为之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於是古来相传之二百六部，并为七十有六。其注释一以毛晃《增韵》为稿本，而稍以他书损益之。盖历代韵书，自是而一大变。考《隋志》载沈约《四声》一卷，《新、旧唐书》皆不著录，是其书至唐已佚。陆法言《切韵序》作於隋文帝仁寿元年，而其著书则在开皇初。所述韵书，惟有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绝不及约。是其书随时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约集诗赋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东》、《冬》、《鍾》三部通，《鱼》、《虞》、《模》三部通，《庚》、《耕》、《清》、《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独用，与今韵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韵，亦皆相应。他如《八咏》

诗押“苇”字入《微韵》，与《经典释文》陈谢峤读合。《梁大壮舞歌》押“震”字入《真韵》，与《汉书叙传》合。《早发定山》诗押“山”字入《先韵》，《君子有所思行》押“轩”字入《先韵》，与梁武帝、江淹诗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韵》，与《后汉书冯衍传》合。与今韵收字亦颇异。濂《序》乃以陆法言以来之韵指为沈约，其谬殊甚。法言《切韵序》又曰：“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记。”今《广韵》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则非惟韵不定於吴人，且《序》中“江左取韵”诸语，已深斥吴音之失，安得复指为吴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所作《刊误》，横肆讥评，其诬实甚。濂在明初，号为宿学，不应沿讹踵谬至此。盖明太祖既欲重造此书，以更古法，如不诬古人以罪，则改之无名。濂亦曲学阿世，强为舞文耳。然源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后世何可尽掩其目乎？观《广韵平声三钟部》“恭”字下注曰：“陆以恭、龉、纵等入《冬韵》，非也。”盖一纽之失，古人业已改定。又《上声二肿部》“湏”字下注曰：“冬字上声。”盖《冬部》上声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入《肿部》之中，亦必注明，不使相乱。

古人分析不苟，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顾，不亦慎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此书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终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则是非之心，终有所不可夺也。又周宾所《识小编》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之。学士刘三吾言：前后韵书惟元国子监生孙吾与所纂《韵会定正》，音韵归一，应可流传。遂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今其书不传”云云，是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书本不足录，以其为有明一代同文之治，削而不载，则韵学之沿革不备。犹之记前代典制者，虽其法极为不善，亦必录诸史册，固不能泯灭其迹，使后世无考耳。

△《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馀》五卷、《古音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四书虽各为卷帙，而核其体例，实本一书。特以陆续而成，不及待其完备，每得数卷，即出问世，故标目各别耳

。观其《古音猎要》《东》、《冬》二韵共标“鞠朋众务调萝窗诵双明萌用江”十三字，与《古音丛目》《东》、《冬》二韵所标者全复，与《古音馀》《东》、《冬》二韵所标亦复五字。是即随所记忆，触手成编，参差互出，未归画一之明证矣。其书皆仿吴棫《韵补》之例，以今韵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协者分隶之。

然条理多不精密。如《周易涣》六四“涣有丘，匪夷所思”，“丘”与“思”为韵。《无妄》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灾”古音菑，“牛”古音尼，与“灾”为韵。《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能”古音“奴来反”，与“知”为韵。慎於《古音丛目》支韵内“丘”字下但注云：“《诗》。”“牛”字下但注云：“《楚词》。”能字下则并不注出典。又《系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慎於《古音丛目》《五歌》韵内知“宜”字之为“牛何切”，下注云：“《易》：神而化之。”为“毁禾切”，则但注云：“见《楚词》。”又《易象传》“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

“妇”与“子”及“弟”字为韵。慎於《古音丛四纸韵》内“妇”字下，但引《西京赋》作“房诡切”。《丰》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蔀”古音“蒲五切”，“斗”古音“滴主切”，故九四“蔀、斗”二字与“主”为韵。又《系辞传》：“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母”字与上“度、惧、故”为韵。慎於《古音丛目语麇韵》内“斗”字下但注云：“《毛诗》”。“母”字下但注云：“《易林》。”凡此皆不求其本，随意摭摭。又古音皆其本读，非可随意谐声，辗转分隶。如江韵之“江、窗、双、控”四字，《古音猎要》皆收入《冬韵》是也。而《古音丛目》又以《东韵》之“红”、《冬韵》之“封”、“龙”三字收入《江韵》。考《易说卦传》：“震为雷、为龙。”虞翻、干宝并作“駟”。《周礼巾车》：“革路龙勒。”《注》：“駟也。駟车故书作龙车。”《犬人》：“凡几珥沈辜用駟可也。”《注》：“故书作龙。”则“駟”本音龙，以在《东韵》为本音，不容改“龙”以叶“駟”。“封”与“邦”通，“邦”之古音谐丰声。“红”与“江”通，“江”之古音谐工声。亦以《东》、《冬》为本韵，不得改封、红以入江也。盖慎博洽过陈第，而洞晓古音之根柢则不及之。故蒐辑秦汉古书，颇为该备，而置之不得其所，遂往往舛漏牴牾。以其援据繁富，究非明人空疏者所及，故仍录其书，以备节取焉。

△《古音略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慎撰。是书取《易》、《诗》、《礼记》、《楚词》、《老》、《庄》、

《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例》。若《易例》“日昃之离”，“离”音罗，与“歌”、“嗟”为韵：“三岁不覿”。“覿”音“徒谷切”，与“木”、“谷”为韵。“并受其福”，“福”音偃，与“食”、“汲”为韵；“吾与尔靡之”，靡音磨，与“和”为韵；颇与古音相合。他如“嚙彼小星，维参与昴”，旧叶“力求切”，慎据《史记天官书》徐邈音“昴”为“旄”，下文“抱衾与裯”之“裯”音调，“寔命不犹”之“犹”音“摇”。今考郭璞注《方言》：“裯，丁牢反。”《檀弓》：“咏斯犹。”郑《注》：“犹当作摇。”则二音实有所据。慎又谓：“吴棫於《诗》‘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劳’必叶音僚；‘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叹’必叶他涓切；‘出自北门，忧心殷殷’，‘门’必叶眉贫切；‘四牡有骄，朱幘鑣鑣’，‘骄’必叶音高。不思古韵宽缓，如字读自可叶，何必劳唇齿，费简册。”其论亦颇为得要。至如《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资财有馀。是谓盗夸”，慎据《韩非解老篇》改“夸”为“竽”，谓“竽”方与“馀”字叶，柳子厚诗仍押“盗夸”均误。今考《说文》，“夸”从大，于声，则“夸”之本音不作“枯瓜切”明矣。故《楚词大招》：“朱唇皓齿，嫫以媠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

《集韵》：“媠或作夸。”又《吴都赋》：“列寺七里，侠栋杨路。屯营栉比，廡署棋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是“夸”与“馀”为韵，正得古音，而慎反斥之，殊为失考。又《易》：“《晋》，昼也。《明夷》。

诛也。”慎谓古“诛”字亦有“之由切”，与“昼”为韵。孙奕改“诛”为“昧”，“昧”叶音幕，殊误。今考《周礼甸祝》“禴牲禴马”亦如之。郑读“禴”为“诛”，则慎说似有所据。但“昼”字古音读如“注”。张衡《西京赋》：“徼道外周，千庐内附。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又《易林井之复》“昼”与“据”为韵，《井之涣》“昼”与“故”为韵。《涣之蛊》“昼”与“惧”为韵。

则古韵“昼”不作“涉救切”可知，何得舍其本音而反取诛之别音为叶。他若《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慎读“诛”为“之由切”，而不知“侯”之古音胡，正与“诛”为韵。又《易林》：“蜘蛛之务，不如蚕之綸。”慎读“务”为“螫”、“綸”为“钩”。不知“綸”古音“俞”，正与“务”为韵。盖其文由掇拾而成，故其说或离或合，不及后来顾炎武、江永诸人能本末融贯也。

△《转注古音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是书前有《自序》，大旨谓《毛诗》、《楚词》有叶韵，其实不越

《保氏》转注之法。《易经疏》云“贲有七音”，始发其例。宋吴才老作《韵补》，始有成编。学者知叶韵自叶韵，转注自转注，是犹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考叶韵之说始於沈重《毛诗音义》（见《经典释文》）。后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并袭用之。后人之称叶韵，自此而误，然与六书之转注则渺不相涉。慎书仍用叶韵之说，而移易其名於转注，是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也。如《四江》之“釭”字，《说文》云：“从金，工声。”“{窗心}”字，《说文》云：“从穴，声。”则“釭”读“工”，“{窗心}”读“”，皆其本音，无所谓转，亦安所用其注乎？姑即就慎书论之，所注转音，亦多舛误。如《二冬》之“龙”字，引《周礼》“龙勒杂色”，谓当转入《三江》。不知《玉人》“上公用龙”，郑司农云“龙当为龙”；而《左传》“狐裘龙茸”，即《诗》之“狐裘蒙戎”。则龙当从龙转，龙不当作“莫江反”也。又如《蒸韵》之《朋》字，慎引《逸诗》“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谓当转入《一东》。

不知“弓”古音“肱”，有《小戎》、《采芣》、《閼宫》及《楚词九歌》诸条可证。则“弓”当从“朋”转，“朋”不当读为“蓬”也。如此之类，皆昧於古音之本。以其引证颇博，亦有足供考证者，故顾炎武作《唐韵正》犹有取焉。

△《毛诗古音考》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徧”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词》、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於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虽其中如“素”音为苏之类，不知古无四声，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华”又音和之类，不知为汉魏以下之转韵，不可以通三百篇：皆为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徵，典必探本。视他家执今韵部分，妄以通转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义》皆建宁徐时作购得旧刻，复为刊传。虽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是无由也。

△《屈宋古音义》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既撰《毛诗古音考》，复以《楚辞》去风人未远，亦古音之遗，乃取屈原所著《离骚》等二十五篇，除其《天问》一篇，得二十四篇。又取宋玉《九辩》九篇、《招魂》一篇，益以《文选》所载《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得十四篇。共三十八篇。其中韵与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各推其本音，与《毛诗古音考》互相发明。惟每字列本证，其旁证则间附字下，不另为条。体例小异，以前书已明故也。书本一卷。其后二卷则举三十八篇各为笺注，而音仍分见诸句下。盖以参考古音，因及训诂，遂附录其后，兼以“音义”为名。实则卷帙相连，非别为一书。故不析置集部，仍与《毛诗古音考》同入《小学类》焉。

△《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雍正四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具述圣祖仁皇帝指授编纂之旨，刊刻颁行。自汉明帝时西域切韵之学与佛经同入中国，所谓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是也。然其书不行於世。至汉、魏之间，孙炎创为翻切。齐梁之际，王融乃赋双声。等韵渐萌，实暗合其遗法。迨神珙以后，其学大行。传於今者有司马光《指掌国》、郑樵《七音略》、无名氏《四声等子》、刘鉴《切韵指南》。条例日密，而格碍亦日多。惟我图书十二字头，用合声相切，缓读则为二字，急读则为一音，悉本乎人声之自然。证以《左传》之丁宁为钲、句读为穀，《国语》之勃鞞为披，《战国策》之勃苏为胥，於三代古法，亦复相协。是以特诏儒臣，以斯立准。首列韵谱，定四等之轻重。每部皆从今韵之目，而附载《广韵》之子部，以存旧制，因以考其当合当分。其字以三十六母为次，用韩道昭《五音集韵》、熊忠《韵会举要》之例。字下之音则备载诸家之异同，协者从之，不有心以立异；不协者改用合声，亦不迁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支》、《微》、《鱼》、《虞》、《歌》、《麻》数韵。以此数韵能生诸音，即国书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韵，清声皆取於影母，浊声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韵之喉音，凡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无字者，则借他韵、他母之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协用、借用三例，使宛转互求，委曲旁证，亦即汉儒训诂某读如某、某音近某之意。惟辨别毫芒，巧於比拟，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韵书以来，无更捷径於此法者，亦更无精密於此书者矣。

△《钦定同文韵统》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以西番字母参考天竺字母，贯合其异同，而各以汉字译其音。首为《天竺字母谱》。凡音韵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次为《天竺音韵翻切配合十二谱》。以字母、音韵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错综相配，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次为《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其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无、西番所有者六。除与天竺同者所生之

字亦同外，其六母所生之字凡四百三十有四。盖佛经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号地名多用西番之语，故别出以备用也。次为《天竺西番阴阳字二谱》。各分阴字、阳字、可阴可阳字、可阳可阴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异谱》。以钦定天竺字母为经，而以僧伽波罗等十二家所译字母为纬，以互证其分合增减。次为《华梵字母合璧谱》。则中西诸音、新旧诸法，一一条贯，集厥大成焉。其西域有是音、中国无是字者，悉以合声之法取之。二合者即以二字并书，三合者即以三字并书。前有发声、后有馀声者，即以其字叠书。其中音有轻重者，则重者大书，轻者细书，并详注反切及喉、牙、齿、唇、舌诸音於下。皆辨别分寸，穷极毫芒。考声韵之学，肇於西域，自汉明帝时与佛书同入中国。以文字互异，故中国不行。其缘起仅见诸《隋书经籍志》。

所谓十四声贯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详。晋太始初，沙门竺昙摩罗察译《光赞般若经》，始传四十一字母。其后诸僧所译，互有异同，然皆自行於彼教。唐贞观中，吐蕃宰相阿努始以西番字译天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沙门神珙作《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收於《大广益会玉篇》之末，始流入儒书。自郑樵得西域僧《七音韵鉴》，始大行於中国。然西域之音无穷，而中国之字有数，其有音而无字者十之六、七。等韵诸图或记以虚圈，或竟为空格，使人自其上下左右连类排比而求之，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郑樵《六书略》谓华有二合之音，无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因举娑缚之二合、啰驮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为证。沈括《梦溪笔谈》亦谓梵语萨嚩诃三字，合言之即《楚词》之“些”字。然括无成书，樵所作《七音略》，於无字之音仍为空格，岂非知其法而不充其类哉？我皇上天声遐播，绀园龙象，慕德东来。梵筴呶音，得诸亲译，既能不失其真，至编校此书，又以国书十二字头之法补所未备。而发凡起例，更屡经圣裁改定而后成。故古所重译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心契。声闻韵通，歌颂同文之盛，真亘古之所无矣。

△《钦定叶韵汇辑》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字数、部分皆仍《佩文诗韵》。惟以今韵之离合，别古韵之异同。如《江韵》独用则一韵为一部，《东》、《冬》两韵同用则两韵为一部，《支》、《微》、《齐》三韵同用则三韵为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韵，略如吴棫《韵补》。惟《韵补》於今韵每部各载叶韵。此则一部独用者附本部末，诸部同用者即总附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则独附《江部》后。“江”字叶“户公切”，则总附《东》、《冬》二部后。“鱼”字叶“鱼羈切”，则总附《支》、《微》、《齐》三部后是也。夫古今声音之递变，亦如大小篆、隶、八分之递变，或相因，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近之音施於歌咏，於古虽有徵，而於今不能悉协。唐人古诗，大抵皆相近之音。故《东》、《冬》、《江》古音虽同，而此书《东》、《冬》自为

部，《江》自为部。《支》、《微》、《齐》、《佳》、《灰》古音虽同，而此书《支》、《微》、《齐》自为部，《佳》、《灰》自为部。皆取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韵之说，宋以来纠纷弥甚。

谓庚收穿鼻，真收舐腭，两不相叶，然“嘉名”、“灵均”，乃见於屈原之《骚》。

谓《江》本通《东》、《阳》本通《庚》，两不相叶，然“成双”、“鸳鸯”，乃见於徐陵之赋。此异而彼同，此通而彼碍，各执一理，胜负互形，所谓愈治而愈棼也。此书所录，惟据古书注有是音者，使以类相从。明前有所承，即后有所本，不复旁牵博辨，致枝蔓横生。解结释纷，尤为得要。於数百年讲古韵者，诚为独酌其中矣。

△《钦定音韵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其合声切字，一本《钦定音韵阐微》。其稍变者，《阐微》以三十六母为字纽之次序，故《东韵》首“公”字之类，与部首标目或相应，或不相应，在所不拘。今则部首一字属何母，即以其母为首，其下诸母所领字，以次相从，使归於画一。其部分仍从御定《佩文诗韵》。其稍变者，从《音韵阐微》分《文》、《殷》为两部，而以《殷部》附《真部》，不附《文部》。

其字数自《佩文诗韵》所收一万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续收每纽之下，以据《音韵阐微》增者在先，据《广韵》增者次之，据《集韵》增者又次之。或有点画小异，音训微殊，旧韵两收而实不可复押者，则删不录。至於旧韵所无而今所恒用者，如“阿”字旧惟作“陵阿”之义，收入《歌韵》。今为国书十二字头之首，则收入《麻韵》。“鎗”字旧训为酒器，收入《庚韵》。今则酒器无此名，而军器有此字，则增入《阳韵》。又如“查”本浮木，而今训察核。

“参”本稽考，而今训纠弹。“炮”本飞石，而今训火器。“埽”本汜除，而今训槌茭。既已万口同音，即属势不可废。此如《麻韵》之字古音皆与鱼、虞相从，自字母入中国，始有《麻韵》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韵。姬本周姓，自战国以后始以为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盖从宜从俗，义各有当，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互注之例，凡一字两部皆收，义同者注曰“又某韵”，义异者注曰“与某韵义异”。体例与《礼部韵略》同。其与他韵一同一异者，注曰“又某韵，与某韵音异”。或字有数训而仅一解可通者，则注曰“惟某义与某韵同，馀异”。则较《韵略》为加密。

其诠释之例，凡《说文》、《玉篇》、《广韵》、《集韵》所有者，书非稀睹，无庸赘著篇名。其他则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据，亦诸韵书之所无。盖《音韵阐微》所重在字音，故训诂不欲求详。此书所重在字义，故考据务期核实。

两书相辅而并行，小学之蕴奥真毫发无遗憾矣。

△《音论》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自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而古音之门径始明。然创辟榛芜，犹未及研求邃密。至炎武乃探讨本原，推寻经传，作《音学五书》以正之。此其五书之一也。上卷分三篇：一《古曰音今曰韵》，二《韵书之始》，三《唐宋韵谱异同》。中卷分六篇：一《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二《古诗无叶音》，三《四声之始》，四《古人四声一贯》，五《入为闰声》、六《近代入声之误》。下卷分六篇：一《六书转注之解》，二《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三《反切之始》，四《南北朝反语》，五《反切之名》，六《读若某》。共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中惟所论入声变乱旧法，未为甚确。馀皆元元本本，足以订俗学之讹。盖五书之纲领也。书成於崇祯癸未，其时旧本《集韵》与别本《广韵》皆尚未出，故不知唐、宋部分之异同由於陈彭年、丁度。又唐封演《见闻记》，其时亦未刊行，故亦不知唐人官韵定自许敬宗。然全书持论精博，百馀年来，言韵学者虽愈阐愈密，或出於炎武所论之外。而发明古义，则陈第之后，炎武屹为正宗。陈万策《近道斋集》有《李光地小传》，称光地音学受之炎武。又万策作《李光地诗集后序》，称光地推炎武音学，妙契古先。故所注古音不用吴棫《韵补》，而用炎武《诗本音》。

则是书之为善本，可概见矣。

△《诗本音》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二也。其书主陈第诗无叶韵之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证以他书，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每诗皆全列经文，而注其音於句下。与今韵合者注曰“《广韵》某部”，与今韵异者即注曰“古音某”。大抵密於陈第而疏於江永。故永作《古韵标准》，驳正此书者颇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巨。当以永书辅此书，不能以永书废此书也。若毛奇龄之逞博争胜，务与炎武相诘难，则文人相轻之习，益不足为定论矣。

△《易音》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三也。其书即《周易》以求古音。上卷为《彖辞》、《爻辞》，中卷为《彖传》、《象传》，下卷为《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其音往往与《诗》不同，又或往往不韵。故炎武所注，凡与《诗》音不同者，皆以为偶用方音，而不韵者则阙焉。考《春秋传》所载繇词，无不有韵，说者以为《连山》、《归藏》之文。然汉儒所传，不过《

周易》，而《史记》载大横之兆，其繇亦然。意卜筮家别有其书，如焦贛《易林》之类，非《易》之本书。而《易》之本书则如周、秦诸子之书，或韵或不韵，本无定体。

其韵或杂方音，亦不能尽求其读。故《彖辞》、《爻辞》不韵者多，韵者亦间有。

《十翼》则韵者固多，而不韵者亦错出其间。非如《诗》三百篇协咏歌，被管弦，非韵不可以成章也。炎武於不可韵者，如《乾》之九二、九四中隔一爻，谓义相承则韵相承之类，未免穿凿。又如六十四卦《彖辞》惟四卦有韵，殆出偶合，标以为例，亦未免附会。然其考核精确者，则於古音亦多有裨，固可存为旁证焉。

△《唐韵正》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四也。其书以古音正《唐韵》之讹。书首有《凡例》曰：“凡韵中之字，今音与古音同者，即不注。其不同者，乃韵谱相传之误，则注云古音某，并引经传之文以证之。其一韵皆同而中有数字之误，则止就数字注之，《一东》是也。一韵皆误，则每字注之，《四江》是也。同者半则同者注其略，不同者注其详，且明其本二韵而误并为一，《五支》是也。一韵皆同，无误则不注，《二冬》、《三鍾》是也。”盖逐字以求古音，当移出者移而出，当移入者移而入。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有字之当出，以至今古纠缠，不可究诘者，其体例特为明晰。与所作《韵补正》皆为善本。然《韵补》误叶古音，可谓之正。至《唐韵》则本为四声而设，非言古韵之书。声随世移，是变非误，概名曰“正”，於义未协。是则炎武泥古之过，其偏亦不可不知也。

△《古音表》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音学五书》之五也。凡分十部。以《东》、《冬》、《鍾》、《江》为第一，《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哈》为第二，《鱼》、《虞》、《模》、《侯》为第三，《真》、《淳》、《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为第四，《萧》、《宵》、《肴》、《豪》、《幽》为第五，《歌》、《戈》、《麻》为第六，《阳》、《唐》为第七，《耕》、《清》、《青》为第八，《蒸》、《登》为第九，《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为第十。皆以平声为部首，而三声随之。其移入之字与割并之部，即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惟入声割裂分配，其说甚辨。然变乱旧部，论者多有异同。其门人潘耒作《类音》八卷，深为李光地《榕村语录》所诟厉。其滥觞即从此

书也。以与所著五书共为卷帙，当并存以具一家之言。且其配隶古音，实有足纠吴棫以来之谬者，故仍录备参考焉。

△《韵补正》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案《宋志》，吴棫有《毛诗叶韵补音》十卷，又《韵补》五卷。自朱子作《诗集传》，用其《毛诗叶韵补音》，儒者因朱子而不敢议棫。又因《毛诗叶韵补音》并不敢议其《韵补》。炎武此书，於棫虽亦委曲回护，有“安得如才老者与之论韵”之言。然所作《诗本音》已不从棫说，至於此书，则更一一纠弹，不少假借。盖攻《韵补》者其本旨，推棫者其巽词也。案《朱子语录》称“吴才老《补音》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则朱子於棫之书原不谓尽无遗议。马端临《经籍考》特录朱子此条於《毛诗叶韵补音》之下，亦具有深心。炎武此书，绝不为叫嚣攻击之词。但於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通用之乖方，各为别白注之，而得失自见。可谓不悖是非之正，亦不涉门户之争者矣。

△《古今通韵》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为排斥顾炎武《音学五书》而作。创为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五部者，《东》、《冬》、《江》、《阳》、《庚》、《青》、《蒸》为一部。《支》、《微》、《齐》、《佳》、《灰》为一部。《鱼》、《虞》、《歌》、《麻》、《萧》、《肴》、《豪》、《尤》为一部。《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

《侵》、《覃》、《盐》、《咸》为一部。三声者，平、上、去三声相通，而不与入通。其与入通者谓之叶。两界者，以有入声之《东》、《冬》、《江》、《阳》、《庚》、《青》、《蒸》、《真》、《文》、《元》、《寒》、《删》、《先》、《侵》、《覃》、《盐》、《咸》十七韵为一部，无入声之《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萧》、《肴》、《豪》、《尤》十三韵为一部，两不相通。其相通者谓之叶。两合者，以无入十三韵之去声与有入十七韵之入声通用，而不与平、上通。其与平、上通者谓之叶。案奇龄论例，既云所列五部，分配五音，虽欲增一减一而有所不可。

乃又分为两界，则五音之例乱矣。既分两界，又以无入十三韵之去声与有入十七韵之入声同用，则两界之例又乱矣。至三声之例，本云平、上、去通而不与入通。

而两合之例，又云去入通而不与平、上通，则三声、两合不又自相乱乎？盖其病在不以古音求古音，而执今韵部分以求古音。又不知古人之音亦随世变，而

一概比而合之。故徵引愈博，异同愈出，不得不多设条例以该之。迨至条例弥多，矛盾弥甚，遂不得不遁辞自解，而叶之一说生矣。皆逞博好胜之念，牵率以至於此也。然其援据浩博，颇有足资考证者，存备一家之学，亦无不可，故已黜而终存之焉。

△《易韵》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古人繇词，多谐音韵。《周易》爻象，亦大抵有韵，而往往不拘。故吴棫作《韵补》，引《易》绝少。至明张献翼始作《读易韵考》七卷。然献翼不知古音，或随口取读，或牵引附会，殊庞杂无绪。奇龄此书，与顾炎武《易本音》皆置其无韵之文而论其有韵之文，故所言皆有条理。两家所撰韵书，互有出入，故其论《易》韵亦时有异同。大抵引证之博，辨析之详，则奇龄过於炎武。至於通其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则奇龄之书又不及炎武之详慎。如《乾卦》上九、用九为一节，本奇龄臆说。而此并牵古韵以实之，则尤为穿凿。且所谓两界、两合募韵者，其中皆自申其《古今通韵》之例，亦不及炎武偶杂方言之说为通达而无弊。然炎武书太简略，而奇龄则徵引赅洽，亦颇足互证。以韵读《易》者，以炎武书为主，而参之是书以通其变，略短取长，未始不可相辅而行也。

△《唐韵考》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纪容舒撰。容舒字迟叟，号竹厓，献县人。康熙癸巳举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初，隋陆法言作《切韵》，唐礼部用以试士。天宝中，孙愐增定其书，名曰《唐韵》。后宋陈彭年等重修《广韵》，丁度等又作《礼部韵略》，为一代场屋程式，而孙氏之书渐佚。唐代旧韵，遂无复完帙。惟雍熙三年徐铉校定许慎《说文》，在大中祥符重修《广韵》以前。所用翻切，一从《唐韵》，见於铉等《进书表》。容舒以为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其下字必同部，谓之音和。间有用类隔法者，亦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参互钩稽，辗转相证，犹可以得其部分。乃取《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排比分析，各归其类，以成此书。始知《广韵》部分，仍如《唐韵》，但所收之字不同。有《唐韵》收而《广韵》不收者。如《东部》“詞”字、“{广见}”字、“卜共”字之类是也。有《唐韵》在此部而《广韵》在彼部者。如“寶”字《广韵》作“藏宗切”，在《冬部》。《唐韵》作“徂红切”，则在《东部》。“珑”字《广韵》作“卢红切”，在《东部》。《唐韵》作“力锤切”，则在《锤部》之类是也。

有《唐韵》两部兼收，而《广韵》止存其一者。如《虞部》“<广且>”字，《广韵》注又“子余切”，与《唐韵》合。而《鱼部》“子余切”乃不收“<广且>”字之类是也。有《广韵》移其部分而失於改其翻切。如《淳部》“麴、菌、

困、顛”四字移入《真部》，而仍用《唐韵諄部》翻切。《删部》“鰥”字移入《山部》，仍用《删部》翻切之类是也。有《唐韵》本有重音而徐铉只取其一者。

如“规”字作“居迫切”，宜在《脂部》。而证以“陸”字作“许规切”、“窺”字作“去陸切”，知“规”字当有“居随”一切，兼入《支韵》之类是也。其推寻考校，具有条理。《唐韵》分合之例与宋韵改并之迹，均可由是得其大凡。亦小学家所当参证者矣。

△《古韵标准》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吴棫、明杨慎、陈第、国朝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於世。其学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韵部分求古韵，或失於以汉魏以下、隋陈以前随时递变之音均谓之古韵。故拘者至格阂而不通，泛者至丛脞而无绪。永是书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其韵分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韵目。其一韵岐分两部者，曰“分某韵”。韵本不通而有字当入此部者，曰“别收某韵”。

四声异者，曰“别收某声某韵”。较诸家体例亦最善。每字下各为之注，而每部末又为之总论。书首复冠以《例言》及《诗韵举例》一卷。大旨於明取陈第，於国朝取顾炎武，而复补正其讹阙。吴棫、杨慎、毛奇龄之书，间有驳诘。柴绍炳以下，则自郃无讥焉。古韵之有条理者，当以是编为最，未可以晚出而轻之也。

——右“小学类”韵书之属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韵书为小学之一类，而一类之中又自分三类。曰今韵、曰古韵、曰等韵也。本各自一家之学，至金而等韵合於今韵〔韩道昭《五音集韵》始以等韵颠倒今韵之字纽〕，至南宋而古韵亦合於今韵〔吴棫《韵补》始以古韵分隶今韵，又注今韵某部古通某部之类〕。至国朝而等韵又合於古韵〔如刘凝、熊士伯诸书〕，三类遂相牵而不能分。今但通以时代次之。其《篆韵》之类，本不为韵而作者，则仍归之於《字书》。）

○附录△《六艺纲目》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舒天民撰。天民字執风，鄞县人。是书取《周礼保氏》“六艺”之文，因郑玄之《注》，标为条目，各以四字韵语括之。其子恭为之注，同郡赵宜中为之附注，均能考证精核，於小学颇有发明。惟其中论六书“转注”一门，以为转注者，乃转形互用，有倒有侧，有反有背。今求其说，若云倒为，反正为乏，虽本传记，然究属会意字。至谓尸为侧人，匚为侧口，则误从周伯琦《说文

字原》之论，於制字之意反乖耳。至其“九数”一门，以密术推郑《注》，颇为详至。以之补正贾《疏》，亦考礼之一助也。恭字自谦，号说斋。宜中字彦夫。其书刊於至正甲辰，前有张翥、胡世佐、揭傒、刘仁本四《序》，皆未言及宜中附注事。末有舒睿《后序》，题戊申岁，己为洪武元年，亦不及宜中。则宜中疑为明人，其始末则不可考矣。

（案：六艺皆古之小学。而自《汉志》以后，《小学》一类惟收声音、训诂之文，此书转无类可归。今附录於《小学》之末，存古义也。）

卷四十三 经部四十三

○小学类存目一△《尔雅补注》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注多以后世文义推测古人之训诂。如《释诂》：“在，终也。”则注曰：“凡物有定在，亦有终竟之意。今人云不知所在，亦云不知所终。”又好以意断制。如《释训》“子子孙孙”三十二句，则注曰：“每语皆以三字约举其义，与经书《小序》略相似，而又皆以韵叶之。此等文疑先贤卜氏受《诗》於圣人而因为之也”云云。盖因《诗序》首句之文而推求及於子夏。然考《周易象传》全为此体，王逸注《楚辞抽思》诸篇亦用此体，是又安足为出自子夏之证乎？△《小尔雅》一卷（通行本）

案《汉书艺文志》有《小尔雅》一篇，无撰人名氏。《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载李轨注《小尔雅》一卷，其书久佚。今所传本则《孔丛子》第十一篇抄出别行者也。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十章，而益以《度》、《量》、《衡》为十三章，颇可以资考据，然亦时有舛迕。如《广量》云：“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本诸《春秋传》“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谓之藪。”与《仪礼》“十六斗曰藪”合。其下又云：“藪二有半谓之缶，缶二谓之锺。”则实八斛，乃《春秋传》所谓陈氏新量，非齐旧量六斛四斗之锺。是豆、釜、区用旧量，锺则用新量也。《广衡》曰：“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铢。”《公羊传疏》引贾逵称俗儒以铢重六两者，盖即指此。使汉代小学遗书果有此语，逵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谓“鹄中者谓之正”，则并正鹄之名不辨。谓“四尺谓之仞”，则《考工记》浚深二仞，与洫深八尺无异矣。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徵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孔子古文，殆循名而失之。相传已久，姑存其目。若其文则已见《孔丛子》，不复录焉。

△《崔氏小尔雅》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旧本题明崔铎撰。铎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此书凡分十篇。核检其文，实即《孔丛子》中之《小尔雅》也。闵元衢《欧馀漫录》曰：“《小尔雅》，汉孔鲋撰，汝郡袁氏《金声玉振集》误为崔仲鳧撰，收入《撰述部》。以汉为本朝，以崔易孔，岂其不详考耶？抑以世可欺也？”则是伪题姓名，明人已言之矣。

△《汇雅》二十卷、《续编》二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萱撰。萱字孟奇，博罗人。万历壬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官至户部郎中。此书每篇皆列《尔雅》，次以《小尔雅》、《广雅》、《方言》之属。下载注疏，附以萱所自释。亦颇有发明。然如《释詁》“肃、延、诱、荐、餽、晋、寅、苾，进也。”郭《注》：“寅，未详。”萱於他注义未详者无所证据，而晋之为进，人皆解者，乃反详之，殊失体要。又若《释詁》“褫，祖也。”萱释之曰：“褫，远祖也。亲在高尊之上危矣。”此义尤为未安。盖明人不尚确据，而好作新论，其流弊往往如此也。《续编》二十八卷，则皆割裂陆佃《埤雅》、罗愿《尔雅翼》合为一集，每条以佃、愿之名别之，惟第一卷《说凤》一门有一条题“张萱曰”，为所自释耳。盖未成之本，后人不察而误刊之。陆氏、罗氏原书具在，亦安用此钞胥为哉？是尤画蛇之足矣。

△《方言据》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象古义通》，已著录。是书乃纪四方言语之异而求其可据者凡二百馀条，多见考据。然其中亦有字出经史，本非方言，如张口笑曰哆、颐下曰颡、足背曰跗、毛多曰毳之类。小学诸书义训甚明，毋烦更为索解。又如“畔牢”之与“畔愁”、“儿良”之为“郎”，皆声音之转，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阑入於輶轩绝代语，体例颇不类也。

△《方言类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是编取扬雄原本，依《尔雅》篇目分为《释詁》《释言》等十六门，别为编次，使以类相聚。如原本第三卷“氓，民也”至“枏，随也”数语，移入卷首为《释詁》。其原本卷首“党，晓也”两节则列为《释言》，反载於“敦、丰、庞、奔”一节之后。郭璞原注则总附每节后，低一格以别之。间有双行夹注，为与郊所考订者，仅略及音切、字画之异同而已。

△《越语肯綮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篇皆记其乡之方言，而证以古音、古训，以为与陆法言韵多相合。因宋赵叔向有《肯綮录》，故袭其名。然叔向书多述朝制，此则但一隅之里谚耳。昔扬雄《方言》，多关训詁，历代史志及诸家书目均入之《经部小学类》中。是编皆里巷常谈，似未可遽厕《六经

》之末。然《旧唐书经籍志》载李少通《俗语难字》、《新唐书艺文志》载张推《证俗音》、颜愍楚《证俗音略》、李虔《续通俗文》，皆在《小学类》中。

以类相从，古有此例，故今仍列之《小学》焉。

△《连文释义》一卷（通行本）

国朝王言撰。言字慎旃，仁和人。是编凡二字连文及一名而兼两义与两字各为一义者，均分别训释，釐为十门。词颇浅近，盖为课蒙而作。视方以智《通雅》所载，相去远矣。

——右“小学类”训诂之属，八部六十四卷，皆附《存目》。

△《别本干禄字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唐颜元孙撰。其原本已著录。此本乃柏乡魏裔介所刊，卷端加以考证。其题“炎武按”者，当为顾炎武语。亦有不标姓名者，不知出於谁手，或即裔介所加欤？元孙是书，本依韵编次，而不标韵部之目，石本可据。此依《广韵》加之。

然原本与《广韵》次序实不相同。如《覃》、《谈》列《阳》、《唐》之前，《蒸》列《盐》之后，仄声亦并相应。考夏竦《古文四声韵》称用《唐韵》部分者，其次序亦与此同，知非谬误。盖当时韵书非一本，炎武议其颠倒，亦非通论也。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通行本）

宋李焘撰。焘字仁父。《程史》云：“一字子真。”号巽严，丹棱人。绍兴八年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赠光禄大夫，谥文简（案《文献通考》作谥文定）。

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徐锴作《说文韵谱》十卷，音训简略，粗便检阅而已，非改许慎本书也。焘乃取《说文》而颠倒之。其初稿以《类篇》次序，於每部之中易其字数之先后，而部分未移。后复改从《集韵》，移自一至亥之部为自东至甲。《说文》旧第，遂荡然无遗。考徐锴《说文系传》仿《易序卦传》例，作《部叙》二篇，述五百四十部以次相承之故，虽不免有所牵合，而古人学有渊源，要必有说，未可以臆见纷更。又徐铉新附之字，本非许慎原文。一概混淆，亦乖体例。后人援引，往往以铉说为慎说，实焘之由。其中惟《手部》“揜”字徐铉作“许归切”一条，能纠本书之谬。其余如“”字本作“似醉切”，乃改为“房九切”；“苜”字本“模结切”，乃改为“徒结切”；又“馭”字本“苦闲切”，乃改为“邱耕切”；则多所窜乱。《说文》《西部》有“畚”字，音“咽赚切”，而焘删去不载，则有所遗漏。甚至“磬”字本“里之切”，而误作“莫交切”；“釐”字本“莫交切”，而误作“里之切”。

”：颠倒错乱，全乖其本义、本音，尤为疏舛。顾其书易於省览，故流俗盛行。明人刊《文献通考》，又偶佚此书标题，而连缀其前后《序》文於徐锴《系传》条下，世遂不知焘有此书。明陈大科作《序》，竟误以为许慎旧本。茅溱作《韵谱本义》，遂推阐许慎《说文》所以始於“东”字之意，殊为附会。顾炎武博极群书，而所作《日知录》，亦曰：“《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是虽知非许慎书，而又以焘之所编误归徐铉。信乎考古之难矣！

△《续千文》一卷（通行本）

宋侍其良器撰。良器里贯未详。官左朝散大夫，知池州军事。是编皆摭周兴嗣《千字文》所遗之字，仍仿其体制，编为四言韵语，词采亦颇可观。其孙尝刻石浯溪。后有乾道乙酉乡贡进士谢褒《跋》。

△《四声篇海》十五卷（通行本）

金韩孝彦撰。孝彦字允中，真定松水人。是编以《玉篇》五百四十二部依三十六字母次之，更取《类篇》及《龙龕手镜》等书增杂部三十有七，共五百七十九部。凡同母之部，各辨其四声为先后。每部之内，又计其字画之多寡为先后，以便於检寻。其书成於明昌、承安间。迨泰和戊辰，孝彦之子道昭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韩道昇为之序。殊体僻字，靡不悉载。然舛谬实多，徒增繁碎。道昇《序》称：“泰和八年岁在强圉单阏。”考泰和八年乃戊辰，而曰强圉单阏则丁卯矣。刻是书者又记其后云：“崇庆己丑，新集杂部，至今成化辛卯，删补重编。”

考崇庆元年壬申，明年即改元至宁，曰己丑者亦误。道昭又因《广韵》改其编次为《五音集韵》十五卷。明成化丁亥僧文儒等校刊二书，合称《篇韵类聚》。

“篇”谓孝彦所编，以《玉篇》为本。“韵”谓道昭所编，以《广韵》为本。二书共三十卷。较之他本，多《五音类聚径指目录》，馀无所增损云。

△《六书溯源》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杨桓撰。桓有《六书统》，已著录。《六书统》备录古文篆籀，此书则专取《说文》所无，或附见於重文者录之。《六书统》所载古文，自凭胸臆，增损改易，其字已多不足信。至於此书，皆《说文》不载之字，本无篆体，乃因后世增益之讹文，为之推原作篆。卷一以会意起，仅一十一字。次指事，仅十四字。

合转注为两卷。其卷三至卷十二皆谐声字。独阙象形一门。名曰六书，实止五也。

桓好讲六书而不能深通其意，所说皆妄生穿凿，不足为凭。其论指事、转注

，尤为乖异，大抵从会意、形声之内以己见强为分别。故其指事有以形指形、以注指形、以声指形、以意指形、以声指意之属。其转注有从二文、三文、四文及从一文一字、从二文一字、从一文二字之属。盖字学至元、明诸人，多改汉以来所传篆书，使就己见，几於人人可以造字。戴侗导其流，周伯琦扬其波，犹间有可采，未为太甚。至桓与魏校而横溢旁决，矫诬尤甚。是固宜宣诸戒律，以杜变乱之源者矣。

△《增修复古编》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吴均撰”。但自署其字曰“仲平”。不著爵里，亦不著时代。其《凡例》称注释用黄氏《韵会》，而书中分部全从周德清《中原音韵》，则元以后人也。初，张有作《复古编》，辨别篆隶之讹异，持论甚平。又惟主辨正字画，而不复泛引训诂，其说亦颇简要。均乃病其太略，补辑是编。所分诸部，皆以俗音变古法。而所载诸字，又皆以古文绳今体。其拘者，如“童子”必从人作“僮”之类，率滞碍而不可行。其滥者，如“仝”字之类引及道书，又芜杂而不尽确。

所分六书尤多舛误。如“艘”字为国名，“孙”字为人姓，“阶”字训等差，“宾”字训客，“环”字训绕之类，皆谓之假借，则天下几无正字矣。其书自平声至入声，首尾完具，而每韵皆题曰上卷。殆尚有下卷而佚之。然其佚亦无足惜也。

△《蒙古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言语不通，非译者无以达其志。今详定译语一卷，好事者熟之，则问答之间，随叩随应，而无鲠喉之患”云云。似乎元代南人所记。然其书分类编辑，简略殊甚，对音尤似是而非，殊无足取。

△《华夷译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讲火源洁奉敕撰。钱曾《读书敏求记》作史源洁，字之讹也。前有刘三吾《序》，称“元初未制文字，借高昌之书，后命番僧造蒙古字，反复纽切然后成文，繁复为甚。翰林侍讲火源洁乃朔漠之族，遂命以华文译之。声音谐和，随用各足”云云。其分类编辑，与《蒙古译语》略同，而差为详备。然粗具梗概，讹漏孔多。《钦定元国语解》已有成书，源洁此编，直付之覆瓿可矣。《读书敏求记》又别载《华夷译语》二卷，云为回回馆所增定。今虽未见其本，然明人於翻译绎之学，依稀影响，十不得一，其书亦可想像而知也。

△《篇海类编》二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事迹具《明史》本传。隆字长卿，鄞

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见《徐渭传》中。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陋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耜、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宦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至於以赵搢谦列林罕、李阳冰间。既有一“郑樵”，注曰“著《六书略》”，又有一“郑渔”，注曰“字仲明，夹漈人”。他如以《玉篇》为陈新作，以《韵会笺》为黄绍作，以高似孙为高衍孙，以《洪武正韵》为毛晃作，以《古文字号》为马融作、郑玄注，以《五声韵》为张有作，以《别字》十三篇为孙强作，以《六书精蕴》为孙愐作，殆於醉梦颠倒，病狂谵语。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

△《童蒙习句》一卷（通行本）

明赵搢谦撰。搢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焦竑《笔乘》载搢谦著书十种，此书居第八。惟《六书本义》及《学范》行世，馀书则邱濬、李东阳、谢迁先后访於岭南不获。则此书为明人所未见，亦仅存之本矣。其例凡列一字，必载篆、隶、真、草四体。然小篆及真书各有定格，而隶、草变体至多，不能赅备，姑见崖略而已。搢谦本以小学名，此则乡塾训课之作，非其精义之所在也。

。

△《从古正文》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黄谏撰。谏字世臣，兰州人。天顺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坐与石亨交，谪广州府通判。其书考正字画之讹，以《洪武正韵》隶字，每字大书正文，而分疏训诂，注“作某某非”於其下。所推论六书之义，未尝不确。而篆变八分，八分变楷，相沿既久，势不能同。故楷之不可绳以小篆，犹小篆之不可绳以籀文。谏乃一一以小篆作楷，奇形怪态，重译乃通。而究其底蕴，实止人人习见之《说文》九千字，非僻书也。无裨义理，而有妨施用。所谓其言成理而其事必不可行者，此类是矣。

△《六书精蕴》六卷、《音释》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自序》谓“因古文正小篆之讹，择小篆补古文之阙”，又谓“惟祖颉而参诸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云云。然字者滋也，辗转滋生如子孙之於祖父，血脉相通而面目各别。

校必以古文正小篆，是子孙之貌有不似祖父者，即谓非其子孙也。又择小篆以补古文，是子孙之貌有偶似其祖父者，即跻之於祖父之列，以补其世系之阙也。元以来好异之流，以篆入隶，如熊忠《韵会举要》所讥者，已为骇俗。校更层累而高，求出其上。以籀改小篆之文，而所用籀书都无依据。名曰复古，实

则师心，其说恐不可训也。末附《音释》一卷，乃其门人徐官所作，以释注中奇字者。书有难解，假注以明。而其注先需重译，则乖僻无用可知矣。

△《集古隶韵》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仕撰。案是时有二方仕。一为固始人，正德戊辰进士。一即此方仕，字伯行，宁波人也。其书以汉碑隶书分四声编次，全袭宋姜机《汉隶字源》而变其一、二、三、四等目，以《千字文》“天地玄黄”诸字编之，体例甚陋。又摹刻拙谬，多失本形。前有嘉靖丙戌市舶太监赖恩《序》。盖仕为恩题射厅榜，恩因为损贖刻之。又有浙江进士章滔《序》，亦颂恩之功，盖均不足道云。

△《石鼓文音释》三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石鼓古文》，第二卷为《音释》，第三卷为《今文》，《附录》则自唐韦应物至明李东阳所作石鼓诗，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称东阳尝语慎，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时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惟讷《诗纪》亦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轡”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与《小雅》同文。又鼓有“”文，郭氏云恐是{白大}字，白泽也。慎遂以“恶兽白泽”入正文中，尤为欺人明证。且东阳《石鼓歌》云：“拾残补阙能几何？”若本有七百馀字，东阳不应为是言云云。其辨托名东阳之伪，更无疑义。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罍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於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六书索隐》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自序》谓“取《说文》所遗，汇萃成编。以古文籀书为主，若小篆则旧籍已著，予得而略”云云，盖专为古文篆字之学者。然其中所载古文、籀书，实多略而未备。即以首卷而论，如《东韵》“工”字，考之钟鼎释文，若乙酉父丁彝、穆公鼎、龙敦、九工鉴之类，各体不同，而是书均未载及。又如“共”字止载汾阴鼎，而好時鼎、上林鼎、绥和鼎之类亦均不取。且古文罕见者，必著所自来乃可传信，而是书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使考古者将何所据依乎？△《经子难字》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慎撰。上卷乃读诸经义疏所记，凡《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十书。下卷乃读诸子所记，凡《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说》、《管子》、《十洲记》、《战国策》、《太玄经》、《逸周书》、《楚词》、《文选》十三书。或摘其字音，或摘

其文句，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其孙宗吾过珍手泽，编辑成帙，而王尚修序刻之，均失慎本意也。

△《石鼓文正误》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陶滋撰。滋字时雨，绛州人。正德甲戌进士。是编以薛尚功、郑樵、施宿等石鼓训释不免舛讹，因亲至太学石鼓旁，抉剔刻文，一一校定。然年深阙画，仍多影响揣摩。其《后序》踵杨慎之说，谓曾见苏轼摩本六百一十一字，亦失考也。

△《金石遗文》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丰道生撰。道生即丰坊所更名也。所著《古易世学》，已著录。坊颇能篆籀书，其诸经伪本多以古文书之，至今为世所诟厉。此书杂采奇字，分韵编次。但以真书一字，直音於下，无所考证，亦不注所出，体例略近李登《摭古遗文》。

虽未必全出依托，然以道生好撰伪书，凡所论撰，遂无不可疑，故世无遵而用之者。此本又传写失真，益不足据矣。

△《同文备考》八卷、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有《周礼传》，已著录。是编考辨文字声音。其学出於魏校，而乖僻又过其师。前有《自序》，谓《洪武正韵》间以小篆正楷书之讹，而未尝以古文正小篆之谬。於是著为是书，取古文篆书而修定之，并欲以定正许慎《说文》之失。袭戴侗之遗法，分为八类：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容，曰人道，曰人体，曰动物，曰植物，曰用物。举是八纲，以领其目。又举诸目以附缀偏旁，系属诸字。考书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三代以下，得以考见六书大略者，惟赖小篆之存。得以考见小篆本旨者，惟赖《说文》“始一终亥”之目。州居部次，不相凌乱。是以上通古、籀，下贯隶、楷，犹可知其异同因革之由。若大篆则见於《说文》者不及二百字，即岐阳石鼓传为籀书，尚不能尽目为大篆。况古文见於《说文》与出於钟鼎者已自不同，必欲并合论之，名为复古，实则凿空。遂至杜撰字体，臆造偏傍，竟於千百世后，重出一制字之仓颉，不亦异乎？且既不信《说文》矣，而於《说文》引述诸经文句互异者，乃反据以驳正经文。不知汉代经师，多由口授，被诸竹帛，往往异文。马、郑以来诸儒，商榷折衷，乃定为今本。慎书所据，如《易》用孟喜之类，其《序》本有明文，不过当时一家之学。

应电乃执为古经，拘泥殊甚。至所附《声韵会通韵要粗释》二卷，改字母为二十八，改韵类为四十五，为横图以推衍之。其於古今异宜，南北异读，皆所不考。

合其所不当合，分其所不当分。又每字合以篆体，端绪丛杂，如治乱丝。亦可云劳而鲜功矣。

△《古俗字略》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标题之下题曰“归云别集”，与所注《周易》同，盖亦其别集之一种也。其例仿颜元孙《干禄字书》而小增损之，亦以韵分字。所列首一字即元孙所谓正也，所列古体及汉碑借用字即元孙所谓通也，所列俗用杂字即元孙所谓俗也。古字多以钟鼎之文改为隶体，已失其真。

又不注所出，弥为难据。他如窗之为<片囪>、春之为{屯曰}，则周伯琦之讹文。

{佛国}之为天、卂之为万，则释典之谬体。一概滥收，殊乏考证。其有已见经典者，如《左传》“民生敦庞”、《毛诗》“民之方殿屎”等字，皆斥为俗字；而徐铉校正《说文》所云俗书，如亶个等二十八字，反未刊正：弃取亦殊失伦。士元撰述之富，几与杨慎、朱谋<土韦>相埒，而是编疏舛不一而足，亦贪奇爱博之过欤？△《字考启蒙》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宇撰。字字必大，自署关中人。前有万历十一年《自序》。考《太学进士题名碑》，万历癸丑科有周宇，崇祯初所定逆案中亦有其名。然碑称四川成都人，与自题关中不合。《序》作於万历十一年，已自称老且疾，则不应尚及媚魏忠贤。惟《咸宁县志》，载“周宇，西安左卫人，嘉靖己酉举人，官户部主事，精识古文奇字”云云，当即其人也。是编辨字学之讹，分为四考。曰《正形》，曰《殊音》，曰《辨似》，曰《通用》。前三门俱以《洪武正韵》分部编次，惟《通用》一门分《实名》、《虚声》、《叠字》三篇，别为一例。其《正形》多以篆绳隶，如“东”字、“同”字皆以起钩为讹体字。如其所说，必八法全废，殊拘碍难通。《殊音》即韵书之互注，然辨古音、今音及双声转读，均不甚精核。

《辨似》一门尤为琐屑。如壶之与壺，傅之与传，稍把笔者皆知之，何必缕缕乎？《通用》一门杂收假借之字，既多挂漏，又颇泛滥。均不足以言小学也。

△《六书赋音义》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士佩撰。士佩号濂，韩城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

《明史邹元标传》载其与礼部尚书徐学谟俱为元标劾罢。其事迹始末，则史未详也。是书取《洪武正韵》所收诸字，依偏旁分为八十五部。每部之字皆仿周兴嗣《千字文》体，以四言韵语联贯之，文义或属或不属，取便诵读而已。每字皆粗具训诂，疏明大义。凡字有数体者，惟载一体，而各体皆附於后。有数音者亦然。盖专为初学而设。然其所分诸部，不遵《说文》、《玉篇》之旧。

如“月”字入“肉部”，“户”字入“尸部”，“支”字入“支部”之类，皆与六书不合。

又如“源”字音“于权切”、“江”字音“居良切”、“沂”字音“延知切”之类，亦皆沿《正韵》之误，於声音多乖。其注释亦多讹舛，无足观也。

△《古器铭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卞蓑撰。蓑，扬州人。是书成於嘉靖中，皆抄袭《博古图》及薛尚功《钟鼎款识》之文。前后失次，摹刻舛讹，殊不足依据。

△《字义总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充撰。充字回澜，上虞人。隆庆丁卯举人，官至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是书辨诸字音义、点画，分四十四门，体例最为冗碎。又不明六书本旨与古字假借之例。如《字始门》注“景”字云：“即影字，葛洪《字苑》始加彡。”是误采《颜氏家训》之说。不知汉高诱注《淮南子》已云“景，古影字”也。注“尔朱”字云：“《百、千家姓》皆无，始见唐神仙尔朱洞。”是并《魏书》亦未考矣。《避忌门》注“齿”字云：“张万岁牧马，众以张讳，因以马岁为齿。”是并《公羊传》、《礼记》亦未考矣。甚至《字始门》注“回文”字云：“始於温峤。”注“云土”字云：“云土梦作义，旧误作云梦土。宋太宗得古本，始诏改正。”已与字义无涉。至《避忌门》注“海棠”字云：“杜子美母名海棠，故集中无诗。”注“道”字云：“师道渊避萧道成讳，称师渊。”注“崇”字云：“姚元之避开元年号，改名崇。”是与字义不更风马牛乎？《半字通用门》中如廋、弥弥、漉漉、污汙、𦉳之类，本一字而体分今古，乃区别为二，强指曰通。《各音门》中如“庚桑”作“亢仓”、“裂縑”作“履綸”，本音之转，非庚桑即音亢仓，裂縑即音履綸。侠累作韩傀，本名之讹，更非侠累即音韩傀。乃又混合为一，谓上字即读下音。凡斯之类，不可缕数。他若《二字分书门》，既收旱旰、星旰诸字，而别卷又以愈愉、怠怡等字立心忡，各开一门，则互相重复矣。《正音门》“积”字注，既云音恣非，《动静门》中“积”字注又云：“凡指所聚之物，音恣。取物而积聚之，音迹。”《字始门》“车”字注云：“尺遮切。自汉以来，始有居音。”《正音门》“下”字注又云：“古音虎。魏了翁云：《六经》凡下皆音户，故下皆音虎。”则自相矛盾。其馀如“俎豆”当作“俎斗”，周人避文王讳，读“昌”为去声者，更不知其何据矣。

△《问奇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位撰。位字明成，新建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考论诸字形声训诂，分十九门：一《六书大义》，一《三十六字母》，一《早梅诗切字例》，一《好雨诗切字例》，一《辨声

音要诀》，一《辨五音诀》，一《四声三声例》，一《分毫字辨》，一《误读诸字》，一《奇字考》，一《假借圈发字音》，一《画同音异旧不旁发诸字》，一《音义同而书画异诸字》，一《音义异而可通用诸字》，一《一字数音例》，一《误习已久难改字音并正韵不载诸字》，一《相近字音》，一《各地乡音》。辩论颇详，而不免舛陋。如合并字母，已非古法。所用直音，如龟音圭、冰音兵之类，并部分不辨。又如倒景之景即影本字，而误云音影。{工虫}即虹之别体，而误云音虹。

李阳冰之名出木华《海赋》，而泥於所篆之碑，自书为，误云音佞。甚至“台骀”误音胡苔，而注曰：“《左传》人名。”考《左传》子产称台骀汾神，《注》无胡苔之音。又“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注》云：“骀，音诒”，亦无苔音。惟《檀弓》引之，作“败于台骀”，虽《注》云台音壶，又非《左传》人名，殊为刺谬。如此之类，不可毛举，不足以言小学也。

△《大明同文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艺蘅撰。艺蘅字子艺，钱塘人。以岁贡生官休宁县学训导。《明史文苑传》附见其父《汝成传》中。是编割裂《说文》部分，而以其谐声之字为部母。如“东”字为部母，即以“栋”、“凍”之属从之。颠倒本末，务与古人相反。

又自造篆文，诡形怪态，更在魏校《六书精蕴》之上。考沈括《梦溪笔谈》曰“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如水类，其左皆从水。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斯之类，皆以戔为义也”云云。《梦溪笔谈》非僻书，艺蘅不应不见，殆剿袭其说而讳所自来。不知王圣美之说，先不可通也。

△《正韵汇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嘉栋撰。嘉栋字隆之，黄州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取《洪武正韵》以偏旁分八十部，所分之部与部中所列之字皆以字画多少为序。每字之下仍各注曰“某韵”。特因韵书之本文编为字书，以便检寻，无所损益。其分部颇多乖连。至於“乃”字、“丹”字之类，以为无偏旁可归，编为《杂部》，附於末，尤不考古矣。

△《六书指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登字士龙，自号如真生，上元人。官新野县县丞。是书成於万历壬辰。用《千字文》体，以四字为句，辨俗传讹体之字以诲童蒙，亦颜氏《干禄字书》之类。然俗字颇多，书中不能该载，又不为剖析其义，于初学仍无所启发也。

△《摭古遗文》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是书本夏竦篆韵之体，取钟鼎古文以韵分编。其韵并《东》於《冬》。并《江》於《阳》，并《侵》於《真》，并《肴》於《萧》，分《齐》、《微》二韵之字於《支》、《灰》，分《覃》、《咸》、《盐》三韵之字於《寒》、《先》，分《蒸韵》之字於《青》、《庚》，而从《广韵》分《真》、《淳》、《桓》、《寒》各为二，大抵皆以意杜撰。所列古文，亦皆不著所出，未可执为依据。又出《金石韵府》之下矣。

△《诸书字考》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林茂槐撰。茂槐字穉虚，福清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是编辨别字音，分四十四类。其例有八：一字有异音而读讹者，如格泽音鹤铎之类。

一偏旁讹者，如沴音戾之类。一假借通用者，如霸本音魄之类。一音同可通用者，如辟历为霹雳之类。一以讹书而读讹者，如颺音具之类。一字有动静二音，如解音蟹、坏音怪之类。一二音通用，如字有佩音之类。一古今音异，如鸿庐音庐、太守音狩之类。然於古字、古音皆未明其根柢，故摭摭成编，颇伤疏略。如《诗》“南”音“尼心反”、“风”音“孚金反”、“天”音“汀因反”。此自古今韵异，非关字有重音。若斯之类，浩如烟海，何为仅收三五字？又如拥篲之拥音涌、北邙之邙音茫，此自人人能晓，何必作音？至於谓张翰之名当作平声，是未见李商隐诗“越桂留烹张翰脍”也。谓“宁馨”之“宁”当音甯，是未见刘禹锡诗“几人雄猛得宁馨”也。观其训“哉”为始，不引《尔雅》而引《韵会》，谓“烟熅”曰“氤氲”，不引班固赋而引《周易注》，知其为短釘之学，未能悉考源流矣。

△《五侯鯖字海》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题曰“汤海若订正”。考汤显祖号曰若士，亦曰海若，临川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礼部主事，终於遂昌县知县。《明史》有传。则当为显祖所作矣。前有陈继儒《序》云：“取《海篇》原本，遵依《洪武正韵》，参合成书。”然其注释极为简略，体例亦颇芜杂。每字皆用直音，尤多讹谬。至卷首以《四书五经难字》别为一篇，则舛陋弥甚。显祖犹当日胜流，何至於此？盖明末坊贾所依托也。

△《字学指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光家撰。光家字谦甫，上海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丑。首二卷，一曰《辨体辨音》，次曰《同音异义》，三曰《古今变体》，四曰《同音互体》，五曰《骈奇解义》，六曰《同体异义》，七曰《正误举例》，八曰《假借从译》。自三卷以下则以韵隶字，并为二十二部。每一部以一字调四声。如东、董、冻、笃之类，各标一字为纲，而同音之字列於其下。如竦从东，懂从董，栋从冻，督从笃之类，盖本诸章黼《韵学集成》。惟黼聚四声於一韵，仍各自为部。

此则四声参差联贯并为一部，为小变其例耳。其前二卷所列，大抵漫无考证。如断断、〈火登〉灯，来来，皆上正下俗。而此书断音短，断音段，灯为灯笼，灯为灯火，来为往来，来为来牟。均以臆自为分别，非有根据也。

△《字学订讹》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当泰撰。当泰字元祉，泗州人。是书乃万历丁未殷城黄吉士督学江南，命当泰合张位《问奇集》、焦竑《字学》二书纂为一编。首《六书大略》，而终以《俗用杂字》，共二十四门，义例殊为错杂。至《分门订讹》内所载，若甘露名天酒，酒名红友之类，直是类书，岂复小学训诂乎？△《合并字学集篇集韵》二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徐孝编，张元善校。孝，顺天布衣。元善，永城人，彭城伯骐之后，袭封惠安伯。是书凡《集篇》十卷，分二百部，附《拾遗》一卷。皆不究《说文》、《玉篇》之旨，偏旁多误。若二字从禾，禾读若稽，木曲头也，与禾稼之禾迥异，而乃并入禾部，则於六书本义茫无考据可知。又《集韵》十卷，分一百部，附《四声类率谱》一卷、《等韵》一卷。亦不究陆法言、孙愐旧法，如并肩、登、等字於《东韵》，合箴、簪与真、臻同入《根韵》之类，皆乖舛殊甚。又删十六摄为十四摄，改三十六母为二十二母，且改浊平、浊入为如声。事事皆出创造，较《篇海》、《正韵》等书，变乱又加甚焉。

△《字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夏宏撰。宏字用德，号铭乾，海阳人。是书上卷凡三类：曰《误写字》，曰《疑似字》，曰《误读字》。下卷凡二类：曰《通用古字》，曰《通用联字》。

意在订六书之讹而不能深研古义，但裨贩於近代韵书、字书之间。如说“鸡”字必从佳，不知古文实从鸟，见於《说文》；谓“豸”字连獬则称砮，不知本字实作廌，其豸乃虫豸字，亦见於《说文》：颇为失考。“些”字於“误写字”条下注“音梭，楚歌声”，於“通用联字”条下以“楚些”标目，而注曰“梭去声”，亦自相矛盾。又不通翻切，多用直音。如欃枪之枪云音当、临邛之邛云音穹者，尤不一而足。其去《佩觿》、《字鉴》诸书，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类纂古文字考》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都俞撰。俞字仲良，钱唐人。仕履未详。考其《序》、《跋》，盖万历年人也。是书以古文为名，而实则取《洪武正韵》之字，以偏旁分类编之，凡为部三百一十有四，冠以《辨疑》一篇、《切字》一篇，而末附以《杂字》。其字皆用直音，直音不得，则用四声，四声不得，乃用翻切。如钧音君、铭音明，全乖沈、陆之旧。又分部别月於舟、别灃於火，揆之六书，亦多失许、顾之

本义。惟其每部之中，以字画多少分前后，较《说文》、《玉篇》、《类篇》颇易检寻。

故后来字书，皆用其体例云。

△《六书正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元满撰。元满字敬甫，歙县人。万历中布衣。焦竑《笔乘》曰：“新安吴敬甫，博雅士也。精意字学，所著有《六书正义》十二卷。”今观是书，大抵指摘许慎而推崇戴侗、杨桓，根本先已颠倒。又体例冗琐，既略仿《六书故》，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门，分隶五百三十四部，又略仿《六书统》而蔓延之。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广为二十九体，转注、假借敷衍为一十四门，殆於纷若乱丝。其附会存疑、阙疑备考、楷书备用、俗借俗转诸条，亦多舛漏。所论转注，以曲逆读去遇之类当之。所论假借，以一本数名，借为太一贵神，九本数名，借为阳九，真本伪之对，借为真州、真姓之类当之，尤为不确。至於以为帝、以卍为万、昴字上加三围、火字直排四画，或误采梵书，或造作伪体。乃动辄云《说文》篆讹，尤可异矣。

△《六书总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元满撰。是书亦分数位、天文、地理、人伦、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十二部，盖承戴侗、杨桓之绪论，而变本加厉。所分部首，皆以象形为主，谓之正生。而指事、会意以下，则有正生、变生、兼生之别。

不取许慎《说文》，概为谐声之说。其字皆以柳叶篆写之，谓其有鸟迹遗意，足排斥小篆方整妍媚之态。然所谓古文，大抵出於杜撰，又往往自相矛盾。如於“三”字下注云：“俗作叁弌。”是以说文之“弌”为俗字矣。於“一”字下云：“或加弋作弌。”又用《说文》之说。岂三从弋则俗，一从弋则不俗乎？至所引经传诸文，率以意改。如“二”字下引《诗》“衣服不二”、《论语》“不二过”、“采”字下引《左传》“不采菽麦”之类，尤为疏舛矣。

△《六书溯原直音》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吴元满撰。是书主於辨别字体。所分十二门，亦与《六书正义》同，其庞杂贻乱亦同。所用直音尤多舛误。如凡音烦、千音签、必音碧、禛音真，皆参杂方言，有乖旧读。至於士、是本皆上声，既注士音是矣，又注叶上声，尤自相牴牾也。

△《谐声指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吴元满撰。其说六书，以谐声为多，而古有数字同从一字谐声，而数字之读乃迥异者，於是为之说曰谐本声、谐叶声、谐本音、谐叶音、谐转声、谐转叶

声、谐转音、谐转叶音，有是八者之别。夫古字本止一声，所从谐声之字，其读要不相远。后人读字，自与古殊，乃谓古作字时有所谓谐叶、谐转之声。只凭臆说，故设多岐，实非六书之本旨也。

△《说文长笺》一百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宦光撰。宦光字凡夫，吴县人。是书前列《解题》一卷，载其平生所著字学之书七十余种。其虚实存佚，皆不可考。次列《凡例》一卷。次列《说文》原《序》、宋初官牒，附以自撰《通误释文》及徐锴《部叙》二篇。合为《卷首上》。次列其少时所撰《子母原》一篇，泛论字学大意。又取说文五百四十部原目窜乱易置，区分门类，撰《说文表》一篇。合为《卷首下》。其书用李焘《五音韵谱》之本，而《凡例》乃称为徐锴、徐铉奉南唐敕定，殊为昧於源流。所列诸字，於原书多所增删。增者加方围於字外，删者加圆围於字外。其字下之注，谓之“长语”，所附论辨，谓之“笺文”，故以“长笺”为名。然所增之字，往往失画方围，与原书淆乱。所注所论，亦疏舛百出。顾炎武《日知录》摘其以《论语》“虎兕出於柙”误称《孟子》为《四书》亦未尝观，虽诋之太甚，然炎武所指摘者，如《诗》“锦衾烂兮”本有“衾”字，乃以为“青青子衿”之“衿”即“衾”字；“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及《汉书贾谊传》，乃以为“瓜”当作“爪”；“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乃以为“突”当作“{穴夹}”。

“民愁则垫隘”见《左传》，“鹄，鸚丑，其飞也”、“驪，马白州也”，并见《尔雅》，而以为未详；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偁宋人也，而以为南朝；防风氏“身横九亩”本《穀梁传》之文，而引於“野”字注下误以为“身横九野”，又误以为《左传》；《后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而以为后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而以为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汉宣帝讳询，乃以为讳恂；汉平帝讳衍，乃以为讳衍；以至簿正祭器见《孟子》，而以为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夏州至唐始置，而以为中国称华夏从此起；叩地在京兆蓝田，而以为地近京口，故从口。祢衡《渔阳三搯》，本音“七绀反”，而以为当作操：凡十馀条，皆深中其失。然则炎武以宦光为好行小慧，不学墙面，不为太过矣。

△《六书长笺》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宦光撰。此书与《说文长笺》合刻，本一书也。以许氏《叙》内释六书之义者，分为前六卷之首。又备列班固、卫恒、贾公彦、徐锴、张有、郑樵、戴侗、杨桓、刘秦、余谦、周伯琦、赵古则、王应电、王鏊、僧真空、朱谋_士韦

、张位、熊朋来、吴元满十九家之说，逐条辩论，更以己说列於后。其中“转注”一条，许氏引考、老二字证之。裴务齐《切韵》谬言考字左回，老字右转，本非许氏之旨。宦光乃误以左回右转为许氏之说，讥其自相矛盾，殊为疏舛。末又列《六书馀论》一卷、亦支离敷衍，於制字之精意，皆无当也。

△《集钟鼎古文韵选》五卷（通行本）

明释道泰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名，注曰“字来峰，泰州人”。其书分韵集钟鼎古文，然所收颇杂。秦权、汉鉴与三代之文并载之，殊乖条贯。他如《滕公石椁铭》本属伪迹，收之已失别裁，又钩摹全非其本状，则传写失真者多矣。其分韵改《哈》为《开》，改《添》为《凡》，上平有《元》、《魂》而无《痕》，下平多《三宣》一部，皆与《广韵》不同。盖从徐锴《篆韵谱》也。

△《正字通》十二卷（通行本）

旧本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考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已有，叙其始末甚详。然其前列国书十二字母，则自烈之时所未有，殆文英续加也。裘君宏《妙贯堂馀谈》又称文英歿后，其子售版於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以此也。其书视梅膺祚《字汇》，考据稍博，然徵引繁芜，颇多舛驳。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非善本也。自烈字尔公，南昌人。文英字百子，连州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故得鬻自烈之书云。

△《篆韵》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每页右侧印“钦赐商河王勉学书楼之记”十一篆字，上下与朱丝阑齐。考《明史诸王表》，衡王祐樞之孙载堦，於嘉靖三十五年袭封商河王。万历二十五年，其长子翊牟复袭封。至四十四年薨，无子，国除。书无序、跋，不知为载堦所钞，翊牟复所钞也。首题《篆书正韵》四字，而考其部分乃用《壬子新刊礼部韵》，与《洪武正韵》截然不同。书中别无考证，惟据周伯琦《六书正讹》注“俗作某某，非”而已。盖藩邸偶录以备检阅，非著书也。

△《字韵合璧》二十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题“明鄱东朱孔阳订正刊行”。编中分上、下二层，上辨音韵，下别偏旁，而谬悠舛误，不可枚举。如天音添，则以两韵为一声。吴作吴，则以俗字为正体。分韵则从洪武并合之本，分部则紊许慎《说文》之例。盖於六书之义，茫乎未窥者也。

△《广金石韵府》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林尚葵、李根同撰。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阿灵，一字云根，晋江人。是书用朱、墨二色校，以四声部次，朱书古文籀篆之字，墨书楷字领之，亦各注其所出。乃因明朱时望《金石韵府》而作，故名曰“广”。然所引诸书，今已什九不著录，尚葵等何自得观？今核所列之目，实即夏竦《四声韵》而稍摭郭忠恕、薛尚功之书以附益之。观其备陈群籍，而独遗竦书之名，则讳所自来，故灭其迹可知矣。

△《他山字学》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邦芑撰。邦芑字开少，丹徒人。晚为僧，号大错。其书辨正字画及音读之误，凡四十三目。大抵本於郭忠恕《佩觿》及李文仲《字鉴》诸书，而搜辑未广。如《一字数音考》内“苴”字载至十五音，为书中极多之数，而《韵会小补》载此字实有十八音。他若《广韵》、《集韵》所载重音开卷可见者，亦百不得其一、二。

△《六书准》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冯调鼎撰。调鼎字雪鸥，华亭人。其书分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类，每类分平上去入，而假借、转注即见於四类之中。然其书虽力阐古义，而於六书本旨多所未明。如“社”之一字，《说文系传》从示，土声，此书不见《系传》，乃以社为会意字；又如“风”之一字，《说文》从虫凡声，此书不知风之古音，而以为从虫省声：则其他概可知矣。

△《六书通》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闵齐伋撰。齐伋字寓五，乌程人。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本者，多其所刻。是书成於顺治辛丑，齐伋年八十二矣。大致仿《金石韵府》之例，以《洪武正韵》部分，编次《说文》，而以篆文别体之字类从於下。其但有小篆而无别体者，则谓之“附通”，亦并列之。不收钟鼎文，而兼采印谱。自称通许慎之执，不知所病正在以许慎为执也。

△《韵原表》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刘凝撰。凝有《稽礼辨论》，已著录。凝初作《文字韵原》一编，谓《说文》以形相次，《韵原》以声相从。又以《韵原》限於篇幅，其层次排列，未免间断，而生生之序不见，乃仿《史记》诸表之例，从各字偏旁，序其世系，分其支派，以济《韵原》之穷。然篆隶屡更，变化不定，必一一谓某生於某，终未免失於穿凿也。

△《石鼓文定本》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是书上卷为《石鼓音训释文》，下卷为《附录古今人辨说及诗歌石鼓刻文》。且以残阙搨本渐不可辨，惟以摹本及释文相传。释文之中，潘迪最著。摹本之中，薛尚功、杨慎最著。案宋金以前争石鼓之时代，断断不休。

元以来真伪论定矣，而争文字者又闾而聚讼。凝作此书，既不以今日所存之三百二十馀字以考定其真，又不详列诸家之本以纠其异。徒以杨慎伪本犹属全文，而据以为主，根本先谬。又加以意为增减，弥起纠纷。如第四鼓“其写”上之“吾”字、第五鼓“霏雨”下之“{卅凄}”字，为各本所无，莫知何以增入。至於后卷《辨说》第一条，即载薛尚功云云，而薛尚功《跋》语内亦无其文，皆不可解。

又以石鼓之文强合於《说文》之籀体。案赵师尹《石鼓文考注》所摭《说文》与石鼓相同之字，员、辞、皮、树、西、则、旁、中、囿九字而已。然“旁”字石鼓无之，乃杨慎以壬鼓“芑其用导”用字妄改为旁。其馀诸字亦均有同异。凝必欲附会其文，亦郑樵以秦权一二字之合，定为秦鼓之类矣。

△《黄公说字》（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景星撰。景星字黄公，蕲州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其学自称推本许慎，而大抵以梅膺祚《字汇》、廖文英《正字通》为稿本，仍以楷字分编。如丑字从芑从丨，象手有所执也，而列之一部。於六书之义，未免有乖。至於西域梵文，尤自别为一体。儒书所载，已改为楷画，非其本真。一概收载，亦为泛滥。

其注皆杂采诸书，不由根柢。所列各书，唐《说文》、蜀《说文》、葛洪《字苑》、何承天《纂文》、吕静《韵集》、李启《声韵》、吕忱《字林》、阳休之夏侯该《韵略》、孟昶《书林韵会》、林罕《字源》等目，不知何从见之？又以李焘《说文五音谱》为徐铉，以杨桓《六书溯源》为吴元满，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欧阳修，以张守节《史记正义》为《六书正义》，以司马贞《史记索隐》为《六书索隐》，舛误不一而足。至於司马光《集韵解》，诸家目录未著斯名。米芾《大宋五音正韵》，仅名见所著《画史》中，盖欲为之而未成，亦非真有其书也。

△《读书正音》四卷（浙近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震方撰。震方字青坛，石门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卷一，以一音异读者分门编辑。其无类可归者，附以通用一门。卷二别为六类，曰《字音清浊辨》，曰《同音借义》，曰《借同音不借义》，曰《因义借音》，曰《音借而借》，曰《语词之借》。卷三以四声编录僻字。卷四则各依部分编习见字样，以正时师误读。前有毛奇龄《序》，颇称其精审。然实於六书、音韵源流多所舛漏。其谓本字不读本音者，如“隋”，随时去辵为隋，本文帝之臆造。

在《说文》“隋，裂肉也”，徐铉音“徒果切”，乃其本音。他如在《支韵》者，作“旬为切”，顺裂肉也。又“翺规切”，《周礼大祝》“隋衅”通作绥

是也。

在《歌韵》者，作“土禾切”，《集韵》“中高四下”是也。在《寘韵》者，作“呼恚切”，《周礼守祧》“既祭则藏其隋”是也。此所谓本字不读本音者也。

今震方误以隋随为一音，反以音妥者为非本音，而在《支》、《歌》、《寘》三韵者乃不见录。未免失考。又如“廛”之为仅，“𠂇”之为邻，“”之为攀，俱列在《本字不读本音》卷内。考《汉书贾谊传》曰：“其次廛得舍人。

”《注》曰：“廛与仅同。”《扬雄传》曰：“累既“”夫傅说兮，奚不信而行。”《注》曰：“古攀字。”《叙传》曰：“东从虐而歼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注：“𠂇，古邻字。”震方附诸同字异读，亦未悉今字、古字之殊。至於景为影之本字，暉为晴之本字，为卯酉之本字，显著《说文》。震方亦与古字不读本音者一例列之，益乖迕矣。若此类者，不一而足。其馀耳目之前，亦多遗失。《汉地理志》曰：“屯留”。师古：“屯，音纯。”“瞽亭”，师古：“瞽，音潜”。“修亭”，应劭：“修，音条。”

“计斤”，师古：“音介。”“根甸氏道”。李奇：“甸，音胜。”“卑水”，孟康：“卑，音班。”“朴”，孟康音“蒲环”。“泽索”，师古：“泽音铎”。“骊軒”，李奇音《迟虔》。“祖厉”，师古音《置赖》。“莫<黑旦>”，师古音《忉怛》。“辽队”。师古《队音遂》。“黏蝉”，服虔《蝉音提》。

“麓泠”，孟康音“螟蛉”，师古音《麋零》。“芍陂”，师古芍音鹄。凡此皆字同音异之显然者。震方俱弗收辑，则僻书概可知也。盖以正塾师之谬读，则所得为多，以言古人之小学，则又当别论耳。

△《篆文纂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陈策撰。策字嘉谋，钱塘人。其书亦依韵分编。每字下首列《说文》，次大篆，次钟鼎文。然不载所引书名，注亦率略。於字体无所辨证，殆仅为镌刻印章之用也。

△《字辨》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文登撰。文登字于岸，南昌人。是书详辨字音、字义、字形，分为十门：一曰《误写辨》，二曰《误读辨》，三曰《一字数音数义辨》，四曰《宜写古文奇字辨》，五曰《宜读经史真字辨》，六曰《形相类字辨》，七曰《声相类字辨》，八曰《形声相类字辨》，九曰《从今从古辨》，十曰《楷篆异体辨》。

皆从梅膺祚《字汇》分部。大意在纠俗学之误，反之於古。然不知古文，亦不知古音，遂至不古不今，进退无据。如谓回本作回，不知篆文作，本一笔旋转

，若变而五笔，已非本义。谓册本作册，不知篆文作，本象以韦贯筒。仅缩其一画，弥失真形。又如谓泽音降，又音红，不知《东》、《江》古本一音也。谓彭音朋，又音滂，不知《庚》、《阳》古亦一音也。至谓逍遥必当作消摇、伏羲必当作虚戏、渤海必作渤澥、踌躇必当作著，皆见一古字之省文，遂谓凡书是字者无不当省，见一古字之假借，遂谓凡用是字者无不当借。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殆愈辨而愈远矣。

△《六书分类》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傅世尧撰。世尧字宾石，归德人。其书分部，一依梅膺祚《字汇》之例，每字以小篆、古文次於楷书之后。古文之学，汉、魏后久已失传。后人所译钟鼎之文，什九出於臆度，确然可信者无几。况古器或出剥烂之餘，或出伪作，尤不足为依据。谓之好古则可，谓有当於古义，则未然也。

△《说文广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德洽撰。德洽字学澜，长洲人。是书本许氏《说文》而旁采诸家篆文并列於下，然不著出处。盖李登《摭古遗文》之流，又不及《金石韵府》尚云某字本某书矣。

△《篆字汇》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佟世男编。世男，满洲镶黄旗人。康熙中官知县。其书本梅膺祚《字汇》，各系以篆文。篆文所无之字，则依楷书字画以意造之，不可以为典据也。

△《钟鼎字源》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立名编。立名号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是编成於康熙丙申。

《自序》称金石虽皆传自三代，而铭器与篆碑之文不容强同。乃专采钟鼎文，依今韵编次为五卷。其石刻之类於铭款者，惟附录《石鼓文》，其他碑篆则皆不收。

然立名知铸金、刻石古文体制有殊，而不知钟鼎之中又有时代之分、音释之异与真伪之别。三代固均为古文矣，至秦权、秦斤，如斯字、字、皆字、焉字之类，已颇近小篆。汉灯、汉壶，如绥和壶之供字，汾阴宫鼎之共字、汾字，首山宫鐙之年字，并时参隶体。一概目为钟鼎之文，混淆殊甚。又如欧阳修《集古录》所载晋姜、毛伯诸鼎，杨南仲、刘敞训释互异者，不一而足，既莫能考定是非，《啸堂集古录》所载比干铜槃铭，宋人显斥其伪托，亦不免并载。且卷末列二合、三合、四合之字，并不注出典，尤无根据。盖仅以《金石韵府》为主，而取《博古》、《考古》诸图参校之，故不免瑕颡耳。

△《天然穷源字韵》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姜日章撰。日章字旦童，如皋人。是编成於康熙丁酉。分《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部，又冠以首部曰《字说》

，綴以末部曰《韵说诗易》二叶。《日》、《月》二部为字书。不以偏旁分部，而以笔画多寡分部，自一画至四十八画止。《水》、《火》、《木》、《金》四部为韵书。并为天、星、风、山、官、上、地、支、郊、阶、州、波、夫、下十四韵，每韵分为中、平、上、去、入五音。《土部》则古文奇字也。自明以来字画莫陋於《字汇》、《正字通》，而日章遵以讲字画；韵书莫乖於《洪武正韵》，而日章执以分韵等；收字之妄滥无稽莫甚於《篇海》，而日章据以谈奇字。其馀偶有援引，不过从此四书采出而已。宜其不合於古义也。

△《六书辨通》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锡观字容若，无锡人。是书大旨谓六书假借，於义可通，为变而不失其正。其不可通者，即不得不著辨以明之。因分韵编次，於每字之下，各标出处，并著本字之义，而於其误通者则一一辨正。然古人假借，多取音同，不求义合。若是书所载汉《孟郁碑》借“舟”为“周”，《尧庙碑》云“委曲舟匝”，亦借“舟”为“周”，是其例也。而锡观谓“周”借“舟”於义不通，汉碑“舟”字当“{舟勺}”字之误，“{舟勺}”音周，匝遍也。不知《经典释文》“鸛鷖”之“鷖”与“雕”字通，《类篇》“五月鸣蜩”之“蜩”一作“<虫舟>”，则周、舟二字本通，是其显证。鷖、<虫舟>非有周匝之义，岂亦得指为从{勺舟}耶？又如《家语》“望羊”、《左传注》作“望阳”，《汉书》、《欧阳汉碑》则作“欧羊”之类，近在耳目之前，乃多失载，亦未为赅备也。

△《六书例解》一卷、附《六书杂说》一卷、《八分书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观撰。是书首冠黄之隽《篆学三书序》，盖锡观尝作《秦篆韵编》、《正字启蒙短笺》二书，与此书为三也。书凡六篇，分论六书。以郑玄注《周礼》“六书”以象形为首，失制字之序，改从许慎《说文》之次，首以指事。其论指事，谓有笼统言之者，有指其一点一画言之者。其论象形，谓小篆作日月，已不知古文之作。又谓凡字之从舟旁者，皆当改为旁，以象仓限。其论形声，谓为因形而附声，不取《周礼注》谐声之说，并谓三百篇之韵皆不足据。其论会意，列字至三百之多。至谓冥下从六，乃取六为老阴；名上从夕，为阴晦之义。其论转注，则从许慎之说而广之。一为意可相通，老字转为耆寿之类。一为两字相反，如可转为叵、正转为乏与半木为片、连水为川之类。一为辗转注释而后通，如元转为仁、仄转为丸之类。其论假借，极论隶书之非，并经典通用之字如“恭”作“共”、“斋”作“齐”、“而”作“如”者皆斥为乖谬。大抵阳尊许慎《说文》，而阴以魏校《六书精蕴》为蓝本，故於制字之义多所未明。其《六书杂记》，论六书分界亦多强生辨别。至《八分书说》一

卷，申欧阳修、洪适之说，以八分为隶，而谓今之楷书为八分。引据牵合，亦失於考证也。

△《五经字学考》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成端人撰。端人字友端，阳城人。此书分《五经》各一卷。每字先以训诂，并及形声，兼辨俗写之讹。然引据未能淹博，考证亦未能精密。如《春秋》隐公之“彊”字，此为公子彊名训也，而注曰：“从弓，区声。音拮。又人名，公子彊。”文公之“顓”字，此为楚成王名训也，而注曰：“从页，君声。徐曰：头大也。又楚成王名。”此反以本义为旁义也。又如《易坤卦》“驯”字注曰：“音同旬。《字汇》引徐邈读作训，蛇足。”案徐邈之说出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出自《字汇》，已不求其本。至经师异读，自古并存，乃以为蛇足，更不确矣。

△《六经字便》（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臣敬撰。臣敬字恭邵，江阴人。是书载《六经》字体，自一画至二十九画，颇能辨正偏旁点画。又於诸字之转音、不转音者分类厘订，亦易於省览。特所见古籍无多，故舛误时复不免。如谓《易》“亢龙”之“亢”音刚，非康去声。不知《说文》人颈之“亢”及角亢、龙亢、亢父固均音刚，而“亢龙”之“亢”见於《经典释文》者止“苦浪切”一读。又谓《易观卦》之“观”，《正韵》附去声为非；《解卦》之“解”，《正韵》读音蟹为非。然《经典释文》载“观，官唤反，示也。解，音蟹，缓也。”先儒授受，於二卦各止一读，迄今未改。《正韵》收之附音，犹为近古。臣敬皆以为非，是未考古之失也。至谓“阴疑於阳”，疑字不当转拟。考《礼记》“前疑后丞”，或作拟。《周官司服》云：“大夫疑衰。”郑玄《注》云：“疑之言拟也。”又《汉书食货志》：“远方之能疑者。”颜师古《注》云：“疑读为拟。”则疑之为转拟，显有义例。

又谓社字不当有杜音。考《史记秦本纪》，“荡社”明作“荡杜”，社、杜字通，其为一音可知。而以为社无杜音，尤误。盖自汉以后，经史各有专家，即各分音读。递禀师传，不能偏废。臣敬以启迪蒙穉，难於博引繁徵，固不妨止取一音。其所不取，则置之不论可矣。概斥为误，岂通方之论乎？△《字学正本》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京撰。京字元伯，高阳人。是书《凡例》谓以小篆为本，而正偏旁之不正者，故名“正本”。凡所根据，多得之周伯琦《六书正讹》、张有《复古编》。

如《复古编》“崇”字下注云：“别作密，俗。”不知《汉郊祀志》曰：“封密山。”又曰：“莽遂密淫鬼神祀。”又《汉隶字源》载《韩良碑》，亦有

“密”字，未可云俗。是书能引《郊祀志》以证其误，颇为近古。又於周伯琦杜撰之说时为驳正，亦间有可采。然如《东韵》“〈戈甲〉”字，《复古编》谓“隶作戎”，而此书乃谓“俗作戎”。不知《泰山都尉孔宙碑》“〈戈甲〉”已作“戎”，与《复古编》所云“隶作戎”合。京谓之俗字，则考之不审矣。又於周氏书采摭颇备，而张氏书反多挂漏。即以《东》之一韵考之，《复古编》载龕误作甞、龕误作〈革龙〉、〈酉蒙〉误作〈麦蒙〉、塏误作〈耒〉、濛误作霽、禮误作秣、功误作〈工刀〉。此书均逸不载，亦殊疏略。且误依《中原音韵》分部，全乖唐宋之旧法，既有变古之嫌；而以《说文》篆体尽改隶字，或窒碍而不可行，又不免泥古之过：均不可以为训者也。

△《字学同文》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卫执毅撰。执毅字子覲，韩城人。是书凡分十三目：曰上类、下类、上下中类、上下左右类、上下左类、上下右类、上左类、下左类、上右类、下右类、左类、右类、左右类。类各统部，皆从古未有之例。其中又多所谬误，如“元”在《一部》，从一兀声，今入《兀部》。“夔”在《目部》，从目支，在穴上，今入《文部》。“南”字本在{山个}部，从{山个}、声，今入《十部》。口字本为部首，从壶从吉，今入《士部》。“今”字本在《亼部》，从亼从人，今入《人部》。吴字本在《部》，从从口，今入《口部》。

知於六书偏旁未之深讲也。

△《文字审》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中间颇有涂乙。相其纸墨，盖近人手稿也。其书取李焘《说文五音谱》，钞其大略，仍以焘之部分为序，而不标部分之名。篆文笔意颇圆润。字下隶书，字字皆从古体。盖亦留心六书者。特偶然钞录，自备检核，非欲著书问世，故漫无体例耳。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六十八部，六百六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四十四 经部四十四

○小学类存目二△《韵经》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农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前有正域《自序》曰：“近体诗惟宗沈韵。今所传韵非沈也，唐礼部韵也，故唐诗宗之。沈韵《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

上有《十六混》、《十九赚》。《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

《入》有《十六昔》。而今韵无之。”其《凡例》又称家藏有《四声韵》及约故本。案《梁书》、《南史》、《沈约传》，并载约撰《四声谱》。《隋志》

载其书一卷，而《唐志》已不著录。观陆法言《切韵序》，历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之韵，独不及约书，是隋开皇时其书已不显。唐李涪作《刊误》，但诂陆韵而不及沈书，则僖宗时已佚矣。正域何由於数百年后得其故本？且沈韵虽不可见，而其集犹存。今以所用之韵一一排比钩稽之，惟《东》、《冬》、《鍾》三韵同用，《鱼》、《虞》、《模》三韵同用，《庚》、《耕》、《清》、《青》四韵同用，而《蒸》、《登》两韵各独用，与《广韵》异。馀则四声并同，又安得如正域所云“九哈”之类。其为贗托，殆不足辨。至夏竦《古文四声》五卷，本采钟鼎奇字分韵编次，以便检寻，乃字书，非韵书，乃古文，非今文。正域乃称夏竦集古，尤为乖迕。观其首列徐葳所作吴棫《韵补序》、杨慎《转注古音略自序》，而不及竦《序》，知并未见其书，而但以名剿说也。

王宏撰《山志》乃指此为沈约真本，讥屠隆未见《韵经》，误指《平水韵》为约书，不亦僖乎？又朱彝尊《重刊广韵序》曰：“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信而不疑者有焉。”考王士禛《居易录》，记康熙庚午，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言得沈约《四声谱》古本於庐山僧今畴。因合吴棫《韵补》而详考音义，博徵载籍，为《古今诗韵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旨付内阁，与毛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彝尊所指，当即其人。今内府书目但有奇龄之书，而锡震之书不录，未知其门目何如。疑其所据，即正域此本也。

△《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杨桓撰。桓既著《六书统》、《六书溯原》，又依韵编次是书。兼以字母等韵各分标一、二、三、四，以辨其声之高下。然或有或阙，体例不一。所列之字，兼存篆、隶二体，逐字之下注云“统指、统形、统声、统意、统注”者，见於《六书统》者也。注云“原指、原形、原声、原意、原注”者，见於《六书溯原》者也。指即指事，形即象形，声即谐声，意即会意，注即转注，省其文耳。

其所分韵目，大概因《集韵》之旧而稍有订改。如《真韵》三等合口呼“麌、困、霰、筠”等字，移入於《諄》。《諄韵》四等开口呼透字，移入於《真》。

则《真》与《諄》一为开口呼，一为合口呼，两不相杂。陆法言以《魂》、《痕》次《元》后，许敬宗等遂注三韵同用。是书移《魂》、《痕》於前，与《真》、《諄》、《文》、《欣》为一类。移《元》於后，与《寒》、《桓》、《删》、《山》、《先》、《仙》为一类。於古音以侈敛分二部者，亦各从其类。然一以今读移旧部，一以古音移今韵。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究不免变

乱之嫌。至於平声并《臻》於《真》，少一韵目，而入声不并《栲》於《质》。且《隐韵》、《焮韵》内二等开口呼“{角秦}、訛”等字，不知其即《臻》、《栲》之上去声。

是四声一贯之故犹未尽知，其亦好为解事矣。

△《蒙古字韵》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朱宗文撰。宗文字彦章，信安人。前有刘更《序》，又称为朱巴颜。盖宗文尝充蒙古字学弟子，故别以蒙古语命名也。按《元史释老传》，元初本用威乌尔字1111111111111111以达国言。至世祖中统元年，始命帝师制蒙古新字，其字仅千馀，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以谐声为宗。字成，诏颁行天下。又於州县各设蒙古字学教授，以教习之。故当时颇有知其义者。宗文以《蒙古字韵》，字与声合，而诸家汉韵率多讹误，莫知取舍，因重为校正。首列各本误字及重入汉字。次列总括变化之图。次字母三十六字。次篆字母九十八字。次则以各蒙古字分韵排列，始《一东》，迄《十五麻》，皆上冠蒙古文，下注汉文对音。先平声而附以上、去、入声。每一蒙古字，以汉字音注，自四、五字至二、三十字，末附回避字样一百六十馀字。盖文移案牒通行备检之本也。元代国书、国语，音译久已传讹。宗文生於至正间，虽自谓能通音译，而以南人隔膜之见，比附推寻，实多不能吻合。

即如陶宗仪《辍耕录》载元国字以可侯字为首，而是书又依《韵会》以见经坚匄字为首，其字母已不相合。而《元史》既称首有二合、三合、四合之法，而此书乃用直对，而不用切音，甚至累数字以释一音。清浊重轻，毫无分别。又字皆对音，而不能翻译成语。观《元史》及诸书所载蒙古字诏旨行移，皆能以国语联属成文。是当日必别有翻译之法，而是书概未之及，遂致湮没而不可复考。盖其时朝廷既无颁行定式，官司胥史，辗转传习，舛谬相仍。观於国姓之“却特”而讹作“奇渥温”，载之史册，则其他错互，大概可知。且刊本久佚，今所存者惟写本。其点画既非钞胥所能知，其舛误亦非文士所能校。不过彷彿钩摹，依稀形似，尤不可据为典要。我国家同文盛治，迈越古今，《钦定元史蒙古国语解》，考订精确。凡相沿之踳谬，尽已阐剔无遗。传讹之本，竟付覆瓿可矣。

△《正韵笺》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伟撰。时伟有《春秋编年举要》，已著录。是书前有崇祯辛未《自序》，大旨以《洪武正韵》不行於当代，故因其原本，增注於下，谓之“补笺”。又取吴棫《韵补》、陈第《古音考》诸书所据古书之音，附於各韵之后，谓之“古音”。又取熊忠《韵会举要》、杨慎《丹铅录》诸书所收字，增附於韵后

，谓之“逸字”。其用意颇勤。然《洪武正韵》分合舛误，窒碍难通。虽以天子之尊，传国十馀世，悬是书为令甲，而终不能使行於天下。二百六七十年之中，若存若亡，无人置议。时伟乃於举世不用之中，出奇立异，冀以匹夫之力颠倒千古之是非，抑亦难矣。且所注古音，杂取吴棫、陈第二家，不知其体例各别。所收逸字，不能究《广韵》、《集韵》之源，仅据杨慎等之书，尤为疏略。所补笺亦皆辗转裨贩，如日在木中为东，此许慎所引官溥说，明载於《说文》，而乃引郑樵《通志》，足知非根本之学矣。

△《声音文字通》三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搢谦撰。搢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是书乃所定韵谱也。考《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日、月、星、辰凡一百六十声为体数。去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为日、月、星、辰之用数。水、火、土、石凡一百九十二音为体数，去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为水、火、土、石之用数。搢谦此书则取音为字母，声为切韵，各自相配，而注所切之字於上。凡有一音，和以十声。盖因邵子之图而错综引伸之。然以一卦配一音，又以一卦配十声，使音与声为唱和，卦与卦为唱和，欲於邵子《经世图》之外增成新义，而不知於声音之道，弥滋穿凿，殊无足取。焦竑《笔乘》载搢谦歿后，其门人柴广敬以是书进於朝，未及版行。《明史艺文志》载是书为一百卷。

此本尚存三十二卷，盖别本之流传者。然卷首起自一之四，亦残缺之书，不足取证。以败楮视之可矣。

△《韵学集成》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章黼撰。黼字道常，嘉定人。是书分部，一准《洪武正韵》。每部之中，以平仄相从。四声具者九部，三声无人者十一部。其隶字先后则从《韵会举要》之例，以字母为序。其分配五音，以影、晓二母从《玉篇》旧图属宫，不从《韵会》属羽。匣、喻二母从《韵会》属羽，不从《玉篇》图属宫，帮、滂、并、明四母从《玉篇》属宫，不从《韵会》属羽。非、敷二母则以旧谱均误属宫，而改为属徵。其字多收《篇海》、《龙龕手鑑》之怪体。其音兼载《中原音韵》之北声。凡四万三千馀字。《自记》称始於宣德壬子，成於天顺庚辰。计其用力凡二十九年，可谓专精於是。然以《正韵》为主，根本先谬，其他不足言矣。

△《韵略易通》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兰廷秀撰。廷秀字止庵，正统中人。爵里未详。其书并平声为二十部，三声随而隶之。以《东洪》、《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緘咸》、《廉纤》有入声者十部为上卷，以《支

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无入声者十部为下卷。又并字母为二十摄，以“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二十字，尽变古法以就方音。其《凡例》称：“惟以应用便俗字样收入，读经史者当取正於本文音释，不可泥此。”则亦自知其陋矣。

△《韵学大成》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濮阳涑撰。涑字贞庵，广德人。嘉靖丁酉举人，官南昌府通判。是书大抵本之《中原音韵》，而不取其入声隶三声之说，又广其十九部为二十，如《鱼模》之分为《须鱼》、《苏模》，《江阳》之分为《江黄》、《姜阳》是也。其字母则专以新鲜、仁然等立法，稍增益之为三十母，而不用见、溪、群、疑四等门法，意在简捷。然新鲜等母仍即字母之变，不识字母，又乌从而识之？其所分各部，亦无义例。既云“宏萌”不宜入《东钟》，又不附之《庚青》，且分《庚青》为庚生、京青二部，真所谓进退失据者也。

△《读易韵考》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张献翼撰。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此书专考《易》中之韵。案《易象传》实有韵，至於《彖词》、《系词》之类则无常格，亦如《淮南子》诸书偶然叶读耳。献翼一举而韵之，非惟汉、魏以下之音杂然并陈，甚至释氏之偈言、道家之章咒，亦泛引以证圣经，殊伤芜杂。即如《爻词》“潜龙”“龙”字，忽以为“勿用”之“用”音庸，是从本音也。《文言传》则谓“龙”当音性，与“遯世无闷”叶。又曰“龙”当音庞，与“不成乎名”叶。颠倒瞽乱，岂复有体例乎？此真不知而作也。

△《古今韵分注撮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甘雨撰，陈士元注。雨字子开，永新人。万历丁丑进士，由翰林院检讨谪德安府推官，迁南京刑部郎中。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首列今韵，而以古韵附后。今韵误称沈约，足见其茫无根据。古韵又误执通转之说，既云《东》通《冬》转《江》、《阳》，则四韵为一部矣。而《东韵》后所列之古韵与《冬韵》、《江韵》、《阳韵》后所列之古韵乃各有其字，是其随叶取读，知有通而不知所以通。徵引愈繁愈乱，似治丝而棼之矣。

△《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五卷、附《难字直音》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登撰。登有《六书指南》，已著录。此书刻於万历丁亥，前有姚汝循、焦竑、王兆云《序》并登《自序》及《例论》。其部分既不合於古法，又不尽合於《洪武正韵》。如《灰》、《皆》既分，《支》、《微》、《齐》反不分。《庚》、《青》既分，《江》、《阳》反不分。而且《真》之兼《侵》，《寒》之兼《覃》，《咸》、《先》之兼《鉴》，尤错乱无绪矣。至於三十六母中

，知、彻、澄、娘非五母之复出，前人亦有疑之者。然竟去之，而又改并母为平母，定母为廷母，则未免勇於师心。若如其说，即敷、奉二母，端、定、穿、床四母，心、邪二母，亦皆归并矣，而何以仍不并乎？又字之平仄虽分，而纽之从来无二；入声部分虽少，而上、去转轴则同。今谓平则三十一母，仄则二十一母，以臆改创，谁其信之？其谓仄声纯用清母，似为直截。然清浊相配，犹阴阳律吕之义，六律可该六吕，而不容尽删六吕之名。如平声之清浊既分，则四声依转，自可从流溯源，如叶从枝，枝从幹，不可以平声而废仄也。所论殊为偏枯。又其每韵所收古字，多沿篆籀之体。虽其例创自《集韵》，然亦不怪僻至此。登尝作《摭古遗文》，摭摭庞杂，加以杜撰。以为字书尚不可，以为韵书，益以慎矣。其难字直音，尤为舛漏。如“佟”音同、“侦”音称之类，皆参杂方言，岂可以注韵书乎？△《并音连声字学集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万历二年会稽陶承学得此书於吴中，属其同邑毛曾删除繁冗，以成是编。承学自为之序。其书并上、下平为二十二部，以上、去、入三声分隶平声之下，并略为笺释字义。前列《切字要法》，删去群、疑、透、床、禅、知、彻、娘、邪、非、微、匣十二母，又增入勤、逸、叹三母。盖以勤当群，以逸当疑，以叹当透，而省并其九母，又无说以申明之，殊为师心自用。承学《序》乃拟为徐锴《说文韵谱》与李焘《说文五音谱》。作者、删者与刻者，均可谓漫无考证矣。

△《交泰韵》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是编乃所立切韵简要之法，仅有序文、凡例、总目，而未及成书，然书之体要则已具括于是。其法於平声之字各以阴阳相切。如“同”字旧用“徒红切”，“通”字旧用“他红切”。坤则以为“他红”二字仍切“同”字，不切“通”字，改“通”字为“他翁切”。又上、去二声各以本声为母。如“宠”字用“楚陇切”、“送”字用“素瓮切”之类。平、入二声则互相为母。如“空”字用“酷翁切”、“酷”字用“空屋切”之类。其“交泰韵”之名，即以平入互为终始之义也。盖因古来合声之法，更加以辨别。故不用字母摄法，而於字母摄法相辅而不相碍。其论定首领一条，谓“东、董、冻、笃”何等明白，乃旧谱相沿，领韵则以“东、董、送、屋”，领声则以“公、孔、贡、穀”，殊为淆乱。其说亦极有理。惟其分部纯用河南土音，并《盐》於《先》，并《侵》於《真》、并《覃》於《山》，《支》、《微》、《齐》、《佳》、《灰》五部俱割裂分隶，则太趋简易。於无入之部强配入声，复以强配之入声转而离合平声之字，则太涉纠缠。未免变乱古法，不足立训矣。

△《音声纪元》六卷（通行本）

明吴继仕撰。继仕有《六经图》，已著录。是书大旨以沈约以来诸韵书但论四声、七音而不以律吕风气为本未为尽善，惟邵子《皇极经世书》、李文利《律吕元声》为能穷天地之原而正律吕之误，於是根据二家，作为此书。综以五音，合以八风。加以十二律，应以二十四气。有图有表，有论有述，而以《风雅十二诗》附焉。然所见未精，得失参半。如八风之配八卦，本之服虔《左传注》。十二律之配十二支，八风之分为十二风，以及十二支、十二律之配二十四气，本之郑康成《周礼注》，其说尚有根据。至於黄钟律长九寸，历代相传，初无异说。

惟李文利独据《吕氏春秋》谓黄钟之长三寸九分，而以司马迁九寸之说为误。又即其三寸九分之说推之，以为黄钟极清，而以宫声极浊之说为误。单文孤证，乖谬难凭。而此书独以之为本，遂致宫羽舛错，清浊逆施。以是审音，未睹其可。

又论与表自相矛盾，亦为例不纯。他如以《风雅十二诗谱》为传自汉儒，以《礼部韵》为毛晃作，以《平水韵》为《韵会》，以《礼部韵略》为《唐韵》，又云是今所传诗韵，失於考据之处，不一而足，更不必论矣。

△《字学元元》十卷（内府藏本）

明袁子让撰。子让字仔肩，郴州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眉州知州。是编因刘鉴《切韵指南》所载音和、类隔二十门，出切行韵，参差不一，其取字有凭切者，有凭韵者，学者多所轆轳，因为疏明，使有条理。又广等子门法为四十八类，较《玉钥匙》、《贯珠集》诸书颇为分明。名曰“元元”，盖取班固“元元本本”语也。然惟凭唇吻，未见古书，至谓《礼部韵略》为陆明德作，故分《元魂》为二，而合《东冬》、《清青》为一。又忽论七音，忽论六书，体例糅杂，茫无端绪。所论六书，亦纯以臆测，不考许、顾以来之旧义。所谓聪明过於学问者，其子让之谓乎？△《韵表》（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孳》，已著录。是编凡《韵表》三十，又《声表》三十。其《韵表》用刘渊旧部，而以《东》、《冬》、《江》、《阳》、《鱼》、《虞》、《佳》、《灰》、《支》、《微》、《齐》、《寒》、《删》、《先》、《萧》、《肴》、《豪》、《歌》、《麻》、《尤》二十部为居中开口音，谓之“中韵”；以《庚》、《青》、《蒸》三部为向内开口音，谓之“内韵”；以《真》、《文》、《元》三部为向外开口音，谓之“外韵”；以《侵》、《覃》、《鉴》、《咸》四部为向外合口音，谓之“合韵”。故颠倒其次序，不与旧同。

其《声表》於三十六字母中删除知、彻、澄、娘、敷、疑六母，仅存三十。其

法以轻清为阴，重浊为阳，以腭、舌、唇、齿、喉、半舌、半齿七音为经，以纳口、出口、半出口三阴声，半出口、出口、半纳口三阳声为纬。改旧谱四等为二等，而以粗大、细尖、圆满、圆尖分庚干、经坚、觥官、肩涓四纽为四派祖宗以管摄之。又以《真》、《文》、《元》诸部向外之韵非四祖宗所能统，又於庚干派中附以根干一派，经坚派中附以巾坚一派，觥官派中附以昆官一派，肩涓派中附以君涓一派。其用法不为不密，然亦自为叶氏之法而已。乃白云“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谈何容易乎？旧称无入十三部分配入声自章黼始，然考黼《韵学集成》皆仍旧谱，其以意分配实始自秉敬此书，说者误以为黼也。

△《音韵日月灯》七十卷（问南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有《四礼约言》，已著录。是书凡《韵母》五卷、《同文铎》三十卷、《韵钥》三十五卷。其说讥沈约知纵有四声而不知衡有七音，司马光知衡有七音而不知纵有四等，故作此三书以正其谬。总名《音韵日月灯》，象三光也。亦名《正韵通》，以遵用《洪武正韵》及续刊《洪武通韵》二书也。其韵母以一百六韵为经，以三十六母四等为纬，而以开口、合口标於部上，独音、众音注於字旁。其《同文铎》举一百六部之字，以三十六母易其先后。大致本之《韵会》，而注则稍减，盖《通韵》即孙吾与《韵会定正》之改名也。所注古韵通转，则吴棫《韵补》之绪馀耳。其《韵钥》则仍以《同文铎》所收之字，删其细注，但互注其字共几音几叶，以便检寻，故名曰“钥”。《自序》称《同文铎》如编年、此如纪传是也。维祺於等韵之学颇有所见，而今韵、古韵之源流未能深考。观其称古韵二百六部沈约并为一百六部，则其他可知矣。

△《律古词曲赋叶韵》十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字全之，歙县人。是编成於万历甲寅，首有《自序》及《凡例》。大旨以古韵、律韵、词韵、曲韵、赋韵、叶韵合为一书。其例每部以四声相从而纬以三十六母，诸通转之法则冠於各部之首。体例冗杂，持论亦无根据。其《凡例》称沈休文因律诗分四声作诗韵。夫齐、梁时安有律诗，又安有诗韵乎？△《韵谱本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茅溱撰。溱字平甫，丹徒人。其书成於万历年间。就世所通行韵书每字下作一篆文，略采《说文》原注列於其下，故云“本义”。然《说文》所有之篆文，此书或取或否，皆无义例。又每韵后附以通叶，不标出典，亦茫无根据也。

△《韵总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朱简撰。简字修能，万历中人。其书一卷为《古韵》。以干、葛、该等十四字标全韵，使各归其类。又取安、干、丁等三十八字为阴、阳平之准，分注於

各类中。与陈第、顾炎武所考古韵未尝有一字之合，不知其何以称“古韵”也。

二卷为《唐韵》。乃世传《平水韵》本，以为《唐韵》尤误。三卷为《元韵》

。即周德清《中原音韵》也。其《前例》谓古人有上平、入、下平三声，而无上、去，举《诗》、《离骚》上、去之读为平者作证。不知此乃四声通用，非必无上、去二音也。《释文》一字数读，多兼四声，《类篇》、《集韵》说同，简未之详考耳。

△《韵会小补》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方日升撰。日升字子谦，永嘉人。万历间馆於京山李维楨家，成此书。维楨门人周士显令建阳时刻之。《韵会》原收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是书一从其旧，无所增减。惟每字考其某音为本音，某义为本义。其余音义，次第附后。注文多所增益。凡一字有数音者列於前，如止有一音者则云“独音”列於后。若字在他韵而可读入此韵者则云“古读”，可叶入此韵者则云“古叶”，亦并附於后。

其搜讨颇勤，於原书之外多有援引辩正，然亦时有讹误。如《一东》“瞳”字、“撞”字、眈字之类皆引《说文》，不知为徐铉新附字，实《说文》本书所无。

又如《韵会》“稷”字注引《周礼》注“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不知此《仪礼聘礼》之文。“鏐”字注引《后汉舆服志》“金鏐”，不知《舆服志》本作“”，音“亡范切”。凡此之类，多未能驳正。其他古音古读，舛谬尤多。顾炎武《音论》诋其劳唇吻、费简册有甚於前人者，亦非无故云然矣。

△《篇韵贯珠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释真空撰。真空号清泉，万历中京师慈仁寺僧也。是书分为八门，编成歌诀。一曰《五音篇首歌诀》，二曰《五音借部免疑海底金》，三曰《检五音篇海捷法总目》，四曰《贴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捷法》、五曰《订四声集韵卷数并韵头总例》，六曰《贴五音四声集韵捷法总目》，七曰《创安玉钥匙捷径门法歌诀》，八曰《类聚杂法歌诀》。大旨以《五音集韵》、《篇海》为本。二书卷帙稍繁，门目亦碎，故立捷法检寻之，无所发明考证。又俗僧不知文义，而强作韵语，读之十九不可晓。注中语助之词亦多误用，其难通更甚於《篇》、《韵》也。

△《西儒耳目资》（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金尼阁撰。金尼阁字四表，西洋人。其书作於天启乙丑，成於丙寅。以西洋

之音通中国之音。中分三谱：一曰《译引首谱》，二曰《列音韵谱》，皆因声以隶形。三曰《列边正谱》，则因形以求声。其说谓元音有二十九。自鸣者五，曰丫、额、依、阿、午。同鸣者二十，曰则、测、者、撻、格、克、百、魄、德、忒、日、物、弗、额、勒、麦、搦、色、石、黑。无字者四。自鸣者为万音之始，无字者为中国所不用也。故惟以则、测至石、黑二十字为“字父”。其列音分一丫、二额、三衣、四阿、五午、六爱、七澳、八盎、九安、十欧、十一硬、十二恩、十三鸦、十四叶、十五药、十六鱼、十七应、十八音、十九阿答切、二十阿德切、二十一瓦、二十二五石切、二十三尾、二十四屋、二十五而、二十六翁。二十七至二十九非中国所有之声，皆标西字而无切。三十隘、三十一尧、三十二阳、三十三有、三十四烟、三十五月、三十六用、三十七云、三十八阿盖切、三十九无切、四十阿刚切、四十一阿干切、四十二阿根切、四十三歪、四十四威、四十五王、四十六弯、四十七五庚切、四十八温、四十九碗、五十远。皆谓之“字母”。其辗转切出之字则曰子，曰孙，曰曾孙，皆分清、浊、上、去、入五声，而五声又各有甚、次，与本声为三。大抵所谓“字父”，即中国之字母。所谓“字母”，即中国之韵部。所谓“清浊”，即中国之阴平、阳平。所谓“甚次”，即中国之轻重等子。其三合、四合、五合成音者，则西域之法，非中国韵书所有矣。考句读为穀、丁宁为钲，见《左氏传》；弥牟为木，见於《檀弓》。相切成音，盖声气自然之理。故华严字母出自梵经，而其法普行於中国。后来虽小有增损，而大端终不可易。由文字异而声气同也。郑樵《七音略》称：“七音之韵出自西域，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所以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是或一说欤？欧逻巴地接西荒，故亦讲於声音之学。其国俗好语精微，凡事皆刻意研求，故体例颇涉繁碎，然亦自成一家之学。我皇上耆定成功，拓地葱岭，《钦定西域同文志》，兼括诸体，巨细兼收。欧逻巴验海占风，久修职贡，固应存录是书，以备象胥之掌。惟此本残阙颇多，《列音韵谱》惟存第一摄至十七摄，自十八摄至五十摄皆佚，已非完书，故附存其目焉。

△《元韵谱》五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书以上平为阳，下平为阴，上声为阴，去声为阳，入声则阴极而阳生。删三十六母为十有九，四重之为七十六。去蒙音四，得七十有二。而七十二母之中又析之为柔律、柔吕、刚律、刚吕。又据律法十二宫分十有二佾，以佾统母，以母统各韵之字。凡始《英》终《穀》五十有四韵，条分缕析，似乎穷极要眇，而实则纯用俗音。沈、陆以来之旧法，荡然俱尽。如以《东冬》并入《英韵》、《岑林》并入《寅韵》之类，虽

《洪武正韵》之乖谬，尚未至是也。

△《皇极图韵》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荅谟撰。荅谟字献可，嘉兴人。黄道周之门人也。是书本邵子《皇极经世》声音倡和之说而推衍之，专以经纬子母为说，实即邵子之言阴阳刚柔也。其说以为天数九，地数十二。平、上、去、入为四声，每声各有辟辟辟、翕翕翕、辟之翕、翕之辟四等，每等九声，得三十六声，则四天九也。开、发、收、闭为四音，每音有纯清、次清、纯浊、次浊四等，每等十二音，共得四十八音，则四地十二也。又推其数合於九宫、八卦、九畴，虽理有相通，然声气之原实不在於是也。

△《元音统韵》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荅谟撰，其门人胡邵瑛增修。凡《通释》二卷、《类音》六卷、《统韵》十卷、《古韵疏》二卷、《唐韵疏》二卷，共二十二卷。其后六卷为《字汇补》，则国朝吴任臣所撰，范廷瑚补入者也。其《通释》详论七音三十六母，本邵子《皇极经世》天声地音之法推为《四声经纬图》，以标举条贯。其《类音》取梅膺祚《字汇》诸部，删其训释而各注以韵部音纽，以便检核。其《统韵》平、上、去三声各分三十六部，入声分二十部，每部之字各以三十六母为序。其部母改用《一弓》、《二枵》、《三虬》、《四居》之属，分合易置，全改《广韵》以来之旧。其《古韵疏》，用吴棫叶音之说，实非古韵。《唐韵疏》，用近韵《一东》、《二冬》、《三江》之部，而以字母颠倒之，亦非《唐韵》。盖於辨别等韵或偶有所得，而於音学源流则未之有考也。其《字汇补》六卷，多收俗字，未为精核。既附此书以见，今亦不别著录焉。

△《青郊杂著》一卷、《文韵考衷六声会编》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桑绍良撰。绍良字遂叔，零陵人。是编前列《青郊杂著》一卷，发凡起例，并旧韵为《东》、《江》、《侵》、《覃》、《庚》、《阳》、《真》、《元》、《歌》、《麻》、《遮》、《皆》、《灰》、《支》、《模》、《鱼》、《尤》、《萧》十八部。又以重、次重、轻、次轻分为四科。以喉、舌、腭、齿、唇分为五位。以启、承、进、止、衍分为五品。以浮平、沉平、上仄、去仄、浅入、深入分为六声。以“国开王向德，天乃赉祯昌。仁寿增千岁，苞盘民弗忘”分为二十母，又衍为三十母，七十二母之说。皆支离破碎，凭臆而谈。观其尊兰廷秀《韵略易通》而诋徐铉兄弟为《说文》之蝥贼，韩道昭父子为《集韵》之虫蠹，既是非颠倒，轻肆讥弹；又称《广韵》每声分五十馀部，《唐韵》约为三十，则於韵书沿革尚未详考矣。

△《古叶读》五卷（通行本）

明龚黄撰。黄爵里无考。是书考究古韵，自屈原离骚及汉、晋以后词赋，皆徵

引参证，而大抵以吴棫《韵补》为指归。其纒缪在於根柢，其馀不必深诂矣。

△《诗韵辩略》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杨贞一撰。贞一字孟公，新都人。是书以朱子《毛诗》叶韵未为尽善，因取吴棫《韵补》、熊忠《韵会举要》之说，参考成书。其实皆以《洪武正韵》为准，於音韵源流，固未能博考也。

△《重订马氏等音外集》一卷、《内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此本为康熙戊子宣城梅建所刊。内自称“槃什马氏自援”。建《序》惟称得自霭益州明经张圣功，亦不知自援何许人。今考其书，引梅膺祚《字汇》，则当在明末。又自称籍本秦而生於滇，则云南人。得自霭益，盖其乡里也。又称所学得自江右杨夫子、嘉兴李夫子，不著名字，则莫知为谁矣。其书自立新意，并三十六母为见、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审、晓、影、非、微、来、日二十一母，而纬以光、官、公、棍、口、垂、口、规、戈、国、孤、骨、瓜十三韵。以旧谱四声为未备，增为五声，曰平、上、去、入、全。

又谓旧谱有无入之韵，皆为错误，立借入之法以通之。其删并字母，即兰廷秀《韵略易通》括以《早梅诗》之说也。其四声外增一全声，即周德清《中原音韵》阴平、阳平之说也。其借用入声，即叶秉敬《韵表》之说也。其末附《传响射字法》矜为神妙者，即宋赵与时《宾退录》“击鼓射字”法也。而实皆未见诸书。

观其谓《礼部韵》为沈约作，其陋可想。检所引证，不过据《洪武正韵》及《字汇》“韵法横直二图”，私心揣测，以成是编。其中惟平分阴阳，稍合古法。米芾《画史》尝明此义，而晋李登《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当即其源。然以全声列入声后，如通桶痛突同、滩坦炭忒坛，则究非先后发后敛之序。

总之一知半解，自生妄见而已矣。

△《古韵通》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柴绍炳撰。绍炳字虎臣，仁和人。其书大旨即今韵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韵之通。一曰全通，《东》、《冬》、《江》之类是也。二曰半通，《元》入《寒》、《删》、《先》，《魂》、《痕》入《真》、《文》之类是也。三曰旁通，则俗所谓叶韵是也。分平、上、去为十一部，分入声为七部。其引据甚繁，其考证亦甚辨。然今韵以今音读之，则一部之内字字相谐。如以古音读之，则字字各归本音，难复齐以今部。如《支部》之“仪”字古实音俄，《齐部》之“西”字古实音先，概曰《支》与《齐》通，是已使“俄”与“先”叶。则绍炳所谓全通、半通者，与古韵皆不免抵牾。又今韵固与古殊，古韵亦自与

古别。如《东》、《冬》、《江》自为部，至汉而《东》已通《阳》。《鱼》、《虞》、《尤》自为部，至魏、晋而虞兼通《灰》。辗转渐移，各随时代。绍炳乃上薄《风》、《雅》，下迄晋、宋，凡未定四声以前，总名之曰“古韵”，杂然并编。此读甫谐，彼音已碍。条例益广，蹊径滋繁。所谓“旁通”者，淆乱古音尤甚。至於以许敬宗之所定指为忱约，以陈彭年之所音指为孙愐，又其小节矣。

△《古韵叶音》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庆字宪伯，秦州人。前明诸生。是书首为《类从》，注部分之通转。次为《审音》，列每部相叶之字。次为《集引》，则杂采古书以证之。其《凡例》称《类从》仿之焦弱侯、陈季立、吴才老、周伯温。不知四家之中，惟焦竑、陈第其论相合，馀则南辕北辙。庆合而一之，自不得不棼如乱丝。又分上平《东》至《山》二十三部、下平《仙》至《严》二十三部、上声《董》至《范》四十四部、去声《送》至《梵》四十八部、入声《屋》至《乏》二十六部，共一百六十四部，与《广韵》之二百六部、《壬子礼部韵略》之一百七部俱不相符，亦不知其所据也。

△《佐同录》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是编据其《自序》，当有四集，共百馀卷。此本题曰“潜斋更删补释佐同录类要集”。冠以《五音图》，次为《更删补释举要》，则皆论六书偏旁，欲改隶从篆。次为《释略》，次为《发例》，次为《俚嗜》，体例庞杂，无自寻其端绪。次乃为《新定等韵》，考原等子旧法，自果字至流字十六撮，分开合为二十四。有通、广、狭、局、内、外六门，各有四声。每等分四层，秩然不紊。庆则统以如是观三字，分为前后六撮。其字母敷、奉二字改为凡、铉二字，凡敷母诸字归之非母，而以奉母诸字收入凡母。铉母下止收“弦、威、魄、櫛、碗、汪、盎”七字。至《分韵辑呼合图》共分四十三转，前二十八转皆平、上、去三声，后十五转皆入声。未免好事新奇，转滋淆乱。盖有志於小学，而既无师授。又未多见古书，徒率臆以为之者也。

△《声韵丛说》一卷、《韵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字稚黄，一名骀，字驰黄，仁和人。是编杂论三百篇及古来有韵之文凡四十条，所见略与柴绍炳《古韵通》同。其《韵问》一卷则设为问答以自畅其说也。

△《韵学通指》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是编与柴绍炳《古韵通》、沈谦《词韵》同时而出。三人本相友善，故兼举二家之说。其得失离合亦略相等。如谓“风”字可以入《侵韵》，非《东韵》之字全可入《侵》。“舒”字可以入支韵，非《鱼韵》之字全可

入支。

谓古韵之差等有三，今韵之差等有四。所见皆视前人为确。惟所称沈约韵、孙愐韵及唐人韵入声表、孙愐二百六部、唐人一百七部之说，则多无依据，以意为之。夫沈约四声久佚，不必言矣（语详《韵经》条下）。孙愐《唐韵》惟《广韵》之首仅存其《序》。徐铉校正《说文》，仅存其反切。书则久佚，又安得以宋人韵目为司法本书。且二百六部之分，据其末则陈彭年等之书，有《广韵》可考。原其初则沈约之旧，有约集诸诗赋可考。孙愐但增加其字，补缀其注，并无分部之说。忽举而归之於愐，古无典记也。至其同用、独用之注，在唐则许敬宗所定，见封演《闻见记》。在宋则贾昌朝移并窄韵十三部，见《东斋记事》，亦见《玉海》。自昌朝以前，无一百七部之说也。又唐人程试则用官韵，自为咏歌则多用私韵。如《东》与《冬》、《鍾》为二部，官韵也。其他如孟浩然《田家元日》诗、杜甫《雨晴》诗、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诗之类，皆近体律诗、以《东》、《冬》、《鍾》通押，则私韵也。《萧》、《宵》、《肴》、《豪》为三部，官韵也。李商隐《送从翁赴东川尚书幕》诗之类，亦五言长律，以《萧》、《宵》、《肴》、《豪》通押，则私韵也。“画”字在《卦部》，官韵也，李商隐《无题》诗与“袂”同押；“妇”字在《有部》，官韵也，白居易《琵琶行》与“故”同押：亦皆私韵也。是其时自程试以外，韵原不一，安有所谓遍考唐人无不合於一百七部者哉？尤可异者，上、下平声五十七部，有入者三十四，无入者二十三，自唐以来，绝无异说，至明叶秉敬作《韵表》，始以后世方音割裂分配，使部部有入。先舒祖其说而小损益之，乃标曰《唐人韵入声表》，则不但考之不详，并依托古人，如郭正域之沈约《韵经》矣。

△《韵白》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皆杂论古韵、今韵、词韵、曲韵，盖其《韵学通指》之绪余也。其中“驳古诗三声相通”一条，最为失考。古无四声，声近者即可谐读，诸书不一而足。即以习见者而论，古诗《上山采蘼芜》一首，素、馀同押。刘琨《握中有玄璧》一首，璆、叟并用。岂亦未检耶？驳苏轼《屈原庙赋》，谓《东部》本不与《阳》合。此拘於三百篇之例。不知《易象传》固“中”谐“当”，《老子》固“盲”谐“聋”也。又谓宋人填词韵，始《江》与《阳》合，是又泥魏晋以前之例。不知沈演之《嘉禾颂》、徐陵《鸳鸯赋》，《江》已通《阳》久矣。大抵审定今韵之功多，而考证古韵之力少，故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焉。

△《韵统图说》（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耿人龙撰。人龙字书升，号岵云，江阴人。是书於三十六母删知、彻、澄

、娘、敷、微六母，定为三十位。以呼、呵、嘻、嘘四声分配宫、商、角、羽。

一声之中，兼摄平、上、去、入，而又分清针、浊针，别为十二通，析为四十八韵。又於十二通之中别为三转。其图有横、直二母，以直母统三十位，横母统四十八韵，故名“韵统”。其苦思密审，亦竭一生之功。然千古之音，随时而异；一时之音，随地而异；一地之音，随人而异；一人之音，随年而异。故周公以圣人之才行天子之事，而《周礼》“保氏以六书教国子”，“小史掌达书名於四方”，皆以同天下之文，而不能同天下之音。三百篇中，今有不能得其韵者，非本无韵，韵不同也。历代韵书，大抵守其大纲以存古，通其小节以随时。以渐而变，莫知其然，未有能毅然决裂，尽改前代旧法者。知声音万变，不可以一人之私意定也。

人龙乃欲以一人之口吻，强天下万世而从我。其自谓穷极精妙者，以叩他人则扞格矣，岂能行之事乎？其不用见、溪、群、疑等字为字母，而以一英轩、二英烟至三十焚烦为声母，不过改头换面，其用实同。其所论反切之法，以为切密於反，切可通反，而反不可通切。反为翻读，其途易泛。切为疾读，其用尤的。不知自孙炎以来，但称某字某反，唐人讳反，乃皆称切，唐玄度《九经字样》具有明文。

其后乃兼称反切，不必穿凿字义，横生分别。其谓徵音不立专部，寄之角部转音唏韵之中，而宫、商各部皆杂入正徵、变徵诸音，此即徵音为事，散见於君臣民物之理，亦殊为附会。至论今韵无入十三部古皆有入，今韵有入之部古皆无入，此即回互通转之所由生。则又故示颠倒，冀耸俗听者矣。

△《韵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录。此其所著韵书。前有《自序》，其所谓华严字母如曲涧泉行，诸韵递及如九历重阶，四声顺次如司天刻漏，经世交切如机中织锦。后复为图以释之，所见未尝不合。至其论韵，则以《洪武正韵》为主，而於《广韵》似未寓目，第执今所行《平水韵》以上下古今之韵学，隘矣。

又欲於三十六母影、喻之外增以乌、汪等母，与其辨上、下平之说，大抵皆师心自用之学也。

△《诗韵更定》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国缙编。国缙字玉林，全椒人。顺治壬辰进士。韵书之作，所以辨别声音，不专为诗而设。流俗名曰“诗韵”，莫知所本。毛奇龄《古今通韵》，以为诗韵者试韵之讹，然唐宋以来，并无试韵之名，奇龄不免於臆说。考吴澄《支言集》，有张寿翁《事韵撷英序》曰“荆国、东坡、山谷，始以用韵奇险为

工。

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傥记览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免於检阅，於是乎有诗韵等书。然其中往往陈腐，用之不能起人意”云云。然则其始以《韵府》之类便於作诗押用，遂谓之诗韵。其后但收韵字，不载词藻者，亦遂沿用其名耳。

国缙此本，以“诗韵”为名，已失於不考。又每部之字分一选、二选、三选、汰字四类，大抵以最熟易押者为上选，稍难用者次之，不常用者则汰除。如《一东》汰“潼”字，《二冬》汰“淞”字，是并临潼、吴淞亦为僻字禁用也。其诗当作何等语耶？△《声韵源流考》（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其作此编，盖欲详考声韵之沿革。首列历代韵书之可考者，次列历代韵书之无考者，而采摭其序文、凡例、目录，以存梗概。上起魏李登《声类》，下迄国朝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之书，无不采录。而草创未终，略无端绪；匡廓粗具，挂漏宏多。如首列李登、吕静、周颙、沈约、萧该、阳休之、陆法言、唐玄宗、孙愐、颜元孙、颜真卿、李舟、李涪、徐锴、陈彭年、丁度、吴棫、毛晃、刘渊、周德清、韩道昭、黄公绍、阴时夫、宋濂（案此书以乐韶凤为首，其《序》则濂所撰，专归之濂，殊误）、孙吾与、杨黼（案《韵学集成》著者章黼，此杨黼亦误）、张之象、潘恩之书，已为不备。而李涪《刊误》不过偶论韵一条，并非韵书，尤为循名失实。续列历代韵书总目，自周研至张贵谟，凡三十二家，皆宋以前人，注云“已见前篇者不录”。然其中有名可考者，如唐僧智猷《辨体加字切韵》五卷见於《唐志》、《宋志》，宋僧《鉴聿韵总》五篇见於欧阳修集，皆前篇所遗，竟漏不载。又载李启《声类》十卷，注曰“魏校书令”。隋、唐二《志》俱无，知斯同何所本。

殆辗转裨贩，误左校令为校书令，误李登为李启，而未能考正耶？所列诸韵目录，仅《广韵》、《平水韵》、《韵会》、《正韵》、《韵经》五家，其他即姑勿论。

《广韵》繁、简二本，有《殷》、《文》独用，《欣》、《文》同用之分，《集韵》与《唐韵》有改并窄韵十二部之别，乃韵书沿革之大者，亦竟遗之。至於论古韵，则吴棫、陈第、顾炎武、毛奇龄、邵长蘅诸说，南辕北辙，互相攻击，而并全录其文，无一字之考订。知为杂抄之本，不过储著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

后人以其名重，遂录传之，故触处罅漏如是也。

△《谐声品字笺》（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虞德升撰。德升字闻子，钱塘人。其书以字韵之学向来每分为二，不相统

撮，因取六书谐声之义品列字数。其法总五十七声，分三十九字，合九十六音，共千六百母，而六万有奇之字毕归之，使学者可因声以检字。盖本其父咸熙草创之本，而复为续成之者也。不知谐声仅六书之一，不能综括其全。故自来字书、韵书，截然两途。德升必强合而一之，其破碎支离，固亦宜矣。

△《类音》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潘耒撰。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耒受业於顾炎武。炎武之韵学，欲复古人之遗。耒之韵学，则务穷后世之变。其法增三十六母为五十母，每母之字横播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

四呼之字各纵转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声十类，馀三声皆二十四类。凡有字之类二十二，有声无字之类二。以有字者排为韵谱，平声得四十九部，上声得三十四部，去声得三十八部，入声得二十六部，共为一百四十七部。盖因等韵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施用，亦独成一家之言而已。李光地《榕村语录》曰：“潘次耕若肯将其师所著《音学五书》撮总纂订，令其精当，岂不大快？却自出意见，欲驾亭林之上，反成破绽。

以自己土音，影响意揣，便欲武断从来相传之绪言，岂可乎？”是亦此书之定评也。

△《韵学要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先是，奇龄撰《古今通韵》十二卷，进呈御览，久经刊版单行。因其卷帙繁重，乃隐括其议论之尤要者，以为此书。李天馥序之。然较《通韵》特削去各部所收之字，而存其条例及考证耳。

意在简径易明，而韵字不存，等於有断而无案。欲究其说，弥费检阅。编《西河合集》者，废《通韵》而存此书，非其韵学之全矣。

△《韵雅》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施何牧撰。何牧，苏州人。康熙戊辰进士。其书仍用刘渊之部分，以收字必从经典，故以“雅”为名。所载《古通》，不甚谬误，而引据皆非其根柢。其《杂论》十条，则语多影响。至谓元之取士，不以诗而以曲，无稽实甚。又末附《识馀》数十条，每韵下杂采古事，挂一漏万。似乎欲为韵府而不成者，益无体例矣。

△《古音正义》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士伯撰。士伯字西牧，南昌人。官广昌县教谕。是书成於康熙丙子，又重订於戊寅。版心书首皆题“卷一”，似乎尚有别卷。而核其目录，已首尾完

具，且附录三篇亦在焉，则刊版误也。是书所论，大抵以《说文》谐声为古音之原，以后世方言为古音之转，而以等韵经纬於其间。言之似乎成理，而其实不然。

夫韵始谐声，其来古矣。然许慎《说文》主於解字，不主於辨声。所谓某字某声，不过约略近似。如“年𠂔”今音“奴颠切”，而云“读若宁”，宁、年双声之转也。“虔”今音“渠焉切”，而云“读若矜”，矜、鰥古字之通也。此本不可据以定韵。且以今韵、古韵互相参考，其间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江、杠”，工声，此谐声之字已变，而所谐之字未变者也。“阍”，龟声；“波”，皮声：此谐声之字未变，而所谐之字已变者也（龟古音邱，皮古音婆）。仪、议，义声。

此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变者也（义仪议古并音俄）。祖，且声；姐，亦且声：此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半变半不变者也（且字入虞韵，又入马韵）。“诸、渚”，者声；“奢”，亦者声：此所谐之字全变，而谐声之字半变半不变者也（者古音主，今韵诸、渚谐此声，而奢字则入麻韵）。风、凤，凡声；泛，亦凡声：此所谐之字不变，而谐声之字半变半不变者也。皆与今说古韵者绝不相异。又如“<木咎>”，咎声，读若皓，此《萧》、《肴》、《豪》、《尤》之通用也。“魔”，麻声。此《歌》、《麻》之通用也。“哇”，圭声，读若医，此《支》、《佳》、《齐》之通用也。“魂”，云声，此《文》、《元》之通用也。“茜”，西声；“移”，多声：此古今音别、一字之通用者也（西古音先、多古音夷）。“槐”，鬼声；“遗”，贵声：此古无平仄、三声之通用者也。亦与今说古韵者绝不相异。

凡此可以解者，何必待《说文》谐声而后知。若夫“袞”，公声；“辂、赂、路”，各声；“讦”，干声；“君”，君声，而云读若威；“摯”，执声，而云读若晋：此已难解。至於“熊”为炎省声，“訇”为匀省声，“杏”为可省声，更茫不知其所云。甚至如“萆、裊”，卑声，“卑”又甲声，则“萆、裊”皆当读若甲。“{需鬼}”，需声，“需”又而声，则“{需鬼}”当读若而（{需鬼}奴豆切，去而音绝远。）更辗转至於不可通。凡此不可解者，或为传写讹误，或为汉时方音，均不可知，又岂可据以定古音哉？况经典初皆古文，许慎所说乃小篆，字体转变，或相同或不相同。如“慎”，真声，而古文作脊；“津”，声，而古文作{舟淮}；“续”，卖声，而古文作赍；“虹”，工声，而古文作<虫申>；“囿”，有声，而古文作：皆无可谐之声。即《说文》所载，已不可枚举，而欲据小篆偏旁以究三代之音，其亦左矣。至方言则唇吻之间，随时渐变，亦随地顿殊。其时同者其地未必同。刘熙《释名》所载天坦、天显之别，五方异呼之证也。其地同者其时又未必同。《左传》称楚谓乳

“穀”、谓虎曰“於菟”，《穀梁传》称吴谓善“伊”、谓稻曰“缓”，狄谓賁泉曰“失台”。今验诸士俗，皆无一合。是古今异语之证也。偶执其一字、二字援以为证，则曾慥《类说》载真宗时闽人作赋，以“何”、“高”相叶，岭南人作诗，以《先》、《添》并押者，亦将曰宋韵如是乎？若夫等韵之辨，尤似是而非。考《隋书经籍志》曰：“自后汉佛法行於中国，又得西域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字之义殊别。”是等韵久入中国，而审音者弗之用，唐以前无取以定韵者。自宋以后，其说渐行，乃以字母入韵书。实因韵而分等，非因等而定韵。古书所载，源委甚明。以等韵核今韵，已言人人殊。至以等韵定古韵，益本末倒置，全迷端绪矣。乃诋陈第《古音考》不知等韵，是犹怪断汉狱者不能引唐律也。大抵三代去今数千年，当日音声，但可以据经典有韵之文约其大略，犹之考地理者，可以据名山大川知某省当为古冀州、某省当为古扬州耳。必以今之州、县、村、堡犬牙相错之处定古某州之疆界，则万无是事矣。故士伯此书，引证愈博，辨驳愈巧，而不合於古法乃愈甚。总由於不揣其本故也。至谓经典皆北人所作，即屈、宋亦北学於中国，是以古无入声，如周德清之《中原音韵》摊入三声，则益为臆断之谈矣。

△《等切元声》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士伯撰。是编成於康熙癸未，又其讲明今韵之书也。案等韵之法，约三十六母为二十三行，排端精於一、四，知照於二、三。是以出切行韵，彼此轆轳。元刘鉴以类隔、交互等二十门法取字，后人咸遵其说。是书於等子门法颇有驳正。至内外八转、通广偏狭之类，辩论尤为详悉。然等韵之学，唯凭唇吻，虽精究此事者，不能不杂以方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自以为豪发无憾，而听之又未尝不别有说也。即如此书，内外以照二为限。内门二等，惟照有字，俱切入三等，所谓内转切三也。外门则牙、舌、唇、齿、喉二等俱有字，仍切二等，所谓外转切二也。内三外二门法，不过如此。然《臻》之开合二摄，二等止照有字，何以谓之外转耶？通广偏狭，等子明列四门，而切法以三等切及第四为“通广”一门，四等切及第三为“偏狭”一门。

此外又有“小通广偏狭”门，又有“通广偏狭不定”门。是门法与等子互异也。又谓知、彻、澄同照、穿、床，泥同娘，敷同非，皆可省。按照、穿、床系齿音，知、彻、澄系舌音。士伯云庄之与章，是照与照别，非与知有异。不知章与张自别，惟《中原音韵》中钟、追锥之类，皆不分别，不可以律等子也。然则泥、娘以上下等为别，非、敷以清浊之次为别，又安可废乎？独其於双声、叠韵及《五音九弄反纽图》，剖析微至，足证前人之误，为不可没耳。

△《古今韵表新编》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仇廷模撰。廷模字季亨，宁波人。康熙辛卯举人，官知县。其书每韵分舌、齿、喉、唇、牙声。至其末卷论古韵，则多遵毛奇龄两界五通之说。奇龄《古今通韵》，欲以博辨胜顾炎武，已不免汗漫支离。廷模沿其绪论，又造为经通、纬通、变通、正叶、变叶、外叶诸例，尤为支蔓。古人用韵之法，轨辙可寻，又安有是纷纷也？△《八矢注字图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陈垞撰。陈垞有《钟律陈数》，已著录。是编乃其所定韵书。八矢者，譬字为的，以八矢注之：一分四声，二经声，三定清浊之界，四审五音，五分阴阳，六分正变，七分轻重，八分留送，凡八门也。经声分先天九声、后天九声。凡四声直下为先天。其《二九并入图》，枯苦库酷、伊倚意乙之类是也。

四声旁转为后天。空恐控酷、因引印一之类是也。四声之外又增一下声，则亘古之所未闻矣。其《纬音清浊正变阴阳轻重留送图》，分宫为浊、商为清，实皆喉音。角、徵、羽皆分清、浊，而清、浊二徵之外，又增浅、中、深三徵音，其外又有清闰、浊闰二音，实即非、敷二母之轻唇音也。其所谓正变者，正即开口呼，变即合口呼。又分轻重留送为三成。皆变幻面目，别立名字，而反谓三十六母为乱道，过矣。

△《声韵图谱》（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人麟撰。人麟字铸庵，武进人。康熙庚子举人，官萧山县知县。是书即等韵旧法而变通之。以三十五母定声，删徵音四、轻唇音一，析齿头音五母。以十四摄定韵，并“江”於“宕”，并“曾”於“梗”，剔“蟹”之三等入止。

以四十五韵为图谱，并於光，并黔於兼，并肱於觥，并诸字四等於三等。首列《诸母阴阳均变之图》及《诸韵正闰内外等第之图》。末为《韵法》八条，《丛论》十八条，附《翻切古韵转音例》及《词曲韵通转例》。

△《类字本意》（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莫宏勋撰。宏勋字诚斋，钱塘人。前有康熙庚子《自序》。其书取梅膺祚《字汇》之字，依其卷末所列《韵法横直二图》，一一分隶。平、上、去三声为一类，入声自为一类。尽改古来韵部之旧，并尽乖古来等韵之旧，不足据为典要也。

△《韵学臆说》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此书前列《唐韵》目、吴棫古韵目及所为《臆说》十条。次列光、官、公、昆、高、乖、钩、规、过、皆、孤、基、瓜等十三字首群字谱。大抵不知韵学因革源流，而惟恃唇吻之间，以等韵

辨别。犹之以近日词曲之工尺而评定夔、旷之乐章。其辨愈精，其说愈密，而愈南辕北辙，毕世不得其所适。其所引据，不过宋吴棫、近时毛奇龄、马自援之说，而抗词以攻顾炎武，所见左矣。

△《韵学》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音韵之学，自古迄今，变而不常，亦推而愈密。古音数变而为今韵，历代各殊，此变而不恒者也。今韵既定，又剖析而为等韵，此推而益密者也。古韵与今韵音读各异，部分亦殊。吴棫不知其故，而以音读之异名为叶，部分之殊注为通转，而古韵遂乱。今韵之定在前，等韵之分在后，实因韵字而分等，非因韵等而分字。韩道昭、熊忠不知其故，於是字母颠倒韵字，而今韵又变。自明以来，惟陈第、顾炎武及近日江永识其源流。他若马自援之讲今韵，愈细而旧法愈失；毛奇龄之讲古韵，愈辨而端绪愈淆矣。植作是书，不能从源而分流，而乃执末以议本。攻所必不能攻，而遵所必不可遵，故用力弥勤，而弥於古法未合也。

△《五方元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樊腾凤撰。腾凤字凌虚，尧山人。是书论切字之法，以阴平、阳平析四声为五，犹属旧例。其部分则并为二十：曰《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字母则并为十二：曰槲、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皆纯用方音，不究古义。如《覃》、《盐》、《咸》之并入天，《庚》、《青》、《蒸》之并入龙，其变乱韵部，又甚於《洪武正韵》矣。

△《诗经叶音辨讹》八卷（通行本）

国朝刘维谦撰。维谦字让宗，自号双虹半士，松江人。是书首列《等子图》，次为《分隶字母总音》，次为《音叶互异汇辨》，次为《叠韵变声》，次为《辩论顾炎武音学五书毛奇龄古今通韵》，次《发明康熙字典》。其三百五篇之叶音，则一一逐句详注，考论颇勤。然古音之学，自宋吴棫而晦，自明陈第乃渐明。

国朝顾炎武诸家，阐发其旨，久有定论。维谦欲创为异说以驾乎前人之上，反以吴棫为是，陈第为非，业已黑白倒置。而又以等韵三十六母牵合古音。夫等韵所别为今音，而《诗》三百篇则古音。音随世变，截然不同。维谦乃执后以绳前，是何异以行草之偏旁而释仓颉、史籀之篆文哉？至於双声叠韵，乃永明以来之法，古人或偶尔相合，实非有意。维谦之牵合经文，亦多附会。充其量之所至，将“覩阅既多，受侮不少”，亦且谓古诗有对偶乎？△《诗传叶音考》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起元撰。起元字复一，震泽人。是书专论三百篇叶音，如《关雎》“服”古音匍，引《礼记》“扶服救之”为证，亦间有可采。至如“吁嗟乎驹虞”不知为无韵之句，乃谓“虞”、“乎”相叶。然则《周南》之“吁嗟麟兮”，《郑风》之“狂童之狂也且”，又以何法叶之乎？大抵其病由於不知古音自有部分，惟以今韵部分取读；又不知古无四声，更以华严字母分等：故愈辨而愈远也。

△《四声切韵表》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前列《凡例》六十二条，备论分析考定之意，而列表於后。其论古法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减移易，凡更定者皆妄作，最为有见。其论入声尤详，大旨谓顾炎武《古音表》务反旧说之非。

然永亦不遵古法，颇以臆见改变。夫字有数而音无穷，故无无音之字而有无字之音。永既知《冬韵》无上声字，《臻韵》无上、去二声字，《祭》、《泰》、《夬》、《废》四韵无平、上二声字，而入声乃必使之备。或一部之字使分入於数部，或数部之字使合入於一部。自谓穷极精微，其用心不为不至。然如“伐”之一字，《公羊》自有两呼；“天”之一字，《释名》亦复异读；陆法言亦云“吴楚时患轻浮，燕赵多伤重浊”。顾炎武至谓孔子传《易》，亦不免於方音，其说永亦深取之。而乃欲以一人一地之音改古来入声之部分，岂沈、陆诸人惟能辨三声，不能辨四声乎？至其杂引偏旁谐声以申交互之说，虽有理可通，而牵合亦甚。永作《古韵标准》，知不以今韵定古韵，独於此书乃以古韵定今韵，亦可谓不充其类矣。

△《本韵一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为霖撰。为霖字雨苍，成都人。由拔贡生官至潮州府知府。是书为所定新韵。卷首载《答赵国麟论韵书》，有“此道自汉以后，如漆室长夜，千数百年於兹”之语，其自命甚高，故历代相传之旧法，无一不遭诋斥，亦无一不遭变乱。大抵以十二律分平声，以七音分入声，又以四声不备五音分阳平、阴平为二，以合五声之数。骤而观之，以乐律定声音，以声音定部分，端绪井然，言之成理，似乎得声气之自然。其附会不能遽见，亦不能遽攻。然探其本而论之，律之作也，应阴阳之气而写之以音，此出乎天者也。至於文字之作，其始用以记载，别而为形，因而宜诸语言，别而为声，其声由点画而起，不由律吕而起，此定於人者也。

故古人律吕之妙，穷析毫芒，而音则并无平仄。此韵不与律俱生之明证矣。颜之推《家训音辞篇》曰：“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

，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此韵之始萌，不言配律也。封演《闻见记》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此乃渐配五声，然每声之中，尚未析平仄也。

《南齐书陆厥传》曰：“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梁书沈约传》曰：“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此今韵平仄之始，亦不言叶乐也。自释神珙始作等韵，其图今载宋本《玉篇》之末，相传为北魏人，而其《自序》中乃称昔梁沈约创纽字之图。又有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元和为唐宪宗年号，则当为晚唐时人。故唐一代诗人未言字母，至宋而其说乃大行。以韵配律，渐起於是矣。然沈括《梦溪笔谈》曰：“乐家所用，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是盛谈等韵之时，尚以韵与乐律截然分为两事。今为霖乃因字母有七音之例，遂更广其例，以十二律为断。举隋陆法言以来上、下平声五十七部并为十二部。夫乐之有十二律，不犹天之有十二宫乎？古圣人画地分州，建侯树国，各因其山川之势，初不取象於天。迨其后测验之术兴，乃以列宿分野隶十二宫之次。声韵之始，随呼吸取读，亦犹分州建国也。及其配以音律，亦犹列宿分野也。其理不必不相通，而其势不能以彼改此。今以韵通於律，遂并为一十二部以应律，亦将以地理通於星野，而合并天下之千百郡县，割裂天下之疆界，合为十二州以应天乎？况自汉以来，有韵之书不一，有韵之文亦不一，一旦尽举而废之，独标一为霖之书为千古韵学之圣，即其说果通，亦断断难行於天下。况倒置本末，并其理亦牵合乎？至於入声并十二为七，尤为乖理。声生於口，一呼皆备四声。字生於六书，非有所取义，则无其字。故二百六部之中无入声者二十七。此二十七部无平、上二声者又四。非无其声，无其字也。为霖必一一配合，使无入者皆有入，亦误以字生於声，而不知声生於字，复倒置其本末也。今撮其大概，略为驳正如右，庶讲韵学者不至以新说改古法焉。

△《音韵源流》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咸撰。咸有《易蓍图说》，已著录。其书分三部。一曰《仓沮元韵》，凡三十六卷。分《翁》、《鸯》、《罌》、《安》、《阿》、《丫》、《衣》、《埃》、《乌》、《隈》、《讴》、《爇》、《谿》、《屋》、《垚》、《搯》、《遏》、《匡》一十八韵，而以其翁音、辟音谓之谐字，以其本音、转音谓之分音。一曰《诗骚通韵》，一曰《中都雅韵》，各十卷，亦以十八韵分合之。《元韵》又有《卷首》二卷，《通韵》、《雅韵》亦各有《卷首》一

卷。大抵皆以意杜撰，戾於古而乖於今。其叙述古韵源流，如魏李登《声类》、周颙《四声》，《隋志》仅列其名，《唐志》已不著录，而咸云独得见之，其书皆分《东》、《阳》、《耕》、《真》、《寒》、《侵》、《覃》、《支》、《佳》、《鱼》、《萧》、《歌》、《尤》十三类。陆法言之《切韵》、孙愐之《唐韵》，今皆不传，惟愐之音切尚散见徐铉所校《说文》中，而咸亦云独得见之，共二百六部，为法言所分，其独用、通用为愐所定，多与今不同。韩愈著作，班班可考，独不闻其有何韵书，而咸云独见韩愈《唐韵》，其同用、独用与今《广韵》同。又列《礼部韵略》、毛晃《增韵》、刘渊《平水韵》於陈彭年《广韵》之前，而谓《广韵》比《礼部韵略》多数部，又谓丁度《集韵》分七音，《东部》首“公”不首“东”。核以诸书，亦不相合。盖乡曲之士，不知古书之存亡，姑以意说之而已。

△《韵岐》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昱有《尚书私学》，已著录。是编於官韵之中，择其一字数音者，各分别字义异同。盖亦宋人《押韵释疑》之类。

△《音韵清浊鉴》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祚楨撰。祚楨字楚珍，大兴人。是书以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元刘鉴《切字玉钥匙》与周德清《中原音韵》合为一书，而以己意窜改之。夫道昭书配三十六母，鉴书配内、外十六摄，德清书则北曲之谱，以入声配入三声。祚楨既狃於方音，并四声为三，混淆古法，而乃屑屑然区分门目，辨别等次。非今非古，非曲谱非等韵，莫喻其意将安取。其《序》自称博极诸家，如扬雄《训纂》、许慎《说文》、《玉篇》、《唐韵》、《广韵》、《韵会》、《篇海》、《集韵》、《正韵》、吕氏《同文铎》、《日月灯》，无不绎其论说，证其异同。《说文》、《玉篇》以下，其书俱在，不知扬雄《训纂》、孙愐《唐韵》，祚楨何从见之？又称隐侯《四声》、宣城《字汇》、《正字通》，户诵家吟，更不知祚楨何由见沈约书也。

△《声音发源图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遂先撰。遂先，句容人。是书为遂先草创，其子命世续成之。分四声为六声，曰初平、次平、终平、初仄、次仄、终仄。初平属少阳，出舌根。次平属阳明，出舌后。终平属太阳，出舌中。初仄属少阴，居舌前。次仄属太阴，属舌梢。终仄属厥阴，出舌尖。谓五音羽出在下之门牙，徵出在上之门牙，角出上下之槽牙，商出上下之尽牙，宫出上下之虎牙，而皆通於舌，以成五音。又分舌根、舌后、舌中、舌前、舌梢、舌尖六舌为十二舌。以黄钟、大吕为一舌、二舌，则舌根之一后一前也，主冬至以后。太簇、夹钟为三舌、四舌，则舌后之一后一前也，主雨水以后。以姑洗、仲吕为五舌、六舌，则舌中之

一后一前也，主穀雨以后。以蕤宾、林鍾为七舌、八舌，则舌前之一后一前也，主夏至以后。以夷则、南吕为九舌、十舌，则舌梢之一后一前也，主处暑以后。以无射、应鍾为十一舌、十二舌，则舌尖之一后一前也，主霜降以后。又以宫分五音，音分五位，则二十五位。以韵五乘之，则一百二十五位。位具六声，则七百五十声。商分五音，音绕九位，则四十五位。以韵四乘之，则百八十位。位具六声，则千有八十声。角分五音，音绕八位。以韵三乘之，则百有二十位。位有六声，则七百二十声。徵分五音，音绕七位。以韵七乘之，为二百四十五位。位具六声，为千四百七十声。

羽分五音，音绕六位。以韵六乘之，为百有八十位。位具六声，为千有八十声。

总计五音之韵，共二十有五。分音百二十有五，位凡八百五十，声凡五千一百，而皆统之於元宗。今考遂先所称初平，以上声之浊音当之。不知《指南》谓浊上当读如去，实而有徵。即如《止摄》群母，奇上为技。《蟹摄》匣母，孩上为亥。

《遇摄》旁母，蒲上为部。《咸摄》奉母，凡上为范。《果摄》从母，矧上为坐。

《效摄》澄母，鬲上为肇。上音皆别作去，今读之实有此音。而遂先乃指以为初平，未见其能合也。惟《皇极经世》多以上为平，如《通摄》泥母，农上为〈多农〉，邵以〈多农〉为平，入乃母。《蟹摄》来母，雷上为磊，邵以磊为平，入吕母。《臻摄》微母，文上为吻，邵以吻为平，入武母。《宕摄》来母，良上为两，邵读两为平，入吕母。今遂先以舌根为初平，而上之为平，不必皆舌根，则亦不得据以为初平明矣。自六声之说既误，而支离穿凿，尽废齿、腭、唇、舌而专以牙之一音定宫、商、角、徵、羽。又尽废齿、牙、腭、唇而以十二舌定平仄六声，至以雨水后立夏前中商音，立夏后大暑前中角音，与《月令》、《管子》、《逸周书》全反，尤无据也。

——右“小学类”韵书之属，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四十五 史部一

○史部总叙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

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峕《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云馿》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铨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正史类一《正史》之名，见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

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稟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谬》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釐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於此。

△《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少孙据张守节《正义》引张晏之说，以为颍川人，元、成间博士。又引《褚顛家传》，以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二说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过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远也。案迁《自序》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为百三十篇。《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歿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焦竑《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王懋竑《白田杂著》亦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则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窜易。年祀绵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窜乱或不能无，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焦竑《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经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馀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其书自晋、唐以来，传本无大同异。惟唐开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记老子列传》於《伯夷列传》上。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见。南宋广汉张材又尝刊去褚少孙所续，赵山甫复病其不全，取少孙书别刊附入。今亦均未见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伪孙奭《孟子疏》所引《史记》“西子金钱事”，今本无之。

盖宋人诈托古书，非今本之脱漏。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於原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鄱阳王《汉书真本》相类，益荒诞不足为据矣。注其书者，今惟裴驷、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说，检寻较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裴驷撰。驷字龙驹，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其事迹附见於《宋书裴松之传》。驷以徐广《史记音义》粗有发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经诸史并《汉

书音义》及众书之目，别撰此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然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著於目，知当日援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

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录并同。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刊，析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犹仍旧本。自明代监本以《索隐》、《正义》附入，其后又妄加删削，讹舛遂多。如《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脱“名见《左传》”四字。《秦始皇本纪》“轻车重马东就食”句下，脱“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八字。《项羽本纪》“其九月会稽守”句下，脱“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纪》“祠上帝明堂”句下，脱“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睹矣”句下，脱“又数本皆无可字”七字。《河渠书》“岸善崩”句下，脱“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马相如传》“傍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传”句下，此引“张晏曰：谓《易系辞》”。监本均误作《正义》。至於字句异同，前后互见。

如《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句下，“孔安国曰出於九江水中”。监本作“山中”。《孝文本纪》“昌至渭桥”句下，引“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监本多“渭桥”二字。“祁侯贺为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缙”。监本多一“贺”字。“当有玉英见”句下，引“瑞应图云：玉英五帝并修则见”。监本作“五常”。

（案“五帝并修”语不可解，似当以监本为是。）“属国悍为将屯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徐”。监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纪》“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句下，引“徐广曰：一作应”。监本多一“平”字。《武帝纪》“自太主”句下，引“徐广曰：武帝姑也”。监本多“太主”二字。《龟策列传》“猬辱於鹄”句下，引“郭璞曰：猬憎其意心恶之也”。监本作“而心恶之”。

凡此之类，当由古注简质，后人以意为增益，已失其旧。至坊本流传，脱误尤甚。

如《夏本纪》“泮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国曰：澧水所同，同于渭也”。坊本阙一“同”字。《项羽本纪》“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句下，脱“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九字。是又出监本下矣。惟《货殖传》“藁鞠盐豉千瓠”句下，监本引“孙叔敖云：瓠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瓠（音贻）”。当是“孙叔然”之讹。此本亦复相同。是校讎亦不免有疏。然终胜明人监本也。

△《史记索隐》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司马贞撰。贞，河内人，开元中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贞初受《史记》於崇文馆学士张嘉会，病褚少孙补司马迁书多伤踳驳。又裴駰《集解》旧有《音义》，年远散佚。诸家《音义》延笃音隐，邹诞生、柳顾言等书亦失传，而刘伯庄、许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裴駰《集解》，撰为此书。首注《駰序》一篇，载其全文。其注司马迁书，则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为述赞一百三十篇，及《补史记条例》。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为世家，而《吕后》、《孝惠》各为《本纪》。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世家，而降《陈涉》於《列传》。《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为一传，而附《国侨》、《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庄周》於《老子》，附《韩非》於《商鞅》，附《鲁仲连》於《田单》，附《宋玉》於《屈原》，附《邹阳》、《枚乘》於《贾生》。又谓《司马相如》、《汲郑》传不宜在《西南夷》后，《大宛传》不合在《游侠》、《酷吏》之间，欲更其次第。

其言皆有条理。至谓司马迁《述赞》不安，而别为之，则未喻言外之旨。终以《三皇本纪》，自为之注，亦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此书本于《史记》之外别行。

及明代刊刻监本，合裴駰、张守节及此书散入句下，恣意删削。如《高祖本纪》“母媪”、“母温”之辨，有关考证者，乃以其有异旧说，除去不载。又如《燕世家》“启攻益事”，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其由。”虽失於考据《竹书》（案今本《竹书》不载此事，此据《晋书束皙传》所引），亦当存其原文。乃以为冗句，亦删汰之。此类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为定本，与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义》，人人明知其非，而积重不可复返。此单行之本，为北宋秘省刊板，毛晋得而重刻者。录而存之，犹可以见司马氏之旧，而正明人之疏舛焉。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张守节撰。守节始末未详。据此书所题，则其官为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也。是书据《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录则作二十卷。盖其标字列注，亦必如《索隐》。后人散入句下，已非其旧。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如守节所长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国城邑，委曲详明。”而监本於《周本纪》“子带立为王”句下，脱“《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纪》“反秦於淮南”句下，脱“楚淮北之地尽入於秦”九字。《项羽本纪》“项王自立

为西楚霸王”句下，脱“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十九字。《吕后本纪》“吕平为扶柳侯”句下，脱“汉扶柳县也有泽”七字。《孝景本纪》“遂西围梁”句下，脱“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句下，脱“应劭云：平陆西河县”八字。《孝武本纪》“见五畤”句下，脱“或曰在雍州雍县南。孟康曰：畤者神灵上帝也”十八字。《晋世家》“是为晋侯”句下，脱“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十七字。《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脱“案：安平县属定州也”八字。“饿死沙邱宫”句下，脱“《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邱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二十三字。

《韩世家》“得封於韩原”句下，脱“《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采於韩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阴侯列传》“家在伊卢”句下，脱“韦昭及《括地志》皆说之也”十字。《货殖列传》“殷人都河西”句下，脱“盘庚都殷墟地属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脱“周自平王以后都洛阳”九字。《自序》“庀困鄙”句下，脱“汉末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皮。田褒《鲁记》曰：灵帝末，汝南陈子游为鲁相，陈蕃子也，国人为讳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纪》“樗里疾相韩”句下，此本作“福昌县东十四里”。监本脱“十四里”三字。《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监本脱“北”字。又守节徵引故实，颇为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窃探其美。”而监本《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脱“士若大理卿也”六字。

“於是夔行乐”句下，脱“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纪》“作命”句下，脱“应劭云：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二十一字。

“以应为太后养地”句下，脱“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芊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纪》“为我遗镐池君”句下，脱“张晏云：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叙论》“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奏之”四十二字。《项羽本纪》

“会稽守”句下，脱“守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纪》“伐驰道树殖兰池”句下，脱“案：驰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树”十四字。《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脱《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祠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为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

，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见安期生”句下，脱“《列仙传》云：安期生，琅琊阜乡亭人也。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於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於蓬莱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汉书起居注》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惟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宽舒受其方”句下，脱“姓史名宽舒”五字。《礼书》“疏房床第”句下，脱“疏谓窗也”四字。《律书》“其於十二支为丑”句下，脱“徐广曰：‘此中阙不说大吕及丑也。’案：此下阙文。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书》“氐为天根”句下，脱“《星经》云：氐四星为露寝听朝所居，其占明大则臣下奉度。《合诚图》云：氐为宿宫也。”三十一字。“其内五星五帝坐”句下，脱“群下从谋也”五字。《楚世家》“伐申过邓”句下，脱“服虔云：邓，曼姓也”七字。《赵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脱“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颇为信平君”句下，脱“言笃信而平和也”七字。《韩世家》“公何不为韩求质於楚”句下，脱“质子虬虱”四字。又脱“公叔婴知秦楚不以虬虱为事，必以韩合於秦，楚王听，入质子於韩”二十六字。又脱“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虬虱为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传》“相常从入苑中”句下，脱“堵墙也”三字。《田蚡列传》“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脱“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卫将军列传》“平阳人也”句下，脱“《汉书》云：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节於六书五音，至为详审。故书首有《论字例》、《论音例》二条。而监本於《周本纪》“惧太子钊之不任”句下，脱“钊音招，又吉尧反。任，而针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纪》“彗星复见”句下，脱“复，扶富反。见，行见反”八字。“以发县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脱“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梟首”句下，脱“梟，古尧反。悬首於木上曰梟”十一字。“体解轲以徇”句下，脱“红卖反”三字。“东收辽东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归其质子”句下，脱“质音致”三字。“衣服旌旄节旗”句下，脱“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祇诵功德”句下，脱“祇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脱“赭音者”三字。“仆射周青臣”句下，脱“音夜”二字。“上乐以刑杀为威”句下，脱“五孝反”三字。

“二世纪以安边竟”句下，脱“音境”二字。《叙论》“为君讨贼”句下，脱“于伪反”三字。《项羽本纪》“将秦军为前行”句下，脱“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纪》“时时冠之正义音馆”句下，脱“下同”二字。《孝景纪》“天下又安”句下，脱“又音鱼废反”五字。“龙须拔堕”句下，脱“徒果反”三字。

“攀龙胡髯号”句下，脱“户高反，下同”五字。“为且用事泰山”句下，脱“为，于伪反，将为封禅也”九字。《郑世家》“段出奔鄆”句下，脱“音偃”二字。《田叔列传》“喜游诸公”句下，脱“喜，许记反，诸公谓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两字之出入，殆千有馀条，尤不可毛举。苟非震泽王氏刊本具存，无由知监本之妄删也。

△《读史记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汪越撰，徐克范补。越字师退，康熙乙酉举人。克范字尧民。皆南陵人。是书有《后记》一篇，记越初作此书成，以书抵克范曰：“有《读史记十表》一帙，遍求友人商榷。殊无一人案定子长原《表》，通首讫尾，印证鄙说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细加推勘，示明纰缪，以便改订。有补义则亦书於篇，将来授梓”云云。盖古来增减前人旧本，多在其人之身后。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於读史者尚属有裨。考史家之难，在於《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越等独排比旧文，钩稽微义。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之凿。而订讹砭漏，所得为多。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牾。异乎瞶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於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

△《史记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有《檀弓疑问》，已著录。《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徵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尝议其宗旨之乖，刘知几颇摘其体例之谬。至其叙述之罅漏，先儒虽往往驳正，然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泰衢独旁引异同而一一断之以理。如谓《高祖纪》解纵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实；《留侯世家》诸将偶语沙中之不可信；《李陵传》兵矢既尽，尚杀匈奴万馀人之言为夸诞。据《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驳《留侯世家》所纪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大抵皆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不但如吴缜之纠《新唐书》只求诸字句间也。是书本与所作《檀弓疑问》，合为一编。今以《檀弓疑问》入《经部》，而是书析入《史部》，俾各从其类焉。

△《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始末具《后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

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是此书之次第续成，事隔两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见古本既有纪、表、志、传，乃云总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书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夫古书叙皆载於卷末，固自述作书之意，故谓之叙；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谓之传。后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谓原作《中篇》，文系篇末，“中”字竟何义也。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彪在光武之世举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实为东汉之人。惟附於《叙传》，故可於况伯旂穉之后详其生平。若自为一传，列於西汉，则断限之谓何。奚不考《叙传》所云起元高祖，终於孝平、王莽之诛乎？之遴又云，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纪、表、志、传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为三十八卷之明证。又言述纪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传七十。是各为次第之明证。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今本纪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传分九子卷。）若并为三十八卷，则卷帙更重。古书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於纪，而表、志反在传后。且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后。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传》次於《本纪》，是恶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

《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

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於《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纒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遯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於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於《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其事也。《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故《猗觉寮杂记》称：“师古注《汉书》，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声。”

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声。杨巨源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鄼侯”，亦不用“音赞”之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旧本或题宋倪思撰，或题刘辰翁撰。杨士奇《跋》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相传作於须溪。观其评泊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而《文献通考》载为倪思所撰，岂作於倪而评泊出於须溪耶。其语亦两持不决，”案《通考》之载是书，实据《直斋书录解题》。使果出於辰翁，则陈振孙时何得先为著录？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编大旨，以班固《汉书》多因《史记》之旧而增损其文，乃考其字句异同以参观得失。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汉书》移入别篇者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勘，长短较然，於史学颇为有功。昔欧阳棐编《集古录》跋尾，以真迹与集本并存，使读者寻删改之意，以见前人之用心。思撰是书，盖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异同，思所列者两人之异同，遂为创例耳。其中如“戮力”作“戮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状”作“亡状”、“鈇质”作“斧质”、“数却”作“数卻”之类，特今古异文。“半菽”作“芋菽”、“蛟龙”作“交龙”之类，特传写讹舛。至於“秦军”作“秦卒”、“人言”作“人谓”、“三两人”作“两三人”之类，尤无关文义。皆非有意窜改。思一一赘列，似未免稍伤繁琐。然既以“异同”名书，则只字单词，皆不容略。失之过密终胜於失之过疏也。至《英布》、《陈涉》诸传，辄而未录。

明许相卿作《史汉方驾》，始补入之。则诚千虑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宝文阁学士，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怀太子贤注。蔚宗事迹具《宋书》本传。贤事迹具《唐书》本传。考《隋志》载范《书》九十七卷，新、旧《唐书》则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然此书历代相传，无所亡佚。考《旧唐志》又载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怀作注之时，始并为九十卷，以就成数。

《唐志》析其子卷数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数之，故仍九十。其实一也。又隋、唐《志》均别有蔚宗《后汉书论赞》五卷，《宋志》始不著录。疑唐以前《论赞》与本书别行，亦宋人散入书内。然《史通论赞篇》曰：“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蔚宗后书，乃各附本事，书於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序。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黷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云云。则唐代范书《论赞》已缀卷末矣。史志别出一目，所未详也。范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阙。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酈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徵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八《志》，司马绍统之作。

（案绍统彪之字也。）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於晋初。

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载刘《叙》，故孙北海《藤阴劄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云云。考洪迈《容斋随笔》，已误以八《志》为范《书》，则其误不自孙承泽始。今於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熊方撰。方字广居，丰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功郎，权澧州司户参军。是书前后《进表》，不著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奋神武以拨乱，致太平而中兴，仰稽圣功，同符光武”之语。又有“洒宸翰於九经，永光庠序；焕云章於八法，冠绝锺王”之语。御书《太学石经》乃高宗时事，则方为南渡初人矣。

昔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十《表》。《梁书王僧虔传》称其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三代之遗法也。班固八《表》，实沿其例。范蔚宗作《后汉书》，独阙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於范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帙厘然。方因作此编，补所未备。凡《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其所证据，一本范氏旧文，义例则仿之前书，而稍为通变。如《王子外戚恩泽诸侯表》皆不复分析，惟各书其状於始封之下，而以功以亲自可了如指掌。又百官虽因西汉，而废置不一。方取刘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系於年，而除拜薨免之实悉见。其贯穿钩考，极为精详。纲目篇章，亦俱灿然有法。惟中间端绪繁密，故踳驳之处亦间有之。如海昏侯会邑、安众侯松，其肇封固自西汉，而前书皆云今见为侯。则明章以后尚嗣封弗绝，自应在东京列侯之数。虽史文阙略，不能得其传世之详。亦当标其国号名属，而注云后阙，始合史法。方乃因其世系无徵，遂黜其名，仅以“见前书《王子侯表》”一语附识篇末。审如是，则城阳恭王祉亦见前书《王子侯表》，何以此书又得载入乎？此其为例不纯者也。

又如伏完乃伏湛七世孙，袭封不其侯，见於《湛传》及《皇后纪》者甚明。惟袁宏《汉纪》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十三人为列侯之文，范史误采入《本纪》中。

方不加考辨，於伏湛下既书侯完嗣爵，而孝献时诸侯表内又别出一列侯伏完，殊为复舛。又《皇后纪》称完为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是曹操弑伏后时完已先卒，故史但称操杀后兄弟宗族而不及完。方乃误以为曹操所诛国除，而於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汉寿亭侯世但称寿亭侯，沿习旧讹，未能纠正。此其考核偶疏者也。又汉制以太傅至将军为五府。自大将军、车骑将军、度辽将军以外，其余杂将军号随时建置，见於纪传者尚多。乃於《百官表》内概不之及，颇伤阙漏。此其采摭之未备者也。凡此数端，皆为所短。要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於史学。《丰城县志》称方作是书，自题其堂曰“补史”。其深自矜重，殆亦非徒然矣。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吴仁杰撰。仁杰有《易图说》，已著录。是书前有淳熙己酉曾绛《序》，称仁杰知罗田县时自刊版。又卷末有庆元己未林瀛《跋》，称陈虔英为刊於全州郡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虔英又重刊欤。旧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抄自山东李开先家，因传於世。据其标题，当为刘敞《两汉书刊误》而作，而书中乃兼补正刘敞、刘奉世之说。考赵希弁《读书附志》，载《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称刘敞撰。《文献通考》载《东汉刊误》一卷，引《读书志》之文，亦称刘敞撰。又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引《读书志》之文

，称刘敞、刘攽、刘奉世同撰。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别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徐度《却埽编》引攽所校《陈胜》、《田横》传二条，称其兄敞及兄子奉世皆精於《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以是数说推之，盖攽於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是也。后以攽所校《汉书》与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徐度所记是也。然当时乃以攽书合於敞父子书，非以敞父子书合於攽书，故不改敞父子《汉书标注》之名，而《东汉》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则马端临所列是也。至别本乃以攽书为主，而敞、奉世说附入之，故仍题《刊误》之名，则陈振孙所记是也。厥后遂以《东汉刊误》并附以行，而《两汉刊误》名焉。仁杰之兼补三刘，盖据后来之本，而其名则未及改也。

《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七卷，《宋史艺文志》则作十卷。今考其书，每卷多者不过十四页，少者仅十二页，势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补前汉者八卷，补后汉者仅二卷，多寡亦太相悬。殆修《宋史》时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录欤。刘氏之书，於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杰是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於原书。虽中间以“麟止”为“麟趾”之类，间有一二之附会。要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绛《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闻称之，固不虚矣。

△《三国志》六十五卷（内府刊本）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

，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颣。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羲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勇”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緇”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匡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三国志辨误》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详时代。《苏州府志》载陈景云字少章，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少从何焯游，博通经史，淹贯群籍。长於考订，凡讹谬处能剖析毫芒。所著书凡九种，其四为《三国志校误》，似即此书。然考《义门读书记》中有何焯所校《三国志》三卷，其《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褻袖”一条，称“褻”、“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检《宋书五行志》果然云云。此书不载此条，则又似非景云作。疑不能明，阙所不知可也。《三国志》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而牴牾亦所不免。如孙权之攻合肥，魏、吴二《志》先后不同，当时已为孙盛所议。明以来南北监本，传写刊刻，脱误尤多。是书所辨陈书及裴注之误，凡《魏志》二十八条、《蜀志》八条、《吴志》二十一条。其间於字之讹异者，如《三少帝纪》“定陵侯繁”，“繁”当作“毓”：“少府褻”，“褻”当作“褻”之类。於文之倒置者，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当在辛未后之类。

於正文与注淆乱者，如《王肃传》评末附刘寔语，本裴注所引之类。於原本之阙佚者，如徐详不当附《胡综传》之类。并参校异同，各有根据。虽所辨仅数十条，不能如何焯书校正之详，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评。又大抵以前后文互相考证，参以《后汉书》、《晋书》，不能如杭世骏书徵据之博，而亦不似世骏之

蔓引杂说。

其抉摘精审之处，要不减三刘之於《西汉书》、吴缜之於《五代史》也。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书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凡《魏志》四卷，《蜀志》、《吴志》各一卷。松之注摭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议。世骏复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故细大不捐，瑕瑜互见。如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其体全类图经。虞荔之《鼎录》，陶弘景之《刀剑录》，皆按年编入。而《锺繇》等传《书评》、《书品》，动辄连篇。其例又如杂记。

至於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牒不休，尤诞漫不足为据。他如魏文帝角中弹棋，裴注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说》。曹操之发邱摸金，裴注已载陈琳檄，而又引《宋书废帝纪》。书各有异，而事迹不殊，亦何取乎屋上之屋。至於崔琬捉刀，刘孝标《世说注》中已辨裴启《语林》之误，乃弃置刘语而别引《史通》之文。张飞豹月乌本出叶廷珪《海录碎事》，乃明标叶书，又冠以《汇苑》之目。大抵爱博嗜奇，故蔓引卮词，多妨体要。又《异苑》王粲识礮石事，佚其荆州刘表数言。诸葛亮《梁甫吟》不载出《艺文类聚》。辗转稗贩，疏漏亦多。然如《魏文帝纪》之王凌谢亭侯一条、《明帝纪》之孔晏义一条、陈泰年三十六一条、《臧洪传》之徐众一条、《崔琬传》之陈炜一条、《华歆传》之东海郡人一条、严包交通一条、《蒋济传》之弊勉一条、《张辽传》之大呼是名一条、《楚王彪传》之徙封白马一条、《蜀志先主传》之譙周为从事一条、《后主传》之不置史官一条、《诸葛亮传》之躬耕南阳一条、《邓芝传》之廖化襄阳人一条、《吴志孙休传》二子之名一条、《太史慈传》之神亭一条、《黄盖传》之黄子廉一条、《贺齐传》之徐盛失矛一条，皆参校异同，颇为精核。

馀如黄初五经课试之法，王昶考课五事之目，司马芝复钱之议，王肃秘书监之表，王象、繆袭之撰《皇览》，引《正义》辨郑玄解稽古同天之讹，引《后汉书注》证宗贼之义，引《风俗通》证周生为复姓，引《困学纪闻》证况长宁为蜀人，亦皆足以资考证。故书虽芜杂，而亦未可竟废焉。

末附《诸史然疑》一卷，亦世骏所撰，皆纠史文之疏漏。凡《后汉书》十四条、《三国志》六条、《晋书》三条、《宋书》三条、《魏书》八条、《北史》六条、《陈书》三条，盖后人抄其遗稿，录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条，云：“习凿齿以刘为伪国者，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尔。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审若所言，则凿齿似未尝尊蜀者。”

案：此条见《史通探赜篇》。核其上下文义，盖传写《史通》者误於“以刘”二字之上脱一“不”字。其《称谓篇》中自注有曰：“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帝。”本书之内，证佐甚明。近时浦起龙刻《史通》，以此句文义违背，改刘为魏，犹无大害。世骏竟据误本，遽发创论，殊失之不考。牛继马后一条，责《晋书》不当袭旧史。全因《史通》之说，亦不免剿袭。至於三老五更一条，据《杨赐》、《伏恭》、《周泽》三传补杜佑《通典》之阙，则蔓延於本书之外，於《后汉书》绝不相关。亦为自乱其例。然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於史学不为无补。以篇页无多，附载《三国志补注》之后。今亦并录存之，以资参订云。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唐房乔等奉敕撰。

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於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徵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愜於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揆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谏》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於《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

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

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於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

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礧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连，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

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耳。

《音义》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於末焉。

△《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

梁沈约撰。约事迹具《梁书》本传。约表上其书，谓《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此书有纪、志、传而无表。刘知几《史通》谓此书为《记》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书经籍志》亦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符合。

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后人所编次欤。以《志》序考之，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历》未尝分两门。今本总目，题“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而每卷细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则出於后人编目，强为分割，非约原本之旧次，此其明证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州郡》惟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侨置创立，并省分析，多不详其年月，亦为疏略。至於《礼志》合郊祀、祭祀、朝会、輿服总为一门，以省支节。《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者，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以失於限断为讥。然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鸿范。推原溯本，事有前规。且魏、晋并皆短祚，宋承其后，历时未久，多所因仍。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亦未可遽用纠弹也。观《徐爰传》述当时修史，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尝不谨严乎？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总目》谓阙《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独阙《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惟《彦之传》独阙，与陈振孙所见本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谓此卷体同《南史》，传末无论，疑非约书。其言良是。盖宋初已阙此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补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彦之传》，独舍而不取。又《张邵传》后附见其兄子畅，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张畅传》，忘其重出。则补缀者之疏矣。“臣穆”当即郑穆，《宋史》有传，嘉祐中尝校勘《宋书》。其所考证，仅见此条。

盖重刊之时削除偶剩，亦足见明以来之刊本，随意窜改，多非古式云。

△《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

梁萧子显撰。子显事迹附载《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考《南史》载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谓：“令升先觉，远述丘明；史例中兴，於是为盛。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子显虽文伤蹇蹶，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

今考此书，《良政》、《高逸》、《孝义》、《倖臣》诸传皆有《序》，而《文学传》独无《叙》。殆亦宋以后所残缺欤。齐高好用图讖，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於《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於时尚，未能厘正。又如《高帝纪》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於《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於《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

《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叅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尝无可节取也。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鲜，日就讹脱。《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其馀字句舛误，如《谢庄传》，《南史》作“诏徙越嶲”，此书作“越州”。《崔怀慎传》，《南史》作“臣子两遂”，此书作“两节”者。又不可胜乙。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义焉。

△《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唐书》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艺文志》亦称《梁书》、《陈书》皆魏徵同撰。旧本惟题思廉。盖徵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按：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之文。）独标思廉，不没秉笔之实也。是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述为《梁书》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

据为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盖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者，殆思廉所续纂欤。思廉承藉家学，既素有渊源，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笃。中如《简文纪》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作闰四月丙午。则两卷之内，月日参差。《侯景传》上云“张彪起义”，下云“彪寇钱塘”。则数行之间，书法乖舛。赵与峕《宾退录》议其於《江革传》中则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传》中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尤是非矛盾。其馀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牴牾。盖著书若是之难也。然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

△《陈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刘知几《史通》谓贞观初，思廉奉诏撰成二史，弥历九载，方始毕功。而曾巩《校上序》谓姚察录梁、陈之事，其书未就，属子思廉继其业。

武德五年，思廉受诏为《陈书》。贞观三年，论撰於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编辑之功，固不止於九载矣。知几又谓《陈史》初有顾野王、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姚察就加删改。是察之修史，实兼采三家。考《隋书经籍志》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殆即察所据之本。而思廉为《傅縡》、《陆琼》传详述撰著，独不言其修史，篇第殊为疏略。至《顾野王传》，称其撰《国史纪传》二百卷，与《隋志》卷帙不符。则疑《隋志》舛讹，思廉所记得其真也。《察传》见二十七卷，载其撰梁、陈二史事甚详。是书为奉诏所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传》之例，无庸以变古为嫌。惟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於《陈书》。揆以史例，失限断矣。且江总何人，乃取与其父合传，尤属自污。观李商隐《赠杜牧诗》有“前身应是梁江总”句，乃借以相誉。岂总之为，唐时尚未论定耶？书中惟二卷、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他卷则俱称史臣。盖察先纂《梁书》，此书仅成二卷，其馀皆思廉所补撰。今读其列传，体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书》之参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不能不谓之疵累。然诸史皆然，亦不能独责此书矣。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

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为

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

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

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碛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

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蛰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秘史”之说，无乃己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

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

△《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百药奉敕撰。

盖承其父德林之业，纂缉成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然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故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缺不完。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帙矣。

今核其书，《本纪》则《文襄纪》集冗杂，《文宣纪》、《孝昭纪》论辞重复；《列传》则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论赞》，二十八卷有《赞》无《论》，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论》无《赞》。又《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云：“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挹高论。”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志存实录，诋讦奸私。”今《魏收传》无此语，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庾狄干传》之连及其子士文、《元斌传》之称齐文襄，则又掇拾者刊削未尽之辞矣。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倣扰，既不及后魏之整饬疆圉，复不及后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观《儒林》、《文苑》传叙，去其已见《魏书》及见《周书》者，寥寥数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荼，节目丛脞，固由於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

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

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缺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显证矣。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夔”二字，则《韦夔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

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

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乎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譏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於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徵简牘，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於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俚偶相高，故有意於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

△《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

贞观三年，诏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据刘知几《史通》所载，撰《纪

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案：《集古录》据《颖达墓碑》，谓碑称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盖但据《旧唐书》言之，未考知几书也。）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案：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称同修《纪传》者尚有许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题，旧本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

《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者。今从众本所载，《纪传》题以徵、《志》题以无忌云云。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徵及无忌也。其《纪传》不出一手，间有异同。如《文帝本纪》云“善相者赵昭”，而《艺术传》则作“来和”。又《本纪》云“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弼本传则作“吴州”。盖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顾炎武《日知录》所摘《突厥传》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条，则疑上文本言击阿波破之，传写误衍一“擒”字。炎武以为一事重书，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称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於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时《晋书》已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燿》诸篇，皆上溯魏、晋，与《晋志》复出，殊非史体。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亦不应自剿己说。殆以《晋书》不在五史之数，故不相避欤。《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颇殊，不类淳风手作。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未必无所受之。《地理志》详载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别差等。能补萧子显、魏收所未备。

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如以《尚书二十八篇》为伏生口传，而不知伏生自有《书》教齐、鲁间。以《诗序》为卫宏所润益，而不知传自毛亨。以《小戴礼记》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增益，而不知刘向《别录礼记》已载此三篇。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矣。

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

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牘，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

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表进其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为《北史》，与今本卷数符合。《文献通考》作八十卷者误也。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於《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贍。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义，皆具见特笔。

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陆法和》於《艺术》，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

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如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

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甚至《长孙俭》附《长孙嵩传》，《薛道衡》附《薛辨传》，遥遥华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於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

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

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且《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故延寿於《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

即互相贯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晋熙王昶传》矣，《北史》复有《刘昶传》；《南史》既有《鄱阳王宝寅传》矣，《北史》复有《萧宝夤传》；《南史》既有《豫章王综》、《乐良王大圜》传矣，《北史》复有《萧赞》（萧综入魏改名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诸人《南史》则取诸《宋书》，《北史》则取诸《魏书》，不为删并。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缺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余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刘昫等奉敕撰。

《五代史记》昫本传，不言昫撰此书，史漏略也。

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贍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

酒云云。)《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传》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不及一事，《朱朴传》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按《崇文总目》，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峒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昉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至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无复善本。昉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动乖体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萧颖士》既附见於卷一百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文苑传》；宇文韶《谏猎表》既见於卷六十二，复见於卷六十四；蒋义《谏张茂宗尚主疏》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条议，亦多同《列传》之文。盖李崧、贾纬诸人各自编排，不相参校。昉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

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昉之舛漏，自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於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

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

使尽登《本记》，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缜撰。缜字廷珍，成都人，尝以朝散郎知蜀州，后历典数郡，皆有惠政。其著此书，专以驳正《新唐书》之讹误，凡二十门，四百馀事。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题曰《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谓其误有诋诃。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掎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郑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

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槧，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

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微

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轻。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昫旧书。而昫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僭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於朝。修歿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

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之所职，兼司掌故。八书十志，迁、固相因。作者沿波，递相撰述。使政刑礼乐，沿革分明，皆所谓国之大纲也。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馀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徵，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哀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

》，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若不考韩通之褒赠（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今载《宋文鉴》中），有所讳而不立传者，一节偶疏，诸史类然，不足以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故具论如右，俾来者有所别白。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缜撰。案周密《齐东野语》曰：“刘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刘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千百载之事，其间岂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后耳’”云云。据其所说，似乎此书为刘羲仲作。然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五卷，《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三卷，虽卷数小异，然均题缜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挥麈录》之言，亦称缜有此书，而不辨其为一为二。（案《挥麈录》所云乃《新唐书纠谬》，此引为《五代史误》。）则密亦自疑其说。盖传闻异词，不足据也。是书南渡后尝与《新唐书纠谬》合刻於吴兴，附《唐书》、《五代史》末。今《纠谬》尚有槧本流传，而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采掇哀集，犹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称所列二百馀事，今检验仅一百十二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纪传不同各条，以明此书之不可以不作。

未可遽以轻议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称《唐明宗纪》“赵凤罢”一条，徐无党注中“忘其日”三字，检今本无之。又《晋出帝纪》“射雁于繁台”句，今本并无“雁”字。《周太祖纪》之“甲辰”当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缜既纠修误，不应竟构虚词。或后来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说而追改之耶。谨依《宋史》目次，釐为三卷。其间有与薛《史》同异者，并略加附识於下，以备考证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

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殫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

如谓《高宗纪》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於内殿。

《朱倬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实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覆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匭通疏。”据《五行志》则地震在宝元元年。

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

《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转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慝之曾孙也。父端友。”

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慝。”据曾巩《南丰集》，宗慝父名邁。是补之实非宗慝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

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

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入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骥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

（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龕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

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藏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拙，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

《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

。

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

。《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

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

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

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

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

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牒，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牒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

《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溥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

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褻，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郟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

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祚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葺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祚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廛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

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

《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穀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鹳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鹳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殫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

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旨。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豁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葺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帟，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

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判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珣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

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注释诸史之书，皆各从其类。惟《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有《汉书》而后考及《史记》，是由《汉书》作也。《两汉刊误补遗》附《后汉书》后，后及见前，前尚未及见后也。若茅国缙、蒋之翘之《晋书》，删改原文。《宋史新编》之属，非其本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亦增益於本书之外。

如斯之类，则均入《别史》焉。）○正史类存目△《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遵撰。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自序》，称手录司马迁《史记》一帙，尽汰去杨惲、褚少孙等所补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此其书前凡例也。考诸家目录，皆不载遵有此书。诸家言史学者，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俱表表於世。

自宋以来，亦从无引及此本者。今观其所刊正，不尽无理。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与今本核其异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孰为褚少孙所补，则三洪皆读书人，断不谬妄至此。岂有由汉及宋，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殆无疑义。且既谓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异，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书悉载例中，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即得真本，无庸更有全书矣。此尤作伪之一证也。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敬《山草堂集》，不详卷数，亦未见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取《史记疑义》略为考正训释，然多臆撰。如《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盖“黎”、“饥”古字假借，乃云《书》作“伐黎”，黎，饥色也。《书》曰：“黎民阻饥，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又《周本纪》轻吕之剑谓即赤刀、龙漈谓即龙溺。《项羽本纪》楚歌为激楚之音。皆漫无根据，不足信也。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宁人。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体例亦有過於胶固者，如欲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皆不可据为定论也。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

，置丙第，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后隐居以终。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盖不及十分之一。

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评诸书尚传，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

（语详《班马异同》条下。）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许相卿编。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改题此名。《陈胜》、《英布》二传，思书偶遗，此补缀所阙。他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诸将，《汉书》别自立传。与《史记》文不相袭者，思书删去。此皆掇拾所遗。其先后次第，改从司马贞《索隐》，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

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於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於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於不善变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欧阳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书法。自谓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然褒贬谨严，而事迹或在所略。故重复舛漏，间亦不免。吴缜作《五代史纂误》，颇纠其讹。其本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诏编纂，始排比成帙。陆荣此编，成於康熙庚子，盖未睹缜书，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谬。如《梁太祖本纪》谓洹水之战，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传》不载其名。唐昭宗遘难以后，不书立昭宣帝，则《纪》中前后所称天子，不可辨别。《晋出帝纪》谓马全节战於榆林，两军俱溃，其一军不知为谁，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瀛州之战，书梁汉璋败绩、王清战死，附录则书汉璋战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传》所载太祖有四弟

：克让、克修、克恭、克宁，而《李嗣昭传》乃有太祖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谓五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晓，而《刘后传》乃多一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而《张延泽传》中乃有之。《汉隐帝家人传》漏耿夫人，而《杨邠传》中乃有之。《王景仁传》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罗绍威传》以兄守文为弟守文。《白再荣传》李崧、和凝留镇州时，契丹已北归，不应云随契丹留。《安重荣传》谓其祖父皆为刺史，不应云暴至富贵。《刘昫传》不应漏修《唐书》。皆颇有考订。然其余不过争文句之繁简，论进退之当否，毛举细故，往往失当。大抵惟就本书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书，仅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此外更无旁证也。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梦原撰。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张秋。其书乃读《宋史》时随笔摘录，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间加评断，亦甚寥寥。盖当时强授梨枣，以充书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虽工拙有殊，然非淹贯全书，则不能论著。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故撰述者无多，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卷四十七史部三

○编年类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今仍蒐罗遗帙，次於正史，俾得相辅而行。《隋志史部》有《起居注》一门，著录四十四部。《旧唐书》载二十九部，并《实录》为四十一部。《新唐书》载二十九部。存於今者，《穆天子传》六卷，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而已。

《穆天子传》虽编次年月，类小说传记，不可以为信史。实惟存温大雅一书，不能自为门目。稽其体例，亦属编年。今并合为一，犹《旧唐书》以《实录》附《起居注》之意也。

△《竹书纪年》二卷（内府藏本）

案《晋书束皙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

考平王东迁以后，惟载晋事；三家分晋以后，惟载魏事。是魏承晋史之明验。然晋灵公桃园之事，董狐所书，明见《左传》，孔子称赵盾为法受恶，足知未

改史文。乃今本所载，仍以赵穿蔽狱，则非晋史之旧也。《束皙传》称《竹书》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今本皆无此文。又杜预注《左传》携王奸命句，引服虔说，以为伯服，《疏》并引束皙以为伯盘。今本乃有余臣之说。使《竹书》原有此文，不应二人皆未睹，则非束皙、杜预所见本也。郭璞注《穆天子传》，引《纪年》七条。以今本核之，相同者三条。璞称《纪年》而今在注中者三条。璞时不应先有注。且三条并为一条，文亦不属。其“穆天子见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鸟<谷粵>人”一条，今本无之。则非郭璞所见本也。

《隋书经籍志》曰：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今本自入春秋以后，时月并与经同，全从周正，则非隋时所见本也。《水经注》引《竹书》七十六条，皆以晋国纪年，如《春秋》之为鲁史。而此本晋国之年皆附周下。又所引“出公六年荀瑶成宅阳”，“梁惠王元年邲师邯郸，师次于平阳”，“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及“齐师伐赵东鄙围中牟”诸条，今本皆无。其他年月亦多舛异，则非酈道元所见本也。《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文选注》引《竹书》五条，今惟有“太甲杀伊尹”一条，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开元占经》引《竹书》四条，今本皆无，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史记索隐》引《竹书》晋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今本作“出公薨”。又引秦与卫战岸门，惠王后元十一年会齐于平阿，十三年会齐于甄，齐桓公君母，齐宣王后，宋易成肝废君自立，楮里疾围蒲七条，今本皆无，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穀梁传疏》引《竹书纪年》周昭王胶舟之事，以驳《吕氏春秋》。今本但曰王陟，无胶舟事，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

《元丰九域志》引《竹书》阴司马败燕公子翌于武垣一条，今本亦无，则非王存所见本也。《路史》引《竹书》周武王年五十四，辨武王非年九十三。今本乃作九十三。又注引《竹书》夏后不降六十九年，证《世纪》五十九年之异。今本乃亦作五十九。《路史》又引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鞮，注又引夏桀末年社坼裂。今本并无。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战国策注》引《竹书》魏救中山，塞集胥口。今本无之。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广川书跋》引《竹书》秦穆公十一年取灵邱，今本无之，则非董道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賾《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观其以春秋合夏正，断断为胡传盛行以后书也。《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中“殷小庚”一条，称约案《史记》作太庚，则亦当为约说。考《元和郡县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炀帝时始置卫县。而注舜在

鸣条一条，称今海州。夏启十一年放武观一条，称今顿邱卫县。则非约语矣。又所注惟五帝三王最详，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钞《宋书符瑞志》语。约不应既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为此本之注。然则此注亦依托耳。自明以来，流传已久，姑录之以备一说。其伪则终不可掩也。

△《竹书统笺》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著录。是编盖作於孙之騷考定《竹书》以后，亦因伪《沈约注》为之引证推阐。首仿司马贞补《史记》例，作《伏羲神农纪年》，题曰《前编》，而自为之注。多据毛渐伪《三坟》，殊失考正。

次为《杂述》，述《竹书》源流，皆不入卷数。其笺则仿诸经注疏之例，发明於各条之下。盖文靖误以《纪年》为原书，又误以其注真出沈约。故以笺自名，如郑玄之於毛萇也。然其引证诸书，皆著出典，较孙之騷为切实。而考正地里，订正世系，亦较之騷为详晰。如坊本误於外丙元年后系以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太戊三十五年，乃继以二年陟。盖旧本颠倒一页，重刻者因而仍之。

陈仁锡作《四书考》，遂据以驳难异同。文靖以《殷本纪》排比，知其脱误，亦较之騷为密也。

△《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汉荀悦撰，悦，字仲豫，颍阴人，献帝时官秘书监侍中，《后汉书》附见其祖《荀淑传》。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张璠《汉记》亦称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其《二体篇》又称其历代宝之，有逾本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其推之甚至。

故唐人试士，以悦《纪》与《史》、《汉》为一科。《文献通考》载宋李焘《跋》曰：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又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书太上皇事及五凤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舛讹。又称其“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诸字与《汉书》互异者，先儒皆两存之。王铨作《两汉纪后序》，亦称荀、袁二《纪》，於朝廷纪纲、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之际，指陈论著，每致意焉。反复辨达，明白条畅，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是宋人亦甚重其书也。其中若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悦书云姓令狐。朱云请上方剑，《汉书》作斩马，悦书乃作断马。

证以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句，知《汉书》字误。资考证者亦不一。近时顾炎武《日知录》乃惟取其宣帝赐陈遂玺书一条，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诏一条，能改正《汉书》三四字。其馀则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未免抑扬过当。又曰：“纪王莽事自始建国元年以后，则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别於正统而尽没其天凤、地皇之号云云。其语不置可否。然不曰“尽削”而曰“尽没”，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书》莽自为传，自可载其伪号。荀书以汉系编年，岂可以莽纪元哉？是亦非确论，不足为悦病也。是书考李焘所《跋》，自天圣中已无善本。明黄姬水所刊亦间有舛讹。康熙中襄平蒋国祥、蒋国祚与袁宏《后汉纪》合刻，后附《两汉纪字句异同考》一卷。今用以参校，较旧本稍完善焉。

△《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非者张璠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案《隋志》载璠书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国志注》及《后汉书注》间引数条。

今取与此书互勘，璠《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多所点窜，互有详略。

如璠《记》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此书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刘为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吴祐谏父写书事，皆较璠《记》为详。璠《记》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未尝临御窗牖。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璠《记》称杨秉尝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以为名公。”此书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璠《记》先叙龚而追叙勤。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叙吕布兵败，劝王允同逃事，璠《记》叙在长安陷时。此书追叙於后。亦颇有所移置。而核其文义，皆此书为长。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於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元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隋王通撰。唐薛收续，并作传。宋阮逸注。其书始晋太熙元年，终隋开皇九年，凡九卷，称为通之原书。末一卷自隋开皇十年迄唐武德元年，称收所续。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崇文》无其目，疑阮逸依托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以外，皆唐《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於隋世大业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今考是书，晋成帝咸和八年书张公庭为镇西大将军，康帝建元元年，书石虎侵张骏。公庭即骏之字，犹可曰书名书字，例本互通。至於康宁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矣。且於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乱如是哉？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蘧《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并称逸作是书，尝以稿本示苏洵。蘧与博语未可知，师道则笃行君子，断无妄语，所记谅不诬矣。逸，字天隐，建阳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宋史胡瑗传》，景祐初，更定雅乐，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校钟律者，即其人也。王巩《甲申杂记》又载其所作诗，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句，为怨家所告，流窜以终，生平喜作伪书，此特其一耳。《文献通考》载是书十五卷，此本止十卷，自魏太和以后，往往数十年不书一事，盖又非阮逸伪本之全矣。至明邓伯羔《艺榘》，称是书为关朗作。朗，北魏孝文帝时人，何由书开皇九年之事。或因宋人记《关朗易传》与此书同出阮逸，偶然误记耶。其书本无可取，以自宋以来，流传已久，姑录存之。而参考诸说，附纠其依托如右。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温大雅撰。大雅，字彦宠，并州祁人，官礼部尚书，封黎国公，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唐志》、《宋志》皆作三卷，惟《文献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记起义旗至发引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记起自太原至京城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记起摄政至即真一百八十三日之事。与《书录解题》所云记三百五十七日之事者，其数相符。首尾完具，无所佚阙，不应复有二卷。《通考》殆讹“三”为“五”也。大雅本传称高祖兵兴，引为记室参军，主文檄。则此书得诸闻见，记录当真。今取与《高祖本纪》相较，若刘仁恭为突厥所败，炀帝驿系高祖。此书称高祖侧耳谓秦王曰：“隋运将尽，吾家继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为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羸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是兴师由高祖，而《本纪》则谓举事由秦王。又此书载隋少帝以夏四月诏曰：“今遵故事，逊於旧邸。”而《本纪》则系之五月戊午。凡此之类，皆颇相牴牾。书中所

谓大郎即建成、二郎即太宗，於太宗殊无所表异。胡震亨《跋》谓大抵载笔之时，建成方为太子，故凡言结纳贤豪，攻略城邑，必与太宗并称，殆其然欤。抑或贞观十七年敬播、房玄龄、许敬宗等所修《高祖实录》，欲以创业之功独归太宗，不能无所润色也。

观大雅所讳，独宫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称臣突厥，则以不用“书”而用“启”，隐约其词。而於炀帝命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则载高祖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於炀帝命击突厥，则载高祖私谓人曰：“天其或者将以畀余。”俱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通鉴》，以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后毕。光《进表》称精力尽於此书。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记》、前《后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又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之流。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三省乃汇合群书，订讹补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惟桷称《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称，初依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后失其书，复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此本惟《考异》散入各文下，而《目录》所有之历法、天文书中并未附注一条。当为后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於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故《唐纪》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於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至《通鉴》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条注云“大良造下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条注云“此韩愈状晋之辞，容有溢美”。又“严武三镇剑南”条注云“武只再镇剑南，盖因杜甫诗语致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条注云“《通鉴》例，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惊镇凤翔”条注云“如上卷所书杜惊镇忠武，不在凤翔”。凡若此类，并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

。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虽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

如景延广之名，出师表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沈怀珍之军洋水，阿那瑰之趋下口，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周太祖诏今兄之作“令兄”，顾炎武《日知录》并纠其失。近时陈景云亦摘地理讹舛者作《举正》数十条。然以二三百卷之书，而蹉失者仅止於此，则其大体之精密，益可概见。黄溥《简籍遗闻》称是书元末刊於临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其见重於后来，固非偶矣。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鉴释文》本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炤本差略，而实相蹈袭。三省既自为《通鉴音注》，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而史炤所作讹谬相传，恐其疑误后学，因作此书以刊正之。

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则分注其下。其已见於此书者，《音注》之中即不复著其说。然如《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云：“史炤谓骆谷关之驿。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说非也。”此类随文考正者，亦不尽见於《辨误》。盖二书本相辅而行，故各有详略，以便互为考证也。其书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於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里贯已附见《三国辨误》条下。是书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者注，以夷门为大梁北门，不知《史记信陵君传》本作东门。又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注，但引《隋书》、《新唐书》作“其章县”，不知《旧唐书》本作“奇章”，谓以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隧乡名见《汉书地理志泰山郡地邱县条》下，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见《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条下，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军见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而注皆云无考。凡斯之类，尚未悉举。考书后附载王峻所作《景云墓志》，称作《通鉴胡注举正》十卷。而卷末其子黄中《跋》亦称书本十卷，屋漏鼠齧之余，仅存什一。然则是编乃残阙之稿，其多所挂漏宜矣。

要此所存诸条，亦未始不足资考据也。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著录。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釐定成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

书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传刻之讹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於史学最为有功。原书无《序》，后人以书后应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书内称“梓慎”为“梓谨”，亦犹为宋讳云。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於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編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

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网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於本书，滋疑窦於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

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亦与《通鉴》同奏上，即《进书表》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於上，而各标《通鉴》卷数於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著於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於其间。次第釐然，具有条理。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於披寻，故於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於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矣。至五星凌犯之类，见於各史《天文志》者，《通鉴》例不备书，皆具列上方，亦足补本书所未及。《书录解题》称：光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

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今其本不传。《读书志》又别载《通鉴节文》六十卷，亦称光所自钞，今亦不传。惟此书以附《通鉴》得存，尚足为全书之纲领云。

△《通鉴释例》一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后附《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跋》语，称遗稿散乱，所藏仅存，脱略已甚，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末题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谓光没后，《通鉴》之学其家无传。后因金使问司马光子孙，朝廷始访其后之在江南者，得从曾孙伋，使奉公祀。凡言书出於司马公者，必録梓行之。

盖伋之始末如此。其编此书时，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惟伋《跋》称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类。盖并各类中细目计之也。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而今本并无所阙，则已非原刻之旧。胡三省又云：“温公《与范梦得修书二帖》，得於三衢学宫。《与刘道原十一帖》则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编於前例之后。”今本止有《与梦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无之。殆后人以《通鉴问疑》别有专本，而削去不载欤。其书杂出於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而相传已久，今故与《问疑》并著於录，以备参考焉。

△《稽古录》二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光既撰《资治通鉴》及《目录》、《考异》，又有《举要历》，有《历年图》，有《百官表》。《历年图》仍依《通鉴》，起於三晋，终於显德。

《百官表》止著宋代。是书则上溯伏羲，下讫英宗治平之末，而为书不过二十

卷。

盖以各书卷帙繁重，又《历年图》刻於他人，或有所增损，乱其卷帙。故芟除繁乱，约为此编，而诸论则仍《历年图》之旧。元祐初表上於朝。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越本汇聚诸论於一卷，潭本则分系於各代之后。此刻次第，盖依潭本，较越本易於循览。《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宫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今观其诸论，於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国有家之炯鉴，有裨於治道者甚深。故虽非洛学之派，朱子亦不能不重之，足见其不可磨灭矣。南渡以后，龚颐正尝续其书，今《永乐大典》尚有全本。然是非颇乖於公议，陈振孙深不取之。盖其心术学问皆非光比，故持论之正亦终不及光也。

△《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宋刘恕撰。恕，字道原，其先世京兆万年人。祖受为临川令，葬於高安，因家焉。《宋史》本传称其举进士入高等，不著何年。考司马光作此书《序》，称恕卒於元丰元年九月，年四十七，则当生於明道元年。又称其登第时年十八，则皇祐元年进士也。初授钜鹿主簿，寻迁知和州、翁源二县。会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以恕同司编纂，转著作郎。熙宁四年以忤王安石乞终养，改秘书丞，仍令就家续成前书，遂终於家。此书乃其临没所成也。盖修《资治通鉴》时，恕欲与司马光采宋一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而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前纪》。

会遭忧遘疾，右肢痹废，知远方不可得国书，《后纪》必不能就。乃口授其子义仲，以成此书，改名曰《外纪》。凡《包羲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又《目录》五卷。年经事纬，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之卷数，悉与司马光《通鉴目录》例相同。金履祥作《通鉴前编》，诋其好奇。今观其书周成王元年丙戌，称周公摄王之元年，越七年癸巳，始称成王元年，则是周公殆类新莽之为矣。又称鲁惠公为隐公娶於宋，见其女好而自纳之，生桓公，是惠公先有卫宣之丑。如斯之类，颇为不经。又如齐桓观龙，殆如戏剧；熊渠射虎，何预劝惩。虽曰细大不捐，亦未免贪多务得。履祥所论，未可谓之吹求。

然《外纪》於上古之事，可信者大书，其异同舛误以及荒远茫昧者，或分注，或细书，未尝不具有别裁。《目录》於共和以后据《史纪年表》编年，共和以前皆谓之疑年，不标岁阳、岁阴之名，并不缕列其数，亦特为审慎。且其《自序》称陶潜豫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夜台甫迹，归心若飞，不能作《前后纪》而为《外纪》。他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削《外纪》之繁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云云。则恕作此书，特创为草稿，储

材备用，如《通鉴》之有《长编》，以待司马光之刊定耳。履祥不察当日书局编纂之例，遽加轻诋，操之未免已蹙矣。

△《皇王大纪》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胡宏撰。宏字仁仲，号五峰，崇安人，安国之季子也。以荫补承务郎。绍兴中尝上书忤秦桧，久不调。桧死，始召用，辞疾不赴。事迹附载《宋史儒林传胡安国传》中。是书成於绍兴辛酉，绍定间尝宣取入秘阁。所述上起盘古，下迄周末。前二卷皆粗存名号事迹。帝尧以后，始用《皇极经世》编年，博采经传，而附以论断。陈振孙《书录解题》尝讥其误取《庄子》寓言，及叙邃古之初，无徵不信。然古帝王名号可考，统系斯存，典籍相传，岂得遽为删削。至其采摭浩繁，虽不免小有出入，较之罗泌《路史》，则切实多矣，未可以一眚掩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近时邹平马驥撰《绎史》，体例颇相似。疑其未见是书，正可并存不废。今考驥书多引《路史》，而不及《皇王大纪》一字。

彝尊以为未见，理或有然。至於此书体用编年，《绎史》则每事标题，而杂引古书之文排比伦次，略如袁枢记事本末之法，体例固截然不同。不知彝尊何以谓其相似，殆偶未详检驥书欤。

△《中兴小纪》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熊克撰。克，字子复，建阳人，孝宗时官至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出知台州，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编排次南渡以后事迹，首建炎丁未，迄绍兴壬午，年经月纬，勒成一书。宋制：凡累朝国史，先修日纪，其曰小纪，盖以别於官书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克之为书，往往疏略多牴牾，不称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记金海陵南侵，误以薰风殿之议与武德殿之议并书於绍兴二十八年合而为一。盖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耳目既有难周，是非尚未论定，自不及李心传书纂辑於记载详备之馀。然其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其於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创始难工，固未可一例论也。

《宋史艺文志》载克所著尚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乐大典》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无端委。仅此书尚为完本。惟原书篇第为编纂者所合并，旧目已不可寻。今约略年月，依《宋史》所载原数，仍勒为十卷。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已著录。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薈粹讨论，作为此书。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载其《进书状》四篇。一在隆兴元年知荣州时，先以建隆迄开宝年事一十七卷

上进；一在乾道四年为礼部郎时，以整齐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泸州时，以治平后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宁府时，重别写呈，并《举要》、《目录》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进。故周密《癸辛杂识》称，韩彦古盗写其书，至盈二厨。然《文献通考》所载，仅《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举要》六十八卷，与《进状》多寡迥殊。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逾三百，盖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馀云云。则所称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统子卷而计之，故其数较多矣。又据焘《进状》，其书实止於钦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疏，在《长编》一百五十九卷注后，则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连属，著其归宿，附於注末，如《左传》后经终事之例欤。《癸辛杂识》又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序”云云，则其用力之专且久，可概见矣，其书卷帙最多，当时艰於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只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流播日稀。

自元以来，世鲜传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学始获其本於泰兴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尝具疏进之於朝。副帙流传，无不珍为秘乘。然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仍属阙如。检《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以与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虽大概相合，而分注考异，往往加详。至熙宁迄元符三十馀年事迹，徐氏所阙而朱彝尊以为失传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实从来海内所未有。惟徽、钦二纪原本不载，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颇为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经月纬，遂已详备无遗。以数百年来名儒硕学所欲见而不得者，一旦顿还旧物，视现行诸本增多几四五倍。斯亦艺林之钜观矣。昔明成化中诏商辂等续修《通鉴纲目》，时《永乐大典》度藏内府，外庭无自而窥。竟不知焘之旧文全载卷内，乃百方别购，迄不能得。论者以为遗憾。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编摩四库，乃得复见於世。岂非显晦有时，待圣世而发其光哉？焘原目无存，其所分千馀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谨参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简，别加釐析，定著为五百二十卷。

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互见，未必一一皆衷於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於《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然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

证之林也。

△《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自勋撰。自勋，字卓菴，南昌人。是编成於崇禎癸未。首为《校正凡例》一卷，列朱子《凡例》与刘友益《书法凡例》，而各著所疑。次为《附录》一卷，备列朱子《论纲目手书》十二篇、及李方子《纲目后序》、王柏书《纲目大全后》、徐昭文《纲目考证序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并证刘友益误以晚年未定之本为中年已定之本，遂不求端讯末，强辨诬真。其《续麟》二十卷，则案原书次第，摘列《纲目》及《考异》、《书法》、《发明》、《考证》之文，而一一辨正其是非。《汇览》三卷，则列增删正纲者三千六百四十馀字，增删分注者四百四十馀字。盖《汇览》为改正之本，而《续麟》则《发明》改正之所以然。分注之文，《汇览》仅改其年号、君名、谥号之类，而其他所当改者，以其文太繁，则散见於《续麟》中。盖二书详略互见，相辅为用者也。其宗方孝孺之论，不以统予秦、晋、隋，未免儒生胶固之见。然其他参互比较，每能推其致误之所以然。如唐以前太子即位皆书名，至唐独不书名，刘友益曲为之说，自勋则以为太子即位，前史皆书名，至《唐书本纪》独不书名，《纲目》不过误从史文，不必强为穿凿。又如汉景帝中元年十二月晦日食，《纲目》漏书。三年九月晦日食既，《纲目》漏书“既”字。自勋以为皆《汉书本纪》先漏，《纲目》但据《本纪》而未见《五行志》，故有此失，别无他义。皆足破陋儒附会之说。他若唐太宗贞观元年书徵隋秘书监刘子翼不至，刘友益《书法》称书不至何，美子翼也。尹起莘《发明》亦以特书隋官为美之。自勋则据《唐书刘祜之传》，载子翼后复召拜吴王府功曹参军，终著作郎、弘文馆直学士，谓《纲目》失考，误以为陶潜一例。如是之类，其说皆凿凿有徵，非故与朱子为难者比。至於《凡例》称曹丕、刘裕书姓，而《纲目》书宋王裕乃无“刘”字。又《凡例》称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如郑众之属，而《纲目》书郑众封鄆乡侯乃无“宦者”字。用证《纲目》传写刊刻，不免讹脱，不必以钞胥刻工之失，执为朱子之笔削。尤为洞悉事理之言，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迂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

（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笺注古书者仍以所笺所注之时代为次。是书本为朱子《纲目》而作，《纲目》经圣祖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已恭录於《史评类》中。故《编年类》中不录《纲目》，而是编及芮长恤、陈景云书则仍从《纲目》之次序，列诸此焉。）△《纲目分注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芮长恤撰。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溧阳人，前明诸生。初，朱

子因司马光《通鉴》作《纲目》，以分注浩繁，属其事於天台赵师渊。师渊《讷斋集》中载其往来书牒甚详。盖《分注》之属师渊，犹《通鉴》之佐以刘、范，在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版未题师渊之名，后人遂误以为《分注》亦出朱子。间有舛漏，皆委曲强为之辞。长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注》之删削《通鉴》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於前，而推求事理为之考辨於后。使证佐分明，具有条理。昔元汪克宽力崇道学，笃信新安，而作《考异》一编，订讹正舛，至今与《纲目》并刊。盖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间未达，於圣人不能无误。而大儒之心廓然无我，亦必不以偶然疏漏，生回护之私。是即真出朱子，亦决不禁后儒之考订，况门人代拟之本哉。且其说皆引据旧文，原书具在。亦非逞臆私谈，凭虚肆辨，如姚江末流所为者，是亦可为《纲目》之功臣矣。陈鼎《留溪外传》，列长恤於《理学部》中，称其手著《纲目存遗》等书，盖嫌於朱子尚有所遗，待人之补，故改“补”为“存”，以讳其事。门户之见，又何其陋欤。

△《纲目订误》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初，尹起莘所作《通鉴纲目发明》，凡有疑义，率委曲以通其说。至周密作《癸辛杂识》，始辨其中宗、武后并书年号一条。然其说不甚确

。后作《齐东野语》，又辨《纲》中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郭威弑隐帝书杀，弑湘阴王书弑一条；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等四条；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书氏一条；《目》中开皇十七年赦萧摩诃一条；贞观元年太宗诘杜淹一条；则颇中其失。后明末张自勋、国朝芮长恤亦递有订正。景云是书，又摭摭诸家所未及，悉引据前史原文，互相考证。其中毛举细故，虽未免稍涉吹求。然如汉萧望之误书“下狱”，汉中王即位条下误载司马光《论》，雍闾之叛误“四郡”为“三郡”，锺会过王戎误书其祖官，曹志免官误作“除名”，拓拔贺傉误为郁律之子，石虎擒刘岳误以为杀王导，论刘允语误脱“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颺之叛误在苻坚败后，孙恩走郁州误作“陷广陵”，宋高祖诫义符语误删“非如兄韶有”五字，始兴王濬在西州误删朱法瑜事，沈文季为仆射误与萧坦之并书，贺拔岳误书雍州刺史，高洋误漏“还晋阳”，西魏洛阳平阳以东地入於齐误删“以东”字，陈武帝祔祖於庙误作周事，隋文帝斩问事误作“斩所捶之人”，柴绍为长史误连下文作谏议，李吉甫漏书罢相，李行言杀强盗误作“杀北司”，官军乱焚杀李克恭误作“自焚”，罗绍威表词误以设言为实事，梁以钱镠为吴越国王误复上卷，王峻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兼领平卢误作“出镇”，皆指摘精确，足正传说。附纠汪克宽《考异》误读高密王恢，陈济正误误解太兴殿后厅，胡寅《读史管见》误指宇文孝伯谗王轨，及误论

安史，刘友益《书法》误论削高侃名诸条，亦皆允当。其於摭实之学，亦可云愈推愈密矣。

△《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采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书法皆祖太史公。所录不尽用策书凡例。《朱子语录》所谓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者，此亦一证也，其书作於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后迄於五代，会疾作而罢。故所成仅此，然亦足见其大凡矣。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传》中。然所学终有根柢此，书亦具有体例，即如每条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通释》三卷，如说经家之有纲领，皆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十二卷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又於名物象数旁见侧出者，并推阐贯通，夹注句下。《朱子语录》每讥祖谦所学之杂，独谓此书为精密。

又谓《解题》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观书中周慎靓王二年载魏襄王问孟子事，取苏辙古史之论，后《孟子集注》即引用其说，盖亦心服其淹通，知非赵师渊辈所能望其项背也。所附《通释》，《文献通考》作一卷。此本乃宋嘉定壬申吴郡学舍所刻，实分三卷。《通考》盖传写之误云。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井研人，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宁宗时尝被旨取进。《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而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具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至明初，始得其遗本，亦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二十册，诸家书目则均不著录。今明代秘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於世者，惟《永乐大典》所载之本而已。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牒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宋史》本传称其重川蜀而薄东南。然如宋人以张栻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心传独於淮西富平之僨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实直书。虽朱子行状亦不据以为信，初未尝以乡曲之私稍为回护。则《宋史》之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陈均诸人所能

追步也。原本所载秦熈、张汇诸论，是非颠倒，是不待再计而删者，而并存以备参稽，究为瑕颣。至於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辅《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然今无别本可校，理贵阙疑，姑仍其旧。其中与《宋史》互异者，则各为辨证，附注下方。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谨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

仍依原第，析为二百卷。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於录焉。

△《宋九朝编年备要》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陈均撰。均，字平甫，号云岩，莆田人。端平初有言是书於朝者，敕下福州宣取，赐均官迪功郎。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均《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又有《中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今《中兴举要》、《备要》皆佚。此书前有绍定二年真德秀《序》，称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合若干卷，则当时本共为一书。今《举要》亦佚，存者惟此编耳。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数家之书，博考互订。始太祖至钦宗，凡九朝事迹，欲其篇帙省约，便於寻阅，故苟非大事，则略而不书。林岳《序》谓“取司马氏之纲，而时有修饰；取李氏之目，而颇加节文”，足以括其体例。然实以《通鉴纲目》为式，特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耳。观均《自序》，其宗旨可见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刘时举撰。时举里贯无考。其结衔称通直郎、户部架阁、国史实录院检讨、兼编修官。《宋季三朝政要》载史嵩之父丧去位，诏以右丞相起复。时举为廩学生，有与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争一事。其始末则未之详也。是书所记，始高宗建炎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当成於理宗之世。而书末附论一条，称理宗撑拄五十年而后亡，不可谓非幸云云。其言乃出於宋亡以后，似非时举原文。

案旧本《目录》后有《书坊题识》一则，称是编系年有考据，载事有本末，增入诸儒集议，三复校正，一新刊行云云。则书中所附《议论》，有元时刊书者所增入，非其旧矣。其中纪载，虽以简约为主，或首尾未具，於事迹间有脱遗。然如论张浚不附和议而不讳其党汪、黄；攻李纲引秦桧之罪、辨李纲之被谤远谪，而不讳其庇翁彦国陷宋齐愈之失；褒贬颇协至公，无讲学家门户之见。卷端有朱彝尊《题词》，称其过於王宗沐、薛应旂所撰，殆不诬云。

△《西汉年纪》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华人，官大理司直。所著有《汉官总录》、《职原》等书，见马端临《经籍考》。盖能熟於两汉掌故者。今他书散佚，惟此本以载入《永乐大典》独存。考益之《自序》，称《年纪》三十卷、《考异》十卷、《鉴论》若干卷，各自为书。今此本不载《鉴论》，而《考异》则散附《年纪》各条之下，与《序》不合。殆后人离析其文，如胡三省之於《通鉴考异》欤，又《序》称自高祖迄王莽之诛，而此本终於平帝，居摄以后阙焉。且其文或首尾不完，中间已有脱佚。盖编入《永乐大典》之时，已残缺矣。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余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於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今依益之《自序》目次，釐为三十卷。其《考异》亦即从旧本仍附各条之下，以便检核，不复拘《自序》之文，别为编次焉。

△《靖康要录》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今观其书，记事具有日月，载文俱有首尾，决非草野之士不睹国史日历者所能作。考《书录解题》又载《钦宗实录》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此必《实录》既成之后，好事者撮其大纲以成此编，故以《要录》名也。宋人杂史传於今日者，如熊克《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大抵於南宋为详。其详於北宋者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然《长编》已多佚阙，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补之，亦仅及哲宗而止。徽宗，钦宗两朝之事遂以无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起政和迄建炎，虽较他书为赅备，而所录事迹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为主，余则略焉。

此书虽叙事少略，载文太繁，而一时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详者。即以补李焘《长编》，亦无不可也。

△《两朝纲目备要》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自宋光宗绍熙元年迄宁宗嘉定十七年事迹。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考元吴师道《礼部集》有《答陈众仲问吹剑录》云：《续宋编年》於吴曦诛数月后载李好义遇毒死。又有题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后》云：吴曦之诛，实杨巨源结李好义之功，为安丙辈媚忌掩没。近有续陈均《宋编年》者，颇载巨源事。虽能书安丙杀其参议官杨巨源，而复以擅杀孙忠铎之罪归之。大抵当时归功於丙，故其事不白云云。核其所引，与此书所载相

合。疑此书在元时尝称为《续宋编年》，然师道亦未尝明言其撰自何人也。观其载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与莒补秉义郎。其目云：“即理宗皇帝。”考宋代条制，旧名亦讳，此乃直斥不避，似乎元人。然其书内宋而外元，又叙元代得国缘始多敌国传闻之词。或宋末山林之士不谙体例者所作欤。陈均《编年备要》因《通鉴长编》而删节之。此书则本两朝实录，参以李心传所论。中如称赵鼎为赵丞相、安丙为安观文、钱象祖为钱参政、李壁为李参政、史弥远为史丞相，多仍当时案牒之文，未尽刊正。纪金元启衅之事，追叙金源创业，谱牒职官，具载颠末。似单行之书，非增续旧史之体。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如蜀中之减重额、湖北之行会子、范祖禹之补谥、何致之罢制科，胥足补《宋史》所未备。其纪年互异者，《宋史韩侂胄传》载薛叔似宣谕京湖，程松、吴曦同赴四川，邓友龙宣慰两淮，徐邦宪罢知处州，皆在开禧四年，而开禧实无四年，此书载於二年丙寅，当得其实。

其姓氏互异者，如《宋史赵彥逾传》有中郎将范任，此书作范仲任。《赵汝愚传》有宣赞舍人傅昌朝，此书作昌期；步帅阎仲夜，此书作王仲先。《本纪》副都统翟朝宗得宝玺，此书作兴宗。俱足以互证异同。惟於史弥远废立济王事，略而不书。或时代尚近，众论不同，其事未经论定，故阙所疑欤。然弥远之营家庙，求起复，一一大书於简，知非曲笔隐讳也。其书世罕传本，惟见於《永乐大典》者尚首尾完具。谨校正缮录，以备参稽。原书卷目已不可考。今案年编次，釐为十有六卷。其中间有叙述失次，端委相淆者，睿鉴指示，旷若发蒙。谨仰遵圣训详为核正，各加案语以明之。俾首尾秩然。不惟久湮陈笈得以表章，且数百年未补罅漏，一经御览，义例益明，尤为是书之幸矣。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词》，称理宗国史为元载入北都，无复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广、益二王事。其体亦编年之流，盖宋之遗老所为也。然理宗以后国史，修《宋史》者实见之，故《本纪》所载反详於是书。又是书得於传闻，不无舛误。其最甚者，谓宝庆元年赵葵、赵范、全子才建守河据关之议，遣杨谊、张迪据洛阳，与北军战，溃归。案宝庆元年葵、范名位犹微，其后五年，范始为安抚副使、葵始为淮东提刑。讨李全，子才乃为参议官。至端平元年灭金，子才乃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阳溃败之事。上距宝庆元年九年矣，所纪非实也。其餘叙次，亦乏体要。然宋末轶事颇详，多有史所不载者，存之亦可备参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国公称为三朝，而广、益二王则从附录，体例颇公。卷末论宋之亡，谓君无失德，归咎权相，持论亦颇正。

而忽推演命数，兼陈因果，转置人事为固然，殊乖劝戒之旨。殆欲附徐铉作《

李煜墓志》之义而失之者欤。

△《宋史全文》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原本题曰《续通鉴长编》，而以李焘《进长编表》冠之於前，是直以为焘之《长编》矣。案焘成书在孝宗时，所录止及北宋。此本实载南宋一代之事，其非出焘手明甚。检勘此书，每卷标题皆有“宋史全文”四字，而《永乐大典》宋字韵内亦多载《宋史全文》，与《长编》截然二书。又此本《目录》前有《坊间原题》，称本堂得《宋鉴》善本，乃名公所编，前宋已盛行，再付诸梓云云。盖本元人所编，而坊贾假托焘名，诡称前宋盛行耳。惟《永乐大典》所收之书，皆载入《文渊阁书目》。乃《宋鉴》多至六部，独不见《宋史全文》之名，或亦杨士奇等编辑时因标题而致误欤。又别本之末有商邱宋莘《跋》曰“宋李焘有《通鉴长编》百六十八卷、《续长编集要》六十八卷、《续宋编年》十八卷，今世藏书家往往求之甚渴。此三十六卷是元人所干刈，卷首割去著书人姓名，卷末割去‘大元’字，其为元胡宏《续通鉴长编》无疑”云云。则又臆断之语，未见其有确证也。其书自建隆以迄咸淳，用编年之体，以次排纂。其靖康以前，亦本於焘之《长编》，而颇加删节，高、孝二代则取诸留正之《中兴圣政草》。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圣政草》相与参校，其文大同小异。留正等所附案语，亦援引甚多。至光、宁以后，则别无蓝本可据，为编书者所自缀辑。故《永乐大典》於光、宁二宗下亦全收此书之文，勘对并合。其於诸家议论，采录尤富。如吕中《讲义》、何辅《龟鉴》、李沆《太祖实录论》、《足国论》、富弼等释、吕源等增释、陈瓘《论大事记》诸书，虽其立说不尽精醇，而原书世多失传，亦足以资参考也。惟原本第三十六卷内度宗、少帝及益王、广王事迹，俱有录无书，《永乐大典》亦未采。今姑仍其阙焉。

△《通鉴前编》十八卷、《举要》三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表注》，已著录。案柳贯作《履祥行状》曰：“司马文正作《资治通鉴》，系年著代。秘书丞刘恕作《外纪》，以记前事。顾其志不本於经，而信百家之说，不足传信。乃用邵氏《皇极经世书》、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复加训释。断自唐尧，以下接於《资治通鉴》，勒为一书。既成，以授门人许谦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媿言懿行，后王所当法。战国申、韩之术，其苛法乱政，亦后王所当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后，司马公既已论次。而春秋以前无编年之书，是编固不可少之著也”云云。盖履祥撰述之意，在於引经据典，以矫刘恕《外纪》之好奇。惟履祥师事王柏，柏勇於改经，履祥亦好持新说。如释“桑土既蚕”，引后所谓桑间为证

；释“封十有二山濬川”，谓营州当云其山碣石，其川辽水；以《笃公刘》、《七月》二篇为豳公当时之诗，非周公所追述；又以《七月》为豳诗，《笃公刘》即为豳雅；皆不免於臆断。以《春秋》书尹氏卒为即与隐公同归於鲁之郑大夫尹氏，尤为附会。

至於引《周书》记异，於周昭王二十二年书释氏生。则其徵引群籍，去取失当，亦未必遽在恕书上也。然援据颇博，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诸家中，犹可谓究心史籍，不为游谈者矣。履祥自撰《后序》，谓既编《年表》，例须表题，故别为《举要》三卷。凡所引经传子史之文，皆作大书。惟《训释》及《案语》则以小字夹注，附缀於后。盖避朱子《纲目》之体，而稍变《通鉴》之式。后来浙江重刻之本，列《举要》为纲，以经传子史之文为目，而《训释》仍错出其间，已非其旧。又《通鉴纲目》刊本，或以此书为冠，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亦后来所改名。今仍从原本，与《纲目》别著於录，以存其真焉。

△《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元陈桎撰。桎，字子经，奉化人，流寓长洲，后入明为翰林编修，以附杨宪，迁待制，见《明史》宪本传。题元人者误也。桎祖著，宋时以秘书少监知台州，尝作书名《历代纪统》。其父泌，为校官，又续有撰述，世传史学。桎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於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於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沈周《客座新闻》，载桎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桎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桎以褒贬自任，乃造作此说。今观其义例，於宋自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后，始为大书系统。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本《晦翁语录》，持论已偏。至於金承麟称末帝，为之纪年。西辽自德宗以下诸主年号，亦详为分注。

虽各本史文，然承麟立仅一日，未成为君，西辽并无事迹可纪，而必缕列其间。

亦不免循名失实。盖委曲以存昫、昺二王，使承宋统。故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明史何乔新传》，载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

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书法何如。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

渤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云云。

亦未始不中其失也。他如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谓，桎误以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为唐介作，又改诗中“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鼉”为“鱼龙”，则引据未免疏舛。黄溥《简籍遗闻》又谓，桎纪其先户部尚书显、吏部尚书伸、工部尚书德纲诸事，为《宋史》所不载。成化间，续《纲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於妄托。则挟私滥载，尤不协至公。然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作者，实始於桎。其后王宗沐、薛应旂等，虽递有增修，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姑存以备参考，亦未为不可也。

△《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祎撰。祎字子充，义乌人。少游柳贯、黄潛之门。明初徵为中书省掾。修《元史》成，拜翰林待制。使云南，抗节死。赠翰林学士，追谥忠文。事迹具《明史忠义传》。此书乃续吕祖谦《大事记》而作，体例悉遵其旧。惟《解题》即附各条之下，不别为一书。俞恂称其书自征和迄宋德祐二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五年。而今所传本实自汉武帝征和四年至周恭帝显德六年，不知恂何所据而云然。

或是书抄本仅藏蜀王府中，至成化间始刊版，传写有所佚脱欤。考《何乔新集》尝称祎此书予夺褒贬，与《纲目》不合。如《纲目》以昭烈绍汉统，章武纪年，直接建安，此书乃用无统之例，以汉与魏、吴并从分注。又《纲目》斥武后之号，纪中宗之年，每岁书帝所在，用《春秋》“公在乾侯”例，而此书乃以武后纪年。

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称天祐年号，以讨贼为词，名义甚正，故《纲目》纪年，先晋后梁，此书乃先梁后晋。皆好奇之过，所言亦颇中其失。然其间考订同异，如《通鉴》载汉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淖方成祸水之说，以为出於《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讥司马光轻信之失。纪光武帝省并十三国，以《地志》正《本纪》之误。此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又宋庠《纪年通谱》久无传本，刘羲叟《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书亦散佚。此书间引及之，亦可以备参稽。至前贤议论，薈萃尤多。瑕瑜不掩，读者节取其长焉可矣。

△《元史续编》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阴人，永乐中官楚府长史。此书大旨，以明初所修《元史》，详於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阙漏，因作此以综其要。起世祖至元十三年，终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讫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桎书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此书十六卷，又别出《元史评》，而不著卷数。疑当时或析其评语别为一本以行，如《后汉书赞》之例欤。其中书法，如文宗之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顺年号，而於明宗元年转削而不纪，仍书文宗所改之天历二年，进退未免无据，又英宗南坡之变，书及其丞相云云，盖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当为内辞。亦刘知几所谓貌同心异者。其他《议论》，虽尺尺寸寸、学步宋儒，未免优孟衣冠，过於刻画。然如谓张世杰夺舟断港，未能决性命於义利之间；谓吴直方劝托克托大义灭亲，为不知《春秋》之义，持论亦未尝不正。至於文宗阴谋害兄，更能据故老之传闻，揭史家未发之隐，尤为有关於惩戒。商辂等修《续纲目》，全取此书为蓝本，并其评语亦颇采之。至明太祖起兵称王以后，《续纲目》即分注元年，斥其国号。而粹中独大书至正，直至二十八年八月而止。内外之辞，未尝少紊。其持论之公，非辂等之所及。又宋末二王，不予以统，亦协其平。郑瑗《井观琐言》乃曰：“胡粹中《元史续编》又下於陈桎《续编》。德祐北迁，闽、广继立，宋之统绪，犹未绝也。乃遽抑景炎、祥兴之年於分书，非《纲目》书蜀汉、东晋之例”云云。何其偏欤？△《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洪惟我国家世德绵延，笃承眷顾。白山天作，朱果灵彰。十有五王，聿开周祚。肇基所自，遐哉源远流长矣。迨我太祖高皇帝以轩辕之敦敏，当榆罔之衰微，丕建鸿图，受天明命，帝出乎震，万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枢，经纶草昧，亨屯而济险，保大而定功者，谟烈昭垂，实书契以来所未有。

洎我太宗文皇帝缙承前绪，益扩昞章，日月高衢，焕乎继照。成汤秉钺，十一征罔弗奏功；周武临河，八百国莫不来会。声灵遐播，制作更新。文德武功，绳先启后。麟麟炳炳，亦史册之所未闻。然事阅五朝，时逾十纪，旧臣之所诵说，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传，或不能尽著於竹帛。而实录宝训，尊藏金匱，自史官载笔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窥。是以特诏馆臣，恭录缔造规模，勒成帝典。冠以《发祥世纪》一篇，犹《商颂》之陈玄鸟，《周雅》之咏公刘。虽时代绵邈，年月不可尽详。而事既有徵，理宜传信。所以明启佑之自来也。其馀并编年纪月，列目提纲。自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讨尼堪外兰克图伦城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训戒群臣，编为八卷。自太宗文皇帝御极始，至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入关定鼎以前，编为二十四卷。盖神功圣德，史不胜数。惟恭述勋业之最显著，政事之最重大，谟猷之最宏远者，已累牒连篇，积为三十二卷矣。唐、虞之治，具於典、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等缮校之馀，循环跪读。创业之艰难，贻谋之远大，尚可一一仰窥也。岂非万世所宜聪听者哉

? △《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於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诂，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

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涑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於在郢。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遯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濫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槊，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

又唐、桂二王迹同昷、昷，虽黜其伪号，犹軫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

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及商辂之书。然廷玉等惟以笔削褒贬求书法之谨严，於事迹多所挂漏。又边外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袭旧文，无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讹。夫朱子创例之初，原以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春秋》大义数千，炳若日星。然不详核《左传》之事迹，於圣人予夺之旨尚终不可明。况史籍编年，仅标梗概於大书，而不具始末於细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圣谕所指福藩田土一条，其他条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译语，原取对音。唐以前书，凡外邦人名、地名见於史册者，班班可考。惟两宋屈於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於边圉，又不能运筹於帷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沿及明代，此习未除。如圣谕所指朵颜、青海诸人名，书“图”为“兔”之类，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为釐正。是编仰禀睿裁，於大书体例，皆遵《钦定通鉴辑览》；而细注则详核史传，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复各附发明，以阐褒贬之义；各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而译语之诞妄者，亦

皆遵《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传信订讹。较张廷玉等初编之本，实倍为精密。

圣人制事，以至善为期。义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惮於改作。此亦可仰窥万一矣。

△《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有《读礼通考》，已著录。是编以元、明人续《通鉴》者陈桎、王宗沐诸本，大都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薛应旂所辑，虽稍见详备，而如改《宋史》“周义成军”为“周义”，以胡瑗为朱子门人，疏谬殊甚。皆不足继司马光之后。乃与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为是编。草创甫毕，欲进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仅存，惟阙第十一卷。

书中多涂乙删改之处，相传犹若璩手迹也。其书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其时《永乐大典》尚度藏秘府，故熊克、李心传诸书皆未得窥。所辑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焘残帙为稿本，援据不能赅博。其宋自嘉定以后，元自至顺以前，尤为简略。至宋末昷、昺二王，皆误沿旧史，系年纪号，尤於断限有乖。又意求博瞻，颇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备叙世系；庆元伪学之禁，详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辍耕录》、《铁崖乐府》。叙书艺则称其日写三万字，纪隐居则述其怀抱几时开，无关劝惩，徒伤烦冗。又载元顺帝初生之事，过信《庚申外史》，尤涉凿空。然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传》，以枢密使出判扬州，今据《宰辅编年录》改作“河阳”。《余玠传》，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战於嘉定，今据家传，改作“十二年”。

元末寇陷淮安，《本纪》首尾不具，今从王逢《梧溪集》，定作赵国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湖州，《本纪》作“二月”，今从《明实录》，作“四月”。皆案文核实，信而有徵。又是时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而若璩诸人，复长於地理之学，故所载輿地，尤为精核。如宋王坚之守合州，则采《四川总志》。牟子才之谏张灯，则采《西湖游览志》。而明人纪事之书，若刘辰《国初事迹》、吴宽《平吴录》之类，亦并从附载，以资考证。年经月纬，犁然可观。虽不能遽称定本，而以视陈、王、薛三书，则过之远矣。

——右“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有历代之编年，《竹书纪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编年，《汉纪》以下

是也。其间或有或无，既不相续。今亦各以作者时代编之，不复以统系为先后。

其《通鉴地理通释》、《纲目续麟》之类，则仍附本书之后，便参阅也。）卷四十八 史部四

○编年类存目△《考定竹书》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有《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以沈约所注《竹书纪年》未为详备，因采摭诸书别为之注。然之騄爱博嗜奇，多所徵引，而不能考正真伪。

如帝癸十年地震，引华严合《论大地有六种震动》，所谓遍动、遍起、遍涌、遍震、遍吼、遍击者为说，殊为芜杂。又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乖谬。而一概引用，漫无辨正。沈约注出依托，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诬、太甲杀伊尹之妄。之騄乃旁取异说，以荧耳目。云能补正沈注，未见其然。惟《拾遗》记商均暴天下之类，辨别诬妄；《路史》帝杼迁老王之类，考订讹谬；间有数处可取耳。至所称《逸文》，采摭颇备。然如晋幽公会鲁季孙一条，今本有之，而注曰无。又如汤十九年至二十四年皆书大旱，盖作书者依托《墨子》汤五年旱之文。此本竟脱去“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二条，则亦不可尽据也。

△《五代春秋》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尹洙撰。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进士，授絳州正平主簿。以荐为馆阁校勘。累迁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以争水洛城事移庆州。复为董士廉所讼，贬崇信军节度副使，监均州酒税，卒。事迹具《宋史》本传。

考邵伯温《闻见录》，载欧阳修作《五代史》尝约与洙分撰。此书或即作於是时。

然体用编年，与修书例异。岂本约同撰而不果，后乃自著此书欤？所载始梁太祖开平元年甲子，迄周显德七年正月甲辰。郑樵《通志艺文略》作二卷，与今本合。赵希弁《读书附志》则作五卷，或别本流传，以一代为一卷欤。穆修《春秋》之学称受之於洙。然洙无说《春秋》之书。惟此一编，笔削颇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矣。已载入所作《河南集》中，此盖其别行之本。

以初原自为一书，故仍存其目焉。

△《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江贇编。贇，字叔直，崇安人。政和中，太史奏少微星见，朝命举遗逸之士。有司以贇应诏，贇辞不赴，赐号“少微先生”。是书取司马光《资治通鉴》

删存大要，然首尾赅贯，究不及原书。此本为明正德中所刊，前有武宗《御制序》。

考罗愿《鄂州小集》末载王瓚《月山录跋》，结衔称“通鉴节要纂修官”，疑正德时又为重修，非复贄之旧本。又《明史李东阳传》，称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其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焦芳与张彩为解，乃已。又《张元祜传》称为《通鉴纂要》副总裁。《纂要》当即《节要》，盖史偶异文。然则此书乃东阳及元祜所定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朝散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李焘经进”。考《宋史艺文志》及焘本传，惟载所著《续通鉴长编》，无此书之名。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增节音注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陆唐老编。唐老，会稽人，淳熙中进士第一。故此书亦称《陆状元通鉴》。皆於司马光书内钞其可备科举策论之用者，间有音注。然浅陋颇甚，亦寥寥不详。

首有《总例》云：学者未能遍晓出处，则於词赋一场，未敢引用。足以见其大旨矣。

△《通鉴纲目测海》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何中撰。中，字太虚，一字养正，抚州人，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是书以纠《通鉴纲目》书法之同异。卷末有大德丙午《自跋》曰：朱子作《纲目》、续《春秋》，然其间书法，可商略者犹多。间附己意，缉成《纲目测海》三卷，示儿辈云云。盖不知《纲目》出赵师渊之手，犹误以为朱子书也。书中所列凡三例。一辨胡、吕二家所注。如魏徙都大梁条，胡氏谓魏王不恨不用孟子，而恨不听公叔之言，中以为徙都之后六年，孟子方至魏之类是也。一发明二家所未注。

如秦人诛卫鞅条下，中补注曰：书秦人何，鞅得罪於众，犹共诛之之类是也。一乃纠正本书之讹异。於全书之中，不过十之二三耳。其中如秦魏冉出其故君之妃归于魏一条，中谓诸侯之妻宜称夫人，不宜称妃。不知元妃孟子，固《左传》文也。又汉元狩六年封三王一条，中谓宜载诰策之辞。不知《纲目》纪事之书，非载文之书也。又莽废孺子一条，中谓既书始建国元年，则不必书莽。不知孺子废而后成为始建国也。又秦王世民杀太子建成一条，中谓宜削秦王字，此泥以爵字为褒贬例也。又张柬之等举兵讨武氏一条，中谓多“之乱”二字

，不知书法在“讨”字，此二字删之固可，存之亦无害也。又晋主重贵发大梁一条，中谓“宜书北迁”，不知朱子宋人，避二帝北迁之事，变其文也。其他间有可取，不过摭拾细碎，不能深裨於史学。《纲目》非无可纠，如中此书，尚未足以纠《纲目》也。

△《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六卷、《补注》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庚撰。庚，字浦山，秀水人。是书以《通鉴纲目集览》、《质实》谬误不少，惟胡三省《通鉴注》颇属精当，可以正二书之谬。又校以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及《輿图》等书，为《纠缪》以正其失，又为《补注》以拾其遗。用力颇为勤挚。然《集览》、《质实》之荒陋，本不足与辨。今既与之辨矣，则宜元元本本，详引诸书，使沿革分合，言言有据。庶几以有证之文，破无根之论。

而所纠所补，乃皆不著出典，则终不能关其口也。

△《帝王纪年纂要》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元察罕撰，明黄谏补。察罕官至平章事，事迹具《元史》本传。谏有《从古正文》，已著录。其书本《皇极经世》为准，自太皞以下诸帝王，各载其在位年数，而略述兴废大旨於每代之前。察罕成此书在皇庆元年，尝奏进於朝，程钜夫为之序。至明景泰中，谏复为《续辑》，改原本每代下至延祐戊午若干年为下至洪武戊申若干年，并补入元代诸帝纪年。然简略太甚，不足以资考订也。

△《明本纪》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太祖事迹，自起兵濠梁，迄建国金陵。皆分年排载，颇为详备。盖亦自实录中摘出编次者。惟自洪武三年正月以后并阙，或草创未竟之本欤。

△《世史正纲》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是书本明方孝孺释统之意，专明正统。起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讫明洪武元年，以著世变事始之所由。於各条之下随事附论。然立说多偏驳不经。如纪年干支之下皆规以一圈，中书国号。至元代则加以黑圈。迨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则为白圈。其说以为本之《太极图》之阴阳，至是天运转而阳道复，阴翳消也。率臆妄作，为史家未有之变例，可谓谬诞。

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议论严正，殊为太过。陶辅《桑榆漫志》，称其义严理到，括尽幽隐，深得“麟经”之旨。胡应麟《史学估毕》，称《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邱氏，更乖舛矣。

△《通鉴纲目前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许诒撰。诒自号函谷山人，灵宝人，吏部尚书进之子，文渊阁大学士赞之兄

，兵部尚书论之弟。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庄敏。事迹附见《明史许进传》。是书以司马光《通鉴》、朱子《纲目》皆不直接《春秋》，中间阙七十馀年之事。金履祥《通鉴前编》，书法又多舛迕。乃重辑是编，以订讹补阙。其中如辨宋昭公非周元孙，魏文侯未弑晋幽公，赵鞅、赵无恤之卒岁《史记》并误，亦小有考证。而摹仿《春秋》过甚，拘文牵义，往往画虎不成。

又或生例於《春秋》之外。如《春秋》书卫侯毁灭邢，说者谓恶其灭同姓。又或以为因下卫侯毁灭卒之文而讹。已非成例。而诮於楚子章灭陈书名，於越勾践灭吴并削爵。《史记越世家》，越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所谓伯者，盖为方伯，非由子爵晋为伯爵也。诮乃自是，俱书越伯。至於《春秋》无事必书时，例也，於春特书王正月，明正朔也。诮於无事之年既不备书，又不书王正月。必於年下别标一“春”字，《自序》谓行夏时，重岁首也。亦不善於学步矣。

△《经世策》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是书编年纪事，起汉高祖奉楚怀王命伐秦之岁，止文帝末年。似於《通鉴纲目》中偶拈一二卷，以己意笔削之。大旨欲仿《春秋》，而既非经体，又非传体。如高帝元年书曰：“沛公掾萧何收丞相府图籍，不及收博士所藏，先王典籍遂灭，齐、鲁诸儒传习自孔氏者不复全。”

此仿《春秋》何例也？△《人代纪要》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顾应祥撰。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书以编年纪事，虽无事必书其年。盖合《甲子会纪大事记》而一之。然繁简失伦，多未尽当。其中无年可编者，亦往往随意科配。如荀悦著《汉纪》、《申鉴》，皆强系之献帝乙酉年。恐必不然也。

△《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越撰。越，字韩峰，南京锦衣卫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以薛应旂《宪章录》、郑晓《吾学编》诸书止载武宗以前事，故续取世、穆两朝政迹，汇次成编。起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止於隆庆六年。朱之蕃谓其为野史之良。然所采书目，自《明伦大典》以下仅四十一种，未为贍备。而所附案之文如五元臣皆不利之类，亦体杂说部。

△《明大政记》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雷礼撰。礼，字必进，丰城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明史艺文志》载礼《大政记》三十六卷。此本为万历中应天周时泰所刊。其中礼所辑者至武宗而止，仅二十卷。其《世宗》四卷，即范守己之《肃皇外史》。《穆宗

》一卷，则谭希思所续编。卷目与史志不符，盖时泰已有所合并也。礼明习朝典，以史学自任。而所记多采撮实录，详略未能得中，异同亦鲜能考据。

△《明六朝索隐》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雷礼撰，何应元校。应元不知何许人。其书以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事迹编年纪录。考《明史艺文志》不载是书。疑后人从实录抄撮而成，托名於礼。其称《索隐》，亦不知何所取义也。

△《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明南轩撰。轩，字叔后，渭南人。据轩《自序》，题吏部文选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明史》附见《南居益传》，亦云官吏部郎中，尝著《纲目前编》。然又有其门人杨光训《序》，称轩为渭上先生，壮游金马，阅铨曹，历藩臬。是其官不终於郎中。《陕西通志》称其终山东参议，与光训《序》合，当得其实。

然《太学进士题名碑录》载轩为嘉靖癸丑进士，而《通志》作甲辰进士，则《通志》又传写之误矣。此书以金履祥《通鉴前编》、陈桎《通鉴前编外纪》合并删削，共为一编。起自伏羲，终於周威烈王。然不明提纲分目之法，冗琐糅杂，殊无可取。至於引《尔雅》曰：“熊羆貔貅猛虎六者，猛兽可以教战。”

”引《左传》曰：“龙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见於东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

《尔雅》、《左传》皆无其文。盖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学荒。诸经注疏，皆以不切於时文，度置高阁。故杂采类书，以讹传讹，至於如此。又金履祥受业王柏，故徵引师说，称“子王子”。此书既尽变履祥之例，而引王柏之说，仍称为“子王子”。是更与不去葛、龚同一例矣。

△《龙飞纪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吴朴撰。朴，字华甫，诏安人。是编仿《纲目》体例，纪明太祖事迹。初名《征伐礼乐书》，后改今名。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盖据《元史》及明初武胄贴黄列传、则例纪载，旁蒐博采而成。前有嘉靖甲辰《林希元序》及朴《自编通例》。是时建文年号未复，故於己卯以后四年，仍以洪武纪年，旁注建文於下。自属当时功令，未足为讥。若自壬辰至丙午，明号未建，顺帝僭存，犹是元之天下。乃削去至正年号，惟书甲子。则偏僻太甚，於公议为不协矣。至所谓成化间续编《纲目》，托克托用兵六合，有“贼势大蹙”之句，不知彼时明祖正在六合，罔识讳避云云。律以臣子之义，凿然正论。虽起商辂於九原，无词以解也。

△《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著录。是编续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讥其孤陋寡闻。如王偁、李焘、杨仲良、徐梦莘

、刘时举、彭百川、李心传、叶绍翁、陈均、徐自明诸家之书，多未寓目。并《辽》、《金》二史亦削而不书。惟道学宗派特详尔。今核其书，大抵以商辂等《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而稍摭他书附益之。於《宋》、《元》二史，未尝参考其表志。

故於元丰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赋法，一切制度，语多暗略。於《本纪》、《列传》亦未条贯。凡一人两传，一事互见者，异同详略，无所考证，往往文繁而事复。

如永宁公主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以金饰肩舆，为艺祖所戒。既载於开宝五年矣，复见於开宝八年，而讹为“永康公主”。丁谓诬谪寇准，王曾疑其太重，丁谓曰，居停主人勿复言。既载於天禧四年矣，复见於乾兴元年。越州升为府，既载於建炎四年矣，复见於绍兴元年。甚至真德秀兼宫教，劝济王孝敬以俟天命语，一篇之中，前后两见。其馀重沓窜易之误，不可枚举。所纪元事，尤为疏漏。惟所载道学诸人，颇能采据诸家文集，多出於正史之外。然杂列制诰、赠言、寄札、祭文，铺叙连篇，有同家牒，律以史法，於例殊乖。至於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辘轳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程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

△《甲子会纪》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薛应旂撰。前四卷以六十甲子纪年。上自黄帝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为七十二甲子。又每年之下亦略纪大事，以备检阅。第五卷则取邵子《以元经会》之语，略论洪荒以来，而以邵子《观化诗》附焉。

△《宪章录》四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薛应旂撰。所载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编年之体。盖以续所作《宋元通鉴》。然采摭杂书，颇失甄别。如惠帝逊国，事本传疑。应旂乃於正统五年十二月书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号为老佛。岂史氏阙文之义耶？△《考信编》七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杜思撰。思，字子睿，鄞县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青州府知府。是书皆载上古之事，其目有二：曰《原始考》，始自盘古氏，迄於燧人氏；曰《读坟考》，始自庖犧氏，迄於帝魁。编年纪月，记动记言，全作策书之体。如珥笔其侧，亲注起居，又不言其何所据。乃题曰《考信》，名实可谓舛迕矣。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黄光昇撰。光昇，字明举，晋江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书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至穆宗隆庆二年而止。编年纪事，每条皆提纲列目。其前四卷，自至正壬辰迄洪武建元以前，以明纪年，而元事则随年附见。虽当时臣子之词，然顺帝北行以后，以明纪年可也。若至正戊申以前，非惟元祚未移，俨然共主。即韩林儿龙凤纪年，明主亦自奉其朔，乃於其初起兵时即削元号，究非万世之公论也。

△《成宪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明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考明太宗庙号，至嘉靖十七年始改曰成祖。此书仍称太宗。是作於成化后，嘉靖前也。书中所载，事实少而诰敕多。如洪武元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载太祖《遣祭之谕》。今《本纪》乃止书祀国学而不及阙里。又《本纪》载洪武十年十二月高丽使五至，以嗣王未立却之。十二年十二月高丽贡黄金百斤、白金万两，以不如约却之。而此书又载洪武十二年五月谕辽东守将潘敬、叶旺勿纳郑白一事。

亦足以补史传之阙。然浮文妨要者终多也。

△《秘阁元龟政要》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已称成祖，则嘉靖以后人作也。所纪皆明太祖事。然起於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德取常熟，终於洪武二十八年。首尾皆不完具。殆前后各佚一册，今本卷第又传写者所改题欤。大致与《太祖实录》相出入，亦无异闻也。

△《明通纪述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一卷、二卷、四卷、五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皆题绣水卜世昌校订。三卷、六卷、七卷、十一卷皆题绣水屠衡校订。前有《冯梦楨序》，惟称世昌。又有卜万祺、屠隆二《序》，则兼称衡。盖二人合作，仿《新唐书》各署姓名例也。其书补东莞陈建《明通纪》之遗。起元至正十一年，终明隆庆六年。

编年纪载，多摭拾稗史之言，冗杂特甚。如首卷多载元顺帝荒淫琐事，与明无关，殊失断限之义。又如以成祖征漠北时太监沐敬进谏之事窜入建文四年之末，则纪载之无法，可以概见矣。

△《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支大纶撰。大纶，字华平，嘉善人，万历甲戌进士，由南昌府教授擢泉州府推官，谪江西布政司理问，终於奉新县知县。是编成於万历丙申。所载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庆元年至六年，凡二卷。前有《项维楨序》，但称《永陵信史》。据大纶《自序》，盖先成《世宗编年》，后乃续以《穆

宗》云。

△《明大政纂要》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谭希思撰。希思，茶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巡抚。是书所记，自洪武元年至隆庆六年。凡大事皆编年纪载，每帝皆有《论赞》。卷首载万历己未修撰《韩敬序》。有云：“侍御方壶刘公，持斧畿辅，捐俸刻之。”是此书向曾刊刻。今钞本卷首，仍存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印，则当为未刊以前藏本。其中多涂乙增损之处，似即希思之原稿也。

△《大政记》三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国桢撰。国桢，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肃，事迹附见《明史朱国祚传》。是书始洪武元年戊申，终隆庆六年壬申。编年纪载，繁简多有未当，殊乏史裁。

△《两朝宪章录》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吴瑞登撰。瑞登，字云卿，武进人，由贡生官光州训导。先是薛应旂纂洪武至正德九朝事为《宪章录》。瑞登因辑嘉靖、隆庆两朝以续应旂之书。大抵抄撮邸报而成。有巡抚河南御史陈登云、李时华二《序》，一作於万历癸巳，一作於甲午。又有瑞登《自序》，惟颂世宗初政及遗诏，并费宏调燮之勋、徐阶受顾之迹。盖谓嘉靖中年坏於任用严嵩，而不欲显言也。

△《国史纪闻》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铨撰。铨字宇衡，沁州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辽东。天启元年，大兵破辽阳，殉节死，赠兵部尚书，谥忠烈，事迹具《明史忠义传》。

是编起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起兵濠州，迄於武宗之末。编年纪载，有纲有目。名曰《纪闻》者，铨自以职非史官，不得见实录、记注，仅取各家之书，讨论异同，编次成帙。所谓得之传闻而不敢据以为信也。书成於万历庚戌，至天启甲子始刊行之。徐揭先为之序，其子道濬又重为校订云。

△《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顾锡畴撰。锡畴，字九畴，号瑞屏，昆山人，万历己未进士。崇祯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福王时，进尚书。后为总兵官贺君尧所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编年纪载，於历代故实粗存梗概。盖乡塾课蒙之本。至《纲鉴》之名，於《纲目》、《通鉴》各摘一字称之，又颠倒二书之世次。尤沿坊刻陋习也。

△《历代二十一传残本》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元初撰。元初有《律古词曲赋叶韵》，已著录。是书略仿《资治通鉴纲目》之例，以二十一史各编年为传，故曰《二十一传》，然非传体也。此本惟存

《季周传》十一卷、《嬴秦传》一卷。其为刊刻未竟，抑传本阙佚，均不可知

。据所存者观之，大抵疏漏百出，漫无体例。其佚亦不足惜也。

△《春秋编年举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时伟撰。时伟有《正韵笺》，已著录。是书成於崇祯甲戌。凡前后二编，皆仿《史记年表》之例，以国为经，以事为纬。前为《春秋列国编年举要》，起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迄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以括春秋大要。后为《获麟后七十七年编年举要》，起敬王三十九年庚申，迄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以补《通鉴前编》。首有《春秋托始论》，据洪迈《容斋随笔》之说，谓春秋始隐公，为治郑庄，以强侯跋扈实自寤生始也。次为《春秋列国君臣总论》三篇，随意断制，未为精确。其谓无季氏则鲁不昌，无二氏则季孤立，颇为乖刺。又有《获麟后编年总论》，辨魏文侯师子夏在未命为诸侯以前，亦无关大义。二《编》惟《后编》有《引》，称窃於诸书中采十一於千百，私为《编年举要》。既而深思，恐开后人以懒惰之端，遂举覆瓿，不复灾木，止存七十七年事。然则当时仅刊其《后编》。

今则二《编》俱在，盖犹其家藏未刻之稿矣。

△《皇王史订》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学孔撰。学孔，字瞻黄，渭州人，顺治中尝官大宁卫断事。是编以刘恕《外纪》义类未确，端绪难明，因订正其文。上自盘古氏，下迄周幽王。东迁而后，春秋既作，则不复录焉。大抵摭拾罗泌《路史》之说，加以臆断耳。

△《此木轩纪年略》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阙如编》，已著录。康熙甲午，故户部尚书王鸿绪纂辑《明史》，袁熹预其事。开局月馀，以持论齟齬辞去。乃自以其意著此书。纪事始於帝尧，编年则始於春秋。撮其治乱兴亡之大端，而各系以论，亦颇考证其异同。未及卒业，仅及汉顺帝而止。其门人徐逵照裒辑剩稿，编为此本。

首卷及第三卷皆袁熹手自标识，提其纲要。二卷、四卷、五卷则逵仿袁熹之例，补为标识者也。其书叙述简明，非他家史略不冗即漏者比，持论亦多平允。而爱奇嗜博，好取异说。如周文王商末受命称王，九年卫武公攻杀其兄共伯而自立。

杂书讹异，皆不以为非。甚至何休注《公羊传》谓平王之四十九年为鲁隐公受命之元年，而比周於二王之后。亦以为其理谬而其意善，殊为乖舛。其订正事实，多所纠正。然好以明人所刻《竹书纪年》为据，不知其伪。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廩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类，皆执以驳《史记》，亦为失

考。至於《孟子》所載之曹交，本不云曹君之弟，稱曹君之弟者乃漢趙岐注。朱子偶然因之，失於詳核。袁熹不考舊文，誤執之以疑《史記》，並疑《春秋》，所見更左矣。

△《讀史綱要》一卷（直隸總督采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注》，已著錄。此書紀歷代帝王年號，而附錄僭偽諸國。排比舊文，有如簿籍，不足以當著書。其以西夏、遼、金並列，尤為紕繆。

——右“編年類”三十七部、八百四十七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綱鑑正史約》之類，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矣。然《五經四書講章》，雖極陋劣，不能不謂之經解也。故亦附存其目。此類至夥，姑就所見者載之，如經書講章之例。）卷四十九 史部五

○紀事本末類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以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鑑》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叙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後謂之因，其初皆起於創。其初有所創，其後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即紀傳亦創，編年亦創。既有是體以後，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眾，遂於二體之外，別立一家。今亦以類區分，使自為門目。

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匯於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並著錄。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於此焉。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通行本）

宋袁樞撰。樞，字機仲，建安人。孝宗初，試禮部詞賦第一。歷官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提舉太平興國宮。事迹具《宋史》本傳。案：唐劉知幾作《史通》，敘述史例，首列六家，總歸二體。自漢以來，不過紀傳、編年兩法，乘除互用。然紀傳之法，或一事而復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樞乃自出新意，因司馬光《資治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始於三家之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數千年事迹，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所未有也。王應麟《玉海》，稱淳熙三年十一月，參政龔茂良言，樞所編《紀事》有益見聞。詔嚴州摹印十部，仍先以繕本上之。《宋史》樞本傳又稱，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曰“治道盡在是矣”。朱子亦稱其書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蓋樞所綴集，雖

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翦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撙括者可比。其后如陈邦瞻、谷应泰等，递有沿仿。而包括条贯，不漏不冗，则皆出是书下焉。

△《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章冲撰。冲，字茂深，章惇之孙也，淳熙中尝知台州。其妻乃叶梦得女。梦得深於《春秋》，故冲亦颇究心於《左传》。取诸国事迹，排比年月，各以类从，使节目相承，首尾完具。前有冲《自序》及《谢谔序》。考冲与袁枢俱当孝宗之时。枢排纂《资始通鉴》，创纪事本末之例，使端绪分明，易於循览，其书刊於淳熙丙申。冲作是书，亦同斯体，据《自序》刊於淳熙乙巳，在枢书之后九年。殆踵枢之义例而作。虽篇帙无多，不及枢书之淹博，其有裨学者则一也。惟《通鉴》本属史家，枢不过理其端绪。《春秋》一书，经则比事属词，义多互发；传文则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丝牵绳贯，脉络潜通。冲但以事类哀集，遂变经义为史裁，於笔削之文，渺不相涉。旧列经部，未见其然。今与枢书同隶史类，庶称其实焉。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宋徐梦莘撰。梦莘，字商老，临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为南安军教授，改知湘阴县。官至知宾州，以议盐法不合，罢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梦莘嗜学博闻，生平多所著述。史称其恬於荣进，每念生靖康之乱，思究见颠末，乃网罗旧闻，薈粹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靡遗。帝闻而嘉之，擢直秘省云云。今其书钞本尚存，凡分上、中、下三帙。

上为政、宣二十五卷，中为靖康七十五卷，下为炎、兴一百五十卷。其起讫年月，与史所言合。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史所言者殊未尽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为詮次本末。年经月纬，案日牖载。惟靖康中帙之末有《诸录杂记》五卷，则以无年月可系者，别加编次，附之於末。其徵引皆全录原文，无所去取，亦无所论断。

盖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以备史家之采择，故以《会编》为名。然自汴都丧败，及南渡立国之始，其治乱得失，循文考证，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见其所以然，非徒短釘琐碎已也。虽其时说部糅杂，所记金人事迹，往往传闻失实，不尽可凭。

又当日臣僚劄奏，亦多夸张无据之词。梦莘概录全文，均未能持择。要其博瞻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固不以繁

芜病矣。考梦莘成此书后，又以前载不尽者五家，续编次於中、下二帙，以补其阙。

靖康、炎兴各为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补》。今此本无之。殆当时二本各行，故久而亡佚欤。

△《蜀鉴》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方孝孺序》，称宋端平中，绍武李文子尝仕於蜀。搜采史传，起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系乎蜀者，为书十卷云云。

世遂题为文子作。《考亭渊源录》，亦载李文子字公瑾，光泽人。（案：光泽即绍武之属县，今尚仍古名。）李方子之弟。绍兴四年进士。官至知太安军，绵、阆州，潼川府。著《蜀鉴》十卷。然考端平三年文子所作《序》中，称燕居深念，绌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辑为一编云云。则此书为资州郭允蹈所撰，文子特总其事耳。世即以为文子作，亦犹《大易粹言》本曾種命方闻一作，而《直斋书录解题》遂误以为種作也。其书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之例。其兼以考证附目末，则较《纲目》为详贍焉。宋自南渡后，以荆、襄为前障，以兴元、汉中为后户，天下形势，恒在楚、蜀，故允蹈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於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而於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擘画，用意颇深。

他如辨荆门之浮桥，引《水经注》以证《荆州记》之误。陈仓之马鸣阁，引《蜀志》以证《寰宇记》之误。斜谷之遮要，引《兴元记》以补《裴松之注》之阙。

诸葛亮之筑乐城，引《通鉴》以辨《华阳国志》、《寰宇记》之异同。於地理亦颇精核。又所载罗尚之抗李雄、张罗之据犍为，亦较《晋书》载记及《十六国春秋》为详。皆足裨史乘之考证。唯所论蜀之地势，可以北取中原，引汉高祖为证，则与李舜臣《江东十鉴》同意，姑以励恢复之气耳。诸葛亮所不能为，而谓后人能之乎。末二卷叙西南夷始末。其载犍为郡之置，始於汉代。不知唐之庄、琬、播、郎等州即其故地。又所载南诏始末，谓骠信败於韦皋，而南蛮始衰。不知败於高骈，而蛮乃不振。所记未免稍略。然其时方虑内讧，无暇外攘。著书之志，主於捍拒秦陇之师，振控巴渝之险。其他边徼之事，固在所略，亦其时势为之矣。

△《炎徼纪闻》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钱塘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博学工古文，尤善叙述。历官西南，谙晓先

朝遗事，撰《炎徼纪闻》，即此编也。书凡十四篇。首纪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纪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纪赵楷、李寰事，次纪黄〈王宏〉请立东宫事，次纪征大藤峡事，次纪奢香事，次纪安贵荣事，次纪田琛事，次纪杨辉事，次纪阿溪事，次纪阿向事，次纪云南诸夷，次纪猛密、孟养，次杂纪诸蛮夷。每篇各系以论，所载较史为详。前有汝成《自序》，称自涉炎徼，所闻诸事，皆起於抚绥阙状，赏罚无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论田州之事，归咎於王守仁之姑息；论黄〈王宏〉之事，归咎於于谦之隐忍；亦持平之议，不蹈门户之见。史称汝成分守右江时，龙州土酋赵楷、凭祥州土酋李寰各弑主自立，与副使翁万达密讨诛之。努滩贼侯公丁为乱，断藤峡群贼与相应，汝成复偕万达设策诱擒公丁，而进兵讨峡贼，大破之。又与万达建《善后七事》，一方遂靖云云。则汝成於边地情形，得诸身历。是书据所见闻而记之，固与讲学迂儒贸贸而谈兵事者迥乎殊矣。

△《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邦瞻撰。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初，礼部侍郎临朐冯琦，欲仿《通鉴纪事本末》例，论次宋事，分类相比，以续袁枢之书，未就而没。御史南昌刘曰梧得其遗稿，因属邦瞻增订成编。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谢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例，最为赅博，其铨铸贯串，亦极精密。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铨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亚於枢，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惟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於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至《元史纪事本末》，邦瞻已别有成书。此内如《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诸篇，皆专纪元初事实，即应析归《元纪》之中，使其首尾相接。乃以临安未破，一概列在《宋编》，尤失於限断，此外因仍《宋史》之旧，舛讹疏漏，未及订正者，亦所不免。然於记载冗杂之内，实有披榛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

△《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邦瞻撰。凡列目二十有七。其《律令之定》一条下注一“补”字，则归安臧懋修所增也。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后商辂等撰《续纲目》，不能旁徵博采，於元事亦多不详。此书采掇不出二书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纪事》之赅博。又於元、明间事皆以为应入明国史，遂於徐达破大都，顺帝驻应昌诸事，皆略而不书。夫元初草创之迹，邦瞻既列於《宋编》。又以燕

京不守，元帝北徂，为当入《明史》。是一代兴废之大纲，皆没而不著。揆以史例，未见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宁王权作《通鉴博论》，已明著其事。不过以太祖尝奉其年号，嫌於项羽、义帝之事，归其狱于永忠耳。邦瞻更讳之书卒，尤为曲笔。库库特穆尔自顺帝北迁之后，尚为元尽力，屡用兵以图兴复。故太祖称王保保真男子，以为胜常遇春。后秦王棧妃即纳其女。邦瞻乃以为不知所终，亦不免於失实。特是元代推步之法、科举学校之制，以及漕运河渠诸大政，措置极详。邦瞻於此数端，纪载颇为明晰。其他治乱之迹，亦尚能撮举大概，揽其指要。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大学士勒德洪等奉敕撰。

纪平定逆藩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事。初，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均以故明将佐，於太祖时率众来归，随八旗征讨，多立战功。有德封定南王，可喜封平南王，仲明封靖南王。吴三桂本明总兵，世祖驱除流寇，定鼎燕京，亦以效命执殳，得邀荣锡封平西王。后有德死殉孤城，至今庙食。惟仲明分藩於福建，可喜分藩於广东，三桂亦分藩於云南，膺股肱心膂之寄，恩最洪深。后仲明先歿，以其子精忠嗣封。可喜年老乞闲，以其子之信摄军事。吴三桂遂独称宿将，列重镇於西南。乃虺毒潜吹，狼心叵测，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称戈抗命，进薄衡湘，与官军相距於常德。之信、精忠亦乘机蠢动。

圣祖仁皇帝特简八旗劲旅，迅扫欃枪。相度机宜，指授方略，剿抚并用，以次戡平。三桂势蹙忧怖，旋伏冥诛。仅孽孙世璠游魂釜底。既而之信、精忠穷迫归正，均正刑章。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世璠惶惧自戕，三逆并灭。盖开国之初，殷顽未靖，其势易於煽惑；其地皆襟带山海，势逾於唐之藩镇；其党羽皆百战之余，娴习攻守，力逾於汉之七国。故一时蜂起，敢肆披猖。我圣祖时在冲龄，乃从容镇定，而扫荡之。自兹以后，大定永清，岂非亘古所未有欤。伏读《实录》，载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大学士勒德洪以此书进呈。蒙谕，其中舛错，如王辅臣由云南援剿总兵官授为陕西提督，今谓由陕西总兵官升任。至《论赞》中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事，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饬酌改之。仰见深筹远虑，事事皆经圣心，即一二小节，亦毫发无遗。益徵神谋独断，非廷臣所能参赞者矣。

当时尚未奉刊布，仅有写本，尊藏大内。今蒙皇上宣示，特命缮录，编入四库。

臣等校录之余，既欣睹圣祖仁皇帝实兼守成创业之隆，亦弥仰我皇上覲扬光烈之盛云。

△《亲征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大学士温达等撰进。圣祖仁皇帝

御制序文，深著不得已而用兵之意。盖噶尔丹凶顽爽誓，浸为边患，因於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亲统六师往征。

锋猬斧螳，懼栗远遁，噶尔丹仅以身免，大军凯旋。是年九月，再幸塞北，谕噶尔丹以束身归罪，并纳其所属之归降者。迨明年二月，复统大军亲征。刑天之技既穷，贰负之尸遂桎。於是廓清沙漠，辑定边陲，为万古无前之伟绩。书中所纪，始於康熙十六年六月厄鲁特噶尔丹奉表人贡，及赐敕谕，令与喀尔喀修好，以为缘起。讫於三十七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献噶尔丹之尸而止。其间简炼将卒，经画粮饷，翦除党恶，曲赦胁从，以及设奇制胜之方，师行缓急之度，凡稟之睿算者，咸据事直书，语无增饰。首载《御制纪略》一篇。后载告成太学及勒铭察罕七罗拖诺、昭木多、狼居胥山诸碑文。恭诵之余，仰见大圣人不恃崇高，不怀燕逸，栉风沐雨，与士卒同甘苦。用能於浹岁之中，建非常之业。竹册昭垂，非独比隆训誓矣。

△《钦定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大学士来保等恭撰奏进。凡二十六卷。后恭录《御制诗文》一卷，又附载《诸臣纪功诗文》五卷。金川土司，在四川徼外，本吐蕃之遗种，即《明史》所谓金川寺者是也。国朝康熙中，其土舍色勒奔初慕化归诚，奉职惟谨。雍正中，颁给印信号纸，俾世守故疆。其子郎卡袭职，渐肆鸱张，稍搏噬其族类。

守臣请加征讨，以宁九姓之宗。我皇上以荒憬蛮陬，自相蚕食，不足以劳我六师，惟敕慎固边圉，以防其变。而沙罗奔狼性原贪，鸱音弗改，不思缓行九伐，为宽以悔过之途，仍肆凶残，自干天讨。乃於乾隆十三年冬，特简大学士傅恒为经略，董率熊罴，翦除蛇豕。灵夔声震，山鬼伎穷。扫穴焚巢，在於指顾。始知螳螂之臂不足抗拒雷霆，穷蹙乞降，吁呼请命。於时桓桓七萃，犹思直斩楼兰。而我皇上圣度符天，宏开汤网，闵其知罪，许以自新。特诏班师，贷存馀息。计自秣马牙以迄饮至，往返一二万里，为期不及两年。盖终沙罗奔之身，踣伏荒岩，莫敢吹虺毒，厉豺牙焉。虽文王因垒而崇降、舜帝舞干而苗格，丰功盛德，何以加於兹乎？其间决机制胜，悉稟睿谟。是编所载诏谕之指授，章奏之批答，随在可见神武不杀之至意。并以见厥后索诺木夜郎自大，终戮藁街，实辜德逞凶，祸由自取。於理於势，皆不可姑容，非圣人之有意於用兵也。

△《御定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大学士傅恒等恭撰奏进。凡分三编。考准噶尔部落，系出元阿鲁台，译语转音，故称厄鲁特。太祖高皇帝时，尝遣使入贡。世祖章皇帝时，锡以封爵，俾自领其众。迨噶尔丹肆其豕心，侵扰喀尔喀诸部，圣祖仁皇帝亲讨平之，北边於以救宁。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先与噶尔丹构衅，跳而西遁

，踰伏伊犁，后生息渐蕃，稍为边患。由我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屡申挾伐，折其逆萌。泽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震我天声，始戢锋受命。我皇上化周六幕，威惠交孚，示以绥柔，许通贡市，用广畴载之仁。后达瓦齐戕噶尔丹策凌之子喇嘛达尔札属拥众自立。部曲不附，纷纷然内向款关，准噶尔遂大乱。是书《前编》五十四卷，所纪自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未，至乾隆十七年九月壬申，即详述其缘起也。嗣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先后来归，吁请天讨。以人心之大顺，如帝命之式临，特诏六师，分行两道。降蕃负弩，怵舞前驱。馀党倒戈，骈罗膜拜。兵不血刃，五月而定伊犁，俘达瓦齐於图尔满。既而阿睦尔撒纳豺狼反噬，旋见函颅。波罗尼都、霍集占梟獍齐鸣，亦随献馘。天山南北，桴鼓不鸣，展拓黄图凡二万馀里。是书《正编》八十五卷，所纪自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至二十五年三月戊申，即备录其始末也。至《续编》三十三卷，则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庚戌以后，至三十年八月乙亥，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画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赆者咸载焉。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之所震，如其其远，皇舆之所拓，如其其廓者。亦未有龙沙葱雪之间，控制抚绥，一如中冀，如是之制度周详者。而运筹策於几先，计久长於事后，一一出睿谟之独断。岂非天锡勇知，以光列圣之绪，而貽奕世之谟哉。伏读是编，知舜德之宾王母、禹迹之被流沙，均不足与圣功比也。

△《钦定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等恭撰奏进。凡《御制序文纪略》一卷、《天章》八卷，冠於前。《臣工诗文》八卷，附於末。所纪平定两金川事，自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亥起，至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壬午止。金川自郎卡归命之后，威棱所懾，已不敢复逞凶锋。而狼更生獠，野心不改。其子索诺木与其头人丹巴沃杂尔煽惑小金川酋僧格桑，鲸吞九姓，无故称戈。谕之不从，弥滋狂悖。盖十稔之将盈，故两阶之弗格也。且夫贪残无厌，谿壑难盈。密迩维州，将生窥伺。与其后来貽患，待之於边陲，不如先发制人，蹙之於巢穴。是以力排浮议，天断独行，再举六师，重申九伐。虽逆酋恃其地险，暂肆披猖，而震我雷轰，终归鱼烂。僧格桑专车之骨，先献旌门。既而转斗千盘，剷平三窟。索诺木力穷势蹙，亦泥首而就俘焉。盖自三古以来，中国之兵力未有能至其地者。惟我皇上睿算精详，天声震叠，始开辟化外之草昧。是以语其道里，视河源万里为近；考其疆界，视天山两道为狭；计其生齿，不能敌三十六国之一。而颂圣武者乃觉与乙亥西征，扩地二万馀里，后先同轨。岂非以涉历之远，至伊犁而极；山川之险，至两金川而极，均为克千古之所不能克哉。恭读是编，具详决机制胜之始末，益知戊辰之役，为天心仁爱，不欲穷兵，非力有所不能至也。

△《钦定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大学士于敏中等恭撰奏进。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山东寿张逆寇王伦反，突掠阳穀，趋临清。直隶、山东合兵蹙之，而大学士舒赫德奉诏统八旗劲旅亦至。王伦穷迫自焚死。尽俘其党，械送京师，磔於市。因命述戡定始末为此编。我朝自列圣以来，醲化懿纲，重熙累洽，普天率土，含识知归。我皇上念切痼瘵，德符畴载，求宁求瘼，宵旰忧劳，恒恐一夫之不获。深仁厚泽，缕数难穷。即田赋之蠲除，动千百万；漕粟之宽贷，亦动千百万；水旱偶沴，赈恤频仍，更不知其几千百万。数十年来，述圣政者亦不胜其记载。四瀛之内，遍沃衢尊，盖莫不食福饮和，熙春泳化。无论圆颅方趾，具有彝良。即悍戾鸷忍之徒，亦皆当革彼鴟音，化其鹰眼。王伦等乃肆萌逆节，敢乱天常，遂烦郑泽之攻，自取贝州之戮。盖天地之大，无所不生。狼贪实出於性成，虺毒自为其种类。初则事魔吃菜，托以敛财。继乃聚众焚香，因而成党。自知妖言左道，圣世不容，遂侥倖苟延，铤而走险。变生意外，盖以此也。然而运策九重，指挥七萃，不旋踵而斧螳锋猬残灭无遗。奏功之速，未有过於是役者。岂非人心之所共愤，即天道之所必诛乎？是编所录，详述制胜之机宜，并明倡乱之缘起。所以为天下万世自外生成之炯戒也。至於安辑流亡，抚绥困乏，兵燹之余，所以善筹其后者，谋画无所不周，惠养无所不至，益足见圣德如天，而王伦等之辜恩谋逆，为罪深於梟獍矣。

△《钦定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考回人散处中国，介在西北边者尤獷悍。然其教法，则无异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即彼相沿之规制也。其祖国称默德那。其种类则居天山之南北。后准噶尔据有山北，乃悉避处於山南。今自哈密、吐鲁番以外，西暨和阗、叶尔羌，皆所居也。迨我皇上星弧遥指，月窟咸归，诸回部并隶版图，为我臣仆。中国回人，亦时时贸迁服贾，来往其间。奸黠之徒遂诡称传法於祖国，别立新教，与旧教构争。守臣狃於晏安，不早为防微杜渐。互相雠杀，乃驯至啸聚称戈。辛丑四月，循化厅逆回苏四十三等突陷河州，复拥众犯兰州。会援师既集，断其归路。而羽林勅卒、益部蕃兵，亦皆奉诏遄征，克期并赴。逆回飞走路绝，乃退据城南十里龙尾山，扼险死守。然釜鱼暂活，禠虱终歼。填塹焚巢，百道俱进，蹙之於华林寺。或俘或馘，无一人倖漏网焉。盖是役也，平日酿衅之渐，在大吏之积薪厝火，故猝发而不及防。临时制胜之方，在圣主之省括张机，故一举而无不克。是编所录，始末釐然。至於规画兵制，慎固边防，一切敷陈批答，亦皆备书。并足见长驾远馭之谋，杜渐防微之略，所以贻万世之安者，睿虑尤深且远也。

《钦定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奉敕撰。

初，撒拉尔逆回之变，渠魁苏四十三等虽全就歼戮，而马明心馀孽犹多。我皇

上天地为心，兼包并育，不欲尽翦其族类，特命陕甘总督李侍尧密为经理，以杜乱萌，务曲导其自新，而阴锄其怙恶。乃李侍尧筹画未周，疏於防制。致逆回田五噓马见心已烬之焰，诡称官军将尽剿新教，恐胁回众。

转相煽惑，丑党遂繁。因而据险营巢，伏戎于莽。以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猝起变於小山。迨田五为提督刚塔所败，势蹙自戕。馀党张文庆、马四娃等复乘机啸聚，与刚塔相拒於马家堡。刚塔不能仰承指示，预断其飞走之路，致翻山宵遁，遂蔓延四出，肆其猖獗。赖我皇上魁柄亲操，威弧遐指，赫然天断，易将临戎。特命兵部尚书福康安为陕甘总督，统兵进讨。复诏大学士阿桂督师策应。摧锋转战，捷书旅来。逆回无路可逃，釜底游魂，群聚守於石峰堡。石峰堡者，通渭之所属也。万山环抱，孤峰云举。羊肠鸟道，诘屈仅通。自前代号天险。阿桂、福康安等恭承方略，先列栅树砦，使声势相连，以防冲突。复断其水道，使困渴难存。生路既穷，迫而宵溃。是岁七月初五日，焚巢扫穴，并俘致行殿，明正典刑。鲸鲵梟獍，所歼戮几及万人，而后净尽根株，西陲大定。馆臣因恭录谕旨奏章，编次月日，勒为一编，以昭睿谟之广远。臣等鞠躬恭读，而深绎戡定之圣算。

盖秦陇左右，跬步皆山，深岩巨谷，缭绕潜通，虽土著或不得其端绪。而逆回阴鸷狡黠，又其天性。故力足抗则鸱张，势不敌则鼠窜，藉幽蹊曲径为蔽藏，得以出入无常，聚散不定。或方在於此，忽移而在彼；方在於前，忽转而在后。诸臣用兵之始，但蹶其踪而尾追之，是以左右周章，卒莫得其要领。我皇上坐照如神，通筹全局，先命断其去路，然后合围而蹙之。故贼之险阻不足据，贼之诡譎无所施。本欲求为流寇以牵制官军，至是乃穷而负隅，苟延残喘，遂一鼓而无噍类。

仰见睿鉴无遗，超乎万古。凡圣谕所预筹，一一炳烛先几，验如操券。益信前此之囊括濛汜，底定冉駹，皆早握万全之略，非一时偶致也。勒诸册府，洵足垂范千古矣。

△《钦定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奉敕撰。

台湾孤悬海外，自古不入版图，然实闽、粤两省之屏障。明代为红毛所据，故外无防御。倭患蔓延后，郑芝龙据之，亦负隅猖獗。诚重地也。圣祖仁皇帝七德昭宣，削平鲸窟，命靖海侯施琅等俘郑克塽而郡县其地，设官置戍，屹为海上金城。徒以山箐丛深，百产丰溢，广东及漳州、泉州之民争趋其地。虽繁富日增，而奸宄亦因以窜迹。故自朱一桂以后，针猬斧螳，偶或窃发，然旋亦扑灭。惟林爽文、庄大田等逆恶鸱张，凶徒蚁附，致稽藁街之诛。

仰赖神谟，指挥驾馭，乃渠首就槛，炎海永清。盖始由官吏之贪黷，司封疆者未察巢穴。而其所以荡平者，则仰藉皇上坐照几先，於蛟室鲸波，视如指掌。

事事皆预为策及，早设周防。又睿鉴精详，物无匿状。申明赏罚，百度肃清。弛者改而奋，怯者改而勇。并凛凛天威，近犹咫尺。而重臣宿将乃得以致力其间，生缚猘貊，以申国宪。威棱所慑，并内台生番亘古未通中国者，亦先驱效命，助翦元凶。稽首阙廷，虔修职贡。中外臣民，踧读《御制纪事诗》二篇，以手加额，谓轩辕之戮蚩尤，犹亲在行间；武丁之克鬼方，非路经海外。今皇上运筹九天之上，而坐照万里之外。亘古圣帝明王，更无伦比。至江汉、常武诸什，仅在近地者，更无足道矣。奏凯之后，廷臣敬辑谕旨批答奏章，分析月日，编排始末，勒成是编，以垂示万古。臣等回环踧读，仰见臣圣神文武，经纬万端。虽地止偏隅，而险阻重深。委曲筹画，实与伊部、回部、金川三大事功烈相等。载笔之下，弥觉歌颂之难罄也。

△《绥寇纪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伟业撰。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崇祯辛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国朝，官至国子监祭酒。是编专纪崇祯时流寇，迄於明亡，分为十二篇，曰《澠池渡》，曰《车箱困》，曰《真宁恨》，曰《朱阳溃》，曰《黑水擒》，曰《穀城变》，曰《开县败》，曰《汴渠垫》，曰《通城击》，曰《监亭诛》，曰《九江哀》，曰《虞渊沉》。每篇后加以论断。其《虞渊沉》一篇，皆记明末灾异，与篇名不相应。考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此书《跋》云：“梅村以顺治壬辰舍馆嘉兴之万寿宫，辑《绥寇纪略》。久之，其乡人发雕。是编仅十二卷而止，《虞渊沉》中下二卷未付枣木传刻。《明史》开局，求天下野史，尽上史馆，於是先生是本出。予抄入《百六丛书》。归田之后，为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闯劝进诸臣，子孙尚存，故当时讳而不出欤。此本为康熙甲寅邹式金所刻，在未开史局之前。故亦阙《虞渊沈》中下二卷。而彝尊所辑《百六丛书》为人借失者，虽称后十八年从吴兴书贾购得，今亦不可复见。此二卷遂佚之矣。彝尊又称其书以三字标题，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标题，始於缪袭《魏饶歌词》，鹗、光远遂沿以著书。伟业叙述时事，乃用此例，颇不免小说纤仄之体。其回护杨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为公论。

然记事尚颇近实，彝尊所谓闻之於朝，虽不及见者之确切，而终胜草野传闻，可资国史之采辑。亦属公论也。

△《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通行本）

国朝谷应泰撰。应泰，字赧虞，丰润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佾事。其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

当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无所折衷。故纪靖难时事，深信《从亡

》、《致身》诸录，以惠帝逊国为实；於滇黔游迹，载之极详，又不知懿安皇后死节，而称其青衣蒙头，步入成国公第；俱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然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匱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

△《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苏撰，苏，字再来，临海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是书乃康熙元年苏为永昌府推官时作。凡一切山川人物物产，皆削不载。惟自庄躄通滇，至明末国初，撮其沿革之旧迹，治乱之大端，标题记述，为三十七篇。每事皆首尾完具，端绪分明，非采缀琐闻，条理不相统贯者比。其名似乎輿记，其实则纪事本末之体也。其中《建文遯迹》一篇，虽不免沿《致身录》之说。至其《征麓川三宣六慰》、《镇守太监议开金沙江》诸篇，皆视史传为详。且著书之时，距今仅百馀年。所言形势，往往足以资考证。愈於标题名胜，徒供登临吟咏者多矣。

△《绎史》一百六十卷（通行本）

国朝马骥撰。骥有《左传事纬》，已著录。是编纂录开辟至秦末之事。首为《世系图》、《年表》，不入卷数。次《太古》十卷，次《三代》二十卷，次《春秋》七十卷，次《战国》五十卷，次《别录》十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标题，详其始末。惟枢书排纂年月，镕铸成篇。此书则惟篇末论断，出骥自作。其事迹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后，各冠本书之名。其相类之事则随文附注，或有异同讹舛，以及依托附会者，并於条下疏通辨证。与朱彝尊《日下旧闻》义例相同。其《别录》则一为《天官》，二为《律吕通考》，三为《月令》，四为《洪范五行传》，五为《地理志》，六为《诗谱》，七为《食货志》，八为《考工记》，九为《名物训诂》，十为《古今人表》。盖以当诸史之表志。其九篇亦薈粹诸书之文，惟《古今人表》则全仍《汉书》之旧。以所括时代与《汉书》不相应，而与此书相应也。虽其疏漏舛舛，间亦不免，而蒐罗繁富，词必有徵，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

△《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此书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以列国事迹，分门件系。其例，有曰《补逸》，则杂采诸子史传

与左氏相表里者；曰《考异》，则与左氏异词，可备参订者；曰《辨误》，则纠其传闻失实，踳驳不伦者；曰《考证》，则取其事有依据，可为典要者；又时附以己见，谓之《发明》。凡《周》四卷、《鲁》十一卷、《齐》七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二卷、《列国》一卷。目各如其卷之数。大致亦与冲书相类，然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纪，义例略殊。又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於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於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

△《平台纪略》一卷、附《东征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字玉霖，号鹿洲，漳浦人，由贡生官至广州府知府。是编纪康熙辛丑平定台湾逆寇朱一贵始末。始於是年四月，迄於雍正元年四月，凡二年之事。前有《自序》，称有市《靖台实录》者，惜其未经身历目睹，得之传闻。其地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舛错。乃详述其实为此编。盖鼎元之兄廷珍，时为南澳总兵官，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合兵进讨。七日而恢复台湾，旋擒一贵。

俄世骠卒於军。其后馀孽数起，廷珍悉剿抚平之。事后经画，亦多出廷珍之议。

鼎元在廷珍军中，一一亲见，故记载最悉。其叙述功罪，亦无所避忌，颇称直笔。

所论半线一路，地险兵寡，难於镇压。后分立彰化一县，竟从其说。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东征集》六卷，皆进讨时公牒书檄，虽廷珍署名，而其文则皆鼎元作。旧本别行。今附载是书之后，俾事之原委相证益明。其第六卷中纪地形七篇，於山川险要，尤言之井井，可资考证。雍正壬子，鼎元旅寓广州，始鋟版。天长王辅序之。又有廷珍《旧序》一篇，作於康熙壬寅，称择可存者百篇。而此刻之文止六十篇。盖鼎元又加删削，存其精要也。

——右“纪事本末类”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纪事本末类存目△《鸿猷录》十六卷（通行本）

明高岱撰，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景王府长史。是书乃岱官刑部主事时作。仿纪事本末之体，所录凡六十事，每事标四字为题。前叙后论。起於龙飞淮甸，終於追戮仇鸾，皆事之關於用兵者也。前有《自序》曰：历代实录，秘不可见。惟是诸臣传志书疏，参质考证，稍得要领。暇日论次，录而成帙云。

△《永陵传信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笠撰。笠，字耘野，吴江人。是书用纪事本末之体。一曰《兴献大礼》，一曰《更定郊祀》，一曰《钦明大狱》，一曰《二张之狱》，一曰《曾夏之狱》，一曰《经略倭寇》。事各为卷，每卷皆先叙而后断。其论河套事，谓为难效之功，幸触犯上怒，其事中止。不然，请兵转饷，工役骚扰，祸患将有大于是者云云。

则自宋以来儒者因循苟且之见，所以终明之世无一日无边患也。

△《高庙纪事本末》（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不著名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是书，亦云不知撰人。王鸿绪《明史例议》，引纪事本末辨太祖葬孝陵之日为闰五月辛酉，而此编无之。则鸿绪所引又别一书矣。其书仿《通鉴纪事本末》之例，载明祖事迹为四十篇。大抵钞撮实录之文。如载韩林儿以太祖与张天祐为左右副元帅，太祖不受。及懿文太子卒，太祖欲立第四子为太子，刘三吾对，何以处秦、晋二王？此皆实录之说，永乐诸臣之诬词，非可以传信者也。

△《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丁酉。首纪福王、康王、桂王始末，及四镇两案，马、阮之奸。次纪顺治初年平浙、平闽、平粤、平江右事迹，及鲁王、益王之乱，饶州死难诸人，金声桓之乱及大兵南征，何腾蛟、瞿式耜之死，孙可望、李延龄之变。次为桂王入缅，蜀乱，闽乱，及杂乱。

其《凡例》自云：搜罗未广，颇有疏漏。又间有传闻异词者。如《明史文苑传》载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载其自缢殉节。亦仅据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详核也。——右“纪事本末类”四部、二十六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歧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皙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翬雉”，又引《周书》“獠有爪而不敢以撼”。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閩》。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

《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后。

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未见。然《左传》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

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駒駮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纪》。《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

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於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

已有阙佚。

《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於代，此书遂微。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

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於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於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骅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殫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

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於末。

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

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证，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许嵩撰。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其始末则不可考。书中备记六朝事迹，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凡四百年，而以后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为名。其积算年数，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则肃宗时人也。前有《自序》，谓今质

正传，旁采遗文，具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云云。盖其义例主於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於古迹。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於薨卒条下。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又往往一事而重复牴牾。至於名号称谓，略似《世说新语》，随意标目，漫无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徵。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以证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引以证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载《宋书高祖纪》景平二年书日食舛误，刘恕修《长编》，定日食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书为据。又陈后主时覆舟山及蒋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觞之类，《陈书》遗漏不载。王巩《甲申杂录》亦取此书为据。谢尚谓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案《劝学》，《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语），《晋书》误作“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亦据此书驳正。

又裴子野《宋略》，当时所称良史，沈约自以为不及者，今已不传。《资治通鉴》载有论赞数条，亦多首尾不具。而是书於刘宋一代，全据为蓝本。并子野论赞之词，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参证矣。《新唐书志》载入《杂史类》，盖以所载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纪传之名，尚为近理。《郡斋读书志》载入《实录类》，已不免循名失实。马端临《经籍考》载入《起居注类》，则乖舛弥甚。至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案代分编，乃以此书系诸刘宋之下，与《宋春秋》、《宋纪》并列，尤为纒缪。今考所载，惟吴为僭国，然《三国志》已列《正史》，故隶之於《别史类》焉。

△《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

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

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胪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

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於依托，殆无疑义。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如李至拜罢等事，间取其说，则当时固存而不废。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访遗书条例》，亦列及此书，以为可资援证。盖虽不出於巩，要为宋人之旧笈。

故今亦过而存之，备一说焉。

△《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辙以司马迁《史记》多不得圣人之意，乃因迁之书，上自伏羲、神农，下迄秦始皇，为《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自谓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以今考之，如於《三皇纪》增入道家者流。谓黄帝以无为为宗，其书与老子相出入。於《老子传》附以佛家之说，谓释氏视老子体道愈远，而立於世之表。於《孟子传》谓，孟子学於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反称誉田骈、慎到之徒。

又谓其为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朱子语录》曰：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某尝与之痛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之所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却又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云云。盖与吕祖谦议论相激，故平日作《杂学辨》以攻辙，此时反为之左袒。然其混合儒、墨之失，亦终不能为之掩也。平心而论，史至於司马迁，犹诗至於李、杜，书至於锺、王，画至於顾、陆，非可以一支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於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典妻舜之后，瞽〈目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瞍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宋世家》，《史记》赞宋襄公泓之战为礼让，辙则贬之。辨《管子》之书为战国诸子所附益。於《晏子传》增入晏子处崔杼之变，知陈氏之篡与讽谏数事。於宰我则辨其无从叛之事。於子贡则辨其无乱齐之事。又据《左氏传》为《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以补《史记》所未及。《鲁连传》附以《虞卿》，《刺客传》不载《曹沫》。其去取之间，亦颇为不苟。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书中间有附注，以叶大庆《考古质疑》考之，盖其子逊之所作。旧本不载其名，今附著焉。

△《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通史之例，肇於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惟间以大封拜、大政事错书其中，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讎》，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案《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盖窃据是文。至於《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於例为无所取矣。馀十五略虽皆旧史所有，然《谥》与《器服》乃《礼》之子目，《校讎》、《图谱》、《金石》乃《艺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抄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前虽先列水道数行，仅杂取《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数十则，即《禹贡》山川亦未能一一详载。《谥略》则别立数门，而沈约、扈琛诸家之《谥法》悉删不录，即《唐会要》所载杲字诸谥，亦并漏之。《器服略》，器则所载尊彝爵觶之制，制既不详，又与《金石略》复出；服则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至《职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为案语大书，更为草率矣。《艺文略》则分门太繁。又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两出。张弧《素履子》儒家、道家两出。刘安《淮南子》道家、杂家两出。荆浩《笔法记》，乃论画之语，而列於《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乃传记之流，而列於《名家类》。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阳杂俎》之一篇，而列於《宝器类》，尤为荒谬。《金石略》则钟鼎碑碣，核以《博

古》、《考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脱略至十之七八。《灾祥略》则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盖宋人以义理相高，於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

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人。父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洪迈修四朝国史，奏进其书，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其书为《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於《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近时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以今考之，惟《文艺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其馀事迹异同，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阙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於《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赵普先阅章奏，田锡极论其非，而《宋史》误以为群臣章奏，必先白锡。杨守一以涓人补右班殿直，迁翰林副使，而《宋史》误作翰林学士。

新法初行，坐仓余米，吴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误以为司马光之言。至地名、谥法，《宋史》尤多舛谬。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琬之言未得其实也。其中如张齐贤以雍熙三年忤旨出外，而误作自请行边。以副使王履《楚辞》误属之李若水。又不载王履於《忠义传》。虽不免间有牴牾，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

△《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泌撰。泌，字长源，庐陵人。是书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其《国名纪》第八卷，载《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盖以类相附。惟归愚子《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渺无所涉。考

《发挥》第一卷之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象象》一篇、《易之名》一篇，与《大衍》等三篇为类。疑本《发挥》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连，误窜入《国名纪》也。泌《自序》谓：皇甫谧之《世纪》、譙周之《史考》、张愔之《系谱》、马总之《通历》、诸葛耽之《帝录》、姚恭年之《历帝纪》、小司马之《补史》、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因著是编。《馀论》之首释名书之义，引《尔雅》训路为大，所谓《路史》，盖曰大史也。句下注文，题其子莘所撰。核其词义，与秘书详略相补，似出一手，殆自注而嫁名於子欤。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於《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发挥》、《馀论》皆深斥佛教。而说易数篇，乃义取道家。其青阳遗珠一条，论大惑有九，以贪仙为材者之惑、谀物为不材之惑，尤为偏驳。

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於此类。至其《国名纪》、《发挥》、《馀论》，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於传闻，讥其失实甚多。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案圭书今不传，其言略见曾慥《类说》。）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情事甚明。今此书於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

，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牖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通，自署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而不详其里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语。亦不知其父何人也。书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哀集汇次。凡《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似是杂采诸书，排比而成。所称义宗即哀宗。《金史》谓息州行省所上谥，而此则云金遗臣所上，与史颇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当以宋为内词。乃书中分注宋年，又直书康王出质，及列北迁宗族於献俘，殊为失体。故钱曾《读书敏求记》尝称为无礼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处，尚不止此。详悉检勘，纰漏甚多。如《进书表》题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即在是月十日，相距仅五日，岂遽能成书进献。又纪录蔡州破事如是之详，於情理颇不可信。又端平正当理宗时，而此书大书宋宁宗太子不得立，立其侄为理宗，於济邸废立，略无忌讳。又生而称谥，舛谬显然。又懋昭以金人归宋，乃於两国俱直斥其号，而独称元兵为大军。又称元为大朝。转似出自元人之辞，尤不可解。又《开国功臣传》仅寥寥数语，而《文学翰苑传》多至三十二人。验其文，皆全录元好问《中州集》中小传，而略加删削。考好问撰此书时，在金亡之后，原序甚明。懋昭更不应预袭其文。凡此皆疑窦之极大者。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亦多轻信伪书，冗杂失次。恐已经后人窜乱，非复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

然其首尾完具，间有与《金史》异同之处，皆足资订证。所列制度服色，亦能与《金史》各志相参考。故旧本流传不废。今亦著其伪而仍录其书焉。

△《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震撰。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具《宋史儒林传》。

是书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僭窃割据，亦随时附见。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於疏陋者比。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而无忠佞标题，盖不敢论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世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其谓论昭烈者每以族属疏远为疑。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今反去之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

△《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箴家藏本）

宋萧常撰。常，庐陵人，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作《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吴》、《魏》为《载记》，凡二十卷。又别为《音义》四卷、《义例》一卷。於《蜀志》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於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如魏、吴诸臣本附见二国《载记》之后，而中有一节可名，如孟宗、陈表等，则别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则别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则别入《隐逸方技传》。其体实本之《晋书》。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事，《陈志》皆称天子命公，而此乃书操自为云云。则本之范蔚宗《后汉书》本纪。其他笔削，亦类多谨严。惟《陈志先主传》称封涿县陆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纪》但云封陆城侯。《陈志》建安十四年魏延为都督，而常则云拔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概无此语，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长，不在考证。殆偶然笔误，非别有典据也。常成此书时，尝以《表》自进於朝。所列但有《本纪》、《表》、《传》、《载记》，而无《音义》。至《周必大序》，始并《音义》言之。或成书之后，又续辑补入欤。

△《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郝经撰。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经以中统元年使宋，为贾似道所拘，留居仪真者十六年。於使馆著书七种，此即七种之一也。时萧常《

续后汉书》尚未行於北方，故经未见其本，特著此书，正陈寿帝魏之谬。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而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参校判定。原本九十卷，中间各分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阙。各冠以《序》，而终以《议赞》。别有义例，以申明大旨。

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如士燮、太史慈皆委质吴廷，而入之汉臣；李密初仕汉，终仕晋，《晋书》以《陈情》一表列之《孝友》，而入之《高士》，则於名实为乖。又黄宪卒於汉安之世，葛洪显於晋元之朝，而皆入此书，则时代并爽。其他汉、晋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又《八录》之中，往往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亦皆失於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然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裨於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於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陞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是书与经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为刊行。然明以来绝少传本。

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全佚不传。其全篇完好者犹十之六七。其《序文》、《议赞》，存者亦十之八九。今各据原目，编辑校正。所分子卷，悉仍其旧。间有残阙，其文皆已具於《陈志》，均不复采补，以省繁复。又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谨各加案语标明，以资考证。书中原注，乃书状官河阳苟宗道所作。经集载《寿正甫诗》，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句。正甫即宗道之字，《元史》所谓经留宋久，书佐皆通於学，苟宗道后至国子祭酒者是也。宗道《序》中有“繾綣患难十有三年”之语。考经以庚申使宋，则是《序》当作于壬申岁，而书中不书至元九年。盖时南北隔绝，尚不知中统之改为至元也。其注於去取义例，颇有发明，而《列传》中或有全篇无注者，殆传写有所佚脱欤。

△《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称尝阅注牒，见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见百家，皆三氏所未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不采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名，以系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宾《跋》，称先仲氏辑《春秋别典》

，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无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广阅博搜，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苴其阙略者十三云云。则此书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续而成也。旧无刊版。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题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所讥诚中其病。然网罗繁富，颇足以广见闻，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称其字里通志不载，莫得其详。《虞宾跋》中称仲氏列章缝，治博士家言，盖广东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吏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云云。当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为东阳州，后改曰瀛州，与“粤瀛”之称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书，疑偶未见耳。《虞畿序》又称《书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条，而无《书目》，则传写者佚之矣。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烱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部侍郎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歿。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祜佐之，乃相续成编。所载事迹，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末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其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惟以正统居第一格，为全书之通例。其余时殊世异，不可限以一法，则每代变例，而各以例说系表首。大抵准《史记》《年表》、《月表》，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惟每条多附史评，又每代各冠以《地理图》、《世系图》而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图》，为小变旧式耳。考《南史王僧孺传》，称太史公《年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则史表实三代之旧法。然《史记》以下，率以一类自为一表，未能贯通。《资治通鉴目录》亦粗举大纲，未能详备。

近时万斯同作《历代史表》，颇称赅洽，而其大旨惟考核於封爵世系之间，亦未能上下数千年，使条目分明，脉络连属也。是书网罗历代，总括始终；记录无遗，而义例至密；剪裁得体，而书法至明，诚韩愈所称“纪事必提其要”，欧阳修所称“《春秋》之文简而有法”者也。读史者奉此一书，亦可以知所津逮矣。

△《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纪传谱略，一仍郑氏之旧。惟郑氏《列传》因诸史旧文，标题错互，而又稍有所改窜。如《史记》无《隐逸传》，则析伯夷、四皓诸人以当之。《史记》无《方术传》，则析司马季主、扁鹊诸人以当之。《后汉书》无《孝友传》，则析毛义、江革诸人以当之。《三国志》无《忠义传》，则析典韦诸人以当之。体例自相矛盾。不因不创，乃至於非马非骡。今参考异同，折衷沿革，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

如《五代史家人传》析入后妃宗室，《一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

《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公主传》附缀宗室。庶各核其实，无致多岐。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氓》、《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其目实不可易。今考核事体，亦分立此门。又孔氏世系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今则从郑氏原书《孔子列传》例，补立《孔氏后传》。至於五朝国史，以贰臣别为《列传》，新出圣裁。於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今亦格遵彝训，於前代别立此门，以昭彰瘝。较诸原书体例，实详且核焉。《二十略》中，变其例者亦有三。一为《艺文略》。郑氏但列卷数书名。今各补撰人名氏爵里。一为《图谱略》。

郑氏原以《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其源流。又以《记有》、《记无》二篇考其存佚。今删除诸名，别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为子目。一为《昆虫草木略》。所记动植之类，不比文章典制，有时代可分。考郑氏原书，惟以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约而成编。如百蔬未列瓠匏，九穀不收稊麦，释鱼则存鱣遗鲟，释兽则有虎无貔，混菴々於琼茅之菴，合芸薑於夫须之台，舛漏不一而足。今惟於未载者补其阙遗，已载者正其讹误。至其炼石煮丹之类，事涉迂怪，则概不续增。盖虽同一传而条理倍为分明，虽同一略而考证益为精核。斯由於仰承睿鉴，得所折衷，与郑氏之徒为大言，固迥然异矣。

△《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编以十七史自《后汉书》以下惟《新唐书》有表，馀皆阙如，故各为补撰。宗《史记》、《前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其《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斯同自创之例也。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於史学殊为有助。考自宋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他如郑樵《通志》，《年谱》仅记一朝大事及正闰始末，其於诸王将相公卿大臣兴废拜罢之由，率略而不书。近人作《十六国年表》，亦多舛漏。其网罗繁富，类聚区分，均不及斯同此书之赅备。惟《晋书》既补《功臣世表》，则历代皆所当补。十六国如成、

赵、燕、秦既有《将相大臣年表》，则十国如南唐、南汉、北汉、闽、蜀不当独阙。又魏将相大臣中，不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独阙后汉，注谓后汉子弟未尝封王。然考承训追封魏王、承勋追封陈王，与后周郟、杞、越、吴诸王事同一例，何以独削而不登。是皆其偶有脱略者。然核其大体，则精密者居多，亦所谓过一而功十者矣。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姚之駟撰。之駟，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搜辑《后汉书》之不传於今者八家。凡《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称范蔚宗所采，凡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今袁宏《书》尚有传本，故止於八也。其摭拾琐屑，用力颇勤，惟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是其所短。至司马彪《书》虽佚，而章怀太子尝取其十《志》以补范《书》之遗，今《后汉书》内刘昭所著即彪之《书》，而之駟不究源流，谓之范《志》，乃别采他书之引司马《志》者录之。

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谬实为最甚。然洪迈博极群书，而所作《容斋随笔》，亦以司马《志》为范《志》，则其误有所承矣。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駟所录，十尚多其五六。盖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駟也。

△《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有《春秋长历》，已著录。是编采群书所载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有异同者，分国编次，以备考证，亦间为辨定。又取《史记》《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合而联之，为《通表》二卷。其谐谈琐记、神仙艺术，无关体要，难以年次者，别为《摭遗》一卷，以附於后。其《通表》排比详明，颇有条理。《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於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贋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又所引诸书，多著明某篇某卷，盖仿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之例。令观者易於检核，亦无明人杜撰炫博之弊。盖马骥《绎史》用袁枢纪事本末体，厚耀是书则用齐履谦《诸国统记》体。而骥书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尤独为其难。虽涉芜杂，未可斥也。

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及《春秋世族谱》，皆与是编相表里。而自言平生精力

，用於是书者多云。

△《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李锴撰。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为汉辽东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地，盖其祖籍也。康熙中，邹平马骥作《绎史》，采摭百家杂说，上起鸿荒，下迄秦代，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各立标题，以类编次，凡所徵引，悉录原文。虽若不相属，而实有端绪。锴是编以骥书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为纪传之体。作《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於每段之下，各注所出书名。其遗文琐事不入正文者，则以类附注於句下。盖体例准诸《史记》，而排纂之法则仿《路史》而小变之。《自序》谓始事於雍正庚戌，卒业於乾隆乙丑，阅十六载而后就。其用力颇勤。考古来渔猎百家，勒为一史，实始於司马迁。今观《史记》诸篇，其出迁自撰者，率经纬分明，疏密得当，操纵变化，惟意所如。而其杂采诸书以成文者，非惟事迹异同，时相牴牾，亦往往点窜补缀，不能隐斧凿之痕，知镕铸众说之难也。此书一用旧文，翦裁排比，使事迹联属，语意贯通。体如诗家之集句，于历代史家特为创格，较熔铸众说为尤难。虽运掉或不自如，组织或不尽密，亦可云有条不紊矣。至于《晋逸民传》中列杜蕢、狼瞫、鉏麀、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赵穿而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郤芮、瑕吕飴甥，《嬖臣传》中列头须，《鲁列女传》中列施氏妇，予夺多所未允。又诸国公子皆别立传，而鲁、宋、蔡、曹、莒、邾六国则杂列诸臣中。《叛臣传》中如巫狐庸叛楚入吴，吴、楚两见；公山不狃叛鲁入吴，吴、鲁两见；已为重出，而屈巫见於楚，不见於晋。苗贲皇见於晋，不见於楚。又复自乱其例。如斯之类，不一而足。亦未能一一精核，固不必为之曲讳焉。

——右“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别史类存目△《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永乐大典》载之，亦可云漫无采择矣。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

△《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赵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书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

主之亡。末有《总论》一篇，称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书则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谁作，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信都赵氏复因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然是书所取议论，不出胡寅、尹起莘诸人之内。所取事迹则载於《三国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资治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

△《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选举》中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式称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举人，皆得铨注授官。

自唐、宋至元，则贡於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选，始谓之登第。不中选者，次举仍由本贯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举不中选者一体径试於礼部，谓之免解进士。

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然李肇《国史补》，称唐时进士登第者，遇旧题名处增“前”字。今先之自称“前进士”，则又相沿失考矣。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为舛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

△《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其书自西汉迄唐代，先列诸帝於前，而以诸臣事实摘叙於后。大略皆因正史而参以《纲目》。其所分《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目，割裂烦碎，殊无体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参入《名将》之类，义例尤不可解。盖随笔记录，而于史学殊无当也。

△《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太祖历代世系，及其自微时以至即位后事，略以编年为次。凡皇后、太子、诸王谥号封爵，皆详列之。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则永乐时编也。其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

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

（案：此书述明代世系，於例当入《谱牒》。然谱牒传本寥寥，不能自为门目，故附著《别史类》中。盖其文与本纪、世表相出入也。）△《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王洙撰。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其仕履未详。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於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

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且於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目》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於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於诬民焉。

△《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柯维骐撰。维骐，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任事而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家居三十载，乃成是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作是书时，至於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凡成《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谬补遗，亦颇有所考订。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於《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於《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盖古之圣贤，亦不过儒者而已，无所谓道学者也。如以为儒者有悖於道，则悖道之人何必为之立传。如以为儒者虽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尽道，则孔子之诏子夏，其误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别，徒滋门户。且《太平御览》五百十卷中尝引《道学传》二条，一为《乐钜》，一为《孔总》，乃清静栖逸之士。袭其旧目，亦属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维骐仍之。至於元破临安，宋统已绝，二王崎岖海岛，建号於断檣坏_木鲁之间，偷息於鱼鳖鼃鼃之窟。此而以帝统归之，则淳维远遁以后，武庚构乱之初，彼独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来，序正统者不及也？他如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经》帝魏，尽黜南朝，固属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则李延寿之例。虽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鉴纲目》，亦沿其旧轨，未以为非。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

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大纲之谬如是，则区区补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

△《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晓初撰《吾学编》，记当时之事。又缕分条析，为《今言》三百四十馀条。复刊汰二书，撮其指要，以成是编。体例略与纪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简。荀悦删班固之书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两卷包括一朝。此虽左氏、司马之史才，恐亦不能综括也。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明李纪撰。纪，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庐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略》，至宋而止。明初临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略》。嘉靖戊戌，纪复以旧注未备，为增补以成是编，然舛陋亦甚。据所列引用书目十馀种，曰万氏《史略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纪》，曰朱子《四书》，曰倪氏《四书辑释》，曰蔡氏《书传》，曰邹氏《音释》，曰陈氏《礼记集说》，曰朱子《诗传》，曰《资治通鉴》，曰《吕氏集注》，曰刘氏《翰墨全书》，曰《左氏春秋传》，曰《林朱音训》，曰李氏、刘氏《宋鉴》。是恶足以谈史乎。

△《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述洪荒开辟之事。《九头》等十纪之前，增以《元始本纪》，言盘古；《二灵本纪》，言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仡纪》则至帝摯止焉，共为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抵以罗泌《路史》为蓝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无稽之说。胡宏《皇王大纪》未至侈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有无徵不信之疑，况动引《道藏》以为史乎。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编上起战国，下迄於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

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牘。特以贽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

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於《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祔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绎》，已著录。是编盖仿郑樵《通志》而作，上编即其《纪传》，下编即其《二十略》也。然樵之《纪传》病於因，故体例各随旧史，不能画一。其《二十略》病於创，故多夸大不根之论。元锡是编则又《纪传》病於太创，诸《志》病於太因。如《纪传》分立多名，以古初至商为《表》；自周以下，正统谓之《纪》，偏霸列国谓之《志》，后妃谓之《内纪》，宰相谓之《谟》，儒者谓之《述》，大儒谓之《训》；尊如孔子，则别名曰《表》；次则西汉经学及王通则并称《训》，馀则总名曰《列传》。《列传》之中，又分《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诸子目。又以《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各别立一传，分附历代之末。以《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各合立一传，总附全编之末。已为糅杂。至《物性》一志，或归之《下编》之中，尚为有例。而缀於《上编》，与人并列，更属不伦。其尤诞者，南北史中南朝全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但有北魏，其北齐、周、隋俱削其君臣不录，惟隋录王通一人；宋、金、辽、元四史中惟录宋、元，亦不涉辽、金一字；而十六国乃得立志。舛谬颠倒，殆难仆数。《下编》凡《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而名书者三，名考者八，名志者八，名记者二。亦芜杂可厌。其所叙述，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毫无所发明考订。与所作《五经绎》，均无可取也。

△《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邓元锡撰。是书所纪，起於太祖，終於世宗。凡《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谟》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谟》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共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皆列后妃於《传》，惟《后汉书》以后为《纪》，为后儒所讥。元锡独尊用之，殊为乖刺。

他如分《臣谏》、《名臣》、《将谏》、《名将》，又别《笃行》、《义行》於《孝行》之外，则皆元锡之创例，繁碎亦甚。至於《道学》之外别立《心学》一门。考元锡之学渊源於王守仁，而不尽宗其说。当心学盛行之时，皆谓学惟求觉，不必致力群书，元锡力排其说，别《心学》於《道学》之外，其说固是。然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宋史》别《道学》於《儒林》，已为门户。此更别《心学》於《道学》，是学案而非国史矣。若夫史家之例，必列《外戚》、《宦官》於各传之后。兹先《外戚》，次《宦者》，而《臣谏》诸传又次之。次序颠倒，尤不可解。至以张璪、桂萼列於《臣谏》，则曲笔更不免矣。

△《彩线贯明珠秋槩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历代帝王，自伏羲至明武宗止，则是嘉靖以后书也。亦史略蒙求之类，而言不雅驯，观其立名可知矣。

△《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缙云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是编专纪明代帝后即位、册立年月，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之类，而不载其事迹，故云《纪略》。上自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迄穆宗而止。首冠以《帝系图》，末以藩封附焉。诸王惟录其有国者，余则一见其名於《帝系》而已。

△《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谋〈土韦〉撰。谋〈土韦〉有《周易通》，已著录。是书所记，始於盘古，迄於有虞。提纲纪事，而杂引诸书以为目。大抵出入於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多纬书荒诞之说，既非信史，又鲜异闻。谋〈土韦〉号为博洽，平生著述一百余种，今不尽传。其传者，此为最劣矣。

△《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谢陞撰。陞，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则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

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歿》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中间义例既繁，创立名目，往往失当。如晋之刘、石、苻、姚擅号称尊，各为雄长，自当列之《载记》。董、袁之属，既非其伦。五季更五姓十主，为之臣者不能定以

时代，自当编为《杂传》。董、袁之宾客僚属，亦殊是例。陞乃沿袭旧名，实不免於貌同心异。又西京之祚，迄於建安，续汉之基，开於章武，虽绪延一线，实事判两朝。陞乃於《帝纪》中兼及山阳。其《后汉书》、《晋书》已有专传者，陞亦概取而附入之。尤为骈拇枝指，伤於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称其改蜀为季汉，为今人作事偶胜古人。然陈寿《季汉辅臣赞》已在其前，未为创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世之议陞者谓吴中吴尚俭已曾为此书。不知元时郝经、宋时萧常，俱先编辑。（案：《宋史艺文志》又有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不止萧常，此未诈考。）不特谢书非出创见，即吴之旧本亦徒自苦。其言诚当矣。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国缙撰。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谪浙川县知县，终於南京工部主事。是书之名，载《浙江通志》中，卷数与此本相合。

大旨以《晋书》原本繁冗，故删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当。如诸《志》概行删去，使一朝制度典章，无可考证。是以《新五代史》绳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并纪传，尤往往乖於体例。如羊祜、杜预同传，以其同镇荆州，涉吴事也；郭璞、葛洪同传，以同为方技之流也；陆机、陆云同传，以同为文士也；阮籍、嵇康诸人同传，以同为放达也；陈寿、王隐诸人同传，以同有记述也。此断不可移易者，而国缙随意改并。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传》后，以谢安入於《陶回传》后。其尤疏舛者，如《阮嵇诸人传》后《史臣论词》，专为放达之流而言。国缙以傅玄诸人俱合於《阮嵇传》，而其卷末仍载《史臣论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晋书》所以猥杂者，正为喜采小说耳。而国缙乃多取琐碎故实及清谈谑语，与房乔等所见正同，是如涂涂附矣。至於以一传原文而前后移置，又有节录传中数语，移为他传之分注，大都徒见纷更，而毫无义例。以是而改《晋书》，恐无以服修《晋书》者之心也。

△《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薙。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剪裁镕铸之功。

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於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见彰瘡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

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之翘撰。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尝详对《晋书》，镂版以行。而《嘉禾献徵录》则又称其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题作《删补晋书》，标目不同。今考之翘所作《释例》，谓既删定此书数十卷，质之陈继儒。继儒曰：此可为《晋书别本》矣，曷以是颜之。且引孙盛作《晋阳秋》先写别本之语为证。是《晋书别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牴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之翘因芟其冗复，正其遗阙，别为此本。

凡节原文者十之四，全删者十之二，正其舛误者十之三。其文义漏略者则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加润色，而稍细书以别之。其事有异同，亦仿《通鉴考异》之例，诠注於下。虽体例不尽精核，然亦犁然有序。其间失之过简者，如《职官志》、《艺术传》则全删之，《武十三王传》删其七，《简文四王传》删其二，《四夷诸国》删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有关国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矫枉过直。又踵宋祁之说，汰去骈体诏令，而於他文亦多评鹭优劣。凡《文选》所已载者，即不具录，殊非史体。又首载《列籍志》，全用焦竑《经籍志》，《年表》全用郑樵《通志年谱》，尤无谓也。

△《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王光鲁撰。光鲁，字汉恭，淮安人。是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地图》一卷，皆朱书今地名，而墨书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异。《地理直音》二卷，图所不能具者，又详於此。《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则世表、年表、百官表之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以元代同名人最多，易相混淆，故纪录重名，以便区别。《自叙》称商评人物者易，语名物制度者难。颇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书只自便於初学寻检，未为精深，又不无舛误。至《训略》一篇，用释名《广雅》体以训释史文，既不能赅备，则徒然支赘而已。

△《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焕章，字文伯；一骖，字左仲，并宣城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亥。凡列图五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为图。其割据僭伪之国，亦依名代附见，而历年甲子附焉。金、元二代无地图，疑长城以外考之未详。然辽代则有地图，其义例殊不可解。明代帝系之外

，又增一《世系图》，叙所自出，亦《春秋》详内之意。惟自明太祖以下庙讳及神宗御名，一一明注於下，非惟不避，亦并不阙笔，则於礼殊为悖谬矣。

△《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孙恂撰。恂字士先，华容人。作《古微书》之孙穀，即其弟也。是书以新、旧《唐书》皆为踳驳。其所指摘，如《旧书》杨朝晟一人两传。《新书》既立《武后本纪》，又复立传。《旧书》列薛怀义於《外戚》。《新书》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於《张行成传》。《旧书》於元和四年、麟德元年皆阙不书。穆宗即位之年，桂仲武诛杨清收安南事，六月、八月再见。《李光弼传》擒周贄事，亦再见。李光颜弟光进，从郭子仪收西京事，误入李光弼弟光进《传》中。代宗生时，李林甫尚未仕，而《新书》语涉林甫，安禄山至洛阳即不能睹物，而《新书》纪其至长安。祖孝孙之乐律、僧一行之算术，《新书》皆不入《方技传》。又谭忠之效忠王室，沈既济之议立中宗纪，申《春秋》之义，《新书》皆不立传。其说大抵皆当。其体例参取於编年、纪传之间，以诸臣《列传》分附於《本纪》之后。

盖仿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之例，亦未为特创。至删《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镇》、《公主》三表，义例亦允。然《宰相》、《方镇》皆甚略。《公主》仍是删节《新书》之文，殊非《表》体。盖散附《本纪》则不能各成一传，总为一传又自乱其例。改题曰《表》，亦不得已之变例也。至删除诸《志》，而云欲通汉、唐、宋合为一《志》。其意盖仿《宋书》、《隋书》。然宋去汉、晋不远，事多相因，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国三百馀载，自有一代之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则本名《五代史志》，不过附编於《隋书》，益不可为例矣。前列引用书目，下至明人文集，一一备载。而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至为切要，独不见引。王铨伪《龙城录》乃屡据以考异同，宜其庞杂冗漫也。简端及字旁多有批评，乃其侄禔瞿之笔，颇多失考。如徐勣赐姓一条，上批曰：赐姓一事，唐为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并江彬、钱宁不知矣。

△《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游人，天启中贡生。此书摘汉以来诏令疏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为史家善恶并传，法戒胥备。此录善而不及恶，所以养其善心而恶自消。盖《春秋》之义，褒贬并存。《尚书》所录，则多以垂法。此编名曰《书系》，实欲续《尚书》，故其例如是也。昔刘知几序列六体，《尚书》原列一家，然王通拟经，儒者犹议其僭。此书去取踳驳，而自命续书，亦太高自位置矣。

△《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之奇撰。之奇，揭扬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载之奇官副使，擢授詹事府詹事，而此书结衔则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明庄烈帝五十相传》无之奇名。而集中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著雍阉茂。乃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

案：《梧狱纪略》载桂王诸臣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则所云大学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盖是时云南未入版图，故犹题其私署也。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

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三代至秦则多用《史记》、《汉书》。其所叙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诸名，庞杂殊甚。《汉书》立《古今人表》，后儒多訾其失伦。是书义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

△《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刘振撰。振字自成，宣城人。其书纪明君臣事迹，仿各史例。惟改《本纪》为《帝典》，自太祖至穆宗凡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自母后、储宫、宗室、宰辅以至四裔，皆以类分编。大抵以实录为本，而旁采诸家文集铭志之类，然叙述疏舛，义例杂糅，不足自名一史也。

△《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原本题锡山莘公李泽长編集。泽长不知何时人。书中多引邱濬语。又元《陆正传》末称正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知其为明人也。其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前无序例。大概抄撮《宋元通鉴纲目续编》而为之。从龙之名，不知义何所取。宋谱则题《历朝从龙谱》。首载《谱系图》，而名之曰《南北宋赵氏谱系》，称名已误。而以夏元昊窃据谱系与宋并列。次《太祖纪》。次为《家谱》，载宣祖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次《前朝附谱》，专载周恭帝及诸臣事。次《藩国谱》，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次《文武人才谱》，则载太祖时诸臣事。太宗以下至宋末，则皆先《帝纪》，次《藩国》，或曰《藩寇》，或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或曰《文武臣谱》，或曰《文武大臣谱》，或曰《诸臣士行谱》，或曰《文武官士民谱》。皆随笔起例，茫无定法。《金元谱系图》则列於徽宗之前。金、辽两朝事实散附於徽、钦以后及南渡各帝之末，元宪宗以上亦散附焉。又有《南宋黑白谱》，则又专纪元太祖以至宪宗及诸臣事，以黑●白○黑、白为标识。

元世祖则独立一部，止名曰《从龙黑白谱》，亦不标元国号。而诸臣之谱则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成宗以下九帝则并不列谱。进退颠倒，体例淆杂，全无伦理。而验其细字密行，朱墨甲乙，尚是当年手抄之稿，亦可谓劳而罔功矣

。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傅维鳞撰。维鳞初名维楨，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是书为其子汀州府知府夔詞所镌。冠以移取咨送诸案牒。盖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徵其书入史馆。凡《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闈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自谓搜求明代行藏印抄诸书，与家乘文集碑志，聚书三百余种、九千馀卷。

参互实录，考订异同，可谓博矣。然体例舛杂，不可缕数。《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

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司天》、《历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纬之变，既已载於《司天》，又别立一《襍祥志》，不治丝而棼乎。

。

嘉靖时更定祀典，最为纷呶，仿《汉书》别志郊祀可也。《纶涣》一志，惟载诏令，此刘知几之创说，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载文之例不止矣。

。

《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輿卫》分二志。此《通典》、《文献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所谓《记》者，盖沿《东观汉记》载记之名，而皇子诸王与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伦。《世家》止列王公，其侯伯以下则别入《勋臣传》，不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皆侯爵也。岂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欤？《列传》分《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无一专立之传，已与古体全乖。

其分隶尤为不允。《忠节传》列逊国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乃别入《隐逸传》中。如曰以死不死为别，则《忠节传》中之程济、叶希贤、杨应能固未尝死，《隐逸传》中之东湖樵夫又未尝不死，是何例也？刘基不入《勋臣》，宋濂不入《文学》，以尝仕元，均与危素等入之《杂传》是也。纳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勋臣传》乎？张玉、谭渊以其为靖难佐命，入之《乱贼传》，与唐赛儿联名，已不伦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传》中。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何以又入《异教传》中乎。《儒林传》中列邱濬，《名臣传》中列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

基命，其於儒林名臣居何等也。严嵩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并混其姓名。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入《奸回传》。嵩等罪乃减於四人耶。

石亨、石彪，实有战功，但跋扈耳。仇鸾交结严嵩，冒功纵恶，亦未尝得幸世宗，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倖则非其罪。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事，乃入之《残酷》，而许显纯、田尔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盖一代之史，记载浩繁，非综括始终，不能得其条理。而维鳞节节叶叶，凑合成编，动辄矛盾，固亦势使之然矣。

△《廿二史纪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綏撰。綏字韩章，无锡人。是书成於顺治中。於诸史中择其大事为纲，而隐括原文以为之目。起自太古，迄於明末，故以《廿二史》为名。然实取之坊刻《纲鉴》，非采诸全史也。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凤雏撰。凤雏字梧冈，东阳人，康熙中由拔贡生官曲江县知县。是书变编年之体，从史迁之例。以周为《本纪》，列国及孔子为《世家》，卿大夫为《列传》。又为周、鲁《列国世系图》。其徵引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之以《公》、《穀》、《檀弓》、《国策》、《家语》等书。搜罗考核，颇为详备。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列国世系图》全取马骥《绎史》，亦嫌讳所自来也。

△《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圜撰。永圜字大生，金坛人。是书成於康熙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属正统者标曰《世纪》，属偏霸者标曰《世次》，僭伪叛乱及藩镇标曰《本末》。皆详其世系，略标事实。冠以甲子编年及年号考同。末附《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

△《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是编以陈寿《三国志》昭烈止於作传，诸葛、关、张、赵云等传亦失之简略。他如王隐《蜀记》诸书，荒谬尤多。乃参考群籍，重为纂述。首《昭烈本纪》，次《诸葛》以下四《传》，前冠以《总记》，中附杂事杂文。将以补《陈志》之阙。独是陈寿之失，儒者类能言之，无烦辨驳。昭烈君臣，名悬日月，亦不待表章。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淳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体刚撰。体刚号铁芝，永新人。是编辑历朝史事，各撰为歌，每歌缀以略言。其三十八卷以前，则起上古以迄於明。其三十九卷至四十二卷，则分《

乾象》、《坤輿》、《官制》、《经史》等七类，而撮其要以隶之。亦课蒙之本，无关考据也。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伦撰。伦字凝初，号酉山，萧山人，乾隆丙子举人。是书前有伦《自序》，称读《晋书荀勖传》，至“高贵乡公欲为变”一语，以为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孙旂、牵秀，助乱之徒，乃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萇传》述鬼神事，竟如优俳。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而无章。譙登、许肃之忠义，阙而不载。潘岳诸人之文，无关治乱，乃皆牖之本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谟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瞽乱。

因重为刊定，勒成此编。其中唯诸《志》稍有可观，悉仍旧贯，其余皆删其冗琐，更易旧文。为《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积十五年乃成。较原本颇明简。然亦有体例未善者。如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至於《吕后本纪》见於《史记》，实以临朝。范史沿流，已失编年之本义。伦改《传》为《纪》，於例殊乖。《平吴功臣》，别立名目，史家亦无此法。推其根据，盖袭《史记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传》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纪》，固足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骥《宋史新编》

，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皙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翬雉”，又引《周书》“獠有爪而不敢以搯”。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閩》。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

《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

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后。

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传》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称，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今考之范《书》，珍未尝为长水校尉。且此书创始在明帝时，不可题珍等居首。案：《范书班固传》云：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因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汉记》之初创也。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安帝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建武，讫永初。《范书刘珍传》，亦称邓太后诏珍与刘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此《汉记》之初续也。《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大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纪》。《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

碑、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

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雒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著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於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书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

《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徵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於代，此书遂微。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书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

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於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於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本朝姚之骈撰《后汉书补逸》，曾蒐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只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表、志、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

殫数。今悉加釐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

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於末。

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书中所载，如章帝之诏增修群祀、杜林之议郊祀、东平王苍之议庙舞，并一朝大典，而《范书》均不详载其文。

他如张顺预起义之谋、王常赞昆阳之策、杨政之严正、赵勤之洁清，亦复概从阙如，殊为疏略。惟赖兹残笈，读史者尚有所稽。则其有资考证，良非浅鲜，尤不可不亟为表章矣。

△《建康实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许嵩撰。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其始末则不可考。书中备记六朝事迹，起吴大帝迄陈后主，凡四百年，而以后梁附之。六朝皆都建康，故以为名。其积算年数，迄唐至德元年丙申而止，则肃宗时人也。前有《自序》，谓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云云。盖其义例主於类叙兴废大端，编年纪事，而尤加意於古迹。其间如晋以前诸臣事实，皆用实录之体，附载於薨卒条下。而宋以后复沿本史之例，各为立传，为例未免不纯。又往往一事而重复牴牾。至於名号称谓，略似《世说新语》，随意标目，漫无一定。於史法尤乖。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徵。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以证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画品。郑文宝《南唐近事》，引以证玄武湖。刘羲仲《通鉴问疑》载《宋书高祖纪》景平二年书日食舛误，刘恕修《长编》，定日食在是年二月癸巳朔。皆取此书为据。又陈后主时覆舟山及蒋山松柏常出木醴，俗呼雀觞之类，《陈书》遗漏不载。王巩《甲申杂录》亦取此书为据。谢尚谓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案《劝学》《荀子》第一篇，“蟹有六跪二螯”即是篇之语），《晋书》误作“勤学”。姚宽《西溪丛语》亦据此书驳正。

又裴子野《宋略》，当时所称良史，沈约自以为不及者，今已不传。《资治通鉴》载有论赞数条，亦多首尾不具。而是书於刘宋一代，全据为蓝本。并子野论赞之词，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参证矣。《新唐书志》载入《杂史类》，盖以所载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纪传之名，尚为近理。《郡斋读书志》载入《实录类》，已不免循名失实。马端临《经籍考》载入《起居注类》，则乖舛弥甚。至郑樵《艺文略》编年一类，本案代分编，乃以此书系诸刘宋之下，与《

宋春秋》、《宋纪》并列，尤为纒繆。今考所载，惟吴为僭国，然《三国志》已列《正史》，故隶之於《别史类》焉。

△《隆平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为集贤校理，出知福、明诸州。神宗时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

晁公武《读书志》摘其记《太平御览》与《总类》为两书之误，疑其非巩所作。

今考巩本传，不载此集。曾肇作《巩行状》，及韩维撰《巩神道碑》，胪述所著书甚备，亦无此集。据《玉海》，元丰四年七月，巩充史馆修撰。十一月，巩上《太祖总论》，不称上意，遂罢修五朝史。巩在史馆，首尾仅五月，不容遽撰此本以进。其出於依托，殆无疑义。然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李焘作《续通鉴长编》，如李至拜罢等事，间取其说，则当时固存而不废。至元修《宋史》、袁桷作《搜访遗书条例》，亦列及此书，以为可资援证。盖虽不出於巩，要为宋人之旧笈。

故今亦过而存之，备一说焉。

△《古史》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辙以司马迁《史记》多不得圣人之意，乃因迁之书，上自伏羲、神农，下迄秦始皇，为《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自谓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於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以今考之，如於《三皇纪》增入道家者流。谓黄帝以无为为宗，其书与老子相出入。於《老子传》附以佛家之说，谓释氏视老子体道愈远，而立於世之表。於《孟子传》谓，孟子学於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反称誉田骈、慎到之徒。

又谓其为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班固论迁之失，首在先黄老而后六经。辙所更定，乌在其能正迁耶？《朱子语录》曰：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某尝与之痛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

《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驹虞之不杀，窃脂之不穀。”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之所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却又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

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云云。盖与吕祖谦议论相激，故平日作《杂学辨》以攻辙，此时反为之左袒。然其混合儒、墨之失，亦终不能为之掩也。平心而论，史至於司马迁，犹诗至於李、杜，书至於锺、王，画至於顾、陆，非可以一支一节比拟其长短者也。辙乃欲点定其书，殆不免於轻妄。至其纠正补缀，如《史记》载尧典妻舜之后，瞽〈目叟〉尚欲杀舜，辙则本《尚书》谓妻舜在瞽瞍允若之后。《史记》载伊尹以负鼎说汤，造父御周穆王见西王母事，辙则删之。《史记》不载祷雨桑林事，辙则增之。《宋世家》，《史记》赞宋襄公泓之战为礼让，辙则贬之。辨《管子》之书为战国诸子所附益。於《晏子传》增入晏子处崔杼之变，知陈氏之篡与讽谏数事。於宰我则辨其无乱齐之事。又据《左氏传》为《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以补《史记》所未及。《鲁连传》附以《虞卿》，《刺客传》不载《曹沫》。其去取之间，亦颇为不苟。存与迁书相参考，固亦无不可矣。书中间有附注，以叶大庆《考古质疑》考之，盖其子逊之所作。旧本不载其名，今附著焉。

△《通志》二百卷（内府刊本）

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通史之例，肇於司马迁。故刘知几《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镕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於斯。樵负其淹博，乃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凡《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其《纪传》删录诸史，稍有移掇，大抵因仍旧目，为例不纯。其《年谱》仿《史记》诸表之例，惟间以大封拜、大政事错书其中，或繁或漏，亦复多岐，均非其注意所在。其平生之精力，全帙之精华，惟在《二十略》而已。一曰《氏族》，二曰《六书》，三曰《七音》，四曰《天文》，五曰《地理》，六曰《都邑》，七曰《礼》，八曰《谥》，九曰《器服》，十曰《乐》，十一曰《职官》，十二曰《选举》，十三曰《刑法》，十四曰《食货》，十五曰《艺文》，十六曰《校讎》，十七曰《图谱》，十八曰《金石》，十九曰《灾祥》，二十曰《草木昆虫》。其《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五略，为旧史之所无。案《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盖窃据是文。至於《六书》、《七音》乃小学之支流，非史家之本义。矜奇炫博，泛滥及之，此於例为无所取矣。馀十五略虽皆旧史所有，然《谥》与《器服》乃《礼》之子

目，《校讎》、《图谱》、《金石》乃《艺文》之子目，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且《氏族略》多挂漏，《六书略》多穿凿，《天文略》只载《丹元子步天歌》，《地理略》则全抄杜佑《通典州郡总序》一篇，前虽先列水道数行，仅杂取《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数十则，即《禹贡》山川亦未能一一详载。《谥略》则别立数门，而沈约、扈琛诸家之《谥法》悉删不录，即《唐会要》所载杲字诸谥，亦并漏之。《器服略》，器则所载尊彝爵觶之制，制既不详，又与《金石略》复出；服则全抄杜佑《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证。至《职官略》中，以《通典注》所引之典故，悉改为案语大书，更为草率矣。《艺文略》则分门太繁。又韩愈《论语解》、《论语类》前后两出。张弧《素履子》儒家、道家两出。刘安《淮南子》道家、杂家两出。荆浩《笔法记》，乃论画之语，而列於《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乃传记之流，而列於《名家类》。段成式之《玉格》，乃《酉阳杂俎》之一篇，而列於《宝器类》，尤为荒谬。《金石略》则钟鼎碑碣，核以《博古》、《考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脱略至十之七八。《灾祥略》则悉抄诸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则并《诗经》、《尔雅》之注疏亦未能详核。盖宋人以义理相高，於考证之学，罕能留意。樵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

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王偁撰。偁，字季平，眉州人。父赏，绍兴中为实录修撰。偁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辑成编。洪迈修四朝国史，奏进其书，以承议郎知龙州，特授直秘阁。其书为《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叙事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如康保裔不列於《忠义》，张方平、王拱辰不讳其瑕疵，皆具史识。熙宁之启衅、元符之绍述，尤三致意焉。《朱勔传》后附载僧祖秀《艮岳记》，盖仿《三国志诸葛亮传》后附载《文集目录》及陈寿《进表》之例。虽非史法，亦足资考证。而南宋诸人，乃多不满其书。盖偁闭门著述，不入讲学之宗派。党同伐异，势所必然，未可据为定论也。近时汪琬，复谓元修《宋史》，实据此书为稿本。以今考之，惟《文艺传》为《宋史》所资取，故所载北宋为多，南宋文人寥寥无几。其馀事迹异同，如符彦卿二女为周室后，而《宋史》阙其一。刘美本姓龚，冒附於《外戚》，事略直书其事，《宋史》采其家传，转为之讳。赵普先阅章奏，田锡极论其非，而《宋史》

误以为群臣章奏，必先白锡。杨守一以涓人补右班殿直，迁翰林副使，而《宋史》误作翰林学士。

新法初行，坐仓余米，吴申等言其不便，《宋史》误以为司马光之言。至地名、谥法，《宋史》尤多舛谬。元人修史，盖未尝考证此书。琬之言未得其实也。其中如张齐贤以雍熙三年忤旨出外，而误作自请行边。以副使王履《楚辞》误属之李若水。又不载王履於《忠义传》。虽不免间有牴牾，然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固宜为考宋史者所宝贵矣。

△《路史》四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泌撰。泌，字长源，庐陵人。是书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其《国名纪》第八卷，载《封建后论》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劄子》一篇、《国姓衍庆纪原》一篇，盖以类相附。惟归愚子《大衍数》一篇、《大衍说》一篇、《四象说》一篇，与《封建》渺无所涉。考《发挥》第一卷之首，有《论太极》一篇、《明易彖象》一篇、《易之名》一篇，与《大衍》等三篇为类。疑本《发挥》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连，误窜入《国名纪》也。泌《自序》谓：皇甫谧之《世纪》、譙周之《史考》、张愔之《系谱》、马总之《通历》、诸葛耽之《帝录》、姚恭年之《历帝纪》、小司马之《补史》、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苏辙《古史》，第发明索隐之旧，未为全书。因著是编。《馀论》之首释名书之义，引《尔雅》训路为大，所谓《路史》，盖曰大史也。句下注文，题其子苹所撰。核其词义，与秘书详略相补，似出一手，殆自注而嫁名於子欤。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不足据。至於《太平经》、《洞神经》、《丹壶记》之类，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据为典要，殊不免庞杂之讥。《发挥》、《馀论》皆深斥佛教。而说易数篇，乃义取道家。其青阳遗珠一条，论大惑有九，以贪仙为材者之惑、谀物为不材之惑，尤为偏驳。

然引据浩博，文采瑰丽。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曰：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锤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词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词人，采摭英华。泌之是书，殆於此类。至其《国名纪》、《发挥》、《馀论》，考证辨难，语多精核，亦颇有祛惑持正之论，固未可尽以好异斥矣。

△《契丹国志》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此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

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书法谨严，笔力详赡，有良史风。而苏天爵《三史质疑》则谓隆礼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於传闻，讥其失实甚多。今观其书，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穆宗以前纪传，则本之《资治通鉴》。穆宗以后纪传及诸杂纪，则本之李焘《长编》等书。其《胡峤陷北记》，则本之《欧史》。《四夷附录》、《诸番记》及《达锡伊都》等传，则本之洪皓《松漠记闻》。杂记则本之武圭《燕北杂记》。（案圭书今不传，其言略见曾慥《类说》。）皆全袭其词，无所更改。间有节录，亦多失当。如《通鉴》载太祖始立为王事，上云恃强不受代，故下云七部求如约，今此书删去不受代之文，则所谓如约者果何事乎？又《长编》载圣宗南侵事，云天雄军闻契丹至，阖城惶遽。契丹潜师城南，设伏狄相庙，遂南攻德清。王钦若遣将追击，伏起，天雄兵不能进退，其情事甚明。今此书於阖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尽删其潜师设伏之文，则所伏者果谁之兵乎？又《松漠记闻》载黄头女真，金人每当出战，皆令前驱。盖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今此书乃径改金人为契丹，采入《辽志》，则益为颠倒事实矣。又《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案年牖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盖隆礼生南渡后，距辽亡已久，北土载籍，江左亦罕流传，仅据宋人所修史传及诸说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庭须知》、《使辽图钞》、《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实作“寿昌”，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於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大金国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前有端平元年《进书表》一通，自署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而不详其里贯。《表》中有“偷生淮浦，少读父书”等语。亦不知其父何人也。书中取金太祖至哀宗九主一百十七年事迹，裒集汇次。凡《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

《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似是杂采诸书，排比而成。所称义宗即哀宗。《金史》谓息州行省所上谥，而此则云金遗臣所上，与史颇不合。又懋昭既降宋，即当以宋为内词。乃书中分注宋年，又直书康王出质，及列北迁宗族於献俘，殊为失体。故钱曾《读书敏求记》尝称为无礼於君之甚者。然其可疑之处，尚不止此。详悉检勘，纰漏甚多。如《进书表》题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而金亡即在是月十日，相距仅五日，岂遽能成书进献。又纪录蔡州破事如是之详，於情理颇不可信。又端平正当理宗时，而此书大书宋宁宗太子不得立，立其侄为理宗，於济邸废立，略无忌讳。又生而称谥，舛谬显然。又懋昭以金人归宋，乃於两国俱直斥其号，而独称元兵为大军。又称元为大朝。转似出自元人之辞，尤不可解。又《开国功臣传》仅寥寥数语，而《文学翰苑传》多至三十二人。验其文，皆全录元好问《中州集》中小传，而略加删削。考好问撰此书时，在金亡之后，原序甚明。懋昭更不应预袭其文。凡此皆疑窦之极大者。其他如爱王作乱等事，亦多轻信伪书，冗杂失次。恐已经后人窜乱，非复懋昭原本，故牴牾若此。

然其首尾完具，间有与《金史》异同之处，皆足资订证。所列制度服色，亦能与《金史》各志相参考。故旧本流传不废。今亦著其伪而仍录其书焉。

△《古今纪要》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震撰。震字东发，慈谿人，官至浙东提举，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撮举诸史，括其纲要。上自三皇，下迄哲宗元符。每载一帝之事，则以一帝之臣附之。其僭窃割据，亦随时附见。词约事该，颇有条贯。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类粗具梗概，伤於疏陋者比。所叙前代诸臣，各分品目。惟北宋诸臣事迹较历代稍详，而无忠佞标题，盖不敢论定之意也。朱子作《通鉴纲目》，始遵习凿齿《汉晋春秋》之例，黜魏帝蜀。同时张栻作《经世纪年》，萧常作《续后汉书》，持论并同。震传朱子之学，故是书亦用《纲目》之例。其谓论昭烈者每以族属疏远为疑。使昭烈果非汉子孙，曹操盖世奸豪，岂不能声其罪而诛其伪。今反去之千百载下，而创疑其谱牒耶。其所发明可谓简而尽矣。

△《续后汉书》四十七卷（编修庄承箴家藏本）

宋萧常撰。常，庐陵人，乡贡进士。初，常父寿朋，病陈寿《三国志》帝魏黜蜀，欲为更定，未及成书而卒。常因述父志为此书。以昭烈帝为正统，作《帝纪》二卷、《年表》二卷、《列传》十八卷，以《吴》、《魏》为《载记》，凡二十卷。又别为《音义》四卷、《义例》一卷。於《蜀志》增《传》四十二，废《传》四。移《魏志》传入汉十。《吴志》废《传》二十。《魏志》废《传》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传。其增传亦皆取材於注。间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则据范书，建安以后则不能复有所益。盖其大旨在书法，不在事

实也。然其义例精审，实颇得史法。如魏、吴诸臣本附见二国《载记》之后，而中有一节可名，如孟宗、陈表等，则别入《孝友传》；杜德、张悌等，则别入《忠义传》；管宁、吴范等，则别入《隐逸方技传》。其体实本之《晋书》。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锡等事，《陈志》皆称天子命公，而此乃书操自为云云。则本之范蔚宗《后汉书》本纪。其他笔削，亦类多谨严。惟《陈志先主传》称封涿县陆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纪》但云封陆城侯。《陈志》建安十四年魏延为都督，而常则云拔魏延为镇远将军。《裴注》概无此语，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长，不在考证。殆偶然笔误，非别有典据也。常成此书时，尝以《表》自进於朝。所列但有《本纪》、《表》、《传》、《载记》，而无《音义》。至《周必大序》，始并《音义》言之。或成书之后，又续辑补入欤。

△《续后汉书》九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郝经撰。经，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赠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追封冀国公，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经以中统元年使宋，为贾似道所拘，留居仪真者十六年。於使馆著书七种，此即七种之一也。时萧常《续后汉书》尚未行於北方，故经未见其本，特著此书，正陈寿帝魏之谬。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而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参校刊定。原本九十卷，中间各分子卷，实一百三十卷。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其诸臣则以汉、魏、吴别之。又别为《儒学》、《文艺》、《行人》、《义士》、《高士》、《死国》、《死虐》、《技术》、《狂士》、《叛臣》、《篡臣》、《取汉》、《平吴》、《列女》、《四夷》诸传。复以寿书无《志》，作《八录》以补其阙。各冠以《序》，而终以《议赞》。别有义例，以申明大旨。

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如士燮、太史慈皆委质吴廷，而入之汉臣；李密初仕汉，终仕晋，《晋书》以《陈情》一表列之《孝友》，而入之《高士》，则於名实为乖。又黄宪卒於汉安之世，葛洪显於晋元之朝，而皆入此书，则时代并爽。其他汉、晋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又《八录》之中，往往杂采《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亦皆失於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然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裨於世教。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於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陞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是书与经所撰《陵川集》，皆延祐戊午，官为刊行。然明以来绝少传本。

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多。核以原目，惟《年表》一卷、《刑法录》一卷，全佚不传。其全篇完好者犹十之六七。其《序文》、《议赞》，存者亦十之八九

。今各据原目，编辑校正。所分子卷，悉仍其旧。间有残缺，其文皆已具於《陈志》，均不复采补，以省繁复。又经所见乃《陈志》旧本，其中字句，与今本往往异同，谨各加案语标明，以资考证。书中原注，乃书状官河阳苟宗道所作。经集载《寿正甫诗》，有“新书总付徐无党，半臂谁添宋子京”句。正甫即宗道之字，《元史》所谓经留宋久，书佐皆通於学，苟宗道后至国子祭酒者是也。宗道《序》中有“繾綣患难十有三年”之语。考经以庚申使宋，则是《序》当作于壬申岁，而书中不书至元九年。盖时南北隔绝，尚不知中统之改为至元也。其注於去取义例，颇有发明，而《列传》中或有全篇无注者，殆传写有所佚脱欤。

△《春秋别典》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薛虞畿撰。前有虞畿《自序》，不署年月。称尝阅注牒，见春秋君臣往迹，不下千事，散见百家，皆三氏所未录，间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绪，存其半而不采其全。因不自度，略仿左例，分十二公，以统其世。稽《三传》人名，以系其事。凡十五卷。末又有其弟虞宾《跋》，称先仲氏辑《春秋别典》，未脱稿而不幸下世。不无挂甲漏乙、年代倒置之病。故特广阅博搜，参互考订。世悬者更，数殊者析，删其繁复者十一，直其阙略者十三云云。则此书乃虞畿兄弟二人相续而成也。旧无刊版。此本为朱彝尊家所藏，有康熙辛巳十月彝尊题字，惜其抄撮具有苦心，惟各条之末不疏明出何书。明人之习，大都若是，所讥诚中其病。然网罗繁富，颇足以广见闻，要亦博洽之一助也。《虞畿序》自署曰“粤瀛”，《彝尊跋》称其字里通志不载，莫得其详。《虞宾跋》中称仲氏列章缝，治博士家言，盖广东诸生也。考胡恂《潮州府志》曰：薛虞畿字舜祥，海阳人。初为诸生。后弃去，隐韩山之麓，以农圃自娱。郡长吏欲致之，凿垣而遁。著有《听雨篷稿》云云。当即其人。又考潮州在梁为东阳州，后改曰瀛州，与“粤瀛”之称亦合。惟《志》不言其有此书，疑偶未见耳。《虞畿序》又称《书目》、《凡例》列在左方。今卷首有《凡例》七条，而无《书目》，则传写者佚之矣。

△《钦定历代纪事年表》一百卷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布衣龚士烱献《历代年表》，所载至隋而止。乃诏工部侍郎周清源重修，未蒇事而清源歿。复诏内阁学士王之枢踵修，而以清源子嘉祜佐之，乃相续成编。所载事迹，上起帝尧元载甲辰，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首末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其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惟以正统居第一格，为全书之通例。其馀时殊世异，不可限以一法，则每代变例，而各以例说系表首。大抵准《史记》《年表》、《月表》，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惟每条多附史评，又每代各冠以《地理图》、《世系图》而总冠以《三元甲子纪年

图》，为小变旧式耳。考《南史王僧孺传》，称太史公《年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则史表实三代之旧法。然《史记》以下，率以一类自为一表，未能贯通。《资治通鉴目录》亦粗举大纲，未能详备。

近时万斯同作《历代史表》，颇称赅洽，而其大旨惟考核於封爵世系之间，亦未能上下数千年，使条目分明，脉络连属也。是书网罗历代，总括始终；记录无遗，而义例至密；剪裁得体，而书法至明，诚韩愈所称“纪事必提其要”，欧阳修所称“《春秋》之文简而有法”者也。读史者奉此一书，亦可以知所津逮矣。

△《钦定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纪传谱略，一仍郑氏之旧。惟郑氏《列传》因诸史旧文，标题错互，而又稍有所改窜。如《史记》无《隐逸传》，则析伯夷、四皓诸人以当之。《史记》无《方术传》，则析司马季主、扁鹊诸人以当之。《后汉书》无《孝友传》，则析毛义、江革诸人以当之。《三国志》无《忠义传》，则析典韦诸人以当之。体例自相矛盾。不因不创，乃至於非马非骡。今参考异同，折衷沿革，定为二例。一曰异名者归一。如《五代史家人传》析入后妃宗室，《一行传》析入《隐逸》、《孝友》。《元史儒学传》析入《儒林》、《文苑》。

《宋史道学传》并入《儒林》。《元史释老传》并入《方技》。《唐书》、《明史》《公主传》附缀宗室。庶各核其实，无致多岐。一曰未备者增修。如《唐书》之《奸臣》、《叛臣》、《逆臣传》，《明史》之《阉党》、《流贼》、《土司传》，皆诸史所无，而其目实不可易。今考核事体，亦分立此门。又孔氏世系封爵《明史》附入《儒林传》。今则从郑氏原书《孔子列传》例，补立《孔氏后传》。至於五朝国史，以贰臣别为《列传》，新出圣裁。於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今亦格遵彝训，於前代别立此门，以昭彰瘝。较诸原书体例，实详且核焉。《二十略》中，变其例者亦有三。一为《艺文略》。郑氏但列卷数书名。今各补撰人名氏爵里。一为《图谱略》。

郑氏原以《索象》、《原学》、《明用》三篇辨其源流。又以《记有》、《记无》二篇考其存佚。今删除诸名，别以《经学》、《天文》、《地理》、《世系》、《兵刑》、《食货》、《算术》、《儒学》、《医药》为子目。一为《昆虫草木略》。所记动植之类，不比文章典制，有时代可分。考郑氏原书，惟以所撰《诗名物志》、《尔雅补注》、《本草外类》约而成编。如百蔬未列瓠匏，九穀不收粳麦，释鱼则存鱣遗鮓，释兽则有虎无貔，混菑々於琼茅之菑，合芸薑於夫须之台，舛漏不一而足。今惟於未载者补其阙遗，已载者正其讹误。至其炼石煮丹之类，事涉迂怪，则概不续增。盖虽同一传而条理倍为分明

，虽同一略而考证益为精核。斯由於仰承睿鉴，得所折衷，与郑氏之徒为大言，固迥然异矣。

△《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编以十七史自《后汉书》以下惟《新唐书》有表，余皆阙如，故各为补撰。宗《史记》、《前汉书》之例，作《诸王世表》、《外戚侯表》、《外戚诸王世表》、《异姓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宗《新唐书》之例，作《方镇年表》、《诸镇年表》。其《宦者侯表》、《大事年表》，则斯同自创之例也。其书自正史本纪、志、传以外，参考《唐六典》、《通典》、《通志》、《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及各家杂史。次第汇载，使列朝掌故，端绪厘然，於史学殊为有助。考自宋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他如郑樵《通志》，《年谱》仅记一朝大事及正闰始末，其於诸王将相公卿大臣兴废拜罢之由，率略而不书。近人作《十六国年表》，亦多舛漏。其网罗繁富，类聚区分，均不及斯同此书之赅备。惟《晋书》既补《功臣世表》，则历代皆所当补。十六国如成、赵、燕、秦既有《将相大臣年表》，则十国如南唐、南汉、北汉、闽、蜀不当独阙。又魏将相大臣中，不载上大将军。五代《诸王世表》独阙后汉，注谓后汉子弟未尝封王。然考承训追封魏王、承勋追封陈王，与后周郟、杞、越、吴诸王事同一例，何以独削而不登。是皆其偶有脱略者。然核其大体，则精密者居多，亦所谓过一而功十者矣。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姚之駟撰。之駟，字鲁斯，钱塘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搜辑《后汉书》之不传於今者八家。凡《东观汉记》八卷，谢承《后汉书》四卷，薛莹《后汉书》、张璠《后汉记》、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各一卷，司马彪《续汉书》四卷。刘知几《史通》称范蔚宗所采，凡编年四族、纪传五家。今袁宏《书》尚有传本，故止於八也。其据拾细琐，用力颇勤，惟不著所出之书，使读者无从考证，是其所短。至司马彪《书》虽佚，而章怀太子尝取其十《志》以补范《书》之遗，今《后汉书》内刘昭所著即彪之《书》，而之駟不究源流，谓之范《志》，乃别采他书之引司马《志》者录之。

字句相同，曾莫之悟，其谬实为最甚。然洪迈博极群书，而所作《容斋随笔》，亦以司马《志》为范《志》，则其误有所承矣。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駟所录，十尚多其五六。盖秘府珍藏，非草茅之士所能睹，亦不能以疏漏咎之駟也。

△《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

本)

国朝陈厚耀撰。厚耀有《春秋长历》，已著录。是编采群书所载与《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有异同者，分国编次，以备考证，亦间为辨定。又取《史记》《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合而联之，为《通表》二卷。其谐谈琐记、神仙艺术，无关体要，难以年次者，别为《摭遗》一卷，以附於后。其《通表》排比详明，颇有条理。《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於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贋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又所引诸书，多著明某篇某卷，盖仿李涪《刊误》、程大昌《演繁露》之例。令观者易於检核，亦无明人杜撰炫博之弊。盖马骥《绎史》用袁枢纪事本末体，厚耀是书则用齐履谦《诸国统记》体。而骥书兼采《三传》、《国语》、《战国策》，厚耀则皆摭於“五书”之外，尤独为其难。虽涉芜杂，未可斥也。

厚耀所著《春秋长历》及《春秋世族谱》，皆与是编相表里。而自言平生精力，用於是书者多云。

△《尚史》一百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李锴撰。锴，字铁君，镶白旗汉军。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为汉辽东郡治，今为盛京辽阳州地，盖其祖籍也。康熙中，邹平马骥作《绎史》，采摭百家杂说，上起鸿荒，下迄秦代，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各立标题，以类编次，凡所徵引，悉录原文。虽若不相属，而实有端绪。锴是编以骥书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为纪传之体。作《世系图》一卷、《本纪》六卷、《世家》十五卷、《列传》五十八卷、《系》六卷、《表》六卷、《志》十四卷、《序传》一卷。仍於每段之下，各注所出书名。其遗文琐事不入正文者，则以类附注於句下。盖体例准诸《史记》，而排纂之法则仿《路史》而小变之。《自序》谓始事於雍正庚戌，卒业於乾隆乙丑，阅十六载而后就。其用力颇勤。考古来渔猎百家，勒为一史，实始於司马迁。今观《史记》诸篇，其出迁自撰者，率经纬分明，疏密得当，操纵变化，惟意所如。而其杂采诸书以成文者，非惟事迹异同，时相牴牾，亦往往点窜补缀，不能隐斧凿之痕，知熔铸众说之难也。此书一用旧文，翦裁排比，使事迹联属，语意贯通。体如诗家之集句，于历代史家特为创格，较熔铸众说为尤难。虽运掉或不自如，组织或不尽密，亦可云有条不紊矣。至于《晋逸民传》中列杜蕢、狼瞫、鉏麀、提弥明、灵辄，《逆臣传》中列赵穿而不列赵盾，《乱臣传》中列郤芮、瑕吕饴甥，《嬖臣传》中列头须，《鲁列女传》中列施氏妇，予夺多所未允。又诸国公子皆别立传，而鲁、宋、蔡、曹、莒、邾六国则杂列诸臣中。《叛臣传》中如

巫狐庸叛楚入吴，吴、楚两见；公山不狃叛鲁入吴，吴、鲁两见；己为重出，而屈巫见於楚，不见於晋。苗贲皇见於晋，不见於楚。又复自乱其例。如斯之类，不一而足。亦未能一一精核，固不必为之曲讳焉。

——右“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东观汉记》、《后汉书补逸》之类，本皆正史也。然书已不完，今又不列於《正史》，故概入此门。其先后从作者时代，亦与《编年类》例同，均稍示区别于《正史》尔。）○别史类存目△《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叙历代帝王世系、年号、岁数，亦略及贤否。各以数语括之，简陋殊甚。盖村塾俗书也。《永乐大典》载之，亦可云漫无采择矣。以其为宋人旧帙，姑附存其目焉。

△《蜀汉本末》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赵居信撰。居信，字季明，许州人，至治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是书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起桓帝延熹四年昭烈之生，终晋泰始七年后主之亡。末有《总论》一篇，称至元九年戊子所作。其成书则至元十二年辛卯也。《前序》一篇，不知谁作，称朱子出而笔削《纲目》，有以合乎天道，而当乎人心，信都赵氏复因之，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然是书所取议论，不出胡寅、尹起莘诸人之内。所取事迹则载於《三国志》者尚十不及五。特於《资治通鉴纲目》中断取数卷，略为点窜字句耳。不足当著书之目也。

△《十八史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曾先之撰。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选举》中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式称进士，乡试中式者称举人，皆得铨注授官。

自唐、宋至元，则贡於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选，始谓之登第。不中选者，次举仍由本贯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举不中选者一体径试於礼部，谓之免解进士。

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然李肇《国史补》，称唐时进士登第者，遇旧题名处增“前”字。今先之自称“前进士”，则又相沿失考矣。其书抄节史文，简略殊甚。卷首冠以《歌括》，尤为舛陋。盖乡塾课蒙之本，视同时胡一桂《古今通略》，逊之远矣。

△《读史备忘》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范理撰。理，字道济，天台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其书自西汉迄唐代，先列诸帝於前，而以诸臣事实摘叙於后。大略皆因正史而参以《纲目》。其所分《谋臣》、《丞相》、《名将》、《名臣》等目，割裂烦碎

，殊无体要。如季布入《名臣》，而曹参入《名将》之类，义例尤不可解。盖随笔记录，而于史学殊无当也。

△《天汉玉牒》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太祖历代世系，及其自微时以至即位后事，略以编年为次。凡皇后、太子、诸王谥号封爵，皆详列之。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则永乐时编也。其纪懿文太子为诸妃所生，而高皇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与史不合。

盖当时谀妄之词，不足据为实录者矣。

（案：此书述明代世系，於例当入《谱牒》。然谱牒传本寥寥，不能自为门目，故附著《别史类》中。盖其文与本纪、世表相出入也。）△《宋史质》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王洙撰。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其仕履未详。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於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且於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目》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日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於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於诬民焉。

△《宋史新编》二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柯维骥撰。维骥，字奇纯，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未任事而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其家居三十载，乃成是书。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作是书时，至於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凡成《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纠谬补遗，亦颇有所考订。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於《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於《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盖古之圣贤，亦不过儒者而已，无所谓道学者也。如以为儒者有悖於道，则悖道之人何必为之立传。如以为儒者虽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尽道，则孔子之诏子夏，其误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别，徒滋门户。且《太平御览》五百十卷中尝引《道学传》二条，一为《乐钜》，一为《孔总》，乃清静栖逸之士。袭其旧目，亦属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维骥仍之。至於元破临安，宋统已绝，二王崎岖海岛，建号於

断檣坏<木鲁>之间，偷息於鱼鳖鼃鼃之窟。此而以帝统归之，则淳维远遁以后，武庚构乱之初，彼独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来，序正统者不及也？他如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经》帝魏，尽黜南朝，固属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则李延寿之例。虽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鉴纲目》，亦沿其旧轨，未以为非。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祺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

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大纲之谬如是，则区区补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

△《徵吾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晓初撰《吾学编》，记当时之事。又缕分条析，为《今言》三百四十馀条。复刊汰二书，撮其指要，以成是编。体例略与纪事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简。苟悦删班固之书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寥两卷包括一朝。此虽左氏、司马之史才，恐亦不能综括也。

△《史略详注补遗大成》十卷（内府藏本）

明李纪撰。纪，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庐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略》，至宋而止。明初临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略》。嘉靖戊戌，纪复以旧注未备，为增补以成是编，然舛陋亦甚。据所列引用书目十馀种，曰万氏《史略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纪》，曰朱子《四书》，曰倪氏《四书辑释》，曰蔡氏《书传》，曰邹氏《音释》，曰陈氏《礼记集说》，曰朱子《诗传》，曰《资治通鉴》，曰《吕氏集注》，曰刘氏《翰墨全书》，曰《左氏春秋传》，曰《林朱音训》，曰李氏、刘氏《宋鉴》。是恶足以谈史乎。

△《荒史》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述洪荒开辟之事。《九头》等十纪之前，增以《元始本纪》，言盘古；《二灵本纪》，言天皇、地皇，共为十二纪。《疏佗纪》则至帝挚止焉，共为三卷。《帝师》、《帝臣》、《叛臣》三传各一卷。大抵以罗泌《路史》为蓝本，而稍附益之，皆恍惚无稽之说。胡宏《皇王大纪》未至侈谈神异，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有无徵不信之疑，况动引《道藏》以为史乎。

△《藏书》六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编上起战国，下迄於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

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馀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贄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牘。特以贄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续藏书》二十七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贄撰。贄所著《藏书》，为小人无忌惮之尤。是编又辑明初以来事业较著者若干人，以续前书之未备。其书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功臣》、《内阁辅臣》、《勋封名臣》、《经济名臣》、《理学名臣》、《忠节名臣》、《孝义名臣》、《文学名臣》、《郡县名臣》诸目。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既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孺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於《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祚殉节滇南，不入之《忠节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之可取也。

△《函史上编》八十一卷、《下编》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绎》，已著录。是编盖仿郑樵《通志》而作，上编即其《纪传》，下编即其《二十略》也。然樵之《纪传》病於因，故体例各随旧史，不能画一。其《二十略》病於创，故多夸大不根之论。元锡是编则又《纪传》病於太创，诸《志》病於太因。如《纪传》分立多名，以古初至商为《表》；自周以下，正统谓之《纪》，偏霸列国谓之《志》，后妃谓之《内纪》，宰相谓之《谟》，儒者谓之《述》，大儒谓之《训》；尊如孔子，则别名曰《表》；次则西汉经学及王通则并称《训》，馀则总名曰《列传》。《列传》之中，又分《大臣》、《贞臣》、《良臣》、《争臣》、《忠节》、《名将》、《循吏》、《独行》诸子目。又以《经学》、《行义》、《文学》、《笃行》、《道学》、《儒学》、《循良》各别立一传，分附历代之末。以《隐逸》、《方技》、《货殖》、《列女》各合立一传，总附全编之末。已为糅杂。至《物性》一志，或归之《下编》之中，尚为有例。而缀於《上编》，与人并列，更属不伦。其尤诞者，南北史中南朝全载吴、晋、宋、齐、梁、陈，而北朝但有北魏，其北齐、周、隋俱削其君臣不录，惟隋录王通一人；宋、金、辽、

元四史中惟录宋、元，亦不涉辽、金一字；而十六国乃得立志。舛谬颠倒，殆难仆数。《下编》凡《天官》、《方域》、《人官》、《时令》、《历数》、《灾祥》、《土田》、《赋役》、《漕河》、《封建》、《任官》、《学校》、《经籍》、《礼仪》、《乐律》、《财贿》、《刑法》、《兵制》、《边防》、《戎狄》、《异教》二十一门。而名书者三，名考者八，名志者八，名记者二。亦芜杂可厌。其所叙述，亦仅类书策略之陈言，毫无所发明考订。与所作《五经绎》，均无可取也。

△《明书》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邓元锡撰。是书所纪，起於太祖，终於世宗。凡《帝典》十卷、《后妃内纪》一卷、《外戚传》一卷、《宦官传》一卷、《臣谏》五卷、《名臣》九卷、《循吏》三卷、《能吏》一卷、《忠节》一卷、《将谏》二卷、《名将》一卷、《理学》三卷、《文学》二卷、《笃行》一卷、《孝行》《义行》《货殖》《方技》共一卷、《心学》三卷、《列女》一卷。按：二十二史皆列后妃於《传》，惟《后汉书》以后为《纪》，为后儒所讥。元锡独尊用之，殊为乖刺。他如分《臣谏》、《名臣》、《将谏》、《名将》，又别《笃行》、《义行》於《孝行》之外，则皆元锡之创例，繁碎亦甚。至於《道学》之外别立《心学》一门。考元锡之学渊源於王守仁，而不尽宗其说。当心学盛行之时，皆谓学惟求觉，不必致力群书，元锡力排其说，别《心学》於《道学》之外，其说固是。然史者纪一代之政事，其他皆在所轻。《宋史》别《道学》於《儒林》，已为门户。此更别《心学》於《道学》，是学案而非国史矣。若夫史家之例，必列《外戚》、《宦官》於各传之后。兹先《外戚》，次《宦者》，而《臣谏》诸传又次之。次序颠倒，尤不可解。至以张璪、桂萼列於《臣谏》，则曲笔更不免矣。

△《彩线贯明珠秋槩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历代帝王，自伏羲至明武宗止，则是嘉靖以后书也。亦史略蒙求之类，而言不雅驯，观其立名可知矣。

△《明帝后纪略》一卷（内府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缙云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是编专纪明代帝后即位、册立年月，及生辰、寿数、谥号、山陵之类，而不载其事迹，故云《纪略》。上自德祖、懿祖、熙祖、仁祖四代，下迄穆宗而止。首冠以《帝系图》，末以藩封附焉。诸王惟录其有国者，余则一见其名於《帝系》而已。

△《邃古记》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谋_𠄎撰。谋_𠄎有《周易通》，已著录。是书所记，始於盘古，迄

於有虞。提纲纪事，而杂引诸书以为目。大抵出入於刘恕《外纪》、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前纪》、金履祥《通鉴前编》之间。所引多纬书荒诞之说，既非信史，又鲜异闻。谋_{〈土韦〉}号为博洽，平生著述一百余种，今不尽传。其传者，此为最劣矣。

△《季汉书》五十六卷（内廷藏本）

明谢陞撰。陞，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则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

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歿》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中间义例既繁，创立名目，往往失当。如晋之刘、石、苻、姚擅号称尊，各为雄长，自当列之《载记》。董、袁之属，既非其伦。五季更五姓十主，为之臣者不能定以时代，自当编为《杂传》。董、袁之宾客僚属，亦殊是例。陞乃沿袭旧名，实不免於貌同心异。又西京之祚，迄於建安，续汉之基，开於章武，虽绪延一线，实事判两朝。陞乃於《帝纪》中兼及山阳。其《后汉书》、《晋书》已有专传者，陞亦概取而附入之。尤为骈拇枝指，伤於繁复。薛冈《天爵堂笔馀》，称其改蜀为季汉，为今人作事偶胜古人。然陈寿《季汉辅臣赞》已在其前，未为创例。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世之议陞者谓吴中吴尚俭已曾为此书。不知元时郝经、宋时萧常，俱先编辑。（案：《宋史艺文志》又有李杞改修《三国志》六十七卷，不止萧常，此未详考。）不特谢书非出创见，即吴之旧本亦徒自苦。其言诚当矣。

△《晋史删》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国缙撰。国缙，字荐卿，归安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谪浙川县知县，终於南京工部主事。是书之名，载《浙江通志》中，卷数与此本相合。

大旨以《晋书》原本繁冗，故删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当。如诸《志》概行删去，使一朝制度典章，无可考证。是以《新五代史》绳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并纪传，尤往往乖於体例。如羊祜、杜预同传，以其同镇荆州，涉吴事也；郭璞、葛洪同传，以同为方技之流也；陆机、陆云同传，以同为文士也；阮籍、嵇康诸人同传，以同为放达也；陈寿、王隐诸人同传，以同有记述也。此断不可移易者，而国缙随意改并。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传》后，以谢安入於《陶回传》后。其尤疏舛者，如《阮嵇

诸人传》后《史臣论词》，专为放达之流而言。国缙以傅玄诸人俱合於《阮嵇传》，而其卷末仍载《史臣论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晋书》所以猥杂者，正为喜采小说耳。而国缙乃多取琐碎故实及清谈谑语，与房乔等所见正同，是如涂涂附矣。至於以一传原文而前后移置，又有节录传中数语，移为他传之分注，大都徒见纷更，而毫无义例。以是而改《晋书》，恐无以服修《晋书》者之心也。

△《南宋书》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薙。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剪裁镕铸之功。

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於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见彰瘡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

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之翘撰。之翘，字楚穉，秀水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尝详对《晋书》，镂版以行。而《嘉禾献徵录》则又称其有《晋书注》一百三十卷。此本又题作《删补晋书》，标目不同。今考之翘所作《释例》，谓既删定此书数十卷，质之陈继儒。继儒曰：此可为《晋书别本》矣，曷以是颜之。且引孙盛作《晋阳秋》先写别本之语为证。是《晋书别本》乃其定名也。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牴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之翘因芟其冗复，正其遗阙，别为此本。

凡节原文者十之四，全删者十之二，正其舛误者十之三。其文义漏略者则据《元经》、《十六国春秋》、《世说注》、《华阳国志》等书，各加润色，而稍细书以别之。其事有异同，亦仿《通鉴考异》之例，詮注於下。虽体例不尽精核，然亦犁然有序。其间失之过简者，如《职官志》、《艺术传》则全删之，《武十三王传》删其七，《简文四王传》删其二，《四夷诸国》删其十，甚至《明穆皇后》、《孙惠》等传有关国是者亦多所刊削，未免矫枉过直。又踵宋祁之说，汰去骈体诏令，而於他文亦多评鹭优劣。凡《文选》所已载者，即不具录，殊非史体。又首载《列籍志》，全用焦竑《经籍志》，《年表》全用郑樵《通志年谱》，尤无谓也。

△《阅史约书》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王光鲁撰。光鲁，字汉恭，淮安人。是书专为读史者考订之用。《地图》一卷，皆朱书今地名，而墨书古地名，以著古今沿革之异。《地理直音》二卷，图所不能具者，又详於此。《历代事变官制图谱》一卷，则世表、年表、百官表之类。《古语训略》一卷。《元史备忘录》一卷，以元代同名者最多，易相混淆，故纪录重名，以便区别。《自叙》称商评人物者易，语名物制度者难。颇自矜其用力之勤。然其书只自便於初学寻检，未为精深，又不无舛误。至《训略》一篇，用释名《广雅》体以训释史文，既不能赅备，则徒然支赘而已。

△《读史图纂》一卷（编修查莹家藏本）

明俞焕章撰，管一骖删正。焕章，字文伯；一骖，字左仲，并宣城人。是书成於万历辛亥。凡列图五十有七。上起三皇，下迄明之神宗，各以世系、地域列而为图。其割据僭伪之国，亦依名代附见，而历年甲子附焉。金、元二代无地图，疑长城以外考之未详。然辽代则有地图，其义例殊不可解。明代帝系之外，又增一《世系图》，叙所自出，亦《春秋》详内之意。惟自明太祖以下庙讳及神宗御名，一一明注於下，非惟不避，亦并不阙笔，则於礼殊为悖谬矣。

△《唐纪》（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孙恉撰。恉字士先，华容人。作《古微书》之孙穀，即其弟也。是书以新、旧《唐书》皆为踳驳。其所指摘，如《旧书》杨朝晟一人两传。《新书》既立《武后本纪》，又复立传。《旧书》列薛怀义於《外戚》。《新书》附张易之、昌宗兄弟於《张行成传》。《旧书》於元和四年、麟德元年皆阙不书。穆宗即位之年，桂仲武诛杨清收安南事，六月、八月再见。《李光弼传》擒周贄事，亦再见。李光颜弟光进，从郭子仪收西京事，误入李光弼弟光进《传》中。代宗生时，李林甫尚未仕，而《新书》语涉林甫，安禄山至洛阳即不能睹物，而《新书》纪其至长安。祖孝孙之乐律、僧一行之算术，《新书》皆不入《方技传》。又谭忠之效忠王室，沈既济之议立中宗纪，申《春秋》之义，《新书》皆不立传。其说大抵皆当。其体例参取於编年、纪传之间，以诸臣《列传》分附於《本纪》之后。

盖仿前代《实录》附载诸臣《列传》之例，亦未为特创。至删《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镇》、《公主》三表，义例亦允。然《宰相》、《方镇》皆甚略。《公主》仍是删节《新书》之文，殊非《表》体。盖散附《本纪》则不能各成一传，总为一传又自乱其例。改题曰《表》，亦不得已之变例也。至删除诸《志》，而云欲通汉、唐、宋合为一《志》。其意盖仿《宋书》、《隋书》。然宋去汉、晋不远，事多相因，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国三百馀载

，自有一代之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则本名《五代史志》，不过附编於《隋书》，益不可为例矣。前列引用书目，下至明人文集，一一备载。而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至为切要，独不见引。王铨伪《龙城录》乃屡据以考异同，宜其庞杂冗漫也。简端及字旁多有批评，乃其侄禔瞿之笔，颇多失考。如徐勣赐姓一条，上批曰：赐姓一事，唐为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并江彬、钱宁不知矣。

△《书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游人，天启中贡生。此书摘汉以来诏令疏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为史家善恶并传，法戒胥备。此录善而不及恶，所以养其善心而恶自消。盖《春秋》之义，褒贬并存。《尚书》所录，则多以垂法。此编名曰《书系》，实欲续《尚书》，故其例如是也。昔刘知几序列六体，《尚书》原列一家，然王通拟经，儒者犹议其僭。此书去取踳驳，而自命续书，亦太高自位置矣。

△《稽古编》五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之奇撰。之奇，揭扬人，崇祯戊辰进士。《类姓登科考》载之奇官副使，擢授詹事府詹事，而此书结衔则称武英殿大学士。考《明庄烈帝五十相传》无之奇名。而集中所载年月上有阙文，第云著雍阉茂。乃戊戌岁，当为顺治十五年。

案：《梧狱纪略》载桂王诸臣有詹事府礼部右侍郎郭之奇。则所云大学士者，亦桂王所授之官。盖是时云南未入版图，故犹题其私署也。所载自上古至秦而止。

以各代君臣分为表、传。夏以前则全抄《路史》、《禅通》诸纪。三代至秦则多用《史记》、《汉书》。其所叙君臣各表，有《圣贤》、《大贤》、《希贤》诸名，庞杂殊甚。《汉书》立《古今人表》，后儒多訾其失伦。是书义例多乖，更沿流而失之者矣。

△《识大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刘振撰。振字自成，宣城人。其书纪明君臣事迹，仿各史例。惟改《本纪》为《帝典》，自太祖至穆宗凡二十四卷。《列传》则不分卷，自母后、储宫、宗室、宰辅以至四裔，皆以类分编。大抵以实录为本，而旁采诸家文集铭志之类，然叙述疏舛，义例杂糅，不足自名一史也。

△《从龙谱》（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原本题锡山莘公李泽长編集。泽长不知何时人。书中多引邱濬语。又元《陆正传》末称正曾孙宗秀编入《大明臣谱》。知其为明人也。其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前无序例。大概抄撮《宋元通鉴纲目续编》而为之。从龙之名，不知义何

所取。宋谱则题《历朝从龙谱》。首载《谱系图》，而名之曰《南北宋赵氏谱系》，称名已误。而以夏元昊窃据谱系与宋并列。次《太祖纪》。次为《家谱》，载宣祖及太后、皇后、太子、皇弟。次《前朝附谱》，专载周恭帝及诸臣事。次《藩国谱》，载南汉刘鋹、蜀孟昶、北汉刘钧、南唐李煜、吴越钱俶及周行逢、符彦卿二人。次《文武人才谱》，则载太祖时诸臣事。太宗以下至宋末，则皆先《帝纪》，次《藩国》，或曰《藩寇》，或曰《镇国叛寇谱》。《文武人才谱》，或曰《文武臣谱》，或曰《文武大臣谱》，或曰《诸臣士行谱》，或曰《文武官士民谱》。皆随笔起例，茫无定法。《金元谱系图》则列於徽宗之前。金、辽两朝事实散附於徽、钦以后及南渡各帝之末，元宪宗以上亦散附焉。又有《南宋黑白谱》，则又专纪元太祖以至宪宗及诸臣事，以黑●白○黑、白为标识。

元世祖则独立一部，止名曰《从龙黑白谱》，亦不标元国号。而诸臣之谱则又称《元朝从龙黑白谱》。成宗以下九帝则并不列谱。进退颠倒，体例淆杂，全无伦理。而验其细字密行，朱墨甲乙，尚是当年手抄之稿，亦可谓劳而罔功矣。

△《明书》一百七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傅维鳞撰。维鳞初名维楨，灵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是书为其子汀州府知府燮詞所鐫。冠以移取咨送诸案牘。盖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徵其书入史馆。凡《本纪》十九卷、《世家》三十三卷、《宫闈纪》二卷、《表》十二卷、《志》二十二卷、《记》五卷、《世家列传》七十六卷、《叙传》二卷。自谓搜求明代行藏印抄诸书，与家乘文集碑志，聚书三百余种、九千馀卷。

参互实录，考订异同，可谓博矣。然体例舛杂，不可缕数。《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

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司天》、《历法》分二志，以一主占候、一主推步也。而象纬之变，既已载於《司天》，又别立一《襍祥志》，不治丝而棼乎。

嘉靖时更定祀典，最为纷呶，仿《汉书》别志郊祀可也。《纶涣》一志，惟载诏令，此刘知几之创说，史家未有用之者。循是而往，不用其载文之例不止矣。

《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輿卫》分二志。此《通典》、《文献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所谓《记》者，盖沿《东观汉记》载记之名，而皇子诸王与元末群雄合为一类，未免不伦。《世家》止列王公

，其侯伯以下则别入《勋臣传》，不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皆侯爵也。岂王公世及，侯以下不世及欤？《列传》分《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元臣》二十一门。无一专立之传，已与古体全乖。

其分隶尤为不允。《忠节传》列逊国诸臣至盈四卷，而梁良玉、雪菴和尚、补锅匠乃别入《隐逸传》中。如曰以死不死为别，则《忠节传》中之程济、叶希贤、杨应能固未尝死，《隐逸传》中之东湖樵夫又未尝不死，是何例也？刘基不入《勋臣》，宋濂不入《文学》，以尝仕元，均与危素等入之《杂传》是也。纳哈出元色目人，何以又入《勋臣传》乎？张玉、谭渊以其为靖难佐命，入之《乱贼传》，与唐赛儿联名，已不伦矣。朱能、邱福，事同一例，何以又入《武臣传》中。姚广孝首倡逆谋，尤为乱首，何以又入《异教传》中乎。《儒林传》中列邱濬，《名臣传》中列严震直、胡广、徐有贞、李东阳、吕本、成基命，其於儒林名臣居何等也。严嵩入《权臣传》，与张居正并列。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并泯其姓名。而刘吉、万安、尹旻、焦芳则入《奸回传》。嵩等罪乃减於四人耶。

石亨、石彪，实有战功，但跋扈耳。仇鸾交结严嵩，冒功纵恶，亦未尝得幸世宗，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倖则非其罪。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事，乃入之《残酷》，而许显纯、田尔耕竟不著名。此亦未足服炳也。盖一代之史，记载浩繁，非综括始终，不能得其条理。而维鳞节节叶叶，凑合成编，动辄矛盾，固亦势使之然矣。

△《廿二史记事提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綏撰。綏字韩章，无锡人。是书成於顺治中。於诸史中择其大事为纲，而隐括原文以为之目。起自太古，迄於明末，故以《廿二史》为名。然实取之坊刻《纲鉴》，非采诸全史也。

△《春秋纪传》五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凤雏撰。凤雏字梧冈，东阳人，康熙中由拔贡生官曲江县知县。是书变编年之体，从史迁之例。以周为《本纪》，列国及孔子为《世家》，卿大夫为《列传》。又为周、鲁《列国世系图》。其徵引以《左传》、《国语》为主，辅之以《公》、《穀》、《檀弓》、《国策》、《家语》等书。搜罗考核，颇为详备。惟采摭繁富，而皆不著其出典，是其所短。其《列国世系图》全取马驥《绎史》，亦嫌讳所自来也。

△《读史津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圜撰。永圜字大生，金坛人。是书成於康熙丙午。自三皇五帝迄於有明。属正统者标曰《世纪》，属偏霸者标曰《世次》，僭伪叛乱及藩镇标曰《本末》。皆详其世系，略标事实。冠以甲子编年及年号考同。末附《传国玺考》、《古今都会考》。

△《季汉五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是编以陈寿《三国志》昭烈止於作传，诸葛、关、张、赵云等传亦失之简略。他如王隐《蜀记》诸书，荒谬尤多。乃参考群籍，重为纂述。首《昭烈本纪》，次《诸葛》以下四《传》，前冠以《总记》，中附杂事杂文。将以补《陈志》之阙。独是陈寿之失，儒者类能言之，无烦辨驳。昭烈君臣，名悬日月，亦不待表章。至於《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而淳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

△《半窗史略》四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龙体刚撰。体刚号铁芝，永新人。是编辑历朝史事，各撰为歌，每歌缀以略言。其三十八卷以前，则起上古以迄於明。其三十九卷至四十二卷，则分《乾象》、《坤舆》、《官制》、《经史》等七类，而撮其要以隶之。亦课蒙之本，无关考据也。

△《晋记》六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伦撰。伦字凝初，号西山，萧山人，乾隆丙子举人。是书前有伦《自序》，称读《晋书荀勖传》，至“高贵乡公欲为变”一语，以为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孙旂、牵秀，助乱之徒，乃与缪播、阎鼎同列。《贾充姚萇传》述鬼神事，竟如优俳。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而无章。譙登、许肃之忠义，阙而不载。潘岳诸人之文，无关治乱，乃皆牖之本传。其间谍臣硕士，如张华、羊祐、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谟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瞽乱。

因重为刊定，勒成此编。其中唯诸《志》稍有可观，悉仍旧贯，其余皆删其冗琐，更易旧文。为《世系》一、《本纪》三、《内纪》一、《志》八、《列传》四十一、《十六国录》十四，积十五年乃成。较原本颇明简。然亦有体例未善者。如司马懿父子改为《世系》是已。至於《吕后本纪》见於《史记》，实以临朝。范史沿流，已失编年之本义。伦改《传》为《纪》，於例殊乖。《平吴功臣》，别立名目，史家亦无此法。推其根据，盖袭《史记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传》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纪》，固足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

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骥《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二 史部八

○杂史类存目一△《左逸》一卷、《短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凡《左传逸文》三则，《战国策逸文》三则。二书各有《小引》。前称峯阳樵者获石篋，得竹简漆书《古文左传》。读之中有小牴牾三，余得而录之。或谓秦、汉人所传而托也，余不能辨。后称耕於齐野者，地坟得大篆竹策一帙，曰《短长》。刘向叙《战国策》一名《短长》。所谓《短长》者，岂《战国逸策》欤。然多载秦及汉初事。意文、景之世，好奇之士伪托以撰。前题延陵蒋谨手次，及子世枋重订。又冠以《世枋序》，称二帙为其先人手录，贮篋中者四十年，未详作者谁氏。并所序峯阳、齐野二说亦不知何人。惟是纪事用意，笔法遒古，非秦、汉以下所能道只字云云。漆书竹简，岂能阅二千年而不毁，其伪殊不足辨也。

△《战国策谈藪》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文燿撰。文燿字维昇，仁和人。是书全用吴师道补正鲍彪之本。惟增入李斯《谏逐客书》、《楚人以弱弓微缴说顷襄王》、《中山君飧都士大夫》三章，为吴本所无。注中国人名，或间补数言。馀皆采诸家评语，书之简端，冗杂特甚。所谓谈藪，即指是也。藪，《集韵》苏后切，与藪同。谈藪即谈藪，特变易其字以见异耳。

△《七雄策纂》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穆文熙编。文熙字敬止，东明人，嘉靖壬戌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是编取《战国策》之文，加以评语，并集诸家议论附於上阑。大抵剿袭陈因，无所考证。

△《战国策去毒》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编。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此书前有《自记》，谓《战国策》一书，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如厚味之中有大毒焉。故今举文士所共读者，指示其得失，庶几啖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故以“去毒”名。其持论甚正。然百家诸子，各自为书，原不能尽绳以儒理。既以纵横为术，又安怪其但言纵横。况自汉以来，孔孟之道大明。如《战国策》之类，不过史家或考其事迹，词人或取其文章，是以至今犹存。原无人奉为典型，悬以立教。与释氏之近理乱真，异学之援儒入墨，必须辨别者，截然不同。

是固不必惩羹而吹齏也。

△《艺祖受禅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赵普、曹彬同撰。记太祖初生及幼时事特详。末云：先是，晋天福中两浙儿童聚戏，牵以“赵”字为语助，如得曰赵得，可曰赵可云云。亦侈陈符瑞之故智。帝王受命自有本原，岂以小兆为验耶？△《龙飞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赵普撰。书作於建隆元年，记太祖受禅事。普时为枢密学士，盖太祖即位之初也。然普既有《受禅录》，何以又为此书？疑与《受禅录》皆后人所依托，以普及曹彬为文武佐命，各假借其名耳。

△《景命万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太祖受禅之事，略与赵普《龙飞记》同，而叙得姓及前数代事特详。末载显德末有男子升中书政事堂，据案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来。”

范质曰：“此人病风，急遣之。”忽不见。是时太祖始镇许州，至是乃验云云。

颇类小说家言，殊出於附会也。

△《青溪寇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方勺撰。勺字仁声，婺州人。元祐中，苏轼知杭州，值省试，尝荐送之。

《浙江通志》载潘良贵之言，称其超然遐举，神情散朗，如晋、宋间高士。似以隐遯终身者。而所作《泊宅编》中，记虔州安远、龙南二县有瘴，因自述其管勾常平季点到邑事，则亦曾官於江右也。是编记宣和二年青溪妖寇方腊作乱，童贯、谭稹等讨平之事，原载勺《泊宅编》中。曹溶摘入《学海类编》，因

改题此名。

所述睦州之陷，及谭稹之为两浙制置使，刘延庆、王禀、王涣、杨维忠之功，皆与《宋史》不合，盖传闻异词。后附《论》二则。其一追述魔教之始，不署姓名。

其一署曰容斋，追叙致乱之故甚详。并载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潜行谿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直前，度险数重，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又称泊宅翁之志寇轨也，蕲王犹未知名，故略之。且时宰犹多在朝，腊等阴谋亦多忌讳，故削不载。今表而出之，以戒后世司民者。容斋为洪迈之号，疑或迈所附题欤。

《宋史韩世忠传》载其平青溪之功，与此所载合，当即据此载入也。

△《清溪弄兵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弥大编。弥大字约父，爵里未详。是编记宣和中方腊寇睦州事，分前后二篇。其前篇从方勺《泊宅编》录出，其后篇从《续会要》第二百五十三卷《出师门》中录出。后有《自识》，称嘉泰元年夏，在金陵时命表侄陈知新摘录，以备参考。盖裒合旧文，非所自撰也。青溪县即今浙江淳安县，宋属睦州，字当作青。此本从水作清，传写者误耳。

△《避戎夜话》一卷（两浙总督采进本）

宋石茂良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则振孙亦未详，无可考也。是编载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盖亲在围城之内，记所见闻。

其中多言都统制姚友仲守御东、南两壁之功。史不为友仲立传，然《钦宗本纪》颇采用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九十八卷，引此书有云：“汴京城陷，仆逃难于乡人王升卿舍馆。夜论朝廷守御之方。一话一言，莫不验其文，摭其实，直而不诟。非所见闻，则略而不书”云云。盖茂良《自叙》之词。此本为明末李蘅刊入《瓊探》内者。检勘并无此文，知为删节不全之本矣。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靖康夜话》，疑即此书。晁公武《读书志》列《金人背盟录》七卷、《围城杂记》一卷、《避戎夜话》一卷、《金国行程》十卷、《南归录》一卷、《朝野僉言》一卷，总注曰皇朝汪藻编。记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

《围城杂记》等五书，皆记靖康时事。其意盖谓《金人背盟录》以下六书，皆靖康时人所作，藻合而编之耳。而其文义混淆，似乎六书皆出於藻，故有引是书为汪藻作者。其实《书录解题》载《朝野僉言》为夏少曾作，《南归录》为直秘阁沈瑄作，此书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况汪藻未从北行，安得有《金国行程》乎？△《孤臣泣血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宋太学丁特起撰。所纪自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止。载汴京失守，二帝播迁之事。徐梦莘《北盟会编》颇采之。《文献通考》载其书三卷，又《补遗》一卷。此本仅存一卷。然首尾完具，年月联贯，不似有所阙佚者，殆后人所合并耶。然其中称范琼为高义，而於琼杀吴革一事亦无贬词，颇乖公论。特起不知何许人。又直书“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者三，皆不似自述之语。前载特起《自序》，粗鄙少文。其叙事亦多俚语。岂当时好事者所为，以特起上书有名，故以托之欤。此本为明吴思所刊。前有《思序》，而附载《汪旦复评语》。语皆凡鄙，仍多舛误。如“吴革起兵谋反正”句，实以当时伪楚僭号，故以“反正”为文。乃误读“正”字属下句，谓以谋反书革，乃特起之微词。则其谬不足与辩矣。

△《靖康蒙尘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宋徽、钦二帝北狩事，与世所传《南烬纪闻》文多相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所采集书目甚详，亦无此书。盖坊贾改易其名以欺世者。卷后附有《建炎复辟录》一卷，似为高宗苗、刘之变而作。而所纪仍北狩本末，寥寥数条。年月皆舛错不合，作伪之尤甚者也。

△《靖康纪闻拾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献通考》载《靖康拾遗录》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即是书也。考《东都事略》，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癸巳，迎土牛以借春，不言其故。是书则谓去年十二月冬至，术者以为大忌，因於是月借春。此类颇足以考故事。又《东都事略》载王云以靖康元年二月使金，十月重使金。而是书则谓九月再遣云使金。亦可以考异。惟是书大旨，在责宋不於太原未下之前，早割三镇与金，致有青城之祸。考《宋史》载靖康元年十月，金人遣杨天吉、王訥来，欲割三镇，朝廷以三镇税数遣王云与訥行。则是下太原之后，金何尝不仍以割三镇要和，宋又何尝不以三镇税数与之。然终无解於汾、泽之攻陷。则此书割地请和之说，仍误国之馀唾矣。

△《北狩行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蔡儻撰。儻，蔡京之子，尚茂德帝姬，靖康元年从徽宗北行者也。然是书卷末云：北狩未有行纪。太上语王若冲曰：一自北迁，於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为不多。深欲纪录，未得其人。询之蔡儻，以为学问文采无如卿者，为予记之云云。则是此书为若冲所作。惟是《宋史艺文志》亦以此书为蔡儻撰，疑不能明。或儻述其事，而若冲润色其文欤。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是书，亦并列二人之名。是时去靖康仅百馀年，当尚见旧本。独其以“儻”为“绦”，则刊本之误。按《宋史》，绦於是时久已流窜岭南，未尝从徽宗入金也。书中多谀颂徽宗之词，在当时臣子之言自不得不尔，未足为异。惟称太上

绍述神考之志，未尝忘怀。适有货《王安石日录》者，欣然以绢十疋易之云云。则倬等坚护绍述之局，至败亡而不变，为可恨耳。书中称徽宗在金，尝得《春秋》，披览不倦。

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籥而成书。并称太上赋诗寄渊圣，用亲仁善邻事，曰此出《春秋》。

然则徽宗尝删纂《左传》，勒为一书矣。此则古来志经籍者所未及，朱彝尊《经义考》中亦未引及，是亦可资异闻矣。

△《靖炎两朝见闻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曰陈东撰。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钦宗时贡入太学。尝伏阙上书，请去蔡京、王黼而用李纲。高宗即位，召至行在，又劾黄潜善、汪伯彦，为二人所构论死。后追赠承信郎，又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记徽宗北迁，高宗改元时事特详。未及绍兴以后事，亦足资考据。然东以建炎元年八月见杀，何由得记绍兴后事。盖传本阙撰人，后人不考，误题为东也。

△《建炎时政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纲撰。纲字伯纪，邵武人，政和二年进士。积官至太常少卿。钦宗时授兵部侍郎、尚书右丞。南渡后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御史所劾，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纲奉诏所编，前有《奏书原序》。起建炎元年六月，终八月，即其《奏议》《附录》中之一种。《永乐大典》亦别载之，则自明以前，已析出单行矣。惟纲代高宗所草《通问徽钦二帝表》，内所称“臣某言”者，乃高宗署名，故讳而不书。《永乐大典》本俱误作“臣纲言”。

盖明人不知而妄改。今此书尚仍原文，则所据者未改之本也。

△《建炎通问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傅雱撰。雱始末未详。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六月，宣议郎傅雱特迁宣教郎，充大金通问使。此录即所述奉使之事。《文献通考》载此书，称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所进。盖李纲以其书上於朝也。书终以馆伴李侗之语，其文未毕。《北盟会编》一百十卷所载，阙处亦同。盖后人从徐氏书中录出也。

△《建炎维扬遗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高宗建炎二年冬至次年三月事。高宗自建炎元年十月如扬州，至三年二月如杭州。此所记者由扬入杭之事，故以“维扬”为名。《文献通考》云：《戊申维扬录》一卷，无名氏。戊申即建炎二年，当即此书也。别有

《维扬巡幸记》一卷，自二月初十日以前与此本字句小异，而叙述尽同，惟无锡令任说逸其名姓。初十日以后则至十五日而止。凡此所载，诏书悉不录。盖一本而传写互异，又有所删窜於其间。不及此本之详也。

△《维扬巡幸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建炎三年金兵至天长，高宗自扬州奔杭州事。起正月十三日，尽二月十五日。大意罪汪伯彦、黄潜善之苟且晏安，变生仓卒而不知。《北盟会编》一百二十三卷所载，与此本全同，亦后人录出别行者也。

△《己酉航海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李正民撰。亦曰《乘桴记》。正民字方叔，扬州人。政和二年进士。高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徽猷阁待制。建炎三年己酉七月，高宗在金陵，闻金兵深入，遂趋平江，历越州、明州。十二月乘舟航海，避兵台、温之间。正民时以中书舍人从行，按日记驻蹕之所。盖起居注体也。正民寻奉使通问隆祐宫，故所记止於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盖非完稿。《北盟会编》一百三十四卷，王明清《挥麈三录》第一卷，皆全载其文。明清记尤袤谓高宗东狩四明，数月之间，排日不可稽者。

后於茂苑得此书，所记颇备。盖当日国史，实藉此书考定矣。

△《燕云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子砥撰。子砥以宗室子官鸿胪寺丞。靖康丁未，随二帝北行。建炎戊申遁还，持徽宗御札，谒高宗於扬州，仍命以故官。子砥在金，尝密刺其国事，备知情状，又与续归之杨之翰互相参证。所述金事，一曰陷没宗室从官，二曰陷没百姓，三曰金人族帐所出与设官之实，四曰政事之纪，五曰虚实之情，六曰南北离溃之情。皆据所见闻，与《金史》或同或异。惟其末称“金人必不可和”，则其后验如操券，可谓真得其虚实矣。

△《建炎复辟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录解题》亦不知为何人作。但称其叙苗傅、刘正彦事始末，文颇繁冗。末叙世忠战功特详，疑即韩氏之客所为。理或然欤。

△《绍兴甲寅通和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绘撰。绍兴四年，以和议未成，遣魏良臣如金，绘副之。是时金军压境，朱胜非尚主和议，赵鼎颇不以为然。良臣等行至天长，仅达国书而还。绘因备录其事，盖鄙胜非等之无谋也。绘父名仲通，宣和中为平海军承宣使。以书抵蔡攸，力言用兵有十不可。其书附载卷末，盖其父子皆有度时之识云。

△《顺昌战胜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杨汝翼撰。绍兴十年，刘锜顺昌之战，汝翼适在军中，因纪其事。末附顺昌倅汪若海札子，所言亦大概略同。

△《淮西从军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书中所言，盖刘锜幕客也。叙锜自绍兴十年春赴东都留守，中途战於顺昌。十一年战於柘皋。及张俊、杨沂中濠州之败，锜全军得归事。

△《回銮事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万俟卨撰。卨事迹具《宋史》本传。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至自金。卨新为参知政事，纪事献颂，称为千载一时之荣遇。盖贡谀之词，非其事实也。

△《采石战胜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员兴宗撰。兴宗字显道，仁寿人。未第时，读书九华山，因以自号。用荐，除教授。召试，擢著作郎、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乾道中疏劾贵幸，中谗奉祠去，侨居润州以终。所著《辩言》及《九华集》，岁久散佚。近始从《永乐大典》采摭成帙。惟此书世有传本，所记乃虞允文督师江上，拒破金海陵王之事。大致与史文相出入。《永乐大典》亦载之，题曰《采石大战始末》，而冠以“九华集”字。盖其集中之一篇，后人析出，别立此名也。

△《南渡录》二卷、《窃愤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此二书所载，语并相似。旧本或题无名氏，或并题为辛弃疾撰。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按金太宗建号天会，十三年崩。熙宗袭旧号，两年乃改元，故天会止於十五年。天辅乃金太祖年号，止於七年。此录既误以天辅为太宗年号，又妄谓天辅十七年改元天眷，乖谬殊甚。金太宗生日在十月，名“天清节”。金熙宗生日在正月，名“万寿节”。此录记天辅十一年徽、钦二帝在云州，正月值金主生日作宴。是徒闻金主生日有在正月者，而不知朝代之不合也。金太宗天会五年三月，以宋二帝至燕，十月徙之中京。六年七月，徙之上京。八月，以见太祖庙，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徙之韩州。熙宗天会十四年，昏德公薨。皇统元年，改昏德公为天水郡王、重昏侯为天水郡公。事并见《金本纪》。是天水之封，实在徽宗歿后。此录乃云靖康二年五月至燕京，见金主，封太上为天水郡公、帝为天水郡侯。后徙安肃军。又徙云州。天辅十一年三月，徙西汉州。十四年，徙五国城。核以正史，无一不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举族北辕，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贱，如录所云云。且金朝开国，具有规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孙，如所谓丑恶之声二帝共闻者耶。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於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

△《御侮录》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宋南渡后与金人构兵，及和议之事。书中称高宗为太上皇帝，盖孝宗时人所作。《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作一卷。而此本实二卷，疑后人

所分析也。书中於金人初起事迹，记载颇略。至於绍兴三十二年，金海陵王南侵，及孝宗初年张浚出兵撓败始末，则节目具详。自乾道元年魏杞使回，和议既成以后，则不复具载。前后皆系日编次，於朝廷拜罢、禋祀诸大事，亦间及焉。

似从日历、国史诸书节采而成。中间如刘彦宗在辽官金书枢密院事，国破降金，未尝事宋，而称为“吾叛臣”。金世宗由东京留守即位，而以为燕京。此类皆为失实。知为邻国传闻，不尽实录也。

△《重明节馆伴语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倪思撰。思有《班马异同》，已著录。此书据《永乐大典》标题，乃思《承明集》之一篇。盖绍熙二年七月，金遣完颜充、路伯达来贺重明节，思为馆伴。因纪一时问答之词、馈送之礼。考宋制，凡奉使伴使皆例进语录於朝。马永卿《懒真子》，记苏洵与二子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则自北宋已然。此其偶存之一也。时金强宋弱，方承事不遑，而序谓北人事朝廷方谨，遣使以重厚为先，已为粉饰。其他虚夸浮诞，不一而足。上下相欺，苟掩耳目，亦可谓言之不怍矣。

△《正隆事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张棣撰。棣始末无考。书中但称归正官，盖自金入宋之后，述所见闻也。所记皆金海陵炆王之事。始於初立，终於瓜州之变，凡十有二年。炆王凡三改元，但称正隆，要其终也。大抵约略传闻，疏漏殊甚。末附录世宗立后事数条，亦殊草略。不足以为信史也。

△《金图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一名《金国志》。自京邑至族帐、部曲，凡十七门。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淳熙中归正人张棣撰，记金事颇详。”振孙又言：“又一卷，不著名氏，似节略张棣书。其末又杂录金主亮以后事。”此本仅一卷，不著棣名，疑即陈氏所称节本也。

△《炆王江上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叙宋内侍梁汉臣为金人所得，谋欲弱金事。所载汉臣劝金主都燕山，营汴梁，开海口，进兵采石，退至瓜州，为其下所害诸事，皆首尾毕具。

观其炆王之称，当为金人所撰。故虞允文拒守之事，略不一言也。

△《使金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程卓撰。卓字从元，休宁人，大昌从子，淳熙十一年进士。历官同知枢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谥正惠。嘉定四年，卓以刑部员外郎同赵师岩充贺金国正旦国信使。往返凡四阅月。是书乃途中纪行所作。於山川

道里及所见古迹，皆排日载之。中间如顺天军厅梁题名、光武庙石刻诗句之类，亦间可以广见闻。然简略太甚，不能有资考证。又称接伴使李希道等往还不交一谈，无可纪述。故於当日金人情事，全未之及。所记惟道途琐事。世传宋高宗泥马渡江，即出此书所记磁州崔府君条下。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

△《襄阳守城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赵万年撰。万年里籍未详。开禧二年，元兵二十万围襄阳，赵淳新知府事，以万馀人御之。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大战者十二，水陆攻劫者三十有四。措置多方，出奇制胜，元兵竟解去。万年时为幕僚，详录其事。后附战具诸法颇详。

惟文多残阙，不尽可辨，为足惜耳。

△《诛吴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革之撰。革之字西仲，潼川人。吴曦据蜀叛，合江仓官杨巨源倡议讨逆，与随军转运安丙共谋诛曦。既而丙嫉其功，以计杀之。革之此书，盖以鸣巨源之冤。《自序》云：时从傍目击，惧久失其传，因直书以诏后世云。

△《丁卯实编》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毛方平撰。方平不知何许人。安丙害杨巨源时，方平为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因作此书。大旨与张革之同。《自序》云：“一夫不获，则六月飞霜。匹妇抱恨，则三年致旱。”其词至为痛切。考郭士宁《平叛录》，与巨源阴谋诛曦者九人，方平为首。所记当为实录。曰丁卯者，曦之叛在开禧二年丙寅，而诛於三年丁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李珙撰。今检《永乐大典》标题及序中署名，均作方平，则振孙所载误矣。

△《平叛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郭士宁撰。士宁始末未详。其作此书时，则与毛方平同官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也。吴曦之叛，不受伪官者，有蜀帅杨辅、泸帅李寅仲、史次秦、范仲壬、陈咸、毛午。起义者有薛九龄。死节者有杨震仲。而阴谋诛曦者惟毛方平、李好义、李好古、杨君玉、党公济、程梦锡、李坤辰、陈安、杨巨源等。此录所载，较史为详，盖亦表章忠义之志云。

△《辛巳泣蕲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赵与{容衣}撰。与{容衣}，宗室子。官蕲州司理，权通判事。宁宗嘉定十四年，金兵围蕲州，与{容衣}偕郡守李诚之拒守。时朝命权殿前司职事冯樛将兵应援。樛逗遛不进，诚之等竭力捍御，凡二十五日而城陷，诚之及其僚佐家属皆死之。与{容衣}全家十五人亦并歿於难，仅以身免。其后事定，乃为是录。

具详被兵始末，同时与难诸人。朝廷褒赠诚之等勘状、告词，一一备录。按：与{容衣}《宋史李诚之传》作与裕，盖{容衣}转为裕，因讹为裕。又载与{容衣}率民兵百余人夺关外出云云。与是编所言单身出城，及於积尸中死而复活，夜半奔从南门之语，俱有异同。且十五人作十六人，其数亦不相合。疑十五人之数，当以自叙为据。其夺关外出，则自叙讳之也。

△《使北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邹伸之撰。理宗绍定六年癸巳，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与蒙古会兵攻金。

（案：是时尚未建大元之号，故史仍以国名为称。）会蒙古遣王楸来通好，因假伸之朝奉大夫、京湖制置使参议官往使。以是岁六月，偕王楸自襄阳启行。至明年甲午二月，始见蒙古主於行帐。寻即遣回，以七月抵襄阳。计在途者十三月。因取所闻见及往复问答，编次纪录，以为此书。案：《宋史理宗本纪》，宋与大元合围汴京（案：此大元为史臣追书之词），金主奔蔡州。大元再遣使议攻金，史嵩之以邹伸之报谢，盖即此事。特《宋史》称王楸来议攻金，而此录只言通好。又《宋史》载伸之出使在绍定五年十二月，而此录实以六年六月出疆。

皆当以此录所纪为得其实。时孟珙已会蒙古灭金，廷议遂欲出师取河南。蒙古复遣王楸来责败盟，因再进伸之二秩，遣之报谢。史载同使为李复礼、乔仕安、刘溥等，据此录皆先曾副行之人。复礼假京西路副总管。溥假京西兵马都监。仕安以东南第七正将神劲马军统制，充防护官。其官爵亦史所未详云。

△《广王卫王本末》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仲微撰。仲微字致广，高安人，嘉泰二年举进士。调莆田尉。咸淳中为兵部侍郎。丙子宋亡，从二王入广。目击时事，逐日抄录。厓山败，仲微遁入安南而歿。事迹具《宋史》本传。其后安南国使携此书入觐，因传於世。文多简略，不甚赅备。其书载入《宋季三朝政要》中，后人抄出别行。而卷末《跋》语犹《政要》原文，则其失於刊削也。

△《三朝野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理、度、恭三朝轶事琐言，仅十有九条。疑非完本。书中附记丙子三宫赴北事，盖亦宋遗民所作也。词旨猥琐，殊不足观。

△《平巢事迹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曹溶收入《学海类编》。近时平湖陆烜，又刊入《奇晋斋丛书》。后有《烜跋》，称为元人抄本。今考其书，即明茅元仪之《平巢事迹考》，但删去元仪原《序》耳。盖溶为狡黠书贾所给，烜又沿溶之误也。

△《碧溪丛书》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目凡八，曰《吴武安公功绩记》，记吴玠战功；曰蔡绦（案绦当作儻）《北狩行录》，记从徽宗入金事；曰万俟卨《皇太后回銮事实》；记韦太后南归事；曰《顺昌战胜录》，记刘锜遇金兵事；曰洪皓《松漠记闻》，记金国事；曰洪皓《金国文具录》，记宇文虚中为金定制事；曰湘水樵夫《绍兴正论》，记不附秦桧和议人姓名；曰杨尧弼《伪豫传》，记刘豫僭逆事。其书皆删节之本，盖书贾从《说郛》中抄合，伪立此名者也。

（案：此编以八种为一帙，应从丛书之例，入之杂编。然杂编之名，为不名一家者立也。此八种皆史之流别，故仍入之《杂史类》焉。）△《焚椒录》一卷（内府藏本）

辽王鼎撰。鼎字虚中，涿州人，清宁五年进士，官至观书殿学士，事迹具《辽史文学传》。是书纪道宗懿德皇后萧氏为宫婢单登构陷事。前有大安五年《自序》，称待罪可敦城，盖谪居镇州时也。王士禛《居易录》曰：《契丹国志后妃传》道宗萧皇后本传云：性恬寡欲，鲁王宗元之乱，道宗同猎，未知音耗。后勒兵镇帖中外，甚有声称。崩葬祖州云云而已。《焚椒录》所纪，绝无一字及之。又《录》称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而《志》云赠同平章事显烈之女。《志》云勒兵，似娴武略，而《录》言幼能诵诗，旁及经子所载《射虎》应制诸诗，及《回心院》词，皆极工，而无一语及武事。且《本纪》道宗在位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宁、咸雍、寿昌，初无太康之号。而耶律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云云，皆牴牾不合。按《辽史宣懿皇后传》虽略，而与《焚椒录》所纪同，盖《契丹志》之疏耳。今考叶隆礼《契丹国志》，皆杂采宋人史传而作，故苏天爵《三史质疑》讥其未见国史，传闻失实。又沈括《梦溪笔谈》，称辽人书禁甚严，传至中国者，法皆死。是书事涉宫闱，在当日益不敢宣布，宋人自无由而知。士禛以史证隆礼之疏，诚为确论。或执《契丹国志》以疑此书，则误矣。

△《南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题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张师颜撰。纪金爱王大辨叛据五国城，及元兵围燕，贞祐迁都汴京之事。按《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夔王允升最幼。今此书乃作长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谋害允植被诛，而允植子得立为章宗。世次俱不合。又称章宗被弑，磁王允明立为昭王。磁王又被弑，立濉王允文为德宗。德宗殂，乃立淄王允德为宣宗。与史较，多一代，尤不可信。至《金史》郑王允蹈诛死绝后，不闻有爱王大辨其人。所称天统、兴庆等号，《金史》亦无此纪年。舛错谬妄，不可胜举。故赵与峕《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振孙又谓：或云华岳所作。岳即宋殿前

司军官尝作《翠微南征录》者。今观其书所言，乱金国者章宗、大辨，皆赵氏所自出。又谓大辨初生，其母梦一人乘马持刀，称南绍兴主遣来云云。盖必出於宋人雪愤之词，而又假造事实以证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或果出岳手，未可知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以遣秦桧南还事，见此书所载《张大鼎疏》而证其可信。未免好异。然《金史》所载，宣宗见浮碧池有狐相逐而行，遂决南迁之计，其事实本此书。不知元时修史者又何所见而采用之也。

△《南宋补遗》（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古吴谢朱胜复庐撰。不知朱胜为何许人。书称南宋而中有“宋末”之语，当为元人所作。《跋》语所称丙申，盖元成宗元贞二年，非宋理宗之丙申也。

载南渡后将帅轶事，并采及诗词书启，於韩、岳尤详，亦间及靖康时事。然多他书所习见，殊鲜异闻。殆亦抄撮宋人说部而成欤。

△《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载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纪甲子，迄於辛丑，凡四十年。史载元世祖中统四年，参知政事修国史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此卷疑即当时人所撰上者。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

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然以《元史》较之，所纪元初诸事实，大概本此书也。史言太祖灭国四十，而其名不具，是书亦不能悉载。知太祖时事，世祖时已不能详，非尽宋濂、王祙之挂漏失。

△《平猺记》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虞集撰。集字伯生，号道园，崇仁人，仕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事迹具《元史》本传。元统二年冬，猺寇贺州、富州，至元元年，广西宣慰使章伯颜讨平之。集为记其始末。后有旧《跋》云：此纪章伯颜平粤西猺洞事迹，备国史之采也。而同事出师之人，不记其姓名，及上功於朝之诸臣名，以某某概之，失史家法矣。今核其文体，乃勒石纪功之作，非勒为一书上之於史馆者。故所存之稿皆阙其名姓以待填。犹之唐、宋文集，书首称年月日某再拜，墓志之末称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例耳。遽以有乖史法诋之，非也。

△《大狩龙飞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撰。嘉靖十八年二月，帝幸湖广承天府，相度显陵。三月，享上帝於龙飞殿，奉睿宗配。四月，还京。是编皆纪其事。上卷乃自启行以迄回蹕，祭告郊社宗庙，及所过山川群祀之文。下卷为前后所降敕谕，末附以《龙飞殿奏告上帝乐章》及途中御制赋一首、诗十六首、诗馀二首。

△《洪武圣政记》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书略仿《贞观政要》之例，标题分记。分《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倖位》、《定民志》、《新旧俗》六类。而《新旧俗》下又分《申禁令》、《核实效》、《育人才》、《优前代》、《正礼乐之失》、《去海岳之封》、《严宫闈之法》、《厉忠节之训》、《划积岁之弊》九子目。濂自为《序》，见所作《文宪集》中，盖当时奏御之书也。梅纯《损斋备忘录》曰：“本朝文章近臣，在洪武初，则学士宋濂，其所记当时盛美，有《洪武圣政记》。自永乐以后，则少师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至天顺改元，则少保李贤，有《天顺日录》、《二录》。皆近有印本，而《圣政记》独亡，仅见其《序》文，惜哉。”据其所云，则此书在成化间已无传本，不知何以得存於今。然勘验文义，实非贗托。或纯偶未见，遽以为佚欤。

然是书之不行於明代，亦可见矣。

△《庚申外史》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权衡撰。衡字以制，号葛溪，吉安人。元末兵乱，避居彰德黄华山。明初归江西，寓居临川以终。是书见於《明史艺文志》者，卷目与此相合。陈继儒尝刻入秘笈，佚脱讹舛，殆不可读。此乃别行抄本，犹当日原帙也。所纪皆元顺帝即位以后二十八年治乱大纲。时顺帝犹未追谥，以其庚申年生，故称之曰庚申帝。又《元史》亦尚未修，故别名曰《史外见闻录》。所言多与《元史》相合，於宫廷构煽，盗贼纵横之事，皆能剖析端委。至於顺帝诛博啰，与秀才徐思畚谋之，博啰诛，思畚不受赏，逃去。及危素为权臣草诏诸事，皆他书所不载。惟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最为无稽。厥后袁忠彻著之於文集，宁王权载之於史略，程敏政又选忠彻之文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余应之诗证实宁王权之说。

其端实自此书发之。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妥欢帖睦尔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雠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

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书前别附一《序》，称洪武二年迪简受命访庚申帝史事云云，不著其姓。详其文，乃《庚申帝大事纪序》，非此书之《序》，后人移缀此书中耳。考王祎《造邦勋贤录》，称刘迪简，宜春人，国初徵授尚宾副使，则迪简当为刘姓。又考黄溥《间中今古录》，称刘尚宾集《庚申帝大事纪》，则此《序》为刘迪简《大事纪序》明矣。

△《国初礼贤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刘基撰。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顺中举进士。除高安丞，罢去。旋起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再投劾归。复辟为元帅府都事，为方国珍所构，羈管

绍兴。后从石抹宜逊剿捕山寇，执政者抑其功，仅授总管府判，遂弃官还里。明初聘入礼贤馆，参预机密，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授弘文馆学士，叙功封诚意伯。正德九年，追谥文成。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皆作基撰。然录中所载，即明太祖任用基及叶琛、章溢、宋濂四人事，且有“基驰驿归里，居家一月而薨”之文，则非基所作审矣。其中纪述，多与史传相合，无他异同。又基、溢皆载其卒时事，而宋濂得罪徙蜀事则无之，叶琛事迹亦甚寥寥。盖后人杂采成书，故详略不同如此也。

△《平蜀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洪武四年遣汤和等伐蜀，明昇出降事。后附刘基《平西蜀颂》一篇。末有《袁褫跋》，称《定远黄金开国功臣录》，载平蜀事於颍川侯傅友德、德庆侯廖永忠《传》中甚详。惟平章杨璟《与明昇书》，乃详於斯记云。

△《北平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袭破应昌府事。纪录颇为简略。惟达与文忠所上二表及太祖封爵诸臣诏谕，则全篇载之。疑后人从实录中抄出者也。

△《别本北平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洪武元年命徐达、常遇春等北征之事，而终以君臣鉴戒之语。其年月皆与史合。核检其文，亦从实录抄出也。

△《云南机务钞黄》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张紘编。紘字季昭，富平人。洪武初，以通经举送京师。历官云南左布政使，召为吏部尚书。燕王篡立，仍其故官。后以建文时变乱祖制事诘责，紘惧自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洪武初以云南梁王未下，命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征之，紘以左参政在行间。后平定云南，紘擢布政使，留治其地。因检阅录黄稿本，取前后制敕诏诰之文有关军务者，汇为一编，藏之文庙尊经阁。自十五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七月，凡三十七篇。紘自为之序。《明史》本传载紘出为左参政在平定云南之后，殆偶未考紘此《序》欤。

△《明高皇后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永乐四年明成祖与徐皇后二《序》，俱谓永乐九年类辑《古今列女传》，以高皇后圣训与古后妃为一卷，而诸侯大夫、士庶人妻各为卷。

徐后请以《高皇后传》别刻之，遍赐内外，然则此即《古今列女传》之文而别出之者。其文则永乐初词臣所撰也。又前有世宗《致楚王书》，并《章圣太后诰谕楚藩》一道。章圣太后即兴献后也，嘉靖七年上尊号曰慈仁。九年颁太后

制《女训》於天下。此在十年之春，盖与所颁《女训》同赐藩服。其时高帝、高后之谥号尚未改定，故仍前号也。其楚王即端王荣彜，以嘉靖十三年卒，为昭王楨之四世孙。故世宗以叔祖称之云。（案：此编亦传记之类。然皇后为天下母仪，敌体人主，不可参错诸传记中。今变例置之於《杂史》，亦所谓礼以义起者也。）△《汉唐秘史》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宁王权撰。权自号臞仙，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逾二年，就藩大宁。燕王谋反，挟之同行。为燕王草檄，约中分天下。永乐元年秋，封南昌而仍其故号。正统十三年始薨。事迹具《明史》本传。记载此书作二卷，与今本合。权《自序》云：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纂辑，成於辛巳六月。考是年为建文三年，权已为燕军所劫，故不书建文年号。而其弟安王楹《跋》，亦第书岁在壬午也。其书以刘三吾等洪武间进讲汉唐事实类次成编，故词多通俗。其诸帝《论赞》，皆太祖御撰。唐末系《司马光论》，亦奉敕载入，故特题曰“钦取”。其大旨以后世之乱亡，皆推本於貽谋之不善，所论不为无理。而择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谈，如高帝斩蛇、蛇后转生王莽之类，皆伪妄不足辨也。

△《奉天靖难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盖永乐初年人所作。其於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诬以罪恶，极其丑诋。於王师皆斥为贼。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语多诬伪，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战胜白沟河，上惠帝书，并移檄天下，军中仓卒，语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载，最得其真。是书於《上惠帝书》颇有删润，而《移檄》则置之不录。则其文饰概可见矣。

△《别本洪武圣政记》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与宋濂《洪武圣政记》同名，而载至太祖之末。又有成祖时夏元吉等进《太祖实录》表文。卷端有浙江丁敬题语数行。称其缮写古雅，疑出永乐时沈度诸人手。检连江陈氏所藏只四卷。绛云楼所藏亦只八卷。此得一十二卷，真秘册也云云。然其文皆抄撮实录，别无异闻。其缮写亦抄胥俗书，未见所谓古雅者。疑书与跋语皆书贾贗托耳。

△《国初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辰撰。辰字伯静，金华人。太祖起兵之初，署吴王典签。又入李文忠幕府，建文中擢监察御史，永乐初李景隆荐修《太祖实录》。后官至北京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卷首，有“臣刘辰今将太祖高皇帝国初事迹开写”一行。后俱分条件系，颇似案牒之词。盖即修《实录》时所进事略草本也。辰於明初，尝使方国珍，又尝在李文忠幕下，所见旧事皆真确。而其文质直，无所隐讳，明代史乘多采用之。故其文并散见於他书，转无异闻之可取焉。

△《北征录》一卷、《后北征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本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己卯举人。授户科给事中。燕王篡位后，改翰林检讨，历官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靖。事迹具《明史》本传。幼孜在永乐中，参预机务。因北征阿鲁台时扈从出塞，纪所历山川古迹，及行营之所见闻，以成《前录》。本传称成祖重幼孜文学，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幼孜据鞍起草立就。又称所撰有《北征前后二录》，即此本也。

《前录》自永乐八年二月至七月，《后录》自永乐十二年三月至八月，并按日记载。其往返大纲，均与史传相合。其琐语杂事，则史所不录者也。

△《后北征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杨荣撰。荣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进士。除翰林编修。燕王篡位后，入直内阁，更今名。历官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本传。荣以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扈从北征，记其往还始末，著此书。

编排月日，叙述颇详。榆木川之事，即是役也。其事世多异说，荣所记则与史符合。盖史官以其帷幄之臣，身预顾命，故用以为据。然其实录与否，亦无可考矣。

△《小史摘钞》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艺文志》亦未著录。盖洪、永间人所编。皆载明太祖琐事，末附建文遗事八条。大抵多委巷之语。如李文忠纳款於张士诚、刘基死后焚尸扬灰，皆必无之事。其谬妄固不待辨也。

卷五十三 史部九

○杂史类存目二△《三朝圣谕录》三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杨士奇撰。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建文中充翰林编修官。燕王篡位，入内阁典机务，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贞。事迹具《明史》本传。士奇自降附燕王以后，历事仁宗、宣宗、英宗，以功名终始。是编乃自录其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面承诏旨，及奏对之语。盖仿欧阳修《奏事录》、司马光《手录》之例。

《明史》士奇本传多采用之。《序》题壬戌十二月，为正统七年，乃士奇未卒之前二年也。

△《天顺日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李贤撰。贤字原德，邓州人。宣德癸丑进士。景泰初由文选郎中超拜兵部右侍郎，转吏部。英宗复位，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历官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达。事迹具《明史》本传。是录随手纪载，於天顺时事颇详。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然自郎署结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书顾谓景帝为

荒淫。

今观此录，於景帝一则曰荒淫失度，再则曰流於荒淫，毀诋颇为失实。史之所讥，盖即指此。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於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然日久论定，是非亦曷可掩也。

△《否泰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初，英宗北狩，也先乞遣报使，景帝不许。定之疏引故事以请，帝下廷议，竟不果遣。天顺改元，定之由右庶子调通政使，历官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盖以是疏蒙遇也。此书所记，即英宗北狩之事。自言参用杨善《奉使录》暨钱博所述《袁彬传》。其曰出征之月为否卦用事之月，回銮之年当景泰纪元之年。先以否，继以泰，虽世运而关天数焉。盖所记讫於英宗初归之时，未叙及后来丁丑复辟之事，故其立言如此。其曰身备史官者，正其迁右庶子时。他书引此，或作阁老刘定之撰者，据其所终之官言之耳。

△《朝鲜纪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倪谦撰。谦字克让，钱塘人，徙上元，正统己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是编乃景泰元年谦奉使朝鲜颁诏纪行之作。自鸭绿江至王城，计一千一百七十里，所历宾馆凡二十有八，语意草略，无足以资考证。时朝鲜国王、世子并称疾不迎诏，谦争之不得，亦无如之何。盖新有“土木之变”，正国势危疑之日也。亦足见明之积弱，虽至近而令亦不行矣。

△《南征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瑄撰。瑄字延玺，江浦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编乃天顺八年瑄为广西右布政使时，值广西诸峒蛮构广东肇、高、雷、连土寇为乱。遣左参将范信、都指挥徐宁督官兵四千、土兵一万讨之，以瑄监其军。瑄因述其征剿始末为此书。始於是年正月初二日，止於三月初九日，逐日纪载。所述当日军政，殊无纪律。盖明人积弱，自其盛时已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出使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名《使北录》。明李实撰。实字孟诚，合州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右都御史，以居乡暴横，斥为民，事迹附见《明史杨善传》。景泰初，也先议和，朝议遣使报之，实时为礼科给事中，自请行。乃权为礼部右侍郎，偕少卿罗绮往使，颇得也先要领。及杨善再往，遂奉英宗南还。此乃所纪在漠北见英宗及与也先辩论之语。史称实谒上皇，请还京引咎自责，失上皇意。而《录》中乃云：实以上昔任用非人，当谦逊避位之理，恳切应对，上喜从之。与史不合。盖

英宗急於求返，阳诺而阴憾之，实未之觉也。

△《东征纪行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张瓚撰。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统戊辰进士，官至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瓚为四川巡抚时，以播州宣慰司杨辉言，所属天坝干、湾溪寨及重安长官司为生苗窃据，率兵讨平之。此书所录，乃其自重庆启行，迄於班师之事。起成化十二年丙申十月，终次年丁酉正月，凡一百三日。皆排日纪载，间附以所作诗句。《明史瓚传》载此事在成化十年，与此书互异。然此书为瓚所自记，年月必无舛误也。史又称瓚功名著西蜀，其后抚蜀者如谢士元辈，虽有名，不及瓚。惟天坝干之役，或言杨辉溺爱少子友，欲官之，诈言生苗为乱。瓚信而兴师，其功不无矫饰。今观《录》中所记，瓚但驻於黄平，居中调度，实未督兵亲行。或出於所属之妄报，瓚不加审核，遽以入告欤。此则当以史文为据，不以所自记者为据矣。

△《马端肃三记》三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马文升撰。文升字负图，钧州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少师太子太师，端肃其谥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记》，纪成化初为陕西巡抚，与项忠平满四之乱事。一曰《抚安辽东记》，纪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冒功激变，而文升奉命抚定之事。一曰《兴复哈密记》，纪弘治初土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而文升持议用兵，遣许进等讨平之事。《三记》本在文升所著集中，此其析出别行之本也。

（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复辟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暄撰。暄字廷献，丰城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当徐有贞等夺门时，暄官御史，事皆目睹。又尝劾曹吉祥、石亨，坐谴论戍，於二人事迹，知之尤悉。故其辨于谦、王文之被诬，石亨、曹吉祥之恣肆，皆与史合。后附李贤《天顺日录》、祝允明《苏材小纂》、陈循《辨冤疏》、叶盛《水东日记》、王琼《双溪杂记》数条，盖皆同时亲与其事者。故引以为据，明所述之不诬云。

△《平蛮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王轼撰。轼字用敬，公安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谥襄简，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轼於弘治十三年督贵州军务，讨普安贼妇米鲁。用兵五月，破贼砦千馀，尽平其地。是编所录，即其奏捷之疏也。

△《北征事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袁彬撰。彬字文质，江西新昌人。以锦衣卫校尉从英宗北狩。护蹕南归，官

至掌锦衣卫都督僉事，莅前军都督府。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宪宗初年诏询从行事迹，彬具述本末上之，宣付史馆。书中首尾，皆用题本之式。末有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奉谕旨。盖即当时录进本也。所述与刘定之《否泰录》大略相似，然有《否泰录》所载而是书阙者，亦间有互异者。如《否泰录》有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遣使求索大臣迎驾，及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英宗书至求索大臣来迎二事，此书皆未载。又《否泰录》称天顺元年七月初一日李实、罗绮、马显等至也先营，十三日见英宗，而是书载在五个月内，《明史本纪》则载在六月。其他与《明史》异者，若喜宁等烧毁紫荆关，杀都御史孙祥事，此书在正统十四年九月，而《明史》则在十月。彬日侍英宗左右，其见闻当独真，而所记与他书辄有异同。岂其书上於成化元年，距从征之前后凡十有七载，诸所记忆，或有疑阙欤。《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云：一作尹宣撰。未知何据，似不然也。

△《正统临戎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艺文志》，有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此书末专叙铭官职升迁之事，当即铭所述也。铭本名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英宗北狩，铭与袁彬俱随侍。及从帝还，赐姓杨。数奉使外蕃为通事。孝宗立，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於官。事迹附见《明史袁彬传》。此书所记，与北征事迹略同，而详悉过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语。盖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於册尔。

△《燕对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正，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自弘治十年三月至正德六年八月，凡召见奏对之词，悉著於编。其中所载有数大事。若《明本纪》弘治十七年三月癸未定太庙各室一帝一后之制，此书载定制端末甚悉。盖《礼志》中所未及详。又考《本纪》弘治十一年二月己巳小王子遣使求贡，夏五月戊申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於黑山。此书则载六月小王子求贡甚急，大同守臣以闻，已许二千人入贡，既而不来，六月间走回男子报小王子有异谋，内阁具揭帖以闻。证之《本纪》，系求贡於二月，先后差五月。又《本纪》载杨翥败小王子在五月，则小王子之叛已在五月前矣，而此书载六月间始报小王子有异谋，颇为不合。考《本纪》载小王子之败在五月戊申，而六月首标己酉，次标癸亥。戊申距己酉止一日，则五月之戊申乃五月尽日，当六月间内阁揭帖时，或犹不及闻耳。书末载“正德六年四月命阅会试录”一条，“八月召对御流贼刘七、齐彦明等”一条，与杨廷和所著《视草馀录》全符，似足徵信。又考谢迁、刘健於正德九年十月致仕，杨廷和於二年十月入阁，梁储於五年九月入阁。故是书於弘

治十八年以后皆止书迁、健，至正德六年则书廷和及储也。

△《平吴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袁褫跋》，称此书相传为吴文定公所撰。案：吴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明史》载入《文苑传》。则所谓吴文定者，乃宽也。《千顷堂书目》别载有黄标《平吴录》一卷，与此书同名。其书见陆楫《古今说海》中，与此本详略不同，截然二书。则谓此书为宽作，或亦有所传欤。所纪皆张士诚据吴始末，起元顺帝至正十三年，迄明太祖吴元年，叙述颇有条理。然亦多史所已具者。惟明初书檄之文皆全载之，则他书所未及耳。

△《史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相传为明王鏊撰。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纪明代朝廷典故，凡四十九条。中多及正德初年事，或其致政以后所作。间附考证，署曰五川。五川者，常熟杨仪别号也。岂仪尝点勘是书，随手附注，而后人为之录入欤。

△《明政要》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娄性撰。性，上饶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武库司郎中。《明史马中锡传》所谓兵部郎中娄性与守备太监蒋琮相讦坐除名者，即其人也。是书仿《贞观政要》之体，编载明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之事。凡四百五十二条，分类四十。弘治十六年表进於朝。自称篇目皆其父谅所定，凡历十馀年始纂成书。所录英宗之事，大抵在天顺以后，则以正统初政之不纲也。谅字克贞，吴与弼之门人。王守仁亦尝从之受业。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苏州府纂修识略》六卷（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甲辰进士，官礼部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见《徐禎卿传》中。正德元年，以修《孝宗实录》，礼部遣官至江南采访事迹。苏州亦开局编类，而请循吉总其事。因为撮纪大略，凡分十五目，所录皆已得旨举行之事。其奏疏碑记等作有关时事者亦附载之，而以苏州府公牒一通冠诸卷首。

△《安楚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秦金撰。金字国声，无锡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端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时讨平猺寇所作也。卷一为敕谕，卷二、卷三为奏疏，卷四、卷五为檄文，卷六至卷九为题赠诗文，卷十附录《封邱遗事》。盖金曾任河南左参政，御流寇有功，土人为立生祠，并辑其诗为《天成集》，以纪金之战绩。故以类附见焉。

△《东征忠义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昭撰。昭字仲贤，号东崖，庐陵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嘉兴府知府。正德中，昭罢官里居，宁王宸濠反，王守仁起兵讨之。昭时在幕府。及事平，昭纪其始末为此书。中间阙略颇多，而大旨在著己之长，暴王守仁等之短。所纪亦不尽实。如谓守仁往福建勘事，至吉安始知遗敕书在赣，因不赴宸濠之宴。又谓伍文定、邢珣诸人破贼时，舟中金宝俱为所得。厥后伍、谢二绣衣以得银太多，假他事谪官云云。考守仁讨宸濠，始末详见《明史》及《阳明全集》，俱不载遗敕书事。其有无盖不可知。至伍文定、邢珣之掳掠，当时诸瑄忌守仁之功，沮其赏格，原有斯言，然究不得其确证。观昭所记，则文定等之谤，正以昭等争功故也。其自谓破省城时禁止杀掠，释放胁从诸事，皆出其所画诺。既不见於他书。

又谓守仁不听其言，奏捷疏迟，以致激怒武宗南巡，荼毒地方。不知武宗数出游幸，诸瑄皆欲邀功，亲征之诏固不在奏捷之迟速也。以此归罪守仁，是尤未免於巧诋矣。

△《治世馀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明孝宗时事。考《明史艺文志》有陈洪谟《治世馀闻》四卷。此书止分上下二卷，而卷上标目又阙焉。盖即洪谟之书，传钞者合并其卷帙耳。其题曰《治世馀闻录》，“录”字亦后人所增也。洪谟字宗禹，武陵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继世纪闻》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明史艺文志》，亦陈洪谟撰。然此书与《治世馀闻》，史皆作四卷。此本乃有五卷，其第三卷仅一页有奇，疑又为传写者误分也。其书皆记武宗时事。谓韩文等劾刘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佐之。瑾已垂诛，李东阳党於瑾，先期漏言，遂不可制，卒成擅权之祸。所以罪东阳者甚至，其事容或有之。

至谓张彩於瑾多所匡正，反复为辨其枉。则公论具在，安能以一手掩乎？△《壬午功臣爵赏录》一卷、《壬午功臣别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燕王篡立以后，封赏功臣，藏其籍於有司。正德壬申九月，穆官礼部。简视故牒，得其名数而缮写失次，因略加修整，编成《爵赏录》一卷，凡三十三人。后二月复得指挥而下功赏之数，又次第为《别录》一卷，以补前录之阙。建文五年岁在壬午，革除以后称洪武三十五年，次年乃改元永乐云。

△《平番始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许进撰。进字秀升，灵宝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初，弘治七年，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进为甘肃巡抚，潜师袭复其城。致仕后因检阅奏稿案牘，编为此书。嘉靖九年，其子诰疏进於朝，诏付史馆。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颇详。今《明史》《土鲁番》、《哈密》诸传，大略本之於此。

△《南城召对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时撰。时字宗易，号松溪，任邱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康，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世宗亲祀祈嗣坛，时与大学士翟銮、尚书汪鋐、侍郎夏言等侍於南城御殿。召见论郊庙礼制，兼及用人赈灾之事。时因录诸臣问答之词。史称时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虽无大匡救，而议论多本於厚。

於是编亦略见一斑云。

△《南巡日记》一卷、《北还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字子渊，号俨山，上海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卒谥文裕，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幸承天，相度显陵。深时官学士，命掌行在翰林院印扈行。是编乃纪其往返程顿，自二月癸丑至四月壬子，凡六十日之事。《南巡日记》中载有《永乐后内阁诸老历官年月》一篇，乃得之於孙元者。深最留心史学，故随所见而录之云。

△《革除编年》（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浙江通志》作嘉善袁仁撰。而朱彝尊又称陈洪谟有《革除编年》一书。《明史艺文志》俱无之，未知孰是也。其书提纲列目，用编年之体，诸臣列传即详附目中。大致与诸书所记略同。书末终於建文四年六月己卯。自庚辰以后至乙丑破金川门，凡十日，事俱阙焉，疑残其末数页也。

△《姜氏秘史》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姜清撰。清，弋阳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自靖难之后，建文一朝事迹大抵遗失。是书於故案文集搜辑遗闻，编年纪载。至於地道出亡等事，则未尝载及。纪录颇见精核。案《明史稿》例议、辨野史所载建文元年二月燕王来朝、行御道、登陛不拜、为御史曾凤韶所劾，以为必无之事。而是书载凤韶劾燕王事，云本《吉安府志》。又证以南京锦衣百户潘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三月二十三日叙拨随侍燕王，还北平陆坐云云。据此，则来朝明矣。第不知所云潘瑄《贴黄》者，果足徵信否也。又世传王艮於成祖入城前一日，与胡靖、解缙集吴溥舍，靖、缙陈说慷慨，艮流涕而已，其后独艮死节。是书载其事而辨之，以为艮家谱载艮以建文辛巳九月卒，上遣黄观谕祭，未尝及成祖之来也。其言似乎可据。然革除之际，诛锄异己，凡效忠於建文者，皆祸

及子孙。安知王氏家谱非为宗族之计，讳其死难以自全，未必遽为定论。《明史良传》仍用前说，盖必有所考也。

△《明良集》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霍韬编。韬字渭先，南海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所录，凡宋濂《洪武圣政记》一卷，金幼孜《北征前录》一卷、《后录》一卷，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三卷，杨荣《北征记》一卷，李贤《天顺日录》一卷，李东阳《燕对录》一卷。韬《后序》但称若宋濂、金幼孜、杨士奇、李贤、李东阳等，而不及杨荣。《又序》云：赴召过韶，以贻韶守臣郑骝等。或骝等付梓时增入《北征记》欤。

△《革朝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许相卿撰。相卿有《史汉方驾》，已著录。是编记建文一朝君臣始末。仍用记传之体，而以门目分褒贬。一曰《君纪》。二曰《阖宫传》，记后妃、诸王。

三曰《死难列传》，记方孝孺等四十八人。四曰《死事列传》，记铁铉等四十人。

五曰《死志列传》，记黄钺等八人。六曰《死遁列传》，记彭与明等十六人。七曰《死终列传》，记王度等三人。八曰《传疑列传》，记王璉等十二人。九曰《别传》，记沐春等六人。十曰《外传》，记李景隆等二十五人。其说仍主出亡为僧，故有《死遁》一传。其持论非不正。然革除年号，当时格於祖宗之所废，不敢遽复。相卿不奏论於朝廷之上，而私著一书以复之，於义反有所未安矣。

△《维祯录》一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沂字鲁南，号小坡，其先鄞人，徙家南京，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弘治十子”之一也，《明史文苑传》附见《顾璘传》中。是书杂记朝廷典章，及明初故事抄撮而成，殊多疏略。其载景帝时英宗在南宫，有劝为不利者。帝怒，践其疏地上。后英宗复辟，见疏有践污迹。询知其言，因复景皇帝号。案景帝复号在宪宗成化初，非英宗之事，此类未免失实也。

△《平汉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童承叙撰。承叙字汉臣，沔阳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编纪太祖平陈友谅事。首载宋濂《平江汉颂》一首。次即载《史臣赞》一首。而以《友谅兴灭本末》附於其后，谓之《外传》。

△《茂边纪事》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朱纨撰。纨字子纯，长洲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嘉靖十五年纨官四川兵备副使

时，与副总兵何卿共平深沟诸砦番，因述其措置始末，作四六文一篇，而各以崖略分注其下。又附以纪事诗五十章，及李凤翔《靖柔编》、王元正《平蛮或问》各一首，彭汝实等诗二十一首。末有《自跋》，称此本藏篋中二十年。及开府浙、闽，忧谗畏讥，回思前事，大小一辙，乃萃为卷，录原行文移足之。盖紈在闽，以严立海禁，为势家所齟齬，郁郁不得志，故托此以致意也。卒为众口所排，饮鸩赍恨。士大夫虽渔利以自肥，然奸民得志，内外交通，海氛不靖者十馀年，生灵涂炭者数千里。仕闽、浙者咸以紈尽忠贾祸为戒，无敢复婴众怒者。盖有明朝议，有朋党而无是非，自其中叶已然矣。

△《革除遗事节本》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书有列传无本纪。《明史艺文志》载黄佐《革除遗事》六卷，当即此书。然佐书实有本纪，其所自撰序可考。又郁袞《革朝遗忠录》别载《佐序》，称旧本繁文，今皆芟之，定为七卷。是知十六卷之《革除遗事》，乃佐之全书。此则佐所自节之本，通《本纪》为七卷。

此本佚其《本纪》，故止有《列传》六卷也。又原书如姚广孝诸人皆别为《外传》。

此则不复分析，其体例亦稍不同。

（案：此本惟存《列传》，似应入《传记类》中。然实原有《本纪》而佚之，则仍以杂史论矣。）△《楚纪》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廖道南撰。道南字鸣吾，蒲圻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谪徽州府通判，寻复旧职。此书乃道南归田以后为世宗而作也。世宗以兴王继统。

实受封於楚之安陆府。道南大旨以为太祖平陈理於武昌，实开定鼎之基。世宗复由安陆履帝位，更启中兴之业。故以楚地为受命之符，天心所属。博采古今，铺张润色，为《纪》十有五。曰《皇运》，曰《国基》，曰《徵献》，曰《懋庸》，曰《崇道》，曰《昭文》，曰《孚谏》，曰《稽谋》，曰《树节》，曰《经变》，曰《考履》，曰《阐幽》，曰《登绩》，曰《穆风》，曰《景则》。每《纪》分内外，内外中又分前后。凡一人一事，与楚稍有所涉者，亦必牵引以入焉。道南於当时颇负文名，此书亦殫十馀年精力。其末卷《景则纪》中，有《原胄》、《叙宗》、《感遇》等篇，详述己之世系出处，仿《太史公自叙》。盖隐然自以其书比於《史记》。然其体例芜杂，援引附会，殊不足观也。

△《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献牒》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是编不题书名，亦不著撰人名氏。前载正德中土鲁番侵扰哈密，及经略彭泽与

王琼构衅事。又附载经略张海奏议一篇。后载嘉靖间刑部议讞煽诱俺答叛人赵全等九人奏牍。盖明人杂抄之残帙也。其序琼、泽二人事，语皆袒琼。谓泽因靳贵、陆完纳赂於钱宁以求召。后又附《通纪略》一条，则载琼激钱宁以倾泽。其说自相矛盾，今《明史》从《通纪》之说。其叙赵全之事亦与《明史》无大异同，但曲折差详。盖讞牍之於史传各有体耳。

△《今言》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此书补《吾学编》所未备。首有《薛三省序》，称此书辅《吾学编》而行，犹汉史之外有《西京杂记》与《东观汉记》。凡三百四十四条，其中为宪言者十之四，为世言者十之二，为事言、品言者十之三，为证言、术言者十之一。盖据所见闻，随笔记录，古杂史之支流也。

△《云中纪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孙允中撰。案世宗时有两孙允中。其一太原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应天府丞，事迹附见《明史杨允绳传》。其一即此孙允中，鲁府仪卫司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嘉靖十二年，大同兵变，杀总兵官李瑾。遣总督侍郎刘源清讨之。会巡抚潘仿系贼首以献，请班师，而源清纵兵大掠城下，五堡遗孽遂尽反。源清围城久不下，诏夺其职，以张瓚代之。未至而督饷郎中詹荣等已悉捕斩首恶，乱乃定。时议者俱以源清用兵为非。允中前后入城抚定，并力言将士妄杀状。为源清所恶，以他事劾罢。黄绾奏其功，得复官致仕。因据所目击，作此书以纪之。大抵皆归狱源清之词。末题丁酉八月，乃嘉靖十六年也。

△《辽记》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纪闻》，已著录。是编载辽东边事。始於洪武二年，迄於嘉靖十六年，叙事疏略，挂漏至多。又多载未行之奏议，殊不足以资考订。又三卫之中，惟福馀跨辽而东，泰宁已为辽西境，朵颜则大宁都司地，非辽东地矣。书中详於朵颜，是疆域且未分明，无论记事矣。

△《龙凭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田汝成撰。是编纪龙州土酋韦应、赵楷、李寰之乱。已见於《炎徼纪闻》中，此其摘出别行之本。

△《行边纪闻》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前有嘉靖丁巳《顾名儒序》，以书中所载考之，即汝成《炎徼纪闻》也，但阙后论数条。又彼分四卷，此为一卷耳。《名儒序》称，私宝前帙十载，乃出而梓之。盖所得乃其初稿。后汝成编次成帙，改易书名。名儒未及见之，故与《炎徼纪闻》至今两行於世也。

△《洗海近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俞大猷撰。大猷字志辅，晋江人，嘉靖中举武进士，累官至都督同知兼征蛮将军，进右都督，谥武襄。考《明史大猷传》，称海贼曾一本者，吴平党也，既降复叛，执澄海县知县，败官军，守备李茂材中礮死，诏大猷暂督广兵协讨。

隆庆二年，一本犯广州，寻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锡军擒灭之。是书乃大猷哀辑用兵之时奏疏、公牒、书札，始於隆庆二年正月，终於三年闰六月。前载谭纶、张瀚、朱炳如荐疏，后附操法及兵部覆本。并录成功后友人贺赠之文，而终以剿林道乾诸议。卷首有大猷《自序》。是书论用兵委曲，较史为详。而不先叙其事之始末，编纪年月以为提纲。虽诸篇以次编排，而端绪不一，阅之猝不能了了。

盖大猷虽通晓文翰，而於著书叙事之法则尚未习，故不能使经纬灿然，首尾该贯也。

△《奉天刑赏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自题懒生袁子，不著其名。以《千顷堂书目》考之，盖袁褫所撰也。其书皆纪成祖靖难时爵赏诛戮之事。多本都穆《壬午功臣录》、无名氏《教坊录》，复杂采《客座新闻》、《震泽纪闻》、《立斋闲录》诸书以附益之。所载建文死事诸臣家属被祸惨毒，殆非人理。称皆得於官府故牒，似不尽诬。成祖毒虐之政，至於此极，亦可证史书所载，尚未能得其什一矣。

△《广右战功录》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唐顺之撰。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淮扬，天启中追谥襄文，事迹具《明史》本传。此录述右江参将都督同知沈希仪讨平广西诸蛮事。顺之工於古文，故叙事具有法度，《明史》希仪本传全采用之。惟《录》称希仪为临淮人，而史称贵县人，稍有不同。盖希仪世官指挥，史据其卫籍言之，而《录》则仍书本贯也。其书已载《荆川集》中，此为袁褫摘出，录入《金声玉振集》者也。

△《建文事迹备遗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嘉靖辛卯阳月，太岳山人书於水竹村居。考《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不载此书之名，不知其为何人。

明人惟张居正号太岳，亦不闻有此书，莫能详也。录中皆纪建文死事诸臣，殊多传闻失实。其称太祖恒欲废燕王，赖廷臣力谏得免。又尝幽於别苑，不许进食，赖高后私食之，得不死。皆荒唐无稽之言，不足取信。

△《平濠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钱德洪撰。德洪本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馀姚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初，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纲具於《叙功疏》，其细目具於《年谱》。德洪受业守仁，据师友所见闻，其阴谋秘计及一切委曲弥缝之处，有《疏》及《年谱》所不详者，因作此记以补之。

凡黄绂所说四条，龙光所说二条，雷济所说一条，附载德洪随事附论者五条，又《自跋》一条。大旨谓宁藩之败，由於迟留半月始发。其迟留半月则由於守仁多设反间以疑之。守仁在日，秘不言。守仁歿后，始得其间书、间牌之稿於龙光。

而驾馭峒酋叶芳及阴令知县陈冕诡渔舟以诱擒宸濠，皆当时所不尽知者云。

△《南泰纪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尹耕撰。耕字子莘，蔚州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明嘉靖四年，广西土舍李寰、卢四、赵楷等煽乱，副使翁万达以计讨平之，而未蒙迁擢。耕因作是书纪其功。然书中於卢四煽九司作乱及韦应附从诸事，俱未能悉叙，未免脱略，不及《明史》《张经》、《翁万达》及《土司列传》中载此事为详也。

△《处苗近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恺编。恺字克谐，惠安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辰沅兵备副使。是书分《征讨》、《巢穴》、《哨道》、《转运》、《调发》、《防守》六目。盖记洪武至嘉靖湖广苗民叛服征剿之事。

△《革除遗事》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符验撰。验字大充，号松岩，黄岩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佥事。此书卷首有《验序》，称泰泉欲修国史之阙，出携李郁氏本，俾核订为十六卷，以复於泰泉。泰泉者，黄佐之别号。盖验此书，实因嘉兴郁袞旧本而修辑之，肇其议者则黄佐也。又有一《序》，旧本题为郁袞作。其文与黄佐集中所载此书之《序》正同。盖传写者误题袞名。袞书有传无纪。此书则《列传》十卷、《外传》一卷，冠以《本纪》五卷。截然两书，不容移甲为乙。别本或兼题佐名。考“中书徐妙锦”一条，佐集载之，题曰《徐妙锦传》，然则佐亦润色其间矣。朱彝尊尝谓黄佐《革除遗事》与当时纪建文事诸书，皆不免惑於《从亡》、《致身》二录。盖於虚传妄语，犹未能尽加芟削云。

△《安南奏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嘉靖中，安南莫登庸篡国，国主之孙黎宁，遣其臣郑惟僚等赴京告难，乞兴师问罪。廷议请讨之，众论不一，已而中罢。至十七年，诏申前议，以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为参赞，克日进师。而两广总督

张经上疏，颇以为难。兵部不能决，奏请廷议。议上，帝责诸臣不能协心谋国，复罢不行，而留鸾、伯温别用。是书所载，乃兵部尚书张瓚等会题疏稿及所奉诏旨也。

△《议处安南事宜》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嘉靖十八年。复命仇鸾、毛伯温征安南。伯温抵广西，传檄諭意。莫登庸自至镇南关请降，伯温承制赦之，驰疏以闻。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此本列伯温原疏、兵部揭帖及诏旨一通。而兵部议覆疏未载，疑尚有所阙佚也。

△《伏戎纪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拱在内阁时，值俺答之孙把汉那吉率众来降。拱决策胁俺答内附，且定封贡、互市诸约。因记其前后本末为此书。考之《明史》，把汉那吉既降，总督王崇古上言，宜给官爵，丰馆饩，饰舆马，以示谕达。谕达急则使缚送诸叛，不听即胁诛巴罕牵沮之，又不然，因而抚纳。

据此，则封巴罕以胁谕达，乃崇古先主其计，拱策力赞成之。而此书乃谓己先定计，遗书崇古，使之奉行。与史不合。又《明史》本纪谓高拱及张居正同主是议，居正本传亦同。而是书乃略不及居正。亦可见拱之矜功自伐，其所纪未足尽凭也。

△《靖夷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隆庆四年，贵州土司安国亨与安智相讎杀，抚臣以叛闻。拱因推太仆寺少卿阮文中为巡抚。文中意欲剿之，拱议遣给事中贾三近往勘。国亨听命，遂平其乱。拱因著是篇，以纪其事。

△《绥广记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时广东久遭寇乱，拱自录其在内阁时筹画地方事宜奏疏，及与人往复书札。书颇多自矜语。如《答殷士儋书》“非公在彼，孰能经略；非仆在此，孰能主张”诸语。则其沾沾自喜，已见於此。宜其不获以功名终也。

△《防边纪事》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於隆庆四年再入内阁，兼理吏部。时边事孔棘，拱有议添设协理戎政侍郎，及议处边镇诸疏，汇为此书。其所条画利害，多与《明史》相合。

△《平倭录》（无卷数，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明任环平倭事迹。万历中，吏科给事中翁宪祥、巡抚陕西监察御史吉人重刊。宪祥作《前序》，人作《后序》，亦不言为谁所作也。嘉靖癸丑，倭寇由越入吴，环时为苏州府同知，力战歼之。以功晋山东布政司参政，卒赠光禄卿。是编首《乞归终制疏》，盖环用兵时适丁生母艰，事平因上此

疏。

次录谕祭碑文志铭，及其孙可复所录事迹，又以环所著诗文简牍名《山海漫谈》并列之。末又附后人歌颂诗文，合为一帙。编次丛杂，漫无体例。海虞陈禹谟《说储》，载环方出兵时，以《灵棋经》占得益友卦。其繇曰：“客有王孙，来叩我门，语我福庆，往得蒙恩。”薄暮，常熟王公铁果叩门，遂决策进兵，我师大克云云。而此录无之。盖小说附会之谈，不足据也。

△《世庙识馀录》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有《春秋亿》，已著录。是书乃其归田以后所作，记嘉靖一代之事。学谟练习典故，於《世宗实录》多所驳正。如谓瑞州知府宋以方为宸濠所杀，而国史误称赴水死。谓汪鋐通李资坤贿，曲媚张孚敬，国史以为内行修洁者不足信。谓仇鸾之戮由徐阶密揭，作史者不及知。谓杨继盛劾严嵩疏中显指陆炳，国史以私没其姓名。谓郭希颜虽以邪说取死，亦由严嵩倾陷，史臣评驳，稍涉苛刻。谓沈坤以桀骜被劾，国史曲为辨雪，未免党护。谓任环忠义之士，能遇贼直前，国史谓其俘斩甚众，亦为失实。谓抗御史黄廷聘之陈安，乃湘潭知县，国史误记为衡山。谓议礼诸臣互有得失。谓郭郟专权骄恣而能不受馈遗，未尝无一节可取。均与史臣所记，互有异同。然学谟在世宗时尝为礼部祠祭司郎中。第十九卷中载拒王金之赂，及抑咎义金事，所云郎某者，即学谟自谓。又学谟为荆州知府，以拒景王徵沙市地租事得罪，第二十四卷中亦具载之。称沙市本不在景王所给庄田之数，王上疏密窜入其中，司农莫之省，独学谟执不肯与云云。皆自述所长，明标简牍。刘知几《史通叙传篇》，谓扬雄以降，其《自叙》也，始以夸尚为宗。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绳以是义，殊於体例有乖。又赵文华之攘功卸罪，构陷张经，其事炳然在人耳目，而学谟以为史臣所记，过甚其词，亦不免恩怨之私，未孚公论也。

△《西南纪事》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应聘撰。应聘字君宾，莆田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襄靖，事迹具《明史》本传。粤西府江，上起阳朔，下达昭平，亘三百馀里。诸猺夹江而居，怙险剽窃。隆庆四年，攻围荔浦永安府。应聘代殷正茂为巡抚，集汉土兵六万征之，三阅月悉定。又讨平怀远、阳朔、洛容、上油、边山五叛猺，寻以忧归。因录其攻取之略，以成是书。其刊版则万历八年复起巡抚广西时也。所言与《明史》应聘本传及《李锡传》大略相符。

△《交黎抚剿事略》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方民悦撰。民悦，麻城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嘉靖二十八年，安南范子仪及琼州黎那燕入寇。时欧阳必进方总督两广，檄都指挥俞大

猷等讨平之。民悦述其始末为此书。卷一为地图，卷二至卷四为奏疏，卷五为公移。案《明史俞大猷传》，是役皆大猷之力。以严嵩薄其赏，不得叙。民悦专归功於督府，亦非事实也。

△《召对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申时行撰。时行有《书经讲义会编》，已著录。此书乃记万历十三年五月迄十八年七月召对之语。时行时为首辅，六年中凡召对九次。当神宗怠政之际，君臣否隔，万事丛脞。时行不能匡救，乃反谓孝宗后此典久废不举，至是复行。

沾沾夸为盛事，过矣。

△《平夷功次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焦希程编。希程榜姓周，象山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贵州兵备副使。希程在四川时，值宜宾夷人作乱，巡抚张臬檄委希程剿平。因汇刻当时部檄以成此书。

△《嘉靖倭乱备钞》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始嘉靖二十三年日本入贡，终於四十五年闰十月。凡倭之构乱，以及平戢始末，皆载之。大旨谓倭乱始於谢氏之通海，成於严嵩之任用非人，功罪颠倒。所言比正史为详。

△《瀛舫谈苑》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旧本题钓瀛子撰。不知何许人。所纪故事至弘治而止，所纪年号至正德而止，盖在嘉靖以后矣。其体例仿佛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多纪明代典章。分目编次，无所论断，大致与史传相出入。

△《平黔三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明洪武中傅友德等平云南，暨正统中王骥平麓川，嘉靖中吕光洵平武定三事。末署“隆庆庚午十月，点苍山人书於玉屏精舍”。盖云南人所为。其题曰平黔者以云南亦黔中地，故称之耳。三记虽并列，而意则在於表彰吕光洵之功。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间巡抚云南。其诛凤继祖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史》及《云南通志》载之甚详。此书前有张元忭、邬璉二《序》。

张元忭之父与邬璉皆尝在军中，亲赞其策，所言不容有误。而《元忭序》作於辛未，《邬璉序》作於壬申，正当书成之时。《序》中亦言不知出谁手。盖当时光洵以人言去位，同事者相继褫谪，其功抑而不扬。是书独纪实不讳，故有所避而不敢言也。考《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俱载赵汝谦《平黔三记》一卷，则是书实汝谦所著，而隐其名者尔。

△《使琉球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郭世霖撰。据《浙江遗书目录》称，世霖，永丰人，官吏科给事中。而《类姓登科考》载，嘉靖癸丑进士郭汝霖，永丰人，官至南京太仆寺卿。当即其人，特讹“世”为“汝”耳。万历中，萧崇业《使琉球录》，称陈侃、郭世霖二《录》，其明证也。初，嘉靖十一年，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册封中山王尚清。侃述其事为《琉球录》，自为之序。至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与行人司行人李际春册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因取侃旧本，缀续成编。所言大略与《明史琉球传》合。惟每条列原录於前，而附所续於后，皆以“霖按”二字冠之。似乎考订旧闻，实则铺叙新事，於体例殊未协也。

卷五十四 史部十

○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蟪衣生易解》，已著录。万历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叛。子章方巡抚贵州，被命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化龙有《平播全书》，备录前后进剿机宜。子章亦尝有《黔记》，颇载其事。晚年退休家居，闻一二武弁造作平话（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纪事本末之例，以诸奏疏稍加詮次，复为此书，以辨其诬。

△《平播全书》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李化龙撰。化龙字于田，长垣人，万历甲戌进士，历官兵部尚书，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播州杨氏，自唐乾符中据有其地，历二十九世，八百馀年。

万历初，杨应龙为宜慰使，恃险作乱。诏起化龙巡抚四川，寻进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进讨平之，以其地置遵义、平越二府。因裒军中前后文牒，编为是书。

前五卷为进军时奏疏，六卷为善后事宜奏疏，七卷为咨文，八卷至十一卷为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为书札，十五卷为评批、为祭文。明代用兵，大抵十出而九败，不过苟且以求息事，而粉饰以奏功。惟平播一役，自出师至灭贼，凡百有十四日，成功颇速。史称化龙是役，可与韩雍、项宗埈。其出师次第，虽载其大纲，而情形曲折，则不及此书之详具。录存其目，亦足资参考也。末有万历辛丑四川布政使参议王嘉谟《后序》，称身在军中，备见行事。盖所言犹为实录云。（案：此书虽载文而不纪事，然其文全为平定播州而作，实具斯一事之始末。其载文即纪事也。又虽冠以奏疏，而仅三之一，不可入《奏议》。虽出一人之手，而大抵书记吏胥之所为，不可以入《别集》。故从其本事，入之《杂史类》焉。）△《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屠叔方撰。叔方，秀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分《逊国编

年》、《报国列传》、《建文传记》、《建文定论》诸目，盖杂采野史传闻之说，裒合成编。大抵沿袭讹传，不为信史。至摭典故辑遗之谬说，谓宣宗为惠帝之子，尤无忌惮矣。

△《明祖四大法》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陈栋如撰。栋如字子极，无锡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事迹附见《明史冯应京传》。是书乃其自襄阳推官下狱释归时所辑。以明太祖事实分心法、治法、祀法、兵法四门，皆於宝训、实录中择其有关政体者，分条类载。

盖本宋濂《圣政记》而扩充之。然配隶多未切合，详略亦往往失中，不足以资检核也。

△《肃皇外史》四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范守己撰。守己字介儒，涪川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是编记明世宗一代朝政，编年系月，立纲分目，颇见详备。而词近琐碎，不合史体。当时南京书坊尝刻其节本，附雷礼《大政记》以行。此则其全书也。

△《圣典》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书纪太祖开国事迹，分八十一目。仿《贞观政要》之体，视宋濂《洪武圣政记》所载较详。

△《倭患考原》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俟卿撰。自题曰闽人，其始末未详。俟卿以嘉、隆间福建濒海郡县尝被倭患，故为是书以推其致祸之由。上卷溯洪武初年遣使通倭，终万历初广贼林凤之乱。下卷恤援朝鲜，则纪宋应昌、杨镐东征事也。卷末附以《倭俗考》，其中所载闽事居多。草野传闻，殊为简略。

△《典故纪闻》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余继登撰。继登字世用，号云衢，交河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杂记前明故事，自洪武迄於隆庆。然其帝曰云云之属，多属空谈。大抵皆记注实录润色之词。亦颇及琐屑杂事，不尽关乎政要。如太祖攻婺城时，见五色云，无论其事真伪，总不在法戒之列。又如成祖时灵邱民一产三男，有司议给廩至八岁，成祖命给至十岁。亦细故，不足毛举也。

△《使琉球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萧崇业、谢杰同撰。崇业，云南临安卫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杰，长乐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总督仓场。万历七年，崇业为户科给事中，杰为行人司行人，奉使往封琉球国世子尚永为中山王。

是年六月，渡海抵其国，十月还闽。因记其行事仪节及琉球山川风俗为此书。大抵本嘉靖十三年陈侃、四十年郭世霖二《录》而稍润益之。《明史艺文志》载谢杰《使琉球录》六卷。此本止分上、下二卷，检勘并无阙佚，殆“六”字为传写之误欤。

△《乙未私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余寅撰。案明有两余寅。其一字仲房，歙县人，与徐渭、沈明臣俱入胡宗宪幕中，《明史》附见《徐渭传》中。此余寅鄞县人，本字君房，晚年改字僧杲，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冬，帝以军政失察，贬科道官三十余人，九卿力谏不纳。既而恶大学士陈于陞论救，复命改谪远方。吏部尚书孙丕扬等再抗疏谏，帝益怒，尽除其名。寅因作此书纪其本末，及贬削诸臣姓名。案《明史陈于陞传》，载此事作两都言官，而《孙丕扬传》则作南京言官，微有不同。据寅所纪，乃北京科道耿随龙等，南京科道伍文焕等，与《于陞传》相合。知《丕扬传》中“南”字，以与“两”字形似而讹也。

△《驭倭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士骥撰。士骥字罔伯，太仓人，尚书世贞子，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坐妖书逮狱削籍，《明史文苑传》附载《世贞传》末。是编乃其为兵部主事时采明一代倭寇事迹，起洪武元年，讫万历二十四年。凡当时所奉诏旨及诸臣章奏，并中外战守方略，案年编纪，本末颇具。《自序》以为薛浚《考略》、王文光《补遗》、郑若曾《筹海图编》，多取野史为证，往往失真。故所录皆就国史中拈出。然当时奏报亦多掩败为功，欺蔽蒙饰。国史所载，正未必尽为实录也。

△《建文书法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鹭撰。鹭字白民，吴县人。其书作於万历乙未诏复革除年号之时。盖欲上之於朝以补国史，故称曰“儗”，而署名自称曰臣。其书《前编》一卷，纪惠帝初生至为太孙时事。《正编》二卷，记惠帝在位四年事。体例全仿朱子《通鉴纲目》。《附编》二卷，则杂录明人之论述。卷首冠以《颂圣德》十条，纪明历朝恕待惠帝君臣之旨；《述公论》六条，纪历朝请复革除年号之奏章；《儗书法》十六条，则自叙其纪事之例。其论惠帝之失，惟在削宗藩，变祖制，持论未尝不正。惟行遯从亡，尚沿旧说。又成祖未即位以前，削帝称王，於义虽当，然不宜出於明之臣子。至《序》末题识一条，称万历甲午，梦明太祖示以“一朝表谱”四金字，次日具奏，焚孝陵下，复梦太祖召见，则几於妖言矣。

△《绳武编》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瑞登撰。瑞登有《两朝宪章录》，已著录。是编成於万历壬辰。以洪武至

隆庆事迹，分类编辑。其例一依真德秀《大学衍义》，凡四大纲，一曰《格致》，二曰《诚正》，三曰《修身》，四曰《齐家》。为目十有二，又分子目五十。然明白太祖开创之初，已多过举。成祖篡立，虐焰横煽。英宗以下，亦瑕多瑜少。

至世宗、穆宗，善政不及十之一，稗政逾於十之九矣。瑞登乃臚列虚词，使与古帝王媲美，虽臣子之体宜然，然非事实也。至於法戒并存，在德秀编录前代史书，自无不可。瑞登乃举历朝之失，昌言排击孔子讳内之谓何，是又并非臣子之体矣。

此所谓进退无据也。

△《北楼日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明史神宗本纪》，万历二十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哮拜杀巡抚都御史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反。此书即记其事。北楼者，宁夏镇城楼贼所据以为变者，故以名编。所载自正月己丑始乱，至九月辛未平贼，按日系事，颇为详悉。其中月日先后，往往与《史》不合。如贼聚众杀馨，纵狱囚，焚案牒，在二月戊申，而《史》作三月戊辰。总督魏学曾下檄安抚，在二月壬子，而《史》作三月壬申。河套诸部大入助贼，在三月庚午，而《史》作六月乙未。

叶梦熊代为总督，在六月甲午，而《史》作七月甲申。都督李如松以辽阳宣大兵至，在六月戊申，而《史》作四月甲辰之类。不一而足。似当以此书为得实。

《史》盖所见异词。其记原州总兵李昫率副总兵王通、参将赵武等统兵马五万屯灵州讨贼，及河套诸部再入定边，掠延庆，数千骑渡河云云。《本纪》皆不载。

亦偶遗之。盖《史》书该一朝之事，总其大纲。私记载一方之事，具在细目。体例固各不同尔。

△《明宝训》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万历壬寅南京礼部郎中陈治本、工部郎中吕允昌、礼部主事朱锦等所刊。盖裒合历朝官撰之本以为一编者也。原本《洪武》六卷，成於永乐十六年。《永乐》十五卷、《洪熙》二卷，均成於宣德五年。《宣德》十二卷，成於正统三年。

《正统》十二卷，成於成化三年。《成化》十卷，成於弘治四年。《弘治》十卷，成於正德四年。《正德》十卷，成於嘉靖四年。《嘉靖》二十四卷，成於隆庆五年。《隆庆》八卷，成於万历二年。皆有当时御制《序》。统计一百一十三卷。

此本四十卷，治本等所合并也。建文本无实录，景泰虽有实录而未修宝训，故所刊止於十朝。英宗一朝，并入天顺年事，总以《正统》标名，殊乖体例。盖当时官书，本题庙号，而治本等汇刻，改题年号，以从简易。既不可一书两名，遂总题为《正统》也。其书皆自实录撮出，分类编载，门目大同小异，皆以《贞观政要》为式云。

△《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鼐撰。鼐字世调，华亭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吴淞倭患，在嘉靖甲寅、乙卯之间，故记二岁事独详。上卷分《纪兵》、《纪捷》、《歼渠》、《周防》四目。下卷分《十德》、《十勋》、《十忠》、《十节》、《僧兵》、《狼兵》、《盐丁》、《遣祀》、《三太学》、《四辩士》、《两孝子》、《三乞儿》、《三腐儒》等十三目。《明史艺文志》著於录。此本题曰《甲乙倭变抄录》者，省其文也。鼐《自序》云：松之难，松之遗老能道之。然案之《筹海图编》及《海防考》诸书，其日月颇不合。得非境外事境外人不能传耶。吾宁信其目击者焉。今考正史，倭寇松江，始於嘉靖甲寅，而此云癸丑。张经王江泾之捷，岁纪乙卯，而此云甲寅。诸所记载，率差一年，非第日月而已。鼐作是书时，已官谕德，直史馆，於故府典故，得以考核，不应差谬至此。

疑其必有所受之也。书中“汪直”俱作“王真”，未喻其故，殆传写之误耶。

△《两朝平壤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诸葛元声撰。元声，会稽人。是书凡纪五大事。考《明史》载，隆庆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六月甲寅，顺义王俺答贡马，告庙受贺。丙辰，俺答执赵全馀党十三人来献。此书卷一纪其事。又万历元年九月丙戌，四川都掌蛮平。此书卷二纪其事。又万历二十年三月戊辰，宁夏致仕副总兵哮拜杀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据城反，壬申，总督魏学曾讨宁夏贼。秋七月，以叶梦熊代之。

九月壬申，宁夏贼平。十一月壬辰，御午门受宁夏俘。此书第三卷纪其事。又万历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倭於平壤，克之。四月，倭使小西飞纳款。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复攻朝鲜。二十六年十二月，总兵官陈璘破倭於乙山，朝鲜平。此书第四卷纪其事。又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杨应龙叛，掠合江、綦江。二十八年二月，李化龙帅师分路进讨播州。六月，克海龙囤，杨应龙自缢，播州平。是书第五卷纪其事。卷首有万历丙午《商浚序》。考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则元声之成是书，得之目睹为多也。

△《挺击始末》一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陆梦龙撰。梦龙有《易略》，已著录。是书乃其官刑部员外郎时所记，备述

张差事始末，“明末三案”之一也。於一时诸人牵就弥缝情状，摹写甚详。核以《明史张问达传》，语皆相合，盖实录也。

△《逊国君记钞》一卷、《臣事钞》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曰盐官淡泉翁编，句吴潜庵子订。淡泉，郑晓之别号。其书多与《吾学编》相出入，盖因晓之书而增改之。观其中载隆庆六年诏书，则潜庵子为明季人，但不知名氏为谁耳。其《君记钞》，载惠帝及太后、皇后、储贰、诸王事。

《臣事钞》，分为十类。曰《首事并谏死》，曰《谋国死》，曰《战守死》，曰《守义死》，曰《事后图报死》，曰《出隐死》，曰《论逮死》，曰《事后自尽死》，曰《隐避传》，曰《外传》。其辨汤宗曾事文皇，终於宣德之世，足正《吾学编》表忠记之误。而於建文皇子育宫中一事，隐取宣宗为建文帝子之说，殊妄诞不足取矣。

△《虐政集》一卷、《邪氛集》一卷、《倒戈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载天启中阉祸始末，各以年月编次。《虐政集》记东林党人先后被难之事。《邪氛集》记阉党诸人进擢柄用之事。《倒戈集》则以阉党既盛，其徒自相攻击，旋有被逐而去者，因并记之。每条有纲有目，备载当时所行诏旨，而间为评论。如“知县唐绍尧逮治”一条，称实刑曹姚诚立下手，而犹翱翔藩臬。又“御史方大任”一条，称大任如此受苦而竟忘之。盖崇祯初年韩爌等既定逆案之后，被祸者皆得牵复，而斥逐起用，犹有所未尽，故有是言。然明季门户喧呶，党同伐异，实有牢不可破者。固未可据一人好恶之口，而概以为定论也。

△《泰昌日记》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惟休撰。惟休字叔度，丰城人，天启中监生。明光宗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朔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九月庚辰，熹宗即位，又改明年为天启。於是以前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是书所记光宗在位一月之事，皆正史所具，无甚异同，文句亦颇蹇拙。未载所撰《河清赋》，亦不甚工。

△《阉党逆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崇祯二年正月，大学士韩爌等奉敕定。以党附魏忠贤诸臣，分别首从，拟为等次。每名之下，各著罪状，皆当日之爰书。其夹注科分籍贯，则似乎后人附益也。

△《逊国逸书》七卷（内府藏本）

明钱士升编。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书前有崇祯甲申《自序》。所录书凡四种。一曰《拊膝录》，称玉海子刘琳撰，琳不知何许人，所记皆建文君臣事迹，分纪传三十馀篇。一曰《从亡随笔》，称程济撰；一曰《致身录》

，称史仲彬撰，皆叙建文帝出亡之事。一曰《钱老先生冤报录》，所记陈瑛中菁之恶，尤极秽褻，乃恶瑛者所为。大都诞妄不可信也。

△《守麋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高斗枢撰。斗枢字象先，鄞县人。崇祯戊辰进士。由刑部主事累官湖广按察使，分守郟阳。自辛巳六月以后，屡被寇攻。斗枢尽力守御者两载，城幸获全。

癸未六月，斗枢具疏请援，朝廷始知郟尚在。而阁臣陈演与斗枢有隙，乃别推郟阳知府徐起元为郟阳巡抚，仅加斗枢太仆寺少卿衔。及甲申二月，始迁斗枢陕西巡抚。时全陕已陷，不能之官。后福王建国南京，以斗枢巡抚湖广，道路不通，斗枢亦竟未闻。国亡后，遁归故里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归里后追述守郟之事。所载战守法颇具，亦陈规《守城录》之类也。

△《建文史待》（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字仲醇，松江华亭人，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是书乃所辑建文事迹。前列引用书凡一百二十六种。首为《逊国编年》，次《报国列传》，次有官职而姓名无考者四人，次有姓名而官职无考者七人，次隐遁十五人，次宫阉十五人。末附以《建文传疑》，则逊国出亡之说也。

△《事辞辑馀》（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謏撰。前有謏《自序》。其私印一曰“沈謏之印”，一曰“渚椒”。

卷首又有“渚椒手书”一长印，“天彝”二字一连珠印。署曰归安沈炳震录字。

字迹与《序》出一手。炳震近人，盖重录其先世旧本，仍以先世私印识之也。

《序》称尝撰《明事词类辑》，继见同郡朱国桢所撰《大政》、《大事》二纪，复为此书。《目录》分七略，曰《除官略》，曰《武功略》，曰《封贡略》，曰《宫藩略》，曰《贵幸略》，曰《礼制略》，曰《内阁事实略》。复有《补遗》六篇附於末。此本仅存前六略。其《内阁事实略》及《补遗》并佚，盖残缺之本。

国桢官内阁，得见国史所纪时事年月，较野史为真。如《五朝注略》，载嘉靖间言官劾尚书王琼及起王守仁南兵部尚书、彭泽兵部尚书，俱在十六年六月，而此书载在四月。梁储致仕，在四月，而此书载在五月。又注略於正德十六年五月，称分遣行人存问在籍韩文、刘健、章懋、谢迁、王鏊、杨一清，而证之此书，则存问刘健在五月，谢迁、韩文在七月，王鏊、杨一清、章懋在十二月。皆当以此书为正。然简略太甚，於诸事皆有纲而无目，究不能有资於考证也。

△《逊国正气纪》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曹参芳撰。所记建文时事迹，大略抄撮《致身录》、《靖难纪》、《逊国纪》诸书而成。上卷首《诏谕》，次《年表》，次《本纪》。下卷首《外纪》，次《从亡诸臣》。每条之下，各附以《论断》。其所载事迹，如燕王来朝、行御道、登陛不拜及程济等从亡以后诸事。又以《牢落西南四十秋》一律为惠帝之诗。

大抵沿袭传闻，无所考正。参芳爵里无考。惟所著《本纪表》一篇，自署南国郡博士弟子员。又载崇祯甲申上建文尊谥称为今上。其《从亡诸臣传》内复称愍帝为先皇帝。其书殆成於福王南渡时欤。《明史艺文志》作九卷，今本二卷，然首尾完具，疑“九”字为传写误也。

△《嘉靖大政类编》二卷（三通馆本）

明茅元仪撰。元仪字止生，归安人，茅坤之孙，茅国缙之子也。崇祯初，以荐授翰林院待诏。寻参孙承宗军务，改授副总兵官，守觉华岛，旋以兵哗下狱，遣戍漳浦而卒。是编记嘉靖一朝大政，自大礼四郊以下，计十九类。抄本多阙讹。

末有万历己酉《跋》语，记兹编始事於癸巳，脱稿於丁酉，藏之篋笥，已侵蟬蠹。屡有目眚，弗能再加订正。爰口占数语，付诸剞劂之后。然则当时盖别有刻本矣。

△《平巢事迹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茅元仪撰。是编因明季流贼猖獗，官兵不能御。元仪建策，欲用宣大降丁剿之。因谓唐黄巢发难时，沙陀五百，即能歼其众。而唐人疑不肯用，迄至亡国。

故叙录其事，冀鉴其祸而用己说。其大旨见《自序》中。然亦一偏之见。自古以来，召外兵以救内难，无论克与不克，未有不终於致乱者也。书中所载，始於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作乱，迄於中和四年平黄巢。皆全剿《资治通鉴》之文。有删除他事不尽者，如乾符五年郑畋、卢携愤争南诏事是也。有偶遗本事者，如广明元年漏载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举兵入援，而其下叙王重荣事，突出处存之名，莫知所自来是也。盖元仪姑借巢事以寄意，故疏略至於如是耳。

△《定保录》（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元祉撰。元祉，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十年。以明诸帝事迹仿《贞观政要》之体，分《修身》、《尊贤》、《训储》、《纳谏》、《驭臣》、《严宦寺》、《子民》、《诘戎兵》、《帝训》为九类。编为三集。首集载太祖事。二集载成祖事。三集载仁宗至世宗六朝，仅寥寥数言，不复分类。大抵序述冗杂，颇无体例。自题称“锡山草莽臣”，而又有“师邹期桢谨订”一行。疑元祉本期桢弟子，故标此称。然亦太创矣。

△《蜀国春秋》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荀廷诏撰。廷诏字宣子，成都人，崇祯癸未进士。其书自一卷至十四卷，上溯唐、虞，下迄元、明。凡兴废事迹之有关蜀国者，均分代纪之。若西汉之公孙述、东汉之刘焉、西晋之李雄、唐之王建、后唐之孟知祥、元之明玉珍，皆附焉。自十五卷至末，则通释郡县之沿革。大抵从正史抄出，别无搜讨，较《蜀中广记》诸书不及十之一二，且议论亦多未醇正，不出明末积习也。

△《先拨志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文秉撰。秉字荪符，吴县人，大学士震孟之子。是书《江南通志》作六卷。此本乃仅二卷，然首尾无关，或卷数有分合耶。所记皆明末遗事。上卷起万历讫天启四年。下卷起天启五年讫崇祯二年。如妖书，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及魏忠贤乱政，崇祯钦定逆案之类，靡不详载。《自序》谓首纪国本，著门户之所由始也。终以逆案，著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拨志始》，所谓辨之於早也。

又别一抄本，后附《逆案》十九页。有《跋》云：《钦定逆案》一册，与《先拨志始》微异，得之石惠珍家，而石则得之冯涿州家。有刻本，因录於馆中。又附《东林列传》十页，乃江阴陈鼎所编。又附《魏忠贤建祠》二页。此三种皆非秉书，不知何人汇附於卷末也。

△《守汴日志》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明李光壑撰，光壑，祥符人，崇祯十五年以城守功由贡生议叙知县。是编成於崇祯癸未，光壑流寓南京之时。记李自成三攻开封，终於河决城没之事。大致与史传相出入，而分日记载，於情事委曲，特为详细。史称陈永福射李自成眇其左目，此记为永福之子守备陈德所射。光壑登埤目击，当得其真。光壑创造车营，拟连抵河畔，以应北岸之援兵。众议相持，车成未试而城圯，颇以为恨。然时非三代，而车战是资，恐终为房琯之续。故康熙乙巳鄢陵梁熙跋是书，亦深以是举为疑。又诸书记城中拟决河以灌贼，反以自灌。光壑此《志》，殊无是事。且《志》称九月初一日以后，守城之兵，每日餒死三四百人。

其枵腹待尽者不满千人，守埤尚且不能，况能才婴贼之锋，出而荷锺。《熙跋》亦谓决灌寇营乃谏垣之议，城中不及与闻。或亦持平之论乎。是役也，贼三攻不克，光壑与生员张尔猷最为有力，而推官黄澍、总兵陈永福拒守尤坚。其后永福终降自成，澍亦归附国朝，复潜入徽州诱执金声，皆非忠於所事者。此特记其一时之功耳。

△《东林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蒋平阶撰。平阶字大鸿，华亭人。是书述东林门户始末。始於万历二十一年

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司郎中杨于廷之中京察，终於崇祯十六年大学士周延儒之赐死。惟叙朋党攻击之事，故於挺击、红丸、移宫之争，客、魏之祸，与辽东经抚之构，均不叙述。盖意在齐、楚、浙三党胜负之间，馀非所详。

然诸案正诸人之假以攻击者，既以楚案著沈郭构衅之由，而不及诸案，则遗漏孔多。中如记顾宪成之援李三才、徐石麒之誉吴昌时，一著其受欺之由，一著其畏祸之故，颇无隐讳。而延儒通曹化淳以复相，由张溥之力，乃归其事於丹阳监生贺顺及应城之侯氏，未免曲笔。至吴昌时之改吏部，由交通周延儒，乃归其事於郑三俊，与延儒若无预者，尤非事实矣。

△《谈往》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旧本题花村看行侍者偶录。不知何许人。盖明之遗民，遁迹为僧者也。所记皆明末轶闻，凡二十七条。其中“捣钱造钞”一条、“票拟部覆”一条，足以见当时涂饰之弊、巧诈之习。“两谏翻案”一条、“宜兴再相”一条，足以见当时上下蒙蔽之失。惟“宜兴再相”一条，以周延儒之赐死为过。“项周恶过”一条，力鸣项煜、周鍾之冤，殊乖公论。至“前朝宫女”一条，极述庄烈帝之奢侈，如宫中日食三千金，一宴用十万金，冬月金银火炉以数千计之类，亦似非实录。又“灯庙二市”一条，谓明之亡，亡於变奢为俭，其持论尤谬也。

△《平叛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霁撰。霁字荆石，掖县人。是书记崇祯四年叛兵李九成等攻围莱州始末。大旨著知府朱万年、总兵杨御蕃、参将彭有谟、巡抚御史徐从治、谢璉等死守全城之功，而著孙元化、刘宇烈、余大成抚寇误国之罪。始於是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吴桥之激变，终於崇祯六年四月十三日麻坨之捷。分日记载，有纲有目。

其事皆霁所目击，故纤悉具备。其《自序》云：使当年之文武诸臣，谁为墨守，谁为血战，谁为痛哭而乞师，谁为选卜而而纵寇，为功为罪，靡不昭然。明季军政之坏，此亦可见一斑云。

△《平寇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管葛山人撰。不著姓名。前有《序》文，题曰龙湫山人李确著。以著之一字推之，疑即出於确手。案《海盐县志》，李天植字因仲，前明崇祯癸酉举人。甲申后遁迹龙湫山中，改名确，字潜初，当即其人也。是编载明末群盗之乱，分年纪载。起崇祯元年，迄国朝顺治十八年平定滇南张献忠馀党孙可望、李定国等而止，叙述颇为详悉。其间有關於兵机之胜负、国家之兴亡者，附以论断。其持议颇为平允。然体例未免芜杂，叙事亦不无重复参错。如以郭中杰为副总兵充督辅中军，已见於甲申正月己酉日下，复见於乙卯日下。贼射伪诏

於城中，都城未陷以前之事，而叙於庄烈帝崩后。王章死於彰义门外，城初陷时事，而编於帝出宫之后。丁未都城始陷，而叙内城陷及帝幸南宫於丁未之先。又於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挽词八首，殊非史例。又如孙传庭而此作“傅庭”。陈永福降贼，而此云为贼所杀。襄城伯李国祯降贼已久经论定，而此云斩衰徒步，哭大行，殓毕自缢。尚仍野史之误。周奎被贼拷不死，后复还吴，而此云贼令担水执爨以死。阎尔梅即世所称阎古古，康熙中尚在，而此仅附存其疑。皆记载之失实者。盖自甲申以后，南北间隔，传闻异词，故所载不能尽确也。

△《明倭寇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国朝谷应泰撰。应泰有《明纪事本末》，已著录。此即本末中之一卷，书贾抄出，以给收藏之家者也。

△《见闻随笔》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苏撰。苏有《滇考》，已著录。是编首载《李自成张献忠传》，次叙永明王窃号始末，及载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张同敞、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李元胤、李乾德、杨展、王祥、皮熊、杨畏知、沐天波、李定国十五人《传》。盖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苏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於此。

以视稗野之荒诞者，较为确实。然亦不能一一详备也。

△《安南使事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李仙根撰。仙根字南津，遂宁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康熙七年，仙根以内秘书院侍读偕兵部职方司主事杨兆杰使安南还，备述宣谕事实，编为此书。其词多质朴少文。盖随笔记录，未及删润也。

△《交山平寇本末》三卷、《附诗》一卷、《详文》一卷、《书牒》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夏驷撰。纪交城知县赵吉士剿贼事也。交山故为盗藪。康熙七年，吉士往莅事，以计次第擒之，阅四年而尽平。驷时客吉士幕中，因纪其本末。上溯盗起之由，中述定计之豫，终陈制胜之略。松江陆庆臻为之评点，并附贺赠诗篇於后。馀姚邵以发复取吉士详文、书牒有关平寇者，别为二帙，评论而刊之。驷字宛东，湖州人。吉士字天羽，钱塘人，顺治辛卯举人，官至户科给事中。

△《平闽记》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捷撰。捷字元凯，镶黄旗汉军，官至昭武将军、江南提督。是编皆其康熙十七年征剿郑成功时奏疏及笺启、咨文、牌檄、告示诸稿。冯溥、王广心《序》，叶映榴《跋》，皆称《平闽纪事》。前有《张玉书序》，则又称《平闽

记》。初名《纪事》，复改今名也。

△《师中纪续》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得一撰。得一字种龙，螺阳人，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之幕友也。是书皆纪正色战功，凡二十三事。始於康熙十二年，由兴安调守宁羌州，迄於康熙二十年议征台湾，计首尾十年之事。正色与姚启圣异议，坚不欲攻台湾，为启圣所奏。得旨调陆路提督，而以施琅提督水师。然琅卒荡平馀孽，则正色之议未足为据。得一以议罢远征为纪绩之一，未免曲笔矣。

△《武宗外纪》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记明武宗之事，凡九十四条，皆取之於实录。前有《自序》，谓同馆之为史者，凡武宗诸可鉴事，皆轶而不书，故作此以补之。然本纪自有体裁，无缕陈琐屑之例。且其事已具实录中，而野史又多备载。既无异闻，何必复赘耶。奇龄注《大学》，备引汉以来训“一切”二字为苟且，斥朱子《章句》误解“一切”之谬，证据确然。乃於彤史《拾遗记仁宗张皇后传》中有“勿干预一切”语。此书复有“上一切行礼”语。在《张后传》犹曰述其原书，未可润色。此书则叙事语矣。是亦负气求胜，不顾其后之一端也。

△《后鉴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馀也。自序称建溪谢给舍作《后鉴录》，大抵辑明代治盗始末，定为爰书。是编因袭故老旧闻，汇积成帙，仍用谢书之旧名。其事迹今率见正史中，无大异闻。惟推论致乱之由，谓明三百年过於轻武。儒臣以奴隶遇阍帅。尺籍冒滥，病坊菜佣，漫不经省。师中动掣两肘。又中官监进止无已，则冠惠文者操名法以持其后。亦目击之笃论也。

△《封长白山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方象瑛撰。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是编记康熙十六年圣祖仁皇帝遣官至长白山事。大略言是年六月三日由乌喇启行，历文德痕河、阿虎山、库纳纳林、邪尔萨河、浑陀河、法布尔堪河、纳丹佛勒地方、辉发江、法河、水敦林巴克塔河、纳尔浑河、敦敦山、卓龙窝河诸处，至讷阴。十一日复自讷阴启行，十四日乃至山麓。并记所见诸灵瑞。盖隐括当日奏疏为之，故仅粗述梗概。而使臣亦佚其名，但称觉罗武某云。

△《辨苗纪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益谟撰。益谟字嘉言，号澹菴，宁夏人，官至湖广提督。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为乱，诏吏部尚书席尔达督荆州驻防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汉土兵剿平之。益谟时率湖南兵从征，攻夺小天星寨，以临天星寨，而红苗乞降

是编详记其事。首以地图，次以明以来用兵得失及近时启衅之由，次为条议案牒记事之文。大意谓明事坏於“抚”字。废雕剿之法，而土豪营弁，又缘以为利。

酿变者非一日，至是始一举底定云。

△《逊代阳秋》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余美英撰。美英一名珣，字璈伯，钱塘人。其书专纪明惠帝事迹。一卷至十二卷为《君纪》，凡分三十二篇，附以《论》九首、《书》一首。十三卷至二十四卷为《臣纪》，皆建文诸臣列传。二十五卷为《后死表》、《阙表》。二十六卷为《归命表》。二十七卷为《不义表》。二十八卷为《备遗篇》、《余阙》。书中搜采颇富，而采用《从亡》、《致身》诸录。自建文四年后每岁具书帝在某处，帝幸某处，言之凿凿，不存疑案，未免失之於误信也。

△《二申野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有《重编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采录明一代妖异之事，编年纪载。始於洪武元年戊申，终於崇祯十七年甲申，故以“二申”为名。与《明史五行志》亦多相合。其诞者则小说家言也。

△《衡湘稽古》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万澍撰。万澍字霍霖，别号勉亭，常宁人。卷首题衡湘野人述，而不著名。名字乃见於他人《序》中，亦好僻之士也。大意以衡湘为古帝王巡狩都会之区，春秋时芊楚兼并，圣人屏之，后人遂忘其先之盛。於是历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夏、商二代以迄周昭，撰为此录。每事标举其纲，而杂引群书为目。多摭自《路史》诸书。既非地志，又非史传，与廖道南之《楚纪》，其丛杂约略相等云。

——右“杂史类”一百七十九部、七百五十七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五十五 史部十一

○诏令奏议类记言记动，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录蔑闻焉。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於《集部》，次於《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於理为褻。《尚书》誓诰，经有明徵。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

△《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康熙二十五年圣祖仁皇帝恭编。凡九十有二则，分二十六门。乾隆四年我皇上敬制序文。宣付剞劂，昭示万方。昔者有明末叶，海水群飞，景命有归，真人首出。亶聪明而应运，锡智勇以匡时，以遗甲一十三人，仗顺兴师，肇开鸿业。

威弧震叠，妖孛熠芒。仰溯临御之日，大抵秉旄执钺者居多。然而外播天声，内脩王政。经纶创造，文武兼资。凡一时指授开陈，皇极敷言，罔非彝训。黄帝七十战而铭著於巾机，成汤十一征而义彰於誓诰。以今方古，厥道同符。特以国初淳朴，仅传於故老旧臣之口，故记载未详。圣祖仁皇帝追维前烈，敬勒鸿编。

昭千古之帝图，垂万年之家法。书所谓启佑我后人，咸以正无缺者，缔造规模，犹可仰窥而见焉。

△《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顺治末，世祖章皇帝编次未竟，康熙二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续成。凡一百一十一则，分二十三门。乾隆四年皇上御制序文刊布。惟我太宗文皇帝纘承前绪，益拓鸿基。因垒崇墉，观兵毋野。威棱震耀，既远迈成周。至於敦叙群伦，正名百物，礼乐大备，书契肇兴，则与轩帝膺图，外奋涿野之威，而内肃合宫之典者，后先同揆。诚以守成而兼创业，奋武而并揆文。盖宰馭乎万类者，其聪明睿智必超乎万类之上，太祖有焉。垂裕乎万年者，其制作精神必周乎万年之后，太宗有焉。称天上谥，尊以经天纬地之大名，义所称也。丰功伟烈，史臣珥笔，已恭纪琅函。至於圣德所形，声律身度，一举一动，效法乎乾坤，一话一言，表里乎典诰者，则恭传天语，具在斯编。於以上彰祖德，下启孙谋。理珠囊而握金镜，诚亿万世之法守矣。

△《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康熙二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恭编。凡一百一十三则，分三十二门。乾隆四年皇上御制序文刊布。洪维我世祖章皇帝夙龄践祚，定鼎燕京。视帝尧起自唐封，尚先五载。然生而神灵，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则比德於黄轩。是以提挈天枢，驱策群力，削平三孽，底定四瀛。大同文轨，建亿载之丕基。加以宵旰之余，始终典学。御注《孝经》，则操至德要道之原。御纂《内则衍义》则昭笃近举远之本。

御制《人臣儆心录》，则振举政典，澄叙官方。御撰《资政要览》，则敦叙纲常，砥砺世教。凡圣贤之理蕴，无不阐明；凡帝王之治法，无不讲贯。固已本心出治，举措咸宜。至於教阐圣谟，言为世则，亦出同纶綍，宝并球图。夫天不可测，测以星辰之行；地不可度，度以山川之纪；圣不可知，知以典籍之所传。尧诫汤铭，貽留奕禩，亦庶几稍窥高厚之万一矣。

△《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雍正九年世宗宪皇帝恭编。乾隆六年皇上御制序文刊布。凡三十二类，总一千九百馀则。篇帙视列圣为富。盖我圣祖仁皇帝道

符帝緯，命自天申。景祚延洪，卜年久远。六甲五子，首末循环，与天运相终始。故神功圣德，史不胜数。

实录数盈千卷，而贻留大训，亦纪载独繁。伏考《周易》有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宝祚绵长，故彝训最为详备。

此诚帝王之盛轨也。然其故有不止於此者。昔虞舜鸣韶，凤仪兽舞，而皋陶颺拜，犹期以慎宪省成，虑其始勤而终惰也。使历年久远而暇豫之念或萌，则怠气所乘，又安能於天下之事一一为之衡量，於在廷之臣一一为之启导。今跼读圣谟所为保泰而持盈，谨小而慎微者，六十一年殆如一日。然则圣训之独多，固在享国之永，亦在莅政之勤矣。周公告诫成王，历举太戊、武丁、祖甲、文王之寿考而归本於无逸。圣人之心，固异世而同符也。

△《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乾隆五年皇上恭编。御制序文刊布。分三十类，九百十六则。卷帙亦极繁富。

盖我世宗宪皇帝励精图治，日昃不遑，端拱九重而念周四海。为万世永赖之计，故理繁治剧而不避其烦。廛一夫不获之心，故虑远防微而不遗於细。所由都俞吁咈，诰诫特详。且癸卯践祚以前，侍圣祖仁皇帝之日长，上则政教之条制，刑赏之权衡，闻之最悉；下则百度之利弊，万物之情伪，知之最深，故睿照无遗，如金鉴澄明，物来毕肖。随时诲示，每泛应无穷。而皇上问视龙楼，亲聆纶綍，亦二十馀载。御极以后，圣慕弥深，追述玉音始末，犹能详备十三年中之记录，积盈三十馀卷。元元本本，有自来矣。尧典禹谟，流传简册。大圣人行不息之心，明作有为之政，昭垂天壤，炳然与日月齐光也。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俯允廷臣之请，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缮录刊布。所载起御极之初，止於是年，以雍正九年告成。皇上即祚以后，复命和硕和亲王弘昼编次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上谕，校正续刻，补为全书。以乾隆六年告成。原本皆以每月别为起讫，不标卷数。今恭依旧次，釐为一百五十九卷。原本亦未题书名。今恭绎谕旨，由内阁宣示者居多，谨题曰《上谕内阁》，以别於《上谕八旗》诸编焉。

伏考国家旧制，始置内三院，后乃改置内阁，以出纳纶音，恭逢列圣膺图，乾纲独握。自增用奏摺以后，皆高居紫极，亲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词莫赞，即朱批谕旨是也。其题本由内阁票拟者，遇事涉两岐，辄恭缮双签以请，无敢擅专。至於训诰特颁，则指授内直诸臣於禁廷具草。有纤微未达圣意者，必御笔涂乙添注，亦罔敢以私意参其间。鉴定之后，降付内阁，宣布中外而已。更无由如前代宰辅假批答以窃威福者。此一百五十九卷，名为臣工所缮录，实与御札手敕无以异。

励精宵旰之怀，谨持魁柄之意，万世可伏读而见之也。我皇上御跋程颐《经筵札子》，力斥其天下安危系於宰相之说。诚所谓聪听彝训，垂裕后昆者矣。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雍正十年奉敕校刊，乾隆三年告成。冠以世宗宪皇帝《谕旨》，殿以皇上御制《后序》。所载臣工奏摺凡二百二十三人。多者以一人分数册，少者以数人合一册。所奉朱批，一一恭录。或在简端，或在句旁，或在馀幅。少者数十言，多者每至数百言。其肯綮之处，经御笔圈出抹出者，尤为详悉。无不循名责实，斥伪求真。或即委而知源，或见微而识著。玉衡之平，不可欺以重轻；金鉴之明，不可炫以妍丑。推求一事而旁烛万端，端拱九天而坐照四海。凡尧舜咨，具寓於羲画禹书之中。天下臣民，循环跪诵，盖皆得而仰喻焉。伏考典谟所载，都俞吁咈，大抵面陈。秦、汉以后，章奏既兴，载於史者不过有省有不省，有行有不行耳。所谓凤尾诺，不过一字，未有连篇累牍，一一手敕报之者。唐、宋以后，多出代言。故诸臣文集，或以批答为内制之一体。如宋太祖於《截木》之章、宋真宗於《邻壤》之字，皆偶然涉笔，不过数言，亦未有句栒字比，标注甲乙，无几微之不到者。至於集彼书囊，积为巨帙，多至三四百卷，而敷奏报闻，无烦训示者，不与焉。内外章牍，由内阁奏进者，亦不与焉。尤书契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臣等校录之余，知我皇上励精无逸，登七帙而弥勤者，家法渊源有所自来也。

（以上专集）△《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覆》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九年，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敕编。凡三集，共为一书。自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后所奉谕旨，涉於八旗政务者，曰《上谕八旗》。其前录谕旨而附载八旗大臣所议於后者，曰《上谕旗务议覆》。其前录八旗大臣所奏而恭录谕旨於后者，曰《谕行旗务奏议》。并兼用国书、汉书，刊刻颁行。伏考三代以上，兵与民同体，文与武亦不分途。故凡其著名版籍者，十六以下上所长，六十以上上所养。无事皆可合以训练，有事即人人可以荷戈。而当时之将帅，亦即以卿大夫为之，未尝治民而不治兵，治兵而不治民也。三代以下，时异势殊，虽尧、舜、禹、汤亦不能复行古法。维我国家八旗之制，则古法犹存。虽臂指相维，统以军律。而其人如比闾族党之相保，民事具焉。其官如郡国州县之相隶，吏事具焉。

故六职百司之政，八旗无不备，而科条案牍亦遂至剧至繁。我世宗宪皇帝深维根本之重，睿谟规画，钜细咸周。故宣於纶綍者特多。犹虑纤毫之或遗也，谋及卿士，而议覆积而成帙。询于刍蕘，而奏议亦积而成帙。盖鞶鞶之侧，视听至近。

筹度周详，咨询周密，犹若此。然则万方广远，百度殷繁，睿虑精勤，一息而周四海者，不益可仰窥哉。谨案：列圣御制及官撰诸书，并恪遵圣谕，冠于国

朝著作之首。惟《诏令奏议》一门，例以专集居前，总集居后。而所录汉、唐诏令，皆总集之属，不应在专集之前。是以恭录圣训圣谕，弁冕此门。前代诏令列后焉。

△《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宋敏求编。敏求字次道，赵州平棘人，参知政事绶之子，进士及第，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敏求尝预修《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於唐代史事，最为谙悉。此集乃本其父绶手辑之本，重加绪正，为三十类。熙宁三年自为之序，称缮写成编，会忤权解职。顾翰墨无所事，第取唐诏令目其集而弄藏之云云。盖其以封还李定词头，由知制造罢奉朝请时也。其书世无刊本。辗转钞传，讹误颇甚。中阙卷第十四至二十四、八十七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参校诸本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号令文章，粲然明备。敏求父子复为裒辑编类，使一代高文典册，眉列掌示，颇足以资考据。其中不尽可解者。如裴度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使宣慰等使制。据《旧唐书》，其文乃令狐楚所草。制出后，度请改制内“翦其类”为“革其志”，改“更张琴瑟”为“近辍枢衡”，改“烦我台席”为“授以成算”，宪宗从之，楚亦因此罢内职，是当时宣布者即度奏改之辞。今此集所载，尚仍楚原文，不从改本，未详何故。又宝历元年册尊号赦书。据《敬宗本纪》，时李绅贬官，李逢吉等不欲绅量移，乃於赦书节文内但言左降官已经量移者量移近处，不言未量移者宜与量移。翰林学士上疏论列，帝命追赦书添改之。今此集所载，只及赦罪一条，而无左降官量移之文，疑亦有所佚脱。又《旧唐书》所载诏旨最多。今取以相较，其大半已入此集，而亦有遗落未载者。如纪号则改元天祐诏。除授则尹思贞御史大夫、李光弼兵马副元帅诸制。追赠则张说赠太师，杨绾、颜真卿、李绛赠司徒，郭暖赠太傅，郑朗赠司空，田布赠仆射诸诏。优礼则杜佑、萧俛致仕诸诏。奖劝则劳解琬、奖李朝隐、褒美令狐彰、奖伊西北庭二镇诸诏。谪降则王毛仲、韩皋、吕渭、张又新、李续之、熊望贬官诸诏。诛窜则决杀长孙昕，流裴景仙、裴茂诸敕。皆关朝廷举措之大者，而此集并阙而不登。以敏求博洽，不应疏於搜采。或即在散佚之中，亦未可定也。然唐朝实录，今既无存。其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藉有是书，亦可称典故之渊海矣。

△《两汉诏令》二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西汉诏令》十二卷，宋林虑编。《东汉诏令》十一卷，宋楼昉所续编也。虑字德祖，吴郡人，尝为开封府掾。昉字昉叔，鄞县人，官宗正寺主簿。先是，虑以《西汉文类》所载诏令阔略，乃采括纪传，得《西汉诏令》四百一篇。以世次先后，各为一卷。大观三年，程俱为之序。南渡后，昉又依虑之体，编

《东汉诏令》以续之。有嘉定十五年《自序》。是编合为一书，题曰《两汉诏令》，而各附原《序》於后。其首又载洪咨夔所作《两汉诏令总论》一篇。案咨夔有《两汉诏令揽钞》，见於本传。而此《总论》内云：夔假守龙阳，纵观“三史”，哀其诏制、书策、令敕之类，事著其略，每常以臆见系之。然则所云《揽钞》者，必尚有咨夔议论之辞。而今书内无之。则此特后人取林虑、楼昉二书合编，而掇咨夔之《论》冠其前耳。其与《揽钞》，实非一书也。两汉诏令，最为近古，虑等采辑详备，亦博雅可观。虽陈振孙谓其平、猷两朝，莽、操用事，如锡莽及废伏后之类，皆当削去。是於裁制亦间有未合。然其首尾完贍，殊便观览，固有足资参考者焉。（以上总集）——右“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十部、八百二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诏令之美，无过汉、唐。《唐大诏令》为宋敏求搜辑而成，多足以裨史事。《两汉诏令》虽取之於“三史”，然汇而聚之，以资循览，亦足以观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之遗。两宋以后，国政得失，多见於奏议，内外制亦多散见於诸集，故所录从略焉。）△《政府奏议》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字希文，其先邠州人，后徙家江南，遂为吴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历官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知青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事迹具《宋史》本传。仲淹自庆历三年拜参知政事，五年罢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在政府者首尾三载，是编皆其时奏札，故以为名。分《治体》、《边事》、《荐举》、《杂奏》四类，凡八十五篇。皇祐五年，韩琦为河东经略安抚使，始序而行之。

称辑之者为寺丞君，谓仲淹子纯仁也。《宋史艺文志》载仲淹《奏议》十五卷，与此本不同。考《琦序》，称《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二卷，所谓十七卷者，当即《宋志》所载。特《宋志》荒谬，误“七”为“五”。所谓二卷者，当即此本。特名曰《论事》，不名曰“奏议”。然陈振孙《书录解题》有《范文正公奏议》二卷，则其名《奏议》久矣。史称方仲淹执政时，仁宗锐意治平，数问以当世要务，尝开天章阁，手诏谘询。仲淹退而条上十事，仁宗悉采用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今集中答诏条陈治道一篇，盖即其事。又请以辅臣兼制诸曹，其疏亦在集中。盖仲淹方以天下为己任，意在裁削倖滥，考核官吏，而论者多不以为然。自所陈之十事既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倖倖者益不便，相与造作谣谤，仲淹因不安其位而去。其所施为，亦遂稍稍沮罢。观于是集，其条制规画，犹略可考见。《史赞》所称宏毅之器，足任斯责者，亦庶几乎无愧矣。

△《包孝肃奏议》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包拯撰。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历官御史中丞、知开封府

，终礼部侍郎、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事迹具《宋史》本传。案《宋志》载拯《奏议》十五卷。今此本为拯门人张田所编，自应诏至求退，分三十门，止有十卷。《田序》亦称十卷，与史志不合。然《宋志》颠倒悖谬，为自来史家所未有，不可援以为据，殆误衍“五”字欤。惟是田所编次，多不可晓。

《文献通考》引《汪应辰序》曰：“公《奏议》分门编类，其事之首尾，时之先后，不可考也。”如《请那移河北兵马》凡三章，其二在八卷《议兵门》，其一乃在九卷《议边门》，其不相贯穿如此，所言与此本相符。《序》又云：“今考其岁月，系於每章之下，而记其履历於后。”若其岁月见於章中，与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以不阙也。庶读者尚可以寻其大概。是应辰於是编固每篇皆为笺注，而此本无之。盖应辰笺注久佚，今存者仍原本耳。《序》又云：“如劾罢张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议》不载。岂包氏子孙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案史称拯攻去张方平、宋祁，朝廷遂以拯代祁为三司使。欧阳修有《蹊田夺牛》之奏，拯家居避命者久之。应辰所云，盖指此事。然拯之刚正，岂逐人而觊其位者。修虽有此奏，特宋人好为议论之习。拯之心迹，天下后世皆可谅之。遽讳而削其稿，反若拯实有此短者。此张田编次之无识，非拯志也。张田字公载，澶州人，嘉祐中尝知庐州，甚著清誉，盖能不愧其师者。此书第九卷中有《进张田边说七篇状》，并附以《赐张田敕书》，与他篇例异，知确为田之所编。应辰以为其子孙讳之，非其实矣。

△《尽言集》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刘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师事司马光。哲宗初，以光荐，除秘书省正字。又以吕公著荐，除右正言，迁左谏议大夫。绍圣初，落职知南安军，又贬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寻以濮州团练副使，鼎州居住。后复直龙图阁，卒。事迹具《宋史》本传。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见传本。此《集》皆其奏札，不知何人所编。前有隆庆辛未石星、张应福《序》，皆云得抄本於西亭王孙家。西亭者，朱睦也。《星序》称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实十三卷，与《序》不合。然证以《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脱“十”字也。史称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马光，而刚劲则过之。故弹击权贵，尽言不讳，当时有“殿上虎”之称。《集》中所论诸事，史不具载，颇足以考见时政。

其中稍有遗议者。如吴处厚之劾蔡确，本出罗织，而安世申处厚之说，章凡一十二上，务欲置确於死地，殊不免意见之偏。然由其嫉恶太严，至於已甚，故徒知确为佞邪，而不察处厚非善类。见无礼於君者，遂如鹰鹯之逐，实非故相排挤之比。观欧阳棐为苏轼所善，程子为苏轼所讎，而安世论棐差遣不当，章

凡九上，并程子诋为五鬼，绝无所区别於其间。是亦其孤立无党之一证，不足以为疵瑕也。

惟是气质用事，词或过激。故王偁《东都事略》论之曰：为君子不能深思远虑，优游浸渍以消小人之势。而痛心疾首，务以口舌争之。事激势变，遂成朋党。是为平允之论。至朱子作《名臣言行录》，於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采录，独以安世尝劾程子之故，遂不载其一字，则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严气正性，凛凛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灭也。

△《说论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次升撰。次升字当时，兴化仙游人。熙宁六年第进士。知安邱县。以荐为监察御史，提点淮南河东刑狱。入为殿中侍御史，进左司谏。贬南安军监酒税。

徽宗立，召还，为右谏议大夫。复除名，编管循州。政和中复旧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次升为太学诸生时，即斥王安石字说为“秦学”，坐是屏弃。通籍后三居言责，建议鲠切，为时所惮。其最大者在止吕惠卿之使岭南，刘安世谓其大有功於元祐诸臣。至其弹劾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诸疏，尤为明白痛切，耸动耳目。虽其根株不能尽拔，卒为所中，以致垂老投荒。而刚直之气，凛然犹可想见。本传所载陈前后凡十馀事，皆有关於贤奸消长，政治得失之故，为他人所不敢发。而谓其他所言曾肇、王觐、黄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今即集中所存诸疏观之，其论王觐也，以曾布所善。其论曾肇也，以布之至亲。其论吕希哲也，亦以韩忠彦之亲。其论范纯礼也，以对辽使误犯御名。事各有因，与曲加指摘者不同。且是非非，虽当代清流亦不肯稍存假借。此正其破除成见，毫无党同伐异之私。作史者乃以门户之局为次升之病，谬之甚矣。是《集》为次升兄子南安丞安国所编。取哲宗顾问之语以名之。

所录奏疏凡二百七篇，久佚不传。惟《永乐大典》中颇散见其篇题。采掇编次，共得八十六篇。又於《历代名臣奏议》中增补三十篇，较诸原本所存，仅什之五六。然昌言伟论，为史册所未载者，尚可考见其梗概。谨考证时事，次第先后，釐为五卷。而以《行实》一篇附於卷末，庶读史者得以参证焉。

△《左史谏草》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吕午撰。午字伯可，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官至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知漳州，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凡奏议六首，后附其子沆奏议一首。后又附载家传诗文之类。最后载吕氏节女事。皆因家传附编者也。午两为谏官，以风节自励，知无不言。理宗尝称其议论甚明切，又谓其论边事甚好。此六疏皆理

宗嘉熙二年所上。虽篇数无多，而宋末时事颇可考见。其论宋宰相台谏之弊，尤极详恳。其子沆一疏，并方回所为午及沆传，亦多与《宋史》本传可以相证。回称午文集名《竹坡类稿》，是午本有全集而今佚之。兹六疏盖存於散轶之余者，其他遗文则颇散见於《新安文献志》诸书中云。

△《商文毅疏稿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商辂撰。辂字宏载，淳安人，正统乙丑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侍讲良年所编。后有其孙汝疇《跋》，称辂《素庵文集》凡数十卷，两遭回禄，悉为煨烬，幸此卷独存，因鋟诸梓云云。此本为天一阁所抄，则刊版又佚矣，其偶传者幸也。所载奏疏凡三十三篇。《明史》所载景泰时请清理塞上军田，招集开封、凤阳诸处流民，成化时首陈八事及辩林诚之诬，请皇太子视纪妃疾，弭灾八事，劾西厂太监汪直诸疏，今皆在集中。惟劾汪直一疏，史载列直十一罪，而不言其目。此集所载乃止十条，或为传写佚脱一条，抑或史文误衍“一”字欤。又《边务》一疏，凡言二事。其一论养军莫善於屯田。若不屯田，虽倾府库之财，竭军民之力，不能使边城充实。宜禁势豪侵占，令边军分二班耕种。非专言清理官田。史但称核还之军，未尽其实。其一论守边为上，守关次之。若徒守京城，最为下策。不宜全调保定等处精锐官军备御京城，而以紫荆、倒马诸要隘委之轮拨京兵，致望风先溃。其言尤深中明代之弊。史削而不载，亦删除过当。是集所载，乃其全文，尤足以补史阙也。

△《王端毅公奏议》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恕《吏部奏议》九卷，弘治四年文选郎孙交编次，李东阳序之。后兵部尚书王宪取其自大理寺左寺副至南京兵部尚书时奏议六卷，刻於苏州。御史程启元又刻於三原。此本则正德辛巳三原知县王成章合二本而刻之者。第一卷为大理寺及巡抚荆襄、河南时所上，二卷为南京刑部户部及总理河道时所上，三卷为云南巡抚时所上，四卷为前参赞机务时所上，五卷为巡抚南直时所上，六卷为后参赞机务时所上，七卷至十五卷皆吏部所上。

刘昌《悬笥琐探》称恕历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馀疏。则此犹汰而存之者矣。

《明史》恕本传称其扬历中外五十馀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集》中所载，如参奏镇守太监及论中使扰人等疏，皆剴切直陈，无所回护。又如处置地方及拨船事宜诸状，皆筹画详尽，具有经略。其他亦多有关一时朝政，可资史传之参证。

沈德符《顾曲杂言》称邱濬作《五伦全备杂剧》，王恕谓其程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濬大恨之，遂谓恕所刻疏稿，凡成化间留中之疏，俱书不报，故彰先

帝拒諫之失。侍医刘文泰因以此事疏攻恕，恕因去位，所以报恕之轻诋也。《明史恕传》则谓二人因争坐位，故构是狱。案：濬本很忤，恕一日不去则濬一日不得快其私。其忌恕未必以此数语，亦未必以此一事。然恕亦殊乖避人焚草之意，故史谓其昧於“远名”之戒。今刊本已无此二字，或后来削之欤。

△《马端肃奏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文升撰。文升有《三记》，已著录。案文升砥砺廉隅，练达政体，朝端大议，往往待之而决。与王恕、刘大夏俱负一时重望。此《集》奏议五十五篇，乃嘉靖丁未其孙天祐所编次，而以《恩命录》及行略、墓志等文附之。凡史传所载直言谏论，全文皆具在《集》中。其《请正北岳祀典於浑源州》一疏，则本传不载而见於《礼志》。其为左都御史时所言《振肃风纪》十五章，本传不详其目，今亦独见此书。大抵有关国计，不似明季台諫惟事嚣争。惟文升於成化中巡抚辽东、总督漕运，当时必多所建白。而《集》中概不之及，则不详其何故矣。

△《关中奏议》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杨一清撰。一清字应宁，安宁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此编以其生平章疏分为五类。卷一、卷二曰《马政类》，卷三曰《茶马类》，弘治十五年以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时所上。卷四、卷五、卷六曰《巡抚类》，则寇入花马池，命巡抚陕西时所上。卷七、卷八、卷九曰《总制类》，则正德初寇犯固原隆德，一清以延绥、甘肃、宁夏有警不相援，患无所统摄，请遣大臣领之，即命一清总制时所上。第十卷曰《后总制类》，则其忤刘瑾致仕后，以安化王寘鐫反复起时所上也。以所陈多陕甘边事，故以“关中”为名。嘉靖初始刊行於南京。其间所载，不尽皆一清奏稿。凡当时部臣覆疏及前后所奉谕旨，悉编入之。故於时事本末颇为详尽。史称一清官陕西提学副使时，即详究边情利弊。尝当羽书旁午，一夕草十疏，悉中机宜。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

△《杨文忠公三录》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杨廷和撰。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忠，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名为“三录”，实则《题奏前录》一卷，《题奏后录》一卷，《视草馀录》一卷，《辞谢录》四卷，凡四种。《题奏前录》正德时所上，《题奏后录》嘉靖时所上，乔宇为之序。《视草馀录》萧大亨为之序。

又有《自序》，谓官内阁时，凡朝廷奏对之词，政事可否之议，随事录之。《序》题嘉靖六年，而所记止於嘉靖二年，则廷和以嘉靖三年正月去位也。其中有足与史参考者。如《武宗本纪》十三年正月丙午至自宣府，命群臣具彩帐羊

酒郊迎，御帐受贺。是其事竟行也。廷和本传则言帝命回銮日群臣各制旗帐迎，廷和执不从，乃已。是又未行。此书载上传谕五府及团营三大营各为旗帐奉迎，廷和不从。

钱宁及廖鹏、张龙屡传旨要胁，廷和终不从。驾回，竟不用旗帐，上意亦无所忤。

据此，则《本纪》书其始，未详其卒。知本传所言为是。又此书载正德十四年正月七日散本官送兵部侍郎冯清奏捷本至内阁，欲拟旨奖励威武大将军，廷和执不可。张龙、钱宁相继催取，廷和卒拟旨奖励冯清，而不及威武大将军一字。又载慈寿遣散本官传谕欲改“懿旨”为“圣旨”，廷和力争至再方寝。又载寿安后崩，世宗坚欲持丧三年，且拟颁遗诰，廷和力争，乃仅服二十七日於宫中，遂止遗诰之命。凡此数事，《本纪》及廷和本传俱不载。又若擒戮江彬及议兴献庙，曲折始末，亦较史为详。《辞谢录》皆辞职谢恩诸疏，林俊为之序。其卷帙多於《三录》，而不在《三录》之数。以一人之事，非国政也。其奏疏有过於朴率之病。

然告君以达意为主，不以修词为工。如正德中《请慎重郊庙疏》、《请还宫疏》，嘉靖中《请停斋醮疏》，皆指陈时弊，在当日可谓说言。其他亦多切直中理，言虽质直而义资启沃、固与春华自炫者异矣。

△《胡端敏奏议》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世宁撰。世宁字永清，号静菴，仁和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世宁为推官时，屡折岐藩之势。为主事时，上书极论时政阙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善称“南都四君子”。为江西副使时，上疏劾宁王宸濠，为所构中，危祸几於不免。宸濠败后复起，又屡纠中官赵钦、刚聪等。风节震一世。惟议大礼与张璁、桂萼合，而他事又无一不与璁、萼忤。盖意见偶同，非有所依附也。是集所录奏议，皆与史传相发明。史称世宁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会。今观是集良然。中多辞职乞罢之疏。考正德末，宸濠、刘瑾内外交讐。嘉靖初，璁、萼专权相轧。世宁牴牾其间，动多掣肘，遂时时有引退之心。盖孤立危疑，不能自安其位，不得已而出於斯。或以恬退称之，非其志矣。薛应旂《方山文录》有《世宁小传》曰：“公尝言学贵经济，不在诗文。”

故其奏议二十卷及所著书数十种，皆有裨於世务，非空言也。今此本乃止十卷，汪汝璫家藏本亦同。岂应旂所见乃其全稿，后授梓时仅汰存其半欤。

△《何文简疏议》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进士，授兵部主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人为吏部左侍郎，以争大礼，左迁南京工部左侍郎。寻削籍

隆庆初赠礼部尚书，谥文简。事迹具《明史》本传。孟春没后，遗稿散佚。万历初，巡抚湖广佾都御史汝阳赵贤始搜辑其诗文，刻之永州。又别录其奏议为一集，刊於衡州，即此本也。前二卷为官兵部时作，第三卷为官河南参政入为太仆寺卿时作，第四卷至八卷为巡抚云南时作，末二卷为官侍郎时作。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而诗文颇拙，卒不能自成一家。惟生平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於时事得失，敷奏剴切，章疏乃卓然可传。本传所载，如救言官庞泮等；请停万岁山工役；清宁宫灾，陈八事；出理陕西马政，上釐弊五事；谏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潦相仍，条奏八事；皆侃侃凿凿，有关大计。然此集所载，说论尚多，史特举其最著者尔。

△《垂光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周玺撰。玺字天章，号荆山，合肥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礼科都给事中，为刘瑾所构，毙於廷杖。瑾败后，礼科给事中孙祜疏讼其枉。诏复官，荫其一孙。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上卷载疏十三篇，上於弘治朝者七，上於正德朝者六。

言皆痛切，而劾瑾二疏，则尤直气盈涌，声溢简外。《明史》本传但称其劾法王真人，劾太监齐元，侍郎李温，太监苗逵，尚书崔志端、熊翀、贾斌，都御史金泽、徐源。又应诏陈八事，劾大僚贾斌等十一人、太监李兴等三人、勋戚张懋等七人、边将朱廷等三人。又称其论太监韦兴不当命守郟阳，及忤瑾党杨玉，不及劾瑾之事。此集可补史之阙。疏后附载家书一通，其许国忘家之意，已早决於未劾逆珰之前。与《尽忠录》陈东八月二十五日家书，词气相似。亦可谓食其禄，不避其难者矣。下卷附录救命、祭文、墓表、碑记及题咏诗歌。其中嘉靖二年谕祭文曰：“权奸构祸，削籍归田。抑郁未伸，遽焉沦没。”似谓玺卒於归田之后者。与史载玺杖毙事状，绝不相符。岂当时讳其杖死，案牘所载，仅以削籍为词耶。亦足见明政不纲，恣为欺罔矣。

△《孙毅菴奏议》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孙懋撰。懋字德夫，号毅菴，慈谿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应天府尹，事迹具《明史》本传。懋官给事中时，武宗方狎昵小人，嬖倖用事，言官多所谪降。懋独抗直不回。如劾奏太监于喜、史宣、张泽诸疏，俱能直陈无隐，颇著丰采。又所奏湖广之管解绵花绒，及严考察各条，皆足补《明史》《食货》、《选举》各志所未备。又懋是时扈从行在，其请急定平宸濠功赏，又请还京。屡陈边警，直指天变。至千馀言。亦具见忠说。其劾江彬也，史言人皆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娱乐，亦不之见。懋以幸免。亦可谓弹劾权贵，奋不顾身者矣。

集中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备载。今备录存之，以与本传相参考，犹可想见其遗直也。

惟疏中所劾诸人，刻本多剽除其姓名。盖其子孙避怨之计。今无从一一考补，亦姑从其旧焉。

△《玉坡奏议》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原撰。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甲戌进士，授吏科给事中。以疏论时事，谪贵州新添驿丞。嘉靖元年，召复故官。坎坷八年，其志不挫，益以慷慨直谏自许。如《正殷通等升职世袭疏》、《赵云升命疏》、《选近习疏》、《请逐太监萧敬二疏》、《论锦衣卫朱宸等罪状疏》、《寝杨伦职命疏》、《停国戚张鹤龄等恩典疏》、《停司礼监乞请疏》、《论国戚张延龄等罪状疏》、《论内宦提督织造疏》、《论张璫桂萼疏》，皆力折权幸，不避祸患，言人所不能言。今具载集中。当其赐环之初，赵汉与之同科，赠之以诗，有“碧桃雨露空千树，老竹冰霜见一竿”句，又有“回来龙剑星文在，迟暮提携得共看”句。今载汉《渐斋诗稿》中。观於是集，原可谓不愧斯言矣。

△《南宫奏稿》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夏言撰。言字公谨，贵溪人，正德丁丑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历官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以主复河套，为严嵩所构，坐与曾铣交关，弃市。隆庆初，追复原官，谥文愍。事迹具《明史》本传。言初以才器受知世宗，而柄用之后，志骄气溢，傲愎自专，卒以致败，其事业殊无可称。特学问淹博，於故事夙所留意。又值世宗锐意改制之时，故於一朝典礼，多所酌定。如南北郊分祀、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仪、立先蚕坛之类，悉言所赞成。迨帝擢掌礼部，益力举其职。

前后奏牍，亦多有可采。此本为御史王廷瞻所刊行，即其官尚书时所上。自郊庙大典以至封爵贡举，大端略具。其间牵合古义，附会时局者，往往不免。然明代典章，至嘉靖而一大变。史志但撮举纲要，不能具其建议之所以然。观於是集，端委一一具在。录而存之，亦议礼者得失之林，非谓其持论之皆当也。

△《讷谿奏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怡撰。怡字顺之，号都峰，改号讷谿，太平人。嘉靖戊戌进士。授顺德府推官，擢吏科给事中。以疏劾严嵩廷杖，下锦衣狱。三年，世宗感虬仙之言，得与杨爵、刘魁同出狱。未几，以熊浹劾虬仙诬妄激世宗怒，复逮入狱。又二年，始得释。隆庆初，召为太常寺少卿，又上疏忤中官，外调山东按察使僉事。稍迁司业，仍为太常寺少卿以卒。盖其平生触犯权倖，至再至三，困踣颠连，仅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劲直忠亮，卓然为一代完人。是集为其弟恪所编，许谷为之序。凡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奏疏二篇。虽卷帙无多，而生气

凛然，犹足以见其梗概也。卷末《乞休》一疏，注曰“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者，大学士李春芳号也。盖怡放废以后，不欲再出，而春芳以穆宗新政，欲奖用直臣，故格之不使上达。然怡讫不得大用，殆亦郭公之善善欤。

△《谭襄敏奏议》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谭纶撰。纶字子理，宜黄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襄敏其谥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此编乃其历官疏草，分为三集。曰《闽稿》，嘉靖四十二年再起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时所上也。曰《蜀稿》，嘉靖四十四年起为陕西巡抚，会大足民作乱，陷七城，调任四川以后所上也。曰《蓟辽稿》，隆庆元年至四年，由兵部右侍郎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时所上也。

史称纶沉毅知兵，为台州知府时，即与戚继光立束伍法，练兵破倭寇，禽斩殆尽。

官浙江海道副使时，又连破之。再起为浙江右参政时，破饶平贼林朝曦。调福建参政时，郡县多为倭所陷，力战恢复，闽地以平。官四川巡抚时，灭云南叛酋凤继祖于会理。总督两广时，岑冈贼江月照等望风而降。朝廷倚以办贼，遇警辄调，居官无淹岁。后在蓟辽，与戚继光协力修边备，三卫诸部迄不敢南牧。终始兵事垂三十年，积首功二万一千五百。计其功名，不在王守仁下。而儒者顾艳称守仁，则以守仁聚徒讲学，羽翼者众也。今特录是集，以见其谋画之大略，庶不没其实焉。

△《潘司空奏疏》六卷（浙江巡抚采巡本）

明潘季驯撰。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此集凡《巡按广东奏疏》一卷、《督抚江西奏议》四卷、《兵部奏疏》一卷。季驯巡按广东在嘉靖三十八年。奏疏后有其子大复附记，称原稿几三寸许，散佚不存，仅从掖垣觅之，故所录止此。其督抚江西在万历四年。奏疏之前有李迁、万恭二《序》。其为南京尚书则在万历九年。旧本列在兵部之前，编次误也。季驯虽以治河显，而所至皆有治绩。集中如《查议弓兵工食》及《损益南京兵政》诸疏，皆足补《明会典》所未备。又《查解兵卫存留粮饷济边》诸奏，亦深切当时弊政，足与史志相参考云。

△《两河经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潘季驯撰。万历初，河决高家堰，淮、扬、高、宝皆为巨浸。季驯建议筑堤防，疏淤塞。论水势之强弱，复黄河之故道。条上六事，诏如议行。书中所载，皆其时相度南北两河奏疏。首冠以图，末附书一通，不著所上者为何人。书中有“奉大司空之教，亲往阅视”之语。考是时工部尚书李幼滋，始终主张其

事，殆即其人欤。季驯先后总河务二十七年，晚辑《河防一览》。其大旨在以堤束水，以水刷沙，卒以此奏功。此集所载诸疏，并规度形势，利弊分明，足以见一时施工之次第。与所作《河防一览》，均为有裨实用之言。不但补史志之疏略，备舆图之考证已也。

△《两垣奏议》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逮中立撰。中立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书凡奏议六篇，皆中立为给事中时所上。以历官吏、兵二科，故称两垣。其中《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及《论会推阁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传。盖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见忌辅臣，一被贬外授，故史特摘录於本传。其《请罢织造》、《论东倭》及《请停例金》三疏，虽事不施行，然亦皆铮铮不阿，无愧封驳之职，不得以卷帙之少废之矣。旧本附刻中立所作《周易札记》后。今既分隶四库，则列於《经部》为不伦，故析出别著录焉。

△《周忠愍奏疏》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周起元撰。起元字仲先，号绵贞，海澄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南。以忤珰魏忠贤被害。崇祯初，追赠兵部侍郎，谥忠愍。改谥忠惠。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西台奏疏》十一首，为一卷，乃擢湖广道御史巡漕时所上。曰《抚吴奏疏》十九首，为一卷，乃巡抚江南时所上。原本第一卷所载皆起元之传。第四卷为《兰言录》，皆系题赠诗文。第五卷为《崇祀录》，皆呈词碑记，后又录诸人赠祭诗文及起元遗诗七首。盖出其后裔搜辑开雕，故随得随增，无复次第。又明末积习，好以哗讦取名，其奏议大抵客气浮词，无裨实用。

起元诸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非虚矜气节者比。其人其言，足垂不朽。今录其奏疏二卷，以遗诗七首附后。至起元名光史册，初不藉传志以传。兹并从删汰，以省繁复焉。

△《张襄壮奏疏》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勇撰。勇字飞熊，上元人，积功官至靖逆将军，提督甘肃军务，封靖逆侯，加少傅兼太子太师。是集为其子云翼所编。始於顺治六年《谢实授甘肃总兵官疏》，终於康熙二十三年《甘州遗疏》，凡百二十篇。勇初任甘肃总兵官时，即内值肃州回民作乱，外值昂汉夷人窥边，日事攻讨。中间奉调南征，旋回甘肃，复值王辅臣之乱。往来征剿，日无宁晷。其没也，犹以防御麦力幹之故，力疾出师，卒於军营。计始终兵间四十馀年。王进宝、赵良栋等，皆由其偏裨起为名将。

自康熙十三年以后，箭创病足，以肩舆督师者十年。屡乞解职，皆荷优诏，慰

留卧理。盖两朝受知之深，诸将无逾於勇者。今观集中诸疏，大抵皆兵间所作，并剴切详明，言无不尽。读之可见开国之初，底定秦陇之方略。并可见列圣知人善任，风云际会，极千载一时之盛焉。

△《靳文襄奏疏》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靳辅撰。辅字紫垣，镶红旗汉军，初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总督河道、兵部尚书，文襄其谥也。是编皆前后治河奏疏，其子治豫汇刊之。辅自安徽巡抚擢授河道总督时，值河患方棘，洪流逆溢，高堰横溃，合淮水而东注，故道反湮。

辅疏言：“河水挟沙而行，易於壅阏。惟赖清水助刷，始能无滞。当审其全局，彻首尾而合治之。不可漫为施工，堵使东筑西决，终归无益。”因条具八事八告，圣祖仁皇帝悉俞其请。於是疏濬运河及清口，以至海口河道。又开白洋清河以东引水河，而黄流始畅。开清口澜汛浅诸引河，而淮水始出敌黄。筑河崖遥堤缕堤，修高堰，堵翟坝，置减水六坝，而宣泄咸有所恃。至开中河、早河诸役，尤其设施之大者。其持论以“筑堤崖，疏下流，塞决口，有先后而无缓急”数语为纲领。

故在事十年，具著成绩。诸疏并在集中，无不指陈原委，言之凿凿。至今论治河者犹称辅焉。末附辅官巡抚时奏疏三篇，其极论骚扰驿站，亦具见风力云。

△《华野疏稿》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琇撰。琇，即墨人，华野其字也，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湖广总督。此编乃其历官奏疏。起康熙二十七年，迄四十一年，凡四十四篇。疏末多载原奉谕旨，盖琇所恭录，而其后人并敬刊也。琇初由吴江知县行取入台，即劾罢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圣祖仁皇帝嘉其敢言，洊擢左佾都御史，进左都御史。复劾奏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等党援交通，亦皆谴退。后缘事镌秩，复起为湖广总督。在官四年，别以红苗抢掠一事褫职归。盖当其弹抨得实，则拔擢以旌其忠；当其貽误封疆，则罢斥以明其罪。仰见圣祖仁皇帝行政用人，大公独断。赏罚悉视其自取，而无一毫畸轻畸重於其间。前者纂辑《五朝国史列传》，特命於《明珠传》中载琇劾疏全文，毋庸删削。嗣复命於《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诸传中补载琇之劾疏，无庸隐讳。并复颁示纶音，阐明其进退之由。俾共知琇之擢用，无人能排挤报复。琇之罢官，亦非由有人倾轧。百尔臣工，仰承诰诫，已无不晓然共喻。臣等谨录琇此编，并恭录前奉谕旨冠诸卷端。庶彝训昭然，永垂成宪，益共知所警励焉。（以上专集）（案：以上所录皆以奏议自为一集者。其或编入文集之中，则仍著录於《集部》。）△《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汝愚编。前有淳熙十三年札子，称尝备数三馆，获观秘府四库所藏及累朝

史氏所载忠臣良士便宜章奏。收拾编缀，殆千馀卷。文字纷乱，疲於检阅。自假守闽郡，辄因政事之暇，因事为目，以类分次。而去其复重与不合者，犹馀数百卷。釐为百馀门。始自建隆，迄於靖康，推寻几月，粗见本末。若非芟繁举要，恐劳乙夜之观。欲更於其间择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缮写十卷，一次投进。又有淳祐庚戌《史季温序》，称其开端於闽郡，奏书於锦城。是其经历岁时，屡经简汰，乃成是编。故其去取颇不苟。自称上可以知时事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备有司之故实。其大旨以备史氏之阙遗，非夸饰也。凡分《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十二门。子目一百一十四。每篇之末，各附注其所居之官，与奏进之年月，亦极详核。其奏札《自序》及《史季温序》，皆称《名臣奏议》。而此本题曰《诸臣奏议》。岂以中有丁谓、秦桧诸人而改其名欤？案《朱子语录》云：赵子直要分门编奏议。先生曰：只是逐人编好。因论旧编精义，逐人编自始终有意。今一齐节去，更拆散了，不见其全意矣云云。今此集仍以门分，不以人分，不用朱子之说。盖以人而分，可以综括生平，尽其人之是非得失，为论世者计也。以事而分，可以参考古今，尽其事之沿革利弊，为经世者计也。平心而论，汝愚所见者大矣。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分六十四门。名目未免太繁，区分往往失当。又如文王、周公、太公、孔子、管仲、晏婴、鲍叔、庆郑、宫之奇、师旷、麦丘邑人诸言，皆一时答问之语，悉目之为奏议，则《尚书》颺言，何一不可采入，亦殊踳驳失伦。然自汉以后，收罗大备。凡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实可与《通鉴》、“三通”互相考证。当时书成，刊印仅数百本，颁诸学宫，而藏版禁中，世颇希有。崇祯间，太仓张溥始刻一节录之本。其《序》自言生长三十年，未尝一见其书。最后乃得太原藏本，为删节重刊，卷目均依其旧。所不同者此本有《慎刑》一门，张本无之。张本有《漕运》一门，此本无之。不知为溥所改移，为传本互异。然溥所去取，颇乏鉴裁，至唐、宋以后之文尽遭割裂，几於续鳧断鹤，全失其真。此本为永乐时颁行原书，犹称完善。虽义例芜杂，而采摭赅备，固亦古今奏议之渊海也。

△《名臣经济录》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训编。训，歙县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是书辑洪武至嘉靖九朝名臣经世之言。中阙建文一朝，以革除讳之也。分十门，凡《开国》一卷，《保治》十卷，《内阁》四卷，《吏部》四卷，《户部》五卷，《礼部》七

卷，《兵部》十三卷，《刑部》三卷，《工部》五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共一卷。每门各有子目。《开国》、《保治》二门，以时代为序。《吏》、《礼》、《兵》、《工》四部各以所属四司分四类。《户部》分《图志》、《田土》、《赋役》，《给赐》、《黄册》、《屯田》、《婚姻》、《粮运》、《禄俸》、《盐法》、《茶法》、《课程》、《赈恤》十三类。《刑部》分《律例》、《论奏》、《题奏》、《杂论》四类。以二部诸司，皆以省分，无专掌一事者故也。

《内阁》无子目，百司之总，无不该也。《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亦无子目，篇帙寡也。明永乐间，敕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至元而止。虽门目浩繁，不无冗杂，而二千年訏谟硕画，历历可徵。是编所载，如《陶安传》、《刘基行状》、《蹇义墓志》、《李东阳年谱》诸篇，兼纪言行；《汉府》、《赵府》、《石亨》、《曹吉祥之变》诸篇，并录时事；以及谢铎《焉用彼相说》、何依《休庵诗序》之类，采及杂文；邱濬《大学衍义补》之类，至节取所著之书，不纯为奏议之体。

故但以《经济录》为名。其实奏议居十之九，与淮等所编时代相接，颇足以资考镜。今附之《奏议类》中。其间如《胡广碑录》之类，间有滥收，或亦朱子《名臣言行录》取吕惠卿，赵汝愚《名臣奏议》不遗章惇、秦桧之意欤。分别观之可矣。

△《钦定明臣奏议》四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以皇子司选录，而尚书房入直诸臣预缮写。每成一卷，即恭呈御览，断以睿裁。盖敷陈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时代既近，殷鉴尤明。将推溯胜国之所以亡，与昭代之所以兴者，以垂训於无穷，故重其事也。考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内。一再传后，风气渐移。朝论所趋，大致乃与南宋等。故二百馀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陈者，君子置国政而论君心，一札动至千万言，有如策论之体。小人舍公事而争私党，一事或至数十疏，全为诤讼之词。

迨其末流，弥增诡薄。非惟小人牟利，即君子亦不过争名。台谏闕於朝，道学哗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坏，不知其所以坏者由阁臣奄竖为之奥援。人知阁臣奄竖之日诤，不知其所以诤者由门户朋党为之煽构。盖宋人之弊，犹不过议论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则直以议论亡国而已矣。然一代之臣，多贤奸并进，无人人皆忠之理，亦无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陈，无言言皆是之事，亦无言言皆非之事。是以众芳芜秽之时，必有名臣硕辅，挺出於其间；群言淆乱之日，必有谏论嘉谟，摅拄於其际。所谓披沙简金，在乎谨为持择也。是编禀承训示，辨别瑕瑜。芟蕪浮文，简存伟议。研求史传，以后效验其前言。考证情形，以众论归於一是。譬诸童谣妇唱，一经尼山之删定，而列

在六经。一代得失之林，即千古政治之鉴也。至於人非而言是，不废搜罗；论正而词乖，但为删润。

圣德之广，一善不遗；圣度之宏，大公无我；尤非寻常所可测量矣。（以上总集）——右“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二十九部、七百二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五十六 史部十二

○诏令奏议类存目△《火警或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制。时大内东偏火，帝诏户、礼二部及都察院命百官修省，复制此文。大略谓火本非灾异，而人事不可不修，并非惑於祸福事应之说。前有帝所作《自序》，后附《修省敕谕》六条。案《明史五行志》，宫中之火在嘉靖十年正月辛亥，此本《或问》末亦题嘉靖辛卯正月终旬，与史相合。而《敕谕》末乃作嘉靖九年十二月，岁月俱误。疑传抄之讹。当以史文为正也。

（案：此书为世宗御制之文，《敕谕》乃其附录，然宣示中外，是亦诏令类矣。故《明堂从祀》诸编著录於故事。此编无预典礼，则附诸《诏令》焉。

）△《代言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士奇撰。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已著录。是书乃其《东里别集》之一种。所录皆在内阁撰拟碑册诏诰之文。自永乐四年至正统九年，每篇末具标年月日。核诸《明实录》俱合。惟《上皇太后尊号诏》标曰洪熙元年七月十五日，而《明宣宗实录》是诏实载在七月丁丑。是月戊辰朔，丁丑则初十日也。又《实录》载七月乙亥上奉册宝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乙亥为是月初八日。未有初八日已上册，至十五日始下诏者。又《实录》载七月戊寅行在礼部奏恭上皇太后尊号，已诏告天下云云。戊寅为是月十一日，於十一日云已诏告天下，则诏在十一日以前无疑。此书标十五日，盖传写之误。又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即位诏》款有云：“原差去官养官员人等即便回京，毋致重扰军民。”《实录》载此篇“毋致重扰军民”句作“不许托故迟延”。则此书当为士奇初稿，临时或更加润饰，《实录》由定本录之耳。又加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谕吏部申明荐举敕》“自中有廉洁公正”句下尚有十五句，而今本《实录》载此篇皆脱之。又如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子生诏》第一条，载大赦天下，今《实录》於第一条则仅载蠲免税粮盐粮三分，而大赦反载在第六。此类文字异同，颇可与《实录》相参。然其事则皆史所已具也。

△《谕对录》三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孚敬所奉世宗密谕及其奏草也。孚敬初名璠，字秉用，永嘉人。正德辛巳进士。历官少师、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忠。事迹具《明史》本传。孚敬以议礼被遇，六年而秉大政，甚为世所诟病。而世宗始终眷礼不衰，每称“少师萝山

”而不名。尝谕孚敬“朕有密谕毋泄”，“朕有御笔悉亲书”。又仿杨士奇故事，赐孚敬银章二，以便封奏。前后所奉手敕凡三百八十一道，因汇为一书，并奏对札子皆随事附之於后。盖孚敬既没，其孙汝纪、汝经等所哀辑也。

（以上专集。）△《明诏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霍韬编。韬有《明良集》，已著录。是编载明代诏制，始洪武元年，终嘉靖十八年。大抵皆典礼具文，不足考一代之政令。

△《明诏令》二十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所载自太祖至嘉靖十八年止，盖嘉靖时人所为也。考秦、汉天子之语皆谓之诏，宋以来以玺印颁天下之书乃谓之诏，臣下面奉玉音谓之圣旨。是书若兼载圣旨，则所遗不可胜道。若专载诏令，则吴元年《遇变省躬旨》、《授宋濂学士》等旨及正统中《谕五府三法司》等旨，皆不当载，而又杂厕其间。

编次庞杂，殊无义例。

△《丝纶捷要便览》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乃明万历、天启中内阁票旨成式，以曹司为次，分类标载。盖两房中书舍人所抄撮而成者。末题秋审题本，亦一时案牘之文。（以上总集）（案：此编无类可归，以其为当日王言之式，附录於《诏令》之末。

）——右“诏令奏议类”《诏令》之属，六部、六十六卷，皆附《存目》。

△《田表圣奏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田锡撰。锡字表圣，其先京兆人，唐末，徙蜀之洪雅。登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事迹具《宋史》本传。其奏议见於《宋史艺文志》者二卷，已久散佚。此本乃明给事中安磐所搜辑。共得奏疏十四篇，附以锡所作《箴序》二篇，本传及《墓志铭》二篇。世所传《咸平集》，今尚有传本。凡是编所录者，已具载集中。磐盖未见其书，故复为哀辑。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锡奏议一卷，与《宋史》不合。盖亦仅据此本也。

△《范文正公奏议》二卷、《书牒》一卷、《范忠宣公奏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范惟一编。惟一为仲淹十六世孙，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卷首题朱希周、孙承恩、文徵明、陆师道同校。前后无序跋，止於《文正奏议》前载韩琦旧《序》一篇。国朝康熙中，范时崇巡抚广东，往来吴中，再谒祠宇，因捐贖命主奉孙能濬校刊。能濬《后序》云：旧本《忠宣集》二十卷，独阙奏议。明嘉靖中，世孙惟一视学两浙，复续编文正、忠宣《奏议》、《书牒》，命严州守韩叔阳梓行，即此本也。案此本《忠宣奏议》，其目录标题，编次前后，与时崇本不合。能濬《后序》中又云：合家藏旧本，细加校勘，正其讹谬。文集悉遵旧

本摹刻，而《忠宣奏议》则考赵忠定奏议标目，而次第其年月，分为二卷。其前此续刻附录中，有前后简编断续错乱者，稍为序次，而条分诸目，以便稽考云云。是重刻之本已多所校定。然《忠宣奏议》实赖此为初刻。故别存其目，以不没经始之勤焉。

△《李纲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内府藏本）

宋李纲撰。纲有《建炎时政记》，已著录。案陈俊卿作纲《梁溪集序》，称其子秀之编其表章奏札为八十卷。此本仅六十九卷，已非秀之之旧。卷末附录，一曰《靖康传信录》，一曰《建炎进退志》，一即《建炎时政记》，共为三卷。

第四卷以下皆纲所为制诏表札，疑即《宋史》所云《建炎制诏表札集》也。俱已编入《梁谿集》中，故仅存其目，不复录焉。

△《朱子奏议》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吾弼编。吾弼字谐卿，号密林，高安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自《晦菴集》中抄出，凡章奏十卷，书状、札子五卷。《朱子文集》，家弦户诵，此刻可谓屋下屋，床上床矣。

△《奏对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士奇撰。皆其正统初在内阁所上奏疏，凡十九篇。多关系军国大计，已载入《东里别集》中。此其单行之本也。

△《叶文庄奏疏》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盛撰。盛字与中，昆山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谥文庄，事迹具《明史》本传。盛初官兵科给事中，有《西垣奏草》九卷。出官山西参政，协赞军务，有《边奏存稿》七卷。巡抚两广，有《两广奏草》十六卷。巡抚宣府，有《上谷奏草》八卷。其子淇，初并《水东稿》、《开封纪行稿》、《葭竹堂泾东稿》，合为九十卷，刻於衡州。此本则崇祯辛未其六世孙重华所刊也。

△《两广奏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叶盛撰。已载入所著奏议中。据卷首嘉靖辛亥《张寰序》，称盛著作颇多，其子若孙已刻之家塾。独两广奏议未有刻本，至是始续成之云云。盖初刻本自为一帙，后乃与他奏议合为一编，故又有此别行之本传於世也。

△《王介菴奏稿》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是编乃其官南京兵部尚书时所刻。有成化乙巳《程廷珙序》。又有《陈公懋后序》，作於壬寅。《李东阳后序》，作於弘治壬子。皆初刻也。又有《谢应徵序》，则嘉靖丁未扬州重刻所作。又有《程启元序》，正德壬申三原重刻所作。诸序皆不言篇数卷数，《程启元

序》称六卷，亦据旧刻。惟弘治壬戌《杨循吉序》，称东鲁王公，往使关中，得疏草二百余篇。又称以余之居郡下，授而使编。焉马鲁鱼，讟劳得效。刊正得八十六篇，釐为六卷云云。然则此本循吉所定也。其疏各以官标目。始於《大理寺》，次《抚治荆襄》，次《南京刑部》，次《总理河道》，次《南京户部》，次《巡抚云南》，次《前参赞机务》，次《巡抚南直隶》，次《后参赞机务》。所谓参赞机务，皆官南京时所兼，非北京阁务也。惟吏部诸疏，不在编内。后正德辛巳，三原知县王成章始益以吏部诸疏，刻为全帙。然此本先出，世亦并行，故今亦仍存其目焉。

△《晋溪奏议》十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王琼撰。琼字德华，太原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刊於嘉靖甲辰，皆其官兵部尚书时所上，故又名《本兵敷奏》。分地为卷。首京畿，次辽蓟、宣大、三关，次陕西、延宁、甘肃，次山东、河南、四川、南畿、两浙、湖广，次江南，次闽、粤、云、贵，又次则清军、驿传、马政，而以《杂行类》终焉，共十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四卷，殆刊版误脱“十”字欤。史称正、嘉间，琼与彭泽皆有才略，相中伤不已，亦迭为进退。而琼险伎，公论尤不予。杨廷和《视草馀录》亦痛诋之。盖其才干足称，而心术则不足道也。

△《密勿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纪撰。纪字维之，掖县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谨身殿大学士，谥文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在内阁所进奏疏、题本、揭帖。第一卷二十五首，武宗北巡时作。其《请车驾还京》诸疏，皆在卷内。二卷十四首，武宗南征时作。

三卷十七首，嘉靖初政时作。皆纪归田以后汇辑旧稿，手自编定者也。

△《辞荣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纪撰。纪自为礼部侍郎至大学士，凡有朝命，必具疏陈辞，合之得二十有六首。每首各注年月。其第一首乃正德七年壬申作，而注曰壬午，盖坊刻讹也。

△《毛襄懋奏议》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毛伯温撰。伯温字汝厉，吉水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佾都御史，巡抚宁夏、山西、顺天，晋工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天启初，追谥襄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历任奏疏，以一官为一集。凡《台中》、《抚台》、《内台》、《总边》、《宫宾》、《平南》、《总宪》、《枢垣》八集。其筹边诸议，颇详晰当时利弊云。

△《方改亭奏草》（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方凤撰。凤字时鸣，改亭其号也，昆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是编载奏议一十八首。其兄鹏《跋》云：时鸣旧稿凡五十馀疏，今散失，止存此。考《江南通志》，称凤当武宗时官御史，屡谏巡幸。胡世宁为宁王宸濠所构，力辨其诬。世宗初大礼议起，尤力持正论，颇著风裁。然以其兄鹏附和张璁、桂萼遂并其兄劾之，又自劾以谢其兄，则矫激已甚。使其兄首倡邪说，事关君父，竟大义灭亲可也。考兴王而伯孝宗，其根株在璁与萼，其兄不过依阿其间。

破璁、萼之局，则鹏不攻自败耳，何必先操同室之戈乎。卷首有《王守仁题词》，其词凡近，不类守仁他作。其题名称“馀姚新建伯王守仁撰”，守仁之陋亦不应至此。守仁於大礼一议，不甚非张璁、桂萼。其称大礼一疏力折奸谀，尤不似守仁之语。疑其后人假守仁之名以为重也。

△《石峰奏疏》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邵锡撰。锡字天佑，号石峰，安州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是集前三卷为官御史给事中时所上奏疏，后一卷为官巡抚时所上奏疏。

锡立朝颇著风节。武宗幸昌平，疏请回銮。议北征，陈不可者十。及驾出。又偕同官遮道泣谏。史不具载。今诸疏并在集中，尚可考见云。

△《桂文襄奏议》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桂萼撰。萼字子实，安仁人，正德辛未进士。嘉靖初以议礼骤贵，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冠以《大礼疏》。案其初议，但称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於大内，未及入庙称宗，如末流之甚。

其后何渊希旨，遂请入兴献帝神主於太庙。萼上《请罢非议以全大礼疏》，斥为破坏典章，奸邪陷君云云。则初意亦未甚决裂。厥后希旨固宠，循声附和，遂以数载之荣华，博千秋之诟厉。凡所建白，均为读史者所厌观矣。衡以彰瘡之公，此集固在所必斥也。

△《漕河奏议》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以旂撰。以旂字士招，江宁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三边，卒谥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当嘉靖时，徐、吕二洪水竭，运船胶滞，命以旂以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河漕。逾年，渠水通，晋秩一等。是编其督漕时题奏章疏。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不知为完本否也。

△《谏垣奏草》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宪撰。宪字式之，武进人，正德辛未进士。即於是年八月除刑科给事中。至正德十三年二月，以礼科给事中致仕。前后在谏垣八年，所上凡三十一疏。

前附《乡试策》一篇。宪别有《古菴文集》，此其集外别行者也。

△《梦虹奏议》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显麒撰。显麒字文瑞，奉新人，梦虹其号也，正德甲戌进士，授行人司副。时诸臣共谏南巡，其疏稿为显麒所拟，故再予廷杖，谪国子监学正。嘉靖初，擢监察御史。是集为其子夷惠所编，凡三十一篇。有嘉靖甲寅《李桢序》。后旧版漫漶，其裔孙绣又重刊之。前有《凡例》，称以事之大小，时之先后，改易旧次，考显麒以正德时谏疏得名，其嘉靖讲学疏不过循例陈言，体同策论。而此本乃列谏疏於讲学疏后。盖明人以讲学为至荣，故视为第一大事，取以冠编，而不计其年月颠倒也。卷首载《一统志显麒传》，称其劾戚畹陈万言及论蔚州买木二事。此本乃无其疏，殆原稿散佚欤。

△《桂洲奏议》二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夏言撰。言有《南宫奏稿》，已著录。是编又益以谏垣所上，分为二十一卷。乃言入阁之后，巡抚江西副都御史王暉等所刊，事在嘉靖十八年。后暉以事获罪，主其狱者即言也。言以《论南北郊分祀》受知世宗，遂被擢用。史称其奏定典礼，多可采者。今核其所论，实惟议礼一事，有关典制沿革。故录其《南宫奏稿》，而此集则别存其目焉。

△《复套议》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曾铣撰。铣字子重，江都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事迹具《明史》本传。嘉靖二十五年，铣建议欲西自定边营，东至黄甫川，千五百里，筑边墙以御剽掠。并以河套诸部久为中国患，因上疏请复其地，条八议以进。嗣又与诸抚镇条上方略十八事。此即其前后疏稿。是时夏言主铣议，后卒以此为严嵩所构，言及铣并弃市。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云：徐阶门客吕生者，杀人亡命河套中。三年尽得其山川之险易、城堡之虚实，因悉绘为图。谓其地不难於攻而难於守，於是并调画守御之策若干条，挟以说总督曾铣。铣闻而深信之，遂以白夏言云云。则铣诸奏盖皆据吕生日睹之说也。

△《奏对稿》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孚敬撰。孚敬有《谕对录》，已著录。其《谕对录》中乃备载世宗密谕，即当时奏草亦并载于中。共三十四卷，篇帙颇夥。是编乃万历中巡按浙江御史杨鹤所选。凡十一卷，视原集汰三之二。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盖删繁举要，以便流传。然《李纲奏议》六十九卷为世所贵，不病其多而难读也。《田锡奏议》一卷为世所贵，亦非取其少而易竟也。

△《督抚经略疏》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遂撰。遂字邦良，号克斋，丰城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谥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四

府时所上奏疏。起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迁秩还京，因哀辑成帙。史称遂官巡抚时，淮扬三中倭，岁复大水，且日役民挽大木输京师。遂请饷增兵，恤民节用，次第画战守计。《刘景韶序》亦称其时值凋弊之秋，独以急病厚生为念，请蠲恤之疏不下数十章。今观集中请恤疏止数篇，馀皆言倭寇事。序弃书前，不应显相矛盾，或有所删汰欤。

△《前川奏疏》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曾忬撰。忬号前川，泰和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兵部都给事中。《千顷堂书目》载《前川奏疏》二卷，与此本合。其作曹忬，则以字形相近而讹也。忬《明史》无传，惟《刘源清传》附载其申救源清下诏狱事。其疏今在集中。然疏中陈处置大同事宜颇详，申救源清，特其中之一事。则未审为史文之略，为其后人有所润色也。卷末有《跋》，不署名氏。核其语意，以忬族人所作，称“忬叔监察御史翀”，嘉靖乙未，亦以劾汪鋹廷杖死。泰和东门内有叔侄谏臣坊，即为翀、忬所建云。

△《本兵疏议》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博撰。博字惟约，蒲州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此集为其子士俊所编。始嘉靖三十四年，迄隆庆六年，皆博为兵部尚书时所上。故名曰《本兵疏议》。是时倭寇乱於南，谱达侵於北。请饷请兵，羽檄旁午。故案牘之繁，至於如是。考本传，称博於肃州奏金塔之功，蓟镇著马兰之绩，大同有牛心之捷。西北兵机，为所素习，宜其言之颇悉。然当时倭患之不息，由经略内倚权相，颠倒是非。博身居本兵，不能纠赵文华之奸，辨张经之枉。其依违牵就，抑亦不无可议矣。

△《台省疏稿》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瀚撰。瀚字元洲，仁和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分门编次，一卷曰《贺谢类》，二卷、三卷曰《前后关中类》，四卷、五卷曰《漕运类》，六卷、七卷、八卷曰《两广类》，咸当时案牘之文。

△《平倭四疏》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章焕撰。焕字扬华，一字茂实，长洲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督理南京仓储右副都御史。焕初由刑部主事改吏部，擢南京太仆寺卿。值倭犯两浙诸郡，乃上《平倭疏》凡十二策。及转光禄寺卿，复上《安攘八事》。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又陈《明职守》、《授成算》二疏。前后四疏，皆为倭事而发。此本乃嘉靖己未焕由河南巡抚拜督漕之命，将去汴时，周藩镇国中尉睦为序而刻之者也。

△《南宫奏牍》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嘉靖壬戌，拱为礼部左侍郎，改吏部，进礼部尚书，召入直庐，皆在一年之中。《自序》云：视篆南宫未久，故奏牍无多。然一二有关处分者，皆自属草，故特存之云。

△《纶扉内稿》一卷、《外稿》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於嘉靖丙寅入阁，隆庆丁卯罢，己巳复召还。是编乃其先后在阁时疏稿也。前有《自序》，称内阁有关机密，人不与知者不敢泄，惟言外事及辞免诸疏则存之云。

△《掌铨题稿》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於隆庆己巳复召入内阁，兼掌吏部事者凡二年。是编皆其疏稿也。史称拱在吏部，欲遍识人材，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月要而岁会之。仓卒举用，无不得人。盖其才固有足取者矣。

△《献忱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所载皆贺谢奏疏。《自序》云：国制，廷臣贺谢皆无疏。近岁章奏浸盛。节贺无俟言，凡有瑞应必疏贺，而大僚迁官及有谴有赐无不疏谢者。乃次第成帙，名《献忱集》。《明史艺文志》作五卷。岂先有别行之本五卷，后编入文集，乃删并为二卷耶。

△《奏疏辑略》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董传策撰。传策字原汉，上海人，嘉靖庚戌进士，授刑部主事。以疏劾严嵩，谪戍南宁。隆庆初，复故官。万历初，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有其弟传文识后云：伯子由常博至右宗伯，疏草半逸。今辑梓者寥寥十馀疏耳。考传策始以论严嵩欺君误国，遣戍南宁，乃其生平大节，宜以弁集，而乃冠以《极陈时政疏》。实则未上之稿，附录之，尚为空言鬻直，况首列乎？此则编次之失也。

△《粤西疏稿》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文华撰。文华字子彬，连江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襄惠，事迹附见《明史邹应龙传》。此集乃其巡抚广西时所上诸疏，凡二十一首。叶向高作文华《济美堂集序》，称其督粤西所削平林箐巨寇，累世为患害者，不可胜纪。今集中《叙报雕剿人员疏》、《地方贼情疏》、《剿平上下四屯疏》、《剿平北山等处地方疏》、《题报地方贼情疏》，皆其事也。然史称河池啼咳北三猺未为逆，总督凌云翼喜事，杀戮甚惨，得荫袭，文华亦受赏迁户部侍郎，则向高所云，不免有所文饰矣。

△《留都疏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交华撰。文华於万历十五年任南京工部尚书，十六年进兵部尚书，旋以病乞归。此其两年之中所上诸疏，凡十一首。谢恩者三，乞休者二，为人请荫者

一，其四皆营伍常事。惟《乞诛内监张鲸》一疏，尚见风力云。

△《存笥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櫟撰。櫟字叔养，号心吾，江西新城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邹应龙传》。是编乃其曾孙道登所刻。首载诰敕，末录墓碑志铭。所载櫟文，惟奏疏六篇而已。一为救论严嵩言官吴时来，一复召上论三事，一荐王世贞，一荐石星，一劾内监滕祥，一劾大学士高拱。卷首标题之下，侧注“摘要”二字，盖非完本也。

△《王文肃奏草》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锡爵撰。锡爵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纶扉进御之词，自万历十三年迄三十八年，以岁月先后编次。其子衡所辑，其孙时敏所刊也。

△《小司马奏草》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项笃寿撰。笃寿字子长，秀水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编即笃寿官兵部时议覆内外陈奏之文。凡《驾部稿》一卷，《职方稿》五卷。其曰小司马者，盖取《周礼夏官》之属。然明无此职，以古名题后世之奏牍，似有据而实不典也。

△《冲菴抚辽奏议》二十卷、《督抚奏议》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顾养谦撰。养谦字益卿，南通州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总督蓟辽兼经略。以议倭封贡事被劾去。《抚辽奏议》乃巡抚辽东时所上，凡九十馀疏。《督抚奏议》乃总督蓟辽时所上，凡三十馀疏。

△《敬事草》十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一贯撰。一贯有《易学》，已著录。是书乃其历官所上奏疏揭帖。始於万历四年正月初充讲官，迄於三十四年七月以大学士乞休。一贯当国，颇为清议所不满。如《明史》本传所载楚狱、妖书二案，所不待言。即京察一事，集中深自辨白，然终无以解免於物论也。本传称一贯位至建极殿大学士。据此编所书衔名乃中极殿，盖史家偶异词云。

△《内阁奏题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志皋撰。志皋字汝迈，兰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谥文懿，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志皋身在床褥，於罢矿、建储诸大政，数力疾草疏争。在告四年，疏八十馀上。此本乃其在内阁十年之奏稿，於万历二十八年手自编定者也。《明史艺文志》作十六卷，与此本卷数不合。殆志皋尚有他奏议，《明史》总举其数欵。

△《王文端奏疏》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家屏撰。家屏字仲伯，山西山阴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

文端，事迹具《明史》本传。家屏辅政在万历中年，奏疏多为册储之事，馀皆占谢之词。本传称其柄国仅半载而去，朝野惜之。阅八年，储位始定。遣官存问，赉金币羊酒。是编终以此篇，明其志也。诸疏已载入所著《文端集》，此盖初出别行之本。《目录》作二卷，而书实四卷。盖《目录》之误，其编校亦可谓疏矣。

△《奏议》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颐撰。颐字维贞，号及泉，馀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总督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其历官时所上奏疏，与《明史》相合。《献徵录》载颐行状，称《奏议》十卷。今止二卷，乃国朝段藻所重刊。末附《重建儒学祭器库记》一首，而以志传行状制诰及谕祭敕葬文冠於卷首。

△《掖垣题稿》三卷（刑部员外郎顾葵家藏本）

明顾九思撰。九思字与睿，长洲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通政司右通政。是编皆其为给事中时所上奏疏。在户科者一，在礼科者十三，在兵科者二十。其间如持宗藩之冒封，劾边将之骄诈，皆具有风节。《江南通志》亦谓其条奏多关切军国大计，时咸推其说直云。

△《谏垣疏稿》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姚学闵撰。学闵字顺山，武陵人，隆庆辛未进士，由知县历官礼、刑、兵三科给事中。尝一视京营，一阅宣大山西边务。以其前后奏疏，汇为此编。卷首有《陈所蕴序》，称当时不察，有以粉榆故相为口实者。今疏稿具在，有一左袒相君语乎？又有其门人吴中明《序》，亦云先生当柄国时，世或薪为同而能不为同。迨其后也。世或薪为异而能不为异。盖学闵官谏垣时，在万历初，正其乡人张居正独相之日。故二人并为辨别心迹云。

△《海防奏议》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万世德撰。世德，山西偏头千户所人，隆庆辛未进士，历官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万历二十五年，倭寇朝鲜，议设海防巡抚，以世德为都察院佥都御史，管理天津、登莱、旅顺等处海务。至二十六年，改世德经理朝鲜，而以汪应蛟为代。是编所载，自二十五年九月至二十六年六月。一年之中，条上一切海防事宜，凡为疏四十八篇。

△《治河奏疏》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化龙撰。化龙有《平播全书》，已著录。是编奏疏乃万历三十一年化龙以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时所上。时黄河横决，化龙遍行淮徐，得泇河遗迹，乃奏请疏凿。凡开二百六十丈。工讫而为流沙所阻。化龙持之益力，复改凿碣头一路，运道遂通。故此编於泇河一事，最为注意，言之尤为恳切云。

△《黄门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是编为其《奉常佚稿》之第二种，皆其为给事中时奏疏。与郊党附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其论大峪寿宫事，诋李植、江东之。其疏今载集中。《明史万国钦传》又载，给事中李春开劾赵南星、张士昌，与郊助之。亦以二人纠政府私人也。

△《奏疏遗稿》（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可达撰。可达字安节，宜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通政司左通政。是集为其孙洪裕等所编，分《西台》、《冏寺》、《勋寺》、《银台》四类。词气颇多率易。惟官御史时劾兵部尚书田乐等一疏，颇为切直。疏中极数乐子尔耕开门纳贿之罪。尔耕即后以世荫官锦衣，党附魏忠贤，锻炼杨涟、左光斗诸人，流毒天下者。达可可云先见矣。

△《周中丞疏稿》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字明行，临川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右都御史，总理河道。是集凡《西台疏稿》二卷、《中州疏稿》五卷、《江南疏稿》九卷。其《西台疏》内极论赵志皋、石星等封日本弃朝鲜之非。《江南疏》内停织造、止加派及丁未救荒诸疏，尤具见风力。其馀则案牒之文为多。据《赵南星序》，此集乃孔教由应天巡抚迁总督河道时所刊。其时吴中士民请留孔教，言者劾为孔教阴使之。孔教由此去国，乃哀刊平日之疏，使南星序之。而顾宪成、高攀龙亦为之序。

三人皆一代名臣，所言当不假借。然当嫌疑交起之际，而急刻《疏稿》以自表。

日相激薄，党祸遂成。是则东林诸人负气求胜之过，难尽委诸命数也。

△《青琐荅言》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东明撰。东明字启昧（案《明史》作字启修），号晋安，虞城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王纪传》。东明为礼科给事中时，正当万历年间朝政纒纒，东明多所建白。如停逮谭一召、安希范及东事、播事诸疏，持论颇正而不激。后卒以抗论被斥，家居二十六年。因汇其前后疏稿为一集，宁陵乔允序之。允亦尝官御史，与东明同以言罢者也。

△《掖垣谏草》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贞观撰。贞观字惟诚，别号惺宇，沛县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万历甲午，以请皇长子出阁讲读，罢职为民。此其历年疏草也。凡在兵垣者二卷，工垣者一卷，礼垣者二卷。

△《兰台奏疏》（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有《四礼辑疑》，已著录。是集为从聘所自编，凡二十六疏

。前有《自序》，称万历戊戌题於两淮公署。盖其为江西道御史出理盐课时所刊也。

△《畿南奏议》六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纪撰。纪字惟理，号宪葵，芮城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此其自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巡抚保定时所上奏疏也。於閭閻灾病，言颇详尽。史亦称其居四年，部内大治云。

△《杨全甫谏草》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天民撰。天民号全甫，山西太平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礼科右给事中，降永从县典史，后赠光禄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天民在谏垣，敢於言事。

建储之疏至十二上，卒以是谪死。其乡人为梓先后疏稿共成四卷，后附《赠官制》及《谕祭文》。赠官在天启二年九月，谕祭在三年十月。而卷首《许维新序》作於天启元年十一月，已有“台臣请加恤录”之语。盖奏请在前，得允在后耳。

△《督蜀疏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燮元撰。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壬辰进士，历官兵部尚书，总督四川、贵州军务，晋左柱国、少师，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燮元久膺阃寄，历树边功，威望著於西南。史称其治事明果，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此编乃其总督四川时经理苗疆事宜及举劾僚属诸疏。其曾孙人龙校刻者也。

△《朱襄毅疏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燮元撰。是书皆其总督云贵时论平定诸苗奏疏与督蜀诸疏。始末均具《明史》本传中。其事迹委曲，年月先后，则较史为详。

△《朱少师奏疏》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燮元撰。此编为其曾孙世卫所重刊。冠以倪元璐所撰《行状》及刘宗周所撰《墓志铭》。末有《世卫跋》，称《燮元奏疏》原镌成二十四卷（案：此即以《督蜀疏草》十二卷、《朱襄毅疏草》十二卷合而计之，非别有二十四卷之本），以版留家塾。又别抄一百三十馀疏，合《蜀事纪略》共为一帙。其《蜀中疏草》删为四卷，《黔中疏草》删为三卷。《蜀事纪略》又自为一卷，冠於《蜀中疏草》之前。

△《留垣奏议》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起龙撰。起龙字应兴，号雨石，莆田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南京吏科给事中。是编为起龙所自刊，分十六类。曰《储讲》，曰《藩封》，曰《国典》，曰《圣政》，曰《修省》，曰《賑恤》，曰《粮储》，曰《钱法》，曰《财用》，曰《谥典》，曰《起废》，曰《用人》，曰《考选》，曰《纠邪》，曰

《时事》，曰《请告》。共计疏三十六首，而以户部议覆三疏附其后。曰《留垣奏议》者。

以当时称南京为留都也。

△《留垣疏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建中撰。建中字良辅，扬州兴化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南京户科给事中。是集凡疏二十四篇。其中若《论旧抚疏》，劾李三才论救刘光复原为自救。考《明史李三才传》，称光复坐事下狱，三才阳请释之，则与建中疏意相符。而建中疏劾之事，则不见於《三才传》中，此疏实可以补其阙。又若《恶监狂逞疏》，劾税珰高竑，尤见风力。至於《按臣轻去疏》，劾应天巡按御史荆养乔而申理熊廷弼。考《明史》廷弼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不及详其始末。据《定陵注略》，则汤宾尹夺人聘妻，逼贞女自尽，诸生芮应元等不平而鸣之官。廷弼为宾尹所取士，因杖应元杀之。其事曲在廷弼。建中此疏，颠倒是非实甚。建中《明史》无传，《江南通志》载其初授南阳府推官，下车即置奸掾於法。邑令馈金，笞其使，令解绶去。

为给事中时，遇事敢言，中内计罢去。则其人非附宣党者，殆一时意见之偏耶。

△《湖湘五略》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春撰。春字梅谷，武进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钱一本传》。万历四十年春，以监察御史巡按湖广，至四十二年代还。因辑其在官时所作章疏文移，汇为此编。凡《疏略》三卷，《牒略》一卷，《檄略》二卷，《详略》二卷，《谏略》二卷。大都案牒之文。其中《请释满朝荐》一疏，自言当时具草未上，而亦载之编中。殆与董传策刻《极陈时政》一疏，其事等矣。

△《兵垣奏疏》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懋撰。懋字养中，别号渭溪，临潼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是集凡奏疏十二篇。案《平寇志》，称崇祯元年，给事中刘懋、御史毛羽健请裁驿站，以足国用。非敕使不得给邮符，岁省费无算。谓苏驿累也。而燕、赵、秦、晋轮蹄孔道，游手之民多仰食驿糈，至是益无赖。又岁俭无所得食，遂群聚为盗云云。考天、崇之间，政乱而民困，重以饥岁，即不裁驿站，亦必乱。未可专以咎二人，况天下之驿皆裁，而乱独起於秦。是亦不由裁驿之明徵矣。《平寇志》又载懋崇祯三年《论流寇》二疏，於当日情形极切，而此集佚之，则不知其何故也。

△《吴侍御奏疏》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玉撰。玉，寿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参议。此编乃其崇祯初官广西道监察御史时所上之疏，凡十篇。劾魏忠贤馀党者三，劾辅臣者二，劾本兵者三，清釐国用者一。其末一篇则恳辞加衔者也。

△《按晋疏草》（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卷次目录。惟分四巨册。皆明崇祯五年六年奏疏。每篇首署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而不书其名。末各载所奉谕旨。疑皆当时胥吏抄录副本，未经重缮者。案《山西通志》，崇祯间巡按御史有李嵩者，枣强人。《畿辅通志》载嵩字影石，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布政使。是此书即嵩案晋时疏稿也。时流贼势已猖獗，故疏中言兵事者十之八九。其五年八月《急请移兵厚饷》一疏，称宁武兵骄而狡，一遇大敌，非鼓噪即脱逃。标营兵悍而猾，经过地方，横索如虎，避盗如鼠。即有一二守法者，又迟回不用命。明季军政敝坏至此，固不待献、闯并炽，而亡徵先见矣。

△《治河奏疏》二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明周堪赓撰。堪赓字仲声，号五峰，宁乡人，天启乙丑进士，官至工部侍郎。集中有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升南京户部尚书《乞赐骸骨疏》。《三藩纪事本末》亦载福王时起用户部尚书周堪赓，以疾不赴，则堪赓虽未南京任事，实以尚书归里也。《明史河渠志》载，崇祯十五年流贼决河灌城，民尽溺死。总河侍郎黄希宪以身居济宁，不能摄汴，请特设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赓督修汴河。此治河奏疏盖即是时所上。然史载十六年六月堪赓言，河之大势尽归于东，运道已通，陵园无恙。疏甫上，决口再溃。帝趣鳩工，未奏绩而明亡云云。而集中有十六年十二月汴工筑塞已完，《岁修防守宜豫》一疏与史不符，未详何故也。

△《真定奏疏》一卷、《附刻》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卫楨固撰。楨固字紫岚，韩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此其巡按真定时所上疏稿也。凡二十六篇。其论劾白广恩淫掠及领兵官潘凤阁擅责县官诸疏，于明季军政不修，可以概见一二。其子执蒲跋而刻之。执蒲字禹涛，国朝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其初授监察时，适亦得云南道，遂以己疏一册附刻其后。

△《文襄公奏疏》十五卷、附《年谱》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芳撰。之芳字邨园，武定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襄。是编奏疏前十一卷，为总督浙江时所上。又《台谏集》二卷，为监察御史时所上。康熙甲申，耿精忠之变，经理征剿疏稿，亦具载集中。末附《年谱》一卷，淄川唐梦赉所编也。

△《郝恭定集》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郝惟讷撰。惟讷字敏公，霸州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此集凡《都察院奏疏》八篇，《刑部奏疏》四篇，《礼部奏疏》一篇，《户部奏疏》九篇，《吏部奏疏》六篇。其《礼部请行释奠疏》、《户部税银款目疏》，皆注“疏存部案”字。盖当时同官公议，而惟讷具草，故仍刻之私集也。

△《清忠堂奏疏》（无卷数，江苏周厚培家藏本）

国朝朱宏祚撰。宏祚字徽荫，高唐人。是编乃其官广东巡抚时奏疏。始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终於三十一年八月，凡七十五篇。前有《梁佩兰序》，称其在粤五年，凡上一百六十有五疏。则此刻亦选择而存之者也。

△《西台奏议》一卷、《京兆奏议》一卷、附《曲徙录》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素蕴撰。素蕴字筠湄，宜君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湖广巡抚。《西台奏议》，其为四川道监察御史时所上。《京兆奏议》，其官顺天府尹时所上。《曲徙录》则东明刘祚昌集其劾奏吴三桂疏，又谪官复起始末也。然三桂逆迹一形，素蕴即邀擢用，未可谓之“曲突徙薪无恩泽”也。祚昌之命名，亦不思之甚矣。

△《大观堂文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缙撰。缙字仲绅，号浣公，诸暨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是集即其官御史时所上诸疏，凡四十三篇。其外官告病诸疏，皆缙私拟未上之稿，未尝见之施行，不当一例附入也。

△《疏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文学撰。文学字卜言，鄞县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福建道监察御史。此即为御史时题奏之稿也。自顺治十七年起，至康熙元年巡视两淮盐政止，凡十六篇。

△《存菴奏疏》（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越撰。越字山琢，山阳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迁兵部督捕左理事官，仍留御史之任。是集皆其所上奏疏，自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二年止，凡五十四篇。皆具年月，并恭载谕旨。《江南通志》称其在台十有三年，所条奏皆有关时政之大者。言漕河事先后凡十六疏，历陈淮、黄分合变迁及两河冲决状尤悉。

△《杨黄门奏疏》（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雍建撰。雍建字自西，一字以斋，海宁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此编乃其官给事中时所上奏疏，故以黄门为名。前有康熙元年《胡兆龙序》，谓雍建壬寅假归，梓其前后疏章三十馀篇。又《自序》云：历史、礼、兵、刑四垣，章凡三十馀上。今卷内实五十一篇。末四篇称《西台奏议》，盖康

熙十八年官左副都御史时也。《目录》后有《自识》云：余以内升，复入垣署，章奏及西台诸疏，原稿散失无存。赖吾侄存理中发留心搜辑，得以续梓。然则此所载者盖合前后所刻通为一编矣。

△《抚黔奏疏》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雍建撰。雍建自康熙十八年巡抚贵州，凡在任六年。内升兵部侍郎，阅一年有馀，告请终养。是编合载贵州及兵部奏疏共五百四十一篇。

△《于山奏牍》七卷、附《诗词》一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于成龙撰。成龙字北溟，永宁人。前明拔贡生。入国朝，授广西罗城县知县。官至湖广总督。此集刊於康熙癸亥，自卷一至卷七，皆载其历任所上奏疏，及详文、牌示并一时同官往来书牍。第八卷则《诗词》，而终之以《制艺》一首。

其后《政书》之刻，即因此本而增损之。此编盖犹其初稿。至於诗词，本非所长。

《制艺》一首，尤不入格。亦不如《政书》之刊除洁净也。

△《平岳疏议》一卷、《平海疏议》一卷、附《平海咨文》一卷、《师中小札》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正色撰。正色号中庵，晋江人，康熙十三年，正色以岳州水师总兵官征吴三桂，累立战功。《平岳疏议》作於是时。寻提督福建水师，同总督姚启盛平海坛及金、厦两岛。《平海疏议》及《咨文》作於是时。《小札》亦是时师中作也。

△《督漕疏草》二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董讷撰。讷字兹重，号默菴，平原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江南总督。是编乃其督理漕河时所上疏草，皆吏牍之文。

△《奏议稿》（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繁撰。繁有《四译馆考》，已著录。是编冠以康熙二十五年十月繁由灵宝县知县擢御史时御试策二道。次为陕西道御史时疏三篇，次为巡视东城时疏二篇，次为协理江西道时疏三篇，次为巡视北城时疏一篇，次为巡视长芦盐课时疏三篇，次为掌山东道时疏一篇、掌京畿道时疏一篇。

△《抚豫宣化录》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田文镜撰。文镜，正黄旗汉军，官至河东总督，谥端肃。是编乃文镜官河南巡抚时，《奏疏》一卷、《条奏》一卷、《文移》一卷、《告示》一卷。内《文移》又分一子卷。均始於雍正二年七月，迄五年九月。惟《告示》迄於五年正月。前有河南布政使费金吾、按察使彭维新、分守开归河道杨梦琬、河务兵备道祝兆鹏、分守河北兵备道朱藻、分巡南汝光道孙兰芬会请刊刻详文一道

，及文镜批词。

△《河防疏略》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朱之锡撰。之锡字孟九，号梅麓，义乌人，康熙壬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是编即其治河奏稿也。（以上专集）△《赤城论谏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铎、黄孔昭同编。铎字鸣治，天顺甲申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谥文肃。孔昭字世显，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谥文毅。事迹具《明史》本传。二人皆天台人。是编哀其乡先辈奏议，自南宋至明初，凡十四人，文六十六篇。又吴芾、叶梦鼎二人在宋末亦以言事著称，而奏稿不可复得，亦附名於后。略载其出处行事，以存其人焉。

△《大儒奏议》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编。宝有《左觚》，已著录。是书取宋二程子及朱子奏议汇抄成帙。盖宝督学江西时所刊。然三子以道学传，不以经济见也。

△《右编》四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编所录皆历代名臣论事之文，凡分二十一门、九十子目。古来崇论宏议，切於事情，可资法戒者，菁华略备。其曰《右编》者，取右史记言之义也。然其稿未定而顺之没。后万历中焦竑得其残本，南京国子监祭酒刘曰宁、司业朱国桢仿左编义例，为定其部分，且补其遗轶，付之梓。然其中所补之文，如司马师《上高贵乡公劝学书》、李斯《谏秦王逐客书》及唐武后时诸臣所上书，多以词藻见收，恐非顺之本意。又如《论晋铸刑鼎》一书，自是左氏之文，而题曰仲尼，尤为无识。盖明自万历以后，国运既颓，士风亦佻，凡所著述，率窃据前人旧帙，而以私智变乱之。曰宁等之补此书，亦其一也。

△《明疏议辑略》三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张瀚编。是书乃瀚官大名知府时，督学御史阮鹗以世所行《名臣经济录》、《名臣奏议》二书去取猥杂，因属瀚别加删补，以成此本。略仿《宋名臣奏议》之例，分《君道》、《圣学》、《修省》、《厘正》、《纳谏》、《史职》、《铨选》、《考课》、《财计》、《赋役》、《征榷》、《漕运》、《荒政》、《礼仪》、《律历》、《陵庙》、《祀典》、《制科》、《学校》、《武备》、《征伐》、《抚治》、《马政》、《御边》、《议狱》、《屯田》、《河渠》、《营缮》、《风纪》、《纠劾》三十门。然当时有所避忌，所载亦不能尽备也。

△《嘉隆疏钞》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张卤编。卤字召和，仪封人，嘉靖乙未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调南京太常

寺卿。是编专录嘉靖、隆庆两朝臣僚奏疏，分三十七类，凡四百余篇。盖续张瀚《疏议辑略》而作。故类例虽稍有出入，而大致略相仿佛云。

△《两朝疏钞》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尔行编。尔行，归安人，万历甲戌进士，官大名府推官。初，张瀚撰《疏议辑略》，所载止武宗以前，故尔行复录世宗、穆宗朝诸疏，以续其书。明至世宗以后，纪纲日弛，议论日多。当时诸疏，或忿争诟戾，使听者不平；或支蔓冗沓，使读者欲卧。士大夫淳厚忠朴之风，自是渐坏。其间忠义激发，非为名计者，亦参杂其中，混淆而不能别矣。是则世运为之也。

△《留台奏议》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吾弼、李云鹄、萧如松、孙居相同编。取正、嘉、隆、万间南京御史所上奏疏，分二十门。所载诸疏，四人自撰者为多。露才扬己，盖所不免焉。吾弼有《朱子奏议》，已著录。云鹄字黄羽，内乡人，万历壬辰进士。如松字鹤侣，内江人。居相字伯辅，沁水人。并万历壬辰进士。时皆官南京御史，故与吾弼同辑是编也。

△《右编补》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姚文蔚编。文蔚字元素，钱塘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初，唐顺之为《右编》，其书未完。刘曰宁补而辑之，尚多阙略。文蔚因取永乐中所修《名臣奏议》，拾其所遗。其门目则仍从《奏议》之旧，分四十二类，大抵皆习见之文。特於顺之所不录者，覆为掇拾，以成一编耳。

△《古奏议》（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汝亨编。汝亨字贞父，仁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僉事，转布政司参议。此书辑古人奏议，自战国迄於唐、宋，共一百一十首。每首系以评论。然若苏秦、范雎、韩非辈，不过辨士功利之谈。论文则当取其工，论奏议则当斥其诡，奈何托始於是也。

△《二李先生奏议》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徐宗夔所编李梦阳、李三才二人奏议也。梦阳以风节振一世。三才结纳东林，亦负当代之望，而智数用事，不及梦阳之伉直，其为人不甚相类。宗夔以二人俱产关中，故合刻之。末各附诗数首，於体例亦为不伦。宗夔字效虞，苏州人。

△《奏议稽询》四十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本荣编。本荣，黄冈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侍讲学士。是书仿《历代名臣奏议》之体，汇辑自周讫明诸臣奏疏，分三十六门。然自《君德》至《弭盗》六十五门，止二十六卷。其中《律历》一门，又有录无书。最后《御边》一门，自二十七卷起至四十四卷止，共十八卷。未免繁简不伦，体例未能尽善

，疑草创未全之本也。（以上总集）——右“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九十部、八百十八卷，内十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五十七 史部十三

○传记类一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是即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至繁。盖魏、晋以来，作者弥夥。诸家著录，体例相同。其参错混淆，亦如一轨。今略为区别。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录》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

△《孔子编年》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宋胡舜陟撰。考书首有绍兴八年《舜陟序》，乃自静江罢归之日，命其子仔所撰，非舜陟自作也。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大观三年进士。靖康间官侍御史。南渡初，知庐州，有御寇功。更历数镇，最后为广西经略使。欲为秦桧父建祠，高登不可，因劾登以媚桧。会以他事忤桧意，亦逮治死於狱。事迹具《宋史》本传。仔字元任，后流寓吴兴。当辑《诗话》行於世，即所谓苕溪渔隐者是也。是书辑录孔子言行，以《论语》、《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史记》诸家所载，按岁编排，体例亦如年谱。其不曰年谱而曰编年，尊圣人也。

自周、秦之间，讖纬杂出，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漫不足信。

仔独依据经传，考寻事实，大旨以《论语》为主，而附以他书。其采掇颇为审慎。

惟诸书纪录圣言，不能尽载其岁月，仔既限以编年，不免时有牵合。如《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郑人游乡校传》，仲尼闻是语也云云。《杜预注》谓仲尼於是年实是十岁，长而后闻之。知孔子为此言，不当在是年也。仔乃系其事於十岁之下，殊为疏舛。又《礼记儒行篇》，对鲁哀公云云，则系之六十八岁。《哀公问篇》，大礼何如云云，则又系之七十二岁。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此类尤失於穿凿。然由宋迄元明，集圣迹者，其书日多，亦猥杂日甚。仔所论次，犹为近古。故录冠《传记》之首，以见滥觞所自焉。

△《东家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孔传撰。传字世文，至圣四十七代孙。建炎初，随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

。绍兴中，官至右朝议大夫，知抚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封仙源县开国男。

是编成於绍兴甲辰。上卷分九类。曰《姓谱》，曰《先圣诞辰讳日》，曰《母颜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谥号》，曰《历代崇封》，曰《嗣袭封爵沿改》，曰《改衍圣公》，曰《乡官》。下卷分十二类。曰《先圣庙》，曰《手植桧》，曰《杏坛》，曰《后殿》，曰《先圣小影》，曰《庙柏》，曰《庙中古碑》，曰《本朝御制碑》，曰《庙外古迹》，曰《齐国公墓》，曰《祖林古迹》，曰《林中古碑》。其时去古未远，旧迹多存。传又生长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记特为简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异》一篇，末题“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谨书”。末有《南渡庙记》一篇，题“宝祐二年二月甲子汝腾谨记”。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称旧有《尹梅津跋》，此本无之，而后有淳熙元年《叶梦得跋》。盖三篇皆重刻所续入也。去疾《考》中历驳诸家之误，而以为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说殊谬。殆由是时理宗崇重道学，胡安国传方盛行，故去疾据以为说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壬戌冬日，叶九来过芳草堂，云有宋槧本《东家杂记》，因假借缮写。此书为先圣四十七代孙孔传所编。首列《杏坛图说》，记夫子车从出国东门，因观杏坛，历级而上，顾弟子曰：“兹鲁将臧文仲誓将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瑟而歌。其歌曰：“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西去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考诸家琴史俱失载，附录於此。详其语意，未知果为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伪妄，不辨而明。曾乃语若存疑，盖其平生过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实二卷。曾云首列《杏坛图说》，此本《杏坛》为下卷第三篇，且有说无图，亦无此歌。不知曾所见者又何本也。其或误记欤。

——右“传记类”圣贤之属，二部、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以上所录，皆圣迹也。以《存目》之中有诸贤之叙录，名统於一，故总标曰《圣贤》。）△《晏子春秋》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齐晏婴撰。晁公武《读书志》：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

《崇文总目》谓后人采婴行事为之，非婴所撰。然则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徵《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特失其编次者之姓名耳。题为婴者，依托也。其中如王士禛《池北偶谈》所摘齐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戏剧。则妄人又有所窜入，非原本矣。刘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薛季宣《浪语集》又以为孔丛子诘墨诸条今皆见《晏子》书中，则婴之学实出於墨。盖婴虽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鲁，实在惠公之时，见《吕氏春秋仲春记

当染篇》。

故婴能先宗其说也。其书自《史记管晏列传》已称为《晏子春秋》。故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

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有更改矣。

此为明李氏绵眇阁刻本。《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与《汉志》八篇之数相合。若世所传乌程闵氏刻本，以一事而《内篇》、《外篇》复见。所记大同小异者，悉移而夹注《内篇》下。殊为变乱无绪。今故仍从此本著录，庶几犹略近古焉。

（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於此。）△《魏郑公谏录》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唐王方庆撰。方庆名缙，以字行，其先自丹阳徙咸阳。武后时，官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终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县公。谥曰贞。事迹具《新唐书》本传。此书前题“尚书吏部郎中”，盖高宗时所居官。而本传不载，则史文脱略也。《传》称方庆博学练朝章，著书二百馀篇，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方庆在武后时，尝以言悟主，召还庐陵。后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复位之渐，皆人所难能，盖亦思以伉直自见者。故於徵谏争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

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元至顺中，翟思忠又尝作《续录》二卷，世罕流传。明苏州彭年采《通鉴》、《唐书》补为一卷。今思忠所续录二卷已於《永乐大典》内裒辑成编。年书寥寥数条，殊为赘设。今故删年所补，不复附缀此书之末焉。

△《李相国论事集》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绛撰。深之，绛字也，陇西人。擢进士。补渭南尉。历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新唐书》本传。今考其书，乃唐史官蒋偕编绛奏议之文与论谏之事。虽以集名，实魏徵《谏录》之类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称今中执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有直臣风概，读之令人激起忠义。始自内廷，终於罢相，次成七篇，著之东观，目为《李相国论事集》云云。其说本明。此本标题，殆后人传写所妄改欤

。《偕序》称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为翰林学士时四十六事，为户部侍郎时四事，为宰相时十五事，其六十五条。叙事朴拙，颇乏文采。谢状、贺表之类，杂录其间，多与论谏无关。又“批答贺屏风”一条、“宣示李栻密疏”一条、“盛夏对宰臣”一条，皆宪宗之事，尤与绛无涉。编次芜杂，亦乖体例。然遗闻旧事，纪录颇详。

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考核。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綮”一条、“论采择良家子”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承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

《陆游集》有此书《跋》，称旧有两本，其一本七卷，无《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蒋偕作《序》。以《序》考之，偕所序盖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见，而此为七卷之残本，乃有《偕序》。岂后人以《游跋》更正欤？△《杜工部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赵子栎撰。子栎字梦授，太祖六世孙，元祐六年进士，绍兴中官至宝文阁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子栎与鲁豈均绍兴中人。然子栎撰此谱时，似未见豈《谱》。故篇中惟辨吕大防谓甫生於先天元年之误。考宋人所作甫年谱，又有蔡兴中、黄鹤二家，皆以甫五十九岁为大历庚戌。独子栎持异议，以为卒於辛亥之冬。不知辛亥甫年六十矣。且子栎以《五年庚戌晚秋长河送李十二》为甫绝笔。甫生平著述不辍，若以六年冬暴疾卒，何至一年之内竟无一诗，此又其不确之证也。其所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以其旧本而存之，以备参考焉尔。

△《杜工部诗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鲁豈撰。豈字季钦，嘉兴人，官至福建提点刑狱公事。周必大《平园集》有《豈墓志》，述其官阶始末甚详。诸书或云字季卿，或云海盐人，或云仕至太府卿，皆误也。豈曾注杜诗，今存者惟此谱。篇首有豈《编次杜工部诗序》。末有《王士禎跋》，谓甫年谱创始於吕汲公大防，豈以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卒於大历五年庚戌，盖承吕《谱》之旧也。考甫生卒之岁，诸书往往错误。《旧唐书》谓甫卒於永泰二年。永泰在大历之前，甫诗有大历三年以下诸作，则《旧书》为误，王观国辨之是也。然观国云甫生於先天元年癸丑，卒於大历五年辛亥。

不知癸丑乃先天之二年，即开元元年；辛亥乃大历六年，则观国亦未深考矣。元稹作《甫墓志》云：“享年五十九。”王洙原叔《注子美诗序》曰：“大历三年，甫下峡入湖，南游衡山，寓居耒阳。五年夏，一夕醉饱卒。”大历五年为庚戌岁，上距先天元年壬子适五十有九年，则甫生於壬子无疑。豈此谱根据

吕《谱》，未尝误也。姚桐寿《乐郊私语》云：《杜少陵集》自游龙门至过洞庭，诗目次第，为季卿编定。一循少陵平生行迹，可以见其诗法。近时濠阳张氏、吴江朱氏所注杜诗，其《年谱》大率仿此，而推拓之。知密於赵子栝《谱》多矣。虽间有附会，又乌可以一眚掩乎？△《绍陶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质撰。质有《诗总闻》，已著录。质於淳熙中奉祠山居，以陶潜、陶弘景皆弃官遗世，其同时唐汝舟、鹿何可继其风，因作此书。上卷载栗里、华阳二谱，而各摘其遗文遗事为题，别为词以咏之。下卷纪唐、鹿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诗。其曰《山友词》者，皆咏山鸟。曰《水友词》者，皆咏水鸟。曰《山友续词》者，皆咏山草。曰《水友续词》者，皆咏水草。曰《山水友续词》者，则杂咏禽虫诸物。盖质以耿直忤时，厄於权倖。晚岁欲绝人逃世，故以鸟兽草木为友。

盖亦发愤之作。旧於《雪山集》外别行。国朝康熙中，商邱宋萃尝摘录其《山友》诸词，分为五卷，改题曰《林泉结契》，亦取其有寄怀尘外之致也。今观录中诸作，虽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别。诵其词者，赏之於酸咸之外可矣。

△《金陀粹编》二十八卷、《续编》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是编为辨其祖岳飞之冤而作。珂别业在嘉兴金陀坊，故以名书。《粹编》成於嘉定戊寅，《续编》成於绍定戊子。《粹编》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实编年录》六卷、《鄂王家集》十卷、《吁天辨诬》五卷、《天定录》三卷。《吁天辨诬》者，记秦桧等之锻炼诬陷，每事引当时记载之文，如熊克《中兴小历》、王明清《挥麈录》之类，而珂各系辨证。《天定录》者，则飞经昭雪之后，朝廷复爵褒封谥议诸事也。《续编》凡《宋高宗宸翰摭遗》一卷、《丝纶传信录》十一卷、《天定别录》四卷、《百氏昭忠录》十四卷。《丝纶传信录》者，飞受官制札及三省文移札付。《天定别录》者，岳云、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诬复官告制札及给还田宅诸制。

《百氏昭忠录》者，飞历阵战功，及历官政绩，经纶於国史，及宋人刘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实，黄元振等所编事迹，以次汇叙者也。其《宸翰拾遗》中《舞剑赋》，乃唐乔潭之作，因高宗御书以赐，故亦载焉。编首《自序》，称况当规恢大有为之秋，鱼复之图，穀城之略，岂无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检其所当行，稽其所可验，而勿视之刍狗之已陈云云。殆开禧败衄之后，端平合击以前，时局又渐主战，故珂云尔也。其书岁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陈基为之序。又有戴洙《后序》，称旧本佚阙，遍求四方，得其残编断

简，参互考订，复为成书。

故书中脱简阙文，时时有之。明嘉靖中刻本，并仍其旧。今无从考补，亦姑仍嘉靖旧刻录之焉。

△《象台首末》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胡知柔编。知柔父梦昱，字季昭，号竹林愚隐，吉水人，嘉定丁丑进士，官大理评事。以论济王事贬死象州。宝庆元年，追赠员外郎。咸淳三年，追谥刚简。知柔始末未详。考高斯得《耻堂存稿有感一首》，称近者昌言，多出诸贤之后。其注中有胡评事梦昱之子，不著其名，或即知柔软。则亦以忠谏世其家者也。知柔於宝祐四年编其奏疏遗文。后又益以谥议及诸家赠答题跋之作，以成此书，而弹文亦具载焉。其编次颇无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弥远书》之下，忽搀以李孝先、梁成大纠弹梦昱二疏及徐瑄《救梦昱书》。其下又为梦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以追复省札之类。共为一卷。第二卷告词行述之下，忽搀以梦昱所进札子四篇。其下又赘以赵文等所作《梦昱水石图赞》五首。共为一卷。第三卷诸人赠诗十八首之下，忽搀入梦昱《自咏步王卢溪韵诗》二首。再寄二首。其下又载他人诗七首。共为一卷。梦昱《自咏榕阴图》一首。其下又载他人诗十六首，共为一卷。第四卷为诸家哀词、祭文、题跋。而第五卷省札、谥议反居其后。末附像赞六首，又与《水石图赞》各编。而《出身印纸题跋》亦与《封事题跋》各编。均庞杂无绪。又其书作於宋理宗时，安得载及元、明人诗文，殆必其后人所窜乱，非知柔之旧矣。徒以梦昱气节足重，故流传至今。而《宋史》梦昱无传，所载亦不免阙漏。今特著之录，以示表章之义焉。

△《魏郑公谏续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元亦祖丁《魏郑公谏录序》云：唐王綝《谏录》五卷，至顺初下邳翟思忠为常州知事，摭其馀为《续录》二卷。其书刻於元统中，明初已罕流传。故彭年蒐采遗文为《续录》一篇，以补其阙。此本载《永乐大典》中，缀王綝所作《谏录》之后，篇数与伊足鼎所说合，盖即翟思忠所续本也。王氏所辑《谏录》，仅据其所见闻，未能赅备。《唐书》魏徵本传所云：前后凡二百馀奏，无不剴切当帝心者，已不尽传。其他片语单词，随时献纳者，更为史所不尽纪。此本虽据拾众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

然大旨明白切要，於治道颇为有补，要非他小说杂记比也。据《伊足鼎序》，称思忠起家为儒官，曾著《易传衍太玄》，盖亦好学稽古之士。然朱彝尊《经义考》二书悉不著录。盖不特著作散佚，并其名氏翳如矣。兹编得复见於世，岂非幸乎？△《忠贞录》三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维樾、林增志同编。维樾字荫昌，增志字可任，俱吉州安福人。是编为其同里卓敬而作。卷一为《遗稿》，凡诗十九首、序二首、志铭一首，而冠以《像赞》及《遗稿序》。卷二、卷三为后人记载题咏诗文，而附录《黄养正》、《陈茂烈》二传，皆敬乡人也。然养正为敬门人，又死於土木之难，其附录为宜。

茂烈于敬别无渊源，而又以弃官养母终於乡里，其事截然不类，附之《忠贞录》中，名实舛矣。敬非惟死节慷慨，震耀千古，即於乘燕王来朝之时，密请乘其不意，徙封之於南昌，计亦良善。其疏虽无完本，然刘球所作传中，尚载其略。不录之於《遗稿》中，亦编次之疏也。敬在明初，不以诗名，而所作落落有气格。

如五言之“小舟冲浪出，幽鸟背人飞”；七言之“白云忽去山在户，红日乍晴人倚栏”；绝句《晚眺》云“浣花溪上双楠木，老杜草堂生夏寒。门外青山三十六，读书终日倚栏杆”；《题山水》云“长松雨过秋声满，日日携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兴，载将山色过江来”；《栽梅》云“风流东阁题诗客，萧洒西湖处士家。

雪冷江深无梦到，自锄明月种梅花”，亦皆有致。惜其所传不多，不能自为一集。

故仍从崔与之集例，入之《传记类》焉。

△《诸葛忠武书》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时伟编。时伟有《春秋编年举要》，已著录。初，太仓王士骥撰《武侯全书》十六卷。时伟病其芜累，更撰是书，存其《连吴》、《南征》、《北伐》、《调御》、《法检》、《遗事》六卷，而增《年谱》、《传略》、《绍汉》、《杂述》四卷，共为十卷。昔陈寿所进《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见《亮传》末。今世所传《亮集》四卷，由后人采摭而成，文多依托。如《梁父吟》、《黄陵庙记》之类，时伟皆釐正其讹。又如小说所载转生韦皋之类，亦援据正史，纠其附会。较他本特为详审。其排比事迹，具有条理，可以见亮之始末。亦较士骥原本特为精核。旧本与《陶潜集》合刻，题曰《忠武靖节二编》。

盖寓意於进则当为亮，退则当为潜。然潜之诗文自为别集之流，亮之事迹自为传记之类，难以并为一书。故今录此书於《史部》，而《潜集》则仍著录於《集部》焉。

△《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乃惠献贝子富喇塔平定浙东之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据福建反，圣祖仁皇帝命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

年至台州，破贼於黄瑞山。又连破之紫云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於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是书盖即台人所编，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至十四年八月贼党自台州遁还温州，凡所闻见，各举崖略，随条纪录。所述战功次第，虽不若国史所载见於奏报者明晰赅备，而情事之委折，节目之纤悉，土人得诸目击者，缕举为详。以与本传相校，亦时有足资参核者焉。书前原有《记略》一篇，别记贝子温、台二郡战绩。又《抚嵎事实》一篇，纪嵎县土寇应贼，贝子遣兵讨定之事，亦俱不言何人所撰。又《平闽功绩闻见录》一篇，为闽人金泳所作，乃记贝子自浙进兵平闽之事，其文亦颇详悉。谨各仍其旧，附录於末，以备互稽。惟原本各条下俱缀以七言绝句，凡九十六首，词旨浅俚，无足采录，今并从刊删云。

△《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国朝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戊戌进士，授安庆府教授。雍正癸卯特召，入直内廷，改翰林院编修。初，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三卷，其本不传。明洪武甲戌，朱子裔孙境别刊一本，汪仲鲁为之序，已非方子之旧。正德丙寅，婺源戴铣又刊《朱子实纪》十二卷，惟主於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殊不足道。至嘉靖壬子，建阳李默重编《年谱》五卷，《自序》谓猥冗虚谬不合载者，悉以法削之。视旧本存者十七。然默之学源出姚江，阴主朱、陆始异终同之说。

多所窜乱，弥失其真。国朝康熙庚辰，有婺源洪氏续本，又有建宁朱氏新本，及武进邹氏正讹本，或详或略，均未为精确。懋竑於朱子遗书，研思最久。因取李本、洪本互相参考，根据《语录》、《文集》，订补舛漏，勒为四卷。又备列其去取之故，仿朱子校正韩集之例，为《考异》四卷。并采掇论学要语，为《附录》二卷，缀之於末。其大旨在辨别为学次序，以攻姚江晚年定论之说。故於学问特详，於政事颇略。如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后人颇有异论，乃置之不言。

又如编类小学，既据《文集》定为刘子澄，而编类纲目乃不著出赵师渊。《楚辞集注》本为赵汝愚放逐而作，乃不著其名。至於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於《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亦似有意讳之。然於朱子平生求端致力之方，考异审同之辨，元元本本，条理分明。无程瞳、陈建之浮器，而金谿紫阳之门径，开卷了然。是於年谱体例虽未尽合，以作朱子之学谱，则胜诸家所辑多矣。

——右“传记类”名人之属，十三部、一百一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此门所录，大抵名世之英，与文章道德之士也。不曰名臣而曰名人者

，其中或苦节卓行，而山林终老；或风流文采，而功业无闻。概曰名臣，殊乖其实。

统以有闻於后之称，庶为兼括之通词尔。）△《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内府藏本）

汉刘向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之后。以父任为辇郎，历中垒校尉。事迹具《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载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载《列女传》十五卷，注曰：“刘向撰，曹大家注。”其书屡经传写，至宋代已非复古本。故曾巩序录称曹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本书然也。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编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於馆阁。是巩校录时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书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然世所行向书，乃分《传》每篇上下，并《颂》为十五卷。其十二《传》无《颂》，三《传》同时人，五《传》其后人，通题曰向撰，题其《颂》曰向子歆撰，与汉史不合。故《崇文总目》以陈婴母等十六《传》为后人所附。予以《颂》考之，每篇皆十五《传》耳。则凡无《颂》者宜皆非向所奏书，不特自陈婴母为断也。向所序书多散亡，独此幸存，而复为他手所乱。故并录其目，而以《颂》证之，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馀十二《传》，其文亦典雅可喜，故又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又称：直秘阁吕缙叔、集贤校理苏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尝见《母仪》、《贤明》四传於江南人家，其画为古佩服，而各题其《颂》像侧。

是回所见一本，所闻一本，所删定又一本也。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赵悼后，号《古列女传》。周郊妇人至东汉梁嫫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颂义大序》列於《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而《传》各有图，卷首标题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苏子容尝见江南人家旧本，其画为古佩服，各题其《颂》像侧者，与此恰相符合，定为古本无疑”云云。此本即曾家旧物，题识印记并存。验其版式纸色，确为宋槧，诚希覩之珍笈。惟苏颂等所见江南本在王回删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数与回本合，《古列女传》、《续列女传》之目亦与回本合，即嘉祐八年回所重编之本。曾据以为江南旧本，则稍失之耳。其《颂》本向所作，曾巩及回所言不误。而晁公武《读书志》乃执《隋志》之文，诋其误信颜籀之《注》。

不知《汉志》旧注，凡称“师古曰”者乃《籀注》，其不题姓氏者皆班固之《自注》。以《颂图》属向乃固说，非籀说也。考《颜氏家训》，称《列女传》刘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颂》，是讹传《颂》为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时，去之推仅四五十年，袭其误耳，岂可遽以驳《汉书》乎？《续传》一卷，曾巩以为班昭作，其说无证，特以意为之。晁公武竟以为项原作，则舛谬弥甚。《隋志》载项原《列女后传》十卷，非一卷也。必牵引旁文，曲相附会，则《隋志》又有赵母《注列女传》七卷、高氏《列女传》八卷、皇甫谧《列女传》六卷、綦毋邃《列女传》七卷，又有曹植《列女传颂》一卷、缪袭《列女赞》一卷，将《续传》亦可牵为赵母等，《颂》亦可牵为曹植等矣，又岂止刘歆、班昭、项原乎？今前七卷及《颂》题向名，《续传》一卷则不署撰人，庶几核其实而阙所疑焉。

△《高士传》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皇甫谧撰。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尝举孝廉，不行。事迹具《晋书》本传。案南宋李石《续博物志》曰：“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谧传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谧书本数仅七十二人。此本所载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览》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书，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与此本相同。又东郭先生一人，此本无而《御览》有，合之得七十一人，与李石所言之数仅佚其一耳。盖《御览》久无善本，传刻偶脱也。此外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小臣稷、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丈人、汉阴丈人、颜斲十人，皆《御览》所引嵇康《高士传》之文。闵贡、王霸、严光、梁鸿、台佟、韩康、矫慎、法真、汉滨老父、庞公十人，则《御览》所引《后汉书》之文。惟披衣、老聃、庚桑楚、林类、老商氏、庄周六人为《御览》此部所未载。当由后人杂取《御览》，又稍摭他书附益之耳。考《读书志》亦作九十六人，而《书录解题》称今自披衣至管宁惟八十七人。是宋时已有二本，窜乱非其旧矣。流传既久，未敢轻为删削。然其非七十二人之旧，则不可以不知也。

△《卓异记》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唐李翱撰。《唐书艺文志》则作“陈翱”，注曰“宪穆时人”。案李翱为贞元、会昌间人，陈翱为宪、穆间人，何以纪及昭宗。其非李翱亦非陈翱甚明。《宋史艺文志》作“陈翰”，而注曰“一作翱”，亦不言为何许人。其《序》称开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乃文宗之末年。其次年辛酉，乃为武宗会昌元年。

。

何以书中两称武宗。则非惟名姓舛讹，并此《序》年月亦后人妄加，而书则未及窜改耳。其书皆纪唐代朝廷盛事，故曰《卓异》。然中宗、昭宗皆已废而复

辟，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胁於乱臣，皆国家至不幸之事，称为《卓异》，可谓无识之尤矣。又《读书志》称所载凡二十七事，今检其标目，仅有二十六条。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误合两事为一事，均未可知也。

△《春秋列国诸臣传》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当撰。当字子思，眉山人。元祐中，苏轼以贤良方正荐。廷对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不就。及京为相，遂不仕。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用，必见其言”，遂著《列国名臣传》五十卷。则此书其未仕时作也。所传凡一百九十人，各以《赞》附於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议论纯正，文词简古，於经义多所发明。

今核其书，如谓鲁哀公如讨陈恒，即诸侯可得之类，持论不免踳驳，殊非圣人之本意。史称当博览古人，惟取王佐大略。盖其学颇讲作用，故其说云然。然其编次时世，前后证引《国语》、《史记》等书，补《左传》阙略，该备无遗，於经传则实有补。《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五十一卷，本传则作五十卷，均与此本不合。殆“三”、“五”字形相近，传写误欤。《玉海》又载当同时有长乐郑昂字尚明者，亦作《春秋臣传》三十卷，以人类事，凡二百十五人，附名者又三十九人。《宋志》亦著於录。与此书同名，但无“列国”字。后人传录此书，或省文亦题《春秋臣传》，溷昂书矣。今仍以旧名标题，俾有别焉。

△《廉吏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费枢撰。枢字伯枢，成都人。《自序》题宣和乙巳，盖作於宋徽宗末年。前有《辛次膺序》，称其以艺学中高第。其仕履始末则无考也。是书《书录解题》作十卷，此本只分上下二卷，与旧目不符。然断自列国，讫於隋唐，凡百十有四人，与陈振孙所记人数相合。则卷数有所合并，文字无所删薙也。大旨以风厉廉隅为主，故但能谨饬簠簋，即略其他事，节录一长。每传各系以论断。如华歆、褚渊之属，皆极为扬榷，褒贬或偶失谨严。如史称盖宽饶深刻喜陷害人，枢既病其太清介，不能容物。庾狄士文史亦称其深文陷害，枢又惜其公正受祸。持论亦自相矛盾。然如载公孙弘并著其忌贤之谋，载牛僧孺亦书其朋党之罪。综核大致，其议论去取，犹可谓不谀不隐者矣。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考刘一清《钱塘遗事》，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是科为绍兴戊辰，南渡后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

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阙，《录》内仅存一人。首载前一年御笔手诏，次载策

问及执事官姓名，又次载进士榜名，末乃载诸进士字号乡贯三代。后又有《附录》，记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状元王佐等三人对策之语，亦载其略。皆附会和议甚力，不知何人所记。疑宋元间相率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揜拄纲常，振兴风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之家亦自相传录，得以至今。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重刻於紫阳书院，改名曰《朱子同年录》。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

△《伊雒渊源录》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乾道癸巳，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於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以下，剿入当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是直以伊雒为市矣。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家，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

△《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前集》、《后集》并朱子撰。《续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补编。幼武字士英，庐陵人。据其《续集序文》，盖理宗时所作。其始末则未详。观其《外集》所录皆道学宗派，则亦讲学家矣。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此书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计之，实七十五卷。殆传刻者误以“五”为“二”欤。朱子《自序》，谓读近代文集及纪传之书，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为此书。乃编中所录如赵普之阴险，王安石之坚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莫详其旨。明《杨以任序》，谓是书各胪其实，亦《春秋》劝惩之旨，非必专以取法。又解“名臣”之义，以为名以藏伪，有败有不败者。其置词颇巧。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

，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考吕祖谦《东莱集》，有《与汪尚书书》曰：近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案祖谦所见乃《前集》，故但称“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曾过目否？《晦庵集》中亦有《与祖谦书》曰：“《名臣言行录》一书，亦当时草草为之。

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云云。

则是书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又叶盛《水东日记》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仪赵崇璜引云，其外孙李幼武所辑。

且云朱子所编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编则南渡中兴之后四朝诸名臣也。今观《后集》一卷有李纲，二卷有吕颐浩，三卷有张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录》中。又阙残脱版甚多。颇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盖朱子纂辑本意，非为广闻见，期有补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今其间吕夷简非正人，而记翦髭赐药之详；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怀金之耻；苏子瞻苏木私盐等事亦无甚关系；若此者盖不一也。李居安所谓翦截纂要，岂是之谓欤。尝见章副使绘有此书，巾箱小本。又闻叔简尚宝家有宋末庐陵锺尧俞所编《言行类编举要》十六卷《前后集》。尚俟借观，以祛所惑云云。则盛於此书亦颇有所疑。顾就其所录观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幼武所补，大抵亦步亦趋，无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为重轻。以原本附驥而行，今亦姑并存之，备考核焉。

△《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杜大珪编。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称进士，而《序》作於绍熙甲寅，则光宗时人矣。墓碑最盛於东汉，别传则盛於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由唐及宋，撰述弥繁。虽其间韩愈载笔，不乏谏言；李繁摘词，亦多诬说，而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故李焘作《续通鉴长编》，李心传作《系年要录》，往往采用，盖以此也。

顾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乃搜合诸篇，共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讫於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

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於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於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於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

△《钱塘先贤传赞》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袁韶撰。韶字彦纯，庆元人，淳熙十三年进士，授吴江丞。历参知政事，赠太师、越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韶尝知临安府，请於朝，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为之《传赞》，事在宝庆丙戌。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毁。至正二年，有吕渊者，复其祠，重镌传赞。后二年丙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叙而行之。是编犹元时旧刻。所纪录者虽止及一乡之耆旧，其中郎简、谢绛等十余人，又俱见於正史。然是书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实多所综核。

如《东都事略谢绛传》，称阳夏人，是书称富阳人。考《宋史》本传，谓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则是书较为得实。又《东都事略》绛本传，不载绛判吏部流内铨及太常礼院，亦不载覈吏部官职田及使契丹事，此书详之。又是书《钱彦远传赞》，载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许怀德高年未谢事，彦远上疏极论之。又言杨景宗、郭永祐小人，宜废不用，而《东都事略》彦远本传不载。又《钱藻传赞》，载藻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神宗知其贫，特贖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而《东都事略》藻本传不载。又《钱勰传赞》，载王安石许用以御史，勰辞谢，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又载奉使高丽，却岛王金银器事，而《东都事略》勰本传不载。《沈遘传赞》，载知开封府后迁右谏议大夫，丁母忧，上赐黄金百两，居丧，日一食，既葬，庐墓侧以卒，而《东都事略》遘本传不载。凡此多得之故老流传，颇为详赡。修正史者因采以入传，故与《宋史》颇相吻合，《传赞》亦古雅可诵，固非后来地志家夸饰附会之比也。

△《庆元党禁》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惟见《永乐大典》中，题曰沧州樵叟撰。盖与《绍兴正论》均出一人之手。《序》称淳祐乙巳，则作於宋理宗十八年也。考党禁起於宁宗庆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书之作，盖距弛禁时又四十四年矣。宋代忠邪杂进，党祸相仍，国论喧呶，已一见於元祐之籍。

迨南渡后和议已成，外忧暂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处堂。诸儒不鉴前车。又寻覆辙。求名既急，持论弥高。声气交通，贤奸混糅，浮薄诡激之徒，相率攀援，酿成门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兴党狱以中之。兰艾同焚，国势驯至於不振。

《春秋》责备贤者，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也。且光、宁授受之际，赵汝愚等谋及宵人，复处之不得其道，致激成祸变，於谋国尤疏。恭读御题诗章，於揖盗开门，再三致意。垂训深切，实为千古定评。讲学之家不能复以浮词他说解矣。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而顾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颇难解。盖万里之荐朱子，实出至公，与依草附木，攀援门户者迥异。故讲学之家，终不引之为气类。观所作《诚斋易传》，陈栎、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学之派。知此书之削除万里，意亦如斯，未可遽执为定论也。至如薛叔似晚岁改节，依附权奸。皇甫斌猥琐梯荣，僭军辱国。侂胄既败之后，又复列名韩党，与张岩、许及之诸人并遭贬谪。阴阳反覆，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并见此书中。岂非趋附者繁，泉鸞并集之一证哉？总之，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徒博卫道之名，聚徒讲学，未有不水火交争，流毒及於宗社者。东汉不鉴战国之横议，南北部分而东汉亡。北宋不鉴东汉之党锢，洛蜀党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鉴元祐之败，道学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鉴庆元之失，东林势盛而明又亡。皆务彼虚名，受其实祸。决裂溃覆之后，执门户之见者犹从而巧为之词，非公论也。张端义《贵耳集》曰：“朝廷大患，最怕攻党。伊川见道之明，不能免焉。淳熙则曰道学，庆元则曰伪学。深思由来，皆非国家之福。”斯言谅矣。谨恭录御题冠此书之端，用昭万年之炯戒，并详著古来党祸之由，俾来者无惑焉。

△《宝祐四年登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文天祥榜进士题名也。首列御试策题一道，及详定编排等官姓名。其覆考检点试卷官为王应麟。故《宋史文天祥传》，载考官王应麟奏其卷，称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敢为国家得人贺也。其一甲第九人为王应凤，即应麟之弟。盖当时法制犹疏，未有回避之例耳。天祥本列第五，理宗亲擢第一。第二甲第一人为谢枋得。第二十七人为陆秀夫。与天祥并以孤忠劲节，搢拄纲常。数百年后，睹其姓名，尚凜然生敬。则此《录》流传不朽，若有神物呵护者，岂偶然哉？五甲第一百八十九人朱<日制>以下，原本脱去二十四人。今检《录》中四甲二百二十七人赵与溥下，注“兄与镇同榜”，而《录》无其名。又《括苍汇记》有赵时、陈墜，《衡州府志》有罗雷春，《万姓统谱》有赵良金，并称宝祐四年进士，而此《录》亦无之。则皆在所阙内矣。后有天祥对策一道，理宗御制赐进士诗及天祥恭谢诗各一首。天祥是年登第后，即丁父忧归。至己未

始授签书宁海节度判官厅公事。故谢表中有自叨异数，亦既三年之语。此《录》并载其表文，乃后人所增附者也。

△《京口耆旧传》九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皆载其名，亦不云谁作。考书中《苏庠传》末云：予家世丹阳，先人知其状为详，又从其孙嘉借家传，则作者当为丹阳人。庠卒於绍兴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孙，则当为南宋末年人也。其书采京口名贤事迹，各为之传。始於宋初，迄於端平、嘉熙间。

其中忠烈如陈东，经济如张恚、张缜、汤东野、刘公彦，风节如王存、王遂、蒋猷、刘宰，文学如沈括、洪兴祖，书画如米芾父子，虽皆著在史传，而轶闻逸事，则较史为详。至《汤东野传》称，明受赦书至，东野谋於张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本传称，浚命守臣汤东野秘不宣。其说互异。证以刘宰《漫塘集汤侍郎勤王录跋》，乃与此书所载合，则足以订《宋史》记录之误。《漫塘集》称陈东於钦宗时凡六上书，高宗时凡四上书。《宋史》东本传第云於钦宗时五上书，高宗时三上书。证以此书，乃知《宋史》有据，《漫塘集》为传闻之讹。王巩《甲申杂记》谓陈亢以熙宁八年生廓与度。证以此书，廓中熙宁九年进士，则距生岁止一年；度中元丰三年进士，则距生岁止四年。尤足以纠小说附会之谬。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是书体例，全仿正史。每为一传，首尾该贯，生卒必详。

与诸家杂说随笔记载，不备端末者不同。故事实多可依据，於史学深为有裨。

《文渊阁书目》载是书不列卷数。《经籍志》则作四卷。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编，釐为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丹徒、丹阳、延令、金坛四县。神宗熙宁五年，改延令为镇，并入丹阳，则所存者仅三县，而此书《吴致尧传》，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称曰延令人。盖沿袭旧名，偶然失改。犹汉高帝十一年已改真定为东垣，而《南越王传》犹称尉佗为真定人。史氏驳文，不足为据。

今仍以三县分隶，庶从其实。至於诸书所载，互有同异，则并附载各条之下，以资考证焉。

△《昭忠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南宋末忠节事迹，故以“昭忠”名篇。自绍定辛卯元兵克马岭堡，总管田璘等死节，迄於国亡殉义之陆秀夫、文天祥、谢枋得等，凡一百三十人。详其词义，盖宋遗民之所作也。每条先列姓名官爵於前，而记其死难事实於后。其文间有详略，而大都确实可据。以《宋史忠义传》互相校核，其为史所失载者甚多。即史传所有，亦往往与此书参错不合。如绍定辛卯西

和州徇难之陈寅，《宋史》亦有传。而其同死之守将杨锐则史竟失载其战没事，且讹其姓为“王锐”。又《宋史林空斋传》，以空斋为林同之子，考此书方知即同之号。史又误以刘全子为刘同祖，并失载其被执自缢及其妻殉节等事。凡此皆当以是书为得实。又张世杰在崖山及谢枋得被徵事，所载亦比诸书为详。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苏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史》时采访遗书之目，不载此名。孔齐《至正直记》所列修史应采诸书，亦无此名。知元时但民间传录，未尝上送史馆。故至正间纂修诸臣无由见也。此本乃旧传抄帙，文字亦间有讹脱，而大略尚可考见。谨著之於录，庶一代忠臣义士未发之幽光，复得以彰显於世。

且俾读《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疏略焉。

卷五十八 史部十四

○传记类二△《敬乡录》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吴师道撰。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已著录。是编以宋婺守洪遵《东阳志》所记人物尚有遗漏，因蒐录旧闻，以补其阙。始自梁朝，迄於宋末。每人先次其行略，而附录其所著诗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或已散佚，或从删汰也。明正德间，金华守赵鹤有《金华文统》十三卷，盖以是《录》为蓝本。然鹤所编次，往往重复舛漏。如此《录》载潘良贵《矫斋记》、《静胜斋记》、《答雷公达书》、《君子有三戒说》四篇，而《文统》止载《矫斋记》及《雷公达书》二篇，删汰漫无义例，殊不及师道本书。又如宋方符所编《宗忠简遗集》，师道谓不及见，故集中封事诸篇，此《录》不载。然此《录》有《赠鸡山陈七四秀才》五言一首，方符所编转未之及。则零篇散什，藉以存者不少矣。至所编辑宋人小传，犹在《宋史》未成以前，故记载多有异同。若谓梅执礼密与诸将谋夺万胜门，夜入金营，劫二帝归。范琼以为无益，独吴革与赵子方结军民得众数万。王时雍、徐秉哲闻之惧，使琼泄谋於金师。《宋史》及《东都事略》本传俱不载，仅略见《三朝北盟会编》中，惟此书言之颇悉。又若《宋史》载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师破黄州，知州事何大节弃城遁死。己亥金师陷蕲州，知州事李诚之死。是《录》载李诚之死事与《宋史》合，而於何大节之遁则引刘克庄《答傅谏议伯成书》，辨大节初护齐安官吏士民过武昌，复自还齐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师拥入，大节死於赤壁矶下，则大节实未尝遁。此事与《史》颇异，亦可以资考证。元好问《中州集》以诗存史，为世所重。师道此书，殆与相埒。以其因人物以存文章，非因文章以存人物。与好问体例略殊，故隶之於《传记类》焉。

△《唐才子传》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西域人。其始末不见於史传。惟陆友仁《研北杂志

》称其能诗，与王执谦齐名。苏天爵《元文类》中载其《苏小小歌》一篇耳。是书原本凡十卷，总三百九十七人。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其见于《新旧唐书》者仅百人，余皆从传记说部各书采辑。其体例因诗系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诗名者不录。即所载之人亦多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而于功业行谊则只撮其梗概。盖以论文为主，不以记事为主也。大抵于初盛稍略，中晚以后渐详。至李建勋、孙鲂、沈彬、江为、廖图、熊皦、孟宾干、孟贯、陈抟之伦，均有专传，则下包五代矣。考杨士奇《东里集》有是书《跋》，是明初尚有完帙，故《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今“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传本。然幸其各韵之内尚杂引其文。今随条摭拾，裒辑编次，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谨依次订正，釐为八卷。按《杨士奇跋》，称是书凡行事不关大体，不足为劝戒者不录。又称杂以臆说，不尽可据。今考编中如《许浑传》称其梦游昆仑，《李群玉传》称其梦见神女，杂采孟棨《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荒唐之说，无当史裁。又如储光羲污禄山伪命而称其养浩然之气，尤乖大义。他如谓骆宾王与宋之问唱和灵隐寺中，谓《中兴闲气集》为高适所选，谓李商隐曾为广州都督，谓唐人学杜甫者惟唐彦谦一人，乖舛不一而足。

盖文房抄掇繁富，或未暇检详，故谬误牴牾，往往杂见。然较计有功唐诗纪事，叙述差有条理，文笔亦秀润可观。传后间缀以论，多揶揄诗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艺林。于学诗者考订之助，固不为无补焉。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苏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国子学生试第一，释褐授从仕郎，苏州判官，终浙江行省参知政事，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徵信者，亦采掇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徵。盖仿朱子《名臣言行录》例，而始末较详。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例，但有所弃取，不尽录全篇耳。后苏霖作《有官龟鉴》，于当代事迹皆采是书。《元史》列传亦皆与是书相出入，足知其不失为信史矣。

△《浦阳人物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洪武圣政记》，已著录。是书凡五目，曰《忠义》，曰《孝友》，曰《政事》，曰《文学》，曰《贞节》。所纪共二十有九人，而以《进士题名》一篇附于后。《欧阳元序》，称其至公甚当，不以私意为予夺。盖濂本以文章名世，故所作皆具有史法。其书本成于元时，后人编辑濂集者，止采录其论赞，而全书则仍别行。此本为明弘治中历阳王珍所重刻。卷末有濂《自跋》，称始立稿，而濂侯景渊遽取刊布，牴牾者多。今补定五十余处，视旧行

为小胜。

末题至正十三年。此《跋》濂集亦未收，盖濂元时所作，集多失载。今所传未刻稿皆至正时之遗文，可以互证也。

△《古今列女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解缙等奉敕撰。

先是，明洪武中，孝慈高皇后每听女史读书，至《列女传》，谓宜加讨论，因请太祖命儒臣考订，未就。永乐元年，成祖既追上高皇后尊谥册宝，仁孝皇后因复以此书为言，遂命缙及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王洪、蒋骥、沈度等同加编辑。书成上进，帝自制《序》文，刊印颁行。

上卷皆历代后妃，中卷诸侯大夫妻，下卷士庶人妻。时仁孝皇后又作《贞烈事实》，以阐幽显微，颇留意於风教。故诸臣编辑是书，稍为经意，不似《五经四书大全》之潦草。所录事迹，起自有虞，迄於元明。汉以前多本之刘向书，后代则略取各史《列女传》，而以明初人附益之。去取颇见审慎。盖在明代官书之中犹为善本。

此本为秀水项元汴家所藏，犹明内府初刊之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此书成於永乐元年十二月。今考成祖御制《序》，实题九月朔旦。知虞稷未见原书，仅据传闻著录矣。

△《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廖道南撰。道南有《楚纪》，已著录。道南自正德辛巳改庶吉士，由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在词垣最久，娴习掌故。因集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旧事，分类记载，以成是编。其例，凡仕至华盖、武英诸殿者曰殿学，文渊、东阁者曰阁学，兼六馆者曰馆学，晋詹事者曰宫学，属春坊者曰坊学，属弘文者亦曰馆学，典成均者曰雍学，升本院者曰卿学，有节义者曰赠学，擅书翰者曰艺学，终始本院者曰院学。大概仿列传之例，悉载其官阶恩遇，而事实亦附见焉。自卷九以下，标题皆作“国子监祭酒黄佐、侍讲学士廖道南同编”。盖道南采掇黄佐《翰林记》之文，不没所自，犹有前辈笃实之遗。今亦仍从旧本，并存其名焉。

△《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编乃纪世宗、穆宗、神宗三朝阁臣事迹。案明自太祖罢设丞相，分其事权於六部。至成祖始命儒臣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但称阁臣而不以相名。其后阉倖干政，阁臣多碌碌充位。至嘉靖间，始委政内阁，而居首揆者责任尤专。凡一时政治得失，皆视其人为轻重。

故世贞作此书，断自嘉靖为始，以明积渐所由来。前有《总序》，称阁臣沿革

始末，已具年表者，即指《弇山堂别集》中之《百官表》也。其所载始杨廷和，讫申时行，皆以首辅为主，而间以他人事迹附之。於当时国事是非，及贤奸进退之故，序次详悉，颇得史法。惟世贞与王锡爵同乡，锡爵家尝妄言其女得道仙去，世贞据为作传。当时劾锡爵者或并及世贞。世贞作此书时，仍载入晏阳子事，不免文过遂非。其馀所纪，则大抵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不以一节之谬，弃其全书也。

△《明名臣琬炎录》二十四卷、《续录》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徐紘编。紘字朝文，武进人，弘治庚戌进士，以刑部郎中出为广东按察司僉事，分巡岭东，终于云南按察司副使。是书乃仿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而作，所辑自洪武迄弘治九朝诸臣事迹。《前录》所载一百十有七人，《续录》所载九十五人，凡碑铭志传以及地志言行录之类悉具焉。其中如李景隆之丧师误国，不得谓之名臣。惠安伯张昇在戚里中虽有贤声，而始终未尝任事，亦难与勋臣并列。又如陈泰墓志中称寇深忌其才名，嫉人诬劾。而李贤所作深墓志亦在录中，乃极称其持法严明。虽自附《识语》调停，究不免彼此矛盾。然明自成、弘以前，风会淳厚，士大夫之秉笔者，类多质直不支，无缘饰夸大之词，尚属可以取信。且其中如郁新、吴寿昌等凡数十人，皆史传所不详。考献徵文，亦足以资证据。固非小说家言掇拾传闻，构虚无据者比也。

△《今献备遗》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笃寿撰。笃寿有《小司马奏章》，已著录。是编采明代名臣事迹，编为列传。起洪武，讫弘治，计二百四人，盖本袁褰所著而稍增损之。《明史艺文志》亦载其目，其曰“备遗”者，《自序》谓姑备遗忘，盖谦不以作史自任耳。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著书，尤好作私史。其以累朝人物汇辑成编者，如雷礼之《列卿记》、杨豫孙之《名臣琬炎录》、焦竑之《国史献徵录》，卷帙最为浩博，而冗杂泛滥，不免多所牴牾。惟笃寿此书，颇简明有法。其中所载，如刘基饮西湖上，见西北云气，谓是天子气在金陵，我当辅之。此术家附会悠谬之谈，笃寿乃著之《基传》中，殊失别择。又如徐有贞之悍鸷、李东阳之摸棱，张孚敬之偏愎，皆未可称一代完人，而笃寿推尊过甚。其进退亦为寡识。然叙述详赡，凡年月先后事迹异同，皆可为博考参稽之助，於史学亦未尝无裨焉。

△《百越先贤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区大任撰。大任字楨伯，广东顺德人，嘉靖壬戌以岁贡除江都训导，迁光州学正，又迁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明史文苑传》附见《黄佐传》中。盖大任，佐之门人也。南方之国越为大，自勾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者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故闽越也。东海王摇都於永

嘉，故瓯越也。自湘、漓而南，故西越也。牂柯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也。统而名之，谓之百越。大任家於南越，因搜辑百越先贤，断自东汉，得一百二十人，各为之传。所收兼及会稽，以勾践旧疆，自南越北尽会稽故也。惟秦会稽郡跨有吴地者不载，以非越之旧也。书中所载，如赵煜以著述见收，而作《越纽录》之袁康、吴平，事出王充《论衡》，而不见载。《方技》收徐登、赵炳、董奉、介象，而作《参同契》之魏伯阳亦上虞人，名见葛洪《神仙传》，复不见载。盖大任多凭史传，而不甚采录杂书，其间有遗漏在此。其体例谨严，胜于地志之冗蔓，亦即在此。至於引用史文，刊除不尽。如《梅福传》称语见《成纪》。此自《汉书》之文，此书无《成帝本纪》，何得有此语，亦未免失之因仍。而每传之未必注所据某书，又据其书参修，一句一字，必有所本，尤胜于他家之杜撰，均未可以一眚议之。黄佐修《广东新志》，汉以前之人物小传，皆采是书，盖亦深知纂述之不苟矣。万历壬辰，其乡人游朴尝为鋟版。岁久散佚，仅存抄本。第二卷中《养畜传》、《傅蠹地传》、《邓盛传》、《綦毋俊传》、《李进传》皆残缺。

陈某一传残缺尤甚，仅存姓而佚其名。今亦各仍原本，从阙疑之义焉。

△《元儒考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冯从吾撰。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己丑进士，改庶吉士，又改御史。以上疏言事廷杖，历迁左副都御史。以争红丸、梃击事乞归。起工部尚书，以疾辞，后竟削夺。及奄党败，诏复官，谥恭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集元代诸儒事实，各为小传。大抵以《元史儒学传》为主，而旁采志乘附益之。中有大书特传者，亦有细书附传者，皆据其学术之高下以为进退，体例颇为丛碎。

又名姓往往乖舛，如欧阳元别号圭斋，今乃竟题作欧阳圭。既以号作名，又删去一字，校讎亦未免太疏。然宋儒好附门墙，於渊源最悉。明儒喜争同异，於宗派尤详。语录学案，动辄灾梨，不啻汗牛充栋。惟元儒笃实，不甚近名，故讲学之书，传世者绝少，亦无汇合诸家，勒为一帙，以著相传之系者。从吾掇拾残剩，补辑此编，以略见一代儒林之梗概，存之亦足资考证。物有以少见珍者，此之谓欤。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乾隆九年奉敕撰。

凡甲族谓之大姓，其次则谓之乙姓。各详其受氏之源与始居之地，犹刘之标望於彭城、韩之溯派於昌黎也。或同姓而异居者，则以其地识之（如苏完瓜尔佳氏、叶赫瓜尔佳氏之类），犹王之别太原、琅琊，李之判陇西、赵郡也。或虽同姓而异旗者，则连类附见之，犹裴之有东、西，阮之有南、北也。

其赐姓者，仍列於本族。惟详其蒙赐之由，以昭光宠，而不淆其昭穆。蒙古、

高丽、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久隶八旗者，亦追溯从来，附著於末。每一姓中，取其勋劳茂著者冠冕於首，各系小传，以示旌异。其子孙世系官爵，以次缀书，如《元和姓纂》之例。考古者族姓掌於官。至春秋之末，智果别族为辅氏，犹闻於太史。秦、汉以来，古制不存，家牒乃作。刘歆《七略》称案《扬子云家牒》，以甘露三年生是也。（案语见李善《文选注》）私记之书亦作，《世本》是也。

六代及唐，虽以门第相高，而附会攀援，动辄疏舛。白居易一朝名士，自叙世系乃以楚白公胜、秦白乙丙一脉相承，他可概见矣。洎乎两宋，谱学遂绝，非世家旧姓，罕能确述其宗派者。岂非不掌於官，各以臆说之故欤。惟我国家，法度修明，自开创之初，从龙部属，皆什伍相保，聚族而居，有古比闾族党之遗意，故其民数可考。而生卒必闻於官，子孙必登於籍，故其族系亦最明。披读是编，古太史之成规犹可概见。八旗之枝干相维，臂指相属，亦可概见。圣人制作，同符三代类如此，猗欤盛矣。

△《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初，乾隆二十九年命宗人府、内阁考核宗室王公功绩，辑为《表》一卷，详列封爵世系；《传》五卷，第一卷、第二卷为亲王，第三卷为郡王，第四卷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第五卷为王贝勒获罪褫爵而旧有勋劳者。通三十一人。又附传二十一人，於乾隆三十年六月告成。嗣以所述简亲王喇布、顺承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事实皆不详悉。又《顺承郡王传》中“生有神力”之语，亦涉不经。乃诏国史馆恭检实录红本，重为改撰。前《表》后《传》，体例如旧。立传人数亦如旧，而事必具其始末，语必求其徵信，则视旧详且核焉。考古者同姓分封，惟周为盛。然文昭武穆，惟鲁公伯禽有淮徐之功耳。

诸史《列传》，载从龙战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襄万世之鸿基者。盖我国家，世德作求，克承天眷。贞元会合，光岳气鍾。太元浑灏之精，既挺生乎列圣；扶輿清淑之气，遂并萃於宗盟。记所谓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乘时佐命，非偶然也。至我皇上，笃念周亲，不忘旧绩。俾效命风云之会者，得以表章，并使席荣珪组之班者，知所观感。用以本支百世，带砺万年，所为垂训而示劝者，圣意尤深远矣。参稽详慎，必再易稿而始成书者，岂徒然哉。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体例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同。考今蒙古诸部，其人率元之部族，其地则辽之故疆。自辽初上溯於汉初，攻伐之事未尝绝。自元末下迄於明末，攻伐之事亦未尝绝。固由风气刚劲，习於战斗，恒不肯服属於人，亦由威德不足以摄之，故不为用，而反为患也。我国家龙兴东土，七德昭宣，叛盟者芟锄，归命者

绥辑。自察哈尔林丹汗恃其顽梗，卒就灭亡外。天命四年，科尔沁首先内附，郭尔多斯、杜尔伯特、札赖特随之。天聪元年，敖汉、柰曼来归。二年，巴林、札鲁特来归。三年，土默特来归。六年，阿禄科尔沁、归化城土默特来归。七年，四子部落、吴喇忒、翁牛特、喀喇沁来归。八年，蒿齐忒、乌朱穆秦、克西克腾、毛明安来归。九年，阿霸垓、苏尼特、鄂尔多斯来归。崇德初，阿霸哈纳尔亦来归。莫不际会风云，攀龙附凤，执爰效命，拔帜先登。虽彭、濮、卢、髻景从周武，亦蔑以加於是焉。故折冲御侮之力，名列乎旂常；分茅胙土之荣，庆延於孙子。迄今检阅新编，披寻旧迹。仰见我列圣提挈乾纲，驱策群力，长驾远馭之略，能使柳城松漠，中外一家，咸稽首而效心膂。其炳然可传者，章章如是，诚为前史所未闻。不但诸王公勋业烂然，为足炳耀丹青也。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乾隆四十一年奉敕撰。

明自万历以还，朝纲日紊，中原瓦解，景命潜移。我国家肇造丕基，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望若云霓。而当时守土诸臣，各为其主，往往殒身碎首，喋血危疆。逮乎扫荡妖氛，宅中定鼎，乾坤再造，隩澨咸归。而故老遗臣，犹思以螳臂当车，致烦齐斧。载诸史册，一一可稽。我皇上几馀览古，轸恻遗忠，念其冒刃才婴锋，虽属不知天运，而疾风劲草，百折不移，要为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用加赠典，以励纲常。特命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议於廷，俾各以原官，赐之新谥。盖圣人之心，大公至正，视天下之善一也。至於崇祯之季，铜马纵横，或百战捐生，或孤城效死。虽将倾之厦，一木难支，而毅魄英魂，自足千古。自范景文等二十馀人，已蒙世祖章皇帝易名赐祭，炳耀丹青外，其繫马埋轮，沉渊伏剑，在甲申三月以前者，并命博徵载籍，详录芳踪。

若夫壬午革除，传疑行遯，致身一录，见闻虽有异词，抗节诸臣，生死要为定据，亦详为甄录，追慰忠魂。大抵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皆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搢拄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平生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於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名姓无徵，不能一一议谥者，并祀於所在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如杨维垣等失身阉党，一死仅足自赎者，则不滥登焉。书成奏进，命以《胜朝殉节诸臣录》为名，并亲制宸章，弁诸简首，宣付武英殿刊刻颁行，以垂示久远。臣等窃惟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

，凡忠於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为逆党。

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於尧君素，宋太祖之於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岐视，如我皇上者。臣等恭绎诏旨，仰见权衡予夺，袞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瘝，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敬读是编，弥凛然於皇极之彝训矣。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初，周汝登作《圣学宗传》，孙鍾元又作《理学宗传》。宗羲以其书未粹，且多所阙遗，因搜采明一代讲学诸人文集、语录，辨别宗派，辑为此书。凡《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瑄以下十五人。

《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六人。《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以下十人。

《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录二人。《浙中相传学案》五卷，列徐爱以下十八人。《江右相传学案》九卷，列邹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录六人。《南中相传学案》三卷，列黄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相传学案》一卷，列穆孔晖以下七人。《闽越相传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

《泰州学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诸儒学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诸儒学案中》七卷，列罗钦顺以下十人。《诸儒学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而以《师说》一卷冠之卷端。所列自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陆分门以后，至明而朱之传流为河东，陆之传流为姚江。其馀或出或入，总往来於二派之间。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於薛之徒，阳为引重而阴致微词；於王之徒，外示击排而中存调护。夫二家之学，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议论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党立。恩讎轆轳，毁誉纠纷。正、嘉以还，贤者不免。

宗羲此书，犹胜国门户之馀风，非专为讲学设也。然於诸儒源流分合之故，叙述颇详，犹可考见其得失。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卷端《仇兆鳌序》及《贾润所评》，皆持论得平，不阿所好，并录存之，以备考镜焉。

△《中州人物考》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孙奇逢撰。奇逢有《读易大旨》，已著录。是编载河南人物，分为七科。一《理学》，二《经济》，三《忠节》，四《清直》，五《方正》，六《武功》，七《隐逸》，而文士不与焉。盖意在黜华藻，励实行也。所录皆明人，惟《忠节》之末附元蔡子英一人。人各为《传赞》，多者连数纸，少或仅一行，云无徵者则不详，不以详略为褒贬也。后一卷曰《补遗》、曰《续补》，不复以七科标目，盖不欲入之七科中，故托词於补续云尔。然犹与七科一例，虽布衣以公称。最后有名无传者三十四人，则直书其名矣。其《赞》恕於常人而责备於贤者，颇为不苟，惟《张玉传赞》最为纒繆。考玉以元枢密知院叛而归明，而奇逢以为善择主。

是六臣奉玺归梁，皆善择主也。玉后辅佐燕王，称兵犯顺，歿於铁铉济南之战，而奇逢以为得死所。是李日月助李希烈陨身锋镝亦得死所也。且蔡子英义不忘元，间关出塞，卒归故主以终。奇逢既列之《忠节》矣，而又奖张玉之叛乱，不自相矛盾乎？至薛瑄本河津人，李梦阳本庆阳人，牵合而归之中州，又其末节矣。奇逢虽以布衣终，而当时实负重望，汤斌至北面称弟子。其所著作，非他郡邑传记无足轻重者比。故存其书而具论之，俾读是编者知其瑕瑜不相掩焉。

△《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鼎撰。鼎字定九，江阴人。明万历年，无锡顾宪成与高攀龙重修宋杨时东林书院，与同志讲学其中。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流品亦遂糅杂。迨魏忠贤乱政之初，诸人力与搘拄，未始非谋国之忠。而同类之中，贤奸先混，使小人得伺隙而中之，於是党祸大兴，一时诛斥殆尽，籍其名颁示天下。至崇祯初，权阉既殛，公论始明。而馀孽尚存，竞思翻案，议论益纠纷不定。其间奸黠之徒，见东林复盛，竞假借以张其锋。水火交争，彼此报复。君子博虚名以酿实祸，小人托公论以快私讎。卒至国是日非，迄明亡而后已。

是编所载一百八十馀人，盖即东林党人榜及沈澂、崔、温体仁等《雷平》、《蝇蚋》诸录所著名者也。以节义炳著者，汇载於前。馀亦分传并列，胪叙事迹颇详。其中硕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实繁有徒。厥后树帜分朋，干挠时政，祸患卒隐中於国家。足知聚徒讲学，其流弊无所不至。虽创始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祸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此书仿龚颐正《元祐党籍传》之例，於诸人之姓名履贯，无不本末灿然。俾读者论世知人，得以辨别贤奸，而深思其熏莸杂厕之所以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亦千古炯鉴矣。

△《儒林宗派》十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编纪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诸儒，授受源流，各以时代为次。其上无师承，后无弟子者，则别附著之。自《伊洛渊源录》出，《宋史》遂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非惟文章之士，记诵之才，不得列之於儒。即自汉以来传先圣之遗经者，亦几几乎不得列於儒。讲学者递相标榜，务自尊大。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惟其《附录》一门，旁及老、庄、申、韩之流，未免矫枉过直。又唐啖助之学传之赵匡、陆淳，宋孙复之学传於石介，皆卓然自立一家，宋代说经，实滥觞於二子，乃列之散儒之中，不入宗派，亦有所未安。至於朱、陆二派，在元则金、吴分承，在明则薛、王异尚，四百年中，出此入彼，渊源有自，脉络不诬，亦未可以朝代不同，不为明其宗系。如斯之类，虽皆未免少疏，然较之学统、学案诸书，则可谓湔除锢习，无畛域之见矣。世所传本仅十二卷。此本出自历城周氏，较多四卷。盖其末年完备之定本云。

△《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佳撰。佳字昭嗣，号复斋，仁和人，康熙戊戌进士，官安化县知县。是编仿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编次有明一代儒者。各徵引诸书，述其行事，亦间摘其语录附之。所列始於叶仪，迄於金铉，凡七十五人。附见者七十四人。《续录》所列，始於宋濂，迄於黄淳耀，凡五十九人。附见者九人。佳之学出於汤斌，然斌参酌於朱、陆之间，佳则一宗朱子。故是编大旨，以薛瑄为明儒之宗，於陈献章则颇致不满。虽收王守仁於正集，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严，王畿、王艮咸不预焉。其持论颇为淳谨。初，黄宗羲作《明儒学案》，采摭最详。顾其学出於姚江，虽於河津一派，不敢昌言排击，而於王门末流诸人，流於猖狂恣肆者，亦颇为回护。门户之见，未免尚存。佳撰此《录》，盖阴以补救其偏。鄞县万斯大，宗羲之弟子也，平生笃信师说，而为佳作是录《序》，亦但微以过严为说，而不能攻击其失，盖亦心许之也。学者以两家之书互相参证，庶乎有明一代之学派可以得其平允矣。正不必论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

△《史传三编》五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凡《名儒传》八卷、《名臣传》三十五卷，又《续编》五卷、《循吏传》八卷。成於雍正戊申。时《明史》尚未成书，故所录至元而止。明以来传名儒者大抵宗宋而溯汉唐，而宋又断自濂、洛以下。轼所为传，上起田何、伏生、申公诸人，不没其传经之功

；中及董仲舒、韩愈诸人，不没其明道之力；於宋则胡瑗、孙复、石介、刘敞、陈襄，虽轨辙稍殊，亦并见甄录，绝不存门户之见，可谓得圣贤之大公。其以迁就利禄，削扬雄、马融；以祖尚玄虚，削王弼、何晏；以假借经术，削匡衡、王安石，亦特为平允。惟胡寅修怨於生母，王柏披猖恣肆，至删改孔子之圣经，咸预斯列，似为少滥。据王福峙之虚词，为薛收作《赞》，亦未免失之不考耳。《名臣传》所列凡一百八十人，去取颇为矜慎。《续编》所列又三十九人，其《凡例》曰：“《续编》者何，择其次焉者也。或卷帙编次已定，附之於后焉耳。然见为稍亚而乙之，与失於偶漏而补之，其品第则有间矣。”混而无别，亦稍疏也。

《循吏传》所列凡一百二十一人，虽体例谨严，而颇未赅备。如何易于之类，表表在人耳目者，多见刊削。其去取之例，亦未明言，殆不可解。要其标举典型，以示效法。所附论断，亦皆醇正。固不失为有裨世教之书矣。前有轼及蔡世远《总序》二篇，又三编各有《专序》一篇。盖《名儒传》为李清植所纂。《名臣传》为张江、蓝鼎元、李鍾侨所纂。《循吏传》为张福昶所纂。世远商榷之，而轼则裁定之云。

△《闽中理学渊源考》九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孙，以光地荫，授兵部员外郎，官至广平府知府。是编本曰《闽中师友渊源考》，故《序文》、《凡例》尚称旧名。此本题《理学渊源考》，盖后来所改。《序》作於草创之时，成编以后，复有增入也。宋儒讲学，盛於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故清馥所述，断自杨时。而分别支流，下迄明末。凡某派传几人，某人又分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寻端竟委，若昭穆谱牒，秩然有序。其中家学相承，以及友而不师者，亦皆并列，以明其学所自来。其例每人各为小传，传末各注所据之书，并以语录文集有关论学之语摘录於后，考据颇为详核。其例於败名隳节、貽玷门墙者，则削除不载。

间有纯驳互见者，则弃短录长。如《廖刚传》中删其初附和议一事。《胡寅传》中但叙不持生母服，为右正言章厦所劾，而不详载其由。是则门户之见犹未尽融，白璧微瑕，分别观之可也。

——右“传记类”总录之属，三十六部、八百八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其源出《史记》之《儒林》、《游侠》、《循吏》、《货殖》、《刺客》诸传。其别自为一书，则成於刘向之《列女传》。

《册府元龟》有《总录》之目，今取以名之。）△《孙威敏征南录》一卷（浙

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滕元发撰。元发初名甫。后以避高鲁王讳，以初字元发为名，而更字曰达道。东阳人。举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谥章敏。事迹具《宋史》本传。此本前有结衔题“承奉郎守大理评事通判湖州军州事滕甫”，盖犹未改名时所作也。其书乃记皇祐四年孙沔平侬智高事。其时沔为安抚，狄青为宣抚使，沔与青会兵计议，进破智高於归仁铺，沔留治后事。及师还，余靖勒铭长沙，专美狄青。朝廷亦以青为枢密使，赏赉甚厚。沔止加秩一等。甫以为南征之事，本出沔议，其措置先备，又能以身下狄青，卒攘寇难。因述为此书，以颂沔之绩。盖沔知杭州时尝奇甫才，授以治剧守边方略。具有知己之分，故力为之表暴如此。考《宋史》载征侬智高事，亦於《狄青传》为详，而《沔传》颇略。然此书备见於《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当时皆不以为诬殆，殆必有说。是亦考史者所宜兼存矣。

(案：削平寇乱之事，宜入《杂史》。然此书为表孙沔之功，非记侬智高之变，故入之《传记类》中。) △《骖鸾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孝宗时累官权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进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穆，事迹具《宋史》本传。此编乃乾道壬辰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时，纪途中所见。其曰《骖鸾》者，取韩愈诗“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语也。书末有云：“若其风土之详，则有桂海《虞衡志》焉。”考《虞衡志》作於自桂林移帅成都时，其初至粤时未有也。则此书殆亦追加删润而成者欤。中间序次颇古雅。其辨元结《浯溪中兴颂》一条，排黄庭坚等之刻论，尤得诗人忠厚之旨。其载仰山孚忠庙有杨氏称吴时加封司徒竹册尚存，文称宝大元年。又称向得吴江村寺石幢所记，亦以宝大纪年。因疑钱氏有浙时或曾用杨氏正朔。以此二物为证。然考之於史，钱、杨屡相攻击，互有负胜，其势殊不相下，断无臣事淮南之理，而杨氏亦自有武义、顺义、乾贞、太和诸年号。其吴越之宝大，正当顺义四五年，亦不应有一国两元之事。成大所见，或出自后人伪造也。吴任臣作《十国春秋纪元表》，於此事不加辨证，当由未检此书欤。

△《吴船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因随日记所阅历，作为此书。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己巳。於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证。如释继业纪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贝多叶书路程，为他部所未载，颇足以广异闻。又载所见蜀中古画，如伏虎观孙太古画《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观孙太古画《黄帝及三十二仙真》，长生观孙太古画《龙虎》，及玩丹石寺唐画《罗汉》一版，皆可补黄休复《益州名画记》所未及。

又杜甫《戎州诗》“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谓叙州有碑本乃作“粘”字，是亦注杜集者所宜引据也。

△《入蜀记》六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陆游撰。游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人。佃之孙，宰之子。初以荫补登仕郎。隆兴初，赐进士出身。嘉泰初，官至宝谟阁待制。事迹具《宋史》本传。游以乾道五年授夔州通判。以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是记。游本工文，故於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於考订古迹，尤所留意。如丹阳皇业寺即史所谓皇基寺，避唐玄宗讳而改；李白诗所谓新丰酒者地在丹阳、镇江之间，非长安之新丰；甘露寺很石、多景楼皆非古迹；真州迎銮镇乃徐温改名，非周世宗时所改；梅尧臣《题瓜步祠诗》误以魏太武帝为曹操；广慧寺《祭悟空禅师文》石刻保大九年乃南唐玄宗，非后主；庾亮楼当在武昌，不应在江州，白居易诗及张舜臣《南迁志》并相沿而误；欧阳修诗“江上孤峰蔽绿萝”句，绿萝乃溪名，非泛指藤萝；宋玉宅在秭归县东，旧有石刻，因避太守家讳毁之，皆足备輿图之考证。他如解杜甫诗“长年三老”字及“摊钱”字，解苏轼诗“玉塔卧微澜”句，解南方以七月六日作七夕之由，辨李白集中《姑孰十咏》、《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书歌》诸篇，皆宋敏求所窜入，亦足广见闻。其他搜寻金石，引据诗文以参证地理者，尤不可殫数。非他家行记徒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

△《西使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刘郁撰。郁，真定人。是书记常德西使皇弟锡里库军中，往返道途之所见。王恽尝载入《玉堂杂记》中。此盖别行之本也。《元史宪宗纪》，二年壬子秋，遣锡喇征西域苏丹诸国，是岁锡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锡里库及乌兰哈达帅师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国。八年戊午，锡里库讨回回、法勒噶巴，平之，擒其王，遣使来献捷。考《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次六曰锡里库，而诸王中别无锡喇。《郭侃传》，侃壬子从锡里库西行，与此《记》所云壬子岁皇弟锡喇统诸军奉诏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者相合，然则锡喇即锡里库。因《元史》为明代所修，故译音讹舛。一以为锡喇，一以为锡里库，误分二人。而《宪宗纪》二年书锡喇薨，三年重书锡里库西征，遂相承误载也。此《记》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盖锡里库献捷之明年所记。虽但据见闻，不能考证古迹，然亦时有异闻。

《郭侃传》所载，与此略同，惟译语时有讹异耳。我皇上神武奋扬，戡定西域，昆仑月^{<骨出>}，尽入版图。计常德所经，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内。业已钦定西域图志，昭示亿龄。郁所记录，本不足道，然据其所述，亦足参稽道里，考证

古今之异同，故仍录而存之也。

△《保越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元顺帝至正十九年明师攻绍兴事。是时明将为胡大海，御之者张士诚将吕珍也。凡攻三月，卒不能下，乃还。是《录》称士诚兵曰“我军”，称珍曰“公”。殆士诚未亡时，绍兴人所纪。其中称明为“大军”，及“太祖高皇帝”字，则疑士诚亡后，明人传钞所改耳。绍兴自是以后，犹保守八年，及至正二十六年，始归於明。珍亦至是年湖州之败，乃降於徐达。虽初事非主，晚节不终，而在绍兴则不为无功矣。大海攻绍兴挫衄，及其纵兵淫掠，发宋陵墓诸恶迹，《明史》皆不载。所录张正蒙妻韩氏、女池奴、冯道二妻抗节事，《明史》亦皆不书，尤足补史传之遗。

△《闽粤巡视纪略》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杜臻撰。臻字肇余，秀水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既平，诸逆殄灭，沿海人民，皆安堵复业。臻时为工部尚书，奉诏与内阁学士石柱往闽粤抚视，画定疆理。以十一月启程，二十三年五月竣事。因述其所经理大略，为此书。首《沿海总图》，次《粤略》三卷，次《闽略》二卷，次附纪台湾澎湖合为一卷。盖臻巡历由广达闽，故以为先后之序。台湾则未经亲历其地，第据咨访所得者录之，故附於编末也。书中排日记载，凡沿海形势及营伍制度，兵数多寡，缕列甚详，於诸洋列戍控置事宜，俱能得其要领。其山水古迹，及前人题咏，间为考证，亦可以资博览。盖据所目见言之，与摭拾輿记者固异也。

△《扈从西巡日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康熙癸亥，圣祖仁皇帝巡幸山西，驻蹕五台山，士奇时以侍讲供奉内廷，扈从往来。因记途中所闻见，始于二月十二日甲申，迄于三月初七日戊申。凡山川古迹、人物风土，皆具考源流，颇为详核。而銮輿时巡，太平盛典，亦一一具载。伏而读之，犹仰见圣化咸熙，豫游和乐之象，洵足以传示来兹。卷末载诗二十四首，皆其途中所作，汇附於后者也。士奇笔札本工，又幸际圣朝，预驂法从，因得以笔之简牘，流布至今，亦可谓遭逢之至幸，而文士之至荣矣。

△《松亭行记》二卷（通行本）

国朝高士奇撰。康熙辛酉二月癸酉，圣祖仁皇帝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温泉。四月戊子驾出喜峰口。士奇皆扈从，因纪其来往所经。谓喜峰口为古松亭关，故以名书。然松亭关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详考也。所述滦河源流，亦不明确。至温泉有朱砂、矾石、硫磺三种，圣祖御制《几暇格物编》中言之甚明。士奇日侍禁闼，典文翰之职，不应不睹，乃仍袭宋唐庚揣测之说，殆

不可解。

以其叙述山川风景，足资考证。而附载诗文，亦皆可观。故所著《塞北小钞》别存其目，而此编则仍录之焉。

——右“传记类”杂录之属，九部、二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以上所录，皆叙事之文。其类不一，故曰杂焉。）卷五十九 史部十五

○传记类存目一△《孔子世家补》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欧阳士秀撰。士秀，庐陵人，仕履未详。是书成於淳祐辛亥。大抵据《皇极经世》以驳《史记孔子世家》之讹。然邵子精於数学，不闻精於史学，所书先圣事迹，亦未必尽确。《自序》又称虑夫事之精粗隐显，大小本末，错糅其间，而不易见。则著《年表》以提其纲，列《世本》以类其族，且缀《弟子年名》於其终。於以稽其是非，用决群疑，而祛己惑。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已无所谓《年表》、《世本》、《弟子年名》者，则已非完书矣。

△《孔氏实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一条云：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於南京特取袭封孔元措令赴阙里奉祀（案元措以金承安二年袭封衍圣公）。此书或即元措等所撰欤。首录历代褒崇之典，凡碑文、诏旨皆载其略。末载孔氏乡官甚详。

然叙次颇无体例。如首载圣母颜氏及圣配亓官氏，而孔子以上历世之事独不一叙，疑或传写佚脱，非完帙也。考明《文渊阁书目》有《孔子实录》一册，《永乐大典》所载则作《孔氏》，未详孰是。然《文渊阁书目》传写多讹，未足尽据。今仍从《永乐大典》之名著於录焉。

△《孔子论语年谱》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程复心撰。复心字子见，婺源人。皇庆癸丑，江浙行省以所撰《四书纂释》进於朝，授徽州路教授。致仕，给半俸终其身。是编以《论语》各章分隶於《孔子年谱》之内，而又杂采《左传》诸事附会之。如云九岁见季札，观乐於鲁。三十五岁从昭公出亡，留齐七年。此因旁文而牵合孔子者也。又云五十三岁孔子聘於齐，执圭鞠躬如也云云。此因《论语》而妄生旁文者也。又云六十三岁厄於陈蔡，不得已，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云云。陈蔡之间何由浮海，郢都又岂海道可通，尤梦呓之语，可资笑噓者矣。至所分隶之《论语》，以《子钓而不纲》章为三十一岁，以《子以四教》章、《子所雅言》章、《子罕言》章、《子不语》章、《自行束脩以上》章为三十四岁，以《八佾》、《雍彻》诸章为三十五岁，以《君子食无求饱》章为四十三岁，《道千

乘之国》章为四十八岁之类，不可殫数，均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复心师朱洪范，友胡炳文，虽亦讲学之家，原不究心於考证，然不应缪妄至於如是。考篇末辨季本《圣迹图考》之妄。本，王守仁之弟子，元人何自见其书。殆明季妄人所为，而传录者伪题复心之名欤。

△《孟子年谱》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程复心撰。复心既作《论语年谱》，更取《孟子》七篇为编年。其以某章为某年之言，缪妄与《孔子年谱》相等。其谓孟子邹人乃陬邑，非邹国也。

语极辩而不确，亦好异之谈。盖与《孔子年谱》一手所伪撰也。考朱彝尊《经义考》载谭贞默《孟子编年略》一卷，今未见其书。然彝尊所载贞默《自述》一篇，则与此书之《自述》不异一字。疑直以贞默之书诡题元人耳，伪妄甚矣。

△《阙里志》二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镐撰，孔允植重纂。镐会稽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允植，孔子六十五世孙，袭封衍圣公。阙里向无志乘，仅有《孔庭纂要》、《祖庭广记》诸书。弘治甲子，重修阙里孔庙成，李东阳承命致祭。时镐为提学副使，因属之编次成志。崇祯中，允植重加订补，是为今本。以《图像》、《礼乐》、《世家》、《事迹》、《祀典》、《人物》、《林庙》、《山川》、《古迹》、《恩典》、《弟子》、《撰述》、《艺文》分类排纂。而编次冗杂，颇无体例。如历代诰敕、御制文赞，不入《追崇恩典志》，而另为《提纲》。《碑记》本《艺文》中一类，乃别增《撰述》一门，均为繁复。

△《孔颜孟三氏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刘濬编。濬，永嘉人，成化中官邹县教谕。邹，孟子所生也，孟庙在焉。濬因考证孔、颜、孟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诸典，汇辑成书。先以《地图》，次以《世系年谱》，次以《庙制》，次以《志事》。附《述圣》於卷后。而前列《提纲》一卷，则壬子四月紫阳杨奂所述《东游记》也。壬子为元宪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宪宗淳祐十二年。”纪年既误，而又以宋理宗年号移之於元，殊为疏舛。即此一端，其他可概见矣。

△《孔孟事迹图谱》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前说后谱，於孔孟事实颇有考核。如云孔子未尝至楚见昭王，孟子先至齐而后梁，此一二条皆有所见。然其余大抵习闻者多。

△《素王记事》（无卷数，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旧本卷首题明浙江严州府通判太原傅汝楫校正。则非汝楫所撰。卷末杨奂《东

游记》之首，又题河南开封府知府西蜀黄濬辑录，则似为濬之所撰，然不列名於书首，而缀於书后。体例丛脞，殊不可晓。其书则摭拾《阙里志》为之，亦茫然无绪。盖当时书帕之本，本不以著书为事者也。（案：顾炎武《日知录》曰：昔时人覲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谓之书帕。又曰：历官任满则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深《金台纪闻》亦称有司刻书，只以供馈赉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今藏书家以书帕本为最下，盖由於此。）△《夷齐录》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玘撰。玘字席玉，石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永平府城西十八里孤竹故城有清德庙，以祀夷、齐。玘守永平时，因搜辑历代祀典、诸家艺文，编为一帙，据《目录》，原本有图。此本无之，盖为传写者所佚矣。

△《孔圣全书》三十五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蔡复赏编。复赏，巴陵人。卷端自题恩贡出身，南京户部修职郎，不知其为何官也。前有《自序》，称是书始成，就正於兵部侍郎姜廷颐。廷颐乃次为六卷。上卷曰《经书》，中卷曰《子史》，下卷曰《杂说》，首卷曰《帝王崇重盛典》，尾卷曰《经术经理世务》，六卷内复条分为四十卷云云。案《序》称上中下卷首尾卷只有五卷，不应称六卷。又书三十五卷与四十卷之数亦不合。其间鄙俚荒唐，庞杂割裂。鬼神怪诞之语，优伶褻诨之词，无不载入，谓之侮圣人可也。

△《尊圣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尧道编。尧道里籍未详，嘉靖末，官大埔县教谕。是书分《图像》、《世家》、《事迹》、《遗泽》、《制敕》、《撰述》、《封事》七门。多剿袭《祖庭》、《纂要》诸书，无所考证。

△《仲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天和撰。天和字养和，麻城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提督团营，谥庄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天和官总督河道都御史时，以济宁仲家浅有先贤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并及其生平行事大略，名之曰《令名志》。

崇祯中，仲子裔孙於陞等复增损旧本，易以今名。又绘像列图於卷首，殊不雅驯。

△《闵子世谱》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云汉撰。云汉字倬侯，宿州人。是编兼及闵子后裔之事，故曰《世谱》。首《姓氏》，次《里居》，次《特传》、《列传》，次《祀典》，次《修葺》，次《官生》，次《世系》，次《迁徙》，次《复业》，次《列女》，次《艺

文》，次《家约》。宿州旧有闵子墓，历代祠祀不绝。盖闵子本宿人。春秋时宿属青州，为齐地，故《家语》以为齐人云。

△《夷齐考疑》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其久撰。其久，崇德人，隆庆丁卯举人，官龙南知县。是编以好事者所传《夷齐世系》，名字皆据《韩诗外传》、《吕氏春秋》而附会之。并以叩马、耻粟等事亦多不实，因各为驳正，而以先贤论定之语及传记诗文附其后。其议论亦颇博辨。然传闻既久，往事无徵，疑以传疑可矣，不必尽以臆断也。

△《夷齐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白瑜撰。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因张玘《夷齐录》损益而成，所载视旧《录》加详。

△《道统图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卷首《樊维城序》，盖衍圣公家所刻。维城为万历己未进士，则此书出於明季也。即《圣迹图》旧本，而前增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十像，后附以颜、曾、思、孟林庙八图。虽以《图赞》为名，而仅图前有说数行，无所谓赞，尤不可解。

△《圣贤图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此书摹仁和县学石刻而不著刊书人姓名。首冠以明宣德二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虞吴讷《序》。谓像为李龙眠笔，高宗於绍兴十四年即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回而下亦撰词。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於学。又称旧有《秦桧记》，磨而去之。则是石刻之题识，非木本之跋语。故颜、曾二子后皆有高攀龙《赞》，知为近时人刻也。考《玉海》，绍兴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己巳，幸太学，览唐明皇帝及太宗、真宗御制赞文，令有司取从祀诸《赞》悉录以进。二十四日乙亥，御制御书《宣圣赞》，令揭於大成殿刻石，颁诸路州学。

二十五年，又制《七十二贤赞》，亲札刻石颁降焉。二十六年十二月戊午，廷臣请颁诸州郡学校，从之。据此，则高宗所撰《宣圣赞》，刊石在绍兴十四年；《七十二贤赞》，刊石在绍兴二十五年。《讷序》谓《先圣》及《七十二贤赞》俱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刊石，殊误。所列七十二子，较《史记》及《唐六典》所载七十七人少十人，增五人；与《宋史礼志》所载八十二人则少十人；与唐宋代制皆异。考《玉海》卷一百十三又云：高宗《七十二子赞》，去《史记》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颜祖、鄆单、句井疆、罕父黑、申党、原亢、颜何、公西舆如十一人，增申枏、蘧伯玉、陈亢、林放、琴牢、申堂续六人，遂为七十二人，与此书人数正合。然《玉海》谓所去十一人内有申党，而此书仍列申党；《玉海》称增申堂续，而此书於申党之外乃增申枏；互相刺谬。又如

颜子封复圣公，曾子封宗圣公，皆始於元至顺中。绍兴中作《赞》，安得标此？又考唐开元二十七年赠颜子充公，闵子以下至卜商九人皆侯，曾参以降六十七人皆伯。宋祥符二年，赠闵子以下至卜商九人皆公，曾参以下七十二人皆侯。今书标爵皆袭开元，高宗作《赞》亦不应近废祥符，而远从唐制，疑非宋之原石。且李公麟北宋人，安得至绍兴中作图。其图画诸贤，多执书卷，既非古简策之制。而樊迟名须，即作一多髯像；梁鱣字叔鱼，即作手持一鱼像；尤如戏剧，其妄决矣。

△《阙里书》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沈朝阳撰，陈之伸补。朝阳，江宁人，天启间贡生，官池州府学教授。之伸，海盐人，仕履未详。是编杂采圣贤事迹，凑合成篇。每篇各系以《赞》，词意肤浅，考订甚疏。如《越绝书》所载子贡事之类，皆无所辨正。

△《圣门志》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元善撰。元善字季可，号冠洋，海盐人，天启中官山东布政司都事，后殉流寇难。其书一卷为《圣门表传》，二卷为《从祀列传》，三卷为《四氏封典》，四卷为《礼乐》，五卷为《古迹》，六卷为《东野氏仲氏世系》，分子目六十有五。盖元善官山东时，所得孔氏诸家谱牒为详，因辑其宗系，述为此编。又取后代理学诸儒，附於弟子之后。然如魁名内阁，无关道统，而详悉胪列，别次於从祀诸儒之末，殊为不伦。又以诸儒未入祀典者，别载拟祀三十五人。中如岳飞之精忠，不在乎阐明理学；钱唐之直谏，亦未闻其诠释圣经；乃欲例诸历代儒林，拟议亦为失当。元善书成未梓，其子兆祥重加校订。海盐令樊维城为刻入《盐邑志林》中。末附崇祯初曲阜祠祀元善及四氏子孙等给匾案牒，冗杂尤甚。

△《三迁志》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吕元善撰。盖因史鶚、胡继先二家旧本为之订补。未脱稿而元善殉寇难。其子兆祥、孙逢时，乃续成之。所载孟庙事迹。每卷之中又各分三子卷，凡二十一类。每类前为四言赞一首，纪载颇详。而体例标目，俱未能雅驯。

△《宗圣志》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吕兆祥撰。案曾子祠墓皆在今山东嘉祥县。嘉靖中，诏录其后为五经博士世袭。求得其裔孙贤粹，居江西之永丰。令还嘉祥，世守祠庙。而历代崇祀本末，记载未备。兆祥始修订成书。卷一为《像图志》，卷二为《世家志》，卷三、卷四为《追崇志》，卷五、卷六为《恩典志》，卷七、卷八为《事迹志》，卷九至卷十二为《艺文志》。书成於崇祯中，而《世家志》述其谱系，乃载及国朝康熙中事，《恩典志》内亦载及顺治初年，不知何人所增，盖非尽兆祥之旧矣。

△《陋巷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吕兆祥撰。颜子陋巷，相传在曲阜孔庙东北六百步，旧无记载。正德中，提学副使陈镐始为作志。万历中，御史杨光训又续编辑之。而兆祥是编盖因二家之本，重为订定。所载皆历代崇祀典礼，而冠以《退省》、《从行》诸图。

△《东野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海盐吕兆祥撰，裔孙东野武订。考兆祥与武皆明末人。而是编二卷之末附录顺治、康熙中奏议，详载圣祖仁皇帝恩授东野沛然为五经博士。盖即沛然因兆祥旧志稍为续补也。前有吕化舜、方应祥《原序》。而《粘本盛跋》则作於康熙壬寅，《陈良谟序》则作於康熙丙寅，亦续刻所加也。考《元和姓纂》载，伯禽少子别为东野氏，则东野氏系出周公，更无疑义。世承厥职，原非滥膺。惟是所叙世谱，称第三代生二子，长晖次晞；六代生二子，长缙次绅。其人皆在春秋以前，则兄弟联名已在应珣、应璩之前。又二代东野宗，於田中胜处建祠以安先灵，则大夫之庙可不建於家。十六世东野获，字获德，号白云，则别号已见於战国。二十一代东野质，遭楚灭鲁，负子携谱，窜於东吴。是别族不必於太史，而战国之末尚延吴祚。盖谱牒之学，古来即不一说。司马迁叙五帝世系，往往与载籍牴牾。而白居易自叙世系，亦与《左传》相违。记载异同，固不足怪也。

△《孔子年谱纲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夏洪基撰。洪基字元开，高邮人。其书成於崇祯中。於先圣事迹，分年编辑。各提其要为纲，而详载其事为目。於诸书异同，稍有订正，而亦未一一精核也。

△《孔门弟子传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夏洪基撰。其书合《家语》、《史记》所载孔门弟子，得八十人。卷首《凡例》称，《家语弟子解》止记姓名邑里，而言行散见别卷。《史记》杂撮经书，语无伦次。《四书人物考》及《备考》收录群书，庞乱无纪。是编各传首叙圣贤教学，次及行事，终以评语。於经史典确者大书，列为正传。事琐文异者小书附焉。妄诞者杂录备览。其搜择颇勤。然《论语》、《礼记》之文，人人习读，亦一字一句备录不遗，未免冗赘。卷末附录者九人，为仲孙何忌、仲孙说、左丘明、伯鱼、子思、孟子、颜涿聚、公罔之裘、序点，其辨仲孙说与南宫适为二人，颜涿聚与颜雝由为二人，《论语》左丘明与传《春秋》者为一人，皆为典核。至公伯寮之列於弟子，虽据《史记》，然明代已罢其祀，洪基仍滥载入，则不免失考也。

△《圣门志考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书中自称其名曰涓。“桧树”一条后称崇祯三年庚午春，随

其大父登岱，诣孔林。“祀典”一条后称康熙八年以廷对留京，则国朝人也。而考康熙庚戌进士题名碑，是科无名焜者，殆贡生也。其书杂抄阙里诸志为之，殊不足以资考证。

△《阙里广志》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宋际、李庆长同撰。际字峨修，庆长字简臣，俱松江人。《阙里志》自前明陈镐后，屡有修辑，皆芜杂不足观。康熙十二年，际为孔庙司乐，庆长为典籍，相与搜求典故，因旧志而增损之。分《图像》、《世家》、《礼乐》、《林庙》、《山川》、《古迹》、《恩典》、《弟子》、《职官》、《圣裔》、《贤裔》、《艺文》十二门。所载於故实较详，然亦不能有所考订也。

△《三迁志》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孟衍泰、王特选、仲蕴锦同撰。书成於康熙壬寅。以吕元善旧志岁久湮漫，而国朝尊崇之典，及子孙世系、林庙增修，亦未纂录成编。乃以次辑补，分为二十一门。特选，滕县人。蕴锦，济宁人。衍泰为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五经博士。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编博引诸书，考孟子出处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邹是邾非鄆。次考来往梁、齐、滕、宋之年月，中间旁及万镒、百镒之数，与所以去齐不入燕之故。而於生卒年月，卒无的据。案《山堂肆考》，具载孔孟生卒，谓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独不引之。盖先儒诂经，多不取杂书。郑玄注《礼记》“南风之诗”不引《尸子》，郭璞注《尔雅》“西王母”不引《穆天子传》、《山海经》，皆义取谨严，非其疏漏也。

△《孔子年谱》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方晁撰。方晁字东阳，号鹤巢，磁州人。是书中三卷为年谱，以天、地、人分纪之。其前一卷曰《卷首》，末一卷曰《卷尾》。中间於《史记世家》历聘纪年、《阙里旧志》诸书颇有纠正。然注太冗琐，又参以评语，皆乖体例。

至《卷首》本《祖庭广记》作《麟吐玉书图》，殊未能免俗。《卷尾》泛引杂史，为身后异迹。如鲁人泛海见先圣，七十子游於海上，及唐韩滉为子路转生诸事，连篇语怪，尤属不经矣。

△《至圣编年世纪》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灼、黄晟同编。灼字松亭，嘉定人。晟字晓峰，歙县人。是书成於乾隆辛未。一卷至十六卷为《至圣年谱》。十七卷至二十四卷为历代至国朝尊崇之典。冠以灼所作《孔子生日说》、《孔门出妻辨》、《增祀孔璇论》三篇。其

《生日说》，谓《公羊》、《穀梁》二传与《史记》所记差一年。《公》、《穀》记其怀妊之年，司马迁记其诞生之年，殊为穿凿。自古及今，未闻以怀妊之年笔之於书者也。至《孔门出妻》，谓之记载舛误则可，必谓庶氏之母为庶子之母，子思嫡长，安得谓之庶乎。书中辨野合之说，病亦同此。周道衰微，百氏横议，造作言语以诬圣者，不可殫陈。史迁妄采，张华误述，不过断以一语，斥诸名教之外耳。乃附会其词，以为祷於尼山，野宿怀孕，故曰野合。是又愈凿而愈舛矣。

△《洙泗源流》（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亦不署年月。《序》称所采始於尧、舜，以为洙泗之源。终於颜、曾、思、孟，为洙泗之流。今考其书，仅自唐、虞迄孔门弟子二十余人至子思而止，未及孟子。盖不全之本。前有钱曾二印，一曰虞山钱曾遵王藏书，一曰雒阳忠孝家。篆刻拙恶，朱色犹新，盖庸陋书贾所贗托也。

——右“传记类”圣贤之属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一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孔子称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孟子亦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故孤竹之录得入《圣贤》。其余非亲炙邹鲁之堂者，概不滥预焉。盖圣贤之名，惟圣贤能论定之。司马迁叙仲尼弟子为列传，而七十子之门人不及焉，孟子弟子亦不及焉，慎之至也。）△《别本晏子春秋》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齐晏婴撰。其书原本八卷，已著於录。此本为乌程闵氏朱墨版。以《外篇》所载已见《内篇》者，悉移缀其文附於《内篇》各条之下。与梅士亨所刻《管子》，同一窜乱古书。然今代所行，大抵此本。恐久而迷其原第，因附存其目，以著其失焉。

△《王文正公遗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素撰。素字仲仪，旦之幼子也，举进士，官屯田员外郎，历工部尚书，谥曰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所述旦事，虽子孙扬诩之词，然大概与史传相出入，旦本贤相故也。惟记真宗东封西祀之后，令近臣编录符瑞。旦言：两为大祀使，所奏符瑞，一一非臣目睹。今堂吏取司天监邢中和状，称有此瑞。乞令编修官实录臣奏，不可漏落一事云云。於事理殊为不近。盖旦於符瑞斋醮不能匡正，论者有遗议焉。故素以此阴解之，非实录也。晁公武《读书志》作四卷，注称凡五百条。此本仅一卷，盖非完书。然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称一卷，则南宋末已行此节本矣。

△《韩魏公家传》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宋韩琦平生行事。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是其家所传。

晁公武《读书志》则以为其子忠彦所撰录。公武去忠彦世近，当有所据也。其书随年排次，颇为繁冗。公武引陈瓘之言，谓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姓之间区区自列。其说当矣。

△《韩魏公别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岩叟撰。岩叟字彦霖，清平人，乡举、省试、廷对皆第一，调栳城簿，历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岩叟尝在韩琦幕府，每与琦语，辄退而书之。琦歿后，乃次为《别录》三篇。上篇皆琦奏对之语，中篇乃琦平日绪言，下篇则杂记其所闻见也。《读书志》称以国史考之，岁月往往牴牾，盖失之诬。其书《读书志》作四卷。《书录解题》载有《语录》一卷，亦称与《别录》小异而实同。《别录》分四卷。此总为一篇，皆与此本三卷不合。其为何时所并，不可考矣。

△《韩忠献遗事》一卷（内府藏本）

宋强至撰。至字几圣，钱塘人。诸书不详其始末。此书结衔称群牧判官、尚书职方员外郎。以其《祠部集》中诗文考之，则登第之后，谒选得泗州掾。以荐历浦江、东阳、元城三县令。终於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其《上河北都运元给事书》所谓四历州县、三任部属者，虽不尽可考，参以此书所题，尚可见其大略也。至尝佐韩琦幕府，故此编叙琦遗事颇详。世所传琦《重阳诗》“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句，诸家诗话，递相援引。其始表章者，实见至此篇焉。

△《丰清敏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朴撰。朴字先之，兴国人，绍圣中进士，官至国子祭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编次其师礼部尚书丰稷事迹。《宋志》著录一卷，与今本同。末有绍熙二年朱子《后序》，并附《墓志》、《本传》於后。稷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屡著谏论，时称名臣。朴所叙录，较史传为详。书末又有《稷注孟子》三章、《幸学诗》一首及曾巩所赠歌行、袁桷《祠记》，则明景泰中其十一世孙河南参政庆所搜讨增入也。

△《种太尉传》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赵起撰。起字得君，自称河汾散人。河汾地广，不知其里贯何所也。其书专记龙骧四卫指挥使知延州种谔事迹。谔为世衡次子，与兄古、弟诊号“关中三种”，颇著威名。《宋史》附载《世衡传》后。起所叙述，较史加详。末云“次其行事，作《种谔传》”，而此本前题《种太尉传》。考史不言谔官太尉，此传亦无此文。盖自唐以后，武臣显贵者往往加至太尉，遂习为尊称，不必实居是职。

如李煜归宋后只为特进陇西郡公，而徐铉奉诏往谒，乃语阁者，称愿见太尉。

盖当时流俗有此等称谓，意其犹宋人旧题也。史称谔虽名将，而喜事贪功，实开永乐之衅。今《传》中无贬词，殆亦不无溢美矣。

△《三苏年表》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孙汝听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三苏年表》三卷，右奉议郎孙汝听编，即此本也。然《永乐大典》所载惟存《苏洵》一卷、《苏辙》一卷。《苏轼》则别收王宗稷《年谱》，而汝听之本遂佚。盖当时编录，不出一手，故去取互异如是。今仍以《三苏年表》著录，从其本名也。

△《东坡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宗稷撰。宗稷字伯言，五羊人。自记称绍兴庚申随外祖守黄州，到郡首访东坡先生遗迹，甲子一周矣。思诸家诗文皆有年谱，独此尚阙。谨编次先生出处大略，叙其岁月先后为《年谱》云云。今刻於《东坡集》首者，即此本也。迨国朝查慎行补注苏诗，於此《谱》多所驳正，皆中其失。盖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事理之自然耳。

△《范文正年谱》一卷、《补遗》一卷、附《义庄规矩》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年谱》一卷，宋楼钥撰。钥字大防，鄞县人，隆兴元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宣献，事迹具《宋史》本传。《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作。前有《自识》一条，谓取《旧谱》所未载者，见之各年之下。所摭《前谱》阙遗颇多，亦足以互相考证。元天历三年，仲淹八世孙国俊与《文正奏议》同刊行之。其《义庄规矩》一卷，则仲淹尝买田置义庄於苏州，以贍其族。创立规矩，刻之版榜，后其法渐隳。治平中，其子纯仁知襄邑县，奏乞降指挥下本州，许官司受理，遂得不废。南渡后，其五世孙左司谏之柔，复为整理，续添规式。其本为范氏后人所录，凡皇祐二年仲淹初定规矩十条，又熙宁、元丰、绍圣、元祐、崇宁、大观间纯仁兄弟续增规矩二十八条。其庆元二年十二条，则之柔所增定。书中称二相公者谓纯仁，三右丞者谓纯礼，五侍郎者谓纯粹，皆其子孙之词也。

△《綦崇礼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綦焕撰。焕，崇礼孙也，仕至通直郎，知饶州德兴县，主管劝农事。是《谱》详叙历官，而系以所作诗文。崇礼有《北海集》，岁久散佚。近始搜《永乐大典》所载编次成帙。此《谱》颇可考其著作年月之前后焉。

△《吕忠穆公遗事》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之，亦不云谁作。所记吕颐浩言行，每条必曰公於某事云云。盖其后人所述也。

△《吕忠穆公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颇载颐浩诗句，与他家年谱体例小异。

△《涪陵纪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冯忠恕撰。忠恕，临汝人，绍兴初官黔州节度判官。其父理，师事伊川程子，与尹焞为同门友。忠恕又师事焞。焞自金人围洛，脱身奔蜀，绍兴四年止於涪。时忠恕官峡中，及迁黔州，往来必过涪。绍兴六年，焞被召赴都。

明年，忠恕以鞫狱来涪，因绌绎旧闻，辑而录之，以成此编。忠恕之侍焞多在涪，涪为程子谪居之地，而是书之成又適在涪，故以《涪陵纪善录》为名。前有忠恕《自序》。《宋史尹焞传》称，焞言行见於《涪陵纪善录》为详，则修史时即采此书也。

△《尹和靖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和靖，尹焞谥也。据书中称谓，盖其门人所编。焞讲学以存养为先，著述无多。又立朝不久，亦无所表见。故是《谱》所记事迹，殊甚寥寥，又不及《涪陵纪善录》矣。

△《周子年谱》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度正撰。正字周卿，合州人，绍兴元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嘉定十四年正官於蜀时所作。自云於周子入蜀本末为最详。其他亦不能保其无所遗误。此本前有《像赞》，后附《行录》、《志铭》及《宋史》本传。盖后人又有所增入，非正原本矣。明张元祜尝与《朱子年谱》合刻之。

△《二梅公年谱》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梅询年谱》一卷，宋淳熙中陈天麟撰。《梅尧臣年谱》一卷，元至元中张师曾撰。二人皆籍宣城，与梅氏为同里也。明万历中，梅一科合而刻之。又於《询谱》后载《诗略》一卷、《附录》一卷，《尧臣谱》后载《文集拾遗》一卷、《附录》一卷。

△《韩柳年谱》八卷（编修汪如藻藏本）

《韩文类谱》七卷，宋魏仲举撰。仲举，建安人，庆元中书贾也。尝刊《韩集五百家注》，辑吕大防、程俱、洪兴祖三家所撰《谱记》，编为此书，冠於集首。《柳子厚年谱》一卷，宋绍兴中知柳州事文安礼撰，亦附刊集中。近时祁门马曰璐得宋槧《柳集》残帙，其中《年谱》完好，乃与《韩谱》合刻为一编，总题此名云。

△《朱子年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袁仲晦撰。案《朱子年谱》，宋洪友成刻者为洪本，闽省别刻者为闽本，明李默刻者为李本。此本前有朱子后裔怀庆《序》，谓因各本不同，因订正重刊。

然校以王懋竑本，此本犹多漏略，不能一一精核也。

△《君臣相遇录》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宋韩琦事迹。考晁、陈二家书目，自今所传《韩魏公家传》、《韩魏公别录》、《韩忠献遗事》外，尚有《韩魏公语录》一卷。又韩忠彦所撰《辨欺录》一卷。《语录》即《别录》之文，而颠倒其先后，惟卷末多一条。

《辨欺录》为忠彦记其父嘉祐末命事，与文富诸人辨。今虽未见其本，而书中大旨皆可考。惟此书晁、陈皆不著录，不知何人所作。盖南宋时其家子孙所为。合《辨欺录》、《别录》所载哀为一书。观书末载曾孙名十二人，而无侂胄，盖讳而削之，知其成於开禧后矣。

△《鄱阳遗事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贻范撰。贻范，天台人。初，范仲淹尝守鄱阳，有善政，饶人为之立祠。绍圣乙亥，贻范为通判，因取仲淹在饶日所修创堂亭遗迹及其游赏吟咏之地，采而辑之，以志遗爱。自《庆朔堂》至《长沙王庙记》，凡十有三目。前有贻范《自序》。

△《范文正遗迹》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辑范仲淹生平游历。自其出於吴中，长於山东，以及洛阳、陕西、睦池、饶润诸地为仕宦所经，后人传为遗迹者。采其名目，共为一编。间附以前人题咏碑刻。至於西夏堡寨，亦并载之。中有《文正书院》等六图，为仲淹裔孙安崧所绘，盖亦其后人所编也。

△《言行拾遗事录》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范仲淹言行事迹为《行状》、《墓志》所未载者，故曰《拾遗》。大抵取诸《实录》、《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诸书，而说部之可采者亦附列焉。其第四卷所录，则仲淹子纯佑、纯仁、纯体、纯粹四人遗事也。

△《道命录》十卷（内廷藏本）

宋李心传编。心传有《丙子学易编》，已著录。是书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备录其褒赠、贬谪、荐举、弹劾之文。《宋史》心传本传作五卷。此本十卷，与本传不合。考卷首元至顺癸酉新安程荣秀《序》，称宋秀岩先生李公《道命录》五卷，刻梓在江州，毁於兵。荣秀尝得而读之，疑其为初稿，尚欲删定而未成者。

斋居之暇，僭因原本，略加釐定，汇次为十卷如左云云。然则此为荣秀所编，非心传之旧稿矣。《永乐大典》载有心传原本。然所记惟程子事，与此本前六卷相同者过半。此本所有而《永乐大典》不载者凡二十八条。《永乐大典》

所有而此本不载者凡八条。第七卷以下《永乐大典》全无之。则荣秀大有所增删，并所记朱子诸条亦疑为荣秀所附益。则所谓略加釐正者，特讳不自居於改窜耳，非其实也。其大旨不出门户之见。其命名盖以孔子比程朱，然於道命之义亦未得其解。

御制《诗序》及《识语》已辟之至悉，兹不具论焉。

△《饶双峰年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双峰，宋饶鲁号也。鲁自称从黄幹、李燔游，距朱子仅再传。当时重其渊源，多相趋附。历主讲於东湖、白鹿、西涧、安定诸书院。故是《谱》所记，亦惟讲学之事为详。案周密《齐东野语》，深致不满於鲁，且称其自诡为黄幹弟子。疑以传疑，盖莫能明，然亦不足深辨也。

△《许鲁斋考岁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耶律有尚撰。有尚字伯强，号迂斋，东平人，以伴读功授助教，历昭文馆大学士，谥文正，事迹具《元史》本传。世祖时，许衡除中书左丞，固辞不受。因上奏取旧门生十二人为伴读，有尚其一也。是编载衡言行较史为详。然大端已具於史矣。

△《刘文靖公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苏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录。是编乃所述容城刘因行实也。考天爵《名臣事略》第十五卷，即纪因事。然此卷所述，皆《事略》所未言。天爵於《事略》既成之后，别采旧闻，补其所阙，故命曰《遗事》。《元史》刘因本传多采用此卷，亦以后来搜辑较为详备欤。

△《辜君政绩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陶凯撰。凯字中元，江都人。以至正七年丁亥乡试榜授永丰教谕。适永丰令辜中受代去，县之父老子弟愿以中善政刻诸石。凯因序中政绩，为此书，以《赠言》、《学记》等篇附焉。

△《思贤录》五卷、《续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谢应芳撰。应芳字子兰，武进人。至正中荐授三衢清献书院山长，阻兵不能赴。明洪武中，归隐横山以终。自号龟巢老人。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为其乡宋宝文阁直学士邹浩而作。《正录》成於至正十五年，分为五目，曰《事实》，曰《文辞》，曰《祠墓》，曰《祠墓废兴》，曰《古今题咏》。有杨惟桢、郑元祐二《序》。《续录》则皆应芳及知府张度等祭奠之作，成於明洪武十二年。其中又载有洪武十三年以后祭文、碑记诸篇，迄於正统十年，则后人所附入也。

卷六十 史部十六

○传记类存目二△《草庐年谱》二卷、《附录》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危素撰。素字太朴，金谿人，元至正中官至礼部尚书、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出为岭北行省左丞，后退居房山。淮王监国，起为承旨如故。明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讲学士。后因御史王著等论素不宜列侍从，谪居和州以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初，吴澄孙当尝编次其祖生平事迹为年谱。素为澄之门人，因重加订正，刻於至正乙巳。至明嘉靖甲寅，澄裔孙朝祯复增入《行状神道碑列传祭文》一卷及《历代褒典奏议文移》一卷，邹守益为之序，即此本也。

△《褒贤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题撰人名氏。取宋元人著作有关范仲淹者及朝廷所降文牒等类，合为一书。一卷为传、碑、铭、祭文，二卷为优崇典礼，三、四卷为碑记，五卷为诸贤赞颂、论疏。中间载至元顺帝至正间，则明初人所编也。

△《滁阳王庙岁祀册》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初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立庙滁州，令有司岁时奉祀。此本前列洪武十五年敕谕一通，具载祀典规条及守庙人户。次为太常寺丞张羽所撰滁阳王庙碑文，盖即从庙中碑刻抄出别行者也。

△《钟鼎逸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文秀撰。文秀，昆明人，黔宁王沐英之阍竖也。是编皆纪英行事。前列《祠堂碑记》三篇，后为《言行拾遗录》十一条，各为之论。末附唐愚士赠文秀诗一篇，而冠以张紘、刘有年、王汝玉、王骥《序》四篇。《骥序》题洪武壬午，《汝玉序》则书元年十二月，而劓去年号二字。盖汝玉作於革除以前，而刻於革除以后，故削建文年号。《骥序》作於燕王篡立以后，故奉仍称洪武三十五年之诏耳。阍寺之作，本不足录。而英本名臣，文秀所录尚与史传相出入，无诡词夸饰、变乱是非之事。故姑存其目焉。

△《直道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怡编。怡，吴县人，仕履未详。其祖祚，字永锡，永乐辛卯进士，授河南布政司参议，坐事落职，洪熙初，起为监察御史，终於福建按察司僉事。历官俱有直声。怡因辑其年谱、行状、墓表、挽诗之类，以成此书。吴宽为题此名。

与《明史》祚本传亦大致互相出入。案《千顷堂书目》，载有孙堪《直道编》，纪御史陈祚事。堪，嘉靖中人。今未见传本。其与此书为一为二，莫之详矣。

△《翊运录》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刘廌编。廌诚意伯基之孙也。是书成於永乐中。集其祖父所得御书、诏诰及行状、事实，以为此录。取诰文中“开国翊运”之语为名。同郡王景为之序。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用以版久漶漫，因增辑重梓，杨守陈为之序。嘉靖初

，从处州府知府潘润之请，以基九世孙瑜袭爵。瑜因复增入袭封诰敕，及部议、题本、谢恩表之类，自为《后序》。二卷之首。杂入基表颂五篇，颇为不伦。以序文考之，即瑜所增入。盖徒欲侈陈祖德，为闕阅之光，而未知著述体例者也。

△《崔清猷全录》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崔子璲编。其书成於永乐中，皆其五世祖与之之遗事、遗文也。与之字正子，广州增城人，绍熙四年进士，理宗时累官广东安抚使，拜参知政事右丞相，致仕卒，谥清猷，事迹具《宋史》本传。与之所著有《菊坡文集》，佚於兵火。

又有《岭海便民榜》、《海上澄清录》二书，皆记其当时政事，后亦不传。仅存其《言行录》三卷、《奏札诗文》五卷，子璲因哀为一编。又以理宗御札及诸家诗文为《附录》二卷。其《言行录》三卷，《林钺跋》称宋太社司令李公哀辑，而不载其名。《宋端仪序》称略为更定。《甘鏞跋》又称旁考史传，补其脱略。

然则已非原本矣。又蒋曾荣家别有写本，分为二集。《内集》二卷，前卷为《言行录》，后卷为《奏札诗文》。《外集》三卷，上卷为所赐诏札，中卷为《宋史》本传及《续通鉴纲目》诸书所记与之事，下卷为题赠诗文。题其十世孙爌所重编，成於嘉靖庚申。前有《测引》一篇，称重编先录既成，有谓不当以行先言者，有谓不当以臣先君者。后见旧版篇次记号，乃知新本为后人剗改。爌所重编，实还其旧。今观其书，虽并十卷为五卷，而序次略与子璲本合。则所谓还其旧者，确不诬也。

△《陆右丞蹈海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丁元吉编。元吉，镇江人。是书成於成化中，记宋陆秀夫海上死难事迹。采《宋史》本传及龚开所作《传》、黄溍所作《年谱》，益以诸家题咏，汇为一编。并载秀夫遗文二首。末附《桑海遗录序》、《大忠祠碑》及祭文一首。

△《张乖崖事文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颜端、徐浣同编。端，应山人，官成都县教谕。浣，杭州人，官华阳县教谕。前有文安《邢表序》，盖弘治三年表为四川左布政使，以张咏为蜀名宦，故属二人辑录此编。一卷为《本传》及事实，二卷为遗文十二篇，三卷、四卷为同时赠答及后人祠记祭文之类。《咏全集》尚有传本，端等未见，故所辑颇挂漏焉。

△《李卫公通纂》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承裕撰。承裕字天宇，三原人，吏部尚书恕之子，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康僖，事迹附见《明史》恕传。承裕与唐李靖为同里，故既为

建祠，又纂其遗事为此书。《明史艺文志》著录，作四卷。此本凡《史牒纂》一卷、《遗作纂》一卷、《文集纂》一卷、《存迹纂》一卷，与《明志》合。所载皆习见之文。至《李卫公问对》一书，出自阮逸伪托，而一概列入，绝无辨证，可知其考订之疏矣。

△《阳明先生浮海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相撰。相字良弼，余姚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长沙府知府。是书专纪王守仁正德初谪龙场驿丞，道经杭州，为奸人谋害，投水中。因飘至龙宫，得生还之事。说颇诡诞不经。论者谓守仁多智数，虑刘瑾迫害，故弃衣冠，伪托投江，而实阴赴龙场。故王世贞《史乘考误》尝力辨此事为不实。而同时杨仪《高坡异纂》亦载此事，与相所纪略同。盖文人之好异久矣。

△《朱子实纪》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铣编。铣字宝之，婺源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给事中，以疏弹太监高凤，下诏狱，廷杖创甚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详述朱子始末。首曰《道统源流》、《世系源流》，次《年谱》，次《行状》、《本传》，次《庙宅》，次《门人》，次《褒典》，次《赞述》，次《纪题》。其书本因《年谱》而作，其标曰《实纪》者，铣《自序》称，谓之《年谱》则绍乎前、彰乎后者不足谈。

必曰《实纪》，然后并包而无遗。盖《年谱》主於明朱子学问之序，出处之道。

而铣是书则主於以推崇褒赠，夸耀世俗为荣。其立意本各有取也。

△《韩祠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性、谈伦同编。性，里籍未详，官潮州府同知。伦，上海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然是编前有翰林院检讨盛端明《序》，称性编录未成，以述职北上。伦时为潮州知府，因续成之。考书成於正德甲戌，上距天顺丁丑，已五十八年。且作《序》之盛端明为弘治壬戌进士，上距天顺丁丑，亦四十六年。

与伦似不相及。即伦老而尚存，亦不应七八十岁尚为知府，后乃忽至九卿。疑为别一谈伦，名姓偶同也。其书首载《韩愈遗像》及《韩山书院》、《鳄鱼》、《韩木》诸图，次《唐书》本传及愈谪潮州时所作诗文，次记祠制、祭仪及后人碑记、诗赞，末附载赵鼎《得全书院记》、陆秀夫《马发祠记》。以皆在潮地，故并录之。其《南珠亭记》一篇，则又以潮之人物代兴，归美於愈云。

△《奕世增光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道行编。道行字明南，阳曲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左布政使，是为续五子之一，《明史文苑传》附见《王世贞传》中。是书乃其官常镇兵备副使时为

魏校所刊也。第一卷至五卷载敕命、祭文以及同时诸人赠答书启，第六卷载校行状、诔词及遗事，七卷、八卷则文稿备遗也。因校诰敕中有“永增奕世之光”语，遂以名其书焉。

△《薛文清行实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鸿撰。鸿，河津人，官石灰山关税大使，薛瑄之曾孙婿也。是编第一卷为瑄像赞、行状、神道碑、事实。二卷为《请从祀疏》七篇。三卷为祠堂、书院诸记六篇，祭文三篇。四卷为《读书录》、《文集》诸序四篇，诗五首。第五卷则杂录柱联之类，而附以《薛氏历世科贡传芳图》。前有《乔宇序》，作于正德辛未。而奏疏有隆庆五年，祭文有万历二十六年，所记科贡有崇祯壬午、癸未。

则瑄后人以次续入，非鸿之旧也。

△《商文毅公行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商汝颐编。汝颐，商辂孙也。以辂遗集两毁于火，恐先德不传，乃哀为是书。凡王献所作《行实》一篇，尹直所作《墓志铭》一篇，杨子器所作《神道碑》一篇。末有正德十年汝颐《自跋》。正德十六年刊版，王子言又为之跋。

△《商文毅年谱》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商振伦撰。振伦，辂之玄孙也。书前有小像八幅，自乡试第一迨官至谨身殿大学士皆图画之，殊未能免俗。其《言行录》一卷，则辂孙汝泰所作，振伦并刊之也。

△《传信辨误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虞岳撰。虞岳，泰和人。正统间辅臣陈循五世孙也。土木之变，循在内阁为首揆。及景帝欲废英宗太子，循依违不能匡正，以此为当世所讥。陈建通纪载其事。虞岳以为诬蔑其祖，乃作此书以辨之。首为诸名公叙略节略。次为传信六条，一曰《首定储宫之策》，一曰《力沮南迁之议》，一曰《计退德胜之围》、一曰《密运回銮之略》，一曰《保护南宫苦忠》，一曰《请复南迁说疏》。所引诸书，惟《力沮南迁》一条，《弇山堂别集》及《丛记》载有循名，其五事则皆无确证。次辨诬五条。一曰《辨不诤易储之误》，一曰《辨徐有贞馈玉带之误》，一曰《辨请治龚遂荣狱之误》，一曰《辨翰林用杂流之误》，一曰《辨申明制科之误》。其意与《孤儿吁天录》同，亦孝子慈孙不得已之苦心也。

△《夏忠靖遗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夏崇文撰。崇文字廷章，湘阴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盖夏原吉之孙也。是编追述原吉历官始末甚详。于世所传慈感蚌珠事，删之不载，体便颇为严谨。然原吉治水，功在东南，其方略亦不备载。殆以事具国史

耶。惟燕王篡立，原吉称臣，此所谓范质生平惟欠周世宗一死者也。而此云“或执之以献燕王”，是则子孙之词矣。

△《云林遗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元庆撰。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都穆之门人也。此书皆纪倪瓚事迹，分《高逸》、《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崇祯间，常熟毛晋别有刻本，云从天竺僧寮见之，不著作者名氏，较此本所载稍繁。

而此本后附赠诗及志铭二首，则毛本无之。江宁李蘅尝刻其本於所辑《瓚探》中，题云顾元庆撰。虽未知所据，然考元庆所著，尚有《瘞鹤铭考》、《夷白斋诗话》，盖亦雅士。《苏州府志》载其兄弟皆纤啬治产，惟元庆以图书自娱。王穉登往访之，年七十五，犹酬对不倦。是其志趣与瓚相近。或辑此编以明所尚，亦事理所有矣。

△《旌孝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成化十一年旌表朱灏孝行事。考朱观潜跋朱存理遗文后曰：野航先生著述甚富。自铁网珊瑚世有刊本、珊瑚木难好事传抄外，只购《楼居杂志》一卷、《旌孝录》一卷，并诗文数十篇云云。则此编存理所辑也。灏字景南，长洲人，即存理之父。亲歿负土成坟，庐於其侧，有驯鸟之异，诏旌其门。存理字性甫，博雅工文，终於布衣。

△《岳庙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明徐阶编，张庭校，焦煜刊。而首载《阶序》，称从黄山焦子请所辑武穆祠诗文读之。又云：“因不自量，谋於五山张子而去取之。”则煜之初稿，而阶与庭为之删定。《庭序》则云：黄山子谓少湖子与庭曰：“盍校之，我将刊焉。”因取汪氏所辑抄本往复参校，则初稿又非煜作矣。大抵杂出众手，不可名以一人也。原本凡《传》一卷、《制》一卷、《议序记》一卷、《辞乐府诗》一卷，而附以《岳武穆遗文》一卷。今以《武穆遗文》析出，别入《集部》，故此本以四卷著录焉。阶字子升，华亭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贞，事迹具《明史》本传。庭自署曰眉山。煜自署曰宛陵。考太学进士题名碑，嘉靖癸未科有张庭，四川夹江人；焦煜，南直隶太平人，皆阶之同年，当即此二人。至所谓汪氏者，则不可考矣。

△《吴疏山集》十七卷（江南巡抚采进本）

明吴悌撰。悌字思诚，疏山其别号也。金谿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其学出於王守仁，然清苦刚介，卓然不愧於儒者，非姚江末流，提唱心学，恣为横议者比。集止三卷。然据原《跋》，则尚有贗作《聂氏墓志》、《胡氏表》二篇窜入。第四卷为《言行录》，乃

梯门人李约所编。第五卷以下皆诰敕及表章颂美之文，其后人屡屡重刊，辗转附益者。

盖原本名《纪实录》，乃传记之流，体例不妨如是。此本改题曰《集》，遂使附录之文至十四卷。末大於本，失其初编之旨矣。今从《崔与之集》之便，仍入之《传记类》焉。

△《胡梅林行实》（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胡桂奇编。桂奇，绩溪人，兵部尚书宗宪之子。此书即纪宗宪行实。梅林者，宗宪别号也。宗宪平倭之功，载在史册，不容湮没。至其比附严嵩、赵文华，公论亦不可掩。此书出其后人之手，固未可据为徵信矣。

△《忠烈编》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孙堪、孙墀、孙升同编。三人皆巡抚江西副都御史馮姚孙燧之子也。燧遇宸濠之变，抗节被戕。堪等汇其制诰、卷牒、碑状、志传以及谏祭之文，编为此集。曰忠烈者，嘉靖初所赠谥也。《序》为嘉靖辛亥严嵩撰。其言不足为燧荣。

盖其后人印行，偶失刊削耳。

△《郑端简年谱》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履淳撰。履淳字叔初，海盐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履淳为郑晓之子，故追述晓事，以成此谱。凡晓所作奏疏、诗文皆一一附载其中。如《盐政坏於折色》及《海盐官军宜掣回卫所操练》诸疏，颇足补史志所未备，然冗漫亦由于此。末附祭文、诰谕、恤典、墓志、行略之类，於谱例已为复出。又以履淳所作思亲诗文附镌於末，多至三卷，於体裁尤不协矣。

△《董子故里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廷宝撰。廷宝字国用，号浚溪，曲沃人，嘉靖中官景州知州。考《汉书》称董仲舒广川人。而广川地大，今山东德州、直隶景州、枣强县皆其故地。故三邑皆祀董子，皆有董子遗迹。其作志书，皆自以董子为乡人。德州斥景州之牵引，景州斥德州之附会，枣强又出而斥二州之影占。数百年来，喧如聚讼，迄今未有所归。廷宝官於景州，故据广川里名，定仲舒为景州人。而所载马伟《董子辨》一篇，又以董学村割隶故城，欲引之以为故城重。夫惠、跖兄弟，不以惠而宽跖；向、歆父子，不以向而荣歆。况夫前代乡贤，何关后人之事。郡邑志乘，锢习相仍，纷纷为无益之争，皆其所见之小也。

△《濂溪志》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楨撰。楨字维卿，安化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虽以濂溪为名，似乎地志，实则述周子之事实。首载《太极

图说》、《通书》，次墓志及诸儒议论、历代褒崇之典，次古今纪述，次古今题咏并祭告之文。

△《濂溪志》十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李崱慈撰。崱慈字元颖，龙城人，官道州知州。是编因李楨《旧志》稍为辑补，无所考证阐明。

△《东方类语》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维陞撰。维陞，海盐人。是书皆类聚汉东方朔事迹。自《列传》、《别传》、《外传》以及《琐语》、《神异经》、《十洲记》诸书，无不采撮。创立十目，分为内外二篇。《内篇》记其常事，《外篇》则涉神仙家言。其条例内辨史记东郭先生为临淄人，与东方朔之为厌次人，地各不同。自来引用多误，亦稍有考核。然其徵引猥杂，究不能出小说之门径，不足据也。

△《二程年谱》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唐伯元撰，国朝黄中订补。伯元字仁卿，澄海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中字平子，号云瀑，舒城人。考二程遗书，有《伊川年谱》而无《明道年谱》。《宋文鉴》所载《明道墓志》，朱子又偶未见，故别为之行状。此书取《明道行状》改为《年谱》，又取《伊川年谱》小变其体例，均无所考正，仅因袭旧文而已。

△《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司马晰编。晰字宗晦，夏县人，万历癸卯举人，宋司马光十七世孙也。卷首《自序》云：自先文正公居於河洛，竈於鸣条，而曾孙开国公扈迁东粤，家於会稽。南北相距殆四千里，代次相承凡十馀世。於是北人以涑水氏为无后，南人以山阴氏为失祖。是编所辑，先之以行事系籍之实，继之以制诰图跋之传，终之以纪述标题之富。其意盖将搜采以备家乘。而第八卷中有积德之什，乃载晰由山阴复归於夏县，万历癸卯乡试第一，里人赠贺之作。是又蔓延附载，不出谱牒之窠臼矣。

△《武侯全书》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士骥撰。士骥有《馭倭录》，已著录。是编述诸葛亮始末。首《三国志》本传。次张栻《补传》。次《鼎立》、《继统》、《连吴》、《南征》、《北伐》、《遗命》、《调御》、《法简》八篇，以补张《传》。次《心书》。次《新书》。

次《阵图》。次《篇翰》。次《世系》。次《朱子纲目》。又附录后人评论、诗赋、杂文三卷终焉。按陈寿《进诸葛氏集表》云：删除重复，随类相从，凡为二十四篇，具列其目於传后。今其书久不可见。是书搜罗完备，而《心书》、《新书》之类，真伪芜杂，未能删汰。诸篇分隶，亦或未当。后杨士伟因士

骐此本，别改定为《诸葛书》，较为精核。以创始者为士骐，故仍存其目焉。

△《米襄阳外纪》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范明泰撰。明泰字长康，嘉兴人，万历庚子举人。是编纪米芾遗事，分《恩遇》、《颠绝》、《洁癖》、《嗜好》、《麈谈》、《书学》、《画学》、《誉羨》、《书评》、《杂记》、《考据》十二门，多不著出典，未足依据。亦时有舛讹，如《恩遇》第一条云：皇祐二年诏米芾以黄庭小楷作《千字文》。考芾生於皇祐三年辛卯，则所称写《千字文》在生前一年矣，有是理乎？△《米芾志林》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亦题明范明泰撰。与《襄阳外纪》并同，惟后附刻《襄阳遗集》一卷，为明泰所辑。盖未见《宝晋英光集》，故有是刻。又《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研史》各一卷，则皆芾之遗书。然《书史》、《画史》竟不编入，亦殊疏漏矣。

△《精忠类编》八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徐缙芳撰。缙芳字奕开，晋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刘策传》。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首为《表类》，纪姓氏世系之属。次为《传类》，记生平始末。次为《遗翰类》，皆飞诗文。次为《宸纶类》，皆高宗所赐，载於《金陀粹编》者。次为《褒赠类》，皆历代制造案牒。次为《家集》类，皆岳珂之文有關於飞者。次《异感类》，纪诸灵应。次《诗类》、《文类》，则皆后人题述之作也。编次颇无条理。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

△《薛文清年谱》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杨鹤撰。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事迹具《明史》本传。考是书后有鹤《自跋》，称本薛瑄门人张鼎所编。岁久版佚，瑄八代孙士宏偶以旧本示满朝荐及鹤。朝荐属鹤订定，鹤因命其子嗣昌重以《瑄集》考正年月，并采《集》中诗文佚事补之。然则此本虽题鹤名，实出嗣昌手耳。嗣昌字文弱，万历庚戌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

△《苏米谭史》一卷、《苏米谭史广》六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郭化撰。化字肩吾，宣城人，始末未详。《谭史序》题辛亥，盖万历三十九年也。是编杂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各为一卷。又广苏轼事为四卷，米芾事为二卷，皆摭拾小说，无他异闻，又皆不著所出，弥难依据。

△《海珠小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鞞撰。鞞，番禺人，万历中官至武定府知府，宋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李昂

英之裔也。广州城外珠江有海珠石，屹立水中。昂英常读书其地，捐资创寺曰慈度，后人即寺祠焉。明万历中，韓因考寻古迹，辑为此志，凡四卷。国朝康熙丁丑，其后人文炤重加校刻，增以近人诸作，共为五卷。前一卷载图像、诸记、行实、祭文，后四卷则游览谒祠诗词也。

△《襄阳外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道洪编。道洪字嗣图，无锡人。是编作於万历中。首绘孟浩然像，并录采史书《本传》暨诸家赠答题咏之作，复以古今诗话附列於后。所采上起於唐，下迄乎明。然王士元《浩然集序》，近在耳目之前，乃反佚之，何也？△《程朱阙里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赵滂编。滂，歙县人。是书前有《高攀龙序》，则成於万历中也。大旨谓朱子系出新安，二程祖墓亦在焉，故合志之。分为七门，案阙里乃孔子里名，非推尊之号。宋咸淳五年诏婺源祠所称文公阙里，已为失实。今程子亦称阙里，则尤承讹踵谬，习焉而不察者也。

△《考亭朱氏文献全谱》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钟文撰。钟文字吾沧，朱子十二世孙，官大足县知县。新安朱氏，支派非一。其北洛墩头之朱，本不出於考亭。时方醵金购谱建祠，钟文恐其乱宗，乃溯唐茶院公以来世次，纂纪本末。搜讨颇详，分类凡十三门，曰《广睦》，曰《明宗》，曰《溯本》，曰《尊祖》，曰《著居》，曰《庭训》，曰《褒典》，曰《汇文》，曰《列传》，曰《宦达》，曰《女德》，曰《外戚》，曰《杂纪》。

冠以朱子所作《世谱原序》。

△《温公年谱》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马峦撰。峦字子端，夏县人，与司马光为同里。以光旧无年谱，因撰此编，以补史传所不及。其大旨以光行状为主，参以史传及《名臣言行录》，润以光所著《传家集》。其余诗话、小说皆详为考订，分年编载。其不可专属一年者，则总为附录於末焉。

△《梅墟先生别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日华、郑琬同撰。日华字君实，号竹懒，嘉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明史文苑传》附载《王维俭传》中。琬字翰卿，自称闽人，其始末未详。是编为嘉兴周履靖而作。履靖字逸之，能诗好事，与其妻桑贞白自相唱和，多刊书籍以行。《夷门广牍》即其所编。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流，明季所谓山人者也。上卷为日华所撰，载其生平甚悉。下卷为琬所撰，亦略具事实，而录其诗中摘句尤多。

△《苏米志林》三卷（内府藏本）

明毛晋撰。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著录，是书掇苏轼琐言、碎事集中所遗者，编为二卷。又以米芾轶闻编为一卷。大概与《苏米谭史》互相出入。

△《顾端文年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与沐编。入国朝后，其孙泾、曾孙贞观相续成之。与沐，无锡人，顾宪成之子，由举人官至夔州府知府。泾亦举人。贞观官中书舍人。其书前冠以崇祯二年《谕祭文》及志铭、行状，复附宪成没后奏请赠谥诸疏。於原文皆删节存略，视他家较简核有体。

△《张抱初年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冯奋庸撰。奋庸字则中，寿安人。师事澠池张信民，因纪其生平事迹为《年谱》。信民字孚若，号抱初，澠池人，由乡贡官怀仁县知县。

△《关帝纪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戴光启、邵潜同编。光启字方廷，潜字潜夫，皆江都人。初，元至大间，胡琦曾辑关帝事迹成书，明弘治、嘉靖、天启间，吴濬、吕楠、薛三省诸人皆有纂录。光启、潜因诸家之本，删补以成此编。首《世系》，次《年谱》，次《封号》，次《诰命》，次《实录》，次《遗迹》，次《论辨颂赞》，次《奏疏碑记》，次《诗》，次《祭文》，次《灵异》。刻於崇祯戊辰，姚希孟为之序。

△《心斋类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元鼎编。元鼎，泰州人，王艮之后。书中《纶音首简》、《庙谟首录》二跋，自称艮之玄孙。《汇选标题跋》又自称艮之曾孙。刊版必有一讹也。是书纪崇祯四年艮从祀孔庙始末。上卷为《奏疏类篇》，录嘉靖间巡抚刘节、御史吴悌荐艮二疏，并诸廷臣请从祀三疏，请谥一疏。下卷为《别传类编》，录万历辛丑翰林馆课以王艮传命题，诸词臣所拟传十六篇。上卷之前，冠以崇祯三年谕旨一道，题曰《纶音首简》。又载崇祯辛未会试策题一道，问明从祀文庙诸人数及艮名者，题曰《庙谟首录》。而以乡绅揭帖尺牋附卷末。又列诸家著述之有涉於艮者曰《汇选标题》。列公私祠祀及艮者曰《裡祀类》，纪元鼎《闻邸报志喜诗》四首，亦编其中，体例颇为繁碎。考《明史儒林传》，以艮附《王畿传》中，纪其终始甚详，然不载有从祀孔庙事。今两庑俎豆，亦无艮位。不知元鼎何以有此书也。

△《邵康节外纪》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继儒编。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是编取邵伯温《闻见录》所载邵子事迹，略为詮次始末。并其自称“伯温”及称“康节先公”诸字，亦未刊削，殆不免葛龚作奏之诮。又附载伯温《易学辨惑》与查颜散《先天方圆图说》、余孟宣《经世要旨》及家传《心易数序》三篇，而

终以邵子及伯温《本传》。继儒号为隐君，其作此书，殆以自寓。然伯温之录具在，何必复述其文也。

△《逊志斋外纪》二卷、《续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姚履旋撰。履旋，上元人。是编采诸书所纪方孝孺殉难后事及文移案牒之属，汇为一编。共分十类。曰《表扬》，曰《像赞》，曰《传铭》，曰《记状》，曰《赐言》，曰《赠遗》，曰《碑记》，曰《祭吊》，曰《复姓》，曰《祠典》。

其《复姓》一类，载孝孺幼子德宗，冒姓余氏，及归宗建祠事，颇具始末。其书成於崇祯中。后有《续集》二卷，则国朝康熙中娄县训导徽州项亮臣所补辑也。

△《周元公集》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周沈珂编。沈珂，吴县人，周子裔也。是集卷一为图像，卷二为世系年谱，卷三为遗书，卷四为杂著，卷五为诸儒议论，卷六为事状，卷七为褒崇优恤，卷八为祠墓诸记，卷九、卷十皆附录后人诗文。虽以集为名，实则周子手著仅五之一。今入之《传记类》中，从其实也。

△《周氏遗芳集》五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周沈珂及其子之翰编。先是，周子十七世孙与爵辑其先世著述事迹，自周子四世孙兴裔以下，为《遗芳集》。凡历代褒崇诏谕及传志、记序诸作，以次附焉。沈珂父子重为编次，而与爵以下则仍无所增益。

△《灵卫庙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夏宾撰。宾始末未详。宋建炎三年，金兵攻临安，守臣康允之弃城走。钱塘令朱躄，偕县尉金胜、祝威率民兵力战死之。杭人赖其捍御，得乘隙以逃，为立祠於死所。是书以建庙封侯本末，并祀典碑记汇为一编。见有功必报之礼，亦风起忠烈之志也。

△《雍略》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念先撰。念先，慈谿人。其八世祖敬宗，字光世，永乐甲申进士，宣德间由司业升祭酒，官南雍者二十年，严重有师法，与北雍祭酒李时勉齐名，世称“南陈北李”。念先於崇祯末至南雍，搜辑《雍志》所载，参以年谱、文集、编年纪录，以成是书。盖惟备敬宗一人居官之始末，非纪南雍事也。

△《宋四家外纪》四十九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四家者，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也。《蔡纪》成於徐<火勃>，《苏纪》成於王世贞，《黄纪》成於陈之伸，《米纪》成於范明泰，本各自为书。此本盖明季坊贾所合刻也。

△《罗江东外纪》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闵元衢撰。元衢字康侯，乌程人，自号欧馀生。自以终身不第，有似罗隐，故作此书。盖一时寓意之作也。

△《贺监纪略》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闻性善暨其弟性道同编。性善字与同，性道字天迺，宁波人。其书备摭贺知章遗文轶事及唱酬题咏之词，汇为一编，采撷颇富。然如唐明皇帝《送知章诗》有二本，方回《瀛奎律髓》具载朱子之说。又韦毅《才调集》所载《杨柳枝词》，标题误增“枝”字，遂以天宝以前之绝句为长庆以后之乐府。皆未考定，则亦多疏舛矣。徵引古书，每事必造一标题，尤类小说体例也。

△《姑山事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杜名齐同撰。肃公有《诗问》，已著录。名齐始末未详。是编述明末沈寿民事实。寿民字眉生，宣城人。崇祯中，巡抚张国维以贤良方正荐，徵赴阙下。抗疏劾杨嗣昌夺情误国，熊文灿不能制敌之罪。疏奏，留中不报，遂归隐姑山。肃公、名齐皆其门人，因作此书以记其出处。卷一即劾杨嗣昌、熊文灿疏，及答荐辟书数篇。卷二以下皆抚按荐疏公揭，及同时友人来往书启，而终以投赠篇什。福王时，寿民又为马、阮所恶，几遭毒手。别有书记其事，曰《甲乙存略》，见肃公所作《凡例》中。今未见传本，其存佚不可知矣。

△《谢皋羽年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徐沁撰。沁字野公，会稽人。尝刊谢翱《晞发集》，因复搜采遗事为作是《谱》。中间如紫木杨喇勒智（原作杨鞏真加，今改正）发宋陵事，以《元世祖本纪》参核，当在至元戊寅，不当在乙酉。沁则据周密《癸辛杂识》，定为乙酉。黄宗羲为作《序》，颇疑其非。又姜夔《乞正雅乐》在宁宗庆元间，而《谱》以为理宗时，亦沁之误也。

△《宁海将军固山贝子保越平闽实绩》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乃惠猷贝子富喇塔奉命讨逆藩耿精忠，统兵在温州击贼及暂回处州之事。起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四日，迄六月初九日，按日纪载。盖即取宁海将军行营塘报，凑集成帙，故词句多不雅驯。且所录仅四月之事，首尾亦未完具。

△《保台实绩录》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台州兵巡道杨应魁政绩。应魁字斗垣，射洪人，以兵部郎出巡台州。适闽逆耿精忠遣兵犯关，围台州，应魁从贝子富喇塔驻台，拊循兵民，条画守御，颇著惠爱。故郡人作此以志其功。自固根本，至修庶政，共分二十目，目各为一篇云。

△《杨公政绩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黄家遴撰。家遴，奉天人，官至嘉兴府知府。是编述明杨继宗遗事。继宗字承芳，阳城人，天顺初进士，由刑部主事历官云南巡抚金都御史。家遴以继宗曾任嘉兴府知府，号为循吏，因哀其事迹以成此书。末附《继宗本传》一篇，较《明史列传》为详，然不及载其追谥，亦不知《传》出谁手也，岂即家遴所作欤。

△《杨文靖年谱》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张夏编。夏有《雒闽源流录》，已著录。是编以《杨时年谱》旧本，详略失宜，乃参稽史册语录文集，订为上下二卷。考《宋史》时本传，称时安於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隆。有为蔡京谋者，以为事势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犹可几及。蔡京然之，乃荐为秘书郎。此编於七十一岁书宣和五年癸亥四月，有旨召赴都堂审察，以疾辞。其下分注虽略及张鬻语，而归其事於高丽王问时安在，副使傅墨卿以闻，故有是召。於七十二岁书六年甲辰十月，召为秘书郎，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师入对。其下分注又以高丽使臣将至，傅墨卿再荐於朝为辞。并注曰：“是时蔡京已斥。”若欲泯蔡氏荐辟之迹者。然时赴蔡氏之荐，《朱子语录》亦深言其失。自非圣人，孰无过举，原不以其是没其生平也。夏以东林托始之故，曲为文饰，仍不免门户之见矣。

△《忠武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鹏翮撰。鹏翮字运青，遂宁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是编载汉诸葛亮始末。首《本传》，次《年表》，次《世系》，次《心书》，次《新书》，次《遗文》，次《遗制》，次《遗事》，次《用人》，次《胜迹》，次为后人诗文。其《遗文》不收《黄陵庙记》之类，颇有甄别。而《心书》、《新书》确为伪托，乃并载之，则仍芜杂也。既收《心书》、《新书》，姑存其旧，而《十六策》仍不载，则又疏漏也。《梁甫吟》词意虽浅，然见於欧阳询《艺文类聚》，其来已久。又增一《白鸠篇》，则不知其何来矣。

△《周忠介公遗事》（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彭定求撰。定求字访濂，长洲人，康熙丙辰进士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是书述周顺昌忤珰被逮本末。首载顺昌历官敕诰，次载顺昌子茂兰鸣冤请祠谥二疏，末载书传碑记并《茂兰传》，兼附朱祖文及颜佩韦等五人《传》於后，定求皆为之跋。

△《别本朱子年谱》二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中撰。是编刻於康熙戊午。冠以《画像》、《世系》、《题名录》、《别录》，附以《庆元党籍》、吕祖泰书及历代褒典。其《别录》惟载朱子言行七条，不知其去取之意与编次之例安在。又以朱子名字号谥夹注於末，益不可解。

《年谱》中多附以议论，大旨主於颂美，无所考证。其附录之《序》，谓程朱之显晦，关宗社之存亡。中以《李德裕论邪正》一条，列於真德秀之后、张浚之前，似不知德裕为唐人也。

△《王文成集传本》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王守仁之辟宋儒与奇龄合。又余姚、萧山为同郡，有乡党谊，故奇龄特为守仁作传，上诸史馆。后佚其半，奇龄子远宗又摭拾足之。《传》中凡低一格者，皆附录杂事。其标附字者，则辨论考证之词也。末附门人名籍与袭爵始末。夫史传非讲学之书，守仁一代伟人，亦不必以讲学始重。奇龄提唱良知，哓哓不已，不免门户之见。其辨诸附会标榜之事，以为文成无妄，起於门人及诸记述，则至言也。

△《梅里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存礼撰。存礼，奉天人，官至江南巡抚。考《史记吴世家张守节正义》，称泰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存礼以吴氏出自泰伯，因为是书，以述其祖德。

△《朱子年谱》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朱世润编。世润，朱子十八世孙，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朱子年谱》旧本，明戴铣增之为《实纪》。李默修之，复称《年谱》。国朝又有洪去芜本，王懋竑本。诸家之中惟懋竑本最精核，他家皆不免疏舛。是编意主铺张，不求考核，故未免踵讹袭谬。至於李公晦叙述朱子生平数万言，见《性理大全》，洪本有之。

新闽本、王本所载则更多於《大全》，盖即其所作《言行录》也。今乃载《魏序》而不载李书。又朱子五十六岁辨陆学之非，辨陈学之非，旧谱有之，惟李默本删去，以默传金谿之学故也。此从李本，亦似非朱子之意。且以年谱为名，而《年谱》仅居第三卷。自第四卷为行状外，其馀褒崇题咏之类，乃占前后四卷。末大於本，於体例亦未协也。

△《陆象山年谱》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绂撰。绂字巨来，号穆堂，临川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陆九渊年谱》为其门人袁燮、傅子云同编。宝祐四年，李子愿又重辑之，刘林为刊版於衡阳。绂病陆氏家祠所刻，凡文与本集重见者，多所刊削，又病其不载陆九龄、陆九韶事迹。乃重加补辑，定为此本。大旨申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说。

△《考订朱子世家》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永家婺源，与朱子同里，故取《年谱》旧本重加删订，各附考证，而终以婺源子孙承袭博士支派。后附《天

宁寺会讲辨》一篇，专论《学会录》所载庆元丙辰朱子至新安会讲天宁寺事，为明季良知之徒凿空撰出，以厚诬朱子云。

△《左忠毅年谱》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左宰编。宰，桐城人，左光斗之曾孙也。光斗事迹具载《明史》本传。

乾隆己未，宰复网罗散失，参以祖父传闻，旁及文集所载，与同难诸人所述以补成此《谱》。於当日情事始末，较为详备。

△《胡忠烈遗事》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珥编。珥，鄱阳人，乾隆甲戌进士，官吏部主事。是编纪建文末大理寺少卿胡闰遗事，与后人题咏诗文，而闰女郡姐及连坐亲属并载焉。珥十一世祖秉方为闰之壻。闰既死节，壻家亦连坐。故珥述其殉节始末，成此书。先是

，纪闰事者有《英风纪异》，史桂芳所刊，而杨际会名之者也。又有《风忠录》，瞿凤翥所刊，而文德翼序之者也。又有《忠义类编》，史乘古所名，其例言则屠叔方所纂者也。珥汇合诸书，考证颇详。如闰妻汪氏非方氏。《贞姑传》中所云王安人者，乃史氏之妇，非闰妻。颇有纠讹订舛之功。惟旧《录》载万历十二年十月八日诏雪革除诸臣，张榜於县门，忽风掣其榜入云中，飞舞空中，自午至申，乃堕。故有风烈、英风诸名，纪其实也。而史桂芳所作《诗序》，乃谓闰之风异，放而往，周流六虚；卷而还，收摄完聚。明明有圣学景象，区区以忠臣目之，恐不足以慰在天之灵云。其说似高而实谬。文天祥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其言至为明白，奈何以忠臣为区区，而曰别有圣贤乎？△《朱子文公传道经世言行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舒敬亭撰。敬亭字孝徵，铜山人。是书取朱子言行汇为一编。前有朱子小像及父师题辞。又有自题赞及诸人先后题赞。卷一、卷二为年谱、行状。卷三为道学渊源。其中《濂溪事实记》，盖取之《文公文集》，《明道行实》则取之《二程文集》。卷四为伊川行状及道体。卷五为学存养克己。卷六教人儆戒。卷七观圣贤，辨异端。卷八治道。皆取之《文集》、《近思录》，而以《读书志不自弃》文终焉。皆抄撮习见之文，於朱子之学不能有所发明也。

△《曹江孝女庙志》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沈志礼撰。志礼字范先，会稽人，官至广东按察使。是编纪孝女曹娥事实。其《自序》谓有同里印文学君素初编，张明经噩续纂，俱未成。志礼乃因旧志重辑。孝女事在汉顺帝汉安二年，见於邯鄲淳所撰碑。今法帖所传本，与此志互有同异，可以相证。后二卷附志宋英宗时孝女朱娥与明初孝女诸娥事。二女亦皆以身救其亲，又皆与曹娥同里，故以配食於庙，并录其传志、歌咏之文於后焉。

——右“传记类”名人之属，一百五部、五百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六十一 史部十七

○传记类存目三△《汉末英雄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魏王粲撰。粲字仲宣，高平人，仕魏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事迹具《三国志》本传。按粲卒於建安中。其时黄星虽兆，玉步未更，不应名书以“汉末”，似后人之所追题。然考粲《从军诗》中已称曹操为圣君，则俨以魏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著录作八卷，注云残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贞杂抄诸书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裴松之《三国志注》为多。如《水经注》载白狼山曹操敲马鞍作十片事，本习见之书，乃漏而不载。又如筑易京本公孙瓒事，乃於瓒外别出一张瓒，以此事属之，不知据何误本，尤疏舛之甚矣。

△《广卓异记》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乐史撰。史字正子，宜黄人，官太常博士，直史馆，事迹附载《宋史乐黄中传》。是编前有《自序》，称唐李翱《卓异记》三卷（案《卓异记》非李翱作，史盖考之未详，谨附订於此），述唐代君臣卓绝盛事，中多漏录。史初为《续记》三卷，以补其阙。后复以仅载唐代，未为广博，因纂集汉魏以下迄五代并唐事，共为一帙，名《广卓异记》，分为二十卷。首卷记帝王，次卷记后妃、王子、公主，三卷杂录，四卷至十七卷皆记臣下贵盛之极与显达之速者，十八卷杂录，十九卷举选，二十卷专记神仙之事。大抵牵引驳杂，讹谬亦多。如所称《晋书》王导以下至王褒九世，皆自有史传。中有“俭子仲宝，仲宝子规”云云。

案史，仲宝乃王俭字，非其子名也。俭之子名骞，骞之子名规，非仲宝子名规也。

且规子褒附见《规传》，亦非自有传。诸传杂见於《宋》、《齐》、《梁书》及《南史》，亦非全在《晋书》。舛谬殊甚。又石勒每更间鼓鼙声，武士覆闻空中言唐公为天子，与梦高祖乘白马上天之类，神怪无稽，颇为芜杂。至引录传称周时尹氏贵盛，会食家数千人，遭饥荒，罗粟作糜吮之，吮糜之声闻於数十里，亦不近事理之谈。其末卷则於自撰《总仙记》中撮其殊异者入此书。所言不出全家登仙，祖孙兄弟登仙，及三世四世五世登仙，四人六人七人登仙之类，重复支离，尤不足信。《自序》称采自汉魏而下，而编中乃及楚孙叔敖、周尹氏。末卷所列神仙，并及尧、舜之时，与《序》自相矛盾，又其小失矣。

△《靖康小雅》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录靖康死事之臣傅察、种师中、王禀、刘翊、种师道、何庆彦

、黄经臣、刘翰、李若水、徐揆、孙传、张叔夜凡十二人。宗泽、张憲扼於黄潜善、汪伯彦而死者亦附焉。《泽传》中称潜善卒不遑死而令公卒，则此书作於汪、黄秉政之日矣。传末各系以四言诗，故以《小雅》为名。其文散见《北盟会编》中。此本次序，似以徐梦莘所载抄合之，非完书也。

△《绍兴正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湘山樵夫撰。不著名氏。叙列张浚、赵鼎、胡铨、胡寅、连南夫、张戒、常同、吕本中、张致远、魏矼、张绚、曾开、李弥逊、晏敦夫、王庶、毛叔度、范如圭、汪应辰、许忻、方廷宝、韩训、陈鼎、许时行、李光、洪皓、沈正卿、张焘、陈康伯、陈括、陈刚中三十人，皆以不附和议而贬谪者。每人之下，略具事实，少者一二语，多亦不过三四行。案《书录解题》载《绍兴正论》二卷，注曰序称潇湘野人，不著名氏，录文武官不附和议及忤秦桧得罪者。又载《绍兴正论小传》二十卷，则楼昉以《正论》中姓名，仿《元祐党传》为之。所谓二卷者，似即此书。而书名及撰人之号皆大同小异，卷数亦不相符，其故则莫得而详矣。

△《桐阴旧话》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韩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维之玄孙，以任子仕，历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尝居广信溪南，自号南涧居士。此书《宋志》云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续百川学海》所录，乃只此一卷，其条数亦与此本同。盖全书久佚，从诸书抄撮成编也。书中所记韩亿、韩综、韩绛、韩絳、韩维、韩缜杂事，共存十三条，皆其家世旧闻。以京师第门有桐木，故云《桐阴旧话》，盖北宋两韩氏并盛，世以桐木韩家别於魏国韩琦云。

△《南渡十将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章颖撰。十将者，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玠也。刘、岳、李、魏四《传》，开禧二年表上。后六《传》未上。核以《宋史》本传，此所采摭，未为详核。且抑世忠於胜、显忠后，似亦未安。子盖、宗颜，战功寥寥，允文亦侥倖不败，乃与诸人并数，皆未免不伦也。

△《稗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徐显撰。显仕履无可考。观其称王艮为乡里，又称居平江东城，则当为绍兴人，而寓於姑苏者也。是编纪元末王艮、柯九思、陈谦、葛乾孙、潘纯、陆友、王冕、王渐、杨椿、王德元、徐文中事。后载沈烈妇等十三人。叙述颇为详备。

中多及丙申二月平江城陷事，指张士诚军为外兵。而载己亥绍兴被兵事，於明人则直斥为寇。疑作此书时，张氏尚存，故其词如此。其叙柯九思之卒在至正

癸亥。

案至正纪年无癸亥，而九思之卒实在乙巳。盖此书传写误也。

△《万柳溪边旧话》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尤玘撰。玘字君玉，号知非子。自称尤袤之后，不知其世次。旧本题为宋人。今此书《后跋》，称玘为大司徒，则尝官户部尚书。又末条称终慕公不肯仕元，则当为元人。而卷首题“门人张雨填讳”，则又句曲外史之师，当在元中叶以后也。书中所记皆尤氏先世事。末有玘曾孙实《跋》，称弘治二十九年於祠屋中求得旧本，简断墨暗，不可读者逾半。命门人许灵钞其完者，而恨全帙之不可得。是此书已非完本矣。元陈世隆载入《艺圃搜奇》，所载之文与此本并同。断无明人所抄坏烂之本，适与元人所见一字不异者。此亦足证《艺圃搜奇》必非元人书也。

△《旌义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涛撰。涛字仲舒，浦江人，官太常礼仪院博士。郑氏称义门，自宋建炎初名绮者始，至涛为八世。先是，绮六世孙龙湾税课提领太和，为家规五十八则。

七世孙钦及其弟铉，增添九十二则。共一百五十则，勒之於石，至涛，复谓礼有当随时变通者，乃酌加增损为一百六十八则，列为上卷。又汇辑诸家传记碑铭之文有关郑氏事实者，列为下卷。通名曰《旌义编》。《宋濂序》称三卷，其书实止二卷，盖《序》文传写之误也。

△《忠传》四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於《永乐大典》中，题云《国朝忠传》，则明初人所作也。其书集古今事迹，各绘图系说，语皆鄙俚，似委巷演义之流，殆亦明太祖时官书欤。

△《草莽私乘》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书凡录胡长孺、王惲、许有壬、虞集、刘因、李孝光、金炯、杨维桢、林清源、龚开、周仔肩、揭傒斯、贡师泰、汪泽民十四人杂文二十首，皆纪当时忠孝节义之作。《王世贞集》有此书《跋》语云：系宗仪手抄。然孙作《沧螺集》载有《宗仪小传》，纪所作书目有《说郛》一百卷、《书史会要》九卷、《四书备遗》二卷、《辍耕录》三十卷。

无此书名，疑好事者依托也。

△《宋遗民录》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乃洪武中抄本。毛晋刻之，附於《忠义集》之后。或元人所作，或明初人所作，均未可知。后程敏政亦有《宋遗民录》，殆未见此本，故其

名相复欤。

△《金华贤达传》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柏撰。柏字叔端，浦江人，宋濂之门人也。是书辑金华一郡人物，各为小传，系之以赞。凡三百六十余人，分《忠义》、《孝友》、《政事》、《儒学》、《卓行》五门，亦宋濂《浦阳人物记》之类。然如楼照迎合和议，曹冠为秦桧门客，乃并取之，殊不免乡曲之私。第十一卷内又有《柏传》一篇，附《郑楷》之后。柏无自作传之理，或其家子孙所增入欤。

△《四明文献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润玉撰。润玉字孟清，鄞县人，永乐庚子举人，官至广西提学僉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成於成化丙戌。以《四明文献》分为二类，一曰《乡先生》，自汉甬里、黄公以下三十五人，皆四明产也；一曰《乡大夫》，自周文种以下九人，皆官於四明者也。人各有《传》，并系以《赞》。据卷末其孙溥《跋》，盖原本尚有诸人小像。后莫息重刊，以非真本削除之。《跋》又称是书未出以前，有伪本托润玉之名以行，润玉知而毁之。其本前无《序》，后无《赞》云。

△《孝纪》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保祯撰。保祯字端卿，漳浦人。是书以孝行事实区为十六类。一曰《帝王》，二曰《圣门》，三曰《纯孝》，四曰《世孝》、五曰《禄养》，六曰《苦行》，七曰《神助》，八曰《通神》，九曰《寻亲》，十曰《格暴》，十一曰《复仇》，十二曰《死孝》，十三曰《永慕》，十四曰《瑞应》，十五曰《童孝》，十六曰《女孝》。

△《润州先贤录》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姚堂撰。堂字彦容，慈谿人，正统己未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是编成於天顺癸未，录镇江先贤自周迄宋，分《高风》、《忠节》、《相业》、《直谏》、《德望》、《文学》六门。列其人之事实，并后人所为记赞诗文，间及其人之著述。所载仅二十人，不及《京口耆旧传》十之一也。

△《忠义录》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莫撰。莫字时祯，金谿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是书取史传忠义之事，分类编辑。以伯夷以下五百九十七人为上。张良以下五百七人次之。

各节录事实。有祠墓可考者，并详其地。孟达等八十七人，或失节於前，或死不足赎；解文卿以下十人，或事非其主，或言非其时，皆不以忠义与之，持论颇正。

其王充以下一百四人，始终一姓，忠义皎然，乃以其为辽、金、元之臣，私意

区分，曲相排抑，则悖谬甚矣。又自谓此书旁搜诸子百家，庶几全备。而唐宋间如成三朗、苏安恒、韩通、张旦辈，俱未及载，则亦未能无所遗漏也。

△《名相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尹直撰。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和，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汉、唐、宋相业足称者，始萧何，终文天祥，凡八十七人。采摭事实，各为之赞。

△《南宋名臣言行录》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尹直撰。此书续朱子《名臣言行录》而作。前有弘治癸亥《自序》，云取《宋史列传》，自陈俊卿以下，芟繁节冗，撮采其要，得百二十有三人。然朱子所作《名臣言行录》，原以网罗旧闻，搜载轶事，用备史氏之采择。若徒抄录史文，一无考证，则《宋史列传》具在，亦何必徒烦笔墨乎。

△《伊洛渊源续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是书所录，凡二十一人。盖继朱子《伊洛渊源录》而作，以朱子为宗主，始於罗从彦、李侗，朱子之学所自来也。

佐以张栻、吕祖谦，朱子友也。自黄干而下，终於何基、王柏，皆传朱子之学者也。然所载张栻等七人，则全录《宋史道学传》。吕祖谦等七人，则全录《宋史儒林传》。李侗等六人，略采行状、志铭、遗事。其辅广一人，则但载姓名里居，仅数十字而止，尤为疏略。案广即世所称庆源辅氏，《明一统志》载其始末甚详，铎偶未考耳。《明史》铎本传，载其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时，上言六事。

其三曰正祀典，乃请进宋儒杨时而退吴澄，为礼部尚书傅瀚所持，仅进时而澄祀如故。夫澄之学虽曰未醇，然较受蔡京之荐者则有间矣。铎欲以易澄，盖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讳其出处也。然则是录之作，其亦不出门户之见矣。

△《宋遗民录》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此书前列王炎午、谢翱、唐珏三人事迹，及其遗文。而后人诗文之为三人作者，并类列焉。七卷以后，则附录张宏毅、方凤、吴思齐、龚开、汪元量、梁栋、郑思肖、林德旸等八人。第十五卷纪元顺帝为宋瀛国公子，引余应诗、袁忠彻记以实之。至谓虞集私侍文宗之妃，说殊妄诞，所引亦自相矛盾。盖文宗时尝下诏书，称顺帝非明宗之子，斥居静江。好事者因造为此言，其荒唐本不待辨。敏政乃从而信之，乖谬甚矣。

△《尊乡录节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弼撰。弼，黄岩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兴化府知府。初，谢铎尝著《尊

乡录》四十一卷，载其乡先达事实。弼复以己意其大略。取十大儒、五大臣、六忠臣、十五孝子，各为之《赞》。卷末附《拾遗》二十事，事各为诗。

△《考亭渊源录》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宋端仪撰，薛应旂重修。端仪字孔时，莆田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佾事，事迹具《明史》本传。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著录。此编仿《伊洛渊源录》之例，首列延平李侗，籍溪胡宪、屏山刘子翬、白水刘勉之四人，以溯师承之所自。次载朱子始末。次及同时友人，至南轩张栻以下七人。次则各列考亭门人，自勉斋黄榦以下二百九十三人。其二十三卷则门人之无记述文字者，但列其名，凡八十八人。末卷则考亭叛徒赵师雍、傅伯寿、胡纆等三人，亦用《伊洛渊源录》载邢恕例也。史称端仪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书，为《革除录》。建文忠臣之有录，自端仪始。然其书今未见，即此书原本亦未见，世所行者惟应旂重修之本。应旂作《宋元通鉴》，於道学宗派，多所纪录，此书盖犹是意。然应旂初学於王守仁，讲陆氏之学。晚乃研穷洛、闽之旨，兼取朱子。故其书《目录》后有云：“两先生实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反。”遂以陆九渊兄弟三人列《考亭渊源录》中，名实未免乖舛也。

△《鹿城书院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邓淮撰。淮，吉水人，成化辛丑进士，弘治中官温州府知府。以南宋时温州之士游二程、张、朱之门者，有周行己等二十三人。乃命永嘉知县汪循即鹿城建书院，祀二程、张、朱，而以行己等侑焉。复辑诸人志铭、家传及其遗事绪论见於志书、语录中者，汇为此编。虽亦讲学家标榜之书，然永嘉学派，颇异新安。

淮不分门户於其间，则视党同伐异者，其公私相去远矣。

△《吴中往哲记》一卷、《续吴中往哲记》一卷、《续吴中往哲记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吴中往哲记》，明杨循吉撰。《续记》、《补遗》，皆黄鲁曾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志略》，已著录。鲁曾字得之，吴县人，正德丙子举人。循吉书见《明史艺文志》，卷数与此相符，记明初苏州府人物，自《勋德》至《冠衾》，分七目，凡四十一人。《续记》自《忠节》至《散逸》，分十七目，凡四十人。

《补遗》自《审进》至《释行》，分十九目，凡三十一人。其《补遗》原日本一卷，此本分作二卷，又改其《释行第十七》为“第一”，则刊刻者之误也。书中所列小传，皆寥寥数言，未见端末。又如徐有贞以险伎败，而循吉称为四海物望，盖未免乡曲之私。吴宽位终礼部尚书，而鲁曾乃题作东阁大学士，尤显然讹谬，则亦不足徵信矣。

△《吴中故实记》一卷、《续记》一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杨循吉撰。检勘其文，即循吉《吴中往哲记》、黄鲁曾《往哲续记》、《补遗》原本。惟於标题中刊去“往哲”二字，易以“故实”二字。盖书贾剽旧版，改易新名以售欺者也。

△《掾曹名臣录》一卷、《续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琼撰。琼有《晋溪奏议》，已著录。是编乃琼官南京户部侍郎时，见诸吏中有知琴书可教诲者，因采录明兴以来由掾曹而列名臣者，编为此书，以示劝勉，凡刘敏等九人。又《续集》一卷，凡刘本等四人。前有正德甲戌琼《自序》，后有南京户部郎中卞师敏《跋》。

△《苏材小纂》六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长洲人，弘治壬子举人，官至应天府通判，《明史文苑传》附见《徐祯卿传》中。是书记天顺以后苏州人物。前有《自序》，称弘治改元，诏中外诸司，撰集事迹，上史馆为实录，简允明等数弟子员司其事，因私纂纪为此书。第一曰《簪纓》，纂徐有贞以下十九人。第二曰《邱壑》，纂杜琼以下五人。第三曰《孝德》，纂朱灏一人。第四曰《女宪》，纂王妙凤以下三人。第五曰《方术》，纂张豫等二人。大约本之碑志行状，而稍为考据异同，注於本文之下。其叙徐有贞事，颇有讳饰。盖允明为有贞外孙，亲串之私，不能无所假借云。

△《莆阳文献》十三卷、《列传》七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郑岳编，黄起龙重订。岳字汝华，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起龙，万历戊戌进士。并莆田人。是书取莆田、仙游二县自梁、陈迄明著作诗文，辑为十三卷。又取名人事迹成《列传》七十四卷。文以体分，传则不分门目。后倭变书毁，起龙为之重镌。并附柯维骐所作《岳传》一首，为卷第七十五。岳书采摭繁富，义例颇仿史裁。然起龙讥其文内不载杨琅、林诚两御史之奏疏，及黄仲元之《郭孝子祠记》、《墓表》。传内载仕梁之徐寅、翁承赞及永乐初梯荣献策之林环。而於《林光朝传》但纪其文集，而不及所著之《易解》、《尚书解》、《语录》、《说诗》等书。去留不无遗憾，则固确论也。

△《东嘉先哲录》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王朝佐撰。朝佐字廷望，浙江平阳人，弘治丙辰进士，官南京工部员外郎。是编刻於正德初。搜辑温州先贤事实，分类凡八，曰《先达》，曰《程子门人》，曰《朱子门人》，曰《名儒》，曰《名臣》，曰《孝子》，曰《气节》，曰《词章》。晋、唐以来纪载无考，故所录托始於宋焉。

△《国宝新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璘撰。璘字华玉，吴县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凡录李梦阳、何景明、祝允明、徐祯卿、朱应登、赵鹤、郑善夫、都穆、景昉、王韦、唐寅、孙一元、王宠十三人。人为之《传》，《传》为之《赞》。盖感於知交凋谢而作。略缀数语以存其人，亦柳宗元《先友记》类也。

△《春秋列传》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刘节撰。节字介夫，号梅国，大庾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是编取《春秋内外传》所载列国诸臣，类次行事，各为之《传》。始祭公谋父，终蔡朝吴，凡二百有二人。全本旧文，无所考证，邹县潘榛为之训释，亦颇疏略。

△《备遗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芹撰。芹，新淦人，《明史》作峡江人，盖新淦其试籍也。弘治壬戌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纪建文殉节诸臣姓名。前有《自序》，题正德丙子五月。目列四十六人。卷中有事实者二十人，无事实者二十六人。案林塾《拾遗书》云：“近见南院御史张芹增入江右数人，共五十四人。”

塾所见题正德乙亥。正此《录》前一年，而此《录》乃转止於四十六人。又《学海类编》有张芹《建文忠节录》一卷，其《序》与此同，亦正德丙子所撰，而目次乃与此不同，且有七十人之多。《明艺文志》既有张芹《建文备遗录》二卷，又有张芹《备遗录》一卷。考芹《序》称《录》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闽中宋君端仪尝采辑为录而未成者，疑芹初据宋氏原本而作，后又随时续有增益，原非一本。

传录者各据所见，遂两存之耳。

△《拾遗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林塾撰。塾，莆田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参议。此书载建文诸臣事迹，文甚简略。前有正德乙亥《自识》云：考前史失记者凡五十四人，故以“拾遗”名其书。然所载与诸书略同。其齐泰以下三十人，事实俱阙，亦未能考补也。

△《台学源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金贲亨撰。贲亨字汝白，临海人。初冒高姓。正德甲戌进士题名碑之高贲亨，即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是书叙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陈选，凡三十八人，各为之《传》。其疑而莫考者又有十五人，各以时代类附姓名於《传》末。其《传》虽多采《晦菴文集》、《伊洛渊源录》诸书。然贲亨当明中叶，正心学盛行之时，故其说调停於朱、陆之间。谓朱子后来颇悔

向来太涉支离，又谓朱子与象山先异后同云云，皆姚江晚年定论之说也。

△《新安学系录》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程瞳撰。瞳号峨山，休宁人。是书以朱子为新安人，而引据欧阳修《冀国公神道碑》谓程子远派亦出新安，故辑新安诸儒出於二家之传者，编为此书。自宋至明凡百有一人，皆徵引旧文以示有据。夫圣贤之学，天下所公也，必限以方隅，拘以宗派，是门户之私矣。至程子一生，无一字及新安。而遥遥华胄，忽尔见援。以例推之，则朱出於邾，姓源可证，今峰山之士不又引朱子为乡党乎？此真为夸饰风土而作，不为阐明学脉而作也。《江南通志》列瞳於《儒林传》中，称所著《新安学系》，与朱子合者存，背者去，足尽是书之大旨矣。

△《二科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阎秀卿撰。秀卿，苏州人，始末未详。是书分《文学》、《狂简》为二科。所载自杨循吉以下凡七人，皆偶录一二事，不为全传。盖一时互相标榜之书。其纪徐祯卿方登贤书，於文徵仲尚称文璧，而以徵明字之，则犹弘治中所作也。

△《明瑯彰瘕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顾尔迈撰。尔迈，淮安人，始末未详。是书采撮《实录》、《宪章录》、《中官考》诸书，而各加论断。所记止成化中汪直擅政之事，似非完本，抑或於世近者有所讳软。

△《革朝遗忠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郁袞撰。袞，嘉兴人。其书撰述年月无可考。黄佐《革除遗事》已称因郁袞原本，则当在正德以前矣。所列一百六十《传》，皆明惠帝时死难诸臣。而《附录》一卷，则降燕诸臣如胡广、黄福之类后至大官者亦在焉。每《传》后或附以《赞》语，又间有所附注。然其精要，已皆采入《革除遗事》中矣。

△《别本革朝遗忠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题青州府知府杜思子睿重刻。思即撰《考信编》者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於郁袞《革除遗忠录》二卷外又别出杜思《革朝遗忠录》二卷，盖即指此本。然以郁袞本校之，则此《录》实郁袞书。惟袞於各《传》后附以《赞》语，而此本有《传》无《赞》为少变其例。又书首冠以张芹《备遗录》、黄佐《革除遗事》、敖英《备遗续录》序三篇，皆与书不相应。世别有高廩刊本，卷首亦有三《序》，与此正同。盖明代刊书者往往窜乱旧本而没所由来。诸版竞出，混淆弥甚，其风炽於万历以后，今观此本，则嘉靖中已有之矣。（案：思登嘉靖丙辰进士。）△《群忠录》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龙撰。龙有《易经大旨》，已著录。是编纪明太祖征陈友谅时诸臣名姓行

实。凡祀於餘干县康郎山庙者，有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南昌府庙者，有赵得胜等十四人。又附载孙燧等五人，皆殉宸濠之难，后赐祀於旌忠祠者。其题旌各疏并祭谒诗文亦附於后焉。

△《昆山人物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鹏撰。鹏字子凤，亦字时举，昆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是书论次昆山先哲，首《名贤》六人，次《节行》二十八人，次《文学》三十七人，次《列女》三十人，次《艺能》三十一人，次《游寓》二十六人，而以《杂志》终焉，共为十卷，《明史艺文志》作八卷，传写误也。

△《名臣言行录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咸撰。咸，海盐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襄阳知府。先是，丰城杨廉本彭韶《名臣录赞》撰《名臣言行录》四卷，所载凡五十五人。咸亦纂《近代诸臣言行录》凡四十八人。徐姚魏有本官河南巡抚时，尝合刻之。及咸归里之后，病其未备，重为纂辑。於《杨录》增十六人，於己所录者亦增二十五人，分为前后二集，自为《序》，记其始末，而仍以魏有本初刻之《序》弁於书首云。

△《毗陵忠义祠录》四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夔撰。夔字司韶，武进人。成化中以岁贡生官汝阳州训导。是编第三卷中载夔《请祀典书》，称宋德祐元年十一月，巴颜率师攻常州，屠其城，知府事姚嵩、通判陈炤，俱不屈死。其先后殉难者又有王安节、刘师勇、胡应炎、尹玉、麻士龙、包圭、阮应得、方允武、徐道明、莫谦之、僧万安诸人。自成化九年郡庠生段瑜等建言於同知柳某，始立嵩、炤以下木主十一位，附於陈司徒庙。而文天祥、刘师勇、阮应得、僧万安犹未与也。弘治十年，知府曾望宏乃别创忠义祠，请并祀文天祥以下十四人，而附以元壬辰靖难之刘溶。巡按御史谢琛亦上书，请著於祀典，诏从之。夔因编其始末为此书。首图考，次传志，次诗，次赞，次文牒。凡史传所未载者，此皆补其佚阙，足相参证。惟此书载宋臣与祀者止十四人，则未祀文天祥等四人。其附於陈司徒庙者止当有十主耳。夔《请祀典书》云“十一主”，未喻其故。又考《宋季三朝政要》，载元兵至常州，守臣王宗洙遁，权守王良臣以城降。今是书《姚嵩传》中谓良臣屡举不第，流落无籍，寓常，与钱暗谋，窃符印诈称郡官，诣巴颜军前献之。然则良臣未尝权守，《三朝政要》误书矣。是亦足订史之讹也。此书作於正德初年。末《附录》一卷，载国朝顺治十四年事，盖后人所续，其姓名则不可考矣。

△《毗陵人品记》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叶夔撰，其子金及同邑毛宪续成之。宪有《谏垣奏草》，已著录。金字诚斋

，刻是书时官绍兴府通判，其终於何官则未详也。是书前有《自纪》，称常州古毗陵地，记人品冠以古名者，古可以统今。今常州之名，隋唐以前未有也。然隋唐以前无常州，不可系以常州，隋唐以后无毗陵，独可系以毗陵乎？至其先列五县沿革於前，使历代殊名，了如指掌，则提纲挈领，固体例之最善者也。其书叙述颇简核，然皆史传所已载。末附夔、宪二《小传》，则嘉靖壬寅刻是书时馀姚岑原道所补，见原道所作《序》中。

△《毗陵正学编》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宪撰。是编所载凡十二人。首杨时，次邹浩、周孚先、周恭先、唐彦思、邹柄、喻樗、胡理、尤袤、李祥、蒋重祥、谢应芳。自浩以下或籍晋陵，或籍宜兴，或籍无锡，或籍武进。独时为剑州将乐人，於毗陵为流寓。盖以道南一脉，假借之以为重云。

△《名臣像图》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吴守大撰。守大字有君，昆山人。是书成於正德丙子，录徐达以下至杨继宗，凡四十九人。人绘一图，图后各叙仕履，系之以《赞》。其书刻於广西，纸版拙恶。四十九人面貌相同，惟以题名别识，殆如儿戏。

△《畜德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沂有《维桢录》，已著录。此书皆纪宣德、正统间名臣言行，人各一二条。末有嘉靖壬辰《自跋》，称以所闻於外祖金静虚、太常夏崇文及吴文定、李文正者，著之於篇。虽有不伦，而取善之道不以人废云云。考所载如于谦、魏骥、徐晞、王翱、姚夔、岳正、韩雍、周忱、刘大夏、屠墉、章懋、储巘、何瑭、朱希周等，皆一时名人。他如蹇义、解缙、夏原吉、杨荣、金幼孜，身事两朝，已为其次。至王越，以权术用事，益为物论所不满。所云不伦者，殆即指数人而言欤。赵汝愚编《名臣奏议》，丁谓、秦桧并以章疏见收。朱子编《名臣言行录》，王安石、吕惠卿亦得以姓名同列。盖定千秋之品，则只字不可诬；取一节之长，则片善亦可录。并瑕瑜不掩，具有前规。然奏议为论事之文，苟所论关国计之得失，系民生之利病，言之当理，行之有裨，自未可以出自金壬，遂削不录。至於采前言往行，矜式后人，自当仰溯名贤，用垂规矩。固未可委曲迁就，使有所滥厕於其间矣。

△《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书采自汉迄明广州人物之散见诸书者，以类区分，各为之《传》，共一百五十余人。

△《建宁人物传》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默撰。默字时言，瓯宁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为赵文华诬陷，下诏狱瘐死。万历中追谥文愍。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专

记建宁人物，起唐建中迄明景泰，凡四百十七人。以诸邑分载，而一邑之中又以时代为先后。每条之下，各注所引原书。自《唐书》、《南唐书》、《五代史》、《宋史》而外，大抵皆本之旧志，未为信史，疏略之处尤多。如谓吴械为处士，而述所著书惟及《韵补》，则舛漏可知矣。

△《纪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杜琼撰。琼字用嘉，吴县人，以孝闻。知府况锺两荐之，固辞不出，自号鹿冠老人。是书皆载吴中循吏、先贤，其列女有操行可纪者亦并见焉。自洪武迄正统，凡四十人。盖随所见闻录之。故多节取一事。不为全传。亦表微阐幽之意也。

△《三家世典》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郭勋撰。勋，营国威襄公郭英六世孙，袭封武定侯。正德中奉命镇两广，因辑中山王徐达、黔宁王沐英及其家世系、履贯、勋阀、遭遇本末为此书。大抵本实录国史，於事迹无所增益。考英在诸功臣中犹居其次，以配二王，似乎尚非其伦。自明以来亦无徐、沐、郭三家并称之说也。

△《淮郡文献志》二十六卷、《补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潘坝撰。坝字伯和，山阳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谓自春秋以来至明正德，上下数千年，德业文章，会於一书。今考其书掇摭陈编，未见决择。其最谬者，至收入宋龚开所作宋江等三十六人之《赞》，此何关於文献耶？△《祥符乡贤传》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濂撰。濂字川父，祥符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以《祥符县志》所载人物仅有名氏而行实未详，乃一一稽考，自明初至於嘉靖，得二十九人。撰其事迹，附以《论赞》。又安然、马昂、张泰三人自祥符移籍他方者，并附列焉。从《唐书》所载士大夫迁徙四方者俱标其旧贯之例也。

△《祥符文献志》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濂撰。濂於嘉靖壬寅尝辑《祥符乡贤传》。其后二年甲辰，又推广前所未载及其人之履历梗概略存者，辑为此书。每人每条之下，皆注出某碑、某传、某集，盖仿《名臣言行录》之例。每《传》之后或偶附录诗文，则濂之变例也。

所录皆明一代之人，而至於盈十七卷。时弥近则易详，亦时太近则易滥，固志乘之通病耳。

△《金华先民传》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应廷育撰。廷育字仁卿，永康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按察司佥事。是书取

金华历代人物自汉迄明各为之传。分《道学》、《名儒》、《名臣》、《忠义》、《孝友》、《政事》、《文学》、《武功》、《隐逸》、《杂传》为十类。自正史外并参以诸家文集及家状碑记。於每《传》之下，各注明用某书，盖仿金履祥《通鉴前编》之例。所据旧籍共四十余种，而其大概则本诸《敬乡录》、《贤达传》、《金华府志》三书云。

△《国琛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是书纪明初以来迄於嘉靖人物，大旨以《圣人》、《君子》、《善人》、《有恒》分为四科。不以时次，不以类从，错出杂陈。上自宰辅，下至隶卒，人各一《小传》。寥寥数语，殊不详备。传后间附以论断，然亦不定其孰为圣人、君子，孰为善人、有恒。体例尤不分明。其曰《国琛集》者，盖取国家以人为宝之意。前有《王畿序》并枢《自序》。枢学宗良知，故於王守仁推崇甚至云。

△《闽学源流》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杨应诏撰。应诏，建安人，嘉靖辛卯举人。是书历载杨时以后诸儒，终於蔡清。各志其言行，详其传授，凡百九十五人。

△《道南源委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衡撰。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理河漕，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乃其视学闽中时，录道南源委以示诸生。

托始於杨时，附以游酢、王蘋。凡闽士之沿波而起者则载焉。明代惟录陈真晟、周瑛、黄仲昭、蔡清四人。盖时代既近，其馀尚未论定云。

△《东吴名贤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周复俊撰。复俊字子吁，昆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卿。是编记吴中名贤自商相巫咸至明太常寺卿魏校，凡四十七人，各为之传赞，附传者又十人。前有《自序》，历举所载诸贤而议论之。盖略仿《华阳国志》之体。然所纪简略，未足以资考证也。

△《列卿纪》一百六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雷礼撰。礼有《六朝索隐》，已著录。是书胪列明代职官姓名，起自洪武初，终於嘉靖四十五年。凡内而内阁、部院以至府、司、寺、监长官，外而总督、巡抚，皆以拜罢年月为次。上标人名，而各著其出身里籍於下为《年表》。又於《年表》之后附载其居官事迹为《行实》。《年表》但以次题名，不用旁行斜上之例。《行实》略仿各史《列传》，而又不详具始末，止书其事之大者而已。惟第八卷至十三卷为《内阁行实》，颇为详备，论断亦多持公道。如谓解缙等尽忠纳谏，而责其不能死建文之难；谓陈山存心险刻，临事乖方，《明

史》颇采之。

独史谓陈文猥鄙无所建白，而礼称其政体多达，勋德未昭。文，庐陵人，与礼同乡。盖曲徇桑梓之私，非公论矣。

△《内阁行实》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所载仅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张英、陈山、杨溥、陈循、高穀、苗衷、马愉、曹鼐十五人。今核其文，与雷礼《列卿纪》中《内阁行实》并同。盖书贾取不完之本，改其《目录》以售欺。并削去礼名，使若别一人所著者。其作伪颇巧。然礼原本具在，何可诬也。

△《善行录》八卷、《续录》二卷（内府藏本）

明张时彻编。时彻字维静，鄞县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明史》附见《张邦奇传》。此书猎采史传，取先哲行谊之高者萃次成编。《正编》起春秋至明代，凡二百九十人。《续编》起汉迄宋，凡一百四十五人。

△《义乌人物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金江撰。江字孔殷，义乌人。是书成於嘉靖乙未。取史传地志及诸家文集中所载义乌名人各为之传赞。所载凡四十七人，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四类。盖全仿宋濂《浦阳人物记》例。而叙述过於简略，不及濂书博赡也。

△《济美录》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郑燭编。燭，歙县人。是编成於嘉靖乙未，搜录其祖元歙县令郑安、休宁令郑千龄、徵授翰林待制郑玉、歙县令郑璉国史郡志诸《传》，及制诰、公牒、志状之属，人为一卷。千龄，安之子。玉、璉皆千龄之子也。前有《黄训序》，称玉之死节，由守徵之将见之不以其礼。使见之以礼，可以无死。前乎先生有箕子焉云云。其说至谬。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臣不二心，天之经也。岂敌国谬为恭敬，遂可叛君父而从之乎？如训所云，是玉非争名节而死，乃争礼貌而死也。

盖自讲学风炽，儒者类以传道为重，但能注《太极图解》、《近思录》，即为有功於世道，而纲常大义视若末务焉。训之此说，其亦浸淫於习俗而不自觉欤。

△《逸民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少元山人皇甫湊撰。考《明史艺文志》载皇甫濂《逸民传》二卷，《江南通志》亦同，则旧本传写误也。濂字子约，一字道隆，长洲人，嘉靖甲辰进士，除工部主事，谪河南布政司理问，稍迁兴化同知，《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湊传》中。是编采历代逸民事迹，人各为传。起晋孙登，迄宋林逋，凡

百人。其去取义例，不甚可解。如《邓郁》一传，乃纯述白日冲举之事，则葛洪《神仙传》以下何可胜收。其他表表在耳目者，乃或不载。殆偶然寄意，不求详备，如皇甫谧《高士传》例欤。即其托始於晋，亦似续谧书也。中庾易、明僧绍二人，有录无书。其为传写者佚之，为当时失於检校，则均不可知矣。

△《元祐党人碑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字汝贤，号刚峰，琼山人，由举人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谥忠介，事迹具《明史》本传。案《元祐党人碑》载於李心传《道命录》、马纯《陶朱新录》者互有异同。兹则专以《道命录》为主，其阙者则以他书补之，故所录人数较他书为多。如曾任执政之黄履、张商英、蒋之奇，曾任待制之张畏、岑象求、周鼎以下十余人，皆他本所未载者，搜罗可谓博矣。至所附《庆元伪学党籍》，与他书无所同异，固不及《永乐大典》所载《庆元党禁》之详备也。

△《续吴先贤赞》十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凤撰。凤字子威，长洲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佥事。凤所撰述，刻意奥僻。或至於馵釘堆积，晦昧诘屈，不可句读。是编论赞，亦复如是。

所录皆明人，自六卷以前不分门目。七卷以下分《节义》、《死事》、《孝友》、《儒林》、《文学》、《辟命》、《隐逸》、《艺事》、《道术》、《寄寓》十门。《自序》谓自《节义》以上不为题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时或未可以概之也。然开卷即为高启，概以《文学》，有何不可。总之，好怪而已矣。

△《群忠备遗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罗汝鉴撰。汝鉴字明夫，新喻人。是书记建文殉节诸臣事迹，大致本张芹《备遗录》、郑禧《群忠事略》而稍附益之，遂合两书以为名。所录凡八十有四人。每传后附尹直、谢铎、何孟春、敖英、陈建诸论。其称“外史氏”者，则汝鉴所自作也。其书初刻於楚雄，前有嘉靖辛亥《自序》。后十年庚申，以校讎未精，复增入数人而重刊之，见卷末《自识》中。

△《宋五先生郡邑政绩》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贵撰。贵字廷良，丰城人，嘉靖癸丑进士，改庶吉士。贵先尝编次《程明道郡邑政绩》一卷。此复增入周、张、朱、陆四子莅民之事，合为一书。然皆史传文集所已载，无庸贵之表章也。

△《硕辅宝鉴要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字在伦，麻城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总督仓场，谥恭简，事迹具《明史》本传。定向以讲学著，论史本非所长。此书乃其为

南直隶督学御史时所作。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辅相之贤者七十九人，各为赞述。议论亦多肤浅。其卷首《论皋陶》一条，引陆九渊之言，则其生平宗旨所在也。

△《守令懿范》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蔡国熙撰。国熙，永年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山西提学副使。是编乃其官苏州府知府时，辑古来守令事迹，自周至元，分《儒牧》、《循牧》二类。

《儒牧》自子游而下三十人。《循牧》自公孙侨而下一百一十人。前有《皇甫汙序》，称儒可以包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体用之间，盖有辨焉云云。夫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岐而两之，殊为偏见。且唐韩愈、宋欧阳修所学不甚相远，而列愈於《儒牧》，列修於《循牧》，亦不知其以何而分。杨简传陆氏之学，黄震传朱子之学，所著之书，釐然具在。乃升简於《儒牧》以继陆氏，而不升震於《儒牧》以继朱子，岂非未见《日钞》耶？循名失实，尊儒而不知所以尊，徒成其门户标榜而已。

△《携李往哲前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戚元佐撰。元佐字希仲，嘉兴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尚宝司卿。是编取洪武至万历初年嘉兴前哲自程本立以下共十四人，各为一传。王世贞为之序。其称《前编》者，则以国朝项玉笋有《续编》之刻，追题此名也。

△《古今廉鉴》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乔懋敬撰。懋敬字允德，上海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湖广右布政使。是书所载，自春秋季文子至明杨继盛，皆以清操传於世者。亦宋人《廉吏传》之类，而抄撮大略，挂漏尚多。前有万历戊寅《自序》，自称其官为闽封人，乃其宦闽时所辑也。

△《莆阳科第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爵编。爵，湖南宁乡人，嘉靖中官福建兴化府训导。因录兴化一郡科第，自洪武庚戌至嘉靖己酉，其爵里亦皆缕载。前有郡人郑岳《序》，后有爵《自跋》。

△《怀忠录》（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应旂撰。应旂，莆田人，嘉靖中贡生。是编前七卷皆应旂咏靖难诸人诗赋骚词。后为《革朝遗忠列传》，不分卷数。每传后附引诸家记载诗文以证之，略似《名臣言行录》之体。凡四十篇。而以《外录》、《补录》终焉。大致与黄佐《革朝遗事》相仿。

△《吴兴名贤续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道隆撰。道隆字客山，乌程人。其书分《道学》、《儒行》、《文艺》、《勋业》、《宦绩》、《孝友》、《节义》、《流寓》、《隐逸》、《名宦》

十门。各叙其事实，系以论赞。其《名宦》一门，采摭最广，颇足补志乘之阙。然乌程潘季驯以治河功绩为明代名臣，应列《勋业》。钱镇经史皆有著述，应列《儒行》。今具录其同时同邑之人，而二人独不见收，未免疏漏。至如叙蒋瑶而不载其《陈时弊七事》，叙张永明而於永明改左都御史后一切整饬台纲诸政绩悉置不录，亦为脱漏云。

△《桐彝》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学渐撰。学渐字达卿，号本菴，桐城人。以子大镇贵，赠大理寺少卿。是编取其乡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自序》谓风世莫如彝，充彝莫如学，故以《桐彝》为名。凡五十人，为传二十三篇。

△《靖难功臣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而阙其卷数。此本为明嘉靖中鲁藩宗人当沔编入《明朝典故》者。只此一卷，未知为完书否也。所载姚广孝、李友直、谭渊、朱能、张玉、武胜、顾成、李彬、孙岩、陈珪、刘中孚、徐忠、薛录、陈贤、陈瑄、吴中、金忠、徐增寿凡十八人。后又附以封爵名数凡三十四人。叙述简略，不足以资考证也。

△《贫士传》二卷（内府藏本）

明黄姬水撰。姬水字淳父，吴县人，黄省曾之侄也。是编载自周至明初贫士七十五人，各为之赞。漏略殊甚。至如庄周贷粟监河侯一事，亦列之贫士中，尤不伦也。

△《昆山人物传》十卷、《名宦传》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大复撰。大复字元长，昆山人，与归有光同时。是书旧本题曰《梅花草堂集》。而以《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为子目，盖皆编入集中。故总以集名，实则各一书也。先是，方鹏有《昆山人物志》六卷。此则断自明代，起洪武至万历，得三百余人。其间父子祖孙以类附传，略如史体。又於官是土者取十五人，为《名宦传》附之。叙述尚为雅洁，而词多扬诩，亦不免标榜之习。其《名宦传》别有钞本，题曰《玉峰名宦传》，析为二卷。佚其中《王南昌传》一篇，仅有十四人，又佚其论尾数行。盖传钞脱漏，不及集本之完整也。

卷六十二 史部十八

○传记类存目四△《历代相臣传》一百六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魏显国撰。显国字汝忠，南昌人，隆庆丁卯举人。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合。大抵全钞史传原文，无所褒贬，亦无所考正。所叙历代相臣职名，如南朝制一条，以梁初罢相国置丞相，罢丞相置司徒，后又置相国，位列丞相上。不知置相国列丞相上乃陈制，非梁制。又谓唐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始有“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名。不知其时先以吏部尚书杜淹

参议朝政，故有是名。又谓开元以后宰相为盐铁、转运、延资库使，名尤不正。不知其时以宰相兼摄是官，非以是官为宰相。况其时太微宫使、太清宫使多以宰相兼之，不仅延资库使也。又以李光弼列於宰相。不知光弼为河中节度，惟加平章，不治政事，乃唐之使相。唐末节度加侍中、中书令、三公、三师者甚多，皆使相，非宰相。载於史志者甚详。元之参议中书省事，乃六曹管辖，官止四品，亦非宰相。

故《元史宰相表》不列是官。又元制三公非相职，故别立《三公三师表》。今俱列於宰相，舛讹既甚，挂漏尤多。至於各史《宰相列传》，或采或置，茫无义例，更未免疏脱矣。

△《儒林全传》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魏显国撰。所录自孔子至元吴澄，皆采录前史，与《相臣传》同。

△《历代守令传》二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魏显国撰。自宓不齐、仲由至刘秉直，为《历代循吏》二十一卷。又自郅都至敬羽，为《历代酷吏》三卷。於史传原文之外，间有所增，而亦多芜杂。

△《元相臣传》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魏显国撰。其书纪元代丞相自耶律楚材至普颜不花二十六人，各自为传，全袭《元史》之文，未尝别有搜讨。又前后凌乱脱误。如《元史宰相表》载安童为右丞相，始世祖至元二年乙丑，讫於二十七年庚寅。不忽术为平章政事，始至元二十八年辛卯，讫成宗元贞二年丙申。是不忽术后於安童凡二十七年。此书列不忽术於安童前，殊为倒置。又如世祖庚申元年王文统、赵璧为平章政事，尤在史天泽诸人之前。其相业俱见本传，而此书均汰之。盖不特於正史之外无所徵引，且於正史之中亦多所挂漏矣。

△《忠节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朝瑞撰。朝瑞字子楨，海州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鸿胪寺卿。朝瑞以宋端仪《革除录》至郎瑛《萃忠集》，记逊国诸臣事者凡十七家，互有舛漏，因辑此书。载当时湔雪之旨於卷首，明非私撰。自第一卷至五卷，记徐辉祖以下凡一百六十三人，附录十六人。以官阶为叙，不分差等。第六卷曰《考误》。如辨建文於天顺中由滇至京，唯太监吴亮识之。当时“三杨”皆其旧臣，不应仅一吴亮能识旧主。而建文时年六十四，亦不得有九十馀岁。其考证最为明确。所列十七家书外，尚有高璧之《幽光录》、陆时中之《逸史》、姜清之《秘史》、王会之《野史》、袁褰之《奉天刑赏录》诸书，朝瑞未及搜考，然大概已备於此矣。

△《吴中人物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撰。字景春，长洲人。是编成於隆庆庚午。所辑吴中人物，上自成周，迄

於明代。分《孝友》、《忠义》、《吏治》、《荐举》、《宦迹》、《儒林》、《文苑》、《闺秀》、《逸民》、《流寓》、《列仙》、《方外》十二门，各系以论赞。同郡皇甫汈为之序。吴中人物，自王宾、杨循吉、祝允明、朱存理等递有撰述。此本因而广之，较诸家稍备。然事皆不著出典，未免无徵不信也。

△《辅世编》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鹤徵撰。鹤徵有《周易象义》，已著录。是书取明代诸臣，次其行事。起洪武初李善长、刘基，迄嘉靖中曾铣、胡宗愈，凡五十二人。崇祯间，其门人陈睿谟巡抚湖广，为评校刊版。其叙称戎务孔亟之时，辄取名臣传略，仿其行事，多得变通之法。间尝抄书有得，多与我师凝庵唐先生《辅世编》合者，因综其成稿，翼以己意，勒成一书。则是编已不尽鹤徵原本矣。其所采诸人事实，多主战略。盖睿谟身在戎行，意切时用，有所为而为之者也。

△《圣门人物志》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蟻衣生易解》，已著录。是书则子章官晋阳时所辑。凡游於圣门与私淑而得从祀庙庑者，各为之小传，附以赞论。首《孔子世家》，次《先贤》，次《先儒》，而以有明之会典祀仪终焉。其中杂以周汝登、罗汝芳诸人之论。其时心学横流，故子章多主张其说。《孟子传论》谓孔子之学，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为的。颜子从之末由，而孟子云能者从之。又云：心之官则思，即孔子从心之旨。犹主持门户之见也。

△《豫章书》一百二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是书盖江西之总志，全用史体为之。分《大记》二十卷、《志》二十二卷、《表》十卷、《事纪》二卷、《列传》六十八卷，前无《序》而有《总目》。其《总目》以为《列传》六十六卷，刊本误也。其体例盖本诸《华阳国志》。然冗杂太甚，去常璩所撰远矣。

△《国士懿轨》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余养蒙撰。养蒙，临海人。《自序》谓稟大中丞耿公之命而为之者。案《明史耿定向传》，弟定力，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时方为南京都御史，故称大中丞也。书前有《定力序》，复有谕官属文一首。大旨以当时专重科目，名实不副，故取古今来士子出於太学及以货郎起家者，自列国迄明初，凡一百二十七人，删节诸史及志乘各为之传。意欲以矫偏重之弊。然举一代之进士，概以笼鹰槛驹目之，殊不免於矫枉过直矣。

△《春秋名臣传》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姚咨撰。咨字舜咨，无锡人。初，其邑人邵宝为是书未毕，咨续成之。始於周之辛伯，迄於虞之宫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传末各附以小赞。大旨与宋王

当《春秋列国臣传》相出入。而其义例乃讥当书用鲁史编年之非。然既标以《春秋》，则自应用《春秋》之年月。若各从列国，转致错互难明。以是议当，未为允也。

△《战国人才言行录》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秦淪撰。淪，无锡人。是书成於隆庆中。类次战国人物，起魏文侯，迄荆轲，凡一百四十九人，皆抄录《战国策》、《史记》之文而稍删节之。

△《镇平世系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永乐元年，封周定王第八子有熿为镇平王，睦其六世孙也。以明代玉牒於正德以后多略，遂纂述有熿以下八世支派，以成此书。前曰《例义》，次《世系》，次《世传》，次《内传》，次《述训》。

△《江右名贤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喻均、刘元卿同撰。均，新建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按察使副使。元卿有《易大象观》，已著录。万历中，巡按江西御史临清陈大夔议修通志。因先欲辑《名贤》一门，属均与元卿司其事。分《名臣》、《节义》、《理学》、《忠谏》、《方正》、《清介》、《隐逸》、《儒行》、《治功》、《文学》、《孝友》十一目。所纪凡二百四十有八人。门类太多，颇涉琐碎。又所载有明一代人物，尤为泛滥。前有巡抚都御史边维垣及大夔《序》，后有元卿《序》。元卿谓理一而已，安得纷纷区目。则知分目冗复，出於均意，即元卿亦心非之矣。

△《宗谱纂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应昌撰，其子鏊续成之。应昌字亮之，嵯县人，万历癸酉举人。鏊字长颖，入国朝官上海县知县。是书叙历代理学源流。分《开天一世祖》、《承天第一宗》、《达天第一宗》、《翼天第一宗》。标目已近乎二氏。至以荀卿、扬雄与孔子并列，尤为失伦。其分载诸儒支派，大率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相出入。盖为门户而设，不为学问而设也。

△《貂珣史鉴》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世则撰。世则，诸城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安绵兵备副使。是书尝於万历二十年进呈，得旨下礼部，礼部覆疏附焉。书凡六条。一曰《主君》，首载明太祖禁抑内臣不得干预外事，然后叙历代宠阉之弊。二曰《弼臣》，载历朝相臣与宦寺离合之迹。三曰《妍范》，载阉之贤者。四曰《媿戒》，载阉之恶者。五曰《国祚》，载秦汉以来寺人之尤能乱国者。六曰《沿革》，则阉宦职官志也。宦寺贤者，万中不得一二。世则方指陈炯戒，将以启迪君心。而所列《妍范》一条，如勃鞞之斩祛、缪贤之荐士、裴寂之宫人私侍、高

力士之赞立太子，皆目为佳事，殊多谬戾。又列及明代寺人，而以阮安预其间，益不可训矣。

△《圣学宗传》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汝登编。汝登字继元，又字海门，嵊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南京尚宝司卿，《明史儒林传》附载《王畿传》。末称王守仁传王艮，艮传徐樾，樾传颜钧，钧传罗汝芳，汝芳传杨起元及汝登。起元清修姱节，然其学不讳禅。

汝登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辑《圣学宗传》，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盖万历以后，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云云。即此书也。首载《黄卷正系图》，其序自伏羲传至伊川程子。下分二支。一支朱子以下，不系一人。一支则陆九渊之下系以王守仁。并称卷是图信阳明笃，叙统系明，与《圣学宗传》足相发明云。

△《历朝瑯鉴》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徐学聚撰。学聚字敬輿，兰谿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是编辑录历代宦官事迹，自周秦以迄於明。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二种，而於明代纪载尤详。第所录仅至世宗朝而止，则仍不免有所避忌。又元李邦宁，即尝入太学代祀孔子，致大风灭烛之异者，其狂妄可知，乃入之“善可为法”中，进退亦未甚允也。

△《盐梅志》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李茂春撰。茂春字蔚元，杞县人，万历癸未进士，是编采取历代贤相嘉言善行，录成一编。始於皋陶，终於范纯仁，凡六十六人。

△《汉唐宋名臣录》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廷机撰。廷机字尔张，晋江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谥文清，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所录，自汉文翁至宋杜衍，凡六十人。

《黄吉士序》，谓其录取严而用意微。盖借以讽当时廷臣，有为而发，故不求全备云。

△《栖真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树芳撰。树芳字茂卿，江阴人，万历乙酉举人。是编取周秦至元代之修真栖静者，各详其事迹，陈继儒为之序。其中时代颇颠舛。至於江淹、谢灵运、李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朱子诸人，凡谈论词章，语意偶类释老者，即引而入《志》，尤牵合不伦。

△《献徵录》一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鉴》，已著录。是书采明一代名人事迹。其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其无官者则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载之。自洪武迄於嘉靖

，搜采极博。然文颇泛滥。不皆可据。又於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亦不免疏略。考竝在万历中，尝应陈于陛聘，同修国史，既而罢去。此书殆即当时所辑录欤。

△《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前有《自序》，谓明代诸帝有《实录》，而诸臣之事不详，因撰此书。自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缙黄、僮仆、妾伎无不备载。人各为传，盖宋人《实录》之体。凡书诸臣之卒，必附列《本传》，以纪其始末。而明代《实录》则废此例，故竑补修之。其书郭子兴诸子之死，及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颇足以资考证。然各传中多引《寓圃杂说》及《琐缀录》诸书，皆稗官小说，未可徵信。又或自序事，或仅列旧文，标其书目，於体裁亦乖。所附李贽《评语》，尤多妄诞，不足据为定论也。

△《四侯传》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士骥撰。士骥有《馭倭录》，已著录。是编摭文成侯张良、忠武侯诸葛亮、武侯王猛、邳侯李泌四人行事，以正史及稗官野乘相参而成。盖隐寓尚友之意。

△《历代内侍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毛一公撰。一公字震卿，遂安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给事中。其书取古来阉寺事迹辑为一编。自春秋及宋，以时代次之。各序其善恶而加以论断，大旨褒少而贬多。一公，天启末苏州巡抚一鹭之兄也。一鹭党魏忠贤，事具《明史》。

其兄此书，傥亦有为而作乎。

△《友于小传》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纪廷相撰。廷相字柱石，猷县诸生。是书成於万历甲申。前有《自序》，称孝友皆天性，而人情日薄，往往知爱其亲而不推其爱於兄弟。故摭拾旧迹以感发其彝良。不录帝王之事，分位殊也。不录圣贤之事，亦不录奇行异节舍生蹈义之事，不强以所不能也。分二卷。上曰《循常》，下曰《处变》，皆士庶人家庭细务。末有其子尧卿《跋》，称族有闯墙者，托词避暑，借其书室，日日挥汗录此编，竟愧而复睦云。

△《明十六种小传》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江盈科撰。盈科字进之，号绿萝山人，湖广桃源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是书采辑明代轶事，分四纲十六目。一曰《四维》，分《忠》、《孝》、《廉》、《节》四目。二曰《四常》，分《慈》、《宽》、《明》、

《慎》四目，三曰《四奇》，分《隐》、《怪》、《机》、《侠》四目。四曰《四凶》，分《奸》、《谄》、《贪》、《酷》四目。大抵委巷之谈。《自序》曰：因阅国乘，摘出三百余年新异事者，妄也。如方孝孺之灭族，由杀蛇之报，国史安有是事哉。其分配诸目如薛瑄入《节》类、于谦入《廉》类、姚广孝姊入《隐》类，亦往往无义例也。

△《夥壤封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魏应嘉撰。应嘉，兴化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书前有应嘉《自序》，称取刘方壶所胪列未尽者，具名於左。皆天启中诸臣之不附魏忠贤者也。其词狂谬之甚。所列执政一人、司礼大珰一人、部堂五人、卿寺三人、翰林七人、台谏十六人、部署二人。书后有《跋》，不知何人所作。诋应嘉为京、卞、惇、确。然应嘉依附奄党，代为转噬。观其《自序》，殆不知世有廉耻事，实京、卞、惇、确之所不为者也。

△《东林点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绍徽撰。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阉党传》。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阙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於阮。”

阮授以此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於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东林籍贯》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列北直八人，南直四十一人，浙江十一人，江西十六人，湖广二十人，河南七人，福建五人，山东十三人，山西十五人，陕西十八人，四川五人，广东、云南、贵州各一人。其北直郭巩、陕西薛贞，后皆名丽逆案。是又当考其究竟，不当以一时之记录为断矣。

（案：此书及《东林同志录》、《东林朋党录》、《天鉴录》、《盗柄东林夥》皆天启中书。其作者虽不可考，要皆万历时旧人也。今附诸魏应嘉、王绍徽

后，从其类也。）△《东林同志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题下注曰：“续点将录。”所列《政府》韩爌以下六人，《词林》孙慎行以下十九人，《部院》李三才以下五十七人，《卿寺》顾宪成以下七十三人，《台省》魏大中以下七十六人，《部曹》王象春以下四十一人，《藩臬郡邑》顾大章以下二十六人，《货郎武弁山人》吴养春以下二十一人。

△《东林朋党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载赵南星等九十四人。后列东林胁从顾秉谦等五十三人。

各系以科分、籍贯、座主姓名，而注以“已处”、“未处”及“在籍”、“现任”字。考《明史阉党传》，称卢承钦，馀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魏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

后承钦官至太仆寺少卿云云。此书中“已处”字与所言已罪、未罪相合，其是时之官本欤。

△《天监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题下注曰“真心为国，不附东林，横被排斥，久抑林野，及冷局外转者，凡一百三人”。皆魏忠贤之党也。

△《盗柄东林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分初、盛、中、晚四门。详列其姓名官爵，而各注其罪状、词极丑诋。杨涟、左光斗诸人名下，已注“毙狱”字，则此书成於天启末年也。

△《事编内篇》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慎行撰。慎行字闻斯，武进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采史传中名臣事迹，自公孙侨至王守仁，凡十八人。

隐逸六人，以隐寓行藏之旨。附以张玮、薛案评语。慎行《自序》云：尚有《外篇》、《杂篇》。然检其子士元所作《凡例》，则但刊《内篇》，其《外篇》、《杂篇》未刊也。

△《廉吏传》（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汝亨撰。汝亨有《古奏议》，已著录。是书以宋费枢所作《廉吏传》自春秋迄五季止百十有四人，尚为阙略。因搜采诸史，五季以前增入三十三人。又考《宋》、《元》二史，续载六十四人，各以时代为序。复以旧传不分优劣，乃定为三等，於传首姓名之上各署“上”、“中”、“下”字以别之。《正编》之外又有《廉蠹》一编，所载为郅都、张汤等十人，亦有评语。姓名之上则署以“酷”、“谄”、“陋”、“忍”、“赃”、“奸”诸字，体例颇为杜撰。传末附评一二语，亦皆肤浅。且汝亨既因费枢旧本增辑成编，自当以孰为

原书，孰为续补，分别标识。乃混而为一，但署己名，尤不免於掠美矣。

△《历代名臣芳躅》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金汝谐撰。汝谐字启宸，平湖人，万历甲辰进士。是编采摭前人事迹，自周秦以迄於明，分《忠贞》、《节义》、《良吏》、《恬退》、《纯孝》、《友于》、《范俗》、《仁恕》、《学术》、《言行》九类。大抵详於明人，而略於前代，挂漏已不待言。且排比失伦，品题多谬。《学术》类以子贡、师旷同称，殊嫌庞杂。甚至以杨溥、李东阳归之《节义》一门。溥固长者，东阳亦不失文士。

然一则迁就於靖难革除之间，一则依违於奄竖擅权之日。目以《节义》，岂足厌后世之心乎？△《圣学嫡派》四卷（内府藏本）

明过庭训撰。庭训字成山，平湖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擢应天府丞，未及上而卒。其书自汉董仲舒至明罗洪先，所取才三十六人。各略录其言行，皆昭昭耳目，无烦复为表章者也。

△《大臣谱》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范景文撰。景文字梦章，一字质公，号思仁，吴桥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殉流寇之难，国朝赐谥文忠，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皆纪明代大臣。内阁、七卿各为二卷。起自洪武，迄於泰昌，皆用编年之体而不分列传。

《凡例》称一凭《实录》，不置褒贬。其铨除去就，国史有佚者，则采传志补之。

或人非大臣，而章奏事与大臣相关者，亦附见焉。此本世罕流传，前后无序跋，而有景文二私印。中多墨笔添改之处，盖即其家初印覆校之稿本也。

△《宰相守令合宙》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伯与撰。伯与字福生，宣城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是书序文题曰《宰相守令合宙》。而此本十三卷，乃有宰相而无守令，盖非完书矣。所录虽多采史传，而不免杂以稗官。又删节《本传》，往往遗其大而识其小，体例殊为冗琐。至於以李斯为礼贤尚德，而以赵高附《斯传》，尤为乖舛。又唐初不载裴寂、刘文静、窦抗、陈叔达诸人，而先叙萧瑀。宋曹彬同平章事，盖沿唐、五代使相之制，实不预政，乃列於真宰相中，亦为失考也。

△《毗陵人品记》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吴亮撰。亮字采于，武进人，吴中行之长子也，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事迹附见《明史中行传》。是书因毛宪旧本而增修之。自商迄明，采摭颇富。然十卷之中，历代居六而明乃居其四。虽曰时近易详，亦少乖谨严之旨矣。至於泰伯、仲雍，未免借材。梁武子孙，亦殊泛载。皆未免地志之旧习也

。

△《名世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亮撰。初，亮罢官归田，尝辑古高隐事为《遯世编》。及再起，又辑此编。皆不采於史传，惟剽剟唐顺之《左编》、李贽《藏书》、李廷机《名臣记》三书而成。去取绝无义例，编次亦多颠倒。如首列大禹，乃帝王而非人臣。以例推之，何以刊除虞舜，程婴乃赵氏之臣，鲁仲连、侯嬴乃平原、信陵之客，皆未登官籍。以例推之，此类何可胜收。百里奚、蹇叔列管仲前，蘧瑗列百里奚前，屈原列蘧瑗前，尤属瞽乱而失次也。

△《安危注》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吴牲编。牲字鹿友，南直隶兴化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辑汉、晋、唐、宋将相之事，用陆贾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之语，以名其书，意在讽时事也。

△《明表忠记》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录。是书载建文死难诸臣。首殉二亲臣，次《殉难》，次《死义》，次《死事》，次《死战》，次《从亡》，次《隐遯》，次《后死》，次《三不忠》，次《正讹》。并附载《表忠祠碑记》。大旨坚主建文帝出亡之说，非疑以传疑之义也。

△《壶天玉露》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升撰。升字元履，海盐人，万历戊午举人。其书亦费枢《廉吏传》之流，而兼收隐逸，为例小殊。所载始於春秋，终於明之万历。所录凡二百九十六人。

去取踳驳，颇无义例。如解扬、申包胥当以忠论，尉迟敬德当以勇论，庄周、列御寇当以隐论，田基当以节论，江上丈人、侯嬴当以侠论，赵括母当以识论，西门豹当以术论，概以廉称，未当其实。又公孙弘之诈俭、扬雄之失节、华歆之佐逆，滥与斯列，亦殊混淆。至舟之侨、介之推合为一事，则误从《说苑》；严君平、严遵分为二人，则不考《后汉书》，尤疏舛之显然者也。是书以《壶天玉露》为名，而《序》文题为《壶天玉露廉鉴》。每卷之首亦各别标“廉鉴”字。

岂《壶天玉露》乃其著书之总名，《廉鉴》乃其一种欤？末又附《清士》一卷，自齧缺而下六十余人，各为小传，而系以诗。卷端亦题“壶天玉露”字，殆其中之又一种也。

△《浙学宗传》（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鳞长撰。鳞长字孟龙，号乾所，晋江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是编乃其为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以周汝登所辑《圣学宗传》颇详古哲

，略於今儒，遂采自宋讷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故首列杨时，次以朱子、陆九渊并列。陈亮则附载於末，题曰《推豪别录》。又以蔡懋德《论学》诸条及鳞长所自撰《扫背图》诸篇綴於卷后。

懋德、鳞长非浙人，入之浙学已不类。而自撰是书自称刘乾所先生，与古人一例，尤於理未安也。

△《榕阴新检》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火勃〉撰。〈火勃〉初字惟起，更字兴公，闽县人。聚书数万卷，并手自丹黄。

以博洽名一时，竟终於布衣。《明史文苑传》附见《郑善夫传》中。兹编采摭古事，分《孝行》、《忠义》、《贞烈》、《仁厚》、《高隐》、《方技》、《名儒》、《神仙》八门。所载多闽中事，大旨表章其乡人也。

△《为臣不易编》（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黄廷鹄撰。廷鹄爵里未详。据书前《周延儒序》，称与廷鹄定交，此编即夙昔所共讨论。则万历末人也。所录古来名臣自皋陶至文天祥，凡百人。各为之传，而系以《序赞》。

△《令史高山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临川令江左吴用先体中编纂。不著时代。核其纸版，乃明万历中式也。其书辑古贤令事迹，以寓高山景行之意。为目十七，为事三百八十有九，皆不注所出之书。其标目如《循令》、《廉令》之类，尚成文义。如《自清》、《令荐》、《举令》之类，则拙鄙甚矣。第一卷别名《令谱》，而隶事与诸卷例同，尤不可解。

△《晋陵先贤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欧阳东风编。东风字千仞，潜江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常州府知府。谢病归，起山西按察司副使，又起南京太仆寺少卿，并不赴。事迹附见《明史顾宪成传》。是编取常州先哲寓贤自吴延陵季子讷明钱一本，共六十九人。采史传郡志人各为传。传末各附以《颂》。其《传》，於古人必详所据之书，於近人则率注其文为某撰，以明有据，体例颇谨严。然亦间有不注者，疑为疏漏云。

△《明词林人物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兆云撰。兆云字元桢，麻城人。是编录明一代文士，起於洪武，迄万历。仿《昭明文选》之例，其人见在者不登。每人各详其事迹与所著作，凡四百二十三人。又补遗四十四人，共四百六十七人。其叙述颇无法则。如《刘基》一传至二千言，所记皆望气占梦，委巷流传之事。惟《传》末附所著有《刘诚意伯集》一语，并所著《犁眉公集》亦漏载。此自小说家言，何关文苑。又《凌

稚隆传》称其纂辑《五车韵瑞》，大为词林诸公所鉴赏，亦未免滥美矣。

△《弇州史料》三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董复表编。复表字章甫，华亭人。是书皆采掇《王世贞文集说部》中有关朝野纪载者，裒合成书，无所考正。非集非史，四库中无类可归，约略近似，姑存其目於传记中，实则古无此例也。然世贞本不为史，强尊为史，实复表之意。

胡维霖《墨池浪语》称，《弇州史料》，凡请弇州作传志者，虽中材亦得附名。

未请传志，虽盖代勋名节义亦所不载。后之耳食，未可以此为定案云云。是又误以为出世贞之意，非其实矣。

△《两浙名贤录》五十四卷、《外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象梅撰。象梅字仲和，钱塘人。其书取两浙先贤自唐、虞迄明隆庆，别为二十二门。又《外录》《元元》、《空空》二门，以载释、道二家。名目既多，体遂冗杂。如辅弼经济，无故区分。文苑儒硕，过加轩轻。又诸传皆标题官爵，独《道学》一门称先生而不书其官，於体例亦未画一。至所列之人，本正史者十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乡闾粉饰之语，依据成书，殆亦未尽核实矣。

△《古今贞烈维风什》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许有穀撰。有穀字子仁，宜兴人。其书大旨为表扬贞烈而作。按輿志区分，各以人系其地。由古迄明，每地分列传标题、列名不标题二类。其标题者各题七言绝句，不标题者粗举事迹而已。凡例称词虽浅俚，意取劝扬。是书长短，有穀已自道之矣。

△《忠义存褒什》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许有穀撰。是书记建文殉难诸臣事迹，每一《传》后系七言绝句一首。

△《续列女传》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邵正魁撰。正魁字长孺，休宁人。是书以续刘向《列女传》，仍其体例，分别七门。唯其中《节义》、《贤明》各分一子卷。大抵采摭各史《后妃》、《列女传》，分类汇叙。间有略益以他书者，不过十之二三。每《传》未必引诸经为咏叹之词，以求肖向书之体，可谓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末附汪汇所作正魁母《郑氏传》一篇，尤古无此例也。

△《逸民史》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编。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杂采自周至元史传郡志隐逸之士为二十卷。其末二卷以《元史》隐逸不详，搜取志铭之类辑为《元史隐逸补》。然是书所载，如张良、两龚之类，皆策名登朝，未尝隐处者。若吾邱

衍、王冕之类，皆淹蹇不遇，并非高逸者，亦滥入之，未免择之不精焉。

△《东越文苑》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鸣鹤撰。鸣鹤字汝翔，侯官人，天、崇间诸生。《福建通志》称其早弃举业，与徐燧兄弟共攻声律。是编纪闽中文人行实，起唐神龙，迄明万历，为四百十一篇。唐、五代五十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有六人。

△《姑苏名贤小记》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文震孟撰。震孟字文起，长洲人，天启壬戌进士第一，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大意，以当世目吴人为轻柔浮靡，而不知清修苦节之士可为矜式者不少。故择长洲、吴县人物卓绝者各为之传，而系以《赞》。

首高启，终王敬臣，凡五十人。盖既以表前贤，又以励后进也。震孟以天启二年及第，而是书成於万历甲寅，盖其未遇时命意已如此。其立朝清介，有自来矣。

△《崇祯阁臣行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盟撰。盟号鹤滩，富顺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加礼部尚书。是编首列崇祯一朝五十阁臣年表，次各为小传。据其载及姜瓖叛逆、李建泰伏诛之事，则其书当成於桂王未灭时也。所列小传，各有评断，而大抵深致憾於门户。夫明以门户亡国，其憾之是也。然称温体仁小心谨毖，兢兢自持，既与门户不协，眈眈伺隙，遂绝私交，谢绝情面。称薛国观之赐死，士论冤之。称李建泰以人望荐举督师。无一贬词。颠倒是非，至於如是，其褒贬尚可信乎？亦仍一门户而已矣。

△《王谢世家》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韩昌箕撰。昌箕字仲弓，乌程人。是书成於天启壬戌。考南朝王、谢二家人物，各为之传。冠以《谱系图》及《同名考》。王氏分四派：一曰琅琊，凡十四卷；二曰太原正派，凡四卷；三曰太原支派，凡二卷；四曰太原别派，凡二卷。

谢氏则惟阳夏一派。皆止於六朝，唐以后不预焉。

△《名臣志钞》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孝章撰。孝章字平子，嘉兴人。是书前有天启癸亥《吴中伟序》，谓其抄郑晓《吾学编》、王世贞《四部稿》而稍节之。然如《孙一元传》乃殷云霄所作，则亦不全据郑、王矣。所录始於洪武，迄於隆庆，凡一百五十三人。卷中有自为赞词者，如《李善长传》末是也。有袭《弇州史稿》者，如《汤信传》末是也。然若刘基与李善长同卷，而赞词独不及於刘。冯胜、傅友德、蓝玉同卷，而赞词独不及於冯、蓝。则未知命意之所存。其所载事实，颇为阙略。而

《徐达传》之附增寿、《李文忠传》之附景隆，此自史家备详世系之体。若惟志名臣，乌容及此。至《于谦传》之附石亨，益无理矣。《中伟序》全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行以韵语，殊乖体裁，谓之不善学步可也。

△《历代相业军功考》二卷、《明代相业军功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梦熊撰。梦熊字兆扬，归安人。是书成於天启癸亥。所录历代相业，自伊尹至陆秀夫，四十七人。军功自吕望至孟珙，五十人。明代相业，自杨士奇至申时行，十三人。军功自徐达至王崇古，三十人。前载事实，末附评语。大抵节录史文，别无考证，评语亦皆陈因之谈。

△《银鹿春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嘉颖撰。嘉颖字子垂，又字明吾，嘉定人，天启中尝官主簿。是编辑古来义仆事迹。其以《银鹿》为名者，银鹿为唐颜岷家僮，事颜真卿终身，至祸患不避去故也。然奴不负主，古来不止一银鹿，银鹿亦不必为义仆第一。取以立石，不甚可解。殆以二字新颖，故采为标目耳，殊无理也。所列自栾布以下凡七人，女奴十一人，颇多漏略。如萧颖士仆，人人耳熟之事，而遗之不载，则无论他僻事也。其中有嘉颖裔孙鑽《续补》一十六条。然杂列其间，不可分别，尤无义例，所载史汉后刘武，即嘉颖家仆。徐永清，即鑽家仆。事皆不足传，而跻之古人之列，亦不伦甚矣。

△《孝友传》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凝之撰。凝之字正中，海宁人，天启甲子举人，官至兗东兵备副使。是书采摭商至元末孝义事迹，按代编次。然体例猥杂殊甚。如君陈绝无事迹，以成王孝友一言列之，犹有说也。颜子并不专以孝称，而亦虚载其名。晋文公对秦使乃舅犯之谋，而亦浪标厥目。至《论语》问孝四人，以子夏为主，子游附传，已属妄分宾主。孟懿子、孟武伯亦与子游同附，则不知二人之孝以向为据矣。

△《明孝友传》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郭凝之撰。此书采摭明代之事，以续所作《孝友传》。上自士大夫，下迄沙弥、乞丐，人各为传，共四百二十九人。

△《逊国忠记》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鏊撰。鏊字仲驭，金坛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福王时为马士英、阮大铖所杀，事迹附见《明史姜曰广传》。是书统载建文死事诸臣，而以职官分类，体例小殊。然笃信从亡之事，於诸臣名姓，备录无遗。又如钱士升《表忠记》载，建文潜出西华门，沿河得空舟。而此载舟子梦高皇帝命舫舟以待，更神其说矣。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潞王编，不著其名。按《明史诸王年表》，穆宗隆庆五年，封第四子翊鏐为潞王。万历四十六年，翊鏐庶子常澆袭封。此书成於崇祯九年，则当为常澆所辑也。所采皆历代宗臣之贤者，自周迄明，凡百余人。各著事迹梗概，加以评论。中间如刘歆依附王莽，倾覆宗邦，而得与其数，殊乖袞钺之公。又曹彰、司马孚等虽非无可节取，而俨然与周、召并列，亦拟不於伦矣。

△《明经济名臣传》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中男撰。中男，永新人。是编载明代名臣自洪武迄万历之季，凡文臣五十五人，武臣二十一人。据其子善来所述《凡例》，称为未竟之本。其挂漏犹为有说。至於李东阳之固位取容，张孚敬、桂萼之希旨求媚，其经济安在；而滥列於名臣，不亦颠乎？△《宗圣谱》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邹泉撰。泉字子静，常熟人。是书分八目，曰《孔圣谱》，曰《四配谱》，曰《十哲谱》，曰《群贤谱》，曰《理学谱》，曰《经儒谱》，曰《史氏谱》，曰《著作谱》。盖欲合《儒林道学源流本末》汇为一书，以便检阅。而体例丛脞，编次多乖。如《经儒谱》内书传列伏生、欧阳、夏侯，不列孔安国，而别列安国於《儒拾遗》之内。《史氏谱》内列李焘《续通鉴长编》，不列司马光《资治通鉴》，而别列《通鉴》於《史拾遗》之内。进退失伦，绝无义理。其《著作谱》杂录书名，皆取材於《经籍考》中，又十不存一。盖随意抄撮，以供里塾占毕之用。虽以“宗圣”为词，实兔园册也。

△《辨隐录》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凤翀撰。凤翀字文举，爵里未详。《自序》称十载为郎，一麾出守。盖官至知府也。此书为归田后所作。列古人之隐居者，分《龙隐》、《高隐》、《知隐》、《神隐》、《石隐》、《痴隐》、《仕隐》七门。强生分别，殊无义例。《高隐》列张翥，殆忘其屈节蔡京。《石隐》列郭璞，殆忘其见戮王敦。《痴隐》以屈原、雪菴和尚与焦光、朱桃椎连名。《仕隐》以胡广、谯周、冯道与柳下惠同传。皆几於黑白不分。至李泌入《龙隐》、张良又入《神隐》、庄周入《高隐》、列御寇又入《知隐》，亦不知其何以分优劣也。

△《陆氏世史钞》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浚源撰。浚源，平湖人，自称陆贄二十九世孙。是书采陆氏名见正史者，自汉迄元得一百二十人。各录其本传，裒为一编。亦自诵清芬之意。然氏族源流，最为丛杂。唐人世传谱牒，以门第相高，而白居易自述姓源，且不免以蹇叔之子指为出自芊胜。况自宋以来，此学不讲，支分派别，尤莫能稽。浚源是书，既首列《唐书世系表》，明吴郡之陆出自田齐，为妨姓之后。又引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注》，谓出自陆终。又引陈留《风俗传》，谓出自陆浑之国。是本原先已传疑。又称唐陆鸿渐姓由卜筮，北魏步陆孤氏亦复姓省文。是末派

尤难考信。乃取上下数千年中陆姓之人，不问异同，联为一谱。然则尼山殷后，可与孔圉称宗；懿仲齐卿，可与国侨合族。此亦千古谱牒之通病矣。

△《衡门晤语》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京南撰。京南自号寿栎生，新都人。是编摘录古今隐逸闲适之事，分前、后、续、别四集。《前集》广成子而下七十五人，自上古逮魏。《后集》孙登而下七十五人，自晋逮元。《续集》伯成子高而下百五十人。《别集》则摭其议论及所作诗赋。亦皇甫谧《高士传》之支流。其曰“晤语”，则千载一堂之意云尔。

△《楚宝》四十五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周圣楷撰。圣楷字伯孔，湘潭人。是书编录楚中人物名胜，分二十五门。曰《大臣》，曰《名臣》，曰《大将》，曰《智谋》，曰《谏诤》，曰《文苑》，曰《良史》，曰《命使》，曰《典故》，曰《真儒》，曰《诸子》，曰《孝友》，曰《忠义》，曰《独行》，曰《真隐》，曰《列女》，曰《方伎》，曰《异人》，曰《宦绩》，曰《迁寓》，曰《山水》，曰《名祀》，曰《列仙》，曰《名释》，曰《祖灯》。悉录史志原文，亦间有考证。前有《总论》四条。一曰定区域以尊王，二曰别人物以徵传，三曰约论注以归雅，四曰考遗胜以阙疑。《高世泰序》，称其人物十九、名胜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一。大致以人物为主，而稍以山水古迹附之。既非传记，又非舆图，在地志之中别为一例。姑从其多者为主，附之《传记类》焉。

△《道南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道南书院在福州，疑闽人所为也。其书节录明道程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祀始末。道者公器，传道者亦统为天下万世之计，不仅求为一乡一邑之荣。况五大儒事迹著述，照耀古今，亦不复藉此以显。是特夸耀桑梓，非为表章道学也。所见亦云小矣。

△《国殇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书中所自叙考之，盖郭姓，湘乡人，前明崇祯丙子举人也。是编纪明末楚中死节之士。前为何腾蛟、堵胤锡、章旷、傅作霖四人遗事。各系以诗，盖用《靖康小雅》之体。后附周亮、张世英、王士璞、何应瑞、李有斐五人《小传》。胤锡以病卒於军，不得援死绥之义。士璞为其弟士琳所构，死於囹圄，亦非亮等四人死於张献忠者比。未免为例不纯也。

卷六十三 史部十九

○传记类存目五△《崇祯五十宰相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溶撰。溶字洁躬，号秋岳，秀水人。前明崇祯丁丑进士，官监察御史。入国朝，官至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左迁山西阳和道。此《传》皆崇祯

时入阁诸臣事迹，凡六篇。前有《年表》一篇。明代自胡惟庸以后，不立丞相，然自后入阁办事者，亦相沿以相国呼之。此书题曰宰相，从俗称也。崇祯十六年间，辅臣至五十人，其行事皆见於《明史》。说者谓其轻进易退，不收实用。溶篇末《总论》，独谓其私心朋比，门户相承。邪正虽殊，植党则一。斯诚探本之说矣。

《传》虽分列五十人，而所录事实，皆取贤否悬殊，关系治乱之大者。其成基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阙。黄立极以下四人，亦极简略。盖以为无关劝戒，不足书也。溶门人陶越乃取陈盟所作《崇祯内阁行略》补之，非溶意矣。此书《携李诗系》作《崇祯五十辅臣传》五卷。其实为《传》六篇，加以《年表》一篇，非五卷也。所载行事与《明史》详略相参，亦可互资考证焉。

△《五十辅臣编年录残本》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版心有“携李曹氏倦圃藏书”字，盖曹溶家旧本。疑溶尝作《崇祯五十辅臣传》，此其稿本之一册尔。始於天启七年八月，中间惟崇祯元年一月差详。崇祯二年则惟韩爌调停沈维炳、薛国观申救任赞一事。而卷尾题曰《五十辅臣编年录》，殆不可晓。书中文理断续，率不可读。缮写恶劣，亦几不成字。

△《历代循良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蕙撰。蕙字树百，号泰岩，又号笠山，淄川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给事中。是书汇历代循良事迹，惟载县令而不及他官。其意谓令与民最近也。自秦汉以迄近代，仅盈一卷。去取可谓谨严。然挂漏亦所不免。

△《古人几部》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允衡撰。允衡字伯玠，南昌人。是书所录，皆明哲保身之士。与急流勇退之人。允衡《自序》云：平湖陆叔度著《古人几部》，始管夷吾，终史天泽，凡八十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而其人亦有功成而身死，名立而毁至者。定是不变，无以语权。因更集古人，颜曰几部。然其书首载尧、舜，以尧之传舜，舜之逃象，皆目为知几，亦浅之乎窥圣人矣。岂姑以寓防患之意，不规规於品题之当否耶？△《历代党鉴》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徐宾撰。宾字用王，常熟人。是书盖因明季朋党之祸，爰采辑史传，作为此书。上自东汉党锢，次及魏之曹爽，晋之贾充，唐之王伾、王叔文、牛僧孺、李德裕，宋之洛蜀朔三党、元祐党籍、庆元伪学，以及明之东林、魏党，靡不详载，又采各家论朋党之语附之於后，而以范祖禹《唐鉴》终焉。卷首冠以《东林党籍论》三篇，亦宾所自作也。

△《孔庭神在录》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时忠撰。时忠原名时亨，字慎三，无锡人，崇祯丙子举人。是录以祀典

为主，故先列位次，而於圣贤诸儒各为著录。其第八卷则考证辩论之辞，凡十五篇。

△《畿辅人物志》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专志有明一代畿辅人物。然如李东阳之类，究涉假借，不出地志之积习。又如成基命无所瑕疵，亦实无所树立。承泽以其子克巩方官大学士，而盛相推重，则亦非尽信史矣。

△《四朝人物略》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自汉至唐宋为五卷，全袭《名臣录》之文。明一代总为一卷，皆用刘孟雷所为《翊运》、《硕辅》、《名卿》、《正学》等传为之。盖承泽所长在於习掌故，精赏鉴。故所撰《春明梦馀录》、《庚子销夏记》诸书，皆考证详明。而史笔叙述，则非其专门也。

△《益智录》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起周迄明，凡圣贤名人言行可录者，铨次为二十卷。而载明人事居三之一。间有叙事之后附以论断者。承泽崇祯庚午乡试，出姚希孟之门。辛未会试，出何如宠之门，故其附东林也甚力。是书为万历、天启间诸人传尤详。

然承泽门户深固，大抵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是非，不必尽协於公道也。

△《顾氏谱系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於顾氏世系考据最详。然姓氏之书，最为丛杂。自唐以后，谱学失传，掇拾残文，未必源流尽合。姑存其说可也。

△《携李往哲续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项玉笋撰。玉笋字和父，秀水人。是书续戚元佐之《传》而作，补万历以前元佐所未载者。又益以天启、崇祯两朝凡十二人，而以孝子魏学洧附於其父《大中传》。每《传》各系以《论》，与元佐例小异。

△《金华徵献略》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崇炳撰。崇炳字虎文，东阳人。尝於兰溪唐氏辑其郡人著述为《金华文略》。此其所采金华先贤事迹也。分十有二类，曰《孝友》，曰《忠义》，曰《儒学》，曰《名臣》，曰《文学》，曰《政绩》，曰《卓行》，曰《贞烈》，曰《仙释》，曰《方技》，曰《来宦》，曰《游寓》。自元以前则本之史传及吴师道《敬乡录》、宋濂《人物志》，自明以后则更搜采诸书以补之。然乡曲之私，所录不免泛滥。其《序例》谓事迹或无可称而列之名臣者，乃序爵之义。不知乡闾耆硕，原不当以禄秩为重轻，若概加采录，则是公卿表而非耆旧传矣。

△《圣学知统录》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录》凡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皋陶、汤、伊尹、莱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许衡、薛瑄二十六人。博徵经史，各为纪传。复引诸儒之说附於各条之下，而衷以己说。其《自序》谓见知闻知之统，具载於此。然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惟接道统之传者能知道统之所传。《孟子》末章，惟孟子能言之耳，奈何遽以自任乎？△《圣学知统翼录》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既作《知统录》，复作此《录》以翼之。《自序》谓以之羽翼圣道，鼓吹六经，亦犹淮、泗之归於江海，龟鳧之济於岱宗也。凡录伯夷、柳下惠、董仲舒、韩愈、胡瑗、邵雍、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吕祖谦、真德秀、赵复、金履祥、刘因、曹端、胡居仁、罗伦、蔡清、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二十二人。其去取之故，亦莫得而详焉。

△《希贤录》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显祖撰。显祖号雪鸿，江都人，顺治丙戌副榜贡生。其书载自周至明诸儒言行，各系以论断。其意盖欲仿《伊洛渊源录》，然去取多不可解。退邵子、司马光於朱子后，升张栻、吕祖谦於范仲淹前，未免轻於予夺。其列明儒以薛、曹、邱、胡为冠，配宋之周、张、程、朱。邱者邱浚也，斯则更属异闻矣。

△《洛学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斌撰。斌字孔伯，号潜菴，睢州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正。是书述中州学派，分为二编。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谓之《前编》。次列二程子以下十三人，附录二人；元许衡以下三人，附录一人；明薛瑄以下二十人，附录七人，谓之《正编》。各评其学问行谊。

盖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后耿介作《中州道学编》，乃举唐以前人悉删之，则纯乎门户之私，所见又与斌异矣。

△《续表忠记》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赵吉士撰。吉士字恒夫，号渐岸，又号寄园，休宁人，顺治辛卯举人，官至户科给事中。是书记明万历以后忠义之士。以明钱士升有《表忠记》记逊国诸臣，故此以续为名。所载凡一百二十三人。然前所载皆死魏忠贤之祸者，后所载皆明末殉节者，而参杂以叶向高、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冯从吾诸《传》，体例不纯。盖其时去明未远，犹存标榜之风。不知诸人致命遂志，取义成仁，其事自足千古，正不必牵附东林而后足以为重也。

△《天中景行集》（无卷数，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邵灯撰。灯字无尽，一字薪传，常熟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河南河道。是编乃灯康熙九年奉檄防河，因取中州名宦、乡贤，上自春秋，下迄宋元，汇为一编。或全录本传，或摘抄数事。无所考证，亦无所臧否。

△《中州道学编》二卷、《补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耿介编。介字介石，号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读《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直隶大名道。以汤斌荐，授詹事府少詹事。是编专载中州道学，自宋二程子至国朝陈榕等五十七人，人各有《传》。《传》后或附语录及所著书。末附《补编》一卷，乃乾隆庚午登封知县晋江施奕簪所编。兼收汉杜子春以下传经诸儒，介亦与焉。然《道学》、《儒林》自《宋史》分传以后，格不相入久矣。介於汉儒、宋儒门户，判如冰炭。韩愈诸人乃所特黜，非其偶漏。奕簪不自为一书，而附之介书之后，非其志也。

△《古欢录》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号阮亭，又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士禛原名下一字与世宗宪皇帝庙讳相同，故传刻其书者皆改为“士正”。乾隆丁酉，奉谕旨追赐今名。是编皆述上古至明《林泉乐志》之人，盖皇甫谧《高士传》之意。其《自序》称取古诗“良人惟古欢”句为名。案此句见《文选》古诗第十六首，《李善注》曰：良人念昔之欢爱。

则所谓良人者，乃弃妻指其故夫。所谓惟者思维也。古者旧时也。欢者夫妇之私昵也。不识士禛何据，乃以为高隐之目。无乃解为与古为徒之意耶？果若是，则误之甚矣。

△《大成通志》十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庆有《古韵叶音》，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己酉。摭拾历代制度，不尽关於孔庭。其《年表》、《世家》、《列传》，大抵掇拾旧文。第十七卷为《理斋说要》，第十八卷为《理斋节要》，乃庆讲学之书。而缀於圣贤之后，总名曰《大成通志》，似亦未安也。

△《续高士传》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高兆撰。兆字云客，侯官人。王晫《今世说》曰：“高云客少遭丧乱，自江左还旧乡，布衣蔬食，块处蓬室中。采摭隐逸，辑为《续高士传》。鉴别精严，论者谓其才识不让士安。”即此编也。据卷首《陶澄序》，称其始晋皇甫士安，断於有明之穆庙，中间千馀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微显阐幽，循名责实。

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盖创稿於顺治十八年，葺事於康熙元年也。其去取颇不苟。故《陈日溶序》称其凡名入仕籍后挂冠者黜，迷溺於老佛之学者黜。

然宋种放隐节不终，反登简牍。元褚伯秀实道士，所注《庄子义海纂微》，今尚著录也。

△《理学备考》三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鄙鼎撰。鄙鼎字彪西，洪洞人，康熙丁未进士，以养亲不仕终於家。是编各列有明一代讲学诸儒，初刻於康熙辛酉。卷一至卷六剽取辛全《理学名臣录》，卷七至卷十剽取孙奇逢《理学宗传》，十一卷至十六卷乃鄙鼎所续补也。续刻於己巳。再续刻於甲戌。十七、十八卷剽取熊赐履《学统》，十九卷至二十九卷剽取张夏《雒闽渊源录》，三十卷至三十四卷剽取黄宗羲《明儒学案》。计所自作者仅六卷而已。其说不出於一家，其文不出於一手，宜其体例之参差矣。

△《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明一代后妃列传。自称初得其父所藏《宫闈纪闻》一卷，载事不确，文不雅驯。后预修《明史》，分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后妃传》，因搜考史宓，阙略特甚。乃仍取外史所纪，与《实录》参修，而掇其剩稿，合之《宫闈纪闻》，撰为此书。凡六十五《传》。其中如郑金莲、王满堂，於史例不得立传。崇祯末宫人费氏、青霞女子等，於史例当别入《列女传》。即是书以《拾遗》为名，不得拘以史例，亦应随事附录，不得自为一《传》，杂於后妃中也。其叙述则颇有法。然大端已采入正史，此无庸复录矣。

△《留溪外传》十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陈鼎撰。鼎有《东林列传》，已著录。是书凡分十三部，曰《忠义》，曰《孝友》，曰《理学》，曰《隐逸》，曰《廉能》，曰《义侠》，曰《游艺》，曰《苦节》，曰《节烈》，曰《贞孝》，曰《阃德》，曰《神仙》，曰《缙流》。

所纪皆明末国初之事。其间畸节卓行，颇足以阐扬幽隐。然其事迹由於徵送。观卷首《徵事启》末附载二行云：“凡有事实，可寄至江宁承恩寺前刻匠蔡丹敬家，或扬州新盛街岱宝楼书坊转付”云云。则仍然徵选诗文，标榜声气之风，未可据为《实录》。如张潮诸人，生而立传，殊非盖棺论定之义。其间怪异诸事，尤近於小说家言，不足道也。

△《明儒林录》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恒撰。恒字北山，松江人，朱彝尊之中表也。而彝尊志在稽古，恒则志

在讲学，所见颇歧。是集纪明代两浙诸儒言行，所载未为详备。而附采语录之类，亦过於繁冗。

△《雒闽源流录》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夏撰。夏有《杨文靖年谱补遗》，已著录。是书取有明一代讲学之儒，分别其门户，成於康熙壬戌。大旨阐雒、闽之绪而力辟新会、馀姚之说。自一卷至十三卷列为雒、闽之学者，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并合传、附传者共二百五十余人。十四卷为新会之学。十五卷为馀姚之学。所列羽翼八人、儒林三十九人，而正宗则阙。十八、十九二卷谓之《补编》，所列仅儒林五十八人，并羽翼之名亦不予之矣。自明以来，讲学者酿为朋党，百计相倾。

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程敏政作《道一编》，欲援朱子以附陆氏，论者讥其舞文。张烈作《王学质疑》，熊赐履作《闲道录》，又诋斥陆、王，几不使居於人类，论者亦讥其好胜。虽各以卫道为名，而本意所在，天下得而窥之也。夏此书以程、朱之派为主，而於陆氏之派亦节取所长，以示不存门户之见，用意较为深密。然卷首称明太祖以理学开国，谀颂几四五百言，以为直接尧、舜、禹、汤、文、武之统，殊非笃论，亦非事实。其《凡例》称人品自人品，学术自学术，如赵南星、杨涟、缪昌期、李应昇诸人，可谓之忠臣，不可列之於儒林，立说尤僻。岂程、朱之传惟教人作语录乎？△《锡山宦贤考略》三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张夏、胡永禔同撰。永禔字鸿仪，与夏同里。是编取无锡名宦、乡贤二祠及崇正书院所祀诸先儒。起宋迄明，皆详其仕履，撮其事实，汇为一编。

上卷名宦，中卷崇正诸儒，下卷乡贤。书成於康熙甲子，在《雒闽源流录》后二年。

△《吴越顺存集》三卷、《外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吴允嘉撰。允嘉字志上，钱塘人。是书辑吴越钱氏诰册逸事，并详考其子孙之以文学仕宦显者，薈萃成书。盖允嘉本钱姓，吴越王之裔也。

△《道南正学编》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肃润撰。肃润有《尚书体要》，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辛未。所录皆从祀东林书院诸人。《自序》谓不拘世代，不叙年数，不论地位，不限科目，率以入祠之先后为次第，故元人列明人后焉。其末以国朝孙承泽、王崇简二人终。

《承泽传》首曰“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使不知承泽始末者，不将以为明之吏部侍郎乎。

△《又尚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属乾撰。属乾字不息，江西广昌人，由副榜贡生官永新县训导。是书纂辑永新名宦、乡贤事迹，以已入祀典者各撰《小传》。自三国分疆，迄国朝康熙中，分为上下二卷。其《传》末论断，多附见轶事，与《传》意不相重复，颇得《史记》遗意云。

△《圣宗集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费纬禔撰。纬禔字约斋，鄞县人。是书上溯皇古，下迄有明，凡大圣大贤及讲学诸儒辑为一编。取大宗之义，故以“圣宗”为名。然如聂豹之党严嵩，杀杨继盛，具载于《益智录》中，列于圣贤之大宗，固为有忝。即徐阶之心术事业，亦未必足当此目。至于《穆修传》后盛推陈抟，跻之於儒宗。谓伏羲、神农、黄帝皆二百岁，颛顼、舜、禹皆百馀岁，伊尹百岁，文、武九十馀岁，可以识修炼之道在於凝道淡泊，栖志和平。时动静以固元神，宣慈惠以培阴德，清心寡欲以培养天年。又谓道家者流，施之於治则结绳之治可复云云。古来有此道学乎？△《卓行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容撰。容字叙九，吴江人。是书成於康熙庚辰。所录多明末国初之事。后有《自序》，称集中体例，主於表彰潜德，搜辑逸事。其事迹赫赫在天壤，他书具载者，反不多录。然而孙承宗之死节，史籍彰彰，似不在潜德之列。而《龚佩潜女》一条云：九龙龚佩潜，以进士遇国难，投秦淮以死，有才女能诗云云。

此在佩潜为卓行。其女能诗，未为卓行也。

△《荆门耆旧纪略》三卷、《列女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作柄撰。作柄，荆门人，始末未详。荆门旧有志，明季散佚。作柄於康熙戊戌、己亥间，初为《耆旧》一编，志其乡之人物。续又以宋以来列女别为一编附焉。两编皆自为之序，其於老莱子后次以黄歇，但曰为李园所制，不著所终。歇之怙权盗国，果可列乡贤俎豆间乎？其论宋王大用死难一条，据土人祠庙以辨《宋史》记其降元之诬，固善善从长之义，然无徵不信也。

△《学统》五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赐履撰。赐履字敬修，孝感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大学士。是书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七人为杂统，以老、庄、杨、墨、告子及二氏之流为异统。夫尚论古人，辨其行事之醇疵，立言之得失，俾后人知所法戒足矣。必锱铢较其品第而甲乙之，未免与班固《古今人表》同一悠谬。况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俱尊之称字称先生，而伯牛、子路诸贤乃皆卑之而书名，轩轻之间，不知何所确据。又荀况、扬雄、王通、苏轼均以杂统而称子，陆九渊、陈

献章、王守仁又以杂统而书字，褒贬之间，亦自乱其例也。

△《道统录》二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伯行字孝先，仪封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清恪。是书《自序》，谓曩於故书肆中购得《道统传》一帙，乃仇熙所著。因更为增辑，上卷载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及颜、曾、思、孟。下卷载周、程、张、朱。其《附录》中则载皋陶、稷、契、益、伊尹、莱朱、傅说、太公、召公、散宜生及杨时、罗从彦、李侗、谢良佐、尹焞。

人各一《传》，述其言行，而以《总论》冠於卷端。

△《道南源委》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编。是编本明朱衡《道南源委录》旧本，重加考订。首卷自杨时至江杞三十六人。次卷自罗从彦至陈绍叔八十一人。三卷自朱子至陈总龟八十人。

四卷自李东至刘季裴九十六人。外附朱子弟子张显甫等十九人，又著述可考者李琪等五十九人。五卷自欧阳旸至黄三阳五十九人。六卷自林希元至李逢基四十五人，复以张书绅等五十一人有著述者类附焉。

△《伊洛渊源续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是编因明谢铎《伊洛渊源续录》采辑未备，薛应旂《考亭渊源录》去取未严，因重为考订，以补正二家之阙失。然书甫出而谭旭谋《道续录》又反覆千百言，纠其漏胡寅、真德秀矣。讲学如聚讼，亶其然乎。有朱子之学识而后可定程子门人之得失。此中进退，恐非后学所易言也。

△《嘉禾徵献录》四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盛枫撰。枫字丹山，秀水人。是书所纪皆明一代嘉兴人物。冠以《妃主》一卷，后以职官分纪。凡《京朝官》二十二卷，《外吏》十八卷，《世职及死事诸将》三卷，附以《儒学》一卷、《文苑》一卷。其子孙不能自为传者则以史例附其祖父之下。若无事迹显著者，则备列其官阶迁除而止。若人非善类，如施凤来之附魏忠贤、吴昌时之党周延儒者，则仅於目中列其名，而特阙其传以示戒。

如史仲彬之类，亦间附以辨证之语。其《卜大同传》末又附洪武三年《给颁户帖》一道，以资考订，叙述亦为详赡。惟其录名徵献，而首冠以《妃主》，殊乖义例。

又如《赵文华传》盛称其平倭功绩，又於其家祖父各为立传，盛加推挹，亦不免乡曲之私也。

△《人瑞录》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国朝孔尚任撰。尚任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人，官至户部郎中。是书记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报寿民自七十岁至百岁以上者统三十七万有奇，以著太平生息之盛。

△《修史试笔》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有《平台纪略》，已著录。是编凡为《传》三十六篇，起唐房、杜，终五代王朴，各缀以《论》。前有雍正戊申衡山旷敏本《序》，谓鼎元欲修《宋史》而以此试笔。先叙有唐名臣，择其忠节经济之炳著者，列为《传》云。

△《道学渊源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是书取从祀孔庙先贤先儒，条其事状官爵，并考其从祀世代。大约袭《阙里志》诸书为之。前有《自序》，於朱、陆流派争之甚力。

△《节妇传》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锡绂撰。锡绂字方来，清江人，雍正丁未进士，官至漕运总督，谥勤悫。是编搜采近时节烈事迹，各为小传。惟据其耳目所及，故未能赅备。又每得一人，即为续刊。故印行之本，卷帙多寡往往不同云。

△《黉祀纪迹》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伟然撰。伟然字中江，漳州人，由拔贡生官罗源县教谕，迁兴化府教授。是编取文庙崇祀先圣先贤各为谱传。后附以春秋祀典、礼乐器图。自明以来，辑圣门事迹者最多。此书成於雍正五年，正值厘正祀典之后。故所载位次，一遵本朝定制。校他本为有体例。然所辑事略，实不出诸书之外，未能有所考订也。

△《关学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初，明冯从吾作《关学编》，心敬病其未备，乃采摭诸书，补其阙略，以成此书。从吾原编，始於孔门弟子秦祖，终於明代王之士。心敬所续辑者，於秦祖之前增伏羲、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於汉增董仲舒、杨震二人。明代则增从吾至单允昌凡六人，又附以周传诵、党还醇、白希彩、刘波、王侣诸人。国朝惟李容一人，则心敬之师也。明世关西讲学，其初皆本於薛瑄。王恕又别立一宗，学者称为三原支派。大抵墨守主敬穷理之说，而崇尚气节，不为空谈，黄宗羲所谓风土之厚，而加之以学问者。从吾所纪，梗概已具。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

又董仲舒本广川人，心敬以其卒葬皆在关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县志书牵合附会之习也。

△《蜀碧》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遵泗撰。遵泗字馨泉，丹棱人，乾隆丁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纪蜀乱始末，及一时死节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苌弘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祯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记及杨展、刘道贞、铁脚板、余飞等《传》。其书大旨以沈云祚称献逆残蜀，由风俗之恶。故为此书，备书死难者姓名，以雪斯耻。而体例冗杂，如载桐城二老事，与蜀事无关。又如贼梦梓潼神以宗弟红柬来谒诸事，亦太涉神怪也。

△《闽学志略》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清馥撰。清馥有《闽中理学渊源考》，已著录。是编取自唐迄明闽中之有关讲学者，人各系传，以志其略。盖仿汤斌《洛学编》之例。大旨以朱子为宗。朱子以后传其教者皆录之。朱子以前则自欧阳詹以后亦仿斌例为《前编》。

然隐逸之流，似不在讲学之例，收之稍滥。且唐、宋、元共八卷，而明一代至九卷。其时代先后，亦多紊淆。似不及《闽中理学渊源考》也。

△《太学典祀汇考》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璇撰。璇字玉衡，宛平人，官国子监典簿。是书自孔子而下，四配十哲以及先贤先儒，凡祀於太学者，悉裒其言行，各为之传。然意在务博，多失详考。如《子夏易传》、《子贡诗传》皆后人伪作，而引作事实，概无辨正。又历代祀典如《金石录》所载后魏太和元年立孔子庙，延兴四年《太上皇帝祭孔子文》之类，皆佚不录。元设管勾一官见《元文类欧阳元序》，准此书附注《百石史卒碑》例，亦所当收。是亦不免於疏漏也。

△《循良前传约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先岳撰。先岳字北拱，晋江人。是书一名《历代名吏录》。采诸史《循吏传》，各以时代先后编次。亦有旁取於他书者，然为数无几也。其所论断，亦罕新裁。

△《学宫辑略》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丙撰。丙字敬捷，禹州人。是书於先师孔子及从祀先贤先儒俱考其事迹及世系里居，编次成帙。其祀於崇圣祠者，皆并录其言行。其改祀於乡者，自郑众以下三人，罢祀者公伯寮以下十三人，亦皆附入焉。间加案语，以志从祀进退岁月。然叙述颇为简略，盖《四书人物考》之类也。

△《吉州人文纪略》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景昌编。景昌字旭瑞，奉天人。是书仿《莆阳文献志》之例，取吉安人物各为之传。又以诸人撰著，分类编次，故统名曰《人文列传》。凡为十三类，曰《理学名臣》，曰《忠节名臣》，曰《经济名臣》，曰《文学名臣》，曰

《内阁辅臣》，曰《才力》，曰《孝义》，曰《死事》，曰《清正》，曰《儒行》，曰《隐逸》，曰《科名》，曰《列女》。撰著凡为十九类，曰《诏》，曰《册》，曰《制》，曰《策》，曰《表》，曰《状》，曰《疏》，曰《议》，曰《论》，曰《序》，曰《记》，曰《檄》，曰《书》，曰《跋》，曰《传》，曰《赞》，曰《墓志铭墓表》，曰《祭文》，曰《歌赋颂说杂著》。

△《孝史》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钱尚衡撰。尚衡字云林，乌程人。是书编次古人孝行，上自唐、虞，下迄明季，以朝代先后为次。其所采录，本之正史及《一统志》为多。其子凤文复蒐访稗官小说，续补成编。各《传》之后，亦或附以《论断》。其《自序》谓割股、刳肝、卧冰、埋儿之类，虽於不敢毁伤之义有乖。然愚孝之人，忘身事亲，又不忍使之泯没。是尚属原情之论，善善从长。至於建德农人以践虎约而甘蹈亡身之危，尚衡称为守信达命，则所见太偏矣。

——右“传记类”总录之属，二百九部、二千三百四十七卷，内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六十四 史部二十

○传记类存目六△《西征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卢襄撰。襄字赞元。观其《自序》，盖衢州人。此书载於《锦绣万花谷前集》之末，不知何人抄出别行。乃襄赴京春试时纪行之作。末题“庚辰仲春元日”。

案北宋凡三庚辰。吴自牧所作《历科状元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庚辰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皆不见有进士科。惟哲宗元符三年庚辰，有李釜榜进士，则是人应试或在此年。所叙述皆无关考据。又杂载诗歌，词多鄙俚，颇近传奇小说之流。

虽出宋人，无可采录也。

△《乙巳泗州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胡舜申撰。舜申，绩溪人，舜陟之兄，官至舒州通判。宣和乙巳，舜申在泗州，亲见朱勔父子往来及徽宗幸泗州事，因为此录。纪载寥寥，无可采择。

△《己酉避乱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胡舜申撰。建炎己酉，金兵攻平江，宣抚周望出走。舜申之兄舜陟时为参谋，举家避难，舜申次为此录。其言颇诋韩世忠，末复载世忠携妓一事。似有宿憾之言，未必实录。此书与《乙巳泗州录》，王明清《玉照新志》皆全载其文。

。

盖即后人於明清书内抄出别行也。

△《逢辰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著录，注云吕颐浩历官次序。此书末有附记云：“公平昔所为文及奏议并载之《别集》。此外又有公之《勤王记》及遗事可考，故为家传以纪事。”则此记乃颐浩后人所撰矣。

△《勤王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臧梓撰。梓，里贯未详。此书结衔题左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司干办公事，盖作书时所居之官。其始末亦不可考矣。案《原序》称绍兴五年史馆修纂建炎日历，令勤王臣僚吕颐浩等，各录建炎三年金人攻泗州，诸路勤王事迹。梓因即颐浩所述，以成此书。则梓特编次颐浩之文，非所自撰也。

△《西征道里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郑刚中撰。刚中有《周易窥馀》，已著录。是书乃刚中为左宣教郎试秘书少监充枢密行府参谋时记行之作。前有《自序》，称绍兴己未，陕西初复，命签书枢密楼公谕以朝廷安辑之意。某以秘书少监预参谋。所过道里，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际，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同行者右通直郎尚书员外李若虚等九十五人云。

△《乌台诗案》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宋朋九万编。即苏轼御史台狱词也。案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讪谤，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在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於下而用台印”云云。是必大亲见真迹，然不言与刊版有异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十三卷，胡仔《渔隐丛话》所录则三卷有奇，皆与此本不合。仔称其父舜陟靖康间尝为台端，台中子瞻《诗案》具在，因录得其本，视近时所刊行《乌台诗话》为尤详，今节入《丛话》。是仔书所载已为节本。今考《丛话》诸条，不过较此本少一二事，其余则条目皆同，则未必仔所见本。振孙称九万录东坡下御史狱公案，附以《初举发章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此本但冠以《章疏》，而无谪官后表章书启诗词，则亦非振孙所见本。或后人摭拾仔之所录，稍傅益之，追题朋九万名，以合於振孙之所录，非九万本书欤。

△《客杭日记》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元郭昇撰。昇字天锡，号云山，京口人。是编乃其所作日记。原本共四册。真迹在扬州程氏家。雍正乙巳，厉鹗游扬州得见之。鹗，杭人也，因手录其中《客杭》一册以归。其书自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至次年二月初九日，逐日琐记交游闻见。中颇记请托吏胥之事，盖昇於江浙行省求充学正山长时作也。鹗称

其所记白塔，以进士题名碑为基，铜钟有淳熙改元曾觐篆铭，为他书所未载。而寺壁一诗与《程史》所记康与之题徽宗画扇诗，亦可参考异同云。

△《使西域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诚撰。诚，吉水人，洪武甲戌进士，永乐中官吏部员外郎。诚尝副中使李达使西域诸国，所历哈烈撒马儿罕等凡十七国。述其山川风俗物产，撰成此记。

永乐十一年返命，上之。《明史艺文志》载有陈诚《西域行程记》，即此书也。

末有秀水沈德符《跋》，其所载音译，既多讹舛，且所历之地，不过涉嘉峪关外一二千里而止。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徵信。

△《使交录》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钱溥撰。溥字原溥，华亭人，正统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通。是书乃其天顺六年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出使安南所作。多载赠答诗文，而其山川形势、土俗人情，乃略而不详。

△《东祀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有《燕对录》，已著录。此《录》乃弘治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东阳奉使往祭，哀其途中所作记、序、铭文、奏疏、诗章等篇，共为一编。

而冠以敕文祝词，又以《记行志》附於后。已载《怀麓堂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

△《七人联句诗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著录。是编乃循吉与王仁甫、徐宽、陈章、王弼、侯直、赵宽六人会饮联句，因成是记。后列六人《小传》，而以自撰《小传》附其后。复以《会中盛事》系之卷末。盖偶然寄兴作也。所载胜事，以六官一隐者为大奇，亦未能免俗矣。

△《归田杂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纪撰。纪有《密勿稿》，已著录。纪於成化丁未通籍，嘉靖甲申赐休。自以位登台辅，全节完名，制为《四朝恩遇图》一册，凡十有六帧。每帧皆先叙作图始末，而以制词、敕旨具录左方。又辟寻乐轩，与二三故老立忘形会。轩有记。会有约，有启。与《恩遇图》并刊之。分为上下二卷，总题此名云。

△《归闲述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璜撰。璜字廷实，号西峰，安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追述其平生居官事迹。卷首载《自序》一篇，诗数首，词皆朴俚。盖亦家传之类，特出於自作耳。璜本名臣。其所述核以

本传不甚相远，犹非粉饰失真者比，然其大端已具于史矣。

△《淮封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编乃其正德七年以编修充册封淮府副使途中所记。其纪程至苏州而止，不言所封者为何人。据深子楫所为《年谱》，乃封淮王於饶州。而《明史诸王世表》，淮定王祐棨，弘治十八年已袭封，至嘉靖三年卒。不应正德中始行册礼。与深《年谱》不同，莫能详也。记中录马中锡抚贼事，较史所载尤备，可旁资参考云。

△《南迁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深撰。嘉靖中深以祭酒侍经筵，因争阁臣改窜讲章，谪延平府同知。是编纪其南行道路所经。以舟中日读《汉书》，故评史之语亦杂载其间。

△《使西日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穆於正德八年奉使册封庆藩寿阳王妃，自京师至宁夏，因记其道路所经。《江南通志》称其奉使秦中，访其灵胜形势、故宫遗壤，作《西使记》，即此书也。於碑碣古迹载之颇详。然大抵多据见闻，罕所考证。时杂齐东之语。如赵州石桥称张果骑驴处，获嘉故地称妲己梳妆台，皆可笑噱。惟辨黄梁梦事为误传吕洞宾，颇为典核。所记石龙涡金崇庆二年静难军节度判官张玮诗，亦为志金石者所未及云。

△《断碑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方豪撰。豪字思道，开化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明史文苑传》附载《郑善夫传》中。此其知沙河县事时（案《明史》载豪由昆山县知县迁刑部主事，不言尝知沙河县，盖偶然失载），重立颜真卿所书《宋璟神道碑》，而记其始末者也。是碑在沙河食膳铺。宋崇宁中，有编修国史会要所检阅文字范致君者，别书一碑易之，而旧碑遂不显。正德中，豪始求得原石，已断为二，乃辄以铁而复建之，并裒一时题咏及案牒之文以成是集。编次冗琐，不出地志之陋体。惟其所载真卿之文，与世所传《鲁公集》颇有异同。如《集》本云“尝梦大鸟衔书，〈口主〉口中而咽之，遂来而上”，石本“〈口主〉”作“吐”、“来”作“乘”。《集》本云“襟怀益爽”，石本“怀”作“灵”。《集》本云“年十六七时，或读易，旷时不精”，石本於“六”字之下“读”字上惟阙二字。《集》本云“有司特闻”，石本“特”作“时”。《集》本云“异而召还”，石本“异”字上多一“后”字。《集》本云“吾比欲优游自免”，石本“自免”作“乡里”。

《集》本云“不宜与执政通同”，石本“通同”作“通问”。《集》本云“玄宗将幸西蜀”，石本作“中宗将幸西京”。《集》本云“又复迁相州”，石本无“复”字。《集》本云“东宫有大功，宗庙社稷主也”，石本作“春宫有大

功，主安得异议”。《集》本云“无敢不莪”，石本“莪”作“畏”。《集》本云“变以陶瓦”，石本“陶瓦”作“陶旅”。《集》本云“燕国公张说者”，石本无“者”字。《集》本云“寻入为洛州长史”，石本作“又为洛州刺史”。

《集》本云“思勳以将军贵幸，泣诉於帝”，石本“幸”作“达”、“诉”作“辞”。《集》本云“改号侍中”，石本作“复兼侍中”。《集》本云“明年驾幸洛阳”，石本“洛阳”作“东都”。《集》本云“驰道险隘，行不得前”，石本作“驰道隘，稽车骑不得前”。《集》本云“必若致罪二臣”，石本无“必”字。《集》本云“以臣言免之”，石本无“言”字。《集》本云“上嘉而从之”，石本“上”作“遂”。《集》本云“母宠子爱”，石本“爱”作“异”。《集》本云“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不宜”，石本无“不”字。《集》本云“上药异殊”，石本作“殊异”。《集》本云“蹶公而歿”，石本“蹶”作“亻聂”。《集》本云“河西节度行军司马”，石本“河西”作“河南”。《集》本云“忠孝之盛，人伦之纲”，石本作“人伦纪纲”。《集》本云“功成生让，事轶屠羊”，石本“生”作“牢”。《集》本云“略无交言”。石本“略”作“路”。《集》本云“说论泱泱”，石本“说论”作“右揆”。一篇之中，舛异者凡二十八处，皆足以订传写之误。故其书虽不足存，而一节之长，特为附著於此，以资考证焉。

△《东观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笺》，已著录。此其所著《梓溪内集》之一也。芬於嘉靖二年被召复官，道出济宁，谒阙里孔林，修释菜礼。因录所撰《谒庙记》及《阙里形胜图》、《夫子宫墙图》及《释菜礼仪》、《士相见礼仪》，并附《问答》五章、《与伍馀福联句》三十韵，汇为一帙。

△《滇程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此编乃其谪戍永昌时纪程之作。其中惟《记崇宁寺僧满空遗像》、《记段思平遗迹》、《记叫狗山故事》诸条，可备异闻。《辨晃州非夜郎》一条，可资考证。其余不过志山川，表里俗，采风谣而已。末有《附录》一篇，则又慎得於医士张姓以补此书所未及者云。

△《却金传》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字敬美，太仓人，世贞弟也，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世贞传》中。是编乃其官福建提学副使时值参政王懋德病革，同僚醵金赠之，懋德坚不受。及懋德卒，同官又括六白金遣使渡海致於家，其父良弼亦坚不受。世懋高其清节，为叙始末作此《传》。又以同时士大夫歌咏附之，盖意以风示贪吏也。懋德，琼州文昌人，隆庆戊辰由南

京刑部郎中出守金华，擢江西按察司副使，迁福建布政使参政，所至皆以廉著云。

△《南内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南内即明英宗所居之南城，复辟后增置殿宇，皆极华丽。此记乃嘉靖庚子所作，叙列规制颇备。与彭时《可斋笔记》、朱国桢《涌幢小品》所载，互有详略。书末自称韦布之士，盖以布衣游京师，从太常卿李开先等入观而私录之者。朱彝尊《日下旧闻》失采，殆偶未见也。

△《奇游漫记》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董传策撰。传策有《奏疏辑略》，已著录。此书之作，则其疏劾严嵩，为所构陷，谪戍南宁时也。一卷曰《出戍道经》，二卷曰《楚南结缆》，乃自京赴粤经行之地。三卷曰《粤徼征次》，四卷曰《行役载途》，则在粤时所游历。其称“奇游”者，盖取苏轼《谪儋耳渡海诗》“老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语也。末附方瑜《南宁青山记》、吴时来《混混亭记》、陈大纶《洞虚亭记》，三者亦为其在粤所居也。

△《西迁注》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鸣凤撰。鸣凤字羽王，丰城人，嘉靖壬子举人，官桂林府通判。此编乃鸣凤谪官利州时，自京赴蜀，复自蜀还京，记其道路所见名胜古迹。於碑刻多载全文，颇裨考证。前有《自序》。后有其子揆《跋》，称其在道不挈书自随，但直写所记忆。故徵引亦多牴牾，如以良乡料石冈为辽石冈之类是也。

△《历仕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之垣撰。之垣号见峰，山东新城人，嘉靖壬戌进士。是编自记其历官行事，自荆州府推官历御史、给事中、太仆寺少卿、鸿胪卿、顺天府尹、湖广巡抚至户部左侍郎止。后《附录》二条，又《纪友》、《纪梦》、《纪异》各一条。

之垣即劾诛何心隐者，是编详纪其事。万历中，御史赵崇善论其杀心隐为媚张居正，故其曾孙士禎杂著中屡辨之。是编之《跋》，亦惟争此事云。

△《黄梁遗迹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杨四知撰。据《太学题名碑》，明有两杨四知。其一万历甲戌进士，祥符人。其一崇祯戊辰进士，六安人。此书题巡按直隶御史开封杨四知，则万历中人也。《黄梁遗迹》，已详唐沈既济《枕中记》。四知复增以明人序记数篇，元明诗数十首，次成是书。殊寥寥无可采录，盖当时书帕本耳。

△《恩命世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国祥编。国祥於万历丁丑袭爵，为五十代天师。因汇辑明太祖以来至神宗二十五年诰敕，以时代次序，汇为此书，而以四十二代天师劝进太祖笈附焉。

盖其家乘也。

△《饥民图说》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东明撰。东明有《青琐荅言》，已著录。是编乃万历中东明官刑科右给事中时所上。《明史王纪传》称，东明上《河南饥民图》，即指此也。凡十四图。前十三图各绘流民之状，各系以说，皆以俚语纪实事，盖取其易明。末一图乃东明拜疏之像，疑为其后人所加。然图末亦有一《跋》，称这望阙叩头的，就是刑科右给事中小臣杨东明云云。则亦原本所有。殆以神宗宴安深宫，无由知外廷之迫切，故并绘此窘急入告之形欤。首冠以奏疏批答及户部议赈疏，并两宫出内帑百官捐俸之谕。盖是时神宗犹未全不事事也。此图本以告君，原不必鋟版行世，涉於居功近名。观卷末有“男春育、春融刊”及“六世孙榴重刊”字。知其子孙表章先人，非东明所自为矣。

△《视履类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同芳撰。同芳字济美，号晴原，昆山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山东巡抚。是编自录其生平善迹，凡四十门。皆以佳名标目。自古以来，自作传者有之，大抵叙述阅历始末耳。至於著一书以自誉，则自有文籍未之前闻也。

△《宫省贤声录》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高曰化撰。曰化，澄海人，万历中官楚府右长史。是书以楚府承奉磁阳郭伦事楚王华奎佐理有功，因纪其前后乞休挽留之事。凡启请文牒及时人称颂之作，并录之。华奎以非楚恭王子，为宗人所讦。郭正域力主其事，内外交讦者数年始定。其真伪迄不能明。是书体例猥杂，所言伦佐理之功，亦未可尽信也。

△《绣斧西征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何钊编。钊，泰兴人，万历戊子举人，是编载其祖何棐正德间以御史监军，征蜀寇鄢本恕、蓝廷瑞之事。所录皆序记赠咏之类。开卷即题第十二卷第二十二页。其标目则题《泰兴何氏家乘》，中间又题曰《西征捷音》、《西征图咏》，名目纷然。盖本刻於《家乘》中，此乃拆出半卷别行者耳。

△《礼白岳记》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自纪其万历庚戌礼神白岳之事。卷末又题曰《蓬枕夜话》。殆是书有二名耶。《因树屋书影》曰：“尝见携李李君实所为《礼白岳记》。分视之各为一则，合视之共为一记，而诗即连缀于中。分视之则诗，合视之诗亦记也。诗文照映，使山水神情无所遁于其间，真是合作。今人为游记者，意在谋篇，终难逐境。章法固自贯串，境地终未分明。且记自记，诗自诗，使读者因记以忆诗，持诗以录记，笔墨间隔，神情不属，不数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为李公之记，可为今人法也”云云。其推挹甚至，然终不出万历后纤巧之格。所谓才士之文，非作者之文也。

△《玺召录》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自记其天启乙丑召为尚宝司丞赴京途中所经。始二月二十四日，终四月十五日。略仿《吴船录》、《入蜀记》之例，而寥寥无所记载。

△《两宫鼎建记》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贺仲轼撰。仲轼字敬养，获嘉人，万历庚戌进士。初，万历二十四年建乾清、坤宁两宫，仲轼父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董役。后京察坐冒销工料罢官。仲轼因详述其综核节省之数，作此书以鸣父冤。下卷并附以历年所修诸工，末录盛瑞《京察辨冤疏》。陈继儒尝刻入《普秘笈》中，改题曰《冬官记事》，而佚其《辨冤疏》一篇。此本为朱彝尊《曝书亭》所抄，犹完帙也。

△《北行日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祖文撰。祖文字完夫，自号三复居士，长洲人，都督先之孙。少负气节，与周顺昌善。顺昌以阉祸被逮，祖文间行诣都，为纳饘粥汤药。及徵赃令急，又为之奔走称贷。顺昌棹归，祖文哀痛发病死。后人以配食顺昌祠。《明史》亦附载《顺昌传》中。此书乃其北行时所手记，其子寿阳所刻也。

△《鉴劳录》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孙传庭撰。传庭字伯雅（小说或书其名为傅庭，字之误也），代州镇武卫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督师征流寇，没於柿园之战，事迹具《明史》本传。传庭自崇祯九年三月受命抚秦，至十一年十二月，其间攘寇清屯，自以为所有劳绩，无不仰邀帝鉴。随时纪录，积以成帙，因题曰《鉴劳录》。卷前后俱有传庭《自识》语，知当时业经付梓，今惟存抄本耳。传庭以功高丛忌数语，为枢部督过。虽朝命赐褒，废格不行，卒以蜚语被逮。观於是编，可以见明政之不纲矣。

△《定变录》六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许徽编。凡六种，皆副都御史铜梁张佳允事迹也。《滑县擒盗记》一卷，黎阳卢柟撰。《靖皖纪事》一卷，云间莫如忠撰。《宣抚降罚记》一卷，太原王道行撰。《定浙二乱志》一卷，吴郡王世贞撰。《浙镇民变传》一卷，姑苏钱有威撰。《浙镇兵变始末》一卷，山阴郑舜民撰。其中关于浙江者三。徽，浙人也，故序而汇梓焉。

△《南征纪略》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廷铨撰。廷铨字伯度，又字次道，益都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入国朝，官至大学士，谥文定。顺治辛卯，廷铨奉使祭告禹陵及南海。此乃其纪程之书。上卷自出都至杭州，下卷自杭州至会稽，迄南祀毕而止。其间游览古迹，多因以追论史事。同时酬赠诸诗，亦并载其间。

△《李贅》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胡文学撰。文学有《疏稿》，已著录。是编乃其为真定推官日，自叙其政绩十八事。推官称司李，故题曰《李赘》。每事多先举古人遗迹一二条，而后自叙，使若先后媲美者。纵言不尽诬，亦颇嫌於自誉也。

△《蜀道驿程记》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康熙壬子，士禛为四川乡试正考官，记其来往所经。上卷自京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河南新乡县止。盖士禛是年於新乡闻讣旋里，未及还京故也。中多辨证古事，较士禛他行记颇为精核。盖他行记一时笔录，此则越二十年至康熙辛未始补成之。检阅修改，历时既久，考订自为详密耳。

△《南来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是编乃康熙甲子士禛官少詹事时奉使祭告南海，记其驿程所经。全仿范成大《吴船录》体。所载自京师至广州而止，故曰“南来”。

△《北归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是书乃士禛於康熙乙丑二月至广州，四月初一日始还，记其归途所经，至六月十六日至其家新城而止。是时其父与敕犹在，以便途归省也。所记山水名胜，较《南来志》为详。盖使事已竣，沿途得以游览云。

△《秦蜀驿程后记》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康熙丙子，士禛以户部左侍郎奉使祭告西岳、西镇、江渚，续记其往返所经，为此书。上卷自京至华阴，迂道至汧阳吴山，所谓西镇也。由汧阳乃至成都。下卷自成都至其家新城止。

△《粤游日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号任庵，诸城人，顺治己亥进士，官广东西宁县知县。是编为其《世德堂遗书》之第二种，记其自家赴西宁任时途中所经。始於康熙己酉正月二十四日，终於四月初八日。仿陆游《入蜀记》之体，案日记载。叙述颇简洁，而无所考证。

△《使琉球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张学礼撰。学礼字立庵，镶蓝旗汉军，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是编乃康熙元年学礼以兵科副理事官与行人司行人王垓奉使册封琉球国王时所记。前叙请封遣使始末及往来道路之险。后为《中山纪略》，则载其土风也。时琉球国王尚质，缴故明敕印，举国内附，故学礼等有是役。盖国家遣使东瀛，此为始事云。

△《治禾纪略》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卢崇兴撰。崇兴字斗瞻，广宁人。康熙二年官嘉兴府知府，寻迁台州巡道。因辑其在郡文移条约谏语及禾民吁留状牒，合为此编。

△《粤西偶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陆祚蕃撰。祚蕃字武园，平湖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贵州贵东道。是编多述其督学广西时道路险阻之苦及为守土有司所不礼事。大抵皆琐屑细故，不足纪载者也。

△《海岱日记》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榕端撰。榕端字朴园，磁州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编乃康熙丙子榕端奉命祭告所作。以是年正月出都，登泰山。历东镇沂山、东海，往返凡四阅月。逐日记其道路所见，附以诗歌。於山川古迹，无所考证。而工於点缀景物，叙致时有可观。其诗则已刊入《宝嗇堂集》，此为复出矣。

△《何御史孝子祠主复位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萧山有德惠祠，祀宋县令杨时，以报开湘湖之功。明尚书魏骥，以修筑有劳，亦附祀於祠。后御史何舜宾以清厘侵占被祸，其子竟杀身以复讎，亦并得祔祀。岁久祠圯，并侨祀於门庑下。

迨修祠之后，杨、魏二主入祠，而何氏父子主未入。奇龄建议复旧章，魏氏子孙遂与奇龄互愬於官。此其案牘讼牒，奇龄录而存之者也。

△《滇行日记》二卷（通行本）

国朝李澄中撰。澄中字渭清，号渔村，又号雷田，诸城人，原籍成都。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官至翰林院侍读。是编乃康熙庚午澄中典试云南时途中所记。

凡八十有四日。於山川风土、古迹故实，无不详载，而考证之处差少。殆行篋无书之故耶。

△《塞程别记》一卷（通行本）

国朝余竈撰。竈字同野，山阴人。其书记自京出古北口至喀尔伦一千五百馀里。其时道路初开，未能有所考证。仅述风土气候、山川草木之属而已。

△《塞北小钞》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是书乃康熙癸亥六月癸未士奇扈从圣驾北巡，会士奇遘疾，行至鞍匠屯而返。记其途中恩遇及往来所经，以成是编。自鞍匠屯以后，驻蹕之地，仍案日恭载。至闰六月丁酉回銮，宣示塞外，所得盘羊、夜光木诸事，亦并录焉。《自序》称奉职七年，巡幸所至，各有纪录，次第成编。而上所谘询以及恩遇之隆，则慎而不书。偶检明金幼孜《北征录》，见其凡有赐予，纤悉必载，亦不忘君恩之意。故是编载锡赉顾问，比他记特为详悉。至所考塞外古迹，以今核之，多不甚确。如以喇嘛洞为

卧如来馆之类，尤涉附会。盖身所未经，而仅据明以前人之典籍，宜其依稀影响尔。

△《滇游记》一卷、《附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毕曰溇撰。曰溇字秋岐，益都人，康熙中由贡生官任县知县。是编乃曰溇父忠谷官云南布政司参议，曰溇省亲时所作。案日记载道路见闻及旅中杂事，自三月十六日起，至十月十一日止。而《序》文及卷首俱不详其为何年，殊嫌疏漏。考曰溇所作《苍洱小记》，有孙宝文题词。其《序》称丙子腊日，曰溇邀饮，欲读《滇记》云云。则作於康熙丙子以前也。其《附记》一卷，则途中所见土风，不可分系某日者，故总录於末云。

△《滇行纪程》一卷、《续钞》一卷，《东还纪程》一卷、《续钞》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许缙曾撰。缙曾字孝修，号鹤沙，华亭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云南按察使。《滇行纪程》，其赴云南时所作。《东还纪程》则自云南归途所作。皆述所见山川古迹，物产土风，大抵志乘所有也。

△《南征纪程》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号玉圃，大兴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常镇扬通道。是编乃其为监察御史时巡视台湾，自京师至闽所记。始於康熙后壬寅正月，而迄於是年六月，分日记载。

△《鹿洲公案》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有《平台纪略》，已著录。此其知普宁县时所讞诸案。自叙其推鞫始末，为二十四篇。

△《念贻剩纪》一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周宣智编。宣智自号镜亭老人，长沙人。初，张献忠躡湖广时，宣智曾祖继圣，聚乡勇自守。献忠招授伪官，继圣不从，劫系其母马氏、妻吴氏及其弟继珩妻陈氏、继随妻项氏以胁之，马氏及三妇皆骂贼死。继圣亦被断腕后潜逃以免，卒伺隙破贼复讎。湖广总督何腾蛟上其功，授教授。事载《湖广通志》中。

乾隆壬午，宣智哀其行状墓铭之类，共为一编，而以继圣遗诗十二首附焉。

△《东游纪略》二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

国朝张体乾撰。体乾字确斋，浮山人，官刑部郎中。是编乃其家居时自山西、河南东游泰山，往来纪行之作。逐日记载见闻，於古迹颇有考订。途中吟咏二百馀首，亦即附於逐日之后。其诗规仿白、陆，时亦具体。

——右“传记类”杂录之属，五十八部、一百一十二卷，皆附《存目》。

△《安禄山事迹》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姚汝能撰。汝能始末未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官华阴县尉，未详里居。则宋时已无可考矣。是书上卷序禄山始生，至玄宗宠遇，起长安三年，尽天宝十二载事。中卷序天宝十三四载禄山构乱事。下卷序禄山僭号被杀，并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事。下尽宝应元年，记述颇详。世所传禄山《樱桃诗》，即出此书。叶梦得《避暑录话》尝摭以为笑。其琐杂可知矣。

△《张邦昌事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王称撰。核其文，即《东都事略僭伪传》也。摘其一卷，别立名目，又改“王偁”为“王称”，可谓愈伪愈拙。曹溶收之《学海类编》，盖偶未考也。

△《伪豫传》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杨克弼撰。述刘豫降金，僭号始末。其《序》称以豫逆臣，不当称伪齐，故削其国号而名称之，以示贬也。《传》中载豫阜昌八年，遣宣义郎杨克弼乞师大金，克弼他辞，乃改差韩元美。是克弼亦尝仕豫，豫废后乃复归宋耳。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逆臣刘豫传》，杨尧弼、杨载等撰，与此本不同。“克”、“尧”字形相近，未知孰是也。

△《徐海本末》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茅坤撰。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坤好谈兵，罢官后值倭事方急，尝为胡宗宪招入幕，与共筹兵计。此编乃纪宗宪诱诛寇首徐海之事。皆所亲见，故叙述特详，与史所载亦多相合。袁褰以此书与《汪直传》合刻入《金声玉振集》中，题曰《海寇后编》。

今析出各著於录焉。

△《汪直传》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嘉靖中汪直引倭入寇海上及总督胡宗宪以计诱杀直事。所以归功於宗宪者甚至，或其幕客所为也。

△《刘豫事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是书本杨克弼《伪豫传》，又杂采他书附益之，视原《传》所述较详。

——右“传记类”别录之属，六部、八卷，皆附《存目》。

（案：以上皆逆乱之人，自为一传者。命曰《别录》，示不与诸传比也。其割据僭窃之雄，别附《载记》。征讨削平之事，别入《杂史》。均不与此同科。）

）卷六十五 史部二十一

○史钞类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门。然《隋志杂史类》中有《史要》十卷，注“汉桂阳太守卫飒

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嗣后专钞一史者，有葛洪《汉书钞》三十卷、张緇《晋书钞》三十卷。合钞众史者，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则其来已古矣。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弥衍馀风。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要其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即韩愈所称记事提要之义，不以末流芜滥责及本始也。博取约存，亦资循览。若倪思《班马异同》惟品文字，娄机《班马字类》惟明音训，及《三国志文类》总汇文章者，则各从本类，不列此门。

△《两汉博闻》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嘉靖中黄鲁曾刊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读书志》，乃宋杨侃所编也。侃，钱塘人，端拱中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晚为知制诰，避真宗旧讳，更名大雅。是编摘录前后《汉书》，不依篇第，不分门类。惟简择其字句故事列为标目，而节取颜师古及章怀太子《注》列於其下。凡《前汉书》七卷、《后汉书》五卷。虽於史学无关，然较他类书采摭杂说者，究为雅驯。《后汉书》中间有引及《前汉书》者，必标颜师古字。而所引梁刘昭《续汉志注》，乃与《章怀注》无别，体例未免少疏。至所列纪传篇目，亦往往多有讹舛。然如《四皓》条下引《颜师古注》曰：“四皓称号，本起於此，更无姓名可称。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於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竟为四人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於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云云。明监本《汉书注》竟佚此条，惟赖此书幸存，则亦非无资考证者矣。

△《通鉴总类》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沈枢撰。枢字持要，德清人，绍兴间进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禄卿，谥宪敏。是书乃其致仕时所编。取司马光《资治通鉴》事迹，仿《册府元龟》之例，分为二百七十一门。每门各以事标题，略依时代前后为次，亦间采光《议论》附之。所分门目，颇有繁碎。如《赏罚》门外又立《贬责》、《功赏》二门，《外戚》门外又立《贵戚》一门，《近习》门外又立《宠倖》一门，《隐逸》门外又立《高尚》一门，《积善》门外又立《阴德》一门者，不一而足。又如安重荣奏请逾分不过骄蹇，乃以此一条别立《僭窃》一门，则配隶不确。东周下迄五代，兴废不一，乃独取申彻论燕必亡、黄泓论燕必复二条，立为《兴废》一门，则疏漏太甚。然《通鉴》浩博，猝难尽览。司马光尝言惟王胜之曾读一过，余人不能数卷即已倦睡。则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於检录。其书虽陋，亦不妨过而存之也。嘉定中鋟版潮阳，楼钥尝为之序。元至正中

浙江行省重刊，周伯琦又序之。二人皆博物君子，而肯以文章弃其首，殆以操觚数典，尚有一壶千金之用欤。

△《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名荪、朱昆田同编。名荪字润芳，钱塘人。昆田字文盎，秀水人，彝尊之子也。是书仿《两汉博闻》之例，取《南北二史》，摘其字句之鲜华，事迹之新异者，摘录成编。不分门目，惟以原书次第胪列，而各著其篇名。亦不加训释，惟摘取数字标目，以原文载於其下，著是语之缘起而已。《文献通考》载陈正敏之言曰：李延寿作《南北史》，粗得作史之体。故《唐书》本传亦谓其删略秽词，过本书远甚。然好述妖异兆祥谣讖，特为繁猥。又引司马光之言，亦谓李延寿《书》於襍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盖自沈约《宋书》以下，大抵竞标藻采，务摭异闻，词每涉乎俚裁，事或取诸小说。延寿因仍旧习，未尽湔除，宜为论者之所惜。然揆以史体，固曰稍乖，至於赋手取材，诗人隶事，则樵苏渔猎，捃拾靡穷。此譬如桡瘤为病，而制枕者反贵其文理也。名荪等撷其精华，以备选用，使遗文琐事，披卷灿然。其书虽作自近人，其所采录则皆唐以前事，与《艺文类聚》诸书约略相似。存以备考，愈於冗杂之类书多矣。

——右“史钞类”三部、四十八卷，皆文渊阁著录。

○史钞类存目△《史记法语》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洪迈编。迈字景卢，鄱阳人，绍兴乙丑中博学鸿词科，官至端明殿学士，谥文敏，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於《史记》百三十篇内，自二字以上，句法古隽者，依次标出，亦间录旧注。盖与《经子法语》等编同以备修词之用。《书录解题》载之《类书类》，称十八卷。此本乃止八卷，似非完书。然卷末有题识一行云：“淳熙十二年二月刊於婺州。”是当时刊本实止八卷，《书录题解》所载，衍一“十”字明矣。

△《南朝史精语》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洪迈撰。迈於诸书多有节本。其所纂辑，自《经子》至《前汉》皆曰《法语》，自《后汉》至《唐书》皆曰《精语》。此所摘宋、齐、梁、陈四朝史中之语也。凡《宋书》四卷、《齐书》三卷、《梁书》二卷、《陈书》一卷。其去取多不可解。即以卷首《宋本纪》考之，如《桓玄与刘迈书》有云：“北府人情云何，近见刘云何所道”，乃独摘“北府人情云何”句。《宋顺帝反正诏》曰：“故顺声一唱，二溟卷波，英风振路，宸居清翳”，乃独摘“二溟卷波”句。高祖北讨，加领征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下书有云：“今当奉辞西旆，有事关中，弱嗣叨蒙，复忝今授”，乃独摘“复忝今授”四字。

又如《加高祖九锡》策文，骈词丽句，叠出不穷，乃独摘“出藩入辅，锋无前对”二句。盖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其排比成编者，则有王应麟《玉海》、章俊卿《山堂考索》之流。巾箱秘本，本非著书，不幸而为人所传者，则有如此类。后人以其名重存之，实非其志也。以流传已久，姑存其目，实则无可采录。惟其中所录《宋书》，《本纪》第一，《列传》第二、第三，《志》第四，《志》反在《列传》之后。考刘知几《史通》曰：“旧史以《表》、《志》之帙，分於《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今北监版《魏书》，《志》在《列传》后，是其显证，与《史通》合。

而《宋书》则移其次第，列於《纪》、《传》之间。观迈所序，犹从古本。知几之言不妄，是则可资考证之一端。十卷之中，惟此一节足取耳。

△《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吕祖谦编。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此盖其读史时删节备检之本，而建阳书坊为刻而传之者。凡《史记》二十卷、《西汉书》三十卷、《东汉书》三十卷、《三国志》二十卷、《晋书》三十卷，《南史》二十五卷、《北史》二十八卷、《隋书》二十卷、《唐书》六十卷、《五代史》十卷。前冠以《疆理》、《世系》、《纪年》之图。所录大抵随时节抄，不必尽出精要。如《东汉》、《晋》二史内，四言赞语，於本书已属赘拇骈枝，乃一概摘存，殊为冗杂。又如《北史》纪传为隋代而作者，业已并入《隋书》，乃独《四夷》一传仍及隋事，而《隋书》内遂删去之，为例亦间有不纯。然南宋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轻视史学。故朱子作《贡举私议》，欲分年试士，以《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

盖虚谈无实之弊，朱子亦深虑之矣。祖谦虽亦从事于讲学，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丧志之说，以文饰空疏。故朱子称其史学分外仔细。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读书，必贯彻首尾。即所删节之本，而用功之深至，可以概见。则此二百七十三卷者，虽不能尽诸史之全，而足以为宋儒不废史学之明证也。

△《东汉精华》十四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吕祖谦撰。是编乃其《两汉精华》之一。即范氏之书摘其要语而论之，或比类以明之。於光武、明、章、和四帝《纪》尤为详悉。所略者惟《表》、《志》耳。然不具事之始末，所论每条仅一二语，略抒大意，亦不申其所以然。盖是书乃阅史之时摘录於册，以备文章议论之用。后人重祖谦之名，因而刊之。与洪迈《经史法语》均非有意著书者也。

△《诸史提要》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钱端礼撰。端礼字处和，临安人，吴越王俶六世孙，荣国公忱之子。少以恩荫入仕，累官至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以庄文太子妃父罢为资政殿太学士。再知宁国，移绍兴，复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忠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取诸史之文可资词藻者，按部采摘，汇辑成编。各以一二语标题，而分注其首尾於下。凡《史记》一卷、《前汉书》二卷、《后汉书》二卷、《三国志》一卷、《晋书》三卷、《南史》一卷、《北史》一卷、《新唐书》三卷、《五代史》一卷。其著录於《宋史艺文志》者，与此本卷目相同。前有其门人刘孝黻《序》，不著年月。详其词意，盖端礼为参政时所刊行也。其体例颇与洪迈《史汉法语》、《诸史精语》相近。陈振孙《书录解题》尝讥其泛然录钞，毫无义例。盖南宋最尚词科，以妃青俚白相高，故当时有此抄书之学也。

△《汉隽》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越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卷数与今相符，而注称“括苍林钺”。《处州府志》亦载林钺。此本则皆作林越，未详孰是也。其书取《汉书》中古雅之字，分类排纂为五十篇。每篇即以篇首二字为名，亦间附原注。前有绍兴壬午越《自序》，称大可以详其事，次可以玩其词。然割裂字句，漫无端绪，而曰可详其事，其说殊夸。后有延祐庚申袁桷重刻《跋》，称《汉隽》之作，盖为习宏博便利，斯为定论矣。

△《元史节要》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九韶撰。九韶字美和，清江人。洪武十年，以荐为国子助教，升翰林院编修。是编因当时所修《元史》版藏内府，人间多不得见。於是仿曾先之《十八史略》例，节其要为一书。其编年系事，则仍用《通鉴》之体。前有洪武甲子《自序》一篇。然纪载多不具首尾，未为该备。且此书成於洪武间，而《顺帝纪》内多有称“明太祖高皇帝”者，疑其经后人所改窜，非九韶原本也。

△《两晋南北奇谈》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涣撰。涣为仁宗庆历末睢阳五老之一。王辟之《澠水燕谈》，称其官为太子宾客，祝穆《事文类聚》载钱明逸《五老会诗序》，称为太原人，其事迹则未详。然世仅传涣《五老会诗》一首，不闻其著此书。郑樵以下诸家书目，亦不著录。考太学进士题名碑，弘治丙辰科有王涣，象山人。《明史艺文志》有涣所著《墨池手录》三卷。此本自称墨池王涣，与墨池之号相合，知此书为明王涣撰。其称太原，盖举郡望耳。其书摘录《晋书》以下八史琐语杂事。王士禛《居易录》称，尝见书贾携《两晋奇谈》，不云谁作，疑即此书也。

△《分类通鉴》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弘治中河间知府施槃刊於郡斋，亦不云谁作。其书分类猥杂

，标题舛陋，盖即《通鉴总类》之节本，又沈枢之重佞矣。

△《读书漫笔》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澜撰。澜，莆田人，正德丁丑进士，官礼部郎中。是书上自《汉书》，下迄《唐书》，随笔采摘其字句，兼及训诂，亦时论断其是非，发明殊鲜。

△《诸史品节》三十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深编。深有《周礼训隹》，已著录。是书所采，自《国语》以及《后汉书》，皆随意杂钞，漫无体例。

△《史纂左编》一百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撰。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书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纂集成编。别立义例，分《君》、《相》、《名臣》、《谋臣》、《后》、《公主》、《戚》、《储》、《宗》、《宦》、《幸》、《奸》、《篡》、《乱》、《莽》、《镇》、《夷》、《儒》、《隐逸》、《独行》、《烈妇》、《方技》、《释》、《道》凡二十四门。其意欲取千古兴衰治乱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故其体与他史稍异。然其间详略去取，实有不可解者。如《君纪》只列汉、唐、宋三朝，偏安者皆不得与，而隗嚣、公孙述、李筠、李重进诸人乃反附入。於列代宦官酷吏叙之极详，固将以垂鉴戒，而唐之杨复恭、来俊臣、周兴等尤为元恶巨憝，乃反见遗。又以房琯为中兴之相、高骈为平乱之将，褒贬既已失平。以纣石烈为人名，姓氏几於莫辨。其他妄为升降，颠倒乖错之处，不可胜言。殆与李贽之《藏书》狂诞相等。乃贽《书》世犹多相诟病，而是编独未有纠其失者，殆震於顺之之名，不敢议欤。

△《史记钞》六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是编删削《史记》之文，亦略施评点。然坤虽好讲古文，恐未必能刊正司马迁也。

△《史要编》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梁梦龙编。梦龙字乾吉，真定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贞敏，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杂采诸史之文为《正史》三卷、《编年》三卷、《杂史》三卷、《史评》一卷。《自序》谓学者罕睹全史，是编上下数千载，盛衰得失之迹，大凡具在，盖为乡塾无书者设也。

△《左国腴词》八卷（内府藏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字穉哲，乌程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是编采《左传》、《国语》字句，分类编辑。凡《左传》五卷，为类四十；《国语》三卷，为类四十有三。所摘皆仅存一二语，既不具其始末，又不标为何人之言。

且注与正文，混淆不辨。非惟不足以资考证，并不可以供捃摭。与所撰《太史

华句》、《两汉隽言》、《文选锦字》诸书，体例皆仿林越《汉隽》。而冗杂破碎，又出《汉隽》之下。如“以从欲鲜济”一语，列之《涧溪类》中，盖误以为“济川”之“济”也。是尚足与论乎？△《太史华句》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凌迪知编。是编成於万历丁丑。《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与此本相同。皆摘《史记》字句，以类编次。司马迁史家巨擘，其文岂可以句摘，句又岂可以华目。盖王、李割剥秦、汉之风，至明季而未殄，故书肆尚镌此等书，以投时好耳。

△《两汉隽言》十卷（内府藏本）

明凌迪知编。宋林越作《汉隽》，所采止於《西汉》。迪知因仿越体例，辑《后汉》故实，与越书合为一编，改题今名。自第一卷至十卷，皆林氏之旧，题曰《前集》。十一卷至十六卷，迪知所续者，题曰《后集》。采摭亦备。然不自为一书，而补葺旧本，创立新名，是则明人之结习矣。

△《四史鸿裁》四十卷（通行本）

明穆文熙编。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录。是编选录《左传》十二卷、《国语》八卷、《战国策》八卷、《史记》十二卷，皆略注字义，无所发明，批点尤为舛陋。其括此四书曰“四史”，亦杜撰无稽也。

△《全史论赞》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项笃寿编。笃寿有《小司马奏草》，已著录。是书以诸史浩繁，难於寻究，特撮其《论赞》，以备观览。凡《史记》七卷，《汉书》六卷，《后汉书》五卷，《三国志》三卷，《晋书》四卷，《宋书》、《南齐书》各三卷，《梁书》二卷，《陈书》、《魏书》各三卷，《北齐书》、《后周书》、《南史》各二卷，《北史》三卷，《隋书》二卷，《唐书》七卷，《五代史》五卷，《宋史》六卷，《辽史》、《金史》、《元史》各四卷。然读史必先知其事之始末，而后断其人之是非。今笃寿惟存其《论》，使称善者不知其所以善，称恶者不知其所以恶，仍於读史者无益也。

（案此书皆取《论赞》，宜入《史评》，然皆摘录於诸史，非所自评也。故仍入之《史钞类》焉。）△《宋史纂要》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思义撰。思义字允明，松江人。《宋史》极为烦冗，是书仅删存二十卷，可谓约矣。然班、范皆号谨严，而两《汉书》卷帙犹富。宋之历年，几於匹汉，而缩为寥寥数卷，谓事增文省，殆必不然。至以《辽金史》附宋之后，等诸《晋书》之载刘、石，尤南北史臣互相诟厉之见，非公论也。

△《古今彝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应蛟撰。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清简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杂录史文，上起唐、虞，下迄於元，去取漫无义例，特兴之所至而已。

△《史书纂略》二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维铭撰。维铭字新甫，平湖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主事。是书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撮取大略，汇成一编。盖亦通史之例。然去取失宜，疏略太甚，非博非约，殆两无所居也。

△《史裁》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士奇撰。士奇字无奇，歙县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是书节录史文，始自春秋，迄於宋元，杂采旧论，亦间以己意断之。既非编年，又非纪传，惟随意抄撮而已。

△《史觚》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广西右布政使，《明史文苑传》附见《郑善夫传》中。是书摘“十七史”中隐僻字句。标列成编。凡一史为一卷。谓之“觚”者，《自序》以为解结之义。人之有疑甚於结，故求其解而笔之也。然於《史》、《汉》、《三国》诸书，原有旧注者，所载尚为明晰。於《晋书》以下原本无注者，亦仅录旧文，绝无考证，仍不足以释学者之疑。则所云求其解者，亦徒虚语矣。

△《读史快编》四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赵维寰撰。维寰字无声，平湖人，万历庚子举人。是书於诸史之中摘录其新异之事，始於《史记》，迄《新唐书》，割裂剪裁，漫无义例。

△《史裔》二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余文龙编。文龙字起潜，古田人，万历辛丑进士，官南京工部主事。其书杂录旧史，短釘殊甚，与《读史快编》正同。但《快编》止於《唐》，此则抄至《金》、《元》耳。

△《南北史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诗雅撰。诗雅字廷吹，武进人，万历己未进士。是编摘录《南北史》新奇纤佻之事，以为谈助，然不及后来沈名荪、朱昆田书之有条理。

△《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彭以明编。以明，庐陵人，万历中诸生。是编采录诸史《论赞》，以课其子。抄撮之学，非读史之正法也。

△《史品赤函》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仁锡编。仁锡有《系词十篇书》，已著录。是编所录，上起古初，下迄於《晋书》，或采其文，或节录一二事，茫无义例。尤时时参以伪撰。如《云长遇害不屈》一篇，不知其从何来，而《刘聪辱怀愍》一篇，称聪为汉昭烈玄孙

，云出《续三国志》，亦未见有是书也。

△《读史集》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杨以任撰。以任字维节，瑞金人，崇祯辛未进士，官国子监博士。是编摘诸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及有胆有识者，分为《快》、《恨》、《胆》、《识》四集，每条下略缀评语，词多佻纤。

△《宋史存》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字用昭，德化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嘉兴府推官。是编采掇《宋史列传》，而删润其文。始於宗泽，终於文天祥。盖福王时所作，故独寓意於绍兴以后云。

△《读史汉翹》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施端教编。端教字匪莪，泗州人。是书取《史》、《汉》中字句新异者，编录成帙。盖仿林越《汉隽》、洪迈《史记法语》、《西汉法语》例，然卷帙无多，分类繁琐，殊无益於考证。

△《二十一史论赞》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国元编。国元字飞仲，吴县人。是书摘录“二十一史”《论赞》，加以圈点评识，全如批选时文之式。以为评史，则《纪传》所载，非《论赞》所能该，事无始末，何由信其是非；以为论文，则《晋书》以下八史以及《宋》、《辽》、《金》、《元》四史岂可以为文式哉，真两无取也。

△《三国史瑜》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毓睿撰。毓睿字圣初，钱塘人。是书成於崇祯癸未。于陈寿《三国志》中择其事迹较著者，条分件系，缀以评语。自汉献帝初平元年迄建安二十五年，分国未定，仍称季汉。自魏黄初元年迄咸熙元年，三国并建，则称三国。凡《晋书》中事属魏朝者，亦采入以补其阙。既非纪传，又非编年，了无伦绪。又於曹操既改称名，而编年又以为魏主，体例亦自相矛盾。评语多取锤惺之说，其所宗尚可知也。

△《史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允明撰。允明字汝服，休宁人。是书自三皇以迄元代，摭采史文，节缩成编。前有张溥、吴应箕二《序》，盖亦依附复社者。故书止十卷，而卷首列参阅姓氏至二百八十三人。其声气标榜，可以概见。《应箕序》至谓其撰言简奥近《尚书》，是何言欤？△《廿一史识馀》三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墉撰。墉字石宗，钱塘人。是编一名《竹香斋类书》。摘录“二十一史”佳事隽语，分类排纂，共五十七门。末又附《补遗》一门。略仿《世说》之体，而每条下皆注原史之名。其发凡讥何氏《语林》滥及稗官。然《世说新语》古来本列小说家，实稗官之流。而责其滥及稗官，是犹责弓人不当为弓，矢

人不当为矢也。且所重乎正史者，在於叙兴亡，明劝戒，核典章耳。去其大端而责其琐事，其去稗官亦仅矣。

△《史异编》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俞文龙撰。文龙，晋江人。其书以诸史所载灾祥神怪汇为一编。既非占验之书，又无与学问之事，徒见其好怪而已。

△《读史蒙拾》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士禄编。士禄字子底，号西樵，新城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是书取诸史新颖之语，标数字为题，而录其本文於后，亦洪迈《经史法语》之类。然书止一卷，聊以寓意而已，实未竟其事。曰《蒙拾》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童蒙者拾其香草”句也。

△《史纬》三百三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陈允锡撰。允锡字璺斋，晋江人，顺治己未，以荐举授平湖县知县。是书盖仿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之意。然祖谦但撷取菁华，以便省览。允锡则多所改窜於其间。有合并重复者。如周秦以前入《史记》，而汉高祖以至武帝则割入《汉书》。《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史则与《南北二史》参考归一。其馀表志纪传互见者，亦悉从汰除之类是也。

有删削繁冗者。如《宋史》宗室世系但系族谱，《元史刑法志》全抄律文，及但叙官阙无褒贬之《列传》是也。有更易旧第者。如退魏於蜀后，削二牧於昭烈之前，移吕布、二袁、刘表於东汉之类是也。有窜改旧名者。如项羽、吕后、武后不称《本纪》，宋留从效、陈洪进不称《世家》之类是也。其他如《新唐书》则点正其文句，《元史食货志》则连属其篇次者，为数尤多。卷帙浩繁，用力可谓勤至。然其中繁简失度，分合无义者，亦尚不少。盖网罗百代，其事本难。

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刘知几深以为讥。司马光《进通鉴表》，亦称其中牴牾，不能自保。允锡此书，积毕生之力为之，而卒之不协於体要，固其所矣。

△《两晋南北集珍》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维崧撰。维崧字其年，宜兴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维崧以四六擅名。此书采南北朝故实，各加标目，盖即以备考体采掇之用。前有《自序》，作於康熙丙辰，乃未举制科之前四年也。

——右“史钞类”四十部、一千六百十九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六十六 史部二十二

○载记类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

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

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於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

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今采录《吴越春秋》以下，述偏方僭乱遗迹者，准《东观汉记》、《晋书》之例，总题曰《载记》，於义为允。惟《越史略》一书为其国所自作，僭号纪年，真为伪史。

然外方私记，不过附存已声罪示诛，足昭名分，固无庸为此数卷别区门目焉。

△《吴越春秋》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汉赵煜撰。煜，山阴人，见《后汉书儒林传》。是书前有旧《序》，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书。又云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此二书，今人罕见，独煜书行於世。

《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吴越春秋》。今煜本咸无其文云云。考证颇为详悉，然不著名姓。

《汉魏丛书》所载，合十卷为六卷，而削去此《序》并《注》，亦不题撰人，弥失其初。此本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后有题识云，前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祐音注。然后知注中称“徐天祐曰”者，即注者之自名，非援引他书之语。惟其后又列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陈昺伯，教授梁相，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四人，不知序出谁手耳。煜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於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螭蛇青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玄武、天空、天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未免多所附会。至於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徐天祐以为不类汉文，是以马、班史法求之，非其伦也。天祐注於事迹异同颇有考证，其中如季孙使越、子期私与吴为市之类，虽犹有未及详辨者，而原书失实之处，能纠正者为多。其旁核众说，不徇本书，犹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遗意焉。

△《越绝书》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吴地传》称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

七年，则后汉初人也。书末《叙外传记》以度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词属定，自於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王充《论衡按书篇》曰：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衡，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案童疑作章），文术之《箴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所谓《越纽录》殆即此书欤？杨慎《丹铅录》、胡侍《珍珠船》、田艺衡《留青日札》皆有是说。

核其文义，一一吻合。《隋唐志》皆云子贡作，非其实矣。其文纵横曼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如《计倪内经》军气之类，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也。此本与《吴越春秋》皆大德丙午绍兴路所刊。卷末一跋，诸本所无。惟申明复仇之义，不著姓名。详其词意，或南宋人所题耶？郑明选《稗言》引《文选七命》注引《越绝书》：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丈。又称王鏊《震泽长语》引《越绝书》，风起震方云云。

谓今本皆无此语，疑更有全书，惜未之见。案《崇文总目》称《越绝书》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裁二十篇。是此书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选注所引盖佚篇之文，王鏊所称亦他书所引佚篇之文。以为此本之外更有全书，则明选误矣。别有《续越绝书》二卷，上卷曰《内传本事》、《吴内传》、《德序记》、《子游内经外传》、《越绝后语》、《西施郑旦外传》；下卷曰《越外传》、《杂事别传》、《变越上别传》、《变越下经》、《内雅琴考序传后记》。朱彝尊《经义考》谓为钱<粤只>伪撰，诡云得之石匣中。粤只与彝尊友善，所言当实。今未见传本，其伪妄亦不待辨。以其续此书而作，又即托於撰此书之人，恐其幸而或传，久且乱真。又恐其或不能传，而好异者耳闻其说，且疑此书之真有续编，故附订其伪於此，释来者之惑焉。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晋常璩撰。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载劝势降桓温者即璩，盖亦谯周之流也。《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中，载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唐志》尚著录，今已久佚。惟《华阳国志》存，卷数与《隋志》、《旧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传写误也。其书所述，始於开辟，终於永和三年。首为《巴志》，次《汉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孙刘二牧志》，次《刘先主志》，次《

刘后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纪汉、晋平蜀之后事也。次李特、雄、期、寿、势《志》。次《先贤士女总赞论》，次《后贤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中，吕大防尝刻於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序，称吕刻刊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

又第九卷末有附记，称“李势志传写脱漏”，续成以补其阙。则是书又於残阙之余，李为之补缀窜易，非尽璩之旧矣。刻本世亦不传，今所传者惟影写本。又有何牟堂《汉魏丛书》，吴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吴二家之本，多张佳允所补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为士女》共二卷。盖本第十卷分上中下，牟堂等仅刻其下卷也。又惟《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并阙。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宇度本亦同。盖明人刻书，好以意为刊削。

新本既行，旧本渐泯，原书遂不可覩。宇度之本从本录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宇度本升於简端。考序，称首述巴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寿、势之僭窃；以西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则序志本在后，宇度不知古例，始误移之。又《总赞》相续成文，序亦与序志并称，互别为一篇，而本亦割冠各传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诗序》、李鼎祚之分《序卦传》乎，今姑从本录之，而附著其改窜之非如右。其张佳允所续常氏士女十九人，亦并从何牟堂、吴琯二本录入，以补璩之遗焉。

△《邺中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谨案：《邺中记》旧有二本，其一本二卷，见《隋书经籍志》，称晋国子助教陆翊撰。其一本一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不知撰人名氏。又称《唐志》有《邺都故事》二卷，肃、代时马温撰，今书多引之。是以为肃、代后人作矣。今考是书所记，有北齐高欢、高洋二事，上距东晋之末已一百三十四年。又寒食一条，引隋杜台卿《玉烛宝典》，时代尤不相蒙。陈氏不以为翊书，似乎可据。然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作於太宗贞观时，徐坚《初学记》作於玄宗开元时，所引翊书皆一一与今本合。又《邺都故事》，《唐志》虽称肃、代时人，而《史通书志篇》曰：远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南则有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北则有《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则《邺都故事》在刘知几之前，《唐志》所言，亦不足为证。以理推之，殆翊书二卷惟记石虎之事，后人稍摭《邺都故事》以补之，并为一卷。犹之《神农

本草》郡列秦名，汉氏《黄图》里标唐号，辗转附益，渐失本真。而要其实则一书。观高欢、高洋二条，与全书不类，而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邺都故事》文体相同，则此二条为后人摭入翊书明矣。不得以小小舛异，尽举而归之唐以后也。原书久佚。陶宗仪《说郛》所载，寥寥数页，亦非完本。今以散见《永乐大典》者蒐罗薈粹，以诸书互证，删除重复，共得七十二条。排比成编，仍为一卷。以石虎诸事为翊本书，其续入诸条亦唐以前人所纪，弃之可惜，则殿居卷末，别以附录名焉。是书虽篇帙无多，而叙述典核，颇资考证。如王维《和贾至早朝大明宫诗》，“朝罢须裁五色诏”句，李颀郑《樱桃歌》，“官军女骑一千匹”及“百尺金梯倚银汉”句，不得此书，皆无从而训诂也。六朝旧籍，世远逾稀，断壁残玃，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覩之秘笈矣。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魏崔鸿撰，实则明嘉兴屠乔孙、项琳之伪本也。鸿作《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见《魏书》本传。《隋志》、《唐志》皆著录，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览》犹引之。《崇文总目》始佚其名，晁、陈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是亡於北宋也。万历以后，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来。证以《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论者或疑鸿身仕北朝，而仍用晋宋年号。今考刘知几《史通探赜篇》曰：“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乔孙等正巧附斯义以售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疾。

惟《魏书》载鸿子元奏称刊著越、燕、秦、夏、梁、蜀遗载，为之赞序。而此本无赞序。《史通表历篇》称，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而此本无表，是则检阅偶疏，失於弥缝耳。然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

△《别本十六国春秋》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旧本亦题魏崔鸿撰，载何陋堂《汉魏丛书》中。其出在屠乔孙本之前，而亦莫详其所自。十六国各为一录，惟列僭伪之主五十八人。其诸臣皆不为立传，全为载记之体，其非一百二卷之旧，已不待言。证以《晋书载记》，大致互相出入。而不以晋宋纪年，与《史通》所说迥异。岂好事者摭类书之语，以《晋书载记》排比之，成此伪本耶？然考《崇文总目》有《十六国春秋略》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司马光《通鉴考异》所引诸书，亦有《十六国春秋抄》之名。则或属后人节录鸿书，亦未可定也。屠氏所刻百卷之本，既为依托，此本亦疑以传疑，未能遽废，姑并存之，以备参考焉。

△《蛮书》十卷（永乐大典本）

唐樊绰撰。《新唐书艺文志》著於录，《宋史艺文志》则有绰所撰《云南志》十卷，而不称《蛮书》，《永乐大典》又题作《云南史记》，名目错异。今考司马光《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所引《蛮书》之文，并与是编相同，则《新唐书志》为可信。惟《志》称绰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而《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纪较合，则《新书》失考也。

绰成此书在懿宗咸通初，书中多自称臣。又称录六诏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张守忠进献。盖当时尝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诏，绰为幕僚，亲见蛮事，故於六诏种族、风俗、山川、道里及前后措置始末，撰次极详，实與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蛮传》、司马光《通鉴》载南诏事，多采用之。程大昌等复引所述兰沧江以证华阳黑水之说，盖宋时甚重其书。而自明以来，流传遂绝。

虽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则其亡佚固已久矣。今此本因录入《永乐大典》，仅存文字，已多断烂，不尽可读，又世无别本可校。考洪武中，程本立作《云南西行记》，称丽江通守张翥出示樊绰《云南志》，字多谬误，则当时已然。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案语於下方，厘为十卷。仍依《新唐书志》题曰《蛮书》，从其朔也。

△《钓矶立谈》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是书世有二本。此本为叶林宗从钱曾家宋刻抄出，后题“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云：“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於江渚。割江之后，先校书不禄，叟嗣守敝庐，不复以进取为念。王师吊伐，时移事往，将就芜没。随意所向，迹之於纸，得二百二十许条，题之曰《钓矶立谈》”云云。别一本为曹寅所刊，卷首佚其自序。又卷首有“杨氏奄有江淮”、“赵王李德诚”二条，其余亦多异同，而题曰史虚白撰，盖据《宋史艺文志》之文。考马令《南唐书》，虚白，山东人。中原多事，同韩熙载渡淮，以诗酒自娱，不言其有所著述。观书中“山东有隐君子者”一条，称与熙载同时渡淮，以书干烈祖，擢为校书郎，非其所愿，遂卒不仕。又“唐祚中兴”一条云，有隐君子作《割江赋》以讽，又有《隐士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云云，与《虚白传》悉合，则隐君子当即虚白。序中两称先校书，则作书者当为虚白之子。《宋志》荒谬，不足为据。曹氏新本竟题虚白者，殊未考也。又南宋费枢亦尝撰《钓矶立谈》，今尚载陶宗仪《说郛》中，其文与此迥别，则又名同而实异者矣。其书杂录南唐事迹，附以论断。其中徐铉一条，称铉方奉诏与汤悦书江南事，虑铉与潘佑不

协，或诬以他词。则亦杂史中之不失是非者也。

△《江南野史》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龙衮撰。衮爵里未详。其书皆记南唐事，用纪传之体，而不立纪传之名，如陈寿之志吴蜀。第一卷为先主昇，第二卷为嗣主璟，第三卷为后主煜，而附以宜春王从谦及小周后，第四卷以下载宋齐邱以下仅三十人，陈陶、孟宾于诸人有传，而查文徽、韩熙载诸人，乃悉不载。考郑樵《通志略》，载此书原二十卷，此本阙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凡八十四传，而此本阙五十传。殆辗转传写，佚脱其半。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作十卷，则明以来已无完本，不自今始也。

曾称其行文赡雅，今观诸传，皆叙次冗杂，颇乖史体。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无名氏江南馀载序，排诋此书颇甚，是当时已讥其疏。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摘其叙江为世系与史不符，又摘其记伶人李家明《苑中咏牛》及《皖公山》两诗，与杨亿《谈苑》所记王感化对嗣主李璟事，姓名时代互异。又摘其记“家明对嗣主雨惧抽税事”，与南唐近事以为申渐高者，亦复牴牾。王楙《野客丛书》摘其记陈陶仙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诗。是传闻异词，亦所不免。然其中如孙晟、林文肇诸传与五代史颇有异同，可资考证，马、陆二书亦多采之。流传既久，固亦未可废焉。

△《江南别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陈彭年撰。彭年字永年，抚州南城人。太平兴国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参知政事，谥曰文。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所纪为南唐义祖、烈祖、元宗、后主四代事实。时汤悦、徐铉等奉诏撰《江南录》，彭年是编，盖私相纂述，以补所未备，故以《别录》为名。《宋史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俱作四卷，当以一代为一卷。此本一卷，疑后人所合并也。其书颇好语怪，如徐知诲妻吕氏为祟、陈仁杲神助战、赵希操闻鬼语诸条，皆体近稗官。又玄宗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既称臣於周，避周讳，又改名景。此书乃谓初名景，与史不合。又烈祖迁吴让皇於润州，一年而殂，又一年始迁其族於泰州。而此书并叙於烈祖受禅之初，端绪亦未分明。然其他可取者多，盖彭年年十三即著《皇纲论》万馀言，为江左名辈所赏，李后主尝召入宫中，令与其子仲宣游处，故於李氏有国时事见闻最详。又《册府元龟》亦彭年所预辑，其僭伪部中“李昇”一条，称昇自云永王璘之裔，未免附会。此书但言唐之宗室，亦深得传疑之义。以《资治通鉴》相参校，其为司马光所采用者甚夥，固异乎传闻影响之说也。

△《江表志》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郑文宝撰。文宝字仲贤，宁化人。南唐镇海节度使彦华之子，初仕为校书郎

，入宋举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官至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东都事略》载入《文艺传》中。始，徐铉、汤悦奉诏集李氏事，作《江南录》，多所遗落。

文宝因此编，上卷纪烈祖事，中卷纪元宗事，下卷纪后主事，不编年月。於诸王大臣并标其名，亦无事实，记载甚简。又独全录《韩熙载归国状》、《张泌谏疏》各一首，去取亦颇不可解。然文宝为南唐旧臣，《砚北杂志》载其归宋后，常披蓑荷笠，作渔者以见李煜，深加宽譬，煜甚忠之。《铁围山丛谈》又载其初受业於徐铉，及为陕西转运使，时铉方谪居，仍叩谒，执弟子礼，铉亦坐受其拜。

盖惓惓笃故旧之谊者。故其纪后主亡国，亦只以果於自信，越人始谋为言。与徐铉墓碑相类，其意尚有足取。其记李煜时贡献赋敛一条，王巩《随手杂录》全取之。且注其下曰：“《江表志》，郑文宝撰。”则亦颇重其书。又如《江南江北旧家乡》一诗，文宝以为吴让皇杨溥所作，而马令《南唐书》则直以为后主作。

然文宝亲事后主，所闻当得其真，是亦可以订马书之误也。晁氏《读书志》称文宝有序，题庚戌，乃大中祥符三年，此本无之。今从《学海类编》补录成完帙焉。

△《江南馀载》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载之《霸史类》中，亦不云谁作。马端临《文献通考》、戚光《南唐书音释》并作《江南馆载》，字之讹也。陈氏《书录解题》载是书原序，略曰：“徐铉始奉诏为《江南录》，其后王举、路振、陈彭年、杨亿皆有书。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称，而龙衮为尤甚。熙宁八年，得郑君所述於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遗或小异者，删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类相从”云云。振孙谓郑君者，莫知何人。考郑文宝有《南唐近事》二卷，作於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又《江表志》三卷，作於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不在此序所列六家之内，则所称得於楚州者，当即文宝之书。检此书所录杂事，亦与文宝《江表志》所载互相出入，然则所谓删落是正者，实据《江表志》为稿本矣。今世所行《江表志》，名为三卷，实止二十四页。盖残阙掇拾，已非完书。此书所谓一百九十五段者，今虽不可全见，而《永乐大典》内所引尚夥，多有《江表志》所不载者。则《江表志》虽存而实佚，此书虽佚尚有大半之存也。《宋志》载此书二卷，《书录解题》及诸家书目并同。今采辑其文，仍为二卷，以补《江表志》之阙焉。

△《三楚新录》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周羽翀撰。羽翀里贯未详。自署称儒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桂州修仁令

，盖宋初人也。其称三楚者，以长沙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兴皆据楚地称王，故论次其兴废本末，以一国为一卷。其中与史牴牾不合者甚多，如马殷本为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先锋指挥使，佐之夺湖南，及建锋为陈瞻所杀，军中迎殷为留后，亦未尝为邵州刺史。今羽翬乃称殷随渠帅何氏南侵，何命为邵州刺史，何氏卒，众军迎殷为主。其说皆凿空无据。又谓马希范入觐，桑维翰旅游楚泗，求货不得，拂衣而去。及希范立，维翰已为宰相，奏削去其半仗云云。今考希范嗣立在唐明宗长兴三年，时晋未立国，安得有维翰为宰相之事？亦为诬罔。又如王逵为潘叔嗣所袭，与战败没，而羽翬以为败於南越，仅以身免，竟死於路。与诸书所纪，并有异同。盖羽翬未睹国史，仅据故老所传述纂录成书，故不能尽归精审。然其所闻轶事，为史所不载者，亦多可采。稗官野记，古所不废，固不妨录存其书，备读五代史者参考焉。

△《锦里耆旧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一名《成都理乱记》，宋句延庆撰。延庆字昌裔，自称前荣州应灵县令，并见於书中，惟不著其里贯。其书乃纪王氏、孟氏据蜀时事。《宋史艺文志》作八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开宝三年，秘书丞刘蔚知荣州，得此《传》，请延庆修之。起咸通九载，迄乾德乙丑。案今本止四卷，起僖宗中和五年，无懿宗咸通间事。振孙又称，自平蜀后迄祥符己酉，朝廷命令，政事因革，以至李顺等作乱之迹，皆略载之，张约为之序。延庆在开宝时，去祥符尚远，似不能续记至是，而平蜀后事及张约序，此本亦无之。疑振孙所见即《宋志》八卷之本，出於后人所增益。此本四卷，或犹延庆之旧也。书虽以《耆旧传》为名，而不以人系事，其体实近编年。所录两蜀兴废之迹，亦颇简略。惟於诏敕、章表、书檄之文，载之独详。中间如前蜀咸康元年，唐兵至成都，王宗弼劫迁王衍於西宫，《通鉴》在十一月甲辰，而此书作乙巳。又宋太祖赐后蜀主孟昶诏一首，其文多与《宋史》不同。如此之类，亦皆可以备参考也。陈振孙称为平阳句延庆，案书中於后蜀主多所称美，疑出蜀人之词。孟昶时有校书郎华阳句中正者，后入宋为屯田郎中。

延庆疑即其族，则平阳或华阳之误欤？△《五国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南汉”条下称刘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则北宋人。又“南唐”条下称尝以其事质於江南一朝士，则犹在宋初，得见李氏旧臣也。中於南汉称彭城氏，於留从效姓称娄。钱塘厉鹗跋，以为吴越国人入宋所作，避武肃王讳。然闽王“延翰”条下，称其妻为博陵氏，则又何为而讳崔乎？年代绵邈，盖不可考矣。其书纪吴杨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汉刘氏、闽王氏之事，称曰五国。然以其地而论，当为四国。若以其人而论，当为

六国。未审其杨、李并为一，抑孟、王并为一也。郑樵《通志略》列之《霸史类》中，实则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中如徐知诰斥进黄袍诸事，为史所不载。又李煜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与史亦小有异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琐杂废也。前有万历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题词，讥其四国俱加伪字，於蜀独否。今考书中明书伪蜀王建，又书孟知祥以长兴五年遂僭大号，何尝不著其伪。卷首总纲既以前蜀、后蜀为分，再加伪字，则或曰前伪蜀、后伪蜀，或曰伪前蜀、伪后蜀，词句皆嫌於赘，是以省之。《公羊传》所谓避不成文是也。谓不伪蜀，殊失其旨。

至“南汉”条下称伪汉先主名岩，后名俊，又名葵，葵之字曰俨，本无此字，葵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之。寅援《唐史》书武后名曩以驳之，则其说当矣。

△《蜀梼杌》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一名《外史梼杌》。宋张唐英撰。唐英字次功，自号黄松子，蜀州新津人。丞相商英之兄。熙宁中官至殿中侍御史，事迹附载《宋史张商英传》。其书本《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仿荀悦《汉纪》体，编年排次。於王建、孟知祥据蜀事迹，颇为详备。欧阳修《二蜀世家》删削太略，得此可补其所遗。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州县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其文全载於此书，凡此之类皆足以资考证。唐英尝撰《嘉祐名臣传》及此书，今《名臣传》已佚，惟此书存。然考楼钥《攻媿集》引《外史梼杌》，王建四年书张琳始末，有大顺初僖实为黔南节度使，辟为判官一条。今本无之，则亦非完帙矣。

△《南唐书》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马令撰。令，宜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令自序，称“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纘先志而成之，实崇宁乙酉”云云，则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载令自序，盖偶佚也。元赵世延所作陆游《重修南唐书序》，称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复罕见，竟以为令祖元康所作。殆当时未睹其本，故传闻致误欤？其书首为《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盖用《蜀志》称主之例。次《女宪传》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录列女二人。

次《宗室传》一卷，列楚王景迁等十二人，而从度、从信二人有录无书。次《义养传》一卷，列徐温及其子六人，附录二人。次为《列传》四卷，次《儒者传》二卷，次《隐者传》一卷，次《义死传》二卷。次《廉隅传》，次《苛政传》，共二卷。次《诛死传》一卷，次《党与传》二卷，次《归明传》二卷。次《方术传》一卷、《谈谐传》一卷，皆优人也，而附以迂儒彭利用。次《浮

屠传》，次《妖贼传》，共一卷。次《叛臣传》一卷，次《灭国传》二卷，闽王氏、楚马氏也。次《建国谱》，次《世系谱》，共一卷。《建国谱》者，即地理志。《世系谱》者，叙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赞之首，必以“呜呼”发端，盖欲规仿《五代史记》，颇类效颦。於诗话小说，不能割爱，亦不免芜杂琐碎，自秽其书。又如《建国谱》之叙地理，仅有军州而无县，则省不当省。《世系谱》不过出自唐吴王恪，於《先主书》首一句可毕，而复述於《唐书》以前，尤繁不当繁，亦乖史体，均不及陆游重修之本。然椎轮之始，令亦有功。且书法亦谨严不苟，故今从《新旧唐书》之例，并收录焉。

△《南唐书》十八卷、《音释》一卷（内府藏本）

宋陆游撰。游有《入蜀记》，已著录。宋初撰录南唐事者凡六家，大抵简略。其后撰《南唐书》者三家，胡恢、马令及游也。恢书传本甚稀。王士禛《池北偶谈》记明御史李应昇之叔有之，今未之见。惟马令书与游书盛传，而游书尤简核有法。元天历初，金陵戚光为之音释，而博士程塾等校刊之，赵世延为序。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旧本遵《史》、《汉》体，首行书某纪某传卷第几，而注《南唐书》於下。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又称其门人大名成文昭寄以宋槧本，凡十五卷，与今刻十八卷编次小异。今其本均不可见。所行者惟毛晋汲古阁本，刻附《渭南集》后者，已改其体例，析其卷数矣。南唐元宗於周显德五年即去帝号，称江南国主。胡恢从《晋书》之例，题曰《载记》，不为无理。游乃於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且於《烈祖论》中引苏颂之言，以《史记秦庄襄王》、《项羽本纪》为例，深斥胡恢之非。考刘知几《史通本纪篇》，尝谓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又称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诸侯而称本纪，循名责实，再三乖谬。则司马迁之失，前人已深排之，游乃引以藉口，谬矣。

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於其间乎？他如《后妃诸王传》置之群臣之后，《杂艺方士传》列於忠义之前，揆以体例，亦为未允。读其书者，取其叙述之简洁可也。

△《吴越备史》四卷、《补遗》一卷（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旧本题宋武胜军节度使掌书记范垞、巡官林禹撰。载钱鏐以下累世事迹，据旧目卷首列《年号世系图》，《诸王子弟官爵封谥表》，《十三州图》，《十三州考》，今唯存《十三州考》一篇，其图表俱佚。后附《补遗》一卷，则不载作者名氏。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钱俶之弟俨，著《吴越遗事》，有开宝五年序。又谓《备史》亦俨所作，托名林范。今是书四卷之末有跋二首，一题嘉祐元年四代孙中孚，一题绍兴二年七代孙休涣。如据书中所记而言，则当从

钱鏐起算，不当从钱俶起算。所称四代、七代，显据作书者而言，则振孙以《备史》为俨撰，似得其实。钱曾《敏求记》云，今本为鏐十七世孙德洪（案《吴越世家》疑辨作十九世孙，未详孰是）嘉靖间刊本。序称《补遗》为其门人马荇臣所续，序次紊乱。如衣锦城建金策醮及迎释迦等事，皆失载。今是书於此数事，咸备无阙，则非德洪重刊之本。其以《补遗》为马荇臣所续，亦别无证据。荇臣曾撰《吴越世家疑辨》，自序谓曾作《备史》图表，亦不云又续其书。考此《补遗》之首有序一篇，不题名氏年月，序中有“家王故事”之语，当即中孚等所题。亦云不知作自何人，则不出於荇臣审矣。《备史》所记讫太祖戊辰，《补遗》所记讫太宗丁亥，与《中兴书目》所载“前十二卷尽开宝元年，后增三卷，尽雍熙四年”者正合。特并十二卷为四，并三卷为一耳。陈振孙谓今书起石晋开运，前阙三卷，勘验此本，所佚亦同。则是书自宋季以来，已非完帙。今无从校补，亦姑仍其旧焉。

△《安南志略》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黎崱撰。崱字景高，号东山，安南国人。东晋交州刺史阮敷之后，世居爱州。幼与黎瑋为子，因从其姓。九岁试童科，仕其国至侍郎，迁佐静海军节度使陈键幕。至元中，世祖伐安南，键率崱等出降。其国邀击之，键歿於军。崱入朝，授奉议大夫，居於汉阳。以键志不伸而名泯，乃撰此志以致其意。元明善、许有壬、欧阳元皆为之序。所纪安南事实，与《元史列传》多有异同，如李公蕴所夺，是黎非丁。张怀侯为国叔，张宪侯为日烜兄子，俱非婿。遭兴道王之难者乃明诚侯，而非义国侯，皆可证史氏之讹。又史於至元二十三年诏书内数安南罪，有“戕害遗爱”语，而不著其事。今志载至元十九年，授柴椿元帅，以兵千人送遗爱就国。至永平界，安南勿纳。遗爱惧，夜先逃归，世子废遗爱为庶人，更足明史有脱漏。其他山川人物，叙述亦皆详赡，洵可为参稽互考之助。盖安南文字，通於中国，其开科取士，制亦略同。故此书叙述，彬彬然具有条理，不在《高丽史》下云。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吴任臣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任臣以欧阳修作《五代史》，於十国仿《晋书》例为《载记》，每略而不详，乃采诸霸史、杂史以及小说家言，并证以正史，汇成是书。凡《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其诸传本文之下，自为之注，载别史之可存者。盖用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邵《齐纪》之例。刘知几

《史通补注篇》所谓躬为史臣，手自刊削，除繁则意有所悛，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者也。其间於旧说虚诬，多所辨证。如田頵擒孙儒，年月则从吴录，而不从薛史。吕师周奔湖南，年月则从《通鉴》，而不从《九国志》。南唐烈祖世家则从刘恕《十国纪年》及欧史，而不从《江南野史》、《吴越备史》。

皆确有所见，其他类是者甚多。五表考订尤精，可称淹贯。惟无传之人，仅记名字，列诸卷末，虽用陈寿《蜀志》附载无传诸人之例，然寿因杨戏有《季汉辅臣赞》，故系之戏传之末，非自列其名字於中，虚存标目也。是则貌同心异，不免於自我作古矣。

○附录△《越史略》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安南国事。上卷曰《国初沿革》，为赵佗以下诸王。曰《历代守任》，为西汉至石晋交州牧守姓名。曰《吴纪》，乃五代末吴权及其子昌岌、昌文等事迹。曰《十二使君》，乃昌文没后，牙将杜景硕等争立事迹。曰《丁纪》，则丁部领以下诸王。曰《黎纪》，则黎桓以下诸王。中卷、下卷皆曰《阮纪》，则自李公蕴得国后诸王事迹。纪述特详，惟以李为阮，与史不合。案黎崱《安南志略》，称陈氏代立，凡李氏宗族及齐民姓李者，皆命更为阮，以绝民望。则此书当为陈氏之臣所作，崱志又载陈普尝作《越志》，黎休尝修《越志》，俱陈太王时人。太王者，陈日熈之谥，则此书或即出普、休二人手，未可知也。

安南自汉迄唐，并为州郡。五季末，为土豪窃据，宋初始自立国。此书自唐以前，大抵全袭史文，自丁部领以下，则出其国人之词，与史所载殊有异同。盖史臣但承赴告之词，故如薨卒之类，往往较差一年。至名号官爵，或只自行国中，而不以通於大朝，故亦有所错互。其牴牾之处，颇可与正史相参证。又史称陈日尊自帝其国，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此书原题《大越史略》，盖举国号为名。而所列公蕴至昊、昂八王，皆僭帝号，不独陈日尊一代，则尤史所未详。又《玉海》记交趾天贶、宝象、神武、彰圣、嘉庆诸年号，此书皆与相合。

特所列黎、阮诸王无不改元者，而史家并未悉载。则必当时深自讳之，故中国不能尽知耳。书末又载陈日熈以下纪年一篇，但录所僭谥号改元，而不具事迹。其中所称太上者，以史按之，当为陈叔明。其称今上者，当为陈炜。而史载日熈至炜十二世，此书乃仅得十世，未详其故。又考《廉州府志》，纪康熙十三年海滨得钟，题皇越昌符九年乙丑，说者疑为宋时李乾德以后僭号。今此书称今上昌符元年丁巳，当明洪武十二年，其九年正值乙丑，则为陈炜僭号无疑，是亦足资考证矣。安南自宋以后，世共职贡，乃敢乘前代失驭之际，辄窃号

國中。至著之簡策，以妄自夸大，實悖謬不足采。然吳、楚僭王，《春秋》絕之，而作傳者亦不沒其實。故特依偽史例錄之，以著其罪。且以補宋、元二史《外國傳》之所未備焉。

△《朝鮮史略》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一名《東國史略》，不著撰人名氏，乃明時朝鮮人所紀其國治亂興廢之事。始於檀君，終於高麗恭讓王王瑤。自新羅朴氏以前稍略，而高麗王建以後則皆編年紀載，事迹頗具。其稱李成桂、李芳遠為太祖、太宗，乃其臣子之詞。又間附史臣論斷及《歷年圖》等書，蓋鄭麟趾《高麗史》仿紀傳之體，而此則仿編年之體者，故其國中兩行之。錢曾《讀書敏求記》以其於王氏遺臣鄭夢周等欲害李成桂事，不沒其實，稱為良史。今觀其序事，詳略雖不盡合體要，而裒輯遺聞，頗為賅具。讀列史《外國傳》者，亦可以資參考焉。書末有萬曆庚戌趙琦美跋，稱借錄於馮仲纓家。蓋當倭陷朝鮮，出師東援時所得之本也。

——右“載記類”二十一部，三百八十卷，《附錄》二部，九卷，皆文淵閣著錄。

○載記類存目△《晉史乘》一卷、《楚史梲杙》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大德十年吾邱衍序，稱《晉史乘》於劉向校讎未之聞，近年與《楚史梲杙》并得之。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云云。《乘》凡四十二篇，《梲杙》凡二十七篇，皆摭《左傳》、《國語》、《說苑》、《新序》及諸子書匯而次之，其偽不待辨。考王祜集有《吾子行傳》，記衍所著各書甚悉，中有《晉文春秋》、《楚史梲杙》二書之名。張習孔《云谷卧餘續》亦云衍作，俱未嘗言衍得此二書。然則衍特摭舊事，偶補二書之闕，原非作偽。傳其書者欲以新異炫俗，因改《晉文春秋》為《晉乘》，以合《孟子》所述之名，并偽撰衍序冠之耳。序文淺陋，亦決不出衍手也。

△《十六國考鏡》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石延年撰。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官至太子中允。此编举《晋书载记》中所列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等十六国，考其始终，传世几代，历年若干，通篇不及二千言，自宋以来诸家俱不著录。惟曹溶《学海类编》收之，其依托不待辨也。

△《西夏事略》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旧本题承议郎权知龙州军、兼管内劝农事、沿边都巡检使、借紫臣王称撰。考验其文，即王偁《东都事略》中之《西夏传》，作伪者抄出，别题此名。曹溶《学海类编》收之，失考甚矣。

△《明氏实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学可撰。学可，新都人。是书记明玉珍父子始末。玉珍当元末起兵，窃据

巴蜀，一传而灭，然无大淫虐，故明昇之降，论者以孟昶比之。是书所述，虽不无溢美，而序次颇详，亦足与正史相参考。实录之名，古人通用，故凉刘昉有《燉煌实录》，唐许嵩记六代之事称《建康实录》，而李翱集有《皇祖实录》，乃其大父之行状。学可此作，盖沿古名，非尊明氏父子为正史也。然五代十国，记载如林，不过曰志、曰记、曰传、曰录。宋以来相沿久矣，何必定用此目乎。

△《高丽史》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正献大夫、工曹判书、集贤殿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郑麟趾奉敕撰”。考《明实录》，景泰二年高丽使臣郑麟趾尝表进是书於朝，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列传》五十卷，《目录》二卷。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题跋，称为体例可观，有条不紊。此本仅《世系》一卷，《后妃列传》一卷，盖偶存之残帙，非完书矣。

△《唐馀纪传》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霆撰。霆字声伯，德清人。宏治壬戌进士，官至山西提学佥事。是书凡《图纪》三卷，《列传》十卷，《家人传》一卷，《忠节传》一卷，《义行传》一卷，《隐逸传》一卷，《藩附传》一卷，《列女传》一卷，《方技传》一卷，《伶人传》一卷，《别传》一卷，《志略》一卷，《附录》一卷。大旨以南唐承唐之正统，盖与姚士粦《后梁春秋》均欲窃取《通鉴纲目》帝蜀之意，而不知其似是而非者。考陆游《南唐书》，谓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仕为徐州判司。志生荣，荣生昇。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云家世微贱，与游说迥殊。则其系出唐后与否，宋代已多异议。且自李璟已附於周，李煜又始终奉宋正朔，当时已以藩臣自居，后世忽以正统归之，尤为乖刺。其体例多学步《新五代史》。

如唐庄宗亡於伶人，事关兴废，故欧阳修别传伶官。至申渐高等四人，其事微矣，乃亦别立传，将修《唐书》者必为黄幡绰等立传乎？唐六臣，《新五代史》别传，以其卖国也，乃亦摭徐铉、殷崇义、张洎、张泌、周惟简、查元方以足六臣之数。不知其随主而降，与许善心一例也。如此之类，皆有效颦之失。况既以南唐继唐，自应正其为帝。而昇曰先主，璟曰中主，煜曰后主，复仿陈寿《蜀志》之例，尤进退无据。至於杂采稗官，漫无刊削，及其小失矣。胡恢之书虽佚，马令、陆游二书具在，何必作此屋下屋也。

△《南诏事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应祥撰。应祥有《人代纪要》，已著录。是书乃应祥巡抚云南时所撰。大约摭拾各史《蛮夷传》及滇中旧志，参订而成。其诸书与史互异者，皆别作按语，详为考证。诠注叙次，颇为简洁。至所载郑氏世次及一切事实，皆《五

代史》及《五代会要》、《文献通考》诸书所未载，亦足裨史氏之阙也。惟六诏创置，载於各史者，名号俱符，滇中志乘，悉引为依据。兹书以越析诏作治麼些，遼賧诏作邓賧，并炎阁子盛罗皮之作晟罗皮，与史传悉异，而未著其所出。盖明人著书之疏漏，往往如斯矣。

△《吴越纪馀》五卷、附《杂吟》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贵撰。贵字元抑，长洲人。是编采辑吴越故实，分题编录，亦多附以论断。前有正德庚午自记，称摭其大纲为三首，杂拟其事之可信者又三十五首。所谓三大纲者，一编年，一书法，一世家；所谓三十五事者，季札观乐之类是也。

其编年有吴而无越，馀亦越略而吴详。盖贵为吴人，故以吴为主，亦各私其乡之辄习也。所载皆习见之事，无一新异，而又皆不著所出。且以吴越为名，而别出伍尚一篇，申包胥一篇，陶朱公一篇。申包胥尚有关於入郢；陶朱公之子，事虽在楚，而范蠡犹有关於霸越；至伍尚则人为楚人，事为楚事，与吴越如风马牛。

缀之《伍员传》首，以为缘起，已嫌其赘，乃别立一题，则伍奢亦员之父，楚平王费无极等皆员之讎。又何不可类及乎？其亦昧於断限之例矣。末附《杂吟》一卷，亦贵所作，以咏吴越旧迹者也。词旨浅近，亦无取焉。

△《滇载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书乃其谪戍云南时所作，统纪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种类，旧本与《滇程记》合为一篇。今以一为行记，一为地志，析之各著录焉。

△《陈张本末略》一卷、附《方国珍本末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吴国伦撰。国伦字明卿，兴国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参政。

《明史文苑传》附见《李攀龙传》中。是书於陈友谅得姓为吏诸事，张士诚与李伯昇等起事之由，方国珍弟国瑛、国珉诸人俱未胪叙。所载明初攻战诸事，更为疏漏。前有国伦自序曰：“每闻祖父言国初陈友谅、张士诚事甚悉，因志其始末大略，而以方国珍附焉。后阅《洪武日录》及诸野史所记载，往往不符，尚冀熟於掌故者为我正之。”则国伦先不自信矣。

△《越峽书》二十卷（浙江范懋杜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文凤撰。文凤字廷仪，宜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僉事。

是书皆记安南事迹，朱彝尊《曝书亭集》有《越峽书跋》，称为有伦有要，於彼国山川、郡邑、风俗、制度、物产，以及书诏、制敕、移文、表奏之属，无不备载。而建置兴废之故，亦皆编次详明。然大致以黎崱《安南志略》为蓝本，益以洪武至嘉靖事耳。

△《孤忠小史》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核其所载，即李文凤《粤峽书》也。文凤书本二十卷，首尾完具，此本抄写残阙，佚其前二卷。起於第三卷之第三页，而空其前半页，以下每卷皆空其标题，不知何人妄填以“孤忠小史”之名。又伪撰序文填於前半页之空处，复镌刻焦竑一印，用於简端。名与书不合，书与序文又不合，序尤鄙俚，足资笑具。殆坊肆书贾之所为，收藏家不辨而售之耳。

△《朝鲜国纪》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黄洪宪撰。洪宪字懋中，秀水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尝奉使朝鲜，获睹其国先世实纪，因次其传受次序，及兴废大要，为此书。然所录甚略，不及史传之详备也。

△《吴越世家疑辨》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马荇臣撰。荇臣始末未详。欧阳修《五代史》於《吴越世家》极言其汰侈暴敛之事。说者或以为修有憾於钱惟演，故以此言毁之，并非实录。荇臣之师钱德洪，为钱镠十九世孙，因令荇臣历考《通鉴纲目》及他书所载钱氏爱民政迹，逐条胪列，以证《吴越世家》之妄。其书虽题荇臣名，实则德洪意也。其间援引虽富，类多以空言争论，至如吴越改元之事，尚有石刻可据，昭然难掩。乃亦必喋喋而为之辨，且谓其本中国纪元而史失之，尤可谓凿空妄说矣。

△《后梁春秋》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姚士粦撰。士粦所辑《陆氏易解》，已著录。是书以后梁主萧詧为武帝冢孙，宜嗣梁祚。武帝夺嫡而立简文，卒致覆灭。而詧附魏立国，凡历三主三十三年乃亡，能保其祀。《北史》及周、隋二史载记颇略，故作此书，欲以詧续梁正统。用编年之法，采取史传、傍摭文集、因时表事、因事附人、排比具详。其间如詧通魏后即用北魏纪年，而不书太清之号，以绝元帝於梁。又於陈诸帝皆直书其名，以示黜贬之意。然詧为昭明第三子，原非必应得国之人，其立也又非受国於武帝。值时弟兄构衅，同气相屠，借魏朝兵力，获奉宗祧，仅区区守江陵三百里之地。身为附庸，北面事人，其事实无可称。士粦此书，与以南唐为正统者同一偏僻。王士禛《居易录》称士粦有此书，惜未见之，殊不知其无可取也。士粦又尝为《西魏春秋》若干卷，盖亦以补魏收书之阙。今佚不传。

△《韩氏事迹》一卷、《方氏事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文进撰。文进爵里未详。所记乃韩林儿、方国珍二家事迹，分年编载，略如纪事本末体例，而引吴朴、张时泰、邵相、周德恭诸人论断，系之各条之下。

凡诏檄奏疏之文，皆跳行另书，如坊间所行演义之式，盖明人陋习如此。又以

明太祖奉韩林儿年号，比之事殷之德，取喻亦病其不伦。

△《南诏野史》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昆明倪辂集》，成都杨慎标目，滇中阮元声删润。前无序目，后有崇祯六年姜午生跋云：新都杨用修先生游其地，乃原其世系，著为载记。滇中阮元声霞屿简及斯记，惜其佚脱，欲更讎之以付剞劂，而不言辂作。今考书中叙事，下逮万历十三年，慎不及见。跋又称大略始於沙壹触沈木而生九龙，此书乃始於南诏星野，其沉木一事，仅附见於《南诏源流》案语中，前后矛盾，不可究诘。大抵阮元声之所为，倪辂、杨慎皆依託也。前半册逐条标目，颇嫌丛琐。后半册大蒙国以下则历纪蒙氏始据南诏，以迄於段明，颇似世家、列传之体，末则总叙明代平定云南始末，而於历代窃据诸家皆称其伪号伪谥，尤为乖刺。元声，马龙州人，崇祯戊辰进士，官金华府推官。

△《南唐拾遗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略采宋江南遗事诸不见正史者，附於马、陆二《书》、郑文宝《近事》、陈彭年《别录》、陈霆《唐馀记传》之后。然实皆习见之事，无一异闻。又后主《却登高文》，全篇载於陆书《从善传》中，而讹为《登高赋》。惟存二句，乌在其为拾遗也。紫竹评李后主词一条，见龙辅《女红馀志》，不详所出。其人之真伪未可知，且是紫竹之语，何与南唐遗事。以此条为例，则词话、诗话连篇不尽矣。“师子国王”一条，鬼魅现形，乃小说荒唐之语，岂可以补正史！将《太平广记》载秦庄襄王就僧乞食，亦可补《史记秦本纪》耶？李煜杀谏臣，溺浮屠，荒於酒色，阙失非一。先舒序中以为守文命辟，亦非笃论也。

△《十六国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张愉曾撰。愉曾，字庭硕，徽州人。是书以崔鸿所录十六国事，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年经国纬，条理分明，颇便於寻览。其从父张潮，收之《昭代丛书》乙集中。后有潮跋，谓不识崔鸿何以不列年表，今得此书，可以补其阙略。考刘知几《史通》，崔鸿原书实有表，屠乔孙等作伪本时，偶漏撰此篇，潮未及考耳。前又有潮序一篇，文格纯效《尚书》。其意欲拟夏侯玄《昆弟诰》，殊为诡僻，尤无取焉。

△《中山沿革志》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楫撰。楫字舟次，休宁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是编乃其册封琉球国王时所作。按楫别有《使琉球录》，备载册封典礼及山川景物。此则专纪中山世系，附以考据。前有自序，称谕祭故王，入其祖庙，因密录其神主。

又得《琉球世赞图》，参以明代实录，约略詮次，盖琉球之沿革具是矣。

△《十六国年表》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尚质撰。尚质字元长，武陵人。是编虽以年表为名，而实非司马迁旁行斜上之体，特以伪本崔鸿《十六国春秋》列传，改为编年，犹之排纂班书，更为荀纪。然体例多不允协，如每年但大书甲子，而以晋宋年号与僭号分注，则统绪全乖。又首列所僭之庙号，而书中仍复书名，则纲目互异。又魏氏已定位中原，列於正史。此乃分标代、魏，与仇池杨难敌、吐谷浑一例，转附录於十六国后，尤为未协。惟末附《輿图考》一卷，古名今地，排比颇明，差为易於寻览云。

——右“载记类”二十一部、一百一十二卷，皆附《存目》。

卷六十七 史部二十三

○时令类《尧典》首授时，舜初受命，亦先齐七政。后世推步测算，重为专门，已别著录。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节者，则有时令诸书。孔子考献徵文，以《小正》为尚存夏道。然则先王之政，兹其大纲欤？后世承流，递有撰述，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与《礼经》所载小异。然民事即王政也，浅识者岐视之耳。至於选词章，隶故实，夸多斗靡，浸失厥初，则踵事增华，其来有渐，不独时令一家为然。汰除鄙倍，采摘典要，亦未始非《豳风》、《月令》之遗矣。

△《岁时广记》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陈元靓撰。元靓不知其里贯，自署曰广寒仙裔。而刘纯作后序，称为隐君子。其始末亦未详言，莫之考也。书前又有知无为军巢县事朱鉴序一篇，鉴乃朱子之孙，即尝辑《诗传遗说》者，后仕至湖广总领。元靓与之相识，则理宗时人矣。其书《宋志》不著录，惟见於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前列《图说》，分四时，为四卷，今此本乃曹溶《学海类编》所载，卷首并无《图说》，盖传钞者佚之。书中摭《月令》、《孝经纬》、《三统历》诸书为纲，而以杂书所记关於节序者按月分隶，凡春令四十六条，夏令五十条，秋令三十二条，冬令三十八条。

大抵为启札应用而设，故於稗官说部多所徵据。而《尔雅》、《淮南》诸书所载足资考证者，反多遗阙，未可以称善本。特其於所引典故皆备录原文，详记所出，未失前人遗意。与后来类书随意删窜者不同，故并录存之，以备参考焉。

△《御定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康熙五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明冯应京与戴任共辑《月令广义》二十五卷，体例粗备，而所录繁简失中，雅俗弗别，颇不免於芜杂，未可以前民利用。

我圣祖仁皇帝钦崇天道，敬授人时，特命儒臣别为编纂。门目虽仍其旧，而刊

除无稽之论，增补未备之文，定为《图说》一卷，《岁令》二卷，《每月令》一卷，《春夏秋冬合》及《土王令》五卷，《十二月令》及《闰月令》十三卷，《昼夜令》二卷，《时刻令》一卷。每类分《天道》、《政典》、《民用》、《物候》、《占验》、《杂纪》六子目，《每月令》则六子目外增《日次》一子目，《十二月令》、《闰月令》则六子目外增《节序》、《日次》二子目。各援引图籍，注明出典，具有根据。其为旧本所有者，标题原字；今本所加者，标题增字。亦不掩古人所长，本本元元，条分缕析。用以乘时布政，顺五气之宜；趋事劝功，裨四民之业。敬天出治，敦本重农之渊衷，具见於是。固不仅点缀岁华，采撷词藻，徒供翰墨之资焉。

——右“时令类”二部、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时令类存目△《四时宜忌》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瞿佑撰。佑字宗吉，钱塘人。洪武初，官国子助教。永乐间，官周王府右长史，谪戍保安。洪熙初，赦还。此书记十二月所宜所忌，历引《孝经纬》、《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而兼及於《济世仁术》、《法天生意》、《指月录》、《白云杂忌》诸书，甚至道家符篆亦皆载入。徵引虽博，究不免伤於芜杂也。

△《四时气候集解》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泰撰。泰字淑通，鹿邑人，洪武丁丑进士。姚福《青溪暇笔》称其官为詹事府通事舍人，其事迹则无考也。是书成於洪熙元年，大旨以《月令》诸书纪载时物，仅得其大略，前人训释，又互有异同。因搜采群籍以为考证。然篇幅太隘，未能详核。

△《月令通考》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卢翰撰。翰有《易经中说》，已著录。此书以一岁十二月，每月杂采故事，兼及流俗旧闻。首记天道，次治法，次地利，次民用，次摄生，次涓吉，次占候，次迹往，次考言，次扩闻，谓之十例，颇为庞杂。其自序云：“因见《家塾事亲》一书而广之为此。”则托始已为俗学，其不能精核宜矣。

△《月令广义》二十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冯应京撰，戴任续成之。应京有《六家诗名物疏》，已著录。任始末未详，惟卷端有二私印，一曰“肩吾父”，一曰“新安布衣”而已。是书前有任《叙由》一篇，称应京初为《士民月令》一卷，凡十有二令。今益以闰月而增《五纪篇》，冠以图，统之以《岁总》。约十二月文义之同者，括为《每月令》，领於春令之前。复概每月三十日所同者，立《昼夜令》，而一十二时区为时令，系诸篇终。

其为卷二十有五。则应京原书只一卷，此本皆任所增加。而卷首《冯霭纪略》

乃称应京在镇抚司作此书二十四卷，应京自序又称任仅增三之二。大抵二人先后成之，而彼此均欲据以为功，故其说矛盾也。其书较卢氏《月令通考》差详备，而亦多猥杂。如诸神诞辰之类，皆本道书，而非可笔之儒籍者也。

△《节宣辑》四卷（内府藏本）

明上洛王朝<日盍>撰。朝<日盍>，周定王櫛七世孙。成化三年，櫛曾孙同牟朵始分封上洛。万历三十二年，朝<日盍>袭封。其书专记时令，多袭旧文。

△《养馀月令》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戴羲撰。羲字驭长，里贯未详。崇祯中官光禄寺典簿。其书分纪岁序，而附以蚕、鱼、竹、牡丹、芍药，兰菊诸《谱》。钞撮旧籍，无所发明。

△《日涉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陈堦撰。堦字升也，应城人。是书杂采故实诗歌，按时令编次，每一月为一卷。先叙月令节候，而三十日以次列之。皆以故实居前，诗歌居后，所采颇为芜杂。前有康熙二十七年巩昌知府文安纪元重刊序，乃惜其列代事迹有关劝戒者尚未详录，非也。至谓其不载闰月为疏漏，则所言当矣。

△《广月令》三卷、《后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勋撰，《后集》则其子璞所补。勋字曰放，璞字伯怀，黟县人。其书采掇传记，欲为《月令通考》诸家广所未备，而好取新奇，转成浅陋。如《十二月》云：“大茅君降白鹤，吐火烘客，老子降九十六种魔。”皆道家无稽之谈，尤为荒诞。其标目曰《别有天》，曰《有本如是》，曰《山外山》，曰《众香国逸史》，皆佻纤尖巧，亦不出明季小品习径也。

△《古今类传岁时部》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董穀士、董炳文同编。穀士字农山，炳文字霞山，乌程人。是书前有潘耒序，称其兄弟共撰类书，分天、地、人、物为四部，名曰《古今类传》。先以岁时日次一编见示，乃天部中之一种。然则未成之书也。其例首为岁序总类，次为春、夏、秋、冬四时类。每於一时一月又先为总类，后以一月分三十日，各纂辑典故诗文，略注所出，而以通用两句附诸简末。其所出则咸不注焉，搜采颇为繁富。然隶事在其意义，不在其字句。是书所摭，往往乖其本旨。如王羲之“春蚓秋蛇”，本论书法，乃以“春秋”二字，入之岁序类中，是可为得古人之意哉？△《节序同风录》（无卷数，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国朝孔尚任撰。尚任有《人瑞录》，已著录。是书仿《荆楚岁时记》为之，以十二月为纲，而以佳辰、令节分列为目，各载其风俗事宜於下，颇为详备。然人事今古不同，方隅各异。尚任不分其时其地，比而同之，又不著其所出，未免失之淆杂，不足以为典据也。

△《时令汇纪》十六卷、《馀日事文》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朱濂编。濂爵里未详。是编所采皆四时十二月事实诗赋，全用《艺文类聚》之体。复以是书但分节候而无日次，故更作《馀日事文》四卷，每月三十日，皆摭拾事实诗赋以补之。然所引神仙降诞飞昇之期，既为荒诞，又多以古人行记如范成大《吴船录》之类所载每日至某处者，取为其日之故实，尤为假借也。

——右“时令类”十一部，一百二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六十八 史部二十四

○地理类一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

《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於是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於总集。末大於本，而輿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禛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

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

△《三辅黄图》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据所引刘昭《续汉志注》，定为梁、陈间人作。程大昌《雍录》则谓晋灼所引《黄图》，多不见於今本，而今本“渐台”、“彪池”、“高庙”、“元始祭社稷仪”，皆明引旧图，知非晋灼之所见。又据改“槐里”为“兴平”，事在至德二载，知为唐肃宗以后人作。其说较公武为有据。此本惟“高庙”一条，不引旧图，“沧池”一条引旧图而大昌未及，其余三条并同。盖即大昌所见之本，偶误“沧池”为“高庙”也。其书皆记长安古迹，间及周代灵台、灵囿诸事，然以汉为主，亦间及河间日华宫、梁曜华宫诸事，而以京师为主，故称《三辅黄图》。三辅者，颜师古《汉书注》谓长安以东为京兆，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也。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微瑕耳。

△《禁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王士点撰。士点字继志，东平人。是书凡为目百一十有六，篇一十有五，釐

为甲、乙、丙、丁、戊五卷。考何晏《景福殿赋》云，爰有禁楹，勒分翼张。注引《说文》扁从户册者，署门户也，扁与楹同。此书详载历代宫殿门观池馆苑籞等名，故取义於此。卷首有欧阳玄至顺庚午序，虞集至顺癸酉序，皆以详贍推之。其中如释“东西箱”，以西清附之，盖本前汉《司马相如传》注谓“西清即西箱也”。而其释“东西”序则与“东西箱”别为一类，不知《景福殿赋》：“西箱踟蹰以开宴，东序重深而秘奥。”注：西箱，西序也。东序，东箱也。本属互文，而析为两地，则於宫室之制殊未能详考。又如释“秦云阳宫”，一名林光，一名甘泉。考程大昌《雍录》，汉之甘泉在渭北之云阳，秦之甘泉在渭南之鄠县。谓秦甘泉一名云阳，殊误。又孟康《郊祀志》注：“汉甘泉一名林光。”

师古谓：“汉於秦林光宫旁别起甘泉宫。”谓汉甘泉一名林光，亦非。则於地理之学亦不免偶疏。至於秦祈年宫，《三辅黄图》以为穆公作，此书独本《汉书》及《水经注》之说，以为作於惠公，似非无见。又若“曲台宫”之类，兼采《雍录》以补《黄图》之所遗，颇可藉以参考。末附《名释》一篇，训诂亦极典核。

虽时有疏密，要於史学不为无补矣。

——右“地理类”宫殿疏之属，二部、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太平御览》所引有《汉宫殿疏》，刘知几《史通》所引有《晋宫阙名》，皆自为记载，不与地志相杂。今别立子目，冠於《地理类》之首。）△《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宪，赵州人。御史大夫栖筠之子，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忠懿。

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据宋洪迈跋，称为元和八年所上，然书中更置“宥州”一条，乃在元和九年，盖其事为吉甫所经画，故书成之后，又自续入之也。前有吉甫原序，称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於叙事之前。并目录两卷，共成四十二卷，故名曰《元和郡县图志》。后有淳熙二年程大昌跋，称图至今已亡，独志存焉，故《书录解题》惟称《元和郡县志》四十卷。此本又阙第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六卷，其第十八卷则阙其半，二十五卷亦阙二页，又非宋本之旧矣。篇目断续，颇难寻检。考《水经注》本四十卷，至宋代佚其五卷，故水名阙二十有一。南宋刊版，仍均配为四十卷，使相联属。今用其例，亦重编为四十卷，以便循览。仍注其所阙於卷中，以存旧第。其书《唐志》作五十四卷，证以吉甫之原序，盖志之误。又按《唐六典》及新旧《唐书地理志》，贞观

初，分天下为十道，一关内道，二河南道，三河东道，四河北道，五山南道，六陇右道，七淮南道，八江南道，九剑南道，十岭南道。此书移陇右为第十，殆以中叶后陷没吐蕃，故退以为殿。至淮南一道，在今本阙卷之中。以《唐志》淮南道所属诸州考之，今本河南道内有所属申、光二州列蔡州之后，江南道内有所属之蕲、黄、安三州列鄂、沔二州之后，似乎传写之错简。然考《唐书方镇表》，大历十四年，淮西节度使复治蔡州，寻更号申光蔡节度使。又永泰元年，蕲、黄二州隶鄂岳节度，升鄂州都团练使为观察使，增领岳、蕲、黄三州。元和元年，升鄂州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增领安、黄二州。则申州、光州尝由淮南道割隶河南道，蕲州、安州、黄州亦尝由淮南道割隶江南道。《唐志》偶失移并，非今本错乱也。《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於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焉。

△《太平寰宇记》一百九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乐史撰。史有《广卓异记》，已著录。宋太宗时，始平闽、越并北汉，史因合舆图所隶，考寻始末，条分件系，以成此书。始於东京，迄於四裔。然是时幽、妫、营、檀等十六州，晋所割以赂辽者，实未入版章。史乃因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之旧，概列其名。盖太宗置封椿库，冀复燕、云，终身未尝少置。史亦预探其志，载之於篇，非无所因而漫录也。史进书序讥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於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於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於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然史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要不得以末流冗杂、追咎滥觞之源矣。原本二百卷，诸家藏本并多残缺。惟浙江汪氏进本，所阙自一百十三卷至一百十九卷，仅佚七卷。又每卷末附校正一页，不知何人所作。辨析颇详，较诸本最为精善，今据以著录。

《文献通考》作《太平寰宇志》。此本标题实作《太平寰宇记》。诸书所引，名亦两岐。今考史进书原序亦作“记”字，则《通考》为传写之误，不足据也。

△《元丰九域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承议郎知制诰丹阳王存等奉敕撰。

存字敬仲，丹阳人。登进士第，调嘉兴主簿，历官尚书右丞。事迹具《宋史》本传。初，祥符中李宗谔、王曾先后修《九域图》。至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以州县名号多有改易，奏乞重修。

乃命馆阁校勘曾肇、光禄丞李德刍删定，而以存总其事。以旧书名图而无绘事

，请改曰志。迄元丰三年闰九月，书成。此本前有存等进书原序，称“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至於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则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殽。总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釐为十卷。”王应麟称其文见於《曲阜集》，盖曾肇之词也。其书始於四京，終於省废州军及化外羈縻州，凡州县皆依路分隶。首具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名，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每县下又详载乡镇，而名山大川之目，亦并见焉。其於距京距府旁郡交错四至八到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有法。赵与峕《宾退录》尤称其《土贡》一门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为诸志之所不及。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民间又有别本刊行，内多《古迹》一门，故晁公武《读书后志》有《新旧九域志》之目。此为明毛晋影抄宋刻，乃元丰间经进原本，后藏徐乾学传是楼中。字画清朗，讹阙亦少，惟佚其第十卷，今以苏州朱焕家抄本补之，仍首尾完具。案张淏《云谷杂记》，称南渡后闽中刊书不精，如睦州宣和中始改严州，而新刊《九域志》直改为严州。今检此本内睦州之名，尚未窜改，则其出於北宋刻本可知。近时冯集梧校刊此书，每卷末具列考证，其所据亦此本也。

△《輿地广记》三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欧阳忞撰。晁公武《读书志》谓实无其人，乃著书者所假托。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以为其书成於政和中，忞，欧阳修从孙，以行名皆连心字为据。按此书非触时忌，何必隐名？疑振孙之说为是。然修庐陵人，而此本有忞自序，乃自称广陵。岂广、庐字形相近，传写致讹欤？其书前四卷，先叙历代疆域，提其纲要。五卷以后，乃列宋郡县名，体例特为清析。其前代州邑宋不能有，如燕云十六州之类者，亦附各道之末，名之曰化外州，亦足资考证。虽其时土宇狭隘，不足括輿地之全，而端委详明，较易寻览，亦輿记中之佳本也。

△《方輿胜览》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祝穆撰。穆字和甫，建阳人。《建宁府志》载穆父康国，从朱子居崇安。穆少名丙，与弟癸同受业於朱子。宰执程元凤、蔡抗录所著书以进，除迪功郎，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是书前有嘉熙己亥吕午序，盖成於理宗时。所记分十七路，各系所属府州军於下，而以行在所临安府为首。盖中原隔绝，久已不入輿图，所述者惟南渡疆域而已。书中体例，大抵於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他志乘所详者，皆在所略，惟於名胜古迹多所庐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

然采摭颇当，虽无裨於掌故，而有益於文章。摘藻挾华，恒所引用。故自宋、元以来，操觚家不废其书焉。考叶盛《水东日记》，称元绛闵忠诗石刻在广州，《方輿胜览》乃载在封州，又误以为魏砀作，亦讹数字。幸真迹石刻尚存三洲岩中，则小小舛误，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致之详贍尔。

△《明一统志》九十卷（内府藏本）

明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奉敕撰。

案沈文《圣君初政志》，称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为《大明志》，今其书不传。后成祖采天下郡县图经，命儒臣纂辑为一书，亦未及成而中辍。至英宗复辟后，乃命贤等重编。天顺五年四月，书成奏进，赐名《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冠其首，鋟版颁行。考輿志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璘等所修《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国史《经籍志》载其目，共为一十卷，今已散佚无传。虽《永乐大典》各韵中颇见其文，而割裂丛碎，又多漏脱，不复能排比成帙。惟浙江汪氏所献书内，尚存原刊本二卷，颇可以考见其体制。知明代修是书时，其义例一仍《元志》之旧，故书名亦沿用之。其时纂修诸臣，既不出一手，舛讹牴牾，疏谬尤甚。如以唐临洺为汉县；辽无章宗，而以为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为陵在房山；以汉济北王兴居为东汉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鲜为在永平境内。俱乖迕不合，极为顾炎武《日知录》所讥。至所摘王安石《处州学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之语，则并句读而不通矣。此本内多及嘉靖、隆庆时所建置，盖后人已有所续入，亦不尽出天顺之旧。我国家辨方定位，首重輿图。

《大清一统志》近复奉诏重修，起例发凡，弥臻尽善。此书之舛略，本无可采。特是职方图籍，为有国之常经，历朝俱有成编，不容至明而独阙。故仍录存，以备一代之掌故焉。

△《大清一统志》五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

是书初於乾隆八年纂辑成书，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各分二十一门，共成三百四十二卷。而外藩及朝贡诸国，别附录焉。迨乾隆二十年，天威震叠，平定伊犁，拓地二万馀里，为自古輿图所未纪。而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乃特诏重修，定为此本。嗣乾隆二十八年，西域爱乌

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齐诸回部，滇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咸相继内附。乾隆四十年，又讨定两金川，开屯列戍，益广幅员。因并载入简编，以昭大同之盛轨。盖版图廓於前，而搜罗弥博；门目仍其旧，而体例加详。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昔唐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本居第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乃退列为第十，以其地已陷没吐蕃故也。宋之疆域最狭，欧阳忞《輿地广记》其於所不能有者，别立化外州之名，已为巧饰。至祝穆《方輿胜览》，则并淮北亦不及一字矣。盖衰弱之朝，土宇日蹙，故记载不得不日减；圣明之世，版章日扩，故编摩亦不得不日增。今志距诏修旧志之时仅数十载，而职方所隶已非旧志所能该。威德遐宣，响从景附，兹其明验矣。虞舜益地之图，仅区九州为十二，亦何足与昭代比隆哉。

——右“地理类”总志之属，七部，九百四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长文撰。长文字伯原，苏州人。未冠，登进士乙科，以足疾不仕。后以苏轼荐，充本州教授，召为太常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书成於元丰七年，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六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徵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犹有古人之风。首有长文自序一篇，末有后序四篇：一为元祐元年常安民作，一为元祐七年林慮作，一为元符二年祝安上作，一为绍兴四年孙佑作。州郡志书，五代以前无闻。北宋以来，未有古於《长安志》及是记者矣。朱彝尊跋《咸淳临安志》，历数南北宋地志，不及是记。知彝尊未见其书，为希覩之本也。长文自序，称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书中亦屡言某文见《总集》。今其书已不传，是记亦幸而仅存耳。

△《乾道临安志》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周淙撰。淙字彦广，湖州长兴人。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创为此《志》。原本凡十五卷，见《宋史艺文志》。其后淳祐间施锸、咸淳间潜说友，历事编纂，皆有成书。今惟潜《志》尚存抄帙，周、施二《志》世已无传。此本为杭州孙仰曾家所藏宋槧本，卷首但题作《临安志》，而中间称“高宗”为“光尧太上皇帝”，称“孝宗”为“今上”，纪牧守至淙而止，其为《乾道志》无疑。惟自第四卷以下，俱已阙佚。所存者仅什之一二，为可惜耳。第一卷纪宫阙官署，题曰《行在所》，以别於郡志，体例最善。后潜《志》实遵用之。二卷分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廨舍、学校、科举、军

营、坊市、界分、桥梁、物产、土贡、税赋、仓场、馆驿等诸子目，而以亭台、楼观、阁轩附其后。叙录简括，深有体要。三卷纪自吴至宋乾道中诸牧守，详略皆极得宜。淙尹京时，撩湖浚渠，颇留心於地利，故所著述亦具有条理。今其书虽残阙不完，而於南宋地志中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书称首焉。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梁克家撰。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平江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乾道中，累官右丞相，封仪国公，卒谥文靖。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为文深厚明白，自成一家。制命尤温雅，多行於世。今所作已罕流传，惟此书尚有写本。凡分九门，一曰地理，二曰公廨，三曰版籍，四曰财赋，五曰兵防，六曰秩官，七曰人物，八曰寺观，九曰土俗。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议其附山川於寺观，未免失伦。今观其人物惟收科第，土俗时出谣讖，亦皆於义未安。然其《志》主於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也。其所纪十国之事，多有史籍所遗者，亦足资考证。视后来何乔远《闽书》之类，门目猥杂，徒溷耳目者，其相去远矣。

△《吴郡志》五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有《骖鸾录》，已著录。是书为成大末年所作，郡人龚颐、滕茂、周南相与赞成之。时有求附於籍不得者，会成大歿，乃腾谤谓不出成大手，遂寝不行。故《至元嘉禾志》序，谓《吴郡志》以妄议不得刊也。绍定初，广德李寿朋始为鋟版，赵汝谈为之序。以周必大所撰《成大墓志》，定“是书实所自为，并申明龚颐三人者，常为成大蒐访，故谤有自来”，其论乃定。寿朋又以是书止绍兴三年，其后诸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皆未及载。复令校官汪泰亨补之，自谓仿褚少孙补《史记》例。然少孙补《史记》虽为妄陋，犹不混本书。泰亨所续，当时不别署为续志，遂与本书淆乱，体例殊乖。其书凡分三十九门，徵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刊版久佚，此本犹绍定旧槧，往往於夹注之中又有夹注。考成大以前，惟姚宏补注《战国策》尝有此例，而不及此书之多，亦可云著书之创体矣。

△《新安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愿撰。愿有《尔雅翼》，已著录。初，梁萧几作《新安山水记》，王笃又作《新安记》，唐亦有《歙州图经》。及宋大中祥符中，李宗谔撰次《州郡图经》，颁之天下，於是旧志皆佚。洎经方腊之乱，新《图经》亦随散失。愿尝杂采诸书，创为稿本，而未就。淳熙二年，赵不悔为州守，乃俾愿续成之。其书第一卷为《州郡》；第二卷为《物产贡赋》；第三卷至五卷为所属之歙、休

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六县；第六卷、七卷为《先达》；第八卷为《进士题名》，凡贤良、明经、赐策、献策、特奏名、武举皆附之，义民、仙释，亦并在是卷；九卷为《牧守》；十卷为《杂录》。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於先达皆书其官，别於史传，较为有体。其《物产》一门，乃愿专门之学，徵引尤为该备。其所志贡物，如乾蕨药、腊芽茶、细布之类，皆史志所未载。所列先达小传，具有始末。

如汪藻曾为符宝郎之类，亦多史传所遗。赵不悔序称其博物洽闻，故论载甚广；而其序事简括不繁，又自得立言之法。愿自序亦自以为儒者之书，具有微旨，不同抄取记簿，皆不愧也。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记愿所作《胡舜陟墓志》后曰：“《鄂州新安志》，於王黼之害王俞，秦桧之杀舜陟，皆略而不书，非杏庭、虚谷一白之，则其迹泯矣。然则是书精博虽未易及，至其义类取舍之间，疑有大可议者。姑记二事，以验观者”云云。案刘克庄《后村诗话》，谓舜陟欲为秦桧父建祠，高登不可，因劾登以媚桧。会舜陟别以他事忤桧下狱死，登乃得免。则舜陟之死，乃欲附於桧而反见挤耳。愿之不书，殆非无意，未可遽以为曲笔也。

△《剡录》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字续古，号疏寮，馀姚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历官校书郎，出倅徽州，迁守处州。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似孙为馆职时，上《韩侂胄生日诗》九首，每首皆暗用锡字，寓“九锡”之意，为清议所不齿。知处州尤贪酷，其读书以奥僻为博，以怪涩为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诗犹可观。周密《癸辛杂识》亦记其守处州日，私挟官妓洪渠事，其人品盖无足道。其诗有《疏寮小集》，尚传於世，而文则不少概见。此书乃其所作《嵊县志》也。嵊为汉剡县地，故名曰《剡录》。前有嘉定甲戌似孙自序，及嘉定乙亥嵊县令史之安序，盖成於甲戌而刊於乙亥，故所题先后差一年。其书首为县纪年，次为城境图；次为官治志，附以令丞簿尉题名；次为社志、学志，附以进士题名；次为寮驿、楼亭、放生池、版图、兵籍；次为山水志；次为先贤传；次为古奇迹、古阡；次为书；次为文；次为诗；次为画；次为纸；次为古物；次为物外记；次为草木禽鱼。徵引极为该洽，唐以前佚事遗文，颇赖以存。其先贤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其山水记，仿酈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然，而风景如睹，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统核全书，皆序述有法，简洁古雅，迥在后来武功诸志之上，殊不见其怪涩可笑。陈振孙云云，殆不可解。岂其他文奇僻，又异於此书欤？△《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宝庆续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会稽志》二十卷，宋施宿等撰。《续志》八卷，宋张淏撰。宿字武子，湖州

人。司谏元之子，尝知馀姚县，迁绍兴府通判。溟字清源，本开封人，侨居婺州。官至奉议郎，其履贯略见《金华志》。而所作《续志》序，乃自称侨寓是邦，则又尝卜居会稽矣。宋自南渡以后，升越州为绍兴府，其牧守每以宰执重臣领之。称为大藩，而图志未备。直龙图阁沈作宾为守，始谋纂辑。华文阁待制赵不迹、宝文阁学士袁说友等，相继编订，而宿一人实始终其事。书成於嘉泰元年，陆游为之序。其不称《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者，用长安、河南、成都、柏台诸志例也。其后二十五年，溟以事物沿革今昔不同，因汇次嘉泰、辛酉后事，作为续编，复於前志内补其遗逸，广其疏略，正其讹误，釐为八卷。书成於宝庆元年，溟自为之序。所分门类，不用以纲统目之例，但各以细目标题。前志为目一百十七，续志为目五十。不漏不支，叙次有法。如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遗书、藏书诸条，皆他志所弗详，宿独能蒐采辑比，使条理秩然。

溟所续亦简核不苟，皆地志中之有体要者。其刊版岁久不传，明正德庚午，郡人王縉复访求旧本校刻，今又散佚。故藏书之家罕见著录，盖亦仅存之本矣。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陈耆卿撰。耆卿字寿老，号笈窗，台州临海人。登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国子司业，其事迹不见《宋史》，惟谢铎《赤城新志》稍著其仕履，而亦不详。今以所著《笈窗集》考之，则嘉定十一年尝为青田县主簿，嘉定十三年为庆元府学教授。又赵希弁《读书附志》称耆卿《集》中沂邸笈表为多。案《宋史》，孝宗孙吴兴郡王柄，追封沂王，其嗣子希瞿，宁宗尝立为皇子，即济王竑。耆卿必尝为其府记室，而希弁略其文也。此为所撰《台州总志》，以所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五县，条分件系，分十五门。其曰赤城者，《文选》孙绰《天台山赋》称：“赤城霞起以建标。”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曰：“往天台尝由赤城山为道径。”又引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

又引《天台山图》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梁始置赤城郡，盖因山为名。”

耆卿此志，即用梁郡名耳。耆卿受学於叶适，文章法度，具有师承，故叙述咸中体裁。明谢铎尝续其书，去之远甚。旧与耆卿书合编，今析出别存其目。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志之前有图十三，此本乃无一图，殆传写者艰於绘画，久而佚之矣。

△《宝庆四明志》二十一卷、《开庆续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罗濬撰。濬，庐陵人。官赣州录事参军。《文献通考》作罗璿，盖传写误也。先是，乾道中，知明州张津始纂辑《四明图经》，而搜采未备。宝庆三年

，焕章阁学士、通议大夫、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庐陵胡榘复命校官方万里因《图经》旧本，重加增订。如唐刺史韩察之移州城、唐及五代郡守姓名，多据碑刻史传补入。其事未竟，会万里赴调中辍。濬与榘同里，适游四明，遂属之编定。凡一百五十日而成书，前十一卷为郡志，分《叙郡》、《叙山》、《叙水》、《叙产》、《叙赋》、《叙兵》、《叙人》、《叙祠》、《叙遗》九门，各门又分立四十六子目；第十二卷以下则为《鄞》、《奉化》、《慈谿》、《定海》、《昌国》、《象山》各县志，每县俱自为门目，不与郡志相混。盖当时明州虽建府号，而不置倚郭之县，州与县各领疆土。如今直隶州之体，特与他郡不同也。《宋史艺文志》仅有张津《图经》十二卷及《四明风俗赋》一卷，不载是书。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之，其卷数与此本相合，盖犹从宋榘抄存者。志中所列职官科第名姓及他事迹，或下及咸淳，距宝庆三四十年，盖后人已有所增益，非尽罗濬之旧。然但逐条缀附，而体例未更，故叙述谨严，不失古法。元袁桷《延祐四明志》亦据为蓝本，多采用焉。《续志》十二卷，则开庆元年庆元府学教授梅应发、添差通判镇江府刘锡所撰。共分子目三十有七。其自序称，《续志》之作，所以志大使丞相履斋先生吴公三年治鄞之政绩，其已作而述者不复志，故所述多吴潜在官事实。而山川疆域已详於旧志者，则概未之及。是因一人而别修一郡之志。

名为輿图，实则家传，於著作之体殊乖。然案《宋史吴潜传》载，潜以右丞相罢为观文殿大学士，寻授沿海制置大使，判庆元府。至官，条具军民久远之计，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积钱百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是潜莅鄞以后，宦绩颇有可观。二人所述，尚不尽出於谀颂。至潜所著文集，世久无传。后人掇拾丛残，编为遗稿，亦殊伤阙略。此志载潜《吟稿》二卷，共古今体诗二百九首，《诗馀》二卷，共词一百三十首，皆世所未睹。虽其词不必尽工，而名臣著作藉以获存，固亦足资援据。故今仍与罗濬书并录存焉。

△《澈水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常棠撰。棠字召仲，号竹窗，海盐人。仕履未详。澈水在海盐县东三十六里，《水经》所谓“谷水流出为澈浦者”是也。唐开元五年，张庭珪奏置镇。宋绍定三年，监澈浦镇税修职郎罗叔韶使棠为志。凡分十五门：曰《地理》，曰《山》，曰《水》，曰《廨舍》，曰《坊巷》，曰《坊场》，曰《军寨》，曰《亭堂》，曰《桥梁》，曰《学校》，曰《寺庙》，曰《古迹》，曰《物产》，曰《碑记》，曰《诗咏》，而冠以輿图。前有叔韶及棠二序，叙述简核，纲目该备。而八卷之书，为页止四十有四。明韩邦靖撰《朝邑县志》，言约事尽，世以为特绝之作。今观是编，乃知其源出於此。可谓体例精严，藻不妄抒者

矣。

（谨案：澈水虽见《水经注》，然是书乃志地，非志水，不可入之山水中。以镇亦郡县之分区，故附缀於《都会郡县类》焉。）△《景定建康志》五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周应合撰。应合，武宁人，自号溪园先生。淳祐间举进士，官至实录院修撰，以疏劾贾似道谪饶州通判。是书乃其以承直郎差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时所作也。初，建炎二年建行宫於金陵，改为建康府。设江南东路安抚司以治之，为沿江重镇。乾道、庆元间，屡辑地志，而记载尚多阙略。景定中，宝章阁学士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马光祖，始属应合取乾道、庆元二《志》合而为一，增入庆元以后之事，正讹补阙，别编成书。首为《留都》四卷，次为《图表志传》四十五卷，末为《拾遗》一卷。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如论丹阳之名，本出建业；论六朝扬州尝治建业，后始为广陵一郡之名，皆极精核。光祖序称其“博物洽闻，学力充贍”，不诬也。明嘉靖、万历年间，是书尚有刊本在南京国子监，见黄佐《南雍志》中。然所存版止七百五十九面，则亦已阙佚不全。

其后流传几绝，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周在浚尝语以曾睹是书阙本，访之三十年未得。后从曹寅处借归录之，始复传於世”云。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郑瑶、方仁荣同撰。瑶时官严州教授，仁荣时官严州学录，其始末则均未详也。所纪始於淳熙，讫於咸淳。标题惟曰《新定续志》，不著地名。盖刊附绍兴旧志之后，而旧志今佚也。严州於宋为遂安军，度宗尝领节度使，即位之后，升为建德府。故卷首载立太子诏及升府省札，体裁视他志稍殊。惟物产之外，别增“瑞产”一门，但纪景定“麦秀四岐”一条。乡饮之外，别增乡会一门，但纪杨王主会一条。则皆乖义例耳。然叙述简洁，犹輿记中之有古法者。其户口门中载宁宗杨皇后为严人，而乡会门中亦载主集者为新安郡王、永宁郡王。新安者杨谷，永宁者杨石，皆后兄杨次山之子也。而《宋史》乃云后会稽人，当必有误。

此可订史传之讹矣。

△《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潜说友撰。说友字君高，处州人。宋淳祐甲辰进士，咸淳庚午以中奉大夫权户部尚书，知临安军府事，封缙云县开国男。时贾似道势方炽，说友曲意附和，故得进。越四年，以误捕似道私秣罢。明年起守平江，元兵至，弃城先遁。及宋亡，在福州降元，受其宣抚使之命。后以官军支米不得，王积翁以言激众，遂为李雄剖腹死。其人殊不足道，而其书则颇有条理。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

，记宫禁曹司之事；自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纪载之法。

其宋代诏令编於前代之后，则用徐陵《玉台新咏》置梁武於第七卷例也。他所叙录，亦缕析条分，可资考据。故明人作《西湖志》诸书，多采用之。朱彝尊谓宋人地志幸存者，若宋次道之志长安，梁叔子之志三山，范致能之志吴郡，施武子之志会稽，罗端良之志新安，陈寿老之志赤城，每患其太简，惟潜氏此志独详。

然其书流传既久，往往阙佚不全，旧无完帙。彝尊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后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而其碑刻七卷终阙，无可考补。今亦姑仍其旧焉。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徐硕撰。硕，里贯未详，始末亦无可考。其作此书时，则方官嘉兴路教授也。秀州自宋初未有图经。淳熙中，知州事张元成始延闻人伯纪创为之。后岳珂守郡，复延郡人关棫续修。会珂改调，事遂中辍，仅存五卷。至元中，嘉兴路经历单庆属硕纂辑，因踵棫旧本续成之。广其门为四十三，而卷数增多至二十有七。

郭晦、唐天麟各为之序，嘉兴路总管刘杰与郡官共刊行之。志中兼及松江府华亭县，盖元时本隶嘉兴路，明初始析置也。其书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而碑碣一门多至十一卷，自三国、六朝以迄南宋，凡石刻之文，悉全载无遗。如《吴征北将军陆祗碑》，《梁秦驻山碑》，《唐黄州司马陆元感陈府君环墓铭》，《宗城令顾谦墓志》，皆欧、赵所未著录。《吴越静海镇遏使朱行先碑》，吴任臣《十国春秋》实据以立行先传。其他零篇断什，为耳目所未睹者尚多，殊足为考献徵文之助。惟书中但有人物及进士题名，而不立官师一志，使前人宦绩，阙然无传，未免漏略。又江、海、湖、泖、浦、渚、溪、潭、陂塘、河港、泾沟、堰插分为八类，使源流支络，开卷井然，体例甚当。而楼阁、堂馆、亭宇亦分为三类，则强析名目，未免失之琐碎。是其所短焉。

△《大德昌国州图志》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冯复京、郭荐等同撰。复京，潼川人，官昌国州判官。荐，里贯未详，官鄞县教谕。昌国州即今定海县，宋熙宁六年置昌国县，元至元十五年始升为州。此书成於大德二年七月。凡分八门，曰《叙州》、曰《叙赋》、曰《叙山》、曰《叙水》、曰《叙物产》、曰《叙官》、曰《叙人》、曰《叙祠》。前有《州官请耆儒修志牒》一篇，末有郭荐等《缴申文牒》一篇，冠以《复京序》。据序中所述始末，盖复京求得旧志，属荐等订辑，而复京为之审定者也。其大

旨在於刊削浮词，故其书简而有要，不在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下。海书、邦靖书为作者盛推，而此书不甚称於世。殆年代稍远，钞本稀传欤？据原目所载，卷首当有环山、环海及普陀山三图。图志之名，实由於是。此本有录无书，盖传写者佚之矣。

△《延祐四明志》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袁桷撰。桷字伯长，庆元人，宋知枢密院事韶之曾孙，少为丽泽书院山长，以荐改翰林国史院检阅官，累迁侍讲学士。卒赠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事迹具《元史》本传。桷文章博赡，为一时台阁之冠，所著《易说》、《春秋说》诸书，见於《苏天爵墓志铭》者，世久无传。惟《清容居士集》及此《志》尚存。书成於延祐七年，盖庆元路总管马泽属桷撰次者也。凡分十二考，曰沿革，曰土风，曰职官，曰人物，曰山川，曰城邑，曰河渠，曰赋役，曰学校，曰祠祀，曰释道，曰集古，条例简明，最有体要。桷先世在宋，多以文学知名，称东南故家遗献。没后会朝廷修史，遣使求郡国轶文故事，惟袁氏所传为多，故其於乡邦旧典，尤多贯串。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视至元嘉禾、至正无锡诸《志》，更为赅洽。惟自第九卷至第十一卷为传写者所脱佚，已非全帙。然元时地志，钞帙无多。存之亦足以资考究，固未可以不完废也。

△《齐乘》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于钦撰。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兵部侍郎。是书专记三齐輿地，凡分八类，曰《沿革》，曰《分野》，曰《山川》，曰《郡邑》，曰《古迹》，曰《亭馆》，曰《风土》，曰《人物》。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

其中间有舛误者，如宋建隆三年改濰州置北海军，以昌邑县隶之；乾德三年复升濰州，又增昌乐隶之，均见《宋地理志》，而是书独遗。又寿光为古纪国，亦不详及。其他如以华不注为靡笄山，以台城为在济南东北十三里，顾炎武《山东考古录》皆尝辨之。然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輿图、凭空言以论断者，所得究多，故向来推为善本。卷首有至元五年苏天爵序，亦推挹甚至，盖非溢美矣。

△《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铉撰。铉字用鼎，陕西人。尝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至正初，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诸臣将重刊宋周应合所撰《建康志》，而其书终於景定中，嗣后七八十年，纪载阙略。虽郡人戚光於至顺间尝修有《集庆续志》，而任意改窜，多变旧例，未为详审。复议增辑，以继《景定志》之后。因聘铉主其事，凡六阅月而书成。首为图考，次通纪，次世表、年表，次志谱列传，而以摭遗、论辨

终焉。

令本路儒学雕本印行。至明嘉靖中，黄佐修《南雍志》，尚载有此书版一千一百六十四面。是今所流传印本，犹出自原刻也。其书略依周《志》凡例，而元代故实则本之戚光《续志》及路州司县报呈事迹。其间如官属姓名已入前志者，不复具录。而世谱列传则前志所有者仍据载无遗，体例殊自相矛盾。又其凡例中以戚《志》删去地图，不合古义，讥之良是。至於世表、年表则地志事殊国史，原不必仿旁行斜上之法，转使泛滥无稽。戚《志》删除，深合体例。铉乃一概訾之，亦为失当。然其学问博雅，故薈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杂之病。

其《古迹》门中所载梁始兴忠武王、安成康王二碑，朱彝尊皆尝为之跋，而不引是书为证，岂其偶未见欤？△《无锡县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千顷堂书目》有元王仁辅《无锡县志》二十八卷，与此本卷数不符，盖别一书也。考《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年四月始改无锡州为县，是志《古今郡县表》末，虽止於升无锡县为州，然标题实称无锡县，已为明初之制。又《郡县表》止元贞，而学校类中载至正辛巳乡举陆以道，则所纪已下逮元末，是洪武中书矣。第一卷为《邑里》；第二卷为《山川》；第三卷为《事物》，分上、下二子卷；第四卷为《词章》，亦分上、中、下三子卷，中又分小类二十一。词简而事该，亦地志之善本。惜首卷原序已佚，其撰次本末不可得而考也。

《元史地理志》称，成宗元贞元年，升无锡为州，此志乃云二年。作志者纪录时事，岁月必确。以是推之，知《元史》疏漏多矣。是亦书贵旧本之一验也。

△《姑苏志》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馀》，已著录。苏州自宋范成大、明卢熊二《志》后，纂辑久阙。弘治中吴宽尝与张习、都穆续修未竟，惟遗稿仅存。后广东林世远为苏州守，以其事属鏊。鏊乃与郡人杜启、祝允明、蔡羽、文璧等共相讨论，发凡举例，咸本於宽，而芟繁订讹，多所更益，凡八月而书成。首列沿革、守令、科第三表，自沿革、分野以下分为三十一门，而人物门中又分子目十三。繁简得中，考核精当。在明人地志之中，犹为近古。陈继儒《见闻录》，称鏊修志时，以杨循吉喜谣诼，不欲与之同局。志成，遣使送之循吉。循吉方栉沐，不暇抽看，但顾签票，云“不通不通”。使者还述其语。鏊以问之，循吉曰：“府志修於我朝，原当以苏州名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志名可乎？”鏊始大服云云。然考鏊自序，纪其初修志时，有“欲属诸杨仪部，而杨仪部固辞”之语。是鏊未尝摈去循吉，不与共事。继儒所载，恐不足信。至志书题古地名，自宋代已有是例。核以名实，良有未安。无论是言之真伪，其说要

不为无理，固不必曲为鳌讳矣。

△《武功县志》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康海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以救李梦阳事，坐刘瑾党削籍。《明史文苑传》附见《李梦阳传》中。是志仅七篇，曰《地理》，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赋》，曰《官师》，曰《人物》，曰《选举》。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括於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则归於《建置》；祠庙、寺观，则总以《祠祀》；户口、物产，则附於《田赋》；艺文则用《吴郡志》例，散附各条之下，以除冗滥。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王士禛谓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於此”。非溢美也。志刻於正德己卯，万历年间再经刊行，旋复散佚。乾隆二十六年，武功知县玛星阿得抄本於孙景烈，因为重刊。其圈点细评，皆出景烈之手，颇嫌疣赘。又王士禛称《武功志》载《璇玑图》，而此本无之。考海孙吕赐尝刻《璇玑图读法》，前有题识云：“余录先太史县志真本，悉依原编，惟苏氏诗未录，非敢轻有变置，故附数语，录本之末。述先太史之意，冀来者之鉴余志也。”然则此本乃吕赐所刊除矣。遗文轶事，志乘中原可兼收。

士禛以具录是《图》为此书之佳处，固非定论。吕赐必刊而去之，亦於义无取也。

△《朝邑县志》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韩邦靖撰。邦靖字汝庆，号五泉，朝邑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事迹附见《明史韩邦奇传》。是书成於正德己卯。上卷四篇，曰《总志》，曰《风俗》，曰《物产》，曰《田赋》。下卷三篇，曰《名宦》，曰《人物》，曰《杂记》。上卷仅七页，下卷仅十七页。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是书者。而宏纲细目，包括略备。盖他志多夸饰风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

然叙次点缀，若有馀闲，宽然无局促束缚之迹。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县志》与此《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体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然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而此《志》莫能继轨。盖所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者也。前有邦靖自序，又有康海序，末有吕柟后序，及朝邑知县陵川王道跋。并文格高洁，与志适相配云。

△《岭海舆图》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姚虞撰。虞字泽山，莆田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淮安府知府。是编乃其官监察御史时巡按广东所作。凡为图十有二，首为全省图，次十府十图，终以南夷图。图各有叙，叙之例，首述沿革形势利病，次州县，次户口，次田粮课税

，次官兵马匹。其总图则首以职官，以布政、按察二司分统之。盖其时抚按皆为使臣，尚未定为守土官也。其南夷诸国，列通贡者於前，而通市者亦附后。为海防之计，不论其奉朔否也。大旨略於前代而详於当代，略於山川而详於厄塞，略於职官而详於兵马钱粮，略於文事而详於武备。於志乘之中，别为体例。然较之侈山水、夸人物、辑诗文者，其有用无用则迥殊矣。意古者輿图，不过如是。后来者踵事增华，失其本耳。前有嘉靖壬寅湛若水序，极称之。钱曾《读书敏求记》亦称其简而要云。

△《滇略》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此书乃其官云南时所作，分为十门，一曰《版略》，志疆域也。二曰《胜略》，志山川也。三曰《产略》，志物产也。四曰《俗略》，志民风也。五曰《绩略》，志名宦也。六曰《献略》，志乡贤也。七曰《事略》，志故实也。八曰《文略》，志艺文也。九曰《夷略》，志苗种也。十曰《杂略》，志琐闻也。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附益以新事。然肇淛本属文士，记诵亦颇博洽，故是书引据有徵，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薛承矩序，称其上以搜杨终、常璩之所未及，下以补辛显怡、李京、杨慎、田汝成诸纪载之漏遗。杭世骏《道古堂集》有是书跋，亦谓其详远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墟，称善史焉。均非溢词也。

△《吴兴备志》三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董斯张撰。斯张字遐周，乌程人。是编辑录湖州故事，分二十六徵。曰《帝胄》，曰《宫闱》，曰《封爵》，曰《官师》，曰《人物》，曰《笄祔》，曰《寓公》，曰《象纬》，曰《建置》，曰《岩壑》，曰《田赋》，曰《水利》，曰《选举》，曰《战守》，曰《赈恤》，曰《祥孽》，曰《经籍》，曰《遗书》，曰《金石》，曰《书画》，曰《清閤》，曰《方物》，曰《璫》，曰《诡》，曰《匡籍》。采摭极富，於吴兴一郡遗闻琐事，徵引略备。每门皆全录古书，载其原文。有所考正则附著於下。盖张鸣凤《桂故》、《桂胜》体例如是，而斯张因之。虽意主博奥，不无以泛滥为嫌。然当时著书家影响附会之谈，剽窃捃摭之习，实能一举而空之。故所摘录，类皆典雅确核，足资考据。明季诸书，此犹为差有实际。黄茅白苇之中，可以谓之翘楚矣。

△《钦定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

因朱彝尊《日下旧闻》原本，删繁补阙，援古证今，一一详为考核，定为此本。原书分《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十三门，其时城西玉泉、香山诸处，台沼尚未经始，故列《郊垌门》中，与今制未协。诸廨署入《城市门》中，太学石鼓独别为三卷，於体例亦属不伦。今

增列《苑囿》、《官署》二门，并前为十五门，而《石鼓考》三卷则并於《官署门》国子监条下。又原本《城市》、《京畿》二门，五城及各州县分属之地，今昔不同，一一以新定界址为之移正。原本所列古迹，皆引据旧文，夸多务博，不能实验其有无，不免传闻讹舛，彼此互岐。亦皆一一履勘遗踪，订妄以存真，阙疑以传信。所引艺文，或益其所未备，或删其所可省，务使有关考证，不漏不支。至於列圣宸章、皇上御制，凡涉於神京风土者，悉案门恭载，尤足以昭垂典实，藻绘山川。古来志都京者，前莫善於《三辅黄图》，后莫善於《长安志》。彝尊原本搜罗详洽，已驾二书之上。今仰承睿鉴，为之正讹补漏，又驾彝尊原本而上之。千古輿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

△《钦定热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

热河即古武列水，避暑山庄在焉。旧设热河道，领四厅。今置承德府，领平泉一州，滦平、丰宁、赤峰、建昌、朝阳五县。此志犹以热河名者，神皋奥区，銮舆岁莅，搜狩朝覲，中外就瞻，地重体尊，不可冠以府县之目，故仍以行殿所在为名也。凡分二十四门。华盖时临，奎文日富，敬录弁首，曰《天章》。省方观民，励精无逸，编年纪载，曰《巡典》。琛赆鳞集，梯航旅来，威德式彰，曰《徠远》。轩卫随行，明堂斯建，详陈规制，曰《行宫》。

肄武习劳，三秋大猕，周陆原麓，曰《围场》。地接尧封，界分周索，四至八到，曰《疆域》。周秦以来，或为荒服，或为瓯脱，或为羁縻，或为侨置，或为郡县，或为京邑，引据史传，辨订是非，兼列八表十二图，曰《建置沿革》。删星野之谈天，测斗极之出地，曰《晷度》。巨流为经，众川为纬，曰《水》。区列方隅，标举形势，曰《山》。涵泳圣化，泽以诗书，曰《学校》。喀喇沁、翁牛特、土默特、奈曼敖汉、巴林、喀尔喀右翼诸部，隶於境内者，表其世系，曰《藩卫》。绀宇金地，或以奉敕而建，或以效祝而营，曰《寺庙》。画疆分职，臂指相维，曰《文秩》。羽卫连营，以迨察哈尔四旗，曰《兵防》。国朝官斯地者，迁除岁月，以次胪载，曰《职官题名》。前代官是地者，不可尽详，录其有功可纪者，曰《宦迹》。灵秀挺生，垂光史册，曰《人物》。山泽膏沃，金粟丰赢，曰《食货》。草木禽鱼，正名百类，曰《物产》。故址流传，遗文有证，曰《古迹》。前朝旧典，曰《故事》。诸部轶闻，曰《外纪》。诗歌制作，关於风土者，曰《艺文》。并考古证今，辨疑传信，既精且博，蔚为輿记之大观。案热河所属，自汉魏以前皆鲜卑、乌桓地也。慕容氏崛起龙城，始置郡县。《魏书地形志》约略可稽。齐、周以后，大抵与契丹库莫奚参错而居。前朝诸史，务侈幅员，每以边境郡名移置长城之外。核验地理，殊不足凭。后惟辽、金、元三朝实奄有其地。然以无纪载，故輿记靡徵。明弃大宁，渺如绝域。其所叙录，益传闻失其真矣。我国家肇造区夏，统括寰瀛

，太宗文皇帝日擒十四台吉，先定其地；圣祖仁皇帝校练七萃，初出松亭。后喀尔喀汗贡厥上腴，益宏文囿刈兰之界。北跨临潢，遂仙苑天开，爻闾毕集。我皇上法天不息，率祖攸行，时迈其邦，地同三辅。四方大其和会，百产益以蕃昌。郡邑区分，胶庠鼎建，民殷俗美，炳然与三代同风。其盛为自古所未有。故词臣珥笔，敬述斯编。亦自古之所未闻，岂非地秘其灵，天珍其奥，自开辟以至今日，越千万载待圣朝而发其光哉。

△《钦定满洲源流考》二十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

洪惟我国家朱果发祥，肇基东土。白山、黑水，实古肃慎氏之旧封。典籍遗文，班班可考。徒以年祀绵长，道途修阻，传闻不免失真；又文字互殊，声音屡译，记载亦不能无误。故历代考地理者，多莫得其源流。是编仰禀圣裁，参考史籍。证以地形之方位，验以旧俗之流传，博徵详校，列为四门：一曰《部族》，自肃慎氏以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韦曷}、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为完颜部，并一一考订异同，存真辨妄，而索伦、费雅喀诸部毗连相附者，亦并载焉。二曰《疆域》，凡渤海之上京龙泉府、靺鞨{韦曷}之黑水府、燕州、勃利州，辽之上京黄龙府，金之上京会宁府，元之肇州，并考验道里，辨正方位，而一切古迹附见焉。三曰《山川》，凡境内名胜，分条胪载，如白山之或称太白山、徒太山，黑水或称完水，或称室建河，以及松花江即粟末水，宁古塔即忽汗水，今古异名者，皆详为辨证。其古有而今不可考者，则别为存疑，附於末。四曰《国俗》，如《左传》所载楛矢贯隼，可以见骑射之原；《松漠纪闻》所载软脂蜜膏，可以见饮食之概。而《后汉书》所载辰韩生儿以石压头之类，妄诞无稽者，则订证其谬。至於渤海以来之文字，金源以来之官制，亦皆并列。其体例，每门以国朝为纲，而详述列朝，以溯本始。其援据以御制为据，而博采诸书以广参稽。允足订诸史之讹，而传千古之信，非诸家地志影响附会者所能拟也。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奉敕撰。

乾隆二十七年，创成初稿，嗣以暇章日辟，规制益详，进呈御览之时，随事训示，复增定为今本。首四卷为《天章》。我皇上平定西域，题咏至多，地势兵机，皆包罗融贯。惟恭录统论西师全局者，弁冕简端。

其因地纪事，即物抒怀者，则仍分载於各门。次《图考》三卷，自幅员所届，以及符节所通，共新图二十有一，又附历代旧图十有二。古今互校，益昭圣朝拓宇之功。次列表二卷，上起秦汉，下迄元明，以明国土之分合，建置之沿革。次《晷度》二卷，川陆之迂回，道里之远近，多不足据。惟以日景定北极之高度，以中星验右界之偏度，为得其真，古法所谓飞鸟图也。次《疆域》十二卷，分为四路：一曰安西南路，嘉峪关外州县隶焉；一曰安西北路，哈密至

镇西府迪化州隶焉；一曰天山北路，库尔喀喇乌苏至塔尔巴哈台、伊犁隶焉；一曰天山南路，关展至和阗诸回部隶焉。次《山》四卷。次《水》五卷。玉门以外，连峰叠嶂，巨浸洪流，往往延袤千百里，不可以割属一地，故各以山水为类也。次《官制》二卷。次《兵防》一卷，台站附焉。次《屯政》二卷，户口附焉。次《贡赋》、《钱法》、《学校》各一卷。次《封爵》二卷。皆长驾远馭之睿略，揆文奋武之鸿模也。次《风俗》、《音乐》各一卷，《服物》二卷，《土产》一卷。皆如地志之例。惟《音乐》一门为创体，以其隶在协律，备禁佻兜离之数故也。次《藩属》三卷，皆奉朔朝贡之国，梯航新达者。次《杂录》二卷，以琐闻、轶事终焉。记流沙以外者，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始详。而异域传闻，讹谬亦复不少。至法显、玄奘之所记，附会佛典，更多属子虚。盖龙沙、葱雪，道里迢遥，非前代兵力所能至。即或偶涉其地，而终弗能有。故记载者依稀影响，无由核其实也。我皇上远奋天弧，全收月<出骨>，既使二万里外咸隶版图，又列戍开屯，画疆置郡，经纶宏远，足以巩固於万年。每岁虎节往来，雁臣出入，耳闻目见，皆得其真。故诏辑是编，足以补前朝輿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圣人威德之昭宣，经纶之久远，事事为二帝三王所不及，兹其左验矣。岂徒与甘英诸人侈夸珍怪与。

△《钦定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我国家发祥长白，实肇基於俄朵里城，后肇祖原皇帝始迁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太宗文皇帝戡定辽东，实作周邑。暨世祖章皇帝定鼎顺天，遂以奉天为盛京。两都并建，垂万万世之丕基。非惟山海形胜，控制八紘，凡缔造之规模，征伐之功烈，麟麟炳炳，亦具在於斯。旧有志书三十二卷，经营草创，叙述未详。因命补正其书，定为此本。发凡起例，一一皆稟睿裁。圣制御制，旧本仅载十之三，今悉补录。又以御制分纶音、天章二门，各从体制。京城门中，旧本不载盛京、兴京、东京创建修葺之由，及太祖、太宗制胜定都始末。

坛庙门中旧本不载营造制度，及重修年月，又不载尊藏册宝及堂子岁祭诸仪。宫殿门中旧本亦不载重修年月，御题联额及尊藏圣容，圣训、实录、玉牒、战图、及乾隆四十三年设立谏木事。《山陵门》中旧本不载谒陵及岁事仪注，所述三陵官制，亦多舛误。《山川》、《城池》两门中旧本均不载太祖、太宗战绩。《人物门》中不载开国宗室王公，又诸勋臣事迹，亦不悉具，今并详考增修。其余《星土》、《建置沿革》、《疆域形胜》、《祠祀》、《古迹》、《陵墓》、《杂志》、《风俗》、《土产》八门，并援据经史，纠讹补漏。《关邮》、《户口》、《田赋》、《职官》、《学校》、《官署》、《选举》、《兵防》八门，旧本所载止於乾隆八年，今并按年续载。《名宦》、《历代忠节》、《孝义》、《文学》、《隐逸》、《流寓》、《方技》、《仙释》、《列

女》、《艺文》十门，亦参订删补，俾不冗不漏。其官名、人名、地名，旧本音译，往往失真，今并一一釐正。体裁精密，考证详明。溯丰邑之初基，述阪泉之鸿续。经纶开创，垂裕无疆，启佑规模，万年如觐。固与偏隅輿记徒侈山川人物者区以别矣。

△《畿辅通志》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国朝兵部尚书、直隶总督李卫等监修。自元以来，如《析津志》诸书，所纪只及於京师。至明代以畿内之地直隶六部，与诸省州县各统於布政司者，体例不侔，故诸省皆有《通志》，而直隶独阙。本朝定鼎京师，特置直隶巡抚，以专统辖。康熙十一年大学士卫周祚奏令天下郡县，分辑志书，诏允其请。於是直隶巡抚于成龙、格尔古德等始创为之，属翰林院侍讲郭棻董其事。仅数月而书成，讨论未为详确。雍正七年，世宗宪皇帝命天下重修《通志》，上诸史馆，以备《一统志》之采择。督臣唐执玉祇奉明诏，乃延原任辰州府同知田易等，设局於莲花池，搜罗纂集。其后刘於义及李卫相继代领其事，至雍正十三年而书成。凡分三十一目，《人物》、《艺文》二门又各为子目。订讹补阙，较旧志颇为完善云。

（案：《通志》皆以总督、巡抚董其事，然非所纂录，与总裁官之领修者有别。故今不题某撰而题某监修，从其实也。监修每阅数官，惟题经进一人，唐、宋以来之旧例也。谨於此书发其凡，后皆仿此。）△《江南通志》二百卷（通行本）

国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赵宏恩等监修。先是，康熙二十二年，总督于成龙与江苏巡抚余国柱、安徽巡抚徐国相等，奉部檄创修《通志》，凡七十六卷。雍正七年，署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奉诏重修。乃於九年之冬，开局江宁，属原任中允黄之隽等司其事。因旧志讨论润色，刊除踳驳，补苴罅漏。凡阅五载，至乾隆元年书成，总督宏恩及江苏巡抚顾琮、安徽巡抚赵国麟等具表上之。卷首恭录圣谕及御制诗文，以尊《谟典》。次《輿地》，次《河渠》，次《食货》，次《学校》，次《武备》，次《职官》，次《选举》，次《人物》，次《艺文》，次《杂类》。发凡起例，较旧志颇有体裁。惟纂辑不出一手，微有牴牾。黄之隽《〈广吾〉堂集》中尝称，是书刻本与原纂多有舛互。如灊山在六安州之霍山，而仍谓即元时所置之潜山县。黄积、程元谭俱东晋时新安守，而误入西晋。其他遗漏重复者甚多，皆之隽离局以后为他人所窜改者也。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史记》以下属刘攽，三国以下属刘恕，唐以下属范祖禹，始终不易，其知此意欤。

△《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江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谢旻等监修。《江西省志》创於明嘉靖间参

政林廷〈木昂〉，其后久未纂辑，旧闻放失。至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巡抚安世鼎始续修之。康熙五十九年，巡抚白潢又增修之，名曰《西江志》。其体例条目，虽多本诸旧志，而广蒐博访，订舛正讹，在地记之中号为善本。雍正七年，巡抚谢旻奉诏纂修省志，乃与原任检讨陶成等开局编辑。其规模一本之白《志》，而间加折衷。文简事核，釐然有序。其志人物，如宋之京兆堂、章鉴，一则以其身为宰辅而依附权奸，一则以其位列钧衡而弃主私遁，俱削去不载，亦颇有合於大义。

惟元刘秉忠，其先世虽瑞州人，而自辽及金，北迁已久，乃援其祖贯，引入乡贤。

将孔子自称殷人，亦可入中州志乘乎？是则图经之积习，湔除未尽者矣。

△《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通行本）

国朝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兼管浙江、江南总督嵇曾筠等监修。浙江自明嘉靖中提学副使薛应旂始辑为《通志》七十二卷，至国朝康熙二十一年，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复因薛《志》增修，斟酌损益，义例粗备。此本於雍正九年辛亥，总督李卫开局编纂，讫乙卯而告竣。曾筠等具表上进，司其事者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也。总为五十四门，视旧志增目一十有七。

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牘，视他志体例特善。其有见闻异辞者，则附加考证於下方。虽过求赅备，或不无繁复丛冗。

然信而有徵之目，差为不愧矣。

△《福建通志》七十八卷（通行本）

国朝浙闽总督、兵部尚书郝玉麟等监修。福建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后，记輿地者不下数十家，惟明黄仲昭《八闽通志》颇称善本，而亦不免阙略。又自明立福建布政司，分建属郡，以福、兴、泉、漳为下四府，延、建、邵、汀为上四府。国家德威远届，鲸海波恬，台湾既入版图，而福州所属之福宁亦升州为府。

泉州所属之永春、漳州所属之龙岩，又各析置为直隶州。建置沿革，多与昔异。

以旧志相较，每与今制不同。且福建三面环海，港汊内通，岛屿外峙，一切设险列戍之要，旧志亦多未详。雍正七年，承诏纂辑《通志》，因取旧志之烦芜未当者，删汰冗文，别增新事。其疆域制度，悉以现行者为断。至乾隆二年书成，玉麟等具表上之。自星野至艺文，为类三十，为卷七十有八。视旧志增多十四卷，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於体例

亦颇有当焉。

△《湖广通志》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国朝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迈柱等监修。楚中輿记，见於前史者，如盛宏之《荆州记》，庾仲雍《湘州记》，《汉水记》，梁元帝《荆南地志》，郭仲彦《湘州记》、《湘州副图记》，陶岳《零陵总记》，韦宙《零陵录》，范致明《巴陵古今记》、吴从政《襄沔记》，类多湮没不传，即传者亦残缺失次。魏裳《湖广通志》、廖道南《楚大纪》、陈士元《楚故略》，出自近代，又往往阙漏冗杂，不足依据。是《志》成於雍正十一年，乃迈柱及湖北巡抚德龄、湖南巡抚赵宏恩奉诏纂辑。以湖南、湖北合为一书，与《江南通志》合上江、下江为一者体例相同。大致据康熙甲子旧志为本，而以类附益之。其目或增或并，总为三十一门，又附见者十三门，人物门内又别为四子目。条分缕析，按籍可稽。惟长沙远隔洞庭，当时开局武昌，采访未周，故所载稍略，不及湖北之详备云。

△《河南通志》八十卷（通行本）

国朝总督河南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王士俊等监修。河南之名，宋代惟属洛阳一郡。故宋敏求作《河南志》，仅记西都典故，而不及他州。自明初设河南布政司，所属八府，实跨河以北。封疆於古稍殊，故郡邑虽各有偏记，而未有统为一书者。嘉靖中始创为之，亦仅具崖略而已。徵引未能赅洽，考证亦未能精确。

国朝顺治十八年，复加续修，条理粗备。黄之隽谓康熙中尝颁诸天下以为式。后阅六七十年，未经修葺。郡邑分并，与新制多不相合。雍正九年，河东总督田文镜承命排纂，乃延编修孙灏、进士顾栋高等，开局蒐讨。文镜歿后，王士俊代为总督，乃成书表上。考古证今，体例颇为整密。惟书成之后，陈、许二州升为府，郑州改隶开封，卢氏改隶陕州，南召复立县治，因刊版已竣，皆未及增改云。

△《山东通志》三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岳濬等监修。初，明嘉靖中，山东巡按御史方远宜始属副使陆鉞钺等创修《通志》四十卷，为目五十有二，附目十。本朝康熙十二年，巡抚张凤仪、布政使施天裔重为修辑。大抵仍旧文者十之八九，新增者十之一二而已。此本乃雍正七年岳濬奉诏重修。延检讨杜诏等开局排纂，至乾隆元年始告成，后任巡抚法敏表进於朝。中间体例，於旧志多有改革。如宦绩人物，旧志於列国卿大夫缕载无遗。此本则以经传所有者概从刊削，而断自汉始。

又田赋、兵防，旧志疏略不具，运道、海疆，则并阙如，此本悉为补辑。又《

人物》之外，旧志别分《隐逸》、《孝义》、《儒林》、《文苑》诸目，往往配隶失宜，此则悉从删削。又如以北兰陵为南兰陵，以今济阳为唐宋之济阳，以复旧之新泰为两设之新泰，皆沿讹之尤甚者，此本均为辨明，亦多所考证焉。

△《山西通志》二百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觉罗石麟等监修。山西之有《通志》，始於明成化中督学佥事胡谧，后嘉靖中副使周斯盛、万历中按察使李维祯，皆踵事排纂。至本朝康熙壬戌，督学道刘梅又因旧本重编，凡五易稿而始成。分类共三十有二，所增辑甚伙，而讹复者亦颇不少。雍正七年，石麟等奉诏纂辑，乃开局会城，因旧本续加增订。旁咨博访，广其类为四十。凡遗闻故事，比旧加详。其发凡起例者为原任庶吉士储大文。大文於地理之学颇能研究，所著《存砚楼集》，订正舆记者为多。故此志山川形势，率得其要领。其特立《经籍》一门，乃用施宿《会稽志》、袁桷《四明志》之例，亦有资考据云。

△《陕西通志》一百卷（通行本）

国朝署理陕西总督、吏部尚书刘於义等监修。陕西旧《通志》为康熙中巡抚贾汉复所修，当时皆称其简当。而阅时既久，因革损益，颇不相同。雍正七年，敕各省大吏纂辑《通志》，陕西督抚以其事属之粮储道沈青崖，青崖因据汉复旧本，参以明代马、冯二家之书，斟酌增删，釐成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於义等始表上之。陕西省治本汉唐旧都，故纪载较多。如《三辅黄图》、《长安志》皆前人所称善本，而卷帙既繁，异同亦夥，至其隶辖支郡，若绥、葭、凤、兴之类，则又地近边隅，志乘荒略，不免沿习传讹。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摭拾附会者较为胜之。书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

△《甘肃通志》五十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甘肃、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容等监修。甘肃所领八府三州，明代皆隶於陕西布政司。至本朝康熙二年，始以陕西右布政司分驻巩昌，辖临洮等府。后又改为甘肃布政司，增置甘、凉诸郡，设巡抚以莅之，於是甘肃遂别为一省。

雍正七年，各直省奉敕纂修《通志》，抚臣许容以甘肃与陕西昔合今分，宜创立新稿。而旧闻阙略，案牒无存，其卫所新改之州县，向无志乘，尤难稽考。因详悉蒐采，择其可据者，依条缀集，分为三十六类。乾隆元年，刊刻竣工，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川陕总督查郎阿等具表上之。其书虽据旧时《全陕志》为蓝本，而考核订正，增加者十几六七，与旧志颇有不同。其制度之系於两省者，如总督学政题名，及前代之藩臬、粮驿各道俱驻西安，兼治全陕，不能强分

。则亦多与《陝志》互见焉。

△《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通行本）

国朝总督四川、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廷桂等监修。《四川通志》在明代凡四修，惟《艺文》出杨慎手，最为雅贍。而其他则未能悉中体要。国朝康熙十二年，总督蔡毓荣、巡抚张德地又续事纂辑。以兵燹之后，文献无徵，亦多所脱漏。是编乃雍正七年廷桂等奉敕重修，凡分四十九类，旧志之阙者补之，略者增之，较为详备。其中沿旧志之误，未及尽汰者，如唐韦昭度征陈敬瑄，无功而还；宋岳云为忠州防御使，乃遥授之官，俱不应入名宦。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乃总制全蜀，应入统部，不当仅入保宁府。唐之鲜于仲通依附杨国忠，丧师南诏，新旧《唐书》所载甚明，乃反以为忤国忠被贬，载入《人物》。此类尚不免地志附会缘饰之习，然其甄综排比，较旧志则可据多矣。

△《广东通志》六十四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广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郝玉麟等监修。岭南为炎海奥区，汉魏以还，輿图可考。然如《南方草木状》但志物宜，《岭表录异》仅徵杂事，而山川厄塞，或未之详。明代有戴璟、郭棐、谢肇淛、张云翼诸家之书，大辘椎轮，又不过粗具崖略。国朝康熙二十二年，始辑有《通志》，视旧本渐具条理。此为雍正七年玉麟等承命所辑，采掇补苴，较为赅备。开局於雍正八年六月，竣事於九年五月，告成视他省为独先。故中间或沿袭旧文，失之冗蔓；或体例不一，彼此牴牾，皆未能悉加订正。然全书三十五门内新增者四，葺旧者三十有一，大都首尾详明，可资检阅。至《外番》一门，为他志所罕见。然粤中市舶骈集，韩愈所谓“东南际天地以万数”者，莫不瞻星戴斗，会极朝宗。哀而录之，足见圣朝声教之远，亦《通典》述边防而兼及海外诸国之例也。

△《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通行本）

国朝巡抚广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金鉞等监修。自桂林、象郡之名著於《史记》，厥后南荒輿志，渐有成编。其存於今者，如唐莫休符之《桂林风土记》，段公路之《北户录》，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明魏濬之《峽南琐记》，张凤鸣之《桂故》、《桂胜》，皆叙述典雅，掌故可稽。惟其间郡县沿革，前代既损益不一，而本朝版图式廓，建置周详，若泗城、镇安、东兰、归顺、宁明诸府州，皆已改土归流。凡昔所称羁縻州者，无不隶王官而登户籍。与前代半隶蛮獠者，形势迥殊，未可执旧文以谈新制。此书成於雍正十一年，亦当时奉诏所纂集。

其遗闻故事，虽颇以诸家遗籍为凭，而於昭代良规，分析具载，指掌厘然，尤足为考稽之助。固不比《驂鸾录》等仅主模山范水已也。

△《云南通志》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大学士鄂尔泰等监修。云南在汉本属益州，后为南诏所据，至元代始入版籍。其有地志则始见於唐，然传於今者，仅有樊绰之《蛮书》，所纪皆六诏山川。历年既久，旧迹多湮。证之於今，相合者十无一二。《明史艺文志》载太祖初平云南，诏儒臣考定为《志书》六十一卷，今已散佚。他如杨慎之《滇程记》、《滇载记》诸书，掇拾成编，不免挂一漏万。谢肇淛所辑《滇略》，号为善本，然所述止於明代。本朝康熙三十年始草创《通志》，稍具规模，犹多舛略。雍正七年，鄂尔泰总督云贵，奉诏纂辑，乃属姚州知州靖道谟因旧志增修。凡为门三十，门为一卷。乾隆元年书成，后任总督尹继善等具表进之。其间视旧志增并不一，如图之有说及府州县题名，皆补旧志之所无。《大事考》、《使命》、《师命》诸目，旧志所有而冗复失当者，则删去之。又课程原附盐法，闸坝、堰塘原附城池，今皆别自为门。纲领粲然，视原本颇有条理焉。

△《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大学士鄂尔泰等监修。其书与《云南通志》同时纂次，司其事者亦姚州知州靖道谟，继之者则仁怀知县杜恂也。其视各省《通志》，成书最后。至乾隆六年刊刻始竣，总督管巡抚事张广泗奉表上之。贵州僻在西南，苗蛮杂处，明代始建都指挥司。后改布政司，分立郡县，与各行省并称。而自唐、宋以前，不过羁縻弗绝，尚未能尽辟狃榛。故古来纪载寥寥，最为荒略。明赵瓚始创修《新志》，其后谢东山、郭子章及本朝卫既齐等，递事增修，渐有轮廓。终以文献难徵，不免阙漏。惟田雯之《黔书》，笔力颇称奇伟，而意在修饰文采，於事实亦未胥具。此书综诸家著述，汇成一编。虽未能淹贯古今，然在黔省輿记之中，则详於旧本远矣。

△《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所录皆历代建都之制，上起伏羲，下讫於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前为总论二卷，后十八卷则各按时代详载本末。徵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此书写本不一，浙江所采进者，仅总序二卷。而较之此本则多唐代宗时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上幸陕州一条；元顺帝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京路、北京路为武平路、西京路为大同路、东京路为辽阳路一条。盖旧无刊版，辗转传钞，讹阙异同，固所不能免尔。

——右“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四十七部、二千七百五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类二△《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后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长，范阳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具《魏书酷吏传》。自晋以来，注《水经》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时犹见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洛水、泾水，皆不见於今书。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盖宋人重刊，分析以足原数也。是书自明以来，绝无善本。惟朱谋〈土韦〉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谬亦复相仍。今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条参校。非惟字句之讹，层出叠见；其中脱简错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馀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诸本皆佚，亦惟《永乐大典》仅存。盖当时所据，犹属宋槧善本也。谨排比原文，与近代本钩稽校勘，凡补其阙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三四百年之疑宝，一旦旷若发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经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秘，响然并臻。遂使前代遗编，幸逢昌运，发其光於蠹简之中。若有神物揜呵，以待圣朝而出者，是亦旷世之一遇矣。至於经文、注语，诸本率多混淆。今考验旧文，得其端绪。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迳。《经》则统举都会，《注》则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

皆寻其义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语附於下方。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故于滦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阳之建置，俱不免附会乖错。

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为传闻失实。自我皇上命使履视，尽得其脉络曲折之详。

御制《热河考》、《滦源考证》诸篇，为之抉摘舛谬，条分缕擘，足永订千秋耳食沿讹。谨录弁简，永昭定论。又《水经》作者，《唐书》题曰桑钦，然班固尝引钦说，与此经文异。道元注亦引钦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经》。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并无桑钦之文。则据以削去旧题，亦庶几阙疑之义云尔。

△《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巽撰。炳巽字绎旃，归安人。其书据明嘉靖间黄省曾所刊《水经注》本，而以己意校定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书，极为博赡，传写既久，讹误相仍。因遍检《史记》、《汉书》志表，及诸史各志，取其文字异同者，录於下方，以备参考。其无他书可校者则阙之，间附以诸家考订之说。凡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中间於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详审而漫为臆度者。

如《漳水注》，称“绛渚迳九门城南，又东南迳南宫城北”。炳巽释云：“九门城今在藁城县西北二十里。”而不知一在滹沱之南，一在滹沱之北，中隔新河、宁、晋、束鹿、晋州，相去甚远。《水经》：“沁水过穀远县东，又南过陟氏县东。”此陟氏在潞安府屯留县西南，即北魏之寄氏，陟讹作猗。而炳巽释云：“今属平阳府。”则不知《汉志》有上党之陟氏，非即河东之猗氏。他若河水过高唐县南，道元言“河水於县，漯水注之”，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东武阳，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阳县东南，西北迳武阳新城东”云云。炳巽以其重见於前，删此存彼。不知下文水自城东北迳东武阳县故城南，所谓自城者承武阳新城言也。使如所删，则自城直接高唐，不可通矣。此类皆为舛误。然炳巽作此书，凡历九年而成，丹铅矻矻，手自点定。其初未见朱谋《土韦》本，后求得之，而所见大略相同，亦可知其用心之勤至。虽不能尽出前人范围，而钩索考证之功，亦未可没也。

△《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一清撰。一清字诚夫，仁和人。邈道元《水经注》，传写舛讹，其来已久。诸家藏本，互有校讎，而大致不甚相远。欧阳元功、王祎诸人，但称经注混淆而已，於注文无异词也。近时宁波全祖望，始自称得先世旧闻，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今混作大字，几不可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考沈约《宋书》，称汉饶歌本大字为词，细字为声，后人声词合写，是以莫辨。是传录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齐民要术》，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一条。崇祯中刻《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微国名子爵”五字，间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时有之。至於巨帙连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夹注，悉误写为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补注《战国策》、范成大作《吴郡志》，并於注中夹注，前人尝举以为例。而自宋以来，未尝有举及《水经注》者。祖望所云先世旧闻，不识传於何代，载在何书。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诡称授受。然倪思作《班马异同》，以大字细字连书，猝难辨析。明许相卿改为《史汉方驾》，以班马相同者书於中，以马有而班无者侧注於左，以班有而马无者侧注於右。遂使增删之意，开卷釐然，而原书仍无改易，最为善变。一清此书，殆亦类是。但使正文旁义，条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何必託诸原本，效丰坊之故智乎？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本所列仅一百一十六水。考《崇文总目》载《水经注》三十五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后人离析篇帙，以合原数，此二十一水盖即在所佚之中。一清证以本注，杂采他籍，得滏、洺、滹沱、派、滋、伊、灋、涧、洛、丰、泾、汭、渠获、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於漯水下分漯馀水。又考验

本经，知清漳水、浊漳水、大辽水、小辽水，皆原分为二。

共得二十一水，与《六典注》原数相符。其考据订补，亦极精核。卷首列所据以校正者凡四十本。虽其中不免影附夸多（如所称黄宗羲本，原无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皆所著书引用考辨，实无刻本，又黄仪本，称其书今归新城王氏池北书库。考王士禛没后，池北书库所藏皆已散佚，见赵执信《田园集》）。

是其子孙断无收书之事，若士禛存时所收，则书归王氏，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齿亦断不及见也），然旁引博徵，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

△《吴中水利书》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单锺撰，锺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四年进士，欧阳修知举时所取士也。得第以后，不就官，独留心於吴中水利。尝独乘小舟，往来於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馀年。凡一沟一渚，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元祐六年，苏轼知杭州日，尝为状进於朝。会轼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台鞠治，其议遂寝。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渚，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锺说。嘉靖中，归有光作《三吴水利录》，则称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锺欲修五堰，开夹苎干渚以绝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扬州藪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岂为利哉！其说稍与锺异。盖岁月绵邈，陵谷变迁，地形今古异宜，各据所见以为论。要之旧法未可全执，亦未可全废，在随时消息之耳。《苏轼进书状》载《东坡集》五十九卷中，此书即附其后。书中有“并图以进”之语，而於其上。加贴黄云：“其图画得草略，未敢进上，乞下有司计会单锺别画。”此本删此贴黄，惟存“别画”二字，自为一行。盖此书久无专刻，志书从《东坡集》中录出，此本又从志书录出，故辗转舛漏如是也。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浙江吴王墀家藏本）

宋魏峴撰。峴，鄞县人。官朝奉郎，提举福建路市舶。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与江通流，咸潮冲接，耕者弗利。唐大和七年，邑令王元暉始筑堰以捍江湖。於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乡之田皆蒙其利。岁久废坏，宋嘉定间，峴言於府，请重修，且董兴作之役，因为是书记之。上卷杂志源流規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则皆碑记与题咏诗也。按《新唐书地理志》，载明州鄞县（案：鄞县在唐为鄞县）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令陆南金开广之。今此编称它山水入於南门，潴为日、月二湖。其日湖即小江湖，月湖即西湖。谓二湖皆王元暉所浚

，而不言有天宝之陆南金，似有阙略。至其以元暉为元纬，以开元中为大和七年，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宋《四明郡志》尝采其说。然传本颇稀，几於泯没而无可考。明崇祯辛巳，郡人陈朝辅始得旧帙梓行，版亦散佚。首有岷及朝辅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盖即从陈本录出者也。

△《河防通议》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瞻思撰。瞻思，色目人。官至秘书少监，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具论治河之法，以宋沈立汴本，及金都水监本汇合成编。本传所称《重订河防通议》是也。瞻思系出西域，邃於经学，天文、地理、锺律、算数无不通晓。至元中，尝召议河事，盖於水利亦素所究心。故其为是书，分门者六，门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樁下络，叠埽修堤之法，条例品式，粲然咸备，足补列代史志之阙。昔欧阳玄尝谓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是编所载，虽皆前代令格，其间地形改易，人事迁移，未必一一可行於后世。而准今酌古，矩矱终存，固亦讲河务者所宜参考而变通矣。

△《治河图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喜撰。喜爵里无考。其书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而附所为《治河方略》及《历代决河总论》二篇於后。其文称臣谨叙、臣谨论云云，疑为经进之本。

考《元史顺帝纪》及《河渠志》，至正中，河决白茅堤、金堤，大臣访求治河方略，喜书殆作於其时欤？大旨取李寻因其自然之说，惟以浚新复旧为主。厥后卒用贾鲁之策，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与是编持论相合，则当时固已采录其言矣。特史文阙略，未著其进书本末耳。卷中所图河源，颇多讹舛。盖昆仑、星宿，远隔穷荒。自我国家底定西陲，葱岭、于阗悉归版籍，於是河有重源之迹，始确然得其明徵。元人所述，凭潘昂霄之所记，昂霄所记，凭笃什之所传。

辗转相沿，率由耳食。撰《元史》者且全录其文於《河渠志》，以为亘古所未闻。

喜之踵讹袭谬，又何怪乎！取其经略之详，而置其考据之疏可也。

△《浙西水利书》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姚文灏撰。文灏，贵溪人。成化甲辰进士，官工部主事。考《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九年七月，提督松江等处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灏，言治水六事，上从之。则是书当为是时作也。大旨以天下财赋仰给东南，南直隶之苏、松、常三府

，浙江之杭、嘉、湖三府，环居太湖之旁，尤为卑下。太湖绵亘数百里，受诸州山涧之水，散注淀山等湖，经松江以入海。其稍高昂者，则受杭、禾之水，达黄浦以入海。淫潦时至，辄泛滥为患。盖以围田掩遏，水势无所发泄，而塘港湮塞故也。

因取宋至明初言浙西水利者，辑为一编。大义以开江、置闸、围岸为首务，而河道及田围则兼修之。其於诸家之言，间有笔削弃取。如单锺《水利书》及任都水《水利议答》之类，则详其是而略其非。而宋郑氏诸议，则以其凿而不录。盖斟酌形势，颇为详审，不徒采纸上之谈云。

△《河防一览》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潘季驯撰。季驯有《司空奏议》，已著录。季驯在嘉靖、万历间，凡四奉治河之命。在事二十七年，著有成绩。尝於万历七年工成时，汇集前后章奏及诸人赠言，纂成一书，名《塞断大工录》。既而以其犹未赅备，复加增削，辑为是编。首《敕谕图说》一卷，次《河议辨惑》一卷，次《河防险要》一卷，次《修守事宜》一卷，次《河源河决考》一卷，次《前人文章之关系河务及诸臣奏议》凡八十馀篇，分为九卷。明代仰东南转漕，以实京师。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运与陵寝而兼筹之。中叶以后，溃决时闻，议者纷如聚讼。季驯独力主复故道之说，塞崔镇，堤归仁，而黄不北；筑高家堰、黄浦八浅，而淮不东。创为减水顺水坝、遥堤、缕堤之制，而蓄泄有所赖。其大旨谓通漕於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於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合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规画，总以束水攻沙为第一义。考《汉书》载王莽时徵治河者，大司马史张戎已有“水自刮除成空”语。是借水刷沙，古人已露其意，特从未有见诸行事者。季驯乃斟酌相度，神而明之，永为河渠利赖之策。后来虽时有变通，而言治河者终以是书为准的。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与刘颂眉书》曰：“考万历六年，潘司空季驯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陈瑄，远比贾鲁，无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决范家口，又决天妃坝；二十三年河、淮决溢，邳、泗、高、宝等处皆患水灾；天启元年河决王公堤。安得云潘司空治后无水患六十年！大抵潘司空之成规具在，纵有天灾，纵有小通变，治法不出其范围之外。故曰《河防一览》为平成之书”云云。若璩居於山阳，於河渠利病得之目睹，斯可谓平情之论矣。

△《三吴水利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归有光撰。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书大旨以治吴中之水，宜专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馀力。当时堤防废坏，涨沙几与崖平，水旱俱受其病。因采集前人水议之尤善者七篇，而自作《水利论》二篇以发明之。又以《三江图》附於其后。盖松江为震泽尾闾，全湖之水皆从

此赴海。所谓“塞则六府均其害，通则六府同其利”者，前人已备言之。寻其湮塞之流，则张弼《水议》所谓“自夏原吉浚范家浜直接黄浦，浦势湍急，泄水益径。

而江潮平缓，易致停淤。故黄浦之阔，渐倍於旧；吴淞狭处，仅若沟渠”。其言最为有理。有光乃概以为湖田围占之故，未免失於详究。然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其所云“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确中要害。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

△《北河纪》八卷、《纪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此书乃其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时所作。《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亦同。首列河道诸图，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八记，详疏北河源委，及历代治河利病。

撰采颇备，条画亦颇详明。至山川古迹及古今题咏之属，则别为四卷附后，名曰《纪馀》。盖河道之书，以河为主，与州郡輿图体例各不侔也。国朝顺治中，管河主事阎廷谟益以新制，作《北河续纪》四卷，虽形势变迁，小有同异。要其大致，仍皆以是书为蓝本。盖其发凡起例，具有条理，故续修者莫能易焉。肇淛著作甚夥，而《明史》於《文苑传》中独载此书，称其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止集》四卷（浙江苏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应芳撰。应芳字元振，泰州卫人。万历乙未进士，官福建布政司参政。淮南夙称泽国，而泰州、兴化尤甚。应芳家於泰州，因讲求水道之源委，与河之利害，悉其形势。集当时奏疏、公移、私札言河道者为一书，名曰《敬止》，重桑梓也。又各绘为图，曰《泰州上河》，曰《泰州下河》，曰《高兴下河》，曰《兴化下河》，曰《宝应下河》，曰《盐城下河》。附论十三首，兼及漕运、田赋。虽今昔异宜，形势递变，核以水道。与所图已不相符。然其书记论详明，以是地之人言是地之利病，终愈於临时相度，随事揣摩。因其异同以推求沿革之故，於疏浚筑防亦未为无补矣。

△《三吴水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内蕴、周大韶同撰。内蕴称吴江生员，大韶称华亭监生，其始末则均未详也。初，万历四年，言官论苏、松、常、镇诸府水利久湮，宜及时修浚，乞遣御史一员督其事。乃命御史怀安林应训往。应训相度擘画，越六载蒞功，属内蕴等编辑此书。前有万历庚辰徐枋序，称为《水利图说》。而辛巳刘凤序、壬午皇甫汭序则称《三吴水考》。盖书成而改名也。汭序称应训命诸文学作，而枋、凤序皆称应训自著，亦复不同。考书中载应训奏疏、条约，皆署衔署姓而不署其名，似不出於应训手，殆内蕴等纂辑之，而应训董其成尔。其书分十二

类，凡《诏令考》一卷，《水利考》四卷，《水源考》一卷，《水道考》三卷，《水年考》一卷，《水官考》一卷，《水议考》二卷，《水疏考》三卷，《水移考》一卷，《水田考》一卷，《水绩考》一卷，《水文考》一卷。虽体例稍冗，标目亦多杜撰，而诸水之源流，诸法之利弊，一一详核。盖务切实用，不主著书，固不必以文章体例绳之矣。

△《吴中水利书》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国维撰。国维字九一，号玉笥，东阳人。天启壬戌进士，福王时官至吏部尚书。南京破后，从鲁王於绍兴。事败，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先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凡五十二幅。次标《水源》、《水脉》、《水名》等目，又辑诏敕、章奏，下逮论议、序记、歌谣。所记虽止明代事，然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之言。凡例谓崇明、靖江二邑，浮江海之中，地脉不相联贯，自昔不混东南水政之内，今案二邑形势，所说不诬，足以见其明确。《明史》本传称，国维为江南巡抚时，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迁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时值岁旱，漕流涸，浚诸水以通漕。又称，崇祯十六年，八总兵师溃，国维时为兵部尚书，坐解职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则国维之於水利，实能有所擘画。是书所记，皆其阅历之言，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

△《钦定河源纪略》三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奉敕撰。

是年春，以中州有事於河工，特命侍卫阿弥达祭告西宁河神，因西溯河源，绘图具奏。言星宿海西南三百馀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又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为黄河真源，为自古探索所未及。皇上因考徵实验，参订旧文，御制《河源诗》一章，详为训释，系以案语。又御制《读〈宋史河渠志〉》一篇，以正从来之讹误。复命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寻绎史传，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辑为一书。首冠以图，凡开方分度，悉准钦定輿图，而以河流所迳及诸水之潜通显会者，各依方隅绘画，以著其详。次列以表，以分、合、伏、见四例，该水道之脉络。俾旁行斜上，经纬相贯，纲目相从，以提其要。次曰《质实》，详核水道之源流，兼仿《水经》及酈道元注之例，旁支正榦，一一疏通证明。次曰《证古》，凡载籍所陈，与今所履勘相符者，并条列原文，各加案语，以互相参订。次曰《辨讹》，凡旧说之纰缪，亦条列原文，各为纠驳，以祛惑释疑。次曰《纪事》，凡扞伐所经，部族所聚，职贡所通，及开屯列戍与灵源相值者，一一胪载。其前代轶闻，亦以类附见。次曰《杂录》，凡名山、古迹、物产、土风，介在洪流左右者，皆博采遗文，以旁资稽核，而恭录御制诗文，弁冕全书，用以挈纲领，定权衡焉。考自古谈河源者，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各持一说

，纷如聚讼，莫能得所折衷。推索其由，大抵所记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疏密，由其时之求详不求详。《山海经》称禹命竖亥，步自东极，至於西极，纪其亿选之数，其事不见於经传。见经传者，惟导河积石，灼为禹迹所至而已。故《禹本纪》诸书言河源弗详，儒者亦不以为信。汉通西域，张骞仅得其梗概，以三十六国不入版图故也。元世祖时，尝遣笃什穷探，乃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郭勒之黄水，又不知有盐泽之伏流。岂非以开国之初，倥偬草创，不能事事责其实，故虽能至其地，而考之终未审欤！我国家重熙累洽，荒憬咸归。圣祖仁皇帝平定西藏，黄图括地，已大扩版章。我皇上七德昭宣，天弧耆定。天山两道，拓地二万馀里，西通濛汜，悉主悉臣；月_{<出骨>}以东，皆我疆索。星轺虎节，络绎往来，如在户闥之内。与张骞之转徙绝域，潜行窃睨，略得仿佛者，其势迥殊。

且自临御以来，无逸永年，恒久不已。乾行弥健，睿照无遗。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寻未竟，遽顛殒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亲加釐定，勒为一帙，以昭示无穷。臣等载笔之余，仰颂圣功之无远弗届，又仰颂圣鉴之无微弗周也。

△《昆仑河源考》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书以元笃什言河源昆仑与《史记》、《汉书》不合，《水经》所载亦有谬误，因历引《禹贡》、《禹本纪》、《尔雅》、《淮南子》及各史之文以考证之。考张骞言河源出盐泽，司马迁又言河源出于阆，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后来诸书，都无异说。《唐书吐谷浑传》，始有李靖望积石山览观河源之言，而亦未确有所指。迨都实奉命行求，称得之朵甘思西鄙。潘昂霄等妄为附会经传，音译舛讹，遂以鄂敦塔拉之潜行复见者，指为河源。以阿木尼玛勒占木逊山即古积石山者，指为昆仑。《元史》因而采入《地理志》中。耳食相沿，混淆益甚。我国家德威遐播，天山两道，尽入版图。月竈以西，皆我户闥。案图考索，知河有重源，笃什所访，仅及其伏地再出者。而河水之出葱岭于阆，注盐泽，潜行至积石者，则笃什皆未之见。伏读御批《通鉴辑览》，考核精详，河源始确有定论。斯同此书，作于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验，亦尚不尽吻合。然时西域未通，尚未得其实据。而斯同穿穴古书，参稽同异，即能灼知张骞所说之不诬，而极论潘昂霄等之背驰鹜乱。凡所指陈，俱不甚相远。亦可谓工於考证，不汨没於旧说者矣。录存其书，益以见睿鉴折衷，超轶万古也。

△《两河清汇》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凤祚撰。凤祚有《圣学宗传》，已著录。凤祚虽亦从讲学者游，而其学乃出鹿善继、孙奇逢，讲求实用。故其算术受於西洋穆尼阁，以天文名家。国

初言历法者，推为独绝，梅文鼎《勿庵历算书记》所谓青州之学也。而亦究心於地理，故能详究两河利病，以著是书。卷首列黄河、运河两图。一卷至四卷为运河修筑形势，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等处，河、湖、泉、水诸目，皆详载之。

五卷、六卷则专记黄河职官、夫役、道里之数，及历代至本朝治河成绩。七卷则辑录前明潘季驯《河防辨惑》、国朝崔维雅《刍议或问》二书。八卷则凤祚所自著也，曰《刍论》，曰《修守事宜》，曰《河防绪言》，曰《河防永赖》。书中援据古今，於河防得失，疏证颇明。惟《海运》一篇，欲访元运故道，与漕河并行，盖犹祖邱濬之旧说。则迂谬而远於事情，遂为白璧之微瑕，无是可矣。

△《居济一得》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伯行有《道统录》，已著录。是编乃伯行为河道总督时相度形势，录之以备参考者。前七卷条议东省运河坝闸堤岸。及修筑、疏浚、蓄泄、启闭之法。於诸水利病，条分缕析，疏证最详。后附《河漕类纂》一卷，则仅撮大概。盖伯行惟督河工，故漕政在所略也。大旨谓河自宿迁而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纵之；宿迁而上，河窄而流舒，法又宜束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滥之患在上，宜筑堤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冲刷之患在下，又宜卷埽以制其下。又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诸条，皆得诸阅历，非徒为纸上之谈者。伯行平生著述，惟此书切於实用。迄今六七十载，虽屡经疏浚，形势稍殊。而因其所记，以考因革损益之故，亦未为无所裨焉。

△《治河奏绩书》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附《河防述言》一卷（内廷藏本）

国朝靳辅撰。辅有《奏疏》，已著录。是书卷一为《川泽考》、《漕运考》、《河决考》、《河道考》。卷二为《职官考》、《堤河考》及《修防汛地埽规》，河夫额数、闸坝修规、船料工值皆附焉。卷三为辅所上章疏及部议。卷四为各河疏浚事宜及施工缓急先后之处。其《川泽考》所载，於黄河自龙门以下，至淮、徐注海，凡分汇各流，悉考古证今，颇为详尽。於注河各水及河所潴蓄各水，亦缕陈最悉。其《漕运考》亦然。《河道考》於临河要地及距河远近分条序载，较志乘加详。至於堤工修筑事宜，则皆辅所亲验，立为条制者矣。辅自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凡三膺总河之任，故疏议独多。其专以治上河为治下河之策，虽据一时所见，与后来形势稍殊，然所载修筑事宜，亦尚有足资采择者。与张伯行《居济一得》，均尚非纸上之空谈也。

又《河防述言》一卷，为张霭生所撰。皆追述其友陈潢之论，故曰“述言”。潢字天一，号省斋，钱塘人。为辅之幕客。辅治河，多资其经画。康熙甲子

，圣驾南巡，辅以潢功上闻，特赐参赞河务按察司佾事衔。其书凡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顺而利导之。二曰《审势》，谓凡有所患，当推其致患之所以然。三曰《估计》，谓省工省料，其坏必速，所费较所省为更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选择，明赏罚，而归本於正己以率属。五曰《源流》，谓河水本清，其淤涨由挟中国之水。六曰《堤防》，主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说，而尤以减水坝为要务，七曰《疏浚》，主於溃决之处先固其两旁，不使日扩，乃修复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核实，料主於豫备。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势不同。十曰《善守》，谓黄河无一劳永逸之策，在时时谨小慎微，而归重於河员之久任。十一曰《杂志》，述治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则驳当时之异议也。其言往往中理，与靳辅书足相发明。今录附辅书之末，以资参考。书前冠黄河全图，乃霭生自作。虽不及钦定《河源纪略》之明确，而远胜笃什等之所记。又靳辅《奏疏》一篇，虽专为潢而发，然颇足见当日治河之始末，今亦并存之焉。

△《直隶河渠志》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仪撰。仪字子翔，号一吾，文安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充霸州等处营田观察使。是编即其经理营田时作，所列凡海河、卫河、白河、淀河、东淀、永定河、清河、会同河、中定河、西淀、赵北口、子牙河、千里长堤、滹沱河、滏阳河、宁晋泊、大陆泽、凤河、牯牛河、窝头河、鲍邱河、蓟河、还乡河、塌河淀、七里海二十五水，皆洪流巨浸也。虽叙述简质，但载当时形势，而不详古迹。又数十年来，屡经皇上轸念民依，经营疏浚，久庆安澜。

较仪作书之日，水道之通塞分合，又已小殊。然仪本土人，又身预水利诸事，於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较悉。故敷陈利病之议多，而考证沿革之文少。录而存之，亦足以参考梗概也。

△《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通行本）

国朝傅泽洪撰。泽洪字穉君，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司副使。是书成於雍正乙巳。全祖望作《郑元庆墓志》，以为出元庆之手。疑其客游泽洪之幕，或预编摹。然别无显证，未之详也。叙水道者，《禹贡》以下，司马迁作《河渠书》，班固作《沟洫志》，皆全史之一篇。其自为一书者，则创始於《水经》。然标举源流，疏证支派而已，未及於疏浚堤防之事也。单锷、沙克什、王喜所撰，始详言治水之法。有明以后，著作渐繁，亦大抵偏举一隅，专言一水。

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前代以至国朝，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汇辑以成一编者，则莫若是书之最详。卷首冠以诸图。次《河水》六十卷，次《淮水

》十卷，次《汉水》、《江水》十卷，次《济水》五卷，次《运河水》七十卷，次《两河总说》八卷，次《官司》、《夫役》、《漕运》、《漕规》凡十二卷。其例皆摘录诸书原文，而以时代类次。俾各条互相证明，首尾贯穿。其有原文所未备者，亦间以己意考核，附注其下。上下数千年间，地形之变迁，人事之得失，丝牵绳贯，始末犁然。至我国家，敷土翕河，百川受职。仰蒙圣祖仁皇帝翠华亲莅，指授机宜，睿算周详，永昭顺轨，实足垂法於万年。泽洪於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奉谕旨，皆恭录於编，以昭谟训，尤为疏濬之指南。谈水道者观此一编，宏纲巨目，亦见其大凡矣。

△《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齐召南撰。召南字次风，台州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历代史书各志地理，而水道则自《水经》以外无专书。郭璞所注，久佚不传。酈道元所注，详於北而略於南。且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国初馀姚黄宗羲作《今水经》一卷，篇幅寥寥，粗具梗概。且塞外诸水颇有舛讹，不足以资考证。召南官翰林时，预修《大清一统志》，外藩蒙古诸部，是所分校。故於西北地形，多能考验。且天下舆图备於书局，又得以博考旁稽。乃参以耳目见闻，互相钩校，以成是编。首以海，次为盛京至京东诸水，次为直沽所汇诸水，次为北运河，次为河及入河诸水，次为淮及入淮诸水，次为江及入江诸水，次为江南运河及太湖入海港浦，次为浙江、闽江、粤江，次云南诸水，次为西藏诸水，次漠北阿尔泰以南水及黑龙江、松花诸江，次东北海朝鲜诸水，次塞北漠南诸水，而终以西域诸水。大抵通津所注，往往袤延数千里，不可限以疆域。召南所叙，不以郡邑为分，惟以巨川为纲，而以所会众流为目，故曰“提纲”。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则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於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於其间。其自序讥古来记地理者志在《艺文》，情侈观览。或於神仙荒怪，遥续《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扬仙佛；或於游踪偶及，逞异炫奇。形容文饰，只以供词赋之用。故所叙录，颇为详核，与《水经注》之模山范水，其命意固殊矣。然非召南生逢圣代，当敷天砥属之时，亦不能於数万里外闻古人之所未闻，言之如指诸掌也。

△《海塘录》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翟均廉撰。均廉有《周易章句证异》，已著录。浙江海塘在海宁州南，唐宋以来，递有修筑。至国朝，軫念民依，讲求尤备。圣祖仁皇帝暨我皇上，均亲临相度，用建万年保障之基。是编综括古今，恭录诏谕圣制以弁冕於卷首。次为《图说》一卷，《疆域》一卷，《建筑》四卷，《名胜》二卷，《古迹》二卷，《祠祀》二卷，《奏议》五卷，《艺文》八卷，《杂志》一卷。徵引各

史纪、志及《玉海》，乾道、咸淳《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诸书。其考订辨证，颇为该洽。如订正盐官海塘长百二十四里，唐开元所筑，旧志作二百二十四里者误。引《泊宅编》载宋制有铁符镇海，皆史传所未载。他如海宁之堤筑於沈让诸，又志乘所未备。考《浙江通志》，虽有《海塘事宜》一门，然仅至雍正十一年而止。是编详叙至乾隆二十九年，凡圣谟指示，睿虑周详，以及臣工奏议，皆谨为诠叙，尤足以昭示后来。其中如《建筑门》叙述宋制，而不及引《咸淳临安志》所载林大鼐之议。明安然之作石堤，《明实录》载於洪武十年，而书中误作十一年。间有脱略，然不足累其全书云。——右“地理类”河渠之属，二十三部、五百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筹海图编》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胡宗宪撰。宗宪字汝贞，号梅林，绩溪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督师剿倭寇，以言官论劾，下狱瘐死。万历初，追复原官，谥襄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輿地全图》、《沿海沙山图》，次载《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次载广东、福建、浙江、直隶、登莱五省《沿海郡县图》、《倭变图》、《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载《倭患总编》、《年表》，次载《寇迹分合图谱》，次载《大捷考》，次载《遇难殉节考》，次载《经略考》。《明史》称赵文华督察浙江军务，宗宪深附之。总督张经破倭於王江泾，文华尽掩经功归宗宪，经遂得罪。又陷抚臣李天宠。文华还朝，力荐宗宪，遂擢显秩。宗宪又因文华结纳严嵩，以为内援。其喜功名而尚权诈，诚有如《传赞》所云“奢黷蒙垢”者。书中载胡松撰《王江泾捷事略》，专述宗宪之功，不及张经，与本传符合。是其攘功之实证。然其他若载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平望之捷，陆泾坝之捷，十一月后屯之捷，清风岭之捷，三十五年仙居之捷，七月乍浦之捷，十一月龛山之捷，及金塘、淮扬、宁台温之捷。又纪剿徐海及擒王直始末，大端与《明史》纪传均相符合。则宗宪之保障东南，尚不为无功。《经略考》三卷内凡会哨、邻援、招抚、城守、团结、保甲、宣谕、间谍、贡道、互市及一切海船、兵仗、戎器、火器无不周密。又若唐顺之、张时彻、俞大猷、茅坤、戚继光诸条议，是书亦靡不具载。於明代海防，亦云详备。盖其人虽不醇，其才则固一世之雄也。

△《郑开阳杂著》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昆山人。嘉靖初贡生。是书旧分《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四陲图论》等编，本各自为书。国朝康熙中，其五世孙起泓及子定远，又删汰重编，合为一帙。定为《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考》一卷，《日本图纂》一卷，《朝鲜图说》一卷，《安南图说》一卷，《琉球图说》一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黄河图议

》一卷，《苏松浮粮议》一卷。其《海防一览图》即《万里海防图》之初稿。以详略互见，故两存之。若曾尚有《江南经略》一书，独缺不载，未喻其故。或装辑者偶佚欤？若曾少师魏校，又师湛若水、王守仁，与归有光、唐顺之亦互相切磋。

数人中惟守仁、顺之讲经济之学，然守仁用之而效，顺之用之不甚效。若曾虽不大用，而佐胡宗宪幕，平倭寇有功。盖顺之求之於空言，若曾得之於阅历也。此十书者，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

——右“地理类”边防之属，二部、二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类三△《南岳小录》一卷（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唐道士李冲昭撰。卷首有自序，称“弱年悟道，近岁依师。洎临岳门，频访灵迹。遍阅古碑及《衡山图经》、《湘中记》，仍致诘於师资、长者、岳下耆年。

或得一事，旋贮篋笥。撮而直书，总成一卷”。案书中有咸通年号，当作於懿宗以后。序末所题壬戌岁，盖昭宗天复二年也。《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著录。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载有此名，与此本卷数相合。惟冲昭作仲昭，或传刻误欤？书中先列五峰、三涧，次叙宫观、祠庙、坛院之属，而以历代得道飞昇之迹附之。虽黄冠自张其教，不无夸诞之辞。而唐世名山洞府之书，如卢鸿一《嵩山记》、张密《庐山杂记》、令狐见尧《玉笥山记》、杜光庭《武夷山记》，今并无存。此独以旧本流传，胜境灵踪，足资掌故，是亦考图经者所宜徵据矣。此本为明蔡汝楠守衡州时所刻，前有小引，亦谓“所载事迹，名物悉与今本不同”云。

△《庐山记》三卷、附《庐山纪略》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陈舜俞撰。舜俞字令举，乌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号“白牛居士”。庆历六年进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历官都官员外郎。熙宁中出知山阴县，以不奉行青苗法，谪南康监税。事迹具《宋史》本传。舜俞谪官时，与致仕刘涣游览庐山，尝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山水之胜。每恨慧远、周景武辈作山记疏略，而涣旧尝杂录闻见，未暇詮次。舜俞因采其说，参以记载耆旧所传，昼则山行，夜则发书考证。泓泉块石，具载不遗，折衷是非，必可传而后已。又作俯仰之图、寻山先后之次以冠之，人服其勤。自记云：“余始游庐山，问山中塔庙兴废及水石之名，无能为予言者。虽言之，往往袭谬失实。因取九江图经、前人杂录，稽之本史，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其湮泐芜没，不可复知者，则阙疑焉。凡唐以前碑记，因其有岁月甲子

爵里之详，故并录之，庶或有补史氏”云云。其目有《总叙山篇第一》，《叙北山篇第二》，《叙南山篇第三》，而无第四、五篇。图亦不存。勘验《永乐大典》，所阙亦同。然北宋地志，传世者稀。此书考据精核，尤非后来《庐山纪胜》诸书所及。虽经残阙，犹可宝贵，故特录而存之。释惠远《庐山纪略》一卷，旧载此本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入。今亦并录存之，备参考焉。

△《赤松山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道士倪守约撰。守约，未详何许人。书前自序，称舍家辞父母，来投师资。又自署松山羽士，知为黄冠。书中称真庙、神庙、孝庙、宁庙，知为宋人。人物之末称咸淳年号，知作於度宗时矣。其书首序皇初起、皇初平兄弟仙迹，以著是山灵异，为全书纲领。次丹类，次洞穴类，次山类，次水类，次宫宇类，次人物类，次制造类，次碑籍类。书末又有正统四年明英宗御制数行，非诗非文，似乎联额，与此书篇页不相属，盖后人所附入。明代刊本，喜於窜乱古书，往往如是。

今删汰不录，以存守约之旧焉。

△《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馀》二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纪闻》，已著录。是书虽以游览为名，多记湖山之胜，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故於高宗而后，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间，周淙撰《临安志》十五卷。咸淳间，潜说友又续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当详。吴自牧作《梦粱录》，周密作《武林旧事》，於岁时、风俗特详，而山川、古迹又在所略。惟汝成此书，因名胜而附以事迹，鸿纤钜细，一一兼该。非惟可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其体在地志、杂史之间，与明人游记徒以觴咏登临、流连光景者不侔。其《志馀》二十六卷，则摭拾南宋轶闻，分门彙载。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尽有关於西湖，故别为一编，例同附录。盖有此馀文，以消纳其冗碎，而后本书不病於芜杂，此其义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实，悉不列其书名，遂使出典无徵，莫能考证其真伪。是则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桂胜》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附《桂故》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鸣凤撰。鸣凤有《西迁注》，已著录。是二书并成於万历癸丑。《桂胜》序题五月六日，《桂故》序题七月朔，刘继文序称，前十六卷为《桂胜》，志桂概也。后八卷为《桂故》，志故实也。鸣凤《桂胜》自序，亦称外《桂故》八卷，用辅以行。《桂故》自序称，“余志《桂胜》，窃迹前事”云云。则二书相因而作，实一书也。《桂胜》以山水标目，各引证诸书，叙述於前，即以历代诗文附本条下。而於石刻题名之类，搜采尤详。又随事附以考证，多所订

正。董斯张《吴兴备志》、朱彝尊《日下旧闻》即全仿其体例，於地志之中最为典雅。《桂故》分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六门。郡国，考历代沿革，详列史志，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官名，则胪举历代之制。盖疆域明则先献有所断限，职制明则先政有所徵验。乃不至如他志书，人物、名宦附会牵合，故以冠於首也。

其先政、先献，人各为传。大抵镕铸旧文，剪裁蔓语，务取其有关是土，而不滥涉其生平。又多采金石之文，不尽取诸史籍。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其游寓、杂志，亦多据题名碑碣，姓名年月，历历可稽。在明代輿记之中，於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

二书所载，皆止於南宋，盖年远者易湮，时近者易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其书乃博瞻而有体。是又鸣凤创例之微意欤？△《钦定盘山志》二十一卷国朝大学士蒋溥等奉敕撰。

盘山在蓟州城北二十五里，为汉末田畴隐居之地。

五峰三盘，林壑幽邃。单椒秀泽，雄甲畿东。自圣祖仁皇帝四度临幸，宸章题咏，照灿岩阿。然旧无山志，青沟释智朴，始草创成编，词旨冗蔓，体例尚多未备。

我皇上宸游莅止，灵境日开。乾隆九年始命发内帑，建静寄山庄於山之阳。天辟名区，全揽胜概。岁春秋有事於祖陵，每驻蹕行宫。几馀静憩，智仁乐趣，畅洽宸襟。山水效灵，益增神秀。乾隆十九年二月，因行幸山庄，爰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纂修新志。溥等承诏属稿，详加裒辑，分《图考》、《名胜》、《寺宇》、《流寓》、《方外》、《艺文》、《物产》、《杂缀》八门，厘为十六卷。首冠以巡典、天章五卷。至十二月，书成，奉表恭进焉。臣等敬绎睿制，旁考旧闻。

惟兹山之靚润深奥，足与岳镇竞秀，而其名不大显於前世。以是知天地清淑之气，扶輿磅礴，固必待时而出，以奉大圣人泮奭之娱。而天笔昭回，镂岩耀谷，品题甲乙，荣幸无涯，尤自古所未有。敬录斯编，亦以庆兹山之遭也。

△《西湖志纂》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大学士梁诗正、礼部尚书衔沈德潜等同撰。初，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修《西湖志》，延原任编修傅王露总其事，而德潜以诸生为分修。凡成书四十八卷。虽叙次详明，而徵引浩繁，颇嫌冗蔓。至乾隆十六年，恭逢圣驾南巡，清蹕所临，湖山生色。德潜因取旧志，复与王露重加纂录，芟繁就简，别为十卷。而梁诗正亦奏请重辑《西湖志》。会德潜书稿先成，缮录进御。蒙皇上优加锡赉，特制诗篇，以弁其首。并敕诗正，即以德潜此稿合成之。诗正复偕王露

参考厘订为十二卷，於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奏进。首名胜各图，次西湖水利，次孤山、南山、北山、吴山、西溪诸胜迹，而终以艺文。虽门目减於旧志，而大纲已包括无馀。

且仰荷宸翰亲题，荣光下烛，尤从来舆记所未有。固非田汝成辈区区记载所得并称矣。

——右“地理类”山川之属，七部，一百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洛阳伽蓝记》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后魏杨衒之撰。刘知几《史通》作羊衒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里贯未详。据书中所称，知尝官抚军司马耳。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以城内及四门之外分叙五篇。叙次之后先，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酈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见《魏书毛修之传》，秦人事即用此书赵逸一条。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即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於说诗，为是书之瑕类耳。据《史通补注篇》称：“除烦则意有所悛，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是也。”则衒之此记，实有自注。世所行本皆无之，不知何时佚脱。然自宋以来，未闻有引用其注者，则其刊落已久，今不可复考矣。

△《吴地记》一卷、附《后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陆广微撰。《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书中称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则广微当为僖宗时人。然书中“虎驪”一条，称唐讳虎，钱氏讳鏐，改为浒墅。考《五代史吴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钱鏐为偏将。光启三年，始拜鏐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鏐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始加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鏐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吴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鏐为吴越王。

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将能使人讳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预称吴越？至钱俶於宋太平兴国三年始纳土入朝，当其有国之时，苏州正其所隶，岂敢

斥之曰“钱氏”？尤显为宋人之辞。则此书不出广微，更无疑义。王士禛《香祖笔记》尝摘其语儿亭，冯驩宅，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墓三条，又摘其“琴高宅”一条。於地理事实，皆为舛缪。又案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实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仅一千三百九十年，实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数亦复差误。观其卷末称“纂成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掇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别无善刻，故姑仍吴琯此本录之，以存梗概，而附订其牴牾如右。又《吴地记后集》一卷，盖续广微之书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题词，称“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或传记无闻，或废兴不一。谨采摘县录，据图经，选其确实者列於卷后”。所记建置年号，止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旧本附录，今亦并存备考焉。

△《长安志》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诏令》，已著录。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西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常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程大昌《雍录》，称其“引类相从，最为明晰。然细细校之，亦不免时有驳复。如曲台既入未央，而又入之三雍，是分一为二矣。长门宫在都城之外长门亭畔，而列诸长信宫内，则失其位置矣。况宫殿园囿又多空存其名，不著事迹，则亦无可寻绎矣”云云。其说虽不为无见，实则凌云之材，不以寸折为病也。敏求尚有《河南志》，与此凡例稍异，而并称赡博，今已不存。

又杨慎《丹铅录》谓杜常《华清宫诗》见《长安志》，诗中“晓风”乃作“晓星”，检今本实无此诗。盖慎喜伪托古书，不足为据，非此《志》有所残阙。惟晁公武《读书志》载有赵彦若序，今本无之，则当属传写佚脱耳。

△《洛阳名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李格非撰。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元祐末为国子博士。绍圣初进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是书记洛中园囿，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格非自跋云：“天下之治乱，候於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於园囿之兴废。”盖追思当时贤佐名卿勋业盛隆，能享其乐，非徒夸台榭池馆之美也。《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俱载李格非撰。惟《津逮秘书》题曰华州李廌。考邵博《闻见后录》第十七卷，全载此书，不遗一字，题标格非之名。同时之人，不应有误

。知毛晋之误题审矣。王士禛《居易录》记是书，前有绍兴中张琰德和序，首曰山东李文叔云云，此本亦佚之。殆又后人因标题姓名与序不符，而刊除其文欤？△《雍录》十卷（大学士于敏中采进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古周易占法》，已著录。是编考订关中古迹，以《三辅黄图》、《唐六典》、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及绍兴《秘书省图》（案书中称阁图者，即《秘书省图》）诸书，互相考证。於宫殿山水都邑，皆有图有说。谓《三辅黄图》由唐人增续，初非亲生汉时，目睹汉事，故随事立辨，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议。《长安志》最为明析，然亦时有驳复。吕大防图凡唐世邑屋宫苑已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亲见，今故本而言之。若与古记不合，亦复订正。其参校亦可谓勤矣。今考其书，如函谷关参都邑之中，太子宫序职官之次，地图之后忽列书目数条，都邑之前忽出山名一处，骤然寻之，不得端绪，体例稍为丛杂。又集古诸《录》所列碑刻，自《猎碣》以外，罕登记载。考古图有辇酌宫，亦不著其名。盖但凭图籍而未考金石之文，故未免於疏漏。然其蒐罗既富，辨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也。明代陕西诸志，皆号有法，其亦以是数书者在前欤？考大昌之时，关中已为金土，而隔越江表，为邻国著书，殊为无谓。盖孝宗锐意恢复，有志中原。大昌所作《北边备对》一书，即隐寓经略西北之意。此书犹此志焉耳。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

其图说多举由蜀入秦之迹，与郭允蹈《蜀鉴》所谓由“汉中取关、陕者”，大旨相合。其微意固可见矣。

△《洞霄图志》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邓牧撰。牧字牧心，钱塘人。宋亡后，隐居屏迹，惟与谢翱友善。翱临终时，牧适出游，翱绝笔诗所谓“九锁山人归不归”者，即为牧作，其志趣可以想见矣。洞霄宫在余杭县大涤洞天，岩壑深秀，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世尝以旧宰执之奉祠者领提举事。政和中，唐子霞作《真境录》纪其胜，后不传。端平间有《续录》，今亦无考。牧於大德己亥入洞霄，止超然馆，住持沈多福为营白鹿山房居之。遂属牧偕本山道士孟宗宝搜讨旧籍，作为此《志》。凡六门，曰《宫观》，曰《山水》，曰《洞府》，曰《古迹》，附以异事，曰《人物》，分列仙高道二子目，曰《碑记》，门各一卷。前有元教嗣师吴全节及多福二序，后有钱塘叶林、台州李洧孙二跋。牧文章本高旷绝俗，故所录皆详略有法。惟不载宋提举官姓名，近时朱彝尊始作记以补之。然宋代奉祠，率皆遥领，与兹山古迹不甚相关。正如魏、晋以下之公侯，名系郡县，而事殊茅土。志乘之中，载之不为赘，削之亦不为阙也。牧成此书在大德乙巳，至明年丙午春而牧卒。此书第五卷后附住持、知宫等题名，有及丙午六月后事者，疑为道流

所增入。又《人物门》有牧及叶林二传，前题“续编”二字，亦不知续之者为谁。旧本所有，姑并存之。又书称《图志》，而此本乃有志无图。当为传写所脱佚，无可校补，亦姑仍其阙焉。

△《长安志图》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李好文撰。好文字惟中，东明人。至治元年进士，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给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结衔称陕西行台御史。考本传称好文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寻迁河东道廉访使，又称至正四年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六年始除侍讲学士。此书盖再任陕西时作也。自序称图旧有碑刻，元丰三年吕大防为之跋，谓之《长安故图》。盖即陈振孙所称《长安图记》，大防知永兴军时所订者。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渠泾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其中渠泾图说，详备明晰，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迹，资博闻也。本传载所著有《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历代帝王故事》一百六篇，又有《大宝录》、《大宝龟鉴》二书，而不及此《图》。《元史》疏漏此亦一端矣。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经所鈔，列於宋敏求《长安志》之首，合为一编。然好文是书，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为一，世次紊越。既乖编录之体，且图与志两不相应，尤失古人著书之意。今仍分为二书，各著於录。《千顷堂书目》载此编作《长安图记》，於本书为合。此本题曰《长安志图》，疑李经与《长安志》合刊，改题此名。然今未见好文原刻，而《千顷堂书目》传写多讹，不尽可据。故今仍以《长安志图》著录，而附载其异同於此，备考核焉。

△《汴京遗迹志》二十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贤传》，已著录。是书以历代都会皆有专志，独汴京无之，又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芜秽猥琐无足观（案元老书记风俗琐事，与地志体殊，此语过当，谨附订於此），遂摭拾旧闻，编次成帙。义例整齐，颇有体要。徵引典核，亦具见根据。在舆记之中，足称善本。虽其精博辨晰，不及《长安志》、《雍录》诸书，而自朱梁以迄金源，数百年间建置沿革之由，兴废存亡之迹，皆为之汇考彙编。略存端绪，亦复粲然如指诸掌。宋敏求《东京记》今已不传，得濂此书，亦足以补其阙矣。

△《武林梵志》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吴之鲸撰。之鲸字伯裔，钱塘人。万历己酉举人，官浮梁县知县。是编以杭州梵刹盛於南宋，至明而残废者多，恐遗迹渐湮，乃博考乘牒，分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俱详志创置始末，及其山川形胜。

后分《天朝宠锡》、《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代勋绩》四门，备纪名流胜迹、高僧支派。各编小传，序录井然，颇有条理。其中采辑宋元明人诗文，如仙林《崇先二寺记》见曹勋《松隐集》，《智果寺记》见徐一夔《始丰稿》，而志俱失载，不免稍有脱漏。又如宋张敦礼捨钟之法云寺，非杭之法云寺，而以名同误入。又撰《法相寺碑记》者前作范楷，后作沈楷，亦有驳文。然其搜剔幽隐，实多《武林遗事》、《西湖游览志》所未载。如《明远堂诗》次於苏轼诸作之后，而《东坡集》无之，张九成《喻弥陀塔铭》亦不见於《横浦集》。张伯雨《天池楼诗》与本集互异，可以参考。其遗闻轶事，亦足为考古谈艺之资，正不徒为伽蓝增故实矣。

△《江城市迹》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宏绪撰。宏绪字士业，新建人。明末以荐授晋州知州。时刘宇亮以阁臣督师，欲移兵入晋州。宏绪拒不纳，坐谪为湖州府经历，鼎革后终於家。是书以南昌省会为南昌、新建二县地，因考其名迹。以城之内为限，凡去城远者则不及。多详於楼观、祠宇、梵刹、园亭之类，卷上为《考古》，卷下为《证今》。

自序谓“古与今不以时代为断，而一以兴废存亡为断”。盖事皆目历，非徒案籍而登也。宏绪文章淹雅，在明末号能复古。故作是书，叙次颇有条理，考证亦多精核。惟喜载杂事，多近小说。且多曼衍旁涉，如“天宁寺”条下载寺僧淫褻之类，颇乖大雅，亦非地志之体。是则体例未严，不免为白璧之瑕矣。

△《营平二州地名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春秋杜解补正》，已著录。案《尔雅》营州，孙炎注以为殷制，孔颖达《尚书疏》谓舜十二州有营州，殷本虞制，分青州地为之。凡在辽水东者，东至朝鲜之境，皆古营州地也。平州即今永平府，在虞时亦为营州地，秦时为右北平辽西地，后汉洎晋皆为辽西地。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於是平州之名始见於史。炎武游永平时，郡人以志属之。炎武未应其求，因摭古来营、平二州故实，纂为六卷付之，题曰《营平二州史事》。今其书不存。此书出自惠栋红豆斋，惟载二州古地名，至五代而止。又仅一卷，意其为六卷之一也。

其中“卑耳之谿”一条，既引《管子》，最后一页又载俞儿一事全文。当是随笔杂钞，失於删削。不但非其完书，并为未定之稿本矣。然炎武娴於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据。书虽残缺，要於考证之学不为无补焉。

△《金鼈退食笔记》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是编乃其康熙甲子官侍讲学士入侍内廷时所作。前有自序，称自丁巳赐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马过金鼈

玉竦桥，望苑中景物，七阅寒暑。退食之顷，偶访曩时旧制，约略得之传闻者，而又仿佛寻其故址。离宫别馆，废者多矣。脱复十数年老监已尽，遗迹渐湮，无以昭我皇上卑宫室、约园囿之俭德，因率笔记之。详於西而略於东，以所居在苑西故也。纪其兴废而复杂以时事，欲见昭代之盛，存为太平佳话也。又称衙署监局，载在会典者不书，访问未确者不书，外人所罕窥者亦不敢书。盖其时距明末仅四十年，前朝宦竖，存者犹多，士奇出入禁廷，得以询访。又久寓其旁，朝夕考校，故所记往往可据。朱彝尊《日下旧闻》多采掇之。今奉诏考定彝尊之书，徵据详明，纤悉必备，此编已在包括之中。顾其草创记录之功，亦不可没，故仍录存之，以备参稽焉。

△《石柱记笺释》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元庆撰。元庆字芷畦，归安人。吴兴山水清佳，自六朝以来称东南名郡。自唐时刻有《石柱记》，树之杼山，载其山川、陵墓、古迹、古器甚详。迨传世既久，岁月名字遂漫漶不可考，欧阳修作《集古录》，以为笔画奇伟，非颜真卿不能善。孙觉知湖州，聚境内碑碣，筑墨妙亭贮之，凡三十二通，《石柱记》亦居其一。后人因府治卑湿，墨妙亭诸石尽取以填淤泥，而《石柱记》遂沦没不复见。康熙辛巳，元庆重修府志既成，复访得宋槧《石柱记》，为世所罕覩。惟湖州五县，原本只载其三。秀水朱彝尊乃依仿体例，摭德清、武康二县事迹，辑而补之。元庆采掇诸书，为之注释。其徵据考证，颇为赡博。虽於一郡之胜，尚未能包括无馀；而轶典遗词，其梗概亦已略具。固亦徵文考献者所不废矣。

△《关中胜迹图志》三十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乾隆四十一年巡抚陕西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毕沅所进也。关中为雍州旧壤，班固所称“神皋奥区”，周、秦、汉、唐并建都作邑，遗闻旧事见於典籍者至多。可以循览前编，考求故址。而河山表里，形势尤雄；奇迹灵踪，亦往往而在。诸家撰述之存於今者，《三辅黄图》以下如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李好文《长安志图》、何景明《雍大记》、李应祥《雍略》之类。未易一二殫数。而山水游记、郡邑志乘尚不与焉。然体例各殊，纯驳互见，披图案籍，牴牾实繁，未有薈粹群言，归於画一者。我国家醴化覃敷，群生茂豫，周原邠土，庆告屡丰。华岳之祠，太白之湫，俱仰荷宸翰褒题，光烛霄宇。其秦、汉泾渠故道，亦皆次第兴修。守土之臣得乘边圉宁谧、民气和乐之馀，行部川原，询求旧迹。订讹釐舛，勒成是编，以上呈乙览。视儒生著述，披寻於断碑碎碣之间，研索於脱简残编之内者，其广狭固有殊矣。其书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子目为纬，而以诸图附於后。援据考证，各附本条，具有始末。臣等谨为录副，登诸秘阁，亦古者郡国地志藏在太史

之义也。

——右“地理类”古迹之属，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南方草木状》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晋嵇含撰。含事迹附载《晋书嵇绍传》。考《隋志》、《旧唐志》俱有含集十卷，（《隋志》云其集已亡，但附载郭象集下，《旧唐志》仍著录。）而不载此书，至《宋志》始著录。观此书载指甲花自大秦国移植南海，是晋时已有是花。而唐段公路《北户录》乃云指甲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始来中国。知公路未见此书，盖唐时尚不甚显，故史志不载也。诸本但题谯国嵇含，惟宋麻沙旧版前题曰“永兴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将军、襄阳太守嵇含撰”云云。载其年月仕履，颇为详具。盖旧本如是，明人始刊削之。然《晋书惠帝本纪》，永宁二年正月，改元永安，七月改建武，十一月复为永安。十二月丁亥，立豫章王炽为太弟，始改永兴。是永兴元年不得有十一月。又永兴二年正月甲午朔，以干支推之，丙子当在上年十二月中旬，尚在改元前十二日，其时亦未称永兴。或其时改元之后，并十二月一月皆追称永兴，而辗转传刻，又误十二月为十一月欤？惟《隋志》称广州太守嵇含，而此作襄阳太守。考书中所载，皆岭表之物，则疑襄阳或误题也。其书凡分草、木、果、竹四类，共八十种。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志》疑之。其本亦最完整。盖宋以后花谱、地志援引者多，其字句可以互校，故独鲜讹阙云。

△《荆楚岁时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晋宗懔撰，《书录解题》作梁人。考《梁书元帝本纪》，载承圣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书宗懔为吏部尚书。又《南史元帝本纪》，载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此书皆记楚俗，当即其人。旧本题晋人，误也。唐宋《志》皆作一卷，与今本合。而《通考》乃作四卷。考《书录解题》载懔自序曰：“傅元之朝会，杜笃之上巳，安仁秋兴之叙，君道娱蜡之述，其属辞则已洽，其比事则未宏。率为小说，以录荆楚岁时风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馀事。”然则必无四卷，知《通考》为传写之讹。

又检今本实有三十六事，并知陈振孙所记懔序，亦以三字讹为二字。然周密《癸辛杂识》引张骞乘槎至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事，云出《荆楚岁时记》，今本无之。

则三十六事尚非完本也。其注相传为隋杜公瞻作，故多引开皇中杜台卿《玉烛宝典》。然《唐志》宗懔《荆楚岁时记》一卷下，又出杜公瞻《荆楚岁时记》二卷。

岂原书一卷，公瞻所注分二卷，后人又合之欤？△《北户录》三卷（两淮盐政

采进本)

唐段公路撰。《学海类编》作公璐，盖字之讹。《新唐书艺文志》称为宰相文昌之孙，则当为临淄人。《学海类编》作东牟人，亦未详所本。历仕始末不可考。惟据书首结衔，知官京兆万年县尉。据书中称咸通十年，知为懿宗时人而已。是书当在广州时作，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而於物产为尤详。其徵引亦极博洽。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会要》、《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名苑》、《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诸书，今皆散佚，藉此得以略见一二。即所引张华《博物志》，多今本所无，亦藉此以考证真伪。条下注文，颇为典赡，题登仕郎前参军龟图撰，不题其姓，似为公路之族。然《唐书宰相世系表》不载其名，莫知其审矣。《唐书艺文志》作《北户杂录》，疑传写误衍一“杂”字。其作三卷，与此本合。

《学海类编》所载惟存一卷，凡物产五十一条，不为完本。曹溶所录古书，往往如是，不足深诘也。

△《桂林风土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莫休符撰。休符里贯未详。作此《记》时，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其终於何官，亦莫能考也。此《记》《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今存者一卷。卷中目录四十六条，今阙“火山”、“采木”二条。盖残缺之余，非完书矣。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此书跋云，闽谢在杭小草斋所录，旧藏徐惟起家。跋称获自钱塘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传。此本小草亭题识及洪武年月，与彝尊所言合，盖即彝尊所见本也。彝尊跋又称，中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悛、李渤诸人诗，向未著於录，亟当发其幽光。今观诸诗外尚有杨尚书、陆宏休二首，亦唐代轶篇，为他书所未载。今《全唐诗》采录诸篇，即据此本。则其可资考证者，又不止於谱民风，记土产矣。

△《岭表录异》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唐刘恂撰。宋僧赞宁《笥谱》，称恂於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作《岭表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

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於五代时欤？粤东輿地之书，如郭义恭《广志》、沈怀远《南越志》，皆已不传。诸家所援据者，以恂是编为最古。而《百川学海》及《说郛》所载，寥寥数页，首尾不完。盖仅从类书抄撮数条

，以备一种。而恂之原本，则已久佚。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徵引颇夥，然尚多挂漏。惟散见《永乐大典》者，条理较详，尚可编次。

谨逐卷哀辑，而佐以旁见诸书者，排比其文，仍成三卷，以复《唐志》之旧。虽《永乐大典》阙卷数函，无从考验，或不免一二之遗，而证以诸书，似已十得其八九焉。唐人著述，传世者稀，断简残编，已足珍惜。此更於放失之余，复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睹者，一旦顿还其旧观，弥足宝矣。恂书体例不可考，今不敢强为分门。仅使各以类聚，庶便省览。其中记载博赡，而文章古雅，於虫鱼草木，所录尤繁。训诂名义，率多精核。叶廷珪《海录碎事》释《尔雅》“魁陆”，引此书瓦陇以证之。张世南《游宦纪闻》引郭璞《尔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据此书称犀二角以辨之。历来考据之家，皆资引证，盖不特图经之圭臬，抑亦《苍雅》之支流。有裨小学，非浅鲜也。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稗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焉。

△《益部方物略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雍邱人。天圣二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嘉祐二年祁由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知益州时所作。

因东阳沈立所撰《剑南方物》二十八种，补其阙遗，凡草木之属四十一，药之属九，鸟兽之属八，虫鱼之属七，共六十五种。列而图之，各系以赞，而附注其形状於题下。赞居前，题列后，古书体例，大抵如斯。今本《尔雅》，犹此式也。

其图已佚，《赞》皆古雅，盖力摹郭璞《山海经图赞》，往往近之。注则颇伤褻涩，亦每似所作《新唐书》，盖祁叙记之文类如是也。胡震亨跋引范成大《圣瑞花》诗，证是花开於春夏间，祁注称率以秋开为非。殆由气候不齐，各据所见。

又引薛涛《鸳鸯草》诗“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句，证祁注是草春叶晚生之非，则横生枝节。夫春日已长，非春晚而何欤！至虞美人草自属借人以名物，如菊号西施之类，必改为娱美人草，曲生训释，是则支离无所取耳。

△《岳阳风土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范致明撰。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进士第。是编乃其以宣德郎谪监岳州商税时所作。不分门目，随事载记。书虽一卷，而於郡县沿革、山川改易

、古迹存亡，考证特详。如乐史《太平寰宇记》谓“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则谓“洞庭会江，江不入洞庭，惟荆江夏秋暴涨，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还，名曰翻流水”。图经以郑王庙为郑德璘，致明则谓为隋末郑文秀，与董景珍同立萧铣者，故其北又有董王庙。沈亚之《湘中怨》记岳阳楼闻泛人之歌，致明则核以地形，谓舟中之歌，楼上不辨。杜佑《通典》谓巴邱湖中有曹洲，即曹公为吴所败烧船处，在今县南四十里，致明则谓今县西但有曹公渡，考之地理，与周瑜、曹操相遇处绝不相干。《汉阳图经》谓赤壁即乌林，致明则谓曹操已至巴邱，则孙刘宜拒之於巴陵、江夏间，所谓乌林，即乌黎口，不当在汉阳界。世传华容为章华台，致明则谓旧台在景陵界，华容隋县，乃取古容城名之。酈道元《水经注》谓澧水会沅，然后入湖，致明则谓澧、沅虽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处名澧口，沅所入处名鼎江口。皆确有引据，异他地志之附会。其他轶闻逸事，亦颇资采择，叙述尤为雅洁。在宋人风土书中，可谓佳本矣。

△《东京梦华录》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孟元老撰。元老始末未详。盖北宋旧人，於南渡之后，追忆汴京繁盛，而作此书也。自都城、坊市、节序、风俗，及当时典礼、仪卫，靡不赅载。虽不过识小之流，而朝章国制，颇错出其间。核其所纪，与《宋志》颇有异同。如《宋志》南郊仪注，郊前三日，但云斋於大庆殿、太庙及青城斋宫，而是书载车驾宿大庆殿仪，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仪，驾诣青城斋宫仪，委曲详尽。又如郊毕解严，《宋志》但云御宣德门肆赦，而是书载下赦仪，亦极周至。又行礼仪注，《宋志》有皇帝初登坛，上香奠玉帛仪，既降盥洗，再登坛然后初献，而是书奏请驾登坛即初献，无上香献玉帛仪。又太祝读册，《宋志》列在初献时，是书初献之后再登坛，始称读祝，亦小有参差。如此之类，皆可以互相考证，订史氏之讹舛。固不仅岁时宴赏，士女奢华，徒以怱怱旧游，流传佳话者矣。

△《六朝事迹编类》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张敦颐撰。敦颐字养正，婺源人。绍兴八年进士，由南剑州教授历官知舒、衡二州，致仕。是编前有绍兴庚辰自序，结衔称“左奉议郎充江南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盖登第后之二十二年也。其书为补《金陵图经》而作。首《总叙》，次《形势》，次《城阙》，次《楼台》，次《江河》，次《山冈》，次《宅舍》，次《讖记》，次《灵典》，次《神仙》，次《寺院》，次《庙宇》，次《坟陵》，次《碑刻》，凡十四门。引据颇为详核。而《碑刻》一门，尤有资於考据。惟书以六朝为名，而古迹之中，自南唐以逮於北宋，如丁谓、王安石所建，亦具载之，殊失断限。又《总叙》门内《六朝保守》一篇，历数自吴以来南朝不可北伐，北伐必败，即倖胜亦不能守。盖亦南渡之初力主和议之

说者，其识见未免卑懦。

然核诸情事，其说亦不为无因。固与《江东十鉴》之虚张形势者，较为切实矣。

△《会稽三赋》三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宋王十朋撰。十朋字龟龄，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官至龙图阁学士，谥文忠。事迹具《宋史》本传。所著有《梅溪集》。此赋三篇，又於集外别行。一曰《会稽风俗赋》，仿《三都赋》之体，历叙其地山川、物产、人物、古迹；一曰《民事堂赋》，民事堂者，绍兴中添差签判厅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岁久圯废，十朋始重建於车水坊；一曰《蓬莱阁赋》，其阁以元稹诗“谪居犹得住蓬莱”句得名。皆在会稽，故统名曰《会稽三赋》。初，嵊县周世则尝为注《会稽风俗赋》，郡人史铸病其不详，又为增注，并注后二赋。未有嘉定丁丑铸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标举兹邦之胜。铸以当时之人，注当时之作，耳闻目睹，言必有徵。视后人想像考索者，亦特为详贍。且所引无非宋以前书，尤非近时地志杜撰故实、牵合名胜者可比。与十朋之赋相辅而行，亦刘逵、张载分注《三都》之亚也。

△《中吴纪闻》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龚明之撰。明之字希仲，号五休居士，昆山人。绍兴间，以乡贡廷试，授高州文学。淳熙初，举经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是书采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风土人文为新旧图经、范成大《吴郡志》所不载者，仿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之体，编次成帙。书成於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谓耄而好学者矣。宋末书已罕传。元至正间，武宁、卢熊修《苏州志》，访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晋始授诸梓，亦多舛谬。其子宸，后得叶盛菡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翟超一条，其馀颇有异同。何焯假以勘定，极为精审。然卢熊跋称其子昱所撰《行实》附后，今两本皆无之，则叶本亦不免於脱佚也。

△《桂海虞衡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范成大撰。乾道二年，成大由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淳熙二年，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是编乃由广右入蜀之时，道中追忆而作。自序谓凡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

共十三篇，曰《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惟《志岩洞》仅去城七八里内尝所游者。《志金石》准《本草》之例，仅取方药所须者。志蛮仅录声问相

接者，故他不备载。《志香》多及海南，以世称二广出香。而不知广东香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皆凡品。《志器》兼及外蛮兵甲之制，以为司边镇者所宜知，故不嫌旁涉。诸篇皆叙述简雅，无夸饰土风、附会古事之习。其论辰砂、宜砂，地脉不殊，均生白石床上，订《本草》分别之讹。邕州出砂，融州实不出砂，证图经同音之误。零陵香产宜、融诸州，非永州之零陵。《唐书》称林邑出结辽鸟，即邕州之秦吉了。佛书称象有四牙六牙，其说不实。桂岭在贺州，不在广州。亦颇有考证。成大《石湖诗集》，凡经历之地，山川风土，多记以诗。其中第十四卷，自注皆桂林作，而咏花惟有《红豆蔻》一首，咏果惟有《卢橘》一首，至咏游览，惟有《栖霞洞》一首，《佛子岩》一首。其见于诗注者，亦仅蛮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事，不及他处之详。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记以诗也。其卢橘一种，《志果》不载。观其《志花》小序，称北州所有皆不录，或《志果》亦用此例。蛮茶一种，《志草木》中亦无之。考诗注称蛮茶出修仁，大治头风。而《志草木》中有凤膏药，亦云叶如冬青，治太阳痛，头目昏眩。或一物二名耶？然检《文献通考四裔考》，中引《桂海虞衡志》几盈一卷，皆《志蛮》之文，而此本悉不载。其余诸门，检《永乐大典》所引，亦多在此本之外。盖原书本三卷，而此本并为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则诸物之或有或无，亦非尽原书之故矣。

△《岭外代答》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兴癸未进士，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是书即作於桂林代归之后，自序谓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见闻，录存二百九十四条。盖因有问岭外事者，倦於应酬，书此示之，故曰《代答》。

原本分二十门。今有标题者凡十九。一门存其子目，而佚其总纲，所言则军制户籍之事也。其书条分缕析，视嵇含、刘恂、段公路诸书叙述为详。所纪西南诸夷，多据当时译者之辞，音字未免舛讹。而《边帅》、《法制》、《财计》诸门，实足补正史所未备，不但纪土风、物产，徒为谈助已也。《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并作十卷，《永乐大典》所载并为二卷，盖非其旧。今从原目，仍析为十卷云。

△《都城纪胜》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署曰耐得翁。其书成於端平二年，皆纪杭州琐事。分十四门，曰《市井》，曰《诸行》，曰《酒肆》，曰《食店》，曰《茶坊》，曰《四司六局》，曰《瓦舍众伎》，曰《社会》，曰《园苑》，曰《舟船》，曰《铺席》，曰《坊苑》，曰《闲人》，曰《三教外地》。叙述颇详，可以见南渡以后土俗民风之大略。考高宗驻蹕临安，谓之行在。虽湖山宴乐，已无志於中

原，而其名未改。故乾道中周淙修《临安志》，於宫苑及百官曹署，尚著旧称。潜说友《志》亦因之。此书直题曰都城，盖官司案牘流传，仅存故事，民间则耳目濡染，久若定居矣。又史载端平元年孟珙会元师灭金，是时旧敌已去，新衅未形，相与燕雀处堂，无复远虑。是书作於端平二年，正文武恬嬉，苟且宴安之日，故竞趋靡丽，以至於斯。作是书者既欲以富盛相夸，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讳而自匿，不著其名。伏读御题，仰见圣鉴精深，洞其微暖。起作者而问之，当亦无所置词。

以其中旧迹遗闻，尚足以资考核，而宴安鸩毒，亦足以垂戒千秋。故纠正其失，以示炯鉴，而书则仍录存之焉。

△《梦粱录》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吴自牧撰。自牧，钱塘人。仕履未详。是书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所纪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然详於叙述，而拙於文采，俚词俗字，展笈纷如，又出《梦华录》之下。而观其自序，实非不解雅语者，毋乃信刘知几之说，欲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方言世语，由此毕彰乎？（案语见《史通言语篇》）要其措词质实，与《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均可稽考遗闻，亦不必责以词藻也。自牧自序云：“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名《梦粱录》。”末署甲戌岁中秋日。考甲戌为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误欤？王士禛《渔洋文略》有是书跋，云《梦粱录》二十卷，不著名氏。盖士禛所见抄本，又脱此序，故不知为自牧耳。今检《永乐大典》所引，条条皆题自牧之名，与此本相合。知非影附古书，伪标撰人姓氏矣。

△《武林旧事》十卷（内府藏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先世济南人。其曾祖随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尝官义乌令。宋亡不仕，终於家。是书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盖密虽居弁山，实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於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养之古迹，叙述尤详。自序称，欲如吕蒙阳《杂记》而加详，如孟元老《梦华》而近雅。今考所载，体例虽仿孟书，而词华典贍，南宋人遗篇剩句，颇赖以存，近雅之言不谬。吕希哲《岁时杂记》，今虽不传，然周必大《平园集》尚载其序，称其《上元》一门，多至五十馀条，不为不富。而密犹以为未详，则是书之赅备可知矣。明人所刻，往往随意刊除。或仅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宫殿》、《教坊乐部》诸门，殊失著书之本旨。此十卷之本，乃从毛氏汲古阁元版传抄，首尾完具。其间逸闻轶事，皆可以备考稽。而湖山歌舞，靡丽纷华，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遗老故臣，惻惻兴亡之隐，实曲寄於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第十卷末“棋待诏”以下，以是书体例

推之，当在六卷之末，疑传写或乱其旧第。然无可考证，今亦姑仍之焉。

△《岁华纪丽谱》一卷、附《笺纸谱》一卷、《蜀锦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费著撰。著，华阳人。尝举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官至重庆府总管。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甲於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优闲，岁时燕集，浸相沿习。故张周封作《华阳风俗录》，卢求作《成都记》，以夸述其胜。

遨头行乐之说，今尚传之。迨及宋初，其风未息。前后太守如张咏之刚方，赵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为世所艳称。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闾凋敝，乃无复旧观。著因追述旧事，集为此书。自元旦迄冬至，无不备载。其体颇近《荆楚岁时纪》，而盛衰俯仰，追溯陈迹，亦不无《东京梦华》之思焉。唐韩鄂有《岁华纪丽》，为类事之书，此谱盖偶同其名，实则地志也。末附笺纸、蜀锦二《谱》，盖汉唐以来二物为蜀中所擅，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著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是亦足资考证者矣。

△《吴中旧事》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陆友仁撰。友仁字辅之，吴郡人。此书纪其乡之轶闻旧迹，以补地志之阙，其体例则小说家流也。其中如辨吴会、吴下之名，及陆贽墓、张籍宅、和令坊、高彪碑之类，皆足以资考证。纪陈长方、潘兑事，纪朱勳事，亦足以资法戒。其他如范纯佑、慕容崑卿事，颇为不经。李璋事，亦颇猥琐。盖杂记之书，志神怪，资谐笑，自唐已然，不足为友仁訾也。惟所载《鹿苑台铭记》云，“永和七年，陆机建碑，王羲之书”，则二人时代，邈不相及，殊失之於不考耳。此书刊本颇讹脱，今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校补正，备元人说部之一种。虽篇帙无多，要与委巷之谈异也。

△《平江记事》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高德基撰。德基，平江人。尝官建德路总管。书中记干文传修辽、金、宋史事，则当成於至正中矣。所载皆吴郡古迹，而亦兼及神仙鬼怪、诙谐谣谚之事，可裨图志佚闻。其间不免疏谬者，如引图经“虞山者巫咸所居”，而不知其语出《越绝书》；引《吴越春秋》“稻蟹不遗种”，而不知其语出《春秋外传》。又“胥苏”二字，古本通用。《左传》申包胥，《战国策》作勃苏，是其明证。故《国语》、《史记》皆作姑苏。德基以苏为后人之讹字，尤为失考。然其序次详赡，条理秩然，足供采撷者甚多，亦龚明之《中吴纪闻》之流亚也。其体不全为地志，亦不全为小说。例颇不纯，无类可隶。以其多述古迹，姑附之地理类杂记中焉。

△《江汉丛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题曰环中迂叟。前后无序跋，其著书年月及作者时代亦无考。按陶珽《续说郛》，载有此书，题陈士元撰。当即作《易象钩解》之陈士元也。其书於楚地故实，凡众说异同者，各设为答问，以疏通证明，故曰《丛谈》。若童士畴《沔志》，以楚之风城非伏羲后，士元则引《路史》伏羲之后封国者十有九，而风国居其首，不得谓伏羲之后无风国。又《山海经》旧称伯益作，士元则摭其中长沙、零陵乃秦、汉郡名，知其为后人附益。《后汉书》载南方诸夷为盘瓠犬种，士元则以为人名，非犬名。如斯之类，持论皆极精确。惟隋侯得珠，孟宗得笋之类，旧籍相传，事涉神怪，正可存之不论，士元必辗转徵引以实之，未免失於附会。盖夸饰土风，标榜乡贤，乃明地志之陋习，士元亦未免是。

要其引据赅洽，论断明晰，则非明人地志所及也。观所著《易象钩解》，多发明汉学，知其留心古籍，非空谈无根者比矣。

△《闽中海错疏》三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字田叔，鄞县人。以荫入仕，官至福建盐运司同知。是书详志闽海水族，凡《鳞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种，《介部》一卷，共九十种，又附非闽产而闽所常有者海粉、燕窝二种。后有自跋，称将入闽时，太常少卿余公君房曰：“状海错来，吾徵闽、越而通之。因疏以复”云云。君房者，余寅之字，与本峻同里，为前辈。书中本峻所附案语，多引四明土产以为证。盖即徵闽、越而通之之意。中间又有注“补疏”二字者，则徐渤所续也。其书颇与黄衷《海语》相近，而叙述较备，文亦简核。惟其词过略，故徵引不能博赡，舛漏亦所未免。如“鲨鱼”一条，《海语》谓鲨有二种，而此书列至十二种，固可称赅具。

然《海语》所谓海鲨、虎头鲨，常以春晦陟於海山，旬日化而为虎者，此书反遗之。又“海鲭”一条，《海语》谓其鱼长百里，牡蛎聚族其背，旷岁之积，崇十许丈。鲭负以游，崑岬水面如山。其形容最为曲尽，而此但以“移若山岳”一语概之，殊未明晰。然其辨别名类，一览了然，颇有益於多识，要亦考地产者所不废也。

△《益部谈资》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贯未详，万历中官夔州府通判。是书所纪，皆四川山川物产及古今轶事。分上中下三卷，以体例不似图经，故署曰《谈资》，实亦地志之支流也。蜀虽僻处一隅，而蚕丛、鱼凫以下，古迹为多；长卿、子云以后，文士为众。又地形奥衍，百产繁饶，富庶之馀，溢为奢丽。岁时游乐，亦自古为盛。

故其见於记载，形於歌咏者，自扬雄《蜀王本纪》、谯周《三巴记》、李克《益州记》以下，图籍最多，遗事佚闻，皆足资采摭。是书掇拾蒐罗，尚未能一一赅备，然诠释不苟，去取颇严。其后曹学佺作《蜀中广记》，徵引较博，不免稍涉氾滥，转不若此本之雅洁。在明人杂说之中，尚可称简而有要者。原本有李维桢跋，亦极推为善本，盖不诬云。

△《蜀中广记》一百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学佺尝官四川右参政，迁按察使。是书盖成於其时。目凡十二，曰《名胜》，曰《边防》，曰《通释》，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释》，曰《游宦》，曰《风俗》，曰《著作》，曰《诗话》，曰《画苑》。搜采宏富，颇不愧“广记”之名。其中如叙州府之高州，《明史地理志》云，洪武五年由州改县，正德十三年复为州，珙及筠连二县隶焉。此书仍称高州为县，二县亦不为之属。又成都府之资阳县，《明史地理志》属简州，此书不系简州而列於仁寿、井研二县后。皆未免编次偶疏。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曰：“《丹铅录》载东坡赠青神杨栋词云：‘允文事业从容了，要岷峨人物，后先相照。见说君王曾有问，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说高宗问马骥蜀中人才如允文者有几”云云。案，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后，东坡之没久矣，安得先有此词！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载之，略无驳正。又曰：“《蜀中十志》，以《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为东坡撰，谬甚。”则讹舛牴牾，亦时时间出。盖援据既博，则精粗毕括，同异兼陈，亦事势之所必至，要之不害其大体。谈蜀中掌故者，终以《全蜀艺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藪也。

△《颜山杂记》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廷铨撰。廷铨字伯度，又字枚先，号沚亭，益都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入国朝，以荐授河间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历官内秘书院大学士，谥文定。益都有颜神镇，形势险厄，明代尝建城设官以治之。廷铨世居其地，康熙丙午，予告在籍，因蒐辑旧闻，作为此书。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乡校》、《逸民》、《孝义》、《风土》、《岁时》、《长城》、《考灵》、《泉庙》、《灾祥》、《物变》、《物产》、《物异》、《遗文》诸目。叙次简核，而造语务求隽异。王士禛《居易录》，称田雯《黔书》七十六篇，有似《尔雅》者，有似《考工记》者，有似《公》、《穀》、《檀弓》者，有似《越绝书》者。故相孙文定公廷铨作《颜山杂记》，记山蚕、琉璃、窑器、煤井、铁冶等，文笔奇峭，亦如此云云。今考琉璃、窑器、煤井、铁冶俱此书所载。其山蚕一条则在廷铨《南征记略》中，士禛盖偶然误记。又士禛《香祖笔记》引此书所载凤凰岭玉皇宫石刻，宋太祖、太宗、真宗御押，与周

密《癸辛杂识》所载不同，云并载以备参考。案《癸辛杂识》为明代重刊，此石为宋代原刻。木板易讹，当以碑本为据。士禎两存亦非也。惟《香祖笔记》又据黄瓚《雪洲集议矿盗》一疏，谓颜神设官之议起於瓚。而驳此书正德十二年巡按黄某奏请之说为非，是则诚廷铨考核之疏矣。

△《岭南风物纪》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绮撰，宋俊增补，江闾删订。绮字园次，号听翁，江都人。顺治甲午拔贡生，官至湖州府知府。俊字长白，山阴人。闾字辰六，自署贵阳人。而王士禎《蚕尾集》书缩头道人事一篇，称门人新安江闾辰六前知均州日云云，未审实籍何地也。绮本文士，故是书所叙述，率简雅不支，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可相伯仲。首二条叙气候，次十条叙石，次六十条叙草木花竹，次十七条叙鸟，次五条叙兽，次六条叙虫，次十七条叙鳞介，次三条叙布，次三条叙香，次二条叙酒，次四条叙蔬穀，次十五条叙杂事。其叙研、叙香特详核。惟“碣石卫品字石”一条，应入卷末杂事中。则分类编次，偶然失序耳。俊所增补凡七条，皆别识之。

其论米芾所赏之石本出浚县地，秋深水涸之时，於沙坑中取之，谓之脱沙。后浚县并入英德，遂以英德石当之，实皆贗物。亦前人所未发。惟闾所删者今不可见，其刊除当否，遂不可考矣。

△《台海使槎录》八卷（原任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兹编乃康熙壬寅叔璥为御史时巡视台湾所作，故以“使槎”为名。凡分三子目，卷一至卷四为《赤嵌笔谈》，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卷八为《番俗杂记》。台湾自康熙癸亥始入版图，诸书纪载，或疏略不备，或传闻失真。叔璥裒辑诸书，参以目见，以成此书。於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於攻守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诸番情势，尤为赅备。虽所记止於一隅，而亘古以来，輿记之所不详者，蒐罗编缀，源委灿然。固非无资於考证者矣。

△《龙沙纪略》一卷（内阁中书方维甸家藏本）

国朝方式济撰。式济字屋源，号沃园。康熙己丑进士，官中书舍人。是编乃式济之父澄峰谪居黑龙江时，式济往省，因据所见闻，考核古迹，勒为九门。一曰《方隅》，二曰《山川》，三曰《经制》，四曰《时令》，五曰《风俗》，六曰《饮食》，七曰《贡赋》，八曰《物产》，九曰《屋宇》。总名曰《龙沙纪略》。

考《后汉书班超传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汉书匈奴传》曰：“康居、乌孙，岂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孟康注曰：“龙堆形如土龙，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馀，在西

域中。”又酈道元《水经注》曰：“鄯善国东垂当白龙堆。”则龙堆在西不在东。

又《汉书武帝本纪》曰：“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颜师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绝。”《后汉书西域传》曰：“孝武深维长久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幕。”

又窦宪《燕然山铭》称绝大漠。李陵《别歌》称“经万里兮渡沙漠”。则沙漠迤绕西北，亦不在东。自刘孝标有《赋得龙沙宵月明诗》，李白有“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之句，始误以龙沙为一地，而诗家遂沿为塞外之通称。式济记东北之事，而以龙沙为书名，盖沿用旧文之故。不知自唐以来，渤海大氏奄有斯土，已久为城郭宫室之国，岂可以龙沙为目哉！然白山、黑水之间，古来輿记，大抵得诸传闻。即近时修志乘者，秉笔之人亦未必亲至其地。式济久住於斯，又闲居多暇，得以游览询访，究其详悉。如辨混同江源出长白山，土人呼为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与诺尼江合流，东北受黑龙江，又南受乌苏里江，汇注於海。因其纳三江之大，故名混同。盖松阿里自南而北，黑龙江自北而南，历二千五百里之遥，两江不得混称。其上游未会时，仍当称松阿里江云云。此足证《金史》混同江一名黑龙江之误，又辨《金史》宋瓦之讹松花。又搜讨黑龙江源与塞外入江诸小水，及精奇尼江、诺尼江诸派，亦多《盛京通志》所未载，固志輿图者所必考。旧附述本堂诸诗集后，今以所载悉属地理，故析而录诸史部焉。

△《东城杂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杭城东地曰东园者，宋故园也，其名见於《宋史》。鹗家於此，为考里中旧闻遗事，輿记所不及者八十五条，厘为上下二卷。大抵略於古而详於今。然所载“九宫贵神坛红亭”、“醋库”诸条，考据颇为典核。又纪高云阁、兰菊草堂、竹深亭，及金石中之慈云寺宋刻《剑石铭》诸旧迹，俱《浙江通志》及武林各旧志所未详。他如灌园生以下诸人，皆系以小传，使后之修志乘者，有所徵引，其用力亦可谓勤矣。鹗素博览，并工於诗词，故是书虽偏隅小记而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焉。

——右“地理类”杂记之属，二十八部，二百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七十一 史部二十七

○地理类四△《游城南记》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张礼撰。礼字茂中，浙江人。元祐元年与其友楚人陈微明游长安城南，访唐代都邑旧址，因作此记，而自为之注。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及前贤遗迹见於载籍者，叙录甚备。如《嘉话录》载慈恩寺题名始於张莒，礼则引《唐登科记》谓进士中有大中十三年及第之张台，而无张莒。又《长安志》载章敬寺

本鱼朝恩庄，后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为名。礼则以宋代寺基与志所载地理不同，而疑其已非古址。皆能据所目见而考辨之。其徵据颇为典核，所列金石碑刻名目，亦可与《集古录》诸书互相参证。每条下间有续注，不知何人所增。中有金代年号，其“荐福寺”一条，又有“辛卯迁徙”之语。案辛卯为金哀宗正大八年，史载是年四月，元兵克凤翔两行省，弃京兆，迁居民於河南，所云迁徙，当即此事。

盖金末元初人也。

△《河朔访古记》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亦不云谁作。考元刘仁本《羽庭集》有是书序曰：“今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葛逻禄迺贤易之，自其先世徙居鄞。至正五年，挈行李，出浙渡淮，溯大河而济。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吊古山川、城郭、邱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或得於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於书。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成诗歌者继之，总而名曰《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云云。则此书实为纳新作，焦氏考之未审。序称十六卷，焦氏作十二卷，亦误也。纳新族出西北郭啰禄，因以为氏。郭啰洛者，以《钦定西域图志》考之，即今塔尔巴哈台也。元时色目诸人，散处天下，故纳新寓居南阳，后移於鄞县。初辟为浙东东湖书院山长，以荐授翰林编修官，出参桑戩失里军事，卒於军。所著《金台集》，尚有刊本，惟此书久佚。今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惟一百三十四条，所纪皆在真定、河南境内，而其余不存。又仁本所称继以诗歌者，亦不复可见。然据今所存诸条，其山川古迹，多向来地志所未详。而金石遗文，言之尤悉，皆可以为考证之助。谨汇而编之，核其道里疆界，各以类从。真定路为一卷，河南路为一卷，仍录刘仁本原序冠之。虽残缺之余，十存一二，而崖略宛在，条理可寻，讲輿地之学者犹可多所取资焉。

△《徐霞客游记》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弘祖撰。弘祖，江阴人，霞客其号也。少负奇气，年三十出游，携一襆被，遍历东南佳山水。自吴、越之闽，之楚，北历齐、鲁、燕、冀、嵩、雒，登华山而归。旋复由闽之粤，又由终南背走峨嵋，访恒山。又南过大渡河至黎雅寻金沙江，从澜沧北寻盘江，复出石门关数千里，穷星宿海而还。所至辄为文以志游迹。没后手稿散逸，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阙失。宜兴史氏亦有抄本，而讹异尤甚。此则杨名时所重加编订者也。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所阙者一篇而

已。自古名山大泽，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闻品题名胜。逮典午而后，游迹始盛。六朝文士，无不托兴登临。史册所载，若谢灵运《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类，撰述日繁，然未有累牍连篇，都为一集者。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於搜寻，尤工於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於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载，未尝有意於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輿志多疏，此书於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輿记之外篇矣。存兹一体，於地理之学未尝无补也。

——右“地理类”游记之属，三部、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

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书，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法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馀国。

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则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酈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称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亦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其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书中称弘始三年，岁在己亥，案《晋书》姚萇弘始二年，为晋隆安四年，当称庚子，所纪较前差一年。然《晋书》本纪载赵石虎建武六年，当咸康五年，岁在己亥。而《金石录》载《赵横山李君神碑》及《西门豹祠殿基记》，乃均作建武六年庚子，复后差一年。盖其时诸国纷争，或逾年改元，或不逾年改元，漫无定制。又南北隔绝，传闻异词，未可断史之必是，此之必非。今仍其旧文，以从阙疑之义焉。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释玄奘译，辩机撰。玄奘事迹具《旧唐书》列传。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作元奘撰，不及辩机。郑樵《通志艺文略》则作《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辩机撰，又分为两书。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与今本合。考是书后有辩机序，略云：“玄奘法师以贞观三年褰裳遵路，杖锡遐征。薄言旋轳，谒帝洛阳。肃承明

诏，载令宣译。”辩机为大总持寺弟子，撰斯方志，则陈氏所言为得其实矣。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则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读书志》载有玄奘自序，此本佚之。惟前有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张说序，后有辩机自序。句下间有注文，或曰唐言某某，或曰某印度境，疑为原注。又有校正译语云，旧作某某讹者，及每卷之末附有音释，疑为后人所加。第十一卷“僧伽罗国”条中，有“明永乐三年太监郑和见国王阿烈苦柰儿事，是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至“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共三百七十字，亦注者附记之语，吴氏刊本误连入正文也。所列凡一百三十八国，中摩揭陀一国厘为八、九两卷，记载独详。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玄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特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徵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说，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尤不足稽。

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徐兢撰。兢字明叔，号自信居士。是书末附其行状，称瓯宁人，《文献通考》则作和州历阳人，思陵《翰墨志》又作信州徐兢。似当以行状为确。《通考》又称兢为铉之裔，自题保大骑省世家，考王铎《默记》，称徐铉无子，惟锴有后，居掇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铉、锴诰敕尚存，则《通考》亦误传也。据兢行状，宣和六年高丽入贡，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官，因撰《高丽图经》四十卷，还朝后诏给札上之。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事，兼掌书学，后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其书分二十八门，凡其国之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文，往来之道路，无不详载。而其自序尤拳拳於所绘之图。此本但有书而无图，已非完本。然前有其侄葳题词一首，称书上御府，其副藏家。靖康丁未，兵乱失之。后从医者得其本，惟《海道》二卷无恙。又述兢之言，谓世传其书，往往图亡而经存。欲追画之，不果就，乃以所存者刻之澠江郡斋。周焯《清波杂志》亦称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历阳（案此“老人”字疑为先人之讹，盖指其父邦彦也）虽得见其书，但能抄其文，略其绘事。乾道中刊於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云云，是宋时已无图矣。又张世南《游宦记闻》曰：高丽是年有请於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於是徐兢为国

信使、礼物官。则兢之行，特以工书遣，而留心记载乃如是。今其篆书无一字传世，惟此编仅存。考魏了翁《鹤山集》，称兢篆於《说文解字》以外自为一家，虽其名兢字见於印文者，亦与篆法不同云云。则其篆乃灭裂古法者，宜不为后人所藏弃。然此编已足以传兢，虽不传其篆可也。

△《诸蕃志》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汝适撰。汝适始末无考，惟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为岐王仲忽之玄孙，安康郡王士说之曾孙，银青光禄大夫不柔之孙，善待之子，出於简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此书乃其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於时宋已南渡，诸蕃惟市舶仅通，故所言皆海国之事。《宋史外国列传》实引用之。核其叙次事类，岁月皆合。但《宋史》详事迹而略於风土、物产，此则详风土、物产而略於事迹。

盖一则史传，一则杂志，体各有宜，不以偏举为病也。所列诸国，“宾瞳龙”史作“宾同陇”，“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罗拔”史作“阿蒲罗拔”，“麻逸”史作“摩逸”。盖译语对音，本无定字。龙、陇，三声之通。登、丹，蒲、婆，麻、摩，双声之转。呼有轻重，故文有异同。无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旧。惟南宋僻处临安，海道所通，东南为近。志中乃兼载大秦天竺诸国，似乎隔越西域，未必亲睹其人。然考《册府元龟》，载唐时袄教称大秦寺，《程史》所记广州海獠，即其种类。又法显《佛国记》载陆行至天竺，附商舶还晋。知二国皆转海可通，故汝适得於福州见其市易。然则是书所记，皆得诸见闻，亲为询访。宜其叙述详核，为史家之所依据矣。

△《溪蛮丛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书）宋朱辅撰。辅字季公，桐乡人。不详其仕履，惟《虎邱志》载所作《咏虎邱》诗一首，知为南宋末人耳。溪蛮者，即《后汉书》所谓五溪蛮。章怀太子注，称武陵有雄溪、楠溪、酉溪、濞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今在辰州界者是也。辅盖尝服官其地，故据所见闻，作为是书。所记诸蛮风土、物产颇备，如阑干布之传於汉代，三脊茅之出於包茅山，数典亦为详贍。至其俗尚之异，种类之别，曲折纤悉，胪列明晰。事虽鄙而词颇雅，可谓工於叙述。用资考证，多益见闻，固不容以琐屑废焉。

△《真腊风土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周达观撰。达观，温州人。真腊本南海中小国，为扶南之属。其后渐以强盛，自《隋书》始见於《外国传》。唐、宋二史并皆纪录，而朝贡不常至，故所载风土、方物往往疏略不备。元成宗元贞元年乙未，遣使招谕其国，达观随行。

至大德元年丁酉乃归。首尾三年，谙悉其俗。因记所闻见为此书，凡四十则。

文义颇为赅赡，惟第三十六则内记“浚伦神谴”一事，不以为天道之常，而归功於佛，则所见殊陋。然《元史》不立《真腊传》，得此而本末详具，犹可以补其佚阙。是固宜存备参订，作职方之《外纪》者矣。达观作是书成，以示吾邱衍，衍为题诗，推挹甚至，见衍所作《竹素山房诗集》中。盖衍亦服其叙述之工云。

△《岛夷志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汪大渊撰。大渊字焕章，南昌人。至正中，尝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纪所闻见成此书。今以明马观《瀛涯胜览》互勘，如观所称“占城之人顶三山金花冠，衣皆紫采帔，产伽南香、观音竹、降真香之属。瓜哇之厮村、沽滩新村、苏马鲁隘、港口诸处，风俗各异。又其国人有三等，其土产有白芝麻、绿豆、苏木、金刚子、白檀肉、豆蔻、灶筒、玳瑁、红绿鹦鹉之属，旧港有火鸡、神鹿之属”，皆为此书所未载。又所载《真腊风土记》亦仅十之四五。盖殊方绝域，偶一维舟，断不能周览无遗。所见各殊，则所记各别，不足异也。至云瓜哇即古阇婆，考《明史》，明太祖时瓜哇、阇婆二国并来贡，其二国国王之名亦不同。大渊并而为一，则传闻之误矣。然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於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故所记罗卫、罗斛、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又於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即载於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详，录之亦足资考证也。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焦竑《国史经籍志》皆不载是书，唯钱曾《读书敏求记》载之，称为元人旧钞本。则此书久无刊版，传播殊稀。又称至正年间河东张翥、三山吴鉴为之序，今考此本，二人之序俱存。然吴鉴序乃有二篇，前一篇题至正己丑，乃此书原序，后一篇题至正十一年，在前序后二年，乃所作《清源续志》之序，误入此书。盖吴鉴修志之时，以泉州为海道所通，贾船所聚，因附刊此书於志末，摘录者并志序钞之也。又有嘉靖戊申袁袞跋，颇议其漏载日本。盖未悉大渊此书，惟纪所见，非海国全志云。

△《朝鲜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董越撰。越字尚矩，宁都人。成化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谥文僖。孝宗即位，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同刑科给事中王敞使朝鲜，因述所见闻，以作此赋。又用谢灵运《山居赋》例，自为之注。所言与《明史朝鲜传》皆合。知其信而有徵，非凿空也。考越自正月出使，五月还朝，留其地者仅一月有馀。而凡其土地之沿革，风俗之变易，以及山川、亭馆、人物、畜产，无不详录。自序所谓得於传闻周览，与彼国所具风俗帖者，恐不能如是之周匝。其亦奉使之始，预访图经，还朝以后，更徵典籍，参以耳目所及，以成是

制乎？越有《文僖集》四十二卷，今未见其本。又别有《使东日录》一卷，亦其往返所作诗文，不及此赋之典核。别本孤行，此一卷固已足矣。

△《海语》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黄衷撰。衷字子和，南海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是书乃其晚年致政家居，就海洋番舶，询悉其山川风土，衷录成编。自序称铁桥病叟者，其别号也。《广东通志》载是书，作一卷。此本实三卷，分为四类：曰《风俗》，凡二目；曰《物产》，凡二十九目；曰《畏途》，凡五目；曰《物怪》，凡八目。

所述海中荒忽奇譎之状，极为详备。然皆出舟师舵卒所亲见，非《山海经》、《神异经》等纯构虚词、诞幻不经者比。每条下间附论断，词致高简，时寓劝戒，亦颇有可观。书中别有附注，乃其族子学准增加。原本所载，今并存焉。案《明史满刺加传》称“正、嘉间为佛郎机所灭”，而此书则称“佛郎机破其国，王退依陂堤里，佛郎机整众而去，王乃复所”云云，与史稍有不同。此书成於嘉靖初，海贾所传，见闻较近，似当不失其实。是尤可订史传之异，不仅博物之资矣。

△《东西洋考》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燮撰。燮字绍和，龙溪人。万历甲午举人。考《明史黄道周传》，载其《三罪四耻七不如疏》，在崇祯十八年，距燮乡荐之时已四十四年，尚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龙溪举人张燮”，则燮以举人终於家也。是书成於万历丁巳，仿宋赵汝适《诸蕃志》例，惟载海国之通互市者。首《西洋考》，凡十五国，又附录者四；次《东洋考》，凡七国，又附录者十二；次《外纪考》，为日本及红毛番。不通贡市，故别著之；次《税饷考》，分《水编》、《陆编》、《职官》、《公署》四子目；次《舟师考》，分《内港水程二洋针路》、《祭祀》、《占验》、《水醒水忌》、《定日》、《恶风》、《潮汐》七子目；次《税珙考》，纪神宗时内官高竄通番蠹国，劫官扰民始末最详；次《艺文》；次《逸事考》。

其例於交阯、占城、暹罗、彭亨、吕宋、苏禄名与古同者，仍用古名，他若瓜哇之为下港，柬埔寨之为真腊，大泥之为勃泥，旧港之为三佛齐，麻六甲之为满刺加，哑齐之为苏门答刺，思吉港之为苏吉，丹迟闷之为吉里地，间文莱之为婆罗，猫里务之为合猫里，则并从今名，使通俗易检。每国先列沿革事迹，多与诸史相出入。如占城即古林邑，而《五代史》以为自古未通之类，亦颇有改正。大致与《明一统志》略同，而稍益以诸书。如闽部疏之误记燕窝菜，及小葛罗误称吉兰丹之类，咸附辨之。次列海船交易之例，则皆采自海师贾客之口，为传记之所未详。其《税珙》一篇，言利弊最悉。《水程针路》诸篇

，尤切於实用。惟明代控制外番，至为无术。无事则百计以渔利，有变则委曲以苟安，事事可为炯戒。而篇末诸论，乃称功颂德，曲笔实多，盖当时臣子之词，置而不论可矣。

△《职方外纪》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书成於天启癸亥，自序谓利氏賚进《万国图志》，庞氏奉命翻译，儒略更增补以成之。盖因利玛竇、庞我迪旧本润色之，不尽儒略自作也。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职方外纪》。其说分天下为五大州。一曰亚细亚州，其地西起那多理亚，离福岛六十二度；东至亚尼俺峡，离福岛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在赤道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

二曰欧逻巴州，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北极出地八十馀度，径一万一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海福岛初度；东至阿北河，距福岛九十二度；径二万三千里，三曰利未亚州，西南皆至利未亚海，东至西红海，北至地中海，极南南极出地三十五度，极北北极出地三十五度，东西广七十八度。四曰亚墨利加，地分南北，中通一峡。峡南之地，南起墨瓦蜡泥海峡，南极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纳达，北极出地十度半；西起福岛二百八十六度；东至三百五十五度。

峡北之地，南起加纳达，南极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其北极出地度数则未之测量；西起福岛一百八十度；东尽三百六十度。五曰墨瓦蜡尼加，则彼国与之初通，疆域道里，尚莫得详焉。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赤雅》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邝露撰。露字湛若，南海人。钮琇《觚賸》载其为诸生应岁试时，题为“文行忠信”，乃四比立格，以真草隶篆四体书之，坐是被斥。盖亦放诞之士。

王士禛《池北偶谈》又载其少游金陵，客阮大铖之门，尝为大铖作集序，大铖亦为露作集序。其人殊不足重，迨国朝顺治初，王师入粤，露义不改节，竟抱平生所宝古琴，不食而死。士禛诗所谓“南海畸人死抱琴”者，即为露作。其志节乃为世所称。然露先托契阉儿，所作《峤雅》，屡称大铖为石巢夫子，实贻讥於名教。后虽晚盖，仅足自赎，固不能与黄淳耀等皦然日月争光也。是书乃露游广西之时，遍历岑、蓝、胡、侯、槃五姓土司，因为瑶女云辇孃留掌书记。归而述所见闻，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惟中间叙岑氏瑶女被服名目，溪峒中必无此绮丽。露盖摭古事以文饰之。又叙猩猩一条，大不近情。叙木客一条，既称为秦时采木

之人，何以能作律诗？所称《细雨诗》“剑阁铃逾动，长门烛更深”一联，何以能用汉、唐故事？是则附会涂饰，不免文士之积习矣。

△《朝鲜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称《大明一统志》，则成於明代也。卷首略叙疆域沿革，而不标其目，以下分六大纲为经：曰《京都》，曰《风俗》，曰《古都》，曰《古迹》，曰《山川》，曰《楼台》。以所属八道为纬。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东南曰庆尚，南曰全罗，西曰黄海，东曰江源，西北曰平安，东北曰咸镜。皆略如中国地志。惟《京都》但载宫殿、曹署，而不及城市风俗。多载其国典制，与故事混而为一。又诸道皆无四至八到，古迹多杂以神怪，颇同小说。於体例皆为未协。然遗闻琐事，为中国史书所未详者，往往而在，颇足以资考证。其叙述亦皆雅洁，较诸州郡輿图冗漫无绪者，转为胜之。宋王云尝撰《鸡林志》，其书不传。徐兢《高丽图经》於山川古迹亦略。此书出其国人所述，当不失真。我国家威德覃敷，八紘砥属。朝鲜一国，道里既近，归化尤先。虽号藩封，实同郡县，其山川疆域皆宜隶籍於职方。录而存之，亦足备輿记之一种也。

△《皇清职贡图》九卷乾隆十六年奉敕撰。

以朝鲜以下诸外藩为首，其馀诸藩诸蛮，各以所隶之省为次。会圣武远扬，戡定西域，拓地二万馀里。河源月^{出骨}之外，梯航鳞集，琛赆旅来。乃增绘伊犁、哈萨克、布鲁特、乌什、巴达克山、安集延诸部，共为三百馀种。分图系说，共为七卷，告成於乾隆二十二年。迨乾隆二十八年以后，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齐诸部，咸奉表入覲，土尔扈特全部自俄罗斯来归，云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又相继内附，乃广为《续图》一卷。每图各绘其男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考《南史》载梁武帝使裴子野撰《方国使图》，广述怀来之盛，自荒服至海表凡二十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梁元帝有《职贡图》。史绳祖《学斋佔毕》引李公麟云，元帝镇荆州，作《职贡图》，状其形而识其土俗，凡三十馀国。其为数较今所绘不及十分之一。至《山海经》所载诸国，多出虚撰，概不足凭。《汉书西域传》以下，史家所述，多出传闻。核以道里山川，亦往往失实。又不及今之所绘，或奉贄贡筐，亲睹其人；或仗钺乘轺，实经其地。允摄提合雒以来所未睹之隆轨。

然伏读御题长律，方以保泰承庥，殷殷咨儆，此景命所以重申，天声所以益播也。

自今以往，占风验海而至者，当又不知其凡几。珥笔之臣，且翹伫新图之更续矣。

（谨案，此书及《西域图志》，皆以纪盛德昭宣，无远弗届，为亘古之所未有。《西域图志》恭录於都会郡县类中，此则恭录於外纪者，西域虽本外国，而列戍开屯，筑城建邑，已同内地之一省。入於都会郡县，所以著辟地之广，彰圣武也。职贡诸方，多古来声教所不及，重译所未通。入於外纪，所以著格被之远，表圣化也。）△《坤輿图说》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南怀仁撰。怀仁，西洋人。康熙中官钦天监监正。是书上卷自《坤輿》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案东方朔《神异经》曰：“东南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案此下当有腹围之里烽，原本脱佚，今姑仍之）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妇导开百川。嬾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不饮不食，不畏寒暑。

须黄河清，当复使其夫妇导护百川”云云。此书所载有铜人跨海而立，巨舶往来出其胯下者，似影附此语而作。又《神异经》曰：“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磈鼠在冰下土中焉。形如鼠，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云云。此书记此物全与相合。又周密《癸辛杂识》曰：“西域有沙海，正据要津。其水热如汤，不可向迹。此天之所以限华夷也，终古未尝通中国。忽一日有巨兽浮水室，其骨长数十里，横於两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窍，可容并马。於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国。谋往来者每以膏油涂其骨，惧其枯朽而折，则无复可通故耳”云云，此书记此事亦全与相合。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然核以诸书所记，贾舶之所传闻，亦有历历不诬者。盖虽有所粉饰，而不尽虚构。存广异闻，固亦无不可也。

△《异域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图理琛撰。图理琛姓阿颜觉罗氏，先世叶赫人。由考取内阁中书，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是编乃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以原任内阁侍读奉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师复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呈御览，冠以舆图。次随日纪载见闻，其体例略如宋人行记。但宋人行记以月日为纲，而地理附见。此则以地理为纲，而月日附见。所历俄罗斯境，曰楚库柏兴，曰乌的柏兴，曰柏海尔湖，曰尼尔库城，曰昂噶拉河，曰伊聂谢柏兴，曰麻科斯科，曰揭的河，曰那里本柏兴，曰苏尔呼忒柏兴，曰萨玛尔斯科，曰狄木演斯科，曰托波尔，曰鸦班沁，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城，曰费耶尔和土尔斯科佛洛克岭，曰索里喀穆斯科，曰改果罗多，曰黑林诺付，曰喀山，曰西穆必尔斯科，曰萨拉托付，曰塔喇斯科，曰托穆斯科，曰伊里木城，皆其大聚落也。其地为自古舆记所不载，亦

自古使节所未经。如《史记》述匈奴北海，颇作疑词。故儒者类言无北海。今据图理琛所记，知伊聂谢柏兴距北海大洋一月程。又《唐书》称薛延陀夜不甚暗，犹可博弈，仅得之於传闻。图理琛以五月至其地，知夏至前后确有是事。皆我圣祖仁皇帝德化覃敷，威棱震叠，故辎车所至，莫不具驿传，供刍糒，涉越三四万里，如行闺闼。故得以从容游览，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纂述成编，以补亘古黄图所未悉。令备录其文，使天下万世知圣化弥纶，迥出於章亥所步之外。且所记俄罗斯、土尔扈特畏怀恭顺之忱，尤足见尧天丕冒，砥属无垠。凡在方趾圆颅，无不鳞集仰流，效诚恐后，为三五以来所未有。今土尔扈特已全部内附，而所记俄罗斯南路十四国，乾隆乙亥以后，又已尽入版图。并以见武烈文谟，显承启佑，所由拓亿禩之丕基者，非偶然也。

△《海国闻见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伦炯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父昂，康熙二十一年从靖海侯施琅平定台湾。琅又使搜捕余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

（案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是官，盖出特典。）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皆滨海地也。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

上卷记八篇，曰《天下沿海形势录》，曰《东洋记》，曰《东南洋记》，曰《南洋记》，曰《小西洋记》，曰《大西洋记》，曰《昆屯记》，曰《南澳气记》。

下卷图六幅，曰《四海总图》，曰《沿海全图》，曰《台湾图》，曰《台湾后山图》，曰《澎湖图》，曰《琼州图》。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古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其《南澳气记》中称万里长沙者，即《列子》所谓归墟，《庄子》所谓尾闾，《抱朴子》所谓沃焦，《宋史琉球传》所谓落漈。但诸书皆言注之不盈，伦炯则推以潮长而此溜落，潮落而此溜长，知水自上入，仍自下出。

其言确切近理，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又史称舟落漈者一去不返，伦炯则谓乘潮长之时求出，则外高内下，反不得出。如潮落乘南风棹船，尚可出。雍正丙午，有闽船落漈者，果如其说得还。此语亦前人所未发。惟所记七洲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

则蕃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然是书主於记海道

，不主於考故实，彼国既有此说，据而录之，固亦无害宏旨尔。

——右“地理类”外纪之属，十七部、九十八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七十二 史部二十八

○地理类存目一△《华阳宫纪事》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僧祖秀撰。祖秀，蜀人。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京陷时，随都人避兵艮岳，因纪其邱壑池馆之胜。叙述极详，末归其过於朱勔、梁师成，而推原祸本於蔡京。

王偁《东都事略》全载之。此本盖即从偁书录出也。

△《艮岳记》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张昞撰。昞有《会稽续志》，已著录。是书取徽宗御制《艮岳记》及蜀僧祖秀所作《华阳宫记》，各摭其略。首叙朱勔扰民之事，又称越十年，金人南侵，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其大意亦与祖秀同耳。

△《故宫遗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萧洵撰。洵，庐陵人。洪武初，为工部郎中。奉命毁元故宫，因记其制度。洵后为湖州长兴令，欲刊未果，其本归於吕山高氏家。洪武丙子，松陵吴节从高氏钞传。万历中，武进赵琦美得之，以张浙门家钞本互校，因行於世。其书序次典核，朱彝尊《日下旧闻》全载之，故今不重录焉。

——右“地理类”宫殿疏之属，三部、三卷，皆附《存目》。

△《新定九域志》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此书与宋王存等所撰《元丰九域志》文并相同，惟府州军监县下多出《古迹》一门。详略失宜，视原书颇为芜杂。盖即晁公武《读书志》所云新本，朱彝尊跋以为是民间流行之书者也。首卷四京及京东东路俱已阙，次卷亦有讹脱。彝尊曾见昆山徐氏家藏宋槧本，所纪阙文，与此本同。盖即从徐氏录出者。张昞《云谷杂记》称，南渡后闽中刻《九域志》，误改睦州为严州。今检毛晋家影钞《九域志》旧本，“睦”字未改，而此本则已作“严州”。足知其出於南宋闽中刊本，而《古迹》一门当即其时坊贾所增入矣。王士禛《居易录》载，所见《九域志》与此本合，而误以为即元丰经进之书，则亦未见王存原本也。

△《历代地理指掌图》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苏轼撰。始自帝尝，迄於宋代，为图凡四十有四。前有序，后有总论。其序云据《元丰九域志》，然书中乃有建炎二年改江宁为建康府，绍兴三十二年升洪州为隆兴府诸语。案费袞《梁溪漫志》曰：“今世所传《地理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论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托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

宁以后迄於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於东坡之手哉”云云。则此书之伪，南宋人固已言之，而流传刊本仍题轼名。刊胡安国《春秋传》者，皆摘其列国一图为冠，亦仍题曰东坡，谬之甚矣。其书虽简明，而疏略殊甚。费袞所称，殊为过当，亦不足据也。

△《寰宇通衢》一卷（内府藏本）

明洪武中官撰。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曰：“《寰宇通衢》一卷，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书成。先是，太祖以輿地之广，不可无书以纪之。乃命翰林儒臣以天下道里之数，类编为书。其方隅之目有八。”所言皆与此本合。

△《輿图记叙》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桂萼撰。萼有《桂文襄奏议》，已著录。是编即嘉靖八年为大学士时所上。首为《总图》，次则两京十三省各为一图，附以《四夷图》。但略具兵马钱粮之总数，并府州县卫之名亦不具列。所述利病，亦皆敷衍之词。其《奏进疏》乃称，披此图如祖宗之亲历地方者然。而世宗批答，亦称其明白要切，具见体国经济。

皆不可解也。

△《志略》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廖世昭撰。世昭，福建怀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国子监博士。是书首题南京兵部武库司刊行，盖当时官本。前载《周礼职方氏九州》全文，其后每省为一图，而终以《四裔各略》。载其沿革、山川、人物、古迹、土产，舛讹阙略。殊无可观。其《四裔》一卷，传闻附会，尤多失真，地志中之最劣者也。

△《皇輿考》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天复撰。天复号内山，山阴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事迹附见《明史文苑传》其子元忭传中。是书取闽本《志略》稍加润饰。其自序云：“文襄桂公《輿地图志》、宫谕念庵罗公《广輿图》、司马许公《九边论》，词约而事该。故往往引三家之说冠於篇端。”文襄桂公者桂萼，念庵罗公者罗洪先，司马许公者许论也。其大意在规《明一统志》之失，但贪列人物，依然挂一漏万。至若四至八到，郡县沿革，皆略而不详，未为善本。

△《图注水陆路程途》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黄汴撰。汴不知何许人。是书前列南北二京及各省路途，后序道路分合，里数远近。其山川夷险，亦言之颇详。书成於隆庆四年，而犹载广东至安南驿路。

盖未弃交趾以前所设站也。

△《郡县释名》二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录。其书以郡县地名一一诠释其文

义，交叉可通则略为训诂。如福州则云取百顺之名，永清则云取边境永清之类，皆固陋之甚。至不可解者则置而不言，亦何取於释名乎？△《目营小辑》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化熙撰。化熙有《诗通》，已著录。是书以十三省布政司为纲，系以所属府州县卫所。凡土贡之宜、盐课之增损、屯田之税钞，悉随地诠叙。至太仆寺、行太仆寺并各苑马寺监马数增耗，及边关堡寨之废置、武弁员额驻屯之处，多有《明会典》所未载者。前有自序，题辛酉仲夏。辛酉为天启元年，而书中永平府条下有“天启五年八月现在官兵十一万七千八十六员名，马骡驼牛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只”，及所支月饷之数。则序作於辛酉，书成又在乙丑后矣。其曰“目营”者，自序谓取“目若营四海”之意。盖亦有志时务者也。

△《輿地名胜志》一百九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学佺以博洽闻，著述甚富。是书则由杂采而成，颇无伦次，时亦舛讹。又多不著出典，未为善本。

△《今古輿地图》（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列《明一统图》，由明溯元，层累而上，至帝尝九州，凡为图五十。又别为《古今区域总要》、《历代山名》、《历代水名》、《辰次分野》、《列国分野》、《天象分野》、《山河两戒》八图。共图五十有八，凡明郡县用墨书，而历代沿革异同俱以五色笔界画细注，又各附说於图中。考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古今輿地图》二卷，起帝尝九州至元末群雄，悉以明朝区域为总要，复以朱界其间，标举历代地理於上。凡古今山水名，及一行山河两戒咸载焉。”据其所言，与此本合。惟曾云二卷，此不分卷。曾云起帝尝九州至元末群雄，此起元末群雄至帝尝九州为小异。盖此书本无卷数，曾所藏盖以篇页稍繁分为二册，故以二卷著录。又每页各自为图，不相联属。装潢者以时代先后叙之，故始自帝尝耳。然书名“今古”，不名“古今”，是自后溯前之明证。图旁亦细注某图第几字，则曾所藏本为误移其次序审矣。其书於明代郡县不能计里开方，又不能上测经纬二度，其方向皆在影响之间。根柢先已不确，历代沿革遂皆从之而移。曾以谢庄《左传图》比之，非其伦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盖杂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历代奏疏文集并明代实录，辑录成编。其中采掇旧文，同异兼收，间有矛盾之处。编次亦绝无体例，盖未成之稿本也。

△《增订广輿记》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蔡方炳撰。方炳字九霞，号息关，昆山人。明山西巡抚懋德之子也。是编因明陆应旸《广輿记》而稍删补之。大抵钞撮《明一统志》，无所考正。自列

其父於《人物》中，亦乖体例。懋德不愧於人物，宜待天下后世记之，不可出自方炳。方炳自作家传，亦无不可，特不可载於輿记也。

△《阅史津逮》（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约淳撰。约淳字博成，馀姚人。顺治辛丑进士，官泰安县知县。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正其舛讹，各绘以图。前有自序，称首《禹贡》，从其朔也；《职方》所载，代有殊名，作《历代疆域图》十有一；海寓瓜分，英雄角逐，作《历代割据图》八；行台分建，元创明因，作《省会图》十有七；玉门西限，长城北起，作《九边图》十有一；羌人毕至，百粤胥通，作《镇番图》二，《镇蛮图》三；神京都燕，输将及焉，作《漕河》、《海运图》各一；古河北播，今通淮泗，作《黄河图》一；文命四敷，明堂咸享，作《域外图》九；既有省会，必详分野，作《天文图》一。今考其《省会图》内有北直隶、南直隶等图，福建省图尚无台湾、澎湖。盖成於明之末年，入国朝未及改修云。

△《历代輿地徵信编残本》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钱邦寅撰。邦寅字馭少，丹徒人。是编成於雍正中。前无总目，不知原本卷帙几何。此所存残稿题曰《前集》，自第一卷至第四卷，叙历代疆域分合。第五卷至第六卷之上半，为形胜纪略。第六卷之下半为水道纪略。以下则全佚焉。

其考据议论，亦颇博辨。而脱落断烂，即此所存之六卷已不尽可读矣。

△《山河两戒考》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著录。星野之说，见於《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郑康成注云：大界则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輿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如郑氏所言，以九州为大限，而诸国地域远於国都者，其上应之星自不得尽同。是星野不主列国而主乎其地。《汉书地理志》於汉时郡县略著梗概。

至唐而僧一行又据山河以分，於义尤近。然其说有云，魏徙大梁则西河合於东井，秦拔宜阳而上党入於輿鬼。彼此迁就，益涉支离。特其文辞综博，足以自达所见。

故后代言分野者悉宗之。文靖广采群书以为之注，此八卷是也。自卷九至卷十四则文靖所续补，亦引群书为之注。自汉以降，星野之书已亡。说者徒就《春秋内外传》，以其所及，推其所不及。牵合附会，皆所不免。是书虽详於考古，不涉占验，然博引曲证，以资谈论则可，於实用毫无所当也。

△《古今约说》（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邵元龙编。自署曰古九峰，盖松江人也。其书节钞古今輿地故实诗文，排辑成编，漫无体例。兼有涂乙空阙处，犹未完之稿也。

——右“地理类”总志之属，十七部、四百三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七十三 史部二十九

○地理类存目二△《成化山西志》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国朝雍正甲寅宜兴储大文所纂《山西志》，云旧志成於成化甲午，督学佥事胡谧创修，则此本为胡谧所撰矣。其后有嘉靖周斯盛志，万历李维楨志，皆本此志而增修者也。谧，四川马湖沐川长官司人。永乐辛丑进士，见《太学题名碑》。修志之时，距其登第之岁已五十四年矣。

△《宁波府简要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润玉撰。润玉有《四明文献录》，已著录。是编以旧志太冗，乃删除繁赘，定为是编。体例简洁，亦康海《武功志》之亚。然《武功志》艺文散入各类中，此则仅存其篇题而文皆不录，则未免太简矣。

△《成化杭州府志》六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夏时正撰。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是书成於成化乙未，因洪武中徐一夔志及永乐景泰续志增修。分《封畛》、《山川》、《公署》、《风土》、《学校》、《水利》、《军政》、《诏赦》、《恤政》、《坛庙》、《名宦》、《科贡》、《人物》、《坟墓》、《寺观》、《书籍》、《碑碣》、《纪遗》十八门。所收颇冗滥，如载凌云翰《嘲析产》小词之类，皆非地志之体。其凡例称，引用诸书皆简节全文，或因而足以己意，故皆不著所出。

其大略可睹矣。

△《建阳县志》四卷、《杂志》三卷、《续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璿撰。璿，建阳人。是书成於景泰庚午。卷首於輿图之外增以先贤画像十二，传刻失真，殆可不必。《杂志》三卷亦璿所作，而题曰知非子黄景衡集。景衡即璿之字，见前志刘章目录序中。盖其书乃修志之馀，摭拾佚事，因同於小说家流，故署其号也。《续志》一卷，乃弘治甲子邑人袁銛所撰。名继前志，实则体例各殊。

△《毗陵志》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仁与撰。仁与字廷贵，武进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肃。是编体例颇详整，惟齐高、梁武虽从斯郡发祥，然奄有江东，各存国史。修郡志者但可载其轶闻旧迹，以备考徵。乃於人物之首，冠以二帝，附以诸王，揆以断限之法，於义为滥。盖輿记务侈土风，而不知著书各有体例也。

△《中都志》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柳瑛撰。瑛字廷玉，临淮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佥事。初，明太祖吴元年，改濠州为临濠府。洪武三年，改为中立府，定为中都。立宗社，建宫室。七年，又改为凤阳。此志不曰凤阳而曰中都，用太祖制也。其书成於成化丁未，体例庞杂，最为冗滥。

△《金华府志》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成化庚子商辂序，称为知府周宗智撰。而志中乃载及隆、万时事，岂后来又因宗智之本稍益以近事耶？宗智，大冶人，天顺庚辰进士。

△《赤城新志》二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台州自嘉定以后，建置沿革，宋陈耆卿志已具。铎因其体例，续辑此编。时台州已升为府，又析黄岩为太平县，故铎为太平人云。

△《弘治八闽通志》八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仲昭撰。仲昭名潜，以字行。成化丙戌进士，官至江西提学佥事。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於輿记之中较为详整，然以户口、水利列之《食货门》中，则牵强不伦。此创例之未协者也。

△《陕西志》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伍馀福撰。馀福字天锡，临川人。正德丁丑进士，官陕西按察司副使。是编成於成化乙未，以府、州、县、卫、所、寺、监为纲，而各系门目於其下，如《一统志》之例。陕西为古都会地，旧迹颇多，金石尤富，诸书记载颇详。其所采摭，尚未能详备。

△《嘉兴府志》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柳琬撰。琬，仪真人。成化丙戌进士，官嘉兴府知府。是编成於弘治壬子，以府与所属七县各为一志，其例皆分二十一门。序述参差，详略失当。

△《弘治湖州府志》二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珣撰。珣，曹县人。成化己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是志乃弘治辛亥珣官湖州知府时所重修。初，宋谈钥尝辑《吴兴志》，而文颇芜陋。明景泰间，训导陈硕乃因谈志，续为一编。成化甲午，知府九江劳钺又令郡人张渊补所未备，增为二十二卷。珣以郡县续有分析，复属郡人汪翁仪、唐应徵、陈远等论次增辑，列为三十三目，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旧本因前有劳钺序，遂题为成化志，非也。

△《重修毗陵志》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昱撰。昱字懋易，武进人。初，成化己丑，常州知府卓天锡聘昱修郡志，书成未刻。越十有三年戊寅，新淦孙仁来知府事，仍属昱增修之。其书先图

，次表，次志，凡十有七门。显后序云，以宋《咸淳志》为本，次以洪武十年续志及永乐十六年、景泰五年敕天下郡县纂辑志书之副稿。案，《咸淳毗陵志》为史能之撰，洪武续志为谢应芳撰，其原书皆有体例，故所修比他志为善。惟命周忱赈荒，以王恕为巡抚诸敕谕，不专为常州一府。而牵连载之，未免失於泛滥云。

△《三原县志》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朱昱撰。其书分类太繁，例多丛脞。如户口列之《食货门》，参杂不伦；县治、官制俱列之《公署门》，亦纲目倒置；人物分十七类，甲科、乡贡、封赠、荫叙悉隶焉，而独以显达一类别为一卷冠於前，其识趣可知矣。远不及所修《毗陵志》也。

△《徽州府志》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汪舜民撰。舜民，婺源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郟阳。是书成於弘治壬戌。分目过多，如《沿革》之外又出《郡名》一门，人物至分为十四类，皆伤烦碎。又《风俗》、《形胜》二门皆标题夹注，有似类书，亦乖体例。

△《常州府志续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恺撰。恺，无锡人。成化甲辰进士，仕履未详。初，王侁与撰《常州府志》四十卷，止於成化二十年。此续修之，凡见於旧志者不录。其叙事止於正德七年，则其书当成於是岁后也。《江南通志》载无锡张恺《常郡续志》八卷，与此本卷数相合。其所载惟官署人物，盖以《沿革》、《山川》各门，已载前志故也。

△《吴邑志》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著录。是编成於嘉靖八年，较他志乘为典核。然首叙吴国本末为《史考》，已非一邑之事；又引《春秋》所载吴事为《经考》，又并非吴地之事矣。仍不免志书牵引之习也。

△《赤城会通记》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启撰。启号柏山，黄岩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编取陈耆卿《赤城志》、谢铎《赤城续志》诸书汇为一帙，而变其体例。自夏后氏迄明，每朝各为一纪，唐以后则一帝为一纪。其载官吏则分《名宦》、《死难儒臣》、《有事实官》、《无事实官》、《有疵官》诸目，纪人物则分《乡献》、《死节》、《孝子》、《烈女》、《乡僇》诸目，散入各纪之下。又有《异闻》、《祠庙》、《乡试》、《贡荐》等目。分析破碎，殊无体要。至山川、分野无可附丽，则举而列之《夏后氏纪》，亦可见其例之窒而难通矣。

△《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顾清撰。清字士廉，华亭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颇详悉有体，稍胜他輿记之冗滥。

△《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林庭<木昂>、周广同撰。庭<木昂>字利瞻，闽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康懿。事迹附见《明史林瀚传》。广字充之，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嘉靖中庭<木昂>官江西布政司参政、广官按察司副使时所作。凡《藩省志》三卷，《诸府志》三十四卷。《藩省志》分十二门，《诸府志》分二十七门，体例略同他志。惟《奸宄》一门仿诸史《奸臣》、《酷吏传》例，以示鉴戒，独为小异。史载广在正德中，以劾钱宁获罪，几死。又载其平生严冷无笑容，巡抚江西，墨吏皆望风而去。其嫉恶之严，可以想见。此门其广所创意欤？△《雍大记》三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为所作《陕西总志》，乃其督学时开局立例，召学官生徒，分辑成编者。订改甫就，景明以病去官。僉事周宗化摄学政，为续成之。

始末具详於段灵序中。关中自《三辅黄图》以后，宋敏求、程大昌所作最为简雅有法。景明广事蒐采，意欲突过前人，而嗜博务多。如历代史赞之类，概为收入，未免氾滥。又文字多摹古而失真，如改《沿革志》曰《考易》，改《艺文志》曰《志贲》，名目皆出臆创。几於鸱阁虬户，篆骖铕溪。七子末派，为世所诟厉，亦有由矣。

△《崇安县志》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让撰。让，天台人。官崇安训导。书末有弘治癸亥崇安县丞钱塘沈相刻书跋，而《科第》门中所载乃至正德十四年己卯。盖书成之后，又有所续附也。其书凡分五十七门，猥杂殊甚。卷首列诸儒图像，自胡安国以下凡十六人。皆略具眉目，不可别为某某，仅以题识辩姓名，不知何取。与《建阳县志》所绘同一鄙陋也。

△《彰德府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崔铕撰。铕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书成於嘉靖壬午，自序谓本宋《相台志》、元《相台续志》而益以诸县之輿记。其书颇为谨严，盖铕本儒者故也。

△《嘉靖惟扬志》三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盛仪撰。仪字德章，江都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扬州輿记，宋代有《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志》、《宝祐惟扬志》，岁久散佚。高宗本

有《惟扬新志》，而采录未备。嘉靖二十年，知府归安朱怀榦请於巡按御史胡植，属仪辑为是书。沿宝祐旧名，以惟扬为称。且谓《禹贡》淮海惟扬州，宝祐志本此。今作维扬者，误也。首《郡邑古今图》，次《建革》以下十八志，又《秩官》、《人物》二列传。纂次颇有端绪，在明代地志中差为完善。惟以古今关涉扬州事迹，仿纲目编年纪载，别为《历代》一志，则体例殊嫌创见。

△《常熟县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杨子器撰。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进士，弘治中官常熟知县。因旧《琴川志》而葺之，改题今名。即其标目，贤於旧志远矣。

△《嘉兴志补》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衡撰。衡，嘉善人。初，宋嘉定甲戌，岳珂守嘉禾，始命关棧创郡志，未成。元至元间，郡博士徐硕续为三十二卷。明弘治中，郡守柳邦用再加纂辑，衡复取宋、元诸志，增所未备。其已见於柳志者不录，故谓之《志补》。书成於正德元年，卷首并载徐硕旧志，唐天麟、郭晦二人序。盖欲表旧志义例，故存其原序，以见端末也。

△《嘉靖安庆府志》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字世甫，自号鸟鼠山人，泰安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巡抚河南。事迹附见《明史刘诃传》。是编乃嘉靖元年纘宗为安庆知府时所作，为记二、表二、志十二、传十二，不分细目。其门人王汉序之曰：今《郡县志》分门立类，撮要标目，为类书之体，而非史之例。是志一循古文，无复分门立类之规规也。然第四卷已作《职官表》，第七卷又作《职官志》，则於例亦颇不纯。又顾炎武《日知录》曰：“胡纘宗作《安庆府志》，於正德中刘七事大书曰：‘七年闰五月，贼七来寇江境。’而分注於贼七之下曰：‘姓刘氏。’举以示人，无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学为秦、汉文者，皆贼七之类也。”是亦好古之过矣。

△《嘉靖广信府志》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费宥撰。宥字子和，铅山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费宏传》。广信自成化初始有志。嘉靖乙酉，宥以编修家居，乃与同郡江汝璧、杨麟等增修，定为此本，凡八门。

△《正德大同府志》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钦撰。钦字敬之，号心斋。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太学题名碑》作通州卫人，而此书自署曰潞郡。盖通州为潞河所经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正德癸酉钦官行人奉使代藩时所作，凡四十门。其《沿革门》纪大同晋置始兴郡，后魏徙都平城。不知北魏始为新兴，至天兴中乃徙平城。《

山川门》白帝山只载白登台为古迹。不知白登有繁峙宫室，武庙诸迹，载於《水经注》及《通典》者甚详。又黄河在大同废东胜州南八里，自榆林北塞，经此乃折而南。

书中仅云自东胜界南流至太原，往往失之舛略。盖边地少书，又仓卒脱稿故也。

其别立《烽堠》一门，又卷首图说中有车营战车诸图，为他志书所无之例。盖大同在明代为严边，故尤详於武备云。

△《商略》（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任庆云撰。庆云，商州人。正德癸酉举人，官至陕州知州。其书首州志，次镇安、洛南、山阳、商南四邑志。各分《地理》、《建置》、《学校》、《典礼》、《官师》、《选举》、《人士》、《杂述》等八门。目录之前有题词曰：“今之郡邑，古之国也。国可以言语、言策，郡邑不可以言纪，故言略。”

盖本之华峤，若《文选》之典引云尔。然《国语》、《国策》原非地志，班固典引亦符命之流，引类殊为纰缪。至於华峤曰略，语出《史通》，亦史志之别名，非地志之名也。则其书可知矣。

△《澈浦续志》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穀撰。穀字硕甫。正德丙子举人，官安义、汉阳二县知县。罢官后，自号碧里山樵，又曰汉阳归叟。居海盐之澈水镇，尝得宋常棠《澈水旧志》，校而刊之。因采元、明事迹，续成此编。小变棠之体例，分《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门，规矩在前，弗能偏错。较他邑志之冗滥，尚有典型。然能知棠书之善，而必欲改弦易辙，稍出入之，犹不免明人自用之习。故精简古雅亦终不逮棠书也。

△《金陵古今图考》（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沂有《维桢录》，已著录。是编纪金陵建置，自列国以迄明代，为图一十有五。又以城郭規制，随世异态，复作互见图以辨之。每图并附有说，首有正德丙子自序。

△《金陵世纪》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分《都邑》、《城郭》、《宫阙》、《郊庙》、《官署》、《邕洋》、《衢市》、《第宅》、《楼宇》、《山川》、《驿路》、《津梁》、《台苑》、《陵墓》、《祠祀》、《寺观》、《识遗》、《赋咏》十八门。粗具大略，不为详贍。沂《金陵古今图考》乃未登第时所作。后官翰林侍讲时，乃续为此书。

隆庆中，太仆少卿史际始刊之。

△《随志》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颜木撰。木字维乔，应山人。正德丁丑进士，官亳州知州。《明史文苑传》附见《王廷陈传》末。是志乃木罢归后，随州知州蓬溪任德属木所作。上卷编年纪事，始自羲皇，迄於明代。下卷皆录诗文。虽以《随志》为名，而木籍隶应山，与随接壤。志中所载，皆合二邑收之。其编年之例，全仿《春秋》经文，称“随”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乡会试、贡太学者，案年纪载，皆地志未有之例也。史称嘉靖十八年诏修《承天大志》，巡抚顾璘以王廷陈、颜木、王格荐。书成不称旨，赐银币而已。其书今未之见。观於是志，亦约略可知矣。

△《浦江志略》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毛凤韶撰。凤韶字瑞成，麻城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佥事。是编乃嘉靖丙戌凤韶为浦江知县时所作。分《疆域》、《民物》、《官守》、《城社》、《财赋》、《学校》、《人物》、《杂志》八门，又分子目四十有五，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以名字爵谥为褒贬。又仿尹起莘例，自为发明，而散署邑人之名，已非志体。至於正传之外，间有附录，自云仿《春秋大全》。不知《春秋大全》何与志书之例！盖明之中叶，士大夫已如是之陋矣。

△《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林富参修。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富，莆田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两广。是编凡图经二卷，表八卷，志三十卷，列传九卷，外纪十一卷，大致颇谨严。其《沿革》、《分野》、《职官》、《选举》皆作表，以省简牍，体例亦善。惟《土官》已隶职方，命以爵秩，而列之外纪，非大一统之义。《寺观》亦列外纪，云辟异端。然《仙释》则入之列传中。不外其人而外其人之所居，慎矣。艺文苟无关于土风则可不录，既以其有关录之，而列之於外纪中，尤不允也。

△《山东通志》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陆鉞撰。按，明有两陆鉞。其一崑山人，见《明史文苑传》。此陆鉞字举之，号少石子，鄞县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与其兄铨并附见《明史王慎中传》。是编在地志之中，号为佳本。体例不务新奇，而详核有法。惟《海市常变图》稍嫌枝蔓，幻化无定之形，岂绘画所可该括耶？△《全陕政要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龚辉撰。辉，馀姚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是书首陕西省治，次自西安府以下分府纪录，有《藩封》、《公署》、《官师》、《户口》、《田赋》、《河防》、《关隘》、《马政》、《屯田》诸目。末为《边镇图》

，於山川形势、关隘汛地、道里远近皆绘而列之。辉初承巡按御史登州浦镛檄，纂辑《全陕政要》，总督三边军务杨守礼为之序。后以卷帙繁重，复节为此本，仅存梗概，故名曰“略”焉。

卷七十四 史部三十

○地理类存目三△《吴兴掌故集》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献忠撰。献忠字伯臣，一号长谷，华亭人。嘉靖乙酉举人，官奉化县知县。《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是编乃其寓居湖州时所作，分类十三，曰《宦业》，曰《乡贤》，曰《游寓》，曰《著述》，曰《金石刻》，曰《艺文》，曰《名园》，曰《古迹》，曰《山墟》，曰《水利》，曰《风土》，曰《物产》，曰《杂考》。考订多未详审。如所载寓贤，以作《渔隐丛话》之胡仔列入明代，尤为舛误也。

△《广东通志初稿》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戴璟撰。璟字孟光，号石屏，奉化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佾都御史巡抚广东。是书乃璟於嘉靖乙未以临代之时两月而成，未免涉於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如《人物》之外别立《道学》一门，介於《学校》、《风俗》之间。虽本之《宋史》，而於地志为创闻。位置先后，亦非其所。又《政纪》一门，凡历代窜流岭表之人皆备书之。此自朝政，何与輿图。又《行次》一门，惟纪宋末崖山之事。此在史氏为大纲，在地志则轶事矣。别为标目，更未允惬也。

△《平凉府通志》十三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赵时春撰。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以平凉为西北要地，旧未有志，因创修之。分十七门，曰《建革》，曰《山川》，曰《户口》，曰《田赋》，曰《物产》，曰《坛祠》，曰《藩封》，曰《官师》，曰《兵制》，曰《学校》，曰《人物》，曰《孝节》，曰《风俗》，曰《河渠》，曰《寇戎》，曰《寺观》，曰《祥异》。

其考证叙述，具有史法，在关中诸志之内，最为有名。惜其漫漶磨灭，已不可缮写，故仅存其目於此焉。

△《南畿志》六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闻人诠撰。诠字邦正，馀姚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明以应天府为南京，称根本重地。有京城图志，仅载都城，未详郡县。诠以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政，因与南京太仆寺卿陈沂纂辑是书。沂即撰《金陵古今图考》及《金陵世纪》者也。前三卷为总志，分子目凡八，次列十四府、四州，分子目凡十二。采掇尚为简核，而亦不免於讹漏。

△《湖州府志》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是书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门。每门各缀以子目，与他志小异。然如《沿革》之中，参述祥异，体例亦未能精当也。

△《嘉兴府图记》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文华撰。文华，慈谿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明史奸臣传》附见《严嵩传》中。是书乃文华官通政使时，遭忧家居，应郡守之请而作。分《方画》、《邦制》、《物土》、《人文》凡四门，而附以《丛记》。叙述颇有体例，其《方画》每朝为一地图，殊可为法。然文华小人之尤，其姓名人羞称之。故传本颇稀，此殆毁弃之余欤。

△《滁州志》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胡松撰。松字汝茂，滁州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恭肃。事迹具《明史》本传。同时又有绩溪胡松，字茂卿。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明史》以二人合传，以名姓相同故也。是编乃松官礼部精膳司郎中，以使事归里，知州林元伦属成此志。先述《天文》、《山川》、《物产》，各为一篇。

次则皆以编年纪事，间附论断，与他地志分目者不同。然传记、輿图，各有本例。

以志名而用史体，文虽创而义则乖矣。

△《嘉靖全州志》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谢少南撰。少南，上元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僉事。全州置於石晋，洪武元年，改州为府。九年复为州，领灌阳县。国朝始以全州、灌阳同隶桂林府。此志辑於嘉靖己酉。其时灌阳为州属，故各门皆载灌阳也。全州旧有志，少南重加修辑。凡为纲七，为目五十有八。其《建置门》所载沿革云：“隋平陈，改洮阳为湘源。”不知隋改隶永州，载於《隋书地理志》甚详。又不载后周时地属南唐。洮水出洮阳县，载於《水经注》，亦未徵引。均未免脱略也。

△《嘉靖邵武府志》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让撰。让字以礼。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成於嘉靖癸卯，分《天文》、《地理》、《王制》、《人物》、《外志》五大纲，系以二十八子目，附以三国三表。其特创之例，在以应候附星野。遂使农家占验，冠於郡邑建置之前。盖牵於《天文》自为一门，不得不尔。其实分野之说，以二十八宿割属九州，既已聚讼。以岭外蛮荒之地，引而测验於扬州，益茫然矣。扬州占牛女，既已疑似；邵武一郡而亦占牛女，更牛之一毛矣。故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今推步家不用。近时李光地注《禹贡》，亦主闽属扬州之说。是犹杨仆

移关耳，非笃论也。又《人物》门中别立《李忠定世家》一篇，何、李二氏世家一篇，亦为创例。世家者以爵土世其家也，司马迁以特笔尊孔子，盖以子孙世守其祀。颜、曾、孟以下无不列传矣，李纲等虽曰贤者，岂可僭用孔子例乎。

△《嘉靖真定府志》三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雷礼撰。礼有《六朝索隐》，已著录。是编乃礼以吏部考功司郎中谪大名通判时奉檄所修。为图一，表四，纪四，志九，传十五。法纲目体，大书以叙事，分注以载言。又分立《诸侯王表》、《帝系传》、《后妃传》、《世家传》，均与地志之例不合。又表、传所载，事皆复出，尤非体也。

△《嘉靖河间府志》二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樊深撰。深号西田，河间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通政司通政使。事迹附见《明史杨思忠传》。其以深为大同人，则因深以军籍登第也。是编成於嘉靖庚子。凡十六门，分子目六十有一。是时天津卫未分为府，兴济县亦尚未废。河间所属凡州二县十六，故今天津沧州、静海、青县、盐山、庆云、南皮皆并载志中。深自序称：“一方之山川坟土，习俗往迹，咸蒐辑罔遗。若夫述怪诞以表奇特，著事应以实祥异，增仙释以备观览，名教之所禁者，皆得而略焉。”

其体例颇谨严。而采掇古事，不免贪多；假借附会，均所不免。仍不出明人地志之积习也。

△《陕西行都司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作包节撰。考节字元达，华亭人，占籍嘉兴。嘉靖壬辰进士，官监察御史，出按湖广。抗疏劾守陵大珰廖斌不法，反被诬下诏狱。谪庄浪卫，卒於戍所。隆庆初，追赠光禄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纪事止於嘉靖，且庄浪卫正陕西地，当即节书矣。凡分《地理》、《建置》、《官师》、《兵防》、《岁计》、《人物》六门，而以所属各卫分载其中。能阙所不知，故简陋而不荒谬。凡例谓学校、祀典不立类，以建置大端，惟此二事，故统置於《建置》之下，例殊未允。自郡县、山川、人物以外，无一不从建置起，能全附之《建置》乎？△《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道撰，谢东山删正。道，里贯未详。官贵州宣慰司训导。东山，射洪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其刊定此书时，则官贵州按察司副使也。书颇简略，以《孝义》、《隐逸》别於《人物》之外，而如陆京、张伯安诸人又以孝友入《人物志》，亦无体例也。

△《北地纪》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来撰。来字君复，天津卫人。嘉靖辛丑进士，官庆阳府知府。庆阳为汉北

地郡，故以名书。不分门目，惟以时代先后为序。采事迹诗文之有关庆阳者，得八十一人。以后稷居首，次以淳维，而自附其名於末。故实、艺文，错杂互编；人物、名宦，混淆并列。为从来志乘所未有。其前三卷题来名，而四卷独标北地举人孙信撰。盖末卷皆来之文章，嫌於自炫，故托之信云。

△《括苍汇纪》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何牟堂撰。牟堂字振卿，号宾岩，处州卫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僉事。牟堂以处州旧志，十邑各为一编，体例不当。又自成化以后，记载阙如，因汇为是编。考隋代始置处州，治括苍县，本以括苍山得名，今为处州。全府之志，不应以一县冠一郡。又不以一山该一境。名实相乖，於义未允。然宋无吴郡，而范成大为《吴郡志》。则讹误相沿，亦不自牟堂辈始矣。

△《万历开封府志》三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曹金撰。金，祥符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巡抚陕西。是书与他志体例略同。惟以《仙释》居前，《宦迹》居后。而《仙释》、《宦迹》之间又介以《艺文》，编次殊为无法。

△《嘉靖仁和县志》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朝宣撰。朝宣字三吾，仁和人。官江陵知县。此志撰於嘉靖己酉，凡例谓义类悉依洪武《府志》，案《西湖游览志》云：“洪武初，徐一夔著《杭州府志》，颇称简明。”则所据者一夔本也。体例颇谨严，较他地志之冗滥，差为胜之。其称杭州府旧志备载诏赦，盖用《咸淳临安志》例。不知其时临安为都城，所以备录。明代已非都城，即为赘文，其说最协。至於碑刻之文，只载其目，使后世无从考证，则失之太简。又引用诸书，或足以己意，皆不著其所出，则益启杜撰之门矣。其书旧未刊板，万历中诸生郑圭有抄本，为邑令周宗建携去。国朝顺治丁酉，钱塘知县沈某，於宗建家求得之，邑人朱之浩始为传写之。浩跋称其时赘细注，略而不详，尚需增辑云。

△《万历湖广总志》九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有《春秋亿》，已著录。学谟四任湖广，习其故事，此其万历中为左布政使时作也。不以州郡分卷，惟以事类编辑。分三十二门，命曰《总志》。其削去各志所书《礼乐》一门、《纪事》一门。以会典通行，不为一地而设；国史事秘，本非外臣所窥。其论亦颇有裁制。然通行之典制，本不专系於一地，删之可也。至於朝廷政令专为一地而发者，有诏谕可稽，有奏议可考，亦有案牘可寻，实不待披求国史，然后能知。此则欲省编辑之力，姑为托词者矣。

△《定远县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高鹤撰。鹤字若龄，山阴人。嘉靖庚戌进士，官定远县知县。是书自序称

“杜门三日而成”。世无此理，或刊本讹月为日欤？其记载甚简略，而体例乃颇冗杂。列《疆域道路》於《建置沿革》之前，是未出县名，先胪县境。所谓四界八至，不知为何地而言，端绪殊觉倒置。至於《屯田》一门仅四行，《惠政》一门仅三行。又《职官题名》之下各书其人之字号，如书肆宦籍之式，亦皆非体也。

△《续朝邑县志》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学谟撰。学谟字子扬，朝邑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大同左卫兵备道。初，正德己卯，韩邦靖作《朝邑县志》，当时号为佳本。学谟此志，成於万历甲申，继邦靖之志而作，故以续名。然名为续邦靖书，而邦靖所录，此志仍录。盖病邦靖之略，而欲以详贍胜之。特以邦靖名重，不敢讼言相攻，故讳曰续耳。自序谓匠意缀词，稍稍自异，其大旨可见。观所叙录，视冗滥之輿记尚为有法，然笔力去邦靖远矣。

△《三郡图说》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乃其官分守九江道时所作。三郡者，一饶州，二南康，三九江，皆所隶也。凡地之冲僻，俗之浇淳，民之利病，皆撮举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迹、登临题咏为重。盖犹有古輿图之遗法。

末有世懋自跋，称直指使者东莱赵公命郡县长吏图其地境，而系说於图后。既而以所说失实，属世懋改定之，故以《图说》为名，而不具其图云。

△《万历广东通志》七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郭棐、王学曾、袁昌祚同撰。棐，南海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布政使，加光禄寺卿。学曾履贯未详，官光禄寺丞。昌祚，东莞人。隆庆辛未进士，官布政司参议。是书成於万历壬寅，凡为《藩省志》十三卷，《郡县志》四十九卷，《艺文志》三卷，《外志》七卷。其《藩省志》輿图之后，即列《事纪》五卷，茫无端绪。惟《仙释》、《寺观》列之《外志》，较他志体例为协。又增《罪放》、《贪酷》二门，以示讥贬。则仿佛《嘉靖江西志》例也。

△《嘉靖贵州图经新志》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赵赞撰。赞，叶榆人。官贵州宣慰使司儒学教授。是编成於嘉靖中。其凡例谓旧志考究采掇，挂漏可笑，然此书亦殊舛陋。如第二卷内所载题咏，每诗皆取一句，大书於上，而以全诗细字分注於下，是何体例也？△《万历四川总志》三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魏朴如、游朴、童良同撰，提学副使南海郭棐裁正之。朴如题叙州府同知，良题诸生，皆不知其里贯。朴，福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成都府推官。是书凡《省志》四卷，《郡县志》十四卷，《经略志》附以《杂记》，共十四卷

，《文》八卷，《诗》四卷。其书於尹吉甫、商瞿、董永、杨时之类，旧志误收者，颇有驳正；於赵戒、张商英之类，旧志滥美者，亦颇有简汰。惟《职官》不载守令，未免疏略。而以先代《帝纪》列於前，亦非輿记之体也。

△《安邱县志》二十八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马文炜撰。文炜字仲韬，号定宇，安邱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江西。是志成於万历己丑，体例颇为谨严，其《沿革》、《封建》、《秩官》、《贡举》、《黜封》俱列为表，《艺文》惟列古人著述。较他志亦为清省。惟《典礼》、《雅乐》，国家通制，非安邱所独有，而各为一考。此刘知几所论“《天文》诸志误学《史记》者也”。（《史记》括黄帝以来，故可立《天官》一书，至历代非各有一天，无庸复志。其说具《史通表志篇》中。）《艺文》之末，附诗二十首，文九篇，可谓删除冗滥矣。然何不用范成大《吴郡志》例，散载各条之下乎？《总记》二篇，尤多泛滥。汉惠帝七年，日食于危。文帝七年，水土合于危后。七年，有星孛于西方，其末指虚。此果为安邱垂象耶？汉封刘常为安邱侯，此就国者也，於法当书。唐封张说为安邱侯，此与安邱风马牛矣。可入说传，不必入《安邱志》也。盖虽稍廓地志之恶习，而犹未能免俗云。

△《嘉靖江都县志》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葛洞撰。洞字近园，江都人。初，江都以附郭无专志，嘉靖壬戌，知县赵讷属洞因府志而增葺之，凡八门。艺文用《吴郡志》例，附各门之内。其《人物》一门则讷所裁定也。草创之初，记载殊为简略。每条末所系论赞，皆以“知县赵曰”四字冠之。是县令谕示乡民之体也，以入志书，不学甚矣。

△《绍兴府志》五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元忭、孙鑛同撰。元忭字子苾，山阴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左谕德，事迹具《明史儒林传》。鑛有《月峰评经》，已著录。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於书后。较他志易於循览，体例颇善。末为《序志》一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

△《丰润县志》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石邦政撰。邦政，丰润人。其书成於隆庆庚午，门目冗杂，绝无义例。且於历代帝王妄为区别，以行款高下，示其予夺，尤为无理。

△《隆庆永州府志》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史朝富、陈良珍同撰。朝富，晋江人。嘉靖癸丑进士，官永州府知府。良珍，南海人。官永州府推官。《永州志》编於成化，续於嘉靖。朝富谓前志核而简，后志详而杂。因斟酌其间，以为此志。成於隆庆庚午，凡《图经》一，《纪》一，《表》三，《志》七，《传》五。其《人物表》一卷，自汉讷明，第

其差等，后加论赞。谓周濂溪乃三代以上人物，虽宗《汉书》之例，而非志书体也。又既作《郡邑纪》，复作《郡邑表》，亦未免冗杂。

△《万历江都县志》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陆君弼撰。君弼，江都人。万历中贡生。是书因嘉靖壬戌葛洞旧志重修，而以史法变其体例。曰《纪》，曰《表》，曰《志》，曰《传》。《纪》之目一，《表》之目五，《志》之目七，《传》之目十。夫史之有纪，为帝王作也，称之一邑则僭矣。其表较他志颇善，然既作《郡县纪》，又作《郡县表》，繁复与《永州志》同。提封万井，周制也，以名疆域，不免鷗阁虬户之讥。其《郡县纪》中称建兴中吴主亮使卫尉冯朝城广陵，三年冬十月，魏主以舟师击吴，登广陵故城。案，吴城广陵在五凤二年，当魏正始二年，曹丕击吴则在黄初三年。先后颠倒三十年，不知何以舛误至是也。

△《万历衡州府志》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伍让撰。让，衡阳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贵州提学金事。是志成於万历乙酉，旧本签题《弘治衡州府志》，误也。凡十一门，又各有附录。然如并天文於地理，用《汉书》例可也。统词章於学校，是何例乎？其《沿革门》云“宋元嘉中以衡阳湘东为王国”，不知宋时只衡阳国为衡州地。又云“唐天宝元年改为衡阳郡”，不知先已改衡山郡。大抵草略成编耳。

△《天启赣州府志》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谢诏撰。诏，赣县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左布政使。赣州旧志修於嘉靖丙申。天启元年辛酉，诏续修之。为类十四，为目七十九。其体例颇为舛互，亦多错误。如亭馆旧迹，例应叙於《古迹门》，乃悉归之《营建志》。则古来胜地，似悉建於明代矣。又《乡贤志》分《行业》、《忠义》、《孝友》各门，又别立《质行》一门，未免繁复。又《沿革门》谓晋太康三年改为南康郡。今考《晋书》，乃太康二年，非三年也。

△《万历德州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木龠>撰，<木龠>，长洲人。万历二年以贡生官德州学正。是编为目凡十一。

明制，德州领德平、平原二县，而志惟载本州，不及属邑。凡例谓二邑各自有志，故不载，是犹可也。於《建置志》特立《坊表》一门，已觉浅陋；至寓贤即属流寓，并非尽通籍之人，乃叙於《宦绩》，更为庞杂。且德州为漕运孔道，《山川》一门，不载运河，则脱略已甚矣。是书所列职官，至天启中止。即学正一官，<木龠>后尚有二十人，则又续有增益，非<木龠>旧本矣。

△《通州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沈明臣撰。明臣字嘉则，鄞县人。嘉靖中诸生，尝与徐渭同参胡宗宪幕府。

《明史文苑传》附见《徐渭传》中。明南直隶、北直隶皆有通州。此编南通州《志》也。书成於万历丁丑，其《秩官》、《科第》诸门，皆括之以表，於例颇善。

△《万历应天府志》三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一化撰。一化里贯、始末皆未详。其作此书时，则官应天府教授也。应天在明为南京，而旧无府志。万历丁丑，一化始创是编。凡为《纪》三，《表》九，《志》十一，《传》九。如《郡纪门》引《金陵志》、《水经注》、《荆州记》诸书以证扬州之三江，又引《括地志》以证丹阳之属秦鄣郡，援据颇为该洽。

又如引宋《景定志》及《通鉴注》，谓丹阳治所即汉之宛陵，亦足证旧志之误。

又《明会典》，及《明史职官志》诸书，皆载明封爵，惟公、侯、伯三等。志中《封爵表》，详载孙炎之追封男爵，颇足补史传之阙佚。然如灵谷诸寺，创自齐、梁，旧迹见於《景定志》、《建康志》、《丹阳记》诸书者甚详，乃遗漏不载，则疏漏亦尚未免也。

△《闽书》一百五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何乔远撰。乔远字稚孝，号匪莪，晋江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洪文衡传》。闽自唐林谿有《闽中记》，宋庆历中林世程重修之。历南宋及元，皆无总志。明成化间，莆人黄仲昭始为《八闽通志》。

王应山复为《闽大记》、《闽都记》、《全闽记略》，皆草创未备。乔远乃薈萃郡邑各志，参考前代载记，以成是书。分二十二门，曰《分野》，曰《方域》，曰《建置》，曰《风俗》，曰《版籍》，曰《扞圉》，曰《前帝》，曰《君长》，曰《文莅》，曰《武军》，曰《英旧》，曰《方技》，曰《宦寺》，曰《方外》，曰《闺阁》，曰《岛夷》，曰《灵祀》，曰《祥异》，曰《萑苇》，曰《南产》，曰《蓄德》，曰《我私》。其标目诡异，多乖志例。《扞圉志》载兵防及将弁兵士额数，而复有《武军志》以详其人。《文莅志》则合职官、名宦而为一，分并均失其当。《前帝志》载宋端宗及少帝昺，端宗虽即位於福州，然正史已详，不宜复入志中。且帝昺即位於粤之碣洲，尤与闽无涉。《英旧志》载人物，而复分《缙绅》、《弁韜》、《关柝》、《韦布》、《閭巷》、《侨寓》、《裔派》为七类，转觉淆杂。《宦寺志》专载五代林延遇，明张敏、萧敬三人，亦非志中所应有。《蓄德志》杂载丛谈逸事，并及诗话文评，於名为不称。《我私志》则乔远自志其宗族，虽仿古人自叙之例，而称名不典，语多鄙野。其文辞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读。盖不能出明人纤佻

矫饰之习。《明史》本传亦称“所撰《闽书》一百五十卷（案书实一百五十四卷，盖刊本误脱一四字），颇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万历济宁州志》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国桢撰。国桢字翼廷，安邑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济宁兵河道副使。以州志旧本残阙，属诸生朱梦得、张维屏分纂，而国桢为之裁定。列目凡八，又分子目五十。仅三月而成书，故其间踳驳挂漏，不一而足。

△《南康志》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田瑄撰。瑄，大田人。隆庆辛未进士，官南康府知府。是书成於万历癸巳。门目虽繁，而条贯有序，犹舆记中之不甚猥杂者。

△《顺天府志》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谢杰撰，沈应文续成之。杰有《使琉球录》，已著录。应文字徵甫，馀姚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是书成於万历癸巳，颇为简略。所立《金门图》、《京兆图》诸名，粉饰求新，尤明季纤佻之习。

△《万历信阳州志》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尚朴撰。尚朴，信阳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参政。先是，州人礼部侍郎何洛文撰州志未成。尚朴采其遗稿，续作此书。凡为类十九，成於万历丁巳。序次冗杂，殊乖体要。

△《万历饶州府志》四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大绶撰。大绶，浮梁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参议。饶州自正德辛未刘录撰志以后，百有馀年，大绶始撰此志。分十三门，又分子目八十。书成於万历乙卯，其中如寺观之建自唐宋者，应叙於《古迹》，乃归於《秩祀门》。

二氏非秩祀也。《舆地志》既分《山》、《水》为二门，而《古迹门》内又载石城山。殊无条理。《沿革门》载汉建安十五年孙权置鄱阳郡，治旧县，不知初治在鄱阳，后徙治吴芮故城。亦考之未详也。

△《岳郡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元忠撰。元忠字整菴，鄞县人。万历中由国子监学正出为岳州府通判。是编具述岳州郡城及所属一州七县三卫形胜，然题曰《图说》，而止有说无图，疑佚其半也。

△《海盐县图经》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胡震亨撰。震亨字孝辕，晚自称遯叟，海盐人。万历丁酉举人，由固城县教谕历官兵部员外郎。是书凡七篇，首《方域》，次《食货》，次《戍海》，次《堤海》，次《官师》，次《人物》，次《杂识》。盖与姚士粦参修而成。然不署士粦之名，仅见卷首樊维城序中。其不曰《志》而曰《图经》者，用北宋

州县图经例也。

△《万历容城县志》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蒋如莘撰。如莘字宾王，益都人。由贡生官容城县知县。初，隆庆间邑令李蓁春创为县志，自隆庆三年以后，事迹无徵。万历甲辰，如莘增补为是编。凡十类，其创立《宫室门》，已失县志之例。又《輿地志》所载唐复置县，后罢，宋代复置。不知五代晋时归於辽，宋时仅置县於拒马河，此沿革之大者，不应脱略。又濡水在县西，亦曰北易水；雹水在县南，即鲍水。载於《水经注》及《寰宇记》诸书者甚详，亦脱漏不载，则其疏舛亦可见矣。

△《万历嘉定县志》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韩浚撰。浚字邃之，淄川人。官嘉定县知县。元至元中秦辅之始创县志。明白洪熙至嘉靖，凡经四修。浚於万历乙巳复续为是编，颇胜他志之鄙陋，然亦时有疏舛。如以《水利》列於《人物》之后，已觉不伦。以古迹及寺观叙於《杂记门》中，更为非例。又如《疆域考》称“自宋分昆山之东境以置县”，不知《南畿志》载“宋割昆山安亭等五乡，於练祁市置县”，《輿地考》载嘉定县原名嚠城乡也。

△《万历严州府志》二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是书为万历甲寅所修。首页题名，丛杂无绪。或曰主修，或曰同修，或曰纂修，或曰续修，或曰汇集，莫知撰人为谁。盖与事者争欲附名，故瞽乱如是。前载旧志凡例，颇见体裁。是志乃不肯遵用之，多所更张，务求谐俗。则其书可知矣。

△《天台县志》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宏代撰。胡来聘续修。宏代，灵壁人。来聘，全州人。皆天台知县也。宏代书不知成於何年，来聘所续则成於万历乙卯。前十三卷，随事立类，为大目十一，小目五十有八。诗文别为七卷，附於后。

△《泰州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万春撰。万春字公孕，泰州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参政。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与他志体例略同，而意主黜伪存真，颇不徇其乡曲。其论学究而摹理学之堂，方技而割隐君之席，及谀墓之文，虽工不录者，皆切中州郡志书之弊也。

△《万历余杭县志》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戴日强撰。日强，蒙城人。官余杭县知县。是编成於万历丙辰，分十门，子目六十有二。中间纪载多舛误，如《沿革门》云：“汉高帝时属荆吴国。”不知汉时余杭为西部都尉治，仍属会稽郡。《城墉门》云：“古城在今县溪南，莫详所始。”不知《咸淳临安志》载汉熹平二年所改，经两次迁移，至后唐

时号为清平军。殊为疏於考订。至第一卷既立《山川》一门，而九卷又别立《径山志》；既有《古迹》一门，又别立《洞霄志》，更为冗复矣。

△《万历温州府志》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光蕴撰。光蕴字季宣，温州人。官至宁国府同知。是编成於万历丁巳，凡为类十二，为目七十四。颇多舛略，如《形胜门》只略叙旧志数行，而梁邱迟《永嘉郡教》所称“控山带海”云云，祝穆《方輿胜览》所称“郡当瓯越之冲”云云，皆未之载。此皆失诸眉睫之前。《学校门》只载梅溪、雁山两书院，而永嘉书院之建於宋时，载於王圻《续文献通考》者，亦不及详。其挂漏可想。又《治行志》中分《郡良吏》、《邑良吏》为二门，体例亦嫌繁碎也。

△《万历襄阳府志》五十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宜城胡价序，称郡守吴公勒成。凡为目二十有六。明封襄藩於襄阳，故叙历代藩封，别作《襄世家》一卷，於例应尔。至以孔子曾适楚国，遂於《古迹》之外别出《圣迹》一门，则冗碎甚矣。

△《清江县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秦鏞撰。鏞，无锡人。崇祯丁丑进士，官清江县知县。清江向无志，崇祯壬午，鏞始创修。凡分八目，视他志稍为简明。

△《崇祯碭山县志》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芳撰。芳字百子，石屏人。官碭山县知县。先是，万历戊午，知县陈秉良属邑人王文焕撰县志，二旬而成。崇祯己卯，芳复与邑人汪用霖续修此编。其《沿革》载“东汉为梁国碭山县”，不知东汉时沛国亦分界其地。又云“晋省归夏邑”，不知《南畿志》载“晋下邑即碭地”，非省并也。又以下邑作夏邑，更误矣。又分门至四十二，率多冗杂。如既以《水土》为一门，又以《风俗》为一门；以《古迹》为一门，又以《八景》为一门，殊纷纭少绪也。

△《海昌外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谈迁撰。迁字孺木，一字仲木，海宁人。是志题曰“海昌”，以海宁为吴海昌郡，从古名也。书不分卷帙，所列凡《輿地》、《食货》、《职官》、《建置》、《选举》、《人物》、《丛谈》、《艺文》八门。以篇页计之，当为八卷，偶未标题耳。迁学颇博涉，较旧志多所考证。而人物琐分门类，典籍不详卷帙，犹沿地志之积习焉。

△《西宁志》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苏铎撰。铎，交河人。顺治丙戌进士。由卫辉府推官行取监察御史，巡按山西。裁阙改补西宁道，又调岭东道。是编即其顺治十二年官西宁道时所作。西宁在国初为军民指挥使司，本临边之地，文献罕徵。故其书亦潦草冗杂，绝无体例。盖创始者难工也。

△《续安邱志》二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训撰。训字敷彝，安邱人。顺治丁亥进士，官万全县知县。是编续马文炜之书，体例相近。凡例称马《志》二十八卷，今《续》二十五卷者，地理封建，本无可续。如俾德不至，害及一邑，则亦略之。恶恶短也。

△《永平府志》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琬撰。琬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琬与施闰章齐名，时号“南施北宋”。而此志不见所长，卷端题永平府知府萧山张朝琮重修，其窜乱失真欤？△《杞纪》二十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贞撰。贞字起元，号杞园，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贡，官翰林院孔目。是书以安邱东北界接高昌诸邑，为杞国旧地，爰采史传之有關於杞者，综其条目。

曰《图考》，曰《星土》，曰《輿地》，曰《山川》，曰《系年》，曰《沿革》，曰《封建》，曰《年表》，曰《世次》，曰《原古》，曰《分国》，曰《系家》（案，司马贞《史记索隐》改世家为系家，乃避唐讳，此误袭其名），曰《苗裔》，曰《春秋经传》，曰《经传别解》，曰《人物》，曰《遗书》，曰《艺林》，曰《杂缀》。王士禛序，称其“有良史才”。以安邱一隅，上溯太康斟鄩之故居，下迄国朝数千年事谈，所采之书凡四百余种，可谓勤矣。然以为杞之故墟，既於《系年》录《春秋》经文之载杞事者，复为《年表》、《世次》、《系家》，不几於叠床架屋乎？且又全录《春秋》经传及《经传别解》为四卷，不更赘乎？於《遗书》录《夏小正》，於《人物》收姮娥，其泛滥抑又甚矣。《艺林》内录《齐风汶水汤汤》之诗，则以徐州入济之汶为青州入濰之汶。至如《振鹭》、《有瞽》，顾炎武《大禹陵》诗，皆一例采入，尤不免地志之辄习也。

△《杭志三诘三误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因杭州旧志称“今地本皆江水，由隋、唐来人力畚筑而成”，因为此辨。三诘者，一诘秦定会稽郡有海盐、馀杭、钱塘、富春四县，何以钱塘独无地；二诘西部都尉为重镇，何以僻处灵隐山中；三诘由富春以至海宁，无不两岸平地，缘江如线，何以上一折甫接吴山，忽西翻灵隐，下一折不走龛赭，忽北越临平。三误者，一由刘道真《钱塘记》误读《汉书》“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之文。不以“西部都尉治”为句，而以“治武林山”为句；二由不考刘昭注《郡国志》已驳秦始皇由馀杭渡江之说，而仍袭其误；三由江水东合临浦，而刘氏误以临浦为临湖，又误以临湖为临平湖。又附载宋之问《灵隐寺诗》、“吴越王铁幢浦”二条。以为不足辨者，不在所诘所辨之数焉。

△《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萧山新修县志踏驳失考，因逐各条为之釐正。凡沿革之误二条，称名之误一条，封属之误二条，坊里之误二条，古迹之误三十八条，人物之误三十五条。

（案，毛奇龄此二编，本非郡县志书。而列於郡县志书中者，以所刊正者乃郡县志书，犹《新唐书纠缪》列於正史之例也。）△《台湾纪略》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林谦光撰。谦光字芝楣，长乐人。是编乃康熙二十三年平定郑克塽以后所作。分十三篇，一曰《形势》，二曰《沿革》，三曰《建置》，四曰《山川》，五曰《沙线礁屿》，六曰《城郭》，七曰《户役赋税》，八曰《学校选举》，九曰《津梁》，十曰《天时》，十一曰《地理》，十二曰《风俗》，十三曰《物产》，而附以《澎湖版图》。开辟之初，规模草创。故其文皆略存梗概，不及新志之详明。然固新志之椎轮也。

△《登封县志》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圣诰撰。圣诰字紫书，号韦菴，广宁人。官登封县知县。初，顺治五年，圣诰之叔父朝端知登封，始创修县志。康熙十八年，圣诰族兄壘亦知是县，又续增之。康熙三十一年，圣诰又知是县，复因旧本重修。一姓相承，递相纂辑，其事颇异。书分九门，曰《图绘》，曰《輿地》，曰《岳祀》，曰《建置》，曰《山川》，曰《职官》，曰《方外》，曰《物产》，曰《艺文》。体例与他志略同。惟他志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圣诰力破是例，差有识云。

△《琅盐井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鼐撰。鼐字枚臣，长洲人。由贡生官云南琅盐井盐课提举。是书成於康熙壬辰，因来度旧志重为增辑。首列《图考》，次分《天文》、《地理》、《建设》、《赋役》、《官师》、《学校》、《选举》、《祠祀》、《人物》、《艺文》，凡十类。

△《师宗州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管榦撰。榦，武进人。官师宗州知州。是书成於康熙丁酉，分九《图》，五《纪略》，九《考》，四《传》。师宗旧无志，是书草创简略，粗具大纲。附艺文於各门中，用宋人旧例。惟多录己作，殆成纪游之集，则未免輿记之结习耳。

△《辽载前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林本裕撰。本裕字益长，奉天人。是编备载盛京故事，自序云：“折衷於《盛京志》。《前集》则仿龙门志乘，《后集》则仿涑水编年。”今《后集》

未见，此其《前集》也。首《总论》，次《图考》，馀分二十一门，亦颇勤於搜采。然留都记载，而地名仍题前代之称，於体例终为乖违。是亦不检之过也。

△《扬州府志》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张万寿撰。万寿字鹤秋，浮山人。康熙中官扬州府知府。《扬州府志》自明成化至万寿，凡经五修，而益繁芜。考书首载万历中杨洵旧志序，历叙门目，其端绪尚为清整。万寿多所增益，其体例转不及原书也。

△《河套志》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履中撰。履中字执夫，商邱人。官至分巡宁夏兵备道。是志成於乾隆壬戌。凡河套之建置、沿革、山川、城堡、关塞、古迹、物产，悉分门汇载。末附以《艺文》二卷。如引《魏书》以证涿祁山之为榆林府地，引《册府元龟》药彦稠为邠州节度使，补五代沿革之阙。又证后魏代郡之即汉朔方郡。据《通鉴注》大城之属朔方，以证《汉书》列传之大城塞，徵引颇为繁富。

△《湖南通志》一百七十四卷（通行本）

国朝大学士陈宏谋等监修。湖南省治即唐之武安军，原与荆鄂兼立节镇。宋代亦分荆湖南北两路，至明代始并隶湖广布政使。而幅〈巾员〉广阔，形势各殊。本朝康熙三年，始析置湖南布政司，以控制岭峽。其后修通志者，仍合湖南北为一编。又书局开於武昌，未免详近而略远。故湖南事迹，未能赅备。乾隆二十一年，宏谋巡抚湖南，因与藩臬诸臣创修此志，以补其阙。共分三十七门。其中如《山川》一门，全志每县只载数条，此则分列方隅。《职官》一门，全志文职至知府，武职至游击而止，此则同知、通判、守备，具录无遗。《选举》一门，全志详文而略武，此则两途并登。故所载虽止九府四州，而卷帙则较全志赢几十之四五云。

△《续河南通志》八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河南巡抚阿思喀监修。《河南通志》修於雍正九年，阿思喀以乾隆三十一年奉诏纂修《一统志》，徵诸省志书送馆，乃续修此编。其事迹皆与前志相接。

惟前志分四十二目，不立总纲。此编则分《輿地》、《河渠》、《食货》、《学校》、《武备》、《职官》、《人物》、《艺文》八志，而各系以子目，为小异云。

△《澳门记略》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印光任、张汝霖同撰。光任字黻昌，宝山人。官至太平府知府。汝霖字芸墅，宣城人。由拔贡生官至澳门同知。考濠镜澳之名见於《明史》，其南有四山离立，海水交贯成十字，曰十字门，今称澳门，属香山县。乾隆九年，始置

澳门同知。光任、汝霖相继为此职。光任初作是书，未竟，至汝霖乃踵成之。凡为三篇。首《形势》，次《官守》，次《澳番》。《形势篇》为图十二，《澳番篇》为图六。考《明史地理志》只载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澳诸名，与虎头山关之类，其他皆未记其详。此书於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载笔者各有体裁耳。

——右“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一百八部、二千四百六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七十五 史部三十一

○地理类存目四△《河源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潘昂霄撰。昂霄字景樑，号苍崖，济南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谥文僖。是书纪世祖至元十七年遣笃什西溯河源至星宿海事，末有元统中柯九思跋。《元史》已全录其文，此别行之本也。河源远隔穷荒，前志传闻，率皆瞽说。惟笃什尝亲历其地，故昂霄以闻於其弟阔阔出者，记为是编，自诧为古所未睹。迨我皇上，神武远扬，平定西域。揆度水脉，规量地形，又知笃什所言，仍多疏漏。已重为考定，勒在鸿编，用以祛万古之疑，而订百世之谬。昂霄是记，竟以故纸置之可矣。

△《浙西水利议答录》十卷（永乐大典本）

一名《水利文集》，元任仁发撰。仁发，松江人。仕至都水少监。明梁惟枢《内阁书目》云：“大德间，都水少监任仁发，以吴松江故道壅塞，震泽汎滥，为浙西害，乃上疏条利病疏导之法，凡十卷。”前有仁发自序，又有许约、赵某二跋。末附宋郑亶及其子侨《水利议》。约跋称“岁甲辰，中书以其议上闻，命中书省平章政事董是役。由是震泽无壅，与三江之势接，复朝於海”。赵某跋称，“是录所载，其要有三：一曰浚江河以泄水，二曰筑堤岸以障水，三曰置插窠以限水”云。

△《海道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书中“扬子江”一条，自称其名曰璠，其姓则不可考。前有明嘉靖中应良序，疑为元初人所撰，而后人增修之。今观书末附朱晞颜《鲸背吟》三十三首，晞颜为元人，则此书亦出元人可知矣。其书言海路要害，及占风雨潮汛诸事，大抵皆为海运而作。其后歌诀，与今人所说亦同。然未免失之於太简。

△《海道经》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纪海运道里之数，自南京历刘家港开洋，抵直沽，及闽浙来往海道。凡〈舟定〉泊远近、险恶宜避之地，皆详志之。又有《占天》、《占云》

、《占风》、《占月》、《占虹》、《占雾》、《占电》、《占海》、《占潮》各门。盖航海以风色为主，故备列其占候之术。疑舟师习海事者所录。词虽不文，而语颇可据。考海运惟元代有之，则亦元人书也。后有《海道指南图》，乃龙江至直沽针路。嘉靖中袁褰以二本参校，刻入所编《金声玉振集》，复录元延祐间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海运则例图》、至正间周伯琦《供祀记》二碑，附於其末。

△《治河总考》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车玺撰。玺，宛平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是编考历代治河之事，以时代先后为次。始周定王，终明嘉靖十七年。又以《禹贡》、《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元史河源附录》、宋濂《治河议》、《河南总志》诸条列后。其标题又称山东兖州府同知陈铭续编。前后无序跋，不知孰为玺之原书，孰为铭之所补。体例参差，刊刻拙陋，盖当时书帕本也。

△《漕河图志》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王琼撰。琼有《晋溪奏议》，已著录。先是，成化间三原王恕作《漕河通志》十四卷。弘治九年琼以工部郎中管理河道，乃因恕之书而增损之。首载《漕河图》，次记河之脉络源委，及古今变迁，修治经费，以逮奏议碑记，罔不具悉。

《明史》本传称琼出治漕河三年，牖其事为志。继任者案稽之，不爽毫发。由是以敏练称，盖其书之切於实用如此。惜原本八卷，此本止存三卷，非完帙矣。

△《问水集》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刘天和撰。天和有《仲志》，已著录。嘉靖初，黄河南徙，天和以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乃疏汴河，自朱仙镇至沛县飞云桥。又疏山东七十二泉，自鳧、尼诸山达南旺河。役夫二万，不三月讫工，诏加工部侍郎。此书盖据其案视所至形势利害，及处置事宜，详述之以示后人。一卷末有《治河本末》一篇，为工部都水郎中鄆城杨旦所作，以纪天和之绩。后四卷则皆其前后奏议之文也。

△《通惠河志》二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吴仲撰。仲字亚甫，武进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处州府知府。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开通州运河，明初湮废，粮皆由陆以运，费重民劳。仲以御史巡按直隶，疏请重浚。不数月工成，遂至今为永利。其事详见《明史》。后仲外调处州时，恐久而其法浸弛，故於舟中撰此书奏进，得旨刊行。上卷载闸坝建置开浚事宜，而冠以源委图说，中卷及附录皆诸司奏疏，下卷皆碑记诗章也。

△《三吴水利论》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伍馀福撰。馀福有《陕西志》，已著录，是书凡分八篇。一论五堰，二论九

阳江，三论夹苎干，四论荆溪，五论百渎，六论七十三溇，七论长桥百洞，八论震泽。皆吴中水利要害，大旨本宋单锺所论，而推广之。

△《新河初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明正德间，河决徐沛，运道淤塞，特起盛应期往治之。应期建议，於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馀里。较疏旧河力省而利永，计需夫六万五千人，银二十万两，克期六月告成。时胡世宁行取进京，道经沛县，亲睹情形，因上疏与应期议合。兴役垂成，为言者所沮而罢。应期坐夺职。史称后三十年，朱衡循新河故迹成之，运道终蒙其利。则是举不为未见，而言者为媚嫉之口可知矣。此编载世宁及应期原《议开河疏》，并世宁《请与应期同罪疏》，以见一事之始末。以其事未竟功，故但曰《新河初议》也。应期字新徵，吴江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世宁有《奏议》，已著录。

△《浙西水利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录前代治水文字，凡奏记、书状、疏论、或问之类并列焉。计宋文十九首，元文十五首，明文十二首，而宋以前不采。疑为未成之书。其明文载至弘治间止，则当为正德时所撰集也。

△《胶莱新河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献撰。献字惟从，号南洋，又自号木石子，咸宁人。嘉靖癸未进士，官山东巡察海运副使。初，元时海运，经由登莱，避槐子口大石之险，故放洋於三沙黑水。历成山正东，逾登州东北，又西北抵莱州海仓。然后出直沽，以达天津。

后於槐子口西之马壕，别开河道，由麻湾抵海仓，以达直沽。凿之遇石而止。献於元人所凿之西，烧石开道十四里，麻湾以通。於是江淮之舟，可至胶、莱。馀三十里，功未竟，献适迁去。有挠之者（案《明史孙应鼈传》，称为山东布政使时有创开胶莱河议者，应鼈力言不可，则挠之者指应鼈也），功遂不成。献因叙其案牘为一编，以贻后来，此书上卷是也。其下卷则献没之后，胶、莱人思其功，祀之名宦。工科给事中李用敬又理其说，奏请续葺其事。其后人又汇刻之，附献书以行云。

△《吴中水利通志》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七卷分序苏、松、常、镇并杭、嘉、湖诸府之水，而各以历代修浚之迹附载於后。次为《考议》二卷，次为《公移》三卷，次为《奏疏》三卷，次为《纪述》二卷。其叙事皆至嘉靖二年止，每卷之末，题嘉靖甲申锡山安国活字铜版印行。安国尝翻刻留元刚所编《颜真卿集》及《年谱》，盖亦好事之家也。

△《河治通考》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吴山撰。山，高安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端。是书大旨谓河虽经数省，而自龙门下趋，则梁地当其冲，故河患为甚。前有自序云：“近日所刻《治河总考》，疏漏混复，乃重加校辑，汇分序次。”一卷曰《河源考》，二卷曰《河决考》，三卷至九卷曰《议河治河考》，末卷曰《理河职官考》。上溯夏周，下迄明代，总为十卷。前有崇祯戊寅其曾孙士颜序略，盖重刊时所作也。

△《吴江水利考》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沈启撰。启字子由，号江村，吴江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是书大旨以吴江为太湖之委，三江之首。凡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之水，其潴於湖，流於江，而归於海者，皆总汇於此。故述其源委之要，蓄泄之方，辑为一编。前二卷曰《水图考》、《水道考》、《水源考》、《水官考》、《水则考》、《水年考》、《堤水岸式》、《水蚀考》、《水治考》、《水栅考》，后三卷皆《水议考》，乃启晚岁家居所辑。至国朝雍正中，其八世孙守义复为校正刊行。《江南通志》称其於水道最为详核。今观其书，於治水条规，颇为明备。

於支派曲折，尚不能一一缕载也。

△《全吴水略》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吴韶撰。韶，华亭人，自号秦阜山人。是书成於嘉靖戊戌。首载苏、松七府为《总图》，次作《捍海塘纪》，次列太湖、三江及诸水源委。凡疏导修筑之事，以及历代官司职掌、公移事实，悉采录之。

△《两河管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潘季驯撰。季驯有《司空奏疏》，已著录。此书乃其巡抚广东时，值两河水决，再以右都御史督理河道之所建白也。首卷为图说，冠以敕谕，二卷治河节解，三卷为修守事宜。其大旨与所撰《河防一览》相同云。

△《治水或问》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庞尚鸿撰。尚鸿字少襄，南海人。副都御史尚鹏之弟。以贡入国学，上书政府。复献飞车、飞舟诸疏，得旨下部。授盐城训导，擢英山知县。时河决为祖陵患，尚鸿撰进《治河三策》。值巡抚与河臣议不合，移怒尚鸿，谪西安县教谕，终昆山丞。盖亦好事而兼好议论者也。是编乃其在盐城时讲求治河方略，设为或问，类次成书。其力辟毁高堰之议，大抵与潘季驯相合。末附《开润河疏草》一首，则专论泗州祖陵利害云。

△《新浚海盐内河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略云：“海盐地势卑下，与海沙平。每潮水涨，高出平

地丈馀。恃以障蔽者，仅石塘，石塘之内有裹土塘，然犹不能御潮。必有内河以纳过塘之水，而后泄其横流之势。”万历五年海溢，盐邑受害特甚，是年遂开内河。此编即详记是役。其说撮举大要，而图则甚详。盖海盐知县所刊，称於时巡抚浙江佥都御史为徐拭。拭字世寅，常熟人。嘉靖丁未进士，以劾赵文华坐谪者，即其人。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题名碑录》作栻，《明史》本传亦作栻。

此本作拭，刊版误也。

△《新河成疏》（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工部都水郎中游季勋、沈子木、朱应时、涂渊，主事陈楠、张纯、唐炼同编。初，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决浸沛县诸处，工部尚书朱衡与都御史潘季驯等相度地势，议於南阳至留城一带，别开新河。自留城至白洋浅一带，则挑复旧河。於时朝议不一，然迄从衡议。是编皆其前后案牒，凡图五，奏疏十有一。其称古之治河，惟避其害；今之治河，则又欲藉以通漕事。与贾让等异，所言极为明晰。又称居民之情在新河者，则称新河可开；在旧河者，则称旧河可复。皆为市廛之私，非为国家运道之计。亦究悉物情之言也。

△《东吴水利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圻撰。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司参议。《明史文苑传》附见《陆深传》中。其书首列《东吴七郡水利总图》，而书中所载止六郡，於杭郡未之及也。六郡中尤详於苏、松、常、镇四郡，嘉、湖则稍略焉。

前九卷为《图考》，图各系以说。后一卷为《历代名臣奏议》，所采亦复寥寥。

圻以吴人而考吴地水利，应无谬误。然谓钱塘江出宁波之赭山，不知宁波别有赭山，乃混而为一。又引《水经》东至馀姚县东入于海，不知姚江源出大菁山，迳宁波入海，并不与浙江通。圻不加辨正，均未免於疏舛。

△《黄河图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著录。是书所列，上起河源，下迄东海，凡为五图。而以历代防浚得失，附论於后。明代自嘉峪关外，即以为绝域，无由西越昆仑。故所绘河源，仍沿《元史》之误。至始终力主王献开胶莱河以通海运之说，亦未必可以施行。黄河湍悍，变态百出，月异而岁不同，区区一卷之图，固未可执为定论也。

△《治河管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潘凤梧撰。凤梧，桐乡人，贵州籍。隆庆庚午举人。是编末有茅一桂跋，称为《安边济运本书》。盖凤梧别有《边事》一书，合此书而总名之，此则仅存

其治河书也。其书多作歌括，立名诡激，而词意实浅近。后载聘启之类，尤为芜杂。

△《潞水客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贞明撰。贞明字孺东，一曰伯继，贵溪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其官工科给事中时，上疏言畿甸水利，大旨开西北之沟洫，以省东南之漕运。廷议不行。会以他事外谪太平府知事，不能再疏理前说，乃於通州旅次作此书，设为宾主问答之辞，以尽疏中之义。前有万历丙子张元忭序，又有俞均重刊序，及王祖嫡题词，末有李世远、王一鹗二书，李楨、米鸿谟二跋，皆盛推之。

然其后贞明复官还朝，再申前请，廷议用其策，即命贞明领之。迄不能成功而罢。

又《明史汪应蛟传》载，应蛟巡抚保定时，奏兴畿辅水利，工部尚书杨一魁赞成其事。神宗报许，后亦卒不能行。盖持是议者，皆妄冀水利一兴，即北方之粟足供仓储，可以省南方之漕运。而不知古今异势，南北异宜。书生纸上之言，固未可概见诸实事也。

△《西读大河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光孝撰。光孝字维训，号左华，自署关中人，不知为何郡县也。是编志大河源委与决塞修浚之宜，傍及祀典、杂事、艺文，犹属志书之体。乃复摭入天河星象，龙马卦画，绘图列说，附会支离。是与水官何涉乎？△《千金堤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谢廷谅、周孔教、姜宏范同撰。廷谅字友可，金谿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顺庆府知府，事迹附见《明史谢廷瓚传》。孔教有《中丞疏稿》，已著录。

宏范，临川人，仕履未详。千金堤在抚州府城东，当汝水之冲，即唐之千金陂，屡有兴废。万历五年，知府古之贤率属重修，廷谅等因述此志，以纪其事。凡《形胜》、《沿革》、《经画》、《人物》各一卷，《艺文》四卷，皆一时颂美之词也。

△《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克纘撰。克纘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巡抚山东时所作，分《黄河考略》、《治河左袒》、《三吴水利》诸目。所载上起祖乙之圯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苏庄之决，末系以论，陈当时便宜。其大旨主於顺河之性以疏之，而历陈明代河决，未疏先塞之害。

其引汉武《瓠子歌》，谓汉时河已通淮泗。又引宋张洎疏，以为《禹贡》九河之外，原引一支南行入淮泗，则未免出於附会也。

△《河漕通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承元撰。承元，秀水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上卷论河防，下卷论漕运，皆上溯历代，下迄万历中年。文颇简洁，而伤於太略。

△《海塘录》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仇俊卿撰。俊卿，海盐人。官国子监博士。万历十五年，海盐塘溃重修，俊卿因录其图式案牒为此书。《浙江通志》已采录其大略。其所纪述，距今一百馀载，亦今昔异宜矣。

△《河渠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道南撰。道南字会甫，崇仁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万历甲午，陈于廷建议修国史，令翰林诸臣分门受事。道南领修《河渠志》，此即其原稿也。凡三篇，曰《运河》，曰《黄河》，曰《通惠河》，其余皆未之及。按《明史艺文志》作二卷，则是本已非全帙矣。

前有总序，谓冠以图策，载其领要。今此书无图，盖传写者失之。考《元史》以前诸志，皆无图绘，此例盖道南所首创也。

△《泉河史》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胡瓚撰。瓚有《禹贡备遗增注》，已著录。是编《图纪》一卷，《职制》一卷，《泉源》一卷，《河渠》一卷，《职官表》二卷，《泉河派表》一卷，《疆域》、《山川》、《夫役》、《漕艘》、《宫室》、《人物》、《秩祀》、《叙传》各一卷。乃瓚分司南旺时，据《河志》、《闸河考》、《泉河志》诸书删辑而作。於河湖闸坝堤防潴泄之道，载之颇悉，特体例冗杂，尚有待於后人之润色耳。末附《泉河大事记》一卷，用编年体以总括全书，大略亦近复赘。又《泉源志》后有天启二年主事薛玉衡新开泉名二十七处，则后人所续入也。

△《皇都水利》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袁黄撰。黄号了凡，嘉善人。万历丙辰进士，官兵部主事。是编历考北直隶河渠，意在兴修水利。末载畿内田制、开田赏功、沿海开田诸论，大旨颇与徐贞明《潞水客谈》相近。黄尝任宝坻令，县赋繁重，具疏乞减，故於畿辅利弊尤所究心。卷首题“前进士袁黄，”撰旁注云“了凡杂著”，亦疑非完帙也。

△《南河志》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朱国盛撰。国盛字敬韬，华亭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兼理侍郎事。天启五年，国盛以工部郎中管理南河，创为此志。自《敕谕》至《公移》凡三十三门，於黄、淮诸水疏治事宜，颇为详析。前有自作序例一首，又有李思诚、徐标二序，后有彭期生跋。思诚，扬州人。标与期生皆继国盛董斯役者

也。

△《常熟水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薛尚质撰。尚质，常熟人。以白茅、许浦、福山三浦为常熟宣泄所赖，故作此以明其利害。前有自序，言考当代名臣奏议，及唐宋诸贤成说，可以行於今者，凡若干条。为之赞论，以备於左。复著《水利论》一篇，《杂论》十条，以厕於末。此本为曹溶《学海类编》所载，仅有《水利论》及《杂论》，而无所谓名臣奏议及唐宋成说者，盖删其前半，非完书矣。

△《黄运两河考议》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总论》一篇，次以历代治河之事编年纪载，始唐尧，迄明熹宗。其大旨欲复九河故道，引全河北趋以归海。所谓纸上空谈，不达时变，与欲复井田封建同一迂谬耳。

△《河纪》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书纪黄河迁徙始末，兼及畿辅水利。大旨为筹画漕运而作也。

△《具区志》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翁澍撰。澍字季霖，吴县人。是书以明蔡羽《太湖志》、王鏊《震泽编》为本，参酌增损，续成此书。於濒湖港渚，区画独详。

△《北河续记》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阎廷谟撰。廷谟，孟津人。顺治丙戌进士，以工部主事督理河工。是编因谢在杭旧志而修之，又附录古迹、艺文於其后。廷谟自序，谓“删其不宜於今而增其正行於今者”，故所纪形势颇详。然正行於今者增之是也，其不宜於今者亦当存以备考证，乃协志乘之体。一概刊除，非通论也。

△《河防刍议》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崔维雅撰。维雅，新安人。顺治丙戌举人，初任仪封县知县，升淮安府同知，调开封府南河同知。即以防河功，授宁波府知府。因总河王光裕请，再迁管河道佥事，官至布政使。其成是书，则为江苏按察使司时也。其治河有七法。

曰引河，曰遥堤，曰月堤，曰缕堤，曰格堤，曰护埽，曰截坝。前明潘季驯《河防一览》，详於堤坝之说，而不言引河。维雅独申引河之说，盖当河流悍激之地，不得不浚此以杀其势耳。其书前为总图，后为分图。总图所以审其形势，而分图所以定其工程。图各有说，所以明其致治之原。维雅身历河工二十馀年，著为此书，其意见与靳辅颇不相合。康熙二十一年河决萧家渡，维雅因上疏条奏河务，斥辅所筑减水坝为不可用，请变前法而更张之。上特遣大臣履勘，复召辅与维雅廷辨。辅指列情形，具陈维雅剿袭之谬。维雅无以对，卒从辅

议，而河患以息。

是其说亦多出於一偏之见，不可据为定论也。

△《新刘河志》一卷、《娄江志》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士琏撰。士琏字殷重，太仓州人。先是，顺治十二年，娄江塞，水无所归。太仓知州白登明，开凿朱泾旧迹而水以安。州人名之曰新刘河，以娄江旧名刘河也。士琏实佐是役，故辑其始末，为志一卷。康熙辛亥，再浚刘河之淤，仍以士琏任其事。工既竣，乃复辑《娄江志》二卷。上卷叙新续，下卷考旧迹，而以邾亶、邾侨诸人治水之书附焉。《新刘河志》其稿本出登明，士琏重辑之，《娄江志》则士琏所自辑。以其循登明之法而成功，故亦题曰“登明定”，示不忘所自也。前有王瑞国、郁禾序，皆称为《吴中开江书》，盖当时二书合刊，总题此名耳。

△《山东全河备考》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叶方恒撰，方恒字学亭，昆山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山东济宁道。是编即其督理山东河道时所辑，专言漕河之在山东者。首《图志》，次《河渠》，次《职制》，次《人文》。大致采掇明王恕《漕河通志》、王琮《漕河图志》、车玺《漕河总考》诸书，而稍参以近时之形势。

△《明代河渠考》（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是书采取有明列朝实录，凡事之涉於河渠者，悉案年编次。天启四年以后，则杂取邸抄野史以足成之。视史志所载稍详，然颇伤冗杂。考斯同尝预修《明史》，此本疑即其摘录旧闻，备修志之用者，后人取其残稿录存之也。又两江总督所采进，亦有此书，题曰《明实录河渠考》。所载止於万历四十八年，知当时随笔抄录，本未成书。后来传写其稿者，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互异，并书名亦小不同矣。

△《今水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诸水之名，共为一表，皆以入海者为主，而来会者以次附之，如汴入河、须郑入汴、京入郑、索入京之类。自下流记其委也，后各自为说，分南北二条，皆以发源者为主，而所受之水以次附之。如卫河出辉县苏门山，迳卫辉府北，东流淇水来注之，又过濬县内黄界，漳水入焉之类，自上流记其源也。其所说诸水，用今道不用故道，用今地名不用古地名，创例本皆有法。而表不用旁行斜上之体，但直下书之，某入海，某入某，某又入某，颇不便检寻。又渭入河，漳、清、沂、泾、沮入渭，洛入河，灋、涧、伊入洛之类，皆分条。淇、漳、汶、溇、桑入卫，清入淇，沙、易入溇，温、义入易，洋入桑之类，又合条，则排纂未善也。其书作於明末，西嘉峪，东山海，北喜峰，古北居庸，皆不能逾越一步。宗羲

生於餘姚，又未亲历北方，故河源尚剽《元史》之说，而滦河之类亦沿《明一统志》之旧。松花、黑龙、鸭绿、混同诸江，尤传闻仿佛，不尽可据。我朝幅员广博，古所称绝域，皆入版图，得以验传闻之真妄。《钦定西域图志》、《河源纪略》诸书，勘验精详，昭示万代。儒生一隅之见，付之覆瓿可矣。

△《明江南治水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士鏞撰。士鏞号宿峰，秀水人。康熙初以贡生阁试，授主事。是书大旨主於广浚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多为尾闾，以杀震泽之怒。故所录惟以夏原吉议三条为主，而况鍾、李克嗣、吕光、海瑞、许应逵五事附焉，非尽录明一代治水之政也。

△《湘湖水利志》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萧山湘湖为一邑水利所资，宋熙宁间县民殷庆倡议建塘而未行。至杨时为县令，始举其役。而明尚书魏骥修筑之后，为豪民所佔，御史何舜宾又以死争复之。舜宾之婿金事富珣因作《萧山水利志》，岁久残阙。奇龄因其旧本，补辑是编。前二卷详述湘湖沿革条约，第三卷则附录诸湖，而终以湘湖历代禁罚旧例。其大旨以杜侵佔为本。

△《东南水利》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恺曾撰。恺曾，归安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是书前四卷录康熙以来太湖、刘河、白茆、孟河诸处兴修开浚奏议公牒，第五卷录折解、缓征、议賑、兵粮、关税诸奏议。其目录内自注有曰：“是卷内有无关水利，因当事大臣仰体主恩，曲为生民请命，俾安乐利，故载入。”盖因水利而附录者也。第六卷、七卷皆前代水利沿革，於郡城修筑之外，亦附录赋额、田税、均粮、盐口诸事，盖亦留心於民事者。然志乘皆已具载，此为赘出矣。

△《治水要议》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孙宗彝撰。宗彝有《易宗集注》，已著录。此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其议治河之法，以筑归仁堤、疏周家桥为主。盖亦执一偏之见，未可坐论起行也。

△《太湖备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友理撰。友理字玉相，吴县人。是书卷首为巡幸图说。卷一总志太湖。卷二为沿湖水口、滨湖山。卷三为水治、水议。卷四为兵防、湖防、论说、记兵、职官。卷五为湖中山泉、港渚、都图、田赋。卷六为坊表、祠庙、寺观、古迹、风俗、物产。卷七为选举、乡饮。卷八为人物。卷九为列女。卷十、十一为诗。

卷十二、十三为文。卷十四为书目、灾异。卷十五为补遗。卷十六为杂记。大旨为明人《太湖志》、《震泽编》皆详於湖中而略於湖外，以所重在名胜，而

水利、兵防不及悉，故以此书补所阙云。

△《萧山水利书初集》二卷、《续集》一卷、《三集》三卷、《附集》一卷
(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初集》，明富珰编，国朝来鸿雯重订。《续集》、《三集》皆国朝张文瑞编。《附集》，文瑞之子学懋所编。萧山水利，以湘湖为最溥。明初，其邑人御史何舜宾尝以清理佔田被祸。珰为舜宾婿，因取章懋、魏骥所辑《水利事迹》，合梓以行，以备考验。康熙五十八年，有私决湘湖者，水利几废。鸿雯据旧本重加订正，文瑞又旁搜黄震《万柳堂记》等文十二篇，为《续集》，并刊行之。雍正十三年，文瑞又以旧作《西江塘》、《湘湖纪事稿》二帙辑为《三集》。

其《附集》则《萧山水利》十条，即明绍兴知府贾应璧所撰《图说》之旧本也。

△《治河前策》二卷、《后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祚泰撰。祚泰字粹中，滁州人。乾隆壬申举人。是编乃其肄业中山书院所作。分《前策》、《后策》二集。《前策》三十篇，皆详述《禹贡》水道及历代迁徙之迹，而评其得失。《后策》十一篇，皆条析现在利病。《前策》大旨主复北派放河，使东入海，自不病会通。《后策》大旨主闭南崖减水坝，不引浊沙入湖，添建北崖减水坝，另辟海口以泄其泛涨。

△《水鉴》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起元撰。起元，闽县人。历官盱眙县知县，迁泗州知州、宿虹同知。皆积水为患之区，因即所见闻，勒为一编。凡《论》十四篇，《说》四十四篇，《策》六篇，《考》四篇。刻於乾隆癸酉。其论淮徐一路，皆身所阅历之言。其他如江南、浙江、湖北、山东诸水，则亦传闻之论。至於《黄河源流》一篇，仍袭元人旧说，尤未得其真也。

△《安澜文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沈光曾撰。光曾，秀水人。官高邮州知州。是编辑前明及国朝修治南河大要，分为四篇。一曰《分黄》，二曰《导淮》，三曰《利运》，四曰《全下》。

以皆录前人奏议之词，故名曰《文献》。其大旨在於刘老涧多设滚坝，疏通沭河。

以六塘清水道之，使疾趋入海，以治河。於张福口、裴家塘等处浚引河，使洪泽之水尽出云梯关，以治淮。又绘图冠於卷首。末有乾隆十年重刻《书后》一篇，乃其病中所作。谓潘季驯称河不两行，乃泇河未创、中河未开以前，以黄河为运道，故有是说。今则运道自清河、桃源以上，已无藉於黄河，自宜随时

筹画。

又称惟别穿一渠之说，必不可行。穿则河水横经，运道挟之而走，实有可虞。黄坝新河之陈迹足鉴云。

——右“地理类”河渠之属，五十二部、二百四十五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北边备对》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书前有大昌自序，称“淳熙二年因进讲《禹贡》，孝宗问以塞外山川，未能详对。绍熙中，奉祠家居，乃补撰此书。以缘起於讲筵顾问，故仍以《备对》为名”。凡二十一则，皆摭史传旧文，无所考正。

△《江东地利论》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武撰。武始末未详。所论凡十篇，首论东南北古昔为最盛；次论南北胜负之势；次论东南地势在江、淮；次论西南地势在巴、蜀；次论合淝、濡须攻守之要冲；次论襄汉、荆南上流之重镇；次论襄阳为江陵捍蔽；次论寿春为江东捍蔽；次论西临关陇，东瞰青、齐，以取中原；次论中外盛衰在於天时。大抵亦与《江东十鉴》相表里，盖宋南渡后人人能为是言也。

△《东南防守利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克、吴若同撰。考《宋史吕祉传》，祉知建康，与吴若等共议，作此书上行在。大略谓立国东南，当联络淮甸、荆、蜀之势，盖专为南宋立言者也。此本刊於明崇祯间，前有祉《进书缴状》一篇，称吴若为本府通判，盖其幕属云。

△《边防控扼形势图论》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江默撰。默始末未详。其《进书状》有云：“臣效官极边四载，考究今古地名形胜，撰列《边防控扼形势图》并《论》二十四首，缮写成册。皆是今日边防急务。不如此行，则淮西不可守，无淮西则长江不可恃。昔三国吴无淮西，亦守巢湖，不敢退守长江。以长江千里，不可胜守，而巢湖两岸阻山，中间阻水，易守故也。今日有两淮，何为退守池州、江州，弃巢湖之险哉！”其论亦剴切，然不论攻而论守，其作於和议之后欤？△《东关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闻人詮辑。詮有《南畿志》，已著录。是编乃嘉靖壬辰詮为监察御史时巡视山海等关，以莅任例取地图，而绘画不免劳费，乃取平原张祿旧时所绘诸图，重加校正，刊以备阅。所载关塞二百一十有二，纪其道里远近，形势险易，颇详。

詮即刊刻《旧唐书》者。《旧唐书》明代几佚，其得重见於世者，实詮之力。

较方从哲官内阁时窃谢承《后汉书》以出，匿不示人，遂致天地之间，不复得见是书者，其用心之广隘，相去远矣。

△《修攘通考》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牟堂编。牟堂有《括苍汇纪》，已著录。此编以伪苏轼《地理指掌图》，与桂萼《明舆地图》、许论《九边图》三书合而刊之。别立此名，更无一字之论著。恐牟堂之陋未必至是，或坊贾所托欤？△《九边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魏焕编。焕字东洲，长沙人。嘉靖乙丑进士，官兵部职方司主事。是书作於嘉靖辛丑。第一卷为《镇戍经略》，以下分九边为九卷，而各边之中，又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所采多奏章案牍，大抵纸上之谈也。

△《海防图论》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著录。是图乃若曾与唐顺之所共定，凡十二幅。其式以海居上，地居下，乃画家远近之法，若曾具为之辨。胡宗宪所题为《海防一览》者，即此书也。其书成於《万里海防图》之先，盖草创未详之本。后其六世孙定远刊《海运图说》、《黄河图议》等编，复并是书刻之云。

△《万里海防图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若曾撰。是书乃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以后，与同事邵芳取旧撰《海防图论》，复加考定。起广东，历福建、浙江、南直、山东、辽东，计程八千五百馀里。杂图七十五，各为之论。若曾自序以为“许默斋《九边图论》详於西北，此独详於东南”云。

△《江防图考》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既图海防，复为此书。起九江至金山卫，凡为图十有九。后备论沿江守御兵弁之数，及所当修补增置之法。

△《江防考》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吴时来撰，王篆增补。时来，仙居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文恪。篆，夷陵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隆庆二年，时来以南京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创为此考。六年，篆奉命继其任，以时来书度之，形势微有不同。因仍其体例，增损重订。盖明代以南京为根本重地，专设操江都御史，与勋臣一人同领其事。所辖水操军以万计，上自九江，下抵苏、松、通、泰，缓急咸责成之。是考於形胜、营制、官兵、沿革颇为详备。盖当时积习废弛，其立法特密云。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范涑撰。涑字原易，休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自嘉靖中倭寇犯两浙，沿海郡县，被害最深。故守土者以海防为首务。胡宗宪作《筹海图编》后，续之者有《海防考》、《海防类考》诸书，而沿革不常，每有阙略。

万历二十九年，涑官海道副使，因取诸书复加增广，故名曰《续编》。前有史继辰序，并《类考》旧序二首。凡四图，四十一目，於兵卫、巡防、饷额各事宜，颇为详备。惟多录案牒之文，未免时伤冗漫耳。《江南通志》列涑於《儒林传》中，载所著有《休宁理学先贤传》、《范子咙言》、《晞阳文集》，独不及此书。

盖自宋以来，儒者例以性命为精言，以事功为霸术，至於兵事，尤所恶言。殆作志者恐妨涑醇儒之名，故讳此书欤？然古之圣贤，学期实用，未尝日日画《太极图》也。

△《温处海防图略》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蔡逢时撰。逢时字应期，宣城人。万历庚辰进士，官温处兵备副使。温处为两浙海疆门户，明季倭寇出没，号曰要冲。逢时此书，作於万历二十四年。皆据当时文移、册籍编次成帙，凡地形、船械，以及战守选练之法，无不毕载。共为图四，子目四十有三。

△《筹海重编》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邓锺撰。锺字道鸣，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倭大入朝鲜，海上传警。总督萧彦命锺取昆山郑若曾《筹海图编》，删其繁冗，重辑成书。冠以各处海图，次记奉使朝贡之事。又分案沿海诸省，记其兵防制变各事宜，而以经略诸条终之。

於前代旧事，亦间有引证。前有彦序一篇，极称胡宗宪功，亦当时公论也。

△《海防图论》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惟江南、浙江、山东、辽东，而福建、直隶诸省沿海之地，并无图说。疑其有阙佚也。

△《陕西镇考》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略记陕西诸镇城堡之属，大抵从王圻《续文献通考边防门》中录出。盖明人所为也。

△《海防述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杜臻撰。臻有《闽粤巡视纪略》，已著录。是书胪列沿海险要形势，及往来策应诸地，於诸洋列戍哨探事宜，亦并及之。案，臻於康熙二十二年奉诏偕内阁学士石柱往闽、粤定疆理，兹书盖即其时所著也。

△《延绥镇志》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谭吉璫撰。吉璫，字舟石，嘉兴人。由内阁中书官至登州府知府。明时以延绥为重镇，设重兵以防河套。本朝顺治初年，罢延绥巡抚不设，而延绥镇尚仍旧名。康熙十二年，吉璫以延安府同知分驻榆林城，乃因明巡抚涂宗濬旧本，重修此志。自《图谱》至《艺文》，凡分十二类。所载皆明代边防之事。

△《蛮司合志》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纪明代土司始末。凡湖广一卷，贵州二卷，四川四卷，云南四卷，两广四卷。亦其修史所馀之稿也。

△《江防总论》一卷、《海防总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姜宸英撰。宸英字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己卯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为正考官修撰李蟠所累，逮问。蟠遣戍，宸英卒於狱。是二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各冠《总论》於前，而条系其形势之略於后，题曰《附录》。案《江防论》末称：“依海道所经，自广东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莱、天津卫、辽阳，以次及之。”又括海南所经各省郡县，自为一卷，与论后所附录全不相应。又称“其沿海山河，寇〈舟宗〉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图”。

今亦无图。知曹溶删节其文，非宸英之原帙也。

△《秦边纪略》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首卷“河州条”注，内有“西夷部落三十有奇，康熙十四年围卫城一月，康熙二十二年又犯卫地”之语。又四卷《近疆西夷传》内载，康熙二十四年，祝囊同科尔坤十八部由古北口入觐事，则此书为康熙间人所作。

首载河州及西宁、庄浪、凉州、甘州、肃州、靖远、宁夏、延绥等卫形势要害；次载西宁等卫南北边堡；次载西宁等卫近疆及河套；次载外疆、近疆西夷传，河套部落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略，西域土地人物略。其论边鄙疆域，及防守攻剿情形，一一详悉。盖国家初定西陲，中间遘王辅臣之叛，与滇、黔相煽。方用兵於内地，故近边诸部，往往窥窃。后乃以次削平，驯为臣仆。此书所述，皆是时之形势。

方今圣武远扬，天山南北二万馀里，皆置郡开屯，归我疆宇。昔之所谓险要者，今皆在户闥之间；昔之所谓强梁者，今皆隶赋役之籍。此书所述，皆无所用之。

然在当时，则可谓留心边政者矣。至北边四十八部源委弗详，且非秦地。其西域道里以驿程考之，亦皆在茫昧之间。盖一时得之传闻，附录卷末，均不足为典要。

存而不论可矣。

——右“地理类”边防之属，二十一部、八十三卷，皆附《存目》。

卷七十六 史部三十二

○地理类存目五△《龙虎山志》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元明善撰，明张国祥续修。明善字复初，清河人。以浙东使者荐，为学正。擢太子文学，历翰林学士，谥文敏，事迹具《元史》本传。国祥则嗣封真人也。

是书乃皇庆三年明善官翰林学士时奉敕所修。然原本体例，不可复考，惟存延祐元年程钜夫序及吴全节进表。此本载山川、建置、人物、道侣并累朝制敕、艺文，颇为庞杂。殆已多所窜乱，非其旧矣。

△《茅山志》十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道士刘大彬撰。大彬号玉虚子，钱塘人。延祐中袭封茅山四十五代宗师，洞观微妙元应真人。是书分《诰副墨》、《三神纪》、《括神区》、《稽古迹》、《道山册》、《上清品》、《仙曹署》、《采真游》、《楼观部》、《灵植检》、《录金石》、《金薤编》十二门，每门以三字为题，盖仿陶弘景《真诰》例也。

前有永乐癸卯胡俨序，称“旧本为张雨所书，至为精洁。后毁於兵，姚广孝复为刊版。及成化庚寅、嘉靖庚戌又重刻者再”。此本即嘉靖时刻。不但纸版恶劣，非张雨之旧，且为无识道流续入明事，叙述凡鄙，亦非刘大彬之旧矣。

△《仙都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道士陈性定撰。仙都山古名缙云山，唐天宝中敕改今名。此志分六门，曰《山川》，曰《祠宇》，曰《神仙》，曰《高士》，曰《草木》，曰《碑碣题咏》。

前序题至正戊子，不著姓名，以序及志中《祠宇门》考之，盖元延祐中给道士赵嗣祺五品印，提点是山玉虚宫。羽流荣之，因撰是志也。

△《天台山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称世祖皇帝封道士王中立为仁靖纯素真人，知为元人所作。又称前至元间，知为顺帝时人矣。其书颇典雅可观，惟“七十二福地”一条，不引杜光庭书而引《记纂渊海》，知为稗贩之学矣。

△《武夷山志》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裘仲孺撰。仲孺字穉生，崇安人。洪武初，荐授平远县知县。其书凡十一篇，首《名胜》，次《云构》，次《题刻》，次《仙真》，次《羽流》，次《存疑》，次《物产》，次《游寓》，次《祀典》，次《揆藻》，次《馀韵》。末一卷为《词订》，则诗文之续得者也。体例庞杂，殊不足观。《揆藻》一篇，几及全书之半，尤乖裁制也。

△《震泽编》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昇撰。王鏊重修。昇字景东，吴江人。鏊有《史馀》，已著录。是书首纪五湖七十二山两洞庭，次石泉古迹，次风俗人物、土产、赋税，次水利、官署、寺观、菴庙、杂记，次集诗、集文。前有弘治十八年杨循吉序，称其“操觚之妙，天机独运。中间有似《尔雅》者，有似《山海经》者，有似柳子厚诸山水记者，用能绘画造物，陈诸简牍”。未免誉过其实。昇书本名《太湖志》，鏊为重修，乃取《禹贡》之语改今名云。

△《金山杂志》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著录。金山在吴县西三十里，循吉少时，尝读书其中。归田后因为之志。分八篇，一《山势》，二《品石》，三《泉》，四《山居》，五《游观》，六《草木》，七《饮食》，八《胜事》，每篇各有论赞。

△《雁山志》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朱谏撰。谏号荡南，乐清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吉安府知府。雁荡山在温州府，跨乐清、平阳二县，於古无称，自宋太平兴国中，始有僧居之，奇秀甲於浙东。明初僧永昇者，始辑为《雁山集》一卷，编次无法。嘉靖己亥，谏因旧本搜讨，增为四卷，列三十二门，乐清知县徽州潘潢序之。万历辛巳，知州南昌胡汝宁复为翻雕，而以续得诗文冠於卷前，殊为猥杂。

△《京口三山志》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莱撰。莱字廷心，丹徒人。弘治间举人。北固、金、焦三山，皆古来胜境，而未有裒辑遗文旧事，合为一志者。兖州史宗道为镇江推官，始属莱考三山名迹沿革，及历代诗文，汇成此编，颇能订讹正谬。如金山之名，旧云创於唐李錡。莱则谓梁天监四年即金山修水陆会，其名已始於六朝。考证颇为典核。然如《事物纪原》引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诏，封焦山大圣祠为明应公，本非僻书僻事，而《祠庙类》中乃失收之，则疏密亦不免互见。盖莱所依据，多取诸郡县图经，未能博徵群籍，故每有漏略也。

△《慧山记》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名《九龙山志》。明邵宝撰。宝有《左觚》，已著录。慧山即惠山，在无锡县界，局狭而气秀，地近而景幽，自昔号为佳境。宝居近是山，钓游所及，时有品题。所作如《惠山杂歌》、《惠山十二咏》、《叙竹茶垆》等篇，具载於《容春堂续集》中。此书仿贺知章会稽洞、郭子美罗浮山之例，搜辑旧事遗文，为之作志。

△《邓尉山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沈津撰。津字润卿，苏州人。是书分《本志》、《泉石》、《祠墓》、《梵

字》、《山居》、《名释》、《草木》、《食品》、《集诗》、《集文》十类。前为《总叙》一篇。其称《本志》者，以专纪山之形势为作志本意，故以冠於各类之首也。书成於嘉靖壬寅，靳学颜尝为之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遂以为学颜所作，失考甚矣。

△《衡岳志》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彭簪撰，姚宏谟重订。考《明史艺文志》，载彭簪《衡岳志》八卷。此多五卷，当即宏谟所增。然宏谟序已称“续刻者随时窜入而不之究”，则未经重修以前已非簪之原本矣。序又称“总《形胜》於多景之前，补《事纪》於诸卷之首”，此本一卷为《事纪》，二卷、三卷为《形势》，知为宏谟所增。至所称“诗文以景附，景以类分”者，则散缀各卷，不可复考。簪自号石屋山人，安城人。官衡山县知县。其书成於嘉靖戊子。宏谟，秀水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其书成於隆庆辛未。时提督湖广学政，应知县章宣之请，续此编云。

△《庐山纪事》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桑乔撰，国朝范初补订。乔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首劾严嵩，为所构陷，谪戍九江以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即其在戍所时作，成於嘉靖辛酉。至国朝顺治戊戌，巡按御史许世昌属南康推官会稽范初重为补订。以山阴、山阳别其条贯，属南康者列於阳，属九江者列於阴。又取乔后百馀年间事迹题咏，缀补於后。初序称乔书质而辨，文而约，纪事皆题原采书名。初所补悉仿其例云。

△《仙都山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戴葵撰。葵，酆都人。始末未详。据其自跋，此书盖嘉靖丁未作也。仙都山在四川酆都县境，为道经第四十二福地，称前汉王方平、后汉阴长生得道处。葵杂采旧文，分为八类，大抵神仙家言为多。

△《牛首山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盛时泰撰。时泰字仲交，江宁人。嘉靖中贡生。牛首山在江宁城南，一名天阙。是书首志《山名》，次志《岩洞》、《池泉》、《殿庐》、《草树》、《法宝》、《游览》、《丽藻》。其文颇近游记，不尽沿志书窠臼。其艺文多著出某书，亦明人所难。惟“地亩弓口”一条，全录稟帖批词，首尾不加删削，殊失体例。

△《仙岩志》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应辰撰，应辰自署曰举人，不著里贯。考《太学题名碑》有隆庆辛未进士王应辰，信阳人。去作此书时仅十六年，未知即其人否也。仙岩山在浙江瑞安县境，为道书第二十六福地。嘉靖壬戌，兵部郎中永嘉王叔果属应辰为此编。

首载图景，次录诗文，序次尚颇简洁。

△《黄海》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之恒撰。之恒字景昇，歙县人。嘉靖间官中书舍人。考《明史艺文志》有潘之恒《黄海》二十九卷，此本虽卷数未标，其曰《纪初》者八，曰《纪藏》者七，曰《纪迹》者十有八，曰《纪游》者二十有一，曰《纪异》者六，皆别之为卷，则已六十卷矣。史称二十九卷，未为确数。然其中次第卷数，或有或阙，或参差错互，盖犹未定之稿，不知其止此六十卷否也。黄山在徽州府西北百三十里，旧名黟山，唐改今名。跨据宣、池、江、浙数郡。世传黄帝与容成子、浮邱公炼药於此，故有浮邱、容成诸峰。此姑存图经之说，以备古迹一条则可。之恒竟上溯轩辕，采摭经传，凡语涉黄帝者皆入焉。至以《广黄帝本行纪》、《真仙通鉴》诸书与六经之文并列，何其诞欤！大抵以多为胜，而考证之学与著述之体则非所讲也。

△《武夷山志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表然撰。表然字德望，崇安人。嘉靖中尝结漱艺山房於武夷第三曲，因撰次是书，分为四集。绘山之全图，及武夷宫左各景，宫右九曲诸胜，悉以题咏附於后。凡名胜、古迹，皆分附於《山川》。较他地志尤便省览，此变例之可取者。至於《寓贤》及《仙真》之类，人绘一图，则不免近儿戏矣。其名《志略》者，谓兹山已有全志也。

△《阿育王山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蟪衣生易解》，已著录。阿育王山在浙江宁波府，去府治四十里。山有阿育王寺舍利塔，相传为地中涌出，因以名寺，遂因以名山。盖缙流梵笈有是异闻，年祀绵远，亦无从而究诘也。是志凡分十类。揆其大旨，主於阐释氏之显应。故标兹灵迹，以启彼信心，原不以核订地理、考证古今为事也。

△《云门志略》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元忭撰。元忭有《绍兴府志》，已著录。云门山在会稽城南。元至正十年，相里允若作《云门集》，黄溍序之。元忭以其未备，补缉是编。以《山川》、《古迹》、《名贤》为一卷，而馀四卷皆《艺文》，又末大於本矣。

△《京口三山续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邦佐、陈朝用、朱文山同撰。邦佐号雁洲，浦城人。官镇江府教授。朝用号南湖，宁都人；文山号仰泉，常宁人。皆官镇江府训导。是书成於隆庆中，以补史宗道《三山志》之阙，故以《续志》为名。专取当时人游览诗赋，汇萃成帙、而邦佐等所自作，附录尤夥。盖意在钓名，於三山考订无涉也。

△《齐云山志》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鲁点撰。点字子与，南漳人。万历癸未进士，官休宁县知县。齐云山在休宁县，名齐云岩，盖白岳西北分支也。上有北极佑圣真君神祠，明代数经修葺，嘉靖中始有齐云山之号。兹志因云岩旧本而重辑之，分三十七目。卷前又有顺治中告示二通，又后人刊入，非原书之旧矣。

△《普陀山志》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应宾撰。应宾有《九经考》，已著录。普陀山在浙江之定海。是编因旧志重辑，凡六卷，十五门。而应宾自序称五卷，十七门。勘验卷帙，并无阙佚，未审何以矛盾也。

△《太岳太和山志》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田玉撰。玉不知何许人，万历中宦官也。太和山即湖广均州之武当山，相传为北极玄武修真地。明成祖即位时，自谓得神之祐，因尊为太岳，敕建宫观，常遣内臣司其香火。嘉靖间，提督太监王佐始创为志，太监吕评续增之。万历癸未，玉复增广为此本。前载修建庙宇始末实事，并仙迹、徵应、物产，后载唐、宋、元、明序记诗赋等作。

△《太姥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史起钦撰。起钦字敬所，鄞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福宁州知州。太姥山在福宁州境，传尧时有老母业采蓝，后得仙去，故以为名。中有锺离岩、一线天诸胜迹，起钦因创为此书，成於万历乙未。前列图，次列记序及题咏之作。然山以岩壑寺宇为主，法当分门编载。起钦但为总绘一图，悉不加分别诠次，非体例也。

△《续刻麻姑山志》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左宗郢撰，国朝何天爵、邱时彬重修。宗郢，南城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天爵、时彬皆建昌人。麻姑山唐时隶抚州，故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有“抚州南城县”之语，今则在建昌府城西十里。宗郢志见於《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相同。此本每卷标题，或称麻姑而去“山”字，或又加“洞天”字，或加“丹霞”字。名目纷然，可知体例之庞杂。考《明史》作《续刻麻姑山志》，今姑从标目焉。

△《嵩书》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傅梅撰。梅字元鼎，邢台人。万历辛卯举人，由登封县知县擢刑部主事。与员外郎陆梦龙力争挺击一案，郑氏之党中以察典，罢官。后起为台州府知府。

崇祯中，解职家居。大兵下顺德，抗节死，赠太常寺少卿。事迹附见《明史张问达传》。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编乃其官登封知县时所作。分《星政》、《峙胜》、《卜营》、《宸望》、《岳生》、《官履》、《岩栖》、《黄裔》

、《竺业》、《物华》、《灵绪》、《颜始》、《章成》为十三篇，立名颇嫌涂饰。

全书意在广搜，亦殊多驳杂。

△《蜀中名胜记》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案，学佺所著，本无此书之名。此本乃万历戊午福清林茂之摘其《蜀中广记》内《名胜》一门，刻之南京，而锺惺为之序。不知其何所取也。

△《华岳全集》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明华阴县知县李时芳撰。今案时芳之本，《千顷堂书目》作十卷，乃嘉靖四十一年所修。至万历二十四年，汝州张维新为潼关道副使，以时芳书多舛错，与华阴县知县贵阳马明卿重加诠叙。前载《图说》、《形胜》、《物产》、《灵异》、《封号》，后载《艺文》，增成十三卷。前有巡抚贾待问序，及维新自序，述之颇详。题时芳所撰，误也。后六年壬寅，知县河间冯嘉会又增文数篇，亦注於书内。至所载国朝祭告之文，与宋琬、蒋超诸人之诗，则莫知谁所续入。

考其中多有潼关道溧阳狄敬姓名，意者即敬所增欤？△《九疑山志》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蒋鏞撰。鏞，长洲人。万历中官宁远县知县。九疑山在宁远县南四十里，相传舜葬其地，有舜庙焉。虽舆记流传，而旧无专志，鏞始创修此编。首纪祭舜陵文，次载形胜、古迹、人物、仙释、土产，次录前人碑记诗文。崇祯中，平陵俞向葵为令，复补图於卷首。

△《罗浮野乘》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韩晃撰。晃字宾仲，南海人。万历庚子举人，官青田县知县。是编首《全图》，次《名峰》，次《胜迹》，次《仙释》，次《品物》，次《逸事》。书成於崇祯己卯。其兄晟，字寅仲，亦著《罗浮副墨》，今未见。

△《雁山志胜》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待聘撰。待聘字廷珍，常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按察使副使。是编乃其官乐清知县时所撰。卷一为山之名胜及人物、土产、杂事，二卷三卷皆佛刹，四卷则所自作诗文也。其凡例有曰：“旧志凡诗赋题雁山者，或以临莅，或以要津，皆旁搜而诠之，而文之微占於山者亦聚焉。又有欲世识其名者，赂剗氏私刻搀入，真贋并收，薰蕕莫辨。山灵有知，定当作呕，今皆删去”云云。其言可谓深中地志之陋习。然旧作虽已汰除，而又独录已作一卷，其亦尤而效之矣。

△《泰山纪事》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宋焘撰。焘字绎田，泰安州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此书一卷曰《天集》，记天神事。二卷曰《地集》，记古迹。三卷曰《人集》，记名宦人物。所言神鬼冥报，已涉荒诞；至泰山太守、泰安知州为守土之官，柳下惠、王章、羊祐诸人亦不过生长其乡，并未岩栖谷汲，乃概行摭入，不知於岱宗故事何涉也。

△《天台山方外志》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释无尽撰。案，钱希言《彖会园释异篇》曰：“有门法师名传灯，一号无尽，太末人也。出家天台之高明寺。少精炼戒行，学识高出道流。尝撰《天台山志》，甚有禅藻”云云。则无尽者乃其号也。天台山自孙绰作赋以来，登临题咏，翰墨流传，已多见於地志。此书成於万历癸卯，出自释家之手，述梵迹者为多，与专志山川者体例稍殊。故别题曰《方外志》焉。

△《幽溪别志》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无尽撰。幽溪在天台山，无尽常居其地，因撰是志。凡十六门，每门附以艺文，而同时人所作为多。名为地志，实同社刻。《彖会园》称其所至讲席如云，盖明末标榜之风，浸淫乎方以外矣。

△《恒岳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赵之韩、王濬初同撰。之韩，汜水人。官浑源州知州。濬初，山阴县举人。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其目十一，曰《外纪》、《星纪》、《山纪》、《庙纪》、《祀纪》、《事纪》、《物纪》、《游纪》、《仙纪》、《文纪》、《诗纪》。

搜考颇称详核。又以自宋以来皆祠北岳於上曲阳，故复取《曲阳岳庙诗》附於卷末。后五年，知州衡阳张述龄为刻而行之。然其《文纪》有目无书，已非完本矣。

△《天目山志》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徐嘉泰撰。嘉泰字道亨，循州人。官於潜县知县。是书乃万历甲寅嘉泰因旧志重修。浙江有东西二天目，东天目在临安县之西五十里，西天目在於潜县西北四十五里。据此书所图，则本属一山。东西水源若两目然，故曰天目。然此书所纪多属西天目事，统称《天目山志》，非也。

△《烟云手镜》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继益撰。继益始末未详。前有万历甲寅自序，称居恒游思险远，因检阅群书，摭其山川喜惧之境，录成二帙。然所载诸山水，俱随手杂录，抄撮旧文，无所损益。既不注原书之名，前后次序亦无义例。如上卷有房山、石径山，而房山水洞又在下卷。上卷有牛首山、钟山，而狮子山又在下卷。以至庐山之与瀑布，金山之与妙高台，皆颠倒破析，棼如乱丝。以比《名胜志》、《游

名山记》诸书，可谓每况愈下矣。

△《海阳山水志》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丁惟曜撰。惟曜字贞白，休宁人。是书成於万历戊午。纪休宁境内名胜，凡山二十九篇，水八篇，各冠以图。所录艺文，但载记、序、铭、颂诸体，而不及诗词。较他志之滥列题咏者，稍为简净。然严於去取可矣，竟废此一体，则又矫枉过直也。

△《惠山古今考》十卷、《附录》三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谈修撰。修字思永，无锡人。是编以无锡惠山为一邑胜境。唐张祐题诗有“小洞穿斜竹，重阶夹细莎”之句，而旧迹已湮，修营建以复其旧。故首卷载《小洞重阶考》，及祠院庵观诸《考》，自二卷至十卷，则自唐及明之诗文。《附录》三卷，皆同人赋赠之作。《补遗》一卷，则杂记惠山遗事。卷末自跋，有“梦惠山之神”云云，则未免幻妄矣。

△《九鲤湖志》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天全撰。天全，莆田人。其书成於万历中。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天全以旧志仅载游览之作，而遗山水，乃重为厘订。分为《山水》、《建置》、《梦验》、《艺文》四门。《梦验》者，以九鲤湖祠乃闽人祈梦处也。

△《龙门志》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樊得仁撰。得仁不知何许人。是书首载《龙门图》及事迹，次纪文类，次纪诗类。首卷考证甚陋。若龙门特为河水所经过，止载《水经注》“河水又南出龙门口”诸条足矣，至摭及历代河源，则迂阔无当。又《玉海》云：“梁山之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是书既已引之，而后再引此数语，别标曰“出《魏地理志》”。颠倒重复，殊为芜杂。

△《崆峒山志》三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李应奇撰。应奇字鹤崖，平凉人。崆峒山在平凉府城西。是书成於万历中，凡分七门，曰《分野》，曰《建革》，曰《疆域》，曰《形胜》，曰《田赋》，曰《仙迹》，曰《题咏》。然一山之志，即不应及分野、建革，而中间兼记及瓦亭关、会盟坛之类，又殊似府志之体例，殊丛杂无限断也。

△《岷山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睿卿撰。睿卿字稚通，号心岳，归安人。《湖州府志》称其博雅豪迈，游历山川，以著书为乐。然是书颇无体例。此岷山乃乌程之一山，非城邑郡县之比。而首曰《建置》，名实已不相副。次曰《胜概》，而多与《建置》互见，不过杂载诗文。三曰《遗爱》，叙古名贤王右军以下数人，终於王世贞，皆湖州大吏，与山不甚相涉。四曰《社会》，五曰《放生》，六曰《艺文》，又先散载各门，均失之丛滥也。

△《上天竺山志》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释广宾撰。天竺为东南巨刹，旧有李金庭志。广宾以其附会舛讹，甚至伪撰明太祖《竺隐说》一篇以炫俗，乃删补而成此书。曰《普门示现品》，曰《尊宿住持品》，曰《器界庄严品》，曰《帝王檀越品》，曰《宰官外护品》，曰《风范隆污品》，曰《诗文纪述品》，凡七门。其《风范隆污》一品，於寺僧污行，备书不隐，较他志独存直笔。据总目尚有卷首一卷，此本已佚不存。

△《烂柯山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徐日旸撰。日旸后改名日曦，浙江西安人。天启壬戌进士。烂柯山在衢州府城南三十里，因晋樵者王质遇仙观棋於此，因以为名。日旸居与山近，因纂辑晋唐迄明诗赋杂文，以成是编。

△《东西天目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章之采撰。之采字去浮，仁和人。是书作於天启中。以天目山东西二峰，辑为二志，各分四卷。起《引述》、《图考》，讫《诗赋》、《记跋》。杭州守李煜然合而刻之。

△《九华山志》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顾元镜撰。元镜，归安人。万历己未进士，官池州府知府。是书成於崇祯己巳。前列《全图》及《十八景图》，次列《山水》、《建置》、《物产》、《人物》、《文翰》五门，门复各立子部。意主夸多，故《山》分为六，《水》分为八；《寺院》、《庵观》区为二名，《楼阁》、《亭馆》别为两类。标目颇为烦碎。又杜荀鹤之污伪命、宋齐邱之逞奸谋，列之《流寓》，以为山水之光，殊乏简择。又王守仁游踪仅至，亦列《寓公》，并伪撰其赠周金和尚一偈，斯尤地志之积习矣。

△《锡山景物略》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王永积撰。永积字崇岩，自号蠡湖野史，无锡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是书纪无锡山川名胜，略分四正四隅。每纪一地，皆首载沿革，次载诗文，永积诗亦往往附载。然采录过滥，邀饮联吟之作，动辄盈编。於锡山地志图经，渺不相涉。则贪於标榜、未讲体例之过耳。

△《横谿录》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鸣时撰。鸣时字君和，吴县人。崇祯乙亥选贡生，除武宁县知县。横谿镇一曰横塘，在苏州府城西南十三里。水自城中来，西南横流过镇而入太湖，故名。是志分十九门，体例略如郡县志。然如《古迹类》中多列先贤旧宅，又云其址无考。夫使遗墟犹存，自应深凭吊之思。否则既生是乡，自必人人有宅，安能一一虚列乎？宜其一乡之志蔓衍至於八卷也。

△《閤阜山志》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俞策撰。策不知何许人。閤阜山在江西新涂县，相传为张道陵、葛孝先、丁令威修炼之所。兹编上卷纪载形胜，下卷编列艺文，末自载其诗数首，亦非佳作。

△《太平三书》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万选编。万选字举之，济南人。官太平府推官。是《三书》成於顺治戊子。据其序例，一曰《图画》，二曰《胜概》，三曰《风雅》。图凡四十有二，见唐允甲题词中。此本佚其图画一卷，惟存《胜概》七卷，《风雅》四卷。原本纸墨尚新，不应遽阙失无考，或装缉者偶遗欤？△《乍浦九山补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确撰。确有《平寇志》，已著录。乍浦在嘉兴府东南，属平湖县境。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汤山、观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公山、盖山、独山也。

平湖旧有九峰之名，而不得其地。确始考而定之，因著是编。凡分十二门，曰《图谱》、《山水》、《古迹》、《寺观》、《邱墓》、《土产》、《碑碣》、《烽寨》、《石塘》、《变怪》、《人物》、《题咏》。

△《昌平山水记》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於地理之学。是书虽第举一隅，然辨证皆多精确。惟长城以外为炎武目所未经，所叙时多舛误。如称塞外有凤州，不知苏辙诗所云“兴州东谷凤州西”者，乃回忆乡关之语。《唐书》、《辽志》，塞外均无凤州之名。又如古北口之杨业祠，炎武据《宋史》辨其伪。然刘敞、苏辙皆有《过业祠诗》，在托克托修史之前几二百载。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

△《黄山志》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闵麟嗣撰。麟嗣字宾连，歙县人。其书首列《山图》，次《形胜》，次《建置》，次《山产》，次《人物》，次《灵异》，次《艺文》，次《诗赋》。搜辑颇博，而不尽精核。

△《麻姑山丹霞洞天志》十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罗森撰。森字约齐，大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陕西督粮道。是编因明万历中左宗郢志而修。第一卷为《图》者八，第二卷为《考》者四，第三卷为《表》者二，第四卷为《志》者四，第五卷为《纪》者五。其余《艺文》分七卷，末则《麻源附录》一卷，《从姑附录》一卷，《育英堂附录》一卷，《姑山杂记》一卷，《诗文补遗》一卷。

△《峨眉山志》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蒋超撰。超字虎臣，金坛人。顺治丁亥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晚入峨眉山为僧，因辑是志。昔刘勰奏请出家，改名慧地。《梁书》本传，虽著其事，而传首仍题原名，盖不与士大夫之为僧也。故今於超斯志，亦仍题其原名云。

△《峨眉志略》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张能鳞撰。能鳞有《诗经传说取裁》，已著录。是书於峨眉形胜古迹，标撮甚略。末附诗文数篇，而自作乃登其二。《佛光解》一篇，命意虽善，措词则未能免俗也。

△《浯溪考》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楚山水之胜首潇湘，潇湘之胜首浯溪。浯溪以唐元结次山名，得鲁公摩崖书而益张之。旧有浯溪前后两《集》，为李仁刚、綦光祖撰，见於輿地碑目，皆无传。今志乃出庸手，冗杂泛滥，至不可耐。乃以退食之暇，穷搜遐摭，要取精核。”间录诗赋杂文，多郡志、溪志所未收者。盖其族侄官祁阳时，以旧志寄士禛，士禛为改作也。其书不分门目。上卷载山川古迹及元结诗文，而附以诸家之题识议论。下卷则皆后人艺文，末为补遗三条。书颇简核。然如王邕《后浯溪铭》、吴儆《祁阳石镜铭》、邹浩《甘泉铭》，其地相近，类附可也。吴师道《汪氏浯村记跋》，地在新安，眇如风马，亦复载入，殊乖体裁。盖断限之难，刘知几尝言之矣。

△《长白山录》一卷、《补遗》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长白山一名常白山，一名常在山，在邹平县东南。是录皆纪其山形胜及故实艺文，已编入士禛《渔洋文略》第十四卷中，此其别行之本也。末附《补遗》一卷，则因宋绍定间丁黼作《池州范仲淹祠记》，以青阳县东十五里之长山指为长白，地理舛误，杂引诸说以辨之。考证亦确。然附会古贤，夸饰形胜，移甲入乙，乃天下地志之通弊。士禛以此一《记》，夺其乡中之流寓，遂诋之为小人，所见亦为不广矣。

△《鼓山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僧元贤撰。其序不标年月，书中记事至顺治壬辰、癸巳，则国初人也。鼓山在福州城东三十里。是书分《胜迹》、《建置》、《开士》、《贞珉》、《艺文》、《丛谈》六门。大旨以佛刹为主，名为山志，实则寺志耳。其凡例有云，兹山知名海内者，实以人重，非以形胜重也。缙徒妄自标置，可谓不知分量者矣。

△《恒岳志》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崇德撰。崇德字懋修，顺天人。官浑源州知州。北岳恒山在浑源州城南二十里，自汉以后，皆祠於上曲阳。国朝顺治十七年，以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

之请，改祠於浑源州。部议令山西抚司官吏详察恒山遗迹。於时主其说者，礼部尚书王崇简，疏载所著《青箱堂集》中。据绅耆之议以上达者，即崇德也。故辑斯志，於祀典特详。曲阳飞石之伪，亦辨之甚悉。

△《七星岩志》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韩作栋撰。作栋字公吉，镶蓝旗汉军。顺治中官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僉事。七星岩在肇庆府高要县城北，一名崧台，一名定山。故此书又名《定山石室志》也。志本明王泮所撰，作栋因而重修，吴绮又为之润色。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如《石刻门》於唐李邕《石堂记》后乾道己丑秋一条，以后人题名之年月，误为摹石之年月。又载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不思元符元年，苏轼正在儋州，安得有挈家至七星岩之事！盖据曹学佺《名胜志》所载，而不知为传讹之文也。

△《峨眉山志》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曹熙衡撰。熙衡字素徵，锦州人。顺治中官至贵州按察使。是编因蒋超旧志，成於疾病之余，未能条理明晰，故即其本而重订之。然据卷首《修山志说》，实戎州宋隶樟所定，熙衡时分巡建昌道，董其事耳。末一卷为《志余》，仍题超名。而中论普贤住世一条，有“宜太史蒋公之辩论”语。则亦非超之本文矣。

△《龙唐山志》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僧性制撰。龙唐山在昌化县西七十里，以其上有龙池，故名。《浙江通志》作龙塘，独此本作唐。其中“龙池”一条内“唐井”等字亦从唐。殆亦犹钱塘、钱唐，各异文欤？志本为佛刹而作，故多述禅家之语，非地志之正体也。

△《宝华山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释德基撰。宝华山在句容县北六十里。齐释宝志结庐於此，后人重宝志之名，因以名山。是山以道场显，故首志《开创兴起》，而次及《山水》、《梵宇》各门。与他山志书体例稍异，固亦各因其地耳。

△《庐山通志》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释定髡撰。因明嘉靖间桑乔《庐山纪事》而稍增损之，无大发明考证。

△《四明山志》九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四明山旧称名胜，而岩壑幽邃，文士罕能周历，故记载多疏。宗羲家於北七十峰之下，尝扪萝越险，寻览匝月，得以考求古迹，订正讹传。乃博采诸书，辑为此志，凡九门。宗羲记诵淹通，序述亦特详赡。惟所收诗文过博，并以友朋倡和之作牵连附入，犹不出地志之习。又既列名胜，复以皮陆九《题丹山图》、《咏石田山房》，别出三门。其诸门之内既附诗，於各条下又别出《诗括》、《文括》二门，为例亦未

免不纯也。

△《四明山古迹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详书中所载，即黄宗羲所撰《四明山志》稿本也。宗羲《四明山志》自序有曰：“壬午岁，余作《四明志》，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未果。癸丑岁尽，偶展此卷，文虎评校之朱墨，如初脱手。然其间凡例不齐，词不雅驯。重为窜改，始得成书。”其序作於康熙十一年。所称壬午，盖明崇祯十六年也。此书不署年月，亦无文虎姓名题识，而中有朱墨数处，与宗羲序合。殆即文虎评校之本欤？其第三卷、四卷、五卷内有黄时贞添注四条。其一条称壬辰六月识，又一条述老人谈天启间事，当在顺治九年以后。或时贞得此稿本，又以意为订正耶？《四明山志》既有成书，此未定之草，固可置而不论矣。

△《西湖梦寻》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张岱撰。岱字陶菴，自号蝶菴居士，家本剑州，侨寓钱塘。是编乃於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穹窿山志》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李标撰。山在苏州府城西。是编前四卷杂录序记、疏引等作，后二卷纪游览题赠之诗。盖是时道士施亮生居此山，方以符术鸣於东南。其书实为亮生而作，非专志山之名胜也。

△《百城烟水》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崧、张大纯同编。崧，吴江人。大纯，长洲人。前有尤侗序，大略称崧有诗名，好游佳山水。间尝缀集吴地古迹为此书。取华严南询之意以名之。其友张大纯助其捃摭，未毕而崧歿，大纯因重加纂辑刊行。凡苏州府及所属诸县名胜山川，并为胪载。然每条论叙简略，而所录题咏至夥。盖颇仿祝穆《方輿胜览》之例，以词藻为尚，而不主考证。然穆书遍及州郡，此独有姑苏一隅。穆书於前人著述采摭甚富，而此所收率系近人之作，并附入己诗。则又出穆书之下矣。书刊於康熙庚午，时尚未升太仓为直隶州，故太仓及嘉定、崇明二县皆列於此书云。

△《蠓矾山志》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柯愿撰。愿字又邹，龙溪人。康熙甲辰进士，以主事督理芜湖钞关。蠓矾山在芜湖西南七里大江中。《江南通志》云：“蠓，老蛟也。”今矾有石穴，广一丈，深不可测。按《广韵》：“蠓，古尧切。水虫，似蛇，四足，能

害人。”贾谊《吊屈原文》所谓“偃蠖獭以隐处”者是也。《通志》所云，未知何本。山上有灵泽夫人祠，相传蜀先主妃孙权妹死葬於此，故庙祀焉。其事不见於史传，殆齐东之语耳。是编盖因明边维垣旧本原文重订。首为图，末附载扁联。所录率荒唐之说，惟弘治中刘淮、嘉靖中王宗圣二记，稍能引据史传，以驳俚说，而亦终归於附会。馀皆芜杂。又凡例称“降乩之作不录”，而卷末仍有诸葛亮、徐庶、邓芝之诗，皆七言绝句，殆足笑噓。尤前后自相矛盾云。

△《岳麓志》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赵宁撰。宁字又裔，山阴人。官长沙府同知。是志因旧本增辑，成於康熙丁卯。第一卷为《新典》及《图说》、二卷为《山水》、《古迹》、《新建寺观》、《疆域》，三卷为《书院》，四卷以下皆《艺文》也。卷首序文，自为一巨册，当全书四分之一。同修姓氏列至一百四十二人，则其书可知矣。

△《说嵩》三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景日昉撰。日昉字东阳，登封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是书自卷一至卷八，统纪嵩高及二室。卷九以下，分《星野》、《形胜》、《封域》、《巡祀》、《古迹》、《金石》、《传人》、《物产》、《仙释》、《摭异》、《艺林》、《风什》九门。考嵩山为中岳，本於《尔雅》、《毛诗》，故《史记》主其说。胡渭《禹贡锥指》信《尔雅》前条“河南华”之文，而指后条“嵩高为中岳”乃后人附益。然郑康成注《大司乐》，谓华为中岳；而注《小宗伯》，则以嵩为中岳。贾疏谓《大司乐注》据镐京，《小宗伯注》据洛邑，其说似可与《尔雅》前后二文相证。即云后人附益，而康成已兼据之矣。又外方之为嵩山，见於《尚书》孔注、《水经注》诸书。金吉甫乃谓嵩高非外方，殊妄。此书於中岳宗《史记》，於外方引《水经注》。考核殊不谬。然《嵩书》及《嵩山志》、《天下名山志》之类，於此山形胜沿革，已为广徵博辑。此特综汇旧文，踵而成之耳。

△《嵩岳庙史》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景日昉撰。是书以嵩岳庙旧未有志，因创为编辑。分《图绘》、《星野》、《沿革》、《形势》、《营建》、《祀典》、《灵异》、《岳生》、《诗赋》、《艺文》，各为一卷。其凡例谓“汉武之登封，孝明之巡幸，胡后、武曌之离宫别院，事涉游盘，无关秩祀，概从删削”，可谓矜慎。然《灵异类》中所引述《异记》、《虞初志》诸书，半是寓言。《艺文类》载《嵩岳嫁女记》，尤为不经。《诗赋》、《艺文》析为二类，金石之文如《石阙碑》别见於《营建类》中，亦为错乱，则亦仍地志之庞杂而已。

△《鸡足山志》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范承勋撰。承勋，镶黄旗汉军。大学士文程之子，浙闽总督承谟之弟，官至云贵总督。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州东一百里，一顶三支，俨如鸡距，在苍山、洱海之间，相传为迦叶尊者入定处。佛寺最多，故志山者多述佛门之事。是编乃康熙三十一年承勋因旧本增修，分《图纪》、《考证》、《星野》、《形势》、《山水》、《寺院》、《人物》、《灵迹》、《物产》、《艺文》，凡十门，而以《迦叶像赞》冠於卷端焉。

△《普陀山志》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谨、陈璿同撰。谨有《中庸本旨》，已著录。璿始末未详。普陀山在定海县东海中，佛经称为观音大士道场。自梁迄明，代有兴建。是志所述，本末颇具，而叙事冗沓无法。

△《湘山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泌撰。泌字鹤汀，衢州人。康熙中官全州知府。以州有湘山寺，祀无量寿佛，率郡人谢允复等考佛出身本末，并山水、古迹、艺文，辑为是书。

△《林屋民风》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王维德撰。维德字洪绪，吴县人。是书成於康熙癸巳。因蔡昇《太湖志》、王鏊《震泽编》、翁澍《具区志》而广之。林屋为洞庭西山之别名。维德以太湖诸山，洞庭最大，故举以名其集，而诸山则附载焉。其所采录，赋咏居多，考证殊鲜。如所载马迹山引《毗陵志》以证旧志之误；津里山之一名秦履山，引《四蕃志》以证《具区志》之非，特偶然一见耳。目录载附《见闻录》一卷，此本无之，或偶佚欤？△《庐山志》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德琦撰。德琦字心斋，鄞县人。由贡生官星子县知县。是编取桑乔《庐山纪事》、吴炜《庐山续志》二书，汇而订之。首《星野》，次《輿地》，次《祀典》，次《隐逸》，次《仙释》，次《物产》，次《杂志》，次《灾祥》，共一卷。次《山川分纪》十二卷。次《艺文》二卷。琦自序云：“山川分纪多仍其旧，文翰则随时而增。”书之冗滥，二语已自道之矣。

△《玉华洞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文在撰。文在字新我，将乐人。将乐县南十里许有玉华洞，幽深窅窱，秉炬乃入。其中石钟乳滴成人物诸形，千态万状，一一曲肖，为闽中奇观。明万历壬辰，邑令海阳林熙春始为志。顺治甲午，邑令曲阜孔兴训重修，岁久版毁。

康熙乙未，文在又复修之。冠以图景，而序记赋诗之属，以次备录。末有《庆玉华诗》一册，则以邑人鬻煤烧窑，洞且颓坏。雍正辛亥，邑令冯景曾始禁开窑场，邑人作诗庆之，并汇成帙，附於志末云。

△《罗浮山志》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陶敬益撰。敬益，江宁人。康熙中官博罗县知县。是编因黎惟敬旧志，益以僧尘异《名峰图说》，互相补辑，合为一书。然首有《图经》，又有《名峰图》，又有《岩洞志》。前后繁复，殊无义例。是则兼取两家，未能融铸剪裁之故也。

△《罗浮山志会编》二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宋广业撰。广业字澄溪，长洲人。康熙中官至山东济东道。后因其子志益为瑞州知府，就养官署。以罗浮为岭南胜地，而旧志简略，遂重为考订。网罗阙逸，记事增旧十之五。后来罗浮诸志，多以是为蓝本云。

△《罗浮外史》（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以埜撰。以埜字蔗山，嘉善人。康熙中历官东莞、茂名二县知县。罗浮山属於博罗，而游人登眺则多由东莞之石龙乡。以埜官东莞时，其父瑛就养县署，往游罗浮，记其名胜。以埜因参考诸籍，以成此编。首列图二十，次述山中名胜灵迹为五十八篇。大抵多因仍旧志，又多以近人诗参错其中，颇为冗杂。

△《惠阳山水纪胜》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吴騫撰。騫字益存，号乐园，当涂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惠州府知府。是编以罗浮与西湖各分上下二卷。其纪罗浮，则本宋广业《罗浮志》，稍为芟节；其纪西湖，则本近人增辑《西湖志》而更编之，亦间有所补正。他如霍山、河源、龙川亦隶惠州，称名胜，而志不及焉。盖专为二地作也。惠州在汉曰南海，晋曰东官，隋、唐或曰循，或曰雷乡。至宋仁宗时，始曰惠州。而惠阳之名则於传无之。以是标题，亦相沿杜撰之文矣。

△《西樵志》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马符录撰。符录字受之，南海人。官陆丰县训导。西樵山属南海县，在广州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明万历辛卯，郡人霍守尚初为之志，岁久散佚。国朝罗国器重修未竟，符录乃因其旧本，辑为此编。详於人物艺文，而略於考证，故山中金石之文悉不录云。

△《武夷九曲志》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南三十里，其溪九曲。宋刘道元初为作志，其后屡有增辑。是书成於康熙五十七年，前卷既以诗文分入《山水》，而后卷又列《艺文》一门，体例颇杂。又附录己作，连篇累牍，是竟以山经为家集矣。

△《西湖志》四十八卷（通行本）

国朝傅王露撰。王露号玉笥，会稽人。康熙乙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辛巳，特恩加中允衔。初，雍正三年，命浙江总督李卫开浚西湖，越三年而葺功

。时卫方奉诏纂修通志，以《西湖志》自田汝成后久未续辑，因以王露总其事，而以举人厉鹗等十人分任纂修之。悉仿通志之例，分门记载，列目二十。徵引极博，而体例颇涉泛滥，其后梁诗正等复订为《西湖志纂》，实据此本而删润之云。

△《太岳太和山纪略》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概撰。概字成木，诸城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两广盐运使。是编乃概官分守安襄郟兵备道时所作。凡为十类，曰《星野》，曰《图考》，曰《山川》，曰《圣纪》，曰《宫殿》，曰《祀典》，曰《仙真》，曰《物产》，曰《拾遗》，曰《艺文》。较旧志蒐辑颇富，而亦不免於芜杂。

△《峡石山水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宏任撰。宏任字担斯，海宁人。海宁县有峡石镇，两山并峙，东曰审山，西曰紫微山，为土人游眺之所。宏任因为之志，末有雍正戊申自跋，称“旧有志略，为前辈沈伯翰所集，其家伏羌令丹厓所订，则仍旧稿增修也”。叙述颇为雅洁。然两山旧迹，载於《咸淳临安志》者甚详，皆略而不载。审山之名沈山，宋、元时志书皆有辨证，亦未徵引。而紫微山有东峰、磨剑池，叙述更为疏漏。

惟所载碧云寺之建於唐大历中，天开图画楼之起於宋天圣间，为足补志乘所未及尔。

△《雁山图志》（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僧实行撰。实行字奕庵，山阴林氏子。居雁山能仁寺。因搜罗名胜，编次成书。首雁山十八刹，皆有图，次山水诸说，次艺文。

△《金井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虬绿撰。虬绿字秋岛，乌程人。自号苍弁山人，又号大海樵人。案，金井在乌程之黄龙山，后梁丙子，有黄龙破洞出，又名黄龙洞。虬绿卜居弁山，时得游览，因作此志。成於乾隆庚午，自序谓“住山以来，日有记录。并见古人诗歌杂识，手辄抄摘”。凡分《山谷》、《文献》、《金石》、《艺文》四门。

然《艺文》内多附虬绿所自作，不若待诸论定后也。

△《泰山道里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聂鉞撰。鉞字剑光，泰安人。是编前有自序，称生长泰山下，少为府胥。性嗜山水，每攀幽跻险，采稽往躅。因读刘其旋《泰山纪略》、成城《泰山胜概》，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岩谷深阻，题刻为苔藓所蔽者，间遗而未录。近乃架梯刮磨垢蚀而求之，虽风雨寒暑，弗惮其劳。又质之野老，参考

群书，竭半生精力，汇成一编。提挈道里为纲领，分之有五，合之为二，曰《泰山道里记》。末有其从孙学文跋，称其“蒐讨金石之文，阅二十余年”。凡诸纪载所未详者，如石经峪刻《金刚经》，据徂徕刻石辨为北齐王冠军书。唐《纪泰山铭》下截剥落，叶彬补书百八字。宋《述功德铭》，磨勒岱巔，鑿毁原碑，字犹存。介邱岩、分水谿及古明堂，均失核蓄疑。又肃然山、奉高城、季札子墓与白骡冢，俱误指其地。汶、泮、三谿诸水，皆牵混源流。岱背琨瑞、灵岩诸山，因隶他县而未录。并逐加考验，辨讹补阙。盖以土居之人，竭平生之力以考一山之迹，自与传闻者异矣。

△《峡川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潘廷章撰。廷章字梅岩，自称海峡樵人，盖海宁人也。其书志峡石一镇之事，颇有条理。然一村落之微，而首纪《分野》，未免太廓；科第皆列之《人物》，毫无行实，但载其由某经中式某科第几名，亦未免太滥。所纪唐许远守睢阳，临难作《死别吟》，其词不类，疑亦附会也。

△《西湖览胜志》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夏基撰。基字乐只，杭州人。是编因明田汝成本重修，十四卷中题咏居其六卷。

△《南湖纪略稿》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峻撰。峻字晴岩，仁和人。南湖一名白洋池，在杭州城北隅。宋张俊赐第，四世孙鎡别业，据湖之上。湖在宅南，因名南湖。杨万里、陆游诸人皆为之题咏，而鎡亦以自名其集，遂传为古迹。峻少居其地，因采辑宋时志乘及说部文集，勒成此志。

——右“地理类”山川之属，九十七部、八百九十五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七十七 史部三十三

○地理类存目六△《大涤洞天记》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旧本题元邓牧撰。（案，牧以宋人入元，不仕而卒，据陶潜书晋之例，当仍题宋人，今特据旧本所题书之。）核其书，即牧所撰《洞霄图志》内《宫观》、《山水》、《洞府》、《古迹》、《碑记》五门，而删其《人物》。每门又颇有刊削，不皆全文。卷首吴全节、沈多福二序亦同，惟增入洪武三十一年正一嗣教真人张宇初一序。称今年春，某宫道士某，持宫志请序，将广於梓。盖明初道流重刻时，妄以其意删节之，而改其名也。

△《西岳神祠事录》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孙仁编。仁，贵池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是书乃其官西安府知府时作。以记西岳神祠之事。所录文章，具载首尾年月，撰人姓名。较张维

新《华岳全集》所载，颇为完整有体。其中《延熹华山庙碑》一篇，则剥泐已甚，非复洪氏《隶释》之旧矣。

△《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卢襄撰。襄字师陈，吴县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石湖在苏州府城西南。宋范成大为执政时，有别墅在湖上，孝宗御书“石湖”二字以赐，其名始显。卢氏世居於此，襄乃述其山川古迹为《志略》，又集诸人题咏为《文略》。然此书为范氏别业而作，自应以是一地为主，与州郡輿记为例各殊。

襄乃兼及人物，多至二十有一人，匪独词涉夸张，抑亦体伤泛滥矣。

△《石鼓书院志》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周诏撰。案，是时有二周诏，一为延津人。嘉靖庚戌进士，见《太学题名碑》；一即此周诏，号台山，富顺人。嘉靖癸巳官衡州府知府。石鼓书院在衡州府治北石鼓山。宋景祐间，允集贤校理刘沆之请，赐额置田，与睢阳、岳麓、白鹿号为四大书院，讲学家喜称道之。诏官於衡州，因剿取旧志，稍增损以为此编。

首《地理》，次《室宇》，次《人物》，次《词翰》，而附录《文移》於末。潦草漏略，殊无义例，盖书帕本也。

△《净慈寺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大壑撰。大壑字元津，杭州净慈寺僧。案，净慈寺在杭州城西南屏山。旧无志，大壑始创修之。其书分《形胜》、《建置》、《法嗣》、《檀护》、《著述》、《僧制》、《灵异》七门。自序称“断碣磨崖，冥搜必录，盖二十载而始成”，其用力亦勤矣。

△《径山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宗净撰。宗净始末未详。径山在临安县天目山东北，唐代宗时，僧法钦始造寺。是书上卷记寺之建置，中卷记禅宗，下卷载艺文。原刻校讎不精，僧方一序，谓其鲁鱼亥豕叠出，为白璧蝇玷云。

△《白鹭洲书院志》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甘雨撰。雨有《古今韵分注撮要》，已著录。初，宋淳祐辛丑，江万里知吉州，建书院於白鹭洲。洲在二水之中，故借李白诗“二水中分白鹭洲”句以名之，非金陵之白鹭洲也。时宋理宗方重道学，为赐额立山长，嗣后遂相承为古迹。

万历辛卯，黄梅汪可受为吉安府知府，又重修之。雨因撰是志，分《沿革》、《建置》、《教职》、《祀典》、《储贍》、《名宦》、《人物》、《公移》、《贤劳》、《义助》、《纪述》、《书籍》、《生祠记》十三门。生祠记者

，即可受生祠也，至别立为一门，此其作志之意不在书院矣。

△《历代山陵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在晋撰。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王洽传》。是书仅从《一统志》抄撮而成，无所考证。况既名山陵，而赵宣子、孟尝君辈遗冢亦列其间，尤非体也。

△《方广岩志》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方广岩在永福县东。宋给事中黄非熊尝读书山中，作《十咏》以纪其胜。肇淛时为工部郎，奉使过家，游於是岩，因辑此志。前为《义例》一条，作《本纪》以志方广，作《外纪》以志旁近岩壑，作《别纪》以志方外，作《文纪》、《诗纪》以辑前人之作。然《本纪》之名，史家以载帝王事迹，用之山水，殊乖体例。别纪信志，宁之托生三元、德涵之丽刑地狱，佛氏之说，儒者所不道。《诗纪》末有国朝人所作，则雍正中江绩重修是书所附入也。

△《石鼓书院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安仁撰。安仁字裕居，迁安人。万历中官衡州府知府。是编因周诏旧志重修，分上下部。上部纪《地理》、《室宇》、《人物》、《名宦》，下部载《艺文》。采据较诏志为详。

△《关中陵墓志》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祁光宗撰。光宗后更名伯裕，滑县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编乃光宗督学陕西时，於历代陵墓详加考证，各为之图，而系之以说。其距诸州县城，方隅道里，皆备志之。亦《皇览圣贤冢墓记》之流也。

△《金陵梵刹志》五十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有《四书湖南讲》，已著录。是书志金陵梵刹，依僧录分，摄以灵谷、天界、报恩三大寺统。次大寺五，中寺三十有二，小寺百有二十。其余废寺，别为一编。卷首冠以《御制》、《钦录》二集。《御制》者，太祖之诗文；《钦录》者，沿革之案牒也。末附以《南藏目录》及诸经、租额、公费、僧规、公产诸条例。其余皆略如志乘之体，编次颇伤芜杂。

△《径山志》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奎光撰。奎光字培岩，万历壬子举人，官馀杭县教谕。是编盖增补宗净旧志而成，分《开山诸祖》及《制敕》、《诗文》、《名胜》、《古迹》、《土产》诸门，殊多猥琐。盖一山一寺，地本偏隅，宗净志已具梗概。奎光必从而恢张之，其冗沓宜矣。

△《延寿寺纪略》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释圆复撰。圆复字休远，鄞县人。与屠隆同时。延寿寺在鄞县南三里，旧号

保恩院。宋祥符间，改为延寿寺。是书详述知礼禅师本末，及宋相曾公亮置买庄田旧事，他无所载。盖自备古刹之典故而已。

△《禹门寺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戴英撰。英字上慎，宜兴人。崇祯甲戌进士。禹门寺在宜兴之龙池山。是编前志山寺僧侣，后纪碑铭序记诗文，多未雅驯。

△《邓尉圣恩寺志》十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周永年撰。永年字安期，吴江人。邓尉故有《沈津志》，兹编乃踵而增之。凡梵字、名释、序记、语录，无不备载。大约於寺之建置本末，尤为详悉。故以《圣恩寺志》为名。书成於崇祯十五年，而中有康熙中碑刻，及宋荤、徐秉义诗文。盖后人所续入也。

△《天童寺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杨明撰。明不知何许人。天童寺在鄞县东六十里。晋永康间，义兴禅师居此山，有童子来供薪水，久之辞去，自称太白星。因是山名太白，寺名天童。兹编叙述形胜，缀以艺文。前序无姓名，疑即明所自作。中称撰为七卷，今止两卷，似尚非完帙也。

△《南溪书院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廷祥、郭以隆、纪延誉、陈翹卿同撰。廷祥官尤溪县知县。以隆称署县事，疑为丞簿之类。延誉、翹卿则尤溪教谕、训导也，其里贯均未详。南溪者，朱子之父松作尉尤溪，实生朱子於其地。理宗嘉熙初，尤溪令李修，以时方崇尚道学，人争攀附，遂於其地建二朱先生祠，即书院所自昉也。志中载书院额为帝显德祐元年所赐，而李韶所作记在嘉熙改元之岁，已称南溪书院。则初建时已有此名，但赐额在后耳。其书仅纪书院之迹，所附诗文，多不雅驯。延誉之序，以朱松、朱子及宋理宗皆跳行别书，使君臣相并，则欲尊朱子而不知所以尊，悖谬甚矣。

△《破山兴福寺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程嘉燧撰。嘉燧字孟阳，休宁人。崇祯末布衣。《明史文苑传》附载《唐时升传》末。常熟县西北十里有破山，其麓有寺曰“兴福”，乃齐梁间所建。是书一卷、二卷记山中古迹，而诗文附焉。三卷志建置。四卷志禅宗。序次雅洁，为山志中差善之本。

△《灵隐寺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孙治撰，徐增重编。治字宇台，仁和人。增字子能，吴县人。其书因明万历中昌黎白珩之志，稍增损之。体例与他志略同。惟以宦游寄寓之人概收之《人物》一门，则事涉创造，於义未安。

△《沧浪小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萃撰。萃字牧仲，号漫堂，商邱人。由荫生官至吏部尚书。是编乃萃为江苏巡抚时得宋苏舜钦沧浪亭旧址，重为修葺。因蒐辑前人传记诗文而附以所作记一篇，诗一首，及尤侗、范承勋诗各一首，共为一集。当时颇称其好事。然其所采，多为舜钦而作，与亭无涉。又南禅寺虽附近亭旁，而实非当日之故址。

一概泛载，亦未免稍失断限矣。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郎遂撰。遂字赵客，号西樵子，池州人。按，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泛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岸、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

盖亦志乘之结习也。至於郎氏族系亦附录其中，则并非志乘体矣。

△《二楼小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元愈撰，汪越、沈廷璐又补葺之。与佟赋伟《二楼纪略》一书相为表里，皆记宁国府南北楼事。北楼即谢朓之高斋，南楼即文昌台。明嘉靖中知府朱大器所建也。赋伟书旁涉他事，殊为庞杂。此辑录历代题咏，并记南楼建造之始末，差为有绪。越有《读史记十表》，已著录。元愈字偕柳，廷璐字元佩，皆宁国人。

△《青原志略》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僧大然撰，施闰章补辑。大然始末未详。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侍读。

青原为吉州名胜，自唐行思禅师开山说法以后，遂为巨刹。至明王守仁、罗洪先、欧阳德诸人於此讲学，故第三卷特立《书院》一门，略记当时问对之语。而其所采录皆理之近於禅宗者，则缙流援儒入墨，借以自张其教也。

△《崇恩志略》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僧智藏撰。智藏字竺堂，安福人。崇恩寺在庐陵，创自吴赤乌中，屡经废兴。康熙丙午，智藏重修之，因辑是书。一卷《山水道场》及历代住持上堂《语录》，二卷《记疏》，三卷《诗对联》，四卷《序》，五卷《启书》，六卷《杂著法语》，七卷《法产》。大旨在张皇佛教，以外护为至荣。体例芜杂之甚。

△《江心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元奇撰。江心寺在温州府北永嘉江中，即谢灵运诗所谓“乱流趋正绝

，孤屿媚中川”者也。宋高宗尝幸其地，称为名胜。明释成斌、郡人王昉谷始创为之志。元奇因旧本重加编辑。凡《纪迹》一卷，《敕书》一卷，《艺文》八卷，《世系》、《杂记》二卷。

△《白鹿书院志》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廖文英撰。文英有《正字通》，已著录。初，唐李渤与其兄涉读书庐山，蓄一白鹿甚驯，因名白鹿洞。宋初置书院於五老峰下。朱子守南康军，援岳麓书院例，疏请敕额，遂为四大书院之一。康熙中，文英为南康知府，因即旧志修辑，以成是书。意求繁富，颇失翦裁。

△《灵谷寺志》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吴云撰。云号舫翁，安福人。灵谷寺在江宁鍾山之左，明太祖迁梁宝志塔於此，改赐今名，而号其山曰“紫金”。旧有景泰间僧洁菴、嘉靖间黄河二志。

康熙庚辰，云重辑为是编。前有云自序，及寺僧寂曙所纪修辑缘起。凡分二十四类，其门目皆因明志之旧，仅略为删补耳。

△《白鹿书院志》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德琦撰。德琦有《庐山志》，已著录。康熙甲午，德琦为星子县知县，因取廖文英原志重加订正。分类凡十，曰《形胜》，曰《兴复》，曰《沿革》，曰《先献》，曰《主洞》，曰《学规》，曰《书籍》，曰《艺文》，曰《祀典》，曰《田赋》。《形胜》等七门，皆因旧志，《兴复》、《主洞》、《书籍》三门，则德琦所增也。

△《通元观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琰撰。陈琰有《春秋三传同异考》，已著录。通元观在钱塘县。宋绍兴中，刘鹿泉请於高宗，建为修真之所。嘉靖中，姜南始志之。陈琰以姜志未备，更为此书。

△《孔宅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诸绍禹撰。绍禹，松江人。青浦县治之北，地名孔宅。旧有孔子庙，相传隋末孔子三十四代裔孙苏州刺史祜侨寓於吴，乃立家庙，并葬先圣衣冠於此。后渐湮废，明陆应阳重修之，始述为《孔庙记》，陈功又作《续记》。康熙中，绍禹增删旧本，以成是编。案：祜生於隋代，不应尚存先圣衣冠。即有之，亦不应携至吴中。且隋时郡县，并无苏州之名。其说殊未可尽信也。

△《丹霞洞天志》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萧韵撰。韵字明彝，南城人。康熙中举人。明万历中，建昌府知府邬齐云，尝属郡人左宗郢为《麻姑山志》，久而版毁。康熙中，湖东道罗森，复令韵增补成之。首系以图，次列考、表、志、记诸目，而於题咏词赋为尤详。

△《武林志餘》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昞撰。昞字东溥，号涤岑，钱塘人。是书搜辑武林诸名胜，於道观、祠庙、名贤、古迹，纪载尤详。其末一卷，附录方物，亦颇有考订。名《志餘》者，欲以补前志所未备也。然采摭颇富，而体例未精，往往失之冗杂。所录近人题咏，亦殊少别裁。

△《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崧，高崧、高廷珍、高陞、许猷同撰。崧等四人皆高攀龙之裔，猷亦攀龙同县人也。其书分《建置》、《院规》、《会语》、《祀典》、《列传》、《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轶事》十门。意在博搜广采，而体例冗杂颇甚。所附诸人，又多牵附。不特孙承泽滥厕其间，即宋荤平生，亦仅刻意于文章，未尝闻其讲学也。

△《增修云林寺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是编成於乾隆甲子，以灵隐旧志脱漏尚多，且圣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驻蹕山中，赐名云林寺，不宜仍用旧名。故因前志而增辑之。首纪《宸恩》，次《山水》，次《禅祖》，次《法语》，次《檀越人物》，次《艺文诗咏》，而以《遗事杂记》终焉。

△《宋东京考》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城撰。城号石匏，嘉兴人。是书前有雍正辛亥王珣序，称城“客大梁三载，随境讨蒐，以成此书”。其凡例有云：“建隆以前，东京非宋；靖康而后，宋不东京。”盖专纪汴都一百七十年之遗迹而作也。每条皆援引旧书，列其原文。盖仿朱彝尊《日下旧闻》之体。然多引类书，其博赡殊不及彝尊。又多载杂事，务盈卷帙。如所引《宋稗类抄》“二近侍争辨贵贱由天”一事，因首有仁宗御便殿一语，遂列之《宫殿类》中。然则一代帝王，何事不在宫殿内，岂胜载乎？他如造字台、吹台、繁台，卷中所引各书，皆谓一台而数名。乃於繁台则并入吹台，又别立造字台名之类。多彼此牴牾，无所考证。其精核亦不及彝尊也。

△《鹅湖讲学会编》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之侨撰。之侨，字东里，潮阳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宝庆府知府。鹅湖为朱、陆讲学之所，今其地属铅山。之侨官铅山知县时，因作是编。首卷为之侨所作图传、赞考。二卷至八卷皆四贤问答诸书，及学规条约讲义。九卷为之侨及雷鉉所立条约。十卷、十一卷皆自宋迄今诗文之有關於鹅湖者，而之侨所作亦并录焉。十二卷则之侨所作《鹅湖书田志》也。书中大旨，多调停朱、陆之异同。其意盖欲附於讲学，然实则惟以书院为主。故题咏名胜诸作，亦皆收录，今仍附之地理类焉。

——右“地理类”古迹之属，三十七部，三百七十卷，皆附《存目》。

△《豫章今古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隋书经籍志》，有雷次宗《豫章记》一卷。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又云：次宗作《豫章古今志》。是编首引次宗语，末云次宗於元嘉六年撰《豫章记》，则必非雷书。观所纪至唐而止，有皇唐、大唐之语，似为唐人之作矣。书分《郡记》、《宝端记》、《寺观记》、《鬼神记》、《变化记》、《神祠记》、《山石记》、《冢墓记》、《翹俊记》等九部，记载寥寥，绝无体例。疑依托者杂钞成之也。

△《西湖繁胜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书中所言，盖南宋人作也。宋自和议既成之后，不复留意於中原。士大夫但知流连歌舞，笑傲湖山。故是书所述，大抵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盖亦耐得翁《都城纪胜》之类，而琐屑又甚焉。

△《庐阳客记》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已著录。正德元年，循吉同年进士西充马金为庐州守，请循吉修郡志，以议不合归。后二年，因采其风土大概，述为此编。凡十一目，简洁古峭，颇有结构。盖借此以驰骋其笔力。然漏略太甚，不足以备考证也。

△《蜀都杂抄》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此乃深为四川左布政使时所录蜀中山川古迹。其论峨眉山当作蛾眉，又力辨禹生石纽为《元和志》之误，颇为有识。

其他亦多随笔札记之文。

△《闽部疏》（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书记闽中诸郡风土、岁时及山川、鸟兽、草木之属，亦地志之支流。盖世懋曾官福建提学副使，记其身所阅历者也。

△《淞故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枢撰。枢字运之，自称细林山人，华亭人。嘉靖戊子举人，官至江西临江府同知。是书乃所述松江一郡遗闻轶事，以补志乘之阙略者。松江本以吴淞江得名，明初因地多水灾，故去水旁以禳之。此书标目，则犹仍其本名也。书中於地理、人物、行谊、艺能、文字、题咏以及诙谐、琐屑之事，无不备载。其艺文籍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例，载陆绩《浑天图》以下凡百余种，悉其乡人著作，可为徵文考献之资。至於元杨维禎之名，或从木或从示，诸书参差不一。枢以岁月求之，谓字本从木。入明后以诸王有讳禎者，始改从示。其言殊

臆测无据。又李至刚在永乐时，以善於附会深蒙倾险之识，而枢信《明一统志》之虚词，反目以德量宽宏，惜《松江旧志》略而不载。亦未免涉回护乡曲之私也。

△《秦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思孝字继山，嘉兴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多载陕西诸郡形胜风土，间引经史诸书为证。其论复河套事，极以曾铣之议为非，未免有所回护云。

△《晋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所载多边障形胜及防守扼要之处，其《田赋》、《盐课》诸条，与《明会典》亦略有同异。至叙黄河所经州县及太原晋祠，则大抵习见之文，无足以资考证。

△《长溪琐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长溪，今之福宁府。是书杂载山川名胜及人物故事，间及神怪，盖亦志乘之支流也。

△《滇南杂记》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许伯衡撰。伯衡号听菴，昆山人。万历庚子举人，官晋宁州知州，兼摄昆阳州事。伯衡尝辑《晋宁志》，复杂采滇事为此书。体例与輿记略同，惟不列仕宦人物姓名坊巷公署之类及杂事，各自标目，为小异耳。大抵略於古迹而详於时事，故下卷自《丁产》以下所载公牒为最详。自序谓“於滇事无损益，而要不为游谈”。其大旨可见矣。

△《西事珥》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义古象通》，已著录。是书盖其官粤西时所作，一卷多言山川地理，二卷多言风土，三卷多言时政，四卷、五卷多言故事及人物，六卷多言物产，七卷多言仙释神怪，八卷多言制驭苗蛮之始末。虽不立地志之名，然核其编次，固地志之类，但不列门目耳。其考订颇不苟，叙述亦为雅洁，无说部沓杂之习。然如载舒宏志转生之类，稍涉荒唐。明惠帝、程济诸事，亦相沿讹谬也。

△《泉南杂志》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懋仁撰。懋仁字无功，嘉兴人。官泉州府经历。《浙江通志》称其不以簿书废铅槧，记泉南事多故牒所未备，即是书也。其所载山川、古迹、禽鱼、花木以及郡县事实，颇为详具。中如“淳化帖”、“尼无著”等一两条，亦稍有考证。其“官山”一条，破闽俗葬地之说，持论亦正。下卷则多记其在泉所施設之事，皆得诸身历者。然如泉人之官嘉兴，及嘉兴人之官泉者，俱缕列姓名，即簿尉亦并载之，此非天下之通例。懋仁以嘉兴人而宦泉州，故两地互记耳

。使修地志者人人皆援此例，则罄南山之竹不足供其私载矣。凡著一书，先存一厚其乡人之心，皆至薄之见也。

△《闽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鸣鹤撰。鸣鹤有《东越文苑》，已著录。是书所考，皆福州府境山川古迹。称得唐人《闽中记》於长乐农家，得宋人《三山志》於徐〈火勃〉。参以闻见，订志乘之舛讹。其考证旧事，如东冶非东冶，泉山非泉州清源山，而越山、冶山皆泉之支麓，冶县非东瓯，炉峰石在南屿不在旗山，旧志本明，新志误删其文，因误移其地，亦颇精核。惟后幅多采小说怪事及僧家语录，未免伤於芜杂。

△《两河观风便览》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有称万历二十年者，而所列《宗藩》一门尚无福府，则神宗中年之书也。分十门，一曰《图考》，二曰《封域》，三曰《官秩》，四曰《宗藩》，五曰《赋役杂差》，六曰《户口》，七曰《河防》，八曰《驿传》，九曰《储积》，十曰《兵防》。大抵抄撮案牒为之，而於河南掌故一一具详。较地志诸书罗列山川、侈陈人物、滥载艺文者，较为近实。特其大者多见於史，而小者亦备载於《通志》，不免为已陈之故牒耳。

△《增补武林旧事》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廷焕撰。廷焕字中白，单县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工部主事。初，宋末周密尝录南渡后百二十年典故及风俗游宴之盛，为《武林旧事》。廷焕於崇祯间司榷杭州，复采《西湖志》、《鹤林玉露》、《容斋随笔》、《辍耕录》及密所著《癸辛杂志》诸书，补缀其阙，以成是编。密书十卷，此增补反为八卷者，密书别有一六卷之本，廷焕据以推广也。自序谓增补数十则，今案所增凡《睿藻》、《恩泽》、《开圻》、《故都宫殿》、《湖产》、《灾异》六门，共补一百五十四则，与序不符。殆序文字误耶？其中《湖产》一门，既非宋代所独有，与断限之例殊乖。其《灾异》一门，亦非土俗、民风、朝章、国典，泛滥尤甚。均非密著书之本意，殊属骈枝。明人点窜古书，多不解前人义例，动辄破坏其体裁，往往似此也。

△《帝京景物略》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刘侗、于奕正同撰。侗字同人，麻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吴县知县。奕正字司直，宛平人。崇祯中诸生。是编详载北京景物。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系以诗，采摭颇疏。王士禛《池北偶谈》尝讥其不考《萨都拉集》，失载安祿山、史思明所造双塔事，考据亦多不精确。其为朱彝尊《日下旧闻》所驳正者，尤不一而足。其割裂“艺”、“元”二字为塑工姓

名一条，殆足资笑噱。又侗本楚人，多染竟陵之习，其文皆么弦侧调，惟以纤诡相矜。至如“太学石鼓”一条，舍石鼓而颂太学，殊伤冗滥。又首善书院近在同时，泛叙讲学，何关景物。於体例亦颇有乖。所附诸诗，尤为猥杂。方今奉命重辑《日下旧闻》，考古证今，务求传信。朱彝尊之所撰且为大辘之椎轮，侗等吊诡之词，益可为覆瓿用矣。

△《山左笔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黄淳耀撰。淳耀字蕴生，号陶菴，嘉定人。崇祯癸未进士。南都破后，殉节死。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所纪，皆山东风土、形势、山川、古迹，及海运备倭诸事宜。徵引拉杂，殊鲜伦理。案：淳耀生平未尝游山东，所著《陶菴集》内亦无此书名，此本见曹溶《学海类编》中，疑亦出伪托也。

△《楚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陶晋樸撰。晋樸字若樸，秀水人。崇祯间尝侍亲官楚，因杂记湖南山水物产，间及古迹。然考证殊多疏漏，如辨《岫嶽碑》信杨慎所录者为真本，则其他可知矣。

△《山东考古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然《说铃》载炎武书四种，其三皆杂剽《日知录》，而此书之文独《日知录》所不载。末题“辛丑腊望日庚申，是日立春”字，盖作於顺治十八年。考王士禛《居易录》，记炎武尝预修《山东通志》。或是时所遗稿本，亦未可知也。

△《京东考古录》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旧本题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其文皆见炎武所撰《日知录》及《昌平山水记》。殆震方剽取别行，伪立此名也。

△《谿觚》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时有乐安李焕章，伪称与炎武书，驳正地理十事，故炎武作是书以辨之。其论孟尝君之封於薛，及临淄之非营邱诸条，皆於地理之学有所补正。

△《天府广记》四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书以京畿事实分类编辑，凡《建置》、《府治》、《学宫》、《城池》、《宫殿》各一卷；《坛庙》四卷，《官署》二十三卷，其中仓场漕务附户部，选举贡院附礼部之类，又各以所属系录；《人物》二卷；《名胜》、《川渠》、《名迹》、《寺庙》、《石刻》、《陵园》各一卷；《赋》一卷；《诗》三卷。全用志乘之体。承泽所作《春明梦馀录》，多记明事。是编则上该历代，下迄於明，为例稍殊。其中如因工部而及修筑，遂并淮、黄形势而详述之，则是南河而非北都；因礼部而及仪

注，因并贵贱章服而缕载之，则是会典而非地志。且既以天府为名，自应以地为限，乃明建都在永乐时，而内阁题名上溯洪武之初。移石鼓入大都在元时，而《石鼓歌》兼收韩愈、韦应物、苏轼凤翔所作。如斯之类，皆务博贪多，未免失之泛滥。至於“六科”条目自载其奏疏，《名迹类》中自载其别业，如斯之类，亦未免明人自炫之习。他如《人物门成德传》末，附载德殉难时与马世奇书，有“在都缙绅尽如光含万、孙北海，天下事尚可为”之语。含万即光时亨字，以给事中从贼，后为福王所诛者也。以德之刚直明决，与时亨、承泽，决非气类，未必肯作是语。

如斯之类，或不免有所依托。李国祯降贼拷死，具载诸书，而以为弃城遁去，贼追杀之。如斯之类，或不免传闻失实。前卷以翰林院为元光禄寺，后卷又以翰林院为元鸿胪寺。如斯之类，或不免小有牴牾。核其全书，大抵瑕多而瑜少也。

△《四州文献摘抄》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毕振姬撰，其邑人司昌龄所摘抄也。振姬字亮四，高平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山西通志》称其所著有《四州文献》藏於家。此本有司昌龄跋曰：“《四州文献》，盖潞、泽、辽、沁之通考也。其间有悬揣附会之说。

前无总序，条类纷杂。盖草创未就而其徒所抄次，凡二十五册。余以前人旧文各有原书。又繁不能尽录，乃节其论著之要者，与其所纂物产釐为四卷，题曰《四州文献摘钞》。”据其所云，则所存不及十之一，尚庞杂如是，则全书可以想见矣。

△《瓯江逸志》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劳大舆撰。大舆字宜斋，石门人。顺治辛卯举人，官永嘉县教谕。是编前记温州旧事，后记其山川物产，大意欲补郡乘之阙，故名曰《逸志》。然摭拾未富，且皆不著所出，未为精核。至谓“钱玉莲为倡女”，更齐东之语矣。

△《粤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闵叙撰。叙号鹤瞿，歙县人。《太学题名碑》作江都人，疑其寄籍也。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乃其督学广西时所作，叙述山川物产，颇为雅洁。其辨“狄青取昆仑关”一事，核以地理，足订《宋史》之误。惟好穿凿字义，如谓“猺”字当作“饶”，即《说文》之焦饶，已为无理。又谓“猺人住屋作两层，人居其上，猪圈牛栏皆在卧榻之下。《说文》家字宀下从豕，可会此义”云云，尤为附会。儒生喜谈小学，动称六书，为万事之根本，其弊往往至此也。

△《星馀笔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此其《世德堂遗书》之第三种也。皆其官西宁知县时记其风土物产，如蚰蛇、狒狒诸条，於旧说间有驳正。所记“”字“𠃉”字、“”字、“𠃉”字、“平”字、“有”字之类，亦足补《桂海虞衡志》所遗，然大抵地志所已载也。以方为邑令，故取巫马期戴星之义，名曰《星馀》云。

△《中州杂俎》三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价撰。价字介人，号三依外史，自称吴人，其里居则未详也。顺治己亥，贾汉复为河南巡抚，修《通志》，价与其役。逾年书成，复采诸书所载轶闻琐事关于中州者，薈萃以成是编，分天、地、人、物四函。天函子目五，曰《分野》、《图谱》、《馀论》、《杂识》、《时令》，地函子目十六，曰《建都》、《封国》、《纪邑》、《纪乡》、《纪山》、《纪水》、《纪室》、《纪园》、《纪寺》、《纪塔》、《纪观》、《纪庙》、《纪墓》、《纪碑》、《纪桥》、《纪俗》。人函子目二十一，曰《帝迹》、《圣迹》、《贤迹》、《官迹》、《文迹》、《武迹》、《忠迹》、《孝迹》、《义迹》、《节迹》、《隐流》、《羽流》、《缙流》、《术流》、《技流》、《女史》、《老史》、《儿史》、《凶史》、《异史》、《人杂》。物函子目十四，曰《禽志》、《兽志》、《鳞志》、《虫志》、《草谱》、《木谱》、《花谱》、《穀品》、《果品》、《菜品》、《饮案》、《食案》、《器考》、《物考》。采摭繁富，用力颇勤，而多取稗官家言，纯为小说之体。又事皆不著所出，人亦往往不著时代。编次繁复，漫无体例，可谓劳而鲜功者矣。

△《湖壖杂记》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字云士，钱塘人。康熙初由拔贡生官江阴县知县。是书盖续田艺蘅《西湖志馀》而作，如庆忌塔、夹城之类，亦颇有考辨。而近於小说者十之七八。盖艺蘅之书，体例亦如是也。

△《姑孰备考》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之符撰。之符字亥伯，当涂人。顺治中修《太平府志》未成，乃删其八志、二表而为此书。首《郡纪》三卷，以拟本纪；次《人物传赞》二卷，以拟列传；次《乡音集》三卷，皆之符自作之诗。非志非集，殊乖体例。又《人物传》中列韦弦佩於先贤，而弦佩方序其书。则其人未死，亦岂盖棺论定之义乎？弦佩原序称是书十二卷，张总序又作九卷，互相矛盾。惟陶元鼎序作八卷，与此本相合云。

△《台湾记略》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李麟光撰。麟光号蓉洲，武进人。是编杂记台湾山川，附以《暹罗别记》一篇。篇帙寥寥，疑为删削不完之本也。

△《海表奇观》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标二十三门，曰《溯源》，曰《疆境》，曰《形势》，曰《分野》，曰《气候》，曰《潮汐》，曰《节序》，曰《风俗》，曰《黎俗》，曰《占历》，曰《灾祥》，曰《名山》，曰《水泉》，曰《名宦》，曰《人物》，曰《列传》，曰《祠庙》，曰《古迹》，曰《坟墓》，曰《物产》，曰《奇人》，曰《奇事》，曰《题咏》。盖即抄撮《琼州府志》，而每条附以论赞诗句。据其自序，称“戊申官於琼州”，又言“家於齐鲁”。考《琼州府志》，“康熙七年戊申，知府牛天宿，山东人。”当即此人也。

△《江南星野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叶燮撰。燮字星期，吴江人。康熙庚戌进士，官宝应县知县。其书历引《周礼》、《尔雅》及星经、史志所载扬州吴越分野，独推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为得郡邑分度之详。案，星土之说，虽本《周礼保章氏》，亦见於《左传》诸占，然先儒已不得其传，解多附会。术家用以推验，偶应者十不得一，不应者十恒逾九。况疆域既已非古，而犹执二十八宿尺尺寸寸而拓之，其乖迕殆不待辨。

輿图所列，大抵具文。博引繁称，徒为枝赘而已。

△《岭南杂记》二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吴震方撰。震方有《读书正音》，已著录。是编记其客游广东时所见。上卷多记山川风土，兼及时事，所载番禺唐化鹏《夫务条议》、《花田立县议》，广西巡抚彭鹏《禁官贩私盐示》诸条，亦颇留心於利弊。下卷则记物产而已。书中称平南王尚可喜为逆藩。伏读五朝国史列传，可喜之子尚之孝，反覆悖乱，终於伏诛。谓之逆藩可也。可喜则终守臣节，未可目之以逆。是亦传闻之未审矣。

△《台湾随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徐怀祖撰。怀祖字燕公，松江人。自序称乙亥之春，再至闽漳，复有台湾之行。盖康熙三十四年所作。其记台湾风土及自闽赴海水程，俱不甚详备，但就其所身历者言之耳。

△《燕台笔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国朝项惟贞撰。惟贞字端伯，秀水人。朱彝尊之门人也。然检核其文，实即朱彝尊《日下旧闻》内《风俗》一门。疑彝尊尝属之袁辑偶存残稿，作伪者遂别标此名也。且彝尊撰《日下旧闻》时，溶歿已久，又安得而录之？《学海类编》多书贾所窜入，非溶原本，此亦一证矣。

△《神州古史考》一卷、《方輿通俗文》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倪璠撰。璠字鲁玉，钱塘人。康熙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书自序

云：“按今之版图，取自汉迄唐诸史地志，列於郡县之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凡两京十四省，共一百五十馀卷，谓之《神州古史考》。又取唐以后者别为一编，名曰《方輿通俗文》。”然所梓者惟杭州一府九县而已，盖未成之书也。

（案：此书据其原序，宜入《总志》；然所刻者惟一府，入之《总志》为不伦，而又不可列於《郡县》之中。故附存其目於《杂记》，此无类可归之变例也。）△《西粤对问》（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德中撰。德中字汉若，徽州人。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是书记西粤山川风土物产，颇资异闻。然其徵据疏谬，亦复不少。如引《左传》“有仍氏生女黥”事，不检杜注“美发为黥”之语，而误以为肌肤之黑。又云雉黑色者为鸥雉，按《尔雅》“秩秩海雉”注，“如雉而黑，在海中，不云名鸥也”。殆缘海字而误欤？殊失考。

△《浔阳躔醢》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文行远撰。行远字樵菴，江西德化人。康熙中贡生。是书专志九江一郡故实。首有凡例，自谓“读书时遇郡事随见随录，自经史子集及稗官野乘小说之类，靡所不采”。首卷分《象纬》、《地輿》、《书院》、《祠庙》、《宫室》、《邱墓》、《服食》、《器用》、《玩好》、《草木》、《鸟兽》、《虫鱼》十二目；次卷分《仕宦》、《吏治》、《典礼》、《经费》、《兵防》、《盗贼》六目；三卷分《交游》、《器局》、《方技》、《孝义》、《闺阃》、《忠节》、《流寓》、《人物》、《栖逸》九目；四卷分《真仙》、《僧宝》二目；五卷分《诗文》、《书画》、《典籍》、《名胜》四目；六卷分《像教》、《禅喜》、《灵异》、《感应》、《果报》、《鬼神》六目。其摭拾颇为繁富，而分别门类，殊多失当。如既有《僧宝》，又有《禅喜》；既有《鬼神》，又有《果报》、《感应》、《灵异》之类。中所采取，亦未见决择。盖有意求多，未免失之庞杂也。

△《蜀都碎事》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陈祥裔撰。祥裔本姓乔氏，号藕渔，顺天人。康熙中官成都府督捕通判。采蜀中故实为《碎事》四卷。杂引诸书，或注或否，间附以考证案语，及前代题咏诗文。复以所采未尽，别为艺文二卷，谓之《补遗》。祥裔所自作诗，亦并列於唐、宋名作之间。

△《续闽小纪》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黎定国撰。定国字于一，江都人。尝客游福建学使幕中，因据所闻见，辑为此书。以旧书先有《闽小纪》，故以“续”为名。凡七十六条。所载闽地风俗土产及琐碎故实，大约《通志》所已具，别无创闻也。

△《岭海见闻》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钱以埰撰。以埰游宦广东，前后八载，所作《罗浮外史》，已著录。此编又其杂录见闻之书也。大致欲仿《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而才不逮古人。

又采录冗杂，无所限断。记陆贾使粤，乃泛及作《新语》事；记南汉事甚略，乃阑载刘鋹入宋后事。皆与岭海无关。其他杂采小说，不核真伪。如《述异记》、《开元天宝遗事》之类，与闻见亦无涉。至於“荔枝”、“铜鼓”，前后各出二条，尤无体例矣。

△《南漳子》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之騄居於河渚，近南漳湖，因以自号。是书所纪，皆其一乡之故实，乃自称为子。核其体例，实亦於古无徵。

——右“地理类”杂记之属，四十二部、一百七十六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七十八 史部三十四

○地理类存目七△《古今游名山记》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何牟堂撰。牟堂有《括苍汇记》，已著录。是书采史志文集所载游览之文，以类编辑。首为《总录》三篇，曰《胜记》，曰《名言》，曰《类考》。次记两京各省山川及古今游人序记。

△《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慎蒙撰。蒙字山泉，归安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以何牟堂所作《古今游名山记》重复太甚，因删汰繁冗，而增入《通志》及别集所载记文凡十之四。视牟堂书颇为简明。然文有加减，而事不增损，仍无资於考据。其记文之末，各加评语，亦不出坊刻积习。自序称其书名《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而第一卷首又题作《游名山一览记》，第二卷以后则题作《名山岩洞泉石古迹》，殊不画一。盖明代文士，往往急行其书，陆续付梓。至书成后始有定名，而已刊者遂不复追改，故名目往往错互，不独此书为然也。

△《名山游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一曰《京口游山记》，分上下二篇。一曰《游匡庐山记》，一曰《东游记》，一曰《游二泉记》，一曰《游鼓山记》，一曰《游石竹山记》，一曰《游九鲤湖记》，而附以《游溧阳彭氏园记》。末有世懋跋一篇，盖为鼓山以下三记作。后合刻诸记，仍以缀於末也。

△《名山注》（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潘之恒撰。之恒有《黄海》，已著录。是编首《江上山志》，次《蜀山志》，次《淮上杂志》，次《新安山水志》，次《越中山水志》，次《三吴杂志》。或载前人行纪、志传、题咏，或自为序纪。其他名胜，漏略尚多，疑就其所游历者述之。其书不分卷帙，前后亦无序跋。而“名山注”三字仅题於签，似非完本也。

△《五岳游草》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士性撰。士性字恒叔，临海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南京鸿胪寺卿。事迹附见《明史王宗沐传》。钱希言《笏会园》又称临海王中丞士性，未之详也。士性初令确山，游嵩岳。擢礼科给事中，游岱岳、华岳、恒岳。及参粤藩，游衡岳。此外游名山以十数，经历者十州。游必有图有诗，为图若记七卷，诗三卷，不尽於记与诗者为杂志二卷。亦名《广游记》，统题曰《五岳游草》，盖举其大以该其馀也。《笏会园》称“峨嵋山有老僧，性好游。自恨一生不得遍探名岳，年又駸駸向暮，乃誓於来生了此夙愿。临化，谓其徒曰：‘吾今往台州临海县王氏，托生为男。’计老僧化去之年月日时，即士性之甲子”云云。殆因有此书而附会之，然亦缘士性癖嗜山水，故有是言矣。

△《广志绎》五卷、《杂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王士性撰。此书又於《五岳游草》（《广游纪》）以外，追绎旧闻，以补未及者也。首为《方輿崖略》，次两都，次诸省，附以《杂志》。其《四夷辑》一种，列目於《杂志》之前。然有录无书，注曰考订嗣出，盖未刊也。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亦间附以论断。盖随手记录，以资谈助。故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尽据为考证也。

△《黔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士性撰。曹溶收入《学海类编》中。核其所载，即士性游记中之一篇。书贾摘出，别立此名以售欺者也。

△《豫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士性撰。亦其《五岳游草》之一篇，曹溶摘入《学海类编》者也。

△《日畿访胜录》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姚士彝撰。士彝所辑《陆氏易解》，已著录。此录乃万历甲午士彝游京师时，寻访都城内外诸胜，因汇辑成编。然所载古迹，实皆抄撮孙国敕《燕都游览志》、蒋一葵《长安客话》诸书，别无异闻，不足资证据也。

△《天目游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汝亨撰。汝亨有《古奏议》，已著录。是记乃汝亨与佛慧寺僧同游天目山而作，叙是山景物颇详。然记中叙月叙日，而不叙为何年，亦行文之偶疏也。

△《纪游稿》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衡撰。衡字缙山，太仓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事迹附见《明史王锡爵传》。是编乃所作游记。凡泰山一首、香山三首、盘山一首、马鞍潭柘一首，杂记三首，盖随时摭拾付梓者。前有陈继儒序，词亦佻巧。

△《循沧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姚希孟撰。希孟字孟长，长洲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所作游记，以“循沧”名篇，盖用宋袁粲语也。上卷十三篇，皆游太湖洞庭所作。下卷十五篇，则平生所作南北游记皆在焉。末为跋王文恪《洞庭游记》二篇，及跋徐弘祖《鹿门鸿宝册》一篇。宏祖亦好游，故以类附游记后焉。其文体全沿公安、竟陵之习，务以纤佻为工。甚至《游广陵记》於全篇散语之中，忽作俚偶一联云：“洞天深处，别开翡翠之巢；笑语微闻，更掣鸳鸯之锁。”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文格乎？△《山行杂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宋彦撰。彦，华亭人。与赵宦光同时。尝至京师，历游玉泉、香山，因纪其园亭刹寺岩壑之胜。盖亦学《游城南记》诸书而作。然考据多疏，如中称“玉泉道上有《壮节祠碑》，称崇安侯谭公而无其名，疑为靖难武臣战死者”。案：崇安侯谭渊，从成祖起兵，於夹河战没，子孙得世袭侯爵。当时如郑晓、王世贞所著书内，皆详载其事，而彦不能知，亦殊昧於典故矣。

△《名山记》四十八卷、《图》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盖因何牟堂之书而增葺之。凡北直隶二卷，南直隶十卷，浙江十卷，江西四卷，湖广四卷，河南三卷，山东二卷，山西一卷，陕西一卷，福建二卷，广东二卷，广西一卷，四川二卷，云南一卷，贵州一卷，前为图一卷，略绘名胜之迹。末为《附录》一卷，则荒怪之说，《神异经》、《十洲记》之类也。所录古人游记十之三，明人游记十之七。采摭颇富，而庞杂特甚。如酈道元《水经注》、徐兢《高丽图经》、张敦颐《六朝事迹》之类，皆割裂短订，改易名目。至於孔稚圭《北山移文》、骆宾王《冒雨寻菊序》、宗伯稟《荆楚岁时记》、周密《武林旧事》、杨衍之《洛阳伽蓝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张鎡《梅品》、王世贞《题洛中九老图》之类，阑入者不可殫述。不知其与名山何与！其图首有篆字题识曰：“崇祯六年春月，墨绘斋新摹。”则出自坊贾之手可知。胡维霖《墨池浪语》乃云：《名山记》乃何滨岩所集，近复补入。景必穷幽，语必造奇。

仁智者岂能足迹遍天下，得此可以卧游。所谓补入，盖即此本。殆维霖未细阅其书欤。

△《广州游览小志》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士禛以康熙甲子十一月祭告南海

，以乙丑二月八日至四月一日归。计留广州五十一日，因而游览古迹，作为此志。凡光孝寺、六榕寺、五羊观、海幢寺、海珠寺、越秀山、蒲涧寺、长寿寺、南园三忠祠九处，皆会城内外地也。

△《天下名山记钞》（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吴秋士编。秋士字西湄，歙县人。其书取何牟堂《游名山记》及王世贞之《广编》删而录之，无一字之考订。

△《泰山纪胜》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贞瑄撰。贞瑄有《大成乐律》，已著录。是编乃其初官泰安教谕时纪所游历而作也。大略仿《岱史》之旧，自万仙楼以下共五十馀则，每景各叙其胜。

。其馀诸山脉络与岱宗相属者，如尼山、防山、龟、蒙、鳧、绎之类亦咸入纪载。

其捨身崖、社首、蒿里、封禅数条，持论颇不诡於正。然於封禅旧典，引据未能详洽。大抵议论多而考据少，其文格亦尚沿竟陵末派云。

△《匡庐纪游》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吴闾思撰。闾思字道贤，武进人。所记庐山名迹凡五十八条，词颇简洁。然大抵以摹写景物为长。

△《滇黔纪游》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陈鼎撰。鼎有《东林列传》，已著录。是编为其客游滇黔时所纪。上卷纪黔，下卷纪滇，於山川佳胜，叙述颇为有致，而不免偶出鄙语。如纪贵州诸苗曰：“男子之丽者，即古之潘安、宋朝有不及焉；女子之丽者，汉之飞燕、唐之太真亦无能出其上矣。此种女子，欲购之者牛马当以千计。男子皆不乐为龙阳君，有犯之者辄自杀。”又记楚雄、姚安、开化三郡曰：“余遍游三郡，别时各有遗赠。土仪之盛，馈赆之丰，有多至百金者”云云，其言殊陋。又如记三塔寺黄华老人石刻一事，黄华老人即金王庭筠，所作四诗刻石在山西汾州，故有“人道高欢避暑宫”句。后李中阳始摹刻於点苍山，王士禛《居易录》载之甚详。鼎乃以为仙人之笔，则考证之疏，亦可概见矣。

△《玉山遗响》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贞生撰。贞生号篔山，庐陵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玉山在泰和仁善乡，初名义山，又改匡山，土人称子瑶山。贞生尝游息其中。是编首载所作诗；次载所题对联；次载所作记；次为茅屋随札，则山中之日记；次为他人所作诗赋传记。前有罗雨序，谓贞生所著文集尚未刊行，此其家居一载之内，流连山水，随笔记之，以示其意之所寓者。所录虽皆诗文，而其体例在游记、地志之间，故附之《地理类》焉。

△《苍洱小记》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毕曰溇撰。曰溇有《滇游记》，已著录。是编亦曰溇父忠告官云南布政司参议时，曰溇省觐至大理，纪其山川名胜而作。相传灵鹫山即今点苍山，为释迦佛修道处。宾川之鸡足山即伽叶道场。故曰溇是书多引佛经为证据。

——右“地理类”游记之属，二十一部、一百二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南中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曰晋常璩撰。前有顾应祥序云：“此书附在《华阳国志》，近世无传。升菴杨太史谪居於滇，以其旧所藏本，手录见示”云云。考隋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无此书。宋李校正《华阳国志》，原序具存，亦不云附有此卷。且汉王恢攻南越在建元六年，张騫使大夏在元狩元年，此云騫以白帝东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年月之先后既殊，事迹亦不知何据。又晋泰始七年分益州置宁州，而此云六年。牂柯郡下元鼎六年亦误作元鼎二年，牴牾不一。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秘辛之类也。

△《高丽记》（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宋徐兢撰。案：兢别有《高丽图经》四十卷，已著於录。此本所载，即从图经中摘钞而成，非两书也。

△《记古滇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张道宗撰。前有嘉靖己酉沐朝弼序，则称道宗为元人。卷末题“咸淳元年春正月八日，滇民张道宗录”。而书中又载元统二年立段信茁实为大理宣慰使司事，颠倒牴牾，猝不可诘。其书大抵阴剽诸史《西南夷传》，而小变其文。

惟所记金马碧鸡事，称阿育王有三子争逐一金马，季子名至德，逐至滇池东山获之，即名其山曰金马。长子名福邦，续至滇池之西山，忽见碧凤，即名其山曰碧鸡。所谓金马、碧鸡之神，即是二子。其说荒诞，与史传尤异。文句亦多不雅驯，殆出臆托。况书中明言：“宋兴以北有大敌，不暇远略。使传往来，不通中国。”

何以度宗式微之时，转奉其正朔？然则非惟道宗时代恍惚难凭，即其人之有无且不可遽信矣。卷首有杨慎点校字，其即慎所依托而故谬其文以疑后人欤？

△《异域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首胡惟庸序曰：“《羸虫录》者，予自吴元年丁未，出镇江陵，有处士周致中者，前元之知院也，持是录献於军门。”则此书初名《羸虫录》，为周致中所作。又开济跋曰：“是书吾兄得之於青宫，乃国初之故物。今吾兄重编，更其名曰《异域志》。”则此书名《异域志》乃开济之兄所更定

。然考明太祖於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建国号曰吴。丁未当称“吴三年”，不得称“元年”。又济跋题“壬午长至”，为惠帝建文四年。其时济被诛已久，不应作跋。疑皆出於依托也。其书中杂论诸国风俗物产土地，语甚简略，颇与金铎所刻《异域图志》相似，无足采录。

△《异域图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明广信府知府金铎序，谓宋亦有应天府，疑是宋书。然书中载明初封元梁王子於耽罗，则为明人所作无疑。其书摭拾诸史及诸小说而成，颇多疏舛。如占城役属於安南，乃云安南为“占城役属”，殊不足据。其他叙述，亦太寥寥。

△《百夷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钱古训撰。古训，馀姚人。洪武甲戌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百夷即麓川平缅宣慰司。（案：百夷即今猓夷，译语对音，故无定字。）洪武二十九年，其酋思仑发诉与缅人构兵。古训时为行人，与其同官桂阳李思聪奉诏往谕，仑发等听命而还。因述其山川、人物、风俗、道路，为书以进。古训旋以劳擢湖广参政。请泽州杨砥序之。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此书为李思聪作。今据砥序及夏原吉后序，则实古训所作。虞稷偶失考也。

△《南夷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洪撰。洪字宗海，常熟人。洪熙初召入翰林，官修撰。是编乃永乐四年缅甸宣慰使那罗塔劫杀孟养，宣慰使刁查及思栾发而据其地。洪时为行人，赍敕往谕。因采摭见闻，记其梗概。所载洪武初至永乐四年平定云南各土司事，皆略而不详。其於云南郡建置始末，亦未能明晰。如南诏为蒙氏改鄯阐府，历郑、赵、杨三姓，始至大理段氏。孟养、麓川，各有土司，书中皆遗之。唯载梁王拒守，及杨苴乘隙窃发诸事，稍足与史参考耳。书中“澜沧江”作“兰沧江”，“思栾发”作“思鸾发”，与史互异。盖亦译语对音之故也。

△《西洋番国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巩珍撰。珍，应天人。其仕履始末未详。永乐中，敕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宣宗嗣位，复命和及王景宏等往海外，遍谕诸番。时珍从事总制之幕，往还三年。所历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罗，曰旧港，曰哑噜，曰满刺加，曰苏门答刺，曰那姑儿，曰黎代，曰喃勃里，曰溜山，曰榜葛刺，曰锡兰山，曰小葛兰，曰阿枝，曰古里，曰祖法儿，曰忽鲁谟厮，曰阿丹，曰天方，凡二十国。於其风土人物，询诸通事，转译汉语，覩缕毕记，至宣德九年编成。所记与《明史外国传》大概相同，疑史采用此书也。

△《瀛涯胜览》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马观撰。观不知何许人。书中多记郑和出使时事，则作於永乐以后也。所记

海外诸番曰占城，曰爪哇，曰旧港国，曰暹罗，曰满刺加，曰哑鲁国，曰苏门答刺，曰那孤儿，曰黎代，曰喃勃里，曰锡兰，曰小葛兰，曰阿枝，曰古俚，曰溜山，曰祖法儿，曰阿丹国，曰榜葛刺国，曰忽鲁谟斯国，凡十九国，而为篇十八。其那孤儿国附见苏门答刺后，以其微也。各载其疆域、道里、风俗、物产，亦略及沿革。大抵与史传相出入。

△《朝鲜杂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董越撰。越有《朝鲜赋》，已著录。是书繁碎无体例。以越所撰《朝鲜赋》校之，皆赋中越所自注。盖好事者抄出别行，伪立名目，非越又有此书也。

△《海槎馀录》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顾<山介>撰。<山介>字汇堂，吴县人。官至南安府知府，是编乃其官儋州时所著。凡风土、物产悉随笔记之，共四十馀则，皆地志所已具。惟处置叛黎一节，叙述颇详，为《蛮司合志》所未及云。

△《日本考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薛俊撰。俊，定海人。嘉靖二年，日本国使宗设来贡，抵宁波。未几，宋素卿等亦至。互争真伪，自相残杀。所过州县，大肆焚掠。浙江濒海之地，人民苦之。俊因纂辑是书，大略言防御之事为多，而国土、风俗亦类入焉。然见闻未广，所辑《沿革》、《疆域》二略，约举梗概，挂漏颇多。属国中兼及新罗、百济等国，不知新罗、百济在宋时已为朝鲜所并，其时并无是国矣。又序世系但及宋雍熙以前，而不载元以后国王名号，亦疏漏也。

△《日本图纂》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著录。此书乃其在胡宗宪幕府所作。以坊行《日本考略》一书舛讹难据，因从奉化人购得南倭商秘图，持以询诸使臣、降倭、通事、火长之属，汇订成编。前为图三幅，附以论说。后载州郡、土贡、道路、形势、语言、什器、寇术，而仪制、诗表别为附录。视若曾《万里海防编》内所载较为详密。其《针经图说》，止载入贡故道，而间道便利皆隐而不言。盖恐海滨奸宄得通倭之路，有深意存焉。惟其言“明太祖洪武二年命赵秩往谕其国”，《明史》载在洪武三年。又言“太宗十九年寇辽东，总兵刘江歼之於望海埭”，《明史》载在永乐十七年，乃都督刘荣，非总兵刘江，均不相合。然《明史》据《明实录》及国史，不得有误。殆是书传闻未实也。

△《朝鲜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先图后考，次详其世纪、都邑、山川、风俗、土产、道里、贡式，而以宋郑兴裔奏议一篇附焉。盖是时朝鲜亦被倭患，故因日本而及之。

△《琉球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体例与《朝鲜图说》相同，地里则但标其针路，末附宋郑藻《纪事》一篇。琉球奉明正朔，从无寇掠。殆以其国外偏於倭，内密迤於福建，而为预防之计欤？△《安南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体例亦与《朝鲜图说》同，但增《疆域》、《伪制》二门。

《疆域》寥寥数语，其《伪制》则纪黎、莫二姓事也。末附宋郑竦《纪略》一篇。

若曾时距莫登庸事未远，故筹画边防，并及安南。然相距既遥，所传闻者略矣。

△《西洋朝贡典录》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省曾撰。省曾字勉之，吴县人。嘉靖辛卯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是编纪西洋诸国朝贡之事，自占城以迄天方，为国二十有三。

国各一篇，篇各有论。凡道里远近、风俗美恶、物产器用之殊、言语衣服之异，靡不详载。考《明史外国传》，其时通职贡者尚不尽於此录。省曾止就内侍郑和所历之国，编次成书，馀固未暇及也。末有二跋，一为东山居士孙允伽，一为清常道人赵开美。允伽称此书初未付梓，得其手稿录之。开美谓其章法句法颇学《山海经》，信为奇书。钱曾《读书敏求记》亦载之。然其精华已采入正史，馀亦无他异闻也。

△《夷俗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萧大亨撰。大亨号岳峰，泰安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书专纪鞞鞞风俗，分《匹配》、《生育》、《分家》、《治奸》、《治盗》、《听讼》、《葬埋》、《崇佛》、《待宾》、《尊师》、《耕猎》、《食用》、《帽衣》、《敬上》、《禁忌》、《牧养》、《习尚》、《教战》、《战阵》、《贡市》二十类。盖大亨尝为宣大总督，故录其所闻如此。然殊多失实，不足徵信。惟顺义王互市之地，《明史》载大同於左卫北威远堡边外，宣府於万全右卫张家口边外，山西於水泉营。而此书载大同互市有三堡：一曰守口堡，二曰得胜堡，三曰新平堡，则大亨所亲见，较史为详云。

△《朝鲜国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存惟《京都》、《风俗》、《山川》、《古都》、《古迹》五门。中称“我康献王”，知为朝鲜人作。引《明一统志》称“大明”，知为作於明时。又多称王氏诸王为高丽王，知为明之中叶，李氏有国，改称朝鲜之后也。

△《东夷图说》二卷，《岭海异闻》一卷、《续闻》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蔡汝贤撰。汝贤字思齐，华亭人。隆庆戊辰进士。是编成於万历丙戌。所纪皆东南海中诸国，殊多传闻失实。如谓“琉球国人眇目深鼻，男去髭须，辑鸟羽为冠，装以珠玉赤毛”。今琉球贡使旅来，目所共睹，殊不如其所说。海西诸国，统称西洋，汝贤乃以西洋为国名，则更谬矣。至於《异闻》、《续闻》，尤多荒诞不经。其图像悉以意杜撰，亦毫无所据。

△《四川土夷考》四卷（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明谭希思撰。希思有《明大政纂要》，已著录。是书乃希思在蜀时命布政使官属取全蜀土司、土府绘图立说，裒为一编。刻於万历二十六年。首全图，次各土司、土府分图。图各有说，凡七十八篇。其中所列，多沿边城堡守御名目，而於土司境壤、山川形势，概未之及，盖专为防守之策而设。虽名为《土夷考》，其实乃险隘图也。所附之说，仅据州县申册，简略颇甚，亦不足以备考核。

△《日本考》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言恭、都杰同撰。言恭字惟寅，岐阳武靖王文忠之裔，以万历二年袭封临淮侯。杰字彦辅，蔚州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方言恭督京营戎政时，杰为右都御史。会倭患方剧，乃共摭所闻为此书。记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风，而於字书译语，胪载尤详。后倭陷朝鲜，封贡议起，杰以力争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为石星所荐，充正使往封。至釜山而倭情中变，易服逃归，被劾论戍。盖徒恃纸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伪也。

△《咸宾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罗曰褫撰。曰褫字尚之，江西人。是编刊於万历中。分列诸国之事，以东西南北为分。欲夸明代声教之远，故曰“咸宾”，其实多非朝贡之国。又叙事古今糅杂，标题人地混淆，亦颇无体例。

△《别本坤輿外纪》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旧本题国朝南怀仁撰。载吴震方《说铃前集》中。案：怀仁《坤輿外纪》，别有全本，已著於录。此本摘录其文，并删其图说，乃丛书之节本。犹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

△《西方要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西洋人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撰。利类思、安文思皆以明末入中国，南怀仁以顺治十六年至京师。此书则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大抵意在夸大其教，故语多粉饰失实。

△《洱海丛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同揆撰。同揆字轮庵，云南大理府文殊寺僧也。是书纪滇南未入版图之初，引《隋书》西海阿育国王仲子封苍洱之间，为南诏之始祖。其后世灭而复

兴者有段氏、蒙氏、高氏，相承至明初，始皆内附。所载“观音大士结茅郡中，及唐永徽后现身七化”之语，皆近荒诞。以缙徒为地志，自张其教，固所不免耳。

△《八紘译史》四卷、《纪馀》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有《湖壖杂记》，已著录。是书专录荒外诸国。古事皆采摭史传，复见不鲜。近事多据《瀛涯胜览》、《职方外纪》诸书，亦多传闻失实。所记西域山川物产，其地自天威耆定，俱入版图。如谓“高昌盛暑，人皆穴处，鸟飞或为日气所烁而堕”；谓“火焰山烟焰烛天”；谓“火蚕绵絮衣一裘，止用一两，稍多，热不可耐”；谓“白叠子其实成茧，中有细丝”；谓“哈密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取之则甘，铁刀取之则苦，木刀取之则酸，芦刀取之则辛”；谓“龟兹有山出泉，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甚臭，人服之，齿落更生”。今由嘉峪关南路至喀什噶尔，即经三国故地，安得有此事哉！即其他可知矣。后附《译史纪余》四卷：一为东海西海及异物；二为高丽、日本、占城、安南、琉球之诗；三为外国钱文；四为西番、百译、缅甸、暹罗四国之书。亦皆耳剽之谈，不为确据。如“人面鱼食目”一条，此书作前朝使臣至日本事。《峒谿纒志》又以为苗人进于初官是土者。一人之书而自相矛盾，是尚可为信史哉。

△《八紘荒史》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既撰《八紘译史》，记其曾通中国者。因复摭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书首题卷之一，则当不止此卷。而次云所刻杂著，前列总目，此书实止一卷。岂欲续辑而未成欤？△《峒谿纒志》三卷、《志馀》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陆次云撰。所记皆诸苗蛮种落风俗。前有题词，称诸书所载，同异攸殊。余徵诸见闻，详为考证。措词虽简，徵事弥该。上卷为《峒谿群言考证》，中卷为《蛮獠志》，下卷为《滇中峒谿所产》。《志馀》一卷则皆蛮中歌谣，自吴淇《粤风续》所采出者也。

△《安南纪游》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潘鼎珪撰。鼎珪字子登，晋江人。是编成於康熙二十七年，乃鼎珪游广东时偶附海舶，遇风飘至其国，因纪其山川风土之大略。与诸书所记不甚相远，无他异闻。

△《海外纪事》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大汕撰。大汕，广东长寿寺僧。康熙乙亥春，大越国王阮福周聘往说法，越岁而归。因记其国之风土以及大洋往来所见闻。大越国者，其先世乃安南赘婿，分藩割据，遂称大越。卷前有阮福周序，题“丙子蒲月”，盖康熙三十

五年也。

△《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来章撰。来章号礼山，本名灼然，以字行，襄城人。康熙乙卯举人，官连山县知县。是书即其康熙戊子在连山时所作。八排者，獠獠所居，以竹木为砦栅，谓之排也。凡分《图绘》、《形势》、《风俗》、《言语》、《剿抚》、《建置》、《约束》、《向化》八门，门为一卷。其目尚有第九卷，题曰《杂述》上下，然有录无书，岂为之而未成欤？中多自叙政绩。其《向化》一门，纪所判断之案，各为标目。殆似传奇，尤非体例。

△《中山传信录》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徐葆光撰。葆光字澄斋，吴江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康熙五十七年，册封琉球国世子尚贞为国王，以葆光为副使。归时奏上是书。绘图列说，纪述颇详。

△《楚南苗志》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段汝霖撰。汝霖字时斋，号梅亭，汉阳人。由举人历官建宁府知府。是书乃汝霖为湖南永绥同知时所作。前五卷皆载苗人种类、风俗、物产、言语、衣服及历朝控御抚治之法。末一卷附载獠人、土人及粤西六寨蛮，而六寨蛮尤为简略。以非楚所治故也。体例冗杂，叙述亦不甚雅驯。而得诸见闻，事皆质实。

惟前载星野，与苗蛮土人皆无所涉。未免沿地志之陋格耳。

——右“地理类”外纪之属，三十四部，八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七十九 史部三十五

○职官类前代官制，史多著录，然其书恒不传。《南唐书徐锴传》称：“后主得齐职制，其书罕覩，惟锴知之。今亦无举其名者。世所称述《周官》外，惟《唐六典》最古耳。”盖建官为百度之纲，其名品职掌，史志必撮举大凡，足备参考。

故本书繁重，反为人所倦观。且惟议政庙堂，乃稽旧典。其间如元丰变法，事不数逢。故著述之家，或通是学而无所用。习者少则传者亦稀焉。今所采录，大抵唐宋以来一曹一司之旧事与儆戒训诰之词。今釐为《官制》、《官箴》二子目，亦足以稽考掌故，激劝官方。明人所著率类州县志书，则等之自郅矣。

△《唐六典》三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敕注。其书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

记》注曰：“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

又委毋巽、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录》则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或曰：书成未尝颁用。今案《会要》，则牛僧孺奏升谏议为三品，用《六典》也。贞元二年定著朝班次序，每班以尚书省官为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窦参论祠祭当以监察莅之，亦援《六典》也。此类殆不胜述。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则时制尽在故也。”二说截然不同。考《吕温集》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遂使丧祭冠昏家，犹疑礼之等威名分，国靡成规。请於常参官内选学艺优敏者三五人，就集贤院各尽异同，量加删定。然后特降德音，明下有司”云云。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大昌所引诸事，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如明代之《会典》云尔。范祖禹《唐鉴》，论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书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盖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无寺监。自秦迄陈，有寺监而无六官。独此书兼之，故官多重复。今考是书，如林甫注中以诸州祥瑞预立条格，以待奏报之类，诚为可嗤。然一代典章，釐然具备，祖禹之所论，或以元丰官制全祖是书，有所激而云然欤？又《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三年九龄等撰是书，而《唐书》载九龄以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则书成时九龄犹在位。后至二十七年，林甫乃注成独上之。宋陈騏《馆阁录》，载书局有“经修经进”、“经修不经进”、“经进不经修”三格。说与九龄皆所谓“经修不经进”者。卷首独著林甫，盖即此例。今亦姑仍旧本书之，不复追改焉。

△《翰林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李肇撰。案，肇所作《国史补》，结衔题“尚书左司郎中”。此书结衔则题“翰林学士左补阙”。王定保《摭言》又称肇为“元和中中书舍人”。《新唐书艺文志》亦云“肇为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以唐官制考之，盖自左司改补阙，入翰林，后为中书舍人，坐事左迁。《国史补》及此书各题其作书时官也。唐时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为待诏之所。《新唐书百官志》谓“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备燕见者”是也。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亦谓“其地乃天下以艺能伎术见召者之所处”。盖其始本以延引杂流，原非为文学侍从而设。至明皇置翰林待诏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其职始重。后又

改为学士，别置学士院，谓之东翰林院。於是旧翰林院虽尚有以技能入直，如德宗时术士桑道茂之类，而翰林之名，实尽归於学士院。历代相沿，遂为儒臣定职。肇此书成於元和十四年，唐宋《艺文志》皆著於录。其记载赅备，本末灿然，於一代词臣职掌，最为详晰。宋洪遵辑《翰苑群书》，已经收入。今以言翰林典故者莫古於是书，故仍录专本，以存其朔焉。

△《麟台故事》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程俱撰。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人。举进士，试南宫第一，廷试中甲科，历官徽猷阁待制，封新安县伯，事迹具《宋史文苑传》。《玉海》载元祐中宋匪躬作《馆阁录》，绍兴元年程俱上《麟台故事》，淳熙四年陈騏续为《馆阁录》。

盖一代翰林故实，具是三书。今宋录已亡，陈录仅存，而亦稍讹阙。是书则自明以来惟《说郛》载有数条，别无传本。今考《永乐大典》，徵引是书者特多。排比其文，犹可成帙。其书多记宋初之事，典章文物，灿然可观。盖绍兴元年初复秘书省，首以俱为少监。故俱为是书，得诸官府旧章，最为详备。如《东都事略邢昺传》载，由侍读学士迁工部侍郎，不著加中散大夫。《宋绶传》载，召试中书，不著迁大理评事。《宋史韩琦传》载，由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不著为太常寺丞及太子中允。《王陶传》载，为太子中允，不著编校昭文馆书籍。《孙洙传》亦不著洙尝为於潜令及编校秘阁书籍。而皆见於是书。又如《玉海》引《谢泌传》，泌上言：“请分四库书籍，人掌一库。”事在端拱初。而其一百六十八卷又载此事於天圣五年，前后自相刺谬。据此书所载，则在咸平之初。又《续通鉴长编》载，咸平二年七月甲寅，幸国子监，还幸崇文院，而此日之后又有癸丑。则是月之内不容先有甲寅，显然牴牾。据是书乃是七月甲辰。如此之类，凡百馀条，皆足以考证异同，补缀疏略，於掌故深为有裨。原书《文献通考》作五卷，今所哀录，仍符此数，疑当时全部收之。《通考》又称凡十二篇，而不详其篇目。其见於《永乐大典》者，有《官联》、《职掌》、《廩禄》三门，皆与陈騏书标题相合。疑騏书即因俱旧目修之。今即以騏之篇目分隶诸条，莫不一一条贯，无所齟齬。亦可谓神明焕然，顿还旧观矣。騏录载曝书会、钱会及大宴学士院三条，俱云出《麟台故事》。然引其事，不载其词。殆姚广孝等排纂之时，刊除重复，误削前而存后。当时编辑无绪，即此可见一端。今亦无从补入。惟俱《北山集》中载有后序一篇，并附录之，以存其旧焉。

△《翰苑群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洪遵编。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之仲子也。与兄适同中绍兴十二年博学鸿词科，赐进士出身。历官徽猷阁直学士，出知平江府。孝宗时召除翰林学士承旨

，拜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后有乾道九年遵题记曰：“翰苑秩清地禁，公唐迄今为荐绅荣。遵世蒙国恩，父子兄弟接武而进，实为千载幸遇。曩尝粹《遗事》一编，謁来建业，以家旧藏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洎我宋数公，凡有纪於此者，并刊之木。仍以《国朝年表》、《中兴题名》附。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中兴后题名》共为一书。”

此本上卷为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李昉《禁林宴会集》，凡七家。下卷为苏易简《续翰林志》、苏耆《次续翰林志》、《学士年表》、《翰苑题名》、《翰苑遗事》，凡五种。其《遗事》为遵所续，不在其数，实止四家。除《年表》、《题名》外，所收不过九家，与振孙所记不合。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本三卷，此本止上下二卷。又《文献通考》所载尚有唐张著《翰林盛事》一卷，宋李宗谔《翰苑杂记》一卷，若合此二家，正足十一家之数。岂原本有之，而今本佚其一卷耶？△《南宋馆阁录》十卷、《续录》十卷（永乐大典本）

《南宋馆阁录》十卷，宋陈骙撰。《续录》十卷，无撰人名氏。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庆元初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忤韩侂胄，提举洞霄宫。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氏《书录解题》谓淳熙中骙长蓬山，与同僚录建炎以来事为此书，李焘为之序。《续录》者，后人因旧文而增附之。今考是录所载，自建炎元年至淳熙四年；《续录》所载，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皆分《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撰述》、《故实》、《官秩》、《廩禄》、《职掌》九门。典故条格，纤悉毕备，亦一代文献之藪也。世所传本，讹阙殆不可读。惟《永乐大典》所载，差为完具。

今互相考订，补其脱漏者三十一条，正其舛错者一十六条。而其纪载诸人爵里有与《宋史》互异者，并为牖注，以资参考。惟前录中《沿革》一门，续录中《廩禄》一门，《永乐大典》所载亦全卷皆佚，无从补葺。盖是书残阙已在明以前矣。

今亦姑仍其旧焉。

△《玉堂杂记》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中宏词科，权中书舍人。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傅，进益国公。宁宗朝以少傅致仕，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皆记翰林故事，后编入必大文集中。此乃

其别行之本也。宋代掌制，最号重职，往往由此致位二府。必大受知孝宗，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凡銮坡制度沿革，及一时宣召奏对之事，随笔纪录，集为此编。所纪如奉表德寿署名、赐安南国王嗣子诏书之类，皆能援引古义，合於典礼。其他琐闻遗事，亦多可资谈柄。洪遵《翰院群书》所录，皆唐代及汴都故帙。程俱《麟台故事》，亦成於绍兴间。其隆兴以后翰林故实，惟稍见於《馆阁续录》及洪迈《容斋随笔》中。得必大此书，互相稽考，南渡后玉堂旧典亦庶几乎罄然具矣。

△《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永嘉人。尝官太常博士，终零陵郡守。初，北宋时神宗命陈绎为《拜罢图》一卷、《枢府拜罢录》一卷。元丰间司马光复作《百官公卿拜罢年表》十五卷。其后曾巩、谭世勤、蔡幼学、李焘各有撰述，而不能无所阙略。自明因摭拾旧事，补其遗漏，续作此书。以宋世官制，中书、枢密为二府，俱宰辅之职。故自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签书枢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详其除罢黜陟之由。编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鉴长编》、《系年要录》、《乙未录》、《东都事略》，而又旁采他书以附益之。本末赅具，最为详核。又据宋朝《大诏令》、《玉堂制草》，备录其锁院制词，更有裨於文献。以《宋史宰辅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赵普拜枢副，此录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兴国四年石熙载拜签枢，此录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兴国八年宋琪拜参政，此录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参政，此录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类极多，亦足为读史者考异之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载某人所行之词，此录间存姓名，亦可备掌故。其中如熙宁四年《陈升之起复入相制》，乃元绛之词，载於《宋文鉴》中。以升之力辞不拜，其事未行，并其制词不录是也。

至如端拱元年《吕蒙正拜相制》，为李沆之词。治平二年《文彦博除枢密使制》、熙宁二年《陈升之拜相制》，皆为王珪之词。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为曾肇之词。亦并见於《宋文鉴》，而此反阙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间，贤奸进退，毕具是编。於以考国政而备官箴，亦可云谙习典故者矣。宝祐间，自明子居谊宰永福，尝刻之县学，后渐亡佚。明嘉靖间，大兴吕邦燿始得抄本於焦竑家，而阙其两卷。后周藩宗室勤{廿美}，以所藏残本补足，复梓以传。盖亦仅存之本也。

△《秘书监志》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士点有《禁扁》，已著录。企翁字继伯，曹州人。官著作佐郎。其书成於顺帝至正中，凡至元以来建置迁除、典章故事，无不具

载，司天监亦附录焉。盖元制司天监隶秘书省，犹汉制以太史令兼职天官之义也。后列职官题名，与《南宋馆阁录》例同。其兼及直长令史，皆纤悉详录。则以金源以后，以掾吏为士人登进之阶，往往由此起家，洊至卿相，其职重於前代耳。

其所纪录，多可以资考核。朱彝尊尝据以辨吴鄴即张应珍，以大德九年改名，历仕秘书少监，非宋遗民，证《吉安府志》之误。则於史学亦多所裨矣。

△《翰林记》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明史艺文志》载黄佐《翰林记》二十卷，而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序有“与泰泉黄佐纂《翰林杂记》六册”之语，则是书自当出於佐手。佐即撰《泰泉乡礼》，著录於经部礼类者也。所载皆明一代翰林掌故，始自洪武，迄於正德嘉靖间，每事各有标目，凡二百二十六条。本末赅具，首尾贯串，叙次颇为详悉。如所记殿阁卿寺转銜，与《明会典》诸书互有同异。又“会议缮写”诸条，制度甚详，均足以备考核。其十七、十八两卷具列馆阁题名，尤足以见一代人材升降之概。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自九卷以后，多采佐书以足成之。今以此本互相检核，其文不尽相合。盖道南又有所点窜，以归一家之体例。此则佐之原本耳。其文与道南之书互有详略，可以参考证明。以继李肇、程俱、陈騏、王士点诸人所作，唐宋元明以来词林故事，亦大略具备矣。

△《礼部志稿》一百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泰昌元年官修。首列纂修姓氏，自礼部尚书林尧俞至司务顾民晷等四十人。次列批委纂修，自东阁大学士前礼部尚书孙如游至仪制司员外郎张光房等六人。次列巡按直隶苏松等处御史。据松江府知府揭荐生员俞汝楫纂修《礼部志书》公移，并礼部准聘赴书局批文。则此书实出汝楫之手。《明史艺文志》有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当即此书。此题曰《礼部志稿》，盖其草创初成，尚未定名之本也。卷首汝楫名后，并列上海生员俞廷教名，为荐举公移所无。殆入局以后续招协修，故初揭不载欤？其书首为《圣训》六卷，为洪武至隆庆诏谕；次《建官建署》一卷；次《总职掌》一卷；次《仪司职掌》十六卷；次《祠司职掌》十卷；次《客司职掌》十卷；次《膳司职掌》及《司务职掌》共二卷；次《历官表》四卷；次《奏疏》五卷；次《列传》八卷；次《仪司事例》二十一卷；次《祠司事例》九卷；次《客司事例》九卷；次《膳司事例》一卷；次《总事例》七卷，共为一百一十卷。前列《凡例》三则，其“溯初制”一则，称研讨典故，要在沿流溯源；其“理条贯”一则，称典故之编，不急於薈萃，而急於贯通；其“慎稽考”一则，称网罗旧闻，匪独挂漏是惧，而考正谬误，亦编摩第一义。其言皆深得纂辑要领，故其书叙述详赡，首尾该贯，颇有

可观。如释菜、荐举诸诏，为《明实录》所不载。祈雪、建宫诸谕，为《嘉靖祀典》所未录。王妃冠服、百官常服及大宴乐章，较《明史礼乐志》为详。贡举起送之额、诰敕表章之式，较《明会典》为备。经筵传班员额，拾《明集礼》之所遗。朝觐赏赉诸制，补《星槎胜览》、《西域行程》之阙。虽案牒之文，稍伤冗杂；而取备掌故，体例与著书稍殊，固不能以是病之也。

△《太常续考》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书中所录，盖明崇祯时太常寺官属所辑也。凡祭祀、典礼皆详悉具载，虽不免为案牒簿籍之文，而沿革损益之由，名物度数之细，条分缕晰，多《明史礼志》、《明会典》、《明集礼》及《嘉靖祀典》之所未载。盖总括一代之掌故，则体贵简要；专录一官之职守，则义取博核。言各有当，故详略迥不同也。况《集礼》作於洪武，《会典》作於成化，《嘉靖祀典》惟载一时更张之事，自世宗以后百馀年之典制，记载阙如。此书职官题名终於崇祯十六年，则一代仪章始末，尤为完具。固数典者所不可废矣。

△《土官底簿》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但云抄之海盐郑氏，亦不言作者为谁。其书备载明正德以前诸土司官爵世系、承袭削除。观其命名与缮写之式，疑当时案牒之文，而好事者录存之也。所载云南土司百五十一家，广西土司百六十七家，四川土司二十家，贵州土司一十五家，湖广土司五家，广东土司一家，共三百五十九家。其官虽世及，而请袭之时，必以并无世袭之文上请；所奉进止，亦必以姑准任事，仍不世袭为词。盖其相沿体式如此。欲以示驾驭之权，不容其据谱而索故物也。然明自中叶后，抚绥失宜，威柄日弛。诸土司叛服不常，仅能羁縻勿绝而已。我国家声灵赫濯，逆命者必诛。旧籍所载，大半皆已改土归流。其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比於郡县。此书中所列，皆前代一时苟且之制，本不足道。以《明史土司列传》只记其征伐刑政之大端，而於支派本末未能具晰。

是编词虽俚浅，而建置原委，一一可徵存之，亦足资考证焉。其地虽在中外之间，与郡县牧守稍殊，而受敕印、袭爵禄、纳租赋、供力役、随征调，实与官吏不殊，故《明史》不与外国同传。今亦附载於明代职官之末焉。

△《词林典故》八卷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圣驾临幸，赐宴赋诗。因命掌院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纂辑是书。乾隆十二年告成奏进，御制序文刊行。凡八门：一曰《临幸盛典》，二曰《官制》，三曰《职掌》，四曰《恩遇》，五曰《艺文》，六曰《仪式》，七曰《廨署》，八曰《题名》。《临幸盛典》，即述乾隆甲子燕饮赓歌诸礼，以为是书所缘起，故弁冕於前。《官制》、《职掌》皆由西汉以至国朝，以待诏之选、写书之官，皆自汉肇其端也。《恩遇

》断自唐代，以专官自唐代始也。

於列圣及我皇上宠渥之典，别分《优眷》、《迁擢》、《侍宴》、《賚予》、《词科》、《考试》、《议叙》、《赠恤》八子目，著圣代右文远逾前古也。

《艺文》惟收唐以来御制及应制诸作，而词馆唱和不与焉，美不胜收也。《仪式》、《廨署》亦皆断自唐代，与《恩遇门》同例。《题名》则惟载国朝，近有徵而远难详也。考翰林有志，自唐李肇始。洪遵辑而录之，凡十一家。然皆杂记之类也。

其分条列目，汇为一编者，自程俱《麟台故事》始，陈騏以下作者相仍。然皆仅记一代之事，朱彝尊作《瀛洲道古录》，又於今制弗详。故张廷玉等《进书表》称：“槐厅芸署，不少前闻；刘井柯亭，独饶故事。但记载非无散见，而薈萃罕有全书。今仰禀圣裁，始成巨帙。元元本本，上下二千载，始末釐然。稽古崇儒之盛，洵前代之所未有矣。”

△《钦定国子监志》六十二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

先是国子祭酒陆宗楷等辑《太学志》进呈，而所述沿革故实，滥载及唐宋以前，殊失限断。乃诏重为改定，断自元明。盖本朝国子监及文庙，皆因前代遗址，其缔构实始於元初也。首为《圣谕》二卷，以记褒崇先圣，训示儒林之大法。次《御制诗文》七卷，备录列朝圣文，皇上宸翰。次《诣学》二卷，纪亲祀临雍之礼。次《庙制》二卷，前列图说，后志建葺年月规制。

次《祀位》二卷，详载殿庑及崇圣祠诸位号。次《礼》七卷，分记释奠、释菜、释褐、献功、告祭诸仪，及祭器图说。次《乐》六卷，分记乐制、乐章，律吕、舞节二表，及礼乐诸器图说。次《监制》一卷，详述条规。次《官师》五卷，载设官、典守仪制、铨除、题名表。次《生徒》七卷，载员额考校甄用，及外藩之入学者。次《经费》四卷，恩赉岁支俸给备载焉。次《金石》五卷，冠以《钦颁彝器图说》、御制诸碑，并元以来《进士题名碑》，而殿以《石鼓图说》。次《经籍》二卷，具载赐书及版刻之目。次《艺文》二卷，则列诸臣章奏诗文及诸谕者。《识馀》二卷，曰《纪事》，曰《缀闻》，并摭摭杂记，以备考核。识大识小，罔弗详赅，於以志国家重道崇儒、作人训俗之盛。较诸监臣之初编，如苇籥土鼓改而为韶钧之奏矣。

△《钦定历代职官表》六十三卷乾隆四十五年奉敕撰。

粤自龙鸟水火，肇建官名。然夏、商以前，书阙有间，遗制不尽可考。其可考者惟《周礼》为最详。迨秦、汉内设九卿，外置列郡，而官制一变。东京以后，事归台阁。虽分置尚书六部，而政在中书，其权独重。汉魏之制，至唐、宋而又一变。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尽归其职於六部。永乐间复设内阁，而参以七卿。唐、宋之制，至是而又一变矣。其间名号品数，改革纷繁。大抵势

足以相维则乾纲不失，权有所偏属则魁柄必移。故官制之得失，可以知朝政之盛衰也。我国家稽古建官，循名核实。因革损益，时措咸宜。我皇上朗照无私，权衡独秉，举直错枉，宫府肃清，尤从来史册所未有。复念历朝官制，典籍具存，宜备溯源流，明其利弊。庶前规可鉴，法戒益昭。乃特命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内阁学士今升兵部右侍郎臣纪昀、光禄寺卿今升大理寺卿臣陆锡熊、翰林院编修今升山东布政使臣孙士毅、总校官詹事府少詹事今升内阁学士臣陆费墀等，考证排次，辑缀是编，分目悉准今制。凡长贰僚属具列焉，明纲纪也；其兼官无正员，而所掌綦重，如军机处之类，亦别有专表，崇职守也；八旗及新疆爵秩，前所未有者，并详加胪考，著圣代之创建，远迈邃古也。或古有而今无，或先置而后废，并为采掇，别附於篇，备参订也。每门各冠以表，表后详叙建置。首列国朝，略如《唐六典》之例。次以历代，则节引诸书，各附案语，以疏证其异同。

上下数千年分职率属之制，元元本本，罔弗具焉。考将相及百官公卿之有表，始自马、班二史。后如《唐书》之《宰相表》，《宋史》之《宰辅表》，《明史》之《内阁七卿表》，俱沿其例。然所纪仅拜罢年月，与官制无关。且断代为书，不相通贯，寻检颇难。至抄撮故实，如孙逢吉《职官分纪》之类，又但供词藻，於实政无裨。是书发凡起例，悉禀睿裁。包括古今，贯串始末。旁行斜上，援古证今。经纬分明，参稽详密。不独昭垂奕祀，为董正之鸿模。即百尔臣工，各明厥职，用以顾名而思义，亦益当知所做勩矣。

——右“职官类”官制之属，十五部、三百六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州县提纲》四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陈古灵撰。古灵者，宋陈襄别号也。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莅官所至，必讲求民间利病。没后友人刘彝视其篋，得手书数十幅，皆言民事。则此书似当出於襄。然襄所著《古灵集》，尚传於世，无一字及此书。

又所著《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不言更有此书。晁、陈二家书目亦皆不著录。书内有“绍兴二十八年”语，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语。考襄卒於元丰三年，距南渡尚远，不应载及绍兴。且刘、吕皆其后进，不应称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乐大典》所载本，盖据元初所刻。前有吴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盖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渊阁书目》所题当出讹传，不足据矣。其书论州县莅民之方，极为详备。虽古今事势未必尽同，然於防奸釐弊之道，抉摘最明。

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数十事，尤为知要，亦可为司牧之指南。虽不出於襄手，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

△《官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此乃其所著《居官格言》，凡三十三则。《宋史本中列传》备列其著作之目，不载是书。然《艺文志杂家类》中乃著录一卷。此本载左圭《百川学海》中，后有宝祐丁亥永嘉陈昉跋，盖即昉所刊行。或当日偶然题记，如欧阳修《试笔》之类，本非有意於著书。后人得其手稿，传写镌刻，始加标目，故本传不载欤？本中以工诗名家，然所作《童蒙训》，於修己治人之道，具有条理，盖亦颇留心经世者。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

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

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矣。至其论不欺之道，明白深切，亦足以资儆戒。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固有官者之龟鉴也。

△《百官箴》六卷（内府藏本）

宋许月卿撰。月卿字太空，后更字宋士，婺源人。始以军功补校尉。理宗时换文资就举，以《易》魁江东，廷对赐进士及第，官至浙江西运幹。贾似道当国，召试馆职，语不合，罢去。闭门著书，自号泉田子。宋亡不仕，遁迹十年乃卒，亦志节之士也。是书仿扬雄《官箴》，分曹列职，各申规戒。考《宋史百官志》，经筵乃言路兼官；二府掾乃枢密中书属吏；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为之；登闻院隶谏议，进奏院隶给事中，俱辖於门下省；军器监、文思院俱辖於工部。是书皆各自为箴。盖以所掌之事区分，故既列本职，又及其兼官；既列总司，又及其所分掌。非复出也。又考《永乐大典》所载宋何异《中兴百官题名》，虽残缺不完，而所标官署职掌，与此书颇有异同。盖自元丰变制以后，品目至为淆杂。南渡以后，分析并省，益以靡恒。此书据一时之制言之，故互有出入也。前有月卿进表，称“《百官箴》并发凡言例共七帙”。而今止六卷。校以次第，实无遗漏。

殆原本凡例自为一卷，传录者合并之欤？虞人之箴，远见《左传》。绳阙匡违，其风自古。月卿效法其本，虽申明职守，仅托空言。而具列官邪，风戒有位，指陈善败，触目警心，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

△《昼帘绪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胡太初撰。太初，天台人。端平乙未，其外舅陶某出宰香溪，太初因论次县

令居官之道，凡十五篇以贻之。后十七年，为淳祐壬子，太初出守处州。越明年，复得是稿於其戚陶云翔，遂鋟诸板，以授属县。其目首曰《尽己》，次曰《临民》、曰《事上》、曰《寮案》、曰《御史》、曰《听讼》、曰《治狱》、曰《催科》、曰《理财》、曰《差役》、曰《赈恤》、曰《行刑》、曰《期限》、曰《势利》，而终之以《远嫌》。条目详尽，区画分明。盖亦《州县提纲》之类也。书中胪列事宜，虽多涉宋代条格，与后来职制不尽相合。然其大旨，以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急务。言之似乎平近，而反覆推阐，实无不切中事情。《世说新语》载傅氏有《理县谱》，其书不传。牧民者能得是编之意而变通之，则此一卷书，亦足以补其阙矣。

△《三事忠告》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元张养浩撰。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天历中，拜陕西行台中丞。卒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养浩为县令时，著《牧民忠告》二卷，凡十纲，七十二子目。为御史时，著《风宪忠告》一卷，凡十篇。入中书时，著《庙堂忠告》一卷，亦十篇。其言皆切实近理，而不涉於迂阔。盖养浩留心实政，举所阅历者著之。非讲学家务为高论，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明张纶《林泉随笔》曰：“张文忠公《三事忠告》，诚有位者之良规。观其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居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考其为人，能竭忠徇国，正大光明，无一行不践其言”云云，其推挹可谓至矣。三书非一时所著，本各自为编。明洪武二十二年，广西按察司佥事扬州黄士宏合为一卷刻之，总提曰《为政忠告》，陈琏为序。（案，此本序文中称《为政忠告》，而其标题亦称《三事忠告序》，盖重刻所追改。）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考《书》称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诗》称三事大夫皆在王左右之尊阶。施於《庙堂忠告》，犹为近之。御史县尹，不在是列。如曰以三职所治为三事，则自我作古，转不及“为政”之名为该括一切矣。盖明人书帕之本，好立新名，而不计其合於古义否也。相沿已数百年，不可复正。今姑以通行之名著录，而附订其乖舛如右。

△《御制人臣儆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凡八篇：一曰《植党》，二曰《好名》，三曰《营私》，四曰《徇利》，五曰《骄志》，六曰《作伪》，七曰《附势》，八曰《旷官》。前有御制序。盖因勋臣谭泰、石汉，大学士陈名夏等，先后以骄怙伏法，因推古今来奸臣恶迹，训诫群臣，俾共知炯鉴也。夫一气流行，化生万品。

鸾枭并育，穀稗同滋。实理数之不得不然。故有君子必有小人，虽唐虞盛时，四凶亦厕名於朝列，无论秦、汉以下也。不幸而遇昏乱之世，则匪人得志

，其祸遂中於国家，前明诸权倖是也。幸而遇纲纪修明之时，则翔阳所照，物无匿形，虽百计弥缝，终归败露，则陈名夏诸人是也。在我世祖章皇帝圣裁果断，睿鉴英明，足以驾驭群材，照临万象。雷霆一震，鬼蜮潜踪。虽有佞壬，谅不敢复蹈覆辙。而圣人虑周先事，杜渐防微，恐小人惟利是营，多昏其智。於陈名夏等不以为积愆已稔，自取诛夷；反以为操术未工，别图掩盖。因特颁宸翰，普示班联。

曲推其未发之谋，明绘其欲施之策，俾共知所聚党而私议者，已毕在洞照之中。

如九金铸鼎，先图魑魅之形。倘逢不若，皆可以指而目之，名而呼之。山鬼之伎俩，自穷而无所逞也。国家重熙累洽百有馀年，列圣相承，并乾纲独断。从无如前代奸臣得以盗窃魁柄者，岂非祖宗贻谋有以垂万年之家法哉。

——右“职官类”官箴之属，六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八十 史部三十六

○职官类存目△《历代铨政要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杨亿撰。亿字大年，浦城人。雍熙初，年十一。召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谥曰文。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亿本传亦不载，惟曹溶《学海类编》收之。细核其文，乃《册府元龟铨政》一门总序也，已为割裂作伪。又亿虽预修《册府元龟》，而据晁氏《读书志》，总其事者尚有王钦若，同修者更有钱惟演等十五人，作序者亦有李维等五人。亿於诸序，不过奉敕点窜，何所见而此序出亿手？此真随意支配者矣。

△《太常沿革》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任栻撰。栻始末未详，此书乃其为太常博士时所修。前有危素序，素时亦为太常博士故也。上卷志沿革，下卷皆职官题名。始自中统，迄於至正，所载当时奏牒文移，皆从国语译出，未经修润。又案元《太常集礼》一书，中载官属职掌，曰都监、曰祭祠局、曰盥仪局、曰法物库、曰神厨局，皆有事於太庙之官。

而以署令一人、丞一人统之。此上下两卷中俱未载及，转以典书附於卷末，义例殊不可解。危素序云：“寺升院，院有正从二品之异。其增损官吏，禄秩弗同，具载此书。”然大要已具於《元史》矣。

△《南台备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孟保等撰。前有江南行御史台都事索元岱序，称至元十四年立行台於维扬，以式三省，以统诸道，即今江南诸道行台御史之在集庆者也。中台尝并其官属除拜合为一书，刊布中外，所谓《宪台通纪》是已。至正癸未，藁城董公守

简，授湖广行省中丞，欲别为载籍，以便观览。乃命掾属刘孟保等，历披案牒，稽核故实，裒集成编。则此书乃补《宪台通纪》之遗者也。考《宪台通纪》久已散佚，《永乐大典》亦仅存其卷首。故不著於录，而惟存此书之目焉。

△《官职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此书又敷衍其说，以明之六部配周之六官。其所属官，因以附焉。仅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四篇，盖亦未成之稿。每述一官，必曰“今欲正某官之职”云云。然言之则成理，行之则必窒。自汉以来，未有以《周礼》致太平者也。

△《南廡志》二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南都太学，建於明太祖吴元年。景泰中，祭酒吴节尝撰志一十八卷。嘉靖初，祭酒崔铣重纂未就。佐得其遗牒，因复加修订，以吴志为本，而增损成之。凡《事纪》四，《职官表》二，《杂考》十二，《列传》六。书法一准史例，颇为详备。惟《音乐考》一门，多泛论古乐。

皆佐一己之见，於太学制度无涉，殊失限断。其第十八卷《经籍考》，当时以委助教梅鹜成之。鹜学问淹贯，故叙述亦具有本末。书成於嘉靖二十二年，而中有万历中事，盖后人随时续添者也。

△《虔台志》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萧根等撰。根爵里未详。弘治甲寅，汀漳盗起，楚、粤之不逞者和之，於是设巡抚都御史治赣州，以控制诸省。至甲子罢置。正德庚午，盗攻武平县，乃复建焉。嘉靖壬寅，巡抚虞守愚命根等编纂虔台始末为此书。序次草创，略备故事而已。赣州在陈以前曰南康，至隋改为虔州。宋绍兴二十二年，校书董德元上言：“虔州号虎头城，非佳名。”廷议以虔有虔刘之意，因改名赣州。后人词翰，兼用古名。然施於诗赋则可，此记明代职官，而用南宋以前之地名，殊於体例未安。且名虔州时无御史台，於文义亦为杜撰。明人著述，往往如斯，纠之不可胜纠也。

△《吕梁洪志》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冯世雍撰。世雍，江夏人。嘉靖癸未进士，官工部主事。明时运道，自徐州溯吕梁洪入济，设洪夫以牵纆。岁命工部属官一员董其事，谓之吕梁分司。世雍尝领其职，因述前后建置始末，及官署、祠庙、历任姓氏，以成斯志。凡八篇，篇首各有序，末复系以赞语。

△《郟台志略》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桂撰。桂，潜山人。嘉靖乙未进士，官郟阳府知府。先是，成化初，原杰抚定荆、襄流民，置郟阳府，设提督抚治一员镇之。嘉靖二十五年，慈谿叶照

以右副都御史领其任，桂等辑比事略为此书。前二卷载建置、輿地、公廡、官职。

后七卷为札奏、政赋、兵防、著述。此本有嘉靖以后事，则金台于湛等继为抚治，又附益之也。

△《虔台续志》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灿撰。灿里贯未详，官赣州府教谕。此书乃嘉靖中巡抚南赣等处右副都御史谈恺属灿等所辑。纪弘治以后设官沿革，及分地统辖之制，以续萧根之书。首一卷为《輿图考》，后四卷则编年纪事。据其凡例，称於《虔台志》悉仍其旧，凡所损益，别为一编。盖视旧志又稍变其例矣。

△《南京太常寺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宗元撰。宗元号春谷，崇阳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是书乃宗元为南京太常寺卿时所辑，分《谟训》、《规制》、《职官》、《礼书》、《乐书》、《旧制》、《荐献》、《祭告》、《祭器》、《禄食》、《夫役》、《列传》为十二门。所记各祀祝文陈设，及乐章乐器，皆较《明会典》、《集礼》诸书为备。至於荐献品物，应祀宫观，及署中藏经字号、存贮什器，皆条列不遗焉。

△《南京太仆寺志》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雷礼撰。礼有《明六朝索隐》，已著录。是书乃其官南京太仆寺少卿时所作。据其凡例，称首载洪武以后历朝谕旨，次以《事例》、《官司》、《辖属》、《规制》、《官田》、《种马》、《草场》、《册籍》、《俸徭》九志，而《列传》、《遗文》终焉。兹本只十一卷，《草场》以下全佚，非完书矣。

△《太仆寺志》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存仁撰。存仁字伯刚，太仓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书分《官职题名》、《马政》、《事例》、《蠲贷》、《苑马》、《祠祀》、《官署》、《库藏》、《点调》、《军马图》、《文录》十一门。然脱略太多。如《马政》一门，上沿历代，而汉以后各史所载如梁之南牧、左右牧，北齐之乘黄左右龙各署，皆阙而不叙。《文录》一门，载汉之《天马歌》，唐杜甫之《骢马行》，是类何预太仆事？诗集充栋，又乌可胜收乎？△《浙省分署纪事本末》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茅坤撰。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是书之作，盖以湖州乌戍一镇，界连六县，跨带两省，奸盗易於窟穴。郡人致仕副使施儒，以嘉靖十七年疏於朝，请设县不果，议置通判。后因通判权轻，不足以弹制诸属，旋亦汰除。万历元年始设同知以统之。因作是书以纪其始末。

△《留台杂记》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符验撰。验有《革除遗事》，已著录。是编乃其为巡按南直隶御史时所作，专记南京御史台故事。因以上溯列朝设官命职之由，分为十类，曰《天文》，曰《院址》，曰《院台》，曰《官制》，曰《职守》，曰《俸秩》，曰《靡字》，曰《职官表》，曰《宸翰》，曰《碑记》。验自为序，述其凡例。然輿地之书动陈星野，已属影响之谈；一官一署而首志天文，其亦迂而鲜要矣。

△《南京吏部志》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宗伊撰。宗伊字子衡，崇阳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是编乃其为文选郎中时所作。首《圣训》，次《建官》，次《公署》，次《职掌》，次《列官表传》，次《艺文》。前有宗伊所作《志引》，谓白之尚书吴岳，创为部志。又谂之曾官吏部者侍郎李棠，大理卿杜拯，太仆卿殷迈，鸿胪卿孙籛，应天府丞邱有岩，郎中顾阙、邹国儒、袁尊尼、傅良谏，主事蔡悉、聂廷璧，网罗散失，以成此编，颇为详悉。黄氏《千顷堂书目》载“宗伊尚有《留铨志馀》二卷”，盖即补志中所遗者。今其书未见云。

△《吏部职掌》（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养蒙撰。方九功、王篆续修。养蒙，南安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九功，南阳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篆有《江防考》，已著录。是编於明嘉、隆以前吏部制度沿革，载之最悉。盖排纂案牒而为之，犹今之六部则例也。

△《念初堂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题《念初堂集》，其书则志太学之略也。案，邓元锡《函史》下编，载“嘉靖间王祭酒材官司业时，考稽典训，作《太学志》六编。编为之序，序各有志，并抄撮其略”云云。盖即是书也。书列《典制》、《谟训》、《礼乐》、《政事》、《论议》、《人材》六门，门各分上下二卷。材，江西新城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元锡竟称为祭酒，非也。

△《公侯簿》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嘉靖九年公牒一篇，又有嘉靖二十六年公牒一篇。盖吏部验封司所存册籍，相续编纂者也。郑汝璧《明功臣封爵考》，称旧有底簿，殆即指是书矣。

△《词林典故》一卷、附《翰苑须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位撰。位有《问奇集》，已著录。此乃其官翰林学士时所辑词馆通行典例。自经筵日讲以迄輿从服色，凡分三十二门。《翰苑须知》则庶常馆规及俸禄钱粮数目。当时刊版置院中，入馆者人给一册。然率据案牒原文，不加润饰，往往鄙俚可笑，不足以继《翰林志》、《翰苑群书》后也。乾隆十有二年

，我皇上嘉惠词垣，徵求文献，特命辑《词林典故》一书，本末源流，粲然具备。木天佳话，荣冠古今。是编残阙之余，盖不足以为典据，今姑附存其目焉。

△《明功臣封爵考》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有《明帝后纪略》，已著录。是编成於万历丙子，乃其为吏部验封郎中时所辑。纪明代诸臣封爵，凡分类二十。曰《开国》，曰《靖难》，曰《征西》，曰《征交趾》，曰《征南》，曰《征北》，曰《征蛮》，曰《征番》，曰《御寇》，曰《捕反》，曰《备倭》，曰《战胜》，曰《战歿》，曰《归附》，曰《推戴》，曰《海运》，曰《营建》，曰《迎立》，曰《夺门》，曰《外戚》。

其以恩泽、恩幸、方术及追赠封者，并附录之。分世封、除封为二类，而采券文宗图及郑晓吾《学编本传》附入，间以所见闻补其阙略。起於洪武，迄於隆庆。

据其自序，盖以验封司旧有功臣底簿，病其弗全，因续为补缀成此帙云。

△《馆阁漫录》（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是书十卷，题张元忭撰。二人相去不远，必有据也。元忭有《绍兴府志》，已著录。是书所录皆明成祖至武宗时翰林除授迁改之事，编年纪载，亦间有论断。首题“洪武三十五年”者，成祖革除建文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五年故也。

△《掖垣人鉴》十七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萧彦撰。彦字思学，泾县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总督。是书乃万历二十年彦为兵科给事中时与同官王致祥等同辑明代六科名姓乡贯出处始末，共为一编。以天顺以前为前集，成化以后迄万历为后集。首冠以《官制沿革》，及《两朝谏训》各一卷。而以《题名碑记》诸篇附於其末。

△《职官志》一卷、附《后纪、妃嫔传、外戚传》三篇（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纪惟部院寺监诸司职掌，不及武臣及外官，盖非足本也。其叙历朝官制至穆宗而止，间有称今上云云者，盖书成於万历中。记载寥寥，不足以存掌故。末附《后纪》，称史官杨继礼撰。此书殆即继礼史局残本，偶留於世欤？继礼，华亭人，万历壬辰进士。

△《楚台记事》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李天麟撰。天麟字公振，武定人。万历庚辰进士。由牧马千户所军籍中式，故自称燕人。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广。是书即在湖广所作。分《地里图说》为四卷，《兵粮图说》为三卷。又杂载章奏、礼仪、堂规、供应等旧例。猥杂

烦琐，与书吏簿籍无异。其载赆馈贺仪、银数多寡，以官阶大小为准，可见当时苞苴陋习。而公然载之简牍，毫无顾惮，尤足徵明政之不纲也。

△《符司纪》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刘日升撰。日升，庐陵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应天府尹。是编乃其官尚宝司卿时所辑，具载典玺事规，及各官牙牌，各府卫金牌、令牌之制。后有附录一卷，为秦嘉桢所续辑。嘉桢，德清人。续此书时官尚宝司丞，其始末未详。

△《旧京词林志》六卷（内府藏本）

明周应宾撰。应宾有《九经考异》，已著录。应宾尝以左谕德少詹事两掌南京翰林院事，故著此书，专记南院故事。永乐以后，定都北京，事有关於南院者亦录之。分《纪事》、《纪典》、《纪官》三门。洪武初，建翰林国史院於皇城內，赐扁曰“词林”。洪武十四年，改翰林国史院为翰林院，又别建廡舍，非故地矣。独“词林”之称，自洪武以后皆沿之，故应宾取以为名焉。

△《南京鸿胪寺志》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桑学夔撰。学夔，濮州人。万历壬辰进士，官光禄寺少卿、摄鸿胪寺事。明初置侍仪司，洪武九年改殿廷仪礼司，三十年始改为鸿胪寺。永乐北迁，乃以故署之在留都者加“南京”二字，而仪礼亦因之有繁简隆杀。其后竟习简易，故学夔创为寺志，以复典章之旧。然昧於取裁，不谙体例。属官考语，备载於册。

而卿丞诸人之传，率全录焦竑《献徵录》旧文，漫无删节。至以王守仁曾官此职，遂以良知讲学语书之累牍，尤支蔓之甚矣。

△《官制备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因明代官制，而上溯历代之沿革，大抵取备考书启之用。舛漏颇多，不足以备考证。末附文武爵秩数条，并著京外官之称呼，尤未免於舛陋。疑日华未必至此，殆坊贾托名也。

△《续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吕邦燿撰。邦燿字元韬，锦衣卫籍，顺天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通政司右参议。邦燿既刊行宋徐自明《宰辅编年录》，复作是编以续之。起宁宗嘉定九年，终卫王昺祥兴二年。其体例皆仿原书，而详略失宜，远不及自明之精核。盖此书大旨在纪拜罢岁月，以备考证。至其人行事本末，则史家自有专传，原无庸复引繁称。自明於每人略述梗概，最为得体。邦燿乃并朝廷之事广为摭录，正史以外，并据诸说以附益之，泛滥殊甚。又自明每人具载命官及罢免制词，足徵一朝典故。嘉定以后，虽无专书可考，而见於南宋文集者，尚有流传。邦燿不能蒐辑增补，而反斥其有无不足重轻，尤为寡识。至如元顺帝为瀛国公

子，不独说本荒唐，亦与宰辅编年全无关涉。乃亦累牒连篇，词繁不杀，真可谓漫无体要者矣。

△《南京工部志》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长芳撰。长芳，上海人。南京国子监生。天启初编修神宗、光宗两朝《实录》，博采志乘，诸部寺旧无志者，咸创为之。南京工部尚书何熊祥，因使长芳辑旧牒为此编。

△《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施沛撰。沛始末未详。其修此书时则为南京国子监生。时董其事者为操江副都御史徐必达，亦天启初因修两朝《实录》而作也。

△《南京行人司志》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翁逢春撰。逢春，吴县人。南京国子监生。分《诏命》、《建官》、《公署》、《仪注》、《奏疏》、《年表》、《列传》、《艺文》八门。董其事者为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彭维成。前有维成序，序末私印作“万历给谏”四字。考维成字元性，庐陵人。万历辛丑进士，以刑科给事中谪是官，故自标此目。然既志行人，宜以行人断。是书乃载维成为给事中时奏疏，是六科志，非行人司志矣；又载维成一切来往书牒，居《艺文》十之五六，是维成之别集，非官书矣。殆全不知体例为何事也。

△《留都武学志》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伯徵撰。伯徵字孺台，海宁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扬州府知府。明之武学，建於正统壬戌。因御史彭勛之请，选教授、训导等官以专教京卫武官之子。

有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所撰碑，备载始末。是编乃天启三年伯徵官南京武学教授时所著，分《建置》、《典礼》、《制令》、《职官》、《选举》、《人物》、《艺文》七门。

△《明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题词，称官制旧有成书，久而多讹。近两淮运司翻刻者，彼善於此，而未尝订正，亦非善本。因照《会典》、《一统志》及现行事宜采辑成编，以广其传。末署“新喻县丞陶承庆校正，庐陵县末学叶时用增补”，乃江西书贾刊行之本也。所列官制，大抵以万历初年为断。第五卷内附载上任选择日期，而并列天体、赤口日等图。弥为猥杂，殆不足讯。

△《官爵志》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石麒撰。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天启壬戌进士，授工部主事，忤魏忠贤削籍。崇祯中官至吏部尚书。南都破后，不食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志述有明一代官制，历引前代沿革，互相参证，引据颇为详核。然大抵为《通典》

、《文献通考》所已具。

△《古今官制沿革图》（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光鲁撰。光鲁有《阅史约书》，已著录。是书载秦、汉迄於宋、元，凡官制之升降沿革颇详悉。而限於尺幅，考据亦多所未备。明宜兴路进校刊金履祥《通鉴前编》，首列古今官制，未著撰人姓名。今校之悉与此合，盖即光鲁本也。

△《明官制》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备录明代直省各府州县文武官员品秩，暨道里远近、编户多寡、到任期限。皆采之《明会典》及《一统志》诸书。盖坊间所刊，以便仕宦之检阅，不足以言著书也。

《历代铨选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袁定远撰。定远里贯未详。此书其官吏部文选司郎中时作也。历叙各朝铨政选举之法，略而寡当。如叙魏晋九品官人之制，而失载《汉志》限年之沿革。

宋分四郡、馀郡之岁举，梁代中正之废置，后魏之中正与吏部并铨，皆历朝铨选之制，悉略而不叙。金、元铨政，载於史志甚详，亦概略之。至谓明兴立制，入仕之途有三：进士、监生、吏员。不知明初三途并用，乃科举、荐能、吏员三途。

其时应荐者或以贤良方正，或以儒士，或以秀才，或以人才，皆官至卿辅，非尽在监之监生也。

△《历代宰辅汇考》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著录。是编取秦、汉以迄元、明宰辅，分职系名，以便检核。其於官制增损异同之处，亦间附案语，颇为简明。然不著拜罢年月，视诸史表例颇为简略。又如唐代使相，以其为藩镇加官，俱不载录，是也。然如李克用、朱全忠、王智兴、李载义、韩建等之位冠三师，亦只属优以空衔，并未尝入辅左右，而顾一概列之。则义例亦未能尽归画一也。

△《铨政论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方炳撰。方炳有《增订广舆记》，已著录。是书专论唐、宋二代铨政，颇为浅略。如谓侍郎起於隋，不知梁天监三年已有侍郎之设。谓唐选官必试於吏部，不知五品以上之不试。至承接他姓以应调，乃五代时弊政，唐时鲜有。宋时科目甚多，专举经明行修、贤良方正二科，更见挂漏。唯所议明末专拘进士资格之弊，立论颇确云。

△《文武金镜律例指南》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凌铭麟撰。铭麟字天石，杭州人。是书成於康熙辛酉。自文武仪注品级，以及莅任居官事宜，无不备载。又发律例大旨，而以相传之案牘为之证据，盖亦为初仕者设也。

△《南台旧闻》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是书详述御史典故，凡十三门。每事各注所出之书，颇为详备。其曰“南台”者，据王士禛《分甘馀话》“今都察院可称南台，不可称西台”语也。

——右“职官类”官制之属，四十二部，三百五十四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牧民忠告》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元张养浩撰。养浩有《三事忠告》，已著录。此即三事中之一种。魏裔介摘出别行，非完书也。

△《官箴》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宣宗章皇帝御制。自都督府至儒学，凡三十五篇。前有宣德七年六月谕旨一道，称取古人箴儆之义。凡中外诸司，各著一篇，使揭诸厅事，朝夕览观，庶几君臣交儆之道。盖当时尝以颁行者。嘉靖戊戌，南京国子监祭酒伦以训，复刊布之。后载宣宗御制《广寒殿记》一首，《玉簪花赋》一首，诗二十七首，词曲二首，不知何人所附。丛杂不伦，殊乖编录之体。

△《牧津》四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祁承<火业>撰。承<火业>字尔光，山阴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其书采辑历代循吏事实，分类编次。首列《缉概》一卷，分为五目：一《考名》，二《稽制》，三《述意》，四《论世》，五《辨类》。以下凡四十四卷，分《经济》、《消弭》、《匡定》、《节义》、《当机》、《惠爱》、《化导》、《勤节》、《集事》、《政才》、《政术》、《真诚》、《清德》、《砥躬》、《风力》、《守正》、《严肃》、《敦厚》、《忠信》、《明决》、《得情》、《察奸》、《矜慎》、《平恕》、《执持》、《识见》、《崇体》、《任人》、《治赋》、《救荒》、《诘盗》、《儒治》三十二类。每类前各有小序。徵采既广，不无烦碎丛杂之病。

△《明职》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翼》，已著录。坤於万历壬辰以佾都御史巡抚山右，作此编以申饬属吏。自弟子员之职，至督抚之职，统十八篇。於省府州县职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

△《仕学全书》三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鲁论撰。论有《四书通议》，已著录。是书初名《闻见录》，以明代官制法

令，仿《周礼》六官分类编载，各附论断，盖亦备场屋对策之用者。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六部大政，下编则自京朝直省各官职守，终於掖庭、宗藩。

△《政学录》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郑端撰。端字司直，枣强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江南巡抚。是编原本吕坤、余自强两家之书，而参酌之。内而阁、部、科、道，外而督、抚、司、道、守、令，应行事宜，咸载利弊。

△《为政第一编》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孙鉉撰。鉉字可菴，钱塘人。其书所载皆州县职事。分《时宜》、《刑名》、《钱穀》、《文治》四类，条目琐碎，议论亦鄙。盖幕客之《兔园册》，不足资以为治也。

△《百僚金鉴》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牛天宿撰。天宿字觐薇，章邱人。康熙中官琼州府知府。是编前为《总论》七卷，以中外职官为次。取古之称职者，略载事迹，而以历代官制沿革弁诸条之首。八卷至十卷别列《廉洁》、《度量》、《用人》、《刑赏》、《恬退》、《忠烈》、《武功》七门，亦略摭事实，挂一漏万。十一卷则载古来箴铭训颂之类，而以己作参错其中。至十二卷则自叙其粤中政绩，而以去思碑终焉。未免近於自炫矣。

——右“职官类”官箴之属，八部、一百七卷，皆附《存目》。

卷八十一 史部三十七

○政书类一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循名误列，义例殊乖。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於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

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惟我皇上制作日新，垂谟册府，业已恭登新笈，未可仍袭旧名。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见综括古今之意焉。

△《通典》二百卷（内府藏本）

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以荫补济南参军事，历官至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谥安简。事迹具《唐书》本传。先是，刘秩仿《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门论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为未备，因广其所阙，参益新礼，勒为此书。凡分八门：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兵刑》，曰《州郡》，曰《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序谓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

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所载上溯黄、虞，讫於唐之天宝。肃、代以后，间有沿革，亦附载注中。其中如《食货门》之《赋税》，载《周官》贡赋，而太宰所掌九贡之法失载。载北齐租调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而露田之数失载。钱币不载陈永定元年制四柱钱法，榷酤不载后周榷酒坊法。《选举门》不载齐明帝时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复有五等法。《考绩》不载宋、齐间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为小满迁换法。《职官门》如《周礼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平宫中之政，乃云中书舍人魏置。又《隋书》大业时改内史监为内书监，乃仅云改“内史侍郎”为内书侍郎。又集贤殿书院载梁有文德殿藏书，不知宋已有总明观藏书之所。似此之类，未免间有挂漏。《兵门》所列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败取之》为二门，分《出其不意》、《击其不备》、《攻其不整》为三门，未免稍涉繁冗。而火兽、火鸟之类，尤近於戏剧。《州郡门》分九州以叙沿革，而信都郡冀州当属兖，而误属冀。又极诋《水经》及酈道元《水经注》为僻书，诡诞不经，未免过当。《边防门》所载多数万里外重译乃通之国，亦有仅传其名不通朝贡者。既不临边，亦无事於防，题曰《边防》，名实亦舛。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至其各门徵引《尚书》、《周官》诸条，多存旧诂。如《食货门》引《尚书》“下土坟垆”注，谓“垆，疏也”。与孔疏所引《说文》“黑刚土也”互异。又“瑶琨筱簜”注，筱，竹箭；簜，大竹。亦传疏所未备。《职官门》引《周官》太宰之属有司会，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注云：“逆谓受也，受而钩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较贾公彦疏颇为明晰。似此之类，尤颇有补於经训。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也。

△《唐会要》一百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宋王溥撰。溥字齐物，并州祁人。汉乾祐中登进士第一，周广顺初拜端明殿学士。恭帝嗣位，官右仆射。入宋，仍故官，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加太子太师，封祁国公。卒谥康定。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唐苏冕尝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诏杨绍复等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要》四十卷，以崔铉监修。段公路《北户录》所称《会要》，即冕等之书也。惟宣宗以后，记载尚阙，溥因复采宣宗至唐末事续之，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诏藏史馆。书凡分目五百十有四，於唐代沿

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官号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诸条，亦颇载事迹。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於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今仅传抄本，脱误颇多。八卷题曰《郊仪》，而所载乃南唐事；九卷题曰《杂郊仪》，而所载乃唐初奏疏，皆与目录不相应。七卷、十卷亦多错入他文。盖原书残阙，而后人妄摭窜入，以盈卷帙。又一别本所阙四卷亦同，而有补亡四卷。采摭诸书所载唐事，依原目编类，虽未必合溥之旧本，而宏纲细目，约略粗具，犹可以见其大凡。今据以录入，仍各注补字於标目之下，以示区别焉。

△《五代会要》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溥撰。五代干戈倣攘，百度凌夷。故府遗规，多未暇修举。然五十年间法制典章，尚略具於累朝《实录》。溥因检寻旧史，条分件系，类辑成编。於建隆二年与《唐会要》并进，诏藏史馆。后欧阳修作《五代史》，仅列《司天》、《职方》二考，其他均未之及。如晋段容、刘昫等之议庙制，周王朴之议乐，皆事关钜典，亦略而不详。又如经籍镂版，昉自长兴。千古官书，肇端於是，崇文善政，岂宜削而不书？乃一概刊除，尤为漏略。赖溥是编，得以收放失之旧闻，厥功甚伟。至於《租税类》中载周世宗读《长庆集》，见元微之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图，颁赐诸道。而欧史乃云世宗见元微之《均田图》，是直以图为元微之作，乖舛尤甚。微溥是编，亦无由订欧史之谬也。盖欧史务谈褒贬，为《春秋》之遗法；是编务核典章，为《周官》之旧例。各明一义，相辅而行，读《五代史》者又何可无此一书哉？△《宋朝事实》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攸撰，《文献通考》作李伋。按：攸字好德，义从《洪范》。若作伋字，与好德之意不符。《宋史艺文志》亦作李攸，《通考》盖传写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官为承议郎，而不详其里贯。《江阳谱》称，政和初编辑《西山图经》、《九域志》等书，泸州孙义叟招（原注：“下有阙文。”）书上，转三官，张浚入朝，约与俱，以家事辞。考西山属成都府，泸州属潼川路，则攸当为蜀人。其曰张浚入朝，盖绍兴四年浚自川陕宣抚使召还时也。其书据《江阳谱》，盖上起建隆，下迄宣和，凡六十卷。其三十卷先闻於时，后以馀三十卷上之，因语触秦桧，寝其书不报。故晁、陈二家书目俱作三十卷，与《谱》相合。而赵希弁《读书附志》、《宋史艺文志》乃俱作三十五卷。今书中有高、孝两朝登极赦诏，及绍兴间南郊赦诏，而纪元亦迄於绍兴。殆又有所附益，兼及南宋之初欤？攸熟於掌故，经靖康兵燹之后，图籍散佚，独汲汲搜辑旧闻，使一代典章，粲然具备，其用力颇为勤挚。所载历朝登极、南郊、大赦诏令，太宗亲制《赵普碑铭》，《西京崇福宫记》，《景灵西宫记》，《大

晟乐记》，往往为《宋文鉴》、《名臣碑传琬炎集》、《播芳大全》诸书所阙漏。他如宗室换官之制，不见於《宋史职官志》。郊祀勘箭之仪，不详於《礼志》。太庙、崇宁庙图，紫宸殿、集英殿上寿，赐宴再坐、立班、起居诸图，宫架鼓吹十二案图，尤为记宋代掌故者所未备。至其事迹之异同，年月之先后，记载之详略，尤多可与《东都事略》、《续通鉴长编》及《宋史》互相参订。又如石晋赂契丹十六州，分代北、山前、山后，足订薛、欧《五代史》称山后十六州之误。周世宗兵下三关，并载淤口关，亦足补薛、欧二史只载瓦桥、益津二关之阙。当时如江少虞《事实类苑》、《锦绣万花谷》，多引用之。

《宋史》亦多采用其文。第原本久佚，惟散见於《永乐大典》各韵下者，尚存梗概。而割裂琐碎，莫由考见其体例。惟赵希弁《读书附志》称：“祖宗世次、登极纪元诏书、圣学、御制、郊庙、道释、玉牒、公主、官职、爵邑、勋臣配享、宰执拜罢、科目仪注、兵刑律历、籍田财用、削平僭伪、升降州县、经略幽燕之类，具载本末”云云，盖即当日之门目。今据以分类编次，厘为二十卷。虽未悉复原书之旧，而纲举目从，咸归条贯，亦得其十之七八矣。

攸别有《通今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入《故事类》，今佚不传。又尝上书秦桧，戒以居宠思危，尤为侃侃不阿。则其人亦足重，不独以博洽见长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心传撰。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已著录。心传长於史学，凡朝章国典，多所谙悉。是书取南渡以后事迹，分门编类。甲集二十卷，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故事》、《杂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二十卷，少《郊庙》一门，而末卷别出《边事》，亦十三门。每门各分子目。虽以《杂记》为名，其体例实同《会要》。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甲集成於嘉泰二年，乙集成於嘉定九年。书前各自有序。周密《齐东野语》尝论所载赵师宰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挾武学生之愤。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报私讎者撰造丑诋。所谓韩侂胄僭逆之类，悉无其实云云。盖掇拾群言，失真者固亦不免。然於高、孝、光、宁四朝礼乐刑政之大，以及职官科举、兵农食货，无不该具。首尾完贍，多有马端临《文献通考》、章俊卿《山堂考索》及《宋史》诸志所未载。故《通考》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士禛《居易录》亦称其“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於是有所徵焉”。

其书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并冠以国史本传，暨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今惟写本仅存。案张端义《贵耳三集序》，称心传告以《朝野杂记》丁、戊二集将成，则是书尚不止於甲乙二集，而《书录解题》及《宋史》本传均未之及

。殆以晚年所辑，书虽成而未出，故世不得见欤？△《西汉会要》七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字仲祥，临江人。开禧元年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武学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权知英德府。事迹附见《宋史徐梦莘传》。传称天麟为通直郎得之之子，梦莘之从子。晁公武《读书志》则称为梦莘之子。考楼钥《攻媿集》有《西汉会要序》，曰徐思叔为《左氏国纪》，其兄秘阁商老为《北盟录》。已而思叔之子孟坚，著《汉官考》；次子仲祥，又作《汉会要》。商老，梦莘之字。思叔，得之之字也。然则史不误而晁氏误矣。其书仿《唐会要》之体，取《汉书》所载制度典章见於纪、志、表、传者，以类相从，分门编载。其无可隶者，亦依苏冕旧例，以《杂录》附之。凡分十有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具表进之於朝，有旨付尚书省，藏之秘阁。班固书最称博赡，於一代礼乐刑政，悉综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骤难得其体要。天麟为之区分别白，经纬本末，一一犁然，其詮次极为精审。惟所采只据本史，故於汉制之见於他书者，概不采掇，未免失之於隘。又如《輿服门》中於司马相如、扬雄诸赋，铺张扬厉之语，一概摘入。殊非事实，亦为有乖义例。然其贯串详洽，实未有能过之者。昔人称颜师古为《汉书》功臣，若天麟者，固亦无愧斯目矣。

△《东汉会要》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抚州教授时，既奏进《西汉会要》。后官武学博士时，续成此书，於宝庆二年复奏进之。其体例皆与前书相合。所列亦十五门，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汉会要》不加论断，而此书则间附以案语，及杂引他人论说。

盖亦用苏冕《驳议》之例也。东汉自光武中兴，明章嗣轨，皆汲汲以修举废坠为事。典章文物，视西京为盛。而当时载笔之士，如《东观纪》及华峤、司马彪、袁宏之类，遗编断简，亦间有留传。他若《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诸书，为传注所徵引者，亦颇犁然可考。故东汉一代故事，较西汉差为详备。天麟据范书为本，而旁贯诸家，悉加哀次。其分门区目，排比整齐，实深有裨於考证。中间如献帝子济阴王熙、山阳王懿、济北王邈、东海王敦，虽为曹氏所置，旋即降为列侯。然既以封建立国，自当著之帝系皇子条下，以表其实。乃因范书无传，遂削而不书，未免阙漏。又天麟自序中称刘昭因范氏遗绪，注补入志，而不知其为司马彪《续汉书志》，实非范书。晁公武已讥之，则亦偶然失检。然其大体详密，即稍有踳驳，固不足以为累也。其书世所传者皆据宋本传抄，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阙，三十六、三十九两卷亦各佚其半。无可考补，今亦并仍之焉。

△《汉制考》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於当日制度，多详於大端，略於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於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如《周礼疏》不知步摇、假紒及五夜，《仪礼疏》不知偃领之类，不一而足。应麟皆为旁引证明。又《周礼太史职》注云：“太史抱式，疏曰：占文谓之式。”应麟则别引《艺文志》羨门式法以解之：“考式者，候时之仪器。《史记日者列传》，旋式正棋。《汉书王莽传》，天文郎案式於前，日时加某。皆指此器。”所引亦较旧义为长。其中偶失考定者，如“乡士”郑注云：“三公出城，郡督邮盗贼道。盖汉时郡掾分部属县为督邮，其分治各曹者亦名督邮。故《朱博传》云：‘为督邮书掾。’此督邮盗贼，盖掾主捕盗贼者。其不加掾字，犹巴郡太守张纳碑阴，书督盗贼积李街也。此职又主为三公导行，故云督邮盗贼道。道，导字。古通用也。”贾公彦疏乃谓使旧为盗贼之人，督察邮行往来，於义为误。应麟沿用其说，未免千虑之一失。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马端临撰。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宰相廷鸾之子也。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元初起为柯山书院山长。

后终於台州儒学教授。是书凡《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余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二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輿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田赋》等十九门，皆因《通典》而离析之。《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广《通典》所未及也。自序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中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成化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

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佚不载。《职役考》载口算之制，而《汉书》永建四年除三辅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诏书不载。《征榷考》详载盐铁，而《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诸道盐铁转运使奏定盐铁条例不载。又《杂税》载果菜之税。而《汉书》永元六年流民贩卖勿出租税诏不载。《国用门》载漕运兴废，而《后汉书》建武七年罢护漕都尉，建初三年罢常山诸处河漕不载。其载唐代东都及郑州诸处漕运措置，亦不及《唐会要》之详。历代赈恤，於汉既载本始四年之诏，而略三年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之诏。《选举考》详载两汉之选举，而《汉书》元封四年诏举茂才异等，始元元年遣廷尉持节行郡国举贤良，永光元年诏举朴质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俱不载。《学校考》辨先圣、先师之分，而《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之制不载。

至《职官考》则全录杜佑《通典》。五代建置，尤叙述寥寥。核以王溥《五代会要》、孙逢吉《职官分纪》，仅得其十之一二。《郊祀考》多引经典，而《尚书》之肆类于上帝不载。《逸周书》、《白虎通》、《三辅黄图》所载周明堂之制最详，亦不及徵引。又载历代明堂之制，而梁武帝改作明堂，详於《隋书礼仪志》者不载。地祇之祭只引《周官》及《礼记郊特性》，而礼运、祭地、瘞繒，及《考工记》玉人两圭五寸祀地之文不载。汉祀后土之制，只载《汉旧仪》祭地河东，而《汉官仪》北郊坛在城西北诸制不载。又雩祭引《左传》、《周礼》注疏，而《礼记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尔雅》舞号雩也，皆不载。祭日月，只引《礼记》、《周礼》，而《大戴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及《尚书大传》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东郊，皆不载。於汉制既载宣帝时成山祠日、莱山祠月，而建始时罢此祠，复立於长安城事，又不载。《社稷门》引各经注疏所论社制，而《周书作雒篇》建社之制，及蔡邕《独断》所载天子大社之制，皆不载。祀山川亦引经传，而《仪礼觐礼》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尔雅》祭山曰瘞县、祭川曰浮沈，皆不载。又分代详载，而独略北齐天保元年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渎。《宗庙考》载后魏七庙之制，只引《礼志》改七庙之诏，不知兴建沿革详於《孙惠蔚本传》。又唐初建七庙，《新唐书礼乐志》多略，而不参用《旧唐书礼仪志》。《王礼考》载周之朝仪，而不引《周书王会解》。又详载历代朝仪，而不载《史记秦本纪》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载汉代朝仪，而不载《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常朝之制。又輿服之载於史志者，必详叙卿士大夫，如汉制二千石车朱两轡之类，所以明差等也，而一概从略。《乐考》载五代庙乐，不如《五代会要》之详。《兵考》载晋兵制至悼公四年而止，其后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乘不载。载鲁兵制自昭公蒐红始，而成公元年作丘甲，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昭公五年舍中军，俱不载。《经籍考》卷帙虽

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輿地考》亦本欧阳忞《輿地广记》，罕所订补。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明会典》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弘治十年奉敕撰。

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故卷端有孝宗、武宗两序。其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院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朱希周，编修潘辰，并列衔卷首。然皆武宗时重校诸臣。其原修之大学士徐溥等，竟不列名，未详当日何意也。其体例以六部为纲，吏、礼、兵、工四部诸司，各有事例者，则以司分。户、刑二部诸司但分省而治。共一事例者，则以科分。故一百八十卷中，宗人府自为一卷弁首外，余第二卷至一百六十三卷，皆六部之掌故；一百六十四卷至一百七十八卷，为诸文职；末二卷为诸武职，特附见其职守沿革而已。南京诸曹，则分附北京诸曹末，不别立条目。惟体例与北京异者，乃别出焉。其官制前后不同者，如太常司改为太常寺之类，则书其旧名，而注曰后改为某官。其别开公署者，如鸿胪寺本为仪礼司之类，则书其新名，而注曰本为某官。其户口贡赋之盈缩、制度科条之改易，亦相连并载，以见变通创建之由。大抵以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为主，而参以《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十二书。於一代典章，最为赅备。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其后嘉靖八年复命阁臣续修《会典》五十三卷，万历四年又续修《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今皆未见其本，莫知存佚。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

△《七国考》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董说撰。说有《易发》，已著录。是编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制度。分《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徵》十四门。皆采掇诸书，以相佐证，略如《会要》之体。大致以《战国策》、《史记》为本，而以诸子杂史补其遗阙。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月令》所载“太尉大酋”之属，注者明曰秦官，乃反遗漏，未免去取不伦。又既以七国为名，自应始自分晋

以后。而秦之寺人，上引《车邻》；楚之两广，远徵《左传》。则於断限有乖。《新序》载“魏王欲为中天之台，许瑄谏止”，未必实有其事。即有之，亦议而未行。而魏《宫室门》中乃出一中天台。《庄子》载无盛鹤列於丽譙，盖城阙之通名，非魏所独有。乃於魏《宫室》中标一目曰《丽譙》。《琴操》载韩杀聂政之父，乃古来之常制，非韩所创。乃於韩刑法中标一目曰《杀》，亦嫌於苟盈卷帙。至於秦水心剑事，本见《续齐谐记》，乃云《白帖》；秦舍晋侯於灵台，本见《左传》，乃云《列女传》。亦往往不得其出典。观其前后无序跋，而齐《职官门》注封君后妃附，乃只有封君而无后妃。殆说未成之稿，偶为后人传录欤？然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实荡然不可复徵。说能参考诸书，排比钩贯，尚一一各得其崖略，俾考古者有徵焉。虽间伤芜漫，固不妨过而存之矣。

△《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

伏考国朝会典，初修於康熙三十三年，续修於雍正五年。至是凡三经厘定，典章弥备，条目弥详。考昔成周之制，百度分治以六官，六官统汇於周礼。圣人经世之枢要，於是乎在。虽越数千载，时势异宜，政令不能不增，法制不能不改，职守亦不能不分，难复拘限以六官，而其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则实万古之大经，莫能易也。故历代所传，如《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递有损益，而宏纲巨目，不甚相远。然其书之善否，则不尽系编纂之工拙，而系乎政令之得失。盖一朝之会典，即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如《唐六典》先颁祥瑞之名目，分为三等，以待天下之奏报。殆於上下相罔。然当时有此制，秉笔者不能不载也。又如《至正条格》中偏驳不公之令，经御题指摘者，人人咸喻其非，然亦当时有此制，秉笔者不能不载也。国多糝政，安怪书多驳文乎？至於《周礼》一经，朱子称其盛水不漏。亦其时体国经野，事事为万世开太平。故其书亦传之万世，尊为法守，非周公有所涂饰於其间也。我国家列圣相承，文谟武烈，垂裕无疆，规画既皆尽善。我皇上执两用中，随时损益，又张弛皆衷於道，增删悉合其宜。则是书之体裁精密，条理分明，足以方驾《周礼》者，实圣主鸿猷上轶丰镐也。夫岂历代规条所能望见涯涘乎？△《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

与《大清会典》同时告成。《会典》原本，以则例散附各条下，盖沿历代之旧体。至是乃各为编录，使一具政令之大纲，一备沿革之细目，互相经纬，条理益明。考《周礼》为一代之典制，而六官所职，其文颇略。

其见於诸书者，如都城之广狭，《左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逸周书作雒解》称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城方王城九之一。其文相合，当为周之旧典，而《周礼》无之。又太子生之礼，《左传》称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礼记内则》所载，文虽稍详其事并同。当亦为周之旧典，而《周礼》亦无之。知《周礼》举其要，而度数节次之详，则故府别有其记载，与六典相辅。又《左传》载王以巩伯宴而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知当日王室之礼，或改於旧，必籍而记之，以为故事。其书虽不传，其文则旁见侧出，散在古籍者，尚灼然可考也。然则《会典》之外，别为《则例》，正三代之古义矣。其间随时损益之迹，悉出圣人之化裁。盖帝王创制显庸，有百世不变之大经，《诗》所谓“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也；有因事制宜之大用，《记》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也。即政典之因革，以仰窥皇心之运量，精一执中，具昭於是。岂徒备掌故而已哉。

△《钦定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乾隆十二年奉敕撰。

马端临《文献通考》断自宋宁宗嘉定以前，采摭宏富，体例详赅，元以来无能继作。明王圻始捃拾补缀，为《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体例糅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论者病焉。然终明之世，亦无能改修。岂非以包括历朝，委曲繁重，难於蒐罗而条贯之哉？我皇上化洽观文，道隆稽古。特命博徵旧籍，综述斯编。黜上海之野文，补鄱阳之巨帙。

采宋、辽、金、元、明五朝事迹议论，汇为是书。初议於马氏原目之外增《朔闰》、《河渠》、《氏族》、《六书》四门。嗣奉敕修《续通志》，以《天文略》可该朔闰，《地理略》原首河渠，《氏族》、《六书》更郑樵之旧部，既一时并撰，即无容两笈复陈。故二十四门仍从马氏之原目。其中如《钱币考》之载钞银，《象纬考》之详推步，於所必增者乃增；《物异考》之不言徵应，《经籍考》之不录佚亡，於所当减者乃减。亦不似王氏之横生枝节，多出赘疣。大抵事迹先徵正史，而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博取文集，而佐以史评语录。其王圻旧本，间有一长可取者，沙中金属，亦不废搜求。然所存者，十分不及其一矣。至於考证异同，辨订疑似，王本固为疏陋，即马本亦略而未详。兹皆本本元元，各附案语，一折衷於圣裁。典核精密，纤悉不遗，尤二书所不逮焉。盖王圻著述，务以炫博，故所续《通考》及《稗史汇编》、《三才图会》之类，动盈二三百卷，而无所取材。

此书则每成一类，即先呈御览，随事指示，务使既博且精。故非惟可废王氏之书，即马氏之书历来推为绝作，亦陶铸之而有馀也。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敕撰。

初与五朝《续文献通考》共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朝旧事，例用平书。而述昭代之典章，录列朝之诏谕、尊称、鸿号，於礼当出格跳行。体例迥殊

，难於画一。遂命自开国以后，别自为书。后《续通典》、《续通志》皆古今分帙，即用此书之例也。其二十四门，初亦仍马氏之目。嗣以《宗庙考》中用马氏旧例附录群庙，因而载入敕建诸祠。仰蒙睿鉴周详，纶音训示，申明礼制，釐定典章。载笔诸臣始共知尊卑有分，名实难淆，恍然於踵谬沿讹之失。乃恪遵圣谕，别立《群庙》一门，增原目为二十五。其中子目，《田赋》增八旗田制，《钱币》增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八旗壮丁，《土贡》增外藩，《学校》增八旗官学，《宗庙》增崇奉圣容之礼，《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采》删均输、和买、和采，《选举》删童子科，《兵考》删车战，皆以今制所无而省。至《象纬》增推步，《物异》删洪范五行，《国用》分为九目，尊号册封之典自《帝系》移入《王礼》，则斟酌而小变其例者也。考马氏所叙宋事，虽以世家遗荫，多识旧闻。然计其编摩，实在入元以后。故典章放失，疏略不详。理宗以下三朝，以国史北移，更阙无一字。

（案，理宗以后国史，元兵载以北归，事见宋季《三朝政要序》。）今则圣圣相承，功成文焕。实录记注，具录於史官；公牍奏章，全掌於籍氏。每事皆寻源竟委，赅括无遗。故卷帙繁富，与马氏原本相埒。夫《尚书》兼陈四代，而《周书》为多；《礼记》亦兼述三王，而《周礼》尤备。盖监殷监夏，百度修明，文献足徵，蒐罗自广。

有不必求博而自博者矣。

△《钦定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杜佑《通典》，终於天宝之末。是书所续，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讫明崇祯末年。凡《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四十一卷，《乐》七卷，《兵》十二卷，《刑》十六卷，《州郡》十八卷，《边防》四卷，《食货》十八卷。篇目一仍杜氏之旧。惟杜氏以兵制附《刑》后，今则《兵》、《刑》各为一篇，稍有不同。考古者虞廷九官，有士而无司马。凡蛮夷寇贼，一隶於士。《论语》臧文仲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则兵刑可以为一。又《左传》纪少昊以祝鸠为司马，爽鸠为司寇。而秋官、夏官《周礼》亦分两职。则兵刑亦可为二。以事迹多寡，卷帙繁简，酌为门目之分合，其宏旨仍不异也。至於编纂之例，唐代年祀稍远，旧典多亡。五代及辽，文献靡徵，史书太略，则旁搜图籍以求详。明代见闻最近，杂记实繁。宋、金及元，著作本多，遗编亦夥，则严核异同以传信。总期於既精既博，不滥不遗。案，《宋史艺文志》有宋白《续通典》二百卷，今其书已亡。

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咸平三年奉诏，四年九月书成，起唐至德初，迄周显德末。又载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

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馀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兹编仰稟圣裁，酌乎繁简之中。而九百七十八年内典制之源流，政治之得失，条分件系，纲举目张。诚所谓记事提要，纂言钩玄，较诸杜氏原书，实有过之无不及。宋白所续，更区区不足道矣。

△《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以八门隶事，一如杜佑之旧。其中条例则或革或因。

如《钱币》附於《食货》，《马政》附於《军礼》，《兵制》附於《刑法》。於理相近，於义有取者，今亦无所更易。至於古今异制，不可强同。如《食货典》之榷酤、算缗，《礼典》之封禅，前朝弊法，久已为圣代所除。即一例从删，不复更存虚目。又《地理典》以统包历代，分并靡常，疆界参差，名称舛互。故推原本始，以九州提其大纲。今既专述本朝，自宜敬遵今制。况乎威弧震叠，式廓昃章。东届出日之邦，西括无雷之国。山河两戒，并隶职方。近复戡定冉駹，开屯列戍。皇輿广阔，更非九州旧界所能包。故均以《大清一统志》为断，不更以《禹贡》州域紊昭代之黄图。至杜氏述唐朝掌故与历代共为一书，故皆分缀篇终。其文简略，亦体裁所限，不得不然。今则专勒一编，式昭国典，当法制修明之世，鸿猷善政，史不胜数。故卷目加繁，溢於旧笈。且杜氏所采者，惟开元礼为详。今则谟烈昭垂，各成完帙。礼有《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乐有《圣祖御制律吕正义》、《皇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刑有《大清律例》；兵有《中枢政考》；地理有《皇輿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满洲源流考》、《皇輿西域图志》。又有《大清会典》及《则例》总其纲领，八旗及六部则例具其条目。故缕分件系，端委详明，用以昭示万年，诚足媲美乎官礼。又岂杜氏之掇拾残文、裒合成帙所可同日语哉。

△《钦定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

二十略之目，亦与郑樵原本同。而纪传年谱则省而不作。盖实录国史，尊藏金匱。与考求前代、删述旧文，义例固不侔也。至於二十略中，有原本繁而今汰者三：《都邑略》中樵兼载四裔所居，非但约略传闻，地多无据，且外邦与帝京并列，义亦未安。今惟恭录兴京、盛京、京师城阙之制，以统於尊。《谥略》中樵分三等二百十品，多所臆定。今惟恭录赐谥，以昭其慎。

《金石略》中樵所采颇杂，今惟恭录列圣宝墨、皇上奎章，兼及御定《西清古鉴》、《三希堂帖》、《淳化轩帖》、《兰亭八柱帖》诸刻。馀悉不登，以涤其滥。有原本疏而今补者二：《天文略》中樵惟载《步天歌》，今则敬遵圣祖仁皇帝御制《仪象考成》，《灵台仪象志》，皇上御制《仪象考成后编》，会通中西之法，以究象纬之运行。《地理略》中樵以四渎统诸水，而州县郡道

，以水为别。今则於其不入四渎者，大河以北如盛京、京畿诸水，大江以南如浙、闽、瓯、粤诸水，以及滇南、漠北诸水自入南北海者，并一一补载。而河有重源，今底定西域而始知者，亦恭录圣制，以昭示来兹。有原本冗琐而今删并者三：《艺文略》中樵所列既多舛讹。《校雠略》中樵所举亦未精确。《图谱略》中樵分“记有”、“记无”二类，而“记无”多至二十六门，既多虚设。如击桐、试马、斗羊、对雉诸图，尤猥杂无取。今并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断，以折其中。有原本之所未闻者三：《六书略》中以国书十二字头括形声之变化，并以《钦定西域同文志》胪列蒙古、西番、托忒、回部诸字。丝牵珠贯，音义毕该，非樵之穿凿偏旁所知也。《七音略》中以国书合声之法为翻切之总钥，而两合、三合之中有上下连书，有左右并书，有重声大书、轻声细书，以《钦定同文韵统》为华梵之通津。以天竺五十字母配合成一千二百十二音，又以西番三十字母别配合成四百三十四音，而各释以汉音。汉音不具，则取以合声，非樵株守等韵所知也。《昆虫草木略》中樵分八类，五朝《续通志》已为补漏订讹。至於中国所无而产於遐方，前代所无而出於今日，如金莲花、夜亮木之类，见於《钦定广群芳谱》。普盘樱、额堪达罕、秦达罕之类，见於圣祖仁皇帝《几暇格物编》。北天竺乌沙尔器、火鸡、箸漠鲜、知时草之类，见於御制诗集。如奇石、密食、鸞鷲尔之类，见於《钦定西域图志》。尤非樵之抱残守阙所知矣。盖创始之作，考校易疏；论定之馀，体裁益密。生於衰微之世，则耳目难周；生於明备之朝，则编辑易富。樵当宋之南渡，局於见闻，又草创成书，无所质证，故踳驳至於如斯。以视遭遇昌期，仰蒙圣训，得以蒐罗宏富，辨证精详，以成一代巨观者。其瞠乎莫逮，亦良有由矣。

（谨案，郑樵《通志》入《别史》，钦定《续通志》亦入《别史》，均以兼有纪传故也。至皇朝《通志》惟有十二略，则名为《通志》，实与《通典》、《通考》为类，故恭录於《政书》之中。）△《元朝典故编年考》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原本不著名氏，今知为承泽作者，《大兴志》载承泽所著有《元朝典故编年考》，与此本合也。其书取元代朝廷事实，分代编辑。正史以外，更采元人文集以附益之，共为八卷。《元史》冗复漏略，殊乏体裁。此虽不能详悉厘正，而削繁增简，具有首尾，差易省览。

其第九卷为《元朝秘史》，第十卷附《辽金遗事小序》，谓“元有《秘史》十卷，《续秘史》二卷。前卷载沙漠始起之事，续卷载下燕京灭金之事，盖其国人所编记。书藏禁中不传，偶从故家见之，录续卷末，以补史所不载”云云。考其所引，并载《永乐大典》元字韵中，互相检勘，一一相同。疑本元时秘册

，明初修书者或尝录副以出，流传在外，故承泽得而见之耳。所记大都琐屑细事，且间涉荒诞。

盖亦传闻之辞，辗转失真，未足尽以为据。然究属元代旧文，世所罕睹。自《永乐大典》以外，惟见于此书，与正史颇有异同，存之亦足以资参订也。

——右“政书类”通制之属，十九部、二千二百九十八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纂述掌故，门目多端，其间以一代之书而兼六职之全者，不可分属。今总而汇之，谓之《通制》。）卷八十二 史部三十八

○政书类二△《汉官旧仪》一卷、《补遗》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永乐大典》载《汉官旧仪》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考梁刘昭注《续汉书百官志》，引用《汉官仪》则曰应劭，引用《汉旧仪》则不著其名。《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作四卷，《宋史艺文志》作三卷。《书录解题》始作《汉官旧仪》，注曰卫宏撰，或云胡广。宏本传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不名“汉官”。今惟此三卷，而又有“汉官”之目，未知果当时本书否？今案《永乐大典》此卷，虽以“汉官”标题，而篇目自皇帝起居、皇后亲蚕以及玺绶之等、爵级之差，靡不条系件举，与宏传所云西京杂事相合。又前后《汉书》注中凡引用《汉旧仪》者，并与此卷所载相同。则其为卫氏本书，更无疑义。或后人以其多载官制，增题“官”字欤？原本转相传写，节目淆乱，字句舛讹，殆不可读。兹据班、范正史，综核参订，以讫其疑。其原有注者，略仿刘昭注《百官志》之例，通为大书，称本注以别之。又考前后《汉书》纪志注中，别有徵引“旧仪”数条，并属郊天、禘祭、耕籍、饮酎诸大典，此卷俱未采入。盖流传既久，脱佚者多。谨复蒐择甄录，别为一篇，附诸卷尾，以补本书之未备云。

△《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中书令萧嵩等奉敕撰。

杜佑《通典》及新旧《唐书礼志》称：“唐初礼司无定制，遇有大事，辄制一仪，临时专定。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削《礼记》旧文，益以今事。集贤学士张说奏：‘《礼记》不刊之书，难以改易，请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唐礼。’乃诏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至萧嵩为学士，复奏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次成书，由是唐之五礼始备。”即此本也。其书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凶礼古居第二，而退居第五者，用贞观、显庆旧制也。贞元中，诏以其书设科取士，习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则唐时已列之学官矣。

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别载《开元礼纂类》三十五卷，比《唐志》差详，而节目亦多未备。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治。故周必大序称“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诚考礼者之圭臬也”。

《新唐书艺文志》载修《开元礼》者尚有张烜、陆善经、洪孝昌诸人名，而《通典纂类》中所载五岳、四渎名号，及《衣服》一门，间有与此书相出入者。盖传写异文，不能画一。既未详其孰是，今亦并仍原本录之，不复窜改，庶几不失阙疑之义焉。

△《溢法》四卷（内府藏本）

宋苏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书省校书郎，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修《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自《周公溢法》以后，历代言溢者有刘熙、来奥、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之书，然皆杂糅附益，不为典要。至洵奉诏编定六家溢法，乃取《周公春秋广溢》及诸家之本删订考证，以成是书。凡所取一百六十八溢，三百十一条。新改者二十三条，新补者十七条，别有七去、八类，於旧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间如尧、舜、禹、汤、桀、纣乃古帝王之名，并非溢号。而沿袭前讹，概行载入，亦不免疏失。然较之诸家义例，要为严整。后郑樵《通志溢略》，大都因此书而增补之，且称其“断然有所去取，善恶有一定之论，实前人所不及”。盖其斟酌损益，审定字义，皆确有根据，故为礼家所宗。虽其中间收僻字，今或不能尽见诸施行，而历代相传之旧典，犹可以备参考焉。曾巩作洵墓志，载此书作三卷。而此本实四卷，殆后人所分析欤？△《政和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中等奉敕撰。

徽宗御制序文，题“政和新元三月一日”，盖政和改元之年。钱曾《读书敏求记》误以新元为心元，遂以为不知何解，谬也。前列局官随时酌议科条，及逐事御笔指挥；次列《御制冠礼》，盖当时颁此十卷为格式，故以冠诸篇；次为《目录》六卷；次为《序例》二十四卷，礼之纲也；次为《吉礼》一百一十一卷；次为《宾礼》二十一卷；次为《军礼》八卷；次为《嘉礼》四十二卷，升婚仪於冠仪前，徽宗所定也；次为《凶礼》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详焉。是书颇为朱子所不取。自《中兴礼书》既出，遂格不行，故流传绝少。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有录无书。第七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半。然北宋一代典章，如《开宝礼》、《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今俱不传。《中兴礼书》散见《永乐大典》中，亦无完本。惟是书仅存，亦论掌故

者所宜参考矣。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朱子撰。考《朱子年谱》，绍兴二十五年乙亥，官同安主簿。以县学释奠旧例，止以人吏行事，求《政和五礼新仪》於县，无之。乃取《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更相参考，画成礼仪、器用、衣服等图。训释辨明，纤微必备。此《释奠礼》之初稿也。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军，奏请颁降礼书，又请增修礼书，事未施行。绍熙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复列上释奠礼仪数事，且移书礼官，乃得颇为讲究。时淳熙所镂之版已不复存，后乃得於老吏之家。

又以议论不一，越再岁始能定议，而主其事者适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释奠礼》之再修也。绍熙五年甲寅，除知潭州。会前太常博士詹元善还为太常少卿，始复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吏文繁复，几不可读。且曰属有大典礼，未遑遍下诸州。时朱子方召还奏事，又适病目，乃力疾钩校，删剔猥杂，定为四条，以附州案，俾移学官。是为最后之定稿，即此本也。书首载淳熙六年《礼部指挥》一通，《尚书省指挥》一通，次《绍熙五年牒潭州州学备准指挥》一通，皆具录原文。次《州县释奠文宣王仪》，次《礼器十九图》。其所行仪节，大抵采自杜氏《通典》及《五礼新仪》，而折衷之。后来二丁行事，虽仪注少有损益，而所据率本是书。惟所列两庑从祀位次，有吕祖谦、张栻，则其事在理宗以后。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次之文。检勘《宋史礼志》，载咸淳诏书，其先儒名数及东西次序，与此书一一吻合，与朱子益不相及。盖后人随时附益，又非其原本矣。

△《大金集礼》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成书年月。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盖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所进。今考书中纪事，断至大定，知为章宗时书，虞稷所载当不误也。其书分类排纂，具有条理。自尊号、册谥以及祠祀、朝会、燕飨诸仪，灿然悉备。以《金史》诸志相校，其蓝本全出於此。而志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若祭方丘仪，是书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庙之仪，而《金史》遗落不载。又《金史》云设饌幕於内壝东门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书，则陈设饌幕乃有东门、西门二处。盖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饌，陈於东门外；西方、北方之饌，陈於西门外。《金史》独载设於东门外者，於礼为舛。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则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惟第十卷载夏至日祭方丘仪，而“圜丘郊天仪”独阙。考《金史》自天德以后，并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渐备。编书者既载北郊仪注，不应反遗南郊。盖传写脱佚，非原书有所不备也。

△《大金德运图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尚书省会官集议德运所存案牘之文也。案《金史》本纪，金初色尚白。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腊月辰诏告中外。至宣宗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是书所载，盖即其事。书前为尚书省判，次为省札。列集议官二十二人，其中独上议状者六人，合具议状者八人，连署者四人。其集议有名而无议状者，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靡谿达登四人，疑原书尚有所脱佚。其所议，言应为土德者四人，言应为金德者十四人。

中如谏议大夫张行信，力主金德之议。而《金史》行信本传称：“贞祐四年，以参议官王浚言，当为火德。诏问有司，行信谓当定为土德，而斥浚所言为狂妄。”

其立说先后，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又书中但有诸臣议状，而尚书省臣无所可否。

考史载兴定元年十二月庚辰，腊享太庙，是终金之世，仍从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尝重改。疑是岁元兵深入，宣宗南迁汴梁，此议遂罢，故尚书省亦未经奏覆也。

五德之运不见六经，惟《家语》始有之。而其书出於王肃伪撰，不可据为典要。

后代泥於其说，多侈陈五行传序之由。而牵合迁就，附会支离，亦终无一当。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训，斥妄祛疑。本宅中图大之隆规，破讖纬休祥之谬说，阐发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论。是编所议，识见皆为偏陋，本不足录。然此事史文简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尚可以补掌故之遗。并恭录圣制，弁诸简首。俾天下后世晓然知驳衍以下皆妄生臆解，用以祛曲说之惑焉。

△《庙学典礼》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核其所载，始於元太宗丁酉，而终於成宗大德间，盖元人所录也。其书杂钞案牘，排缀成编，未经文士之修饰，故词多椎朴。又原序原目，散佚无考，亦无从得其门类。幸其年月先后，皆有可稽，尚可排比成帙。谨釐析其文，勒为六卷。虽繁复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庙学之制，措置规画，梗概具存，颇可与《元史》相参考。如至元六年设举学校官一条，称儒学提举司秩从六品，而《百官志》作从五品；各路儒学教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县学院官职员数一条，称总管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二员，散府设教授二员，学录、学正各一员。而《百官志》作总管府教授一员，学正一员，学录一员，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员，下州学正一员。俱不相合。

盖宋濂等修史之时，据其末年之制，而大德以前之旧典，则未及详考也。又《选举志》称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贍学者，并立为书院。是明言小学书院设於世祖之时，而此书载所立小学书塾乃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时人记成宗时事，不应讹异如是。或至元时虽有此议，实未及施行，至成宗乃补定其规制，而史未及详与？《元史》一书，自开局至告成，仅阅八月。其间潦草阙略，不一而足，诸志尤不赅备。留此一编，犹足以见一朝养士之典，固考古者所必稽矣。其中有当日文书程式，后人不能尽解，以致传写讹脱者，并详核釐正。无可考者则阙之。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明集礼》五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明徐一夔、梁寅、刘于、周於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鲁同奉敕撰。

考《明典汇》载，洪武二年八月，诏儒臣修纂礼书。三年九月书成，名《大明集礼》。其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鹵簿、字学、乐为纲，所列子目，吉礼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庙，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农，曰太岁、风、云、雷、雨师，曰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曰旂纛，曰马祖、先牧、社马步，曰祭厉，曰祀典神，曰三皇、孔子。嘉礼五，曰朝会，曰册封，曰冠礼，曰婚，曰乡饮酒。宾礼二，曰朝贡，曰遣使。

军礼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凶礼二，曰吊赙，曰丧仪。又冠服、车辂、仪仗、鹵簿、字学各一。乐三，曰钟律，曰雅乐，曰俗乐。《明史艺文志》及《昭代典则》均作五十卷，今书乃五十三卷。考《明典汇》，载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李时请刊《大明集礼》，九年六月梓成。礼部言是书旧无善录，故多残缺，臣等以次詮补，因为传注。乞令史臣纂入，以成全书云云。则所称五十卷者，或洪武原本。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靖中刊本，取诸臣传注及所詮补者纂入原书，故多三卷耳。如《明礼志》载洪武三年圜丘从祀，益以风、云、雷、雨。而是书卷一总序曰：“国朝圜丘从祀，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又所载圜丘从祀坛位，及牲币尊罍，均止及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不及风、云、雷、雨，是益祀风、云、雷、雨从祀圜丘在十一月。而是书成於九月，故未及纂入，实有明据。而卷一序神位版，乃曰风伯之神、云师之神、雷师之神、雨师之神，并赤质金字。不应一卷之内，自相矛盾若此。则其为增入可知。又《明史礼志》载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仪注，无先期告诸神祇及祖庙之文。至洪武四年，始创此制，而是书仪注则有之，知亦嘉靖诸臣詮补纂入者矣。序为世宗御制，题为“嘉靖九年六月望日”。而《世宗实录》载九年六月

庚午，刻《大明集礼》成，上亲制序文。是月己未朔，则庚午乃十二日，与《实录》小有异同。疑十二日进书，望日制序，记载者并书於进书日也。

△《明臣谥汇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鲍应鼈撰。应鼈字山父，歙县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郎中。是书载明代文武诸臣赠谥，与钦定《明史》各传俱相符合。首载各谥释义，为当时礼官体例。而所列诸谥，如某人谥某字，皆分注当日定谥取义之文於下，使观者具知其所以然。较他家所记，独有根据。其前代诸臣，如谢枋得之谥“忠节”，纪信、文天祥之谥“忠烈”，邓文进之谥“忠襄”，苏缄之谥“忠壮”，史或不载，世所罕知，亦颇赖此书以存。卷末附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拟谥者二十九人，又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拟谥者四人，皆二谥并列。盖神宗荒怠，奏章率不批答，莫知进止，故两存也。最后列《考误》一篇，凡五十七人，皆据官册以正野史、文集之讹。其中多有无谥而昌称谥某者，亦有字相同异，美恶顿殊者。或诡词假借，或传写舛谬，外人无从而知。非应鼈身为礼官，亲检故籍，不能一一釐正也。

其於一代易名之典，可云精核矣。

△《類宫礼乐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之藻撰。之藻字振之，仁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首列類宫祀典，次列仪注，次列名物器数，共成八卷。第九卷为启圣祠及名宦、乡贤祠，附以乡饮酒礼。第十卷附以乡射礼。其中如释奠仪之散斋、演乐、涤牲诸礼，及时祭仪注，皆《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所未载。又迎神乐章，谓明制本宋旧，一成三成，相沿不易。其乐章诸谱，配以六律者，唯填工尺一字，颇能得其源流。盖乐律自宋仁宗时始省去坐、立二部，及堂上、堂下之分。南宋诸儒，又以旧乐加平减之制，无高上、高尺之律，於是所用者惟中和韶乐。明代实沿其制。之藻所谱，又注明时俗之一凡、清凡诸调，与旧调相合者，分毫不爽。

又於琴瑟操缦之法，别成一谱。其琴谱不越松风阁之旧规，以数音谱出一字，少用钩剔。盖欲近於和缓，以和韶乐。瑟谱则以六律为主，行迟其声以应节，又与元熊朋来《瑟谱》之一声一字者迥殊。盖历律皆根於数。之藻娴於算法，世所行《天学初函》，即其所刻。故因数制律，足自为一家之学。其末卷载乡饮酒礼兼及乡射礼者，明初之制，犹行射礼於類宫。迨其中叶，此礼遂废。故《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载之不详。之藻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惟《褒崇》一门，仅采史传，不及马端临《学校考》之备。又《仪器图》内犧尊诸制，既不本於《三礼图》，又不以《考古》、《博古》诸图证其异同，仅以时俗陈设者为准，未免稍略。然礼以时王所制为定，是亦自有其义焉，未可尽

非也。

△《明谥记汇编》二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有《周礼古本订注》，已著录。兹编辑有明一代谥法，最为详备。首曰《功令》，凡子目二，曰《会典事例》，曰《近日事例》。次曰《谥法》，无子目。次曰《尊谥》，凡子目九，曰《帝后》，曰《皇妃谥六字》，曰《皇妃谥四字》，曰《皇妃谥二字》，曰《东宫》，曰《公主》，曰《亲王》，曰《郡王》，曰《王妃》，次曰《臣谥》，凡子目九，曰《文臣》，曰《武臣》，曰《异流》，曰《夫人》、《淑人》，曰《追赠前朝臣》，曰《外夷》，曰《近题准谥诸文臣》，曰《议论》，曰《考误》。其“近题准谥”一条，即当代文臣所以不散入各类者，盖即鲍应鳌书所载之二十九人，不予不夺，莫知所定者也。

其《议论》一门，则杂采明人诸说，如李东阳以有党谥“文正”，彭韶以孤立谥“惠安”之类，持论颇公。其《考误》一门，以阁籍正野史异同，尤为可据，亦考典故者所宜取证也。

△《明宫史》五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芦城赤隐吕毖校次。毖始末未详，盖明季宦官也。其书叙述当时宫殿、楼台、服食、宴乐及宫闱诸杂事，大抵冗碎猥鄙，不足据为典要。至於内监职掌条内，称“司礼监掌印秉笔，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云云，尤为悖妄。盖历代奄寺之权，惟明为最重；历代奄寺之祸，亦惟明为最深。二百馀年之中，盗持魁柄，浊乱朝纲，卒至於宗社邱墟，生灵涂炭，实为汉、唐、宋、元所未有。迨其末造，久假不归，视威福自专如其固有。遂肆无忌惮，笔之於书。故迹其致亡之道，虽亦多端，要以宠任貂珥，为病本之所在也。然其人可诛，其事乃足为炯鉴。《家语》称周明堂之四门，有桀纣之象。《仪礼乡射礼》，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陈祥道《礼书》称：“旧图刻人形，谓丰国之君，嗜酒亡国，因状之以为戒也。”《汉书叙传》载，乘舆幄座，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班伯亦以为警沈湎焉。岂非借彼前车，示其覆辙，俾后来以此思惧乎？我朝自列圣以来，家法森严。内竖不过供洒扫，或违律令，必正刑章，不待於远引《周官》，委权冢宰。而乾纲独握，宫掖肃清，已足垂法於万世。乃犹防微杜渐，虑远深思，特命缮录斯编，登诸册府。著前代乱亡之所自，以昭示无穷。伏考《尚书》有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诗大雅》有曰：“仪监于殷。”

亦越汉之高帝，使陆贾作《新语》，亦曰：“著秦之所以失，与我之所以得。”

盖时代弥近，资考镜者弥切也。皇上於内殿丛编，检逢是帙，辟其谬而仍存之

，圣人之所以见者大矣！谨恭录谕旨，弁冕简端。仰见衡鉴亲操，折衷众论，勒千古未有之鸿编。皆义主劝惩，言资法戒，非徒以雕华浮艳，为藏弄之富也。△《幸鲁盛典》四十卷国朝袭封衍圣公孔毓圻等撰进。先是，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临幸阙里，亲祀孔庙，行九拜之礼，特命留曲柄伞於庙庭。复亲制碑文，遣官勒石於孔庙大成门左，周公、孟子诸庙，咸蒙制文刊石。并录圣贤后裔，给世官以奉祠祀。钜典裔皇，薄海忻舞。毓圻以圣天子尊师隆轨，超迈古今，宜勒为成书，垂示来叶。

二十四年，疏请纂修，并举进士金居敬等八人司其事，得旨俞允。至二十七年，成书十八卷，奏进。蒙指示应改正者二十八条，及臣工诗文尚有应遴选录入者。

谕毓圻等覆加校定，会诏发帑金，重建庙庭。御制奎章，摹镌乐石，尊崇之典，视昔弥加。毓圻等乃续事编摩，增辑完备。凡修成《事迹》二十卷，《艺文》二十卷，刊刻表进，即此本也。洪惟我圣祖仁皇帝统接羲、轩，心源洙、泗。褒崇圣教，典礼优隆，为亘古所未有，非区区管窥蠡测所可形容。然文物典章，毓圻等得诸见闻，颇能胪具。伏读是编，大圣崇儒重道之至意，犹可仰见其万一。

是固宜藏诸金匱，以昭示无极者矣。

△《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恭逢圣祖仁皇帝六旬万寿，内直诸臣所纂录也。凡六门，一曰《宸藻》，分《诏谕》为一卷，《御制诗文赋颂》为一卷。二曰《圣德》，分《孝德》、《谦德》、《保泰》、《教化》四目。三曰《典礼》，分《朝贺》、《銮仪》、《祭告》、《颁诏》、《养老》、《大酺》六目。四曰《恩赉》，分《宗室》、《外藩》、《臣僚》、《耆旧》、《蠲赋》、《开科》、《赏兵》、《恤刑》八目。五曰《庆祝》，则有图有记，以及名山祝釐、诸臣朝贡之仪备列焉。六曰《歌颂》，则内外祝釐之词，靡不采录焉。仰惟我圣祖仁皇帝德盛道隆，福祚悠久。其时臣民泳涵醴化，敷天率土，普洽欢心。衢歌巷舞之盛，实为从古所未有。而伏读诏谕，每以万姓安、天下福为兢兢。是书之成，非徒以纪昇平之钜典，正可以俾万世臣民仰见至圣持盈保泰之盛心，为景命延洪之大本也。书中图二卷，於遐迩臣庶迎銮呼祝之仪，纤悉具备，亦自有图绘以来所罕覩。其稿本初为宋骏业所创，后王原祁等重加修润而成。一展卷而闾阎殷阜之象，童叟欢跃之忱，恍若目接而身遇之。今悉依原本钩摹，故幅度视他卷稍赢焉。

△《钦定大清通礼》五十卷乾隆元年奉敕撰，越二十一年告成。首纪朝庙大典及钦颁仪式，其余五礼之序，悉准《周官》，而体例则依仿《仪礼》。惟载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而不及其沿革；惟载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而不

及其形制。盖沿革具於《会典则例》，形制具於《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资考证，故不复述也。考《仪礼》古经残阙，诸儒所说，多自士礼上推於天子。且古今异制，后世断不能行。其一朝令典，今有传本者，惟《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大抵意求详悉，转涉繁芜。以备掌故则有馀，不能尽见诸施行也。我皇上声律身度，典制修明，特命酌定此编，悬为令甲。自朝廷以迨於士庶，鸿纲细目，具有规程。事求其合宜，不拘泥於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与前代礼书铺陈掌故，不切实用者迥殊。《记》曰礼从宜，又曰大礼必简。三代圣王，纳民轨物，其本义不过如斯。赐名曰《通礼》，信乎酌於古今而达於上下，为亿万年治世之范矣。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五年，大学士管两江总督高晋等恭撰进。钦惟我皇上法祖勤民，岁巡方岳。浙江东南都会，民物蕃庶，吏事殷繁。问俗省方，尤廑圣虑。是以六龙时御，清跸屡经。凡行庆施惠、劝课耕桑、崇节俭、隆典祀、养耆年、恤庶狱、励官方、振文教、饬武备者，无不具举。而海塘防筑、湖河疏蓄之宜，皆因地制宜，亲临指授，永为成法。至於名区胜迹，睿藻亲题，则不独黎庶蒙恩，而山川且望幸焉。晋等爰举辛未以逮乙酉盛典四幸之钜典，门分部系，汇为是编。复蒙赐制序文，允付剞劂。一展卷而我皇上谘询之切，诰诫之殷，惠泽之覃布，如在瞻就间。俾守土者有所遵循，而服畴者有所感发。非徒申歌颂、备典章而已也。

书成於庚寅之冬，故所载以乙酉为断。迺者翠华六莅，典礼如初。而东南士庶，洵被洪施，延<米辰>望幸者视前弥笃。臣等尤窃颂隆仪叠举，续有排纂，用快先睹之望焉。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乾隆二十四年奉敕撰。

乾隆三十一年又命廷臣重加校补，勒为此编。凡分六类，一曰《祭器》，二曰《仪器》，三曰《冠服》，四曰《乐器》，五曰《卤簿》，六曰《武备》。每器皆列图於右，系说於左。详其广狭长短围径之度，金玉玳贝锦段之质，刻镂绘画组绣之制，以及品数之多寡，章采之等差，无不缕悉条分，一一胪载。考《礼图》世称治始郑玄，而郑志不载，盖传其学者为之也。阮谿以后，踵而作者凡五家。聂崇义汇合为一，而诸本尽佚。然诸家追述古制，大抵皆约略传注之文，揣摩形似，多不免於失真。是编所述，则皆昭代典章，事事得诸目验。故毫釐毕肖，分判无讹。圣世鸿规，灿然明备。其中《仪器》、《武备》二类，旧皆别自为书。今乃列之於礼器，与古例稍殊。然周代视祲、保章、冯相所职皆天象，而隶於《春官》。礼有五目，军礼居三，而所谓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者，战阵之令乃载於《曲礼》。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亦至广。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谓之礼。《周

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礼》之名，盖由於此。今以仪器、武备并归礼器，正三代之古义，未可以不类疑也。若夫酌古宜今之精意，奉天法祖之鸿规，具见御制序文之中。尤万世臣民所宜遵道遵路者矣。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奉敕撰。

乾隆二十四年以原书简略，复命增修。越两载而告成。凡六门：首曰《训谕》，恭载列朝圣训、皇上谕旨，以昭垂家法。次曰《典礼》，备著内廷仪节、规制、冠服、舆卫之度，其外朝诸大礼详於《会典》者则略之。

次曰《宫殿》，按次方位，详列规模。凡御笔榜书楹帖，及诸题咏，并一一恭录。

次曰《经费》，凡献贄、礼宴、服食、器用之数，纤悉必载。次曰《官制》，具载内臣员品，及其职掌与其功罪赏罚之等。次曰《书籍》，部分录略，编目提要，皆穷理致治之作，而梵文贝笈，度藏净域者，不与焉。伏读谕旨，申明编辑是书之意。拳拳於立纲陈纪，聪听明训，为万万世遵循之本。盖修齐治平之道，并具於斯矣。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乾隆十二年奉敕撰。

我国家肇迹东土，风淳俗厚。於崇德报功之礼，历久不渝。凡所以昭格天神，时修祀典者，著诚著悫，具有旧仪。迄今百有馀年，精禋致飨，夙夜维虔。惟是古制相沿，皆有口授祝词、仪注，久而小有异同。我皇上道秉钦崇，敬深明察。虑年祀绵邈，或渐远其初。乃命王公大臣详为考证，以国语、国书定著一编。首为《祭仪》二篇，次为《汇记故事》一篇，次为《仪注》、《祝词》、《赞词》四十一篇，殿以《器用数目》一篇、《器用形式图》一篇。

每一卷成，必亲加釐正，至精至详。祈报之义，对越之忱，皆足以昭垂万世。乾隆四十二年，复诏依文音，释译为此帙。与《大清通礼》相辅而行，用彰圣朝之令典。末有大学士阿桂等恭跋，具述致诚迓福之义。而於崇祀诸神不知其缘起者，引《礼记》舍菜先师郑玄注，不著先师名姓之例为证。於《祝词》、《赞词》仅传其声者，引汉乐府铎舞曲有音无义之例为证。并以传信阙疑，见圣心之敬慎。

视汉儒议礼附会纬书，宋儒议礼纷更错简，强不知以为知者，尤迥乎殊焉。

△《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大学士阿桂等奏请纂修，五十七年十月告成。洪惟我皇上法天行健，无逸永年，久道化成，治躋三五，为书契所未闻。而五世同堂，八旬延庆，《洪范》所谓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者，亦千古帝王所莫及。是以协气翔洽，欢心溥浹，四海臣民，莫不踊跃鼓舞，祝眉寿而歌纯嘏。虽圣怀冲挹，而敷天辐辏，众志成城。庆典之隆，遂炳炳麟麟，照映万禩。是编所载，皆圣寿七旬以后之事，凡分八门，首为《宸章

》，皆恭录御制纪年之作。文自《古稀说》以下，诗自《庚子元旦》以下，俱按年编载。若随时纪事之作，则各从本类，分载各门。次为《圣德》，分八子目，曰《敬德》，曰《孝德》，曰《勤德》，曰《健德》，曰《仁德》，曰《文德》，曰《俭德》，曰《谦德》。次为《圣功》，分五子目，曰《安南归降》，曰《缅甸归顺》，曰《廓尔喀降顺》，曰《附载平定台湾》，曰《附载平定肃州》。次为《盛事》，分子目十一，曰《庆得皇玄孙》，曰《五世同堂》，曰《数世同居》、《千叟宴》，曰《赐科第》、《职衔》，曰《寿民》、《寿妇》，曰《辟雝》，曰《班禅入觐》，曰《民数》、《穀数》，曰《一产四男、三男》，曰《收成分数》。次为《典礼》，分五子目，曰《庆祝》，曰《朝会》，曰《祭告》，曰《銮仪》，曰《乐章》。次为《恩赉》，分六子目，曰《本年恩诏》，曰《本年蠲赋》，曰《本年恩科》，曰《本年东巡》，曰《恩宴》，曰《赏赉》。次为《图绘》，附以图说。次为《歌颂》，则臣工祝釐之词也。昔成周盛时，蒯诗缉颂，歌景福、称苒禄者，不一而足。然多虚拟之词，不能言言有据也。兹编所载，事皆徵实。盖德盛而后化神，泽洽而后颂作。功成治定而后礼乐兴，气淑年和而后嘉祥集。其在《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其在《书》，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义均备於是焉，洵与圣祖仁皇帝万寿盛典祖武孙谋，后先焜耀，并万代之隆轨矣。

△《历代建元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锺渊映撰。渊映字广汉，秀水人。自来纪元诸书，多详於正统，惟国初吴肃公《改元考同》，及近时万光泰《纪元叙韵》，与渊映此书，则并伪朝、霸国以至草窃、僭称，皆一一具载。其例以年号相同者列前，次以年号分韵排编，次列历朝帝王及僭国始末，并外藩亦间及之，秩然有序。虽载籍浩博，蒐采难周。

如蜀王衍宋太祖年号与辅公祐同，裘甫有维平之僭，成都为西夏之称。凡斯之类，不免间有阙漏，未可云毫发无遗。然较吴、万二家，足称赅洽矣。

△《北郊配位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疏奏，现行祀典北郊既改北向，而三祖配位仍首东次西，同於南郊，请酌改所向。奇龄时官检讨，因撰是书。其斥汉元始仪之误，谓孟春合祀，天位在西，地位在东，皆因惑於《曲礼》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之文。其实《曲礼》据常坐言之。若礼坐之席，则仪礼、射礼皆筵宾席於户西，东上自与《曲礼》异。考《乡射礼》文，乃席宾南面东上。贾公彦疏云，言东上，因主人在东，故席端在东，不得以《曲礼》席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解之。奇龄本此以折元始

仪，实为有据。

至於元始仪配位西向南上，亦相承《曲礼》西向东向以南方为上之文。奇龄以后汉改从北上为正，其论甚确。然考北上之义，亦本《仪礼》。《大射仪》曰：“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燕礼》曰：“士既献者立於东方，西面北上。”此北上之异於南上者。今奇龄知南向东上之本於《仪礼》，而独未知西向北上之亦本於《仪礼》。则未免知一而不知二。奇龄又谓北郊既改从北向，则配位即统於所略。地道尚右，配位当以东为上，东乃北向之右也。今考《仪礼大射仪》曰：“诸公阼阶西，北面东上。”《燕礼》曰：“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则北郊北向，配位以东为上，与《仪礼》北面东上义例全通。奇龄徒以地道尚右定之，亦为未审。然全书考辨精核，援引博赡，於宋、明以来议礼之家，要为特出矣。

△《庙制图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是书统会经史，折衷庙制，谓庙不在雉门之外。《考工记》左祖、右社，据王宫居中而言，是庙在寝东。盖本蔡卞、朱子、易祓之说。又谓诸侯五庙，太祖居中，二昭居东，二穆居西，平行并列，盖本贾公彦之说。又谓自虞、夏、商、周天子皆立七庙，惟周增文、武二祧为九庙。盖本刘歆、王舜诸家之说。又谓《大传》、《小记》、《祭法》、《中庸》、《诗序》、《国语》、《论语》所言禘，皆据宗庙大祭，非圜丘。盖本王肃之说。

於是上溯秦、汉，下迄元、明，凡庙制沿革，悉为之图。以附於经图之后，而缀以说。其用功颇勤，其义例亦颇明晰，视明季本之书较为赅备。其中所论，则得失互陈。如朱子谓群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群穆皆列南牖下而向北。斯同则谓礼室中但有南牖无北牖，朱子为误。今考《丧大记》，寝东首於北牖下注云：“病者恒居北牖，或为北墉。是室有北牖明矣。”《诗》“塞向墉户”。《经典释文》引韩诗云：“向，北向窗也。”《毛传》亦云：“向，北出牖也。”孔疏云：“为备寒不塞南窗，故云北出牖。则是室有南牖，又有北牖明矣。”《郊特牲》云：“薄社北牖”。盖但开北牖而塞其南，非凡屋本无北牖而特为薄社开之也。《荀子宥坐篇》，子贡观於鲁庙之北堂，出而问孔子曰：“乡者赐观於太庙之北堂，吾亦未辍，还复瞻被九盖。”注云：“北堂，神主所在也。九当为北。盖音盍，户扇也。”然则北堂既有北闑，何独疑於北牖耶？《明堂位》刮楹达乡，注云：“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然则太庙之制略似明堂，四面且皆有牖，又何独於北牖而疑之耶？凡此之类，皆未深考者也。至如朱子祭图，祖妣并列，斯同谓宗庙吉祭，一尸统二主，无女尸。何以知六庙之妣尽入太庙？遂引曾子问七庙五庙无虚主，惟禘祭为

无主，即知妣主亦入太庙。凡此之类，则援证精确，为前人所未发矣。虽大旨宗王黜郑，固守一隅，然通贯古今，有条有理，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王士禛记斯同所著书目有《庙制图考》四卷。此本只一卷，殆传抄者所合并欤？——右“政书类”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六官之政，始於冢宰。兹职官已各自为类，故不复及。六官之序，司徒先於宗伯。今以春官所掌，帝制朝章悉在焉。取以托始，尊王之义也。）△《救荒活民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董煟撰。煟字季兴，鄱阳人。绍熙五年进士，尝知瑞安县。是书前有自序，谓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救荒之策，下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为法戒者。书中所序，如以常平为始自隋，义仓为始自唐太宗，皆不能远考本原。然其载常平粟米之数，固《隋书》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优恤之典，载在《宋史》纪志及《文献通考》、《续通鉴长编》者，此撮其大要，不过得十之二三。而当时利弊，言之颇悉，实足补《宋志》之阙。劝分亦宋之政令，史失载而此有焉。他若减租贷种，淳熙恤灾令格，皆可为史氏拾遗。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亦多堪与本传相参证。犹古书中之有裨实用者也。

△《熬波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陈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详。此书乃元统中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提幹旧图而补成者也。自各团灶座，至起运散盐，为图四十有七。图各有说，后系以诗。凡晒灰打卤之方，运薪试运之细，纤悉毕具。亦楼璩《耕织图》、曾之谨《农器谱》之流亚也。序言地有瞿氏、唐氏为盐场提幹，又称提幹讳守仁而佚其姓。考云间旧志，瞿氏实下砂望族。如瞿霆发、瞿震发、瞿电发、瞿时学、瞿时懋、瞿时佐、瞿先知辈，或为提举，或为盐税，几於世任盐官。其地有瞿家港、瞿家路、瞿家园诸名，皆其旧迹。然创是图者不知为谁。至唐氏则旧志不载，无可考见矣。诸图绘画颇工。《永乐大典》所载，已经传摹，尚存矩度。惟原阙五图，世无别本，不可复补。姚广孝等编辑之时，虽校勘粗疏，不应漏落至此。盖原本已佚脱也。

△《钱通》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我琨撰。我琨字白玉，爵里未详。据书中所记时事年月，是明末人也。其书专论明代钱法，而因及於古制。首曰《正朔一统》，次曰《原》，曰《制》，曰《象》，曰《用》，曰《才》，曰《行》，曰《操》，曰《节》，曰《分》，曰《异》，曰《弊》，曰《文》，曰《闰》，凡十三门。每门之中，各为小目。

其载明制，起洪、永，讫万历。徵引各史纪、志、列传以及古今说部文集，援据颇为赅洽。於明代钱法沿革，条分缕晰，言之尤详。多《明史食货志》及《

明会典》、《明典汇》诸书所未备。其叙述古制，如引《桂海虞衡志》，记右江之铜，引《宋会典》，记利州诸监钱数，亦足补唐、宋各史所未详。他如《钱象门》之黄河钱、投河国钱诸品，又董道、洪遵、李孝美、顾烜各家旧谱所未载，皆足以资考证。中如刘仁恭丸土为钱之类，乃一时谬制，亦仿图其式，未免稍杂。然义取赅备，不得不巨细兼收，亦未可以丛脞讥也。

△《钦定康济录》六卷乾隆四年御定。初，仁和监生陆曾禹作《救饥谱》，吏科给事中倪国珪为检择精要，釐为四卷。会诏翰林科道轮奏经史讲义，国珪因恭录进呈。皇上嘉其有裨於实用，命内直诸臣删润其词，剞劂颁布，因赐今名。其书凡分四门，一曰《前代救援之典》，所录故实，上起唐、虞，下迄元、明，案朝代先后编次。二曰《先事之政》，分子目六。三曰《临事之政》，分子目二十。四曰《事后之政》，分子目五。又附录者四事，皆先引古事，后系论断。案，金穰木饥，天道恒然；尧水汤旱，圣朝不免。其挽回气数，则在於人事之修举。《周礼荒政》十有二，多主於省事以节财。盖预备之道，已散见於各职故也。我皇上宵衣旰食，軫念民依。或岁星偶沴，禾麦不登。赐蠲贷者动辄数十百万，赐赈恤者亦动辄数十百万。

即遇贪墨败度，借拯灾以蚀帑者，尚恐封疆大吏因噎废餐，杜侵冒之风，或靳抚绥之费。纶音宣谕，至再至三；含识之伦，罔弗共喻；仁宏博济，实迈唐虞。是以国珪是编，特邀睿赏。臣等校录之下，仰见勤求民瘼之心，与俯察迩言之意，均迴轶千古也。

△《捕蝗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螽蝗之害，春秋屡见於策书。《诗大田篇》：“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郑之说，以炎火为盛阳，谓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销亡，并非实火。是汉时尚未详除蝗之制，故训诂家有是说也。至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诗》此语以为证，朱子《集传》亦从其说。於是捕蝗之法始稍稍见於纪述。

芳生此书，取史册所载事迹议论，汇为一编。首备蝗事宜十条，次前代捕蝗法。

而明末徐光启奏疏最为详核，则全录其文。附以陈龙正语及芳生自识二条。大旨在先事则预为消弭，临时则竭力翦除，而责成於地方官之实心经理。条分缕晰，颇为详备。虽卷帙寥寥，然颇有裨於实用也。

△《荒政丛书》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森编。森号存斋，钱塘人。由贡生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是书成於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於宋取董煟，於明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鍾化民

、刘世教，於国朝取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复究其弊，使知所戒。成书五册，其官河南佥事时所撰也。

末附郟襄賑济事宜及捕蝗集要，其官分守荆南道时所撰也。救荒之策，前人言之已详，至积储尤为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规，班班具列，而於三《考》尤极详晰。登之梨枣，俾司牧者便於简阅，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六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者司徒兼教养，后世则惟司钱穀。以度支所掌，条目浩繁，然大抵邦计类也。故今统以邦计为目，不复一一区别。）△《历代兵制》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上溯成周乡遂之法，及春秋、秦、汉、唐以来历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详。如太祖躬定军制，亲卫殿禁，戍守更迭，京师府畿，内外相维，发兵转饷捕盗之制，皆能撮举其大旨。其总论之中，谓“祖宗时兵虽少而至精。逮咸平后，边境之兵增至六十万。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輓，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为深切。盖傅良当南宋之时，目睹主弱兵骄之害，故著为是书，追言致弊之本，可谓切於时务者矣。

△《补汉兵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钱文子撰。文子字文季，乐清人。绍熙三年由上舍释褐出身，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宗正少卿。后退居白石山下，自号白石山人。宋初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谓之禁军。辗转增益至於八十餘万。而虚名冒滥，实无可可用之兵。南渡以后，仓皇补苴，招聚弥多，而冗费亦弥甚。文子以汉承三代之后，去古未远，犹有寓兵於农之意，而班史无志。因摭其本纪、列传及诸志之中载及兵制者，裒而编之，附以考证论断，以成此书。卷首有其门人陈元粹序，述其作书之意甚详。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朱彝尊跋，称“其言近而旨远，词约而义该，非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所能”。然兵农既分以后，其势不可复合。必欲强复古制，不约以军律，则兵不足恃；必约以军律，则兵未练而农先扰。故三代以下，但可以屯种之法寓农於兵，不能以井田之制寓兵於农。

文子所论，所谓言之则成理，而试之则不可行者。即以宋事而论，数十万之众，久已仰食於官。如一旦汰之归农，势不能靖，惟有聚为贼盗耳。如以渐而损

之，则兵未能遽化为农，农又未能遽化为兵。仓卒有事，何以御之！此又明知其弊而不能骤革者也。以所论切中宋制之弊，而又可补《汉志》之阙，故仍录之，以备参考。《文献通考》载此书作《补汉兵制》，与此本不同。然文子明言班书无兵志，则作补兵志审矣，《通考》盖传写讹也。

△《马政纪》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乔撰。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著录。是书纪明一代马政，上起洪武元年，下至万历二十三年。分十有二门：一曰《户马》，二曰《种马》，三曰《俵马》，四曰《寄养马》，五曰《折粮》、《贡布盐》、《纳赎》、《战功》等马，六曰《兑马》，七曰《挤乳》、《御用》、《上陵》、《出府》，并附《给驷马》，八曰《库藏》，九曰《蠲恤》，十曰《政例》，十一曰《草场》，十二曰《各边镇》、《行太仆寺》、《苑马寺》、《茶马司马》。於因革损益，各悉原委。马政莫详於明，亦莫弊於明。时乔目击其艰，身亲其事，故虽哀集案牘之文，而所言深中时病，其条理悉具自序中。序末自署“前太仆寺卿”，而考《明史》本传惟载尝为“太仆寺丞”。是书时乔自刊，不应有误。疑史或误书也。

△《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敕撰。

乾隆四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凡《八旗分志》十七卷，《土田志》五卷，《营建志》三卷，《兵职志》八卷，《职官志》十二卷，《学校志》四卷，《典礼志》十五卷，《艺文志》十卷，《封爵世表》八卷，《世职表》二十四卷，《八旗大臣年表》八卷，《宗人府年表》一卷，《内阁大臣年表》二卷，《部院大臣年表》二卷，《直省大臣年表》五卷，《选举表》四卷，《宗室王公列传》十二卷，《名臣列传》六十卷，《勋臣传》十九卷，《忠烈传》十二卷，《循吏传》四卷，《儒林传》二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十二卷。考天地自然之数，皆立体於九，而取用於八。故圆而布九宫，方而分九野，皆以四正四隅拱乎中央。圣人法天地以立制，故井以公田居中，而家之数八；兵以中权为主，而阵之数亦八。世传风后之经，诸葛亮之图，独孤及之记，其法异世而同轨。我国家肇迹震维，寓兵於民，与古制符。太祖高皇帝初建四旗，后分为八，亦与古制符。至於臂指之相维，奇正之相应，千变万化，倏忽若神，则与阴阳往来，乾坤阖辟，同一至妙而不测，非古制所能尽矣。迨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取五行相克之用，以蓝旗属水而居南，黄旗属土而居北，白旗属金而居东，红旗属火而居西，以环卫紫垣，百有馀年，规模无改。故此篇以兵制为经，而一切法令、典章、职官、人物条分而为纬。鸿纲细目，体例详明。按籍披图，足以见列圣开基，贻谋远大。又以见生聚教养，日炽日繁，万万年磐石之业，卜巩固於无疆焉。

——右“政书类”军政之属，四部、二百七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军伍战阵之事，多备於子部兵家中。此所录者，皆养兵之制，非用兵之制也。故所取不过数家。）△《唐律疏义》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

《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

《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著《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受之以相秦。汉萧何益《户》、《兴》、《厩》三篇为九篇，叔孙通又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马融、郑康成皆尝为之章句。魏世删约汉律，定增十九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晋复增损为二十篇。南北朝互有更改，渐近繁密。隋文帝开皇三年，敕苏威、牛宏等更制新律。除死罪以下千馀条，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盗贼》，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史称其刑纲简要，疏而不失。唐太宗诏房玄龄等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而大旨多仍其旧。高宗即位，又命长孙无忌等偕律学之士撰为《义疏》行之，即是书也。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於唐。至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请编类颁行，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而以《名例》冠於篇首。本朝折衷往制，垂宪万年。钦定《大清律例》，明简公平，实永为协中弼教之盛轨。臣等尝伏读而细绎之。凡《唐律》篇目今所沿用者，有《名例》、《职制》、《贼盗》、《诈伪》、《杂犯》、《捕亡》、《断狱》诸门。其《唐律》合而今分者，如户婚为《户役》、《婚姻》，《厩库》为《仓库》、《厩牧》，《斗讼》为《斗殴》、《诉讼》诸门。其名稍异而实同者，如《卫禁》为《宫卫》，《擅兴》为《军政》诸门。其分析类附者，如关津留难诸条唐律入《卫禁》，今析入《关津》。乘舆服御物事，应奏不奏，驛使稽程，以财行求诸条《唐律》俱入《职制》，今分析入《礼律》之《仪制》。《吏律》之公式，《兵律》之邮驿，《刑律》之受赃、谋杀诸条《唐律》入《贼盗》，今析入《人命》。殴骂祖父母、父母诸条，《唐律》并入《斗讼》，今析为两条，分入《斗殴》、《骂詈》。又奸罪、市司平物价、盗决堤防、毁大祀丘坛，盗食田园瓜果诸条，《唐律》俱入《杂律》，今分析入《刑律》之《犯奸》，《户律》之《市廛》、《田宅》，《工律》之《河防》，《礼律》之《祭祀》。盖斟酌画一，权衡允当，迨

今日而集其大成。而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故著之於录，以见监古立法之所自焉。其书为元泰定间江西儒学提举柳赞所校刊，每卷末附以江西行省检校官王元亮释文及纂例，亦颇可以资参订也。

△《大清律例》四十七卷乾隆五年奉敕撰。

御制序文颁行。凡《律目》一卷，《诸图》一卷，《服制》一卷，《名例律》二卷，《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总类》七卷，《比引律条》一卷。前列凡例十则，及顺治初年以来奏议，而恭录世祖章皇帝御制序一篇，圣祖仁皇帝谕旨一道，世宗宪皇帝御制序一篇、谕旨一道，冠於卷首。盖我朝律文，自定鼎之初，即诏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考《明律》，参以国制，勒为成书，颁布中外。康熙九年，大学士管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复奉诏校正，旋又谕部臣於定律之外，所有条例，或删或存，详为考定，随时增改，刊附律后。逮雍正元年，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奉诏续成。我皇上御极之初，即允尚书傅鼐之请，简命廷臣，逐条考正，以成是编，纂入定例凡一千馀条。而皇心钦恤，道取协中。凡谏牍奏陈，皆辨析纤微，衡量情法。随事训示，务准其平，以昭世轻、世重之义。又每数载而一修，各以新定之例分附於后。在廷之臣，恭聆玉音，或略迹而原心，或推见以至隐。折以片言，悉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信。圣人留心庶狱，为千古帝王之所无。而是编亦为千古之玉律金科矣。

——右“政书类”法令之属，二部，七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法令与法家，其事相近而实不同。法家者私议其理，法令者官著为令者也。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营造法式》三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奉敕撰。

初，熙宁中敕将作监官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成书。绍圣四年以所修之本只是料状，别无变造制度，难以行用，命诫别加撰辑。诫乃考究群书，并与人匠讲说，分列类例，以元符三年奏上之。崇宁二年复请用小字镂版颁行。诫所作《总看详》中称，今编修《海行法式》，《总释》、《总例》共二卷，《制度》十五卷，《功限》十卷，《料例》并《工作》等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

内四十九篇系於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其三百八篇系自来工作相传，经久可用之法，与诸作谳会工匠详悉讲究。盖其书所言虽止艺事，而能考证经传，参会众说，以合於古者饬材庀事之义。故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远出喻皓《木经》之上。考陆友仁《砚北杂志》，载诫所著尚有《续山海经》十卷，《古篆

说文》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

则诚本博洽之士，故所撰述，具有条理。惟友仁称诚字明仲，而书其名作诚字。

然范氏天一阁影抄宋本及《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诚字，疑友仁误也。此本前有诚所奏札子及进书序各一篇，其第三十一卷当为《木作制度图样》上篇，原本已阙，而以《看详》一卷错入其中。检《永乐大典》内亦载有此书，其所阙二十馀图并在。今据以补足，而仍移《看详》於卷首。又《看详》内称书总三十六卷，而今本《制度》一门，较原目少二卷，仅三十四卷。《永乐大典》所载不分卷数，无可参校。而核其前后篇目，又别无脱漏。疑为后人所并省，今亦姑仍其旧云。

△《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卷乾隆四十一年，户部侍郎金简恭撰进呈。初，乾隆三十八年诏纂修《四库全书》，复命择其善本，校正剞劂，以嘉惠艺林。金简实司其事，因枣梨繁重，乃奏请以活字排印，力省功多。得旨俞允，并锡以嘉名，纪以睿藻。行之三载，印本衣被於天下。金简因述其程式，以为此书。考沈括《梦溪笔谈》，称“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始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持就火炆之。药稍镕，以一平版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本，则极为神速”云云。活字之法，斯其权舆。然泥字既不精整，又易破碎。松脂诸物亦繁重周章，故王桢《农书》所载活字之法，易以木版。其贮字之盘，则设以转轮，较为径捷，而亦未详备。至陆深《金台纪闻》所云铅字之法，则质柔易损，更为费日损工矣。是编参酌旧制，而变通以新意。首载诸臣奏议，次载取材雕字之次第，以及度置排类之法。凡为图十有六，为说十有九。皆一一得诸试验，故一一可见诸施行。乃知前明无锡人以活字印《太平御览》，自隆庆元年至五年仅得十之一二者（案：事见黄正色《太平御览序》），由於不得其法。此亦足见圣朝制器利用，事事皆超前代也。

——右“政书类”考工之属，二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八十三 史部三十九

○政书类存目一△《杜氏通典详节》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知何人所编。验其版式，犹宋时麻沙刻本。所列引用诸儒姓氏，止於吕祖谦、陈傅良、叶适三人，皆注有“文集见行”字，则南宋人所为也。於《杜氏通典》八门内汰其《兵制》一门，於《礼制》门内又删去丧服之制，故六朝诸儒

议礼之文藉《通典》以传者，多不见录。又其去取多不可解，如《通典》卷一载后汉田制，凡列荀悦、崔寔、仲长统三人之说，而是书独存荀悦。盖力求简约，而略无义例者也。

△《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无卷数，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载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纲凡十，曰《诏令》，曰《圣政》，曰《朝纲》，曰《台纲》，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条格。《新集》体例略仿《前集》，皆续载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卷数，似犹未竟之本也。此书始末，《元史》不载。惟载至治二年金带御史李端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有所遵守。英宗从之。

书成，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计其时代，正与此书相同。而二千五百三十九条之数，则与此书不相应。卷首所载中书省札，亦不相合。盖各为一编，非《通制》也。考《元史》以八月成书，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徵一代之法制。而《元经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见《永乐大典》者，颠倒割裂，不可重编。遂使百年掌故，无成书之可考。此书於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然所载皆案牘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瞽乱，漫无端绪。观省札中有“置簿编写”之语，知此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故初拟缮录，而终存其目焉。

△《明祖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洪武二年，命中书编次，其目十有三。一《祖训首章》，一《持守》，一《严祭祀》，一《谨出入》，一《慎国政》，一《礼仪》，一《法律》，一《内令》，一《内官》，一《职制》，一《兵卫》，一《营缮》，一《供用》。至六年五月书成，太祖自为序，复命宋濂序之。此本佚濂序，惟太祖之序载篇首。序称“开导后人，立为家法。大书揭於西庑，朝夕亲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录稿，至今方定。命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云云。然则诸词臣仅缮录排纂而已，其文词悉太祖御撰也。其中多言亲藩体制，大抵惩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县以相牵制。故亲王与方镇各掌兵，王不得与民事，官吏亦不得预王府事。

尤谆谆以奸臣壅蔽离间为虑，所以防之者甚至。如云：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其长史司并护卫移文五军都督府，索取奸臣，族灭其家。又云：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或领正兵讨平。然则靖难之事，肇衅於此。高煦、宸濠遂接踵效尤。是亦矫枉过直，作法於

凉之弊矣。

皇甫录《明记略》云：“《祖训》所以教戒后世者甚备，独无委任阉人之禁，世以为怪。或云本有此条，因版在司礼监削去耳。”然《永乐大典》所载，亦与此本相同，则似非后来削去。录所云云，盖以意揣之也。

△《明朝典汇》二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聚撰。学聚有《历朝瑯鉴》，已著录。是书采录明代典故，自洪武迄隆庆，分类编纂。上自实录，下迄稗乘。条分类萃，凡二百门。卷一至三十三卷为朝政大端，三十四卷以下则以六部分标，记载颇为繁富。然分隶不无错杂，如明制六部与卿寺院监不相统摄。此书则以宗人府、都察院以下皆归入吏部。又如庙号、尊谥、陵寝、巡幸、郊祀、祈祷、祠醮，皆礼部职也；较阅，兵部职也；耕蚕、庄田、勋戚、田土，皆户部职也。此书则一切归入朝政大端中，於体例皆为未协。又采摭浩博，而皆不著其出典，亦未免无徵不信。李焘《续通鉴长编》，凡所引证，必著书名，不如是之莫知所本也。

△《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明冯应京撰。应京有《六家诗名物疏》，已著录。是编乃万历甲辰应京下诏狱时所成，分乾、元、亨、利、贞五集。乾集十卷，元集二卷，亨集二卷，利集四卷，贞集九卷。首载明太祖《心法》、《祖训》，以迄取士、任官、重农、经武、礼、乐、射、御、书、数，而终之以诸儒语录、《正学考》。大都禀《祖训》为律令，而以历朝沿革附之，其用意不无可取。至以乾、元、亨、利、贞分集，取爻里演《易》之义，则未免於僭矣。

△《明典章》（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辑太祖吴元年以后，世宗嘉靖十五年以前朝廷制诰典制。大抵从《实录》抄出编次，殊无体例。

△《会典抄略》（无卷数，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题词，称“《会典》一书，卷逾二百。鬻之价多，携之囊重。士有自操槩以至历官，不获一睹者。其在里巷齐民，尤可知已。但全书纪载虽夥，其当训行者概有大略。因手抄略节，约十馀帙。间附注《通纪》一二事，以备参考”云云。是其书在陈建《通纪》之后矣。

——右“政书类”通制之属，七部、三百三十一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别本汉旧仪》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汉议郎东海卫宏敬仲撰。宏所撰《汉官旧仪》，已於《永乐大典》内缮出著录，语详本条下。此本书名与《后汉书》宏本传合，而四篇之数仍不合，并与《书录解题》三卷之数亦不相应。其中多引胡广语。广为安帝时人，宏

为议郎则在光武帝时。先后相隔六十馀年，不应宏书之内先有广名。又时时称“卫宏曰”，亦必非宏自著书之体。其注中并引及《周礼注疏》。注出郑康成，疏出唐贾公彦，宏益不得见之矣。盖原书久佚，后人从《汉书》注中摘录而成。观其中“竹宫去坛三里”一句，前后两见，则为杂钞致复无疑矣。今宋代旧本犹存《永乐大典》中，业已校录刊刻，重显於世。此后人裒集之本，固可置而不论矣。

△《贡举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陈彭年撰。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实《册府元龟贡举》一门之《总序》。以彭年为作序五人之一，遂题彭年之名。然原本不言此序出彭年也。

△《通祀辑略》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历代崇祀孔庙礼仪，起鲁哀公，迄宋咸淳三年，疑为元人作也。凡三卷，上卷分《谥号》、《庙祀》、《殿额》、《坐像》、《冕服》、《封爵》、《位序》、《配享》八门；中卷分《从祀》、《乡贤》二门；下卷分《释奠乐章》、《曲阜庙幸学》、《谒庙》、《告迁》、《奉安》五门。

△《明堂或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撰。嘉靖十七年，致仕同知丰坊疏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兴献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诏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皆以明堂为应建，而於称宗、配享二事则依违其词。户部侍郎唐胄抗疏言，宜以太宗配享。帝怒，下胄狱。

嵩乃再会廷臣议，请以兴献帝称宗配食。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复设为臣下问答之词，作《或问》一篇。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

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

是年九月，遂尊兴献帝为睿宗，祔太庙。又即元极宝殿为明堂，大享上帝，以睿宗配，皆如帝旨。此本前有帝所自作小序，后以配享诏书一通附之。

△《正孔子祀典说》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世宗肃皇帝御撰。嘉靖九年，大学士张璁请正先师祀典。帝因言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全用祀天仪，非正礼。谥号章服，悉宜改正。璁遂请改孔子称先师，不称王；用木主，不用塑像；笾豆用十，乐用六佾。配位宜削公侯伯之号，止称先贤、先儒。帝命礼部集议，编修徐阶疏陈不可。帝怒，谪阶官。因亲制此文，宣付史馆。大略谓“孔子以鲁僭王为非，宁肯自僭天子之礼”。寻以群臣争执者众，复降谕晓示，命礼部与《祀典说》通行刊布，於是其议遂定。案，《明史礼志》，尚有帝所制《正孔子祀典申记》一篇，此本所附敕谕中亦

有“朕著说记”之语。而书中有说无记，疑为传写者所脱也。

△《存心录》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记明初坛庙祭祀之制，而附以灾祥物异。其前有序，称臣等承命作此录，以坚诚敬之心。是奉敕所撰，而其文多残损不完。考《明史艺文志》有吴沈等編集《存心录》十八卷，《精诚录》三卷，皆在《故事类》中。吴沈者，兰溪人。元国子博士师道子，洪武时官东阁大学士。尝著辨言孔子封王之非礼，后嘉靖中更定祀典，实祖其说。则其人娴於说礼可知。而此书内所载礼节皆洪武三年以前之事，则《艺文志》所谓《存心录》者即此书也。惟此本止十卷，与十八卷之数不合。检核书首，有私印一，其文曰“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

盖犹明初旧本，尚无脱佚。又黄佐《南雍志》载嘉靖间《存心录》版，存者五十八面，阙者三面，所列亦止十卷，与此本同。是史志误衍一“八”字也。

△《日本东夷朝贡考》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迪撰。迪字文海，华亭人。所辑日本朝贡事，颇多阙略。如永乐二年封其国山为寿安镇国之山、两遣使来贡等事，悉佚不载。书末全录宋、元二《史》外国列传以足其卷，似是议日本封贡时偶为考纪云。

△《临雍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费闾撰。闾字廷言，丹徒人。成化己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弘治元年三月，孝宗举行临雍释奠礼，闾时为祭酒，因录其礼仪奏议。及官礼部时，乃编次成书，付淮安知府徐鏞刻之。至弘治九年，林瀚兼祭酒事，又刻於国子监。其书全录吏牍之文，无一字之删润。词不雅驯，不足以称崇儒大典。考《郊外农谈》曰：“凤翔之麟游，有虎臣者，慷慨有节气，成化末贡入太学。适闻万岁山架椽棚以备登眺，臣上疏极谏。宪庙奇之，祭酒费闾不知也。惧其贾祸，乃会六堂，鸣鼓声罪，银铛锁之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中官传温旨劳之曰：‘尔言是也，棕棚好拆卸矣。’命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闾大惭”云云。则闾为祭酒，本不愜於公论，其著作抑可知矣。

△《大礼集议》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席书编。书，遂宁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嘉精初，书为南京兵部侍郎，大礼议起，书揣知帝意方向张璁、桂萼，乃上疏力主其说。帝大喜。时汪俊代毛澄为礼部尚书，犹坚执如澄议。及俊以力争建庙去位，帝特旨用书代之。此编即其为礼部尚书时所编刻以进者也。

初，侍读学士方献夫请刊《大礼奏议》二卷，后吏部侍郎胡世宁复续增一卷。至庙议已定，书乃取原编定为《奏议》一卷，《会议》一卷，《续议》一卷

，复增《庙议》一卷，末又附《诸臣私议》一卷。私议者，议而未奏者也，然皆不外璫、萼等附合时局之说耳。

△《科场条贯》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纪洪武至嘉靖间科举条式，於前后损益之制，胪列颇详。

△《保和冠服图》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璫撰。璫有《谕对录》，已著录。是书作於嘉靖七年，在璫未更名以前，故仍题原名。先是，世宗命璫制燕弁冠服为燕居所御，又制忠静冠服以锡有位。

会光泽王请宗室冠服式，命以燕弁为准。定为此图，而敕璫为之说。前有谕旨及璫序。其冠，亲王九衕取。世子八衕取，郡王七衕取。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衬用深衣，玉色。带用青表绿里绿缘。履用皂绿，结白袜。其镇国将军至奉国中尉，左右长史至伴读，咸从忠静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仪宾则不预焉。

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则和也。其冠图为前后左右四面，服图为前后二面，较“三礼”诸图绘一面者为详，可为绘图之式云。

△《太庙敕议》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嘉靖中礼部颁行本也。成祖既迁都北平，而南京太庙仍旧不废。至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庙灾，礼部尚书湛若水疏请重建。世宗敕群臣集议，尚书夏言及大学士张孚敬等会疏，称国不当有二庙，请以南京太庙香火归并奉先殿。其太庙故址，仿古坛墀遗意，高筑墙垣，令所司谨其启闭。帝从其议，言因取所奉敕旨及会议题稿汇成此帙，奏请刊行。

△《改元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宗室朱常澆撰。前有自序，载嘉靖壬午鲁国常澆昞识。考《明史诸王世表》不载其名，盖鲁荒王檀之玄孙，而怀王常澆之从兄弟也。此书专考历代年号，起汉建元，迄明嘉靖。自正统以及僭伪、偏安，无不具载。然其中讹谬之处，不一而足。如《十六国春秋》载蜀李雄以晋永兴元年僭称成都王，改元建兴。

次年即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乃《华阳国志》偶讹大成为大武，而《晋书载记》遂删晏平及国号四字，直曰改元大武。此书竟以大武与晏平并列，殊为疏舛。又后秦姚萇初称秦王，改云白雀，三年僭帝号，又改建初。建初七年萇卒，子兴立，即改为皇初。此书於白雀后误增皇初，而建初之号又误移之姚兴之下。

又西秦乞伏乾归僭号河南王，改元太初。后降於姚兴，寻又倍之，自称秦王

，改元更始。此书於太初之后，更始之前，误增一弘始。殊不知弘始乃姚兴之年号，非乾归之年号也。因乾归降兴时，史册用兴年纪事，而遂属之乾归，卤莽甚矣。

其他辗转讹谬，如於乞伏炽盘则脱永康之号，而於慕容皝则多永寿之号。大抵沿袭别本之讹，而失於稽考。至於明太祖以下至世宗，皆直书名某而不避其讳。常考原本未必敢於如是，或传写者所追加欤？△《重辑祖陵纪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宗室朱自新撰。祖陵者，明高帝祖熙祖陵也，在泗上。初，高帝未知熙祖葬所，有朱贵者绘图以献，即命贵充奉祀。其八世孙邦翰，因辑《祖陵纪略》一书，述修缮祭祀之事。嘉靖癸丑，自新又重辑是编。自新，邦翰孙也。

△《谥法通考》十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东吴水利考》，已著录。圻著《续文献通考》，於《礼考》之末增《谥法》一目，补马端临之阙。然於明代谥典，犹未之及。此书所载，上考列朝，下至万历。自君后、妃主、王公、卿相以逮百官，至於圣贤隐逸，旁及异端、宦寺、篡逆之党，凡有谥者，皆备书以资考证。其卷首冠以《总纪》、《释义》二目，犹《续通考》之例，又所以自补其阙也。有赵可怀序，称就《续通考》中抽出《谥法》一种另梓，殆未详阅其书欤？△《太常总览》（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金贇撰。贇仁，嘉靖初道士。以斋醮有宠，官太常寺少卿。是书尝经奏进，於典礼分别图注，条理颇详。然大抵其时之黷祀也。

△《明臣谥类抄》一卷（内府藏本）

明郑汝璧撰。汝璧有《明帝后纪略》，已著录。是书专载明代臣僚之得谥者，始自刘基，终於李珍，凡六百六十一人。各以谥法区分门类，而不叙年代。末附苏禄、朝鲜、淳泥、日本诸国王凡得谥者，咸编入焉。其不载亲藩者，则以《帝后纪略》已附《藩封》一门故也。汝璧此书，与《功臣封爵考》，乃其官礼部仪制司及吏部验封司时所作。皆有案牘可考，故纪载较他家为确云。

△《明贡举考》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朝瑞编。朝瑞有《忠节录》，已著录。是书专考明代科举之制。首为《场屋事例》一卷，於沿革之故，言之颇详。附以《贡举纪略》，不入卷数。二卷以下则起洪武三年庚戌，迄万历十七年己丑。其目录止於万历癸未，盖丙戌以后又以次而增也。每科载会试考官试题及所刻程文之目，殿试之榜首尾全录，会试之榜则惟录前五人，乡试之榜则惟录各省第一人。其有名臣硕儒足传於后者，皆附记於制策之末，名姓籍贯之异同亦附注焉。其考据颇为详核，惟《贡举纪略》载状元年老、年少之类，类乎说部，於体例为未安。第一卷《事例

》之中杂引诸儒之论，至於引桂有三种，红为状元，黄为榜眼，白为探花，以证鼎甲三人所自起，尤为芜杂矣。

△《谥苑》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是编上卷辑古谥法十二家，曰《史记谥法解》，曰《周书谥法》，曰《蔡邕独断谥法》，曰《苏洵谥法》，曰《周公谥法》，曰《春秋谥法》，曰《广谥法》，曰《沈约谥法》，曰《贺琛谥法》，曰《扈蒙谥法》，曰《郑樵谥法》，曰《陈思谥法》。其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六家，因王圻《续文献通考》之旧，馀六家则睦㮮增辑也。因树屋作《书影》，尝疑汉萧何谥曰“文终”，不知於谥法居何等。今考《周公谥法》下卷，乃有终字，则其传已久，然其书最不可解。尧、舜、禹、汤谓之谥，此犹相传有说。帝皇王侯君公亦列为谥，设帝当谥帝，将曰“帝帝”，王当谥王，当曰“王王”乎？又设帝当谥王侯，当曰“王帝”、“侯帝”；王侯当谥帝，当曰“帝王”、“帝侯”乎？此等宜有所辨正，一概因其原文，不足以为考证。王圻《续文献通考》舛漏百出，其与古书不合者皆校刻之误。乃据之以注异同，尤为失考。《唐会要》亦有《谥法篇》，漏而不收，亦为疏略。下卷列明代王侯以下至於守令之谥，不及鲍应鳌书之赅备，又颇舛误。参以诸书，如徐溥谥文靖而曰“文穆”，顾鼎臣谥文康而曰“文简”，乔宇谥庄简而曰“端简”，马昂谥恭襄而曰“忠襄”，墨麟谥“荣毅”而曰“文毅”，不一而足，则亦不尽可据矣。

△《王国典礼》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朱勤{卅美}撰。勤{卅美}字伯荣，开封人，镇国中尉睦子。为周藩宗正，以文学世其家。是书采辑宗藩成宪，勒为一书。分《圣训》、《玉牒》、《讲读》、《冠礼》、《婚礼》、《爵秩》、《冠服》、《宫室》、《仪仗》、《禄米》、《田地》、《祀礼》、《之国》、《锡命》、《庆祝》、《入觐》、《奏事》、《宴飨》、《丧礼》、《事例》、《管理》、《宗子》、《奖劝》、《惩戒》、《秩官》、《仪宾》、《兵卫》、《仓庾》、《支盐》、《讳禁》，凡三十类，每类又各有子目。

△《孔庙礼乐考》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书於孔庙礼乐沿革同异，考证颇详，胜他家抄撮旧文有同簿籍者。惟二卷以从祀诸弟子编为歌括，殊乖体例。

△《历代贡举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冯梦禎撰。梦禎字开之，秀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是书叙历代贡举之制，如叙周官，而於大司徒、乡老、太宰、内史选士之法不详。叙

汉制，而误以董仲舒之举贤良在建元之初。魏晋以降，中正九品之法盛行。辽、金、元亦有进士科及荐举制科，载於各史志者甚悉。梦楨一概略之，未免过简，不足以资考证也。

△《明典礼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有《批点考工记》，已著录。是书其官礼部尚书时所辑。第一卷为登极仪，二卷为朝仪，三卷为宴享仪，四卷为尊号，五卷至七卷为册封，八卷为冠礼，九卷为婚礼，十卷为丧礼，十一卷为耕藉，十二卷为亲蚕，十三卷为经筵日讲诸仪，十四卷为出阁读书诸仪，十五卷为巡狩，十六卷为监国，十七卷为仪仗，十八卷为冠服，十九卷为宫室，共子目一百二十有七。二十卷为杂典礼，共子目六十有六。叙次亦尚明简，而体例颇丛脞。朝仪既自为卷，而外戚朝见又入杂典礼中。进实录、进玉牒、受降、献俘、宣捷，皆国之大事，亦入杂典礼中。至於郊祀、宗庙，乃阙而不载，尤不喻其故也。

△《学科考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字元宰，华亭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叙历代立学之制，兼叙孔庙封赠配享之始，而贡举之志兼及焉。如叙太公庙起於唐，而宋以后不载。叙明经起於汉，而唐、宋明经之选亦不载。殿试亲策只载汉、唐及宋，而辽、金、元悉不载，殊为疏略。此与冯梦楨《历代贡举志》俱载於《学海类编》中，疑亦抄撮割裂而成也。

△《明谥考》三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孳》，已著录。是书采集有明一代诸臣之谥，创为冠额之法。以上一字为冠，下一字为额，复依四声次第分列。其例颇为杜撰，而所载之谥亦多舛误。如宋濂正德间追谥“文宪”，而作“文惠”。又载陶琬、郑世威俱谥“恭介”，而不及陈有年，有年得谥在万历二十六年。书中载赵志皋谥“文懿”在二十九年，则不可谓非考据之疏矣。末一卷所载祖父子孙得谥者，亦多所遗漏，未为详贍。

△《馔堂考故》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鼐撰。鼐有《吴淞甲乙倭变志》，已著录。此其官司业时所述明代国学典故兼及轶事，大旨主於端师范，抑倖进，其言多切要中理。惟所载“国学官陈言国事”一条，於义未允。师儒之官，掌教化而已，必以与闻朝政为美谈，是未考宋季三学之弊者也。

（案：黄佐《南雍志》入职官，而此及《辟雠纪事》别入政书者，佐所志者以太学官制职掌为纲，二书则但述故事也。）△《谥法纂》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孙能传撰。能传字一之，宁波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即尝与

张萱同编《内阁书目》者。此书详考易名之制，首功令，次谥法，次尊谥，次臣谥，而以议论终焉。大抵据内阁册籍钞录成书，其例颇与叶秉敬《谥考》相同，而不及其精密。

△《秦玺始末》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一字虎臣，秀水人。万历戊午举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有献传国玺者，御史兖州杨桓考辨，定为秦物，见於《辍耕录》。德符以为不确，因历引宋李心传之说，及《五代会要》并《晋史》、《通鉴》等书，以证元所得之非秦玺。然传国一玺，历代传闻，纷如聚讼。恭读我皇上御制《国朝传宝记》，折衷定论，大哉王言，允足垂训亿禩。若德符之断断争辨，犹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耳。

△《年号韵编》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懋仁撰。懋仁有《泉南杂志》，已著录。是书仿表谱之法，横格分正统、偏闰、僭伪、叛乱、蛮夷五等。直格下贯，则同一年号。年号前后之序，则依韵部编次，以便检阅，体例颇亦详密。其中凡前代年号有与明同者，则削除不载。

如张重华、方腊皆号永乐，则以成祖故去之。盖不欲使僭乱之人与祖宗同号，亦臣子之谊宜然，不得訾以遗漏。惟其所分之等，更始则列正统，隋文乃居偏闰，既已未安。又道经有龙汉、中皇之类，羽流妄说，不载可也。列之僭伪，亦觉不伦，视锺广汉《历代建元考》不及远矣。书成於天启中，而中有崇祯年号，当为刊版於崇祯，故随时补入欤？△《明三元考》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宏道、张凝道同撰。宏道字成儒，凝道字明儒，武进人。其书专纪明代乡、会、殿试之元魁鼎甲。或非元魁而后至贵显，及一门科名极盛者，亦咸载焉。

始於洪武三年庚戌乡试，终於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会试。每科具详京省主试官，大致与张朝瑞书互相出入。

△《万古法程》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有《大乐嘉成》，已著录。是书统载学宫从祀先贤、先儒名氏位次，而考证其是非。如所辨复姓皆题一字之类，自是下邑之谬，不足以简牘相争。其他所辨字画，则舛陋颇甚。若辨句并疆“句”字，谓当作“勾”，宋人避康王讳，始改“勾”为“句”。不知《说文》“句”本从“口”。

《广韵》注：“句从口不从厶。”具有明文也。

△《辟雍纪事》（无卷数，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卢上铭撰。上铭字尔新，东莞人。崇祯中官南京国子监典簿。是编叙述明代

太学典故，起洪武，讫崇祯十年，详於南监，而北监亦附见焉。

△《学典》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书所载皆历代建学、设官、行礼、讲学、科举之事。自虞讫明，分年编载。惟前代仅居八卷，而明代之事多至二十二卷。如释奠之礼，凡各史志纪所载者皆未收入。既载国子监学兴废创置，而各朝学官之职、学宫之制，又皆阙焉。至泮宫习射，及各经列於学官者，如汉之石经，唐之写经、石经，后唐之鋟版，卷中皆未言及。而明代一切章疏毫无关於学典者，乃一概滥入。盖门户之见既深，无往不用其标榜也。

△《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郎廷极撰。廷极字紫衡，镶黄旗汉军。此本题曰广宁，其原籍也。官至江西总督。是编历考从祀先贤先儒名氏之同异，如辨颜幸之作“辛”，而不知《通典》之作“柳”，《咸淳临安志》之作“韦”；辨南宫适之作“韬”，而不知一作“縞”，一作“括”。辨司马耕之作“黎耕”，而不知一作“子耕”，未免考订之疏。唯所辨文翁之图较《家语》多五人，《家语》较文翁之图多九人，及正殿配享，东西两庑位数，引据颇为典核。

△《類宫礼乐全书》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安茂撰。安茂字蓼匪，松江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浙江提学佾事。其书分《学校》、《褒崇》、《庙制》、《释奠》、《从祀》、《祀礼》、《释诂》、《祀乐》、《乐律》、《乐谱》、《乐舞》、《释菜》、《启圣祠》、《名宦乡贤祠》十四门。大抵祖李之藻《類宫礼乐疏》、王焕如《文庙礼乐书》，少增损之。其凡例称李博而富，其失也滞；王简而通，其失也弱。然观其所作，亦无以远胜二书也。

△《琉球入太学始末》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先是，康熙二十三年翰林院检讨汪楫、中书舍人林麟焜册封琉球，归奏中山王尚贞请以陪臣子入国学。圣祖仁皇帝俯允所请，士禛因纪其始末。其中追叙明代琉球入国学事，於洪武二十五年只纪中山，而失载山南。又二十六年中山复遣寨官子入国学，永乐八年山南遣官生三人入国学，俱未及载，盖沿旧本《太学志》之误也。其书已见士禛《带经堂集》中，此盖初出别行之本。

△《国朝谥法考》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始於国初，下迄康熙三十四年，大臣之赐谥者咸录焉。凡亲王十八人，郡王十五人，贝勒十二人，贝子十二人，镇国公十一人，辅国公十六人，镇国将军五人，辅国将军七人，妃三人，公主二人，额駙二人，藩王七人，民公九人，侯伯十四人，大学士二十七人，学士四人，詹事一人，尚书二十

七人，侍郎九人，都御史三人，八旗大臣一百六人，总督十七人，巡抚十七人，殉难监司三人，提督十一人，总兵官八人，前代君臣二十六人，外藩一人。

△《辨定嘉靖大礼仪》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斥杨廷和之议，而又不屑与张、桂相雷同，谓张、桂较廷和议为正，特不知根柢经传。凡为辨二十四篇，援据典确，亦可备一说。惟谓世宗既嗣武宗，即当以武宗为父，引《公羊传》为人后者为之子作证。然奇龄於所著《春秋毛氏传》及《曾子问讲录》内论仲婴齐卒一条，则又力辟《公羊》之诬，谓婴齐不得以兄子家为父，父仲遂为祖。又於经说中力排汪琬误信《公羊传》为人伦之祸，而此辨忽主此说，前后矛盾，殆不可解。又谓世宗并当为所生持服三年，则虽当时张、桂诸人犹未敢创为此论，奇龄乃忽发之。考《仪礼丧服》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若世宗又为所生斩，是贰斩矣。即曰经文专为宗子言之，不知宗子之尊，孰若天子？言宗子则通於天子矣。奇龄又谓经文明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则於所生父母不改称也。

既於父母不改称，即不得改三年服制。然《仪礼》虽不易父母之名，而仍降在齐衰期服章内，则终不得服以父母之服矣。奇龄所引，不足自证，适以自攻耳。考《通典》徐邈答孔注曰：史皇孙皇考之名，特称谓耳，未足以明服之轻重。其论可与《丧服传》相发明。奇龄乃取徐邈已废之说，改饰更张，实乖典制。其余各条，间有可采，然不足救大本之乖谬也。

△《制科杂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皆记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始末。中多露才扬己之词，且有恩怨是非之语。犹是前代门户馀习，不尽足据也。

△《汇征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名氏爵里，及御试中选人数次第。谨案，是年正月，圣祖仁皇帝谕吏部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馀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材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喆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馀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寻内外荐一百八十六人，应诏至京者一百四十三人。十八年二月朔，於体仁阁赐宴，试《璿玑玉衡赋》、《省耕诗》。入选者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皆授

翰林，入馆纂修《明史》。

其馀现任者回任，候补者归部，未仕者回籍，年老者命吏部议给职衔。文运昌明，人才蔚起，熙朝盛典，诚万古为昭。其间与选者，承明著作，各有流传。即未与选者，亦皆观感奋兴不懈而及於古。其所撰述，今著录於《四库》者，尚班班可考。此编虽案牘之文，然观其所载，亦足以见棫朴菁莪之盛也。惟读卷诸臣如杜臻、李蔚、冯溥、叶方霭俱不载。及年老赐职诸人具有姓名，亦未胪列，则记录之疏耳。

△《国学礼乐录》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周望、谢履忠同撰。周望字渭湄，蔚州人。康熙丁丑进士。履忠字方山，昆明人。康熙癸未进士。是编乃周望官祭酒、履忠官司业时所辑。自孔子世系，及先贤先儒列传，列朝祀典，礼乐图谱，并石鼓潘迪音训，而以祭酒、司业题名终焉。所列颇多疏漏，如祀典中既载晋泰始七年皇太子讲经释奠，而元康三年之讲经释奠乃佚不录；乐器之载於诸经注疏及历代史志者甚详，兹仅列《史记》、《汉书》寥寥数则。至石鼓自唐以来辩论甚多，如杨慎所伪则字完於真本，周、秦石刻释音则补以围方，皆各有考据。是编概不徵引，而仅载音训一篇，亦未免稍略矣。

△《纪元汇考》三十五卷（大学士程景伊家藏本）

国朝黄琳撰。琳有《经学渊源录》，已著录。是书取历代纪元之号，自汉至明，悉以朝代次第纂辑，分《正统》、《列国》、《僭窃》、《外夷》四门。凡史鉴之外，稗官野史有关考订者，悉搜采补入。其例以所纪之元为纲，以前后所同者铨注於下，采辑亦颇该洽。然如后魏及辽、金俱载入列国条下，与西夏诸国相同，殊属比拟不伦。又如纪辽太祖名为耶律健德，考《辽史》及契丹国志，并无此名。又辽兴宗之改元景福，次年即改重熙，亦无崇兴之号。颇不免於疏舛。

△《圣门礼乐统》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行言撰。行言字躬先，江浦人。是书卷首为纲领，不入卷数。一卷至五卷详载历代祀典，六卷载孔子世家及宗子世表，七卷至十五卷为四配、十哲、先贤、先儒列传，十六卷为从祀启圣祠先贤、先儒列传，十七卷为改祀、罢祀诸儒列传，十八卷至二十三卷为乐经、乐志、乐器、律品、谱图，二十四卷载孔子及四配林庙诸图。其裒辑极繁，而徵引诸书仍不出寻常习见。

△《学宫备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其位撰。其位字素君，吴县人。是书前八卷自孔子以及从祀诸儒各为之传，九卷则载历代礼乐典制，卷末附录未从祀者申党、孺悲、公孙尼子、公明子仪、公明子宣、乐正子春、檀弓、河间王德、文翁、孔氏孟皮凡十人。所考

礼乐典制，颇多挂漏。

△《四译馆考》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江蘩撰。蘩有《奏议》，已著录。是书略记外藩朝贡之目，恭载列祖敕諭及赐予物数，皆《实录》、《会典》之所有。其国俗土风，则据摭前代史传为之，多不确实。后系以集字诗二卷，皆蘩所自作，而以诸国字译之。诗既无关於外藩，所译之字，又不能该诸国之字。则亦戏笔而已，不足以资掌故也。

△《太常纪要》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蘩撰。是编乃蘩为太常寺卿时以《太常寺考》及《太常续考》所载止於明代，因考核近制，勒为一书。分《祀训》、《祀仪》、《祀例》、《祀礼》、《祀官》、《祀赋》六门。其书成於康熙壬午，於时皇清礼书尚未纂修，故蘩有此著也。

△《纪元要略》二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已著录。是书纪汉迄明帝王建元及历年，其子黄中又摭历代僭伪之号，附以外国，为《补遗》一卷。景云於分据诸朝各为纪载，彼此互注。不分大书附书，体例最公。然皆史传所习见，取便检阅而已。

△《历代帝系年号》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宗魏撰。宗魏字友韩，号袖航，赣州人。乾隆戊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以历代帝系年号为名，乃兼及割据、僭窃，下至李自成、张献忠亦入记载。而所列割据僭窃又不能详备，体例颇为冗碎。

——右“政书类”典礼之属，四十八部、三百五十七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八十四 史部四十

○政书类存目二△《邦计汇编》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李维撰。维字仲芳，肥乡人。雍熙二年进士，召试中书、知制诰，历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柳州观察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实《册府元龟》“邦计”一门之总叙。案，晁公武《读书志》载，修《册府元龟》时，预修者十五人，维居第四。又载初撰编叙，诸儒皆作。真宗以体制不一，遂择李维、钱惟演、陈彭年、刘筠、夏竦等，付杨亿审定。其剽剟此叙，诡题书名，而以为维之所撰，盖以此云。

△《拯荒事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欧阳玄撰。玄字原功，浏阳人。延祐二年进士，除同知平江州事。调芜湖、武冈二县尹。召为国子博士，迁翰林待制。天历初，授艺文少监，纂修《经世大典》。至正初，以学士告归。诏修宋、辽、金三史，起为总裁官

，拜翰林学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谥曰文。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称“芜湖本南方泽国，比邻数邑，并在水乡。每当春夏之交，阳侯不戢，遂成饥岁。

余忝为令长，因辑《拯荒事略》一编”云云，与本传称尝知芜湖县语相合。然其书但引故实二十二条，无一字之擘画。其“唐天复甲子竹放花结米”一条，尤不近理。竹米偶生，非人力可致。采食竹米，亦何需官为经理耶？《学海类编》所载诸书，十有五伪。此书殆亦托名於玄也。

△《宝钞通考》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武祺撰。祺里贯未详。至正十三年为户部尚书，因当时钞法渐坏，浮议者但以不动钞本为名，而不详流通之实。乃历考中统以后八十馀年中钞法，撰为此书。大旨谓自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至武宗至大四年，二十五年中印者多，烧者少，流转广而钞法通。自仁宗皇庆元年至延祐七年，共九年，印虽多而烧亦多，流转渐少，钞法始坏。自英宗至治元年至三年，共八年，印虽多而烧者寡，流转愈多，钞法愈坏。自泰定元年至至顺三年，印者少而烧者多，流转绝无，钞法大坏。复合计六十四年中，总印钞五千九百五万六千馀锭，总支五千六百二十馀万锭，总烧三千六百馀万锭，民间流转不及二万锭。以《经世大典》所载南北户口民数计之，其无钞可用者至二千万户之多。民生安得而不匮，财用安得而不绌乎？其言可为行钞之戒。《元史食货志》所载钞法，仅详其制度数目，而於财之息耗、民之贫富，未之详言。似乎未见祺书。存此一编，亦可以补史之阙。然此书在当日为洞悉利弊之言，在今日则钞法之不可行，无智愚皆能知之，无待缕陈矣。故撮举大要，附存其目，而书则不复录焉。

△《元海运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危素撰。素有《草庐年谱》，已著录。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验其文，乃邱濬《大学衍义补》之“海运”一条也。亦不善作伪矣。

△《漕政举要录》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觿》，已著录。是编乃正德己巳宝官副都御史总漕江北时所作。卷一至卷六为《河渠之政》，卷七为《舟楫之政》，卷八为《仓廩之政》，卷九为《卒伍之政》，卷十、卷十一为《转输之政》，卷十二为《统领之政》，卷十三至卷十五为《纪载之政》，卷十六为《稽古之政》，卷十七为《准今之政》，卷十八以《杂录》终焉。

△《盐法考略》一卷、《钱法纂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皆题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此二书诸家书录皆不载。以其文考之，即濬《大学衍义补》中之两篇也。曹溶割裂其文，并载《学海类编》中。较其以《元海运志》为危素撰者，犹为近实。然摘录巨帙之一篇，即

别立新名，亦犹之乎作伪也。

△《铁冶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浚撰。浚字汝源，南安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正德癸酉，浚督理遵化铁厂，创为此志。自建置山场，迄於杂职，凡二十三目。冠以公署、铁厂二图。所纪皆岁办出入之数，颇琐屑无裨考证。案《明史职官志》，载工部分司只有提督易州山厂柴炭一员；而浚所志遵化分司始委主事，弘治中改用郎中，奉敕董理，列历官姓名甚悉。不知史志何以遗之，殆其后又经裁汰耶？

△《阳明乡约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号阳明，馀姚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封新建伯。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已载《阳明全书》中，崇祯间，嘉善陈龙正复录出别行。其法有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约赞诸人，已极繁琐。

至争斗、赋役诸事，以至寄庄人户纳粮当差，皆约长主之。盖欲以约长代《周官》比长、党正之法。然古法亦未必尽宜於今也。

△《阳明保甲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悉载牌谕诸文，亦见《阳明全集》中。陈龙正录出别行，而各附题识於其下。

△《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熊撰。熊字维吉，江阴人。取宋从政郎董焯原书，而益以有明恤赈制诏，及前代好施获福事迹，其立意不为不善。然序述典故，备录经典重农之语，则迂而不切；杂载诸史赈恤之文，则繁而鲜要。皆不免剿袭陈言，无裨实政。至於盛陈福报，尤涉於有为而为。盖乡里劝施之格言，而非经国之硕画；二氏因果之绪论，而非儒者之正理也。

△《盐政志》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廷立撰。廷立，通山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嘉靖八年，廷立以河南道监察御史奉使清理两淮盐政，因博考古今盐制，以成此书。凡分七门：曰《出产》，曰《建立》，曰《制度》，曰《制诏》，曰《疏议》，曰《盐官》，曰《禁令》。每门各分子目，凡三百九十有四。盖制诏疏议每一篇立一目，故其繁至是也。

△《嘉靖清源关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玺撰。玺字双泉，济州卫籍，唐县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是编乃玺以户部主事监理临清关税时所编，即是关之条例也。序称嘉靖九年以前，案牘无徵，故旧事皆不载，是犹可以散佚委也。其凡例云，凡例制不合於今者亦弃不取。则是徵课簿籍，榜示商贾吏役者耳。志乘以存旧典

，宁计其现行否耶？玺自序称：“访於僚属，或曰孙松山监清源有声。过通州，会松山。

松山因出所集《清源关榷政录》示余，遂因而补葺为此书。”则其原本实为簿籍，宜其如是矣。玺任满未及刊，继其事者为蒲田雍润，乃授之梓。书中凡署润名者，又所续增也。

△《淮关志》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麟撰。麟，巴县人。嘉靖戊戌进士，官南京户部员外郎。是书凡分八门。其《建置》不叙淮关之始末，而泛引历代征商典故，缀为一卷，殊为汗漫。又地志列《艺文》一门，原为风土而设。此志不过徵榷之条格，一关之外，皆非所属。

而亦滥载艺文，尤非体例矣。

△《茶马类考》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胡彦撰。彦，沔阳人。嘉靖辛丑进士，官巡察茶马御史。因历考典故及时事利弊，作为此书。明制，茶马御史兼理宁夏盐务，故第三卷并记盐政云。

△《海运详考》一卷、《海运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字新甫，临海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隆庆六年二月，宗沐任山东布政使时议开海运而作，所载皆其议事呈文。是年七月，复録《海运志》，於《详考》之外增入《海运图》，并《海运路程》、《奏疏事宜》。考宗沐官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时，请复海运，其疏载所著《敬所文集》中，本传亦载其略。然史载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准入海，抵天津。南京给事中张焕言：“比闻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预计有此，私令人余补。米可补，人命可补乎？宗沐掩饰视听，非大臣谊。”宗沐疏辨求勘。

诏行前议，习海道以备缓急。未几，海运至即墨，飓风大作，覆七舟。都给事中贾三近、御史鲍希颜及山东巡抚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寝。时万历元年也云云。宗沐盖掇拾邱濬《大学衍义补》之陈言，以侥倖功名。不知儒生纸上之经济，言之无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观於宗沐，可以为妄谈海运之炯戒矣。

△《洲课条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倬撰。倬始末未详。其作此书时，则官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也。

明代自镇江至九江，沿江洲课，皆隶南工部。后以其有影射吞占之弊，复设官以董之。《明史食货志》未详其法，盖以其并入地粮内也。是编乃嘉靖中倬为督理时所辑。首载敕諭及课银数目、取用条例；次载准奏事例八条，部司酌议事宜九条，可以考见一时之制。《千顷堂书目》载《芦政条例》一卷，不著撰人，注曰“嘉靖己酉南京工部营缮司主事惠安庄朝宾序刊”。此书有朝宾序

，与黄虞稷所载合。殆即一书而异名，盖“洲课”即“芦政”也。

△《两淮盐法志》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史起蛰、张矩同撰。起蛰，江都人。矩，仪徵人。书成於嘉靖庚戌，因弘治旧志增损之。董其事者，巡按御史杨选与运使陈暹也。

△《漕书》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鸣凤撰。鸣凤有《桂胜》，已著录。是书专论漕运利弊，分为八篇：曰《漕政》、《漕司》、《漕军》、《漕河》、《漕海》、《漕船》、《漕仓》、《漕刑》，力主海运之利。又以漕船工料不坚，入水易破，欲采木川湖，大治万馀艘，斥馀材以支数十年用。又以丹阳、京口并出於江，水浅船多，欲别开运道，由孟渎趋白塔河至扬州。其说颇多难行。

△《明通宝义》一卷、《广通宝义》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有《孝经宗旨》，已著录。前明钱钞通行，其弊百出。汝芳督屯滇省，以滇为铸钱之藪，因作此书，以明其利弊。大旨以钱制大小轻重，贵在持平，乃足为万世之利。历引古来钱制，始自太昊、轩辕，下迄唐宋，胪列具备。其第一篇本义，引据唐人《钱谱》，谓秦世八铢，失之太重；汉初榆荚，失之太轻。按《文献通考》，秦兼天下，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汉高后二年，始行八铢钱。是八铢之名定於汉，谓秦世八铢，非也。又考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其文则欧阳询所书，回环读之曰“开通元宝”，今书悉谓“开元通宝”，亦非本义。

△《海运新考》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梁梦龙撰。梦龙有《史要编》，已著录。隆庆末，梦龙巡抚山东，适徐、邳间漕河淤塞，漕运总督王宗沐请复海运，下梦龙任其事，檄青州道潘允端等履勘试行之。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海仓口至天津，三千三百馀里，运米二千石，舟行无碍。因为条具以奏，并取前后疏议、奏记、考说辑为一编。宗沐疏所谓“巡抚都御史梁梦龙毅然试之，底绩无壅”者也。其论海道曲折，颇为详备。自邱濬《大学衍义补》，极言海运之利。然海运再遭飘溺，宗沐亦叠被弹劾，事竟不行。此云“既而运通报，后梦龙亦迁秩去，其议遂寢”者，亦文饰之词耳。

△《海运编》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崔旦撰。旦字伯东，平度人。是书成於嘉靖甲寅。时因运道艰阻，议者欲开胶莱河以复海运。由淮安清江浦口，历新坝、马家壕至海仓口，径抵直沽。止循海套，可避大洋之险。旦居海滨，习知利害。地方大吏咨以开浚之策，旦亦以为必可行。惟欲改马家壕道从麻湾口，所条上工役之法、堤闸之制甚具。嗣以遣官勘视，言水多沙碛，其事遂寢。旦因检所作议考诸篇，录而存之。

△《山东盐法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查志隆撰，谭耀、詹仰庇参修。志隆字鸣治，海宁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左参政。耀，东莞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仰庇，安溪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是编乃志隆官山东盐司同知时所作。耀时巡盐长芦，仰庇时为山东按察司副使。正统中，命长芦巡盐御史兼理山东盐法。隆庆五年，又令山东驿传副使兼管盐法，故皆得与志隆裁订焉。

△《八闽政议》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皆载明嘉靖三十二年福建布政使及福宁道参政条议申文，曰《盐法》、《纲银》、《运脚》，各为一卷，盖当时布政司所刊则例也。

△《海运图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著录。是编前列二图，后系以说，末附海运故道。海运之说，古无其事。杜甫《后出塞诗》所谓“渔阳欢乐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者，不过盛陈边帅骄奢，能远致难至之物以供饮食，非谓其时果泛舶以资军储也。明人惩元末中原梗阻、运道不通之弊，多喜讲求海运，以备不虞。不知政理修明，则四海一家，何虑转输之不达？如其中原失驭，盗贼纵横，虽远涉波涛，供粟亿万，亦何裨於败亡哉？至邱濬考校历年漂没之数，以为省漕渠之所费，足以补海道之所失。不思岁有沉溺篙工舵师之命，动辄千百，又以何者抵之欤？若曾此书，亦徂是见，皆可谓不求其本者也。

△《苏松浮赋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若曾撰。其说已具其所撰《万里海防编》内，此则缕析地亩科徵之数，而详悉陈之。嘉靖中尝条上当事，力请入告。会格於倭变，不果行。此其遗稿也。

△《重修两浙鹺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圻撰。圻有《东吴水利考》，已著录。是书《图说》二卷，《诏令》一卷，《盐政》十三卷，《职官表》一卷，《列传》一卷，《奏议》三卷，《艺文》三卷。前有自序，谓武陵杨鹤巡按浙江，以《盐规类略》、《酉戌沿革》、《行盐事宜》三书并旧志授圻增订。遂采其要约，缀入各款，令引票之损益，价值之低昂，课额之盈缩，徵解之缓急，商灶之疾苦，犁然具载。於浙中鹺务，纪录颇详。然多一时补苴之法，不尽经久之制也。

△《漕运通志》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宏撰。宏字希仁，海州大河卫人。嘉靖中，以指挥使署都督同知，总运江北。旧有《漕运志》，宏病其未备，乃捃摭群书，手自记录。延瓯宁谢纯考古

今沿革，作《表》六卷，首《漕渠》，次《漕职》，次《漕卒》，次《漕船》，次《漕仓》，次《漕数》。作《略》三卷，首《漕例》，次《漕议》，次《漕文》。

序谓表立则经见，略辑则纬彰。书凡十卷，而序云九卷者，盖《漕渠》文繁，分为二卷故也。

△《救荒事宜》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有《中丞疏稿》，已著录。是编乃其官应天巡抚时以三吴被水而作。分目二十三条，附议三条，大旨不出《周官荒政》之意。盖当时所颁条教，而其属官为之刊行也。

△《长芦盐法志》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何继高、冯学易、闵远庆同撰。继高字汝登，山阴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学易字韦卿，临海人。隆庆丁卯举人，官至长芦盐运司运同。

远庆字基厚，乌程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佥事。纂是书时，继高方为运使，远庆方为运判。故三人以现行盐法事例参稽典故，共相酌定云。

△《通漕类编》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在晋撰。在晋有《历代山陵考》，已著录。是书先漕运，次河渠，附以海运、海道。前有自序，并作书凡例。大抵采自官府册籍，无所考订。在晋为经略时，值时事方棘，一筹莫展，逡巡移疾而去。盖好谈经济而无实用者，是书殆亦具文而已。

△《粤东盐政考》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耘撰。耘字长儒，鄞县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耘官广东按察使佥事统理盐法时所作。上卷载盐律、盐官、盐署、盐产、盐课、盐饷、盐厂、盐牙、盐包、盐斤；下卷载盐秤、盐单、盐票、盐旗、盐船、盐限、盐籍、盐会、盐界、盐运。於漕政利弊，颇为详悉。

其於盐官题衔之后，不纪宦绩，并不具全前后居官者姓。名盖专为盐政而作，与他志体例不同也。继耘任者张邦翼、杨莹锺、龚承荐，皆有所续刻，各见所撰序文中。然於原书体例，则无所改易焉。

△《北新钞关志》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荆之琦撰。之琦，丹阳人。万历甲辰进士，仕履未详。是书分十六门。其《建置》、《命遣》、《禁令》、《经制》、《则例》、《课额》、《责委》、《铃辖》、《区行》、《利弊》、《因革》、《宦迹》、《公署》、《人役》十四门，皆关政之所当考。其《艺文》一门，亦沿《淮关志》之便，非所应有也。

△《开荒十二政》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魏纯粹撰。纯粹，柏乡人。官永城县知县。因万历三十六年纯粹在永城开垦荒田，招集流民，条上十二议，并以其事绘为图。其时上官批答及士民歌颂皆附焉。纯粹即大学士裔介祖也。

△《国赋纪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几易内外仪》，已著录。是书载古来赋税诸法，每类引故实一条，疏陋万状，必非元璐所为。殆亦抄撮类书类略数条，嫁名元璐耳。《学海类编》所收，大抵此类也。

△《救荒策会》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龙正撰。龙正字惕龙，嘉善人。崇祯甲戌进士，授中书舍人，左迁南京国子监丞，福王召为礼部祠祭司员外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宋董煟辑古今《救荒活民书》三卷，元张光大续之，明朱熊复加补缀。龙正是编，则合三家之书，删其繁复，而附以崇祯庚辰、辛巳、嘉善救荒之事。其斥朱熊之书杂陈诡异之事，持论颇正，然大旨不出董煟书也。龙正喜谈经世之术，此亦其一。崇祯末，尝建议开垦畿辅、河南、山东荒田，以省转运。史谓是时中原残破，有田不得耕，龙正守常理而已。则其所讲亦仅纸上之谈矣。

△《古今鹺略》九卷、《鹺略补》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汪砢玉撰。（案，《明诗综》作珂玉，字之误也。）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兴。崇祯中官山东盐运使判官。是书前后两编，卷首皆有自序。《鹺略》九卷，凡分《生息》、《供用》、《职掌》、《会计》、《政令》、《利弊》、《法律》、《徵异》、《杂考》九门，名曰《九府》。《鹺略补》亦按九门分类拾遗。砢玉当明季匮乏之时，欲复汉牢盆之制，而用宋转般之法。

（案，般字今案牒皆书为搬，考李焘《通鉴长编》凡转般皆作此般字，砢玉盖因其原文。）其意虽善，而於势恐不可行。其所徵引，务为浩博。多蒐古典，亦不切后世时势。

至旁及遐荒，尤无关于中国之盐政矣。

△《救荒事宜》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张陞撰。陞字登子，山阴人。崇祯庚辰，岁大饥。刘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议煮粥，彪佳倡议平糶，陞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虑赈或未周，费或虚糜，於是斟酌情形，创为十法：一聚米，二踏勘，三优恤，四分别，五散米，六核实，七渐及，八激劝，九平糶，十协力。擘画具有条理，多所全活，陞因疏其纲要为此书。

△《盐法考》十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目。首总论，次两淮，次两浙，次长芦，次山东，次福

建，次河东，次陕西，次广东。所载事迹，至崇祯初年而止，疑为明末人所作也。

△《淮鹺本论》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胡文学撰。文学有《疏稿》，已著录。是书乃文学於顺治庚子、辛丑间官两淮巡盐御史时作。上卷分十篇：曰《停兑会》曰《附销不带盐》，曰《复三府》，曰《关桥掣规》，曰《厘所掣》，曰《掣江都食盐》，曰《淮北改所》，曰《撤分司》，曰《废兴庄临湖场》，曰《草荡不加税》；下卷分十五篇：曰《恤株连》，曰《缓倒追》，曰《禁私贩》，曰《除镞棍》，曰《谢游客》，曰《简关防》、《祛吏弊》，曰《不任承役》，曰《宽追比》，曰《便销批》，曰《公金报》，曰《均急公窝引》，曰《去江掣弊》，曰《酌归纳》，曰《省繁费》，曰《修书院》。是时尚当国朝定鼎之初，百度新举，往往尚沿明制。文学所论，盖只其一时之利弊云尔。

△《明漕运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此书溶自载於所辑《学海类编》中。今考其文，与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河漕转运篇》无一字之异。溶断断不至如此，知《学海类编》决非溶家原本也。

△《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大略谓苏、松二郡之田，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竟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始也，因张士诚之负固，明太祖以租额为官粮；其继也，因万历之后，有司官以耗增充正数。相沿既久，民困未苏。於是摘其大要，汇成一书。并恭录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历年蠲欠减额诸圣谕，次载巡抚韩世琦至汤斌十人奏疏。伏考苏、松浮粮之弊，业经特沛恩纶，普厘旧额。东南士女，久已歌咏皇仁，恬熙化日。此书所载奏疏，止於康熙二十四年，其情形与今全异矣。谨存其目，以见列圣以来留心民瘼，闾阎疾苦，无不上达天听者。所以厚泽深仁，沦肌浹髓，迥非前代之所及也。

△《历代山泽征税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彭宁求撰。宁求字文洽，长洲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其书牖叙历代山泽征税诸政。然海税之加，不知起於汉宣帝。盐铁之税，不知起於管子。既汇叙历代税法，而辽代之置银冶、铁冶，金之和买金银冶，及大定中罢金银坑冶之税，与采买随处金银铜冶之法，元之铁冶、铜冶、银冶、淘金诸政，特置官司、载於史志者，皆略而不及，殊未为赅备也。

△《左司笔记》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暲撰。暲字西斋，太仓人。康熙戊辰进士。是编乃其官户部时所作。分《疆域》、《户口》、《田地》、《正赋》、《漕运》、《钱法》、《盐课》

、《茶马》、《关税》、《杂税》、《物产》、《三库》、《十仓》、《常平》、《官俸》、《兵食》、《经费》、《设官》、《廨署》、《杂识》二十门。

所载皆户部掌故，亦兼及他部事。每门叙事，俱自汉唐至国朝。其称左司者，据《杂识》内一条云：“时官户部者称广东、山西二司为左右二大司。曠适官广东司，而所摭拾多一曹遗事，故以《左司笔记》名书”云。

△《泉刀汇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峻撰。峻有《南湖记略稿》，已著录。《钱谱》创自顾烜，见於《隋书经籍志》。其后封演诸人相继有作，并已散佚。今惟洪遵之书存。然遵特考其形制，绘其文字，而未及於政典沿革之详。峻是书则自邃古迄於有明，典故艺文，悉为采录。分六门，一曰《沿革》，二曰《利弊》，三曰《建元》，四曰《图异》，五曰《官监》，六曰《杂编》。搜采颇详，亦多考证。而编次杂乱无绪，亦未分卷，盖未成之本也。

△《钱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端木撰。端木字昆乔，上海人。乾隆壬戌进士，官至诸暨县知县。此书卷一至卷七具载历代钱弊，并及伪朝、僭号所铸；卷八至卷十载钱之不知年代者；卷十一专载外国钱名；卷十二则叙述古来作志之人，而以洪遵《泉志序》终焉。书中颇引遵说，宋元以后则端木所自蒐罗。伏考《御定西清古鉴》中《钱录》一编，图绘精妙，考据典核，足折衷百代，无以复加。端木盖未及见，故摭拾残贖，有此编录耳。

——右“政书类”邦计之属，四十五部、二百四十九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马政志》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讲撰。讲字子学，遂宁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山西提学副使。此书乃其嘉靖三年以御史巡视陕西马政时所作。凡《茶马》一卷，为目九，纪以茶易番马之制；《盐马》一卷，为目七，纪纳马中盐之制；《牧马》一卷，为目八，纪各寺苑监畜牧之制；《点马》一卷，为目三，纪行太仆寺各军卫稽核马匹之制。

摭叙原委颇详。《明史食货志》载，讲尝以商茶低伪，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篋上，书商名而考之。盖亦勤於为政者。然明代茶马之政，至末造而奸商私贩，官吏冒支，其弊不可究诘。掣盐中马改为纳银，名在实亡，亦无裨於边计。志中所列，大抵皆具文而已。

△《历代武举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谭吉璫撰。吉璫有《延绥镇志》，已著录。是书叙历代武举之制，间引唐

宋诸儒奏议参证之。如叙唐试武举长垛诸例，而失载穿札。宋武举之法屡变，其出官之法亦极详，皆略而不叙。又如辽之统和十二年诏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金皇统时特设武举之科，至贞祐时又赐敕命章服，与进士同例。其科特重，载於诸史纪志者甚详。亦未及徵引，不足以云赅备也。

——右“政书类”军政之属，二部、五卷，皆附《存目》。

△《永徽法经》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郑汝翼撰。汝翼字鹏举，河南人。乔从善跋，谓其“束发读书，学刑名家，罔不涉猎，得法外意。”中金朝律科，选官刑部检法。迨壬辰革命，徙居顺德州。

节度赵公识其有平反誉，擢详议中书省，寻举授大理丞。后以奉直大夫左三部郎中致仕。是书作於中统癸亥，意主发明唐律，故名之曰《永徽法经》。自序称，唐永徽因隋参定为十三章三十卷，其法详备。金朝嘉尚制科，皇统大定，权定大略，未成章目。道陵敕设详定、校定两所，自明昌至泰和，以隋、唐、辽、宋遗文参定篇目，卷帙全依唐制。其间度时增损者十有一二。辽、宋皇统大定，文籍更革无存。永徽泰和，遗文足徵。因阅此书，以随款异同者分析编类，庶便於观览。其目仍用十三章之旧，每篇目下有议。自李愷以后，同异分合，前后之次，各析其沿革源流。其书则列唐律於前，而附金律於后。或有或无，或同或异，或增或减，俱详为之注，颇为精密。《文渊阁书目》载此书一部五册，不著卷数。

《永乐大典》所载者并为四卷，今从之著录。

△《至正条格》二十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顺帝时官撰。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户令》，曰《学令》，曰《选举》，曰《宫卫》，曰《军防》，曰《仪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禄令》，曰《仓库》，曰《厩牧》，曰《田令》，曰《赋役》，曰《关市》，曰《捕亡》，曰《赏令》，曰《医药》，曰《假宁》，曰《狱官》，曰《杂令》，曰《僧道》，曰《营缮》，曰《河防》，曰《服制》，曰《跣赤》，曰《榷货》。

案《元史刑法志》载，元初平宋，简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书省咨各衙门，将元降圣旨条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英宗时复加损益，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制》。自仁宗以后，率遵用之，而不及此书。据欧阳玄序，则此书乃顺帝至元四年中书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颁行於至治之癸亥，距今二十馀年。朝廷续降诏条，法司续议格例，简牍滋繁，因革靡常。前后衡决，有司无所

质正。往复稽留，吏或舞文。请择老成耆旧、文学法理之臣，重新删定。上乃敕中书专官，典治其事。遴选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编阅新旧条格，参酌增损。书成，为制诏百有五十条，格千有七百，断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书成，丞相阿鲁图等入奏，请赐名曰《至正条格》。其编纂始末，厘然可考。《元史》遗之，亦疏漏之一证矣。原本卷数不可考，今载於《永乐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金玉新书》二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盖元时坊本也。其书凡大纲三十一门：一曰《民庶》，二曰《商旅》，三曰《僧道》，四曰《官制》，五曰《州县》，六曰《监司》，七曰《皇族》，八曰《遣使》，九曰《任职》，十曰《荐举》，十一曰《选试》，十二曰《推鞠》，十三曰《公吏》，十四曰《军防》，十五曰《督捕》，十六曰《仓库》，十七曰《场务》，十八曰《纲运》，十九曰《工役》，二十曰《功赏》，二十一曰《推赏》，二十二曰《职田》，二十三曰《朝享》，二十四曰《恩封》，二十五曰《仪制》，二十六曰《礼制》，二十七曰《给赐》，二十八曰《文书》，二十九曰《请给》，三十曰《急递》，三十一曰《贡献》。每门皆以二字为题。

中又分子目，皆以六字为题。繁杂沓乱，殊不足观。其曰《金玉新书》者，殆取金科玉律之意，立名亦未雅驯也。

△《官民准用》七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徐天麟序曰：“元不尚苛细，故不用太和旧例。然随事立法，前后所降格例，文墨之吏，不能尽睹。及蒙省台降令，内外衙门编类，置簿检举。适有好事君子，出一编书示余，曰《官民准用》”云云。则是书乃留心法律者钞集案牘而为之，非官撰也。前列诏敕，中分三十二目：一曰《官制》，二曰《吏员》，三曰《公牒》，四曰《礼仪》，五曰《学校》，六曰《僧道》，七曰《户役》，八曰《田产》，九曰《婚娶》，十曰《良贱》，十一曰《债负》，十二曰《俸给》，十三曰《钱粮》，十四曰《课程》，十五曰《仓库》，十六曰《榷禁》，十七曰《铺驿》，十八曰《军兵》，十九曰《台察》，二十曰《诉讼》，二十一曰《警捕》，二十二曰《断狱》，二十三曰《禁约》，二十四曰《杂犯》，二十五曰《盗贼》，二十六曰《殴杀》，二十七曰《赃婪》，二十八曰《奸汙》，二十九曰《诈伪》，三十曰《拾遗》，三十一曰《工作》，三十二曰《匠役》，附以唐律诸图。盖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即次以吏员。又其时三教并重，故学校之后，即次以僧道也。此书明《文渊阁书目》作四册，不言几卷。

今见於《永乐大典》者凡七卷，已合并旧帙，非其原数矣。

△《明律》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明太祖时敕修。初，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杨宪、陶安等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遂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意。书成，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祯等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然皆随宜草创，未及详备。此书乃六年之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凡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缮书上奏。揭於西庑之壁，亲为裁定。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於唐。采用已颁旧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者又一百二十二条，合六百有六条。然明代断狱，不甚遵用。故其书亦罕传本。此犹《永乐大典》所载明初之旧本也。

——右“政书类”法令之属，五部、一百十七卷，皆附《存目》。

△《元内府宫殿制作》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元代门廊宫殿制作甚详，而其辞鄙俚冗赘，不类文士之所为。疑当时营缮曹司私相传授之本也。

△《造砖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问之撰。问之，庆云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工部郎中。自明永乐中，始造砖於苏州，责其役於长洲窑户六十三家。砖长二尺二寸，径一尺七寸。其土必取城东北陆墓所产乾黄作金银色者，掘而运，运而晒，晒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筛，凡七转而后得土。复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罗，筑地以晾之，布瓦以晞之，勒以铁弦，踏以人足，凡六转而后成泥。揉以手，承以托版，研以石轮，椎以木掌，避风避日，置之阴室，而日日轻筑之。阅八月而后成坯。其入窑也，防骤火激烈，先以糠草薰一月，乃以片柴烧一月，又以裸柴烧一月，又以松枝柴烧四十日，凡百三十日而后窖水出窑。或三五而选一，或数十而选一。

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燥纹，无坠角，叩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格。其费不貲。嘉靖中营建宫殿，问之往督其役。凡需砖五万，而造至三年有馀乃成。窑户有不胜其累而自杀者。乃以采炼烧造之艰，每事绘图贴说，进之於朝，冀以感悟。

亦郑侠绘流民意也。其书成於嘉靖甲午，而明之弊政已至於此。盖法度陵夷，民生涂炭，不待至万历之末矣。

△《西槎汇草》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龚辉撰。辉有《全陕政要略》，已著录。嘉靖时营仁寿宫，辉以营缮司主事奉使督木四川，得大木五千馀株，版枋如之。部札欲再倍其数，公私俱困，民情汹汹。辉乃绘山川险恶、转运艰苦等状，为十五图，前后各作图说具奏。竟得旨停止。后列札子三篇，又附载诗文数首。其曰《西槎汇草》者，辉尝使浙东，故此名“西槎”以别之也。其图说札子，皆割切酸楚，使人感动。与张问之《造砖图说》相等。自当以《采木图说》为名，不当更赘附诗文，名以“汇草”。其编次殊无体例。且诗文寥寥数首，又皆不工，益为无谓矣。今仍著录政书中，从所重也。

△《南船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沈启撰。启有《吴江水利考》，已著录。是编乃启嘉靖中以南工部营缮司主事署监督龙江提举司时所撰。案《明史兵志》，太祖於新江口设船四百。永乐初，又命镇江各府卫造海风船，皆江船也。又《职官志》所载各船，有黄船、遮洋船、浅船、马船、风快船、备倭战船诸名。内惟遮洋、备倭二种为海中所用，故启不之及。其余各船图形、工料数目，暨因革典司诸例，无不详悉备载。国朝江宁府设同知一员，专管督造战船。今昔异宜，其制已不尽合。然参考损益，未始非船政之权舆也。

△《水部备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梦旸撰。梦旸字启明，南漳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工部都水司郎中。以工曹职掌冗杂，又前后多所更革，难於稽考，因检校案牘，以类编次，各立纲目。分为《职官》、《河渠》、《桥道》、《舟车》、《织造》、《器用》、《权量》、《徵输》、《供亿》、《丛事》凡十考，末附吏典承行事件。书成於万历丁亥。

△《浮梁陶政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允嘉撰。允嘉有《吴越顺存集》，已著录。是书皆记江西景德镇官窑始末。凡七条，疏略殊甚。后为景德旧事十四条，而“吴十九”一条重出。又时代颠舛，《容斋随笔》一条，以宋事列明后。《池北偶谈》一条，以国朝事列宋前，殊无条理。

——右“政书类”考工之属，六部、十八卷，皆附《存目》。

卷八十五 史部四十一

○目录类一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於唐之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

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惟郑樵作《通志艺文略》，始无所诠释，并建议废《崇文总目》之解题，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之。自是以后，遂两体并行。今亦兼收，以资考核。金石之文，隋唐《志》附《小学》，《宋志》乃附《目录》。今用《宋志》之例，并列此门。而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

△《崇文总目》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尧臣等奉敕撰，盖以四馆书并合著录者也。宋制：以昭文、史馆、集贤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於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谓之“三馆新修书院”。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以别贮禁中之籍，与三馆合称四馆。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谬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造李淑、宋祁等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於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后神宗改崇文院曰秘书省，徽宗时因改是书曰《秘书总目》。然自南宋以来，诸书援引，仍谓之《崇文总目》，从其朔也。李焘《续通鉴长编》云，《崇文总目》六十卷，《麟台故事》亦同。《中兴书目》云六十六卷，江少虞《事实类苑》则云六十七卷，《文献通考》则云六十四卷，《宋史艺文志》则据《中兴书目》作六十六卷。其说参差不一。考原本於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故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皆云一卷。是刊除序释之后，全本已不甚行。南宋诸家，或不见其原书，故所记卷数各异也。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唐书》於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於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峻，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己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脱脱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於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宋人官私书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及此书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是亦有说无说之明效矣。此本为范钦天一阁所藏，朱彝尊抄而传之，始稍见於世，亦无序释。彝尊《曝书亭集》有康熙庚辰九月作是书跋，谓欲从《六一居士集》暨《文献通考》所载，别抄一本以补之。然是时彝尊年七十二矣，竟未能办也。今以其言考之，其每类之序，见於《欧阳修集》者，只经、史二类及子类之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论说亦然。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在《通考》之前，惟晁

公武所见多《通考》一条。陈氏则但见六十六卷之目，题曰“绍兴改定”者而已。《永乐大典》所引，亦即从晁、陈二家目中采出，无所增益，已不能复睹其全。然蒐辑排比，尚可得十之三四，是亦较胜于无矣。谨依其原次，以类补入，厘为一十二卷。其六十六卷之原次，仍注於各类之下。又《续宋会要》载，大观四年五月，秘书监何志同言：“庆历间，集四库为籍，今案籍求之，十才六七。宜颁其名类於天下，《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阙之书，注阙字於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云云。今所传本，每书之下多注阙字，盖由於此。今亦仍之。王应麟《玉海》称，当时国史，谓《总目》序录，多所谬误。黄伯思《东观馀论》有校正《崇文总目》十七条。郑樵《通志校雠略》则全为攻击此书而作，李焘《长编》亦云《总目》或有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今观其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贋、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渊、艺林之玉圃也。

△《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考异》一卷、《附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公武字子止，钜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阁直学士、临安少尹。岳珂《程史》记隆兴二年汤思退罢相，洪适草制作平语，侍御史晁公武击之，则亦骨鲠之士。希弁，袁州人，宋宗室子。自题称江西漕贡进士，秘书省校勘。以辈行推之，盖太祖之九世孙也。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后书散佚，而志独存。淳祐己酉，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为袁本。时南充游钧守衢州，亦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本。当时二书并行於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书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详略。希弁以衢本所增乃公武晚年续衰之书，而非所得井氏之旧，因别摘出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异同，别为《考异》一卷，附之编末。

盖原志四卷为井氏书，《后志》二卷为晁氏书，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则希弁家书，故兼及於庆元以后也。马端临作《经籍考》，全以是书及陈氏《书录解题》为据。然以此本与《经籍考》互校，往往乖迕不合。如《京房易传》，此本仅注三十馀字，而马氏所引，其文多至十倍。又如《宋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建康实录》、《汲冢周书》之类，此志本仅述其撰人时代及

卷数而止，而马氏所引，尚有考据议论凡数十言。其馀文之多寡，词之增损互异者，不可胜数。又希弁《考异》称，袁本《毗陵易传》，衢本作《东坡易传》。袁本《芸阁先生易解》，衢本作《吕氏章句》。今《经籍考》所题，并同衢本，似马端临原据衢本采掇。然如《晋公谈录》、《六祖坛经》之类，希弁《考异》称袁本所载而衢本所遗者，今《经籍考》实并引晁氏之说。则当时亦兼用袁本。疑此书已经后人删削，不特衢本不可复见，即袁本亦非尽旧文，故与马氏所引，不能一一符合欤？又前志《子部序录》，称九曰《小说类》，十曰《天文历算类》，十一曰《兵家类》，十二曰《刑家类》，十三曰《杂艺类》，十四曰《医家类》，十五曰《神仙类》，十六曰《释家类》，而志中所列小说类《鸡跖集》后即为《群仙会真记》、《王氏神仙传》、葛洪《神仙传》三种。是《天文》、《历算》等五类全佚，而《神仙类》亦脱其标目。则其他类之残阙，盖可例推矣。然书虽非旧，而梗概仍存，终为考证者所取资也。

△《遂初堂书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尤袤撰。袤字延之，无锡人。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遂初堂藏书为近世冠。杨万里《诚斋集》有为袤作《益斋书目序》，其名与此不同。然《通考》引万里序列《遂初堂书目》条下，知即一书。今此本无此序，而有毛开一序，魏了翁、陆友仁二跋。其书分经为九门：曰《经总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论语》、《孝经》、《孟子类》，《小学类》。分史为十八门：曰《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故事类》、《杂传类》、《伪史类》、《国史类》、《本朝杂史类》、《本朝故事类》、《本朝杂传类》、《实录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姓氏类》、《史学类》、《目录类》、《地理类》。分子为十二门：曰《儒家类》、《杂家类》、《道家类》、《释家类》、《农家类》、《兵家类》、《数术家类》、《小说家类》、《杂艺类》、《谱录类》、《类书类》、《医书类》。分集为五门：曰《别集类》、《章奏类》、《总集类》、《文史类》、《乐典类》。其例略与史志同。惟一书而兼载数本，以资互考，则与史志小异耳。诸书解题，检马氏《经籍考》无一条引及袤说，知原本如是。惟不载卷数及撰人，则疑传写者所删削，非其原书耳。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之无类可附者，为例最善。间有分类未安者，如《元经》本史，而入《儒家》；《锦带》本类书，而入《农家》；《琵琶录》本杂艺，而入《乐》之类。亦有一书偶然复见者，如《大历浙东联句》一入《别集》，一入《总集》之类。又有姓名讹异者，如《玉澜集》本朱棣作，而称朱乔年之类。然宋人目录存於今者，《崇文总目》已无完书，惟此与晁

公武志为最古，固考证家之所必稽矣。

△《子略》四卷、《目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是书卷首冠以目录，始《汉志》所载，次《隋志》所载，次《唐志》所载，次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所载，次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皆削其门类而存其书名。略注撰人卷数於下。其一书而有诸家注者，则惟列本书，而注家细字附录焉。其有题识者，凡《阴符经》、《握奇经》、《八阵图》、《鬻子》、《六韬》、《孔丛子》、《曾子》、《鲁仲连子》、《晏子》、《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战国策》、《管子》、《尹文子》、《韩非子》、《墨子》、《邓析子》、《亢桑子》、《鶡冠子》、《孙子》、《吴子》、《范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素书》、《淮南子》、贾谊《新书》、《盐铁论》、《论衡》、《太玄经》、《新序》、《说苑》、《抱朴子》、《文中子》、《元子》、《皮子》，隐书凡三十八家。其中《说苑》、《新序》合一篇，而《八阵图》附於《握奇经》，实共三十六篇。惟《阴符经》、《握奇经》录其原书於前，馀皆不录。似乎后人删节之本，未必完书也。马端临《通考》多引之，亦颇有所考证发明。然似孙能知《亢仓子》之伪，而於《阴符经》、《握奇经》、《三略》、诸葛亮《将苑》、《十六策》之类，乃皆以为真，则鉴别亦未为甚确。其盛称《鬼谷子》，尤为好奇。以其会粹诸家，且所见之本犹近古，终非焦竑《经籍志》之流辗转贩鬻，徒构虚词者比。故录而存之，备考证焉。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振孙撰。振孙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人。厉鹗《宋诗纪事》，称其端平中仕为浙西提举，改知嘉兴府。考周密《癸辛杂识》“莆田阳氏子妇”一条，称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又“陈周士”一条，称周士，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

则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江提举，鹗盖考之未详也。《癸辛杂识》又称：“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於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馀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云云。则振孙此书，在宋末已为世所重矣。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虽不标经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经之类凡十，史之类凡十六，子之类凡二十，集之类凡七，实仍不外乎四部之说也。马端临《经籍考》惟据此书及《读书志》成编。然《读书志》今有刻本，而此书久佚，仅《永乐大典》尚载其完帙。惟当时编辑潦草，讹脱宏多，又卷帙割裂，全失其旧，谨详加校订，定为二十二卷。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蒐罗遗籍，列於四库之中者，浩如烟海。此区区一家之书，诚不

足以当万一。然古书之不传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原本间於解题之后附以随斋批注。随斋不知何许人。然补阙拾遗，於本书颇有所裨，今亦仍其旧焉。

△《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汉书艺文志》因刘歆《七略》而修。凡句下之注，不题姓氏者皆班固原文。其标某某曰者，则颜师古所集诸家之说。然师古注班固全书，《艺文》特其八志之一，故仅略疏姓名时代。

所考证者，如《汉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非子产所杀，庄葱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逢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应麟始摭摭旧文，各为补注。不载《汉志》全文，惟以有所辨论者摘录为纲，略如《经典释文》之例。其传记有此书名而《汉志》不载者，亦以类附入。《易类》增《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元王诗》。《礼类》增《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乐记》、《乐元语》。《春秋类》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归》、《素王妙论》。

《法家》增《汉律》、《汉令》。《纵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历谱》增《九章算术》、《五纪论》。《五行》增《翼氏风角》。《经方》增《本草》。

凡二十六部。各疏其所注於下，而以不著录字别之。其间如子夏《易传》、《鬼谷子》皆依托显然，而一概泛载，不能割爱。又庾信《哀江南赋》称，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实由误记《艺文志》，与所用“桂华冯冯”误读《郊祀志》者相等。

应麟乃因而附会，以栩阳为汉代亭名，亦未免间失之嗜奇。然论其该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

△《文渊阁书目》四卷（内府藏本）

明杨士奇编。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已著录。是编前有正统六年题本一通，称各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一向於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旨移贮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文渊阁书目》。

请用“广运之宝”钤识备照，庶无遗失。盖本当时阁中存记册籍，故所载书多不著撰人姓氏。又有册数而无卷数，惟略记若干部为一橱，若干橱为一号而已。考明自永乐间取南京藏书送北京，又命礼部尚书郑赐四出购求。所谓鋟板十三，抄本十七者，正统时尚完善无阙。此书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

“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今以《永乐大典》对勘，其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於此目，亦可知其储度之富。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而徒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然考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书在明代已残阙不完。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亦载。国初曹贞吉为内阁典籍，文渊阁书，散失殆尽。贞吉检阅，见宋槧欧阳修《居士集》八部，无一完者。今阅百载，已放失无馀。惟藉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旧本不分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作十四卷，不知所据何本，殆传写者以意分析。今厘定为四卷云。

△《授经图》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睦㮮撰。睦有《易学识疑》，已著录。是编所述，经学源流也。

案《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三卷，叙《易》、《诗》、《书》、《礼》、《春秋》三传之学，其书不传。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尝溯其宗派，各为之图，亦未能完备，且颇有舛讹。睦乃因章氏旧图而增定之。首叙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名目卷数。每经四卷，五经共为二十卷。睦自序，称厘为四卷，疑传写有脱文也。旧无刊版，惟黄虞稷家有写本。康熙中虞稷乃同钱塘龚翔麟校而刻之。虞稷序称：“西亭旧本（案西亭即睦之别号），先后不无参错，予与龚子衡圃重为厘正。《易》则以复古为先，《书》则以今文为首。

其他经传之阙轶者，复取历代史《艺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载，咸为补入。而近代传注可传者，亦间录焉。视西亭所辑，庶几少备”云云。又睦《义例》，称周汉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国朝三十九人；经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虞稷等附注其下，称新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则虞稷等大有所窜改，非复睦之旧矣。今以所改者观之，《易》称以复古为先，而列《子夏易传》实王弼本，非古《易》也。《书》称以今文为首，而所列朱子《书古经》实孔安国本，非今文也。以是例推，殆未能尽允。且睦之作是书，大旨病汉学之失传，因溯其专门授受，欲儒者饮水思源，故所述列传，止於两汉。其子勤跋（案“{廿美}”字原本误作“羹”字，今改正）亦称：“秦烬之余，六经残灭。

汉兴，诸儒颇传不绝之绪，於是专门之学甚盛。至东京则授受鲜有次第，而经学亦稍稍衰矣。故是编所列，多详於前汉”云云。其著书之意，粲然明白。虞稷等乃杂采诸家以补之，与睦所见正复相反。然朱彝尊《经义考》未出以前，能条析诸经之源流，此书实为之嚆矢。正不以有所点窜，并其原书而废之矣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

初，乾隆九年，命内直诸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善本，进呈御览。於昭仁殿列架度置，赐名曰“天禄琳琅”。迄今三十馀年，秘笈珍函，蒐罗益富。又以诏求遗籍，充四库之藏。宛委丛编，嫔嬛坠简，咸出应昌期。

因掇其菁华，重加整比。并命编为目录，以垂示方来。冠以丁卯御题昭仁殿诗，及乙未重华宫茶宴用“天禄琳琅”联句诗。其书亦以经、史、子、集为类，而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致，则两本并存，犹尤袤《遂初堂书目》例也；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亦两本并存，犹汉秘书有副例也。（案事见《汉书叙传》。）每书各有解题，详其鈔梓年月及收藏家题识印记，并一一考其时代爵里，著授受之源流。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论十六篇。其十一记鉴识收藏阅玩，十二记自古跋尾押署，十三记自古公私印记。自后赏鉴诸家，递相祖述。至《铁网珊瑚》所载书画，始於是事特详。然藏书著录，则未有辨订及此者。即钱曾於《也是园书目》之外别出《读书敏求记》，述所藏旧刻、旧钞，亦粗具梗概，不能如是之条析也。至於每书之首，多有御制诗文题识，并恭录於旧跋之前，奎藻光华，增辉简册。旁稽旧典，自古帝王惟唐太宗有《赋尚书》一篇，《咏司马彪续汉志》一篇，宋徽宗有《题南唐旧本金楼子》一篇而已。未有乙览之博、宸章之富、鉴别之详明、品题之精确如是者。臣等缮录之下，益颂圣学高深，超轶乎三古也。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虞稷撰。虞稷字俞邨，先世泉州人。崇祯末，流寓上元。书首自题曰闽人，不忘本也。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部分十一门，既以“四书”为一类，又以《论语》、《孟子》各为一类；又以说《大学》、《中庸》者入於《三礼类》中，盖欲略存古例，用意颇深。然明人所说《大学》、《中庸》皆为“四书”而解，非为《礼记》而解。即《论语》、《孟子》亦因“四书”而说，非若古人之别为一经，专门授受。其分合殊为不当。《乐经》虽亡，而不置此门，则律吕诸书无所附，其删除亦未允也。史部分十八门，其《簿录》一门，用尤袤《遂初堂书目》之例，以收钱谱、蟹录之属古来无类可归者，最为允协。至於《典故》以外又立《食货》、《刑政》二门则赘设矣。子部分十二门，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并为一类，总名《杂家》，虽亦简括，然名家、墨家、纵横家传述者稀，遗编无几，并之可也。并法家删之，不太简乎？集部分八门，其《别集》以朝代科分为先后，无科分者则酌附於各朝之末。视唐宋二志之糅乱，特为清晰，体例可云最善。惟《制举》一门可以不立。明以八比取

士，工是技者隶首不能穷其数。

即一日之中，伸纸搦管而作者，不知其几亿万篇。其不久而化为故纸败烬者，又不知其几亿万篇。其生其灭，如烟云之变现、泡沫之聚散。虞稷乃徒据所见而列之，不亦慎耶？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既不赅备，又不及於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然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麟《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略其舛驳而取其赅赡可也。

△《经义考》三百卷（通行本）

国朝朱彝尊撰。彝尊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召试授检讨，入直内廷。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之内，已与王士禛声价相齐。

博识多闻，学有根柢，复与顾炎武、阎若璩颉颃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编统考历朝经义之目，初名《经义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后分例曰存，曰阙，曰佚，曰未见，因改今名。凡御注敕撰一卷，《易》七十卷，《书》二十六卷，《诗》二十二卷，《周礼》十卷，《仪礼》八卷，《礼记》二十五卷，《通礼》四卷，《乐》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论语》十一卷，《孝经》九卷，《孟子》六卷，《尔雅》二卷，群经十三卷，四书八卷，逸经三卷，毖纬五卷，拟经十三卷，承师五卷，宣讲、立学共一卷，刊石五卷，书壁、镂版、著录各一卷，通说四卷，家学、自述各一卷。其宣讲、立学，家学，自述三卷，皆有录无书，盖撰辑未竟也。每一书前，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其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某书作几卷。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次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及其人之爵里。

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语於末。虽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发明者，连篇备录，未免少冗。又《隋志》著录，凡於全经之内专说一篇者，如《易》类之《系辞注》、《乾坤义》，《书》类之《洪范五行传》、《古文舜典》，《礼》类之《夏小正》、《月令章句》、《中庸传》等，皆与说全经者通叙先后，俾条贯易明。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於例亦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源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至所注佚、阙、未见，今以四库所录校之，往往其书具存。彝尊所言，不尽可据。然册府储藏之秘，非人间所得尽窥。又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蒐罗遗逸。嫔嬛异笈，宛委珍函，莫不乘时毕集。图书之富，旷古所无。儒生株守残编，目营掌录，穷一生之力，不能测学海之津涯，其势则然，固不足为彝尊病也。

——右“目录类”经籍之属，十一部、四百二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隋志》以下皆以法书、名画列入《目录》，今书画列入《子部艺术类》，惟记载金石者无类可归，仍入《目录》。然别为子目，不与经籍相参。盖《目录》皆为经籍作，金石其附庸也。）卷八十六 史部四十二

○目录类二△《集古录》十卷（通行本）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古人法书惟重真迹。自梁元帝始集录碑刻之文为《碑英》一百二十卷，见所撰《金楼子》，是为金石文字之祖。今其书不传。曾巩欲作《金石录》而未就，仅制一序存《元丰类稿》中。修始采摭佚逸，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至嘉祐治平间，修在政府，又各书其卷尾。於是文或小异，盖随时有所窜定也。修自书其后，题嘉祐癸卯。至熙宁二年己酉，修季子棐，复摭其略，别为目录。上距癸卯盖六年，而棐记称录既成之八年，则是录之成当在嘉祐六年辛丑。其真迹跋尾，则多系治平初年所书，亦间有在熙宁初者，知棐之目录，固承修之命而为之也。诸碑跋今皆具修集中。其跋自为书，则自宋方崧卿哀聚真迹，刻於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称有二百四十六跋，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有三百五十跋，修子棐所记则曰凡二百九十六跋，修又自云凡四百余篇有跋。近日刻《集古录》者又为之说曰：“世所传集古跋四百余篇，而棐乃谓二百九十六。虽是时修尚无恙，然续跋不应多逾百篇，因疑写本误以三百为二百。”以今考之，则通此十卷，乃正符四百余篇之数。盖以集本与真迹合编，与专据集本者不同。宋时庐陵之刻，今已不传，无从核定，不必以棐记为疑矣。是书原本但随得随录，不复论次年月。故修之自序曰：“有卷帙而无时世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也。”近来刻本，乃以时代先后为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帙次第。转有年月倒置，更易补正之处，故钱曾《读书敏求记》以为失其初意。然考毛晋跋是书曰：“自序谓上自周穆王以来，则当以吉日癸巳石刻为卷首。毛伯敦三铭是作序目后所得，宜在卷末，即子棐亦未敢妄为论次。盖周益公未能考订”云云。据此，则周必大时之本已案时世为次，其由来固已久矣。

今刻修文集者，但序时代，不复存每卷末之原次，则益为疏耳。今仍依见行篇次著於录焉。

△《金石录》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赵明诚撰。明诚字德父，密州诸城人。历官知湖州军州事。是书以所藏三代彝器及汉唐以来石刻，仿欧阳修《集古录》例，编排成帙。绍兴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张端义《贵耳集》谓，清照亦笔削其间，理或然也。有明诚自序并清照后序。前十卷皆以时代为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目。每题下注年月、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为辨证，凡跋尾五百二篇。中邢义、李证、义兴茶舍、般

舟和尚四碑，目录中不列其名。或编次偶有疏舛，或所续得之本未及补入卷中欤？初鋟版於龙舒。开禧元年，浚仪赵不讷又重刻之，其本今已罕传。故归有光、朱彝尊所见皆传抄之本，或遂指为未完之书。其实当时有所考证，乃为题识。故李清照跋称，二千卷中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原非卷卷有跋，未可以残阙疑也。清照跋，据洪迈《容斋四笔》，原为龙舒刻本所不载。迈於王顺伯家见原稿，乃撮述大概载之。此本所列，乃与迈所撮述者不同，则后人补入，非清照之全文矣。自明以来，转相抄录，各以意为更移。或删除其目内之次第，又或窜乱其目之年月。

第十一卷以下，或并削每卷之细目，或竟佚卷末之后序，沿讹踵谬，弥失其真。

顾炎武《日知录》载章邱刻本，至以后序“壮月朔”为“牡丹朔”，其书之舛谬，可以概见。近日所传，惟焦竑从秘府抄出本、文嘉从宋刻影抄本、昆山叶氏本、闽中徐氏本、济南谢氏重刻本，又有长洲何焯、钱塘丁敬诸校本，差为完善。今扬州刻本，皆为采录。又於注中以《隶释》、《隶续》诸书增附案语，较为详核。

别有范氏天一阁、惠氏红豆山房诸校本，皆稍不及。故今从扬州所刊著於录焉。

△《法帖刊误》二卷（内府藏本）

宋黄伯思撰。伯思有《东观馀论》，已著录。初，米芾取《淳化阁帖》一一评其真伪，多以意断制，罕所考证。伯思复取芾之所定，重为订正，以成此书。前有大观戊子自序，称芾疏略甚多，或伪迹甚著而不觉者，若李怀琳所作卫夫人书、逸少《阔别稍久帖》之类；有审其伪而讥评未当者，若知伯英夫人诸草帖为唐人书，而不知乃书晋人帖语之类；有讥评虽当，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畴字为非李斯书，而不知乃李阳冰《明州碑》中字之类；有误著其主名者，若以晋人章草《诸葛亮传》中语，遂以为亮书之类。其论多确，其他亦指摘真伪，率有依据。末有政和中王珍、许翰二跋。据珍跋，乃伯思官洛中时观珍家所藏阁帖作也。其书本自为一编，故至今有别行之本，诸家书目亦别著录。后其子讷乃，乃编入《东观馀论》中耳。汤垕《画鉴》曰：“宋人赏鉴精妙，无如米元章。然此公天资极高，立论时有过处。后有黄伯思长睿者出，作《法帖刊误》，专攻米公之失。仆从而辨析其详，作《法帖正误》，专指长睿之过。”今未见垕书，不知所正者何误。然垕亦空谈鉴别，而不以考证为事者，恐所正亦未必确也。

△《法帖释文》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刘次庄撰。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崇宁中尝官御史。曹士冕《法帖谱系》云

：“临江《戏鱼堂帖》，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题，而增释文。”曾敏行《独醒杂志》曰：“刘殿院次庄，自幼喜书，尝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窗牖墙壁，题写殆遍。临江郡库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之所无也。”观二书所记，则次庄之作《法帖释文》，本附注石刻之中，未尝别为一集。此本殆后人於《戏鱼堂帖》中钞合成帙，而仍以阁本原第编之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武冈人尝传刻绛州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又取刘本分入二十卷中，官帖所无者，增附之。盖《绛帖》本《阁帖》而广之，故立中释文亦因次庄释文而广之。与此又别一书矣。

△《籀史》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寿，参政汝文之子，别号黄鹤山人。是书首载《宣和博古图》，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钞本，然已仅存上卷。今藏弄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禛尝载其目於《居易录》，欲以访求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

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於岐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之作，与唐代所传特异。亦各存所见，然未至如金马定国坚执宇文周所作也。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原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其中所云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

河间刘跂序，洛阳王寿卿篆。据其所说，则十五卷皆古器物铭，而无石刻。当於《金石录》之外别为一书。而士禛以为即《金石录》者，其说殊误。岂士禛偶未检《金石录》欤？△《隶释》二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洪适撰。适初名造，后更今名。字景伯，饶州都阳人，皓之长子也。绍兴壬戌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文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成於乾道二年丙戌，适以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安抚浙东时也。

。明年正月，序而刻之。周必大志其墓道云“耽嗜隶古，为纂释二十七卷”者，即指此书。其弟迈序娄机《汉隶字原》云：“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图，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又适自跋《隶续》云：“《隶释》有续，凡汉隶碑碣二百八十有五。”又跋《淳熙隶释》后云：“《淳熙隶释目录》五十卷，乾道中书始萌芽。十馀年间，拾遗补阙，一再添刻，凡碑版二百五十有八。”然乾道三年洪迈跋云：“所藏碑一百八十九，译其文，又述其所以然，为二十七卷。”又淳熙六年喻良能跋云：“公

顷帅越，尝薈粹汉隶一百八十九，为二十七卷。”是二跋皆与是书符合，则其自题曰《淳熙隶释》者，乃兼后所续得合为一编。今其本不传。传者乃《隶释》、《隶续》各自为书。此本为万历戊子王鹭所刻。凡汉魏碑十九卷，《水经注》碑目一卷，欧阳修《集古录》二卷，欧阳棐《集古目录》一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卷，无名氏《天下碑录》一卷，与二十七卷之数合。每碑标目之下，具载邕、欧、赵三书之有无。欧、赵之书第撮其目，不录其文。而是书为考隶而作，故每篇皆依其文字写之。其以某字为某字，则具疏其下，兼核其关切史事者，为之论证。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其中偶有遗漏者，如《卫尉卿衡方碑》，以“宽愷”为“宽慄”，以“声香”为“馨香”，以“邵虎”为“召虎”，以“疣”为“厖”、“讠血”为“溢”，以“克长克君”为“克长克君”，以“蹇蹇”为“蹇蹇”，以“乐旨”为“乐只”。《白石神君碑》，以“幽赞”为“幽赞”，以“无疆”为“无疆”。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均举其疏。又其小有纰缪者，如《郑固碑》，“逡遁退让”，适引《秦纪》“逡巡遁逃”释之。按《管子》：“桓子蹙然逡遁。”《汉书平当传赞》：“逡遁有耻。”盖巡与循同，而循转为遁。《集古录》云，遁当为循，其说最协。适训为遁逃，殊误。武梁祠堂画像，武氏不著名字，适因《武梁碑》有“后建祠堂雕文刻画”之语，遂定为武梁祠堂。案，梁卒於桓帝元嘉元年，而画像文中有“鲁庄公字不讳改严”，则当是明帝以前所作。《金石录》作武氏石室画像，较为详审。适未免牵合其词。至“唐扶颂分邾之治”语，案《公羊传》，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陆德明《释文》曰：“陕一云当作邾，古洽反。

王城邾郈，则古有以分陕为邾者。”适以为用字之异，非也。《李翊夫人碑》：“三五{七木}兮衰左姬。”据《山海经》“刚山多柴木”；《水经注》：“漆水下有柴县、柴水、柴渠”。字皆作“柴”。隶从柴省，去水为{七木}。适以为即“末”字者，亦非也。然百醇一驳，究不害其宏旨。他如《杨君石门颂》，杨慎讥其不识“<讠业>”字。考之碑文，正作凿石，别无<讠业>字。是则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为适病矣。

△《隶续》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洪适撰。适既为《隶释》，又辑录续得诸碑，依前例释之，以成是编。乾道戊子，始刻十卷於越，其弟迈跋之。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於蜀。其后二年己亥，德清李彦颖又为增刻五卷於越，喻良能跋之。其明年庚子，尤袤又为刻二卷於江东仓台，鞏其版归之越。前后合为二十一卷，适自跋之。越明年辛丑，适复合前《隶释》为一书，属越帅刊行，适又自跋之。所谓“前后增加，律吕乖次，命掾史辑旧版，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者是也。然辛丑所刻

，世无传本。

《隶释》尚有明万历戊子所刻，《隶续》遂几希散佚。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范氏天一阁，曹氏古林，徐氏传是楼、含经堂所藏，皆止七卷。近客吴，访得琴川毛氏旧抄本，虽残阙过半，而七卷之外增多一百十七翻。未有乾道三年适弟迈后序”云云。盖自彝尊始合两家之残帙，参校成编，后刊版於扬州，即此本也。据喻良能跋云：“续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隶续》。既墨於版，复冥搜旁取，又得九卷。”则当时所刻，实止一十九卷。朱彝尊因疑其余二卷是所谓《隶韵》、《隶图》者，然洪迈跋称“亦既释之，而又得之，列於二十七卷以往”云云，则《隶续》当亦如《隶释》之体，专载碑文。此本乃第五卷、六卷忽载碑图，第七卷载碑式，第八卷又为碑图，第九卷、十卷阙，第十一卷至二十卷又皆载碑文，第二十一卷残阙不完，而适自跋乃在第二十卷尾，盖前后参错，已非原书之旧矣。考彝尊所云七卷之本，乃元泰定乙丑宁国路儒学所刻，较今所行扬州本，讹误差少，然残阙太甚。今仍录扬州之本，而以泰定本详校异同。其残阙者无可考补，则姑仍之焉。

△《绛帖平》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姜夔撰。夔字尧章，鄱阳人。按曹士冕《法帖谱系》云，绛本旧帖，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私自摹刻者，世称“潘驸马帖”。又称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为二。其后绛州公库乃得其一，於是补刻馀帖，是名东库本。逐卷各分字号，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为别。今夔所论，每卷字号与士冕所说相合。然则夔所得者，即东库本也。宋之论法帖者，米芾、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夔欲折衷其论，故取汉官廷尉平之义，以名其书。首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虽小技，而上下千载，关涉史传为多。”观是书考据精博，可谓不负其言。惟第五卷内论智果书梁武帝评书语，武帝藏锺、张二王书，尝使虞龢、陶隐居订正。案，虞龢宋人，其《上法书表》在宋孝武帝之世，去梁武帝甚远。斯则考论之偶疏耳。据《墨庄漫录》，其书本二十卷。旧止抄本相传，未及雕刻。所载字号，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亡佚十四卷，竟不可复得。然残珪断璧，终可宝也。

△《石刻铺叙》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是书虽远引石经及秘阁诸本，而自述其所集凤墅帖特详。凡所徵摭，皆有典则，而藏书家见者颇希。国朝初年，朱彝尊得射渎抄本，自为之跋。有珊瑚木难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盖犹其手迹。然跋中谓宏父名惇，以字行，则未免舛误。考宋有两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为曾布之孙，曾纆之子。后人避宁宗讳，多以字行，遂与此宏父混而为一。实则与作此书者各一人也。跋又谓陈思宝刻《丛

编》，其援据颇广，顾不及此。考凤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间。《铺叙》诸石刻，断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丛编》则成於绍定辛卯，实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预见曾刻？彝尊亦偶误记也。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

△《法帖谱系》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曹士冕撰。按《书史会要》，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昌谷之后。昌谷为曹彦约别号，则都昌人也。其仕履无考。惟“三山木版帖”条下，自称“三山帅司库有历代帖版本，嘉熙庚子，备员帅幕，尚及见之”之语。“绛本旧帖”条下，有“淳祐甲辰雪川官满”之语，盖由幕僚而仕州郡者耳。其书序宋代法帖源流。

首为谱系图。上卷淳化法帖以下为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庆历长沙帖、刘丞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长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清本、澧阳帖、鼎帖、不知处本、长沙别本、蜀本、庐陵萧氏本，凡二十二种。下卷绛本旧帖以下为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又一本、武冈旧本、武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种。盖以《淳化阁帖》为大宗，而《绛帖》为别子，诸本皆其支派也。每条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其异同工拙，颇足以资考证。《书史会要》称士冕博参书法，服习兰亭，宜其鉴别不苟矣。古今法帖皆拓本，惟此书载有印本法帖，亦广异闻。书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以书中自记考之，盖雪川官满之第二年也。

△《兰亭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桑世昌撰。世昌，淮海人。世居天台，陆游之甥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兰亭博议》十五卷，注曰桑世昌撰。叶适《水心集》亦有《兰亭博议跋》曰：“字书自兰亭出，上下数千载，无复伦拟，而定武石刻遂为今世大议论。桑君此书，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习，诗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邻塹竹，红照屋山花’。盖著色画也。”《书录解题》又载：“《兰亭考》十二卷，注曰即前书。浙东庾司所刻，视初本颇有删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后人集兰亭字作诗铭之类者。又附见篇兼及右军他书迹，於《乐毅论》尤详。其书始成，本名《博议》，高内翰文虎炳如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孙主为删改，去此二篇固当。而其他务从省文，多失事实，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条达可观，亦窜改无完篇。首末阙漏，文理断续。於其父犹然，深可怪也”云云。是此书经高似孙窜改，已非世昌之旧矣。今未见《博议》原本，无由验振孙所论之是非。然是书为王羲之《兰亭序》作，集字

为文，其事无预於羲之；羲之他书，其事无预於兰亭。似孙所删，深合断限，振孙亦不能不以为当也。其中评议不同者，如或谓梁乱，兰亭本出外，陈天嘉中为智永所得；又或谓王氏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此兰亭真迹流传之不同也。又如或谓石晋之乱，弃石刻於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李死，其子摹以售人。后负官缙，宋祁为定武帅，出公帑买之，置库中。又或谓有游士携此石走四方，其人死营妓家，伶人取以献宋祁。

又或谓唐太宗以拓本赐方镇，惟定武用玉石刻之，世号定武本。薛绍彭见公厨有石镇肉，乃别刻石以易之。此又定武石刻流传之不同也。推评条下，据王羲之生於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则兰亭修禊时年五十有一。辨《笔阵图》所云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之误。是矣。然前卷既引王铎语，以刘餗之说为是矣，而又云於东墅阅高似孙校书画，见萧翼《宿云门留题》二诗，云：“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语？”则杂录旧文，亦未能有所断制。至其《八法》一门，以书苑、禁经诸条专属之兰亭，尤不若姜夔《禊帖偏傍考》之为精密。是以曾宏父、陶宗仪诸家皆称姜考，而不用是书。然其徵引诸家，颇为赅备，於宋人题识，援据尤详。世昌之原本既佚，存此一编，尚足见禊帖之源流。固不得以陈氏之排击，遽废是书矣。

△《兰亭续考》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俞松撰。松字寿翁（案，俞庭椿亦字寿翁，二人同姓同字，同在宋末，而实非一人，谨附识於此），自署曰吴山，盖钱塘人。后有自跋称甲辰书於景欧堂，盖淳祐四年也。其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其终於是官与否，亦莫得而详焉。是书盖继桑世昌而作，故名曰《续考》。跋内所称“近岁士人作《兰亭考》，凡数万言，名流品题，登载略尽”者，即指世昌之书。然书中体例与世昌迥异。上卷兼载松所自藏与他家藏本，下卷则皆松所自藏。经李心传题跋者，其跋皆淳祐元年至三年所题。以《宋史》心传本传考之，盖其罢祠之后、寓居临安时也。前卷所载跋语，知辨永嘉之误，而仍沿《笔阵图》所云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之说。其无所断制，与世昌相等。然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其跋语条畅，不类董道辈之晦涩。则赏鉴家固亦取之。至心传诸跋，尤熟於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溢法”诸条，皆足以备考核，非徒纪书画也。

又《宋史》心传本传，载其淳祐元年罢祠，而其初入史馆，因言者论罢职，则不载其岁月。今是书跋内有“绍定之季，罢史职归岩居”语，则知其罢在绍定末年，亦足以补史阙焉。

△《宝刻丛编》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

实录院、秘书省蒐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开庆元年，则理宗时人也。是书蒐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案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於卷末。兼采诸家辨证审定之语，具著於下。今以《元丰九域志》及《宋史地理志》互相参核，其中改并地名，往往未能画一。即卷内所载与目录所题，亦不尽相合。如目称镇江，而卷内称润州；目称建康，而卷内称昇州之类，不一而足。盖诸家著录，多据古碑之旧额，思所编次，又皆仍诸家之旧文，故有是讹异。至於所引诸说，不称某书某集，但称其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但称其别号，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茫不知为何人者，尤宋元坊肆之陋习。然当南北隔绝之日，不得如欧、赵诸家多见拓本，而能细绎前闻，博稽方志，於徵文考献之中，寓补葺图经之意，其用力良勤。且宋时因志地而兼志碑刻者，莫详於王象之《輿地碑目》。而河、淮以北，概属阙如。惟是书於诸道郡邑，纲分目析，沿革厘然，较象之特为赅备。朱彝尊尝欲取所引《隶续》诸条，以补原书二十一卷之阙。今考所引，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诸种，今皆散佚不传，犹藉是以见崖略。又《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则他书所不载，而亦藉是书以覩其大凡，亦可云有资考证者矣。钞本流传第四卷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下，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十七卷成都路，并已阙佚。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至江南西路，亦佚其半。十八卷梓州利川路惟有渠、巴、文三州，而错入京东西路、京西北路、淮南路诸碑。其馀亦多错简，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义未竟，忽接“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云云。乃是王羲之书《乐毅论》跋语，传写者窜置於是。朱彝尊《经义考》於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欧阳棐、赵明诚石藏高绅家云云，盖未详究原书，故沿其误。今一一厘正。其阙卷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焉。

△《輿地碑记目》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著有《輿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次，而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於下。起临安，讫龙州，皆南渡后疆域。其中颇有考订精确者，如镇江府丹徒《梁太祖文皇神道碑》，辨其为梁武帝父。《成都府殿柱记》作於汉兴平初年，知其非锺会书。嘉定府《移水记》有“嘉州”二字，知其非郭璞书。台州临海庆恩院、定光院、明智院、明恩院，婺州义乌真如院诸碑，福州乌石《宣威感应王庙碑》，并书会同，则知吴越实曾用契丹年号。皆确有证据。至如上霄峰夏禹石刻，南康军已载之，又载於江州。孔子《延陵十字碑》，镇

江府既两载，又载於江阴军，又载於昌州。又如徽州则载歙州折绢本末一事，澧州则载柿木成文太平字。皆於碑志无涉，颇属不伦。又思州下独载《夏总幹墓志略》一篇，大书附入，体例更为庞杂。然所采金石文字，与他书互有出入，可以订正异同。

而图经輿记亦较史志著录为详。虽残阙之本，要未尝无裨於考证也。

△《宝刻类编》八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载其名，诸家书目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有之。然世无传本，仅见於《永乐大典》中。核其编写次第，断自周、秦，迄於五季，并记及宣和、靖康年号，知为南宋人所撰。又宋理宗宝庆初，始改筠州为瑞州，而是编多以瑞州标目，则理宗以后人矣。其书为类者八：曰《帝王》，曰《太子诸王》，曰《国主》，曰《名臣》，曰《释氏》，曰《道士》，曰《妇人》，曰《姓名残阙》。每类以人名为纲，而载所书碑目。其下各系以年月地名。且於《名臣类》取历官先后之见於石刻者，胪载姓氏下方，以备参考，詮次具有条理。其间如书碑篆额之出自二手者，即两系其人，近於重复。又如欧阳询终於唐，而系之隋。郭忠恕终於宋，而系之五季。只就所书最初一碑为定，时代岁月前后，未免混淆，於体例皆为未密。然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蒐采贍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輿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過於此者。深足为考据审定之资，固嗜古者之所取证也。原本屡经传写，讹脱颇多。谨详加订证，厘次如左。其《名臣类》十三之三，《永乐大典》原阙，故自唐天宝迄肃、代两朝碑目未全，今亦仍其旧焉。

△《古刻丛钞》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前后无序跋。所抄碑刻凡七十一种：汉一，后汉二，晋一，宋三，梁三，隋二，唐四十九，南唐一，北宋二，南宋一，无年月者六。皆全录其文，以原额为题。无所考辨，亦无先后次序。

盖随得随抄，非著书也。然所载诸碑，传於世者甚罕。惟汉建平郾县刻石见於《隶续》、《汉隶字源》，唐薛王府典军《李无虑墓志》见於《金石录》。其馀如宋之《临澧侯刘袭墓志》、梁之《永阳敬太妃王氏墓志》、唐之《汝南公主墓志》、《尉州刺史马紆墓志》，多与史传相发明。又载唐人曹汾等《别东林寺》，徐浩《题宝林寺》及《谒禹庙》，释元孚与王羲之《游天台诗》，共七首，亦自来录唐诗者所未及。古人著作，托金石以垂於后，然金石有时而销泐。其幸而存者，不贵存目，贵录其文，而后可传於无穷。故洪适《隶释》、《

隶续》，较《金石》、《集古》诸录更为有资於考证。是书摭拾佚文，首尾完具，非惟补金石家之阙漏，即读史谈艺，亦均为有所裨矣。

△《名迹录》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珪编。珪字伯盛，昆山人。旧本或题曰元人。观其首列洪武二年昆山城隍神诰，升於元代玺书之上，即徐坚作《初学记》，以唐太宗诗冠前代诸诗之例。

又顾阿瑛至洪武中尚随其子徙临濠，而书中有其墓志铭，其为明人确矣。称元人者，误也。珪善篆籀，工於刻印，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祐、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瓚、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又工於摹勒石刻，因哀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於弇兹石上”之义。考《穆天子传》，称乃“为铭迹於元圃之上”。其字作“铭”不作“名”，珪殆以《说文》无“铭”字，故改“铭”为“名”。然铭非弇兹所称，乃记其迹於弇山之石，又无名字，不知珪所据何本也。汉代诸碑，多不著撰人、书人，刻工尤不显名氏。自《魏受禅碑》，邯鄲淳撰文，梁鹄书，锤繇刻字，是为士大夫自镌之始。欧阳修、赵明诚等辑录金石，仅标题跋尾而已。

自洪适《隶续》备列碑文，是为全录刻词之始。若自刻其字而自辑其文为一书，则古无此例，自珪是编始也。首诰一篇，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盖尊帝王之作，不敢与臣庶相杂，虽篇页无多，而自为一卷。用元好问《中州集》冠以御制两页自为一卷例也。次碑十四篇，记二十九篇，墓表一篇，墓碣五篇，行状一篇，圻志二十三篇，墓志铭二十四篇，杂刻字画二十六种。末为《附录》一卷，则皆一时赠言也。原目注阙者，凡《石室铭》、《三佳铭》、《灵槎诗》、柯敬仲《题桃花鸟诗》四篇。今有录无书者，又御制祭文五篇，玺书七篇，碑八篇，记十四篇，碣一篇，行状一篇，圻志十四篇，墓志铭二篇，杂刻六种。其元《故处士易府君圻志》一篇在《故宜人李氏圻志》前，而目录列《青村场典史沈公圻志》后。又《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后有《故王子厚墓志铭》一篇，而目不载。盖传写讹脱，非其旧本矣。魏张晏注《史记儒林传》，据《伏生碑》，知其名胜。晋灼注《汉书地理志》，据《山上碑》，知黎阳在黎山之阴。其曰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之义。唐司马贞注《史记高祖本纪》，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母媪”当为“母温”。宋方崧卿作《韩文举正》，亦皆以石本为据。

而欧阳、赵、洪诸家，以碑证史传舛误者，尤不一而足。是编所录，皆珪手镌，固愈於年祀绵邈，搜求於磨灭之餘者。如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未尝改节仕明也

。足见其有资考证矣。

△《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睟撰。睟字耀卿，河南人。弘治中官苏州通判，与吴县知县邝璠，举人浦应祥、祝允明等，采郡中石刻，汇而录之。自学校、官宇、仓驿、水利、桥梁以及祠庙、寺观诸碑碣，分类编辑。区为七目，凡一百余篇，皆具载全文，用朱珪《名迹录》之例。采辑金石文字者，原主於搜剔幽隐，考核旧闻。故欧阳、赵、洪诸家惟主於搜求古刻。是编以汉唐旧迹多见诸书，独取明初诸碑，体例虽不免少隘；然其所录，如济农、永农仓诸记，则备陈积贮之经；许浦、湖川塘诸记，亦具列疏浚之要。皆取其有关郡中利弊者。而於颂德之文，谀墓之作，并削而不登。其用意颇为谨严。且多有志乘、文集所未载，独赖此以获传者，亦颇足为守土者考镜之资。以是作輿记外篇，固未尝无所裨益也。

△《金薤琳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仿《隶释》之例，取金石文字，蒐辑编次，各为辨证。凡周刻二、秦刻六、汉刻二十三、隋刻五、唐刻二十七，於古碑皆录原文。其剥落不完者，则取洪适《隶释》补之，不尽据石本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论其载《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不知《隶释》所录但有碑阴而无两侧，乃误合两侧於碑阴，更讥洪适之阙漏。又论其所释两侧之文，以“河南阊师”为“河浦退师”，“任城亢父”为“俟成交父”，舛谬殊甚。今考其中若第七石鼓内“旂”字下一字石鼓作“<圣>”，薛尚功作“忧”，此乃作“夏”。《会稽石刻》“无辜”之“辜”即“罪”字，此作“辜”字。

书体颇误。又《泰山石刻》“既天下”句，《秦篆谱》“既”字下有“平”字，与史合。而此碑於“既”字下不注阙文，疏略尚往往而有。然所录碑刻，具载全文，今或不能悉见。《金石文跋尾》谓所载贞元九年《姜嫄公刘庙碑》，今已损失三十馀字，是可以备参核矣。穆别有《南濠文略》六卷，其后二卷即此书。

所载诸碑跋，盖用《集古录》跋尾编入本集之例，然穆之文章，在可传可不传之间，不若以此本孤行也。

△《法帖释文考异》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顾从义撰。从义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诏选善书者入直，授中书舍人、直文华殿。隆庆初，以预修国史成，擢大理寺评事。此乃所作《淳化阁帖释文》

。

於前人音注，辨其讹谬，析其同异，依帖本原次，勒为十卷，手自缮写而刊行之。

《阁帖》自米芾、黄长睿而后，踵而考订者寥寥无几。从义始参汇群说，辑成一编，评书者每以为据。然于考证颇疏，又不得善本校勘，故搜罗虽广，而精审未臻。今恭逢我皇上几暇临池，折衷艺苑，特取内府所储《阁帖》，遴其淳化四年赐毕士安者为初拓最佳之本，命内廷诸臣详加校订，选工摹勒，复还旧观。其间蒐集诸家释文，至为赅备。凡是非得失之故，仰荷睿鉴，勘核精详。凡从义之说，其是者已悉资采取，其误者亦已驳正无遗。是书原不过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颇有可取者。故仍录而存之，以不没其薈稗之功焉。

△《金石林时地考》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均撰。均字灵均，吴县人。寒山赵宦光之子也。宦光六书之学，虽强作解事，所著《说文长笺》，颇为论者所非。而篆隶笔法，尚能讲解。故均承其家学，亦喜蒐求金石。是编取《东观馀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葦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以及各家书目所载，与近代续出耳目所及者，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编次郡省，分别时代，以便访求。其中如南直隶唐碑失载《岑君德政碑》等五种，颇有疏漏。福建《玉枕兰亭》作褚遂良书之类，亦不免失於考核。然亦有足订他书之讹者。明代去今未远，较陈思所记，固多可依据也。

△《石墨镌华》六卷、《附录》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崡撰。崡字子函，盩厔人。万历乙酉举人。崡家近汉、唐故都，多古石刻。性复好事，时挟楮墨访拓，并乞於朋友之宦游四方者，积三十馀年，故所蓄旧碑颇夥。自序称所收过於都穆、杨慎，而视欧阳修才三之一，视赵明诚才十之一。然宋、元以上多欧、赵所未收者，欲刊其全文，而力不足以供匠氏。故但刻其跋尾，凡二百五十三种。其曰《石墨镌华》者，取刘勰《文心雕龙诂碑篇》句，以所收有石无金故也。每碑目录之下，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各注其地。金元国书，世不多见，亦仿《集古录》摹载钟鼎之例，钩勒其文。体例颇为详备。惟所跋详於笔法而略於考证，故《岫嵎碑》、《比干墓铭》之类，皆持两端。而所论笔法，於柳公权、梦英、苏轼、黄庭坚皆有不满意，亦僻於一家之言。然一时题识，语有出入，自《集古录》以下皆所不免，不能独为崡咎也。

至所载古碑，颇多未备。则由崡本贫士，其力止於如斯。观《附录》二卷所载三记及诗，其求索之劳，亦云备至，不必以挂漏为讥矣。

△《金石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郭宗昌撰。宗昌字允伯，华州人。平生喜谈金石之文。所居沚园，在白厓湖上。尝构一亭，柱础城碣，皆有款识铭赞，手书自刻之，凡三十年而迄不成。

盖迂僻好异之士也。与同时整屋赵岫皆以搜剔古刻为事。岫著《石墨镌华》，宗昌著此书，而所载止五十种，仅及赵书五分之一。上卷起周迄隋唐，下卷唐碑二十馀，而以宋《绎州夫子庙记》一篇间杂其中，殆仿原本《集古》目录不叙时代之例欤？其论《石鼓文》，主董道《广川书跋》之说，据《左传》定为成王所作，已为好异。又谓以石为鼓，无所取义，石又不类鼓形，改为《岐阳石碣文》，则乖僻更甚矣。其论《峯山碑》一条，引唐封演说，谓其石“为曹操所排倒，而云拓跋焘又排倒之，何一石而两遭踣”云云。考封演《闻见记》云：“秦始皇刻石，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无曹操排倒之语。

殆宗昌所见之本，或偶脱“太”字，因误读为魏武帝，遂谬云两次排倒，其援引疏舛，亦不足据。然宗昌与赵岫均以论书为主，不甚考究史事，无足为怪。观其论《衡岳碑》、《比干墓》、《铜盘铭》、《季札碑》、《天发神讖碑》、《碧落碑》诸条，皆灼指其伪，颇为近理。其论《怀仁集圣教序》胜於《定武兰亭》，盖出於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故后来孙承泽深不满之。

然承泽作《庚子销夏记》，其论列诸碑，实多取此书之语，则固不尽废宗昌说也。

惟其好为大言，冀以骇俗，则明季山人譎诞取名之惯技，置之不问可矣。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十卷乾隆三十四年，诏以内府所藏宋毕士安家《淳化阁帖》赐本详加厘正，重勒贞珉。首冠以御题“寓名蕴古”四字，及《御制淳化轩记》。命诸臣校正摹勒。

谕旨末载原帖旧跋及诸臣书后。其中古帖次第，一从旧刻。而於朝代之先后，名字之标题，皆援证史文，裁以书法，俾不乖於《春秋》之义。每卷皆恭摹御笔论断，昭示权衡。又参取刘次庄、黄伯思、姜夔、施宿、顾从义、王澐诸说，而以大观太清楼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释文於字旁，复各作订异以辨正是非，别白疑似。诚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简，以石刻贮在禁庭，自宣赐以外，罕得瞻仰。乃恭录释文，请以聚珍版摹印，俾共窥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间，遂衣被於海内。考张彦远《法书要录》，末有《右军书记》一卷，所载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并一一为之释文。刘次庄之释《阁帖》，盖即以是为蓝本。然彦远书传写多讹，次庄书至南北宋间陈与义已奉敕作《法帖释文刊误》一卷，今附刊韦续墨藪之末。则次庄所释，不尽足据可知。第诸家虽知其有讹，而辨订未能悉当，递相驳诘，转益多岐。恭逢我皇上天纵聪明，游心翰墨，裁成颉籀，陶铸锤王。训示儒臣，详为厘定，书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临池者之幸，抑亦汉晋以

来能书者之至幸也。

△《求古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炎武性好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搜金石之文，手自抄纂。凡已见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种。每刻必载全文，盖用洪适《隶释》之例，仍皆志其地理，考其建立之由，古字篆隶，一一注释。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茶、准准、张矩等字，亦可以补正字书之讹。炎武别有《金石文字记》，但载跋尾，不若此编之详明也。惟《曹全碑》题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以《后汉书》考之，《灵帝本纪》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是年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后七日，其间不得有丙辰，颇疑是碑之伪。据《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长历推之，始知是年十月丙申朔，丙辰为月之二十一日，癸亥为月之二十八日，实无庚寅。并证以《譙敏碑》称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灵帝本纪》及《五行志》并称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干支日数，一一相符。乃本纪之误，非碑之伪。炎武犹未及详辨，是则考证之偶疏耳。

△《金石文字记》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余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余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於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鏹”，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鏹”，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

至於“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鏹”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

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鑪”，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於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

△《石经考》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颀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较。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

尤为发前人所未发。至於洪适《隶续》尚有《汉仪礼》一碑，《魏三体石经》一碑，又《开封石经》虽已汨於河水，然世传拓本，尚有二碑。炎武偶然未考，竟置不言，是则千虑一失耳。

△《石经考》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声韵源流考》，已著录。石经之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齟齬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说为《石经考》，实有创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道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己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於汉、魏，而略於唐、宋。斯同则於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参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

△《来斋金石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侗撰。侗字同人，侯官人。侗喜录金石之文，尝游长安，求得汉甘泉宫瓦于淳化山中。又携拓工历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当时称其好事。是编乃总录古今碑刻，凡夏、商、周六，秦、汉十九，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皆据目见者书之。

中间辨证，大抵取之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颇以己意为折衷，多所考据。

又录唐诸帝御书碑十四种，独斥武后不与，亦深合排抑僭伪之义。惟首列夏禹《岫嵎碑》，载其友刘鼈石说，谓当在祝融峰顶，未免失之好奇。又於各碑后载入赋咏诗篇，亦非欧、赵以来题跋之体。特其搜罗广博，鉴别尚颇详审，故考金石者亦有取焉。

△《嵩阳石刻集记》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叶封撰。封字井叔，黄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编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县时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考此书初出之时，顾炎武、潘耒皆尝议之。炎武之言曰：“《开母庙石阙铭》‘重曰’二字出《楚辞远游篇》，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也。井叔误以为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案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镌，益明其非纪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后魏中岳庙碑》，今在登封县。天宝十四载少林寺《还天王师子记》，今在少林寺。井叔《石刻集记》不知何以遗此？”其说诚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记》，采此记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昉《说嵩金石类》，亦全用此记。古今金石之书，其备载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隶释》、《隶续》，在明惟陶宗仪之《古刻丛钞》，朱珪之《名迹录》，都穆之《金薤琳琅》。在国朝惟顾炎武之《求古录》，陈奕禧之《金石遗文录》，叶万之《续金石录》。其馀不过题跋而已。此书录取碑文，便於参考。

《汉嵩山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之《则天封祀坛碑》、《夏日游石淙诗》，欧阳、赵、洪皆失载，而此记能收之。洪书但载汉魏，欧、赵二录仅迄五代，此书载及宋、金、元、明。东魏嵩阳寺碑文东讹束，矩讹短，驯讹巡，苑讹苑，洋讹庠，此书能是正之。王士禛《蚕尾集》有封墓志，称其精《尔雅》、《说文》训诂，工於篆隶。又称其手辑《嵩志》二十一卷，复旁求汉、唐以来碑版文字，别为《石刻集记》二卷。辨证精博，人比之刘原父、薛尚功，则当时亦重其书矣。

△《观妙斋金石文考略》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兴人。嘉兴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后有朱彝尊《吉金贞石志》。彝尊所藏金石刻，又归於光暎，遂裒辑所得，集诸家之论而为此书。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复序，称其不减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间有参差摺拄，且无论说，不及此书之有条理。

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采金石之书凡四十种，文集地志说部之书又六十种，可谓勤且博矣。惟於《瘞鹤铭》不引张昭释文，於《天发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续考》，是为漏略耳。自昔著录金石之家，皆自据见闻，为之评说。惟宋陈思《宝刻丛编》，则杂

取《金石录》、《复斋碑录》诸书，薈粹为之。是书亦同此式，每条下各注所出之书，间有光暎自识者，什一而已。金石著录之富，无过欧阳、赵、洪三家，而是书於《隶释》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录所引亦不甚详。至《隶续》暨娄机《汉隶字原》则皆未之及。盖诸书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是书则以品评书迹为主。故於汉隶则宗郑籀之评，於唐碑则取赵岷之论。虽同一著录，而著书之宗旨则固区以别矣。

△《分隶偶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经撰。经字授一，号九沙，鄞县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上卷首作书法，次作分隶书法，次论分隶，次论汉、唐分隶同异，次汉魏碑考。下卷为古今分隶人名氏，始於程邈，终於明末马如玉。自邝露以前，皆引据诸书。惟如玉不著载何书，则经所自增矣。集录金石之书，梁元帝所辑不可见。

欧、赵以下，罕有论及分隶笔法者。经所录颇详晰有门径。所列汉、魏诸碑虽止所有二十一种，而考证剔抉，比诸家务多者亦较精核。至云唐以后隶与八分各分为二。隶即今楷书，八分即古隶书。以八分为隶，赵明诚已讥之。国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汉碑无不名八分，以楷为正书，正恐仍蹈欧阳之失。其说亦明白可据也。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澐撰。澐有《禹贡谱》，已著录。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题跋》，以辨别真伪，然芾精於赏鉴，特据其笔迹以意断之而已。虽锱铢不爽，究未能确指其所以然也。大观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误》，始援据史籍，订其舛迕，徵实有据，昭昭然白黑分矣。明嘉靖中，上海顾从义更细勘其字画曲折，如姜夔校《兰亭序》之例。国朝何焯更摭姜夔《绛帖平》，增注其上，而徐葆光又杂采诸书附益之。於是《阁帖》之得失异同，渐以明备，澐作是编，复研究诸说，衡其当否，兼米、黄、顾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传正讹误，以笔迹辨依托，而行款标目，以及释文之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为十卷。又别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阁帖》之缘起，及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笔法一卷，并附其后。虽其考正鉴别，析疑辨讹，不足窥钦定《释文》之万一，而大辘之造，肇自椎轮；泰山之高，不辞土壤。如是编者，固亦不妨旁资参证尔。

△《竹云题跋》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澐撰。皆其临摹古帖题跋，裒合成编。澐本工书，故精於鉴别，而於源流同异，考证尤详。如论《西岳华山庙碑》郭香察书为校勘刻石；鍾繇《荐季直表》祝希哲误作焦季直，及繇结衔与史异；《兰亭序》派别；《圣教序》始

末；王羲之《裹鲈帖》释文误作十九字；《瘞鹤铭》非顾况亦非陶弘景；同州《圣教序》称龙朔三年，时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伪题遂良名；遂良《高士赞》误题永徽二年为甲寅；岳珂跋《宝章集》误以“窋泉”为“窋泉”；《朱巨川诰》非徐浩书；李阳冰《缙云城隍庙碑》篆文讹字；《灵飞经》非锺绍京书；裴耀卿等奏状非耀卿书；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颂乃用王献之事；颜真卿《宋广平碑考异》《乞米帖》所称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颜；《争坐位帖》年月顾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侄文》、《告伯父文》结衔与史异；《江淮帖》为集字伪作；《李绅告身》与史异；《叶慧明碑》非韩择木书撰。皆引据有根柢。惟谓褚遂良书出於《曹全碑》，则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

又排郑簠、蒋衡，而自称腕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轻之习焉。

△《金石经眼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运震有《空山堂易解》，已著录。峻字千峰，邵阳人。工於镌字，以贩鬻碑刻为业。每裹粮走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之间，搜求金石之文。凡前人所未及录，与虽录而非所目击，未能详悉言之者，皆据所亲见，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刊阙之处，一一手自钩勒，作为缩本。镌於枣版，纤悉逼真。自太学石鼓以下，迄於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为数四十有七。运震各系以说，详其高卑广狭及所在之处。其假借通用之字，亦略训释。

虽所收颇狭，而较向来金石之书或仅见拓本，或仅据传闻者，特为精核。书成於乾隆元年，峻自为序。后运震又即峻此书增以巴里坤新出《裴岑纪功碑》，改名《金石图》。运震未至西域，仅得模糊拓本，所摹颇失其真。又仿岳珂之例，於说后各赘以赞，亦为蛇足。峻复自益以唐碑，别为下卷，体例迥然各别，尤病糅杂。今以此本著录，而续刻之本则别存目焉。

△《石经考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编因顾炎武《石经考》犹有采摭未备、辨正未明者，乃为纠讹补阙，勒为二卷。上卷标十五目，曰《延熹石经》，曰《书碑姓氏》，曰《书丹不止蔡邕》，曰《三字一字》，曰《正始石经非邯郸淳书》，曰《魏文帝典论》，曰《汉魏碑目》，曰《隋书经籍志正误》，曰《鸿都学非太学》，曰《魏太武无刻石经事》，曰《顾考脱落北齐二条》，曰《唐艺文志载石经与隋志不同》，曰《唐石台孝经》，曰《唐石经》，曰《张参五经文字》。下卷标三目，曰《蜀石经》，曰《宋开封石经》，曰《宋高宗御书石经》。考证皆极精核。前有厉鹗、全祖望、符元嘉三序，鹗序称其五经、六经、七经之核其实，一字、三字之定其归，二十五碑、四十八碑

之析其数，堂东、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邳、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驳鸿都门学非太学，魏石经非邯郸淳书，直发千古之蒙滞。而又引何休《公羊传注》证汉石经为一字，引孔颖达《左传疏》称魏石经为三字，以补世骏所未及。祖望序亦引《魏略》、《晋书》、《隋志》证邯郸淳非无功於石经，引《魏书》崔浩、高允传证魏太武时未尝无立经事，与世骏之说互存参考。而汪祚、赵信、符曾诸人，复各抒所见，互相订正。

今并列於书中。盖合数人之力，参订成编，非但据一人之闻见。其较顾炎武之所考，较为完密，亦有由也。然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成都石刻，称《论语》、九经、《孟子》、《尔雅》，较晁公武、曾宏父所记少一经，亦当为辨正。世骏乃偶遗不载，是则失之眉睫之前者，亦足见考证之难矣。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三十六部，二百七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隋志》以秦《会稽刻石》及诸石经皆入小学，《宋志》则《金石》附《目录》。今以集录古刻条列名目者，从《宋志》入《目录》。其《博古图》之类，因器具而及款识者，别入《谱录》。石鼓文音释之类，从《隋志》别入《小学》。《兰亭考》、《石经考》之类，但徵故实，非考文字，则仍隶此门，俾从类焉。）卷八十七 史部四十三

○目录类存目△《宁藩书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初，宁献王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还，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嘉靖二十年，多焜求得其书目，因命教授施文明校刊行之。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焉。前有多焜序，及启一通，后有施文明跋。多焜启中所称父王者，乃弋阳端惠王拱楨，以嘉靖初受命摄宁府事。多焜后亦袭封，谥曰恭懿，见《明史诸王世表》。

△《秘阁书目》（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钱溥撰。溥有《使交录》，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盖其致仕归里后所作。称自选入东阁为史官，日阅中秘书凡五十馀大橱，因录其目，藏以待考。近儿子山自京授职回，又录未收书目，芟其重复，并为一集。所载书只有册数而无卷数，大抵多与《文渊阁书目》相出入。正统六年杨士奇等奏疏一篇，亦附於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为马愉撰，而溥别有《内阁书目》一卷。然溥序实载此书卷首，疑虞稷所记误也。

△《蓁竹堂书目》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盛撰。盛有《叶文庄奏议》，已著录。此其家藏书之目。中为《经》、《史》、《子》、《集》各一卷，首卷曰《制》，乃官颁各书及赐书赐敕之类。末卷曰《后录》，则其家所刊及自著书。前有成化七年自序，谓先之以《制》，尊朝廷也。叶氏书独以为《后录》，是吾一家之书也。其叙列体例，大率本

之马端临《经籍考》。然如《集部》别出《举业类》，而无《诗集类》，亦略有所增损矣。盛之书凡为册者四千六百有奇，为卷者二万二千七百有奇。在储藏家称极富，故於旧书著录为多。独其不载撰人姓名，颇伤阙略。又别有《新书目》一卷附於后，中载夏言、王守仁诸人集，皆不与盛同时。盖其子孙所续入也。

△《文苑春秋叙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崔铎撰。铎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书自序称，夫子删书百篇，以寓惩劝。后来选文家未有继夫子之志而法《尚书》者，乃录汉诏疏以迄明太祖檄元文，共为百篇，名曰《文苑春秋》。为《叙录》一卷，略表作者之志。自汉文以下凡十一目，今已散入《文苑春秋》，各冠本篇之首。此则其单行别本也。大抵皆仿《尚书》小序之文，欲自比於王通拟经，未免近妄。其所去取，专主明理。

惟汉文稍多，馀则代各数篇，更不足尽文章之变矣。

△《宝文堂分类书目》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晁璠撰。璠字君石，号春陵，开州人。宋太子太傅迥之后。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其子东吴，字叔权，嘉靖癸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父子皆喜储藏，尝刊行诸书，有饮月圃、百忍堂诸版。此本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四书》、《性理》、《史》、《子》、《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其著录极富，虽不能尽属古本，而每书下间为注明某刻，亦足以考见明人版本源流。特其编次无法，类目丛杂，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盖爱博而未能精者也。

△《经序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既作《授经图》，又取诸家说经之书，各采篇首一序，编为一集，以志其概。颇嫌挂漏。

△《国史经籍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筮》，已著录。是书首列《制书类》，凡御制及中宫著作，记注、时政、敕修诸书皆附焉。馀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一卷，则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诸《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马端临《经籍考》、晁公武《读书志》诸家分门之误。盖万历间陈于陛议修国史，引竑专领其事。书未成而罢，仅成此志，故仍以“国史”为名。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

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竝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譎词炫世，又甚於杨慎之《丹铅录》矣。

△《经厂书目》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厂即内繙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於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幅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而当时未有论及之者。宜冯保刻私印，其文曰内翰之章也。（按冯保印文，见所作《经书辑音序文》末。）△《读书敏求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曾撰。曾字遵王，自号也是翁，常熟人。家富图籍，多蓄旧笈。此书皆载其最佳之本，手所题识，仿佛欧阳修《集古录》之意。凡分《经》、《史》、《子》、《集》四目。《经》之支有六，曰《礼乐》，曰《字学》，曰《韵书》，曰《书》，曰《数书》，曰《小学》。《史》之支有十，曰《时令》，曰《器用》，曰《食经》，曰《种艺》，曰《豢养》，曰《传记》，曰《谱牒》，曰《科第》，曰《地理輿图》，曰《别志》。《子》之支有二十，曰《杂家》，曰《农家》，曰《兵家》，曰《天文》，曰《五行》，曰《六壬》，曰《奇门》，曰《历法》，曰《卜筮》，曰《星命》，曰《相法》，曰《宅经》，曰《葬书》，曰《医家》，曰《针灸》，曰《本草方书》，曰《伤寒》，曰《摄生》，曰《艺术》，曰《类家》。《集》之支有四，曰《诗集》，曰《总集》，曰《诗文评》，曰《词》。

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如五经并为一，而字学、韵书、小学乃岐而三。纪传、编年、杂史之类并为一，而器用、食经之类乃多立子目。儒家、道家、纵横家并为一，而墨家、杂家、农家、兵家以下乃又缕析诸名。皆离合未当。又如书法、数书本艺术，而入《经》。种艺、豢养本农家，而入《史》。皆配隶无绪。至於《朱子家礼》入《礼乐》，而《司马氏书仪》、《韩氏家祭礼》则入《史》。吾衍《续古篆韵》入《字书》，而夏竦《古文四声韵》则入《韵书》。以至《北梦琐言》本小说，而入《史》。《元经》本编年，《碧鸡漫志》本词品。而皆入《子》。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於考证不甚留意。如《韵略》、《易通》至谬之本，而以为心目了然。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了证歌》称杜光庭，《太素脉法》称空峒仙翁，本皆伪托，而以为实然。《玄珠密语》最

为妄诞，而以为申《素问》六气之隐奥。李商隐《留赠畏之诗》后二首，本为误失原题，而强生曲解。《声画集》本孙绍远撰，而以为无名氏。《岁寒堂诗话》本张戒撰，而以为赵戒。魏校六书精蕴最穿凿，而谓徐官音释六书之学极佳。《四声等子》与刘鉴《切韵指南》异同不一，而以为即一书。古三坟书及东家杂记之琴歌，伪托显然，而依违不断。萧常续《后汉书》正《三国志》之误，而大以为非。王弼注《老子》，世有刻本，而以为不传。庞安常《圣散子方》，宋人已力辨苏轼之误信，而复称道其说。屈原赋、宋玉赋，《汉艺文志》有明文，而斥钱杲之谓《离骚》为赋之非。

欧阳詹赠妓诗真迹，至邵伯温时犹在，而以为寄怀隐士之作。皆不为确论。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之赏鉴家矣。

△《述古堂书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曾撰。曾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如杨伯岩《九经补韵》乃摭九经之字以补《礼部韵略》，非九经音释，而列之於《经》。《玉篇》、《龙龕手镜》、《篇海》从古正文，皆字书也，而列之《韵学》。《啸堂集古录》乃博古图之类，而列之《六书》。《东观馀论》乃杂编题跋，《宝章待访录》乃蒐求书画，而列之於《金石》。《班马异同》、《两汉刊误补遗》、《后汉书年表》乃正史之支流，《两汉博闻》乃类书，《唐阙史》乃小说，而列之《杂史》。

《资治通鉴》入《正史》，而所谓《编年》一门乃收甲子纪元之类。《政和五礼新仪》入《礼乐》，而《大金集礼》入《政刑》。《五木经》李翱所作，本为博戏，《禁扁》王士点所作，杂记宫殿，而均入之《营造》。《东国史略》之类入《外夷》，而《高丽图经》、《真腊风土记》、《安南志略》、《越峤书》、《西洋番国志》又入《别志》。《澉水志》本地里，而入之於《掌故》。《释名》本小学，而入之《杂子》。《伯牙琴》本别集，《入蜀记》本传记，而入之《小说》。《土牛经》本五行，而入之《鸟兽》。《帝范》唐太宗作，而入之《疏谏》。

《容斋五笔》本说部，《群书归正集》本儒家，《沧海遗珠》本总集，而入之《类书》。《诗律武库》本类书，《沧浪吟卷》本别集，而入之《诗话》。《文章轨范》本总集，而入之《诗文评》。大抵但循名目，不检本书。郑樵所讥以《树萱录》入农家者，殆於近之。至於以汪藻《浮溪文粹》为汪应辰，以王焘《外台秘要》为林亿，撰人乖舛者，尤不可以毛举。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

△《读书叢残》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书旧题长洲顾嗣立、大兴王兆符合编。前一卷皆跋《汉魏丛书》，后二卷皆跋《说郛》。别有刊本在《任菴五书》中。以前一卷自为一书，题曰《墨馀笔记》。后二卷则仍名《读书叢残》。

而删其每书之标目，颇愤愤不可辨别。此盖其原本也。

△《别本读书叢残》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所跋《汉魏丛书》，於真伪多不能辨别。如跋《易林》谓焦延寿《易》得之孟喜，不知刘向记施雠证延寿妄言事。谓《汉武内传》出班固，不知晁公武所记本无撰人。《秘辛》不知出杨慎，《续齐谐记》不知续东阳无疑，谓古无其书，特借庄周之文。《西京杂记》不知出吴均。率袭舛因讹，无所订正。

其品评诸书，谓《白虎通》为文情诡激，时出快语。谓《独断》为奇情快笔之类，尤与其书全不相似。惟辨《吴越春秋》及《天禄阁外史》二条，差有考证尔。

△《明艺文志》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尤侗撰。侗字展成，号悔菴，又称艮斋，又号西堂，长洲人。由拔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侍讲。是编即其初入翰林纂修《明史》之志稿也。凡《易类》二百六十八部，《书类》一百五部，《诗类》九十部，《礼类》一百六十一部，《乐类》八十四部，《春秋类》一百五十七部，《孝经类》三十部，《诸经类》八十二部，《四书类》一百七十七部，《小学类》一百八十三部，《正史类》四百七十一部，《稗史类》一百十部，《传记类》二百五十部，《典故类》二百四十六部，《地理类》五百九十一部，《谱系类》一百四部，《儒家类》五百十一部，《道家类》一百十部，《释家类》二百二十部，《农家类》八十七部，《法家类》五十一部，《兵家类》六十六部，《小说类》三百七十一部，《五行类》八十二部，《艺术类》二百十三部，《奏议类》二百九十八部，《诗文集》一千六百四十五部，《选纂类》三百七十八部。

所摭拾既多挂漏，又往往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然如朱鉴《朱子易说》、薛季宣《书古文训》（案原本作薛士龙，即季宣之字也）、郑敷文《书说》、段昌武《毛诗集解》、张虚《月令解》、傅崧卿《夏小正解》、余允文《尊孟辨》、杨伯岳《九经韵补》（案原本误作杨岳，盖偶脱一字）、徐子光《蒙求补注》、胡舜陟《孔子编年》、陈埴《木钟集》（案原本误作陈植）、邱濬《牡丹荣辱志》（案

此邱濬与明大学士邱濬同姓名，故侗误以为明人）、陈思《海棠谱》、庞元英《谈薮》、陈郁《藏一话腴》、陈应行《吟窗杂录》、潘用牧《记纂渊海》、萧恭文《锦绣万花谷》、章如愚《山堂考索》，皆灼然宋人。朱公迁《诗传疏义》、《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毛应龙《周礼集传》，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陆辅之《吴中旧事》、王恽《中堂纪事》、《玉堂嘉话》、潘昂霄《河源志》（案原本误作潘昂），王桢《农书》，张养浩《三事忠告》，盛如梓《老学丛谈》，李冶《测圆海镜》，危亦林《得效方》，范梈《木天禁语》，以及周伯琦、杨允孚、李存、吴海、陈基诸集，皆灼然元人。甚至袁昂《书评》收及南齐之人，而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为黄省曾所刻，《管子》、《韩子》为赵用贤所刻，皆但有刊版之功，并无注书之事。而以为黄省曾《两汉纪》，赵用贤《管子》、《韩子》。是某人所刊，即署某人，恐有明一代之书版，志不胜收矣。诸史之志，惟《宋史》芜杂荒谬，不足为凭。此志又出《宋志》之下。后来钦定《明史》，削侗此稿，重加编定，固至允之鉴也。

△《易传辨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钱塘人。乾隆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其书考自汉讫元诸家易注源流得失，凡一百一十四条。中间惟辨朱彝尊误引张氏易、毛奇龄误引刘表易，及彝尊误荀焯为长倩，宋咸不及见鲜于侁易四条，差有考证。其余一百一十条，皆刺取《经义考》之文，而排比联贯之者也。

——右“目录类”经籍之属，十四部四十一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吴下冢墓遗文》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穆好金石遗文，所作《西使记》、《金薤琳琅》诸书，载古碑为多。此书专录吴中铭志之文，凡三十四首，皆诸家集中所不概见，故谓之《遗文》。

△《水经注碑目》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昔宋洪适作《隶释》，尝以《水经注》所载诸碑，类为三卷。慎偶然未检，遂复著此编，未免为床上之床，且精密亦不及适。其中梵经仙笈，荒邈难稽。如《阿育王巴达佛邑大塔石柱铭》、《泥犁城师子柱铭》、《王母昆仑铜柱铭》、《希有鸟铭》，皆不见采录，是固传信之道。然《覆釜山金简玉字书》，岂果有遗刻可徵，何自乱其例也！又其他注中所有而遗漏者甚多。即以《河水》一篇而论，海门口《大禹祠三石碑》，夏阳城西北《司马迁庙》二碑，邵阳城南《文母庙碑》，临洮《金狄胸碑》，陕县《五户祠铭》，洛阳县北《河平侯祠碑》，黎阳县南《黎山碑》，凉城

县《伍子胥庙碑》、濮阳城南《邓艾庙碑》，一概阙如，何所见而删之也。至每条下所注，忽有标识，忽用酈道元语。如《郎山君碑》云，在今保定府，是慎语也；卢龙《九崢山刊石碑》，称其铭尚存，是道元本文矣。混淆不分，亦无体例。后附王象之《輿地纪胜》碑目、曾巩《金石录跋尾》所载唐以前碑，其病亦同。且象之，南宋人；巩，北宋人。以象之列巩前，尤为失考。嘉靖丁酉，云南按察副使永康朱方为之刊版，盖未察其疏舛也。

△《苍润轩碑跋》五卷、《续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盛时泰撰。时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诸生贡太学。善画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轩，文徵明题曰“苍润”。盖以时泰画仿倪瓚，而沈周题倪画诗有“笔踪要是存苍润”句也。是纪所著碑版，於金陵六朝诸迹为多。率皆借观於人，非尽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复详考原石。即如孔庙《汉史晨碑》后有武周时诸人题字，乃疑为於别刻得之，则并未见全碑。又如唐元和六年刻晋王羲之书《周孝侯碑》为陆机文，陆机之文既不应羲之书，且其中於唐诸帝讳皆缺笔，其伪可不辨而明。而是纪乃信为羲之所书，则於考证全疏矣。

△《瘞鹤铭考》（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元庆撰。元庆有《云林遗事》，已著录。元庆为都穆弟子。是书所录铭词跋语，盖从穆得之，颇与今《玉烟堂帖》相类。案，穆白云可读者仅二十字，因拓以归。又云铭残缺而录其全文。然铭既残缺，则非全文可知。宋人如黄伯思《东观馀论》、董道《广川书跋》，元人如陶宗仪《辍耕录》，所载虽互有异同，总非首尾完具之本。国朝张弢作《瘞鹤铭辨》，仅於董、黄之外复得八字。至陈鹏年始出此石於江，益证佐凿凿，无可假借。穆於何处得全文耶？至所列诸家之说，纷纭纠结，究不能断其是非，尤无取乎有此考也。

△《金陵古金石考》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顾起元撰。起元字太初，江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谥文庄。其书於金陵所有古金石，以年代排纂，各纪所在及撰人、书人姓名，无所考证。

△《碑目》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孙克宏撰。克宏，华亭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汉阳府知府。其书略仿陈思《宝刻丛编》之例，统载天下碑目，舛谬颇多。如所载顺天府下有《汉北岳安天王碑》。考《金石录》、《集古录》、《汉隶字源》诸书，汉无《北岳安天王碑》。惟《金石录》载有《唐安天王碑》阴，乃天宝七年五月所立，则不但误题朝代，并碑之字画亦讹。又《石墨镌华》载宋亦有《安天圣帝碑》，云在岳庙。

宋时岳庙，当属真定之曲阳，而亦属之顺天。如此之类，不可缕举，殊不足依

据也。

△《唐碑帖跋》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锡珪撰。锡珪字禹锡，会稽人。是书所载皆唐碑，惟末附五代杨凝式一人。皆就锡珪所见，各为题跋。如《尉迟敬德碑》，其石尚存，乃遗不载，知其不主求备矣。其中如辨锺绍京《灵飞六甲经》为玉真公主奉敕检校写，公主於天宝元年卒，天宝三年始改年为载。卷中所说，与史不符，亦颇见考证。至辨《肚痛帖》为伪作，非张旭书，辨《停云馆帖》所刻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及《多宝塔碑》，皆徐浩书。谓书有性情，如人之老少肥瘠不同，而性情不易。此书较颜诸碑，毫发无似者。格律严而法度谨，东海之家学也，人少嫌其近佐史。以此推究，更无可疑云云。则别无显证，直以己意断之矣。黄伯思、米芾精鉴入神，所定《阁帖》真伪，后人尚有异同，此事亦谈何容易也。

△《金石备考》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关中来濬撰。自署其字曰梅岑，不著时代，陕西地志亦均不载其姓名。考《太学进士题名碑》，陕西有来聘、来俨然、来复，皆三原人，濬岂其族欤？书中有万历间颖井出兰亭事，则是明万历后人。又称国学兰亭即定武本，则是赵孟坚、柯九思所藏肥、瘦二本尚未著录流传之日，其书殆著於明末。原本未标卷次，以其分省之序当为一十三卷，合《附载》一卷，共为十四卷。其曰《备考》者，盖以只据前人所著录者，存其名目，以资检括，非比欧、赵诸书薈萃论次者也。然既撮为一编，则亦应略为考证，俾存亡真贋，釐然可考，方足成书。而概无别择，视孙克宏、于奕正诸书详则过之，而讹谬亦复不减。其最甚者，如《周穆王赞》皇坛山吉日癸巳字，误为史籀书；济宁《王安石诗碑》，误为党怀英诗；慈恩寺塔褚遂良书《圣教序》，误为临王羲之书；《释梦英篆千文》，误为李阳冰书。此人名之舛也。皇象篆书《吴纪功碑》，误为八分书，此字体之舛也。唐高正臣书《明徵君碑》，误为宋人；《辰州桐柱记》误为晋刻；以谢灵运误为唐人，此时代之舛也。《房玄龄碑》在西安，《鲁峻碑》在济宁，而皆误云在章邱；《衡方碑》在汶上，《张九龄碑》在韶州，而皆误云在西安。又若《汉周憬碑》则湖广桂阳与广东乐昌两载；房山《隋石经》、许州《上尊号碑》、嵩山《徐浩碑》、永州《中兴颂》、长沙岳麓寺《李邕碑》，则一处而两见。此地理之舛也。

即其注於条下曰今断、曰今残阙者，亦是所据之书如此，非得自目见。虽备考不妨存疑，然於裒辑亦太草略矣。

△《天下金石志》（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于奕正撰。奕正有《帝京景物略》，已著录。是书具载古来金石之所在，略注撰书人姓名年月，亦间有所考证。其中如《衡方碑》在山东，而以为在陕西

唐《颜氏家庙碑》今在西安府儒学，而以为在曲阜。又杭州府儒学有宋高宗御书石经，古刻犹存，而此编不载，未免疏漏。据《因树屋书影》所叙奕正始末，盖生长京师，平生未出国门，晚年始一游江南，遂以旅卒。其耳目所及者隘，其不能详者亦宜也。书前有金铉序，又有刘侗《略述》六则，词颇儇佻，盖染竟陵公安之习者。独其称孙雪居误以李翕《郟阁颂》在冀郡，颍川《荀淑碑》在颍上；周少鲁不载董仲舒《汉赞》於真定，《天宁寺隋碑》於宛平，均为舛谬。奕正此书，正孙本者十四，正周本者十七，则尚为公论云。

△《褱帖综闻》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是书薈萃古今褱帖题识，皆习见陈言，后旁考同会诸人仕履，尤与书法无关。至指摘帖中“岁”、“会”、“兰”、“亭”、“褱”、“弦”、“快”、“倦”、“撰”等字不合六书，是又别为一家之学，不宜以论古帖也。

△《金石表》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是书杂列所蓄碑帖之目。前有自序，称“予行塞上，见古碑横茆草间，偶一动念，古人遗迹历千百年，自吾世而湮没之，为可惜。搜自境内，以至远地。积五年，得八百馀本。经以碑，纬以撰者、书者之姓名，及所立之地与世与年，合而成表”。然其书与他家碑目相等，无所谓体仿周谱，旁行斜上之式。以表为名，殊不相称。其间既不从欧、赵不分时代之例，而所列时代不以年序，亦不以地序，六朝以前合而为一，尤为杂糅。似乎未经编次之本，且八百馀本之中，惟杨珣残碑注“疑非是再考”五字，馀皆不置一词，亦不足以资考证。又王羲之书《曹娥碑》、《乐毅论》诸条下，皆注“宋拓”字。是杂录古帖，并非金石之存於今者矣。

△《闲者轩帖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所记自《兰亭》而下至文徵明之《停云馆帖》，凡三十有八种。一一考其源流，品其次第。书成於顺治丁亥，在《庚子销夏记》之前，故所记互有详略。

△《天发神讖碑释文》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周在浚撰。在浚字雪客，祥符人。流寓江宁。是碑本在江宁城南之岩山，后在天禧寺门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转运司后圃，元杨益又移置府学中。一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刻石。黄伯思以为皇象书，或以为苏建，其字怪伟，兼以碑断裂，颇难辨识。在浚合其石，贯以钜铁，重为释文，而以诸家题跋附之。考《吴志》及许嵩《建康实录》，皆谓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四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玺，立石刻於

岩山纪功德，即此碑也。而赵明诚《金石录》载《天发神讖碑》，乃谓天玺元年秋八月，鄱阳言，历阳石理成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今此碑乃在金陵，莫可考究。不知《吴志》载秋八月获石历阳，在获石临平湖之后，别自一事，明诚误以此碑当之，宜其牴牾。又欧阳修《集古录》载吴《国山碑》，谓孙皓天册元年禅於国山，改元天玺。考《吴志》吴既改元天玺之后，又於吴兴阳羨山获石长十馀丈，名曰石宝，遂禅於国山，明年改元天纪。其事亦在此碑之后。故《金石录》既载《天发神讖碑》，又载吴《国山碑》。修误合为一，亦未考也。此书前列断碑残字，后列金石輿地之书有可考证者，凡数十条。而《金石》、《集古》二录独不见采，殆以其舛异不取欤？所列碑中残文，较《金石录》多一百七十七字。

盖明诚所据乃不完之拓本，而在浚则亲至其地勘验原石也。

△《昭陵六骏赞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弢撰。弢字力臣，山阳人。博学嗜古，尤究心金石之文。后以聋废，而考证弥勤。以《昭陵六马图赞》或以为太宗御撰，或以为殷仲容撰，或以为欧阳询书，或以为殷仲容书，赵岫诸家，辗转讹异。因亲至其侧，勘验绘图，以赵明诚《金石录》为据，定以《六马赞》为欧阳询书，诸降将姓名为殷仲容书。

。

文已尽泐，确为谁撰，弢亦不能考矣。

△《瘞鹤铭辨》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弢撰。弢亲至焦山搨原铭，较宋黄长睿、董道所载者多得八字，所辨亦较顾元庆书为详核。

△《瘞鹤铭考》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汪士鋐撰。士鋐字文升，长洲人。康熙丁丑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瘞鹤铭》在镇江府焦山之下，以雷震堕入江。其石破碎不完，故字多残缺，传本往往不同。又作书者或以为王羲之，或以为陶弘景，或以为顾况。自宋欧阳修《集古录》以后，著录者数十家，彼此讥驳，几如聚讼。而海昌陈氏玉烟堂帖本，尤为辗转失真。康熙丁未，淮安张弢亲至水滢，仰卧而手拓之。共得六十九字，较诸本独多。因为考证成书。后四十六年，陈鹏年守镇江，乃募工出石於江中，陷之焦山亭壁间。其石分而为五，所存七十七字，又不全九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按其辞义，补缀联合，益为完善。士鋐因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弢说而折衷之。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汇为此考，搜罗颇称详尽。

案元郝经《陵川集》，载焦山寺僧寄《瘞鹤铭考证》一卷。又明司马泰家藏书目内亦有《瘞鹤铭考》之目。今皆不传。此书当原石出水之后，视张弢所录较

更详也。

△《金石遗文录》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奕禧撰。奕禧字子文，号香泉，海宁人。由贡生官至南安府知府。奕禧以书著名，是书为书法而作。就所得金石，采录其文，汇辑成帙。王士禛《分甘馀话》称，奕禧於秦、汉、唐、宋以来金石文字，收藏尤富，皆为题跋辨证，而以为米元章、黄伯思一流人。盖即指是书。然其采辑前人论说，及奕禧自缀论者，仅汉碑数种而已。唐碑以后，十不逢一。则是意在录文，而不全在跋也。即以录文而论，亦鲜体例。如汉碑中录侯成、唐扶、逢盛诸篇，皆拓本之不存於今者。不知奕禧果见其拓本，抑或仅於金石书中录之。若果见拓本，则是希有之迹，必当详注所自来。若仅从金石书抄取，则挂漏在所不免矣。至於碑之原额原题，颇有改窜。又於题下标列姓氏，类坊刻时文之式。篇内讹脱，更复不可枚举。若碑有传摹先后真迹之不同，同一石者又有存字多寡，拓本传写之不同，而此书亦复不加审择。至少佛寺《戒坛铭》一篇，真贋二本并存。又如明皇之《孝经注》，颜元孙之《干禄字书》，则连篇全载。浯溪《中兴颂》则於王士禛《浯溪考》一字不遗。而汉唐诸碑前人剖辨最有关系者，乃一字不录。后载奕禧自书诸碑，盖用宋曾宏父载《凤墅帖》於《石刻铺叙》卷尾之意。然其於本朝人诸石刻，仅载傅山、郑簠二通。即接以自书诸碑，而於元、明碑亦寥寥无几，皆体例之不相称者。又其书既为书法而作，则每碑自应详著其字体，而书内或著或否，参差不一，其诸碑所在地名亦不详著。皆非辑录之体，似是裒辑未成之书也。

△《续金石录》（无卷数，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国朝叶万撰。万字石君，常熟人。卷首有汪士鋐、何焯、顾有典同校名氏。其书著录金石，用洪适《隶释》例，多载全文，并著其阙字之数，行列之式，欲以续赵明诚之书。所载古碑，於《金薤琳琅》诸书阙文漏字亦间有补益。然金与石既杂糅不伦，石刻与法帖又偏枯不备。甚至娄坚所作《戏鸿堂帖》诸跋，亦阑入石刻之内。虽曾宏父《石刻铺叙》尝有此例，不知《石刻铺叙》大指以《凤墅帖》为主，专为法帖而作，故自淳化、大观以来历历缕述。此书编录金石，例迥殊也。至如镜、砚、刚卯，自宜另列《古器》一门，乃杂然并收，亦无编次。所载古今聚金石刻诸姓氏，前后丛脞，又复漏不一。甚至讹刘敞之《先秦古器记》为《先秦奇器录》，殆未睹原书，转相稗贩，致有此失矣。

△《金石续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刘青藜撰。青藜字太乙，襄城人。康熙丙戌进士，改庶吉士。是编即其家藏金石诸刻，各为题跋。其子伯安纂录成帙，其弟青震序之。所见既乏奇秘，所跋亦罕考证。

△《中州金石考》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是书则其官河南开归道时所辑也。成於乾隆辛酉。所录中州金石，自商、周以至元、明，蒐采颇富，然既以十府三州分目，则疆域井然，不容牵混。而郑县苏轼《蜀冈诗》石刻，第八卷内乃两收。此类未免失检。又所载金石，皆不著其存亡。即如自序中明言汉碑只存其七，而所载汉时金石乃至百二十种。则是据前人所述，概为录入。其中重刻者、传疑者又不尽著其由来，殊非记实之意。又每种之下，宜一一具载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其不可考者，则著其阙文，方足徵信。而是书或著或否，则体例亦未画一。至於郡县地名，古今沿革之殊，或前人著录称某碑在某州县，而今改其名者，亦宜疏明，以资考核。如石梁今已为县，而称《徐庶母碑》在州城东之类，尤端委未明。是皆由辑书时未尝亲见原碑，或据金石旧书，或据郡县诸志故也。

△《石迹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观其所载碑刻，虽讫於金、元，而称江南不称南直隶，称江宁不称应天府，是国朝人所著矣。其书分地编载，殊多挂漏。如顺天载金《国子学石经》，而杭州府《南宋石经》则不录。阶州之《西狭颂》人所共知，亦复不载。有《绛帖》而无《潭帖》、《汝帖》。凡此之类，不可殫记，或就其家所藏者著录耶？△《金石图》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初，峻先刻此书，上卷名《金石经眼录》，尚未载后汉永和二年《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后与运震重编是图，运震始以副使郭朝祚所贻摹本补入。然此一碑，其出最晚，又远在玉门阳关以外，非所亲睹，故字体颇失其真，即字画亦多舛异。如“〈广火〉”字碑本从广，此乃从疒。碑本云“边竟又安”，此乃作“又安”。碑本云“立德祠”，此乃作“立海祠”。皆显然之误。其刊刻亦不及诸图之工。岂此碑非峻所摹，而运震於续得之时别令拙工补之欤？其下卷则自吴《天发神讖碑》、《魏受禅碑》以下迄於唐《颜真卿家庙碑》，凡六十图。每碑绘其形制，而具说於其上。其文则但於一碑之中钩摹数十字或数字，以存其笔法，不似汉以前碑之全载。盖欲省缩本之工，遂致变其体例。其字又随意摘录，词不相属，於义殊无所取。且拓本多行於世，亦不藉此数十字以传，徒涉买菜求益之诮。故今仍以《经眼录》著录，而此刻附存其目焉。

——右“目录类”金石之属，二十二部六十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

卷八十八 史部四十四

○史评类《春秋》笔削，议而不辨。其后三传异词。《史记》自为序赞，以著

本旨。

而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班固复异议焉。此史论所以繁也。其中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於品鹭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繙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又文士立言，务求相胜。或至凿空生义，僻谬不情，如胡寅《读史管见》讥晋元帝不复牛姓者，更往往而有。故瑕类丛生，亦惟此一类为甚。我皇上综括古今，折衷众论。钦定《评鉴闡要》及《全韵诗》，昭示来兹。日月著明，燭火可息。百家谰语，原可无存。以古来著录，旧有此门，择其笃实近理者，酌录数家，用备体裁云尔。

△《史通》二十卷（内府藏本）

唐刘子玄撰。子玄本名知几，避明皇嫌名，以字行。彭城人。弱冠擢进士第，调获嘉尉，迁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累迁秘书监，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开元初官至左散骑常侍。后坐事贬安州别驾，卒於官。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成於景龙四年。凡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盖其官秘书监时与萧至忠、宗楚客等争论史事不合，故发愤而著书者也。其内篇《体统》、《纰繆》、《弛张》三篇，有录无书。考本传已称著《史通》四十九篇，则三篇之亡，在修《唐书》以前矣。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文或与内篇重出，又或牴牾。观开卷《六家篇》，首称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备矣。是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故删除有所未尽也。子玄於史学最深，又领史职几三十年，更历书局亦最久。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而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即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尚书》不载八元、八恺、寒浞、飞廉、恶来、閔夭、散宜生，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曹沫、公仪休、宁戚、穰苴，亦殊谬妄。至於史家书法，在褒贬不在名号。昏暴如幽、厉，不能削其王号也。而《称谓篇》谓晋康、穆以下诸帝，皆当削其庙号。朱云之折槛，张纲之埋轮，直节凜然。而《言语篇》斥为小辨，史不当书。蘧瑗位列大夫，未尝栖隐。而《品藻篇》谓《高士传》漏载其名。孔子门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虚诬。而《鉴识篇》以《史记》载此一事，其鄙陋甚於褚少孙。皆任意抑扬，偏驳殊甚。其他如《杂说篇》指赵盾鱼飧，不为菲食，议《公羊》之诬。并州竹马，非其土产，议《东观汉记》之谬，亦多琐屑支离。且《周礼》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则史官兼司掌故，古之制也。子玄之意，惟以褒贬为宗，馀事皆视为枝赘。故《表历》、《书志》两篇，於班、马以

来之旧例，一一排斥，多欲删除，尤乖古法。馮如讥《后汉书》之采杂说，而自据《竹书纪年》、《山海经》，讥《汉书五行志》之舛误，而自以元暉之《科录》为魏济阴王暉业作，以《后汉书刘虞传》为在《三国志》中。小小疏漏，更所不免。然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自明以来，注本凡三四家，而讹脱窜乱，均如一辙。此本为内府所藏旧刻，未有注文，视诸家犹为近古。其中《点烦》一篇，诸本并佚其朱点，此本亦同。无可校补，姑仍之焉。

△《史通通释》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浦起龙撰。起龙字二田，无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苏州府教授。《史通》注本，旧有郭延年、王维俭二家，近时又有黄叔琳注，补郭、王之所阙，递相增损，互有短长。起龙是注，又在黄注稍后，故亦采用黄注数条。然颇纠弹其疏舛，其中如《曲笔篇》称：“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三家皆不注，起龙亦仅引《困学纪闻》，谓王应麟不知所出，定为无考。

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阳伽蓝记》，蜀老事出《魏书毛修之传》。又如“阑单失力”，但引卢照邻赋旁证，而不知《清异录》实有训释，不烦假借。小小疏漏，亦不能无。然大致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又轻於改窜古书，往往失其本旨。如《六家篇》《尚书》条中，“语无可述”四字之下，“若此”二字之上，显有脱句，而改“此”字为“止”字，更臆增一“有”字。又如《列传篇》，“项王立传而以本纪为名”句，“立”字不误，而乃臆改为“宜”字。此类至多，皆失详慎。至於句解章评，参差连写，如坊刻古文之式，於注书体例更乖。使其一评一注，釐为二书，则庶乎离之双美矣。

△《唐鉴》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吕祖谦注。祖禹字淳父，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历官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事迹附载《宋史范镇传》中。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修《通鉴》，祖禹为编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书。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纲，系以论断，为卷十二，元祐初表上於朝。结衔称著作佐郎，盖进书时所居官也。后祖谦为作注，乃分为二十四卷。

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祖禹子温，游大相国寺，诸贵珰见之，皆指目曰，此《唐鉴》之子。”盖不知祖禹为谁，独习闻有《唐鉴》也。则是书为当世所重可知矣。张端义《贵耳集》，亦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惟《朱子语录》谓其议

论弱，又有不相应处。然《通鉴》以武后纪年，祖禹独用沈既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自谓比《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

后朱子作《通鉴纲目》，书帝在房州，实仍其例。王懋竑《白田杂著》亦曰：“范淳父《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既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一说以为定也。”然则《朱子语录》之所载，未可据以断此书矣。

△《唐史论断》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孙甫撰。甫字之翰，阳翟人。举进士，历官右正言，迁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兼侍读。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甫以刘昫《唐书》烦冗，遗略多失体法，乃改用编年体。创始於康定元年，葺事於嘉祐元年，勒成《唐纪》七十五卷。其间善恶分明可为龟鉴者，各系以论，凡九十二篇。

甫没后，《唐纪》宣取留禁中。其从子察，尝录副本遗司马光，世亦罕见，惟《论断》独传。绍兴二十七年，尝鋟版於剑州。后蜀版不存，端平乙未，黄淮复刻於东阳。《宋史艺文志》作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此本仅三卷。盖本从《唐纪》钞出别行，非其旧帙。故卷数多寡，随意分合，实无二本也。前为自序一篇，末附司马光跋。曾巩、欧阳修所作墓志行状，苏轼答李廌书，张敦颐后序，皆推重是书，甚至朱子亦称其议论胜《唐鉴》云。

△《唐书直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吕夏卿撰。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举进士，为江宁尉，历官宣德郎，守秘书丞。以预修《唐书》告成，擢直秘阁，同知礼院，后出知颍州，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案，曾公亮《进唐书表》所列预纂修者七人，夏卿居其第六，本传亦称夏卿学长於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於《新唐书》最有功。是其位虽出欧阳修、宋祁下，而编摩之力，实不在修、祁下也。据晁公武《读书志》，是书乃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前二卷论记传志，第三卷论旧史繁文阙误，第四卷为《新例须知》，即所拟发凡也。惟晁氏作《唐书直笔》四卷、《新例须知》一卷。而此本共为四卷，或后来合并欤？晁氏称夏卿此书，欧、宋间有取焉。所有未符，乃欧、宋所未取者。然是丹者非素，论甘者忌辛。著述之家，各行所见，其取者未必皆是，其不取者未必皆非。观晁氏别载夏卿《兵志》三卷，称得於宇文虚中季蒙。题其后曰，“夏卿修唐史，别著《兵志》三篇，自秘之。戒其子弟勿妄传。鲍钦止吏部好藏书，苦求得之。其子无为太守恭孙偶言及，因恳借抄，录

於吳興之山齋”云云。然則夏卿之於《唐書》，蓋別有所見，而志不得行者。特其器識較深，不肯如吳縝之顯攻耳，今《兵志》已不可見。兼存是書，以資互考，亦未始非參訂異同之助矣。

△《通鑑問疑》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劉義仲撰。義仲，筠州人。秘書丞恕之長子，《宋史》附見恕傳末。但稱恕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案，《宋史》原本作義仲，《癸辛雜識》亦作義仲，均傳寫之誤，今改正。）為郊社齋郎，其始末則未詳也。

史稱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雜難治者，輒以諷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義仲此書即哀錄恕與光往還論難之詞。據書末稱，“方今《春秋》尚廢，況此書乎”云云。蓋成於熙寧以後。邵伯溫《聞見錄》稱，《通鑑》以《史記》前後《漢》屬劉攽，以唐逮五代屬范祖禹，以三國歷九朝至隋屬恕，故此書所論皆三國至南北朝事也。凡所辨論，皆極精核。史所稱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細之事，如指諸掌者，殆非虛語。《通鑑》帝魏，朱子修《綱目》改帝蜀。講學家以為申明大義，上繼《春秋》。今觀是書，則恕嘗以蜀比東晉，擬紹正統，與光力爭而不從。是不但刁齒、劉知幾先有此說，即修《通鑑》時亦未嘗無人議及矣。末附義仲與范祖禹書一篇，稱其父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義仲不及見君實，不備知凡例中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范淳父亦嘗預修《通鑑》，乃書所疑問焉。

所舉凡八事，復載得祖禹答書，具為剖析，乃深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恐復有小言破言，小道害道，如己之所云者，故載之使後世有考焉。其能顯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其所失。尤足見涑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三國雜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唐庚撰。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紹聖中登進士第，調利州治獄掾，遷閬中令，入為宗學博士。張商英荐，除提舉京畿常平。後坐為商英賦內前行，謫居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事迹具《宋史文苑傳》。是書雜論三國之事，凡三十六條，并自序一篇，後人皆編入庚文集。考《宋志》載庚集二十二卷，與今本同，似此書原在集內。然晁氏、陳氏《書目》皆載庚集十卷，知今本析其一卷為兩卷，又益以此書二卷為二十二卷，實非原本。故《永樂大典》載此書，亦別為一編，不著文集之目。今仍別為二卷，以還其舊。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庚之文長於議論，今觀其論諸葛亮寬待法正，及不逾年改元事。論荀彧

争曹操九锡事，皆故与前人相反。至亮之和吴，本为权计，而以为王道之正。亮拔西县千馀家，本以招安，而以为扰累无辜，皆不中理。又谓商无建丑之说，谓张掖石图即河洛之文，而惜无伏羲、神农以识之，尤为纒纒。然其他议论可采者颇多。醇驳并存，瑕瑜不掩，固亦尚论者之所节取耳。

△《经幄管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曹彦约撰。彦约字简甫，都昌人。淳熙八年进士，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累官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宝庆元年，擢兵部侍郎，迁礼部，旋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以华文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盖彦约侍讲筵时所辑，皆取《三朝宝训》，反覆阐明，以示效法。盖即范祖禹《帝学》多陈祖宗旧事之义。考仁宗天圣五年，允监修王曾之请，采太祖、太宗、真宗事迹不入正史者，命李敬等别为《三朝宝训》三十卷。宝元二年十二月，诏以进读。嗣是讲幄相沿，遂为故事。彦约是书，於进读《符瑞》诸篇，虽不免有所回护，要亦当时臣子之词，不得不尔。其馀诸篇，则皆能旁证经史，而归之於法诫，亦可谓不失启沃之职者矣。旧刻散佚，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全文，今详为校讎，釐成四卷。间有辨证，各依文附著焉。

△《涉史随笔》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葛洪撰。洪字容甫，自号蟠室老人，婺州东阳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嘉定间官至参知政事，观文殿学士，卒谥端简。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有自序，大略谓微官泊布衣求进谒於庙堂者，自匄进乞怜外，往往讫无他说，是直相与为欺而已。洪不敢为欺，比以忧居，取历代史温绎，间有所见，随而笔之，因择其可裨庙论者二十六篇以献。则是编乃洪官未达时献於时相之作，故所论皆古大臣之事。其中论田歆一条，谓歆果介然自立，人自不敢干之以私。贵戚敢於请托，仍歆之罪。论韦澳一条，谓是非虽当顺乎人情，亦当断以己见。所言殊凿然有理。

其他多因时势立论，亦胡寅《读史管见》之流。而持论和平，不似寅之苛刻偏驳。

惟论申屠嘉一条，反覆明相权之宜重。然宋之宰执，实无奄竖擅权以掣其肘，与汉、唐事势截然不同。如王安石，如蔡京、章惇，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皆患其事权太重，故至於尽锄善类，斫丧国家。洪所云云，是徒知防宦官之弊，而不知防奸臣之弊，未免失之一偏矣。

△《六朝通鉴博议》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五音韵谱》，已著录。此书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论断。案，焘本传载所著述，无此书之名，而有《南北攻守录》三十

卷，其同异无可考见。核其义例，盖亦《江东十鉴》之类，专为南宋立言者。然《十鉴》徒侈地形，饰虚词以厉战气，可谓夸张无实。此则得失兼陈，法戒具备。

主於修人事以自强，视李舜臣所论较为切实。史称焘尝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馀年，志在富彊，而兵弱财匱，与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异。又孝宗有功业不足之叹，焘复言：“功业见於变通，人事既修，天应乃至。”盖其纳规进诲，惟拳拳以立国根本为先，而不侈陈恢复之计。是书之作，用意颇同。后其子壁，不能守其家学，附合韩侂胄之意，遂生开禧之兵端。然后知焘之所见，固非主和者所及，亦非主战者所及也。

△《大事记讲义》二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吕中撰。中字时可，泉州晋江人。淳祐中进士，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徙肇庆教授。其书卷一论三篇，卷二纪宋太祖事，卷三至卷五纪太宗事，卷六至卷七纪真宗事，卷八至卷十二纪仁宗事，卷十三纪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纪神宗事，卷十八至二十纪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记徽宗事，卷二十三记钦宗事。事以类叙，间加论断。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贤否，具载於编。论中所议选举资格及茶盐政制诸条，颇切宋时稗政。又所载铨选之罢常参，任子之多裁汰，三司之有二司，税茶之易刍粮，皆《宋史》各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未备者。又所载朋党诸人事实，及议新法诸人辩论，皆与《宋史》列传多有异同，亦足资史学之参证。前有兴国军教授刘实甫序，谓“水心以其师讲贯之素，发明我朝圣君贤相之心”，则是书乃中平日讲论稿本，叶适等为之编次云。

△《两汉笔记》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书皆评论汉史，嘉熙二年尝经奏进。前有尚书省札，称十二卷，与此本合。叶盛《水东日记》以为不完之本，非也。其例以两《汉书》旧文为纲，而各附论断於其下。前一二卷颇染胡寅《读史管见》之习，如萧何收秦图籍则责其不收六经，又何劝高帝勿攻项羽归汉中，则责其出於诈术。以曹参、文帝为陷溺於邪说，而归其过於张良。於陆贾《新语》则责其不知仁义。皆故为苛论，以自矜高识。三卷以后，乃渐近情理，持论多得是非之平。其中如於张良谏封六国后，论封建必不可复，郡县不能不置。於董仲舒请限民名田，论井田必不可行。於文帝除肉刑，亦不甚以为过。尤能涤讲学家胸无一物、高谈三代之窠臼。至其论董仲舒对策，以道之大原不在天而在心，则金谿学派之宗旨。论元帝以客礼待呼韩邪，论光武帝闭关谢西域，皆极称其能忍善让。则南渡和议之饰词，所谓有为言之者，置而不论可矣。

△《旧闻证误》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心传撰。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已著录。《要录》於诸书讹异，多随事辨正。故此书所论北宋之事为多，不复出也。或及於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马光之《通鉴考异》，而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其体例则如孔丛之诂墨。其间决疑定舛，於史学深为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作十五卷，自明代已无传本，故薛应旂、王宗沐等续修《通鉴》，商辂续修《纲目》，皆未见其书。今从《永乐大典》中所载，蒐罗裒辑，尚得一百四十馀条。谨略依时代先后，编次排纂，析为四卷。虽非心传之全帙，然就所存者观之，其资考证者已不少矣。原书於所辨诸条各注书名，《永乐大典》传写脱漏，仅存其十之三四。

谨旁加搜讨，凡有可考者悉为补注，无可考者则仍其旧。心传所辨，间有脱文，今无别本可校，亦不敢意为增损焉。

△《通鉴答问》五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此书乃《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种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终於汉元帝，盖未成之本也。书以《通鉴答问》为名，而多涉於朱子《纲目》。盖《纲目》本因《通鉴》而作，故应麟所论出入於二书之间。其所评鹭，惟汉高白帝子事以为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条，疑误采《孔丛子》。其余则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发明》；刻核古人，似胡寅之《管见》。如汉高祖过鲁祀孔子，本无可贬，乃反讥汉无真儒。文帝除盗铸之令，本不可训，乃反称仁及天下。与应麟所著他书殊不相类，其真贋盖不可知。或伯厚孙刻《玉海》时伪作此编，以附其祖於道学欤？然别无显证，无由确验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诡於正可矣。

△《历代名贤确论》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吴宽序，称皆唐宋人所著，其说散见文集中。或病其不归於一，辑成此篇，以便观览。锡山钱孟濬因其书不能家有，刊以传世云云，亦不详作者为谁。近世所行刊本，或有题为华亭钱福所辑者，然福以弘治三年庚戌登第，宽序作於弘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时，不应不知为福作。殆后来书贾重刻，以福廷对第一，托名以行欤？所采诸家论著，皆至北宋而止。其书莠宏作莠洪，犹避宋宣祖庙讳，则理宗以前人所作也。考《宋史艺文志》有《名贤十七史确论》一百四卷，盖即此书。惟此本较少四卷，稍为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本并为百卷，以取成数，均未可知。观其评鹭人物，自三皇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标列主名。其总论一代者，则称通论以别之。虽不标十七史之名，而核其始末，恰应十七史之数。其为即《宋志》之所载，益足证矣。所

引唐人之文，如罗隐论子高梅子真，卢藏用论纪信，张谓论刘宋代晋诸篇，皆《唐文粹》诸书所未录。

盖宋时经义、诗赋两科，皆试策论，故书坊多刻此种以备揣摩之用。然去取较有翦裁，视陈继儒《古论大观》之庞杂丛脞者，固不可同年语矣。

△《历朝通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栎撰。栎有《书传纂疏》，已著录。是编叙历代兴废得失，各为论断，每一代为一篇。自伏羲至五代为二卷，北宋、南宋则各占一卷，盖详近略远之意也。南宋止於宁宗，卷末栎自跋，谓理、度二朝无史可据也。旧本题《增广通略》，而不言因谁氏之书。《千顷堂书目》有《通略句解》五卷，亦不言作者。栎自跋谓，金事廷方虽略述，亦以未见其史，不敢轻笔，然则廷方其原撰是书之名字欤？其人姓氏爵里则无考矣。书成於至大庚戌。明正统壬戌，栎孙盘之婿汉阳知府王静得本於乡人方勉，始刊行之。此本为袁应兆所刊行，仅题乙亥岁，不著年号。

书末附录有万历戊子纪年，则崇祯八年之乙亥也。后附栎《蒙求》一篇，及栎行状墓志之类。其《蒙求》末四韵，兼及明初。句下注曰，此八句为朱枫林所增，然原文迄於厓山，句下注宋为元逼云云，殊不类当时之语，殆亦有所改窜矣。是书虽撮叙大纲，不免简略，而持论醇正，以资考证则不足，以论是非则读史者固有取焉。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内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有《易本义附录纂疏》，已著录。是书自三皇以迄五代，裒集史事，附以论断。前有大德壬寅自序，并地理、世系等十三图。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宋以来论史家汗牛充栋，率多庞杂可议，以其不讨论之过也。此书议论颇精允，绝非宋儒偶见者可比。一览令人於古今兴亡理乱，了然胸次。朱子称《稽古录》，其言如桑麻菽粟，小儿六经了，好令读去。予於此书亦云。”

其推许是书甚至。至议其当从《资治通鉴》帝魏，不当从《朱子纲目》帝蜀，则又以久经论定之事，务持异议以骇听，不足为一桂病也。熊禾《勿轩集》有胡庭芳《史纂通要》语序，即为此书而作。庭芳，一桂字也。其称《史纂通要》，省文耳。此本不载禾序，殆偶佚欤？△《学史》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觚》，已著录。宝尝为江西提学副使，是书其提学时所作。为卷十有二，以象月；又馀其一，以象闰。每卷或三十条，或二十九条，以象月之有大小。尽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义，名之曰“日格子”。

巡抚吴廷举尝上於朝。书中取自周迄元史事，分条论列，词简意核，笔力颇遒健。

其间如记《后汉书》譙元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父丧去官事，以为辟世与人。不知后汉人情淳朴，其以期功丧解官持丧者，见於史册，不一而足。宝疑为托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论荀彧以为志似管仲，心似召忽，非扬雄之比。亦为失当。

然宝平生湛深经术，持论平正，究非胡寅辈之刻深、尹起莘辈之肤浅所可拟也。

△《史纠》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明镐撰。明镐字丰{卅己}，太仓人。是编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国志》，下迄《元史》，每史各为一编。《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郑樵《通志》，不敢删削《唐书》之例。其《晋书》、《五代史》亦阙而不论，则未审为传写所佚，为点勘未竟。观篇末别附《书史异同》一篇，《新旧唐书异同》一卷，与前体例截然不同。知为后人掇拾残稿，编次成帙也。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明镐名不甚著，而於诸史皆钩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其书《三国志》以及八史，多论书法之误，而兼核事实。《唐书》、《宋史》则大抵考证同异，指摘复漏。中颇沿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知几《史通》、吴缜《新唐书纠谬》、司马光《通鉴考异》之文。又如《隋书》兰陵公主忍耻再醮，乃以身殉后夫而取冠列女，《宋史》包恢以肉刑行公田法媚贾似道，乃以源出朱子而别名道学，显然乖谬者，亦未能抉剔无遗。至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本杂采诸书，案而不断，以备史家之采择。故义取全收，无所去取。梦莘实未旁置一词，而明镐误以记述之文为梦莘论断之语。大加排诋，尤考之未详。要其参互考证，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谓留心史学者矣。

△《御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通鉴纲目前编》一卷、《外纪》一卷、《举要》三卷、《通鉴纲目续编》二十七卷康熙四十七年吏部侍郎宋荦校刊，皆圣祖仁皇帝御批也。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於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后疏通其义旨者，有遂昌尹起莘之《发明》，永新刘友益之《书法》；笺释其名物者，有望江王幼学之《集览》，上虞徐昭文之《考证》，武进陈济之《集览正误》，建安冯智舒之《质实》；辨正其传写差互者，有祁门汪克宽之《考异》。明弘治中，莆田黄仲昭取诸家之书，散入各条之下，是为今本，皆尊崇朱子者也。故大抵循文敷衍，莫敢异同。明末张自勋作《纲目续麟》，始以《春秋》旧法纠

义例之讹。芮长恤作《纲目拾遗》，以《通鉴》原文辨删节之失。各执所见，屹立相争。我圣祖仁皇帝睿鉴高深，独契尼山笔削之旨。因陈仁锡刊本，亲加评定，权衡至当，袞钺斯昭。乃釐正群言，折衷归一。又金履祥因刘恕《通鉴外纪》失之嗜博好奇，乃蒐采经传，上起帝尧，下逮周威烈王，作《通鉴前编》。又括全书纲领，撰为《举要》殿於末，复摭上古轶闻，撰为《外纪》冠於首。陈仁锡稍变其体例，改题曰《通鉴纲目前编》，与《纲目》合刊，以补朱子所未及。亦因其旧本，御笔品题。至商辂等《通鉴纲目续编》，因朱子《凡例》，纪宋元两代之事，颇多舛漏。六合之战，误称明太祖兵为贼兵，尤贻笑千秋。后有周礼为作《发明》，张时泰为作《广义》，附於条下。其中谬妄，更不一而足。因陈仁锡缀刊《纲目》之末，亦得同邀乙览，并示别裁。乾隆壬寅，我皇上御制题词，纠正其悖妄乖戾之失，以辟诬传信。复诏廷臣取其书，详加刊正，以协於至公。尤足以昭垂千古，为读史之指南矣。

△《御制评鉴阐要》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大学士刘统勋等编次恭进，皆《通鉴辑览》中所奉御批也。始馆臣恭纂辑览时，分卷属稿，排日进呈。皇上乙夜亲披，丹毫评鹭。随条发论，灿若日星。其有敕馆臣撰拟，黏签同进者，亦皆蒙睿裁改定，涂乙增损，十存二三。全书既成，其间体例事实奉有宸翰者，几及数千馀条。既已刊刻简端，宣示奕祀。馆臣等夙聆指授，以微文奥义皆出自圣人独断之精心。而章句较繁，观海者或难窥涯涘。因复详加甄辑，勒为此书。凡分卷十二，计恭录御批七百九十八则。大抵御撰者十之三，改签者十之七。闳纲钜指，炳著琅函。仰惟圣鉴精详，无幽不烛。譬诸鼎铸九金，神奸献状，不能少遁锱毫。故论世知人，无不抉微而发隐。所谓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核舛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至乃特笔所昭，严於袞钺，如贾充、褚渊等之书死，狄仁杰之书周，正南北称侵称寇之文，订辽金元人名、官名、地名之误。而纪年系统，再三申诫，尤兢兢於保邦凝命之原。洵足觉聩震聋，垂教万世。盖千古之是非系於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於圣人之折衷。臣等编辑史评，敬录是编。不特唐宋以来偏私曲袒之徒，无所容其喙。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实已包括无馀。尊读史之玉衡，并以阐传心之宝典矣。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六卷乾隆四十八年特命诸皇子同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等，取历代册立太子事迹，有关鉴戒者，按代纂辑。自周迄於前明，得三十有三事。又附见五事。而自春秋以后诸侯王建立世子，事非储贰可比者，间叙其概於案语中，而不入正条。其他偏据窃位，无关统绪之正，并略而不论。若宋之太弟，明之太孙，尤足为万世炯鉴，则备论之。纪事取之正史，论断衷诸《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及《通鉴辑览》御批。卷首恭载节奉谕旨，如群书之

有纲要焉。伏见我国家万年垂统，睿虑深长。

家法相承，不事建储册立。皇上准今酌古，备览前代覆辙，灼知建储一事断不可行。屡颁宸谕，深切著明。伏读御制《职官表联句诗注》，於詹事府条下云：“自古书生拘迂之见，动以建储为国本。其实皆自为日后身家之计，无裨国是。

诚以立储之后，宵小乘间伺衅，酿为乱阶，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朕於此往复熟筹，知之甚审。我子孙当敬凛此训，奉为万年法守。”圣训煌煌，日星昭揭。证以是编所载往迹，既晓然於前事之当惩，益以知圣朝诒谋宏远，实为绵福祚而基万年之要道也。

——右“史评类”二十二部，三百八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八十九 史部四十五

○史评类存目一△《史通会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深尝以唐刘知几《史通》刊本多误，为校定之，凡补残缺谬若干言。又以其《因习》上篇阙佚，乃订正《曲笔》、《鉴识》二篇错简，类为一篇以还之。复采其中精粹者，别纂为《会要》三卷。

而附以后人论史之语，时亦以己见参之。深集中别载《史通》二跋，大略言，知几是非任情，往往摭摭贤圣，是其所短。至於评鹭文体，亦可谓当。又言，知几尝谓国史叙事，以简为主，而其书之冗长乃不少。观其议论，可以见其去取之旨矣。

△《史通评释》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李维桢评，郭孔延附评并释。维桢字本宁，京山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孔延始末未详。《史通》旧刻，传世者稀。故《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是书。其后有蜀本、吴本，文句脱略，互有异同。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馀字，删六十馀字。复於《曲笔》、《因习》二篇补其残缺，遂为完书。不知其所增益果据何本。然自是以后，皆以张本为祖矣。维桢因张氏之本，略为评论。孔延因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

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也。维桢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无足置论。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徵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故王维俭以下注《史通》者数家，皆嫌其未愜，多所纠正焉。

△《史通训故》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王维俭撰。维俭字损仲，祥符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山东巡抚。事迹具《

明史文苑传》。是编因郭孔延所释重为厘正，又以华亭张之象藏本参校刊定。卷端有维俭题识，称“除增《因习》一篇，及更定《直书》、《曲笔》二篇外，共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然以二本相校，惟《曲笔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

其《因习》、《直书》二篇并与郭本相同，无增入之语，不知何以云然也。孔延注本，漏略实甚。维俭所补，引证较详。然黄叔琳、浦起龙续注是书，尚多所驳正。盖刘知几博极史籍，於斯事为专门。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后人捃摭残贖，比附推求，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辗转相承，乃能赅备，固亦势所必然耳。

△《史通训故补》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书补王维俭注所未及，与浦起龙《史通通释》同时而成。而此本之出略前，故起龙亦间摭用。所称北平本者，即此书也。浦本注释较精核，而失之於好改原文，又评注夹杂，俨如坊刻古文之例，是其所短。此本注释不及起龙，而不甚改窜，犹属谨严。其圈点批语，不出时文之式，则与起龙略同。惟起龙於知几原书多所回护，即疑古惑经之类亦不以为非。此书颇有纠正，差为胜之耳。

△《四明尊尧集》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瓘撰。瓘有《了翁易说》，已著录。是书《书录解题》著录止一卷，此本十一卷，乃后人并其原表序跋合而编之者也。瓘以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实录》，变乱是非，不可传信，因作是书以辨其妄。其初窜廉州时所著，名《合浦尊尧集》。但著十论，犹未直攻安石。及北归后，乃改作此书，分为八门，曰《圣训》、《论道》、《献替》、《理财》、《边机》、《论兵》、《处己》、《寓言》，始力斥王安石之诬。皆摘《实录》原文，而各著驳论其下，共六十五条。坐此羈管台州。其总论中所云安石退居锺山，著此讪书以授蔡卞。

卞当元祐之时，增损润色，九年笔削云云。大抵主於掊击卞，故史称京、卞兄弟，最所忌恨，得祸最酷。然朱子尚病其有所避就，未能直中安石隐微云。

△《读史管见》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胡寅撰。寅字明仲，号致堂，崇安人。官至礼部侍郎，谥文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其谪居之时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前有嘉定丙寅其犹子大壮序，称“书成於绍兴乙亥”，又称其父安国受知高宗，奉诏修《春秋传》。

宏纲大义，日月著明，二百四十二年之后，至於五代。司马光所述《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议少，实因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云云。案，胡安国之传

《春秋》，於笔削大旨虽有发明，而亦颇伤於深刻。是以《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其已甚之词，多加驳正，以持褒贬之平。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於窒碍而难行。王应麟《通鉴答问》谓，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论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於本事之外。赵与峕《宾退录》曰：“胡致堂著《读史管见》，主於讥议秦会之，开卷可见也。如桑维翰虽因契丹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敌以自重，劫国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

致堂本文定从子，其生也，父母欲不举，文定夫人举而子之。及贵，遭本生之丧。

士论有非之者（案，寅以不持本生之服遭劾，见《宋史》本传，其自辨之书则见所撰《斐然集》中），考汉宣帝立皇考庙，晋出帝封宋王敬儒两章，专以自解。

而於汉哀帝立定陶后一节，直谓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论豫让报仇，曰无所为而为善，虽《大学》之道不是过。若致堂者，其亦有所为而著书者欤？”则在当时论者，亦有异同者矣。至国朝朱直作《史论初集》，专驳是书。其间诋诃之词，虽不免於过当，然亦寅之好为高论有以激之，至於出尔反尔也。

△《三国纪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陈亮撰。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绍熙四年进士第一，官至建康军节度判官，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大旨主於右蜀而贬魏、吴，名为《纪年》，实史家论断之体。已载亮所著《龙川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

△《议史摘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曰《新刊祖谦吕先生议史摘要》，又题曰《议史摘粹》。一书之中，其名已自相矛盾。今检其文，即吕祖谦《左氏博议》，但增以注释耳。然注释亦极浅陋，惟版式颇旧，盖元、明间麻沙书坊所伪刻也。

△《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二十八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前有开禧丁卯吴焕然序，称魏君仲举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循《通鉴》，案前史，而为之辨论，词语警拔。侍郎叶公正则亦称此书事理融会，今昔贯通云云。案《文献通考》载《纪年统论》一卷，《纪年备遗》一百卷，永嘉朱黼撰。引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起陶唐，终显德，与此本不符。又载叶适序，称其书三千馀篇，述吕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今此本三国始於汉昭烈帝章武元年，不列曹丕。五代始

於唐天祐四年迄十九年，下接后唐同光元年，不列朱温。其例又复相合。考魏仲举乃建阳书贾，今所传《五百家注韩柳文集》即出其家，盖以刊书射利者。又吴焕序，首以用兵立言，中复有“灵旗北指，诸君封侯之秋”语。盖开禧丁卯，正韩侂胄肇衅败盟之时。时方竞讲北征，故仲举於《纪年备遗》之中摘刊割据战伐之二十八卷，以备程试答策之用。观序末有“上可发前人未尽之蕴，下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语。则书肆之曲投时局以求速售，其大旨了然著矣。卷端冠以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世系与地理攻守之图。又《甲子纪元总要》一卷，於曹丕、朱温皆纪其年号，与本书乖刺。知亦仲举所加，非黼之旧也。案《平阳县志》，黼字文昭，隐居南荡山，终於布衣，尝受业陈傅良之门。傅良喜议论，有《止斋论祖》一书，为当时举子所重。故黼亦研心史事，以作是编。其原书虽不可尽睹，然二十八卷之中，大抵愤南渡之积弱，违心立论，强作大言。谓南可并北，北不可以并南。侂胄轻举攻金，浮动者哗然和之，卒召败衄，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说有以荧惑众听矣。

△《小学史断》二卷、《续集》一卷、附《通鉴总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南宫靖一撰。靖一字仲靖，自号坡山主人，南昌人。是书上起周平王，下迄五代，叙述史事而裒集宋儒论断，联络成文。所采《读史管见》、《说斋讲义》为多，《通鉴》及《程朱语录》、《吕祖谦集》次之。至邵子之诗，亦摘句缀入。

其他苏洵父子之属，则寥寥数则而已。知为讲学家也。前有端平丙申自序。其中持论最悖者，如谓始皇当别为后秦，晋元帝当复姓牛氏，皆祖胡寅之说，不能纠正。盖其书全取旧文，有如集句。遇先儒之论则收之，不敢有所异同故也。《续集》一卷，明庐陵晏彦文所编宋、元二代之事，附以辽、金，又附以西夏、安南，殊无义例。其以宋之南渡为道学之功，宋之不能恢复由伪学之禁。又以理宗能尊周、程，为知复古帝王之治。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视靖一原书，尤迂而寡当矣。是书旧无刊本。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赵瀛文始为授梓，而以阳节潘荣《通鉴总论》附焉，盖乡塾课蒙之本也。

△《史学提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黄继善撰。继善字成性，盱江人。其书以四言韵语编贯诸史，始自上古，迄於宋末，以便初学记诵。然旧本题继善宋人，而述宋亡且称德祐幼主降於大元，何耶？宁都魏禧集有是书序，并云重订其讹阙，又属盱江涂大让乃允恒补撰二篇，复为之注。考宋人所述，宜止於五代。此本既止於宋，则仅补一篇，且又无注，未必即禧之所序。观大元之称，当为元人所增也。

△《承华事略》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恽撰。恽字仲谋，东平人。世祖时官至翰林学士，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成於至元十八年，时裕宗为太子，恽官燕南河北道副使，因作此进於东宫，载前代为太子者之事，加以论断。裕宗甚喜是书，令诸皇孙共传观焉。已载所著《秋涧集》中，此后人抄出别行之本。进书启称二十篇，厘为六卷。今止一卷，亦后人所合并也。

△《叙古颂》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钱天祐撰。天祐履籍未详。是书前有延祐五年三月进表，称臣於延祐元年作《大学经传直解》，进献皇太子。明年复作《孝经直解》进献，承令命翰林官以威乌尔字语译讫。奏上皇帝陛下、太后殿下，奉旨将《孝经》镂版，命臣陪侍皇太子备员说书，给赐廩饩。敢献盲歌瞽颂，采摭经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体，叶以声韵，著为一编。凡帝王之道，起自唐虞，讫於有宋。总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随文引事实注於其下，目曰《叙古颂》。可以讴吟歌咏，掇前史於片纸之间云云。又有礼部牒，称说书臣范可仁衍以增义，萧贞疏以音释，盖三人共成此书也，然词意鄙俚，殊不足采。

△《史义拾遗》二卷（内府藏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著录。据孙作所作《维桢传》，称其生平论史之书，有《太平纲目》四十册，《历史钺》二百卷，今俱亡佚。此书传中不载，明皇甫汈始为刊行。大抵杂举史事，自为论断。上自夏商，下迄宋代。中有作补辞者，如子思《荐荀变书》，齐威王《宝言》是也。有作拟辞者，如孙臆《祭庞涓文》，梁惠王《送卫鞅还秦文》是也。有作设辞者，如毛遂《上平原君书》，唐太宗责长孙无忌是也。大都借题游戏，无关事实。考同时王祜集中，亦多此体。盖一时习尚如斯，非文章之正格，亦非史论之正格，以小品视之可矣。每篇下有跋语，盖其门人所作。自称其名曰木，不著其姓，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事偶韵语》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钱塘凌纬撰。不详时代。是书凡五言绝句一百首。前自序云，唐李瀚《蒙求》，约四言成编，诚便记览。自后文士，往往效而为之，未有增至五言者。

余因暇日观历代君臣言行，多有补於世教，由是撮举其要，以类相偶，萃为绝句百章。各章之下，仍取得失事附注焉。盖即《蒙求》而稍变其体耳。

△《通鉴博论》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宁王权撰。权有《汉唐秘史》，已著录。此书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表上，盖奉太祖敕撰者。前二卷论历代史事大略，后一卷仿史家年表，名之为《天运记

》。

其上中二卷所云《外记》者，刘恕，陈桎之书也；《正纪》者，司马光之书也。

钱曾《读书敏求记》曰：“下卷图格中於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廖永忠沈韩林儿於瓜步，大明悉永忠之不义，后赐死。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太祖之书法也。德庆一案，尽此二十一字，又何他词之说”云云。夫林儿之死，犹义帝之死也（明初奉龙凤年号）；永忠之死，亦犹淮阴之死也。诱过永忠，一语而解两失，此真舞文之曲笔。曾乃以为定案，於义殊乖。下卷之末有永乐五年御制文一篇，题曰《历代受命报复之验》。盖官为刊行，因而附著其文。纯举报应轮回之说，最为浅陋。

后有成祖自跋云，观其革命之际，报复屠戮之惨，或乱生於内，或患生於外，自相鱼肉。又云，察其历代报复之由，以明天道好还之理。观其所言，似乎尚畏天道者。而革除时屠戮之惨，乃无复人理，天下后世之耳目可以是言掩耶！又案《明史》权本传曰：“权常奉敕辑《通鉴博论》，又作《史断》一卷。”今考是书凡例云，一取《史断》为法，加诸笔削。下卷之末云，取《史断》之首章以名是书。《史断》者，宋端平三年南宮靖一所作。今尚有传本，非权作也。

△《宋论》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此书取《宋史》自太祖迄卫王事迹，每条节文提要，各为论於其后，凡二十八篇。持论颇正，故郑瑗《井观琐言》以为胜於《宋史笔断》。然亦取太宗弑夺之说，至谓尼玛哈为太祖复生。委巷鄙言，何可训也。

△《蔗山笔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商辂撰。辂有《商文毅奏议》，已著录。是编杂论史事，仅三十三条，颇好持异论。如谓宋天书事亦有深意，不可尽加訾议，是何言欤？△《政监》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夏寅撰。寅字正夫，华亭人。正统戊辰进士，官至山东右布政使。是书首列经传《尚书》、《春秋》，次自汉迄元史事。分条件系，各加评断。皆前人绪言，无大阐发。又间或不免於偏驳。

△《雪航肤见》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赵弼撰。弼字辅之，南平人。雪航乃其号也。是书成於正统、景泰间。杂论史事，上自羲农，下及有宋。论多迂阔，亦颇偏驳。其中如论项羽杀宋义为是，先儒断其矫杀为非。又论杀秦王子婴、屠其宗族、伐其陵墓为是，先儒论其暴横为非。又论项羽不杀沛公有人君之度，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论项羽获太

公、吕后三年，无淫杀之心，闻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则笃於朋友之义，而先儒不能察。又论羽之才美，亘古无伦，乌江之死，本实天亡，而非羽罪。司马迁、扬雄所论皆谬。殊乖刺不协於理，宜为陶辅《桑榆漫志》所驳。然辅不驳此条之颠倒，而别举羽弑义帝一事，谓虽有善无足称。则所见亦与弼等矣。

△《新旧唐书杂论》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有《东祀录》，已著录。是编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所论太宗、明皇之事为多，持论亦皆平允。然东阳依违避祸，固位取容。其论宋璟不与反正之功，无害宰相之体，实阴以自解。其论狄仁杰、褚遂良优劣，谓二人易地，仁杰必能强谏於武后初立之时，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后。及论德宗猜忌，元载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间，亦隐然自以调停为功。其驳胡寅论高力士一条，及论姚崇任谄用诈一条，亦欲以持论之正自盖其所为也。

△《宋纪受终考》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其《篁墩集》中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篇，专辨僧文莹《湘山野录》诬太宗烛影斧声之事。末自注云，犹恐考核未精，故别成是书。然观文莹所言，实无所确指，徒以李焘《长编》误解文莹之言，遂成疑案耳。宋濂、黄潛始首辨其诬。敏政是书，又博采诸书同异，一一为之辨证，然仍宋、黄二家之绪论也。

△《宋史阐幽》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许浩撰。浩字复斋，馀姚人。弘治中以贡生官桐城县教谕。与作《通鉴纲目前编》之许浩同姓名，又同时，实各一人也。是编因与邱濬读《宋史》而作，其是非皆不谬於圣贤。然特举古来论定之说，敷衍成篇。如司马光诸人为君子，蔡京诸人为小人，亦何待於浩而始知之乎？△《元史阐幽》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许浩撰。大抵皆取《续纲目》所书而论断之，凡五十二条，持论虽正，而亦不免於偏驳。

△《世史积疑》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题元李士实撰。前有自序，称至正七年壬申三月朔书。案，至正七年岁在乙亥，非壬申，与史不合。而元代亦未闻有李士实，惟明有新建李士实，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右都御史，致仕。正德间宁王宸濠图不轨，引之同谋。事起时，以士实与举人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宸濠就擒，士实并伏法。事见《明史》。而正德七年正值壬申，与此书序内纪年适合。屠隆《考槃馀事》又称，士实有善书名，而此本内自书序文，笔势颇雄放，亦足相证其为明李士实所撰无疑。书首有衡山及天籁阁印记，乃文徵明、项元汴两家旧本。此必在当时以士实为

党逆叛臣，嫌於私存其著作，故改窜纪年以掩其迹，而后来著录者遂误以为元人也。其书采摘史事，分条立说，迄於东汉之末而止。以丧心从乱之人，而妄议古今，其说盖不足深论矣。

△《兀涯西汉书议》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张邦奇撰。实则因霍韬旧稿而增修之。兀涯者，韬别号也。所辑《明良集》，已著录。邦奇字常甫，鄞县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皆摘西汉之事编次年月，先录《汉书》原文，而附以评断。多引明代故事，证其得失。盖尝经奏御之书，其每条标“臣案”者，韬原文；有别标“侍郎臣张邦奇曰”者，则续修之文也。

△《史评》十卷（内府藏本）

明范光宙撰。光宙字霁阳，石门人。是书自春秋迄南宋，人各为评。多袭前人绪论，罕出心裁。

△《责备馀谈》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方鹏撰。鹏有《续观感录》，已著录。是书杂取古人行事为世所称者，摘其瑕疵。自序谓贤知之过，立言制行，或不近人情，不合中道，往往载诸典籍，学者喜谈而误效之。故直指而极论焉，以自附於《春秋》责备之意。然持论刻核，时多乖谬。如《穀梁》谓隐公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其言允矣。今并谓轻千乘之国为非。至陈师道不肯假赵挺之之衣，亦排诋之。所谓不乐成人之美者欤？△《东源读史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维祐撰。维祐字裕夫，号东源居士，萧山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肇庆府知府。是书采集史事及前人史评，衷以己意。其自跋谓於正德丁丑，取少微《通鉴节要》读之。偶有所见，辄录於楮。殊无出人议论，或似有所蹈袭。今观书中所断制，虽无大疵谬，而蹈袭之弊，诚如自序所云。且少微《通鉴节要》虽出宋人，实村塾陋本。据以立论，亦安足以言读史也。

△《翼正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何思登撰。思登字一举，武昌人。正德甲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标举历代史事而论其得失，大旨主於黜佛老之虚诞，故以《翼正》为名，其持论不为不醇。而言烦词复，一书惟此一意，未免失之冗琐。与胡寅《崇正辨》得失相同。至其意见偏驳，如许衡为国子监祭酒乞休事，必削元世祖年号，系於宋度宗咸淳九年之类，尤舛谬至极，不足与辨者矣。

△《尚论编》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邹泉撰。泉字子静，昆山人。正德中诸生。是编所载，自三代以至宋元，悉删削诸史本传，存其梗概，间引他说考证。又仿诸史论赞，附以己意。亦颇有可采之处，非明人辗转稗贩者可比。但以二十一史欲缩敛於二十卷中，此虽班

、马之才，亦必不能镕铸包括。时伤疏漏，固其所耳。

卷九十 史部四十六

○史评类存目二△《世谱增定》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吕颺编。颺字梦宾，陕西宁州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应天府尹。是编因陈璘所刊《世谱》一书，益以司马光《历年图》、梁氏《总论》，而以黄继善《提要》割属历代之下。以上古至东晋为前卷，刘宋至元为后卷，盖乡塾课蒙之本也。

△《帝鉴图说》（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张居正、吕调阳同撰。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调阳，临桂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谥文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二人奏御之书，取尧舜以来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前绘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前有隆庆六年十二月进疏一篇，盖当神宗谅闇时也。

疏云，善为阳为吉，故数用九九；恶为阴为凶，故数用六六。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神宗方在冲龄，语取易晓，不免於俚俗。

△《群史品藻》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戴璟撰。璟有《广东通志初稿》，已著录。是编取司马光《通鉴》，摘其事迹为之论断。其凡例云，以《通鉴节要》为主，而摘其可为论策命题者。案《千顷堂书目》有宋江贇所撰《资治通鉴节要》，又有元刘剡所撰《资治通鉴节要》，皆三十卷，未知璟所指何本。然止为命题而设，则不出兔园册子之陋习也。

△《汉唐通鉴品藻》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戴璟撰。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然即璟所著《读史品藻》，坊本改易其名也。书中起周威烈王，终周世宗，与《通鉴》首尾相应，而以“汉唐”名书，璟未必谬陋至此。其出自庸妄书贾明矣。

△《两汉解疑》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撰。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编摘两汉人物，论其行事，设为问难，而以己意解之。大抵好为异论，务与前人相左。如以纪信之代死为不足训，以汉高之斩丁公为悖恩欺世之类。皆乖平允，不足为训也。

△《两晋解疑》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撰。持论与所作《两汉解疑》相类，而乖舛尤多。如贾充一条，称秦桧有息民之功，故得善终。冯道和蔼温柔，故有“长乐老”之荣。悖理殊甚。顺之学问文章，具有根柢，而论史之纰缪如此。盖务欲出奇胜人，而不知适所

以自败，前明学者之通病也。

△《觉山史说》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洪垣撰。垣字峻之，婺源人，觉山其号也。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本传。又《湛若水传》末称，湛氏门人最著者，永丰李怀，德安何迁，婺源洪垣，德安唐枢。怀之言变化气质，迁之言知止，枢之言求真心，大约出入王、湛两家之间，而自为一义。垣则主於调停两家，而互救其失，皆不尽守师说云云。其讲学之书今未之见，是编其论史之书也。所论起上古迄宋末，如论伍员鞭墓之类，颇能主持名教。他如论管叔、蔡叔合於义而不知天命，诋纪信代死为吕禄辨冤之类，则不免文士好奇，务为新论。至於论余阙死节一条，斥阙不当仕元，且以全家并命为非，是则纰缪至极。无论阙本色目人，实非南宋遗民，垣於事实为不考，即使阙之祖父果为南宋遗民，而是时元混一天下，已届百年，践土食毛，久为黎庶。垣乃於数世之后使为宋守故臣之节，此於理不更悖乎。

△《太史史例》一百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之象撰。之象字元超，华亭人。嘉靖中官浙江按察司知事。《明史文苑传》附载《文徵明传》中。是编取《史记》所书，分类标列为二百八十九例，摘其文以系於各类之后，名目皆极琐屑。夫文字详略，势无定体，本不可以例言。

况太史公成一家之书，往往意在文外，尤不得尽以定法拘之。而之象乃毛举细微，以为事事有例。此又以说《春秋》家之窠臼移而论史矣。

△《史乘考误》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书一曰《二史考》，凡八卷；二曰《家乘考》，凡二卷。二史者，国史、野史也，皆胪举讹传，一一考证。

已载入《弇山堂别集》中，此其单行之本也。

△《洗心居雅言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范櫜撰。櫜字养吾，会稽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知府。是编凡史论二百四十一条，陶望龄为之序，书之上方及行旁皆有评语。序前标曰《新镌史纲论题雅言》，旁注评林，目录前标曰《新刻陶会元举业史纲论题》。皆坊本之陋式。其为真出櫜手与否，尚在疑似之间矣。

△《古史要评》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崇节撰。崇节字介甫，弋阳人。嘉靖甲子举人，官武冈县知县。是编所载，起周灵王迄南宋，每事先标题目，后载史文，而断以己意，盖坊刻《鉴纂》、《鉴略》之类。而挂一漏万，茫无始末，并不足以裨初学。於元朝不载事实

，但附许衡、吴澄二人，题曰元朝人物，尤为偏谬。

△《史取》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贺祥撰。祥字长白，长沙人。是编凡分六类，曰《世论》，曰《世评》，曰《经世》，曰《性行》，曰《成务》，曰《杂纪》，六类之中分子目四十有八。

盖史评之流，而其体则说部类也。观其驳《孟子》益避禹子之言为无稽，称《吕氏春秋》一书与《孟子》相表里，斥严光为光武之罪人，赞丁谓为荣辱两忘之异人，皆所谓小言破道者。书中数称李贽，岂非气类相近欤？△《读史漫录》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远，更字无垢，东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评论历代史事，起伏羲氏至辽、金、元，所论无甚乖舛，亦无所阐发。目录后有门人郭应宠题识，称是书本先梓於闽，未经雠校。

后其子君图与《笔{鹿主}》同鋟以行，应宠又於慎行遗稿中搜得读史五十通补入云。

△《史韵》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赵南星撰。南星有《学庸正说》，已著录。是编摘录史事，俚以四言韵语。凡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各为一首，词简而该。

盖其谪戍代州以后，借以遣日之笔。后人重其忠义，因录而传之。顺治丁亥，高邑李士邵刊於杭州，版旋散佚，乙未又刊於淮海道署。

△《馀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字伯同，华亭人。万历丁丑进士，官刑部主事。是编乃其语录之一种，皆衡论古人得失，与发挥理气性命者有异，故以《馀言》为名。所评上起唐尧，下迄宋末，大抵儒者之常谈。然尚无讲学家不情之苛议。

△《涉世雄谈》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朱正色撰。正色字应明，南和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是书乃其备兵甘肃时所著。取诸史记传所载事迹之有关兵法，及才智明决足启发人意者，分门摘录，而各附评语於条末。每类中又各分奇品、正品，词气纤譎，学陈亮而不成者也。

△《读史漫笔》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懿典撰。懿典有《读左漫笔》，已著录。此编摘《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事迹，随意论列数语，皆陈因肤廓之言。

△《兰曹读史日记》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熊尚文撰。尚文字益中，丰城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是编杂采史传旧文，上起唐尧，下迄元代，随事论断。全类时文评语，颇乖著书之体。

△《史谈补》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一奇撰。陈简增补。二人均不详始末。所可考者，简书成於万历中，一奇书又当在前耳。一奇书五卷，本名《史谈》，於诸史中摘录事迹，加以论断，皆常谈，无所阐明。简又补入百馀条，杂於一奇旧编之内，仍为五卷，改题曰《史谈补》。其肤浅更出一奇下矣。

△《尚友斋论古》（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涂一榛撰。一榛字廷荐，漳州镇海卫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通政司通政使。其书取春秋时范蠡迄宋文天祥六十八人，各录本传而自为评语缀於其末。去取绝无义例，议论亦多陈因。其於吕诲弹王安石事，谓台諫不可随众占风，则为当时朝局而发也。

△《人物论》三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郑贤撰。贤字元直，莆阳人。官震泽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戊申，掇诸史论赞及唐宋以来各家文集，取其论古之文，裒为一编，而以时代编叙之，贤亦附评於篇末。率兼论其文，不专论其事。其体例盖在史评、总集之间也。所采元以前人之说，仅一百二十七家，所采明人之说至二百四十七家，则冗杂可知矣。

△《读史商语》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志坚撰。志坚字弱生，更字淑士，亦字闻修，昆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僉事。《明史文苑传》载其为南京兵部郎中时，要同舍郎为读史社，撰《读史商语》，即是编也。以十七史之文与《资治通鉴》参核，随事论断，较他家史论抱残守匱者颇殊。如论茅焦称假父二弟，谬於理而悖於事。论刘向为汉宗室，諫外家封事不当以任用宗室为言，招争权之嫌。论后汉党锢中岑晷、刘表、胡母班皆谬负虚名。论《通鉴》帝魏，故汉献帝用魏谥；《纲目》帝蜀，则宜用蜀谥曰孝愍。论刘琬挾妻小过，至於弃市，诸葛亮不能辞责。论山简嗜酒酿乱，不应以习池为美谈。论汉昭烈帝非弃荆州，苏轼之言失考。皆为有理。其谓秦始皇在赵之时，生仅两岁，无由与燕太子丹相善。谓汉史所纪征讨斩获，动以万计，皆非实数，以汉故事破贼文书以一报十为证。谓《魏书尔朱荣传》韩彭乃韦彭之讹，以《金石录》为证。谓《南史何敬容传》，《北史后妃传》、《崔暹传》与齐《文宣帝本纪》矛盾。谓胡寅《读史管见》误读《通鉴》宇文孝伯事。谓房琯无请亲王领军事，司空图诗注不足凭。亦皆有考据。惟好为高论，动辄踳驳。如谓桑弘羊有补於国计；谓曹操所行实文王之事

；谓诸葛亮不善用兵，陈寿所评为确；谓谢灵运为晋之忠臣，可比陶潜；谓李林甫在，安禄山必不敢叛；谓王叔文为忠臣，有功无罪。皆纰缪之甚。又颇不论是非，而论果报於佛法信之尤笃。谓袁宏《汉纪》不知佛法之精微广大。谓傅奕辟佛为浅陋，司马光取入《通鉴》，所见与奕相等。尤非论史之道矣。

△《史怀》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鍾惺撰。惺有《诗经图史合考》，已著录。是书上自《左传》、《国语》，下及《三国志》，随事摘录，断以己见。《明史文苑传》称，惺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即是编也。其说虽间有创获，而偏驳者多。盖评史者精核义理之事，非掉弄聪明之事也。

△《元羽外编》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大龄撰。大龄，眉州人。凡《史论》四卷，首正统论，次杂论延陵季子、晏平仲等二十馀人。又《说史隽言》十八卷，分二十四类。杂采史文，断以己说。

又《晋十六国指掌》六卷，《唐藩镇指掌》六卷，皆抄撮《晋书载记》、《唐书藩镇传》而成。《随笔》八卷，《支离漫语》四卷，评鹭史事，大都穿凿附会，无所发明。其论正统，欲以汉配夏，以唐配商，以明配周，而尽黜晋与宋、元，尤为纰缪。

△《诗史》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明顾正谊撰。正谊，松江人。万历中官中书舍人。考钱希言《戏瑕》曰：“昔尝於太原斋头见云间刻顾氏《诗史》，阅之乃中翰正谊名也。余与王先生相顾惊叹，王先生曰：‘此岂虎头公所能办哉！’后余过云间，乃知华亭有词人唐汝询仲言者，目双瞽，著成是书，顾氏以三十金诡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诚贱，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俟异世子云者起，故当有定论耳”云云。据此，则是书为唐汝询作，正谊乃买其稿而刻之耳。然是书以列朝纪传编为韵语，各为之注，以便记诵，不过《蒙求》之类，不知正谊何取而窃据之也。

△《测史剩语》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冯士元撰。士元字廷对，新昌人。万历中由贡生授靖安县训导，迁河南府教授。是书杂取春秋至唐代史事，为之论断。以人标题者二十四篇，以事标题者三篇。闻得苏轼之一体，附以拟书三篇，连珠、杂说各十篇，则小品伎俩矣。

△《史拾载补》（无卷数，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吴宏基撰。宏基字柏持，仁和人。是编取《史记》八书及《儒林》、《循吏》、《游侠》、《酷吏》、《滑稽》、《日者》、《龟策》、《货殖》、《匈奴》、《西南夷》、《大宛》列传十一篇，加以圈点，并略附笺注评语於篇后。

前有自序，似乎先著一书名《史拾》，而此补之者。又冠以苏辙《古史跋》，似乎补所未收者。其体例殊不可解。又有郎璧金序，称其旅摭稗收，凡天经、地志、昆虫、草卉之事，汇纂成书，缀之简裔。更与本书不相应，亦莫能详也。

△《史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至善撰。至善字于止，休宁人。是书所论，上起三皇，下迄於宋。然论两汉者十之八，余皆寥寥数则，大抵迂阔之谈。其偶出新意，则往往乖刺。如谓岳飞得金牌之召，当还戈南指，诛秦桧以清君侧。是岂可行之事乎。

△《评史心见》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郭大有撰。大有字用亨，江宁人。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於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

△《古质疑》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郑赓唐撰。赓唐有《读易蒐》，已著录。是编评论史事凡三十八条，自宓犧至周平王止。窥其微意，似欲为《春秋》前编也。中如论女娲补天，乃张湛《列子注》之绪言。论黄帝铸鼎，乃宋人伪《子华子》之旧说。以至姜嫄履武，玄鸟生商，亦多先儒所已论，无庸剿袭陈言。至太甲条称《竹书》为伪，高宗、幽王二条，又引《竹书》为证。数页之中，自相矛盾。王季一条，前后文义不相属。其殆传写讹脱欤？△《读书镜》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乃所作史论。或一人递举数事，或一事历举数人，而以己意折衷其间。欲使学者得以古证今，通达世事，故以镜为名。所言亦不甚精切，特持论尚颇平正，视所著他书犹为彼善於此。至所称人主宫闱中事，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过为排击，而少年喜事，形之章奏，刻之书帙，至遍於鞞毂市肆之间。此在布衣交友尚不能堪，而况天子乎？此言盖为万历间争国本者而发，於明季台省之弊，可云切中。不以继儒而废其言也。

△《青油史漫》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茅元仪撰。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著录。是书杂论史事，多为明季而发。如称汉高祖令吏敬高爵，则为当时轻武而言。诋魏徵抑法以沽直，太宗矫情以听谏，则为当时科道横议而言。论西汉亡於元帝，东汉亡於章帝，则为神宗而言。亦胡寅《读史管见》借事抒议之类。而矫枉过正，故其词多失之偏僻。

△《史疑》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存标撰。存标字子建，华亭人。崇祯间贡生，候补翰林院孔目。是编取《三传》、《国策》、《史记》、《汉书》及诸杂史，摘其事迹而论列之。如以

项羽为智士仁人，以汉高帝为木偶之类，殊嫌乖谬。措语尤多轻佻。卷首题陈继儒选定，则习气所染，由来者渐矣。

△《历代史论二编》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溥撰。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是书总论史事，起三家分晋，至周世宗征淮南。议论凡近，而笔力尤弱，殊为不称其名。题曰“二编”，盖尚有前编，今未之见。

△《读史书后》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梦泰撰。梦泰字友蠡，铅山人。崇祯丁丑进士，官鄞县知县。是编前有顺治辛丑张逵序，称其“大节耿然，不愧首阳。卒与其配李媛称双节，而湮没不传”云云，则亦明末死义之士。逵不详其始末，不可考矣。是书皆读《史记》而跋其后，文体晦涩，几不可读，殆亦刘凤之流。又有文德翼序，语意亦相类。盖明季伪体横行，士大夫以是相高。而不知故为诘曲，适为后人笑也。

△《拙存堂史括》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冒起宗撰。起宗有《拙存堂经质》，已著录。是书成於崇祯壬午。乃其自襄阳罢归之时读史偶记，多随意闲评，不必尽关褒贬。间有考证，亦未甚精核，盖姑以资谈柄，消永日耳，不足以言史学也。

△《孟叔子史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孟称舜撰。称舜字子塞，会稽人。崇祯间诸生。是书凡为史论四十篇，其文皆曲折明鬯，有苏洵、苏轼遗意，非明人以时文之笔论史者。惟其以屡举不第，发愤著书，不免失之偏驳。如《项羽论》，谓其败兵由乎天亡，非战之罪。《商鞅论》，谓秦用商鞅之法，六世以至於帝；始皇不用商鞅之法，二世以至於亡。

《乐毅论》，谓其非仁非智，虽毅不走赵，骑劫不代将，亦终必败。皆失之过激。

《李陵论》，谓陵必报汉，汉待之寡恩，则害义尤甚。崇祯末降贼诸臣，无不以陵藉口者，岂非此类僻论有以倡之乎？至於王通、韩愈、王安石、张浚诸论，则能破门户之见；晁错、赵苞、魏徵、史浩诸论，亦能持事理之平。盖瑕瑜互见之书也。前有崇祯辛未自序，述不得志而立言之意，称李卫公罢相归，著论数十首，名曰《穷愁志》。苏文忠公谪居儋耳，亦著论数十首。今所传平王、范增诸篇是也云云。案，李德裕《穷愁志》作於崖州，无罢相归之事。苏轼诸论，虽集中不著年月，亦无作於海外之明文。所引皆为舛误，知其聪明用事，考证多疏矣。

△《狂狷裁中》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伟撰。时伟有《春秋编年举要》，已著录。是编上起战国，下迄金、元

，取忠臣孝子志士仁人之事而论说之。其自序曰：“凭虚不如履实，异撰不如庸行。”又云：“考览千古，未闻志士仁人忠臣孝子之外，别有所谓进取不为者。”

私为尚论，取实代虚。凡忠孝志仁，正骨奇气，虽不袭狂名，不矜狷迹，而强名为狂狷焉。即於孔、孟之旨茫无取裁，而律以成章进取，则庶乎不悖尔矣。”此其撰述之大意也。然其中所载如豫让、聂政诸人，犹谓节取其义烈。而魏延、马谡、华歆、郗虑亦并收入，未免芜杂不伦矣。

△《廿一史独断》二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自勋撰。自勋有《纲目续麟》，已著录。是书於二十一史，各纠其失，每一史为一卷。其中纠体例之失者十之三四，纠议论之失者十之六七。而所谓体例之失者，不过某人之传不当在某人前，某人之传不当在某人后，及某人当与某人合传，某人不当与某人合传而已。大抵取其篇目论赞，互相比勘，而断以己意。

非能旁引曲证，一一究其异同，核其虚实也。其凡例谓先儒已驳者不复置喙，性耻蹈袭，绝无剿说。然如开卷论《史记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即皆刘知几《史通》之说。是亦未及博徵之一验矣。

△《宋史笔断》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正谊斋編集，不著撰人名氏。所论始於太祖建隆元年，至卫王溍海之事。论皆近迂阔。

△《尚论编》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称曰印须子。中有近日熊经略语，则明末人所辑也。其书皆摘前人论史之语。起於尧、舜，迄文天祥。明人议论，采摘尤多。大抵拉杂无绪，每篇皆有跋语，亦佻纤无可取。序凡三首，一称梦博道人，一称狎鸥翁，一称六宜亭长，亦不知为何许人也。

△《卖菜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曰匪斋撰，不知何许人。书中取明一代人物，各加详断。自宋濂以下凡六十余人。以及律吕推步之说，亦并为考辨。盖亦史论之类。书中称庄烈帝为思皇帝，疑福王时人也。

△《纲鉴附评》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国朝刘善撰。善号龟斋，吉水人。考《江西通志》有刘善，临川人。洪武丁卯举人。是书所论，自夏帝启迄晋代为上卷，自南北朝迄明太祖即位为下卷，时代亦与相应。又似乎即明初之刘善，疑不能明也。所评多剿袭旧文，大抵不出胡寅、尹起莘之说。其自立新意者，往往纵谈害理。如谓汉高当立赵王如意为太子，诸臣争之为非。又谓即立惠帝，亦当如钩弋夫人，先杀其母

。可谓不揆於理，不近於情。他如因王珪子尚公主，珪令行妇礼一事，忽牵及珪昔事建成，今事太宗，犹妇之再醮於人，而忘所醮之即戕夫者。尤节外生枝，非其本事矣。

△《汉史亿》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廷铨撰。廷铨有《颜山杂记》，已著录。是编取司马、班、范三史所载事实，随笔论断，共二百馀条。中多与于慎行《读史漫录》议论相同者。自序谓与之暗合，故不复删。其论留侯子辟疆始谋分王诸吕，谓辟疆深沉多智，无忝厥父，有安刘氏之功。夫诸吕分王，刘氏危於累卵。特以禄、产庸才，遽释兵柄，诸大臣得而诛之。辟疆以一孺子首倡乱谋，几覆邦国。乃以能安刘氏称之，不亦慎乎。

△《论世八编》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华庆远撰。庆远，无锡人。是书辑前人论古之说，各区以时代。卷首有自序四篇，初序於崇祯庚辰，再序於甲申，三序於己丑，四序於己酉。己丑为顺治六年，己酉为康熙八年。其庚辰原序谓，略似竟陵锺氏《史怀》，或正史，或野史，或集，或说，不专一史。久之盈册，题曰《寒窗叹》。后改名为《论世八编》。自一卷至四卷为初编，论自古迄三代。五卷为二编，则专论孔子。六卷为三编，专论西汉。七、八两卷为四编。论东汉后汉。九卷为五编，论晋至隋。十卷为六编，论唐。十一卷为七编，论北宋。十二卷为八编，论南宋至明初。大抵缀辑陈言，间有附评，亦寥寥偶见。

△《历代甲子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鲁隐公以上甲子，《汉志》与《史记》不同。黄道周主《史记》，宗羲以其与《尚书》不合，尝与朱朝瑛反覆辩论。谓当从班氏以武王克商为己卯岁，历引《尚书》及《竹书记年》以证之。

此篇即答朝瑛之书，已载於《南雷文定》中。曹溶收入《学海类编》，改题此名，实非其旧也。

△《鉴语经世编》二十七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以《通鉴》卷帙浩繁，学者难以卒读，於是摘录司马光《资治通鉴》及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凡有关经世者，加以案语。其议论尚皆平正，然亦不能无因谬袭误之弊。如信宋太宗烛影斧声之事，而曰烛影摇红，心田变黑。殊为失考。又谓明《永乐四书五经大全》为不刊之典，亦未免儒生章句之见也。

△《读史吟评》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黄鹏扬撰。鹏扬字远公，晋江人。顺治丁酉举人，尝官知县。是编杂咏史

事，每诗之后附以论断，略如元宋无《唵呶集》例。而词旨拙鄙，则又出无下。玩其意旨，似借讽明季之事，不为品第古人也。

△《史评辨正》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鹏扬撰。是书取历代史评，断其是非。每条皆先列前人之说，次申己见。卷首自序所论评史三病、四宜等说，颇为切中。然如伊尹两截人之类，仍哓哓於一字一句之间，争无关之得失。则亦未改迂儒论古之习矣。

△《读史{亦目}疑》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彦士撰。彦士字龙弼，定陶人。顺治初岁贡生，官黄县训导。其书评论史事，自上古至元，凡四百馀条，多作韵语。大约欲仿史家赞体，而体例冗杂，议论迂拘，不出乡塾儒生之见。

△《史折》三卷、《续》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贺裳撰。裳字黄公，丹阳人。康熙初诸生，是书取明人评史诸书义有未当者，折衷其是。凡《史怀》、《狂夫之言》、《史说》、《赘言》、《涌幢小品》、《谈史》、《藏书》、《史裁》、《史馀》、《读史漫录》、《札记外篇》等共十一家，谓之“后语”。又各系小序於前，凡三卷。古今论史，言人人殊，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裳所驳正，颇属持平。然其中可一两言决者，必连篇累牍，觉浮文妨要。至於陈继儒之浅陋，李贽之狂谬，复为之反复辩论，更徒增词费矣。卷后附《史折续编》，乃裳所自为史论。盖折衷唐、宋诸儒之说。

已刊入本集内，此又以类附於史论者也。

△《澂景堂史测》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施鸿撰。鸿字则威，邵武人。康熙中由岁贡生官至奉天府经历。是编取《通鉴》中自晋至隋事迹，各为评论，共一百七十七则。其专取晋、宋以下六代者，自序云：“岁在甲辰，署篆罗源，未携书籍。借得温公《通鉴》自晋至隋数十册。日夜读之，因而有所论议。”则亦偶然札记也。

△《垂世芳型》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维宁撰。维宁字德藩，华亭人。康熙丙午举人。初，维宁取历代事迹，人立一传，各系以论，名《连珠汇校》。盖通史流也。郑重欲为之刻，不果。后删掇其论三分之一，以成此书。所论上起孔子，下迄明季，共七百八十五人。而明一代居一百四十八，其父章原亦与焉。

△《资治通鉴述》（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洗撰。洗有《易经述》，已著录。是编凡论三十二篇。始於范蠡，终於陆贽、裴度，末附《史官论》一篇。所论战国时事居十之七，秦汉以后间及一二事，未编卷帙，其次第亦参差不一。盖刊刻未竟之本，全书当不止此也。

△《通鉴大感应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镜撰。镜字非台，翼城人。此集前有镜自序，谓《资治通鉴》乃古今来一大《感应篇》。录其彰明较著者，俾览之者有所观感云云。大抵如《迪吉录》、《劝善图说》等书，取以醒世，非史学也。如论皋陶谓之士而兼师，全柄生杀之权，故子孙不王。则尤附会之论矣。唐、虞至治，尧、舜至明，皋陶之刑果干天罚，能见用於二帝之世乎？△《读史辨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建衡撰。建衡号月萝，威县人。岁贡生，候选教谕。是书成於康熙四十一年。虽以读史为名，而考其所引，实皆坊刻《凤洲纲鉴》也。

△《史论初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直撰。直字少文，江苏人。是集为驳正胡寅《读史管见》而作，其中颇有持平之论。如《牛晋论》等篇，虽寅复生，不能辨。然而词气太激，动乖雅道。每诋寅为腐儒，为矇々未视之狗。为双目如瞽，满腹皆痰。为但可去注《三字经》、《百家姓》，不应作史论。为痴绝、呆绝、稚气、腐臭。虽寅书刻酷锻炼，使汉、唐以下无完人，实有以激万世不平之气。究之读古人书，但当平心而论是非，不必若是之毒詈也。

△《诗史》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葛震撰。震字星岩，句容人。是书於历代帝王各以四言韵语括其始末。起自盘古，终於有明。据康熙癸未锺国玺序，其书尚有全注，此特先刊其正文。

然读史之学，在於周知兴废始末。此书如为童穉设，则事无注释，断乎不解为何语，诵之何益！如曰成人读之，可不须注。世乌有已成人尚诵此种书者乎？所谓进退无据也。

△《四言史徵》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葛震撰。即葛氏《诗史》，曹荃为之注释，改题此名也。据荃自序，题康熙庚辰，尚在癸未前四年。殆锺国玺刻《诗史》时，尚未见此本欤？△《班范肪截》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张笃庆撰。笃庆字历友，号厚斋，又号昆仑外史，淄川人。康熙丙寅拔贡。王士禛《渔洋诗话》称其淹博华瞻，千言可以立就。是书即两汉史事稍加论断，大抵皆属常谈。亦有仅节录数语，不置一词者。其中旁掇应勋《风俗通》、蔡邕《独断》、刘珍《东观汉记》之类，则颜师古、李贤、刘昭注中所引也。似史评而非史评，似说部而非说部。殆随笔偶记之书，故漫无体例欤？△《五代史肪截》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张笃庆撰。是书摘取欧史之文，间附己意为论断。与《班范肪截》体例略

同，而持论尤多无谓。如论朱全忠、张全义赐名事，则曰可谓忠不忠而义不义矣，此亦何须复道。又论昭宗椒兰殿何后积善宫事，曰椒兰不以延嗣，积善不以流庆。置其本事而旁论宫殿之名，不几时文之掉弄笔墨乎？至论冯道《兔园册》事，曰此册流传，至今遂广，不特翰苑诸公奉为秘书，而帖括家亦以为金科玉律矣。案，《兔园册》三卷，《通考》著录，注曰虞世南撰。今其书久佚，笃庆乃云流传遂广。亦徒为高论，实不知其为何书也。

△《增定史韵》四卷、附《读史小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仲宏道撰。宏道字开一，嘉兴人。是书成於康熙辛未。以赵南星《史韵》前载年号，浮文妨要，注又寥寥不详，所以不行於世。乃删其繁冗，补其阙略，以成是编。复上续以羲、轩至秦，下续以明代之事。其他晋之十六国，五代之十一国，以及辽、金、西夏亦各为韵语以补之。每纪之末，宏道各为总论。明纪评语则采谷应泰《纪事本末》之文。1 2 3 △《十七史论》九卷、《年表》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敦仁撰。敦仁字调元，武进人。是书论断史事，始於汉，终於五代，大抵陈言。每代各列世系於前，僭伪之国皆然。末为年表一卷，以帝王与僭伪并列，而所纪始汉终元，与十七史数不相符。未喻其故也。

△《芝坛史案》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鹏翼撰。鹏翼字警菴，连城人。其书取史籍旧事，仿讞狱之法。每一条为一案，而以己意断之，论多迂阔。

△《史学正藏》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士宗撰。士宗字司秩，星子人。雍正丙午举人。其书自三皇，下讫昭烈，各有辩论。凡二百三十八条。自序云：“不获竣事，姑取其就绪者亟为录出。”

盖未竟之本也。

△《读史评论》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费宏灏撰。宏灏号愚轩，湖州人。是书前有雍正戊申自序，前四卷曰史评，后二卷曰史论，评则分条札记，论则因人因事，各自成篇。评多琐屑。论多臆断，如《王戎石崇论》，谓戎之得预竹林，以多财之故。嵇、阮等利其所有，引而入之，冀分馀润。崇既富人，必不识丁。其《金谷园集序》，殆有寒士为之捉刀。虽有激之谈，亦慎之甚矣。

△《十七朝史论一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伦撰。伦有《晋记》，已著录。是编为论八篇。一曰秦、汉，二曰晋、宋、齐、梁、陈，三曰隋，四曰唐，五曰梁、唐、晋、汉、周，六曰宋，七曰元，八曰明。凡十七朝，故以为名，每朝各论其得失，大致不悖於理。

△《石溪史话》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风起撰。凤起字兰村，睢宁人。是编起自三皇五帝，至明福王止，所论凡百馀条。或一事而以数事证之，或一代而以历代参之。立说颇见详辨，而前后时有矛盾。又如以王佐才许荀彧，而诋王导为虚声；美武后之保护贤臣，而咎岳飞之不知进退。其是非臧否，亦不能无所谬也。

△《唐鉴偶评》四卷（编修周厚辕家藏本）

国朝周池撰。池字商濂，湖口人。是书因读《通鉴纲目》而评其得失，多驳正《发明》、《书法》及胡寅《读史管见》之说，颇中其失。然以《唐鉴》为名，而卷一起高宗上元元年，卷三终武宗会昌四年，於唐代首尾不能完具。疑为未成之稿，其子孙录之成帙也。卷四为论二首，辨四首，说一首，则以各自为篇，与批缀简端者体例不同，故别为一卷云。

——右“史评类”一百部、八百七十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子部

卷九十一 子部一

○子部总叙

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馀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

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薈粹，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於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夫学者研理於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然儒家木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

。其馀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儒家类一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讎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谿、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

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则庶几孔、孟之正传矣。

△《孔子家语》十卷（内府藏本）

魏王肃注。肃字子雍，东海人。官至中领军散骑常侍。事迹具《三国志》本传。是书肃自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云云。是此本自肃始传也。考《汉书艺文志》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礼乐记》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词未闻。孔颖达疏载肃作《圣证论》，引《家语》阜财解愠之诗以难康成。又载马昭之说，谓《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故王柏《家语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独史绳祖《学斋佔毕》曰：《大戴》一书，虽列之十四经，然其书大抵杂取《家语》之书，分析而为篇目。其公冠篇载成王冠，祝辞内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岂曾有此？《家语》止称王字，当以《家语》为正云云。今考陛下离显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内已明云孝昭冠辞，绳祖误连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盖王肃袭取公冠篇为冠颂，已误合孝昭冠辞於成王冠辞，故删去先帝陛下字，窜改王字。《家语》袭《大戴》，非《大戴》袭《家语》，就此一条，亦其明证。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覆考证，其出於肃手无疑。特其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於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其书至明代，传本颇稀，故何孟春所注《家语》，自云未见王肃本。王鏊《震泽长语》亦称《家语》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惟有王肃注者，今本所无多具焉，则亦仅见之也。

明代所传凡二本，闽徐〈火勃〉家本，中缺二十馀页。海虞毛晋家本，稍异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则毛晋所校刊，较之坊刻，犹为近古者矣。

△《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赵人。尝仕楚为兰陵令，亦曰荀卿。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汉志儒家》载《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复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总之战国时人尔，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况之著书，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於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

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其辨白伪字甚明。杨倞注亦曰：伪，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

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其说亦合卿本意。后人昧於训诂，误以为真伪之伪，遂譁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於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馀皆好恶之词也。杨倞所注亦颇详洽。《唐书艺文志》以倞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杨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无名倞者。表志同出欧阳修手，不知何以互异，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

△《孔丛子》三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孔鲋撰。所载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顺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

孔臧所著赋与书上下二篇附缀於末，别名曰《连丛》。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

仕陈涉为博士。臧，高祖功臣孔藁之子，嗣爵蓼侯。武帝时官太常。其书《文献通考》作七卷。今本三卷，不知何人所并。晁公武《读书志》云：《汉志》无《孔丛子》，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独治篇，鲋或称孔甲。意者，《孔丛子》即孔甲《盘盂》，《连丛》即孔臧书。案《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谓孔甲黄帝之史，或云夏后孔甲，似皆非。则《孔丛》非《盘盂》。又志於儒家《孔臧》十篇外，诗赋家别出《孔臧赋》二十篇。今《连丛》有赋，则亦非儒家之孔臧。公武未免附会。《朱子语类》谓：《孔丛子》文气软弱，不似西汉文字，盖其后人集先世遗文而成之者。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谓：案孔光传，孔子八世孙鲋，魏相顺之子，为陈涉博士，死陈下。则固不得为汉人。而其书记鲋之没，则又安得以为鲋撰？其说当矣。《隋书经籍志论语家》有《孔丛》七卷。注曰：陈胜博士孔鲋撰。其序录称《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则其书出於唐以前。然《家语》出王肃依托，《隋志》既误以为真，则所云《孔丛》出孔氏所传者，亦未为确证。朱子所疑，盖非未见。即如舜典禋於六宗何谓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洁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时也。祖迎於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

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禋，所以祭水旱也。禋六宗，此之谓也。其说与伪《孔传》伪《家语》并同。是亦晚出之明证也。其中第十一篇即世所传《小尔雅》，注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晋、宋以后。惟《公羊传疏》所引贾逵之说，谓俗儒以六两为铢，正出此书。然谓之俗儒，则非《汉艺文志》之《小尔雅》矣。又《水经注》引《孔丛子》曰：夫子墓莹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氏封五十馀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云云。今本无此文，似非完帙。

然其文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酈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

△《新语》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陆贾撰。案：《汉书》贾本传称著《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儒家陆贾二十七篇，盖兼他所论述计之。《隋志》则作《新语》二卷。此本卷数与《隋志》合，篇数与本传合，似为旧本。然《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楚汉春秋》，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考。《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惟是书之文悉不见於《史记》。王充《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

人。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今本亦无其文。又《穀梁传》至汉武帝时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传》曰，时代尤相牴牾。其殆后人依托，非贾原本欤？

考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相符。李善《文选注》於司马彪赠山涛诗引《新语》曰：榘梓仆则为世用。於王粲从军诗引《新语》曰：圣人承天威，承天功，与之争功，岂不难哉！於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引《新语》曰：高台百仞刃。於古诗第一首引《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於张载杂诗第七首引《新语》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万世也。以今本核校，虽文句有详略异同，而大致亦悉相应，似其伪犹在唐前。惟《玉海》称陆贾《新语》今存於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至德、怀虑才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於宋本，为不可解。或后人因不完之本补缀五篇，以合本传旧目也。今但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於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馀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传既久，其真其贗，存而不论可矣。所载卫公子鱄奔晋一条，与三传皆不合，莫详所本。中多阙文，亦无可校补。所称文公种米、曾子驾羊诸事，刘昼《新论》、马总《意林》皆全句引之，知无讹误，然皆不知其何说。又据犁鬲报之语，训诂亦不可通。古书佚亡，今不尽见，阙所不知可也。

△《新书》十卷（通行本）

汉贾谊撰。《汉书艺文志儒家》贾谊五十八篇。《崇文总目》云：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别本或为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无九卷之说。盖校刊《隋书》、《唐书》者未见《崇文总目》，反据今本追改之。明人传刻古书，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仅五十六篇，又问孝一篇有录无书，实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旧。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且略节谊本传於第十一卷中。今本虽首载过秦论，而末无吊湘赋，亦无附录之第十一卷，且并非南宋时本矣。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理。《朱子语录》曰：贾谊《新书》除了《汉书》中所载，馀亦难得粹者，看来只是贾谊一杂记稿耳。中间事事有些个。陈振孙亦谓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传。应劭《汉书注》亦於《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赞又称三表五饵以系单于。颜师古注所引贾谊书，与今本同。又文帝本纪注引贾谊书卫侯朝於周，周行人问其名，亦与今本同

。则今本即唐人所见，亦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短钉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朱子以为杂记之稿，固未核其实，陈氏以为决非谊书，尤非笃论也。且其中为《汉书》所不载者，虽往往类《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然如青史氏之记，具载胎教之古礼。《修政语》上下两篇，多帝王之遗训。《保傅篇》、《容经篇》并敷陈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诗》之驹虞、《易》之潜龙、亢龙，亦深得经义。又安可尽以浅驳不粹目之哉！虽残阙失次，要不能以断烂弃之矣。

△《盐铁论》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实则反覆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书末杂论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记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余人，而最推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车千秋深著微词。盖其著书之大旨，所论皆食货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改隶史部食货类中，循名而失其实矣。明嘉靖癸丑，华亭张之象为之注。虽无所发明，然事实亦粗具梗概。今并录之，以备考核焉。

△《新序》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刘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为辇郎，历官中垒校尉。事迹具《汉书》本传。案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新序》三十卷，《录》一卷。《唐书艺文志》，其目亦同。曾巩《校书序》则云，今可见者十篇。巩与欧阳修同时，而其所言卷帙悬殊。盖《艺文志》所载据唐时全本为言，巩所校录则宋初残阙之本也。晁公武谓曾子固缀辑散逸，《新序》始复全者，误矣。此本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即曾巩校定之旧。《崇文总目》云，所载皆战国、秦、汉间事。以今考之，春秋时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

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入。高似孙《子略》谓，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已甚。

要其推明古训，以衷之於道德仁义，在诸子中犹不失为儒者之言也。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昭奚恤对秦使者一条，所称司马子反在奚恤前二百二十年，叶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时之人。又摘其误以孟子论好色好勇为对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庆谓黍离乃周诗，《新序》误云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且见害而作，则殊不然。向本学鲁诗，而大庆以毛诗绳之，其不合也固宜。

是则未考汉儒专门授受之学矣。

△《说苑》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刘向撰。是书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已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缙素杂记》亦摘其固桑对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又楚文王爵筮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筮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据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於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法言集注》十卷（通行本）

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雄有《方言》，光有《易说》，皆已著录。考《汉书艺文志》，儒家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注曰：《法言》十三。雄本传具列其目，曰学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问道第四，问神第五，问明第六，寡见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渊骞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汉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详者，盖当时甚重雄书也。自程子始谓其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始谓其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至朱子作《通鉴纲目》，始书莽大夫扬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为儒者所轻。若北宋之前

，则大抵以为孟、荀之亚。故光作《潜虚》以拟《太玄》，而又采诸儒之说以注此书。

考自汉以来，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轨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

又有柳宗元注，宋咸广注，吴秘注。至光之时，惟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之注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称各以其姓别之。然今本独李轨注不署名，余则以宗元曰、咸曰、秘曰、光曰为辨。盖传刻者所改题也。旧本十三篇之序列於书后，盖自《书序》、《诗序》以来，体例如是。宋咸不知《书序》为伪孔传所移，《诗序》为毛公所移，乃谓子云亲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贤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经义。其说殊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潜夫论》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王符撰。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后汉书》本传称：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二十馀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今本凡三十五篇，合叙录为三十六篇，盖犹旧本。卷首赞学一篇，论励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谱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梦列三篇，亦皆杂论方技，不尽指陈时政。范氏所云，举其著书大旨尔。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惟桓帝时皇甫规、段熲、张奂诸人屡与羌战，而其救边、边议二篇乃以避寇为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尝徙安定、北地郡，顺帝永建四年始还旧地，至永和六年又内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乡言之耶？然其谓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宏农为边，宏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则灼然明论，足为轻弃边地之炯鉴也。范氏录其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入本传，而字句与今本多不同。

晁公武《读书志》谓其有所损益，理或然欤。范氏以符与王充、仲长统同传，韩愈因作《后汉三贤赞》。今以三家之书相较，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前史列之儒家，斯为不愧。惟贤难篇中称邓通吮痂为忠於文帝，又称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结怨，则纰缪最甚。是其发愤著书，立言矫激之过，亦不必曲为之讳矣。

△《申鉴》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汉荀悦撰。悦有《汉纪》，已著录。《后汉书荀淑传》称，悦侍讲禁中，见政移曹氏，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既成，奏上。帝览而善之。其书见於《隋经籍志》、《唐艺文志》者皆五卷

，卷为一篇。一曰政体，二曰时事，皆制治大要及时所当行之务。三曰俗嫌，皆襍祥讖纬之说。四曰杂言上，五曰杂言下，则皆泛论义理，颇似扬雄《法言》。

《后汉书》取其政体篇为政之方一章，时事篇正当主之制，复内外注记二章，载入传中。又称悦别有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今并不传，惟所作《汉纪》及此书尚存於世。《汉纪》文约事详，足称良史，而此书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盖由其原本儒术，故所言皆不诡於正也。明正德中，吴县黄省曾为之注，凡万四千餘言。引据博洽，多得悦旨。其於《后汉书》所引间有同异者，亦并列其文於句下，以便考订。然如政体篇真实而已句，今本《后汉书》实作定；不肃而治句，今本《后汉书》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则亦不免於偶疏也。

△《中论》二卷（通行本）

汉徐幹撰。幹字伟长，北海剧人。建安中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事迹附见《魏志王粲传》。故相沿称为魏人。然幹歿后三四年，魏乃受禅。不得遽以帝统予魏。陈寿作史，托始曹操，称为太祖。遂并其僚属均入《魏志》，非其实也。是书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注云：梁目一卷。《崇文总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作二卷，与今本合，则宋人所并矣。书凡二十篇，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於圣贤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曾巩《校书序》云：始见馆阁《中论》二十篇，及观《贞观政要》，太宗称尝见幹《中论》复三年丧篇，今书独阙。又考之《魏志》，文帝称幹著《中论》二十餘篇，乃知馆阁本非全书。而晁公武又称李献民所见别本，实有复三年、制役二篇。李献民者，李淑之字，尝撰《邯郸书目》者也。是其书在宋仁宗时尚未尽残阙，巩特据馆阁不全本著之於录，相沿既久，所谓别本者不可复见，於是二篇遂佚不存。又书前有原序一篇，不题名字，陈振孙以为幹同时人所作。

今验其文，颇类汉人体格，知振孙所言为不诬。惟《魏志》称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於二十三年二月，与史颇异。传写必有一讹，今亦莫考其孰是矣。

△《傅子》一卷（永乐大典本）

晋傅玄撰。玄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晋书本传》称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行世。玄初作内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於往代。其为当时所重如此。《隋书经籍志》、《唐

书艺文志》皆载《傅子》一百二十卷，马总《意林》亦同，是唐世尚为完本。宋《崇文总目》仅载二十三篇，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艺文志》仅载有五卷。其后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尚见其名。元明之后，藏书家遂不著录，盖已久佚。今检《永乐大典》中散见颇多，且所标篇目咸在，谨采掇裒次，得文义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论，曰义信，曰通志，曰举贤，曰重爵禄，曰礼乐，曰贵教，曰检商贾，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义未全者十二篇。曰问政，曰治体，曰授职，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矫违，曰问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赋，曰镜总叙。篇目视《崇文总目》较多其一，疑问刑、法刑本属一篇，《永乐大典》误分为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谨依文编缀，总为一卷。其有《永乐大典》未载而见于他书所徵引者，复蒐辑得四十馀条，别为附录，系之於后。晋代子家，今传於世者，惟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状》、戴凯之《竹谱》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记》皆经后人窜改，已非原书。《草木状》、《竹谱记录》琐屑，无关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诡诞之说，不能悉轨於正。独玄此书所论，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残编断简，收拾於阙佚之馀者，尚得以考见其什一，是亦可为宝贵也。

△《中说》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说》五卷、《通考》及《玉海》则作十卷，与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篇，通弟绩与陈叔达书一篇。又录关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时贞观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尝辨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通方八岁。而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事。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至开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问礼於朗事。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始召还。

又《隋书》载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及长不识本生，而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道衡语其子收事。洪迈《容斋随笔》又辨《唐书》载薛收以大业十三年归唐，而世家有江都难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语事。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唐会要》载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兴殿为太极殿，而书中有隋文帝召见太极殿事。皆证以史传，牴牾显然。今考通以仁寿四年自长安东归河汾，即不复出，故世家亦云大业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内乃云子游太乐，闻龙舟五更之曲。

阮逸注曰：太乐之署，炀帝将游江都，作此曲。《隋书职官志》曰：太常寺有

太乐署，是通於大业末年复至长安矣。其依托谬妄，亦一明证。考《杨炯集》有《王勃集序》，称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於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炯为其孙作序，则记其祖事必不误。

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从而兴乎二语。亦与今本相合。知所谓文中子者实有其人。所谓《中说》者其子福郊、福畴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亦实有其书。第当有唐开国之初，明君硕辅不可以虚名动。又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诸人老师宿儒，布列馆阁，亦不可以空谈惑。故其人其书皆不著於当时，而当时亦无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后，渐远无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诚为过当。讲学家或竟以为接孔、颜之传，则信之甚矣。据其伪迹炳然，诚不足采，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拟圣人之语言自扬雄始，犹未敢冒其名。摹拟圣人之事迹则自通始，乃并其名而僭之。后来聚徒讲学，酿为朋党，以至祸延宗社者，通实为之先驱。坤之初六，履霜坚冰。姤之初六，系於金柅。录而存之，亦足见儒风变古，其所由来者渐也。

△《帝范》四卷（永乐大典本）

唐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御撰，以赐太子者也。新、旧《唐书》皆云四卷。晁公武《读书志》仅载六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亦题曰一卷。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凡一十二篇，首尾完具。后有元吴莱跋，谓征云南焚夷时，始见完书。

考其事在泰定二年。盖此书南宋佚其半，至元乃复得旧本，故明初转有全文也。

《唐书艺文志》载有贾行注。而《旧唐书敬宗本纪》称：宝历二年，秘书省著作郎韦公肃注是书以进，特赐锦彩百疋。是唐时已有二注。今本注无姓名，观其体裁，似唐人注经之式。而其中时称杨万里、吕祖谦之言，盖元人因旧注而补之。其词虽不免冗赘，而援引颇为详洽，足资参考。惟传写多所脱误，谨旁考诸书，一一厘订，各附案语於下方。仍依旧史，厘为四卷，以复其旧焉。

△《续孟子》二卷（福建巡抚采巡本）

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长乐人。咸通十年进士。十一年又中宏词拔萃魁，授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寻除尚书水部郎中，守万年县令。黄巢之乱，抗节不屈，死。《崇文总目》及郑樵《通志艺文略》皆载是书二卷，与今本合。

《崇文总目》载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辄自著书，而弟子共记其言，不能尽辄意，因传其说演而续之。今观其书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阐以尽其义。独其不自立论，而必假借姓氏，类乎《庄》、《列》之寓言

。又如与民同乐本《庄》暴齐王之事，而移於隔章之乐正子、鲁君，义颇无取。然其委曲发明，亦时有至理，不可废也。昔扬雄作《太玄》以拟《易》，王通作《中说》以拟《论语》，儒者皆有仁僭经之讥，蔡沈作《洪范九畴数》，《御纂性理精义》亦以其仁僭经，斥之不录。慎思此书，颇蹈此弊。然唐时《孟子》不号为经，故马总《意林》与诸子之书并列，而韩愈亦与荀、扬并称，固不能以后来论定之制为慎思责矣。

△《伸蒙子》三卷（福建巡抚采巡本）

唐林慎思撰。前有慎思自序曰：旧著《儒范》七篇，辞艰理僻，不为时人所知。复研精覃思，一旦斋沐祷心灵，是宵梦有异焉。明日召蓍祝之，得蒙之观，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因自号伸蒙子。又曰：尝与二三子辩论兴亡，敷陈古今，编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泽国纪三篇，象三人，叙君、臣、人之事。（案：唐人避太宗讳，故以君臣民为君臣人。）时喻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今观其书，上卷设为干禄先生、知道先生、求己先生问答。中卷设为弘文先生、如愚子、卢乳子问答。下卷则自抒己说。惟上卷喻时一篇，释仲尼小天下之义，词不近理。其余皆持论醇正，非唐时天隐、无能诸子所可仿佛。《崇文总目》列之《儒家》，盖为不忝。惟其所列六人之名，书“干禄”为“禄”，书“知道”为“知知道”，书求己为“石求”“石己”，书弘文为“弓戊”“甲文”，书“如愚”为“未如”“未愚”，书“卢乳”为“卢瓦”“乳瓦”，而各注所以增改偏旁之故，皆怪而近妄。是则好奇之过矣。

△《素履子》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张弧撰。以《履道》、《履德》、《履忠》、《履孝》等名分目，凡十四篇。其书《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皆未著录，惟郑樵《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有之。盖其词义平近，出於后代，不能与汉、魏诸子抗衡，故自宋以来，不甚显於世。宋濂作《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经史，根据理道，要皆本圣贤垂训之旨，而归之於正，盖亦儒家者流也。弧，《唐书》无传。宋晁说之《学易堂记》，谓世所传子夏《易传》，乃弧伪作。旧题其官为大理评事，而里贯已不可考。《艺文略》、《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殆后人所分析欤？

△《家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光有《易说》，已著录。是书见於《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者卷目俱与此相合，盖犹原本。首载《周易》家人卦辞，及节录《大学》、《孝经》、《尧典》、《诗思齐篇》语，以为全书之序。其后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杂采史事可为法则者。亦间有光所论说，与朱子《小学》义例差异

，而用意略同。其节目备具，简而有要，似较《小学》更切於日用。且大旨归於义理，亦不似《颜氏家训》徒揣摩於人情世故之间。朱子尝论周礼师氏云，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观於是编，犹可见一代伟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

△《帝学》八卷（内府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鉴》，已著录。是书元祐初祖禹在经筵时所进，皆纂辑自古贤君迨宋祖宗典学事迹。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条后间附论断。自上古至汉、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诸帝叙述独详，盖亦本法祖之意以为启迪也。祖禹初侍哲宗经幄，因夏暑罢讲，即上书论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而力陈宜以进学为急。又历举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称其在迩英时守经据正，献纳尤多。又称其长於劝讲，平生论谏数十万言，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蘊，虽贾谊、陆贽不是过。今观此书，言简义明，敷陈剴切，实不愧史臣所言。虽哲宗惑於党论，不能尽用祖禹之说，终致更张初政，国是混淆。而祖禹忠爱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渐为念，观於是书，千载犹将见之矣。

△《儒志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开祖撰。开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佐处州丽水县。既而退居郡城东山，设塾授徒，年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没。是编乃其讲学之语，旧无刊本。据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时，始为蒐访遗佚，编辑成帙。因当时有儒志先生之称，故题曰《儒志编》。然考《宋史艺文志儒家类》中有王开祖《儒志》一卷，则非循之所辑。或原本残缺，循为厘订而刻之欤？其书久湮复出，真伪虽不可考。然当时濂、洛之说犹未大盛，讲学者各尊所闻。孙复号为名儒，而尊扬雄为模范。司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扬雄。

开祖独不涉岐趋，相与讲明孔孟之道。虽其说辗转流传，未必无所附益，而风微人往，越数百年，官是土者犹为掇拾其残帙，要必有所受之，固异乎王通《中说》出於子孙之夸饰者矣。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顺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峰集》，今未见传本，不知存佚。惟此书尚行於世云。

（案：以上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於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其说不过诵法圣人，未尝别尊一先生，号召天下也。中惟王通师弟，私相标榜，而亦尚无门户相攻之事。今并录之，以见儒家之初轨，与其渐变之萌蘖焉。）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类二

△《太极图说述解》一卷、《通书述解》一卷、《西铭述解》一卷（河南巡抚

采进本)

明曹端撰。端字正夫，号月川，澠池人。永乐戊子举人。官霍州学正，后改蒲州。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史称其学，务躬行实践，而以静存为要。读《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曰：道在是矣。笃志研究，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盖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而端又开二人之先。是编笺释三书，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为归，而《太极图》末附载辨戾一条，乃以朱子所论太极阴阳，语录与注解互异，而考定其说。盖注解出朱子之手，而语录则门人之所记，不能无讹。端得於朱子者深，故能辨别微茫，不肯雷同附和，所由与依草附木者异也。前有端自序，作於宣德戊申，惟论《太极图说》，及以诗赞辨戾附末之意，而不及《西铭》。卷末有正德辛未黎尧卿跋，始兼《西铭》言之。

《通书》前后，又有孙奇逢序及跋，跋但言《通书》，而序则言澠池令张燦合刻三书。盖尧卿始以《太极图说》、《西铭》合编，燦又增以《通书》也。据端本传，其书本名《释文》，所注《孝经》，乃名《述解》。此本亦题曰《述解》，不知何人所改刊。版颇拙恶，排纂亦无体例，每句皆以正文与注连书，字画大小相等。但以方匡界正文每句之首尾，以为识别，殊混淆难读。今离而析之，使注与正文别行，以便省览焉。

△《张子全书》十四卷、《附录》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张载撰。考载所著书见於《宋史艺文志》者，有《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吴澄行状》，称尝校正张子之书，以东、西铭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见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编，题曰全书，而止有《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易说》三卷，《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又《拾遗》一卷，又采宋、元诸儒所论及行状等作为附录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说》、《西铭》以外，与史志卷数皆不相符。又语录、文集皆称曰抄，尤灼然非其完帙。盖后人选录之本，名以全书，殊为乖舛。然明徐时达所刻已属此本。嘉靖中吕柟作《张子抄释》，称文集已无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轼督学於陕西，称得旧稿於其裔孙五经博士绳武家，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则其来已久矣。张子之学，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为长。此本所录，虽卷帙无多，而去取谨严，横渠之奥论微言，其精英业已备采矣。

△《注解正蒙》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正蒙》一书，张子以精思而成，故义博词奥，注者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与程、朱之说相牴牾，注者亦莫知所从，不敢置议。光地是书，疏通证明，多阐张子

未发之意。又於先儒互异之处，如太虚之说与周子太极不同；清神浊形之分为程子所议；太极阴阳为三之说，启胡氏三角太极之学；地有升降一条，黄端节以为执四游旧说。又如六经之中释《孟子》之过化为不滞於物；释《中庸》之敦化为体厚用神；释《易》继善为不已其善；释《论语》上智下愚为习成；释《中庸》仁者为生安，智者为学利；释《论语》空空无知为无思无为；释《易》蒙以养正为养蒙以正；释《论语》先进后进为急行缓行，洋洋盈耳为乐失其次，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句，以共字属下；释好勇疾贫章二乱字为迷缪；释易险阻为圣德之高坚；释《论语》素绚后素二素字异义；释《诗》勿翦勿拜为拜跪之拜，棠棣为文王之诗而周公有所加，晨风为劳而不休；释《礼》褻衿之义牵用《注疏》旧说，殇祭之义又改《易》旧说。皆一一别白是非，使读者晓然不疑。於明以来诸家注释之中可谓善本矣。

△《正蒙初义》十七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是编诠释《正蒙》，於《性理大全》所收集释、补注、集解外，取明高攀龙、徐德夫、国朝冉覲祖、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程、朱诸说之后。并采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三书相发明者，附录之，而各以己见参订於后。其大旨谓张子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入，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又谓程、朱多不满此书太虚二字，然晰其本旨，殊途同归，正不必执程、朱诸论以诋之。又谓《诗笺》、《书序》、《礼疏》旧说，张子所用为多，今人习见习闻，皆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但当分别读之，不宜横生訾议。论皆持平，颇能破门户之见。其谓张子自注，惟见於参两神化至当三十乐器者各一，见於王褻者五，乾称者四，诸本或以集释误为自注。又谓十七篇为苏昞所传，张子手定，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为不苟。至所称张伯行注出於他人之假名，非所自著，云得诸伯行面言，亦足资考订也。

△《二程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二程子门人所记，而朱子复次录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后，所传语录，有李<籥页>、吕大临、谢良佐、游酢、苏昞、刘绚、刘安节、杨迪、周孚先、张绎、唐棣、鲍若雨、邹柄、畅大隐诸家，颇多散乱失次，且各随学者之意，其记录往往不同。观尹焞以朱光庭所钞伊川语质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之语。则程子在时，所传已颇失其真。（案：此事见朱子后序中。）故《朱子语录》谓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李端伯语宏肆，永嘉诸公语絮也。是编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旧本，复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第成为二十五卷。又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一卷。《语录》载陈淳问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条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说，偶有

此条，遂漫载之。又郑可学问《遗书》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张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又《晦庵文集》内有答吕伯恭书曰：《遗书》节本已写出，愚意所删去者，亦须用草纸抄出，逐条略著删去之意，方见不草草处。若暗地删却，久远却惑人云云。今观书内如刘安节所录谨礼者不透，须看《庄子》一条，语涉偏矫，则注云别本所增。又畅大隐所记道岂可离而不可离一条，纯入於禅，则注云多非先生语。其去取亦深为不苟矣。考《文献通考》载《遗书》卷目，与此本同。而黄震《日抄》所载则至十七卷而止，与此互异。又震所载《遗书》卷目吕与叔《东见录》及《附东见录》均次为第二卷，而此本则《次附东见录》为第三卷，殆传本有异同欤？至附录中年谱一篇，朱子自谓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震则谓朱子访其事於张绎、范槭、孟厚、尹焞而成。盖朱子举其引证之书，震则举其参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书》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亦二程子门人所记，而朱子编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遗书》之后五年。后序称《遗书》二十五篇，皆诸门人当时记录之全书，足以正俗本纷更之谬。

而於二先生之语则不能无所遗。於是取诸人集录，参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为《外书》。凡采朱光庭、陈渊、李参、冯忠恕、罗从彦、王蘋、时紫芝七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三家，又传闻杂记自王氏《麈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条，均采附焉。其语皆《遗书》所未录，故每卷悉以拾遗标目。其称《外书》者，则朱子自题所谓取之之杂，或不能审所自来，其视前书，学者尤当精择审取者是也。中间传闻异词，颇不免於丛脞。如程氏学拾遗卷内，以望道未见为望治道太平一条，黄震《日抄》谓恐於本文有增。又时氏本拾遗卷内，以老子天地不仁万物刍狗之说为是一条，震亦谓其说殊有可疑。盖皆记录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语，亦多散见於其中。故但分别存之，而不能尽废。如吕氏《童蒙训》记伊川言僧家读一卷经，要一卷经道理受用，儒者读书，都无用处一条。又明道至禅寺，见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一条。《朱子语录》尝谓其记录未精，语意不圆。而终以其言足以警切学者，故并收入传闻杂记中，无所刊削。其编录之意，亦大略可见矣。

△《二程粹言》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杨时撰。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人。熙宁九年进士，官至国子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卒谥文靖。事迹具《宋史》本传。时始以师礼见明道於颍昌，相得甚欢。明道歿，又见伊川於

洛。

南渡以后，朱子及张栻等皆诵说程氏，屹然自辟一门户。其源委脉络，实出於时。

是书乃其自洛归闽时以二程子门人所记师说，采撮编次，分为十篇。朱子尝称明道之言发明极致，善开发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尤耐咀嚼。然当时记录既多，如《遗书》、《外书》、《雅言》、《师说》、《杂说》之类，卷帙浩繁，读者不能骤窥其要。又记者意为增损，尤不免牴牾庞杂。朱子尝欲删订为节本而未就。

世传张栻所编《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托。惟时师事二程，亲承指授，所记录终较剽窃贩鬻者为真。程氏一家之学，观於此书，亦可云思过半矣。

△《公是先生弟子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题曰弟子记者，盖托言弟子之所记，而文格古雅，与敞所注《春秋》词气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读书志》以为敞自记其问答之言，当必有据也。公武又称，书中於王安石、杨慥之徒书名，王深甫、欧阳永叔之徒书字，以示褒贬。今考公武所说，亦大概以意推之。即如王回一人，论四岳荐鯀一条，论圣人一条，则书其名。论泰伯一条，论晋武公一条，则书其字。是於褒贬居何等乎？且其书固多攻王氏新学，而亦兼寓针砭元祐诸贤之意，故其言曰：淫声出乎律吕，而非所以正律吕也；小道生乎仁义，而非所以明仁义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声，同声乃和；贤能不同术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为达，悖情者自以为难，直情者自以为真，三者异趋而同乱。又曰：学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询也。又曰：智不求隐，辨不求给，名不求难，行不求异。又曰：无为而治者，因尧之臣，袭尧之俗，用尧之政，斯孔子谓之无为也。又曰：夫贤者为人所能为而已矣。人所不能为，贤者不为也。又曰：君子耻过而欲改之，小人耻过而欲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售大伪，饰小廉以钩大利者，惟钜孺尔。盖是时三党交讧，而敞独萧然於门户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至於称老子之无为，则为安石之新法发。辨孟子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则为安石之自命圣人发。其说稍激，则有为言之者也。又王守仁谓无善无恶者性之体，有善有恶者意之用。明人断断辨正，称为卫道。今观是书，乃知王安石先有是说，敞已辞而辟之。是其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其或谓仁义礼智不若道之全一条，谓道固仁义礼智之名，仁义礼智弗在焉，安用道。亦预杜后来狂禅之弊，所见甚正。

徒以独抱遗经，澹於声誉，未与伊、洛诸人倾意周旋，故讲学家视为异党，抑之不称耳。实则元丰、熙宁间卓然一醇儒也。其书宋时蜀中有刻版。乾道十年

，豫章谢谔得之於刘文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熙元年，赵不黯又於敞从曾孙子和及子和从叔椿家得二旧本，较正舛脱，就江本改刻十八页，补三百七十字。此本即从不黯所刻抄出者，末有谔、溥、不黯三跋，证以《永乐大典》所引，一一符合，知为原书，亦可谓罕覩之笈矣。敞墓志及《宋史本传》俱称《弟子记》五卷，《读书志》则作一卷，盖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并为一。今以篇页稍多，厘为四卷，以酌其中。又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极没要紧》一卷，注曰：即刘原父弟子记也。考浙江所进遗书，有《极没要紧》一卷，亦题公是先生撰。其文皆采掇郭象《庄子注》语，似出依托，与此显为二书。今别存其目於道家中，庶真贋不相淆焉。

△《节孝语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徐积撰。积字仲车，山阳人。登进士第。元祐初以荐授扬州司户参军，为楚州教授。历和州防御推官，改宣德郎，监中岳庙卒。政和六年赐谥节孝处士。事迹具《宋史卓行传》。是书为其门人江端礼所录。《文献通考》载一卷，与今本合。其中说经之条，如释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谓偏当音遍，言开遍而复合。

今考礼二名不偏讳注，偏读为遍，则偏遍二字原相通，然以释偏其反而则曲说矣。

其释春秋壬申，御廩灾，乙亥，尝，谓说者皆言先言御廩灾，是火灾之馀而尝，志不敬。其实曾子问言天子诸侯之祀，遇日食、火灾、丧服则皆废祀。今御廩灾则尝可废，而不废，是为不敬。何必谓火灾之馀而尝。今考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太庙火，乃废祭。他火灾不废也。积概言火灾则废，反斥公、穀二传，亦殊失经意。他若以《论语》三嗅为三叹，谓春秋西狩获麟重书仁，誓狩非礼，不重书获麟，亦皆穿凿。至於商论古人，推扬雄而讥贾谊，至以陈平为秦、汉以来第一人，殊乖平允。而误解《礼记》葬欲速朽，以近世用厚棺为非，尤为纒繆。然积笃於躬行，粹於儒术，所言皆中正和平，无宋代刻核古人之习，大致皆论事论人，无空谈性命之说，盖犹近於古之儒家焉。

△《儒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晁说之撰。说之字以道，钜野人。少慕司马光之为人。光晚号迂叟，说之因自号曰景迂。元丰五年进士，苏轼以著述科荐之。元符中以上书入邪等。靖康初，召为著作郎试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阁待制。高宗恶其作书非孟子，勒令致仕。是书已编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读书志》已别著录，盖当时亦集外别行也。公武以是书为辨王安石学术，违僻而作。今观所论，大抵《新经义》及《字说》居多，而托始於安石之废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称作於元默执徐，实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宁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后。

故其中孔、孟一条，名圣一条，祀圣一条，皆直斥其事。则实与绍述之徒辨，非但与安石辨也。

又不夺一条，心迹一条，及流品以下凡数条，并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但为学术辨也。当绍述之说盛行，而侃侃不挠，诚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会周礼而诋周礼，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则有激之谈，务与相反。惟以恩怨为是非，殊不足为训。盖元祐诸人，实有负气求胜，攻讦太甚，以酿党锢之祸者。贤智之过，亦不必曲为讳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童蒙训》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是书其家塾训课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见元祐遗老，师友传授，具有渊源。故其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於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间如申颜、李潜、田腴、张琪、侯无可诸人，其事迹史多失传，赖此犹可以考见大略。固不仅为幼学启迪之资矣。考朱子《答吕祖谦书》，有舍人丈所著《童蒙训》极论诗文必以苏黄为法之语，此本无之。其他书所引论诗诸说，亦皆不见於书内。故何焯跋疑其但节录要语而成，已非原本。然删削旧文，不过简其精华，除其枝蔓，何以近语录者全存，近诗话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党既分，传是书者轻词章而重道学，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遂刊除其论文之语，定为此本欤。其书初刊於长沙，又刊於龙溪，讹舛颇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寿隲重校刊之，有楼昉所为跋。后绍定己丑，眉山李埴守郡，得本於提刑吕祖烈，复鋟木於玉山堂。今所传本，即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款字画，一仍其旧，最为善本。今亦悉从之焉。

△《省心杂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邦献撰。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又以为尹焞所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焞亦因和靖之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昉所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陶宗仪《说郛》录其数条，仍署为林逋所作，迄无定论。今考《永乐大典》，俱载是书，共二百馀条，盖依宋时槧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濬、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此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而辨世所称林逋之非。其说出于李氏子孙，自属不诬。

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墓志，具列所著《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遂因《朱子语录》定为道原，其亦考之未审矣。其书切近简要，质而能该，於范世励俗之道颇有发明。谨厘正舛误

，定为李氏之书，而考证其异同如右。

△《上蔡语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曾恬、胡安国所录谢良佐语，朱子又为删定者也。良佐字显道，上蔡人。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出监西京竹木场。复坐事废为民。

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恬字天隐，温陵人。安国有《春秋传》，已著录。是书成於绍兴二十九年，朱子年三十岁，监潭州南岳庙时。生平论著，此为最早。

据朱子后序称，初得括苍吴任写本一篇，皆曾天隐所记。最后得胡文定公写本二篇，凡书四篇，以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文定公问答。下篇四十九章，与版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辄因其旧，定著为二篇。独版本所增多，犹百馀章，或失本旨杂他书。其尤者五十馀章，至诋程氏以助佛学，辄放而绝之。

其余亦颇刊去，而得先生遗语三十馀章别为一篇，凡所定著书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书芟薙特严。后乾道戊子，重为编次，益以良佐与安国手简数条，定为今本。

又作后记，称胡宪於吕祖谦家得江民表《辨道录》，见所删五十馀章，首尾次序，无一字之差。然后知果为江氏所著，非谢氏之书。则去取亦为精审。观《语录》称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朱笔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全与原看时不同。则精思熟读，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良佐之学，以切问近思为要。其言论闳肆，足以启发后进。惟才高意广，不无过中之弊。故《语录》云：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梢皆入禅学去。又云：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底意思。又云：程子诸门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龟山有龟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见得不周偏，差了。其论皆颇以良佐近禅为讥。然为良佐作《祠记》，则又云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命意皆精当。

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尤得明道教人之纲领。乃深相推重。盖良佐之学，醇疵相半，朱子於《语录》举其疵，於《祠记》举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也。合而观之，良佐之短长可见矣。

△《袁氏世范》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载，信安人。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仕至监登闻鼓院。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采尝宰乐清，修县志十卷。

王圻《续文献通考》又称其令政和时，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今皆不传。是编即其在乐清时所作。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题曰《训俗》。府判刘镇为之序，始更名《世范》。其书於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於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明陈继儒尝刻之秘笈中，字句讹脱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宋本互相校勘，补遗正误，仍从《文献通考》所载，勒为三卷云。

△《延平答问》一卷、《附录》一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宋朱子撰。程子之学，一传为杨时，再传为罗从彦，又再传为李侗。侗字愿中，延平其所居也。侗於朱子为父执。绍兴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岁，将赴同安主簿任，往见侗於延平，始从受学。绍兴三十年冬，同安任满，再见侗，仅留月馀。又阅四载而侗没。计前后相从，不过数月。故书札往来，问答为多。后朱子辑而录之。又载其与刘平甫二条，以成是书。朱子门人又取朱子平昔论延平语，及祭文、行状别为一卷，题曰《附录》，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后侗裔孙葆初，别掇拾侗之诸文，增入一卷，改题曰《延平文集》，且总题为朱子所编，殊失其旧。今仍录原本，而葆初窜乱之本别存目於集部焉。

△《近思录》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朱子与吕祖谦同撰。案年谱，是书成於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书前有朱子题词曰：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於日用者，以为此编云云。是其书与吕祖谦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并载祖谦题词。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灼然可证。

《宋史艺文志》尚并题朱熹、吕祖谦类编。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书凡六百六十二条，分十四门，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然朱子之学，大旨主於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题词有曰：穷乡晚进，有志於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以致其博而返诸约焉，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於此而止，则非纂集此书之意，然则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为限，亦岂教人株守是编，而一切圣经贤传束之高阁哉！又吕祖谦题词，论首列阴阳性命之故曰：后出晚进，於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

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馀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自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於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累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则朱子歿后叶采所补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时，尝赍进於朝。前有进表及自序。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人。其序谓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记闻》及诸儒辩论，有略阙者，乃出臆说。又举其大旨，著於各卷之下，凡阅三十年而后成云。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国朝茅星来撰。星来字岂宿，乌程人。康熙间诸生。按朱子《近思录》，宋以来注者数家，惟叶采《集解》至今盛行。星来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因取周、张、二程全书及宋、元《近思录》刊本，参校同异。凡近刻舛错者，悉从朱子考正错简之例，各注本条之下。又薈萃众说，参以己见，为之支分节解。於名物训诂，考证尤群。更以《伊洛渊源录》所载四子事迹具为笺释，冠於简端，谓之附说。书成於康熙辛丑，有星来自序。又有后序一篇，作於乾隆丙辰，去书成时十五年。盖殫一生之精力为之也。其后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言程、朱之学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轻重长短者也。微权度，则货之轻重长短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学者，其必自马、郑诸传疏始。愚於是编，备著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学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学者无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论光明洞达，无党同伐异、争名求胜之私，可谓能正其心术矣。

△《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近思录》虽成於淳熙二年，其后又数经删补，故传本颇有异同。至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书为先后，而未及标立篇名，则诸本不殊。至淳祐间，叶采纂为《集解》，尚无所窜乱於其间。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语，谬误几不可读。永以其贻误后学，因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於经学，究心古义，穿穴於典籍者深，虽以馀力为此书，亦具有体例，与空谈尊朱子者异也。

△《杂学辨》一卷、附《记疑》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朱子撰，以斥当代诸儒之杂於佛老者也。凡苏轼《易传》十九条，苏辙《老子解》十四条，张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条，吕希哲《大学解》四条，皆摘录原文，各为驳正於下。末有乾道丙戌何镐跋。镐字叔京，何兑之子。丙戌为乾道二年，朱子三十七岁，监岳庙家居时也。《记疑》一卷，前有朱子题词，称偶得杂书一册，不知何人所记，惧其流传久远上累师门云云。盖程子门人记录师说，附以己意，因而流入二氏者，亦摘录而与之辨，凡二十条。其书作於淳熙二年丙申三月，朱子方在婺源，距作《杂学辨》时十年矣。后人附刻《杂学辨》后，以类相从，今亦仍旧本录之焉。

△《小学集注》六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明陈选注。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事迹具《明史本传》。朱子是书，成於淳熙丁未三月。

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菴集》中有癸卯与刘子澄书，盖编类此书，实托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门，故书中称文章尤不可泛，如《离骚》一篇，已自多了。《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奥涩难读，非启蒙之具。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与子澄书，称《小学》见比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义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语类》，陈淳录曰：或问《小学明伦篇》何以无朋友一条，曰，当时是众人编类，偶阙此尔。又黄义刚录曰：曲礼外言不入於阃，内言不出於阃一条，甚切，何以不编入《小学》？曰：这样处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谓据此则编类不止子澄一人。而於两录又可见古人著书，得其大者小小处亦不屑寻究，其说最确。后人或援引古书，证其疏略，或误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录，遂尊若六经，皆一偏之论也。选注为乡塾训课之计，随文衍义，务取易解，其说颇为浅近。然此书意取启蒙，本无深奥，又杂取文集子史，不尽圣言。注释者推衍支离，务为高论，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选之所注，尤有裨於初学矣。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即列之经部小学类。考《汉书艺文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小学家之所列，始於史籀，终於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之《孝经》，终为不类。而入之《小学》，则於古无徵。是书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几协其实焉。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咸淳庚午导江黎靖德编。初，朱子与门人问答之语，门人各录为编。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为四十三卷，又续增张洽录一卷。刻於池州，曰《池录》。嘉熙戊戌，道传之弟性传续蒐黄幹等四十二人所记为四十六

卷，刊於饶州，曰《饶录》。淳祐己酉，蔡杭又哀杨方等二十三人所记为二十六卷，亦刊於饶州，曰《饶后录》。咸淳乙丑，吴坚采三录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为二十卷，刊於建安，曰《建录》。其分类编辑者，则嘉定己卯黄士毅所编，凡百四十卷，史公说刊於眉州，曰《蜀本》。又淳祐壬子王泌续编四十卷，刊於徽州，曰徽本。诸本既互有出入，其后又翻刻不一，讹舛滋多。靖德乃哀而编之，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餘条，分为二十六门，颇清整易观。其中甚可疑者，如包杨录中论胡子知言以书为溺心志之大弊之类，概为刊削。亦深有功於朱子。

《靖德目录》后记有曰：朱子尝言《论语》后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圣人法语。是孔门所记犹可疑，而况后之书乎？观其所言，则今他书间传朱子之语而不见於《语类》者，盖由靖德之删削。郑任钥不知此意，乃以《四书大全》所引，不见今本《语类》者，指为或问小注之证，其亦不考之甚矣。

△《戒子通录》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清之撰。清之字子澄，号静春，临江人。绍兴二年进士。光宗时知袁州。

《宋史》本传称其生平著述甚多，是书其一也。其书博采经史群籍，凡有关庭训者，皆节录其大要，至於母训闡教，亦备述焉。史称其甘贫力学，博极群书。故是编采摭繁富，或不免於冗杂。然其随事示教，不惮於委曲详明，虽琐语碎事，莫非劝戒之资，固不以过多为患也。元虞集甚重其书，尝劝其后人刻诸金谿。后崔栋复为重刻。顾自宋以来，史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二册，亦无卷数。外间传本尤稀。今谨据《永乐大典》所载，约略篇页，厘为八卷。所引诸条，原本於标目之下各粗举其人之始末，其中间有未备者，今并为考补增注，以一体例。惟自宋以前时代错出，颇无伦次，盖一时随手摘录，未经排比之故。今亦姑存其旧焉。

△《知言》六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纪》，已著录。是编乃其论学之语，随笔札记，屡经改订而后成。吕祖谦尝以为胜於《正蒙》。然宏之学本其父安国，安国之学虽出於杨时，而又兼出於东林常总。总尝谓本然之性不与恶对言。安国沿习其说，遂以本然者与善恶相对者分成两性。宏作此书，亦仍守其家传。其所谓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云云。朱子力诋其非，至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及宏门人张栻互相论辨，即栻亦不敢尽以其师说为然。其论治道，以井田封建为必不可废，亦泥古而流於迂谬。然其他实多明白正大，足以阐正学而辟异端。朱子亦尝称其思索精到处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尽废其书也。自元以来，其书不甚行於世。

明程敏政始得旧本於吴中，后坊贾遂有刊版。然明人传刻古书，好意为窜乱，此本亦为妄人强立篇名，颠倒次序，字句舛谬，全失其真。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属宋槧原本。首尾完备，条理厘然。谨据其章目，详加刊正，以复其旧，其《朱子语录》各条，亦仍依原本。别为《附录》一卷，系之於末，以备考证焉。

△《明本释》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荀撰。荀，东平人，尚书左仆射摯之孙。书中所称先文肃公，即谓摯也。孝宗时尝知盱眙军。其事迹则不可考矣。是书乃其讲学之语，大旨谓致力当求其本。因举其切要者三十三条，各为标目，而著论以发明之。论所不尽者，又自为之注。中多称引元祐诸人、程门诸子及同时胡宏、张九成、朱子之言，持论颇醇正。其文率详明恺切，务达其意而止。北宋诸名臣之言行出处，亦附注焉。盖党籍子孙，尊其先世之旧闻也。《宋史艺文志》、晁公武《读书志》皆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马端临《经籍考》，但载荀所撰《建炎德安守御录》，而是书亦略焉。惟明《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有之。盖其书在宋不甚显，至元、明间始行於世也。杨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二卷，刘荀撰。然《永乐大典》所载，实皆题曰《明本释疑》，其书原名《明本》，或后人因其注而增题释字欤。

△《少仪外传》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书末有云谷胡岩起跋，及其弟祖俭后序。丹阳谭元献尝刻之於学宫，岁久散佚，久无刊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尚端末完整，无所讹阙。今仍厘为二卷，以还其旧。其书为训课幼学而设，故取《礼记》少仪为名。然中间杂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於立身行己，应世居官之道，所该繁富，不专於洒扫进退之末节。故命之曰《外传》，犹韩婴引事说诗，自题曰《外传》云尔。吕本中旧有《童蒙训》，皆自为诰诫之语，此书则采辑旧文，体例近朱子《小学》。《小学》盛行於世，《童蒙训》亦有刊本，而此书湮没不彰。盖书之传不传，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定优劣也。《永乐大典》别载《辨志录》二卷，亦题吕祖谦撰，其文全与此同。

盖一书二名，编纂者不出一手，因而两收。今附著於此，不复重录其文，亦不复别存其目焉。

△《丽泽论说集录》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之说也。前有祖谦从子乔年题记，称先君尝所哀辑，不可以不传，故今仍据旧录，颇附益次比之。乔年为祖谦弟祖俭之子，则蒐录者为祖俭，乔年又补缀次第之矣。凡易说二卷，诗说拾遗一卷（案：《诗说》独

曰拾遗，以祖谦著有《家塾读诗记》也。）），周礼说一卷，礼记说一卷，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史说一卷，杂说二卷，皆冠以门人集录字，明非祖谦所手著也。

祖谦初与朱子相得，后以争论毛诗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编《语类》，以论祖谦兄弟者别为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论祖谦者凡三十一条，惟病中读《论语》一条，稍称其善。答项平甫书与曹立之书一条，称编其集者误收他文。

其余三十条，於其著作诋系辞精义者二，诋读诗记者二，诋大事记者五，诋少仪外传者一，诋宋文鉴者五，诋东莱文集者三，其余十一条则皆诋其学问。如云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尽在於巧。又云，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细，於经却不甚理会。又云，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可谓抵隙攻瑕，不遗余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谦儒林传中，使不得列於道学。吕乔年记，亦称讲说所及，而门人记录之者。祖谦无恙时，尝以其多舛，戒无传习。殆亦阴解朱子之说，欲归其失於门人也。然当其投契之时，则引之同定《近思录》，使预闻道统之传；当其牴牾以后，则字字讥弹，身无完肤，毋亦负气相攻，有激而然欤。《语类》载李方子所记云，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而此书第六卷为门人集录论语说六十八条，又何以称焉。道学之讥儒林也，曰不闻道。儒林之讥道学也，曰不稽古。断断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穷研经义，始可断理之是非，亦必博览史书，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学反约，不云未博而先约。朱氏之学精矣，吕氏之学亦何可尽废耶？

△《曾子》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汪晫编。晫字处微，绩溪人。是书成於庆元嘉泰间。咸淳十年，其孙梦斗与子思子同献於朝，得赠通直郎。考《汉志》载《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载《曾子》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卷，十篇，称即唐本。高似孙《子略》称其与《大戴礼》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杂见《小戴记》者无异同，后人掇拾以为之。陈振孙《书录解题》并称有慈湖杨简注。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见，故辑为此书。凡十二篇，仲尼闲居第一，明明德第二，养老第三，周礼第四，有子问第五，丧服第六，中阙第七、第八，晋楚第九，守业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独标云内篇，养老以下皆标外篇，而仲尼闲居篇不言内外，疑本有内篇字，而传写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

《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经文，以就门目。如曾子问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节论出师当取迁庙主，及币帛皮圭以行，庙无虚主之事。盖首问师行必以迁庙主，论其常也。师行无迁主，又筹其变也。二问相承，义实相济，故孔疏通为一节。今割古者师行无迁主至盖贵命也入周礼篇，割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至老聃云入丧服篇，文义殆为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丧服，是以分属，则周礼篇内又明载三年之丧吊乎数节，为例尤属不纯。然汉本久佚，唐本今亦未见，先贤之佚文绪论，颇可借此以考见。则过而存之，犹愈於过而废之矣。卷首冠以梦斗进表，称有晫自序。而此本佚之，仅有元汪泽民、俞希鲁、翟思忠、明朱文选序四篇，明詹潢后序一篇，皆合二书称之，盖晫本编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为书，故分著於录焉。

△《子思子》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汪晫编。考晁公武《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晫盖亦未见其本，故别作是书。凡九篇，内篇天命第一，鸢鱼第二，诚明第三。外篇无忧第四，胡母豹第五，丧服第六，鲁繆公第七，任贤第八，过齐第九。其割裂《中庸》，别列名目，与《曾子》载《孝经》、《大学》同。又晫辑《曾子》用朱子改本《大学》，至《孔丛子》一书，朱子反覆辨其伪，而晫采之独多，已失鉴别。又往往窜乱原文，如《孔丛子》子上杂所习请於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此书引之，改曰子上请所习於子思。则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引之，圣字下多一区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丛子》云，伋於进瞻亟闻夫子之教。此书引之，进瞻作进善，轻改旧文，均失先儒详慎之道。且与《曾子》所引均不著其出典，亦非辑录古书之体，较薛据《孔子集语》，盖瞠乎后矣。特以书中所录虽真贋互见，然多先贤之格言，故虽编次踳驳，至今不得而废焉。

△《迩言》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刘炎撰。炎字子宣，括苍人。是书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践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今昔、经范、习俗、志见。其立言醇正笃实，而切於人情，近於事理。无迂阔难行之说，亦无刻核过高之论。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坏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为治矣。又曰：或问节义之士如之何而党锢？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岂必登龙仙舟者皆贤，不在此选者皆不肖耶？更相题表，自立祸的者也，人岂能祸之哉！又曰：或问学圣贤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

曰：近闻之真公，学而至之，乌得偏。学而不至，虽孔、孟门人不能无偏。能溯其源，归於正矣。不然，毫厘之差，其谬逾远。是足为学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

如此之类，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断不出之於口者。炎独笔之於书，可谓光明磊落，无纤毫门户之私矣。此本为嘉靖己丑光泽王所刊。考《明史诸王世表》，光泽王宠灋，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己丑为嘉靖八年，当即宠灋。前有梅南生序，称得抄本於棠陵方思道，梅南生即宠灋别号也。又有嘉泰甲子炎自序，嘉定壬午真德秀后序，嘉定癸未叶克跋。书中君道篇第一条、第二条，习俗篇第十一条，志见篇第九条，宠灋俱注有脱误。今无别本可校，亦仍其旧。又经籍篇唐无全史一条，中亦有讹脱。宠灋未注，今补注之。经籍篇第二条下有夹注止菴曰一段，驳尊扬雄、陶潜、苏轼而抑屈原之非。其言有理，亦并附录。考宠灋序末有私印曰止菴，则此注亦宠灋所加矣。

△《木钟集》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埴撰。埴字器之，永嘉人。尝举进士。授通直郎，致仕。其学出於朱子。永乐中修《五经大全》所称潜室陈氏，即埴也。是编虽以集为名，而实则所作语录。凡论语一卷，孟子一卷，六经总论一卷，周易一卷，尚书一卷，毛诗一卷，周礼一卷，礼记一卷，春秋一卷，近思杂问一卷，史一卷。其说《大学》、《中庸》，列《礼记》之中。盖其时《四书章句集注》虽成，犹私家之书，未悬於国学之功令，故仍从古本。史论惟及汉、唐，则伊、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偶然及之，非专门也。其体例皆先设问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谓取礼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义，名曰《木钟》。刊帙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温州知府邓淮始得旧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题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则《书》始二典，《诗》始比兴赋，《春秋》始隐元年，《近思》、《杂问》始理气，史始汉，皆不似尚有前文。惟《周礼》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礼记》不始曲礼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见於序官，而王制亦《礼记》第三篇，即从此托始，亦无不可。宋本既不可见，姑阙所疑焉可矣。

△《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初刻於正德辛巳，有杨一清序，但称先儒所辑。再刻於万历丙午，有朱吾弼序，但称为董崇相家藏本，亦不能指作者何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载是书为马季机编，所列《前集》、《后集》、《续集》之目，亦皆相合。乾隆乙未，南昌杨云服重刻，程恂序之，称为宋滕珙编。考滕珙字德章，号蒙斋，婺源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官合肥令。与兄璘俱游朱子之门。朱

子铭其父墓，称二子皆有声州县间。又称珙廷对甚佳，盖亦新安高弟也。今观是书，取朱子语录、文集分类编次。《前集》皆论学，《后集》皆论古，《续集》则兼二集所遗而补之。每一论必先著其缘起，次标其立论之意，条分缕析，条理秩然。

视他家所编经世大训之类，或简而不详，或繁而少绪者，迥乎不同。即不出於珙手，要非学有渊源者不办也。惟是朱子平生学问大端，具见於此，而独以经济为名，殆不可晓。即以开卷一篇论之，太极无极有何经济可言耶？其门目亦太烦碎，多不应分而分之。《前集》尤甚，亦为一瑕。读者取其宏旨可耳。

△《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书集编》，已著录。是书因《大学》之义而推衍之。首曰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以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诚意，曰修身，曰齐家，各系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正心诚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谨言行，正威仪；齐家之目四，曰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中惟修身一门无子目，其余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肃宫闈，抑权倖。盖理宗虽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权臣外戚，交煽为奸，卒之元气凋弊，阅五十馀年而宋以亡。德秀此书，成於绍定二年，而进於端平元年。皆阴切时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於治平者以为治平之基，故《大学》八条目仅举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实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职，综理万端，常变经权，因机而应，利弊情伪，随事而求。其理虽相贯通，而为之有节次，行之有实际，非空谈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续补其阙也。

△《读书记》六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西山读书记》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处。大抵本经史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见，故载於《文献通考》者仅三十九卷。今世所传明时旧刊本，甲、丁二记卷数与《书录解题》合，中多乙记二十二卷。前有开庆元年德秀门人汤汉序，称《读书记》惟甲、乙、丁为成书。甲、丁二记先刊行。乙记上即《大学衍义》，久进於朝，其下未及缮写而德秀没。汉从其子仁夫钞得，厘为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据此，则丙记原书本阙，乙记为汤汉所续刊。振孙惟见初行之本，故止於甲、丁二记也。甲记自论天命之性至论鬼神，各分标目。前有纲目一篇，具详论次先后之旨。乙记载虞、夏以来名臣贤相事业，略仿编年之体。前亦有纲目一篇，谓讫於五闰，而书中至唐李德裕而止，盖撰次未完者。丁记上卷皆论出处大义，下卷分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

、安义命、审重轻诸目，与上卷互相发明。德秀《大学衍义》羽翼圣经，此书又分类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无不胪晰。名言绪论，徵引极多，皆有裨於研究。

至於致治之法，《衍义》所未及，详者，则於乙记中备著其事。古今兴衰治忽之故，亦犁然可睹。在宋儒诸书之中，可谓有实际者矣。

△《心经》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是編集圣贤论心格言，而以诸家议论为之注。末附四言赞一首。端平元年，颜若愚鋟於泉州府学，有跋一首，称其筑室粤山之下，虽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临其前。淳祐二年，大庾令赵时棣又以此书与政经合刻。前有德秀门人王迈序云，《心经》一书行於世，至彻禁中。端平乙未，公薨后两月，从臣洪公咨夔在经筵，上出公《心经》曰：真某此书，朕乙夜览而嘉之，卿宜为之序。

其见重也如此。《文献通考》作《心经法语》，与《书录解题》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明程敏政尝为作注，而疑其中有引及真《西山读书记》者，非德秀之原文。殆后人又有所附益，非旧本也。

△《政经》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於前，而以行政之迹列於后，题曰传以别之，末附当时近事六条，谓之附录。其后载德秀帅长沙咨呈，及知泉州军事时劝论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诸篇，盖后人所益，如《心经》之引《读书记》耳。德秀虽自命大儒，断不敢以己之条教题曰经也。按《宋史道学传》，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厉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其知福州，戒所部无滥刑横敛，无徇私黷货。盖德秀立朝日浅，其政绩多在居外任时，故留心民瘼，著为此编。其门人王迈序，谓先生再守温陵日，著政经。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绍定五年，盖晚年之作。迈又言赵时棣为法曹，朝夕相与，遂得此经。实在四方门人之先，而四方门人亦未必尽见之。

《书录解题》载《心经》而不及此书，岂《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欤？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也。真伪既不可诘，而其言能不悖於儒者，故姑与《心经》并存焉。

△《项氏家说》十卷、《附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项安世撰。安世有《周易玩辞》，已著录。此盖其读经史时条记所得，积以成编者也。案嘉定辛未，乐章撰《周易玩辞》后序曰：项公昔忤权臣，摈斥十年，杜门却扫，足迹不涉户限。耽思经史，专意著述，成书数篇。迨兵端既开，边事告急，被命而起，独当一面。外御凭陵，内固根本，成就卓然。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其当庆元中得罪时，谪居江陵，杜门潜心，起居不出一室

，送迎宾友，未尝逾阃。诸书皆有论说。然则是书乃庆元间斥居江陵时所作也。安世学有体用，通达治道，而说经不尚虚言，其订核同异，考究是非，往往洞见本原，迥出同时诸家之上。是书见於《宋史艺文志》者十卷，附录四卷，又别出《孝经说》一卷，《中庸说》一卷。《书录解题》并同。自明初以来，其本久佚，今惟散见《永乐大典》各韵内。核其所载，多兼及说经、说事、说政、说学等篇名，而逐条又各有标题。其原书体例，约略可见，篇帙亦尚多完善。谨依类排纂。经则案各经之文次之，卷一、卷二并易说，卷三书说，卷四诗说，卷五周礼，卷六礼记，卷七论语、孟子等。是为说经篇，凡七篇。其八、九、十三卷则先以说事篇，次说政篇，次说学篇。虽原目无存，未必悉符其旧。然陈振孙言是书有云：九经皆有论著。其第八卷以后杂说文史政学，则序次大致当亦不甚悬殊。振孙又云：附录《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则各为一书。重见诸类，似附录之四卷本分为四种单行，而复取以附於家说后也。今检《永乐大典》，但有《孝经说》、《中庸臆说》二书，而《诗篇次》、《邱乘图》未经收入。疑当时即已散佚，无可考补。谨据其存者，仍合为附录二卷，次之於末，以略还原书之旧焉。

△《先圣大训》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杨简撰。简有《慈湖易传》，已著录。是编蒐辑孔子遗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为之注。钱时作简行状曰：其归自胄监也，家食者十四载，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始取先圣大训间见诸杂说中者，刊讹别诬，萃成六卷，而为之解，即此书也。简之学出陆九渊。其嘉泰二年拟陛辞札子，称臣愿陛下即此虚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损勿益，自然无所不照。嘉定三年面对，称舜曰道心明，心即道。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案：此据《孔丛子》之文，其实《尚书大传》先有此言，不云孔子，伪撰《孔丛子》者剽剟其文驾言先圣耳。谨附订於此。）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虚明无体，广大无际，日用云为，无非变化，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考其立言宗旨，已开新会、馀姚之派。故注是书，往往借以抒发心学，未免有所牵附。然秦、汉以来，百家诡激之谈，纬候怪诞之说，无一不依托先圣为重，庞杂芜秽，害道滋深。学者爱博嗜奇，不能一一决择也。简此书削除伪妄，而取其精纯；刊落琐屑，而存其正大。其间字句异同，文义舛互，亦皆参订斟酌，归於一是。较之《薛据集语》，颇为典核。求洙泗之遗文者，固当以是为骊渊矣。

△《黄氏日抄》九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震撰。震有《古今纪要》，已著录。是书本九十七卷：凡读经者三十卷，读三传及孔氏书者各一卷，读诸儒书者十三卷，读史者五卷，读杂史、读诸

子者各四卷，读文集者十卷，计六十八卷，皆论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著录者计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并阙，其存者实九十五卷也。震与杨简同乡里，简为陆氏学，震则自为朱氏学，不相附和。是编以所读诸书随笔札记，而断以己意。有仅摘切要数语者，有不摘一语而但存标目者，并不存标目而采录一两字者。大旨於学问排佛老，由陆九渊、张九成以上溯杨时、谢良佐，皆议其杂禅。虽朱子校正《阴符经》、《参同契》，亦不能无疑。於治术排功利，诋王安石甚力。虽朱子谓周礼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说经义，或引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诸家，亦不坚持门户之见。盖震之学朱，一如朱之学程，反复发明，务求其是，非中无所得而徒假借声价者也。

△《北溪字义》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陈淳撰。淳字安卿，号北溪，龙溪人。嘉定十年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此编为其门人清源王隽所录，以四书字义分二十有六门，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初刻於永嘉赵氏，又有清漳本，刻於宋淳祐间，即九华叶信原本也。旧版散佚，明弘治庚戌始重刻。复有四明丰庆本，增减互异。近惟桐川施氏本为较详，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本乃国朝顾秀虎校正诸本之异同，复取散见於他书者录为补遗一卷。又附以严陵讲义四条：曰道学体统，曰师友渊源，曰用工节目，曰读书次第。乃淳嘉定九年待试中归过严陵，郡守郑之悌延讲郡庠时作也。考淳同时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亦与淳同。然书颇浅陋，故赵汭答汪德懋《性理字训》疑问书（案：《汭东山集》误作《性理字义》），称其为初学者设。

今惟录淳此书，而端蒙之书则姑附存其目焉。

△《准斋杂说》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如愚撰。如愚字子发，钱塘人。少以父荫补承信郎，监福州连江商税。再调常熟，解职归。嘉熙二年，以丞相乔行简奏荐，改授承信郎，差充秘阁校勘。

三疏辞免，特转秉义郎与祠。其仕履见於《馆阁续录》及赵希弁《读书附志》，而《宋史》不为立传，故行实不概见。今考徐元杰《榘埜集》集有所作如愚行状，胪载事迹极详。大略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贫乐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於学问自得甚深。别有《易诗》、《书说》、《大学》、《中庸》、《论孟》及《阴符经解》诸种，并佚不传。此书亦久无行世之本，独散见《永乐大典》中者尚得四十馀篇，大抵皆研究理学之文。元杰又称如愚早年留心清净之教

，凡三四年。既而幡然尽弃所学，刻意讲道。是如愚学术，其初亦稍涉於禅悦。其解《大学》格物以正为训，明王守仁《传习录》所谓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说实创於如愚。似欲毅然独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尝称塞乎天地者皆实理，行乎万世者皆实用，惟尽心知性则实理融而实用贯。其用功致力，实以体用兼备为主，而不堕於虚无。故其剖析义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论，无不发挥深至，於宋末诸儒中所造较为平实。元杰又言，永嘉陈昉亲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辄录之，刻为一编。临川罗愚复刊於广右漕台，所传益广。盖是编即昉所辑，久经刊布，在当时甚重其书。今检行状，载如愚别有践形践迹诸说，已不在《永乐大典》中。则所录亦不免阙佚。然崖略具存。谨编次成帙，厘为二卷，犹可考见其概焉。

△《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熊节编。熊刚大注。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县事。刚大亦建阳人，受业於蔡渊黄榦。嘉定中登进士。自称觉轩门人，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其仕履则不可考。注中称迩年皇上亲洒白鹿洞规，以赐南康，则理宗时人也。节受业於朱子。是书采摭有宋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涑水、考亭遗像并传道支派，次赞，次训，次戒，次箴，次规，次铭，次诗，次赋，次序，次记，次说，次录，次辨，次论，次图，次正蒙，次皇极经世，次通书，次文，而以七贤行实终焉。其列司马光一人，与后来讲学诸家持论迥异。考朱子於绍熙五年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於先圣先师，以周、程、邵、张、司马、延平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自有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节亲受业於朱子，故犹不敢恣为高论也。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榦、张栻、胡宏、真德秀所作亦间及焉。其上及范质者，以朱子作《小学》尝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以司马光行状之故，非因轼也。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录诸儒之语，皆因《近思录》而广之。其录诸儒之文，则本此书而广之，并其性理之名似亦因此书之旧。是其文虽习见，固亦作乐者之苇籥，造车者之椎轮矣。刚大所注，盖为训课童蒙而设，浅近之甚，殊无可采。以其原附此书以行，姑并录之，以存其旧焉。

△《东宫备览》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陈模撰。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庆元二年进士。嘉泰二年除秘书省正字。三年兼国史院编修官。开禧三年又兼实录院检讨官。嘉定二年除校书郎仍兼检讨。

其历官始末见於《馆阁续录》中。是书乃其为正字时所上。取经史旧文有关於

训储者汇成一编。凡分二十条，曰始生，曰入学，曰立教，曰师傅，曰讲读，曰宫僚，曰择术，曰广诲，曰谨习，曰主器，曰正本，曰问安，曰友悌，曰戒逸，曰崇俭，曰辨分，曰正家，曰规谏，曰几谏，曰监国。支分缕析，节次详明。前有进书表一篇，叙一篇。又有上宰相札子申言二十馀条，中择妃嫔、简宫僚、谨游习三条，尤为切务。又冠以改官省札及诰词，以温峤侍臣箴比之，盖当时甚重其书也。按《宋史艺文志》载陈谟《东宫备览》一卷，然校进表及序皆称分为六卷，则《宋史》字误矣。其第二卷讲读条阙一页，宫僚条阙一页，第六卷监国条阙一页。今无别本可校，亦姑仍其旧录之焉。

△《孔子集语》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薛据撰。据字叔容，永嘉人。官至浙东常平提举。林德阳《霁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学盖三百年。玉成公学於慈湖杨敬仲，刊华据实，犹程门绪馀。伪学禁兴，只手卫道，著伊洛源流，各为谱传。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负荷千年。念圣远言湮，为《孔子集语》二十卷，即是书也。此本但分二十篇，仅有三卷。殆旧以一篇为一卷，后人并之欤。所列书凡三十馀种。其凡例谓《曾子》、《大戴礼》、《孔丛子》、《孔子家语》四全书及《左氏》、《庄子》、《荀子》、《列子》概不采及，惟见於他古书者采之。然《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於《孔丛家语》，且既云不录《大戴礼记》，而颜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条，亦自乱其例。至引说文黍可为酒，禾入水也，一贯三为王，推一合十为士等语，并数条为一条，义不相贯，尤为失伦。他若《韩非子》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三诸篇，可采者几二十条，而此书所引仅三条。若《淮南子》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道应训、人间训、泰俗训诸篇，所可采者不下十馀条，而此所引者亦仅三条。则其余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翔凤《云梦药溪谈》，摘其五酉一条，引《搜神记》而讳其所出，又讹五酉为五酋，则驳杂舛错，亦所不免。特所录尚多秦、汉古书，残篇断句，或可藉此以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废焉。

△《朱子读书法》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洪、齐〈臣...〉同编。洪字伯大，〈臣...〉字充甫，皆鄱阳人。事迹无可考。据洪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臣...〉适客游浙东，遂相与商榷是书，而刻诸鄞泮。

其书本朱子门人辅广所辑。巴川度正尝属遂宁于和之校刊。鄱阳王氏复广为后编，洪与〈臣...〉又因而补订之。以辅氏原本为上卷，而以所续增者列为下卷。皆以文集语类排比缀缉，分门隶属。虽捃拾抄撮，稗贩旧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条分缕析，纲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学，亦可云覃思研究矣。元时版已不存。至顺中，江南行台御史赵之维重镂於集庆路学，故《永乐大典》全帙收入

。原编卷次，已不可考。今酌其篇帙，厘为四卷。俾讲新安之学者有所考证焉。

△《家山图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永乐大典》题为朱子所作。今考书中引用诸说，有文公家礼，且有朱子之称，则非朱子手定明矣。钱曾《读书敏求记》曰：家山图书，晦菴私淑弟子之文（案：弟子二字刊本误倒其文，今改正），盖逸书也。李晦显翁得之於刘世常平父，刘得之於鲁斋许文正公。其书以《易》、《中庸》、《古大学》、《古小学》参列於图，而於修身之旨归纲领，条分极详。此本惜不多覩，宜刊布之，以广其传云云。曾家所藏旧本，久已不传。世无刊本，书遂散失。惟《永乐大典》尚备载其原文。然首列小学本旨图，中多曲礼、内则、少仪之事，与曾所谓以《易》、《中庸》、《古大学》、《小学》参列於图者，体例稍异。

意是书诸儒相传，互有增损，行世者非一本欤。然要其旨归则一也。其书先图后说，根据礼经，依类标题，词义明显。自入学以至成人，序次冠、昏、丧、祭、宾、礼、乐、射、御、书、数诸仪节，至详且备。而负剑〈召辛〉咄以及乡饮五御诸图，尤足补聂崇义所未及。盖《朱子小学》一书详於义理，而此则详於名物度数之间，二书相辅而行，本末互资，内外兼贯，均於蒙养之学深有所裨，有不容以偏废者焉。

卷九十三 子部三

○儒家类三

△《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元程端礼撰。端礼字敬叔，号畏斋，鄞县人。以荐为建平教谕，迁台州路教授。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是书有延祐二年自序，谓一本辅汉卿所萃《朱子读书法》修之。考《朱子读书法》六条：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熟读精思，四曰虚心涵泳，五曰切己体察，六曰著紧用力。端礼本其法而推广之。

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史称所著有《读书工程》，国子监以颁示郡县，即此书也。然书末又有端礼自跋，历叙崇德吴氏、平江陆氏、池州冯氏及江、浙诸处钞刊各本，而不及国子监颁示事。则本传所云，或端礼身后之事欤？跋作於元统三年十一月朔。考顺帝以元统三年十一月辛丑改元至元，此标十一月朔，则尚在辛丑之前。故仍称元统云。

△《辨惑编》四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谢应芳撰。应芳有《思贤录》，已著录。是编作於至正中。因吴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

，二曰疫疠，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丧，十曰择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禄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时日，十五曰异端。末一卷附录书及杂著八篇，皆力辟俗见，断断然据理以争，与是编相发明者也。昔宋储泳作《祛疑说》，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学海》中载其节本。

应芳此书，持论虽似乎浅近，而能因风俗而药之，用以开导愚迷，其有益於劝戒，与泳书相等，而持论较泳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安《谏言长语》曰：毗陵谢子兰，取圣贤问答之词，辟异端者为书，名曰《辨惑编》。经书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备载，真可以正人心。盖深取之也。惟叶盛《水东日记》曰：毗陵谢子兰氏《辨惑编》一书，诚亦辟邪植正，有益於世。其中援经据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当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后，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义之故，此独惜其过当。春秋书毁泉台，君子以为台之存毁，非安危治乱所系，虽勿居可也。

何必暴扬其失，非之毁之至是耶？子兰之辟淫祀，先儒成说甚多，正不必此，虽不言可也。爱子兰者须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应芳之失。盖讲学之家往往矫枉过直，此亦其一。读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治世龟鉴》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元苏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录。此书为成化丙午吴江知县太和和陈尧弼所刊。篇首天爵结衔，题中奉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考《元史》天爵本传，凡两拜是官，一在至正七年，一在至正十二年。此书前有林兴祖、赵汭二序，皆标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则作於再任之日。是时妖寇自淮右延及江东，诏天爵总兵饶信，克复一路六县。正干戈俶扰之际，乃能留心於治理，所采皆宋以前善政嘉言，而大旨归於培养元气。其目凡六：曰治体，曰用人，曰守令，曰爱民，曰为政，而终之以止盗，殆有深意也。天爵著述载於本传者，《名臣事略》十五卷，《文类》七十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亭笔记》二卷，诗七卷，文三十卷。又载有《辽金纪元》、《黄河源委》二书，未及脱稿，而不载此书。然赵汭序今载《东山存稿》第二卷中，与此本一一相合，知非伪托。

本传盖偶遗之，亦足证《元史》之多疏矣。

△《管窥外篇》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有《四书管窥》，已著录。是书成於至元丁未，盖继《管窥》而作。皆条记友人问答以阐发其馀义，大抵皆辨证之文，不主於诠释文句，故曰外篇。实即伯璿之语录。《经义考》四书类中惟列《管窥》而不载此书，盖由於此，非彝尊疏漏也。然《管窥》所论，犹仅於胡炳文、陈栎之流参稽

同异。

此书於天文、历算、地理、田制言之颇详，多有所援据考证，则较炳文及栌见闻稍博，尚非暖暖姝姝守一家之语录者。惟论天象疑月星本自有光，不待日以受光之类，未免仍涉臆断。是则宋、元间儒者之积习，消除未尽耳。自明以来，未有刊本。康熙乙亥，其邑人吕宏诰始以付梓。雍正壬子，王灵露等复续补成之，乃得行於世云。

△《内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仁孝文皇后撰。案成祖以篡逆取国，淫刑肆暴，无善可称，后乃特以贤著。是书凡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谨行》，曰《勤励》，曰《警戒》，曰《节俭》，曰《积善》，曰《迁善》，曰《崇圣训》，曰《景贤范》，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仪》，曰《睦亲》，曰《慈幼》，曰《逮下》，曰《待外戚》。前有永乐三年正月望日自序，内有肃事今皇上三十馀年之语。考《明史后妃传》，后以洪武九年册为燕王妃，至永乐三年正月，甫及三十年。云三十馀年，盖约略大数耳。又考本传，载后撰此书，颁行天下，在永乐三年。而明朝《典汇》载，五年十一月，以仁孝皇后内训颁群臣，俾教於家。若五年以前已颁行天下，不应至五年之末始赐群臣。

又考《名山藏坤》则记，载后初为此书，不过示皇太子诸王而已。至永乐五年七月以后，成祖乃出后《内训》、《劝善》二书，颁赐臣民，与《典汇》相合。此本为明初刊本，首标大明仁孝皇后。考后於永乐五年七月乙卯崩，甲午谥曰仁孝，则此本刊於五年七月以后无疑。至十一月，特赐臣民，正属刊行之始，《明史》本传偶未及检耳。各章之下系以小注，多涉颂扬，当为儒臣所加。

《明史艺文志》不著其名。又《艺文志》载《内训》一卷，高皇后撰；《劝善书》一卷，文皇后撰。与本传所载不同，亦偶未检点耳。

△《理学类编》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九韶撰。九韶字美和，后以字行。故《明史》附见宋讷传作张美和。清江人。元末累举不仕。洪武三年，以荐为县学教谕，迁国子助教。改翰林编修，致仕归。后复徵入校书，书成遣还。兹编成於至正丙午，乃未入明时所作。其初本名《格物编》，临川吴当见之，以为所辑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说乃格物之一端，不足以尽格物之义，因为易今名。凡天地一卷，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鬼神一卷，人物一卷，性命一卷，异端一卷，以周、程、张、邵、朱六子之言为主，而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说辅之，复於每篇之末绎以己见。其所采撷，大都摘取精要，不事博引繁称，故条理次序，颇为精密。前代如扬雄、谷永、《淮南子》之说，近世如洪迈《容斋五笔》、罗大经《鹤林玉露》之

说，并加摭集，以参观互证，亦不蹈讲学家门户之见。其异端一门，於阴阳、相术、讖纬诸家斥驳明切，尤足以破世俗之惑。史载明初司国子监者有宋讷、王嘉会、龚敷，而九韶与聂铉、贝琼亦皆名儒，当洪武时，先后为博士、助教、学录，以故诸生多所成就。知其躬行导率，无忝师范，与徒为高论者异矣。

△《性理大全书》七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是书与《五经四书大全》同以永乐十三年九月告成奏进，故成祖御制序文称二百二十九卷，统七部而计之也。考自汉以来，弟子录其师说者，始於《郑记》、《郑志》，是即后世之语录。其裒诸儒之言以成一书者，则古无是例，《近思录》其权輿矣。宋景定、端平间，周、程、张、朱诸儒皆蒙褒赠，真德秀亦以讲学有名，得参大政。天下趋朝廷风尚，纂述日多。王孝友作《性理彝训》三卷，熊节作《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於是性理之名大著於世。

广等所采宋儒之说凡一百二十家，其中自为卷帙者，为周子《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子《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子《皇极经世书》七卷；朱子《易学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律吕新书》二卷；蔡沈《洪范皇极内篇》二卷；共二十六卷。自二十七卷以下，摭拾群言，分为十三目，曰理气，曰鬼神，曰性理，曰道统，曰圣贤，曰诸儒，曰学，曰诸子，曰历代，曰君道，曰治道，曰诗，曰文。大抵庞杂冗蔓，皆割裂襞积以成文，非能於道学渊源真有鉴别。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删其支离，存其纲要，钦定为《性理精义》一书。菁华既擷，所存者仅其糟粕矣。以后刻性理者汗牛充栋，其源皆出於是书。

将举其末，必有其本。姑录存之，著所自起云尔。

△《读书录》十一卷、《续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瑄撰。瑄字德温，河津人。永乐辛丑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入阁预机务。赠礼部尚书，谥文清。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其书皆躬行心得之言。两录之首皆有自记，言其因程子心有所开、不思则塞之语，是以自录随时所得，以备屡省。其后万历中有侯鹤龄者，因所记错杂，更为编次，删去重复，名《读书全录》。然去取之间，颇失瑄本意。今仍录原书以存其旧。瑄尝言《乐》有雅、郑，《书》亦有之。《小学》，《四书》，六经、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雅也，嗜者常少，以其味之淡也。百家小说，淫词绮语，怪诞不经之书，郑也，莫不喜谈而乐道之，盖不待教督而好之矣，以其味之甘也。淡则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观瑄是录，可谓不愧斯言矣。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濬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止於格致

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虽所著《读书乙记》，采录史事，称为是书之下编，然多录名臣事迹，无与政典，又草创未完。乃采经传子史，辑成是书，附以己见，分为十有二目，於孝宗初奏上之。有诏嘉奖，命录副本付书坊刊行。

濬又自言：《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亦报可。

至神宗复命梓行，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特濬闻见甚富，议论不能甚醇。

故王鏊《震泽纪闻》称其学问该洽，尤熟於国家掌故，议论高奇，务於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如讥范仲淹多事，秦桧有再造功，评鹭皆乖正理。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馀。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又明之中叶，正阉竖恣肆之时，濬既欲陈海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乃独无一语及宦寺。张志淳《南园漫录》诋其有所避而不书，殆亦深窥其隐。以视真氏原书，殊未免瑕瑜互见。然治平之道，其理虽具於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穀，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穀不登，穀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真氏原本实属阙遗，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

△《居业录》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象钞》，已著录。是书皆其讲学语录，分十二类，曰道体，曰为学，曰主敬，曰致知，曰力行，曰出处，曰治体，曰治法，曰教人，曰警戒，曰辨异端，曰劝圣贤，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居仁与陈献章皆出吴与弼之门，与弼之学介乎朱、陆之间，二人各得其所近。献章上继金谿，下启姚江。

居仁则恪守新安，不逾尺寸，故以敬名其斋。而是书之中，辨献章之近禅，不啻再三。盖其人品端谨，学问笃实，与河津薛瑄相类。而是书亦与瑄《读书录》并为学者所推。黄宗羲《明儒学案》乃谓其主言静中之涵养，与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同门冥契。特牵引附合之言，非笃论也。正德中有张吉者，尝删其书为要语。

又有吴廷举者，删其书为粹言。此本为弘治甲子余祐所编，犹为原帙。祐字子

积，鄱阳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年十九时，受业於居仁，居仁以女妻之。而卷首序文乃称门人，盖用黄榦编《朱子集》之例，榦又用李汉编《韩愈集》之例。然考皇甫湜作愈墓志，称愈女初适於汉，后乃离婚，嫁樊氏。汉称门人而不称婿盖缘於此。榦及祐沿袭其称，殊为不考。阎若璩《潜邱札记》乃以为重道统而轻私亲，曲说甚矣。

△《枫山语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别号闇然子，兰溪人。成化丙戌会试第一。改庶吉士，授编修。会上元内宴，命作鼇山灯诗，不奉诏，且以疏谏，黜为临武知县。弘治正德间累官南京礼部尚书，致仕。事迹具《明史本传》。崔铣《明臣十节》曰：成化中白沙陈献章，学禅而疏，一峰罗伦，尚直而率，定山庄泉，好名而无实，皆负巨望焉。枫山章公懋，质约淳雅，潜修默成，年甫四十，弃官还郡。贺谏议钦，郑御史已皆责公交疏於陈。庄公逊谢之后，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峰行乡约而戮族人。庄晚年又仕而败，惟章公德行无瑕云云。其在明代，可云不愧醇儒。

是编卷帙不多，分为五类，曰学术，曰政治，曰艺文，曰人物，曰拾遗。其学术政治虽人人习见之理，而明白醇正，不失为儒者之言。艺文诸条，持论亦极平允，不似讲学家动以载道为词。其评鹭人物，於陈献章独有微词。则懋之学主笃实，而献章或入玄虚也。然献章出处之间，稍有遗议。而懋人品高洁，始终负一代重望，则笃实鲜失之明验矣。又谓胡居仁不适於用，似亦有见。惟推尊吴与弼太过，则颇有所不可解耳。

△《东溪日谈录》十八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周琦撰。琦字廷玺，马平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员外郎。琦之学出於薛瑄。是编记所心得，分十三类。凡性道谈二卷，理气谈一卷，祭祀谈二卷，学术谈一卷，出处谈一卷，物理谈一卷，经传谈三卷，著述谈一卷，史系谈二卷，儒正谈一卷，文词谈一卷，异端谈一卷，辟异谈一卷。《广西通志》载其著《日谈录》十八卷，又著《儒正篇》论薛河东之学。今考儒正，即此书之第十五卷，非别有《儒正篇》也。前有吕景蒙序，谓书刻於嘉靖丁酉。而此本乃系传写。或其版已佚，后人录存之欤？琦为人以端直谨厚，见重乡里，其书亦一本濂、洛之说。不失醇正。盖河东之学虽或失之拘谨，而笃实近理，故数传之后，尚能恪守师说，不至放言无忌也。

△《困知记》二卷、《续记》二卷、《附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罗钦顺撰。钦顺字允升，号整菴，泰和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皆其晚年所作。前记成於嘉靖戊子，凡一百五十六章。《续记》成於嘉靖辛卯，凡一百一十三章。《附录》一卷

，皆与人论学之书，凡六首。钦顺自称初官京师，与一老僧论佛，漫举禅语为答。

意其必有所得，为之精思达旦，恍然而悟。既而官南雍，取圣贤之书潜玩，久之渐觉就实，始知所见者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自此研磨体认，积数十年，始确然有以自信。盖其学由积渐体验而得，故专以躬行实践为务，而深斥姚江良知之非。尝与王守仁书，辨朱子晚年定论，於守仁颠倒年月之处，考证极详。此书明白笃实，亦深有裨於后学。盖其学初从禅入，久而尽知其利弊，故於疑似之介，剖析尤精，非泛相诃斥，不中窾要者比。高攀龙尝称自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可谓知言矣。

△《读书札记》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问撰。问字用中，号养斋，武进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庄裕。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问巡抚贵州时，与门人问答，随时札记而成。所论天文、历象、山川、性理、六经、四子书皆守先儒成说。其论学则一本程、朱，而力黜姚江之学。如古本《大学》，亲民格物，知行合一各说，皆逐条辨正。尝与罗钦顺书云：王氏之学本诸象山，至今眩惑人听，《读书札记》第二册实辟其说。盖以广中侍读黄才伯促而成之。才伯者，黄佐字也。所云第二册者，即指此本第五卷。今核其所辟各条，大都托之或谓，又称为近学，世学，而并未斥言。盖是时王学盛行，羽翼者众，故问不欲显加排摈。然所摘发，多能切中症结，迥异乎陈建诸人叫嚣毒詈，如不共戴天者。史称问官长芦盐运使，终任不取一钱，则与言清行浊者异。又载问官贵州巡抚时，破独山州贼蒙钺，则与迂疏无用者亦异。宜其言笃实切近，无讲学家之积习矣。

△《士翼》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书前三卷曰述言，皆语录之类。后一卷曰说象，则专论六十四卦象义。自序谓退居相台十祀，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阅，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士翼》，盖以辅《彝典》也。

其中如论高宗梦傅说事，涉於怪诞。韩子原道，盖先乎养二氏之徒之繁，由君无以养而安之也。又云：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即空。

又云：汉、唐之小人易见，宋之小人难知。汉、唐之君子可信，宋之君子当考。

又曰：去序而言《诗》，背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谬矣。盖道可以智穷，事必以实著，况千载之下乎？其言皆讲学家之所深讳，而侃侃凿凿，直抒无隐，可谓皎然不自诬其心矣。至於以萧何之荐曹参为克己归仁，卢怀慎之让姚崇

为一个臣之有容，虽意有所寓，然未免品题失当，谓之白璧微瑕可也。

△《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柟师事渭南薛敬之，其学以薛瑄为宗。是书乃其门人所编语录。凡云槐精舍语二卷，东林书屋语一卷，端溪问答一卷，解梁书院语、柳湾精舍语二卷，鹫峰东所语十二卷，太常南所附邵伯舟中语三卷，太学语二卷，春官外署语二卷，礼部北所语一卷。其子昫等类而刻之。柟为学在格物以穷理，先知而后行。其所谓穷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所谓知者，即从闻见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肯放过。其践履最为笃实。尝斥王守仁言良知之非，以为圣人教人，未尝规规一方。今不论资禀造诣，刻数字以必人之从，不亦偏乎？观於所言，可谓不失河津之渊源矣。

△《周子抄释》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吕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辩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无极、太极之说，朱、陆两家断断相轧，至今五六百年，门户之分，甚於冰炭。

《太极图说》与《通书》表里之说，元何虚中至特著一书辨此一语，论者亦递相攻击，究无定评。至於主静之说，明代诟争尤甚。是编盖因《周子全书》而摭其精要。一卷为《太极图说》、《通书》，二卷为遗文，遗诗，而附以杂记三卷，则本传墓碣事状也，较全书特为简洁。每条之下，各释以一二语，或标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意，较诸家连篇累牍之辨，亦特淳实。其释《荀子》玄不识诚一条，谓贬《荀子》太过，以《大学》、《中庸》之言诚，拟荀子之言诚，未免驳杂。

释养心亭记一条，谓寡欲亦允执厥中之义，若至於无恐，难通行於众，亦不免词不达意。然大旨要为不悖。观周子之书者，其精华略具於此矣。

△《张子抄释》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吕柟撰。是编摘录张子之书。以《西铭》、《东铭》为冠，次《正蒙》十九篇，次《经学理窟》十一篇，次《语录》，次《文集》，而终以行状。亦每条各附以释，如《周子抄释》之例。首有嘉靖辛丑柟自序，称张子书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马伯循氏。诸书皆言简意实，出於精思力行之后。顾其书散见漫衍，涣无统纪，而一义重出，亦容有之。暇尝稗抄成帙，注释数言，略发大旨，以便初学观省。

盖其谪官解州时作也。案《虞集》作吴澄行状，称澄校正张子之书，挈东西铭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大意与柟此本合。澄本今未见，柟此本简汰不苟，较世所行《张子全书》，亦颇为精要矣。

△《二程子抄释》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吕柟撰。前有自序，称初得《二程全书》於崔铣，以其中解说六经、四书之语与门弟子问答行事之言，统为一书，浩大繁博，初学难於观览。因抄出心所好者，集为八卷，凡二十九篇。而卷首所列程子门人姓氏，后有嘉靖辛卯柟门人休宁程爵重刊跋，乃称泾野先生钞释程氏书凡十卷。此本为嘉靖丙申柟门人邓诰所刊，卷数与爵跋相合。岂柟作序时其书尚止八卷，后或有所增益，而序文则未改欤？其书不分门类，亦不叙先后，仍以二程遗书原载门人某某所记分编。每条之末，皆以一二语标其大意。昔朱子编遗书，尝病其真贋相杂。柟是书削驳留醇，颇为不苟。盖柟之学源於河津，最为笃实，故去取皆有所见。惟其文原出李梦阳，全集率诘屈不可读，故每条下所释词旨，往往晦滞，非初学所能洞晓云。

△《朱子抄释》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吕柟撰。是编乃嘉靖丙申柟为国子监祭酒时所定。宋儒之中，惟朱子著述最富，辩论亦最多。其时诸弟子所述者，有《池录》、《饶录》、《饶后录》、《建录》诸刊，黎靖德刊除重复，分类编次，尚得一百四十卷，则浩博可知矣。

柟此本所抄，止於二卷，乃较张子、二程子为少。然朱子之学，无所不通，与门人亦无所不讲。黎氏《语类》以二十六目举其大凡，包括尚有未尽，读者茫无津涯。又早年、晚年，持论或异；门人所记，或以己意增损之，亦往往彼此不同；读者亦莫能决其去取。明人递相选录，几於人有一编。其大意乃在於胜负相争，区分门户，不过借朱子为名，未尝真为明道计也。柟作是编，惟摘切要之词，而不甚以攻击为事，於学问大旨，转为简明。然於与陆子静论意见一条，注其下曰，陆氏终近禅。则是非之辨，亦未尝不谨严矣。

△《中庸衍义》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夏良胜撰。良胜字于中，南城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自宋以来，取古经之义，括举条目而推衍其说者，始叶时《礼经会元》，嗣则真德秀《大学衍义》，良胜又因德秀之例，以阐发《中庸》。其书成於嘉靖间，盖以《大礼疏稿》事谪戍辽海时作也。自性、道、教、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属，一一援据古今，推广演绎。至於崇神仙，好符瑞，改祖制，抑善类数端，尤究极流弊，惓惓言之。盖皆为世宗时事而发。然务抒献纳之忱，而无一毫怨怼讥讪之意，斯所以为纯臣之言也。中颇采邱濬《大学衍义》之说。

考良胜於正德嘉靖间两以鲠直杖谪，风节凛然，为当世所重。其书虽近於濬书，至其人品则非濬所可企及矣。

△《格物通》一百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编乃嘉靖七年若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所进。体例略仿《大学衍义》，以致知并於格物，而以格物统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六条。凡诚意格十七卷，分审几、立志、谋虑、感应、儆戒、敬天、敬祖考、畏民八子目。正心格三卷，无子目。修身格九卷，分正威仪、慎言语、进德业三子目。齐家格十三卷，分谨妃匹、正嫡庶、事亲长、养太子、严内外、恤孤幼、御臣妾七子目。治国格十四卷，分事君、使臣、立教、兴化、事长、慈幼、使众、临民、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七子目。平天下格四十四卷，分公好恶，用人、理财三子目。而用人之中又分学校、举措、课功、任相、任将、六官六目。理财之中又分修虞衡、抑浮末、饬百工、屯田、马政、漕运、劝课、禁夺时、省国费、慎赏赐、蠲租、薄敛、恤穷、赈济十四目。皆杂引诸儒之言，参以明之祖训，而各以己意发明之，大致与邱濬《大学衍义补》相近。

而濬书多徵旧事以为法戒之资，此书多引前言以为讲习之助。二书相辅而行，均於治道有裨者也。

△《世纬》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袁袞撰。袞字永之，号胥台，吴县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僉事。《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是书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遴傅，曰简辅，曰降交，曰诱谏，曰广荐，曰崇儒，曰贵士，曰裁阉，曰汰异，曰拒伪，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惩墨，曰节浮，曰节奢，曰正典，曰实塞，曰均赋。

其言皆指陈无隐，切中时弊。虽立说不免过激，而忧时感事，发愤著书，亦贾谊痛哭之流亚也。当时狃於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无事为福。故袞自序有凿枘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只增多口之语。而拒伪一篇，讲学者尤深嫉之。然袞之言曰：今之伪者，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而毁朱云云。盖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观於明季，袞可谓见微知著矣。又乌得恶其害己，指为排抑道学乎？

△《呻吟语摘》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载《呻吟语》凡四卷，此止二卷。考卷末万历丙辰其子知畏跋，则此乃坤从四卷中手自删削，并取得知畏所续入者若干条，存十之二三。距万历壬辰郭子章作序之时，又二十四年，盖坤晚年之定本也。其内篇分七门，曰性命，曰存心，曰伦理，曰谈道，曰修身，曰问学，曰应务。外篇分九门，曰世运，曰圣贤，曰品藻，曰治道，曰

人情，曰物理，曰广喻，曰词章。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在明代讲学诸家，似乎粗浅。然尺尺寸寸，务求规矩，而又不违戾於情理。视陆学末派之猖狂，朱学末派之迂僻，其得失则有间矣。

△《圣学宗要》一卷、《学言》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钞》，已著录。是编凡圣学宗要一卷，载周子《太极图说》，张子《东铭》、《西铭》，程子《识仁说》、《定性书》，朱子《中和说》，王守仁《良知问答》等篇，各为注释。盖本其友人刘去非《宋学宗源》一书而增益之，加以诠释，改为今名。《学言》三卷则宗周讲学语录，其门人姜希辙所刻也。宗周生於山阴，守其乡先生之传，故讲学大旨，多渊源於王守仁。盖目染耳濡，其来有渐。然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高明之过，纯涉禅机。奭龄讲学白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为说，去守仁本旨益远。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於慎独。其临没时，犹语门人曰：为学之要，一诚尽之，而主敬其功也云云。盖为良知末流深砭痼疾，故其平生造诣，能尽得王学所长，而去其所短。卒之大节炳然，始终无玷，为一代人伦之表。虽祖紫阳而攻金谿者，亦断不能以门户之殊，并诋宗周也。知儒者立身之本末，惟其人，不惟其言矣。

△《人谱》一卷、《人谱类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姚江之学多言心，宗周惩其末流，故课之以实践。是书乃其主蕺山书院时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谱》一卷，首列人极图说，次记过格，次改过说。《人谱类记》二卷，曰体独篇，曰知几篇，曰凝道篇，曰考疑篇，曰作圣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类录之，以为楷模。每篇前有总记，后列条目，间附以论断。主於启迪初学，故词多平实浅显。兼为下愚劝戒，故或参以福善祸淫之说。然偶一及之，与袁黄功过格立命之学终不同也。或以芜杂病之，则不知宗周此书本为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榕坛问业》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此编乃其家居时讲学之语。道周自崇祯壬申削籍归石养山守墓，是年讲学於浦之北山。越二年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至乙亥冬，以原官召用，始罢讲。故此书自甲戌五月至乙亥仲冬者凡十六卷。其十七卷有云丙子春者，则道周已罢讲还家，取他方友人书牒问难之词，当时未即答者，续为发明缀入。其十八卷，则同年蒋德璟所问之词，道周属诸弟子代答，间亦衷以己说，并以德璟原问十八条附录於后。其书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氏。卷之前后，道周复各缀以题识。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左袒考亭而益加骏厉。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

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

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於禅门机括，幻窟无归。先儒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诮矣。

△《温氏母训》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温璜录其母陆氏之训也。璜初名以介，字於石，号石公。后以梦兆改今名，而字曰宝忠。乌程人。崇祯癸未进士。官徽州府推官。事迹附见《明史邱祖德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烈。璜有《遗集》十二卷。此书其卷末所附录。语虽质直，而颇切事理。未有跋语，不署名氏，称原集繁重，不便单行，乃录出再付之梓。案璜於顺治乙酉起兵，与金声相应，以拒王师。凡四阅月，城破，抗节以死。其气节震耀一世，可谓不愧於母教。又高承埏《忠节录》载璜就义之日，慨然语妻茅氏曰：吾生平学为圣贤，不过求今日处死之道耳。因绕屋而走。茅氏曰：君之迟留，得无以我及长女宝德在乎？时女已寝，母呼之起。女问何为？母曰死耳。女曰诺，即延颈受死。璜手刃之。茅氏亦卧床引颈待刃，璜复斫死。乃自刳。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容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矣。故虽女子之言，特录其书於儒家，示进之也。

卷九十四 子部四

○儒家类四

△《御定资政要览》三卷，《后序》一卷顺治十二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凡三十章，曰君道，曰臣道，曰父道，曰子道，曰夫道，曰妇道，曰友道，曰体仁，曰弘义，曰敦礼，曰察微，曰昭信，曰知人，曰厚生，曰教化，曰俭德，曰迁善，曰务学，曰重农，曰睦亲，曰积善，曰爱民，曰慈幼，曰养生，曰惩忿，曰窒欲，曰履谦，曰谨言，曰慎行，曰爱物。每篇皆有笺注，亦御撰也。体裁虽仿周、秦诸子，而镕铸古籍，阐为圣谟。义理一本於经，法戒兼裁於史。大旨阐明修身齐家之道，又多为群臣百姓而言。伏考《尧典》有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又《说命》有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盖治天下者，治臣民而已矣。使百官咸提躬饬行以奉其职守，万姓咸讲让型仁以厚其风俗，则唐、虞、三代之治不过如斯。明之季年，三纲沦而九法斲，谗妄兴於上，奸宄生於下，日偷日薄，人心坏而国运随之，天数乃终。世祖章皇帝监夏监殷，深知胜国之所以败，故丁宁诰诫，亲著是书。俾朝野咸知所激劝，而共跻太平。御题曰《资政要览》，见澄叙官方，敦崇世教，为保邦之切务，圣人之情见乎词矣。传诸万年，所宜聆听而敬守也。

△《圣谕广训》一卷谨案《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广训》一万馀

言，则我世宗宪皇帝推绎圣谟以垂范奕世者也。粤稽虞代，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当时必有诰诫之文，今佚不可考。周礼，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又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教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其法今亦不传。然而圣帝明王膺作君作师之任，其启迪愚蒙，必反覆丁宁，申以文告，则其制章章可考，故书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也。惟是历代以来，如家训、世范之类，率儒者私教於一家。琴堂谕俗编之类，亦守令自行於一邑。罕闻九重挥翰，为愚夫愚妇特撰一编。独明太祖所著《资治通训》诸书，具载《永乐大典》中，而义或不醇，词或不雅，世亦无述焉。洪惟我圣祖仁皇帝体天牖下民之意，亲挥宸翰，示亿兆以典型。我世宗宪皇帝复钦承觉世之旨，郑重申明，俾家弦户诵。圣有谟训，词约义宏，括为十有六语不为少，演为一万馀言不为多。迄今朔望宣读，士民肃听，人人易知易从，而皓首不能罄其蕴。诚所谓言而世为天下则矣。

△《庭训格言》一卷雍正八年，世宗宪皇帝追述圣祖仁皇帝天语，亲录成编。凡二百四十有六则，皆实录圣训所未及载者。盖我世宗宪皇帝至孝承颜，特蒙眷注。宫闈问视之暇，从容温谕，指示独详。而帝德同符，心源默合，聆受亦能独契，故绌绎旧闻，编摩宝帙，敷由皇极，方轨六经。粤考三皇、五帝以逮於禹、汤、文、武，其佚文遗教，散见於周、秦诸书，而纪录失真，醇疵互见。故司马迁有百家称黄帝，其文不雅驯之说。盖其识不足以知圣人，故所述不尽合本旨也。是编以圣人之笔记圣人之言，传述既得精微；又以圣人亲闻於圣人，授受尤为亲切。垂诸万世，固当与典谟训诰共昭法守矣。

△《御制日知薈说》四卷乾隆元年，皇上取旧制各体文删择精要，得二百六十则，厘为四卷。第一卷论帝王治化之要，第二卷论天人性命之旨，第三卷论礼乐法度之用，第四卷论古今得失之迹。考三代以前，帝王训诫多散见诸子百家中，真贋相参，不尽可据。

《汉书》所载黄帝以下诸目，班固已注为依托，亦不足凭。惟所载高帝八篇，文帝十二篇为帝王御制著录儒家之始，今其书不传。然高帝当战伐之余，政兼霸术，文帝崇清静之学，源出道家，其词未必尽醇。久而散佚，或以是欤？梁元帝金楼子，体侷说部，抑又次焉。夫词人所著作，盛陈华藻而已；帝王之学，则必归於传心之要义。儒生所论说，高谈性命而已；帝王之学，则必徵诸经世之实功。故必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后吐辞为经，足以垂万世之训也。我皇上亶聪首出，念典弥勤，绌绎旧闻，发挥新得。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具备於斯。迄今太和翔洽，久道化成，无逸作所之心，与天行同其不息。而百度修明，八紘砥砺，天声赫濯，尤简册之所罕闻。岂非内圣外王之道，文经武纬之原，一一早握其枢要

欵？臣等校录鸿编，循环跪诵，钦圣学之高深，益知圣功之有自也。

△《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定。冠以御制序文及恭进皇太后表。以《礼记内则篇》为本，援引经史诸书以佐证推阐之。分八纲，三十二子目。一曰孝之道，分事舅姑、事父母二子目。二曰敬之道，分事夫、劝学、佐忠、赞廉、重贤五子目。三曰教之道，分教子、勉学、训忠三子目。四曰礼之道，分敬祭祀、肃家政、定变、守贞、殉节、端好尚、崇俭约、谨言、慎仪九子目。五曰让之道，分崇谦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四子目。六曰慈之道，分逮下、慈幼、敦仁、爱民、宥过五子目。七曰勤之道，分女工、饮食二子目。八曰学之道，分好学、著书二子目。考古西周盛运，化起宫闱。周南始关雎，而桃夭、汉广丕变乎民风。召南始鹊巢，而采蘋、采芣具娴乎礼教。盖正其家而天下正，天下各正其家而风俗淳美，民物泰平。故先王治世，必以内政为本也。此编出自圣裁，并经慈鉴。端人伦之始，以握风化之原；疏通经义，使知所遵循；引证史文，使有所法戒。用以修明闾教，永著典型，以视丰镐开基之治，有过之无不及矣。班昭《女诫》以下，区区爝火之明，又何足仰拟日月欵。

△《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谨案是书为顺治十三年奉敕所修，至康熙二十一年告成。圣祖仁皇帝亲为鉴定，制序颁行。体例全仿真德秀《大学衍义》。首冠以衍经之序述经之旨二篇，不入卷数。次衍至德之义，以五常分五子目。次衍要道之义，以五伦分五子目。

次衍教所由生之义，以礼、乐、政、刑分四子目。次天子之孝，以爱亲、敬亲为纲：爱亲分子目十二，敬亲分子目十四。次诸侯之孝，分子目四。次卿大夫之孝，分子目五。次士之孝，分子目四。次庶人之孝，分子目三。亦皆以爱亲、敬亲为首末二卷，以大顺之徵终焉。大旨以一心一理推而广之，贯通乎万事万物。自上以及下，笃近而举远，源流本末，无所不赅，而於天子之孝，推演尤详。凡例谓经称先王以发端，明是为君天下之天子陈孝道也。诚得孔、曾授受之本旨矣。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身齐家而止，治平之事待邱濬而后补焉，不及此编体用兼备也。孝治之渊源，圣功之继述，枢要盖具在斯矣。

△《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朱子门人陈淳撰《性理字义》，熊刚大又撰《性理群书》，性理之名由是而起。明永乐中，遂命胡广等杂钞宋儒之语。

凑泊成编，名曰《性理大全书》，与《五经四书大全》同颁於天下，列在学官。

然广等以斗筲下才，滥膺编录，所纂《五经四书大全》并剽窃坊刻讲章，改窜姓名，苟充卷帙。（语详各本条下。）其《性理大全书》尤庞杂割裂，徒以多

为贵，无复体裁。我圣祖仁皇帝接唐虞之治统，契孔孟之心传，原本六经，权衡百氏。

凡宋儒论著於其见道之浅深，立言之醇驳，并究知微暖，坐照无遗。病胡广等所编徒博讲学之名，不过循声之举，支离冗碎，贻误后来，乃命大学士李光地等刊正其书，复亲加厘定。如蔡沈《洪范数》之类，既斥之以防僣拟，所附诗赋之类，亦削之以戒浮文。其馀诸门，皆精汰严收，十分取一。卷帙虽减於前，而义蕴之宏深，别裁之精密，以较原书，司空图所谓如矿出金也。群言淆乱折诸圣，岂不信欤！

△《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南宋诸儒，好作语录，卷帙之富，尤无过於朱子。咸淳中，黎靖德删除重复，编为一集，尚得一百四十卷。又南宋文集之富，无过周必大、杨万里、陆游，而《晦菴大全集》，卷帙亦与相埒。其记载杂出众手，编次亦不在一时。故或以私意润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说托名，全然无据。

即确乎得自师说者，其中早年晚岁，持论各殊，先后异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务博笃信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讯其末，往往执其一语，奉若六经，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朱子者所淆。考《朱子语录》，称孔门诸子留下《家语》，至今作病痛，憾其择之不精也。然则读朱子之书者不问其真贗是非，随声附和，又岂朱子之意乎哉！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独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乃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分为十有九门。金受炼而质纯，玉经琢而瑕去。读朱子之书者，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於多岐矣。

△《御定执中成宪》八卷雍正六年春世宗宪皇帝敕撰。雍正十三年夏，书成奏进。仰蒙裁定，宣付武英殿校刊。乾隆三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前四卷录帝尧以来至明孝宗嘉言善政，后四卷皆唐、虞至明诸臣论说，有所裨於治道者。其或奥旨未显，疑义未明，则折衷以御论，以阐发其理蕴，评断其是非。昔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始著帝王经世之法。后来递相推衍，互有发明。御制之书，惟唐之《帝范》，敷陈得失为最悉。官撰之本，惟明之《君鉴》，缕举事迹为最详。然《帝范》颇参杂说，词意或不深醇；《君鉴》旁摭诸书，义例亦为冗杂。至於宋之《洪范政鉴》，以焦贛、京房之说附会於武王箕子之文，益离其宗。盖圣人之道统，惟圣人能传之；圣人之治法，亦惟圣人能述之，非可以强而及也。我世宗宪皇帝圣德神功，上超三古，阐明帝学，论定是编。汰驳存精，删繁举要，凡遗文旧籍，一经持择，即作典谟。犹虞帝传心，亲阐执中之理；殷宗典学，自述成宪之监也。虽百篇之裁於洙泗，何以加兹。家法贻留，以巩万世之丕基者，岂偶然欤！

△《御览经史讲义》三十一卷乾隆十四年奉敕编。考讲义之作，莫盛於南宋。其解经者如袁燮《毛诗讲义》之类，其论史者如曹彦约《经幄管见》之类，皆经筵所陈也。其更番奏御者谓之故事，李曾伯《可斋杂稿》、孙梦观《雪窗集》中皆有之。其体徵引古书於前，附列论断於后，主於发挥义理，评议是非。与讲义之循文衍说者，为例小殊；而即古义以抒所见，则其意一也。我皇上深造圣域，而俯察迩言。海岳高深，不遗尘露。乾隆二年，特诏翰林詹事六科十三道诸臣，轮奏讲义。或标举经文，下列先儒义疏，而阐明其理蕴；或节取史事，下列先儒评品，而辨析其得失。略如宋人故事之例。其敷陈中理者，温纶嘉勉；或持论未当者，即召对开示，命复缮以进。则宋世未闻是事。岂非前代帝王徒循旧制，我皇上先登道岸，足以折衷群言欤？积累既多，因敕大学士蒋溥等，编为此帙，并以训谕改定者恭录简端。盖都俞吁咈，罔非圣教之裁成；而诸臣管蠡之见，仰蒙采择，得以流传於万世，尤非常之荣幸矣。

△《正学隅见述》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宏撰撰。宏撰有《周易筮述》，已著录。是编以周子无极之说。陆九渊争之於前；朱子格物之说，王守仁轧之於后。诸儒聚讼，数百年而未休。大抵尊朱者则全斥陆、王为非，尊陆、王者则全斥朱子为谬，迄无持是非之平者。宏撰此书，则以为格物之说当以朱子所注为是，无极之说当以陆九渊所辨为是。持论颇为平允。其中虽历引诸说以相诘难，而词气皆极和平。凡崇朱氏学者，称先朝之乱由於学术不正，其首祸为王阳明。崇陆氏学者，称无极二字出於老子，为周子真赃实犯之类。宏撰皆指为太过。其言曰：予素信朱子，惟於无极、太极之说小异。诚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剿袭雷同，以蹈於自欺欺人之为。其亦异於好为异论者矣。

△《思辨录辑要》三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世仪撰。世仪字道成，号桴亭，太仓人。《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中。是书乃其札记师友问答，及平生闻见而成。仪封张伯行为汰其繁冗，分类编次，故题曰辑要，明非世仪之完本也。凡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门。世仪之学主於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主於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於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故其言曰：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又曰：今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於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於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其言皆深切著明，足砭虚懦之弊。虽其中如修齐类中必欲行区田，治平类中必欲行井田封建

，不免有迂阔之失。而大端既切於日用，不失为有裨之言。惟伯行意主贪多，往往榛桔勿翦，甚至如头容直一条，王周臣书屋警句一条之类，前后重出，亦失於刊除。倘撷采英华，汰其支蔓，则弥为精善矣。

△《双桥随笔》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召撰。召字公右，号拙菴，衢州人。康熙初，官陕西凤县知县。是编乃其甲寅、乙卯间值耿精忠构逆，避兵山中所作。双桥者，其山中所居地也。卷端标曰《受书堂集》，而以《双桥随笔》为子目，殆全书中之一种欤？前有自序，称老生常谈，诚不足采。而药石之言，原以针砭儿辈，与世无关。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於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窃以为独立之见，若中流一砥云云。虽自诩似乎太过，而所言皆崇礼教，斥异端，於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尤为言之深切，於人心风俗，颇有所裨。

惟其随笔记录，意到即书，不免於重复冗漫。又适逢寇乱，流离奔走，不免有愤激之词。是则其学之未粹耳。

△《读朱随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读礼志疑》，已著录。是编乃其读《朱子大全集》时取所心得，随笔标记。於正集二十九卷以前，凡诗赋札子人所共知者，即不复置论。自正集三十卷起至别集五卷止，则摘其精蕴，分条纂录，而各加案语以申之。其书初无雕本，康熙戊子，仪封张伯行从陇其之婿曹宗柱索得稿本，因为刊行於福州。陇其之学，一以朱子为宗，在近儒中最称醇正。是编大意，尤在於辟异说以羽翼紫阳。故於儒释出入之辨，金谿、姚江蒙混之弊，凡朱子书中有涉此义者，无不节取而发明之。其剖析疑似，分别异同，颇为亲切。其他一字一句，亦多潜心体察，而深识其用意之所以然。盖於朱子之书，诚能融会贯彻，而非徒以口耳佔毕为事者。虽不过一时简端题识之语，本非有意著书，而生平得力所在，亦概可见矣。

△《三鱼堂贖言》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本名《日抄》，皆平时札记之文，未分门目。其甥金山陈济，排次成编。虽亦不立标题，而推求其例，则一卷至四卷皆说五经；五卷、六卷皆说四书，而附《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七卷、八卷皆说诸儒得失；九卷至十二卷皆说子史，而亦间论杂事。昔朱子博极群书，於古今之事，一一穷究原委，而别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论，率有根据。陇其传朱子之学，为国朝醇儒第一。是书乃其绪馀，而於名物训诂，典章度数，一一精核乃如此。凡汉注、唐疏为讲学诸家所不道者，亦皆研思探索，多所取裁。可知一代通儒，其持论具有本末，必不空言诚敬，屏弃诗书，自谓得圣贤之心法。

其於朱、陆异同，非不委曲详明，剖析疑似。而词气和平，使人自领，亦未尝坚分壁垒，以诟厉相争。盖诸儒所得者浅，故争其名而不足；隲其所得者深，故务其实而有馀。观於是编，可以见其造诣矣。

△《松阳抄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隲其撰。是编乃其为灵寿知县时，於簿书之暇，取所辑《问学录》、《日记》二书，摘其中切要之语，录为一编，以示学者。灵寿古松阳地，故以《松阳抄存》为名。本七十八条，仪封张伯行尝为刊版，删其与《问学录》重复者，仅存二十八条，殊失隲其之意。此本刊於乾隆辛未，乃金山杨开基所重编，分道体、为学、处事、教学、辨学术、观圣贤六门。仍以原第几条注於本条之下，以存其旧，而别以己见附识於后。前有开基序，称《问学录》为中年之书，此本为晚年手定之书，极论伯行之删本为非。又有隲其孙申宪跋，亦谓伯行刻隲其遗书四种，惟《读礼志疑》、《读朱随笔》为足本，此书及《问学录》均删节失真云。

△《榕村语录》三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编为其门人徐用锡及其孙清植所辑。有光地所自记者，有子弟门人所记者，各注於诸条之后。冠以经书总论，与论四书者为八卷，论易、书、诗、三礼、春秋、孝经者为九卷。论六子诸儒、诸子道统者为三卷。论史者为一卷，论历代者为一卷，论学者为二卷，论性命理气者为二卷。论治道者为二卷，论诗文者为二卷，而韵学附焉。光地於律吕、算术皆所究心，而是编一语不载，殆以别为专门，为儒者所当知，而非儒者之所急欤？抑或律吕惟授王兰生，算术惟授魏廷珍，而清植等不及闻也。光地之学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墟於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於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疑似。以视党同伐异之流，斥姚江者无一字不加排诋，攻紫阳者无一语不生讪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计。盖学问既深，则识自定而心自平，固宜与循声佐斗者迥乎异矣。

△《读书偶记》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雷鉉撰。鉉字贯一，宁化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是编乃其读书札记。大旨惟以朱子为宗，然能不争竞门户。如卷一中一条云：古人心最平，如孟子谓夷惠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而又谓其为百世之师是也。后世如陆子静、王阳明、陈白沙，论学术者必辨之，谓其非孔、孟、程、朱之正派也。然其砥节砺行，以之针砭卑鄙俗夫，不亦百世之师耶？其持论特平。较诸讲学之家，颇为笃实无客气。书中论《易》者几及其半，大致多本李光地，其论礼则多本方苞。一则其乡前辈，一则其受业师也。所记方苞驳苏轼一条，引曾子问

及檀弓曾申之事，谓亲在不妨学丧礼。国初汪琬与阎若璩以论礼诟争，琬以是攻若璩，若璩援以驳琬者，其始末具见若璩《潜邱札记》中。荀殆偶述旧文，而鋹误以为师说，盖当鋹在时，《潜邱札记》尚未出，故未见也。惟太极一图，经先儒阐发，已无剩义，而绘图作说，累牍不休，殊为支蔓。夫人事迹，天道远，日月五星，有形可见。儒者所论，自谓精微，推步家实测验之，其不合者固多矣。况臆度诸天地之先乎？是则不免於习气耳。

——右“儒家类”一百十二部，一千六百九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八儒、三墨，见於《荀子》，非十二子，亦见於《荀子》，是儒术构争之始矣。至宋而门户大判，雠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灭，不知凡几，其最著者，新安、金谿两宗而已。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陷。其馀千变万化，总出入於二者之间。脉络相传，一一可案。故王圻《续文献通考》，於儒家诸书，各以学派分之，以示区别。然儒者之患，莫大於门户。后人论定，在协其平。圻仍以门户限之，是率天下而斗也，於学问何有焉。今所存录，但以时代先后为序，不问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各尊一继祢之小宗，而置大宗於不问，是恶识学问之本原哉！）卷九十五 子部五

○儒家类存目一

△《孔子家语注》八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简疏议》，已著录。古本《家语》久佚，今本《家语》撰自王肃，其注亦肃所作。名注古书，实自注也。故其本於诸家为善。然明代罕传。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

孟春以元王广谋《家语注》庸陋荒昧，又正文多所漏略，乃为此注。其考订补缀，不为无功，而由未见王肃注，故臆测亦所不免。其序谓今本不同於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其论近理。而近时重刊孟春注者，因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家语》二十七卷条下，有非今所有《家语》之文，遂谓唐以前本业已不同，乌知孟春所据非古本。案师古但云唐时《家语》非古《家语》，不云其时别有古《家语》也。《隋志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注。梁有当《家语》二卷，魏博士张融撰，亡。《旧唐书经籍志孔子家语》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亦同。孟春安得古《家语》？此假借之词，非笃论也。至近本所校补孟春阙误凡数百条，皆引据精确，则孟春是注之舛漏，抑可知矣。

△《家语正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首列至圣年表正讹，其四十四篇之次，则从葛鼎本。以正论与三问礼篇为卷九，以本姓终记与七

十二弟子篇为卷十。案明毛晋汲古阁本自跋，谓初从吴兴贾人得一编，乃北宋版王肃注本，惜二卷十六叶以前皆蠹。继从锡山酒家得一函，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仅末二卷。因急倩能书者一补其首，一补其尾，二册俨然双璧。纵未必夫子旧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肃本注矣。是汲古阁刊本，其篇目次第胥仍王本之旧。即徐〈火勃〉家宋本《家语》，亦仅与毛本小异，不云卷目有所易置也。兆锡乃从万籀之本，窜乱旧次，殊为勇於变古。其训释亦似俗下讲章之礼，不足以资考证。

△《孔丛子正义》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编即世传《孔丛子》，删去连丛子上下篇，又删去小尔雅、诂墨二篇，但以记孔氏言行者编为五卷。每条之下略仿《诗序》之例，注曰此言某义也，谓之《正义》。其中偶有考订者，如纳於大麓作大录，万机之政，此自旧说，而引蔡沈传以驳之。其他凡引经与宋儒传注不合者，悉谓之断章。未免拘墟之见。至於子顺说赵王以归齐尸，助嫪毐以存魏国，兆锡亦颇疑之，然往往回护其词，不肯竟斥为依托也。

△《曾子全书》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曾承业编。承业为曾子六十二代孙，序称博士，盖袭职之宗子也。案宋汪晫尝辑《曾子》一卷，分十二篇，割裂补缀，已非唐以来之旧本。是编又分主言一篇为卷一，修身、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圆七篇为卷二，本孝、立孝、大孝三篇为卷三。与王应麟《玉海》所云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圆皆见於《大戴礼》者，又多出主言一篇，而分合迥异。不知其何所依据，殆亦以意为之也。

△《忠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马融撰。郑玄注。其文拟《孝经》为十八章，经与注如出一手。考融所述作，具载《后汉书本传》。玄所训释，载於郑《志目录》尤详。《孝经注》依托於玄，刘知几尚设十二验以辨之，其文具载《唐会要》，乌有所谓《忠经注》哉！《隋志》、《唐志》皆不著录，《崇文总目》始列其名，其为宋代伪书，殆无疑义。《玉海》引宋《两朝志》载有海鹏《忠经》。然则此书本有撰人，原非贗造；后人诈题马、郑，掩其本名，转使真本变伪耳。

△《女孝经》一卷（内府藏本）

唐郑氏撰。郑氏，朝散郎侯莫陈邈之妻。侯莫陈，三字复姓也。前载进书表，称侄女策为永王妃，因作此以戒。《唐书艺文志》不载，《宋史艺文志》始载之。宣和《书谱》载，孟昶时有石恪画《女孝经》像八，则五代时乃盛行於世也。其书仿《孝经》分十八章，章首皆假班大家以立言。进表所谓不敢自专，因以班大家为主，其文甚明。陈振孙《书录解题》直以为班昭所撰，误之甚

矣。

△《千秋金鉴录》一卷（江苏周厚培家藏本）

旧本题唐张九龄撰。按王士禛《皇华纪闻》曰：隆庆间，曲江刻张文献《千秋金鉴录》一卷，又伪撰序表。平湖陆世楷为南雄守，著论辨之。此等谬伪，凡略识之无者亦不肯为，而粤中新刻《曲江文集》竟收入，故孝山谓急应火其书，碎其版云云。今此书序中所谓非吾子孙不得记录，非人而传必遭刑宪，学则素衣之人为上达，不学则赭衣之人为白士，此录一千年后，方许流布诸语，皆与世楷所指驳者合。士禛又言别有《金鉴录》一册，乃嘉靖间文献裔孙张希祖所撰。康熙甲辰，曲江令凌作圣重刊。士禛所摘谬妄不经之处，如安禄山为野猪之精，史思明为翻鸟之精，杨贵妃为白鹇之精。又立子旦为相王，武后太子，先为中宗，皇后废之，又名哲宗。又蜀州司户杨元琬女为上子寿王妃，今上宠之，赐名杨贵妃，又宫室未委肃宗也诸语，今亦皆在录中。则两本亦大概略同也。末一章预作讖语，言及狄青诸人，尤为妖妄。盖粗识字义而不通文理者所为，本不足存。以其出於九龄之子孙，恐惑流俗，故存而辟之，俾无荧众听焉。

△《渔樵对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邵子撰，晁公武《读书志》又作张子、刘安，上集中亦载之。三人时代相接，未详孰是也。其书设为问答，以发明义理。所称有温泉而无寒火者，杨慎《丹铅录》尝引葛洪《抱朴子》萧邱寒焰以驳之。不知儒者论理，论其常耳。

其偶异者，即使有之，不足为据。执松柏而谓冬不肃杀，执靡草而谓夏不茂育，则拘墟之见也。且萧邱谁得而见之，葛洪又何自而知之？摭百家迂怪之言，以曲相诘难，则道经、释典、理外之事亦多矣，可援以为证乎？至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一条。慎亦驳之。然地处天中，大气包而举之，所以不坠。卵黄浮豆，厥譬甚明，是即依附之明证。慎不知历术，所以献疑，均不足为是书病。然书中所论，大抵习见之谈。或后人摭其绪论为之，如《二程遗书》不尽出於口授欤。

△《太极图分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阁书目》作罗鹤撰，然书中自称鸚曰，则名鸚非名鹤矣。考《江西通志》，罗鸚，宜黄人。嘉靖辛酉举人。官至思南府同知。当即其人，范氏误以鸚为鹤也。（案：嘉靖中别有罗鹤，泰和人所注有《应菴任意录》，详杂家类中本条下。）其书列周子《太极图说》与朱子之注，而申陆九渊之说以驳之。案圣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

，亦阐明四端而已，未争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气，因理气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辗转相推，而太极、无极之辨生焉。朱、陆之说既已连篇累牍，衍朱、陆之说者又复充栋汗牛。夫性善性恶，关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极不言无极，於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极兼言无极，於阳变阴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顾舍人事而争天，又舍共睹共闻之天而争耳目不及之天，其所争者毫无与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卫道。学问之醇疵，心术人品之邪正，天下国家之治乱，果系於此二字乎？医家之论三焦也，或曰有名而无形，或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实有名而有形，轆轳喧阗，动盈卷帙。及问其虚实之诊，则有形与无形一也。问其补泻之方，则有形与无形亦一也。然则非争病之生死，特争说之胜负耳。太极、无极之辨，适类於是。故今於两家之说率置不录，谨发其例於此，后不缕辨焉。

△《太极图说论》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嗣槐撰。嗣槐字仲昭，钱塘人。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老不与试，授内阁中书舍人以归。其书论圣人言《易》有太极，未尝言无，不应於太极之上复加无极二字。疑此图授自陈抟，非周濂溪作。朱、陆互相辨析，朱子不得已，止作无形有理以解之，而无极二字总流入二氏之说。又谓其言天道则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说。言人道则曰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主静二字尤为老氏根本所在。又谓其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二语乃老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无生之枢纽。逐条辨驳，各为一篇，亦力申陆九渊之说者也。

△《太极集注》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子昶撰。子昶号主一，闻喜人。康熙己未进士。官垣曲县知县。是书取朱子之解分配周子之图，列为十章，分裂原图，各系於下。又解周子原说亦分为十章，而句解字释，所释各注右解之几章，释某义，全摹朱子《大学章句》之体。图之后附以子昶所演易图，说之后附以诸家之说，大抵皆可已而不已。前有康熙丁卯范镐序，亦颇著微词云。

△《太极图说注解》（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兆成撰。兆成字慎亭，常熟人。是书作於康熙初，以发明朱子《太极图说》之注。其云性虽夹和在气稟中，而苟无习染之累，亦第於善之中微分差别，若谓之有恶则不可。足以补正程子善固性也，恶亦不可谓之非性之说。惟其谈五行干支，语多轆轳。至於以一岁四时，每一时九十日，分为十八日者五，以五行，各分主十八日，尤为新异。末有乾隆戊辰其子鲁附记凡例，称是书与《参同契》互有异同，是刻可分为二，可合为一云云。盖与所注《参同契》

并刊者，宜其惟讲阴阳五行之说矣。

△《通书问》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何中撰。中有《通鉴纲目测海》，已著录。是书因朱子谓周子《通书》乃发明《太极图说》之义，故所注《通书》，皆比附於太极阴阳五行中。则谓二书各自为义，不必字字牵合，故作此书以辨之。前有自序，谓自天地以来，止有一理，理之同者，虽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九州之内，四荒之外，无不同也。而况一人之心，一人之言，岂有不相通者乎？朱子释《通书》，显微阐幽，有功於学者至矣。然必欲以《通书》发明《图说》，则恐非周子著书之本意云云。其持论颇精核，所疑各条，亦皆中理。卷末附记称，窃窥朱子之意，同时学者固有疑《图说》非周子之书。而朱子主张甚力，遂以《图说》为主，而以《通书》为发明《图说》而作云云，尤深得当时有激而立言之故。然二书分而解之，固各有义理；合而解之，於本意亦无所害。既非宏旨所关，又何必字句之间徒滋聚讼耶。

△《太极绎义》一卷、《通书绎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笺》，已著录。此其所著《梓溪内集》之二种也。其说太极，大抵以《太极图》不本於《易》而本於《河图》。谓秋冬非肃杀，乃百物之所胎。土之寄王，惟夏秋之交。火烈金刚，水缓土柔，性之所以相近。火散金遁，木上水下，习之所以相远。皆与先儒之说不同，亦往往有难通之处。

《通书》则不过随文解义而已。其释颜子章，谓陋巷，陋俗之巷也。其人习不善而能忧颜子之贫，乃颜子之德所化。其说亦殊怪异也。

△《正蒙释》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高攀龙集注，徐必达发明。攀龙有《周易易简说》，必达有《南京都察院志》，均已著录。叶向高序，称《正蒙》精深浩渺，朱子训释未尽，锡山高云从缘其指，广为集注。携李徐德夫笃好此书，尝条其所见，谓之发明。以质云从之说，同者去之，异者存之，异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长互见者存之云云。

则此书为必达所自定，非攀龙之本矣。

△《周张全书》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徐必达编。周子书自《太极图说》、《通书》而外，仅得诗文，尺牍数首，附以年谱、传志及诸儒之论为七卷。张子书《正蒙》、《理窟》、《易说》而外，兼载语录、文集，其散见於《性理》、《近思录》、《二程书》者，蒐辑薈粹，别为拾遗附录，通十五卷。

△《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后录》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以《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朱子只解其大义，因於原注下别加案语，发挥其说，故名曰《拾遗》。

△《正蒙集解》九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是编解张子《正蒙》，粗具训释，无所发明。其乾称篇以朱子取《西铭》自为一书，故删除不载。此与陈澧注《礼记》，删除《大学》、《中庸》亦何异乎？至其解，参两篇七政交食之理，皆据黄瑞节旧文，尤为疏略。

△《周子疏解》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明弼撰。明弼有《易象》，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癸巳。凡解《太极图说》一卷，解《通书》三卷，皆列朱子之注於前，而以己意敷衍之。大意取便初学而已。

△《濂关三书》（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是书取《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三书，以朱子之注列於前，采诸家之说附於后，亦时时参以己意。植於宋五子书皆有注，然《皇极经世》、《正蒙》，其书注者差稀，故颇有所考订。

此三书则人人熟读，无可发挥，亦如宋以来注孝经者随文演义而已。

△《伊川粹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张栻编。考宋濂《潜溪集》有此书跋，谓前序不著姓氏，相传为张南轩栻撰。则明初此书尚不著栻之名，此本当为后人据濂语补题也。其序题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然栻《南轩集》但载二程遗书跋，而无此序。使果栻作，不应讳而削之也。盖仁并编次之说，皆在影响之间矣。

△《二程节录》四卷、《文集钞》一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高攀龙编。取《二程语录》，择其精粹，先辨性，次论学，次治事，次释经，每类各为一卷。末载《文集抄》及《附录》各一卷。前有康熙癸未陆楣序，称攀龙官行人时为是书。其手抄本藏同邑秦松龄家，顾鳌欲刻之未果。鳌子栋高，乃踵其父志刊行云。

△《程子详本》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陈龙正编。龙正有《救荒策会》，已著录。龙正以《二程遗书》虽朱子所手编，而其记载之重复，字句之同异，以至议论之出入，均未暇是正。乃排比刊削，分类编次，定为此本。其经说之别行者，亦并载入。又益以元谭《善心之传闻续记》。自序，视全书颇约，而实不敢不加详，故不曰约本而曰《详本》。其间於二子之说多所辨驳，不出明末讲学家诟争之习。

△《二程语录》十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编。伯行有《道统录》，已著录。初，朱子辑《程氏遗书》二十五篇，皆程子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词。又取诸集录为《程氏外书》十二篇，又附录一卷为行状墓志之类，凡八篇。是书篇目次第，悉依朱子原本，而稍加删订，合为遗书十五卷，外书二卷，附录一卷，其少日所闻诸师友说一卷。己巳冬，所闻一卷悉删不录，外书亦删冯氏本拾遗一卷。又附录一卷内以明道先生行状一篇，墓志一篇，门人朋友叙述序一篇，皆伊川所作，已入《二程文集》，故不复载。

而邢恕一篇，谓其自绝於程门，亦不录焉。其遗书第六卷中伯行注云：此一卷朱子原分三卷，今为一卷。又下二卷专说《孟子》者，已与《经说易传》另行别录，概不载集中。考朱子原本卷六以下本四卷，无篇名。卷九本一卷，专说论孟。今伯行以四卷为三卷，以说论孟一卷为二卷，又第九卷兼说论孟，而伯行云专说《孟子》，殆偶然笔误，刊版者失於校讎欤。

△《程书》五十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程湛编。湛爵里未详。是编所录惟《程氏遗书外书》，而益以明道文一卷。其次序则非朱子之旧也。

△《浩斋语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过源撰。卷末有源行实一编，称源字道源，号浩斋，其先浙东人。至高祖徙於临川。源生有异徵，笃志圣贤之学，以斯文自任。嘉祐间召为国子直讲，不赴。卒於崇宁丙戌九月。并载所著述甚富，今皆不传，惟此书仅存上卷，为其门人永新龙图所录。下卷为其门人白城章伟所录，而其从孙勛刊之。然所列书名，《宋史》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其中疑窦尤多。如行实称源生於丙子，不著年号，以召於嘉祐，卒於崇宁推之，当生於仁宗景祐丙子，则卒时年七十一，召时年二十馀，是於邵、周、张、程皆为行辈。当时所称，不过曰尧夫、茂叔、子厚、伯淳、正叔而已。诸家之书可考，而此曰邵子、周子、张子、程子，非同时语也。李焘《长编》凡所有徵召，如胡瑗、孙复、常秩之类，无不具书。源见徵既在嘉祐中，何以嘉祐首尾八年，《长编》皆不见其事？伊川《易传》据杨时跋，则临没以稿授张绎，至政和初时乃排比成书。源卒於崇宁五年，在伊川前。

其时《易传》未出，何以论程传之得失？自朱子以前，无以《大学》为曾子作者，故攻朱子者以《章句》为口实，此书乃已称曾子，何以自北宋以来无人引及？

《大学》、《中庸》自二程子始表章其书，於《礼记》中取出别行，后人辨难者惟引梁武帝有《中庸义疏》，宋仁宗尝书《大学》赐进士，以为先於程子而

已。

此书乃先有《大学》定本、《中庸》定本，又何以宋儒无一语及之耶？观其论乐以黄钟为三寸九分，是《吕氏春秋》之文李文利不得其解，衍为异说者也。万历以前，安有是僻论乎？其跋称有秦观、谢无逸二序。观《淮海集》具在，实无此文。无逸《溪堂集》虽佚，而诗文散见《永乐大典》中，今已裒辑成帙，亦无此文。其依托可以概见。又末附其从孙勛祖光赋，称宣和乙巳，余在辽阳。乙巳为靖康前一年，两国兵交，信使且艰於往来，游学之士安能越国至是？其伪尤不问而知矣。

△《唐氏遗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唐棣编。棣字彦思，宜兴人。尝受业於伊川程子，与门人共记平日问答之语为此书。已载入二程之遗书。康熙中，其裔孙一学等重刊於家塾，乃易以《遗编》之名。末附桐友遗编一卷，则一学之父所作。一学又与其弟诗及开绪各附已见，缀列各条之下。

△《通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沆撰。沆有《易璇玑》，已著录。此书亦语录之类。如曰不求过於人而人不能及之者，善道也。不求合於人而人不能离之者，善德也。又曰：立朝廷而后见山林之志，享富贵而后见贫贱之节。论亦间有可取。然其自序有曰，孟轲谈仁义，至杨、墨而不通；其道小，不足以容杨、墨故也，孔子则无所否矣。韩愈原道德，至佛、老而不通；其道小，不足以容佛、老故也，王通则有所可矣。其宗旨殊为谬诞，不可训也。

△《道南三先生遗书》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摘录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家语录及杂著，杨氏四卷，罗氏六卷，李氏一卷。三人皆南剑州人，疑其乡人所编也。《千顷堂书目》载莆田宋端仪有《道南三先生遗书》，或即是编欤。

△《崇正辨》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胡寅撰。寅有《读史管见》，已著录。是书专为辟佛而作。每条先引释氏之说於前，而辨正於后。持论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为患，在於以心性微妙之词汨乱圣贤之学问，故不可不辨。至其经典荒诞之说，支离矛盾，妄谬灼然，皆所谓不足与辨者。必一一较其有无，是亦求胜之过，适以自褻矣。

△《小学集解》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是编以坊刻《小学》数十种，纂注标题，止为试论剽窃之具，无当於朱子亲切指点，引人身体力行之意。因集诸家注释，融会其说，以成是编。

伯行歿后，其门人乐亭李兰梓行之。

△《小学集解》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澄撰。澄字庭闻，莆田人。康熙中诸生。其书取朱子《小学》内外篇参会旧注，附以己见。章分句释，援引颇为赅洽。然亦不免於过冗。

△《小学分节》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熊徵撰。熊徵字渭南，岑溪人。顺治庚子副榜贡生，官至浙江都转盐运使。是书随章案节，略为分解，特使童子读之，易於明晓而已。

△《小学集解》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有《孝经集解》，已著录。是编即其提督湖广学政时与《孝经》合刊者。注释甚略，而先贤爵里事迹与《小学》无关者乃载之颇详。於朱子著书之旨，似乎倒置矣。

△《小学纂注》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高愈撰。愈有《高注周礼》，已著录。是书因天台陈选旧注略删订之，后附总论及朱子年谱。

△《小学句读记》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建常撰。建常有《律吕图说》，已著录。是书因陈选《小学》注本而杂采诸书疏於其下。略如孔颖达《正义》之例，文颇烦芜。

△《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是编取朱子之说散见各书者，附於《近思录》各条之下。其未备者则益以诸家之说，间亦自附己意。前有纲领数条，末附感应诗解一卷，训子诗解一卷。感应诗见《朱子大全集》，训子诗称传自黄榦，而无可证据。其诗浅俗，决非朱子所为也。

△《紫阳宗旨》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伋撰。伋，东阳人，即淳祐壬子作《朱子年谱序》者也。其书采辑《朱子文集》、《语类》，分诲人、析理、明经、论事四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其中注语有出朱子原文者，亦有出伋所增识者。考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晦菴先生《朱文公语后录》二十卷，注曰右东阳王伋记、杨方、黄榦、刘琰、黄灏、邵浩、刘砥、李輝、黄卓、汪德辅、陈芝、吴振、吴雉、林子蒙、林学履、刘砺、锤震、萧佐、舒高、魏春、杨至所录也。其说谓池录初成，勉斋犹未免有遗恨於刊行之后，况饶本又出於其后乎？此二十卷，皆池饶所未及刊者云云。

其书名各异，卷数复殊，据其所言，乃续刊之语录，体例亦与此书不合。惟《内阁书目》有伋《紫阳宗旨》三十八卷，《千顷堂书目》则作二十八卷。书名撰人均与此本相合，而卷数复异，未详其故。然《浙江通志》经籍门中，以伋《朱文公语后录》列为一条，而以此书附载於下，不入标目，则亦疑非伋作矣

。

△《朱子语类纂》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铎撰。铎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书其《世德堂遗书》之第五种也。取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摘理气、鬼神、性理、论学四门，馀皆不取。四门之外，又各删存大略，而间附以己说。如朱子谓理气本无先后，语原无病，铎必谓先有天地之理，然后太极生两仪。如其所说，是理又别是一物，可以生气。然则气未生时，理又安在？此主理太过之弊。又如谓雨是郁蒸之气，有时龙能为之者，龙亦是郁蒸之气。雹是不和之气，有时蜥蜴能为之者，蜥蜴亦是不和之气。执一理以该天下之变，不至於穿凿附会不止矣。

△《朱子文语纂编》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其书取《朱子文集》、《语类》约略以类相从，而不分门目，前后亦无序跋。盖草创未完之本也。

△《玉溪师传录》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童伯羽撰。伯羽字蜚卿，瓯宁人，朱子之门人也。是编所录朱子语，在语录饶本内，系以庚戌。庚戌为绍熙元年，伯羽时年四十七也。本名《晦庵语录》。明成化中，其九世孙训，以语类诸本参校补订，改题今名。前列道学统宗一图，上溯羲、孔，而以伯羽直接朱子之下，盖亦训之所为。后附墓表、行实，载朱子诗二首及敬义堂铭，考《朱子文集》及续刊诸集，皆所未载，莫详所自。

其称伯羽撰《四书集成》、《孝经衍义》、《群经训解》三书，《宋志》不著录。

朱彝尊《经义考》亦惟载伯羽有《四书训解》，无此诸名。又前有邱濬序，其文不类。复有龚道后序，作於万历甲午，而称皇宋淳熙，跳行出格，尤为舛迕。疑即训摭拾语类附益之，非必果出伯羽也。

△《分类标注朱子经济文衡》七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滕珙编。其原本已著录，此本为明朱吾弼重刊，即珙之书而标其要语於简端，以备答策之用。殊为猥陋。

△《性理字训》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端蒙字正思，德兴人。淳熙七年乡贡，补太学生。若庸字达原，休宁人。咸淳四年进士。尝充武夷书院山长。端蒙所作凡三十条，若庸广之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门，凡百八十三条，门目纠纷，极为冗杂。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条，摭袁甫之说以补之，共为一百八十四条。皆以四字为句，规仿李瀚《蒙求》，而不谐声韵。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无此体裁。疑端蒙游朱子之门，未必陋至於此，或村塾学究所托

名也。

△《圣门事业图》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李元纲撰。元纲字国纪，钱塘人。孝宗时上庠生。是书凡分十图，曰传道正统，曰大本达道，曰进修伦类，曰为学之序，曰存心要法，曰求仁捷径，曰聚散常理，曰传心密旨，曰一气通感，曰帅气良方，曰心性本体。前有自序，后有自跋。其大旨以存心为主，以谨独为要，而以穷理为用力之始。大抵皆儒生习见之说。

△《庸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易传》，已著录。是编乃其语录。大致规摹扬雄《法言》，颇极修饰之力。较其诗文又自为一体，而词工意浅，亦略近於雄。

△《明伦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涂近正撰。近正字尊爵，筠阳人。欧阳伟跋谓其隐德弗耀，以私淑诸人为己任，谢枢跋则称致政涂公。自序亦题嘉定六年承务郎致仕涂近正，则近正故尝通籍矣。是集杂采前言往行，分为十类，一曰尽事，二曰养志，三曰勿辱，四曰移忠，五曰移治，六曰因睦，七曰广孝，八曰念德，九曰家学，十曰扬名。自序有曰：考诸载籍，随事而书。衣冠之族，必志其家法，而不问闾閻。文章之录，必志其行实，而不取浮华。其论周公曰：尝读金縢之书，棠棣之诗，见周公之仁兄弟，而不见周公之诛管、蔡。后世信以为周公自诛管、蔡者，起於孔安国传书之妄，与汉儒序诗之误。我之弗辟，辟者避也，言即以冢宰之事付之召公、毕公，而身乃避居东都以待命。安国训辟为法，遂使周公之志不白於天下。其於经亦间有发明。惟所录多习见之事，未免为床上床、屋下屋耳。

△《子家子》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家颐撰。颐字养正，眉山人。其始末未详。卫湜《礼记集说》尝引其语，则亦研经之士也。此书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世罕传本。此本载《永乐大典》中，盖语录之类。亦颇明白醇正，而率皆习语。案《公羊传》有子公羊子、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何休注发例於子沈子下曰：子沈子，后师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此书果颐自撰，不应自称子家子，殆其门人所题欤？

然《刘禹锡集》中亦自称子刘子，或偶然沿误，亦未可知也。

△《言子》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爚编。爚字伯晦，会稽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云，言子相传所居在常熟县。庆元间，邑宰孙应时始为之祠。近王爚复裒诸书为此书。梁维枢《内阁书目》云：宋嘉熙间，平江守王爚辑子游言行及祠庙事迹。自序以言子生是邑，嘉言懿行，散在经传，爚辑是书，其本末可以考见。盖以言子吴人，故为此

编而刊之，以存於祠。其书分内篇、外篇、附录为三卷。所采不出《论语》、《礼记》、《家语》、《孔丛子》诸书，无异闻也。

△《心经附注》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其书以真德秀《心经》仅《书》一条，《诗》二条，《易》五条，《论语》三条，《中庸》二条，《大学》二条，《乐记》三条，《孟子》十二条，接以周子二条，程子一条，范氏一条，朱子三条，未为赅备。又其注中或称《西山读书记》，疑非德秀自作。乃补辑厘为四卷，名曰《附注》。前后皆有敏政序，末私印文曰伊洛渊源，盖敏政自以为程子裔云。

△《大学衍义通略》三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王诤编。诤号竹岩，永嘉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其书取杨廉《大学衍义节略》、邱濬《大学衍义补》合为一编，凡《节略》十卷，《补略》二十一卷。间亦释字证义，取便检阅，无所阐明。

△《大学衍义辑要》六卷、《大学衍义补辑要》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宏谋撰。宏谋字汝咨，号榕门，临桂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恭。是编乃宏谋官云南布政使时所刊。取真德秀《大学衍义》四十三卷，纂为六卷。邱濬《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纂为十二卷。盖为边方之士艰购全书者设也。

△《研几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柏撰。柏有《书疑》，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温习旧书，有未解者，因画成图，沈潜玩索，万理悠然而辐辏云云。考《宋史柏本传》虽载柏尝撰《研几图》，然其本不传。元代诸儒，亦未尝一字及是书。至明永乐中，突出此本。自二五交运以下，为图者凡七十三。又衍圣公孔昭焕家别传一本，增缀以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徐毅斋《性命心说诸图》，共为图八十五。大抵支离破碎，徒乱视听。即真出於柏，亦无足采，更无论其伪撰也。

△《太极辨》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孙自强撰。自强，会稽人。仕履未详。是书大旨谓圣人之言约而明，先儒之论详而汨。又谓汉、唐以来语焉而弗明，濂、洛诸贤明焉而未纯，学者因其辞之纷纭，不以异端傅会於圣经者鲜矣。故条举《太极图说》、《正蒙》及《朱子四书集注》诸书言性命者而辨之。其谓经典未尝离气质以言性，盖驳张子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说。后来李光地《孟子札记》、《榕村语录》，皆与自强所论同。

然自强之书，外间实无传本，光地盖闇与合耳。

△《鲁斋心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许衡撰。衡有《读易私记》，已著录。是书刻於嘉靖元年。前有怀庆府知府洪洞韩士奇序，称正德庚辰，得《鲁斋全书》，其行实文章备之矣。既而得其写本心法，细阅之，的然见我鲁斋行实文章所以重於世者，悉自斯录中流出。则斯录视全书之补於世何如，酷爱之。惜勿传，因广以梓云云。今考此书即全书中语录之下卷，而摘其语录上卷之三十二条，乱其次第，窜入其中，非全书之外别有此书也。士奇所云，失考甚矣。其斯以为书帕本欤？

△《圣贤语论》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元王广谋编。广谋始末未详。其书以《礼记》、《家语》、《史记》诸书所载孔子言行，始於相鲁，终於公西赤，分四十四篇。卷首有孔子像、素王事实。又载至元十年所定庙制及祭祀仪注乐章，后有嘉靖癸巳书林余氏自新斋跋语，盖明人所重刊也。卷端题曰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岂当时各路或以孔子遗语命题试士欤？《元史选举志》延祐条格所不载，莫之详矣。其书体例庞杂，注亦浅陋。虽元人旧本，殊不足录。何孟春注《家语》称有元王广谋本，多所窜乱，今未之见。此书当即一时所成也。

△《圣学心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成祖文皇帝撰。前有永乐七年御制序，谓以君道、父道、臣道、子道揭其纲，其下分而为目。有统言者焉，有专言者焉。今案首三卷及第四卷之前半，皆言君道。自统言以外，分子目二十有五。第四卷之后半卷，则以父道、子道、臣道附之。父道、子道有纲无目，臣道亦首为统言，而分列四子目。所采皆经史子集之文，每条后各有附注。考《实录》，载永乐七年二月甲戌，上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等曰：朕因闲暇，采录圣贤之言，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不善，更为朕言。广等观览毕，奏曰：帝王之要，备载此书，请刊印以赐。上曰：然。

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行，上亲为之序。则此书实成祖所自编，不由词臣拟进。其序以唐文皇作《帝范》十二篇自比。案成祖称兵篡位、悖乱纲常。

虽幸而成事，传国子孙，而高煦、宸濠、寘鐫之类，接踵称戈，咸思犯上，实身教有以致之。而乃依附圣贤，侈谈名教，欲附於逆取顺守。自序委曲繁重，至五千馀言，抑亦言之不怍矣。至於杀戮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纣之所不为者，夷然为之，可谓无复人理。而其序乃曰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厚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於市；受刑之徒，比肩而立。此仁人君子所以痛伤也云云。天下万世，岂受此欺乎？

△《性理备要》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三极撰。三极号少墩，仙游人。是书成於万历丁亥，取《性理大全》，摘其要语，以便诵习。仍冠以成祖御制序。去取不甚中理，盖坊刻陋本也。

（谨案：此书因《性理大全》而删削之，皆永乐中所纂之原本，故仍列永乐中所纂之原第。若杨道会之《性理钞》，锺仁杰之《性理会通》，詹淮、陈仁锡《性理综要》、《性理标题汇要》，皆颠倒窜乱，非复原文，则仍各从其时代编之。）△《颜子鼎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达左编。高阳删补并注。达左字良夫，平江人。元季遁迹邓尉山。洪武初，起为建宁县学训导。旧本题为元人，误也。阳，嘉兴人。始末未详。观其持论，乃李贽、何心隐之流耳。考历代史志无颜子书。胡应麟《甲乙剩言》称，明太祖时朝鲜国进颜子书，却之。知其伪托也。惟宋张栻采经文为《希颜录》，元高安李纯仁、河北李鼐，递相补益。达左此编，成於至正庚子。前有自序，称鼐所编未及见纯仁所编，集亦有未然，因更定以成此编，阳又因达左之书重为点窜，首列达左旧目，各注其当删之由。次列新目，各注其增入之数。末有阳自识，称损益私裁，先后妄参，盖已非达左之旧矣。考达左原序，讥二家於《庄》、《列》之寓言杂取而不择，伊、雒考亭之绪论犹未尽举。而此本所引《庄》、《列》，连篇累牍，且所注提唱心学，刺刺不休，与达左之旨全乖。盖姚江末派，借颜子以阐禅宗，遂使先儒编辑之本志，窜乱无存。斯非特轻改古书，抑亦厚诬先贤矣。

其曰《鼎编》，盖即鼎新之义。即其命名，亦明季纤诡之习也。

△《西村省己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谅撰。谅字希武，上虞人，西村其别号也。洪武中，以荐为无锡县教谕。录中皆论修省之道，大旨醇正，词亦平近易晓，然持论未免稍迂。其书一刻於正统，再刻於弘治。万历九年，其十六世孙充，复访求旧本，手写而刊之。

△《杂诫》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正学，天台人。以荐召授汉中府学教授。建文中，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改文学博士。燕王篡位，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文。是书分三十八章，所言皆立身、行己之道，於日用为切近。已编入《逊志斋集》第一卷。此乃弘治辛酉，蜀人邹鲁摘出别行之本也。

△《夜行烛》（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极图说述解》，已著录。明初理学，以端为冠。而其父崇事佛、老，端因采经传格言切於日用者，辑为此书。名《夜行烛》，以进其父。

其书分类编辑，为目十有五，大抵取浅显易解之语。

△《月川语录》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曹端撰。端讲学之书，有《理学要览》一卷，《性理论》一卷。又有《儒家宗统谱》、《存疑录》，亡其卷数，并载《千顷堂书目》，今皆未见。是编乃真宁赵邦清辑其讲学之语为一卷，非端之全书，亦非端所自著，不足以尽其底蕴。

然《千顷堂书目》载《月川语录》作一卷，则所见亦即此本矣。

△《从政名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薛瑄撰。瑄有《读书录》，已著录。案瑄年谱，宣德元年四月，服阙至都，上章愿就教职。宣宗特擢为御史，寻差监沅州银场。此书第二条，称吾居察院；第四条，称余始自京师来源南；则作於奉使沅州时也。其言皆切实通达，然精要已见《读书录》中，此其绪馀矣。

△《薛子道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薛瑄撰。皆自瑄《读书录》中摘出，别立此名，以炫俗听。盖明末诡诞之习，凡属古书，多改易其面目以求售。虽习见如《读书录》者，尚不免删窜以市欺也。

△《明良交泰录》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尹直撰。直有《名臣赞》，已著录。是编为其致仕以后所作。成於弘治十七年，而表上於正德六年。书中皆援引经史，附以论断。一卷易三篇，书十二篇。

二卷诗五篇，春秋传五篇，礼记二篇，孔子三篇，孟子五篇。三卷以下，则备述历代君臣问答之语，治忽兴衰之故，始自汉高，迄明孝宗，而明事当古事二之一。

盖亦范祖禹《帝学》多述宋代祖宗之意。惟末卷自录其献纳之词，连篇累牍，虽序中引夏侯胜、魏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杨士奇、李贤为例，然胜未尝著书，徵事为王方庆所集，琦特自编奏议，修与光与士奇与贤皆自为记载，非自附诸古名臣后，表进於朝也。《明史直本传》，载孝宗薄其为人，令致仕。弘治九年，表贺万寿，并以太子当出阁，上承华箴，引先朝少保黄淮事，冀召对。帝却之。此书或亦是意欤？

（案：直之进退，未合儒者之道。然其言则儒家之言，列之《儒家》，从其书也。）△《朱子学的》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邱濬编。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是编上卷分下学、持敬、穷理、精蕴、须看、鞭策、进德、道在、天德、韦斋等十篇，下卷分上达、古者、此学、仁礼、为治、纪纲、圣人、前辈、斯文、道统等十篇。蔡衍鋹序曰：上编自下学以至天德，由事而达理，而终之以韦斋，所以纪朱子之生平言行，犹《论语

》之有乡党也。下编自上达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终之以道统，所以纪濂、洛、关、闽之学之所由来，犹《论语》之有尧曰也。然濬阐朱子之言以示学者，即仿朱子编《近思录》、《小学》之体足矣，何必摹拟《论语》，使之貌似圣人？况扬雄、王通之僭经，朱子尝深讥之。濬之是编，岂朱子所乐受乎？

△《居业录类编》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胡居仁撰。陈凤梧编。居仁有《易象钞》，已著录。凤梧字文鸣，庐陵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应天。是编凡分三十一类，类为一卷。序云录旧无铨次，不便观览。顷自山东巡抚改佐南台，舟次之暇，辄手自编订，以类相从，付门人无锡陈大尹名世，校而刻之，以广其传。此本盖从刻本传写者。昔薛瑄《读书续录》亦有原本及分类二刻，然论者谓分类失瑄意，此本亦犹是也。

△《道一编》六卷（浙江汪汝璞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编朱、陆二家往还之书，而各为之论断，见其始异而终同。考陈建《学薮通辨》曰：程篁墩著《道一编》，分朱、陆同异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於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云云。然则此书乃程敏政作也。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

△《性理要解》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是编以《性理要解》为名，而上卷题虚斋《看太极图说》，下卷题虚斋《看河图洛书说》。前有苏濬序，称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极。左图右书。字字而栴之，言言而综之，亦但举二书。其序词气拙陋，殆出依托。疑清本有此残稿，其后人汇为一编，强立此名，又伪撰濬序於前也。

△《虚斋三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是编即以《看太极图说》改名《太极图说》，以《看河图洛书说》改名《河洛私见》，而增以《艾庵密箴》五十条，故曰《三书》。乾隆壬戌，其裔孙蔡廷魁所刊，其名亦非清所自题也。

△《白沙遗言纂要》十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张诩编。诩字廷实，南海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尝受业於陈献章。《明史儒林传》附载献章传末。是编采献章《白沙文集》中语，仿南轩《传道粹言》例，分为十类，以阐新会之本旨。献章之学，当时胡居仁、章懋等皆以为禅。诩溺禅尤深，即献章亦颇訾之。略见於罗钦顺、湛若水问答书中云。

△《文公先生经世大训》十六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余祐编。祐字子积，鄱阳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内召为太仆寺卿，未及行，又擢吏部侍郎，未闻命而病卒。《明史儒林传》附见胡居仁传中。祐，居仁之门人，又其婿也。是书成於正德甲戌，采《朱子文集》、《语类》二书，分类排纂为三十六门，别无一字之发挥。其曰《大训》，盖取与天球河图并重之义。然书所称者乃古圣先王之教典，非大贤以下所敢受，恐未必合朱子意也。

△《近言》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顾璘撰。璘有《国宝新编》，已著录。是书凡十三篇，而末一篇为序志。其体例仿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其篇名则取之刘勰《文心雕龙》也。

所论皆持身涉世之道，大致平正无疵，而亦无深义。

△《传习录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取王守仁《传习录》删存大略，曹溶收入《学海类编》者。《明史艺文志》载王守仁《传习录》四卷，《聚乐堂书目》有戴经《传习录节要》一卷，《会稽县志》有刘宗周《阳明传习录选》，皆无《传习录略》之名。

末有邹元标跋语，然亦但云尝读《传习录》，不云有所删辑。盖以《传习录》跋移缀之，均非其旧也。

△《慎言》十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前有嘉靖丁亥自序，称仰观俯察，验幽核明，有会於心，即记於册。二十馀年，言积数万，类分为十三篇，附诸集以藏於家。又论诸儒之失有曰，拟议过贪，则援取必广；性灵弗神，则诠释失精。由是旁涉九流，淫及纬术，卒使牵合附会之妄，以迷乎圣人中庸之轨云云。持论大抵不诡於正。然以拟议过贪诋诸儒，故罕考群言；以性灵弗神诋诸儒，故多凭臆见；甚至并五行分属四时，亦以为必无之理，则愈辨而愈慎矣。本传称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

於《星历》、《輿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程、张、朱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多乖僻。良得其实云。

卷九十六 子部六

○儒家类存目二

△《后渠庸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崔铎撰。铎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此其笔记之文。如论春王正月为周正

；幽赞於神明而生蓍为用策；论《易》不本於先天图，在今日为已定之论，在明人则为卓识矣。又曰：图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废而《诗》芜且浅矣，左氏轻而《春秋》虚矣。喜新变古，君子无乐乎斯焉耳。又曰：宋人之说古事也，多以其意亿之。始犹昭然也，习之久，遂若真者，诬矣哉！尤讲学家所不肯言者。

铤独不巧言回护，亦绝无门户之私。然诸条皆见所作《士翼》中。殆后人摘抄，伪立此名，曹溶不及详核，误收入《学海类编》耳。

△《同异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采汉以来名臣奏疏、杂文有关於典章政事之大者，节而录之，分为二卷。上篇曰典常，下篇曰论述。每条之末，各附以论断。大旨欲取古人成说，相其缓急，而通之於当世之务。其书始脱稿於闽中，及提学山西，重加诠次，欲奏上之。既而不果。其进书原序，犹存卷首。

书中凡原文有陛下云云者，俱空白二字，而注其下云：前朝臣子尊称君上之文，义当避阙。然古来传写旧文，实无此例。世所见石经《尚书》，於帝字王字均未有避阙者也。

△《心性书》（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是书首列心性图，图后有说。复集心性通三十五章，附其门人黄民准、锺景星、周学心、袁邮、郭肇乾、谢锡命、湛天润为之注与赞。霍任又著或问数十条以发明之。盖欲仿周子《太极图说》、《通书》也。

△《杨子折衷》六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宋儒之学，至陆九渊始以超悟为宗。诸弟子中最号得传者莫如杨简。然推衍九渊之说，变本加厉，遂至全入於禅。所著《慈湖遗书》，以心之精神是谓圣一语，为道之主宰。而以不起一意，使此心虚明洞照，为学之功夫。

其极至於斥《大学》非圣言，而谓子思、孟子同一病源，开后来心学之宗。至於宵冥恍惚，以为独得真传，其弊实成於简。若水因当时有梓其书者，乃即其所言，条析而辨之。凡书中低一格者简之说，平格者若水之论也。

△《遵道录》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所辑皆明道程子之说。其曰遵道者。自序为遵明道也。若水从陈献章游，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初与王守仁同讲学，后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求之於外，若水亦谓守仁格致之说不可信者四。学者遂分王、湛之学。若水得力于献章，每教

人静坐，其学洒然独得。故於宋儒中独推尊明道。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此本凡八卷，衍圣公孔昭焕所进本则作十卷，盖当时原有两刻，《明史艺文志》作十卷，所据即孔氏本也。

△《甘泉新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之学以虚明为宗，故其论心则以为主一而无物，其论性则以宋儒理气对举为非，视程、朱所论颇殊。《千顷堂书目》载《甘泉明论》十卷，又《甘泉新论》一卷。其《明论》今未见，此本则曹溶《学海类编》所载也。

△《论学要语》一卷、《洞语》一卷、《接善编》一卷、《人伦外史》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阳撰。阳字一舒，安福人。由举人授弋山县知县，官至监察御史。阳初从族人刘晓受经。晓告以王守仁之学，遂往谒守仁於赣州。故《要语》、《洞语》大率不离良知之旨。其《接善编》多采先儒粹语，非所自作。其《人伦外史》即墓志、传状、诗咏等作，以其人系於孝弟忠义贞节之大，故以外史为名。旧总题曰《刘两峰集》，然实非诗文之属，未可著录于集部。故分列其目，隶之儒家类焉。

△《闲辟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瞳撰。瞳有《新安学系录》，已著录。是编录朱子集中辨正异学之语，以辟陆、王之说，凡九卷，其末一卷则杂取《宋史》以下诸家之论朱、陆者。其说不为不正，而门户之见太深。词气之间，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气象，与陈建《学菴通辨》均谓之善骂可也。《江南通志》载瞳所著尚有《新安文献》、《紫阳风雅》二书，今并未见，然大略可睹矣。

△《苑洛语录》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书皆平日论学之语，及所记录时事，辑为一编，本名《见闻考随录》，已编入所著《苑洛集》中。惟集本五卷，此本作六卷，所载虽稍有出入，而大略皆同。盖此本乃邦奇门人山西参议白璧所刊。前有璧序，称刻而题之曰《苑洛先生语录》，疑又为璧所重编也。

△《愿学编》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缙宗撰。缙宗有《安庆府志》，已著录。此编乃其讲学之语。成於嘉靖甲寅，时缙宗已七十五矣。关中之学，大抵源出河东三原，无矜奇吊诡之习。缙宗又师罗钦顺而友魏校、湛若水、何塘、吕柟、马理，故所论颇为笃实。其解《大学》用古本，而不废朱子格物之说，虽与王守仁异趋，而称其如程门之有游、杨，亦无门户诟争之习。然核其全书，大抵皆先儒所已言也。

△《近取编》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缙宗撰。是编取《朱子要语》厘成二卷，名曰《近取》者，谓取诸切近日用，以救宗金谿者之弊。殆为王守仁发也。

△《海樵子》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有《周易议卦》，已著录。是编仅二十六则，多摹仿王通《中说》，周子《通书》，张子《正蒙》之体，大抵老生常谈。末一条论为将必用儒者，谓有张良之楚歌，则项羽之魂自褫；有诸葛之云鸟，则南人之反自定。

夫渡泸之役，未必徒恃阵图。至於四面楚歌出自张良，《史记》、《汉书》皆不载，不知其何所本矣。

△《东石讲学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莫撰。莫有《忠义录》，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黄文龙所编，皆平生讲学之语。莫与陆九渊为乡人，故其说一以九渊为本云。

△《心学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莫撰。是编乃莫养亲家居之时，取陆九渊之言，择其发明心学者，汇为一编。凡五百二十条，而以己意推阐之，大旨亦主王守仁晚年定论。

△《大儒心学语录》二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莫撰。是编亦其归养之时所辑诸儒语录。凡周子、程子、张子、邵子、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尹焞、罗从彦、李侗、胡宏、朱子、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黄榦、蔡沈、陈淳、真德秀、薛瑄、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二十四家，皆论心学之语也。

△《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题琼山玉峰道人集览，不知为谁。其书取永乐《性理大全》中人名、地名、年号、训诂之类，依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之例，各为注释，有增注者，即别标为附录。然浅陋殊甚，如《太极图说》后遂宁傅耆伯成句，於遂宁下则详注，傅耆下则注未详出处。又如《律吕新书》内，於梁武帝之通则注，於晋荀勖之笛则不注。盖出不学者所为。卷尾有大德辛未刊行字，尤为舛谬。是书本注《性理大全》，安得大德中先有刊本？考辛未为明正德六年，此售伪者以版式近麻沙旧本，故削补正字，伪冒元刻也。

△《三难轩质正》（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戴金编。金字纯夫，濮阳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金自以力行、责己、克终三者甚难，因取以名轩。而徵集同时士大夫所赠诗词、序记、论说、铭赞汇成是编。然学在实践，既知三者之难，则自勉而已矣，徵文刻集何为也。

且以是三者为难，虽圣贤不以为非。本无疑义，又安用质正乎？

△《正学编》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琛撰。琛有《易经浅说》，已著录。是书已编入所著《紫峰集》中，此其别行之本。凡二十一篇，各立篇名，全拟《通书》、《正蒙》之体，未免刻画之嫌。然依傍先儒，不敢出入，持论尚无疵谬。末附秋夜感兴诗十绝句，亦力摹康节击壤之派，其宗尚可知矣。

△《说理会编》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本为王守仁门人。自序谓亲闻姚江之传，而同门之士传布师说遍天下。恐其为说既长，或乖典则，故辑此书。凡疑难之说，悉辨明之。其意盖拟守仁於濂、洛，而此书则仿《近思录》而作。《近思录》分类十四，此分类十二。其先之以性理、圣功者，犹录之首及道体论也。

继之以实践、贤才者，犹录之次及於致知、存养、克治也。推之於政治者，犹录之有治道、治法也。终之以异端诸子者，犹录之辨别异论、总论圣贤也。其间巧借程、朱之言以证良知之说，则犹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之旨耳。

△《困辨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聂豹撰。豹字文蔚，永丰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贞襄。事迹具《明史》本传。豹之学出於姚江。是编乃其嘉靖丁未系诏狱时所札记，分辨中、辨易、辨心、辨素、辨过、辨仁、辨神、辨诚八类。罗洪先为之批注。

△《燕居答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戴经撰。经，德清人，聂豹之门人也。是编皆述豹讲授之语，下卷又别题日疑总问、日见条问、日见条注、疑问诸目。大抵《困辨录》中所已具，经特以己所获闻者别加编缀，故往往复出焉。

△《研几录》（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薛侃撰。侃有《图书质疑》，已著录。是书乃侃门人郑三极所编。侃承姚江馀绪，故屡称引良知之说。其儒释辨，谓世之疑先生之学类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曰虚。侃一一辨之。黄宗羲《明儒学案》，谓此浅於疑阳明者，皆不足辨也。况言元寂，言虚无，愈辨愈支，并王氏本旨亦为侃所累矣。

△《庸言》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是编乃其致仕后讲学语录。分学道、修德、求仁、游艺、制礼、审乐、政教、事业、著述、象数、天地、圣贤十二类。

△《慎言集训》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敖英撰。英字子发，清江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是书上卷

二十二目，二百四十二条，以戒多言为首。下卷十目，九十二条，以言贵简为首。采经史子集分类编次，而间附己说於其下。盖英督学陕西时刊以示诸生者也。

△《辨惑续编》七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亮撰。亮字寅仲，长洲人。正德中况钟为苏州府知府，尝聘致幕中。是书以世俗养生送死，大抵为吉凶拘忌师巫之说所惑，因辑古今书传，分为七门。首曰原理，言人之所以为邪说所惑者，由於此理之不明。次曰事生，言事亲之要。

曰应变，曰奠祭，曰择墓，曰送葬，曰拘忌，则皆论丧葬之事也。又为附录二卷，论生死、轮回、寿夭、贫富、贵贱、吉凶、祸福诸事，及师巫邪术之害。专为乡俗之弊而作，故注释字义，词皆浅近，取其易晓。其称《辨惑续编》者，元谢应芳先有《辨惑编》，此申明其说也。

△《拟学小记》六卷、《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尤时熙撰。时熙字季美，自号西川居士，洛阳人。嘉靖壬午举人。官国子监博士。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时熙师事刘魁，传王守仁良知之学，有所心得，辄为笔记。其壻李根，与其杂著编次之。时熙自序谓，名拟学者，言拟如此为学，而未知其是否也。书中於魁称晴川师，於守仁则称老师，不忘所本也。凡分六目，一经拟，二馀言，三格训通解，四质疑，五杂著，六纪闻。未有附录数则。《明史》称时熙议论切於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今观其书，大抵以心为宗。即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语，亦以为舍心言天，即为义外。而《中庸》之中，直训为中外之中，以与心学相比附。又谓《中庸》论道理多分两截，具两景，不如《孟子》之直截。又谓子夏、子游之言，皆主务本，皆有支离之病。又谓危行言逊及文质彬彬，皆非圣人之言。犹是姚江末派，敢为高论者也。

△《心斋约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艮撰。艮字汝止，泰州人。王守仁之门人。《明史儒林传》附载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良知之旨。中有称先生者，皆指守仁。《明史艺文志》载《心斋语录》二卷，此本改其名曰《约言》，又止一卷，亦《学海类编》之节本也。

△《一菴遗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栋撰。栋字隆吉，号一菴，泰州人。嘉靖中由岁贡生补江西南城训导，迁深州学正。初，王守仁良知之学有泰州一派，始於王艮。栋为艮从弟，故独得其传。所至皆以讲学为事。集分二卷，上卷曰会语正集、续集，下卷曰论学杂吟及各体诗文，并其门人李樾所记诚意问答之语。黄宗羲《明儒学案》尝称，栋意非心之所发一语，为独得宗旨。而又谓泰州之学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

晷之秘，致跻阳明而为禅云。

△《绪山会语》二十五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钱德洪撰。德洪有《平濠记》，已著录。《明史儒林传》称四方士从王守仁学者，皆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其大旨，而后卒业於守仁。事守仁四十年。尝刻《阳明文录》。故称王氏学者以钱、王为首。又称德洪彻悟不及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是编为其子应乐所刊。前四卷为会语讲义，五、六两卷为诗，七卷以下为杂文，第二十五卷则附录墓表志铭。

虽其诗文全集，而大致皆讲学之语，故仍总名曰《会语》。今亦著录於儒家焉。

△《东溪蔓语》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曹煜撰。煜，浮梁人。嘉靖丙戌进士。其仕履未详。据书中自言，则尝为县令者也。其书皆讲学之语，持论颇淳正。然多抄撮二程之言，以乡曲之私，推吴与弼过甚。於石亨一事，至以孟子称孔子者称之，殊为曲笔。又如居家友爱，居官德感，及近来进益诸条，皆自暴所长，殆浅之乎为人矣。

△《诸儒语要》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编采诸儒之言。十四卷以前以人分，凡周子、二程子、张子、谢良佐、杨时、胡宏、朱子、张栻、陆九渊、杨简、王守仁十有二家。十五卷以下以类分，其为某人之言或注或不注，阅之殊不甚了了。

△《洙滨语录》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蔡爔撰。爔字天章，号洙滨，宁晋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河南。爔少从韩邦奇湛若水游，故讲学宗旨，不出二家。其论周礼，谓遗公孤而详细职，详略失宜。又谓六卿之上皆有惟王建国，体国经野数语，亦觉繁复。

则一隅之见也。

△《廉矩》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文禄撰。文禄字世廉，海盐人。嘉靖辛卯举人。此编凡十八章，皆以训廉为主。其文似箴似铭，欲摹古而适成臆体。其义则了不异人。其必十八章者，殆欲合《孝经》之数，为《忠经》之重佾，特未敢自题曰经耳。

△《道林诸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信撰。信字卿实，常德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尝师王守仁，又师湛若水。《明史儒林传》附载湛若水传末。是编乃其卜筑桃冈时与诸弟子讲学之书，而其门人章评所刊者。首古大学义，专释《大学》。次桃冈讲

义，摘取论孟诸条，附以论断。又桃冈日录，则与门人问答语录也。桃冈训规，则读书日程也。传疾录，则疾痛时记也。史称信初从守仁游，时未以良知教。后从若水游最久，其学得之若水者为多。又称其践履笃实，不尚虚谈，盖犹未尽入於禅者。卷末有附谈一则，称评为斗阳子，读书九山者二十年，有太乙丈人者哂之，无名先生者论之，惆怅无凭，斯则末流放失，全入於二氏者矣。

△《西田语略》二十三卷、《续集》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明樊深撰。深有《河间府志》，已著录。此书皆杂抄先儒语类，以多为贵，无所发明。

△《识仁定性解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祥撰。祥字克斋，内江人。嘉靖甲午举人。是编后有罗节跋，称祥以丁未入太学。时欧阳德为祭酒，传阳明之学。祥获师事之，日究奥义。尝阅性理，得明道先生识仁论，定性书，好之不忘，遂为注解。今检此书，卷一为识仁定性解，卷二则自警语十条，自警箴七则，南野语录七段，太洲语录六段，复麻城刘鲁桥书一篇。据王任重序，尚有恤刑、弹劾、反观诸论，及五官问答等篇，而书中无之。盖非完本，其总名惟称《识仁定性解注》，亦不该括，莫详其义也。祥之学出於姚江，此书所论，皆发明心学。

△《薛方山纪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著录。此其平日所钞先正格言。前有自识，称凡所闻於师友，辄为纪之。间有自得，亦附书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己作，不敢冒立言之责。书分上、下二篇，上篇皆论性命之理，下篇则论治道也。

△《薛子庸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应旂撰。是编乃其讲学之语。分二十四篇，各以首二字为篇名，而每条冠以薛子曰，大意欲如扬雄之拟《论语》。其门人向程为之音释。

△《二谷读书记》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侯一元撰。一元字舜举，乐清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此编乃其读书杂记。多推阐四书之义，大抵前人所已言。中间谓阳明之学遗却格致本旨。又谓朱子谈理过於分析，阳明起而病之，由於相激而成，亦颇有见也。

△《礼要乐则》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阮鶚撰。鶚，桐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事迹附见《明史胡宗宪传》。此书乃其以御史督学直隶时所作，以教诸生者。礼要分冠、昏、丧、祭、饮、射六门，引三礼原文於前。凡四书中涉及礼制者，亦酌取之，皆人所共知，别无发明之处。乐则分五伦为五门，取《诗经》数章以实之。

如君臣则载鹿鸣、皇华诸篇，父子则载凯风、小弁诸篇，先列经文，而节取集传数语附其下。后又有所颁僚属吏民约一篇。

△《学薮通辨》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陈建撰。大旨以佛与陆、王为学之三薮，分前编、后编、续编、终编。每编又自分上、中、下，而采取《朱子文集》、《语类》、《年谱》诸书以辨之。前有嘉靖戊申自序云：专明一实，以抉三薮。前编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后编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续编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而以圣贤正学不可妄议之实终焉。按朱、陆之书具在，其异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辑《朱子晚年定论》，颠倒岁月之先后，以牵就其说，固不免矫诬。然建此书痛诋陆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观朱子集中与象山诸书，虽负气相争，在所不免，不如是之毒詈也。

盖词气之间，足以观人之所养矣。

△《格物图》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孙丕扬撰。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四篇，一曰格物图，二曰明物解，三曰原物辨，四曰人物镜。意其原有总名，传写佚之，而以第一篇为总名也。其图分物始、物格、物终为三。物始、物终皆画一圆圈，如周子之无极。物格则大圈中画一小圈，小圈之中书圣人成能字，小圈四旁分列天清、地宁、物阜、民安八字。大旨辟王守仁良知之说，而谓道无可名，名之曰物。然守仁求之无定之心，而丕扬又求之无物之道，其说虽变，其实一也。

△《论学篇》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孙丕扬撰。丕扬既撰《格物图》，复为讲学三篇。一为格物工夫，一为良知明辨，一为心学始终，皆申明《格物图》中之意也。

△《耿子庸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有《硕辅宝鉴要览》，已著录。是编为所著语录。凡七篇，首绎经，次冲言，次辑闻，次比弦，次学筌，次牧要，次切偈。定向之学出於泰州王艮，本近於禅。然有鉴於末流之狂纵，不甚敢放言高论。故初请李贽至黄安，既而恶之，而贽亦屡短定向。然议论多而操履少，遂不免有迎合张居正事，为清议所排。讲学之家，往往言不顾行，是亦一证矣。

△《胡子衡齐》八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胡直撰。直字正甫，泰和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直之学出於欧阳德及罗洪先，故以王守仁为宗。尝与门人讲学螺水上，辑其问答之语为是书。分言末、理问、亡錙、博辨、明中、徵孔、谈言、续问、申言凡九篇，篇有上下。其名《衡齐》者，意谓谭理者视此为均平云尔。其大要以理在心不在

天地万物，意在疏通守仁之旨。然守仁本谓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而直乃谓吾心所以造天地万物，匪是则黜没荒忽而天地万物熄矣。是竟指天地万物为无理，与守仁亦不相合，未免太失之高。其文章则纵横恢诡，颇近子书，与他家语录稍异。盖直少攻古文词，年二十馀始变而讲学，故颇能修饰章句，无舛陋粗鄙之状云。

△《大儒学粹》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魏时亮编。时亮字敬吾，南昌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时亮初好交游，负意气；中遭挫抑，潜心性理。是书取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及陆九渊、薛瑄、陈献章、王守仁九家之言，人各为卷。大旨谓孔子之道，颜以敏悟，曾以鲁得，濂溪、明道、象山、白沙、阳明则颜子之入道可几焉，伊川、横渠、晦菴、敬轩则曾子之入道可几焉。要之，道无二，学无二，其所至亦无二也。盖主调停之说者。本传称其官兵科给事中时，请以薛瑄、陈献章、王守仁并从祀文庙，犹是志也。

△《三儒类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用检编。用检字鲁源，兰溪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是书汇录薛瑄、陈献章、王守仁语录，分类排纂，厘为五门，曰志学，曰为仁，曰政治，曰性命，曰游艺，其大旨亦与魏时亮同。

△《李见罗书》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复阳编。皆其师李材讲学之书。材字孟诚，丰城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郟阳。事迹具《明史本传》。材尝患世之学者每以朱、王两家格物致知之说争衡聚讼，因揭修身为本一言，以为孔、曾宗传。而谓知止即知本，又谓格物之功散见八条目中，以朱子补传为误。其学较姚江末派稍为近实，故顾宪成颇称之。然材在郟阳，侵营地为书院，至於激变诸军，狼狈弃城，仅以身免。及被劾遣戍，犹用督抚仪从赴谪所，为当代所非。黄宗羲《明儒学案》记之最详，则亦何贵乎讲学耶？是编凡大学古义一卷，道性善编一卷，论语大意四卷，书问九卷，门人记述四卷，而以旧本序别缀於末为一卷。复阳为无锡知县时所刊也。

△《心学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学渐撰。学渐有《桐彝》，已著录。是书专明心学，自尧舜至於明代诸儒，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其自序云：吾闻诸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

。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盖学渐之说本於姚江，故以陆、王并称。而书中

解人心惟危为高大意，解不愧屋漏为喻心曲隐微，解格物为去不正以归於正，大意皆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宪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诸家犹为近正云。

△《日言》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孔承倜撰。承倜字永冠，曲阜人。先圣六十代孙。官保定县知县，终於荆王府长史。是书乃承倜札记之文。其学出於王守仁，故以钟柝喻性，明其本空。又云：朱晦翁中年学尚未悟，至晚年则甚悔。今人不於悟处用功，却於其悔处执迷，惑矣。是即守仁晚年定论之说也。

△《性理图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中撰。中字成中，鄱阳人。是书分无极、天道、性命诸类。语多陈因，无足采录。

△《一书增删》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俞邦时撰。邦时号敬轩，新昌人。是编名曰《一书》者，以一为本也。第一卷曰元卷，为传四，曰一元、两仪、三才、四象。第二卷曰副卷，为传四，曰一天、两地、三人、四物。第三卷曰参卷，为传四，曰一期、两至、三和、四时。

第四卷曰辅卷，为传二。曰河洛、律吕。总三百六十六章，以当周天之数。大意欲配张子《正蒙》、邵子《皇极经世》，而刻画皮毛，去之转远。书成於隆庆丁卯，刊於万历癸酉，再刊於国朝康熙壬子，皆名一书。此本为第三刻，乃康熙己卯吕夏音所增删，故题曰一书增删云。

△《性理抄》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杨道会撰。道会字惟宗，晋江人。隆庆戊辰进士。历官至湖广左布政使。是编取《性理大全》删节繁冗，前有万历戊子王道显序，称其更定者十之一，而裁割者十之九。然去取多未得当，盖亦书帕本耳。

△《诸儒学案》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是书辑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谢良佐、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陆九渊、杨简、金履祥、许谦、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王艮、邹守益、王畿、欧阳德、罗洪先、胡直、罗汝芳二十六家语录，而益以耿定向之说。元卿，定向弟子也。其学本出於姚江，於程、朱一派特择其近於陆氏者存之耳。

△《宪世编》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鹤徵撰。鹤徵有《周易象义》，已著录。是编发明心性之学，首列孔子、颜子、仲弓、子贡、曾子、子思、孟子，次列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杨

时、朱子、张栻，次列陆九渊、杨简、薛瑄、陈献章、王守仁、王艮、罗洪先、唐顺之、罗汝芳、王时槐，各述其言行而论之。大旨主於牵朱就陆，合两派而一之。

△《群书归正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林昺撰。昺号方塘，鄞县人。隆庆中诸生。此书为昺八十四岁时作，本四十二卷，其从孙御史祖述删为十卷，其十六门则仍其故。书中皆援引旧文，断以正理，然不过老生常谈，人所共知者也。

△《呻吟语》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质疑》，已著录。此编上三卷为内篇，下三卷为外篇，盖万历壬辰刊本也。晚年又手自删补为《呻吟语摘》二卷，弥为简要。故此本附存其目焉。

△《吕子节录》四卷、《补遗》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宏谋编。宏谋有《大学衍义辑要》，已著录。此编亦《呻吟语》之节本，初刻於乾隆丙辰，后於戊午八月复得坤原书，知从前所据乃摘钞之本，多所挂漏。因采录初刻所遗者，复为补遗二卷，然摘抄之本实坤所自定也。宏谋掇拾其所弃，盖未考也。

△《咙言》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范滂撰。滂有《两浙海防类考》，已著录。是编随笔札记，亦语录之类。前有小引，称所著笔记二十卷，起辛巳，迄戊申，以年为次。每年有咙言附其后，因录出别为一册，凡八卷。其后二卷起己酉，迄癸丑，盖续所增入也。

△《中铨》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应蛟撰。应蛟有《古今彝语》，已著录。是编皆其讲学之语。起万历丁亥，至乙卯，凡二十年。多详於儒释之辨，而於王守仁所云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论之尤详。以当日诸儒各立门户，应蛟欲无所偏倚，故以中铨为名云。

△《王门宗旨》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汝登编。汝登有《圣学宗传》，已著录。是编首载王守仁讲学之语，并其奏疏、杂著、诗文，而以王艮、徐曰仁、钱德洪、王畿之说次焉。盖督学陈大绶之意，而汝登编次之。书成之后，陶望龄又为校定。汝登尝供罗汝芳像，节日必祭祀之。南都讲会，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又尝作《九解》以伸无善无恶之说。首载汝登自序云：首称宗者，明为千圣之嫡嗣也。数门人语附见，而概系之王门者，统於宗无二旨之义也。然姚江再传以后，去其师之本旨益远。汝登是编，徒争王学之门户，实不足以发明王学也。

△《信古馀论》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馀言》，已著录。是编乃其讲学语录。《江南通志》称

所著《庸斋日记》及此书皆可垂世范俗。然理气性命之说几居其半，以道之大原言之，固属推究根本；以学者之实践言之，又不免为枝叶矣。

△《庸斋日记》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是书前一卷说《易》，后七卷说四书，皆随意标举，非循文笺注。盖借经义以发挥其讲学之旨耳。

△《邹南皋语义合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元标撰。元标字尔瞻，吉水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忠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门人所辑，以讲学者曰会语，说经者曰解义，故总名曰《语义合编》。元标以气节重一时，其立首善书院。卒酿门户之争，功不补过。其学亦源出姚江，不能一一淳实。然其人则不愧於儒者，故仍存其目於儒家焉。

△《道学正宗》十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赵仲全撰。其子健校补。前列河洛诸图，而以古今圣贤分正宗、羽翼两门。大旨以道德纯粹，功业并隆，及学术醇正者，尊为正宗。首伏羲、神农以迄明罗钦顺、罗洪先诸人；其造诣未至，见道未的，功业虽隆而所学未纯者，附为羽翼。

首颛顼、高辛以迄明湛若水，吕柟诸人；其平时言论有片语涉禅寂者，皆削置弗存，持择似乎甚严。然实则随意分别，绝无义例。他姑无论，如罗洪先、罗钦顺等俱列之颛顼、高辛之上，而伯夷、伊尹、子夏、子贡、子游、子路反不及杨时、胡安国，此果不易之评乎？仲全字梅峰，泾县人。仕履未详。健字行吾，万历丁丑进士。官至通政司使。是编乃其为太仆寺卿时所作，标题称后学管窥不肖男，亦可异也。

△《小心斋札记》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宪成撰。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削籍归。起南京光禄寺少卿，移疾不赴，终於家。崇祯初，赠吏部右侍郎，谥端文。事迹具《明史》本传。宪成里居，与弟允成修宋杨时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声气既广，标榜日增。於是依草附木之徒，争相趋赴，均自目为清流。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虽宪成等主持清议，本无貽祸天下之心，而既已聚徒，则党类众而流品混；既已讲学，则议论多而是非生。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春秋责备贤者，宪成等不能辞其咎也。特以领袖数人，大抵风节矫矫，不愧名臣，故于是书过而存之，以示瑕瑜不掩之意云尔。是书於万历戊申同安蔡献臣

始为刻版。其后刻於昆山。然两本皆始於万历甲午，终於乙巳，止十二卷。此本乃其子与淳所刻，益以丙午至辛亥所记，增多四卷。卷数与《明史艺文志》合，当为足本矣。

△《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附《年谱》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顾宪成撰。是编为其曾孙贞观所汇刻。首即小心斋札记十八卷，次证性编六卷，次东林会约一卷，次东林商语二卷，次虞山商语三卷，次经正堂商语一卷，次志矩堂商语一卷，次仁文商语一卷，次南岳南语一卷，次当下绎一卷，次还经录一卷，次自反录一卷。末附年谱四卷，则其孙枢所编，而贞观订补者。外别有《以俟录》、《泾皋藏稿》、《大学重订》、《大学质言》、《大学通考》五书，在初刻十种内者，与未刻之桑梓录皆不列於是编。以卷帙颇繁，尚待续刻故也。

△《龟记》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钱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见》，已著录。东林方盛之时，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是编乃其随手札记，取诗龟勉从事之义，故题曰《龟记》。自万历甲午以迄癸丑，凡二十年，意有所得，辄笔之於书。其发明性道，排斥二氏，颇为深切。

其中间有过当者，如引学记求之也佛句以辟佛，未免附会。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谓，曲礼献鸟者佛其首句注，训佛为违戾，辟佛先生得之大喜云云。二人同时，似闻一本之论，故有此戏。虽文人轻薄之词，亦讲学者好为异说有以召其侮也。

△《圣学范围图》（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岳元声撰。元声字之初，号石帆，嘉兴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此书一名《范围象教图》。大旨以儒教统摄二氏。以易中一阳一阴之卦并入剥复卦，为剥复图以范释；二阳二阴之卦并入坎离卦，为坎离图以范老；三阳三阴之卦并入否泰卦，为否泰图以为儒宗。其自序谓昉於孟子指点杨、墨归儒之意。盖宗王氏良知之学，而好为新奇者耳。

△《南雍诫勸浅言》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傅新德撰。新德字玄明，又字商盘，定襄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恪。是编乃其官南京国子监司业署祭酒时训导诸生之文。凡诫言八条，曰淫荡、酗酒、斗狠、罔利、词讼、诡服、党比、傲惰。勸言八条，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也。

△《冯子节要》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冯从吾撰。从吾有《元儒考略》，已著录。从吾以风节著，而亦喜讲学，无

锡高攀龙、高邑赵南星皆称之。时官京师，会讲都城，至环听者院宇不能容。终亦以此招谤。是编即其各地会讲之语也。

△《残本文华大训箴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道南撰。道南有《河渠志》，已著录。初，宪宗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以御制《文华大训》二十八卷赐皇太子。嘉靖八年，世宗御制序文颁行。道南因按其篇章，前为之序，次为之解，次为之箴，以嘉靖十四年正月表上。此本仅存三卷，已非完书。

△《荷薪义》八卷（内府藏本）

明方大镇撰。大镇字君静，桐城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始大镇父学渐，讲学桐川。大镇追述父训，及与同社诸人问答之语，詮次成帙，名曰《荷薪》。盖亦不忘继述之意。其大旨在辟良知之说，於儒释分别，辨论极详。

△《增订论语外篇》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潘士达编。士达字在闻，安吉州籍，乌程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僉事。是书取诸子百家所载孔氏之言，分类排纂，仿《论语》二十篇之数。以皆《论语》所不载，故曰《外篇》。以因南昌李栻旧稿而葺之，故曰增订。所采既罕异闻，又《庄》、《列》寓言亦复阑入。《朱子语录》尝称，孔门弟子留下《家语》，至今作病痛，况杂家依托之言乎？

△《龙沙学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在晋撰。在晋有《历代山陵记》，已著录。是编辑宋儒程、朱以下及明王守仁、罗汝芳诸人之说而注释之。大率抄撮语录，无所发明。其论良知格致仍以姚江为宗，特假程、朱为重耳。在晋误国庸臣，而亦著书讲学。明季风气，观此可知矣。

△《圣学启关臆说》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龙遇奇撰。遇奇字才卿，号紫海，吉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乃其巡按陕西时与诸生讲学之语。分为八关，一曰迷悟，二曰浓淡，三曰剥复，四曰穷达，五曰死生，六曰圣凡，七曰内外安勉，八曰门户异同。又於八关之中别为子目，杂引诸儒语录以证之。虽众说兼陈，而大旨则姚江一派也。

△《经书孝语》（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鸿编。鸿字子渐，仁和人。万历间诸生。是书摭五经、四书中言孝之语为一帙，而各为之发明。附录曾子孝实於末。文既短訂，论亦凡近，殊无可取。鸿尝刻《孝经》而以此附之。今既别本单行，不可复溷於经部，姑置之儒家类焉。

△《证人社约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录。宗周初以顺天府尹罢归，与陶奭龄讲学王守仁祠。以证人名堂，此其所为条诫也。首冠以社学檄，题辛未三月，盖崇祯四年所作；次为约言十则，次为约戒十则，所载凡三十条，题曰癸未秋日，为崇祯十六年；次为社会仪七则，不题年月；次为宗周自书后，而附以答管而抑论迁改格书。其书中后所称石梁子者，即奭龄之别号。奭龄字君奭，国子监祭酒望龄弟也。

△《刘子节要》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惲日初编。日初号逊菴，武进人，刘宗周之门人也。宗周生平著述曰《刘子全书》。曰仪礼经传，曰古学经，曰家语考次，曰古易钞义，曰读易图说，曰论语学案，曰曾子章句，曰十三字，曰古小学集记，曰古小学通记，曰孔孟合璧，曰五子联珠，曰圣学宗要，曰明儒道统录，曰人谱，曰人谱杂记，曰中兴金鉴录，曰保民要训，曰乡学小相编。其子洵汇而订之，凡百馀卷。以篇帙繁富，未易尽观，因仿《近思录》例，分类辑录。一道体，二论学，三致知，四存养，五克治，六家道，七出处，八治体，九治法，十居官处事，十一教人之法，十二警戒改过，十三辨别异端，十四总论圣贤。每一类为一卷。其排纂颇为不苟，然亦有一时骋辨之词，不及详检而收之者。如曰天命一日未绝则为君臣，一日既绝则为独夫。故武王以甲子日兴，若先一日癸亥，便是篡，后一日乙丑，便是失时违天云云。此语非为臣子者所宜言，且癸亥师在商郊矣？实非甲子兴师。即甲子灭纣先一日之说，亦未免过於求快。如斯之类，其去取尚未当也。

△《宋先贤读书法》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采宋儒之说凡十二家，而朱子为多。其法始以熟经，继以玩味，终以身体力行。明万历丙午，莆田训导江震鲤序而重刊之，亦不云谁所辑也。

△《诸儒要语》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化振编。化振字宇春，滁州人。万历己酉举人。官至户部主事。周汝登之门人也。是编节取诸儒语录，编次而成。於宋则周、程、张、朱而外，取陆九渊、杨简二人，於明则取薛瑄、罗汝芳及汝登三人而已。其宗旨则不出於姚江一派，盖汝登本传王氏学也。

△《存古约言》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有《四礼约言》，已著录。是书凡十二篇，首敦本，次闲家，次厚俗，次冠昏丧祭，次服式，次宴会，次交际，次揖让，次柬札。大略以《朱子家礼》为主，并采择诸家之言为条例注释，而以箴诫格言附於后，亦《

司马氏书仪》、《吕氏乡约》之支流也。

△《真儒一脉》（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桂森编。桂森有《周易像象述》，已著录。是编前列从祀四先生语录，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也；后列东林三先生语录，顾宪成、钱一本、高攀龙也。前有天启丙寅桂森自序。《千顷堂书目》载桂森著述二种，《江南通志》载四种，皆无是书。殆偶然钞录，当时未著於世耶？

△《论语逸编》三十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锺韶编。韶字牙台，海盐人。是编集诸书所载孔子问答之语，分三十一篇。前有其甥郑心材序，称其根据六经，节取百家。然《家语》自有全书，《礼记》列於经典，重为割裂，殊属床上之床。《孔丛子》既属伪书，《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亦多依托，未可据为典要。至於承蜩、弄丸乃《庄子》寓言，而执为实事；赤虹、黄玉尤讖纬诞语，而信为古书。他若杨简《先圣大训》亦裒合诸书而成，乃引为出典，尤非根柢之学也。

△《闲道录》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寿民撰。寿民字眉生，号耕岩，宣城人。崇祯中行保举法，巡抚张国维以寿民应诏。甫入都，即劾杨嗣昌夺情，熊文灿抚贼，留中不报。乃移疾归。疏中语侵阮大铖。福王时，大铖柄国，必欲杀之。变姓名遁迹以免。事迹附见《明史田一俊传》。是书为排斥佛老而作，故名以《闲道》。取先儒格言分条节录，凡不惑於二氏者咸载之，以为世训，不能无惑者亦录以示戒。雍正戊申，其孙廷璐校刊之，复取寿民诗文、杂记等条补诸卷末。

△《印正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信民撰。信民，澠池人，孟化鲤之门人也。传姚江良知之学，从游者颇众，其门人冯奋庸等录其平日问答议论为是书。国朝雍正丙午，澠池县知县王箴輿为校订而刊之。

△《衡门芹》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辛全撰。全字复元，号天斋，绛州人。万历末贡生，以特荐授知府，未及赴官而卒。全为曹于汴门人，故亦喜讲学。是书皆论治天下之法，分治本三纲、治具八目。三纲曰君治、君心、君学，八目曰选贤才以转士习，破资格以定臣品，行限田以足民生，定里甲以防奸宄，驱游民以务生业，正礼乐以兴教化。其宗藩、军政二目则有录无书。自序称屏伏衡门芹曝之献，不能自己，故名其书曰《衡门芹》。然全意主匡救时弊，而实剿袭旧文。其限田之法於事理尤断不可行，亦只儒生之迂论而已。

△《经世硕画》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辛全撰。此书辑前代事迹议论之有关治道者，分为二门：一曰圣典采据，皆

纪明太祖至英宗五朝善政；二曰定论采据，皆宋明诸儒之说而以北魏至唐共四条附焉。书为其门人所刊，故卷末并载全试策一首。其论取士不过调停於科目保举之间，别无创见。当事者遽称其学术经济俱於是见，殆未必然。

△《思聪录》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贺时泰撰。时泰字叔交，一字阳亨。陈鼎《留溪外传》作字叔文。以时泰之名推之，交字有义，文字误也。江夏人。少为诸生。以聋废，因自号曰聋人。是书为其子大学士逢圣所编，皆其讲学语录，大旨宗良知之说。

△《作师编》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贺时泰编。首列易蒙卦，次列大学圣经一章，次列礼记学记一篇，次列白鹿洞规五节六十九字，次列程董学则一节九十一字，终以兴文会条件两页有奇。皆无一字之发明，又属天下所习见，亦何必为此钞胥也。

△《人模样》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贺时泰撰。是编以人身五官四体之类分目标题，往往牵强。如元气一条，引唐柳公权语，是摄养之法，非学问之事。两肘一条，引杨时两肘不离案语。脚一条，引宋璟有脚阳春事。皆关合字面而已。其骨头一条，引陈献章除却此心此理，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块骨头语，亦是论心，非论骨也。不及刘宗周《人谱》远矣。陈鼎《留溪外传》乃称一时学者俱奉此书为法则，因称时泰为人模样先生。

盖讲学家标榜之谈，不足据也。

△《传习录论述参》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应昌编。其子鏊续成之。应昌有《宗谱纂要》，已著录。是编皆发明《传习录》之旨。盖姚江之学弊於明末，至国初而攻之者弥众，故应昌父子力为之回护云。

△《留书别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世纯有《四书留书》，已著录。是编内集一卷，分四十三篇，篇各有名，多摹仿周秦诸子。散集一卷，皆内集之绪馀，不立篇名，故谓之散。前有世纯自序总谓之别集，以有说四书者故也。两书自序甚明，《明史》合为一编，殊非世纯之意。今分载之。又此书内集、散集各一卷，合四书六卷仅得八卷，而《明史》乃作十卷。然四书六卷无所阙佚。内集列有目录，无所散失，散集亦首尾完具。盖是集初名已未留，亦编为二卷，周鍾序之。张炜如以刊本未善，因为编定先后，考正标题，定为此本，虽有小异，实即一书。《明史》殆以两本并行，故合之称十卷欤？

△《己未留》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章世纯撰。此本前有周鍾序。其文与张炜如所编《留书别集》相出入，但次

序小异，又不标篇名。炜如所谓坊刻贸讹，零失篇目者，盖即此本也。

△《性理综要》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詹淮辑，陈仁锡订正。而前有凡例一条云：性理有詹柏山、诸理斋、黄葵阳、李九我、董思白诸刻。或病其太简略，兹刻从大全增益之云云。柏山即詹淮之号，则凡例必非淮语，殆仁锡取淮原本稍增辑之。又卷首并存李廷机、詹淮及仁锡序，皆称其所自辑，而仁锡序中亦不称为据淮本，即其开卷数页，已自相牴牾，则是书为庸俗坊本决矣。书中各加标识，於可作闈试题者从，可作小试题者从，可作策题者从，并见之凡例序中。大抵为场屋剽窃之用，於性理本旨实无所关也。淮自署新安人。仕履未详。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

△《性理标题汇要》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亦题明詹淮、陈仁锡同编。核检其文，与《性理综要》相同。盖坊贾以原刻习见，改新名以求速售，非两书也。

△《家诫要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吴麟徵撰。麟徵字来皇，号磊斋，海盐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亡殉难，世祖章皇帝赐谥贞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麟徵居官时寄训子弟之书。其子蕃昌摘录其语，辑为一帙，故曰要语。蕃昌字仲木，刘宗周之门人也。

△《读书札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乔可聘撰。可聘字君徵，一字圣任，宝应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是书自序谓始读《王文成全书》，知有知行合一之学。又与润山叶子、几亭陈子互相切劘，知有居敬穷理之学。晚年读《性理大全》、《近思录》、《诸儒语录》，知有理一分殊之学。盖可聘之学初从陆、王入，晚乃兼信程、朱，故其说出入於两派之间。然生於明季，颇染佻薄之习。如其中一条云，中庸其至矣乎，无极而太极。又一条云，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终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太极而无极。此其词气，与丛林方丈掉弄机锋何异乎！

△《弟经》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林允昌撰。允昌有《易史象解》，已著录。是书仿《孝经》分十八章，篇末引诗亦仿《孝经》之体。大抵掇拾陈言，徒供覆瓿，又伪《忠经》之重佞矣。

△《经史耨义》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林允昌撰。莆田有金石社，乃林氏宗人讲肄之所。允昌集子弟月三会於其中之栖绿堂，每会讲五经及诸史。自崇祯庚辰四月始为第一期，至十一月止，凡二十二期，而经史义俱讲毕。门人张拱宸等因辑而成编。允昌以请学为圃自题所居，故复引礼讲学以耨之之语，名之曰《耨义》。

△《消闲录》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成勇编。勇字仁有，乐安人。天启乙丑进士，官至南京监察御史。崇祯十一年以劾杨嗣昌逮治，戍宁波卫。福王时起为原官，不赴。披缙而终。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讲学之语，皆纂辑诸儒论说而发明以己意。史称勇初授饶州府推官，谒邹元标於吉水，从之受业，故多传其绪论云。

△《颜子绎》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星撰。星，永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光禄寺署丞。是编取《论》、《孟》中所载颜子事实语言厘为十则。每标题下系以四言四句，若释家之偈。每则之下系以绎说、颂语，谓之内篇。又取《家语》中所载厘为八则，谓之外篇。取《韩诗外传》所载十四则，谓之绎馀。均有绎无颂。复取诸家之论颜子者四十则，谓之统绎。末以陶宗仪所辑《颜子》九篇附焉，谓之旧本。其大旨皆入於禅。

盖自心斋坐忘之说倡於《庄子》，皇侃《论语义疏》遂以屡空为心虚无累，焦竑因之，颜子之学为异端所假借久矣。星当心学横决之时，又著为此书，言之加详耳。此所谓阳儒阴释，讲学之极弊也。於理当入释家，以所载皆颜子言行，姑附之儒家类，而纠正其谬焉。

△《性理会通》七十卷、《续编》四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锺人杰撰。人杰字瑞先，钱塘人。是书成於崇祯甲戌，即《性理大全》而增以明人之说。袁宏道、陈继儒皆跻诸理学儒先之列，则其去取可知矣。

△《学脉正编》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公柱编。公柱初名松，字子乔，嘉善人。崇祯庚辰进士，官歙县知县。是书取薛瑄，胡居仁、顾宪成、钱一本、高攀龙五人语录，汇辑成帙，人各一卷，末各系以传赞。盖欲标笃实之学以抗姚江之末派。然如曹端之学，其醇正不减薛瑄，何以又独遗之乎？则亦意为进退而已矣。

△《道学迴澜》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尹撰。尹字莘民，号觉斋，安福人。尝从邹元标、高攀龙讲学於首善书院。会党祸起，乃归里。崇祯末，大学士陈演欲荐之，辞不就，盖薄演之为人也。

是编乃其门人所录，大旨力辟心学，辨阳儒阴释之误。所取惟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霍韬四家，而於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则反覆掎击。虽邹元标为所信从，而於其完养吾心到纯熟处，义理自然流出之说，亦不少假借。其持论甚正，但文繁不杀，意重语复，衍至百六十二条，未免冗蔓耳。末附觉斋诗编一卷，皆谈理之作。又附录李长春所作尹传，其时尹尚无恙，仍未免明末标榜之习矣。

△《西畴日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枢撰。枢字庸菴，无锡人。天启中举人。顾宪成之孙，高攀龙之门人也。此书主程、朱而辟陆、王。又谓考亭之学得姚江而明，又谓文成之学从程子来，惜矫枉过正，遂启后来之弊，皆不甚确。各条之下间有其子贞观识语，盖刊版时所附入也。

△《求仁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潘平格撰。平格字用徵，慈谿人。是书共分七目，曰学脉，曰格致，曰性理，曰孝悌，曰读书，曰学问，曰笃志力行。而其立说大纲，总以吾性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为求仁之宰。毛文强为作小传，称其少时念程、朱、王、罗之学皆不合於孔孟，因竭力参求，惭痛交迫者四十日，始得亲证孔、孟之学。然圣门大旨，惟尊德性、道问学二途。平格一概弃置，别辟门径，则所云证孔、孟之学者，亦仍流入禅宗而已。文强乃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其慎欤！

△《卓菴心书》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自勋撰。自勋有《纲目续麟》，已著录。其论学以求放心为本。谓阳明言良知，是偶有所见，故从此推出，遂主张立说不若言正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

然自勋之学实沿阳明之馀波，观其自跋可见。故书中於象山、白沙、甘泉、龙溪之说多所采掇也。

△《壘菴杂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兹编则随其所偶得，杂书成帙，每喜以数言理。盖其学本出黄道周也。

△《孔子遗语》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哀集群书所引孔子之言。观其孔子卜得贲一条，自记云，已见漆雕氏，第与此少异。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一条，自记云，已刻再查。鲁哀公使人穿井一条，自记云，已见《集语》五卷。盖欲补宋薛据《孔子集语》之遗，而尚未成。书中引杨慎《丹铅录》，则近代人也。

卷九十七 子部七

○儒家类存目三

△《藤阴札记》（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乃其讲学之语，共一百馀条。大抵以程、朱为宗，而深诋金谿姚江，亦颇涉及史事。其论元许衡、刘因一条，谓衡不对世祖伐宋之问为是。而以因作《渡江赋》有我有名而众，彼无义而小，留我奉使，讎我大邦云云，过於尊元抑宋为非。不知二人生长北方，由金入元，皆非宋之臣子。乃於一百馀年之后，责其当尊邈不相关之赵氏

，可谓纍纍之至矣。

△《学约续编》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编。初，承泽尝辑周、程、张、朱之言为《学约》一编。是编又以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高攀龙四家之语仿《近思录》之例，订为一集以续之。前有自记称，《学约》於二程同时不入尧夫。考亭同时不入南轩、东莱，故兹编亦不入月川、枫山、后渠、泾野、念菴、泾阳、少墟诸家云。

△《考证晚年定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是书以王守仁所作《朱子晚年定论》不言晚年始於何年，但取偶然谦抑之词，或随问而答之语，及早年与人之笔录之，特欲借朱子之言以攻朱子，不足为据。乃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等书，详为考证。以宋孝宗淳熙甲午为始，朱子是时年四十有五，其后乃始与陆九渊兄弟相会。以次逐年编辑，实无一言合於陆氏，亦无一字涉於自悔。因逐条辨驳，辑为是编。考晚年定论初出之时，罗洪先致书守仁，所辨何叔京、黄直卿二书，已极为明晰。是书特申而明之，大旨固不出罗书之外。至谓守仁立身居家，并无实学，惟事智术笼罩，乃吾道之莽、懿。又取明世宗时请夺守仁封爵会勘疏，及不准恤典之诏以为口实，则摭拾他事以快报复之私，尤门户之见矣。

△《明辨录》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是书取诸儒辟佛之言，汇载成帙。上卷首载昌黎《原道》及《佛骨表》，而傅奕疏及太宗斥萧瑀诏转列於后，其余辩论陆九渊、杨简、王守仁之说者亦备记之。下册则皆诸儒语录辨驳佛氏之学者。

△《紫阳通志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世泰编。世泰有《五朝三楚文献录》，已著录。是编本徽州汪知默等辑其紫阳书院讲会之语，名曰《理学归一》，寄示世泰。适孙承泽以《学约续编》、魏裔介以《知统翼录》先后寄至。世泰因合刁包《潜室札记》、陈揆《省心日记》诸条并梓行之。其曰《通志》者，盖谓通彼此应求之志，以明为学之出於一源。

卷末自附格致讲、学讲各一篇，又有讲毕送难之语，颇涉禅宗窠臼。盖犹沿明季书院之余习也。

△《圣学入门书》（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瑚撰。瑚字言夏，号确菴，太仓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是书分大学日程、小学日程二种。大学日程曰格致之学、诚意之学、正心之学、修身之学、齐家之学、治平之学，於八条目之中复分条目，各为疏解。小学日程曰入孝之学、出弟之学、谨行之学、信言之学、亲爱之学、文艺之学，其条目较之大学

为简。

其用功之要曰日省敬怠，日省善过，末附日程格式於后。每日为空格，以四格记晨起、午前、午后、灯下，以二格总记敬怠，善过，又有半月总结之法。盖即仿袁黄《功过格》意，惟不言果报，稍异乎有为而为。然科条密於秋荼，非万缘俱谢，静坐观心，不能时时刻刻操管缮录也。

△《学言》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白允谦撰。允谦字子益，阳城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吉士。入国朝授秘书院检讨，官至刑部尚书。此书皆其讲学之语，上卷五十九条，下卷六十条，又续一卷，凡八十一条。其曰无我之我是谓真我，无知之知是谓良知。又曰圣人无内无外，仁可智也，智可仁也。皆语涉愴怳，非笃实之学也。

△《此菴语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统虞撰。统虞字孝绪，武陵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入国朝官至国子监祭酒。此书前二卷为成均语录，乃官祭酒时与诸生讲论者，附原性、或问、学规三种。三卷至七卷为四书语录，八卷为万寿宫语录，末二卷为此菴语录，以别乎成均、万寿宫也。其学祢姚江而祖象山，专持良知之说，於朱子颇不能尽合。

如记陆子静鹅湖讲喻义一章，满座为之挥泪。讲毕，朱晦菴长跪以谢曰：“熹平生学问，实实未尝看到此处。”其轩轻类多如此，亦可谓深於门户之见者矣。

△《理学传心纂要》八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奇逢撰，漆士昌补。奇逢有《读易大旨》，已著录。士昌，江陵人，奇逢之门人也。奇逢原书，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人为一篇，皆前叙其行事而后节录其遗文，凡三卷。又取汉董仲舒以下至明末周汝登，各略载其言行以为羽翼理学之派，凡四卷。奇逢歿后，士昌复删削其语录一卷，摺列於顾宪成后，共为八卷。奇逢行谊，不愧古人。其讲学参酌朱、陆之间，有体有用，亦有异於迂儒。故汤斌慕其为人，至解官以从之游。然道统所归，谈何容易。奇逢以顾宪成当古今第十一人，士昌又以奇逢当古今第十二人。醇儒若董仲舒等犹不得肩随於后，其犹东林标榜之馀风乎？

△《岁寒居答问》二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孙奇逢撰。皆自录朋友答问之语。奇逢之学主於明体达用。宗旨出於姚江。而变以笃实。化以和平。兼采程、朱之旨，以弥其阙失。故其言有曰：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泻。

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歿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是其宗旨所在也。旧本前有《附录》一卷，为奇逢所作格物说及杨东明兴学会约八条。既曰《附录》，不应弁首，或装辑时误置卷端耳。

△《潜室札记》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录。其书以平日所见随笔札记。王士禛《池北偶谈》，尝称其中为盖世豪杰易，为愜心圣贤难一条；又称其趋吉避凶盖言趋正避邪，若认作趋福避祸便误一条。然所言心性及格致诚敬，类多拾前人绪馀。其谓读《春秋》而不知胡传之妙，不可以言《春秋》。亦不出里塾拘墟之见。

又称吾辈第一座名山在《大学》知止一节，且谓此山又不在书本上，还只在腔子里。语殊虚渺，尤不免堕入姚江门径矣。

△《张界轩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时为撰。时为字景明，馀干人。前明福王时贡生。是编乃其族孙司直所刻，目列十六卷。首序传目录一卷，次为学约言四卷，次读近思录纪言一卷，次六一寤言一卷，次丧礼去非一卷，次读左言一卷，次语录一卷，次诗文六卷，故总以集名。然读左言、语录、诗文皆未刻，刻者皆讲学之书，仍以集名，非其实也。江右之学，大抵以陆氏为宗。时为生胡居仁之乡，乃独从居仁宗朱子，故其言平正笃实者居多，然颇有主持太过者。如曰六经载道之书，非止为治天下之书，是徒知尊崇性命，菲薄事功，而不知大人之学由格致而治平，中庸之理自中和而位育也。又谓程子云淡风轻一诗，与阴阳四时相准，四句分配四时之气，一句亦分配四时之气，如云淡二字是春气，风轻二字是夏气，近午二字是秋气，天字是冬气，恐程子吟诗之时断无此意，即伶伦制律，后夔典乐，周公辑颂，亦断无此法也。他如拟奏疏於朝，请旨定天下传奇为六等，古今无此政体。又拟定假名著书者视杀人之罪加一等，古今亦无此律令。其於程朱之学，殆犹食而未化软。

△《性图》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采撰。采字亮公，号复堂，南城人。是书立为六图，以发明心性之旨。一曰性图，二曰心图，三曰情质图，四曰气质图，五曰心性情气质总图，六曰中和图。附以辛未会语及再复陶企夫书，皆辨论六图之义。其大旨以孟子四端为说，力矫静观未发之失，论颇笃实。惟以心与性分为二物，则究未为协也。

△《学案》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牲撰。牲字无量，金坛人。是编大旨主於救姚江末流之失。首录四书之文，列为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学案。即继以朱子《白鹿洞规》，次以程端《蒙董铢学则》，而终以朱子《敬斋箴》。盖因双峰饶鲁之书而为之。

其四书及《敬斋箴》，则牲所加也。

△《存性编》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颜元撰。元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人。明末，其父戍辽东，歿於关外。元贫无立锥，百计拮据，觅其骨归葬，故世以孝子称之。其学主於厉实行，济实用，大抵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亦介然自成一家，故往往与宋儒立同异。是书为其《四存编》之一。大旨谓孟子言性善，即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语异而意同。宋儒误解相近之义，以善为天命之性，相近为气质之性，遂使为恶者倖於气质，不知理即气之理，气即理之气。清浊厚薄，纯驳偏全，万有不齐，总归一善，其恶者引蔽习染耳。其以目为譬，则谓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其视之也则情之善，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谓之恶，惟有邪色引动，然后有淫视。是所谓非才之罪，是即所谓习。又谓性之相近如真金，轻重多寡虽不同，其为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举天下不一之姿，以性相近一言包括，是即性善，是即人皆可以为尧舜。举世人引蔽习染无穷之罪恶，以习相远一言包之，是即非才之罪，是即非天之降才尔殊。其说虽稍异先儒，而於孔、孟之旨会通一理，且以杜委过气质之弊，正未可谓之立异也。至下卷分列七图以明气质非恶之所以然，则推求於孔、孟所未言，使天地生人全成板法，是则可以不必耳。

△《存学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颜元撰。是书为其《四存编》之二，以辨明学术为主。大旨谓圣贤立教所以别於异端者，以异端之学空谈心性，而圣贤之学则事事徵诸实用，原无相近之处。自儒者失其本原，亦以心性为宗，一切视为末务，其学遂於异端近，而异端亦得而杂之。其说於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意。盖元生於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然中多有激之谈，攻驳先儒，未免已甚。又如所称打诨、猜拳诸语，词气亦叫嚣粗鄙，於大雅有乖。

至谓性命非可言传云云，其视性命亦几类於禅家之恍惚，持论尤为有疵。殆惩羹吹{卮}而不知其矫枉之过正欤。

△《存治编》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颜元撰。是书为其《四存编》之三。大旨欲全复井田、封建、学校、徵辟、肉刑及寓兵於农之法。夫古法之废久矣，王道必因时势。时势既非，虽以神圣之智，藉帝王之权，亦不能强复。强复之，必乱天下。元所云云，殆於瞽谈黑白，使行其说，又不止王安石之周礼矣。

△《存人编》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颜元撰。是书为其《四存编》之四。前二卷一名《唤迷途》，皆以通俗之

词劝喻僧、尼、道士归俗，及戒儒者谈禅，愚民尊奉邪教。三卷为明太祖《释迦佛赞解》一篇。太祖本禅家机锋语，元执其字句而解之，非其本旨，且辟佛亦不必借此赞，恐反为释子藉口。四卷附录束鹿张鼎彝《毁念佛堂议》，及元所撰《辟念佛堂说》、《拟更念佛堂谕》。则元寻父骨至锦州，应鼎彝之请而作，时鼎彝为奉天府尹也。

△《教民恒言》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书本圣谕十六条衍为通俗之词，反覆开闡，以训愚蒙。前列讲约二图，盖其家居时所作也。

△《致知格物解》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是编上卷载程子、朱子格致之说，下卷列诸儒格致之说，而附以裔介所作辨二篇，一曰致知格物非物欲扞格，一曰致知格物非去不正以全其正。又与孙承泽论学书一篇、或问一篇。

△《周程张朱正脉》（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编。是编首录周子《太极图说》，次张子《西铭》、《东铭》，次周汝登所辑《程门微旨》，次国朝孙承泽所辑《考正晚年定论》，及朱子与廖德明问答。题曰《正脉》，以诸儒之脉在是也。其自序谓周海门所辑《程门微旨》，王阳明所辑《朱子晚年定论》，未足发蒙启迷。於《微旨》取十之五，於王阳明所辑则尽删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论云云。然《微旨》内如觉悟便是性一条，及汉江老父云心存诚敬固善，不若无心一条，依然王门之宗旨，则持择犹未审也。

△《论性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是书引《书》、《易》、《孝经》、《论语》、《家语》、《左传》、《礼记》、《中庸》、《孟子》、《孔丛子》、《子华子》、《荀卿子》、《论衡》、《老子》以及唐、宋以来诸家论性之语，而衷以己说。末自附性说二篇。

△《约言录》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是编乃顺治甲午冬裔介在告时所笔记。内篇多讲学，外篇则兼及杂论。

△《续近思录》二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郑光羲撰。光羲字夕可，无锡人。是编前集十四卷，采薛瑄、胡居仁、陈献章、高攀龙四人之说，后集十四卷，采王守仁、顾宪成、钱一本、吴桂森、华贞元及其父仪曾六人之说。前有光羲自序云：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不有高子，朱子之道不著。朱子依然一孔子，高子依然一朱子。朱子功不在孟子下，高子功不在朱子下。然讲学之家，申明圣贤之绪论以引导后学则有之矣。

动拟之於孔子，孔子岂若是易为哉？

△《朱子圣学考略》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朱泽澣撰。泽澣字止泉，宝应人。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申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是编详叙朱子为学始末，以攻金谿姚江之说。盖泽澣生於国初，正象山道弊，鹿洞教兴之日也。

△《广祀典议》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有《读礼问》，已著录。是书力辟二氏及诸淫祀，持议甚正。然皆儒者之常谈，可以无庸复述。

△《二程学案》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其子百家续成之，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编以二程造德各殊，因辑二程语录及先儒议论二程者，各为一卷，百家又以己意附论各条之下。然黄氏之学出王守仁，虽盛谈伊、洛，姚江之根柢终在也。

△《读书质疑》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鈇撰。鈇有《宗谱纂要》，已著录。是书仿诸儒语录随笔札记，不出前人绪论。或故为恍惚之语。如云历家以布算论天，不是理，亦不是数。儒者数在理中，却布算不得，布算数之巧，非数之正。亦殊支离也。

△《欲从录》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鈇撰。是编之名，盖取颜子欲从末由之意，摘录孔子、子思、颜子、曾子、孟子、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之言，而广引诸家以阐发之。於孔子则取《易》系辞及《论语》，於子思则取《中庸》，於颜子则取《易》系辞一条，《论语》数条，於曾子则取《论语》、《大学》，於《孟子》则取不忍、养气、性善诸条，於周子则取《太极图说》、《通书》，於二程则取《遗书》，於张子则取《西铭》、《正蒙》，於朱子则取《近思录》。然皆寥寥数则，自谓圣贤秘奥已尽於此，似不然也。

△《臆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显祖撰。显祖有《希贤录》，已著录。是编乃其札记之语。论皆醇正，而亦患陈因。如云行莫大於仁，德无加於孝之类，虽圣人不易斯言矣。然何必显祖始能言也。

△《儒宗理要》二十九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能鳞编。能鳞有《诗经传说取裁》，已著录。是书取宋五子著述，分类编录，周子二卷，张子六卷，程子六卷，朱子十五卷。书前各有小序一首，本传一篇，别无发明。

△《理学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庭撰。庭字言远，嘉兴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山西布政使。是书以宋、明诸儒互有得失，因以己意订正之。意在扫众说之轳轳，破诸家之门户，然过於自用，往往不醇。谭旭《谋道续录》曰：偶过坊间，见王言远《理学辨》，悦其名也，购得之。时一披览，百孔千疮，殊不可耐。据其所言，宋代直无完儒。

异哉！邪说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极，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两股，内外判成两截。甚至周子无极等说，程子性即理等说，邵子道为太极等说，张子鬼神二气良能等说，都一例讥弹，而其辟朱子也尤甚。又谓释氏见性成佛，与《中庸》未发之中相似。又谓吾儒体认未发以前气象，与禅家不思善不思恶时看本来面目相近。又谓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无义理。其他支离破碎，非圣叛经，并取陆、王之学者尤难缕述。最不通者，罗整菴一生辟禅，深得儒学源流之正，与章枫山同莅南廡，极为相得。胡敬斋歿时，整菴年方弱冠，读书本里双龙观内，尚未知名。渠谓枫山目以禅学，敬斋攻之尤力，竟以二公之议白沙者坐於整菴，真可笑也云云。其诋诃虽未免稍过，要亦庭之好为异论有以致之也。

△《常语笔存》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汤斌撰。斌有《洛学编》，已著录。斌学术出於孙奇逢，介在朱、陆二派之间，而有体有用，号曰醇儒。是书凡二十馀条，於存心、养性、稽古、敬身之道皆抒所心得，末有斌子溥跋。盖此乃斌平常语以教子弟生徒，溥及斌门人姚岳生等所追记者。今编入《汤子遗书》，题曰《语录》是也。此盖初出别行之本耳。

△《理学要旨》（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耿介编。介有《中州道学编》，已著录。是书辑周、程、张、朱五子之书为一帙，书首各列小传。其於周子录《太极图说》，复摘录《通书》六章，於明道程子录《定性书》、《识仁说》、论气质之性及语录；於伊川程子录《颜子所好何学论》、《四箴》及语录；於张子录《西铭》及语录；於朱子之书亦止采《仁说》一篇及语录四十条。

△《朱子学归》二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端编。端有《政学录》，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癸亥。采摭朱子绪论，分类编辑，列为二十三门，门为一卷。自序称少读朱子《近思录》，而求明儒高攀龙所编《朱子节要》，数年不得。及此书既成，复得节要一册，取以相质，亦不至大相刺谬云。

△《溯流史学钞》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编乃其讲学之语。首曰敦临堂录，其初自内黄罢归时作。次曰关中录，游临潼时作。次曰嵩高录，游嵩山时作。

侯重喜序，称二录作於避荐潜迹之时。考沐前后两任县令，不知中间数年何以忽为隐士也。次曰钓谈录，因岁歉流寓禹州作。次曰燕邸录，重至京师求官时作。

次曰蜀中录，官资县时作。次曰天中录，再罢官后主天中书院时作。以上共为十八卷。其第十九卷则论昏丧、葬祭、处女、死节、庐墓诸事，其二十卷则游梁讲语也。其曰溯流者，自序谓取水哉水哉之义。其曰史学，则是书实非史论，沐亦自无明文。命名之义，不可得而知矣。

△《闲道录》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赐履撰。赐履有《学统》，已著录。是书大旨以明善为宗，以主敬为要，力辟王守仁良知之学，以申朱子之说，故名曰《闲道》。盖以杨、墨比守仁也。其间辨驳儒禅之同异，颇为精核，惟词气之间，抑扬太过。以朱子为兼孔子、颜子、曾子、孟子之长，而动詈象山、姚江为异类，殊少和平之意，则犹东林之馀习也。其中如云一个分万个，万个又分万个，万个合一个，一个又合一个。然既已合为一个，不知所云又合之一个竟指何物。又云无方无方之方，无体无体之体，无外无外之外，无内无内之内，无终无终之终，无始无始之始；又云自寂自感，自感自寂，恒寂恒感，恒感恒寂；又云无断无续，无出无入；皆不免故为杳冥恍惚之词。又云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尤不免仍涉良知之说。

其谓老氏无止无理，不曾无欲，佛氏空止空理，不曾空欲，亦不甚中其病。至谓学不闻道，虽功弥六合，泽及两间，止是私意，以阴抑姚江之事功，尤为主张太过，转以心性为玄虚矣。

△《下学堂札记》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赐履撰。赐履既重订所作《闲道录》，乃举向所札记，摘其与是录相发明者三百三十有三条，定为此编。前有康熙乙丑自序，末条自记成是书时年已五十矣。大旨仍以辨难攻击为本。其说有曰：是陆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并是陆者，不可不为之深辨。又曰：孟子本静重简默之人，今日距杨、墨，明日辟告、许，辩论衍衍，迄无宁日，时为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辟五宗之狂禅，订百家之讹舛，殫力竭精，舌敝颖秃，岂得已哉，亦时为之也。当今日而有卫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负亦不浅矣。然引萧企昭之言詈王守仁为贼，未免已甚。且其中如论《易》之类，谓六十四卦也说不尽，乾坤二卦也不消。

是亦不免参杂恍惚之论矣。

△《性理谱》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企昭撰。企昭字文超，汉阳人。顺治丁酉副榜贡生。县志称其喜讲性命之学，与熊赐履友善。故赐履著书，尝引其说。所著有《客窗随笔》一卷，《再笔》二卷，《闇修斋日记》一卷，《杂笔》一卷。企昭卒后，其兄广昭哀为一编，总名之曰《性理谱》，亦曰《萧季子语录》。其书大旨在於伸程、朱而辟陆、王，与赐履《闲道录》所见同。

△《大儒粹语》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栋高撰。栋高字季任，又字未馀，吴江人。是书摘录周子、二程子、张子、杨时、谢良佐、吕大临、尹焞、罗从彦、李侗、胡宏、朱子、陆九渊、张栻、吕祖谦、黄榦、蔡沈、陈淳、真德秀、许衡、薛瑄、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二十七家讲学之语，汇为一编。诸儒门径各殊，栋高合而一之。大旨援新安以合金谿，为调停之说者也。

△《紫阳大旨》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云爽撰。云爽字开地，号定叟，钱塘人。是编成於顺治辛丑，专为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而作。分八门，一曰朱子初学，二曰论已发未发，三曰论涵养本源，四曰论居敬穷理，五曰论致知格物，六曰论性，七曰论心，八曰论太极。大约以第一卷所载实为未定之论，二卷以下则真知灼见，粹然一出於正。守仁之论，亦间附载以互证。其何叔京书颠倒年月之类，罗钦顺等所已驳者，不复纠焉。

△《会语支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鸣鼈撰。鸣鼈字石菴，仁和人。尝官河阳县知县，与赵士麟友善。鸣鼈罢官归，会士麟巡抚浙江，延入书院讲学。因辑录平日议论问答之语以为此编。

大要在阐明心性，而往往以习静养生阑入二氏之说。如谓儒家亦作禅和机锋语，非释氏之私，牵合殊甚。又引沙门竺公与王坦之约，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於庙中见师来言，惟当勤修道德，以昇跻神明。谓此一则，数善备焉。亦涉语怪，不能尽衷於醇正也。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应揔谦撰。揔谦有《周易应氏集解》，已著录。是书因《性理大全》而增损之。更其篇籍，删其繁文，补其阙略，初创稿於康熙庚寅，越六年复为订正，至辛酉始定为今本。故卷端有自序，又有重订一序。其退《太极图说》於末卷。

盖即吕祖谦题《近思录》以阴阳性命之说录於首卷，而致知力行之方反录於后

，惧学者鹜於高远意。其凡例称自圣学失传以后，开辟洪荒，岂无所自，嘉言自汉、唐以来，累累而有。亦平心之公论。然既称薛瑄守朱学之成，王守仁间有异同矣；所叙道统，又明代止录守仁一人，而瑄反见黜，何也。

△《愤助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方炳编。方炳有《广舆记》，已著录。其父懋德，尝取前人格言，分条辑录，以自砥砺。方炳得其手稿，每携以自随，未及编次，而为人窃去。至年六十馀，因采择诸儒绪论，仿懋德原编体例，复为此书以补之。

△《体独私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百家撰。百家字主一，馀姚人。康熙中尝以荐预修明史。其父宗羲为刘宗周门人，故百家是编皆发明宗周之说。首揭宗周慎独宗旨，一一考辨，曰阐章。次以专言独者，曰明句。又采取古圣贤能慎独之人，曰证人。又取先儒旧训有合於慎独之义者，曰证言，皆参以其父宗羲所论，而推阐以己意。

△《王刘异同》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百家撰。是书大旨，在以刘宗周慎独之说，补王守仁良知之罅漏。首述二家立说之异，继证二家之同，末采择两家文集中语以类次之，而终以其父宗羲所撰王、刘两传。

△《学术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书凡上、中、下三篇，皆辨姚江之学。上篇发其端，中篇实其病之所在，下篇究其弊之所极。已载入《三鱼堂集》中。此曹溶《学海类编》摘录别行之本也。

△《问学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是编大旨，主於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然与王守仁辨者少，而於近代之说调停於朱、陆之间，及虽攻良知而未畅者，驳之尤力。其中有抑扬稍过者，如高攀龙遭逢党祸，自尽以全国体。其临终遗表，有君恩未报、愿结来生二语。此自老臣恋主，惓惓不已之至情，而陇其以其来生之说流於佛氏为疑，未免操之已蹙。《朱子文集》有与巩仲至书曰，仍更洗涤得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

夙生二字与来生何异，陇其何竟不纠耶？王守仁开金谿之派，其末流至於决裂猖狂，诚为有弊；至其事业炳然，自不可掩。而陇其谓守仁之道不得大行，继守仁而行其道者，徐阶也；使守仁得君，其功业亦不过如阶。似亦未足以服守仁之心。

至於朱子之学上接洙泗，诚宋以来儒者之宗。陇其必谓读《论语》固能兴起善意，然圣言简略，又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尤能使人兴起善意。

似亦過於主持。盖明之末年，学者以尊王诋朱为高，其势几不可遏。陇其笃守宋儒，力与之辨，不得不甚其词，然亦稍失和平之气。且陇其官灵寿时，已自摘此书要语入之《松阳抄存》中，则所未摘取者，虽不存可也。

△《信阳子卓录》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张鹏翮撰。鹏翮有《忠武志》，已著录。是书凡分七目，曰体道，曰致和，曰存省，曰修己，曰治人，曰闲道，曰博物。俱采辑前言往行，附以己说。名曰《卓录》，取如有所立卓尔之义也。

△《王学质疑》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烈撰。烈有《读易日抄》，已著录。是书攻击姚江之学，凡分五篇，一辨性即理之说，一辨致知格物之说，一辨知行合一之说，一为杂论，一为总论。

其附录则首为朱陆异同论。次为史法质疑，通论史体。次为读史质疑五篇；一论明孝宗时阉宦之势；一论李东阳之巧宦；一论《宋史》以外不当滥立道学传，亦为王学而发；一论王守仁宜入功臣传，而以明之乱亡全归罪於守仁；一论万历时争东宫争挺击诸臣之非。当王学极滥之日，其补偏救弊，亦不为无功，然以明之亡国归罪守仁，事隔一百馀年，较因李斯而斥荀卿，相距更远，未免锻炼周内。

夫明之亡，亡於门户。门户始於朋党，朋党始於讲学，讲学则始於东林，东林始於杨时，其学不出王氏也。独以王氏为祸本，恐宗姚江者亦有词矣。至以守仁弘治己未登第，是年孔庙灾，建阳书院亦火，为守仁所致之天变，尤属凿空诬蔑。

是皆持之过急，转不足以服其心者也。若挺击一案，当以孙承宗事关国本不可不辨，事关宫闱不可深辨之说为正。而烈以抗论诸臣多出王学，遂谓主疯颠者为是。

殊不思福王夺嫡，途人皆知，即事关郑妃，不能行法，亦不可无此穷究之论，坐罪於其羽翼，以阴折再发之逆萌。如其默默相容，仅以疯颠坐张差，则彼计得逞，可以坐擅天下。即计不成，不过仅损一刺客，何惮而不重试乎？故诸臣之争，虽明知其不可行，而於事不为无益，未可党同伐异，颠倒天下之是非也。陆陇其跋，於此条再三剖析，盖亦深觉其失矣。夫学以克制其私也。烈所云云，於门户之私其尚有未能克制者乎？

△《太极图说遗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周子《太极图说》，本《易》有太极一语，特以无极二字，启朱、陆之争。奇龄又以其图与《参同契》合，并引唐玄宗《御制上方大洞真玄妙经序》无极二字为证。因及於篇中阴阳、动静

、互根等语，谓皆非儒书所有，立议原不为无因。惟是一元化为二气，二气分为五行，而万物生息於其间，此理终古不易。儒与道共此天地，则所言之天地，儒不能异於道，道亦不能异於儒。犹之日月丽天，万方并睹，不能谓彼教所见日月非我日月也。苟其说不悖於理，何必定究其所从出？奇龄此论，不论所言之是非，而但於图绘字句辨其原出於道家，所谓舍本而争末者也。

△《教习堂条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有《读礼通考》，已著录。此书乃其教习庶吉士时所定学规，曹溶收之《学海类编》者也。考乾学教习庶吉士时，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其条约虽极早出，亦当在四五月间。溶即以是年病卒，且远在嘉兴，不应得见其条约，编入丛书。或溶歿之后，传钞者又有所窜入也。《学海类编》真伪糅杂，有谬至不可理解者，颇为读者所诟病。观於此卷，则其真出溶手与否，固在疑似之间矣。

△《万世玉衡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伊撰。伊字谓公，常熟人。康熙癸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陕西道监察御史，官至河南提学副使。是编乃其初登第后恭进御览之书也。前有进书奏疏，其书分门编次，共六十四类，每类之中又自分法、戒二类。所采上起唐、虞，下迄明季。其曰《万世玉衡》者，盖取司马迁《天官书》之说，以玉衡为北斗杓也。

△《儒门法语》（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定求编。定求有《周忠介公遗事》。已著录。是编凡录宋朱子、陆九渊，明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王敬臣、罗洪先、王畿、顾宪成、高攀龙、蔡懋德、魏校、罗伦、冯从吾、吕坤、孟化鲤、刘宗周、陈龙正、黄道周二十家讲学之语，少或一二条，多至十数条。定求自有所见，即附识於后。其卷首题词有云：功殊博约，候分顿渐，自朱、陆立言始。要之，入门异而归墟同，无容偏举也云云。可以见其宗旨矣。

△《三子定论》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有《家礼辨定》，已著录。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颠倒年月，以就已说，久为诸儒所驳。复礼欲申陆、王而又揣公论既明，断断不能攻朱子。故嘘守仁已烬之焰，仍为调停之说。凡朱子定论一卷，陆子定论一卷，王子定论一卷，后附学辨、论断共一卷，皆采诸家之言。附论一卷，则复礼自为说也。困绌之馀，仍巧为翻案之计，盖所谓不胜不止者也。

△《正修录》三卷，《齐治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于准撰。准字莱公，永宁人，江南总督成龙子也。官至江苏巡抚。是编因

成龙杂抄之稿，与蔡方炳编次增益之。《正修录》所采凡一百三十八家之言，不分门目。《齐治录》所采则分幼学养蒙、闲家善后、士子守身、缙绅居乡、以道事君、任职居官、劝谕愚民、慎重刑狱、善俗戢奸、催科抚字、备荒救灾十一门，亦杂采诸家之说，所取不拘一格。其凡例称成龙不从理学中立名，绝无胸中彼此异同之见。又称成龙不佞佛，亦不辟佛。谓身为儒者，方忧圣贤道理挹取不尽，何暇探讨宗教律观诸书，以资辨驳。其言明白正大，是成龙所以为成龙欤。

△《续近思录》十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编。伯行有《道统录》，已著录。是编因《近思录》门目，采《朱子之语》分隶之，而各为之注。然自宋以来，如《近思续录》、《文公要语》、《朱子学的》、《朱子节要》、《朱子近思录》之类，指不胜数，几於人著一编。

核其所载，实无大同异也。

△《学规类编》二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是编乃康熙丁亥，伯行官福建巡抚，建鼇峰书院，因并刊学规以示诸生。卷首载圣祖仁皇帝训饬士子文，而宋、元、明诸儒讲学条约以次类编，并以所自作读书日程附焉。自二十三卷以下，题曰补编，又所以补原本未备之门目也。

△《性理正宗》四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伯行自序，谓《性理大全》一书，杂采天文、地志、律历、兵机、讖纬、术数之学，及释家、《参同契》、纵横家言，概有取焉。未免失之驳而不纯。因删其繁芜，补其阙略，尊道统以清其源，述师传以别其派。爰取周、程、张、朱五子以下，及元、明诸儒之言，分类次之。卷一论道统。卷二、卷三总论圣贤。自四卷至六卷则论孔子及颜渊、曾子、子思、孟子，至十哲则惟闵子、冉子、端木子、子路、子游、子夏，益以曾点，其余圣门诸贤皆不及焉。七卷以下为周、张、二程及程子门人。十一卷以下论朱子、张栻及朱子门人，於元则取许衡一人。於明则取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三人。十四卷以下杂论性命、气质、道德、仁义礼智等目。二十四卷以下论为学之要。三十五卷以后则辨其学术之诡於正者，如荀卿、扬雄、王通、苏轼、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之学，皆采先儒论辨之言，大旨在辟陆、王以尊程、朱，其所择可谓严矣。然以伯牛、冉求、宰我之贤及七十子之徒见于鲁论者，自宋、明以来先儒岂无论说，而一概置之不录。

且如讖纬、术数及释家、参同契、纵横家言，《性理大全》取之诚不能无驳杂之讥。至于天文、地志、律历之学，即《朱子大全集》中亦未尝不论及之。伯

行以性理、事功歧而为二，故卷中于宋儒如邵子之《皇极经世》、蔡元定《律吕新书》皆在存而不论之列，亦未免主持稍过矣。

△《广近思录》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张伯行撰。伯行是编采集宋张栻、吕祖谦、黄榦，元许衡，明薛瑄、胡居仁、罗钦顺七家之遗书，以续朱子《近思录》。分十四门，仍如朱子原书之目。

△《濂洛关闽书》十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张伯行编。取宋五子之书，粗存梗概，各为之注。凡周子一卷，张子一卷，二程子十卷，朱子七卷。每条皆以某子曰字冠之。夫《正蒙》间涉汗漫，程、朱语录浩繁，多所刊削，尚为有说，至周子《通书》言言精粹，朱子尚为全注，伯行乃铲除其大半，何耶？

△《困学录集粹》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张伯行撰。其书摹《读书》、《居业》二录之体。一、二卷题曰河干公馀，三、四、五卷题曰闽署公馀，六、七、八卷题庚寅至甲辰年。六卷以上皆述其自得之语，七卷以下颇辨陆九渊、王守仁、高攀龙、刘宗周诸人之误。

△《理学正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窦克勤编。克勤字敏修，号敬菴，柘城人。康熙戊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编列宋周子、张子、二程子、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子、张栻、吕祖谦、蔡沈、黄榦、元许衡，明薛瑄共十五人，人各一传，并取其语录问答及著作之切於讲学者录之，附以己见，而於太极、《通书》释之更详。大旨以朱子为宗。李侗以上，开其绪者也；黄榦以下，衍其传者也；胡安国等皆互相羽翼者也。克勤自序又云：尚有邵康节、蔡元定二公之书，俟学者既通六经、四书而后可及。盖二人之学皆主於数，与主理者又小别耳。

卷九十八 子部八

○儒家类存目四

△《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纂》二卷、《论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发明古《大学》之法，以辨俗学之非，大旨与其《大学传注》同。首总论《大学》，次辨后儒所论《小学》、《大学》，次论《小学》，次辨后儒改易《大学》原本，次《大学》原文及全篇解，次《大学》之道至致知格物解，次辨后儒格物解，次其本乱至此谓知之至也解，次申论格物，次所谓诚其意者至末解，次申解全篇。其所争在以格物为周礼三物。其谓孔子之时，古《大学》教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者，规矩尚存，故格物之学人人所习，不必再言。惟以明德、亲民标其宗要，以诚意

指其入手功夫而已。格物一传，可不必补。其说较他家为巧，故当时学者多称之。《圣经学规纂》二卷，则摘录四书、五经之言学者，申明其说。《论学》二卷，则录朋友问难之语。其凡例所谓《辨业》意有不尽者入之《学规》，《学规》意有不尽者入之《论学》是也。

△《小学稽业》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其序谓朱子《小学》所载天道、性命，上达也；亲迎、朝覲，年及壮强者也。以及居官、告老诸条，皆非幼童事，且无分於《大学》。乃别辑此编。卷一为小学四字韵语，括其总纲，以便诵读。卷二为食食能言，六年教数方名，七年别男女，八年入小学教让，九年教数目，十年学幼仪诸条。卷三为学书。卷四为学记。卷五为十有五学乐，诵诗，舞勺。大旨以礼、乐、书、数为纲。

其中如引曲礼履不上堂一节，在今日并无解履之事。引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一节，在今日亦跬步不可行。此虚陈古礼者也。又诵诗一条自造诗谱，舞勺一条自造舞谱，此又杜撰古乐者也。惟学书一篇，辨篆楷之分，极为精核。然亦非童子之所急，其郭廓正与亲迎、朝覲等耳。

△《性理纂要》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前四卷为性理纂要附训，五卷至八卷为性理纂要附评。自序谓，附训者，周子《太极图》、《通书》，张子《西铭》、《东铭》，程子《定性书》五者之训诂。《太极图》、《通书》、《西铭》本朱子之注，诸儒之说，《东铭》、《定性书》则杂考朱子及诸儒之说而参以己意。附评者，以程子之言为经，朱子之言为传，诸儒为之羽翼，而以己意为之评。推覲祖之意，盖以《性理》所载《太极图》诸书为周、张、程所手著，故尊为经典，名之曰训。其性理诸条以下则胡广等哀集之言，故侷诸文史，目之曰评。然同一先儒之言，何必分疆别界。况评中所引程子之说不一而足，何所见忽尊而训，忽卑而评也。

△《天理主敬图》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覲祖撰。其图上标天理二字，明性道之重。中列存养、省察、讲学、力行四项，为体道之功。下书一敬字，以示心法之要。盖为姚江之学言超悟者而发。然古人著书，必言不能尽其意者乃图以明之。若体认天理，而存养、省察、讲学、力行以归於主敬，此可以言诠者也。何必托诸绘画乎？

△《程功录》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名时撰。名时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乃其讲学札记。体例全仿薛瑄《读书录》，然中间颇涉杂论。第四卷中剖析铅汞之说，尤於儒理无关。其亦邹訢注《参同契》意耶？以大旨醇实，故仍列之儒家焉。

△《嵩阳学凡》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景日昉撰。日昉有《嵩岳庙史》，已著录。是书依《大学》八条目，排纂诸家语录。意取通俗，故言皆浅近，盖曹端《夜行烛》之类。每门中分析子目至数百余，亦不免於芜杂。

△《续小学》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鈇编。鈇号潜夫，嘉善人。是书成於康熙辛未。以朱子《小学》一书所采至宋淳熙而止，因续采自宋迄明诸儒言行可为师法者，仍以内外篇目分条类叙，自为之注。其立教第一篇末附幼仪三十则，则鈇所自撰也。

△《心印正说》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台硕撰。台硕字位三，嘉定人，陆陇其之门人也。是书成於康熙壬申，以学术治功之要分立篇目，而各为论以发明之。凡三十四类，每类又各有子目。

於洛、闽绪言及历代史论多所徵引。又间有注释，不知何人所增入也。其曰心印，当取心心相印之义，然二字乃佛语，非儒语也。其说序二篇，则仿《序卦传》体，述其次第，亦涉拟经。陆陇其为之作序，不一纠正，何耶？

△《尊道集》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搢撰。搢字良一，黄陂人。是书成於康熙丁丑。第一卷为圣贤前编，自孔子至孟子事迹，及后人论说。第二卷节取《伊洛渊源录》。第三卷节取《伊洛渊源续录》。第四卷为前明五子录，纪薛瑄、胡居仁、罗钦顺、顾宪成、高攀龙五人行谊，而兼及其言论。大指主於攻击陆、王。

△《近思续录》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刘源淥撰。源淥字昆石，自号直斋，安邱人。是书因朱子《近思录》篇目，采辑朱子《或问》、《语类》、《文集》分门编辑。前有康熙辛巳其门人陈舜锡、马恒谦二序。舜锡序称其每祭朱子，品物丰洁，极其诚敬。恒谦序称其於《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三书，沉潜反覆，撮辑纂叙，席不暇暖，手不停笔，二十馀年，凡三创草，三脱稿，乃成是书云。

△《冷语》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刘源淥撰。其门人马恒谦编。其书仿语类之体，大旨本朱子之说而衍之。其三卷中一条诋刘安世为邪人，谓其害甚於章惇、邢恕，以其与伊川不协也。然《宋史》具在，安世《尽言集》亦具在，果章惇、邢恕之不若乎？不问其人品之醇疵，但以附合道学者为正，稍相齟齬者为邪，则蔡京之荐杨时，当为北宋第一正人矣。佛家以敬信三宝与否定人之罪福，儒者不当如是也。

△《读书日记》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源淥撰。凡记疑五卷，冷语一卷，皆读书札记之言。其记疑本二十四卷

，冷语本五卷，后归安陆师为之删定，更以今名。然《冷语》又有三卷一本。盖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语录。偶逢纸笔，即可成编。故诸本错出如是也。

△《性理辨义》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建衡撰。建衡有《读史辨惑》，已著录。是书分二十篇，而列目凡十有五，曰原理、原气、原天、原生物、原性、原命、原道、原德、原伦、原学、原鬼神、原人鬼、原祭、原妖厉、杂论。其第一篇与十二篇皆题曰原理，自注谓前统论天地之理，后以在物之理言。第二篇、第三篇皆题曰原气。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皆题曰原天，而不自言其所以分。推究其文，则原气二篇，一言阴阳，一言五行。原天三篇，一言天行及日月，一言星辰及推算，一言风雨露雷诸事也。

大旨皆复衍宋儒而加以胶固。其原天三篇，则纯述欧罗巴语而讳所自来焉。

△《静用堂偶编》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涂天相撰。天相字夔菴，号存斋，一号迂叟，孝感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天相从熊赐履讲学，所著有《谨庸斋札记》、《守待录》、《存斋闲话》等书，兹编又从诸书之中撮其大略。上编为学言、政言、学辨，凡五卷。

下编为家训、幼仪、杂箴、杂铭、杂诫、古今体诗、存斋诗话，亦五卷。

△《广字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记程》，已著录。初，宋陈普作《字义》，凡一百五十三字，孙承泽尝为增订。叔璥复取陈淳《北溪字义》及程远《原字训》合承泽所订裒为一书。每条之首题原字者，晋之旧。题广义者，皆续增也。

△《朱子晚年全论》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绂编。绂字巨来，号穆堂，临川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陆之徒，自宋代即如水火，厥后各尊所闻，转相诟厉，於是执学问之异同，以争门户之胜负。其最著者，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引朱以合陆。至万历中，东莞陈建作《学蔀通辨》，又尊朱以攻陆。程瞳，朱子之乡人也，因作《闲辟录》以申朱子之说。绂，陆氏之乡人也，乃又作此书以尊陆氏之学。大旨谓陈建之书与朱子之论，援据未全，且语录出门人所记，不足为据，乃取朱子正、续、别三集所载，自五十岁至七十一岁与人答问及讲义、题词之类，排比编次，逐条各附考证论辨於下，以成是书。其说甚辨。案韩愈送王秀才序，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子贡之敏悟，曾子之笃实，皆得闻一贯之旨，而当时未尝相非。后之儒者，各明一义，理亦如斯。惟其私见不除，人人欲希孔庭之俎豆，于是始于争名，终于分党，遂寻仇报复而不已，实非圣贤立教之本旨。即以近代而论，陆陇其力尊程、朱之

学，汤斌远绍陆、王之绪，而盖棺论定，均号名臣。盖各有所得，即各足自立，亦何必强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绂此书皆以朱子悔悟为言，又举凡朱子所称切实近理用功者，一概归之心学。夫回也屡空，焦竑以心无墨拟，空诸所有解之矣，颜子其果受之乎？仍各尊所闻而已矣。

△《陆子学谱》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绂撰。是编发明陆九渊之学。首列八目，曰辨志，曰求放心，曰讲明，曰践履，曰定宗仰，曰辟异学，曰读书，曰为政。次为友教。次为家学。次为弟子。次为门人。次为私淑。而终之以附录。考陆氏学派之端委，盖莫备於是书。

惟其必欲牵朱入陆，以就其晚年全论之说，所列弟子如吕祖俭之类，亦不免有所假借。是则终为乡曲之私耳。

△《学舫》（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云撰。云有《云谷寺志》，已著录。是编每条标目，各载门人某述，而玩其文辞，乃出一手。大抵云有所讲论，辄笔於书，特分署门人之名，以摹仿程、朱语录体例耳。其议论颇多迂诞。如论河图，谓婴儿首有发漩，为人之河图；黄河居中，众水分流，为地之河图；三垣五行，日月列宿，为天之河图；未免穿凿。论《周易》大旨，谓易字从日从月，日月往来即易。圣人非作易，乃抄易耳。

阴取《参同契》之说，又未免剿袭。至诗学一条，谓诗必以赓歌、击壤为归，尤万不可行之高论也。

△《白鹿洞规条目》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澍有《禹贡谱》，已著录。是编取朱子《白鹿洞规》为纲，而分类条析，证以经史百家之语。自序云：始自戊寅四月，迄癸未十月，中更六年，凡三易稿云。

△《集程朱格物法》一卷、《集朱子读书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澍撰。陆、王之学主於静悟，故以读书为粗迹，而所谓格物者亦以为格去物欲，还虚明之本体。故澍取程、朱格物之要语与朱子读书章程，排比联络，融会其意，各为一篇，以救其弊。其词澍所自撰，其理则洛、闽之绪言，故皆谓之集焉。

△《经书性理类辑精要录》六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经纂言》，已著录。是编采五经、四书与《性理大全》之文，分类编次。凡道体一卷，为学一卷，为政二卷，实履一卷，圣贤一卷。别为子目四十三，子目之中又别为子目二十，各杂采坊本讲章之文，而附以己见。

△《谋道续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谭旭撰。旭字东白，新建人。康熙丁酉副榜贡生。是书末有其门人吕步青跋，称旭先有《谋道录》，故此称《续录》。其学恪守程、朱，持论甚正，而不免於好辨，每争竞於一字一句之间，其细已甚。又朋友以书相质，详为批阅是也。所见不合，两存以待论定亦可也，乃往往注其人已改而仍载其原本之疵谬，以见驳正之功。此近於暴己之长，形人之短矣。

△《读周子札记》（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崔纪撰。纪有《成均课讲周易》，已著录。是书以《中庸》之旨发明《太极图说》、《通书》之理。大意谓太极即《中庸》上天之载，其阴中有阳者，是太极之静，而中即《中庸》所谓人心未发之中。阳中有阴者，是太极之动，而和即《中庸》所谓人心已发之和。其变四象而言五行，用意尤在於土，以明太极即不贰之诚。盖本明薛瑄之说而益推衍之。纪所解《中庸》，以主静为主，亦此意也。

△《知非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邓锺岳撰。锺岳字东长，号悔庐，聊城人。康熙辛丑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左侍郎。是编盖其晚年讲学所记，故取蘧伯玉事为名，犹其自号悔庐之意也。

△《馀山遗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劳史撰。史字麟书，号馀山，馀姚人。是书谓易之为道，细无不该，远无不届。故多本易理以推人物之性，其说亦或偶似近理。然如推飞禽上升属阳，阳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故鸟足三爪，为围三，除去上一早爪为径一。本乎地者为植物，故走兽不能飞，属阴。阴象方为坤，坤为牛，牛之蹄爪四，四合而二偶，故除去上二小早爪，惟大爪，著地，是两地而为二。万物众矣，恐不能一一准数而生也。

△《虚谷遗书》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国材撰。国材字维楚，江西新城人。是编凡分四种，祖陆九渊求放心之说而为《心学释疑》，本王守仁致良知之说而为《格物质疑》，采魏伯阳《参同契》之说而著《易图测》，仿岳元声研几私乘之说而为《研几录》。大旨坚护陆、王，为门户而著书，非为学问而著书也。

△《笔记》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大纯撰。大纯字汉舒，孝感人。康熙中由贡生官黄冈县教谕。是书皆讲学之语。其谓陆、王之学虽矫枉过正，然用以救口耳之学，不为无功。所见颇为平允。若以程子配孔子，朱子配孟子，则圣贤之於大儒，自有分际，未必二子所敢居矣。

△《日省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昌临撰。昌临有《易学参记》，已著录。是书取《太极图说》、《西铭》及刘宗周《人极图》三篇，以为体道修身之本。后有玩《日省编》附语，取先儒旧说，间以己意附释焉。

△《圣学辑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继善撰。继善有《音律节略考》，已著录。是书为目凡六，论致知、力行、存养、慎独为一篇，论诚一篇，论仁义礼智为一篇，论学思知行为一篇，论主敬存省为一篇，论生质气象为一篇。前有江永序，称其学以敬为主。盖新安为朱子之乡，无不宗法洛、闽者，继善亦随其土俗云。

△《载道集》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焯编。焯字纯也，海宁人。雍正癸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此编录历代之文，大旨以道学诸儒为主，而其余类及焉。冠以大学圣经一章，中庸哀公问政一章。次以家语三章。次为孔子弟子门人子思、孟子、孟母、乐克、东周贤士之言。又次为东周论著，自汉至唐，大体分王言、臣言、论著三类，而隋则增王门弟子之言一类，尊王通也。宋、元、明则论著之外增言行一类，以有讲学诸儒也。终以张履祥之书。其凡例谓千古之圣人，莫尊於洙泗；有明之儒者，莫醇於杨园。以孔子始，以张子终，垂希圣希贤之则也。然於百世之下，尊一人与孔子相终始，谈何容易乎？

△《耻亭遗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宗濂撰。宗濂字简菴，华亭人。雍正癸卯拔贡生。官潜山县教谕。是书於《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仪礼》偶有所得，皆随笔记录，末附《日省录》一卷。其说经诸条，多讲章习见之语。至斥《礼记》祭法王立七庙凡有六谬，祭义天子巡狩先见百年，於理难通，尤为臆见。

惟《日省录》语多切实，盖疏於考古而熟於讲学者也。

△《绵阳学准》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有《平台纪略》，已著录。雍正戊申鼎元以普宁县知县署理潮阳。因经理其学校，作是编以训士。卷一曰同人规约，卷二曰讲学礼仪、丁祭礼仪，书田志，卷三、卷四曰闲存录，卷五曰道学源流、太极要义、西铭要义。绵阳者，潮阳古地名也。

△《女学》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编。鼎元以周礼天官有九嫔掌妇学之法，谓妇人不可不学。然自班氏《女诫》以外，若刘向《列女传》，择而不精；郑氏《女孝经》，精而不详；至《女训》、《女史》、《闺范》、《女范》等书，尤为鄙陋浅率。因采经传格言，参摭史传，分为德、言、容、功四篇，章区类别，间缀论断，其体例

皆本之朱子《小学》。

△《张子渊源录》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鏐编。鏐号紫峰，乐陵人。雍正壬子举人，官内阁中书。是书以仪封张伯行所刻《张子全书》不无讹谬，因仿《近思》、《渊源》二录之遗意，择张子粹言以程、朱论定者汇为一集。间有删节，皆从程、朱所辨，而张子晚年所未及改者也。凡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二卷，语录文集一卷，遗文一卷，拾遗文一卷，遗事一卷，弟子一卷。

△《女教经传通纂》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仿朱子《小学》之例，采诸经传及《女诫》、《女训》、《女史箴》等书，分十三类。曰立教，曰敬身，曰笄礼，曰昏礼，曰事父母舅姑，曰谨夫妇，曰辨内外，曰逮妾媵，曰生子，曰勤职，曰祭礼，曰丧礼，曰贞节。其子翔为之注。末有其门人傅洛等跋，称尚有《女教史传通纂》一书，仿《小学外篇》之意。今未之见。据翔所附记，此书立教等十一门，乃启运之妻所辑，笄礼、丧礼二门乃其妻没后启运所补。然启运序中不及之，且其妻名氏翔亦未著，故仍以启运之名著录焉。

△《躬行实践录》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桑调元撰。调元有《论语说》，已著录。调元初以文章驰骤一时，晚乃讲学，作为语录。其门人沈世炜及其侄经邦编而次之，以成是书。本名《夜炳录》，大旨以程、朱为宗，言敬言仁，辟仙辟佛。持论极为醇正，而大抵皆先儒所已言。

△《朱子为学考》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编考朱子为学之次第，分年记载，而於讲学诸书，各加案语以推阐辩论之，盖继《学菴通辨》而作也。同时宝应朱泽澐亦有是书，大致皆互相出入。

△《理学疑问》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首卷言心，二卷言性，三卷言仁，四卷言情。其论心曰：气之精爽为神明，神明之渣滓为气，气之渣滓为形，心其精，而形气其渣滓也。其论性，谓气质中亦有义理。其论仁，谓仁先须理会爱之理，未发之爱是为爱之本体，而得名之曰仁。其论情，谓思虑是心之用，而情行其中。又以《孟子》四端为逆触吾性而发者，其情属阴；《中庸》喜怒哀乐为顺吾性而发者，其情属阳。

自序谓专心於圣贤先儒之旨，阅十馀年日用体验，间有所见，辄自札记而成是编。

然多师心臆说，不能一一愜理也。

△《读书小记》三十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尔梅撰。尔梅字梅臣，号雪庵，洪洞人。雍正中贡生。是编乃其随笔札记，教授生徒者。其弟尔楫颜之曰《读书小记》。其目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札记者，凡六卷。为周易札记、易论、易卦考者，凡七卷。为尚书札记者，一卷。为毛诗札记者，二卷。为春秋札记者，五卷。为礼记、周礼札记者，三卷。

又乐律考一卷，琴律考一卷，语录一卷，明儒考一卷，诗文三卷。据卷首凡例，谓《易》、《尚书》、《诗》为完书，《春秋》、《礼记》、《周礼》等皆有残佚重复，盖其书非手订，故多阙略。其所为诸经札记，皆随意缀语，初非依经立训。易论、易卦考则专主图书卦变之义，乐律、琴律考则采自明郑世子《载堦乐书》，无他发明。

△《南阿集》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康吕赐撰。吕赐有《读大学中庸日录》，已著录。是编以集为名，实则札记。一为论易问答，一为慎独斋日录，皆题曰卷一。据雍正壬子王心敬序，称问答语录凡十册，则非全书矣。

△《淑艾录》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祝淦撰。淦字人斋，原名游龙，海宁人。乾隆丙辰举人。是书本张履祥《备忘录》而增删之，凡三百九十五条，仿朱子《近思录》例，分十四门，持论颇为纯正。而其后序则门户之见尚坚持而不化，必欲灭尽陆、王一派而后已，如不共戴天之讎。是未免於己甚矣。

△《下学编》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祝淦撰。淦以蔡氏所纂《朱子近思续录》及近代《朱子近思续录》、《朱子文语纂》、《朱子节要》诸书皆为未善，乃掇取文集、语类，分十四门编次之，门为一卷，凡六百九十二条。其去取颇有苦心，然多窜易其原文。虽所改之处皆注其下曰原作某句，然先儒之书，意有所契，简择取之可也。意所不合，附论是非，破除门户，无所曲阿亦可也。学未必能出其上，而遽改古书，其意虽善，其事则不可训矣。

△《东莞学案》（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鼎撰。鼎有《易训举要》，已著录。是书大旨以陈建《学蔀通辨》全为阿附阁臣，排陆以陷王，甚至取象山语录，割裂凑合而诬之以禅。因条列其说，为之诘难。一曰诬朱子学禅，二曰撰禅名色，三曰以遮掩禅机咎象山，四曰撰养神二字诬象山，五曰删节象山文字诬象山，六曰错解象山语罪象山，七曰嘲象山辟禅，八曰自禅，九曰骂先儒，十曰自誉，十一曰誉朝贵，十二曰总论《学蔀通辨》三十谬，十三曰诸儒评《学蔀通辨》，末附象山读书法五十七条

，论三鱼堂答秦定叟书一则。陈建为东莞人，故题曰《东莞学案》。案明以来，朱、陆之徒互相诟厉，名则托於卫道，实则主於寻讎。建之书以善骂为长，既非儒者气象。

鼎又从而报复之。盖门户之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逸语》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虑群书沿袭，疑信相参，用是殚心潜体，削诬正误，以传其信云云。夫自秦、汉而后，百家多述孔子之言，真伪参半，庭栋虽称削诬正误，亦未见一一必出於孔子。又其序说行款，及每节注文分圈内圈外，俨然朱子《论语集注》体例。亦未免过於刻画也。

△《困勉斋私记》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是编乃其札记之文。初为三书，一曰《困勉斋私记》，一曰《困勉斋记忘》，一曰《求心录》。循观歿后，其同学韩梦周删除繁复，定为四卷，总名之曰《私记》。其学主於主敬克己，时时提醒此心，刻苦自立，而谆谆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为近。

△《思通集》二卷、《随意吟》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望撰。望字元宫，无锡人。《思通集》皆杂论义理，自太极、阴阳、天地、鬼神、飞潜、动植之类，凡有会悟，随笔记之。《随意吟》乃所作杂诗，皆五言古体，亦多涉理路。

△《叙天斋讲义》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窦文炳撰。文炳字质民，长安人。是书首纯一图说，次学约，次中庸撮总，次礼乐绪言，凡四种。其说简略殊甚，因乾隆三十三年其稿曾咨送五朝国史馆，遂题曰进呈《叙天斋讲义》。且备录文牒，累牍连篇，几乎末大於本，可谓村塾迂儒，毫不知朝廷体制者矣。

△《明儒讲学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嗣章撰。嗣章字元朴，号南耕，上元人。明代儒者，洪永以来多守宋儒矩矱。自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各立宗旨，分门别户，其后愈传愈远，益失其真。入主出奴，互兴毁誉。嗣章为综括大略，合为一篇，而各注仕履於其下。

於源流授受，宗派甚明。然如贝琼等本明初文士，於六经无所发明，未足当儒林之目，乃概加牵引，不免失之汨滥矣。

△《业儒臆说》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陶圻撰。圻字甸方，秀水人。是编皆论学之语。末有其弟越跋语，称其生平於性命之学最所究心。然观所论议，大率仍明人讲学之习，务以空谈相胜者

也。

△《砭身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鸣珂撰。鸣珂有《易图疏义》，已著录。《陕西通志》谓鸣珂有志圣贤之道，随处体认，有所得辄录之，凡六卷。即此书也。其书虽以集名，实则语录。持论亦颇醇正，然其中多驳经之说。如疑仪礼丧服传父在不得为母三年，妾生之子适母在不得为其母服，及叔嫂无服，皆逆於人心自然之理。又疑《礼记》抱孙不抱子为厚於孙而薄於子，祭必立户是伪为祖父，非百世不易之典。凡此之类，皆据臆见以测圣人，执后世以疑前代，盖讲学而未能穷经者耳。卷首有临潼教谕王修所作《鸣珂传》，其标题曰《大茂才理学名儒伯容刘公传》，亦不知文章体例。至称鸣珂学行载於大清国史，尤乡曲陋儒妄相夸耀，不知国家典制者矣。

△《愚斋反经录》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宠撰。王宠字愚斋，陕西人。是书卷一至卷四为论语尊注解意，卷五为小学、大学、中庸、两孟指要四种，卷六为孝经述朱，卷七为忠经择要，卷八为明伦录，卷九为理学入门，卷十为知性录，卷十一为寻孔颜乐处，卷十二为易学指要，卷十三为善利图说补，卷十四为学要，卷十五为治要，卷十六为荒政录，总名为《反经录》。皆陈因之说，无所发明。

△《讲学》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陈祖铭编。皆其师李培讲学语也。培号此菴，嘉兴人。其说皆阐姚江馀绪。上卷曰溯源委，同人我，端学术，定志趣，认本体，议功夫，求悟门，先默识，崇实际，重悟轻修，脱世味，凡十一条。下卷则皆杂论性理四书大旨。观其立论，以悟为宗，而又讥世之讲学者重悟而轻修。特巧掩其迹，杜人攻诘而已矣。

△《三立编》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梓编。梓字琴伯，郟阳人。官崇宁县知县。是编取明王守仁著述，分类编辑。以讲学者为立德，以论事者为立功，以诗文为立言。立德编摘述《传习录》及文录，立功编载奏疏咨文，行牒、批呈告谕，立言编载古今体诗、杂文。

末附年谱。

△《性理析疑》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洛撰。洛武平人。此书皆举宋儒之说，摘条设问，分二十七门。或引先儒之言，或出己意以解之。引伸触类，辨析颇详。然大抵如坊刻高头讲章之说也。

△《童子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文澍有《经解经义杂著》，已著录。是编刊本题《石畦集》，《童子问》盖其集中之一种也。设为《童子问》，而文澍答以驳王守仁之学。凡十四章。

△《敬义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文澍撰。亦《石畦集》中之一也。大旨述程、朱之绪言，驳陆、王之高论，无所发明，亦无所乖刺。惟其中一条云，庄子尚有见地，荀子则茫然无所见，止识得一个学字。乃转似金谿姚江所说，与全书南辕北辙，则不解其何故也。

△《理解体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为鹗撰。为鹗，宜黄人。其书凡一百三十八条。绘图列说，皆杂采宋人讲学之语，融贯成篇。

△《读白鹿洞规大义》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德成撰。德成字象元，吴江人。是书取朱子《白鹿洞规》原文，各分段落，标於每卷之首，而引历代诸儒名言附於后，凡二百四条。前有读白鹿洞规文约，举邵、周、程、张、吕、陆诸子之说以冠之，则一篇之纲领也。

△《朱子书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编辑人名氏。取朱子《语类》、《文集》抄撮成帙。前无序目，每条下又各以朱笔注道体、天命等子目。盖欲分类编排，手录未竟之本也。

——右“儒家类”三百七部，二千四百七十三卷，内二十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九十九 子部九

○兵家类

《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之类者，列於篇。

△《握奇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作《握机经》，一作《幄机经》。旧本题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弘解，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案《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曰：图二卷，依托也。并无《握奇经》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录，固尚以为依托。则此经此解，《七略》不著录者，其依托更不待辨矣。马隆述赞，《隋志》亦

不著录，则犹之公孙弘解也。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

衡抗於外，轴布於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馀地，游军以案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得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著於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

似孙又云：总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吕尚增字以发明之。

其一行间有公孙弘等语。今本衍四字。校验此本，分为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盖即似孙所谓衍四字本也。经后原附续图，据《书录解题》亦称马隆所补。然有目而无图，殆传写佚之欤？

△《六韬》六卷（通行本）

旧本题周吕望撰。考《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案：今本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次，与陆德明所注不同。未详孰是，谨附识於此。）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

则《六弢》别为一书。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

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案：《路史》有虞舜时，伯益为百虫将军之语。杂说依托，不足为据。）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又龙韬中有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至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者不知阴符之义，误以为符节之符，遂粉

饰以为此言，尤为鄙陋。殆未必汉时旧本。故《周氏涉笔》谓其书并缘吴起，渔猎其词，而缀辑以近代军政之浮谈，浅驳无可施用。胡应麟《笔丛》亦谓其文代、阴书等篇为孙、吴、尉繚所不屑道。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繚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孙子》一卷（通行本）

周孙武撰。考《史记孙子列传》，载武之书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乃载《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故张守节《正义》以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亦谓武书本数十万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史记》称十三篇在《汉志》之前，不得以后来附益者为本书，牧之言固未可以为据也。此书注本极夥。《隋书经籍志》所载，自曹操外，有王凌、张子尚、贾诩、孟氏、沈友诸家。《唐志》益以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孙镐诸家。马端临《经籍考》又有纪燮、梅尧臣、王皙、何氏诸家。欧阳修谓兵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其言最为有理。然至今传者寥寥。应武举者所诵习，惟坊刻讲章，鄙俚浅陋，无一可取。故今但存其本文著之於录。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适以其人不见於《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於武也。

△《吴子》一卷（通行本）

周吴起撰。起事迹见《史记列传》。司马迁称起兵法世多有，而不言篇数。《汉艺文志》载《吴起》四十八篇。然《隋志》作一卷，贾诩注。《唐志》并同。郑樵《通志略》又有孙镐注一卷。均无所谓四十八篇者。盖亦如孙武之八十二篇出於附益，非其本书世不传也。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三卷，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今所行本虽仍并为一卷，然篇目并与《读书志》合，惟变化作应变，则未知孰误耳。起杀妻求将，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尝受学於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於正。如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於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司马法》一卷（通行本）

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今考《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然则是书乃齐国诸臣所追辑。

隋、唐诸志皆以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汉志》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陈师道以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疑非全书。然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於千百。盖其时去古未远，先王旧典，未尽无徵，摭拾成编，亦汉文博士追述王制之类也。班固序兵权谋十三家。形势十一家，阴阳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独以此书入礼类，岂非以其说多与周官相出入，为古来五礼之一欤？胡应麟《笔丛》惜其以穰苴所言参伍於仁义礼乐之中，不免悬疣附赘。然要其大旨，终为近正，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以省繁碎焉。

△《尉繚子》五卷（通行本）

周尉繚撰。其人当六国时，不知其本末。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问知之。或又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刘向《别录》又云：繚为南君学。未详孰是也。

《汉志杂家》有《尉繚》二十九篇。《隋志》作五卷。《唐志》作六卷，亦并入於杂家。郑樵讥其见名而不见书，马端临亦以为然。然《汉志》兵形势家内实别有《尉繚》三十一篇。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繚》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繚》并非此书。今杂家亡而兵家独传，郑以为孟坚之误者，非也。特今书止二十四篇，与所谓三十一篇者数不相合，则后来已有所亡佚，非完本矣。其书大指主於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於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读书志》有张载注《尉繚子》一卷，则讲学家亦取其说。然书中兵令一篇，於诛逃之法言之极详。可以想见其节制，则亦非漫无经略，高谈仁义者矣。其书坊本无卷数。今酌其篇页，仍依《隋志》之目，分为五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通行本）

案黄石公事见《史记》。《三略》之名始见於《隋书经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艺文志所载并同。相传其源出於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编书授张良者，即此。盖自汉以来，言兵法者往往以黄石公为名，史志所载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黄石公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黄石公神光辅星秘诀》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鉴图》一卷，《兵书统要》一卷。今虽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於附会。是书文义不古，当亦后人所依托。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剽窃老氏遗意，迂缓支离，不适於用。其知足戒贪等语，盖因子房之明哲而为之辞，非子房反有得於此。其非圯桥授受之书明甚。

然后汉光武帝诏引黄石公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之语，实出书中所载军识之文。其为汉诏援据此书，或为此书剽窃汉诏，虽均无可考。疑以传疑，亦姑过而存之焉。

△《三略直解》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寅撰。寅始末未详，自题前辛亥科进士。考太学进士题名，洪武辛亥有刘寅，崞县人，盖即其人。张纶《林泉随笔》称，太原刘寅作《六书直解》，谨据经史，辨析舛谬。然刘寅所注者凡六书，此其一种也。《三略》一书，《汉书》不著於录。张商英伪作《素书》，托盗者得之张良冢中，而以称《三略》出黄石公者为误。寅辨其杂取子书中语，更换字样联属之，诋商英言涉虚无。其说当矣。

然必以《三略》为真出太公，至黄石公始授张良，於书中越王句践投醪饮士一事无以为解，则指为黄石公所附益。又遁其说以为句践以前或别有投醪之事，今不可考。则其诬与商英等矣。真德秀《西山集》有是书序，亦以为虽非太公作，而当为子房之所受。则寅说亦有所自来。其大旨出於黄、老，务在沉几观变，先立於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寅之所注，亦颇能发明此意，又能参校诸本，注其异同，较他家所刻亦特为详赡。中有阙字无可考补，今亦姑仍之焉。

△《素书》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分为六篇，一曰原始，二曰正道，三曰求人之志，四曰本德宗道，五曰遵义，六曰安礼。黄震《日抄》谓其说以道、德、仁、义、礼五者为一体，虽於指要无取，而多主於卑谦损节，背理者寡。张商英妄为训释，取老子先道而后德，先德而后仁，先仁而后义，先义而后礼之说以言之，遂与本书说正相反。其意盖以商英之注为非，而不甚斥本书之伪。然观其后序所称圯上老人以授张子房，晋乱，有盗发子房冢，於玉枕中得之，始传人间。又称上有秘戒，不许传於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尤为道家鄙诞之谈。故晁公武谓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至明都穆《听雨纪谈》，以为自晋迄宋，学者未尝一言及之，不应独出於商英，而断其有三伪。胡应麟《笔丛》亦谓其书中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於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以其言颇切理，又宋以来相传旧本，姑录存之，备参考焉。

△《李卫公问对》三卷（通行本）

唐司徒并州都督卫国景武公李靖与太宗论兵之语，而后人录以成书者也。案史称所著兵法世无完书，惟《通典》中略见大概。此书出於宋代，大旨因杜氏所

有者而附益之。何蘧《春渚纪闻》谓苏轼尝言世传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此书，皆阮逸所伪撰，苏洵曾见其草本。马端临撰《四朝国史兵志》，谓神宗熙宁间，尝诏枢密院校正此书，似非逸所假托。胡应麟《笔丛》则又称其词旨浅陋猥俗，最无足采，阮逸亦不应鄙野至此，当是唐末宋初村儒俚学掇拾贞观君臣遗事而为之。诸说纷纭，多不相合。今考阮逸伪撰诸书，一见於《春渚纪闻》，再见於《后山谈丛》，又见於《闻见后录》，不应何蘧、陈师道、邵博不相约会，同构诬词。至熙宁、元丰之政，但务更新，何尝稽古？尤未可据七书之制，断为唐代旧文。特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於兵家微意时有所得，亦不至遂如应麟所诋耳。郑瑗《井观琐言》谓问对之书虽伪，然必出於有学识谋略者之手。斯言近之。故今虽正其为贗作，而仍著之於录云。

△《太白阴经》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详，惟《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太白阴符》，当即此书，传写讹一字也。考《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云《太白阴经》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阴阳险阻，终於杂占，首尾完具，又似无所阙佚。殆后人传写有所合并，故卷数不同欤？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其人终於一郡，其术亦未有所试，不比孙、吴、穰苴、李靖诸人，以将略表见於后世。然杜佑《通典》兵类取通论二家，一则李靖兵法，一即此经。其攻城具篇则取为攻城具，守城具篇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台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则取为守拒法，水攻具篇则取为水战具，济水具篇则取为军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战具篇则取为火兵，井泉篇则取为识水泉，宴娱音乐篇则取为声感人。是佑之采用此书，与李靖之书无异，其必有以取之矣。靖之兵法，宋时已残缺舛讹；阮逸所传，又乱以伪本。筌此经至今犹存，惟篇首阴阳总序及天地无阴阳篇有录无书，不知佚於何时，今则无从校补矣。

△《武经总要》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晁公武《读书后志》称，康定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仁宗御制序文。其书分前、后二集。前集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而十六卷、十八卷各分上下。后集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仁宗为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长；公亮等亦但襄赞太平，未娴将略。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拘牵弥甚，大抵所谓检谱

角牴也。

至於诸番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刺谬。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读书后志》别载王洙《武经圣略》十五卷，乃宝元中西边用兵，诏洙编祖宗任将用兵边防事迹为十二门，今已佚。南渡以后，又有《御前军器集模》一书，今惟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尚载《永乐大典》中，其余亦佚。宋一代朝廷修讲武备之书，存者惟此编而已，固宜存与史志相参也。

△《虎铃经》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许洞撰。洞字渊夫，吴兴人。登咸平三年进士，为雄武军推官，免归。寻召试中书，改乌江县簿。坐事变姓名，隐中条山。龚明之《中吴纪闻》谓，洞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欧阳修尝称为俊逸之士者是也。是书卷首有洞进表及自序，大意谓《孙子兵法》奥而精，学者难於晓用。李筌《太白阴符》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乃演孙、李之要，而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有。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以及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相法，莫不具载。积四年书成，凡二百十篇，分二十卷，名曰《虎铃经》。大都汇辑前人之说，而参以己意，惟第九卷所载飞鸮、长虹、重覆、八卦四阵，及飞辕寨诸图，为洞自创耳。其四阵统论自以为远胜李筌所纂。其间亦多迂阔诞渺之说，不足见诸施行。然考《汉书艺文志》兵家者流，有兵权谋、兵形势、阴阳诸类，凡七百余篇。盖古来有此专门之学，今《汉志》所录者久已亡佚，而洞独能掇拾遗文，撰次成帙，不可谓非一家之言。录而存之，亦足以备一说也。

△《何博士备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以特奏召。廷试，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苏轼荐，换承奉郎。五年出为徐州教授。轼又奏进所撰备论，荐为馆职，不果行。是编即轼奏进之本。轼状称二十八篇，此本仅二十六篇，盖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故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卷首惟载轼荐状二篇，所以志是书之缘起也。卷末有明归有光跋，深讥是论之谬。且以元符政和之败，归祸本於去非。夫北宋之衅，由於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於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溃乱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转咎去非之谈兵？明代通儒所见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欤。

△《守城录》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右正议大夫陈规在德安御寇事迹也。规字元则，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荆、湖诸郡，所在盗起。规以安陆令摄守事，连败剧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镇抚使。群盗先后来攻，随机捍御，皆摧破去。寻召赴行在，又出知顺昌，与刘锜同却金兵。又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庙德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凡分三种。首为规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后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备载靖康时金人攻汴始末。

规在顺昌见之，痛当日大臣将帅捍御失策，因条列应变之术，附於各条下，谓之后序。徐梦莘尝采入《北盟会编》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与此大同小异，疑传录者有所删润也。次曰《守城机要》，亦规所作，皆论城郭楼櫓制度，及攻城备御之方。《宋史》本传载规有《攻守方略》传世，疑即此书。次曰《建炎德安守御录》，乃浏阳汤璠所作。璠，淳熙十四年进士，官德安教授。寻访规守城遗事，作为此书。绍熙四年除太学录，乃表上之。案规本传，载乾道八年诏刻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艺文志》亦别有刘荀《建炎德安守御录》三卷，而无璠书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颁之本。璠书上於绍熙时，距乾道已二十馀年，或又据荀书而重加增定欤？三书本各自为帙，不知何人始并为一编。观书末识语，则宁宗以后人所辑矣。宋自靖康板荡，宇内沦胥。规独能支柱经年，不可谓非善於备御。然此仅足为守一城乘一障者应变之图，而不足为有国有家者固圉之本。

当时编为程式，原欲令沿边肄习，蕲保残疆，然至元师南下，直破临安，复为东京之续，卒未闻有一人登陴以抗敌者。岂非本根先拔，虽有守御之术，亦无所用欤？伏读睿题，阐释精微，抉汴梁丧败之由，申守在四夷之训，然后知保邦谡命，自有常经。区区输攻墨守之技，固其末务矣。谨录存是帙，以不没规一事之长。

并恭录宸翰，弁於简端，俾天下万世知圣人之所见者大也。

△《武编》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书皆论用兵指要，分前、后二集。前集六卷，自将士、行阵至器用、火药、军需、杂术凡五十四门。后集徵述古事，自料敌、抚士至坚壁、摧标，凡九十七门。体例略如《武经总要》。

所录前人旧说，自孙、吴、穰苴、李筌、许洞诸兵家言，及唐、宋以来名臣奏议，无不摭集。史称顺之於学无所不窥，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极原委，故言之俱有本末。其应诏起为淮扬巡抚剿倭也，负其宿望，虚懦恃气，一战而几为寇困。赖胡宗宪料其必败，伏兵豫救得免。殆为宗宪玩诸股掌之上。

然其后部署既定，亦颇能转战蹙贼，捍御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琯、刘秩迂谬僨轅者可比。

是编虽纸上之谈，亦多由阅历而得，固未可概以书生之见目之矣。

△《阵纪》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圣，会稽人。弱冠弃诸生从军，嘉靖间官至蓟镇游击。是编皆述练兵之法。一卷曰募选、束伍、教练、致用、赏罚、节制，二卷曰奇正、虚实、众寡、卒伍、技用，三卷曰阵宜、战令、战机，四卷曰摧陷、因势、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谷泽之战、风雨雪雾之战，凡二十三类，共六十六篇。明之中叶，武备废弛，疆圉有警，大抵鸠乌合以赴敌，十出九败。

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选练为先。其所列机要，亦多即中原野战立说。夫事机万变，应在一心，苏轼所谓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也。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摭摭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弃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犹为切实近理者矣。

△《江南经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若曾撰。若曾有《郑开阳杂著》，已著录。是编为江南倭患而作，兼及防御土寇之事。八卷之中，每卷又分二子卷。卷一之上为兵务总要，卷一之下为江南内外形势总考。卷三之上至卷六之下分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四府所属山川险易，城池兵马，各附以土寇要害。卷七上下论战守事宜。卷八上下则杂论战具战备，而终以水利积储与苏、松之浮粮。明季武备废弛，法令如戏，倭寇恒以数十人横行数千里，莫敢才婴锋，土寇亦乘之不靖。若曾此书，盖专为当时而言，故多一时权宜之计。福建林润时为应天巡抚，为评而刊之，所评亦多迁就时势之言。然所列江海之险要，道路之冲僻，守御之缓急，则地形水势，今古略同，未尝不足以资后来之考证。究非纸上空谈，检谱而角牴者也。

△《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戚继光撰。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指挥僉事。历官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进太子太保。事迹具《明史》本传。考隆庆二年，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至镇，上疏请浙东杀手、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壮士马军五枝，步军十枝，专听训练。此书乃载其练兵实效。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其附载《杂集》，一储将通论，二将官到任，三登坛口授，四军器制解，五车步骑解。

盖继光为将，精於训练，临事则飏发电举，当世称为戚家军。今以此书考其守

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继光初到镇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此书标曰实纪，徵实用也。考登坛口授云，时惟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为隆庆四年。又考继光请刊此书移文云，拟定教练已经二年，今将条约通集成帙。则是书成於隆庆五年辛未矣。《明史本传》称，蓟镇十七年中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整，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又称所著《纪效新书》，《练兵事实》，谈兵者遵用焉。此本题曰《练兵实纪》，与史不同，或史偶误一字欤。

△《纪效新书》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戚继光撰。是书乃其官浙江参将时前后分防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诸处练兵备倭时作。首为申请训练公移三篇。所谓提督阮者，阮一鹗；所谓总督军门胡者，胡宗宪也。次为或问，题下有继光自注云，束伍既有成法，信於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为或问以明之。盖明人积习，惟务自便其私，而置国事於不问。故己在事中，则攘功避过，以身之利害为可否，以心之爱憎为是非；己在事外，则嫉忌成功，恶人胜己，吠声结党，倡浮议以掣其肘。继光恐局外阻挠，败其成绩，故反覆论辨，冠之简端，盖为当时文臣发也。

其下十八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阵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笏，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故曰《纪效》。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盖宣谕军罚，非如是则不晓耳。或问第一条云：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千百人列阵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焉能容得或进或退！可谓深明形势，不为韬略之陈言。第四篇中一条云，若犯军令，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可谓不愧所言矣。宜其所向有功也。

——右“兵家类”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 子部十

○兵家类存目

△《握机经》三卷、《握机纬》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允儒撰。允儒字鲁川，太仓人。是书首载风后古文一十九字，次载太公望增衍三百六十五字，次载宋阮逸所撰《李卫公问对》中六十七字，采辑诸家注释，於衡冲风云诸阵，皆绘为图，凡三卷。又以《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为《握机纬》。《孙子》辑诸家训释，凡十三卷。《吴子》惟用刘寅注，凡

二卷。

考《千顷堂书目》有元人《孙子握机纬》十三卷，刘寅《吴子握机纬》二卷，书名卷数与此书一一相合，其即得此书之残本，误为标目欤。据王世贞序，称昆山明斋王氏与念菴罗公荆川唐公因倭变，力研穷之，而以其说尽授之鲁川曹君。曹君向与戚大将军商之，戚深以为然，数数向予称道之云云。则确非元人及刘寅作矣。然以孙、吴二子加以纬名，亦殊杜撰。二子之书，各明一义，与握机不相发明也。

△《握机经解》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撰。字始旦，绛州人。是编据《李卫公问对》，以《握机经》三百八十四字皆太公增衍之文，因摭摭往说，并摭己见为之集注。考《李卫公问对》三卷，本宋阮逸伪撰，乃据以定此书为太公之文，殊不足信。

后附增衍《握机经》六十八字，自注云：相传宋阮逸拟作。则亦明知其伪矣。

△《太公兵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案此书首列天阵、地阵、人阵之名，其说出於《六韬》。而风云、日星等占皆以七言诗句为歌诀，辞甚鄙俚。其伪托不待辨也。

△《孙子参同》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前有凡例，又有万历庚申吴兴松筠馆主人序，亦不署姓名。其板用朱、墨二色，与世所称闵版者同，疑为乌程闵氏刻也。所采注释，列曹操、李筌、杜牧、王皙、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皞、杜佑、孟氏、何氏、解元、张鏊、李材、黄治徵十五家。所采批评，列苏洵、王圻、唐顺之、王世贞、陈深、李贽、梅国桢、焦竑、郎文焕、陆宏祚十家，而卷中不尽见。卷中所见如茅坤、王鏊之类，卷首又不列名。其凡例称卓吾子以《吴子》、《司马法》、《李靖问答》、《六韬》、《三略集》其品类，分列十三篇后，今悉总之。又称今旁集诸书，广采事实，以补前人所未备。又称批点悉系凤洲、了凡原笔，而评则苏、王诸家并存。又称卓吾参同具载丛书中，原有梅司马评点，并不擅改。所言辗转纠纷，无从得其端绪。盖坊贾凑合之本，故漫无体例如是也。

△《孙子汇徵》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郑端撰。端有《政学编》，已著录。考《孙子》十三篇旧注，见於史志及诸家书目者，今多不传，传者亦多散见诸书，罕专家之完本。端此编汇集众说，兼采古来谈兵之言，足与《孙子》发明者，附录於各句之下，颇为详备，然徵引太冗。如作战篇公家之费节，注内所录车马器械之论，於车则全载《考工记》，於马则悉引《相马经》，於弓矢、戈戟、牌棒、钹铁等类则缕陈演习攻打之法。

极其琐细，亦博而不精者也。其书每卷皆标曰《孙武子集解广义》，而端自序则又题曰《孙子汇徵》，未详二名孰先孰后，今姑从端自序之名焉。

△《十六策》一卷（永乐大典本）

此本载《永乐大典》中，旧题汉诸葛亮撰。考亮著作，陈寿《三国志》详列於传后，初无是书之名，故晁公武《读书志》疑附托者所为。又晁志曰：有序称谨进便宜十六事，是尚有伪撰亮序文。今本不载，而末有李革跋云，泰和五祀中秋日，阅图书，得此集，因录一本，既竟而题於此。革字君美，河津人。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贞祐中为吏部尚书。盖晁氏所据宋人本，此则金人本耳。又晁氏称六曰治民，今本作治人；十二曰治乱，今本作治政；十六曰阴察，今本作阴诫。

亦小小异同，然皆不足究诘也。

△《将苑》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汉诸葛亮撰。前有明金都御史宁仲升序，谓出於士人周源所藏。考此书诸家不著录，至尤袤《遂初堂书目》乃载其名，亦称亮撰，盖伪书之晚出者。又明焦竑《经籍志》更有亮《心书》、《六军镜》、《心诀》、《兵机法》诸书，益为依托。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於亮；明以来术数之书，多托於刘基。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

△《心书》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诸葛亮撰。书中皆言为将用兵之法。陶宗仪《说郛》作《新书》。明弘治间，关西刘让鋹之於木，始改名《心书》，附以出师二表。嘉靖中，夔人张锐重刊，增入夔门图，前载让序，后有郟乡进士寇韦跋，皆以为真出於亮。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又出於《将苑》之后也。

△《兵要望江南歌》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是书详述兵家占候凡三十二门，各以望江南词括之。《崇文总目》题武安军左押衙易静撰，盖唐人也。晁公武《读书志》则称旧题黄石公以授张良，其妄殆不待辨。此本又题唐李靖撰。案段安节《乐府杂录》，望江南词本李德裕为亡妓谢秋娘作，则其调起於中唐。世传《海山记》，隋炀帝作望江南八阙，实出伪托。

靖在唐初，安得预制是词？推厥所由，盖以望江南调始德裕，德裕实封卫国公，言兵者多称靖，靖亦封卫国公，此书以望江南谈兵，遂合两卫公而一之耳。末附李淳风占风法、诸葛亮气候歌，前有梁祯明三年安邱刘鄩序，均词意凡鄙，亦伪托也。

△《武经体注大全会解》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夏振翼撰。振翼字遯门，芜湖人。《孙子》等七书，武科用以试士，故相传谓之武经。振翼因依《五经讲章》例，作体注以训释之，冠以胡秉中《射学摘要》一篇。盖坊间通俗之本也。

（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注古书者仍以古书之时代为次，则此书当列《孙子汇徵》后。然七书合为一编。实始於宋元丰中，又与自为一书者不同，故今移冠宋人兵书之前。）△《将鉴论断》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隐春秋传》序称其字曰少望，则此书当为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开禧中尚官资善堂说书。而此书自序题绍兴辛酉，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岁三十八年，距开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应如是之老寿。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是书采辑古来善用兵者，始於孙武，终於郭崇韬，凡九十三人，各以时代为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语标目，评其得失，而反覆论其所以然，大抵多为南渡后时事而发。如第一条诋孙武之徒能灭楚，终於恃强以亡吴，盖隐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条称范蠡能复吴仇，为春秋大夫第一，则又隐激诸将恢复之心。而耿弇一条，窦宪一条，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义，贱权谋，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读《三略》之书者始可以立功，则又衣冠而拯焚溺，与南渡事势迥乎不合矣。此本为宋麻沙版，明武定侯郭勋尝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达宾序，题曰《将鉴博议》，与宋版不同。考《永乐大典》已引为《将鉴博议》，则其来久矣。

△《江东十鉴》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舜臣撰。舜臣字子思，井研人。乾道三年进士，官成都府教授，擢宗正寺主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蒐辑江东战胜之迹，上起三国，下至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战，二曰祖逖谯城之战，三曰褚裒彭城之战，四曰桓温灞水之战，五曰谢玄淝水之战，六曰刘裕关中之战，七曰到彦之河南之战，八曰萧衍义阳之战，九曰陈庆之洛阳之战，十曰吴明彻淮南之战。皆先叙其事，次加论断。盖宋自高宗南渡，偏据一隅，地处下游，外临勍敌，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编，以励战气。然自古以来，无以偏安江左而能北取中原者。舜臣徒为大言，未核事势也。明姚广孝等编辑《永乐大典》，特录其书，殆以广孝吴人，故借以夸乡邦之形胜。又成祖诏修是书之时，犹在南都，故广孝等迁就其说。

不知明太祖之得天下，实缘起於江北，与汉高祖略同。又以崛起方新之气，乘元纲纵弛，盗贼蜂起之后，故席卷长驱，混一海内，非地形可据之故也。成祖篡立之后，终於北迁，则金陵之不为胜地审矣。恭读皇上御题，综括南北之大势，洞烛往古之得失，用以辟舜臣之虚谈，揭广孝之私意，经纬天地，睿见高深，为万古定评，非寻常管蠡之见所能窥测万一也。考《永乐大典》所载尚有

地图，此本无之，盖传写佚脱。然舜臣持论既谬，则其图之有无固亦不足计矣。

△《美芹十论》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辛弃疾撰。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官至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谥忠敏。是书皆论恢复之计。其审势、察情、观衅三论，所以明敌之可胜。其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七论，所以求己之能胜。卷末又载上光宗疏一篇，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一篇，论江淮疏一篇，议练民兵守淮疏一篇，则后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弃疾有此书。考《江西通志》，载临川黄兑字悦道，绍兴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尝献《美芹十策》，进取四论。此或兑书，后人伪题弃疾欤？

△《江东十考》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道传撰。道传字贯之，舜臣子也。官至太常博士，知果州。谥文节。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前有自序曰：孝宗元年，方事恢复，时先君初仕，讨论南北间事，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窃谓战胜存乎备具，退守存乎人心，因复考六朝备具之实，曰屯兵之地，曰统兵之任，曰取兵之制，曰财赋之出，曰出师之途，曰馈运之方，曰舟师之利，曰出骑之用，曰守城之规，曰守江之要，凡十篇，参之古今，论其大略云云。盖以补其父之书，然皆儒生坐谈之见也。

△《南北十论》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此书载《永乐大典》，题曰许学士撰，不著其名。盖亦南宋人也。十论仅存其八，曰吴，曰蜀，曰东晋，曰宋，曰齐，曰梁，曰陈，曰元魏。末曰：天下之物，本吾所有而吾取之，则其理顺。非吾所有而吾争之，则其事逆。又曰：晋氏启土，六合为家，子孙虽播迁，而天下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地吾地，民吾民，城邑吾之城邑，因其有以用之，如反覆手之易。褚裒北伐，青、兖之民襁负来归；桓温至灞上，父老争迎，牛酒踵至；刘裕入长安，秦民咸相告语，指咸阳宫殿为晋人第宅。而数子之无成者，皆其自失之。呜呼！民心如此，境土不复，君子不以责晋而谁责也。其隐讽南渡君臣，可谓切矣。然东晋中原云扰，群雄各据一隅，建炎、绍兴以来，则金凭全盛之势，宋当积弱之余，其胜负又当别论耳。

△《百将传》一百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张预撰。翟安道注。预字公立，东光人。安道字居仕，安阳人。其书采历代名将百人，始於周太公，终於五代刘鄩，各为之传，而综论其行事。凡有一节与孙武书合者，皆表而出之，别以《孙子兵法》题其后。盖欲述古以规时，亦戴少望《将鉴论断》之类。然其分配多未确当，立说亦未免近迂。仍为宋人之

谈兵而已矣。

△《八阵合变图说》（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龙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莱阳蓝章，巡抚四川，驻兵汉中。遣人至鱼复江，图八阵垒石。正时在章幕中，遂推演为图说，刊於蜀中。

△《北边事迹》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王琼撰。琼有《晋溪奏议》，已著录。琼在嘉靖初总督三边军务，因集历代守边得失，及所条画奏疏，合为一书。大旨主於花马池一路三百里，及环县至兰州八百里，皆筑墙掘堑，以为临边设险之计。又欲仿赵充国故策，於甘肃屯田，以备战守。盖当时兵力，不能及远，故其所设施，止於如此。后附设险守边图，则所起边墙及剷削崖谷之道里尺寸也。

△《西番事迹》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王琼撰。琼总督三边时，出兵讨土鲁番，抚定其部族，而诛其不顺命者。因为此书，历叙汉先零宋岷洮诸羌叛服之事，而以当时用兵始末附之。其论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许其能诘兵戎以强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为开边生事之非。盖亦有见於明世边备之不修而为是言欤？前有王九思序，称关中士大夫作为诗歌以纪其盛，题曰《元老靖迁》，属九思序之，而书中实无诗歌。序与书颇不相应，疑刊书者误取他序以冠此册也。

△《海寇议》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万表撰。表字民望，鄞县人。正德末武进士，累官都督同知僉事，南京中军都督府。时值海寇出没，为江浙患，表推原祸本，以为奸民通番者所致。因为此议，上之当事，历叙逋逃啸聚始末甚详。其后倭乱大起，表结少林僧，习格斗法，屡歼其众。盖本能以才略自显者，宜其所言之具有先见也。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表海寇前后议一卷。此乃袁褰采入《金声玉振集》者，所录仅一卷。

疑已佚其后议，又讹万为范，尤为失考矣。

△《塞语》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尹耕撰。耕有《南泰纪略》，已著录。是书作於嘉靖庚戌，皆言捍御塞北诸部之术。一曰迁情，二曰形势，三曰城塞，四曰乘塞，五曰出塞，六曰抽丁，七曰官军户，八曰练习，九曰保马，十曰民堡，十一曰审几。耕以边才自负，其言颇纵横博辨，然亦书生纸上之谈也。

△《备倭记》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卜大同撰。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戊戌进士。由刑部主事历任湖广按察司僉事。弭蕲、黄盗有功，升布政司参议。又有平苗功，终於福建巡海副使。是编即其官福建时讲求备倭之术而作也。上卷分八篇，曰制置，曰方画，曰将

领，曰士卒，曰烽堠，曰险要，曰战舸，曰边储。下卷分二篇，曰奏牒，曰策议。所言颇简略，不足以资考核，又喜徵古事，尤属空谈。其书本名《备倭图记》，原本卷首尚有海图。此本佚之，遂并书名删去图字。然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尚题《备倭图记》也。

△《两浙兵制》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侯继国撰。继国号龙泉，金山卫人。世袭指挥使。是书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图，附以说，并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为一图，宁、绍二府为一图，台、金、严三府为一图，温、处二府为一图。图后均有说，并详列其兵制、烽堠、倭犯。第二卷载造战船、福船、鸟船、沙船、唬船、火器、军器及营操、申操、哨操、伍操等图。第三卷载倭警始末。第四卷为日本风土记。於一时海防军政，最为详悉。惟《日本风土记》有录无书，疑装缉者偶佚之也。考明世宗本纪，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昞奔义州求救。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倭於平壤，克之。四月，倭弃王京逃，使小西飞请封。二十三年正月，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抗不受封，复侵朝鲜。此书中倭警始末载，朝鲜国王奏，二十九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贼仍於庆州机张县、蔚山郡丽阳县、梁山郡等处肆意攻掠。而经略宋应昌为倭奏请封贡，乃即在此数月内。

则倭之请贡非实可知。又载充龙港船商许豫，侦知倭贼初败於平壤，即食尽矢穷，思逃无路，乃以封贡议和，是堕其计。又称倭贼素诈，议和后新造大艘十馀只，将欲为乱，恐和非实。与李昞所奏情事相符。乃应昌力主和议，反斥李昞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应昌罪无可辞。此书实可以曲证史事。而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於李昞之奏，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概不录入，则自张其功而匿其短也。此书又可以勘其谬矣。惟考《平壤录》，载日本谢表无年月，当时断为沈惟敬捏造，而此书载之。又多列案牒全文，辞旨鄙俚，失于删润，是则不免小疵耳。

△《将将纪》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李材撰。材有《李见罗书》，已著录。是书大旨专重御将，而首卷至九卷详载汉、唐、宋七帝本纪之文，牵连并书，殊无断制。十卷至二十一卷分别得失，用为法戒。自虞、夏迄於南宋，各缀数条，亦未完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援摭经文，旁及子史，议论尤迂。据《明史》本传，材於隆庆中官广东按察使僉事，尝破罗旁贼，屡歼倭寇。万历中官云南按察使，备兵金腾时，又屡破缅甸之众。

则非全不知兵者，而其书乃拘腐如是。盖材以讲学著名，恐儒者以不谈王道病之故也。

△《运筹纲目》八卷、《决胜纲目》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梦熊撰。梦熊字南兆，归善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魏学曾传》。此编乃其以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三边时所作。

《运筹纲目》凡八卷，为纲八，为目八十，纲目之下，俱有统论，各采史事以证之。《决胜纲目》凡十卷，俱以二字标目，不立总纲目，凡百条，亦前缀统论，证以史事。惟《运筹纲目》列史事而评之，《决胜纲目》先立说而以史事证之，为体例小异耳。梦熊官陕西巡抚时，曾请讨奢力克，与经略不合，朝廷右经略而绌其议。后移甘肃，有讨贼功，盖亦留心韬铃者。然兵机万变，转瞬势移，田单火牛，再用则败，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

△《军权》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良臣撰。良臣有《阵纪》，已著录。是书分国本、国禁、兵本、兵秘、礼士、士遇、驭士、士品、握机、揣情、必虑、必克、将事、将诫、任将、军范、术占，凡十七目，一百七十四篇。中间有云，募选之事，付诸有司，欺昧朦胧，上下交蔽。又云，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卒然有事，实无以支。皆讥切时政之语。

自序称，早岁事戎行，足迹遍寰宇，而累於谈忌，困於贪胥。盖亦发愤而著书者也。

△《倭情考略》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郭光复撰。光复武昌人。官扬州府知府。考万历己丑进士别有一郭光复，顺天固安人。官至右副都御史，辽东巡抚。姓名偶同，非一人也。嘉靖中，东南屡中倭患，而扬州当江海之冲，被害尤甚。光复以为必得其情，始可筹备御之术，因考次所闻为此编。首总论，次事略，次倭患，次倭术，次倭语，次倭好，次倭船，次倭刀。载其情状颇详，盖亦知己知彼之意。而得诸传闻，未必一一确实也。

△《长子心铃》（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戚继光撰。继光有《练兵实纪》，已著录。考书中对垒号令一条云，南塘戚少保谓此为束伍第一阵法，屡战屡胜，皆由於此。则非继光所自为矣。又车营一条云，一放厕所节，不录。又取散长蛇阵一条云，以扳子鸣一声，注曰其制未详。则明为后人抄撮继光旧文，伪题此名。以继光《练兵实纪》校之，皆一一具载也。

△《莅戎要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戚继光撰。即《练兵实纪》中之条约也。或先有此册，后乃载入书中。或后人於书中钞出别行，则均不可知矣。

△《武备新书》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戚继光撰。与继光《纪效新书》大同小异，仍冠以继光《纪效新书》序。其手足篇中火器诸图下，题曰崇祯庚午仲秋，羽南彭翔谨录秘藏。考继光卒於万历丁亥，则必非继光手著矣。首有四明谢三宾订正字，当即三宾所损益，改此名也。其中如火龙卷地飞炮，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飞马、天神及木人、火马、天雷炮并以木为人，缚於马上，饰以纸甲胄，而藏炮於腹，以火爇马尾，使之冲敌。殆於儿戏。明季谈兵者如是，其亡国非不幸也。

△《古今将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案《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此书，皆作冯孜撰。孜字原泉，桐乡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此刊本则题冯时宁以一甫撰。前有李维楨序，亦称时宁所作。维楨登隆庆戊辰进士，与孜同年，似不应有误。然孜六世孙浩有此书跋，称孜生三子，次曰时宁，孜歿时仅六岁。及年渐长，忽有志习武，乃妄窃父书，凿改己名，且求父之同年李维楨为序。维楨诡随徇物，竟不为之是正云。其语出冯氏子孙，当必有据。然则此书实孜所撰，刊本及序皆伪作，不足信也。书分元、亨、利、贞四集，采自黄帝迄明代，以战功显者，录其事迹，而以孙、吴诸书所载兵法证之。体例略与宋张预《百将传》相近，特随事节录，不立全传为异耳。

△《岭西水陆兵纪》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盛万年撰。万年字恭伯，秀水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迁云南布政使，未到官卒。是编乃万年官广西按察使时，值倭入寇，万年击破之。因增设战船，缮治营垒，益兵练卒，为善后计。以电白、吴川东南滨海，番舶内犯，二地先受其害。遂审度地势，布置堡寨，图其兵弁制度及巡船款式，以成此书。

其陆路则由电白、吴川至於高州添置员弁，凡邮传之政及攻守之器悉载焉。岁久版佚。此本乃国朝雍正辛亥，其裔孙熙祚署吴川县知县，即万年驻兵之地，因校其旧本，重梓以行。

△《剑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熊明遇撰。明遇字子良，进贤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摘取古今名将事迹，为之论断，凡百馀条。盖随笔札记之文，不足以当著述之目。

△《岭南客对》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粤西舜山子撰，不著姓名。所纪有王守仁事，则嘉隆以后人也。其书以粤中猺獞啸聚，时出劫掠，为居民行旅之害，有司不能制，故设为贾客问答，以推究其得失。大略为土军畏怯好利，将帅营求冒功，必得老成而任之，合

四省兵力，明赏罚，严号令，始可成功。其云府江之贼，东则荔浦，西则宣威，古田、修仁、两江等处，亦间有之。盖指桂林、平乐二府所属瑶人而言。即《明史土司传》所称设防置戍，世世为患者也。是编所陈方略，虽未必切中事机，然亦可见当时疆吏措置乖方，不能绥靖，致起草茅之窃议矣。

△《左氏兵略》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有《经籍异同》，已著录。是编乃其任兵部司务时所撰，尝疏进於朝。其例取《左传》之叙及兵事者，以次排纂，仍从十二公之序。其事相类者，则不拘时代，类附於前。又杂引子史证明之，而断以己意，谓之扞虱谈。

非惟无关于《春秋》，并无关于《左传》，特借以谈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传》曰：梁太祖问翔曰：闻子读《春秋》，《春秋》所纪何等事？翔曰：诸侯战争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为吾用乎？翔曰：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禹谟进疏，乃请敕下该部，将副本梓行，俾九边将领人手一编。是与北向诵《孝经》何异。明季士大夫之迂谬，至於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类辑练兵诸书》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承诏编。承诏，武进人。万历丁未进士，天启中官至浙江左布政使。是书辑录戚继光谈兵之言。继光所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储练通论》、《哨守条约》四书，承诏薈萃其说，删除繁复，编为十六类，曰奏疏，曰条议，曰将略，曰兵纪，曰赏罚，曰阵，曰营，曰战，曰操，曰哨守，曰长兵，曰短兵，曰声类，曰色类，曰什器，曰仪节。而以汪道昆所作继光墓志及承诏所作小传冠於首。

△《火器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斌撰。斌字质夫，晋江人。万历己酉举人，官广东信宜县知县，调蜀府左长史。是编言军中火攻之具甚详，然大抵斌以意造之。如所制木人骑马之类，颇近儿戏。其火药器具皆取天地星宿之数，太极两仪之象，亦殊为迂阔。前有火器原、火攻要二篇，多书生纸上之谈。又末有风雨赋一篇，谓熟此以占天文，百无一失。是尤必不然之事也。

△《兵机类纂》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龙翼撰。龙翼字羽明，松江人。是书取古今言兵事者，自《春秋左氏传》而下，至於元、明，分为三十二类。每类中又各析子目，所载明事尤详，大抵书生纸上谈也。第三十一卷专言阵势，然阵法未载图式，殊为阙略。其凡例云，篇中如阵法、器械之类，不详图说者，虑或冗漫，亦为文饰其词。盖是书之作，本为武闱答策之用，故可略则略耳。

△《广名将谱》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黄道周注断。前有崇祯癸未道周序，称即旧本，芟其繁文，取其精要，入妙旁批，有疑夹注，又总断结其智勇之所在云云。词意舛陋，决不出道周之手，殆坊肆所依托。其目录后幅割裂，亦似非足本。

△《左略》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曾益撰。益字子谦，山阴人。其书专摘《左传》所言兵事凡五十六篇，每条标以名目。陈禹谟《左氏兵略》尚援引他书，疏通证解。此但摘录传文，益无可采矣。

△《谈兵髓》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题西浙器器生撰，不著名氏。首为谈兵髓说，称自黄帝用兵以来，兵法不废天时。故日月星辰，风云节候，皆用兵者所宜知。然其所载，如黄赤道、浑天仪、寒暑昼夜长短诸说，多涉律历家言，於兵事无可徵验。盖亦杂缀成书，初无秘授也。前有王洽序。洽字和仲，临邑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序作於天启甲子，盖其巡抚浙江之时，则所为器器生者，亦明末人矣。

△《残本金汤十二筹》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李盘撰。盘字小有，扬州人。是书以十二筹为名，而今所存者，一曰筹修备，二曰筹训练，三曰筹积贮，四曰筹制器，五曰筹清野，六曰筹方略，七曰筹水战，八曰筹制胜，已阙其四筹，盖断烂不完之本矣。所言皆团练乡勇，扞御土寇之计。杂引古事以证之，多不切合，亦颇支蔓。如无粮无水不可以守，三尺童子能知之，而胪列前代绝粮绝水之故实，以为鉴戒。连篇累牍，殊为浪费笔墨。

所列飞鎗、飞刀诸法，及以桐油鸡卵抛掷敌船，使滑不能立诸计，亦颇近戏剧也。

△《左氏兵法测要》二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宋徵璧撰。徵璧原名存楠，字尚木，华亭人。是书节略左氏所纪兵事，而论其得失。春秋车战事，与后世迥异，徵璧引以谈兵，殊为不达时变也。

△《兵镜》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邓廷罗撰。廷罗字叔奇，号偶樵，江宁人。顺治中拔贡生，官至湖广荆南道。是编凡孙子集注一卷，十三篇各为评释。其作战一篇，移为第三。九变一篇，改为军变，而删其与地形篇重出五句。九地一篇，谓原本重复，为之改正，殊嫌窜乱旧文。次为兵镜或问上、下卷，各十五篇。次为兵镜备考八卷，则於十三篇中摘其要语为纲，而罗列史事以互证其说。摭拾颇为丛杂。

△《武备志略》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傅禹撰。禹字服水，义乌人。是编惟抄撮武经诸书及明茅元仪《武备志》

，别无特见。

△《历代车战叙略》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泰交撰。泰交字泊谷，阳城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浙江巡抚。是书皆剽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后集》车战篇之文，而稍附益之，别无考正。如述列国车战，而齐侯伐卫之先驱申驱失载。叙唐代，而裴行俭之粮车、李光弼之櫓车亦失载。叙明代，而给事中李侃所奏之骡车、总兵官张泰所造之独马小车，定襄伯郭登之仿古偏箱车皆不能徵引。盖不免於疏漏矣。

△《练阅火器阵纪》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薛熙撰。熙字孝穆，苏州人。是书记康熙三十五年江南提督张云翼演教炮弩之事。所言阵法颇详，然皆训练常制也。

——右“兵家类”四十七部，三百八十八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一 子部十一

○法家类

刑名之学，起於周季，其术为圣世所不取。然流览遗篇，兼资法戒。观於管仲诸家，可以知近功小利之隘；观於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鉴彼前车，即所以克端治本。曾巩所谓不灭其籍，乃善於放绝者欤。至於凝、〈山蒙〉所编（和凝、和〈山蒙〉父子，相继撰《疑狱集》），阐明疑狱；桂、吴所录（桂万荣、吴讷相续撰《棠阴比事》），矜慎祥刑。并义取持平，道资弼教，虽类从而录，均隶法家。然立议不同，用心各异，於虞廷钦恤，亦属有裨。是以仍准旧史，录此一家焉。

△《管子》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於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遽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复颠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势

解附形势篇下之类，不一而足，弥为窜乱失真。此本为万历壬午赵用贤所刊，称由宋本翻雕。前有绍兴己未张嶠后跋云，舛脱甚众，颇为是正。用贤序又云，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则屡经点窜，已非刘向所校之旧，然终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犹善本也。旧有房玄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玄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玄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案《旧唐书》，知章，绛州翼城人。神龙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有《孝经注》、《老子注》，今并不传，惟此注藉元龄之名以存。其文浅陋，颇不足采。然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苏轼、苏辙同入省试，有一题轼不得其出处，辙以笔一卓而以口吹之，轼因悟出《管子注》。则宋时亦采以命题试士矣。且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故仍旧本录之焉。

△《管子补注》二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已著录。《管子》旧注，颇为疏略。故宋张嶠跋其后曰，《管子》书多古字，如专作抎，忒作賁，宥作侑，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大匡》载召忽语曰：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注乃谓召忽呼管仲为兄。曰泽命不渝，注乃以为恩泽之命。不可遍举。黄震《日抄》亦曰，《管子》注释，最多抵牾。四伤之篇，误名百匿，而以四伤名七法之篇。

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其后方之图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参对以夜虚为句，守静人物自为句，乃以人物则皇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听候人物也。幼官五图，以形生理为句，而中央之注，独以形生属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后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为匿是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乃释云，可以分与财者贤人也。立政之章曰，道涂无行禽，指人言之，谓其为能行之禽耳。乃释云无禽兽之行。版法篇云，悦在施爱有众在废私，今因阙文而云悦在施有众在废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

绩本之以作是注，故於旧解颇有匡正。皆附於原注之后，以绩按别之。虽其循文诠释，於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愜，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案明有两刘绩，一为山阴人，字孟熙。《千顷堂书目》载此书於绩名下，注江夏人，则为字用熙者无疑。坊刻或题曰宋刘绩，误也。

△《邓析子》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邓析撰。析，郑人。《列子力命篇》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刘歆奏上其书（案：高似孙《子略》误以此奏为刘向，今据《书录解题》改正），则曰於《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歆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然则《列子》为误矣。其书《汉志》作二篇，今本仍分无厚、转辞二篇而并为一卷。然其文节次不相属，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无厚；君於民无厚，父於子无厚，兄於弟无厚，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则其旨同於申、韩。如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则其旨同於黄、老。然其大旨主於势统於尊，事核於实，於法家为近。故竹刑为郑所用也。至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条，其文与《庄子》同。析远在《庄子》以前，不应预有剿说，而《庄子》所载又不云邓析之言。或篇章残缺，后人摭《庄子》以足之欤。

△《商子》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记》。鞅封於商，号商君，故《汉志》称《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於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於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殆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欤。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录无书，则并非宋本之旧矣。

《史记》称读鞅开塞书，在今本为第七篇，文义甚明。司马贞作《索隐》，乃妄为之解，为晁公武所讥。知其书唐代不甚行，故贞不及睹。又《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以为鞅书多附会后事，疑取他词，非本所论著。然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车裂鞅以徇。则孝公卒后，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书？如为平日所著，则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开卷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殆法家者流掇鞅馀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於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托之人矣。

△《韩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韩非撰。《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载《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惟王应麟《汉艺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传写字误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犴本，称旧有李瓚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云云。则注者当为李瓚。然瓚为何代人，犴未之言。王应麟《玉海》已称《韩子注》不知谁作，诸书亦别无李瓚注《

韩子》之文，不知狝何所据也。狝本仅五十三篇，其序称内佚奸劫一篇，说林下一篇，及内储说下、六微内似烦以下数章。明万历十年赵用贤购得宋槧，与狝本相校，始知旧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条，不止狝所云数章说林下篇之首尚有伯乐教二人相蹠马等十六章，诸本佚脱其文，以说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迳接此篇。虫有虻章和氏篇之末自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以下脱三百九十六字。奸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脱四百六十字。其脱叶适在两篇之间，故其次篇标题与文俱佚。传写者各误以下篇之半连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实未尝全佚也。今世所传，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极为清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贤本前后。考孔教举进士在用贤后十年，疑所见亦宋槧本。

故其文均与用贤本同，无所佚阙。今即据以缮录，而校以用贤之本。考《史记》非本传，称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馀万言。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则非之著书，当在未入秦前。《史记》自叙所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者，乃史家驳文，不足为据。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入秦后事，虽似与《史记》自叙相符，然传称韩王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之药，使自杀。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且存韩一篇，终以李斯驳非之议，及斯上韩王书。其事与文，皆为未毕。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歿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题非名，以著於录焉。

△《疑狱集》四卷、《补疑狱集》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疑狱集》四卷，五代和凝与其子〈山蒙〉同撰。凝字成绩，郢州须昌人。初为梁义成军节度从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学士。唐亡入晋，官至左仆射。晋亡入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汉亡入周，至显德二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杂传》。

〈山蒙〉据此书题其官曰中允，其始末则不可详矣。书前有〈山蒙〉序，及至正十六年杜震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疑狱》三卷，上一卷为凝书，中、下二卷为〈山蒙〉所续。今本四卷，疑后人所分也。《补疑狱集》六卷，明张景所增，共一百八十二条所记皆平反冤滥、抉摘奸慝之事，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虽人情万变，事势靡恒，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寻故迹，举一反三，师其意而通之，於治狱亦不无裨益也。书中间有按语，称讷曰者，不著其姓。又包拯杖吏一条，称桂氏取以载入篇中，愚特取以终篇云云，亦不言桂氏为谁。考宋端平中，桂万荣摭凝父子所载事迹，益以郑克之《折狱龟鉴》，编为《棠

阴比事》一书。明景泰中，吴讷又删补之。则所谓讷者，乃吴讷。所谓桂氏，即万荣。景乃剽剟其文，不著所出，又复刊削不尽，是亦不去葛龚之类矣。景号西墅，汝阳人。嘉靖癸未进士。此书乃其官监察御史时作也。

△《折狱龟鉴》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郑克撰。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山蒙〉所续均未详尽，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其间论断，虽意主尚德缓刑，而时或偏主於宽，未能悉协中道。所辑故实，务求广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而亦或兼收猥琐，未免庞杂。然究悉物情，用以广见闻而资触发，较和氏父子之书，特为赅备。晁公武《读书志》称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已。《书录解题》载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条，三百九十五事。今世所传鈔本，只存五门，余皆散佚。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全书，而已经合并连书，二十卷之界限，不复可考。谨详加校订，析为八卷。卷数虽减於旧，其文则无所阙失也。

△《棠阴比事》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桂万荣撰。明吴讷删补。万荣，鄞县人。由馀干尉仕至朝散大夫，直宝章阁，知常德府。讷字敏德，号思菴，常熟人。永乐中，以知医荐。仁宗监国，闻其名，使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擢监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前有嘉定四年万荣自序，称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又有端平甲午重刻自序，称以尚右郎陞对，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褒许。因有求其本者。以鈔梓星江，远莫之致，是用重刻流布。其书仿唐李瀚《蒙求》之体，括以四字韵语，便於记读而自为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条，皆古来剖析疑狱之事。明景泰间，吴讷以其徒拘声韵对偶，而叙次无义，乃删其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存八十条。以事之大小为先后，不复以叶韵相从，其注亦稍为点窜。又为补遗二十三事，附录四事，别为一卷。万荣书中附论七条。首五条，辨析律意。末二条，则推论他事。然不应仅首尾有此五条，中间全置不议，或传写又有所删佚欤。第四条下注云，存中，宋人，不书时代，复同。不类万荣之语，当亦讷所加也。讷所续二十七条，每条各有评语，附於题下。其书虽略於和〈山蒙〉诸家，而叙述明白，较〈山蒙〉等乃为简切，亦折狱者所宜取裁也。

——右“法家类”八部，九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法家类存目

△《管子权》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朱长春撰。长春字大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官刑部主事。是书即赵用

贤本而增释之，故凡例文评，俱仍其旧，惟每篇各加叙释。在篇首者曰评，多论作文之法。在篇中者曰通，则随文训解其义。在篇末者曰演，乃统论一篇大旨。

皆出长春一手，创立异名，无所阐发。其七法篇评云，是注意之作，可为文式。

后之分段者，神弛气懈，周末秦先病如此。千年来文家反学其病，文之坏由韩、苏以来云云。亦可称敢於大言矣。

△《诠叙管子成书》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梅士享编。士享字伯献，宣城人。《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旧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为十五卷，而以己意诠叙之。如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解，皆移附本篇之后，已乱其次第。又谓其文繁冗不伦，乃於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为《管子》本文者，列之上格；疑为后人搀杂及义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为发明者，别称梅生曰以别之。如牧民篇国之四维一段，则云朱晦翁解繇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礼义所在，斯为一贯之旨。若此节维绝则倾，及倾可正也等语，於理有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层。又权修篇天下者国之本一段，则云与《大学》、《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层。读诸子之书而必以经义绳之，何异阅晋、唐行草之迹而纠以《说文》之偏傍耶？

△《韩子迂评》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门无子评。前列元何猗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结衔题奎章阁侍书学士。考元世祖顺帝俱以至元纪年，而三年七月以纪志干支排比之，皆无庚午日，疑子字之误。奎章阁学士院设於文宗天历二年，止有大学士，寻升为学士院，始有侍书学士，则猗进是书在后至元时矣。观其序中称，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正顺帝时事势也。门无子自序称，坊本至不可句读，最后得何猗本，字字而讎之，皆不失其旧。乃句为之读，字为之品，间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云云。盖赵用贤翻刻宋本在万历十年，此本刻於万历六年，故未见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猗序称李瓚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而此本仍间存瓚注，已非何本之旧。且门无子序又称，取何注折衷之，则并猗所加旁注亦有增损，非尽其原文。盖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就己意，动辄失其本来，万历以后，刻版皆然，是书亦其一也。门无子不知为谁。陈深序称门无子俞姓，吴郡人，笃行君子，然新旧志乘皆不载其姓名。所缀评语，大抵皆学究八比之门径，又出猗注之下，所见如是，宜其敢乱旧文矣。

△《刑统赋》二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宋傅霖撰。霖里贯未详。官律学博士。法家书之存於今者，惟《唐律》最古。

周显德中，窦仪等因之作《刑统》，宋建隆四年颁行。霖以其不便记诵，乃韵而赋之，并自为注。晁公武《读书志》称，或人为之注，盖未审也。其后注者不一家。金泰和中，李祐之有删要。元至治中，程仁寿有《直解》、《或问》二书。

至元中，练进有《四言纂注》，尹忠有《精要》。至正中，张汝楫有《略注》。

并见《永乐大典》中。此本则元祐中东原郟氏为韵释（按：赵孟頫原序但称郟君，不著其名），其乡人王亮又为增注，然於霖所自注竟削去之，已非完本。亮注亦类皆剽袭前人，无所发明。且传写讹误，第四韵、第七韵内脱简特多，殊不足取。

△《刑法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刘筠撰。筠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进士。累擢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进龙图阁学士，加礼部侍郎。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今考其文，即《册府元龟》刑法一门之总叙也。

△《洗冤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宋慈撰。慈字惠父，始末未详。是书自序题淳祐丁未，结衔题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阁，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参议官。序中称，四权臬司，於狱案审之又审，博采近世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薈粹厘正，增以己见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於湖南宪治。后来检验诸书，大抵以是为蓝本。而递相考究，互有增损，则不及后来之密也。

△《无冤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永乐大典》载此书，题元王与撰。与不知何许人。卷中自称昔任盐官、检二孕妇事，盖尝官海盐县令。《永乐大典》载其自序一篇，题至大改元之岁，是武宗戊申年作也。所载多至元、元贞、大德间官牒条格，又多引《平冤录》、《洗冤录》之文，而稍为驳正。上卷皆官吏之章程，下卷皆尸伤之辨别。其论银钗试毒，非真银则触秽色必变。论自缢勒死之分，皆发二录所未发，至今犹遵用之。至上卷《驳洗冤录》食颡在前，气颡在后之误，而下卷自割条中乃仍用《洗冤录》一寸七分食气系并断，一寸五分食系断气系微破之说，则亦未为精密矣。

△《政刑类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彭天锡撰。天锡字仁仲，湖州人。其始末无考。原序谓其通才明吏，专於法家。能成书如此，必有推轂者，殆吏胥之流欤。其书以当时法令区别科类，大字标目於其上，细字分记於其下。盖因旧文繁重，变为简易，以便於记览者耳。

△《名公书判清明集》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辑宋、元人案牘判语，分类编次，皆署其人之别号，盖用文选称字之例。然名不甚显者，其人遂不可知矣。其词率以文采俚偶为工，盖当时之体如是云。

△《唐律文明法会要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原序，亦不署名。后有沈侃序，署其字曰和卿，署其官曰陵州同知。案陵州始设於元，则元人作也。其说皆郭廓迂腐，殆无足观。

△《祥刑要览》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讷撰。讷有《棠阴比事》，已著录。此书乃其致仕后所作。上卷经典大训十六条，次为先哲议论十五条。下卷善可为法十三人，恶为可戒十人。其经典大训中引及《论语》、《大学》，而开卷《尚书》一条，皋陶下注舜臣字。盖为通俗之文，以戒不甚读书者，故浅近如是也。

△《王恭毅驳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概撰。高铨编。概字同节，庐陵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恭毅。铨字宗选，江都人。成化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江右《名贤编》云，概先为大理寺卿，与两法司会讞，多所平反。是书即其官大理寺时案牘之文。

时铨方为左评事，因为编次成帙。首列参驳文书式九条，而以所驳诸案分载於后。

△《法家哀集》（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苏祐题辞，称从史陈永，以是集见，曰司台司籍潘智手录，因命补缀，付之梓。则是编永所辑定矣。书中设为问答，剖析异同，颇得明慎之意。其论拒殴追摄人并罪人拒捕二条与《唐律疏义》相合，疑其尝见《唐律》也。

△《折狱卮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士鏐撰。士鏐有《江南治水记》，已著录。是篇摭取四书诸经慎刑之语，兼及汉诏一二条，徵引疏略，无所发明。曹溶载之《学海类编》中，姑盈卷帙而已，不足以言著书也。

△《巡城条约》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顺治丁酉，裔介为左都御史，立此约以厘清五城之事，凡四十条。然其中有琐屑过甚者，如禁铺户唱曲，禁击太平鼓，禁小儿踢石抛球之类，皆必不能行之法。即令果能禁绝，於民生国计，亦复何裨，徒滋吏役之扰而已。

△《风宪禁约》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皆巡按条约，凡五十四条。考《五朝国史裔介本传》，载其由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转吏科兵科给事中，累迁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不载其巡按外省。不知此书何时所作也。

△《读律佩觿》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王明德撰。明德字金樵，高邮人。官刑部陕西司郎中。是编成於康熙甲寅。取现行律例，分类编辑，各为笺释，附以《洗冤录》及《洗冤录补》。每门先载《大清律本注》，次《明律旧注》而以己意辨证之。其说好为驳难，而不免穿凿。所作《洗冤录补》，杂记异闻，旁及鬼神医药之事，尤近小说家言。

△《续刑法叙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谭瑄撰。瑄字子羽，嘉兴人。康熙乙酉举人。官至给事中。是书叙宋、元、明三代刑法，舛略殊甚。其曰《续刑法叙略》者，以曹溶《学海类编》取《册府元龟》中叙文伪题为刘筠《刑法叙略》也。然筠书既伪，续者可知。又不知掇何类书数页，贗题此名耳。

△《疑狱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芳生撰。芳生有《捕蝗考》，已著录。此书自序，谓晋和鲁公凝著《疑狱集》二卷，其子宋太子中允〈山蒙〉增之，为四卷。明巡按御史张景广之，为六卷。兹复增汰之，统为三卷。而附和〈山蒙〉及元杜震明、李崧原序於卷后。末又辑昔贤论说谳狱成法，别为一卷。统名《疑狱笺》。大旨主於全活，亦古人恤钦之意。然如张差挺击一案，以主疯颠者为是，主奸宄者为非，则又矫枉过直矣。

其论妊娠过期，至引《佛经》胁尊者之处胎六十年，《神仙传》老聃之处胎七十二年，是亦未可为典要也。

——右“法家类”一十九部，一百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二 子部十二

○农家类

农家条目，至为芜杂。诸家著录，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於《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穀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於《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於《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触类蔓延，将因四民月令而及算术、天文，因田家五行而及风角、鸟占，因《救荒本草》而及《素问》、《灵枢》乎？今逐类汰除，惟存本业，用以见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庶几不失《豳风》无逸之初旨。茶事一类，与农家

稍近，然龙团凤饼之制，银匙玉碗之华，终非耕织者所事，今亦别入谱录类，明不以末先本也。

△《齐民要术》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后魏贾思勰撰。思勰始末未详，惟知其官为高平太守而已。自序称，起自耕农，终於醯醢，资生之乐，靡不毕书，凡九十二篇。今本乃终於五穀果蓏非中国物者。自序又称，商贾之事，阙而不录。今本货殖一篇，乃列於第六十二，莫知其义。中第三十篇为杂说，而卷端又列杂说数条，不入篇数。一名再见，於例殊乖。其词亦鄙俗不类，疑后人所窜入。然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治生之道不仕则农为名言，正见於卷端杂说中。则宋本已有之矣。思勰序不言作注，亦不云有音。今本句下之注，有似自作，然多引及颜师古者。考《文献通考》载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曰，贾思勰著此书，专主民事，又旁摭异闻，多可观，在农家最峣然出其类。奇字错见，往往艰读。今运使秘丞孙公为之音义，解释略备。其正名小物，盖与扬雄、郭璞相上下，不但借助於思勰也。则今本之注盖孙氏之书。特《宋艺文志》不著录，其名不可考耳。董穀《碧里杂存》以注中一石当今二斗七升之文，疑其与魏时长安童谣百升飞上天句不合（案：斛律光，齐人，非魏人，此语殊误），盖未知注非思勰作也。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嘉靖甲申，刻《齐民要术》於湖湘，首卷简端周书曰云云，原系细书夹注。今刊作大字，毛晋《津逮秘书》亦然。今以第二篇至六十篇之例推之，其说良是。盖唐以前书文词古奥，校勘者不尽能通，辗转讹脱，因而讹异，固亦事所恒有矣。

△《农书》三卷、附《蚕书》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此书影宋抄本，题曰陈旉撰。《宋史艺文志》亦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撰，未详何人。《永乐大典》所载则作陈敷。考汉郊祀歌朱明旉与，颜师古注曰，旉古敷字。《永乐大典》盖改古文从今文。陈氏作旉，则字形相近而误也。首有自序，佚其前二页。末有洪兴祖后序，及旉自跋。兴祖序称西山陈居士，於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又称其绍兴己巳年七十四，则南北宋间处士也。自跋称此书成於绍兴十九年，真州虽曾刊行，而当时传者失其真，首尾颠倒，意义不贯者甚多，又为或人不晓旨趣，妄自删改，徒事絺章绘句，而理致乖越。故取家藏副本，缮写成帙，以待当世之君子，采取以献於上。则兴祖所刊之本，有所点窜，旉盖不以为然。

其自序又称，此书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迂疏不适用之比。其自命殊高。今观其书，上卷泛言农事，中卷论养牛，下

卷论养蚕。大抵泛陈大要，引经史以证明之，虚论多而实事少，殊不及《齐民要术》之典核详明。遽诋前人，殊不自量，然所言亦颇有入理者。宋入旧帙，久无刊本，姑存备一家可也。末有《蚕书》一卷，宋秦湛撰。湛字处度，高邮人，秦观之子也。所言蚕事颇详。《宋志》与《农书》各著录。不知何人缀《农书》后，合为一编。其说与《农书》下篇可以互相补苴，今亦仍并录之焉。

△《农桑辑要》七卷（永乐大典本）

元世祖时官撰颁行本也。前有至元十年翰林学士王磐序，称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农司诸公又虑夫播植之宜，蚕缲之节，未得其术，於是遍求古今农家之书，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镂为版本进呈，将以颁布天下云云。案《元史》司农司设於至元七年，分布劝农官，巡行郡邑，察举农事成否，达於户部，以殿最牧民长官。史又称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崇本抑末，於是颁《农桑辑要》之书於民，均与王磐所言合。惟至元七年至十年不足五六年之数，磐盖据建议设官之始约略言之耳。焦竑《国史经籍志》、钱曾《读书敏求记》皆作七卷，《永乐大典》所载仅有二卷，盖编纂者所合并，非有阙佚。《永乐大典》又载有至顺三年印行万部官牒。苏天爵《元文类》又载有蔡文渊序一篇，称延祐元年，仁宗特命刊版於江浙行省，明宗、文宗复申命颁布。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书凡分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采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於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家桑衣食撮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鲁明善撰。明善《元史》无传，其始末未详。此本有其幕僚导江张序一篇，称明善威吾儿人，以父字鲁为氏，名铁柱，以字行。於延祐甲寅出监寿郡，始撰是书，且鋟诸梓。又有明善自序，则称叨宪纪之任，取所藏《农桑撮要》，刊之学宫。未署至顺元年六月，盖自寿阳刊版之后，阅十有七年而重付剞劂者也。

考《豳风》所纪，皆陈物候。《夏小正》所记，亦多切田功。古来《四民月令》、《四时纂要》诸书，盖其遗意，而今多不传。至元中，颁行《农桑辑要》，於耕种树畜之法，言之颇详。而岁用杂事，仅列为卷末一篇，未为赅备，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留心民事，讲求实用者矣。

△《农书》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桢撰。桢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文渊阁书目》曰，王桢《农书》一部，十册。《读书敏求记》曰，农桑通诀六，穀谱四，农器图谱十二，总

名曰《农书》。《永乐大典》所载，并为八卷，割裂缀合，已非其旧。今依原序条目，以类区别，编为二十二卷。其书典赡而有法，盖贾思勰《齐民要术》之流。

图谱中所载水器，尤於实用有裨。又每图之末必系以铭赞诗赋，亦风雅可诵。今外间所有王桢《农务集》，即从是书摘抄者也。唐中和节所进《农书》，世无传本。宋人农书惟陈旉所作存。元人农书存於今者三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桢此书，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緻，可谓华实兼资。明人刊本，舛讹漏落，疑误宏多，诸图尤失其真。《永乐大典》所载，犹元时旧本。今据以缮写校勘，以还其旧观焉。

△《救荒本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王橚撰。橚，太祖第五子。洪武十一年封，十四年就藩开封。建文中，废徙云南。永乐初复爵。洪熙元年薨，谥曰定。《明史》本传称，橚好学，能词赋，以国土夷旷，庶草蕃庠，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上之，即此书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以此书及《普济方》俱云洪武初周宪王著。考宪王有燬於仁宗初始嗣封，其说殊误。是编为嘉靖乙卯陆东所重刊。每卷又分为前后，共成四卷。其见诸旧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种，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种，皆详核可据。前有东序，亦称周宪王著。盖当时以亲藩贵重，刊书皆不题名，故辗转传讹，有所不免。今特为纠正焉。

△《农政全书》六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徐光启撰。光启有《诗经六帖》，已著录。是编总括农家诸书，裒为一集。凡农本三卷，皆经史百家有关民事之言，而终以明代重农之典。次田制二卷，一为井田，一为历代之制。次农事六卷，自营制开垦以及授时占候，无不具载。次水利九卷，备录南北形势，兼及灌溉器用诸图谱。后六卷则为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启本传》，光启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崇祯元年，又与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同修新法历书，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术，笔之书也。次为农器四卷，皆详绘图谱，与王桢之书相出入。次为树艺六卷，分穀、麻、蔬、果四子目。次为蚕桑四卷，又蚕桑、广类二卷。广类者，木棉、麻苧之属也。次为种植四卷，皆树木之法。次为牧养一卷，兼及养鱼、养蜂诸细事。次为制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为备荒，中十四卷为救荒本草，末一卷为野菜谱，亦类附焉。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於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明史》称光启编修兵机、屯田、盐筴、水利诸书，又称其负经济才，有志用世，於此书亦略见一斑矣。

△《泰西水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万历壬子，西洋熊三拔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一卷曰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二卷曰玉衡车，附以专笛车；曰恒升车，附以双升车；用挈井泉之水。

三卷曰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四卷曰水法附馀，皆寻泉作井之法，而附以疗病之水。五卷曰水法或问，备言水性。六卷则诸器之图式也。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四卷之末有附记云，此外测量水地，度形势高下，以决排江河，蓄泄湖淀，别为一法。或於江湖河海之中，欲作桥梁、城垣、宫室，永不圯壤，别为一法。或於百里之远，疏引源泉，附流灌注，入於国城，分枝析派，任意取用，别为一法。皆别有备论。兹者专言取水，未暇多及云云。则其法尚有全书，今未之见也。

△《野菜博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鲍山撰。山字元则，号在斋，婺源人。尝入黄山，筑室白龙潭上七年，备尝野蔬诸味。因次其品汇，别其性味，详其调制，著为是编。分草部二卷，木部二卷。草部叶可食者，自大蓝至秋角苗，一百四十二种。木部叶可食者，自茶树柯至藩篱枝，五十九种。花可食者，自腊梅至欂齿，五种。实可食者，自青舍子条至野葡萄，二十五种。花实可食者，槐树、乐华木、房木三种。叶实可食者，杏树至石榴，十九种。花叶实俱可食者，松树至旁其，五种。叶皮实俱可食者，榆钱至老儿树，四种。并图绘其形，以备荒岁。盖明之末造，饥馑相仍，山作此书，亦仁者之用心乎。自序记所得凡四百数十种，而是编所载仅二百六十二种，盖又有所试验去取欤。所录广於王磐《野菜谱》，较明周定王《救荒本草》亦互有出入。木饥金穰，理可先知；尧水汤旱，数亦莫遁。有备无患，不厌周详。苟其有益於民命，则王道不废焉。书虽浅近，要亦荒政之一端也。

△《钦定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二年奉敕撰，乾隆七年进呈钦定，御制序文颁行。凡八门。曰天时，分四子目，明耕耘收获之节也。曰土宜，分六子目，尽高下燥湿之利也。曰穀种，凡九子目，别物性也。曰功作，分十子目，尽人力也。曰劝课，分九子目，重农之政也。曰蓄聚，分四子目，备荒之制也。曰农馀，分五子目，种植畜养之事也。

曰蚕桑，分十子目，簇箔织经之法也。天时冠以总论，馀七门各冠以汇考，而诏谕御制诗文，并随类恭录焉。昔周公作书，以无逸为永年之本，而所谓无逸，在先知稼穡之艰难。故重农贵粟，治天下之本也。《管子》、《吕览》所陈种植之法，并文句典奥，与其他篇不类。盖古者必有专书，故诸子得引之，今

已佚不可见矣。刘向《七略》，综别九流，以农家自为一类，其书亦无一存。今所传者，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为最古，而名物训诂，通儒或不尽解，无论耕夫织妇也。

沿而作者，不可殫数，惟王桢、徐光启书为最著，而疏漏冗杂，亦不免焉。我皇上御极之次年，即深维尧典授时之义，虞廷命稷之心，特诏删纂诸书，编为此帙。

准今酌古，务期於实用有裨。又详考旧章，胪陈政典，不仅以自生自息听之闾阎，尤见軫念民依之至意，非徒农家言矣。

——右“农家类”十部，一百九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农家类存目

△《耒耜经》一卷（内府藏本）

唐陆龟蒙撰。龟字鲁望，吴江人。事迹具《唐书隐逸传》。是编记犁制特详。

犁与耒耜，今古异名也。次及鑿，因又及爬与礮，而以礮碯终焉。

叙述古雅，其词有足观者。旧载《笠泽丛书》中，故唐、宋艺文志皆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自出一条，意宋末乃别行也。

△《耕织图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楼璩撰。璩，鄞县人，钥之伯父也。《文献通考》载是书，引陈氏之言曰，於潜令鄞楼璩玉撰。今检《永乐大典》所载陈振孙《书录解题》，乃作於潜令鄞楼璩寿玉撰。是寿玉乃璩之字，刊通考者误落一寿字也。此本后有嘉定庚午璩孙洪跋。又有作霖跋，不著其姓，谓公孙洪跋语未载公名，引楼钥后序及宋濂题《耕织图》后，以证此书为璩所作。盖作霖并未见《通考》耳。璩原书凡耕图二十一，织图二十四，各系以诗。今内府所藏画本尚在，业经御题勒石。此本仅存诗三十五首，不载其图，盖非原本矣。

△《经世民事录》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桂萼编。萼有《桂文襄奏议》，已著录。是书乃萼为武康知县时，按明大统历所载逐月节气，各注事宜，刊布晓谕。故每卷之首皆称，湖州府武康县据本县阴阳呈，某时为某节，当奉时令施行云云。后嘉靖七年蒋瑜知鄱阳县，萼以是本授之，瑜遂重刊以行。其中每月冠以月令全文一段，与民事无关。且居青阳左个云云，与明制亦绝不相合也。

△《野菜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高邮王磐鸿渐撰。磐，明正德嘉靖间人，尝诵咏老人灯诗以讥李东阳者，非元之王磐也。前有存白山人序，不著年月姓名。辨其私印，微似李宫二字，不知为何许人。所记野菜凡六十种，题下有注，注后系以诗歌，又各绘图於其下。

其诗歌多寓规戒，似谣似谚，颇古质可诵。然所收录，不及鲍山书之赅博也。

△《农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马一龙撰。一龙字负图，溧阳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自序谓农不知道，知道者又不明农，故天下不务此业而他图贾人之利。闾阎之间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之所深忧。因就田庐作《农说》一章，逐条自为之注，文颇简略。

△《别本农政全书》四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徐光启撰。陈子龙删补。子龙有《诗问略》，已著录。初光启作《农政全书》，凡六十卷。光启没后，子龙得本於其孙尔爵，与张国维方岳贡共刊之。既而病其稍冗，乃重定此本。子龙所作凡例有曰，文定所集，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故有略而未详者，有重复而未及删定者，中丞公属子龙以润饰之。以友人谢廷正、张密皆博雅多识，使任旁搜覆校之役，而子龙总其大端。

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评点俱仍旧观，恐有深意，不敢臆易云云。所谓文定者，光启之谥。所谓中丞公者，即国维也。今原书有刊版，而此本乃出传钞，并其评点失之。核其体例，较原书颇为清整。然农圃之事，本为琐屑，不必遽厌其详。而所资在於实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为优劣。故今仍录原书，而此本则附存其目焉。

△《沈氏农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案此编为桐乡张履祥所刊，称涟川沈氏撰。不知沈氏为谁也。其书成於崇祯末。履祥以其有益於农事，因重为校定。具列艺穀、栽桑、育蚕、畜牧诸法，而首以月令以辨趋事赴功之宜。沈氏为湖州人，故所述皆吴中土宜，与陈旉、王祯诸本互有出入。近时朱坤已刻入《杨园全书》中，而曹溶《学海类编》亦备载之云。

△《梭山农谱》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应棠撰。应棠字又许，奉新人。梭山其所居地也。其书分耕、耘、获三卷，详其器与其事，而每条缀一赞词。每卷又各有小序，词多借题抒情，不尽切於农事也。

△《豳风广义》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岫撰。岫字双山，西安人。其书述树桑、养蚕、织经之法。备绘诸图，详说其制，而鸡豚畜字之法亦附见焉。考蚕月条桑，《豳风》所述，则其地非不可蚕桑。而近代其法久废，故贫民恒以无衣为虞。岫之所述，盖秦民之切务。近时颇解织经，故所作之帛，世称秦纱，俗曰茧子。四方往往有之，或亦讲求之力欤。

——右“农家类”九部，六十八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三 子部十三

○医家类一

儒之门户分於宋，医之门户分於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然儒有定理，而医无定法。病情万变，难守一宗。故今所叙录，兼众说焉。明制，定医院十三科，颇为繁碎。而诸家所著，往往以一书兼数科，分隶为难。今通以时代为次。《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周礼》有兽医，《隋志》载《治马经》等九家，杂列医书间，今从其例，附录此门，而退置於末简。贵人贱物之义也。《太素脉法》，不关治疗，今别收入术数家，兹不著录。

△《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唐王冰注。《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篇，无《素问》之名。后汉张机《伤寒论》引之，始称《素问》。晋皇甫谧《甲乙经序》，称《针经》九卷，《素问》九卷，皆为《内经》，与《汉志》十八篇之数合，则《素问》之名起於汉、晋间矣。故《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也，然《隋志》所载只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阙其第七。冰为宝应中人，乃自谓得旧藏之本，补足此卷。宋林亿等校正，谓天元纪大论以下，卷帙独多，与《素问》馀篇绝不相通，疑即张机《伤寒论》序所称阴阳大论之文，冰取以补所亡之卷，理或然也。其刺法论、本病论则冰本亦阙，不能复补矣。冰本颇更其篇次，然每篇之下必注全元起本第几字，犹可考见其旧第。所注排抉隐奥，多所发明。其称大热而甚寒之不寒，是无水也。

大寒而甚热之不大，是无火也。无火者不必去水，宜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不必去火，宜壮水之主以镇阳光。遂开明代薛己诸人探本命门之一法，其亦深於医理者矣。冰名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为京兆府参军。林亿等引《人物志》，谓冰为太仆令。未知孰是。然医家皆称王太仆，习读亿书也。其名晁公武《读书志》作王砮，《杜甫集》有赠重表侄王砮诗，亦复相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传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诗而误欤。

△《灵枢经》十二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案晁公武《读书志》曰：王冰谓《灵枢》即《汉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之九，或谓好事者於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钞出之，名为古书，未知孰是。又李濂《医史》载元吕复《群经古方论》曰：《内经》，《灵枢》，汉、隋、唐志皆不录，隋有《针经》九卷，唐有灵宝注《黄帝九灵经》十二卷而已。或谓王冰以《九灵》更名为《灵枢》，又谓《九灵》尤详於针，故皇甫谧名之为《针

经》。

苟一经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是《灵枢》不及《素问》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时杭世骏《道古堂集》亦有《灵枢经跋》，曰《七略》、《汉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十八篇当之。《隋书经籍志》、《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是《九灵》自《九灵》，《针经》自《针经》，不可合而为一也。王冰以《九灵》名《灵枢》，不知其何所本。余观其文义浅短，与《素问》之言不类，又似窃取《素问》而铺张之。其为王冰所伪托可知。后人莫有传其书者。至宋绍兴中，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

其中十二经水一篇，黄帝时无此名，冰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云云。其考证尤为明皙。然李杲精究医理，而使罗天益作《类经》，兼采《素问》、《灵枢》。吕复亦称善学者，当与《素问》并观其旨义，互相发明。盖其书虽伪，而其言则缀合古经，具有源本。譬之梅賾古文，杂采逸书，联成篇目，虽牴牾罅漏，贗托显然，而先王遗训，多赖其蒐辑以有传，不可废也。此本前有绍兴乙亥史崧序，称旧本九卷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於卷末。又目录首题鼇峰熊宗立点校重刊，末题原二十四卷，今并为十二卷。是此本为熊氏重刊所并。吕复称史崧并是书为十二卷，以复其旧，殆误以熊本为史本欤？

△《难经本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周秦越人撰，元滑寿注越。人即扁鹊，事迹具《史记本传》。寿字伯仁，《明史方技传》称为许州人，寄居鄞县。案朱右《才婴宁生传》曰：世为许州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许徙仪真，而寿生焉。又曰：在淮南曰滑寿，在吴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才婴宁生，然则许乃祖贯，鄞乃寄居，实则仪真人也。寿卒於明洪武中，故《明史》列之方技传。然戴良《九灵山房集》有怀滑才婴宁诗曰：海日苍凉两鬓丝，异乡飘泊已多时。欲为散木留官道，故托长桑说上池。

蜀客著书人岂识，韩公卖药世偏知。道涂同是伤心者，只合相从赋黍离。则寿亦抱节之遗老，托於医以自晦者也。是书首有张翥序，称寿家去东垣近，早传李杲之学。《才婴宁生传》则称学医於京口王居中，学针法於东平高洞阳。考李杲足迹未至江南，与寿时代亦不相及。翥所云云，殆因许近东垣，附会其说欤？《难经》八十一篇，《汉艺文志》不载。隋、唐志始载《难经》二卷，秦越人著，吴太医令吕广尝注之。则其文当出三国前。《广书》今不传，未审即此本否？然唐张守节注《史记扁鹊列传》所引《难经》，悉与今合，则今书犹

古本矣。其曰《难经》者，谓经文有疑，各设问难以明之。其中有此称经云而《素问》、《灵枢》无之者，则今本《内经》传写脱简也。其文辨析精微，词致简远，读者不能遽晓，故历代医家多有注释。寿所采摭凡十一家，今惟寿书传於世。其书首列汇考一篇，论书之名义源流。次列阙误总类一篇，记脱文误字。又次图说一篇，皆不入卷数。其注则融会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辩论精核，考证亦极详审。

《才婴宁生传》称《难经》本《灵枢》、《素问》之旨，设难释义，其间荣卫部位，脏府脉法，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阙误或多。愚将本其旨义，注而读之。即此本也。寿本儒者，能通解古书文义，故其所注视他家所得为多云。

△《甲乙经》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晋皇甫谧撰。谧有《高士传》，已著录。是编皆论针灸之道。《隋书经籍志》称黄帝甲乙经十卷，注曰音一卷，梁十二卷，不著撰人姓名。考此书首有谧自序，称《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风，加苦聋，百日方治，（案：此四字，文义未明，疑有脱误，今仍旧本录之，谨附识於此。）要皆浅近，乃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词，除其重复，至为十二卷（案：至字文义未明，亦疑有误。）云云。是此书乃裒合旧文而成，故《隋志》冠以黄帝。然删除谧名，似乎黄帝所自作，则於文为谬。《旧唐书经籍志》称《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始著谧名，然较梁本多一卷，其并音一卷计之欤。《新唐书艺文志》既有《黄帝甲乙经》十二卷，又有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经》十三卷，兼袭二志之文，则更舛误矣。书凡一百一十八篇，内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篇、疾形脉诊篇、针灸禁忌篇、五脏传病发寒热篇、阴受病发痺篇、阳受病发风篇各分上、下，经脉篇、六经受病发伤寒热病篇各分上、中、下，实一百二十八篇。句中夹注，多引杨上达《太素经》、孙思邈《千金方》、王冰《素问注》、王惟德《铜人图》，参考异同。其书皆在谧后，盖宋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正所加，非谧之旧也。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一卷，《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黄帝明堂》三卷，又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杨玄孙《黄帝明堂》三卷。今并亡佚，惟赖是书存其精要，且节解章分，具有条理，亦寻省较易。至今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盖有由矣。

△《金匱要略论注》二十四卷（通行本）

汉张机撰，国朝徐彬注。机字仲景，南阳人。尝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是书亦名《金匱玉函经》，乃晋高平王叔和所编次。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此书乃王洙於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今书以逐方次於证候之下，以便检用。其所论伤寒，文多简略，故但取杂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旧名云云。则此书叔和所编，本为三卷，洙抄存其后二卷，后又以方一卷散附於二十五篇内，盖已非叔和之旧。然自宋以来，医家奉为典型，与《素问》、《难经》并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则亦岐、黄之正传，和、扁之嫡嗣矣。机所作《伤寒卒病论》，自金成无己之后，注家各自争名，互相窜改。如宋儒之谈错简，原书端绪，久已瞽乱难寻，独此编仅仅散附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宝也。汉代遗书，文句简奥，而古来无注，医家猝不易读，彬注成於康熙辛亥，注释尚为显明，今录存之，以便讲肄。彬字忠可，嘉兴人。江西喻昌之弟子，故所学颇有师承云。

△《伤寒论注》十卷、附《伤寒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内府藏本）

《伤寒论》十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编，金成无己注。《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则无己所自撰，以发明机说者也。叔和，高平人，官太医令。无己，聊摄人，生於宋嘉祐、治平间。后聊摄地入於金，遂为金人。至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九十馀尚存。见开禧元年历阳张孝忠跋中。明吴勉学刻此书，题曰宋人，误也。

《伤寒论》前有宋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上序，称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能考正。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今先校定仲景《伤寒论》十卷，总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重复，定有一百一十三方（案：一十三原本误作一十二，今改正），今请颁行。又称自仲景於今八百馀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云云。而明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则诋叔和所编与无己所注多所改易窜乱，并以序例一篇为叔和伪托而删之。国朝喻昌作《尚论篇》，於叔和编次之舛，序例之谬，及无己所注，林亿等所校之失，攻击尤详。皆重为考定，自谓复长沙之旧本。其书盛行於世，而王氏、成氏之书遂微。然叔和为一代名医，又去古未远，其学当有所受。无己於斯一帙，研究终身，亦必深有所得，似未可概从屏斥，尽以为非。夫朱子改《大学》为一经十传，分《中庸》为三十三章，於学者不为无裨。必以谓孔门之旧本如是，则终无确证可凭也。今《大学》、《中庸》列朱子之本於学官，亦列郑玄之本於学官，原不偏废，又乌可以后人重定此书，遂废王氏、成氏之本乎？无己所作《明理论》凡五十篇，又论方二十篇，於君臣佐使之义，阐发尤明。严器之序，称无己撰述《伤寒》义，皆前人未经道者。指在定体分形析证，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

而非者辨之，释战栗有内外之诊，论烦燥有阴阳之别。讖语郑声，令虚实之灼知，四逆与厥，使浅深之类明云云。其推挹甚至。张孝忠跋亦称无己此二集自北而南，先以绍兴庚戌得《伤寒论注》十卷於医士王光廷家，后守荆门，又於襄阳访得《明理论》四卷，因为刊版於郴山。则在当时固已深重其书矣。

△《肘后备急方》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晋葛洪撰。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为丞相时，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迁散骑常侍。自乞出为句漏令。后终於罗浮山，年八十一。事迹具《晋书本传》。是书初名《肘后卒救方》，梁陶宏景补其阙漏，得一百一首，为《肘后百一方》。金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诸方附於肘后随证之下，为《附广肘后方》。元世祖至元间，有乌某者，得其本於平乡郭氏，始刻而传之。段成己为之序，称葛、陶二君共成此编，而不及杨用道。此本为明嘉靖中襄阳知府吕容所刊，始并列葛、陶、杨三序於卷首。书中凡杨氏所增，皆别题附方二字，列之於后。而葛、陶二家之方则不加分析，无可辨别。案《隋书经籍志》，葛洪《肘后方》六卷，梁二卷。陶宏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亡。《宋史艺文志》止有葛书而无陶书。是陶书在隋已亡，不应元时复出。又陶书原目九卷，而此本合杨用道所附只有八卷，篇帙多寡，亦不相合。疑此书本无百一方在内，特后人取宏景原序冠之耳。书凡分五十一类，有方无论，不用难得之药，简要易明。虽颇经后来增损，而大旨精切，犹未尽失其本意焉。

△《褚氏遗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南齐褚澄撰。澄字彦适，阳翟人，褚渊弟也。尚宋文帝女庐江公主，拜驸马都尉。入齐为吴郡太守，官至左民尚书。事迹具《南齐书本传》。是书分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十篇，大旨发挥人身气血阴阳之奥。《宋史》始著於录。前有后唐清泰二年萧渊序，云黄巢时群盗发冢，得石刻弃之，先人偶见载归，后遗命即以褚石为椁。又有释义堪序，云石刻得之萧氏冢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即萧渊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称此书初得萧氏父子护其石而始全，继得僧义堪笔之纸而始存，今得刘义先鋟之木而始传云云。考周密《癸辛杂识》，引其非男非女之身一条，则宋代已有此本，所谓刻於嘉泰中者，殆非虚语。其书於《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李时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发前人所未发。而论吐血便血饮寒凉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龟鉴。疑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

然其言可采，虽贗本不可废也。中颇论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嗇耳。

高儒《百川书志》列之房中类，则其误甚矣。

△《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隋大业中太医博士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侯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又无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并同。不应如是之相复，疑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编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实止一书，《新唐书》偶然重出，观晁公武《读书志》，称隋巢元方等撰，足证旧本所列不止一名。然则《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其作五卷，亦当脱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此本为明汪济川方鏞所校，前有宋绶奉敕撰序。考《玉海》载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慤、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候论》。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是其事也。书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王焘《外台秘要诸论》，多本此书，今勘之，信然。又第六卷解散病诸候，为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证。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於《北史》及《太平广记》者亦惟周、齐时有之，皆非唐以后语，其为旧本无疑。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犹《素问》、《难经》之例，惟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亦不言法出谁氏。考《隋志》有导引图三卷，注曰立一坐一卧一，或即以其说编入欤？《读书志》称宋朝旧制，用此书课试医士，而《太平兴国》中集圣惠方，每门之首亦必冠以此书。盖其时去古未远，汉以来经方脉论，存者尚多。又哀集众长，共相讨论，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之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外，此为最古。究其旨要，亦可云证治之津梁矣。王祯《青岩丛录》尝议其惟知风寒二湿，而不著湿热之说，以为疏漏。然病机万变，前人所未及言，经后人阐明者甚多，未可以一节病是书也。

△《千金要方》九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孙思邈撰。思邈，华原人。《唐书隐逸传》称其少时，周洛州刺史独孤信称为圣童。及长，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徵，不起。则思邈生於周朝，入隋已长。然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称癸酉岁於长安见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二。则思邈生於隋朝。照邻乃思邈之弟子，记其师言，必不妄。惟以《隋书》考之，开皇纪号凡二十年，止於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寿，与史殊不相符。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为开皇二年壬寅，实非辛酉，干支亦不相应。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年，正得开皇元年辛丑。盖《照邻集》传写讹异，以辛丑为辛酉，以九十三为九十二也。史又称思邈卒於永淳元年，年百馀岁，自是年上推至开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数亦相合

。则生於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审矣。思邈尝谓人命至重，贵於千金，一方济之，德逾於此。故所著方书以千金名。凡诊治之诀，针灸之法，以至导引养生之术，无不周悉，犹虑有阙道，更撰翼方辅之。考晁、陈诸家著录，载《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卷数亦同。又谓宋仁宗命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刊行，后列禁经二卷。合二书计之，止六十二卷。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后人并为一书，而离析其卷帙。叶梦得《避暑录话》，称思邈作《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案：百馀岁及后三十年之说皆因仍旧误，今姑仍原本录之。）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云云。则二书本相因而作，亦相济为用，合之亦未害宏旨也。《太平广记》载，思邈曾救昆明池龙，得龙宫仙方三十首，散入《千金方》各卷之中，盖小说家附会之谈，固无足深辨焉。

△《银海精微》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唐孙思邈撰。唐、宋艺文志皆不著录，思邈本传亦不言有是书。其曰银海者，盖取目为银海之义。考苏轼雪诗有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句。

《瀛奎律髓》引王安石之说，谓道书以肩为玉楼，目为银海。银海为目，仅见於此。然迄今无人能举安石所引出何道书者，则安石以前绝无此说，其为宋以后书明矣。前有齐一经序，称管河北道时得於同僚李氏，亦不著时代年月，莫知何许人也。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

方技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术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本草》称神农，《素问》言黄帝，固不能一一确也。此书疗目之方，较为可取，则亦就书论书而已。

△《外台秘要》四十卷（通行本）

唐王焘撰。焘，郿人。王珪孙也。《唐书》附见珪传。称其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案：视絮二字未详，然《玉海》所引亦同，是宋本已然，姑仍其旧。）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历给事中、邳郡太守。《艺文志》载《外台秘要》四十卷，又《外台要略》十卷。今《要略》久佚，惟《秘要》尚传。此本为宋治平四年孙兆等所校，明程衍道所重刻，前有天宝十一载焘自序，又有皇祐二年内降劄子及兆校上序，其卷首乃题林亿等名。考《书录解题》引《宋会要》，称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於编修院，以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并为校正，后又命孙奇、高保衡、孙兆同校正。每一书毕，即奏

上，亿等皆为之序。则卷首题林亿名，乃统以一局之长，故有等字也。焘居馆阁二十余年，多见宏文馆图籍方书。其作是编，则成於守邺时。其结衔称持节邺郡诸军事，兼守刺史，故曰外台。（案：《猗觉寮杂记》曰，外台见《唐高元裕传故事》，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号外台。）《书录解题》作《外台秘要方》，自序亦同。《唐书》及孙兆序中皆无方字，盖相沿省其文耳。书分一千一百四门，皆先论而后方。其论多以巢氏病源为主，每条下必详注原书在某卷，世传引书注卷第，有李涪《刊误》及程大昌《演繁露》，而不知例创於焘，可以见其详确。其方多古来专门秘授之遗。陈振孙在南宋末，已称所引小品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之类，今无传者，犹间见於此书。今去振孙四五百年，古书益多散佚，惟赖焘此编以存，弥可宝贵矣。其中间及禁术，盖《千金翼方》已有此例。唐小说载贾耽以千年梳治虱痕为异闻，其方乃出此书第十二卷中。宋小说载以念珠取误吞渔钩为奇技，其方乃在今八卷中。又唐制腊日赐口脂面药，今不知为何物，其方亦具在三十一卷中。皆足以资博物，三十七卷、三十八卷皆乳石论。《世说》载何晏称服五石散，令人神情开朗，《玉台新咏》有姬人怨服散诗，盖江左以来，用为服食之术，今无所用。又二十八卷载猫鬼野道方，与《巢氏病源》同。亦南北朝时鬼病，唐以后绝不复闻，然存之亦足资考订也。衍道刻此书，颇有校正，惟不甚解唐以前语与后世多异，如痢门称疗痢稍较。衍道注曰，较字疑误。考唐人方言，以稍可为校，故薛能黄蜀葵诗有记得玉人春病校句，冯班校《才调集》辨之甚明。衍道知其有误，而不知较为校误，犹为未审。然大致多所订定，故今亦并存焉。

△《颅凶经》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世亦别无传本，独《永乐大典》内载有其书。考历代史志，自《唐艺文志》以上皆无此名，至《宋艺文志》始有师巫《颅凶经》二卷。今检此书，前有序文一篇，称王母金文，黄帝得之昇天，秘藏金匱，名曰《内经》，百姓莫可见之。后穆王贤士师巫於崆峒山得而释之云云。其所谓师巫，与《宋志》相合，当即此本。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以王冰《素问注》第七卷内有师氏藏之一语，遂托名师巫以自神其说耳。其名颅凶者，案首骨曰颅，脑盖曰凶，殆因小儿初生，颅凶未合，证治各别，故取以名其书。首论脉候至数之法，小儿与大人不同。次论受病之本与治疗之术，皆极中肯綮，要言不烦。次论火丹证治分别十五名目。皆他书所未尝见。其论杂证，亦多秘方，非后世俗医所可及。盖必别有师承，故能精晰如此。《宋史方技传》载，钱乙始以《颅凶经》著名，召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而其源实出於此书，亦可知其术之精矣。谨据《永乐大典》所载，裒而辑之，依《宋志》旧目厘为二卷，俾不至无传於后焉。

△《铜人针灸经》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晁公武《读书后志》曰：《铜人腧穴针灸图》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尝诏惟德考次针灸之法，铸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所会，刻题其名，并为图法及主疗之术，刻版传於世。王应麟《玉海》曰：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腧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命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问，订正讹谬，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颁行。翰林学士夏竦序所言与晁氏略同，惟王惟德作惟一，人名小异耳。此本卷数不符，而大致与二家所言合。疑或天圣之旧本而后人析为七卷欤。周密《齐东野语》曰：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今宋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惟此书存其梗概尔。

△《明堂灸经》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题曰西方子撰，不知何许人。与《铜人针灸经》俱刊於山西平阳府。其书专论灸法。《铜人》惟有正背左右人形，此则兼及侧伏，较更详密。考《唐志》有《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兹或其遗法欤？其曰明堂者，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昔黄帝问岐伯以人之经络，尽书其言，藏於灵兰之室。洎雷公请问，乃坐明堂授之。后世言明堂者以此。今医家记针灸之穴，为偶人，点志其处，名明堂，非也。今考《旧唐书经籍志》，以明堂经脉别为一类，则曾之说信矣。

古法多针灸并言，或惟言针以该灸，《灵枢》称《针经》是也。自王焘《外台秘要》始力言误针之害，凡针法针穴俱删不录，惟立灸法为一门。此书言灸不言针，盖犹焘志也。

△《博济方》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袞撰。袞，太原人。其仕履未详，惟郎简原序称其尝为钱塘酒官而已。此书诸家书目皆著录，惟《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作三卷，晁公武《读书志》作五卷，稍有不同。盖三五字形相近，传写者有一讹也。公武又称袞於庆历间因官滑台，暇日出家藏七十馀方，择其善者为此书，名医云其方用之无不效。如草还丹治大风，太乙丹治鬼胎，尤奇验。今案袞自序有云，向侍家君之任滑台，道次得疾，遇医之庸者，妄投汤剂，疾竟不瘳。据此，则官滑台者乃袞之父，而公武即以为袞，殊为失考。袞又言，博采禁方逾二

十载，所得方论凡七千馀道，因於中择其尤精要者得五百馀首。而公武乃云家藏七十馀方，则又传写之误也。原书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内载有其文。袁辑编次，共得三百五十馀方。视袁序所称五百首者，尚存十之七。谨分立三十五类，依次排比，从《读书志》之目，厘为五卷。其中方药，多他书所未备，今虽不尽可施用，而当时实著有奇效，足为医家触类旁通之助。惟颇好奇异，往往杂以方术家言。如论服杏仁，则云彭祖、夏姬、商山四皓炼杏仁为丹，王子晋服四十年而腾空，丁令威服二十年而身飞，此类殊诞妄不足信。今故取服食诸法，编附卷末，以著其谬。

俾读者知所持择焉。

△《苏沈良方》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沈括所集方书，而后人又以苏轼之说附之者也。考《宋史艺文志》有《括灵苑方》二十卷，《良方》十卷，而别出《苏沈良方》十五卷。注云，沈括、苏轼所著。陈振孙《书录解题》有《苏沈良方》十卷，而无《沈存中良方》。尤袤《遂初堂书目》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二书并列，而於《沈存中良方》下云，或以苏子瞻论医药杂说附之。《苏沈良方》下亦云，括集得效方成一书，后人附益以苏轼医学杂说。盖晁氏所载良方，即括之原本，其云或以苏子瞻论医药杂说附之者，即指《苏沈良方》。由其书初尚并行，故晁氏两载。其后附苏说者盛行，原本遂微，故尤氏、陈氏遂不载其原本。今《永乐大典》载有《苏沈良方》原序一篇，亦括一人所作，且自言予所作良方云云，无一字及轼，是亦后人增附之后，并其标题追改也。案明晁璠《宝文堂书目》有《苏沈二内翰良方》一部，是正嘉以前，传本未绝，其后不知何时散佚。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掇拾编次，厘为八卷。史称括於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今所传括《梦溪笔谈》，末为药议一卷，於形状性味，真伪同异，辨别尤精。轼杂著时言医理，於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於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

△《寿亲养老新书》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第一卷为宋陈直撰，本名《养老奉亲书》。第二卷以后则元大德中泰宁邹鉉所续增，与直书合为一编，更题今名。直於元丰时为泰州兴化令。《文献通考》载有直所著《奉亲养老书》一卷，而此本则题曰《养老奉亲书》，其文互异。然此本为至正中浙江刊本，犹据旧帙翻雕，不应标题有误，盖《通考》传写倒置也。鉉号冰壑，又号敬直老人。书中称其曾祖曰南谷，叔祖曰朴菴。以《福建通志》考之，南谷为宋参知政事应龙，朴菴为宋江西提刑应博，皆有名於时。据周应紫序，称为总管邹君，又称其官中都时，则鉉亦曾登仕版者，特《通

志》不载其仕履，不可详考矣。直书自饮食调治至简妙老人备急方，分为十五篇，二百三十三条，节宣之法甚备。明高濂作尊生八笺，其四时调摄笺所录诸药品，大抵本於是书。鉉所续者，前一卷为古今嘉言善行七十二事，后两卷则凡寝兴器服饘粥饮膳药石之宜，更为赅具，而附以妇人小儿食治诸方，凡二百五十六条。

其中如祝寿诗词，连篇载入，不免失於冗杂。又叙述闲适之趣，往往词意纤仄，采掇琐碎。明季清言小品，实亦滥觞於此。然徵引方药，类多奇秘，於高年颐养之法，不无小补，固为人子所宜究心也。

△《脚气治法总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董汲撰。汲字及之，东平人。始末未详，钱乙尝序其癩疹论，则其著书在元丰、元祐之间。是书《书录解题》作一卷，《宋史艺文志》亦同。久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所载排纂成帙。以篇页稍繁，分为二卷。上卷论十二篇，大旨谓脚气必由於风湿，风湿兼有冷热，皆原本肾虚。阴阳虚实，病之别也；春夏秋冬，治之异也；高燥卑湿，地之辨也；老壮男女，人之殊也。说赅备矣。下卷方四十六，独活汤、木香散、传信方、防风粥、桑枝煎专治风，天麻丸、茴香丸、乌蛇丸、趁痛丸专治湿，薏苡仁汤、海桐皮散、木瓜丸治风湿相兼，独活、寄生汤、石楠丸、牛膝丸治风湿挟虚，金牙酒治风湿瘴疔，八味丸、肾沥汤、地黄粥治虚，神功丸、麻仁丸、三腕散、大黄汤治实。属阴者兼冷，木香饮子治其偏於阴也。属阳者兼热，红雪治其偏於阳也。绛宫丸、白皮小豆散、木通散治其属於阴阳而兼淋闭者也。松节散、食前丸、食后丸，橘皮丸治寻常法也。三仁丸、润肠丸、五柔丸治老人血枯法也。天门冬大煎，则为总治法。淋焯蒸熨五方，则为外治法。而以针灸法为始。原序方有一十九门，大约不出於此，即阙佚亦廛矣。

考脚气即《素问》所谓厥疾，至唐始有此名，治法亦渐以详备。然李暄及苏敬、徐玉、唐侍中诸家之书，今多不传，独汲此帙尚存，颇为周密醇正。观其自述，称尝患此疾至剧，因深思其源，遂得秘要。殆所谓三折肱而为良医者欤？今特录而存之，以备专门之一种焉。

△《旅舍备要方》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董汲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董汲《小儿癩疹论》、《脚气治法》，不及此书。然《宋史艺文志》载之，卷帙亦同。盖陈氏偶未见也。汲因客途猝病，医药尤难，特集经效之方百有馀道，内如蚰蜒入耳及中药毒，最为险急，而所用之药，至为简易。其杂伤五方，古书中不少概见，今亦罕传，尤见奇特。盖古所谓专门禁方，用之则神验，至求其理，则和、扁有所不能解，即此类也。至於小半夏汤、五苓散两方，本於汉之张机。今以半夏汤治湿痰，仍其本法

。至五苓散本治伤寒汗后不解及有水气之病，今书中引为通行利水之剂，殆亦变通用之。

如河间益元散本双解半表半里之伤寒，而后人取以医暑欤。其治中暑一方，似即李杲清暑益气汤之蓝本。其无比香薷散，与后来局方稍有出入，盖亦本古方为加减。然云治两脚转筋疼痛，而反去主治之木瓜，则不解其故矣。小儿一门，大概与同时钱乙《药证直诀》相出入。第以柔脆之肠胃而多用膩粉朱砂诸峻药。古人气厚，服之无妨，在后来亦未可概施也。原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收掇排纂，得方尚几五十，仍旧目分为一十有二类。其触寒心痛厥风涎潮等证，有录无书，无从校补，则亦阙焉。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温舒撰。温舒里居未详。前有元符己卯自序，题朝散郎太医学司业，盖以医通籍者也。晁公武《读书志》云，温舒以《素问》气运为治病之要，而答问纷糅，文辞古奥，读者难知，因为三十论二十七图上於朝。今详考其图，实二十九。盖十干起运十二支司天二图，原本别题曰诀，故公武不以入数，仅曰二十有七。其论实为三十一篇。末五行胜复论一篇，原本别注附字，故公武亦不以入数，仅曰三十也。卷末别附刺法论一卷，题曰《黄帝内经素问遗篇》。按刺法论之亡在王冰作注之前，温舒生北宋之末，何从得此？其注亦不知出自何人，殆不免有所依托，未可尽信。焦竑《经籍志》载此书四卷，合此论为一书，益舛误矣。

△《伤寒微旨》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韩祇和撰。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其名，亦不著作者名氏。但据序题元祐丙寅，知其为哲宗时人而已。今检《永乐大典》各卷内，此书散见颇多，每条悉标韩祇和之名。而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亦称自后汉张机著《伤寒论》，晋王叔和、宋成无己（案：无己乃金人，说见前《伤寒论》条下），庞安常、朱肱、许叔微、韩祇和、王宾之流，皆互相阐发，其间祇和姓名，与《永乐大典》相合。是祇和实北宋名医，以伤寒为专门者，特《宋史方技传》不载，其履贯遂不可考耳。书凡十五篇，间附方论。大抵皆推阐张机之旨，而能变通於其间。其可下篇，不立汤液，惟以早下为大戒。盖为气质羸弱者言。然当以脉证相参，知其邪入阳明与否，以分汗下，不宜矫枉过直，竟废古方。至如辨脉篇，据伤寒例桂枝下咽阳盛乃毙，承气入胃，阴盛乃亡之义，以攻杨氏之谬误。可汗篇，分阴盛阳虚、阳盛阴虚、阴阳俱盛三门，则俱能师张氏而神明其意矣。又如汗下温三法，分案时候辰刻，而参之脉理病情，乃因张机正伤寒之法而通之於春夏伤寒，更通之於冬月伤寒，亦颇能察

微知著。又如以阳黄归之汗温太过，阴黄归之过下亡津，则於金匱发阳发阴之论，研析精微，不特伤寒之黄切中穷要，即杂病之黄亦可以例推矣。其书向惟王好古《阴证略例》中，间引其文，而原本久佚。今采掇薈粹，复成完帙，谨依原目，厘为上下二卷。陈振孙所称之原序，则《永乐大典》不载，无从采补。殆编纂之时，旧本已阙欤。

△《伤寒总病论》六卷、附《音训》一卷、《修治药法》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宋庞安时撰。安时字安常，蕲水人。（案：袁文《瓮牖闲评》，载苏轼称蜀人庞安常，未详孰是。）安时本土人，习与苏轼、黄庭坚游。第六卷末附与苏轼书一篇，论是编之义甚悉。卷首载轼答安时一帖，犹从手迹钩摹，形模略具。又以黄庭坚后序一篇冠之於前，序末称前序海上人诺为之，故虚其右以待。署元符三年三月作，时轼方谪儋州，至五月始移廉州，七月始渡海至廉，故是年三月犹称海上人也。然轼以是年八月北归，至次年七月，即卒於常州。前序竟未及作，故即移后序为弁也。序中剷去庭坚名，帖中亦剷去轼名。考卷末附载《音训》一卷，《修治药法》一卷，题政和癸巳门人董炳编字，知正当禁绝苏、黄文字之日，讳而阙之。此本犹从宋本钞出，故仍其旧耳。《宋史艺文志》但载安时《难经解》，前后两见，而不载此书。《文献通考》载庞氏家藏《秘宝方》五卷，引陈振孙之言，谓安时以医名世者惟伤寒而已。此书南城吴炎《晦叔录》以见遗，似乎别为一书，而下列庭坚之序与此本同。疑当时已无刻本，故传写互异欤。又载张耒一跋云，张仲景《伤寒论》，病方纤悉必具，又为之增损进退之法以预告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哉！自非通神造妙不能为也。安常又窃忧其有病证而无方者，续著为论数卷。淮南人谓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岂不信哉！此本未载此跋，殆传写偶佚欤。又耒作《明道杂志》，记安时治验，极其推挹。而叶梦得《避暑录话》乃颇不满於安时。盖耒，苏轼客；梦得，蔡京客；其门户异也。然曾敏行《独醒杂志》亦记其治泗州守王公弼中丹石毒甚奇，又记其治公弼之女尤神异。敏行於元祐、绍圣两局均无恩怨，则所记当为公论矣。

△《圣济总录纂要》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政和中奉敕编，国朝程林删定。林字云来，休宁人。初，徽宗御制《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又诏集海内名医出御府所藏禁方秘论纂辑成编，凡二百卷。其书久而佚脱。林购求残帙，凡得三本，互相补苴，尚阙一百七十三卷至一百七十七卷，不可复见。以其繁重难行，乃撮其旨要，重为纂辑，门类悉依其旧，所阙《小儿方》五卷，则倩其友项睿补之。仍冠以徽宗原序，大德四年集贤学士焦惠校上序，及校刊诸臣衔名。考晁、陈二氏书目，但有徽宗《圣济经》

，不载是书。观焦惠序，称始成於政和，重刊於大定。殆汴京破后，随内府图籍北行，南渡诸人，未睹其本欤？今未见其原书，然宋代崇尚医学，搜罗至富，就所采录古来专门授受之方，尚可以见其大略。其每类冠论一篇，亦皆词简而理明，均足以资考订。原本之末有《神仙服饵》三卷，或言烹砂炼石，或言嚼柏咀松，或言吐纳清和，或言斩除三尸。盖是时道教方兴，故有是妄语。林病其荒诞，一概汰除，惟约取其寻常颐养之药三十馀方，其别择具有条理。故所录诸方多可行用，与胶执古法者异焉。

△《证类本草》三十卷（两淮江广达家藏本）

宋唐慎微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三十卷，名《大观本草》。晁公武《读书志》则作《证类本草》三十二卷，亦题唐慎微撰。是宋时已有两本矣。《玉海》载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继先上校定《大观本草》三十二卷，《释音》一卷，诏秘书省修润付胄监镂版行之。则南宋且有官本。然皆未见其原刊。今行於世者亦有两本，一为明万历丁丑翻刻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本。前有大观二年仁和县尉艾晟序，称其书三十一卷，目录一卷。集贤孙公得其本而善之，命官校正镂版，以广其传。慎微不知何许人，传其书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载焉。

陈氏所见盖此本，故题曰《大观本草》。一为明成化戊子翻刻金泰和甲子晦明轩本。前有宋政和六年提举医学曹孝忠序，称钦奉玉音，使臣杨戩总工刊写，继又命孝忠校正润色之。其改称《政和本草》，盖由於此，实一书也。书末又有金皇统三年翰林学士宇文虚中跋，称慎微字审元，成都华阳人，治病百不失一。为士人疗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笈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於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方论，必录以告，遂集为此书。尚书左丞蒲传正欲以执政恩例奏与一官，拒而不受。又称元祐间虚中为儿童时，见慎微治其父风毒，预期某年月日再发，緘方以俟，临期服之神验。则慎微始末，虚中述之甚明。盖靖康以后，内府图籍悉入於金，故陈振孙未见此本，不知慎微何许人。而晁公武所云三十二卷者，殆合目录计之，亦未见政和所刻也。然考赵与峕《宾退录》，则称唐慎微，蜀州晋原人。世为医，深於经方。元祐间蜀帅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尝著《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一卷，艾晟序其书，谓慎微不知何许人，故为表出，蜀州今为崇庆府云云。所序履贯小异，岂虚中儿时见之，但知其寄籍欤。大德中所刻大观本作三十一卷，与艾晟所言合。泰和中所刻政和本，则以第三十一卷移於三十卷之前，合为一卷，已非大观之旧。又有大定己酉麻革序及刘祁跋，并称平阳张存惠增入寇宗奭《本草衍义》，则益非慎微之旧。然考大德所刻大观本，亦增入宗奭《衍义》，与泰和本同。盖元代重刻，又从金本录入也。今以二本互校，大德本於朱书墨盖（案：原本每条称墨盖以下

为慎微所续，其式如今刻工所称之为鱼尾。）较为分明，泰和本则多与条例不相应，然刊刻清整，首末序跋完具，则泰和本为胜，今以泰和本著录，大德本则附见其名於此，不别存目焉。

△《全生指迷方》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颙撰。案《书录解题》，颙字子亨，考城人，名医宋毅叔之婿。宣和中以医得幸，官至朝请大夫。是书《宋史艺文志》作三卷，而传本久绝。故医家罕所徵引，或至不知其名。今检《永乐大典》所收，案条掇拾，虽未必尽符原本，然大要已略具矣。方书所载，大都皆标某汤某丸，主治某病，详其药品铢两而止。

独颙此书，於每证之前，非惟详其病状，且一一论其病源，使读者有所据依，易於运用。其脉论及辨脉法诸条，皆明白晓畅，凡三部九候之形，病证变化之象，及脉与病相应不相应之故，无不辨其疑似，剖析微茫，亦可为诊家之枢要。谨详加订正，分为二十一门，依类编次，而以论脉诸篇冠之於首。因篇页稍繁，厘为四卷，不复如其原数焉。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论一百条，自初生以至成童，无不悉备，论后各附以方。前有嘉定丙午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家藏是书六十馀载，不知作者为谁。博加搜访，亦未尝闻此书之流播。因覈於行在太医院（案：南宋虽定都临安，而当时犹称行在，以示恢复之意，咸淳《临安志》所载甚明），以广其传。

案北宋钱乙，始以治小儿得名，其《药证直诀》一书，仅有传本，亦不免阙略。

其他如晁、陈二氏所著录者，有《婴童宝镜小儿灵秘方》、《小儿至诀》、《小儿医方妙选》、《小儿癍疹论》诸书，皆不可得见。是书详载各证，如梗舌鳞疮之类，悉近时医书所未备。其议论亦笃实明晰，无明以来诸医家党同伐异，自立门户之习，诚保婴之要书也。此本为明宏治己酉济南朱臣刻於宁国府者，改名《保幼大全》。今考嘉定本原序，复题本名。臣序又称得之医者郑和，和称得之古冢中，其说迂怪。盖方技家自神其授受，亦无取焉。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许叔微撰。叔微字知可，或曰扬州人，或曰毗陵人，惟曾敏行《独醒杂志》作真州人。二人同时，当不误也。绍兴二年进士。医家谓之许学士。宋代词臣率以学士为通称，不知所历何官也。是书载经验诸方，兼记医案，故以本事为名。

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叔微尝获乡荐，春闱不利而归，舟次平望，梦白衣人

劝学医，遂得卢、扁之妙。凡有病者，诊候与药，不取其直。晚岁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以为本事方。取本事诗之例以名之云云。即指此书。然考《独醒杂志》，叔微虽有梦见神人事，而学医则在其前，不知国桢何本也。叔微於诊治之术，最为精诣，故姚宽《西溪丛语》称，许叔微精於医，载其论肺虫上行一条，以为微论。其书属词简雅，不谐於俗，故明以来不甚传布。此本从宋槧钞出，其中凡丸字皆作圆，犹是汉张机《伤寒论》、《金匱要略》旧例也。国桢又记叔微所著尚有《拟伤寒歌》三卷，凡百篇。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翼伤寒论》二卷，《辨类》五卷。今皆未见传本，疑其散佚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奉敕编。案王应麟《玉海》云，大观中，陈师文等校正《和剂局方》五卷，二百九十七道，二十一门。晁公武《读书志》云，大观中，诏通医刊正药局方书，阅岁，书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馀方。又《读书后志》曰，《太医局方》十卷，元丰中，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之，仍摹本传於世。是大观之本实因神宗时旧本重修，故公武有校正增损之语也。然此本止十四门，而方乃七百八十八。

考《玉海》又载，绍兴十八年闰八月二十三日，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以监本药方颁诸略。此本以太平惠民为名，是绍兴所颁之监本，非大观之旧矣。其中又有宝庆、淳祐续添诸方，更在绍兴之后。兼附《用药总论指南》三卷，皆从《图经本草》抄撮增入，亦不知何时所加。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和剂局方》其后时有增补，殆指此类欤？戴良《九灵山房集》有丹溪翁《朱震亨传》曰，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又称震亨得罗知悌之学以归，诸医泥陈、裴之学者，闻其言，大惊而笑且排。及治许谦未疾良验，笑且排者始皆心服。是此书盛行於宋、元之间，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又岳珂《程史》曰，《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几经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然其间差讹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尝见一名医云，此方只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乾山药以下凡二十一味，乃补虚门中山芋丸。当时不知缘何误写在此方之后，因循不曾改正。

余因其说而考之，信然。如此之类，必多有之云云。是并不能无所舛误矣。然历代相传专门禁方，多在是焉，在用者详审而已。必因噎而废食，则又一偏之

见矣。

△《卫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德撰。德字子益，其里贯始末未详。是书有唐仲友原序云，友人夏子益，哀其师傅之方，经常简易，用辄得效者为十卷，并取旧所家藏他方，掇其佳者为二卷，附以自著《奇疾方》一卷。共十三卷。则此书非一人之所著。观其治腰肾疼方，即唐郑相国方，其明证也。今从《永乐大典》录出，辑为上、中、下三卷，虽与原书卷数十不逮其三四，然诸证方药论说，亦已略具其中。如肝胀离魂、眼见禽虫飞走及眼赤、浑身生斑、毛发起如铜铁、鼻中毛长五尺、口鼻腥臭水流有铁色鳅鱼等证，皆罕见之变怪，而治法甚为平近。盖本于相传禁方，不主寻常之轨辙。他如奏功散之治翻胃，交加散之治产后中风，率皆平正简当，则固非徒矜新异者矣。《书录解题》仅《载奇疾方》一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则书名卷数与仲友序并合。其奇疾三十八方，已附见《传信适用方》中；又散见《本草纲目》中，然不可以他书所引，转废其本书。故今仍辑为一卷，附之于后。至其孰为师传之十卷，孰为家藏旧方之二卷，则已不可辨别，故亦合而编之焉。

△《传信适用方》二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亦不云谁作，而别有刘禹锡《传信方》二卷。考此书每方之下皆注传自某人，中有引及《和剂局方》者，必非禹锡书也。《书录解题》有《传道适用方》二卷，称拙菴吴彦夔淳熙庚子撰，与此本卷帙正同。知此即彦夔之书，传写讹信为道也。此本由宋槧影写，前后无序跋，所录皆经验之方，中有八味圆问难一条，尤深得制方之旨。其余各方，虽经后人选用，而采择未尽者尚多。未附夏子益治奇疾方三十八道，其书罕见单行之本。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疑或从此钞出也。

△《卫济宝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东轩居士撰，不著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列其目为一卷。世间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内尚有其文，并原序一篇。称予家藏《痲疽方论》二十二篇，图证悉具，可传无穷，故记之曰《家传卫济宝书》。

序中具述方论之所自来，而复言凭文注解，片言只字，皆不妄发云云。然则是书所载，本以经验旧方哀辑成帙，惟中间注语乃东轩居士所增入耳。又别有董璉序一篇，纪其得此书於妻家汪氏始末。中有乾道纪年，知东轩居士尚当为孝宗以前人，特其姓名终不可考。至徐文礼不过校正刊行，而所作后序，亦有举诸家治法集成一书之语，乃当时坊本售名欺世之陋习，不足信也。其书首列论

治诸条，皆设为问答之词。原序以为传之不老山高先生，其说颇荒诞不可稽。而剖晰精微，深中奥妙，实非有所师授者不能。其后胪列诸方，附以图说，於药物之修制，针灸之利害，抉摘无遗，多后来医流所未见。谨因其旧文，掇拾排比，析为上、下二卷，著之於录，以备医家之一种。其乳痈、软疔二门，则别系之卷末，俾各从其类焉。

△《医说》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张杲撰。杲字季明，新安人。其伯祖张扩，尝受业於庞安时，以医名京、洛间。罗愿《鄂州小集》有扩传，叙其治验甚详。此书前有淳熙己酉罗琐序，亦称扩授其弟子发，子发授其子彦仁。杲，彦仁子也，承其家学，亦喜谈医。尝欲集古来医案勒为一书。初期满一千事，猝不易足，因先采掇诸书，据其见闻所及为是编，凡分四十七门。前七门总叙古来名医、医书及针灸、诊视之类，次分杂证二十八门，次杂论六门，次妇人小儿二门，次疮及五绝、痹、疝三门，而以医功、报应终焉。其间杂采说部，颇涉神怪，又既载天灵盖不可用，乃复收陈藏器本草人肉一条，亦为驳杂。然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而古之专门禁方，亦往往在焉。盖三世之医，渊源有自，固与道听途说者殊矣。

△《针灸资生经》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叶氏广勤堂新刊，盖麻沙本也。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嘉定庚辰徐正卿初刊序，称东嘉王叔权作。又有绍定四年赵纶重刊序，称澧阳郡博士王执中作，而疑叔权为执中字。以字义推之，其说是也。其书第一卷总载诸穴，二卷至末分论诸证。经纬相资，各有条理，颇为明白易晓。旧本冠以徽宗崇宁中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校奏医书一表，与序与书皆不相应。考裴宗元、陈师文等即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人，殆书贾移他书进表置之卷端，欲以官书取重欤？然宋代官书，自有王惟德《铜人针灸经》，曷可诬也。

△《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宋陈自明撰。自明字良父，临川人。官建府医学教授。是编凡分八门，首调经，次众疾，次求嗣，次胎教，次妊娠，次坐月，次产难，次产后。每门数十证，总二百六十馀论，论后附方案。妇人专科始唐昝殷《产宝》，其后有李师圣之《孕育宝庆集》，陆子正之《胎产经验方》。大抵卷帙简略，流传亦鲜，自明采摭诸家，提纲挈领，於妇科证治，详悉无遗。明薛己《医案》曾以己意删订，附入治验，自为一书。是编刻於勤有书堂，犹为自明原本。前有嘉熙元年自序，称三世学医，家藏医书若干卷，又遍行东南，所至必索方书以观。其用心亦可云勤矣。

△《太医局程文》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时考试医学之制也。其命题有六，一曰墨义，试以记问之博；二曰脉义，试以察脉之精；三曰大义，试以天地之奥与脏腑之源；四曰论方，试以古人制方佐辅之法；五曰假令，试以证候方治之宜；六曰运气，试以一岁阴阳客主与人身感应之理。考《宋史》，医学初隶太常寺，元丰间始置提举判局，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凡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科、疡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常以春试，学生愿与者听。迨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上舍、内舍、外舍。其考试法，第一场问三经大义五道。次场方脉及临证运气各二道，针科、疡科试小经大义三道，运气二道。三场假令治病法三道。中格高等，为尚药局医师以下职。乾道中罢局而存御医诸科，后更不置局，仅存医学科。淳熙中又稍变其制焉。此太医局系绍熙二年后所置，程文以墨义为第一道，较旧制又稍异矣。其衰为一集，不知何人所编，世亦别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中排纂，得墨义九道，脉义六道，大义三十七道，论方八道，假令十八道，运气九道，谨厘次为九卷。其文皆通贯三经，及三部针灸之法，暨金石之品，草木之性，辨析精微，足资启发。盖有宋一代，於医学最为留意，自皇祐中於古来经方脉论皆命孙兆、林亿、高保衡等校刊颁行，垂为程式。故学者沿波讨流，各得以专门名家。

观於是编，可以见当时讨论之详矣。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宋陈言撰。言字无择，莆田人。是书分别三因，归於一治，其说出《金匱要略》。三因者，一曰内因，为七情，发自脏腑，形於肢体；一曰外因，为六淫，起自经络，舍於脏腑；一曰不内外因，为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以及虎狼毒虫，金疮压溺之类。每类有论有方，文词典雅而理致简该，非他家鄙俚冗杂之比。苏轼《传圣散子方》，叶梦得《避暑录话》极论其谬，而不能明其所以然，言亦指其通治伤寒诸证之非，而独谓其方为寒疫所不废，可谓持平。《吴澄集》有《易简归一序》，称近代医方惟陈无择议论最有根柢，而其药多不验；严子礼剽取其论，而附以平日所用经验之药，则兼美矣。是严氏济生方其源出於此书也。《宋志》著录六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此本分为十八卷，盖何钜所分。第二卷中太医习业一条，有五经二十一史之语，非南宋人所应见，然证以诸家所引，实为原书。其词气亦非近人所及，疑明代传录此书者不学无术，但闻有廿一史之说，遂妄改古书，不及核其时代也。

△《产育宝庆方》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以为郭稽中撰。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濮阳李师圣得《产论》二十一篇，有说无方。医学教授郭稽中为时良医，以方附

诸论末，遂为完书。则稽中特因师圣所得旧本，增以新方，非所自撰。《宋史》所载，似未见陈氏说也。然稽中所增，合原论共为一卷，与此本不合。以卷首诸序考之，盖括苍陈言撰《三因方》，尝取其方论各评得失，婺医杜菽因采其所评，附入各条之下，后赵莹得《产乳备要》，增以杨子建《七说》，合於《产论》为一集。有冀致君者，又掇《御药院杂病方论》，及《八月产图》、《体元子借地法》、《安产藏衣方位》缀於其末。是辗转增益，已非郭氏之旧，特沿其旧名耳。其书世罕传本。今载於《永乐大典》者得论二十一，陈言评十六，方三十四为一卷；《产乳备要》暨《经气妊娠》等证方六十二为一卷。其《体元子借地法》，《永乐大典》佚不载，今亦阙焉。案胎教之法，古人所重，贾谊《新书》所引青史氏之说，刘向《列女传》所记太任育文王之事，尚可见其崖略。惟《孕育方药》则罕专书，《唐书艺文志》有咎殷《产宝》一卷，始别立一门。今其书不传，则讲妊育者当以是书为最古矣。卷中惟陈言之评标识姓名，馀皆不标为谁说。今以原本体例推之，上卷之方皆出郭氏，下卷娩乳、安产、经气三条外，殆即杨氏之说，所附方药，殆即冀致君所采御药院方也。陈言即撰《三因方》者。

杨子建名倓，有杨氏《家藏方》，今未见。李师圣等皆南宋人，冀致君序称诸人为宋儒，又称近在燕、赵间，盖元人云。

△《集验背疽方》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迅撰。迅字嗣立，泉州人。官大理评事，以医著名。此书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所集凡五十三条，其议论详尽曲当。马端临《经籍考》亦著於录，而题作李逸撰，与《书录解题》不合。今案此书前有郭应祥序，亦云嗣立名迅，则《通考》误也。背疽为患至钜，俗医剽窃一二丹方，或妄施刀针，而於受病之源，发病之形，及夫用药次第，节宣禁忌之所宜，俱置不讲，故夭阏者十恒八九。今迅所撰，於集方之前俱系以论说，凡诊候之虚实，治疗之节度，无不斟酌轻重，辨析毫芒，使读者瞭如指掌。中如五香连翘汤，内补十宣散，加料十全汤，加減八味凡，立效散之类，皆醇粹无疵，足称良剂。至忍冬丸与治乳痈发背神方，皆只金银花一味，用药易而收功多。於穷乡僻壤难以觅医，或贫家无力服药者，尤为有益，洵疡科中之善本矣。谨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订，仍为一卷。其麦饭石膏及神异膏二方，乃诸方中最神妙者，而《永乐大典》乃偶佚之，今据《苏沈良方》及危亦林《得效方》补入。又《赤水玄珠》亦载有神异膏方，与得效方稍有不同，今并列之，以备参考焉。

△《济生方》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严用和撰。用和始末未详。《吴澄集》有《易简归一序》，称严子礼剽陈氏《三因方》之论，而附以经验之药。以其名推之，子礼似即用和字，其人盖在

陈言后矣。澄又有《古今通变仁寿方序》，曰：世之医科不一，惟有所传授，得之尝试者多验。予最嘉严氏《济生方》之药，不泛不繁，用之辄有功。盖严师於刘，其方乃平日所尝试而验者也。则澄盖甚重此书矣。其书分门别类，条列甚备，皆立论於前，而以所处诸方次列於后。自序称论治凡八十，制方凡四百，总为十卷。用之十五年，收效甚多，因鋟梓以传。明以来传本颇稀，又大抵脱佚错谬，失其本旨，故医家亦罕相研究。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补阙订讹，厘为八卷。

书中议论平正，条分缕析，往往深中肯綮，如论补益云，药惟平补，柔而不僭，专而不杂，间有药用群队，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又云，用药在乎稳重。论咳嗽云，今人治嗽，喜用伤脾之剂，服之未见其效，穀气先有所损。论吐衄云，寒凉之剂不宜过进。诸方备列，参而用之，盖其用药主於小心畏慎。虽不善学之，亦可以模棱贻误。然用意谨严，固可与张从正、刘完素诸家互相调剂云。

△《产宝诸方》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不载，惟陈振孙《书录解题》有之。自明以来诸家书目，亦罕有著录者。今检《永乐大典》所载，尚得七十馀方。又有十二月产图一篇，与振孙所记并合，盖即宋时之原本。又别有序论一首，王卿月序一首，文皆残缺，当亦原书之佚简也。其方於保产之法颇为赅备，而原第为《永乐大典》所乱，已不可复考。谨详加厘订，以类分排。首调经养血，次安胎，次胎中诸病，次催生，次产后，次杂病，仍为一卷。其中所引各方，多为后人所承用。如人参饮子一方，与朱震亨所制达生散，虽品味多寡不同，而以大腹皮为君，人参为辅，命意无异，知震亨实本此而增损之。又如张元素以枳壳、白术为束胎丸，后人以为不宜於藜藿之躯，易以白术、黄芩，相沿至今，为便产良方。不知亦本是书所载之枳壳汤。又今时治产后血风，有所谓举卿古拜者，核其所用，惟荆芥一味，即此书之青金散。盖荆芥主治风，《素问》东方主风，而肝属於木，平肝木即所以助肺金，故以青金为名。后人窃用其方，而又翻切荆芥字音，诡名以炫俗耳。凡此之类皆可以证古今传授之由。惟所用多降气破血之品，辛热震动之剂，则古人稟厚，可受攻伐，有未可概施於后来者。此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仁斋直指》二十六卷、附《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宋杨士瀛撰。士瀛字登父，仁斋其号也。福州人。始末无考。前有自序，题景定甲子。甲子为景定五年，次年即度宗咸淳元年，则宋末人矣。此本为明嘉靖庚戌所刻。前有余鋟序，称《直指》列为二十八卷，析七十九条。今考七十九条之数，与序相符，而其书实止二十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此书，亦

作二十六卷，盖序文偶误。然士瀛所撰本名《仁斋直指》，其每条之后题曰附遗者，则明嘉靖中朱崇正所续加。崇正字宗儒，号惠斋，徽州人。即刊此本者也。焦志既题曰《仁斋直指》，附遗方乃惟注杨士瀛撰，则并附遗属之士瀛，亦未免小误也。其《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焦志不著录。据《仁斋直指》自序，其成书尚在直指前，此本以卷帙较少，故附刻於后。卷首标题，亦称朱崇正附遗。然核其全编，每条皆文义相属，绝无所谓附遗者。惟卷一活人证治赋后有司天在泉图，五运六气图，伤寒脉法，指掌图，目录中注一附字耳。或因此一卷有附遗，而牵连题及七卷。或因直指有附遗，而牵连题及此书，均未可定。宋槧旧本既已不存，无从证其虚实，疑以传疑可矣。

△《急救仙方》六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宋志》及诸家书目均未著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救急仙方》十一卷，注云，见《道藏》，亦不言作者为谁。考《白云雾道藏目录太玄部恻字号》中有《急救仙方》，与《永乐大典》所载合，则焦氏误倒其文为救急也。疡医自《周礼》即自为一科，然传习其术者多不能通古人之意，是编於背疮、疔疮、眼科、痔证四者，所载证治尤详，盖作者所擅长在此

中间如论背疮条内所载莲子蜂巢散走流注肾俞诸发，名目猥众，乃能一一讨论，各详其证之形状与得病之因，疗治之法，条分缕析，为自来疡科所未及。其疔疮门内所立追疗夺命汤一方，备详加减之法，学者苟能触类旁通，亦足以资博济之用，非精於是术者不能作也。虽杂疮杂证诸门稍有阙佚，然纲要具存，正不以不完为病矣。

卷一百四 子部十四

○医家类二

△《素问元机原病式》一卷（通行本）

金刘完素撰。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事迹具《金史方技传》。是书因《素问至真要论》详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一十九条附於篇末，乃於十九条中采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以为纲领，而反复辩论以申之。

凡二万馀言。大旨多主於火。故张介宾作《景岳全书》攻之最力。然完素生於北地，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醲，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於金时，人情淳朴，习於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馀，皆能应手奏功。其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耳。医者拘泥成法，不察虚实，概以攻伐戕生气。譬诸检谱角牴，宜其致败，其过实不在谱也。介宾愤疾力排，尽归其罪於完素，然则参桂误用亦可杀人，又将以是而废介宾书哉？张机《伤寒论》有曰，桂枝下咽，阳

盛乃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明药务审证，不执一也。故今仍录完素之书，并著偏主之弊，以持其平焉。

△《宣明论方》十五卷（通行本）

金刘完素撰。是书皆对病处方之法。首诸证门，自煎厥薄厥飧泄〈月真〉胀以及诸痹心疝凡六十一证，皆采用内经诸篇，每证各有主治之方，一宗仲景。次诸风，次热，次伤寒，次积聚，次水湿，次痰饮，次劳，次泄痢，次妇人，次补养，次诸痛，次痔痿，次眼目，次小儿，次杂病，共十七门。每门各有总论，亦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方论，於轩岐奥旨，实多阐发。而多用凉剂，偏主其说者，不无流弊。在善用者消息之耳。考《原病式》自序云，作《医方精要宣明论》一部，三卷十万馀言，今刊入河间六书者乃有十五卷，其二卷之菊叶法、薄荷白檀汤，四卷之妙功藏用丸，十二卷之萆澄茄丸、补中丸、楮实子丸皆注新增字，而七卷之信香十方、青金膏不注新增字者，据其方下小序，称灌顶法王子所传，并有偈咒。金时安有灌顶法王，显为元、明以后之方，则窜入而不注者不知其几矣。卷增於旧，殆以是欤。

△《伤寒直格方》三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通行本）

旧本皆题金刘完素撰。《伤寒直格方》大旨出入於《原病式》，而於伤寒证治议论较详。前序一篇，不知何人所撰。马宗素《伤寒医鉴》引平城翟公宵行遇灯之语，与此序正相合，殆即翟公所撰欤？《医鉴》又云，完素著《六经传变直格》一部，计一万七千零九字。又於《宣明论中集》，紧切药方六十道，分六门，亦名《直格》。此书有方有论，不分门类，不能确定原为何种。卷首又题为临川葛雍编，盖经后人窜乱，未必完素之旧矣。《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上卷分别表里，辨其缓急，下卷则载所用之方。其中传染一条，称双解散、益元散皆为神方。二方即完素所制，不应自誉至此。考完素《原病式》序称，集伤寒杂病脉证方论之文，目曰《医方精要宣明论》。今检《宣明论》中已有《伤寒》二卷，则完素治伤寒法已在《宣明论》中，不别为书。二书恐出於依托。然流传已久，姑存之以备参考焉。

△《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金张元素撰。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应童子举。二十七试进士，以犯庙讳下第。乃去而学医，精通其术。因抒所心得，述为此书。凡分三十二门，首原道原脉摄生阴阳诸论，次及处方用药，次第加减君臣佐使之法，於医理精蕴阐发极为深至。其书初罕传播，金末杨威始得本刊行，而题为河间刘完素所著。明初宁王权重刊，亦沿其误，并伪撰完素序文词调於卷首以附会之。至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始纠其谬，而定为出於元素之手，於序例中辨之甚明。考李濂《医史》，称完素尝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往候，令服某

药。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是其造诣深邃，足以自成一家，原不必托完素以为重。今特为改正，其伪托之序亦并从删削焉。

△《儒门事亲》十五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金张从正撰。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中召补太医，寻辞去。事迹具《金史方技传》。从正与麻知几、常仲明辈讲求医理，辑为此书。刘祁《归潜志》称，麻知几九疇与之善，使子和论说其术，因为文之，则此书实知几所记也。其例有说有辨，有记有解，有诫有笺，有论有式，有断有论，有疏有述，有衍有诀，有十形三疗，有六门三法，名目颇烦碎，而大旨主於用攻。其曰《儒门事亲》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从正宗河间刘守真，用药多寒凉，其汗吐下三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中辨谤之处为多。丹溪朱震亨亦讥其偏，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间负气求胜，不免过激。欲矫庸医恃补之失，或至於过直。又传其学者不知察脉虚实，论病久暂，概以峻利施治，遂致为世所藉口。要之未明从正本意耳。

△《内外伤辨惑论》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李杲撰。杲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真定人。尝以纳赆得官，监济源税。案元砚坚作《东垣老人传》，称杲以辛亥年卒，年七十二。则当生於世宗大定二十年庚子，金亡时年五十五，入元十七年乃终。故旧本亦或题元人，而《元史》亦载入方技传也。初，杲母婴疾，为众医杂治而死，讫莫知为何证。杲自伤不知医理，遂捐千金，从易州张元素学，尽得其法，而名乃出於元素上，卓为医家大宗。是编发明内伤之证，有类外感，辨别阴阳寒热，有馀不足，而大旨总以脾胃为主。故特制补中益气汤，专治饮食劳倦，虚人感冒。法取补土生金，升清降浊，得阴阳生化之旨。其阐发医理，至为深微。前有自序，题丁未岁，序中称此论束之高阁十六年。以长历推之，其书盖出於金哀宗之正大九年辛卯也。

△《脾胃论》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李杲撰。杲既著《辨惑论》，恐世俗不悟，复为此书。其说以土为万物之母，故独重脾胃。引经立论，精凿不磨。明孙一奎《医旨绪馀》云，东垣生当金、元之交，中原扰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劳倦伤脾，或以忧思伤脾，或以饥饱伤脾，病有缓急，不得不以急者为先务。此真知杲者也。前有元好问序。考《遗山文集》有杲所著《伤寒会要引》一篇，备载其所治验。《元史方技传》全取之，而此序独不见集中，意其偶有散佚欤。又有罗天益后序一篇。天益字谦父，杲晚年弟子，尽得其传。元砚坚《东垣老人传》称，杲临终，取平日所著书，检勘卷帙，以次相从，列於几前，嘱谦父曰此书付汝者，即

其人也。

△《兰室秘藏》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李杲撰。其曰《兰室秘藏》者，盖取《黄帝素问》藏诸灵兰之室语。前有至元丙子罗天益序，在杲歿后二十五年，疑即砚坚所谓临终以付天益者也。其治病分二十一门，以饮食劳倦居首。他如中满腹胀，如心腹痞，如胃脘痛诸门，皆淳淳於脾胃，盖其所独重也。东垣发明内伤之类外感，实有至理。而以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脾虚损论一篇，极言寒凉峻利之害，尤深切著明。盖预睹刘、张两家末流攻伐之弊，而早防其渐也。至於前代医方，自《金匱要略》以下，大抵药味无多。故《唐书许允宗传》纪允宗之言曰，病之於药有正相当，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专，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证，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於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其言历代医家传为名论。惟杲此书载所自制诸方，动至一二十味，而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他人罕能效之者。斯则事由神解，不涉言詮。读是书者能喻法外之意则善矣。

△《医垒元戎》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王好古撰。好古字进之，赵州人。官本州教授。据好古所作《此事难知》序，盖其学出于李杲。然此书海藏黄耆汤条下，称杲为东垣李明之先生；而易老大羌活汤条下，称先师洁古老人。则好古实受业张元素，殆如赵匡、陆淳同受春秋於啖助，而淳又从匡讲问欤。自跋称是书已成於辛卯（金哀宗正大八年）。至丁酉春（元灭金之第四年），为人阴取之。原稿已绝，更无馀本。予职州庠，杜门养拙，齷盐之暇，无可用心，想像始终，十得七八。试书首尾，仅得复完。前有自序，亦题丁酉岁。盖初成於金末，而重辑於元初也。其书以十二经为纲，皆首以伤寒，附以杂证。大旨祖长沙绪论，而参以东垣易水之法，亦颇采用《和剂局方》，与《丹溪门径》小异。然如半硫丸条下注云，此丸古时用，今时气薄不用。则斟酌变通。亦未始不详且慎矣。其曰《医垒元戎》者，自序谓良医之用药，若临阵之用兵也。此本为嘉靖癸卯辽东巡抚右都御史馀姚顾遂所刻，万历癸巳，两淮盐运使鄞县屠本峻又重刻之，体例颇为参差。盖书帕之本，往往移易其旧式。

今无原本可校，亦姑仍屠本录之焉。

△《此事难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王好古撰。是编专述李杲之绪论，於伤寒证治尤详。其问三焦有几，分别手足，明孙一奎极称其功。惟谓命门包络与右尺同论，又谓包络亦有三焦之称，未免误会经旨耳。史称杲长於伤寒，而《会要》一书元好问实序之。今其书已失传，则杲之议论犹赖此以存其一二。前有至大元年自序，称得师不传之秘

，旬储月积，浸就篇帙。盖好古自为裒辑。今本《东垣十书》竟属之杲，殊为谬误。考明李濂《医史》，亦以是书为杲作。则移甲为乙，已非一日矣。

△《汤液本草》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王好古撰。曰汤液者，取《汉志》汤液经方义也。上卷载东垣药类法象、用药心法，附以五宜五伤七方十剂。中、下二卷以本草诸药配合三阳三阴十二经络，仍以主病者为首，臣佐使应次之。每药之下，先气次味，次入某经。所谓象云者，药类法象也。心云者，用药心法也。珍云者，洁古珍珠囊也。其余各家虽有采辑，然好古受业於洁古，而讲肄於东垣，故於二家用药尤多徵引焉。考《本草》药味不过三品，三百六十五名。陶弘景《别录》以下，递有增加，往往有名未用。即《本经》所云主治，亦或古今性异，不尽可从。如黄连今惟用以清火解毒，而经云厚肠胃，医家有敢遵之者哉！好古此书所列，皆从名医试验而来，虽为数无多，而条例分明，简而有要，亦可云适乎实用之书矣。

△《瑞竹堂经验方》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沙图穆苏撰。沙图穆苏《元史》无传，其事迹不可考。以吴澂王都中二序核之，则其字为谦斋，尝以御史出为建昌太守。是书即其在郡时所撰集也。原书本十五卷。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一册，而晁璠《宝文堂书目》内亦列其名，则是明中叶以前，原帙尚存，其后遂鲜传本。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搜采编辑，计亡阙已十之五六，而所存者尚多。谨依方论次，分立二十四门，厘为五卷。中间如调补一门，不轻用金石之药，其处方最为醇正。又女科之八珍散，即四君子汤、四物汤之并方，其用尤广，明薛己《医案》已详著之。至疮科所载返魂丹，与今世疡医所用梅花点舌丹、夺命丹相类，内托千金散以治痈毒，亦见殊功。是皆可资利济之用。惟幼科之褐丸子与苏沈良方中所列褐丸，名目相类，治疗亦同。特彼用乌头桂、香附乾姜、陈皮配合，攻补兼行，颇为周密。此乃用黑牵牛、京三棱、蓬莪术诸品，殊病其过於峻利。盖金、元方剂，往往如斯，由北人气禀壮实，与南人异治故也。此在於随宜消息，不可以成法拘矣。

△《世医得效方》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危亦林撰。亦林字达斋，南丰人。官本州医学教授。是编积其高祖以下五世所集医方，合而成书。一曰大方脉科，分子目九十有一。二曰小方脉科，分子目七十有一。三曰风科，分子目十。四曰产科兼妇人杂病科，分子目三十有三。

五曰眼科，分子目十二。六曰口齿兼咽喉科，分子目六。七曰正骨兼金镞科，分子目二十九。八曰疮肿科，分子目二十四。共十九卷，附以孙真人养生法节文一卷。其总目针灸一科，有录无书。校检其文，皆散附各科之中，盖标题

疏舛，实非阙佚。自序称创始於天历元年，讫功於后至元三年，其用力亦云勤笃。前有至元五年太医院题识，备列院使十一人，同知院事二人，佾院事二人，同佾院事二人，判官二人，经历二人，都事二人，掾史一人衔名。盖江西官医提举司以是书牒医院，下诸路提举司重校，覆白於医院，而后刊行，亦颇矜慎。序中称其高祖遇仙人董奉二十五世孙，传其秘方。虽技术家依托之言，不足深诘，而所载古方至多，皆可以资考据，未可以罕所发明废之也。

△《格致馀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朱震亨撰。震亨字彦修，金华人。受业於罗知悌，得刘守真之传。其说谓阳易动，阴易亏，独重滋阴降火，创为阳常有馀，阴常不足之论。张介宾等攻之不遗馀力。然震亨意主补益，故谆谆以饮食色欲为箴，所立补阴诸丸，亦多奇效。

孙一奎《医旨绪馀》云，丹溪生当承平，见人多酗酒纵欲，精竭火炽，复用刚剂，以至於毙，因为此救时之说。后人不察，遂以寒凉杀人，此不善学丹溪者也。其说可谓平允矣。是编前有自序云：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书。盖震亨本儒者，受业於许谦之门，学医特其馀事，乃性之所近，竟不以儒名而以医名。然究较方技者流为能明其理，故其言如是。戴良《九灵山房集》有丹溪翁传，叙其始末甚详云。

△《局方发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朱震亨撰。以《和剂局方》不载病源，止於各方下条列证候，立法简便，而未能变通，因一一为之辩论。大旨专为辟温补、戒燥热而作。张介实《景岳全书》云，《局方》一书，宋神宗（案：此方成于徽宗之时，介宾以为神宗，殊为舛误，谨附订于此）诏天下高医，奏进而成。虽其中或有過於粉饰者，神效之方亦必不少，岂可轻议。其意颇不以震亨为然。考震亨之学出於宋内官罗知悌，知悌之学距河间刘完素仅隔一传。完素主於泻火，震亨则主於滋阴。虽一攻其有馀，其剂峻利，一补其不足，其剂和平。而大旨不离其渊源，故於《局方》香窜燥烈诸药，谆谆致辨。明以来沿其波者，往往以黄药、知母戕伤元气。介宾鉴其末流，故惟以益火为宗，掎击刘、朱不遗馀力。其以冰雪凜冽为不和，以天晴日暖为和，取譬固是。然清风凉雨亦不能谓之不和，铄石流金亦不能强谓之和，各明一义而忘其各执一偏，其病实相等也。故介宾之说不可不知，而震亨是编亦未可竟废焉。

△《金匱钩玄》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朱震亨撰，明戴原礼校补。中称戴云者，原礼说也。末附论六篇，不刻於目录中。一曰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一曰气属阳动作火论，一曰血属阴难成易亏论，一曰滞下辩论，一曰三消之疾燥热胜阴论，一曰泄泻从湿治有多法论，皆

不题谁作。观其滞下辨论引震亨之言，则亦原礼所加也。震亨以补阴为宗，实开直补真水之先。其以郁治病，亦妙阐内经之旨，开诸家无穷之悟。虽所用黄蘗、知母不如后人之用六味圆直达本原，所制越鞠丸亦不及后人之用逍遥散和平无弊，然萃路蓝缕，究以震亨为首庸。是书词旨简明，不愧钩玄之目。原礼所补，亦多精确。《明史方技传》载此书於原礼传中，卷数与今本同。称其附以己意，人谓不愧其师，其为医家善本可知矣。原礼，浦江人。洪武中御医。本名思恭，以字行，故史作戴思恭。朱国祯《涌幢小品》曰：戴元礼，国朝之圣医也，太祖称为仁义人。太孙即位，拜院使云云。元礼即原礼，盖国祯得诸传闻，故音同字异耳。

△《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国端撰。国端，婺源人。其书专论针灸之法。首为一百二十穴，玉龙歌八十五首。次为注解标幽赋一篇。次为天星十一穴歌诀十二首。次为人神尻神太乙九宫歌诀。次为六十六穴治证。次为子午流注心要秘诀。次为日时配合六法图。

次为盘石金直刺秘传。次又附以针灸歌及杂录切要。后有天历二年国端弟子周仲良序，称托名扁鹊者，重其道而神之。其中名目颇涉鄙俚，文义亦多浅近，不出方技家之鄙习。而专门之学，具有授受，剖析简要，循览易明，非精於斯事者亦不能言之切当若是也。

△《外科精义》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齐德之撰。德之始末未详。惟其结衔称医学博士充御药院外科太医。是编先论后方，於疮肿诊候浅深虚实最为详尽。考《周礼》天官，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劓杀之齐。注曰：劓谓刮去脓血，杀谓以药食其恶肉。又曰：凡疗疡以五毒攻之，注曰：今医方有五毒之药，合黄整置石胆、丹砂、雄黄、礞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又曰：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注曰：既劓杀而攻尽其宿肉，乃养之也。五气当作五穀，字之误也。节，节成其药之力云云。

是则古者疡医攻补兼施之明证。后之疡医，惟持攻毒之方，治其外而不治内，治其末而不治本，故所失恒多。德之此书，务审病之所以然，而量其阴阳强弱，以施疗。故於疡科之中，最为善本。书中无一字及李杲，李杲平生亦不以外科著。

原本附《东垣十书》之末，盖坊刻杂合之本，取以备十书之数，与所载朱震亨书均为滥入。孙一奎《赤水玄珠》引之，竟称《东垣外科精义》，不考甚矣。

△《脉诀刊误》二卷、《附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戴启宗撰。启宗字同父，金陵人。官龙兴路儒学教授。考《隋书经籍志》载王叔和《脉经》十卷，《唐志》并同，而无所谓《脉诀》者。吕复《群经古方论》曰，《脉诀》一卷，乃六朝高阳生所撰，托以叔和之名，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以惑学者。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且续歌括附其后，词既鄙俚，意亦滋晦。其说良是。然以高阳生为六朝人，则不应《隋志》、《唐志》皆不著录，是亦考之未审。《文献通考》以为熙宁以前人伪托，得其实矣。其书自宋以来屡为诸家所攻驳，然泛言大略，未及一一核正其失。且浅俚易诵，故俗医仍相传习。

启宗是书，乃考证旧文，句句为辨，原书伪妄，殆抉摘无遗，於脉学殊为有裨。

明嘉靖间祁门汪机刊之，又以诸家脉书要语类为一卷，及所撰矫世惑脉论一卷并附录於后。以其说足相发明，仍并载之，资参考焉。

△《医经溯洄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履撰。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於金华朱震亨，尽得其术，至明初始卒。故《明史》载入方技传中，其实乃元人也。尝以《伤寒论》中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嗝乾，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因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之辨，撰为此书，凡二十一篇。其间阐发明切者，如亢则害，承乃制，及四气所伤，皆前人所未及。他若温病、热病之分，三阴寒热之辨，以及泻南、补北诸论，尤确有所见。又以《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列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一篇。李濂《医史》有履补传，载其著书始末甚详。观其历数诸家，俱不免有微词，而内伤馀议兼及东垣，可谓少可而多否者。然其会通研究，洞见本原，於医道中实能贯彻源流，非漫为大言以夸世也。

△《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周定王橚撰。橚有《救荒本草》，已著录。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橚自订定。又命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同考论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方，采於是书者至多。然时珍称为周宪王，则以为橚子有燉所作，误矣。

元本一百六十八卷，《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八卷，盖脱一百二字也。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於是者。其书蒐罗务广，颇不免重复牴牾。医家病其杂糅，罕能卒业。又卷帙浩博，久无刊版，好事家转相传写，舛谬滋多，故行於世者颇罕，善本尤稀。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橚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诸秘方

勘验是书，往往多相出入。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后人能参考其异同，而推求其正变，博收约取，应用不穷。是亦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矣，又乌可以繁芜病哉！

△《推求师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戴原礼撰。原礼即校补朱震亨《金匱钩玄》者也。是编本震亨未竟之意，推求阐发，笔之於书。世无传本。嘉靖中，祁门汪机睹其本於歙县，始录之以归。

机门人陈桷校而刊之，其名亦机所题也。考李濂《医史》有原礼补传，称平生著述不多见，仅有订正丹溪先生《金匱钩玄》三卷，间以己意附於后。又有《证治要诀》、《证治类方》、《类证用药》总若干卷，皆隐括丹溪之书而为之。然则此二卷者，其三书中之一欤。原礼本震亨高弟，能得师传，故所录皆秘旨微言，非耳剽目窃者可比。震亨以补阴为主，世言直补真水者，实由此开其端，书中议论，大率皆本此意。然俗医不善学震亨者，往往矫枉过直，反致以寒凉杀人。此书独能委曲圆融，俾学者得其意而不滋流弊，亦可谓有功震亨者矣。

△《玉机微义》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用诚撰，刘纯续增。用诚字彦纯，会稽人。纯字宗厚，咸宁人。用诚原本，名《医学折衷》，分中风、痿伤风、痰饮、滞下、泄泻、疟、头痛、头眩、欬逆、痞满、吐酸、瘕疔、风痲、破伤风、损伤十七类。纯以其条例未备，又益以咳嗽、热火、暑、湿、燥、寒、疮疡、气血、内伤、虚损、积聚、消渴、水气、脚气、诸疝、反胃、胀满、喉痹、淋阏、眼目、牙齿、腰痛、腹痛、心痛、癩疹、黄疸、霍乱、厥痹、妇人、小儿三十三类，始改今名。仍於目录各注续添字，以相辨识，或於用诚原本十七类中有所附论，亦注续添字以别之。是二人相继而成，本书可据。《明史艺文志》惟著刘纯之名，盖失考也。其书虽皆采掇诸家旧论旧方，而各附案语，多所订正，非餽釘抄撮者可比。嘉靖庚寅，延平黄焯刻於永州，首载杨士奇序，知二人皆明初人。士奇序谓二人皆私淑朱震亨，今观其书，信然。又谓北方张元素再传李杲，三传王好古，南方朱震亨得私淑焉。

则於宗派源流，殊为舛迕。张、李、王之学皆以理脾为宗，朱氏之学则以补阴为主，去河间一派稍近，而去洁古、东垣、海藏一派稍远，遗书具存，可以覆案。

王祿《青岩丛录》曰：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独刘氏传之荆山浮图师。师至江南，传之宋中人罗知悌，南方之医皆宗之云云。其宗派授受，亦极明白。士奇合而一之，误之甚矣。

△《仁端录》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谦撰。其门人陈葵删定。谦字仲光，嘉兴人。葵字荇夫，武水人。是书专论治痘诸法，分别五脏所主及经络传变，观形察色，条列方论，末卷附治疹之法。案痘疮之证，古所不详，惟《书录解题》载董汲《小儿癩疹论》二卷，作於宋元祐中。然其书不传，未知所谓癩者即痘否。钱乙《药证真诀》於小儿诸病皆条列至详，亦不及於是事。惟周密《齐东野语》曰：小儿痘疮，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扰之。赵宾旸曰：或多以酒面等物发之，非也。或以消毒饮升麻汤等解之，亦非也。大约在固脏气之外，任其自然耳。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於药云云。

所列本事方、捻金散、四君子汤加黄耆及狗蝇七枚搗细酒服，治倒靨，天花粉，蛇蛻同煮羊肝，治目翳，证药乃皆与今同。盖人情之嗜欲日深，故其毒根於先天，而其发感於时气。自元、明以来，遂为人生之通病。而著方立论者亦自元、明以后始详。其间以固元气为主者，谓元气既盛，自能驱毒气使出。以攻毒气为主者，谓毒气既解，始可保元气无恙。於是攻补异途，寒温殊用，痘家遂分为两岐，断断执门户之见。是编独审证施疗，无所偏主，推原本始，备载治验，颇能持两家之平。较之先立成法，至於胶柱而鼓瑟者，殆不可以道里计矣。

△《薛氏医案》七十八卷（通行本）

明薛己撰。己字立斋，吴县人。是书凡十六种。己所自著者为《外科枢要》四卷，《原机启微》三卷，《内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疔疡机要》三卷，《正体类要》二卷，《保婴粹要》一卷，《口齿类要》一卷，《保婴金镜录》一卷。其订定旧本附以己说者，为陈自明《妇人良方》二十四卷，《外科精要》三卷，王纶《明医杂著》六卷，钱乙《小儿真诀》四卷，陈文中《小儿痘疹方》一卷，杜本《伤寒金镜录》一卷，及其父铠《保婴撮要》二十卷。初刻於秀水沈氏，版已残阙。天启丁卯，朱明为重刊之。前有明纪事一篇，载明病困时，梦己教以方药，服之得愈。又梦己求刻此书，其事甚怪。然精神所注，魂魄是凭，固亦理之所有，不妨存其说也。己本疡医，后乃以内科得名。其老也，竟以疡卒。

诟之者以为温补之弊，终於自戕。然己治病务求本原，用八味丸、六味丸直补真阳真阴，以滋化源，实自己发之。其治病多用古方，而出入加灭，具有至理，多在一两味间见神明变化之妙。厥后赵献可作《医贯》，执其成法，遂以八味六味通治各病，甚至以六味丸治伤寒之渴，胶柱鼓瑟，流弊遂多。徐大椿因并集矢於薛氏，其实非己本旨，不得以李斯之故归罪荀卿也。世所行者别有一本，益以十四经发挥诸书，实非己所著，亦非己所校，盖坊贾务新耳目，滥为

增入。犹之《东垣十书》、《河间六书》泛收他家所作以足其数，固不及此本所载皆己原书矣。

△《针灸问对》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机撰。机字省之，祁门人。《明史方技传》称，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即其人也。是书成於嘉靖壬辰，前有程鎮序。上、中二卷论针法，下卷论灸法及经络穴道，皆取《灵枢》、《素问》、《杂经》、《甲乙经》及诸家针灸之书，条析其说，设为问答以发明其义，措语颇为简明。其论针能治有馀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详辨内经虚补实泻之说为指虚邪实邪，非指病体之虚实。又论古人充实，病中於外，故针灸有功。

今人虚耗，病多在内，针灸不如汤液。又论误针误灸之害，与巧立名目之诬，皆术家所讳不肯言者，其说尤为笃实。考机《石山医案》，凡所疗之证，皆以药饵攻补，无仅用针灸奏功者。盖惟深知其利病，故不妄施，所由与务矜奇技者异也。

△《外科理例》七卷、《附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机撰。是书成於嘉靖辛卯，凡分一百四十七类，又补遗七类，共为一百五十四门，后附方一卷，凡一百五十六通。前有自序，称外科必本诸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其如视诸掌乎。治外遗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可谓探原之论。

其曰理例者，谓古人所论，治无非理，欲学者仿其例而推广之也。大旨主於调补元气，先固根柢，不轻用寒凉攻利之剂。又分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及治之不应别求其故三例，用法通变，亦异於胶执之谈。惟措语拙涩，骤读之或不了了，是其所短。然方技之书不能责以文章之事，存而不论可矣。书中多引外科精要（案：此书载薛己《医案》中，不著撰人名氏，戴良《九灵山房集》中丹溪翁传记朱震亨著作有此名，然机引此书乃皆与丹溪曰别为一条，又似不出震亨者，今亦姑阙所疑，谨附识於此。）及朱震亨之论，又称辑已成编，得新甫薛先生心法发挥，复采其说，参於其中。考新甫为薛己之字，己父铠，宏治时官太医，则为宏治正德间人。是书杖疮门中，记疗治武宗时廷杖谏官事，则机在正德中早以医名。二人同时，而虚心从善如是，其持论平允，良亦有由也。

△《石山医案》三卷、《附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桷编。桷字惟宜，祁门人。学医於同邑汪机，因取机诸弟子所记机治疗效验衰为一集，每卷之中，略分门类为次。自宋、金以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行於南，《河间原病式宣明论方》行於北。《局方》多温燥之药，《河间》主泻火之说，其流弊亦适相等。元朱震亨始矫《局方》之偏，通《河间》之变

，而补阴之说出焉。机所校推求师意一书，实由戴原礼以溯震亨，故其持论多主丹溪之法。然王氏《明医杂著》株守丹溪，至於过用寒苦，机复为论以辨之，其文今附《医案》之末。则机亦因证处方，非拘泥一格者矣。其随试辄效，固有由也。旧本又有机门人陈钥所作病用参耆论一篇，又有机所作其父行状及李汛所作机小传，今亦并录之，备参考焉。

△《名医类案》十二卷（通行本）

明江瓘编。其子应宿增补。瓘字民莹，歙县诸生。因病弃而学医，应宿遂世其业。其书成於嘉靖己酉。所采治验，自《史记》、《三国志》所载秦越人、淳于意、华佗诸人，下迄元、明诸名医，捃摭殆遍。分二百五门，各详其病情方药。

瓘所随事评论者，亦夹注於下。如伤寒门中许叔微治秘结而汗出一案，众医谓阳明自汗，津液已漏，法当用蜜兑；而叔微用大柴胡汤取效，瓘则谓终以蜜兑为稳，又如转胞门中朱震亨治胎压膀胱一案，称令产媪托起其胎，瓘则谓无此治法，其言不确。凡斯之类，亦多所驳正发明，颇为精审。第尸蹶门中附载针验引及《酉阳杂俎》所载高句骊人言发中虚事，与治病毫无所涉。难产门中引焦氏《类林》载于法开令孕妇食肥羊十馀膻，针之即下。事既不明食羊何义，又不明所针何穴，亦徒广异闻，无裨医疗，皆未免鹜博嗜奇。然可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医家之法律矣。瓘初成是编，未及刊刻。瓘没之后，应宿又以瓘之《医案》分类附之，而应宿《医案》亦附焉。岁久版刊，近时歙县鲍廷博又为重刊。其中间附考证，称琇案者，乃魏之琇所加。之琇字玉横，钱塘人也。

△《赤水玄珠》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一奎撰。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又号生生子，休宁人。是编分门七十，每门又各条分缕析。如风门则有伤风、真中风、类中风、瘖痺之别，寒门则有中寒、恶寒之殊。大旨专以明证为主，故於寒、热、虚、实、表、里、气、血八者，谆谆致意。其辨古今病证名称相混之处，尤为明晰。惟第十卷怯损劳瘵门附方外还丹，专讲以人补人采炼之法，殊非正道。盖一奎以医术游公卿间，不免以是投其所好，遂为全书之大瑕，是足惜耳。原本卷末附《医旨绪馀》二卷，《医案》五卷，今别自为帙。焦氏《经籍志》载孙一奎《赤水玄珠》十卷，《医旨绪馀》二卷，而不及《医案》，或所见非全本欤。

△《医旨绪馀》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一奎撰。大旨发明太极阴阳五行之理，备於心身，分别脏腑形质手足经上下宗气卫气荣气三焦包络命门相火及各经络配合之义。又引《黄庭经》以证丹溪相火属右肾之非，引《脉诀》刊误以驳三因方三焦有形如脂膜之谬，分噎膈

翻胃为二证，辨癫狂痫之异治，皆卓然有特识。其议论诸家长短，谓仲景不徒以伤寒擅名，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奏绩，阳有馀阴不足之论不可以訾丹溪，而才婴宁生之技亦可并垂不朽。尤千古持平之论云。

△《证治准绳》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书要旨》，已著录。是编据肯堂自序，称先撰《证治准绳》八册，专论杂证，分十三门，附以类方八册，皆成於丁酉、戊戌间。其书采摭繁富，而参验脉证，辨别异同，条理分明，具有端委，故博而不杂，详而有要，於寒温攻补无所偏主。视缪希雍之馀派，虚实不问，但谈石膏之功，张介宾之末流诊候未施，先定人参之见者，亦为能得其平。其诸伤门内附载传尸劳诸虫之形，虽似涉乎语怪，然观北齐徐之才以死人枕疗鬼疰，则专门授受，当有所传，未可概疑以荒诞也。其《伤寒准绳》八册，《疡医准绳》六册，则成於甲辰。

《幼科准绳》九册，《女科准绳》五册，则成於丁未。皆以补前书所未备，故仍以《证治准绳》为总名。惟其方皆附各证之下，与杂证体例稍殊耳。史称肯堂好读书，尤精於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详，世竞传之。其所著《郁冈斋笔麈》，论方药者十之三四，盖於兹一艺用力至深，宜其为医家圭臬矣。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李时珍撰。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官楚王府奉祠正。事迹具《明史方技传》。是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薈粹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误，次以气味、主治附方。其分部之例，首水火，次土，次金石，次草穀菜果木，次服器，次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前有图三卷，又序例二卷，百病主治药二卷。於阴阳标本君臣佐使之论，最为详析。考诸家本草，旧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时珍所补者又三百七十四种，搜罗群籍，贯串百氏。自谓岁历三十，书采八百馀家，稿凡三易，然后告成者。非虚语也。其书初刻於万历年间，王世贞为之序。其子建元又献之於朝，有进疏一篇冠於卷首。至国朝顺治间，钱塘吴毓昌重订付梓，於是业医者无不家有一编。《明史方技传》极称之，盖集本草之大成者无过於此矣。

△《奇经八脉考》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李时珍撰。其书谓人身经脉有正有奇，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为十二正经；阴维、阳维、阴蹻、阳蹻、冲、任、督、带为八奇经。正经人所共知，奇经医所易忽，故特评其病源治法，并参考诸家之说，薈粹成编。其原委精详，经纬贯彻，洵辨脉者所不可废。又创为气口九道脉图，畅发内经之旨，而

详其诊法，尤能阐前人未泄之秘。考明初滑寿尝撰《十四经发挥》一卷，於十二经外，益以督、任二脉，旧附刊薛己《医案》之首（案：薛己《医案》凡二本，其一本不载此书），医家据为绳墨。时珍此书更加精核。然皆根据《灵枢》、《素问》以究其委曲，而得其端绪。此以知微实之学，由於考证。递推递密。虽一技亦然矣。

△《濒湖脉学》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李时珍撰。宋人剽窃王叔和《脉经》，改为《脉诀》，其书之鄙谬，人人知之，然未能一一驳正也。至元戴启宗作刊误，字剖句析，与之辨难，而后伪妄始明。启宗书之精核，亦人人知之，然但斥贗本之非，尚未能详立一法，明其何以是也。时珍乃撮举其父言闻四诊发明，著为此书，以正《脉诀》之失。其法分浮、沉、迟、数、滑、濇、虚、实、长、短、洪、微、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二十七种，毫厘之别，精核无遗。又附载宋崔嘉彦四言诗一首，及诸家考证《脉诀》之说，以互相发明，与所作《奇经八脉考》皆附《本草纲目》之后。可谓既能博考，又能精研者矣。自是以来，《脉诀》遂废。其廓清医学之功，亦不在戴启宗下也。

△《伤寒论条辨》八卷、附《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痘书》一卷（内府藏本）

明方有执撰。有执字中行，歙县人。是书刻於万历壬辰。前有己丑自序一篇，又有辛卯后序一篇，又有癸巳所作引一篇，则刻成时所加也。大旨以后汉张机《伤寒卒病论》，初编次於晋王叔和。已有改移，及金成无己作注，又多所窜乱。

医者或以为不全之书，置而不习；或沿袭二家之误，弥失其真，乃竭二十馀年之力，寻求端绪，排比成编，一一推作者之意，为之考订，故名曰《条辨》。其原本伤寒例一篇，不知为何人所加者，竟削去之。而以《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附缀於末。又以医家误痘为惊风，多所夭枉，乃历引《素问》、《金匱要略》、《伤寒卒病论》诸说，为《痘书》一卷，并附於后。有执既歿，其版散佚。

江西喻昌遂采掇有执之说，参以己意，作《伤寒尚论篇》，盛行於世，而有执之书遂微。国朝康熙甲寅，顺天林起龙得有执原本，悉昌之剽袭旧说，而讳所自来，乃重为评点刊版，并以尚论篇附刊於末，以证明其事，即此本也。起龙序文，於昌毒詈丑诋，颇乖雅道。其所评论，亦皆赞美之词，於病证方药，无所发明。今并削而不载。所附刻之尚论篇，原本具存，已别著录。其异同得失，可以互勘，不待此本之复载。今亦削之，而附存原目於此焉。

△《先醒斋广笔记》四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繆希雍撰。希雍字仲醇，常熟人。《明史方技传》附见《李时珍传》中。天启中，王绍徽作《点将录》，以东林诸人分配《水浒传》一百八人姓名，称希雍为神医安道全，以精於医理故也。是编初名《先醒斋笔记》，乃长兴丁元荐取希雍所用之方裒为一编，希雍又增益群方，兼采本草常用之药，增至四百馀品，又增入伤寒温病时疫治法，故曰《广笔记》。希雍与张介宾同时，介宾守法度而希雍颇能变化，介宾尚温补而希雍颇用寒凉，亦若易水、河间各为门径，然实各有所得力。朱国祯《涌幢小品》，记天启辛酉，国祯患膈病，上下如分两截，中痛甚不能支。希雍至，用苏子五钱即止。是亦足见其技之工矣。

△《神农本草经疏》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繆希雍撰。《明史方技传》载，希雍尝谓本草出於神农，譬之五经，其后又复增补别录，譬之注疏。惜朱墨错互，乃沉研剖析，以《本草》为经，《别录》为纬。第《本草》单方一书行於世，而不及此书，未审即是书否也。其书分《本草》为十部，首玉石，次草，次木，次人，次兽，次禽，次虫，次鱼，次果，次米穀，次菜。皆以神农本经为主，而发明之，附以名家主治药味禁忌。次序悉依宋大观《证类本草》，部分混杂者，为之移正。首为序例二卷，论三十馀首，备列九方十剂，及古人用药之要。自序云，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参互以尽其长，简误以防其失，是也。考王懋竑《白田杂著》有用石膏辨一篇，篇末附记，极论是书多用石膏之非，其说良是。至云繆仲醇以医名於近世，而其为经疏，议论甚多纰缪，前辈云《经疏》出而《本草》亡，非过论也。是则已甚之词矣。

△《类经》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张介宾编。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山阴人。是书以《素问》、《灵枢》分类相从。一曰摄生，二曰阴阳，三曰藏象，四曰脉色，五曰经络，六曰标本，七曰气味，八曰论治，九曰疾病，十曰针刺，十一曰运气，十二曰会通，共三百九十条，又益以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虽不免割裂古书，而条理井然，易於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考元刘因《静修集》有内经类编序，曰东垣李明之得张氏之学者，镇人罗谦甫尝从之学。一日过予，言先师尝教予曰，夫古虽有方而方则有所自出也。子为我分经病证而类之，则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脱稿而先师三毁之。研摩订定，三年而后成。名曰《内经类编》云云。则以内经分类实自李杲创其例，而罗天益成之。今天益之本不传，介宾此编虽不以病分类，与杲例稍异，然大旨要不甚相远。即以补其佚亡，亦无不可矣。

△《景岳全书》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张介宾撰。是书首为传忠录三卷，统论阴阳六气及前人得失，次脉神章三卷，录诊家要语。次为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疹论、外科铃，凡

四十一卷，又本草正二卷，采药味三百种，以人参、附子、熟地、大黄为药中四维，更推人参、地黄为良相，大黄、附子为良将。次新方二卷，古方九卷，皆分八阵，曰补，曰和，曰寒，曰热，曰固，曰因，曰攻，曰散。又别辑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四卷，终焉。其命名皆沿明末纤佻之习，至以伤寒为典，杂证为谟，既僭经名。且不符字义，尤为乖谬。其持论则谓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立诸病皆属於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馀阴不足及阴虚火动之论，后人拘守成方，不能审求虚实，寒凉攻伐，动辄贻害，是以力救其偏。谓人之生气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者惟阳，既失而难复者亦惟阳，因专以温补为宗，颇足以纠鹵莽灭裂之弊，於医术不为无功。至於沿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则矫枉过直，其失与寒凉攻伐等矣。大抵病情万变，不主一途，用药者从病之宜，亦难拘一格。必欲先立一宗旨，以统括诸治，未有不至於偏者。元许衡《鲁斋集》有论梁宽甫《病证书》曰：近世诸医，有主易州张氏者，有主河间刘氏者。张氏用药，依准四时阴阳而增损之，正内经四气调神之义。医而不知此，妄行也。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拂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无术也。然而主张张氏者或未尽张氏之妙，则瞑眩之剂终不敢投，至失几后时而不救者多矣。主刘氏者或未悉刘氏之蕴，则劫效目前，阴损正气，贻祸於后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长，而无二家之弊，则治庶几乎。其言至为明切。夫扶阳抑阴，天之道也。然阴之极至於龙战，阳之极亦至於亢龙，使六阴盛於坤而一阳不生於复，则造化息矣。使六阳盛於乾而一阴不生於姤，则造化亦息矣。《素问》曰：亢则害，承乃制。圣人立训，其义至精。

知阴阳不可偏重，攻补不可偏废，庶乎不至除一弊而生一弊也。

△《瘟疫论》二卷、《补遗》一卷（通行本）

明吴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泽人。是书成於崇祯壬午。以四时不正之气发为瘟疫，其病与伤寒相似而迥殊，古书未能分别，乃著论以发明之。大抵谓伤寒自毫窍而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募，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其显然易见者，则脉在不伏不沈之间，中取之乃见。舌必有胎，初则白，甚则黄，太甚则墨而芒刺也。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然古人以瘟疫为杂证，医书往往附见，不立专门，又或误解《素问》冬伤於寒，春必病温之文，妄

施治疗。有性因崇祯辛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参稽医案，著为此书。

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於世矣。其书不甚诂次，似随笔劄录而成。今姑存其旧。其下卷劳复食复条中载安神养血汤，小儿时疫条中载太极丸，并有方而无药。又疫痢兼证一条亦有录而无书，故别为补遗於末。又正名一篇，伤寒例正误一篇，诸家瘟疫正误一篇，原目不载，盖成书以后所续入。今亦并录为一卷，成完书焉。

△《痲症论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卢之颐撰。之颐字子繇，钱塘人。是书论痲症证治，於虚实寒热四者最为详尽，足以发明《素问》痲论、刺痲法诸篇微意。大旨谓痲属阳，痲属阴，日作者属阳，间日间数日作者属阴，而曰温，曰寒，曰瘧，曰牝，皆可以痲症该之。

其主方多取王肯堂《证治准绳》，其馀所列诸方，亦多简当。虽为书不过一卷，然治痲之法约略尽乎是矣。杭世骏《道古堂集》有之颐小传，称所著初有《金匱要略模象》，为其父所焚。续著有《本草乘雅半偈》，今行於世。后著有《摩索金匱》九卷，又有《伤寒金鑑钞》、《医难析疑》二书，今未见传本，独无此书之名。或世骏作传之时未见其本，故亦疏漏欤。

△《本草乘雅半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卢之颐撰。其说谓《神农本草经》三百六十五种，应周天之数，无容去取。但古有今无者居三之一，因於本经取二百二十二种，又於历代名家所纂自陶宏景《别录》至李时珍《纲目》诸书内采取一百四十三种，以合三百六十五之数。未免拘牵附会。然考据该洽，辩论亦颇明晰，於诸家药品，甄录颇严，虽辞稍枝蔓，而於《本草》究为有功。其曰乘雅者，四数为乘。此书初例，有核，有参，有衍，有断，每药之下，其目有四，故曰乘也。又曰半偈者，明末兵燹，佚其旧稿，之颐追忆重修，乃以核参该衍断，已非原书之全，故曰半也。立名亦可谓僻涩矣。

案杭世骏所撰《之颐传》，称其父复，精於医理，尝著《本草纲目博议》，有椒菊双美之疑，不能决，得之颐私评而决，因令面判匕药，皆有至理。病亟，趣令之颐成之。历十八年而《本草乘雅》始出。中冠以先人字者，即博议也。则此书实继其父书而作，惟此本十卷。而世骏传作十二卷，则不知其何故矣。

△《御定医宗金鉴》九十卷乾隆十四年奉敕撰。首为订正《伤寒论注》十七卷，次为订正《金匱要略》注八卷。盖医书之最古者无过《素问》，次则八十一《难经》，然皆有论无方。

（案：《素问》有半夏汤等一二方，然偶然及之，非其通例也。）其有论有方者自张机始，讲伤寒及杂证者亦以机此二书为宗。然《伤寒论》为诸医所乱，几如争《大学》之错简，改本愈多而义愈晦，病其说之太杂。《金匱要略》虽不甚聚讼，然注者罕所发明，又病其说之不详。是以首订二书，纠讹补漏，以标证治之正轨。次为删补《名医方论》八卷，辑医方者往往仅题某丸某散治某病，不知病状相似者病本多殊，古人论消息，君臣佐使有其宜，攻补缓急有其序，或以相辅为用，或以相制为功，甚或以相反相激，巧投而取效。必明制方之意，而后能详审病源，以进退加减，故方论并载也。次为《四脉要诀》一卷，取崔紫虚《脉诀》，参以《内经》，阐虚实表里之要。紫虚者，宋道士崔嘉彦之号也。其书简括而精密，李时珍《濒湖脉学》尝录以弁首，故兹亦取以为准。次《运气要诀》一卷，阐《素问》五运六气之理。盖运气虽不可拘泥，亦不可竟废，故次於诊法。次为《诸科心法要诀》五十四卷，以尽杂证之变。次为《正骨心法要旨》五卷，则古有是术，而自薛己《正体类要》以外无专门之书，故补其遗。皆有图，有说，有歌诀。俾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也。自古以来，惟宋代最重医学，然林亿、高保衡等校刊古书而已，不能有所发明，其官撰医书如《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或博而寡要，或偏而失中，均不能实裨於治疗。故《圣济总录》惟行节本，而《局方》尤为朱震亨所攻。此编仰体圣主仁育之心，根据古义，而能得其变通，参酌时宜，而必求其徵验。寒热不执成见，攻补无所偏施，於以拯济生民，同登寿域。涵濡培养之泽，真无微之不至矣。

△《尚论篇》八卷（通行本）

国朝喻昌撰。昌字嘉言，南昌人。崇祯中以选贡入都，卒无所就。往来靖安间，后又寓常熟，所至皆以医术著名。是书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文过繁难举。世称《尚论篇》者，省文也。首为尚论大意一篇，谓张仲景著《卒病伤寒论》十六卷，其《卒病论》六卷已不可复睹，即《伤寒论》十卷亦劫火之馀，仅得之口授。其篇目先后差错，赖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为校正，晋太医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编集成书，共二十二篇。今世所传乃宋直秘阁林亿所校正，宋人成无己所诠注。（案：成无己乃金人，此言宋人误，谨附订於此。）二家过於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以叔和纬翼之词混编为仲景之书。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驯，反首列之。则其为校正诠注，乃仲景之不幸也。程德斋因之，作《伤寒钤》，既多不经。王履又以伤寒例居前，六经病次之，类伤寒病又次之，至若杂病杂脉与伤寒无预者皆略去，定为二百八十三法，亦无足取。惟方有执作《伤寒条辨》，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经之旨。太阳三篇，改叔和之旧，以风寒之伤

荣卫者分属，尤为卓识，而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於是重定此书，以冬伤於寒，春伤於温，夏秋伤於暑为主病之大纲。四序之中，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之中以太阳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荣风寒两伤荣卫为大纲。盖诸家所注，至昌而始变其例矣。次为辨叔和编次之失一篇，次为辨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一篇，次为驳正王叔和序例一篇，皆不入卷数。其於《伤寒论》原文则六经各自为篇，而以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三阳经末，以过经不解、差后劳复病、阴阳易病三类附三阴经末。每经文各冠以大意，纲举目析，颇有条理，故医家称善本。原书自为八卷，乾隆癸未，建昌陈氏并为四卷，而别刻昌《尚论》后篇四卷。首论温证，次合论，次真中，次小儿，次会讲，次问答，次六经诸方，共成八卷，为喻氏完书焉。考康熙甲寅顺天林起龙重刻方有执之书，以昌此书附后，各施评点，极论昌之所注，全出於剽窃方氏。丑词毒詈，无所不加。夫儒者著书，尚相祖述，医家融会旧论，何可遽非？况起龙所评，方氏则有言皆是，喻氏则落笔即非，亦未免先存成见，有意吹毛。殆门户之见，别有所取，未可据为定论。故今仍与方氏之书并著录焉。

△《医门法律》十二卷、附《寓意草》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喻昌撰。昌既著《尚论篇》，发明伤寒之理，又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诸杂证，分门别类，以成是编。每门先冠以论，次为法，次为律。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盖古来医书，惟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失，即有辨明舛误者，亦仅偶然附论，而不能条条备摘其咎。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其分别疑似，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谬，使临证者不敢轻尝。其抉摘瑕疵，并使执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依违迁延致变者，皆无所遁其情状，亦可谓思患预防，深得利人之术者矣。后附《寓意草》四卷，皆其所治医案，首冠论二篇，一曰先议病，后用药，一曰与门人定义病证。次为治验六十二条，皆反覆推论，务阐明审证用药之所以然。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

△《伤寒舌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登撰。登字诞先，吴江人。是书备列伤寒观舌之法，分白胎、黄胎、黑胎、灰色、红色、紫色、黧酱色、蓝色八种，末附妊娠伤寒舌，为图一百二十，各有总论。案古经於诊候之外，兼及辨色聆音，而未尝以舌观病。舌白胎滑之说，始见张机《伤寒论》，其传亦古，然其法不详，亦未尝言及种种之别。后《金镜录》推至三十六图，未为赅备。《观舌心法》衍至三十七图，又颇病繁芜，登以己所阅历，参证於二书之间，削烦正舛，以成是编，较之《脉候隐微》，尤易考验。固诊伤寒者所宜参取也。

△《伤寒兼证析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倬撰。倬字飞畴，吴江人。张登弟也。是书专论伤寒而夹杂病者，分中风、虚劳、中满、肿胀、噎膈、反胃、内伤、宿食、咳嗽、咽乾、闭塞、头风、心腹痛、亡血多汗、积聚动气、疝气、淋浊、泻痢、胎产凡十七种，设为问答以发明之。案《伤寒论》所论合病并病止言六经兼证，而不及杂病。医家不明兼证之意，往往於脉证参差之际，或顾彼而失此，或治此而妨彼，为害颇深。此书一一剖析，使治病者不拘於一隅，不惑於多岐，亦可谓有功於伤寒矣。

△《绛雪园古方选注》三卷、附《得宜本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子接撰。子接字晋三，长洲人。自古集经方者不过注某圆某散主治某证而已，其兼论病源脉候者已不多见，至於制方之意，则未有发明之者。近始有《医方集解》，然所见较浅，亦未尽窥运用之本旨。是书所选之方，虽非秘异，而其中加减之道，铢两之宜，君臣佐使之义，皆能推阐其所以然。前有自序，称厘为三卷。上卷独明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发明内科、女科、外科、幼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末附杂方药性。以书按之，则和、寒、温、汗、吐、下六剂及内科以下诸科上、中、下三品本草俱各自为帙，不题卷数。盖其门人叶桂、吴蒙等所分，非子接之旧也。今仍定为三卷，以还其旧，而《得宜本草》则附於末焉。

△《续名医类案》六十卷（编修邵晋涵家藏本）

国朝魏之琇撰。之琇既校刊江瓘《名医类案》，病其尚有未备，因续撰此编。杂取近代医书及史传、地志文集、说部之类，分门排纂。大抵明以来事为多，而古事为瓘书所遗者亦间为补苴，故网罗繁富，细大不捐。如疫门载神人教用香苏散一条，犹曰存其方也。至脚门载张文定患脚疾，道人与绿豆两粒而愈一条，是断非常食之绿豆，岂可录以为案。又如金疮门载薛衣道人接已断之首，使人回生一条，无药无方，徒以语怪，更与医学无关。如斯之类，往往而是，殊不免芜杂。

又虫兽伤门於薛立斋虫入耳中一条注曰，此案耳门亦收之，非重出也，恐患此者不知是虫，便检阅耳云云。而腹疾门中载金台男子误服乾姜理中丸发狂入井一条，隔五六页而重出，又是何义例乎？编次尤未免潦草。然采摭既博，变证咸备，实足与江瓘之书互资参考。又所附案语尤多所发明辨驳，较诸空谈医理，固有实徵虚揣之别焉。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大椿字灵胎，号洄溪，吴江人。世传神农《本草经》三卷共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今单行之本不传，惟见於唐慎微《本草》所载，其刊本以阴文书者，皆其原文也。大椿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因於三品之中采掇一百种，备列经文，而推阐主治之义，有常用之药而

反不收入者。其凡例谓辨明药性，使人不致误用，非备品以便查阅也。凡所笺释，多有精意，较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发明诸条，颇为简要。然《本草》虽称神农，而所云出产之地乃时有后汉之郡县，则后人附益者多。如所称久服轻身延年之类，率方士之说，不足尽信。大椿尊崇太过，亦一一究其所以然，殊为附会。又大椿所作《药性专长论》曰，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说最为圆通。则是书所论犹属筌蹄之末，要於诸家《本草》中为有启发之功者矣。

△《兰台轨范》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持论，以张机所传为主，谓为古之经方。唐人所传，已有合有不合，宋、元以后则弥失古法。故是编所录病论，惟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匱要略》、《伤寒论》、隋巢元方《病源》、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而止。所录诸方，亦多取於诸书。而宋以后方则采其义有可推，试多获效者。其去取最为谨严。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论配合之旨与施用之宜，於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较诸家方书但云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为精密。独其天性好奇，颇信服食之说，故所注本草，於久服延年之论，皆无所驳正。而此书所列通治方中，於千金方、锤乳粉、《和剂局方》玉霜圆之类，金石燥烈之药，往往取之，是其过中之一弊，观是书者亦不可不知其所短焉。

△《伤寒类方》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世传后汉张机《伤寒论》乃晋王叔和蒐采成书，本非机所编次。金聊城成无己始为作注。又以己意移易篇章。自后医家屡有刊定，如治《尚书》者之争洪范、武成，注《大学》者之争古本、今本，迄於有明，终无定论。

大椿以为非机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当时随症立方，本无定序。於是削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症随方证使人可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症。

虽於古人著书本意未必果符，而於聚讼纷呶之中亦芟除葛藤之一术也。其中如大青龙汤下注云，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症者，此汤主之。大椿则以为病情甚轻，不应投以麻黄、桂枝、石膏，此条必有舛误。又甘草茯苓汤下注云，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此汤主之。大椿则以为此汗出者乃发汗后汗出不止，非伤寒自汗。其辨证发明，亦多精到。凡分一十二类，计方一百一十有三，末附六经脉法。又论正证之外有别证、变证，附以刺法，皆有原委可寻。自谓七年之中，五易草稿乃成云。

△《医学源流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其大纲凡七，曰经络脏腑，曰脉，曰病，曰药，曰治法，曰书论，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论多精凿有据。如谓病之名有万，而脉之象不过数十种，是必以望、闻、问三者参之。又如病同人异之辨，兼证兼病之别，亡阴亡阳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虽愈必死，又有药误不即死，药性有今古变迁，《内经》司天运气之说不可泥，针灸之法失传。其说皆可取。而人参论一篇，涉猎医书论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医之弊而矫枉过直者，有求胜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实者，故其论病则自岐黄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诋排。其论方则自张机《金匱要略》、《伤寒论》之外，孙思邈、刘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驳诘。於医学中殆同毛奇龄之《说经》。然其切中庸医之弊者，不可废也。

——右“医家类”九十七部，一千八百一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五 子部十五

○医家类存目

△《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熊宗立撰。宗立字道轩，建阳人，刘剡之门人也。（剡永乐中人，有《四书通义》，已著录。）好讲阴阳医卜之术，是书以《素问》五运六气之说编为歌辞。又有天符岁会之说，以人生年之甲子，观其得病之日气运盛衰，决其生死。

医家未有用其法者。盖本五运六气，以生克制化推其王相休囚而已，初无所徵验也。

△《素问钞补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丁瓚编。瓚字点白，镇江人。嘉靖丁丑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初，滑寿著《素问钞》，岁久传写多讹。瓚因其旧本，重为补正，复兼采王冰原注以明之。

凡十二门，悉依寿书旧例，又以五运六气主客图并诊家枢要附於后。

△《续素问钞》九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机撰。机有《针灸问对》，已著录。是编因滑寿《素问钞》采王冰原注太略，因重为补录。凡所增入，以续字别之。九卷之中分上、中、下三部。上四卷，中一卷，下四卷，其标目悉依滑氏之旧。

△《素问注证发微》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蒔撰。蒔字仲化，会稽人。其说据《汉志内经》十八篇之文，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之。复引离合真邪论中九针九篇因而九之之文，定为九九八十一篇。以唐王冰分二十四卷为误，殊非大旨所关。其注亦无所发明，而於前人著述多所訾议，过矣。

△《素问悬解》十三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朝国朝黄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悬象》，已著录。是书谓《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始著竹帛，传写屡更，不无错乱，因为参互校正。如本病论、刺志论、刺法论旧本皆谓已亡，元御则谓本病论在玉机真藏论中，刺志论则误入诊要经中论，刺法论则误入通评虚实论，未尝亡也。又谓经络论乃皮部论之后半篇，皮部论乃十二正经经络论之正文。如此则三奇经与气府论之前论、正经后论、奇经三脉无异。故取以补阙，仍复八十一篇之旧。考言经文错简者起於刘向之校《尚书》（见《汉旧艺文志》），犹有古文可据也。疑经文脱简者始於郑玄之注《玉藻》（见证记注），然犹不敢移其次第。至北宋以后，始各以己意改古书，有所不通，辄言错简，六经遂几无完本。馀波所渐，刘梦鹏以此法说楚词。迨元御此注，并以此法说医经。而汉以来之旧帙，无能免於点窜者矣。揆诸古义，殆恐不然，其注则间有发明。如五运六气之南政、北政，旧注以甲己为南政，其余八干为北政，元御则谓天地之气东西对待，南北平分，何南政之少而北政之多也。一日之中，天气昼南而夜北。一岁之中，天气夏南而冬北。则十二年中，三年在北，三年在东，三年在南，三年在西。在北则南面而布北方之政，是谓北政。天气自北而南升，在南则北面而布南方之政，是谓南政。天气自南而北升，则自卯而后，天气渐南，总以南政统之。自酉而后，天气渐北，总以北政统之。东西者左右之间气，故不可以言政。此南北两极之义，其论为前人所未及。然运气之说，特约举天道之大凡，不能执为定谱以施治疗，则亦如太极、无极之争耳。

△《灵枢悬解》九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是书亦以错简为说，谓经别前十三段为正经，后十五段为别经，乃经别之所以命名。而后十五段却误在经脉中，标本而误名卫气。四时气大半误入邪气，藏府病形论津液五别误名五癰津液别。此类甚多。乃研究《素问》，比栻其辞，使之脉络环通。案《灵枢》晚出，又非《素问》之比。说者谓唐人剽取《甲乙经》为之，不应与古书一例错简，亦姑存其说可也。

△《图注难经》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世贤撰。世贤字天成，宁波人，正德中名医也。《难经》旧有吴吕广、唐杨德操诸家注。宋嘉祐中，丁德用始於文义隐奥者各为之图，元滑寿作《本义》，亦有数图，然皆不备。世贤是编，於八十一篇篇篇有图，凡注所累言不尽者，可以披图而解。惟其中有文义显然，不必待图始解者，亦强足其数，稍为冗赘。其注亦循文敷衍，未造深微。

△《难经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已著录。是书以秦越人八十一

《难经》有不合《内经》之旨者，援引经文以驳正之。考《难经》、《汉艺文志》不载，《隋志》始著於录。虽未必越人之书，然三国已有吕博望注本，而张机《伤寒论》平脉篇中所称经说，今在第五难中，则亦后汉良医之所为。历代以来，与《灵枢》、《素问》并尊，绝无异论。大椿虽研究《内经》，未必学出古人上，遽相排斥，未见其然。况大椿所据者《内经》，而《素问》全元起本已佚其第七篇，唐王冰始称得旧本补之，宋林亿等校正，已称其天元纪大论以下与《素问》馀篇绝不相通，疑冰取阴阳大论以补所亡。至刺法本病二论，则冰本亦阙，其间字句异同，亿等又复有校改，注中题曰新校正皆是。则《素问》已为后人所乱，而《难经》反为古本。又滑寿《难经本义》列是书所引《内经》，而今本无之者，不止一条。则当时所见之本，与今亦不甚同。即有舛互，亦宜两存，遽执以驳《难经》之误，是何异谈六经者执开元改隶之本以驳汉博士耶？

△《难经悬解》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难经》之出在《素问》之后，《灵枢》之前。故其中所引经文有今本所有载者（见滑寿《难经本义》）。然其文自三国以来不闻有所窜乱。

元御亦谓旧本有讹，复多所更定，均所谓我用我法也。

△《伤寒悬解》十五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是书大旨，谓汉张机因针灸刺法已亡，而著《伤寒论》以治外感之疾。其理则岐、黄、越人之理，其法则因岐、黄、越人之针刺而变通之。立六经以治伤寒，从六气也。制汤丸以疗感伤，守五味也。凡《脉法》八十三章，《六经经证》以及入府传藏之里证误行汗吐下之坏病三百六十八章，外感之类证汗吐下宜忌八十六章，共五百三十七章，合百十三方。自晋王叔和混热病於伤寒，后来坊本杂出，又有传经为热，直中为寒之说，而伤寒亡矣，且简编亦多失次。

因为解其《脉法》，详其经络，考其常变，辨其宜忌，凡旧文之讹乱者，悉为更定。末载驳正叔和序例一卷，以纠其失。其持论甚高。考《伤寒论》旧本经王叔和之编次，已乱其原次，元御以为错简，较为有据，与所改《素问》、《灵枢》、《难经》出自独断者不同。然果复张机之旧与否，亦别无佐证也。

△《伤寒说意》十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元御既作《伤寒悬解》，谓论文简奥，非读者所能遽晓。乃会通大意，复著此书以开示初学之门径。

△《金匱悬解》二十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元御谓张机著《金匱玉函经》以治内伤杂病，大旨主於扶阳气

以为运化之本。自滋阴之说胜，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於四诊九候之法，言之颇详。

△《长沙药解》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张机《伤寒论》共一百十三方，《金匱玉函经》共一百七十五方，合二书所用之药共一百六十种。元御各为分析排纂，以药名药性为纲，而以某方用此药为目，各推其因证主疗之意，颇为详悉。然药有药之性味，此不易者也。用药有用药之经纬，此无定者也。此当论方，不当论药。但云某方有此药，为某证而用，某方有此药，又为某证而用，是犹求之於筌蹄也。

△《图注脉诀》四卷、《附方》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世贤撰。是编因世传王叔和《脉诀》而为之图注。考晁公武《读书志》曰，《脉经》十卷，晋王叔和撰。唐甘伯宗《名医传》曰，叔和，西晋高平人。博通经方，精意诊处，尤好著述。其书纂岐伯、华佗等论脉要诀而成，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五脏、六腑、三焦、四时之病，凡九十七篇。《读书志》又曰，《脉诀》一卷，题曰王叔和撰，皆歌诀鄙浅之言，后人依托者，然最行於世云云。据此，则《脉经》为叔和作，《脉诀》出於伪撰。今《脉经》十卷，尚有明赵邸居敬堂所刊林亿校本，知公武之言不诬。世贤不考，误以《脉诀》为真叔和书而图注之。根柢先谬，其他可不必问矣。书末附方一卷，皆因脉以用药。然脉止七表八里九道，而病则变现无方，非二十四格所能尽。限以某脉某方，亦非圆通之论也。

△《杜天师了证歌》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杜光庭撰。光庭字圣宾，晚自号东瀛子。括苍人。应百篇举不第，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幸蜀，召见。赐紫衣，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据蜀，赐号广成先生，除谏议大夫，进户部侍郎，后归老於青城山。此书题曰天师，据陶岳《五代史补》，亦王建时所称也。考光庭所著多神怪之谈，不闻以医显，此书殆出伪托，其词亦不类唐末五代人。钱曾《读书敏求记》以为真出光庭，殊失鉴别。其注称宋人高氏伍氏所作，而不题其名。后附《持脉备要论》三十篇，亦不知谁作，多引王叔和《脉诀》，而不知叔和有《脉经》，则北宋以后人矣。

△《疮疡经验全书》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窦汉卿撰。卷首署燕山窦汉卿。而申时行序乃称汉卿合肥人，以疡医行於宋庆历、祥符间，曾治太子疾愈，封为太师。所著有《窦太师全书》。其裔孙梦麟，亦工是术，因增订付梓云云。考《宋史艺文志》不载此书，仅有《窦太师子午流注》一卷，亦不详窦为何名，疑其说出於附会。且其中治验皆梦

麟所自述，或即梦麟私撰，托之乃祖也。国朝康熙丁酉，歙人洪瞻岩重刊，乃云得宋刻秘本校之，殆亦虚词。

△《大本琼瑶发明神书》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赐太师刘真人撰，不著其名。前有崇宁元年序，则当为宋徽宗时人。然序称许昌滑君伯仁尝看经络专专（案：专专二字疑误，姑仍原本录之。）手足三阴三阳及任督也。观其图彰训释（案：图彰二字未详，今亦姑仍旧本），纲举目张云云。伯仁，滑寿字也，元人入明，《明史》载之方技传。崇宁中人何自见之，其伪可知矣。书中所言皆针灸之法及方药，盖庸妄者所托名也。

△《崔真人脉诀》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紫虚真人撰，东垣老人李杲校评。考紫虚真人为宋道士崔嘉彦。陶宗仪《辍耕录》称，宋淳熙中，南康崔紫虚隐君嘉彦，以《难经》於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故用为宗，以统七表八里，而总万病，即此书也。宋以来诸家书目不著录，焦竑《国史经籍志》始载之，《东垣十书》取以冠首。李时珍已附入《濒湖脉学》中。至其旁注之评语，真出李杲与否，则无可徵信矣。

△《东垣十书》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其中《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兰室秘藏》三卷，实李杲之书。崔真人《脉诀》一卷，称杲批评。其余六书，惟《汤液本草》三卷，《此事难知》二卷为王好古所撰，其学犹出於东垣。至朱震亨《局方发挥》一卷，《格致馀论》一卷，王履《医经溯洄集》一卷，齐德之《外科精义》二卷，皆与李氏之学渊源各别。概名为东垣之书，殊无所取。盖书肆刊本，取盈卷帙，不计其名实乖舛耳。

△《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四卷（侍郎金简购进本）

旧本题金李杲撰。考《珍珠囊》为洁古老人张元素著，其书久已散佚。世传东垣《珍珠囊》乃后人所伪托，李时珍《本草纲目》辨之甚详。是编首载寒、热、温、平四赋，次及用药歌诀，俱浅俚不足观。盖庸医至陋之本，而亦托名於杲，妄矣。

△《伤寒心镜》一卷（通行本）

一名张子和《心镜别集》，旧本题镇阳常德编。德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时代。考李濂《医史》张从正传后附记曰，《儒门事亲》十四卷，盖子和草创之，麻知几润色之，常仲明又摭其遗为《治法心要》。子和即从正之字，知几为麻革之字，仲明字义与德字相符。常仲明者，其即德欤？若然，则金兴定中人也。书凡七篇，首论河间双解散及子和增减之法，馀亦皆二家之绪论。

△《伤寒心要》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都梁镛洪编。洪始末未详，大旨敷演刘完素之说。所列方凡十八。又有病后四方，与常德《伤寒心镜》皆后人裒辑，附入《河间六书》之末者。然掇拾残剩，无所发明。

△《流注指微赋》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何若愚撰。若愚爵里未详。原注有云，《指微论》三卷，亦是何公所作。探经络之赜，原针刺之理，明荣卫之清浊，别孔穴之部分，然未广传於世，於内自取义以成此赋。则若愚先著指微论，又自约其义为此赋，便记诵也。今《指微论》不传，惟此赋载《永乐大典》中。

△《如宜方》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艾元英撰。元英，东平人。始末无考。此本为三山张士宁所刊。前有二序，一为至正乙未林兴祖作，一为至治癸亥吴德昭作。其书首列药石炮制总论，不过数十味，未免简略。第一卷述证，自中风至杂病凡三十类。第二卷载方，凡三百有馀。其曰如宜者，如某证宜用某汤，某证宜用某圆散是也。其说一定不移，未免执而不化。焦氏《经籍志》、高氏《百川书志》俱不著录，然相其版式，犹元代闽中所刊，非依托也。

△《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元洞虚子王中阳撰。其书论婚孕老幼阴阳气运节宣之宜，并摘录脉证方剂以资调摄，取庄子字泰定者发乎天光，及养生主之语名之。前有中阳自序，及至元戊寅段天祐序，盖正德间兵部郎中冒鸾所重刊也。后有杨易跋，谓《吴宽集》中载中阳为吴人，名珪，字均章，自号中阳老人。生元盛时。年四十，弃官归隐虞山之下。慕丹术，尤邃於医。

△《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元文江孙允贤撰。本名《医方集成》，此本为钱曾也是园所藏，犹元时旧刻。目录末题至正癸未菊节进德书堂刊行。前有题识曰，《医方集成》一书，四方尚之久矣。本堂今得名医选取奇方，增入孙氏方中，俾得贯通，名曰《医方大成》云云。则坊贾所为，非允贤之旧矣。

△《伤寒医鉴》一卷（通行本）

元马宗素撰。宗素始末未详。是书载《河间六书》中，皆采刘完素之说以驳朱肱《南阳活人书》，故每条之论皆先朱后刘。大旨皆以热病为伤寒，而喜寒凉，忌温热。然活人书往往用麻桂於夏月发泄之时，所以貽祸。若冬月真正伤寒，则非此不足以散阴邪，岂可专主於凉泄？未免矫枉过直，各执一偏之见矣。

△《杂病治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纯撰。纯有《玉机微义》，已著录。是书成於永乐戊子，末附兰室誓戒四则，叙其父橘泉翁受医术於朱震亨。纯承其家学，又从其乡冯庭榦、许宗鲁、

邱克容游，尽得其法。因撮举纲要，著为一编，分七十二证，每证各标其攻补之法。盖皆其相传口诀，故略而弗详。初无刊本。成化己亥，上元县知县长安萧谦观政户部时，奉命赏军甘州，始从纯后人得其本，为鋟版以传。

△《伤寒治例》一卷（通行本）

明刘纯撰。其体例与《杂病治例》相同，不标六经，亦不分表里，但以现证九十五种为纲，而每证推其病源与其治法。亦成化己亥萧谦所刻也。

△《医方选要》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文采编。李时珍《本草纲目》引作周良采，字之讹也。其里贯未详。是书乃其为蜀献王椿侍医时，承献王之命所作，则洪武中人也。每门皆抄录古方，而各冠以论。嘉靖二十三年，通政使顾可学奏进，诏礼部重录付梓，仍行两京各省翻刻。前有献王序及文采自序，并载礼部尚书费宥题覆疏二篇，盖亦翻刻本也。

△《袖珍小儿方》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用宣撰。用宣，衢州人。《艺文志稿》作徽州人，盖字形相近而讹。其书以《脉诀》为首，《方论针灸图形》次之。总七十二门六百二十四方，蒐采颇备，惟论断多袭旧文，无所发明耳。是书作於永乐中，嘉靖十一年赣抚钱宏重刊，以是书原本宋钱乙也。

△《安老怀幼书》四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刘宇编。宇字志大，河南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初，宋咸淳中，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大德间，邹鉉续为《寿亲养老新书》。黄应紫合为一篇刻之。宇於成化戊戌得其本，宏治庚戌重为刊行，改名《安老书》，仍为三卷。后六年丙辰，复得霁川娄氏《恤幼集》，又补刻於后，总为四卷，题曰《安老怀幼书》。霁川娄氏，明洪武永乐间御医也，宇得之於其曾孙云。

△《医学管见》一卷（通行本）

明何塘撰。塘号柏齐，怀庆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右副都御史。谥文定。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凡二十二篇，自记谓因读《素问》及《玉机微义》二书而作。其说皆主於大补大攻，非中和之道。其第十九篇论久病元气太虚，病气太盛，当以毒药攻之，尤不可训。其论金石药一条，则名言也。

△《保婴撮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铠撰。铠字良武，吴县人。弘治中官太医院医士。是编分门纂辑，於幼科证治最为详悉。其论乳下婴儿有疾必调治其母，母病子病，母安子安。且云小儿苦於服药，亦当令母服之，药从乳传，其效自捷。皆前人所未发。其子太医院院使己，又以其所治验附於各门之后，皆低一格书之。后人集己遗书为《薛

氏医案》，此书亦在其中。考卷首苏州府知府林懋举序，有请已纂而约之之语。疑铠但草创此书，其编纂成帙则实出己手。后人收入己书，盖由於此。此本为嘉靖丙辰所刊，犹未编《医案》以前单行之帙也。

△《神应经》一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陈会撰，刘瑾补辑。会字善同，称宏纲先生。瑾字永怀，号恒菴。均不知何许人。瑾所附论皆冠以臣字，亦不知何时进御本也。案宦官刘瑾，武宗时流毒海内，终以谋逆伏诛，断无人肯袭其姓名者，此书当在正德前矣。所论皆针灸之法，有歌诀，有图有说，传写讹谬，不甚可据。前有宗派图一页，称梓桑君席宏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至席信卿，十一传至会。会传二十四人，嫡传者二人，一曰康叔达，一即瑾也。又有席宏达誓词，谓传道者必盟天歃血，立誓以传，当於宗派图下注其姓名，如或妄传非人，私相付度，阴有天刑，明有阳谴云云。是直道家野谈耳。

△《医开》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世相撰。世相字季邻，号清溪，蒲州人。吕柟之门人也。官延川县知县。是书凡分二十四类。首载或问数条，谓医学至丹溪而集大成，盖亦主滋阴降火之说者。

△《医史》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人物志》，已著录。是编采录古来名医，自《左传》医和以下，迄元李杲，见於史传者五十五人。又采诸家文集所载，自宋张扩以下，迄於张养正，凡十人。其张机、王叔和、王冰、王履、戴原礼、葛应雷六人，则濂为之补传。每传之后，濂亦各附论断。然如医和诊晋侯而知赵孟之死，据和所称主不能御，吾是以云，盖以人事天道断之，而濂以为太素脉之祖。扁鹊传中赵简子、齐桓公、虢君各不同时，自为《史记》好奇之误，而濂不订正。葛洪自属道家，但偶集方书，不闻治验，乃一概收入。则陶宏景之撰《名医别录》，有功《本草》，何以见遗？褚澄遗书，伪托显然，乃不能辨别，反证为真本。至於宋僧智缘，本传但有善医二字，别无治验，特以太素脉知名，与张扩之具有医案者迥别。载之医家，尤为滥及，辽济鲁古亦更无一事可述，但以长亦能医，专事针灸二语，遽为立传，则当立传者又何限乎？濂他书颇可观，而此书乃冗杂特甚，殊不可解。惟其论仓公神医乃生五女而不生男，其师公乘阳庆亦年七十馀无子，以证医家无种子之术，其理为千古所未发，有足取焉。

△《药镜》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仪撰。仪，嘉兴人。正德甲戌进士，其历官未详。是编前后无序跋。惟凡例谓医镜之鑄，骈车海内。今梓药性，仍以镜名。其载药性，分温、热、平、

寒为四部，各以俚语括其主治。后附拾遗、疏原、滋生三赋，以补所未备。词句鄙浅，徒便记诵而已。

△《医学正传》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虞抟撰。抟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人。义乌人。是书成於正德乙亥。其学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各选其方之精粹者次於《丹溪要语》之后，复为或问五十条以申明之。

△《卫生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宏撰。宏始末未详。前有正德庚辰宏自序，复系以五言律诗一章，词颇近俚。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湿热法河间，杂病法丹溪，尚属持平之论。

然亦大略如是，未可执为定法也。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万表编，其孙邦孚增辑。表有《海寇议》，已著录。邦孚字汝永，官都督僉事。是编原本抄集古方，分门别类，凡五卷。邦孚又益以经验诸方及脉诀药性，共为六卷，亦颇有可用之方。至首载吕仙降乩赠诗五首，以美是书，则语怪而不可训矣。

△《摄生众妙方》十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时彻编。时彻字维静，鄞县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张邦奇传》。是编分四十七门，标目繁碎。自序云，每见愈病之方，辄录而藏之。盖随时抄集而成，未为赅备。

△《急救良方》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时彻编。分三十九门，专为荒村僻壤之中不谙医术者而设。故药取易求，方皆简易，不甚推究脉证也。

△《灵秘十八方加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德府良医所良医济南胡嗣廉校编。前有嘉靖十七年可泉子序，云不知何人所辑，则嗣廉但校正编次耳，非所撰也。其书以世人多用《和剂局方》，不知加减之用。因以此十八方各详其因证加减之法，以便於用。然病机万变，相似者多，但据证以减药味，似非必中之道，仍与执《局方》者等也。十八方后又附补中益气汤等四方，共为二十二方，亦不知何人所加。或即嗣廉续入欤？

△《心印绀珠经》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汤卿撰。汤卿不知何许人。是书为嘉靖丁未嘉兴府知府赵瀛所校刊。上卷曰原道统，曰推运气，曰明形气，曰评脉法。下卷曰察病机，曰理伤寒，曰演治法，曰辨药性，曰十八剂。融会诸家之说，议论颇为纯正。惟以十八剂为主，而欲以轻清暑火解甘淡缓寒调夺湿补平荣涩和温数字该之，未免失之拘泥。

△《运气易览》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机撰。机有《针灸问对》，已著录。是编取《素问》中五运六气之说详加辨论，所衍各图，亦颇有发明。然治病自以脉证为主，拘泥司天在泉，终无当於经旨也。

△《痘证理辨》一卷、《附方》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机撰。前列诸家治痘方法，后引浙中魏氏之说以辨之。自序云，嘉靖庚寅，痘灾盛行。因探索群书，见有论痘疮者，纂为一编。其论痘皆主於火。然痘虽胎火之毒，而虚实异禀，则攻补异宜。又多兼杂证，不可拘以一说也。

△《养生类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吴正伦撰。正伦字子叙，自号春岩子，歙县人。郑若庸尝为作小传，则嘉靖中人也。是书上卷载导引诀、卫生歌及炼红铅秋石之法，下卷分春夏秋冬诸证宜忌合用方法，盖兼涉乎道家之说者也。

△《志斋医论》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高士撰。士字志斋，鄞县人。是书作於嘉靖中。上卷专论痘疹，下卷杂论阴阳六气，血脉虚实。其说云今之医者多非丹溪，而偏门方书盛行。则亦以朱氏为宗者矣。

△《经验良方》十一卷（通行本）

明陈仕贤编。仕贤字邦宪，福清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其书首载医旨脉诀药性，别为一卷。次为通治诸病门，如太乙紫金丹、牛黄清心丸之类。

次分杂证五十二门，皆抄录旧方，无所论说。自序称，与通州医官孙宇考定而成云。

△《丹溪心法附馀》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方广撰。广字约之，号古斋，休宁人。是书成於嘉靖丙申。因程用光所订朱震亨《丹溪心法》，赘列附录，与震亨本法或相矛盾。乃削其附录，独存一家之言，别以诸家方论与震亨相发明者，分缀各门之末。然均非震亨之原书矣。

△《避水集验要方》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炳撰。炳字文化，泗州人。是编以常用有验之方，分类裒辑，无所阐发。其所用之药有积雪草者，《本草》所未详，特为具其图形，述其功效。然药类至多，惟在善用，正无取乎搜罗新异，自夸秘授也。其以《避水》名者，盖隆庆、丙寅淮水决，炳避居楼上以成是书。末附柳应聘撰《玉鹤翁传》一篇，备载炳父相治医事。玉鹤，相之自号，故炳又号怀鹤云。

△《上池杂说》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此乃其杂论医学之书。大意主於温

补，伸东垣而抑丹溪。亦偏於一隅之见者也。

△《伤寒指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皇甫中撰。中字云洲，仁和人。其书原始《内经》，发明仲景立法之意，於诸家议论独推陶华。第十三卷载节菴《杀车槌法》中，识於后云，先君菊泉与陶翁厥嗣廷桂善，尝得其所著《务寒琐言》及《杀车槌法》传心之秘旨云云。然节菴六书，至今为伤寒家所诟厉，则此书抑可知也。

△《针灸大全》十卷（内府藏本）

明杨继洲编。继洲万历中医官。里贯未详。据其刊版於平阳，似即平阳人也。是书前有巡按山西御史赵文炳序，称文炳得痿痺疾，继洲针之而愈。因取其家传《卫生针灸元机秘要》一书，补辑刊刻，易以今名。本朝顺治丁酉，平阳府知府李月桂以旧版残阙，复为补缀。其书以《素问》、《难经》为主，又肖铜人像，绘图立说，亦颇详赅，惟议论过於繁冗。

△《医学六要》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三锡撰。三锡字叔承，应天人。是编成於万历乙酉。以医学大端有六，分别论列。首四诊法一卷，次经络考一卷，次病机部二卷，次本草选六卷，次治法汇八卷，次运气略一卷。自谓博采群书，各汇其要。然杂录旧文，无所折衷。

王肯堂叙以医圣称之，过矣。

△《删补颐生微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中梓撰。中梓字士材，华亭人。是编初稿定於万历戊午，已刊版行世。崇祯壬午又因旧本自订之，勒为此编。凡二十四篇，曰三奇，曰医宗，曰先天，曰后天，曰辨妄，曰审象，曰宣药，曰运气，曰脏腑，曰别证，曰四要，曰化源，曰知机，曰明治，曰风土，曰虚癆，曰邪祟，曰伤寒，曰广嗣，曰妇科，曰药性，曰医方，曰医药，曰感应，门类颇为冗杂。三奇论中兼及道书修炼，如去三尸行呵吸等法，皆非医家本术也。

△《雷公炮制药性解》六卷（通行本）

旧本题明李中梓撰。凡金石部三十三种，果部十八种，穀部十一种，草部九十六种，木部五十七种，人部十种，禽兽部十八种，虫鱼部二十六种。每味之下各有论案。其称雷公云者，盖采炮炙论之文，别附於末。考宋雷斅《炮炙论》三卷，自元以来，久无专行之本，惟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之差详。是篇所采犹未全备，不得冒雷公之名。又《江南通志》载中梓所著书有《伤寒括要》、《内经知要》、《本草通原》、《医宗必读》、《颐生微论》凡五种，独无是书。卷首有太医院订正姑苏文喜堂镌补字，亦坊刻炫俗之陋习。殆庸妄书贾随意哀集，因中梓有医名，故托之耳。

△《鲁府秘方》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应泰编。应泰尝为鲁王府侍医。其里贯未详。是书分福、寿、康、宁四集。首载五言赞一首，以颂鲁王。其馀皆分类隶方，亦罕奇秘。末载延生劝世等箴，尤与医药无关。前有万历甲午鲁王序。考《明史》诸王传，鲁荒王檀八世至敬王寿鎰，於万历二十二年嗣封。是年岁在甲午，盖即寿鎰，故其序自称鲁王八代孙也。

△《普门医品》四十八卷、附《医品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化贞撰。化贞字肖乾，诸城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佾都御史，巡抚辽东。以僨事伏诛。事迹附见《明史熊廷弼传》。是编摘录《本草纲目》诸方，参以诸家论述，详列病证，分类汇编。每门冠以总论，但有证候而不载诊法。其凡例谓是书为不知医者设，然望、闻、问、切，犹或审证未真，用药多舛。况舍脉而论方，则虚、实、寒、热之相似者，其误必多。执影响之见而苟冀一效，其贻误封疆，亦此学问矣。

△《孙氏医案》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泰来、孙明来同编。二人皆休宁孙一奎之子。是编即所辑《一奎医案》也。凡三吴治验二卷，新都治验二卷，宜兴治验一卷。不分证而分地，盖以治之先后为次。一奎深究医理，其议论多见於《赤水玄珠》、《医旨绪馀》，皆已著录。是编宗旨具载二书之中，且旁文多於正论，亦为冗漫。盖大意主於标榜医名，而不主於发挥医理也。

△《河间六书》二十七卷（通行本）

明吴勉学编。勉学字肖愚，歙县人。是编裒辑金刘完素之书，凡《原病式》一卷，《宣明论方》十五卷，《保命集》三卷，《伤寒医鉴》一卷，《伤寒直格》三卷，《伤寒标本》二卷，附《伤寒心要》、《伤寒心镜》各一卷。名为六书，实八书也。其中多非完素所作，已分别各著於录。今存其总目於此，以不没勉学缀辑刊刻之功焉。

△《折肱漫录》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承昊撰。承昊字履素，号暗斋，秀水人。黄洪宪之子也。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承昊体羸善病，因参究医理，疏其所得以著是书。分养神、养气、医药三门。其论专主於补益，未免一偏。

△《运气定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说撰。说有《易发》，已著录。是编凡四论八图。辨《素问》所论运气当在六元正纪大论，原文久佚。故晋皇甫谧作《甲乙经》，隋全元起注《素问》，皆云亡失。唐王冰始私采《阴阳大论》七篇补之，诡云秘藏书本。刘守真、杨子建递变其说，亦皆乖谬，因著此书以辟之。定以六气为经，五运为纬，气

静运动，上下周流，天始於甲，地始於子，数穷六十，循环无端，其说甚辨。然运气之主病，犹之分野之占天，以为不验，亦有时而中；以为必验，又有时不然。天道远，人事迩，治病者求之望、闻、问、切，参以天时、地气，亦足得其概矣，正不必辨无证、无形之事也。

△《针灸聚英》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高武撰。武始末未详。是书以经络空穴类聚为一卷，各病取穴治法为一卷，诸论针灸法为一卷，各歌赋为一卷。凡诸书与《素问》、《难经》异同者，取其同而论其异，故以聚英名书。其所蒐采，惟《铜人明堂子午》及《窦氏流注》等书，余皆不录。

△《针灸节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高武撰。是书以《难经》、《素问》为主。《难经》首取行针补泻，次取井荣俞经合，次及经脉。《素问》首九针，次补泻，次诸法，次病刺，次经脉空穴。俱颠倒后先，於经文多割裂。

△《简明医彀》八卷（内府藏本）

明孙志宏撰。志宏字台石，杭州人。是书卷首冠要言一十六则，议论亦平正。其余案门列方，浅显易解，然未能尽医道之变化也。

△《金鑑秘论》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梁谿流寓李药师撰。不知何许人。自序称唐李靖以三等法教士，故亦以三等法治病。药师之称，适符靖字，殆亦寓名欤？其书分十二门，皆论医目之法，故曰《金鑑》，盖取佛书金鑑刮眼之义也。

△《扁鹊指归图》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脉证形色编为歌括，以便记诵。盖坊市俗医所为。

△《证治大还》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治撰。治字三农，华亭人。是书凡证视近纂二卷，药理近考二卷，济阴近编五卷，幼幼近编四卷，医学近编二十卷，伤寒近编前集五卷，后集五卷。前有喻昌及治自序。治自谓五世业医，所著书有《璜溪医约解》、《医师寤言》、《外台秘典》、《脉药骊珠》各种，皆斟酌尽善，择其近要者付之梨枣。然是书杂录诸家议论证治，门类繁碎，殊少折衷。

△《马师津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元仪撰。元仪，苏州人。是编前有雍正壬子汪濂夫序，称元仪受学於云间李士材、西昌喻嘉言。士材，李中梓之字。嘉言，喻昌之字。二人皆国初人，则元仪著书当在康熙初矣。其曰《马师津梁》者，盖元仪门人姜思吾传其抄本，濂夫追题此名，非其本目也。所论多原本旧文，大抵谨守绳尺，不敢放言高论，亦不能有所发明。所载诸方，或与所论不甚符。如中风一门，既知病由

内虚，不属外邪，而附方仍多驱风涤痰，一切峻利之药。知其亦见寒医寒，见热医热，随时补救之技，非神明其意，运用自如者矣。

△《张氏医通》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璐撰。璐字路玉，号石顽，吴江人。是编取历代名家方论，汇次成编。门类先后，悉依王肯堂《证治准绳》。方药主治多本薛己《医案》、张介宾《景岳全书》而以己意参定之。凡古来相传之说，稍有晦滞者，皆削不录。其辞气未畅者，皆润色发挥，务阐其意。康熙乙酉，圣祖仁皇帝南巡，璐子以柔，以璐所著《本经逢原》、《诊宗三昧》、《伤寒缵绪论》及此书汇辑恭进，得旨留览。

考璐自序，是书初名《医归》，未及刊行，佚其目科、痘疹二册。晚年命其子以倬重辑目科治例，以柔重辑《痘疹心传》，补成完帙，改题此名。时韩氏《医通》已久行於世，璐书名与相复。自序谓元氏集名长庆，白氏集亦名长庆，未尝混也。

今刊本题《张氏医通》，盖亦以别於韩氏云。

△《伤寒缵论》二卷、《绪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璐撰。取张机《伤寒论》重分其例，采喻昌《尚论篇》及各家之注为之发明，而参以己见，是曰《缵论》。又以原书残佚既多，证治不备，博搜前人之论以补之，是曰《绪论》。《缵论》先载原文，次附注释，末录正方一百十三首。《绪论》首载六经传变，合病并病，标本治法，及正伤寒以下四十证，又分别表里，如发热头痛，结胸自利之类，末录杂方一百二十馀道。其医通十六卷内，诸证毕备，不立伤寒一门。自序谓先有此二书别行，故不复衍也。康熙甲寅，林起龙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其序有曰，铃槌活人类证者出，而斯道日茅塞矣。

近之准绳金鑑续焰参注宗印图经绪论五法手援诸刻，炫奇斗异，吊诡承讹，逞意簧鼓，任口杜撰，如狂犬吠，如野狐鸣。又曰，更可异者，本无一长，又未梦见条辨，止将尚论篇割裂纷更。称缵论者，譬之推粪蜣螂，自忘其臭，此书必不能传。即传不过供人笑骂涂抹云云。其诋謫是书，不遗馀力。然亦不至如是之甚也。

△《本经逢原》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璐撰。其书以神农本经为主，而加以发明，兼及诸家治法。部分次第，悉依李氏《本草纲目》，而疏通大义，较为明显。自序云：濒湖博洽今古，尚尔舍本逐末仅以本经主治，冠列於首，以为存羊之意。缪氏仲醇，开凿经义，迥出诸家之上，而於委曲难明之处，则旁引别录等说，疏作经言，未免朱紫之混。盖时珍书多主考订，希雍书颇喜博辨，璐书则惟取发明性味，辨别功

过，使制方者易明云。

△《诊宗三昧》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璐撰。是书专明脉理。首宗旨，次医学，次色脉，次脉位，次脉象，次经络，次师传，次口问，次逆顺，次异脉，次妇人，次婴儿。其医学篇有云，王氏《脉经》，全氏《太素》，多拾经语，溷厕杂说於中，偶一展卷，不无金属入眼之憾。他如《紫虚四诊》，《丹溪指掌》，《才婴宁枢要》，《濒湖脉学》，《士材正眼》等，要皆刻舟求剑，案图索骏之说。夫得心应手之妙，如风中鸟迹，水上月痕，苟非智慧辨才，乌能测其微於一毫端上哉！其言未免太自诩也。

△《石室秘策》六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陈士铎撰。士铎字远公，山阴人。是书托名岐伯所传，张机、华佗等所发明，雷公所增补。凡分一百二十八法，议论诡异。所列之方，多不经见。称康熙丁卯遇岐伯诸人於京都，亲受其法。前有岐伯序，自题中清殿下宏宣秘策无上天大帝真君。又有张机序，自题广蕴真人。方术家固多依托，然未有怪妄至此者，亦拙於作伪矣。

△《李氏医鉴》十卷、《续补》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李文来编。文来字昌期，婺源人。初，休宁汪桓作《医方集解》、《本草备要》二书，浅显易明，颇行於世。康熙丙子，文来撮合两书，条分缕析，分类排纂，以成是书。名曰《李氏医鉴》，实则汪氏书也。又以杂证及伤寒有未备者，更辑为《续补》二卷。末附桓所作三焦命门辨一篇，称医鉴成，请正於桓，详校差讹，玉成完璧。更授以是篇，附刻卷末。则文来辑是书时，桓尚无恙，与所手定无异矣。

△《医学汇纂指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端木缙撰。缙字仪标，当涂人。是书成於康熙丁亥。摘取古今医书，薈萃成帙。每病之下，先详脉理，次病因，次现证，次治法，颇为明析。惟於《素问》五运六气，拘执过甚，未免失於泥古。又第七卷所列医案，惟载近人治验，而古法一概不录。虽医贵因时，又不免局於目见矣。

△《济阴纲目》十四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武之望撰。汪淇笺释。之望字叔卿，自署关中人。淇字澹漪，一字右子，钱塘人。是书所分门目，与《证治准绳》之女科相同，文亦全相因袭，非别有所发明。盖即王肯堂书加以评释圈点，以便检阅耳。

△《保生碎事》一卷（大学士英廉家藏本）

国朝汪淇撰。是书又名《济阴慈幼外编》，录小儿堕地时至七日内医疗之事。如拭口、断脐、浴儿、稀痘各法，寥寥数则，大约取其便於检用，非保婴之全

书也。卷末一条云，随有《济阴纲目》及《慈幼纲目》即镌行。则是书之成，犹在《济阴纲目》之前。其《慈幼纲目》自谓即证治准绳之幼科，加以评释。今未见其本。

△《释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周官禄田考》，已著录。是编取《内经》所载人身诸骨，参以他书所说，牖而释之，中间多所辨正。如谓经筋篇足少阳之脉，循耳后上额角，额字乃头字之讹。谓曲角之角，经文刊本皆误作周，据气府论注改定。谓颌字说文作颞，与颐同训。颞盖自口内言之，如从口外言则两旁为颌，颌前为颐，两不相假，故《内经》无通称者。谓或骨之或乃古域字，引《说文》为证。谓齿数奇当为牡，偶当为牝，《说文》、《玉篇》并以牙为牡齿，恐误。谓曲牙二穴侠口旁四分，王冰以为颊车穴，恐非经义。谓高骨通指脊骨，不专指命门穴上一节。谓膺中有六穴，穴在骨间，则骨当有七。谓张介宾误以胁下为骹。

谓〈骨舌〉骨即肩端骨。谓经脉篇斜下贯胛之胛乃肿字之讹。谓本腧篇肘内大骨，内字乃外字之讹，掌后两骨，骨字乃筋字之讹。谓掌后兑骨非手髌。谓壅骨在鱼际旁寸口前，非掌后高骨。谓捷即髌骨之直者。谓骨空论颞下为辅，下字乃上字之讹。谓刺腰痛论或骨在膝外廉，膝字乃〈骨行〉字之讹。其考证皆极精核，非惟正名物之舛，并可以纠针砭之谬。已载入所著《果堂集》，此其别行之本。序称为吴文球讲明经穴而作，则其本旨以谈医而起。今附存其目於医家焉。

△《医学求真录总论》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宫绣撰。宫绣宜黄人。是书成於乾隆庚午。据其凡例，称尝著《医学求真录》十六卷。别钞其篇首总论，勒为五卷，以标明其宗旨。议论亦明白易解，然不无臆脱。如论风土不齐，而云西北人不可温补，则未免胶柱而鼓瑟矣。

△《成方切用》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仪洛撰。仪洛字遵程，海盐人。此书为其《医学述》之第四种。取古今成方一千三百馀首，本经按证，加以论断。卷首载内经一十二方。第一卷至第十二卷每卷各有上下，分治气、理血、补养、濇固、表散、涌吐、攻下、消导、和解、表里、祛风、祛寒、消暑、燥湿、润燥、泻火、除痰、杀虫、经带、胎产、婴孩、痲疹、眼目、救急凡二十四门。卷末载勿药元论七十四条，大旨谓古方不宜今用，故所录皆切於时用之方。凡例於汪枢《医方集解》颇有微词。然枢书浅略，亦可无庸掎击也。

△《伤寒分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仪洛撰。此书为其《医学述》之第五种，取喻嘉言所撰《尚论篇》重为

订正。凡太阳经三篇，阳明经三篇，太阴经一篇，少阴经二篇，厥阴经一篇，春温三篇，夏热一篇，脉法二篇，诸方一篇，补卒病论一篇，秋燥一篇，共十有九篇。

△《医贯砭》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农本草百种录》，已著录。初，明赵献可作《医贯》，发明薛氏《医案》之说，以命门真水真火为主，以八味丸、六味丸二方通治各病。大椿以其偏驳，作此书辟之。考八味丸即《金匱要略》之肾气丸，本后汉张机之方。后北宋钱乙以小兒纯阳，乃去其肉桂、附子，以为幼科补剂，名六味丸。至明太医院使薛己，始专用二方，为补阳补阴要药，每加減以治诸病。其於调补虚损，未尝无效。献可传其绪论，而過於主持，遂尽废古人之经方。殆如执诚意正心以折冲御侮，理虽相贯，事有不行。大椿攻击其书，不为无理，惟词气过激，肆言辱詈，一字一句，索垢求瘢，亦未免有伤雅道。且献可说不能多验，今其书已不甚行，亦不必如是之诟争也。

△《临证指南医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桂撰。桂字天士，吴县人。以医术名於近时，然生平无所著述。是编乃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附以论断，未必尽桂本意也。

△《得心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有《左传评》，已著录。是编皆所制新方。前有自题云，古方不能尽中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故名曰《得心录》。凡十九方。

其敌参膏四方，案应补之证，委曲调剂，以他药代之，为贫不能具参者计。虽未必果能相代，然其用志可尚也。

△《伤寒论条辨续注》十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郑重光撰。重光字在辛，歙县人。明万历中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号为精审。后喻昌因之作《尚论篇》，张璐因之作《伤寒缵论》，程嘉倩因之作《后条辨》，互有发明，亦各有出入。然诸书出而方氏之旧本遂微。重光为有执之里人，因取条辨原本，删其支词，复旁参喻昌等三家之说，以己意附益之，名曰《续注》。卷首仍题执中之名，明不忘所本之意也。

△《医津筏》一卷（通行本）

国朝江之兰撰。之兰字含微，歙县人。是书凡十四篇，每篇以《内经》数语为主，而分条疏论於其后。

△《四圣心源》十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四圣者，黄帝、岐伯、秦越人、张机也。元御於《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匱玉函经》五书，已各为之解，复融贯

其旨，以为此书。其文极为博辩，而词胜于意者多。

△《四圣悬枢》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是书谓寒疫、温疫、痘病、疹病皆由於岁气，世皆以小儿之痘为胎毒，非也。若能因其将发而急表散之，则痘可以不出。其说为宋以来所未有。夫痘病之发，每一时而遍及远近，且轻则大概皆轻，重则大概皆重，则谓之岁气，亦非无理。然究由胎毒伏於内，岁气感於外，相触而发，必谓不系胎毒，何以小儿，同感岁气，而未出痘者乃病痘，已出痘者不病痘乎？是又未可举一废百也。

△《素灵微蕴》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其书以胎化、藏象、经脉、营卫、藏候、五色、五声、问法、诊法、医方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附以医案。其说诋诃历代名医，无所不至。

以钱乙为悖谬，以李杲为昏蒙，以刘完素、朱震亨为罪孽深重，擢发难数。可谓之善骂矣。

△《玉楸药解》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玉楸者，元御别号也。是书谓诸家本草，其议论有可用者，有不可用者，乃别择而为此书。大抵高自位置，欲驾千古而上之。故於旧说多故立异同，以矜独解。

△《脉因证治》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按四时气候，详列诸病。先脉，次因，次证，次治，颇有条理，而分属处未免牵强。如霍乱、泄泻属夏三月，伤寒属冬三月，已为拘滞。

至於以颠狂、惊痫、痔漏、脱肛分属冬、夏，益为无说矣。春三月之证，分别真阴、元阴、真阳、元阳，其意主先后天立说，亦牵合不能了了。案元朱震亨有《脉因证治》一书，国朝喻昌尝惜其不行，说见所撰《寓意草》。是书卷首无序，后有嘉禾石氏一跋，称岐黄家久奉为枕秘，因讹脱甚多，借得藏书家善本校录，似即震亨之书。然所载各方如左归丸、右归丸之类，皆出自张介宾《景岳全书》，而亦以古方目之。知其断非震亨所著矣。

○附录

△《水牛经》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唐造父撰。造父未详何许人。原序有云，唐则天垂拱二年八月，收得水牛有病证。造父奏言，水牛与黄牛形貌相同，治法不等。若依黄牛用药，误矣。

造父别立医书共四十五证，有方有论，并无差误，但其词俚陋。盖方技家闻古

有善御之造父，误以为唐人而托之也。

△《安骥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伪齐刘豫时刊书序曰，尚书兵部阜昌五年准内降付下都省奏，朝散大夫尚书户部郎中冯长宁等札子，成忠郎皇城司准备差遣卢元宾进呈司牧《安骥集方》四册。奉齐旨，可看详开印施行。长宁等窃谓国家乘宋后，不得已而用兵，故遣官市马於陇右，诏修马政。始命有司看详司牧《安骥集》方，开印以广其传云云。详其序意，则旧有此书，伪齐刊之耳。凡病各有图，药方附末。其所载王良百一歌及伯乐画烙图、十二经络图、马师皇五脏、八邪论，大抵方技依托之言。然其来则已久矣。

△《类方马经》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有刑部员外郎姚江舒春序，称太监钱公总掌御马监，命本监中官之善於马者，取《马经》旧本，参以群书，日加考订，究脉络针穴之源委，校经方药石之君臣，极歌诀之周，尽方术之备，又增马援所进铜马表、铜马相法及腾驹牧养法诸条。书成，命寿诸梓云云。考太学题名碑，成化己丑有进士舒春，武功卫人。则所谓太监钱公者，当即宪宗朝之钱能也。

△《司牧马经痊骥通玄论》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东原兽医卞管勾集注。有三十九论，四十六说。於马之病源治诀，简明赅备。前有正德元年陕西苑马寺卿太原车霆序。《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惟高儒《百川书志》有之，卷帙与此本合。所谓卞管勾者，其名则不可考矣。

△《疗马集》四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喻仁、喻杰同撰。仁杰皆六安州马医。其书方论颇简明。附录一卷，则医驼方也。

△《痊骥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载通玄三十九论。病分五脏治之，各有方论，复附杂病诸方。今世疗马之剂，其源大略皆本此。

——右“医家类”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二卷，《附录》六部，二十五卷，皆附《存目》。

卷一百六 子部十六

○天文算法类

三代上之制作，类非后世所及，惟天文算法则愈阐愈精。容成造术，颛顼立制，而测星纪闰，多述帝尧。在古初已修改渐密矣。洛下閼以后，利玛窦以前，变法不一。泰西晚出，颇异前规，门户构争，亦如讲学。然分曹测验，具有实徵，终不能指北为南，移昏作晓，故攻新法者至国初而渐解焉。圣祖仁皇帝《御制数理精蕴》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於中西两法权衡归一，垂范亿

年。海宇承流，递相推衍，一时如梅文鼎等，测量撰述，亦具有成书。故言天者至於本朝，更无疑义。今仰遵圣训，考校诸家，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来疏密，厘然具矣。若夫占验襍祥，率多诡说。郑当再火，裨灶先诬，旧史各自为类，今亦别入之术数家。惟算术、天文相为表里，《明史艺文志》以算术入小学类，是古之算术，非今之算术也。今核其实，与天文类从焉。

△《周髀算经》二卷、《音义》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隋书经籍志天文类》，首列《周髀》一卷，赵婴注。又一卷，甄鸾重述。

《唐书艺文志》李淳风《释周髀》二卷，与赵婴、甄鸾之注列之天文类。

而历算类中复列李淳风注《周髀算经》二卷，盖一书重出也。是书内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盖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与商高问答，实勾股之鼻祖，故《御制数理精蕴》载在卷首而详释之，称为成周六艺之遗文。荣方问於陈子以下，徐光启谓为千古大愚。

今详考其文，惟论南北影差以地为平远，复以平远测天，诚为臆说。然与本文已绝不相类，疑后人传说而误入正文者，如夏小正之经传参合，傅崧卿未订以前，使人不能读也。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源，如书内以璇玑一昼夜环绕北极一周而过一度，冬至夜半璇玑起北极下子位，春分夜半起北极左卯位，夏至夜半起北极上午位，秋分夜半起北极右酉位，是为璇玑四游所极，终古不变。以七衡六间测日躔发敛，冬至日在外衡，夏至在内衡，春秋分在中衡，当其衡为中气，当其间为节气，亦终古不变。古盖天之学，此其遗法。盖浑天如球，写星象於外，人自天外观天。盖天如笠，写星象於内，人自天内观天。

笠形半圆，有如张盖，故称盖天。合地上地下两半圆体，即天体之浑圆矣。其法失传已久，故自汉以迄元、明皆主浑天。明万历中欧逻巴人入中国，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岁再熟，是为寒暑推移，随南北不同之故。及所谓春分至秋分极下常有日光，秋分至春分极下常无日光，是为昼夜永短，随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东西里差，即《周髀》所谓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东方夜半。昼夜易处如四时相反，是为节气合朔，加时早晚随东西不同之故也。又李之藻以西法制浑盖通宪，展昼短规使大於赤道规，一同《周髀》之展外衡使大於中衡，其《新法历书》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馀成一，亦即《周髀》所谓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

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此书刻本脱误，多不可通。今据《永乐大典》内所载详加校订，补脱文一百四十七字，改讹舛者一百一十三字，删其衍复者十八字。旧本相承，题云汉赵君卿注。其自序称爽以暗蔽，注内屡称爽或疑焉。爽未之前闻，盖即君卿之名。然则隋、唐志之赵婴，殆即赵爽之讹欤。

注引《灵宪乾象》，则其人在张衡、刘洪后也。旧有李籍音义，别自为卷，今仍其旧。书内凡为图者五，而失传者三，讹舛者一，谨据正文及注为之补订。古者九数惟《九章》、《周髀》二书流传最古，讹误亦特甚。然溯委穷源，得其端绪，固术数家之鸿宝也。

△《新仪象法要》三卷（内府藏本）

宋苏颂撰。颂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徒。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累爵赵郡公。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为重修浑仪而作，事在元祐间。而尤袤《遂初堂书目》称为《绍圣仪象法要》。《宋艺文志》有《仪象法要》一卷，亦注云绍圣中编，盖其书成於绍圣初也。案本传称，时别制浑仪，命颂提举。颂既邃於律算，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谓，颂所修制之精，远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云。案书中有官局生袁惟几之名，与《燕语》所记相合，其说可信，知宋时固甚重之矣。书首列进状一首，上卷自浑仪至水趺共十七图，中卷自浑象至冬至晓中星图共十八图，下卷自仪象台至浑仪圭表共二十五图，图后各有说。盖当时奉敕撰进者，其列玑衡制度、候视法式甚为详悉。南宋以后，流传甚稀。此本为明钱曾所藏后，有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吴兴施元之刻本於三衢坐啸斋字两行，盖从宋槧影摹者。元之字德初，官至司谏，尝注苏诗行世。此书卷末天运轮等四图，及各条所附一本云云。皆元之据别本补入，校核殊精。而曾所抄尤极工致，其撰《读书敏求记》，载入是书，自称图样界画，不爽毫发，凡数月而后成。楮墨精妙绝伦，不数宋本，良非夸语也。我朝仪器精密，夙绝千古，颂所创造，宜无足轻重。而一时讲求制作之意，颇有足备参考者。

且流传秘册，阅数百年而摹绘如新，是固宜为宝贵矣。

△《六经天文编》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郑氏周易注》，已著录。是编裒六经之言天文者，以《易》、《书》、《诗》所载为上卷，《周礼》、《礼记》、《春秋》所载为下

卷。三代以上推步之书不传，论者谓古法疏而今法密。如岁差里差之辨，皆圣人所未言。晋虞喜始知岁差。唐人作《覆矩图》，始知地有东西南北里差。然《尧典》、《豳风》、《月令》、《左传》、《国语》所言星辰，前后已相差一次。

是岁差之法，可即是例推。《周礼》土圭之法，日南景短，日北景长，日东景夕，日西景朝，是里差之法，亦可即是而见。六经所载，未始非推步之根，特古文简约，不能如后世推演详密耳。此编虽以天文为名，而不专主於星象，凡阴阳五行风雨以及卦义，悉汇集之。采录先儒经说为多，义有未备，则旁涉史志以明之，亦推步家所当考证也。《宋史艺文志》作六卷。至正《四明续志》作二卷。今此书分上下二编，则二卷为是。国朝吉水李振裕补刊《玉海》序，称应麟著述逾三十种。已刻者，《玉海附词学指南》。又有《遗书》十三种，自《诗考》至《通鉴答问》共五十馀卷，版皆朽蚀，悉为补刊之，是编亦与焉。此本前后无序跋，纸墨甚旧，盖犹至元六年王厚孙所刊也。

△《原本革象新书》五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濂作序，称赵缘督先生所著。先生鄱阳人，隐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钦，弗能详也。王祜尝刊定其书，序称名友某，字子公，其先於宋有属籍。考《宋史宗室世系表》，汉王房十二世，以友字，联名。书中称岁策加减法，自至元辛巳行之至今，其人当在郭守敬后，时代亦合。然语出传闻，未能确定。都印《三馀赘笔》称，尝见一杂书云，先生名友钦，字敬夫，饶之德兴人。其名敬字子恭及字子公者皆非，亦不言其何所本，惟其为赵姓，则灼然无疑也。其书自王祜删润之后，世所行者皆祜本，赵氏原本遂佚。惟《永乐大典》所载，与祜本参校，互有异同，知姚广孝编纂之时，所据犹为旧帙。祜序颇讥其芜冗鄙陋，然术数之家，主於测算，未可以文章工拙相绳。

又祜於天文星气虽亦究心，而儒者之兼通，终不及专门之本业。故二本所载，亦互有短长。并录存之，亦足以资参考。其中如日至之景一条，《周髀》谓夏至日值内衡，冬至值外衡，中国近内衡之下，地平与内衡相际於寅戌，外衡相际於辰申，二至长短以是为限，其寒暑之气则以近日远日为殊；而此书谓日之长短由於日行之高低，气之寒暑由於积气之多寡。天周岁终一条，天左旋，其枢名赤极，日右旋，其枢名黄极，经星亦右旋，宗黄极以成岁差；而此书谓天体不可知。但以经星言之，左旋则自东而西，南北不移，右旋则自西而东，以出入而分南北，截然殊致；而此书谓如良弩二马，弩不及良，一周遭则复遇一处。日道岁差一条，岁差由於经星右旋，凡考冬至日躔某星几度几分为一事，至授时法所立加减谓之岁实消长，与恒气冬至定气冬至又为一事，迥乎不

同；而此书合而一之。又天地正中一条，日中天则形大，出地入地则形大，乃蒙气之故；而此书谓天顶远而四旁近。又南北度必测北极出地，东西度必测月食时刻，别无他术；而此书欲以北极定东西之偏正，以东西景定南北之偏正。地域远近一条、地球浑圆，随处皆有天顶；而此书拘泥旧说，谓阳城为天顶之下。又《元史》所记南北海昼夜刻数各有盈缩；而此书谓南方昼夜长短不较多。又时刻由赤道度而景移在地平，故早晚景移迟，近午景移疾，愈南则迟者愈迟，疾者愈疾；而此书谓偏西则早迟而晚疾，偏东则早疾而晚迟。月体半明一条，凡日月相望必近交道，乃入闇虚，远於交道则地不得而掩之；而此书谓隔地受光如吸铁之石。其论皆失之疏舛。他如以月孛之孛为彗孛之孛，谓地上之天多於地下之天，谓黄道岁岁不由旧路，谓月驳为山河影，谓月食为受日光多阳极反亢，谓日月圆径相倍，谓闇虚非地影，或拘泥旧法，或自出新解，於测验亦多违失。然其覃思推究，颇亦发前人所未发，於今法为疏，於古法则为已密。在元以前谈天诸家，犹为实有心得者。故於讹误之处，并以今法加案驳正，而仍存其说，以备一家之学焉。

△《重修革象新书》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祜删定元赵氏本也。祜有《大事记续编》，已著录。是书并赵氏原本五卷为二卷。前有祜自序，称原书涉於芜冗鄙陋，反若昧其指意之所在。因为之纂次，削其支离，证其讹舛，厘其次等，挈其要领云云。今以原书相校，其所润色者颇多，刊除者亦复不少。然於改定之处不加论辨，使观者莫能寻其增损之迹，以究其得失之由，又其中舛谬之处亦未能芟除净尽。特其字句之芜累，一经修饰，斐然可观，抑亦善於点窜者矣。平心而论，原本词虽稍沓，而详贍可考。改本文虽颇略，而简径易明。各有所长，未容偏废。故今仿新、旧唐书之例，并著於录焉。

△《七政推步》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南京钦天监副贝琳修辑。即焦竑《国史经籍志》所载玛沙伊赫之回回历也。考《明史历志》，回回历法乃西域默德讷国王玛哈穆特所作，元时入中国而未行。洪武初，得其书於元都。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玛沙伊赫等译其书。遂设回回历科，隶钦天监。而贝琳自跋又称，洪武十八年，远夷归化献土盘法，预推六曜干犯，名曰经纬度。时历官元统去土盘译为汉算，而书始行於中国，与史所载颇不合。案书中有西域岁前积年至洪武甲子岁积若干算之语，甲子为洪武十七年，其时书已译行，则琳之说非也。其书首释用数，次日躔，次月离，次五星求法，并太阴出入时刻凌犯五星恒星度分，末载日食月食算术，馀皆立成表。其法以隋开皇己未岁为历元，不用闰月。以白羊、金牛等十二宫为不动之月，以一至十二大小月为动月，各有闰日。所推交食

之分寸晷刻，虽亦时有出入，而在西域术中，视九执万年二历实为精密。梅文鼎《勿菴历算书》记曰：回回历法刻於贝琳，其布立成以太阴年，而取距算以太阳年巧藏根数，虽其子孙隶台官者弗能知。然回历即西法之旧率，泰西本回历而加精耳。亦公论也。明一代皆与大统历参用，《明史》颇述其立法大略。然此为原书，更称详晰。惟其法本以土盘布算，用本国之书，明初译汉之后，传习颇寡。故无所校讎，讹脱尤甚。

今以两本互校，著之於录，用存术家之一种，而补《明史》所未备焉。

△《圣寿万年历》八卷、附《律历融通》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载堉有《乐书》，已著录。《明史历志》曰：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馀年，未尝改宪。成化以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如俞正己、冷守中不知妄作者无论已，而华湘、周濂、李之藻、邢云路之伦，颇有所见。郑世子载堉撰《律历融通》，进圣寿万年历，其说本之南京都御史何瑋。深得授时之意，而能匡所不逮。台官泥於旧闻，当事惮於改作，并格不行云云。即指此二书也。其书进於万历二十三年，疏称授时大统二历，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即时差九刻。盖因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因和会两家，酌取中数，立为新率，编撰成书。其步发敛、步朔闰、步晷漏、步交道、步五纬诸法，及岁馀、日躔、漏刻、日食、月食、五纬诸议、史皆详采之，盖於所言颇有取也。今观其书，虽自行所见断断而争，不免有主持太过之处，其测验亦未必过郭守敬等之精。然史载崇祯二年以日食不验，切责监官。

五官正戈丰年言，郭守敬以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太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何，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则当时司历之人已自有公论，无怪载堉等之攻击不已也。况其书引据详明，博通今古，元元本本，实有足资考证者。又不得以后来实测之密，遂一切废置矣。载堉数学，史称本之何瑋，瑋其舅氏也。而载堉进疏乃称本之许衡。盖恐瑋在同时，不为徵信，故托衡以重其书耳。

△《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邢云路撰。云路字士登，安肃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是书详於历而略於律，七十二卷中言律者不过六卷，亦罕所发明。惟辨黄钟三寸九分之非，颇为精当。而编在历代日食之后，步气朔之前，不知何意。《历法》六十六卷，则自六经以下，迄於明代大统历，一一考订。其论周改正即改月，大抵本於张以宁《春王正月考》。惟於书惟元祀十有二月则指为建丑之月，谓商虽以丑为正，而纪数之月仍以寅为首，与《春王正月考》之说不同。然

均之改正，而於周则云改月，於殷则云不改月，究不若张以宁说之为允也。六十五卷中有驳授时历八条，驳大统历七条。其驳大统历，谓斗指析木日躔娵訾，非天星分野之次，乃月辰所临之名。而大统历乃以天星次舍加为地盘月建，殊袭赵缘督之误。

又谓授时历至元辛巳黄道躔度十二交宫界，郭守敬所测，至今三百馀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则宜新改日躔度数。而大统历乃用其十二宫界，不合岁差。又谓大统历废授时消长之法，以至中节相差九刻。盖云路工於推算，多创新术，大统为当时见行之历，故辨之尤力。又大统仅废授时消长一术，其余多所承袭，故因而并及授时也。梅文鼎《勿菴历算书》记曰：从黄俞邨借读邢观察《古今律历考》，惊其卷帙之多。然细考之，则於古法殊略。所疏授时法意，亦多未得其旨。又曰：邢氏书但知有授时，而姑援经史以张其说。古历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无论西术矣。是文鼎於云路此书，盖有未满。然推步之学，大抵因已具之法而更推未尽之奥，前人智力之所穷，正后人心思之所起，故其术愈阐愈精，后来居上。云路值历学坏敝之时，独能起而攻其误，其识加人一等矣。创始难工，亦不必定以未密讥也。

△《乾坤体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佛经所称地水风火，地即土，风即气也。）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复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载堉、邢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辘之椎轮矣。

△《表度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万历甲寅，西洋人熊三拔撰。三拔有《泰西水法》，已著录。是书大旨言表度起自土圭，今更创为捷法，可以随意立表。凡欲明表景之义者，先须论日轮周行之理，及日轮大於地球比例。彼法别有全书，此复举其要略，分为五题。一谓日轮周天，上向天顶，下向地平，其转於地面俱平行，故地体之景亦平行。一谓地球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则在地之景必不能随日周转，且迟速不等矣。今春秋二分，日轮六时在地平上为昼，六时在地平下为夜，非在正

中而何。

一谓地小於日轮，从日轮视地球，止於一点，若令地非一点，则随在地面不得见天体之半，必上半恒小，下半恒大，而为半地之厚所碍矣。一谓地本圆体，故一日十二辰更叠互见，如正向日之处得午时，其正背日之处得子时，处其东三十度得未时，处其西三十度得巳时，若以地为方体，则惟对日之下者其时正，处左处右者必长短不均矣。一谓表端为地心，凡立表取景，必於两平面之上求得两种景，其一立表平面上，与地平成直角，其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楼台树木等景在地平者是也；其一横表之景，倒景也，如向日有墙，於其平面横立一表於地平为平行者是也。末言表式、表度并节气时刻推算之法，绘画日晷术，皆具有图说，指证确实。夫立表取影以知时刻节气，本历法中之至易至明者，然非明於天地之运行，习於三角之算术，则不能得确准。是时地圆地小之说初入中土，骤闻而骇之者甚众。故先举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

△《简平仪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熊三拔撰。据卷首徐光启序，盖尝参证於利玛窦者也。大旨以视法取浑圆为平圆，而以平圆测量浑圆之数也。凡名数十二则，用法十三则，其法用上、下两盘，天盘在下，所以取赤道经纬，故有两极线、赤道线、节气线、时刻线。地盘在上，所以取地平经纬，故有天顶，有地平，有高度线，有地平分度线。

皆设人目自浑体外远视。其正对大圆为平圆，斜倚於内者为椭圆，当圆心者为直线，其与大圈平行之距等小圈，亦皆为直线。地盘空其半圆，使可合视。二盘中挟枢纽，使可旋转。用时依其地，北极出地平高度，安定二盘，则赤道、地平两经纬，交错分明。凡节气时刻高度偏度皆可互取其数。天盘用方〈月反〉，上设两耳表以测日影。地盘中心系坠线以视度分，立用之，可以得太阳高弧度。既得太阳高弧，则本时诸数亦皆可取。盖是仪写浑於平，如取影於烛，虽云借象，而实数出焉。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实本於此。今复推於测量，法简而用捷，亦可云数学之利器矣。

△《天问略》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万历乙卯，西洋人阳玛诺撰。是书於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漾，矇影留光，皆设为问答，反覆以明其义。末载矇影刻分表，并详解晦、朔、弦、望、交食浅深之故。亦皆具有图说，指证详明。与熊三拔所著表度说次第相承，浅深相系，盖互为表里之书。前有阳玛诺自序，舍其本术而盛称天主之功，且举所谓第十二重不动之天为诸圣之所居天堂之所，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歆动下愚。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譎。然其考验天象，则实较古法为善。今置其荒

诞售欺之说，而但取其精密有据之术，削去原序，以免荧听。其书中间涉妄谬者，刊除则文义或不相续，姑存其旧，而辟其邪说如右焉。

△《新法算书》一百卷（编修陈昌齐家藏本）

明大学士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光禄卿李天经及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所修西洋新历也。明自成化以后，历法愈谬，而台官墨守旧闻，朝廷亦惮於改作，建议者俱格而不行。万历中，大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等先后至京，俱精究历法。五官正周子愚请令参订修改，礼部因举光启、之藻任其事，而庶务因循，未暇开局。至崇祯二年，推日食不验，礼部乃始奏请开局修改，以光启领之。时满城布衣魏文魁著《历元》、《历测》二书，令其子献诸朝。

光启作《学历小辨》以斥其谬，文魁之说遂绌。於是光启督成《历书》数十卷，次第奏进。而光启病卒，李天经代董其事，又续以所作《历书》及仪器上进。其书凡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曰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曰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书首为修历缘起，皆当时奏疏及考测辩论之事，书末历法西传、新法表异二种，则汤若望入本朝后所作，而附刻以行者。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逻巴历学之蕴。然其时牵制於廷臣之门户，虽诏立两局，累年测验明知新法之密，竟不能行。迨圣代龙兴，乃因其成帙，用备畴人之掌。岂非天之所佑，有开必先，莫知其然而然者耶？越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乾坤合契。《御制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编，益复推阐微茫，穷究正变。如月离二三均数分为二表，交食改黄平象限用白平象限，方位以高弧定上下左右，又增借根方法解，对数法解，於点线面体部之末，皆是书所未能及者。

八线表旧以半径数为十万各线数逐分列之，今改半径数为千万各线数逐十秒列之，用以步算，尤为径捷。至《钦定历象考成》后编，日月以本天为椭圆，交食以日月两经斜距为白道，以视行取视距。推步之密，垂范万年，又非光启等所能企及。然授时改宪之所自，其源流实本於是编，故具录存之，庶论西法之权輿者，有考於斯焉。

△《测量法义》一卷、《测量异同》一卷、《勾股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光启撰。首卷演利玛窦所译，以明勾股测量之义。首造器，器即《周髀》所谓矩也。次论景，景有倒正即《周髀》所谓仰矩、覆矩、卧矩也。次设问十五题，以明测望高深广远之法，即《周髀》所谓知高、知远、知深也。次卷取古法九章勾股测量与新法相较，证其异同，所以明古之测量法虽具，而义则隐

也。然测量仅勾股之一端，故於三卷则专言勾股之义焉。序引《周髀》者，所以明立法之所自来，而西术之本於此者，亦隐然可见。其言李冶广勾股法为测圆海镜，已不知作者之意。又谓欲说其义而未遑，则是未解立天元一法，而谬为是饰说也。

古立天元一法，即西借根方法。是时西人之来亦有年矣，而於冶之书犹不得其解，可以断借根方法必出於其后矣。三卷之次第大略如此，而其意则皆以明几何原本之用也。盖古法鲜有言其义者，即有之，皆随题讲解。欧逻巴之学，其先有欧几里得者，按三角方圆，推明各数之理，作书十三卷，名曰《几何原本》。（按：后利玛窦之师丁氏续为二卷，共十五卷。）自是之后凡学算者，必先熟习其书。

如释某法之义，遇有与《几何原本》相同者，第注曰见《几何原本》某卷某节，不复更举其言。惟《几何原本》所不能及者，始解之，此西学之条约也。光启既与利玛窦译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并欲用是书者依其条约，故作此以设例焉。

其测量法义序云：法而系之义也，自岁丁未始也，曷待乎？於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業矣，至是而传其义也。可以知其著书之意矣。

△《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之藻撰。之藻有《類宫礼乐疏》，已著录。是书出自西洋简平仪法。盖浑天与盖天皆立圆，而简平则绘浑天为平圆，则浑天为全形。人目自外还，视盖天为半形，人目自内还视，而简平止於一面，则以人目定於一处而直视之之所成也。其法设人目於南极或北极，以视黄道、赤道及昼长昼短诸规，凭视线所经之点，归界於一平圆之上。次依各地北极出地以视，法取天顶及地平之周，亦归界於前平圆之内。次依赤道经纬度以视，法取七曜恒星，亦归界於前平圆之内。其视法以赤道为中圈，赤道以内，愈近目则圈愈大而径愈长；赤道以外愈远目则圈愈小而径愈短。之藻取昼短规为最大圈，乃自南极视之，昼短规近目而圈大。其意以为中华之地，北极高，凡距北极百一十三度半以内者，皆在其大圈内也。卷首总论仪之形体。上卷以下，规画度分时刻及制用之法。后卷诸图，咸根柢於是。

梅文鼎尝作《订补》一卷，其说曰：浑盖之器，以盖天之法代浑天之用，其制见於，《元史》紮玛鲁鼎所用仪器中。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然本书黄道分星之法尚阙其半，故此器甚少，盖无从得其制也。兹为完其所阙，正其所误，可以依法成造云云。又有《璇玑尺解》一卷，皆足与此书相辅而行。以已见文鼎书中，兹不复赘焉。

△《圆容较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之藻撰。亦利玛窦之所授也。前有万历甲寅之藻自序，称凡厥有形，惟圆为大；有形所受，惟圆至多。浑圆之体难名，而平面之形易析。试取同周一形以相参考，等边之形必钜於不等边形，多边之形必钜於少边之形，最多边者圆也，最等边者亦圆也。析之则分秒不漏，是知多边；联之则圭角全无，是知等边。不多边等边，则必不成圆。惟多边等边，故圆容最钜。昔从利公研穷天体，因论圆容，拈出一义。次为五界十八题，借平面以推立圆，设角形以徵浑体云云。盖形有全体，视为一面，从其一面，例其全体，故曰借平面以测立圆。面必有界，界为线为边，两线相交必有角。析圆形则各为角，合角形则共成圆，故曰设角以徵浑体。其书虽明圆容之义，而各面各体比例之义胥於是见，且次第相生於《周髀》圆出於方，方出於矩之义，亦多足发明焉。

△《历体略》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英明撰。英明字子晦，开州人。万历丙午举人。是编成於万历壬子。上卷六篇，曰天体地形，曰二曜，曰五纬，曰辰次，曰刻漏极度，曰杂说。中卷三篇，曰极宫，曰象位，曰天汉。下卷则续见欧逻巴书，撮其体要，曰天体地度，曰度里之差，曰纬曜，曰经宿，曰黄道宫界，曰赤道纬躔，曰气候刻漏，凡七篇。

又附论日月交食一篇。然其上、中二卷所讲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吻合。盖是时徐光启《新法算书》虽尚未出，而利玛窦先至中国，业有传其说者，故英明阴用之耳。所论皆天文之梗概，不及后来梅文鼎、薛凤祚诸人兼备测量推步之法。然学天文者必先知象纬之文与运行之故，而后能因其度数，究其精微。是书说虽浅近，固初学从入之门径也。卷首冠以五图，据翁汉麐序，英明原著书而不著图，此本乃顺治丙戌英明之子懋，官江南督粮道时，以原本重刊，属汉麐所补。

懋跋称，位置编帙，与前刻少异，考书中步天歌第一章下有附注，称步天歌无善本，兹从先生订正，庶鲜鱼鲁之讹云云。核其文义，亦汉麐之语。则是书盖经汉麐重订，非其原本矣。

△《御定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一部也。案推步之术，古法无徵，所可考者，汉太初术以下至明大统术而已。自利玛窦入中国，测验渐密，而辨争亦遂日起。终明之世，朝议坚守门户，讫未尝用也。国朝声教覃敷，极西诸国，皆累译而至。其术愈推愈精，又与崇祯《新法算书》图表不合。而作《新法算书》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深隐不可解。圣祖仁皇帝乃特命诸臣，详考法原，定著此书，分上、下二编。上编曰揆天察纪，下编曰明时正度。集中西之大同，建天地而不悖，精微广大，殊非管蠡之见所能测。今据其可以仰窥者，与《新法算书》互校。如黄道斜

交赤道而出其内外，其相距之度即二至太阳距赤道之纬度，《新法算书》用西人第谷所测定为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三十秒，今则累测夏至午正太阳高度得黄赤大距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较第谷所测减少二分。盖黄、赤二道由远而近，其所以古多今少，渐次移易之故，非巧算所能及，故当随时密测，以合天行者也。又时差之根，其故有二。一因太阳之实行而时刻为之进退，盖以高卑为加减之限也；一因赤道之升度而时刻为之消长，盖以分至为加减之限也。《新法算书》合二者以立表，名曰日差。然高卑每年有行分，则宫度引数必不能相同，合立一表，岁久必不可用。今分为二表，加减二次，而於法为密矣。又《新法算书》推算日食三差以黄平象限为本，然三差并生於太阴，而太阴之经纬度为白道经纬度，当以白平象限为本。太阴在此度即无东西差，而南北差最大，与高下差等。若在此度以东，则差而早，宜有减差；在此度以西，则差而迟，宜有加差。其加减，有时而与黄平象限同，有时而与黄平象限异，故定交角，有反其加减之用也。又历来算术，定月食初亏复圆方位，东西南北主黄道之经纬言，非谓地平经度之东西南北也。惟月实行之度在初宫六宫，望时又为子正，则黄道经纬之东西南北与地平经度合。否则黄道升降有邪正，而加时距午有远近，两经纬迥然各别，所推之东西南北必不与地平之方位相符。今实指其在月体之上下左右为众目所共睹，较旧法更为亲切。又《新法算书》言五星古图以地为心，新图以日为心，然第谷推步均数惟火星以日为心，若以地为心立算，其得数亦与之同。知第谷乃虚立巧算之法，而五星本天，实皆以地为心。盖金、水二星以日为心者，乃其本轮，非本天也。土、木、火三星以日为心者，乃次轮上星行距日之迹，亦非本天也。至若弧三角之法，《新法算书》所载图说，殊多庞杂，而正弧又遗黄赤互求之法。今以正弧约之，为对边、对角及垂弧矢较三比例，则周天经纬皆可互求而操之有要矣。此皆订正《新法算书》之大端。其余与《新法算书》相同者，亦推术精密，无差累黍。洵乎大圣人制作，万世无出其范围者矣。

△《御定仪象考成》三十二卷乾隆九年奉敕撰。乾隆十七年告成，御制序文颁行。卷首上下为御制玑衡抚辰仪。卷第一之十三为总纪恒星及恒星黄道经纬度表，卷第十四之二十五为恒星赤道经纬度表，卷第二十六为月五星相距恒星黄赤道经纬度表，卷第二十七之三十为天汉经纬度表。案玑衡之制，马融、郑玄注《尚书》皆以为浑仪是其遗法。

唐、宋而后，日以加详，然规环既多遮蔽，隐映之患，势不能免。郭守敬析之为简、仰二仪，人称其便。康熙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命监臣南怀仁新制六仪，赤道、黄道分为二器，皆不用地平圈，而地平、象限、纪限、天体诸仪则地平之经纬与黄、赤之错综皆已毕具。又命监臣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合地平、象限

二仪而为一，其用尤便。皇上亲莅灵台，遍观仪象，以浑天制最近古，而时度信宜从今，改制新仪，锡名曰玑衡抚辰。诚酌古准今，损益尽善，仪制凡三重。其在外者即古之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其正立双环为子午圈，斜倚单环为天常赤道圈。其南北二极皆设圆轴，轴本贯於子午双环，中空而轴内向，以贯内二重之环。又依京师北极高度而上五十度五分为天顶，於天顶拖垂线以代地平圈故不用地平圈也。

其内即古之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其贯於二极之双环为赤极经圈。结於赤极经圈之中要与天常赤道平运者，为游旋赤道圈自经圈之南极作两象限弧以承之，测得三辰之赤道经纬度，则黄道经纬可推。且黄、赤距纬，古远今近，纵或日久有差，而仪器无庸改制，故不用黄道圈也。又其在内即古之四游仪，贯於二极之双环为四游圈，定於游圈之两极者为直距，绾於直距之中心者为窥衡。游圈中要设直表以指经度，及时窥衡右旁设直表以指纬度，此则古今所同也。又星辰循黄道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黄赤大距亦数十年而差一分。《灵台仪象志》中所列诸表，皆据曩时分度，今则逐时加修，得岁差真数。其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诸星，今昔多少不同者，并以乾隆九年甲子为元。验诸实测，比旧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亦前古之所未闻。密考天行随时消息，所以示万年修改之道者，举不越乎是编之范围矣。

△《御定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奉敕撰。《新法算书》推步法数，皆仍西史第谷之旧。其图表之参差，解说之隐晦者，圣祖仁皇帝《历象考成》上下二编研精阐微，穷究理数，固已极一时推步之精，示万世修明之法矣。第测验渐久而渐精，算术亦愈变而愈巧。

自康熙中西洋噶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以定时，千里镜以测远，以发第谷未尽之义，大端有三。其一谓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止有十秒，盖日天半径甚远，测量所系，只在秒微，又有蒙气杂乎其内，最为难定。因思日月星之在天，惟恒星无地半径差。若以日星相较，可得其准。而日星不能两见。是测日不如测五星也。土、木二星在日上，地半径差愈微。金、水二星虽有时在日下，而其行绕日，逼近日光，均为难测。惟火星绕日而亦绕地，能与太阳冲，故夜半时火星正当子午线，於南北两处测之，同与恒星相较。其距恒星若相等，则是无地半径差。若相距不等，即为有地半径差。其不等之数即两处地半径差之较。且火星冲太阳时，其距地较太阳为近，则太阳地半径差，以比例算之，必更小于火星地半径差也。其二谓清蒙气差，旧定地平上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其说谓蒙气绕乎地球之周，日月星照乎蒙气之外。人在地面，为蒙气所映，必能视之使高。而日月星之光线，入乎蒙气之中，必反折之使下，故

光线与视线在蒙气之内，则合而为一；蒙气之外，则岐而为二。所岐虽有不同，而相合则有定处，自地心过所合处，作线抵圆周，则此线即为蒙气之割线。视线与割线成一角，光线与割线亦成一角。

二角相减，即得蒙气差角也。其一谓日月五星之本天，旧说为平圆，今以为椭圆，两端径长，两腰径短。盖太阳之行有盈缩，由於本天有高卑。春分至秋分行最高半周，故行缩而历日多；秋分至春分行最卑半周，故行盈而历日少。其说一为不同心天，一为本轮。而不同心天之两心差即本轮之半径，故二者名虽异而理则同也。第谷用本轮推盈缩差，惟中距与实测合，而最高最卑前后则差，因用均轮以消息之。然天行不能无差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又以均轮所推高卑前后渐有微差，乃设本天为椭圆，均分椭圆面积为逐日平行之度。则高卑之理既与旧说无异，而高卑前后盈缩之行乃俱与实测相符也。据此三者，则第谷旧法经纬俱有微差。雍正六年六月朔，日食。以新法较之，纤微密合。是以世宗宪皇帝特允监臣戴进贤之请，命修日躔、月离二表，续於《历象考成》之后，然有表无说，亦无推算之法。吏部尚书顾琮，恐久而失传，奏请增修表解图说，仰请睿裁，垂诸永久。凡新法与旧不同之处，始抉剔底蕴，阐发无馀，而其理仍与圣祖仁皇帝御制上下二编若合符节。益足见圣圣相承，先后同揆矣。

△《晓菴新法》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锡阐撰。锡阐字寅旭，号馀不，又号晓菴，又号天同一生，吴江人。是书前一卷述勾股割圆诸法，后五卷皆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术。观其自序，盖成於明之末年，故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以南京应天府为里差之元。其分周天为三百八十四，更以分弧为逐限，以加减为从消。创立新名，虽颇涉臆撰，然其时徐光启等纂修新法，聚讼盈庭，锡阐独闭户著书，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门户之分，钮琇《觚賸》称其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学。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鸥吻闲，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盖亦覃思测验之士。梅文鼎《勿菴历书记》曰：从来言交食只有食甚分数，未及其边，惟王寅旭则以日月圆体分为三百六十度，而论其食甚时所亏之边凡几何度。今为推演，其法颇为精确。又称近代历学以吴江为最，识解在青州之上云云。（案：青州谓薛凤祚，凤祚，益都人，为青州属邑故也。）其推挹锡阐甚至。迨康熙中，《御制数理精蕴》亦多采锡阐之说。

盖其书虽疏密互见，而其合者不可废也。书中於法有未备者，每称别见补遗。然此本止於六卷，实无所谓补遗者，意其有佚篇欤？

△《中星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亶撰。亶号励斋，仁和人。王晫《今世说》称其博综群书，尤精天官家

言，日月薄蚀，星辰躔度，推测毫发无遗。在长安与监中西洋专家反覆辩论，群皆叹伏。所著有《中星谱》、《周天现界图》、《步天歌》行世。今所见者惟是编。所订经星凡四十有五，乃於二十八舍之外益以大角、贯索、天市、帝座、织女、河鼓、天津、北落师门、土司空、天囷、五里、参左肩、参右足、天狼、南北河、轩辕、大星、太微、帝座等十七星，用以较午中迟早，缀诸时刻。首京师，附浙江，其余以类而推。所论昼夜永短，寒暑循环，地殊势异，与所引经传记载，考定岁差，厘分昏旦，皆简明详切，与今《仪象考成》中星更录颇相表里。

观其自序，撰自康熙八年。是此书在钦定算书以前，前明徐光启《新法算书》以后。存其度数以校证盈缩，於恒星岁差之数亦不为无所裨矣。

△《天经或问前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游艺撰。艺字子六，建宁人。是书凡前后二集，此其前集也。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蚀朏朧之故，与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推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至於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昔班固作《汉书律历志》，言治历当兼择专门之裔，明经之儒，精算之士。正以儒者明於古义，欲使互相参考，究已往以知未来，非欲其说太极论阴阳也。邵子历理、历数之说，亦谓知其当然与知其所以然耳。儒者误会其旨，遂以为历数之外别有历理。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因以元授时历全归於许衡之明理，所载崇祯十四年礼部议改历法一疏，不能决两家之是非，因推原历本，扫除测算，尤属遁词。

（案：疏称尧舜之历以厘工熙绩为钦天，成周之历以无逸、《豳风》为月令，非如保章、挈壶斤斤於时刻分秒之末而已。凡历数始於《河图》，五十有五以十乘之为五百五十，以五乘之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盖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实为《河图》中候，宜修明礼乐，先德后刑，劝民农桑，敦崇仁厚，其斯为治历之本务乎？）夫天下无理外之数，亦无数外之理。授时历密於前代，正以多方实测，立法步算得之。使但坐谈造化，即七政可齐，则有宋诸儒言天凿凿，何以三百年中历十八变而不定，必待郭守敬辈乎？艺作此书，亦全明历理，虽步算尚多未谙，然反覆究阐，具有实徵存是一编，可以知即数即理本无二致，非空言天道者所可及也。

△《天步真原》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薛凤祚所译西洋穆尼阁法也。凤祚有《圣学心传》，已著录。顺治中，穆尼阁寄寓江宁，喜与人谈算术，而不招人入耶苏会，在彼教中号为笃实君子。凤祚初从魏文魁游，主持旧法，后见穆尼阁，始改从西学，尽传其术。因译其所说为此书。其法专推日月交食，中间绘弧三角图三。一则有北极出地，有日

距赤道，有时刻而求高弧；一则有日距天顶有正午黄道，有黄道与子午圈相交之角，而求黄道高弧交角；一则有黄道高弧交角，有高下差而求东西南北二差。末绘日食食分一图。凤祚译是书时，新法初行，又中西文字辗转相通，故词旨未能尽畅。

梅文鼎尝订证其书，称其法与崇祯《新法历书》有同有异，其似异而同者，布算之图，对数之表，与历书迥别，然得数无二。惟黄道春分二差则根数大异，非测候无以断其是非。然其书在未修《数理精蕴》之前，录而存之，犹可以见步天之术由疏入密之渐也。

△《天学会通》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薛凤祚撰。是书本穆尼阁《天步真原》而作，所言皆推算交食之法。按推算交食，凡有两例。一用积月积日以取应用诸行度数，由平三角、弧三角等法逐次比例，而得食分时刻方位者；一用立成表，按年月日时度数，逐次检取角度加减，而得食分时刻方位者。凤祚此书，盖用表算之例，殊为简捷精密。梅文鼎订注是书，亦称其以西洋六十分通为百分，从授时之法，实为便用，惟仍以对数立算不如直用乘除为正法。惜所订注之处，未获与之相质云。

△《历算全书》六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梅文鼎撰。文鼎字定九，宣城人。笃志嗜古，尤精历算之学。康熙四十一年，大学士李光地尝以其《历学疑问》进呈。会圣祖仁皇帝南巡，於德州召见御书积学参微四字赐之，以年老遣归。嗣诏修《乐律历算》书，下江南总督徵其孙成入侍。及《律吕正义》书成，复驿致命校勘。后年九十馀，终於家。特命织造曹頌为经纪其丧。至今传为稽古之至荣。所著《历算》诸书，李光地尝刻其七种。馀多晚年纂述，或已订成帙，或略具草稿。魏荔彤求得其本，以属无锡杨作枚校正。作枚遂附以己说，并为补所未备而刊行之。凡二十九种，名之曰《历算全书》。然序次错杂，未得要领。谨重加编次，以言历者居前，而以言算者列於后。首曰历学疑问，论历学古今疏密，及中西二法与回回历之异同，即尝蒙圣祖仁皇帝亲加点定者，谨以冠之简编。次曰历学疑问补，亦杂论历法纲领。次曰历学问答，乃与一时公卿大夫以历法往来问答之词。次曰弧三角举要，乃用浑象表弧三角之形式。次曰环中黍尺，乃弧三角以量代算之法。次曰岁周地度合考，乃考高卑岁实及西国年月地度弧角里差。次曰平立定三差说，推七政赢缩之故。次曰冬至考，用统天、大明、授时三法考春秋以来冬至。次曰诸方日轨，乃以北极高二十度至四十二度各地日轨，按时节为立成表。次曰五星纪要，总论五星行度。

次曰火星本法，专论火星迟疾。次曰七政细草，载推步日月五星法，及恒星交宫过度之术。次曰揆日候星纪要，列直隶、江南、河南、陕西四省表景，并三

垣列宿经纬，定为立成表。次曰二铭补注，乃所解仰仪铭及简仪铭。次曰历学骈枝，乃所注大统历法。次曰交会管见，乃以交食方位向称南北东西者改为上下左右。

次曰交食蒙求，乃推算法数。次曰古算衍略，次曰筹算，次曰笔算，次曰度算释例，俱为步算之根源。次曰方程论。次曰勾股阐微。次曰三角法举要。次曰解割圆之根。次曰方圆幂积。次曰几何补编。次曰少广拾遗。次曰堑堵测量。皆以推阐算法，或衍九章之未备，或著今法之面形，或论中西形体之变化，或释弧矢勾股八线之比例。盖历算之术，至是而大备矣。我国家修明律数，探赜索隐，集千古之大成。文鼎以草野书生，乃能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其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自郭守敬以来罕见其比。其受圣天子特达之知，固非偶然矣。

△《大统历志》八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梅文鼎撰。初，元郭守敬作《授时历》，其法较古为密。明初所颁《大统历》，即用其旧法。岁久渐差，知历者恒有异议。至崇祯间，徐光启推衍西法，分局测验，疏舛益明。钦天监正戈丰年无以复争，乃谗其过於守敬。孙承泽作《春明梦馀录》，又力辨守敬为历中之圣，惜不能尽用其法。聚讼迄无定论。康熙丙午，开局纂修《明史》，史官以文鼎精於算数，就询明历得失之源流。文鼎因即大统旧法，详为推衍注释，辑为此编，以持其平。分原书为法原、立成、推步三部。法原之目七，曰勾股测量，曰弧矢割圆，曰黄赤道差，曰黄赤道内外，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漏刻。立成之目四，曰太阳盈缩，曰太阴迟疾，曰昼夜刻分，曰五星盈缩。推步之目六，曰气朔，曰日躔，曰月离，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法原所以取数，立成所以纪数，推步所以纪法，皆剖析分明，具有条理。盖文鼎於象纬运行，实能究其所由然，与畴人子弟沿世业而守成法者，所见固不同也。历算之家，测未来者当以新法，推已往者则当各求以本法。知其所以疏而后可以得其密，知其所以舛而后可以得其真，知其所以渐差而后可以穷其至变，则是书虽明郭氏之法，亦测天者前事之师矣。其书旧不分卷，今以所立十七目，一目定为一卷，以便循览焉。

△《勿菴历算书记》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梅文鼎撰。文鼎历算诸书，仅刊行二十九种。此乃合其已刊未刊之书，各疏其论撰之意。凡推步测验之书六十二种，算术之书二十六种。虽亦目录解题之类，而诸家之源流得失，一一标其指要，使本末厘然，实数家之总汇也。如《古今历法通考》一条曰：不读耶律文正之《庚午元历》，不知授时之五星；不读《统天历》，不知授时之岁实消长；不考王朴之《钦天历》，不知斜升

正降之理；不考《宣明历》，不知气刻时三差；非一行之《大衍历》；不知岁自为岁天自为天。非李淳风之《麟德历》，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冲之、刘焯诸历，无以知岁差。非张子信，无以知交道表里，日行盈缩；非姜岌，不知以月蚀验日躔；非刘洪之《乾象历》，不知月行迟疾。然非洛下閎、谢姓等肇启其端，虽有善悟之人，亦无自而生其智。又曰：西法约有九家，一为唐《九执历》，二为元紜玛鲁鼎《万年历》，三为明玛沙伊赫《回回历》，四为陈壤、袁黄所述《历法新书》，五为唐顺之、周述学所撰《历宗通议》、《历宗中经》，皆旧西法也。

六曰利玛窦《天学初函》，汤若望《崇祯历书》，南怀仁《仪象志》、《永年历》，七曰穆尼阁《天步真原》，薛凤祚《天学会通》，八曰王锡阐《晓菴新法》，九曰揭暄《写天新语》，方中通《揭方问答》。皆新西法也。非深读其书，亦不能知其故。又《周髀补注》一条曰：观其所言里差之法，是即西人之说所自出也。

《回回历补注》一条曰：《回历》即西法之旧率，泰西本《回历》而加精，是皆於中西诸法融会贯通，一一得其要领绝无争竞门户之见。故虽有论无法，仍录之天文算术类中，为诸法之纲领焉。

△《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梅文鼎撰。文鼎字尔表，宣城人。与其兄文鼎皆精研历算之学，互相商榷，多所发明，此其所订中西恒星名数也。星经之最古者，莫如巫咸、甘、石三家，而其学失传。虽残编尚存，已不能知其端绪。惟隋丹玄子《步天歌》所列星象，特为简括。故自宋以来，天官家多据为准绳。迨明季历法不验，而欧逻巴之法始行。利玛窦所撰《经天该》，其名亦与中国相同，而位座有无，数目多寡，与《步天歌》往往不合。文鼎因据南怀仁《仪象志》所载星名，依步天次序，胪列其目，而以有无多寡之故，分行详注其下，其古歌、西歌，亦各载原文於后，以便检核。南极诸星为古所未及者，则并据汤若望《历书》及《仪象志》为考证补歌，附之於末。盖七政之运行，必凭恒星为考验。然在天成象，天本无言，随人所标目为指名，即据人所指名为测验，指名不一，则测验多岐矣。文鼎此编，独详稽异同，参考互证，使名实不病於参差。是亦中西两法互相贯通之要领也。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此书遵御制《历象考成》前编之法，溯稽《经史传注》所载至朔气闰，质其合否，纠其谬误。首三卷皆论步算之术。如谓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法宜用九十六刻，宫次非恒星一定之居，岁实奇零，积久始觉损益，不宜概为四分日之一，其论皆为确当，惟所论岁实

，期以二百一十六年递减二十秒，及日在高卑二日平行实行适等，揆以历理，未免滞碍。

至后三十卷中，排纂长历，分代纪年上起轩皇，下迄明季。四千年之中，丝牵绳贯，使星躔节候，一一按谱而稽，亦可为后来考测之资焉。

△《算学》八卷、《续》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编因梅文鼎《历算全书》为之发明订正，而一准《钦定历象考成》折衷其异同。一卷曰历学补论，皆因文鼎之说而推阐所未言。二卷曰岁实消长，文鼎论岁实消长，以为高冲近冬至而岁馀渐消，过冬至而复渐长，永则以为岁实本无消长，消长之故在高冲者岁实稍赢，近最高者稍朒，又小轮半径，古大今小，则加减差亦异。三卷曰恒气注历，文鼎论冬至加减，谓当如西法用定气，不用恒气，而所作《疑问补》等书又谓当如旧法用恒气注历，永则以为冬至既不用恒气，则诸节亦皆当用定气，不用恒气，故此二卷皆条列文鼎之说，而以所见辨於下。四卷曰冬至权度，《元史》六历冬至载晋献公以来四十九事，文鼎因作《春秋冬至考》，删去晋献公一事，各以其本法推求其故，永则以为算术虽明，而未有折衷，更因文鼎之法，考证历法史志之误。五卷曰七政衍，文鼎论七政小轮之动由本天之动，七政之动由小轮之动，永则以恭按《钦定历象考成》五星有三小轮，而月更有次均轮，且更有负圈，文鼎说虽精当，而各轮之左旋右旋，与带动自动不动之异，尚未能详剖，因各为图说以明之。六曰金水发微，文鼎初仍旧法，以金、水二星伏见轮同於岁轮，后因门人刘允恭悟得金、水二星自有岁轮，而伏见轮乃其绕日圆象，因详为之说，后杨学山乃颇以为疑，永谓文鼎说是，学山疑非，因为图说以明之。七曰中西合法拟草，明徐光启酌定新法，凡正朔闰月之类，从中不从西，定气整度之类，从西不从中，然因用定气，遂以每月中气时刻为太阳过宫时刻系以中法十二宫之名，而西法十二宫之名又用之於表，永病其错互，又整度一事，永亦病其言之未尽，故著此论以辨之，亦多推文鼎之说。八曰算躔，则推衍三角诸法，求其捷要。续历学一卷，曰正弧三角疏义，以补算躔所未尽，故八卷各有小序，此卷独无也。

文鼎历算，推为绝技，此更因所已具，得所未详。踵事而增，愈推愈密，其於测验，亦可谓深有发明矣。

——右“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三十一部，四百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言天三家惟《周髀》有书，然周人不甚讲推步，故动辄失闰，《左传》所记可考也。汉以后虽测算渐精，又往往得诸神解，其法多见於史志，书亦罕传。

传者惟宋、元以下数家而已。故今所著录，新法为多。诸家算术为天文而作者

入此门，其专言数者则别立为算书一类。)卷一百七 子部十七

○天文算法类二

△《九章算术》九卷（永乐大典本）

谨案《九章算术》，盖《周礼》保氏之遗法，不知何人所传。《永乐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礼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约。张苍删补残缺，校其条目，颇与古术不同云云。今考书内有长安上林之名。上林苑在武帝时，苍在汉初，何缘预载？知述是书者在西汉中叶后矣。旧本有注，题曰刘徽所作。考《晋书》称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晋武库铜斛，则徽入晋之后又有增损矣。又有注释，题曰李淳风所作。考《唐书》称淳风等奉诏注《九章算术》为《算经十书》之首，国子监置算学生三十人，习《九章》及《海岛算经》，共限三岁，盖即是时作也。北宋以来，其术罕传，自沈括《梦溪笔谈》以外，士大夫少留意者，书遂几於散佚。洎南宋庆元中，鲍澣之始得其本於杨忠辅家，因传写以入秘阁，然流传不广。至明又亡。故二三百年来，算术之家未有得睹其全者。惟分载於《永乐大典》者依类裒辑，尚九篇具在。考鲍澣之后序，称唐以来所传旧图，至宋已亡。又称盈不足方程之篇咸阙淳风注文。今校其所言，一一悉合，知即庆元之旧本。盖显於唐，晦於宋，亡於明，而幸逢圣代表章之盛，复完於今。其隐其见，若有数默存於其间，非偶然矣。谨排纂成编，并考订讹异，各附案语於下方。其注中指状表目，如朱实、青实、黄实之类，皆就图中所列而言，图既不存，则其注猝不易晓。今推寻注意，为之补图，以成完帙。算数莫古於九数，九数莫古於是书。虽新法屡更，愈推愈密，而穷源探本，要百变不离其宗。录而传之，固古今算学之弁冕矣。

△《孙子算经》三卷（永乐大典本）

案《隋书经籍志》有《孙子算经》二卷，不著其名，亦不著其时代。《唐书艺文志》称李淳风注甄鸾《孙子算经》三卷。於孙子上冠以甄鸾，盖如淳风之注《周髀算经》，因鸾所注更加辩论也。《隋书》论审度引《孙子算术》，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本书乃作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又论嘉量引《孙子算术》，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本书乃作十圭为一撮，十撮为一秒，十秒为一勺。考之夏侯阳《算经》引田曹、仓曹亦如本书，而《隋书》中所引与史传往往多合。盖古书传本不一，校订之儒各有据证，无妨参差互见也。唐之选举，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习肄，於后来诸算术中特为近古，第不知孙子何许人。朱彝尊《曝书亭集五曹算经跋》云，相传其法出於孙武，然孙子别有《算经》，考古者存其说可尔。又有《孙子算经》跋云，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

，度生量，量生数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设为之数，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积、远输、贵贱、兵役、分数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输、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而要在得算多，多自然胜。以是知此编非伪托也云云。合二跋观之，彝尊之意盖以为确出於孙武。今考书内设问有云，长安洛阳相去九百里。又云，佛书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则后汉明帝以后人语。孙武春秋末人，安有是语乎？旧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袁集编次，仍为三卷。其甄、李二家之注则不可复考，是则姚广孝等割裂刊削之过矣。

△《术数记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题汉徐岳撰。北周甄鸾注。岳，东莱人。《晋书律历志》所称吴中书令阚泽受刘洪《乾象法》於东莱徐岳者是也。《隋书经籍志》具列岳及甄鸾所撰《九章算经》、《七曜术算》等目，而独无此书之名，至《唐艺文志》始著於录。书中称於泰山见刘会稽，博识多文，遍於数术，余因受业时问曰：数有穷乎？会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见有隐者云云。大抵言其传授之神秘。然案《后汉书》注引袁山松书曰：刘洪，泰山蒙阴人。延熹中以校尉应太史徵，拜郎中。后为会稽东部都尉。徵还未至，领丹阳太守。卒官。是洪官会稽后未尝家居，不得言於泰山见之。且洪在会稽乃官都尉，其为太守实在丹阳，而注以为官会稽太守，错互殊甚。又旧本皆题汉徐岳撰，据《晋书》所载，岳魏黄初中与太史丞韩詡论难日月食五事，则岳已仕於魏，不得系之於汉。考古尤为疏谬。至天门金虎等语，乃道家诡诞之说，亦为隐僻不经。注所言算式数位，按之正文，多不相蒙。唐代选举之制，算学《九章》、《五曹》之外，兼习此书。此必当时购求古算，好事者因托为之，而嫁名於岳耳。然流传既久，学者或以古本为疑，故仍录存之，而详斥其伪，以祛后人之惑焉。

△《海岛算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晋刘徽撰，唐李淳风等奉诏注。据刘徽序《九章算术》有云，徽寻九数有重差之名，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辄造重差，并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缀於勾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测深者累矩，孤离者三望。离而又旁求者四望，据此，则徽之书本名《重差》，初无《海岛》之目，亦但附於勾股之下，不别为书。故《隋志九章算术》增为十卷，下云刘徽撰，盖以九章九卷合此而十也。而《隋志》、《唐志》又皆有刘徽《九章重差图》一卷，盖其书亦另本单行，故别著於录，一书两出，至《唐志》兼列刘向《九章重差》一卷，则徽之《重差》既自为卷，因遂讹刘徽为刘向，而一书三出耳。今详为考证，定为刘徽之书，至《海岛》之名虽古无所见，不过后人因卷首以《海岛》之表设问而改斯名，然唐选举志称算学生《九章》、《海岛》共限习三年，试《九章》三条，《海岛》一条，则改题《海岛》自唐初已然矣。其书世无传本

，惟散见《永乐大典》中。今裒而辑之，仍为一卷。篇帙无多，而古法具在，固宜与《九章算术》同为表章，以见算数家源流之所自焉。

△《五曹算经》五卷（永乐大典本）

案《隋书经籍志》有《九章六曹算经》一卷，而无五曹之目，其六曹篇题亦不传。《唐书艺文志》始有甄鸾《五曹算经》五卷，韩延《五曹算经》五卷，李淳风注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鲁靖新集《五曹时要素》三卷。甄、韩二家，皆注是书者也，其作者则不知为谁。考《汉书梅福传》，福上书言，臣闻齐桓之时，有以九九见者。颜师古注云，九九算术，若今《九章五曹》之辈。盖算学虽多，不出乘除二者，而乘除不出自一至九，因而九之之数，故举九九为言，而师古即以其时所有《九章五曹》等书实之，非梅福时有是书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有《五曹算经跋》云，相传其法出於孙武，然彝尊第曰相传，无所引证，益不足据。观《唐书选举志》称，《孙子》、《五曹》共限一岁，既曰共限，则《五曹》不出《孙子》明矣。姑断以甄鸾之注，则其书确在北齐前耳。自元、明以来，久无刻本，藏书家传写讹舛，殆不可通。今散见《永乐大典》内者，甄鸾、韩延、李淳风之注虽亦散佚，而经文则逐条完善。谨参互考校，俾还旧观，遂为绝无仅有之善本。考夏侯阳《算经》引田曹、仓曹者二，引金曹者一，而此书皆无其文。然此书首尾完具，脉络通贯，不似有所亡佚。疑《隋志》之《九章六曹》，其目亦同阳所引田曹、仓曹、金曹等名，乃别为一书，而非此书之文。故不敢据以补入，以溷其真焉。

△《夏侯阳算经》三卷（永乐大典本）

案《隋经籍志》有夏侯阳《算经》二卷，《唐艺文志》列夏侯阳《算经》一卷，而直斋《书录解题》载元丰京监本乃云三卷，盖传宜互有分合，故卷帙各异，然皆不言阳为何代人。考《唐志》载是书为甄鸾注，则当在甄鸾之前。而此本载阳自序有云，《五曹》、《孙子》述作滋多，甄鸾、刘徽为之详释。书内又称宋元嘉二年徐受重铸铜斛，至梁大同元年甄鸾校之，则又似在甄鸾后。其辩度量衡云，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称尺、并五尺度、斗、升、合等样，皆铜为之。仓库令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铁为缘，勘平印书，然后给用。又《课租庸调章》称，赋役令论步数，不等章称杂令由令之属，亦皆据隋制言之，尤不可解。疑传其学者又有所窜乱附益，不尽阳之旧义矣。《唐书选举志》所列算经十种，此居其一。盖当时本悬之令甲、肄习考课。今传本久佚，惟《永乐大典》内有之。然诸条割裂，分附《九章算术》各类之下，几於治丝而棼，猝不得其端绪。幸尚载原序在目，犹可以寻绎编次，条贯其文。今裒辑排比，仍依元丰监本，厘为三卷。其十有二门，亦从原目。其法务切实用，虽《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亦略而不载。于诸算

经中最为简要，且於古今制度异同尤足考证云。

△《五经算术》二卷（永乐大典本）

北周甄鸾撰，唐李淳风注。鸾精於步算，仕北周为司隶校尉、汉中郡守。尝释《周髀》等算经，不闻其有是书。而《隋书经籍志》有《五经算术》一卷，《五经算术录遗》一卷，皆不著撰人姓名。《唐艺文志》则有李淳风注《五经算术》二卷，亦不言其书为谁所撰。今考是书，举《尚书》、《孝经》、《诗》、《易》、《论语》、《三礼》、《春秋》之待算方明者列之，而推算之术悉加甄鸾案三字於上，则是书当即鸾所撰。又考淳风当贞观初奉诏与算学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刊定算经，立於学官。《唐选举志》暨《百官志》并列《五经算》为算经十书之一，与《周髀》共限一年习肄，及试士各举一条为问，此书注端悉有臣淳风等谨案字。然则唐时算科之《五经算》即是书矣。是书世无传本，惟散见於《永乐大典》中，虽割裂失次，尚属完书。据淳风注，於《尚书》推定闰条自言其解释之例，则知造端於此。又如《论语》千乘之国，周官盖弓字曲并用开方之术，详於前而略於后。循其义例，以各经之叙推之，其旧第尚可以考见。谨依《唐艺文志》所载之数，厘为上、下二卷，其中采摭经史，多唐以前旧本。

如引司马彪《志序论》十二律各统一月，当月者各自为宫，今本《后汉志》统讹作终，月讹作日。革木之声，今志讹作草木。阳下生阴，阴下生阳，始於黄钟，终於仲吕，今志脱始於黄钟四字。律为寸，於准为尺，律为分，於准为寸，下文承准寸言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今志脱律为分於准为寸二句。《礼记义疏》引志脱误亦然。又两引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清，申之日，是则上生不得过九寸，下生不得减四寸五分，与蔡邕《月令章句》谓黄钟少宫管长四寸五分合。且足证中央土律中黄钟之宫乃黄钟清律，不得溷同於仲冬月律中黄钟为最长之浊律。《吕氏春秋》，先制黄钟之宫，次制十有二简，亦黄钟有清律之证。

今志作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清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数，实因清字讹衍在上，后人改窜其下，揆诸律法，遂不可通。盖是书不特为算家所不废，实足以发明经史，核订疑义，於考证之学尤为有功焉。

△《张邱建算经》三卷（吏部侍郎王杰家藏本）

原本不题撰人时代。《唐志》载张邱建《算经》一卷，甄鸾注，则当在甄鸾之前。书首邱建自序引及夏侯阳、孙子之术，则当在夏侯阳之后也。《隋志》载此书作二卷。《唐志》一卷，甄鸾注外，别有李淳风注张邱建《算经》三卷。郑樵《通志艺文略》，张邱建《算经》二卷，又三卷，李淳风注。《宋艺文志》、《中兴书目》亦俱作三卷，则析为三卷自淳风始。此本乃毛晋汲古阁影抄

宋槧，云得之太仓王氏。首题汉中郡守前司隶甄鸾注经，朝议大夫行太史令上轻车都尉李淳风等奉敕注释，算学博士刘孝孙撰细草。盖犹北宋时秘书监赵彦若等校定刊行之本。其中称术曰者，乃鸾所注。草曰者，孝孙所增。其细字夹注称臣淳风等谨案者，不过十数处。盖有疑则释，非节节为之注也。其书体例皆设为问答，以参校而申明之，凡一百条。简奥古质，颇类《九章》，与近术不同。而条理精密，实能深究古人之意，故唐代颁之算学，以为颀业。今详加校勘，其上卷起自乘除之数，至第十二问为勾股测望，十三问为勾股和较，十四问为重勾股颠倒测望，十五问为卧勾股左右进退测望，此四问皆藉图以明，旧本所无，今特依义补入。

自十六问以下皆取差分、和较、均输参杂为目，间附以方圆幂积。至中卷之第六问，乃入商功，后复及贵贱、差分、倍半、衰分、方田诸术。惟弧矢一问原本不完，未可以他术增补，姑仍其阙。下卷首问失题，又细草下亦脱二十余字，以有后文可据，谨为补足。其鹿垣仓三条，亦各为之图，系诸原问之左，俾学者得以考见其端委焉。

△《缉古算经》一卷（吏部侍郎王杰家藏本）

唐王孝通撰。其结衔称通直郎太史丞。其始末未详。惟《旧唐书律历志》“戊寅历”条下有武德九年校历人算历博士臣王孝通题，盖即其人也。是书一名《缉古算术》，《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俱称李淳风注。今案此本卷首实题孝通撰并注，则《唐志》及《总目》为误。又《宋志》作一卷，《唐志》、郑樵《艺文略》俱作四卷，王应麟《玉海》谓今亡其三。案《孝通原表》称二十术，检勘书内条目相同，并无阙佚，不知应麟何所据而云然也。书中大旨，以《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衰之术，其於上宽下狭窄，前高后卑，阙而不论，世人多不达其理。因于平地之余，续狭斜之法。凡推朔夜半时月之所离者一术，推仰观台及羨道高广衰者一术，推筑堤授工上下广及高衰不同者一术，推筑龙尾堤者一术，推穿河授工斜正衰上广及深并濬上广不同者一术，推四郡输粟窖上下广衰馀郡别出入及窖深广者一术，推亭仓上下方高者一术，推刍藁、圆囤者各一术，推方仓圆窖对待者五术，推勾股边积互求者六术，共合二十术之数。中间每以人户道里，大小远近，及材物之轻重，工作之时日，乘除进退，参伍以得其法。

颇不以深浅为次第，故读者或不能骤通。而卒篇以后，由源竟委，端绪足寻，洵为思极毫芒，曲尽事理。唐代明算立学，习此书者以三年为限，亦知其术之精妙，非旦夕所克竟其义矣。其书世罕流播，此乃宋元丰七年秘书监赵彦若等校定刊行旧本，常熟毛扆得之章邱李氏，而影抄传之者。今详加勘正，其文间有脱阙，不敢妄补。谨撮取其义，别加图说，附诸本文之左，以便观览云。

△《数学九章》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秦九韶撰。九韶始末未详。惟据原序自称其籍曰鲁郡。然序题淳祐七年，鲁郡已久入於元。九韶盖署其祖贯，未详实为何许人也。是书分为九类。一曰大衍，以奇零求总数为九类之纲。二曰天时，以步气朔晷影及五星伏见。三曰田域，以推方圆幂积。四曰测望，以推高深广远。五曰赋役，以均租税力役。六曰钱穀，以权轻重出入。七曰营建，以度土功。八曰军旅，以定行阵。九曰市易，以治交易。虽以《九章》为名，而与古《九章》门目迥别，盖古法设其术，九韶则别其用耳。宋代诸儒，尚虚谈而薄实用。数虽圣门六艺之一，亦鄙之不言，即有谈数学者，亦不过推衍河洛之奇偶，於人事无关。故乐屡争而不决，历亦每变而愈舛，岂非算术不明，惟凭臆断之故欤？数百年中，惟沈括究心是事，而自《梦溪笔谈》以外，未有成书。九韶当宋末造，独崛起而明绝学。其中如大衍类著卦发微，欲以新术改《周易揲蓍》之法，殊乖古义。古历会稽题数既误，且为设问以明大衍之理，初不计前后多少之历过，尤非实据。天时类缀术推星，本非方程法，而术曰方程，复於草中多设一数以合方程行列，更为牵合。所载皆平气平朔，凡晷影长短，五星迟疾，皆设数加減，不过得其大概，较今之定气定朔，用三角形推算者，亦为未密。然自秦、汉以来，成法相传，未有言其立法之意者。惟此书大衍术中所载立天元一法，能举立法之意而言之。其用虽仅一端，而以零数推总数，足以尽奇偶和较之变，至为精妙。苟得其意而用之，凡诸法所不能得者，皆随所用而无不通。后元郭守敬用之於弧矢，李冶用之於勾股方圆，欧逻巴新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於九章八线，其源实开自九韶，亦可谓有功於算术者矣。至於田域、测望、赋役、钱穀、营建、军旅、市易七类、皆扩充古法，取事命题，虽条目纷纭，曲折往复，不免瑕瑜互见，而其精确者居多，今即《永乐大典》所载，於其误者正之，疏者辨之，颠倒者次第之，各加案语於下。庶得失不掩，俾算家有所稽考焉。

△《测圆海镜》十二卷（编修李潢家藏本）

元李冶撰。冶字镜斋，栾城人。金末登进士，入元官翰林学士。事迹具《元史》本传。其书以勾股容圆为题，自圆心圆外纵横取之，得大小十五形，皆无奇零。次列识别杂记数百条，以穷其理。次设问一百七十则，以尽其用。探蹟索隐，参伍错综，虽习其法者，不能骤解。而其草则多言立天元一。按立天元一法见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而此书言之独详，其关乎数学者甚大。然自元以来，畴人皆株守立成，习而不察。

至明，遂无知其法者。故唐顺之与顾应祥书，谓立天元一，漫不省为何语。顾应祥演是书为分类释术，其自序亦云立天元一无下手之术，则是书虽存，而其

传已泯矣。明万历中，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译为《同文算指》诸书，於古《九章》皆有辨订，独於立天元一法阙而不言。徐光启於《勾股义序》中引此书，又谓欲说其义而未遑。是此书已为利玛窦所见，而犹未得其解也。迨我国家，醱化翔洽，梯航鳞萃，欧逻巴人始以借根方法进呈，圣祖仁皇帝授蒙养斋诸臣习之。

梅穀成乃悟即古立天元一法，於《赤水遗珍》中详解之。且载西名阿尔热巴拉（案：原本作阿尔热巴达，谨据西洋借根法改正），即华言东来法。知即冶之遗书流入西域，又转而还入中原也。今用以勘验西法，一一吻合，穀成所说，信而有徵。特录存之，以为算法之秘钥。且以见中法西法互相发明，无容设畛域之见焉。

△《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应祥撰。应祥有《人代纪要》，已著录。李冶《测圆海镜》所设一百七十问中，皆有草有法。（案：前数十题中甚易者，或无草，后皆有草。）草用立天元一为虚数，合问数推之法，专用问数推之，皆归於带纵诸乘方而止。应祥得冶书於唐顺之，於立天元一语互相推求，不得其解，遂去其细草，专演算法，改为是书。自谓便於下学。殊不知立天元一之妙，能使诸法不能求者可以得其法；若无其草，即冶已有不能得其法者。而徒沾沾於加减开方之数，可谓循枝叶而失本根者矣。唐顺之与应祥书云，此书形下之数太详，而形上之义或略，使观之者尚不免其数可陈而义难知，有与人以鸳鸯枕而不度人以金针之疑。仆意欲明公於紧要处提掇一二作法源头出来，使后世为数学者识其大者得其义，识其小者得其数，则此书尤更觉精采耳。其不足於应祥者诚是。第作法源头即立天元一一语，应祥既去之，又将何以为提掇乎？然《九章》之中，惟少广诸乘方之数为甚繁，故立方带纵之法，古已不见有和数者。冶所用有至三乘方、四乘方及五乘方者，且兼加减诸乘方廉隅，不为之详其算式，初学诚有难於取数者。冶虽专为发明立天元一术，得应祥所演诸乘方之式，亦可谓求立天元一法者之一助云。

△《益古演段》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李冶撰。据至元壬午硯坚序，称冶《测圆海镜》既已刻梓，其亲旧省掾李师徵，复命其弟师珪请冶是编刊行。是成在《测圆海镜》之后矣。其曰《益古演段》者，盖当时某氏算书（案：冶序但称近世有某，是冶已不知作者名氏。

）以方圆周径幂积和较相求，定为诸法，名《益古集》。冶以为其蕴犹匿而未发，因为之移补条目，厘定图式，演为六十四题，以阐发奥义，故踵其原名。其中有草，有条段，有图，有义。草即古立天元一法，条段即方田、少广等法，图即绘其加减开方之理，义则随图解之。盖《测圆海镜》以立天元一法为根

，此书即设为问答，为初学明是法之意也。所列诸法，文皆浅显。盖此法虽为诸法之根，然神明变化，不可端倪，学者骤欲通之，茫无门径之可入。惟因方圆幂积以明之，其理犹属易见。故治於方圆相求各题，皆以此法步之为草，俾学者得以易入。自序称今之为算者未必有刘、李之工，而褊心跼见，不肯晓然示人。惟务隐互错糅，故为溟滓黯黩，惟恐学者得窥其仿佛云云。可以见其著书之旨矣。至其条段、图、义，触类杂陈，则又以必习於诸法而后可以通此法，故取以互相发也。其书世无传本。顾应祥、唐顺之等见《测圆海镜》而不解立天元一法，遂谓秘其机以为奇，则明之中叶，业已散佚。今检《永乐大典》尚载有全编。特录存之，俾复见於世，以为算家之圭臬。砚坚序称三卷，今约略篇页，厘为三卷，其文则无所增损。惟传写讹谬者，各以本法推之，咸为校正焉。

△《弧矢算术》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应祥撰。弧矢之法，始于元郭守敬《授时历草》。其有弧背求矢草，立天元一为矢云云。反覆求之，至得三乘方积数及廉隅纵数而止，不载开方算式，大抵开诸乘方法尚为当时畴人所习，故不赘言，抑或别为专书，故不复演欤？其弧矢相求，及弧容直阔诸法，皆以勾股法御之。明唐顺之谓为步日躔月离源头，作弧矢论，以示顾应祥。应祥遂演为是书，名其编曰《弧矢术》。应祥未明立天元一法，故置之不论。惟补其开带纵三乘方之式，并详各弧矢相求之法，与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之作略同，其可资初学之讲肄者，亦略相等也。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所译之书也。前编上、下二卷，言笔算定位、加减乘除之式，及约分、通分之法。通编八卷，以西术论《九章》。卷一曰三率准测，即古异乘同除。曰变测，即古同乘异除。曰重测，即古同乘同除。卷二、卷三曰合类差分。曰和较三率，曰洪衰互徵，即古差分，又谓之衰分。卷四曰叠借互徵，即古盈朒。卷五曰杂和较乘，即古方程。卷六曰测量三率，即古勾股。曰开平方，曰奇零开平方，即古少广。卷七曰积较和开平方。卷八曰带纵诸变开平方。

曰开立方。曰广诸乘方。曰奇零诸乘方。皆即古少广。案《九章》乃《周礼》之遗法，其用各殊，为后世言数者所不能易。西法惟开方（即古少广）勾股各有专术，余皆以三率御之。若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输五章，本可以三率御之。

至於盈朒以御隐。杂互见，方程以御错糅正负，则三率不可御矣。盖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是书欲以西法易《九章》，故较量长短，俱有增

补。

其论三率比例，视中土所传方田、粟米、差分诸术实为详悉。至盈朒、方程二术则皆仍旧法。少广略而未备，且法与数多出入之处。梅文鼎《方程馀论》曰：《几何原本》言勾股三角备矣。《同文算指》於盈朒、方程取古人之法以传之，非利氏之所传也。又曰：诸书之谬误，皆沿之而不能察，其必非知之而不用，能言之而不悉，亦可见矣。诚确论也。然中土算书，自元以来，散失尤甚，未有能起而蒐辑之者。利氏独不惮其烦，积日累月，取诸法而合订是编，亦可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

△《几何原本》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西洋人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欧几里得未详何时人。据利玛窦序云，中古闻士。其原书十三卷，五百馀题，利玛窦之师丁氏为之集解，又续补二卷於后，共为十五卷。今止六卷者，徐光启自序云，译受是书，此其最要者，遂刊之。其书每卷有界说，有公论，有设题。界说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说之。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设题则据所欲言之理，次第设之，先其易者，次其难者，由浅而深，由简而繁，推之至於无以复加而后已。是为一卷。每题有法，有解，有论，有系，法言题用，解述题意，论则发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则又有旁通者焉。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卷四论圆内外形，卷五、卷六俱论比例。其於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又案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且利玛窦序云，前作后述，不绝於世，至欧几里得而为是书，盖亦集诸家之成，故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加以光启反复推阐，其文句尤为明显。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

△《御定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二部也。上编五卷，曰立纲明体，其别有五。曰数理本源，曰河图，曰洛书，曰周髀经解，曰几何原本，曰算法原本。下编四十卷，曰分条致用，其别亦有五。曰首部，曰线部，曰面部，曰里部，曰末部。又表八卷，其别有四。曰八线表，曰对数阐微表，曰对数表，曰八线对数表。皆贯通中西之异同，而辨订古今之长短。如旧传方程分二色为一法，三色为一法，四色、五色以上为一法，头绪纷然。所立假如仅可施之本例，而不可移之他处。至於正负加减法，实并分母诸例，率皆谬误。今则约之为和数、较数、和较兼用、和较加变四例，而和数不分正负，较数任以一色为正，即以相当之一色为负，皆以异名相并，同名相减，实足正旧法之讹误。又割圆术古以径一围三为周径之率，宋祖冲之用圆容六边起算，元赵友钦用圆容四边起算，皆屡求勾股，得径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六二五。泰西法亦同其率。古今周率之密，无逾於此。而旧所传弧

矢诸术，周径皆用古率，又弧弦弦背互求诸术，立法极为疏舛。今则以六宗三要二简法求得一象限内弦矢割切正余八线，立为一表，洵极勾股弧矢之变。又《几何原本》止於测面，七卷以下，徐光启、李之藻后无译之者。

《新法算书》，往往有杂引之处，读者未之能详。且理分中末线，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则求得各等面体及求内容外切各等面体之积，至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体，皆以理分中末线为之比例，足以补测量全义量体诸率之简略。至末部借根方法，即古立天元一之术，唐宋诸算家咸用之。至明而失传，是以顾应祥、唐顺之於元李冶《测圆海镜》一书所立天元一皆茫然不解。今则具明其加减乘除之例，而后根与平方以下诸乘方之多少者咸得其开法，与古所云带纵立方三乘方诸变同归一揆。且线面体一以贯之，而本法所不能求者，皆可以借根而得，至为精妙。他若对数表以假数、求真数，比例规解以量代算，皆西法之迥异於中法者，咸为疏通证明，绘图立表，粲然毕备。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於万一也。

△《几何论约》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杜知耕撰。知耕字临甫，号伯瞿，柘城人。是书取利玛窦与徐光启所译《几何原本》复加删削，故名《论约》。光启於《几何原本》之首，冠杂议数条，有云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知耕乃刊削其文，似乎蹈光启之所戒。然读古人书往往各有所会心，当其独契，不必喻诸人人，并不必印诸著书之人。《几何原本》十五卷，光启取其六卷。欧几里得以绝世之艺，传其国递授之秘法，其果有九卷之冗赘，待光启去取乎？各取其所欲取而已。知耕之取所欲取，不足异也。梅文鼎算数造微，而所著《几何摘要》亦有所去取於其间，且称知耕是书足以相证。则是书之删繁举要，必非漫然矣。

△《数学钥》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杜知耕撰。其书列古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九章，仍取今线、面、体三部之法隶之，载其图解，并摘其要语以为之注，与方中通所撰《数度衍》用今法以合《九章》者体例相同。而每章设例，必标其凡於章首。每问答有所旁通者，必附其术於条下。所引证之文，必著其所出，蒐辑尤详。梅文鼎《勿菴历算书》记曰：近代作者如李长茂之《算海详说》，亦有发明，然不能具《九章》。惟方位伯《数度衍》，於《九章》之外蒐罗甚富。

杜端伯《数学钥》，图注《九章》，颇中肯綮，可为算家程式。其说固不诬矣。

世有二本，其一为妄人窜乱，殊失本真。此本犹当日初刊。今据以校正，以复知耕之旧云。

△《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方中通撰。中通字位伯，桐城人。明检讨以智之子也。以智博极群书，兼通算数。中通承其家学，著为是书，有数原律衍、几何约、珠算、笔算、筹算、尺算诸法。复条列古《九章》名目，引《御制数理精蕴》，推阐其义。其《几何约》，本前明徐光启译本。其珠算，仿程大位《算法统宗》。笔算、筹算、尺算采《同文算指》及《新法算书》。惟数原律衍未明所自，大抵哀辑诸家之长，而增减润色，勒为一编者也。其尺算之术，梅文鼎谓其三尺交加取数，故只能用平分一线。其比例规解之本法，惜仅见其弟中履但称中通得旧法於豫章。而不知其法何如，竟未获与中通深论。又称见嘉兴陈荇谟《尺算用法》一卷，亦只平分一线，岂中通所据之法，与荇谟同出一源欤？盖不可考矣。

△《勾股引蒙》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訏撰。訏字言扬，海宁人。由贡生官淳安县教论。是书成於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首载加减乘除之法，杂引诸书。如加法则从《同文算指》，列位自左而右。减法则从梅文鼎《笔算》，列位自上而下，易横为直。乘法则用程大位《算法统宗》铺地锦法，画格为界。除法则用梅文鼎《筹算》，直书列位，至定位则又用西人横书之式。盖兼采诸法，故例不画一。至开带纵平方，但列较数而不列和数。开带纵立方，但列带一纵而不列带两纵相同及带两纵不同，皆为未备。

所论勾股诸法，谓勾股和自乘方与弦积相减，所馀之积，转减弦积为股弦较，不知以勾股和自乘积与倍弦积相减，所馀为勾股较积，不得为股弦较也。又谓勾股相乘，以勾股较除之，亦得容方。不知既用勾股容方本法，以勾股和除勾积股相乘矣，则用此一勾股相乘之积，而勾股和与勾股较除之，皆得容方，无是理也。

又谓勾股相乘之积为容方者四，斜弦内为容方者两，不知勾股形内以弦为界，止容一方，试以勾三股四之容方积较之，尚不及勾股积四分之一，而股愈长则容方愈小者，更无论矣。又谓勾股弦之长，恒两倍於容圆之周，不知平圆积以半周除之而得半径，勾股相乘积以总和除之而得半径，根既不同，不得牵混为一也。如斯之类，亦多未协。其三角法则全录梅文鼎《平三角举要》，略加诠释。所用八线小表，以馀线可以正弦、正切、正割三线加减得之，故不备列。其半径止用十万，亦《测量全义》所载泰西之旧表，无所发明。然算法精微，猝不易得其门径。

此书由浅入深，循途开示，於初学亦不为无功。观其名以《引蒙》，宗旨可见

录存其说，亦足为发轫之津梁也。原本不分卷数，今略以类从，以算法为一卷，开方为一卷，勾股为一卷，三角为一卷，正余弦切割表为一卷。

△《勾股矩测解原》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黄百家撰。百家有《体独私抄》，已著录。是书言勾股测望，并详绘矩度之形，与熊三拔《矩度表说》大概相同，而此书专明一义，其说尤详。考勾股测望，自古有之。其法或用方矩，或立矩表，或用重矩，引绳入表，以测高深广远。所不能至者，总以近者小者与远者大者相准。世传刘徽《海岛算经》，即此法也。及本朝《御制割圜八线表》出，又仪器制作悉备，始有三角形测量。盖测量用三角度，低昂甚便，视步算检表，数密而功省。虽其理与勾股无殊，而径捷简易，则不可同日而论矣。然必仪与表兼备，而后其术可施，苟阙其一，即精於是术者无从措手，故勾股之法亦不可废也。是书虽仅具古法，亦足备测量之资焉。

△《少广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世仁撰。世仁，海宁人。康熙乙未进士。其书以一面尖堆及方底、三角底、六角底、尖堆、各半堆等题，分为十二法，复有抽奇、抽偶诸目。盖堆垛之法也。按堆垛乃少广中之一术，与尖锥体、台体相似，而实不同。盖尖堆体、台体外平而中实，堆垛为众体所积，面有峻嶒，中多空隙，故二法相较，烦简顿殊。古《少广》中仅具以边数层数求积数法，亦未有解其故者。至以积求边数层数之法，则未备焉。又其为用甚少，故算家率略而不详。世仁有见於此，专取堆垛诸形，反覆相求，各立一法。虽图说未具，不能使学者窥其立法之意，而於《少广》之遗法，引伸触类，实於数学有裨，不可以其一隅而少之也。

△《庄氏算学》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庄亨阳撰。亨阳字元仲，南靖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淮徐海道。是编乃其自部曹出董河防，於高深测量之宜，随事推究，设问答以穷其变，因笔之於书。其后人取其残稿，裒辑成帙。中间大旨皆遵《御制数理精蕴》，而参以《几何原本》、《梅氏全书》，分条采摘；各加剖析，颇称明显。末为七政步法，亦本之《新法算书》，而节取其要。其於推步之法，条目赅广，缕列星罗，无不各有端绪。恭案《御制数理精蕴》线、面、体三部，凡三十馀卷，《几何原本》五卷，《梅氏全书》，卷帙亦为浩博，学算者非出自专门，不能骤窥蹊径。今亨阳撮举精要，别加薈萃，简而不漏，括而不支，可为入门之津筏。虽未能大有所发明，而以为初学者启蒙之资，则殊有裨益矣。

△《九章录要》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屠文漪撰。文漪字蕓洲，松江人。其书因古《九章》之术，参以今法，与杜知耕所著《数学钥》体例相似，而互有详略疏密。知耕详於方田，文漪则详於勾股。知耕论少广备及形体，文漪推少广则研及廉隅之辨。知耕参以西法，每於设问之下附著其理，文漪则采录梅文鼎诸书，推阐以尽其用。大致皆缀集今古之法以成书，而取舍各异。合而观之，亦可以互相发明也。是书有借徵一条，专明借衰叠征之术，为知耕之所未及。考其所载，虽未极精密，然於借数之巧，固已得其大端矣。

——右“天文算法类”算书之属，二十五部，二百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数为六艺之一，百度之所取裁也。天下至精之艺，如《律吕推步》，皆由是以穷要眇。而测量之术，尤可取资。故天文无不根算书。算书虽不言天文者，其法亦通於天文。二者恒相出入，盖流别而源同。今不入小学而次於天文之后，其事大，从所重也。不与天文合为一，其用广，又不限於一也。）

○天文算法类存目

△《星经》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载《甘石星经》一卷，注曰汉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隋书经籍志》，石氏《星簿经赞》一卷，《星经》二卷，甘氏《四七法》一卷。是书卷数虽与《隋志》合，而多举隋、唐州名，必非秦、汉间书也。所载星象，今亦残阙不全，不足以备考验。

△《步天歌》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步天歌》一卷，未详撰人，二十八舍歌也。三垣颂、五星凌犯赋附於后。或曰唐王希明撰，自号丹元子。郑樵《通志天文略》则曰隋有丹元子，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王希明纂汉、晋志以释之，《唐书》误以为王希明。案樵《天文略》全采此歌，故推之甚至。然丹元子为隋人，不见他书，不知樵何所据。使果隋时所作，不应李淳风不知其人，《隋书经籍志》中竟不著录，至《唐书》乃称王希明也。疑以传疑，阙所不知可矣。其书以紫微、太微、天市分上中下三垣宫，仍以四方之星分属二十八舍，皆以七字为句，条理详明，历代传为佳本。本朝御制及钦定《天文仪象》诸书，咸采录之，复有专刻官本。考度绘图，测验星躔，一一吻合。此本图度未工，句多增减，所注占语，亦未详出自谁手，未为善本。又《唐志》、《文献通考》并称一卷，而此本乃有七卷，其为后人所窜乱审矣。郑樵亦称世有数本，不胜其讹，此或即其一也。

△《青罗历》（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青罗立成历》一卷，司天监

朱凤奏。据其称贞元十年甲戌入历，至今乾宁丁巳，则是唐末人。似即此书，然稽其年代，不甚相合，卷数亦多少互异，疑不能明也。其书列一年十二月为定表，用节气纪太阳太阴宿次。又以年经月纬纵横立表，各定年数为五星周而复始之期。案日月经天有常度，亦有差分，故月有大小，闰有常期。若一概限以节气太阳，倘连值十五日之节，尚可迁就，太阴用三十日为定策，则必不能齐。至五星躔度，各有迟速，其周天之数，赢缩不能画一，拘以定数，亦类刻舟。又日、月、五星谓之七曜，曜者光曜之谓也。月孛、罗、计、紫炁虽有躔次，实无其形。

此书立十一曜之名，已为未协。至论月孛一条，乃有披金甲及背上插箭之语，一若亲睹其形者，大抵剿袭道家符篆等书，而不知其荒唐已甚也。

△《官历刻漏图》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普撰。自序谓官历漏刻，以岳台为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昼夜刻数或与岳台不同，则二十四气前后易箭之日亦皆少差。又有蔡知方序，谓刻漏图邵阳刊本最详备，建阳林氏复加镌定，移小分於四刻之前，视昔尤为精密。又有钮兰居士序，谓林君衍四刻馀分，均诸众时之先后，作小漏款识，视王普为尤备。则此书又林氏所重修，非普之旧也。然其法已略具《宋史》中，此虽稍详，究无大异。

普字伯照，里籍未详。官左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林氏名字俱佚，其朝代亦无可考。

△《星象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原本题宋邹淮撰。后有魏了翁跋，称淮以进士提领造历所，演算历书，其所撰载如此云云。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天文考异》二十五卷，昭武布衣邹淮撰。大抵袭《景祐新书》之旧，淮后入太史局。今此书仅四页，似从《天文考异》中录出，而别题此名。又《书录解题》既称淮为昭武布衣，而了翁跋又称为进士，亦相牴牾，殆书贾所伪托也。

△《天文精义赋》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题管勾天文岳熙载撰，并集注。而不著其时代。案注中多引《宋史天文志》，当为元末人。考元太史院有管勾二员，秩从九品。而历志载郭守敬《会南北日官考》论历法，有岳铉之名，或即其家子孙也。其书皆论推测占验之术，而以韵语俪之。首天体，次分野，次太阳、太阴，次概举七政，及於恒星，而以凌抵、斗食之说附於其末。大都摭拾史传，不能有所发明。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熙载尚有《天文占书类要注》四卷，今未见。

△《天心复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鲍泰撰。泰，徽州人。是书作於成化中。专言历法，而於岁实朔策汉已来所

定小馀疏密，或增或损之故，茫然不解。徒主四分法，岁三百六十五日三时之整数，分二十四气。每一气得十五日二时五刻。参用奇门数五日，满甲子六十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不及气策二时五刻，每岁有一候三时之差。奇门於是设立超神接气置闰，适二十年而闰二十一候，泰乃名之为一致。四致凡八十年，名之为一序。三序凡二百四十年，名之为一限。三限凡七百二十年，名之为合一。十九合凡万三千六百八十年，名之为一会。又以旧法十九年七闰月为一章之整数八十章，凡千五百二十年，名之为一乘。三乘凡四千五百六十年，名之为一运。三运一万三千六百年，为一会。此最疏之数，推步家自汉张衡以后，久弃不用，泰粗涉乎此，遂矜为独得之秘，纷纷创立名目，衍成是书。因附会邵子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二语，以为书名，殊舛陋无足道也。

△《太阳太阴通轨》（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戈永龄撰。永龄，宛平人。正德中官钦天监保章正。是书取元代所辑《大统历》七政交食通轨，循其法而重演之。原本不题卷数，仅分三册。盖其细草稿也。考《明史》载《大统历》即元《授时历》，当时测验，舛异已多，得其全书，犹不足用。此本篇帙残阙，仅存推算数法，益不足据为定准矣。

△《象纬汇编》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韩万锺撰。万锺，蕲州人。是书成於嘉靖壬辰。采丹元子《步天歌》逐段分释，并为之图。以马氏《通考》所记彗孛客流陵犯之属分隶各星之下，合三垣二十八宿为三十一条，而五纬附於其后。其自序谓便学者之考索，非有所作。大概与《天元玉历》相同。盖当时未睹官本，故又为此裒辑耳。

△《戊申立春考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邢云路撰。云路有《古今律历考》，已著录。万历三十六年戊申，钦天监推十二月二十一日己卯子正立春，云路立表推之，谓当在二十日戊寅亥初。由元统《大统历》轻改郭守敬《授时法》，测验俱差。遂详为考证，以成此书。盖其官兰州时所作也。陶珽《续说郛》亦载此书，但题曰《立春考证》，删其戊申二字，已为舛谬。又因云路字士登，遂误以邢云为地名，删此二字，但题曰路士登撰，益足资笑噓矣。

△《星历释义》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林祖述撰。祖述字道卿，鄞县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广西提学僉事。是编上卷为七曜、二十八宿、十干、十二支及年岁载祀、朔弦望晦盈虚闰馀诸条，下卷为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及岁时令节诸条，皆杂引经史及先儒论说以诠释之，故曰《释义》。然多抄撮旧文，於授时要旨殊无当也。

△《折衷历法》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朱仲福撰。仲福，灵寿人。初，元郭守敬作《授时历》。明洪武中因其书作

《大统历》，而去其上考下求岁实消长之法。是以嘉靖中以大统、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何瑭、邢云路、郑世子载堉诸人，纷纷攻诘，迄无定论。仲福是书，成於万历二十二年，用万历九年为历元，折衷二历强弱之间，以为活法。然大抵勉强牵就，非能密合天行。且授时所定岁实，其小馀为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已为不密。以史所载考之，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辛巳冬至在己未日夜半后六刻。夫一岁小馀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积之四岁，正得九十七刻，无馀无欠，而丁丑至辛巳四年已多半刻。其积算未精，已概可见。仲福步日躔术乃定日平行一度躔周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会，仍是后汉时四分最疏之率。是名为折衷授时、大统二法，实较二法为尤舛矣。

△《纬谭》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义古象通》，已著录。此书首题曰拙存斋笔录，而子目则曰纬谭，盖其劄记之一种也。首论太一三式源委，次括元，次太阳斗建阴阳南北，次干支纳卦，次干支内藏，次五行十二变，次六合取义。皆引援质证，断以己意。中极诋利玛窦天论为荒唐，末又附记万历、天启时推步之讹，凡十三事。

然观其以朔方交趾北极出地论中国据地之大小，则知度而不知里。又谓交趾二月初三日日未昏而新月乃在天心，与夫夜观北极在子分者，则其国当居正中。实非深知历法者也。

△《宣夜经》（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柯仲炯撰。仲炯始末未详。是书前有崇祯元年自序，谓宣夜本诸帝尧，即羲和所授。其后失传，因作此以复其旧。且历诋丹元子、李淳风、僧一行等之变更古法，其说绝无根据。又分中宫宣夜、南宫宣夜、东宫宣夜、北宫宣夜、西宫宣夜诸名，尤为荒诞。至於每星之下，必引经文以释之，若河鼓谓之牵牛，证以执牛耳。鸡二星，证以春官鸡入夜呼旦。亦类皆割裂经传，以助其无稽之谈也。

△《九圜史图》一卷、附《六甸曼》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宦光撰。宦光有《说文长笺》，已著录。又著有《图志谱考辨说》六部，此书即六部之一也。其图曰三仪，谓日月星也。曰须驪，谓四大州也。曰六合平，即以四州之地平铺而观之，曰六甸转，即以四州之地从地球两面观之。曰北极出地，从句陈大星与北极五星之间作识以为北辰。曰合朔远近，谓衡岳和林铁勒北海诸处时刻不同也。曰春秋昼夜，谓日南日北早晚不一也。惟北极一图与浑天仪合，余皆摭拾陈编，参以浮屠之说。其六甸曼则泛论天地之广

，荒诞不经，益无可征验矣。

△《盖载图宪》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许胥臣撰。胥臣有《禹贡广览》，已著录。是书以天图为盖，地图为载，大意以天文藉图不藉书，其所录图一十有七曰全仪，乃子午、地平、黄赤道所由分也。曰日出日入远近，乃南海、北海、应天、顺天、岳台、平阳之同异也。曰紫微垣见界诸星。曰黄赤道见界诸星。星二十六宿占度。曰赤道北见界诸星。曰赤道南见界诸星。曰黄道北见界诸星。曰黄道南见界诸星。拟尧典四仲中星，附万历四仲中星，其余则各案垣次为图，而以《步天歌》分缀於下。末绘地輿全图，皆案度计宫。然其天图皆出於汤若望，自有崇祯《新法历书》，亦无庸复载。其地图则粗分疆界，多失其实，亦无可采焉。

△《天官翼》（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说撰。说有《易发》，已著录。是编以章蓍纪元、元会运世立论，谓历数出於卦爻，颇讥汉太初，三统之失。所列恒星过官，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递相排比，至帝尧甲子适值张、心、昴、虚居四仲之中，与尧典中星相合，遂据以为上溯下推之证。然天形转运，积岁恒差，始自秒分，渐移度数，其迁流之故甚微。算家测验星躔，随时修改，尚往往有过疏过密之虞，不能与天行相应。说作是书，不著步算赢缩之法，但以长历递推，恐未免刻舟求剑也。

△《天经或问后集》（无卷数，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游艺撰。艺有《天经或问前集》，已著录。是编复发明天象以广所未备。首述前人历法及七政行度，末举杂气、杂象、神怪变幻出於常度之外者，一一辨正，衷之以理。虽其说间有可采，而出於臆断者颇多，未可据为典要，不及其前集之谨严也。

△《璇玑遗述》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揭暄撰。暄字子宣，江西广昌人。是书一名《写天新语》。言天地大象，七曜运旋，兼采欧逻巴义，杂以理气之说。康熙己巳，尝以草稿寄梅文鼎。文鼎抄其精语为一卷，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又称其谓七政小轮皆出自然，亦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疾而生漩涡，遂成留逆一条，为古今之所未发。今观其全书，大抵与游艺《天经或问》相表里。然艺书切实平正，词意简明，暄则持论新奇，颇伤庞杂。其考历变，考潮汐，辨分野，辨天气地气所发育，方以智尝谓其於易道有所发明。然如论日月东行如槽之滚丸，而月质不变。又谓天坚地虚，旧蛋白蛋黄之喻徒得形似，而喻为饼中有饼。其说殊自相矛盾。至五星有西行之时，日月有盈缩之度，虽设譬多方，似乎言之成理，而揆以实占，多属矫强，均不足据为典要也。

△《秦氏七政全书》（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文渊撰。文渊爵里未详。书凡八册。第一册论天行地体经纬交错之大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大端，谓之经天要略，亦稍附勾股、开方、重测诸法。二册言岁差及各表用法，谓之七政诸表说。三册以下全取成数，分条胪列，统谓之二百恒年表。考二百恒年表本前明徐光启等所集，载在《新法历书》中，文渊不过采掇其法，参以己意，遂据以为推步之谱。盖其时历法初变，测验犹疏，故所见止於如是也。今《御制历象考成》，凡《新法历书》之详而有据者，俱经引入。其数目验诸实测有分秒之不合者，俱经定正。文渊此帙，特西法之糟粕，揆以天行，多所违失，固无庸於采录矣。

△《历算丛书》六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梅穀成重定其祖文鼎之书也。穀成，宣城人。康熙乙未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文鼎初作历算书，各自为部。后魏荔彤属杨作枚校刊，作枚遂合之为一，名曰《历算全书》。并附以己说及辩论之语，目为订补。穀成谓前书校讎编次不善，而名为全书，亦非实录，因重加编次，合为六十卷，改题丛书，而附穀成所作《赤水遗珍》、《操缦卮言》二卷於后。观其义例，与全书辨证者凡五；一以岁周地度合考作为杂著；一谓火星本法汇为一卷；殊欠理会；一谓五星纪要原名管见，今仍其旧；一以筹算七卷原书单行，今并笔算汇入丛书；一谓历算并称，历法事重，然不明算术则历书无从而读，故称名仍以历居算前，而序书则以历居算后，其字句讹舛，亦细加校驳。又序中称作枚编次不善，故其书不能流传，此穀成重刊是书之大略也。虽编次不同於文鼎，书实无损益。且二刻已并行於世，均为著录，殊嫌重复，故仍录其先刻者，而此本则附存其目焉。

△《万青楼图编》十六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国朝邵昂霄撰。昂霄字丽寰，馀姚人。拔贡生。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其书专论天文算数之术，分十四目。曰天体，曰仪象，曰官度，曰二<日翟>，曰五纬，曰云气，曰暉气，曰经星，曰历案，曰历理，曰历数，曰测景，曰测时，曰定时。

皆援引汉、晋以来天官家言及欧逻巴之说，而各以己见附之，於推测之术颇有所得。其量天景尺及漏碗诸法，悉用意自造，亦颇精密。惟祿祥占验，杂引史志旧文，庞杂无要，是其所短也。

△《八线测表图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余熙撰。熙字晋斋，桐城人。是编钦遵《御制数理精蕴》，由勾股、和较、割园、八线、六宗、三要诸法括为图说，以便初学之研究。大旨主於明浅易入，非别有新解也。

——右“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二十三部，一百二十七卷，内六部无卷数

，皆附《存目》。

△《算法统宗》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程大位撰。大位字汝思，徽州人。珠算之名始见甄鸾《周髀注》，则北齐已有之，然所说与今颇异。梅文鼎谓起於元末明初，不知宋人《三珠戏语》已有算盘珠之说，则是法盛行於宋矣。此书专为珠算而作，其法皆适於民用，故世俗通行。惟拙於属文，词多支蔓，未免榛楛勿翦之讥。

△《勾股述》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陈訏撰。訏有《勾股引蒙》，已著录。因其中和较之法未备，复述此以举其概。前有黄宗羲序，颇称道之。然和较一法，自李冶、顾应祥、唐顺之、李之藻等相继阐释成书，至今殆无遗蕴，学者苟能遵守成法，触类而引伸之，自可得其会通。若不溯本原而徒以耳食饰心，自矜创获，则去之益远。如是书较求股弦一条，附论谓勾积中除较积所馀，必合股积之半，不知股积可容勾积，勾积必不能容股积，不当强合其半。又和求股弦一条，附论谓勾弦和积必四倍於股积，不知勾弦和积中有股积一，勾积二，勾乘弦积二，亦不能强之为四。其意不过用勾股弦之数参合而得，设遇勾股修广不齐，则不特於理难通，即於数亦断不能吻合矣。

△《隐山鄙事》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子金撰。子金，柘城人，隐山其号也。与梅文鼎、游艺、揭暄、王寅旭辈互以算术相高。然核其所著，文鼎论醇而学博，艺理明而词达，暄与寅旭虽各持所见，亦颇有新意，子金是编，惟采《几何原本》及《几何要法》二书，稍参己见，无大发明，不能与诸家抗衡也。

△《围径真旨》（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长发撰。长发字君源，江苏人。是编因圆周、圆径古无定率，有高捷者剪纸为积，补凑方圆，得窥梗概，而不得周数。长发因以为径一者周三一二五，谓之智术。又谓甄鸾、刘徽、祖冲之、邢云路、汤若望诸人所定周径，皆未密合。

殊不知圆出於方，方出於矩，传自《周髀》。古人径一围三之术固疏，至刘祖之辈所推已近密，而汤若望之周径定率乃用内弦外切屡求勾股之法，渐近圆周，合成一线，与《周髀》所传圆出於方之义暗合。所定径一周三一四一五九六二五，自六以上，又皆与刘、祖之密率合，是以《御制数理精蕴》采用之。今长发以为犹疏，未免强生异议。不足据也。

——右“天文算法类”算书之属，四部，二十三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八 子部十八

○术数类一

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於经典，流传妖妄，寢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殫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感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太玄经》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汉扬雄撰，晋范望注。《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其本传则称《太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应。又称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捩、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与《艺文志》十九篇之说已相违异。桓谭《新论》则称《太玄经》三篇，传十二篇，合之乃十五篇，较本传又多一篇。案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隋志》亦载雄《太玄经章句》九卷，疑《汉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今章句已佚，故篇数有异。至桓谭《新论》则世无传本，惟诸书递相援引，或讹十一为十二耳。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数一一与本传皆合，固未尝有脱佚也。注其书者，自汉以来，惟宋衷、陆绩最著。至晋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勒为一编。雄书本拟《易》而作，以家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摛、莹、捩、图、告准系词，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全仿《周易》。古本经传各自为篇，望作注时，析玄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玄测一篇分系七百二十九赞之下，始变其旧，至今仍之。其书《唐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则作十卷，均名曰《太玄经注》。此本十卷，与《通考》合，而卷端标题则称晋范望字叔明解赞。考玄测第一条下有附注曰：此是宋、陆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盖范望采此注意，自经解赞，儒有近习，罔知本末，妄将此注升於测曰之上，以杂范注，混乱义训。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测曰之下，免误学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测注并同云云。考望自序，亦称因陆君为本，录宋所长，捐其所短，并首一卷本经之上，散测一卷注文之中，训理其义，以测为据。然则望所自注，特其赞词

。其他文则酌取二家之旧，故独以解赞为文。今概称望注，要其终而目之耳。卷端列陆绩《述玄》一篇，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为范本所旧有。又列王涯《说玄》五篇，又列《释文》一卷，则不知何人附入。其太玄图旁、范望序末及玄首、玄测之首尾，凡附记九条，卷末又有一跋，均不署名氏。考序后附记，称近时林瑀。瑀与贾昌朝同时，则此九条当出北宋人手。又王涯《说玄》之末附题一行云，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幹办公事张实校勘，则附记或出於实欤？其释文一卷亦不著名氏。考郑樵《通志太玄经释文》一卷亦林瑀撰。疑实刊是书时，并以涯之说、瑀之释文冠於编首也。

△《太玄本旨》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子奇撰。子奇字世杰，号静斋，龙泉人。明初以荐官巴陵县主簿。扬雄以玄拟《易》，卷首所列旧图，具七十二候。晁说之《易玄星纪谱》亦以星候为机括。子奇独谓《太玄》附会律历节候而强其合，不无臆见。历举所求而未通者八条，以明未足尽易之旨。而又称其能自成一家之学，在两汉不可多得，因别为诠释，以正宋、陆旧注之讹。盖亦如说《易》之家废象数而言义理也。考《太玄》大意，虽不尽涉乎飞伏互应，与焦京之说有别，然《汉书雄本传》称，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玄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汉儒所述，其说至明，子奇必以为不协律历，其说殊戾。然《玄》文艰涩，子奇能循文阐发，使读者易明，亦有一节之可取。数百年来，注是书者寥寥，存以备一家可也。

△《玄包》五卷、附《玄包数总义》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北周卫元嵩撰。唐苏源明传，李江注。宋韦汉卿释音。其《总义》二卷则张行成所补撰也。杨楫尝序其书云：元嵩，益州成教人。明阴阳历算，献策后周，赐爵持节蜀郡公。胡应麟《四部正讹》则云，元嵩，后周人。所撰述有《齐三教论》七卷，见郑樵《通志》。又《隋志》释氏类，称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言僧徒猥滥，周武帝下诏一切废毁，即其人也。杨楫本序颇与《隋志》合，序称元嵩有传，考《北史》无之，杨氏误也。案应麟谓元嵩先为沙门，所考较楫为详。然《北史》载元嵩艺术传中，应麟求之於专传，不见其名，遂以为《北史》不载。

则楫不误而应麟反误。至《崇文总目》以为唐人，《通志》、《通考》并因之，则疏舛更甚矣。唐释道宣广宏明订，於元嵩深有诋词，盖以澄汰僧徒，故缙流积恨。然温大雅《创业起居注》载元嵩造谣讖，裴寂等引之以劝进，则亦妖妄之徒也。是书体例近《太玄》，序次则用归藏，首坤而继以乾、兑、艮、离、坎、巽、震、卦，凡七变合本卦，共成八八六十四。自系以辞，文多诘屈。又好用僻字，难以猝读。及究其传注音释，乃别无奥义，以艰深而文浅易，不

过效《太玄》之颦。宋绍兴中，临邛张行成以苏、李二氏徒言其理，未知其数，复遍采《易》说以通其旨，著为《总义》。元嵩书《唐志》作十卷，今本五卷，其或并或佚，盖不可考。杨楫序称，大观庚寅，前进士张昇景初，携《玄包》见遗，曰自后周历隋、唐，迄今五百馀载，世莫得闻。顷因杨公玄素内翰传秘阁本，俾镂版以传。

然此书《唐志》、《崇文总目》并著录，何以云五百馀年世莫得闻？王世贞疑为依托，似非无见。今术数家从无用以占卜者，徒以流传既久，姑录存之。行成书《玉海》作二卷，与今本合，与《玄包》本别著录。然考昇子张洸跋，已称以行成《疏义》与临邛韦汉卿《释音》合为一编，则二书之并，其来已久。毛晋刊版，盖有所本，今亦仍之。其《释音》漏题汉卿名，则晋之疏耳。

△《潜虚》一卷、附《潜虚发微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是编乃拟《太玄》而作。晁公武《读书志》曰：此书以五行为本，五行相乘为二十五，两之为五十。首有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然其辞有阙者，盖未成也。其手写草稿一通，今在子建侄房。朱子跋张氏《潜虚图》亦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马文正公遗墨，尝示予《潜虚》别本，则其所阙之文甚多。问之，云温公晚著此书，未竟而薨，故所传止此。近见泉州所刻，乃无一字之阙，始复惊疑。读至数行，乃释然曰，此贗本也。其说与公武合。此本首尾完具，当即朱子所谓泉州本，非光之旧。又公武言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熊朋来则言《潜虚》有气图，其次体图，其次性图，其次名图，其次行图，其次命图，其目凡六。而张氏或言八图者，行图中有变图，解图也。是命图为后人所补。公武言五行相乘为二十五，两之为五十，而今本实五五行，是其中五行亦后人所补，不止增其文句已也。吴师道《体部集》有此书后序，称初得《潜虚》全本，又得孙氏阙本，续又得许氏阙本，归以参校，用朱子法，非其旧者，悉以朱圈别之，然其本今亦不传。林希逸尝作《潜虚精语》一卷，今尚载《虞斋》十一稿中，凡所存者，皆阙本之语，而续者不载，尚可略见大概。然於阙本中亦不全取，究无以知某条为贗本，盖世无原书久矣，姑以源出於光而存之耳。陈淳讥其所谓虚者，不免於老氏之归。要其吉臧平否凶之占，以气之过不及为断，亦不失乎圣贤之旨也。张敦实论凡十篇，据吴师道后序，则元时已附刻於后，今亦并存。敦实，婺源人。官左朝奉郎监察御史。其始末无考。考《太玄经》末有右迪功郎充浙江提举盐茶司幹办公事张实校勘字，疑即一人。或南宋避宁宗讳，重刻《太玄经》时删去敦字欤？是不可得而详矣。

△《皇极经世书》十二卷（通行本）

宋邵子撰。据晁说之所作《李之才传》，邵子数学本於之才，之才本於穆修

，修本於种放，放本陈抟。盖其术本自道家而来，当之才初见邵子於百泉，即授以义理、物理性命之学，《皇极经世》盖即所谓物理之学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於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凡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厥后王湜作《易学》，祝泌作《皇极经世解起数诀》，张行成作《皇极经世索隐》，各传其学。《朱子语录》尝谓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又谓康节《易》看了，都看别人的不得。其推之甚至。然《语录》又谓《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与《易》自不相干。又谓康节自是易外别传。

蔡季通之《数学》亦传邵氏者也，而其子沈作《洪范皇极》内篇，则曰以数为象则畸零而无用，《太玄》是也。以象为数则多耦而难通，《经世》是也。是朱子师弟於此书亦在然疑之间矣。明何瑭议其天以日月星辰变为寒暑昼夜，地以水火土石变为风雨露雷，涉於牵强。又议其乾不为天而为日，离不为日而为星，坤反为水，坎反为土，与伏羲之卦象大异。至近时黄宗炎、朱彝尊，攻之尤力。夫以邵子之占验如神，则此书似乎可信，而此书之取象配数，又往往实不可解。据王湜《易学》所言，则此书实不尽出於邵子。流传既久，疑以传疑可矣。至所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於乱，乱生於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则粹然儒者之言，非术数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张、朱间欤？

△《皇极经世索隐》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行成撰。行成字文饶，一作子饶，临邛人。始末不甚可考。其进所著《易说》七种表，称自成都府路提辖司幹办公事丐祠而归。《玉海》称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进易可采，除直徽猷阁。汪应辰《玉山集》有论邓深按知潼川府张行成状。殆由直阁出守欤？此编即所进七书之一。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今见《永乐大典》中者，别载序文总要及机要二图，而所解观物诸篇乃散缀於邵伯温解各段之下，盖割裂分附，殊失其旧。今摘录叙次，以还其原第，遂复为完书。

邵子数学源出陈抟，於羲、文、周、孔之易理截然异途，故尝以其术授程子，而程子不受。朱子亦称为易外别传，非专门研究其说者不能得其端绪。儒者或引其书以解《易》，或引《易》以解其书，适以相淆，不足以相发明也。行成於邵子之学用力颇深，以伯温之解，於象数未详，复为推衍其意义，故曰索隐。《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考行成进书原表自称二卷，《宋史》显为字误。今以原表为据，厘为二卷云。

△《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行成撰。是书专明《皇极经世外篇》之义，亦所进七易之一也。《皇极经世内篇》前四卷，推元会运世之序，后四卷辨声音律吕之微。外篇则比物引类，以发挥其蕴奥。行成以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学先天者当自外篇始，因补阙正误，使其文以类相从，而推绎其旨，以成是编。上三篇皆言数，中三篇皆言象，下三篇皆言理。皆行成以意更定，非复旧第。然自明以来刻本，率以外篇居前，题为内篇，未免舛互失序，赖行成此本，尚可正俗刻之讹。且原书由杂纂而成，本无义例，行成区分排比，使端绪易寻，亦颇有条理。虽乾坤阖辟，变化无穷，行成依据旧图，循文生义，於造化自然之妙未必能窥。至於邵氏一家之学，则可谓心知其意矣。魏了翁尝称其能得易数之详，而书不尽传，则宋代已不免散佚。朱彝尊《经义考》但载《皇极经世索隐》而不及此书，则沈湮已久。惟《永乐大典》所载尚为完本。今据原目，仍厘为九卷著於录。

△《易通变》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行成撰。亦所进《易说七种》之一也。其说取陈抟至邵子所传先天卦数等十四图，敷演解释以通其变，故谓之通变。案以数言《易》，本自汉儒。然孟喜之《易》，言六日七分而已。至京房之《易》，言飞伏纳甲而已。费直之《易》，言乘承比应而已。至魏伯阳作《参同契》，借《易》以明丹诀，始言甲壬乙癸之方位。而《易纬是类谋》亦谓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易通卦验》又谓乾西北主立冬，坎北方主冬至，艮东北主立春，震东方主春分，巽东南主立夏，离南方主夏至，坤西南主立秋，兑西方主秋分。盖《易》之支流，有此衍说。至宋而陈抟作图，由穆修以递授於邵子，始借儒者之力，大行於世。故南宋之后，以数言《易》者皆以陈、邵为宗。又以陈本道家，遂讳言陈而惟称邵。行成於蜀中作守，籍吏人之家，得邵子所传十四图，因著此书。其自序谓康节之学主於交泰、既济二图，而二图尤以卦气为根柢。参伍错综以求之，而运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皆莫能外。其自许甚高。其中如人之五脏，亦以易数推之，谓当重几斤几两，殊为穿凿。《李心传》讥其牵合，祝泌谓其发明处甚多，而支蔓处亦甚多。然其说亦自成理。自袁枢、薛季宣以下虽往往攻之，迄不能禁其不传也。此本流传甚少，外间仅有宋刻本及明费宏家抄本。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参互勘校，录而存之，以备数术之一家。是书之名，《永乐大典》作《易通变》，费宏本作《皇极经世通变》，宋本但题曰《通变》而无易字，亦无皇极经世字。盖原刻其全书七种，此乃其一，故有细目而无大名，不能据以断两本之是非。以《永乐大典》所题在费氏本前，当为旧本，今姑据以著录焉。

△《观物篇解》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附《皇极经世解起数诀》一卷（浙

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祝泌撰。泌字子涇，鄱阳人，自号观物老人。书首署衔称承直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幹办公事，而起数诀内又自署提领所幹办公事，不知其终於何官也。案朱彝尊《经义考》有泌所撰《皇极经世铃》十二卷，此本题作《观物篇解》。又止五卷，与彝尊所记目次不合。而别载泌自序一篇，所陈大旨又颇与此本义例相近。或一书两名，而后人合并之欤？又案泌自序，末署端平乙未，而《起数诀》序内题淳祐辛丑，上距乙未六年，在《皇极经世铃》已成之后。且今《起数诀》乃单本别行，而《观物篇解》第四卷中亦有并以起法用法别载成卷语。是当与用法别为一书，而用法已佚，即《起数诀》所存亦仅声韵一谱，已非其旧。今姑附入《观物篇解》后，以存其概。泌所言大小运数，虽皆归宿於挂图，其断法则不专在卦而在四象。大旨先用四爻藏闰，次用四爻直事，大运起泰，小运起升，於牛思纯《宝局》、张行成《通变》多所驳正。然如邵子言四象相交而成十六事，泌遂创为二十五变之说；邵子言姤复小父母，泌遂创为同人起分秒之说，皆与经世书乖异不合。其推大小运，一变不协则再变，至三变四变以求协者，尤非出於自然。至於声音律吕之学，邵子得之其父古，古书备见正音叙录，轨辙可寻。泌乃取三十六字母之翻切，以声起数，以数合卦，仅与壬遁同用，求深反浅。且《声音韵谱》所说，以夫普旁母字当字母之用，既属支离。

至所云人用分数，物用秒数，数起同人之类，尤为迂曲难解。似非尽出於邵氏本意。然《永乐大典》别载有祝氏占例，所言实皆奇中。陶宗仪《辍耕录》载泌《精皇极数》，其甥傅立传其术，为元世祖占卜，尚能前知，则亦小道之可观者。

盖其学虽宗康节，而亦自别有所得，故其例颇与经世书不符，而其推占亦往往著验。方技之家，各挟一术，邵子不必尽用《易》，泌亦不必尽用邵子，无庸以异同疑也。二书世所抄传，间有讹脱，诸本并同，无从订正，今亦姑仍之云。

△《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案《皇极经世书》，邵伯温以为共十二卷，一至六则元会运世，七至十则律吕声音，十一二为观物篇。赵震又分元会运世之六卷为三十四篇，律吕声音之四卷为十六篇。《性理大全》则合内篇十二、外篇二，共为六十四篇，又谓《律吕声音》十六篇共图三千八百四十。明嘉兴徐必达所刻《邵子全书》细目，复以元经会分十二会为十二篇，以会经运分二百四十运为十二篇，以运经世分十篇，律吕声音则合有字有声及无字无声平上去入各九百六十图。植为此书，则并元会运世为三卷，律吕声音为一

卷，内篇外篇共为卷者八，而又标蔡元定原纂图十，及所补录图五，新附图三於卷首。其於旧本，多所更定。如午会之六世之己，书秦夺宣太后权，黄畿注未录入，此补录之。声音篇之配以卦，黄畿以为出於《祝氏铃》，此一切芟汰之。又广引诸家之说以相发明，其考究颇为勤挚。邵子之数虽於《易》为别派然，有此一家之学，亦不可磨灭於天地之间。植之所说，虽未必尽得本旨，而自宋以来，注是书者不过数家，存之亦足资旁证也。

△《易学》一卷（内府藏本）

宋王湜撰。是书《宋志》不著录。其名见晁公武《读书志》，但称同州王湜，而不详其始末。张世南《游宦记闻》称，康节先生《皇极经世》，其学无传。此外有所谓《太乙数》。渡江后，有北客同州免解进士王湜，潜心是书，作《太乙肘后备检》三卷，为阴阳二遁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尧以来，至绍兴六年丙辰云云。是南宋初人矣。今《太乙肘后备检》未见传本，此书则《通志堂经解》刊之。书中首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以夜半日中心肾升降之气明之。又有取於《庄子》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之语，全本於道家之说。其自序则称於陈抟、穆修、李之才、刘牧之书兼而思之，是以先天之学出於炉火之证也。然其论先天之图，谓希夷而前，莫知其所自来。其时距邵子未远，而其言如是也。可以知传自伏羲，遭秦焚书，流於方外之说，出於后儒之附会。其末为皇极经世节要。自序有云，康节遗书，或得於家之草稿，或得於外之传闻。间有讹谬，於是决择是非，以成此书，示读皇极者以门户，亦可知《皇极经世》一书，不尽出於邵子。

其言可谓皎然不欺，有先儒淳实之遗矣。

△《洪范皇极内篇》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蔡沈撰。沈父元定，究心洪范之数，未及论著。尝曰成吾书者沈也。沈反覆数十年，然后成书。分内外篇，而释数之辞尚未备，故各条之下有但标数曰二字而无其文者。《永乐大典》及《性理大全》皆作《洪范内篇》，惟熊宗立注本以论三篇为内篇，数八十一章为外篇。考是书数八十一章拟《易》六十四卦，当为内篇。论三篇拟《易》系辞说卦等传，当为外篇。今各本皆以论三篇列於前，而八十一章列於后，伦序颇为不协。疑《性理大全》与《永乐大典》同时纂辑，所据同一误本，未及详考欤。明余深著《洪范畴解》，曹溶称为释蔡氏内篇，畴即八十一章之数也。程宗舜作《洪范内篇释》，其自序曰，释八十一数亦不指三篇之论。韩邦奇《引论中象》以偶为用数语，作《洪范传》，传以别於经，即外篇矣。意其时必有流传善本，与永乐间书局所据不同，故诸家之言如此，其讹似无可疑。然余深等所据之本今不复见，未敢轻改古书，姑仍其旧第编之。又考王应麟《玉海》载此书名《洪范数》。王圻《续通考》作《

洪范皇极内外篇》。朱彝尊《经义考》作《洪范内外篇》。今详考其书，当以《续通考》所名为是。

《续通考》不载卷数，《经义考》作七卷，今以类相从，编为五卷。考《洛书》之名见於《易》，不见於《书》。《洪范》之文以明理，非以明数。其事绝不相谋。后人以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指为《洛书》（案：《史记日者列传》所载占日七家，太乙家居其一。《汉书》载太乙诸术亦列於五行家，明为方技之说，事不出於经义矣），卢辩注《大戴礼记》明堂篇始附合於龟文（案：卢辩北齐人其说最为晚出，朱子引此注以证龟书，指为郑康成撰，朱子博极群书，岂不知康成未注《大戴礼记》，特欲申龟文之说，别无古证，故不得不移之郑康成耳），至宋而图书之说大兴，遂以为《洪范》确属《洛书》，《洛书》确属龟文，龟文确为戴九履一等九数，而圣人叙彝伦之书变为术家谈奇耦之书矣。沈作是书，附会刘歆河图洛书相为表里，八卦九章相为经纬之说，借书之文以拟《易》之貌，以九九演为八十一畴，仿易卦八八变六十四之例也。取月令节气，分配八十一畴，阴用孟喜解易卦气值日之术也。其揲蓍以三为纲，积数为六千五百六十一，阴用焦贛六十四卦各变六十四卦之法也。大意以《太玄》、《玄包》、《潜虚》既已拟《易》，不足以见新奇，故变幻其说，归之《洪范》。实则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僭经而已矣。此在术数之家，已为重佞之重佞，本不足道。以自沈以后，又开演范之一派，支离轆轳，踵而为之者颇多。既有其末，不可不著其本。故录而存之，而别著录於术数类。明非说经之正轨、儒者之本务也。

△《天原发微》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鲍云龙撰。云龙字景翔，歙县人。景定中乡贡进士。入元不仕以终。是书以秦、汉以来言天者或拘於数术，或沦於空虚，致天人之故郁而不明，因取《易》中诸大节目，博考详究，先列诸儒之说於前，而以己见辨论其下，拟《易大传》天数二十有五，立目二十五篇。曰太极，以明道体。曰动静，以明道用。曰静动，以明用本於体。曰辨方，言一岁运行，必胎坎位。曰元浑，言万物终始，总摄天行。曰分二，言动静初分。曰衍五，言阴阳再分。曰观象，言四象生两仪之故。

曰太阳，曰太阴，曰少阳，曰少阴，以日月星辰分配，用邵子之说，与《大传》旨异。曰天枢，言北辰。曰岁会，言十二次。曰司气，言七十二候。曰卦气，言焦京学为《太玄》所出。曰盈缩，言置闰。曰象数，言图书。曰先后，言先后天。

曰左右，言左旋右旋。曰二中，言五六为天地中。曰阳复，言复为天心。曰数原，言万变不出一理。曰鬼神，言后世所谓鬼神多非其正。曰变化，言天有天

之变化，人有人之变化，而以朱子主敬之说终之。其中或泛滥象数，多取扬雄旧说，不免稍近於杂。要其条缕分明，於数学亦可云贯通矣。元元贞间，郑昭祖刊行其书，方回、戴表元皆有序。至於明初，其族人鲍宁，本赵汭之说，附入辨正百餘条。

剖析异同，多所推阐。又作篇目名义及采云龙与方回问答之语为节要一卷，冠之於首，盖亦能发明云龙之学者。然於原文颇有所删改，非复元贞刊本之旧矣。

△《大衍索隐》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丁易东撰。易东有《周易象义》，已著录。是书专明大衍之数。胪采先儒绪论，而以己意断之。王宏撰《山志》曰，丁氏萃五十七家之说为《稽衍》，又自为《原衍》、《翼衍》。据易东自序云，既成《原衍》、《翼衍》二书，复为《稽衍》，则王氏未见原本也。其书篇第，盖自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以下三十六图为《原衍》，自图五十五数衍成五十位以下二十九图为《翼衍》，自乾凿度以下列诸家之说而系以论断者为《稽衍》，凡三卷，卷各有序。《永乐大典》既脱去目录及《原衍》之序，又讹《翼衍》为《翼行》，而错《稽衍》篇题於《翼衍》内，前后至为紊杂。朱彝尊《经义考》则误以《原衍》序为全书自序，而世所传别本又全佚去《稽衍》一篇，盖流传既稀，益滋讹谬。幸别本所载，原目尚有全文。谨据《永乐大典》补足《稽衍》一卷，其次序之凌乱者，则据原目厘正，仍为完帙焉。

△《易象图说内篇》三卷、《外篇》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理撰。理有《大易象数钩深图》，已著录。是书内篇凡三，曰本图书，曰原卦画，曰明蓍策。外篇亦三，曰象数，曰卦爻，曰度数。其於元会运世之升降，岁时寒暑之进退，日月行度之盈缩，以及治乱之所以倚伏，理欲之所以消长，先王制礼作乐，画井封疆，一切推本於图书。盖与张行成《易通变》相类，皆《皇极经世》之支流也。图书之学，王湜以为自陈抟以前莫知所自来，而说者则谓为秘於道家，至抟乃显。此书引《参同契》巽辛见平明十五乾体就云云，以明圆图，引朔旦为复阳气始通姤始纪绪履霜最先云云，以明方图，其说颇相吻合。

意所谓遭秦焚书，此图流於方外者，即影附此类欤。黄虞稷谓邓锜《大易图说》与理此书俱为道藏所录，今以《白云雾道藏目录》考之，实在洞真部灵图类，灵字号中。则其说出道家可知矣。

△《三易洞玑》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编盖约天文历数归之於《易》。其曰《三易》者，谓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也。曰《洞

玑》者，玑衡古人测天之器，谓以《易》测天，毫忽不爽也。一、二、三卷为伏羲经纬上、中、下，即陈、邵所传之《先天图》。四、五、六卷为文图经纬上、中、下，即《周易》上、下经次序。七、八、九卷为孔图经纬上、中、下，即说卦传出震齐巽之方位。十卷、十一、二卷为杂图经纬上、中、下，则杂卦传之义。十三卷为馀图总纬，则因周官太卜而及於占梦之六梦，眠衽之十燿，以及后世奇门太乙之术。十四、十五、十六卷为贞图经纬上、中、下与杂图相准，有衡、有倚、有环。衡者平也，倚者立也，环者圆也。其自述曰：夫子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凡《易》之言语文字，仅修辞尚玩之一端。即焦、京、管、郭幽发微中，取验不过一时，揲扚不过数策。圣人之不为此钻仰，亦已明矣。舍此二条，夫子所谓三极并立，穷变极赜，范围曲成，与天地相似者，果为何物。盖天、地、人之象数，皆具於物。布而为历，次而为律，统而为易。去其图著，别其虚实，以为《春秋》、《诗》。又以孟子所言千岁之日，至五百兴王为七十二相承之历，故是书之作，意欲网罗古今，囊括三才，尽入其中。虽其失者时时流於襍祥，入於驳杂，然易道广大，不泥於数，而亦不离於数，不滞於一端，而亦不遗於一端。纵横推之，各有其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云，郑多参天象，王全释人事。天道难明，人事易习。易之为道，岂偏滞於天人哉！故道周此书，乍观似属创获。然郑康成解随之初九云，震为大途，又为日门，当春分阴阳之所交，此道周言岁气之所本也。故云晷益则日损，晷损则日益。康成解比之初六云，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故用缶，此道周言星名之所本也。故云坤为箕，复为尾，斗之翕舌则为噬嗑，牛之任重致远则为随。卦气值日始於京房，充之则为元会之运。推策定历，详於一行，衍之则为章部之纪。推其源流，各有端绪。史称其歿后家人得其小册，自推终於丙戌年六十二，则其於藏往知来之道，盖非徒托空言者。然旁见侧出，究自为一家之学。以为经之正义则不可，退而列诸术数，从其类也。

——右“术数类”数学之属，一十六部，一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太玄经》称准《易》而作，其揲法用三十六策。王谠《唐语林》曰：王相涯注《太玄》尝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则《太玄》亦占卜书也。然自涯以外，诸儒所论，不过推其数之密，理之深耳，未闻用以占卜者，亦未有称其可以定吉凶、决疑惑者，即王充以下诸儒，递有嗤点，亦未有诋以占卜无验者。

则仍一数学而已。故今仍隶之数学，不入占卜。《玄包》、《潜虚》以下亦以类附焉。《皇极经世》虽亦《易》之馀绪，而实非作《易》之本义。诸家著录，以出於邵子，遂列於儒家。然古之儒者，道德仁义，诵说先王。后之儒者

，主敬、存诚、阐明理学。均无以数为宗之事，於义颇属未安。夫著述各有体裁，学问亦各有派别，朱子《晦菴大全集》，皆六经之旨也，而既为诗文，不得不列为集。

《通鉴纲目》亦《春秋》之义也，而既为编年，不得不列为史。此体例也。《阴符经刊误》、《参同契刊误》，均朱子手著，而既为黄老神仙之说，不得不列为道家。此宗旨也。邵子既推数以著书，则列之术数，其亦更无疑义矣。

）△《灵台秘苑》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北周太史中大夫新野庾季才原撰，而宋人所重修也。季才之书见於《隋志》者一百十五卷，《周书季才本传》又作一百十卷。此为北宋时奉敕删订之本，只存十五卷。目录后题编修官司天监丞管勾测验浑仪刻漏于大吉、司天中官正权判司天监丁洵同、看详官奉议郎轻车都尉欧阳发、看详官翰林学士承议郎知制诰权判尚书吏部判集贤院提举司天监公事上骑都尉王安礼诸臣衔名。案发字伯和，修之长子，史称其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官至殿中丞，而不言其尝为此书。安礼字和甫，安石之弟，其为翰林学士在元丰初，乃未改官制以前，故太史局犹称司天监。《宋史艺文志》有安礼所撰天文书十六卷，殆以其研究是术，故俾司看详欤。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有是书之目，称其考核精确，非聊尔成书者。朱彝尊跋则谓季才完书必多奥义，诸人芟削，仅摘十一，若作酒醴去其浆而糟醲在矣。

今观所辑，首以《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次分野土圭，次风雷云气之占，次取日月五星三垣列宿，逐次详注。大抵颇涉占验之说，不尽可凭。又笃信分野次舍，以州郡强为分析，亦失之穿凿附会。然其所条列，首尾详贯，亦尚能成一家之言。宋世司天台所修各书如《乾象新书》、《大宋天文书天经》、《星史》等类，见於《文献通考》者，今俱佚弗传，惟苏颂《仪象法要》与此本仅存。一则详浑仪测验之制，一则志日官占候之方。虽襍祥小术，不足言观文察变之道，顾《隋志》所载天象诸书，今无一存。此书既据季才所撰为蓝本，则周以前之古帙尚藉以略见大几。存为考证之资，亦无不可也。

△《唐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瞿昙悉达撰。《唐书艺文志》载一百十卷。《玉海》引《唐志》亦同，又注云，《国史志》四卷，《崇文目》三卷。此本一百二十卷，与诸书所载不符，当属后人分卷之异。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均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穀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均占物异。或一百十卷以前为悉达原书，故与《唐志》及《玉海》卷数相符。其后十卷，后人以杂占增附之欤？卷首标衔，悉达曾官太史监事。考《玉海》开元六年诏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则悉达之为太史监，当在开元初。卷首又标奉敕撰，而奉敕与成书年月皆无可考，惟其中

载历代历法止於唐麟德历，且云李淳风见行麟德历。考唐一行以开元九年奉诏创大衍历，以开元十七年颁之。其时麟德历遂不行，此书仍云见行麟德历，知其成於开元十七年以前矣。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於《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九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案：改显庆为明庆，盖避中宗讳）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若推入蚀限术、月食所在辰术、日月蚀分术诸类，《唐志》俱未之载。又此书载章岁、章月、半总章闰、闰分历、周月法、弦法、气法、历法诸名，与《新唐书》所载全不合，其相合者惟辰率、总法等目。盖悉达所据当为麟德历，见行本《唐志》远出其后，不无传闻异词。是又可订史传之讹，有裨於考证不少矣。又徵引古籍，极为浩博。如《隋志》所称纬书八十一篇，此书尚存其七八，尤为罕覩。然则其术可废，其书则有可采也。卷首有万历丁巳张一熙识语，谓是书历唐迄明约数百年，始得之挹元道人。钩沈起滞，非偶然已。

——右“术数类”占候之属，二部，一百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作《易》本以垂教，而流为趋避祸福；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

。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七略》分之，其识卓矣。此类本不足录，以《灵台秘苑》、《开元占经》皆唐以前书，古籍之不存者多赖其徵引以传。故附收之，非通例也。）卷一百九 子部十九

○术数类二

△《宅经》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则相宅之书较相墓为古。然《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皆不云出黄帝。是书盖依托也。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特方技之流欲神其说，诡题黄帝作耳。其法分二十四路考寻休咎，以八卦之位向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戌为阴。阳以亥为首，巳为尾，阴以巳为首，亥为尾。而主於阴阳相得，颇有义理。文辞亦皆雅驯。《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相宅经》一卷，疑即此书。在术数之中犹最为近古者矣。

△《葬书》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晋郭璞撰。璞有《尔雅注》，已著录。葬地之说，莫知其所自来。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职皆称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择地之明证。《汉书艺文志形法家》始以宫宅地形与相人、相物之书并列，则其术自汉始萌，然尚未专言葬法也。《后汉书袁安传》，载安父没，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当世为上公，安从之，故累世贵盛。是其术盛传於东汉以后。其特以是擅名者，则璞为最著。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遂有二十篇之多。

蔡元定病其芜杂，为删去十二篇，存其八篇。吴澄又病蔡氏未尽蕴奥，择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新喻刘则章亲受之吴氏，为之注释。今此本所分内篇、外篇、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至注之出於刘氏与否，则不可考矣。书中词意简质，犹术士通文义者所作。必以为出自璞手，则无可徵信。或世见璞葬母暨阳，卒远永患，故以是书归之欤。其中遗体受荫之说，使后世惑於祸福，或稽留而不葬，或迁徙而不恒，已深为通儒所辟。然如乘生气一言，其义颇精。又所云葬者原其起，乘其止，乘风则散，界水则止诸条，亦多明白简当。王祜《青岩丛录》曰：择地以葬，其术本於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多后人增以谬妄之说。蔡元定尝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於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於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中传之，而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於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泥在所不论。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二宗之说虽不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云云。是后世言地学者皆以璞为鼻祖。故书虽依托，终不得而废欤。据《宋志》本名《葬书》，后来术家尊其说者改名《葬经》。毛晋汲古阁刻本亦承其讹，殊为失考。今仍题旧名，以从其朔云。

△《撼龙经》一卷、《疑龙经》一卷、《葬法倒杖》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唐杨筠松撰。筠松不见於史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氏。

《宋史艺文志》则但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於虔州。无稽之谈，盖不足信也。然其书乃为世所盛传。《撼龙经》专言山龙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

、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幹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则专论点穴。有倚盖撞黏诸说，倒杖分十二条，即上说而引伸之。附二十四砂葬法，亦临穴时分寸毫厘之辨。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有《疑龙经》一卷，《辨龙经》一卷，云吴炎录以见遗，皆无名氏，是此书在宋并不题筠松所作，今本不知何据而云然。其《撼龙》之即《辨龙》与否，亦无可考证。然相传已久，所论山川之性情形势，颇能得其要领，流传不废。亦有以也。旧本有李国木注并所附各图，庸陋浅俗，了无可取。今并加刊削，不使与本文相溷焉。

△《青囊奥语》一卷、《青囊序》一卷（通行本）

《青囊奥语》旧本题唐杨筠松撰。其序则题筠松弟子曾文迪所作。相传文迪赣水人。其父求己，先奔江南，节制李司空辟行南康军事，文迪因得筠松之术，后传於陈抟。是书即其所授师说也。案赵希弁《读书后志》有《青囊本旨》一卷，云不记撰人，演郭璞《相墓经》。陈氏《书录解题》有《杨公遗诀曜金歌并三十六图象》一卷，注云杨即筠松也。今是书以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山水之贵贱吉凶，未审与曜金歌为一为二。惟郑樵《通志艺文略》别载有曾氏《青囊子歌》一卷，又杨、曾二家《青囊经》一卷，或即是书之原名欤？其中多引而不发之语。如坤壬乙巨门从头出一节，历来注家罕能详其起例。至序内二十四山分顺逆一条，则大旨以木火金水分属甲丙庚壬乙丁辛癸，互起长生。如甲木生於亥，库於未，乙木生於午，库於戌之类。因以亥卯未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为四局，反覆衍之，得四十八局。阳用左旋，阴从右转，盖本之说卦阳顺阴逆之例，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舆。明人伪造之吴公《教子书》、刘秉忠《玉尺经》，盖即窃其绪馀，衍为图局。逮僧彻莹作《直指元真》，专以三元水口随地可以定向，於是谈地学者舍形法而言理气。剽窃傅会，俱以是编为口实。然不以流派多岐，并咎其创法之始也。旧本有注，托名刘基。李国木复加润色，芜蔓殊甚。又妄据伪《玉尺经》窜改原文，尤为诞妄。今据旧本更正，并削去其注，以无滋淆惑焉。

△《天玉经内传》三卷、《外编》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唐杨筠松撰。考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书录解题》，杨、曾二家书无《天玉经》之名。相传杨氏师弟秘之，不行於世。至宋，吴见诚遇真人，始授以此经，其子景发乃鸾明其义。然则是书亦至宋始出。其为筠松所撰与否，更在影响之间矣。特其流传稍远，词旨亦颇有义意，故言理气者至今宗之，其真伪可置勿论也。内传首言江东一卦，江西一卦，南北八神一卦，术者罕通其说。近时潘思榘作《天玉经笺》，许清奇作《天玉经注》，始推绎下文有

父母三般卦，又有天卦江东掌上寻之语。疑所谓江东者即天卦，所谓江西者即地卦，所谓南北者即父母卦，大抵以甲丙庚壬四阳干左旋起长生者为东卦。阳数奇，故曰天卦，曰八神四一。以乙丁辛癸四阴干右旋起长生者为西卦。阴数耦，故曰地卦，曰八神四二。又以山家之坐向为南北一卦，由天地而及人，故曰父母卦。盖自神其说，故为隐奥之词，使人惆怅迷离，骤不得其指要。方技家之譎智，往往如斯，不独此书为然也。外篇专言四经五行，其以子寅辰乾丙乙为金，午申戌坤壬辛为木，卯巳丑艮庚丁为水，酉亥未巽甲癸为火，又谓之玄空卦。亦莫能明其所以然。

旧有天谷散人注，未详其名，词意尚属明显，合并录之，以备考证焉。

△《灵城精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南唐何溥撰。溥字令通，履贯未详。是编上卷论形气，主於山川形势，辨龙辨穴。下卷论理气，主於天星卦例，生克吉凶。自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观其言宇宙有大关合，气运为主。又言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盖主元运之说者。考元运之说以甲子六十年为一元，配以《洛书》九宫。凡历上中下三元为一周，更历三周五百四十年为一运。凡为甲子九，每元六十年为大运，一元之中，每二十年为小运，以卜地气之旺相休囚。如上元甲子一白司运，则坎得旺气，震巽得生气，乾兑得退气，离得死气，坤艮得鬼气，大抵因《皇极经世》而推演之。其法出自明初宁波幕讲僧，五代时安有是说？其非明以前书确矣。其注题曰刘基撰。前列引用书目凡二十二种，如《八式歌》之类，亦明中叶以后之伪书，则出於贗作，亦无疑义。但就其书而论，则所云大地无形看气概，小地无势看精神，水成形，山上止，山成形，水中止，龙为地气，水为天气诸语，於彼法之中颇为近理。注文亦发挥条畅，胜他书之舛鄙，犹解文义者之所为。术数之书无非依托，所言可采，即录存以备一家，真伪固无庸辨，亦不足与辨也。

△《催官篇》二卷（通行本）

宋赖文俊撰。文俊字大素，处州人。尝官於建阳，好相地之术。弃职浪游，自号布衣子，故世称曰赖布衣。所著有《绍兴大地八钤》及《三十六钤》，今俱未见。是书分龙、穴、砂、水四篇，各为之歌。龙以二十四山分阴阳，以震、庚、亥为三吉，巽、辛、艮、丙、兑、丁为六秀，而著其变换受穴吉凶之应。穴仍以龙为主，而受气有挨左挨右之异。砂、水二篇亦以方位为断。其说颇具悬解。如谓寅甲二龙出疯跛者，木盛生风，又星应尾箕而好风，震为足，风淫末疾，故主疯跛。丙方上应星马，故有蚕丝之祥。丁方上应寿星，故多寿考之兆。兑龙辰水，辰有金杀，兑为口舌，为毁折，故主阙唇露齿。又辰酉逢合，土塞金声，故主重舌含糊。其言虽颇涉於神怪，而於阴阳五行，生克制化

，实能言之成理。视悠谬无根之谈，侈言休咎而不能明其所以然者，胜之多矣。书中旧有注解，不知何人所作，阐发颇为详尽。其传已久，并录之以资考订焉。

△《发微论》一卷（通行本）

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阳人。游於朱子之门。庆元中伪学禁起，坐党籍，窜道州。卒於谪所。后韩侂胄败，追赠迪功郎，赐谥文节。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元定之学，旁涉术数，而尤究心於地理。是编即其相地之书。大旨主於地道一刚一柔，以明动静，观聚散，审向背，观雌雄，辨强弱，分顺逆，识生死，察微著，究分合，别浮沈、定浅深、正饶减、详趋避、知裁成，凡十有四例，递为推阐，而以原感应一篇，明福善祸淫之理终焉。盖术家惟论其数，元定则推究以儒理，故其说能不悖於道。如云水本动，欲其静，山本静，欲其动。聚散言乎其大势，面背言乎其性情，知山川之大势，默定於数理之外，而后能推顺逆於咫尺微茫之间。善观者以有形察无形，不善观者以无形蔽有形。皆能抉摘精奥，非方技之士支离诞谩之比也。《地理大全》亦载此书，题曰蔡牧堂撰。考元定父发，自号牧堂老人，则其书当出自发手，或后人误属之元定，亦未可知。然勘核诸本，题元定撰者为多，今故仍以元定之名著於录焉。

——右“术数类”相宅相墓之属，八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相宅、相墓，自称堪輿家。考《汉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列於五行。颜师古注引许慎曰，堪，天道。輿，地道。其文不甚明。而《史记日者列传》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日可娶妇否，堪輿家言不可之文。《隋志》则作堪餘，亦皆日辰之书。则堪輿占家也，又自称曰形家。考《汉志》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列於形法，其名稍近。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物，则非相宅、相地之专名，亦属假借。今题曰《相宅相墓》，用《隋志》之文，从其质也。

△《灵棋经》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或又以为出自张良，本黄石公所授，后朔传其术，《汉书》所载朔射覆无不奇中，悉用此书。或又谓淮南王刘安所撰。其说纷纭不一，大抵皆术士依托之词。惟考《隋书经籍志》即有《十二灵棋卜经》一卷。而《南史》所载客从南来，遗我良材，宝货珠玑，金碗玉杯之繇，实为今经中第三十七卦象词。则是书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来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纯阴钁卦十二棋皆覆者为混沌未明，尚不在此数。晁公武《读书志》仅载一百二十繇，殆不及检而偶遗之也。旧传晋颜幼明、宋何承天皆为之注，李远为之叙，元庐山陈师凯又为作解。而《宋志》别有李进注《灵棋经》一卷，则今已失传。

明初刘基复仿《周易象传》体作注以申明其义，见於《明史艺文志》。其后序称灵棋象易而作，以三为经，四为纬，三以上为君，中为臣，下为民。四以一为少阳，二为少阴，三为太阳，四为老阴。少与少为耦，老阴与太阳为敌。得耦而悦，得敌而争。或失其道而耦反为仇，或得其行而敌反为用。阳多者道同而助，阴盛者志异而乖数语。足尽兹经之要，大抵与《易筮》相为表里。虽所存诸家疏解，或词旨浅俚，不无后人之绿饰。而青田一注，独为驯雅。或实基所自作，亦未可知。观其词简义精，诚异乎世之生克制化以为术者矣。故录而存之，以备古占法之一种焉。

△《易林》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焦延寿撰。延寿字贛，梁人。昭帝时由郡吏举小黄令。京房师之，故《汉书》附见於房传。黄伯思《东观馀论》以为名贛，字延寿，与史不符。又据后汉小黄门譙君碑，称贛之后裔，疑贛为譙姓，然史传无不作焦，汉碑多假借通用，如欧阳之作欧羊者，不一而足，亦未可执为确证。至旧本《易林》，首有费直之语，称王莽时建信天水焦延寿。其词盖出伪托，郑晓尝辨之审矣。贛尝从孟喜问《易》，然其学不出於孟喜，《汉书儒林传》记其始末甚详。盖《易》於象数之中别为占候一派者，实自贛始。所撰有《易林》十六卷，又《易林变占》十六卷，并见《隋志》。《变占》久佚，惟《易林》尚存。其书以一卦变六十四，六十四卦之变共四千九十有六，各系以词，皆四言韵语。考《汉艺文志》所载《易》十三家，《蓍龟》十五家，不及焦氏。《隋经籍志》始著录於五行家。

唐王俞始序而称之，似乎后人所附会。故郑晓《古言》疑其明夷之咸林，似言成帝时事。节之解林，似言定陶傅太后事。皆在延寿后。顾炎武《日知录》亦摘其可疑者四五条。然二家所云某林似指某事者，皆揣摩其词。炎武所指彭离济东，迁之上庸者，语虽出《汉书》，而事在武帝元鼎元年，不必《汉书》始载。又《左传》虽西汉未立学官，而张苍等已久相述说。延寿引用传语，亦不足致疑。

惟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四句，则事在元帝竟宁元年，名字炳然，显为延寿以后语。然李善注《文选》任昉竟陵王行状，引《东观汉记》曰，沛献王辅永平五年秋，京师少雨，上御云台，诏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螳封穴户，大雨将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诏书问辅曰，道宁有是耶？辅上言曰，案《易卦》震之蹇，蚁封穴户，大雨将集。蹇艮下坎上，艮为山，坎为水，出云为雨，蚁穴居而知雨，将云雨，蚁封穴，故以蚁为兴文云云。

今书蹇繇实在震林。则书出焦氏，足为明证。昭君之类，或方伎家辗转附益

，窜乱原文，亦未可定耳。《崇文总目》言其推用之法不传，而黄伯思记王佖占，程迥记宣和、绍兴二占，皆有奇验，则其术尚有知之者。惟黄伯思谓《汉书》称延寿《易》分六十四卦更直曰用事者，乃变占法，非《易林》法。薛季宣《易林序》则谓《易林》正用直日法，辨伯思之说为谬。并为图例以明之，其说甚辨。

今录季宣序与王俞序以存一家之言。俞序本名《大易通变》，与诸本不同，疑为后来卜筮家所改，非其旧也。此书隋、唐、宋志俱作十六卷，故季宣序称每卷四林，每林六十四变。今一本作四卷，不知何时所并，无关宏旨，今亦姑仍之焉。

（案：《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受《易》於田王孙，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於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京房以为延寿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仞，皆曰非也。刘向校书，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义略同。惟京氏为异党。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然则阴阳灾异之说始於孟喜，别得书而托之田王孙，焦延寿又别得书而托之孟喜，其源实不出於经师。朱彝尊《经义考》备列焦、京二家之书，盖欲备易学宗派，不得不尔。实则以《隋志》列五行家为允也。今退置《术数类》中，以存其真。）△《京氏易传》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京房撰，吴陆绩注。房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字君明，东郡顿邱人。受《易》於焦延寿。元帝时以言灾异得幸，为石显等所嫉。出为魏郡太守，卒以谮诛。事迹具《汉书》本传。绩有《易解》，已著录。房所著有《易传》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又六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委化》四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一卷，今惟《易传》存。考《汉志》作十一篇，《文献通考》作四卷，均与此本不同。然《汉志》所载古书，卷帙多与今互异。不但此编，《通考》所谓四卷者，以晁、陈二家书目考之，盖以《杂占条例》一卷合於《易传》三卷，共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传》为即错卦，《杂占条例》为即逆刺占灾异，则未免臆断无据耳。其书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宫，每宫一纯卦统七变卦，而注其世应、飞伏、游魂、归魂诸例。下卷首论圣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论纳甲法，次论二十四气候配卦、与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龙德、虎形、天官、地官与五行生死所寓之类，盖后来钱卜之法，实出於此。故项安世谓以《京易》考之

，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坼、两面一背为单，俱面为交，俱背为重。此后人务趋捷径以为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异者不以交重为占，自以世为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而不能尽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张行成亦谓卫元嵩《玄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陆德明《经典释文》乃於《周易》六十四卦之下悉注某宫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游魂、归魂诸名，引而附合於经义，误之甚矣。

△《六壬大全》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怀庆府推官郭载驪校，盖明代所刊也。六壬与遁甲、太乙世谓之三式，而六壬其传尤古。或谓出於黄帝玄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大抵数根於五行，而五行始於水。举阴以起阳，故称壬焉。举成以该生，故用六焉。其有天地盘与神将加临，虽渐近《奇遁九宫》之式，而由干支而有四课，则亦两仪四象也。由发用而有三传，则亦一生三，三生万物也。以至六十四课，莫不原本羲爻，盖亦易象之支流，推而衍之者矣。考《国语》伶州鸠对七律以所称夷则上宫、大吕上宫推之，皆有合於六壬之义，然特以五音十二律定数，未可即指为六壬之源。《吴越春秋》载伍员及范蠡鸡鸣、日出、日昃、禺中四课，则时将加乘与龙蛇刑德之用，一如今世所传。而越绝书载公孙圣亦有今日壬午时加南方之语，其事虽不见经传，似出依托。然赵煜、袁康皆后汉人，知其法著於汉代也。其书之见於史者，《隋志》二家，《唐志》六家，《宋志》三十家，而焦竑《经籍志》所列多至八十三家，然多散佚不传。其存者如徐道《符心镜》，蒋日新《开云观月歌》、凌福之《毕法赋》及《五变中黄经》，术家奉为蓍蔡。而流传既久，其说多岐，或专论课体而失之拘，或专主类神而失之粗，或杂取神煞而失之支，又皆不可以为法。是书总集诸家遗文，首载入手法总铃及贵神、月将、德煞、加临、喜忌，旁采唐、宋以来诸论，若括《囊云霄赋》、《课经》之类，而纬以心镜、观月诸篇，采撮颇为详备。案《明史艺文志》有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名目相同，而卷帙不符，未必即祥所辑。要其博综简括，固六壬家之总汇也。惟是六壬所重，莫过於天乙贵神。阴阳顺逆为吉凶所自出，如匠者之准绳槩。而先天之德起於子，后天之德起於未，以五千德合神取贵，承学之士多未究其源。我圣祖仁皇帝御定《星历考原》一书，贯串玑衡，权舆圭臬，以订曹震《圭昼丑夜未》之讹，实足立千古之标准。我皇上御纂《协纪辨方》书，复申畅斯旨。谨案《吴越春秋》所载子胥之占，三月甲戌，时加鸡鸣，而以为青龙在酉，是甲日丑为阴贵也。范蠡石室之占，十二月戊寅，时加日出，而亦以为青龙临酉，功曹为螣蛇，是戊日丑为阳贵也。沿溯古义，皆与圣谟垂示，先后相符。是书所取天乙，尚沿俗例。卷中仅载先天贵人一图，而不用，未免失之舛

错。又所载十二宫分野，亦多拘牵旧说，未能订正。今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失如右。

△《卜法详考》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胡煦撰。煦有《周易函书约注》，已著录。考古者大事多用卜，故《尚书》言龟者居多。《汉书艺文志》载《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则汉时其书犹多。汉文帝大横之兆，即其繇词。褚少孙补《龟策传》所述，即其占法也。《隋书经籍志》仅载《龟经》一卷，注晋掌卜大夫史苏撰。又《龟卜五兆动摇诀》一卷，不注姓名。则《汉志》所录已亡矣。《旧唐书经籍志》绝不载及龟卜。《新唐书艺文志》乃载孙思邈《龟经》一卷，又《五兆算经》一卷，《龟卜五兆动摇经诀》一卷，已多於前。《宋史艺文志》又顿增史苏以下十九部，其为辗转依托，可以概见。今其书亦率不传，传於世者惟元陆森《玉灵聚义》最著，然其书芜杂，殊乏雅驯。煦辑此编，首列周礼《尚书》之文，本经训也。次列《史记龟策传》，以其犹近古也。次列《古龟经》（案：此经不著名氏，盖亦出自后人，非史苏、孙思邈书也），次列全赐《三图》，次列杨时乔《龟卜辨》，次列《龟繇词》，皆参考以求古义也。次列《玉灵秘本》，次列《古法汇选》，皆近代术士之所传，考稽以尽其变也。盖古占法之传於今，与今占法之不悖於理者，大略已具於此。虽非周官太卜之旧，然较之卜肆鄙俚之本，则具有条理。其驳唐李华、明季本、杨时乔卜用生龟之说，亦极为明析。存此一家，亦可以见古人钻灼之梗概也。旧附所纂《周易函书》中，考其所说，与解易之书究为不类，今别著录於术数家焉。

——右“术数类”占卜之属，五部，三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汉志》、《隋志》皆立《蓍龟》一门，此为古法言之也。后世非惟龟卜废并，蓍亦改为钱卜矣。今於凡依托易义，因数以观吉凶者，统谓之占卜。）

△《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虚中字常容，魏侍中李冲八世孙。进士及第。元和中官至殿中侍御史。韩愈为作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愈《墓志》中所云，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者，是也。然愈但极称其说之汪洋奥美，万端千绪，而不言有所著书。

《唐书艺文志》亦无是书之名，至《宋志》始有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于《命书》三卷外别出《命书补遗》一卷。

名目卷数，皆参错不合。世间传本久绝，无以考正其异同。惟《永乐大典》所收，其文尚多完具，卷帙前后亦颇有次第。并载有虚中自序一篇，称司马季主于壶山之阳遇鬼谷子，出《逸文》九篇，论幽微之理。虚中为掇拾诸家，注释成集云云。

详勘书中义例，首论六十甲子，不及生人时刻干支，其法颇与韩愈墓志所言始生年月日者相合。而后半乃多称四柱，其说实起于宋时，与前文殊相谬戾。且其他职官称谓，多涉宋代之事，其不尽出虚中手，尤为明甚。中间文笔有古奥难解者，似属唐人所为。又有鄙浅可嗤者，似出后来附益。真伪杂出，莫可究诘。疑唐代本有此书，宋时谈星学者以己说阑入其间，托名于虚中之注《鬼谷》，以自神其术耳。今以其议论精切近理，多得星命正旨，与后来之窈渺恍惚者不同，故依晁氏原目，厘为三卷，著之于录，以存其法。而于其依托之显然者，则各加案语，随文纠正，俾读者毋为所惑焉。

△《玉照定真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晋郭璞撰，张颢注。考《晋书》璞传，不言璞有此书。《隋志》、《唐志》、《宋志》以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叶盛《绿竹堂书目》载有此书一册，亦不著撰人。盖晚出依托之本，张颢亦不知何许人。勘验书中多涉江南方言，疑书与注文均出自张颢一人之手，而假名于璞以行。术家影附，往往如此，不足辨也。其书世无传本，仅元、明人星命书偶一引之。今检《永乐大典》所载，首尾备具，犹为完帙。虽文句不甚雅驯，而大旨颇简洁明晰，犹有《珞珣子》及《李虚中命书》遗意，所言吉凶应验，切近中理，亦多有可采。如论年仪、月仪、六害、三奇、三交、四象之类，尤多所阐发。惟推及外亲女婿，以曲说穿凿，不免牵强附会耳。盖旧本相传，要有所受，究非后来杜撰者所能及。故录而存之，以备星命家之一种焉。

△《星命溯源》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第一卷为《通玄遗书》，杂录唐张果之说，凡三篇。第二卷为《果老问答》，称明李愷遇张果所口授，凡四篇。第三卷为《玄妙经解》，称张果撰，元郑希诚注。第四卷为观星要诀。第五卷为观星心传口诀补遗。均不云谁作。详其题词，似要诀为郑希诚编，补遗又术士掇拾，增希诚所未备也。考《明皇杂录》，载果多神怪之迹，不言其知禄命。独是编以五星推命之学依托于果，术者遂以果老五星自名一家。考韩愈作李虚中墓志，称其推命尚止用年日月不用时，则开元、天宝之间且无八字，似不应有五星。然王充《论衡》称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而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货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是汉末已以星位言禄命。又韩愈《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杜牧自作墓志铭曰，尔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宫。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考，无虞也。余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是矣，土火还死于角，宜哉。是唐时实以五星宫度推休咎，其托名于果，亦有所因尔。

希诚自署其官曰主簿，其籍曰瑞安，其号曰沧洲，始末未详。愷自称中都人，遇果在嘉靖二年九月，尤怪妄不足辨。总之，术家务神其说而已。然世所传五星之书，以此本为鼻祖，别有所谓果老星宗者，实因此而广之。其后又有天官五星术，与此颇异。据理而论，化气当从天官，正气当从果老，二家之术亦可以互参。

其论星度乘除生克，及兼取值年神煞，亦未可尽废也。

△《徐氏珞珞子赋注》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徐子平撰。《珞珞子》书为言禄命者所自出，其法专以人生年月日时八字推衍吉凶祸福。李淑《邯郸书目》，谓其取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意，而不知撰者为何人。朱弁《曲洧旧闻》云，世传《珞珞子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世子晋所为。然考其赋所引有秦河上公，又如悬壶化杖之事，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则非周世子晋明矣。是书前有楚颐序，又谓珞珞子者陶弘景所自称。然禄命之说，至唐李虚中尚仅以年月日起算，未有所谓八字者，弘景之时，又安有是说乎？考其书始见于《宋艺文志》，而晁公武《读书志》亦云，宣和建炎之间是书始行，则当为北宋人所作。旧称某某，皆依托也。

自宋以来，注此赋者有王廷光、李全、释昙莹及子平四家。子平事迹无可考，独命学为世所宗，今称推八字者为子平，盖因其名。刘玉《已疴编》曰，江湖谈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传宋有徐子平者，精于星学，后世术士宗之，故称子平。

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与麻衣道者、陈图南、吕洞宾俱隐华山，盖异人也。

今之推子平者，宋末徐彦升，非子平也云云。其说不知何所本。然术家之言，百无一真，亦无从而究诘也。其注久无传本，惟见于《永乐大典》中者尚为完帙。

谨加裒辑，厘为上、下二卷，以符《宋志》之旧。其中论运气之向背，金木刚柔之得失，青赤父子之相应，言皆近理。间有古法不合于今者，是则在后人之善于别择耳。又考《三命通会》亦载有《珞珞子》寥寥数语，与此本绝不相合，盖由原书散佚，谈命者又依托为之。伪中之伪，益不足据，当以此本为正也

。

△《珞珞子三命消息赋注》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珞珞子三命消息赋》二卷，王廷光、李全、释昙莹、徐子平四家注解。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凡有二本，一本即徐子平注，一即此本，独题昙莹之名，王廷光与全之说悉在焉。或钱氏之本乃后人辑四家之说合为一书，故所题撰人之名互异。抑此本为昙莹撮王李之注，附以己说，故其文兼涉二家欤？廷光之书进于宣和癸卯，昙莹之书成于建炎丁未，在廷光后五年，知非与廷光等同注。而卷首董巽、楚颐二序，亦惟称昙莹一人，则当以《永乐大典》独题其名为是也。其说往往以命理附合易理，似不及徐子平注为明白切实。

然如所列王廷光推演命限一条，颇为精确。昙莹自论孤虚一条，亦有可采择。与徐氏之书并行，亦可谓骖之靳矣。上卷之中，三家之注并载。下卷之中，则昙莹之注为多，而廷光与全之注少。又昙莹自序，以李全、郑澐并称，而卷中无澐一语，疑传写脱佚，或《永乐大典》有所删节，亦未可定也。廷光与全，爵里事迹，均无可考。李全之名，《读书敏求记》作同，晁公武《读书志》作全，亦莫详孰是。昙莹号萝月，嘉兴人，以谈《易》名一时。洪迈《容斋随笔》载之，称曰易僧。其以易理言命，盖由于是云。

△《三命指迷赋》一卷（永乐大典）旧本题宋岳珂补注。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其他撰述如《愧郟录》、《程史》、《金陀粹编》、《宝真斋法书赞》、《玉楮集》，皆尚有传本，独不闻其有是书。《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惟《程史》中有珂与瞽者杨艮论韩侂胄禄命，及论幕官袁韶禄命一条，其说颇详。则珂亦颇讲是事，或术家因而依托欤。自元、明以来，诸家命书多引用其文。以此本检勘，并相符合，知犹宋人所为也。《文渊阁书月》载是书一部一册，叶盛《绿竹堂书目》亦有是书一册。是明初其书尚存。今则久无单帙行世，惟《永乐大典》所录，尚首尾完具。谨采掇厘订，编为一卷，附之术数类中。所论大抵专主子平，于夹马、夹禄、拱库、拱贵，辩论详尽，往往为他家所未发。而拱库一条，尤称精晰。其他文义通达，亦多有可取。惟专以月建及胎元为推测之本，则不为定论。盖月建是行运所主，要必当以日时参之。人生十月而产，固为常期，然气禀不同，亦有逾期不及期者。若悉以十月为限，则刻舟求剑，未免转失之支离，是又在学者之决择矣。

△《星命总括》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辽耶律纯撰。有纯原序一篇，末署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自称为翰林学士，奉使高丽议地界，因得彼国国师传授星躔之学云云。案统和为辽圣宗年号

。

《辽史本纪》，是年无遣使高丽事。其二国外纪，但称统和三年诏东征高丽，以辽泽沮洳罢师，亦无遣使议地界之文。辽代贵仕不出耶律氏、萧氏二族，而遍检列传，独无纯名。殆亦出于依托也。《文渊阁书目》载有是书一部，不著册数。

《绿竹堂书目》作五册，又不著卷数。外间别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载，始末完具，然计其篇页，不足五册之数，或叶盛所记有讹欤。中间议论精到，剖析义理，往往造微，为术家所宜参考。惟所称宫有偏正，则立说甚新，而验之殊多乖迕。盖天道甚远，非人所能尽测，故言命者但当得其大要而止。苟多出奇思，曲意揣度，以冀无所不合，反至于窒塞而不可通矣。术家流弊，往往坐此。读者取其所长而略其繁琐可也。

△《演禽通纂》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姓名。乃以演禽法推人禄命造化之书也。相传谓出于黄帝七玄之说。唐时有《都利聿斯经本梵书》五卷。贞元中，李弥乾将至京师，推十二星行历，知人贵贱。至宋而又有秤星经者，演十二宫宿度以推休咎，亦以为出于梵学。晁公武《读书志》复有《鲜鹞经》十卷，以星禽推知人吉凶，言其性情嗜好。说者谓本神仙之说，故载于《道藏》。其书均已失传。而详溯源流，要皆为谈演禽者所自祖。今世亦颇有通其术者，则以为本於明之刘基。然其中如《甲子宝瓶》之类，与回回历所载名目相近，似其源亦出于西域。盖即秤星鲜鹞之支流，传者忘其自来，遂举而归之于基，非其实也。其书上卷载三十六禽喜好吞咽，干支取化，及旬头胎命流星十二宫行限入手之法。下卷鉴形赋，具论穷达夭寿吉凶变幻之理。

其词为俗师所缀集，大抵鄙俚不文，而其法则相承已久，可与三命之学相为表里，故存之以备一家。至鉴形赋，世或别为一书，名之曰《星禽直指》。其实上卷提其纲，下卷竟其用，为说相辅。今仍合为一集云。

△《星学大成》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万民英撰。民英字育吾，大宁都司人。嘉靖庚戌进士，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出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是编取旧时星学家言，以次编排，间加注释论断。卷一曰星曜图例，卷二曰观星节要宫度主用十二位论，卷三曰诸家限例琴堂虚实，卷四曰耶律秘诀，卷五至卷七曰仙城望斗三辰通载，卷八曰总龟紫府珍藏星经杂著，卷九曰碧玉真经邓史乔庙，卷十曰光裔渊微星曜格局。其于星家古法，纤钜不遗，可称大备。自来言术数者，惟章世纯所云，其法有验不验，验者人之智计所及，不验者天之微妙所存。其言最为允当。而术家必欲事事皆验，故多出其途以测之，途愈多而愈不能中。其尤难信者，无过于乔庙一说。其说以火土二星相反而相成，昼火参轸及箕壁无咎乃大吉，夜土角斗及井奎降福

亦如之。不知五行之理，惟主生克，如季土坐于凋零之木，本自借其疏通。旺火临于灏灏之流，亦转乐其滋益。若乃冬火坐水乡，春土居木位，岂可目为乔庙，而定其吉乎？且土虽盛而木已被其沉埋，火即炽而水已虞其枯涸，有利于此，即不利于彼。是皆好奇求验，而不计五行生克之故者。民英于此类大抵沿袭旧闻，未能驳正其谬。

且今之五星躔度，岁差既异于古，亦难必其尽合，然其鸠集众说，多术家不传之本，实为五星之大全，与子平之《三命通会》并行不悖。后来言果老术者参互考证，要必于是取资焉。《明史艺文志》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以此书为陆位撰，而别出万民育《三命通会》十二卷。今检此书卷首自序及凡例，确为民英所撰。《艺文志》盖沿黄氏之误，故仍以民英名著录云。

△《三命通会》十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但题曰育吾山人。《明史艺文志》有万民育《三命会通》十二卷，与此本卷数相合，惟以通会作会通，为稍异，考世所传《星学大成》一书，为万民英所撰。英字育吾，与此本所题合，当亦出民英之手。《艺文志》盖误以民英为民育，又通会二字传写互倒耳。自明以来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于家有其书。中间所载仕宦八字，往往及明季之人，盖后来坊刻所掺入，已非其旧。然其阐发子平之遗法，于官印财禄食伤之名义，用神之轻重，诸神煞所系之吉凶，皆能采撮群言，得其精要，故为术家所恒用，要有未可遽废者。至其立论多取正官正印正财，而不知偏官偏印偏财亦能得力。知食神之能吐秀，而不知伤官之亦可出奇，是则其偏执之见，未为圆彻。且胎元等论施之今日，亦多有不验。言命学者但当得其大意，而变通之可矣。若所引《珞珞子》与今《永乐大典》中所辑完本，其文迥殊。则其时秘册仅存，外间未由窥见，遂误信依托之本，固未足以为病也。

△《月波洞中记》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月波洞中记》见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者一卷。称老君记于太白山月波洞，凡九篇。晁公武《读书志》亦载此书一卷，序称唐任逍遥得之于太白山月波洞石壁上，凡九篇相形术也，与《艺文略》所记并合。《宋史艺文志》载《月波洞中龟鉴》一卷，又《月波洞中记》一卷，皆无撰人姓氏。其为一书异名，抑或两本别行，已无可考。自来术家亦罕有征引，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存。核其体例，盖犹据宋时刊本录入。并有原序一篇，称老君题在太白山鸿灵溪月波洞中七星南龕石壁间。其说与《艺文略》相符，而序中不及任逍遥之名，则亦非晁氏所见之旧矣。序末又题赤乌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案相术自《左传》已载，而序中乃独称钟、吕二真人。钟离权生于汉代，其事已属渺茫。吕则唐之洞宾，传记凿然。何由三国时人得以预知其名姓？且赤乌纪号尽十三年

，又安得有二十年？

明为不学之徒依托附会，其妄殆不足与辨。特以其所论相法，视后来俗本较为精晰，当必有所传授。篇目自仙济至玉枕九章，其词亦颇古奥。盖即郑樵、晁公武所言之九篇，疑原本实止于此。故诸家著录皆称一卷，九篇以下或为后人所附益，未可知也。然相传已久，今亦不复删汰。以篇页稍多，析为二卷，以便循览，且微示原本与续入之别焉。

△《玉管照神局》三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南唐宋齐邱撰。齐邱字超回，改字子嵩，庐陵人。初以布衣事李昇，授殿直军判官，擢右司员外郎，累迁同平章事，兼知尚书省事。李璟嗣立，以太傅领剑南东川节度使，封楚国公。寻得罪被废，自经死。事迹具《南唐书本传》。

齐邱生五季俶扰之世，以权譎自喜，尤好术数。凡挟象纬青乌姑布壬遁之术居门下者，常数十辈，皆厚以资之。是书专论相术，疑即出其门下客所撰集，而假齐邱名以行世者也。《宋史艺文志》、焦竑《经籍志》皆称《玉管照神局》二卷，其名与此本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玉管照神》而无局字，且仅有一卷。

疑所见本非完帙。吴任臣《十国春秋》则载齐邱有《玉管照神经》十卷，名目稍异，而卷数亦与《宋志》不符。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与《十国春秋》相合。

且称上局所论，皆人之体貌，有形可见，故谓之阳局。下局所论，皆出形之外，无象可观，故谓之阴局。其言体例甚悉。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大指皆以形状立论，与钱氏所云有阴阳二局者不符。疑此本即《宋志》所称之二卷，故与十卷之本多所同异欤。术家之书，为后人缘饰增损，彼此抵牾，往往如此，不足深诘。特以其议论颇为精晰，而所取各书，尤多世所未睹，犹属相传旧文，故稍加订正，厘为三卷，录备一家焉。

△《太清神鉴》六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后周王朴撰。乃专论相法之书也。考朴事周世宗为枢密使。世宗用兵，所向克捷，朴之筹画为多。欧阳修《新五代史》，称朴为人明敏，多材质，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法，莫不通焉。薛居正《旧五代史》，亦谓朴多所该综，星纬声律，莫不毕殫。然皆不言其善于相法。且此书前有自序，称离林屋洞下山三载，编搜古今，集成此书。考朴家世东平，入仕中朝，游迹未尝一至江左，安得有隐居林屋山事？其为依托无疑。盖朴以精通术数知名，故世所传奇异诡怪之事，往往皆归之于朴。如《玉铎默记》所载，朴与周世宗微行，中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其事绝诞妄不可信。而小说家

顾乐道之，宜作此书者亦假朴名以行矣。然其间所引各书篇目，大都皆宋以前本。其综核数理，剖析义蕴，亦多微中，疑亦出宋人，非后来术士之妄谈也。其书《宋史艺文志》不载，诸家书目亦罕著录，惟《永乐大典》颇散见其文。虽间有阙脱，而掇拾排比，犹可得十之七八。谨哀辑成编，厘为六卷。朴之名则削而不题，以祛其伪焉。

△《人伦大统赋》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张行简撰。行简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礼部侍郎暉之子。大定十九年进士，累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太傅，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事迹具《金史》本传。行简世为礼官，于天文术数之学，皆所究心。史称其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会同朝献禘祫丧葬，皆有记录，及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藏于家。而独不载是书之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人伦大统赋》一册，亦不著撰人姓名。惟《永乐大典》所载，皆题行简所撰，且有薛延年字寿之者为之注，序末称皇庆二年。皇庆乃元仁宗年号，与金时代相接，所言当必不误。盖本传偶然脱漏也。其书专言相法，词义颇为明简。延年序谓其提纲挈领，不下三二千言，囊括相术殆尽，条目舒畅而有节，良非虚誉。惟意欲自神其术，中间不无语涉虚夸。此亦五行家附会之常，不足为病。至延年之注，虽推阐详尽，而于不待注而明者亦复概行赘入，冗蔓过甚，转不免失之浅陋耳。原本卷帙无多，然检勘首尾完具，当为足本。金源著述，传世者稀。今特加厘订，著之于录，庶考术数者尚得以窥见崖略云。

——右“术数类”命书相书之属，十四部，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相人见《左传》。《汉志形法》有相人二十四卷。人生时值星贵贱，见王充《论衡》。《隋志》有《杂元辰禄命》二卷，并《河禄命》三卷。则其来已久，特书之传於今者，大抵附会依托耳。谨择其稍古与稍近理者，录存数家，以见梗概。其说亦本五行，故古与相宅、相墓之属均合为一。今别为类，盖命言前知，主於一定不可移。他术则皆言可趋避，其持论殊也。）△《太乙金镜式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王希明撰。希明不详其里贯。开元时以方技为内供奉，待诏翰林。是书乃其奉敕所编，见於《新唐书艺文志》，故书中多自称臣。而其间推太乙积年有至宋景祐元年者，则后人已有所增入，非尽希明之旧也。《史记日者传》术数七家，太乙家居其一。《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为太乙常居。而封禅书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名天神贵者太一。郑康成以为北辰神名，又或以为木神，而屈原《九歌》亦称东皇太乙，则自战国有此名。《汉志五行家》有泰壹阴阳二十三卷，当即太乙家之书，然已佚不传。惟《周易》乾凿度有太乙行九宫法，而今所传次序乃特右旋，以乾巽为一九。希明谓太乙知未来，故圣人

为之蹉一位，以示先知之义。郭璞则谓地缺东南，故蹉九以填之。乐产又谓太乙之理后王得之以统天下，故蹉一以就乾。其说颇参差，而皆近於附会，故黄宗羲至诋为经纬混淆，行度无稽。盖术家又有所汨乱矣。核其大旨，乃仿《易》、《历》而作。其以一为太极，因之生二目，二目生四辅，犹《易》之两仪四象也。又有计神，与太乙合之为八将，犹《易》之八卦也。其以岁月日时为纲，而以八将为纬，三基五福十精之类为经，亦犹夫《历》也。其法以八将推其掩迫囚击关格之类，占内外灾福。又推四神所临分野，占水旱兵丧饥馑疾疫。又推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古今治乱。术士传习，其来甚久，故《汉书》已载有阳九、百六之语。《南齐书高帝纪赞》所引太乙九宫占，自汉高祖五年推至宋祯明元年，几数百年，而其术遂大显於世。至希明承诏纂次，参校众法，益为详备。观李焘《续通鉴长编》，称夏主元昊通蕃汉文字，尝推太乙金鉴，则其书且行於四裔矣。

然其所论徵应，实多错谬。如东周逢阳九而不及於夏癸、商辛、少昊、帝舜皆以灵神首出，周之成、宣，唐之太宗，其时亦可称治安，乃谓与秦始皇同逢百六，其说殊不可通。其凶神吉星所会，皆以分野为凭，而割裂牵配，尤为渺茫无据。

故宋时刘黻亦尝议其非。（《宋史刘黻传》，黻疏言，传者谓太一所临分野则有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其说，刊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福何在耶？）盖术数之学如星平壬遁之类，所推止及於一身一时。匹夫之精神志气，不能与造化相通，故韩苏箕斗，蠡种龙蛇，亦间为数所操而不能遁，然已为圣人所罕言。至历代之治忽兴亡，则所为克享天心者，实在主德，以为凝承之本。

故圣王御世而八荒宾服，九穀顺成。时有和甘，物无疵疠，其太和洋溢，自有敛畴锡福之所以然，夫岂演纪寻元之可得而推测？是书所列，乃秦、汉间纬书之遗，襍祥小数之曲说，不衷於正，宜为圣人所必斥。特以其术为三式之一，所传尚古，其书亦出自唐人，故附著於录，而详加辨正，以祛千古之惑焉。

△《遁甲演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程道生撰。道生字可生，海宁人。言遁甲者皆祖《洛书》。然《河图》以图名，当有奇偶之象。《洛书》以书名，当有文字之形。故班固以为六十五字，（见《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为三十八字，刘歆以为二十字（并见《尚书正义洪范篇》），是皆先汉以来《洛书》无图之明证。若如宋以后所传四十五点之状，与《河图》不殊，则当名《洛图》，不名《洛书》矣。考《大戴礼》载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此九宫之法所自昉，而易纬乾凿度载大乙行九宫尤详，遁甲之法，实从此起。方技家不知求其源，故妄托也。其法

以九宫为本，纬以三奇、六仪、八门、九星。视其加临之吉凶，以为趋避，以日生于乙，月明于丙，丁为南极，为星精，故乙丙丁皆谓之奇。而甲本诸阳首，戊己下六仪分丽焉，以配九宫，而起符使，故号遁甲。其离坎分宫，正授超神，闰奇接气，与历律通。开休生之取北方三向，与太乙通。龙虎蛇雀刑囚旺墓之义，不外于乘承生克，与六壬星命通。至风云纬候，无不赅备。故神其说者，以为出自黄帝风后，及九天玄女。其依托，固不待辨。而要于方技之中最有理致。考《汉志》所列惟风后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简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之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

《隋志》载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经》、《葛秘三元遁甲图》等十三家，其遗文世不概见。唐李靖有《遁甲万一诀》，胡乾有《遁甲经》，俱见于史志。至宋而传其说者愈多。仁宗时尝命修《景祐乐髓新经》，述七宗二变，合古今之乐，参以六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杨维德撰《遁甲玉函符应经》，亲为制序。

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谈数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后人又搀杂以道家符箓之法，益怪诞不可究诘。于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学几废。究之遁通于壬，壬于人事为切，遁于天文为优，实亦未有以轩轻也。世所传《五总龟烟波钓叟诀》，稍存梗概。而是编旨约词该，于用奇置闰之要，颇为详具。至论本命行年，谓欲乘本局中吉星生旺，其说亦他书所未及。存之以备三式之一，殆亦五行家所不废欤。

△《禽星易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池本理撰。本理，赣州人。《明史艺文志》载所著有《禽遁大全》四卷，《禽星易见》四卷。此本仅作一卷，盖传抄者所合并也。禽星之用不一，此专取七元甲子局，用翻禽倒将之法推时日吉凶，以利於用。或以为其法始於张良，本风后神枢鬼藏之旨，为兵家秘传，盖好事者附会之说，其实於一切人事得失趋避，无所不占。凡行营立寨吉时，特间一及之而已。所论禽宫性情喜好吞咽进退取化之理，较他书为简明。而以时日禽为彼我公用之禽，专取翻禽为我，倒将为彼，乃其独得之解，尤为可采。惟不载治曜，较异於他书。至以斗木为蟹，故其性最弱静而安闲，非獬豸之獬，亦足订星家之讹异。存之以与壬遁诸书参览，犹不失为古之遗法焉。

△《御定星历考原》六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初，康熙二十二年命廷臣会议修辑《选择通书》，与《万年书》一体颁行。而二书未能画一，余相沿旧说，亦多未能改正。

是年因简命诸臣明於数学音学者，在内廷蒙养斋纂辑算法、乐律诸书，乃并取

曹振圭《历事明原》诏大学士李光地等重为考定，以成是编。凡分六目。一曰象数考原，二曰年神方位，三曰月事吉神，四曰月事凶神，五曰日时总类，六曰用事宜忌。每一目为一卷。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以卜不以择，赵岐《孟子注》谓天时为孤虚王相，则战国时已渐讲之。然神煞之说则莫知所起。易纬乾凿度有太乙行九宫法。太乙，天之贵神也。《汉志兵家阴阳类》亦称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又阴阳家类称出於羲和之官，拘者为之则牵於禁忌，拘於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则神煞之说自汉代已盛行矣。

夫鬼神本乎二气，二气化为五行，以相生相克为用。得其相生之气则其神吉，得其相克之气则其神凶，此亦自然之理。至其神各命以名，虽似乎无稽，然物本无名，凡名皆人之所加，如周天列宿，各有其名，亦人所加，非所本有。则所谓某神某神，不过假以记其方位，别其性情而已，不必以词害意也。历代方技之家，所传不一，辗转附益，其说愈繁，要以不悖於阴阳五行之理者近是。是书简汰诸家，删其鄙倍，而括其纲要。於顺天之道，宜民之用，大圣人之於百姓，事事欲其趋利而远害，无微之不至矣。

△《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奉敕撰。越三年告成，进呈钦定。凡本原二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讹各一卷。举术家附会不经、繁碎多碍之说，一订以四时五行生克衰旺之理。盖钦天监旧有《选择通书》，体例猥杂，动多矛盾。我圣祖仁皇帝尝纂《星历考原》一书，以纠其失，而于《通书》旧本尚未改定，是书乃一一驳正，以祛群疑。如《通书》所载子月巳月天德之误，五月十二月月恩之误，甲日丑时为喜神之误，正月庚日七月甲日为复日之误，九空大败等日之误，并条分缕析，指陈其谬。甚至荒诞无稽，如男女合婚嫁娶大小利月及诸妄托许真君《玉匣记》者，则从删削。于趋吉避凶之中，存崇正辟邪之义。于以破除拘忌，允足以利用前民。至于御制序文，特标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而以人之祸福决于敬不敬之间，因习俗而启导之。尤仰见圣人牖民觉世，开示以修吉悖凶之理者，至深切矣。

——右“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五部，五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五行休咎见於《洪范》。盖以徵人事之得失，而反求其本，非推测祸福，预为趋避计也。后世浸失其初，遂为术数之所托。《史记日者列传》载，武帝聚占者论娶妇之日，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文家、太乙家凡七家。《汉志》并为阴阳、五行二家。而兵家又出阴阳十六家。阴阳家所列诸书，不甚可考。《隋志》以下，并有五行而无阴阳。殆二家之理本相出入，末流合而一之，习其技者亦不能自分别矣。今总题曰阴阳五行，以存旧

目。其书则略以类聚，不复琐屑区分云。）卷一百十 子部二十

○术数类存目一

△《正易心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麻衣道者撰。凡四十二章，章四句，句四言。又题希夷先生受并消息。《文献通考》载李潜序云，得之庐山异人。马端临注曰，或云许坚。又载张栻跋，亦信为陈抟所传。惟《朱子语录》曰，此书词意凡近，不类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谓雷自天下而发，山自天上而坠，皆无理之妄谈。所谓一阳生於子月，而应於卯月乃术家之小数。所谓由破体炼之，乃成全体，则炉火之末技。所谓人间万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语。必近年术数末流，道听途说，掇拾老佛医卜诸说之陋者，以成此书。后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阴主簿戴师愈者求谒，即及《麻衣易》。

因复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驰报敬夫，敬夫已下世。时当涂守李侍郎寿翁雅好此书，亟以书来，日即如君言，斯人而能为此书，亦吾所愿见，幸为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寿翁亦得请西归矣。又曰，《麻衣易》是戴师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亲见之，甚称此《易》，以为得之隐者，问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适到其家，见有一册杂录，乃戴公自作，其言皆与《麻衣易》说相类。及戴死，其子弟将所谓易图来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观此二则，则是书之伪妄审矣。

△《翼玄》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行成撰。行成有《易通变》，已著录。案行成进书状曰，始得邵氏书，既得司马氏书，潜思力索，久乃贯勇。考之于《易》，无所不合。因著《翼玄》十二卷，以明扬雄之《易》。又曰：扬雄作《太玄》，义本连山。自著言之《易》用七二，极少阳也。《太玄》用三十三，五六之合，十一而三天也。自象言之，《周易》体八用六，天包地之数也。《太玄》体四用三，地承天之数也云云。盖所进七易之一也。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今检《永乐大典》尚载其本，然《太玄》已赘，《翼》更蛇之足矣。

△《太玄别训》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斯组撰。斯组有《拨易堂易解》，已著录。是编解释扬雄《太玄》，各以韵语发挥其义，意欲以奥崛配雄。然原书词意艰深，所以待注。注又僻涩，使人不解，是亦何取於注乎？

△《皇极经世书类要》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锺过撰。过字益斋，庐陵人。其书作於咸淳中。吴应丑序云：锺君取邵子之书类之，图即书，书即图矣。其类之目曰道，曰太极，曰阴阳，而以外篇之文分附之。考《皇极经世》外篇本邵子门人所记，故张行成亦别为编次。此书摭

拾排纂，初无所发明，更不及行成之索隐矣。

△《皇极经世节要》（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浙江《遗书目录》题元周爽撰。案朱彝尊《经义考》载《经世节要》宋周奭著。奭湘乡人。乾道间尝与胡安国、张栻游，潜心於《易》云云。

则是周奭非周爽，是宋人非元人也。然书中推步元会运世至於明嘉靖辛巳登极，壬午改元。则又非奭之旧本矣，盖明人所附益也。

△《皇极经世书说》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朱隐老撰。隐老字子方，号潜峰，丰城人。洪武中大学士朱善之父，盖元末、明初人也。隐老以邵子《皇极经世》义趣深奥，学者猝不能得其说，因以己意训解。凡邵子所未及者，皆折衷而论定之。若邵子所自为说者，则又姑取至浅近之理以为之指示，欲令读者易得其津涯。然邵子作此书，其大旨主于推步。隐老乃多讲义理，而于数学罕所发明，则仍未能得其纲领也。

△《皇极经世书传》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黄畿撰。畿字宗大，香山人，黄佐父也。是书有佐附记曰：《皇极经世》，未有全书，先君得诸道藏，手自录之。今《性理》所载乃蔡西山《指要》，非其全也。祝泌氏钤以泰为元，六十四卦皆用四爻，与邵子异矣，廖应淮《元元集》从之。惟朱隐老始宗本旨为之说，然未尽也。先君自成化乙巳隐居粤洲草堂，始悟气以六变，体以四分，用九则三十六宫，用六则二十四闰，声音律吕，圆唱方和，而后乾坤坎离用焉，天地万物之理贯於一矣。又称凡所注释有未备者，佐附以肤见，则推步也。年月日时分秒昼夜进退积成一元消长，则命算工补其阙焉。

然则是书佐所续成也。又称畿有自序，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矣。

△《皇极经世心易发微》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向春撰。向春字体元，号野厓，普洱人。是书推衍《皇极经世》旧说，立占卜之法，惟论干支生克，五行制化。盖方技家言，非说《易》之书也。自称六卷而隆庆二年邓世芳序称八卷，与此本合。据世芳序，是书一刻於大理，再刻於京师。及在武定，又集前刻之未备者刻之。盖自序乃初刻时作，此则增定之本耳。

△《皇极经世考》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著录。是编首列邵子起算之术，括为二图，一曰数皆不离於五图，一曰皇极经世一元图，皆隐括王湜《节要》为之。

末附三十六宫解，引郑康成《乾凿度注》及《黄帝素问》太乙游九宫之说为证

。皆因论邵子之学偶及之，其大旨则以竹书纪年驳经世纪年之误，上起唐尧甲子，下迄秦始皇甲寅，备列干支，订其同异。考顾炎武《日知录》，备论自王莽以前古人不以甲子名岁，历引《尔雅》、《周礼注》、《左传》、《史记》、《吕氏春秋》贾谊《鹏赋》、《汉书》、许慎《说文》，考据甚明。今本竹书不用岁阳岁名，而如后世题甲子，是即明人作伪，非汲冢旧文之证。邵子之学无所不窥，而所推帝王年数无不与竹书相左，绝无一言之考正，是又今本晚出，邵子未见之证。乃文靖不以经世疑竹书，而反以竹书攻经世，盖文人爱奇嗜博，不加详考，遂至颠倒是非。毛渐《三坟》，自郑樵之外，宋以来人人知其伪，而文靖乃据以作竹书前编，其信竹书亦犹是矣。

△《洪范九畴数解》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熊宗立撰。宗立有《素问运气圆括定局立成》，已著录。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作八卷，与此本不符。然彝尊注曰，未见，恐传闻讹异也。初，蔡沈作《洪范九畴数》，未竟而卒。今载於《性理大全》及《永乐大典》中者皆非完本，故天台谢无懋序称其享数弗遐，释数未备，犹有遗恨。宗立训释其书，复因沈之法而广之。如沈书释数之词，仅有潜之一数，馀但虚标数曰字，而并阙其文，宗立皆一一补作。又沈书以原冲从公中用分戎终九数为九畴之纲，宗立则因而重之，各衍为八十一数；如焦贛《易林》以一卦衍六十四卦之例，排定缉缀，遂为完书。

所注推阐易义，曲相比附，百方牵合，使之成理，亦颇能自申其说。惟不注孰为沈之原文，孰为宗立之续补，体例庞杂，茫无端绪，非沈原书尚存，几不知是书为谁作。是亦自明以来刊古书者之积习矣。

△《洪范图解》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编因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复为图解，於每畴所分之九字，系以断语，俾占者易明。其揲蓍之法，与《易》之蓍卦相同。所言休咎，皆本於《洪范》，亦与易象相表里。盖万物不离乎数，而数不离乎奇偶，故随意牵合，无不相通云。

△《洪范皇极注》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注，国朝汤倓增注。经纶有《礼经类编》，已著录。倓号漫湖，南丰人。经纶先注此书，名曰《范数观通》，倓又改此名。凡书中称漫湖曰者，皆倓说也。其书首卷著揲法筮占说辨诸条，以下则分内外篇，末缀以范数之分，而每卷皆系以图，盖专为占筮而作。朱彝尊《经义考》载经纶有《诗教考》，极驳其宗王柏之说，删改圣经，盖亦好异之士。此书则彝尊不载，不知原本之卷数，中间经倓更定，殆亦非其旧帙矣。

△《皇极数钞》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成撰。成，南城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洛书》印合《河图》，而推其数以占卜。上卷采掇蔡沈之说，下卷采掇李经纶之说，而推衍以己意。大旨重一为三，重三为九，九复合一为十，以通河洛之数。夫奇偶相乘，无不可以成数。成遽谓蓍之生也每一茎而百根，可为大衍之数者二。筮易已用其一，安知非储其一以待蔡子数筮之用？是剽《易》之旁支，俨然欲以配《易》矣。蔡沈之说何可与羲、文、周、孔并言也？

△《洪范皇极补》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世衢撰。世衢字何甫，永新人。是书成於康熙甲子。以蔡沈《洪范数》为未竟之书，谢无林之注释亦未详备，因补图数释二篇，序数释三篇，对数释一篇。蒙数原本阙畴传，豫数原本阙注释，皆一一补之。又补系九小数词。凡书中低一格者，皆世衢所续也。书本四卷，别以凡例杂论原序各图数总名为一卷，冠於首。又以五行等十二图及其弟世履所作五六天地之中合赋一篇为一卷，附於末。

△《易范同宗录》（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灏撰，灏字柱文。卷首自署曰南丰，而前有雍正丁未自序，又自署曰嘉禾，未之详也。其说取刘歆《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之义，以《易》与《洪范》合而一之，分三篇。一曰河洛，其总纲也。二曰易卦，三曰范数，其两目也。河洛列图书表里之图，易象列伏羲卦图、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而终以揲法、占法。范数列箕子之范、九峰蔡氏之范、寅清李氏之范，附以所作数词，又附改定蔡氏占法。夫图书之说，纠纷极矣，牵《洛书》以解《易》，已为附会，又必取《洪范》以合於《易》，其说於是益支。且以《易》为蓍筮，范为龟卜，是又因龟文之说而缀合为一，於古亦无据也。

△《洪范补注》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士权撰。士权有《大乐元音》，已著录。是编增补蔡沈之书，而於原书之外复多所附益。首卷为畴词，蔡沈原本，自潜而下，无数曰云云。其理曰云云以下则全无之，皆士权所增入。二卷为蔡氏内篇，分章析节，阐其大旨。外篇三卷则皆士权自撰，合蓍龟卜筮五行卦气声音律吕交互言之。

△《易十三传》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彝尊《经义考》亦云未详谁作，第知为嘉靖间人。其说以乾上九爻为一传，次以姤及大过十二爻，每爻为一传，合十三爻，共成十三传，各证以历代纪年，盖仿《皇极经世》而作。然於六十四卦相生图，则又不主邵子之说。邵《博闻见后录》记有邱濬者以易数推元丰元年当丰卦，意其学即此术也。

论多穿凿，其於历代事迹亦皆附会。盖术数家之支谈，渺无關於经义者矣。

△《性理三书图解》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韩万锺撰。万锺有《象纬汇编》，已著录。此云三书者，《易学启蒙》、《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也。皆本无性理之名，万锺盖以永乐中修《性理大全》载此三书，故从其后而追题之也。原序称其於启蒙有主遇卦之卦之殊，於律吕有管孔之异，於皇极辨止戎之讹，明象占之义。今案其书於启蒙考变占之三十二图，每爻必自一爻变至六爻，皆变者依爻位逐次列之，而各系爻辞於下。盖本之韩邦奇启蒙意见殊为繁复。其於遇卦之卦并无发明，律吕管孔，仍径一围三，最疏之率，亦毫无是正。至燕乐字谱大吕太簇夹锺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紧别之。盖唐、宋相传之旧法，所以取夹锺为二十八调之准。万锺於四清只列黄太夹而遗大吕清声，又云旋宫之法未考，是其於燕乐尚茫然无据，何论雅乐耶？

《皇极内篇》系分之八戎，小数纵横，当以悔凶休祥平灾咎吉吝为次。刊本误以止之纵数，列为戎纵，万锺据数正之，则所考良是。然蔡沈此书非圣人而作《易》，《御定性理精义》已以僭经斥之，世亦无用以占者，其谬否正无庸深辨耳。

△《范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见》，已著录。是编以圣人则书叙畴，以龟坼为卜法。后世著重而龟卜不传，《太玄》、《皇极》皆根据《洛书》而作。朱子议其为零星补凑，因摹仿易象，以龟求《洛书》之旧。契原数以为兆，综九章以考古，演为繇词，并自为音释。卷首冠以衍法，仿《灵棋经》之例而小变之。又总论畴数之义缀於卷末，其意欲以补蔡沈书所未备。然蔡沈书亦何必补也。

（谨案：推演《洪范》始自蔡沈，故凡因沈书而作者并类从编次。惟此及顾昌祚、舒俊鯤书虽以《范衍》、《衍范》、《洪范图说》为名，而与蔡氏各自为说，故仍以作者之时代为次。）△《太微经》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文翔凤撰。翔凤字天瑞，号太青，三水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其作此书，盖以拟《易》，凡四经、十二赞、十二图、六十四纬、四表为一百篇。其卦画以白黑代连断，每卦分上、中、下。始於四象，重之为十六星，参之为六十四僖，三百八十四斯。又参其画为十，为义，为十，为十，凡策数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以参两之法乘《河图》之数推之，为日数十八万兆。以太微之变爻交太玄之变爻推之，为月数一万亿兆。四经者，一曰显经，以律天道；二曰靡经，以律王道；三曰尧经，以律圣道；四曰颢经，以律神道。以四经会八卦，列之赞图，合以纬表，为二十卷。大旨以周子《太极图说》言无极

为未安，故据《虞书》道心惟微语命此名。又以扬雄《太玄》与历数合，而易理未协，司马光《潜虚》则参差不伦，邵子开物闭物之数止推至八万馀年，犹有所极，因旁通交阐，积二十六年而其书始成，其用力亦云勤至。然易象之精微，六十四卦俱阐之矣，所应发挥者，《十翼》已发挥之矣，外此皆圣人所不言也。圣人所不言，而术数家必强言之，其支离轆轳也固宜。如翔凤者，所谓误用其心者欤！

△《说畴》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编凡分五目。一曰正误，皆踵宋、元诸儒错简之说，颠倒经文之序。二曰释次，明五行之序。其云五星，惟金、水三十度，殊不可解。案金水附日而行，日行一度，而又有迟疾顺逆之差，此云三十度，是统以月计之矣。三曰广形、推衍五行之类，其云百饵为金，姜汁为金之类，分配牵强，毫无确据。四曰辨是，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申刘牧之说，亦空言聚讼。五曰卜繇，以雨霁蒙驿克错综相乘为二十有五，分属五方，每方得五九四十五畴，各系以词，如《易林》之体。末为用骰代龟说，殆与卢氏《筮易》同一儿戏。如其说，则神祠琬杯，其法更捷，何必纷纷然缴绕河洛乎？

△《河图发微》（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槐撰。士槐字植甫，莆田人。明季诸生。是书大义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为《河图》之位，因位而后有数，位变五，数变十，凡干支卦爻皆以十数推之。又自二画推之，至千六百七十七万有奇而止。又云，有《河图》之卦，斯有伏羲之卦。其法以五阴五阳彼此交变而成者，谓之位变。以一至十之数乘一而得者，谓之数变。以三画积至十画，云用三用四至用十者为河图之卦。皆零星补凑，非出天然，至作《河图》卦於羲卦之上，益杜撰矣。杂说二篇，谓历家种种不一，总之以九百四十分为一度，不知日法各家不同，九百四十分特太初法耳。士槐不明岁差之理，取十九年一章奇零不尽之数以为定率，殊未考盈缩之变。谓握机八阵前后边各四曰风云，左右边各四曰天衡，并为定局，亦不知奇正相生之妙矣。

至云孔子为一世佛，伯鱼二世佛，子思三世佛，奇圣以上过去佛，衍圣以下未来佛，尤不经之甚矣。

△《〈石肃〉庵槩》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苾谟辑。苾谟有《皇极图韵》，已著录。此本乃所集与黄道周往复书札四篇。首为崇祯甲戌苾谟论洞玗书，次为道周答书，次亦道周所作三易皇极答，而以苾谟论律吕一书附之。其说不一，无类可入。以所论多律历之学，姑附之术数家焉。

△《参两》（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十一目。起参两图说，讷静生图说。大约仿《太玄》、《潜虚》、《玄包》、《洞极》之类，而益加以诡异。其图天止一白圆圈，图地於白圈中加一黑方作形，图人於黑方中又一白圈作形，即以是为卦画。其中曰粤者，犹《易》之有爻，《玄》之有测，《虚》之有辞也。其曰諛者，犹《易》之有象，《玄》之有赞，《虚》之有变解也。大旨以日月星汉云霞风雨露霜雷电雾虹雪为在天成象，山石金火水田木穀丝盐为在地成形，而以参天两地括形象之蹟。率烦碎支离，不可究诘。

△《衍范》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昌祚撰。昌祚号忍园，娄县人。康熙中举人，官江夏县知县，降补莱州府经历。是编附刻其子成天文集之前。首为三图，一曰皇极图，中为小圈，其状如毂，圈内书一诚字，外为大圈，其状如辘，而界画以三十二线，其状如辐

。一曰老子之极图，三圈相函如射的，而中一小圈书一虚字。一曰佛氏之极图，两圈如月之晕而虚其中，别画一小圈於外，书一空字。上卷自为之说，下卷引经以证之，大旨以《洪范皇极》贯注万理万事，故名曰《衍范》。自朱子传周子《太极图》，儒者尊为道学正脉，上接孔子。后来讲学者遂纷纷作图，以希追配，此亦其一矣。

△《画前易衍》（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灿撰。灿字朗亭，号玉峰，昆山人。乾隆辛酉举人。其书以太极函三兼综河洛理数，取周子《太极图说》引而伸之，以为交兆。又采古今格言，复益以己说，为占词。法用太极化十六事为纲，曰顺，曰矫，曰潜，曰建，曰照，曰劲，曰近，曰约，曰折，曰止，曰回，曰宜，曰练，曰脱，曰经，曰纬。以十六事相错得二百五十六，每事各为五兆，曰合五，曰八三，曰九二，曰七四，曰六五。皆有占词，合为一千二百八十兆。其占法以一百二十子阴黑白各半揉和，先拈一字居中，以应天一之数，尚虚中位四数，俟后积数补之。次於前后左右，按次列十一数衍之，谓十六兆。内消象，纯黑圈。息象，纯白圈。交兆，纯阳数者，阳极生阴，下半圈黑。纯阴数者，阴极生阳，下半圈白。若方数不符，消息犯重者，不列。又以十六纲配二十四气，前此言数学者所未有也。自序谓梦周子、二程子各书一三字见示。又授笔一枝，册一帙，颜曰画前易，因衍为此书云云。

可谓语怪矣。

△《濬元》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有《三礼会通》，已著录，是编以岁时气候著为论说。

先为五图，首元运图，次立数图，次平数图，次平数奇图，次平数偶图。次乃以一岁二气、三元、四时、五行、六运、十二月、二十四气、三十六旬、四十八弦、六十子午、七十二候为目，每目发端立义为正文。次为系说。次为赞辞。必刚自言其著述之意，谓易之卦爻录象，先事立文。春秋之征伐会盟，后事立文。至於岁时节候，终古共是事，即其是文。幽明俯仰，远取近徵，参伍错综，抉摘发挥，於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之义，可以窃附云云。其议论宛转关生，大致本张行成《易通变》之说，而益漫衍之，未尝不执之成理，而以为《易》之本旨则非也。

至所云天地轮碯之象也，日月者行轮碯之蚍蜉也，即古人蚁磨之喻。又云时与节令镂画轮碯之寸度齿行也，物候轮碯中之穀滓也，即太玄阴阳相碯，物成雕离，若是若非之旨，特小变其字句。又其前所载诸图，由一岁而二气，而三元、四时、五行、六运累之为图，算家尖堆法也。六角全图以六起数，四角奇偶二图，一以四起数，一以八起数，算家平堆法也。亦改易其名目尔。

△《洪范图说》四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舒俊鯤撰。俊鯤字潜夫，溱浦人。其自序云，因钦定《易图说》得《洪范九畴》之数，兼得八十一畴之全数。於钦定《书图说》得《洪范九畴》之名，兼得八十一畴之本名。从此衍之，分元、会、运、世四卷，元曰述旧闻，会曰形今意，运曰释名义，世曰通数占。各为之图，附以论说。述旧闻以《河图》、《洛书》为主，形今意以《衍范》数为之，释名义则自五行以至六极皆有诠释，通数占则仿《皇极经世》之意推元会之数。盖自为一家之学，非经文本义如是也。

△《演极图说》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锡淳撰。锡淳字沐云，临海人。是书推演周子太极之说。第一卷为机极图、衍极图，发明太极初生阴阳之旨。卷二为六阳、六阴十二节气。卷三论天象。卷四论地理，而终以潮候。亦各为图论，发明阴阳变合之理。於万事万物一一求其所以然，大抵皆以意见推测也。

——右“术数类”数学之属，二十八部，一百六十五卷，内五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黄石公行营妙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总论，称黄石公以授张子房者，盖亦术家所假托也。上卷论日月星辰风云气候，中卷论鸟雀禽兽，下卷间取六壬天罡游都之说，词义殊为浅陋。卷首有望江南词百馀首，即世所称李卫公望江南，而又杂以他占法，尤丛杂无可取也。

△《东方朔占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本前后无序跋。所载皆测候风云星月及太岁六十年丰凶占验之法，其词皆鄙俚不文。案《隋书经籍志》有《东方朔占》一卷，《东方朔书》二卷，《东方朔书钞》二卷，《东方朔占候水旱卜人善恶》一卷。盖古来杂占之书，托於朔者甚多。然考蔡绌《西清诗话》曰，都人刘克者，穷该典籍之事，多从之质。尝谓杜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惟杜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上取书示余，东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云云。今本无此语，知非刘克所见之旧。又考《北史魏收传》云，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云云，不言出东方朔。则刘克所见之占书已出依托，此又伪本中之伪本也。

△《乙巳占略例》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唐李淳风撰。皆杂占天文云气风雨并及分野星象之说。按淳风有《乙巳占》十卷，盖以贞观十九年乙巳，在上元甲子中，书作於是时，故以为名。

《唐志》、《宋志》所载卷数并同，惟《宋志》别出有《乙巳指占图经》三卷，不言何人所撰，而无此书。尤袤《遂初堂书目》、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仅载《乙巳占》，不云别有《略例》。检《永乐大典》，绝无一字之徵引，可知明以前无此书矣。钱曾《述古堂书目》始以《乙巳占》、《乙巳略例》二书并列，而又不言其所自来。考朱彝尊《曝书亭集》有《乙巳占》跋，是其书近时尚存，今特偶未之见耳。彝尊所论分野，以此本相较，皆参错不合。且所占至於天宝九载，其非淳风所作甚明。书中援引亦多庞杂无绪，疑后人取《开元占经》与《乙巳占》之文参互成书，而别题此名，托之淳风也。

△《玉历通政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李淳风撰。历代史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载，惟陈振孙《书录解题》有之，卷数与今本合。盖南宋人所依托也。天文占验，多不足凭，此书不过采摭唐以前各史天文、五行诸志，略损益之。即真出淳风，亦无可取，况伪本乎。

△《观象玩占》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唐李淳风撰。凡日月、五纬、经星、云汉、彗孛、客流、杂气以及山川、陆泽、城郭、宫室、营垒、战阵皆著於占，而阴晴、风雨、雹露、霜雾咸附录焉。於日月之交会，五星之退留，今所预为推步，岁有常经者，亦往往断以占候。即日月所不至，五星所不经者，亦虚陈其象，殊不足凭。考《旧唐书经籍志》有淳风《乙巳占》十卷，《皇极历》一卷，《河西甲寅元历》一卷，《缉古算术》四卷，《缀术》五卷。《新唐书艺文志》有《淳风注周髀》二卷，《注五经算术》二卷，《注张邱建算术经》三卷，《注海岛算经》一卷，《

注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注甄鸾孙子算经》三卷，《天文占》一卷，《大象玄文》一卷，《乾坤秘奥》七卷，《法象志》七卷，《太白通运逆兆通代记图》一卷。

《宋史艺文志》有淳风《太阳太阴赋》一卷，《日月气象图》五卷，《上象二十八宿纂要诀》一卷，《日行黄道图》一卷，《九州格子图》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有淳风《玉历通政经》三卷。尤袤《遂初堂书目》有淳风《运元方道》，不载卷数。钱曾《读书敏求记》有淳风《天文占书类要》四卷，《乾坤变异录》四卷。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

△《玄珠密语》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王冰撰。冰有《黄帝素问注》，已著录。《素问》序称词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明其道，则冰实有《玄珠》一书。然考冰为宝应时人，官至太仆令。而此书序中有因则天理位而乃退志休儒之语，时代事迹，皆不相合。其书本《素问》五运六气之说而敷衍之，始言医术，浸淫及於测望占候。

前有自序，称为其师玄珠子所授，故曰《玄珠密语》。又自谓以启问於玄珠，故号启玄。然考冰所注《素问》，义蕴宏深，文词典雅，不似此书之迂怪。且序末称传之非人，殃堕九祖，乃粗野道流之言。序中又谓余於百年间不逢志求之士，亦不敢隐没圣人之言，遂书五本，藏之五岳深洞中。是直言藏此书时其年已在百岁之外，居然自号神仙矣，尤怪妄不可信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内经云，详王氏《玄珠》，世无传者，今之《玄珠》，乃后人附托之文耳。虽非王氏之书，亦於《素问》十九卷二十四卷颇有发明，则宋时已知其伪。明洪武间吕复作《群经古方论》云，《密语》所述乃六气之说，与高氏所指诸卷全不侔，则吕复所见者并非高保衡所见，又伪本中之重台。且郑樵《通志略》称《玄珠密语》十卷，吕复亦称十卷，而此本乃十七卷，则后人更有所附益，又非明初之本矣。术数家假托古人，往往如是，不足诘也。其书旧列於医家，今以其多涉襍祥，故存其目於术数家焉。

△《通占大象历星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题原阙文一张，书末亦有脱佚，每卷第一行有姜七、姜八等字，用千字文记数，盖道藏残本也。大抵每星为图，而附以占说，有宋、汴、蔡、幽诸州名，似是唐人之词。始於紫微垣之四辅，由角、亢历二十八舍，至壁宿而止。然多舛误，次第亦颠倒不伦，盖已为传抄者所窜乱矣。

△《天文鬼料窍》（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郑樵《通志》称，《步天歌》只传灵台，不传人间，术家秘

之，名曰《鬼料窍》，即《步天歌》也。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天文机要鬼料窍》十卷，前半详解丹玄子之说，后则兼采众论，附列诸图，而终以汪默《浑天注疏》、张素宗《浑象图说》。合二说观之，盖《步天歌》称《鬼料窍》，特转相珍秘之隐语，而未尝竟改书名。后人因樵此言，遂辑《鬼料窍》一书，而摭《步天歌》於其内。以实而论，则《鬼料窍》该《步天歌》，《步天歌》不该《鬼料窍》。以名而论，则《步天歌》兼《鬼料窍》，《鬼料窍》不兼《步天歌》也。此本所载，与《步天歌》多有异同，所注占语，亦多冗滥。又不载汪、张二家之书，已非钱曾之所见。盖儒者讲求古义，务得源流，稍笃实者，皆不敢窜乱旧文。方技家一知半解，则必以新说相附益。此不知何人所改，而仍冒原名耳。

△《天文主管》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首题明昌元年司天台少监赐紫金鱼袋臣武亢重行校正。盖金章宗时经进之书。案《金史百官志》，司天少监秩从六品，而武亢姓名不见於纪传。惟王鹗《汝南遗事》曰，哀宗天兴二年，右丞仲德奏，前司天台管勾武祯男亢（原注曰，徐州人氏），习父之业，精於占候。上遣人召之，既至，与语大悦，即命为司天长行。亢数言灾咎，动合上意。是年九月，敌人围蔡，亢预奏十二月初三日攻城，及期果然。上复问何日当解，亢曰，直至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明年正月城陷，十三日撤营去。其数精妙如此云云。则亢乃哀宗末人，不应章宗时已为司天台少监，校正此书。疑其出於托名，故时代舛异也。其书诸家皆未著录，惟晁氏《宝文堂书目》有之。所载恒星及五星次舍占说，皆颇明晰，而绘图舛错者多。末附《周天立象赋》，及《五星休咎赋》各一篇，题曰李淳风撰，其词亦不类唐人。钱曾《读书敏求记》有明李泰《天文主管释义》三卷，称依丹元子《步天歌》分布垣舍之星为主，当即诠释此书而作。然不言及此书，殆曾偶未之见耶？

△《戎事类占》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李克家撰。考《江西通志》，李克家，字肖翁，南昌富州人。至正末，任本学教谕，迁辽阳儒学提举，即其人也。是书取兵家占候，采辑成编。卷首为天象图、分野图，中分天类，日类、月类、星野类、星类、风类、云气类、蒙雾类、虹霓类、雨雹类、雷电类、霜露类、冰雪类、五行类、时日类、厌胜类凡十五门。

夫天远人迹，非私智小数所能窥，此甲彼乙，徒荧众听，至於厌胜，尤属鬼谋。

郭京六甲神兵，岂足以拒金源耶？此真妖妄之言，法所必斥者也。

△《天文秘略》（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新安胡氏撰，不著名字。其书杂采占候之说，而附以《步天歌》所陈测验，大抵牵引傅会，纯驳混淆，不出术士之技。前有刘基序，当为元末、明初之人。然词旨肤浅，基集亦不载，殆妄人所依托也。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刘基撰。基有《国初礼贤录》，已著录。此书乃洪武中奉敕所作。案星土之说本於《周礼》保章氏，而其占错见《左氏传》中。其法以国分配。汉、晋诸志，少变其例，以州郡分配。以天之广大，而仅取中国輿地分析隶属，本不足信。

基作此书，更以一州一县推测躔度，剖析毫厘，尤不免於破碎。特其不载占验为差胜术家附会之说。然既不占验，何用更测分野，於理均属难通。盖附会相沿，虽以基之学识，亦不能尽破拘墟之见也。

△《白猿经风雨占候说》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刘基注。是书前有洪武四年基自序。案《明史艺文志天文类》载有《白猿经》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是书。书中专论风雨雷电霪旱晦明之兆，末附以日星云气图，殆好事者於《天文祥异》书中掇拾而成。注文及序均浅陋，亦决非基作。考沈士谦《明良录略》曰，基以洪武八年四月卒，以天文书授子璉，使俟服阙进。且戒之曰，无令后人习也。然则基之术数且不肯传其子孙，又安有此种注释流传於世乎？

△《神枢鬼藏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题南极冲虚妙道真君，盖道家所依托。前有自序，称辑为三卷，分十二章，条陈一百一十九事。今此本只分上、下二卷，殆又传抄者所并也。上卷载风云阴晴之占，以知岁时丰歉。下卷杂述青乌家言，相第宅吉凶，推小儿年命。末及观物拆字，斩三尸，验神光，所言极冗杂不伦。自序又谓内篇有神遁天奇之秘，勿敢轻泄，附诸别录，亦夸诞不足信。中有皇明洪武语，盖明人所为也。

△《象纬全书》（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观卷末自跋，盖明万历中人。跋称监台畴人子弟，分科各习一艺，算者昧於象占，占者不达数意，须用象数相参，考其同异，则亦司天之官也。其书前列七政二十八宿变异，及风角星气诸术，分类颇详。然大抵杂引诸占书，参以史事，无所考正。末为太阳行度立成诸表，盖即所谓象数相参者。然言象者逾十之九，言数者不及十之一也。

△《参筹秘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三益撰。三益字汉谋，贵溪道士。是编采禽遁奇门诸书，裒合成编，以备兵家之占。成於崇祯己卯，杨廷枢为之序。己卯，崇祯十二年也。是时流氛方

炽，庙堂主招抚，而草泽则竞谈兵，乃至方外者流亦炫鬻其术，托於异人之传。

夫天时之说见於《孟子》，则孤虚旺相亦属旧文。然周兴纣灭，同一干支；我往彼亡，难分宜忌。军政不修而规规以小术求胜负，末矣。

△《星占》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孔昭撰。案《明史功臣世表》，孔昭，刘基十三世孙，天启三年袭封诚意伯。是书因基所撰《在齐馀政》为之注释。其一卷论恒星，绘三垣二十八宿星座形式於前，附《步天歌》於后，於诸星悉加占语，类皆剿袭旧文，稍为损益。

二卷论日月五星飞流彗孛天形怪异，以及分野宿次，言月蚀不及日食。三卷论阴晴风雨占候，亦皆杂采观象玩占、天元玉历诸书，无所发明考证，惟所载测天赋，较观象玩占所载之本颇有条理，而孔昭之注则仍不免於支蔓。疑其本别有所受，为熟於干支宫卦者所订也。末列雨师、雷煞、金虎、火铃、太乙、天罡访察使者诸名，全采道家之说。又附日月、星象、云气诸图，亦占书之陈迹，均无足采。

△《天文书》（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柯洽撰。洽字九疑，天台人。是书乃其手录天官家言，故无卷帙次序。第一册论垣宿诸星。第二册论分野。第三册论五星，皆杂采史传，缀以诸家占候之法。第四册论天地列曜交食冲犯，多采《草象新书》，而附以己意。大抵与今法违异，不足以资考核。

△《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北史庾季才传》，称所著有《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於世。此书书名卷数皆与相合。然书中所徵引故实，迄於元末。又所记冬至以日躔箕宿四度起算，则明人所编辑，仍袭季才之名耳。其书首一卷至五卷论天，六卷至十二卷论日月，十三卷至十七卷论五星，十八卷至二十七卷论三垣，二十八卷至五十三卷论二十八宿，五十四卷论杂星，五十五卷至六十卷论望气，六十一卷至六十六卷为天象杂占，六十七卷至七十卷论风角，七十一卷至一百二十卷为杂占候。大抵推步纬度者少，测验祥异者多，体例亦颇冗沓。盖方技之流杂抄占书为之耳。

△《注解祥异赋》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专言天象祥异，凡赋七篇。占天地者曰玄黄赋，占日者曰炎光赋，占月者曰元精赋，占五纬者曰躔经赋，占彗孛飞流者曰瑞妖赋，占宫室城郭营垒气象者曰雾零赋，占风角者曰飏飏赋。各为之注。大致与明仁宗所制《

天元玉历祥异》相类。

△《天汉全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为步天歌，下卷为天汉经，各绘图於上，而载其说及杂占於下。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星图各施采色，颇工整可观，疑亦从明代内府本录出者也。

△《海上占候》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潮汐风雨晴晦日月虹雾之类，皆有定验。乃为泛海占视者而设，故以海上为名。

△《军占杂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亦多行兵占候之法。其书前半已有阙佚，而后半别题神武金鉴，自相舛异。盖断烂不完之本也。

△《占候书》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列步天歌，系以星象各图。次即详载诸占法，每一占为一图，而以占验附於下。所引不出史志及京房《易传》、《乙巳占》诸书，大抵附会穿凿，殊为猥杂。

△《天文诸占》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详时代。书中杂占，半出抄袭，半出臆断。如所注日影一则，谓用竿八尺，立於地中，以度其影，每於当节之日午时，测影之长短，以定丰歉疾疫人畜夭伤，不知太阳、太阴午正高度随时随地在在相同，岂能限以成法，泛言占验？又其注月影一则，谓正月元宵夜月到午中，立七尺竿子，以度其影，八尺水滂，六尺岁稔，一尺饥疫云云。是并不知日月之度数而妄陈休咎，不亦僨乎？

△《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黄鼎撰。鼎字玉耳，六安人。明末以诸生从军，积功至总兵官，入国朝官至提督。是书乃其晚年所集。以古今天文占候分门编录，大学士范文程序之。大旨主灾祥而不主推步。繁称博引，多参以迂怪荒唐之说。

——右“术数类”占候之属，二十六部，三百八十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一十一 子部二十一

○术数类存目二△《汉原陵秘葬经》十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昔因遇楼敬先生，传阴阳书三本，其用甚验。直指休咎之理，出生入死。遁甲之法，乾兑坎离迁宅之法，辨年月日时加临运式。

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章，分为十卷，备陈奥旨。立冢安坟，择地斩草，冢

穴高深，丧庭门陌，碑碣旒旒，无不备矣云云。盖术家所依托，所云楼敬先生，岂假名於娄敬，而其姓误加木旁欤？

△《葬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题云《青乌先生葬经》，大金丞相兀钦仄注。考青乌子名见《晋书郭璞传》。《唐志》有《青乌子》三卷，已不知为真古书否。此本文义浅近，经与注如出一手，殆又后人所依托矣。郭璞《葬书》引经曰者若干条，皆见於此本，然字句颇有异同。盖作伪者猎取璞书以自证，而又稍易其文以泯剽袭之迹耳。未可据为符验也。

△《天机素书》四卷（通行本）

旧本题唐邱延翰撰。延翰字翼之，闻喜人。《通志艺文略》载延翰《玉函经》一卷，《黄囊大卦诀》一卷，无此书名。惟《堪輿类纂》载宋吴景鸾进《阴阳天机书序》云，唐开元中，河东星气有异，朝廷患之，遣使断其山。究其实，则邱延翰所作之山也。捕之弗得，诏原其罪。乃诣阙进师授《天机书》，并自撰《理气心印》三卷。元宗赐之爵，以玉函藏其书内廷，禁勿传。唐末兵乱，曾求己、杨益於琼林库获《玉函》，发之得《天机书》，由是杨、曾之名始著。曾授陈抟，抟授景鸾父克诚，景鸾於庆历辛巳承诏进《天机》、《心印》二书，然则《玉函》、《天机》本一书而二名也。然其说颇诞，已不足为据。是书尤词旨猥鄙，不类唐以前书。二卷以下图说参半，所谓三仙讲、五虎讲诸图，冗复牵缀，皆无意义。大抵明代地师因景鸾之说所为，又非宋人相传之本矣。

△《内传天皇鼇极镇世神书》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邱延翰正传》，杨筠松补义，吴景鸾解蒙。核检其文，实出伪托。其大例以天星二十八宿附於二十四山龙之下，以乾、坤、艮、巽为四厘极，配以炁、罗、计、孛四星，以角亢、奎娄、斗牛、井鬼分为四候，不知其何所取义。

案《青囊序》有先看金龙一语，后人以亢、牛、娄、鬼四星当之，原属臆解。是书又云四金不以方位言，专以在地之形，应在天之象。考星野见於《周礼》，其占候略见於《左传》。《唐书》载僧一行亦以山河两戒配列宿。然第就方輿大势言之，初非沾沾於一邱一壑，指其象某宿某垣也。杨、赖诸家间借天星以代干支字面，如亥曰紫微，兑曰少微之类，特欲变文以示深隐。后人误会其意，浸以天星立说，於是亥为贵龙，艮为富曜，踵讹袭谬，异说纷纭，遂至离方位而言星象，断非杨、赖之旧法，无论邱延翰也。

△《地理玉函纂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玉函》之名，相传本於邱延翰书，然其书久已不传。是本

托名《纂要》，设为诸图，杂以三合长生之说，末附黑囊经口诀、捉穴心印、造理赋数条。大抵剽取坊本伪书，随意窜入，不足据为定论也。

△《天玉经外传》一卷、《四十八局图》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宋吴克诚撰，其子景鸾续成之。一名《吴公教子书》。案克诚父子名氏，古籍无徵。惟术家相传，谓克诚德兴人，尝从学於陈抟。景鸾承其指授，庆历中应荐入都，授司天监正。以论牛头山山陵事下狱。遇赦后，佯狂削发於天门西岸白云山洞。治平初，遗书与女而终。女即虔倅张道明之妻，以其书授廖瑀者也。今观是书，大半剿袭《青囊催官》词句，而阴据《玉尺经》三合为本。如以寅午戌为火局，遂谓寅龙左旋属丙，右旋属丁。非但以木为火，违其本性，即论三合，丁火当生酉旺巳，墓丑正与寅午戌相反。又如因艮近寅，辛近戌，遂并以艮辛为火，坤乙为水，乾丁为木，巽癸为金，屈天干以就地支。溯流忘源，并失三合缘起之意。宋人议论尚无此派，断为明人贗作无疑。次卷《四十八局图》，即衍前说。李国木序云，传为嘉、隆间欧阳氏鸾笔所书。附以经验各图，如朱国祚、黄洪宪祖地之类，皆明万历时人，其伪托之迹尤显然也。

。

△《九星穴法》四卷（通行本）

旧本题宋廖瑀撰。地理家以杨、曾、廖、赖并称，而瑀书独佚不传，故诸家著录，皆无其目。是书莫知所自来，盖依托也。其法专以九星辨穴体。所谓九星者，太阳、太阴、金水、紫气、天财、凹脑、双脑、平脑三体，合天罡燥火为九。

其中又分正体、开口、悬乳、弓脚、双臂、单股、侧脑、没骨、平面为九等，各系以图与说，已不免强无定之形以就一定之格。至其双臂太阴一条云，若两臂太尖，名夹刃，主杀人至毒，须人力锄去尖头，使令圆净，则变凶为吉。是人不受气於地，地转受形於人矣。但择一吉地之图，依其高下而培筑剗削之，固不难尺寸悉符，曲折相肖也，然有是理欤？

△《玉尺经》四卷（通行本）

旧本题元刘秉忠撰，明刘基注。秉忠初名侃，字仲晦，其先瑞州人。曾祖官邢州，因徙家焉。少补邢台节度府令史，旋弃去。隐武安山中，从浮屠法，更名子聪。世祖在潜邸，僧海云邀与入见，大悦之，留赞大计，人称聪书记。及世祖即位，始创议建国号，规模制作，皆所草定。至元元年，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预中书省事，更赐今名。十一年卒，赠太傅赵国公。谥文贞，后改谥文正，追封常山王。事迹具《元史》本传。基有《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已著录。秉忠精於阴阳术数，世祖称其占事知来，若合符契。尝相地建上都於龙冈，又建大都城，其规制皆秉忠所定。顾史不载其著有是书，《永乐大典》备收元以

前地理之书，亦无是编，明嘉、隆以前人语地学者皆未尝引及。知其晚出，特依托於秉忠。基注中有贵州北界之语。贵州在元季为顺元宣慰司，明初改贵州宣慰司，永乐间始置贵州布政司。基当太祖时，何由与广东云南并称，是注之伪托，亦不问可知。

其书言万山起自昆仑，其入中华分五岳者为艮震巽三条。又云，黄河界而西北丑艮行龙，长江限而东南巽辰起祖。不知黄河自西北而东南，依形家言，当云乾亥行龙。长江自西南而东北，依形家言，当云坤申起祖。盖承上文而自忘其谬。又以金临火为自焚，木入金为绝命，离龙见兑坎为自废，震龙见离兑为伤劫。不知山川蟠郁，千里百里，初无定形。必如所云自起祖以至落脉，兑不可以入离，离不可以趋兑，将褒斜之谷不可以入终南，九华之峰不可以趋锺阜。拘而鲜通，莫此为甚。其论向篇，谓龙穴之善恶从水，而以生旺三合为主，是转以峦头之形势，系於水口之吉凶。舍本齐末，益复支离。自此书盛行，江南地学，率皆以三合为正宗，趋生趋旺，从向从龙，纠纷不已。盖三吴泽国，言水口则易於傅会，是以辗转相承，末流益炽。国朝华亭蒋平阶作《地理辨正》，始攻之甚力。虽平阶欲尽变理气家言，未免过当。然谓其窃杨、赖两家龙分顺逆、砂辨、贵贱之绪论，参以臆说，词虽澜翻，意实肤浅。平阶所纠，要不得谓之吹索也。

△《披肝露胆经》一卷（通行本）

旧题明刘基撰。《明史艺文志》亦载有其目。然观书中所分龙诀、穴情两篇，大半剽剽《撼龙》、《葬法》诸书。砂诀、水诀歌亦皆浅俗，如笔架科名应有分，满床牙笏世为官等句，基必不若是之陋。后附南北平阳论数条，则李国木杂取他家之书附入者，尤为舛鄙，殆嫁名於基者也。

△《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通行本）

明李国木撰。国木字乔伯，汉阳人。是书一集之一卷、二卷为郭璞《葬经》，三卷至六卷为唐邱延翰《天机素书》，七卷至十卷为杨筠松《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十一卷至十四卷为宋廖瑀《九星穴法》，十五卷为蔡元定《发微论》，十六卷为明刘基《披肝露胆经》，十七至三十卷为《搜元旷览》。

称《遯庵汇古》者，国木自撰也。二集一卷为唐曾文迪《青囊序》，二卷为杨筠松《青囊奥语》，三卷至六卷为杨筠松《松天玉经》内传外编，七卷至十一卷为元刘秉忠《玉尺经》，附遯庵《原经图说》，十二卷至十四卷为宋赖文俊《催官篇》，附遯庵《理气穴法》，十五、十六卷为宋吴克诚《天玉外传四十八局图说》，十七卷至二十五卷为《索隐元宗》，亦国木自撰。是书凡例，一集专论峦头，二集专论理气，以多为富，真伪错糅。又国木自撰附图附说者居其

半，陈因泛衍，绝无取裁。如《玉尺经》向称刘秉忠著，已成一帙，幸得伯温先生原本，与予注若出一揆，因为补其阙遗，仍附图说。乃知所谓刘注即国木假为之，以欺世也。每卷首率题李某删定，是即其所集诸家之书亦已多所窜改矣。

△《地理总括》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罗珏撰。珏字世美，鄱阳人。是书刻於万历二年。前二卷以二十四山分阴阳局，龙穴、砂水各为之图，又及造命、分金、躔度诸法。珏自序专为理气而设。

顾杨、曾二氏之论理气，词约义丰，随地通变，赖氏虽分龙穴、砂水为四，亦撮举一二确凿可据者为言，珏乃定为格式，某龙某方为吉，某方为凶，二十四山执一不化。不知山川赋形，卦气消息，万有不齐。用意虽勤，可谓不善学古者矣。

其第三卷为平原三法，附以诸家杂论。三法者，一曰特生墩阜，二曰眠亘形局，三曰翦水裁局，不著其所自来。案叶泰《平阳全书》三法后有嘉靖时汪标跋，称此书出自幕讲僧秘传。今观其墩阜图内所载龙虎朝应，率皆板法。眠亘图有灵蛇抢蛤，老蚌吐珠等名，亦多臆造，未必出幕讲之手。惟杂论内所引杨筠松之《遍地铃》，如水边花发水中红，窗外月明窗内白之句，寓言气感，颇具名理。惜又杂以他说，如海角经青龙，六合宜高大，白虎螭蛇莫起峰之类，仍不离乎庸术也。

△《罗经顶门针》二卷（内府藏本）

明徐之镆撰。之镆，建阳人。万历中诸生。是书专论指南针法，以当时堪舆家罗经之制，仅主二十四向，而略先天十二支之位为非，因著论详辨，复绘之为图，分三十三层，各有详说。后附图解一卷，则其门人朱之相所作也。

△《堪舆类纂人天共宝》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黄慎撰。慎字仲修，海阳人。其书刊於崇祯癸酉。分经、传、论、状、书、记、篇、说、诗、赋、歌、诀、问答、杂录、辨、断穴法、葬法、序、表二十目。

大抵割裂旧书，分门编次，舛错纷淆，漫无持择。如何溥《灵城精义》一书，因无门可归，改曰《论气正诀》，入之诀类，他可知矣。

△《罗经消纳正宗》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沈昇撰。昇始末未详。是书前分七十二龙，用纳音五行以断消纳得气及消纳失气为一卷。次分六十龙，参取星度三百六十五及三奇、八门、官贵、禄马、刑伤、克杀为一卷。其门人史自成序，称廖瑀得杨筠松、曾文迪、曾求己、吴颖、吴景鸾相传之术，以授丁应星，应星授谭某，谭授吴舜举，舜举授刘师文

，师文授余芝孙，芝孙授黄仲理，仲理授程义刚，义刚授刘时辉，时辉授刘应奇，应奇授顾乃德，乃德授何震儒，震儒授昇。昇广演图局，口授是书。自来论罗经者二家，一主八卦九宫，所谓气从八方是也。一主十二地支，一支五千，重而六十，名胎骨六十龙，又名透地六十龙，以之定格。来龙入首，於两支接缝间，空去癸甲壬乙之界，成七十二，名穿山七十二龙，以之立向收水。而皆取纳音五行，六十纳音起於金，故曰分金。然如以六十为得，则空其十二支接缝以成七十二者非矣。如以七十二为得，则干支强排以成六十者非矣。况言六十龙又有二，一则甲子起壬初，从卦不从支，而为平分六十龙。一则甲子起壬之半，从支不从卦，而为胎骨六十龙。说愈岐而愈谬，徒足滋惑而已。

△《寸金穴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以俗本廖瑀《九星穴法》为宗。谓穴法之外，当有异穴、怪穴，别为之图。所见盖又出於穴法九变之下。内一条云，汀州王氏墓，真武大坐形，龟蛇俱足，郭景纯为龟眼上下一穴，蛇眼上下一穴，子孙富贵不绝。其荒诞可知矣。

△《画筌图》一卷、《撼龙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孙光{易...}撰。光{易...}字丹扶，馀姚人。顺治辛卯副榜贡生。官藁城县知县。其书托之杨筠松以授曾、刘诸人，实约取诸家之论气脉者，而附以己说。

起原脉，终火耀，为目二十有四，题称第一图至二十四图。今惟动气一条有图有说，馀皆有说而无图，盖已佚缺。前载洪武六年刘基上画筌图疏，似依托所为。

后附《撼龙经》一卷，题云余真如解，孙光{易...}删补。其说与《画筌图》相表里，二书皆专论龙脉，非游谈无根者比。然出於掇拾剿袭，不足名一家之言也。

△《定穴立向开门放水坟宅便览要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梅自实撰。自实字有源，宣城人。是书专以二十四山向用正五行，辨每年旺气节候。又以年遁方支论纳音生克，每山下各附《天符经》、《金精鼈极》、《天河转运》等书所定吉凶曰。又附阳宅开门放水诸诀於后。但详宜忌，并不著其所以然。盖术家钞辑之本，以备检阅者也。

△《山法全书》十九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叶泰撰。泰字九升，婺源人。自序谓先辑《平阳全书》，复辑是编，皆裒集前人堪舆之说，而以己意评注之，亦间附以己作。大旨以杨筠松、吴景鸾二家为主，其论峦头阴阳，尤尊杨氏，而辟廖金精之说。其龙法论九星不取五星之说。其凡例谓山法流传既久，其正形正象俱葬去无遗，故曰有遗穴无遗龙。

若言遣龙，惟奇形怪穴人所不能识，人所不敢下者耳。於今日而言山穴，舍奇怪无从也。斯亦非平易笃实之道矣。

○附录

△《尚书天地图说》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咸撰。咸有《易蓍图说》，已著录。是书虽借《尚书》为名，以尧典经文冠前五卷之首，以禹贡经文冠末一卷之首，而实则支离曼衍，自抒其说，与经义渺无所涉，而其说又皆自逞私臆。如，谓月食非地影所隔，谓阳全阴半，月之围径，当减日体之半。皆据理而谈，不知测算为何事。故新法、古法两不能通，图说弥多，纠牵弥甚。其地图以《山海经》所列诸名不分真妄，案四方四隅排比骈联，齐如布算。又以《水经注》所列诸名不分今古，屈曲钩贯，纷若乱丝。至所绘今之舆图，颠倒南北，易置东西者十之八九。至其天图之末，附以《罗经图说》，甲子纳音。地图之末，附以元刘秉忠《玉尺经》。盛谈相地之术，尤为不经，列之经部，实为不伦，故附存目於《术数类》焉。——右“术数类”相宅相墓之属，十八部，一百三十二卷，附录一部，六卷，皆附《存目》。

△《九天玄女六壬课》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唐袁天纲撰。天纲事迹具《新唐书方技传》。前有序文，不著名氏。称伏羲受河洛之秘而画卦，文王重之，孔子备之。后世卜筮者惟鬼谷子得其要妙，至唐太史天纲袁公得其要旨。今镂梓以广其传。末题大德十年丙午，盖元人所伪托也。

△《六壬军帐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河南刘启明撰。不著时代。案《崇文总目》有刘启明《占候云赋式》一卷，《宋史艺文志》有刘启明《云气测候赋》一卷，盖北宋以前人。是书见於焦竑《经籍志》、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言临戎传式之法，以四时识神之雌雄，亦《玉帐经》之流。明人已刻入《六壬兵占》中，此其别行之本也。

△《河洛真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宋陈抟撰。抟事迹具《宋史隐逸传》。其说以《易》之卦爻配合人生年月日时八字，以定休咎。前有抟自序，又有邵子序，词皆鄙倍，殆术士不学者所为。下卷载晋管辂述洛书篇，首曰，夫河龙负图者，非龙也，乃大龟也。又曰，羲皇画八卦，后有大挠明之。尤极谬陋，不足与之辨也。

△《邵子加一倍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二程遗书》载邵子与程子言数，程子称只是加一倍法。盖指算数言之，非占验禄命之谓也。此书以六十甲子积数以卜贵贱吉凶，亦以加一倍法托之邵子，殊相矛盾。杨慎《丹铅录》曰：张横渠喜论命，因问康节

疾，曰，先生推命否？康节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康节之言如此。今世游食术人，妄造大定数、蠹子术托名康节，岂不厚诬前贤？则妄相假借，其来已久矣。

△《六壬心镜要》三卷、《后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徐道符撰。道符自号无欲子，东海人。所著别有《六壬六经歌》一卷，今已亡佚，惟此书尚存。焦竑《经籍志》又作《六壬心鉴歌》，则字之讹也。自序谓取《神枢》、《灵辖》、《连珠式》、《花瓶记》、《元堂壁玉龙首雕科》诸书，遍求兴旨，攒略为歌。凡一百八十一篇，分成三卷。上卷九门，中卷十七门，皆论课象及一切日用事物占断。下卷十六门，皆军占。其杂占及十二神将论凡十三篇，别为后集。立说简该，使读者昭然易晓，在壬书中最为善本。今已全收入《六壬大全》中，故不更复录，而特存其目於此。

△《六壬毕法赋》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凌福之撰。福之履贯未详。核其自序，盖理宗宝庆间人也。始徐道符作《六壬心镜》，建炎中又有邵彦和者著书，名曰《口鉴》，以阐明徐氏之说。后多为俗学所窜乱，福之因用彦和法作七言百句注释之，以成此书，融贯旧说，而缀以心得，独为精当。自序谓虽言词鄙拙，实决断之幽微，可为定论。世之言壬术者，多奉为秘钥。亦载《六壬大全》中，故与《心镜》并存目焉。

△《皇极大定动数得一论》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吴正撰。正字大初，不知何许人。有大德庚子自序，称康节先生集成《大定论数》，不以示人。一日访隐者龚老於山间，见其孙方襁褓，曰此子神色凝重，将来可传吾学。即出袖中书以遗龚老。龚以授其孙，即所谓西峰先生也。先生讳端礼，尝鬻数於潭州城西，日才自给，便不复算。乃演为三十六类，以授石渠先生。石渠增为四十门，以授黄先生。后为白玉蟾得之，作《观物筌蹄》十论，以授蔡叔明。叔明传蔡习卿，习卿传傅君玉，君玉传许伯约，伯约以降，传者浸寂。

余游方外，与野舟吴先生会於秋浦。先生名准，鄱江入。余就学其数，案图而索，间亦多验。旧稿无存，今再为是编，与同志者共讨论之。原始要终，意明词简，名之曰得一论，盖有取於天向一中分造化之义云尔。盖宋以后术数之家大抵托邵子以神其说。然邵伯温作《易学辨惑》，称邵子惟传王天悦、张子望二人，又皆早死。郑夬窃得天悦之书，伯温尚斥其依托，此纷纷者何自来乎？

△《周易尚占》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大德丁未宝巴序，称为莹蟾子李清庵作。按元李之纯号清庵，又号莹蟾子，有《中和集》，别著录。则此书乃之纯撰也。其书分十八部，皆论易课断法，与今卜肆术相类。惟於六神之外兼论神煞吉凶，则与今稍别

。案宝巴有《易体用》十卷，中分三书，其第三书为《周易尚占》三卷，书名卷数皆与此书相同，然世无传本。或因宝巴之序疑此即宝巴之佚书，则误甚矣。

△《玉灵聚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陆森撰。森字茂林，平江路人。官阴阳教谕。是书前有延祐二年森自序。又有天历二年刊书缘起，亦森所述，称申奉平江路阴阳司校正无差，及移准本路儒学训导考究，总管府指挥鋹梓，则当日官刻之书也。所述皆龟卜之法。其曰玉灵者，案《史记龟策传》，祝龟之词有玉灵夫子语，司马贞《索隐》谓尊神龟而玉之，其名当取此义也。第一卷全录徐坚《初学记》龟部故实诗文及对偶之句，第二卷全录《龟策传》，三卷以下乃及於图式诀法。词旨鄙俚，不出术家之习。

其书久无刊版。此本传写颇脱误，证以《永乐大典》所载，全书卷首佚赵孟暄、骆天祐、范濂三序，卷三之末佚龟经秘诀三条，卷四佚自然清平一图，卷五之末佚推六神行法，配入五乡一章，自然卦颂一章，及所列十图，盖残缺之本。自孔子系《易》，极赞蓍德，而龟卜渐以不传。后世术家所用，皆别立名目，以意断制，非复古法，盖无足贵。今亦姑存其目，所佚诸条，不复采掇葺补焉。

△《六壬五变中黄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黄本道家之言，道藏有《太清中黄真经》二卷，亦名《胎藏论》，称九仙君撰，中黄真人注，共十八章，皆服炁要诀。是书题嵩岳真人凝神子，与所称九仙君者不相合，盖术家窃道经之名以示神奇，与吐纳导引本无涉也。焦竑《经籍志》载有此书二卷，其来已久，故言六壬者多援以为证。今观其书，传写讹谬，注释亦多互异，殆后人已有所增损。书中自释己身至疾病为正经，释盗贼至来意为后集，所释亦略无次序。如释五行下先逃亡，次远行，次杂类，又次为求官，忽又间晴雨於婚姻、疾病之间，殊为丛杂。又如《六壬大全》所引，首载释十二将，而是卷无之。乃附贵人、太常、天空、白虎、玄武、阴后等七将之说於释官讼章，而叙次亦复颠倒。至卷末题释来意章，而所列乃青龙、螣蛇、朱雀、六合、勾陈、五将之说，与篇题殊不相应。盖必浅学者支离剽窃，从他书牵合成文，已非原本之旧矣。其五行章内谓本於《玄门宝鉴》一百六十卷，且谓今河中府龙门县有《宝鉴全书》。河中府为唐时之制，此殆旧本原文、变窜未尽者欤？

△《六壬开云观月经》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焦竑《经籍志》有蒋日新《开云观月歌》一卷，而《六壬大全》所引亦与此合，当即日新遗本。分为八门，始於元首，终於五福，凡六十

五卦，占断简要，颇行於时。其文已全载入《六壬大全》中，今别存其目。

△《大六壬无惑铃》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及焦竑《经籍志》，但载有《六壬课铃》一卷，或即以此书当之，其是否莫能详也。《六壬大全》所载《总铃》，具列六十甲子、七百二十课、三传名目，与此颇合，而此更益以断词四语，其大旨与课经集多相出入。

△《六壬行军指南》（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盖即《玉帐军占》之遗法。案课铃成局演三传，配以游都、鲁都，加十二将，以决军中攻守藏伏之用。每日为十二课，凡七百二十课局。条理分明，其意颇为周密。惟是兵之为用，情形万变，不可端倪，故恃成法者断不足以制胜，又岂能预占时刻，决以一定之吉凶？即以壬术而论，时将先锋，为一切神机所现，参以四时休旺之不同，固有同此课传神将而所验迥乎不一者。又况昼治夜治，神将悉殊，趋避益当有异，又安可为此刻舟以求剑乎？今是书所用惟游都、鲁都根於日干，不论节气及昼夜，而卷中注游鲁每局易一位，与自古军占之书独异，不知其何所据。依然从未有神煞不由年月日时而独视课局而移者，其为好事者臆撰无疑也。

△《奇门遁甲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焦竑《经籍志》遁甲书七十二家，以赋名者宋邱濬《天乙遁甲赋》及员卓《遁甲专征赋》而已。是编论奇门而不及於天乙，亦不主於用兵，殆非濬卓遗本。其于奇仪飞伏之理，词意简明，尚不至於荒诡。末附以《烟波钓叟歌》，明程道昌皆已采入《遁甲演义》中。其赋中注释，则大抵江湖术士摭拾浮谈，无所阐发也。

△《六壬兵占》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凡六壬百炼金、六壬军帐赋、金凤歌、行军占异为一卷，其兵占自时事休咎至凯旋闻诏共五十篇为一卷。六壬非为用兵而作，而五行生克制化与夫王相死生之用理可相通，故兵家亦多取为占验。《唐志》有李靖《玉帐经》一卷，李筌《六壬大玉帐歌》十卷，彭门《玉帐歌》三卷，其余若胡万顷《军鉴式》之类，不可胜数。然流传既久，大抵出自术士伪托，非其本真。

《新唐书李靖传》赞，谓世言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故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於忠智而已。可谓知言。为将者苟能如靖之决策制胜，即一切游都、天目玉帐军占之说俱可存而不论，矧其出自后来之傅会者乎？

是书为明人所刊，所采诸家，亦多未备。《兵占》末条称，太岁与太阴旺生大将年命，主后宫有暗助之力，其说尤为鄙谬矣。

△《皇极数》三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说以八卦之数推人祸福吉凶。占子孙一条有云，此祖宗后代之数，先天不传之秘。司马温公得之於康节，康节子伯温又得之於司马公，从而流传。今得之者几希，予不得已而传之云云。牵及邵子，犹数学之惯技。牵及司马光，妄益甚矣。

△《皇极生成鬼经数》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法以手掌四指节起十二时，而以正节当生数为化星。一为贵，二为劫，三为文，依此推之，而参以甲子纳音，以断吉凶。世无传其术者，亦数学之横生支节者也。

△《九天玄妙课》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专以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图推测吉凶。其祝辞有曰，一心虔请九天玄女帝君、伏羲、周公、一切演易先圣云云。鄙陋殊甚。考陶宗仪《辍耕录》曰：九天玄女课，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厓，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其法又与此不同。总之，术家所依托而已。

△《易占经纬》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兹编专阐卜筮之法，以三百八十四变为经，四千九十六变为纬。经者《易》之爻辞，纬取焦氏《易林》附之，占则一以孔子占变为主，盖言数而流於艺术者也。《经义考》载其门人王赐绂序略，而此本不录。别有济南金城序，殊不及原序之详。

△《筮易》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卢翰撰。翰有《易经中说》，已著录。是书以六十四卦加太极、两仪、四象、进退、离合、大小、远近，衍为七十九数，易著策而用竹筮。每筮有辞，又各赘以赞释，以拟《易林》、《太玄》、《玄包》、《潜虚》诸书，实则方技者流以钱代著之变法耳。虽依傍卦义，於经义邈无关也。前有张鹤鸣所撰翰小传及翰自序，又有嘉靖辛亥曹金序，万历己亥李右谏序，皆称许甚至。然至今术数之家未闻有用其法者，则无验可知矣。

△《周易悬镜》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喻有功撰。有功字若无，又字混初，高安人。其书专言轨策之数。序称其术出邵子，然别无证验，盖方技家依托也。大旨以《皇极经世》为宗，而杂及於后世占卜之法。虽有依傍卦爻立说者，然皆非经之本义。邵子之《易》，朱子已称为易外别传，此又别传之别传矣。末纂左氏传繇象，并郭氏洞林，皆主占

验之学者也。卷首有甘士价序，称为七卷，而此书实十卷。其第九卷帝王经世甲子，内载至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则当是后人有所增入，故卷数加多耳。

△《大易通变》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乔中和撰。中和有《说易》，已著录。是书一名《焦氏易林补》。取焦贛《易林》删其词之重复者，而以己意补缀其阙，凡一千馀首。焦《易》四千九十六变，传世既久，字多讹误，如以快为快，以羊为缶之类，宋黄伯思、薛季宣已极论之。然古书讹误，岂后人所可续貂！况焦氏之学虽所称源出孟喜者，施雠等力斥其诬，而占验无讹，要於易外别传。自有专门授受，非儒生研求卦画所可臆推。中和之术不闻出贛以上，乃竟刊补其文，殊昧於度德量力之义矣。其曰《大易通变》者，焦氏旧本有唐王俞序，称曰大易通变，故中和用以为名云。

△《易数总断》（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新安和玉山人程汝文撰。不著时代。详其版式纸色，盖明人书也。其书分一千八十局，立三奇、八门，而上方则附以易卦爻词。盖方技之家以六壬奇门假易义以立法，非易之本法也。

△《易冒》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良玉撰。良玉字元如，歙县人。是书所论，皆以钱代蓍之法。自序称五岁丧明，究心卜筮，初作筮类五十篇。康熙己卯适楚，遇枯匏老人，得其秘旨，因增定为九十章。然皆术家常论，无他妙旨。至家宅章以六爻兼断六亲荣枯得丧，如兄弟旺则劫财，父母旺则克子，官爻旺则灾病，其说胶固难通。所论鬼神、诸星两章，穿凿支离，尤无理解。婚姻章内不根五行生克，不究用神衰旺，惟据卦名之美恶而论，则更乖谬矣。

——右“术数类”占卜之属，二十四部六十二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相掌金龟卦》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鬼谷子撰。其法用草一茎，五指各自尖量至穷坑，复自拇指比至中纹，逐一截断，排列成龟，用以推断其成格。左右手共图三十四，以格之全与不全判人祸福。盖俚俗猥鄙之谈，托之古人也。

△《贵贱定格三世相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鬼谷子撰。其法以十二辰分属贪狼、巨门、廉贞、武曲、破军、文曲、禄存，而各为之像。又冠带、临官、帝旺诸星亦有像，盖术数家之俚浅者也。

△《易衍》二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而其歌括皆作七言律诗，则伪妄不待辨也。其法推言禄命，以六十甲子值日，一日分十二时。如甲子日子时命如何，丑时命如何，盖今

世所谓八字者，此书仅用其四。考唐李虚中《推禄命》，尚论日不论时，朔乃先论时乎？

△《贵贱定格五行相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唐袁天纲撰，盖依托也。其说谓春夏秋冬十二时各变移部位，而曰某时生居黄帝之头，某时生居黄帝之手，某时生居黄帝之足，怪妄殊甚。又一条记所相一云，正月生人，四月受胎。前生京西路来，曾舍牛一头入僧寺，今生衣食丰足云云。益诞谬不足诘矣。

△《五星要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多载梁成大、乔行简、华岳、真德秀等星命，盖南宋人所辑也。其布宫推象，皆前代旧法。故危月兼得子宫，亢金具在辰位，此在当时，亦或有所验，而以今法例之，则全不可施用矣。书首有阙文。其星象赋一篇，铨述颇详，而奥义精言，阐发尚鲜。如二主临财主富，官福居垣主贵，此则星家所共见，何待缕陈。至其论时人星命，虽间有特见，而附会处亦复不少也。

△《康节内秘影》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邵子撰，亦依托也。其术以八卦之数定人贫富贵贱。后有总论一篇，杂引古今事而有张南轩北门视草，柳翠拜佛参禅云云。则南宋以后人作矣。

△《子平三命渊源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钦夫撰。书末题大德丁未孟冬朔日，长安道人李钦夫仁敬注解。前有泰定丙寅翰林编修官王瓚中序，称《子平三命渊源》，得造化之妙。自钱塘徐大升后，知此者鲜。五羊道人李钦夫取子平喜忌、继善二篇特加注解，括以歌诀，消息分明，脉络贯通云云。盖专以诠释徐子平之书者。其说视后来星家亦多相仿，无甚秘奥，原本附《寸金易鉴》后，今析出焉。

△《九宫八卦遁法秘书》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说以支干配天德贵人等星，推人休咎。盖以阴阳家神煞之说窜入禄命者也。

△《成数大定》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法以生人干支合八卦之数，推寿夭富贵贫贱。盖术士变幻之谈，以易数与禄命并为一法耳。

△《寸金易鉴》（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首题西蜀易镜先生撰，不著姓名。后有洪武甲子跋语一则，称其书为日者松山得异人所授，世传类多舛讹，此本乃杨谦德补注，发明不少。谦德亦不知何许人也。书中以月令为提纲，案其四柱之五行，配其阴阳，取为用神，分官、财、印、煞、食神、伤官六格，察其生旺死绝，定其强弱贵贱，说理颇明，在术

家为平正通达之本。然皆人所共知，别无精义也。

△《演禽图诀》（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刘基撰，《明史艺文志》不载，亦近代所依托也。其书取二十八禽各为之图，先以四时忧喜进退。次隶六甲，定其取化吉凶，断人禄命。凡一切旬头、胎命、身宫、入门起例之说，概不之及。

△《古今识鉴》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袁忠彻编。忠彻，鄞县人。父珙，字庭玉，号柳庄，精於相法，尝决成祖当有天下。及即位，擢官太常寺丞。忠彻传其父术，亦仕至尚宝少卿。《明史方技传》附见珙传中。史称所著有《人相大成》，今未见。是编乃宣宗命采古来相人有验者裒为一书，至景泰二年始奏进。所录上自三皇，下迄明代，又自作象人赋一首附之。夫相术精微，心传神会，捃拾典故，仅得其粗。且其编次体例，颇嫌淆混。如以季友、老聃以上属之三代，以孔子、颜、曾而下系之列国，殊为强生分别。至宓戏蛇身人首，神农人身牛首诸说，纬书妄记，本属荒唐，亦并列之，尤失持择。若乃文君脸似芙蓉，眉如远山，亦入相法，则几於笑具矣。

△《范围数》（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赵迎撰。迎，巩县人。嘉靖丙戌进士。官南京工部主事。是书前有嘉靖壬辰自序，其法本之河洛，以干支配合先后天成数，推人禄命。相传以为出於陈抟。

盖取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之数为先天，为范。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数为后天，为围。故用《易》系辞范围天地之意以命名。起於一百一十一数，而极於二千三百五十四数。其起大小运流年悉如星平家例，盖又以图书之学窜入禄命者也。

考元贾颢先有此法，集诸家论说为书，其文颇繁，今犹存《永乐大典》中。是书自图式至流年断诀，凡十五门。详其体例，盖即约贾书以成编耳。

△《百中经》（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有《信斋百中经》一卷，安庆府本，不著名氏。又《怡斋百中经》一卷，东阳术士曹东野撰。其述东野之言曰，今世言五星者，皆用唐显庆历。历法无虑十馀变，而《百中经》犹守旧，安得不差？

於是用现行历推算云云。此书所列十一曜躔次，用宋之统天，开禧会天，元之授时四数为准，而其纪年至明嘉靖中。殆术者以次续补，转相沿用，而未改旧名欤？

△《吕氏摘金歌》（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但题吕氏撰，不著其名。其书论列五星，专以身主命主为重。案星命所系，以立命之宫所躔度为最，其次命主，其次度主，又其次身主。身主所以次於命度者，以凡人皆以月为身也。篇中於度主不甚重，未为得要。其立论间有可采者，《星平大成》诸书已多取之矣。

△《五曜源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云，遇一老僧所传。盖术家依托之辞，不足信也。其书专论子平。曰五曜者，即指五行而言，非五星术也。其法以日干为主，推五行之衰旺宜忌。十干又以时分，断其休咎。持论颇平正，《三命通会》及《星平会海》诸书全录用之。

△《五星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言安命分宫之法，次及大小行限，次及吉凶星曜神煞，次论拱夹冲钓以及穷通寿夭诸局，多列图说。观其义例，当出自明人之手。其中精当者，《星平会海》俱已采掇无遗。至於二十八宿，如女自属土，牛自属金，无可疑者。而此书於一宿之中五行互用，如角初度至三度以为属水，四度至八度以为属木，九度至十三度以为属金，他宿仿此，此则务为新奇而不当於理矣。且角止有十度，而演至十四度，他宫诸宿略同，亦不知其何所本也。

△《星平会海》十卷（通行本）

不著撰人名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有其名，盖明人所编。前有自题，称武当山玉虚宫三逢甲子日金山人。如果甲子三逢，则年已一百八十矣，术家故为虚诞以惑人听，不足凭也。其书兼论子平五星，所撮取者不一家，而亦有合有不合。如加盘乔庙诸法，持论非不详密，而推衍家宗之，往往十失其九。且印行既久，模糊舛误，几不可句读，在坊本中又出《星平大成》之下矣。

——右“术数类”命书相书之属，十八部，二十九卷，内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玄女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云黄帝授三子《玄女经》，盖术数家依托所为。《隋书经籍志》有《玄女式经要法》一卷，列之五行家。此书详於论嫁娶日辰，其发端以天一所在占日之吉凶，以天罡加临占与人期会，亦属五行家言，然无以证其即《玄女式经要法》否也。此本为毛晋所刻，字多脱误，殆不可读。

△《洪范政鉴》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仁宗皇帝撰。前有御制序曰：宸宫馀暇，汎览史籍，《洪范》之说，缅然可寻，而伏、郑所编，靡闻全录。前则歆、向作传，散布群篇；后则京、夏诸儒，衍释证兆。简牘广记，颠末弗齐。不有汇分，何从质信？亦尝取书林之奏，合日官之藏，参咨迩臣，覆究曩例。遂采五行六沴，前世察候最稽应者，次

为十二卷，名曰《洪范政鉴》。若语非典要，过涉怪谲，则略而不载。若占有差别，互存考验，则析而详言。君人者承天子民，必逆知未萌，前虑诸慝，庶乎嗣祖宗之构，顺阴阳之构，故因题辞，兼以自励云云。《玉海》云，康定元年十一月丙辰，内出御制《洪范政鉴》十二卷示辅臣，即此本也。其书以五行分类，自春秋以迄历代事应，采摭颇详，盖亦古帝王敬畏修省之意。然圣人钦崇永保，无刻不然，不必遇变而始警。即上天垂戒，亦从无一定之格，不移尺寸。《洪范》庶徵，约举感应之理，亦大凡耳，汉儒推衍，条目愈繁。稽其所谈，率以某灾应某事，而不能先言某事当有某灾，故刘知几《史通书志篇》曰，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谁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多见其老生常谈，徒烦翰墨，又穿凿既甚，同异弥多。知几所谓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言无准的，事益烦费者，尤笃论也。虽仁宗令主，其书当存。而所言无裨於实政，今谨附存其目焉。

△《礼纬含文嘉》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目录后有题词曰，已上天镜、地镜、人镜，皆万物变异，但有所疑，无不具载。此乃三才之书，共六十篇，易名《礼纬含文嘉》三卷。绍兴辛巳十一月二十九日，东南第三正将观察使张师禹授。考宋两朝《艺文志》曰，今纬书存者独《易》。而《含文嘉》乃后人著为占候兵家之说，与诸家所引礼纬乖异不合，故以易纬附经，以含文嘉入五行云云，则其书实出南宋初。然张师禹记特称易名《礼纬含文嘉》，则此名实师禹所改，原本称即其本书。两朝《艺文志》疑其乖异不合，盖偶未详核也。朱彝尊《经义考》既历引诸书所引含文嘉，证其不合，又云所见凡二本，一本画云气星辉之象，而附以占词，一本分天镜、地镜、人镜。皆非原书，而於含文嘉标目之下仍注存字，则舛误甚矣。

△《丙丁龟鉴》五卷、《续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柴望撰。望字仲山，江山人。嘉定、绍熙间为太学上舍。除中书，特奏名。淳祐六年，岁在丙午，正旦日食，望因上此书，逮下诏狱。寻放归。景炎二年，荐授迪功郎，史馆国史编校。宋亡后，不仕而终。为柴氏四隐之一。是书大旨以丙午丁未为国家厄会，因历摭秦庄襄王以后至晋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变应之，而归本於修省戒惧，以人胜天。《通考》著录作十卷，此本止五卷，然首尾完具，盖明人所合并也。续录二卷，一为元人所续，记宋真宗景德三年至理宗淳祐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五；一为明人所撰，记元世祖大德十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值丙午、丁未者二。亦各举时事实之，如望书之例，均不著姓名。考阳九、百六、元二之说，自汉以来即有之，丙

丁之说则倡於望。元人续录序引阴阳家之言曰，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禄在巳，午为刃煞，丁禄居午，未为刃煞，其术纯用术数家言，不出经典。

夫王者敬天勤民，无时可懈，岂待六十年一逢厄会，始议修省！且史传所书，乱多治少，亦不必尽系於丙丁。望徒见靖康之变，适在是二年中，故附会其文，冀以悚听，实则所列事迹，多涉牵就，宜其言之不行也。且论涉襍祥，易荧民听。

《辍耕录》所载龙蛇跨马之妖言，岂非至正二十七年适当丙午，遂借是说以惑众欤？后世重其节义，又立言出於忠爱之诚，故论虽不经，至今传录，实则不可以为训也。

△《黄帝奇门遁甲图》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惟阴阳十八局及入门凡例，而馀法皆不详。前有序一篇，末题景祐己亥七月，兵部尚书杨惟德。案陈氏《书录解题》，景祐间修《遁甲玉函符应经》，为司天春官正杨惟德撰，而仁宗御制序文。今此序又称惟德自撰，其官阶既不相合，而文辞鄙拙，亦不类宋人。殆好事者依托为之也。

△《太乙统宗宝鉴》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题元晓山老人撰，不知其姓名。前有大德七年自序。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家藏旧钞《统宗宝鉴》有二本；其一后附《起例》、《真数》、《淘金歌》三书各一卷，其一后附《数林》、《筹数》、《专征集略》、《神机三镜》四书各一卷。今检此本，并无所附，或为传录者所删削也。其书以太乙周行统运六十四卦，与夫五福三基之贵神，八门十精之星使，经纬错综，标类成编。凡分二百馀目，大约本王希明《金镜式经》而推扩之，颇为赅备。案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云，太乙之术，世所宗尚者惟《统宗宝鉴》。其求积年术，置演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岁，积一千零一十五万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以为七曜齐元之法。然用此积算逆推至上元甲子，得气应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五分，乃戊戌日酉正三刻，非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也。其非七曜齐元明矣。作太乙书者不精算法，故讹舛如此。行之数百年，莫为是正，可叹也云云。是其於演记寻元之术，殊未足据矣。

△《太乙成书》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书以太乙五将奇偶二算演七十二局，视岁神吉凶。其法以上元甲子岁太乙起乾行八宫，每三年一徙。计神起寅，逆行十二辰，天目起甲，顺行十六神。又以计神加艮求天目所在，为始击将，而天目、始击又各以其算立大将、参将，故必七十六局而五将游行变动之格始周。凡五周为三百六十局，而甲子之太乙始复归於乾。其每月者为月局，阴阳顺逆，略如遁甲法。复

约之为日局，而太乙之用乃具。书中所列诸局，杂引《淘金歌》、《金镜》、《福应》、《紫庭诸经》及《乐产》、《王佐秘珠》诸说以证之。不为论次，往往冗杂无绪。

又其论兵家主客先后以算之和长者胜，若关囚掩迫，宜固守而算少者，不利深入，亦为牵於成局。殆《新唐书方技传序》所谓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者也。

△《禽总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言八门休旺及二十八宿降伏、厌禳之法。其论禽宿，多援引古人以自神。至谓周公制礼时，遇房日兔。夫子在陈绝粮，遇昴日鸡以救。术者之荒诞无稽，大率类此。末载遁甲符咒诸图，尤鄙俚不足据。

△《黄帝演禽七元三传心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乃以七元之翻禽倒将论战阵主客之用者。其略以兵气在内，利为主，兵气在外，利为客。而比和则利招安，不交则利退保。值时之壬癸，为截路与旬空时，皆在所避。其文颇亦简明。然所列条目，有倒将而无翻禽。且标题称七元三传，而此书仅有一元三传。为壬家言，或本参用壬术，而卷中并未之及，非完书也。

△《七元六甲天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杂取星禽衰旺，论藏兵立寨及出行之吉凶，而参以六甲青龙之图及掌中门，似又旁采遁甲之术。其论每月值日星、咸池、月厌、往亡之类，又与近世选择家相同。大都剽窃成书，夸诞无取。末附以观云日月图及占旗步风之说。至谓敌用青旗则我用白旗必胜，风从南来为缓风，阵不宜动，从北来为胜风，我军不战大胜，此尤术士悠谬无稽之说矣。

△《奇门要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大都摭拾《奇门五总龟》之说，略加论次，於得奇、得门、得使毫无所发明。即超神、接气亦未之及，而以为得宋平章赵公之传。书末复援刘基、徐达以自神其术。此术家诞妄之习，不足究诘也。

△《太乙遁甲专征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焦竑《经籍志》有明员卓《遁甲专征赋》，其名与此相合，或即卓书，或后人所拟作，莫能详也。其书以遁甲论行军趋避之用，不外《烟波钓叟歌》中之意，别无所发明。且以太乙命名，而篇中绝无一语及太乙九宫计神主客者，尤为不可解矣。

△《佐元直指图解》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刘基撰，汪元标订，江之栋辑。盖世有《佐元直指赋》一篇，传为基所著。天启丁卯，之栋因演为图式而纂注之，元标则为刊刻以行者也。其书以

相地为主，於山运卦位星宫吊替之说略具。八卷以下，详选择之要。末附上官出行吉凶，间采六壬遁甲、游鲁奇仪之说。视术家游谈不根者，尚为简当。

△《肘后神经大全》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涵虚子臞仙撰。臞仙者，明宁献王权自号也。权有《汉唐秘史》，已著录。其平生颇讲神仙方技之书，所著《肘后神枢》二卷，《运化元枢》一卷，见《明史艺文志》。又高儒《百川书志》亦云臞仙肘、后神枢二卷九章七十七条。今是编所载皆推算诸星煞吉凶以为趋避，上卷为值日图，中卷为值时旁图，下卷为值日时断例，卷帙篇章，与明史志及高儒《书志》俱不相合，图说亦皆疏陋，疑已为后人增益，非原本矣。

△《遁甲吉方直指》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巽撰。巽自号秦台子，兰阳人。官钦天监五官司历。是书前有自序，谓永乐中上巡狩北京，增《大统王遁历书》，命巽及冬官正皇甫仲和、灵台郎汤铭等推演遁甲，删诸凶时，专注吉门以利用。因集为此书，盖亦《壬遁历》之略例也。然术家主趋避，未有不明於所避而可以获吉者。专选吉方以求验，非古法矣。

△《类编历法通书大全》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考《明史艺文志》载《历法通书》三十卷，注金谿何士泰《景祥历法》，临江宋鲁珍《辉山通书》合编。今观是书，於何、宋两家外，另标鳌峰熊宗立《道轩类编》一行，不知何时增入。十九卷以前目录析为三节，分标何、宋、熊三人之名。自二十卷以下，别起目录，似又另为一书，而不详何人所纂。卷首原序亦无姓名，称宋《辉山通书》，集先贤之秘，而何景祥《历法集成》，又辉山所未见，故以二书合之。其说与《艺文志》相合，疑即志所称《历法通书》，而坊间又有所增益也。其所载选择之要，皆术家常法，初无秘义。

至纰缪之处，则钦定《协纪辨方书》驳正详矣。

△《原本五行类事占徵验》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明李淑通撰。前有正统庚申自序，其结衔称赐进士前詹事府通事舍人。其里贯称河南。考太学明进士题名碑，正统庚申以前无所谓李淑通者，疑不能明也。然钱春作《五行类应》，已称淑通有此书，则其来久矣。大旨祖《汉书五行志》所引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而衍之。故其体例近古，不似五行家之猥鄙，然其为穿凿附会则一也。

△《五行类事占徵验》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钱春《五行类应》凡例，称其书初成於中州李氏淑通，重修於张氏贲通，名曰《五行类事占徵应》，因为参订而改题之。考李淑《通书》

凡九卷，尚有范氏天一阁写本传於世。今检此书，类目次序俱与钱本相同，殆即张贲通之书矣。惟春称书名作《徵应》，而此本实作徵验，稍有不合，或传写有一误也。其书历记古今灾异之事，惟元代阙焉。所列门目，悉本之诸史五行志，大抵与马端临《物异考》相近，惟分析标题，少异其面目耳。

△《通书捷径》（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楼楷撰。楷号南沙，鄞县人。是书成於嘉靖癸亥。以世行《选择通书》有彼此背驰，弃取违戾者，故作此以正之。其似吉而有犯，本凶而多解者，咸为之辨析，盖亦当时坊行之本。

△《选择集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一凤撰。一凤字时鸣，峡江人。万历庚戌进士。以术家通书多改窜古人成法，以致选择谬误，因取杨救贫《造命千金歌》为主，而以吴景鸾、郭景纯、曾文迪诸说参考成书，词意简明，颇为得法。前有一凤原序。国朝雍正中，余朝相为之重刊，并附镌其所作《齐安堂辨疑》及《续补》於末。

△《五行类应》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钱春撰。春有《湖湘五略》，已著录。此书乃春以御史巡按湖广时取李淑通及张贲通所辑《五行类事占徵应》一书，稍为参订而刊行之。自春秋迄於南宋，皆仍原书之例。自称於徵验之事牵合附会者，略为芟薙。然以原书相较，大略相同，亦未尝有所订正也。

△《大统皇历经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献忠撰。献忠自号六六道人，婺源人。其书以明代《大统历》所列《九宫紫白图》俗师多有讹异，故特揭而明之。大指推本《洛书》。弁以八卦法象三十六宫序卦之图，并取丹书图象而以敬与义为一白，怠与欲为二黑，谓即九宫紫白之原，其立说不免过高。次及九星中宫款歌，黄黑道列宿一切吉凶消息之要。

中卷为十二月直日星煞之图。下卷为六甲直时星煞之图。盖当时选择通行之本也。

△《奇门说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郭仰廉编。仰廉始末未详。是书即阴阳十八局起例立成之说，别无要指，盖亦从诸书抄撮而成者。

△《将门秘法阴符经》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称为陈抟所传。分前、后、别三集。前集取星平家三刑方为安营要诀，旁及占风候气，并用壬家生死炁二神以为案，十二月节背生击死必胜。后集以坐孤取虚术为言，而广其说为万人用年，千人用月，百人用旬，辅以六用青龙之图。末复载金威玉女符咒暨六甲隐身法为别集。殊诡诞不可信。

△《禽遁七元成局书》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汪汉谋编。康熙癸酉，陈锬录而传之。锬自题曰云门，不知其何地也。其书亦用翻禽倒将之法，有气将、日将、时将、彼将、我将、时制日、我制彼者为吉，反是为凶。以二十八宿案每日十二时，考其吉凶，论行军主客胜负之机。

自一元甲子日行禽虚日鼠日易一禽，阅七甲子，禽凡十五周而复循其始，故有《七元成局》。所条列亦颇井井，世之为兵家言者每称之。然考其所列翻禽倒将之法，亦俱舛互失次。据池本理论翻倒法，以翻覆为翻禽，为我取上禽下之意，故居时将之下。倒转为倒将，为彼取下伏上之义，故居气将之上。翻宜制倒，而此概沿俗说，以倒将为翻禽。即此可见所学之未精矣。

△《陈子性藏书》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应选撰。应选字子性，广州人。康熙中诸生。是书专为选择而设。首列理气天体论、太极图说及诸图，次论罗经，继言选择。多取旧说，断其得失，亦自发新论。然於太阳、太阴过度皆用古法，由今推之，多所未合，推衍后来流年，亦颇讹舛。又如何尚公煞等名，亦多不可信。唯用真太阳到向到坐法及六气元机定局，尚为合理耳。

——右“术数类”阴阳五行之属，二十六部，一百六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太素脉法》一卷（通行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以诊脉辨人贵贱吉凶。原序称，唐末有樵者於崆峒山石函得此书，凡上下二卷，云仙人所遗。其说荒诞，盖术者所依托。此本只一卷，或经合并，或佚其下卷也。案《太素脉》自古无闻。《宋史》载，僧智缘，随州人。嘉祐末，召至京师。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无此术。王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云云。其引据亦自有理。然推绎传文，医和亦以人事断之，料其当尔。故其对晋侯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祐。其对赵武曰，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其菑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何尝一字及於脉？且传曰视之，亦不云诊。是特良医神解，望其神色知之。安石所云，殊为附会。大抵此术兴於北宋，故智缘以前不闻有此。而罗扩作《张扩传》，称扩少好医，从庞安时游。后闻蜀有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知人贵贱祸福，从之期年，得衣领中所藏素书，尽其诀，乃辞去。扩，徽宗时人，则王朴当与智缘同时，足证其并出於嘉祐间。观此书原序，亦仅称唐末所得，其非古法审矣。此本所载皆七言歌括，至为鄙浅，未必即领中之素书，殆方技之流又从而依托出。

△《神机相字法》一卷（永乐大典本）

是书一名《景齐字至理集》。景齐不知何许人。自序称，偶信步山石，忽见一异人，箕踞於盘石，询某曰：子非景齐乎？仆惊其预知姓名，疑是神人。异人曰：此乃东华洞文，上卷奇篇，尝付安石。今日以中卷授於子。密窥乃《阴阳秘记》，释字神机之书云云。似是南北宋间人矣。盖浅陋术士耳，闻有王安石《字说》，遂假借其名也。

△《龟鉴易影皇极数》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邵居敬撰。不著时代，亦不知何许人。《永乐大典》载之，则元以前书矣。其法以字之偏旁定吉凶。如云二口一犬，哭泣临身。牛角安刀，情事解散之类。盖今所谓测字术也。

△《纪梦要览》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童轩撰。轩字士昂，鄱阳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是书梦论一卷，历代纪梦事实二卷，卷末襊梦符及占梦法，则鄙俚荒唐，为异端邪说之尤矣。

周官占梦，其法不传。《汉志》有《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今亦久佚。轩乃摭村巫瞽说以当之，不亦陋乎？

△《梦占类考》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张凤翼撰。凤翼字伯起，长洲人。嘉靖甲子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皇甫湜传末。是编取六经子史及稗官野乘所言梦兆之事，排比成书，分为三十四类。大抵摭集原文，略采后人之论，及以己见附之。然亦仅据其善恶已然之迹，而於所谓占事知来者，茫乎未得其术。则亦仅抄撮故事之书，而不可据以候眚吉凶，於占之名，颇无当也。

△《梦林元解》三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何栋如重辑。士元有《易象钩解》，栋如有《明祖四大法》，皆已著录。士元初作《梦书元解》，栋如因而广之，分梦占二十六卷，梦襊二卷，梦原一卷，梦徵五卷。前有凡例，称是书在宋景祐间名《圆梦秘策》，为晋葛洪原本，而宋邵雍辑之者，其言无可证据。又有孙奭序一篇，辞气纤俗，盖术家依托之文，士元等不及辨也。

——右“术数类”杂技术之属，六部，五十二卷，皆附《存目》。

（案：占梦见《周礼》及《诗》，其事最古，然《汉志》已列之杂占。相字、太素脉之类，并出后世，益不足道矣。今统名曰杂技术，录其名以备数耳，非有所取也。）卷一百十二 子部二十二

○艺术类一

古言六书，后明八法，於是字学、书品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

碧，渐别为赏鉴一途。衣裳制而纂组巧，饮食造而陆海陈，踵事增华，势有驯致。然均与文史相出入，要为艺事之首也。琴本雅音，旧列乐部，后世俗工拨捩，率造新声，非复清庙生民之奏，是特一技耳。摹印本六体之一，自汉白玄朱，务矜镌刻，与《小学》远矣。射义投壶，载於《戴记》，诸家所述，亦事异体经。

均退列艺术，於义差允。至於谱博奕，谕歌舞，名品纷繁，事皆琐屑，亦并为一类，统曰杂技焉。

△《古画品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南齐谢赫撰。赫不知何许人。姚最《续画品录》，称其写貌人物，不须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精研，意存形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竞新。别体细微，多自赫始。委巷逐末，皆类效颦。

至於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雅壮之怀。然中兴以来，象人为最。据其所说，殆后来院画之发源。张彦远《名画记》，又称其有安期先生图传於代，要亦六朝佳手也。是书等差画家优劣，晁公武《读书志》谓分四品。今考所列，实为六品，盖《读书志》传写之讹。大抵谓画有六法，兼善者难。自陆探微以下，以次品第，各为序引，仅得二十七人，意颇矜慎。姚最颇诋其谬，谓如长康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李嗣真亦讥其黜卫进曹，有涉贵耳之论。然张彦远称谢赫评画，最为允惬。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则固以是书为定论。所言六法，画家宗之，亦至今千载不易也。

△《书品》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梁庾肩吾撰。肩吾字子慎，新野人。起家晋安王国常侍。元帝时官至度支尚书。事迹具《梁书文学传》。是书载汉至齐、梁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九品。每品各系以论，而以总序冠於前。考窦泉《述书赋》，称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归文华，拙见草正。徒闻师阮，何至辽复？使铅刀之均锋，称并利而则佞云云。其於肩吾书学，不甚推许。又其论述作一条，称庾中庶品格拘於文华，则於是书亦颇致不满。然其论列，多有理致，究不失先民典型。如序称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此足正欧阳修以八分为隶之误。惟唐之魏徵，与肩吾时代邈不相及，而并列其间，殊为颠舛，故王士禛《居易录》诋毛晋刊本之讹。

又序称二百二十八人，而书中所列实止一百二十三人，数亦不符，殆后人已有所增削？然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此书，已同此本，并魏徵之谬亦同，则

其来久矣。

△《续画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陈吴兴、姚最撰。今考书中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则作是书时犹在江陵即位之前。盖梁人而入陈者，犹《玉台新咏》作於梁简文在东宫时，而今本皆题陈徐陵耳。其书继谢赫《古画品录》而作，而以赫所品高下多失其实，故但叙时代，不分品目。所录始於梁元帝，终於解藉，凡二十人，各为论断。中嵇宝钧、聂松合一论，释僧珍、僧觉合一论，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合一论，凡为论十六则。名下间有附注，如湘东殿下条注曰，梁元帝初封湘东王，尝画《芙蓉图》、《醮鼎图》。毛棱条下注曰，惠秀侄，似尚是最之本文。至张僧繇条下注曰，五代梁时吴兴人。则决不出最手，盖皆后人所益也。凡所论断，多不过五六行，少或止於三四句，而出以俚词，气体雅俊，确为唐以前语，非后人所能依托也。

△《贞观公私画史》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裴孝源撰，孝源里贯未详。卷首有贞观十三年八月自序，结衔题中书舍人。案《唐书艺文志》有裴孝源《画品录》一卷，注曰，中书舍人。与此序合。然注又曰，记贞观、显庆年事。而此书序中则称大唐汉王元昌每燕时暇日，多与其流商榷精奥，以予耿尚，尝赐讨论。遂命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起於高贵乡公，终於大唐贞观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为《贞观公私画录》云云。与注所言，绝不相符。考张彦远《古画录》，引孝源《画录》最多，皆此书所无。盖孝源别有一书，记贞观、显庆间画家品第，如谢赫《古画品录》之例，非此书也。又序称高贵乡公以下，而此本所列乃以宋陆探微为首，反居其前，疑传写之误。又序称止於贞观十三年，而此本所列皆隋代收藏官本，其画壁亦终於杨契丹，均不可解。考其序末，称又集新录《官库画总》二百九十八卷。三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库，十三卷是左仆射萧瑀进，二十卷是杨素家得，三十卷许善心进，十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氏所献，四卷褚安福进，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无所得人名，并有天和年月。其间有二十三卷，恐非晋宋人真迹云云。其文重沓不明，疑传写有误。推其大意，似尚有《新录》，今佚之耳。书中皆前列画名，后列作者之名，而以梁太清目所有、梁太清目所无分注於下。太清目既不可观，则考隋以前古画名目者，莫古於是。是亦赏鉴家之祖本矣。

△《书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孙过庭撰。窦蒙《述书赋注》曰，孙过庭字虔礼，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张怀瓘《书断》则云：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二人俱相距不远，而所记名字、爵里不同，殆与《旧唐书》称房乔字玄龄，《新唐书》

称房玄龄字乔者，同一讹异？疑唐人多以字行，故各据所闻不能画一也。是书篇末自题垂拱三年，盖武后时作。《书断》谓之笔意论。然世传石刻，乃其手迹，篇中自称名曰《书谱》，则作《书谱》为是矣。过庭之书，颇为窦泉《述书赋》所诋，然自宋以来，皆推能品，不以泉言为然。张怀瓘推奖是书，亦称其深得旨趣，故操翰者奉为指南。然过庭自称，撰为六篇，分为两卷，此本乃止一篇，疑全书已佚，传流真迹，仅存其总序之文。以前贤绪论，姑存以见一斑，而仍题其全书之名耳。然微言奥义，已足见其大凡矣。

△《书断》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张怀瓘撰。是书《唐书艺文志》著录，称怀瓘为开元中翰林院供奉。窦蒙《述书赋注》则云怀瓘，海陵人。鄂州司马，与志不同。然《述书赋》张怀瓘条下又注云，怀瓘，怀瓘弟，盛王府司马，兄弟并翰林待诏。则与志相合。盖尝为鄂州司马，终於翰林供奉，二书各举其一官尔？所录皆古今书体及能书人名。

上卷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十体，各述其源流，系之以赞。末为总论一篇。中卷、下卷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各以体分。凡神品二十五人，除各体重复得十二人。妙品九十八人，除各体重复得三十九人。能品一百七人，除各体重复得三十五人。前列姓名，后为小传，传中附录又三十八人。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

△《述书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窦泉撰，窦蒙注。泉字灵长，扶风人。官至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蒙字子全，泉之兄。官至试国子司业兼太原县令。并见徐浩《古迹记》。案张彦远《法书要录》，称泉作《述书赋》，精穷旨要，详辨秘义。今观其赋，上篇所述，自上古至南北朝。下篇所述，自唐代高祖、太宗、武后、睿宗、明皇以下，而终於其兄蒙及刘秦之妹，盖其文成於天宝中也。首尾凡一十三代，一百九十八人。篇末系以徐僧权等署证八人，太平公主等印记十一家，徵求宝玩韦述等二十六人，利通货易穆韦等八人。文与上篇相属，盖以卷帙稍重，故分而为二耳。

其品题叙述，皆极精核。其印记一章，兼画印模於句下，遂为朱存理《铁网珊瑚》、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目录》之祖。注文尤典要不支。旧以为出其兄蒙，考赋中蒙条下注曰，家兄蒙字子全，司议郎安南都护，又似乎泉所自注。且所叙仕履与卷首结衔亦不同，均为疑窦。然张彦远《法书要录》所题已同今本。单文孤证，未敢遽易旧文，姑仍原本录之焉。

△《法书要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张彦远撰。书首有彦远自序，但署河东郡望。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晁公武《读书志》亦但称其字曰爱宾，而仕履时代皆不及详。今以《新唐书世系表》，《艺文志列传》与彦远自序参考，知彦远乃明皇时宰相嘉贞之玄孙。序称高祖河东公，即嘉贞。其称曾祖魏国公者，为同平章事延赏。（案：延赏封魏国公，本传失载，仅见于此序中。）称大父高平公者，为同平章事宏靖。称先公尚书者，为桂管观察使文规。《唐书》皆有传。此书之末，附载《画谱》本传，不知何人所作，乃称彦远大父名稔。考《历代名画记》中有彦远叔祖名谔之文，非其大父，亦非稔字，显然舛谬。至本传称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中至大理寺卿，《艺文志》亦同，而世系表作祠部员外郎，则未详孰是也。是编集古人论书之语，起於东汉，迄於元和，皆具录原文，如王愔《文字志》之未见其书者，亦特存其目。惟一卷中王羲之《教子敬笔论》一篇，三卷中蔡惲《书无定体论》一篇，四卷中颜师古《注急就章》一篇，张怀瓘《六体书》一篇有录无书。然目录下俱注不录字，盖彦远所删，非由阙佚，其《急就章注》当以无关书法见遗，余则不知其故矣。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即庾肩吾《书品》、李嗣真《后书品》、张怀瓘《书断》、窦泉《述书赋》各有别本者，实亦於此书录出。

自序谓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殆非夸饰也。末为《右军书记》一卷，凡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献之帖十七，皆具为释文。知刘克庄《阁帖释文》亦据此为蓝本，则其沾溉於书家者非浅鲜矣。

△《历代名画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张彦远撰。自序谓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案《唐书》称彦远之祖宏靖，家聚书画侔秘府。李焘《尚书故实》亦多记张氏书画名迹。

足证自序之不诬。故是书述所见闻，极为赅备。前三卷皆画论，一叙画之源流，二叙画之兴废，三四叙古画人姓名，五论画六法，六论画山水树石，七论传授南北时代，八论顾陆张吴用笔，九论画体工用搨写，十论名价品第，十一论鉴识收藏阅玩，十二叙自古跋尾押署，十三叙自古公私印记，十四论装褙褙轴，十五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十六论古今之秘画珍图。自第四卷以下，皆画家小传。

然即第一卷内所录之三百七十人，既俱列其传於后，则第一卷内所出姓名一篇，殊为繁复。疑其书初为三卷，但录画人姓名，后裒辑其事迹评论续之於后，而未删其前之姓名一篇，故重出也。书中徵引繁富，佚文旧事，往往而存。如顾恺之《论画》一篇，魏晋胜流《名画赞》一篇，《画云台山记》一篇，皆他书之所不载。又古书画中褚氏书印乃别一褚氏，非遂良之迹。可以释石刻《

《灵飞经》前有褚氏一印之疑，亦他书之所未详。即其论杜甫诗“惟画肉不画骨”句，亦从来注杜诗者所未引。则非但鉴别之精，其资考证者亦不少矣。晁公武《读书志》别载彦远《名画猎精》六卷，记历代画工名姓，自始皇以降，至唐朝，及论画法并装褙裱轴之式，鉴别阅玩之方。毛晋刻是书跋，谓彦远自序止云《历代名画记》，不及此书，意其大略相似。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叙诸家文字，列有是书，注曰，无名氏撰。其次序在张怀瓘《画断》之后，李嗣真《后画品录》之前，则必非张彦远之作，晁氏误也。

△《唐朝名画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朱景元撰。景元，吴郡人。官翰林学士。《图画见闻志》作朱景真，避宋讳也。是书《唐艺文志》题曰《唐画断》，故《通考》称《画断》一名《唐朝名画录》。今考景元自序，实称《画录》，则《画断》之名非也。《通志略》、《通考》均称三卷，此本不分卷，盖后人合并。《通考》又称前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序，此本亦传写佚之。所分凡神、妙、能、逸四品，神、妙、能又各别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则无等次，盖尊之也。初，庾肩吾、谢赫以来，品书画者多从班固《古今人表》分九等，《古画品录》陆探微条下称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盖词穷而无以加也。李嗣真作《书品》后，始别以李斯等五人为逸品。张怀瓘作《书断》，始立神、妙、能三品之目。合两家之所论定为四品，实始景元，至今遂因之不能易。四品所载，共一百二十四人。卷首列唐代亲王三人，皆不入品第，犹之怀瓘《书断》帝后不入品第，盖亦贵贵之礼云。

△《墨薮》二卷、附《法帖释文刊误》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韦续撰。续不知何许人。是书《唐志》亦不著录，惟《文献通考》载《墨薮》十卷，引晁公武《读书志》曰，高阳、许归与编，未详何代人。李氏书目只五卷，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不知何代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此本为明程荣所刻校，其门目上卷，五十六种。书，第一。九品书人，第二。书品优劣，第三。续书品，第四。梁武帝评，第五。书论，第六。论篆，第七。用笔法并口诀，第八。笔阵图，第九。又笔阵图，第十。下卷，张长史十二意法，第十一。王逸少笔势传，第十二。指意笔髓，第十三。王逸少笔势图，第十四。笔意，第十五。晋卫恒等书势，第十六。劝学，第十七。贞观论，第十八。书诀，第十九。徐氏书记，第二十。唐朝书法，第二十一。与振孙所言又一本合。盖即所见书中所记止於唐文宗、柳公权事，当出於开成后人。然题为韦续，则不知其何所据也。末载宋参知政事陈与义《法帖释文刊误》一卷，盖荣之所附。

后有淳熙七年周必大跋，其书仅七纸，然纠刘次庄《释文》之误，颇为精核。

必大跋称与义为侍从时奉敕所撰。篇页太少，难以单行，今仍缀之末简焉。

△《画山水赋》一卷、附《笔法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唐荆浩撰。案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曰，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五季多故，隐於太行之洪谷，自号洪谷子。著《山水诀》一卷。汤垕《画鉴》亦曰荆浩山水为唐末之冠，作《山水诀》，为范宽辈之祖。则此书本名《山水诀》。

此本载詹景凤王氏《画苑补益》中，独题曰《画山水赋》。考荀卿以后，赋体数更，而自汉及唐，未有无韵之格。此篇虽用骈辞，而中间或数句有韵，数句无韵，仍如散体，强题曰赋，未见其然。又以浩为豫章人，题曰豫章先生。益诞妄无稽矣。别有《笔法记》一卷，载王氏《画苑》中，标题之下注曰一名《画山水录》。

案《唐书艺文志》载荆浩《笔法记》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山水受笔法》一卷，沁水荆浩浩然撰。今检记中称石鼓岩前遇一叟，讲授笔法。则陈氏所记乃其本名，《唐志》所载乃省文呼之，王氏《画苑》所注又后人改名也。二书文皆拙涩，中间忽作雅词，忽参鄙语，似艺术家粗知文义而不知文格者依托为之，非其本书，以相传既久，其论亦颇有可采者，姑录存之，备画家一说云尔。

△《翰墨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高宗皇帝御撰。《宋史艺文志》载高宗评书一卷，亦名《翰墨志》。高似孙《砚笺引》作《高宗翰墨志》，岳珂《法书赞引》作《思陵翰墨志》，后人所追题也。高宗当卧薪尝胆之时，不能以修练戎韬，为自强之计，尚耽心笔札，效太平治世之风，可谓舍本而营末。然以书法而论，则所得颇深。陆游《渭南集》称其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暇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王应麟《玉海》称其初喜黄庭坚体格，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专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摹。尝曰，学书当以锤、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

今观是编，自谓五十年未尝舍笔墨，又谓宋代无字法可称，於北宋但举蔡襄、李时雍及苏、黄、米、薛，於同时但举吴说、徐兢，而皆有不满意之词，惟於米芾行草，较为许可。其大旨所宗，惟在羲、献。与《玉海》所记皆合，盖晚年所作也。

其论效米芾法者不过得其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不知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越。可谓入微之论。其论徽宗留意书法，立学养士，惟得杜唐稽一人。今书家无举其姓名者。中间论端研一条，谓欲如一段紫玉，磨之无声，而不以眼为贵，今赏鉴家犹奉为指南。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引此书

评米芾诗文一条。此本无之，殆经明人删节，已非完书欤。

△《五代名画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道醇撰。考晁公武《读书志》曰，《五代名画补遗》一卷，皇朝刘道醇纂。符嘉应撰序云，胡峤尝作《梁朝名画录》，因广之，故曰《补遗》。又别载《宋朝名画评》，三卷，亦注刘道成纂，符嘉应序。则刘道醇当作道成。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五代名画记》一卷，大梁刘道醇撰，嘉祐四年陈询直序。

则补遗字又当作记。然此本为毛晋汲古阁影摹宋刻，楮墨精好，纤毫无阙，不应卷首题名乃作讹字。盖本此一书，振孙误题书名，公武误题人名，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又偶未见其书，但据两家之目，遂重载之。观卷首陈询直序，与振孙所言合，而公武所载符嘉应序，又即询直序中语，知公武并以《宋朝名画评》序误注此条，不但成字之讹也。胡峤名见《五代史契丹传》，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其为《广梁朝画目》，注曰皇朝胡峤撰，则已入宋。其书今不传，道醇不知其仕履。此书所录凡二十四人。盖已见於胡峤录者不载，故五十年中寥寥仅此云。

△《宋朝名画评》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刘道醇撰。书分六门，一曰人物，二曰山水林木，三曰畜兽，四曰花草翎毛，五曰鬼神，六曰屋木，每门之中，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又各分上、中、下，所录凡九十余人。首有叙文，不著名氏。其词亦不类序体。疑为书前发凡，后人以原书无序，析出别为一篇也。案朱景元《名画录》分神、妙、能、逸四品，而此仍从张怀瓘例，仅分三品，殆谓神品足以该逸品，故不再加分析，抑或无其人以当之，姑虚其等也。又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列黄筌及其子居寀於妙格下，而此书於人物门则筌、居寀并列入妙品，花木翎毛门则筌、居寀又列，入神品，盖即一人，亦必随其技之高下而品鹭之，其评论较为平允。其所叙诸人事实，词虽简略，亦多有足资考核者焉。

△《益州名画录》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休复撰。前有景德三年李昉序，称江夏黄氏休复字归本。通春秋学，校左氏、公、穀书，鬻丹养亲。游心顾、陆之艺，深得厥趣。考休复别有《茅亭客话》，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不详其里贯，但以所言多蜀事，又尝著《成都名画记》，疑为蜀人。则此书一名《成都名画记》，而旧本与《茅亭客话》皆未题里贯，故振孙云然。今本皆题江夏人，疑后人以昉序补书欤。然昉序作於宋初，或沿唐、五代馀习，题黄氏郡望，亦未可知，未必果生於是地也。所记凡五十八人，起唐乾元，迄宋乾德。品以四格，曰逸，曰神，曰妙，曰能。其四格之目虽因唐朱景元之旧，而景元置逸品於三品外，示三品不能伍。休复此书

又躋逸品於三品上，明三品不能先。其次序又復小殊，逸格凡一人，神格凡二人，妙格上品凡七人，中品凡十人，下品凡十一人，而寫真二十二處，無姓名者附焉；能格上品凡十五人，中品凡五人，下品凡七人，而有畫無名、有名無畫者附焉。其大慈寺六祖院羅漢閣圖畫，休復評妙格中品，而列能品之末，不與寫真二十二處一例。非妙字誤刊，則編次時偶疏也。畋序又稱，益都自唐二帝播越，諸侯作鎮，畫藝之杰者多從游而來。故是編所集，皆取其事迹之系乎蜀者，而不盡為蜀產。考鄧椿《畫繼》，稱蜀道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品》，蜀筆居半云云。則休復之詳錄益州；非誇飾矣。其書敘述頗古雅，而詩文典故，所載尤詳，非他家畫品泛題高下無所指據者比也。

《書錄解題》又稱《中興書目》以為李畋撰。休復書今亡。此書有景德三年序，不著姓名，而叙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序，則固未嘗亡也云云。據其所說，則別本但題李畋之名，不以序文出李畋。今本直作畋序，又與宋時本不合。然諸刻本皆作畋序，故姑從舊本，仍存畋名焉。

△《圖畫見聞志》六卷（內府藏本）

宋郭若虛撰。若虛不知何許人。書中有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為輔行語。則嘗為朝官，故得預接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自序在元豐中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然今考史傳，并郭承祐亦不載，莫之詳也。是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名畫見聞志》，而《宋史藝文志》、鄭樵《通志略》則所載與今本並同，蓋《通考》乃傳寫之誤。若虛以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絕筆唐末，因續為哀輯，自五代至熙寧七年而止，分敘論、記藝、故事拾遺、近事四門。鄧椿《畫繼》嘗議其評孫位、景朴優劣倒置，由未嘗親至蜀中，目睹其畫。又謂江南王凝之花鳥，潤州僧修范之湖石，道士劉貞白之松石梅雀，蜀童詳、許中正之人物仙佛，邱仁慶之花，王延嗣之鬼神，皆熙寧以前名筆，而遺略不載。然一人之耳目，豈能遍觀海內之丹青？若虛以見聞立名，則遺略原所不諱。況就其所載論之，一百五六十一年之中，名人藝士，流派本末，頗稱賅備，實視劉道醇《畫評》為詳，未可以偶漏數人，遽見嗤點。其論制作之理，亦能深得畫旨，故馬端臨以為看畫之綱領，亦未可以一語失當為玷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宋郭思撰。思父熙，字淳夫，溫縣人。官翰林待詔直長，以善畫名於時。思字得之，登元豐五年進士，官至徽猷閣待制，秦鳳路經略安撫使。書首有思所作序，謂夔角侍先子，每聞一說，旋即筆記，收拾纂集，用貽同好。故陳振孫《書錄解題》以此書為思追述其父遺迹事實而作。今案書凡六篇，曰山水訓，曰畫意，曰畫訣，曰畫題，曰畫格拾遺，曰畫記。其篇首實題贈正議大夫

郭熙撰。

又有政和七年翰林学士河南许光凝序，亦谓公平日讲论小笔范式，灿然盈编，题曰《郭氏林泉高致》，而书中多附思所作释语，并称间以所闻注而出之。据此，则自山水训至画题四篇，皆熙之词，而思为之注。惟画格拾遗一篇纪熙平生真迹，画记一篇述熙在神宗时宠遇之事，则当为思所论撰，而并为一编者也。许光凝序尚有元丰以来诗歌赞记，陈振孙即称已阙，而此本前后又载入王维《李成山水诀》、荆浩《山水赋》、董羽《画龙辑议》各一篇，亦非郭氏原本之旧。书末有至正八年豫章欧阳必学重刻一行，或即元时刊书者所附入欤？别本又有《山水诀纂》一卷，亦题宋郭思撰。前有签书河南府判官厅公事王纬序，称思述其父熙平日所说山水画法，好事者喜传其文而纬得之最先。大观四年，镂版广之。校其文与《林泉高致》所载山水训一篇首尾相同，疑思先纂是编，后复增益之，为《林泉高致集》，而其书已行，故至今犹两存之也。旧末又有《图画见闻志》一卷，与郭若虚同名，而其文迥异。中载叶梦得《评画行》，似非思所哀辑，疑本别为一编，乃续郭若虚书而作者。后人因所收画诀、画题皆思述其父之词，故取附山水训纂之末耳。以上二编，一与思书相复，一与思书无关，今俱刊除不录。而附存其目於此书之末，用以订同异，备考核焉。

△《墨池编》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朱长文撰。长文有《吴郡图经续记》，已著录。是编论书学源流，分为八门。每门又各析次第，凡字学一，笔法二，杂议二，品藻五，赞述三，宝藏三，碑刻二，器用二，皆引古人成书而编类之。蒐辑甚博，前代遗文，往往藉以考见，间附己说，亦极典核。后来《书苑菁华》诸编，虽递有增益，终不能出其范围。

陈耀文《学林就正》，尝摭其引王次仲事误称刘向《列仙传》，小小笔误，不为累也。赞述门窦泉《述书赋》下，自称编此书十卷。又器用门下称因读苏大参《文房四谱》，取其事有裨於书者，勒成两卷，赘墨池编之末，是长文原本当为十二卷。今止六卷，殆后人所合并欤？又此本碑刻门末载宋碑九十二通，元碑四十四通，明碑一百十九通，皆明万历中重刊时所增，明人窜乱古书，往往如是。

幸其妄相附益，尚有踪迹可寻，今并从删削，以还其旧。至其合并之帙，无关宏旨，则亦姑仍之矣。

△《德隅斋画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李廌撰。廌字方叔，阳翟人。事迹具《宋史文苑传》。廌少以文字见知於苏轼，后轼知举，廌乃不第，竟偃蹇而卒。轼所谓平生浪说古战场，到眼空迷日

五色，至今传为故实者，即为廌作也。是编所记名画凡二十有二人，各为序述品题。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元符元年赵令畤官襄阳，行橐中诸画，方叔皆为之评品，盖即此书。惟德隅斋作德隅堂。考邓椿《画继》称李方叔载《德隅斋画品》云云，则陈氏所记误矣。廌本善属文，故其词致皆雅令，波澜意趣，一一妙中理解。叶梦得《石林诗话》论寇国宝诗所谓从苏、黄门庭中来者，惟寒龟出曝图条中，有顷在丞相尤公家见黄监一龟云云。考元祐、绍圣之间，丞相未有尤姓者，岂传写之讹耶？

△《画史》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米芾撰。芾字元章。史浩《两抄摘腴》曰，芾自号鹿门居士，黄溍《笔记》曰，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芈，芾或为黻，又称海岳外史，又称襄阳漫士。周必大《平园集》有章友直《画虫跋》曰，后题无碍居士，即米元章。盖芾性好奇，故屡变其称如是。《宋史》本传作吴人。都穆《寓意编》曰，米氏父子本襄阳人，而寓居京口。尝观海岳翁表吾郡朱乐圃先生墓曰，余昔居郡，与先生游，则海岳又尝寓苏。修《宋史》者直云吴人，而后之论撰者遂以为吴县人，失之远矣。据其所考，则史称吴人误也。芾初以其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浚县尉，官至礼部员外郎，知淮南军。史称其妙於翰墨绘图，自名一家，尤精鉴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裱收藏及考订讹谬历代赏鉴之家，奉为圭臬。中亦有未见其画而载者，如王球所藏两汉至隋帝王像及李公麟所说王献之画之类。盖芾作《书史》，皆所亲见。作《宝章待访录》，别以目睹、的闻，分类编次，此则已见、未见相杂而书，其体例各异也。他如浑天图及五声六律十二宫旋相为君图，自为图谱之学，不在丹青之列，芾亦附载，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兼收《日月交会九道诸图》之例欤？芾不以天文名，而其论天，以古今百家星历尽为妄说，欲以所作《昼夜六十图》上之御府，藏之名山，已为夸诞。又不以韵学名，而其论韵，谓沈约只知四声，求其宫声而不得，乃分平声为上下，以欺后世。考约集载《答陆厥书》，虽称宫商之音有五，而《梁书约本传》及《南史厥本传》并云四声，《隋志》亦作沈约《四声》一卷，芾所谓求其宫声不得者，不知何据。殆误记唐徐景安《乐书》以上下平分宫商欤？（案：景安书今不传，其说见王应麟《玉海》。）卷首题词，谓唐代五王之功业不如薛稷之二鹤，尤为诞肆。是亦以颠得名之一端，存而不论可矣。

△《书史》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是编评论前人真迹，皆以目历者为断。故始自西晋，迄於五代，凡印章跋尾，纸绢装褙，俱详载之。中如言《叙帖辨》为右军书，而斥柳公权之误作子敬。智永《千文验》为锺绍京、欧阳询书，魏泰收虞世南草书，则又定

为智永作。类皆辨别精微，不爽锱黍。所录诗文，亦多出於见闻之外。如许浑诗湘潭云尽暮山出句，此载浑手写乌丝栏墨迹内，暮山实作暮烟，知今世所行《丁卯集》本为误。杨慎作《丹铅录》，尝攘其说而讳所自来，是亦足资考证，不但为鉴赏翰墨之资也。惟卷末论私印一条，谓印关吉凶，历引当时三省印、御史台印、宣抚使印皆以篆文字画卜官之休咎。考《隋书经籍志》有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一卷，《三国志注夏侯尚传》末附许允相印事，引《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工杨利从仲将受法，以语许士宗，（案：士宗即许允之字。）利以法术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将又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

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於是有一十二家相法。是古原有此法，然芾未必能得其传，殆亦谬为附会，徒为好异而已矣。

△《宝章待访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皆纪同时士大夫所藏晋、唐墨迹，成於元祐元年丙寅。《书录解题》作《宝墨待访录》二卷，与此互异，疑陈振孙误也。自序谓太宗混一，天下图书皆聚，而士民之间尚有藏者，惧久废忘，故作此以俟访，分目睹、的闻二类。

目睹者，王羲之《雪晴帖》以下凡五十四条。内张芝、王翼二帖注云，非真，盖与张直清所藏他帖连类全载之。的闻者，唐僧怀素自序以下凡二十九条，大概与所撰《书史》相出入，然《书史》详而此较略。中如王右军《来戏帖》，此书谓丁氏以一万质於郢州梁子志处，而《书史》则谓质於其邻大姓贾氏，得二十千。

今十五年，犹在贾氏。又怀素三帖，此书谓见於安师文家，而《书史》则谓元祐戊辰安公携至，留吾家月馀，今归章公惇云云。验其岁月，皆当在此书既成之后，知《书史》晚出，故视此更为详备也。然其间如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书史》只载窦蒙审定印，而此书又载有锺绍京书印。陈僧智永《归田赋跋》，《书史》作开成某年，而此书实作开成五年，亦有可以互相考证者。今故备著於录，备参订焉。

△《海岳名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皆其平日论书之语，於古人多所讥贬。如谓欧、柳为丑怪恶札之祖。徐浩肥俗，更无气骨。薛稷大字，用笔如蒸饼。颜鲁公真字，便入俗品。皆深致不满。其所记对徽宗之语，於蔡襄、沈辽、黄庭坚、苏轼、蔡京、蔡卞尤极意诋诃。史称芾翰墨得王献之笔意，而书中於子敬书顾不置议论。但云吾书取诸长处，总而成之，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殆亦不免放言矜肆之习。然其心

得既深，所言运笔布格之法，实能脱落蹊径，独凑单微，为书家之圭臬，信临池者所宜探索也。其书原载入左圭《百川学海》中，篇页太少，今以类相从，附诸书画史、《宝章待访录》之末，都为一帙焉。

△《宣和画谱》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宋徽宗朝内府所藏诸画，前有宣和庚子御制序。然序中称今天子云云。乃类臣子之颂词，疑标题误也。所载共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分为十门。一道释，二人物，三宫室，四蕃族，五龙鱼，六山水，七鸟兽，八花木，九墨竹，十蔬果。考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宣和画学分六科，一曰佛道，二曰人物，三曰山川，四曰鸟兽，五曰竹花，六曰屋木。与此大同小异。盖后又更定其条目也。蔡绦《铁围山丛谈》曰：崇宁初，命宋乔年值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辈。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计，吾以宣和癸卯岁尝得见其目云云。癸卯在庚子后三年，当时书、画二谱盖即就其目排比成书欤？徽宗绘事本工，米芾又称精鉴，故其所录，收藏家据以为徵。非王黼等所辑《博古图》动辄舛谬者比。绦又称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玄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图》第二，谢稚《烈女贞节图》第三，自馀始数顾陆僧繇而下，与今本次第不同，盖作谱之时乃分类排纂，其收藏之目则以时代先后为差也。又《卞庄子刺虎图》今本作卫协，不作曹髦，则并标题名氏亦有所考正更易矣。王肯堂《笔麈》曰，《画谱》采薈诸家记录，或臣下撰述，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称王士元兼有诸家之妙，而宫室部以皂隶目之之类。许道宁条称张文懿公深加叹赏，亦非徽宗口语，盖仍刘道醇《名画评》之词云云。案肯堂以是书为徽宗御撰，盖亦未详绎序文，然所指牴牾之处，则固切中其失也。

△《宣和书谱》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宋徽宗时内府所藏诸帖，盖与《画谱》同时作也。首列帝王诸书为一卷，次列篆隶为一卷，次列正书四卷，次列行书六卷，次列草书七卷，末列分书一卷，而制诰附焉。宋人之书，终於蔡京、蔡卞、米芾，殆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於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蔡绦《铁围山丛谈》称所见内府书目，唐人硬黄临二王至三千八百馀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馀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记，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迹殆绝，盖亦伪多焉云云。今书所载王羲之帖仅二百四十有二，王献之帖仅八十有九，颜真卿帖仅二十有八。盖其著於录者亦精为汰简，鱼目之混罕矣。

△《山水纯全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韩拙撰。拙字纯全，号琴堂，南阳人。《画史会要》称其善画山水窠石，著《山水纯全集》，即指此书。别本或作《山水纯全论》，传写讹也。拙始末不可考。惟集末有宣和辛丑夷门张怀后序，称自绍圣间担簦至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卿所惬，荐於今圣藩邸。继而上登宝位，授翰林书艺局祇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云云。盖徽宗时画院中人也。是编首论山，次论水，次论林木，次论石，次论云雾烟霭岚光风雨雪霜，次论人物桥约关城寺观山居舟车四时之景，次论用墨格法气韵之病，次论观画别识，次论古今学者，凡九篇。而序中自称曰十篇，岂佚其一欤？其持论多主规矩，所谓逸情远致，超然於笔墨之外者，殊未之及。盖院画之体如是，然未始非画家之格律也。考邓椿《画继》，载有洛人韩若拙工画翎毛，又善写真，宣和末应募使高丽，写国王真，会用兵不果行。二人同时，同乡里，同善画，而姓名只差一字，殆一人而讹传欤？不可考矣。

△《广川书跋》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董道撰。道字彦远，东平人。题曰广川，从郡望也。政和中官徽猷阁待制。王明清《玉照新志》载宋齐愈《狱牒》，称司业董道在坐，则靖康末尚官司业。

曾敏行《独醒杂志》称建炎己酉道驾，则南渡时尚存。丁特起《孤臣泣血录》并记其受张邦昌伪命，为之抚慰太学诸生事，则其人盖不足道，然其赏鉴书画，则至今推之。是编皆古器款识及汉、唐以来碑帖，末亦附宋人数帖，论断考证，皆极精当。其据《左传》成有岐阳之蒐，定石鼓文为成王作，虽未必确，而说亦甚辨。然能知孙叔敖碑不可信，而滕公石椁铭乃信《博物志》、《西京杂记》之语。

又如以纪为裂繻之国，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远岫为谢灵运诗，不知其为谢朓，亦多疏舛。要不害其鉴别之精也。

△《广川画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董道撰。道在宣和中与黄伯思均以考据赏鉴擅名。毛晋尝刊其书跋十卷，而画跋则世罕传本。此本为元至正乙巳华亭孙道明所钞，云从宋末书生写本录出，则尔时已无鈔本矣。纸墨岁久剥蚀，然仅第六卷末有阙字，余尚完整也。古图画多作故事及物象，故道所跋皆考证之文。其论山水者，惟王维一条，范宽二条，李成三条，燕肃二条，时记室所收一条而已。其中如辨正《武皇望仙图》，东丹王《千角鹿图》，《七夕图》，《兵车图》，《九主图》，陆羽《点茶图》，《送穷图》，《乞巧图》，《勘书图》，《击壤图》，《没骨花图》，《舞马图》，《戴嵩牛图》，《秦王进饼图》，《留瓜图》，王波利《献马图》，引据皆极精核。其《封禅图》一条，立义未确。《媼鱼图》一条，附会

太甚。《分镜图》一条，拘滞无理。《地狱变相图》，误以卢楞伽为在吴道元前。皆偶然小疵，不足以为书累也。

△《画继》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邓椿撰。椿，双流人。祖洵武，政和中知枢密院。其时最重画学，椿以家世闻见，缀成此书。其曰《画继》者，唐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起轩辕，止唐会昌元年，宋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起会昌元年，止宋熙宁七年。椿作此书起熙宁七年，止乾道三年，用续二家之书，故曰继也。所录上而帝王，下而工技，九十四年之中，凡得二百一十九人。一卷至五卷以人分，曰圣艺，曰侯王贵戚，曰轩冕才贤，曰缙绅韦布，曰道人衲子，曰世胄妇女及宦者，各为区分类别，以总括一代之技能。六卷、七卷以画分，曰仙佛鬼神，曰人物传写，曰山水林石，曰花竹翎毛，曰畜兽虫鱼，曰屋木舟车，曰蔬果药草，曰小景杂画，各为标举短长，以分阐诸家之工巧，盖互相经纬，欲俾一善不遗。八卷曰铭心绝品，记所见奇迹爱不能忘者，为书中之特笔。九卷、十卷皆曰杂说，分论远、论近二子目，则书中之总断也。论远多品画之词，论近则多说杂事。论远之末附缀杂事一条，或传写失次欤。椿以当代之人，记当代之艺，又颇议郭若虚之遗漏，故所收未免稍宽。然网罗赅备，俾后来得以考核。其持论以高雅为宗，不满徽宗之尚法度，亦不满石恪等之放佚，亦颇为平允。固赏鉴家所据为左验者矣。

△《续书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绛帖平》，已著录。是编其论书之语。曰《续书谱》者，唐孙过庭先有《书谱》故也。前有嘉定戊辰天台谢采伯序，称略识夔於一友人处，不知其能书也。近阅其手墨数纸，笔力遒劲，波澜老成。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因为鋟木。盖夔撰是书，至采伯始刊行也。此本为王氏《书苑》补益，所载凡二十则。一曰总论，二曰真书，三曰用笔，四曰草书，五曰用笔，六曰用墨，七曰行书，八曰临摹，九曰书丹，十曰情性，十一曰血脉，十二曰燥润，十三曰劲媚，十四曰方圆，十五曰向背，十六曰位置，十七曰疏密，十八曰风神，十九曰迟速，二十曰笔锋。其燥润、劲媚二则，均有录无书。燥润下注曰，见用笔条。劲媚下注曰，见情性条。然燥润之说，实在用墨条中。疑有舛误。又真书、草书之后各有用笔一则，而草书后之论用笔，乃是八法，并非论草，疑亦有讹。敬考钦定《佩文斋书画谱》，第七卷中全收是编，临摹以前八则，次序相同，临摹以下则九曰方圆，十曰向背，十一曰位置，十二曰疏密，十三曰风神，十四曰迟速，十五曰笔势，十六曰情性，十七曰血脉，十八曰书丹，先后小殊。而燥润、劲媚二则则并无其目。盖所据之本稍有不同，而其文则无所增损也。《书史会要》曰，赵必宰字伯暉

，宗室也。官至奏院中丞。善隶楷，作《续书谱辨妄》，以规姜夔之失。案必罨之书今已佚，不知其所规者何语。然夔此谱自来为书家所重，必罨独持异论，似恐未然。殆世以其立说乖谬，故弃而不传欤。

△《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岳珂撰。珂有《刊正九经三传例》，已著录。是书以其家所藏墨迹，自晋、唐迄於南宋，各系以跋而为之赞。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承家难流离之后，故其间关涉时事者多发愤激烈，情见乎词。至於诸家古帖，尤徵人论世，考核精审。

其文亦能兼备众体，新颖百变，层出不穷，可谓以赏鉴而兼文章者矣。珂所著《程史》、《金陀粹编》、《愧郟录》诸书，世多传本，独是编诸家皆未论及，惟米芾《外纪》所引《英光堂帖》载其一条，即珂所刻米芾墨迹，其文视此稍略。盖彼为帖后跋尾，此则编辑以成书，犹欧阳修《集古录》有真迹、集本之异也。文徵明停云馆所刻《万岁通天帖》亦有一条，而此本无之，意偶佚欤。原本为《永乐大典》割裂分系，其卷目已不可考。今就其仅存者排比推求，大抵以类分编。首以历代帝王，次晋真迹，次唐摹，次唐五代至宋真迹。而唐摹又自分二王及杂迹，五代又先以吴越三王，宋则终以鄂国传家。每类之首有总标，如吴越三王判牒，鄂国传家帖，可以考也。总标之下先系以总赞，如唐摹二王之贞观燬兴云云，无名氏帖之非纪录不概云云，可以考也。其总赞无可专属，《永乐大典》皆弃不录。惟此二首连前后帖尾，幸而得存，犹可寻当日体例耳。所类诸帖，晋、唐以前，简幅省少，帖各为赞。南北宋人篇翰繁多，则连类为赞。而每帖之或真或草，几幅几行，题记涂乙，又附注於分标之下，约略编次，尚可二十八卷。其间遗闻佚事，可订史传之是非；短什长篇，可补文集之讹阙。如朱子储议一帖，辩论几及万言；许浑乌阑百篇，文异殆逾千字，於考证颇为有功。且所载诸帖，石刻流传者十仅二三，墨迹仅存者百鲜一二，皆因珂之汇集以传，其书泯没零落逾数百年，遭遇圣代右文，得邀哀辑，复见於世，可谓珂之大幸，亦可谓历代书家之大幸矣。至於前贤法帖，释者聚讼，珂所载亦间有异同，其已经钦定重刻阁帖厘定者，并敬遵驳正。间有参差歧出，数说皆通者，亦并用参存，不没其实焉。

△《书小史》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是书以历代书家小传纂次成帙。前有咸淳丁卯天台谢愈修序。书中所载，自庖犧迄五季。凡纪一卷，载帝王为五十一人，传九卷，首后妃十人，附以诸女十三人。次诸王二十七人。次仓颉至郭忠恕共四百三十人。如中间闺秀一门，自宜依史例退置史末，乃以厕於后妃诸王之间，殊为乖舛。又如北齐彭城王浟本无能书之名，惟史载其以岁时书迹未

工为博士韩毅所戏。思因此一节，遂一概采入书家中，尤属泛滥，迥不及《书苑菁华》之详密。特其排比薈萃，用力亦勤。自张彦远名画法书各有记录，嗣后品录画家者多，品录书家者少。思蒐罗编辑，汇为斯编，亦足以为考古者检阅之助也。

△《书苑菁华》二十卷（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宋陈思撰。是編集古人论书之语，与《书小史》相辅而并行。卷一、卷二曰法，卷三曰势，曰状，曰体，曰旨。卷四曰品，卷五曰评，曰议，曰估。卷六曰断。卷七曰录。卷八曰谱，曰名。卷九、卷十曰赋。卷十一、卷十二曰论。卷十三曰记。卷十四曰表，曰启。卷十五曰笺，曰判。卷十六曰书，曰序。卷十七曰歌，曰诗。卷十八曰铭，曰赞，曰叙，曰博。卷十九曰诀，曰意，曰志。卷二十曰杂著。所收凡一百六十馀篇，以意主闕传，故编次丛杂，不免疏舛。如序古无作叙者，因苏轼避其家讳而改，本非二体，《昌黎集》内所载皆序而非叙，思乃列序叙为二目，且以韩愈送高闲上人一篇载入叙中，殊无根据。又《晋书王羲之传》唐太宗称制论断，即属传赞之流，而思别题作书王羲之传后，列之杂著中，尤为不知体制。然自唐以来，惟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薈》采群言，而篇帙无多，未为赅备。其哀录诸家绪言，薈萃编排以资考订，实始於是编。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中论书一门，多采用之。虽思书规模草创，万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大辘轳自椎轮，层冰成於积水，其造始之功固亦未可泯焉。

△《书录》三卷、《外篇》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董史撰。史字更良，不详其里贯。自称闲中老叟，盖未登仕版者也。其书皆纪宋代书家姓氏，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载艺祖至高宗，中篇载北宋书家一百十人，下篇载南宋书家四十五人。有所见辄抄於帙，故不复以人品高下为铨次。

凡诸书所有评论书法者，悉加采摭，汇次每人之后，更加外篇附於卷末。所载女子六人，盖仿《华阳国志》嫠儒贫女有可纪者莫不咸具例也。录中所纪，虽未为赅备，而徵引典核，考据精审，亦殊有体裁，非泛滥摭掇者可比。其书成於理宗淳祐壬寅，后景定元年庚申，毁於火。度宗咸淳元年乙丑，从章氏得其旧本，乃重加修校，复成此编。原本书末有至正丁未三月录办云云一行，盖元时华亭孙氏所抄存者，后辗转传录，讹脱益甚，自序亦已残阙不可读。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今姑仍其旧焉。

△《竹谱》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李衍撰。衍字仲宾、号息斋，蓟邱人。皇庆元年为吏部尚书，拜集贤殿大学士。谥文简。苏天爵《滋溪集》有衍墓志，称其翰墨馀暇，善图古木竹石，有

王维、文同之高致。《续宏简录》曰，李衍少时见人画竹，从旁窥其笔法，始若可喜，旋觉不类，辄叹息舍去。后从黄华子澹游学。（案：黄华老人，金王庭筠之别号。澹游，庭筠子曼庆之别号。《书史会要录》称庭筠善古木竹石，曼庆亦工墨竹。）已观黄华所画墨竹，又迥然不同，乃复弃去。至元初来钱塘，得文同一幅，欣然愿慰。自后一意师之，兼善画竹，法加青绿设色。后使交趾，深入竹乡，於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作《画竹》、《墨竹》二谱，凡黏帙矾绢之法悉备。又邓文原《履素斋集》有哭衍诗二首，诗末注曰，仲宾近刊《竹谱》二十卷，其书世罕传本。浙江鲍氏所传抄者仅有一卷，疏略殊甚。惟《永乐大典》载其完书，实分四门。曰画竹谱、墨竹谱，与《宏简录》所言合。又有竹态谱、竹品谱。其竹品谱中又分全德品、异形品、异色品、神异品、似是而非竹品、有名而非竹品六子目，共为十卷。卷各有图，盖每二卷并一卷矣。其书广引繁徵，颇称淹雅。录而存之，非惟游艺之一端，抑亦博物之一助矣。中有有说而无图者，自序谓与常竹同者则不复图，非阙佚也。

△《画鉴》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东楚汤垕君载撰。案卷首有题词曰：采真子妙於考古，在京师时，与今鉴画博士柯君敬仲论画，遂著此书，用意精到，悉有据依云云。则垕与柯九思同时。九思为鉴画博士在元文宗天历元年，则作此书时上距宋亡已五十三年，下距元亡仅三十九年，垕安得复称宋人？且书中称元曰本朝，称宋曰宋朝，内元外宋，尤不得以遗民藉口，旧本盖相沿误题也。又题词称惜乎尚多疏略，乃为删尔，编次成帙，名曰《画鉴》。后有高识，赏其知言。采真子，东楚汤垕君载之自号也云云。则此书乃因垕旧稿重为润色，不但非垕之原本，并《画鉴》之名亦非垕所自命矣。惟题词不著名氏，遂不能详考其人耳。所论历代之画始於吴曹不兴，次晋卫协，顾恺之，次六朝陆探微诸家（案：吴、晋皆在六朝之数，不应别探微以下为六朝，原本标目如是，姑仍其旧，而附订其误於此。）次唐及五代诸家，次宋、金、元诸家。然元惟龚开、陈琳二人，盖赵孟頫诸人并出同时，故不录也。次为外国画，次为杂论。大致似米芾《画史》，以鉴别真伪为主。所辩论皆在笔墨气韵间，不似董道诸家以考证见长也。

△《衍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郑杓撰。案何乔远《闽书》曰：杓字子经，罗源人。泰定中官南安县教谕，与陈旅为文字友，著《衍极》五篇，《衍极记载》三篇。其书自仓颉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极书法之变，皆在所论。宣抚使齐伯亨采而上之，作衍极堂以藏其书。陶宗仪《书史会要》又称其能大字，兼工八分，盖究心斯艺，故能析其源流如是也。其书载《永乐大典》中，而阙其记载三篇。别本又载有《学书次第》、《书法源流》二图，《永乐大典》亦阙。然别本字句讹脱，文注混淆

，不及《永乐大典》之精善。谨合两本参校，补遗正误，复还旧观，其注为刘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静，号原范，莆田人。其名载林承霖《莆阳诗编》，亦见《书史会要》。

盖亦文雅之士云。

△《法书考》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盛熙明撰。案陶九成《书史会要》曰，盛熙明，其先曲鲜人，后居豫章。清修谨饬，笃学多材。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则色目人也。是书前有虞集、揭傒斯、欧阳玄三序。集序称其备宿卫，傒斯序则称为夏官属，其始末则不可考矣。

傒斯序又称熙明作是书，稿未竟，已有言之文皇之前者，有旨趣上进。以修皇朝《经世大典》，事严，未及录上。四年四月五日，今上在延春阁，遂因奎章学士实喇巴勒以书进。上方留神书法，览之终卷，亲问《八法旨要》，命藏之禁中，以备亲览。《书史会要》亦称至正甲申，尝以《法书考》八卷进上，与序相合，则是书实当时奏御本也。其书首为书谱，分子目四。次为字源，次为笔法，次为图诀，次为形势，各分子目二。次为风神，次为工用，各分子目三。次为附录、印章、题署、跋尾，虽杂取诸家之说，而采择特精。其字源一门所列梵书十六声三十四母，蒙古书四十二母，亦与陶九成通六国书之说合。皆颇足以资考证也。

△《图绘宝鉴》五卷、《续编》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元夏文彦撰。文彦字士良，其先吴兴人，居於松江。陶宗仪《辍耕录》曰：友人吴兴夏文彦，号兰渚生，其家世藏名迹，罕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领神会，加以游於画艺，悟入厥趣。是故鉴赏品藻，百不失一。因取《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为本，加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蒐潜剔秘，网罗无遗。自轩辕至宋德祐乙亥，得能画者一千二百八十余人，又金、元三十人，本朝至元丙子（案：宗仪此书作於至正中，故称元为本朝）至今九十馀年间二百馀人，共一千五百馀人。其考核诚至，其用心良勤，其论画之三品盖扩前人所未发云云，即指此书也。中间如封膜之类，尚沿旧讹，未能纠正。又每代所列不以先后为次，往往倒置，体例亦未为善。然蒐罗广博，在画史之中最为详赡。郎瑛《七修类稿》尝谓《图绘宝鉴》但纪历代善画人名及所师某人而已，当添言所以，方尽其意。如董源则曰山是麻皮皴之类，马远则曰山是大斧劈兼丁头鼠尾之类，如是则二人之规矩已寓目前，而后之观其画者亦易云云。然文彦所记，主於徵考家数源流，中间传其名者多，见其迹者少，安能一一举其形似？瑛云云，盖未知著书之难，不足据也。《续编》一卷，明钦天

监副韩昂所纂。起明初迄正德一百五十年间，采辑得一百七人，而冠以宣宗宪宗孝宗三朝御笔。成於正德十四年。

然核其书中如文彭、陆治、钱穀等以下，皆嘉靖时人，殆后来有所增补，非昂之旧欤？

卷一百十三 子部二十三

○艺术类二

△《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陶宗仪撰。《续编》一卷，朱谋壘撰。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谋壘字隐之，号厌原山人，宁藩支裔也。是编载古来能书人上起三皇，下至元代，凡八卷。末为《书法》一卷，又《补遗》一卷。

据孙作《沧螺集》所载宗仪小传，称《书史会要》凡九卷。此本目录，亦以《书法补遗》共为一卷。而刊本乃以《补遗》别为卷，又以朱谋壘所作《续编》一卷题为卷十，移其次於《补遗》前。殆谋壘之子统鉞重刊是书，分析移易，遂使宗仪原书中断为二。今仍退谋壘所补自为一卷，题曰《续编》，以别宗仪之书。

而其《书法补遗》如仍合为一卷，则篇页稍繁，姑仍统鉞所编，别为一卷，以便省览。宗仪旧本，以元继宋，而列辽、金於后，与所作《辍耕录》中载杨维桢《正统论》以元继宋者所见相同。维桢论已仰稟睿裁，特存其说。宗仪是编，亦谨仍其旧文焉。

△《珊瑚木难》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录》，已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存理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忘学问。人有异书，必从访求，以必得为志。所纂集凡数百卷，既老不厌。坐贫无以自资，其书旋亦散去。《江南通志》亦曰：元季明初，中吴南园何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内。继其后者，存理其尤也。兹编悉载所见字画题跋，其卷中前人诗文世所罕睹者，亦附录焉。前有文徵明、文嘉、王穉登、王腾程四人名氏，盖出於四家收藏者为多。徵明等皆以赏鉴相高，故所贮并多名迹。存理又工於考证，凡所题品，具有根据，与真贋杂糅者不同。惟其书从无刊本，转相传写，讹脱颇多。今详加釐正，而阙其所不可知者，著之於录。

△《赵氏铁网珊瑚》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明朱存理撰。末有万历中常熟赵琦美跋，称原从秦四麟家得《书品》、《画品》各四卷，后从焦竑得一本，卷帙较多。用两本互校，增为《书品》十卷，《画品》六卷。其先后次序，则琦美所鹭定，而又以所见真迹续於后。称

秦氏原本，无撰人姓名。别有跋，记作者姓名。后佚去，不复记，然非朱存理也。据此，则是书乃赵琦美得无名氏残稿所编，其稿既不出於一家，且琦美又有所增补，题朱存理撰为误矣。雍正六年，年希尧尝刻此书。其跋称别有一本十四卷者，传为存理原本，今亦未见。又世传有存理所作《珊瑚木难》八卷，所载名迹，末皆有自跋语，与此本体例迥异，则此书非出存理手愈可知也。然所载书画诸跋，颇足以辨析异同，考究真伪，至今赏鉴家多引据之。其书既为可采，则亦不必问其定出谁氏矣。

△《寓意编》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此书记所见书画名迹，载陈继儒《秘笈》中仅有一卷，而世所刻本别有穆《铁网珊瑚》二十卷。其第五、第六两卷题曰寓意上、寓意下，乃多一卷。考其上卷所载书画，每条各系以收藏之家，而下卷则否。上卷之末云：余家高祖以来，好蓄名画，皆往往为好事者所得，亦不留意也云云。详其语意，已为终篇之词，不应更有下卷。况下卷之末，并载何良俊《书画铭心录》中，有嘉靖丁巳正月人日记所观书画事。考王宠所作穆墓志，穆卒於嘉靖四年乙酉，而何良俊之撰《铭心录》则在嘉靖三十六年，穆何从而载其事？又其下卷以下每卷皆标太仆寺少卿都穆之名，而中间载文徵明山水二轴，一作於嘉靖乙未，一作於嘉靖戊午。乙未为嘉靖十四年，戊午为嘉靖三十七年，皆在穆卒以后，是即《铁网珊瑚》一书出於伪托之明证，然则其下一卷为妄人附益审矣。今仍以陈继儒所刻一卷著录，以存其旧。所载如颜真卿《争座位帖》，薛尚功《钟鼎款识帖》，亦足资考核。惟成化戊申一段，成化实无戊申，殊为牴牾。当由误记，抑或刻本偶讹欤？

△《墨池琐录》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王世贞《名贤遗墨》跋曰：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堂庑。世传其谪戍云南时，尝醉傅胡粉，作双髻插花，诸伎拥之游行城市。或以精白绫作袂，遗诸伎服之。酒间乞书，醉墨淋漓。人每购归，装潢成卷。盖慎亦究心书学者。此书颇抑颜真卿，而谓米芾行不逮言。至赵孟頫出，始一洗颜、柳之病，直以晋人为师，右军之后，一人而已。与王世贞吴兴堂庑之说合。知其确出慎手。中间或采旧文，或抒己意，往往皆心得之言。

其述张天锡《草书韵会》源流，及小王破体书，亦兼有考证。至汉司隶杨厥碑字之类，偶尔疏谬者，已驳正於洪适隶释条下，兹不具论云。

△《书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姓名。《明史艺文志》亦未著录。案书中称其十世祖名稷，曾祖名庆，祖名耘，考名熙，则当为嘉靖间鄞人丰坊所作也。坊有《古易世学》，已著

录。其平生好作伪书，妄谬万端，至今为世诟厉。然於书法则有所心得。故詹氏《小辨》曰：坊为人逸出法纪外，而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诸家自魏、晋以及国朝，靡不兼通规矩，尽从手出，盖工於执笔者也。以故其书大有腕力，特神韵稍不足。朱谋壘《书史会要》亦曰：坊草书自晋、唐而来无今人一笔态度，惟喜用枯笔，乏风韵耳。是编皆论学书之法，而尤注意於篆籀。又排比古今能书之家，评其次第。其论颜真卿，独推其擘窠题署第一，而诋东方朔赞、多宝塔颂为俗笔。

又贬苏轼以肉衬纸，甚有俗气。於楷法仅取其上清、储祥宫碑等三种。务为高论，盖犹其狂易之馀态。要亦各抒所见，固与无实大言者异矣。

△《书画跋跋》三卷、《续》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鑛撰。鑛有《月峰评经》，已著录。是书名《书画跋跋》者，王世贞先有《书画跋》，鑛又跋其所跋，故重文见义。犹《非非国语》，《反反离骚》例也。明以来未有刊本，仅有抄本，在仁和毛先舒家，后归其邑人赵信。信为孙氏之婿，故鑛六世孙宗溥宗濂又从赵氏得之。乾隆庚申，始刊版印行，任兰枝为之序。初，宗溥等以鑛书本因世贞而作，如不载世贞原跋，则鑛之所云，有不知为何语者，乃取世贞诸跋散附於各题之下。其明人书札，可与鑛参证，及为矿语所缘起者，亦附载焉。凡墨迹一卷，碑刻一卷，画一卷，续亦如之。惟续跋碑刻作墨刻，盖偶尔驳文，非宏旨所在也。詹氏《小辨》曰：王元美虽不以字名，顾吴中诸家，惟元美一人知法古人。又《书史会要》曰：王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盖拙於挥毫而工於别古者也。鑛以制义名一时，亦不以书画传，然所论则时有精理，与世贞长短正同，亦赏鉴家所当取证者矣。

△《绘事微言》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唐志契撰。志契字敷五，又字元生，江都人。与弟志伊并能画，而志契尤以山水擅名。是编乃其所著画谱，姜绍书《无声诗史》以为颇得六法之蕴者也。所录画家名论，自南齐谢赫《古画品录》而下，至於明李日华诸人，皆删除芜冗，汰取精华。其承讹袭缪者，如梁元帝画松石格、荆浩画山水赋皆不知为贗本。

《画麈》乃吴中沈颢著，见陶宗仪《说郛》，而因颢字朗茜，辗转传讹，遂误作朗耀。盖伎艺之流，多喜依托古人，以神其授受。地师动称郭璞，术家每署刘基，皆踵谬沿讹，猝难究诘，但所言中理，即可不必深求。至其自著论断，则多中肯綮。如谓佛道人物牛马则今不如古，山水林木花石则古不如今。又云作画以气韵为本，读书为先，皆确论也。读其书，可以知其非庸史矣，故钦定《佩文书画谱》采志契之说颇多云。

△《书法雅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穆撰。王穉登所作穆小传，称其初名德枝，郡大夫徐公易为纯。后乃更名穆，字德纯，号曰贞元，亦号曰无称子。秀水项元汴之子也。元汴鉴藏书画，甲於一时，至今论真迹者，尚以墨林印记别真伪。穆承其家学，耳濡目染，故於书法特工。因抒其心得，作为是书，凡十七篇。曰书统，曰古今，曰辨体，曰形质，曰品格，曰资学，曰规矩，曰常变，曰正奇，曰中和，曰老少，曰神化，曰心相，曰取舍，曰功序，曰器用，曰知识。大旨以晋人为宗，而排苏轼、米芾书为棱角怒张，倪瓚书寒俭，轼、芾加以工力，可至古人，瓚则终不可到。虽持论稍为过高，而终身一艺，研求至深，烟楮之外，实多独契。衡以取法乎上之义，未始非书家之圭臬也。

△《寒山帚谈》二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宦光撰。宦光有《说文长笺》，已著录。是编本在所撰《说文长笺》中，亦析出别行。《长笺》穿凿附会，且引据疏舛，颇为小学家所讥。而篆文笔法，则差有偏长，故此编犹为后人所重。上卷四目，曰权舆，论一十五种书也。曰格调，论笔法结构也。曰力学，论字功书法也。曰临仿，则力学之余绪，析而为篇者也。下卷四目。曰用材，论笔墨纸砚及运用法也。曰评鉴，论辨识之浅深也。

曰法书，论古帖也。曰了义，论书家秘谛也。其《拾遗》一卷，阐发未尽之意，各注某条补篇某字。其《附录》则金石林、甲乙表及诸论也。曰帚谈者，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意耳。

△《书法离钩》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潘之淙撰。之淙字无声，号达斋，钱塘人。是书薈萃旧说，各以类从。大旨谓书家笔笔有法，必深於法而后可与离法，又必超於法而后可与进法。俗学株守规绳，高明尽灭纪律，俱非作者。书中知道从性诸篇，皆言不法而法，法而不法之意。其名离钩者，取禅家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语也。其中考论六书，如籀文与古文、大篆皆小异，故说文序云，新莽谓之奇字。徐浩云，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江式、唐元度则谓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又如隶书在八分之一之前，行书在草书之后，故蔡琬云，吾父割隶字八分而取二分。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说文》，汉兴有草书，张怀瓘则谓八分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郭忠恕则谓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

之淙率杂录旧文，不能订其舛异。至杨慎改岳麓禹碑中南暴昌言四字为南渎衍亨，伪云得之梦中，之淙亦信之，尤为寡识。然大旨在论八法，不在论六书，学问各有门径，不必以考证之学责诸艺术也。前有自著凡例，称此书本与《

淳化帖释文》合刻，此本无之，或藏弄者残阙欤。

△《画史会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朱谋壘撰。谋壘既续陶宗仪《书史会要》，因推广其类，采上古迄明能画人姓名事迹，辑为此编，亦附以画法一卷。成於崇祯辛未。全用宗仪之体例，故书名亦复相因。然宗仪之书，止於元代，故谋壘所续，明人别为一卷，列之外域之后可也。此书为谋壘所自编，既以金列元前，稍移其次，而所列明人虽太祖、宣宗亦次於外域之后，则拘於旧目，颠倒乖刺之甚矣。至目录以宋为第二卷，金、元及外域为第三卷，而其书乃以北宋为第二卷，南宋、金、元及外域为第三卷。

又削去南宋之号，但以都钱塘、三字为卷端标目，舛连尤甚。盖明之末年，士大夫多喜著书，而竞尚狂禅，以潦草脱略为高尚，不复以精审为事。故顾炎武《日知录》谓万历后所著之书，皆以流贼刘七为贼七之类，所刻之书皆以壮月朔改为牡丹朔之类。虽诋之稍过，亦未可谓全无因也。今为改正其文，而附注原目之谬如右。其书虽采摭未富，疏漏颇多，而宋、金、元、明诸画家颇赖以考见始末，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画家传》中多引以为据，亦谈丹青者所不可遽废也。

△《郁氏书画题跋记》十二卷、《续题跋记》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郁逢庆撰。逢庆字叔遇，别号水西道人，嘉兴人。是书分前后二集。前集末有自识云：所见法书名画，录其题咏，积成卷帙，时崇祯七年冬也。后集无跋，则不知其成於何岁矣。其书随其所见书画，录其题跋，初不以辨别真贋为事。故如赵孟坚所藏定武兰亭本天圣丙寅一条，范仲淹、王尧臣、米黻、刘泾四条，年月位置，皆与海宁陈氏渤海藏真帖所刻褚摹本同，盖以赵孟坚落水本原亦有范仲淹题，而褚摹本原亦有孟坚印，传写舛误，遂致混二本题跋为一本。又如五字损本文徵明跋既载於前集第十卷，作嘉靖九年八月二日，下注云，详见续集。而续集第二卷载此跋，则作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又七日，同一帖同一跋，一字不易，而年月迥乎不同。又前集高克恭仿米芾青绿云山，云详见续集，而前集所载克恭名款，及至正戊子吴镇题一段，续集乃反无之。沈周有竹居卷，亦云详见续集，而徐有贞、文林、吴宽、钱仁夫、秦嶽数诗，与前集所载乃前后倒互。诸如此类，皆漫无考订。至於前集所载宋高宗画册、梁楷画右军书扇图皆有水西道人题记，当即逢庆所藏。而第一至第四卷每卷之尾皆有崇祯甲戌冬日收藏题记，核其岁月亦即逢庆所自识，而皆未注某为所藏，某为所见，体例尤不分明。特以采摭繁富，多可互资参考者，故并录存之，备检阅焉。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丑撰。丑，昆山人，原名谦德，字叔益，后改今名，字青父，号米庵。

盖丑於万历乙卯得米芾《宝章待访录》墨迹，名其书室曰宝米轩，故以自号。越岁丙辰，是书乃成。其以《书画舫》为名，亦即取黄庭坚诗米家书画船句也。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误谓芾卒时年四十八，而真迹流传在四十八岁以后者不一而足，深滋疑窦。丑则云芾以皇祐三年辛卯生，以大观元年丁亥卒，年五十七，正与米芾印记辛卯米芾四字相合，足纠托克托等之谬。其他诸条，亦多可依据。惟是所取书画题跋，不尽出於手迹，多从诸家文集录入，且亦有未见其物，但据传闻编入者。如文嘉《严氏书画记》内称枝山翁卷一、又称文徵明词翰二，是亦非尽出原迹之一验。其中第三卷之顾野王，第五卷之杜牧之、李阳冰、苏灵芝诸人，皆无标目，辗转传写，亦多失於校讎。然丑家四世收藏，於前代卷轴，所见特广，其书用张彦远《法书要录》例，於题识印记，所载亦详，故百馀年来收藏之家，多资以辨验真伪。末一卷曰鉴古百一诗，则丑所自为。米庵诗二十首，铭心小集八十一首，以类相从，附於集后。

第九卷末附刻米芾《宝章待访录》，十二卷末附刻文天祥手札，皆非原本所有，盖鲍氏刊本所增附也。鲍氏所刊，不分卷数，但以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十二字标为次第。盖用谢枋得文章轨范，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编为七册之例。

然麻沙坊本，不可据为典要，今削去旧题，以十二卷著录焉。

△《真迹目录》五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明张丑撰。凡三集。前有丑自题，称《书画舫》成，鉴家谓其粗可观览，多以名品卷轴见示就正，因信手笔其一二，命曰《真迹目录》。随见随书，不复差次时代。其二集、三集则皆无序跋，盖以渐续增，各自为卷，实可通作一编也。

此本为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凡原本所载与《书画舫》重复者，如初集之虞永兴《破邪论》，王右军《鹤不佳帖》、《破羌帖》、《此事帖》、《谢司马帖》、《思想帖》又《别本思想帖》、《大道帖》又《别本大道帖》、锺太傅《孔庙鼎铭》、曹不兴《兵符图》、《桃源图》、李成寒《林平野图》、颜鲁公《书告及与蔡明远帖》、陆机《平复帖》、李西台《千文卷》、赵幹《江行初雪图》、钱舜举《临陆探微金粟如来像卷》、怀素《梦游天姥吟真迹》、倪雲林《溪山仙馆小幅》、王齐翰《挑耳图》、展子虔《春游图》、鲜于伯机《题董北苑山水》、《题赵摹本拓兰亭后》、王朋梅《金明池图》，二集之《刘原父墨迹秋水篇》、《黄子久山水》、郭熙《溪山秋霁卷》、李泰和《梅熟帖》、褚河南《小楷西昇经》、王叔明《惠麓小隐卷》、倪雲林《跋黄子久画卷》、顾清臣《书李成读碑窠石图》、《右军鹤》等帖、孙知微《十一曜图》

，巨然《兰亭图》，三集之吴道子《八部天龙卷》、李龙眠《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唐子畏《独乐园》、《江山行旅图》，二卷凡四十一条，皆删去而存其目。其词有详略异同者，则仍并载之，以资参考焉。

△《法书名画见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丑撰。盖仿米芾《宝章待访录》例，变而为表。凡分四格，第一格为时代，第二格为目睹，第三格为的闻，第四格则每一朝代总计其数，题曰会计。凡一百五十五人，一百八十八帖，三百五十六图。末附顾恺之《夏禹治水图》、王羲之《行穰帖》，皆注曰见。虞世南《临张芝平复帖》、颜真卿《鹿脯帖》，皆注曰闻。盖表成以后所续载也。丑别有《南阳书画表》，故表首附记已见彼者不录。又云，凡影响附会者不录。然所列目睹诸名，与所作《书画舫》、《真迹目录》多不相应。意此数表，成於二书之前耶。

△《南阳法书表》一卷、《南阳名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丑撰。所列皆韩世能家收藏真迹。《法书表》凡作者二十七人，计七十二件，分五格。上为时代，下以正书、行押、草圣、石刻四等各为一格。《名画表》凡作者四十七人，计九十五图，亦分五格。上为时代，而下以道释人物为一格，山水界画为一格，花果鸟兽为一格，虫鱼墨戏为一格，例又小别。二表前皆有丑自序。盖先表法书，既而世能之子朝廷并属兼表名画也。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喜收名迹，董其昌《洛神赋跋》所称馆师韩宗伯者是也。其称南阳者，韩氏郡望南阳，犹韩维之称《南阳集》耳。

△《清河书画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丑记其家累世所藏书画也。丑自序称其始祖号真关处士者，即收藏书画。有黄庭坚、刘松年诸迹，已散佚无存。是表所列，以书画时代为经，以世系为纬，第一格为其高祖元素所藏，第二格为其曾伯祖维庆、曾祖子和所藏，第三格为其祖约之、叔祖诚之所藏，第四格为其父茂实所藏，第五格为其兄以绳所藏，第六格为丑所自藏，第七格为其侄诞嘉所藏。上迄晋，下迄明，计作者八十一人，四十九帖，一百一十五图，中多名迹。盖自其高祖即出沈度、沈粲之门，其曾祖亦与沈周游，其祖、父皆与文徵明父子为姻娅世好，渊源有自，故丑特以赏鉴闻。

然据其自序，则作表之时，家事中落，已斥卖尽矣。此特追录其名耳。

△《珊瑚网》四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汪珂玉撰。珂玉有《古今赅略》，已著录。是书成於崇禎癸未。凡法书题跋二十四卷，名画题跋二十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珂玉留心著述，所辑《珊瑚网》一编，与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目录》并驾。盖丑自其高祖以下四

世鉴藏，柯玉亦以其父爱荆与嘉兴项元汴交好，筑凝霞阁以贮书画，收藏之富，甲於一时。其有所凭藉，约略相等。故皆能搜罗薈萃，勒为巨编。然丑之二书，前后编次岁月皆未明析。柯玉是书，则前列题跋，后附论说，较丑书纲领节目，秩然有条。惟其所载《法书》，颇有目睹耳闻，据以著录，不尽其所自藏。乃一例登载，皆不注明，未免稍无区别。中间原迹全文，或载或否，亦绝无义例。又如谓唐刻《定武兰亭》有二石，焦山《瘞鹤铭》有三石，则真贋不别。以李邕《书云麾将军李秀碑》误为《李思训碑》，以宋人所刻《临江帖》误为唐拓，则考据亦未尽精审。其所载名画，则宋、元诸家铭心绝品，收录极详，贲素之富，诚为罕有。后来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厉鹗《南宋院画录》皆藉是书以成，较在《书跋》之上。至於《书跋》之后附以《书旨》、《书品》之类，《画跋》之后附以《画继》、《画评》之类，皆杂录旧文，挂一漏万。枝指骈拇，两集相同。以原本所有，姑并录之云尔。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定。书画皆兴於上古，而无考辨工拙之文。考辨工拙盖自东汉以后，其初惟论笔法，其后有名姓品第，有收藏著录，有题跋古迹，有辨证真伪，其书或传或不传。其兼登众说，汇为一编，则自张彦远《法书要录》、《历代名画记》始。唐以后沿波继作，记载日繁，然大抵各据见闻，弗能赅备。

我圣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游心翰墨。御制《书画题跋》，辉煌奎藻，册府垂光。

复诏发中秘之藏，蒐罗编辑，一一亲为裁定，勒成是编。凡论书十卷，论画八卷，历代帝王书二卷，画一卷，书家传二十三卷，画家传十四卷，无名氏书六卷，画二卷，御制书画跋一卷，历代帝王书跋一卷，画跋一卷，历代名人书跋十一卷，画跋七卷，书辨证二卷，画辨证一卷，历代鉴藏十卷，分门列目，徵事考言。所引书凡一千八百四十四种，每条之下各注所出。用张鸣凤、桂馥、桂胜、董斯张《吴兴备志》之例，使一字一句必有所徵。而前后条贯，无所重复，亦无所牴牾，又似吕祖谦《家塾读诗记》，裒合众说，各别姓名，而铨贯翦裁，如出一手。非惟寻源竟委，殫艺事之精微，即引据详赅，义例精密，抑亦考证之资粮，著作之轨范也。

△《石渠宝笈》四十四卷乾隆十九年奉敕撰。书评画品，肇自六朝，张彦远始汇其总，依据旧文，粗陈名目而已，不能尽见真迹也。唐、宋以来，记载日夥，或精於赏鉴，而限於见闻，或长於蒐罗，而短於识别，迄未能兼收众美，定著一编，为艺林之鸿宝。我国家承平景运一百馀年，内府所收，既多人间所未睹。我皇上几馀游艺，妙契天工。又睿鉴所临，物无匿状。是以品评甲乙，既博且精，特命儒臣录为斯帙，以贮藏殿阁，依次提纲，以书册、画册、书画合

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分条列目，其笺素尺寸，印记姓名，赋咏跋识，与奉有御题御玺者，皆一一胪载，纤悉必详。而三朝宸翰，皇上御笔，尤珍逾球璧，光灿仪璘。仰见未明勤政之余，乙夜观书之暇，松云栋牖，穆穆凝神，所为颐养天和，怡情悦性者，不过游心翰墨，寄赏丹青。与前代帝王务侈纷华靡丽之观者，迥不侔也。

△《秘殿珠林》二十四卷乾隆九年奉敕撰。凡内府所藏书画关于释典、道家者，并别为编录，汇为此书。首载三朝宸翰，皇上御笔。次为历代名人书画，而附以印本、绣锦、刻丝之属。次为臣工书画。次为石刻木刻经典、语录、科仪及供奉经像。其次序先释后道，用阮孝绪《七录》例。（案：《七录》今不传，其分类总目载道宣《广宏明集》中。）其记载先书后画，先册、次卷、次轴，用赏鉴家著录之通例。而于绢本、纸本、金书、墨书、水墨画、著色画一一分别。以及标题款识，印记题跋，高广尺寸，亦一一详列，较之《铁网珊瑚》之类，体例更详焉。考《宣和画学》分六科，以佛道为第一科。（案：事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宣和画谱》分十类，以道释为第一类。（案：《画学》称佛道，盖唐以来相沿旧语，《画谱》作于林灵素用事以后，方改僧为德士，故易其次为道释。）邓椿《画继》分八目，亦以仙佛鬼神为第一目。然均不别为一书。至书家著录，则晋、唐人所书经典均杂列古法帖、真迹之内，无所区分。其以书画涉二氏者别为一书，实是编创始。

盖记载日衍而日多，体例亦益分而益密。《七略》列《史记》于春秋家，列《离骚》于赋家。后《史记》别为正史，《离骚》别为楚词。文章流别，以渐而增。

初附见而后特书，往往如此。故诸家所录似诸史艺文志，以释道为子部之一类。

是编所录则似释家之列三藏，道家之纪七签，于四部之外各自别行。古略今详，义各有当。圣人制作，或创或因，无非随事而协其宜尔。

△《庚子销夏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承泽晚年思以讲学自见，论者多未之许，然至于鉴赏书画，则别有专长。是编乃顺治十六年承泽退居后所作。

始自四月，迄于六月，故以销夏为名。自一卷至三卷皆所藏晋、唐至明书画真迹。

四卷至七卷皆古石刻，每条先标其名，而各评鹭于其下。八卷为寓目记，则皆他人所藏而曾为承泽所见者，故别为一卷附之。大抵议论之中，间有考据。如宋之钱时，尝为秘阁校勘，史馆检阅，终于江东帅属，本传所载甚明，而承泽

以为隐居不仕。此类亦颇失於检点。然其鉴裁精审，叙次雅洁，犹有米芾、黄长睿之遗风，视董道之文笔晦涩者，实为胜之。其人可薄，其书未可薄也。

△《绘事备考》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毓贤撰。毓贤字星聚，镶红旗汉军。官至湖广按察使。陈鼎《留溪外传》记狱吏汪金章事，称毓贤勤於吏治，案无留牍，则其人本以吏才见。然是编即康熙辛未官按察使时所作，乃又能留心於赏鉴。第一卷为总论，皆撮录诸家画法。二卷至八卷则取古来画家姓名事迹，以时代分序。自轩辕至隋，共为一卷，辽、金、元共为一卷，唐、五代、南宋、明俱各为一卷，惟北宋家数繁多，析为三子卷。故总目虽分八卷，其实乃十卷也。其例每人各立小传，而以诸书所载传世名迹附於其人之后。大抵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夏文彦《图绘宝鉴》为蓝本，增广其所未备，蒐辑颇为详赡。其中如《穆天子传》，封膜昼於河水之阳，郭璞注明云膜昼人名，张彦远误以昼字作画字，遂称封膜为画家之祖，并妄造璞注以实之。毓贤乃沿袭其讹，殊失於订核。又辽常思言人品画品并高，附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诸书并佚其名，此亦阙载。至於明之画家，仅据韩昂《图绘宝鉴续编》所载迄正德而止，嘉靖以后，竟不为采摭续添，亦殊伤阙略。然前代如李嗣真、释彦惊、刘道醇之流，往往分别品第，时代混淆，难於检核。是书仿张、夏二家旧例，因时类叙，一览可知。又芟汰繁冗，易於寻讨，虽多用旧文，固不以递相祖述为病矣。

△《书法正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冯武撰。武号简缘，常熟人，冯班之从子。班以书法名一时，武受其学。年八十一时，馆於苏州缪曰芑家，为述此书，专论正书之法。首陈绎曾《翰林要诀》一卷，次周伯琦所传《书法三昧》一卷，次李溥光《永字八法》一卷，以三家论书独得微旨故也。其语意有未显者，则武为补注以明之。次明李淳所进《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一卷，次《纂言》三卷，则历代书家之微论。次书家小传、名迹源流各一卷，而以班所著《钝吟书要》一卷终焉。每卷之中，武亦各为附论，时有精语。盖武於书学，颇有渊源故也。

△《江村销夏录》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是编乃其告归平湖之日，以所见法书、名画，考其源流，记其绢素长短广狭，后人题跋图记，一一志载，汇为一书，其体例颇与《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相以。惟间加评定之语，又以己所作题跋一概附入，稍有不同。然所录皆出於亲见，则视二家更详审矣。

录中书画，卞永誉《式古堂汇考》已并载无遗，盖即从士奇此本录人。其鉴赏之精，为收藏家所取重，亦概可见也。所记自晋王羲之及明人文、沈诸家皆具

，惟董其昌旧迹悉不登载。其凡例云，董文敏画另为一卷，此本无之，殆当时未及刊行欤？

△《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卞永誉撰。永誉字令之，镶红旗汉军。官至刑部左侍郎。王士禛《居易录》云，卞中丞永誉贻《书画汇考》六十卷，凡诗文题跋悉载。上溯魏、晋，下迄元、明，所收最为详博。朱彝尊《论画诗》亦有妙鉴谁能别苗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之句，盖永誉及宋荦皆精於赏鉴。荦时为江西巡抚，永誉时为福建巡抚，故云两中丞也。是书书画各三十卷，先纲后目，先总后分，先本文而后题跋，先本卷题跋而后引据他书，条理秩然，且视从来著录家徵引特详。惟所载书画不尽属所藏，亦非尽得之目见，大抵多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诸家采摭裒辑，故不能如《宝章待访录》以目见、的闻灼然分别。又所载本文如褚遂良书陆机《文赋》，吴通微书《阴符经》，刘敞书《南华秋水篇》，赵孟頫书《过秦论》等，皆与今本无大异同，而具载全篇，殊为疣赘。至於陆机《平复帖》，虞世南《枕卧帖》，其文为世所未睹者，乃略而不书。至如赵孟坚《水仙图卷》，《珊瑚网》载有二本，不能无前后错出之疑。永誉於后一条下注明，其一恐出临摹，并存以俟考，其例是也。而所载定武兰亭落水本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所载前后题跋互有不同。所载神龙兰亭本与朱存理《铁网珊瑚》所录定武本题跋反多重复。又黄庭坚书阴长生诗卷与朱存理、张丑所载参错歧出，竟有三本，王诜烟江叠嶂图，苏轼所为赋诗者，竟有四本，皆未能辨析真伪。又王士禛《居易录》所记於永誉斋中观其所藏书画，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永誉云曾见一册，极端楷，为好事者分去，永誉得其二三纸耳。今是书载此迹，但云史草，亦不著所存页数，反不及士禛所载之可据。士禛又见所藏赵孟頫写杜诗天育骠骑歌，上有孟頫小篆延祐四年九月既望字，是书亦并不载，均为漏略。至於雁门乃郡名，茂苑即长洲地名，而以为文彭文嘉之别号，居节字士贞，贞字印章古篆与鼎字相类，而以为居节一字士鼎。又以秋岩为吾衍之别号，盖因衍书古文篆韵后有至元丙戌秋岩记一条也，不思前至元丙戌吾衍年甫二十，不应云老，且其跋内之丁卯若是宋末咸淳丁卯，则正吾衍始生之时，不当有自征建昌之语。今以陶九成跋核之，则至元乃至正之讹，实为至正七年丙戌。距吾衍之歿已三十七年，其秋岩乃陈秋岩，非吾衍别号也。凡若此类，疏舛尤多。然登载既繁，引述又富，足资谈艺家检阅者无过是编，固不以一二小疵，累其全体之宏博焉。

△《南宋院画录》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厉鹗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南宋自和议既成以后，湖山歌舞，务在粉饰太平，於是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有待诏、祇候诸官品，其

所作即名为《院画》。当时如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有四大家之称。说者或谓其工巧太过，视北宋门径有殊，然其初尚多宣和旧人，流派相传，各臻工妙，专门之艺，实非后人所及。故虽断素残缣，收藏者尚以为宝。鶚尝撰《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於宋事最为博洽。因胪考院画本末，作为此书。首总述一卷。

次自李唐以下凡九十六人，每人详其事迹，而以诸书所藏真迹题咏之类附於其下，叙次颇为赅赡。其间如杨妹子题赵清猷琴鹤图绝句，一以为马和之画，一以为刘松年画，诸书参错不同，此类亦未悉加考证。然其徵引渊博，於遗闻佚事殆已采摭无遗矣。

△《六艺之一录》四百六卷、《续编》十二卷（礼部侍郎金甡家藏本）

国朝倪涛撰。涛有《周易蛾述》，已著录。其平生笃志嗜学，年几百岁，犹著书不辍。贫不能得人缮写，皆手自抄录，及其家妇女助成之。是编犹出其亲稿。

凡分六集，一曰金器款识，二曰刻石文字，三曰法帖论述，四曰古今书体，五曰历朝书论，六曰历朝书谱。凡六书之异同，八法之变化，以及刊刻墨迹之源流得失，载籍所具者，无不裒辑。其间只录前人成说，不以己意论断。或有彼此异论，舛互难合者，亦两存其说，以待后人之决择。盖自古论书者，唐以前遗文绪论，惟张彦远《法书要录》为详；若唐以后论书之语，则未有赅备於是者矣。虽采摭既多，所录不必尽雅，条例太广，为例亦未能悉纯，然排比贯串，上下二千馀年，洪纤悉具，实为书家总汇。榘桷杞梓，萃於邓林，不以榛楛勿翦为病也。

所著别有《文德翼佣吹录注》，及刊削郦道元《水经注》，今皆未见其本，不知存佚。然传此一编，其余亦不必计矣。

△《小山画谱》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邹一桂撰。一桂字小山，号让乡，无锡人。雍正丁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是编皆论画花卉法。上卷首列八法、四知。八法者，一曰章法，二曰笔法，三曰墨法，四曰设色法，五曰点染法，六曰烘晕法，七曰树石法，八曰苔衬法，皆酌取前人微论。四知者，一曰知天，二曰知地，三曰知人，四曰知物，则前人所未及也。次为各花分别，凡一百十五种，各详花叶形色。次取用颜色，凡十一条，各详其制炼之法。下卷首摘录古人书说，参以己意，凡四十三条。附以胶矾纸绢画₁₀ 菜₁₀ 画笔用水诸法，而终之以洋菊谱。盖一桂於乾隆丙子闰九月承诏画内廷洋菊三十六种，蒙皇上赐题，因恭纪花之名品形状，撰为兹谱，以志荣遇。

时《画谱》已刊成，因附於末。一桂为恽氏之婿，所画花卉，得恽寿平之传。

是编篇帙虽简，然多其心得之语也。

△《传神秘要》一卷（兵部尚书蔡新家藏本）

国朝蒋骥撰。骥字赤霄，号勉斋，金坛人。其父衡，字湘帆，后改名振生，以书法名一时。尝写《十三经》，於乾隆五年呈进，特赐国子监学正衔。骥书不逮父，而特以写真名。是编凡二十七目，於一切布局取势，运笔设色，皆抒所心得，言之最详。考古人画法，多重写貌人物，故顾恺之妙绝当代，特以是名。然相传画论则人物花鸟山水为多。其以写真之法勒为一书者，自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王绎《写像秘诀》外，不少概见。丹青之家，多以口诀相传，几以为非士大夫之艺。骥是编研析精微，标举格例，实可补古人所未备。正未可贵远贱近，视为工匠之技也。

——右“艺术类”书画之属，七十一部，一千七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考论书画之书，著录最夥。有记载姓名如传记体者，有叙述名品如目录体者，有讲说笔法者，有书画各为一书者，又有共为一书者。其中彼此钩贯，难以类分，今通以时代为次。其兼说赏鉴古器者，则别入杂家杂品中。

）△《琴史》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长文撰。长文有《吴郡图经续记》，已著录。是书专述琴典。前五卷纪自古通琴理者一百四十六人，附见者九人，各胪举其事迹。后一卷分十一篇，一曰莹律，二曰释弦，三曰明度，四曰拟象，五曰论音，六曰审调，七曰声歌，八曰广制，九曰尽美，十曰志言，十一曰叙史。凡操弄沿起，制度损益，无不咸具。

采摭详博，文词雅贍，视所作墨池编更为胜之。钱曾《读书敏求记》但录其载太宗九弦琴条，以为异闻，其实可资博识者不止是也。绍定癸巳，其从孙正大始刊版，并为后序。又其五世孙梦炎所作长文事略一首，旧本并附於后。今仍录之，以见是书之缘起与长文始末焉。

△《松弦馆琴谱》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严澂撰。澂字道澈，常熟人。大学士讷次子，以荫仕至邵武府知府。是书所录之曲二十有八，皆无文者也。其自序云，古乐湮而琴不传，所传者声而已。近世一二俗工，取古文词用一字当一声，而谓能声，又取古曲随一声当一字属成理语，而谓能文，古然乎哉？盖一字也，曼声而歌之，则五音殆几乎遍，故古乐声一字而鼓不知其几，而欲声字相当，有是理乎？考古诗被诸管弦者，大抵倚声而歌，非以歌取声。今世所传古琴操者，皆其词，非其声也。观濮上之音，师涓能听而得之，此有调无文之明证。孔子鼓琴得其人，师襄始言为文王操。使有词可读，孔子不待问，师襄亦不待言矣云云。考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庐州崔闲姜琴所弹凡三十馀曲，欲请梦得各为之词，是亦宋代《琴谱》有

声无词之明证。

澂之所论，最为近理。故琴派各家不一，而清微淡远，惟虞山为最。是谱之后，继之者有徐祺大《还阁谱》，天池、青山二家，遂为虞山派之大宗云。

△《松风阁琴谱》二卷、《抒怀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雄撰。雄字云松，休宁人。是编辑诸家遗谱而参以己法。前附《松风阁指法》二篇，乃三山庄臻凤原本，雄为之改订。《琴谱》上下二卷，自清宫忘机至清商春山听杜鹃，凡十一曲。谱中所增诸法，多出雄之新意，指法亦较他谱增倍。醉渔诸曲，更欲曼衍声调，以博趣於弦轸之外，可谓心知其意者。其《抒怀操》一卷，则即以士大夫赠答之词谱作琴曲，共四十馀调。协以五音，铿锵激壮，亦颇近自然。其於操缦之术，大抵得力於勺法居多。然谱调纯熟而不涉於俗，亦学琴者所不可废矣。

△《琴谱合璧》十八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和素取明杨抡所撰《太古遗音》重为繙译。抡本金陵琴工，辑旧谱为是书。其意盖以古之雅乐不过如是，而不知其仍不离乎俗也。如普庵咒之类，已近烦手，以云乎太音希声，一字一音之旨，又奚知焉？惟是指法五十三势，颇得师授，为时谱之佳者。又《归去来词》、《听颖师琴诗》、《秋声赋》、《前赤壁赋》不增减一字，而声韵自合，亦足取也。其馀附会古人，词多鄙俚，只取其音，无取其词可耳。和素，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就杨抡旧谱以清文译之，於五音指法则用对音，盖满洲音韵，精微广大，无所不包，用之於琴，尤见中声之谐，天籁之合焉。

——右“艺术类”琴谱之属，四部，二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以上所录皆山人墨客之技，识曲赏音之事也。若熊朋来《瑟谱后录》、《注浩然琴瑟谱》之类，则全为雅奏，仍隶经部乐类中，不与此为伍矣。

）△《学古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吾邱衍撰。衍有《周秦刻石释音》，已著录。是书专为篆刻印章而作。首列三十五举，详论书体正变及篆写摹刻之法。次合用文籍品目，一小篆品，二钟鼎品，三古物品，四碑刻品，五器品，六辨谬品，七隶书品，八字源，九辨源，凡四十六条。又以洗印法、印油法附於后。摹刻私印，虽称小技，而非精於六书之法者，必不能工。宋代若晁克一、王俅、颜叔夏、姜夔、王厚之，各有谱录，衍因复踵而为之，其间辩论讹谬，徐官《印史》谓其多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己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断，亦殊有考核。其论汉隶条下，称写法载前卷十七举下，此不再数。是原本当为上、下二卷，今合为一卷，盖后人所并也。

△《印典》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象贤撰。象贤号清溪，吴县人。是编采录印玺故实，及诸家论说，分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实、综纪、集说、杂录、评论、镌制、器用、诗文十二类。后有康熙壬寅白长庚跋，称所引宋王基《梅菴杂记》，《蜗庐笔记》、叶氏《游艺杂述》、元宋无《考古纪略》四书，皆得之携李曹氏抄本，为诸家所未见。然他所援据，率乏秘籍，所分诸类，亦颇淆杂。如故事与综纪二门，所载多相出入。又往往字句偶涉，即为阑入。如《周顛传》称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辛替否传》称金银不共其印，皆因他事口谈。《王融传》称穰侯印诂便可解，《世说新语》称石勒使人读《汉书》，闻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亦偶然追述旧典，俱非印玺故事，未免滥收。且杂采旧文，漫无考辨。吾邱衍《学古编》云，三代无印，又辨《淮南子》载子贡印事之妄，而赉予门内乃以此事为首，亦自相矛盾。

然采摭既富，足备考核。且古人未有集印事为书者，姑仿《文房四谱》之例，存备一家。象贤自称朱长文裔，故是书初刻附《墨池编》后。今以时代既殊，所载各异，分著於录，使各从其类焉。

——右“艺术类”篆刻之属，二部，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扬雄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故锤繇、李邕之属，或自镌碑，而无一自制印者，亦无鉴别其工拙者。汉印字画，往往讹异，盖由工匠所作，不解六书，或效为之，斯好古之过也。自王球《啸堂集古录》始稍收古印，自晁克一《印格》始集古印为谱，自吾邱衍《学古编》始详论印之体例，遂为赏鉴家之一种。文彭、何震以后，法益密，巧益生焉。然《印谱》一经，传写必失其真，今所录者惟诸家品题之书耳。）△《羯鼓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南卓撰。《唐书艺文志乐类》载南卓《羯鼓录》一卷，然不云卓何许人。杂史类又载南卓《唐朝纲领图》一卷，注曰字昭嗣，大中时黔南观察使。计有功《唐诗纪事》亦称卓初为拾遗，以谏谪松滋令，大中时为黔南观察使，与《唐书》合，当即其人。惟书自称会昌元年为洛阳令。又称大中四年春阳罢免，还自海南。《书录解题》又以为婺州刺史，均不相符。然段安节《乐府杂录》称黔帅南卓作《羯鼓录》，亦与《唐志》合。安节唐人，必无谬误。疑书中所叙乃未为黔帅以前事，陈振孙所云则但据书中有至东阳之语，以意断为刺婺州也。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於大中二年，后录成於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形状，次叙元宗以后诸故事，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凡太簇宫二十三调，太簇商五十调，太簇角十四调，徵羽阙焉。惟用太簇者以羯鼓为主，太簇一均故也。又有诸佛曲十调，食曲三十二调，调名亦多用梵语，以本龟兹、高昌、疏勒、天竺四部所用故也。其李琬一条记耶婆色鸡一曲，声尽意不尽，以他曲解之，即汉、魏乐府曲末有艳之遗法。如飞来双白鹄

，塘上行诸曲，篇末文不相属，皆即此例。盖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於穿凿而不可通也。

△《乐府杂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唐段安节撰。安节，临淄人。宰相文昌之孙，太常少卿成式之子，温庭筠之婿也。（见《南楚新闻》）官至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唐书》附见成式传末，称其善音律，能自度曲，故是书述乐府之法甚悉。书中称僖宗幸蜀，又序称泊从离乱，礼寺隳颓，簏虚既移，警鼓莫辨，是成於唐末矣。《唐书艺文志》作一卷，与今本合。《宋史艺文志》则作二卷。然《崇文总目》实作一卷，不应《宋志》顿增，知二字为传写误也。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優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崇文总目》讥其芜驳不伦，今考其中乐部诸条，与《开元礼》、杜佑《通典》、《唐书礼乐志》相出入，知非传闻无稽之谈。叙述亦颇有伦理，未知所谓芜驳何在。徐充《暖姝由笔》曰，琴有先父声，东坡言嵇中散《琴赋》曰，间辽故音痺，弦长故徽鸣。所谓痺者，犹今所谓先父声也。先父音鲜，出《羯鼓录》。则亦颇有裨於考证。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

△《玄玄棋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晏天章撰。张靖序曰，围棋之战，或言是兵法之类。今取生败之要，分十三篇。棋局第一，得算第二，权輿第三，合战第四，虚实第五，自知第六，审局第七，度情第八，斜正第九，洞微第十，名数第十一，品格第十二，杂说第十三。

后有跋云，自宋以善弈显名天下者，昔待诏老刘宗，今日刘仲甫、杨中隐、王琬、孙侁、郭范、李百详辈，皆能论此十三篇，体其常而生其变也。其跋不署名氏。

观称仲甫为今日，则为南宋初人。盖此书在当时已为弈家之模范矣。考《通志图谱略》云，《太宗棋图》一卷，《邯郸艺术志御棋图》一卷，上为制局名之。凡十四局，有逍遥自在、千变万化、凝神静心、玄之又玄诸名。玄玄之名，或本诸此欤。

△《棋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仲甫撰。仲甫，钱塘人，南渡时国手也。书凡四章，一曰布置，二曰侵凌，三曰用战，四曰取舍。仲甫曰：棋者意同於用兵，故叙此四篇，粗合孙、吴之法。后附论棋杂说，即晏天章《棋经》之末篇，而仲甫为之注者也。案仲甫以弈名一世，而何蘧《春渚纪闻》载有祝不疑者胜之。蔡绌《铁围山丛谈》又

载有王愨子、晋士明者皆胜之，则其诀亦非出万全。然算数心计之事，大抵皆后胜于前。盖因所已至从而更推所未至，有所藉者易为力也。且盛名之下自负无敌，后来者或乘其暮气之将衰，或乘其骄气之太盛，往往抵隙而入，出所不防，利钝之形，盖由於此。夫孙武能帅师入郢，而不能禁楚之不复郢，则亦非百战百胜者。

然十三篇之书，谈兵者莫能外也。仲甫此书，亦可作如是观矣。

——右“艺术类”杂技之属，四部、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羯鼓录》、《乐府杂录》，《新唐书志》皆入《经部乐类》，雅郑不分，殊无条理。今以类入之於艺术，庶各得其伦。）卷一百十四 子部二十四

○艺术类存目

△《山水松石格》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梁孝元皇帝撰。案是书《宋艺文志》始著录。其文凡鄙，不类六朝人语。且元帝之画，《南史》载有宣尼像，《金楼子》载有职贡图，《历代名画记》载有《蕃客入朝图》、《游春苑图》、《鹿图》、《师利图》、《鹳鹤陂泽图》、《芙蓉湖醮鼎图》，《贞观画史》载有文殊像，是其擅长，惟在人物。故姚最《续画品录》惟称湘东王殿下工於像人，特尽神妙。未闻以山水松石传，安有此书也？

△《后画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释彦悰撰。前有彦悰自序，称为帝京寺录，就所见长安名画，系以品题，凡三十七人，盖以续姚最之书者。序题贞观九年，故称阎立本犹为司平太常伯，然末一人为广陵郡仓曹参军李湊。考张彦远《名画记》，李湊，林甫之侄也。初为广陵仓曹，天宝中贬明州象山尉。尤工绮罗人物，为时惊绝。则湊为明皇时人。

彦悰远在太宗之世，何以能预录之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僧悰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是真本尚不足重，无论伪本矣。

△《续画品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李嗣真撰。案《旧唐书》，李嗣真，滑州匡城人。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知大夫事，为来俊臣所陷，配流岭南。万岁通天中徵还，行至桂阳卒。此本前题结衔为御史大夫，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称为李大夫，与《旧唐书》合，彦远又称嗣真为尹琳弟子，善画佛道鬼神。琳，高宗时人，时代亦符。当即其人也。是书名载《唐艺文志》，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序，称嗣真空录人名，而不记其善恶，无品格高下，与此本体例合。然《名画记》引李嗣真云，曹不兴以一蝇辄擅重价，列於上品，恐为未当。况拂蝇之事，一说是杨修，谢赫黜卫进曹，是涉贵耳之论云云。凡数条。又李绅《尚书故实》亦引嗣真云，顾

画屈居第一，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是嗣真之书又本有论断，同出唐人而所言互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嗣真《名画记》一卷，又《画人名》一卷，岂彦远所引为《名画记》之文，而此为《画人名》耶。然嗣真唐人，而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仍同姚最之文。其序又云，今之所载，并谢赫之所遗，转不及最一字，恐嗣真原本已佚，明人剽姚最之书，稍为附益，伪托於嗣真耳。《法书要录》载嗣真《后书品》一卷，所载八十一人，分为十等，各有叙录，又有评有赞，条理秩然。计其《画品》体例，亦必一律，不应草草如此。是尤作伪之明证矣。

△《画学秘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唐王维撰。词作骈体，而句格皆似南宋人语。王缙编维集，亦不载此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始著於录，盖近代依托也。明人收入维集，失考甚矣。

△《山水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唐李成撰。案《宋史李觉传》，载李成字咸熙，本京兆长安人，唐末徙家青州。工画山水，周枢密王朴将荐其能。会朴卒，郁郁不得志。乾德中，司农卿卫融知陈州，召之，成因挈族而往。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又载其开宝中举进士，集於春官，邵博《闻见后录》亦称国初营邱李成画山水，然则成为宋人，题唐者误矣。是书《宋志》及晁、陈书目皆不著录，宋人诸家画录亦不言成有是书。殆后人依托其文与《王氏画苑》所载嘉定中李澄叟《山水诀》大同小异。大抵庸俗画工有是口诀，辗转相传，互有损益，随意伪题古人耳。

△《宣和论画杂评》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此本为《王氏画苑》所载，题宋徽宗皇帝御撰。勘验其文，即《宣和画谱》中诸论也。明人丛书，往往如是，亦拙於作伪矣。

△《华光梅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僧仲仁撰。考邓椿《画继》曰，仲仁，会稽人，住衡州华光山。陶宗仪《书史会要》曰，华光长老酷好梅花，方丈植梅数本。每花放时，移床其下，吟咏终日。偶月夜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因此好写，得其三昧。黄庭坚诗曰：雅闻华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此华光画梅所以传也。

然庭坚又尝题其平沙远水，则不止能画梅矣。此书盖后人因仲仁之名，依托为之。

其口诀一则，词旨凡鄙。其取象一则，附会於太极阴阳奇偶，旁涉讲学家门径，尤乖画家萧散之趣。未有补之总论一则，华光指迷一则。补之即杨无咎字，南宋高宗时始以画梅著。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绍兴初有华光寺僧来居清

江慧力寺，士人扬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乃得仲仁之传。仲仁在元祐间、不应先引其说。

至华光著书，乃又自引华光之书，其谬尤不待辨矣。

△《金壶记》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僧适之撰。适之始末未详，案《拾遗记》载周时浮提国献书生二人，有金壶，壶中墨汁，洒水石皆成篆籀或科斗文字。记之取名，盖出於此。适之原有《金壶字考》一卷，取书之异音者以类相从，标题二字而音其下，其书具有条理。

是书杂述书体及能书人名，乃颇为芜杂。如项籍记姓名，扬雄心画之类，杂叙於五十六种书体内，殊为不类。又皆不著出处，亦乖传信之道也。

△《画山水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李澄叟撰。澄叟始末不可考。惟序末自称湘中人，序题嘉定辛巳六月，而中称盘礴乎其间者六十馀年，则高宗末人，至宁宗时犹存矣。其论画谓南渡以后有李、萧二君，考南渡后画手李姓者不下数十人，萧姓者则无，所考莫详所指。又澄叟仅及绍兴之末，而泛说一条中乃称绍兴中有一晚进，亦殊矛盾。

考《画史会要》载元有李澄叟，湘中人，自幼观湘中山水，长游三峡、夔门，或水或陆，尽得其态，写之水墨，甚有妙悟。作《山水诀》一卷。人名、书名与此皆合，惟时代与书中违异。今勘验书中所载，皆世传李成画《山水诀》之文，而小变其字句，始原本散佚，妄人剽李成之书，伪撰此本，又误以为宋人，故全然牴牾。《王氏画苑》乃与成书并收之，亦失於互勘矣。

△《竹谱详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元李衍撰。衍《竹谱》十卷，已於《永乐大典》中采辑著录。此钞其百分之一，乃改题曰《详录》，慎亦甚矣。

△《书法钩玄》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苏霖撰。霖字子启，镇江人。是书取前人论书之语，始汉扬雄，终宋刘辰翁，凡六十五条。略具梗概，未为该备。其去取亦未精审。

△《字学新书摘抄》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元刘惟志撰。惟志，达州人。仕履未详。是编摘录古人论书之语，分四目。曰六书，曰六体，曰书法，曰书评，简略殊甚。详其书名，似先有《字学新书》而惟志摘抄之也。

△《画纪补遗》二卷，《元画纪》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宋高宗以后元至正以前诸画家，颇多舛错。如马远之父名公显，足名逵，乃以逵为远之弟，以公显为远之孙，并云传家学不逮厥祖，颠倒

甚矣。其他脱漏，更指不胜屈也。

△《法书通释》二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张绅撰。绅字士行，一曰字仲绅，《书史会要》但称为山东人，洪武中官浙江布政使。不详为山东何地之人，亦不详其出身。考《明史吴伯宗传》附载鲍恂事，称洪武十五年吉安余詮、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并以明经老成为礼部主事所荐，召至京。恂长年皆以老病辞归。惟绅授鄆县教谕，寻召为右佥都御史，终浙江左布政使。则绅乃登州人，以荐举起家也。是书分十篇，曰八法，曰结构，曰执使，曰篇段，曰从古，曰立式，曰辨体，曰名称，曰利器，曰总论。皆汇集晋、唐以来名论，亦间及苏轼、黄庭坚、姜夔、吾衍之说，所取古人碑帖，只及唐而止，然皆习见之文。立式篇辨古无真书之名，锺、王楷书皆是隶法一条，足正近代俗割之陋。其所引法书《瘞鹤铭》前后两见，一列之小楷，一列之大楷，殆校录偶疏耶。案《静志居诗话》曰：张绅工大小篆，精於赏鉴。法书名画，多所品题。撰《法书通释》一卷。今检此本，实为两卷，盖朱彝尊偶误记也。

△《书学会编》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瑜编。瑜字廷美，华亭人。案明有两黄瑜，皆字廷美，皆景泰天顺间人。其一为黄佐之祖，有《双槐岁抄》，别著录。此黄瑜则天顺六年官肇庆府知府，此书即其在肇庆所刻也。凡四种，一为刘次庄《法帖释文》，一为米芾《书史》，一为黄伯思《法帖刊误》，一为曹士冕《法帖谱系》。无一字之考证，而讹脱至不可读，盖书帕本耳。

△《书纂》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有翠渠病叟自序。考《明史儒林传》载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己丑进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学者称翠渠先生。其号与自序合。又《明史艺文志》载周瑛书纂五卷，与此本书名卷数并合，盖即瑛书也。分原始、辨体、考法、会通、择佐使五篇。原始篇论六书，辨体篇论古籀、篆、隶、草八分、飞白诸体及历代沿革，考法篇论手法、笔法、书法、会通篇论诸家书，择佐使篇、论笔、墨、纸、砚。大抵掇拾旧文，故名曰纂。自序称其长孙南凤年十有一，作书以授之，故所录多浅近易明云。

△《书辑》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分为六篇，一曰述通，二曰典通，三曰释通，四曰笔论，五曰体位，六曰古今训。凡所采用诸书，皆胪列於首，而复以法帖源流一篇附其后，尝自书勒石。

△《明书画史》三卷、《元朝遗佚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璋撰。璋字圭甫，嘉定人。是书成於正德乙亥。载洪武以来善书画者得三

百七十余人，而释子六人并缀於末。又附元代名家及五季、宋、金之姓氏隐僻者九人，别为一卷。每人寥寥数言，不备本末，粗具梗概而已。

△《平泉题跋》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陆树声撰。树声字与吉，平泉其别号也。南直隶华亭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此编皆其题跋书画之文。万历庚寅，其门人黄<禾来>、包林芳等别辑刊行，后附以杂著四则。

△《画苑》十卷、《画苑补益》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画苑》十卷，明王世贞编。《画苑补益》四卷，詹景凤编。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景凤字东图，休宁人。由举人官至平乐府通判。世贞所录，凡谢赫《古画品录》一卷，李嗣真《续画品录》一卷，沙门彦惊《后画录》一卷，姚最《续画品》一卷，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一卷，沈括《图画歌》一篇，荆浩《笔法记》一篇，王维《山水论》一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刘道醇《宋朝名画评》三卷，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一卷，陈询直《五代名画补遗》一卷，（案：此书刘道醇作陈询直，乃沿《文献通考》之误，语详本条下。）邓椿《画继》十卷，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三卷，米芾《海岳画史》一卷，计十五篇。

景凤所补，凡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一篇，王维《画山水秘诀》一篇，荆浩《论画山水赋》一篇，李成《山水诀》一篇，郭熙《林泉高致》一卷，淳思《画论》一卷，《纪艺》一卷，宣和《论画杂评》一卷，韩纯全《山水纯全集》一卷，李澄叟《画山水诀》一卷，无名氏《论画山水歌》一篇，李廌《画品》一卷，华光和尚《梅谱》一卷、李衍《竹谱详录》一卷，张退公《墨竹记》一篇，董道《广川画跋》六卷。计十六种。

△《王氏书苑》十卷、《书苑补益》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是书亦明王世贞编，詹景凤续编。初，世贞纂《古书家言》多至八十馀卷。抚郟阳时，择取十数种付梓，版藏襄阳郡斋。因水涨漂失，寻复以刻本五种畀王元贞，翻刻於金陵，题曰《王氏书苑》。万历辛卯，元贞与詹景凤续刻八种，题曰《书苑补益》。世贞《书苑》五种，曰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米芾《海岳书史》一卷，苏霖《书法钩玄》四卷，黄伯思《东观馀论》二卷，黄讷《东观馀论附录》一卷。《景凤补益》八种，曰孙过庭《书谱》一卷，姜夔《续书谱》一卷，米芾《宝章待访录》一卷，欧阳修《试笔》一卷，宋高宗《翰墨志》一卷，曹士冕《法帖谱系杂说》二卷，吾邱衍《学古编》二卷，刘惟志《字学新书摘抄》一卷。诸书皆有别本单行，世贞特裒合刻版，遂自立名目，是则明人辄习，虽贤者不免矣。朱国<木贞>《涌幢小品》曰：王弇州不善书，好谈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说一倡，於是不善画者好谈画

，不善诗文者好谈诗文，极於禅玄，莫不皆然。古语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於书画一时独步，然对人绝不齿及也。其诋譏世贞至矣。然世贞品题书画，赏鉴家实不以为谬，殆以好谈致谤欤。如此书及《画苑》，皆其好谈之一徵也。

△《弇州山人题跋》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考《弇州四部稿》有杂文跋、墨迹跋、墨刻跋、画跋、佛经跋诸类，此本惟墨迹跋三卷，墨刻跋四卷。其文与稿中所载又颇详略不同，疑当时抄撮以成帙，其后又经删定入集。如《集古录》有真迹、集本之殊也。

△《中麓画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开先撰。开先字伯华，中麓其号也，章邱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明史文苑传》附载陈束传中。称其性好蓄书，藏书之名闻天下。今其书目不传，乃传其《画品》。大致仿谢赫、姚最之例，品明一代之画，分为五品，每品之中，优劣兼陈。王士禛《香祖笔记》曰：章邱李中麓太常，藏书画极富，自负赏鉴，尝作《画品》，次第明人，以戴文进、吴伟、陶成、杜堇为第一等，倪瓚、庄麟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论与吴人颇异。王弇州与之善，尝言过中麓草堂，尽观所藏画，无一佳者。而中麓谓文进画高过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为定论也云云。则是编之持论偏僻，可知矣。

△《笔元要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徐渭撰。渭字文清，后更字文长，山阴人。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论书，专以运笔为主，大概昉诸米氏。

△《吴郡丹青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吴县人。嘉靖中布衣。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所载，神品一人，曰沈周；附三人，曰周之父恒，伯贞，恒之师杜琼。妙品四人，曰宋克、唐寅、文徵明、张灵。附四人，曰徵明之子嘉，侄伯仁，曰朱生、周官。能品四人，曰夏昶、夏昺、周臣、仇英。逸品三人，曰刘珏、陈淳、陈括。遗耆三人，曰黄公望、赵原、陈惟允。栖旅二人，曰徐贲、张羽。闺秀一人，曰仇氏。各为传赞，词皆纤佻。至以仇氏善画为牝鸡之晨，亦可谓不善数典矣。

△《绘林题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显节编。显节始末未详。万历中，秀水周履靖钩摹古今名画勒於石，题曰《绘林》。一时文士多有题识。显节汇次成帙，凡四十二人。显节亦在其中。

△《海内名家工画能事》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凤翼撰。凤翼有《梦占类考》，已著录。是编采辑前人论画绪言，然语多浅近，仅可以教俗工。中有戴逵、王维论画之辞，尤出於依托，凤翼不能辨也

。

△《画禅》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明释莲儒撰。莲儒自称白石山衲子，其始末未详。自跋谓古尊宿六十馀家，见於《王氏画苑》及夏士良《图绘宝鉴》，则嘉隆以后人矣。所纪自惠觉以下迄智海，凡缁流之能画者皆列焉。然元僧中如绝照之见於《俟菴集》，天然之见於《林屋漫稿》，枯林之见於《桂隐集》，南岳云及莲公之见於《梧溪集》，镜塘之见於《玩斋集》者，悉佚不载。则其挂漏尚多矣。

△《湖州竹派》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释莲儒撰。记文同画竹之派凡二十人。莲儒在明中叶以后，而书中称山谷为余作诗云云，又称余问子瞻云云，而后乃及金、元诸人。时代殊相刺谬。

。

今以所载考之。其李公择妹、苏轼二条乃米芾《画史》之文，黄斌老、黄彝、张昌嗣、文氏、杨吉老、程堂六条乃邓椿《画继》之文，刘仲怀、王士英、蔡珪、李衍、李士行、乔达、李侗、周尧敏、姚雪心、盛昭十条乃夏文彦《图绘宝鉴》之文，吴璜、虞仲文、柯九思、僧溥光四条乃陶宗仪《画史会要》之文，皆剽窃原书。不遗一字。惟赵令庇、俞澄、苏大年三条未知其剽自何书耳。可谓拙於作伪。陈继儒收之《汇秘笈》中，亦失考甚矣。

△《竹嬾画媵》一卷、《续画媵》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皆哀录其题画之作。谓之媵者，作画而附以诗文，如送女而媵以娣侄也。所载诸诗有云霜落蒹葭水国寒，浪花云影上渔竿。画成未拟人将去，茶熟香温且自看。又云梦压春寒睡起迟，一林疏雨褪胭脂。诗翁艇子无人见，只有飞来白鹭鸶。又云江乡风物正秋初，山影沈沈树影疏。野老惯游浑不觉，有人天上忆鲈鱼。又云树影苔痕湿不分，栗留声隔几重云。沙弥诗梦浑无定，又在沧江野水滨。如此之类，虽风骨未高，而亦潇洒有韵。惟数首以外，语意略同，七律尤颓唐伤格。且有以偶题五字，亦登梨枣，如晚山无限好句，恐未足当枫落吴江冷矣。

△《墨君题语》二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项圣谟编。圣谟字孔彰，秀水人。是编皆题咏墨竹之文。上卷为李肇亨作，下卷为李日华作。肇亨字会嘉，嘉兴人，日华之子也。

△《画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莫是龙撰。是龙字云卿，以字行，更字廷韩，华亭人，莫如忠之子也。万历中以贡入国学。《明史文苑传》附见董其昌传中。其论画以李成为北宗，王维为南宗，而於维尤无间然。又谓有轮廓而无皴法，谓之无笔；有皴法而无轻重、向背、明晦，谓之无墨。颇合画家宗旨。特所录仅十五条，不为详尽。其末

一条谓师赵大年、江贯道、北苑、子昂、大李将军、郭忠恕、李成，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云云。不知其所指何人也。

△《笔道通会》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象衡编。象衡字朗初，秀水人。是编推广徐渭《笔元要旨》而作，中多述丰坊之语。华亭唐文献为之序。末有象衡自跋：余性稍慧，於法书名迹辨之不爽毫发。其言颇近於夸。米芾、黄伯思精鉴入神，论者尚有同异，此事谈何容易乎？

△《宝绘录》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泰阶撰。泰阶字爰平，上海人。万历己未进士。其家有宝绘楼，自言多得名画真迹，操论甚高。然如曹不兴画，据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已仅见其一龙首，不知泰阶何缘得其《海戍图》。又顾恺之、陆探微、展子虔、张僧繇，卷轴累累，皆前古之所未睹，其阎立本、吴道元、王维、李思训、郑虔诸人，以朝代相次，仅厕名第六、七卷中，几以多而见轻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历代诸家跋语，如出一手，亦复可疑也。

△《游鹤堂墨藪》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之士撰。之士字士贵，自号四明居士，齐兴人。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列之书家传中，然亦惟采瞿九思序此书之语，是其始末无可考矣。书中称董其昌为恩师，则其昌弟子也。其书上卷论字体源流及笔法大旨，排唐而宗晋。下卷评书家优劣，所称明代能书诸家，俨然以己名列其中。亦可谓躁於自表矣。

△《书画史》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编杂录书画家琐碎之事，间及名迹。所载阙略不备，无裨考证。如载岐阳石鼓、王祥卧冰处、刘蛻文冢之类，亦多伤於泛滥。末附以书画金汤四则，一善趣，一恶魔，一庄严，一落劫，各举十数事以为品鹭，尤不脱小品陋习。盖一时风尚使然也。

△《唐诗画谱》五卷（内府藏本）

明黄凤池撰。凤池，徽州人。是书刊於天启中。取唐人五六七言绝句诗各五十首，绘为图谱，而以原诗书於左方。凡三卷。末二卷为花鸟谱，但有图而无诗。

则凤池自集其画，附诗谱以行也。

△《画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沈与文撰。与文自称姑馀山人。是编所载画家，起唐王维，迄元商琦，仅十九人。后附宋叶梦得《评画行》一篇。与文为之注。

△《画谱》六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唐六如《画谱》一卷，次《五言唐诗画谱》一卷，次《六言唐诗画谱》一卷，次《七言唐诗画谱》一卷，次《木本花谱》一卷，次《草本花谱》一卷，次扇谱一卷。谱首各有小序，盖明季坊本也。

△《草书集韵》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取汉章帝以下至於元人草法，依韵编次。每字之下，各注其人。其编次用洪武正韵。盖明人作也。

△《研山斋墨迹集览》一卷、《法书集览》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书前有小序，即《庚子销夏记》之序，其文亦与《庚子销夏记》同，惟前后编次颇异，盖即《销夏记》之稿本也。后附元人破临安所得宋书画目一卷，前亦有承泽序。今本《销夏录》无之。核其所列，即元王恽《玉堂嘉话》之文。殆以与《秋涧集》重出，故始载之而终删之欤？

△《无声诗史》七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姜绍书撰。绍书字二酉，丹阳人。所著《韵石斋笔谈》，自称前明尝为南京工部郎，其阶则不可考矣。是编蒐辑前明画家，自洪武以至崇祯，为四卷，附以女史一卷。自卷六以下则或真迹不存，或品格未高，偶然点染，不以画名者，亦附著焉。后有嘉兴李光暎跋，谓乡人李芳与同时褚勋均未载入，颇以挂漏为憾。然是书采摭博而叙述无法，如倪瓚以明初尚存，故列之明代矣。王铎已归命国朝，官至礼部尚书，亦列之明代，是何例乎？刘基之传，即曰公鼎彝之迹载在国史，兹不复赘矣。岳正一传，乃全述直谏之事。张灵一传，亦备述狂诞之行。

连篇累牍，於绘事了无关涉，又何例也？至於未附其子彦初一传，称其写山水小景，颇具倪、黄邱壑。盖不学而能，尤为创见。童乌不秀，是以附载法言，以十七岁之少年方学渲染，即列传於古人之中，抑又异矣。

△《书学汇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读礼质疑》，已著录。是编录历代善书之人，上自仓颉，下迄明季，共一千五十四人。其中如皇甫规妻，旧云不知何氏，此据张怀瓘《书断》，知其姓马。后魏江式请定《正文字疏》，称汉讲学大夫秦近，小学元士爰礼，此据《汉书》以为王莽时官。董羽谓刘德昇即刘表，为书家之祖，此据《三国志》云表字景升，非德昇。宣和《书谱》称詹思远史亡其系，此据《晋书》知为应璩之孙，詹字曰思远。谱又称王邃行书有羲、献法，此据《晋书》知邃为元帝时人，在羲、献之前。又称陈达为陈人，刘珉为北齐人，此据史知达为晋人，珉为南齐人。又称唐有卢革、杨邠书，此据史言革、邠皆不知学，未必真迹。又称南唐有李霄远，此据《十国春秋》知为李萧远。《宋史

》鲍由，此以为即鲍慎由，避孝宗讳。以及模搨兰亭之《说断》从褚遂良，昇元祖帖之《说断》为南唐元宗，皆颇有考证。然此书作於国初，迨康熙中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出，则此为沧海之一粟矣。

△《画法年纪》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郭础撰。础字石公，江都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顺德府知府。是编纪历代善画人名，自晋以迄於国朝，附载古画品目。卷帙太狭，未免挂漏。

△《草韵汇编》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南望编。南望字逊亭，上海人。是书成於康熙中。辑录秦程邈迄明朱克诚，共三百四十一家。草法分韵编次，其平、上、去三韵乃南望手辑，入声一韵则其友人侯昌言等续订。盖本《辨疑》、《汇辨》诸书，稍加釐正，然传刻失真，恐未足据为模范也。

△《石村画诀》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国朝孔衍棻撰。衍棻字石村，曲阜人。是书皆自记其作画之法。

△《历代画家姓氏韵编》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仲清撰。仲清字咸三，号松壑，嘉兴人。工绘事，尤长於画蝶，有咏蝶诗三百首。此书首卷为帝王藩封之善画者。末为释、道、闺秀、外国，其中则取画家姓氏依韵编次，取便寻检，无所考证也。

△《研山斋图绘集览》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退翁小序。退翁，孙承泽别号也。然集中多称先宫保公评云云，疑承泽采掇旧文，为古来画家作传，草创未竟，其后人抄录成帙，因以所作画跋附缀於后，成此编也。其书於古来画家，先叙本末，后述所见真迹，附以跋语。上卷起顾恺之乞包鼎，共四十二家，末附不知姓名《洛神图》一则。

下卷起苏轼乞邹之麟，亦四十二家，末附总题明四家画册一则，及题冬日赏菊卷二则。自序称八十二老人，则又在《庚子销夏记》之后，为其晚年所记矣。原本目录以王宰、卫贤、边鸾三人连名，而以《石榴猴鼠图》、《花竹禽石图》、《高士图》三画并列，勘验书中所载，则宰迹不传，石榴猴鼠二图属鸾，《高士图》属贤，与目互异。又目录终於明四家，而书末冬日赏菊卷乃辄不载，当时草草编辑，此亦明验。且其文已多具《庚子销夏记》中，此特其随笔记录之初稿，其中同异之处，皆以《庚子销夏记》为长，故附存其目，不复录焉。

△《汉溪书法通解》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戈守智撰。守智字达夫，平湖人。是集成於乾隆庚午。采录古人论书之语，分述古、执笔、运笔、结字、诀法、谱序六门。冠以述古篇，则守智之所自

撰。大致欲仿窦臯《述书赋》，而淹贯宏通终不逮古也。

△《国朝画徵录》三卷、《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庚撰。庚有《通鉴纲目释地纠谬》，已著录。是编记国朝画家，每人各为小传。然时代太近，其人多未经论定，不尽足徵。

△《月湖读画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樾撰。樾，震泽人。是编以所见名画各为品评。其中宋、元人画，仅寥寥数轴，余皆明代及近时人也。其笔墨蹊径则全仿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紫桃轩杂缀》诸书云。

△《艳雪斋书品》二卷、《画苑》二卷、《笔墨纸砚谱》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与所作诗评词曲评合为一帙，犹为未竟之稿。皆抄撮旧文，以备观览，无一字之发明。

——右“艺术类”书画之属，五十二部，二百一十一卷，皆附《存目》。

△《琴谱正传》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题明无锡宋仕校正，杨嘉森编。后又有梧冈道人黄献跋，称少学琴於司礼监太监戴某，刻谱以广其传。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黄献梧冈《琴谱》十卷，注云，献字仲贤，广西平乐人，宪宗时为中官。嘉靖丙午陈经序。今此本目止六卷，亦无陈经序，而有嘉靖辛酉总督漕运都御史吉阳何迁序。称培菴杨子持梧冈《琴谱》并无锡宋君七曲示之云云。则此书盖黄献原本，杨嘉森等所重刻，而并其卷数。其卷首列三十八势，及详明字母等篇，鄙俚尤甚，当亦嘉森等所增入也。

又献序自称宏治丙辰进入内府，则为孝宗时中官。虞稷称宪宗时者，或偶误欤？

△《琴谱大全》十卷（通行本）

明杨表正撰。表正号西峰，延平人。是书汇录琴谱诸调，考正音文，注明指法。搜采视他本颇广，初刊於万历元年。此本又其后增以新曲，校正重刊者也。

△《文会堂琴谱》六卷（通行本）

明胡文焕撰。文焕字德甫，号全菴，一号抱琴居士，钱塘人。是书刻於万历丙申，凡分十八条，皆论琴。后十一条，多论鼓琴之事。卷首有自序云，谱多不同，琴师炫新，改换名目，欺弊非一。然琴独尚浙操者，犹曲之有海盐也。今余此谱，皆新传之浙操，其间首自创制，末附鄙见，以文会堂别之，恐滥厕於丛恶间也。

△《理性元雅》六卷（内府藏本）

明张廷玉撰。廷玉字汝光，号石初，延安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工部郎中。

是编为所作琴谱。琴凡四式，曲凡百篇。有本调、正调、别调、指法、调法、研注诸门。又别谱鼓瑟之法，案律取音，案音协调，合一十有二曲为一卷，以附於后。

△《青莲舫琴雅》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林有麟编。有麟字仁甫，华亭人，太仆寺卿景昉之子。以父荫，官至龙安府知府。凡古琴之制度、名称、典故、赋咏，是编悉为采录，而《琴谱》反黜不录。盖隶事之书，非审音之书也。据有麟自序，乃万历癸丑游西泠时所作，青莲舫盖其舟名。序云就行笥中书籍采录，然一舟所贮，卷轴几何，其言似未可信也。

△《伯牙心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抡撰。抡号桐菴，又号鹤淑，江宁人。书中客窗新语一曲，称汤显祖作。神化引一曲，称李如真作，则万历以后人也。凡宫音三曲，商音六曲，角音三曲，徵音七曲，羽音三曲，商角音三曲，慢宫调一曲，黄钟调一曲，凄凉调一曲，清商调二曲，有词者六，无词者二十三，每词各有解题，词旨浅拙。至谓墨子为梁惠王时人，其陋可想矣。

△《太古遗音》（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抡撰。卷首系四言赞一篇。其中上古琴样一篇，自伏羲、神农迄刘伯温，凡三十四人之琴，皆绘之为图，不经殊甚。又绘锺子期像，而以己像厕其后，尤为妄诞。焦竑《经籍志》有《太古遗音》四卷，称袁均哲著，今未之见。或抡窃其书而改窜之，未可知也。

△《操缦录》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是书专辨丝音，杂引古书为证，兼及诗赋，分为四门。曰离音弋载，统论声律。曰乐统博稽，论琴。曰遗音缀笔，论瑟。曰丝系衍记，论琵琶、箏、篪篴。丝音可谓大备。然主於泛收故实，未必能通悬解也。

△《溪山琴况》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徐祺撰。祺，太仓人。是书共二十四则，专论琴声。

△《琴学心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庄臻凤撰。臻凤号蜨菴，江宁人。其书专论琴声。先考律吕之源，次辨指法之误，又自制新谱十二曲，增入旧调之中。并以同时赠诗附焉。

△《琴谈》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程允基撰。允基字寓山，徽州人。是编上卷为集论，所述皆为鼓琴诸法及其工拙得失。惟所论奇法馀指要直，内法上徽得声，颇识指法之妙，与松风阁诸谱不同。其余七要十要之法，则人所共知也。下卷惟纪琴之故实，取备谈资

而已，无关琴理。

△《琴学内篇》一卷、《外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是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琴律正变倍半之理，及定徽转调之法；外篇则薈萃古今琴说，而以己意断其是非也。管律与弦度，其生声取分，本不相通，以律合琴，本原已谬。蔡元定谓琴絃定七弦只可弹黄钟一均，朱子谓季通不能琴，弹出便不可行，庭栋乃取《律吕新书》所论而一一比附之，误矣。其制弦篇云，律有十二，弦仅有七，以为转转便可换调，终不尽合当用之律，必须因正变半律之数俱制为弦，随调更张之。此正朱子之所讥，而庭栋不知也。立调篇云，黄大太三律以一弦为宫，夹姑二律以二弦为宫，仲蕤林三律以三弦为宫，夷南二律以四弦为宫，无应二律以五弦为宫，说盖本之赵孟頫《琴原》。然丝数之巨细多寡，无可增减，如一弦既定为黄钟者，不得又目之为大吕、太簇，是以有随调制弦之说以迁就之。今考书中五调统十二宫图，所列每弦正倍变之别有十二通。七弦则八十四，如一弦有黄大太及黄变四律，而大吕正律又因宫正与羽徵角商倍而分为五，太簇正律又因宫正徵倍而分为二，黄变又因羽徵角商倍而分为四，不知庭栋何以能尽别之？是亦臆说而已矣。

——右“艺术类”琴谱之属，十二部四十九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宣和集古印史》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来行学刊。行学字颜叔，杭州人。自序称耕於石箐山畔，桐棺裂，得朱笥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素丝玉轴，朱印墨书，盖南渡以来好事家所宝以自殉者。考辑录古印，始於宋晁克一之《集古印格》。其书一卷，见於《郡斋读书志》。此书则自宋以来诸家书目所不载。惟吾衍《学古编》末有明隆庆二年罗浮山樵附录五条，其世存古今图印谱式条内载有《宣和印谱》四卷，计其年月，适在此书初出之时。然则即据此本以载入？非古有是书矣。况桐棺易朽，何以南宋至明犹存？其为依托，显然明白。末二行附题所制印色之价，某种若干，尤为猥鄙。屠隆作序极称之，殊非定论也。

△《古今印史》一卷（内府藏本）

明徐官撰。官字元懋，吴县人。魏校之门人也。校作《六书精蕴》，以篆改隶，又以古篆改小篆，穿凿附会，务以诡激取名。官承其师说，谬为高论。於摹印一事，动引六书为词，而实於摹印无所解，於六书亦无所解。许慎《说文序》载摹印之书别为一体，名曰缪篆，而汉人之印传於今者，不啻千百，往往与小篆不符。如小篆文借留为刘，通朋为凤，而顾氏《印藪》载汉刘凤印乃直作隶书刘凤字者，不一而足。盖古之印章，所以示信，欲人辨识，务肖本形，使

改诸葛亮为诸葛谅，改韩愈为韩瘃，人已不知为谁矣。况如官之所论，动以钟鼎古文镌之哉！他如称古篆首列仓颉篇，其书《隋志》已佚，官何由睹？又称隶书宜结体微方，当一一翻篆为之，是汉、魏碑刻全然乖谬。又称比干盘铭、季札墓碑皆为孔子真迹，季札碑姑无论，比干墓中之盘，夫子何自书之？又称尝见宋版说文为徐铉所书，其弟锴校正，锴卒於南唐，安得预刻宋版？甚至谓县字取系倒之意，假借为州县字，所以言民之倒悬。其谬妄更不足辨矣。

△《印藪》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顾从德撰。从德字汝修，上海人。是编搜罗古印，摹刻成谱。首尚方诸玺，次官印，次私印，以四声部分为次，检阅颇便。凡所收录，自其家以及好事者所藏曾经寓目者，咸以朱摹其文，而详载其释文形制於下。至前人所集如王侁之《啸堂集古录》、赵孟頫之《印史》、吾衍之《学古编》、杨遵之《集古印谱》等书，并采掇以备考订。前有隆庆壬申沈明臣序，称从德所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可谓至富。序又云，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今卷前亦题曰王常延年编，顾从德汝修氏校，盖同时编次之人也。是书初名《集古印谱》，王穉登始易之曰《印藪》，说见从德自序云。

△《印史》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何通撰。通字不违，松江人。是书成於万历中，取历代名人各为刻一私印，而略附小传於下。秦十九人，西汉二百二十一人，东汉二百六人，蜀十八人，吴七人，魏二十八人，晋八十一人，宋七人，齐二人，梁九人，北魏六人，周二人，隋十三人，唐一百七十八人，五代十一人，宋一百二十人，元十四人。其去取颇不可解。如秦以李斯为首，公孙鞅次之，二人行事无足取，且鞅在斯前，不知何以颠倒。四皓仅取东园公、绮里季，不知何所优劣。汉有孔仅、桑宏羊，唐有李义府、许敬宗、高力士，五代有敬新磨，亦不知何以甄录。其印欲仿汉刻，而多违汉法。如二名分为两行，复姓乃作回文，不知汉印二名复姓皆不割裂其文也。

又参以钟鼎之文，不知汉印之不合小篆者，多兼用隶法，不用古篆也。班固曰班固孟坚，王粲曰仲宣王粲，汉印无此文法也。刘字、亮字，《说文》所无，参以隶法是矣。庾亮、陈亮乃作谅字，王凝之从小篆矣。李阳冰乃又作凝字，不又自乱其例乎。大抵拘於俗工之配合，而全未考古耳。

△《印存初集》二卷、《印存玄览》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胡正言撰。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前明尝官武英殿中书舍人，以摹印名一时。是编其印谱也。初集以朱印之，别名《玄览》者则以墨印之。大抵名字印十之八，斋阁印十之一，镌成语者十之一。自明中叶，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为宗，其末流伤於媚媚，无复古意。何以苍劲为宗，其末流破碎植

枒，备诸恶状。正言欲矫两家之失，独以端重为主，颇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学之者失於板滞，又为土偶之衣冠矣。

——右“艺术类”篆刻之属，五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适情录》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林应龙编。应龙字翔之，永嘉人。尝充礼部儒士。是书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载日本僧虚中所传《弈谱》三百八十四图，第九卷以下为外篇。补遗图说则应龙所蒐录也。

△《弈史》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有《吴郡丹青志》，已著录。是编历述古来弈品，叙次颇为简洁。其末附辨论一则，驳诸书附会神奇之说，亦颇中理。

△《弈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思任撰。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佥事。是编定弈棋禁令，各以明代律文列前，而以弈者所犯附会比照之。分笞、杖、徒三等，纳赎有差，凡四十二条。夫弈以消闲遣兴，而限以苛例，使拘苦万状，动辄得咎。斯亦不韵之极矣，无论其所定当否也。

△《秋仙遗谱》十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弈图也。前冠以马融《围棋赋》、班固《弈旨》、张拟《棋经》、刘仲甫《棋法》及《围棋》十诀。前集八卷，后集四卷。验其版式，盖明刊本也。

△《射书》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煜撰。煜字铭柏，自题曰西神矍圃。案无锡有西神山，则无锡人也。其仕履无考。是编掇拾群书论射之言，汇为一书。卷首载明代武科制诏疏议数条，次射法，次射式，次马射，次射礼。其射法、射式中所引之书多注秘授二字，而不详所从来，射礼考则首载明代考试武生仪。又摭拾三礼及《吴越春秋》、《白虎通》、《初学记》数则，而以袁黄《兵制考》、黄道周《马政考》、劳堪《马说》及前人诗赋数篇杂缀其后，体例颇为芜杂。

△《射义新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道生撰。道生，海宁人。是编上卷杂引《礼记》、《周礼》及各子史中言射之事，抄撮故实，无所发明。下卷则专言射诀，而所引《祇武编》、《纪效新书》、《武经节要》、《射家心法》四种，亦皆纸上空谈，无济於用。末附杂记数则，载养由基神射法，具列咒词、符篆，尤怪诞不经矣。

△《壶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孝元撰。孝元字松桥，滑县人。嘉靖中官都司经历。其书以投壶之法，图之为谱。凡十八目，一百三十馀式。虽非礼经古制，亦技艺之一种也。

△《壶史》三卷（内府藏本）

明郭元鸿撰。元鸿，泰和人。是书成於万历丁丑。以投壶为射礼之遗，为之考订。首引群书，次载司马光谱，次列所创新名。

△《五木经》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唐李翱撰。记樗蒲之戏，元革为之注。其法有图有例。考陈氏《书录解题》，载《五木经》一卷并图例，今图例已佚，非全书矣。程大昌《演繁露》疑所述与史语不合，然谓樗蒲久废不传，赖有此文而五木之形制齿数粗亦可考。顾大韶作《五木经辨》，则谓按以古六博格五之法，殊相缪戾。知此经是翱所戏作，借古樗蒲卢白雉犊之名以行打马之法，实非古之五木。所引《后汉书梁冀传注》及《列子杨朱篇注》，考证甚详。合二人所论观之，则是书为翱自出新意明矣。

△《丸经》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序末云，述为《丸经》增注简（案：简字句意未完，疑下脱一中字，谨附识於此。）谅好事者从而歌咏之，则经注本一人所作。其书借击球之事以寓意，文词颇有可观。序称龙集壬午，似为元至正二年作也。

△《双陆谱》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了角道人撰。前有元林子益序，称双陆之戏始於陈思王。道人来闽，随动而应，无不胜者。一日遗此书而去，竟泯其迹，於是人以了角仙称之，得是谱者用之如神矣云云。其书有图，有例，有论，於进退弃取之机，言之颇详。——右“艺术类”杂技之属，十一部，四十八卷，皆附《存目》。

（案：射法，《汉志》入兵家，《文献通考》则入杂技艺，今从之。象经、弈品，《隋志》亦入兵家，谓智角胜负，古兵法之遗也。然相去远矣，今亦归之杂技，不从其例。）卷一百十五 子部二十五

○谱录类

刘向《七略》，门目孔多，后并为四部，大纲定矣。中间子目，递有增减，亦不甚相远。然古人学部，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於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倒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

《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未载《竹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鹜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於无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於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於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

可系属者，门目既繁，检寻亦病於琐碎，故诸物以类相从，不更以时代次焉。

△《古今刀剑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齐初为奉朝请。永明十年，上表辞禄，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事迹具《梁书处士传》。是书所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吴将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将刀，锺会以下凡六事。然关、张、诸葛亮、黄忠皆蜀将，不应附入吴将中，疑传写误佚蜀将刀标题三字。

又董卓、袁绍不应附魏，亦不应在邓艾、郭淮之间，均为颠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齐高帝作相时已引为诸王侍读，而书中乃称顺帝准为杨玉所弑，不应以身历之事，谬误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剑一条乃预著武帝谥号，并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书已为后人窜乱，非宏尽景本文。然考唐李焘《尚书故实》引《古今刀剑录》云，自古好刀剑多投伊水中，以禳滕人之妖。与此本所记汉章帝铸剑一条虽文字小有同异，而大略相合。则其来已久，不尽出后人贗造。或亦张华《博物志》之流，真伪参半也。

△《鼎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梁虞荔撰。考《陈书列传》，荔字山披，会稽馀姚人。释褐为梁西中郎行参军，迁中书舍人。侯景乱，归乡里。陈初召为太子中庶子，领大著作，东阳扬州二州大中正。赠侍中，谥曰德。是荔当为陈人。称梁者误也。其书不见於本传，《唐志》始著录。然检书中载有陈宣帝於太极殿铸鼎之文，荔卒於陈文帝天嘉二年，下距临海王光大二年宣帝嗣位时，首尾七年，安得预称谥号？其为后人所搀入无疑。又卷首序文乃纪夏鼎应在黄帝条后，亦必无识者以原书无序，移掇其文，盖流传既久，屡经窜乱，真伪已不可辨，特以其旧帙存之耳。又按晁公武《读书志》别出吴协《鼎录》一条，《通考》与此书两收之，然其书他无所见。疑吴字近虞，协字近荔，传写舛讹，因而误分为二也。

△《考古图》十卷、《续考古图》五卷、《释文》一卷（内府藏本）

宋吕大临撰。大临字与叔，蓝田人。元祐中官秘书省正字。事迹附载《宋史吕大防传》。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大临《考古图》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则称十卷之外尚有《续考》五卷，《释文》一卷，乃北宋镂版，得於无锡顾宸家，后归泰兴季振宜，又归昆山徐乾学，曾复从乾学借钞，其图亦令良工绘画，不失毫发，纸墨更精於槧本云云。此本勘验印记，即曾所手录。以较世所行本，卷一多孔文父饮鼎图一铭十四字，说五十一字。卷三邢敦图多一盖图。卷四开封刘氏小方壶图乃秘阁方文方壶图，秘阁方文方壶图乃开封刘氏小方壶图，今本互相颠倒。卷六目录多标题盘匱孟弩戈削一行。卷八多玉鹿卢剑具图

三说一百五十五字，又多白玉云钩、玉环、玉玦图各一。卷九多京兆田氏鹿卢镫图一说四十七字，又犀镫第二图与今本迥别，又内藏环耳熏多一盖图。卷十新平张氏连环鼎壶无右所从得及度量铭识皆阙失无可考，惟样存於此二十字，又多庐江李氏鏹斗图一，又兽炉第二图后多说三十五字，又卷末多邛州天宁寺僧捧敕佩图二说四十六字。卷首大临自序，本题曰后记，附载卷末。其余字句行款之异同，不可缕举，而参验文义，皆以此本为长。《续图》卷一二十器，卷二二十二器，卷三二十六器，卷四二十器，卷五十二器，先后不以类从。盖随见随录，故第五卷所载独少，或有铭而不摹其文，有文而不释其读者。其收藏名姓皆载图说之首，云右某人所得，与前图注姓名於标目下者例亦小殊。

《释文》一卷，前有大临题词，取铭识古字以广韵四声部分编之。其有所异同者，则各为训释考证，疑字、象形字、无所从之字则附於卷末。《大临图》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图》之前。而体例谨严，有疑则阙，不似《博古图》之附会古人，动成舛谬。其弁卩敦一条，胡安国注《春秋》成周宣榭火，乃引之诂经，足知其说之可据。吾邱衍《学古编》称此图有黑白两样，（案：黑字白字皆指所刻款识）黑字者后有韵图欠璫玉璫，白字者博山炉上鸡画作人手，此本铭文作白字，然博山炉图无所谓人手，亦无所谓鸡。其《释文》一卷，依韵排次，当即衍所谓韵图，然八卷实有庐江李氏璫玉璫，知衍所见之本亦不及此本之完善。钱曾称为缥囊异物，洵不虚矣。

惟《续图》五卷，《书录解题》所不载，吾邱衍《学古编》亦未言及，其中第二卷引吕与叔云云，又引《考古图》云云，第三卷有绍兴壬午所得之器云云，则其书在绍兴三十二年之后，与大临远不相及，盖南宋人续大临之书而佚其名氏。钱曾并以为大临作，盖考之未审也。其释文所举诸器，皆在前十卷中，所释榭字析字之类，亦多与图说相合。惟弅字《图说》释为张，与欧阳修《集古录》同，而《释文》则从阙疑，稍相牴牾。或大临削改未竟，偶尔驳文欤？至其题词称，古器铭识，不独与小篆有异。有同一器，同一字，而笔画多寡，偏旁位置不一者，如伯百父敦之百字，宝字、斲字，叔高父簋之簋字，晋鼎之作字，其异器者如彝尊寿万等字，诸器笔画皆有小异，知古字未必同文，至秦始就一律，故非小篆所能该，亦通论也。

△《啸堂集古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王俅撰。俅字子弁，一作球字夔玉，米芾《画史》又作夔石，未详孰是。陈振孙《书录解题》谓李邴序只称故人长孺之子，未详其为何王氏。考邴序称与长孺同乡关，邴籍济州任城，则俅为齐人可知。是编录古尊彝敦卣之属，自商迄汉，凡数百种，摹其款识，各以今文释之。中有古印章数十，其一曰夏禹。元吾邱衍《学古编》谓系汉巫厌水灾法印，世俗传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

汉篆，故知之。衍精於鉴古，当得其实。衍又谓滕公墓铭郁郁作两字书，与古法叠字止作二小画者不同，灼知其伪，则是书固真贗杂糅。然所采摭，尚足资考鉴，不能以一二疵累废之。盖居千百年下而辨别千百年上之遗器，其物或真或不真，其说亦或确或不确，自《考古图》以下，大势类然，亦不但此书也。

△《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案晁公武《读书志》称《宣和博古图》为王楚撰，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图》，凡臣王黼撰云云，都为削去，殆以人废书。则是书实王黼撰，楚字为传写之伪矣。曾又称《博古图》成於宣和年间，而谓之重修者，盖以采取黄长睿《博古图说》在前也。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博古图说》十卷，秘书郎昭武黄伯思长睿撰，凡诸器五十九品，其数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数四十五。长睿没於政和八年，其后修《博古图》颇采用之，而亦有删改云云。钱曾所说，良信。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李公麟字伯时，最善画，性喜古，取生平所得及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而名之曰《考古图》。及大观初，乃仿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则此书踵李公麟而作，非踵黄伯思而作，且作於大观初，不作於宣和中。绦，蔡京之子，所说皆其目睹，当必不误，陈氏盖考之未审。其时未有宣和年号，而曰《宣和博古图》者，盖徽宗禁中有宣和殿以藏古器书画。后政和八年改元重和，左丞范致虚言犯辽国年号（案：辽先以重熙建元，后因天祚讳禧，遂追称重和），徽宗不乐，遂以常所处殿名其年，且自号曰宣和人，亦见《铁围山丛谈》。则是书实以殿名，不以年号名。自洪迈《容斋随笔》始误称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莫若《博古图》云云。钱曾遂沿以立说，亦失考也。绦又称尚方所贮至六千馀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而洪迈则摘其父癸匱、周义母匱、汉注水匱、楚匱盘、汉梁山鍬及州吁高克诸条，以为诟厉，皆确中其病。知绦说乃回护时局，不为定评。然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其支离悠谬之说，不足以当驳诘，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宣德鼎彝谱》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宣德中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次。前有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序，亦题奉敕恭撰。后有嘉靖甲午文彭跋，称出自于谦家。宣德中，有太监吴诚司铸冶之事，与吕震等汇著图谱，进呈尚方，世无传本。谦於正统中为礼部祠曹，从诚得其副本，彭复从谦诸孙假归抄之。盖当时作此书，只以进御，未尝颁行，故至嘉靖中始流传於世也。始宣宗以郊庙彝鼎不合古式，命工部尚书吴中采《博古图录》诸书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之式更铸，震等纂集前后本末

，以成此书。

一卷、二卷载所奉敕谕及礼部进图式、工部议物料诸疏。三卷载工部请给物料疏及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殿鼎彝名目。四卷载太庙至内府宫殿鼎彝名目。

五卷载敕赐两京衙门至天下名山胜迹鼎彝名目，工部铸冶告成及补铸二疏，并褒奖敕一道。六、七、八卷通为详释鼎彝名义，凡某所某器仿古某式，皆疏其事实尺寸制度，一一具载之。宣炉在明世已多伪制。此本辨析极精，可据以鉴别，颇足资博雅之助。末附项元汴宣炉博论数条，亦可考证。惟文彭原跋有命工绘图，敷采装潢之语，而此本无之，殆传抄者佚去欤？杭世骏《道古堂集》有《书宣德彝器谱后》一篇，曰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档案也，辽阳年中丞希尧从部录出，以宣宗谕旨中有炉鼎彝器字，遂摘用之，系年氏所定，非实事也，所言与此本迥异。

盖世骏所见乃不完残帙，以钞自年希尧家，故影附而为此说，不足据也。

△《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乾隆十四年奉敕撰。以内府度藏古鼎彝尊罍之属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其体例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摹绘精审，毫釐不失，则非二图所及。其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道、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如周文王鼎铭之鲁公，断为伯禽而非周公、周晋姜鼎铭之文侯，据虎贲云云与书文侯之命，合，断为文侯虎而非文公重耳；汉定陶鼎，据《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注》，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断此鼎为宣帝中定陶共王康作而非赵共王恢，皆足正《博古图》姓名之讹。又如商祖癸鼎，《博古图》谓我之字从戈者，敌物之我也云云，则斥其杂用王安石《字说》。王氏铜虹烛锭，《博古图》谓是荐熟食器，则於周素锭引说文以锭为镫正之，亦足纠其训释之舛。其他如周召夫鼎、周鱼鼎之属，辨驳尤多。又如周单卣铭爵字景字从《博古图》，丰字则从钟鼎款识，於两家皆取所长，铭首凶字则证其不当作冏，於两家并订其失，商瞿卣旧无实证，则引《竹书纪年》注定瞿为武乙之名。并能参考异同，补苴罅漏。至周象尊，据器订《周礼》司尊彝注饰以象骨之非、周犧尊，据器订郑注饰以翡翠之非，周虎罍，引周官鼓人以金罍和鼓郑注，证《南史》灌之以水及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茎当心跪注之非，则尤有裨於经史之学。又周邢侯方彝铭十八月乙亥，证以《管子》十三月令人之鲁，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二十八月莱莒之君请复之数语，以破欧阳修、蔡襄、刘敞辈不解洛鼎铭十有四月之疑，尤从来考古者所未到。

盖著述之中，考证为难；考证之中，图谱为难；图谱之中，惟钟鼎款识义通乎六书，制兼乎三礼，尤难之难。读是一编而三代法物恍然如睹。圣天子稽古右

文，敦崇实学，昭昭乎有明验矣。

△《奇器图说》三卷、《诸器图说》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奇器图说》，明西洋人邓玉函撰。《诸器图说》，明王徵撰。徵，泾阳人。天启壬戌进士，官扬州府推官。尝询西洋奇器之法於玉函，玉函因以其国所传文字口授，徵译为是书。其术能以小力运大，故名曰重，又谓之力艺。大旨谓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则即此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故先论重之本体，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条。次论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条。次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图皆有说，而於农器水法尤为详备。其第一卷之首，有表性言解、来德言解二篇，俱极夸其法之神妙，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然其制器之巧，实为甲於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录而存之，固未尝不可备一家之学也。诸器图说，凡图十一，各为之说，而附以铭赞，乃徵所自作，亦具有思致云。

△《文房四谱》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苏易简撰。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知陈州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凡《笔谱》二卷，《砚谱》、《墨谱》、《纸谱》各一卷，而笔格水滴附焉。各述原委本末，及其故实，殿以辞赋诗文，合为一书。前有徐铉序，末有雍熙三年九月自序，谓因阅书秘府，集成此谱。考欧阳询《艺文类聚》，每门皆前列事迹，后附文章，易简盖仿其体式，然询书兼罗众目。其专举一器一物，辑成一谱，而用欧阳氏之例者，则始自易简。后来《砚笺》、《蟹录》，皆沿用成规，则谓自易简创法可也。其搜采颇为详博，如梁元帝《忠臣传》、顾野王《舆地志》之类，虽不免自类书之中转相援引，其他徵引，则皆唐、五代以前之旧籍，足以广典据而资博闻。当时甚重其书，至藏於秘阁，亦有以矣。《宋史》本传但称文房四谱，与此本同。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又有《续文房四宝谱》。考洪迈《歙砚说跋》，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当由是而俗呼四宝，因增入书名，后来病其不雅，又改题耳。

△《歙州砚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题有大宋治平丙午岁重九日十字。考之陈振孙《书录解題》，载有《歙砚图谱》一卷，称太子中舍知婺源县唐积撰，治平丙午岁云云其年月与此相合，然则此即积书矣。中分采发、石坑、攻取、品目、脩斫、名状、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门，所志开凿成造之法甚详。盖歙石显於南唐，宋人以其发墨，颇好用之。土人藉是为生，往往多作形势以希售。米芾尝讥

其好为端样，以平直斗样为贵，滞墨甚可惜。而此书名状门内实首列端样，亦可以考见一时风尚也。《书录解题》作《图谱》，米芾亦称今之制见《歙州砚图》，而此本有谱无图，盖左圭刊入《百川学海》时病绘图繁费，削而不载，今则无从考补矣。

△《砚史》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是书首冠以用品一条，论石当以发墨为上。后附性品一条，论石质之坚软。样品一条，则备列晋砚、唐砚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记诸砚，自玉砚至蔡州白砚，凡二十六种，而於端、歙二石辨之尤详。

自谓皆曾目击经用者，非此则不录，其用意殊为矜慎。末记所收青翠叠石一，正紫石一，皆指为历代之瑰宝，而独不及所谓南唐砚山者，或当时尚未归宝晋斋中，或已为薛绍彭所易欤？芾本工书法，凡石之良楛，皆出亲试，故所论具得砚理，视他家之耳食者不同。其论历代制作之变，考据尤极精确，有足为文房鉴古之助者焉。

△《砚谱》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旧载左圭《百川学海》中，亦无序跋年月。皆杂录砚之出产与其故实。中间载有欧阳修、苏轼、唐询、郑樵诸人之说，则南宋人所为。然尤袤、陈振孙二家书目皆不载，或偶遗也。其书仅三十二条，不为赡博，采摭亦间有疏舛。如以端溪子石为在大石中生，尚沿旧说，未加考证。又如许汉阳以碧玉为砚，其事出谷神子《博异记》，乃龙女之砚，非汉阳之砚，徵引亦为讹误。以其宋人旧帙，流传既久，尚有一二足资多识者，故附著诸家砚谱之次，以备检核焉。

△《歙砚说》一卷、《辨歙石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之，亦云皆不著姓名。左圭《百川学海》列於唐《积谱》后，卷末有跋，称绍兴三十年十二月，弟左承议郎尚书礼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迈跋。跋中称景伯兄治歙，既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又别刻砚说三种云云。案景伯为洪迈兄洪适之字，则此二书似出於适，然与迈跋三种之说不合。考适《盘洲集》有苏易简《文房四谱》跋，称说歙砚者凡三家，品诸李者有《墨苑》，以踵此编。然则此二种盖与唐积之谱共为三种，皆适所刻，以附於《文房谱》之后者，实非适所自撰也。《砚说》兼纪采石之地，琢石之法及其品质之高下。《歙石说》则专论其纹理星晕，凡二十七种，辨别颇为详悉。

唐询《北海公砚录》见於《郡斋读书志》者，今其本久已失传，惟此书引有两条，及无名氏《砚谱引》有一条，犹可以考见什一云。

△《端溪砚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淳熙十年东平荣{卅巳}跋曰，右缙云叶樾交叔传此谱，稍异於众人之说，不知何人所撰，称徽祖为太上皇，必绍兴初人云云。是当时已不详其出谁手矣。其书前论石之所出与石质石眼，次论价，次论形制，而终以石病。考端砚始见李贺诗，然柳公权论砚首青、绛二州，不言端石，苏易简《文房四谱》亦尚以青州红丝砚为首。后端砚独重於世，而鉴别之法亦渐以精密。此谱所载，於地产之优劣，石品之高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据。至於当时以子石为贵，而此独辨其妄，荣{卅巳}以为稍异於众人之说，盖指此类。然自米芾《砚史》已云遍询石工，未尝有子石。芾为浚县尉，尝亲至端州得其详，而其言正与此合。亦足以知其说之确也。

△《砚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是书成於嘉定癸未。前有自序，序末数语，隐涩殆不可解。与所作《蟹略序》体格，仿佛相似。陈振孙称似孙之文好以怪僻为奇，殆指此类欤？其书第一卷为端砚，分子目十九。卷中砚图一类列四十二式，注曰歙石亦如之，然图已不具，意传写佚之也。第二卷为歙砚，分子目二十。第三卷为诸品砚，凡六十五种。第四卷则前人诗文。其诗文明题曰端砚歙砚者，已附入前二卷内，是卷所载，皆不标名品，故别附之诸品后耳。《宋志》所录《砚谱》，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详於材产质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孙此书独晚出，得备采诸家之说，又其学本淹博，能旁徵群籍以为之佐证，故叙述颇有可观。中间稍有渗漏者，如李后主青石砚为陶穀所碎一条，乃出无名氏《砚谱》中，为曾慥《类说》所引，今其原书收入左圭《百川学海》，尚可检核，似孙竟以为出自《类说》，未免失於根据。然其大致驯雅，终与庞杂者不同。如端州线石为诸品所不载，据王安石诗增入，亦殊赅洽。钱曾《读书敏求记》亦称唐人言吴融《八韵赋》古今无敌，惜乎亡来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赋》一篇，岿然鲁灵光也。则亦颇资考据矣。

△《钦定西清砚谱》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每砚各图其正面背面，间及侧面。凡奉有御题、御铭、御玺及前人款识、印记，悉皆案体临摹，而详述其尺度材质、形制及收藏赏鉴姓名，系说於后。其旧人铭跋，并附录宸章之后，下逮臣工奉敕所题，亦得备书。

其序先以陶之属，上自汉瓦，下逮明制，凡六卷。次为石之属，则自晋王廞璧水砚以至国朝朱彝尊井田砚，凡十五卷，共为砚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其后三卷曰附录，为砚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诸品及仿制澄泥各种皆备列焉。古泽斑驳，珍产骈罗，诚为目不给赏，而奎藻璘〈王扁〉，徵名案状，如化工肖物，尤与帝鸿之制，周武之铭，同照映万古。然

睿虑深长，不忘咨傲，恒因器以寓道，亦即物以警心。伏读御制序有云，惜沦弃，悟用人，慎好恶，戒玩物，无不三致意焉。信乎圣人之心所见者大，不徒视为文房翰墨之具矣。内廷所贮本，总二十四册，今案册为卷，而以原目为首卷，凡二十五卷。

△《墨谱》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孝美撰。孝美字伯扬，自署赵郡人。盖唐俗称郡望，未知实籍何地，其仕履亦未详也。前有绍圣乙亥马涓序，及李元膺序，与《通考》所载合。然二序皆称《墨谱》，而《通考》则题曰《墨苑》，与序互异。案书中出灰、磨试二条，注曰出《墨苑》，则《墨苑》别为一书，《通考》误矣。此本题曰《墨谱法式》，与《通考》又别。案书分三卷，上卷曰图，中卷曰式，下卷曰法。则法式乃其中之子目，安得复为总名。且既曰《墨谱》，又曰《法式》，文意重叠，於体例尤乖、殆亦后人妄改。今惟据原序名曰《墨谱》，以存其旧。上卷凡采松、造窑、发火、取烟、和制、入灰、出灰、磨试八图，然惟采松、造窑二图有说，余皆有说而佚其图。中卷凡祖氏、奚庭珪、李超、李廷珪、李承晏、李文用、李惟庆、陈赞、张遇、盛氏、柴珣、宣道、宣德、猛州贡墨、顺州贡墨及不知名氏十六家之式，亦各绘面图漫图。惟以奚庭珪、李廷珪分为二人，且谓奚不如李远甚，与《南唐书》奚庭珪赐姓为李之说异。然两无显证，义可并存。其目列盛氏在柴珣前，而图则盛在柴后，盖传写误也。下卷凡牛皮胶、鹿角胶、减胶、冀公墨、仲将墨、庭珪墨、古墨、油烟墨、叙药品胶十一法，而牛皮胶有二法，庭珪墨有二法，古墨有三法，油烟墨有六法，实二十法。其持论皆剖析毫芒，具有精理。自明以来，油烟盛行，松烟之制久绝。孝美所论，虽今人所不能用，然古法古式藉以得传，固博物者所当知矣。

△《墨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载毛晋《津逮秘书》中。原本题曰晁氏撰，不著时代名字。诸书引之，亦但曰《晁氏墨经》。考何蘧《春渚纪闻》云：晁季一生平无他嗜，独见墨喜动眉宇，其所制铭曰晁季一寄寂轩造者，不减潘、陈。又称其与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精究和胶之法，其制皆如犀璧。此书中论胶云，有上等煤而胶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胶法，虽次煤能成善墨。与所言精究和胶亦合，疑为晁季一作也。

然晁公武《读书后志》但有董秉《墨谱》一卷，而不及此书，不应其从父之作公武不见，是为可疑。考《读书志》子部之叙，九曰小说，十曰天文历算，十一曰兵家，十二曰类家，十三曰杂艺，十四曰医书，十五曰神仙，十六曰释书。而今本所刊小说之后缀以王氏《神仙传》、葛洪《神仙传》二种，并不列神仙之标题，以下即别标释书类。是今本佚其子部五类，类书一类适在所佚之中

（按：《后志》载《墨谱》於类书），其不载亦不足疑矣。季一名贯之，晁说之之兄弟行。朱弁《风月堂诗话》称其官一曰检讨，一曰察院，不知实终於何职，其事迹亦无考云。

△《墨史》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陆友撰。友字友仁，亦字宅之，平江人。其书集古来精於制墨者，考其事迹，勒为一书。於魏得韦诞一人，於晋得张金一人，於刘宋得张永一人，於唐得李阳冰以下十九人，於宋得柴珣以下一百三十余人，於金得刘法、杨文秀二人。

又详载高丽、契丹、西域之墨，附录杂记二十五则，皆墨之典故也。其间蒐罗隐僻，颇为博赡。其论奚廷珪非李廷珪一条，据《墨经》所载，易水奚鼎之子超，鼎之子起，又别叙歙州李超，超子廷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异，居有易、歙之分。惟其名偶同，所谓《墨经》者，今虽不知为何本，然宋绍圣中李孝美作《墨谱》，已有是说，亦可以旁资参考也。案《徐显稗传》，载友仁生市廛闾閭间，父以市布为业，独能异其所好，攻苦於学，善为歌诗，工八分隶楷，博极群物。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服其精识，相与言於文宗。未及任用而二人去职，友亦南归，自号砚北生，著《砚史》、《墨史》、《印史》，所为诗文有《杞菊轩稿》。今皆亡佚，惟《研北杂志》及是书尚存云。

△《墨法集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沈继孙撰。继孙，洪武时人，但自署其籍为姑苏，馀不可考。惟倪瓚《云林集》有赠沈生卖墨诗序曰，沈学翁隐居吴市，烧墨以自给，所谓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者也。烟细而胶清，墨若点漆。近世不易得矣。因赋赠焉。时代、姓氏、里贯一一相符，则学翁殆继孙之字欤？继孙自云，初受教於三衢墨师，后又从一僧得墨诀，遂并录成书。凡为图二十有一，图各有说。实近代造墨家之所祖也。古墨皆松烟，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后杨振、陈道真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来，松烟之制渐废，惟油烟独行。继孙所制，今不传，其工拙虽莫可考，而此书由浸油以至试墨，叙次详核，各有条理，班班然古法具存，亦可谓深於兹事矣。世传《晁氏墨经》，其说太略，而明以来方氏、程氏诸谱，又斤斤惟花纹模式之是矜，不若是书之缕析造法，切於实用。录而传之，是亦利用之一端，非他杂家技术徒为戏玩者比也。

△《钦定钱录》十六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卷一至卷十三，详列历代之泉布，自伏羲氏迄明崇祯，以编年为次。第十四卷列外域诸品。第十五、十六卷以吉语、异钱、厌胜诸品殿焉。考《钱谱》始见於《隋志》，不云谁作。其书今不传。唐封演以下诸家所录，今亦不传。其传者以宋洪遵《泉志》为最古，毛

氏汲古阁所刊是也。然所分正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奇品、神品诸目，既病淆杂，又大抵未睹其物，多据诸书所载想像图之，如聂崇义之图三礼。或诸书但有其名而不言其形模文字者，则概作外圆内方之轮廓，是又何贵於图耶？至所笺释，率多臆测，尤不足据为定论。是编所录，皆以内府储藏，得於目睹者为据，故不特字迹花纹，一一酷肖，即围径之分寸毫釐，色泽之丹黄青绿，亦穷形尽相，摹绘逼真。而考证异同，辨订真伪，又皆根据典籍，无一语凿空。盖一物之微，亦见责实之道，与稽古之义焉。至於观其轻重厚薄，而究其法之行不行；观其良窳精粗，而知其政之举不举。千古钱币之利弊，一览具睹，又不徒为博物之资矣。

△《香谱》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不著撰人名氏。左圭《百川学海》题为宋洪刍撰。刍字驹父，南昌人。绍圣元年进士，靖康中官至谏议大夫，谪沙门岛以卒。所作《香谱》，《宋史艺文志》著录。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有题洪驹父《香谱》后曰，历阳沈谏议家，昔号藏书最多者。今世所传《香谱》，盖谏议公所自集也，以为尽得诸家所载香事矣。以今洪驹父所集观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兴郭元寿赋长篇，其后贵池丞刘君颖与余凡五赓其韵，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颇多，犹有一二事驹父谱中不录者云云。则当时推重刍谱在沈立谱之上。然晁公武《读书志》称刍谱集古今香法，有郑康成汉宫香、南史小宗香、真诰婴香、戚夫人迫驾香、唐员半千香，所记甚该博，然《通典》载历代祀天用水沈香独遗之云云。此本有水沈香一条，而所称郑康成诸条乃俱不载，卷数比《通考》所载刍谱亦多一卷，似非刍作。沈立谱久无传本，《书录解题》有侯氏《萱堂香谱》二卷，不知何代人，或即此书耶？其书凡分四类，曰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香之法，亦颇赅备，足以资考证也。

△《香谱》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陈敬撰。敬字子中，河南人。其仕履未详。首有至治壬戌熊朋来序，亦不载敬之本末。是书凡集沈立、洪刍以下十一家之《香谱》，汇为一书。徵引既繁，不免以博为长，稍逾限制。若香名、香品、历代凝和制造之方，载之宜也。至於经传中字句偶涉而实非龙涎迷迭之比，如卷首引《左传》黍稷馨香，寥寥数则，以为溯源经传，殊属无谓。此仿《齐民要术》首援经典之例，而失之者也。其实本出经典之事，乃往往挂漏。如郁金香载《说文》之说，而《周礼》郁人条下郑康成之注乃独遗之，则又举远而略近矣。然十一家之谱，今不尽传，敬能薈粹群言，为之总汇。佚文遗事，多赖以传，要於考证不为无益也。

△《香乘》二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周嘉胄撰。嘉胄字江左，扬州人。是书初纂於万历戊午。止十三卷，李维桢

为之序。后自病其疏略，续辑此编。以崇祯辛巳刊成，嘉胄自为前后二序。其书凡香品五卷，佛藏诸香一卷，宫掖诸香一卷，香异一卷，香事分类二卷，香事别录二卷，香绪馀一卷，法和众妙香四卷，凝合花香一卷，薰佩之香涂傅之香共一卷，香属一卷，印香方一卷，印香图一卷，晦斋谱一卷，墨蛾小录香谱一卷，猎香新谱一卷，香炉诗、香文各一卷，采摭极为繁富。考宋以来诸家《香谱》，大抵不过一二卷，惟《书录解题》载《香严三昧》十卷，篇帙最富。然其本不传，传者惟陈敬之谱差为详备。嘉胄此编，殚二十馀年之力，凡香之名品故实，以及修合赏鉴诸法，无不旁徵博引，一一具有始末，而编次亦颇有条理，谈香事者固莫详备於斯矣。

○附录

△《云林石谱》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杜绾撰。绾字季扬，号云林居士，山阴人，宰相衍之孙也。是书汇载石品凡一百一十有六，各具出产之地，采取之法，详其形状色泽，而第其高下。然如端溪之类，兼及砚材，浮光之类，兼及器用之材，不但谱假山清玩也。前有绍兴癸丑阙里孔传序，传即续白居易《六帖》者。序中称绾为杜甫之裔，因引甫诗水落鱼龙夜句，谓长沙湘乡之山，鱼龙化而为石，甫因形容於诗。绾作是谱，为能绍其家风。考甫此句，见於秦州杂诗，乃由陕赴蜀之时，何由得至楚地？且甫之诗意，本非咏石，殊附会无理。末附宣和石谱，皆记艮岳诸石，有名无说，不知谁作。又附渔阳公《石谱》，皆载嗜石故事，亦不知渔阳公为谁。其中列周公谨、元遗山诸名，则必非绾书，盖明周履靖刻是书时所窜入也。今惟录绾书以资考证，而所附二谱，悉削而不载。又毛晋尝刻是书，并为一卷，又佚去孔传之序，而文句则无大异同，今亦不别著录焉。

（案：宋以后书，多出於古来门目之外。如此谱所品诸石，既非器用，又非珍宝，且自然而成，亦并非技艺。岂但四库中无可系属，即谱录一门亦无类可从。

亦以器物之材，附之器物之末焉。）——右“谱录类”《器物》之属，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九卷，附录一部，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陶弘景《刀剑录》，《文献通考》一入之类书，一入之杂技艺，虞荔《鼎录》，亦入杂技艺。夫弘景所录刀剑，皆古来故实，非讲击刺之巧，明铸造之法，入类书犹可，入杂技艺，於理为谬。此由无所附丽，著之此而不安，移之彼而又不安，迁移不定，卒至失於刊削，而两存。故《谱录》一门，不可不立也。）△《茶经》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陆羽撰。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桑苎翁，复州竟陵人。上元初，隐於苕溪。徵拜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太祝，并不就职。贞元初卒。事迹具《唐

书隐逸传》。称羽嗜茶，著经三篇。《艺文志》载之小说家，作三卷，与今本同。陈师道《后山集》有《茶经》序曰：陆羽《茶经》，《家书》一卷，毕氏、王氏书三卷，张氏书四卷，内、外书十有一卷，其文繁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本。张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以下，其文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於家。此本三卷，其王氏、毕氏之书欤？抑《后山集》传写多讹，误三篇为二篇也。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於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

△《茶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襄撰。襄莆田人。仁宗赐字曰君谟。（见集中谢御笔赐字诗序。）仕至端明殿学士。谥忠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其皇祐中为右正言修起居注时所进，前后皆有襄自序。前序称，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於烹试，曾未有闻，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后序则治平元年勒石时作也。分上、下二篇，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皆所谓烹试之法。《通考》载之，作试茶录。然考襄二序，俱自称《茶录》，石本亦作《茶录》，则试字为误增明矣。费袞《梁谿漫志》载有陈东此书跋曰，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余时为儿，闻此语亦知感慕。及见《茶录》石本，惜君谟不移此笔书旅獒一篇以进云云。案《北苑贡茶录》称，太平兴国中，特置龙凤模，造团茶，则团茶乃正供之土贡。《苕溪渔隐丛话》称，北苑官焙，漕司岁贡为上，则造茶乃转运使之职掌。襄特精其制，是亦修举官政之一端。东所述富弼之言，未免操之已蹙。《群芳谱》亦载是语，而以为出自欧阳修。观修所作《龙茶录》后序，即述襄造小团茶事，无一贬词。知其语出於依托，安知富弼之言不出依托耶？此殆皆因苏轼诗中有前丁后蔡致养口体之语，而附会其说，非事实也。况造茶自庆历中事，进录自皇祐中事，襄本闽人，不过文人好事，夸饰土产之结习，必欲加以深文，则钱惟演之贡姚黄花亦为轼诗所讥，欧阳修作牡丹谱，将并责以惜不移此笔注《大学》、《中庸》乎？东所云云，所谓言之有故，执之成理，而实非通方之论者也。

△《品茶要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儒撰。儒字道辅，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道父者误也。建安人。熙宁六年进士。此书不载於《宋史艺文志》，明新安程百二始刊行之。有苏轼书后一篇

，称儒博学能文，不幸早亡，云其文见阁本《东坡外集》。上元焦竑因录附其后。然《东坡外集》实伪本（说详集部本条下），则此文亦在疑信间也。书中皆论建茶，分为十篇。一采造过时，二白合盗叶，三入杂，四蒸不熟，五过熟，六焦釜，七压叶，八清膏，九伤焙，十辩壑源沙溪。前后各为总论一篇，大旨以茶之采制烹试，各有其法，低昂得失，所辨甚微。园民射利售欺，易以淆混，故特详著其病以示人。与他家《茶录》惟论地产品目及烹试器具者，用意稍别。惟东溪《试茶录》内有茶病一条，所称乌蒂白合蒸芽必熟诸语，亦仅略陈端绪，不及此书之详明。录存其说，亦可以互资考证也。

△《宣和北苑贡茶录》一卷、附《北苑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宣和北苑贡茶录》，宋熊蕃撰。所述皆建安茶园采焙入贡法式。淳熙中，其子校书郎克，始鋟诸木。凡为图三十有八，附以采茶诗十章。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蕃子克益写其形制而传之，则图盖克所增入也。时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赵汝砺复作《别录》一卷，以补其未备。所言水数羸缩，火候淹亟，纲次先后，品目多寡，尤极该晰。考茗饮盛於唐，至南唐始立茶官，北苑所由名也，至宋而建茶遂名天下。壑源沙溪以外，北苑独称官焙，为漕司岁贡所自出。文士每纪述其事，然书不尽传，传者亦多疏略。惟此二书，於当时任土作贡之制，言之最详。

所载模制器具，颇多新意，亦有可以资故实而供词翰者，存之亦博物之一端，不可废也。蕃字叔茂，建阳人。宗王安石之学，工於吟咏，见《书录解题》。克有《中兴小历》已著录。汝砺行事无所见，惟《宋史宗室世系表》汉王房下，有汉东侯宗楷曾孙汝砺，意者即其人欤。

△《东溪试茶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原本题宋宋子安撰，载左圭《百川学海》中，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又作朱子安。未详孰是。然《百川学海》为旧刻，且《宋史艺文志》亦作宋子安，则《读书志》为传写之讹也。其书盖补丁谓、蔡襄两家《茶录》之所遗。曰东溪者，亦建安地名也。凡分八目，曰总叙焙名，曰北苑，曰壑源，曰佛岭，曰沙溪，曰茶名，曰采茶，曰茶病。大要以品茶宜辨所产之地，或相去咫尺而优劣顿殊，故录中於诸焙道里远近，最为详尽。《宋史艺文志》有吕惠卿《建安茶用记》二卷。章炳文《壑源茶录》一卷，刘异《北苑拾遗》一卷，今俱失传。所可考见建茶崖略者，惟此与熊蕃、赵汝砺二录尔。

△《续茶经》三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廷灿撰。廷灿字秩昭，嘉定人。官崇安县知县候补主事。自唐以来，茶品推武夷。武夷山即在崇安境，故廷灿官是县时习知其说，创为草稿。归田后，订辑成编，冠以陆羽《茶经》原本，而从其原目采摭诸书以续之。上卷续其

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中卷续其四之器，下卷自分三子卷：下之上续其五之煮、六之饮，下之中续其七之事、八之出，下之下续其九之略、十之图。而以历代茶法附为末卷，羽原目所无，廷灿补之也。自唐以来阅数百载，凡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即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於今。廷灿一一订定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观所作《南村随笔》，引李日华《紫桃轩又缀》五台山冻泉一条，自称此书失载，补录於彼，其搜采可谓勤矣。录而存之，亦足以资考订。至於陆羽旧本，廷灿虽用以弁首，而其书久已别行，未可以续补之书掩其原目。故今刊去不载，惟录廷灿之书焉。

△《煎茶水记》一卷（内府藏本）

唐张又新撰。又新字孔昭，深州陆泽人。司门员外郎鷲之曾孙，工部侍郎荐之子也。元和九年进士第一。（案：本传但称元和中及进士高第，知为九年者据此书中所述，知为第一者，据元人所编《氏族大全》称其状元及第也。）历官右补阙。党附李逢吉，为入关十六子之一。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又新为行军司马，坐田伍事，贬江州刺史。（案：新、旧唐书皆云汀州刺史，而书中自称刺九江，则为江州无疑以二字形近而讹也。《书录解题》作涪州，则更误矣。）后又夤缘李训，迁刑部郎中，为申州刺史。训死，复坐贬，终於左司郎中。事迹具《新唐书本传》。其书前列刑部侍郎刘伯刍所品七水，次列陆羽所品二十水。

云元和九年初成名时，在荐福寺得於楚僧，本题曰《煮茶记》，乃代宗时湖州刺史李季卿得於陆羽口授。后有叶清臣《述煮茶泉品》一篇，欧阳修《大明水记》一篇，《浮槎山水记》一篇。考《书录解题》载此书，已称《大明水记》载卷末，则宋人所附入也。清臣所记，称又新此书为《水经》。案《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九卷引此书，亦称《水经》。或初名《水经》，后来改题，以别酈道元所志欤？

修所记极诋又新之妄，谓与陆羽所说皆不合。今以《茶经》校之，信然。又《唐书》羽本传称，李季卿宣慰江南，有荐羽者，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则羽与季卿大相齟齬，又安有口授《水经》之理？殆以羽号善茶，当代所重，故又新托名欤。然陆游《入蜀记》曰，史志道饷谷帘水数器，真绝品也。甘腴清冷，具备诸美。前辈或斥水产品以为不可信，水产品固不必尽当。至谷帘泉，卓然非惠山所及，则亦不可诬也。是游亦有取於是书矣。

△《北山酒经》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朱翼中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大隐翁，而不详其姓氏。考宋李保有《续

北山酒经》，与此书并载陶宗仪《说郛》。保自叙云，大隐先生朱翼中，著书酿酒，侨居湖上。朝廷大兴医学，起为博士。坐书东坡诗，贬达州。则大隐固翼中之自号也。是编首卷为总论，二、三卷载制麴造酒之法颇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盖传刻之误。《说郛》所采仅总论一篇，馀皆有目无书，则此固为完本矣。明焦竑原序称，於田氏《留青日札》中考得作者姓名，似未见李保序者。

而程百二又取保序冠於此书之前，标曰题《北山酒经》后，亦为乖误。卷末有袁宏道《觴政》十六则，王绩《醉乡记》一篇，盖胡之衍所附入。然古来著述，言酒事者多矣。附录一明人，一唐人，何所取义？今并刊除焉。

△《酒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窦苹撰。苹字子野，汶上人。晁公武《读书志》载苹有《新唐书音训》四卷，在吴缜、孙甫之前，当为仁宗时人。公武称其学问精博，盖亦好古之士。别本有刻作窦革者，然详其名字，乃有取於鹿鸣之诗，作苹字者是也。其书杂叙酒之故事，寥寥数条，似有脱佚，然《宋志》著录，实作一卷。观其始於酒名，終於酒令，首尾已具，知原本仅止於此。大抵摘取新颖字句，以供采掇，与谱录之体亦稍有不同。其引杜甫少年行醉倒，终同卧竹根句，谓以竹根为饮器。考庾信诗有山杯捧竹根句，苹所说不为杜撰，然核甫诗意，究以醉卧於竹下为是。苹之所说，姑存以备异闻可也。

△《糖霜谱》一卷（内府藏本）

宋王灼撰。灼字海叔，号颐堂，遂宁人。绍兴中尝为幕官。是编凡分七篇。惟首篇题原委第一，叙唐大历中邹和尚始创糖霜之事。自第二篇以下，则皆无标题。今以其文考之，第二篇言以蔗为糖始末，言蔗浆始见楚词，而蔗錫始见《三国志》。第三篇言种蔗。第四篇言造糖之器。第五篇言结霜之法。第六篇言糖霜或结或不结，似有运命，因及於宣和中供御诸事。第七篇则糖霜之性味及制食诸法也。盖宋时产糖霜者，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五地，而遂宁为最，灼生於遂宁，故为此谱。所考古人题咏，始於苏、黄。案古人谓糟为糖，《晋书》何曾传所云蟹之将糖，躁扰弥甚是也。《说文》有饴字，无糖字。徐铉《新附字》中乃有之，然亦训为饴，不言蔗造。铉，五代宋初人也，尚不知蔗糖事。则灼所徵故实始於元祐，非疏漏矣。惟灼称糖霜以紫色为上，白色为下，而今日所尚乃贵白而贱紫。灼称糖霜须一年有半乃结，其结也以自然，今则制之甚易，其法亦不相同，是亦今古异宜，未可执后来以追议前人也。

——右“谱录类”食谱之属，十部，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齐民要术》备载饮食烹饪之法，故后之类於是者，悉入农家，其实贾

思繇所言，閭閻日用之常耳。至於天厨珍膳，方州贡品，连而入之，则非农家所有事矣。故诸书有可连类及者，书仪可附《礼》之类是也；有不可连类及者，曲韵不可附《小学》之类是也。今於近似农家者并改隶谱录，俾均不失其实焉。）△《洛阳牡丹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曰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余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后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后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盖已误承其讹矣。

△《扬州芍药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观撰。观字达叟，如皋人。熙宁中尝以将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扬州江都县事。在任为扬州赋上之，大蒙褒赏，赐绯衣银章。见《嘉靖维扬志》中。汪士贤刻入《山居杂志》，题为江都人者误也。扬州芍药，自宋初名於天下。《宋史艺文志》载为之谱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刘攽，其一即观此谱。孔、刘所述，世已无传，仅陈景沂《全芳备祖》载有其略。今与此谱相较，其所谓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实即本之於刘谱。惟刘谱有妒裙红一品，此谱改作妒鹅黄，又略为移易其次序，其刘谱所无者，新增八种而已。又观后论称或者谓唐张祐、杜牧、卢仝之徒居扬日久，无一言及芍药，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即孔谱序中语，观盖取其义而翻驳之。至孔谱谓可纪者三十有三种，具列其名，比刘谱较多二种。

今《嘉靖维扬志》尚载其原目，亦颇有异同云。

△《范村梅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有《桂海虞衡志》，已著录。此乃记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种。前有自序，称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数百本，又於舍南买王氏僦舍七十楹，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之谱。盖记其别业之所有，故以范村为目也。梅之名虽见经典，然古者不重其花，故离骚遍咏香草，独不及梅。《说苑》始有越使执一枝梅遗梁王事，其重花之始欤？六朝及唐，递相赋咏，至宋而遂为诗家所最贵。然其衰为谱者，则自成大是编始，其所品评，往往与后来小异。如绿萼梅今为常产，而成大以为极难得，是盖古今地气之异，故以少而见珍也。又杨无咎

画梅，后世珍为绝作，而成大后序乃谓其画大略皆如吴下之气条，虽笔法奇峭，去梅实远，与宋孝宗诋无咎为村梅者所论相近。至嘉熙、淳祐间，赵希鹄作洞天清禄，始称江西人得无咎一幅梅，价不下百千足，是又贵远贱近之证矣。

《通考》以此书与所作《菊谱》合为一编，题曰《范村梅菊谱》二卷，然观其自序，实别为书，今故仍分著於录焉。

△《刘氏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蒙撰。蒙，彭城人。仕履未详。自序中载崇宁甲申为龙门之游，访刘元孙所居，相与订论，为此谱。盖徽宗时人。故王得臣《麈史》中已引其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列於范成大之后者，误也。其书首谱叙次说疑，次定品，次列菊名三十五条，各叙其种类形色而评次之，以龙脑为第一，而以杂记三篇终焉。书中所论诸菊名品，各详所出之地，自汴梁以及西京、陈州、邓州、雍州、相州、滑州、鄆州、阳翟诸处，大抵皆中州物产，而萃聚於洛阳园圃中者，与后来史正志、范成大等南渡之后拘於疆域，偏志一隅者不同。然如金铃、金钱、酴醾诸名，史、范二志亦载，意者本出河北、而传其种於江左欤？其补意篇中谓掇接治疗之方，栽培灌种之宜，宜观於方册而问於老圃，不待余言也。故惟以品花为主，而他皆不及焉。

△《史氏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史正志撰。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除司农丞。孝宗朝历守庐、扬、建康，官至吏部侍郎。归老姑苏，自号吴门老圃。所著有《清晖阁诗》、《建康志》、《菊圃集》诸书，今俱失传。此本载入左圭《百川学海》中，《宋史艺文志》亦著於录。所列凡二十七种。前有自序，称自昔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筍作谱记者多矣，独菊花未有为之谱者，余故以所见为之云云。然刘蒙《菊谱》先已在前，正志殆偶未见也。末有后序一首，辩王安石、欧阳修所争楚词落英事，谓菊有落有不落者，讥二人於草木之名未能尽识。其说甚详，是可以息两家之争。至於引诗访落之语，训落为始，虽亦根据《尔雅》，则反为牵合其文，自生蛇足。上句木兰之坠露，坠字又作何解乎？英落不可餐，岂露坠尚可饮乎？此所谓以文害词者也。

△《范村菊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於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自序称所得三十六种，而此本所载凡黄者十六种，白者十五种，杂色四种，实止三十五种，尚阙其一，疑传写有所脱佚也。菊之种类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而变态尤多。故成大大自序称东阳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种，将益访求他品为后谱也。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但各据耳目所及以记一时之名品，正不必以

挂漏为嫌矣。

至种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蕊一条，使一枝之力尽归一蕊，则开花尤大。成大此谱，乃以一榦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植为贵，几於俗所谓千头菊矣。是又古今赏鉴之不同，各随其时之风尚者也。又案谢采伯《密斋笔记》，称《菊谱》范石湖略，胡少瀹详。今考胡融谱尚载史铸《百菊集谱》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盖各举所知，更无庸以详略分优劣耳。

△《百菊集谱》六卷、《菊史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史铸撰。铸字颜甫，号愚斋，山阴人，即嘉定丁丑注王十朋会稽三赋者也。是书於淳祐壬寅成五卷。越四年丙午，续得赤城胡融谱，乃移原书第五卷为第六卷，而摭融谱为第五卷。又四年庚戌，更为《补遗》一卷。观其自题，作《补遗》之时，已改名为《菊史》矣，而此仍题《百菊集谱》，岂当时刊版已成，不能更易耶？首列诸菊名品一百三十一种，附注者三十二种，又一花五名，一花四名者二种，冠於简端，不入卷帙。第一卷为周师厚、刘蒙、史正志、范成大四家所谱，第二卷为沈竟谱及铸所撰新谱，三卷为种艺故事、杂说、方术辨疑及古今诗话，四卷为文章诗赋，五卷即所增胡融谱及栽植事实，附以张栻赋及杜甫诗话一条，六卷为铸咏菊及集句诗，《补遗》一卷则杂采所续得诗文类也。书不成於一时，故编次颇无体例，然其蒐罗可谓博矣。

△《金漳兰谱》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赵时庚撰。时庚为宗室子，其始末未详。以时字联名推之，盖魏王廷美之九世孙也。是书亦载於《说郛》中，而佚其下卷。此本三卷皆备，独为完帙，其叙述亦颇详赡，大抵与王贵学《兰谱》相为出入。若大张青、蒲统领之类，此书但列其名，及华叶根茎而已，王氏《兰谱》则详其得名之由。曰大张青者，张其姓，读书岩谷得之。蒲统领者，乃淳熙间蒲统领引兵逐寇，至一所得之。记载互相详略，亦足见著书之不剿说也。首有绍定癸巳时庚自序，末又有嬾真子跋语。

考嬾真子乃马永卿别号，永卿受业刘安世，为北宋末人，不应绍定时尚在，殆别一人而号偶同耳。

△《海棠谱》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此书不见於《宋史艺文志》，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三卷，与此本合。前有开庆元年思自序，上卷皆录海棠故实，中、下二卷则录唐、宋诸家题咏。而栽种之法，品类之别，仅於上卷中散见四五条。盖数典之书，惟以隶事为主者，然搜罗不甚赅广。今以《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诸书所类海棠事相较，其故实似稍加详，而题咏则多阙略。如唐之刘禹锡、贾岛，宋之王珪、杨绘、朱子、张孝祥、王十朋诸家，为陈

景沂所收者，此书并未录及。然如张洎、程琳、宋祁、李定之类，亦有此书所有而陈氏脱漏者。

盖当时坊本各就所见裒集成书，故互有详略。以宋人旧帙，姑并存之以资参核云尔。

△《荔枝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蔡襄撰。是编为阁中荔枝而作，凡七篇。其一原本始，其二标尤异，其三志贾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护养，其六时法制，其七别种类。尝手写刻之，今尚有墨版传於世，亦载所著《端明集》中。末有嘉祐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蔡某述十九字，而此本无之。案其年月，盖自福州移知泉州时也。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叙述特详，词亦雅洁。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是未知诗歌可极意形容，谱录则惟求记实。文章有体，词赋与谱录殊也。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四月池上一首，荔枝才似小青梅句，即谱中之火山。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盖刘亦闽人，故能解其所指，知其体物之工。洪迈《容斋随笔》又谓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给以常岁所产止此。蔡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於谱。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识云云。其事太诞，不近理，殆好事者谬造斯言，然亦足见当时贵重此谱，故有此附会矣。

△《橘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韩彦直撰。彦直字子温，延安人。蕲忠武王世忠之长子。登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以光禄大夫致仕，封蕲春郡公。事迹附见《宋史世忠传》。此谱乃淳熙中知温州时所作。《宋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俱作《永嘉橘录》，卷数与此本相合。《文献通考》作一卷，盖字之误也。彦直有才略，而文学亦优。尝辑宋朝故事名《水心镜》，凡一百六十馀卷，为尤袤所称，今不传。是录亦颇见条理。上卷载柑品八，橙品一，中卷载橘品十八，以泥山乳柑为第一，下卷则言种植之法，皆详贍可观。陈景沂作《全芳备祖》，引彦直此录，谓其但知乳柑出於泥山，而不知出於天台之黄岩，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黄岩者尤天下之奇云云。盖景沂家本天台，故自夸饰土产，不知彦直是录，专记永嘉，不当借材於异地也。其亦昧於著作之体矣。

△《竹谱》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

。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仓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蕩既敷，犹用郑玄箛箭竹蕩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箛籥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余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筍谱》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作僧惠崇撰，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僧赞宁撰。案惠崇为朱初九僧之一，工於吟咏，有《句图》一卷，又工於画，《黄庭坚集》有题其所作芦雁图诗，然不闻曾作是书。考《宋史艺文志》亦作赞宁，则振孙说是也。赞宁，德清高氏子，出家杭州龙兴寺。吴越王钱鏐署为两浙僧统。

宋太宗尝召对於滋福殿，诏修《高僧传》。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谥曰圆明大师。所著《物类相感志》，岁久散佚。世所传者皆贗本，惟此书犹其原帙。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盖仿陆羽《茶经》。援据奥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深有资於考证。三之食以前，皆有注，似所自作。然筍汁煮羹一条，注乃驳正其说，以为羹不如蒸，又似后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麈史》曰：僧赞宁为《筍谱》甚详，掎摭古人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绝句（案：此数句似有脱文，今姑仍其旧。），亦可谓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筍二十六韵，不收何耶？岂宁忿其排释氏而私怀去取耶，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检谱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目而采摭历代之诗歌，一二未周，势所必有，不足为是书病也。

△《菌谱》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仁玉撰。仁玉字碧栖，台州仙居人。擢进士第。开庆中官礼部郎中，浙东

提刑，入直敷文阁。嘉定中重刊《赵清猷集》，其序即仁玉所作。其事迹则无考矣。是编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案叶梦得《避暑录话》曰：四明、温、台山谷之间多产菌。又周密《癸辛杂识》曰：天台所出桐蕈，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以麻油，色味未免顿减。诸谢皆台人，尤嗜此品，乃并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是南宋时台州之菌为食单所重，故仁玉此谱备述其土产之名品。曰合蕈，曰稠膏蕈，曰栗壳蕈，曰松蕈，曰竹蕈，曰麦蕈，曰玉蕈，曰黄蕈，曰紫蕈，曰四季蕈，曰鹅膏蕈，凡十一种。各详所生之地，所采之时，与其形状色味，然不及桐蕈，则未喻其故也。案《尔雅释草》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吕氏春秋》称和之美者，越骆之菌。是菌自古入食品。然为物颇微，类事者多不之及。陈景沂《全芳备祖》仅载二条。存此一编，亦博物之一端也。未附解毒之法，以苦茗白矾匀新水咽之，与张华《博物志》、陶宏景《本草注》以地浆治之者法又不同，可以互相参证，亦有裨於医疗焉。

△《御定广群芳谱》一百卷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御定。盖因明王象晋《群芳谱》而广之也。凡改正其门目者三。以天谱、岁谱并为天时记，惟述物候荣枯而天谱之杂述灾祥，岁谱之泛陈节序者，俱删不录。其鹤鱼一谱，无关种植，亦无关民用，则竟全删。改正其体例者四。原本分条标目，前后参差，今每物先释其名状，次徵据事实，统标曰汇考。诗文题咏，统标曰集藻。制用移植诸法，统标曰别录。其疗治一条，恐参校未精，泥方贻误，亦竟刊除。至象晋生於明季，不及见太平王会之盛，今则流沙蟠木，尽入版图，航海梯山，咸通职贡，凡殊方绝域之产，古所未闻者，俱一一详载，以昭圣朝之隆轨。又象晋以田居闲适，偶尔著书，不能窥天禄石渠之秘，考证颇疏，其所载者又多稗贩於《花镜》、《圃史》诸书，或迷其出处，或舛其姓名，讹漏不可殫数。今则东观之藏，开西昆之府，并溯委穷源，详为补正，以成博物之鸿编。赐名《广群芳谱》，特圣人褒纤芥之善，不没创始之功耳。实则新辑者十之八九，象晋旧文仅存十之一二也。

△《禽经》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师旷撰。晋张华注。汉、隋、唐诸志及宋《崇文总目》皆不著录。其引用自陆佃《埤雅》始，其称师旷亦自佃始。其称张华注则见於左圭《百川学海》所刻。考书中鸕鹚一条，称晋安曰怀南，江右曰逐隐，春秋时安有是地名？其伪不待辨。张华晋人，而注引顾野王《瑞应图》、任昉《述异记》，乃及见梁代之书，则注之伪亦不待辨。然其中又有伪中之伪。考王楙《野客丛书》，载《埤雅》诸书所引，而楙时之本无之者，如鹤以怨望，鴝以贪顾，鸡以嗔睨，鸭以怒瞋，雀以猜惧，燕以狂<目行>，莺以喜啖，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鹤以洁唳，梟以凶叫，鸱以愁啸，鵙飞则蜮沉，鸱鸣则蚓结，鹊俯鸣则阴

，仰鸣则晴，陆生之鸟味多锐而善啄，水生之鸟味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凡数十条。

是楙所见者非北宋之本。又楙书中辨莺迁一条，引《禽经》鸞鸣嚶嚶。辨杜诗白鸥没浩荡一条，引《禽经》鳧善没，鸥善浮。辨叶梦得词睡起啼莺语一条，引《禽经》啼莺解语，流莺不解语。今本又无之。马骥《绎史》全录此书，而别取《埤雅》、《尔雅翼》所引今本不载者，附录於末，谓之《古禽经》。今考所载楙已称《禽经》无其文者凡三条，其余尚有青凤谓之鸞，赤凤谓之鶡，黄凤谓之焉，白凤谓之肃，紫凤谓之鸞，鹤爱阴而恶阳，雁爱阳而恶阴，鹤老则声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奈，旋目其名鸞，方目其名<左鸟>，交目其名鶡，鸟之小而鶡者皆曰隼，大而鶡者皆曰鸨，乌鸣哑哑，鸾鸣嚶々，凤鸣啾啾，凰鸣啾啾，雉鸣鸞鸞，鸡鸣啾啾，莺鸣嚶嚶，鹊鸣啾啾，鸭鸣呷呷，鹄鸣啾々，鶡鸣<口具>々，却近翠者能步，却近蒲者能掷，朱鸞不攫肉，朱鹭不吞腥，摯好风，鶡好雨，鶡好霜，鹭好露，陆鸟曰栖，水鸟曰宿，独鸟曰止，众鸟曰集，鶡见异类差翅鸣，鸡见同类拊翼鸣，雛上无寻，鶡上无常，雉上有丈，鶡上有赤，暮鸨鸣即小雨，朝鸨鸣即大风，鶡鶡之信不如鹰，周周之智不如鸿，淘河在岸则鱼没，沸河在岸则鱼涌，雕以周之，鸞以就之，鹰以膺之，鶡以搯之，隼以尹之，鸿雁爱力，遇风迅举，孔雀爱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鸡曰{沙鸟}，鶡曰鶡，鶡不击伏，鶡不击妊，一鸟曰佳，二鸟曰雛，三鸟曰朋，四鸟曰乘，五鸟曰鶡，六鸟曰鶡，七鸟曰<土鸟>，八鸟曰鸞，九鸟曰鸨，十鸟曰<章鸟>，拙者莫如鸨，巧者莫如鶡，鶡见蛇则噪而贲，孔见蛇则宛而跃，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长，山离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衡为雀，虚为燕，火为鶡，亢为鹤，鶡生三子一为鹤，鸨生三子一为鶡，鶡好跂，隼好翔，鳧好没，鸥好浮，乾车断舌则坐歌，孔雀拍尾则立舞，人胜之也，鸞入夜而歌，凤入朝而舞，天胜之也，霜傅强枝，鸟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鸟以文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鸟性勇，带鸟性仁，纓鸟性乐，鶡鸟不登山，鶡鸟不踏土诸条。其中有两为楙所摘引，馀亦不云无其文。则今所见者，又非楙所见之本矣。观雕以周之诸语，全类《字说》，疑即传王氏学者所伪作，故陆佃取之。此本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则其伪当在南宋之末，流传已数百年。文士往往引用。姑存备考，固亦无不可也。

△《蟹谱》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傅肱撰。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陈振孙谓怪山乃越州之飞来山，则会稽人也。其书分上、下两篇，前有嘉祐四年自序。而下篇贪花一条，又引神宗时大臣赵姓者出镇近辅事，而讳其名。考《宋史》惟神宗熙宁初枢密使参知政事赵概尝出知徐州，似即其事，则嘉祐当为元祐之讹。然《书录解题》亦载是序

为嘉祐四年，而赵概为北宋名臣，亦不容著贪墨声，或刊本神宗字误也。书中所录皆蟹之故事，上篇多采旧文，下篇则其所自记。铨次颇见雅驯，所引《唐韵》十七条，尤足备考证。盖其时孙愐原本尚存，故肱犹及见之云。

△《蟹略》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是编以傅肱《蟹谱》徵事太略，因别加裒集。卷一曰蟹原、蟹象、卷二曰蟹乡、蟹具、蟹品、蟹占，卷三曰蟹贡、蟹饌、蟹牒，卷四曰蟹雅、蟹志。赋咏每门之下，分条记载。多取蟹字为目，而系以前人诗句。俞文豹《吹剑录》尝讥其误以林逋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辘一联为杜甫诗，今检卷首郭索传内信然。殊为失於详核。又《本草图经》，蟹生伊洛池泽中一语，泽蟹洛蟹条下两引之，亦为复出。又白居易诗，亥日饶虾蟹句，为傅肱谱中所原引，而此书虾蟹条下乃反遗之。其余编次亦小有疏漏。特其采摭繁富，究为博雅，遗编佚句，所载尤多，视傅谱终为胜之云。

△《异鱼图赞》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书前有嘉靖甲辰自序，称西州《画史》录《南朝异鱼图》，将补绘之。予阅其名多踏错，文不雅驯。乃取万震、沈怀远《异物志》，效郭璞、张骏之赞体，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句中足徵，言表即见，不必张之粉绘，之〈青盍〉艳彩。凡鱼图三卷，赞八十六首，异鱼八十七种。附以海错一卷，赞三十首，海物三十五种。词旨亦颇古隽，与宋祁《益部方物略》可以颉颃。惟诠释名义，不过形容厓略。遽云可以代图，未免自诩之过。且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沈怀远《南越志》五卷，仅见於《唐志》，《宋志》已不著录，慎何从而见之？尤出依托。亦就书论书，取其词藻淹博而已矣。

△《异鱼图赞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杨慎《异鱼图赞》，间有自注，仅标所据书名，未暇备引其说。世安既为之补，又於崇祯庚午博采传记以为之笺，徵引颇极繁富。其名实舛互者，於目录之中各为驳正，亦殊有辨证。惟贪多嗜博，挂漏转多。或赞中所引而失注，如赤鲤下务光愤世之类；或自注明云据某书者，而亦失证，如魴鱼下河雒记引谚之类。而前代故实绝无关于名义者，乃支离曼衍，累牍不休，是徵事之书，非复训诂之体。然其搜采典籍，实为博瞻，故殊形诡状，一一皆有以考辨其源流。虽不免糅杂之讥，亦未始非识小之一助也。

△《异鱼图赞补》三卷、《闰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是书前有自序，题万历戊午，乃其未第时所作。以杨慎《异鱼图赞》尚多所阙漏，因摭其遗脱，作为此编。凡鱼类补一百五十四种，为赞五

十七首。海错类补三十八种，为赞二十八首。又《闰集》一卷，鱼三十余种，冠以摩竭海多非常之鱼，亦各为之赞，而其子璞及其门人雷琯等共加笺释。闰集所载，与目录多不相应，前后舛互，赞文亦往往阙佚，疑当日修改未竟之本也。慎之作赞，虽属文人游戏之笔，而源出郭璞，要自古雋可观。世安续加仿倣，其徵据典博，亦不失为驯雅。与慎书相辅以行，于水族品目，亦略备矣。

——右“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十六 子部二十六

○谱录类存目

△《铜剑赞》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梁江淹撰。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官至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醴陵侯。谥曰宪。事迹具《梁书》本传。齐永明中，掘地得古铜剑，淹因论次剑事，考古人铸兵用铜，后世铸兵用铁原委，以为之赞。虽文止一篇，然《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皆著於录，故附存其目焉。

△《螾衣生剑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螾衣生易解》，已著录。是编皆记剑事，分上、下二篇。前有自序，谓上篇据剑之实者纪之。下卷则纪其寓言，如《庄子》所谓天子剑、诸侯剑之类是也。

△《剑筴》二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钱希言撰。希言字简栖，吴县人。是编所载皆历代剑事，亦陶弘景《刀剑录》之流。而采摭繁芜，分类亦嫌冗琐。

△《别本考古图》十卷（内府藏本）

宋吕大临撰。大临《原书》十六卷，已著录。此本无续图及释文，乃元大德己亥茶陵陈翼子所重刊。附以诸家之考证，已非吕氏之旧，且亦自多谬误。如河南张氏戩敦条下云，愚案前惟盖存，又云形制与伯百父敦相似，而无耳，图像亦非盖形，必是谬误。今考所云惟盖存者，乃中言父旅敦正作盖形，此条原文但有形制与伯百父敦略相似字，无惟盖存字，翼子云云，非所刻大临原本佚脱惟盖存三字，即误连上文为一条，以原文不讹为讹也。明万历中，遂州郑朴重刊之。

新都杨明时绘图及摹篆，而题其首曰元默斋罗更翁考订。今考卷前陈才子序，称吾弟翼甫，广吕公好古素志，属罗兄更翁临本，且更翁刻以传世，并采诸老辨证，附左方，则似绘图刊版并考证皆出更翁。至翼子序则云，命友临本，刊讹刻传，且采诸君子辨证附其下，或嗤予矧精刍狗之器云云。则似临图及

篆者为更翁，增考证者实翼子。两序皆语意蹇涩，其出谁手，竟不可明。今既未见茶陵刊版作何题署，姑阙疑焉可矣。

△《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张抡撰。抡字材甫，履贯未详。周密《武林旧事》载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园，知阁张抡进柳梢青词，蒙宣赐。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园，抡进壶中天慢词，赐金杯盘法锦。是年九月，孝宗幸绛华宫，抡进临江仙词，则亦能文之士。又王应麟《玉海》曰，张抡为《易卦补遗》，其说曰，易以初上二爻为定体，以中四爻为变。系辞谓之中爻，先儒谓之互体。所谓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八卦互成，刚柔相易之道，非此不见焉。则抡亦留心於经术。又，张端义《贵耳集》曰，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间，未可轻视。当仓卒翰墨之奉，岂容宿撰。其人有曾觌、龙大渊、张抡、徐本中、王忬、刘弼，当时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龙、张、徐之门者，则抡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倖传》仅有曾觌、龙大渊、王忬，不列抡等，则但以词章邀宠，未乱政也。是书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据书末毛晋跋称，晋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于奕正。至奕正从何得之，则莫明所自。上卷凡九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七事，皆汉以前物。

汉以后者惟梁中大同博山炉一器。其中如上卷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父辛鼎、商持刀祖乙卣、周召父彝、商父辛尊、商父癸尊、商父庚觚、商持刀父己鼎、周淮父卣、周虎罍、周季父鼎、周南宫中鼎、商癸鼎、商瞿鼎、商贯耳弓壶、商亚虎父丁鼎、商祖戊尊、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壶、周鬯女鼎、商子孙父辛彝、周叔液鼎、商父己鼎、周宰辟父敦、周刺公敦、周孟皇父彝，下卷如商冀父辛卣、周举己尊，商父丁尊、周仲丁壶、商父己尊、商象形饗饗鼎、商龙凤方尊、周犧尊、商伯仲鼎、商夔龙饗饗鼎、周节鼎、周中鼎、周妇氏鼎、商提梁田凤卣、汉麟瓶、周虬纽钟、周乐司徒卣、汉兽耳圆壶、汉提梁小匱壶、商祖丙爵、商子孙己爵、周仲偁父鼎，皆即《博古图》之文，割剥点窜，词义往往不通。其他诸器，亦皆《博古图》所载，惟上卷商虎乳彝、周言鼎、周尹鼎、周兽足鼎，下卷商祖癸鼎、周乙父鼎、周公命鼎、周方鼎、商立戈父辛鼎、商父辛鼎，为《博古图》所不收而已。考《馆阁续录》所载南渡后古器储藏秘省者，凡四百十八事，淳熙以后续降付四十事，别有不知名者二十三事。嘉定以后续降付八十三事。与此书所录，数既不符，而此书所载商冀父辛卣、父辛鼎、周南宫中鼎、周鬯女鼎，皆嘉定十八年十一月所续降付，何以先著录於绍兴中？其为明代妄人剽《博古图》而伪作，更无疑义。毛晋刻入《津逮秘书》，盖未详考其文也。

△《焦山古鼎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题云王士禄图释，林佶增益。实则张潮所辑也。潮字山来，徽州人。《焦山古鼎》，久已不存，世仅传其铭识。士禄所据者，程邃之本。佶所据者，徐〈火勃〉之本。二本互有得失，潮则又就寺中重刻石本为之，益失真矣。

△《古奇器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杂录古人奇器名目，各标出处。末附以江东藏书目录，经第一，理学第二，史第三，古书第四，诸子第五，文集第六，诗集第七，类书第八，杂史第九，地志第十，韵书第十一，小学医学第十二，杂流第十三，又特为制书一类。其义例与历代书目颇有不同。盖深以意为之，非古法也。

△《古器具名》二卷、附《古器总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文焕编。文焕有《文会堂琴谱》，已著录。是书於每一古器，各绘一图。先以《博古图》、《考古图》，次以欣赏编。欣赏编者，即抄袭《说郛》内之《古玉图》也。《古玉图》元人朱德润编，有德润自序。刻《说郛》者既失其序，而沈润卿欣赏编又没所自来。文焕此书，遂直以为据。欣赏编讹以传讹，其无所考证可见。况博古、考古二图所载甚备，乃每器仅择其一，亦不知其何取。末附总说一卷，则全袭《博古图》之文，益为舛鄙。《博古图》成於宣和禁绝史学之日，引据原疏，文焕不能考定，乃剽窃割裂，又从而汨乱之。其钩摹古篆，亦不解古人笔法，尤误谬百出。不知而作，其此书之谓欤。

△《分宜清玩谱》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取严嵩家藏弄书画器玩之目，汇为一册，亦钤山籍官簿之类也。所纪皆摘珍异者录之，非其全籍。然古琴而至五十余张，亦何止元载之胡椒八百斛乎？

△《古玉图谱》一百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龙大渊等奉敕撰。《宋史艺文志》不载。他家著录者皆未之及。尤袤《遂初堂书目》有《谱录》一门，自《博古》、《考古图》外，尚有李伯时《古器图》、晏氏《辨古图》、《八宝记》、《玉玺谱》诸目，亦无是书之名。

朱泽民《古玉图》作於元时，亦不言曾见是书。莫审其所自来。今即其前列修书诸臣职衔，以史传考证，舛互之处，不可枚举。案宋制，凡修书处有提举监修、详定、编修诸职名，从无总裁、副总裁之称，其可疑一也。宋制，翰林学士承旨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宋史佖倖传》载龙大渊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禅，自左武大夫除枢密副都承旨，知閤门事，出为江东总管。是大渊官本武阶，不应为是职。又提举嵩山崇福宫下加一使字，宋制亦无此名。且传称大渊於乾道四年死，此书作於淳熙三年，在大渊死后九年，何得尚领修纂之事

？其可疑二也。

又宇文粹中列衔称翰林直学士，考南宋《馆阁录》及《翰院题名记》，自乾道至淳熙，仅有王淮、崔敦诗、胡元质、周必大、程叔达诸人，无粹中之名。其可疑三也。又《宋史佞倖传》载曾觐字纯甫，汴人，绍兴中为建王内知客。孝宗以潜邸旧人，除权知阁门事，淳熙元年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观使。

今是书既作於淳熙三年，而於觐之列衔仅称检校工部侍郎，转无仪同三司之称，且考《宋志》检校官一十九，但有检校尚书，从无检校侍郎者，殊为不合。其可疑四也。张抡即明人所称作《绍兴内府古器评》者，《武林旧事》称为知阁张抡，盖其官为知阁门事，亦武臣之职。而是书乃作提举徽猷阁。按徽猷阁为哲宗御书阁，据《宋志》只设有学士、待制、直阁，并无提举一官。若提举秘阁则当用宰执，又非抡所应为。显为不考宋制，因知阁而附会之。其可疑五也。《宋志》皇城司但有幹当官，无提举之名。此作提举皇城司事张青，与志不合。其可疑六也。

又士禄列衔称带御器械忠州防御使，直宝文阁。叶盛列衔称带御器械汝州团练使，直敷文阁。案带御器械防御团练皆环卫武臣所授阶官，而直阁为文臣贴职，南宋一代，从未有以加武职者。其可疑七也。北宋有太常礼仪院，元丰定官制，已归并太常寺，南渡无礼仪院之名，而此又有太常礼仪院使钱万选，其可疑八也。

《书画谱》引陈善《杭州志》，载刘松年於宁宗朝进《耕织图》称旨，赐金带。

此书作於淳熙初，距宁宗即位尚二十年，而已云赐金带，其可疑九也。《图绘宝鉴》称李唐官成忠郎，画院待诏，而此乃作儒林郎，既不相合，且唐在徽宗朝已入画院，建炎中以邵宏渊荐，授待诏，《图绘宝鉴》称其时已年近八十，淳熙距建炎五十年，不应其人尚存，其可疑十也。《画史会要》称马远为光、宁朝待诏，陈善杭州志称夏圭为宁宗朝待诏，今淳熙初已有其名，时代不符，其可疑十一也。

《宋志》枢密院无都事，工部无司务，文思院只有提辖监管监门诸职，无掌院之名，种种乖错不合，其可疑十二也。此必后人假托宋时官本，又伪造衔名以证之，而不加考据，妄为摭摭，遂致舛错乖互，不能自掩其迹。其亦不善作伪者矣。

△《泉志》十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洪遵撰。遵有《翰苑群书》，已著录。是书汇辑历代钱图，分为九品，自皇王偏霸以及荒外之国，凡有文字可纪，形象可绘者，莫不毕载，颇为详博。然

历代之钱，不能尽传於后代。遵自序称尝得古泉百有馀品，是遵所目验，宜为之图。他如周太公泉形圜函方，犹有汉食货志可据；若虞、夏、商泉，何由识而图之。且《汉志》云太公为圜函方形，则前无是形可知。遵乃使虞、夏、商尽作周泉形，不亦谬耶？至道书天帝用泉，语本俚妄，遵亦以意而绘形，则其诞弥甚矣。

是又务求详博之过也。

△《百宝总珍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其书中所记，乃南宋临安市贾所编也。所载金珠玉石以及器用等类，具详出产价值，及真伪形状。每种前载七言绝句一首，取便记诵，词皆猥鄙。首载玉玺一条，非可估易之物，尤为不伦。

△《燕几图》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黄伯思撰。考伯思为北宋时人，卒於徽宗初年。此本前有自序，乃题绍熙甲寅十二月丙午，则南宋光宗之五年。如谓为绍圣之误，则绍圣四年起甲戌尽丁丑，实无甲寅。前乎此者，甲寅为神宗熙宁七年，后乎此者，甲寅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亦皆不相及。又伯思字长睿，而序末题云林居士黄长睿伯思序，以字为名，以名为字，尤舛误颠倒，殆后人所依托也。其法初以几长七尺者二，长五尺二寸五分者二，长三尺五寸者二，皆广一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八寸，纵横错综，而列之为二十体，变为四十名。谓之骰子桌，取其六数也。后增一几，易名七星。衍为二十五体，变为六十八名，各标目而系以说，盖闲适者游戏之具。

陶宗仪已收之《说郛》中，此后人录出别行之本也。

△《槎居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鹤撰。鹤字修翎，宜兴人。嘉靖己未进士。所居宅名槎居，有仰陶亭、空中阁诸胜，皆自出意匠为之。此谱乃叙其宫室器服构造之制，而各系以铭。语意纤仄，体近俳谐，其一点园铭，尤为鄙俚。

△《蝶几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严澂撰。澂有《松弦馆琴谱》，已著录。是编因《燕几图》而变通之。

《燕几》以方几长短相参，此则以句股之形作三角相错，形如蝶翅，故曰《蝶几》。

其式有三，其制有六，其数十有三，其变化之式凡一百有馀，较《燕几图》颇巧云。

△《文苑四先生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锺岳秀撰。岳秀字泰华，自署曰江右人，其邑里则未详也。是编仿苏易简《文房四谱》而稍广之。所采自唐韩愈《毛颖传》以下，凡为笔墨研纸而作者

，分体编辑。其事迹则随文附见，而岳秀所自作者亦载焉。体例纤仄。采摭尤为芜杂，远不及苏氏书也。

△《歙砚志》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江贞撰。贞字吉夫，婺源人。官绍兴府教授。其书以饶州守叶良贵与其弟东昌守良器所撰《砚志》及贞族祖逊《砚谱》参订成编。大约皆以宋治平《歙砚谱》、洪适《砚说》为蓝本，而稍增益之也。

△《程氏墨苑》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君房撰。君房，歙县人。是编以所制诸墨，摹画成图，分为六类，曰元工，曰舆地，曰人官，曰物华，曰儒箴，曰缙黄。每类各分上、下二卷，雕镂题识，颇为精巧，与方于鲁《墨谱》斗新角异，实两不相下。考沈德符《飞凫语》，略载方、程两人以名相轧为深讎。程墨尝介内廷，进之神宗，方于鲁恨之。程以不良死，实方之力。真墨妖，亦墨兵也。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则云方、程以治墨互相角胜，方汇《墨谱》倩名手为图，刻画研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矫之。盖于鲁微时，曾受造墨法於君房，仍假馆授粲。程有妾颇美丽，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令媒者辗转谋娶，程讼之有司，遂成隙。未几程坐杀人系狱，疑方阴嗾之，故《墨苑》内绘中山狼以诋方焉。二书所载虽情事稍殊，而其为构衅则一。夫以松煤小技而互相倾陷若此，方之倾险固不足道，程必百计以图报，是何所见之未广乎？

△《方氏墨谱》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方于鲁撰。于鲁初名大激，后以字行，改字建元，歙县人。初亦颇学为诗，汪道昆与之联姻，招入丰干社，奖饰甚至。后得程君房墨法，乃改而制墨，与君房相轧，弯弓射羿，世两讥焉。此编乃所作《墨谱》。首列同时诸人投赠之作，下分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六类。上自符玺圭璧，下至杂佩，凡三百八十五式，摹绘精细，各系题赞，亦备列真草隶篆之文，颇为工巧。然其意主於炫耀以求名，故所绘仅墨之形制，与程氏争胜於刻镂间耳，於墨法未尝一讲也。

△《雪堂墨品》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仁熙撰。仁熙字长人，号藕湾，广济人。是编乃宋萃为黄州通判时，仁熙品其所藏之墨。以《漫堂墨品》所纪年月推之，盖作於康熙辛亥。自方中正牛舌墨以下凡三十六种，意以配苏轼雪堂试墨三十六丸也。

△《漫堂墨品》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萃撰。萃有《沧浪小志》，已著录。萃所藏墨，张仁熙既为品次。越十四年，为康熙甲子，又积得三十四丸，各列形状款识，与前品体例略同。惟兼载相赠之人与墨之铢两轻重，其文差详。然二书所载皆明中叶以后墨，无古制

也。

△《曹氏墨林》二卷（通行本）

国朝曹素功编。素功字圣臣，歙县人。岁贡生。工於制墨。所制紫玉光、天琛、苍龙珠、天瑞、豹囊、丛赏、青麟髓、千秋光、笔花、岱云、寥天一、薇露、浣香玉、五珏文、露紫英、漱金、大国香、兰烟诸品，仅十八种。不似方、程诸家以夸多斗巧为事，而大抵适於实用，故士大夫颇重之。是编即一时投赠诗文，素功裒辑成帙者也。

△《冠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顾孟容撰。孟容，钱塘人。是书统载历代冠制。如孔子制司寇冠、杏坛冠、燕居冠，颜、闵、冉、仲制德行冠，曾子制进礼冠，子思制思美冠，孟子制缙布冠，均不见传记，殊为杜撰。又每冠必绘之为图，若亲见其形制者，虚诞尤甚。

卷首有永乐甲辰刑部员外郎尤芳序，谓孟容多艺能，凡所制冠，必遵古制，亦不考之甚矣。

△《冠图》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后亦无序跋。以其书考之，即顾孟容之《冠谱》。作伪者别立新名，而故隐作者之姓字也。

△《汝水巾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术<土旬>撰。术<土旬>字均焉，自号汝水居士，辽简王植七世孙。由辅国中尉换授镇江府通判，迁户部主事。此书载古今巾式凡三十二图，自华阳巾以下十三种，或采古书，或徵画籍，而仿为之。然叙次多舛略，如折上巾、葛巾、幅巾，其尺幅形制，皆可考见，乃略而不叙。又明制本有软巾诸色，及俗尚之凌云等巾，亦俱失於登载。至贝叶巾以下十九种，则无所证据，皆术<土旬>以意创为之耳。

△《香国》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毛晋撰。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著录。是编杂录香事，或著所出，或不著所出，皆陈因习见之词，亦多庞杂割裂。如狄香一条云，洒扫清枕席，鞞芬以狄香。鞞，履也。狄香，外国之香也。注曰，见张衡同声歌。案洒扫二句，实同声歌之语。鞞履也以下，乃后人解释之文，岂得曰见同声歌乎？全书大抵似此，不足据也。

△《素园石谱》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莲舫琴雅》，已著录。是编乃有麟於所居素园辟玄池馆以聚奇石。因采宣和以后石之见於往籍者凡百种，具绘为图，缀以前人题咏。

始蜀中永宁石，终於松江普照寺达摩石。大抵以意摹写，未必能一一肖其真也。

△《石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郁濬撰。濬字开之，松江人。是书成於万历丁巳。杂录古来石名，颇无伦次。又多剽取类书杂记，至屠隆、陈继儒之语亦据为典故，则大略可睹矣。

△《怪石赞》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荦撰。昔苏轼作《怪石供》，而齐安之石遂名天下。荦官黄州通判时，得其佳者十有六，各为制名。一曰宜春胜，一曰达摩影，一曰紫鸳覆卵，一曰寒潭秋藻，一曰红蜀锦，一曰朱霞笼月，一曰鬼面石，一曰玉贝叶，一曰三台象，一曰双白眼，一曰红虾蟆，一曰鸬鹚眼，一曰玉蟾蜍，一曰杨妃癍，一曰赛猫睛，一曰冰天月。各纪其状而系以赞，成於康熙四年。

△《观石后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记其客福建时所得寿山诸石，一一详其形色，凡四十有九。自序谓尝见友人高兆作《观石一录》，流传人间，故此曰《后录》。其记寿山之石，明谢在杭始言之，然未之见。后山僧偶磨为印，亦不甚著名。国朝陈自浴乃赍粮开斫，大著於世，其事在康熙戊申。考古人印惟铜玉最伙。顾氏《印薮》或间注绿宝石印，亦不知其为何宝石。其以灯光冻石作印，则始於文彭，国朝初已久行于世，不待康熙七年陈自浴始采而鬻之。

奇龄第据所见言之耳。

△《汉甘泉宫瓦记》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佶撰。佶字吉人，侯官人。康熙乙卯举人。直武英殿壬辰特赐进士，授内阁中书。此瓦乃佶之兄侗得於陕西石门山中，琢以为研，今其后人犹藏之。瓦背一印，外圆而中以格斗界之。字随格斗作三角形，其文曰长生未央。世亦多有拓本。王士禛诗注及此卷末张潮跋均以为长生甘泉四字，误也。

——右“谱录类”器物之属，三十一部，二百十九卷，皆附《存目》。

△《茶寮记》一卷（内府藏本）

明陆树声撰。树声有《平泉题跋》，已著录。树声初入翰林，与严嵩不合。罢归后张居正柄国，欲招致之，亦不肯就。此编即其家居之时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而作。分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七则，均寥寥数言，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资考核也。

△《茶约》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何彬然撰。彬然字文长，一字宁野，蕲州人。是书成於万历己未。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酉丽

▷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

△《别本茶经》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曰玉茗堂主人阅。玉茗堂主人，汤显祖之别号也。显祖有《五侯鯖》，《字海》已著录。是编取陆羽之书合为一卷，后附《水辨》、《外集》各一卷，然编次无法，疏舛颇多。如皇甫冉送陆鸿渐山人采茶诗，讹为皇甫曾。欧阳修大明水、浮槎山水二记，列东坡《志林》之后。雀舌下材一条出沈括《梦溪笔谈》，题下失注书名，连於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之后，遂似又新之作。皮日休《茶中杂咏》序删诗存序，以冠篇首，改名《茶经序》。《陆羽传》删去《唐书》旧赞，别加童史氏承叙赞语。冗杂颠倒，毫无体例，显祖似不至此，殆庸劣坊贾托名歟。

△《茶董》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夏树芳撰。树芳字茂卿，江阴人。是编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不及采造煎试之法，但摭诗句启实，然疏漏特甚，舛误亦多。其曰《茶董》者，以《世说记》干宝为鬼之董狐，袭其文也。前有陈继儒序，卷首又题继儒补，其气类如是，则其书不足诘矣。

△《茗笈》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闽中海错疏》，已著录。是编杂论茗事。上卷分溯源、得地、乘时、揆制、藏茗、品泉、候火、定汤八章，下卷分点瀹、辨器、申忌、防滥、戒淆、相宜、衡鉴、元赏八章，每章多引诸书论茶之语，而前引以赞，后系以评。又取陆羽《茶经》分冠各篇，顶格书之，其他诸书皆亚一格书之。然割裂短订，已非《茶经》之全文。点瀹二章，并无《茶经》可引，则竟阙之。核其体例，似疏解《茶经》，又不似疏解《茶经》，似增删《茶经》，又不似增删《茶经》，纷纭错乱，殊不解其何意也。

△《茗史》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万邦宁撰。邦宁，奉节人。天启壬戌进士。是书不载焙造煎试诸法，惟杂采古今茗事。多从类书撮录而成，未为博奥。

△《茶疏》一卷（内府藏本）

明许次纾撰。次纾字然明，钱塘人。是书凡三十九则，论采摘收贮烹点之法颇详。中间择水一条，误以金山顶上井为中泠泉，考证殊为疏舛。

△《茶史》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刘源长撰。源长字介祉，淮安人。是编上卷记茶品，下卷记饮茶，其分子目三十，冗碎殊甚。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姑以寄意而已，不足以言著书也。

△《水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献忠撰。献忠有《吴兴掌故集》，已著录。是编皆品煎茶之水。上卷为总论，一曰源，二曰清，三曰流，四曰甘，五曰寒，六曰品，七曰杂说。下卷详记诸水，自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目录列三十四名，而书中多喷雾崖瀑、万县西山包泉、云阳县天师泉、潼川盐亭县飞龙泉、遂宁县灵泉五名。盖目录偶脱。又麻姑山神功泉，目录在铁筛泉后，而书则居前，亦误倒也。其上卷第六篇中驳陆羽所品虎邱石水及二瀑水、吴松江水、张又新所品淮水，第七篇中驳羽煮水初沸调以盐味之说，亦自有见，然时有自相矛盾者。如上卷论瀑水不可饮，下卷乃列喷雾崖瀑，引张商英之说以为偏宜煮茗。下卷济南诸泉条中，论珍珠泉涌出珠泡为山气太盛，不可饮，天台桐柏宫水条，又谓涌起如珠，甘冽入品。恐亦一时兴到之言，不必尽为典要也。旧本题曰《水产品全帙》，立名殊不可解。考田崇衡、蒋灼二跋皆称《水产品》，无全帙字，疑书仅一册，藏弄家插架题签，於《水产品》下写全帙字，传写者误连为书名也。今从旧跋，仍题曰《水产品》焉。

△《煮泉小品》一卷（内府藏本）

明田艺衡撰。艺衡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凡分十类，一源泉，二石流，三清寒，四甘香，五宜茶，六灵水，七异泉，八江水，九井水，十绪谈。大抵原本旧文，未能标异於《水产品》、《茶经》之外。

△《汤品》（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分十六品。首为煎法，以老嫩言者凡三品。次为注法，以缓急言者凡三品。次以器标者凡五品。次以薪论者凡五品。大抵俚釘成书，不足以资观览。

△《酒谱》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临安徐炬撰，不著时代。所载赐酺条中有洪武南市十四楼及顾佐奏禁挟妓事，是明人也。其序白云，采唐汝阳王璵等十三家书而成。然引据每多讹舛，如以梁刘孝标松子玉浆、卫卿云液二句为送酒与苏轼之启，以魏武帝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二句为出焦贛《易林》，以月泉吟社村歌聒耳乌盐角、社酒柔情玉练槌二句与李白遥看汉水鸭头绿、正似葡萄初泼醅二句皆为杜甫诗，以《水经注》刘白堕之事为出《五斗先生传》，以前定录松醪春之名为东坡诗。如斯之类，几於条条有之，亦可谓不学无术矣。

△《酒史》六卷（内府藏本）

明冯时化撰。前有隆庆庚申赵惟卿序，称时化字应龙，别号与川，晚自号无怀山人，而不著其里籍。其书分酒系、酒品、酒献、酒述、酒馀、酒考，皆酒之诗文与故实，然舛陋殊甚。其酒考中一条云，羽觞见王右军，其《兰亭序》云，羽觞随波，则其他可知矣。卷末载吴淑《事类赋》中《酒赋》一篇，以补其

遗，题曰燕山居士，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也。又浙江鲍士恭家别本，其文并同，而改题曰徐渭撰。案书中所载有袁宏道《觴政酒评》，渭集虽宏道所编，然宏道实不及见渭，渭何由收宏道作乎？其为坊贾伪题明矣。

△《觴政》一卷（内府藏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字无学，公安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纪觴政凡十六则。前有宏道引语，谓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为醉乡甲令。朱国桢《涌幢小品》曰，袁中郎不善饮而好谈饮，著有《觴政》一篇，即此书也。

△《酒概》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沈撰。自题曰震旦醜民困困父。前有自序一首，则称曰褐之父。困困沈沈，名号诡譎，不知何许人。每卷所署校正姓氏，皆称海陵，则刻於泰州者也。其书仿陆羽《茶经》之体，以类酒事。一卷三目，曰酒、名、器。二卷七目，曰释、法、造、出、称、量、饮。三卷六目，曰评、僻、寄、缘、事、异。四卷六目，曰功、德、戒、乱、令、文。杂引诸书，体例丛碎，至以孔子为酒圣，阮籍、陶潜、王绩、邵雍为四配，尤妄诞矣。

△《酒部汇考》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三末载国朝康熙三十年禁止直隶所属地方以蒸酒糜米谷上谕一条，当为近人所著矣。所录自经史以及稗乘诗词凡涉於酒者徵采颇富。分为汇考六卷，总论一卷，纪事五卷，杂录、外编各一卷，艺文四卷。然编次错杂，殊乏体裁。每卷之首，空前二行，而以酒部汇考为子目。意其欲辑类书而未成，此其一门之贖稿也。

△《疏食谱》一卷（内府藏本）

明汪士贤《山居杂志》载此书，题曰清漳陈达叟撰，不著时代。《千顷堂书目》亦作达叟，题曰宋人。考左圭《百川学海》载有此书，则宋人无疑。然《百川学海》所刻，其序自称本心翁，而书前标题乃作门人清漳友善书堂陈达叟编，则达叟乃编其师之书，非所自撰也。所载食品二十种，各系以赞，皆粗粝草具，故曰疏食。《千顷堂书目》加草作蔬，失其旨矣。

△《饮膳正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和斯辉撰。和斯辉官饮膳太医，其始末未详。是编前有天历三年进书奏，称世祖设掌饮膳太医四人。於《本草》内选无毒，无相反，可久食，补益药味，与饮食相宜，调和五味。及以每日所造珍品御膳，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於历，以验后效。和斯辉自延祐间选充是职，因以进用奇珍异馔，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并日所必用穀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虞集奉敕为之序。所言皆当时之制，其中如邹店井水之类，颇足以资考证。惟

神仙服食一门，词多荒诞耳。

△《易牙遗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元韩奕撰。奕字公望，平江人。生於元文宗时，入明遁迹不仕，终於布衣。是编仿《古食经》之遗，上卷为酿造、脯鲈、蔬菜三类，下卷为笼造、炉造、糕饼、汤饼、斋食、果实、诸汤、诸药八类。周履靖校刊，称为当时豪家所珍。考奕与王宾、王履齐名，明初称吴中三高士，未必营心刀俎若此，或好事者伪撰，托名於奕耶。周氏《夷门广牍》、胡氏《格致丛书》、曹氏《学海类编》所载古书，十有九伪，大抵不足据也。

△《饮食须知》八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贾铭撰。铭，海宁人，自号华山老人。元时尝官万户。入明已百岁，太祖召见，问其平日颐养之法。对云，要在慎饮食。因以此书进览，赐宴礼部而回。至百有六岁乃卒。书中所载，自水火以及蔬果诸物，各疏其反忌，皆从诸家本草中摘叙成书。自序谓物性有相反相忌，《本草》疏注各物，皆损益相半，令人莫可适从，兹专选其反忌，汇成一编。然别无出於《本草》之外者，不足取也。

△《饌史》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旧本题曰元人，亦臆度之也。其书杂记饮食故事。所采如《西阳杂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类，大抵习见。又以《饌史》为名，而波及食量，已为支蔓。乃并刘邕嗜痂，权长孺嗜爪甲，鲜于叔明嗜臭虫事，亦并阑入。皆与饌无涉，益乖体例矣。

△《天厨聚珍妙饌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言皆制造饮食法度科例，分类编次。有汝阳史维泉序，曰，东原鬻书，李顺之购得善本，目之曰《天厨聚珍妙饌集》，将鋟梓以广其传。盖旧有其书，而李顺之刻之，为题此名，当时已不知谁所作矣。

△《居常饮饌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曹寅撰。寅字子清，号楝亭，镶蓝旗汉军。康熙中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司衔，是编以前代所传饮膳之法，汇成一编。一曰宋王灼糖霜谱，二、三曰宋东谿遯叟粥品及粉面品，四曰元倪瓚泉史，五曰元海滨逸叟制脯鲈法，六曰明王叔承酿录，七曰明释智舷茗笈，八、九曰明灌畦老叟蔬香谱及制蔬品法。中间糖霜谱，寅已别刻入所辑楝亭十种，其他亦颇散见於《说郛》诸书云。

——右“谱录类”食谱之属，二十三部，六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唐昌玉蕊辨证》一卷（内府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杂记》，已著录。唐昌观玉蕊花，传自唐时。宋祁

疑为琼花，黄庭坚以为场花，必大以为皆非是，故记所目验者辨证之。原载《平园集》中。此本乃毛晋摘出，刻入《津逮秘书》者也。

△《琼花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端撰。端字惟正，鄞县人。成化间寓居扬州。是集采摭前人琼花篇什，汇为一编，以备故实。首冠杜旂《琼花记》，故或题曰杜旂《琼花谱》。考旂，宋人，字叔高，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馆阁校讎，此本载及元，明，非旂作也。又钱曾《读书敏求记》载《琼花考》一卷，成化丁未杨端木辑，与此本序文年月合，当即一人一书，钱曾衍一木字耳。范钦天一阁所藏别有《扬州琼花集》，以杂文为一卷，诗为一卷，词为一卷，盖即因此本而分析其卷帙，亦题曰杨端，则木字为误增审矣。

△《天彭牡丹谱》一卷（内府藏本）

宋陆游撰。游有《入蜀记》，已著录。是编记蜀天彭花事之盛，已载《渭南文集》第四十二卷。此其别行之本也。

△《亳州牡丹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列朱统《牡丹志》后，疑亦统作也。亳之牡丹始薛蕙，亳之《牡丹志》始薛凤翔。此本与凤翔书不同，而简略殊甚。后附牡丹杂事四条。第一条称神隐者，乃明宁王权之别号。第二条称上皇召至骊山，当为唐玄宗。第三条称太祖断宫嫔腕者，不知为明为宋，大抵齐东之语。第四条乃张鎡牡丹会事。皆与亳州无与，不审何以载入也。

△《牡丹史》四卷（内府藏本）

明薛凤翔撰。凤翔字公仪，亳州人。由例贡仕至鸿胪寺少卿。明时亳中牡丹最盛，凤翔家园种艺尤多，因著是编，盖本欧阳修谱而推广之。然记一花木之微，至於规仿史例，为纪、表、书、传、外传、别传、花考、神异、方术、艺文等目，则明人粉饰之习，不及修谱之简质有体矣。

△《香雪林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思义编。思义有《宋史纂要》，已著录。是编凡梅图二卷，咏梅诗词文赋二十二卷，终以画梅图谱二卷。

△《兰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贵学撰。贵学字进叔，临江人。谱凡六则，一曰品第之等，二曰灌溉之候，三曰分析之法，四曰沙泥之宜，五曰爱养之地，六曰兰品之产。贵学不知何许人。是书诸家书目亦皆不著录，惟见於陶宗仪《说郛》。王世贞尝云，《兰谱》惟宋王进叔本为最善，盖即指《说郛》本也。此本为毛晋所刊，盖得诸金坛于鏞者。然视《说郛》本尚少三十馀条，则已非完书矣。

△《兰易》一卷、附录《兰易十二翼》一卷、《兰史》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

是书上卷为《兰易》，一名《天根易》，题宋鹿亭翁撰。朱彝尊《经义考》载其自序云，《兰易》始於复，故曰天根。又载冯京序云，《兰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书端称鹿亭翁著。按《郡县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处，无问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隐者云云。此本已无自序，盖传写佚之。其书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十二月卦为兰消长之机，每卦各缀以词，其文如彖，下又各系以词，其文如象传，备述出纳栽培之法，盖戏仿《周易》为《兰谱》耳。又附口诀二条，兰月令十二章，不知谁作。下卷为《兰易十二翼》，述养兰宜忌十二条，题曰蕈溪子，考《经义考》载冯京序，此本题曰蕈溪子，则蕈溪子即京也。其序称鹿亭翁为宋代隐者，则非宋之冯京，当别一人而同姓名矣。末为《兰史》一卷，亦题蕈溪子撰。首列兰表，依汉书古今人表例，分列九等，而下中、下下二等，阙而不录。次为兰本纪，所列凡三种。次为兰世家，所列凡十一种。次为兰列传，所列凡二十种。次为兰外纪，所列凡九种。次为兰外传，所列凡五种。盖鹿亭翁戏拟经，京既戏拟传，又戏拟史也。其《兰易》为词人狡狴会之作，与《易》义本无所涉，朱彝尊列之拟经门中，殊乖体例。今并改列之谱录，庶存其真焉。

△《艺菊志》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陆廷灿撰。廷灿有《续茶经》，已著录。廷灿居南朔镇，在槎溪之上，艺菊数亩，王翬为绘《艺菊图》，一时多为题咏。廷灿因广徵菊事，以作此志。凡分六类，曰考，曰谱，曰法，曰文，曰诗，曰词，而以艺菊图题词附之。

△《茶花谱》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朴静子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己亥自序，盖其官漳州时所作也。茶花盛於闽南，而以日本洋种为尤胜。是编上卷为花品，凡四十三种。其文欲以新隽冷峭学屠隆、陈继儒之步，而纤佻弥甚。如叙虎斑曰，经红纬白，依稀借机杼於阴阳，非锦之一种而何。不然，驹虞仁兽，血迹安从掩异文？补录雄品，风来树底，莫教咆哮於芳丛云云。是何等语乎？中卷为咏花之作，凡七言绝句六十七首。下卷则种植之法也。

△《永昌二芳记》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张志淳撰。志淳自号南园野人，云南籍，江宁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坐刘瑾党，勒致仕。其名见《明史焦芳传》中，然无事迹可见，疑亦康海王九思之类也。是编以永昌所产山茶、杜鹃二花为一谱。上卷山茶花品三十六种，中卷杜鹃花品二十种，下卷则二花之故实诗文。其论踯躅、山榴、杜鹃之名自唐已无别，谓杜鹃但可名山石榴，不可名踯躅。踯躅为杜鹃别种，其花攒为大朵，非若杜鹃小朵各开，俗名映山红，无所谓黄紫碧者。韩愈、元稹、

梅尧臣诗并误，其考证亦不苟也。

△《瓶花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谦德撰。谦德后改名丑，有《清河书画舫》，已著录。是书首品瓶，次品花以及折枝插贮等事，而终以护瓶。据书首自序，盖其稚龄所作也。

△《荔支通谱》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邓庆棠撰。庆棠字道协，福州人。是书以诸家荔支谱辑为一篇，故曰通谱。凡蔡襄谱一卷，徐〈火勃〉谱七卷，庆棠所自为谱六卷，附宋珏谱一卷，曹蕃谱一卷。

蔡谱尚已，徐谱所收如《十八娘别传》之类，邓谱所收如《鲍山荔支梦》之类，皆近传奇。宋谱福业诸说，不脱明人小品习气。曹谱差简质，犹有古格。

△《筍梅谱》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释真一撰。真一居杭州法华山龙归坞，其地多筍，梅花亦极盛，因各为作谱，书成於天启七年。

△《澹圃芋纪》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德周撰。赵士骏复增定之。德周字齐庄，鄞县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高唐县知县。士骏字西星，亦鄞县人。其书专纪芋魁典故，凡十类，一名，二艺，三食，四忌，五事，六论，七诗，八赋，九谣，十方，采摭颇详。

△《竹谱》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鼎撰。鼎有《东林列传》，已著录。此书记竹之异者凡六十条。

△《笺卉》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崧撰。崧字绮园，歙县人。黄山僧雪花尝以黄山所产诸卉绘为图，宋萃为题句。崧因各为作笺，凡三十五条。

△《苔谱》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宪撰。宪有《说文系传考异》，已著录。是编杂录苔之文句故实。卷一曰释名卷，二曰总叙苔，卷三曰诸品苔，卷四、卷五曰苔生处所，卷六曰杂录。

△《学圃杂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兹编皆记其圃中所有暨闻见所及者，分花、果、蔬、瓜、豆、竹六类，各疏其品目及栽植之法。大致以花为主，而草木之类则从略。书止一卷，《续说郛》以花疏、果疏各分为卷者非也。

△《群芳谱》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王象晋撰。象晋字荇臣，山东新城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是书凡天谱三卷，岁谱四卷，穀谱一卷，蔬谱二卷，果谱四卷，茶竹谱三卷，桑麻葛苧谱一卷，药谱三卷，木谱三卷，花谱三卷，卉谱二卷，鹤鱼谱一卷

。略於种植而详於疗治之法与典故艺文，割裂短釘，颇无足取。圣祖仁皇帝诏儒臣删其踳驳，正其舛谬，复为拾遗补阙，成《广群芳谱》一书，昭示万世。覆视是编，真已陈之土苴矣。

△《汝南圃史》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文华撰。文华字含章，苏州人。前有万历庚申陈元素序，称之曰光禄君。不知为光禄何官也。文华自序，称因见允斋《花史》，嫌其未备，补葺是书。凡分月令栽种花果、木果、水果、木本花、条刺花、草木花、竹木草、蔬菜、瓜豆十二门，皆叙述栽种之法，间以诗词。大抵就江南所有言之，故河北蘋婆，岭表荔支之属，亦不著录。较他书剽剟陈言，侈陈珍怪者较为切实。惟分部多有未确，如西瓜不入瓜豆而入水果，枸杞不入条刺而入菜蔬，皆非其类。

△《花史左编》二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路撰。路字仲遵，嘉兴人。此书皆载花之品目故实，分类编辑。属辞隶事，多涉佻纤，不出明季小品之习。《浙江通志》载王路《花史》二十四卷，有天启元年李日华序。今此本二十七卷，无日华序，而前有陈继儒序，与路所作小引，皆称二十四卷。又此本二十五卷花之友，二十七卷花之器，皆题潭云宣猷馭云子补，二十二卷花麈，题百花主人辑。则路书本二十四卷，此三卷乃后人所补入，而刊书者并为一目耳。又路小序称此书为左编，别有右编为花之辞翰，约一十二卷，盖有其名而未成书者也。

△《花史》十卷（内府藏本）

明吴彦匡撰。彦匡爵里未详。是书盖本常熟蒋养菴《花编》，松江曹介人《花品》二书推而广之，得百有馀种，每一花为一类，各加神品、妙品、佳品、能品、具品、逸品标目，附以前人遗事及咏花诗歌。大都以意为之，所品第不必皆确也。

△《花里活》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诗教撰。诗教字四可，秀水人。是编辑古今花卉故实，按代分编，然皆因袭陈言，别无奇僻，考证尤多疏漏。如云五代梁有王彦章，吴亦有王彦章，不知杨行密之将乃王茂章，后归梁改名景仁，并无所谓王彦章者，其舛谬率皆此类。

至《花里活》之名盖用李贺诗秦宫一生花里活句，然秦宫何人，而可以援自比乎？

失考甚矣。

△《倦圃蒔植记》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兹编乃溶自山西阳和道归里，筑室范蠡湖上，名曰倦圃，多植花木其间，因记其圃中所有。分花卉二卷

，竹树一卷，各疏其名品故实，及种植之法。溶学本赡博，故引据多有可观，惟下语颇涉纤仄，尚未脱明季小品积习。前有自序，题康熙甲子。案溶卒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年八十三，则此书乃其晚年游戏之笔也。

△《北墅抱瓮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此书前有康熙庚午自序，乃其告归后所作，北墅者，所居别业之名也。墅中蒔植花木颇多，士奇因取果树卉竹蔬茹药蔓之类，各疏其形色品状，以为此编，凡二百二十二种，其叙录颇为详备。

△《名花谱》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西湖居易主人撰，不著名氏，亦无序跋。其书杂抄《群芳谱》之类而成，盖近人作。所列凡九十二种，而附以瓶花诀、盆种诀、十二月花木诀。所言种植之法，挂漏不详，间附故实，尤冗杂无绪。观其开卷叙梅一段，字句凡鄙，引用谬误，不过粗识文义之人，偶然抄录成册耳。

△《蟻衣生马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蟻衣生易解》，已著录。是编摭载籍中所记马事，分上、下二篇。援引颇博，皆著所采书名，较明人他说部颇有根据。唯以宛马为晋泰始时所献，不知汉时已有之；又以果下马为出於《魏志》，不知亦载於《汉书》，摭拾未免稍略耳。

△《虎薈》六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编末有黄庭凤跋，谓继儒病疟，王穉登贻以虎苑一帙佩之，而疟愈，遂为是书。凡所引用，多拉杂无伦。若《周礼》司尊彝，裸用虎彝、雌彝，《汉书》履虎尾絢履之类，与谈虎无涉，亦皆漫为牵缀，真所谓无关体要者也。

△《画眉笔谈》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均撰。均字康畴，歙县人。此书皆记豢养画眉鸟之事，本不足道，然养鹰诸法，古人著录。姑存其目，以备博物之一端。

△《晴川蟹录》四卷、《后录》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编搜采蟹之诗文故实，分谱录、事录、文录、诗录四门，后录又分事典、赋咏、食宪、拾遗四门。俚鄙掇拾，冗杂无绪，在晴川八识之中，最为下乘。远不逮傅肱、高似孙二家书也。

。

△《蛇谱》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鼎撰。此书记蛇之异者凡六十三则，大抵皆蛮荒异怪之谈，不为徵信。其五十三则以后，皆录《山海经》之文，尤为剿说。

△《禽虫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闽中袁达德撰。徐〈火勃〉《笔精》云，《山居杂卷》中《禽虫述》一卷，乃闽中袁达撰。达字德修，程荣署曰袁达德。传之后世，谁能辨其姓名乎？案《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亦云袁达字德修，闽县人，正德癸酉举人，官贵溪县知县，降补湖广都司经历，与〈火勃〉语相合。然则此书实出袁达，刊本误衍德字也。

其书述禽虫名义典故，兼仿《禽经》、《埤雅》之体，联络成文，亦或间以排偶，但有章段，不分门目，亦无注释，不免为餽釘之学。

△《虫天志》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沈宏正撰。宏正，嘉定人。是书集鸟兽虫鱼异事，分为六部。庄子云，惟虫能虫，惟虫能天，书之命名盖取於此。

△《乌衣香牒》四卷、《春驹小谱》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邦彦撰。邦彦字世南。此本题匏庐道人，其自号也。海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衣香牒》皆采摭燕事。凡分八门，前有乾隆戊午邦彦自序云，分为三卷。而此多一卷，疑刊刻之时分四卷，以均页数，而序则未及追改耳。《春驹小谱》皆采摭蝶事，分为五门。盖欲仿宋人《蟹录》之例，以为谈助。然蒐罗虽广，而考核多疏。一时寄兴之作，固不暇於精审也。

——右“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十五部，二百二卷，皆附《存目》。

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杂家类一

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著录。后人株守旧文，於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於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於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

△《鬻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周鬻熊撰。《崇文总目》作十四篇，高似孙《子略》作十二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陆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题唐逢行珪注，凡十四篇，盖即《崇文总目》所著录也。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

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杜预《左传注》，称鬻熊为祝融十二世孙。

孔颖达疏谓不知出何书。《史记》载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受封於楚。《汉书》载魏相奏记霍光，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馀。虽所说小异，然大约文、武时人。今其书乃有昔者鲁周公语，又有昔者鲁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语，而贾谊《新书》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时代殊不相及。刘勰《文心雕龙》云，鬻熊知道，文王谘询。遗文馀事，录为《鬻子》。则哀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故《汉志》别入小说家欤？独是伪《四八目》一书见北齐阳休之序录，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纪者，靡不具载。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堪、轻子玉，汤七大夫庆誦、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螭、西门疵、北门侧，皆具有姓名，独不见收。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贗本，亦未可知。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姑以流传既久，存备一家耳。卷首有逢行珪序及永徽四年进书表，自署华州郑县尉。

里居未详。

△《墨子》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墨翟撰。考《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书经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诸书多称墨子名翟，因树屋书影则曰墨子姓翟，母梦乌而生，因名之曰乌，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是老子当姓老耶？其说不著所出，未足为据也。宋《馆阁书目》称《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数与《汉志》合，卷数与《馆阁书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仅佚节用下第二十二，节葬上第二十三，节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三十，非乐中第三十三，非乐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与《馆阁书目》不合。

陈振孙《书录解题》又称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见。或后人以两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欤？抑传写者讹以六十三为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录，盖以孟子所辟，无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

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为墨，盖得其真。而读《墨子》一篇，乃称墨必用孔，孔必用墨。开后人三教归一之说，未为笃论。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啬其身，而时时利济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书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读，与全书为不类。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采摭其术，附记其末。观其称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能传其术之微矣。

△《子华子》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晋人程本撰。按程本之名见於《家语》，子华子之名见於《列子》，本非一人。《吕氏春秋》引《子华子》者凡三见，高诱以为古体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华子》书。然《汉志》已不著录，则刘向时书亡矣。此本自宋南渡后始刊版於会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说，指为元丰后举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为王铨、姚宽辈所托，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笔》则据其神气一篇，指为党禁未开之时，不得志者所为。今观其书，多采掇黄、老之言，而参以术数之说。《吕氏春秋贵生篇》一条今在阳城渠胥问篇中，知度篇一条今在虎会篇中，审为篇一条则故佚不载，以掩剽剽之迹，颇巧於作伪。然商榷治道，大旨皆不诡於圣贤。其论黄帝铸鼎一条，以为古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谬。其论唐尧土阶一条，谓圣人不徒贵俭，而贵有礼，尤足砭墨家之偏。其文虽稍涉曼衍，而纵横博辨，亦往往可喜，殆能文之士发愤著书，托其名於古人者。观篇末自叙世系，以程出於赵，睠睠不忘其宗，属其子勿有二心以事主，则明寓宋姓。其殆熙宁、绍圣之间，宗子之忤时不仕者乎？诸子之书，伪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文采，辨其贗则可，以其贗而废之则不可。陈振孙谓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观，当出近世能言之流，实为公论。晁公武以谬误浅陋讥之，过矣。

△《尹文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序，称条次撰定为上、下篇。《文献通考》著录作二卷。此本亦题大道上篇、大道下篇，与序文相符，而通为一卷。盖后人所合并也。《庄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骈并称，颜师古注《汉书》谓齐宣王时人。考刘向《说苑》载文与宣王问答，颜盖据此。然《吕氏春秋》又载其与湣王问答事，殆宣王时稷下旧人，至湣王时犹在欤？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於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於黄、老、申、韩之间。周氏《涉笔》谓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盖得其真。晁公武《读书志》以为诵法仲尼，其言诚过，宜为高似孙《纬略》所讥。然似孙以儒理绳之，谓其淆杂，亦为未允。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自老、庄以下，均自为一家之言。读其文者，取其博辨闳肆足矣，安能限以

一格哉！序中所称熙伯，盖缪袭之字。其山阳仲长氏不知为谁。李淑《邯郸书目》以为仲长统，然统卒於建安之末，与所云黄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误，未免附会矣。

△《慎子》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慎到撰。到，赵人，《中兴书目》作浏阳人。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慎到，赵人，见於《史记》。浏阳在今潭州，吴时始置县，与赵南北了不相涉。盖据书坊所称，不知何谓也，则称浏阳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广。案陆德明《庄子释文》田骈下注曰，慎子云名广，然则骈一名广，非到一名广，尤舛误也。

《庄子天下篇》曰，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於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譊髀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輓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智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於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学近乎释氏，然汉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宽於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

（语见《汉书艺文志》。）其书《汉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总目》作三十七篇，《书录解题》则称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书。此本虽亦分五篇，而文多删削，又非陈振孙之所见，盖明人捃拾残剩，重为编次。观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二句，前后两见，知为杂录而成，失除重复矣。

△《鹞冠子》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案《汉书艺文志》载《鹞冠子》一篇，注曰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刘勰《文心雕龙》称鹞冠绵绵，亟发深言。《韩愈集》有《读鹞冠子》一首，称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学问篇》一壶千金之语，且谓其施於国家，功德岂少。《柳宗元集》有《鹞冠子辨》一首，乃诋为言尽鄙浅，谓其世兵篇多同《鹏赋》，据司马迁所引贾生二语，以决其伪。然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古人引证，亦往往偶随所见。如谷神不死四语，今见《老子》中，而《列子》乃称为黄帝书。克己复礼一语，今在《论语》中，《左传》乃谓仲尼称志有之。元者善之长也八句，今在《文言传》中，《左传》乃记为穆姜语。司马迁惟称

贾生，盖亦此类，未可以单文孤证，遽断其伪。惟《汉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后来有所附益，则未可知耳。其说虽杂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刘勰最号知文，而韩愈最号知道，二子称之，宗元乃以为鄙浅，过矣。此本为陆佃所注，凡十九篇。佃序谓愈但称十六篇，未睹其全。

佃，北宋人，其时古本韩文初出，当得其真。今本韩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后来反据此书以改韩集，犹刘禹锡《河东集》序称编为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据穆修本改为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传於世，已别著录，此注则当日已不甚显，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晁公武《读书志》则但称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后两卷多引汉以后事。公武削去前后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见佃注，故不知所注之本先为十九篇欤。

△《公孙龙子》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周公孙龙撰。案《史记》，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异同之辨。《汉书艺文志》，龙与毛公等并游平原君之门，亦作赵人。高诱注《吕氏春秋》，谓龙为魏人，不知何据。《列子》释文，龙字子秉，庄子谓惠子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秉即龙也。据此，则龙当为战国时人。司马贞《索隐》谓龙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书《汉志》著录十四篇，至宋时八篇已亡，今仅存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凡六篇。其首章所载与孔穿辩论事，《孔丛子》亦有之，谓龙为穿所绌，而此书又谓穿愿为弟子，彼此互异。盖龙自著书，自必欲伸己说。

《孔丛》伪本，出於晋、汉之间，朱子以为孔氏子孙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说。记载不同，不足怪也。其书大旨疾名器乖实，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马而齐物我，冀时君有悟而正名实，故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鸿烈解》称，公孙龙粲於辞而贸名。扬子《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盖其持论雄贍，实足以耸动天下，故当时庄、列、荀卿并著其言，为学术之一。特品目称谓之间，纷然不可数计，龙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胜，故言愈辨而名实愈不可正。然其书出自先秦，义虽恢诞，而文颇博辨。陈振孙《书录解题》概以浅陋迂僻讥之，则又过矣。

明鍾惺刻此书，改其名为《辨言》，妄诞不经。今仍从《汉志》，题为《公孙龙子》。又郑樵《通志略》载此书，有陈嗣古注、贾士隐注各一卷，今俱失传。此本之注，乃宋谢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义浅近，殊无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录焉。

△《鬼谷子》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鬼谷子》，《汉志》不著录。《隋志》纵横家有《鬼谷子》三卷，注曰周

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兴书目》曰，周时高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事之，授以捭阖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转丸本经、持枢中经等篇。因《隋志》之说也。《唐志》卷数相同，而注曰苏秦。张守节《史记正义》曰，鬼谷在雒州阳城县北五里。《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应麟《笔丛》则谓《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必东汉人本二书之言，薈粹为此，而托於鬼谷，若子虚亡是之属。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隋志》称皇甫谧注，则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说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一语，今本不载；又惠洪《冷斋夜话》引《鬼谷子》曰，崖蜜，樱桃也，今本亦不载；疑非其旧。然今本已佚其《转丸》、《胠箝》二篇，惟存捭阖至符言十二篇，刘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内。至惠洪所引，据王直方诗话，乃《金楼子》之文，惠洪误以为《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诗话》今无全本，此条见朱翌《猗觉寮杂记》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孙《子略》称其一阖一关，为《易》之神。一翕一张，为老氏之术。出於战国诸人之表，诚为过当。宋濂《潜溪集》诋为蛇鼠之智，又谓其文浅近，不类战国时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为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盖其术虽不足道，其文之奇变诡伟，要非后世所能为也。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秦吕不韦撰，考《史记文信侯列传》，实其宾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考序意篇，称维秦八年，岁在涪滩，是时不韦未迁蜀，故自高诱以下，皆不用后说，盖史驳文耳。《汉书艺文志》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汉志》盖举其纲也。其十二纪，即礼记之月令。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余则绝不可晓，先儒无说，莫之详矣。又每纪皆附四篇，而季冬纪独五篇。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曰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唐刘知几作《史通》内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内篇之末，外篇之前，盖其例也。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自汉以来，注者惟高诱一家，训诂简质。於引证颠舛之处，如制乐篇称成汤之时穀生於庭，则据书序以驳之；称南子

为厘夫人，则据《论语》、《左传》以驳之；称西门豹在魏襄王时，则据《魏世家》、《孟子》以驳之；称晋襄公伐陆浑，称楚成王慢晋文公，则皆据《左传》以驳之；称颜阖对鲁庄公，则据《鲁世家》以驳之；称卫逐献公立公子黜，则据《左传》、《卫世家》以驳之；皆不蹈注家附会之失。然如称魏文侯虓齐侯，献之天子，传无其事，不知诱何以不纠。其谓梅伯说鬼侯之女好，妲己以为不好，因而见醢，谓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谓宁戚扣角所歌乃硕鼠之诗，谓公孙龙为魏人，并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据。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张毅、单豹事，均出《庄子》，乃於共伯事则曰不知其出何书，於张毅、单豹事则引班固《幽通赋》，竟未见《漆园》之书，亦为可异。若其注五世之庙曰逸书，则梅賾伪本尚未出。引诗庶姜孽孽作<车献><车献>，鼉鼓逢逢作<音夬><音夬>，则经师异本。均不足为失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内府藏本）

汉淮南王刘安撰，高诱注。安事迹具《汉书》本传。《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高诱序言此书大较归之於道，号曰鸿烈。故《旧唐志》有何诱《淮南鸿烈音》一卷，言鸿烈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亦鸿烈之解也。而注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诸书引用，遂并《淮南子》之本文亦题曰《淮南鸿烈解》，误之甚矣。晁公武《读书志》称，《崇文总目》亡三篇，李淑《邯郸图书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繆称、齐俗、道应、泛论、诠言、兵略、说林、说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孙《子略》称，读《淮南》二十篇。

是在宋已鲜完本。惟洪迈《容斋随笔》称，今所存者二十一卷，与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无之，则尚有脱文也。公武谓许慎注称记上，陈振孙谓今本题许慎注，而详序文即是高诱，殆不可晓。芦泉刘绩又谓记上犹言标题进呈，并非慎为之注。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许氏、高氏二注并列。陆德明《庄子释文》，引《淮南子》注称许慎。李善《文选注》，殷敬顺《列子释文》引《淮南子》，注或称高诱，或称许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证。后慎注散佚，传刻者误以诱注题慎名也。观书中称景古影字，而慎说文无影字，其不出於慎审矣。诱，涿郡人，卢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历官东郡濮阳令，迁河东监。并见於自序中，慎则和帝永元中人，远在其前，何由记上诱注？刘绩之说，盖徒附会其文而未详考时代也。

△《人物志》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魏刘劭撰。劭字孔才，邯郸人。黄初中官散骑常侍。正始中赐爵关内侯。事迹

具《三国志》本传。别本或作刘劭，或作刘邵。此书未有宋庠跋云，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按《字书》，此二训外别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义。《说文》则为邵，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扬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

所辨精核，今从之。其注为刘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旧本名上结衔题凉儒林祭酒。盖李暠时尝授是官。然《十六国春秋》称，沮渠蒙逊平酒泉，授昞秘书郎，专管注记。魏太武时又授乐平从事中郎。则昞历事三主，惟署凉官者误矣。邵书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六篇，疑传写之误。其书主於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录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於儒者也。昞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汉魏丛书所载，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题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讹题晋人，殊为疏舛。

此本为万历甲申河间刘用霖所刊，盖用隆庆壬申郑旻旧版而修之，犹古本云。

△《金楼子》六卷（永乐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梁书本纪》称帝博总群书，著述词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时，尝自号金楼子，因以名书。《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俱载其目，为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书十五篇，是宋代尚无阙佚。

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知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马驥撰《绎史》，徵采最博，亦自谓未见传本，仅从他书摭录数条也。今检《永乐大典》各韵，尚颇载其遗文。核其所据，乃元至正间刊本。勘验序目，均为完备。惟所列仅十四篇，与晁公武十五篇之数不合，其二南五霸一篇与说蕃篇，文多复见。或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欤？又《永乐大典》诠次无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误合者，有割缀别卷而本篇反遗之者。

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馀皆脱逸。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搀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谨详加裒缀，参考互订，厘为六卷。其书於古今闻见事迹，治忽贞邪，咸为苞载。附以议论，劝戒兼资，盖亦杂家之流。而当时周、秦异书未尽亡佚，具有徵引。如许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隐，成汤凡有七号之类，皆史外轶闻，他书未见。又立言、聚书、著书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纪典籍源流，亦可补诸书所未备。惟永明以后，艳语

盛行，此书亦文格绮靡，不出尔时风气。其故为古奥，如纪始安王遥光一节，句读难施，又成伪体。

至於自称五百年运余何敢让，俨然上比孔子，尤为不经。是则瑕瑜不掩，亦不必曲为讳尔。

△《刘子》十卷（内府藏本）

案《刘子》十卷，《隋志》不著录。《唐志》作梁刘勰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俱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作北齐刘昼撰。《宋史艺文志》亦作刘昼。自明以来，刊本不载孝政注，亦不载其序。惟陈氏载其序，略曰，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云云。不知所据何书，故陈氏以为终不知昼为何代人。案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於仆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於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於一人。

又史称勰长於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雾道藏目录》亦收之《太玄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辑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倩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袭《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然刘勰之名，今既确知其非，自当刊正。刘昼之名则介在疑似之间，难以确断。姑仍晁氏、陈氏二家之目，题昼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颜氏家训》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考陆法言《切韵序》作於隋仁寿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与焉，则实终於隋。旧本所题，盖据作书之时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然李翱所称《太公家教》，虽属伪书，至杜预

《家诫》之类，则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较多耳。晁公武《读书志》云，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以训世人。今观其书，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

又是书《隋志》不著录，《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二卷。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有宋钞淳熙七年嘉兴沈揆本七卷。以阁本、蜀本及天台谢氏所校五代和凝本参定，末附考证二十三条，别为一卷，且力斥流俗并为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复见，无由知其分卷之旧，姑从明人刊本录之。然其文既无异同，则卷帙分合，亦为细故，惟考证一卷佚之可惜耳。

△《长短经》九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唐赵蕤撰。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铃，长於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唐书艺文志》亦载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与光宪所纪略同，惟书名作《长短要术》为少异。盖一书二名也。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於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志》与晁公武《读书志》卷数并同。今久无刊本。王士禛《居易录》记徐乾学尝得宋槧於临清。此本前有传是楼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图书一印，后有乾学名印，每卷之末皆题杭州净戒院新印七字，犹南宋旧刻，盖即士禛所言之本，然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案：此跋全剿用晁公武之言，疑书贾伪托。）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然勘验所存，实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传写之讹也。第一卷八篇，题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题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而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题曰霸纪上。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题曰霸纪中。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亦无总题，以例推之，当脱霸纪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题曰权议。第八卷十九篇，题曰杂说。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兵权。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则今不可考。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盖即蕤所自作。注首或标以议曰二字，或亦不标，体例不一，亦未详其故也。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於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於实用，非策士诡譎之谋，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卿《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两同书》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罗隐撰。隐字昭谏，新城人，本名横。以十举不中第，乃更名。朱温篡唐，以谏议大夫召，不应。后仕钱镠为钱塘令。寻为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吴越备史》载隐所著有《淮海寓言》、《谗书》，不言有此书。然《淮海寓言》及《谗书》陈振孙已访之未获，惟此书犹传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终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终之以孔子之言。《崇文总目》谓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指而同原。然则两同之名，盖取晋人将无同之义。晁公武以为取两者同出而异名，非其旨矣。《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以为唐吴筠撰。考《宋史艺文志》别有吴筠《两同书》二卷，与此书同载之杂家类中，非一书也。

△《化书》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齐邱子，称南唐宋齐邱撰。宋张耒跋其书，遂谓齐邱犬鼠之雄，盖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齐邱所撰著於录。然宋碧虚子陈景元跋，称旧传陈抟言，谭峭景昇在终南著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见齐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书之化，其化无穷。愿子序之，流於后世。於是杖屨而去。齐邱遂夺为己有而序之。

则此书为峭所撰，称齐邱子者非也。书凡六篇，曰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说多本黄、老道德之旨，文笔亦简劲奥质。元陆友仁《砚北杂志》称谭景昇书世未尝见，他书言其论书道，锤、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书道一条，见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顾未之见，则元世流传盖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尝为刊行，后复有刘氏、申氏诸本。今仍改题化书，而以陈景元跋附焉。峭为唐国子司业洙之子。师嵩山道士，得辟穀养气之术。见沈汾《续仙传》中。其说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称峭为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闾世家》称王昶好巫，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其事与峭同时，不知即为一否？方外之士，行踪靡定，亦无从而究诘矣。

△《昭德新编》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晁迥撰。迥字明远，澶州清丰人。自其父始迁家彭门。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旋为翰林学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谥文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为其晚年所作。

因居昭德坊，故以名书。宋初承唐馀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内典。故迥著书，大旨虽主於勉人为善，而不免兼入於释氏。自序谓东鲁之书文而雅，西域之书质而备，故此五说，酌中而作，盖指下卷指迷五说也。李淑言其服膺《坟典》，耆年不倦，少遇异人指导心要。王古称其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逮，其所学

可知矣。迥五世孙溯，搜罗家集，得此书於丹棱李焘。庆元中尝有刊本，明嘉靖间又有重刊本。

此本首题裔孙伏武重录。迥自序及李遵勛后序，皆与晁溯所记相符。盖犹旧本。

其后附迥及明晁璫、晁东吴三人之诗数十首，盖其后人采辑家集而未成者，文不相属，实为骈拇枝指。今悉删之，不著於录焉。

△《乌言》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敦礼撰。敦礼家本河北，南渡后与弟敦诗同登绍兴进士。官至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爱溧阳山水，买田筑室居焉。是编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学。其造文皆规模扬雄、王通，无语录鄙俚之习。然首卷以道德仁义分析差等，中又以诸经传注为蠹道之书，其旨颇杂於黄、老，未为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间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态，抉摘隐微，多中疑要，则亦不可尽废者。杂家者流，《七略》著录，固不妨并存其说，备采择焉。

△《乐菴遗书》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李衡撰。其门人龚昱编。衡有《周易义海撮要》，已著录。昱字立道，昆山人。据隆庆元年沈珠序，称旧本五卷，今定为四卷。旧曰《语录》，今更曰《遗书》。然珠但称初得《语录》一册，不言其所自来。又言随失去，复得郡守曹紫峰抄本。所谓初得一本，当即指天顺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顺己卯郑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称仅得抄本，是终莫详此书授受之的也。考书中所言，大抵与隆、万间心学相合。卷首吴仁杰序，与所作《两汉刊误》、《离骚草木疏》、《古周易》诸序截然如出二手。其大旨以悟为宗。又述周必大书曰，乐菴临行一著，实是难得，禅和子亦服他。盖寻常说时甚易，腊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瞒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语。考《宋史》衡本传，有临没沐浴冠巾，翛然而逝，周必大闻之曰，世谓潜心释氏，乃能达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临终超然如此，殆几孔门所谓闻道者欤云云。无乃姚江末流，借此语以影撰此书此序，借以助心学之澜，并所谓天顺刻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欤？不然昱此编出於淳熙中，正与朱子同时，何以朱子於张九成、陆九渊辨析不遗馀力，而此书混儒、墨而一之，至轮对上殿，敢谓周公亦坐禅，而朱子寂无一语也？疑以传疑，存备杂家之一种可矣。

△《习学记言》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叶适撰。适字正则，自号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谥忠定。其书乃辑录经史百氏各为论述，条列成编。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刘克庄为赵虚斋作《注庄子

序》，亦称其讲学析理，多异先儒。今观其书，如谓太极生两仪等语为文浅义陋，谓檀弓肤率於义理，而蹇缩於文词，谓孟子、子产不知为政，仲尼不为己甚，语皆未当，此类诚不免於骇俗。然如论读诗者专溺旧文，不得诗意，尽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国语》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皆能确有所见，足与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论唐史诸条，往往为宋事而发，於治乱通变之原，言之最悉，其识尤未易及。特当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闽之言，而适独不免於同异，故振孙等不满之耳。

△《本语》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丙子，距拱罢归之日已十三年，故开卷即以否泰两卦君子小人消长为言。其中论裴度，论刘晏，皆阴以自比。论李林甫，论哈麻。皆以阴比徐阶，论卢怀慎，则阴比殷士儋辈。亦发愤而著书者也。其间如隆庆六年宿良乡，梦见孔子之类，颇为夸诞；如谓无意之妙，非意之所能为，故圣人贵忘之类，亦颇涉虚无；至驳伊川说春秋灾异一条，欲破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遂谓天道不关於人事，尤为纒繆。其他辨诂先儒之失，抉摘传注之误，词气纵横，亦其刚狠之馀习。然颇有剖析精当之处，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论时事，率切中明季之弊。故《明史》称其练习政体，有经济才。一书之中，盖瑕瑜互见云。

——右“杂家类”杂学之属，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从事六德、六行、六艺，无异学也。周衰而后，百氏兴。名家称出於礼官，然坚石白马之辨，无所谓礼；纵横家称出於行人，然倾危变诈，古行人无是词命；墨家称出於清庙之守，并不解其为何语；（以上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说。）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无几，不足自名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其他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亦均附此类。）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杂家类二

△《白虎通义》四卷（通行本）

汉班固撰。《隋书经籍志》载《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书艺文志》载《白虎通义》六卷，始题班固之名。《崇文总目》载《白虎通德论》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门。今本为元大德中刘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与陈氏所言相符。知《崇文总目》所云十四篇者，乃传写脱一四字耳。然仅分四卷，视诸志所载又不同。朱翌《猗觉寮杂记》称，《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马六句，今本无之。然则辗转传写，或亦有所脱佚，翌因是而指其伪撰，则非笃论也。据《后汉书》固本传，称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而《杨终传》称，终言宣帝，博

徵群儒，论定五经於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世则，於是诏诸儒於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即日贯出。

《丁鸿传》称，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羨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於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时张酺、召驯、李育皆得与於白虎观，盖诸儒可考者十有馀人。其议奏统名《白虎通德论》，犹不名通义。《后汉书儒林传》序言，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唐章怀太子贤注，云即《白虎通义》。是足证固撰集后乃名其书曰《通义》、《唐志》所载，盖其本名。《崇文总目》称《白虎通德论》，失其实矣。《隋志》删去义字，盖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刘知几《史通》序引《白虎通》、《风俗通》为说，实则递相祖袭，忘其本始者也。书中徵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识，乃东汉习尚使然。又有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则礼之逸篇。方汉时崇尚经学，咸兢兢守其师承，古义旧闻，多存乎是，洵治经者所宜从事也。国朝任启运尝举正其阙，作《白虎通摭讹》，见所自为制艺序中。今其书不传，所纠之当否，不可考矣。

△《独断》二卷（通行本）

汉蔡邕撰。王应麟《玉海》谓是书间有颠错，嘉祐中，余择中更为次序，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择中之本今不传。然今书中序历代帝系末云，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三百一十年。壬子为灵帝建宁五年，而灵帝世系未行小注乃有二十二年之事，又有献帝之谥，则决非邕之本文，盖后人亦有所窜乱也。

是书於礼制多信《礼记》，不从周官。若五等封爵，全与大司徒异，而各条解义与郑玄《礼注》合者甚多。其释大祝一条，与康成《大祝注》字句全符，则其所根据，当同出一书。又《续汉书》舆服志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是书则谓高七寸，前出四寸，其词小异。刘昭《舆服志注》，引《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则作三公九，诸侯、卿七。建华冠注引《独断》曰，其状若妇人缕鹿。今本并无此文。又《初学记》引《独断》曰，乘舆之车皆副辖者，施辖於外乃复设辖者也。与今本亦全异。此或诸家援引偶讹，或今本传写脱误，均未可知。然全书条理统贯，虽小有参错，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证家之渊藪也。

△《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古今注》三卷，旧本题晋崔豹撰。《中华古今注》三卷，旧本题后唐太学博

士马缙撰。豹书无序跋。缙书前有自序，称昔崔豹《古今注》博识虽广，殆有阙文，洎乎黄初，莫之闻见。今添其注，以释其义。然今互勘二书，自宋、齐以后事二十九条外，其魏、晋以前之事，豹书惟草木一类及鸟兽类吐绶鸟一名功曹七字为缙书所无，缙书惟服饰一类及开卷宫室一条、封部兵陈二条、马〈鼠勺〉犬二条为豹书所阙，其余所载，并皆相同，不过次序稍有后先，字句偶有加减，缙所谓增注释义，绝无其事。又缙书中卷云：棒，崔正熊注车辐也。使全袭豹语，不应此条独著豹名。考《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有豹书而无缙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缙书而无豹书，知豹书久亡，缙书晚出，后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贗为豹作。又检校《永乐大典》所载《苏鹞演义》与二书相同者十之五六，则不特豹书出於依托，即缙书亦不免於剿袭。特以相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耳。考刘孝标《世说注》，载豹字正熊，晋惠帝时官至太傅。马缙称为正熊，二字相近，盖有一误。新、旧五代史均有缙传，载其明经及第，登拔萃科，仕梁为太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理院事，迁太常少卿。唐庄宗时为中书舍人，刑部侍郎，权判太常卿。明宗时贬绥州司马，复为太子宾客，迁户部兵部侍郎，终於国子祭酒。

今本题唐太学博士，盖据《书录解题》。然称为太学博士，实振孙之误。至其时代，则振孙亦称后唐不专称唐，实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资暇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李匡义撰。旧本或题李济翁，盖宋刻避太祖讳，故书其字，如唐修《晋书》，称石虎为石季龙。或作李义，亦避讳刊除一字，如唐修《隋书》，称韩擒虎为韩擒，实一人也。《文献通考》一入杂家，引《书录解题》作李匡文；一入小说家，引《读书志》作李匡义，而字济翁则同。《陆游集》有此书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丛书》作李正文。然《读书志》实作匡义，诸书传写自误耳。匡义始末未详。书中称再从叔翁汧公，知为李勉从孙。又称宗人翰作《蒙求》，载苏武、郑众事云云，则晋翰林学士李翰之族，其人当在唐末。《唐书艺文志》有李匡文《两汉至唐年纪》一卷，注曰昭宗时宗正少卿，盖即匡义。书中但自称守南漳，盖所历之官，非所终之官也。《读书志》载是书有匡义自序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钱遵王氏藏书印，盖也是园旧物。未题埭川顾氏家塾梓行。中间贞字、徵字、完字皆阙笔，盖南宋所刊。殷字亦尚阙笔，则犹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时，较近本为善。然无自序，疑装辑者佚之。书中亦不标三篇之目，其所说之事，则皆与目应。疑自序乃隐括之词，原未标目也。其书大抵考订旧文。黄伯思《东观馀论》尝驳其茶托一条，黄朝英《缙素杂记》尝驳其曝直一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尝驳其药栏一条，王楙《

野客丛书》尝驳其急急如律令一条。

今观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计吏，不知《玉台新咏》旧本载曹植代刘勋出妻王氏诗已有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句，则宋计吏之说为误。又蜀妓薛涛，见於唐人诗集者无不作涛，此书独作薛陶，显为讹字。又解龙钟为龙所践处，亦涉穿凿。又全书均考证之文，而穆宁啗熊白一条忽杂嘲谑杂事，於体例尤为不伦。然如谓荀悦汉纪防将来之误，角里直书禄里，足验用字上加一拂别作用字之非。谓《论语》宰予昼寝作画寝，乃梁武帝之说。伤人乎不问马，不字断句，乃《经典释文》之说，均不始於韩愈笔解。谓五臣注《文选》窃据李善之本，谓韩愈讳辨误以杜度为名，谓有母之人不可称舅氏为渭阳，谓作《诗疏》之陆玑名从玉傍，非士衡，谓万几字讹作机由汉王嘉封事，谓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阁下之别，竹甲题签、门杖之始，皆引证分明，足为典据，其中赞_卩侯音齧一条，明焦竑作《笔乘》摭为异闻。不知属沛国者音齧，属南阳者音赞。匡又已引邹氏《史记注》驳读齧之非，竑殆未见此书也欤。

△《刊误》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李涪撰。旧本前有结衔称国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书，亦称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未远，当得其真。而陆游《渭南集》有是书跋曰，王行瑜作乱，宗正卿李涪盛陈其忠必悔过。及行瑜传首京师，涪亦放死岭南。疑即此人，未详孰是也。前有自序，称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盖佚其一。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如论仅、甥、旁、缪、厩、荐六字之讹，辨陆法言《切韵》之误，解《论语》不问马之不非否音，校《左传》缮完葺墙之完为字字，以及驳李商隐孔子师老聃，老聃师竺乾之妄，正贾耽《七曜历》之缪，亦颇资博识。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文，亦可谓学有根柢者矣。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唐苏鹞撰。鹞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颀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裒辑成编。

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证於《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贋。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

，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

△《兼明书》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乌程人。官太学博士。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光庭为唐人，《续百川学海》及《汇秘笈》则题曰宋人。考书中世字皆作代，当为唐人。

然《罗隐集》有赠光庭诗，则当已入五代。其为唐讳，犹孟昶石经世民等字犹沿旧制阙笔耳。是书皆考证之文。《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书录解题》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后人所更定。首为诸书二十二条。次为周易五条，尚书四条，毛诗十三条。次为春秋十条，礼记五条，论语十三条，孝经二条，尔雅三条。次为文选二十二条。次为杂说十八条，字书十二条。其字书十二条中，耻字、鰥字、明字、朴字四条有录无书，系传写脱佚。起字一条，语不相属，详其大义，盖说起字者佚其下段，说朴字者佚其上段，传写误合为一也。其中如诸书门，据《山海经》凤凰之文，《管子》、《韩诗外传》封禅之记，谓作字不始於仓颉，不知百氏杂说，不足为据。春秋门，讥刘知几论春秋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传》记晋事，经传皆差两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论语》请车为椁一条，谓毁车为椁、非卖车市椁，不知一车之材，毁之岂能为椁，殊不近事理。杂说门，七夕一条尤杜撰。尚书门，论周康王当名钊。《孝经》门，谓仲尼之尼当作，为古夷字。

春秋门，谓卫桓公当名儿，更臆断无所依据。然如论《史记》误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名，毛萇误以埵为螿豕，孔安国误解菁茅，颜师古误以鸱鸢为白鹳，孔颖达误以鸱鸢为巧妇，又误以占书为龟策同衅，公羊穀梁误以荆人为贬词，杜预误以文马为画马，赵匡误以诸侯无两观，郭璞误以窃脂为盗肉，应劭误以邱氏为出左邱明，皆引据辨驳，具有条理。所记社稷诸条，多得礼意，驳五臣《文选注》诸条，亦皆精核。谓春秋之例，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者，有非褒非贬非讥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尤为卓识。在唐人考证书中，与颜师古《匡谬正俗》可以齐驱。苏鹗之《演义》、李涪之《刊误》、李匡乂之《资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见闻记》颇杂琐事，又其次矣。

△《近事会元》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赞皇人。始末未详。是书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近事会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显德，杂事细务皆纪之。钱曾《读书敏求记》曰：上交退寓锺陵，寻近史及小说、杂记之类凡五百事，厘为五卷，目曰《近事会元》。《唐史》所失记者，此多载焉。此本末题万历壬午元素斋录副本，犹明人旧钞，卷数与二家所记合。其

纪事起讫年月与振孙所言合，条数及自序之文亦与曾所言合，盖即原本。惟振孙以为皆记杂事细务。今观其书，自一卷至三卷首载宫殿之制，次载舆服之制，次载官制、军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为乐曲，为州郡沿革。惟五卷颇载琐闻，然如妇人檐子、兜笼、线鞢、线鞋、亲迎、举乐、障车、公主事姑舅、公主赐谥、山川岳渎封号、国忌行香、上元点灯、散从亲事官、处士谥先生、律格、赦书、投匭、刑统、律令、死罪覆奏、断狱禁乐、逐旬问罪人、表状、书奏、制敕及始流沙门岛、始配衙前安置、始贬厓州诸条，亦皆有关於典制。大抵体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纪原》之间，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证，亦极精核，不可徒以杂事细务目之。振孙殆未详核其书，但见其标题列说如《云仙杂记》、《清异录》之式，遂漫以为小说欤。

△《东观馀论》二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宋黄伯思撰。伯思字长睿，号霄宾，又自号云林子，昭武人。政和中官至秘书郎。伯思歿时，年仅四十，而学问淹通。李纲志其墓，称经史百家之书，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又好古文奇字，钟鼎彝器款式体制，悉能了达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误》二卷，《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绍兴丁卯，其子讠乃与其所著论辨题跋合而刊之，总名曰《东观馀论》。然讠乃跋称共十卷，今本仅二卷，或后来传写所合并。所载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条，则疑讠乃於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较务矜繁富，不辨美恶，徒夸祖父之长，而适暴所短者，其识特高。

又《书录解题》载伯思《博古图说》十一卷，凡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无古器说之名。又称后来修《博古图》多采用之，疑为官书既行之后，其名适同。

亦讠乃改题之，以避尊也。其书颇讥欧阳修不精考核，而楼钥跋中乃摘书中史籀书一条，异苑一条，王献之璇题一条，匆匆一条，甘蔗帖一条，纠其疏漏。盖考证之学，本无尽藏，递相掎摭，不能免也。要其精博，胜《集古录》多矣。

△《靖康缙素杂记》十卷（通行本）

宋黄朝英撰。晁公武《读书志》曰：朝英，建州人。绍圣后举子。又曰：所记凡二百事。今本卷数与公武所记同，而只有九十事。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误引麦秋一条，此本无之。考王楙《野客丛书》，亦具载麦秋之说，称《缙素杂记》，知非大昌误引。又《野客丛书》载其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误以折露盘为青龙九年一条，麻胡仅得二事一条，袁文《瓮牖闲评》载其辨穀阳一条，辨芦菔一条。此本亦无之，盖明人妄有删削，已非完书矣。袁文、王楙於此书颇有驳正，然考证之学，大抵后密於前，不足为病。晁公武讥其为王安石之

学，又讥其解诗芍药握椒为鄙褻，刘敞《七经小传》亦摭此条为谐笑，虽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

今观其书，颇引《新经义》及《字说》，而尊安石为舒王，解诗绿竹一条，於安石之说尤委曲回护，诚为王氏之学者。然所说自芍药握椒一条外，大抵多引据详明，皆有资考证，固非漫无根柢，徒为臆断之谈。敞本与安石异趣，公武又自以元祐党家，世与新学相攻击，故特摭其最谬一条，以相排抑耳。

△《猗觉寮杂记》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号潜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进士第，南渡后官中书舍人。此编上卷皆诗话，止於考证典据，而不评文字之工拙，下卷杂论文章，兼及史事。近时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条移入上卷，以均篇页，殊失古人著书之意矣。前载与丞相洪适求序书一篇，鲍氏移之卷末，亦非其旧也。

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迈始为序之。称其穷经考古，上撷骚雅，旁弋史传。刘克庄《后村集》中亦极称其考证之功。今观其书，如杜甫已上人茅斋诗，天棘蔓青丝句，据《本草》改为颠棘，未免穿凿。苏轼诗，宜蚕使尔茧如瓮句，事出《列仙传》，而引伪托之《述异记》。韩愈谢自然诗，实属唐人，乃云出《风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诸本皆作苦县光和尚骨立，乃误作骨力，引《南史》张融事为证。鹄填河事见《颜氏家训》及庾肩吾诗，又见白居易《六帖》，乃与亲家等字一概谓之俗说。（案：马缟《中华古今注》亦以鹄填河为出俗说，然《俗说》乃沈约所著书名，见《隋志》。）苏辙诗传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屡谓之废序。唐、虞自是国号，乃云尧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疏舛。至於雷琴一条，引元稹诗注，证为蜀匠。又贺若一条，引《唐书王涯传》，证为贺若夷。不知段安节《乐府杂录》称，贞元中，成都雷生善凿琴，其业精妙，天下无比，弹者亦众焉。在和中有贺若夷，尤能。后为待诏，对文宗弹一调，上嘉之，赐朱衣，至今为赐绯调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须旁证，亦未为能究根柢。然其引据精凿者，不可殫数。在宋人说部中，不失为《容斋随笔》之亚，宜迈序之相推重也。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吴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桧当国时，曾上所业得官。绍兴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为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致仕卒。此书末有其子复跋，称所记凡二千馀条，厘为十八卷。自元初以来，刊本久绝，此本乃明人从秘阁抄出，原阙首尾二卷。焦竑家传写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为二，以足其数，实非完帙。又书中分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谨正、记事、记文、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共十三类。而

诸家传本，或分卷各殊，或次序颠倒，或并为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两卷，而并第九卷入第八卷内，或无谨正一类、而并入记事类中，或多类对一门、诙谐戏谑一门。

盖辗转缮录，不免意为改窜，故参错百出，莫知孰为原帙也。赵彦卫《云麓漫抄》又记秦桧卒后，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则当曰已无定本，无怪后来之纷纷矣。是书考证颇详，而当时殊为众论所不满。刘昌诗《芦浦笔记》常摘其舛误十一条，又称其比事门中（案：今本无比事之名。）多所漏略，举史记八事以例其馀。赵彦卫《云麓漫抄》亦摘其中论佛法与天地并原一条，为所学之诬妄，并称其诟訾前贤不少。如诗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为蹈袭，及恃记博，妄有穿凿。周焯《清波杂志》则谓其记荆王元俨戏剧批判及宗室子好尚之僻诸事，有论其不应言者，旋被旨毁版。盛如梓《怨斋丛谈》。又载当日有知麻城县郑显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台论曾事涉讪谤，有旨曾、显文各降两官。臣僚缴奏乃黜显文，送其子汀州编管。后京兆堂爱其书，始版行。与焯所记不同，未详孰是。王士禛《池北偶谈》以为曾书多不满王安石，显文殆又袭党人故智，今观其书，以荀彧为汉之忠臣，以冯道为大人，其是非甚为乖刺。又如孙鼐贺秦桧诗，曾惇上秦桧书事十绝句，皆胪载无遗，是其党附权奸，昭然可见。并其书遭人攻击，盖由於此，士禛偶未详考也。然曾记诵渊博，故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徵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类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

△《云谷杂记》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昞撰。昞有《会稽续志》，已著录。此书《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不载，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其本久佚。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得一百十条，别有徐邦宪《书帖》一首，及昞识语一则，乃当时冠於卷首者。又有杨楫、章颖、叶适后序三篇，及昞自跋一篇，尚皆完整无阙。谨依类排次，析为四卷，而取书帖序跋分载首末，以略还原本之旧。宋人说部纷繁，大都摭拾琐屑，侈谈神怪。惟昞此书，专为考据之学。其大旨见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审，厘订详明，於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纠其缪。如论蕙之非零陵香，而驳邵博《闻见录》之舛，论王羲之换鹅实有黄庭、道德二经，而斥蔡绦《西清诗话》之非；引董德元言证苏轼诗虎头城之为虔州；引曾慥《百家词》证虎儿为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渊二家所注之误；其厘正是非，确有依据，颇足为稽古之资，宜当时极重其书也。叶适后跋，以昞所论泊宅编花书名一条，义有未安，别存商榷之语，昞并存诸卷中。即是一节，亦与一语异同，务伸已是，书函往返，动溢万言。讫於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远矣

。

△《西溪丛语》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姚宽撰。宽字令威，嵯县人。父舜明，绍圣四年进士。南渡历官户部侍郎，徽猷阁待制。宽以父任补官，仕至权尚书户部员外郎，枢密院编修官。其书多考证典籍之异同。如辨《文选神女赋》玉字为王字之误，辨刘攽论萧何不为功曹之误，辨黄庭坚论徐浩诗瑰能字押奴来切之误，辨欧阳修论张继半夜钟之误，辨王安石《诗经新义》彤管为箫笙之误，皆极精审。至考《感甄赋》之始末，不辨其非，谓陶潜诗中之田子春即《汉书刘泽传》之田生，谓杜甫诗中之黄衫少年为霍小玉传之黄衫客，又谓甫俊逸鲍参军句为讥李白，皆失之穿凿附会。注刘禹锡诗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阳，注李白诗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台新咏》。王宋诗引秦嘉赠妇诗误以第一首为徐淑作，引《诗品》误改宝钗字，皆为疏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证家之有根柢者也。叶适《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称此书以易肥遯为飞遯，以《孟子》不若是愬为不若是{介心}二条。又谓金海陵王南侵时，宽推论太乙、荧惑行次，决其必败，未几果有瓜洲之事。又谓其著书二百卷，古今同异，无不该括。又谓其《古乐府》流丽哀思，颇杂近体诗。长短皆绝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盖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学林》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王观国撰。观国，长沙人。其事迹不见於《宋史》，《湖广通志》亦未之载。惟贾昌朝《群经音辨》载有观国所作后序一篇，结衔称左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监押，末题绍兴壬戌秋九月中澣，则南渡以后人也。考晁公武、陈振孙两家书目及《宋史艺文志》是书俱未著录，吴曾《能改斋漫录》、赵与峕《宾退录》引之，均称曰《学林新编》。而今所传本，但题《学林》，无新编二字。考袁文《瓮牖闲评》、王楙《野客丛书》亦只称王观国《学林》，则当时已二名兼用矣。书中专以辨别字体、字义、字音为主。自六经、史、汉旁及诸书，凡注疏笺释之家，莫不胪列异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发。《宾退录》尝摘其误以不羹为羹颡，《瓮牖闲评》亦摘其议《资暇集》以行李为行，字无所根据，不知玉篇山部有此字，注释甚详。《能改斋漫录》又摘其谓《左传》季氏介其鸡当存高诱注以铠著鸡头，不当作蒙鸡之臆。佛氏精舍江表转载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观国谓自晋始有者为误。又孟子以言詁之，观国不取郭璞音义，而取玉篇音甜之说。京索之索，观国以为当音山客反，不知陆氏《释文》及五臣之注、韩退之之诗皆音悉落反，固未尝误，亦颇为他家所驳正。然考证之文，递相掎摭，此疏彼密，利钝互形，原不能毫无疵累。

论其大致，则引据详洽，辨析精核者十之八九。以视孙奕《示儿编》，殆为过之。

南宋诸儒，讲考证者不过数家，若观国者，亦可谓卓然特出矣。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内府藏本）

宋洪迈撰。迈字景卢，鄱阳人，皓之子。绍兴十五年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其书先成《随笔》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间传入禁中，孝宗称其有议论。迈因重编为《续笔》、《三笔》、《四笔》、《五笔》。

《续笔》有隆兴三年自序。《三笔》有庆元二年自序。四笔有庆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笔止十卷，盖未成而迈遂没矣。其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凡意有所得，即随手劄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如论《易》说卦寡发之为宣发，论《豳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为农民出入之时，非指蟋蟀，皆於经义有补。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林学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驳沈括《笔谈》之误，又引国史《梁颙传》证陈正敏《遯斋闲览》所记八十二岁及第之说为不实，皆极审核。惟自序称作《一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四笔》不费一岁。盖其晚年撰《夷坚志》，於此书不甚关意，草创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谓刘昭注《后汉书》五十八卷，补志当在其中，而不知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志》，章怀太子以后《汉书》无志，移补其阙。又驳宣和《博古图》释云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余之文，谓《左传》并无其说，而不知出自《国语》中，颇为失检。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学字体，皆无所发明，而缀为一条，徒取速成，不复别择。然其大致，自为精博。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异序，明李瀚、马元调先后刊行之。考《永乐大典》所载应俊合辑《琴堂谕俗编》中。有引《容斋随笔》所论服制一条。而今本无之。岂尚有所脱佚欤？明人传刻古书。无不窜乱脱漏者。此亦一证矣。

△《考古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录。是编乃杂论经义异同，及记传谬误，多所订证。其诗论十七篇，反覆推阐，大抵谓《诗》有南、雅、颂之名，无国风之名。说极辨博，而究无解於《礼记》之所引，故终为后人驳诘。至正朔论谓周人虽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词举事仍用夏时。象刑论谓是刑官取其法悬之象魏，而不取画衣冠异章服之说。其持论虽颇新异，而旁引曲证，亦能有所依据。

他若以白居易《乐府》正韦述所记《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误，以在张掖者乃鲜水非令鲜水，驳章怀太子所注《后汉段颍传》之非，以《汉书》比景县当从刘

昉《旧唐书》作北景，以荀子所称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琅琊台碑文证秦以前已尝刻石，皆典确明晰，非泛为徵摭。虽亚於《容斋随笔》，要胜於郑樵辈之横议也。

△《演繁露》十六卷、《续演繁露》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案绍兴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证以《通典》所引剑之在左诸条，《太平御览》所引禾实於野诸条，辨其为伪。因谓董仲舒原书必句用一物以发己意，乃自为一编拟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后楼钥参校诸家，复得《繁露》原本，凡诸书所引者具在，讥大昌所见不广，误以仲舒为小说家。

其论良是。然大昌所演，虽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实有资於小学。

所引诸书，用李匡乂《资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某书某卷。倘有讹舛，易於寻检，亦可为援据之法。其书正编不分类，续编分制度、文类、诗事、谈助四门。中如卫士扈驾请道等子当为鼎子一条，岳珂愧郾录引吴仁杰盐石新论甲编，谓魏典韦传有等人之称。洪翰林云等人犹候人，盖军制如此，大昌所疑，未为详允。然书中似此偶疏者，不过一二条，其他实多精深明确，足为典据。周密《齐东野语》云，程文简《演繁露》初成，高文虎尝假观之，称其博赡。文虎子似孙，时年尚少，因窃窥之。越日，程索回原书，似孙因出一帙曰《繁露诂》，其间多文简所未载，而辨证尤详。今其书不传，诸家亦不著於录。考似孙所著《纬略》，其精博未必胜於大昌，或传闻者过，周密误载之欤。

△《纬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似孙尝辑《经略》、《史略》、《子略》、《集略》、《骚略》及此书，今惟《子略》、《骚略》与此书存。陈振孙《书录解题》论其读书以隐僻为博，其作文以怪涩为奇。然考证之学，正不嫌其博。而是编所引，亦皆四库所著录，非冯贲之流，诡词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隐僻讥也。明沈士龙跋，又称其愷骚、招隐、八风、围棋、鬻、禘马牙之类，全录《艺文》、《初学》、《北堂》、《御览》诸书，无所增辑。知宋世編集，不复具存。摘用类书，夸示宏肆，是诚在所不免。周婴《卮林》讥其误引《金楼子》，以刘休玄《水仙赋》为唐刘子玄，疏舛亦不能无。然其言笃实，无所赝托，终出杨慎《丹铅》诸录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资矣。

△《瓮牖闲评》八卷（永乐大典本）

案《瓮牖闲评》，《宋史艺文志》及晁公武、陈振孙诸家俱未著录。惟李焘《续通鉴长编考异》内间引其书，明代《文渊阁书目》亦有此书一部一册，而均未详姓名时代。《永乐大典》散载入各韵中，亦不题撰人。今考袁燮《絜斋集

》，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讳文字质甫，四明鄞人。幼喜读书，不汲汲於科名，而惟务勤学。有杂著一编曰《瓮牖闲评》。《又燮集》载其曾祖知随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医修佛及其父诸轶事，皆与是编所纪相合，则为袁文所撰无疑也。

其书专以考订为主，於经史皆有辨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於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书所未备。虽徵引既繁，不无小误，如谓《汉书》叙传称袁盎为子丝，疑传中字丝为脱文，不知叙传以四言为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记项羽本纪》称字羽，而自叙亦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谓古人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来，所称佳人乃贤人。考日暮倚修竹乃杜甫佳人诗，云非妇人已谬。佳人殊未来乃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合为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犹果然出《庄子》，不知鼠姑为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声之转，如包胥之为勃苏，亦均失之眉睫之前。

而大致该洽，实考据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传，迄明遂佚，藏书家至不能举其名。又文之子燮，孙甫，史皆有传，而独不及文，其行事亦几不可考。今幸从沉埋剥蚀之馀，复加厘订，排比成编，使其姓名学问不致终没於来世，亦可知显晦之自有其时矣。原书卷帙不可考。今所辑者尚四百馀则，条目颇为纷杂，谨依类次，分为八卷。一卷论经，二卷论史，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之类，四卷专论小学，五卷论诗、词、书、画之类，六卷论饮食、衣服、器用、宫室之类，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之类，而以杂论因果怪异及自记之语终焉。

△《芥隐笔记》一卷（通行本）

宋龚颐正撰。颐正字养正，处州遂昌人。本名敦颐，光宗受禅，改今名。为国史院检讨官。其书名《芥隐笔记》者，考韩元吉《南涧甲乙稿》中有题芥隐一诗，为颐正而作。盖其书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颐正考证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谬处亦时有之。如韩愈马上谁家白面郎诗误以为杜甫诗，《公羊传》孔父义形於色误以为《左传》孔子语，王昌龄梦中唤作梨花雪诗误以为王建，信乎考证之难。然统合全编，则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笔谈》、洪迈《随笔》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为甲乙也。每条下多有注语，其中班固宾戏一条与正文不相应。

王安石草堂怀古一条明注异同。其王建一条注乃明驳之，似非颐正所自注，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芦浦笔记》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刘昌诗撰。昌诗字兴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条，称开禧乙丑窃太常

第，则宁宗元年登进士。书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称捐俸刻於六峰县斋，则尝为县令。但六峰不知为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称服役海陬，卖盐外无职事，惟繙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溯其源而寻其流。盖其监华亭芦沥场盐课时作，故以芦浦为名也。书中草鞋大王一条称绍兴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为绍兴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计其年且百馀岁，必无尚为县令之理。即距开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计其年当过九旬，更必无登第之理。考绍熙五年亦为癸丑，或传写讹舛，以熙为兴欤？其书多纠吴曾《能改斋漫录》之失。其论泥轼、屏星、金根车、诸葛亮表脱句、孙叔敖碑舛讹、欧阳修误题《多心经》、杜甫诗错简，皆有特识。又张栻《愬斋铭》，本集不载，黄庭坚咏藕诗，实胡藏之作，皆足以资考据。王士禛《池北偶谈》尤称其记王复死节之事，可补《宋史》之阙，又称其书流传甚少。此本为丹阳贺氏所藏，而绥安谢兆申所传抄，则亦可宝之笈矣。惟涂山启母一条，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转引后来诞语以实之，未免失之附会，是则文士好奇之弊也。

△《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长洲人。养母不仕，惟杜门著述，当时称为讲书君。是书皆考证典籍异同。前有庆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记一条，称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继观他书，间有暗合，不免有所窜易云云。盖刻意自成一言之言，故书中颇讥洪迈《容斋随笔》不免蹈袭。然如和峤千丈松一条，周顛阿奴火攻一条，皆黄朝英《缙素杂记》之说。灰钉一条，白云后见《艺苑雌黄》亦引此辨，与余暗合，盖删除尚有未尽也。其间引据既繁，亦不免小有疏舛。如欧阳修诗本义谓毛茇以前无以驹虞为兽者，楙引《六韬》以驳之。赵岐《孟子》题词谓孟子无字，楙引《孔丛子》以驳之。颜师古《汉书注》谓玉树在甘泉，而楙引《汉武故事》以驳之。傅奕《请正佛法表》谓佛汉明帝时入中国，楙引刘向《列仙传序》以驳之。杜甫诗“笔架沾窗雨”句本咏实景，而楙改沾为占，引《开元天宝遗事》以证之，不知是皆晚出伪书，不足为据也。庾信《哀江南赋》晋、郑靡依，鲁卫不睦句，本反用《左传》语，而楙谓非其本义。黄庭坚诗注引乌孙公主琵琶事，本出傅玄《琵琶赋序》，其石崇王明君词乃因乌孙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楙转据明君事以驳乌孙公主事。秦观词杜鹃声里斜阳暮，楙辨暮字不误似矣，复谓当作斜阳曙，以避英宗庙讳而改，夫斜阳岂可云曙耶？（案：观词元作杜鹃声里斜阳树，宣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树为暮，见项安《世家说》。）张祐宁王之诗自属追咏，而楙以为目击。又以与祐诗年代不符，则造为祐身历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馀岁之说。然则李商隐有九成宫诗，寿更永矣。他如茅盈见《史记秦本纪注》，而楙沿梁孙

文韬碑以为汉人，讥其以庙讳为名。非《鷓冠子》者柳宗元，而楙云韩愈。作《盘中诗》者苏伯玉妻，而楙以为傅玄。（案：楙盖据陈玉父《玉台新咏》误本，然严羽《沧浪诗话》载《玉台新咏》原本甚明。）买石得云饶句本姚合武功县诗，而楙以为王建。馀粮栖亩本《淮南子》语，而楙以为始於左思。以{准十}作准始於吕忱《字林》，（案：《字林》已佚，此条见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举唐碑。皆千虑一失，不必曲为之讳。其馀则多考辨精核，位置於《梦溪笔谈》、《缙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末附《野老记闻》一卷，乃楙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据楙题词，知其陈长方之弟子所记。多元祐诸人遗事。而解《孟子》既入其苙尚沿晁氏《客语》之说。

盖楙曾祖伯虎及与黄庭坚游，庭坚和王炳之惠玉版笺诗所谓王侯须若缘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见书中髡奴条下。）楙父承家世馀闻，故所言如是耳。至楙以其父之书附己书之末，盖沿《山谷集》后附《伐檀集》例，於义均乖。然《伐檀集》为后人所附，非庭坚之意，故分析著录，以正其名。此书为楙所自附，非可诿过於他人，故仍其旧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贬，各探其本志之义也。书本三十卷，见於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附纠其失於此焉。

△《考古质疑》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大庆撰。大庆《宋史》无传。是书亦不见於《艺文志》，惟《永乐大典》散见各韵中，又别载入宝庆丙戌叶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释之序各一篇。据其文考之，知大庆字荣甫，当时以词赋知名，尝官建州州学教授。其里贯则序文不具，莫能详也。其书上自六经诸史，下逮宋世著述诸名家，各为抉摘其疑义，考证详明，类多前人所未发。其有徵引古书及疏通互证之处，则各於本文之下用夹注以明之，体例尤为详悉，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昔程大昌作《考古编》，号称精审，大庆生於其后，复以为名，似隐然有接迹之意。今以两书并较，实亦未易低昂。乃大昌书流传艺苑，独此书沉晦不显，几至终湮，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见重耶？然蠹蚀凋残逾数百载，卒能遭逢圣代，得荷表章，亦其光气之不可掩也。谨采掇编缀，订正舛讹，厘成六卷。虽其原目不传，无由知其完阙，而已佚仅存，要可谓吉光之片羽矣。

△《经外杂抄》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义》，已著录。是编皆杂录诸书，而略以己意标识于下。多有不载全文而但书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规之类，一条而两卷互见者，盖随手记载，以备考证之用，本无意於著书，后人得其稿本，传写成帙也。

其中如摘录古诗十九首及《素问》数条之类，颇无所取义，龟字元绪，桑字子

明之类，尤伤冗琐。然如邹淮所记星象之数，杨鼎臣《方圆相生图》，吴沆《问对录》论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学先天环中图》之类，颇足以资考证。又如论虞仲房所编《说文五音谱》失李焘本意，论李焘《疑说文籀体》为吕忱窜入之非，论像设始於招魂，论常元楷壅门为劣，论师不专在传授，友不专在讲习，精神气貌之间，自有相激发处，论陆贽识权字在伊川之前，论韩愈《上李实书》与顺宗《实录》相矛盾，论保蜀碑徒知张大吴氏之功而不知伤中国之体，语皆中理。其引古诗凛凛岁云暮一首，次句作蝼蛄多鸣悲，与宋本《玉台新咏》合，亦足证今《文选》刊本之误也。

△《古今考》一卷、《续古今考》三十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续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宋景定壬戌别省登第。官提领池阳茶盐，迁知严州。入元为建德路总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两汉诸儒惟据叔孙通所定某物犹今之某物，孔、贾诸疏则又谓去汉久远，虽汉制亦不可考，乃即《汉书》本纪所载随文辨证，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则。然其书未成，仅得二十条，又有录无书者四条。

咸淳丁卯，回得手稿于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续成是编。并载了翁原书，而各附论于条下，以鹤山先生曰，紫阳方氏曰别之。其无书四条，回亦补其刘媪梦与神遇一条，并发例于下曰：鹤山原书有此题而文阙，今回以意补之，加紫阳方氏曰五字。后此皆回所撰，不再书此五字。或引古于前，则复书之云云。案回之所续，亦以《汉书》本文标目，而于历代制度推类以尽。其余如拔剑斩蛇条下则附《广剑考》，范增举玉玦条下则附《玉佩考》，盖特借《汉书》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与史家本文则绝不相涉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则以在宋之日献媚贾似道，似道势败又先劾之，既反覆阴狡，为世所讥。及宋亡之时，又身为太守，举城迎降于元，益为清议所不齿。老而无聊，乃倡讲高帝纪宽仁爱人四字，牵引程、朱以来诸儒论仁之语，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义盈一卷，未免涉于支离。

然回人品心术虽不足道，而见闻尚属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并了翁书录之，亦不以人废之义也。

△《颍川语小》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颍川语小》，《宋史艺文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其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惟题为陈叔方撰，而不著时代。书中称吕祖谦为吕成公。考《宋史》列传，祖谦卒未得谥，至理宗时始追爵开封伯，赐谥曰成，则是书在理宗以后矣。

周密《癸辛杂识》载有叔方二事，称其字曰节齐。宋无名氏《诗家鼎膺》载有

节斋陈昉叔方宫词一首，在赵葵之后，王迈之前，《宋诗纪事》亦称陈昉字叔方，号节斋，温州齐阳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除尚书、端明殿学士，卒谥清惠。此一陈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阁集》有与陈叔方书二首，郑元祐《侨吴集》有元故慎独处士陈君墓志铭一首，称吴有隐君子曰陈君叔方，其名曰植，为宋遗民宁极先生陈深之子。此又一陈叔方也。是书无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陈昉所撰欤？其考究典籍异同，朝廷掌故，酷似洪迈《容斋随笔》。其论文多辨别经史句法，又颇似陈骙《文则》。其中疏舛之处，如谓履端为闰月之名，则未考《左传疏》、《史记注》。谓叵罗不知何器，则未考《北史》祖珽傅及李白、岑参诗。谓只字《毛诗》以外别无所出，则未考《楚词》大招。谓宅尾讹为懒尾，由黄幡绰，则未考王建诗及王得臣《麈史》。谓林逋诗郭索钩辘用《本草》语，则未考扬子《法言》及李群玉诗。较之王观国《学林》、王应麟《困学纪闻》，皆为少逊。

然大致考据详核，如辨女娲补天非炼石，则取张湛之说。辨同姓不必同氏，则从许慎之论。以及名称字义沿讹袭谬而不知者，皆一一订证，尤足以砭流俗之非。

较之志俳谐，述神怪者，有益多矣。裒而录之，亦考证家之所取裁也。叔方旧本，卷帙无徵，今即《永乐大典》所存者，略以类从，编为二卷。

△《宾退录》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赵与峕撰。与峕字行之。（案：宝祐五年陈崇礼作是书序，称其字曰德行，与墓志铭不同，或有两字，亦未可知，谨附识於此。）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盖太祖七世孙也。《宋史》无传，《志乘》亦不载其名。惟赵孟坚《彝斋文编》有从伯故丽水丞赵公墓铭曰，有宋通直赵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归安县乡山之原。君以敏悟之资，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荐取应举。宁考登宝位，补官右选，调筦库之任，於婺、於泰於衢者三。又监御前军器所，司行在草料场。

蹉跎西阶，逾三十年。未尝一日忘科举业也。故自丁卯迄乙卯，以锁厅举而试者亦三。春闱率不偶，积阶至忠翊。今上皇帝赉赐，予换文阶。旧制，宗姓换阶视见服官品，忠翊则应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视初荐，仅循从事丞处之丽水。君平昔游际贵达，方将汲引，而君疾不可复起矣。年五十七，绍定四年十一月终。

上章告谢，寻通直命下，弗之覩也云云。其叙与时生平最详。惟墓志铭之首称其子孟珪乞铭於某，以丙戌进士同登，则与峕当为理宗宝庆二年进士。而乃称其春闱不偶，殆与孟珪同登进士欤？（案：孟珪亦非丙戌进士，此文下注代作二字，当为所代之人也。）是书前后皆有与峕题识。前题不署年月，称平生闻

见所及，喜为客诵之，宾退或笔於牖，故命以《宾退录》。后题称闲逢涪滩，盖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陈崇礼序称其从慈湖先生问学，盖杨简之门人。然书中惟论诗多涉迂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则精核者十之六七，可为《梦溪笔谈》及《容斋随笔》之续。观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宫词前后再见，并自纠初考之未详，知其刻意参稽，与年俱进。前乎是者，有郑康成之注《礼》注《诗》，后说不迁就前说。后乎是者，有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后说能订正前说。得失并存，愈见其所学之加密。盖惟不自是，所以能归於是也。视宋人之务自回护，违心而争胜负者，其识趣相去远矣。

△《学斋佔毕》四卷（通行本）

宋史绳祖撰。绳祖字庆长，眉山人。受业於魏了翁之门。了翁《鹤山集》中有题史绳祖《孝经》一篇，即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阳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诗，结衔称朝请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齐郡史绳祖，盖奉祠时作。所谓齐郡，其郡望也。是书皆考证经史疑义。其中如君子怀刑训刑为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训与为许，以凡事物之九数皆为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黄庭坚诗讥苏轼之类，皆失之穿凿。又如讥杜预注《左传》误称逸书，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谓市井字出后汉《循吏传》，而不知本出《国语》；谓双声诗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齐王融之类，皆疏於考据。然其他援据辨论，精确者为多，亦孙奕《示儿编》之亚也。

△《鼠璞》一卷（内府藏本）

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无考。书中楮券源流一条，历陈庆元，开禧、嘉定之弊，知为南宋末人。故《书录解题》著录，而《读书志》不著录也。

是书皆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之异同，持论多为精审。其论麟趾为衰世之语，过泥序文；论性恶曲解荀子，以为与孟子同功；论崖蜜字承惠洪之误，不知《鬼谷子》实无此文，虽不免小疵，然如论彭祖房中、太公阴谋、苏轼非武王，立说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谓《诗序》丝衣篇引高子灵星之言，知有讲师附益之类，率皆确实有据，足裨后学。其曰《鼠璞》者，盖取周人、宋人同名异物之义。

《文献通考》列之小说家，失其伦矣。

△《朝野类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昇撰。昇字向晨，自署曰文昌。未详何地，其始末亦不可考。是书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当时朝廷故事，以类相从。一班朝，二典礼，三故事，四称谓，五举业，六医卜，七入仕，八任职，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帅幕，十二降

免，十三忧难，十四馀纪，逐事又各标小目，而一一详诂其说，体例近蔡邕《独断》。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牒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与今殊，如朝仪有把见、科举有混试之类，骤读其文，殆不可晓。是书逐条解释，开卷厘然，诚为有功於考证。较之小说家流资嘲戏，侈神怪者，固迥殊矣。

△《困学纪闻》二十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是编乃其劄记考证之文。凡说经八卷，天道、地理、诸子二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卷首有自叙云，幼承义方，晚遇艰屯炳烛之明，用志不分云云。盖亦成於入元之后也。

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虽渊源亦出朱子，然书中辨正朱子语误数条，如《论语注》不舍昼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谓《大戴礼》为郑康成注之类，皆考证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诸人坚持门户，亦不至如明杨慎、陈耀文、国朝毛奇龄诸人肆相攻击。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诋以空言，又能知洛、闽诸儒亦非全无心得，未可概视为舛陋。故能兼收并取，绝无党同伐异之私。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元时尝有刻本，牟应龙、袁桷各为之序。卷端题语，尚钩摹应麟手书。藏弄之家，以为珍笈。此本乃国朝阎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评注，多足与应麟之说相发明。今仍从刊本，附於各条之下，以相参证。若璩考证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视应麟，焯则动以词科之学轻相诟厉。考应麟博极群书，著述至六百馀卷，焯所闻见，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轻於立论，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遗补罅，一知半解，亦或可采，故仍并存之，不加芟薙焉。

△《识遗》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罗璧撰。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人。《宋史》无传，不知其时代。据书中前定一条，引陈抟寒在五更头之识，称第五庚申后又十五年而祚移，则其成书在宋亡以后矣。观其谓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发明孔、孟，便觉欧、苏气象不长。又谓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诸家经解自晦翁断定，然后一出於正云云，盖传朱子之学者也。其论养老之制，谓《礼记》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酌数语为委巷之谈，排诋经文，殊无忌惮。谓公羊高、穀梁俶皆姓姜，亦属杜撰。

谓班史原於刘歆，引葛洪《西京杂记》后序为证，不知洪序谓刘子骏有《汉书》一百卷者，自汉、魏以来绝无是说，乃轻信伪书，尤为疏舛。然其他爬梳钩索，徵据旧文，尚颇可采，不独钱曾《读书敏求记》所举孔子生卒年月一条为

足资考证也。在讲学之家，犹可称言有根柢矣。

△《坦斋通编》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说郛》题曰宋邢凯撰，亦不详其爵里时代。所纪有淳熙中见冷世光论姓氏事，在孝宗时，又有庆元间高秉文命题京兆堂攻中官王德谦二事，及近见杨诚斋《易传》语，则是书成於宁宗以后。又纪乾道辛卯王宁为武宁宰，其家充里正，则武宁人也。其书多考证经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迈《容斋随笔》之体。如引思齐之诗，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说苑》证春秋矢鱼，引《世说》辨元龙百尺楼，引《汉书》证伏波之号，不可单称，引《国语》证《列子》西方圣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郑注》证《汉书》秃翁字，引朱买臣《张汤传》谓《汉书》自相矛盾，引《李吉甫传》谓《唐书》前后舛异，引《前汉书》证豺狼当道二语不始张纲埋轮，引邹阳书证鸷鸟累百二语不始孔融荐祢衡，考订皆为精核。他如论术家择日及五音配姓之非，论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数，论救荒当知戢奸，论罗浮山飞来峰之妄，论汉高祖同罪异罚，论求长生，论毁淫祠，论公仪休怒织帛不可训，持论皆为正大。至所论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不应坐颜回、曾参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庑下，宜别立一堂之说。后世建启圣祠，竟从其议，尤可谓知礼意矣。是书《宋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据散见《永乐大典》者，逐韵掇拾，编为一卷。虽所存仅数十条，而可取者特多焉。

△《爱日斋丛抄》五卷（永乐大典本）

案《爱日斋丛抄》散见《永乐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条，俱不题撰人姓氏。考诸家书目亦多未著录，惟陶宗仪《说郛》第十七卷内载有此书二十二条，题为宋叶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乐大典》本参校，相合者十二条，其《说郛》有而《永乐大典》脱去者十条。取以参补，实得一百五十三条。虽原书卷目已佚，而裒辑排订，尚可见大略。观其论先儒从祀一条，有咸淳年号，知为宋末人所作也。书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说部如赵德麟、王直方、蔡绦、朱翌、洪迈、叶梦得、陆游、周必大、龚颐正、何蘧、赵彦卫诸家之书，无不博引繁称，证核同异。其体例与张淏《云谷杂记》、叶大庆《考古质疑》仿佛相近，特其文笔拖沓，颇伤冗蔓，又援引多而断制少，往往愴无归，不能尽出於精粹。然徵据既富，中间订讹正舛，可采者亦多。如辨印书之起於唐末，{准十}书作准之不始於宋，铜人之有四铸，罍罍之有二义，妇人拜跪之变礼，百官乘轿之初制，以至两黄裳、三白石之类，於考证经史，颇有裨益。其论诗诸条，尤抉摘深微，时能得古人之意，与胡仔魏庆之诸说足以互相发明，固有未可尽废者。谨掇拾编次，厘为五卷，间有节录故事而不及论断者，盖《永乐大典》原本脱佚，今无可参考，亦姑仍其旧录之焉。

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杂家类三

△《日损斋笔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黄滔撰。滔字晋卿，金华人。延祐二年赐同进士出身。历官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谥文献。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续通考》作一卷，危素《行状》亦称一卷，与今本合。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则，尤精於辨经。如引《史记》沛公左司马得泗州守壮杀之之文，证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又引宋《实录》李继迁赐姓名不在真宗时，证僧文莹《湘山野录》之误。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空谈臆断者也。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末有危素所作《行状》及诏令、移文、博士傅泰谥议，而末附以刘刚序。盖附录三篇，即刚所编入也。惟卷首、卷末均标云大明庚辰天顺四年十三世孙叔善重刊。今考行状，滔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时但有孙四人，下距天顺四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孙，然其子孙之词，世系又不应谬误，是则不可理解之事矣。

△《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慎博览群书，喜为杂著。计其平生所叙录，不下二百余种。其考证诸书异同者，则皆以丹铅为名。顾其《志揽菑微言》曰：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魏志》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升庵名在尺籍，故寄意於此也。凡《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慎又自为删薙，名曰《摘录》，刻於嘉靖丁未。后其门人梁佐哀合诸录为一编，删除重复，定为二十八类，名曰《总录》，刻之上杭。

是编出而诸录遂微。然书帕之本，校讎草率，讹字如林。又守土者多印以充馈遗，纸墨装潢，皆取给於民。民以为困，乃檄毁之。今所行者皆未毁前所印也。又万历中四川巡抚张士佩重刊慎集，以诸录及《谈苑醍醐》等书删并为四十一卷，附於集后，今亦与《总录》并行。此本惟有《馀录》、《续录》、《摘录》而阙《闰录》，然有梁佐之《总录》，则《闰录》亦在其中。四本相辅而行，以《总录》补三录之遗，以三录正《总录》之误，仍然慎之完书也。慎以博洽冠一时。

使其覃精研思，网罗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虽未必追踪马、郑，亦未必遽在王应麟、马端临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仅只为编，釀成杂学。

王世贞谓其工於证经而疏於解经，详於稗史而忽於正史，详於诗事而略於诗旨

，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亦确论也。又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睥睨一世，谓无足以发其覆，而不知陈耀文《正杨》之作，已随其后。虽有意求瑕，诋諆太过，毋亦木腐虫生，有所以召之之道欤！然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疏舛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求之於古，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谭苑醍醐》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撰。其书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首有嘉靖壬寅自序。其名醍醐者，谓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称周八士为南宫氏，引《逸周书》南宫忽迁鹿台之财，南宫百达迁九鼎语，谓南宫忽即仲忽，南宫百达即伯达。

《尚书》所云南宫适即伯适，引据极为确凿。又谓《先天图》始於希夷，《后天图》续於康节。盖希夷以授穆伯长。穆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学则授之康节。

其作《后天图》，见於邵伯温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为康节，直以希夷，恐后人议其流於神仙也。其辨析亦最详明。又从毛传解鄂不韡韡云，鄂，华苞也。

今文作萼不，华蒂也。今文作跗，谓华下有萼，萼下有跗，华萼相覆而光明，犹兄弟相顺而荣显，可以辨集传鄂然外见，岂不韡韡之误？又据汉刘湛所书吕梁碑，碑中序虞舜之世，称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质之《史记》盖同，而不言出自黄帝，此可洗二女同姓，尊卑为婚之疑。又他碑所载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叔均而下数世，始至不窋，不窋下传季历犹十七世，而司马迁作《周纪》拘於十五王之说，合二人为一人，又删缩数人以合其数，不知《国语》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贤而有闻者，非谓后稷至武王千馀年而止十五世也。又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琬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琬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诸葛遗事，本传不载者。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辩论，亦多获新解。虽腹笥所陈，或有误记，不免为后人所摭拾。要其大体，终非俭腹所能办也。

△《正杨》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有《经典稽疑》，已著录。是书凡一百五十条，皆纠杨慎之讹。成於隆庆己巳。前有李蓁序及耀文自序。慎於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并见，真伪互陈。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

，惟凭记忆，未免多疏。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转滋疑误，於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纠《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体。又书成之后，王世贞颇有违言。耀文复增益之，反唇辨难，喧同詈骂，愤若寇讎。观是书者取其博赡，亦不可不戒其浮嚣也。

朱国桢《涌幢小品》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

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不见其二，闕然纠驳，不免为前人所笑。是亦善於解纷之说。然博辨者固戒游词，精核者终归定论。国桢之病是书，竟欲举考证而废之，则又矫枉过正矣。

△《疑耀》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编前有张萱序，称负笈数千里，修谒其门。乃袁一编见示，属以订正。戊申岁，以地官郎分务吴会，登梓以传云云，案贽恃才妄诞，敢以邪说诬民。所作《藏书》，至谓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无一非狂悖之词。而是编考证故实，循循有法，虽间倡儒佛归一之说，其言谨而不归。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经典出六朝人润色，非其本真，且与贽论相反，断乎不出其手。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云：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为萱自纂，而嫁名於贽，以中数有校秘阁书及修玉牒等语。萱尝为中书舍人，纂《文渊阁书目》，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及观论温公一条，中云余乡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今因士禛之说而考之，奉朝请一条云，余今年五十矣，始为尚书郎。是萱官户部时语，贽亦未尝官六曹也。兰香一条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广始。苏东坡一条云，东城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条云，文璧盖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

是皆广东人语，与萱之乡贯相合，贽本闽人，无由作此语也。知此书确出於萱，士禛所言为不谬。盖以万历中贽名最盛，托贽以行。而其中删除不尽者，尚有此数条耳。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知当时常有是事也。其书多由记忆而成，如文彦博伪帖，不知为《玉照新志》所载石苍舒事，翡翠屑金，不知为欧阳修《归田录》语，谓沈约还家问乡里，诘堪持作夫二语为白居易诗；谓《左传》巫庭为巫者名庭，皆失之疏舛。谓《本草》称螬可疗目，故陈仲子耳无闻，目无见，食螬李而即愈；又谓《本草》称莼鲈作羹，下气止呕，张翰在当时，意气郁抑，遇事呕逆，故思此味，尤穿凿无理。然其他考证乃往往有依据，旧以恶贽之故，并屏斥之，过也。今改题萱名，从其实也。

△《艺彀》三卷、《彀补》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邓伯羔撰。伯羔有《今易筮》，已著录。是书援据经籍，考证详赡，虽多本旧文，亦颇自出新意。如疑汉有两牟融，辨《出师表》原有两本，皆为有见。引《西京赋》证澹淡为两字，引《唐六典》证畊、耕为两字，於六书辨析亦精。

辟苏氏樛机之妄，正邵子称外臣之非，尤能力持公论，不附和门户之局。至《续博物志》本南宋李石所撰，书中明出曾公亮、王安石、曾慥之名，而疑为唐人，殊为疏舛。又据《西溪丛语》、《七修类稿》以落霞为鸟名、虫名，亦失别择。

谓《通考》马妖当收舞马，则迂谬弥甚。然隆庆、万历以后，士大夫惟尚狂禅，不复以稽古为事，是编广徵博引，足备参稽，在尔时犹为笃实之学矣。

△《名义考》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祈撰。祈，蕲州人。始末未详。前有万历甲申刘如宠序，称为周大夫。又有万历癸未袁昌祚重刻序，称其尝为民部郎，又称其从幼时授经，至绾组拥轺。

不知确为何官也。其书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各因其名义而训释之。其有异同，则杂引诸书参互辨证。虽条目浩博，不无讹误。如论月星则不知推步之术，论河源则全据传闻之讹，论广轮则不知《周礼》先有此文，论化日则不知《潜夫论》实无此语，论鲜卑以柳城为柳州，论肉刑以汉文为魏文，论箜篌为即琵琶，论杜甫诗竹根为酒杯，如斯之类，牴牾恒有。然订谬析疑，可取之处为多。惟援引旧文，往往不著出典，不出明人著书之通病云尔。

△《笔精》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徐欻撰。欻有《榕阴新检》，已著录。是编分易通、经臆、诗谈、文字、杂记五门。其曰《笔精》，取江淹《别赋》语也。欻以博洽名一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见其遗书，大半施铅点墨，题端跋尾。然是书踳驳之处乃复不少。如以乾象阳在下为老子之犹龙，以坤卦黄中，艮卦行其庭，为皆指道家之黄庭，以系辞游魂为变，为释氏之四生六道，皆不免好为异说，援儒入墨。从王柏之说，谓野有死麕为淫诗。从焦竑之说，谓《洛书》出佛经。从陈玄龄之说，谓周实建寅。皆失详考。他若以铁褊裆为马鞍之饰，不知褊裆为裯腹，《广雅》本有明文。以汉《郊祀歌》甯字当增入庚青韵，不知齐、梁以前本无四声。谓杜诗郾筒本李商隐，不知商隐在杜甫后。谓冬青引唐珣、林景熙二集并载。

不知景熙有集，珣无集。谓溶溶为水貌，晏殊诗不应借以咏月，当改为雨，不

知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汉郊祀歌已然。谓一东二冬为沈约所分，不知约之诗赋二韵实皆同用，据李涪刊误分用者，乃陆法言。谓《蒙斋笔谈》为郑景望作，沿商濬之误，不知乃叶梦得书。谓李清照为赵抃子妇，不知赵明诚乃挺之之子。

谓《琵琶故事》皆妇人，而男子无闻，不知贺怀智、康昆仑、罗黑黑、纪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涉疏舛。至谓杜牧语多猥涩，罗隐诗极浅俗，而称高启梅诗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之句，为在林逋疏影暗香一联之上，尤为卤莽。甚至谓孟子不深於易理，周公之作金縢为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纵之习。特其采摭既富，可资考证者颇多，亦不可尽废，衡其品第，盖张萱《疑耀》之流亚也。

△《通雅》五十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祯庚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义杂论，曰读书类略，曰小学大略，曰诗说，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数。书中分四十四门，曰疑始，专论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释诂，分缀集、古隗、諛语、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释天、历测、阴阳、月令、农时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舆，分方域、水注、地名异音、九州建都考、释地五子目，凡五卷。曰身体，曰称谓，各一卷。

曰姓名，分姓氏、人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制，分仕进、爵禄、文职、武职、兵政五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赋、货贿、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礼仪，曰乐曲乐舞，附以乐器，共三卷。曰器用，分书札、碑帖、金石、书法、装潢、纸墨、笔砚、印章、古器、杂器、卤簿、戎器、车类、戏具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彩服、佩饰、布帛、彩色四子目，凡二卷。曰宫室，曰饮食，曰算数，各一卷。曰植物，分草竹、苇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动物，分鸟、兽、虫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谚原，曰切韵声原，曰脉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於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

△《卮林》十卷、补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婴撰。婴字方叔，莆田人。崇祯庚辰以贡入京，特授上犹知县。是书体近类书，而考订经史，辨证颇为该洽。每条以两字标目，而各引原撰书之人姓以

系之。如质鱼、谿杜之类，盖用孔丛子《诘墨》及王充《刺孟》之例也。其中如驳王僧虔之纪次仲，及论杜诗之西川杜鹃等处，亦未免於执滞。然所刊正，有据者多，要为有本之学，非率尔著书也。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辨石尤风一条，解《古乐府》赐字义一条，君苗无姓一条，高似孙误引《金楼子》一条，而谓其诮锺一条不知名媛诗归为吴下人托名锺、谭，其中文明太后青雀台歌、杜兰香降张硕诗数条，皆不足辨。然锺惺、谭元春之书盛行於天启、崇禎间，至真贋并出，无由辨别。今乡曲陋儒尚奉其绪论，繆种流传，知为依托者盖少。既悉其谬，即当显为纠正，以免疑误后人。如士禛之言，出於锺惺则当辨，不出於锺惺即不必辨，则惟攻其人，非攻其书矣。以是咎婴，仍不免於门户之见也。

△《拾遗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燝撰。燝有《家辑要》，已著录。是书杂考训诂，分为六类，援引采辑，颇有根据。其《论语》类中，如不舍昼夜，《朱子集注》从经典释文舍音捨，及作《楚辞辨证》，则取洪兴祖所引颜师古说，舍止息也，《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燝谓当以《辨证》之说为定。今也纯，《集注》从说文，燝引《仪礼》疏古緇纒才二字并行，《释文》云纒才音緇，依字系旁才，后人以才为屯，因作纯，是纯即緇也。君子不以绀緇饰，孔氏注一入曰緇，燝则引《尔雅》、《考工记》以正其误。卞庄子之勇，《集注》云见《说苑》，燝则以为先见《荀子》。邦无道则卷而怀之，《集注》谓於孙林父、甯殖放弑之谋不对而出，燝则据《左传》谓甯殖当作甯喜。子见南子，陈自明以为南蒯，燝则据《左传》南蒯叛时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诋其说为不通。其《孝经》类中，范祖禹《古文孝经说》言之不通也句，燝谓误以司马光注为经文。其《孟子》类中，摩顶放踵，据李善《文选注》所引放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据《汉书食货志》所引，谓检当作敛。赵岐注以曾西为曾子之孙，以曹交为曹君之弟，《集注》并从而之，燝则据《左传》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证当从《经典释文》，以曾西即曾申。据《左传》哀公八年宋人灭曹，证曹交乃以国为氏，非曹君之弟。又据《吕氏春秋》知孔子置邮传命之言为论舜服三苗。其《小学》类中，据《参同契》证急就篇之老复丁，据诅楚文在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知小篆非创自李斯，据顾命齐侯吕伋知《竹书》称太公卒於康王六年之妄，据张说谢碑额表知以季札墓碑为孔子书始於唐人，虽持论多本旧人，然要非空疏者可比。其经说类中，司马光语一条，自汉儒至宋庆历一条，尤深中末流之失。其俚考类中，论文考古，亦多可采。上方杨慎则不足，下较焦竑则胜之多矣。原本刻於明季，分为十卷。后版毁於火，其书遂亡。其裔孙得残阙旧本，复为掇拾，仅存论

语八十一条，孝经十六条，孟子七十四条，小学四十二条，经说二十一条，備考六十三条，特十之一二而已。然亦足以见其厓略矣。

△《日知录》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阎若璩作《潜邱劄记》，尝补正此书五十馀条。若璩之婿沈俨，特著其事於序中。赵执信作若璩墓志，亦特书其事。

若璩博极群书，睥睨一代，虽王士禛诸人尚谓不足当抨击，独於诂难此书，沾沾自喜，则其引炎武为重可概见矣。然所驳或当或否，亦互见短长，要不足为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义府》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生撰。生有《字诂》，已著录。此书皆考证劄记之文。上卷论经，下卷论诸史、诸子、诸集。附以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酈道元《水经注》所载古碑，陶宏景、周子良《冥通记训诂》。以别教之书，缀之卷末，示外之之意焉。生於古音、古训，皆考究淹通，引据精确，不为无稽臆度之谈。如据《说文》辨《周礼》〈毛萑〉毯，正贾公彦丁度之误；引贾谊论、陈琳檄，证《尚书》漂杵为漂榘；引《尔雅》证《礼记》郑注烹鱼去乙之误；引《吕览》证朱褱非朱领；引檀弓弥牟为木，证勃鞞为披；引《左传》及《诗序》证檀弓请庚之庚训道路；引《唐书》廉访证周官六计之廉训察；引《吴越春秋》证鄂不即鄂跗；引《左传》证出於其类之出训产，引《周礼》载师闾师证夫布、里布为二事；引《诗王风》证《孟子》施施；引《左传》刘子语证司中；引《系词》证信信当读申；引《礼记》称说命为兑命，解行路兑矣当训说；引《汉书》证志微噍杀当为纤微憔悴，引《周颂》、《尔雅》证郑众解牾应雅之讹

；引《尔雅》证终军、许慎解豹文鼠之所以异；引《后汉书李膺传》证师古解轩中之讹；引《孝经疏》证《后汉书》辜较、估较、辜榷、酤榷之义；引《史记货殖传》证刁悍当为雕悍；引《潜夫论》证关龙即豢龙；引《庄子》证《列子》蕉鹿之蕉为樵；引《世说注》证茗芋即酪酏，皆根柢训典，凿凿可凭。至於引《庄子》断在沟中解断断。引《王莽传》谓青蝇、苍蝇当作鼃，引《国策解》氓为流民，引《易奇偶》证奇货，间有穿凿附会。又哉、才通用，引颜真卿碑，不引《考古图》；昌乐肉飞，引《世说》，不引《吴越春秋》；所、许通用，引颜师古《汉书注》，不引《世说》；九德，引《三国志注》，不引《国语》；登时，引《集异记》，不引焦仲卿妻诗，亦有失之眉睫之前者。然小小疏舛，不足为累。

虽篇帙无多，其可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

△《艺林汇考》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自南撰。自南字留侯，吴江人。顺治壬辰进士，官山东蓬莱县知县。

是书凡五篇，曰栋宇，曰服饰，曰饮食，曰称号，曰植物。前有秀水陈鉴题记，云此书凡二十四篇，卷帙甚多。当时所刻止此，然切於人事者略备矣。栋宇篇子目凡十，曰宫殿、府署、亭台、门屏、庙室、寺观、宅舍、庑序、梁欂、沟涂。

服饰篇子目凡八，曰冠帻、簪髻、装饰、袍衫、佩带、裋袴、履舄、缁布。饮食篇子目凡六，曰饗膳、羹豉、粉饴、魚脍、酒醴、茶茗。称号篇子目凡十一，曰宫掖、宗党、戚属、尊长、朋从、卒伍、编户、仆妾、巫优、诨名、道释。植物篇止一卷，无子目，所载仅琼花一类。案栋宇、服饰、饮食、称号四篇，皆有自南题辞，而植物篇独无之。盖尚非完帙也。其所徵引，率博赡有根柢，故陈鉴题记又述汪份之言曰，《汇考》所载诸书，皆取有辨正者，阅之足以益智祛疑。

又所采必载书名，令习其书者可一望而知，欲观原文者亦可按籍以求，其体例皆非近世类书所能及，所论颇得其实。故特录之杂考类中，不与他类书并列焉。

。

△《潜邱劄记》六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尚书古文疏证》，已著录。是编皆其考证经籍，随笔劄记之文。曰潜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阳，《尔雅》曰，晋有潜邱。

《元和郡县志》曰，潜邱在太原县南三里，取以名书，不忘本也。此书传本有二，一为其孙学林所刻，一为山阳吴玉搢所删定。考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第八十一条下有云，《潜邱劄记》，恐世不传，仍载其说於此。然所载两条，一推春秋庄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晋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频食，今两本皆

无之。盖其少年随笔劄记，本未成书，后人掇拾於散逸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即吴玉搢所重定。原刻首两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此本删并为一卷。

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论，以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已详疏证与释地，此特餘论耳；此本次为卷二，而取首两卷内合於此一类者次为卷三。原刻卷四上录杂文序跋，卷四下曰丧服翼注，曰补正日知录；此本取首两卷内涉及丧服者次丧服翼注后，合为四卷，移杂文序跋附补正日知录后。次为卷五，原本以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卷五，以应博学宏词赋一首并杂诗若干首录之卷六，诗赋非若璩所长，且劄记不当及此；此本删去，而存其与人答论经史书。次为卷六，盖学林缀辑其祖之残汇，从欲一字不遗，遂致漫无体例；此本较学林所编尚有端绪，今姑从之。中间重见者四条，三见者一条，尚沿原本之误，今悉为删正。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讎衅，颇乖著书之体。然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之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他可勿论也。兹编虽辑录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据，皆足为考证之资，固不以残阙废之矣。

△《湛园札记》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总论》，已著录。是书皆其考证经史之语，而订正三礼者尤多。其中如坚主天地合祭之说，未免偏执。引《轩辕大角传》谓轩辕十七星如龙形，有两角，角有大民小民，以证角为民之义，亦未免穿凿。又如引《西京杂记》薄蹄事，证造纸不始蔡伦，不知乃吴均伪书；引张平宅战舰声如野猪事，证阴子春先鸣语，不知先二子鸣乃出《左传》；引条骞为宋祁语，不知乃唐徐坚文；引李广铸虎头为洩器为虎子之始，不知汉制侍中所执乃在广前；引颜竣《妇人诗集》为《玉台新咏》之祖，不知《新咏》非妇人诗；亦皆不免小有疏舛。然考论礼制，精核者多，犹说部之有根柢者。前有自序，称阎若璩欲改札记为劄记，以《尔雅注》、《左传注》皆有简札之文，而劄则古人奏事之名，故不从其说，论亦典核。其书据郑羽逵所作《宸英小传》，本为三卷。此本二卷，乃黄叔琳编入《湛园集》者，岂有所删削与合并欤？

△《白田杂著》八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王懋竑撰。懋竑有《朱子年谱》，已著录。是编皆其考证辩论之文，而於朱子之书用力尤深。如《易本义九图论家礼考》，皆反覆研索，参互比较，定为后人所依托，为宋、元以来儒者之所未发。《孟子序说考》谓《集注》从《史记》，《纲目》从《通鉴》，年月互异。书《楚词》后，谓《集注》误从旧说，而以《九章》所述证史文之舛。其读史诸篇，於《通鉴纲目》多所拾遗补阙。而《朱子答江元适书薛士龙书考》一篇，语盈一卷，皆根柢全集语录，钩

稽年月，辨别异同，於为学次第，尤豁若发蒙。盖笃信朱子之书，一字一句，皆沈潜以求其始末，几微得失，无不周知，故其言平允如是，非浮慕高名，偕以劫伏众论，而实不得其涯涘者也。至《吕祖谦大事记》，本非僻书，而《儒林传考》第七条下自注曰，《大事记》今未见其书，俟再考。绝不以偶阙是编而讳言未见，与惠栋《九经古义》自称未见《易举正》者相同，均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知其他所援引，皆实见本书，与杨慎、焦竑诸人动辄影撰者异矣。此本后有乾隆丁卯河间纪容舒跋，称抄自景州申诒家，未知为懋竑所自订，或诒所选录。近别有《白田草堂全集》，凡此本所载，皆在其中，而此本所无者几十之六，大抵多酬应之文，不及此本之精核。盖其后人珍藏手泽，片语不遗，故不免失於简汰。今以新刻全集，别存目於集部中。此本篇篇标目，虽似杂文，而实皆考证之体，故特入於杂类，亦《东观馀论》编入子家之例也。

△《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维钧编，皆其师何焯校正诸书之文也。焯字岷瞻，长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用直隶巡抚李光地荐，以拔贡生入直内廷，寻特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坐事褫职，仍校书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复原官，赠侍读学士。焯文章负盛名，而无所著作传於世。没后其从子堂，哀其点校诸书之语为六卷，维钧益为蒐辑，编为此书。凡四书六卷，诗二卷，左传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记二卷，汉书六卷，后汉书五卷，三国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韩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欧阳修集二卷，曾巩集五卷，萧统文选五卷，陶潜诗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隐集二卷，考证皆极精密。其《两汉书》及《三国志》，乾隆五年礼部侍郎方苞校刊经史，颇采其说云。

△《樵香小记》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何琇撰。琇字君琢，号励菴，宛平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编皆考证之文，凡一百二十条，论经义者居其大半，亦颇及字学、韵学。其论六书，颇与旧说异同。如谓秃字当从禾会意，《说文》谓人伏禾下固属谬妄，即六书正讹改为从木谐声亦非确论，谓《说文》训为字为母猴，本末倒置，当是先有为字，乃借以名猴；谓射字从身从寸为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讹；其说皆未免於独创。至其解《春秋》西狩获麟，解《周礼》奔者不禁，解《诗》野有死麕，亦时能发先儒所未发。其学问大旨，盖出入於阎若璩、顾炎武、朱彝尊、毛奇龄诸家，故多演其绪论云。

△《管城硕记》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贡会笺》，已著录。此其笔记也。自经史以至诗文，辨析考证，每条以所引原书为纲，而各系以论辨，略似《学林就正》之体，而考订加详，大致与《笺疏》相近。若其读《易》据梁武以解文言，而王应

麟所辑郑注尚未之见。读史引证乃及於潘荣之《总论》，刘定之之《十科策略》，蔡方炳之《广治平略》，廖文英之《正字通》，阴时夫之《韵府群玉》，斯皆未免汨於俗学。要其推原诗礼诸经之论，旁及子史说部，语必求当，亦可谓博而勤矣。

△《订讹杂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鸣玉撰。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岁贡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是编皆考订声音文字之讹，大抵采集诸家说部而参以己说。其中有闾合前人者，如《文选神女赋》一条，谓玉字王字颠倒互写是矣，然始辨其误者为姚宽《西溪丛语》，申明其义者为张凤翼《文选纂注》，而鸣玉仍反覆力辨之，是未见二说也。扬子《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一条，鸣玉历引《后汉书逸民传注》、陈子昂碑、韩愈诗证今本误慕是矣。然今本实作篡不作慕，其误为慕则自张九龄感遇诗孤鸿海上来一首押入遇韵始，以为近人所误则非也。龙锺一条，不取竹名、石名之说是矣，然误以岑参双袖龙锺泪不乾句为常建诗。又李匡义《资暇集》所解龙锺之义乃误指为龙爪泥痕，鸣玉未及引驳，亦疏漏也。双鲤鱼一条，驳汉《陈胜传》、《宋书符瑞志》鱼腹藏书之说是矣，然此语始见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而但引古诗尺素如霜雪，叠成双鲤鱼，是蔡邕后语，非其本也。

凡此偶然失检，时亦有之。要其但引古书，互相参证，不欲多生新意，自见所长，所以言皆有据，所得反较诸家为多。狐白之裘，固非一腋，其网罗会粹之勤，亦未可遽没也。

△《识小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董丰垣撰。丰垣字菊町，乌程人。乾隆辛未进士，官东流县知县。是书凡二十四篇，议礼者十之九。如前儒谓祭社即祭地，多不信《周礼》祭地於泽中方丘之文，丰垣因袭其说，而附会於《周礼》，谓泽中之方丘即王制之大社，同在库门内。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

《月令》曰，中春择元日，命民社。《周礼》大司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献禽，以祭社。肆师、社之日，涖卜来岁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

据此，则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丘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为一也。丰垣又因方丘一名方泽，遂牵一泽字，并合泽宫，方泽为一。今考《礼》，天子将祭，必先习射於泽。《疏》曰，泽，所在无文，盖於宽闲之处近水泽为之。又考《周官泽虞注》曰，泽，水所锺也。则方泽之宫，皆近川泽，库门之内焉得为水所锺乎？丰垣又谓卿大夫入官而受禄者，待臣之常数。有功而受地者，优臣之常

典。则是无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变。今考《礼运》曰，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为制度。云制度者，举其常也。则大夫有采，非优异之特典明矣。《晋语》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论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常禄也。《晋语》，韩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赋禄问於叔向，对曰：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为难，叔向对以无绩於民，乃与子干均其禄。夫受此一卒之地，传明言无绩於民，则丰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误乎？《春秋襄二十二年传》曰：国之蠹也，令倍其赋。盖倍鲁大夫御叔之赋也。杜注，古者家有国邑，故以重赋为罚，御叔於鲁，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国邑。昭十六年传，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於桑山，斩其木。不雨，夺之官邑。夫屠、祝竖微职耳，而亦得有官邑，则谓有功始受地，何所据乎？丰垣盖误读《周礼》司勋之文，以赏田、加田为采地，故有是说也。丰垣又谓大夫三庙，王制有太祖而无曾祖，祭法有曾祖而无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则未必有高祖庙矣。今考《大传》干祫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为大夫士者耳。若适为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师说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则亦祫於太祖庙中，遍祫太祖以下。

据此，则干祫止及高祖，自据无始祖庙者耳，丰垣即以证大夫无始祖庙，是见其一，不见其二也。《大传》曰，别子为祖。注曰：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以为祖也。以为祖而无庙，岂尊祖之谓乎？《白虎通》曰，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不迁者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为小宗，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於上，宗则易於下。据此，则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迁於上也。大夫而为大宗，若无始祖庙，又何缘为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礼意，况周官祭仪有曰，凡祭祀，王之所不与则赐之禽，都家亦如之。注谓王所不与，同姓有先王之庙，则同姓之卿、大夫尚得远立祖王之庙，而先自绝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详检也。

他如谓禹贡五服、职方九服二而实一，谓《周礼》公五百、侯四百里犹云今鲁为方百里五、非为方百里者二十五，谓祭法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不及鲁语郊尧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绪论。至驳万斯同大禘祫一事，鲁禘不追所自出，及东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说。又驳毛奇龄祧主别立庙，不藏太祖庙之说，议论最正，援据亦详，为有裨礼制。在近人之中，尚为究心经义者。虽论多出入，固亦有可节取者焉。

——右“杂家类”杂考之属，五十七部，七百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考证经义之书，始於《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

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於议官之杂家也。（班固谓杂家者流出於议官。）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卷一百二十 子部三十
○杂家类四

△《论衡》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纪谓在县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称永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馀，吾书亦才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馀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书大旨详於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於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諄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於述其祖父顽狠，以自表所长，慎亦甚焉。

其他论辨，如日月不圆诸说，虽为葛洪所驳，载在《晋志》。然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於风教。储泳《祛疑说》、谢应芳《辨惑编》不是过也。至其文反覆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今皆不传，惟此书存。

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高似孙《子略》曰：袁崧《后汉书》载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风俗通义》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应劭撰。劭字仲远，汝南人。尝举孝廉，中平六年拜泰山太守。事迹具《后汉书本传》。马总《意林》称为三国时人，不知何据也。考《隋书经籍志》：《风俗通义》三十一卷，《注云录》一卷，应劭撰，《梁》三十卷。《唐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三十卷。《崇文总目》、《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作十卷，与今本同。明吴琯刻《古今逸史》，又删其半，则更阙略矣。各卷皆有总题，题各有散目，总题后略陈大意，而散目先详其事，以谨案云云辨证得失。皇霸为目五，正失为目十一，愆礼为目九，过誉为目八，十反为目十，音声为目二十有八，穷通为目十二，祀典为目十七，怪神为目十五，山泽

为目十九。其自序云：谓之《风俗通义》，言通於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於义理也。

《后汉书本传》称，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不知何以删去义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义》之称《白虎通》，史家因之欤？其书因事立论，文辞清辨，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漫。

旧本屡经传刻，失於校讎，颇有讹误。如十反类中分范茂伯，郅朗伯为二事，而佚其断语，穷通类中孙卿一事有书而无录，怪神类中城阳景王祠一条有录而无书。

今并釐正。又宋陈彭年等修广韵，王应麟作《姓氏急就篇》，多引《风俗通姓氏篇》，是此篇至宋末犹存，今本无之，不知何时散佚。然考元大德丁未无锡儒学刊本，前有李果序，后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称余在馀杭，借本於会稽陈正卿，正卿盖得於中书徐渊子，讹舛已甚，殆不可读。爰其近古，钞录藏之。携至中都，得馆中本及孔复君寺丞本，互加参考，始可句读。今刻之於夔子，好古者或得旧本，从而增改，是所望云。则宋宁宗时之本已同今本，不知王氏何以得见是篇，或即从《广韵注》中辗转授引欤？《永乐大典通字韵》中尚载有《风俗通》姓氏一篇，首题马总《意林》字，所载与《广韵注》多同，而不及《广韵注》之详，盖马总节本也。然今本《意林》无此文，当又属佚脱。今采附《风俗通》之末，存梗概焉。

△《封氏闻见记》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封演撰。演里贯未详。考封氏自西晋、北魏以来，世为渤海蓀人，然《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无演名，疑其疏属也。书中石经一条，称天宝中为太学生。贡举一条，记其登第时张繹有千佛名经之戏，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图澄碑一条，记大历中行县至内邱，则尝刺邢州。卷首结衔题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尊号一条，记贞元间事，则德宗时终於是官也。是书唐、宋艺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书录解题》作二卷，殆辗转传抄，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辛丑夏庭芝跋，又有明吴岫、朱良育、孙允伽、陆贻典四跋。良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见借所抄，近又於柳大中借钞前五卷。第七卷中全局俱欠，只存最后一纸耳。今考目录所列凡一百一条，第一卷仅二条，不盈两纸，亦似不完。第三卷铨曹一条，阙其末。而风宪一条全佚，不止阙第七卷。第七卷中视物远近一条，海潮一条，北方白虹一条，西风则雨一条，松柏西向一条，皆全佚。蜀无兔鸽一条，佚其前半。月桂子一条，仅完其下。

石鼓一条，弦歌驿一条，又阙。高唐馆一条亦不完。其上下温汤一条又阙其末

，而目录此条之下注增字，亦非仅存末一页者，中间又颇多阙字。允伽跋称，借秦西岩本重校，意其与朱本小异欤。然称朱跋从秦本录出，则又不可解，疑久无刊本，递相缮写，又非复朱氏之旧矣。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徵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谐语数条而已。其中音韵一条，记唐韵部分为陆法言之旧，其同用、独用则许敬宗所定，为诸书之所未言。文字一条，论隶书不始程邈，援《水经注》为证。明杨慎矜为独见者，乃演之所已言。又颜真卿《韵海镜源》世无传本，此书详记其体例，知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实源於此。

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并知《永乐大典》列篆隶诸体於字下，乃从此书窃取其式，而讳所自来。月中桂一条，记桂子月中落一联为宋之问台州诗，足证计有功《唐诗纪事》骆宾王为僧之妄。他如论金鸡、露布、鹵簿、官衔、石志、碑碣、羊虎、拔河诸条，亦皆原委详明。唐人说部，自颜师古匡谬正俗、李匡义《资暇集》、李涪《刊误》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尚书故实》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详。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郡李氏，南祖之后，有名綽字肩孟者，为吏部侍郎舒之曾孙，书中自称赵郡人，或即其人欤。是书《宋史艺文志》凡两载之，一见史部传记类，一见子部小说类，而注其下云，綽一作纬，实一作事。今按曾慥《类说》所引，亦明标李綽之名，则作纬者误矣。自序称宾护尚书张公，三相盛门，博物多闻。綽避难圃田，每容侍话，凡聆徵引，必异寻常，遂纂集尤异作此书。盖皆据张尚书之所述也。惟张尚书不著其名。《新唐书艺文志》沿《崇文总目》之讹，以张尚书为即延赏，晁公武、陈振孙已斥其误。然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诸兄弟中。其文规、次宗乃宏靖子，於嘉贞为曾孙，不可称高祖，振孙乃皆以其不登八座为疑，亦非也。观其言宾护移知广陵，又言公除潞州旌节，则必尝为扬州刺史、昭义节度使者。当以史於天保诸人下略其官位，遂致无可考耳。其书杂记近事，亦兼考旧闻。如司马承顺、王谷、卢元公、尉迟迴、韦卿材、谢真人、沦落衣冠章仇兼琼、郭承嘏诸条，虽颇涉语怪，然如兰亭叙入昭陵，顾长康画清夜游西园图，谢赫、李嗣真评画，百衲琴，戴容刻佛像，碧落碑，狸骨帖，宝章集，灵芝殿，佛教属鬼宿，冒黎生改金根车，谢安无字碑，郑虔三绝，顾况工画诸轶事，皆出此书。而墓碑有圆空，德政碑不当有圆空一条，杨子华画牡丹花，已见北齐一条。晋书寒具一条，省试莺出谷诗一条，杜牧未为比部一条，王右军书千字文一条。尤

颇有考证。王楙《野客丛书》引据最为博洽，而牡丹引杨子华事，天厨引西园图事，又引其东方朔一条证《山海经》事，皆据为出典，在唐人小说中亦因话录之亚也。惟张宏靖《萧斋记》本为李约作，原记尚存，而云萧斋在张氏东都旧第；李商隐仅两任校书郎，一任太学博士，本传可考，而云台仪自大夫以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唐国历五院者，惟李商隐、张延赏、温造三人，皆为失实。要之瑕不掩瑜，固不以一二小节废矣。

△《灌畦暇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皆自称曰老圃，唐太宗一条独称臣，称皇祖，知为唐人。蒲且子一条称近吴道元亦师张颠笔法，又引韩愈诗二章，云后来岂复有如斯人，则中唐以后人也。前有自序，称早年血气未定，铺方纸，运寸管，亟起以千一旦之名，力尽志殫，仅能如愿。又称急意勇退，脱谢纓弁，则亦尝登第从仕矣。其书凡三十二条。观其答黄仲秉一条，宗旨盖出於黄、老，而大抵持论笃实，亦不悖於圣贤。所载魏繁钦生茨诗一篇，冯氏《诗纪》未载，盖未见其书。《唐志》、《宋志》皆不著录，惟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著其名。然朱子作《韩文考异》，於岐山下一首注云，世有《灌畦暇语》一书，谓子齐初应举，韩公赏之，为作丹穴五色羽云云。则其传已久矣。此本为陆氏奇晋斋所刊。末有李东阳跋云，余顷僦京城之西，有卖杂物者过门，见其篋有故书数种，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语》一编，尤为断烂。余以数十钱购得之。因料理其可读者，才得三十馀条云云。则此书乃东阳所理之残本。今彭宠奴一条佚其后半，韩愈诗一条佚其前半，凡阙二十八行有奇，又非东阳所理之旧矣。然核其词旨，确为唐人著述，虽残缺，终可贵也。

△《春明退朝录》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诏令》，已著录。是书《文献通考》凡两出其名，一入於故事，一入於杂家，今观所记，虽多述宋代典制，而杂说、杂事亦错出其间，则究为杂家类也。前有敏求自序，称熙宁三年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考《宋史敏求本传》，熙宁元年以知制诰贬知絳州，即於是岁召还，为谏议大夫。王安石恶吕公著，出知颍州。敏求草制忤安石，请解职未听。会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还词头，遂以本官奉朝请。又考《宋史吕公著传》，公著之罢中丞，正在熙宁三年，盖即是时。王偁《东都事略》谓敏求自絳州迁右谏议大夫，后知制诰，在职六年者，误也。其序末但称十一月晦，盖蒙上熙宁三年之文，然其下卷又有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之注，岂先为序而后成书，如程伊川《春秋传》之类欤？

△《笔记》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略》，已著录。其书上卷曰释俗。中卷曰考订，多

正名物音训，裨於小学者为多，亦间及文章史事。下卷曰杂说，则欲自为子书，造语奇隽，多似焦贛《易林》、谭峭《化书》，而终以《庭戒》、《治戒》、《左志》、《右铭》。未审为平日预作，为其后人附入也。末有宝庆二年上虞李衍跋，称其可疑者七事：如以骨朵为胠<月毛>，不知朵为{芳木}字之讹；以鲍照作昭为误，而不知唐避武后之讳；以牛耕始汉赵过，而不知冉耕字伯牛，古犁字文亦从牛；以移为开而反合，而不知为郁李；以臣瓚为于瓚，而不知酈道元《水经注》称薛瓚：以朴无音，而祁所预修之《集韵》实有蒲候、匹角二切；以卯本柳字，而不知实古卿字。所摭多中其失。然大致考据精详，非他说部游谈者比。其中如论汉高祖吕后一条，后苏洵《高祖论》全本之。又如萧该《汉书音义》为颜师古所未见者，亦赖此书存其略。晁公武《读书志》称是书每章冠以公曰字，不知何人所编此本无之，或传刻者所削。《文献通考》引《中兴艺文志》，以是书为绍圣中宋肇次其祖庠之语，与公武说异。马端临谓二笔录卷数相同，祁、庠又兄弟，不能定为一书二书。今考书中称引莒公者不一，莒公即庠，则此录为祁明矣。或肇所编又别一书，亦名《笔录》耳。

△《东原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龚鼎臣撰。鼎臣字辅之，郓州须城人。景祐元年进士，历官谏议大夫，京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提举亳州太清宫。以正议大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多考论训诂，亦兼及杂事。其说经多出新解。如谓《书》本无百篇，孔子存甘誓，欲以见父子相传之义，存盘庚，欲以为迁都之戒，并《洪范》错简之说亦自鼎臣发之，皆颇不可训。其解杜甫今日起为官句，谓今日为金日之讹，以金日碑实之，尤为穿凿。然如解《易》之鼎金铉即仪礼之鼎扃，解《礼记》升中於天为《左传》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解杨子如玉加莹句，据《唐类书》证李轨注为误本，解《后汉书》注引《潜夫论》化国之日句为章怀太子避高宗讳，解马融轶越三家句为指三王，以及引《说苑》子桑伯子事，证王肃注之漏，引汉《地理志》有煮枣，证颜师古注之漏，引王弼解子弓为朱张字，证杨惊《荀子注》之误，引蹇训为倒，证高诱《吕览注》之误，引殷仲堪天圣论解仁宗年号，证拆字为二人圣之非，引《汲冢记》证汤墓在河东，证刘向说之非，皆颇有考据。所记杂事，如太宗赐进士诗。御注艺祖批答赵普论王仁贍，及幸绶锦院警戒梁周翰事，郑氏《诗谱》别有全本，欧阳修所得乃残帙，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之类，亦皆可资参考。惟所称邵亢学士家作三代木主，不更画影，盖非古礼云云，其说最谬。以上下文义推之，当作盖用古礼。传写误用为非，非其旧文，未可以是病鼎臣也。

△《王氏谈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说郛》载之，题曰王洙撰。《书录解题》则以为翰林学士南京王洙之子录其父所言。今观此书凡九十九则，而称先公及公者七十馀则，则非洙所著明甚。盖编此书者见卷尾有编录观览书目一则，末题云王洙敬录，遂以为全书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则乃嘉祐以前人所为，洙特录而跋之，其子附载书末耳。世无自著书而自标敬录者也。其解绘事后素一条，《朱子集注》取之。其论校书当两存，解经不可改字就义，皆为有识。其称校书之注，二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亦深有理。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中甲科，官终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卒谥曰文。子钦臣，字仲至，赐进士及第，官终待制，知成德军。据《本传》及《东都事略》，洙子惟钦臣一人，则此书即钦臣所录也。

△《文昌杂录》七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庞元英撰。元英字懋贤，单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禛《蚕尾集》作文英者，误也。元丰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时官制初行，所记一时闻见，朝章典故为多。《通典》载尚书省为文昌天府，故以名书。其中所载，如以尧舜对天地为李矩问李演事，考范镇《东斋记事》以为此杨亿校士时事，岳珂《桯史》以为欧阳修知贡举时事，《珍席放谈》以为南唐时汤悦妹婿问悦事，与各书互异。又以虎子为出於李广射虎事，不知孔安国为侍中，以儒者不执虎子而执唾壶，其事已见李广之先，未免稍有舛误。至朝廷典礼，百官除拜，其时日之先后异同，多有可以证《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后有补遗六条，故《宋史艺文志》作七卷。又自为跋，记其入省及作书岁月。首有宋卫传序。自明以来仅抄本流传，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仪制宰相两省侍郎尚书左右丞皆朱衣吏双引一条，与下文膳部鲁郎中言万州南山一条。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凤子一条，与下文《西京杂记》玉搔头一条，皆自为条，今合而为一。

又书中注阙文者四条，卷二十三曰以原庙奉安礼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注阙字，下一条经陈长文上注阙字；考卷三晏元献一条，昔有相印，下注阙字。即当接以经陈长文云云：下一条行罢教坊，上注阙字，即当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条本未尝阙，特抄本刻本俱误析为四耳。王士禛称此书为说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类，盖以所记朝典为多。然中间颇涉杂事杂论，今改隶杂家类焉。

△《麈史》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得臣撰。得臣字彦辅，自号凤亭子，安陆人。嘉祐四年进士，官至司农少卿。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王铨之伯父。案书中神受门第七条，称王乐道幼子铨，少而博学，善持论。又诗话门第十九条，称王铨性之尝为予言。谗谤门

第三条，称王萃乐道奉议，颍人也，则与铨父子非一族，陈氏误也。是书前有政和乙未自序，称时年八十，追为之序。书中称予在大农，忽得目疾，乞宫观。已而挂冠，年六十二。以政和五年乙未逆推至其六十二时，为绍圣四年丁丑，成书当在其后。是时绍述之说方盛，而书中於他人书官、书字、书谥，惟王安石独书名，盖亦耿介特立之士。考所自述，初受学於郑獬，又受学於胡瑗。其明义一条，复与明道程子问答，疑为洛党中人。然评诗论文，无一字及苏、黄，亦无一字攻苏、黄；其论诗小序，两申苏辙、程子之说，而俱不出其名；苏轼以杜甫《同谷歌》中黄独为黄精，为《后山诗话》所驳者，得臣申轼之说，亦不出其名；知其无所偏附，故元祐党碑独不登其姓氏，亦可谓卓然不染者矣。所纪凡二百八十四事，分四十四门，凡朝廷掌故，耆旧遗闻，耳目所及，咸登编录。其间参稽经典，辨别异同，亦深资考证，非他家说部惟载琐事者比。中如论唐刘存误以交交黄鸟止于棘为七言，不知为挚虞《文章流别论》之说。论王羲之《兰亭集》，不知天朗气清本张衡《南都赋》，丝竹管弦本《汉书张禹传》。论潘岳《闲居赋》，谓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以周文房陵为未详，因引王嘉《拾遗记》、《述异记》补之，不知善注於此二条引《广志》注周文弱枝，引《荆州记》注房陵朱仲，疏解分明。得臣盖偶见不全之本。（案：李匡爻《资暇集》、李善注《文选》凡六七易稿，世所行者不一本。）其所补注，亦不知《拾遗记》所云北极下之岐峰断非岐山。论王羲之书不讲偏旁，引韩愈《石鼓歌》为证，不知小篆、隶书各为一体，其偏旁或同或不同，不能以彼律此，颜元孙《干禄字书》言之已明。虽不免於小有舛误，而於当时制度及考究古迹，特为精核，《朱子语录》亦称王彦辅《麈史》载幞头之说甚详云。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钱塘人，寄籍吴县。登嘉祐八年进士。熙宁中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待制。坐议城永乐事，谪均州团练副使。后复光禄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润州以终。梦溪即其晚岁所居地也。事迹附载《宋史沈遘传》中。祝穆《方輿胜览》曰：沈存中宅在润州朱方门外，存中尝梦至一处小山，花如覆锦，乔木覆其上，梦中乐之。后守宣城，有道人无外者，为言京口山川之胜，郡人有地求售，以钱三十万得之。元祐初，道过京口，登所买地，即梦中所游处，遂筑室焉，名曰梦溪。是书盖其闲居是地时作也。凡分十七门，曰故事，曰辨证，曰乐律，曰象数，曰人事，曰官政，曰权智，曰艺文，曰书画，曰技艺，曰器用，曰神奇，曰异事，曰谬误，曰讥谑，曰杂志，曰药议，共二十六卷。又有《补笔谈》二卷，《续笔谈》一卷，旧本别行。近时马氏刻本始合

之，而重编《补笔谈》为三卷，《续笔谈》十有一条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传《补笔谈》，每篇首必题所补之卷，又有前几件及中与后之分。如补第二卷后十件之类，似非后人所得而创，其为旧本无疑。原书二十六卷，不补者十，馀各有补。今以其书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补第二卷既然矣，次则廊屋为庑梓榆为朴二件，亦补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岂谓是乎？子午属寅，本论纳甲语，而以补六卷之乐律。卢肇论海潮当补象数，而以补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权智，当补十三卷，而以补十五卷之艺文。凡此类，不可悉举。又若原书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补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晓。又云：《通考》《笔谈》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则二十五卷，郑樵《通志艺文略》则二十卷，分并不恒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笔而为之更定也云云。今案《宋史艺文志》，颠倒舛讹，触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说，原可置之不论。至《通志》二十卷之说，则疑括初本实三十卷，郑樵据以著录，因辗转传刻，阙其一笔，故误三为二。其后勒著定本，定为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汤修年据以校刻，颇为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谓《补笔谈》、《续笔谈》者，则乾道本原未载。或稿本流传，藏弄者欲为散附各卷，逐条标识，其所据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标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实非括之所自题，分类颠舛，固不足异也。然传刻古书，当阙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旧，而附订其舛异如右。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於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赵与峕《宾退录》议其积罌一条，文字有误；王得臣《麈史》议其算古柏一条，议论太拘。小小疏失，要不足以为累。至月如银刃，粉涂其半之说，《朱子语录》取之。蒲卢即蒲苇之说，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为诸书所援据。汤修年跋称其目见耳闻，皆有补於世，非他杂志之比。勘验斯编，知非溢美矣。

△《仇池笔记》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轼撰，今勘验其文，疑好事者集其杂帖为之，未必出轼之手著。如下卷杜甫诗一条云，杜甫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甚村陋也。绝不标其本题，又不举其全句，其为偶阅杜诗，批於致远终恐泥句上之语，显然无疑。他可以类推矣。又如蒸豚诗一条，记醉僧事，及解杜鹃诗一条，解杜鹃有无义，亦皆不类轼语，疑并有所附会窜入。然相传引用已久，亦间可以备考证也。此书陶宗仪《说郛》亦收之，而删节不完。明万历壬寅赵进美尝刊其全本，版已久佚。此本前有进美序，盖即从赵本录出。书中与《志林》互见者，皆但存标题，而下注见《志林》字，疑亦进美所改窜云。

△《东坡志林》五卷（内府藏本）

宋苏轼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东坡《手泽》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

谓《志林》者也。今观所载诸条，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读某书此者，又有泛称昨日今日不知何时者，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中如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语，据《东坡外纪》，乃轼谪儋耳时，醉至姜秀才家，值姜外出，就其母索纸所书，今亦在卷中，自为一条，不复别赘一语，是亦蒐辑墨迹之一证矣。此本五卷，较振孙所纪多二卷，盖其卷帙亦皆后人所分，故多寡各随其意也。

△《珩璜新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义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进士。元祐中提点京西刑狱。坐党籍，安置英州。崇宁初，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出提举永兴路刑狱，帅鄜延环庆。党论再起，奉祠以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一曰《孔氏杂说》。然吴曾《能改斋漫录》引作《杂说》，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吴兴沈洗跋，称渝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论》。则宋时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题《杂说》，而钞本皆题《珩璜新论》，盖各据所见本也。是书皆考证旧闻，亦间托古事以发议，其说多精核可取。盖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宁之间皆卓然以文章名，非言无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录杂说七条，在洗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为洗所补钞。今并附入，以成完书。至《珩璜》之名，洗已称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为未是。考《大戴礼》载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贯而佩。珩璜皆贯而佩者，岂平仲本名杂说，后人推重其书，取贯佩之义，易以此名欤？考平仲与同时刘安世、苏轼，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与轼不协於程子，栗与仲友不协於朱子，讲学家遂皆以寇雠视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虽均一贤者，意见不必相符。论者但当据所争之一事，断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争，遂断其终身之贤否。韩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谓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并其学问、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异佛氏之法不问其人之善恶，但皈五戒者有福，谤三宝者有罪乎？安世与轼，炳然与日月争光，讲学家百计诋排，终不能灭其著述。平仲则惟存《本集》、《谈苑》及此书，栗惟存《周易经传集解》一书，仲友惟存《帝王经世图谱》一书。援寡势微，铄於众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间。实抑於门户之私，非至公之论，今仍加甄录，以持其平。若沈继祖之《榘林集》，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尚可排缉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与朱子为难，则弃置不录，以昭衮钺，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

△《晁氏客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晁说之撰。说之有《儒言》，已著录。是书乃其劄记杂论，兼及朝野见闻，盖亦语录之流。条下间有夹注，如云右五段张某，又云第四段刘快活，又有

李及寿朋述志诸名氏，盖用苏鹗《杜阳杂编》之例，每条必记其所语之人，所谓客语也。其中议论多有关於立身行己之大端，所载熙、丰间名流遗事，大都得自目击，与史传亦可互相参证。其说或参杂儒禅，则自晁迥以来家学相传，其习尚如是，所与游之苏轼、黄庭坚等友朋所讲，其议论亦如是。此蜀党之学，所以迥异於洛党，亦毋庸执一格相绳。惟解经好为异说，如以孟子所称巨擘为即蚓之大者。以既入其苳之苳为香白芷，云豚之所甘，皆有意穿凿，与王氏《新经义》何异？未免为通人之一蔽尔。

△《师友谈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斋画品》，已著录。是书记苏轼、范祖禹及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所谈，故曰师友。其人皆元祐胜流，而廌之学问文章，亦足与相亚，能解诸人之所谈。所载多名言格论，非小说琐录之比。其述秦观论赋之语，反覆数条，曲尽工巧，而终以为场屋之赋不足重，可谓不阿所好。书中称哲宗为今上，盖作於元祐中。末记苏轼为兵部尚书及帅定州事。轼到定州不久，即南迁，则是书之成又当在元祐诸人尽罹贬斥之后。知其交由神契，非以势利相攀。

且以潦倒场屋之人，於《新经义》盛行之时，曲附其说，即可以立致科第，而独载排斥笑谑之语，不肯少逊，穷视其所不为，亦可谓介然有守矣。寥寥数简之书，而至今孤行於天地间，岂偶然哉！

△《杨公笔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杨延龄撰。延龄里居未详。书中自称元丰中为山阴尉，又曰任隰州司户，又曰元丰八年秋为濠阳令，又曰为虢倅。又曰自江宁上元移宰常州武进，而卷首题曰朝奉郎致仕，其始末亦略可见。其论《易》，取郑夬之说，盖其时邵伯温《易学辨惑》未出，故不知其误。亦颇称引王安石、陆佃之说，而所辨字音、字义，惟引《字说》一条，馀皆引许慎《说文》。亦称过洛见程子，则似非王氏学矣。又以四诗风雅颂对三光日月星句，《程史》以为苏轼事，而延龄自记，乃其待试兴国时梦中所得，亦可以证小说多附会也。

△《吕氏杂记》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希哲撰。希哲字原明，先世莱州人，后家寿州。夷简其祖，公著其父也。初以父荫入官。公著为相之日，不肯求进取。公著没，始为兵部员外郎，进崇政殿说书。绍圣初，以秘阁校理出知怀州，旋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为光禄少卿。力请外补，以直秘阁知曹州，坐党籍夺职。后复历知相、邢二州，罢奉宫祠，羈寓淮、泗间以卒。事迹具《宋史》本传。希哲少从焦千之、孙复、石介学，又从二程子、张子及王安石父子游，故其学问亦出入於数家之中，醇疵互见。

《朱子语录》称其学於程氏，意欲直造圣人，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佛与圣人合。

今观此书，喜言禅理，每混儒、墨而一之，诚不免如朱子所言。又《宋史》载王安石欲荐希哲为讲官，希哲辞曰，辱与公相知久，万一从仕，将不免异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安石乃止。故所记安石父子事，亦无讥诃之词。然其记顾临使北之对，则谓为世教者当重儒，又谓祖孔宗孟，学之正也，苟异於此，皆学之不正。

又记司马光辟佛之语，又斥老子剖斗折衡之说，而深辨孔子非师老子。又极论礼乐之不可废。则其所见特如苏轼、苏辙之流，时时出入二氏，固未可尽以异学斥。

至於直载刘经《太学颂》，以见过尊安石，直载程公逊贺待制诗，以见过谏王雱，则於荆舒父子亦有微词，非竟相党附者矣。其他所记家世旧闻，朝廷掌故，多可与史传相参考。中如杞柳湍水一条，喜怒哀乐一条，耕莘钓渭一条，今皆误入《程氏遗书》中，殆以词旨相近，故不及辨别耶？是书《宋志》不著录。《通考岁时类》中有吕原明《岁时杂记》二卷。考陆游《渭南集》有《岁时杂记》跋，称太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馀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则当如《梦华录》之韵。又周必大《平园集》有《岁时杂记》序，称上元一门，多至五十馀条，则分门辑类之书，与此不合。惟《文渊阁书目》载《吕原明杂记》一曲，盖即此本。其中所载诗话，如王逵赠蔡襄作，元绛贺王安石作，吕公弼游东园作诸篇，厉鹗《宋诗纪事》皆未采入，知近代久无传本。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帙，编为二卷。间有吕氏他书之文，而《永乐大典》误标此书者，疑以传疑，亦并录之，而各附案语订正焉。

△《冷斋夜话》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觉范，筠州人。大观中游丞相张商英之门。商英败，惠洪亦坐累谪朱崖。是书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与今本相合。然陈善《扞虱新话》谓，山谷西江月词日侧金盘坠影一首为惠洪贗作，载於《冷斋夜话》。又引《宋百家诗选》云《冷斋夜话》中伪作山谷赠洪诗，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云云。今本无此两篇，盖已经后人删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标题，而标题或冗沓过甚，或拙鄙不文，皆与本书不类。其最刺谬者，如洪驹父《诗话》一条，乃引洪驹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误，非攻洪驹父之误也，其标题乃云洪驹父评诗之误，显相背触。又共卅亭湖庙一条，捧牲请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门，乃不俱来耶，非世高自请福也。又追叙汉时建寺乃为秦观作维摩赞缘起，非记世高事也，其标题乃云安世高请福共卅亭

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既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苏轼寄邓道士诗一条，用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韵，乃记苏诗，非记韦诗也，而其标题乃云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更全然不解文义。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渊材为叔侄，故书中但称渊材，不系以姓，而其标题乃皆改为刘渊材，尤为不考。此类不可殫数，亦皆后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

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其庭坚梦游蓬莱一条，《山谷集》题曰《记梦》。洪驹父《诗话》曰，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句。

惠洪乃称庭坚曾与共宿湘江舟中亲话，有梦与道士游蓬莱事，且云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后更易之。是殆窜乱其说，使故与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坚，独知其详耳。晁公武诋此书多诞妄伪托者，即此类欤？然惠洪本工诗，其诗论实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则取之，其托於闻之某某，置而不论可矣。

卷一百二十一 子部三十一

○杂家类五

△《曲洧旧闻》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从父也。事迹具《宋史》本传。《文献通考》载弁《曲洧旧闻》一卷，《杂书》一卷，《骈骰说》一卷。此本独《曲洧旧闻》已十卷。然此本从宋槧影钞，每卷末皆有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字。

又悖字避光宗讳，皆阙笔。盖南宋旧刻，不应有误，必《通考》讹十卷为一卷也。

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归。而书中有腊月八日清凉山见佛光事，云岁在甲寅。又记秘魔岩事，其地在燕京。又记其友述定光佛语云，俘囚十年。

则书当作於留金时。然皆追述北宋遗事，无一语及金，故曰旧闻。《通考》列之小说家。今考其书惟神怪谐谑数条不脱小说之体，其余则多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於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惟其中间及《诗话》、《文评》及诸考证，不名一格，不可目以杂史，故今改入之杂家类焉。

△《元城语录》三卷、附《行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城语录》三卷，宋马永卿编。永卿字大年，扬州人，流寓铅山。据《广信府志》，知其尝登大观三年进士。据所作《懒真子》，知尝官江都丞、浙川令

、夏县令。又称尝官关中，则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刘安世与苏轼同北归，大观中寄居永城。永卿方为主簿，受学於安世，因撰集其语为此书。安世之学出於司马光，故多有光之遗说。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则笃信之，亦足见君子之交不为苟同矣。其中艺祖制薰笼一事，周必大《玉堂杂记》谓其以元丰后之官制加之艺祖之时，失於附会，然安世非妄语者，或记忆偶未确耳。李心传《道命录》又论其记程子谏折柳事为虚，谓程子除说书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辞免，四月上旬非发生之时云云，然四月上旬与三月相去几何，执此以断必无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戕折之语，则强辨非正理矣。安世风裁岳岳，气节震动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录》，於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节取，乃独不录安世。董复亨《繁露园集》有是书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录》不载先生，殊不可解。及阅《宋史》，然后知文公所以不录先生者大都有三。盖先生尝上疏论程正叔，且与苏文忠交好，又好谈禅。文公左袒正叔，不与文忠，至禅则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录。其说不为无因，是亦识微之论。然《道命录》备载孔平仲诸人弹论程子疏议，以示讥贬，独不载安世之疏，不过於孔平仲条下附论其不知伊川而已，盖亦知安世之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动摇，未敢丑诋之也。近时有安邱刘源淥者，作《冷语》三卷，掇拾伊、洛之糟粕，乃以卫道为名，肆言排击，指安世为邪人，谓其罪甚於章惇、邢恕，岂非但执朋党之见，绝无是非之心者欤。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众目也。《行录》一卷，明崔铣所续编，大名兵备副使於文熙又补缀其文。旧本附语录之末，今亦并存之，庶读者知安世之行，益足证安世之言焉。至语录之中，时有似涉於禅者，此在程门高弟游、杨、吕、谢之徒，朱子亦讥其有此弊。是不必独为安世责，亦不必更为安世讳矣。

△《懒真子》五卷（内府藏本）

宋马永卿撰。是编乃其杂记之书，然亦多述刘安世语。又开卷冠以司马光事，书中亦多称光，盖其渊源所自出也。《宋史艺文志》著录，晁、陈二家书目乃皆不载。然袁文为建炎、绍兴间人，王楙为庆元、嘉泰间人，费衮为绍、熙开禧间人。文《瓮牖闲评》驳其中印文五字一条，楙《野客丛书》驳其中承露衰一条，衮《梁溪漫志》驳其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一条，是其书未尝不行於世，特二家偶遗之耳。其书末称绍兴六年，盖成於南渡以后。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之文为多。如据《汉书》王嘉封事，谓书无教逸欲有邦，教当作敖。谓陶潜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东坡亦误和九韵。谓杜甫诗虬须十八九字出《汉书丙吉传》。谓韩愈《感二鸟赋序》，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讹字及《笺释句读》，谓前汉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据《唐百官志》当作导官。谓成玄英《庄子疏》

不知其时已有县令，误读县为悬，解为高名令闻。谓古者席面之宾乃称客，列座之宾皆称旅，引《左传》为证。谓二十八宿中亢、氏、觜三星韵略皆误音。谓赐酺始赵武灵王。谓河鼓之河当作何。谓唐中兴颂复复指期，复复字本《汉书匡衡传》。皆引据确凿，不同臆说。其谓《离骚》正则灵均乃小名小字，虽无所考，亦足以备一解。惟颇参杂以二氏，至谓韩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学，喜谈禅悦之余派，存而不论可矣。

△《春渚纪闻》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何蘧撰。蘧，浦城人，自号韩青老农。其书分杂记五卷，东坡事实一卷，诗词事略一卷，杂书琴事附墨说一卷，记研一卷，记丹药一卷。明陈继儒《秘笈》所刊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后毛晋得旧本，补其脱遗，始为完书，即此本也。蘧父曰去非，尝以苏轼荐得官，故记轼事特详。其杂记多引仙鬼报应兼及琐事。如称刘仲甫弈棋无敌，又记祝不疑胜之，两条自相矛盾，殊为不检。

又蔡绦《铁围山丛谈》称，前以弈胜仲甫者为王愍子，后以弈胜仲甫者为晋士明，与祝不疑之说亦不合，殆传闻异词欤？张有为张先之孙，所作复古编，今尚有传本，而此书乃作章有。则或传写之讹，非蘧之旧也。

△《石林燕语》十卷、考异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有《春秋传》，已著录。梦得为绍圣旧人，徽宗时尝司纶诰。於朝章国典，夙所究心，故是书纂述旧闻，皆有关当时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详，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书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论馆伴辽使一条，称建炎三年，又论宰相一条，谓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则书成於南渡之后，振孙之说未核矣。惟梦得当南北宋间，戈甲倥偬，图籍散佚，或有记忆失真，考据未详之处，故汪应辰尝作《石林燕语辨》，而成都宇文绍奕（案：维奕始末无考，嘉定中有枢密使宇文绍节，疑其昆弟。）亦作《考异》以纠之。应辰之书，陈振孙已称未见，盖宋末传本即稀，仅《儒学警悟》（案：《儒学警悟》亦南宋之书，不著撰人姓氏。）间引数条，与绍奕《考异》同散见《永乐大典》中，然寥寥无几，难以成编。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谨蒐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虽其间传闻年月之讹，缮写字画之误，一一毛举，或不免有意吹求，颇类刘炫之规杜预，吴缜之纠欧阳修，而援引旧文，辨驳详确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梦得之书而梗概俱存，得绍奕之书而考证益密，二书相辅而行，於史学弥为有裨矣。

又梦得之书，宋槧罕覩。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晋《津逮秘书》所载，脱误颇多，而商维濬《稗海》所载，踳驳尤甚。今并参验诸本，以《永

乐大典》所载，详为勘校。订讹补阙，以归完善。凡所厘正，各附案语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讹，庶几稍还旧观，不失其真焉。

△《避暑录话》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叶梦得撰。案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与此本卷数多寡悬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献通考》已作二卷，毛晋《津逮秘书》跋云，得宋刻迥异坊本，亦作二卷，则宋代亦即此本。考诸书所引《避暑录话》，亦具见此本之中，无一条之佚脱。知《读书志》为传写之谬矣。梦得在南渡之初，岿然耆宿，其藏书至三万馀卷，亦甲於诸家。故通悉古今，所论著多有根柢。惟本为蔡京之门客，不免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曲解绍圣。如论诗赋一条，为王安石罢诗赋解也。叶源一条，为蔡京禁读史解也。王姬一条，为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

至深斥苏洵《辨奸论》，则尤其显然者矣。然终述於公论，隐约其文，尚不似陈善《扞虱新话》颠倒是非，党邪丑正，一概肆其狂诋。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故善书竟从屏斥，而是编则仍录存焉。

△《岩下放言》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叶梦得撰。其自崇庆节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时作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孙书为传刻之讹。又明商维濬《稗海》中别有《蒙斋笔谈》二卷，题曰湘山郑景望撰，其文全与此同，但删去数十条耳。厉鹗作《宋诗纪事》，称景望为元丰元祐间人，所录景望颍川一诗，亦即此书之所载。此书旧无刻本，或疑其即剽取景望书而作。然考书中称先祖魏公，又称余绍圣间春试不第，又称大观初余适在翰林，又称在颍州时，初自翰林免官，又称余守许昌时，洛中方营西内，又称遭钱塘兵乱，又称余镇福唐，又称出入兵间十馀年，所将数十万，又称余顷罢镇建康，所述仕履，皆与梦得本传相合。又称尝撰《老子解》、《论语释言》二书，今考《书录解题》论语类，有叶梦得《论语释言》十卷，道家类中，有叶梦得《老子解》二卷，并所载《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韩非子》之说，以为四支九窍云云，亦与此书相符。然则为《蒙斋笔谈》剽此书而作，非此书剽《蒙斋笔谈》而作，确有明证。商维濬、厉鹗盖皆误信伪书，考之未审矣。梦得老而归田，耽心二氏，书中所述，多提唱释、老之旨。沈作喆、王宗传、杨简等之以禅说《易》，实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训。然梦得学问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记录，亦颇有可采。宋人旧帙，姑存以备一家焉。

△《却扫编》三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后官至吏部侍郎。书中屡称先公，盖其父处仁靖康中尝知政事。故家遗俗，具有传闻。故此编所纪，皆国家典章，前贤

逸事，深有裨於史学。陆游《渭南集》有是书跋曰：此书之作，敦立犹少年。故大抵无绍兴以后事，盖其书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挥麈后录》载，明清访度於雪川，度与考定创置右府，与揆路议政，分合因革，笔於是书。又载其论哲宗实录及论秦桧刊削建炎航海以后《日历》、《起居注》、《时政记》诸书二事，则度之究心史学，可以概见。至谓《新唐书》载事倍於旧书，皆取小说，因欲史官博采异闻，则未免失之泛滥。此书上卷载叶梦得所记俚语一条，中卷载王鼎嘲谑一条，下卷载翟巽诙谐一条，为例不纯，自秽其书，是亦嗜博之一证矣。然大致纂述旧闻，足资掌故，与《挥麈》诸录、《石林燕语》可以鼎立；而文简於王，事核於叶，则似较二家为胜焉。

△《五总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吴炯撰。炯仕履未详。惟宋《中兴百官题名记》载绍兴十三年七月，吴炯为枢密院编修官，八月除浙西提举。其始末则不可考见矣。前有自序，题建炎庚戌避地无诸城，书於萧寺之道山亭。书中有与苏叔党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条内载其大父事仁宗为御史，尝言大臣未报，复上章乞斩奸臣，以谢天下，上大书铁御史三字赐之。又一条称嘉州岁贡荔枝、红桑等物，大父为犍为令，作三戒诗见意，九重称奖。又载其父尝居李邦直幕府，及崇宁乙酉，谪居荆南诸事。盖亦北宋旧族，随高宗南渡者也。其书皆纪所闻见杂事，间亦考证旧说。取龟生五总，灵而知事之语，名之曰《五总志》。其论诗推重黄庭坚，以为於诗人有开辟之功，盖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见。

如谓《千字文》敕散骑员外郎周兴嗣次韵，敕字当作梁，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不知敕字汉时已有。又谓汉高据厕见大将军，不冠不见丞相，不知乃汉武帝事。疏舛亦未能免。又《唐诗纪事》称骆宾王从徐敬业起兵，事败为僧灵隐寺，为宋之问续桂子天香之句，其说已舛驳不合，而此书乃云宾王未显时，庸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宾王为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据。然於北宋琐事，纪录綦详，犹有足资参证者。《说郛》所载仅摘录数条，此本与《永乐大典》所收者检勘相合。盖犹原本也。

△《紫微杂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吕祖谦撰，又有别本，则但题《东莱吕紫微杂说》，而不著其名。今考赵希弁《读书志》，载《东莱吕紫微杂说》一卷，《师友杂志》一卷，《诗话》一卷，皆吕本中居仁之说，郑寅刻之庐陵云云。据此，则当为吕本中所撰。

盖吕氏祖孙，当时皆称为东莱先生，传写是书者遂误以为出祖谦之手，不知本中尝官中书，人故称曰紫微。若祖谦仅终於著作郎，不得有紫微之称。又书中

有自岭外归之语，而本中《东莱集》有避地过岭诗，於事迹亦适相合，其为本中所撰无疑也。其书分条胪列，於六经疑义，诸史事迹，皆有所辩论，往往醇实可取。

如谓经书致字有取之义，又有纳之义，先儒但以至极立解为未尽。又谓檀弓齐穀王姬之丧句，穀当为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当作如，皆於经训有合。又谓《论语》四体不勤五穀不分句为荷丈人自谓，亦颇有所见。其他大抵平正通达，切中理道之言，非诸家说部所能方驾。其书首论衡门之诗一条，所云哀时君之无立志者，祖谦后作《读诗记》，实祖是说，亦可见其家学之渊源也。

△《辨言》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员兴宗撰。兴宗有《采石战胜录》，已著录。兴宗著作载於《永乐大典》者，皆冠以《九华集》字，惟《采石战胜录》及此书不以《九华集》字为冠，疑二书於集外别行也。其书历摭经传史子下及宋代诸儒之说，凡於理未安者，皆条举而系以辨，故曰《辨言》。中间惟论《公羊传》纪季入齐一条称纪以千乘畏人为非，乃因绍兴时事而发，未为切当。若其辨《尚书》六宗旧解之误，《礼记》文王九龄之诞，以及讥刘氏《汉书刊误》为不知史家行文之法，皆具有特识。其他亦多中理要。至以诗不待序而明，而断序之作为非古，则沿郑樵之新说，各存一解可矣。

△《墨庄漫录》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邦基撰。邦基字子贤，高邮人。仕履未详。自称宣和癸卯在吴中见朱勔所采太湖鼇山石，又称绍兴十八年见赵不弃除侍郎，则南北宋间人也。前有自序，称性喜藏书，随所寓榜曰墨、庄，故以为名。其书多记杂事，亦颇及考证。如渭州潘源县土怪，周昕父变羊，胡师文见吴伴姑，明州士人遇裴休，叶世宁严清关注诸梦事，虽不免为小说家言。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讹为安石之女，如《宋诗纪事》所纠者，亦时有疏舛。然如记韩愈诗风棱露液字之异同，苏轼儋耳诗石字、者字之讹误，辨杜甫诗王母昼下云旗翻句，还如何逊在扬州句，江湖多白鸟句，星落黄姑渚句，功曹非复汉萧何句，解王珪诗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玉醅照东西句，解黄庭坚诗争名朝市鱼千里句，影落华亭千尺月，梦通岐下六州王句，皆极典核。

他如辨《碧云馥》为魏泰作，辨《龙城录》、《云仙散录》为王铎作，皆足资考证。以及郑玄注《汉宫香方》、《玫瑰油粘叶书》、《旋风叶书》与穆护为木瓠，具理为瓶罌之类，亦颇资博识。而所载宋时户口转运诸数，尤足与史籍相参考，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也。《文献通考》不著於录，殆当时犹未盛传欤？

△《寓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远，号寓山，湖州人。绍兴五年进士，以左奉议郎为江

西漕司幹官。据书中所叙，当和议初成之时，赐诸将田宅，作喆为岳飞作谢表忤秦桧，则似尝在飞幕中。又自称尝官维扬，亦不知为何官。惟《梅磴诗话》记其官江西时作哀扇工诗，忤漕帅魏道弼，据深文劾之，坐夺三官。后从人使金，韩元吉赠之以诗，有但如王粲赋从军，莫为班姬咏团扇句，尽指是事。此书自序题甲午岁，以长历推之，为孝宗淳熙元年，乃放废以后所作。开卷一条，即以古诗讽谏为说，盖由此也。作喆与叶梦得相善，然梦得之学宗王安石，作喆之学则出於苏轼，非惟才辨纵横与轼相似，即菲薄王安石，牴牾伊川程子，以及谈养生，耽禅悦，亦一一皆轼之绪馀。又为丞相沈该之从子，该有《易小传》六卷，作喆沿其家传，是书亦颇言易理，然所言与该颇殊。其解帝乙归妹，以为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颇为好异。其解卦终於未济，以为即道家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释家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亦竟以二氏诂经。然其论乾凿度太乙行九宫之法出於黄帝《素问》，则能抉讖纬之本根。论五行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不可阙一，邵尧夫《皇极经世》用扬雄之四数，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为不合於古，亦能判术数之牵合。至於谓刘敞《解春秋》新作南门为僭天子，其说本陆龟蒙《两观铭》。谓子路结缨在获麟之后二年，《公羊传》所记孔子之言为妄。谓苏轼《解论语》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证以韩愈《圻者王承福传》，知古本原如是。谓扬雄之姓从才不从木，杨修笈不应称修家子云。

谓《柳宗元集》柳州谢上表称于頔在襄阳相留，不知是时頔去襄阳已二年；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不知禹锡迁同州时宗元没已十七年，断其出於伪托，皆具有考据。而掎击王安石之尊扬雄在《朱子纲目》之前，尤为伟论。作喆所著别有一书，名《己意》。第三卷论淮阴侯为治粟都尉一条，注曰其详见《己意》。又云司马氏、许氏二夫人事，予於《己意》既言之。盖二书本相辅，今《己意》不传，又有《寓林集》三十卷，亦久佚。惟《哀扇工歌》全篇见周輝《清波杂志》中，然词殊不工。此十卷中亦无一论诗之语，知吟咏非其所长矣。

△《栳城遗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苏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辙之孙，迟之子也。南渡后居婺州，官至监丞。籀年十馀岁时，侍辙於颖昌。首尾九载，未尝去侧，因录其所闻可追记者若干语，以示子孙，故曰《遗言》。中间辨论文章流别，古今人是非得失，最为详晰，颇能见辙作文宗旨。其精言奥义，亦多足以启发来学。惟籀私於其祖，每阴寓抑轼尊辙之意，似非辙之本心。又谓吕惠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说》及《三经义》，核之史传，亦非事实。至谓辙母梦蛟龙伸臂而生辙，引孔子生时二龙附徵在之房为比，又杂载辙崇宁丙戌梦见王介甫事，尤为失之诞妄。

特籀亲承祖训，耳濡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响比也。

△《东园丛说》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李如箴撰。如箴始末未详。据卷首绍兴壬子自序，则括苍人，时为桐乡丞。正德《崇德县志》载，宋李如箴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学能文，著有《东园丛说》、《乐书》行世。晚以特科官桐乡丞。人名、书名、仕履并合，当即其人也。其书诸家不记录，莫考其所自来。下卷杂说中所作初夏诗及其父欢喜口号三首，为自来录宋诗者所未及。又是书自序作於壬子，为绍兴元年。周庭筠刊书跋作於甲寅，为绍兴三年。而记时事一条，记绍兴六年杨么、李成事；儉佞一条，记绍兴二十四年秦垵登第事；以少败众一条，记绍兴三十一年两淮失守事；且有称高宗庙号者，则书当成於孝宗时，年月殊不相应，且语孟说一门，语、孟合称，不似南宋初语；所辨北辰不动一条，与明陈士元《论语类考》之说同，似乎曾见《集注》，故有此说，亦不似朱子以前语；其天文历数说，谓今之浑天，实盖天之法，亦似欧罗巴书既入中国之语；宋以前，即推步之家未明此理，无论儒生，或近时好事者因如箴书名摭摭旧文，益以所见，伪为此帙欤？今但就其书而论，如春秋行夏时一条，谓以建子为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记他事或失之诬，至於本朝正朔，则妇竖皆知，左氏不容有误。《诗》亡《春秋》作一条，谓孔子所闻所见之世无诗，不知株林夏南诗有姓名，不能移之东迁前也。

召公不悦一条，谓周公朝诸侯於明堂，召公尝北面而事之，则误信明堂位之谬说。

《左传》其处者为刘氏一条，疑邱明先知，又疑其附会，则未考此句为汉儒增入，孔颖达《正义》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驱，引周官大司马立表为证，解坤六五爻，驳程传女娲武氏之非，解说卦生蓍，纠扬雄产蓍之误，解系辞太极生两仪为生蓍之法，引《左传》楚有句澁、章澁、雍澁、蓬澁诸地，证三澁非水名，解关雎为后妃求淑女，引崔灵恩三礼义宗，证缩酒用茅之义，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说，推算絳县人甲子之类，皆典核不苟，於经义颇为有裨。故虽显有可疑，而其书可采。亦姑并存之，以资参订焉。

△《常谈》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进士，授仁和主簿，分教临川。历知当涂县。为赵汝愚所重，召主审察。寻以疾卒。《宋史》不为立传，其事迹仅见於《徽州志》。所著尚有《听词类稿》十二册，已久佚不传。惟此书之目，《宋史艺文志》载有一卷。今散见《永乐大典》各韵中者，抄撮薈萃，犹存一百馀条。大抵皆评鹭史事，而间及於考证。《徽州志》称箕之在临川也，与陆九渊游，相与讲明义理，盖深有得於金谿之学。今以此书与《九渊文集》互

勘，如《九渊经德堂记》论汉高祖为义帝讨项羽一事，谓新城三老深知天下大计，而箕亦谓新城老人独知而言之，汉有天下，遂定於此。又《九渊语录》论曹参相汉，谓其能师盖公，用黄老术，汉家之治，血脉在此；而箕亦谓参得安静之体，盖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墨守不变者。及观其论汲黯一条，《九渊集》中称黯仗节守义，虽曰未学，必谓之学，而箕乃以谓黯之直谏，本於气质，非学而得，故昧於大道。其说又如枘凿之不相入。可见箕之学术虽本陆氏，而亦不为苟同，与辅广诗《童子问》一字一句坚持门户者，其心术之公私，相去远矣。观尤袤与箕同时，而所辑《遂初堂书目》已列有常谈之名，则当日即珍重其书也。今以所存各条，依次裒缀，勒为一帙，用还《宋志》卷目之旧。中间所引《外史棹杙》、《国史补长编》诸条，或摘录原书，无所论断，疑《永乐大典》已有脱文。今无可校补，亦姑仍原本录之焉。

△《云麓漫钞》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彦卫撰。彦卫字景安，绍熙间宰乌程，又通判徽州。此书有开禧二年序，自署新安郡守。其所终则不可考矣。据自序，初名《拥炉闲记》，本止十卷，先刻於汉东学宫。后官新安，并刻后五卷，始易今名。案《文献通考》载《云麓漫抄》二十卷，又续二卷，与自序不符，岂其后此十五卷之外又有所增，抑《通考》误十卷为二十卷，误续五卷为二卷也。世传朱彝尊《曝书亭》所抄宋本，乃止十卷，是此书原非一本，未能断其孰是矣。书中记宋时杂事者十之三，考证名物者十之七，其记事於秦桧父子无贬词，而枉杀曲端一事，遗张浚而独归王庶，又称勘端反状，殊为曲笔，其考证颇为赅博。中有偶然纰漏者，如谓《论语》翔而后集，当非一雉，不知《诗》如集于木，《春秋外传》独集於枯，《家语》有隼集于陈庭，皆非群栖义也。谓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王姬之意，不知古有如姓。而宋玉之赋神女，吕不韦之奉异人，战国之时，以姬为媵侍美称久矣。他如芙蓉花根为断肠草。乃陶宏景《名医别录》之说，而引为老圃之言以解李白诗。《周礼》冬官散在五官，乃俞庭椿复古之说，而矜为独见。至於以孟婆为元冥之配，以阿房宫之阿为阿娇、阿连之阿，以《诗》不显文王证太宗派下赵不衰等命名之非。而寿亭侯印一条，与《三国志》刺谬，米元章评书一条，与所作《书史》互异，皆不能知其依托，均为瑕类。然而辨《十八学士图》乃钦宗画赐张叔夜、李纲，误题为阎立本，又开元亦有十八学士，不止太宗，辨以黑为卢即《尚书》卢弓之训，非北方土语，辨行香非国忌之礼，辨《史记龟策传》诸兆之名，辨王献之保母墓砖之伪，辨《博古图》误驳《三礼图》，辨王莽律权石，辨罗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见《周礼》，辨萧翼无赚兰亭事，皆言有根据，足资考核。至於吕大防《长安图》，原书已佚

，此存其概。唐制科之名目，与宋送迎金使之经费，皆史志之所未详，自序以为可敌叶梦得《避暑录话》，殆不诬也。

△《示儿编》二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奕撰。奕字季昭，号履斋，庐陵人。其历官无可考。第十卷中称绍熙丁巳三月，侍宴春华楼，闻大丞相周益公议论。考之《宋史》，绍熙元年为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内禅。丁巳实庆元三年。殆宁宗时尝官侍从，传写误为绍熙欤？

是编凡总说一卷，经说五卷，文说诗说共四卷，正误三卷，杂记四卷，字说六卷。

中第九卷前为文说，后为诗说。李维楨序谓文说三卷，诗说二卷，误也。前有开禧元年自序，称考评经传，渔猎训诂，非敢以污当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孙，故名曰《示儿编》。其书杂引众说，往往曼衍，又徵据既繁，时有笔误。如经说类中以《广雅》、《博雅》并言，而皆云张揖作；诗说类中以杜甫袭用白居易诗；杂记类中谓唐太宗纳巢刺王妃为妻嫂；字说类中谓诗有陈佗（案：陈佗之名见於《诗序》，奕以为诗则非）；皆失於考订。以至荆舒是怨句，经说类中反覆论僖公无此事，故孟子归之周公，正误类中又谓僖公之事孟子误以为周公。王安石《字说》霸字条下，称其学务穿凿无定论。艺苑雌黄一条，又称熙、丰间定有成书，是正舛谬，学者不能深考，类以穿凿嗤之，亦间或自相矛盾。文说类中契丹空纸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谈。其经说类中於窃比老彭训彭为旁，於龟勉从事训龟为蛙，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深取之，实亦附会之论。然其中字音、字训，辨别异同，可资考证者居多。其冗杂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废也。

△《游宦纪闻》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张世南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字曰光叔，鄱阳人，然其名则作士南。未详孰是。其纪年称嘉定甲戌，又称绍定癸巳，盖宁宗、理宗间人。自称尝官闽中，多记永福县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漉诸人游，而述程迥之说尤多。盖其兄为董焯婿，焯为迥婿，故闻之亲串间也。其书多记杂事旧闻，而无一语及时政。如记秦观元祐刺字，记黄师尹解打字义，记张嵩先借紫，记讳名讳字，记苏黄用一鸱字，记古书刀，记何致初拓岫嵒碑始末，皆足资考证。其驳黄伯思八十一首之说，及推阐王湜百六之义，尤极精核。

其他如论犀角、龙涎、端砚、古器之类，亦足以资博识。宋末说部之佳本也。

△《密斋笔记》五卷、《续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谢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临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谢氏之伯叔行

也。中嘉泰二年傅行简榜进士，历知广德军、湖州，监六部门，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无传，其事迹不甚可考，官爵名字仅见于陈耆卿《赤城志》中。

是编乃其易班东归时所撰，录以示其子者。杂论经史文义凡五万余言，自序以为无牴牾于圣人。其间援据史传，颇足以考镜得失。杂录前贤懿言嫩行，亦多寓惩劝。虽持论间有未醇，其援引证据，亦未能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之博洽。而语有本源，瑜多瑕少，要亦说部之善本也。史称谢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侄并节度使。端平初，颇干国政。采伯以世家贵介，易父历中外，洊更麾节，政当谢后用事之时，独能解组逍遥，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则萧然于荣利之外，一无所预可知。王宗旦原序谓，士大夫晚节嗜好，鲜有不迷其初者，密斋独以书籍诒谋后人，使知其老不忘学，则采伯潜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为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仅散见《永乐大典》中。谨采录编缀，分为《笔记》五卷，《续记》一卷，仍所题之旧目焉。

△《梁谿漫志》十卷（内府藏本）

宋费袞撰。袞字补之，无锡人。卷端有开禧二年国史实录院牒，称为国子免解费进士。礼部韵略条例中有开禧元年国子监发解进士费袞论韵略经弦二字劄子一篇，经礼部看详，当即其人。其始末则不可详矣。其书《宋志》作一卷，今本实作十卷，与《牒文》卷数相符。未有嘉泰元年施济跋，亦作十卷，则《宋志》由传写误也。《牒文》称编修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正史，取是书以备参考。然是书惟首二卷及第三卷首入阁一条，言朝廷典故。自元祐党人一条以下，则多说杂事。而卷末王巩一条，及第四卷，则全述苏轼事。五卷以下多考证史传，品定诗文。末卷乃颇涉神怪。盖杂家者流，不尽为史事作也。惟其持论具有根柢，旧典遗文往往而在。如不试而授知制诰始梁周翰，不始杨亿，则纠欧阳修归田录之讹。薛映、梁鼎与杨亿同命，不与梁周翰同命，则纠叶梦得《避暑录话》之失。

苏轼《乌台诗案》在元丰二年，上距熙宁变法仅十年，无二三十年之久，则纠王巩《甲申杂记》之谬。朱胜非起复制乃綦崇礼贴麻，非陈与义自贴，谢显道崇宁元年入党籍、崇宁四年未入党碑，则纠谢伋《四六谈麈》之失。欧阳修为程文简作碑志，隐其进武氏七庙图事，实未受帛五千端，则纠邵博《闻见后录》之诬。

皆考据凿凿，不同他小说之剽袭。当时以一不第举子之作，至录之以入史馆，其亦有由矣。他如苏舜钦与欧阳修辨谤书为本集所不收，陈东《茶录跋》为今本所未载，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猎鬼章告裕陵文，具录其涂注增删之稿，尤论苏文者所未及，皆足以广异闻。至于和凝、范质衣钵相传，本第

十三名而讹为第五。汉太上皇名煊，本见《后汉书注》，而误以为《后汉书》。小小疵累，亦时有之。然其可采者最多，不以一二小节掩也。

△《涧泉日记》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韩澆撰。澆字仲止，涧泉其号。世居开封，南渡后其父流寓信州，因隶籍於上饶。陶宗仪《说郛》载此书数条，题曰宋虎撰，盖传刻讹脱。《江西通志》作韩琥，厉鹗《宋诗记事》又作韩泚。考澆兄名沆，弟名济，皆连水旁，则其名从水不从玉，作琥为误。又考《说文》泚水名。徐铉注，息称切，别无他义。又澆，水流貌，即诗滂池之滂。徐铉音皮彪切，则名取流而字取止，於义为协，作泚亦误也。澆《宋史》无传，仕履始末无考。惟戴复古《石屏集》有挽韩仲止诗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隐居溪上宅，清酌涧中泉。慷慨商时事，凄凉绝笔篇。三篇遗稿在，当并史书传。自注云：时事惊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门人三诗，盖绝笔也。知澆乃遭逢乱世，坎坷退居，赍志以歿之士矣。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无从知其卷帙之旧。今以散见《永乐大典》中者裒合排次，勒为三卷，约略以次相从，其有关史事者居前，品评人物者次之，考证经史者，又次之，品定诗文者又次之，杂记山川古迹者又次之。虽未必尽复其旧，然亦粲然可观矣。考《东南纪闻》载澆清高绝俗，不妄见贵人，亦不妄受馈遗，其人品学问，即具有根柢。又参政韩亿之裔，吏部尚书韩元吉之子，其亲串亦皆当代故家，如东莱吕氏之类，故多识旧闻，不同剿说。所记明道二年明肃太后亲谒太庙事，可证《石林燕语》之误。大观四年四月命礼部尚书郑允中等修哲宗正史事，亦可补史传之遗。其他议论，率皆精审。在宋人说部中固卓然杰出者也。

△《老学菴笔记》十卷、《续笔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陆游撰。游有《入蜀记》，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杂史类》中载陆游《老学菴笔记》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十卷，与此本合，《宋史》盖传刻之误。《续笔记》二卷，陈氏不著於录，疑当时偶未见也。振孙称其生识前辈，年及耄期，所记见闻，殊有可观。《文献通考》列之小说家中。今检所记，如杨戩为虾蟆精，钱逊叔落水神救之类，近怪异者仅一两条。鲜于广题《逸居集》，曾纯甫对萧鹧巴之类，杂谐戏者亦不过七八事。其馀则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

惟以其祖陆佃为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说》，故於《字说》无贬词，於安石亦无讥语，而安石龙睛事并述《埤雅》之谬谈，不免曲笔。杜甫诗有蔚蓝天字，本言天色，故韩驹承用其语，有水色天光共蔚蓝天句，游乃称蔚蓝天为隐语天名。今考蔚蓝天名别无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经》。然《度人经》所载三十二天有东方太黄皇曾天，其帝曰郁纒玉明，则是帝名郁纒，非天名蔚

蓝。游说反误。又称宋初人尚《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今考驿使寄梅出陆凯诗，昭明所录，实无此作，亦记忆偶疏。不止朱国桢《涌幢小品》所纠游岱之魂一条不知引骆宾王《请中宗封禅文》，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所纠记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一条不知出郭璞《方言注》也。然大致可据者多，不以微眚而掩。《宋史艺文志》又载游《山阴诗话》一卷，今其书不传。此编论诗诸条颇足见游之宗旨，亦可以补诗话之阙矣。

△《愧郟录》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是书多记宋代制度，参证旧典之异同。曰愧郟者，取《左传》郟子来朝，仲尼问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其中记鱼袋颁赐及章饰之始末，公主之改称帝姬，辩论甚确。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带之有六种，金涂带之有九种，皆史志所未备。至叙《尚书》之名，引战国时已有尚冠、尚衣之属，皆杜氏《通典》职官所未及者，其徵引可云博洽，与《石林燕语》诸书亦如骖有靳矣。其间偶尔舛讹，如论金太祖建元始於天辅，而以收国为辽帝年号，及《通考》所摘误以九品中正为官品之类，亦间有之。然大致考据典贍，於史家、礼家均为有裨，不可谓非中原文献之遗也。

△《祛疑说》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储泳撰。泳字文卿，号华谷，侨居华亭。工於吟咏，其诗集今已失传。惟《诗家鼎裔》、《至元嘉禾志》中稍载其遗篇一二而已。是书以平生笃好术数，久而尽知其情伪，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维濬尝刻入《稗海》中，而多所删削，仅存十之五六，题曰《祛疑说纂》，殊非储氏之旧。此为左圭《百川学海》所载，盖犹当时完本也。中间惟辨脉一条为论医理，墨说一条为论杂艺，馀皆考阴阳五行家言及辟方士幻妄之术与黄白之说。其论鬼神为气之聚散，持炼为心之诚正。

又谓神像之灵灵於人心。又谓阴阳拘忌之说大而紧者避之，小而缓者略之，合於理者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实，足以警醒世俗。泳尝作《易说》，见於丁易东所引。又尝为《老子注》。盖虽泛滥道术，而能折衷於经义者，宜其立说之悉轨於正也。

△《琴堂谕俗编》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宋史艺文志》载郑玉道《谕俗编》一卷，彭仲刚《谕俗续》一卷。虽相因而作，实各自为书。此本为宜丰令应俊辑二家之书为一编，而又为之补论。其末择交游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书之遗者也。其书大抵采摭经史故事关於伦常日用者，旁证曲喻，以示劝戒，故曰《谕俗》。文义颇涉於鄙俚。然本为乡里愚民设，不为士大夫设，故取其浅近易明，可以家喻户晓。以文

章工拙论之，则乖著书之本意矣。《宋志》列之子部杂家，而史部刑法类中又出郑玉道《谕俗编》一条，不但前后重复，且非狱牒之词，亦非禁令之事，列於刑法，殊踳驳不伦。今仍列之杂家，庶不失其实焉。

△《鹤林玉露》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罗大经撰。大经字景纶，庐陵人。事迹无考。惟所记竹谷老人畏说一条，有同年欧阳景颜语，知尝登第。又高登忤秦桧一条，有为容州法曹掾语，知尝官岭南耳。其书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详於议论而略於考证。所引多朱子、张栻、真德秀、魏了翁、杨万里语，而又兼推陆九渊。极称欧阳修、苏轼之文，而又谓司马光《资治通鉴》且为虚费精力，何况吕祖谦《文鉴》。既引张栻之说谓词科不可习，又引真德秀之说谓词科当习。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学之名，故每持两端，不能归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谬於圣贤也。陈耀文《学林就正》讥其载冯京《偷狗赋》乃摭摭滕元发事，伪托於京，今检侯鯖录所载滕赋，信然。盖是书多因事抒论，不甚以记事为主。偶据传闻，不复考核，其疏漏固不足异耳。

△《贵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张端义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后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

《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

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后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程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恩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

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

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吹剑录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字文蔚，括苍人。其始末未详。所作先有《吹剑录》，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序，称续三为四，以验其学之进否，则中间尚有二编，今已佚矣。《吹剑录》持论偏驳，多不中理，今别存其目。此集卷末载二诗，诗前题词有绝笔斯录之语，盖其晚年之所作，故学问既深，言多醇正。其记道学党禁始末甚详。所称韩、范、欧、马、张、吕诸公无道学之名，有道学之实，故人无间言。伊川、晦菴二先生言为世法，行为世师，道非不宏，学非不粹，而动辄得咎，由於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白是非，分毫不贷。与安定角，与东坡角，与东川、象山辨，求必胜而后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论也。

△《脚气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车若水撰。若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黄岩人。此书据其从子惟一跋，盖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气，作书自娱，故名曰《脚气集》。书中论孟子集义章一条，下有细字夹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书，今录於此。则馀皆是冬所著也。

若水少师事陈耆卿，学为古文，晚乃弃去，改师陈文蔚，刻意讲学。书中所谓笱窗先生者，耆卿号。克斋先生者，文蔚号也。故此书体例，颇与语录相近。其论《诗》，攻小序；论《春秋》，主夏正；论《礼记》，掎击汉儒，皆坚持门户之见。论《周礼》冬官，讥俞庭椿断定拨置，其说甚正，然必证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谓冬官不亡，则仍留柯尚迁等割裂之根。论《诗》三百篇为汉儒所伪托，与王柏之说相同。论《礼记》之畏压溺，以畏为疫气传染，尤为杜撰。其论史谓诸葛亮之劝取刘璋为申明大义，其论文谓李邕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刺。

然如论《周礼》载师乃园尘之征，非田赋之制，驳苏洵说之误，论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结信，先王不禁之说，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以及为与之说，宰咍归帽。主直书天王而是非自见之说，均有裨经义。於朱子《四书集注》服膺甚至，惟谓《大学》格物难以训至，当从玉篇旧训，作比方思量之义。谓《论语》惟求则非邦也与以后，皆圣人之言，稍立异同，然大旨不殊。又谓诗集传当於纲领之后列诸家名氏，使之有传，此书不比《论》、《孟》，自和鸣摯别

以下皆是取诸家见成言语，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训，诗亦懵然，亦为公论。其他论蔡琰《十八拍》之伪，论白居易《长恨歌》非臣子立言之体，论《文中子》鼓荡之什为妄，论钱塘非吴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论子胥鞭尸为大逆，论王羲之帖不宣字，皆凿然有理。论击壤为以杖击地，论应劭注《汉书》误以夏姬为丹姬，皆足以备一说。论杜鹃生子百鸟巢一条，虽未必果确，亦足以广异闻也。

△《藏一话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隐漫录》中。世崇载度宗尝赞郁像，有文窥西汉、诗到盛唐之语，宠奖甚至。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然刘埙《隐居通议》有度宗御札跋，惜其下访陈郁父子之卑陋。

（语详《隐居通议》条下。）又周密《武林旧事》载诸色伎艺人姓名，所列御前应制者八人，姜特立为首而郁居第四，则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传》，而郁不与焉，似乎未可同日语耳。是书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记南北宋杂事，间及诗话，亦或自抒议论。珂序又称其出入经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风月梦怪，嘲戏讹诞，淫丽气习，净洗无遗。今观所载，如谓周子游庐山大林寺诗水色含云白，禽声应谷清一联，前句是明，后句是诚，附会迂谬，殆可笑噓。惠洪解杜甫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联，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君，固为妄诞。郁必谓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为曲，亦穿凿无理。所录诸诗，亦皆不工。其持论，如谓孔子不当作《世家》，豫让不当入《刺客传》，斥《史记》不醇，颇涉庸肤。谓李虚中以年月日时推命，而不知韩愈作虚中墓志，其推命实不用时，尤失考证。然所记遗闻，多资劝戒，亦未尝无一节之可取焉。

△《佩韦斋辑闻》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俞德邻撰。德邻字宗大，号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举咸淳癸酉进士。宋亡不仕，遯迹以终。是书多考论经史，间及於当代故实及典籍文艺。大抵皆详核可据，不同於稗贩之谈。惟第四卷专说四书，颇出新意，往往伤於穿凿。

如论九合诸侯谓自庄十五年再会于鄆，齐桓始霸，至葵邱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鄆之始会，霸业未成，皆不与焉，是犹有一说之可通。至於谓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为忧陈氏强而齐将乱。又谓匏瓜系而不食为系以济涉，引卫风及庄子为证。又谓子击磬於卫，为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则务生别解，不顾其安矣。盖永嘉之学，自朱子时已自为一派，故至其末流犹断断不合也。

。然其说实不足以相胜，原本所有，姑以赘疣存之可也。

△《书斋夜话》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俞琬撰。琬有《大易集说》，已著录。此书乃其平日读书论文随所得而笔记者。卷一皆辨论经义，其斥孔安国称《洛书》锡禹之非，确为有见。於诸经字训，正讹考异，颇为该洽。如谓《论语》富与贵章当就不以其道为句，《孟子》则慕少艾为慕爱少衰之意，当读少字为上声，其说亦颇足资参正。二卷、三卷皆推阐先儒之说，多发明《河图》、《洛书》及《先天》、《太极》二图。盖陈抟所述，以丹诀通之於《易》，其原本出道家，琬所注《阴符经》、《参同契》，皆诠释黄老神仙之说，所著《席上腐谈》、《易外别传》，亦研究炉火修炼之术，故其注《易》，皆传邵学。是书反覆申明，亦不出是义也。末一卷皆论文之语，然颇乏精奥。盖琬词章之学不及其易学之深，观所作《林屋山人集》，亦可以概见云。

△《齐东野语》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朱周密撰。密有《武林旧事》，已著录。密本济南人，其曾祖扈从南渡，因家吴兴之弁山，自号弁阳老人。然其志终不忘中原，故戴表元序述其父之言，谓身虽居吴，心未尝一饭不在齐。而密亦自署历山，书中又自署华不注山人。此书以《齐东野语》名，本其父志也。中颇考正古义，皆极典核。而所记南宋旧事为多，如张浚三战本末，绍熙内禅，诛韩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汉章本末，邓友龙开边，安丙矫诏，淳绍岁币，岳飞逸事，巴陵本末，曲壮闵本末，诗道否泰，景定公田，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赵葵辞相，二张援襄，嘉定宝玺，庆元开禧六士，张仲孚反间诸条，皆足以补史传之阙。自序称其父尝出其曾祖及祖手泽数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定、哀多微词，有所避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议论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书不可删也云云。今观记张浚、赵汝愚、胡寅、唐仲友诸事，与讲学者之论颇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数事欤？明正德十年，耒阳胡文璧重刻此书。其序称，或谓{卅付}离、富平等役，颇涉南轩之父。若唐、陈之隙，生母之服，则晦庵、致堂有嫌焉。

书似不必刻，刻则请去数事，殊失密著书之旨。文璧不从，可谓能除门户之见矣。

明商维濬尝刻入《稗海》，删去此书之半，而与《癸辛杂识》混合为一，殊为乖谬。后毛晋得旧本重刻，其书乃完。故今所著录，一以毛本为据云。

卷一百二十二 子部三十二

○杂家类六

△《困学斋杂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鲜于枢撰。枢字伯机，渔阳人。官太常寺典簿。《书史会要》称其酒酣豪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赵孟頫极推重之。是书所纪，当时诗话杂事为多。原本不著名氏，故嘉靖中袁褰跋称撰人未详。曹溶收入《学海类编》，以鲜于枢自号困学民，题所居曰困学斋，遂以此书为枢撰。今考其书，虽随笔割录，草草不甚经意，而笔墨之间，具有雅人深致，非俗士所能伪托。且元初诸人，亦别无称困学斋者，溶定为枢作，似乎可信。未有厉鹗跋，谓卷中金源人诗，可补刘祁《归潜志》之阙，存之亦可以资采录也。开卷引李平、许褚二事，但录旧文，无所论断，莫详其意。卷中赵复初二诗，前后两见，字句亦有异同。殆亦偶然杂录，未经编定之本。后人因其墨迹，缮录成书如苏轼《志林》、仇池《笔记》之类欤。

△《隐居通议》三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刘埙撰。埙字起潜，南丰人。书中自称开庆元年年二十，则宋亡之时已年三十六，故於宋多内词。然书中又称至大辛亥为南剑州学官，计其年已七十二矣。

日暮途穷，复食元禄，而是书乃以隐居为名，殊不可解。考其《水云村稿》中延祐己未重题梅氏海棠诗，有花甲重周人八十之句，则埙入元四十四年尚存，最为老寿。是书当其晚岁退休时所著也。凡分十一门。理学三卷，古赋二卷，诗歌七卷，文章八卷，骈俪三卷，经史三卷，礼乐、造化、地理、鬼神杂录各一卷。其论理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而援引朱子以合之。至谓朱子后与道士白玉蟾游，始知读书为徒劳，盖姚江晚年定论之说源出於此。皆乡曲门户之私，无庸深辨。其经史以下六门，考证亦未为精核，且多短钉，而鬼神一门，尤近於稗官小说。惟评诗、论文之二十卷，则埙生於宋末，旧集多存，其所称引之文，今多未见其篇帙，其所称引之人，今亦多莫识其姓名；又多备录全篇，首尾完具，足以补诸家总集之遗。如宋璟《梅花赋》，今惟据田艺衡《留青日札》传鲜于枢所书一篇，又据李纲《忠定集》，知原赋已亡，纲为补作。今观埙所录，知宋、元间行於世者乃有二本。又如陆游之从韩侂胄，以牵於爱妾幼子之故，为他书之所未言，厉鹗《宋诗纪事》载李义山诗，不能举其仕履；观埙所记，乃知其尝以江东提刑守池州。凡此之类，颇足以广闻见。至於论诗、论文，尤多前辈绪馀，皆出於诸家说部之外，於徵文考献，皆为有裨，固谈艺者所必录也。埙所著《水云村稿》，世有二本。其一本别题曰《泯稿》，卷帙颇少，不知何人删取是书三分之一，附诸稿末，殊为阙略。此为三十一卷之足本，固罕覩之秘笈矣。书中间有案语，盖其后人所附，自署其名曰凝。考国初有南丰刘凝字二至，尝撰《稽礼辨论》、《韵原表》、《石鼓文定

本》三书，或即其人欤。

△《湛渊静语》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白斑撰。斑字廷玉，钱塘人，家於西湖。有泉自竺山汇於其门，斑名曰湛渊，因以为号。是书为其友海陵周〈日东〉所编。前有斑自序，又有〈日东〉序，题至大庚戌，称斑是年六十三岁。以长历推之，当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元兵破临安时，年二十七矣，故其书於宋多内词，与刘埙相类。然考斑入元以后，以李衍之荐，授太平路儒学正，未几摄教授事，寻转常州路教授，升浙江等处副提举，迁淮东盐仓大使，再迁兰谿州判官，乃致仕，则食元之禄久矣，而犹作宋遗民之词，其进退无据，亦与埙相类也。是书乃其杂记之文。据卷末有明人跋语，称嘉靖丙午，钞自昆山沈玉麟家，而疑其不止此二卷，殆残本欤？厉鹗作《宋诗纪事》，蒐采极博，而此书开卷载理宗赐林希逸诗一篇，鹗不及收，则鹗未见其本矣。其中如谓皎然铜碗为龙吟歌咏房琯事，诗家未有引用者，不知李贺《昌谷集》中实有假龙吟歌；谓《匡谬正俗》为颜真卿作，不知实出颜师古，不免稍有疏舛。

《文中子》李德林一条乃晁公武《读书志》之语，辨常仪占月一条亦史绳祖《学斋佔毕》之说，亦未免偶相剽袭。其载倪思论司马光疑孟一条，谓王安石援《孟子》大有为之说，欲神宗师尊之，故光著此书，明其未可尽信，其说为从来所未及。案晁公武《读书志》称王安石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盖唐以前《孟子》皆入儒家，至宋乃尊为经。元丰末，遂追封邹国公，建庙邹县，亦安石所为。则谓光疑孟实由安石异议相激而成，不为未见。

必以为但因大有为二语，则似又出於牵合，非确论也。然其他辨析考证，可取者多。其记汴京故宫，尤为详备。在元人说部之中，固不失为佳本矣。

△《敬斋古今齎》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李冶撰。冶有《测圆海镜》，已著录。此书原目凡四十卷。其以齎名者，案《汉书东方朔传》，齎纆广充耳，所以塞聪。颜师古注曰：示不外听。冶殆以专精覃思，穿穴古今，以成是书，故有取於不外听之义欤。《元史》本传、邵经邦《宏简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作《古今难》，当因字形相似，传写致讹。《文渊阁书目》题作宋人，则并其时代亦误矣。其书皆订正旧文。以考证佐其议论，词锋骏利，博辨不穷。其说《毛诗》草虫阜螽一条云，师说相承，五经大抵如此，学者止可以意求之，胶者不卓，不胶则卓矣，是其著书之大旨也。

其中如谓蚩尤之名，取义於蚩蚩之尤。谓内则一篇卑鄙烦猥，大类世所传食纂

谓《中庸》素隐行怪乃素餐之素，谓《孟子》兄戴盖为一句，禄万钟为一句，戴盖即乘轩之义，或不免於好为僻论，横生别解。又如淳化阁帖汉章帝书《千字文》，米芾《书史》、黄伯思《法帖刊误》、秦观《淮海集》，俱以为伪帖，而治据以驳《千字文》非周兴嗣作。《太平广记》载徐浦盐官李伯禽戏侮庙神，其事在贞元中，具有年月，而治即以为李白之子伯禽，亦偶或失考。然如《辨史》记微子面缚，左牵羊，右把茅，乃其从者牵之把之，司马迁所记不谬，孔颖达书《正义》所驳为非；辨郑语收经入行姪极，谓经即京，姪即垓，韦昭不当注经为常；辨《论语》五十以学《易》，谓《论语》为未学《易》时语，《史记》所载，则作《十翼后语》，不必改五十字作卒；辨《孟子》龙断即《列子》所谓冀之南汉之北无陇断焉；辨《史记》自叙瓠、骆相攻，谓当为闽、越相攻；辨张耒书《邹阳传》后，谓韩安国实两见长公主，《汉书》不误，而耒误；辨《卫青传》三千一十七级，谓级字蒙上斩字，颜师古误蒙；上捕字，遂以生获为级；辨魏志穿方负土，谓即《算经》之立方定率；辨《吴志》孙权告天文，谓不当呼上帝为尔；辨《通鉴》握槩不辍，谓胡三省误以长行局为长矛；以及辨古者私家及官衙皆可称朝，引《后汉书》刘宠、成瑨及《左传》伯有事为证；辨佝偻丈人承蜩所以供食，引《内则》郑玄注、《荀子》杨倞注为证；辨《吴都赋》豸军子长啸当是常笑，引《山海经》为证。皆具有根据，要异乎虚骋浮词，徒凭臆断者矣。至於所引《战国策》蔡圣侯因是已君王之事，因是已二已字今本并作以，而证以李善注阮籍咏怀诗所引，实作已字。足以考订古本。又《大学》絜矩，今本章句作絜度也，治所见本则作絜围束也。苏轼《赤壁赋》，今本作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治所见本则作共食，而驳一本作共乐之非。亦足以广异闻。有元一代之说部，固未有过之者也。虽原本久佚，今采掇於《永乐大典》者不及十之四五，然菁华具在，犹可见其崖略。谨以经、史、子、集，依类分辑，各为二卷，以备考证之资焉。

△《日闻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李翀撰。翀不见史传。惟书中纪至正甲辰、丙午间事，下距洪武元年仅一二载，其人当已入明。然书中皆称元为国朝，则前代遗老，抱节不仕者也。是书多及历代故事，略如蔡邕《独断》、崔豹《古今注》之体，而辩论差详，多有可采。亦间及元代轶事，盖杂家者流。其中如谓典命以九为节，以七为节，以五为节，即掌节之节，殊属臆断。又谓唐以后有司给门旗二，龙虎旗一之类，乃变节为旗，不知周礼司常诸侯建旗，孤卿建旗，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旗，县鄙建旒，已各以旗常为表识，不得云自唐以后始变节为旗，考证未免少疏。又如真德秀题三教图之类，亦未免传闻附会。然大致引据详核，足与史志相参考，数典者固宜有取也。旧本久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

，抄合排比，编为一卷。

《千顷堂书目》载有是书，而题作者为凌翀。《永乐大典》所题，亦有一条作凌翀，然其余无作凌翀者。今择其多者从之，而附载姓氏之异同，备考核焉。

△《勤有堂随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陈栎撰。栎有《书传纂疏》，已著录。此其随笔劄记之文也。虽多谈义理，而颇兼考证，於宋末元初诸人，各举其学问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托诸空言者。其谓陈安卿为朱门第一人，黄直卿及李方子多有差处，谓杨诚斋亦间气所生，何可轻议？谓刘辰翁父丧七年不除为好怪钓名，尤平情之论，不规规於门户之见者矣。栎《定宇集》前载有年表一卷，称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记》，则是书当成於晚年。然其记集中不载，而集末别有朱升记一篇，述其曾孙鏊之言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庐，韩公诗也。诗书勤乃有，亦韩公诗也。观吾家堂名者，惑而弗辨，请为记以昭之云云。详其词意，主於栎夫妇辛勤，以有此堂。盖宋末建阳余氏书坊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欤。

△《玉堂嘉话》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王恽撰。恽有《承华事略》，已著录。是编成於至元戊子。纪其中统二年初为翰林修撰，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及调官晋府秩满，至元十四年复入为翰林待制时，一切掌故及词馆中考核讨论诸事。始於辛酉，终於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如船落致祭文，太常新乐祭文之类，皆他书所未见。他如记唐张九龄、李林甫告身之式，记平宋所得法书古画名目，宋聘后六礼金，科举之法，以及论宣谕、制诰之别。据柳公权跋，知唐时已有《广韵》，辨米芾之称南宫，以赠官太常，记秦桧家庙之制，摘颜真卿书《出师表》之伪，谓《金史天文志》出於太史张中顺，与张德辉述塞北之程，刘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资考证。而宋、辽、金三史之议，尤侃侃中理。其中如论日月五星则不知推步之法，谓古妇人无谥则不知声子、文姜之例，论《六帖》则剿袭《演繁露》，论舜事则误信钱时，论野合则附会《博物志》，皆为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条，二卷、五卷再见，亦失检校。然大致该洽，不以瑕掩。全书已收入《秋涧集》中，此乃其别行之本也。

△《庶斋老学丛谈》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庶斋其自号也。尝官崇明县判官。其书多辩论经史，评鹭诗文之语，而朝野逸事，亦间及之。分为三卷，而第二卷别析一子卷，实四卷也。大抵皆随时掇拾而成。如载陆游姚将军、赵宗印二诗，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实有姚平仲传，王士禛《居易录》已摘其疏。他若引《左传》晋景公病，如厕陷而卒，谓国君何必如厕，而以为文胜，其实不知《国策》赵襄子、《史记》慎夫人皆载有此事。古人朴质，不以为怪，岂可执此以证

《左传》之诬？

又於贾似道有豪杰之誉？载曹东畎媒俚之词，皆为失当。然如驳《吹剑录》谓广陵散不始於王凌母邱俭，以姑蔑墓证韦昭注《国语》之非，此类亦颇见考据。又各条之下，间注出某人说，盖如梓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纪多前人绪论，颇有可采云。

△《研北杂志》二卷（内府藏本）

元陆友撰。友有《墨史》，已著录。友尝取汉上题襟集所载段成式语，自号研北生，因以名其杂著。前有元统二年二月自序，称元统元年冬还自京师，索居吴下，追忆所欲言者，命其子录藏。盖虞集柯九思同荐友於朝，会二人去职，友亦罢归时也。所录皆轶文琐事。友颇精赏鉴，亦工篆隶，故关于书画古器者为多，中亦颇有考证。如解李商隐之金蟾齧锁句。辨徐锴《说文系传》之狝字、祢字互相矛盾。援《北史》证马定国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引郑康成之说证传注称错简之误，皆有可采。至谓仇姓出梁四公子传，不知孟母先氏仇，以王明清字仲言，谓本张华答何劭诗，其言明且清句，不知《礼记》先有此文，则偶然疏舛也。徐显《稗传》载友撰《研史》、《墨史》、《印史》，不载此书。此本出自陈继儒家，末有旧跋，已称字多讹脱，继儒刻入《普秘笈》中，更失校讎。如皇象天发神讖碑事一条，上下卷其文复见，则颠倒错乱可知矣。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有柯柘湖校本，项药师刊本，今皆未见也。

△《北轩笔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陈世隆撰。是书前有小传，不知何人所作，称世隆字彦高，钱塘人，宋末书贾陈思之从孙，顺帝至正中，馆嘉兴陶氏，没於兵。所著诗文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与此书存於陶氏家。今《宋诗补遗》亦无传本，惟此一卷仅存。所论史事为多，如论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护之说，论鲁两生不知礼乐，论胡寅讥刘晏之非，论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诬，论周以于谨为三老有违古制，皆援据详明，具有特见。至所载僧静如事，则体杂小说，未免为例不纯。是亦宋以来笔记之积习，不独此书为然，然不害其宏旨也。

△《闲居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吾衍撰。衍有《学古编》，已著录。是书乃衍割记手稿，陆友仁得於衍从父家，录而传之，犹未经编定之本，故皆随笔草创，先后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饰。其中如驳戴侗《六书故》妄造古篆一条，辨徐铉《篆书笔法》一条，皆与《学古编》互相出入。盖先记於此，后采入彼书，而初稿则未削除也。然零玃碎玉，往往可采，如辨颜氏误解匆匆，辨魏伯阳《参同契》误以易字从日月，辨杜甫非不咏海棠，语皆有识。惟论尧典中星以为四时皆以戌刻为昏，未免武断。

论借书一瓠谓以瓮盛卷轴，亦为穿凿。以及论奥灶字与《尔雅》相违，论五伯字不考《后汉书祢衡传》，以为唐人行杖之数，皆不免於疏漏。其他杂谈神怪，亦多芜杂。以衍学本淹通，艺尤精妙，虽偶然涉笔，终有典型。故仍录存之，以备节取焉。

△《雪履斋笔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郭翼撰。翼字羲仲，昆山人，自号东郭生。因以东郭先生故事名其斋曰雪履。尝献策张士诚不用，归耕娄上。老得训导官，偃蹇而终。苏州知府卢熊题其墓曰迂善先生。又为撰墓志，载翼卒於至正二十四年，其文在朱珪《名迹录》中，则距顺帝北行尚前三载，他书或谓翼至洪武初尝徵授学官，非其实也。是编乃江行舟中所纪，随手杂录，漫无铨次，然议论多有可采。如解《商书》兼弱攻昧二句，取张九成说；解《论语》犬马有养，取何晏《集解》说；驳张九龄《金鉴录》之伪；辨蔡氏三仁之论；皆为有见。其论谢师直语一条，论《诗》一条，亦具有义理。惟解《论语》怪力乱神一条，为力不同科一条，过信古注，未免好奇耳。

其书久无刊本，曹溶尝收入《学海类编》，然中有近时袁了凡之语。袁黄万历时人，翼在元末，何由得见？殆明人有所窜乱，非其旧本矣。

△《霏雪录》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镠绩撰。案《说文》有镠字而无刘字，徐铉附注以为镠字，即刘字。此书作镠，盖偶从古体，遂相沿别为一姓，实非有二也。绩字孟熙，先世洛阳人，徙於山阴。其父涣，通《毛诗》，元时尝为三茅书院山长，绩承其家学，故此书辨核诗文疑义，颇有根据。又及与元末诸遗老游，故杂述旧闻，亦多有渊源。然每纪梦幻诙谐之事，颇杂小说家言。其以杜常诗为杜牧诗，王士禛《香祖笔记》尝纠之，亦不免小误。又如称其远祖马牧君事金太祖，有纪信之节，元修三史时，史臣责畎於其祖，不肯，遂不得书此事。论史者俱未之及。然当时元政虽颓，而秉笔诸臣如揭傒斯、欧阳元等，皆一代胜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录备明初说部一家耳。此书成化间尝刊行，有胡谧后序，称绩所著尚有《嵩阳稿》、《诗律》。今俱未见，殆已散佚矣。

△《蠡海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王逵撰。案宋有三王逵，其一王逵，不知何许人，仁宗时官江南西路转运使，调淮南转运使。包拯连具七章弹之，具载拯奏议中。极斥其贪鄙酷虐，似非能著书之人。其一王逵，濮阳人。天禧三年进士，官刑部郎中。其所著作，惟吕希哲《杂记》载其赠蔡襄诗一首，阮阅《诗话总龟》载其咏酒帘一联，不闻更有此书。其一王逵，淄州人。建炎中知徐州王复之孙，绍兴中太仆丞

王侑之子。

其所著作，惟芦浦《笔记》载送田鄂诗一首，亦不闻有此书。此书中论脉一条，称七表、八里、九道计二十四，见之於叔和《脉诀》，是熙宁间书也，前两王逵不得见。论百刻一条，称赵缘督又有一说，是至元以后书也，后王逵亦不得见，又安得而引之耶？考明黄姬水《贫士传》，载王逵，钱塘人，足一跛。家极贫，无以给朝夕，因卖药。复不继，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客至，辄谈今古不休。

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难质之，无不口应。列其人於张介福之后，王宾之前，盖洪武、永乐间人。作是书者，必此王逵。商濬刻《稗海》时，未及详考，误以为宋王逵也。其学盖出於邵子，其书亦规摹观物外篇，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历数、气候、鬼神、事义八门，皆即数究理，推求天地人物之所以然，虽颇穿凿，而亦时有精义。世称二十四番花信风，杨慎《丹铅录》引梁元帝之说，别无出典，殆由依托，其说亦参差不合。惟此书所列，最有条理，当必有所受之云。

△《草木子》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叶子奇撰。子奇有《太玄本旨》，已著录。考子奇所著诸书，有《范通玄理》二卷，《诗》十六卷，《文》二十卷，《本草医书节要》各十卷，《齐东野语》三卷，又《馀录》若干卷，纪元季明初事最详。今惟《太玄本旨》及此书存，此书黄衷序云二十二篇，郑善夫序又云二十八篇。正德丙子，其裔孙溥以南京御史出知福州，重刻之，约为八篇，曰管窥，曰观物，曰原道，曰钩玄，曰克谨，曰杂制，曰谈藪，曰杂俎。每二篇为一卷，即此本也。善夫序又云：旧本今纂为四，《野语》今纂为二，并曰《草木子》。则似此四卷已合《野语》为一书。然四卷二卷当为六卷，不当为八卷。《野语》今无别本，无由质其异同，莫之详也。

子奇学有渊源，故其书自天文、地纪、人事、物理，一一分析，颇多微义。其论元代故事，亦颇详核。惟贾鲁劝托克托开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钞，求禹河故道，功过各不相掩，子奇乃竟斥之为邪臣，则不若宋濂《元史》之论为平允也。书前有子奇自序，题戊午十一月，乃洪武十一年，即子奇罢巴陵主簿，逮系之岁。此书盖其狱中所作云。

△《胡文穆杂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胡广撰。广字光大。建文庚辰进士第一。惠帝以其名与汉胡广同，更名靖，除翰林院修撰。靖难兵至，迎降。永乐初，复原名。累官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穆。事迹具《明史本传》。所著有《晁菴》、《扈从》诸集。是书乃其随手劄记，已载入《文穆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其中如谓《资治通鉴》论维

州悉怛谋事，司马光非不知李是牛非，特以意主和邻，不欲生衅，故矫为此言，引其临终与吕公著简为证，可谓深明时势。又谓灞陵尉禁人夜行，乃其本职，李广憾之为私意，谓子产论黄熊为启信妄喜怪之渐，谓申屠嘉大节凛然，班固称其学术不及陈平，其说非是，持论亦正。他如谓《易卦》吉凶皆戒，占者当反求诸己，与《左传》穆姜南蒯之事合，谓问名、纳吉、纳币之卜，皆卜其日，非卜吉凶，程子所疑未可凭，谓李白非无与杜甫诗，《容斋随笔》所考未确，谓灌婴实定豫章，李白诗不误，而胡若思指为陈婴，反误，亦颇有考据。

《广文集》未足名家，此书在明初说部之中则犹为可取。至论季布不死一条，谓班固之言抑扬太过，与其负王良而迎成祖，截然相反，岂书作於建文壬午以前耶？然论汉黄生、宋苏轼武王非圣人之说，又似曲为靖难者解。或自知大节有亏，而故为成仁取义之言，以掩后世之耳目欤。

△《谰言长语》一卷（内府藏本）

明曹安撰。安字以宁，号蓼壮，松江人。正统甲子举人。官安邱县教谕。是书前有安自序，谓皆零碎之词，故名曰《谰言长语》。谰言者逸言也，长语者剩语也，则长当读为长物之长矣。书中多据所见闻，发明义理。其论诗不中肯綮，所录诸诗，亦大抵不工。盖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之派。至於欲取皋陶赓歌、五子之歌、《洪范》及《诗》之三言、五言、七言体刻为一集，使人习之以复古，尤万不能行之事。然大致持论醇正，於人心风俗，多有所裨。其论读经一条，尤切中明代俗学之弊。成化丙午顾纯题词，以《辍耕录》、《水东日记》比之。正德乙亥史纪重刊跋，又以《霏雪录》比之。今以四书相较，刘绩、叶盛二家书大致相近，陶宗仪书直小说家言，远不逮此书也。

△《蟬精隽》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伯龄撰。伯龄字延之，自署曰古剡，盖嵊县人。书中十二卷之末有箠冠生传一篇，即张锡为伯龄作者。又曰，生杭人也，岂嵊其祖籍欤？传称其尝集箠为冠，啸歌自得，若不与於人世者。虽博学能文，善书，工琴，熟律，而不肯以技自试，则亦山林放旷之士。考张锡，天顺壬午举人，官山西山阴县教谕。则伯龄为天顺中人，故所记有成化癸巳、癸卯事。明末杭州别有一徐伯龄，崇祯庚午举人，官永寿县教谕。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是书杂采旧文，亦兼出己说。凡二百六十一条，大抵文评、诗话居十之九，论杂事者不及十之一，其体例略似孟棻《本事诗》，其多录全篇又略似刘埙《隐居通议》。其中猥琐之谈，或近於小说，而遗文旧事，他书所不载者亦颇赖以传。其论周德清《中原音韵》一条，尤为明确。《千顷堂书目》作二十卷，此本仅十六卷。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不能知其完阙。其中多阙字、阙句，又所录诗文往往但存其标题，而其文皆作空行，盖缮录者图省工力，因而漏落。今於有可考者补之，无可

考者则亦姑阙焉。

△《震泽长语》二卷（内府藏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馀》，已著录。此本乃其退休归里时随笔录记之书，分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鏊文词醇正，又生当明之盛时，士大夫犹崇实学，不似隆庆万历以后聚徒植党，务以心性相标榜，故持论颇有根据。惟其辨累朝丝纶簿具存内阁，无杨士奇私送司礼监事，焦竑《笔乘》尝据以证士奇之受诬。然考《复辟录》载，初朝廷旨意，多出内阁条进，稿留阁中，号丝纶簿。其后宦寺专恣，奏收簿秘内。

徐有贞既得权宠，乃告上如故事，还簿阁中云云。则鏊时所见之簿乃徐有贞重取以出，未可为士奇不送之证，其考订间有未审。又欲於河北试行井田，殊为迂阔。

梦兆一条，笃信占验，亦非儒者之言，未免为白璧之瑕耳。前有贺灿然序，称鏊玄孙永熙梓鏊所著《长语》、《纪闻》及永熙父《遵考纪闻续卷》、《郢事纪略》，总题曰《震泽先生别集》。此本盖别集中之一种。然旧本别行，今亦各著於录焉。

△《井观琐言》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闽南郑瑗撰。锺人杰，《唐宋丛书》亦作宋人，而书中称明为国朝，所评论者多明初人物，决非宋人所为。考宏治《八闽通志》，载有莆田人郑瑗，字仲璧。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朱彝尊《明诗综》亦载有其人，所著有《明省斋集》。则此编当即明莆田郑瑗所作，题宋人者妄也。其书大抵皆考辨故实，品鹭古今，颇能有所发明。如论王柏改经之非，斥纲目发明《书法考异》之曲说，辨李匡乂《资暇集》解律令之误。驳史伯璿《管窥外编》言天地之自相牴牾。及摘胡三省《通鉴注》所未备，皆中窾要。又引《宋书柳元景传》，证魏崔浩因有异图被诛，特假史事为名，所论亦有根据，在明人说部中尚称典核。

惟不喜宋濂，谓其文多浮词，於性命之学不甚理会，未免失之过刻。其论诸史纪年之例，尤偏驳不足为据云。

△《南园漫录》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张志淳撰。志淳有《永昌二芳记》，已著录。是书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称因读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二书，仿而为之。卷首数条，皆拈《容斋随笔》之语，辨其是非，盖其书之所缘起也。其馀则述所见闻，各为考证。大抵似洪书者十之一，似罗书者十之九。所论如江神一条，讥洪迈舍人事而谄鬼神，邱濬著书一条，讥其《大学衍义补》不敢论及宦官，立意皆极正

大。其避讳一条，谓蜀本书多阙唐讳，乃相沿旧刻，桂辨一条，谓桂花、桂树两种，张籍诗意一条，谓瞿宗吉《归田诗话》不知其作还珠吟时已先居幕下，驳正皆颇明核。其辨永昌非金齿地诸条考证致误之由，亦极详核。他如春草王孙一条，王维诗语自本《楚辞》，而昧其所出，横生训诂之类，或失之陋。元顺帝一条，误据《庚申外史》、《符合外集》之说，以顺帝为瀛国公子之类，或失之无稽。盖瑕瑜不掩之书也。中颇纪载时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题后一篇，辨何乔新《抚夷录》之失实，而以书中所载自比於孙盛书枋头事。其所纪录，亦可与《明史》相参考云。

△《雨航杂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有《左氏释》，已著录。是书上卷多论学、论文，下卷多记物产，而间涉杂事。隆万之间，士大夫好为高论，故语录、说部往往滉漾自恣，不轨於正。时可独持论笃实，言多中理。如云汉人之於经，台史之测天也，不能尽天，而观象者不能废。宋人之於学，规矩之画地也，不能尽地，而经野者莫能违。又曰：子静之求心，而其徒弃经典。紫阳之穷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过，学者之失也。又曰：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乐浅。於论人也，喜核而务深。

於奏事也，贵直而少讽。皆平心静气之谈。其论王世贞悲歌碣石虹高下，击筑咸阳日动摇句，以为近於造作而远自然。正其一病。又引徐叔明语，论世贞为人作传志，极力称誉，如胶庠试最，乃至细微事而津津数说，此非特汉以前无是，即唐、宋人亦无此陋识。亦皆有见。惟其论《十三经注疏》立而西京诸儒之训亡，未免失之过高，偶涉当时习尚耳。

△《采芹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馀言》，已著录。是编第一卷论养民、教民，第二卷、三卷多论学校贡举，政事利弊，第四卷多论明代人物臧否。大抵皆考稽典故，究悉物情，而持论率皆平允，无激烈偏僻之见，亦无恩怨毁誉之私，胜明人所作诸说部，动涉卮言，亦胜三重所作他语录，借周子之一言，遂太极阴阳，连篇累牍，讲学於天地之外。惟力主均田、限田之议，反覆引据，持之最坚。究而论之，自阡陌既开以后，田业於民，不授於官，二千年於兹矣。虽有圣帝明王，断不能一旦举天下之民，夺其所有、益其所无而均之，亦断不能举天下之田，清厘其此在限外，此在限内，此可听其买卖，此不可听其买卖而限之，使黠豪反得隐蔽为奸，猾胥反得挟持渔利，而闾里愚懦，纷纷然日受其扰。故汉董仲舒、北魏李安世、唐陆贽、牛僧孺、宋留正、谢方叔，元陈天麟皆反覆言之，而卒不能行。此犹可曰权不属，时不可也。宋太宗承五季凋残之后，宋高宗当南渡草创之初，以天子之尊，决意行之，亦终无成效。则三重所言

，其迂而寡当，可见矣。然如论漕粟则驳邱濬海运之非，论养兵则驳徐阶塞外不可屯田之谬，皆卓然明论。其他亦多笃实近理，切於事情，犹可谓留心经世之学者也。

△《画禅室随笔》四卷（内府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学科考略》，已著录。是编第一卷论书，第二卷论画，中多微理，由其昌於斯事积毕生之力为之，所解悟深也。第三卷分记游、记事、评诗、评文四子部。中如记杨成以蔡经为蔡京之类，颇涉轻薄，以陆龟蒙白莲诗为皮日休之类，亦未免小误。其评文一门，多谈制艺，盖其昌应举之文与陶望龄齐名，当时传诵，故不能忘其结习也。四卷亦分子部四，一曰杂言上，一曰杂言下，皆小品闲文，然多可采，一曰楚中随笔，其册封楚王时所作，一曰禅悦大旨，乃以李贽为宗。明季士大夫所见，往往如是，不足深诘，视为蝟螬之过耳可矣。

△《六研斋笔记》四卷、《二笔》四卷、《三笔》四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日华工於书画，故是编所记论书画者十之八。词旨清隽，其体皆类题跋，盖锦罽玉轴，流览既久，意与之化，故出笔辄肖之也。其他所记杂事，亦楚楚有致。而每一真迹，必备录其题咏跋语，年月姓名，尤足以资考证。王士禛《居易录》尝讥其以韩愈《山石诗》为白居易、陆游作，以唐庄宗《如梦令词》为李白作，以韦应物《西涧诗》为杜牧作，以林逋为与文同李公麟同时，以赵秉文为元人，皆诚为舛谬。其他如以苏若兰与渤海高氏并列於能书妇人中，不知何据。又文徵明诗竹符调水沙泉活句，乃用苏轼诗语，今见《东坡集》中。而以为吴中诸公遣力往宝云取泉，先以竹作筹子，付山僧为质，其事未经人用，亦属疏漏。大抵工於赏鉴，而疏於考证。人各有能有不能，取其所长可矣。是书分三集，集各四卷。《明史艺文志》作十二卷，盖总而言之，其实即此三集也。

△《物理小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录。此书为其子中通、中德、中发、中履所编，又《通雅》之绪馀也。首为总论，中分天类、历类、风雷雨沓类、地类、占候类、人身类、鬼神方术类、异事类、医药类、饮食类、衣服类、金石类、器用类、草木类、禽兽类凡十五门，大致本《博物志》、《物类相感志》诸书而衍之。但张华赞宁所撰但言克制生化之性，而此则推阐其所以然。虽所录不免冗杂，未必一一尽确，所论亦不免时有附会，而细大兼收，固亦可资博识，而利民用。

《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韩愈曰：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

蓄，待用无遗。则识小之言，亦未可尽废矣。

△《春明梦馀录》七十卷（内府刊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书首以京师建置、形胜、城池、畿甸，次以城防、宫殿、坛庙，次以官署，终以名迹、寺庙、石刻、岩麓、川渠、陵园。似乎地志，而叙沿革者甚略。分列官署，似乎职制。每门多录明代章疏，连篇累牍，又似乎故事。体例颇为庞杂。且书中标目，悉以明制为主，则不当泛及前代。既泛及前代，则当元元本本，丝牵绳贯，使端委粲然，不当挂一漏万，每门寥寥数语，或有或无，绝不画一。即如礼部第一子目标曰礼制，而首以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一条，次以吴澄《三礼考注》一条，又次以《朱子家礼》一条，此儒者之著述，非朝廷之典章，不当系於礼部。又周与宋之旧文，非明代之新制，尤不当系於明之礼部，是何义也？太医院门自叙官一条外，皆杂录古人医书序文，及诸家脉论，以足一卷，此无论不能遍载，即遍载之，何预明太医院，然则翰林院门将备录历代制诰诗赋耶？又承泽沿门户馀波，持论皆存偏党。如万历以后历法差舛，众论交争，至崇祯中，西法、中法諠呶弥甚。此沿革之大者，乃钦天监门於郑世子载堉诸说今见於《明史》者悉删不录，於徐光启等改法之事亦仅存其略，且谓旧法不过时刻之差，不害於事，又谓新法将来亦必差，殊有意抑扬，不为平允。盖其时论者多攻大统历，而大统历曾经许衡参修，承泽以讲学家宗派所系，故为之左袒，其反覆以衡为词，宗旨了然可睹也。又周延儒招权纳贿，赐死非枉，承泽乃於内阁门中录其直房记一篇，以为美谈，复於刑部门中以阁臣公救延儒揭列之慎刑条下，益乖是非之公矣。其好恶任情，往往如是，盖不足尽据为典要。然於明代旧闻，采摭颇悉，一朝掌故，实多赖是书以存，且多取自实录、邸报，与稗官野史据传闻而著书者究为不同。故考胜国之轶事者，多取资於是编焉。

△《居易录》三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是书乃其康熙己巳官左副都御史以后，至辛巳官刑部尚书以前，十三年中所记。前有自序，称取顾况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之意，末又以居易俟命为说，其义两岐，莫知何取也。中多论诗之语，标举名俊，自其所长。其记所见诸古书，考据源流，论断得失，亦最为详悉。其他辨证之处，可取者尤多。惟三卷以后，忽记时事。九卷以后，兼及差遣迁除，全以《日历起居注》体编年纪月，参错於杂说之中。其法虽本於庞元英《文昌杂录》，究为有乖义例。又喜自录其平反之狱辞，伉直之廷议，以表所长。夫邳侯家传乃自子孙，魏公遗事亦由僚属，自为之而自书之，自书之而自誉之，节言言实录，抑亦浅矣。是则所见之狭也。

△《池北偶谈》二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凡谈故四卷，皆述朝廷殊典及衣冠胜事。其中如戊己校尉、裙带官之类，亦间及古制。谈献六卷，皆明纪中叶以后及国朝名臣、硕德、畸人、列女。其中如论王缙、张商英、张采之类，间有摘斥其恶者，盖附录也。谈艺九卷，皆论诗文，领异标新，实所独擅，全书精粹，尽在於斯。谈异七卷，皆记神怪，则文人好奇之习，谓之戏录可矣。池北者，士禛宅西有圃，圃中有池，建屋藏书，取白居易语，以池北书库名之，自为之记。库旁有石帆亭，尝与宾客聚谈其中，故以名书。前有自序，康熙辛未作也。

△《香祖笔记》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皆康熙癸未甲申二年所记，至乙酉乃排纂成书。其曰香祖者，王象晋《群芳谱》曰，江南以兰为香祖，士禛盖取其祖之语，以名滋兰之室，因以名书也。是书体例与《居易录》同，亦多可采。惟论尹吉甫一条，最为纰缪。

又如姚旅露书以章八元诗为卢照邻，某诗话以柳惲诗为赵孟頫（案：某诗话原本不著其名，盖有所讳，今亦仍其旧文），记忆偶误，事所恒有，指其疏舛足矣。

而一则以为无目人语，一则以为眯目人道黑白，肆口毒詈，皆乖著书之体。士禛《池北偶谈》任惇表语一条，何尝不以刘禹锡覆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为白居易诗，渔洋文略游摄山记，何尝不以左思振衣千仞刃冈，濯足万里流二句为郭璞诗乎？此由晚年解组，侘傺未平，笔墨之间，遂失其冲夷之故度，斯亦盛德之累矣。又第十二卷一条曰，《辍耕录》言或题画曰特健药，不喻其义。

余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观《辋川图》而愈疾，黄大痴、曹云西、沈石田、文衡山辈皆工画，皆享大年，人谓是烟云供养，则特健药之名，不亦宜乎。案《法书要录》，载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驸马武延秀闻二王之迹，强学宝重，乃呼薛稷、郑愔及平一评其善恶。诸人随事答称，为上者题云特健药，云是突厥语（案：《唐书》称延秀尝质於突厥，解其国语，《法书要录》所载太平公主三驮藐提四字印，亦突厥语也），其解甚明。士禛乃以字义穿凿，殊为失考。此非僻事，殆毫而忘乎？然其品题文艺，弘奖风流，至於老而不衰，固足尚也。

△《古夫于亭杂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以康熙甲申罢刑部尚书里居，乙酉续成《香祖笔记》之后，复采掇闻见，以成此书。自序谓无凡例，无次第，故曰杂。以所居鱼子山有古夫于亭，因以为名。其中如据《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事以驳正史，则误采伪书。

据《贵耳集》以王安石为秦王廷美后身，则轻信小说。据《诗》元龟象齿之文，谓韩非希见生象之语不足为信。据《易》匪其彭之文，谓《论语》窃比老彭，彭当音旁，训为侧。据《子华子》证《诗》有美一人。据《示儿编》解《诗》龟勉从事，则附会经义。以张为南唐人，以俞文豹为元人，亦失於考核。然如谓岳珂《程史》之名出於李德裕，辨刘表碑非蔡邕作，辨贴黄今古不同，辨《剧谈录》元稹见李贺之妄，辨《丹铅录》载苏轼词之谬，辨洪迈万首绝句，辨《西溪丛语》误引田子春，辨《才调集》误题王之涣，辨唐彦谦误咏齐文惠太子宫人，皆引据精核，品题诸诗，亦皆惬当。而记董文骥论拟李白、孟浩然诗，记汪琬论新异字句，不讳所短，若预知其诗派流弊而防之者，可谓至公之论，异乎沾沾自护者矣。

△《分甘馀话》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此书成於康熙己丑罢刑部尚书家居之时。曰分甘者，取王羲之与谢万书中语也。大抵随笔记录，琐事为多。盖年逾七十，借以消闲遣日，无复考证之功，故不能如《池北偶谈》、《居易录》之详核。中如引《懒真子》称《汉书》昌邑王贺妾名罗紉即罗敷，不言二字何以通用，俟考云云。今案《汉书》昌邑王传，实作罗紉。颜师古注曰，紉音敷。《说文》系字部有此字，注曰布也，一曰粗紉，从系付声。盖紉字同音，故得与敷字通用，马永卿误引《汉书》，士禛不加辨正，而转以设疑，殊为疏舛。是亦随时摘录，不暇緝检之明验矣。其他传闻之语，偶然登载，亦多有未可尽凭者，然如繁台之当读蒲禾切，梅福为吴门市卒之非，苏州宣室之有二，此类皆有典据，不同摭拾，披沙拣金，尚往往见宝也。其中《沧浪诗话》一条，独举冯班《钝吟杂录》之说，反覆诋排，不遗馀力，则以士禛论诗宗严羽，而赵执信论诗宗冯班。核其年月，在《谈龙录》初出之时，攻班所以攻执信也。然执信讼言诋士禛，而士禛仅旁借其词，不相显斥，则所养胜执信多矣。

——右“杂家类”杂说之属，八十六部，六百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杂说之源，出於《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

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今总汇之为一类。）卷一百二十三 子部三十三

○杂家类七

△《洞天清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赵希鹄撰。希鹄本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其名於燕王德昭房下，盖太祖之后，始末则不可考。据书中有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语，则家於袁州者也

。是书所论皆鉴别古器之事，凡古琴辨三十二条，古砚辨十二条，古钟鼎彝器辨二十条，怪石辨十一条，砚屏辨五条，笔格辨三条，水滴辨二条，古翰墨真迹辨四条，古今石刻辨五条，古今纸花印色辨十五条，古画辨二十九条。大抵洞悉源流，辨析精审。如谓刁斗乃行军炊具，今世所见古刁斗乃王莽威斗之类，为厌胜家所用。又谓今所见铜犀牛、天禄、螭螭之属皆古人以贮油点灯，今人误以为水滴。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明宁献王权尝为刊版於江西，见《宁藩书目》。曹溶《续艺圃搜奇》所载，与此本同，盖皆从宁王旧刻传录。

明钱塘锺人杰辑《唐宋丛书》，别载一本，与此本迥异。考其中有杨慎之说，宁庶人宸濠之名，及永乐、宣德、成化年号，希鹄何自知之？其为未见此本而刺取他书以贗其名，固不待辨矣。

△《负暄野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陈樵撰。不著时代。卷末有至正七年王东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当时所见之本，未署名也。今考书中秦玺一条，称樵尝闻诸老先生议论，则其人名樵无可疑，但不知何据而题为陈姓。案《闽书》，陈樵，陈几之孙，长乐人。绍熙元年进士。书中秦玺条内，称近嘉定己卯，光宗绍熙元年下距宁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西汉碑条内亦称闻之梁溪尤袤，惜不再叩之。袤亦当光、宁之时，疑即此陈樵也。其书上卷论石刻及诸家书格，下卷论学书之法及纸、墨、笔、研诸事，皆源委分明，足资考证。至所载鼠须笔诗一首，宋文鉴题为苏过作。其时《斜川集》尚存，必无舛误。而樵称昨见邵道豫赋鼠须笔，殊有风度，今载於此云云。则失考之甚矣。

△《云烟过眼录》四卷、《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旧事》，已著录。是书记所见书画古器，略品甲乙，而不甚考证。其命名盖取苏轼之语。第考轼《宝绘堂记》，实作烟云之过眼。旧本刊作云烟，殆误倒其文。然钱曾《读书敏求记》载元至正间夏颐钞本，已作云烟，则讹异已久矣。曾记夏本作一卷，而此本四卷，或后人所分欤。观所记收藏之人，盖入元以后所作。中有汤允谟、叶森文璧之语。盖点勘是书，各为题识，传写者误合为一。如王子庆所藏宋太祖御批三件条末云，今第三卷只有二件，疑有脱误，当参考《志雅堂杂抄》云云。《志雅堂杂抄》亦密所著，不应自云当参考，知亦误连校正之语为正文矣。中记苏轼手书词称郑湛初溢，今本讹为涟漪初溢，然郑湛字不可解，恐亦有讹。又记《兰亭序》有隋炀帝内府石刻，不知何据。

又记吴彩鸾书《切韵》以一先二仙为十三仙二十四先，称不可晓。案《困学记闻》载魏了翁之言，已称《唐韵》下平不作一先。则《唐韵》或有此别本，亦

未可知也。《续录》一卷，题逢泽汤允谟撰。凡三十九条。董其昌《戏鸿堂帖》定绢本《黄庭经》为杨许旧迹，盖本此书，则亦以其赏鉴为准矣。

△《格古要论》三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曹昭撰。昭字明仲，松江人。其书成於洪武二十年。凡分十三门，曰古铜器，曰古画，曰古墨迹，曰古碑法帖，曰古琴，曰古砚，曰珍奇，曰金铁，曰古窑器，曰古漆器，曰锦绣，曰异木，曰异石。每门又各分子目。多者三四十条，少者亦五六条。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贋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郎瑛《七修类稿》尝议其《琴论》后当入《古笙管》，《淳化帖》后当收谱系一卷。珍宝欠祖母绿圣铁，异石欠大理仙姑，异木欠伽楠香，古铜欠布刀等钱，古纸欠藏经纸，且珍奇后当设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类而文房门亦不可不论云云。其言虽似有理，然其书不过自抒闻见，以为后来考古之资，固与类书隶事，体例有殊，要未可以一二事之偶未赅备，遽訾其脱漏也。惟所论铜器入土千年色纯青如翠，入水千年色绿如瓜皮一条，孙炯《砚山斋珍玩集览》以为信如所言，则水银色、褐色、墨漆古色者，又将埋於何地，而深讥其说为未确，是诚不免於疏驳耳。

△《竹屿山房杂部》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是书凡养生部六卷，燕闲部二卷，树畜部四卷，皆明华亭宋诒撰。种植部十卷，尊生部十卷，诒子公望撰。公望之子懋澄，合而编之。诒字久夫，公望字天民，皆见於书中，其始末则未详焉。考《千顷堂书目》载是书，凡二十七卷。前集树畜部四卷，养生部六卷，家要二卷，宗仪二卷，家规四卷。后集种植一卷，尊生一卷。此本盖不完之书。然此书以农圃之言，兼玩好之具，与《家要》、《家规》、《宗仪》同为一帙，实属不伦。疑其后析而别行。而此五部以类相聚，自为一编，则亦不可谓非全帙也。至种植、养生二部实各十卷，与黄氏所云各一卷者不合，且以黄氏所载卷数计之，与二十七卷之数又自不相合，则黄氏所云，亦不足据以定此书之完阙矣。其书於田居杂事最为详悉，而亦间附考证。如养生部〈鱼时〉鱼条引《尔雅》鰮当魴以证之。郑樵注谓鰮即魴，魴即缩项鳊。

郭璞注谓鰮似鳊而大，则非鳊可知。郑注似误。此书取张萱《汇雅》之说，舍郑从郭，以鰮为〈鱼时〉，所解甚确。犹读书考古者之所为，非仅山人墨客语也。

△《遵生八笺》十九卷（通行本）

明高濂撰。濂字深父，钱塘人。其书分为八目。卷一、卷二曰清修妙论笺，皆养身格言，其宗旨多出於二氏。卷三至卷六曰四时调摄笺，皆按时修养之诀。

卷七、卷八曰起居安乐笺，皆宝物器用可资颐养者。卷九、卷十曰延年却病笺，皆服气导引诸术。卷十一至十三曰饮馔服食笺，皆食品名目，附以服饵诸物。卷十四至十六曰燕闲清赏笺，皆论赏鉴清玩之事，附以种花卉法。卷十七、十八曰灵秘丹药笺，皆经验方药。卷十九曰尘外遐举笺，则历代隐逸一百人事迹也。书中所载，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标目编类，亦多涉纤仄，不出明季小品积习，遂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又如张即之宋书家，而以为元人；范式官庐江太守，而以为隐逸，其讹误亦复不少。特抄撮既富，亦时有助於检核，其详论古器，汇集单方，亦时有可采，以视剿袭清言，强作雅态者，固较胜焉。

△《清秘藏》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应文撰。而其子谦德润色之。应文字茂实，昆山监生，屡试不第，乃一意以古器书画自娱。谦德即作《清河书画舫》及《真迹目录》之张丑，后改名也。

是编杂论玩好赏鉴诸物，其曰《清秘藏》者，王穉登序谓取倪瓚清秘阁意也。上卷分二十门，下卷分十门，其体例略如《洞天清录》，其文则多采前人旧论。

如铜剑一条本江淹《铜剑赞》之类，不一而足，而皆不著所出，盖犹沿明人剽剽之习。其中所列香名，多引佛经，所列奇宝，多引小说，颇参以子虚乌有之谈，亦不为典据。然於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装褙之类，一一言之甚详，亦颇有可采。卷末记所蓄所见一条，称所蓄法书惟宋高宗行书一卷，苏子瞻《诗草》，元赵子昂《妇田赋》，所蓄名画惟唐周昉《戏婴图》，宋人《罗汉》八幅，《画苑杂迹》一册，元倪雲林《小景》一幅而已。而其子丑作《清河书画表》，列於应文名下者乃有三十一种。此书成於应文临没之日，不得以续购为词，然则丑表所列，殆亦夸饰其富，不足尽信欤。此本为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原附丑《真迹目录》后，盖《山谷集》末载《伐檀集》之例。今以各自为书，仍析出别著录焉。

△《长物志》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启美，长洲人。徵明之曾孙。崇祯中官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善琴供奉。明亡殉节死。是编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其曰长物，盖取《世说》中王恭语也。

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大致远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为渊源，近以屠隆《考槃馀事》为参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谓清供者是也。然矫言雅尚，反增俗态者有焉。惟震亨世以书画擅名，耳濡目染，与众本殊，故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有条理。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

气欤。

且震亨捐生殉国，节概炳然，其所手编，当以人重，尤不可使之泯没。故特录存之，备杂家之一种焉。

△《韵石斋笔谈》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姜绍书撰。绍书有《无声诗史》，已著录。是书仿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所见古器书画及诸奇玩。惟密书以收藏之人标题，此书即以其物标题，密书但记其名，此书并详其形模及诸家授受得失之始末。其体例小异耳。其天成太极图一条，不过石中圆理偶尔黑白相间，遂执以驳朱子太极无形之说，殊为迂谬。延陵十字碑一条，力辨孔子未尝至吴之说，引后世书墓志者不必皆至墓门为证。然墓之建碑，自是汉以下事，越国数千里，乞人表墓，自是唐宋以下事，以例三代，殆恐不然。至其辨黄氏文王鼎附会《博古图》，辨天启甲子所得玉玺非秦物，辨河庄《淳化帖》为宋人所重刊，非王著原摹，辨句容崇明寺藏经有宋元祐五年张暉、潘泽题名，无斗神幻书之事，辨宋徽宗《山居图》董其昌误以为王维，辨宋《藏经》多仿苏、黄字体，非必二人真迹，皆凿然有理。其他亦多可资考证。犹近代说部之可观者。其上卷秘阁藏书、永乐大典、名贤著述、朝鲜人好书四条，下卷晚季音乐、白兔沙杂、文臣玉带四条，杂说他事，於全书为不类，盖随笔记录，偶失刊削。以原本所有，仍并存之焉。

△《七颂堂识小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体仁撰。体仁字公勇，诸书或作公<甬戈>。<甬戈>即古勇字也。河南棣川卫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王士禛《居易录》记体仁喜作画而不工，恒蓄一人代笔，有宣州兔毛褐，真不如假之戏，至今以为口实。然其赏鉴则特精，所撰《七颂堂集》中有与张实《水尺牋》，称近日仿《烟云过眼录》，为《识小录》一册，即是书也。所记书画古器凡七十四条，多称孙承泽、梁清标诸旧家物。盖体仁当时与汪琬、王士禛为同榜进士，以诗文相倡和，而与承泽等又以博古相高，每条必详其所藏之人与其授受所自，皆可以资考证。王宏撰《山志》曰：近刘公勇撰《识小录》，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损兰亭本，宋拓豫章本也。有米元晖跋与宋仲温跋若出一手为蛇足耳。汪茗文大不然之。予尝驰简公勇云，米元晖跋固疑其贋，然与宋仲温跋用笔迥异，足下谓如出一手何也？今遂望足下删改此稿？不然失言矣云云。其跋今未之见。然恐亦好事之家，自矜所有，未足为定论也。惟苏轼所书《醉翁亭记》，《因树屋书影》以为出中州士人白麟之手，高拱误为真迹，勒之於石，体仁亦称人疑其贋，或指为锤生所摹，而谓定州有轼草书中山松醪赋残碑，笔与此同。轼一书每为一体，忽作颠张醉素，何可谓其必无？殆以乡曲之私，回护其词耶。末二条一为陆竺僧遇魔事，一为韦际飞池河驿见雌雄猿事，皆与赏鉴无关，疑偶记

册末，而其子凡据以入梓，未及刊除也。

△《研山斋杂记》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研山为孙承泽斋名，或疑即为承泽作。然所引查慎行《敬业堂诗》、王士禛《居易录》等书，皆在承泽以后，则必不出承泽手。考承泽之孙炯有《研山斋珍玩集览》，此书或亦炯所撰欤。首论六书，而附以玺印及刊版、告身、表文之属；次研说墨谱，而附以眼镜；次为铜器考、窑器考，皆颇足以资考证。盖承泽虽人不足道，而於书画古器则好事赏鉴，两擅其长，其所收藏，至今为世所重。炯承其遗绪，耳濡目染，具有渊源。其所论著，一一能详究始末，细别纤微，固亦不足异矣。

——右“杂家类”杂品之属，十一部，八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人质朴，不涉杂事。其著为书者，至射法、剑道、手搏、蹴鞠止矣。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於是始众焉。今於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於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意林》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马总编。《唐书总本传》但称其系出扶风，不言为何地人。其字《唐书》作会元，而此本则题曰元会，均莫能详也。传称其历任方镇，终於户部尚书，赠右仆射，谥曰懿。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总仕至大理评事，则考之未审矣。初，梁庾仲容取周、秦以来诸家杂记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语为三十卷，名曰《子钞》。

总以其繁略失中，复增损以成此书。宋高似孙《子略》称，仲容《子钞》，每家或取数句，或一二百言。马总《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馀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钞》更为取之严，录之精。今观所采诸子，今多不传者，惟赖此仅存其概。

其传於今者，如老、庄、管、列诸家，亦多与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容斋随笔》所云也。前有唐戴叔伦、柳伯存二序，与《文献通考》所载相同。

《唐志》著录作一卷，叔伦序云三轴，伯存序又云六卷。今世所行有二本，一为范氏天一阁写本，多所佚脱，是以御题诗有《太玄》以下竟佚亡之之句。此本为江苏巡抚所续进，乃明嘉靖己丑廖自显所刻，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然考《子钞》原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洪氏载总所引书尚有《蒋子》、《譙子》、《锺子》、张俨《默记》、裴氏《新书》、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

《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此本不载。又《通考》称今本《相鹤经》自《意林》钞出，而《永乐大典》有《风俗通姓氏篇》，题曰出马总《意林》，此本亦并无之。合计卷帙，当已失其半，并非总之原本矣。然残璋断璧，益可宝贵也。

△《绀珠集》十三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绀珠集》十三卷，称为朱胜非编百家小记而成，以旧说张燕公有绀珠，见之则能记事不忘，故以为名。其所言体例卷数皆与今本相合，则此书当为胜非所撰。然书首有绍兴丁巳灌阳令王宗哲序，称《绀珠集》不知起自何代，建阳詹寺丞出镇临门，命之校勘，将镂版以广其传云云。考丁巳为绍兴七年，而《宋史》列传胜非以绍兴二年入相，既罢后，以五年起知湖州，后引疾归，废居八年而卒。是宗哲作序时，胜非方以故相里居，使此书果出其手，何至刊校之人俱不能详知姓氏，於情理殊为可疑，或公武所纪有误，未可知也。其书皆抄撮说部，摘录数语，分条件系，以供獭祭之用，体例颇与曾慥《类说》相近。惟《类说》引书至二百六十一一种，而此书只一百三十七种，视慥书仅得其半。然其去取颇有同异，未可偏废。且其所见之书多为古本，亦有足与世所行本互相参讨者。如方言突僕容也一条，今本注曰，突、僕皆轻丽之貌，而此书则注云，突突、僕々。又今本私策纤稚杪小也一条，此书引作私、纤、穉、杪、策，少也。证之下文，策字本次在杪字下，则此书所引为长。盖虽徵据丛杂，而旁见侧出，其足资考证者亦多，固未可概以褻积讥之矣。

△《类说》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曾慥编。慥字端伯，晋江人。官至尚书郎，直宝文阁。奉祠家居，撰述甚富。此乃其侨寓银峰时所作，成於绍兴六年。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其二十五卷以前为前集，二十六卷以后为后集，其或摘录稍繁，卷帙太钜者，则又分析子卷，以便检阅。书初出时，麻沙书坊尝有刊本。后其版亡佚。宝庆丙戌，叶时为建安守，为重鋟置於郡斋，今亦不可复见。世所传本，则又明人所重刻也。其书体例，略仿马总《意林》，每一书各删削原文，而取其奇丽之语，仍存原目於条首。但总所取者甚简，此所取者差宽，为稍不同耳。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

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於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窜一词。如李繁《邳侯家传》下有注云，每於泌皆称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际，犹详慎不苟如此。可见宋时风俗近古，非明人逞臆妄改者所可同日语矣。

△《事实类苑》六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江少虞撰。少虞始末未详。据序首自题，称左朝请大夫权发遣吉州军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载其履贯，盖已不可考矣。其书成於绍兴十五年，以宋代朝野事迹见於诸家记录者甚多，而畔散不属，难於稽考，因为选择类次之。分二十二门，各以四字标题，曰祖宗圣训，君臣事迹，德量智识，顾问奏对，忠言谏论，典礼音律，官政治迹，衣冠盛事，官职仪制，词翰书籍，典故沿革，诗赋歌咏，文章四六，旷达隐逸，仙释僧道，休祥梦兆，占相医药，书画技艺，忠孝节义，将相才略，知人荐举，广智博识，风俗杂记。自序作二十八门，盖传录之讹也。

所引之书，悉以类相从，全录原文，不加增损。各以书名注条下，共六十馀家。

凡十四年而后成，故徵采极为浩博。其中杂摭成编，有一事为两书所载而先后并存者。又如边镐称边和尚等事，及诸家《诗话》所摘唐人诗句与宋朝事实无所关者，亦概录之，未免疏於简汰。然北宋一代遗文逸事，略具於斯。王士禛《居易录》称为宋人说，部之宏构，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诬也。其间若国朝事始，《三朝圣政录》、《三朝训鉴》、《蓬山志》、《忠言谏论》、《元丰圣训》、《傅商公佳话》、《两朝宝训》、《熙宁奏对》、刘真之《诗话》、李学士《丛谈》等书，今皆久佚，藉此尚考见一二，是尤说家之总汇矣。王士禛载此书作四十卷，今本实六十三卷，检勘诸本皆同，疑为士禛笔误，或一时所见偶非完帙欤。

△《仕学规范》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张鎡撰。鎡字功甫。官奉议郎，直秘阁。是书分为学、行己、涇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统载宋名臣事状，并徵引原文，各著出典。若所采《九朝名臣传》诸书，俱为修史者所据依，故多与史合，且可补其遗阙。如所录范仲淹镇青、社时，设法免青民犂置之苦，青民至为立祠。又赵抃治越州，岁荒令贮米者反增价粲之，而其后更贱，民胥全活。均云出四科事实。又张方平知昆山县，收馀赋以给贫民，而止民数十年侵越之讼。云出哲宗《名臣传》。今其书皆不传，而三人本传亦未载。此类颇多，均可以资考证。盖与朱子《名臣言行录》体例虽殊，而其为一代文献之徵则一也。

△《自警编》九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赵善璵撰。善璵，太宗七世孙，家於南海。端平中尝知江州。其书乃编次宋代名臣大儒嘉言懿行之可为法则者。凡学问类子目三，操修类子目十二，齐家类子目四，接物类子目七，出处类子目五，事君类子目十一，政事类子目十七，拾遗类子目二，共八类五十五目。盖亦仿《言行录》之体而少变其义例者也。

善璪生南宋之季，而所载至靖康而止。其后惟朱子议论间为采入，其余多不甄录。固由时代相接，难於弃取，亦以宋时士大夫风俗淳厚，惟汴都为极盛。南渡而远，门衣立而党局生，议论繁而实意减，非复先民笃厚之风。故独胪陈旧德，以示断限欤。虽所列率人所习闻，而缕析条分，便於省览。其财赋门、兵门及拾遗一类，则并及於壬人儉夫，用垂炯戒，亦当时士大夫之药石矣。原本各注所引书名，今多佚脱，盖传刻者失之。诸本并同，亦姑仍其旧焉。

△《言行龟鉴》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张光祖编，光祖《元史》无传，志乘亦不载其名，始末无可考见。惟大德癸卯陈普作是书序，称襄国张君字绍先，大德辛丑为泉州推官。睹其历任为政，信其为仁人君子。又有大德甲辰熊禾序，称光祖质美嗜学，有天下来世之志。陈普即学者所称石堂先生，熊禾即学者所称勿轩先生，皆宋、元间笃行醇儒，不妄许可。据其所言，则光祖亦君子人矣。初，宋赵善璪作《自警编》，录前辈嘉言善行以示矩矱，光祖欲为刊行，熊禾以善璪所编尚有未及删润者，光祖乃即善璪旧本益以《典型录》、《厚德录》、《善善录》、《名臣言行录》，及博采名臣碑志之文，裒辑排比，以成是编。据原序称，分学问、德行、交际、家道、出处、政事、民政、兵政八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作八卷，盖一门为一卷也。原序又称，类列八十有二，枚举为九百五十有五。今原本散佚，惟载於《永乐大典》者尚存四百七十二条，而八十有二之子目则不可复考。然唐以前分类之书，不过撮举大纲，易於包括。宋人著书，好立子目，目愈繁碎则分隶弥易纠纷。今子目既已无徵，惟以所立八门依类排纂，转觉便於循览。又原序称每类之中首之以善行，次之以嘉言，先践履，后议论也。然言行既各分编，则一人之名，一类中先后复出，时代未免颠舛。又或一事一人而言行并见，尤难於割裂其文，体例殊为未善。今惟以人统事，以时代叙人，庶端绪不淆，釐然易见。虽编次视原本稍殊，而要之标举芳踪，示人效法，於光祖著书之本旨固未尝失足。宋、元说部诸书，每杂述诙谐，侈陈神怪，以供文士之谈资。是编所记虽平近无奇，而笃实切理，足以资人之感发，亦所谓布帛菽粟之文，虽常而不可厌者欤。

△《说郛》一百二十卷（通行本）

明陶宗仪编。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因树屋书影》称，南曲老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凡四巨橱，世所行者非完本。考杨维桢作是书序，称一百卷。孙作《沧螺集》中有宗仪小传，亦称所辑《说郛》一百卷。二人同时友善，目睹其书，必无虚说，知《书影》所记妄也。盖宗仪是书，实仿曾慥《类说》之例，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故其体例与左圭《百川学海》迥殊。后人见其目录所列数盈

千百，遂妄意求其全帙，当必积案盈箱。不知按籍而求，多历代史志所不载，宗仪又何自得之乎？都印《三馀赘笔》又称《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与孙作、杨维桢所说又异，岂印时原书残阙，仅存七十卷耶？

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称与《百川学海》重出者三十六种，悉已删除。而今考《百川学海》所有，此本仍载。又卷首引黄平倩语，称所录子家数则，自有全书。经籍诸注，似无深味。宜删此二，以盐官王氏所载学庸古本数种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无子书、经注，而开卷即为《大学石经》、《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三书，目录之下各注补字，是竟用其说，窜改旧本。盖郁文博所编百卷，已非宗仪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国朝顺治丁亥姚安陶珽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其中如《春秋纬》九种之后又别出一《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又别出一《青琐诗话》，孔氏《杂说》之外又别出一《珩璜新论》。周密之《武林旧事》分题九部，段成式之《酉阳杂俎》别立三名，陈世崇之《随隐笔记》诡标二目，宗仪之谬，决不至斯。又王逵《蠡海集》，其人虽在明初，而於宗仪为后辈，自商濬《稗海》始误为宋之王逵，汉《杂事秘辛》出於杨慎伪撰，慎正德时人，又远在其后。今其书并列集中，则不出宗仪又为显证。然虽经窜乱，崖略终存，古书之不传於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徵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所录凡一千二百九十二种，自三十二卷刘餗转载以下，有录无书者七十六种。今仍其旧。原本卷字皆作，卷首引包衡之说，谓音周，与轴同，《书影》则谓音缚，并云出佛书，今亦仍之。至珽所续四十六卷，皆明人餽订之词，全书尚不足观，摘录益无可取，别存其目，不复留溷简牒焉。

△《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陆楫编。楫字思豫，上海人。是编辑录前代至明小说，分四部七家。一曰说选，载小录编记二家，二曰说渊，载别传家。三曰说略，载杂记家。四曰说纂，载逸事、散录、杂纂三家。所采凡一百三十五种，每种各自为帙，而略有删节。

考割裂古书，分隶门目者，始魏繆袭、王象之《皇览》。其存於今者，修文殿《御览》以下，皆其例也。哀聚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乱其旧第者，则始梁庾仲容之子钞。其存於今者，唐马总《意林》以下，皆其例也。楫是书作於嘉靖甲辰，所载诸书，虽不及曾慥《类说》，多今人所未见，亦不及陶宗仪《说郛》捃拾繁富，钜细兼包，而每书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则视二书为详贍。参互比较，各有所长，其蒐罗之力，均之不可没焉。

△《玉芝堂谈薈》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应秋撰。应秋字君义，浙江西安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是书亦考证之学，而嗜博爱奇，不免兼及琐屑之事。其例立一标题为纲，而备引诸书以证之，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应秋自序有曰：未及典谟垂世之经奇，止辑史传解颐之隽永。名之谈薈，窃附说铃，其宗旨固主於识小也。然其摭摭既广，则兼收并蓄者不主一途。轶事旧闻，往往而在。故考证掌故，订正名物者，亦错出其间。披沙拣金，集腋成裘，其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在读者别择之而已。昔李昉修《太平广记》，陶宗仪辑《说郛》，其中譎怪居多，而皆以取材宏富，足资采择，遂流传不废。应秋此编，虽体例与二书小别，而大端相近。

至来集之《之樵书》，全仿应秋而作。然有其芜漫，而无其博瞻，故置彼取此焉。

△《元明事类钞》四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之駟撰。之駟有《后汉书补逸》，已著录。是编盖摘取元、明诸书分门隶载，亦江少虞《事实类苑》之流，似乎类书，实则非类书也。其所纂述，大抵典则可观。如元代故实载於说部者最少，是书志疆域则引刘郁《西使记》，以证拓境之远，志任官则引《经世大典》，以证铨法之密，皆足补《元史》各志之阙。又如引《诗会小传》以志马祖常之耿直，引《名臣言行录》以志霍肃之公正，亦足裨《元史》列传所未备。至记宫殿一门，杂取元《掖庭记》、元人诗集，搜罗颇博，更可与析津志诸书相参。唯记奎章阁而不知崇文阁之更重，记只逊引长安客话谓上直之衣，不知即舆服志之质孙（案：只逊质孙皆济逊讹文，《元史国语解》已经改正，今以辨订其讹，是以仍各书其旧字，以见异同舛互之所由），自天子至卫士皆有之，乃前后互引，失於考证，未免稍有疏略。至明代说部，浩如烟海，所采亦未为详赅。然万历以后。门户交争，恩怨纠缠，馀波及於翰墨，凡所记录，多不足凭。之駟或病其冗滥而矜慎取之欤？是亦不失阙疑之义也。

——右“杂家类”杂纂之属，十一部，五百三十六卷，俱文渊阁著录。

（案：以上诸书，皆采摭众说以成编者，以其源不一，故悉列之杂家。《吕览》、《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新序》亦皆缀合群言，然不得其所出矣。故不入此类焉。）△《俨山外集》三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编乃其劄记之文，其子楫汇为一集。凡《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谿山馀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驂录》一卷，《续停驂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抄》二

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书辑》三卷。其中惟《史通会要》摭刘知几之精华，隐括排纂，别分门目，而采诸家之论以佐之，凡十有七篇，专为史学而作。同异录为进御之本，采择古人嘉言，撮其大略，分上下二篇，上曰典常，下曰论述，专为治法而作。古奇器录皆述珍异。书辑皆论六书八法。其余则皆订正经典，综述见闻，杂论事理。每一官一地，各为一集，部帙虽别，体例则一。

虽澜言琐语，错出其间，而核其大致，则足资考证者多，在明人说部之中，犹为佳本。旧刻本四十卷。今简汰《南巡日录》、《大驾北还录》，《淮封日记》、《南迁日记》、《科场条贯》、《平北录》六种，别存其目，故所存惟三十四卷焉。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胡应麟撰。应麟字元瑞，兰谿人。万历丙子举人。以依附王世贞得名，故《明史文苑传》附载世贞传中。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分正续二集，为书十六种。曰经籍会通四卷，皆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曰史书佔毕六卷，皆论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皆论子部诸家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阙。曰《二酉缀遗》三卷，皆采摭小说家言。曰《华阳博议》二卷，皆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曰《庄岳委谭》二卷，皆正俗说之附会。曰《玉壶遐览》四卷，皆论道书。曰《双树幻钞》三卷，皆论内典。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慎而作。其中徵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以辨驳自矜，而舛讹处多不能免。如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摘其以峨嵋为佛经金刚山之非，辨妇人弓足之前后两岐。王士禛《香祖笔记》摘其误以秦宜禄妻为吕布妻。唐人长安女儿踏春阳一绝止据《博异志》而不引沈亚之为疏漏，近时张文鼐《螺江日记》以为竹书实出於晋太康年，而应麟以为咸宁，反纠杨慎为非是。今核其所说，如《经籍会通》谓《崇文总目》但经史有所论列，子集阙如。盖据《六一集》所载，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竟阙也。又谓广川书跋惟以《说经》为主，自馀诸家仅存卷数，盖据《书录解题》，然《书录解题》所言乃广川《藏书志》，非广川书跋也。又谓《孟子》七篇而《汉志》十一篇，盖七字误分为二也。然前已引《困学纪闻》称《孟子》外篇四篇，以四合七，非十一而何，何隔两页而自矛盾也。又谓先孔子而著书者《黄帝史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然《汉志》注明云依托，何以谓书在孔子前也。又谓《汉志》兵家儿子一篇，书名奇怪，然儿古倪字，故倪宽史亦作兒宽，倪子名书亦犹《孙子》、《吴子》，何奇怪之有也。又云刊版当始於隋，引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为证。然史文乃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非雕版也，史书佔

毕大抵掉弄笔端，无所考证。至云世知项橐八岁而师孔，不知蒲衣八岁而师舜。甘罗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岁掌火尤少。以小说委谈入之史论，殊为可怪。至以曹沫劫盟为葵邱之会，以《素问》之雷公为黄帝弟子，更不知出何典记矣。《九流绪论》谓史佚为墨家之祖，不知《吕氏春秋》有史角之明文。谓《隋志》不载《孔丛》，不知《隋志》《孔丛》七卷在《论语》类中，不在儒家类中。谓孔传《续六帖》郑樵《通志》所无，不知传与樵俱建炎、绍兴间人，同时之书，樵安能著录？《四部正讹》谓惮於自名者魏泰笔录，然《东轩笔录》，实泰自署名，其托名梅尧臣者乃《碧云馱》。

谓卫元嵩《元命包》袭《春秋孝经纬》之名，然元嵩书名《玄包》，不名《玄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苞字从草，《孝经》并无《玄命包》也。至谓《子华子》之程本即伪撰者之姓名，益无稽矣。姑约举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纠。盖摭摭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

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

△《钝吟杂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班撰。班字定远，号钝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署曰上党，从郡望也。是书凡家诫二卷，正俗一卷，读古浅说一卷，严氏纠谬一卷，日记一卷，诫子帖一卷，遗言一卷，《通鉴纲目》纠谬一卷，将死之鸣一卷。班著述颇多，歿后大半散佚。其犹子武，搜求遗稿，仅得九种，裒而成编。家诫多涉历世故之言，其论明末儒者之弊，颇为深切。正俗皆论诗法读古浅说多评诗文，日记多说笔法、字学，皆间附杂论。严氏纠谬辨严羽《沧浪诗话》之非，诫子帖多评古帖，论笔法末附以社约四则，皆论读书之法。遗言、将死之鸣皆与家诫相出入。《通鉴纲目》纠谬尚未成书，仅标识五条，武录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诸儒，守正者多迂，骛名者多诈，明季诗文，沿王、李、锤、谭之馀波，伪体竞出。故班诸书之中，诋斥或伤之激。然班学有本源，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虽间有偏驳，要所得者为多也。

——右“杂家类”杂编之属，三部，九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古无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注曰，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书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注曰，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十二家。是为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左圭《百川学海》

出，始兼裒诸家杂记。至明而卷帙益繁，《明史艺文志》无类可归，附之类书，究非其宜，当入之杂家，於义为允。今虽离析其书，各著於录，而附存其目，以不没蒐辑之功者，悉别为一门，谓之杂编。其一人之书合为总帙而不可名以一类者，既无所附丽，亦列之此门。）卷一百二十四 子部三十四

○杂家类存目一

△《於陵子》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齐陈仲子撰。王士禛《居易录》曰：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人多知之。今类书中所刻唐韩鄂《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凡十二篇，一曰畏人，二曰贫居，三曰辞禄，四曰遗盖，五曰人问，六曰先人，七曰辩穷，八曰大盗，九曰梦葵，十曰巷之人，十一曰未信，十二曰灌围。前有元邓文原题词，称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所无，惟石廷尉熙明家藏，又称得之道流。其说自相矛盾。

又有王鏊一引一跋，鏊集均无其文。其伪可验。惟沈士龙一跋，引扬雄《方言》所载《齐语》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所载沃丁杀伊尹，齐、楚战重邱，及楚王聘仲子为相事，证为古书，共说颇巧。然摭此四书以作伪，而又援此四书以证非伪，此正朱子所谓采《天问》作《淮南子》，又采《淮南子》注《天问》者也。士龙与士粦友善，是盖同作伪者耳。未有徐元文跋，词尤舛鄙，则又近时书贾所增，以冒称传是楼旧本者矣。

△《天禄阁外史》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黄宪撰。前有晋谢安，唐田宏、陆贽题词。每篇又有宋韩洎赞，而冠以王鏊之序。词旨凡鄙，显出一手。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徐应雷《黄叔度二诬辨》曰：黄叔度言论风旨，无所传闻。入明嘉靖之季，昆山王舜华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禄阁外史》，托於叔度以自鸣。舜华为吾友孟肃诸大父行，余犹及见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确。自初出有纂入东汉文者，时舜华尚在。而天下谓《外史》出秘阁，实黄徵君著，则后世曷从核真贗乎？又李诩《戒菴漫笔》曰：《天禄阁外史》乃近年昆山王逢年所诡托者。迺有馀姚人御史某（案：即刻《两京遗编》之胡维新），沾沾以文学自喜，杂此文於左、国、司马诸篇中刊行，颁於苏常四郡学宫，令诸生诵习之，殆亦一奇事也。据其所记，则此书出王逢年，明人已早言之。考张孔教《云谷卧馀》，所言亦合。而流传之本仍题黄宪，殆不可解。王铎《读书叢残》曰：其宾秦文中有《党锢》一篇，考《后汉书》本传，陈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是党祸未起，宪已谢世矣。

又宾晋文有《董卓篇》，益不相见，辨其伪迹甚明。惟谓传自谢安，或者即其

门下士及子弟所为，则仍为伪序所欺，失考甚矣。

△《化书新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清一撰。前有序自称先天风雷侍者，且言万历壬辰，自京师奏太后，请武当山道藏经回。止三公岩，大众推充都管。盖道士也。是编取谭峭《化书》，案节分章，各为注释。中如释大同章思火生暖，思水生凉诸语，亦时有理解。然大致摭采道家之言，汨滥恣肆，无所归宿。

△《心传录》三卷、《日新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于恕编。恕张九成之甥。此二书皆录九成语也。前有淳熙元年恕序云，无垢张先生，乃予母之兄。顷为春官宗伯，以议忤时相，一斥岭下十四年。寓横浦僧舍，嗜书不厌。晚年目昏，立短檐下展卷就明，向暮不辍，石间双趺隐然。南安守张公见而叹息，标记於柱，今犹在也。案《宋史九成本传》，称九成召除宗正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兼权刑部侍郎，谪守邵州。秦桧又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径山僧宗杲谤讪朝政，谪居南安军，在南安十四年。以《横浦集》考之，其到南安在癸亥三月，乃绍兴十三年。其横浦僧舍题柱字，据恕此序，是南安张守所记。而《南安府志》载宝界寺题柱识语为九成自题，又失张守之名，误矣。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张九成《无垢语录》十四卷，《言行编遗文》共一卷，九成之甥于恕所编《心传录》，及其门人郎昱所记《日新录》。近时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复哀其言行，系以岁月及遗文三十篇附於末。今此本止三卷。恕序称与其弟宪徒步三千馀里，抵岭下，得侍讲论。难疑答问，莫不备录，名之曰《心传》。后恕以思亲归，弟宪独住。各以所得，合为一集。又学生郎昱，粗得数语，纂为录，故人刁骏序之。而后卷《日新录》亦题甥于恕编，盖非陈振孙所谓徐鹿卿哀集之本。中间止有序记等文凡八篇，亦与所谓三十篇者不合，故仍旧名曰《心传》，曰《日新》，而不名语录，是尚未经合订者矣。明人刻《横浦集》，已收入之。此其别行之本也。

△《经鉏堂杂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倪思撰。思有《班马异同》，已著录。是编乃其晚年劄记之文。其学杂出於释、老，务为恬退高旷之说。然如谓妻子无论贤不肖，皆当以冤家视之，害理殊甚。其他亦皆浅陋无味，明代陈继儒一派，发源於此。又议论空疏，多无根据。

如颜斲生王死士之论，与安步晚食之语，同出一时，而思引斲前王前一段，附论其下曰，此即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之颜斲耶，抑别一人耶？是并《战国策》未读也。贾谊谪长沙王傅，作《鵬赋》之后，年馀而死。而思谓贾谊陈治安之策，乃在於《鵬赋》之后，岂其涉历世故，於事理讲明，尤更深究耶？是

并《汉书》、《史记》亦未详考也。《宋史》思本传载，陈晦《草史》弥远制词，用昆命元龟语。思以为类董贤策文用允执厥中之文，上疏争之，坐是罢去。考刘克庄《后村诗话》，称思驳论时晦累疏，援引唐人及宋代累朝命相皆用此语，以驳思，思遂削秩。则晦虽曲贡谏词，而转据典文，思虽力持正论，而疏於考证。是书之陋，固其宜矣。

△《善诱文》一卷（内府藏本）

宋陈录撰。录不知何许人，自称丹穴老人。其书皆通俗劝善之言。盖明袁黄等之所祖。前有嘉定辛巳其弟炼序，末有木石居士虞舜徒跋，皆以阎罗王为说，词旨颇鄙。

△《樵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许棐撰。棐字忱父，海盐人。嘉熙中居泰溪，于水南种梅数千树，自号梅屋。是编皆劝戒之言。然核其词气，如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殊不类宋人之作。

△《几上语》一卷、《枕上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施清臣撰。清臣号东洲，淳祐间人，自称赤城散吏。是书皆宗二氏之旨，而以儒理附会之，词多俚偶，明人小品，滥觞於斯。其谓《易》可通修炼之旨，亦魏伯阳等之绪馀，无足采录也。

△《千古功名镜》十二卷、《拾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吴大有撰。大有字勉道，号松壑，嵊县人。宝祐间游太学，率诸生上书言贾似道奸状，不报，遂退处林泉，与林昉、仇远、白斑等以诗酒相娱。元初辟为国子检阅，不赴。是书分十五类，皆阐扬因果之说，以警世劝善。然有所为而为之，假以诱掖愚蒙则可，若士君子之学，为所当为，则固无取於是焉。

△《厚德录》四卷（内府藏本）

宋李元纲撰。元纲有《圣门事业图》，已著录。此录盛陈果报，兼以神怪。如言张孝基以还产为山神，及福州张生捐资救缢遇锺离权得道事，不一而足，殊非儒者立言之道。与《圣门事业图》如出两手，不可解也。

△《乐善录》二卷（内府藏本）

宋李昌龄撰。昌龄始末未详。书中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叶梦得《岩下放言》，盖绍兴后人。大旨皆谈罪福因果。所记宋事为多，亦间及汉以来事。然如淳、于旆南柯入梦诸条，殊於《乐善》无与。记小儿胞胎一条，杂引道家符箓之说。凡数百言，更为泛滥也。

△《西畴常言》一卷（内府藏本）

宋何坦撰。坦，盱江人，是编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其讲学篇谓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

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穷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於拒寇敌。盖皆有为而发。然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於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於禅。又谓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其说皆不可训也。

△《东谷所见》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之彦撰。之彦，永嘉人，东谷其所自号。书中教导一条，称游湖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孙屡矣，教寻常白屋之类亦多。则老塾师也，是书凡十三则，皆愤世疾俗，词怨以怒。末载太行山戏语一条，谓是非不必与世人辨，盖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题咸淳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极之时也。

△《鸣道集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金李之纯撰。案元好问《中州集》、刘祁《归潜志》并云李纯甫字之纯，则此书当为李纯甫作。《金史文艺传》及《大金国志》作纯甫字之甫，殆传写误也。纯甫，宏州襄陵人，承安中登进士，前后三入翰林。正大末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於南京。是书列周、程、张、邵、朱、吕、蔡诸儒之说而条辨之。末附自作文数篇。大旨出於释氏，殊为偏驳。《归潜志》曰：之纯自类其文，凡论性理及关佛、老二家者号内稿，其余碑志诗赋号外稿。又解楞严、金刚经，《老子》、《庄子》，又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案：解字当为说字之讹，今姑仍原本录之），号为中国心学，西方文教，数十万言。尝曰，自庄周后，惟王续、元结、郑厚与吾或谈儒、释异同。环而攻之，莫能屈。又曰，屏山（案：屏出即纯甫之号）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西方之书。作《释迦赞》云，窃吾糟粕，贷吾糝糠。粉泽邱、轲，刻画老、庄。尝论伊川诸儒，虽号深明性理，发明六经圣人心学，实皆窃吾佛书者也，因此大为诸儒所攻云云。

可谓之无忌惮矣。《中州集》但云於书无所不闕，而於庄周、列御寇、左氏、《战国策》尤长。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犹讳而浑其词也。

△《中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敖撰。古文渊字，见夏竦《古文四声韵》。其爵里皆无可考。是书大旨，本乎图书，杂以佛、老。首之以先后天理数图，又有求仁尽性诸图。其尽性图有曰：吸蒂思不出位，呼根不失赤子之心。又有曰：服气为上，服药为下。又曰：数息，禅学之长。抱玄，玄学之长，仙山人也，不以身许人者也。可以见其宗旨矣。

△《学问要编》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刘君贤撰。君贤字文定，本泰和人。元末兵乱，依母族袁氏於雩昌，遂冒姓袁。故左修品序称刘文定，而郑应桂序则称袁文定。然修品序又谓今其子孙为袁氏，而乡贤祠则仍称刘。此本题刘君贤盖从祀典也。是书初名《雩昌集》。应桂序称，自元及明，仅有写本，藏其后裔家。康熙庚辰，雩都县知县卢某始为刊行。其分天地、理学、经济、伦纪、论古、杂说六类，及八十六子目，亦卢所编定。修品重刊序则称据袁氏家谱，知《雩昌集》乃其诗文，而是书乃所著《学问要编》。考古人杂著笔记，往往编入诗文集，是书必原在集中，卷帙标题相属，故诗文虽佚，而是书仍冒《雩昌集》名。今既别行，则修品所改是也。编中所论，虽以洛学为宗，而诸所援据，乃尽属小说家言，实以杂学佐雄辩。又其好还类中第二条，称金俘宋於青城，元人俘金亦在青城。果为君贤所作，断无当元之世，自称元人之理，相其文格，亦全类明万历以后清言小品之蹊径。元人敦笃，无此体裁，毋乃后人伪托，抑或有所窜乱欤。

△《虑得集》四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华惊鞞撰。惊鞞字公恺，自号贞固处士，无锡人。入明之后，不仕而终。是编乃其贻训子孙之书，一曰家劝，二曰祭礼习目，三曰冠婚仪略，四曰治丧纪要。又辑其诗文杂著为二卷，附录於后。其曰《虑得集》者，取千虑一得之义也。

后其八世孙继祥校刊，卷首增以赵友同所作贞固处士传一首，陈鉴所作墓表一首。

△《郁离子》二卷（内府藏本）

明刘基撰。基有《国初礼贤录》，已著录。是书原本十卷，分十八篇，一百九十五条，今止二卷，盖后人所并也。基初仕元，不得志，因弃官入青田山中，著此书。天台徐一夔序曰：郁离子者，离为火，文明之象，言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也。已附载《诚意伯集》中，此盖其别行之本。

△《青岩丛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祎撰。祎有《大事记续编》，已著录。此书论纬书及释、道两家源流，堪舆、医书同异，凡五篇。已见祎本集。曹溶《学海类编》摘出别行，并别立此名。

△《华川卮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祎撰。此书杂论处世为治之理，间用喻语。取卮言日出之义，名曰卮词。亦载祎本集中。曹溶摘出别行，华川二字，亦溶所加也。

△《空同子瞽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苏伯衡撰。伯衡字平仲，金华人。本宋苏辙之裔，以辙子迟守婺州，因家於婺。元末贡於乡，洪武初徵入礼贤馆，后为国子学正，以荐擢翰林编修。宋濂

以翰林承旨致仕，荐以自代，辞不拜。后起为处州教授。以表笺忤旨逮治，卒於狱。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书仿诸子文体，多托物寓意之词。已载入《伯衡文集》第十六卷，此其别行之本。后李梦阳亦著《空同子》，与此同名，实两书也。

△《笔畴》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达撰。达字达善，号耐轩居士，无锡人。洪武中以明经荐，为县学训导。改大同府学，后迁国子助教。永乐初擢编修，官至侍读学士。是书多抑郁愤世之谈。前有题词，称远居塞外，盖官大同时作也。又有太仓陆之箕序，称是书本载达所著《天游集》中，凡百有七篇。王澄之弟渊，先刊其二十二篇，续又得五十二篇刊之，尚阙其三之一，之箕复为校补成完书，付渊全刊焉。各条之下，间附之箕案语，亦肤浅罕所考正。

△《黎子杂释》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黎久之撰。久之字未斋，临川人。官高要县知县。书中有永乐、宣德年号，则宣宗后人。其书杂举奇幻之事，推求其理，词极辨博，而大旨仍归於神怪。

如炼铜为银，点石成金，以及器之能聚宝者，皆以为有理可推，其言颇谬。末缀论文二条。一谓诗即文，文即诗，杜诗即其文，韩文即其诗。一缀鲁两生礼乐百年后兴语，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语，韩愈尧以是传之舜数语，为汉、唐人精於讲学之证，举《太极图说》，《通书》，东、西铭等数篇为宋、元人工於文章之证，皆务反旧说，未为确论。

△《类博杂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字季方，号蒙泉，溧县人。正统戊辰进士第一。由编修改修撰。天顺中入阁预机事。以谋去石亨曹吉祥不成，谪钦州同知。后逮系，杖戍肃州。宪宗立，复本官，留侍经筵。又以忤大学士李贤，出为兴化府知府。嘉靖初追赠太常寺卿，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杂论阴阳、五行及医、卜、星、算之说，中间论大衍之数及《皇极经世》之数，亦颇有发明。《明史艺文志》作二卷。今已编入《正类博稿》中。此本乃曹溶《学海类编》所收，仅存六页，非其全也。

△《警时新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澄撰。澄字景高，临川人。是书末附澄墓志，称生於永乐丙申，卒於宏治乙卯。是书则作於天顺庚辰，凡五十篇，篇有标题，皆警戒下愚之语，故其词不文。各证以见闻实事，亦多芜杂。

△《桑子庸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桑悦撰。悦字民怵，常熟人。成化乙酉举人。官至柳州府通判。《明史文苑

传》附载徐祜卿传中，称其怪妄狂诞。考悦《思元集》中有道统论曰，夫子传之我。又学以至圣人论曰，我去而夫子来。可谓肆无忌惮，史所诋者不虚。史又称悦在长沙著此书，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今观所论，实无甚精奥也。

△《祝子罪知》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苏材小纂》，已著录。是编乃论古之言。其举例有五，曰举，曰刺，曰说，曰演，曰系。举曰是是，刺曰非非，说曰原是非之故，演曰布反复之情，系曰述古作以证斯文。一卷至三卷皆论人，四卷论诗文，五卷、六卷论佛、老，七卷论神、鬼、妖、怪。其说好为创解。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庄周为亚孔子一人，严光为奸鄙，时苗、羊续为奸贪，谢安为大雅君子，终弈折屐非矫情。邓攸为子不孝，为父不慈，人之兽也。王珪、魏徵为不臣，徐敬业为忠孝，李白百俊千英万夫之望，种放为鄙夫，韩愈、陆贽、王旦、欧阳修、赵鼎、赵汝愚为匿非。论文则谓韩、柳、欧、苏不得称四大家，论诗则谓诗死於宋，论佛、老为不可灭，皆剿袭前人之说，而变本加厉。王宏撰《山志》曰：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录》。

其举刺予夺，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盖学禅之弊。乃知屠隆、李贽之徒，其议论亦有所自，非一日矣。圣人在上，火其书可也，其说当矣。《千顷堂书目》载《祝子罪知》十卷，此本仅七卷，而佚去八、九、十三卷。卷为一册。

惟第五卷并入四卷之后，藏书者未经繙阅，以为阙第五卷，乃改七卷七字为五字，搀入六卷之前。不知五、六两卷皆论佛、老，安得参以七卷之神、鬼、妖、怪也。殆坊肆贾人无知者之所为欤。然如是之书，不完亦不足惜也。

△《浮物》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祝允明撰。是编取韩愈文气水也，言浮物也之义命名。皆务为新奇之论，甚至以《诗》三百篇、《春秋》二万言为圣人之烦，则放言无忌可知矣。盖允明平生以晋人放诞自负，故持论矫激，未能悉轨於正云。

△《读书笔记》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凡三十四条，言颇近理，不似其他书之狂诞。前有自议，称於乙巳居忧时偶有所得，随笔笔记，就有道而正之。乙巳者，成化之二十一年。盖其少时所作，犹未荡然礼法之外也。

△《空同子》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李梦阳撰。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徙扶沟。弘治癸丑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其书分化理篇二，物理篇一，治道篇一，论学篇二，事势篇一，异道篇一，凡六目，八篇，已编入《空同集》中。此本乃后人

摘出别行。梦阳文摹拟秦、汉，多艰深诘屈之语，为后人所诋訾。此书亦仿扬雄《法言》之体，其发明义理，乃颇有可采，不似其他作之贗古。

△《空同子纂》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取李梦阳《空同子》每篇摘抄十之三四，故题曰纂。其去取殊无义例，大抵庸劣坊贾所为，以给藏弃之家者也。

△《濯旧稿》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俊撰。俊字机翁，弋阳人。宏治癸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庄。是书多以周子、程子、邵子、张子之言击排朱子，亦颇攻陆九渊，而其说仍多堕於虚渺。后附诸诗，尤多同禅偈。

△《雅述》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慎言》，已著录。慎言虽多偏执，犹不大悖於圣贤，此书则颇多乖戾。自序谓宋儒才情有限，沾带泥苴，使人不得清澄宣朗，以睹孔门之景。余於读书之暇，时置一论，求合道真。积久成卷，分为上下二篇，名曰《雅述》。谓述其中正经常，足以治世者云尔。今观其书，标举中庸修道之谓教为本，而多斥枯禅寂坐之非，未为无见；而过於摆落前人，未免转成臆断。如谓人性有善有恶，儒者不计与孔子言性背驰与否，而曰孟子言性善，是弃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何独以性善为名云云，是其所见与告子殆无以异。又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此非圣人语，然则圣人之动，亦皆欲而非天耶？是又不以情言欲，直以私言欲，无怪其并性善而疑之矣。至谓雷搏击成声乃物之所为，但非人间可得而见，尤涉於小说家神怪之言。

廷相以诗名一时，而持论偏驳乃尔。盖宏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然求异之初，其弊已至於如此，是不待隆、万之后始知其决裂四出矣。

△《大复论》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记》，已著录。此书盖仿《昌言》、《中论》而作。曰严治，曰上作，曰法行，曰任将，曰势成，曰功实，曰用直，曰敌中，曰固权，曰处与，曰策术，曰心迹，凡十二篇。已载入《大复集》中，此乃其别行之本。

△《经世要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郑善夫撰。善夫字继之，闽县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验封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此书泛论立身为治之理，多老生之常谈。

△《惜阴录》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顾应祥撰。应祥有《人代记要》，已著录。此书乃其致仕以后所作，时年八

十有二矣。自序谓古今人物之贤否，政治之得失，笔之於册。前数卷论理、论学诸篇，皆主良知之说。首附录礼论一篇，盖嘉靖初议大礼时所作。其说欲但尊以天子之号，而别立一庙，与桂萼初议相同。其论曾为王守仁所取，故弃於首卷。

盖守仁於大礼亦以张、桂为是也。《明史艺文志》列之儒家。然其中颇及杂说，不专讲学，今改入杂家类焉。

△《西原遗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蕙撰。蕙字君采，亳州人。弘治甲戌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编为嘉靖癸亥南充王廷所刊，皆其晚年与朋友往还讲学之书，附以语录。大旨尊陆九渊、杨简之说，毅然不讳其入禅。至谓释氏於六度万行未尝偏废，殊为驳杂。蕙本诗人，足以自传於后，乃画蛇添足，兼欲博道学之名，又务立新奇，遁入异教。其谓《中庸》根本在未发之中，六经皆不出此旨，借李侗之说而广之，实非侗之本意。虽辞辨蜂起，终不免於臧三耳也。

△《约言》（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薛蕙撰。是编乃其退居西原时学养生家言，后读《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句，自谓有得，因作此书。分为九篇，曰天道、性情、潜龙、时习、君道、学问、君子、立言、春秋。其学以复性为宗。故性情篇云，静者性之本，主静者复性之学也。又云，静者自然之本体，动者后来之客感。夫自有阴阳，即不能有静而无动。以动为客感。是二氏元寂之旨也。又曰，理即此心，此心即理，夫理具於吾心，不可谓心之虚灵不昧者即理也。即心即理，是姚江良知之宗也。其去濂、洛、关、闽之学，固已远矣。

△《钱子测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琦撰。琦字公良，海盐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思南府知府。是书乃其劄记之语。分象元，繇庚、浮风、治本、检精、鉴远、规世、导儒八门，不出明人小品之习。然正、嘉时人犹淳实无此佻薄体裁。末有其孙孺毅跋，称昔眉公陈先生手牒索览云云。疑隆、万间伪体盛行，琦之子孙趋当时风气，依托为之也。

△《百感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相撰。相字汝弼，号古埜道人，怀宁人。前有正德庚午曾汉序，称其年四十贡成均，历司封。明制，吏部必甲科，不知相何以得入，其始末莫能详也。是书仿《庄子》夔蜺罔两、《战国策》桃梗土偶之意，取虫鱼鸟兽作为寓言，以寄其不平之感。托意浅近，亦多未雅驯。

△《拘虚晤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沂有《维桢录》，已著录。此书皆所著杂说，共三十四条。大旨用

两事比类取譬，申明其义於下，颇近连珠之体，而不用韵。然意主修词，不必尽名言至理也。

△《竹下寤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文禄撰。文禄有《廉矩》，已著录。是编凡分十四篇。中称廉子者，皆自谓也。其中如诋韩愈之学不如柳宗元，张子《西铭》可不必作之类，皆失之舛驳。又谓君子贵无心，古今天地如在大梦中，参杂佛、老，亦不可训。至恶戒篇解说轮回，尤非儒者立言之道矣。

△《海沂子》五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文禄撰。是编分真才、作圣、稽闡、仪曜、敦原五篇，篇各为卷，持论往往偏驳。如真才篇以于谦、石亨、石彪之不令终，同归之天命；作圣篇混儒、释而一之；稽闡篇论《大学》孔门之元理，《中庸》孔门之元神，仪曜篇纯举释氏四大部洲之说，敦原篇谓古人父重母轻，以制礼者乃男子，故为己谋，不免於偏私；其言皆不可训也。

△《宋学商求》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其学援儒入墨，纯涉狂禅。所刻《木钟台集》，无非恣肆之论。此编皆评论宋儒，大抵近於禅者则誉，不近於禅者则毁，不足与辨是非。《附录》一卷，则其与人论学之语，以发明此书之意者也。

△《疑谊偶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首题门人潘鸣时述，末又有鸣时跋语。盖枢所作以示鸣时者，凡十八条。具论古今学术法制之可疑者，故以疑谊名篇。其文诘曲聱牙，几不可解，殆所谓以艰深文其浅易者欤。

△《一菴杂问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唐枢撰。是书自心性知觉至进德修业，旁及於诗学、韵学、字学、乐律，皆设为问答。其论学以禅为宗，而附会以儒理。如问千手观音何义，曰一个身有千百个化身，一双手化出千百双手，这便与一致而百虑意思相似。殊不免援儒入墨之讥。又谓作字必求工，便是玩物丧志。又谓《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说郛》、《玉海》、《通典》、《通考》、《艺文事文类聚》诸书，必非有道者所为，大抵皆佛家扫除语言文字之见。其馀杂论，则多因袭恒谈，罕所考证。

△《嘉禾问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枢於嘉靖壬辰、癸巳间讲学嘉兴，其门人录为此编，初名《四书杂问》，邑令周显宗改题今名。其言格致心性诸说，率宗王守仁之绪论。原本二卷，后其门人王爰翻刻，并为一卷。末附数十条，乃杂论经史传注，不专主於

四书，疑为爱所增入也。

△《辖園窩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亦所著讲学杂文。其以辖園名窩者，杭州唐禹序云，天非園无以职覆，人非心无以辖園。盖专言心学者也。其大旨宗王守仁，而实未尝及其门。观所作元菴访谊一篇，知其学实得之穆孔暉。中间如海上十三参，梅花屋梦语诸条，纯以禅机立论。盖沿姚江之末派而失其本原，宜其恹恹无归矣。

△《酬物难》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其立名本之韩非说难，皆以阐明心学。首篇末云，迹其意之所求，道其往之所止，明通而通，力极而极，势驻以驻，详於参伍之变，因於性情之宜。

以此七语，别为七篇，附於后。枢有引辞曰，予之难於酬物也，有所惩而苦之於思，於思鬼神有庇焉。盖任心太过，故坚僻至此。即其所言，可以知其所蔽矣。

△《咨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枢聚徒讲学，所至即为咨言。一作於金波园，一作於木钟台，一作於飞英寺，一作於天心书院。大抵衍述良知之说。末有《小学》咨言，专明孝廉二字之义，则训蒙之文也。

△《景行馆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嘉靖十七年，浙人辟景行馆延枢讲学。枢因作论三十一篇，其门人钱镇叙而梓之。枢平日专以讨真心为教，故论中首及此旨。是时尚在枢罢官讲学之初，其说未尽流於禅，故持论尚不甚诡於正云。

△《积承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其门人吴思诚编。以其承受於师门者积为一书，故曰《积承录》。卷首即拈真心二字立义，盖其宗旨如此。录中阐发，较因领录尚稍纯正，然引《圆觉经》及支道林、刘静春之言以诠释性命之旨，究属援儒入墨。许孚远序所谓假借援引以示性学之真者，究不免曲为回护也。

△《一菴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其壻陆稔编。枢初号朋垣子，后改一庵，故以为名。枢尝言良知一拈万到，本末具举，今日只欠躬行。编中所录，大抵不离此意。然其所谓躬行者，亦只师心自用而已。

△《因领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其壻吴允恭编。皆枢讲学往复书札。词意诞漫，多涉佛理。费攀龙序称，初述神体以揭其要，末纪十谛以示其全。允恭跋亦称，此吾师与门弟子相为应感之语，种种自一性呈露。其提唱禅宗，悍然无忌，又不止於阳儒而阴

释矣。

△《唐集辑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枢撰。此本为国朝王表正删辑。分讲学、论治、澄道、阐性为四篇。枢之学纯出於禅，所言大抵空虚幻杳。此集虽刊除其太甚，而根本如斯，徒翦其枝叶无益也。

△《存愚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纯撰。纯，永嘉人。嘉靖戊子举人。官至南康府知府。是编虽自称尊崇道学，然实无所发明。至以王制五祀为金、木、水、火、土，又以鬼怪不经之事杂入卷中，以解经传，亦殊失醇正也。

△《百泉子绪论》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皇甫汈撰。汈字子循，长洲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佥事。

《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濬传中。此书凡八篇，一曰原墨，二曰罪言，三曰非俗，四曰诡士，五曰刺饮，六曰慨礼，七曰谄戚，八曰知难。皆为时弊而发，讥切甚至。世传汈解官后尝为御史王言捕系，复为陈御史所窘，因破其家。观此书极论台谏恶习，至谓其逞忿己私，媒孽善类，众口易铄，百足不僵，俱抗论无所避。当时必恶其诋己而摭拾之，可谓不肯随时俯仰者。然其文多骈偶，往往以辞累气，此又王世贞所谓学六朝而时时失步者也。

△《夜灯管测》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沈恺撰。恺字舜臣，号凤峰，南直隶华亭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右参政。是书乃其为宁波知府防倭海上时所作。凡一百篇，篇各标题，皆借事寓言，以示劝戒，大抵规仿《郁离子》而作。然摹古有痕，亦颇涉纤佻。至如欧阳修作《五代史》而误云韩愈，桓温不识王猛而讹为{卅付}坚，兴之所至，不暇检点者亦多矣。

△《冬游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罗洪先撰。洪先字达夫，吉水人。嘉靖己丑进士第一，官至赞善。隆庆初赠太常寺少卿，谥文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洪先宗姚江良知之说，是书乃其赴召时取道金陵，与王守仁弟子王畿王艮辈讲学语。所言性命学问，浸淫佛氏，沦於虚寂，并守仁本旨而失之。李贽诸人，沿流不返，遂至累及守仁，为儒者诟厉。其所从来者渐矣。

△《太藪外史》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蔡羽撰。羽字九逵，自号林屋山人，又称左虚子，吴县人。由国子生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明史文苑传》附载文徵明传中。是编前有嘉靖庚子正月自题，称夜梦一文移，上有符信曰《太藪外史》。私念具区为扬州之藪，一曰太湖，左虚子去翰林归太湖，盖所谓外史。因著文五首，题曰《太藪外史》，志梦

也。说颇荒诞。其文为文苑考上下篇二首，政通上下篇二首，易大赞一首。史称羽自负甚高，文法先秦两汉。而此五首中，类多排偶之词，体格卑杂，未能及古，殊为不副其名也。

△《拟诗外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贡典录》，已著录。是书杂论治乱之理，凡三十条。每条引诗二句为证，全仿韩婴《诗外传》之例，故谓之拟。然感时发议，何妨自著一书，乃学步邯郸，规规形似。此亦明人贗古之一端矣。

△《客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省曾撰。其书凡十五则。前四则论阴阳象纬，后十一则论人事，皆设为客问而答之。其论解州盐池殊附会，论月星不借日光亦不知推步之法，所论人事则大抵愤时嫉俗之言。

△《闲适剧谈》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邓球撰。球自号三吾寄漫子，祁阳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铜仁府知府。是编前四卷题元集、亨集、利集、贞集，后一卷题起元集，盖取贞下起元之义。

末载自跋，托言万历癸未遇隐君子，悟忘言之意，盖书止於是矣。其书杂论象理，兼涉三教，设为客问已答。所注《太极图说》、《西铭》、《老子》诸书，皆全部收入，亦设为问答。寻其体例，似乎先隶诸书，条分件系，而后各命一意以融贯之。故每徵一事，辄连录旧文，多拥肿不能运化。亦有仅徵其事而未及排比者，如问人不问位，受吊不受庆诸条，皆痕迹宛然也。

△《汲古丛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树声撰。树声有《平泉题跋》，已著录。是书论阴阳五行之理，多以《周易》为言，然皆参以术数之说，与老、庄之旨，非《易》之精义也。已汇入《陆学士杂著》中，此本乃陈继儒摘入《广秘笈》者。《明史艺文志》载树声所著小说，无是书之目，或偶遗欤。

△《病榻寤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树声撰。自序谓卧病初起，捉笔疾书，名寤言者，以其得於寤寐也。中多养生家言。至於缓步当车，晚食当肉，语出《战国策》，而以为《史记》，则明人读书不求源本之故也。

△《耄馀杂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树声撰。其书成於万历甲寅。杂抒所见，颇有足以警世厉俗者。而多杂二氏之学，不为纯粹。盖著是书时，树声年已八十二，喜与方外游，故其言如此。

至若论许衡、吴澄不当仕元一条，全本邱濬之语，则偏谬尤甚矣。

△《金壘子》四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绛撰。绛字用言，上虞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其书上篇二十卷，中篇十二卷，下篇十二卷。大抵欲仿其乡人王充《论衡》，博引古事而加以论断考证，然迂僻者居多。本名《山堂随钞》，陶望龄为删汰之，改题今名，以所居有金壘山也。

△《经济录》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炼撰。炼字伯纯，武功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是编上卷论捍御西北之计，皆纸上陈言。其远计一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而我之强弱，敌之进退可勿论，世有此安边之法乎？下卷一论盐法，一论钱法，一论徒夫宜以充役。末附以史论四条，一论赵盾，一论秦坑儒，一论汉高祖斩丁公，一论王导负周顛，益与经济无关矣。

△《学道记言》五卷、《事行纪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思兼撰。思兼字叔夜，华亭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迁广西提学副使，未上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随时札记。始嘉靖壬戌七月二十八日，讫甲子五月二十二日，逐日记载，取前言往行及所睹闻为之论辨，盖语录之类。末附补遗家训遗语各数则，又汇录碑版传志等文为《事行纪略》一卷，皆其子绍元、绍节所增辑也。

△《推篷寤语》九卷、《馀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豫亨撰。豫亨字元荐，松江人。自序谓舟之亡所见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寐障之。此书欲启昔之寐，为今之觉，故曰《推篷寤语》。分测微、原教、本术、还真、订疑、毗政六篇，共三十类，五百五十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作十二卷，今原刻实止九卷，盖虞稷误也。其书参掇前闻，附以己见，多涉释、道二家言，原教还真两篇尤为驳杂。馀录一卷则豫亨哀其友人周思兼往返书翰，附缀於后。所谈皆修真炼性之说，益不足道矣。

△《三事溯真》一卷（内府藏本）

明李豫亨撰。豫亨以有生所必资者衣食居处三事，因为原本所由，逮及古今成行可为世则者缀於篇。前有王畿序，称其卓然有见，能私淑良知之学。然豫亨笃好内典，所作《推篷寤语》已沦虚寂之宗，而此书中人身之生净裸裸，赤洒洒诸语，尤近禅门语录矣。

△《瞿塘日记》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来知德撰。知德有《瞿塘易注》，已著录。是编分内篇七卷，外篇五卷。内篇分十五种。一曰弄圆篇，作一大圈，虚其中以象无极，外围则用陈敷文所传蜀中太极图形，以黑白互包，象阴阳递相消长，而以人事世运绕圈旋转而注之。

二曰河图洛书论，皆其《易》说之绪馀。三曰格物诸图，大旨以论语三戒为三欲，务格而正之。四曰大学古本。不取朱子之说，亦不取王守仁之说，大旨以明德为五伦，以明明德为明人伦，以亲民为亲亲而仁民，归本於修身，而以格物为克己。

犹然格去物欲之说也。五曰入圣工夫字义，其体例略如陈淳《北溪字义》，但立说不同耳。六曰省觉录，皆讲学之语。七曰孔子谨言工夫，以《论语》四十条联贯其文，分为八段。其首一段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末一段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夫我则不暇，始吾於人也，谁毁谁誉。今吾於人也，慎言其馀，言思忠，非礼勿言，似不能言者，时然后言，言必有中。其大概可以想见矣。八曰省事录，与省觉录相近，但彼多讲学，此多论事耳。九曰九善榻记。十曰四箴。十一曰谕俗俚语。十二曰革丧葬之俗，并有录无书，殆此本偶佚欤。十三曰理学辨疑，所论皆阴阳天象之事，纯以臆断。如论昼夜长短不以南北至为度，而谓冬至一阳生，阳气主升，则日随而高，夏至一阴生，阴气主沈，则日随而低。论日月谓如一镜在桌上，一镜在桌下，如何月能受日之光。论交食谓日月如两飞球，疾驰而过，彼此安能相掩，其食不过如氛祲之类，偶然有变。诸儒不明造化阴阳大头脑，所以信历家之说。十四曰心学晦明解，自述所以攻驳先儒之意。十五曰读《易》悟言，亦有录无书。

但注於标目下曰：有易注别刻单行。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谓见日录中，或彝尊所见又别一本欤。盖知德自嘉靖壬子举於乡，后因公车不第，退居空山，自求解悟。既无师友之切劘，又无典籍之考证，冥心孤想，时有所见，遂坚执所得，自以为然，不知天下之数可以坐推。故所注《周易》，虽穿凿而成理，至於天下之事物，非实有所见，则茫乎无据。朱子之学必以格物致知为本，正虑师心悬想，其弊必至此也。知德以是讥朱子，宜其蔽精神於无用之地，至老死而终不悟矣。外篇为所作诗文，曰斧山稿，曰悟山稿，曰游峨嵋稿，曰快活菴稿，曰八关稿，曰游足稿，曰重游白帝稿，曰求溪稿，曰买月亭稿，曰铁凤稿，曰游华山稿，曰游太和稿，曰续求溪稿，凡十三集。大抵自为知德之诗文而已。

△《一贯编》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有《孝经宗旨》，已著录。王守仁之学一传而为王艮，再传而为徐樾，三传而为颜钧。钧即所谓颜山农，凡弟子投谒，必先殴三拳以为贽礼者也。汝芳习其师说，故持论洸洋恣肆，纯涉禅宗，并失守仁之本旨。是编为其门人熊滨所辑。冠以一贯说，次为讲论五经四书之说，次为心性之说。前

有滨序，又有杨起元序。起元亦汝芳之门人也。案《明史杨时乔传》曰：时乔受业永丰吕怀，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学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於是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请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诏从其言云云。是当时持正之士已纠其谬，朝廷且悬为禁令。然运当末造，风气浇漓，好异者终不绝也。所以世道人心日加佻薄，相率而趋於乱亡欤。

△《近溪子明道录》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罗汝芳撰。前有昆明郭斗序，称汝芳以家居富美堂及云南五华书院所集讲义二卷，合而刻之。一题曰《五华会语》，一题曰《双玉会语》。其门人杜应奎又附以所记汝芳论学编为三卷，题曰《近溪先生会语》。此本题曰《明道录》，作八卷，又每卷但题会语，不标其地。卷端题门人乐安詹事讲校梓盖应奎编於前，事讲又编於后，故书名卷帙，各不同也。

△《会语续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罗汝芳撰。是编乃万历丙戌汝芳游南京时讲学之语。其门人杨起元加以评语，国子监祭酒赵志皋为之付梓。以先有《会语》，故名《续录》。前有自题，称与年友周君到白下，声闻大老，络绎往来。时周君以小恙先归，余未得去。时诸大老於兴善方丈，鸡鸣凭虚，久亦联有讲会，拉余偕往。乃哀成兹帙，既而大司成澱阳赵老先生贻音促付梓氏。且云诸老先生意固均此云云。盖以夸讲席之盛。其开章第一条云，今日吾侪聚讲凭虚，是天下文明一大机会。大宗师诸僚及诸俊彦不下千人，皆应期而集，以昌明昭代圣化。於道脉固当光显，即文字精英亦於此须发露妙义云云。其词气亦似禅僧登座语也。

卷一百二十五 子部三十五

○杂家类存目二

△《识仁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罗汝芳撰。其门人杨起元编。名以识仁者，盖取程子为学须先识仁之语也。然是书皆提唱禅宗，恣为幻杳之论，特假借程子以为名耳。

△《古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晓清直端谅，号为名臣，其人足以自传。此编则随笔成文，议论时有偏僻，引据亦不免疏舛。如谓公孙弘胜司马光，谓王安石远过韩、范、富、欧，谓王通胜董仲舒，谓柳宗元胜韩愈，谓张子胜程子，甚至谓尧、舜非生知安行，皆务为高论而不近理。又谓佛言空，道家言虚，儒言太极，只一个空圈，为学只要还此本体。谓吾儒格致诚正工夫与佛

、老无甚异，但二家不归於修身，谓老佛、莫可系绊，天理完固。又欲以老子、周子、文中子别为三子，其他如前劫、后劫无不毁之天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不死之身云云。提唱二氏之说，不一而足，尤不可为训。至於以《竹书》纪伊尹事误为《逸周书》，以《大禹谟》为《今文尚书》之类，小小笔误，又不足言矣。

△《浑然子》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翀撰。案《明史》有两张翀，一在列传第八十者，字习之，潼川人。正德辛未进士，官户科给事中。以疏争大礼谪戍。此张翀在列传九十八，字子仪，柳州卫籍，马平人。嘉靖癸丑进士，授刑部主事。以疏劾严嵩下诏狱，谪戍都匀。

隆庆初起为吏部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是书凡十八篇，曰神游论，曰田说，曰樵问，曰将，曰明心，曰士贵，曰体用论，曰兴废，曰祸福，曰忠孝，曰变化，曰穷理，曰求知，曰弭盗，曰用材，曰强弱，曰臣道，曰高洁。皆设为主客问答，旁引曲证，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规仿刘基《郁离子》也。

△《经子臆解》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凡解《易》二条，解《论语》二条，解《孟子》三条，解《老子》一条。大抵自以己意推衍，无所考证发明，不脱明人语录之习。

（案：陆德明《经典释文》兼及《老子》、《庄子》而古来著录皆入经解，以其考订音训，始末兼该，汉以来诸儒旧学，藉是以传。二子附录其中，存而不论可也。世懋是编，虽亦解《周易》、四书，然不过偶拈数则，特笔记之流，不足以言经义。又参以道家之言，是有德明之过而无其功，不能与之并论矣。今入之《杂家类》中，从其实也。）

△《望崖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是书内篇一卷，皆谈佛理。自称以三教归一，与林兆恩、屠隆所见相同。盖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所见，大抵如斯。外篇一卷，记师事昙阳子事，尤为怪谬。

△《澹思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是编乃其讲学之书，多浸淫於二氏。盖万历以后，士大夫操此论者十之九也。至谓孟子所以不及孔子者为性善二字，则益横矣。

△《内外篇》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周宏祖撰。宏祖字少鲁，麻城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内篇所论皆性命道德事，多剽窃老、庄之旨。外篇则自天文、地理、钱穀、甲兵皆各有论，然皆略涉藩篱，不能得其精要也。

△《文雅社约》一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沈鲤撰。鲤字仲化，归德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端。事迹具《明史》本传。鲤里中有文雅台，相传即夔相之圃，鲤与里人修举社饮之礼，以礼法相约。凡书札、宴会、称呼、揖让、交际、冠服、闲家、御下、田宅、器用、劝义、明微、冠婚、丧祭、身检、心检十六条，附录社仓约、义学约、族田约、劝施迂谈、垂涕衷言、乡射约、笃亲会、墓享仪、沈氏祠堂生忌单、女训约言十篇。刻本题为社约下卷。然沈氏祠堂生忌之类，非可约之一社者。前有鲤自序，称总十六类，百六十三款，则十篇显为附录，为其后人所误合明矣。《明史》称鲤念时侈，因稽典制，自冠婚丧祭以及酬酢往来，率定为中制，颁示天下。

盖救奢崇朴，鲤之本志，此书犹是意也。中多失於太略太俭，不合古礼者。盖事取易行，义主救弊，不无矫枉过直耳。

△《脉望》八卷（内府藏本）

明赵台鼎撰。台鼎字长元，自号丹华洞主，内江人，大学士贞吉之子也。其书杂论三教，於道藏尤为详悉。故名以《脉望》，自比於书内蠹鱼三食神仙之字。

然陈因相袭，未能独抽奇秘也。

△《庭帙杂录》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嘉善袁衷等录其父母之训，而钱晓所订定者也。衷父参坡生五子，长即衷，次曰襄，曰裳，曰表，曰袞。表尝举於乡，袞游文徵明之门，能以文学世其家。

晓婚於袁氏，故删定而为之跋云。

△《甘露园长书》六卷、《短书》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汝铎撰。汝铎字伯容，高安人。嘉靖中由贡生官建阳县训导。是编前有自序云，文之有首尾，稍纡徐曲折者，为长书。其边幅稍狭，辞不加纯缘，若语录、说家之类者，为短书。题曰甘露园，从所居也。长书於经史及古今人物各为论一篇，大约多纵横之辞，持论亦多纒繆。如论宋和议，谓李通归附，韩常、王镇、崔庆辈乞降，皆乌珠阴指使之，而岳飞不悟，偶以班师，故不舆尸返耳。又斥胡铨封事为欲使其君为无父无母之人。又论张巡遮蔽江淮，食人以守，死不为功。至力为王安石辨冤作史谤一十九条，其中如辨安石排滕甫、贬吕公著皆引《东轩笔录》以证之。考魏泰为曾布妇弟，倾险无行，所作《东轩笔录》与《碧云馥》，皆党邪丑正，颠倒是非，可据以为公论乎？《短书》尤议论多而考证少，亦间记时事，大致失之佻巧，已开屠隆、陈继儒等小品风气。其论入定苦行诸条，则全入於外道。更笃信轮回之说，历引古事以证，且谓刘基为北斗六星，王守仁为南安上座，殊属荒渺不经。至谓尝至法云寺见阿罗汉

像，一一如旧相识，一僧在旁知其意，谓尔原此会中人，遂悟平生因缘云云，尤恍惚不足诘。初，其从子兵部侍郎邦瞻取短书汰其十一刊行，后其同里刘愿人以邦瞻所删过甚，又据原本增刊之。愿人刻书凡例曰：司马公刻短书，删有十之一。余细细求之，大都司马公胆较小耳。其胆之小，以官之大也云云。可谓悍然无忌矣。

△《海蠡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士瑜撰。士瑜号七泽，公安人。即宗道、宏道、中道之父也。其书大旨以儒、释二家同源异派，或援释疏孔，或证孔於释。谓濂、洛诸儒於圣人书诠释妙畅，如樽注海，是篇如蠡注海，故名《海蠡编》。开卷释明德，谓明德即是良知，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朱子注为虚灵不昧最妙。又谓善何以曰至，住於恶固非至善，住於善亦非至善，善恶两边俱不倚，是何境界，所谓至善也。

但起心动念，便不是止。起心动念，不属善边，便属恶边，便不是至善。息机忘见，便是止於至善。皆本释氏之虚寂，与无善无恶之说而曼衍之，盖沿姚江末流而变本加厉者耳。

△《槐亭漫录》（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严尧黻撰。尧黻字汝仪，号槐亭，朝邑人。官房县主簿。是书凡十一篇，曰明玄，曰太极，曰天文，曰地理，曰时令，曰人物，曰性命，曰鬼神，曰文史，曰杂著，曰拒邪。前有嘉靖甲辰自序，谓是录皆经传格言，师友绪论。然钞撮旧文，参以肤谈，不足称穷理格物之功。

△《东水质疑》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胡袞撰。袞字补之，自号味菜山人，鄱阳人。嘉靖中官台州教授。东水者，其所居也。前四卷皆史论，起周迄宋。后二卷皆读书题记，自《左传》、《国语》以暨诸子、诸集，起周迄明。前有小引，自谓於诸生讲论之暇，笔之以备考订。

然持论疏浅，不免为餽餽之学也。

△《宵练匣》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自号参玄子，乌程人，一云靖江人。是书凡分三编。曰稽山承语，纪其闻於师者也。曰烹芹漫语，纪其闻於友者也。曰印古心语，纪其验於经典而有得於心者也。皆提唱心学，阳儒阴释。其曰《宵练匣》者，案《列子》，宵练，剑名，昼则见影不见光，夜则见光不见形，触物而不觉，喻其析理之入微，不在名象间也。曰匣者，理寓於书，如剑藏於匣也。即其名之不衷，而书可想见矣。

△《意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于陞撰。案明嘉隆时有两陈于陞，一为曲周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一为南充人，大学士以勤之子，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此书自署曰玉垒，玉垒在蜀，则南充陈于陞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乃其劄记，每段各立标题。其立教、立物诸条，极驳王守仁之说，盖以笃实为本者。

而出处一条，天意一条，造物所福一条，天道一条，则纯为黄、老之谈。至於老、庄一条，更直露出本旨矣。用人一条，颇涉於植党树援。元史一条，尤偏驳。孝宗世庙一条，称成化之浊乱，武宗之放纵，非当时臣子所宜言。且宪宗谓之浊乱，似亦稍过当也。

△《艺圃琳琅》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蒋以忠撰。以忠字孝甫，常熟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广平府知府。此书因何景明大复论门目太狭，推而广之，自从化至殖业，凡八十二篇。以忠为长乐令时尝刊行之，诸生林大桂为之集注。及守广平时，复令训导何锦删订前注，而属永平令张可久重刻。所论皆类集古人成语，而以己意联络之。词多排偶，大旨与类书相似，但稍变其体例耳。

△《笔麈》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读史漫录》，已著录。此编乃其退居穀城山中时所著。凡分三十五类，所纪多明代典故，亦颇及杂记。

△《问辨牒》四卷、《续问辨牒》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管志道撰。志道有《孟义订测》，已著录。是书萃其平日与人讲学之书，合为一编，曰《问辨牒》，取问以辨之之义也。志道之学，出於罗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弥甚。放荡恣肆，显唱禅宗，较泰州、龙谿为尤甚。其答王塘南书，谓孔、颜真是即心是佛，即经世是出世，与文殊之智，普贤之行，两不相违。其宗旨可见矣。虽为儒言，实则佛教，今附之杂家类焉。

△《从先维俗议》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管志道撰。是书多论往来交接之礼。其四、五卷皆讲学之语，理杂二氏，且明立三教主宾之说。并谓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经世之中有出世，是孔子与佛同道。又云，达摩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门七十二贤，靡不得其大意，至遵此实际，则惟颜子一人，而曾子启手足时曾及之。其附会尤甚。盖心学盛行，而儒、墨混而为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无甚高论》七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赵鸿赐撰。鸿赐字承元，桐城人，嘉靖中副都御史鉞之子也。此书杂引佛经及释子语录，而以圣贤之经传互相辨证，大旨以援墨入儒为主。

△《何之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宏禴撰。宏禴字元孚，麻城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

事迹附见《明史李沂传》。是编乃其初谪代州州判时所作。汝南吴同春序，称其语似《关尹子》。然九流竞起，虽多以怪譎为宗，要无不可寻文索解。宏禴此书，乃以常词故为涩体。其命名之义，似取《礼记》侂侂何之之语，已为好异。

至如书中太虚奚无，无以无无无，无无无则无无，无无则虚，虚虚则实，实实则极，极极则易，易易则始诸语，殆至不可句读，则尤为无取矣。

△《鸿苞》四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屠隆撰。隆字长卿，鄞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仪制司主事。《明史文苑传》附载《徐渭传》中。此书乃隆晚年所著，其言放诞而驳杂，又并所为杂文案牍同编入之，体例尤为冗冗。大旨耽於二氏之学，引而加於儒者之上。谓周公、孔子大而化之之谓圣，老子、释迦圣不可知之谓神。儒者言道之当然，佛氏言道之所以然。盖李贽之流亚也。

△《证学编》四卷、附《证学论策》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起元撰。起元字贞复，广东归善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谥文懿。《明史儒林传》附载《王畿传》末。称其清修姱节，而其学不讳禅。是编载尺牍语录及杂文，附论策数首，大抵讲学之语，故以证学为名。观其论佛仙云，秦、汉以远，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守其心性之法。及至达摩西来，单传直指，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稍接孔脉云云。其授儒入墨，诬诞实甚。艾南英尝作文待序曰：盖自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入制举业也。其徒龙谿、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入制举业也。然则谁为之始欤？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俑者，自斯人始云云。顾炎武《日知录》尝考南英所乙注者，即起元文也。然则起元变乱先儒，其流毒且及於经义矣。

△《因明子》（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恒撰。恒字伯常，嘉定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於儒、释之辨言之甚力。屡提幽明二义，以佛法为幽教，圣道为明教。书名因明，当取於此书中多借古人之言为作转语。笔墨间有轻隽自喜之意，故其理多参语录，其格则颇近清谈。

△《进修录》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冯渠撰。渠字谦川，江西新城人。万历癸未进士。是书全规仿《论语》之文，复仿《论语》分为二十篇。盖又王通《中说》之重佞也。

△《三一子》（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明程德良撰。德良字凝之，号云连，云梦人。万历癸未进士，官崇信县知县。

《云梦县志》载所著有《不波馆正续集》、《白莲泐代豆日抄》、《明文览》诸书，今皆不传，传者惟此书。前有自序，谓是书作於宰崇信时。若三才一人焉，则吾岂敢？若三不朽而居一焉，则亦不敢。第次三篇，而名曰《三一子》。三篇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序，其大旨亦欲合儒、释而一之。

△《微言》四卷、附《说书随笔》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詹在泮编。在泮字定斋，衢州人。万历癸未进士。是编采辑明代讲学语录，王守仁、王畿、罗汝芳三家合为一卷，良知家之宗主也。又杂录诸儒之言为一卷，良知家之支派也。其非良知家言而亦割裂剿缀者，援儒入墨之术也。末为《说书随笔》一卷，则在泮所自著。要其宗旨，总借儒言以阐禅理耳。

△《宗一圣论》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吴应宾撰。应宾字尚之，桐城人。万历丙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目眚告归。《江南通志》称其著《宗一圣论》十篇。今考上卷为性善篇、致知上篇、致知下篇、养气篇、孝慈篇，下卷为知人篇、乐善篇、述志篇，凡八篇，则《通志》之言误也。其书阐发性命，多入禅宗。

△《祈嗣真诠》（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袁黄撰。黄有《皇都水利》，已著录。黄持功过格甚谨，乡里称为愿人。是书分改过、积善、聚精、养气、存神、和室、知时、成胎、治病、祈祷十门。

杂引常言俚语及医方果报之事，颇为芜杂。

△《支谈》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主於三教归一，而并欲阴驾佛、老於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极弊，并其本旨失之者。虽亦讲学之言，不复以儒家论之，亦不复以儒理责之矣。

△《焦弱侯问答》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潘曾纮编。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於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於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曾纮乃缀拾刻之，以教新郑之士子，可以见明季风气矣。

△《丛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炯撰。炯字晋明，华亭人。万历己丑进士，官杭州府推官。是书成於万历癸巳，初无门目，故李时英序但称上编、下编。此本乃其门人孙汝学重为排次，刻於南京。始分为十七类，其学亦出於姚江，而不甚取其末流之狂肆。至於

论处世之道，谓相安於无事为上。又云为善亦须顾虑。虽激於时事而言，然已参入黄、老矣。

△《环碧斋小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祝世禄撰。世禄字无功，江西德兴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尚宝司卿。是书纯以禅门之说附合儒理。如云中本无物，执亦非我。又云圣人空空，鄙夫亦空空，故虚而能受。又云贤者之学从意立根，圣人之学从无意立根。又云许行、白圭、陈仲子、杨朱、墨翟皆有意於圣人之学而不悟几希。又云有善之善与恶对，无善之善不足以名之。又云或问所存者神，曰神识不生，如空如水。问所过者化，曰雁过长空，影落寒水。又云禅那才下一语，便恐下语为尘，连忙下一语扫之。又恐扫尘一语复为尘，连忙又下一语扫扫尘语。宗门尤为陡绝。弩之机，剑之锋，无容拟议。六经原自无尘，而自为扫尘语亦不少。既已曰识曰知，又曰不识不知；既已曰再思，曰九思，曰千虑，曰百忧，又曰何思何虑，至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应口即扫，何其迅速。自训诂之学兴，引葫芦之缠，凿混沌之穷，起人种种见解，而圣人当下指趣反为晦蚀，快句以钝，空句以填，於是高明者为之攒眉扼腕，不难叛孔氏而皈依佛氏矣云云。观其所言，盖姚江、龙溪之末流也。

△《时习新知》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书旧名《知言》，敬於万历壬辰官永嘉时自为之序。后改今名，复於万历己未及崇祯戊辰为自序二首。几初篇三卷，中篇二卷，后篇一卷，阅三十年而成。自序谓早岁出入佛、老，中年依傍理学，垂老途穷，乃输心大道。书中於周子《太极图说》、张子《正蒙》、邵子《皇极经世》及二程子、朱子无不肆言诋斥。谓宋儒设许多教门，主静持敬，操存省察，致知穷理，专内疏外，举体遗用，为浮屠之学。又谓世儒先知后行，以格物为穷理，以闻见为致知，皆非。是即王守仁知行合一，致知格物之说。然既借姚江之学以攻宋儒，而又斥良知为空虚，以攻姚江，亦可谓工於变幻者矣。

△《西行草》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曾伟芳撰。伟芳字君彦，号沧岩，惠安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谪宾州州判，天启中赠布政使司参议。是书皆其杂著笔记之文，即谪宾州时舟中所作。凡论学二十二章，论君道五章，论臣道七章，论治九章，杂论四十五章，而杂文十二首附焉。大旨以王守仁之学为主。

△《传家迂言》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应保撰。应保字宏任，号正予，永新人。是编凡十四篇皆其家训。多参引古事以示劝戒，然颇谈果报之说。

△《迂议》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应保撰。是编多评论古事，盖随笔劄记之文。持论颇笃实，而别无新意。

△《迂亿》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应保撰。是编与所作《迂议》体例相近，盖随得一编，即各立一名，实则正续集尔。第一卷皆解四书，其说以心学为主，故多与朱子齟齬。馀三卷多考证史事及经史文句，如《五代史》韩通无传，《孟浩然集》有送孟郊诗之类，颇袭旧说。亦有失於详检者，如论大事不须卜一条曰，又如卜郊，苟三卜不吉，可不郊耶？不知《春秋》固有三卜郊不从，犹三望也。又谓宇文虚中偶迁金人被杀，不知虚中以谋劫金主而死，元好问《中州集》载之甚详，非偶迁也。

△《其发编》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曹于汴撰。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为淮安推官时讲学安定祠内，与门人问答之语。其持论多涉玄妙。如谭大礼问无我相之语，儒与禅宗将无同。于汴答云，若天地万物一一联属於我，斯无我相矣。然天地万物亦无相也。以相观天地，则如彼其大矣。

以相观万物，则如彼其众矣。安能联属於我？故幻相非真，真相亦非真，而无相者为真。夫堕禅者非也，避禅者亦非也。无真而未尝无真，无幻而未尝无幻，无天地万物而未尝无天地万物。裁成辅相，种种现成，乌在其禅与不禅云云。是坐儒者之皋比，而演释迦之经咒，则何不披缁而开方丈也。

△《尽心编》一卷、《证语》二卷、《海鸥居日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陈伯友撰。伯友字中怡，济宁州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是书取《孟子》尽心之义，其说为心统性仁，其要在悟。悟由於耻与愤，加以操存涵养扩充，则心无不尽矣。故前列为总图、分图，后各为之论。大抵沿良知之学而参入禅机。其《证语》二卷则牵引宋儒之言，以附会其说。《海鸥居日识》上卷多论世事，反稍切实。然谓佛生尧、舜之时，则所就不在孔子下。佛生孔子之时，则所就不在颜、曾下。又谓吾儒心性透悟，则肢节皆灵。又谓一贯如水迸荷叶，散为万珠。盖即晦堂和尚以闻木樨香证圣人无隐之义。下卷或为骈句，或如偈语，或如诗话，在彼法颇具聪明，而於圣贤本旨，则愈失愈远矣。

△《寅阳十二论》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孳》，已著录。是编分十二篇，曰太极，曰仁孝，曰性善，曰工夫，曰勉强，曰学问，曰资质，曰知行，曰理欲，曰好恶，曰零总，曰独并。其说喜为新奇，而理多不愜。

△《剩言》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忠甫，澧州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四川兵备副使。是编凡内篇十一卷，外篇三卷，乃君恩家居时所著，其学出於姚江。至外篇谓孔子近禅，孟子近道，真可谓援儒入墨矣。

△《宏山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后觉撰。后觉字志人，号宏山，茌平人。官华阴县训导。尝受业於尤时熙。《明史儒林传》附载《时熙传》末。其学源出姚江，推阐弥深，而弥堕禅趣。是集凡教言一卷，语录一卷，皆其门人赵维新所编。第三卷为后觉所作志铭一篇，诗三篇，书五篇。第四卷附录传志之类，教言语录皆宵冥恍惚之谈，动称颜山农，其宗旨可见。诗文皆不入格，尤不谙体例。如为其父作志，题曰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铭。夫明者当时帝王国号也，明故先考是谁之先考乎？

△《感述录》六卷、《续录》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赵维新撰。维新字素衷，茌平人。官长山县教谕。《明史儒林传》附载《尤时熙传》末。以维新师张后觉，源出时熙故也。此二录即维新感其师之言而述之，故曰《感述》。前录皆记后觉讲授四书之义，《续录》前二卷皆自述讲学之旨，第三卷为诗文，第四卷则附录维新行略及张元忭、孙鑛诸人评语也。师弟所述，无非禅机，而转相神圣，以为不传之秘。盖姚江立说之初，亦不料其末流至此矣。

△《治平言》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曾大奇撰。大奇字端甫，泰和人，明神宗之末，万事丛脞，门户之祸大起。大奇是书分经世、主术、辅臣、明法、责成、富国、赋役、兵制、养兵、庙算、马政、言路、资格、核举、听讼、宦竖十六议，而辅臣议分为二篇，凡十七篇。

其体例指陈时弊，略仿贾谊《新书》，而文格则多近苏氏《策论》。然论弊则明，而论所以救弊之道则往往参以书生之见。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云。

△《论学绪言》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邹士元撰。士元字志尹，吉水人。是书首载邹元标序，万历时人也。其论学大抵以陈献章、王守仁为宗，而立论多堕於虚无。如与欧南野书云，未发已发分不得先后，时时用吾灵明照察，则私欲客气纤毫容他住脚不得。又与刘一斋书云，吾性之灵乃先天太极未生之时无始之真也，吾气之灵乃后天阴阳交合有生之初赋畀之精也。又与邹东廓书云，真机不息，莫非物也；人情物理，莫非虚也。

其大旨略可见矣。

△《林全子集》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恩撰。兆恩字懋勋，号龙江，又号子谷子，又称三教先生，莆田人。

生平立说，欲合三教为一，悠谬殆不足与辨。至称梦中见孔子，授以鲁论微旨，尤为诞妄。是编乃其门人涂元辅汇刻。分元、亨、利、贞四集，每集十册，皆猖狂无忌之谈。谢肇淛《文海披沙》曰：吾闽莆阳林兆恩，亦自博学能文，能以艮背之法治病。其门人传之者不得其学，徒以上章降魔捉鬼为事，俨然巫矣。纵日捉百鬼何益？况从其教者日盛，奸伪诈盗，无所不有，恐他日一方之患，不下黄巾、白莲也。肇淛为兆恩乡人，其言如此。而顾大韶《炳烛斋集》有《林三教集序》，乃盛推之，谬矣。

△《韦弦佩》（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闽中海错疏》，已著录。是书凡四篇，一曰处方，二曰艾观，三曰药镜，四曰郤病。大旨以情性嗜欲之偏为疾病，以清净忍耐之法为医药。后视履一篇，亦谨身寡过之意。然语多近鄙。

△《纪闻类编》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窦文照撰。文照字子明，秀水人。万历中官光禄寺典簿。其书每卷分六类，亦格言之流。朱国祚跋甚称其孝行。盖以其人重之，其言则未能免俗也。

△《虞精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伯耕撰。伯耕字更生，莆田人。是书盖杂家者流。其曰虞精，盖取虞人猎百禽之精意也。前有李维祯序，称原书正续共百馀篇，莆田知县郭如闇为刻其四十七篇。此本实五十三篇，殆刻版时续入四篇，序则未改也。其书篇各立名，镕铸故事以成文，欲以博丽见长，而襞积之痕不化。盖借文以隶事，而非用事以成文，故往往堆砌拥肿，不能运掉。维祯序称其文格与陆贾《新语》、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幹《中论》、刘劭《人物志》相似。今考其文，实与数书不类。晋、宋以后，以俚偶为子书者，惟葛洪《抱朴子》外篇，刘昼《新论》有是体裁。伯耕此书，盖规橛二家而不成耳。

△《听心斋客问》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题庐山山人万尚父撰，不详其履贯。书中大旨皆宗尚二氏之学，谓一切声色，弗以耳听而以心听。设为客问，亦弗以言答而以心答也。大抵近俞琬《席上腐谈》，而所言荒渺，尤多纰缪之词。

△《王氏二书选要》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贞善撰。贞善字如性，泰和人。是编为邹元标所选定。凡静谈五卷。前四卷皆其语录，分十篇，各摘篇首二字为名。第五卷附杂文五篇。其《象山学辨辨》，则为霍韬《象山学辨》而作。盖贞善为陆九渊乡人，故持论以陆氏为宗也。

又读史法戒六卷，前三卷为法言，后三卷为戒言，皆纪古人言行之有关劝惩者

前有元标序，其名为《王氏二书选要》，亦元标所题也。

△《文园漫语》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程希尧撰。不著时代，亦不详其始末。书中诗韵更定一条，称我朝洪武正韵，则明人也。其大旨合儒、禅而一之，谓佛法皆从儒出，较明末尊佛抑儒者其说更巧。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同一变幻伎俩也。所考论天文诸条，纯以臆断，如谓地形之大去天不远，其谬可知。至於龟鸛诸解，更为鄙俚矣。

△《辨学遗牍》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利玛窦有《乾坤体义》，已著录。是编乃其与虞淳熙论释氏书，及辨莲池和尚《竹窗三笔》攻击天主之说也。利玛窦力排释氏，故学佛者起而相争，利玛窦又反唇相诘，各持一悠谬荒唐之说，以较胜负於不可究诘之地，不知佛教可辟，非天主教所可辟；天主教可辟，又非佛教所可辟。均所谓同浴而讥裸裎耳。

△《二十五言》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西洋人之入中国自利玛窦始，西洋教法传中国亦自此二十五条始。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词尤拙。盖西方之教惟有佛书，欧罗巴人取其意而变幻之，犹未能甚离其本。厥后既入中国，习见儒书，则因缘假借以文其说，乃渐至蔓衍支离，不可究诘，自以为超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见不过如是也。

△《天主实义》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是书成於万历癸卯，凡八篇。首篇论天主始制天地万物而主宰安养之。二篇解释世人错认天主。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四篇辨释鬼神及人魂异，论天下万物不可谓之一体。五篇排辨轮回六道戒杀生之谬，而明斋素之意在於正志。六篇解释意不可灭，并论死后必有天堂地狱之赏罚。七篇论人性本善，并述天主门士之学。八篇总举泰西俗尚，而论其传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释天主降生西土来由。大旨主於使人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则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以合於天主，而特攻释氏以求胜。然天堂、地狱之说与轮回之说相去无几，特小变释氏之说，而本原则一耳。

△《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是书成於万历戊申。凡十篇，皆设为问答以申彼教之说。一谓人寿既过，误犹为有。二谓人於今世惟侨寓耳。三谓常念死候，利行为祥。四谓常念死候，备死后审。五谓君子希言而欲无言。六谓斋素正旨非由戒杀。七谓自省自责，无为为尤。八谓善恶之报在身之后。九谓妄询未来，自速身凶。十谓富而贪吝，苦於贫窶。其言宏肆博辨，颇足动听。大抵掇释氏生死无常、罪福不爽之说，而不取其轮回、戒杀不娶之说，以附会於儒理，使人猝不可攻。

较所作《天主实义》纯涉支离荒诞者，立说较巧。以佛书比之，《天主实义》犹其礼忏，此则犹其谈禅也。末附《西琴曲义》八章，乃万历庚子利玛窦觐京师所献，皆译以华言，非其本旨。惟曲意仅存。以其旨与《十论》相发明，故附录书末焉。

△《交友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利玛窦撰。万历己亥利玛窦游南昌，与建安王论友道，因著是编以献。其言不甚荒悖，然多为利害而言，醇驳参半。如云友者过誉之害，大於讎者过訾之害，此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便无密友，此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视其人之友如林，则知其德之盛；视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德之薄；是导天下以滥交矣。又云二人为友，不应一富一贫，是止知有通财之义，而不知古礼惟小功同财，不概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财，是使富者爱无差等，而贫者且以利合，又岂中庸之道乎？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曰：利君遗余《交友论》一编，有味哉其言之也。

使其素熟於中土语言文字，当不止是。乃稍删润著於篇，则此书为肯堂所点窜矣。

△《七克》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庞迪我撰。书成於万历甲辰。其说以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谓骄傲，二谓嫉妒，三谓慳吝，四谓忿怒，五谓迷饮食，六谓迷色，七谓懈惰於善。迪我因作此书，发明其义，一曰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贪，四曰熄忿，五曰塞饕，六曰坊淫，七曰策怠。其言出於儒、墨之间，就所论之一事言之，不为无理；而皆归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则其谬在宗旨，不在词说也。其论保守童身一条，载或人难以人俱守贞不婚，人类将灭，乃答以傥世人俱守贞，人类将灭，天主必有以处之，何烦过虑。其词已遁。又谓生人之类有生必有灭，亦始终成毁之常，若得以此终，以此毁，幸甚大愿。则又词穷理屈，不觉遁於释氏矣，尚何辟佛之云乎？

△《西学凡》一卷、附录《唐大秦寺碑》一篇（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职方外纪》，已著录。是书成於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录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济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

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致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

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未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国。碑称贞观十二年大秦国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即於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溪丛语》，载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袄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并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准此。《册府元龟》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阁，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问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请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界三千馀里，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千馀所。又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袄祠，相传其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因立袄祠。祠内无像，於大屋下置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神，有一铜马，国人言自天而下。据此数说，则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袄神。中国具有纪载，不但有此碑可证。又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曰：睢受汴，东经陈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袄神，皆社祠之。顾野王《玉篇》亦有袄字，音呵怜切，注为袄神。徐铉据以增入《说文》。

宋敏求《东京记》载，宁远坊有袄神庙。注曰：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袄，毕国有火袄祠，或曰石勒时立此。是袄教其来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记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屋室侈靡逾制，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为何神。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是袄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达广州。而利玛窦之初来，乃诧为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书，既援唐碑以自证，则其为袄教更无疑义。乃无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於海内。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

△《灵言蠡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毕方济撰，而徐光启编录之。书成於天启甲子，皆论亚尼玛之学。亚尼玛者，华言灵性也，凡四篇。一论亚尼玛之体，二论亚尼玛之能，三论亚尼玛之尊，四论亚尼玛所同美好之情，而总归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实即释氏觉性之说，而巧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学盛行，西士慧黠，因摭佛经而变幻之，以投时好。其说骤行，盖由於此。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非尽持论之巧也。

△《空际格致》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四大元行，而以中国五行兼用金

、木为非，一志因作此书以畅其说。然其窥测天文，不能废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气，而欲以强词夺之，乌可得乎？适成其妄而已矣。

△《寰有铨》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西洋人浦汛际撰。书亦成於天启中。其论皆宗天主。又有圜满纯体不坏等十五篇，总以阐明彼法。

（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铨》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於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於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排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於杂家焉。）△《苍崖子》（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健撰。健字子强，进贤人。天启辛酉举人。是书凡十篇，曰大气，曰广化，曰达命，曰质情，曰裁理，曰挈真，曰善学，曰习境，曰简制，曰镜治，皆题曰内篇。前有其弟徽序，云外篇专於商订今古，杂考物类。而内篇则自天地造化性命之精微，阴阳律历之广博，间及於古今成败，人事得丧，盖略以备矣。然则尚有外篇也。其文滉漾自恣，而时时参以排偶，仅仿佛伪《子华子》。明鲁重民辑《子史类语》，收入是书，乃称其文沉郁古奥，绝似魏、晋。未免标榜之词矣。

△《爨下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复撰。复字子远，休宁人。其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作四卷。此本止分上下二卷，每条俱以偶语联比成文，颇似格言而多杂以委巷之语。前有天启壬戌陈继儒序，知为继儒一流人矣。

△《尚綱小语》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张斌撰。张斌号尚綱，亦号綱生，金谿人。天启乙丑进士。是编皆其杂著笔记，多论人情世事，所见颇粗。而自序乃上援孔子，亦云妄矣。

△《垂训朴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其德撰。其德字太华，桐乡人。据卷中灾荒纪事，称生於万历初年，而作记於崇祯十四、十五年，则明末之人。自序称苜蓿多年，则尝为学官也。是书皆劝善格言，附以遗诗十首。卷首题同里后学编校，而剽去其名，未喻何故。

△《狂夫之言》三卷、《续狂夫之言》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书曰《狂夫之言》者，用汉晁错传语也。书中杂论古今得失，才辨亦颇纵横，而见地多失之偏矫。如谓佛家能养鳏寡孤独，殊不免故为异论。至於指颜子端居不动为以身讽孔子，左邱明《春秋内传》非有意於发明孔子，则尤为臆见矣。

△《安得长者言》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安得长者之言句，本《汉书龚遂传》语，继儒取以名其书。

自序云，少从四方名贤游，有闻辄录，使异日子孙躬耕之暇，粗识数行字者，读之了了。盖亦语录之类。然圣贤以言立训，本出自然，有意雕镌，便非心得。张昞跋谓其於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宗尚如此，宜其於布帛菽粟之旨去之益远也。

△《睿养图说》（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观光撰。观光，招远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少詹事。是书乃其为赞善时所进。以唐六典载东宫官制，赞善掌侍从翼养之事，故以睿养之道，演为三图，一曰养性图，二曰养气图，三曰养体图，每图各系一说。末附凡例数条，以明奇耦方圆不同之故。其说养性，则首重良知，养气则专言夜气，养体则推阐太极。

反复演说，皆舍实践而谈微妙，非启迪引翼之道也。

△《寻乐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元淳撰。元淳字还朴，一字婴中，松阳人。崇祯癸酉岁贡生。是编乃其所撰语录。序称慕周茂叔寻孔、颜乐处，遇会心辄便记录，故以寻乐名编。然意旨颇为浅近，自称素性读陈眉公书则跃然喜，读李卓吾书则怫然不悦，非有意爱憎，乃气味自有同异。盖所见与继儒相近，故著作亦复似之云。

△《补计然子》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董汉策撰。汉策字帷儒，乌程人。是书成於崇祯壬午。杂取《左》、《国》、《吴越春秋》诸书为之，凡四十篇，又叙略一篇。大旨以句践之复伯，起衰激怠，事在人自为之，盖借以为晏安之戒。自云是书为寓言，又云释愤之作，是也。考《文献通考》载范子《计然》十五卷，今其书不传，故《汉策》补之。然不伪托於古书，贤於姚士粦《於陵子》、王逢年《天禄阁外史》以贗售欺者多矣。

△《蔬斋扉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大洽撰。大洽号愚公，又号雪樵，杭州人。是书卷首吴之鲸序，称武林高士坊有梅花屋，明圣湖有读书舫，表忠观右有蔬斋，法华山有万竹庐，愚公随意偃息云云。盖亦赵宦光、陈继儒之类。前一卷皆随笔小品，不儒不释，强作清言，不出明季山人之窠臼。后二卷为诗。末为自作小传，亦当时纤佻之体。其曰扉语者，扉训为隐，盖故取僻字以窃附《书》、《极书》之例耳。

△《激书》（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贺贻孙撰。贻孙有《诗触》，已著录。是书凡三十三篇。以《激书》名者，自云深感夫激我者成我之德，故记而述之。所述皆愤世嫉俗之谈，多证以近

事。

或举古事，易其姓名，借以立议，若《太平广记》贵公子炼炭之类；或因古语而推阐之，如苏轼书孟德事之类。其文称心而谈，有纵横曼衍之意，而句或伤於冗赘，字或伤於纤丽，盖学《庄子》而不成者，其大旨则黄、老家言也。

△《真如子醒言》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化隆撰。化隆自号真如子，广汉人。由贡生官主簿。其书分天道、地道、人道、懋修、订学、钩玄、彝典、齐治、均平九篇，篇各分章，皆设为问答。其文颇博丽宏肆，规仿《淮南》、《鹖冠》诸子。然理不足而轧茁，其辞又多用奇字，如《亢仓子》之例，则亦金玉其外而已。

△《养生弗佛二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魏大成撰。大成字时夫，柏乡人。其养生论以平情为祛病之本，而深明医之不足恃。其弗佛论则明儒理以辟释也，持论颇不诡於正。然养生论称圣有心而无为，无为则能平情，情平总归无情，所以长生久视，则辟佛而转入黄、老矣。

故退而列之杂家类焉。

△《枕流日劄》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观其中引明薛瑄、蔡清、吴与弼事，则明中叶以后人矣。前有自题，称偶有会心，即述诸楮，不伦不次，或佛或儒。今观所录诸条，大抵格言之类。至於说志字之义，以为从士从心，不知志字上本从，知为不学人矣。

△《息斋藏书》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裴希度撰。希度字晋卿，号中菴，阳曲人。崇祯甲戌进士，官监察御史。入国朝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第一卷曰儒经撮要，第二卷曰道统中一经，第三、四、五卷曰四子丹元，第六卷曰学镜约，第七卷曰心圣直指，第八、九、十卷曰嘉言存略，第十一卷曰公馀证可，第十二卷曰麈谭摘，皆讲学之言，中间多与蔚州魏象枢书问辩论。卷首凡例，谓自一卷至十卷皆古先圣贤之前言往行，间出臆见，以发摭其底蕴。十一卷之证可，十二卷之麈谭摘，则同人之书札往来，与夫坐谭有涉名教者。今核是编，其中四子丹元，举濂溪、明道、象山、阳明而不及朱子，其生平宗主，已可概见。至道统中一经，多以二氏之言互证，亦未免於杂也。

△《衡书》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大陶撰。大陶字铸采，夔州人。书中自称官长子时事。盖尝为长子县知县也。是书凡核儒、仁师、五行、审知、利才、释孟、受任、抑尊、权实、贱隶、贞隐、明悌、富国十三篇，大抵学庄、列之寓言。如核儒篇称冉有为鲁将，与齐兵战败，季孙欲诛之，惧而奔楚。子贡游说吴越，反为鲁召兵，国几亡

。朱子进正心诚意之说，金人闻风而遁，遂恢复中原，并削平西夏。皆故缪其事实，以资嘲戏。盖大陶生於明末，故其书多有激之谈也。

△《新妇谱》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圻撰。圻字丽京，号讲山，钱塘人。顺治中贡生。其书皆详论为妇承顺之道，凡五十九条。乃其嫁女之时，作以授之者，故多通俗之语。自序谓傅氏有《理县谱》，今世无其书。所见惟《时人治谱》一帙，京邸授官者，率不可阙。

故仿其例，亦名之为谱云。

△《格物问答》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此书为《思古堂全集》十四种之一。大旨主王守仁之说，以格物为格去物欲，力斥朱子穷理之非。然王守仁初为是说，特高明之过，流入释氏耳。先舒乃毅然谓三教本一，二氏为儒之根本。

且称此论既确，决定无疑，恪欲专一守此以为自修自证之学。盖明季心学之流弊，深中乎人心如此，此固非守仁所及料者矣。

△《螺峰说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大旨调停於儒、禅之间。谓圣人之学深入於无生死，故其说曰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曰尽伦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格物欲语与考亭异，尽伦常语与佛氏异云云。盖欲以佛立教，而恐儒者以蔑伦攻之，故巧立是说以弥缝其阙也。

△《圣学真语》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既著《匡林问答》诸书，复约其指归以为是编。其学虽出刘宗周，然宗周传良知之说而主於慎独，故持论笃实。先舒传良知之说乃流於幻窟支离，无语非禅，而又自以为非禅。所谓姚江末流，愈失愈远，弥巧而弥离其宗者也。

△《潜斋处语》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庆有《古韵叶音》，已著录。是书分二十四门。大旨欲仿宋儒语录而所见颇浅。其驳陈淳论鬼神一条，以曾於梦中亲见《抱朴子》葛洪，具有灵验为证。夫淳以为必无鬼神，固宋儒主持过甚之论。然庆所云祈祷感应之说，亦非知鬼神之理者也。

△《蒙训》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庆撰。是编凡十九门，皆采摭古人之言，而大旨出袁黄《功过格》，杂以二氏福田之说。动辄称引鬼神，所谓有为而为，非儒者之本旨也。

△《理学就正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祝文彦撰。文彦字方文，海宁人。自称受学於刘宗周。然所论主於儒道同源，合孔、老而一之，似非宗周慎独之旨也。

△《圣学大成》（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孙锺瑞编。锺瑞字子麟，嘉兴人。是编杂抄明人语录，始自曹端，终於金铉，共八十五人。大旨以朱、陆、罗、王各分党与，酿为门户之争，欲以调停之说解两派之纷，其意本善。然两派判如水火，言人人殊，诟争固为私心，竟合而一之，莫明谁是，后学将何所适从？此所谓子莫执中者也。所引皆讲学之语，当列於儒家。以其中杨起元辈俨然自号比邱者亦厕简牘，则其流不一矣。故改录之於杂家，从其实焉。

△《拳拳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衷灿撰。衷灿号梅村，含山人。官荆门州知州。其学出鹿善继孙奇逢。是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讲学，以见性为宗。外篇以阴符为卫道、卫仁之书，谓朱子晚岁自悔早年训诂章句之非。皆沿袭姚江宗旨，去其师说犹不甚远。云不为俗情所染，方能说法度人，光明藏中，孰非游戏，淫坊酒肆，遍历道场，丝竹管弦，皆谈般若。则定兴、容城之学均无此论矣。

△《颜巷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衷灿撰。是书多记前言往行，其大旨归於淡泊。盖成於衷灿罢官之后，故以颜巷名编，然往往杂於二氏之学。如载九宫隐咒寢魂之法，又云真儒始能彻佛之巔，真禅始能窥儒之岸，其宗旨可见矣。

△《晚闻篇》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衷灿撰。是书摘录宋周、程五子以下至国朝孙奇逢、魏裔介、成性诸人之语，大旨在抑朱而尊陆。末附祖胤二条。南华十二条，更显然入二氏之谈矣。

△《柏乡魏氏传家录》二卷、附《家约》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皆训导子孙之词，多讲举业。后附《家约》一卷，凡十事。大旨主於谨身守法，保全富贵。盖其为大学士时作也。

△《劝世恒言》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题曰时人近本，昆林删订。昆林者，魏裔介之别号也。凡四十八条，意主化导下愚，是以多陈因果，然皆杂用骈偶之词。以文论则不工，以示俚俗又不能解，未免两无所取矣。

△《万世太平书》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劳大舆撰。大舆有《瓯江逸志》，已著录。是书皆杂缀先儒绪论。其曰《万世太平书》者，考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道学诸儒，自称为生民立极

，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命名之义，当取是语云。

△《龙岩子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丕则撰。丕则自号龙岩山人，曲沃人。顺治乙未进士，官金谿县知县。是书乃其自编语录。首列天地万物一体图，为其讲学宗旨。书中议论，务为奇创。

如云鹅湖之会，紫阳毫未有悟，直诋朱子为强项。又云余每不乐与天地合其德等语，加一与字，是天地与己为二，遂欲窜改经文。可谓果於自用。乃亟称明《一统志》、《月令广义》为无所不备，尤不可解也。

△《唾居随录》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贞生撰。贞生有《玉山遗响》，已著录。是编乃其家居之时，於玉山下葺颓垣为唾居，随意会所至，或披阅有得，陆续笔记成帙，故名曰《随录》。凡九百八十三则，皆讲学之语，持论颇为平正，多切近人情，而失之太繁，遂枝叶多於根柢。又多为对偶长联，犹沿明季陈继儒等小品之习。

△《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其子熾注。《秘典》者，沐之书。一隅解者，熾之注也。

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熾仕履未详。是书前无序文，而列汤斌、毛牲（案：毛牲即毛奇龄之原名）书二首。其说以天下事物之数起於一，而其要在集神明。如云闻见之知，月也。神明之知，日也。毛发寒变之知，星也。肌肤痛痒之知，辰也。其知皆神明也，而不可谓即神明。其说实本姚江之良知，而变化其语。至熾之注，则守其父说而玄虚弥甚。如云一旦跃起，正容端坐，息心以集神明。又云圣人在上，蔽目塞耳，敛手并足，端居深宫，而家国天下治，神明而已。尧、舜、周、孔以来，有是枯寂之学乎？至典之为训，说文谓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五帝之书，乃有是称，沐以自名，不免於僭。至《灵兰秘典》，乃《黄帝素问篇》名，方技家依托之文，更不应以名儒书矣。

△《潜书》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甄撰。甄字铸万，达州人，侨寓苏州。顺治庚子举人。官长子县知县。宋李覯先有《潜书》，今见《盱江集》中。甄此书偶同其名，凡分上、下二篇，而上篇下篇又各析为二，凡九十七目。大略仿《论衡》之体，自心性、治术，以至处世淑身之理，无不具列。甄与魏禧友善，故其文格颇相类。然所载多据当时见闻，及友朋酬对之语。其尊孟篇颇诋伊川。法王、虚受、知行三篇，又力崇良知之学，皆未为醇粹。

△《五伦懿范》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曰天台鹿门子撰，不著名氏。前有康熙五年自序一篇，又有康熙十年四明山人鹤控子序一篇，亦不知何许人。其书以五伦为纲，而各分子目。一目为

论一篇，反复申劝戒之旨。词多浅易，盖意求通俗也。

△《天方典礼择要解》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智撰。智字介濂，江宁人，回回裔也。尝搜取彼国经典七十种，译为《天方礼经》。后以卷帙浩繁，复撮其要为此书。首为原教、真宰、识认、谛言四卷，次为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礼真、斋戒、捐课、朝觐也。次为禋祀一卷，次为五典四卷，言五伦之事，次为五常四卷，次为娶礼、婚礼、丧礼，而附以归正仪。每事详为解释，以自尊其教。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贍。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

△《进善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天柱撰。天柱字孟高，号擎菴，秀水人。康熙丙申，天柱寄迹南京，见风俗奢汰，因为是书。共三十篇，总题为持身要则。惟编末略览古昔、近观天地二篇别署进善宝书，其中如保身禁忌、功过格之类皆附入焉。大意在箴砭世俗侈靡之失，而归之於三教清静。谓清静者儒之髓，佛之原，道之宗。又谓佛继三王、周、孔，有功於后世。三王、周、孔为盛世之佛。其立意未始不善，而立言则悖谬甚矣。

△《懿言日录》一卷、《二录》一卷、《续录》一卷、《别录》一卷、附《礼闈分校日记》一卷、《七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喆生撰。喆生字素岩，昆山人。康熙壬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编年成帙。《日录》始康熙庚申，终丁丑。《二录》始戊寅，终壬寅。《续录》始雍正癸卯终丁未。多讲学之语，亦兼及杂事。大旨尊程、朱，攻陆、王。谓孙奇逢初守程、朱甚笃，自鹿善继诱以文成，讲习遂复异趣，所遇非人，固其不幸云云。案鹿善继之在明季，力赴杨、左之难，触珰焰而不辞，泊大兵攻定兴，死守孤城，力竭授命。为人如是，亦可无愧於圣贤。而喆生不论人品之醇疵，但论学术之同异，至以非人诋之，程、朱所传，恐不如是。至《别录》一卷，纯言修炼之术，称为真仙所传。又称佛言应生无所住心，是无上妙义，能见得无住之心，便可超凡云云，纯为二氏之学。其《礼闈分校日记》一卷，乃康熙乙丑为同考官时所作。《七规》一卷，则其邀讲学诸人结会，每一会静坐七昼夜，以验心学者也。

△《方斋补庄》（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正瑗撰。正瑗字引除，号方斋，桐城人。康熙庚子举人，官至陕西潼商道。是书以《庄子》背驰圣道，故即其内篇之目而补其所未及论者。盖欲明孔之全，正庄之偏，反庄之肆，以归学庄者於醇也。然庄子之书，汪洋恣肆，本不附托圣人以立言，此乃一一与之辨难，殊为赘设。至反《南华经》之名而别名《西华经》，尤为不必矣。

△《公馀笔记》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炳撰。文炳有《易象数钩深图》，已著录。此书乃其讲学之语。凡八十一篇，各立篇名。其大意欲仿《通书》，故其自序谓官浙江安吉州州判时，尝奉檄校刊。钦定《朱子全书》，御纂《周易折中》，得益窥圣学之始终，全体大用，多所发明。然其学以无为宗，已全流於佛氏。又多杂以丹经之语，亦为不醇。

△《容膝居集杂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葛芝撰。芝字龙仙，昆山人。是书所载，类多格言，若所云心本无欲，欲者非心之类。其学盖颇杂於禅。卷首有芝自序，不著年月。而中引魏禧、徐枋语，知为近时人作矣。

△《苕西问答》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学孔录其师罗为賡讲学语也。为賡号西溪，南充人。康熙中官乌程县知县。尝颜其书室曰古小学，与门人讲论其中。学孔录其问答而附以与人论学之书。其大旨出於陆、王，而体例则全如禅宗机锋。

△《续笺山房集略》十八卷（兵部员外郎丁田树家藏本）

国朝郑道明撰。道明字希濂，号松冈，怀宁人。乾隆丙辰副榜贡生。是编皆其读书劄记之文。卷一曰理气解略，卷二至卷四曰四书解略，卷五曰四书徵略，卷六至卷八曰四书疏略，卷九曰洪范解略，卷十曰春秋解略，卷十一至十四曰经史解略，卷十五曰明史论略，卷十六十七曰明史纲目述略，卷十八曰葬仪记略、节烈记略。其学尺尺寸寸，摹仿宋儒，惟恐有一毫不似。在乡塾老儒之中，亦可谓笃志者矣。

△《颐菴心言》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乔大凯撰。大凯有《周易观澜》，已著录。是编乃其笔记之文，多所论辨，而颇近拘迂。

△《圣学逢源录》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维嘉撰。维嘉号潜川，休宁人。是书每卷为一类，每类以六字标题。既以逢源录为名，而每卷之首又别题深造篇第几字，未喻其例。其书为讲学而作，然大旨参杂以佛、老。

——右“杂家类”杂学之属，一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卷，内十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二十六 子部三十六

○杂家类存目三

△《事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皆推原事物之始，杂引经史。如以太师始於吕望，考之《

尚书》，箕子已先为之，则非周始也。又如开府仪同三司谓始於汉代，考汉建初二年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自此始，延平元年邓鹭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号自此始，而皆不云开府。至魏黄权，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盖汉制惟三公开府，至魏始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号。是编混而一之，皆失精审。又如《檀弓》载乘邱之战，乃士有谏之始，非自是而始有谏。引为谏始，亦殊疏舛。案《郡斋读书志》，载唐刘将孙《事始》三卷，晁公武谓分二十六门，与此本体例不合。又载蜀冯鉴《续事始》十卷，卷数尤不相应。此本所引，皆唐以前书，疑后人抄撮类书中所引刘将孙书，凑合成帙也。

△《释常谈》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续释常谈》二卷，秘书丞龚颐正养正撰。（案：王楙《野客丛书》作二十卷，此盖误脱十字。）昔有《释常谈》一书，不著名氏，今故以续称。凡常言俗语，皆著其所始。然则此书之作在龚颐正之前，当出北宋人手矣。原序称随日注解，总得二百事，而此本仅一百二十六事，殆后人病其冗滥，有所刊除欤？明谢肇淛《文海披沙》云，《释常谈》一书，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芜陋，极有可笑。至以鹅为右军，箸为赵达，盲为小冠子夏，瘿为智囊，醉为倒载，觅食为弹铗，五迁为盘庚，子死为丧明，聋为甃纒广，皆谬误不经，似村学究所为。其引负荆一段，尤似打鼓上场人语也云云。

今核其书，如谓程普为程据，谓夫妇不睦为参阅商，谓戴帽为张盖，卸帽为倾盖，谓凤兮凤兮为孔子之语，谓屣步为不乘鞍马，谓膏肓之疾为晋悼公。谓秦医为卢医，谓董宣封强项侯，谓饮酒烛灭为绝纒，谓自称己善为自媒，《齐东》之语，展卷皆是，尚不止肇淛之所摘。而灾梨祸枣，流传五六百年，亦事之不可理诘者矣。

△《别释常谈》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中引《中庸》冠以《礼记》，知为宋人。称齐桓公为威公，知为南宋人。故所徵引如苏轼《东坡集》、苏辙《栾城集》、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之类，皆至北宋而止也。以先有《释常谈》、《续释常谈》，故以别释为名。

其浅陋鄙俚，亦与二书相等，摘之不可胜摘也。

△《肯綮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赵叔问撰。叔问自号西隐老人，其始末未详。以宋宗室联名字推之，盖魏王廷美之裔也。是书首辨俚俗字义，於陆法言《唐韵注》中摘录以备考证。然《唐韵》为孙愐作，《法言》隋时人所著，乃切韵非《唐韵》，开卷先误。又谓孟子名应读口个切，不知韩愈《石鼓歌》正押平声。其他辨证，亦多说部习见

之文，无可采录。

△《古今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义》，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即汉纪随文辨理，作《古今考》。然惟有二十馀页，摘《汉书高帝纪》中名物称谓字义音释，略为辩论，与序相应。自东坡《胡麻赋》以下，皆杂记他事，注曰以下杂识诸条附。考方回所补《了翁古今考》，仍以原书为第一卷，无此诸条。知为后人以篇页寥寥，不盈卷轴，窜入他文以足之。陈继儒《秘笈》所载，大抵此类也。

△《正朔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其书力主周行夏时之说。首举《豳风》七月诗，次考六经及先秦古书与历代正史所书之月，皆为夏正，而以改时改月为世儒之臆说。凡三篇。考之《周礼》，正岁正月，并见於经。所谓正岁者，兼用建寅以便民。所谓正月者，则专用建子以颁朔。故一王之制，而两正并行。经典时有异文，盖缘於此。

了翁不考《左传》王周正月之文，及春王正月日南至之类，而摭其兼用之文，为周行夏时之证。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矣。

△《读书杂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其书多辨证经义之语。若引《左传》或濡马褐以救之注，褐，马衣，遂谓马有衣，不知马衣即马被具，犹之宋人以马被具为马甲耳，非别有衣也。《春秋正义》引服虔说，谓马繁纓为索{尹吊}，岂古者马亦别有{尹吊}耶？

此类皆随文生解，不得经意。其谓哉生魄当作霸，霸、魄二字有异；昭为诏音，不始晋讳，则皆有合於说文之旨。盖随笔劄记之书，不及一一考证，故不能一一精核也。

△《搜采异闻集》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永亨撰。诸家书目皆不载，惟明商维濬《稗海》中刻之。今考其文，皆剽取洪迈《容斋随笔》而颠倒其次序。其中濮安懿王子宗绰《藏书目录》一条，尚未及改去忠宣公字。又兄公一条，亦未及改去余奉使金国字。盖明季士风浮伪，喜以藏蓄异本为名高，其不能真得古书者，往往贗作以炫俗。其不能自作者，则又往往窜乱旧本，被以新名。如是者指不胜屈，此特其一耳。

△《续古今考》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金元好问撰。考好问著述存者有《遗山集》、《中州集》、《续夷坚志》，佚者有《壬辰杂编》，此外诸家著录，别无他书。此编莫省所自来。前有永乐四年解缙续序，词意凡鄙，不类缙文。其论《晋书》以十六国为载记，不

若《东都事略》以辽、金、夏为附录，决非金人之言。中间屡引《困学纪闻》、《文献通考》，案王应麟生於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辛巳，其作《困学纪闻》据袁桷序，应麟时年五十馀岁，当在咸淳末年。好问卒於宪宗七年丁巳，即宋理宗宝祐五年，是《困学纪闻》书成在其歿后二十年。《通考》虽成於宋末元初，其刊行於世则在元英宗至治二年，在好问歿后又六十馀年，皆不应预为徵引。至解《论语》有妇人焉，引来集之《樵书》，又引顾炎武语，皆明末国初之人。解《中庸》屋漏，引陈司业之说，今见陈祖范《经咫》中。祖范荐举经学，赐国子监司业衔，事在乾隆十六年，则此书直近时人所为。本可不著於录，以其托名古人，故存而辨之，不使售欺焉。

△《箐斋读书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洪谟撰。洪谟有《群经辨疑录》，已著录。是书卷首一行题南皋子述，篇中皆自称南皋子。前有正德丁卯陈旦引词，云是文安先生精神心术所在。羽翼经传，阐明意义，最为精切。惜篇帙首尾俱未载姓氏，恐岁久传疑，敢引其大略於端。今观上卷中如黑水和夷诸辨，颇见考据，三皇制器诸论，则义甚平浅。下卷辩论周正凡十馀条，力主蔡氏改时不改月之说，反诋孔、郑为非，极为博辨。

至於僖公五年春正月日南至之文，夏正必不可通，则直断以为左氏妄意增改，可谓不顾其安矣。其他论伯牛非患癩之类，亦皆纯以臆断，不足与辨也。

△《两山墨谈》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霆撰。霆有《唐馀纪传》，已著录。是书考证古籍，颇为详赡，而持论每涉偏驳。如据《国语》王子晋厉宣、幽、平之言，谓周宣与万、幽、平相等，谓许衡、姚枢不当仕元，谓至正二十六年即当削元之统，皆乖谬殊甚。又轻信小说，如红线、苏小妹之类，并引为故实。至於据《政和县志》所载余应诗，以元顺帝为瀛国公子，益荒诞矣。

△《灼薪剧谈》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朱承爵撰。承爵字子儋，不知何许人。其书作於正德癸酉。因腊月大雪，与朋友拥炉夜话，录而成编，故以灼薪为名。然杂抄唐、宋说部之文。如余游褒禅山一条，全录叶梦得《避暑录话》，而注其末曰，余，叶石林自谓也。似乎节录古书。而彭渊材禁蛇开井一条，全录惠洪《冷斋夜话》，惟改使余跋其书句为使其宗跋其书，又似乎冒为己语者。殊不解其何所取义，哀此一编也。殆书肆贾人所为耶？

△《古今原始》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赵鉞撰。鉞字子举，一字鼎卿，桐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此编皆考究事始，提纲列目，而采摭繁芜，漫无别择，又多不注

所出。其皇古诸条，尤荒陋。如燧人氏条下云，立传教台。注曰，案教令始此。

轩辕氏条下云，帝誓翦蚩尤乃斋三日。注曰，此斋戒之始。又云命风后为侍中，注曰，侍中官名始於此。此类已极舛陋。又云《黄帝内传》题箴铿得於石室，刘向校书得之，注曰，此作传之始，更几於戏剧矣。又伊耆氏蜡，词见於《礼记》郊特牲，实非僻书，乃列之女希氏下，而注曰，后世祭用祝文，皆原於此。不考殊甚。至谓五经之外有四书，始於明太祖，则不足与辨矣。

△《史纲疑辨》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林有望撰。有望字未轩，桐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是书哀集唐、宋至明文集说部考辨之文，与论世之作，不分门目，唐、宋仅十之一二，明人居十之七八。编次标目，殊为芜杂。或附载诗篇，尤无体例。

△《千古辨疑》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陈锡撰。锡字南衡，天台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其书皆辨证经籍疑义。凡天文一卷，地理一卷，诗一卷，书一卷，律吕一卷，春秋一卷。大抵务博好辨，而仅凭虚臆断，考证之处十不得一，非根柢之学也。

△《读史订疑》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乃其考证之文。虽以读史订疑为名，而所言不必皆史事。如鸿胪润毗山龙鱼水，则纠明《一统志》疏漏。锺离令嫁前令女事，则论自警编之失。至於玉兰花一条，直《农家圃史》中语，与史益为无关。盖本笔记之流，而强立读史之目，名实乖舛，职是故矣。

△《简籍遗闻》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溥撰。溥，鄞县人，黄润玉之孙也。仕履未详。是书多纪明代轶闻，亦间考证古事。如谓胡一桂《十七史纂要》第三卷乃董鼎之作，张光启《宋鉴节要》、刘定之《宋论》、邱濬《世史正纲》、程敏《政受终考》皆未检刻本所题，误引为胡说。谓谢铎《尊乡录》漏胡三省名，辨秀州刺客为韩琦事，记栾肇作《四书驳》，引季康子问弟子好学一节，辨君问称孔子对曰之例，辨元祐幸《学诗同异》，辨《金川玉屑集》伪本三可疑，论夹注书字本杜荀鹤诗，辨金忠谥忠襄非易名之礼，辨程端学集误以饮飞都副兵马使黄晟为古斩蛟之饮飞，皆有依据。而委巷丛谈，时复滥载。如记明太祖谓六经为五穀，《琵琶记》为珍羞；记元顺帝为宋后；记成祖纂修五经四书性命格言及古人行孝为善事，名《永乐大典》；记成祖徐后迷其葬处，赖老卒以朽木识之，乃寻求而得；谓戴良私遁捕得，锁贯肩骨而死；谓明惠帝自田州解入京时，其祖目击；谓杨士奇以昭字为仁宗庙号，以宣字为宣宗谥，乃以霍光之推昭立宣自比；皆荒唐无据之谈。至记李清照事，一条云赵抃子妇，一条又云赵挺之子妇，隔数页

而矛盾，尤失检矣。

△《稗乘》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万历戊午，孙幼安得其本，为校正刊行。其类凡四，曰史略，曰训诂，曰说家，曰二氏。凡采用书四十二种，然多所删削，不载全文。中间如陶九成《元氏掖庭伪政》一篇，考孙作为《九成集序》，备列其所著之书，并无此名。盖即摘《辍耕录》中数条，别为新名。馀亦多随意抄撮，无可采录。

△《常谈考误》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周梦旸撰。梦旸有《水部备考》，已著录。是书卷首诸序皆称《常谈考误》。

而其书题曰《青谿山人文集》，以《常谈考误》为子目。盖其初别行，后又编入文集也。其言皆辨世俗引用典故之讹，而援据颇为寒窘，亦多舛误。又有不必辨而辨者，如辨青云非圣贤元语，即仙隐踪迹，今乃谓登科入仕为青云者误，是不知《史记范睢蔡泽传》，须贾有致身青云之上语也。谓程子表章《大学》、《中庸》，朱子合以《论语》、《孟子》谓之四子，宋时尚未以四子名，是并真德秀《四书集义》未见也。又谓明太祖以五经、四书取士四书之名自此起，是并《元史选举志》未见也。至辨太学石鼓非落星所化，道士所居，不可称方丈，尤嫌猥陋。如为读书人辨，则读书人无谬至此者，如为不读书人辨，里巷讹传，触耳皆是，如刘克庄所谓满村听唱蔡中郎者，可胜与辨乎？

△《琅琊曼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鼎思撰。鼎思字慎吾，安阳人。万历丁丑进士。是编皆考证之文，然皆抄撮前人之语。其第四卷专解《周易》，多杂录李氏《易解》及刘牧《钩隐图》，苏轼、杨万里《易传》语，而皆不辩论其是非。盖录以备检之册，其后人缮写成帙，非其本志也。

△《秕言》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郑明选撰。明选字侯升，归安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刑科给事中。是编皆考证之文，而舛陋特甚。如辨西王母但引《山海经》，是并《尔雅》及《穆天子传》均未考也。辨饮马长城窟行谓见《蔡邕集》，是并《玉台新咏》未考也。辨接罗引《世说》曰接罗，今之襦衫，《世说》实无此文，是并《世说》未考也。辨望羊但引《释名》，是并《家语》未考也。辨羽化引柳公权语，是并《晋书》未考也。辨讳丙为景始於六朝，是并《唐书》未考也。其他舛误颠倒者，不可以殫数。观所徵引者，不过《韵会》、《事物纪原》之类，而遽欲攻诘古人，宜其动辄自败矣。

△《升庵新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宇编。字字永启，闽县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参议。是编抄撮《丹铅》诸录，存其什一，而所撰又不能精。原书具存，此为蛇足矣。

△《学林就正》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有《经典稽疑》，已著录。耀文在明季诸人之中，颇能考证。所作《正杨集》，攻《丹铅》诸录之讹，虽词气叫嚣，有乖大雅，而疏通引据，尚不失精详。此书则聚诸驳杂异说，诋呵圣贤。如引慕容盛之论，比周公於曹操之流，据《汲冢书》之文，诬文王以商臣之事。小言破道，莫甚於斯。若夫南宋诸儒，力分门户，或不免主持太过，不得其平，如抑苏轼诋岳飞之类，诚不愜人心是非之公，随事辨正，未为不可。耀文必以张栻晚得异疾指为伪学之证，则深文苛索，有意求瑕，将伯牛之歌芟苳亦为内行不谨乎？又若许衡隶籍河南，已非宋土，中阅金源一代，相距百有馀年，而乃责以仕元，曲相指摘，是东晋之士当越三国而宗汉朝，北宋之人当隔五代而心唐室。其吹索无理，益乖刺不足辨矣。

△《玉唾壶》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一槐撰。一槐，钱塘人。万历末官临淄县知县。此书即其在临淄时所作，皆辨证经史之言。前有自序，谓书之朽墙，斂之唾壶，满而册脱，因以名焉。其中如据东坡龙井题名记跋，知其尝三游赤壁。据《尔雅》食苗心曰螟，驳韩文根节之螟句为误，亦间有考订。至如谓《兰亭序》曾字作僧，乃原作立人，钩进行里，后人临摹误加，而不知为徐僧权押缝题名，权字灭而僧字存。又以马明王为兰陵王，又以王勃文落霞为鸟名，又以曹娥碑幼妇为昌口，改绝妙为绝唱，则穿凿太甚矣。

△《戏瑕》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钱希言撰。希言有《剑筴》，已著录。是书皆考证之文。其名《戏瑕》者，取刘勰所云尹敏戏其深瑕义也。然此语出《文心雕龙正纬篇》，戏字颇无义理，故朱谋诤等校本，皆以为诋字之误，其说不为无见。希言以其新异，采以名书，亦好奇而不顾其安矣。书中颇以博识自负，而所言茫昧无徵。如妇人缠足一条，不知《秘辛》为杨慎伪撰，已为失考，复云余见一书，称缠足始於帝辛妲己。妲己狐妖，故缠其足，此说最古，要必有据云云。东方朔一条，称又见一书，其母梦太白云云，不知一书者竟何书也。又如称姬一条，引宋玉《高唐赋》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语，谓妇人称姬在周以前，不知此正周末寓言。

《神女赋》改正王玉二字，引凌初成核札，谓沈括《梦溪笔谈》无此说，而不知实出姚宽《西溪丛语》。古人姓名一条，谓冯驩一称冯煖，韩凭一称韩朋，荀卿一称孙卿，匡俗一称康俗，不知卿姓因汉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讳而改，非其本字。洗灞一条，谓唐人《仲子陵赋》用泉鱼二字出《吴志》，而不

知本《老子》渊鱼二字，避唐高祖而改。古人墓文一条，谓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呜呼有吴君子六字，则并误记《淳化阁帖》矣。至於因粉奭名多罗，而解顾甄远诗多罗少年为粉少年；因七月为兰秋，而解王勃文兰燕为七月燕，尤为穿凿附会。惟引陆龟蒙诗证宋玉真有《微咏赋》，引《柳宗元刘禹锡集》证姜芽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马迁妾随清娱墓碑》可疑，引《梁书》证梁皇忏郗后化蟒之妄，引陈鸿《长恨歌传》证《说郛》飞燕外传之贗托，以及记《琅嬛记》出《桑怱集》，《柳志》、《女红馀志》皆出好事伪托，叶昼伪造李贽诸书，顾氏《诗史》本唐汝询作诸条，差可资参考耳。

△《析醒漫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懋仁撰。懋仁有《年号韵编》，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意欲以考证见长，而摭摭残剩，多无根据，盖学杨慎而不成者也。如谓对牛弹琴为俗谚，引李石面牛鼓簧为证，不知此汉牟融理惑论中所载公仪休事，今在《宏明集》中，非谚语也。谓斗百草始於周，引《申培诗传》为证，不知为丰坊伪作也。谓西王母为国名是矣，而曰汉武时西王母必其种落，不知《汉武内传》所云西王母，实造为神仙之说，非如舜时贡环而来者也。谓高似孙《纬略》误以烧香为始佛图澄是矣，乃不引博山香炉证始於汉，而引《法苑珠林》由余对秦穆公烧香供佛，是以释氏妄谈执为典故也。其引周穆王於五台山造寺供养文殊，证佛寺不始於汉，病亦同此。其尤无谓者，如云人知左太冲十年乃成，而不知张平子《二京赋》成亦十年。又云人知始皇博浪沙中为盗所惊，大索十日，而不知兰池为盗所窘，大索二十日。又云人知断机教子有孟母，而不知断机厉夫有乐羊妻。此与徐渭《路史》载刘歆为刘向之子以为异闻，同一龃陋。观其於诸书之中最推重《韵府群玉》，可知其学问所由来矣。惟辨《通幽记》之李伯禽在贞元五年，必非李白之子，与引释名驳《太平御览》过所之误，差可取耳。

△《雅俗稽言》四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张存绅撰。存绅字叔行，号见其，华容人。天启中由贡生官蒲圻县训导。是书抄撮杂说，凡二十门。自序谓后先借读书，几破万卷，殫三十馀年之力，七易其稿。前列引用书目千馀种，多唐以来所不著录，大抵抄自类书，子虚乌有。

又或标其篇名为书名，颠倒错乱，不可缕指。其凡例一条云，出处书目，有既揭总名，而篇章亦复错出。如曰《礼记》矣，又出王制、坊记。曰《纬书》矣，又出元命苞、援神契。曰《史记》矣，又出货殖、滑稽。曰《升庵集》矣，又出丹铅、伐山之类。非赘也，要以详其言之有稽云云。则亦自知其丛脞矣。

△《读书考定》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良儒撰。良儒字穉修，湖北人。崇祯中由荫生官光禄寺典簿。是书分天象、时令、地舆、人物、仕籍、行谊、肖貌、人事、书籍、法教、方伎、宫室、饮食、服饰、器用、花木、品汇，凡十七门。每类徵引旧闻，订其讹舛，亦《容斋随笔》之支流，然大抵多前人所已言。如唐明皇游月宫，及月中嫦娥之类，不过诗赋家藉为词藻，本无人以为实事，亦无庸纷纷诂辨也。

△《事物初略》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毖撰。毖字贞九，吴县人。是编成於崇祯甲申。杂记事物俚俗语言之所自始。然多剽取事物纪原诸书，语多猥鄙，不足以言考证之学。

△《俗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录古今谚语及方言，标其原始。凡经史小学诸书，皆见援据。其采自说部者，并各注书名於其下。虽释常言，而考证颇近於古。然如释大夫称主，引《左传》及《国语》，而《周礼》以主得民之文反不见引，则录传而遗经。

又释郡君县君，引元品官母妻四品赠郡君，五品赠县君，然考汉武帝尊王太后母为平原君，平原汉郡，则封郡君之制已始於汉。又武帝封金王孙女号修成君，修成汉县，则封县君之制亦始於汉，是书仅载元品官，则引后而遗前。又论音韵，谓北人以步为布，为方音之谬，不知《周礼》注酺步可以通读。《春秋释文》蒲圃之圃一作布音，是四音且可并转，况步布之通为一韵，不过读有轻重耶。此由昧於古读，故未得通方之旨也。

△《纬略类编》三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皆取杨慎《丹铅》诸录稍颠倒窜乱其旧次。抄合成编。伪书中之最拙者。盖奸黠书贾，苟且渔利之所为，而收藏家不及辨也。

△《菰中随笔》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炎武本精考证之学。此编以读书所得，随时记载。旁及常言俗谚，及生平问答之语，亦琐碎记入。虽亦有足资参考者，然编次不伦，冗冗无绪，当为偶录稿本，后人以名重存之耳。

△《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顾炎武撰。载吴震方《说铃》中，然皆炎武《日知录》之文。潘耒作《日知录序》，题康熙乙亥。徐倬作《说铃序》，题康熙乙酉。是《日知录》已刻十年，乃有《说铃》。不应剽剟割裂，别立书名。考毛先舒《澠书》，有《与炎武札》称承示《救文格论》，考古、日知二录云云。则炎武原有此书别行於世，后乃编入《日知录》中。此犹据初本刻之耳。

△《别本潜邱劄记》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此书有吴玉搢编次之本，亦已著录。此本乃其孙学林所编。前有学林识语云，劄记卷一至卷六乃大父有疑即录，自为问难之书。其中有已校订者，有止存旧说而未校订者。或谓已校订者自当付梓，未校订者乃古人旧说，似宜删去。学林以是皆先人疑而未订之义，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册乃仲弟学机竭数年之力，寻先人手迹，陆续成帙，不敢漫为分析。惟依原本付梓，以成先志云云。盖学林尊其家学，不欲一字散失，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如卷一中突出一条云，此自其胜场，安可争锋？又突出一条云，此书诂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此类至多，当时不过以备简牘之用，乃一概录之，亦复何取。又六卷皆录若璩之诗，若璩学无不通，惟词赋一道，涉之甚浅，凡所持论，多强不知以为知。学林录而刻之，适足以彰其短，殊不及吴玉搢本有条理。故今以吴本为定，而此本附存其目焉。

△《修洁斋闲笔》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坚撰。坚字青城，无锡人。是书凡三百馀条，皆杂论典故字义，大抵从说部中录出。自序称同邑顾宸有《辟疆园习察》一书，缀缉未竟，复刺取数十则以附益之。今书中不加标识，亦不知孰为顾氏之语也。

△《天香楼偶得》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虞兆澂撰。兆澂字虹升，嘉兴人。康熙初诸生。是编乃其读书所得，随笔纂录，分类编次为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鸟兽、虫鱼、草木、典制、字学、人事、艺文十部。中多蹈袭旧文，其自为考证者不过十之一二。如论《刀剑录》误以宋废帝为顺帝，以杨玉夫为杨玉；论《五代史》唐庄宗立皇后刘氏事，本纪与家人传年月不同；论刘禹锡诗自注二高字，谓高门字既对晓镜，则亦似自高；论孟子非馆於雪宫；论郭子章马记误收羊事；皆为确当。而论五杂俎野蚕一条，尤洞烛真伪。至於谓《诗》投畀有北用《拾遗纪》黄帝事，不知王嘉正依托《诗》语；谓镜称菱花未详何义，不知《飞燕外传》有七出菱花镜事；谓隋时改丙为景，唐修《晋书》皆仍《隋书》，不知丙字本唐讳嫌名；谓周邦彦十六字令当以明月影三字为句，穿窗白玉钱五字为句，讥改明为眠，作上一下七之非，不知别作之归十万人家儿样啼，亦是上一下七，不可归十万为句，皆失详考。至谓对子字父始於苏轼，并忘曹子丹佳人一语，即在本书之中，失於检核。其他所论天文，多涉臆揣，而孟姜女滴血寻夫骨事，更无徵不信矣。

△《言鯖》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吕种玉撰。种玉字蓝衍，长洲人。是编皆订正字义，考究事始，亦宋人《释常谈》之类，而语多习见，又往往昧其本原，或反滋颠舛。如谓今之路引本汉之长境，不知《周礼》亦有此法；谓墓志有爵者称公，无爵者称君，不知《

隶释》有后汉故民吴公碑；谓即时为登时，本唐戴胄语，不知汉建安中焦仲卿妻诗已有登即相和许语；谓亲家之称始五代，不知唐大历中卢纶诗已有人主人臣是亲家语；谓排行起晋末，汉人未有，不知《水经注》载汉光武帝封诸侄，已德字联名；谓虎林称武林先见《晋书》及《汉地理志注》，非避唐讳，不知作《晋书》之房乔，注《汉书》之颜籀，正为唐人。其尤谬者，如《汉武内传》，王母命田四非答哥哥毕云云，乃答哥为句，哥毕为句，哥即古文歌字，种玉不知汉人假借通用之法，又误读为一句，遂以弟呼兄为哥哥语本於此，亦太疏舛矣。

△《事物考辨》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象明撰。象明有《七经同异考》，已著录。是书自七经诸史至昆虫植物，凡分四十六类。凡经传注疏及子史百家，靡不采辑，亦间附己说於各条之后。

此本犹出其手录，旁注涂抹，多所改定，其用力颇深。中如甸师祭祀共萧茅，郑大夫曰：萧字或为茜，郑康成以为取萧祭脂之萧，象明义主后郑，所见颇允。

至如《礼记》郑注君陈周公子孔安国传以为臣名，象明宗孔而黜郑，谓蔡仲之命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成王命君陈第曰懋昭周公之训，不曰率乃父周公之训，其非周公子可知，则未免拘文牵义矣。其他随笔记录，亦鲜考核。盖勤於采摭而短於考证者也。

△《天禄识馀》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缉成编。辗转稗贩，了无新解，舛误之处尤多。杭世骏《道古堂集》有是书跋曰：钱塘高侍郎以儒臣获侍先皇禁幄，退而著书二册，题曰《天禄识馀》。意谓延阁广内密室之藏，有非穷巷陋儒所得窥见者。今观其书，则笑言鯖，岂足以当天厨一脔也。迹其所徵引辨说，大半皆袭前人之旧。一二偏解，时有牴牾。

不观《左传》注，妄谓室皇为豕前之阙；不观《汉书》注，妄引《后汉纪》以证太上皇之名；不观水经、文选两注，妄诧金虎、冰井以实三台；不观《地理通释》，妄分两函谷关为秦、汉。其尤踳驳不可据者。青云二字莆田周方叔以为有四解，乃遽以隐逸当之；聚头扇已见之金章宗词咏，（出归志。）乃谓元时高丽国始贡；银八两为流本《汉书食货志》，乃引《集韵》以为创获。八米卢郎既见之齐、隋两书，姚宽《丛语》云，盖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数之多也。黄山谷、徐师川何尝误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诗成未伏卢为证，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为学，先根柢而后枝叶，先经史而后

词章，侍郎置身石渠金匱，获窥人间未见之本，而所采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诣矣。其排斥士奇，可谓不遗余力，然取此书覆勘之，竟不能谓世骏轻诋也。

△《畏垒笔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昂发撰。昂发字大临，长洲人。康熙庚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书成於康熙戊戌。前有昂发题词，称自庚寅、己丑间始随笔劄记，虽古人成说，有裨见闻，增长智识者，咸掇录焉，间参以意见云云。其书皆考证之文，大抵皆采掇旧闻，断以己意。中间如匡鼎说诗一条，知《西京杂记》之伪，而杨王孙名贵之类，又引《西京杂记》为凭。《孔丛子》一条，既灼知其书为依托，而子思生无须眉之类，又引以为证。盖爱博嗜奇，随文生义，未能本末赅贯。至於以泰山碧霞元君为周武王女太姬之神，陈敬仲奔齐，奉之以来；以西洋天主教为秦始皇所遣求仙之人，飘流海岛，奉之以去。尤属牵合臆断。核其所学，自不及国初顾炎武、朱彝尊等之淹通。然持择矜慎，叙述简洁，正舛订讹，颇资闻见，在近时说部之中，犹为秩然有条理者。究非明人杂录，转相裨贩，冗琐无绪者比也。

△《古今释疑》十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方中履撰。中履字素北，桐城人，方以智之子也。此书皆考证之文。一卷至三卷皆论经籍，四卷至九卷皆论礼制，十卷论氏族姓名，十一卷论乐，十二、十三卷论天文推步，十四卷论地理，十五卷论医药，十六至十八卷论小学、算术，各标题而为之说。中履名父之子，学有渊源，故持论皆不舛陋。然镕铸旧说以成文，皆不标其所出，其体例乃如策略，不及其父《通雅》之精核也。

△《螺江日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鹜撰。文鹜有《大学偶言》，已著录。是书杂志经史疑义。

如《尚书》笃信古文，《大学》遵用古本，皆守其师毛奇龄之说，持论亦甚辨博，然疏舛往往不免。如谓汉元狩中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即官造假银，不知古人银锡通谓之金，汉时本无以银交易之事，非若后世之贵贱顿殊，亦何所用其假造乎？

至论陆农师家世而谓《通考》所载佃曾孙遁为又是一人，不记世系，不知遁即游之子，其所作游文集跋语，现存集中。而以为别一人，尤失考之甚矣。

△《知新录》三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堂撰。堂字勿翦，歙县人。是书成於康熙丁酉。每一事采集众说，考其原始，参以论断，各为标目，略以类从，惟不立部分耳。采摭颇富，而多不著所出。大旨欲仿顾炎武《日知录》，然不过《谈薈》、《樵书》之流亚耳。

△《西圃丛辨》三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田同之编。同之字在田，德州人。康熙庚子举人，官国子监学录。是书杂

采诸家说部，分类排比，皆因其旧文，不加论断。故卷首题名不曰撰著，而曰纂集云。

△《经史问》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植撰。植字于岸，古田人。乾隆壬戌进士。是编乃其主广东粤秀书院时与诸生搜经史疑义，设为问答以考订之。大率皆注疏旧义，且与毛奇龄《经问》雷同者亦复不少。

△《掌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有《经咫》，已著录。是书乃其劄记之文，皆考证名义训诂。然大抵摭旧文，罕逢新义。疑其辑录诸书之说以备检阅，其门人转相传写，因而刊行，本非有意著书也。

——右“杂家类”杂考之属，四十六部，四百四十三卷，皆附《存目》。

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三十七

○杂家类存目四

△《试笔》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欧阳修撰，末有苏辙、苏轼二跋。盖杂集其手书墨迹，录而成编，故往往与《六一诗话》、《归田录语》相出入。考陆游《渭南集》，有为杨元发跋东坡所书《兰亭记》曰：明窗净几，笔研纸墨皆极精良，是人间之至乐，六一居士尝以是为自得云云。今其语正载此编中，似非贗作。惟苏轼一跋，凡猥殊甚，决非轼语，或刊是书者所依托欤？

△《章申公九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晁、陈二家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未著录。卷首序云，丞相惇，性喜挥翰，在政府时，日书数幅，予尝见杂书一卷，乃抄录之。盖从其墨迹录出。前七则皆论书体源流及用笔之法，惟第八则为叙吕元圭幻异事，第九则末署曰：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京口西斋大涤翁书。元祐六年正惇贬汝州时。按东都事略，惇自汝州徙扬州，提举洞霄宫，以父老乞侍养，归苏州。其事《宋史》不载。今据此书所云大涤翁者，当因领洞霄宫，故以自号。而京口亦由汝赴苏所经之路，与《东都事略》一一相合，知非伪托。然惇人不足道，并其书亦为世所弃置矣。

△《蒙斋笔谈》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郑景望撰。商濬刻之《稗海》中。厉鹗《宋诗纪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丰、元祐间。有《蒙斋笔谈》。今考其书，乃全录叶梦得《岩下放言》之文，但删其十分之三四，而颠倒其次序。竣盖误刻伪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郑伯熊字，见於陈傅良《止斋集》中。其人登绍兴十五年进士，累官太子侍读，宗正少卿，谥曰文肃。《宋诗纪事》既载伯熊诗於四十七卷中，又据此书

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疏舛也。

△《麟書》一卷（通行本）

宋汪若海撰。若海號東叟，歙縣人。靖康中為太學生。建炎中官至直秘閣，知江州。事迹具《宋史》本傳。史稱若海豁達高亮，深沉有度。金兵至汴，若海上書樞密曹輔，請立康王為大元帥。及京城失守，若海復述麟為書以獻，即此本也。其書托麟為喻，以俚詞作韻語，詭言鴟夷子授之磐固侯。大旨主用兵之是，斥和議之非。又言不當追回康王，而勸欽宗以死社稷，用意甚為剴直。因當時金人已破京城，故不敢顯言而以廋詞寄其意。后有鄧肅、呂本中及其從父藻三跋，明人嘗以此書及其圍城中上曹輔書上尼瑪哈請存趙氏諸書，合編為《若海集》。

此則別行之本，陳繼儒刻入《秘笈》者也。

△《打虱新話》十五卷（兩江總督采進本）

宋陳善撰。善字敬甫，號秋塘。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字子兼，蓋有兩字。善，羅源人。《學齋佔畢》稱福州，蓋舉其郡名也。其書考論經史詩文，兼及雜事，別類分門，頗為冗瑣，持論尤多踳駁。大旨以佛氏為正道，以王安石為宗主。故於宋人詆歐陽修，詆楊時，詆陳東，詆歐陽澈，而詆蘇洵、蘇軾、蘇轍尤力，甚至議轍比神宗於曹操。於古人詆韓愈，詆孟子。誤讀《論語》，甚至謂江西馬師在孔子上。而於周邦彥諛頌蔡京之詩，所謂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者，則無訛焉。善，南北宋間人，其始末不可考。觀其書顛倒是非，毫無忌憚，必紹述餘黨之孫，不得志而著書者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是書有二本，其一本不分卷帙，末有紹興己巳善自跋；一本分十五卷，而無自跋。此本作十五卷，當即曾所言之第二本。然實有自跋，蓋曾所見本偶佚末頁耳。

△《蕉窗雜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旧本题曰宋稼轩居士撰。稼轩，辛弃疾号也。故凡遇宋字必加皇字於上，以明其为真弃疾作。然书中乃引杨慎《丹铅录》、王鏊《震泽长语》、都穆《听雨纪谈》、焦竑《类林》、王世贞《艺苑卮言》，其妄殆不足辨。其所自增数条，如谓木笔名辛夷，芍药一名辛夷，云出《山海经》之类，更为无稽之谈。殆妄劣书贾，钞合明人说部，诡题此名也。

△《诚斋挥麈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左圭收入《百川学海》中。今检其文，实从王明清《挥麈录》话内摘出数十条，别题此名。凡明清自称其名者，俱改作万里字。盖坊刻贗本，自宋已然。《百川学海》在丛书中最有体要，然且如此，其餘固无足責矣。

△《鹤山笔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魏了翁撰，载陆烜奇《晋斋丛书》中。末有悔馀老人跋，称竹垞自粤游回，钞《鹤山笔录》一卷见视。子意必陈腐满纸，漫不省也。近因笺注苏诗，试取检阅，则见辨核纪录，皆有真趣，卓乎小说名家。毛氏《津逮》既镌其题跋而不及此，想汲古阁中亦无此藏本也云云。悔馀老人为查慎行别号，竹垞不知何许人，疑为竹垞之误也。然朱彝尊《曝书亭集》无此书跋，而慎行补注苏诗亦无一字引此书。跋中辨核纪录，皆有真趣二语，文义殆不可通，恐不出慎行之笔。

烜又自跋其后云按《唐宋丛书》曾刻了翁《经外杂抄》二卷，此才及十分之三，大段相类，而互有异同。古人於说部，往往历年成书，各种而后并归一部，此当是初本也。察烜之意，殆亦隐觉其伪而巧为之词，其实即书贾剽经外杂抄伪为之，与烜所刻《平巢事迹考》钞《通鉴》半卷者等也。

△《萤雪丛说》二卷（通行本）

宋俞成撰。成字元德，东阳人。前有庆元庚申自序，称年四十后即不应科举，优游黄卷。考究讨论，付之书记。囊萤映雪，无所不为。尘积日久，遂成一编，目曰《萤雪丛说》。其书多言揣摩科举之学，而谆谆於假对之法，以为工巧，论皆迂鄙。所记契丹祭文之事，盖本孙奕《示儿编》，不能纠驳其非，仍述为美谈，尤《齐东之语》。其解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二句，谓过当宥而大者不在所宥，故曰无大；故当刑而小者不在所刑，故曰无小。又训皋陶陈谟为射策之义，皆穿凿附会，无可取也。

△《宜斋野乘》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吴枋撰。枋字木方，江阴人。是书以《野乘》为名，而多涉考证。其中如谓孟尝君与孟子同时，谓颜子之卒不止二十九，谓吞东西周者非始皇，皆有依据。

至论五帝非官天下，而举少昊之传位於侄，颛顼传位於从侄，摯传位於弟，尧传位於五世侄孙，舜传位於六世祖之从兄弟为家天下之证，其说过奇，不中经训矣。

前有自序，称其书本十卷，毁於火，后忆录其一二。此本只十一条，与《说郛》所载相同，似又经删节，非完书也。

△《木笔杂钞》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无名氏撰。前有小序，称息轸多年，小有纪录，斋前有木笔一丛，遂以名之云云。其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今考其书，皆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之文，原书本八卷。此本摘抄二卷，别标新名，又伪撰小序弁於首。盖奸黠书贾所为，曹溶不辨而收之耳。

△《吹剑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有《吹剑录外集》，已著录。此编作於淳祐三年癸卯。前有自序，谓取庄子吹剑首者映而已之语，以名其书，言无韵也。然议论实多纰缪，於古人多所诋诃。如贬武王则拾苏轼之绪论，诋孟子则循李覿之谬词，斥诸葛亮为不明大义，不忠汉室，亦本其兄文龙之妄说。盖文龙以此说取解於同文馆，故文豹述之也。他若韩愈，程子并遭掎击，又文彦博灯笼锦之事则独信魏泰之伪书，《通鉴纲目》帝蜀之辨则力攻朱子之特笔，其妄诞无识，殊为悼理。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欤。

△《碧湖杂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陶宗仪《说郛》载之，题曰宋谢枋得撰。然《宋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未知确出枋得否也。书仅八条，殆亦非完本矣。第一条辨苏轼《老饕赋》当作老饕。此据《说文》贪财曰饕，贪食曰饕之说，似乎有理，而实胶固。《说文》所注，特因《左传》称贪於饮食，冒於货贿，天下之人谓之饕饕，因而分属立训耳。考《吕氏春秋》称周鼎饕饕，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则饕饕本属兽名。兽贪食有之，兽贪财则无是事，观字并从食，其义可推。通用为贪食之名，於理无害，不必执也。第二条载僧思说及曾季狸《辨五臣文选》注陶潜但书甲子之讹。谓按其甲子，皆在宋未受禅以前，其言凿凿可据。此书乃云刘裕自庚子得政，渊明逆知晋必为宋，故於二十年前先削年号以寓意，其说尤迂谬不通。馀六条亦皆剿袭旧文，罕逢新义。

△《志雅堂杂钞》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周密撰。是编分为九类。其文与所作《云烟过眼录》、《癸辛杂识》诸书互相出入，而详略稍殊。疑为初记之稿本，经后人裒缀，别成此书。其间惟论殷玉钺一条，知元时劈正斧亦宣和内府之物，为他书所未载，可资考证耳。

△《袖中锦》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太平老人撰，不著名氏。其书杂抄说部之文，漫无条理，命名亦不雅驯。盖书贾所依托，曹溶不考，误收入《学海类编》也。

△《衍约说》十三篇（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著录。相其版式，由宋麻沙本翻雕，所徵引亦至南宋而止。前有小引数行，称其祖以约自号，所以垂训后人。爰取古人之可法戒者，分类采录一二，而衍其说於左。然不知以约为号者何人也。后有自跋，题上章庵茂。考宋度宗咸淳六年岁在庚午，则其人当在南宋末矣。书分十三目，曰身心，曰学业，曰几务，曰言语，曰交际，曰田宅，曰器用，曰服饰，曰饮食，曰珍货，曰婚姻，曰丧葬，曰奴婢。每目之下，各先衍其说，后乃杂引故实格言，亦偶加评断。盖《家诫》、《世范》之流也。

△《月下偶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俞琰撰。今核其文，即琬所著《席上腐谈》中摘录数十条，别题此名耳。曹溶《学海类编》所收，往往如此也。

△《学易居笔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俞镇撰。镇字伯贞，崇德人。其书共四十九条，多杂举经史成语及前哲格言，又颇斥佛、老之妄，其旨颇正。而词意庸腐，终不免乡塾学究习气也。

△《春雨杂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解缙撰。缙字大绅，吉水人。洪武戊辰进士，永乐中官翰林学士。出为广西参议，改交趾。后为汉王高煦所谮，下狱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论作诗、学书之法。谓诗当先除五俗，后极三来。谓书家用笔，有撇捺钩抵揭拒导送，当尽其妙於毫厘锋颖之间。又自汉、晋以迄宋、元，撮举能书姓名，各纪其源流授受。然多从诗话书谱中抄撮而成，罕逢新义，又逐条标题重复，漫无体例，疑或出於依托也。

△《海涵万象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润玉撰。润玉有《四明文献录》，已著录。是书乃润玉孙溥录其平日言论，分四十类，其中间有新意，然舛误者多。如引礼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则世世祖是人，遂谓宋太祖当居始祖庙，其祖父宜另立六庙。信如此言，则周之后稷不当居始祖庙，武王不当列二世室矣。其说甚谬。又谓春官大司乐其祭祀之乐不用商声，朱子与蔡西山俱不说出。案《周礼》太师曰：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则周末尝不具商声。且大司乐曰：凡乐圜钟为宫。又曰黄钟为角，乃谓黄钟为夷则宫之角。又曰太簇为徵，姑洗为羽；乃谓林钟宫之徵及羽，非谓圜钟之宫止有角、徵、羽三声而阙商声也。后韩邦奇《苑洛志》乐论之甚详，润玉未详考经文也。又谓《周礼》别无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纬书。案天官内宰文曰：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治蚕於北郊，何尝无北郊字耶？又谓《尔雅》有不律笔之文，谓蒙恬始造笔，证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笔，事出张华《博物志》，小说杂书，不足为据，鲁语有以死奋笔之文，固在张华先也。如此之类，颇伤舛驳。至所载罗铨赂交东杨，求升都御史诸条，尤语涉恩怨，益不足徵信矣。

△《古穰杂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贤撰。贤有《天顺日录》，已著录。是编乃所著笔记，间抒议论，而述时事者为多。中多不满三杨，其谓李时勉自仁宗谴怒以后，不复直言，自王振诬构以后，即乞归；有明哲保身之义。亦颇著微词。三杨固时有短长，若时勉，恐非贤所能议也。其自称土木之役随军过鸡鸣山时，欲邀三五御史以一勇力之士摔王振而碎其首於帝前，即挟驾还大同，欲谋於英国公不得云云，恐亦文

饰之说耳。

△《琅琊漫抄》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文林撰。林字宗儒，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是书杂记琐闻逸事，间亦考证经史。凡四十八则，无甚可采。其三皇一条，至谓司马贞祖邵子之说而成本纪，则唐、宋不辨矣。

△《三馀赘笔》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都印撰。印字维明，号豫菴，吴县人，太常寺卿穆之父也。穆官工部主事时，封如其官，年已八十。馀姚王守仁为作寿序，今附录卷末。是书杂录见闻，亦间有辩论，然多摭拾旧文。其引《唐六典》解世俗长功短功之名，未免附会古义。谓郑本伯爵，《春秋》书爵非贬，段必敌人之名，故书曰克，决非其弟，尤悖谬之甚。惟论邓攸杀子不情，朱子不当载之於《小学》书中，颇为有见。及陶九成著书、吕洞宾始末、赵缘督姓名、宋高宗作幽闲鼓吹数条，差资考证耳。

△《损斋备忘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梅纯撰。纯，夏邑人。成化辛丑进士。太学题名碑作南京京卫人，盖纯为洪武中驸马都尉梅殷之玄孙，世隶勋籍故也。书中自称初以应袭指挥使登进士。后复读《近思录》中张子论世禄，子孙不应工声病售有司一条，遂请於朝廷而复旧官，盖亦戛然自异之士矣。是书上卷分纪事、纂言、知人、格物四类，下卷分说诗、论文、补阙、拾遗、辨疑、刊误六类。其说诗论文，颇能中理，而亦每伤於迂阔。如谓韩退之《画记》，先儒谓其体似顾命，今观之信然。但顾命所言皆经世远图，其所叙载亦皆一时声容礼乐之盛，而退之所纪不过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语哉？韩子不以其道得之，又玩而弗置，不几於丧志乎云云。可谓胶固之甚。

且顾命何尝有乐，而曰声容礼乐之盛，殆谬为大言，不核事实矣。其纪事类中述梅殷之归京师，乃以母老之故。其挤死笄桥下，出於赵深谭曦之窃害，非成祖之意，是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与史迥异，亦曲笔也。

△《蝸笑偶言》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郑瑗撰。瑗有《井观琐言》，已著录。其书多论古之语，间及考证。止二十六条，盖随笔记录，未经卒业之本。如谓苏轼以程颐为奸，犹盗跖以孔子为伪。

轼何至如盗跖，程子亦何可比孔子，殊为拟不於伦。远不及《井观琐言》也。

△《荷亭辩论》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卢格撰。格字正夫，东阳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尝筑荷亭，读书其中。因以名书。大抵持论诡异，攻击朱子之说，往往过当。至作《梦游清

都记》，极为扬雄辨冤，谓亲见朱子与雄辨难，朱子词穷屈服，称雄为得洙泗真源云云，尤为诬诞。前有刘宗周序，谓学惟大疑而后能大信。后儒不及前人，亦其果於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若先生可为真求自信者。盖亦微词也。

△《凝斋笔语》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鸿儒撰。鸿儒字懋学，南阳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谥文庄。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论《易》十三条，论《诗》三条，论《书》一条，论《左传》一条，论《周礼》三条，论四书三条，论史三条，论子书三条，引朱子答王子合书一条。其自立论者，惟男女有别一条耳。大抵皆掇拾旧说。其解诗下武以为天在上而武王在下，是未考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皇帝以上圣之资，膺下武之运句也。

△《馀冬序录》六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文简疏议》，已著录。是书体格近王充《论衡》。凡内篇二十五卷，前五卷多论君道，后二十卷多论古今人品。外篇三十五卷又闰五卷，则皆杂论也。大旨主於品藻得失，不主於考证同异，好为高论，而不免流入迂僻。又炫博贪多，有得辄录，往往伤於踳驳。外篇或剽陈言，或记琐事，亦病芜杂。使其精自简汰，仅存数卷，颇足为一家之言。而爱不能割，遂仅於陈绛《金垒子》诸书，较其优劣，殊为不善用长。至分卷之目，原本标以《尔雅》月名月阳，尤为诡异。

△《听雨纪谈》一卷（通行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穆登宏治己未进士。而此书自题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时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几二十年，始补博士弟子，三年而成进士，则其时并未为诸生矣。其书皆参考经史异同。陶珽尝刊入《续说郛》，多所删节。此为李蘅《琐探》中所载，犹全本也。

△《山堂琐语》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霆撰。霆有《唐馀纪传》，已著录。是书乃其自山西提学僉事归田后所作，杂引经传，以己意论断，词意儇薄，已开陈继儒等之派。如谓盗发魏王之冢而《竹书》出，盗发楚王之冢而《考工记》出，二盗於发冢则有罪，於诏世则有功。夫盗发古冢，志在宝器耳，非为求书发也，可录以为功哉？

△《正思斋杂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教撰。教字因吾，吉水人。书中称孝宗为今上，则宏治中人也。其书杂论古今轶事，颇崇道学。其开卷引陈亮之说，以岁建干支推宋、元、明国家盛衰至二千馀言。大抵用《丙丁龟鉴》之剩论，殊附会无理。其取《伊洛渊源续录》之说，诋许衡、刘因不当仕元，尤明人偏驳之见。

△《遯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宜撰。宜字仲可，华容人。是书原目十七类，分十七卷，此本止於十卷，盖非完帙。论多肤浅，如以雷霆为蛟龙之类。以《朱子纲目》立纲分注为赘。以王伾、王叔文为受诬，尤涉偏僻。

△《河汾燕闲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随笔劄记，杂论史事得失，经典异同，亦颇及当代故实。其曰《河汾燕闲录》者，盖深为山西提学僉事时所著也。

△《停驂录》一卷、《续录》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是编乃其罢山西提学僉事南归时所作。前录成於嘉靖九年，续录成於十一年。杂录诗话、文评、朝章、国典，於经义亦间有考证。《续录》中所载《孟子》为长者折枝当解作肢体之肢，亦足以备一说。又谓《论语》诗书执礼执疑是艺之误，则太创见矣。

△《传疑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上卷杂论经说异同，兼及史事，於前代宗室恩数等杀之制，叙述尤详，当为明代宗禄之弊而设。下卷则专论调律之法，始於累黍候气，终於十二辰，皆备载之。盖随手杂录而成者。

△《春雨堂杂抄》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深撰。所录多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抄撮旧文，自为评鹭。其谓汉光武笃信图讖，与求仙覆辙相去不远，似亦因世宗好道而托讽也。

△《卮言馀录》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林炫撰。炫字贞孚，闽县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通政司参议。是编乃其随笔劄记，多谈典籍艺文，亦颇及杂事，而评史者较多。其中往往但引用旧文，不加断语。疑其裒辑诸书，欲有所论著而未成，故前后无序跋，亦并无目录也。

△《询刍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沂撰。沂有《维桢录》，已著录。是书取里巷相传讹谬之事，及通俗俚语，各为疏证其出处，故以询刍为名。仅十九条，皆不足以资考据。

△《真珠船》八卷（通行本）

明胡侍撰。侍字奉之，号濛溪，咸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鸿胪寺少卿。坐议大礼，谪潞州府同知。事迹附见《明史薛蕙传》。是书杂采经史故事及小说家言，其曰《真珠船》者，陆佃诗注引元稹之言，谓读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也。（此佃诗注今不传，此据胡燏《拾遗录》所引。）然徵引拉杂，考证甚疏。如以北曲为朝庙之音，信王子年《拾遗记》，谓七言昉於宁封皇娥等歌。

又喜谈怪异果报之说，皆不免於纰缪。

△《墅谈》六卷（通行本）

明胡侍撰。皆辨证古籍，兼及时事。而徵采庞杂，多及怪异不根之语，未免失实。又谓宋人专以散文为古，斥为矇瞽之论，尤失之偏僻矣。

△《东谷赘言》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训》，已著录。是书上卷杂论立身处世之道，多举古事为证，下卷亦杂论诗文。所载明初都督府军数、太仆寺马数有禁，不令人知，并额派、岁派、坐派之始末，尚宾馆之聘士，皆足补史志所未备，亦识小之类也。

△《绿雪亭杂言》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敖英撰。其自序曰，蜀台清戎之西，有亭曰绿雪。环亭有竹百馀竿，日与此君相对，翛然有吏隐之适。因追忆见闻，窃有评论，随笔杂记。其书前半卷皆议论，大抵老生常谈。至谓宋进士尹引穀潭州死节为贤者之过，则偏驳过当。又如谓富字为文下从田，言富自田起也；上从一口，言有田人贵食之者寡也。其说字穿凿，又在王安石上矣。后半多记杂事，往往兼及灵怪，近小说家言。卷末颇评文章得失，至谓《昭明文选》既已载诗，即不当题曰《文选》，然则诸史《文苑传》外亦当别出《诗苑传》乎？

△《七修类稿》五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郎瑛撰。瑛字仁宝，仁和人。是编乃其笔记，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谗七门。所载如杭州宋官署考，则咸淳《临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详。又纪明初进茶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诸名，及漕河开凿工程，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然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故踳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为南唐人，谓谢无逸以蝴蝶诗得名，后李商隐窃其义，则以唐人而蹈袭宋人。引武林女子金丽卿诗梅边柳外识林苏句，讥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皆极为王士禛所诋斥，见於《香祖笔记》中。此外如纪杨维桢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辞，作诗缢死，则全无事实。桓温妻我见犹怜之语，不知为李势妹而但云温娶妾甚都，则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一诗，以为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则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盖明人著书鹵莽，往往如此。书中极诋《说郛》、《辍耕录》，然此编实出此二书下，所谓人苦不自知也。

△《东巢杂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陆鉞序，称为同邑。鉞，鄞县人，则亦鄞人也。序中但称其号曰东巢子。下卷两乡水利事宜一条，但自称其名曰复，其姓则未之详。

考甬上耆旧诗小传，称倪复字汝新，列其所著书凡十四种，《东巢杂著》居其

一，当即倪复作矣。所撰《诗传纂义》，已著录。是书皆考辨之文，於礼制、乐律、易象皆有论断，亦杂及经义史事，而终以其乡之水利及武宗实录。其书成於嘉靖初年，故仲婴齐后归父辨，力主为之后者为之子，盖亦刚正之士，不附张、桂之说者云。

△《郊外农谈》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鈇撰。鈇字子威，慈谿人。嘉靖丙戌进士。此书有文章不在高古，作诗亦要平易二条，盖为当时王、李之学而发。其他议论，多以朱子为宗，亦无姚江末派之弊，然持论往往迂缓。如引诗田峻之文，谓明代不设劝农之官，殊为阙典。

夫耕耘收获，民间自有常期。宋世劝农使等亦止守令兼衔，徒为具文。如一邑专设一官，课其勤惰，非惟冗员糜禄，且恐转滋之扰，劝农适以妨农。明初定制，因其无益而废之，不可反讥为漏略也。

△《篔斋杂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陆瑛撰。瑛字秀卿，嘉善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此编乃其笔记，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仅十四条，盖摘录不完之本也。

△《迨旃琐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苏祐撰。祐字允吉，一字舜泽，濮州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书杂记碎事，而引据多疏。如以唐昭宗纆干山头之句谓左克明不及见，而不知克明所纂《古乐府》，止於六朝。以插箭岭、晒甲石指为杨六郎之真迹，而不知为委巷所托。以衡山碑为真禹书，而不知后人所伪。以正、五、九月不上官为元制，而不知北齐至唐均有此说。以贺王参元失火书为韩愈，而不知其为柳宗元。

如斯之类，不一而足。其馀亦多鄙猥之谈，不足采录。

△《读书一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训撰。训有《名臣经济录》，已著录。此篇盖每读一书，即摘取其中一两事，论其是非，积久编而成帙，共一百九十三条。亦有一书数见者，虽各题曰读某书，实非如序录题跋类也。其书议论多而考证少，近乎王世贞之《读书后》，而又不逮焉。三卷之末，附载嘉靖甲申大同兵变一事，与全书不类，亦未免为例不纯也。

△《长水日抄》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树声撰。树声有《平泉题跋》，已著录。此书前有自序，称自请谢归，年衰病积，追忆见闻，偶与心会，辄一操翰，汗漫成帖。盖其归田后随笔劄记之本也。前数条多论《易》义，间及於《春秋》、四书，后则皆尚论古人之言行。

其说经间涉穿凿，如解《周礼》参之以九藏之动句为以三指按寸关尺三脉。不免失之好奇也。

△《濯缨亭笔记》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有《礼记集说辨疑》，已著录。是书杂记见闻，终以辨物字义，皆抄撮前人成说。第十卷谓《玉篇》“冂”“匚”二字形像字义俱同，不应分作二部，不知《说文》“冂”作“冂”，谓袞裳有所侠藏也。

“匚”作“匚”，谓受物之器。迥不相涉，冠乃混而为一，误矣。旧名《随笔类记》，都穆为易今名。濯缨，冠所自号也。前有嘉靖丁未陆粲序，后有华察跋。

旧本以《礼记集说辨疑》一卷附此书之末，殊为不类，今析出别入经部焉。

△《太岳杂著》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张居正撰。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是编多论古之语，而於明代掌故尤详，亦兼及医方杂事。其中如广寒殿梁上拆得至元通宝钱，知为元造而非辽造。朱彝尊《日下旧闻》引为考证，亦间有可采。中有其子懋修跋，称殿阁学士之设在洪武革丞相后，不始於永乐。天下知府有上、中、下三秩，从三品、正四品、从四品之不同，为郑晓、王世贞诸书所未知。然洪武中设殿阁学士，皇甫录《明记略》已载之。录书成於嘉靖壬寅，在居正前，懋修盖未详考。其论赵盖韩杨一条，最为平允，而卒之以傲狠掇祸，乃与所言相反。其论古人，惟心服张咏而颇斥南宋诸儒之迂，然至诋周公为多事，则妄矣。其论周初礼乐尚质一条，隆庆辛未主会试以先进於礼乐命题，即用其意作程文，未免偏论。至於谓大臣子弟当以科第进身，不必避与寒士争进之嫌，则全为其子殿试第一而发，益出私心矣。

此书本载《太岳集》中，此本乃崇祯癸未德州卢世㯺奎录出别行，今亦并存其目焉。

△《次麓子集》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锦撰。锦号次麓，榆社人。嘉靖壬子举人，官宛平县知县。是书虽以集名，实说部之类，凡列三十二门。据卷首锦自序云，约举经传子史百家，以及稗官小说，遇有可评鹭者，无论工拙，辄附数语，以资睹记云云。其书皆先列古书一条，而其下缀以己说，多掉弄笔墨，无所阐发。

△《黄谷琐谈》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蓑撰。蓑字于田，内乡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提学副使。其书杂缀琐闻，间有考证。而立论多与朱子为难，偏驳不少。如首条引宋儒心如穀种之说，以为祖《华严经》，又以仲弓持敬，颜子克复为顿、渐二义，又以朱注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语为自中峰和尚《山堂夜话》中来，皆所谓援儒入墨者也。

△《窥天外乘》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述明代故事，而参以论断。其体例颇近龙川《略志》，但《略志》记所阅历，此则泛言一代事耳。其论建文当复年号，修实录，景帝当称宗，兴献帝不当祔庙，仁宗、宣宗不宜以兴献帝之故而早祧。又辨宣德非建文子，元顺帝非合尊子，一出於建文故臣之口，一出於宋遗民之口，均未可信。持论皆正。其记佩袋官窑器之类，亦足备掌故。至於论建文敕勿加矢刃於燕王为必无其事，未免臆断。於李东阳曲相宽假，殊不协公评，而诋斥元代，尤为乖谬偏驳，非定论矣。

△《远壬文》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是编乃其训导子弟之作，缕陈亲狎之害，词虽浅近，而切中物情。后有王三锡、钱顺德二跋及世懋自跋，厥后王士驥等卒以不慎交游，几遭大祸，幸以右之者众，仅而得解。则世懋可谓先见矣。

△《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孔目。《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是书分十六类，一经，二史，三杂纪，四子，五释道，六文，七诗，八书，九画，十求志，十一崇训，十二尊生，十三娱老，十四正俗，十五考文，十六词曲。又附以续史一类，杂引旧闻而论断之，於时事亦多纪录。

然往往摭拾传闻，不能核实。朱国桢《涌幢小品》尝辨王守仁实以宸濠付张永，而此书云责中官领朕；章懋卒於嘉靖元年，守仁征广东在嘉靖六年，其归而卒於南安舟中在嘉靖七年，而此书乃云守仁广东用兵回，经兰溪见懋，懋有所请托；又懋卒时其侄拯方为布政使，拯为工部尚书，忤旨归里时，懋已卒十馀年，此书乃称拯致仕时有俸馀四五百金，为懋所责；所记全为失实。又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日，为姚訢来杨维聪所侮一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力辨之，引訢来所作送徵明序以证其诬，则其可以徵信者良亦寡矣。

△《览古评语》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师撰。师字思贞，钱塘人。而自署曰钱唐，云考之《汉书》，不当从土旁也。嘉靖壬戌会试副榜。授华亭县教谕。官至永昌府知府。是书师所自撰者不及十分之一，馀皆杂抄宋、元、明人说部，隐没其名，而年代及称谓之间往往删除不尽。如所载文彦博一条，称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是北宋人语也。辨枫桥一条，称近时孙仲益尚书、尤延之侍郎，是南宋人语也。江南妇一条，称天兵下江南，虞集诗一条，称国朝之诗推虞、杨、赵、范、揭，是元人语也。又如王安石放鱼一条，乃全抄罗大经《鹤林玉露》。其中错认苍姬《六典》书一诗实大经作，故曰余尝有诗云云，乃改余字为人字，遂攘为己有，尤拙於剽

窃。其第五卷全为师官助教时讲章，及官知府时公牒，并题为《览古评语》，亦乖体例。

△《禅寄笔谈》十卷、《续谈》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师撰。是书乃其自永昌罢归，寓居僧舍时作，故以禅寄为名。书中有称支离生者，有称边吏者，又有称更四百六十馀甲子者。案《左传》绛县人四百四十五甲子为七十三年，则师之年合闰计之应亦近八十。书成於万历二十三年，盖生於正德中也。其书《笔谈》分三十二类，而附以杂著数篇。《续谈》分二十则，而附以岁馀随笔一卷，纪录颇为庞杂。如符兆类载明太祖微时轶事数条，及成祖发散被面现元帝像，额森以布囊盛英宗之类，多里巷无稽之谈。又如谓《春秋》非尽宣尼之笔；谓司马光作《通鉴》，私蔽盘结，缪戾乖刺，朱子作《纲目》以正之，犹不敢尽发其私意；谓司马迁以项羽为本纪，见汉世人才风俗之正。其持论皆近於李贽，盖与贽友善，习气沾染而不觉也。至谓宋徽宗尸骨炼油则轻信《北狩日记》，谓元顺帝为瀛国公子则轻信《符合外集》，皆失考证。他如谓《唐书》有韦应物列传，谓苏轼膺使辽之选，谓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为陈抟之诗，谓谢石拆字为李石，疏略又不必言矣。惟论次韵倡和始於卢纶、李端，举端野寺病居卢纶见访诗为证，则前人所未言也。

△《青林杂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薰撰。薰字简之，天台人。嘉靖中为黄岩县学生。是书盖其随笔记录之文，后人抄而传之者。如第五页中一条，上书一晋字，下注实物於器之名六字，别无他语，可以知其非著书也。中多讲学之语，亦多愤激之谈。如谓越有贵人操予夺之权，宠辱进退，惟其所专制。有三人谒之，一翼之行，举为邑；一为供仆隶之役，举为郡；一为奉溺器，遂举为郡邑长。小贱则小贵，大贱则大贵云云。

虽寓言以鸣不平，亦失之太甚矣。

△《厌次琐谈》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世伟撰。世伟字宗周，阳信人。嘉靖中官宁州州同。其书杂取古人说部而评论之，所见颇浅。又载宋江诱柴进为盗事，尤俚俗附会之说。末附谈后二十八条。其曰厌次者，以阳信乃汉厌次县地也。

△《对问编》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江应晓撰。应晓字觉卿，徽州人。嘉靖末官涪州州判。是书刺取史籍所载天文、地理、人物、杂事分条立说，议论多偏驳不纯。前有自序一篇，文颇聱牙。

盖亦沿历下、琅琊之习者也。

△《孤竹宾谈》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德文撰。德文号石阳山人，吉水人。嘉靖中以顺天府尹行部永平，馆於夷齐庙。公事馀间，随笔纪载。以永平为古孤竹国，故以《孤竹宾谈》名书。其中论断，率多僻谬。如谓唐之房、杜不过一文人墨士。滕文公恨不与孔子生同时，扶苏、蒙恬得矫诏，当举兵称王之类。皆谬悠之谈，不足辨也。

卷一百二十八 子部三十八

○杂家类存目五

△《应菴任意录》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罗鹤撰。鹤字子应，号应菴，泰和人。是书计二百四十四条。大意欲仿《容斋随笔》、《学斋佔毕》诸书，而耳目颇隘，不能尽有援据考证，多据所闻见，以意褒贬而已。其持论有最偏驳者，如赤龙合庆都生尧，修己坼背生禹，本纬书妄说，皆反覆论辨，以为必然。又引章氏《家谱》、宏益《记闻》、东林《论易语》、尹氏之《性学指要》、赵说之《心学渊源后跋》、胡氏《大同论》一切琐说，文致周、程诸儒皆以僧为师。至以乡曲之私，谓建文逊国之时杨士奇不当死难，使务此小节则不足以为东里，尤为害义。其谓吕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鸡之类，杜撰故实，又其小疵矣。

△《路史》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青藤山人撰。青藤山人，徐渭别号也。渭有《笔元要旨》，已著录。渭以才俊名一时，然惟书画有逸气，诗文已么弦侧调，不入正声，至考证之功，益为疏舛。是编盖其杂记之册。王士禛《香祖笔记》尝议其不知隃糜为汉县，而妄云唐时高丽贡墨，以糜胶和松烟谓之隃糜。又云中山酒、中山兔毫并是应天府溧水县，非古中山，亦出杜撰。今考其书，琐事多据《事文类聚》，训诂多据《洪武正韵》，故事多据《十七史详节》，颇为舛陋。甚至檀弓之鬣指为丧冠，月令之大酋指为《周礼》，以暨季江为江季，以寒具为寒食之具，种种臆谈，不可枚举。至云刘歆字子骏，向之少子，亦记为异闻，则更无谓矣。

△《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二谈》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大复撰。大复字元长，昆山人。是编为其《梅花草堂集》中之一种，据《江南通志文苑传》，乃其丧明以后追忆而作也。所记皆同社酬答之语，间及乡里琐事，辞意纤佻，无关考证。第十三卷中有论孟解十二条，以释家语诠释圣经，殊属支离。二谈轻佻尤甚。如云《水浒传》何所不有，却无破老一事（案：美男破老，《逸周书》之文），非关阙陷，恰是酒肉汉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是何言欤？

△《闻雁斋笔谈》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大复撰。是编大抵欲仿苏轼《志林》，故多似古人杂帖短跋之格。然所推

重者李贽，所规摹者屠隆也。

△《河上楮谈》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是书多述旧闻轶事，间或评论诗文，考证典籍，亦颇喜谈神怪。其停云小志一卷，记当时文士颇详，所载诗篇，多可采录。其论文宗王世贞，推为明代第一，则当时耳目所染，无足深怪。其辨王祎、吴云事甚有典据，而逊国一事全沿史彬《致身录》之讹，引证愈多，舛谬愈甚，与所论元顺帝出宋后事，同一误信之失。其论《史记》讹字最确，而前辈博雅一条，不知《清江集》之现存。又误以《孔传六帖》为三孔所作，疏驳亦甚矣。

△《汾上续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孟震撰。其体例与《河上楮谈》同，而所记多琐事，惟安南国试录一条，叙述颇详，足资考证。

△《浣水续谈》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朱孟震撰。是编乃万历十三年孟震官四川按察使时所作，故以浣水为名。浣水者，浣花溪也。其书杂撮而成，往往不著时代，亦不著出典。如并州士族好为可笑诗赋一条，盖《颜氏家训》之原文，而孟震笔之於己书，俨如新事。然则所谓詵擎邢、魏诸公者，不几为明代之邢、魏乎？惟松柏滩观音寺一条，考询遗老，绘画地图，核其坟塔名氏，师弟世系，知所谓雪菴和尚者在有无疑似之间，特为明确。

△《游宦馀谈》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孟震撰。自序称生平宦辙，殆遍九州，因摭耳目所及，撰成此书。初分五卷，后乃并为一卷。所录多琐事。末附西南夷风土记二十六条，颇为详明。然孟震序中自言，未至滇云，则惟据传闻书之，恐亦未尽确实矣。

△《黄帝祠额解》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维桢撰。维桢有《史通评释》，已著录。是书乃其奉诏谒黄帝陵，见旧祠取鼎湖之事，额曰龙髯。乃作是书以辨其不经，谓骑龙即乘六龙之义。其实《子华子》已有是说，无庸复赘。又举百家所言黄帝神灵诸事，一一驳诘，词极辨博。实亦司马迁五帝本纪文不雅驯，荐绅难言之绪论也。

△《木几冗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彭汝让撰。汝让字钦之，青浦人。是编乃劄记清言，僂佻殊甚，盖屠隆一派也。

△《说颐》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余懋学撰。懋学字行之，婺源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天启中追谥恭穆。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凡三百五十二则，每则徵引古事

相类或相反者二条，撮为四字标题，而以论断数语缀其末。旁见侧出，颇得连珠遗意。然引事不标出典，置论亦多庸肤。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艺衡撰。艺衡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欲仿《容斋随笔》、《梦溪笔谈》，而所学不足以逮之，故芜杂特甚。其中诗谈初编、二编各一卷，玉笑零音一卷，大统历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玉笑零音》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田艺衡撰。是书皆采取新奇故事，纬以俚语，凡一百二十八条。其中如以尧、舜之让天下为爱身，不与朱、均以天下为爱子。舜、禹之受天下为不知害，铸鼎为镇厌之术，金滕为诅咒之媒，皆纰缪之甚者。已编入所著《留青日札》中，此乃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留留青》六卷（通行本）

明徐懋升编。懋升字元举，钱塘人。初，田艺衡作《留青日札》，驳杂颇甚。懋升删存六卷，因以《留留青》为名，标目已为纤佻。其所选录，亦未为精审。

△《天都载》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大壮撰。大壮字仲复，徽州人。罗汝芳之门人也。尝筑天都馆读书，因以名其所著。大抵喜采异闻，亦间有考证，而往往务求博引，不核虚实。如鱼化为人一条，即引《搜神记》孔子厄陈、蔡时，鱼妖与子路斗事为证，是岂可为徵信乎？又往往采自说部，不据本书。如夜郎王事自见《后汉书西南夷传》，而云小说称夜郎王云云，则亦杂录之学耳。

△《异林》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支允坚撰。允坚字子固，号梅坡居士。是编凡轶史随笔二卷，时事漫记三卷，轶语考镜三卷，艺苑闲评二卷。轶史、随笔论多琐屑，时寓不遇之感而识趣颇卑。如论刘穆之金样贮槟榔，段文昌金莲花盆濯足之类，皆不胜企羨。又论飞燕、合德无损於汉，妲己、〈女未〉喜皆不白之冤，殊为偏僻。至於薛嵩梦虱报恩，西王母论汉武帝语，小说诬词，皆竟据为实事，尤不足取。时事漫记多载委巷之谈，轶语考镜掇拾馀韵，如宋人二结之类，点窜《列子》而不竟其说，不知何取。

艺苑闲评皆诗话之流，而所见亦浅。

△《宙合编》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毛诗多识编》，已著录。是编乃其考证之文，分为六门。一曰泰真测微，皆谈天地。二曰珍驾提羽，皆谈经籍。三曰墨兵微画，皆谈

史传。四曰议畴剽耳，皆谈世务。五曰在钩诵末，皆论学问文章。六曰说藪鬚，皆谈杂事。明代说部，大都捃摭断烂，游谈无根。兆珂又摭明人之说部而以己见断之，辗转稗贩，似奥博而实无考证。每篇名目，故为诡异。篇首各有小序，亦皆涩体。均之当时习气也。

△《累瓦三编》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安国撰。安国字文仲，长洲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宁波府知府。是编凡读经二卷，读史二卷，述训二卷，谈艺二卷，匡时二卷，纪庞二卷。其读经诸条多有驳孟子辟朱子之语，读史内谓汤武之征诛为逆，而以圣人应天顺人之说为非。述训以下语颇平正，然大都抄撮说部，亦无所心得也。

△《牖景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馀言》，已著录。此书名牖景者，盖取北人读书如显处视月，南人读书如牖中窥日意也。中多杂论世事，故与所作语录别为一书。中多笃实切近之论，而伤於拘迂者亦颇有之。如谓杜甫诗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不如明道程子诗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谓宋之问

（案：此苏味道诗，三重误以为之问诗。）上元夜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三代盛王之时恐无此俗，《国风雅颂》之什亦无此言；谓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谿一首为不轨於名教，皆不能谓之无理。然事事操此论以往，其势未有不窒碍者也。

△《家则》一卷、《野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此书皆贻训子孙之语。《家则》为所立规条，每条之后间引古人嘉言善行以证明之，其言酌乎古今之间，如丧礼不得用僧道，而得用纸钱、纸锭之类是也。《野志》分十六篇，曰端习，曰祛惑，曰营业，曰稽籍，曰本教，曰抡交，曰范内，曰居身，曰人道，曰节用，曰使令，曰狎慝，曰庖饌，曰服饰，曰燕乐，曰戏具。其词多用骈偶，盖与所作家则相发明。惟《野志》之名不甚可解，岂礼失求野之意欤？末为附志，则偶然自述家事也。

△《涌幢小品》三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朱国桢撰。国桢有《大政记》，已著录。是书杂记见闻，亦间有考证，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犹为质实。而贪多务得，使芜秽汨没其菁英，转有沙中金屑之憾。初名曰《希洪》，盖欲仿《容斋随笔》也，既而自知其不类，乃改今名。其曰涌幢者，国桢尝构木为亭，六角如石幢，其制略如穹庐，可以择地而移，随意而张，忽如涌出，故以为名云。

△《俟后编》六卷、《补录》一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敬臣撰。敬臣字以道，长洲人。岁贡生。万历丙戌，南京礼部尚书袁洪愈荐授国子监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见《魏校传》中。是编凡经说一卷，论学

、论治共二卷，诗文一卷，礼文疏节、便俗礼节共一卷，女戒一卷。其补录一卷，乃其门人所录，故其中时称先生。刊本亦题敬臣撰，校讎者误也。经说论《易》颇切近如其为人。论书《洪范》非《洛书》，亦为有见。论《诗》以三百篇为秦火之馀，后人窜乱，盖阴祖王柏之说，不知其谬。论《春秋》亦平允。说礼仅一条，谓王制出於史官，与汉文博士之说异，未详所本。其讲学以立志为本，以慎独为宗，谓学者不可单看虚明景象，盖参酌於朱、陆之间。所定四礼，大抵以《朱子家礼》为蓝本，而参以乡俗，亦吕坤《四礼翼》之支流。惟《补录》一卷，颇嫌驳杂。如谓朱子误解格致不及阳明之说；又谓朱子后日自悔；又谓王守仁、陈献章皆理学之宗，王艮见道甚确；又谓庄子甚高旷，使在圣门，则为曾点之流；老子比庄子更高一步；皆不可训。盖敬臣之学本从姚江得力，后乃觉其虚无，参以朱学。凡《补录》所载，皆门人过尊其师，一字不欲散佚，掇拾旧论，复成此卷，而不知皆其师所已弃也。至於军中呼万岁，亦下马呼万岁，乃宋张咏事，而《补录》以为郭子仪，则记忆偶讹，又其小疵矣。

△《艺林剩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成宪撰。成宪字初章，松江人。是书或杂举古事而缀以论断，或自立议论而证以古事，其说无大新异，亦无大疵谬。卷首有万历甲戌陈所蕴序，称其年未三十，而善著书。末有其门人瞿守跋，亦称其年方比於贾傅，而著述富於董相。

盖犹其少作也。

△《赵氏连城》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赵世显撰。世显字仁甫，侯官人。万历癸未进士，官梁山县知县。是书中分三种；一为《客窗随笔》六卷，前有孙昌裔序；一为《芸圃丛谈》六卷，前有谢肇淛序；一为《松亭晤语》六卷，前有林材序。连城则其总名也。以世显自序弃之。其书或引古事而稍附以己说，或自作数语，近乎语录。又或但引古事一条，无所论断，似乎类书。盖全无著作之体者。凡意所不合之事，无论巨细，辄云恨不缚之生饲豺虎，何其褊且躁也。林材序称其松亭晤语不下於洪《景卢随笔》，今观所载，疏谬颇多。如称永乐末诏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已有子嗣，听净身入宫训女官辈，时有十馀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云云。考史载太祖不许内侍读书识字，至宣宗时设内书堂，令翰林二三员为教习，由是此辈通晓古今，作奸为患，不言有学官考满净身之事。此殆当时《稗史》诬传，世显信而笔之，殊为失考。

又如伪本沈约《竹书纪年》注，所载大舜龙工衣鸟工衣事出自刘向《列女传》，乃误以为约语而诋之，并误沈约为沈总。又古惟庶人称匹夫匹妇，自士以上

皆备妾媵，礼有明文，而此书谓孔子不当有妾，驳《孔丛子》之妄，尤为胶固。《孔丛子》本伪书，然其伪不在此等也。其他大抵类此，以比《容斋随笔》，谈何容易乎？

△《说原》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穆希文撰。希文字纯文，嘉兴人。是编成於万历丙戌。分原天、原地、原人、原物、原道术五部。杂采事迹，间亦论断，其体例在类书、说部之间。大抵剽剟之谈，非根柢之学，又不著其所出，更茫无依据。

△《焦氏笔乘》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多考证旧闻，亦兼涉名理。然多剽袭说部，没其所出。如周易举正一条，乃洪迈《容斋随笔》语。秃节一条，乃宋祁《笔记》语。开塞书一条，乃晁公武《读书志》语。一钱一条，乃师古伪苏轼《杜诗注》语。花信风一条，乃王逵《蠡海集》语。玉树菁葱一条，乃封演《闻见记》语。何逊诗一条，乃黄伯思《东观馀论》语。乌鬼一条，乃沈括《梦溪笔谈》语。仓颉一条，乃张华《博物志》语。续史记一条，乃无名氏《尊俎馀功》语。如斯之类，不可缕数。其中周易举正条，末称此书世罕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盖洪迈当南宋孝宗时，故其言云尔。至明代则郭京书有刊本，而晁公武书久佚，正与迈时相反，乃仍录原文，斯非不去葛龚耶？竑在万历中，以博洽称，而剽窃成书，至於如是，亦足见明之无人矣。其讲学解经，尤喜杂引异说，参合附会。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颜子之屡空为虚无寂灭之类，皆乖迕正经，有伤圣教。盖竑生平喜与李贽游，故耳濡目染，流弊至於如此也。

△《郁冈斋笔麈》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书要旨》，已著录。是编第一卷所载论医诸条，凡四十页，皆深切微妙，得古人法外之意。与所作证治准绳足相表里。其他杂论天文、算术、六壬、五行家言，以及赏鉴书画之类，亦颇足资参考。惟生於心学盛行之时，凡所议论，大抵以佛经诂儒理，甚至谓教习庶吉士当令看《楞严经》，是何言欤？

△《紫桃轩杂缀》三卷、《又缀》三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明史艺文志》不载。书中惟论书画，用其所长，馀多剽取古人说部而隐所自来，殊无足取。不及其《六研斋笔记》远矣。

△《瓶花斋杂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有《觴政》，已著录。此书多记闻见杂事，及经验医方，间及书传，持论亦多偏驳。如孟子说性善，及儒与老、庄同异诸条，第喜逞才辨

，不自知其言之过也。

△《文海披抄》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是编皆其笔记之文，偶拈古书，借以发议，亦有但录古语一两句，不置一词，如黄香责髯奴文之类者。大抵词意轻儇，不出当时小品之习。较所作《五杂俎》稍为简约，而疏舛时复相似。如乌老一条，谓近来村学究作，不知此唐人所录，见《太平广记》，其人非出近代也。

曹娥碑一条，据《三国演义》为说，不知传奇非史也。妇人能文一条，谓刘琬丫头能熟鲁灵光赋，花面丫头字出刘禹锡诗，刘琬丫头无典也。诗讖一条，谓冰镜不安台为梁武帝诗，不知梁书作元帝也。不妄称人一条，谓鲍照问惠休已与灵运优劣，不知《诗品》所载乃颜延年也。人日一条，谓虞挚不知曲水为不学无术，不知束皙传所载乃挚虞，即字仲洽作《文章流别论》者也。缠足一条，引《杂事秘辛》，亦不知为杨慎依托。盖一时兴至辄书，不暇检阅耳。

△《西峰字说》三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撰。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书分天、地、人三大部，而天部止三卷，人部止三卷，地部乃居二十七卷。其中或引《说文》小篆之解，或又仅就楷字发义。如解春字以为三画象三阳，虽与《说文》不合，而义尚可通。

若解冬字以为反文之反，即阴变阳之义，不知反文云者，所据何典？且合计通部之中，解字者十之一二，不解字者十之七八，若天官占验、地理郡国排次成卷，皆与《字说》无与，亦莫解其故。《明史艺文志》不载此书，《福建通志》载此书而不载卷数。殆学佺没后，后人重其忠义，掇拾残稿刻之。故详略不齐，体例亦不画一也。四库之中，无类可附，姑存其目於杂家焉。

△《射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光裕撰。光裕字仁仲，苏州人。万历中诸生。是书取平日所见闻者论次之，曰輿象系、君臣系、政事系、艺文系、礼乐系、疆戎系、田赋系，皆为发策决科而设，中多沿袭旧闻，间有深中时弊者。如取士制禄防御之类，亦不为未见。

惟其决震泽隄、废会通河诸论，揆之时势，皆不可行。至欲仿海运凿新河，则又邱濬之偏见矣。

△《青溪暇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姚福撰。福字世昌，自号守素道人，江宁人。是编皆劄记读书所得，及杂录耳目见闻。其首卷所述明初轶事，多正史所不载。惟体用字见《周易正义》，福乃以为宋儒以前无此字，出於佛典。至其取郑湓之说谓异姓可以为后，而

深驳陈淳之论，其为乖刺，又不止训诂间矣。

△《读书杂记》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胡震亨撰。震亨有《海盐县图经》，已著录。是编乃其读书笔记。如引元稹《白集序》，证刊版始唐长庆中；引颜师古《匡谬正俗》，证柏梁诗传写之谬；引刘孝标《世说注》，证《蜀都赋》有改本；引杜牧诗，证木兰为黄陂人；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证爆仗字；引朱子陆游诗，证豆腐缘起；引曾慥《类说》，证李贺容州槎语；引王象之《碑目》，证顾况《仙游记》；皆语有根据。他如辨孔子防墓，辨周称京师，亦俱明确，以及元乡试录条格、赞宁译经论、道藏源流诸条，亦足以资考据。惟其生於明末，渐染李贽、屠隆之习，掉弄笔舌，多伤佻薄；愤嫉世俗，每乖忠厚。如谓嫦娥、纤阿两雌、与吴刚共处月中，则调笑及於明神；谓生天，生地，乃生盘古，应称三郎，则嘲弄及於古帝。以至明末时事，动辄狂詈，牵及唐之进士，并诋为贼，其真亦未免已甚也。

△《说储》八卷、《二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有《经籍异同》，已著录。是编乃其劄记。皆偶拈一二古事，缀以论说，不出明人掉弄笔墨之习。中多阐扬佛教，大抵沿屠隆鸿苞之派，但不至如隆之放恣耳。

△《阅耕馀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所望撰。所望字叔翹，上海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此其随笔劄记之文。中颇有所考证，而摭拾旧文者亦多。又兼录谐谑果报诸杂事，盖陈继儒《珍珠船》之类也。

△《书肆说铃》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孛》，已著录。是书乃其随笔劄记，原分三卷。后乌程闵元衢为之重编，分十一类，并为上下二卷，而仍载原次於卷首，以存其旧，即此本也。秉敬好为议论，而考据殊疏。如谓三代皆建寅，若周人建子则二十四气皆错，不知古本无二十四气之名；谓《三都赋》改草木甲坼为甲宅，不知《周易》古本实作甲宅；谓冰凝於水而寒於水为《翰苑新书》论文之妙，不知本《荀子》语，《昭明太子文选序》亦尝引用；皆失之目睫之前。至於溺信二氏，谓盲儒之议老子，如叔孙之毁仲尼，桀犬之吠尧舜，又谓读书不可不学禅，其言尤不可训也。

△《蓬窗日录》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全之撰。全之字粹仲，闽县人。万历甲辰进士。是编分世务、寰宇、诗谈、事纪四门，门各二卷。世务一门多可采。寰宇一门颇参輿记陈言。诗谈、事纪则更伤猥杂矣。

△《欧馀漫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闵元衢撰。元衢字康侯，乌程人。县有昇山，山麓有欧阳亭，故昇山一名欧馀山。元衢因以欧馀生自号，并以名其劄记。书中考证间有可采，而肤浅者居多。

△《秋泾笔乘》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凤翔撰。凤翔字羽皇，秀水人。万历壬子举人。是书皆载史传杂事，而附以议论，类多迂阔。其记太仓王千户入海见龙抱石事，则又涉於神怪矣。

△《燕居功课》二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安世凤撰。世凤字凤引，商邱人。万历癸丑进士，官定海县知县。是编分二十四类，每类子目各五。其议论出入儒、释之间。自谓天地之大，无不阅历，然所见率皆肤浅。至於标题纤巧，识见偏驳，尤明代山人结习，不足深诘者矣。

△《仙愚馆杂帖》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元会撰。元会字经甫，太仓人。万历癸丑进士。是书多剽掇佛、老浮谈，而於服食修炼尤所笃信，其名馆以仙愚，当由於此。其他杂说引据，亦多讹舛。

如唐优宋妇一条，谓德宗为宋主；点陈言为佳句一条，谓宋王珪与柳宗元论诗；海棠无香一条，谓彭渊材为刘渊材；文人显纡一条，谓荀悦称汉高祖字国；则其他不足诘矣。

△《戒庵漫笔》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诩撰。诩字厚德，江阴人。少为诸生。坎坷不第，年八十馀而卒。所作《世德堂吟稿》、《名山大川记》诸书，皆已亡佚，惟是编为其孙如一刊行，皆所记闻见杂说。诩自号戒庵老人，因以为名。书中称世宗为今上，而又载有万历初事，盖随时缀录，积久成编，非一时所撰集，故前后不免於驳文也。其间多志朝野典故及诗文琐语，而叙次烦猥，短於持择，於凡谐谑鄙俗之事，兼收并载，乃流於小说家言。惟记苏轼、黄庭坚真迹诗句，可补本集之亡佚；记刘基画《蜀川图》，可证《图绘宝鉴》之阙漏。又如论《孟子》古本同异，则较王士禛《池北偶谈》所摘为详。又据《三水小牋》以证洪迈《夷坚志》之蹈袭，辨《两山墨谈》所称苏轼有妹嫁秦观之诞妄诸条，为沙中金屑耳。

△《认字测》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周宇撰。宇有《字考启蒙》，已著录。是书标八十一字，每字各为疏解一篇。其义欲借以讲学，而穿凿点画，实则王安石之绪馀而已。既非小学，又非语录，四库之中，无类可入，姑附之於杂家焉。

△《吕氏笔弈》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吕曾见撰。曾见字眉阳，绍兴人。由贡生官西安县教谕。是编前有方应祥、邹维琏、汪庆伯、吕奇策序，盖万历中人也。首二卷多说经义。其学出於姚江，诋毁程、朱颇甚，至谓伊川背师忘本。每篇各有批评，乃纯用禅语，殊不免心学习气。其馀或史论，或杂考，大抵摭摭杨慎、王世贞、陈耀文、胡应麟、焦竑诸家说部，而以议论贯串之，亦非根柢之学也。

△《黄元龙小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奂撰。奂字元龙，歙县人。是书分醒言一卷，偶载一卷。醒言皆读书时随笔劄记之文，所见颇为迂阔。偶载则鬼神怪异之事，亦多不经。

△《古今评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商维濬撰。维濬字初阳，会稽人。世所传商氏《稗海》，即所辑也。是书皆借古事立论，不出明季纤巧之习，间有考证，每多疏舛。如论以船量物事，谓《苻子》所纪燕昭王称豕事，在曹苍舒称象之前，不知《苻子》为苻朗所撰。朗，秦王坚之侄也。其书今已佚，惟见《类书》所引。如关龙逢谏桀，齐景公好马之类，皆假借古人为寓言，并无事实。维濬徒知燕昭王在苍舒前，而不知朗在苍舒后，殊为失考。其肤浅率此类也。

△《雪菴清史》五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乐纯撰。纯字思白，号天湖子，沙县人。是书皆小品杂言。分清景、清供、清课、清醒、清神为五门，每门又各立子目。大抵明季山人潦倒恣肆之言，拾屠隆、陈继儒之馀慧，自以为雅人深致者也。

△《露书》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姚旅撰。旅号园客，莆田人。其书分核篇二，韵篇三，华篇、杂篇、迹篇、风篇、错篇、人篇、政篇、籟篇、谐篇、规篇、枝篇、异篇各一。杂举经传，旁证俗说，取东汉王仲任所谓口务明言、笔务露文之意，名曰《露书》。然词气猥薄，颇乖著书之体。其核篇所论经义，率毛举捃拾，无关大旨。韵篇亦猥杂不伦，谐异诸篇尤多鄙俚。至谓屈原宜放，马迁宜腐，以其文之繁也。慎亦甚矣。

△《稽古堂论古》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张燧撰。今核其书，即从《千百年眼》中摘出，盖坊贾伪立此名以售欺者。钞本尚新，是近时所依托也。

△《书焦》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记》，已著录。是书皆杂抄《古今名物训诂》及奇文隽字可供词藻之用者，随笔劄记，颇无伦次。如执金吾秦吉了之类，人所习见者，俱泛载之，徒费简牘。又如泥孩儿一条出陆游《老学菴笔记》，而没其书名，亦为攘美。至以阍止为宰予，浑瑊为浑瑊，陈正敏为陈所敏，尤失

考矣。

△《枕谈》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继儒撰。仅寥寥数条。自跋谓读古人书，往往承袭讹谬，因取目前常用之语而考据之。然亦各有所本，非心得也。

△《偃曝谈馀》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继儒撰。取其平日与客谈者抄撮成书，无他考证。所纪历代年号一则，遗漏尤多。前有自跋云，入冬喜负暄读书，故以偃曝名之云。

△《明辨类函》六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詹景凤撰。景凤有《画苑补益》，已著录。是书《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作《詹氏小辨》。而世所传崇祯壬申刊本，实作《明辨类函》，盖后又改名也。首列作者辨，以发明周子《太极图》至蔡氏《范极十书》之旨。

次造化辨，分理气至异事八目。次人道辨，为篇三：曰明白，言学也；曰行自；言治也；曰适自，言艺也。次人品辨，为统二，以历代君臣志得道行者为得志统，以不能行其道者为赍志统。景凤宗耿定向之学，故所论格物致知及明明德於天下皆以知识为良知，乖隔支离，不能窥见本体。其於当时为禅学者，虽亦斥之甚力，而中无定识，往往骑墙。如诸子门中谓夫子与老子同生周世，为万古开辨局。又谓佛、老倘真能信之，亦足为清心寡欲之助。仍不免混儒、墨而一之。又称孟子在齐，三卿往返数年，名实竟未加上下。尤放言无忌。其品藻同时诸人，每恨不为王世贞所知，盖亦文士好名者，乃欲附讲学以自重。议论高而无所归宿，终不免於游谈无根之诮也。

△《澹斋内言》一卷、《外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继益撰。继益字茂谦，松江人。是书内言间有考证，外言则语录也。议论皆宗二氏。其解邵子三十六宫都是春句，误以为宫闱之宫，殊为疏舛。欲删《元史》一条，尤为悖谬。惟解《孟子》泄泄沓沓一条，引《说文》咄训多言，引《荀子》譖譖而沸亦谓多言，证泄沓皆多言之意，足备一解耳。末有陈继儒跋，称其学道有得，盖为禅学言之也。

△《说楛》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焦周撰。周字茂叔，上元人。焦竑之子也。万历庚子举人。其书皆刺取诸书中新颖之语，及闻见所及，可资谈噓者，杂载成编，不分门类。如元微之谪通州，史无其事。论吴越改元，误以欧阳修《五代史》与《十国世家》为二书，亦时有疏舛。其称《说楛》者，取《荀子》说楛勿听之义也。

△《谭子雕虫》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谭贞默撰。贞默有《三经见圣编》，已著录。此书作於崇祯壬午，乃其《著

作堂集》之一种。所录只小虫赋一篇，又名《小化书》，其命意盖取《庄子》惟虫能虫，惟虫能天，及家语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二语。因即虫喻人，分为三十七段。每段自为之注，亦和《香方》、《禽兽决录》之支流也。

△《福堂寺贝馀》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元仪撰。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著录。此书首有自序云，崇祯三年，余守大将军，以傲罢，为头陀於是寺，有所感则识之。盖其罢官后所为也。杂记古今，语无伦次，议论亦多偏驳。

△《兰叶笔存》（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释本以撰。本以字以轩，别号亦已，又号师岳叟，苏州人。书中载天启四年董其昌所记玉玺事，则犹在其后也。又称先生每书竟，必令潜写填语，盖潜其本名矣。是编首页题为《兰叶笔存》，次页又题为《慎辞录》。所论淳熙秘阁续帖，於黄庭内景经点画形模，辨析丝毫，盖即姜夔兰亭偏傍之意。其余多谈书画，亦偶及杂事。所称引者，焦竑、董其昌语为多。中后杂载诗二十馀首，即其自作。

大抵随笔纪录之册，后人抄合为帙也。其中石头城谣一条，论《乐府》音节，穿凿附会，殊不足据。馀皆明末山人语耳。

△《蒙泉杂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采撮阴阳五行之说，率多穿凿附会。下卷随笔记载，如以书家《永字八法》为合於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类，亦多牵强。

△《东皋杂记》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皆有明朝野杂事，间及经义及《音律诗话》。其中若辨康定易储，薛瑄不谏。谓崔铣修《孝宗实录》，亲见秘阁旧案，瑄衙下注以公出，则瑄乃未尝与其事，非不谏也。此类颇有关於史事。至所论乐律，谓六十调仲吕所生之黄钟，仅能得黄钟之半而差强焉。考黄钟无半声，旋宫所用之半声乃变半声也，止得四寸三分有奇，则得黄钟之半而犹弱焉。此书云差强，殊不可晓。其他亦率多肤末，无足采择。

△《春寒闲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末自跋，称辛酉三月二十五日记，署曰德水。又有钱塘厉鹦跋，谓是书颇有可观，而疑德水为德州卢氏子。盖以卢世㯝字德水也。案御史题名曰，卢世㯝，山东德州左卫军籍，直隶来水人。前明进士。顺治元年起福建道御史，以病乞归。其书多录前人佳事隽语，然颇推重李贽。

△《山居代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胪列山居、园居、舟居、游居、瓢居、独居、酣居、宵居、睡居、病居十目，下引前人闲适之语以应之，意以示客，故名代麈。其所引书

有明末陈继儒《岩栖幽事》，而序题丁亥夏五，则当在国朝顺治四年也。

△《枣林杂俎》（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谈迁撰。迁有《海昌外志》，已著录。是书分类记载，凡十二门。曰科牍，曰艺策，曰名胜，曰器用，曰荣植，曰颐动，曰幽冥，曰丛赘，曰彤管，曰空元，曰炯鉴，曰纬候。多纪明代轶事，而语多支蔓。其名胜一门，杂引《志乘》及《里巷齐东》之语，漫无考证。艺策亦多疏舛。其余大抵冗琐少绪，亦不分卷。

疑杂录未成之本也。

△《读书偶然录》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程正揆撰。正揆字端伯，孝感人。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尚宝司卿。入国朝授光禄寺丞，官至工部侍郎。是编乃其读书劄记，议论考证，兼而有之，间出新意，而颇不免踳驳。如以武王上祭於毕为毕星，引《苏竟传》为证，未免牵合。论联句诗二条，一以为始於柏梁，一以为起於式微，一书之中，自相矛盾。

又解杜甫《丹青引》，据先帝天马玉花骢句，以为至尊含笑，圉仆惆怅，乃深讥肃宗不轡羹墙之念，而斥旧说之非。则不考明、肃、代三朝受终年月，而臆为穿凿，尤固於说诗矣。

△《见闻记忆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国桢撰。国桢字瑞人，别号劬庵，遂安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官富顺县知县。是编乃其入国朝以后家居所作。自序称生平卷帙，尽佚兵火，偶举所忆，恍恍都如梦境。后其子中恬分为五卷：曰记文，曰记人，曰记物，曰记异，曰杂记。本随笔纂录之本，大抵皆明末琐事，间涉荒诞，无关考证。又所作杂文并厕其中，亦非得体。

△《馀菴杂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陈恂撰。恂字子本，本姓曹，海盐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是书杂说经义诗文，兼载碎事。其论禹治水顺行一条，全攘郑樵之说，不言所自。其引伊世珍《嫫嬛记》一条，以范睢裹足不入秦语为女子缠足之证，亦失之不经。

△《冬夜笺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王崇简撰。崇简字敬哉，宛平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入国朝补选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成於康熙乙巳，皆其随笔劄记之语。所述格言，多先儒名论，亦间摘录古事及同时耳目所见闻。然徵引旧闻，皆不载其出典，亦或偶然记忆未真。如伯夷、叔齐姓名一条，云出《吕氏春秋》及《韩诗外传》，今二书并无此文。案《论语疏》所引乃出《春秋少阳篇》也。

△《樗林三笔》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议》，已著录。是书分三种。樗林闲笔一卷，樗林偶笔二卷，樗林续笔二卷。闲笔所载多息心养生之论，偶笔上卷多讲学之语，下卷皆论史事，续笔则援引先儒，间参己见，亦颇及明季时事。裔介以讲学名，而是编多以二氏为宗，殆不可解。至续笔内称杨嗣昌起复入都，白帽布袍，所过驿传蔬粳而已。剿杀流贼，不遗余力。襄阳之破，郁郁而死云云。未免为之回护，则亦不尽公论矣。

△《雕邱杂录》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梁清远撰。清远字迹之，号葵石，真定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是编十有八卷，卷立一名。一曰眠云闲录，二曰藤亭漫钞，三曰情话记，四曰巡檐笔乘，五曰卧疴随笔，六曰今是斋日钞，七曰闭影杂识，八曰采荣录，九曰饱卿谈丛，十曰过庭暇录，十一曰东斋掌钞，十二曰予宁漫笔，十三曰晏如笔记，十四曰西庐漫笔，十五曰晏如斋槩史，十六曰耳顺记，十七曰嗇翁槩史，十八曰休园语林。皆随时笔记之文。大抵杂录明末杂事及真定轶闻，颇多劝戒之意。

惟末年尤信修炼之说，亦间涉释氏，至谓《心经》是古今第一篇文章。盖禅学、玄学、明末最盛，清远犹沿其馀风也。间有考证，然不甚留意。如九卷载李屏山所作《西崑集》序，称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是以杨亿事为李商隐事，殆唐、宋不辨。

又引黄庭坚之言，谓韩退之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学退之不至，即为白乐天。是以陈师道所评苏轼词，苏轼所评陶潜诗，并误为庭坚评韩愈诗之词，颠舛尤甚。

卷一百二十九 子部三十九

○杂家类存目六

△《蒋说》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蒋超撰。超有《峨嵋山志》，已著录。《蒋说》者，盖因其姓以名书，如僧肇著书名曰《肇论》之类也。而观其自序，乃转读菰蒋之蒋，已为诡僻。其书杂记闻见，别类分门，附以议论。大旨明鬼而尚俭，尤尊佛氏，至以儒童菩萨化生孔子为实。然其论时政三十馀条，欲复封建一说，尤迂谬难行。惟卷末记节烈数十条，或可备志乘采择耳。

△《云谷卧馀》二十卷、《续》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习孔撰。习孔字念难，歙县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僉事。其书喜议论而不甚考证，多以私臆断古人。又果於自信，如杜甫之诗皆为改定，左邱明之传亦为删削。此自有诗文以来无人敢为之事也。

△《蒿菴闲话》二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编乃其劄记之文，凡二百九十六条。顾炎武与汪琬书，自称精於三礼，卓然经师，不及尔岐。故原跋以是编为《日知录》之亚。然《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是编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於著书，谓之零玃碎璧则可，至於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如曾子易箒一条，称尝见一书，说楚国曾聘曾子为相，是当时亦曾作大夫，故季孙得以此为遗云云。案《韩诗外传》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又称曾子仕齐为吏，后南游於楚，得尊官。尔岐所谓尝见一书，当即指此。然韩婴采掇杂说，前后已自相违异，岂可引以诂经？顾炎武必无是语矣。其论吴澄《三礼考注》出於依托，极为精核。盖尔岐本长於《礼》，故剖析凿凿。使尽如斯，则方驾《日知录》可也。

△《暑窗臆说》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编则世德堂遗书之第四种也。前有自序，称三伏酷暑，挥汗之馀，取架上书，得明人小说百馀种，逡巡读之，随读随笔。今核其名目，似所读乃陶珽《续说郛》也。如辨《莘野纂闻》记刘球事，涉异编剿《太平广记》所载慕容垂诗，《春风堂随笔》误记元韶娶魏孝武后事之类，亦间有可采。而体例不善，宾主混淆不辨。孰为原文，孰为钺语，是则排纂之过耳。

△《听潮居存业》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原良撰。良字鸣喜，江西乐安人。顺治中贡生。官宁都县训导。是书分十编，各立四字标目。一曰明宗正学。前多讲学之语，后亦杂论经义，如谓孔子学问源於契及成汤、武丁，谓删《诗》存车邻为预知秦有赵高之祸，皆失之附会。

二曰身世要则。多论世故。如阴德一条，既云阴德非惟不求人知，亦不可求天知。

报应缓急一条，又称天不急性，却有记性，吾辈於善念善事须忍耐为之，隔半页而自相矛盾。附以读书作文十六则，亦殊不伦。三曰史会大纲，四曰友古特评，五曰群古对观，六曰左国补议，皆史论也。但大纲多论世运盛衰，特评则品藻人物，对观则摭古之相类者论之，补议则仿吕祖谦《左氏博议》、柳宗元《非国语》而斟酌其说耳。七曰读馀志略。大致如王世贞《读书后》而弥为肤浅。如以《考工记》为三代以上之书，不宜附之於周，是并郑之削宋之斤吴越之剑诸句亦未读也。八曰元圃馀珍。剽掇旧事，略加评断，亦史论之旁支。九

曰韵林随笔。皆所作诗话，如谓庾信诗为梁之特出，唐之先鞭，而《文选》少载。又谓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与宗楚客同赋金陵怀古诗，则其他可以概见矣。十曰山野寤言。皆私撰经世之策，尤多迂阔之谈。大抵好为议论，而所学则未能淹贯者也。

△《匡林》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是编皆其议论之文，裒为一集。自序称读苏轼《志林》，稽诸事理，时或戾焉。因偶为驳正数段，更取他作之类似者并录之，得若干篇，名曰《匡林》。则是书立名，当为匡正《志林》之义。而与轼辨者仅二三条，其余皆自录集中杂文与近人辨者。然则以裒聚众作谓之林，以力排俗论谓之匡。观其《小匡文钞序》，以小有所匡为说，可互证也。

先舒尝与毛奇龄书，戒其诋诃太甚，故持论不似奇龄之獷，然习尚实似奇龄。但奇龄喜谈经，先舒喜谈史；奇龄好蔓引典籍，先舒好推究事理；奇龄好与古人争，先舒好与今人争耳。其中如谓《春秋》不书隐公即位，所以诛平王；郑伯克段之事，罪在段，不在郑伯；齐桓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为大恶，皆故为高论。牵引梦与九龄之文以驳艾南英，亦颇附会。使尽如其题杜诗注之类则善矣。

△《庸言录》（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姚际恒撰。际恒字善夫，徽州人。是编乃其随笔劄记。或立标题，或不立标题，盖犹草创未竟之本。际恒生於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楳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於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他如诋杨涟、左光斗为深文居功，则《三朝要典》之说也。

谓曾铣为无故启边衅，则严嵩之说也。谓明世宗当考兴献，则张、桂之说也。亦可谓好为异论者矣。

△《筠廊偶笔》二卷、《二笔》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荦撰。荦有《沧浪小志》，已著录。是书皆杂记耳目见闻之事。其中如回雁峰考之类，亦间资考证。然如风风雨雨送春归一诗，向谓乃无名道士诗，此独载为鬼诗。刘廷玑《在园杂志》又考校字句，辨其是非，实则明人所刊《醒世恒言传奇》中诗，不知何以讹传至是也。亦足徵小说之不足凭矣。

△《二楼纪略》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佟赋伟撰。赋伟字青士，襄平人。官宁国府知府。宁国旧有北楼，即南齐谢朓之高斋。明嘉靖中知府朱大器又起文昌台，设书院其下。赋伟更为修治，题曰南楼。每乘暇游宴其间，因杂录见闻为此书。多自述其政绩及旁涉他事，不尽有關於二楼。既非地志，又非说部，九流之内，无类可归，姑附之杂家类焉。

△《介轩遗笔》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既济撰。既济字若川，鄱阳人。是编皆随笔记录，多志其家世本末，及江右近事。间及经史，亦罕所考据发明。

△《复堂杂说》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白撰。白字坚又，鄱阳人。书中皆杂论经史之语。其解《易卦》，多尚互体，颇能复古，其余皆习见之语。首尾仅四十馀则，盖其随笔劄记，而后人抄撮成帙者也。

△《竹村杂记》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白撰。亦《复堂杂说》之类，而条目稍多。其中谓《左传》、《国语》非一人所作，引黄池之会左氏作先晋人，《国语》作吴公先歆为证，颇能得间。

解壹发五豕以中必叠双为误，解朝濟于西以朱注作雨止为误，亦颇见疏剔。至谓桎梏而死为桎梏於人欲，则殊失之穿鉴。其他亦不能一一精确也。

△《山志》六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国朝王宏撰撰。宏撰有《周易筮述》，已著录。是编乃其笔记之文。议论多而考证少，亦颇及见闻杂事。其论曾子字子舆，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应亦字子舆，不知古不讳字，即弟子亦不避师名。董仲舒弟子有吕步舒，汉人最重师承，当时不以为非也。其论古诗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当从《文选注》分为二篇，不知李善、五臣并无此语，此语起於明张凤翼之纂注，不足为据。陆机所拟及徐陵《玉台新咏》亦均作一首，凤翼何从知为二也？其载明世宗《论书武成篇》有引用欧阳修语指为有功於六经，杨一清对以修之解经仅见武成，宏撰以一清之对为是，是均未知修自有诗本义也。其载郭正域所刻《韵经》为沈约故本，诋屠隆未见其书，是《韵书》原委全未寻检也。其载简绍芳之说辨扬雄未尝仕王莽，是未核李善《文选注》王俭集序所引刘歆《七略》也。其为杨嗣昌辨冤，亦恩怨之见，不足为凭。至於纪孙传庭之死，谓得於其至戚孔滌儒，与史小异，可资参考。其讲学诸条，亦皆醇正平允。与孙承泽虽友善，而无所曲徇，颇能去门户之见，为可取云。

△《尚论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标异》一卷（浙江吴玉墀家

藏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有《八纮译史》，已著录。三书皆辨证经史疑义，体例相同。特随得一二卷即以付梓，遂各立名目，实则一书而再续耳。尚论持平上卷论五经，下卷论四书及子史，多摭拾琐说，而参以臆断。如水流湿，火就燥，湿自为卑湿，燥自为乾燥。而取秦观之说，谓湿者土之气，土者水之妻，夫从妻好，故水流湿。燥者金之气，火者金之夫，妻从夫令，故火就燥。殊穿凿无理。谓周南、召南即舜歌之南风；谓诗以邶、鄘、卫并列，存三监也，存三监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绝，有未愜於圣人之心者；谓夫子录秦风寺人之令为预见赵高之祸；谓秦誓、武成皆称纣为商，证殷为地名，非国号，皆杜撰无稽。至《春秋》未尝摈楚，《论语》不语怪力乱神为指《春秋》，皆郝敬之谬谈；孟子论贵戚之卿为阴指田文之将篡，乃于慎行之妄说；管、蔡为殷之忠臣，文王之孝子，尤郭子章之悖语；一概录之，殊失裁断。谓《尚书》逸篇乃逸於孔子之时，不逸於秦火之后；谓《忠经》真出马融，其注真出郑玄，更漫无考证矣。《析疑待正》於《豳风》七月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皆力主周用夏正，与尚论持平中春王正月一条自相矛盾。其推崇伪撰《三坟》为古书，盖阴剿郑樵之说，而讳其所出。

《癸辛杂识辨》诗序后妃之德句谓后指文王，妃指太姒。以是例之，则葛覃序称后妃所自作，将文王与太姒联句乎？螽斯序称后妃不妒忌，将以不妒忌加文王乎？

其说至为无理，而次云取之，殊不可解。《事文标异》称黄帝《素问》引古月令，按《素问》无引月令之文，其注中所言乃宋林亿等校正引唐月令，与黄帝无关。

又称《大学》石经本，按《石经》出自丰坊，其政和年号之舛连，合两贾逵为一人之谬误，前人已辨之，尤侗《艮斋杂说》不暇致详，次云又述之，亦为失考。

惟其称缁衣所载叶公之顾命，注家以为沈诸梁者，其文实在汲冢《周书》祭公解内，叶字为蔡字之讹，其言有据，可以备一解耳。

△《在园杂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廷玑撰。廷玑字玉衡，号在园，镶红旗汉军。由荫生官至江西按察使，后降补分巡淮徐道。是编杂记见闻，亦间有考证。颇好誉己诗，似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四卷录乱仙诗至十五六页，亦太近夷坚诸志。所记边大绶伐李自成祖墓事甚详，然与大绶自序不甚合，疑传闻异词也。

△《妙贯堂馀谭》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裘若宏撰。若宏字任远，新建人。康熙丙子举人。是书多记旧闻，随事论

断，或意所未尽，则本条之下更缀馀论以申之。凡分五类，一曰谭史，二曰谭学，三曰谭诗文，四曰清谭，五曰杂谭。记其乡人之事为多。

△《东山草堂述言》六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有《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已著录。是编乃其劄记之文，分经史、性命、学问、政教、见闻、诗文六门。大抵好为论辨，而考据甚疏。

其有妇人焉一条，以妇字为妨字之讹，指为陈胡公满，绝无典据。其古文韵语一条，谓《中庸》仲尼祖述尧舜一章为隔句用韵，乃孔子赞，如武字土字已见今韵上声七麌，他如畴字悖字化字大字音皆相近，想古韵可通用，惟如日月之代明，明字乃平声，不可假借，或当叶作暮字，其说乖谬，托之梦中神授，尤为怪诞。其三年丧辨一条，谓古礼实三十六月，不知唐王玄感已有此说，为先儒所驳。至谓此说出《鲁诗世学》，系宋本，今坊中无之，是并丰坊不知为何代人也。

哀梨一条，谓哀字非姓非地，殊不可解，当作袁字，是并《世说新语》未考也。

至鱼符一条，谓我朝因前明之制，凡朝参官给牙牌悬於腰间，以通禁门，更为草野传闻之语。盖其著书大旨，在於讲学，而又好奇嗜博，杂及他事，违才易务，故踳驳如斯。至五卷见闻一门，全类小说。六卷诗文一门，多论八比。尤与全书不类也。

△《蓉槎蠡说》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程哲撰。哲字圣跂，歙县人。此编前有王士禛序，称其抱博辨之才，具论断之识，无雷同剿说之弊。然其书杂掇琐闻，不甚考证。大抵皆才士聪明语耳。

△《道驿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祖年撰。祖年字申伯，汤溪人。是集其所自编，凡再易刊版乃定。卷一曰正学阐微，泛论《四书性理》诸书。卷二曰正史阐微，大致似胡寅《读史管见》。卷三曰杂文提要，卷四曰杂著提要，大抵多讲学之语。祖年自称张栻二十世孙，故力辨张浚杀曲端事，说《论语》、《孟子》皆主栻说。而於明英宗免圣贤后裔差役一事，尤颂美不置云。

△《读书随记》一卷、《续记》一卷、《剩语》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自题曰湖上逸人。又署上章掇提格，为庚寅岁，相其版式，盖康熙中所刊也。其书皆摘录经史中语，而以己意论断之，然无所发明。《剩语》为诗赋小词数十首，於句下各加笺注，亦无可采。

△《卮坛对问》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德中撰。德中有《西粤对问》，已著录。是书首卷论支干及日月星云之事，二卷以下则杂论经史。其自序云，斯编纪事，初详甲子，谱年也。间存姓氏，慎交也。今覆审是书所载，与二语绝不相应，疑已经他人删订，非其原本矣。

△《经史慧解》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含生撰。含生字天度，萧山人。其自署称固陵者，即今萧山县西兴地也。是书杂取经史事迹人物各著论一篇，凡二百二十一首。其文纵横辨难，颇似毛奇龄。好为异说亦似之，然博瞻不及也。末一篇论孟子，谓孟子之徒如万章、公孙丑辈，其言鄙悖浅俚，而惜己不遇孟子。谓仆无从受，孟子无可授，其为不遇则均，其高自位置，又甚於奇龄。二人生同邑里，或亦闻风而兴，变本加厉欤。

△《任菴语略》（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建衡撰。建衡有《读史辨惑》，已著录。是编乃其笔记之文，不分卷数，但录为上下二册。自述性喜读书，储藏甚富。今观其上册所论，皆商濬《稗海》所载，下册所论，皆陶宗仪《说郛》所载也。

△《岭西杂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孝咏撰。孝咏字慧音，吴县人。自序题疆圉大荒落之岁，当为乾隆二年丁巳，其时《旧唐书》犹未刊刻颁行，故孝咏有重刊之议也。是书乃孝咏客游广西时作，其中颇纪粤事，而所考证议论，无关於粤者甚多。盖以成於岭西而名，非记其风土也。孝咏犹及与朱彝尊等游，故耳目濡染，所言往往有根柢。其中如评李贽、屠隆、祝允明皆极确当，其论徐炯注《李商隐文集》，程婴、公孙杵臼事未详左氏记赵武事，与《史记》全殊，失之不考。其欲以《山海经》、《老子》、《庄子》、《楚词》、《水经》为十三经羽翼，则文人好异之谈，又堕明人习气矣。

△《后海堂杂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孝咏撰。是书成於乾隆甲申。年已七十五矣。多评论古人，亦间及近事。其学多本毛奇龄，故欲以奇龄配孔子庙，未免偏私。其文人相轻一条，载王士禛奖拔赵执信惟恐不及，而执信薄行负心，於其死后作《谈龙录》云云。案执信为士禛之甥壻，其相失结衅在士禛生前，故《居易录》中论二冯《拟才调集》有铸金呼佛之诮，《谈龙录》序亦有年月可稽。孝咏以为士禛没后始著书，非其实也。

△《南村随笔》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廷灿撰。廷灿有《续茶经》，已著录。此其居家时取平日所见闻杂录之，而於新城王士禛、商邱宋荦两家说部采取尤多。盖廷灿为士禛与荦之门人

，故其议论皆本之《池北偶谈》，《筠廊随笔》诸书，而略推扩之。其中如辨古人之登高不独重九，开元寺纸箫胜於磁箫诸条，亦颇见新意。至其载汉设官七千五百馀员，乃后汉之制，不知前汉则其数较倍；推梁萧子显之《同姓名录》，不知子显书世已无传，考据亦时有未密也。

△《枝语》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书取花木蔬果之类，各为铨释。略於形色性味，而详於名义。或穿鉴其偏旁，或附会其音声，偏旁音声皆不可通，则宛转假借，牵合故实，以寓议论。大抵以陆佃《埤雅》为鼻祖，然《埤雅》之失在於好引《字说》，而所长在於考据经典，之騄不效其考据，而效其《字说》，亦可谓不善学矣。古来著录之例，草木种植当附农家，名物训诂当附《小学》，是书皆近之而皆不类，姑附之於杂家焉。

△《谿崖脞说》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章楹撰。楹字柱天，浙江新城人。雍正癸丑进士，官青田县教谕。是书皆其随意抄撮之语，初名《噩捭脞说》，后更今名。一卷曰诗话，多录同时诸人赠答诗篇，而已作亦附见一二。二卷曰昔游，乃述平生经历山水佳胜。三卷曰诧异，则记近世异闻而间证以古事。四卷、五卷曰摭轶，则诸书纪载非世所习见者，节录大略，而以己见发明之，略似史论之体。

△《书隐丛说》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袁栋撰。栋号漫恬，吴江人。是书杂抄小说家言，参以己之议论，亦颇及当代见闻。原序拟以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栋自序亦云摹仿二书，然究非前人之比也。

△《然疑录》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奎光撰。奎光有《春秋随笔》，已著录。是编乃其笔记之文。其中说《春秋》者十之五六，说四书者十之二三，其他论史、论诗、论文及杂论事理者仅十之一二。所徵引不甚博，而立说大抵中理。其论四书，取毛奇龄之淹洽而不取其巧辩，论《春秋》驳胡安国诸人之苛刻而一一原情准势，皆为可取。论嘉靖大礼一事，历驳张璁、桂萼、方献夫之说而谓杨廷和特操之已蹙，遂相激弥甚，可为持平之议。其论文、论诗亦具有所见，惟力驳《公羊传》为尊者讳之文，则似持平而实乖理。夫褒贬者是非之公义，圣人不得私也；忠孝者臣子之大分，圣人亦不得越也。董狐之於赵盾，南史之於崔杼，特同为齐、晋之臣耳。若《春秋》则《鲁史》，孔子则鲁人也。其被弑之主若隐公、闵公，皆鲁之先君，其与弑之人若桓公、宣公，亦鲁之先君也。书薨而不地，其实固不没矣。如俨然立其子孙之朝，而奋笔大书以恶逆之名加祖宗，是岂天理之所宜，而人情之所安哉！奎光所论，是证父攘羊之直，非圣人之义也。

△《潇湘听雨录》八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昱有《尚书私学》，已著录。是编乃其弟官常宁知县时，昱奉母就养，因摭见闻，考订故实，著为一编。曰听雨者，取苏轼兄弟对床语也。其中如辨辖神祠即軫宿旁之左辖、右辖，长沙翼軫分野，乃土人祀其分星，又如引《幽明录》证渣江为查江，引《玉篇》、《北史》及欧阳询书温彦博碑证案牘以准作准非宋时院吏避寇准名，其言颇有根据。其辨衡山岫嶙碑一篇，考究详明，知确出近时伪撰，尤足祛千古之惑。惟谰言琐语，颇伤泛滥，不免失之贪多耳。

△《经史笔记》（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潘继善撰。继善有《音律节略考》，已著录。是书皆偶拈经史之文，为之论说。其论经，如尧典、月令中星不同，合朔置闰测算南陔无辞，《周礼》阙冬官，周改时月。论史，如吕后丧心无耻，不得祔於高祖；孙权、吕蒙为汉贼；王守仁不说良知，其所积自能有用，但其心中恍惚，若有所见，遂忘前此学问之力，而归功於良知；其立论亦颇准於理，但皆人人所共知耳。

△《毛氏残书》三种（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羽宸撰。原本不题书名，亦无序跋目录。凡分三部；曰理学部，多谈心性；曰儒学部，多考证名物典制；曰史学部，则史评也。似全书不止於此，此其残稿耳。书中颇诋斥朱子，如谓性与天道，晦菴以词章晦之，而晚更以与季通所言者与众共言，虽欲使禅宗不寄我篱下不可得，其说颇悖。检书中有阅陶不退《阆园集序说》一篇，甚推李贽，知其学所由来，源流未正矣。

△《榴园管测》五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元复撰。元复字能愚，号醒斋，里籍未详。是编采永乐《性理大全》所列周子《太极图说》、邵子《皇极经世书》、朱子《易学启蒙》、蔡元定《律吕新书》、蔡沈《洪范数》诸书，而引伸其说，大抵因袭旧文，而参以臆断。所附天度月度及杂论数条，亦皆掇拾性理之绪馀。其《经书质疑》中一条云。童年梦人以书授余，内云，惟卧龙无顷刻须臾之悔。又云，八月苦雨，偶看榴花落瓣，於《河图》之数有会。是皆非笃实之言也。

△《数马堂答问》二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名瓿撰。名瓿字馭卜，福州人。是书九类，一天文，二地輿，三人物，四经书，五史鉴，六人事，七释老，八飞植，九数学，凡二百六十馀条，而飞植类止一条为最少。其体皆设为问答，而大抵掇拾陈因，时多舛误。如牵牛织女一条曰，问《淮南子》云七月七夕织女会牛郎，《齐谐记》谓天河东有织女，天帝之女，因机杼劳苦，天帝怜其独居，使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嫁后废女工，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一年只会一度，事果可信欤云云？考乌鹊填河以渡

织女，白居易《六帖》引《淮南子》而《淮南子》无此文，安得有七月七夕之说？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条下有织女嫁牵牛五字，何尝有河东、河西之语？其剿撮无稽，大抵此类。卷首引用书目二百四十种，下至《快书》、《藏书》、《焚书》、《纲鉴补》、《唐类函》、《闲情偶寄》、《一家言》、《唐诗选》、《历朝捷录》、《五车韵瑞》、《韵府群玉》、《古文析义》、《性理大全》、《六才子书》、《诗经娜嬛》之类，皆据为典要。而二十一史之外别有《史记》，《十三经》之外别有五经、三传、《孝经》、《尔雅》，知其书由杂缀而成也。

△《钝根杂著》四卷（编修周厚辕家藏本）

国朝周池撰。池有《读史偶评》，已著录。是书卷一曰理气图说，明盈虚消息，以渐而至穷极必返之义。卷二凡二篇，一曰庄子身生性命子孙说，因《庄子知北游篇》之语而推广之，一曰损人利己说，因史夔《愿体集》所论但言利害，不言是非，故以儒理正之。卷三曰诸凡视七解词，则书一自字而缺其中一横画，因而推阐其说，凡得七解。自序谓如哑谜隐语，盖游戏之笔也。卷四凡三篇，一曰论《诗经叶韵》有误，一曰卷耳篇辨解，一曰邶风柏舟篇辨解。

——右“杂家类”杂说之属，一百六十八部，一千一百零一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三十 子部四十

○杂家类存目七

△《感应类从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晋张华撰。隋、唐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所不载，诸家书目亦不著录。书中语多俚陋，且皆妖妄魔制之法，其为依托无疑也。

△《物类相感志》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东坡先生撰，然苏轼不闻有此书。又题僧赞宁编次。按晁公武《读书志》及郑樵《通志艺文略》皆载《物类相感志》十卷，僧赞宁撰。是书分十八卷，既不相符。又赞宁为宋初人，轼为熙宁、元祐间人，岂有轼著此书而赞宁编次之理？其为不通坊贾伪撰售欺审矣。且书以物类相感为名，自应载琥珀拾芥磁石引针之属，而分天、地、人、鬼、鸟、兽、草、木、竹、虫、鱼、宝器十二门隶事，全似类书，名实乖舛，尤徵其妄也。

△《物类相感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苏轼撰。凡分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十二门，共四百四十八条，皆疗治及禁忌之事。疑十八卷之本即因此本而衍之也。

△《格物粗谈》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亦题苏轼撰。分天时、地理等二十门，与世所传轼《物类相感志》大略相似。后有元范梈识，断为后人假托。他书亦罕见著录，惟曹溶收入《学海类编》中。盖《物类相感志》已出伪作，此更伪书之重佞也。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十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历代名贤格训及居家日用事宜，以十干分集，体例颇为简洁。辛集中有大德五年吴郡徐元瑞《吏学指南序》，圣朝字俱跳行。又《永乐大典》屡引用之，其为元人书无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或谓熊宗立撰。恐未必然也。

△《多能鄙事》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明刘基撰。基有《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已著录。是书凡饮食、器用、方药、农圃、牧养、阴阳、占卜之法无不备载，颇适於用。然体近琐碎，若小儿四季关、百日关之类俱见胪列，殊失雅驯。立名取孔子之言，亦属僭妄。殆托名於基者也。

△《都氏铁网珊瑚》二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与世传朱存理《铁网珊瑚》同名。（案：存理之书非存理所撰，辨详本条下，此姑从世俗刊本称之。）

然存理之书分书品、画品二门，备录题跋印记，为张丑、郁逢庆诸书所宗，是书则前四卷皆穆所为诸书序跋及书画题跋，卷五以下即穆所作寓意编。盖穆尝以所见书画别为一书，此又以类相从，附於书目之后。然其中忽杂入《书画铭心录》，乃何良俊所撰。第七卷内鹤鹄一条，又忽标《尔雅》二字之目，皆不可解。至第九卷杂录研铭，皆采自诸家文集，非亲见拓本。第十卷以下则钞伪本张抡《绍兴古器评》，十二卷以下则钞汤垕《四画鉴》，十五卷后半以下则钞赵希鹄《洞天清录》，十八卷以下则钞周密《云烟过眼录》，皆非所自著。盖奸黠书贾杂裒成编，借穆之名以行也。

△《水云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溥撰。溥，长沙人，自号水云居士。《千顷堂书目》列於刘基《多能鄙事》后，即以为永乐中石首杨溥。然考书中自述有戎务之暇语，则其人乃尝为武职者，又所撰有《用药珍珠囊》，其书成於宏治中。盖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是编上卷载十二月种植花果饮馔及文房杂用。下卷分卫生、养生、器用、牧养四门，所记多农圃种畜法，颇为琐屑。

△《李氏居室记》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贤传》，已著录。是编乃其退老居乡，筑别墅於郊外。有堂有序，各为撰记。室中器物，悉制箴铭，以寓规警。盖林居放志之作，故随所欲言，不以修词为意云。

△《便民图纂》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第一卷为农务图十五，第二卷为女红图十六，每图皆系以竹枝词一首，第三卷以下分十一类，曰耕获，曰桑蚕，曰树艺，曰杂占，曰月占，曰祈禳，曰涓吉，曰起居，曰调摄，曰牧养，曰制造。嘉靖壬子刻於贵州。前有左布政使李涵序，称邝廷瑞始刻於吴中，吕经又刻於滇省，其中利民用者甚多。

然意求全备，往往冗琐。如末卷载辟鬼魅法，用桃枝洒雄黄水。盖据《本草》桃枝杀鬼、雄黄杀精魅之说，已为迂阔。又有祛狐狸法，云妖狸能变形，惟千年枯木能照之，可寻得年久枯木击之，其形自见。则据张华然华表照斑狸事，衍为此法，殆於儿戏矣。其书本农家者流，然旁及祈福择日及诸格言，不名一家，故附之杂家类焉。

△《鼃采馆清课》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费元禄撰。元禄字学卿，铅山人。铅山之河口有五湖，其一曰官湖，即鼃采湖也。元禄构馆其上，因以为名。是书皆记其馆中景物及游赏闲适之事。

△《蕉窗九录》（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项元汴撰。元汴字子京，秀水人。家藏书画之富，甲於天下。今赏鉴家所称项墨林者是也。是书首纸录，次墨录，次笔录，次研录，次帖录，次书录，次琴录，次香录。前有文彭序，称大半采自吴文定《鉴古汇编》，间有删润。

今考其书，陋略殊甚，彭序亦舛鄙不文。二人皆万万不至此，殆稍知字义之书贾，以二人有博雅名，依托之以炫俗也。

△《考槃馀事》四卷（通行本）

明屠隆撰。隆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书杂论文房清玩之事。一卷言书版碑帖，二卷评书画琴纸，三卷、四卷则笔砚炉瓶，以至一切器用服御之物皆详载之，列目颇为琐碎。其论明一代书家，以祝允明为第一，而文徵明次之。轩轻亦未尽平允。

△《游具雅编》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屠隆撰。所载笠杖渔竿之属，皆便於游览之具，故以为名。卷末附图四式，一曰太极樽，一曰葫芦樽，一曰山游提盒，一曰提炉。虽书中所已具，以其形制皆须图乃明，故复附绘於末。

△《筠轩清秘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董其昌撰。其昌有《学科考略》，已著录。是书凡列目二十有九，皆论玉、石、铜、磁诸古器及法书名画之类。前有陈继儒序，谓可与项元汴《蓂林清课》并称。今考其书，即张应文所撰《清秘藏》，但析二卷为三卷。盖应文

之书，近日始有鲍氏知不足斋刊版，附其《子丑真迹目录》后。从前抄本，流传不甚显著。书贾以其昌名重，故伪造继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

△《墨林快事》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安世凤撰。世凤有《燕居功课》，已著录。此书以所见古器古刻古书画各为跋语，凡六百九十五则，多涉议论，颇乏考据之功。

△《飞凫语略》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字虎臣，又字景伯，又字景倩，秀水人。万历戊午举人。此书论字墨法帖及古器真贋之别，皆举生平所闻见者，凡十八条。其中多与所著《敝帚轩剩语》相同，疑即从《剩语》中抄出者。曹溶《学海类编》乃两收之，未免失於详检也。

△《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慎懋官撰。懋官字汝学，湖州人。是书凡花木考六卷，鸟兽考一卷，珍玩考一卷，续考二卷。或剽取旧说，或参以己语，或标出典，或不标出典，真伪杂糅，短钉无绪。如枫树一条称谟按云云，似著此书者名谟。又木莲树一条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邱元志写，因题绝句云云，似著此书者在唐代。至卫懿公好鹤一条不引《左传》而引传奇俚词，尤为不考。卷首自序一篇，词极夸大，过矣。

△《妮古录》四卷（通行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多评论字画古玩，盖仿赵希鹄《洞天清录》、周密《云烟过眼录》而作，然议论殊为浅陋。

△《岩栖幽事》一卷（通行本）

明陈继儒撰。所载皆山居琐事，如接花艺术以及於焚香点茶之类，词意佻纤，不出明季山人之习。自跋称陈仲子为家於陵，尤可嗤鄙。此沿杨修家子云之误也。

△《博物要览》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谷泰撰。泰字宁宇，官蜀王府长史。其书一卷纪碑刻，二卷纪书，三卷纪画，四卷纪铜器，五卷纪窑器，六卷纪砚，七卷纪黄金，八卷纪银，九卷纪珠，十卷纪宝石，十一卷纪玉，十二卷纪玛瑙、珊瑚，十三卷纪琥珀、蜜蜡、玻璃等物，十四卷纪水晶、玳瑁、犀角、象等物，十五卷纪香，十六卷纪漆器、奇石。

皆随所见闻，摭录成帙，未能该备，所论碑版书画，尤为简陋。书成於天启中，而中有称明太祖者。殆后人传写所改欤？

△《广社》（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张云龙撰。云龙字尔阳，华亭人。是书成於崇祯末年，乃因陶邦彦所作《灯

谜》而广之。前载作谜诸格，取字义相似者配合一句，暗射成语。后借诗韵平仄分注，以备采用。然语多钝置，颇乏巧思。

△《莖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抄自袁陶斋，亦不知陶斋何人也。所载凡十一类。文房通用至养育禽兽皆载其名义，与一切新法。大旨仿《多能鄙事》诸书为之，而琐屑弥甚。

△《研山斋珍玩集览》（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孙炯撰。炯字挈菴，大兴人，吏部侍郎承泽之孙也。是书取《退谷随笔》中所论铜、玉、磁器及笔、墨、砚、纸、印章、文玩与刻版、绣绘、刻丝之属，益以炯所见闻，编成此帙。炯自为序。其中论刻版一条，称其家有宋版《本草纲目》四函。考《本草纲目》乃明万历中李时珍所作，安得有宋版也！

△《老老恒言》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书皆言衰年颐养之法。前二卷详晨昏动定之宜，次二卷列居处备用之要，末附粥谱一卷，借为调养之需。盖廷栋年七十五时作也。

△《初学艺引》二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仕学撰。仕学字亨敏，号逊斋，揭阳人。是编本为初学游艺而作。首冠以格言一卷，其余分六引，曰文引，曰诗引，曰书引，曰画引，曰琴引，曰棋引。其文引凡五卷，首论文，次《左传》选，次《庄子》选，次《史记》选，次《韩文》选。其诗引凡三卷，首卷分论诗、诗体、诗学三篇，次卷选汉、魏六朝，唐诗，末卷专论乐府，分总论、订律、宪音、宫调、歌法、题解诸目。其书引凡四卷，分论书、书体、书法、书学等目，画引四卷亦如之。其琴引四卷则仿《史记》之例，编为《琴史》。首以古帝王始制琴及善琴者为十二本纪，而孔子与焉，又表古今人物及七乡玄十三徽与手势、指法等为十表，又撰礼书、乐书、天官书、定制书、择材书、操缦书、正音书为八书。其三十世家则能以琴世其家者，其七十列传则古今善琴之人也。编末棋引二卷，则自出新意，取邵子之易数以为棋局。

其凡例谓以尧夫为弈秋，四大为枰，分野为罫，日月为子，晦明为黑白，嬗递升降为劫数输赢。名曰《棋局新书》，示与旧谱不同也。其书分八目：一曰说局，总说大意；二曰先天成局，即邵子之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也；三曰方圆正局，即先天方圆二图合而图之，象天包地外，地处天中也；四曰奇偶变局，即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八卦，八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六而变之为三百八十四卦也；五曰得数定算，则以元会运世岁月日时为经，而以十二、三十之数反覆相乘也；六曰烂柯甲子，盖一元十二会全图也；七曰长安旧闻，则自巳会第三十运至

午会第十一运之图，盖邵子尝推数起唐尧甲辰，迄宋之熙宁，仕学此书复增而益之，至於本朝也；八曰棋阁测议，盖引黄氏管窥之说，以总古今全局也。其名书之意，不过以一元有三百六十运，一会有三百六十世，推之年月日时，其三百六十之数，皆与棋合，故以棋局名焉。其亦妄作聪明，弊精神於无用之地矣。

——右“杂家类”杂品之属，二十六部，一百七十二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三十一 子部四十一

○杂家类存目八

△《帝皇龟鉴》三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王钦若撰，钦若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考宋以来史志书目皆不著录。详检其文，即《册府元龟》中帝王一部。卷首钦若序，即原书之总类也。伪妄剽窃之书，本不足辨，而既有传本，恐滋疑误，是以存而论之焉。

△《徽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司马光编。光手抄诸子史集精语，置诸座右以自警。自题其首云“迂叟年六十八”，盖元祐初为相时也。后有陈振孙跋，载光自题其末云，余此书类举人抄书，然举子所抄猎其辞，余所抄核其意，举人志科名，余志道德。今是编已失其题末，未知陈氏所载为全文否。又陈氏称自《国语》以下六书，今惟《国语》、《家语》、《韩诗外传》、《孟子》、《荀子》五书，疑有佚阙。又每条下间有题识数字者，卷末又列所欲取书名二十二种，盖未完之稿，后人以光手书重之耳。

△《卧游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朱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书前有嘉定九年王深源序，后有嘉靖壬午顾元庆跋。凡四十五则，前二十一则全录刘义庆《世说新语》，次十八则全录苏轼杂著及《陶潜集》，惟后二则不知为谁语。其言参差不伦，了无取义，祖谦必不如是之陋。此本出陈继儒《普秘笈》中，殆明人依托也。

△《经子法语》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洪迈撰。迈有《史记法语》，已著录。迈兄弟并以词科起家，此书盖即摘经子新颖字句以备程试之用者。凡易一卷，书二卷，诗三卷，周礼二卷，礼记四卷，《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孟子》、《荀子》、《列子》、《国语》、《太玄经》各一卷，庄子四卷。体例略如类书，但不分门目，与经义绝不相涉。朱彝尊以《易法语》一卷、《诗法语》一卷之类散入《经义考》各门之中，题曰未见，未免失考矣。

△《文苑英华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高似孙编。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是编乃采摘《文苑英华》中典雅字句可供文章之用者，仿洪迈《经子法语》之例，钞合成帙。刻本仍以原目为次，不分卷数。以似孙原序考之，当时实分四卷也。其中以诸本参校，如吕令开《莲峰赋》，别本皆作气开秋爽，此本作气涵秋爽。贾至《早朝诗》别本皆作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此本作共沐恩波凤池里，终朝默默侍君王。李群玉《黄陵庙诗》别本皆作回风日暮吹芳芷，此本作东风日暮吹香芷，皆小有异同。

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别本俱作请纪成绩，此本作皆请纪其成绩，又遂极其危句此本作遂持危，亦皆《韩集举正》、《韩文考异》所未载，其搜罗亦颇该洽。

自序谓周必大奉敕校《文苑英华》，是书有助焉。然摘录不具首尾，仅为词科餽釘之学尔。

△《养生杂纂》二十二卷、附《月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周守忠撰。守忠号{容木}菴，（案{容木}古文松字。）不知何许人。初以养生宜忌之事按月编录，名《日月览》。后於嘉定壬午又广为《杂纂》。首为总叙三篇，次以事类分为十三部。后人以《月览》附刻於后，其为一书，总题曰《养生杂类》，非其本名也。

△《石屏新语》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题宋戴复古撰。复古字式之，天台黄岩人。居南塘石屏山，因以自号。是编以《石屏新语》为名，则当为复古所手著。乃编中惟录张询《古五代新说》、陈郁《藏一话腴》二种，而多所删节，当是后人依托其名，抄撮成帙也。

△《补妒记》八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旧本题曰京兆王绩编，不著时代。案晁公武《读书志》载有此书一卷，谓不知何人所辑。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有此书，称王绩撰。因古有宋虞之《妒记》，今不传，故补之。其题名与此相合，当即振孙所见之本。其书自一卷至六卷纪商、周迄五季妒妇之事，第七卷曰杂妒，谓淫乱而妒及事涉神怪者，第八卷曰总叙，乃要说文章。自凉张续《妒妇赋》以下并阙，故振孙所称治妒二方已无之。然振孙既云古《妒记》不传，而书中又有采自《妒记》者，不知何据，殆於类书剽取之。至第七卷内宋仁宗尚、杨二美人事，乃注云见《宋史》，则明人已有所附益，非复宋代原书矣。

△《古今艺苑谈概上集》六卷、《下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俞文豹撰。案文豹宋人，所著《吹剑录外集》，已著录。此编多引明代诸书，盖伪托也。书中杂采故实，无所辩论，每条下各列书名，而疏舛特甚。

如邹忌妻妾事出《战国策》，而注曰《十二国春秋》；列子攫金於市事，末增吏大笑之四字；当为无知书贾抄撮说部，伪立新名也。

△《澄怀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周密撰。密有《志雅堂杂钞》，已著录。是书采唐宋诸人所纪登涉之胜与旷达之语，汇为一编。皆节载原文，而注书名其下，亦《世说新语》之流别，而稍变其体例者也。明人喜摘录清谈，目为小品，滥觞所自，盖在此书矣。

△《女教书》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许熙载撰。熙载字献臣，彰德相州人，参知政事有壬之父也。是編集经书及先儒之言，凡有關於女教者，分为六篇，曰内训，曰昏礼，曰妇道，曰母仪，曰孝行，曰贞节。

△《景行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元史弼编。弼字君佐，自号紫微老人，博野人。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封鄂国公。事迹具《元史本传》。是编成於至元丁亥，所录格言百馀条，多剽掇《省心录》之语。前有弼自序，其词潦倒可笑，似出妄人所依托。复有明瞿佑序，称宣德戊申侍太师英国公坐，因问经史中警句可资观览而切於修省者，谨写一编拜献，以供清暇之一顾。末题门下士瞿佑手录，时年八十有二，词亦庸劣，佑似不应至此。考成化丙戌木讷作佑归田诗话序，虽有太师英国张公延为西宾之语，然佑自序作於洪熙乙巳，称老与农圃为徒，亦窃归田之号，又称辍耕陇上，箕踞桑阴，则洪熙时已返江南矣，安得宣德戊申尚作客张辅家哉？其为假名於佑，尤显然矣。后又有正德乙亥镇远侯顾士隆重刊序，嘉靖甲午衡王重刊序，盖皆因仍伪本，不及考核耳。

△《有官龟鉴》十九卷（永乐大典本）

元苏霖撰。霖有《书法钩玄》，已著录。是编采前人服官事迹，汇为一书。凡分四十类，皆以四字标题，如辅相君王、赞翼皇储之类，颇涉於俗。且既有陈善闭邪，又有绳愆纠谬、直言极谏之类，亦病於复。体例殊为猥难，所引诸书，惟有元诸人言行采自家传墓志者，间为他书所未载，其馀经史子集皆人所习见，论断尤罕所发明，殊无可采也。

△《忍经》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吴亮撰。亮字明卿，钱塘人。前有冯寅序，称吴君精於经术吏事，至元癸巳解海运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历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会集群书中格言大训，以为一编。所采皆习见之书，盖姑以见意云尔。

△《闲博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大都述先正格言及达观保生之事。卷中有一条，称吾乡沈持要詹事今年已八十有三，耳目聪明云云。持要乃沈枢之字。

枢，德清人，则此书似当为宋南渡后湖州人所撰。然书末复有二条，一称皇朝修《经世大典》云云，一称圣朝郊祀祝文，天子以下止右丞相得预名云云。《经世大典》成於元文宗至顺二年，据《元史百官志》，专任右丞相亦自至顺元年始，则此书之成又当在至顺以后矣。观卷中采摘旧事，往往直录原文，沈持要一条，疑亦从他书抄撮，未及改正，其实乃元末人所作也。

△《女红馀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龙辅撰。据原序所称，乃武康常阳之妻。序不题年月，不知何许人也。上卷皆采掇新艳字句。阳序称外父为兰陵守元度公后，家多异书，细君女红中馥之暇辄阅之，择其当意者编成四十卷。属余游宦京师，细君精差其最佳者手录之，仅四十之一云云。然皆不著出典，又无一语为诸书所经见，殆《云仙散录》之流。

下卷皆辅所作小诗，亦浅弱不足采录。钱希言戏瑕称为好事者所依托，则明人已灼知其伪。毛晋乃刻之《诗词杂俎》中，失考甚矣。

△《诚斋杂记》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达卿序，称坤字载卿，会稽人。曾官翰林，所著书凡十二种，此乃其一。诚斋，坤所自号也。作序年月题丙戌嘉平，不署纪元。

书中引聂碧窗诗，与古人并列。聂为元初道士，则是书在后矣。中皆剽掇各家小说，短釘割裂，而不著出典。如昆仑奴磨勒一事，分於五处载之，其舛陋可知也。

△《琅嬛记》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元伊世珍撰，语皆荒诞猥琐。书首载张华为建安从事，遇仙人引至石室，多奇书。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注出《玄观手抄》，其命名之义盖取乎此。

然《玄观手抄》竟亦不知为何书。其馀所引书名，大抵真伪相杂，盖亦《云仙散录》之类。钱希言戏瑕以为明桑怿所伪托，其必有所据矣。

△《观善书》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明仁孝皇后撰。书成於永乐三年。其所采辑兼及三教，盖意主劝戒下愚，不及所作《内训》之纯粹也。

△《臣鉴》三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宣宗皇帝撰，有宣德元年四月御制序。取春秋迄金、元人臣事迹，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二类。而宋之张俊亦在善可为法类，品第似未尽允也。

△《外戚事鉴》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有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五卷。於汉以下历

代戚里之臣，举其善恶之迹，并其终所得吉凶，类而列之，得七十九人。宣德元年四月书成，皇亲各赐一本。此本所载，大略相符，然所列止五十六人，而书亦只二卷。殆后人有所窜改合并，非其原书矣。

△《君鉴》五十卷（内府藏本）

明景皇帝撰。景泰四年成书，有御制序。亦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二类，与宣宗臣鉴相同。而自二十九卷及三十五卷皆纪明祖宗之事，则用范祖禹《帝学》例也。

△《昭鉴录》十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洪武初奉敕撰。案《千顷堂书目》曰，太祖尝命礼部尚书陶凯等采录汉、唐以下藩王善恶以为鉴戒，编辑未竟，复诏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编修王僎、国子博士李叔元、助教朱复、录事蒋子杰等续修之洪武六年书成太子赞善宋濂为序，即此编也。然虞稷称其书五卷，又称一作二卷，此本十一卷，而善可为法止於元，其后有先善后恶一门，而恶可为戒仅止於宋，似尚阙一卷。不知虞稷何以云然也。

△《永鉴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中奉敕撰。凡分六目；一曰笃亲亲之义；一曰失亲亲之义，训朝廷也；一曰善可为法；一曰恶可为戒；一曰立功国家；一曰被奸陷害，训诸王也。每条各举古事，而以俗语演之，取其易通晓也。

△《历代驸马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中奉敕撰。其书取自汉至宋尚主之人，各叙其善恶事迹，以示法戒，亦演以俗语。

△《公子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明洪武中熊鼎等奉敕撰。采摭古事，分为三类。一良臣门，一忠臣门，一奸臣门。其词较《永鉴录》尤俚浅，盖以训开国武臣之子弟，故务取通俗云。

△《帝王宝范》三卷（永乐大典本）

明马顺孙撰。顺孙，江南人。洪武中布衣。是书杂采经史，分类编辑，其目二十有三。当太祖开创之初，尝进於朝，冀采以定制作，兴礼乐。然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徒为老生之常谈而已。《千顷堂书目》载此书作六十卷，今考《永乐大典》所载实止三卷。虽编录时或有合并，不应悬绝至此，殆黄虞稷未见原书也。

△《使规》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洪撰。永乐四年洪以行人司行人奉使往谕缅甸，著有《南夷书》，已著录。此书亦是时所作，采古人奉使事迹，勒为一编。分十有六类，曰忠信，曰节义，曰廉介，曰谦德，曰博古，曰文学，曰识量，曰智虑，曰威仪，曰说辞

，曰举贤，曰咨访，曰服善，曰详慎，曰勇略，曰警戒。各列事实於前，而断以己意。

末为使缅附录，纪当日往返情形，并载所与缅酋书六篇。

△《景仰撮书》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达撰。达有《笔畴》，已著录。是书一名《尚论篇》，取古人可为师法者凡五十二事。皆前列旧文，后系以论，率肤浅无意义，又出《笔畴》之下矣。

△《学范》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揔谦撰。揔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是书分六门；一曰教范，言训导子弟之法；二曰读范，列所应读之书；三曰点范，皆批点经书凡例；四曰作范，论作文；五曰书范，论笔法；六曰杂范，论琴砚、鼎彝、字画印章之类。揔谦颇以小学名，而此书所述至为舛陋，杂范一门，尤为不伦。盖家塾训蒙之式，用以私课子弟耳，悬以为学者定范，则谬矣。

△《纲常懿范》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是修撰。是修初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中举明经，由霍邱训导改衡府纪善。燕王兵入死之。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节愍。是编前有自序，称因闲居，感其母彭氏教以忠孝大端，因采辑前言往行，凡十六门，曰明王、良相、名将、循吏、忠烈、纯孝、女德、友悌、交契、儒宗、才杰、世昌、清隐、联芳、德报、同居，通一千三百九十有六条。解缙作是修墓志，杨士奇作《是修传》，亦皆称其尝撰是书，与此本合。史称其尝辑古今忠节事为《观感录》，与此不同，或一书而二名欤？案是修授命成仁，争光日月。作此书以培植纲常，行不愧言，尤足以风动百世。自宜录之以传久远。然核其所述，大抵荒陋舛鄙，类村塾野老稍知字义者所为，殊不似是修之笔。殆原书久佚，而其后人贗补之，如张九龄《千秋金鉴录》类也。故今惟录其文集，而是书则附存目焉。

△《为善阴鹭》十卷（内府藏本）

明永乐十三年官撰颁行，前有成祖自制序。所采共百六十五条，各以四字标题，加之论断，并系以诗。

△《政训》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彭韶编。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惠安。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凡文公政训一卷，皆采掇《朱子语类》中论政之语。西山政训，则真德秀《西山集》中所载帅长沙及知泉州日告谕官僚之文也。西山政训之末，旧附心、政二经，见张悦序中。此本乃陈继儒刻入《宝颜堂秘笈》者，因心、政二经有别本自行，故所存仅此二卷云。

△《闻见类纂小史》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天一阁藏本）

明魏倬撰。倬字达卿，鄞县人。官石城县训导。是书内篇十七，皆记人伦文行之足为世法者。外篇七，记神鬼外国诸事。续篇一，皆杂说。篇各有序有论。大抵据所见闻载之。虽采摭颇繁，而多伤於俚。

△《食色绅言》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皆春居士撰，不著名氏。考明本《瀛奎律髓》有成化丁亥新安守龙遵叙，自称皆春居士，疑即遵作也。其书凡饮食绅言一卷，勉人戒杀；男女绅言一卷，勉人节欲。皆摭取前人成语及佛经、道藏诸书。

△《奚囊手镜》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异》，已著录。循吉好蓄异书，闻有秘本，必购求缮写。是编薈粹诸类书，颇称博赡，而门目未分，茫无体例。刘凤、王世贞曾分得其稿，后遂散佚。《明史艺文志》作二十卷，此止十三卷，不知为凤家之半部，抑世贞家之半部也。

△《诸子纂要》八卷（内府藏本）

明黎尧卿编。尧卿，忠州人。弘治癸丑进士。其书杂抄诸子之文，以备科举之用。仿高棅《唐诗品汇》例，分正宗、接武、馀响之类，尤为效颦。棅之品诗，论者已多异议，况以其例品诸子乎？

△《俨山外纪》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记》，已著录。此书载《学海类编》中，乃曹溶於深《俨山堂外集》之中随意摘录数十条，改题此名，非深自著之书也。

△《续观感录》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鹏撰。鹏有《昆山人物志》，已著录。自序谓明初周是修尝作《观感录》，纪古今孝义之事，其书不传，因复为此以续之。凡事迹显著者不录，其人微而事隐，非世所恒见者则录之，欲使愚夫愚妇皆知观感而兴起焉。然仅据所见摘录，故搜罗未为该博云。

△《物异考》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方凤撰。凤有《方改亭奏草》，已著录。是书载水异、火异、眚异、木异、金石异、人异、虫异凡七条。历代灾异见於正史、杂史者不可胜纪，凤於每条举二三事，真所谓挂一漏万矣。

△《祷雨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钱琦撰。琦有《钱子测语》，已著录。是书因嘉靖乙巳岁旱，乃辑录古来修德致雨之事，以告守土之官，意在规讽，其持论未为不正。然自桑林之祷至马璘之撒土龙，皆归本人人事。而自郁林石牛以下乃徵引小说，侈谈神怪，荡然全失其本旨，非惟自乱其例，实亦自秽其书矣。

△《欣赏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徐中行序，但称沈润卿。以《千顷堂书目》考之，乃沈津所编，润卿其字也。所著《邓尉山志》，已著录。序中所云茅子康伯续者，亦不著其名。卷中有茅一相补阅字，盖即其人矣。序称书十卷，然实止八册，不分卷数。

序称始於诗法，终於修真，而书中诗品、词评乃在第三册，尤颠舛无绪。所载书出陶宗仪《说郛》者十之八九，皆移易其名，其《说郛》所无一二种，亦皆妄增姓氏，别立标目，非其本书。至於改窜屠隆《碑帖考》，尤多舛戾。《说郛》一百卷，名见孙作所撰《陶宗仪传》。世所行本，已非其旧，此更剽窃而变乱之，风益下矣。

△《诸子品节》五十卷（通行本）

明陈深编。深有《周礼训隽》，已著录。是书杂抄诸子，分内品、外品、小品。内品为老子、庄子、荀子、商子、鬼谷子、管子、韩子、墨子；外品为晏子、子华子、孔丛子、尹文子、文子、桓子、关尹子、列子、屈原、司马相如、扬子、吕览、孙子、尉繚子、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淮南子；小品为说苑、论衡、中论。

又以桓谭陈时政疏、崔寔政论、班彪王命论、窦融奉光武及责隗嚣二书、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扬雄诸赋及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剧秦美新诸文，错列其中，尤为庞杂。盖书肆陋本也。

△《翼学编》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朱应奎撰。应奎字丽明，广汉人。考太学进士题名碑，嘉靖辛丑科有朱应奎，锦衣卫籍，不知即其人否也。其书以《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类，而杂载碎事，名实殊为乖迕。如格致类所载花九锡、四香阁之属，猥琐至极，而谓足翼《大学》乎？

△《谈资》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秦鸣雷撰。鸣雷字子豫，临海人。嘉靖甲辰进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书采录古事，不分门类，亦不次时代，不注出典，庞杂参错，莫喻其去取之意。

如齐王木履一事，乃苏轼艾子之戏言，亦据为实事录之，其无所别择可知矣。

△《广仁类编》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时槐撰。时槐字子植，号塘南，安福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出为陕西布政使参政，中察典罢归。后起为太常寺卿，不赴，卒於家。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分笃伦、德政、惠济、活物四类，各摭故实配隶之，时亦及因果报应之说。盖神道设教，以劝喻颡蒙，故不尽为儒者之言也。

△《学圃萱苏》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陈耀文编。耀文有《经典稽疑》，已著录。是编杂录诸书新异之语，不立门目，亦无所考订，盖随阅随钞，自备谈资而已。初耀文官陕西时，纂此书，以署后亭有双桧，题曰《桧林杂志》。归里后补辑成帙，取萱草忘忧、皋苏释劳之义，改题此名云。

△《初潭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此乃所集说部，分类凡五：曰夫妇，曰父子，曰兄弟，曰君臣，曰朋友。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皆杂采古人事迹，加以评语。其名曰初潭者，言落发龙潭时即纂此书，故以为名。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

△《读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李贽编。是编哀集杨慎诸书，分类编次。凡采录诗文三卷，节录十七卷，去取毫无义例。且贽为狂纵之禅徒，慎则博洽之文士，道不相同，亦未必为之编辑。序文浅陋，尤不类贽笔。殆万历年贽名正盛之时，坊人假以射利者耳。

△《续自警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希宪撰。希宪字毅所，金谿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应天巡抚。是书续宋赵善璪《自警编》而作，杂采自宋至明格言善事，分类记载。然编次丛脞，纲目混淆。目列十六卷，而书止八卷，检其所载门目，又一一无差。至以修身、修己分为二门，又以考正祀典、考复古礼入之将帅门中，而末一卷乃全录山林放旷之词，非复儒者修省语，尤为庞杂。

△《牧鉴》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昱撰。昱字子晦，别号东谿，汀州人。是书以经史百家之言有关政治者，裒辑成帙。为类凡四，曰治本、治体、应事、接人。类各有目，凡三十有五。目又各分上、中、下，上述经传，中纪古人政迹，下摭儒先议论。每类首缀小序一篇，其余别无论断。嘉靖乙卯，汀州府同知李仲僎序而刊之。所徵引甚略，大抵随意摭拾，无关体要。意其为书帕本也。

△《芸心识馀》七卷、《续》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其力撰。其力字克相，号芸心子，通海人。官南京户部司务。其书成於嘉靖辛酉。凡禽鸟、兽畜、龙蛇、虫鼠、鱼鳖五部，分门隶事。每事标题於前，杂列故实而附以论断，庞杂割裂，殊无可观，持论尤多猥鄙。观所列引用书目，以《明道集》、《读书录》之经传，以《尔雅》与《真仙宝诰》同列之图注，以《说文》、《续文章正宗》入之类书，甚至《汉书》之外又有《汉史》，《开元遗事》之外又有《天宝遗事》，如斯之类，指不胜屈，殆不足与辨。

△《烟霞小说》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贻孙编。贻孙，苏州人。是书仿曾慥《类说》之例，删取《稗官杂记》凡十二种。中如杨循吉《吴中故语》、黄晔《篷轩记》、马愈《日抄》、杜琼《纪善录》、王凝斋《名臣录》、陆延枝《说听六种》，逸事琐闻，尚资考论。至陆燾《庚巳编》、徐祜卿《异林》、祝允明《语怪编》、《猥谈》、杨仪《异纂》、陆灼《艾子后语》六种，则神怪不经之事矣。

△《阅古随笔续》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穆文熙撰。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录。是编杂采诸子之文，而又不著其所出。惟卷首总列其所采书目、体例殊谬。所录亦皆习见。首页题《正续阅古随笔》，而书中题《阅古随笔续》，盖尚有正集，今未之见。

△《诸子汇函》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编以自周至明子书每人采录数条，多有本非子书而摘录他书数语称以子书者，且改易名目，诡怪不经。

如屈原谓之玉虚子，宋玉谓之鹿谿子，江乙谓之器器子，鲁仲连谓之三柱子，淳于髡谓之波弄子，孔求谓之子家子，张孟谈谓之岁寒子，顿弱谓之首山子，甘罗谓之潼山子，貌辨谓之云幌子，陆贾谓之云阳子，贾谊谓之金门子，董仲舒谓之桂岩子，韩婴谓之封龙子，东方朔谓之吉云子，刘向谓之青藜子，崔寔谓之嵯岬子，桓谭谓之荆山子，王充谓之委宛子，黄宪谓之慎阳子，仲长统谓之黄山子，王符谓之回中子，桓宽谓之贞山子，曹植谓之镜机子，束皙谓之白云子，嵇康谓之灵源子，刘勰谓之云门子，陆机谓之于山子，刘昼谓之石匏子，李翱谓之协律子，罗隐谓之灵擘子，石介谓之长春子。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有光亦何至於是也。

△《困学纂言》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栻撰。栻字孟敬，丰城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是编乃隆庆庚午栻为肥乡知县时所刊。分十二门，曰学问，曰立志，曰存心，曰精思，曰实践，曰谨言，曰敬事，曰求师，曰取友，曰读书，曰作文，曰举业。皆采摭古人议论近於讲学者，分类次叙。然讲学及於作文，抑已末矣，作文之外又别立举业一门，其说尤未免於杂也。

△《灼艾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前亦无序例。据高儒《百川书志》云，九沙山人万表灼艾时所集也。表有《海冠议》，已著录。是编凡分正、续、馀、别四集，每集各分上、下卷。采辑唐、宋以来说部，每书只载一二条，或四五条，略似曾慥《类说》，而详博则不及之也。

△《百家类纂》四十卷（内府藏本）

明沈津编。案明有两沈津，其正德中作《邓尉山志》及《欣赏编》者乃苏州人，此沈津慈谿人，嘉靖中官含山县教谕。是书所录，自周、秦诸子下逮於明，殊为冗滥。同时尚书张时彻所作《说林》亦与焉，殆未闻《昭明文选》不录何逊之义也。

△《警心类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位撰。位有《问奇集》，已著录。是书乃其罢相后所辑，故多老氏谦退之旨，佛氏因果之谈。

△《天池秘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徐渭编，武林孙一观校。案渭，嘉靖中人，有《笔元要旨》，已著录。是编所载如叶向高、陈继儒之类皆在其后，渭安得见其诗文？盖即一观所辑，伪托於渭也。其书体例驳杂，标目诡异。前六卷为总集：一曰韵萃，诸体诗也；二曰调隼，词也；三曰籁叶，乐府歌行也；四曰丽华，赋也；五曰笔华，杂文也；六曰志林，传也；后六卷为小说：一曰谈芬，清言也；二曰旷述，杂事也；三曰谐史，诙嘲语也；四曰别纪，志怪也；五曰致品，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子目；六曰清则，分花典、香禅、茗谈、觞政四子目，皆明季山人强作雅态之语。

四库之中无类可入，以其杂出不伦，附之杂家类焉。

△《六鉴举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是编成於万历丙午。取帝鉴、相鉴、言鉴、牧鉴、珙鉴、闺鉴六书，各撮取其文，合为一帙。漏略殊甚，不足以言著作。

△《古今名贤说海》二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隆庆辛未自序一首，题曰飞来山人。所录皆明人说部，分为十集，以十干标目。自陆粲《庚巳编》以下凡二十二种，种各一卷，皆删节之本，非其完书。考明陆楫有《古今说海》一百四十二卷，此似得其残缺之板，伪刻序目以售欺者也。

△《名贤汇语》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亦有隆庆辛未自序，亦称飞来山人。序词鄙陋，疑为坊贾之笔。其书节录明人小说二十种，种为一卷，皆题曰某地某人言，尤为杜撰。殆又从《古今名贤说海》而变幻之耳。

△《历代小史》一百五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首有沔阳陈文烛序，称侍御李公所集，而中丞赵公刻之，皆不著其名字里籍，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盖欲仿曾慥《类说》之例，杂采野史，每书删存数条，凡一百五种，以一种为一卷，中间时代颠倒，漫无端绪。盖

当时书帕之本，以校刊付之吏胥者也。

卷一百三十二 子部四十二

○杂家类存目九

△《群书摘草》五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王国宾编。国宾号养默，武进人。万历甲戌进士。其作此书时，方监榷杭州北新关，未详其终於何官也。其书仿庾仲容《子钞》、马总《意林》之例，摘取《家语》以下至明张时彻《说林》三十二种，附以兵书七种。每种各摘数段，无所持择，盖亦当时书帕之本。

△《闺范》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此编乃其为山西按察使时所作。前一卷为嘉言，皆采六经及《女诫》、《女训》诸文为之训释。后三卷为善行，分女子、妇人、母道各一卷。叙其本事，而绘图上方，并附以赞。文颇浅近，取易通俗也。当时尝传入禁中，神宗以赐郑贵妃，妃重刻之。后妖书案起，遂以是书为口实。朱国桢《涌幢小品》曰：吕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闺范》一书。焦弱侯以使事至，吕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数部入京。郑贵妃之侄国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门，而贵妃与焉。众大譁，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为序，将有他志云云。所纪与史小异。然国桢与焦竑为友，目睹刊本，所记似得其真。此本无郑贵妃序，当为坤之原本也。

△《百子咀华》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胡效臣编。效臣字锤衡，黄州人。万历丙子举人，官旌德县知县。是书取诸子之文而割裂之，或摘其一段，或拾其数语，或撮其数字，以供时文獭祭之用。

首列《左传》次六子，次子汇，次则以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分类，又以明人所著参错於古人之中，不知其体例何在。又题曰焦竑批评。竑之陋何至於此，其依托可不问而知也。

△《琅琊代醉编》四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张鼎思撰。鼎思有《琅琊曼衍》，已著录。是编乃其自给事中谪滁州驿丞时杂钞诸史百家之言，胪次成书。名曰代醉编者，欧阳修在滁州时有醉翁亭，鼎思适宦其地，以著书代饮酒也。其书体例庞杂，无所折衷考订，特借以消闲遣日而已。

△《兰芳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馀言》，已著录。是编皆录古人轻世遗荣之事，分内外二篇。自序谓内篇近自得，外篇稍假物缘，亦不入世累。然曾点之沂水春风置之外篇，叶梦得之读书饮酒置之内篇，殊不晓其优劣之旨。首冠以《论语》饭

疏食一章，贤哉回也一章，别题曰孔颜乐事，又不在内外篇之数，则恐失讲学本色耳。

△《警语类抄》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程达撰。达字顺甫，清江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漳泉兵备道。是编取先哲格言善行，分类编次。其目六十，割裂冗杂，殊无伦次。凡例云，是编重理学，故诸儒要语独详。然於仙则信淮南之上昇，王母之降汉，於释则言灭佛之报应，谈禅之超悟，均不免自乱其例也。

△《诸经品节》二十卷（通行本）

明杨起元编。起元有《证学编》，已著录。是编删纂道、释二家之书。道家凡《阴符经》、《道德经》、《南华经》、《太玄经》、《文始经》、《洞古经》、《大通经》、《定观经》、《玉枢经》、《心印经》、《五厨经》、《护命经》、《胎息经》、《龙虎经》、《洞灵经》、《黄庭经》十六种，释家凡《楞严经》、《维摩经》、《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圆觉经》、《楞伽经》、《药师经》、《法华经》、《无量经》、《弥陀经》、《盂兰经》十二种。扬雄《太玄》本为拟《易》，诸史皆著录於儒家，此引之道家，殆晋人老、易归一之旨。至列子《冲虚经》删而不载，又不明其故矣。起元传良知之学，遂浸淫入於二氏，已不可训。至平生读书为儒，登会试第一，官跻九列，所谓国之大臣，民之表也，而是书卷首乃自题曰比邱，尤可骇怪矣。

△《沈氏学弢》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尧中撰。尧中字执甫，嘉兴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其自序曰：为纲二十有四，为目三百五十有八，皆宇宙内鸿钜之事，非草木鸟兽之类。然杂采旧文，无所考订，亦无所别择。如日月星宿诸占，全录《天官书》，而不知太初之法最为疏漏。论周官则过信俞庭椿之说，以为冬官不亡，散见五官，而不知割裂五官，有乖经义。盖杂驳之学也。

△《霞外麈谈》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应治编。应治字君衡，鄞县人。万历庚辰进士。杨德周序，称为观察，不知官何省何道也。是书辑隐逸高尚之事，分霞想、鸿冥、恬尚、旷览、幽赏、清鉴、达生、博雅、寓因、感适十类。大抵以《世说新语》为蓝本，而稍以诸书附益之。至於《云仙散录》、《师古伪》、《杜诗注》之类，影撰故实，亦皆摭拾，殊无别裁。又多不见原书，辗转稗贩。如披裘公不取遗金，王摩诘诗中有画，列子郑人蕉鹿诸条，尤割裂不成文理。至於宗悫乘风破浪，鲍生爱妾换马，全与高隐无关，不过杂凑以盈卷帙耳。

△《宋贤事汇》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李廷机撰。廷机有《汉唐宋名臣录》，已著录。是编杂采史书说部所载宋人

行事，分为四十三类。首有自序，谓宋之世风人材，颇类今日，言论行事，往往有可用者云云。宋、明之季，儒者如出一辙，此类亦可以观矣。

△《说类》六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叶向高编，林茂槐增删。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清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忠。事迹具《明史》本传。茂槐有《诸书字考》，已著录。

是书摘唐、宋说部之文，分类编次，每类之下，各分子目，每条下悉注原书。然皆习见之典，别无新异。其上细书评语，体例尤为近俗。

△《遯世编》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钱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见》，已著录。是编纪古来隐逸之士，自唐虞至元，分神隐、真隐、儒隐、节隐、侠隐、哲隐、达隐、高隐、别隐九类。芜杂殊甚，疏漏尤多。如不知姓名谓之真隐，然所谓阮籍遇苏门山人即是孙登，不得曰无姓名也。又顾阿瑛以晚年祝发入之别隐，褚伯秀本为黄冠乃入之高隐，梁鸿无排难解纷之事乃入之侠隐，林灵素诡譎羽流亦曰别隐，皆未为允协。其他亦多科配未确，简择未当者。一本研心经学，所著《易解》，能自成一家之言，不应此书独乖刺如是。盖一本以建言罢归，姑借此以抒忘情仕宦之志，考据则非其所留意也。

△《廉平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傅履礼、高为表同撰。履礼题长芦盐运司知事，为表题沧州学正，其始末均未详也。是书采前代至明事迹，分类编辑。凡廉录三卷，曰卿相，曰馆阁，曰宪台，曰省郎，曰监司，曰守令，曰武臣，平录二卷，曰畿内，曰外藩，曰郡州，曰列县。廉者操守，平者听断也。每类之中，各以时代为次。万历戊子，长芦巡盐御史东莞谭耀刻之。盖耀命二人编辑，以充书帕者耳。

△《焦氏类林》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谓庚辰读书有感葛稚川语，遇会心处辄以片纸记之。残稿委於篋笥，李君士龙见之，乃手自整理，取世说篇目括之。其不尽者括以他目，譬之沟中之断文以青黄，则士龙之为也。士龙为上元李登字，然则竑特偶为标出，而成此书者则登也。凡分五十有九类，皆非奇秘之文。

△《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二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题曰翰林三状元会选，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藩三人名。其书杂录诸子，毫无伦次，评语亦皆托名，谬陋不可言状。盖坊贾射利之本，不足以当指摘者也。

△《田居乙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大镇撰。大镇有《荷薪义》，已著录。是编乃其家居读书时所作。自序谓遇有赏心，辄乙其处，命儿子录之，故名乙记。分四门：一曰潜见，分记学、记仕二子目；二曰筌宰，分记君、记臣二子目；三曰伐阅，分记操持、记作用二子目；四曰居息，分记家论、记性命二子目。所录虽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条缀原文，无所阐发，其出处或注或否，体例亦不画一。

△《省括编》二十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有《周易旁注会通》，已著录。是编采史传中先机应变之迹，自春秋至元季，汇为一书，分言、事、兵为三类。以省括名编，盖取太甲若虞机张往，省括於度则释之义。然兵亦事也，分类未允。间有论断，亦未见特识，特书生好谈作用者耳。

△《智品》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樊玉衡撰，於伦补葺。玉衡字元之，万历乙未进士，官昆山县知县；伦字惇之，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右通政；皆黄冈人。是编蒐辑古初至明代用智之事，分为七门。一曰神品，察兆於未萌者也。二曰妙品，知几於将至者也。三曰能品，救败於已然者也。四曰雅品，端士之善应变者也。五曰具品，小才之偶见长者也。

六曰谄品，纯任术者也。七曰盗品，阴贼害正者也。杂隶古事，而皆不著其所出。

如赵简子欲杀孔子之事，出宋人伪《子华子》，管仲诸事，出《管子》轻重诸篇，词皆依托，而信为实然，未免失於考证。又辅过、絺疵得列神品，与大禹同科，而文王、周公乃仅入妙品，殊为倒置。至窦良女蜡书灭贼，厥志可尚，而乃列之盗品中，尤乖刺矣。

△《再广历子品粹》十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旧本题明汤宾尹编。宾尹字嘉宾，宣城人。万历乙未进士，官南京国子监祭酒。考《明史艺文志》及《江南通志》皆无此书名。卷前题为百大家批评，会元汤宾尹辑，诸名笔录注，书林余象斗梓。前有宾尹序，称双峰堂余君，鋟正历子行矣，爰授以广历子云云。卷端称再广历子，中缝又称续广历子，已参错无绪，而所列二十四家子书，又多杜撰名目。如《六韬》谓之尚父子，《诗外传》谓之韩诗子，《潜夫论》谓之王符子，《忠经》谓之马融子，刘昼《新论》谓之孔昭子，《论衡》谓之王充子，前后出师表谓之孔明子，陆贽奏议谓之陆宣子，《骆宾王集》谓之宾王子，殆於一字不通。宾尹虽仅工诗文，原非读书稽古之士，亦不荒谬至此，疑或托名欤？

△《续说郛》四十六卷（通行本）

明陶珽编。珽，姚安人。万历庚戌进士。是编增辑陶宗仪《说郛》，迄於元代

，复杂抄明人说部五百二十七种以续之，其删节一如宗仪之例。然正、嘉以上，淳朴未漓，犹颇存宋、元说部遗意。隆、万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入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蜕於流俗者，十不二三。珽乃不别而漫收之，白苇黄茅，殊为冗滥。至其失於考证，时代不明。车若水之《脚气集》以宋人而见收，鲜于枢之《笺纸谱》以元人而阑入，又其小疵矣。

△《智囊》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编。梦龙有《春秋衡库》，已著录。是编取古人智术计谋之事，分为十部。亦闲系以评语，佻薄殊甚。

△《智囊补》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梦龙先於天启丙寅成《智囊》一书，以其未备，复辑此编。其初刻补遗一卷，亦散入各类。

△《谭概》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冯梦龙撰。是编分类汇辑古事，以供谈资。然体近俳谐，无关大雅。

△《知非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时耀编。时耀字德韬，号我素，新都人。是书成於万历庚子，杂抄诸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之目凡六，首立志，次为学，次存心，次检身，次处家，次应世。外篇之目凡三，曰闲适，曰摄养，曰禅观。各目之中又自分子目，颇为糅杂。其内篇剿取《近思录》、《自警编》、《读书录》、《白沙集》、《传习录》、《居业录》、《击壤集》等书汇合而成，端绪已多岐出，外篇则竟涉异学矣。盖心学盛行之时，无不讲三教归一者也。

△《学古适用篇》九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纯如撰。纯如字孟谐，一字益轩，吴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是编采前代至明凡前事之可为后法者，分类编次为九十一门，亦间附以论断。

前有自序，谓冯慕冈《经世实用》，义在宪章当世，而明以前存而不论。冯琢菴《经济类编》，罗列虽多，间或不适用。万思默《经世要略》，其扬榷者止於就人汇事，未尝就事求人。兹编大意，仿三书之体，而所列事迹则以适用者为主。然事变靡常，情势各异，譬之古方今病，贵於临证详求，亦未可执以一定之法，遽谓之适用也。

△《经史典奥》六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斯行编。斯行，萧山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福建右布政使。是编於经取《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周礼》，於史取《史

记》、前后汉书，各摘其字句，标题於前，而以经史原文及注详列於后。盖以备词章采择之用，不为考证设也。斯行自序云：昉迹於汉隽诸篇。然考林钺汉隽，随事辑类。此则不分门目，逐卷抄撮，专采字句之可用者。盖近司马光《徽语》之例，非汉隽例也。书凡六十七卷，而序云八十六卷，岂其后有所归并，未及追改前序欤？

△《宗藩训典》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冯柯撰。柯字贞白，慈谿人。以荐举侍襄靖王书堂。是编即奉襄王令所作。取史书中诸藩封行事可为劝戒者，摘录其略，各系以评。起秦、汉，迄金、元，得宗属七百二十三，附与事之臣八十六，共为评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历壬寅，其子瑛进之王府，命工刊刻。

△《清寤斋欣赏编》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象晋撰。象晋有《群芳谱》，已著录。是书分六类，曰葆生要览，曰傲身懿训，曰佚老成说，曰涉世善术，曰书室清供，曰林泉乐事。皆摭明人说部为之，犹陈继儒诸人之习气也。

△《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东吴水利考》，已著录。是书搜采说部，分类编次。为纲者二十八，为目者三百二十，所载引用书目凡八百八种，而辗转稗贩，虚列其名者居多。如《三辅决录》、《吴录》、《三齐略记》、《太原记》、《湘中记》、《鸡林志》、《申子》、《尸子》之类，圻虽博洽，何由得见全帙？又卷首虽列书名，卷中乃皆不注出处。是直割裂说部诸编，苟盈卷帙耳。

△《增定玉壶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闵元衢编。元衢有《罗江东外纪》，已著录。初，都穆采古来高逸之事，题曰《玉壶冰》。宁波张孺愿稍删补之，题曰《广玉壶冰》。元衢以为未尽，复增定此编。分纪事、纪言为二卷，仍列穆之原书，於所加者则注增字以别之。山人墨客，莫盛於明之末年，刺取清言，以夸高致，亦一时风尚如是也。据《浙江通志》，此二卷外尚有《补玉壶冰》一卷，亦元衢所著。此本不载，殆偶佚欤？

△《古今长者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文炤撰。文炤字季弢，晋江人。万历中诸生。是编辑周、秦以迄明代忠厚长者之事，大抵皆取其一节，故人品不甚别择。末附别品六则，则似薄而实厚者。其导俗之心甚善，书则不免芜杂也。

△《洄词记事抄》一卷、附《明良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鶚编。鶚字如一，江阴人。洄词本崔铣所著文集，鶚摘其论宋事及明初事迹者六十一则为书，其不涉记事者皆不录。续抄三十六则，皆前所挂漏

也。鸚翽自题云，前抄成於庚子秋，备阅七载，今春哀诸说部梓行之。发篋得前抄，因同杨宪副二记附为一帙。今二抄之后惟杨仪《明良记》四卷前有鸚翽小引，称与保孤一记皆系秘本，则所谓二记者，乃合保孤记言之，而此本佚其一耳。

△《清赏录》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翼、包衡同撰。翼字二星，馀杭人。衡字彦平，秀水人。二人皆久困场屋，弃去制义，因共购阅古书，采摭隽语僻事，积而成帙。一刻之秀州，一刻之武林。翼游盘谷，又重刻焉。然多习见之词，特剽剟成书，无裨考据。

△《十可篇》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嘉松编。嘉松字曼生，平湖人。万历末诸生。是书摘录子史及诸家小说，分为十篇，曰可景、可味、可快、可鄙、可泯、可坦、可远、可谐、可嘉、可删。

前有陈继儒序及自序。其可景、可味、可嘉三编多取古人嘉言善行以为法，馀七编多取古人丑行败德以为戒。然徵引错杂，绝无体例，评语尤多伤轻薄。

△《舌华录》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臣撰。臣字盖之，歙县人。是书取前人问答隽语，分类编辑，凡十八门。《世说新语》之余波也。所录皆取面谈，凡笔札之词不载，故曰舌华，取佛经舌本莲华之意。上起汉、魏，下逮明人，颇为猥杂。原序亦自言，近时之事，多所润饰，则非尽实录可知矣。

△《元壶杂俎》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尔昌撰。尔昌字庆叔，钱塘人。官宣城县知县。是书杂采史传说部，钞合成编。分胜事、名言二纪，各为四卷，大致欲仿沈括《清夜录》、周密《澄怀录》之体，而采掇芜杂，或注所出，或不注所出，亦无定例，不过陈继儒之流耳。

前有万历辛亥笱继良序，称采之古者什七，裁之今者什三。则其随意成书，不尽有典据可知矣。

△《教家类纂》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薛梦李编。梦李字近泉，嘉兴人。是书成於万历壬子。摭取前人家训及劝善诸书薈萃成编，附以议论，分四门，首图说，次敦伦，次治家，次省身。其言浅近，盖专为愚蒙而说。图说据拾凑合，深者为心学诸图，非常人所解，俚者至於绘画故事，系之以说。如云这一个门内站的人是某朝某人云云，又失之太鄙，亦殊芜杂不伦也。

△《益智编》四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能传撰。能传有《溢法纂》，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甲寅，凡分十有二类

，曰帝王，曰宫掖，曰政事，曰职官，曰财赋，曰兵戎，曰刑狱，曰说词，曰人事，曰边塞，曰工作，曰杂事。每类各为子目，凡七十有四，俱杂采古来设奇应变之事，间附评语。其凡例有曰，期於尽事而止，不复注所出书。又曰：所采事多断章取义，其始末应述，不及致详。又曰：是编雅俗并收，事多踳驳，但取益人意智，真贗勿问之矣云云。是其书之不足据，能传已自言之矣。

△《法教佩珠》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林有麟撰。有麟有《青莲舫琴雅》，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甲寅，杂采儒先格言及二氏因果之语。前有许乐善序，称其撷菁华於三教，漱芳润於百家。则固明言其杂以释道，非纯然儒者之书矣。

△《经世环应编》八卷（内府藏本）

明钱继登撰。继登字尔先，又字龙门，嘉善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佥都御史。是书所采皆史籍权变之术，亦《省括编》之流也。

△《愧林漫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瞿式耜撰。式耜字起田，常熟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大兵下广西，抗节死之。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是编成於崇祯丙子。杂抄诸儒之言，分为学问、居心、规家、酬世、在位、积德、读书、究竟、摄生、依隐十篇，儒、墨兼陈，盖林居时录以自警。大旨归於为善而已，非辨别学术之书也。

△《掌录》（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绣云居士撰，不著姓名时代。其抄书格纸，边页刊绣云居士，盖犹其手稿。卷首小序之末有私印曰李辂，而卷中天台陈刚中一条下有自注亦称辂少失妃恃，则李辂所作。又上阑有一条云，吾邑顾升伯入丁未会场，特落一人名而登所善门生李光元。考文秉《定陵注略》，载万历丁未，汤宾尹为同考官，有阴毁申时行子朱卷，而改中江西李光元事，非顾升伯，所记为误。然可知辂为万历以后人也。其书杂抄说部，漫无体例，多取之於《说郛》，亦无异闻。其曰掌录，意其取《拾遗记》苏秦、张仪录书掌中事也。

△《检蠹随笔》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宗吾撰。宗吾字伯相，成都人。官锦衣卫指挥。大学士廷和之曾孙，修撰慎之孙也。是书为类二十有四，采掇琐碎，分条编载，体近类书，而当时邸报及其祖父遗事亦间附焉。又有数条乃驳陈耀文正杨之非，及陈建通纪载杨廷和事之误。又丽句、琐语二门，专取诗文词藻，与全书体例皆不相类，殊为猥难。自序称不问人之弃取，惟意是采。今古驳杂，积成数卷，盖亦道其实也。

△《厚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蓑撰。蓑字懋登，海盐人。万历中由贡生官於潜县训导。是编皆录长厚之

事可为世法者，故曰《厚语》。分十六类，皆以明人居前，而古事以类列於后。其凡例谓耳目所逮，尤易信从云。

△《偶得绀珠》一卷（内府藏本）

明黄秉石撰。秉石字复子，江宁人。万历中以荐为推官，官至严州府同知。是编杂采诸书，短钉少绪，又多不注出典。盖随手笔记，未有詮次体例也。

△《培垒居杂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端允编。端允字思孟，海盐人，郑晓之曾孙也。是书杂采诸家劝戒之言，至《太上感应篇》亦所不遗。虽意主训诲，而其言不尽出於儒者，盖杂家流也。

△《广百川学海》（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冯可宾编。可宾，益都人。天启壬戌进士。是编於正续《百川学海》之外，摭拾说部以广之，分为十集，以十干标目。然核其所载，皆正续《说郛》所有，版亦相同，盖奸巧书贾於《说郛》印版中抽取此一百三十种，别刊序文目录，改题此名，托言出於可宾也。

△《湘烟录》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闵元京凌义渠同编。元京字子京，乌程人。义渠之舅也。未详其所终。义渠字骏甫，此书亦题为乌程人，而太学题名碑作归安人，盖二县同为湖州倚郭也。

天启乙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崇祯甲申殉国难，世祖章皇帝赐谥忠介。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人自足不朽，而其书乃不出明末山人之习。所分咫闻、清检、兰讯、鼎书、衮史、谈啁、金荃补、革志、詔目、偏记十门，标名诡异，大致欲仿段成式《酉阳杂俎》。其杂采新事，各注所出之书则欲仿冯贽《云仙杂记》，意在标举幽异，而不免於剽窃类书，如杜甫旧雨今雨之语见於本集，原非僻书，而注曰《六帖》，不知白居易《六帖》无唐事，有唐事者乃宋孔传《续六帖》，是既已疏漏，且复舛误。又卷首参订姓名列董斯张为第二，而书中多引《广博物志》，即斯张所纂《类书》，既非其所自撰，何不出斯张所著书名乎？摭拾无根，斯亦显证矣。

△《云邁淡墨》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木增撰。增字生白，云南丽江土司，世袭土知府。以助饷征蛮功，晋秩左布政使。年甫三十，即谢职。天启五年，特给诰命以旌其忠。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是书盖其随笔摘抄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无所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云。

△《子史碎语》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胡尚洪编。尚洪字叔开，宣城人。是编成於天启丙寅，《明史艺文志》著录

。然皆采摭诸书，短钉而成。分造化、人事、君道、臣术四门，又分子目三百八十有三，烦碎冗杂，无复条理。《三坟》、《天禄阁外史》、《心书》之类，皆伪妄显然者，亦皆采录。至如割裂郭象《庄子注》谓之郭子，亦自我作古，前此未闻也。

△《诸子拔萃》八卷（内府藏本）

明李云翔编。云翔字为霖，江都人。是书成於天启丁卯，取坊本诸子汇函割裂其文，分为二十六类。其杜撰诸子名目，则一仍其旧。古今荒诞鄙陋之书，至诸子汇函而极，此书又为之重倍。天下之大，亦何事靡有也。

△《倘湖樵书》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来集之撰。集之有《读易隅通》，已著录。是书初编六卷，二编六卷，皆采摭唐、宋、元、明诸家之说，以类相从，排纂其文。而总括立一标目，或杂引古书而论之，或先立论而以古书证之。徵摭繁富，颇有考证之处。而细大不捐，芜杂特甚，亦多有迂僻可笑者。如论经篇中引《名贤录》所载宋章樵遇李全之乱，率诸生盛服坐堂上讲诵，寇至敛刃而退事；又引《宋濂集》所纪宋郑霖讲《中庸》一篇，使寇退不敢攻城事，以为读经之效，胜於修斋。其他引读经却鬼治病事，不一而足。然则以孔门圣籍为二氏之符篆经忏矣。

△《博学汇书》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来集之撰。凡读书所得，随笔记录，不分门目，惟以类相从，鳞次栉比，俾可互证。视他书丛杂无次者，较为过之。然所采多小说家言，如《拾遗》、《洞冥》诸记，是岂足取以为据乎？

△《尧山堂外纪》一百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蒋一葵撰。一葵字仲舒，常州人。尧山其读书堂名也。是书取记传所载轶闻琐事，择其稍僻者，辑为一编。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每代俱以人名标目。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至以明诸帝分编入各卷之中，尤非体例矣。

△《家辑要》（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燝撰。燝有《拾遗录》，已著录。是书仿《温公家范》、《吕氏乡约》之意，采辑旧文，排纂成编。大概为中人以下设也。

△《笔记》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书取杂事碎语，钞录成帙，略无伦次。惟所载陆完跋颜书朱巨川告身一篇，为《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诸书所未收，亦可以备参考。然已载所著《见闻录》中，此亦复出也。

△《读书十六观》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采古人成语，自吕献可以下凡十六条，联缀成编，以为读书之法

。命名之义，盖拟浮屠氏之《十六观经》也。后有跋云，写前观毕，梦有老人自称斫轮翁云云。虽本寓言，究涉荒渺。此编尝刻入《秘笈》中，与书画史误合为一，今析出别著於录焉。

△《群碎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其书随笔纪录，不暇考辨，故以群碎为名。前有自跋，谓读书者一字一语不忍弃之。然不应琐杂如是也。

△《珍珠船》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是书杂采小说家言，凑集成编，而不著所出，既病冗芜，亦有讹舛。盖明人好剽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继儒其尤著者也。

△《销夏》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其书杂录清胜之事，取其可以销夏，如冰荷玉帐见於诸小说家者，靡不采录。纤仄琐碎，亦可谓徒费心力矣。

△《辟寒》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既作《销夏》四卷，又成此书，义例与《销夏》相类。如狻座蹲鸱之类，皆泛载之，尤为拉杂。

△《古今韵史》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是书摭拾诸书隽语，分类编次。凡韵人二卷，韵事二卷，韵语三卷，韵诗二卷，韵词二卷，韵物一卷。皆以古事与明人事参录，亦《世说新语》之支流，而纤佻弥甚。

△《福寿全书》（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皆录前贤格言遗事，自惜福以至好还，凡分二十类。多以因果为说，盖意在惩恶劝善。而徵引糅杂，遂近於小说家言。

△《广销夏》一卷、《广辟寒》一卷、《销夏补》一卷、《辟寒补》一卷、《销夏再》一卷、《辟寒再》一卷、《寒夏合再》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周诗雅撰。诗雅有《南北史抄》，已著录。是编本陈继儒《销夏》、《辟寒》二书，更著此以推衍之。编拾丛杂，较之继儒原书，风更下矣。

△《可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德鏞撰。德鏞字孔昭，鄞县人。其书取禽兽鱼虫之事，合於忠孝节义者，分类摘录，共六十三门。每门又各为标目，皆冠以可如二字，如云可如鸭、可如鹅之类，颇为近俚。自序谓诸书所载，散见而不聚，隐而义未显，故特表以出之。

其名禽兽鱼虫，其事则人也。其曰可如者，盖心存乎劝戒也。逐条之下，附以评语。大抵愤世嫉俗之词，有所激而然也。昔开封阮汉闻嫉明末将帅之怯懦

，因辑古来妇人行兵制胜之事，编为二卷，题曰女云台，以深愧之。德鏞此编，其用意与之相类。盖明之末造，人心世道无不极敝，故士大夫发愤著书，往往如是云。

△《枕函小史》（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闵于忱编。于忱始末未详。是编凡分二种，一曰谭史，采苏米志林议论，二曰癖史，杂记古人癖事。各加评点，总不出明季佻纤之习。

△《捣坚录》二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廷旦撰。廷旦字尔兼，一号旋菴子，嘉善人。天启中贡生。是书分一百类，每类各为小序，陈劝戒之旨，而徵引故实列於后，其末又缀以评论。其凡例谓主於破疑扫疾，故刺恶之条，溢於奖善。称捣坚者，谓如病之刺其坚也。所言多主祸福，盖欲世俗易省耳。

△《萃古名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民猷编。民猷，云南人。其书刻於崇祯初年。康熙中交河王琯官迤西道时得之於其子孙，已残阙失次。琯复增损其文，后任湖广学政时以授胡之太刊之。

琯任满携版北归，楚士子复为重刻。故是书有南北二本，此即南本也。其书举先儒嘉言懿行分类编辑，凡四十六门，多不载所出。其凡例云，或赵氏所自言，或他书所尝见，故不复细加分别。然体例殊不画一，各门之后，之太又添缀评语，尤为蛇足。琯字昭玉，交河人。康熙癸丑进士，官湖广提学副使。此本皆题王琯，盖传刻之误。之太字听岩，黄州人，其仕履未详。

△《昨非斋日纂》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郑瑄撰。瑄字汉奉，闽县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应天巡抚。此书皆记古人格言懿行，区为二十类，每类各为小引。然议论佻浅，徵引亦多杂糅。冥果一类，皆出小说家言，尤不可为典要。

△《迪吉录》九卷（内府藏本）

明颜茂猷撰。茂猷字壮其，又字仰子，平湖人。崇祯甲戌特赐进士。是编分官鉴、公鉴二门，皆杂录诸书因果之事。

△《明百家小说》一百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沈廷松编。廷松号石闾，未详其爵里。前有自序，题甲戌小寒日，当为崇祯七年。而其书乃全与国朝陶珽《续说郛》同，盖坊贾以不全《说郛》伪镌序目售欺也。

△《读书止观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应箕撰。应箕字次尾，贵池人。崇祯壬午副榜贡生。顺治元年大兵破南京，殉节死。事迹附见《明史邱祖德传》。明末称复社五秀才，应箕为首。其克

全晚节，尤不愧完人。然是书乃袭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之余绪，推而衍之，杂引古人论读书作文之语，而稍以己意为论断，语意僂佻，颇类明末山人之派。

又每条之末必终以读书者当观此六字，五卷皆然，盖仿《十六观》中读书者当作是观之例，尤病於效颦。

△《韦弦自佩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辅撰。辅号杲庵，建德人。官至简州知州。此书取唐、宋以来议论事实可为法戒者，分类摘载。分十二门，颇杂以禅门，宗旨未为精粹。尝再刻於壶关。

及桂林兵燹，散佚。康熙四十一年，其子雯重刻於江宁。前有王士禛序，称仿白孔《六帖》而作。然《六帖》乃类书，无所不备，此只录前言往行，实赵善璫《自警编》之流，士禛所言非也。

△《广仁品二集》（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李长科编。长科字小有，扬州兴化人。此书阐明佛家戒杀之说，皆杂举故实以明因果。题曰二集，当尚有初集。今未之见。

△《今古钩玄》四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诸茂卿撰。茂卿字子茂，诸城人。是编所取，大都小说为多，杂糅不伦，又不分门类，引证亦往往疏舛。如第二十一卷吞舟之鱼一条，云出刘向《谈丛》，向无是书也。

△《山樵暇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俞弁撰。弁始末未详。是书杂录古今琐事及词章典故，间加考据，亦有全录旧文者。盖偶随所得而录之，故编次皆无伦序，亦多疏舛。如称唐韦庄上书浙帅之类，不一而足。

△《杨氏塾训》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兆坊撰。兆坊字思说，杭州人。其书分门编次，自居家至交友服官，每类各引经史成语以为法式，盖家塾童蒙之训。然较少仪《外传》诸书，不及远矣。

△《著疑录》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戴有孚撰。有孚字圣山，永新人。是书分十六门，皆抄撮诸书而成，体例颇为丛脞。如第一门曰儒，次之以艺文，又次以士，次以老佛仙术。儒即士也，乃分而为二。又七卷父子祖孙为一门，附以奴仆，君臣、夫妇、兄弟乃皆不及。

其中舛谬不可殫述，所隶之事，与门目不相应者，十之五六，更不解其何说也。

△《布粟集》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题曰布粟子，又自题其号曰凤台，不知何许人也。其书采《管子》至《郁离子》，凡八十馀家，各摘数语。自序称虽不足於连篇大观，然终身玩之，愈觉有馀味，故曰布粟。然詮次殊无意义，盖欲仿马总《意林》而不及其去取之精也。

△《九朝谈纂》（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辑明太祖至武宗九朝说部杂事，共为一书。分太祖为三册，成祖以下为七册。前列所采书目凡五十馀种，而卷内所辑书名尚有在所列之外者，盖江少虞《事实类苑》之类。然采摭未备，去取亦未精也。

△《观生手镜》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蕘川布衣编，不著名氏。书中摘载古事，每事缀以评语，所徵引至明代而止。其持论不甚谬，而词气儂薄，皆明末山人之习，必万历以后人作也。

△《枕中秘》（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卫泳编。泳字永叔，苏州人。王晫《今世说》曰，吴门之有永叔兄弟，犹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陆，时人号称双珠。其弟著作今未见。是编仿马总《意林》之体，采掇明人杂说凡二十五种。曰闲赏，曰二六时令，曰国士谱，曰书宪，曰读书观，曰护书，曰悦容编，曰胜境，曰园史，曰瓶史，曰盆史，曰茶寮记，曰酒缘，曰香禅，曰棋经，曰诗诀，曰书谱，曰绘抄，曰琴论，曰曲调，曰拇阵，曰俗砭，曰清供，曰食谱，曰儒禅，皆隆、万以来纤巧轻佻之词。前列凡例二十五则，题曰致语。考宋代教坊乃有致语，而泳取以自名，尤可异之甚矣。

△《百子金丹》十卷（内府藏本）

明郭伟编。伟字士俊，泉州人。其书分文编、武编、内编、外编、奇编、正编六门。所采上自周、秦，下迄明代，诡立名号，不可究诘。如曹植《七启》设为镜机子问答，即割其一段，题曰镜机子。其大略可知矣。

△《诸子裒异》十六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汪定国编。定国字苍舒，海宁人。是书采录诸子，俱取其文字之奥僻者，於佛氏为尤多，而邵子、张子、蔡季通诸儒之说，亦一概摘入，纯驳互见，颇为糅杂。且所标书名，大半今世所未见，率以意为之，尤明季锢习也。

卷一百三十三 子部四十三

○杂家类存目十

△《丰暇观颐》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有序三首，一称懒散道人，一称见庐主人，一称醉醒逸叟，而卷首复题醉醒逸叟偶阅字。详其词气，当是一人。一题己丑，一题辛卯，一题

癸巳，皆不著年号。中引汤宾尹《睡庵集》。考《睡庵集》序题万历庚戌，则此书在是集之后。己丑为顺治六年，辛卯为顺治八年，癸巳为顺治十一年，是国朝人矣。其曰丰暇，盖取谢灵运诗卧疾丰暇豫之意。皆杂引文集说部，不分门目。

多放旷之言，出入於佛、老之间。至於元帝垂训之类亦登简牍，孰闻之而孰录之乎？

△《懿行编》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滢撰。滢字镜石，扬州兴化人。其书取诸史中嘉言懿行可为法程者，分类标题。纪事之后，间为论断，远自上古，近至明代，凡二十九门。每条皆载所采书名，而於前人论断亦节取其一二焉。

△《无事编》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项真撰。真字不损，秀水人。前明诸生。入国朝官景陵县知县。是书摭拾成文，漫无风旨，杂引故实，皆仍其原文，今古不辨，甚至以乔知之为晋人，疏陋可知矣。

△《叶书》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生撰。生有《字诂》，已著录。是编皆录载籍中新隽字句。然所采多不伦，盖亦从类书摘抄，以备文字之用，非以是为著述也。

△《伦史》五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成克巩撰。克巩字清坛，大名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国朝补选庶吉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是编以五伦分五门，各有子目，君臣为数四十五，父子为数二十二，夫妇为数十一，兄弟为数十六，朋友为数三十三。考克巩休致在康熙三年，此书成於康熙十六年，盖晚岁田居，借编摩以送老。采摭芜杂，固非所计也。

△《多识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编。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书凡八种，一曰快书秘录，二曰广快秘录，三曰明百家说，皆杂录前人之说；四曰耕馀杂语，为宁阳张攀龙撰；五曰谭韵新书，摘王元祜《湖海搜奇》等书而成者；六曰遗诗碎金，则皆诗话也；七曰三国问答，为陈继儒撰；八曰梨云尺牍，为袁宏道撰。皆取各家原本节录之，不足以言著书也。

△《雅说集》十九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编。是书采杂记小品凡十九种：一曰《札记内外篇》，二曰《闲居择言》，三曰《小心斋札记》，四曰《南牖日笺》，五曰《忠节语录》，六曰《岁寒居答问》，七曰《大中》，八曰《述古自警》，九曰《居学录》，十曰《庸言》，十一曰《好善编》、《身世言》，十二曰《荆园小语》，十三曰《

野语》，十四曰《知至编》，十五曰《芝在堂语》，十六曰《管言》，十七曰《剩言》，十八曰《中语》，十九曰《退居琐言》。皆明季及国初人作，亦裔介随意摘录，刻为一集。

△《佳言玉屑》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编。其体例与《多识集》、《雅说集》相同。所采凡陈继儒《读书十六观》十六条，《安得长者言》四十二条，《岩栖幽事》二十九条，徐太室《归有园麈谈》十一条，屠隆《娑罗馆清言》四十六条，皆取之《眉公秘笈》中也。

△《牛戒续钞》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因世祖章皇帝刊印《牛戒汇钞》，乃哀集诸书所载有关於牛戒者，列为三篇。自序谓发明汇钞之本旨，而推广皇上好生之德云。

△《希贤录》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编。分为学、敦伦、致治、教家、涉世五门，每门又各分子目，以嘉言善行分注，乃康熙辛酉裔介致仕后所作。其嘉言多采诸家语录，善行则兼采杂说，不甚简汰云。

△《资麈新闻》七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国朝魏裔介撰。其书亦钞撮杂说而成。卷一曰鬼神类，皆记幽冥因果，还魂托生之事。遇仙佛名号，必跳行出格书之，已决非裔介所为；至附冒襄镌经灵验四则，其中先大夫字乃襄自称其父，亦空一字书之，裔介亦未必如此之愤愤。

卷二曰阴阳类，皆方术家言，云出《神枢经》、《洞玄经》、《人玄秘枢经》，次以杨光先《阳宅辟谬》，次以《星野诸图》。卷三曰词赋类，皆抄录优伶戏文小曲。卷四曰韵学类，全抄顾炎武《唐宋韵谱》旧文。卷五无门目，其子目一曰南中遗事，记福王时轶闻，所记黄道周用兵必系其两手以防肆掠，殆非事实，一曰都门三子传，乃王崇简作。卷六曰盗贼类，记李自成始末，颇称杨嗣昌之功，而以蔡懋德与李建泰同称，皆斥为庸鄙，亦非公论。卷七曰方域类，前为琉球图，后全录张学礼《使琉球记》。全书皆体例猥杂，谬陋百出，与裔介他书如出二手。

又裔介以讲学为事，而此书推尊二氏，如恐不及，亦与其生平言行如出两人。疑或妄人所托名欤？

△《嗜退庵语存》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有穀撰。有穀字既方，归安人。是书为其子我斯所刊。称其晚年结庵城东隅，颜曰嗜退。网罗古名儒硕辅嘉言懿行，及阴阳图纬兵农礼乐百家众流之书，采综研究，成一家言，用以娱老。名曰语存，析为内外编。外篇卷帙稍多

，故先梓内篇以问世。其书凡分三十类，分隶古事，间附论断。盖亦格言之类。我斯所谓阴阳图纬兵农礼乐者，则未睹焉，岂皆在外编乎？

△《胜饮编》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郎廷极撰。廷极有《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已著录。是书杂采经史中以酒为喻之语，汇辑成编。自序谓不饮而胜於饮，故名之曰胜饮。然所录仅数十条，简略太甚。如引祭酒挈壶氏之类，亦多牵率。

△《经世名言》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宏祖撰。宏祖字光启，汤阴人。顺治丙戌进士，官知县。是编多采宋人格言及明人语录，分志学、明伦、修己、窒欲、慎言、待人、涉世、治家、训后、治道、当官、用人十二类。其曰《经世名言》者，自序谓关乎身心之学，所谓名言；裨乎出处之微，所谓经世云。

△《寄园寄所寄》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吉士撰。吉士有《续表忠记》，已著录。是编采掇诸家说部，分十二门。曰囊底寄，皆智数事也；曰镜中寄，皆忠孝节义事也；曰倚杖寄，述山川名胜也；曰撚须寄，诗话也；曰灭烛寄，谈神怪也；曰焚麈寄，格言也；曰獭祭寄，杂录故实也；曰豕渡寄，考订谬误也；曰裂眦寄，记明末寇乱及殉寇诸人也；曰驱睡寄，遗事之可为谈助者也；曰泛叶寄，皆徽州佚闻也；曰插菊寄，皆谐谑事也，所载古事十之二三，明季事十之七八，采掇颇富而雅俗并陈，真伪互见，第成为小说家言而已。

△《择执录》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家启撰。家启字诚庵，蔚县人。顺治辛卯举人，官广东新会县知县。是书杂采嘉言善事，分三十四门。盖乡闾劝善之书，赵善璠《自警编》之类也。

以择执为名，过其实矣。

△《寿世秘典》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丁其誉撰。其誉字蜚公，如皋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行人司行人。是书专为养生而作，凡分十二门，曰月览，曰调摄，曰类物，曰集方，曰嗣育，曰种德，曰训纪，曰法鉴，曰佚考，曰典略，曰清赏，曰琐缀。所引各条，俱各注书名於其下，大抵撮《月令广义》、《玉烛宝典》诸书为之。其法鉴、典略二门有录无书，注云嗣刻，则未成之本也。

△《同归集》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调元撰。调元字雨苍，石城人。据卷首胡世安序，盖尝以举人官教谕者也。是书成於顺治丁酉，杂采前古至明末国初故实，分孝顺、忠爱、孝行、世德、义门、女范、放生、佛果八门。每条附以论断，大旨主因果之说。故其自

序称，愿以是集告天下之读孔、孟书而存菩提心者云。

△《闻钟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劳大輿撰。大輿有《瓯江逸志》，已著录。是编分为五集，每集前俱有自序，后附其子崑跋。其三集序中称顺治戊戌榜发，落拓如故，盖尝举於乡而不第者也。所载皆前人格言懿行，末附儒门功过格、当官功过格二篇，乃取袁黄、颜光衷旧本删补之。其意在劝善规过，而皆主於积德积福因果果报之说，则亦为下等人说法者也。

△《遂生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暉撰。暉字丹麓，仁和人。是书前有顺治庚子暉自序曰：予所纂辑中，善恶果报，捷於影响，无非欲使天下之人不失好生之意，天下之物得遂乐生之情，故以遂生为名。书中盛陈因果，多参以神怪之说。如文昌化书之类，皆据为实事，盖为悚动下愚设也。暉所作《今世说》曰：曹顾庵目《遂生集》为鹜苑杠梁，《文津》为艺林餽脯。《文津》今未见，此集则了不异人耳。

△《畜德录》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席启图撰。启图字文輿，震泽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集取周、秦以来迄於元、明嘉言善行，分为二十一类，亦间附批评。取《大畜象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义，故以名书。

△《四本堂座右编》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潮远编。潮远字卓月，扬州人。其序自称朱子之后，当有所考也。是书成於康熙甲辰，分四门，一曰起家，二曰治家，三曰齐家，四曰保家。每门又各分六子目，每目为一卷。皆杂采前言往行，因旧文而稍删润之。

△《敦行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鹏翮撰。鹏翮有《忠武志》，已著录。是书辑古来嘉言善行，以敦本适用分上下卷，中间又分二十一门。书成於康熙丁巳。后十年丁卯，慈谿县知县方允献为之注，盖鹏翮官浙江巡抚时也。所纪皆厚德之事，而以徵验一篇终之，则近乎因果之说，涉於有为而为矣。故列之杂家类焉。

△《学仕要箴》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圻编。圻字邑翼，昆山人。卷首徐元文序，谓莘田侍御始集仕学格言，圻续为纂辑，凡分十类，曰存心，曰省身，曰型家，曰处物，曰养蒙，曰举业，曰居官，曰临民，曰仕宦，曰慎刑。首标蒋伊鉴定，伊即序所称莘田侍御。是此书实伊所作，而圻稍增益之，其标曰鉴定者，盖让其名於圻耳。

△《秦氏闺训新编》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云爽撰。云爽有《紫阳大旨》，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丙寅，因吕氏《闺范》而增损之，而分为后妃、女主、女道、兄弟、妇道、妯娌、嫡庶、母道

、后母、杂录、处变十一目，则体例略殊。

△《庸行篇》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牟允中撰。允中字叔庸，天津卫人。是书因扬州史典《愿体集》而参补之。皆先正格言，分门编辑，自达观以至警醒，凡三十三类。每类采辑数十则，大都取其明白显易，可以训俗化愚。其立教类有允中自著读书之法，兼论及於时文，并引八股讲论数条，盖以训其家塾子弟者也。

△《人道谱》（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闵忠撰。忠，归安人。是书仿刘宗周《人谱》之意，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之要，分为八集，各为标目，杂采史事而各引先儒之说以发明之。

△《读书乐趣》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伍涵芬撰。涵芬字芝轩，於潜人。康熙丁卯举人。是书首载朱子《四时读书乐歌》，以见命名之意。然四诗《晦庵集》不载，据《仙居县志》，载此四诗题为县人翁森作。称森字秀卿，号一瓢，宋亡后隐居不仕，著有《一瓢集》云云，则涵芬题为朱子者误也。书中分荡胸、澄心、澹缘、怡情、论文、励业、品诗七类。而怡情类半载《花谱》，品诗类附入己作，亦庞杂之甚。

△《砚北杂录》（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砚北易抄》，已著录。是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昆虫、草木，凡经史所载，旁及稗官小说，据其所见，各为采录，亦间附以己意。

大抵主於由博返约，以为考据之资。中多签题粘补之处，皆叔琳晚年手自删改，盖犹未定之本也。

△《孝史类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齐贤编。齐贤字敬思，嘉兴人。是编前列孝经，次述历代帝王孝行，次述历代孝子，各以事迹相似者分类纪之，凡二十有二门。孝为百行之原，发於至性，各不相师，未可冗陈条目。至於修道度亲一门，尤为二氏之言，非儒者之道矣。

△《经术要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元标撰。元标字琴山，嘉兴人。其书杂采旧文，分门排纂，自孝行至闺范，凡二十五目。末附报应一门，所徵引尤涉荒诞，标曰《经术要义》，未免名实不符矣。

△《查浦辑闻》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查嗣璫撰。嗣璫字德尹，海宁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

是书乃抄撮杂家之言可资博览者，大抵皆节录原文，无所考据，间有自附新语

，不过数条。下卷内有西湖事迹十馀则，乃以补吴炜《钱塘志》所未及者。其以《鹤林玉露》为葛立方作，未免笔误。至以杨瑀为杨琚，以叶子奇为叶子才，则校刊者之疏也。

△《会心录》四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国朝孔尚任撰。尚任有《节序同风录》，已著录。是编杂采古人清言佳事，略如沈括《清夜录》、周密《志雅堂杂抄》之例。自序云，不考出处，不次前后，不分体例，间有复讹者，亦懒於删。盖林居多暇，姑以寄意而已，非有意於著书也。

△《范家集略》六卷（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国朝秦坊撰。坊字表行，号俨尘，无锡人。是编分身范、程范、文范、言范、说范、闺范，自周、秦以及明代，凡前贤格言懿行，汇为一帙。然颇冗杂，如宋太祖誓碑一事，既以帝王之事杂於臣庶中，而不杀柴氏子孙，亦无预於身范也。

△《范身集略》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坊编。坊《范家集略》以身范为先，然仅书中之一门，未为赅备，故继为此编，专明范身之义。分为八部，曰成部，应部，容部，贞部，慎部，坦部，辨部，诫部。每一部为一卷，各有子目，共二十六目。《范家集略》皆不载所出之典，而此所徵引，必注某人某文，体例较善。然摭摭既富，亦不免儒、墨兼陈。

△《闲家编》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俊撰。士俊字犀川，平越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河东总督。是编分家训、家礼、家政、家壶四门，又各立子目。皆杂引古书，间参以己见，大抵习见之词。其家壶之名又颇嫌杜撰，於古无稽也。

△《训俗遗规》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宏谋编。宏谋有《大学衍义辑要》，已著录。此书乃其为江苏按察使时以狱讼繁多，因集古今名言人人易晓者，勒成四卷，刊布宣谕。后无锡华希闵为之重刻，又益以邵宝《手帖》、顾宪成《示儿帖》、高攀龙《家训》及国朝张英《聪训斋语》，及其先世惊鞞所著《家劝》，共为一编云。

△《学统存》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士宗撰。士宗有《史学正藏》，已著录。是书分二十四门，各为一卷，多摘录前人之说。其自序谓周有老、庄，宋有象山，明有文成，兼之宗杲、大鉴辈日与吾党争理，即濂、洛、关、闽复生，不能骤起而胜也。大抵攻陆、王之学以尊程、朱。然书名学统，而中多杂引史事及说部诸书，庞杂不可枚举。至志异一门，尤多怪诞不经之语，如《清异录》所载繿繿司氤氲大使之类

，岂亦有关於道学之统乎？

△《权衡一书》四十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是编杂采诸书之言，而间断以己意，分类四十，子目一百四十九，每一类为一卷，惟制胜分二子卷，故为四十一卷。其曰《权衡一书》者，自序谓王充有《论衡》，苏洵有《权书》，《论衡》《权书》皆为一家之私意，而此一书则合古今之嘉言而为之权衡也。然惟其为一家之言，故其析理有定说，虽偏而不杂。植乃聚百家之言连篇累牍，繁而无章，忽似类书，忽似说部，其病正在不主一家也。

△《多识类编》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曹昌言撰。昌言字禹拜，新建人。是编乃其劄记之文。分动物、植物二门，杂采诸书所载物性、物理，以俚语联缀成文，颇为博洽。前有南城陶成序，称雍正丁未仲夏，昌言以疾卒，年二十有八。其兄以所著《格物类纂》二卷付梓，乞成为序。所称书名与此本不符。末有其兄茂先所作行状，则称昌言闻名山胜迹，异卉奇葩，必周历游览，考其本末，间从野老农夫询动植情形，得其实，归即笔之於书。所著有《玉隆纪游》、《多识类编》、《輿图辑略》、《四书薈言》诸书，今仍名《多识类编》。殆初名《格物类纂》，后改今名欤？

△《养知录》八卷（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有《毛诗广义》，已著录。是编乃其训课家庭之作，杂引诸书所载嘉言懿行，而以己意发明之。分为八门，一曰论事父母舅姑，二曰论别夫妇内外，三曰论处兄弟妯娌，四曰论教子孙，五曰论厚宗族，六曰论御奴仆，七曰论制财用，八曰通论大旨。皆为家庭以内而设，故不及涉世之事。其曰《养知录》者，自序谓人为利欲所昏，习俗所染，於是尽失其本心之明。岂人本无知哉！

盖所以丧其良心者有由然耳。特为指其大义，以养其良知良能，故曰养知云。

△《闲家类纂》二卷（侍讲学士彭绍观家藏本）

国朝彭绍谦撰。绍谦字济光，长洲人。乾隆丁卯举人，官至曹州府桃源同知。是编裒辑治家格言，分为十类，曰敦伦，曰培本，曰学术，曰闲邪，曰慎交，曰壶教，曰貽谋，曰治生，曰馭下，曰广爱。貽谋门后附家塾课约一篇，则绍谦所自述也。大旨为启导下愚而作，故多涉於计较利害。然不谈因果，亦不谈神怪，在劝善书中，犹为不诡於正云。

△《课业馀谈》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陶炜撰。炜字宾玉，秀水人。其书仿《释名》、《广雅》之体，采辑经史中浅近而易解者，以类编载，自天地至古音转注，分二十有一篇。大概人所习

知，稍加裒缀，别无考订之处。甚至采《昭明文选》之注，连行累牍，而没所自来，尤非著书之体。

△《福寿阳秋》（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魏博编。博字约之，江宁人。其书凡分五集，首集为劝善篇，二集为省克编，三集为修齐录，四集为秦庭镜，五集为清凉散。皆取前人格言，编次成书。

大旨劝人修福延寿，故以为名。然多主於因果报应，故不免阑入二氏之说。

△《言行汇纂》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之鈇撰。之鈇号朗川，湘阴人。是编分四十门，皆杂采古人嘉言懿行，以己意润饰之，皆不著所出，亦不尽原文所有。盖通俗劝善之书，为下里愚民而设者。故语多鄙俚，且多参以祸福之说云。

△《诸儒检身录》一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

国朝令狐亦岱撰。亦岱字太峰，猗氏人。由左翼宗学教习官缙云县知县。是编即其官缙云时所刻。杂采诸儒格言，分为八门，曰读书，曰讲学，曰治心，曰持躬，曰处事，曰接物，曰理家，曰居官，共一百六十二条，各以己意发明之。

。

词旨浅近，盖为初学设也。

△《心镜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谭文光撰。皆裒辑前言往行之可为法戒者，故以心镜为名。分敦伦、修身、勤学、积德、治家、居官、涉世、爱物、乐天、养生十类，每一类为一卷。取格言旧本抄撮而成，亦《自警编》、《厚德录》之类。

△《子苑》一百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抄本之首有籍圃主人、麦溪张氏二小印，不知为著书之人、为藏书之人也。其书杂采诸子，分人伦、性行、学业、政事、人事五门，每门之中又各分子目，於一事而彼此异同，或字句有增损者，皆参校分注，其用意颇不苟。而所载泛滥太甚，如《博物志》旧列小说家，谓之子可也；《水经注》则史部地理之书，《檀弓》亦经部《礼记》之文，总曰《子苑》，名与实不相应也。

是亦爱博之过矣。

——右“杂家类”杂纂之属，一百九十六部，二千七百二十三卷，内十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三十四 子部四十四

○杂家类存目十一

△《五子纂图互注》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龚士高编。士高爵里无考。前有自序，题景定改元，盖理宗时人。又有三私印，一曰龚氏，一曰子质，一曰石庐子，盖其字与号也。是书於《老子》用河上公注，凡二卷。於《庄子》用郭象注，附以陆德明《音义》，凡十卷。於《荀子》用杨倞注，凡十卷。於扬子《法言》用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司马光五家注，凡十卷。於《文中子》、《中说》用阮逸注，凡十卷。每种前各有图，而於原注之中增以互注，多引五经四书及诸子习见之语，未能有所发明。其於《文中子》则并无互注，体例殊未画一。至《老子》之首列三图，一曰混元三宝，一曰初真内观静令，一曰金丹；《庄子》之首惟列周子《太极图》；《荀子》之首列三图，一曰欹器，一曰天子大路，一曰龙旂九旂；扬子之首列二图，一曰浑仪，一曰五声十二律；《文中子》之首列二图，一曰世系，一曰年表；无一足资考证者。而《庄子》因大宗师篇有太极二字，遂附会以周子之图，尤为无理。核其纸色版式，乃宋末建阳麻沙本，盖无知书贾苟且射利者所为。因其宋人旧刻，姑存其目，以备考耳。

△《艺圃蒐奇》十八卷、《补阙》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明徐一夔编。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

（案：一夔官建宁教授，见其《始丰稿》与《危素书》，《明史本传》不载，盖偶未考其文集。）洪武初徵修礼书，王祎又荐修《元史》，辞不至。后起为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闻》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斩之，殊为妄诞。

《野闻》托名徐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是书前有至正戊申自序，称钱塘陈子彦高避兵携李，惠子之五车，茂先之三十乘，携以俱来。适余亦栖止是邦，尝得借观。兹编皆古今名人杂著之小者，从无刊版。彦高检有副本，悉以赠余，装成若干册，名之曰《艺圃搜奇》云云。彦高，陈世隆字也，故是书或亦题世隆所编，凡一百三种。其中舛谬颠倒，不可缕举。其最甚者，如褚少孙补《史记》，自前代即附刊《史记》中，并非秘笈，而取为压卷，名曰《史记外编》，又佚其平津侯列传建元以来侯年表二篇。挚虞《文章流别论》，乃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文，犹有所本也。至《谷神子》即《博异记》，《醴泉笔录》即江休复《嘉祐杂志》，苏轼《格物粗谈》即伪本《物类相感志》，俞琬《月下偶谈》即《席上腐谈》，杨万里《诚斋挥麈录》即王明清《挥麈录》，晁说之《墨经》即《晁子一墨经》，大抵改易书名、人名以售其欺。至锱绩虽元、明间人，而霏雪录成於洪武中，此编既辑於至正戊申，犹顺帝之末年，何以预载其书？且所录《灌畦暇语》与李东阳重编残阙之本一字不易，岂元人所及见邪？其为近时所贗托，不问可知矣。原本有录无书者

凡十三种，国朝曹寅为补录之，釐为二卷。

盖寅亦为奸黠书贾所给也。

△《柏斋三书》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何塘撰。塘有《医学管见》，已著录。是书一为阴阳管见，一为乐律管见，一为儒学管见，大都好为异说以自高。如论阴阳则以周子相生之说为不可信，於张子《正蒙》、邵子《经世》诸书皆排诋其失；论乐律则以蔡元定《律吕新书》为不可行，并讥《礼经》之乐记为过当而失实；论儒学则以朱子为欠明切，而真德秀《大学衍义》於大学之道实亦不知；皆所谓一知半解也。末有崔铎跋。铎学颇醇正，而极称所论之超卓，殊不可解。

△《六诏纪闻》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上卷曰会勘夷情录，乃嘉靖十四年建昌道兵备副使俞夔处置四川盐井卫士千户与云南丽永二府土舍争界事公移案牒。下卷曰南荒振玉，乃乩仙方海、何真人与夔等唱和之诗。南京吏科给事中彭汝嘉合刻传之，夔门人李应元为之序。二卷一记边防，一谈神怪，殊为不伦，殆於无类可归，姑隶之杂编，附存其目。夔，建德人，正德丁丑进士，汝嘉，嘉定州人，正德辛巳进士。

△《木钟台集》（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此编凡分二十九种，曰礼元剩语，曰真谈，曰语录，曰游录，曰周礼因论，曰因领录，曰三十测，曰咨言，曰感学编，曰答言，曰辖圆窝杂著，曰证道，曰偶客谈，曰疑谊，曰海议，曰国琛集，曰未信编，曰馆论，曰易修墨守，曰法缀，曰列流测，曰宋学商求，曰枝辞，曰积承录，曰政问，曰冀越通，曰嘉禾问录，曰春秋读意，曰激衷小拟。析门分类，俱各冠以序文。其别行之本，已各存目，此其总汇之本也。

△《邱陵学山》（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王文禄编。文禄有《廉矩》，已著录。此本乃其汇刻诸书，以拟宋左圭《百川学海》，故以《邱陵学山》为名。所载以《千字文》编次，自天字至师字凡七十四种，然欲矜繁富而考订未精，故类多删节原文，不能全录。又以前人文集所已载者析出而附益之，强立名目，牵率殊甚。至《海沂子》以下数种，皆文禄自著之书，而亦阑入其中，尤不出明人积习。非但远逊左圭，即视商维濬、吴琯辈相去亦悬绝矣。

△《陆学士杂著》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树声撰。树声有《平泉题跋》，已著录。是编皆其所著杂说。曰《汲古丛语》一卷，曰《适园杂著》一卷，曰《陆学士题跋》二卷，曰《毫馀杂识》一卷，曰《禅林馀藻》一卷，曰《陆氏家训》一卷，曰《善俗裨议》一卷，曰《病榻寤言》一卷，曰《清暑笔谈》一卷，曰《长水日抄》一卷。其中亦有别本

单行者，此则其门人子弟所合刊成帙者也。

△《陆文定公书》（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树声撰。是集首列适园杂著，次清暑笔谈，次善俗裨议，次乡会公约，次题跋，皆其罢官家居时所作。较陆学士杂著所刊少五种，而多乡会公约一种，盖其刻在杂著前也。

△《两京遗编》五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胡维新编。维新，馀姚人。嘉靖己未进士，官监察御史。是刻凡新语二卷，贾子十卷，盐铁论十卷，白虎通二卷，潜夫论二卷，仲长统论一卷，风俗通十卷、中论二卷，人物志三卷，申鉴五卷，文心雕龙十卷，共十一种。以所采皆汉文，故以两京名书。其中如徐幹虽名附《魏志》，然卒於建安二十二年，附之汉末可也。至於刘邵为魏人，刘勰为梁人，序乃称以其文似汉而进之；王充《论衡》、刘向《说苑》、实皆汉人之文，又以其卷帙之多而弃之；去取殊无义例。且《文心雕龙》纯为四六骈体，而云其文似汉，尤乖谬之甚矣。

△《纪录汇编》二百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沈节甫编。节甫，乌程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谥端靖。是书采嘉靖以前诸家杂记，裒为一集，凡一百一十九种。其中有关典故者多已别本自行。其余如王世贞《明诗评》之类，则文士之馀谈；祝允明志怪之类，又小说之末派；一概阑入，未免务博好奇，伤於冗杂。且诸书有全载者，有摘钞者，甚或有一书而全录其半，摘钞其半者，为例亦复不纯，卷帙虽富，不足取也。

△《左传国语国策评苑》六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穆文熙编。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录。是编凡左传三十卷，国语二十一卷，战国策十卷。《左传》用杜预注、陆德明释文，而标预名不标德明之名。

《国语》用韦昭注、宋庠补音。《战国策》用鲍彪注，参以吴师道之补正。均略有所删补，非其原文。盖明人凡刻古书，例皆如是。谓必如是，然后见其有所改定，非徒翻刻旧文也。其曰评苑者，盖於简端杂采诸家之论云。

△《中都四子集》六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东光编。东光字元曦，浦城人。隆庆戊辰进士，官分巡淮徐道。以老子在亳，庄子在濠梁，管子在颍，淮南子在寿春，皆中都所辖地，因与凤阳府知府张云登裒而刊之。《老子》二卷，用河上公注。《庄子》十卷，用郭象注。《管子》二十四卷，用房玄龄注及刘绩增注。《淮南子》二十六卷，用高诱注。时郭子章奉使凤阳，每书各为之题词。其书刊版颇拙，校雠亦略，又於古注之后时时妄有附益，殆类续貂。遂全失古本之面目，书帕本之最下者也。

△《明小史》八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汇辑明人传记说部，凡四十六种，皆习见之本。所录迄於嘉靖中，殆隆庆、万历间人所刊也。

△《山居清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程荣编。荣字伯仁，歙县人。是编列南方草木状至禽虫述凡十五种，多农圃家言，中惟茶谱一种为荣所自著。采摭简漏，亦罕所考据。

△《今献汇言》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高鸣凤编。案《明史艺文志》，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此本止八卷。据其目录所列，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盖其版已散佚不全，坊贾掇拾残剩，刻八卷之目冠於卷首，诡为完书也。

△《吕公实政录》七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是书皆其历官条约之类。第一卷为明职，第二至第四卷曰民务，第五卷曰乡甲约，皆巡抚山西时所作。第六卷曰狱政，第七卷曰宪约，则为山西按察使时所作。其门生赵文炳巡按湖广时校刊之，总题此名。中宪约前有陈登云重刊一序，题万历癸巳，而文炳序作於万历戊戌，反在其后。盖诸书各有单行之本，文炳特汇而刻之，存其原序也。

△《天学初函》五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之藻编。之藻有《類宫礼乐疏》，已著录。初，西洋人利玛窦入中国，士大夫喜其博辩，翕然趋附，而之藻与徐光启信之尤笃。其书多二人所传录，因哀为此集。书凡十九种，分理、器二编。理编九种，曰西学凡一卷，曰畸人十论二卷，曰交友论一卷，曰二十五言一卷，曰天主实义二卷，曰辨学遗牒一卷，曰七克七卷，曰灵言蠡勺二卷，曰职方外纪五卷。器编十种，曰泰西水法六卷，曰浑盖通宪图说二卷，曰几何原本六卷，曰表度说一卷，曰天问略一卷，曰简平仪说一卷，曰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曰圜容较义一卷，曰测量法义一卷、测量异同一卷、勾股义一卷。其理编之职方外纪，实非言理，盖以无类可归而缀之於末。器编之测量异同，实自为卷帙，而目录不列，盖附於测量法义也。西学所长在於测算，其短则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自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於中国者哉！之藻等传其测算之术，原不失为节取，乃并其惑诬之说刊而布之，以显与六经相齟齬，则慎之甚矣。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别著於录。其理编则惟录《职方外纪》，以广异闻，其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

△《合刻五家言》（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鍾惺编。惺有《诗经图史合考》，已著录。是书一曰道言，凡十二卷，即《

文子》也；二曰德言，分上下二卷，即刘昼《新论》也；三曰术言，即《鬼谷子》也；四曰辨言，即《公孙龙子》也；五曰《文心雕龙》，凡十卷。各书俱有专行之本，不可强合而别立标题，务为诡异，可谓杜撰无稽矣。

△《夷门广牍》一百二十六卷（通行本）

明周履靖编。履靖字逸之，嘉兴人。是编广集历代以来小种之书，并及其所自著，盖亦陈继儒《秘笈》之类。夷门者，自寓隐居之意也。书凡八十六种，分门有十，曰艺苑，曰博雅，曰食品，曰娱志，曰杂古，曰禽兽，曰草木，曰招隐。

曰闲适，曰觞咏。观其自序，艺苑博雅之下有尊生、书法、画藪三牍，而皆未刊入。所收各书，真伪杂出，漫无区别。如郭橐驼《种树书》之类，殆於戏剧，其中间有一二古书，又删削不完。如释名惟存书契一篇，而乃题曰《释名全帙》，尤为乖舛。其所自著，亦皆明季山人之窠臼。卷帙虽富，实无可采录也。

△《盐邑志林》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樊维城编。维城，黄冈人。万历丙辰进士，崇祯中以福建按察司副使家居。张献忠陷黄州，抗节死。事迹附见《明史樊玉衡传》。是编乃维城官海盐县知县时辑海盐历朝著作，共为一集，凡三国三种，晋二种，陈一种，唐一种，五代一种，宋三种，元一种，明二十九种。其中如陆绩《易解》之类，多出抄合，明人所著，又颇删节，大抵近《说郛》之例。其最舛误者，莫如顾野王之《玉篇广韵直音》。《玉篇》自唐上元中经孙强增加，宋人又有大广益会之本，久非原帙。

举今本归诸野王，已为失考。又《玉篇》自《玉篇》，《广韵》自《广韵》，乃并为一书，尤为舛谬。且《玉篇》音用翻切，并无直音之说，忽以直音加之野王，更不知其何说。考首卷订阅姓名，列姚士彝、郑端允、刘祖锺三人。士彝固当时胜流，号为博洽者也，何其误乃至於是哉！

△《张氏藏书》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应文撰。凡十种，曰箠瓢乐，曰老圃一得，曰兰谱，曰菊书，曰先天换骨新谱，曰焚香略，曰清閤藏，曰山房四友谱，曰茶经，曰瓶花谱。其清閤藏尚可资赏鉴考订，别有刊本，附其子丑《清河书画舫》后，已著於录。其余九种，大抵不出明人小品之习气。其山房四友谱中所称以《史记》真本刊今本之讹者，诡诞无稽，不足与辨。箠瓢乐中粥经一篇，摹仿《论语》，托诸孔子之言，尤可骇怪。一条云，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於富贵贫贱之人。一条云，子谓伯鱼曰，汝吃朝粥夜粥矣乎？

人而不吃朝粥夜粥，其犹抱空腹而立也与。如斯之类，殆於侮圣言矣。明之末年，国政坏而士风亦坏，掉弄聪明，决裂防检，遂至於如此。屠隆、陈继儒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格致丛书》（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文焕编。文焕有《文会堂琴谱》，已著录。是编为万历、天启间坊贾射利之本，杂采诸书，更易名目，古书一经其点窜，并庸恶陋劣，使人厌观。且所列诸书，亦无定数。随印数十种，即随刻一目录，意在变幻，以新耳目，冀其多售。故世间所行之本，部部各殊，究不知其全书凡几种。此本所列，凡经翼十五种，史外二十一种，居官十二种，法家十二种，训诫十四种，子余八种，尊生十八种，时令农事八种，艺术十种，清赏十七种，说类十一种，艺苑三十五种，较他本稍备，或其全帙欤。如经翼中压卷三种，摭王应麟《困学纪闻》论诗之语，即名曰《困学纪诗》，又摭其《玉海》中诗类一门，即名曰《玉海纪诗》，又摭马端临《经籍考》论诗数段，即名曰《文献诗考》，已极可鄙。末三种，一曰张华《博物志》，一曰李石《续博物志》，一曰《释常谈》，皆以小说家言谓之经翼，不亦慎乎？史外列《禽经》、《兽经》，又列戴埴《鼠璞》、龚颐正《芥隐笔记》，是於史居何等也。居官列仪注便览、新官轨范、官级由升、法家列行移体式、告示活套、训诫列梓潼、帝君救劫宝章。如斯之类，不可枚举，是尤不足与议矣。

△《学易堂笔记》一卷、《二笔》一卷、《三笔》一卷、《四笔》一卷、《五笔》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皋谟撰。皋谟字懋功。自称西山居士。嘉兴人。郑履淳之壻也。是书乃所作劄记。分为五编。盖窃袭洪迈《容斋随笔》之例。《笔记》之后，附生生阁学易三章。《二笔》之后，附同时人赠言一卷。《三笔》之后，附滴露轩杂著一卷。《四笔》之后无所附，但有自跋一篇。《五笔》之后附明历年图一卷，自吴元年丁未至天启四年，皆纪干支，别无所载。惟吴元年下注一条曰，嘉兴府鼓楼匾吴元年建十字而已。其四笔自跋曰：余年三十三之前，不白相，不读书。四十六之后，又读书，又白相。自今以往，不知读书之为白相，白相之为读书云云。

则其书可不必问矣。

△《天都阁藏书》二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程允兆编。允兆字天民，歙县人，故取天都山以名其阁。是书序称丁卯长至，不著年号。相其版式，全仿闵景贤《快书》，确为万历以后之本。所谓丁卯，盖天启七年也。所录自锺嵘《诗品》以下凡十四种。中严羽《沧浪诗话》题曰《沧浪吟卷》，盖羽诗集本名《沧浪吟卷》，明人所刻以诗话冠首，允兆从

集中剽出而不辨其为全集之名也。杂评一卷，不著名氏，皆论书之语，中忽云帔帽兴於国朝，此唐张彦远之语也。又称我朝王孟端及沈周、陈道复，则明人语也。参错无章，殆不知文义人所为。袁昂《书评》之后赘以笔阵图，张怀瓘《书断》改其名曰《书断列传》，敖陶孙《诗评》仅一页有馀，盖自《丹铅录》钞出，而并评末杨慎之论连为陶孙之评，盖坊贾射利之本耳。

△《眉公十集》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名为十集，实十一种，曰读书镜，曰狂夫之言，曰续狂夫之言，曰安得长者言，曰笔记，曰书蕉，曰香案牍，曰读书十六观，曰群碎录，曰岩栖幽事，曰槐谈。皆在宝颜堂《秘笈》之内，惟《读书十六观》一种为《秘笈》所未收。简端各缀以评，其评每卷分属一人，而相其词气，实出一手。刊版亦粗恶无比，盖继儒名盛一时，坊贾於《秘笈》中摘出翻刻，又妄加批点也。

△《津逮秘书》（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毛晋编。晋有《毛诗陆疏广义》。已著录。此为所纂丛书。分十五集。凡一百三十九种。中《金石录》、《墨池篇》有录无书，实一百三十七种。卷首有胡震亨序。震亨初刻所藏古笈为秘册汇函，未成而毁於火，因以残版归晋，晋增为此编。凡版心书名在鱼尾下，用宋本旧式者，皆震亨之旧。书名在鱼尾上，而下刻汲古阁字者，皆晋所增也。晋家富藏书。又所与游者多博雅之士，故较他家丛书去取颇有条理。而所收近时伪本，如《诗传》、《诗说》、《岁华纪丽》、《琅嬛记》、《汉杂事秘辛》之类，尚有数种。又经典释文割裂《周易》一卷，尤不可解。其题跋二十家，皆抄撮於全集之中，亦属无谓。今仍分著於录，而存其总名於此，以不没其蒐辑刊刻之功焉。

△《汉魏别解》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黄澍、叶绍泰同编。自《吴越春秋》迄於薛收《玄经传》，凡四十六种。其凡例云，六朝诸家文集，一篇不载。而编中收江淹、任昉诸集，不一而足。又云，皆录全文。而节录者亦复不少。至近代伪书，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亦一概滥收，殊失鉴别。

△《快书》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闵景贤、何伟然同编。景贤字士行，乌程人。伟然字仙臞，仁和人。是编割裂诸家小品五十种，汇为一集。大抵儂薄纤佻之言，又多窜易名目。如《会心编》改名《秋涛》，《醒言》改名《光明藏》之类，不一而足。甚至周守忠之姬侍类偶改名姝联，姝即姬侍，联即类偶也，亦可谓拙陋矣。

△《广快书》五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何伟然编。伟然初刻《快书》五十种，与闵景贤同订，兹又以五十种广之

，同订者吴从先也。所采皆取明人说部，每一书为一卷，卷帙多者则删剝其文。

立名诡异，有曰一声莺者，有曰有情痴者，有曰照心犀者，有曰呕丝者。所谓万病可医，俗不可医者欤。从先尝选明一代布衣之诗，名布衣权，惟紫淀老人张文峙家藏有写本，明季兵燹，遂亡佚。而《快书》百种，最下最传。盖其轻儇佻薄，与当时士习相宜耳。

△《皇书帝佚》（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蒋轶凡编。轶凡字季超，诸暨人。首载伪《三坟》、及《乾坤鉴度》，谓之皇书。次载《中天佚典》，托名五帝之言，谓之帝佚。前有自序，称遇辽阳韩友於燕都，得五帝佚典，乃是箕子所赠，汉初重购不得者。其说极荒诞不经。轶凡乃曲为注释，并加评点以附会之，真可谓不善作伪矣。

△《古介书》（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题东海黄禹、金定邵闇生编，不知为何许人。分前后二集。前集载丰坊《伪大学古本》、《大学石经古本》、《伪三坟》、《穆天子传》、孔鲋《小尔雅》、汪若海麟书、郭璞《山海经图赞》、卫元嵩《玄包经传》、魏伯阳《参同契》、胡文焕逸诗、论语会心诗、南华逸楚衡岳神禹、碑文、汉滕公石椁铭、吴季札碑，后集曰史訇、史遗、左逸、小易、寤凡、讠巢神、握奇经、奇门专征赋、胜义谛。均丛脞无绪，盖书肆粗识字义之人刊以射利者也。

△《群芳清玩》（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珣编。珣字惠时，苏州人。是刻为丛书十有二种。曰《鼎录》，曰《刀剑录》，曰《研史》，曰画鉴，曰石谱，曰瓶史，曰奕律，曰兰谱，曰茗笈，曰香国，曰采菊杂咏，曰蝶几谱。并题曰毛晋订。其书蹇驳不伦，盖亦坊贾射利之本也。

△《溪堂丽宿集》（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时代，无序跋，无目录，其名亦不甚可解。首曰昭明遗事，则撮取《南史》、《梁书》数条；次曰程氏家训，宋程若庸所纂；次曰圣传要旨，题曰宋本心、岷麓二先生著，嗣孙辅之望集；次曰文会燕语，题曰束正铎；次曰巴山夜语，题曰戚璞；次曰林下常谈，题曰孔严化；次曰山村杂言，题曰齐趣庄；次曰渔艇野说，题曰武惠孙；次曰林泉村话，题曰孟德厚；次曰莲幕燕谈，不题撰人。庞杂冗琐，茫无端绪，盖庸陋书贾抄合说部，伪立名目以售欺。

范钦为其所给，遂著录於天一阁耳。

△《翰苑丛抄》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取左圭《百川学海》所载诸书，删其书名卷数与撰人，颠倒次

序，连缀抄为一编。伪书之最拙者也。

△《学海类编》（无卷数，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国朝曹溶编。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此编裒辑唐、宋以至国初诸书零篇散帙，统为正续二集，各分经翼、史参、子类、集馀四类，而集馀之中又分行诣、事功、文词、纪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子目，为书四百二十二种，而真本仅十之一，伪本乃十之九。或改头换面，别立书名，或移甲为乙，伪题作者，颠倒谬妄，不可殫述。以徐乾《学教习堂条约》、项维贞《燕台笔录》二书考之，一成於溶卒之年，一成於溶卒之后，溶安得采入斯集？或无赖书贾以溶家富图籍，遂托名於溶欤？

△《庄屈合诂》（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钱澄之撰。澄之有《田间易学》，已著录。是编合《庄子》、《楚辞》二书为之训释。《庄子》止诂内篇，先列郭象注，次及诸家。《楚辞》则止诂屈原所作，以《朱子集注》为主，而以己意论断於后。其自序云，著易学、诗学成，思所以翊二经者，而得《庄子》、屈原。以庄继《易》，以屈继《诗》，足以转相发明。然屈原之赋固足继风雅之踪，至於以老、庄解《易》则晋人附会之失。

澄之经学笃实，断不沿其谬种。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於翼经焉耳。

△《杨园全书》三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履祥撰。履祥有《沈氏农书》，已著录。是编为宁化雷鉉所刊，凡十二种。愿学记一卷，共一百十九条，皆其劄记讲学之语。问目一卷，共三十八条，皆其受业刘宗周时录以就正之词，中载山阴刘先生批者，即宗周也。初学备忘二卷，皆训导后进之言，意在兼启童蒙，故词多浅近。经正录一卷、辑朱子《训学斋规》、《白鹿洞学规》、司马光《居家杂仪》及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合为一编。近古录四卷，采明陈良谟《见闻记训》、耿定向《先进遗风》、李乐《见闻杂记》、钱蓁《厚语》，各采其所记嘉言善行，分立身、居家、居乡、居官四门。见闻录二卷，记近时之嘉言善行。丧祭杂说一卷，皆纠时俗违礼之失。

学规一卷，凡澉湖塾约十四条，东庄约语五条。答问一卷，皆其门人张嘉珍问而履祥答。前为答张佩璫别楮，皆论丧祭之礼。后为答张佩璫所问，皆杂考经史疑义。佩璫即嘉珍字也。门人所记一卷，则嘉珍与姚瑚、姚珽录履祥之语。训子语二卷，凡分十二纲，一百四十五条，盖履祥晚始得子，惧弗及教诲，故留以训之。

农书二卷，多就桐乡物土言之。履祥初讲戴山慎独之学，晚乃专意於程、朱

，立身端直，乡党称之。其书多儒家之言，而《近古录》、《见闻录》等率传记之流，农书又农家之流，言非一致，难以概目曰儒家，故著录於杂家类焉。

△《张考夫遗书》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履祥撰。是编书凡四种，曰训子语二卷，曰经正录一卷，曰备忘录一卷，曰书简一卷。张兰皋序云，训子一册，先得我心，因合数种授之梓人。盖刻於《杨园全书》之前，故卷帙不及其富也。

△《竹裕园笔语》十二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国朝李曰溍撰。曰溍字亦白，临川人。前明岁贡生。是编哀其平生杂著为之。一曰迹言一卷，皆辨析事理之谈。二曰蛩草一卷，三曰梅草一卷，皆戊子秋冬避兵山居所劄记。三书识趣议论，出入於屠隆、袁宏道、陈继儒之间，盖明末风气如是也。四曰驱暑草一卷，皆其客楚时作。前为或问十章，缀以无富、无分、无过、无不过四论，皆借以发抒心迹。五曰馀草一卷，皆所作杂文。六曰四书笔语六卷，依经生义，自抒所怀，与章世纯《雷书》相类。二人本同时，又相善也。

△《昭代丛书》一百五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张潮编。潮字山来，徽州人。是编凡甲、乙、丙三集，每集各五十卷，每卷为书一种，皆国初人杂著。或从文集中摘录一篇，或从全书中割取数页，亦有偶书数纸，并非著述，而亦强以书名者。中亦时有窜改。如徐怀祖之《海赋》，去其赋而存其自注，改名《台湾随笔》。黄百家之《征南先生传》，芟其首尾，改名《内家拳法》。犹是明季书贾改头换面之积习，不足采也。

△《丹麓杂著十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昶撰。昶有《遂生集》，已著录。是编皆所著杂文。一曰龙经，拟《禽经》而作。二曰孤子吟，皆哭父之诗。三曰松溪子，皆笔记小品。四曰连珠，拟陆机体。五曰寓言，假禽虫以示劝戒。六曰看花述异记，自记梦遇古来诸美女事。七曰行役日记，乃康熙甲寅为其父乞铭於宜兴，述往返所经。八曰快说续纪，因金人瑞《西厢记评所说快事》而演之。九曰禽言，效梅尧臣体。十曰北墅竹枝词，咏其乡之轶事。每种有同时诸人序跋评语，毛际可又总为之序。大抵皆明末山人之派。而看花述异记，摹仿午僧孺《周秦行记》，聚历代妃主，备诸冶荡，尤非所宜。赞皇之党托名诬奇章可也，昶乃无端自诬乎？

△《檀几丛书》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昶、张潮同编。是书所录皆国朝诸家杂著，凡五十种。大半采自文集中，其馀则多沿明季山人才子之习，务为纤佻之词。如张芳之《黛史》，丁雄飞之《小星谱》，已为猥鄙，至程羽文之《鸳鸯牒》，取古来男女不得其偶者，以意判断，更为匹配。其序文引谭元春之说，谓古来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拗

父母板住，不能成对，赍情而死，乃悟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其语已伤风化。书中以王昭君配苏武，以班昭配郑康成，以王婉仪配文天祥之类，虽古之贤人，不免侮弄。至於以魏甄居配曹植，以辽萧后配李煜，以汉班婕妤、晋左贵嫔配梁简文帝、梁元帝，则帝王妃后亦遭轻薄矣。其书可烧，奈何以秽简牍也。

△《政学合一集》（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有《读礼偶见》，已著录。是集正编三十三种，乃其宰海宁时所作。其《读礼偶见》一种，为作於家居时，亦编入其中。续编十三种，则其为御史以后所作，而其后人又录谕祭文、行述、志铭附焉。正编自读礼偶见外，所自著不过数篇，篇不过数页。若会讲之语，杂录群言，政绩诗颂，俱出他手。合律全书、乐只集、登高唱和诗三种，乃并有录而无书，盖餽餽凑合，摹印时有佚脱也。续编自帝王甲子表、圣孝广义、圣庙崇祀图三种外，多与正编相出入。大抵皆有意近名，失於夸诩。在海宁尝建告天楼，官京师时亦然。所定告天工课，俨然释、道家忏诵章咒之属，非儒者立言之道也。

△《秘书廿一种》一百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士汉编。二十一种者，其中《三坟》为宋人伪书，楚史《杙机》、晋《史乘》为元人伪书，《剑侠传》、《竹书纪年》为明人伪书，《续博物志》虽不伪而以南宋人为晋人，亦为疏舛。今已皆辨证於本书之下。此因士汉裒辑刊刻，别立总名，姑存其目备考焉。

△《检心集》十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闵则哲撰。则哲字睿先，应山人。是集为其子衍所编，以语录讲义杂著与杂文参错成书，颇无条理。其有书名者，为说书管见四卷，又说书一卷，订学肤言二卷。其不能以一卷者，曰宽酌篇、敢问篇、偶及篇、经说略、史说略、子说略、仕语节录、论兵摘略、迂议存稿、惕愆质语、节录内则续言、蕉窗笔谈，余皆杂文。其中论说既繁，不免小有牴牾。如史说略中引《史记》桀观炮烙于瑶台云云，乃《符子》之寓言，《史记》实无此文也。

——右“杂家类”杂编之属，四十五部，一千三百九十六卷，内十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三十五 子部四十五

○类书类一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

《皇览》始於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於检寻

，注书者利於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玃断璧，至摭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

△《古今同姓名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是书见於《梁书》本纪及《隋书经籍志》者皆作一卷。唐陆善经续而广之，故《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作三卷，其本皆不传。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又元人叶森所增补者也。虽辗转附益，已非其旧，然幸其体例分明，不相淆杂。凡善经及森所缀入者，皆一一标注，尚可考见元帝之原本。

则类事之书，莫古於是编矣。《史记淮阴侯列传赞》称两韩信，此辨同姓名之始。然刘知几《史通》犹讥司马迁全然不别，班固曾无更张。至迁不知有两子我，故以宰予为预田恒之乱。不知有两公孙龙，故以坚白同异之论傅合於孔门之弟子，其人相混，其事俱淆，更至於语皆失实。则辨析异同，殊别时代，亦未常非读书之要务，非但缀琐闻，供谈资也。明万历中，余寅别撰《同姓名录》十二卷，周应宾又补一卷，国朝王廷灿又补八卷，所录比此本加详。然发凡起例，终以此本为椎轮之始焉。

△《编珠》二卷、《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内府藏本）

《编珠》二卷，旧本题隋杜公瞻撰。《补遗》二卷，《续编珠》二卷，则国朝康熙戊寅詹事府詹事钱塘高士奇所辑也。案《编珠》，《隋志》不载，《唐志》但有杜公瞻《荆楚岁时纪》一卷，而无此书。《宋志》始著於录。然世无传本，始出於士奇家。其序称於内库废纸中得之。原目凡四卷，佚其半。遍觅不可得，辄因原目补为四卷。又广其类之未具者为二卷。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称奉敕撰进，其结衔题著作佐郎兼散骑侍郎。又有徐乾学序，称杜公瞻无所表著，《谈薮》载隋京兆杜公瞻尝邀杨玠过宅，酒酣嘲谑者，即此公瞻无疑。今观其书，隶事为对，略如徐坚《初学记》之体，但前无序事，后无诗文。原目分天地、山川、居处、仪卫、音乐、器玩、珍宝、绘采、酒膳、黍稷、菜蔬、果实、车马、舟楫，所存者音乐以上五门而已。顾煬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

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西都赋》披三条之广路。

隋高祖之父讳忠，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此犹可曰临文不讳，未必尽拘。又菖蒲海一条本与茱萸江为对，菖

字从草无疑矣。而条下所注乃引《汉书西域传》于阗河与葱岭合，东流注菖蒲海。

今检《汉书》乃蒲昌，非菖蒲也。唐以前书不应荒谬至此。此尚可曰一时失记。

至於音乐门南城鼓一条引《乐府解题》曰，鼓吹曲有巫山高战城南。则非惟文理未安，且《乐府解题》一书古不著录，始见於《崇文总目》，云不知撰人名氏，列於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之后。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饶歌上之回篇引之，直题曰吴兢，虽未必确，然其书晚出，必非六朝旧籍无疑也。公瞻安得而见之。或明人所依托，士奇偶未审欤？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张萱《内阁书目》俱不著录。《永乐大典》於前代类书如《四六丛珠》、《截江网》之类无不具采，亦不登其一字。知其出明中叶以后矣。以其采撷词华，颇为鲜艳，士奇所续，亦皆取唐以前事，较他类书为近古，故疑以传疑，姑存以备参考焉。

△《艺文类聚》一百卷（内府藏本）

唐欧阳询撰。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仕隋为太常博士。入唐官至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据其自序，盖亦奉诏所作。《唐书艺文志》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宏智同修。《唐书》询本传又称，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同修。殆以询董其成，故相传但署询名欤？叶大庆《考古质疑论》其正月十五日有苏味道夜游诗，洛水门有李峤游洛诗，寒食门有沈佺期、宋之问诗，四子皆后人，欧阳安得预编之？则传写又有所窜乱，非尽询等之旧也。

序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是书比类相从，事居於前，文列於后，俾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於诸类书中，体例最善。凡为类四十有八，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

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针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麈、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駼。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唐覲《延州笔记》尝摘其所载徐陵《玉台新咏序》，谓以诋德为累德，传讹自此书始。考刘熙《释名》，诋者累也，累其德行而述之也。则询书不误，误乃在覲。至王楙《野客丛书》摘其以《汉书》长陵一抔土事误抔为杯，收入杯门。又摘其蒲柳门

中收赵高束蒲为脯事，云出《史记》，《史记》无此文。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亦摘其引梁君射白雁事，云出《庄子》，《庄子》无其语。则皆中其失。然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賸馥，沾溉百代者矣。

△《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内府藏本）

唐虞世南撰。世南字伯施，馀姚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宏文馆学士。谥文懿。事迹具《唐书本传》。北堂者，秘书省之后堂。此书盖世南在隋为秘书郎时所作。刘禹锡《嘉话录》曰，虞公之为秘书，於《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於世云云。是其事也。分八十卷，八百一类。《唐志》作一百七十三卷，晁公武《读书志》因之。《中兴书目》作一百六十卷，《宋史艺文志》因之。今本卷帙与《中兴书目》同。其地部至泥沙石而毕，度非完帙，岂原书在宋已有亡佚耶？王应麟《玉海》云，二馆旧阙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盖已甚珍其书矣。此本为明万历年间常熟陈禹谟所校刻，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行《北堂书钞》，搀乱增改，无从订正。向闻嘉禾收藏家有原本，寻访十馀年而始得。繙阅之，令人心目朗然。朱彝尊《曝书亭集》亦称，曾见《大唐类要》百六十卷，反覆观之，即虞氏《北堂书钞》。今世所行者出陈禹谟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五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旧，《类要》大略出於原书，世未易得云云。盖明人好增删古书，逞臆私改，其庸妄无识，诚有如钱、朱二氏所讥。然今嘉禾旧本及《大唐类要》均已不可得见，独禹谟此本犹存。其增加各条，幸皆注明补字，犹有踪迹可寻。存什一於千百，亦未始非唐人旧籍所藉以留贻者也。惟其所改所删，删遂竟不可考，是则刊刻之功不赎其窜乱之过矣。

△《龙筋凤髓判》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张鷟撰。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深州陆梁人。调露初登进士第。授襄阳尉，累官四门员外郎，终於龚州长史。事迹具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唐书》附其孙张荐传中。称其儿时梦紫文大鸟止其庭。大父曰：吾闻紫文，鷟鷟也。若壮，当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员半千称其文词犹青铜钱，万简万中，时号青钱学士。日本新罗使至，必出金帛购其文。然所著作不概见，存於今者惟《朝野僉载》及此书。《僉载》已窜乱失真，惟此书尚为原帙。其文胪比官曹，条分件系，组织颇工。盖唐制以身、言、书、判铨试选人，今见於《文苑英华》者颇多，大抵不著名氏。惟白居易编入文集，与鷟此编之自为一书者，最传於世。居易判主流利，此则缛丽，各一时之文体耳。洪迈《容斋随笔》尝讥其堆垛故事，不切於蔽罪议法。然鷟作是编，取備程试之用，则本为隶事

而作，不为定律而作，自以徵引赅洽为主。言各有当，固不得指为鹜病也。原本附有注文，为明刘允鹏所辑。采撮颇详，而稍伤冗漫。以别无他注，姑仍其旧录之。允鹏本名继先，字敬虚，武定人。嘉靖辛卯举人。尝著有《续事类赋》，今未见传本。惟此注附鹜之书，尚存於世云。

△《初学记》三十卷（内府刊本）

唐徐坚等奉敕撰。案《唐书艺文志》载《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又《初学记》三十卷。注曰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似乎二书皆说总其事，而坚等分修。晁公武《读书志》则曰《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撰。初，张说《类集事要》，以教诸王，开元中诏坚与韦述等分门撰次。又似乎《事类》为说撰，而坚等又奉诏择其精粹编为此书。考《南部新书》载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则晁氏所言，当得其实。《唐志》所注，叙述未明，偶合两书为一耳。其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大致与诸类书相同。

惟地部五岳之外载终南山，四渎之外载洛水、渭水、泾水。又骊山汤泉、昆明池别出二条，则唐代两都之故也。其例前为叙事，次为事对，末为诗文。其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他类书独殊。其诗文兼录初唐，於诸臣附前代后，於太宗御制则升冠前代之首。较《玉台新咏》以梁武帝诗杂置诸臣之中者，亦特有体例。其所采摭，皆隋以前古书，而去取谨严，多可应用。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

《春明退朝录》及《温公诗话》并称中山刘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李匡乂《资暇集》则曰：《初学记》月门以吴牛对魏鹊。魏鹊者引曹公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为据，斯甚疏阔。汉武《秋风辞》云，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今月门既云魏鹊，则风事亦可用汉雁矣。若是采掇文字，何所不可。东海徐公硕儒也，何乖之甚云云。说颇是。后李商隐诗因鲍照《代白头吟》有清如玉壶冰句，遂以鲍壶对王佩，实沿坚之失。然不以一眚掩其全书也。

△《元和姓纂》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唐林宝撰。宝，济南人。官朝议郎，太常博士。序称元和壬辰岁，盖宪宗七年也。宝，《唐书》无传，其名见於《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

《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於今者，赖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见。郑樵氏作《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叙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然於唐人世系则详且核矣。书至宋，已颇散佚。故黄伯思《东观馀论》称得富弼家本，已阙数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绝无善本，仅存七八。此本在《永乐大典》中，皆割裂其文，分载於太祖《御制千家姓》下，又非其旧第。幸原序犹存，可以考见其体例。今仍依《唐韵》，以四声二百六部次其后先，又以宋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所引各条补其阙佚。仍厘为一十八卷。其字句之讹谬，则参校诸书，详加订正，各附案语於下方。至原序称皇族之外各以四声类集，则李姓必居首卷。

今独无一字之存，殆修《永乐大典》时已佚其第一册欤？然残编断简，究为文献之所徵也。

△《白孔六帖》一百卷（内府藏本）

案《文献通考》，《六帖》三十卷，唐白居易撰。《后六帖》三十卷，宋知抚州孔传撰。合两书计之，总为六十卷。此本编两书为一书，不知何人之所合。又作一百卷，亦不知何人之所分。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六帖新书》出於东鲁兵燹之余，南北隔绝，其本不传於江左，使学者弗获增益闻见。则南渡之初尚无传本。王应麟《玉海》始称孔传亦有《六帖》，今合为一书。则并於南宋之末矣。黄朝英《靖康缙素杂记》载白氏《六帖》有元祐五年博平王安世序，此本佚之。卷首所冠韩驹序，则专为孔传续书作也。杨亿《谈苑》曰：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十，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抄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唐志》称其书为《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盖其别名。程大昌《演繁露》称唐开元中举行科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视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多者名其书也。然此书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与进士帖经绝不相涉，莫详其取义之所在。大昌所说，殆亦以意附会欤？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馀订，又出其下。《资暇集》摘其误引朱博乌集事。《南部新书》摘其误引陶潜五柳事，《东皋杂录》摘其误引鸟鸣嚶嚶事，《学林就正》摘其误引毛宝放龟事。然所徵引，究皆唐以前书。

坠简遗文，往往而在，要未为无裨考证也。《容斋随笔》又称俗传浅妄书如《

云仙散录》之类，皆绝可笑。孔传《续六帖》悉载其中事，自矜其书。然《复斋漫录》（案：《复斋漫录》今已佚，此条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称东鲁孔传字圣传，先圣之裔，而中丞道辅之孙也。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至於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其枢要，区分汇聚有益於世者，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韩子苍为篇引，以为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榱栋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其用岂小云云。

则宋人亦颇重其书矣。《玉海》引《中兴书目》称居易采经传百家之语，摘其英华，以类分门，悉注所出卷帙名氏於其下。晁公武《读书志》则称居易原本，不载所出书，曾祖父秘阁公为之注，行於世。其说不同。然公武述其家事，当必不误。且《玉海》又引《中兴书目》，称白居易以天地事分门类为声偶，而不载所出。其说亦自相矛盾。盖当代所行，原有已注出处之本，又有未注出处之本，应麟各随所见书之耳。此本注颇简略，亦不题注者姓中，其即晁公所注与否不可复考。今亦仍原本录之，不更增题名氏焉。居易始末，具《唐书》本传。传有《东家杂记》，已著录。

△《小名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陆龟蒙撰。龟蒙有《耒耜经》，已著录。是书所载皆古人小名，始於秦，终於南北朝。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作三卷，此本仅二卷。希弁称其神仙玉女之名，妇人臧获之字，亦无弃焉。此本亦但有妇人臧获之字，而无神仙玉女之名。

又称其自秦至隋，而此本无隋人。殆非完书矣。所记颇为丛脞，如秦二世名胡亥，汉光武帝名秀之类，皆非小名。王戎称阿戎，王僧谦称阿谦，不过如吕蒙之称阿蒙，崔鸿之称阿鸿，王平子之称阿平，米元章之称阿章，皆即其名字以示亲昵，均不当在小名之列。至於匡衡小名为鼎，出自《西京杂记》，颜师古注《汉书》已深驳之。龟蒙仍祖其说，殊为不考。又此书本旨为记小名，因小名而引及事实，已为支蔓，如谢朗、王恭、王修之类。至於叠出不已，於体例亦颇有乖。王楙《野客丛书》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皆有陆龟蒙《小名录》五卷，恨不得见之。楙博极群书，而其言如此。或原本散佚，后人以意补缀，托之龟蒙欤。

然唐人著述，传世日稀，龟蒙此编，虽未能信其必真，亦无以断其必伪，相承已久，备古书之一种可矣。

△《蒙求集注》二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晋李瀚撰。瀚始末未详。考李匡义《资暇集》，称宗人瀚作《蒙求》，则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维翰传》称，初，李瀚为翰林学士，好饮而多酒过，晋

高祖以为浮薄，当即其人也。其注不著撰人名氏。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补注蒙求》八卷，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他人事。所言与此书相合，惟八卷之数与此本二卷不同。然此本卷帙颇重，盖后人以八卷合并也。其书以《蒙求》原文冠於卷首，后以每二句为一节，各为之注。注虽稍嫌冗漫，而颇为精核。如吕望非熊句，以《六韬》原文无非熊字，则引崔駰《达旨注》始用非熊以明之，周嵩狼抗句，以《晋书》嵩传作抗直，则引《世说新语》本作狼抗以明之。贾谊忌鵬句，以《鵬赋》无忌字，则引孔臧《鵬赋》贾生有识之士忌前鵬焉以明之。燕昭筑台句，以《史记》乃筑宫非筑台，则引孔融《与曹操书》、鲍照《乐府》皆称筑台以明之。胡昭投簪句，以本传无投簪字，则引挚虞所作《昭赞》以明之。如斯之类，皆为不苟。凡其事未详，而旧注所说莫知何据者。如赵孟疵面、子建八斗、苏章负笈、申屠断鞅、龙逢版出、何谦焚词之类，皆疑以传疑，亦不失详慎。其中偶尔失检者，朱翌《猗觉寮杂记》尝摘其毛宝、韩寿二事。今考纪瞻出妓句，事见《世说新语》，旧注所引不误，而云今本不载。江革忠孝句，事见《南史》，乃以为后汉之江革，改忠孝为巨孝。颜叔秉烛句，云事出毛公《诗传》，今诗传实无此文。皆不免小舛。又如刘惔倾酿句，乃误读《世说》以倾家之倾为倾酒之倾，亦失於纠正。然大致淹通，实初学之津筏也。

△《事类赋》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吴淑撰，并自注。淑字正仪，丹阳人。仕南唐为内史。归宋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后官至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编乃所作类事之书。卷首结衔称博士，盖其进书时官也。前有淑进书状，称先进所著，一字题赋百首。退惟芜累，方积兢忧。遽奉训词，俾加注释。又称前所进二十卷，加以注解，卷帙差大。今广为三十卷，目之曰《事类赋》云云。是淑初进此赋二十卷，尚无书名。及奉敕自注，乃增益卷数，定著今称也。凡天部三卷，岁时部二卷，地部三卷，宝货部二卷，乐部一卷，服用部三卷，什物部二卷，饮食部一卷，禽部二卷，兽部四卷，草木部、果部、鳞介部各二卷，虫部一卷。分子目一百，与进状数合。类书始於《皇览》。六朝以前旧笈，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是为偶句隶事之始。然今尽不传，不能知其体例。高士奇所刻《编珠》，称隋杜公瞻撰者，伪书也。今所见者，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自徐坚《初学记》始。镕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峤诗一卷今尚存，然已佚其注。如桂诗中侠客条为马仙人叶作舟之类，古书散亡，今皆不知为何语，故世不行用。淑本徐铉之婿，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

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观其进书状称凡识纬之书及谢承《后汉书》，张璠《汉记》、《续汉书》、《帝系谱》，徐整《长历》、《元中记》、《物理论》，皆今所遗逸，而著述之家相承为用，不忍弃去，亦复存之云云。则自此逸书数种外，皆采自本书，非辗转捋撻者比。其精审益为可贵，不得以习见忽之矣。

△《太平御览》一千卷（侍讲张焘家藏本）

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编类》，后改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谓书成之后，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故赐是名也。凡分五十五门，徵引至为浩博，故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案：此则今本前列旧目，乃宋时官本之旧。）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不传者十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以为是编所引，大抵采自类书，非其书宋初尚存。力驳迈说之误，所言良是。然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诸家类书之旧耳。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馀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

是迈所云云，振孙已先驳之矣，应麟特剽袭其说耳。应麟又曰：《御览》向行抄本，十年来始有刻，而讹谬特甚。非老师宿儒，即一篇半简莫能句读。至姓名颠舛，世代鲁鱼，初学之士读之或取为诗文用，误人不鲜。案此本前有万历元年黄正色序曰：太平兴国迄今几六百载，宋世刻本俱已湮灭。近世云间朱氏仅存者，亦残缺过半。海内钞本虽多，辗转传写，讹舛益甚。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於隆庆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闽人散去。

於是浙人倪炳伯文谋於郡邑二三大夫，协力鳩工，鋟诸梨枣。孙国子虞允一元力任校讎，忽於隆庆六年捐馆，弗克终事。今复苦於舛讹，薛宪副应登有校得善本，藏诸家塾。其仲子名逢者，俾倪氏缮写付梓云云。所言刊本讹谬之故，大概与应麟合。然此书行世，实有二本。一为活字印本，其版心称共印五百部，则正色所云印十之一二散去者，其说不确。一即倪氏此本，二本同出一稿，脱误相类，而校手各别，字句亦小有异同。今以二本参校，并证以他书，正其所可知，而仍其所不可知。古书义奥，文句与后世多殊，阙疑犹愈於妄改也。宋初去古未远，即所采类书，亦皆具有渊源，与后来短釘者迥别，故虽蠹蚀断烂之余，尚可据为出典。世所传宋以前书，可考见古籍佚文者，仅六七种，曰裴松之《三国志注》，曰酈道元《水经注》，曰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曰李善《文选注》，曰欧阳询《艺文类聚》，曰徐坚《初学记》，其一即此

书也。残碑断碣，剥蚀不完，欧阳、赵洪诸家尚藉之以订史传。况四库菁华，汇於巨帙，猎山渔海，采摭靡穷，又乌可以难读废哉！

△《册府元龟》一千卷（内府藏本）

宋王钦若、杨亿等奉敕撰。真宗景德二年，诏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以钦若提总，同修者十五人。至祥符六年书成，赐名制序。周必大《文苑英华》跋王明清《挥麈录》并称太宗太平兴国中修者，误也。其书分三十一部，部有总序。又子目一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皆撰自李维等六人，而窜定於杨亿。又命孙奭为之音释，其间义例，多出真宗亲定。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於悖逆非礼之事，亦多所刊削，裁断极为精审。考洪迈《容斋随笔》，谓其时编修官上言，凡臣僚自述，及子孙追叙家世，如《邳侯传》之类，并不采取。遗弃既多，故亦不能赅备。袁氏《枫窗小牋》亦谓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覩异闻，不为艺林所重。夫典籍至繁，势不能遍为掇拾，去诬存实未中概以挂漏相绳。况纂辑诸臣皆一时淹贯之士，虽卷帙繁富，难免牴牾，而考订明晰，亦多可资览古之助。张耒《明道杂志》称杨亿修《册府元龟》，数卷成，辄奏之。每进本到，真宗即降付陈彭年。

彭年博洽，不可欺毫发，故谬误处皆签贴。有小差误必见，至有数十签。亿心颇自愧，乃盛荐彭年文字，请与同修。其言不可尽信，然亦足见当时校核讨论，务臻详慎，故能甄综贯串，使数千年事无不条理秩然也。据《玉海》所载，此书凡目录十卷，音义十卷。今有目录而无音义，盖传写者久佚之矣。

△《事物纪原》十卷（编修严福家藏本）

明正统间南昌简敬所刊。前有敬序云：作者佚其姓名。考赵希弁《读书附志》云，《事物纪原》十卷，高承撰。承，开封人。自博弈嬉戏之微，鱼虫飞走之类，无不考其所自来，双溪项彬为之序。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中兴书目》作十卷，高承撰。元丰中人。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多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耳云云。则此书实出高承，敬序盖未详考。惟检此本所载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数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有所增益，非复宋本之旧。书凡分五十五部，名目颇为冗碎。其所考论事始，亦间有未确。如引秦本纪谓名县始自秦孝公，而不知《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杜注已明言灭陈以为县。又谓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谓之江州车子，不知《三国志注》引亮文集，载所作木牛、流马之法甚详，与今之独轮车制度绝不相类。又如袂襖一条，不引《晋书》束皙传所云周公洛邑、秦昭王河曲之事，亦失之眉睫之前。然其他类多排比详赡，足资核证，在宋代类书中，固犹有体要矣。

△《实宾录》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马永易撰。永易字明叟，扬州人。徽宗时尝官池州石埭尉。其事迹无可考见，惟《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载所著有唐《职林》、《元和朋党录》、《寿春杂志》诸书。盖亦博洽之士也。是书见於晁公武《读书志》者称《异号录》二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蜀人句龙材校正，文彪增广，凡本书三十卷，后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又分《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诸家纪载，颇舛错不合。今以其说互相参证，疑陈氏所称本书，乃永易原撰本名《异号录》。陈氏所称后集，即文彪所续，始取名为实宾之义，并本书亦改题今名。《宋志》盖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则为未经增广之本，故尚题为《异号录》也。自元以来，其书久佚，陶宗仪收入《说郛》者，仅寥寥数条。近浙江所进范氏天一阁藏本，亦即从《说郛》钞出，一字不殊。今从《永乐大典》蒐辑，共得六百馀条，皆《说郛》之所未载。惟原帙既湮，其体例已无可考。即永易原本与文彪所增，亦错杂不可复辨。谨哀辑编缀，芟除重复，订正舛讹，各以类相从，厘为一十四卷。仍从《书录解题》统标曰《实宾录》，以存宋时传本之旧。其书皆取古人殊名别号，以广见闻，领异标新，颇资采掇。至於搜罗既广，偶涉舛讹。如沈传师之推为颜子，乃比拟之空言。

刘长卿之五言长城，乃品题之泛论。皆非标目，不应阑入其间。又如吉茂言侍中执虎子，语本诙谐。白居易赋新丰折臂翁，词由徵实。凡此之类，尤与称谓无关，一概滥收殊失别择。是则嗜异贪多，为千古著书之通病，不独永易为然。固不以累其全书矣。

△《书叙指南》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任广撰。广字德俭，浚仪人。今本《文献通考》作任广浚，盖传刻讹脱，以人名地名误连为一也。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有此书，然袤书目无注文，无由考其始末。惟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知为崇宁中人耳。其书初刊於靖康中，版旋被毁。有俞氏者，携旧本南渡，其后辗转传写，多非完帙。至国朝康熙初，金券得韩氏所藏本，缮录未竟，而券歿，反并原本第十卷佚之。雍正三年，金汇得不全宋本，适尚存第十卷，乃重为抄补刊刻，而此书复完。盖若隐若显几五六百年，其不亡者幸也。其书皆采录经传成语，以备尺牍之用，故以《书叙》为名。

明浦南金尝取是书与《尔雅》、《左腴》、《汉隽》合为一编，改题曰《修辞指南》，瞽乱糅杂，殊不足取。此本犹金氏原刻，尚不失其旧。其间徵引既繁，复冗盖所不免，然每句标注出处，犹从原书采掇而来，终较南宋书肆俗本为有根据。

固未可与《启劄青钱》之类一例视之矣。

△《海录碎事》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叶廷珪撰。廷珪字嗣忠，崇安人。政和五年进士。出知德兴县。绍兴中为太常寺丞，与秦桧忤，以左朝请大夫出知泉州军州事。王之望《汉滨集》有所作廷珪除官制，颇称其学问之富。盖当时亦以博洽著也。是编乃其类事之书。《闽书》称廷珪性喜读书，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无不借读，读即无不终卷，常恨无资，不能尽写。因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钞之，名曰《海录》。既知泉州，公馀无事，因取类之。为门七十五，为卷二十有二。事多新奇，未经前人引用，即指此本。然廷珪自序称百七十五门，与《闽书》所言已不合。检其书，实为部十六，为门五百八十四，与自序亦不合。又《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作二十三卷，《文献通考》又作三十三卷，卷数亦有异同，或后人有所窜改，非其旧本欤。其书每条仅标三数字，其注亦不过三数语。盖义存约取，故以碎事为名。其中如分守令县令为两门，而太守事实乃入留守门。又如韩偓称玉山樵人，贺知章称四明狂客，张志和称元真子之类，皆其自号，而载入私谥门。赵至与嵇茂齐书所云鸡鸣戒旦，飘尔晨征，日薄西山，马首靡托者，乃自叙行役之词，而入於军旅门，於分隶多为未协。盖随笔记录，不免编次偶疏。然其简而有要，终较他本为善也。

△《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邓名世撰。而其子椿裒次之。名世字元亚，临川人。祖孝甫，见《宋史隐逸传》，即原序所称文昌先生者是也。椿有《书继》，已著录。李心传《系年要录》称绍兴三年十月，诏抚州进士邓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刘大中荐也。四年三月乙亥，上此书。时吏部尚书胡松年以其贯穿群书，用心刻苦，遂引对，命为右迪功郎。王应麟《玉海》所载亦同，惟言名世初以草泽得召，上书后始诏赐出身，充史馆校勘。《朱子语类》又谓其以赵汝愚荐，以白衣起为著作郎，后忤秦桧勒停。均与心传所记不同，则未详孰是耳。《文献通考》、《宋艺文志》俱作四十卷，惟《宋会要》作十四卷，《中兴书目》作十二卷，殆传写之讹。其书长於辩论，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独详，又以《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二书互为参校，亦往往足补史传之阙。盖始於政宣而成於绍兴之中年，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朱子语类》谓名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后椿作《书继》，亦号咳洽，殆承其讨论之餘绪乎。宋时绍兴有刊本，今已散佚。《永乐大典》散附《千家姓》下，已非旧第。惟考王应麟所引原序，称始於国姓，馀分四声，则其体例与《元和姓纂》相同。今亦以韵隶姓，重为编辑，仍厘为四十卷，目录二卷。其复姓则以首字

为主，附见於各韵之后。间有徵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各为纠正焉。

△《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唐仲友撰。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复中宏词科。后守台州，与朱子相忤，为朱子所论罢，故《宋史》不为立传。惟王象之《舆地纪胜》称其博闻洽识，尤尚经制之学。又朱右《白云稿》有题宋濂所作仲友补传，云在台州发粟赈饥，抑奸拊弱，创浮梁以济艰涉，民利赖焉。则仲友立身，自有本末。

其与朱子相轧，盖以陈亮之诬构。观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交奏始末一条，台妓严蕊一条，其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是书原本十卷，《永乐大典》所载以图谱数繁，析为一十五卷，然但均其篇页，而不复分别其门目，割裂舛混，原次遂不可寻。今详为厘正，依类排比，分为一十六卷。体例之淆，句字之误，则各为考核更定，而附注案语於下方。其书分类纂言，大要以《周礼》为纲，而诸经史传以类相附。於先圣大经大法，咸纵横贯串，曲畅旁通，故以帝王经世为目。其所绘画，州居部分，经纬详明，具有条理。其所辨订，不甚主注疏旧说，而引据博瞻，亦非杜撰空谈。盖考证之学，议论易而图谱难。图谱之学，阴阳奇偶推无形之理易，名物制度考有据之典难。仲友此编，可徵其学有根柢矣。自宋以来，儒者拘门户之私，罕相称引。沉埋蠹简垂数百年，一旦自发其光，仰邀宸翰且特命剞劂以广其传。岂非真是真非待圣人而后定哉！臣等编次之余，既仰钦睿鉴高深，且以庆是书之遭遇也。

△《职官分纪》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孙逢吉撰。逢吉字彦同，富春人。事迹具《宋史》本传。前有元祐七年秦观序，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载之。考逢吉举宋隆兴元年进士，距元祐七年凡七十二年。又考朱子罢经筵直讲，逢吉代讲诗权舆篇，事在绍熙五年，距元祐七年凡一百三年。逢吉至宁宗朝，尚官秘书监，吏部侍郎，知太平州，距元祐七年则一百几十年矣。谓元祐时秦观序之，殆谬误也。其书每官先列周官典章，次叙历代制度沿革，名姓故事，根据经注，沿考史传，搜采颇为繁富。若其引《易纬》黄帝与司马容光观於元扈，引《论语纬》孔子为素王、颜子为司徒之类，则无关典要，徒以爱博而存之。然类事之书，与考典之书体例各殊，取材亦异，固未可执引纬解经之说，责以泛滥也。

△《历代制度详说》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此书凡分十三门，一曰科目，二曰学校，第三门原本阙页，佚其标题，所言乃考课之事，四曰赋役，五曰漕运，六曰盐法，七曰酒禁，八曰钱币，九曰荒政，十曰田制，十一曰屯田，十二曰兵制，十三曰马政。皆前列制度，叙述简赅，后为详说，议论明切。元泰定

三年刊行。前有庐陵鹏飞序，称为祖谦未竟之书，故止於此。其或然欤。刊本久佚。此本辗转传写，又多讹阙。其钱币门中脱二页，荒政门中脱二页，今悉据《通考》所引补足。中间误字，亦考核校正。惟第二卷脱去标题之数页，则无可检补，姑仍其旧。飞序称紫阳浙学功利之论，其意盖有所指，永嘉诸君子未免致疵议焉。

祖谦以中原文献之旧，岿然为渡江后大宗。紫阳倡道东南，祖谦实羽翼之。性命道德之原，讲之已洽，而尤潜心於史学，仍欲合永嘉紫阳而一之云云。盖有元中叶，新安之学盛行，飞恐人执朱子之论薄视此书，故作是言也。考祖谦年谱不载此书，盖采辑事类以备答策，本家塾私课之本，其后转相传录，遂以付梓。原非特著一编，欲以立教。与讲学别为一事，各不相蒙，所谓言岂一端各有当也。飞必牵合调停，与叶盛《水东日记》必谓文章关键亦为讲学之一端者，同一迂陋。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皆有论注，飞亦将谓欲合孔、孟、黄、老而一之乎。

△《永嘉八面锋》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末有明宏治癸亥都穆跋，谓宋时常有版刻，第云永嘉先生。考陈傅良、叶适当时皆称永嘉先生，相传此为傅良所撰，或曰叶氏为之。今观其间，多傅良平日之语，其为陈氏无疑云云。案《宋史》傅良本传，载所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传左氏章指》行於世，不载此书。其为果出傅良与否，别无显证。然观其第二卷中称今之劝农，不必责於江浙，而当责於两淮，大江以北，黄茅白苇，薈蔚盈目。又称太上皇朝隅官为民害，太上皇毅然罢之。第三卷称国朝熙宁中，则固确然为南宋书。其鲁桓不作鲁威，犯钦宗讳。魏徵不作魏证，犯仁宗嫌名。盖明人重刻所改也。其书凡提纲八十有八，每纲又各有子目。

皆预拟程试答策之用，非欲著书，故不署名耳。宋人好持议论，亦一代之风尚，而要其大旨，不失醇正。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及傅良，遂於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於事功为疑。然事功主於经世，功利主於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且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天下之势，有缓有急。

陈亮上孝宗疏所谓风痹不知痛痒者，未尝不中薄视事功之病，亦未可尽斥永嘉为俗学也。是编虽科举之书，专言时务，亦何尝涉申、韩、商、孔之术哉！

△《锦绣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题淳熙十五年十月一日，盖宋孝宗时人。陈振孙《

书录解题》载此书，作《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而无后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则前集、后集、续集外，又有别集三十卷。今案序中明言自九华之归，粗编成为三集，每集析为四十卷。可知后集为陈氏偶遗，别集为后人所续增，不在原编之数。故明人刊本，亦只三集也。序中称命名者为乌江萧恭父（案：尤侗《明艺文志》注，此书为萧恭父作，盖因此语而误），河南胡恪，皆不知何许人。前集之末，独附载衢州卢襄西征记一篇，於体例殊不相类，或撰此书者亦衢人，故附载其乡先辈之书欤？又其书既成於淳熙中，而纪年类载理宗绍定端平年号，帝后诞节类载宁宗瑞庆节、理宗天基节诸名，并称理宗为今上。

是当时书肆已有所附益，并非淳熙原本之旧矣。前集凡二百四十二类，后集凡三百二十六类，续集自一卷至十四卷凡四十六类，自十五卷至四十卷则皆类姓也。

所录大抵琐屑丛碎，参错失伦，故颇为陈振孙所讥。其地理一门，止列偏安州郡，类姓一门，徵事仅及数条。而古人称号之类，又创立名目，博引繁称，俱不免榛楛杂陈，有乖体要。特其中久经散佚之书，如《职林》、《郡阁雅谈》、《雅言系述》、《云林异景记》之类，颇赖此以存崖略。又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例，附录诗篇，亦颇多逸章賸什，为他本所不载。略其烦芜，撷其精粹，未尝不足为考证之资也。

△《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遗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案此书为元代麻沙版，前、后、续、别四集皆宋祝穆撰。《新集》、《外集》元富大用撰。遗集元祝渊撰。其合为一编，则不知始自何人，疑即建阳书贾所为也。穆有《方輿胜览》，已著录。此书后集第十卷内有吕午跋祝公遗事后一首，载穆事迹尤详。大用字时可，不知何许人。渊与作《古赋辨体》之祝渊名姓并同。

其书中所载制度沿革，俱至元初而止，时代亦相符合。然彼祝渊字君泽，而此祝渊字宗礼，则截然迥异。疑其名姓偶同，实非一人也。前集之首有淳祐丙午穆自序，每集各分总部，而附以子目，条列件系，颇为赅备。每类始以群书要语，次古今事实，次古今文集，盖沿用《艺文类聚》、《初学记》之体，而略变其例。

其中如双南金字初见张载拟四愁诗，再见杜甫诗，而注其下曰《淮南子》，《淮南子》实无其文。又如罗邛咏草诗闲门要路一时生句，讹为侯门要路一时生，亦为叶盛《水东日记》所讥。盖辗转贩鬻，迷其本始，殊不及前人之精审。

然《锦绣万花谷》之类所收古人著作，大抵删摘不完，独是书所载必举全文，故前贤遗佚之篇，间有籍以足徵者。如束皙《饼赋》，张溥《百三家集》仅采数语，而此备载其文，是亦其体裁之一善。在宋代类书之中，固犹为可资检阅者矣。其新集、外集、遗集均踵穆书而作，但补其门类所未及，而体例则一无所更，颇嫌其采引杂糅，不及原本。然作於元代，古籍多存，连类收之，亦可以备参考。惟穆书成於淳祐间，而书中有称理宗庙号者，殆大用等有所追改，非尽原文。是则窜乱古书，开明人一代之恶习，为可憎耳。

△《记纂渊海》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潘自牧撰。据《浙江通志》，自牧，金华人。庆元元年进士。官龙游令。此本题曰教授，盖其著书时官也。是书分门隶事，与诸家略同。惟一百卷中叙天道者五卷，叙地理者二十卷，叙人事者六十四卷，叙物类者仅十一卷。详其大而略其细，与他类书小异。其郡县一部，以临安为首，盖据南渡割裂之餘。而五岭两川之后，更及开封诸府，存东京全盛之旧，亦与《方輿胜览》诸书删淮以北不载者，体例有殊。其中性行议论，诸部子目，未免琐碎，然亦不失为赅备也。此本刻於万历己卯，卷首於自牧名后题中宪大夫，大名府知府，前监察御史东鲁王嘉宾补遗字。则亦如陈禹谟之改《北堂书抄》，已非自牧之旧。又陈文燧序，称其先世求之闽蜀，得其前编。周流吴越，复购后编。此本不分前后编，盖复经合并，益失其真。序又称中叶零替，蠹鱼残阙。戊寅冬，承乏畿南，公暇谬为补注，剥落太甚者属别驾蔡公、司理顾公、学博吴君采辑诸书，补阙序次。一日，示诸太守越峰王公、邑令吴君，愿捐俸梓之云云。以其卷首列名考之，别驾蔡公为大名府通判蔡之奇，司理顾公为推官顾尔行。学博吴君则有府学训导吴腾龙、魏县教谕吴麟二人，不知谁指。邑令吴君为南乐县知县吴定，太守王公当即嘉宾。是补此书者为文燧及蔡之奇等三人，嘉宾特为刊版，未尝操笔，与题名亦互相牴牾。

盖明人书帕之本，称校称补，率随意填刻姓名，不足为凭，亦不足为异。其出自谁手，无庸究诘，要其根柢，则固宋人之旧帙耳。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章定撰。定，建安人。仕履无考。惟此书二十六卷中载其曾祖元振，建炎中进士，官广东提举常平。祖才邵，少年从杨时游，尝守临贺、辰阳而已。此书作於嘉定己巳。以姓氏分韵排纂，各序源流於前，而以历代名人之言行依姓分隶。

盖以谱牒传记合为一书者也。案《隋书经籍志》有贾执《姓氏英贤谱》一百卷，其书久佚。据李善《文选注》所引，前列爵里，后详事迹，其体例同於此书。定殆仿之而作欤？所列凡一千一百八十九姓，内单姓一千一百二十一，复姓

六十八。

所录前代诸人，时有颠倒漏略。如冯姓首春秋冯简子，次唐，次冯驩。既以汉人居战国人前，而上党守冯亭事迹章章，乃遗不载，又意主备笺启之用，惟录善而不纪恶，遂并杨再思之流掩其巨慝，书其小节，亦非实录。然於有宋一代纪述颇详，其人其事，往往为史传所不载，颇足以补阙核异。故在宋时不过书肆刊本，而流传既久，遂为考证者所资。此如汉碑、汉印，当时里胥工匠能为之，而一字之存，后世遂宝为古式也。

△《群书会元截江网》三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题太学增修。中有淳祐端平年号，盖理宗时程试策论之本也。元时麻沙刻本，前有至正七年东阳胡助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遂指为助撰，误矣。其书凡分六十五门，每门间附子目。各类之中，以历代事实、宋朝事实、经传格言、名臣议、奏诸儒至论分段标识。又有所谓主意、事证、时政、警段、结尾诸目。至於排偶成句，亦备载焉。考宋礼部条式，元祐旧制，第一场以经义诗赋分两科。第二场则均试论一道，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则均试策三道。

御试亦均用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绍兴六年改制，四场试士。其第三场仍试论一道。第四场减策二道。御试亦仍用策一道。故讲科举之学者，率辑旧文以备用。

其出自士大夫者，则为《永嘉八面锋》、《东莱制度详说》。其出自坊本者。则为是书之类。大抵意求广络，故丛冗日增。然其间每事皆具首尾，颇便省览，於宋代典故引用尤详，间可以裨史阙。盖在当日为俗书，在后世则为古籍。此亦言不一端，各有当矣。

△《鸡肋》一卷（内府藏本）

宋赵崇绚撰。崇绚字元素。据《宋史宗室世系表》，盖简王元份之八世孙。作《诸蕃志》之赵汝适，即其父也。书首自称汴人，不忘本耳。其书杂采古事，有名同而实异者，如玉环一为唐睿宗琵琶名，一为杨贵妃之类，有相似而相反者，如周亚夫纵理入口饿死，褚罗纵理入口寿终之类。有一事而数见者，如栾巴、郭宪、佛图澄皆嚬酒救火之类。有事相类者，如口吃有韩非等十三人，酒量有于定国等十一人之类。有姓名同者，如两张禹、两李光进之类。然如萧警恶妇人，刘邕嗜疮痂之类，又各自为条，不相比附，则未详其体例何取也。其曰《鸡肋》，殆偶然记录，成此一册，而又未能博采诸书，勒成完帙，故有取於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欤。明陈禹谟《骈志》，国朝方中德之古事比，其体例实源於此。

类事家之有此，犹史家之有纪事本末。皆於古式之外，别创一格，而后来竟不

能废者也。故录存之，著其所自始焉。

△《小字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是书因陆龟蒙《侍儿小名录》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明沈宏正为刊行之。思病龟蒙之书丛杂无绪，故条分缕析，先列历代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案代胪载，较龟蒙书为有条理。

然如北周晋公宇文护，小字萨保，见於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於漏略。

特以其蒐罗旧籍，十得七八，亦足以备检寻。故录存之，为识小之一助焉。

△《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陈景沂撰。景沂号肥遯，天台人。仕履未详。是书前有宝祐元年韩境序。

据序所言，此书於理宗时尝进於朝，其事亦无可考。凡前集二十七卷，所记皆花。

后集第一卷至八卷为果部，十卷至十二卷为卉部，十三卷为草部，十四卷至十九卷为木部，二十卷至二十二卷为农桑部，二十三卷至二十七卷为蔬部，二十八卷至三十一卷为药部。其例每一物分事实祖、赋咏祖二类，盖仿《艺文类聚》之体。

事实祖中分碎录、纪要、杂著三子目，赋咏祖中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子目，则条理较详。明王象晋《群芳谱》即以是书为蓝本也。虽唐以前事实赋咏，纪录寥寥。北宋以后则特为赅备，而南宋尤详，多有他书不载，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资考证焉。

△《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章如愚撰。如愚字俊卿，婺州金华人。庆元中登进士第。初授国子博士，改知贵州。开禧初，被召，疏陈时政，忤韩侂胄，罢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

史称所著有文集行世，今已散佚，惟此书犹存。凡分四集。《前集》六十六卷，分六经、诸子、百家、诸经、诸史、圣翰、书目、文章、礼乐、律吕、历数、天文、地理十三门。《后集》六十五卷，分官制、学制、贡举、兵制、食货、财用、刑法七门。《续集》五十六卷，分经籍、诸史、文章、翰墨、律历、五行、礼乐、封建、官制、兵制、财用、诸路、君道、臣道、圣贤十五门。《别集》二十五卷，分图书、经籍、诸史、文章、律历、人臣、经艺、财用、兵制、四裔、边防十一门。宋自南渡以后，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议论而鲜考证。如愚是编，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徵，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

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颇以经世为心。在讲学之家，尚有实际。惟其书卷帙浩繁，又四集不作於一时，不免有重复牴牾之处。如《前集》六经门外又立诸经一门，其文互相出入。诸子百家门中以晏子、荀子、扬子、文中子之类为诸子，以《管子》、《商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为百家，亦不知何以分别。又如《前集》第三十五卷详列六宗之说，无所专从。《续集》第十卷则主郑康成说。《前集》第三十卷既主三年一袷，五年一禘，以为宋制合古。

《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三年一禘，五年一袷之说。《前集》第三十三卷专主郑康成说，袷大禘小，《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说，禘大袷小。

《前集》第三十八卷既主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别集》第八卷则又谓天子六门，诸侯二门。皆前后牴牾，疏於决择。然大致网罗繁富，考据亦多所心得。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例稍杂，而优於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於时政；较《黄氏日钞》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前人称苏轼诗如武库之兵，利钝互陈；如愚是编，亦可以当斯目矣。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谢维新撰。维新字去咎，建安人。其始末未详。自署曰胶庠进士，盖太学生也。是书成於宝祐丁巳，前有维新自序，后有莆田守黄叔度跋，称维新应友刘德亨之托，盖当时坊本。总目后又有跋云，昨刻《古今备要》四集，盛行於世，但门目未备，再刻《外集》云云。不署名氏，当即德亨所题也。是书《前集》四十一门，子目四百九十一。《后集》四十八门，子目四百一十六，其致仕一目，有录无书，注曰已见《前集》。《续集》分六门，子目五百七十。别集分六门，子目四百一十。《外集》分十六门，子目四百三十。所引最为详悉。惟郡县山川名胜以祝穆《方輿胜览》已备，不及更载。每目前为事类，后为诗集。所收皆兼及宋代。虽不及《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皆根柢古籍，原原本本，而所采究皆宋以前书，多今日所未见。宋代遗事佚诗，如苏轼咏雪诗，以富贵势力分四首，为本集所不录者，亦往往见於此书，故厉鹗作《宋诗纪事》多采用之。又宋代官制至为冗杂，《宋史》不过仅存其名，当时诗文所称，今多有不知为何官者。惟此书《后集》，条列最明，尤可以资考证。在类事之家，尚为有所取材者矣。

△《源流至论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内府藏本）

《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续集》十卷，宋林駟撰。《别集》十卷，宋黄履翁撰。駟字德颂，宁德人。尝以易魁乡荐，事迹具《闽书》。考卫湜《礼记集说》引有林垆之语，其字从土，未审为一人二人。履翁字吉父。不知其里

贯，疑亦闽人也。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於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薈粹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剽袭陈因，多无足取。

惟章俊卿《山堂群书》考索最为精博。是编於经史百家之异同，历代制度之沿革，条列件系，亦尚有体要。虽其书亦专为科举而设。然宋一代之朝章国典，分门别类，序述详明，多有诸书不载者。实考证家所取资，未可以体例近俗废也。

△《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郑氏周易注》，已著录。是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制、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馀类。宋自绍圣置宏词科，大观改词学兼茂科。至绍兴而定为博学宏词之名，重立试格，於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学多由是出，最号得人，而应麟尤为博洽。其作此书，即为词科应用而设。故胪列条目，率钜典鸿章。其采录故实，亦皆吉祥善事，与他类书体例迥殊。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何焯评点《困学纪闻》，动以词科诋应麟，特故为大言，不足信也。其书元时尝刊於庆元路，版已久佚。今江宁有南京国子监刊本，以应麟所著《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通鉴地理通释》、《王会篇解》、《汉制考》、《践阼篇解》、《急就篇解》、《小学紺珠》、《姓氏急就篇》、《周易郑注》、《六经天文编》、《通鉴问答》等书附梓於后。案明贝〈王京〉《清江集》有所作应麟孙王厚墓志，称应麟著《玉海》，未脱稿而失，后复得之，中多阙误。厚考究编次，请於闽帅鋟梓，并他书十二种以传。据此，则诸书附梓，实始於元代。惟琼称庆元初刻之时，附书十二种，而今为十三种。庆元刊书原序，亦言公书鋟於郡学者凡十有四，《玉海》其一。则十三种为不误，或《清江集》传写之讹欤。又卷首载浙东道宣慰司刊书牒文，称《玉海》实二百卷，而今本乃合《辞学指南》为二百四卷。婺郡文学李桓序所列卷目，已与今同，疑即当时校刊者所附入。相沿已久，今亦仍之。至他书之附刻者，则各从其类，别著於录焉。其曰《玉海》者，本於《张融集》名，实则仿梁武所集《金海》之例，而变其称也。

△《小学紺珠》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分门隶事，与诸类书略同。而每门之中，以数为纲，以所统之目系於下，则与诸类书迥异。盖仿世传陶潜《四八目》之例，以数目分隶故实

，遂为类事者别创一格也。其间随笔记录，或有不及编次者。如律历类首序六律六吕，以至度量权衡，次序四时八正二气十二月之类，盖由律及历也。而其后复序五音六十四声八十四调，其后复序七闰八会之类，前后殊无条理。又如五卜三兆四兆九筮之类，应麟《玉海》系之艺术，而此书收入律历，亦自乱其例。间有采摭未备，失之耳目之前者。如天文类中既载《淮南天文训》之八纒八极，而东西南北中之五官，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之六府，乃不见录。器用类中既载周官之八尊，而贾疏之十有六尊乃不见录。既载《春秋传》禘饫宴之三蒸，而仪礼疏之牲有二十一体乃不见录。如斯之类，不一而足。阎若璩《潜邱札记》仅摘其九经不分唐、宋，并漏十三经之名，尚为未尽也。然后来张九韶《群书拾唾》、宫梦仁《读书纪数略》，虽采掇编辑，较为明备，而实皆以是书为蓝本。

踵事者易，创始者难，草路篮缕，又乌可没应麟之功欤？

△《姓氏急就篇》二卷（通行本）

宋王应麟撰。其书仿史游《急就篇》体，以姓氏诸字排纂成章，以便记诵，文词古雅，不减游书。又虽以记录姓氏为主，而胪列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融贯，亦可为小学之资。篇中凡单姓皆无重字，篇末列二字三字诸姓，则不免复出。盖义取兼载，势难相避。其中稀僻之字，如《梁四公记》之类，虽托言沈约所撰，实诡立称号，本无其人，未免失之稍杂。然载籍既有此姓，删之反有挂漏之讥。

过而存之，亦不足为累。每句之下，各注其受氏之源，与历代知名之士，必一一标所据之书，尤为详密。篇末有自跋一章，以欧阳修《州名急就篇》自比。修书今载《居士集》中，字数无多，亦无注释，实不及此书之善。其跋亦作韵语，旧本遂误合於正文。考应麟所作《尔雅翼序》，即用此体。盖马融《广成颂序》之支流，与本书实不相属。今离析书之，庶不失应麟之意焉。

△《六帖补》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杨伯崑撰。伯崑有《九经补韵》，已著录。是编以增补白居易《六帖》、孔传《续六帖》所未备，凡二十类。中多割引宋人诗句，徵事颇不详核。盖二书所有即不复见。又书中所载古事多不著出典，未免嫌於无徵。然虞世南《北堂书抄》即已多如此，《六帖》复往往有之，盖因仍旧例，未及改作，其失亦有由也。

吕午序称其能知云璈字出《太平广记》，然《广记》实引汉武内传。伯崑不举本书而但举类书之名，知其学亦摭摭之功，故往往不得事始。特其於白、孔二家拾遗补阙，不为无功，而宋代逸事遗文亦颇藉以有考。视明代类书，餽釘稗贩者，固尚为近古矣。

△《韵府群玉》二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阴时夫撰。其弟中夫注。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阴幼遇一作阴时遇，字时夫，奉新人。数世同居。登宋宝祐九经科。入元不仕。其兄中夫名幼达，据此，则时夫乃幼遇之字，而中夫又时夫之兄，与世所传不同，当必有据。然旧刻皆题其字，未详何义也。昔颜真卿编《韵海镜源》，为以韵隶事之祖，然其书不传。南宋人类书至多，亦罕踵其例。惟吴澄《支言集》有张寿翁《事韵撷英序》，称荆公、东坡、山谷始以用韵奇险为工。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傥记诵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免於检阅。於是乎有《诗韵》等书，然其中往往陈腐云云。

是押韵之书盛於元初，时夫是编，盖即作於是时。康熙中，河间府知府徐可先之妇谢瑛，又取其书重辑之，名《增删韵玉定本》。今书肆所刊皆瑛改本。此本为大德中刊版，犹时夫原书也。明成祖颇喜其书，故解缙大庖西封事称陛下好观《韵府杂书》，钞辑秽芜，略无文彩。曹安《谰言长语》亦曰，《韵府群玉》亦收之博矣，其中正要紧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宁濯足，栅字欠青溪栅、苏峻攻青溪栅卞壶拒之，高颍杀张丽华於青溪栅。二字尚失之，则其他可知也。云云。今以《钦定佩文韵府》考之，阴氏之所漏，宁止於是。安之所举，如一叶一花，偶然掇拾，未睹夫邓林之茂蔚也。然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

又《今韵》称刘渊所并，而渊书亦不传世。所通行之韵，亦即从此书录出，是《韵府》、《诗韵》皆以为大辘之椎轮。将有其末，必举其本。此书亦曷可竟斥坎。

△《翰苑新书前集》七十卷、《后集上》二十六卷、《后集下》六卷、《别集》十二卷、《续集》四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据明陈文烛序，亦但称为宋人。今别有刊本，题宋谢枋得撰者，坊贾所贗托也。文烛序称是书旧无传本，慈溪袁炜为大学士时始从内阁录出，而日久佚其首卷。后得华亭徐阶所录本，乃足成之。其书分前、后、别、续四集，疑未必出一人之手。《前集》皆为书启之用，自一卷至六十卷皆以职官分目，下至盐官、酒官之类，亦皆备载，六十一卷至七十卷则以家世、阀阅、座主、门生之类分目，每门之中，皆冠以历代事实，次以宋朝事实，次以自叙，次以旁引，次以群书精语，次以前贤诗词，次以四六警句。《后集》止备表笺之用，一卷至十九卷以大典礼分目，而附以谢恩陈乞；二十卷至二十六卷则录宋代表笺之文。

《后集下》一卷至五卷为类姓；六卷则惟列发举、词科、入学三日，盖补《前集》之遗。《别集》皆录宋人劄状、致语、朱表、表文、青词、疏语、册文、

祝文、祭文之属，其劄子以五提头、七提头、九提头分目，盖当时之式，其朱表则青词类也。《续集》录宋人书启，一卷至二十三卷以官分目，二十四卷至四十二卷以事分目，又以广《别集》未备之体耳。其书本为应酬而作，惟取便检用，不免伤於繁复。而於宋代典故事实，最为赅备，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较孔传《续六帖》之类，反为有资考证也。

卷一百三十六 子部四十六

○类书类二

△《纯正蒙求》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蒙求自李瀚以下，仿其体者数家，大抵杂采经传事实，隶以韵语，以便童子之记诵。然多以对偶求工，不尽有关於法戒。炳文是书，则集古嘉言善行，各以四字属对成文，而自注其出处於下。所载皆有裨幼学之事，以视餽釘割裂，仅供口耳者，於启导较为切近。上卷叙立教、明伦之事，中卷叙立身、行己之事，下卷叙待人、接物之事，略以《白鹿洞规》为准。每卷一百二十句，总为三百六十句。卷中又各有子目，每一目多者一二十句，少者不过四句。中间以拘於骈俪格於声韵，故漏落甚多。又如黄香暖席宜入父子之伦，而反入幼学见趣条下。陈子高让田宜入长幼之伦，而反入处宗族条下。其分隶亦未能悉允。然养蒙之教，取其显明易晓，不贵以淹博相高。此书循讽吟哦，以资感发，与朱子《小学外篇》足相表里，固未可以浅近废也。

△《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所引事迹，迄於南宋季年。盖元人所编次。相其版式，亦建阳麻沙所刊，乃当时书肆本也。其例以十干分集，每一集为二卷。依广韵次第，以四声分隶各姓。末二卷为覆姓，则以上一字为韵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传人物，摘叙大略，而采其中三四字为标题，大抵在撷取新颖以供缀文之用，姓末多别附女德婚姻一门，历叙古来淑媛及两姓结婚故事。盖宋、元之间，婚礼必有四六书启，故载之独详，亦以便於剽掇也。叶盛《水东日记》曰：近代杂书，著述考据多不精。如《翰墨全书》以彭思永为明道母舅，所谓氏族大全者尤甚。如以赵明诚为赵抃之子，广州十贤有李朝隐一作李尚隐，因而讹为李商隐。今考中间所列朝代先后，多颠倒失次。如王导妾雷氏干预政事，陈之张贵妃、龚孔二嫔怙宠亡国，而并入之女德，深为不伦。又如韦思廉、刘奉林诸人既别立仙之一目，而张果、姜识诸人亦以仙术显名，乃仍混入人物之中，无所区别，体例亦殊疏舛。

至每姓之末间附韵藻数语，如洪韵庞洪、涵洪，翁韵仙翁、塞翁之类。既与氏族不相关涉，且挂漏无取，徒滋蛇足。特摭摭尚为广博，有其人为史传志乘所

不详而独见於此者，颇足以资旁证。至於王氏有临沂、太原二派，句氏避宋高宗讳分作数姓，《兰亭会诗》名氏诸本之不同，亦间附考订。寸有所长，固未尝无裨於艺苑也。

△《名疑》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书上自三皇，下迄元代，博采史传及百家杂说。凡古人姓名异字及更名更字与同姓名者，皆荟萃之。其中如以司马迁讳谈为同，遂谓谈同一音。以童乌为扬雄子字，以扬雄本姓杨，字詵为扬字之类，间有讹误。又神仙鬼怪之名如吴刚、姮娥、丰隆、屏翳、神荼、郁垒等皆详载之，体例亦颇冗杂。然其采摭繁富，颇广见闻。如洞仙部载三皇姓名，列仙传称介子推姓王名光之类，皆指驳其谬。又据《史记佞幸传》辨《朱建传》误闾孺为闾籍孺，据颜延之诔辨陶徵士名渊明字元亮，亦皆有所根据，存以备考，固亦有资参证焉。

△《荆川稗编》一百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编义例略仿章如愚《山堂考索》，薈萃群言，区分类聚。其大旨欲使万事万物毕贯通於一书，故钜细兼陈，门目浩博。始之以六经，终之以六官。六经所不能尽，则条次以九流诸家之学术，凡为类二十有七。六官所不能尽，则赅括以历代之史传，凡为类二十有五。其门人左烝先为之考校付梓，烝没而书多残阙，茅一相复加厘正刊行。所引书名、人名原本错互不合者，一相亦为订正。然卷帙既繁，检校难遍，牴牾舛驳，尚往往而有。如程大昌《诗议》在所撰《考古编》中，而乃以为出自《新安文献志》。

《正谏》本《说苑》篇名，而标之为论。《林泉高致集》所载荆浩《山水赋》、李成《山水诀》乃其所自作，而概以为出郭思之手。敖陶孙字器之，而讹作孙器之。陶九成《辍耕录》天阉之说与鉴戒无关，而滥引入宦者门中。褚渊、王俭虽身事二姓，然不可谓之佞臣，乃列其传论於佞门。此类不知为原本之讹，为茅一相之窜乱。玉瑕珠类，颇累全书。特以其网罗本富，涉猎攸资，当语录盛行之时，尚不失为徵实之学，录备多识之一助，固亦无不可焉。

△《万姓统谱》一百四十六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国腴词》，已著录。是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案次时代，分隶各姓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共成一类事之书也。古者族系掌於官，故《周礼》小史定世系，辨昭穆。《南史王僧虔传》称司马迁仿《周谱》以作年表，其体皆旁行斜上，是其制也。《战国策》称智果别族於太史为辅氏，是周末法犹未改矣。秦、汉以下，始私相记录。自世本以下，纂述

不一，其存於今者，惟林宝、邓名世、郑樵三家，馀皆散佚。然散见他书者尚可考见，不过明世系、辨流品而已。迨乎南宋，启劄盛行。骈偶之文，务切姓氏。於是《锦绣万花谷》、《合璧事类》各有类姓一门。元人《排韵氏族大全》而下，作者弥众，其合诸家之书勒为一帙者，则迪知此编称赅备焉。其中庞杂牴牾，均所不免。至於辽、金、元三史姓氏，音译失真，舛讹尤甚。然蒐罗既广，足备考订，故世俗颇行用之，亦未可尽废也。书前别有《氏族博考》十四卷，大旨皆本之《氏族略》，无大发明，以其与原本相附而行，今亦姑并录之焉。

△《喻林》一百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元太撰。元太字汝贤，宣城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书采摭古人设譬之词，汇为一编，分十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馀类，历二十馀年而后成，用心颇为勤至。其引书用程大昌《演繁露》之例，皆於条下注明出处，并篇目卷第一一胪载，亦迥异明人剽窃摭拾之习。其自序称阅书四百馀种，而检其所列书名，实不逾半，殆约举其数，未及详核欤。其中随手摭拾，亦往往不得本始。如儿说宋人善辨者一条，本出《韩非子》，周人有仕不遇者一条，本出王充《论衡》，皆引《艺文类聚》。怀金玉者至不生归一条，本出《后汉书耿弇传》，而引《文选》李善注。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条，本出刘知几《史通》，而引《事文类聚》。天寒即飞鸟走兽尚知相依一条，本出沈约所作《阮籍咏怀诗注》，而亦以为李善。此类颇多。又如以杜预、何休、范甯为汉人，以陈寿为魏人，以李善为隋人，皆时代舛迕。申培《诗说》、《天禄阁外史》、《武侯心书》之类皆明代伪书，不能辨别。《广成子》本苏轼从《庄子》摘出，偶题此名，乃别为一书。无能子云不知何代人，皆未免失於疏略。然自六经以来，即多以况譬达意，而自古未有汇为一书者，元太是编，实为创例。其蒐罗繁富，零玃断璧，均足为缀文者沾丐之资，是亦不可无一之书矣。

△《经济类编》一百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冯琦编。琦字琢菴，临朐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为琦手录之稿，粗分四类。琦没之后，其弟瑗与其门人周家栋、吴光仪稍为排纂。且删其重复，定为帝王、政治、储宫、宫掖、臣、谏诤、铨衡、财赋、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刑罚、工虞、天、地、人伦、人品、人事、道术、物、杂言二十三类，大致与《册府元龟》互相出入。但《册府元龟》惟隶事迹，此则兼录文章。《册府元龟》惟以史传为据，此则诸子百家靡不摭拾，体例少异耳。其中采摭繁富，颇为赅洽。史称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柢，此亦可见一斑。惟此书既非琦所手校，其间所录诸条，瑗等有所

损而弗能益，故或详或略，不尽均齐。又离析合并，未必一一得琦本意，故分隶亦间有参错。然网罗繁富，大抵采自本书，究非明人类书辗转稗贩者比。惟编内所收皆义属正大，而道术类中有神妖诸琐说，物类中有宝鼎琴酒诸琐事，概以体例，颇属芜杂。是则尺璧不免於微瑕，大木不免於寸朽，分别观之可矣。

△《同姓名录》十二卷、《录补》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余寅撰。周应宾补。寅有《乙未私志》，应宾有《九经考异》，皆已著录。自梁元帝始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见於《隋书经籍志》。唐陆善经、元叶森递相增益，其后渐佚，惟《永乐大典》有此书，而度置禁庭，世无传本。寅因上据经史，旁摭稗官，起自洪荒，迄於元代，先成四卷。应宾以其未备，搜而广之，后寅又自续八卷，凡应宾所不欲载者，悉掇拾无遗。二人间有互异者。如丙吉，寅谓当姓邴。陈涉博士孔甲，寅谓当作孔鲋之类。其义以寅为较长。其他蒐采考核，订讹辨异，殊见赅博，惟卷帙既多，不无疏谬。如知傅霖有二矣，而宋之撰《刑统赋》者不与焉。知周密有二矣，而宋之撰《齐东野语》者不与焉。秦徐市之市音勿，因讹为福，不与汉徐福同。孔门郑邦，史讳邦，因改为国，不与韩水工同。汉之塞决河者王延世，而削去世字。宋之进《事类赋》者吴淑，而易吴为李。甚至同地名、同神名、同乐名、同鸟兽虫名一概录之，尤为紊杂。然梁元帝本书简略，陆善经、叶森所续舛误亦多。此书摭摭详备，足裨考证，固未可以晚出废之也。

△《说略》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起元撰。起元有《金陵古金石考》，已著录。是编《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卷。考起元自序，全书实止三十卷，与此本相合，盖《明史》偶误也。其书杂采说部，件系条列，颇与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相近，故《明史》收入小说家类。然详考体例，其分门排比，编次之法实同类书，但类书隶事，此则纂言耳。虽其中旁及二氏，及参以怪异诡琐之事，嗜奇爱博，不免驳杂。然明代类书大抵剽窃餽釘，无资实用。起元所作，颇有体裁。凡所采摭，大抵多出自本书，不由贩鬻，其史别、典述诸门，尤为有益於考证。《江南通志》称起元学问赅博，凡古今成败，人物贤否，诸曹掌故，无不通晓，亦可见其梗概云。

△《天中记》六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有《经典稽疑》，已著录。是编乃其类事之书。以所居近天中山，故题曰《天中记》。世所行本皆五十卷，卷端亦不题次第，草略殊甚，盖初刻未竟之本。惟此本作六十卷，与《明史艺文志》合，乃耀文之完书也。

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於凭臆增损，无可徵信。此书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著所由来，体裁较善。惟所标书名，或在条首，或在条末，为例殊不画一。又第一卷内篇目已毕，复缀以张衡《灵宪》一篇，编次亦无条理。然有明一代称博洽者推杨慎，后起而与之争者则惟耀文，所学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故所采自九流毖纬以逮僻典遗文，蒐罗颇广，实可为多识之资。每条间附案语。如《玉篇》、《广韵》之解诞字为生，《水经注》之以苗茨堂为茅茨堂，《世说注》以钱唐为钱塘，唐《逸史》之记孙思邈年代舛错，《新唐书》之载安禄山死日乖互，皆为抉摘其失。又向来类书之沿讹者，如《合璧事类》以狄兼晷为魏晷，《锦绣万花谷》以浮图泓为一行，《事文类聚》以刘溉为到溉，《万卷菁华》以晋建元元年为汉武帝，孔氏《续六帖》以三阳宫为暹暑宫，皆一一辨证。尤能於隶事之中，兼资考据，为诸家之所未及。范守己《曲洧新闻》谓是书鹤门无浮邱翁、王子晋、丁令威、徐亚卿四事，浦门无青浦、黄浦等水，颇讥其漏。郭孔太《书传正误》亦谓其失载《紫薇苑》。夫天下事物无穷，一书卷帙有限，自有类书以来，未有兼括无遗者。《太平御览》卷帙盈千，所未录者尚不知凡几，况此五六十卷之书乎？是固不足为耀文病也。

△《图书编》一百二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章潢撰。潢有《周易象义》，已著录。是编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一卷至十五卷为经义。十六卷至二十八卷为象纬历算。二十九卷至六十七卷为地理。六十八卷至一百二十五卷为人道。一百二十六卷为易象类编，一百二十七卷为学诗多识，此二卷与图谱无涉，别缀於末，盖《玉海》附录诸书例也。其门人万尚前序，称是编肇於嘉靖壬戌，成於万历丁丑。考潢年谱，乃称万历五年丁丑论世编成，又称万历十三年乙酉出《图书编》与邓元锡《函史》相证。然则初名《论世编》，后乃改此名矣。明人图谱之学，惟此编与王圻《三才图会》号为巨帙。然圻书门类琐屑，排纂冗杂，下至弈棋牙牌之类，无所不收，不及潢书之体要。其所系诸说，亦皆摭掇残剩，未晰源流。甚至军器类中所列鞭、鐏二图，称鞭为尉迟敬德所用，鐏为秦叔宝所用，杂采《齐东之语》，漫无考证，亦不及潢书之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於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

△《骈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撰。禹谟有《经籍异同》，已著录。是书取古事之相类者比而录之。对偶标题，而各注其所出於条下，不立门目，但以甲至癸十干为序，而大较以类相从。其中嗜博爱奇，务盈卷帙，如晏子宅、晏子冢、苏秦宅、苏秦冢之类，古来有宅有冢者岂能遍收。秦赵高为丞相，汉赵高为太守之类，古来同姓名

者更难悉数。又如平仲君迁，乃《吴都赋》之本文。橘不逾淮，貉不逾汶，乃《考工记》之成语。因而采为骈句，名为隶事，实则钞胥，齐、梁来俚偶之文亦恐罄竹难尽。

至於癸部所载及於经典一字之异同，如浴乎沂，沿乎沂，咏而归，咏而馈，则经典释文且将全录矣。然所采既繁，所储遂富，或一言而出典各殊，或两事而行踪相近，多可以考证异同，辨别疑似。其中间有考证。如汉高帝母温姓，驳司马贞依托班固碑之类，虽未必果确，亦可存备一说。大抵简核不及赵崇绚之《鸡肋》，而博赡则胜方中德之《古事比》也。

△《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补遗》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彭大翼撰。大翼字云举，又字一鹤，扬州人。是书有万历乙未廖自伸序，称其冠军诸生者廿有馀年，竟不得一登贤书。其弟大翱序则称其宦游百越，凌儒序亦称其浩然解组，杜门海上。则又尝隶仕籍，其尝为何官则不可得详矣。据卷端凡例，是书成於万历乙未。浸淫散佚越二十馀年，至万历己未，其孙壻张幼学乃寻绎旧闻，踵事增定，遂成完帙。则幼学又有所附益不尽大翼之旧本也。

（案：焦竑序作於乙未，已称幼学增定，与凡例不符，疑坊本翻刻讹己为乙。）凡分宫、商、角、徵、羽五集，如赵璘《因话录》例。然璘书於五音之义各有所取，大翼此书则臣职一门割隶宫、商二集，亲属一门割隶商、角二集，无所分别。

特以纪其部帙如甲稿、乙稿之类而已。中分四十五门，门又各分子目，大致与他类书相等。惟《卉原训草》，而以《草卉》标题，似乎字复。然考沈约诗有勿言草卉贱，幸宅天地中语，则自有出典，未可议也。又道教、神仙分为二部，与他类书亦稍别。考《汉志》道家、神仙家原自分别，则亦古义矣。所收虽多掇拾群籍，不尽采自本书，而网罗繁富，存之亦足备参考焉。

△《古俚府》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志庆编。志庆字与游，昆山人。天启丁卯举人。是书以六朝、唐、宋骈体足供词藻之用者，采摭英华，分类编辑。其汉、魏赋颂之类，虽非四六，而典实博丽，已开对偶之渐者，亦并取焉。分十八门，曰天文，曰地理，曰岁时，曰帝王，曰宫掖，曰储宫，曰帝戚，曰人，曰职官，曰礼，曰乐，曰道术，曰文学，曰武功，曰居处，曰恩赉，曰物类。子目凡一百八十有二。大概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之例，或载全篇，或存节本，与他类书割裂短釘，仅存字句者不同。所引止於宋以前，又皆从各总集，别集采出，亦不似明人类书辗转稗贩，冗琐舛讹。

惟间收《玉海》所载偶句，稍为猥杂。以例推之，则吴淑《事类赋》将全部收

入乎？幸其偶一见之，故尚不甚为累也。

△《广博物志》五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董斯张撰。斯张有《吴兴备志》，已著录。晋张华《博物志》世所传本，真伪相淆，简略亦甚。南宋李石尝续其书，虽旁摭新文，尚因仍旧目。斯张从而广之，遂全改华之体例，变为分门隶事之书。凡分大目二十有二，子目一百六十有七。所载始於《三坟》，迄於隋代，详略互见，未能首尾赅贯。其徵引诸书，皆标列原名，缀於每条之末，体例较善，而中间亦有舛驳者。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采摭古书，原名具在。乃斯张所引，凡出自二书者，往往但题《御览》、《广记》之名，而没所由来，殊为不明根据。又图经不言某州，地志不言某代，随意剽掇，亦颇近於稗贩。《三坟》为毛渐伪撰，汉《杂事秘辛》为杨慎贗作，世所共知。乃好异喜新，杂然并载，更不免疏於持择。至若孔疏、郑笺，牵连满幅，道经、释典，采录盈篇，爱博贪多，尤伤枝蔓。然其蒐罗既富，唐以前遗文坠简，裒聚良多。在明代诸类书中，固犹为近古矣。

△《御定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康熙四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类书自《皇览》以下，旧本皆佚。其存於今者，惟《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六帖》为最古，明俞安期删其重复，合并为一。又益以韩鄂《岁华纪丽》，而稍采杜佑《通典》，以补所阙，命曰《唐类函》。六朝以前之典籍，颇存梗概。至武德贞观以后，仅见题咏数篇，故实则概不及焉。考《辍耕录》载赵孟頫之言，谓作诗才使唐以下事便不古，其言已稍过当。明李梦阳倡复古之说，遂戒学者无读唐以后书。梦阳尝作黄河水绕汉宫墙一篇，以末句用郭汾阳字，涉於唐事，遂自削其稿，不以入集。安期编次类书，以唐以前为断，盖明之季年，犹多持七子之余论也。然诗文隶事在於比例精切，词藻典雅，不必限以时代。汉去战国不远，而词赋多用战国事，六朝去汉不远，而词赋多用汉事，唐去六朝不远，而词赋多用六朝事。今距唐几千年，距宋、元亦数百年，而曰唐以后事不可用，岂通论欤？况唐代类书原下括陈、隋之季，知事关胜国，即属旧闻。既欲蒐罗，理宜赅备。又岂可横生限断，使文献无徵。是以我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因安期所编，广其条例，博采元、明以前文章事迹，胪纲列目，薈为一编，务使远有所稽，近有所考，源流本末，一一灿然。计其卷数，虽仅及《太平御览》之半，然《御览》以数页为一卷，此则篇帙既繁，兼以密行细字，计其所载，实倍於《御览》。自有类书以来，如百川之归巨海，九金之萃鸿钧矣。与《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皆亘古所无之巨制，不数宋之四大书也。

△《御定骈字类编》二百四十卷康熙五十八年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四年告成

，世宗宪皇帝制序颁行。谨案唐以来隶事之书，以韵为纲者，自颜真卿《韵海镜源》而下，所采诸书，皆齐句尾之一字，而不齐句首之一字。惟林宝《元和姓纂》、邓椿《古今姓氏书辨证》、《元人排韵事类氏族大全》以四声二百六部分隶诸姓，於覆姓齐其首一字，使以类从。然皆书中之变例，非书中之通例也。凌迪知《万姓统谱》，随姓列名，体例略如《韵府》，然亦以首一字排比其人，非《记事纂言》之比也。我圣祖仁皇帝天裁独运，始创造是编。俾与《佩文韵府》一齐尾字，一齐首字，互为经纬，相辅而行。凡分十有二门，曰天地，曰时令，曰山水，曰居处，曰珍宝，曰数目，曰方隅，曰采色，曰器物，曰草木，曰鸟兽，曰虫鱼。又补遗一门曰人事。所隶标首之字凡一千六百有四，每条所引以经史子集为次，与《佩文韵府》同。而引书必著其篇名，引诗文必著其原题。或一题而数首者，必著其为第几首，体例更为精密。学者据是两编以考索旧文，随举一字，应手可检。较他类书门目纷繁，每考一事，往往可彼可此，猝不得其部分者，其披寻之难易，固迥不侔矣。

△《御定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御定。皆采掇成语，裁为骈偶，分类编辑。每类以二字、三字、四字为次，各详引原书，注於条下。考类书全用对句，始於隋杜公瞻之《编珠》。然其书《隋志》、《唐志》皆不载，至《宋志》始著录，而宋人无引用者，亦无旧刻旧钞流传於世。至康熙中，乃有高士奇家刊本，颇疑依托。

其灼然可徵者，当自《初学记》之事对始。然亦仅每门之内，载有数条，非全部如是。其全部对句者，以杨慎《谢华启秀》为稍博，然摭摭未富，篇帙无多，标新异则有馀，备采用则不足也。是编所录，皆《石渠天禄》之珍藏，既多未睹之秘，又仰遵训示，体例详明，剪裁皆得其菁华，配隶务权其铢两。遇丽句可供文藻，而单词不可骈连者，宁各依字数附缀於末，谓之备用，而不强为之凑泊。是以抽黄对白，巧若天成，合璧分璋，词如己出。昔宋人四六，喜缀成句，一篇之内不过数联而已。宋人诗话又喜称巧对。如带眼、琴心、杀青、生白之类，一集之内亦不过数联而已。至於累牍连篇，集为巨帙，无一字一句之不工，则自古以来，未有逾於此编者矣。

△《御定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修，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颁行。四库之中，惟子史最为浩博，亦最为芜杂。盖纪传编年以外，凡稗官野记，皆得自托於史。儒家以外，凡异学方技，皆得自命为子。学者虽病其冗滥，而资考证广学问者，又错出其中，不能竟废，卷帙所以日繁也。或寒门细族，艰於购求；或僻壤穷乡，限於耳目，则涉览有所不能遍。或贪多务得，不别瑕瑜；或嗜异喜新，偏矜荒诞，则持择有所不能精。於是删纂之学兴焉。然摘录之本，如庾仲容之《子钞》（案：《子钞》世无传本，其文散见《永

乐大典》中），马总之《意林》，简略不详，钱端礼之《诸史提要》，疏陋寡绪；杨侃之《两汉博闻》、林铎之《汉隽》，偏举不全。即洪迈之《经子法语》、《诸史精语》，吕祖谦之《十七史详节》，亦未为善本。明人所辑，丛脞弥甚，益自郃无讥。圣祖仁皇帝嘉惠艺林，特命纂辑此编，俾其知津逮。分三十类，子目二百八十。凡名言隽句，采掇靡遗。大书以标其精要，分注以详其首尾，原原本本，条理秩然，繁简得中，翦裁有法。守兹一帙，可以富拟百城，於子史两家，诚所谓披沙而简金，集腋而为裘矣。

△《御定佩文韵府》四百四十四卷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考《唐书艺文志》载：颜真卿《韵海镜源》二百卷，释皎然陪颜使君修《韵海》毕，东溪泛舟钱诸文士诗，有外史刊新韵，中郎定古文，菁华兼百氏，缣雅备三坟句。其自注又有鲁公著书，依《切韵》起东字脚语。然则分韵隶事，始自真卿。今其书不传。宋、元间作者颇夥，谓之诗韵。（语详《韵府群玉》条下。）其传於今者惟《韵府群玉》为最古，至明又有《五车韵瑞》，然皆疏漏不完，舛讹相踵。杨慎作《韵藻》，朱彝尊作《韵粹》，其子昆田又作《三体摭韵》，皆欲补阴氏凌氏之阙而仍未赅备。是以我圣祖仁皇帝特诏儒臣，蒐罗典籍，辑为是编。每字皆先标音训。所隶之事凡阴氏、凌氏书所已采者，谓之韵藻，列於前，两家所未采者，别标增字，列於后。皆以两字、三字、四字相从，而又各以经史子集为次。其一语而诸书互见者，则先引最初之书，而其余以次注於下，又别以事对摘句附於其末。原本不标卷第，但依韵厘为一百六卷。而中分子卷二十有四。今以篇页繁重，编为四百四十四卷。自有《韵府》以来，无更浩博於是者。俯视阴氏、凌氏之书，如沧海之於蠡勺矣。考康熙五十九年大学士王揆等恭制《韵府拾遗》序，有曰《佩文韵府》书成，卷帙一百有六。间诸臣分纂之时，每缮初稿，先呈御览。我皇上十行并下，点摘阙遗。举凡六经奥义诂训之所难通，四部僻书枣梨之所未録，莫不亲加批乙，宣付诸臣，再三稽考。虽诸臣众手合作之书，实我皇上一心裁定之书也云云。盖由圣学高深，为千古帝王所未有，故是书博赡，亦千古著述所未有也。

△《御定韵府拾遗》一百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以拾《佩文韵府》之遗也。《佩文韵府》凡一万八千馀页，艺林传布，已浩若望洋，而睿虑周详，犹恐沧海之兼收，或有涓流之未会，故特命搜奇抉秘，续辑是书。其分韵悉准前编，其所补则为例有四。

凡前编所有之字，则惟增韵书之音切。如一东之东字，注唐韵、正韵德红切，集韵、韵会都笼切是也。凡前编未收之字，从他韵增入者，则兼注音义。如二冬之〈月庸〉字，注广韵丑凶切，集韵痴凶切，并音踵，与佣同，集韵均也直也，又注照广韵增入是也。其文句典故为前编所未载者，谓之补藻，东字下引

禹贡北东诸条是也。前编已载而所注未备者，谓之补注，东字下引《周易折中集》说居东诸条是也。蒐罗赅备，体例详明。大学士王掞等恭制序文所谓举大而及其细，则《拾遗》为《韵府》之支流。附少以成其多，则《拾遗》为《韵府》之全璧也。

圣人制事，精益求精，不留丝毫之欠缺，此亦一端矣。旧本不标卷第，与《佩文韵府》同。今以一韵为一卷，其篇页稍多者，分六子卷为一百十有二卷。

△《格致镜原》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元龙撰。元龙字广陵，海宁人。康熙乙丑进士及第，历官文渊阁大学士。谥文简。是编乃其类事之书。其曰《格致镜原》者，自昔类书，大抵缕陈旧迹，与史传相参，或胪列典章，与会要相佐。此所采辑，分三十类，曰乾象，曰坤舆，曰身体，曰冠服，曰宫室，曰饮食，曰布帛，曰舟车，曰朝制，曰珍宝，曰文具，曰武备，曰礼器，曰乐器，曰耕织器物，曰日用器物，曰居处器物，曰香奩器物，曰燕赏器物，曰玩戏器物，曰穀，曰蔬，曰木，曰草，曰花，曰果，曰鸟，曰兽，曰水族，曰昆虫。皆博物之学，故曰格致。又每物必溯其本始，略如事物纪原，故曰镜原也。其采撷极博，而编次具有条理。又以明人类书多不载原书之名，攘古自益，因各考订所出，必系以原书之名。虽所据或间出近代之本，不能尽溯其源，而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称精核矣。其书为康熙戊子丁亥间元龙归养时所作。后官广西巡抚，乃刊行之於粤中云。

△《读书纪数略》五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宫梦仁编。梦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福建巡抚。康熙四十六年，圣驾南巡。梦仁方罢官里居，因恭迎六御，以此书奏呈御览。得旨刊行，遂并版缴进。至今存贮於内府，亦儒生之荣遇也。前奏摺二通，摺称五十二卷，此本实五十四卷，或鋟木时析其两卷欤？其书分天、地、人、物四大纲。天部分子目四，地部分子目十，人部分子目二十九，物部分子目十一。凡诸书所载故实，有数可纪者，各以类从。大抵以王应麟《小学紺珠》、张九韶《群书拾唾》为蓝本，而稍摭宋、元、明事附益之，较二家之书颇为赅备。每类先标目录，亦较二家之书为易检寻。虽载籍极博，未能包括无遗，所载诸事，又或不注所出，然凡例称数之可纪，既数不胜数。而汗牛充栋之书，更难尽读。兹不过就耳目所及见闻，惧其略而弗详，故名之曰略。又称题下必注某书，示不忘本也。其间多有不注者，大约世所习见之书，亦或钞时偶忘。若原本所未注，则彼先失记，相沿已久，且难遍考云云。则梦仁固已自言之，无庸执以相病矣。谨案倪国璉《康济录》，仰蒙皇上敕内直诸臣重为删润，并赐嘉名，官为刊版，故列於官撰诸书之中。此书虽版贮内府，而既非官撰，亦非官刊

，不过与马骥《绎史》同例，故仍以作者时代为次。

△《花木鸟兽集类》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吴宝芝撰。宝芝，石门人。是书集花木鸟兽故实，分门胪列。原本卷端题臣吴宝芝恭纂字，当为经进之本也。上卷凡四十三目，中卷凡四十二目，下卷凡二十五目，皆采掇旧文，以供词藻之运用。旁及稗官小说，下至诗词佳句，无不博引。大旨主於湔涤陈因，蒐罗新颖，较诸家类书所载，蹊径颇殊。中间如《三国典略》、《瑞应图》、《字说》等书，久已佚亡，亦不免辗转稗贩之弊。

然搜奇抉异，出於独得者居多，盖《清异录》之支流，而《全芳备祖》之余派也。

卷帙无多，而转以少胜。固胜於连篇累牍，数见不鲜者矣。

△《别号录》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葛万里撰。万里号梦航，昆山人。其书取宋、金、元、明人别号，以下一字分韵编辑。宋、金、元人共一卷，明人八卷，时弥近者弥易详也。考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有宋淳祐间钱塘徐光浦《自号录》一卷，载当代名公钜卿骚人墨士之号，谭友闻序之。其本为元至正间华亭孙道明所钞，今未之见。万里此书，盖仿其例而广之者也。古人冠而称字，年过五十称伯仲而已。至《左传》所载子产、子美，至於两字并行，已难辨识，然犹无别号。《战国策》有寒泉子，其为氏为号不可考。商山四皓，皆自有名姓，而又有黄绮诸称，其别号之所昉乎？

自唐以后，名目弥繁，万里序称盛於南宋，滥於明，见者莫知为谁，诚为确论。

惟其体例苟简，每韵惟第一人标两字，以下皆但标一字，骤观殊不了了。又宋、金、元但注时代，明人则兼注爵里，而爵止两字，里止一字，亦费推求。其中如坡韵收苏轼之东坡，而翁韵乃遗欧阳修之醉翁。失之眉睫，亦多遗漏。要其采摭之勤，实足以资考据。虽似琐屑，而於史学有补。杨万里之於院吏，固时得一字师也。

△《宋稗类钞》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永因编。永因有《读史津逮》，已著录。是书以宋人诗话、说部分类纂辑，凡五十九门。末附搜遗一卷，以补诸门之所未备，亦江少虞《事实类苑》之流。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失。盖明人编辑旧文，往往如是，永因尚沿其旧习也。又如异数门中卢延让红绫饼馅事，则上及唐末。符命门中庚申帝事，武备门中泰定间邓弼事，则不及元时。谄媚门中徐学诗劾岩嵩，嘉定人有与同姓名者，遂改为学谟事，并阑入明代。皆失断限。至武备门中载狄青不祖狄仁乐

，不去黥文之类，分隶亦多未允。然宋代杂记之书，最为汗漫，是编掇集英华，网罗繁富，且分门别类，较易检寻，存之亦可资考核也。

——右“类书类”六十五部，七千零四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三十七 子部四十七

○类书类存目一

△《圣贤群辅录》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一名《四八目》，旧附载《陶潜集》中。唐、宋以来相沿引用，承讹踵谬，莫悟其非。迨以编录遗书，始蒙睿鉴高深，断为伪托。臣等仰承圣训，详悉推求，乃知今本潜集为北齐仆射阳休之编。休之序录称其集先有两本，一本六卷，排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又少《五孝传》及《四八目》。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十卷，是《五孝传》及《四八目》实休之所增，萧统旧本无是也。统序称深爱其文，故加搜校，则八卷以外不应更有佚篇，其为晚出伪书，已无疑义。

且集中与子俨等疏称子夏为孔子四友，而此录四友乃为颜回、子贡、子路、子张。

又《五孝传》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之文，句读尚从包咸注，知未见古文《尚书》。

而此录四岳一条，乃引孔安国传，其出两手，尤自显然。至书以《圣贤群辅》为名，而鲁三桓、郑七穆、晋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晋之王敦，并列简编，名实相迕，理乖风教，亦决非潜之所为。昔宋庠校正斯集，仅知八儒三墨二条为后人所窜入，而全书之贗，竟不能明。潜之受诬，已逾千载，今逢右文圣世，得以辨别而表章之，使白璧无瑕，流光奕叶，是亦潜之至幸矣。

△《锦带》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梁昭明太子萧统撰，陈振孙《书录解题》又云梁元帝撰。比事俚语，在法帖中《章草》、《月仪》之类。详其每篇自叙之词，皆山林之语，非帝胄所宜言，且词气不类六朝，亦复不类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为骈句，以备笺启之用，后来附会，题为统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题曰十二月启，然《昭明集》乃后人所辑，非其原本，未可据以为信也。

△《锦带补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宋杜开撰。其本较明人所刻多前序一篇，不著撰人名氏。词旨颇鄙，注文尤谬，又出师古注杜诗之下。如开卷注昭明太子四字曰，姓萧，名普，字子施，昭明者，号也。殆目未睹史书者。其他所引《论语》德不孤必有邻君子以文会友，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等数条，为有根据。馀则无一不出杜撰。疑亦妄

人依托也。

△《岁华纪丽》四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唐韩鄂撰。考《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韩休之弟殿中丞倩，倩之子河南兵曹参军涤，鄂乃涤之曾孙也。其书以四时节候分门隶事，各编为骈句，略如《北堂书钞》、《六帖》之体。《唐志》、《宋志》皆列其名，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载之，然久无传本。此本为胡震亨秘册函中所刻，毛晋收其残版，以入《津逮秘书》者。震亨跋称得之郑晓家，王士禛《居易录》以为即震亨伪造。案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岁华纪丽》旧抄，卷终阙字数行，又失去末叶。后见章邱李中麓藏宋刻本，脱落正同。是此书确出宋本，不由震亨之依托。然《书录解题》称其采经史子传岁时事，类聚而以俚句间之，此本乃全作俚句，已不相合。

又俚句拙陋殊甚，所引书不过数十种，而割裂短钉往往不成文句。且《杜阳杂编》，苏鹗所作。鹗、僖宗光启中进士，已届唐末。《摭言》，王定保所作。定保，昭宗光化三年进士，已入五代。鄂安得引二人之书？至中引《四时纂要》一条，考之《唐志》，是书即鄂所作。鄂又何至自引己作？况鄂既唐人，不应称唐玄宗及唐时，均属疑窦。曾所云云，正未可据为定论也。

△《标题补注蒙求》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晋李瀚撰，宋徐子光注。《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作八卷。今所行者凡二本，一本二卷，乃子光之原注，已著於录。此本又分三卷，凡子光注中陈振孙所谓兼及他人事者，皆为删去，而每句之下俱有评识二字，如好贤、循吏、孝义、廉介之类，即所谓标题。盖坊刻改窜之本，不足取也。

△《文选双字类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易简撰。易简有《文房四谱》，已著录，是编取《文选》中藻丽之语，分类纂辑。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词赋采用者，亦即以采用之篇，注为出典。易简名臣，不应荒陋至此。陆游《老学菴笔记》称宋初崇尚《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方为合格。疑其时科举之徒辑为此书，托易简之名以行也。

△《类要》一百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晏殊撰。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景德初，张知白以神童荐，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官至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所作类事之书，体例略如《北堂书钞》，白氏《六帖》，而详赡则过之。叶梦得《避暑录话》称殊生平未尝弃一纸，虽封皮亦十百为沓。

每读书得一故事，则批一封皮。后批门类，命书吏传写，即今《类要》也。故

所载皆从原书采掇。不似他类书互相剽窃，辗转传讹。然自宋代所传名目，卷帙已多互异。欧阳修作殊神道碑，称类集古今为集选二百卷，曾巩作序则称上中下帙七十四篇，惟《宋史本传》称一百卷，与今本合。据其四世孙知雅州袁进书原表，则南渡后已多阙佚，袁续加编录，於开禧二年上进。故今书中有於篇目下题四世孙袁补阙者，皆袁所增，非殊之旧矣。自明以来，传本甚罕，惟浙江范氏天一阁所藏尚从宋本抄存，而中间残缺至四十三卷。别有两淮所进本，仅存三十七卷，门类次序，尤多颠倒，且传写相沿，讹谬脱落，甚至不可句读。盖与《太平御览》同为宋代类书之善本，而其不可校正则较《御览》为更甚，故今惟附存其目焉。

△《春秋经传类对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徐晋卿撰。晋卿里贯未详。自署称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亦不知其始末也。

《左传》文繁词缛，学者往往纬以俚语，取便记诵。见於《宋史艺文志》者有崔昇等十馀家，今并亡佚。惟此赋尚存，凡一百五十韵，一万五千言。属对虽工，而无当於义理，其徵引亦多舛漏。前有皇祐三年自序云，首尾贯串十得八九，殊未然也。国朝高士奇尝为之注，《通志堂经解》亦收之。末有元至大戊申长沙区斗英一跋，称江阴路总管太原赵嘉山得善本，授郡庠，俾鋟梓云。

△《文选类林》十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宋刘攽撰。攽字贡父，新喻人，敞之弟也。与敞同举庆历六年进士。历官秘书少监，出知蔡州，后终於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取《文选》字句可供词赋之用者，分门标目，共五百四十九类。然攽兄弟以文章学问与欧阳修、苏轼诸人驰骋上下，未必为此餽餽之学，疑亦南宋时业词科者所依托也。

△《记室新书》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方龟年编。龟年，莆田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郎中。《宋史艺文志》事类门，载方龟年《群书新语》十一卷。《福建通志》亦载之，作十卷。均无《记室新书》之名。考世传抄本《翰苑新书》，有明沔阳陈文烛序，谓是宋人书，抄自秘阁者。无撰人姓氏，凡分四集。其别集十二卷，即此书之前十二卷。其前集七十卷，此书割去前十二卷，以十三卷以下五十八卷续别集后，仍足七十卷之数。盖坊贾得残缺《翰苑新书》，并两集为一集，改此名以售欺也。

△《别本实宾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卷首题曰《苏台云翁录》，末志正德五年五月望后苏台云翁录於西阁湾南之垂云楼，时年七十有七，盖明人抄本也。核其所载，即节录宋马永《易实宾录》，非所自才，亦非完书。今马氏原本已於《永乐大典》内编

次成帙，此为弃余矣。

△《诗律武库前后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吕祖谦编，与历代制度详说皆祖谦年谱所不载。然历代制度详说具有条理，且刊自元人，亦有所授受，此书则徵引故实，大抵习见之事，在类书中最为浅陋，断非祖谦之所为，殆后人依托也。

△《补侍儿小名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王铨撰。铨字性之，汝阴人，自称汝阴老民。绍兴初，以荐，诏视秩史官，给札奏御，为枢密院编修官。是书前有题词云，以续洪适之书。考王楙《野客丛书》，谓洪驹父作《侍儿小名录》，或者又作《续侍儿录》，则是洪刍非洪适。然考《侍儿小名录拾遗》，称少蓬洪公则作适为是，或王楙偶误记欤？铨本博洽，而此书所采，猥鄙殊甚。钱希言《戏瑕》曰，汝阴王铨著《补侍儿小名录》，杂出不伦，所引《霍小玉传》媒氏鲍十一娘一段，殊与侍儿小名无当。又载《李文公集》禽滑厘问於子墨子，叔曰无恒，侄女曰数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王丞相妾雷尚书，是嘲戏之词，何预小名故事，其抉摘颇当。今观其书，如《左传》萧同叔子，杜预之注甚明。唐进士段何一条，云髻半髻，乃言其装饰，均非小名。至唐人多呼婢为小玉，故元微之悼亡诗有小玉上床铺夜衾句。

窈果一条，以小玉惊人踏破裙句，竟为小名，亦殊舛误，尚不止希言之所诋矣。

△《姬侍类偶》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周守忠撰。守忠有《养生杂纂》，已著录。是书成於嘉定庚辰。有朝奉大夫郑域中序，及守忠自序。其意仿《侍儿小名录》，其体则以四言隔句用韵，如李瀚之《蒙求》。凡八十有八联，通附见注中者，共一百八十二人。其文属对既拙，又多漏略，大抵以《太平广记》为稿本，而《广记》中春条、金缸之类，乃遗不载。亦兼采各家诗集，而《杜牧集》中收张好好定子而遗其特作大篇之杜秋，《白居易集》收樊素小蛮、紫绡、红绡诸人而遗其最所赏鉴之都子，以至《文选》、《玉台新咏》本非僻书而奏弹刘整文中之绿草、汝南王所歌之刘碧玉亦都失载，所注或有原委，或无始末，繁简尤为失当，可谓简陋之极。域中序尤极荒谬。如谓《诗》有媵，《记》有妾，《礼》有媵，《春秋》有媵，以《记》与《礼》分为二书，已为盲说，所谓《春秋》有媵者，更不知为何语。殆见他书引《左传》燕媵梦兰之事而影响剿说也。非是人无序是书，其斯为各从其类欤。

△《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建安刘达可编，元华亭沈子淮选。宁州查仲孺、吴江徐珩批点。俱不知何许

人。盖麻沙书坊本也。其书为太学诸生答策而设，故有《璧水群英待问》之名，分十六门，每门之外分二例。一曰名流举业，又分立意发端、稽古伟议、法祖嘉猷、时文警段、绮语骈珠、当今猷策、生意收结等七子目。二曰故事源流，又分《经传格言》、《皇朝典章》、《历代事实》、《先正建议》、《文集菁华》等五子目。大抵当日时文活套，不足以资考证。前有淳祐乙巳建安陈子和序，亦极俚陋。南宋待太学之礼最重，而当时相率诵习者乃此剽窃腐烂之书，其亦大非养士之意矣。

△《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刘应李撰。应李自称乡贡进士，其里籍未详。是书仿祝穆《事文类聚》之例，分二十五门。采摭颇博，而踳驳亦甚。下至对联套语，皆纷纷阑人，尤为秽琐。

△《四六膏馥》七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其书割裂诸家四六字句，分类编次，以备捋扯。其曰膏馥者，盖取元稹作杜甫墓志铭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语也。然万里一代词宗，谬陋不应至此，此必坊贾托名耳。

△《两汉蒙求》十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班撰。班字希范，吴兴人。仕至同知三省枢密院事。是书仿唐李瀚《蒙求》之体，取两汉之事，以韵语括之。取便乡塾之诵习，於史学无所发明。

△《续补侍儿小名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温豫撰。豫字彦几，晋阳人。豫以王铎所补《侍儿小名录》犹未详备，乃续补此书，凡二十九事。其中成风一条，是谥非名。至《北梦琐言》所载之归秦，乃沈询之奴名，非其妾名。豫改增嬖妾二字，其谬甚矣。

△《侍儿小名录拾遗》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晋阳张邦几撰。前有邦几自序曰，少蓬洪公作《侍儿小名录》，好事者多传焉。王性之《补录》一卷，意语尽矣。余友温彦几复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观书有可采录之，乃作《拾遗》，与晁公武《读书志》合。然公武称旧本但题朋溪先生，不著名氏，又称或云董彦远家子弟为之。彦远乃董道之字，其子弟则不知为谁。此本为明商濬所刊，独题为邦几，不知何据。考濬刻《稗海》，此书与张邦基《墨庄漫录》相连，岂因彼而误作邦墓，又讹基为几耶？钱希言《戏瑕引》作张邦畿，则愈讹愈远矣。《读书志》谓此书多用古字，今不尽然，盖后人所改。所载不甚简择，如江莲、王魁二事皆猥鄙不足道；又如大乔、小乔乃孙策、周瑜之妻，以为侍儿，尤舛谬也。

△《野服考》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方凤撰。凤一名景山，字韶卿，浦阳人。宋末授容州文学。国亡不仕，放浪

山泽间，与谢翱、吴思齐友善。此书摭取经史及说部所记野服之制，自台笠缙撮以下凡十六条。殆自托於宋之逸民，故作此以见志欤。

△《群书类句》二十七卷（永乐大典本）

宋詹光大撰。光大始末未详。其书以场屋之中每艰於属对，因每句必求其偶，亦乡塾剽窃之学。前有蔡公亮序，乃谓此书凡一千五百馀门，字字编珠，联联合璧。世间无书则已，有则必见於此书；无对则已，有则必萃於其类。经史之格言，文史之精语，包罗铺叙，无一遗弃者云云。其推许殊过当也。

△《古今诗材》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萧元登撰。元登爵里未详。是书取唐、宋人诗分类编辑，或录全篇，或割取一二联及数句，惟绝句则多全载。间有评注，皆杂取诸家诗话而稍参以己意。取供剽窃，无所别裁，又出《诗律武库》之下矣。

△《十二先生诗宗集韵》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裴良甫编。案赵希弁《读书附志》曰，《十二先生诗宗集韵》二十卷，裴良甫师圣编杜甫、李白、高适、韩愈、柳宗元、孟郊、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之诗韵，所言与此书悉合。卷末有淦川宋季用校正字。书中殷改欣，桓改欢，用宋礼部韵标目，盖犹旧本。然采摘诗句，依韵分载，颠倒割裂，又削去原题，使览者茫然，殊无义例，不足取也。

△《玉海纂》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刘鸿训编。鸿训字默成，长山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以王应麟《玉海》卷帙浩繁，因节录其要语，部分悉依原目，惟全删其《词学指南》一类。《词学指南》专为当时词科而设，删之亦可，至其全书，正以典核详赡为长。《鸿训》删存十之一二，遂变为记诵剽窃之本，非著书之初指矣。

△《训女蒙求》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徐伯益撰。伯益爵里未详。是书仿李瀚《蒙求》之体，类集妇女事迹，为四言韵语以括之。皆习见之词，无足采录。

△《经学队仗》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朱景元撰。景元不知何时人。考晁公武《读书志》有唐太子谕德《朱景元集》。然此书以道德、心性等字分类标目，而杂引经语以疏其义。因词皆对偶，故以队仗为名。实宋、元时科举策料，决非唐人之书，盖姓名偶同也。

△《八诗六帖》二十九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王状元撰，而不著其名。盖坊贾所为之贗本。八诗者，李、杜、韩、柳、欧、王、苏、黄之诗。六帖者，窃白居易之名也。分类猥琐，摘句割裂。如标悬高名三字为题，注曰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标动千古三字为题，注

曰芳名动千古。甚至标无穷二字为题，注曰清芳播无穷。全书谬陋，大抵类此，真无一长可采也。

△《诸史偶论》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进士柳州计宗道校。考太学题名碑，弘治己未科进士有计宗道，马平人。马平为柳州府属，盖即其人。然自题曰校，则非其所著。观书中所引史事，唐以前为多，五代仅桑维翰、敬翔诸人，寥寥数条，当为宋人作也。书中分三十五门，一百九十七子目。每目各引二事为案，或相似者，如孔光所奏削稿，戴胄亦所奏削稿之类，有相近而不同者，如刘行本置笏求退，周宣帝谢之。褚遂良置笏求退，唐高宗命引出之之类；有相反者，如娄敬以舌得官，贺若弼以舌死之之类。其体例在史评、类书之间。盖以备程试答策之用者。其持论迂阔，亦确出南宋人云。

△《裁纂类函》一百六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杂录《册府元龟》之文，而删易其篇目。前有虞集序，称相台庐陵周宏道先生所著。考道园《学古录》不载此文，所谓宏道先生亦无所考。据其文意推之，盖周必大《平园集》外尚有著述八十余种不传，奸黠书贾，因伪造此书，以依托求售。既讹必大之字洪道为宏道，又以必大先世郑州人，而加相台二字於庐陵之上。观其序词旨鄙俚，可资笑噓，正不足与辨真贋也。

△《万卷菁华前集》八十卷、《后集》八十卷、《续集》三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观其体例，盖宋人科举之书也。前后集皆分一百七十门，每门又分子目。一目之中首以名君事要，名臣事要，亦间有增入圣贤事要及君臣事要合编者。次事括，则杂录也。次譬喻，次反说譬喻，皆借事寓意之文，反说者皆反覆申明之论也。次赋偶，次赋隔，皆摘录程试之句，赋偶者两句对，赋隔者四句对也。续编冠以历代世系谱。前二十二卷为帝王，次九卷为名臣，后三卷为圣贤，亦各以事实议论隶於诸人之下。皆短釘残賸之学，殊无可取。

△《三场通用引易活法》九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盖南宋人取说《易》之词，分类排比，以备场屋之用者也。其词虽皆解《易》，而其体则全为类书，不可复列之经类，故改隶子部焉。

△《启劄云锦裳》八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其书以书劄泛词分类编次。门目猥杂，字句庸腐，盖至陋之俗书。然《永乐大典》全部收之，则犹元以前本矣。

△《启劄锦语》七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与《启劄云锦裳》并载《永乐大典》中，其体例相同，其猥鄙亦如出一辙。

△《启劄渊海》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载四六体式，次曰四六名对，次曰四六警对，次曰全篇式，次曰时令类。又有起居、神祐、申诉、台照、候问、颂德、叙官、自叙诸式，亦俗书也。

△《聚课琼珠诗对》九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皆以浅俗对句分类编次。每类之中又分一字、二字、三字、四字等目，盖村塾课蒙之作。

△《对属发蒙》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共八十一门，分类至为琐屑。如节候门有云上数目下节候，如三春、三冬之类。又云上虚字下节候，如新春、先春之类。又云上节候下声色，如春光、春容之类。在俗书之中，亦至下者也。

△《赋学剖蒙》二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割裂旧文，分类编辑，字句陈因，更多牵凑。其标目尤为鄙陋，如将字类、必字类之属，皆自为一门，是直剽窃之活套而已。

△《启劄青钱》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手书正式，一曰具礼，二曰称呼，三曰叙别，四曰瞻仰，五曰即日，六曰时令，七曰伏惟，八曰燕居，九曰神相，十曰尊候，十一曰托庇，十二曰入事，十三曰未见，十四曰祝颂，十五曰不宣。亦近日书柬活套之滥觞也。

△《敏求机要》十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月梧刘实撰，凤梧刘茂实注。而撰人於刘字之下实字之上空一字。疑二人兄弟，本以实字连名，旧本模糊，传写者因於撰者之名空一字也。前有自序，不著时代。考书中历代帝王条，称宋自庚申至丙子三百一十七年止，不数昷、昷二王，知为元人所作。书中尚往往称大宋，则宋遗民也。其书以历代故实编为歌括，以便记诵。卷一、二、三为历代帝王，卷四、五为历代圣贤群辅，卷六为称号相同，卷七为经书，卷八为诸子，卷九为史书，卷十为天文、律吕、节候，卷十一为地理、山泽，卷十二为官制沿革，卷十三为文武制度法禁，卷十四为纲常、德行、道艺，卷十五为人品、身体，卷十六为物产、服食、器用。盖乡塾课蒙之本，然其考证颇不苟。如五德之运篇中，称张仓水德说不主土德，贾谊尝推明公孙臣引黄龙见，从此汉运以土更，汉末方申火德说，赤伏符讖不虚设，东汉火德开中兴，蜀虽正统竟微绝云云。於王莽、刘歆始以汉为火德之事，考之最明。视《通鉴》误载淖方成语於成帝时即言火德者，转为

精核，是亦寸有所长矣。

△《古赋题》十卷、《后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天历己巳古雍刘氏翠岩家塾识。盖元仁宗时所刊，其刘氏名字则不可考矣。前有自序曰，宇宙间事物皆可赋，然群书不能遍观而历考也。文场寸晷，未免有望洋之叹。今於经史子集类纂赋题十卷，各疏本末其下，鋟梓以行，又於庚午春续为后集五卷云云。考宋礼部贡举条例，载出题必具其出处。所列如周以宗强赋，则注曰，以周以同姓强固王室为韵，依次用，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又大书其后曰，出《史记》叙管蔡世家，曰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云云。故宋人有备对策论经义之书，无备诗赋题之书。至元此制不行，故《钱惟善集》载有乡试以罗刹江赋命题，锁院三千人不知出处之事，此书之所以作欤？

△《类编古今事林群书一览》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祝穆撰。止有地理一门，体例亦与穆《方輿胜览》相近。然卷首即为大兴府，决非穆所作矣。以下仅有江南诸路，而江北诸路全阙。目录后有陆续梓行之语，盖元人未完之本也。

△《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严毅撰。毅字子仁，建安人。其始末未详。惟卷首有后至元庚辰张复序，知为元人尔。其书体例与《韵府群玉》相近，而更为简略。每字之下首列活套，次为体字。体字者，如东字下列青位震方四字，童字列儿曹二字，即宋人所谓换字也。次为事类，次为诗料，则多采五言七言诗句，而不著其姓名。所载惟有上下平声，而无仄声。盖专为近体设，又止二十九部，其三江一部因韵窄字少，删之不载。其猥陋可想见也。

△《群书钩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高耻传撰。耻传，临邛人。是书杂采古事古语，以字数为标目次第，自一字起至七字止。其不能限以数者，别为脍炙句二卷。其一字类不能成句，则以古文奇字当之。庞杂殊甚。后附删节通鉴一卷，题曰建置沿革。又附陈骀文则一卷，更无伦理。前有至正七年耻传自序，乃盛自夸饰，过矣。

△《声律发蒙》五卷（内府藏本）

元祝明撰，潘瑛续，明刘节校补。据高儒《百川书志》云，《声律启蒙》二卷，元博陵安平隐者祝明文卿撰。自一字七字至隔句各押一韵，对偶浑成，音响自合，共九十首，则此编前二卷为明书，后三卷瑛所续也。瑛不知何许人。节有《春秋列传》，已著录。其书每一韵先列韵字与注，而后列杂言对属之语。盖为初学发蒙而作，无所当於著述。《百川书志》所云，未免过情之誉也。

△《别本声律发蒙》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元祝明撰。原书二卷。此本作五卷，盖后人所分。末附歌一卷，题曰黄石居士撰，不知为谁。每卷又题马崇儒重订，亦不知何许人。据书中前后题识，盖嘉靖中衡王府医正也。

△《四六丛珠汇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当涂县学官晋江王明整繁昌教谕黄金玺同校选，不著时代。前有明整序，称宋季叶氏采当代名家汇集成编，名曰《四六丛珠》。分门数百，成帙累千云云，则即宋人《四六丛珠》旧本而为之摘录者也，故其职官舆图皆南宋之制。然止摘偶句，不列姓名，徒供剽掇之用，则亦村塾《兔园册》耳。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翰林院藏本）

明永乐元年七月奉敕撰。二年十一月奏进，赐名《文献大成》。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既而以所纂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缙同监修，而以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博、儒士陈济为总裁，以翰林侍读邹辑、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靛、曾棨、编修朱紘、检讨王洪、蒋驥、潘畿、王儒、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昉、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使佾事晏璧为副总裁，与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於永乐五年十一月奏进，改赐名曰《永乐大典》。（案：以上俱见《明实录》。）并命复写一部，鍍诸梓，以永乐七年十月讫工（案：事见明赵友同《存轩集送礼部员外郎》刘公复命序。），后以工费浩繁而罢。（案：事见《旧京词林志》。）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案：文楼即今之宏义阁。）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

（案：事见《明实录》。）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於南京。（案：事见《旧京词林志》。）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案：事见《春明梦馀录》。）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顾炎武《日知录》以为全部皆佚，盖传闻不确之说。书及目录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与原序原表并合。《明实录》作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明史艺文志》作二万二千九百卷，亦字画之误也。考《明实录》载成祖谕解缙等，称尝观《韵府》、《回溪》二书（案：《回溪》谓《回溪史韵》也，）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於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无厌浩繁云云。故此书以《洪武正韵》为纲，全如韵府之体。其每字之下，详列各种书体，亦用颜真卿《韵海镜源》之例。惟其书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或全录一书

，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疑其始亦如《韵府》之体，但每条备具始末，比《韵府》加详。今每韵前所载事韵，其初稿也。继以急於成书，遂不暇逐条采掇，而分隶以篇名，既而求竣益迫，更不暇逐篇分析，而分隶以书名。故参差无绪，至於如此。然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於世，是殆天佑斯文，姑假手於解缙、姚广孝等俾汇存古籍，以待圣朝之表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今仰蒙指授，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复道。然蒐罗编辑亦不可没其创始之功，故附存其目，并具载成书之始末，俾来者有考焉。

△《原始秘书》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宁王权撰。权有《汉唐秘史》，已著录。是书体例与《事物纪原》相类，而荒谬特甚，如谓丑妇始嫫母，妒妇始尹吉甫妻，淫妇始柳宗元河间妇者，不一而足。甚谓自缢始申生，饮酖始叔牙，自刎始吴王夫差，其陋殆不足辨也。

△《群书拾唾》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九韶撰。九韶有《元史节要》，已著录。其书仿王应麟《小学紺珠》之例，以数记事。分十二门，共一千一百二十五条，颇便检阅，然特短钉之学。李登序谓其超出乎《类聚》、《通考》等书，则过论矣。

△《群书备数》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张九韶撰。检核其文，与《群书拾唾》一字不异，盖书肆重刊，改新名以炫俗也。

△《姓源珠玑》六卷（左都御史张若湛家藏本）

明杨信民撰。信民，江阴人。永乐中官日照县知县。是编以《洪武正韵》分隶诸姓，而各系古之名人於姓下。分为八十一类，各以四字标题，别为编目於卷首。书与录绝不相符，体例极为丛脞，其中乖舛，尤不胜摘。如梁姓列梁武帝梁简文帝。黄姓列黄帝。舜姓列舜，唐姓列唐高祖、唐明皇、唐文宗，宋姓列宋明帝、宋武宗、宋徽宗、宋山阴公主，已为无理；至扬姓首列扬雄，次列一名曰扬州鹤，注其下曰，尝有四客，各言志，一愿为扬州刺史，一愿有钱十万，一愿骑鹤上昇，一兼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则殆於戏具矣。前有宣德七年王直序，称太宗在位时，修《永乐大典》，徵天下文学之士集馆阁，信民与焉。当时所用之人如是，宜二万馀卷之书皆割裂庞杂，纷如乱丝也。考《明史列传》，宣德中有杨信民，浙江新昌人。官至金都御史，巡抚广东，以循良称。亦与王直同时。

其擢广东左参议，即直所荐。盖名姓偶同，与著此书者非一人云。

△《群书纂类》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袁均哲撰。均哲字庶明，建昌人。正统中官郴州知州。是编因临江张九韶《群书备数》补其阙遗，加以注释。凡十三门，百二十三事，千四百三十四条。

△《韵府续编》四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元青田包瑜撰。考括苍汇编，包瑜字希贤，青田人。景泰庚午举人。官教谕。著有《周易衍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包瑜《周易衍义》，注曰成化中浮梁知县，则瑜实明人。观书中所列部分，已用《洪武正韵》，是其明证。

盖鬻书者以其版似麻沙，故割去原序，伪为元刻耳。其书补阴氏《韵府群玉》之遗，丛脞庞杂，殊无可采。惟间附考证案语，与《韵府群玉》体例小有不同。

△《策府群玉》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何乔新撰。乔新有《周礼集注》，已著录，是编乃私备对策之用，摭拾补缀，不足以言著书。盖康熙甲辰其裔孙在闾欲刊印《椒邱全书》，而力不能及，谋之其友魏应桂，先刻此书，取其易於剽窃，可炫俗目，人必争售。冀借纸墨之赢资，以助全集剞劂之功，其用心良苦。然以射利之故，使乔新以此等书传，殊非乔新意也。

△《典籍便览》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范泓撰。泓字本涵，婺源人。书前题新安员一隐士，盖未仕者也。其书分天象、月令、地势、经世、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人类、物类十部，每部又各分子目。所采故实，不免芜杂罅漏之讥。

△《群书集事渊海》四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史艺文志》以为弘治时人编，盖据高儒《百川书志》所载也。考李东阳《怀麓堂集》有此书后序，称国初人所辑，内官监左少监贾性在司礼购而得之。捐贖镂版，病其字太小，募善书者录之，稍拓其式。是此书本出自明初，《百川书志》特据贾性重刻之本，遂误以为宏治间人耳。其书分门十，分子目五百七十二，集诸书事迹自春秋迄战国凡数千条，条下各注所出，皆陈因习见。又门目繁碎，配隶或多不当，引据亦多舛误，殊无足采录，即李东阳及刘健原序亦深致微词云。

△《涉览属比》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文撰。文，睢州人。未有自跋，称书成於正德乙巳，然正德纪年无乙巳，或己巳误也。其书每条以古人二事相似者合而论之，事皆习见，议论亦肤浅。自跋谓事之同异，未得以类而论，时之先后，弗克以次而序，以是为歉。盖欲为类书而未成云。

△《文安策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是书乃所拟场屋对策之作。分经书、子史、吏、户、礼、兵、刑、工各为一科。周荣作定之年谱，记此书成於宣德九年甲寅。时定之止二十六岁，尚未登第，盖其揣摩程试之具。后正德癸酉刊所作《呆斋集》时，已编入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

△《谢华启秀》八卷（内府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书取诸书新艳字句裁为对偶，自二字以至八字，各为一卷。其八字以外者，自为一卷。其二字类中无对句者十五条，三字类中无对句者四条，四字类中无对句者三十二条，盖未完之本。中间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即注者亦不详悉，尤非著书之法。盖偶然劄记，以备骈体之用，后人得其残稿刻之耳。其曰《谢华启秀》，取陆机文赋中语也。然其中多全引旧文两句旧诗一联者，殊乖其命名之义。又如锋猬斧塘，柳宗元平淮夷雅之成句，即析为二字之对，已属陈因，兼伤割裂，然犹列柳名也。至巢父壶公为庾信《小园赋》旧对，则竟没其名矣。卉服注曰《汉书》，竟忘禹贡。王世贞谓慎求之六合之外，而失之目睫之前，其此类耶？至於吴牛魏鹊，明载《初学记》中，抄类书以为类书，何必慎始能之也？四字以下对偶益不工整。如以咸则三壤对画为九州，以作法於凉对谁能执热则虚实字颠倒。便娟轻丽对犀角丰盈，铢两全不相称，以季氏八佾舞庭对管仲三归反坫，偏枯尤甚。甚乃以胡燕胸斑声大对越燕红襟身小，则亘古四六无此复句，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对民生於勤勤则不匮，改窜经文，仍不配偶，则益拙矣。

△《均藻》四卷（内府藏本）

明杨慎撰。其书乃《韵府群玉》之流。案许慎《说文》无韵字，小学家以均字代之，引《鶡冠子》五均为证。慎之立名，盖取於此，然亦太粉饰矣。假借通用之法，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且全书不用古字，独於书名用一古字，是亦何足为古乎？

△《哲匠金桴》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慎撰。采摘汉、魏以后诗隽句及赋颂之类，分韵编录。然徵引庞杂，挂漏亦多，不足重也。

△《可知编》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杨慎撰。亦隶事之书，然《升庵书目》不载此名。其书分天、地、人三部，又分子目三十八。援引踳驳，必坊贾所依托也。

△《王制考》四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李黼撰。黼无锡人。是书采经史中有关制度者，以《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国语》凡先王之法类聚於前，以《史记》、《汉书》以下凡后

世之法类聚於后，统为七十四篇。自序谓他日下陈场屋，上对明廷，盖为举业对策设也。其书成於正德中，本四卷，朱彝尊《经义考》误作一卷。且此书杂采经史，自分门类，非疏解《礼记》之王制。彝尊列之《礼记》，亦为失考，盖彝尊原注未见，特循其名而录之，故有此失也。然此本实出自《曝书亭》，或藏收浩繁，自不及检欤？抑得此本时已在《经义考》后也。

△《经世格要》二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泉撰。泉有《尚论编》，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中。其例以故实分隶六官，六官之中又各立子目，附以诸儒之论。较坊本类书，颇有条理。然所采掇，大抵不出《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补诸书。为程试之具则有馀。备考古之资则不足也。

△《物原》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罗颀撰。颀字仪甫，浙江山阴人。以宋高承《事物纪原》不能黜妄崇真，故更订此编。分十八门，共二百三十有九条。然《纪原》犹著出典，颀乃溷众说而一之，疏舛弥甚。如谓乌孙公主作琵琶，张华作苔纸，皆茫乎不知本事者也。

△《五车霏玉》三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吴昭明撰，汪道昆增订。昭明始末未详。道昆字伯玉，歙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文苑传》附见《王世贞传》中。是编於诸类书中掇拾残剩，割裂短钉，又皆不著其出典。盖兔园册子之最陋者。道昆虽陋，尚未必至是，疑坊刻托名也。

△《修辞指南》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浦南金编。南金，吴县人。嘉靖壬午举人，官国子监助教。是编取《尔雅》、《左腴》、《汉隽》、《书叙指南》四书，汇为一编，分二十部，四十类。辗转稗贩，殊无可观。

△《左粹类纂》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施仁撰。仁字宏济，长洲人。嘉靖戊子举人。兹编以《左传》所纪之事，分十五门编载。变解经之书为类事之书，去春秋之义远矣。

△《骚苑》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前三卷明黄省曾撰，后一卷张所敬补。省曾有《西洋朝贡典议》，已著录。所敬字长舆，自署曰清河，疑从郡望也。是编摘《楚辞》字句以供剽剽之用，亦刘攽《文选》双字之类，而并泯其篇题，则尤简略。所敬所续乃并刘勰《辨骚篇》亦摭入之，盖以楚词刊本附载此篇也。亦可谓随手拈拾，不核端末矣。

△《骈语雕龙》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游日章撰。日章字学綱，莆田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知府。是编以骈偶之词，类隶古事，盖合《初学记》、《事类赋》之体而一之。分十七门，一百五十八子目，内惟官制一门颇详，其余挂漏殊甚。如天文言星及老人星，而不载日月，有云露雨雪，而不及风雷，地理则止言河，器用亦止及扇、烛两种，其弃取殊不可解。晋安林世勤为之注释。自谓引书至六百七十余种，而芜杂亦多，皆无足取。陈继儒尝刻入《普秘笈》中，此其别行之本也。

△《诗学事类》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李攀龙撰。攀龙字于麟，历城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纂辑故事，分二十四门。观其所载，大都简陋。攀龙与王世贞共倡古学，谓学者不当读唐以后书，归有光诸人排之甚力。然其学终有根柢，不应疏芜至此，必托名也。

△《韵学事类》十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李攀龙撰。分韵隶事，惟有上下平声，盖仅备律诗之用。庞杂舛陋，亦伪托也。

△《韵学渊海》十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李攀龙撰，唐顺之校。其书前无序例，名曰《新刊增补古今名家韵学渊海大成》。盖取坊间伪托攀龙所著《韵学事类》、《诗学事类》二书合并成编。於伪书之中，又为重佞矣。

△《姓汇》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钩解》，已著录。是编乃其《归云集》中之一种，故标曰别集。其说谓姓氏之源由来已久，因推本於五帝，分列世系，兼综而条贯之，然大概抄撮《氏族略》之文，鲜有考订。夫自有天地，即有君民。据姓氏书所说，无不出自神明之后，即至微者如仓、庾之类，亦出世官。然则洪荒以后，秦、汉以前，其庶人皆后嗣殄绝乎？是正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耳。而士元又拾其馀唾，著为此书。是亦不可以已乎？

△《姓觚》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陈士元撰。是编亦其《归云别集》之一种。摭摭姓氏诸书，依韵编辑，略载源流支派。凡平声一千七百一十四姓，上声六百八十九姓，去声六百一姓，入声六百二十一姓，外蕃九十九姓，不入韵中，共三千七百二十四姓。徵引寡陋，且多疏舛，又在凌迪知《万姓统谱》之下。

△《名物类考》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耿随朝撰。随朝号敬庵，滑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是书诠释名物，分十五门。盖《尔雅》之支流。而往往阑入故实，已为自乱其例，又皆不著出典。如春曰苍天云云，是《尔雅》之文也。东曰变天云云，是

《吕氏春秋》之文也。而突接以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云云，是儒、墨混为一说矣。天神曰昊天上帝云云，突接以风神曰封姨，是经典与小说联为一例矣。至於所引故实，动辄舛谬。如程邈作飞白，蔡邕作章草之类，已为颠倒；甚至谓古之善琵琶者昭君，是不亦《齐东之语》乎？

△《异物汇苑》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书分二十七门，大抵摭摭类书，冗碎无绪，且删改原文，多失本意。世贞著述，牴牾失实或有之，亦何至陋劣如此乎？其伪不待问矣。

△《汇苑详注》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一名《类苑详注》。旧本题明王世贞撰，邹善长重订。善长不知何许人。其书成於万历乙亥，《明史艺文志》亦著录。凡二十七部，首列引用书目，似乎浩博，其实就唐、宋诸类书采掇而成。观官职门中所列，皆用宋制，知为剽剽《事文类聚》、《合璧事类》而成矣。疑亦托名世贞者也。

△《古今类腴》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吴一鹏序，云是王麟洲所作。麟洲，王世懋别号也。所著《却金传》，已著录。是书分十门，一百二十一子目，皆采掇成语以备举业之用。殆坊刻陋本，必不出世懋之手。

△《彊识略》四十卷（内府藏本）

明吴梦材编。梦材字国贤，崇阳人。其书分三十九类，类各一卷，惟杂志分上下二卷，皆剽剽类书，略为联贯成文，舛陋殊甚。卷端刻王世贞批二行云，《彊识略》，奇书也，梓之必传。第入梓时不可不更详慎。则世贞已婉讽之矣，何梦材不悟，犹引以为重耶？

△《考古辞宗》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况叔祺编。叔祺字吉甫，高安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僉事。是书以浦南金所编《修辞指南》为蓝本，而增抄《文选双字类要》於各类之下。一切分目体式，及每类之前半，皆仍浦氏之旧。因人成事，不足尚也。

△《杂俎》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凤撰。凤有《续吴中先贤赞》，已著录。是书分八类，曰玄览、稽度、地员、兵谋、藻览、原化、问水、词令。凤为文，好刺取隐僻以为奇，故是编皆摘录古书字句以备剽剽，或注出典，或不注出典，亦漫无义例，不免为餽釘之学。

△《国宪家猷》五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可大撰。可大字元简，南京锦衣卫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台州府知府。是书凡分十四部，曰宪典，曰象纬，曰襍祥，曰輿图，曰事理，曰文史，曰医

药，曰滑稽，曰方技，曰诡异，曰权术，曰雅适，曰遗事，曰大统。皆杂采故事，依类排纂。然端绪错杂，古今混糅。如事理部会稽一条，不入於輿地；子午之年五月戊酉一条，不入於襍祥之类，则分部亦未允也。又如谓人鬼设尸之外，天神地祇之不见於经者，诸儒不必强为之说。今考《周礼》大祝云，凡大礼祀则执明水火而号祝，隋衅逆牲逆尸，注云，禋祀，祭天神也。又节服氏云，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已。《尚书大传》，维十有三祀，帝乃称王，而入唐郊，犹以丹朱为尸。《国语》，晋祀夏郊，董伯为尸。《周礼》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春秋传》，周公祀太山，召公为尸。何谓天神、地祇用尸不见於经传耶。其考核之疏，往往类此，盖徒取浩博之故也。

△《文选锦字》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国腴词》，已著录。是书以《文选》字句辑为二十七门。自谓合清江刘氏《类林眉山》、苏氏《双字类要》而增损之。然二家之书已涉冗冗，叠床架屋，尤为无谓矣。

△《群书纂粹》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明徐时行编。案明申时行初寄养於徐氏，从其姓，此盖其未复姓时作也。所著有《书经讲义会编》，已著录。是编掇摘诸家议论之文，分类纂辑，以备策论之用。不足以言著述。殆其应举时所私抄，而传写者授之梓欤？

卷一百三十八 子部四十八

○类书类存目二

△《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通行本）

明王圻撰。圻有《东吴水利考》，已著录。是编续马端临之书，而稍更其门目。大旨欲於《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遂致牵於多岐，转成踳驳。尽《通考》踵《通典》而作，数典之书也。《通志》具列朝为纪传，其略即志，其谱即表，通史之属也。其体裁本不相同。圻既兼用郑例，遂收及人物，已为泛滥，而分条标目，又复治丝而棼。如各史有不臣二姓之人，不过统以忠义。圻则别立忠隐一门。各史於忠孝节烈之妇女，不过统以列女，圻则别立忠妇、孝妇、节妇、烈妇诸门。各史於笃行畸节，不过统以孝义，圻则别立顺存、义夫、义女、义徒、义母、义姜、义仆诸门。均乖史法。至於义物一门，孝释一门，尤为创见罕闻。

各史但有儒林，《宋史》别出道学传，已为门户之私，圻更立道统考，而所收如楚元王之类，不过性喜聚书，范平、王接之类，不过隐居高尚，去取更为不伦。

此皆牵於通志纪传之故也。他如田赋考内所载免租，当列於賑恤门，贵州盐引课，宜列於盐铁门，打青草喂养马匹事例，宜列於兵考，而皆误载於田赋、国

用考内。

漕运门载金天兴元年运饷汝州兵，此乃用兵转饷，非漕运也。又海运已自列一门，而杂出於漕运之内，所载海道远近，尤为不详。运官选补属选举考绩之事，更不当列於漕运门。土贡考内所载明制，其时虽已归折於一条鞭之法，然尚有解赴内府之项，载於明《会典》者甚详。乃皆脱略。选举考内所载邵元节、李孜省，乃一时恩倖，不当别立方伎。选举一门学校考内所载州县书院，元制官置山长，犹属学校之支流。明则处处私置，志书尚不能悉登。此书乃泛载之，殊为冗滥。

职官考内载元职官仅本《元史》，其上京分署载於《析津志》诸书甚详，见元人集者尤夥，乃皆漏略。谥法考只引《史记》，馀多挂漏，即朱谋所辑诸篇，万历初尚存，不容嘉靖末不见，亦为挂漏。《经籍考》内所载南宋诸人文集，尚不及《文渊阁书目》之半，金人文集载於《中州集》小传者百有馀家，所载仅十之一二。而《琵琶记》、《水浒传》乃俱著录，空为后来论者之所议。

《六书考》全抄郑樵《六书略》，又录《唐韵》及宋《礼部韵略》各序，毫无断制。所载法帖，仅明代所刻《宝贤堂帖》十数则。又既立《经籍考》一门，复於《六书考》内复载字学、书法各书，更为舛杂。至於释家一门，本可不立，既已立之，而宗、律二门未能分晰。列释家法嗣一门，而二祖六祖以下旁出法嗣，又未能详叙，殆进退无据矣。自明以来，以马氏书止於宋嘉定中，嘉定后事迹典故未有汇为一编者，故多存圻书以备检阅。今蒙睿鉴高悬，洞知是编之舛陋，特诏儒臣重为纂辑，业已勒有成书，圻之旧笈，竟以覆瓿可也。

（案：此书虽续《文献通考》，而体例迥殊，故《文献通考》入故事，此则改隶《类书》。）△《三才图会》一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圻撰。是书汇辑诸书图谱，共为一编。凡天文四卷，地理十六卷，人物十四卷，时令四卷，宫室四卷，器用十二卷，身体七卷，衣服三卷，人事十卷，仪制八卷，珍宝二卷，文史四卷，鸟兽六卷，草木十二卷，采摭浩博，亦有足资考核者。而务广贪多，冗杂特甚。其人物一门，绘画古来名人形像，某甲某乙，宛如目睹，殊非徵信之道。如据仓颉四目之说，即画一面有四目之人，尤近儿戏也。

△《正音攬言》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荔撰。荔字子岩，高阳人。嘉靖中举人，官至青州府推官。是书以等韵分二十二部，而又非韵书。如京字部为第一，则云天对地，日对星，晓燕对春莺云云，盖乡塾属对之本。而首标叶向高选，鹿善继阅，似乎必无其事。其李国〈木普〉序，殆亦贗托也。

△《亘史钞》（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之恒撰，之恒有《黄海》，已著录。是书《明史艺文志》作九十一卷。编首顾起元序云，内纪内篇以内之，而忠孝节义，懿行名言之要举。外纪外篇以外之，而豪杰奇伟，技术艳异，山川名胜之事彰。杂记杂篇以杂之，而草木鸟兽，鬼怪琐屑，恢谐隐僻之用。纪以类其事，篇以类其言。内之目十七，外之目三十，杂之目三十二。为目七十九，为卷九百九十有六。今是编仅存内纪内篇，尽残阙不完之本。然体例糅杂，编次错乱，其全书已可见一斑矣。

△《楚骚绮语》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之象编。之象有《太史史例》，已著录。是书摘《楚辞》字句以供扃搢，已为剽剽之学。又参差杂录於二十五赋，不复著出自何篇，亦与黄省曾《骚苑》同一纰陋。

△《楮记室》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潘坝撰。坝有《淮郡文献志》，已著录。是书分天、地、人三部，每部又各分子目。大抵抄撮而成，冗杂特甚。又多附录前明事实，间以委巷之语，尤有乖雅驯也。

△《注释启蒙对偶续编》四卷（内府藏本）

明孟绂撰。郑以诚注。绂、以诚皆始末未详。其书案韵属对，自一二字至十馀字不等，每韵三则，盖乡塾启蒙之本也。绂书成於嘉靖中，以诚注成於崇祯中。

前有周灿序，谓书称续编，必原有初编而逸之。是初刊之时已非完本矣。

△《三通政典》（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并不著书名。江苏采进《遗书目录》题曰《三通政典》，亦不知何据也。其书皆场屋策料，每题为论一篇。篇末或云为圣明献，为执事献。其称明世宗曰今上，叙无锡山川人物曰愚也幸生於斯。盖嘉靖间无锡人所作也。

△《类隽》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郑若庸撰。若庸字虚舟，昆山人。少为诸生，以任侠不羁见斥。客赵康王厚煜邸中。厚煜给以笔札，令其仿《初学记》、《艺文类聚》，越二十年而成此书，凡分二十门，《江南通志文苑传》谓若庸为赵王著书，采掇古文奇字累千卷，名曰《类隽》，盖传闻失实之词，不足据也。沈德符《敝帚轩剩语》称其书与俞安期《唐类函》俱有功艺苑。安期亦雅慕郑书，以不得见为恨。久之而太学生汪瑛者始为梓行。然徵引太简，叙事多不得首尾，未足以为善本。

△《含元斋别编》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赵枢生撰。枢生字彦材，徽州人。据其子颐光后跋，枢生所著诸书，皆无锡顾冶排纂成帙，有内编、外编、遗编、别编、赅编（案：赅古文续字，赅编即

续编也），通三十四卷。此别编十卷，则所纂辑故实也。跋称分十八门，而书中实十九门，其次序又与目录不应。殆偶然割记，以备遗忘，本无意於著书，故事无始末，亦不详其出典。后人强为编次，遂短釘割裂，不堪卒读。其最无义理者，莫若同仇考一门。如云宋真宗时契丹耶律休哥死，其年枢密使兼侍中曹彬亦卒。

又云帝昺时陆秀夫，张世杰负帝死於海，其年元西僧八思巴亦死。诸如此类，竟不解其何意也。

△《古隽考略》六卷（内府藏本）

明顾充撰，充有《字义总略》，已著录。是书摘录古人隽语，为类三十有四，附以注释，亦间有考证。未有重刻自跋，称始集《古隽》於定海学宫，镂版行之。

而嫌其未备，更加增辑云云。然究亦未能精核也。

△《艺圃萃盘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是书分类标题，各系以总论。盖经生揣摩对策之本。卷首题曰丁卯解元用斋周汝砺选，龙辰进士贞菴蒋以忠纂，丁卯同年养菴蒋以化辑。竟不知实出谁手也。

△《三才考略》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庄元臣撰。元臣字忠原，归安人。隆庆戊辰进士。是书备科举答策之用，分十二门，皆摭《通典》、《通考》诸书为之。其目列乐律第九，书中乃第六，目列漕河第十二，书中乃第九；目列学校第八，书中乃第十一；目列兵制第十一，书中乃第十二。盖卷帙之先后尚未及检校矣。

△《翰林诸书选粹》四卷（内府藏本）

明张元忬撰。元忬有《绍兴府志》，已著录。是书采掇诸子之语，分编二十五类。其第四卷臣道类外又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门目殊嫌冗杂。

△《黔类》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蟪衣生易解》，已著录。是编为其巡抚贵州时所辑，故曰《黔类》，实隶事之书，非《黔志》也。凡分三十六门。自序称取古今轶事僻事类之，经书人所共读者略，类书已载者略。然皆耳目习见，殊罕异闻。且多引《玉海》、《太平御览》，辗转稗贩，割裂失真，并迷其本书之出处。而云类书已载者略，岂其然乎？

△《祝氏事偶》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祝彦撰。彦字元美，山阴人。万历癸酉举人。其书取史传所载古今事迹之相同者，仿《世说新语》门目，分条徵引，以类相从。旧目所不赅者，复分天、地、人三部以隶其后。自序称因见余寅同姓名录而作，盖彼以名同，而此以事

同，义相仿而例则各殊。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每条后间缀评语，词意儇薄，弥为画蛇之足。

△《广修辞指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是书分二十部，每部或分子目，或不分子目，各列浦南金《修辞指南》原文於前，而增续於后，每类所补不过十数条，又不多著出典，殊无可取。

△《缥緗对类》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屠隆撰。隆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编采对偶字句自一字至四字，各区门类，皆市井幃轴之词，其首载习对歌之类，尤俚陋可资笑噱。隆虽佻荡不检，游谈无根，然其谬尚不至此，殆坊贾所托名也。

△《何氏类镕》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何三畏撰。三畏有《云间志略》，已著录。是编取类书典故，以骈语联络成文，每类各为一篇，以便记诵，即宋吴淑《事类赋》之意，但不为韵语耳。然皆不著出典，事无源委，不便引用，亦不及淑所自注淹洽也。

△《事词类奇》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常吉撰。常吉字士彰，武进人。万历癸未进士。官浙江按察司佥事。是书为类二十有四。其序次，先经后子史，以及仙释之属，分门辑事，依类选词。其条下注释，则吴人陆伯元作也。

△《六经类聚》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徐常吉编，陶元良续增。元良字乃永，武进人。是书以六经之语分类为十八门，以备时文剽剟之用。

△《春秋内外传类选》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进士楚潜樊王家撰。其始末无考。太学进士题名碑万历癸未，有三甲进士樊王家，湖广潜江人，当即其人也。其书以《左传》、《国语》各标题目，分编二十三门，以备时文之用。间旁注音训一二字，亦皆浅陋，与经学毫无所关。

而又非文章正宗选录《左传》之例，无类可附，姑从其本志，入之类书类焉。

△《奇姓通》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夏树芳撰。树芳有《栖真志》，已著录。是编以杨慎所辑《希姓纪录》未备，因复考之上古，下迄於明，取姓氏之不经见者，分韵编次，复姓则另编於后。

然引据未博，体例亦往往疏舛。如广韵东字下所收古人至多，今止录东不訾一人；又眉间尺引《吴越春秋》，而《吴越春秋》无此文；又凡慎书所已采者，则竟标《升庵集》云云而不载引用书目，俱不免於踳驳也。

△《异物汇苑》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闵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浮梁人。其书分二十七部。杂采传记奇异之事，然亦多世所习见，无出人耳目之外者。如〈虫见〉称缢女一条，注云出《尔雅》，而《尔雅》实无此文，则其徵引亦不足尽据也。

△《广蒙求》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光祚撰。光祚，字允昌，吴县人。万历戊子举人。官保定府同知。宋王逢原有《十七史蒙求》十六卷，光祚以其未备，从而广之，分三十七类。然但有对偶而无韵，既不适童幼之诵读，注又简略，益无可取。

△《男子双名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陶涵中撰。涵中字雪凡，嘉兴人。万历戊子举人。官至建昌府同知。所记古今男子如殷七七、王保保之类凡二十一人。自叙谓友人过饮，以此为酒令，坐中各举所知，遂笔记之。然如赵秉文之闲闲居士乃别号而非名，又以余阙为余阙阙，不知何所据也。

△《秘笈新书》十三卷、《别集》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道南编。道南有《河渠志》，已著录。是书自序以为本谢枋得未及付梓之书，为之增补。然所载皆职官故实，故标题有簪纓必用字。别集首卷为君道，二卷、三卷为类姓，割裂琐碎，尤多挂漏，断非枋得所作。盖后人假其名以取重，道南未及详考耳。

△《事物绀珠》四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一正编。一正字定父，扬州人。是编成於万历辛卯。《明史艺文志》著录四十六卷。今考其目，自天文、地理至琐言、琐事，凡四十六目，非四十六卷也。所录典故，率割裂短钉，又概不著原书之名，是虽杜撰以盈卷帙亦莫得而稽矣。

△《姓氏谱纂》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是书所列姓氏，一依《百家新笺》。《新笺》者，湘潭黄周星所编，以朱王万寿为首句者也。然周星为崇祯庚辰进士。《新笺》后有自跋，称成於崇祯丁丑。日华为万历壬辰进士，没於崇祯初，其作是书，不应反用周星之《新笺》，殆出伪托。其书不详谱牒世系，而广引人物，非滥即漏。虽日华以书画擅名，不长於考证，亦不应谬陋至此也。

△《时物典汇》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李日华撰。是书仅一百三十九页，杂剽类书故实，短钉成帙，舛谬百出。卷首题鲁重民补订，钱蔚起校正，或即二人所托名欤。

△《对制谈经》十五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杜泾编。泾，西安人。其始末无考。是书成於万历甲午。因宋叶时《礼经会元》旧文百篇散出无绪，乃分类排纂，立十五门以统之。以其可资制科之用，故易今名。然叶书四卷，本有次第，泾以不便持撻，改为类书，且於原文颇有汰节，非古人著书本志也。

△《诸书考录》四卷（内府藏本）

明徐鉴撰。鉴字观父，丰城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监察御史，提督应天学政。是编采诸书新艳字句，分三十六门，而地理一类又自分都邑、山水、杂录三门，实三十八门。摭拾寒窘，殊罕创睹。又多不注出典。其注出典者亦多删改原文，勘验本书，率不相应。盖皆剽窃於类书之中，非根柢之学也。

△《诸经纪数》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鉴撰。是书於十三经成语中摘取其数，以类相比，自一数至万数，其有一句兼诸数者，则别称为叠数，而无数目字者不录。各标本语，略引上下文及注疏附於其平，盖欲仿《小学紺珠》之例。然杂事不妨类隶，岂容割裂圣经以供持撻也。

△《八经类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许獬撰。獬字子逊，同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八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孝经》、《小学》也。獬掇拾其词，分天地、伦常、学术、君道、臣道、朝政、礼乐、杂仪、世道九类。而其侄金砺又删补而注之。所采诸经，於三礼独不及仪礼；《小学》成於朱子，亦不当与六经并列：皆为疏舛。獬以制艺名一时，而所恃为根柢者不过如此。卷首题名之下，夹注辛丑会元四字，尤未能免俗也。

△《藻轩闲录补续词丛类采》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林灏撰。灏字元盛，福州人。官广东三水龙门二县教谕，终於昌化县知县。是书成於万历庚戌。杂采古书之词，分一百六十门，颇为繁碎。盖为课龙门诸生而作。藻轩者，龙门学署斋名也。据其自序，尚有前集，故此曰续采云。

△《輿识随笔》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记》，已著录。是书杂采经史奇字，抄撮成帙，多引原注，发明甚少。

△《事言要玄》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懋学撰。懋学字希颜，福唐人。万历壬子举人，官兵马司指挥。是编分类隶事，凡天部三卷，地部八卷，人部十四卷，事部四卷，物部三卷。取提要钩玄之义，以名其书，然芜杂太甚，不称其名。

△《狮山掌录》二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吴之俊撰。之俊字彦章，号芝房，歙县人。万历癸丑进士。官武强县知县。

是编纂辑故实，特取隗颖。其每卷标目，亦喜为新异，曰甄元，曰控輿，曰挈壶，曰采真，曰测符，曰提灵，曰综掖，曰纬阙，曰襄昼，曰延清，曰宣籟，曰缉章，曰简栖，曰合隗，曰挹温，曰薈芳，曰循蜚，曰登脂，曰抽骑，曰犁潜，曰苑萌，曰连蠕，曰游环，曰折致，曰詮际，曰拾璫，凡二十六类。然多不著出典，亦稗贩之学而已。

△《诸经纂注》三十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杨联芳编。联芳字懋赏，漳州人。是书成於万历癸丑。以诸经割裂分类，而各注字义於旁，以便记诵。

△《骈字凭霄》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应秋撰。应秋字君义，号云林，浙江西安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是书皆采掇经史骈连之字，备词藻之用。凡詮义十卷，释名十四卷，每卷又各分子目，皆略为注释，而不尽著出典。大概剽诸朱谋《土韦》《骈雅》居多，殊短釘不足依据。其名凭霄者，自注引王嘉《拾遗记》曰，苍梧有鸟名凭霄，能吐五色气，又吹珠如尘，积珠成垄。名书之义取此云云。非惟险僻无义理。且考之嘉书，是舜帝南巡葬於苍梧之故实，尤非佳事，可谓迂怪不经矣。

△《经济言》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子壮编。子壮字集生，南海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晋尚书。明亡殉难。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掇辑诸子名言，自管、韩迄唐、宋，分类标题。以供程试之用，非真为经济作也。

△《事文玉屑》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淙撰。淙不知何许人。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然二十六类之中，荒唐俚谬，罄竹难书。明人著述之陋，殆无出其右矣。

△《朱翼》（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江旭奇编。旭奇字舜升，歙县人。万历中官安岳县县丞。《江南通志》列之儒林传，称其在太学日，尝奏上所著《孝经翼》、《孝经疏义》，并请敕儒臣补成《孝经大全》，命题取士，盖亦讲学之家。然是书则仅供场屋之用，故许成智序谓亦名《论策全书》，盖为举业而设。凡分六部，曰管窥，曰曝愚，曰调烛，曰完瓿，曰委质，曰志林，每部之中又各分子目。皆攬摭诸书，以类排纂，而是非一断以朱子，故名《朱翼》。中多引释典、道书，殊乏别择。甚至采及《水浒传》，尤庞杂不伦。实与朱子之学南辕北辙也。

△《史说萱苏》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以升撰。以升字孝义，龙溪人。是书取史事之相类者，随笔记载，间加评鹭。自序谓皋苏释劳，萱草忘忧，故以萱苏为名。然阙漏殊甚，尚在后来方氏《古事比》之下也。

△《唐类函》二百卷（内府藏本）

明俞安期编。安期初名策，字公临，后改今名，字羨长。万历末布衣。此书取唐人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函，分四十三部。每部皆列《艺文类聚》於前，而《初学记》、《北堂书钞》、《六帖》次之。取材不滥，於诸类书中为近古。

惟时令兼取韩鄂《岁华纪丽》，未免非前四书之伦。又事关政典者既剽取杜佑《通典》补之，又寥寥数条，挂一漏万，体例皆为未善。且颠倒补缀，讹舛亦多。

同时吴允兆亦有是编，但无《六帖》。议者谓两书并出，殊为无谓。允兆遂举以让安期。其中体例，亦有兼采允兆书者，安期凡例尝言之，不自讳也。又朱国祯《涌幢小品》曰，俞羨长山人刻《类函》二百卷，盛行於时。然世庙时原有此书，乃郑虚舟山人奉赵康王命纂之，累年书成而郑卒於清源，其子献之得厚赏，不知视今何如云云。然郑若庸书与此书体例迥异。国祯殆未见其本，以臆揣之欤？

△《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明俞安期撰。是书取皇古以迄唐代之诗，汇为一编。自盛唐以前删去者少，中晚以后则多所刊削。凡分三十六部，七百七十馀类。其凡例言，以材具为主，以掇拾为用。故但分门摭录，间附以诗话小说。又称焦竑之语，以为《艺文类聚》、《初学记》诸书所采不载全文，因於长篇大什皆加删削。盖类书之体，非总集之例也。

△《类苑琼英》十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明俞安期编。分别事类，纂辑故实，每条止撮举二字，而以原文细注其下，其体例前后颇无伦次。又天文一类尽皆阙如，疑为未成之书也。

△《刘氏类山》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嗣昌撰。嗣昌字燕及，桐城人。万历中官至兴化府知府。是书为目七十，所载之事，自唐而止。较明代类书泛载近事者差为近古。然大抵转相稗贩，未见赅洽。

△《卓氏藻林》八卷（内府藏本）

明卓明卿撰。明卿字澂甫，钱唐人。万历中由国子监生官光禄寺署正。是编采摭类书，分门辑录，颇有节择，而取材未当。谈迁《枣林艺笈》谓是吴兴王氏之本，明卿窃取之。考明卿尝攘张之象《唐诗类苑》刊行，则是说似亦有据矣。

△《史学璧珠》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应充撰。应充字子美，绍兴人。万历中贡生。是书分类隶事，以坊本纲鉴

为主，而稍摭类书附益之。皆集为偶句，以便剽袭。冠以历代帝王歌括，中分天地、灾祥、君道、臣道、伦理、品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人身、德恶、人事、官职、物类十七门，又分子目三百二十五。如以心学属之礼部，不知其何取。又品论门中有何如一目，尤从古类书所未闻。自序言书成之日，梦一神人，幞头皂袍，自称待制包某，以其褒贬合义，特来劳之。又言作序之日，五星聚奎。语皆谬妄，即其书可知也。

△《事典考略》六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徐袍编。袍字仲章，婺源人。是书采前代事迹及先儒议论，分目凡八十有一。割裂经典，丛杂琐碎，盖兔园册子也。

△《故事选要》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思义撰。思义有《宋史纂要》，已著录。是书采择子史故事，分类编次，凡十五门。多不注所出，动辄舛误。如雪门收绛雪丹事，已为不伦；又讹张云容为赵容云，则他可知矣。

△《刘氏鸿书》一百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仲达编。仲达字九逵，宣城人。是书分二十四类，又分子目二百六十有奇，事实词章，相杂而载，每条皆注所出，较明人杜撰之书稍有依据。然大抵转引类书，不尽出於本文，则亦稗贩之学也。卷端题汤宾尹删定，而李维楨序乃称校雠与有力者，为李成白、谢少连，宾尹序中亦无一字及删定事。盖坊贾刊是书时，以仲达诸生，恐不见重，借名於宾尹耳。

△《儒函数类》六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宗姬撰。宗姬字肇郅，歙县人，是书《明史艺文志》作《儒数类函》，盖刊本误也。所录故实皆以数统计，自一至万，罔不毕具。然体例冗杂。如二献条下乃列二齐等谥二十二条，如但据标目，於何寻检？且名曰儒函，当详於儒，而二氏之言仍复采入甚？至万善二字引及太上感应篇，不亦僭乎？

△《蟬史》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穆希文撰。希文有《说原》，已著录。是书专记鸟兽事实，故以蟬名，分为羽虫、毛虫、鳞虫、甲虫、诸虫五类。然蟬乃蠹鱼之别目，非虫之总名，制名殊谬，徵引亦多未核。又中间所称《蟬史》曰者，即其本书。乃杂厕古书之间，反若引用者然，於体例亦乖也。

△《妇女双名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李肇亨撰。肇亨字会泰，嘉兴人。太仆卿日华之子也。所录古今妇女双名凡六十七人。自序谓王元美《弇州卮言》、张睿父《琅琊代醉编》、陈无功《析醒漫录》中皆有所载，而彼此未备。暇日偶有所睹，即随手录出，又兼三书考其出处云。

△《五侯鯖》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彭俨撰。俨字若思，江西人。其书分类隶事，凡十四门。所载皆不著出典，摭拾丛杂，无可采录。

△《文竽汇氏》二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傅作兴撰。作兴字廷用，建昌人。是书汇辑古来姓氏，兼载人物，分君姓、臣姓、诸侯、大夫、公族、补遗、覆姓，各标目上阑，而下附偶语一二联，体例已陋。至所列系胄，皆妄以己意附会之。如以皇姓为出於三皇氏，胥姓为出于赫胥氏，桑姓为出于空桑氏，有若巢父为出於有巢氏，凿空牵合，不可枚举。非特昧於三代姓氏之辨，即后世谱牒诸家，亦全未寓目，可谓不知而作者矣。自序云，文本於氏，正文者宜先正其氏以辨其文，而滥竽是惧，故以二字为名。其说亦支离无义理云。

△《艺林累百》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李绍文撰。绍文字节之，华亭人。是编成於天启癸亥。因《小学紺珠》而变其体例，摭拾故实，不分门类，不详出处，但以数目为标题，自一至百，故名曰累百。大抵短釘疏舛，不足以资考证也。

△《十三经类语》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罗万藻编。万藻字文止，江西人。天启丁卯举人。福王时官上杭县知县。唐王僭号於福建，擢为礼部主事。未几卒。故至今时文家称曰罗仪部，《明史文苑传》附见艾南英传中。是书因坊本《五经类语》，更取十三经广之，分一百三十四类，杭州鲁民重又为之注。案万藻虽仅以时文名家，而所学具有原本，其时文幽渺湛深，纯以意运，亦决不用此短釘之功。况其时张溥与张采立复社，艾南英与章世纯陈际泰及万藻立豫章社，会南英选刻时文，涂乙过当，为众所诟。乃取己及三人之文亦分合作、摘谬二例，涂乙其半，刊以示公。溥等因以离间其交，世纯，际泰皆为所动，而万藻恬於名誉，独不从溥。今此书之首乃有溥序，与当日情事尤为乖刺。殆民重托称万藻，籍豫章社之名以行，又伪撰溥序，藉复社之名以取重。总之，坊贾伎俩而已。

△《庶物异名疏》三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陈懋仁撰。懋仁有《年号韵编》，已著录。是编汇辑物名之异者，为之笺疏。凡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分二十五部。然多摭拾杂说，转相稗贩。如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谢庄月赋，人人习读，而其注称类书地曰柔祇，是并《文选》未考也。

大瀛海字出驹衍传，而注曰大瀛海之异名见《楞严经注》，是并《史记》未考也。

智井字见《左传》，而注曰韵书井无水曰智，是三传亦未考也。其他可以例见

矣。

又异名者，名之异者也。如虹一名挈貳，电一名列缺是也。而所列鸡彝、黄目、瑞节、玉瓚之类乃其本名，何以为异？至於沙噀泥虫乃是异物，并无别名，滥列简牍，以充卷帙，体例亦乖舛之甚也。

△《尚友录》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廖用贤编。用贤字宾于，建宁人。是书成於天启中。蒐采古人事实，以韵为纲，以姓为目，其例一如《万姓统谱》。诸所纪载，详略失宜，无所考证，盖亦为应俗作也。

△《诗学汇选》二卷（内府藏本）

明胡文焕编。文焕有《文会堂琴谱》，已著录。是书即坊本《诗学大成》中采辑重编，凡三十九门。所录诗自六朝至於明代，妍媸并列，殊为猥杂。文焕自序，文亦陋劣。《诗学大成》本依托於李攀龙，此更掇拾其残賸，风益下矣。

△《文奇豹斑》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记》，已著录。是编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花木、鸟兽、器用、人事、释教、字学十类，皆剽窃短釘之文。末一卷分韵编古字，尤多舛谬。

△《五车韵瑞》一百六十卷（通行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有《春秋左传评注测义》，已著录。是编因《韵府群玉》而稍变其体例，每韵之下，先列小篆一字，然后随韵隶事。其排纂之序，曰经，曰史，曰子，曰集，曰杂。又以赋颂歌诗之类分体标名，缀列於后。其曰杂者，盖仙经佛典之言。考梁阮孝绪作《七录》，以释道别为门目，不入子家。稚隆区而别之，犹为有说，至赋颂歌诗诸体本皆集部之文，而别立诸名，殊无义例。昔阴氏《韵府群玉》，前人病其庞杂无伦，然其时去宋未远，多见旧本，故朱彝尊跋其书，尚以所引杜诗老去诗篇浑漫与句为足资考证。稚隆此书，名为广所未备，而舛谬弥滋，且往往杜撰增添，非本书所有。如平淮西碑下引旧《唐史》一条，并载入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二句；此二句乃宋人之语，为蔡京改撰储祥观碑而作，《旧唐书》实无此文。如云别一《旧唐史》，则唐、宋以来著录者实无此目。如斯之类，触处皆然。又出阴氏书下，谢肇淛序乃谓《韵府群玉》为耳食，独盛推此编，可谓曲阿所好矣。

△《五经总类》四十卷（内府藏本）

明张云鸾撰。云鸾字羽臣，号泰岩，无锡人。崇祯初尝以所辑《经书讲义》献之阙下。此编复取五经及《周礼》、《孝经》之语，分门排比，共为七十二类，厘上下二集。自跋谓大要不外经济、学术两端，上集为经济，下集为学术。今案其目次，以天道、地道、君德、臣德、圣学等为经济，而以衣服、饮食、

器用、宫室、草木、鸟兽等皆入之学术。未为允协。然云鸾此书，不过为举业之用，本不为经义立言，亦无足深论。今退置类书中，庶核其实焉。

△《茹古略集》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良孺撰。良孺有《读书考定》，已著录。是书三十卷，凡三百九十四篇。每篇皆采撷藻丽之词，联为偶语，其体全同事类赋。自序称不奇不已，不幽不已，不僻不已不合其奇者、幽者、僻者以成一家言不已。然观所徵引，实了不异人也。

△《古今好议论》十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吕一经编。一经字子传，号非庵，吴县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是书辑汉、唐以下迄於明季诸儒议论，分经学、经济二门。经学为类二十有二，经济为类二十有四，共五百五十六则，盖以备场屋策论之用者也。

△《名物考》十卷（内府藏本）

明刘侗撰。侗有《帝京景物略》，已著录。是书分二十三部，附物理考、通微志二篇，皆采辑类书而成。卷帙无多，搜罗甚隘，不足以供考核也。

△《六经纂要》（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颜茂猷撰。茂猷有《迪吉录》，已著录。考顾炎武《日知录》，茂猷乡试会试皆以全作五经题取旨中式，嗣后始立五经中额。今观此书，凡分君臣、人伦、修治三门，割剥字句，无所发明，盖即其揣摩之本也。自序谓稽古之力，食报於诸圣人，所见亦云浅矣。

△《事物考》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傅岩撰。岩字野清，义乌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书大抵本高承《事物纪原》而稍为附益，兼增入明代地名、官制、礼仪，抄合成书，不免罅漏。如舆地言舜分十二州，不著其名；幽并、营商、周异制，亦无剖辨。又谓漕运为起於秦之飞輓，不知《管子》所载粟行三百里诸条，即漕运之原始，载於《通典》者甚详。谓唐始以上柱国为勋官，不知隋制勋官已先列上柱国，唐特沿隋之旧。谓后汉改常侍曹为吏部，不知后汉只改为吏曹，至魏时始改为吏部。

其舛略往往似此。唯所载明初文臣无谥，及五军营制诸条，颇足参证明《会典》诸书之互异耳。

△《佣吹录首集》二十卷、《次集》二十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录。是书皆采集古人新巧字句，盖沿杨慎《谢华启秀》而广之者。然多不著出典，时有讹误，间作品题，亦皆儇佻之语，盖又兼涉竟陵之习者也。

△《四六霞肆》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何伟然撰，吴正炳、吴宗邵增删。伟然有《广快书》，已著录。正炳字切斋，宗邵字敬斋，并休宁人。是编采掇故实，撰为骈偶之词。分类编次，而总注於每门之后。词既拙俗，注尤舛陋，殆无一长之可取。

△《广韵藻》六卷（内府藏本）

明方夏撰。夏字南明，自号养春子，长洲人。是编取杨慎《韵藻》，删其繁复，而广其未备，然挂漏仍多。惟慎书假借均字为韵字，夏独改从今文，立心笃实，不涉炫俗钓名之习，为寸有所长耳。

△《丽句集》六卷（内府藏本）

明许之吉撰。之吉爵里未详。其书采前人俚偶之语，或一联或数十联，分门编次，亦杨慎《谢华启秀》之类。

△《文苑汇隽》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丕显撰。丕显字启周，自称闽人。未详其邑里。其书分二十九门，抄撮类书，体例殊为猥杂。

△《事类通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叶撰。叶字芝华，饶州人。是书於古今事实分类纂辑，凡七十七门。隶事而间以评论，或似劄记，或似语录，或似对句，体例莫能名状。观其以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十字，分标十卷之号，则其书可知也。

△《策统纲目》三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卓有见撰。有见，莆田人。其书以邱濬《大学衍义补》、湛若水《圣学格物通》二书为本，分立四门，曰经传格言，曰史鉴证义，曰诸儒论议，曰国朝事实，颇略於古义而详於时务。盖亦林駟《源流至论》之类，专为射策而作者。

△《古今事物原始》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炬撰。炬有《酒谱》，已著录。是书仿《事物纪原》之体，稍附益之，而芜杂太甚。盖制度器数，皆可考其渊源，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与天地而俱生，岂能确究其始？转辗援引，弥见纠纷。至於鸟兽、花草诸门，每类之首，或括以偶语一联，或括以律诗二句，乃从而释之，尤舛陋之甚矣。

△《古史汇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韩孔赞撰。孔赞字羲一，里贯未详。是书摭诸史典故，分四十七门，起於唐虞，终於明代，大致仿《文献通考》而叙述简略，仅足供举业对策之用。

△《子史汇纂》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冯廷章撰。廷章字子建，常熟人。是书分二十四类，每类之中又别为子目，虽以子史为名，而亦兼采词赋。自序谓一尺之箠，方寸之木，无或遗弃。又谓上极天道，下该人事，六合之内，略在其间，其自誉甚力。卷首列徵引书目

千余种，唐、宋诸志不著录者十之六七，明以来诸家书目不著录者十之九，廷章何自得之乎？

△《类雅》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中风雨类引《蠡海集》，乃明王逵撰。又鸟类引《埤雅》广要，乃明牛衷撰，则明人作也。其书皆由抄撮而成，亦往往不详出典。如开卷蔚蓝天一条，乃陆游《老学菴笔记》之语，而失注书名，又日御一条云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陈子昂诗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注曰律历志，何史律历志中有此语乎？其疏舛可知矣。

△《万年统纪》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引明代诸书，皆仍其皇明之称，则明人矣。首纪历代帝王，不以时代为次，而以年数为先后，由初生至四万五千六百岁止为第一卷。次纪孔子诞生至七十二岁止为第二卷。以下载历代臣民，自初生至一千百有馀岁，釐为七卷，末载佛氏、神仙二家，各为一卷，列女为一卷。采摭颇富。然所徵引，多出小说，不足为据也。

△《对类》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详时代。凡二十门，盖村塾课蒙之本。验其格式，犹明中叶所刊也。

△《大政管窥》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科举之策略也。分叙吏、叙户、叙礼、叙经，六曹举其三，而四部举其一。体例无所取义，必非完书，盖经生家偶存之残稿耳。

△《汲古编》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杂抄古事，分七十三门，名目冗琐，时代颠舛。如孔融在北海，为贼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内接，融凭几安坐云云。此谓之镇静则可，而列之智略门中，是未见本传下文城破融遁之事也。伊尹耕有莘之野，乐尧舜之道，三聘就汤，阿衡作相，此自名臣类中事，而列之忠烈门中，与程婴、公孙杵臼相连，殆不可理解矣。每门之末，必留空纸数页，盖随意杂抄，草创未定之本，故疏谬如是也。

△《天华山房秘藏玉杵臼》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原本无序录。卷首一行，题曰西湖隳赫主人吴培鼎九牧父搗。培鼎亦不知何许人。案六书精蕴，隳音沓，震怖也。二龙并飞，威灵震赫，见者气夺。

自号必取隳字，已极诞妄，其搗字之义，又因玉杵臼而附会之，更属不经。

观卷中所载，即取《唐类函》抄撮十之二三，去其总类。又於诸细目中前后乱其部分，盖明季书贾作伪以欺人者也。

卷一百三十九 子部四十九

○类书类存目三

△《类姓登科考》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其书取明一代登进士者以姓类从，而各注乡贯科分甲第於名下。其仕宦显达者，并注其官阶爵谥，或一家世膺是选者则注曰某为某子，某为某孙，某为某之兄弟。纪载颇为详核。所注下逮崇祯之末，则国朝人编也。考《唐书艺文志》有崔氏《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登科录》二卷。晁公武《读书志》载《乐史》采唐武德迄天祐进士及诸科登名者为《登科记》三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载洪适《唐登科记》十五卷。

是书详列科名，盖犹古例。又唐林罕《元和姓纂》以四声分编，宋谢维新《合璧事类》所列诸姓故实，则以乡塾所诵之百家姓赵、钱、孙、李诸字为纲，此本盖用维新之例。其百家姓所不载者，则附录第六卷末焉。

△《典制纪略》（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承泽熟於典故，是编广徵博引，颇资考核。但中虽分官制、河道、漕运、盐茶、钱钞、礼乐诸门，而河道前后复见，礼教之后又杂入学田、刻书数条，贡举之中又杂入赵搃谦精於六书一段，田赋之后复载钱法二则，三司使一条又不附於官职之内，颠倒庞杂，毫无次第。

盖偶得一二事，则随笔书之，故中多空行。且间有添补之处，亦有删汰之处，盖未定之书，后人录其残稿耳。

△《经世篇》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昆山顾炎武撰。其书门类，悉依场屋策目，每目一篇，附以诸家杂说，颇为舛陋。盖应科举者抄撮类书为之，而坊贾托名於炎武也。

△《考古类编》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柴绍炳撰。绍炳有《古韵通》，已著录。是书分三十三门，凡有关於典章制度者，皆摘其指要，贯串成篇。自序谓取便童蒙，比於《小学紺珠》之类，盖为举业后场设也。原名《通考纂要》，雍正甲辰，华亭姚培谦为之评注，改题今名。

△《希姓补》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单隆周撰。隆周字昌其，萧山人。初，明杨慎撰《希姓》二卷，隆周以其尚有阙误，撰此补之，亦仍以四声编次，每韵先列原编，次列补人补姓以及订误。自唐以后，谱学失传，讹异日增，纪载难遍。隆周是书，亦但就所见录之，未能无所舛漏也。

△《广群辅录》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徐汾撰。汾字武令，钱塘人。是书补陶潜《圣贤群辅录》之阙，自西晋以前，陶氏所遗者补之，自东晋以迄明代则续之。案《群辅录》托名陶潜，实为伪本，原书既不足据，续编亦病繁芜，至所载明代七才子、十才子之类，皆末流标榜之目，尤为冗滥。王晫《今世说》载汾喜著书，苦无由得钱易楮翰，常於破几上起草，束麻濡煤作字。其编摩可谓苦心，书则未为善本也。

△《氏族笺释》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峻运撰。峻运字在湄，新建人。其书取百家姓氏，以文义别为纂次。凡四百六十八姓，每姓各缀以四六俚语，略注事状，以备应酬寻检之用。於氏族源流，未尝有所考证也。

△《历朝人物氏族会编》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禾川南里松山逸叟颖侯氏撰。不著名姓。检卷首名字二印，一曰尹敏，一曰颖侯，知此书即尹敏作。书中多载明末殉节诸臣，知为国初人，其始末则未之详也。其书以《重编百家姓》孔师东鲁、孟席齐梁诸句为纲，而杂引历代人物列其下，然舛谬百出。如孔氏条云，出宋郟子之后，师氏条云师旷晋乐师，孟氏条云孟蔑字献子，如斯之类，触目皆是，殊不足据为典要也。

△《二酉汇删》二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训撰。训字敷彝，安邱人。顺治丁亥进士。是书分十六门，一百七十子目，大为科举答策而设。有采自本书者，亦有转相稗贩，迷其出典者，如敬廩篇中关龙逢冕危石履春冰语，本出自《苻子》，乃漏去关字，但称龙逢曰，似一人姓龙名逢，而所注书名乃作《谏桀》二字，又似龙逢所著之书名曰《谏桀》也。知其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矣。

△《古今疏》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虚撰。虚字邵斋，号可菴，又号介庵，曹州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绍兴府知府。其书仿《广雅》、《释名》之例，自天地日月至虫鱼草木，各自为篇，加以解释。但徵引浩繁，不详所出。使旧文新义，无自而分，纵有依托，末由考证。是则抄撮著书之通病也。

△《三才藻异》三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屠粹忠撰。粹忠号芝岩，定海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编取故实可备题咏者，分类标题，其目盈万，各括以四言二韵，盖类书之支流，而《蒙求》之变体也。然襞绩成文，繁芜无当。自序谓历二十四载而成，亦劳而无补矣。

△《三才汇编》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龚在升撰。在升字闻，嘉善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苏州府推官。是书分类编纂，为科举对策之用。间附议论，如郊社主合祀，乐律用李文利之说，皆非

确论也。

△《千家姓文》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崔冕撰。冕字贡收，巢县人。是编以村塾所传《百家姓》语无文义，因就史传详加繙阅，得复姓三十四，单姓九百七十二，计千馀六姓，联属其文。较原书为雅驯然，不及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典核有据也。前有康熙癸卯冕自序。

又有如皋冒国柱序。其注即国柱所作，皆但云某代有某人，而不著所出，亦无徵不信矣。

△《教养全书》四十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揔谦撰。揔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分选举、学校、治官、田赋、水利、国计、漕运、治河、师役、盐法十考，节引史文，而取前人评论各参其下，体例略仿《文献通考》，於明代事实，所载尤详。揔谦间附断语，议论亦多醇正。然以视马端临之精博，则犹未能遽相方驾矣。其中不载律算者，以徐光启已有成书；不载輿地者，以顾炎武、顾祖禹二人方事纂辑故也。

△《姓氏谱》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撰。绳远字斯年，嘉兴人。其书杂抄《万姓统谱》而成，舛漏颇甚。疑其录以备用，本非欲著书也。

△《李氏类纂》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撰。是编盖偶抄诸家类书，以备自用。故职官首宗人府，用今制也，而云国朝置大宗正院。改宗人府宗人令一人，乃前朝故事，而以为国朝。此沿袭抄录，而事同未去葛龚者矣。

△《韵粹》一百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国朝朱彝尊撰。彝尊有《经义考》，已著录。是书采古人新颖之语，分韵编次，韵为一卷，所摭不为不富。然惟摭词赋，而不及经史。其词赋引据他书者，亦即以词赋为出典，其病与苏颂《文选双字类要》略同。彝尊学有本原，著述最富，不应为此馊釘之学，其生平文字内未尝言及此书，书中时有阙行阙字，亦似未完之本。疑为摭拾私记以备词赋之用，后人重其淹博，转相传写，遂渐至於流布耳。

△《宫闈小名录》四卷，《后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尤侗撰。侗有《明史艺文志》，已著录。是编补陆龟蒙、洪适、王铨、温豫、张邦几诸录之遗，上起於汉，下迄於明，凡女子以名传者，皆分类编载。一曰后妃，附以公主、外戚。二曰列女，附以妓妾之有节行者。三曰妾婢，附以杂类。四曰妓女，五曰外传，附以寇盗。六曰仙鬼，附以剑侠。每类又有补遗。其补录未尽者，闽县余怀又续为后录一卷，侗并跋而刻之。其旧录所已有

者，亦列其名而不著事迹，注曰已见。其蒐采颇勤，然侗本摘华掇藻，以词赋为工，怀亦选伎徵歌，以风流自命，考证之学，皆非所长。如明代宫人琼莲媚兰之类皆收，而王满堂、杨金英之类名在国史乃遗之，据杜甫诗收其婢阿稽，而刘整之婢绿草载於《文选》乃遗之，据魏文帝诗收刘勋妻王宋，据元稹诗收其女小迎，而焦仲卿妻兰芝，葛沙门妻郭小玉，左思女纨素、蕙芳并见《玉台新咏》乃遗之。

至李波小妹歌之雍容、东飞伯劳歌之莫愁、乔知之诗之窈娘、李白诗之女平阳伎金陵子、李商隐诗之柳枝、杜牧诗之定子、白居易诗之都子、元稹诗之念奴、秦观诗之边朝华、晏殊诗之刘苏哥、欧阳修诗之娇儿以及裴度之黄娥、司空图之鸾台，失之眉睫之前者尤不可胜举。他如唐李冶乃女道士，元薛兰英、蕙英乃富民之女，有《联芳集》，而列之妓女之中；石崇妾绿珠见於本传，窦滔妾赵阳台见於《璇玑图序》，而乃不入之婢妾。则门目颠倒，紫云一人，既入仙鬼，又入补遗。隔六页而两见；赵娟一人，既附王韞秀，又别为一条，越一卷而重出；则排纂多疏。以锦瑟为令狐楚之青衣，犹据《刘攽诗话》；至於段文昌家之膳祖，犹夜来之称针神；鲍生之四弦，犹苏轼之胡琴婢；皆以艺称，非其名字。一概列入，乖谬殊深。甚至同时妇女，连篇累牍，益无体例矣。

△《同姓名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王廷灿撰。廷灿，钱塘人。康熙辛酉举人。官崇明县知县。是书盖因梁元帝及明太常寺卿余寅两《同姓名录》而广之。寅书止於金、元，廷灿则兼及明代。然如宁都魏禧，至康熙己未尚荐举博学鸿词，而取与崇祯末年之魏冲相配，题曰两魏叔子，则取州县户籍而阅之，同姓名者万人可得，何止此八卷乎？又卷三全抄梁元帝书，卷五亦全抄余寅书，又何贵乎屋下屋也。

△《古事苑》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邓志谟撰。志谟字景南，饶安人。是书成於康熙丙寅。摭摭古事，裁为俚偶，凡六十篇，其注释则各附篇末。大致欲仿吴淑《事类赋》，而不能谐以声韵，贯以脉络，遂各为无首无尾，不相联贯之四六云。

△《行年录》（无卷数，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国朝魏方泰撰。方泰字日乾，号鲁峰，江西广昌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是书取古人事迹有年可纪者，各以其年编之，每一岁为一篇。其但有几十岁字而不得其畸零之数者则各立几十馀一篇，其并无几十字可考者，则分立初生、童幼、少壮、老年四篇，而冠以各朝历及制令，附以生辰同生，学生、遗腹、前后身四篇。原本不分卷数，亦无目录，次第颇为颠倒。如凡例称冠以各朝历，而此本以前后身为冠，知非方泰之旧矣。所列儒异兼陈，不免稍失於杂。又随所见闻即据其书载人，不复究其本源，亦稍失之疏略

。

△《石楼臆编》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纶撰。纶字膺垂，松江华亭人。康熙中官国子监学正。是书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中立五十九目。自汉、唐迄於本朝凡关六曹政事者，俱类纪之，於国初以来章疏案牒，亦颇有所徵引。大旨以为场屋对策之用，然书生局於里闾，凡官府故事，未能明习。挂漏殊多，不足尽资考校也。

△《五经类编》二十八卷（通行本）

国朝周世樟编。世樟字章成，太仓人。是编摘取五经之语，分为十门，每门又分子目，皆以备时文之用。末附诸经略说、经义辨讹、辨疑各数条，亦皆无关考证。

△《同人传》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陈祥裔撰。祥裔有《蜀都碎事》，已著录。是书自秦、汉以迄元、明，凡同姓名者，采集成册，末附父子同名字者数人，采摭颇详，去取亦颇矜慎。如《太平广记》中再生之王翰，与唐诗人王翰相同，《通幽记》神婚之李伯禽，与李白子伯禽相类，事既不经，人无可考，今概不录，知非漫无别择，爱奇嗜琐者也。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短耳。

△《古事比》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中德撰。中德字用伯，桐城人。其书以古事之相类者，排比成编。然徵引虽博，挂漏实多。如父子一门中，分世业、世经术为二。以世业属之随会士匄、王羲之、献之，以经术属之韦贤、刘向父子，古今岂仅此一二家耶？盖四部之书，浩如烟海，轶闻琐记，仆数难穷，欲以数十卷书，一一比类而合之，不免自为其难，宜其顾此失彼耳。

△《政典汇编》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天下之事统於六曹，自周官始，后世或因或革，总不出其范围。因分曹排纂古事，删繁提要，随事附以论断。其所取材，大抵《通典》、《通考》二书为多，而元、明之事则多采自王圻《续通考》及邱濬《大学衍义补》云。

△《典引辑要》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昌遂撰。昌遂字秀崖，怀宁人。是书成於康熙庚寅，杂采旧文，各隐括大略而分类编之。其凡例谓制艺一道，固发自性灵，间亦取证於古典。是编所辑，足供举业家之考证。其宗旨如是，书可知矣。

△《广事类赋》四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华希闵撰。希闵字豫原，无锡人，康熙庚子举人。希闵因校刻吴淑《事类赋》，病其未备，乃广为此编，附刻其后，凡二十七门，一百九十一子目，亦

如淑例自注，然终不逮淑书也。

△《根黄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文源撰。文源，长泰人。是书以三礼之文，割裂排纂，分律吕、封建、井田、学校、祭祀为五门，每门之中又各为子目。其曰根黄者，取黄锺为万事根本意也。卷前则敬录圣祖御制黄锺为万事根本说一篇，与朱子请修三礼劄子一首，以志编辑所自。其训释辩论，一以钦定义疏为折衷，间亦附以己见。其凡例云，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然书中所录，多与四子书典故相发明，仍不过举业津梁而已。故今列之类书类焉。

△《三体摭韵》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国朝朱昆田撰。昆田字西峻，秀水人，彝尊子也。承其家学，亦以博涉为功。是编仿阴氏《韵府》之例，采前人新艳字句，排纂成编，所录至元而止，惟取骚赋诗三体，故以为名。摭拾颇为繁富，然词人琢语，葶甲新意者十之一，镕铸旧文者十之九，未可一字一句据为根底。即以一东韵而论，阿童为王濬小字，见《三国志》注，乃云出苏轼诗。鹤氄毳而不舞乃羊祜事，见《世说新语》，乃云本陆龟蒙诗。此犹云惟引词赋，不及子史也。至於椒风殿名见《两都赋》，乃引崔国辅诗。唐弓字见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乃引贺知章诗。比红儿自有罗虬本诗，乃引陆游诗，是即词赋之中已舍前取后。他如已引古诗之鱼戏莲叶东，又引岑德诗之莲东自可戏，别出莲东一条，已引卫象诗之鹊血凋弓湿未乾，又引梅尧臣诗之休调鹊血弓，别出鹊血弓一条，更繁复少绪。至梁简文帝诗之剑饰丹阳铜，字本从金，乃讹收於桐字下。则校讎亦未精矣。盖草创未定之本。后人以其名父之子，遂录传之，不知反为昆田累也。

△《文献通考节贯》十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周宗濂撰。宗濂有《耻亭遗书》，已著录。是书取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圻《续通考》首尾编次，仍如二十四门之旧。惟帝系象纬、物异、四裔、节义、方外六门，以难於节录置之，其因文附见者，如户口考之奴婢占役，学校考之祠祭褒赠诸条，亦多刊削。盖意主便於记诵，为场屋对策之用。固不能以著书体例绳之耳。

△《考古略》八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文清撰。文清有《周礼会要》，已著录。文清初著有《考古源流》四百七十五卷，乃汇采《三通》、《玉海》、《册府元龟》、《通鉴纲目》、《大事纪》、《学海津逮》、《性理》诸书而成，未及刊布。此本乃先摘其浅近切要者，辑以成编，故名曰略。

△《考古原始》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文清编。初，明嘉靖中，桐城赵鋌撰《古今原始》十四卷，以历代帝王

编年纪载，各著其事所自始。文清以赵书原本自天皇氏至阴康氏荒渺无稽，为之刊削，依圣经断自伏羲，并补正讹阙，讫明神宗而止。考世本多载事始，其书久佚，冯贽事始亦无传本。文清此书，餽釘牵合，亦与赵氏书相等。又不著出典，益不足徵。至卷末补遗各条，尤如兔园册子。文清尝纂《考古略》一书，其凡例中自叙生平所著述，不及是书，殆坊贾所托名也。

△《春秋经传类联》（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绳曾撰。绳曾字武沂，无锡人。雍正庚戌进士，官扬州府教授。是书取春秋经传之词，稍加点窜镕铸，集为对偶，凡三十四类。自序有曰，宋徐晋卿《春秋类对赋》，拘於声韵，选词难工，事弗类从，犹如野战，乃犹列入经解，得与诸家炳如列星，并垂不朽。兹编分类汇集，联为骈体，以便记诵。宁律不谐，不使句弱；宁句不工，毋使语俗。开府之长，庶几有取乎？其自命甚高。所称开府之长，殆以倪璠注《庾信集》称其善用《左传》欤。然晋卿何足道，而殫竭心力争此不足重轻之短长，是亦可已不已矣。

△《杜韩集韵》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汪文柏撰。文柏字秀青，号柯庭，嘉兴人。官兵马司指挥。其书取杜、韩二家诗句，案今韵摘出，编於字下，以为吟咏者取资。每卷各分上、中、下。凡杜、韩所未押者，则存其韵於部尾。所摘之句，不著原题。盖宋人《十二先生诗宗》之类也。

△《古今记林》二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士汉撰。士汉有《秘书》二十一种，已著录。是书分二十七类，自正史以迄百家，随笔摘录。自谓义例有二，一纪淑慝以示劝戒，一蒐瑰琦以资见闻。

然大约从类书中抄撮而成。

△《古学捷录》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应麀撰。应麀原名应明，字缙英，莆田人。其书为科举答策而作，凡十篇，每篇各有子目。所采皆明人类书，殊多舛误。

△《读古纪源》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何懋永撰。懋永字念修，山阴人。其书分为二编，一曰三才纬略，一曰六官综制。共分为九考。皆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

△《经济宏词》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是书前有凡例，题汪学信四如父编次，卷首又题新安太易父汪以时选辑。无序无跋，未审果出谁手。凡分十二门，皆明人之文，可以为场屋答策之用者，其凡例亦自称取便制举业云。

△《唐句分韵初集》四卷、《二集》四卷、《续集》二卷、《四集》五卷（两

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马瀚撰。瀚字炎洲，顺天人。其书以唐人诗句分一百七韵，编次以为集句之用。《初集》、《二集》兼取五言、七言，《续集》、《四集》则惟取七言。

△《政谱》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栗夷撰。栗夷字心菴，山阴人。是编摘录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及邱濬《大学衍义补》诸书，以类排纂，分十二门，虽以《政谱》为名，实则策略而已。篇首总名，题曰《象山岩新书》，盖其杂著中之一也。

△《是菴日记》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拥编。拥字蔚芝，号是菴，爵里无考。卷首所列引用书目，有李渔《闲情偶寄》，则近时人耳。卷中采辑诸书，分类排纂，凡为十四门。各注所引之书，亦间附以己意。其凡例自云，会心即录，叙次不伦，挂漏孔多，体殊握要。盖亦随意撮抄之书也。

△《类书纂要》三十三卷（内府藏本）

国朝周鲁撰。鲁字南林，无锡人。是编於类书之内稗贩而成，讹舛相仍，皆不著其出典，流俗沿用，颇误后来。

△《骈语类鉴》四卷（编修周厚辕家藏本）

国朝周池撰。池有《唐鉴偶评》，已著录。是书兼仿李瀚《蒙求》、吴淑《事类赋》之体，以故事可资法戒者，编为俪偶，不立门目，惟以韵部分篇。末一卷为闺鉴十二篇，幼鉴十篇，则妇人及童子事也。中有一篇仅一二韵者，意亦编纂未竟之稿欤。

——右“类书类”二百一十七部，二万七千五百零，四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四十 子部五十

○小说家类一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於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汉书艺文志注》，凡不著姓名者，皆班固自注。）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於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

。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晋葛洪撰，洪有《肘后备急方》，已著录。黄伯思《东观馀论》称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说，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检书后有洪跋，称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云云。

伯思所说，盖据其文。案《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於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至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始载葛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今在此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

则指为葛洪者实起於唐，故《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遂注曰晋葛洪撰。然《酉阳杂俎语资篇》别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晁公武《读书志》亦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盖即据成式所载庾信语也。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匱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馀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如《汉书》载文帝以代王即位，而此书乃云文帝为太子。《汉书》又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并谋逆自杀，而此书乃云胥格猛兽陷脰死，安与方士俱去。《汉书杨王孙传》即以王孙为名，而此书乃云名贵。似是故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异同之文。又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然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段成式所述信语，亦未见於他书，流传既久，未可遽更。今姑从原跋，兼题刘歆、葛洪姓名，以存其旧。其书诸志皆作二卷，今作六卷。据《书录解题》，盖宋人所分，今亦仍之。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

△《世说新语》三卷（内府藏本）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义庆事迹具《宋书》。孝标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书》。黄伯思《东观馀论》谓《世说》之名肇於刘向，其书已亡

，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唐艺文志》称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崇文总目》惟载十卷。晁公武谓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谓家有详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自明以来，世俗所行凡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注文多所删节，殊乖其旧；一为袁褰所刊，盖即从陆本翻雕者，虽板已刊敝，然犹属完书。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於伦，未为通论。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酈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朝野僉载》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唐张鷟撰。鷟有《龙筋凤髓判》，已著录。此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十卷。《宋史艺文志》作《僉载》二十卷，又《僉载补遗》三卷。《文献通考》则但有《僉载补遗》三卷。此本六卷，参考诸书皆不合。晁公武《读书志》又谓其分三十五门，而今本乃逐条联缀，不分门目，亦与晁氏所记不同。考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鷟在开元中，姚崇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赐死，其子上表请代，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长史而卒。计其时尚在天宝之前，而书中有宝历元年资阳石走事，宝历乃敬宗年号。又有孟宏微对宣宗事，时代皆不相及。案尤袤《遂初堂书目》亦分《朝野僉载》及《僉载补遗》为二书，疑《僉载》乃鷟所作，《补遗》则为后人附益。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而陈振孙所谓书本三十卷，此其节略者，当即此本。盖尝经宋人摘录，合《僉载》、《补遗》为一。删并门类，已非原书，又不知何时析三卷为六卷也。其书皆纪唐代故事，而於谐噱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於纤碎，故洪迈《容斋随笔》讥其记事琐屑撻裂，且多媒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於见闻也。

△《唐国史补》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录。此书其官尚书左司郎中时所作也。书中皆载开元至长庆间事，乃续刘餗小说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每条以五字标题。所载如谓王维取李嘉祐水田白鹭之联，今李集无之。又记霓裳羽衣曲一条，沈括亦辨其妄。又谓李德裕清直无党，谓陆贽诬于公异

，皆为曲笔。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廌、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綰、孔戣、田布、邹待徵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於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擣菹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采者不一而足。自序谓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则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欧阳修作《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

△《大唐新语》十三卷（内府藏本）

唐刘肃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结衔乃题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未详孰是也。所记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凡分三十门，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有自序，后有总论一篇，称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杂史类中。

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是书本名《新语》，《唐志》以下诸家著录并同。明冯梦祯、俞安期等因与李厓《续世说》伪本合刻，遂改题曰《唐世说》，殊为臆撰。商刻入《稗海》，并於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亦较冯氏姚氏之本更为疏舛。今合诸本参校，定为书三十篇。

总论一篇，而复名为《大唐新语》，以复其旧焉。

△《次柳氏旧闻》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所记皆玄宗遗事，凡十七则。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谓史官柳芳，上元间徙黔中。高力士时亦徙巫州，相与周旋。

因得闻禁中事，记为一书，曰问高力士。太和中诏求其书，宰相王涯等向芳孙度支员外郎璟索之不获。而德裕父吉甫及与芳子吏部郎中冕游，尝闻其说，以告德裕，德裕因追忆录进。《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太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进《御臣要略》及《柳氏旧闻》三卷，盖即其事。惟卷数与今本不合，殆二书共为三卷欤？中如元献皇后服药张果饮堇汁、无畏三藏祈雨、吴后梦金甲神、兴庆池小龙、内道场素黄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倾轧及乳媪以他儿易代宗事，亦似非实录。存以备异闻可也。柳瑛常侍言旨（案：此书无别行之本，此据陶宗仪《说郛》所载。）首载李辅国逼胁玄宗迁西内事，云此事本在朱厓太尉所续《程史》第十六条内，盖以避时事，所以不书也。考德裕所著，别无所谓《程史》者，知此书初名《程史》，后改题今名。又知此书本

十八条，删此一条，今存十七。至其名《程史》之义，与所以改名之故，则不可详矣。

△《刘宾客嘉话录》一卷（内府藏本）

唐韦绚撰。绚字文明，京兆人。《唐书艺文志》载韦绚《刘公嘉话录》一卷。注曰：绚，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万禹也。《宋史艺文志》则载绚《刘公嘉话》一卷，又《宾客嘉话》一卷。《刘公嘉话》当即此书，《宾客佳话》则诸家著录皆无之。当由诸书所引或称《刘公嘉话》，或称《刘宾客嘉话》，故分为二书，又误脱刘字耳。诸史艺文志未有荒谬於《宋史》者，此亦一徵矣。

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大中十年绚自序，称为江陵少尹时，追述长庆元年在白帝城所闻於刘禹锡者。末有乾道癸巳卜園跋，称《新唐书》多采用之，而人罕见全录，家有旧本，因鋟版於昌化。则此本当从宋刻录出。然赵明诚《金石录》引此书中所载武氏碑失其龟首，及灭去武字事，力辨其妄，而此本无此条。

考《太平广记》一百四十三卷引此事，云出《戎幕闲谈》，或明诚以是书亦韦绚所作，偶然误记。（案：《续说郛》载《戎幕闲谈》亦有此条，知为明诚误记，非《太平广记》之误。）至所载昭明太子胫骨一条，人腊一条，卢元公病疽一条（案：此本删去卢字，直作元公），蜀王琴一条，李勉百衲琴一条，碧落碑一条，狸骨方一条，张憬藏书台字一条，张嘉祐改忻州一条，王廙《书画》一条，《戏场刺猬》一条，《汲冢书》一条，牡丹花一条，王僧虔书一条，陆畅《蜀道易》一条，魏受《禅碑》一条，张怀瓘《书断》一条，灞山九井一条，虎头致雨一条，五星浮图一条，宝章集一条，紫芝殿一条，王次仲化鸟一条，李约葬商胡一条，杨汝士说项斯一条，蔡邕《石经》一条，借船帖一条，飞白书一条，章仇兼琼镇蜀日女童为夜义所掠一条，寒具一条，昌黎生改金根车一条，辨迂莺字一条，谢太傅碑一条，《千字文》一条，郑虔《三绝》一条，郑承嘏遇鬼一条，尧女冢一条，白居易补银佛像一条，谢真人上升一条，皆全与李焯《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其文必拙陋不通。盖《学海类编》所收诸书，大抵窜改旧本，以示新异。遂致真伪糅杂，炫惑视听。幸所搀入者尚有踪迹可寻，今悉刊除，以存其旧。中昌黎生改金根车一条，王楙《野客丛书》引之，辨迂莺字一条，黄朝英《缙素杂记》引之，亦均作刘禹锡《嘉话》，或一事而两书互见。疑以传疑，姑并存之。虽残阙之馀，非复旧帙，然大概亦十得八九矣。

△《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郑处海撰。处海字延美，荥阳人。宰相馀庆之孙。太和八年登进士第。官至

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事迹附见《旧唐书郑馀庆传》。是书成於大中九年，有处海自序。案史称处海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於世。

晁公武《读书志》则载《明皇杂录》二卷，然又曰《别录》一卷，题补阙所载十二事。则史并别录数之，晁氏析别录数之也。叶梦得《避暑录话》曰：郑处海《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以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曰：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不独为曲江而设也。

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亲接，安可轻书耶云云。则处海是书亦不尽实录。然小说所记，真伪相参，自古已然，不独处海。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实，遂废此一书也。《避暑录话》又曰，卢怀慎好俭，家无珠玉锦绣之饰，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璟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此理。此事盖出郑处海《明皇杂录》，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无此一条，然则亦有所有佚脱，非完帙矣。

△《因话录》六卷（内府藏本）

唐赵璘撰。璘字泽章。据《唐书宰相世系表》，称南阳赵氏，后徙平原。璘即德宗时宰相宗儒之从孙，而昭应尉伉之子也。开成三年进士及第。大中七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并见本书及《唐书艺文志》。明商濬刻此书入《稗海》，题为《员外郎》，未详所据也。其书凡分五部：一卷宫部，为君，记帝王；二卷、三卷商部，为臣，记公卿百僚；四卷角部，为人，凡不仕者咸隶之；五卷徵部，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六卷羽部，为物，凡一时见闻杂事无所附丽者，亦并载焉。璘家世显贵，又为西眷柳氏之外孙，能多识朝廷典故。《东观奏记》载唐宣宗索科名记，郑顛令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上进，是亦娴於旧事之明徵。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其间如记刘禹锡徙播州刺史一条，称柳宗元请以柳易播，上不许，宰相裴度为言之，始改连州。司马光《通鉴考异》以为宗元墓志乃将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许。又禹锡除播州时，裴度未尝入相，所记皆失事实。又记大中七年诏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以太阳当亏，罢之。今考《通鉴》是年文宗实以风疾不视朝，日食在二月朔，不应预罢朝贺，所载亦不免於缘饰。然其他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

△《大唐传载》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唐、宋艺文志俱不载。前有自序，称八

年夏，南行岭峽，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考穆宗以后，惟太和、大中、咸通乃有八年，此书不著其纪元之号，所云八年者，亦不知其在何时也。所录唐公卿事迹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於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惟称贞元中郑国、韩国二公主加谥为公主追谥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阳昭公主有谥已在前。又萧颖士逢一老人，谓其似鄱阳王，据《集异记》乃发冢巨盗，而此纪之以为异人。如此之类，与诸书多不合。盖当时流传互异，作者各承所闻而录之，故不免牴牾也。

△《教坊记》一卷（内府藏本）

唐崔令钦撰。是书《唐书艺文志》著录，又总集类中载令钦注庾信《哀江南赋》一卷，然均不言令钦何许人，盖修《唐书》时其始末已无考矣。所记多开元中猥杂之事，故陈振孙讥其鄙俗。然其后记一篇，淳淳於声色之亡国，虽礼为尊讳，无一语显斥玄宗，而历引汉成帝、高纬、陈叔宝、慕容熙，其言割切而著明。乃知令钦此书，本以示戒，非以示劝。《唐志》列之於经部乐类，固为失当，然其风旨有足取者。虽谓曲终奏雅，亦无不可，不但所列曲调三百二十五名足为词家考证也。

△《幽闲鼓吹》一卷（内府藏本）

唐张固撰。固始末未详。是书末有明顾元庆跋，称共二十五篇，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言合。今检此本乃二十六篇，盖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耳。元庆又称固在懿、僖间采摭宣宗遗事，则殊不然。书中元和、会昌间事不一而足，非仅记宣宗事也。又称姚文公《唐诗鼓吹》序谓宋高宗退居德寿宫，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其言不知何据，元庆亦以为疑。今考《唐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张固《幽闲鼓吹》一卷，则出自唐人，更无疑义。纵高宗别有《幽闲鼓吹》，亦书名偶同，不得以此本当之矣。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

△《松窗杂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案此书书名，撰人诸本互异。《唐志》作《松窗录》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录》一卷，题李潜撰。《文献通考》作《松窗杂录》一卷，题韦潜撰。历代小史则书名与《通考》同，人名与《宋志》同。盖传刻舛讹，未详孰是。此本为范氏天一阁旧抄，书名、人名并与历代小史同，今姑从以著录，亦三占从二之义也。其文与历代小史所刻大概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条及姚崇姨母卢氏一条，以司马光《通鉴考异》证之，其中宗一条实原书所有，知小史为佚脱矣。书中记唐明皇事颇详整可观，载李泌对德宗语论明皇得失亦了若指掌。《通鉴》所载泌事，多采取李肇《邺侯家传》，纤悉必录，而独不及此语，是亦足以补史阙。惟谓中宗召宰相苏环、李峤子进见，二子皆童年，因

令奏所通书。颀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亦进曰：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云云。案颀於则天长安二年已为御史，瑰为相时，颀为中书舍人，父子同掌枢密，并非童年。故司马光深斥其说，颀不免於诬妄云。

△《云溪友议》三卷（内府藏本）

唐范摅撰。摅始末未详。《唐书艺文志》注称为咸通时人。而书中李涉赠盗诗一条，称乾符己丑岁客於雪川，亲见李博士手迹。考乾符元年为甲午，六年为己亥，次年庚子改元广明，中间无己丑。己丑实为咸通十年，疑书中或误咸通为乾符，否则误己亥为己丑，然总之僖宗时人矣。摅自号五云溪人，故以名书。

五云溪者，若耶溪之别名也。其书世有二本。一分上、中、下三卷，每条各以三字标题，前有摅自序。一为商濬《稗海》所刻，作十二卷，而自序及标题则并佚之。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已称《唐志》三卷，今本十二卷，则南宋已有两本矣。

《宋史艺文志》作十一卷，则刊本误二为一也。此为泰兴季振宜家所藏三卷之本，较商氏所刻为完善，所录皆中唐以后杂事。其中如记安禄山生於邓州南阳，与姚汝能禄山事迹所记生於营州阿轧荦山者不同，殆传闻之误。记李白蜀道难为房琯、杜甫厄於严武而作，宋萧士赧李诗补注已驳之。他如陈子昂为射洪令段简所杀在武后时，章仇兼琼判梓州事在天宝以后，时代迥不相及。杀王昌龄者闾邱晓，杀闾邱晓者张镐，与高适亦不相关。乃云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高适侍郎为王江宁申冤，殊不可解。陈拾遗句下注曰陈冕字子昂，亦与史不符。又周德华唱贺知章杨柳枝词一篇，今本据韦毅《才调集》，《才调集》又据此书。然古词但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杨柳枝一调，实兴自中唐白居易诸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班班可考，知章时安有是题？皆委巷流传，失於考证，至於颂于頔之宽仁，诋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而李群玉黄陵庙诗一条，侮谑古圣，尤小人无忌之谈，皆不足取。然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棻《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

△《玉泉子》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唐代杂事，亦多采他小说为之。如开卷裴度一条，全同《因话录》，韩昶金根车事，先载《尚书故实》，不尽其所自作也。案《宋艺文志》载《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与此本卷数不符，似别一书。《书录解题》作《玉泉笔端》三卷，称前有中和三年序，末有跋，称出於淮海相公之孙扶

风李昭德家，此本皆无之。然中和乃僖宗年号，而书中有昭宗之文，时代不符，则亦决非此本。《书录解题》又云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此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三者之中，此犹约略近之矣。

△《云仙杂记》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唐金城冯贲撰。贲履贯无可考。其书杂载古人逸事。如所称戴逵双柑斗酒往听黄鹂之类，诗家往往习用之，然实伪书也。无论所引书目皆历代史志所未载。即其自序称天复元年所作，而序中乃云天祐元年退归故里。书成於四年之秋，又数岁始得终篇，年号先后，皆复颠倒，其为后人依托，未及详考明矣。

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有冯贲《云仙散录》一卷，亦有天复元年序。振孙称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疑贲为子虚乌有之人。洪迈《容斋随笔》、赵与峕《宾退录》所说亦皆相类，然不能指为何人作。张邦基《墨庄漫录》云，近时传一书，曰《龙城录》，乃王性之伪为之。又作《云仙散录》，尤为怪诞。又有李歆注杜甫诗，注东坡诗，皆性之一手，殊可骇笑。然则为王铎所作无疑矣。惟陈振孙称《云仙散录》一卷，此乃作《云仙杂记》十卷，颇为不同。然孔传《续六帖》所引散录，验之皆在此书中，其为一书无疑。卷数则陈氏误记，书名则后人追改也。此本为叶盛菴竹堂所刊，较《说郛》诸书所载多原序一篇。其书未经删削，较他本独为完备，今据以著录焉。

△《唐摭言》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五代王定保撰。旧本不题其里贯。其序称王溥为从翁，则溥之族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定保为吴融之壻，光化三年进士，丧乱后入湖南。《五代史南汉世家》称定保为邕管巡官，遭乱不得还，刘隐辟置幕府，至刘龚僭号之时尚在，其所终则不得而详矣。考定保登第之岁，距朱温篡唐仅六年。又序中称溥为丞相，则是书成於周世宗显德元年以后，故题唐国号不复作内词。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书盖其暮年所作也。同时南唐乡贡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与定保书同名。今晦书未见，而定保书刻於商氏《稗海》者删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为松江宋宾王所录，末有跋语，称以汪士鋐本校正，较《稗海》所载特为完备。近日扬州新刻，即从此本录出。惟是晁公武《读书志》称是书分六十三门，而此本实一百有三门，数目差舛，不应至是，岂商濬之前已先有删本耶？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覘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据定保自述，盖闻之陆扈、吴融、李渥、颜尧、王溥、王涣、卢延让、杨赞图、崔籍若等所谈云。

△《中朝故事》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南唐尉迟偓撰。偓履贯未详。书首旧题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赐紫金鱼袋臣尉迟偓奉旨纂进，盖李氏有国时偓为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为出太宗之后，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也。其书皆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旧闻。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中间不可尽据者，如宣宗为武宗所忌，请为僧，游行江表一事，司马光《通鉴考异》已斥其鄙妄无稽，又路岩欲害刘瞻，赖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时镇幽州者乃张允伸，非张公素，所记殊误。又郑畋鬼胎一事，与唐人所作《齐推女传》首尾全同，而变其姓名，尤显出蹈袭。然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徵。如崔彦昭、王凝相讎一事，司马光《考异》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

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固未尝不足以资参证也。

△《金华子》二卷（永乐大典本）

南唐刘崇远撰。崇远家本河南，唐末避黄巢之乱，渡江南徙。仕李氏为文林郎，大理司直。尝慕皇初平之为人，自号金华子，因以为所著书名。崇远有自序一篇，颇具梗概。序末题名，具官称臣，不署年月。而书中所称烈祖高皇帝者，乃南唐先主李昇庙号，又有昇元受命之语，亦南唐中主李景纪年，晁公武《读书志》乃以为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泛指为五代人，宋濂《诸子辨》则并谓其人不可考。诸说纷纭，皆未核其自序而误也。其书《宋艺文志》作三卷，世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者蒐辑尚得六十馀条。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其中於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观《资治通鉴》所载宣宗对令狐綯，李景让禀母训、王师范拜县令、王式驭乱卒诸事，皆本是书，则司马光亦极取之。惟其纪刘鄩袭兖州一条以兖帅为张姓，而考之五代欧、薛二史，则当时兖帅实葛从周，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固悬绝矣。胡应麟《九流绪论》乃以鄙浅讥之。考应麟仍以崇远为唐人，不纠晁氏之误，知未见其自序。又取与刘基《郁离子》、苏伯衡《空同子》相较，是并不知为记事之书，误侷诸立言之列。明人诡薄，好为大言以售欺，不足信也。谨哀缀编次，分为二卷，而以崇远原序冠之简端，以存其略焉。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唐末为秦州节度判官，后仕蜀为翰林学士。唐庄宗平蜀，复以为秦州节度判断。废帝时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晋高祖时为谏议大夫。汉高祖时复为翰林学士承旨，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

，太子少保。周显德三年乃卒。事迹具《五代史杂传》。晁公武《读书志》曰：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分为四卷。洪迈《容斋随笔》则以为托名仁裕，摘其中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开元初作翰林学士；一为郭元振贬死后十年，张嘉贞乃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壻；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陈雄师。所驳诘皆为确当。然苏轼集中有读《开元天宝遗事》四绝句，司马光作《通鉴》亦采其中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语，则其书实在二人以前，非《云仙散录》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於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是即其失。必以为依托其名，则事无显证。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谓不出义庆手也。故今仍从旧本，题为仁裕撰焉。

△《鉴戒录》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蜀何光远撰。光远字辉夫，东海人。孟昶广政初，官普州军事判官。其书多记唐及五代间事，而蜀事为多，皆近俳谐之言。各以三字标题，凡六十六则。赵希弁《读书后志》以为辑唐以来君臣事迹可为世鉴者，似未睹其书，因其名而臆说也。旧本前有刘曦度序，亦见希弁志。《宋史艺文志》遂以刘曦度《鉴戒录》三卷、何光远《鉴戒录》三卷分为二书，益舛误矣。书中间有夹注，如判木夹一条云，此答木夹书，元是胡曾与路岩相公镇蜀日修之，非为高骈相公也。何光远误述危乱黜一条云，据《禅月诗集》中此诗自哭涪州张侍郎，非张拾遗，何光远错举证也。四公会一条云，此篇元在《本事诗》中，叙说甚详。何光远重取论说，又加改易，非也。皆驳正光远之说，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为十卷，有朱彝尊跋，称从项元汴家宋本影写，则犹宋人所分也。今观所记，如徐后事一条所载王承旨诗，《后山诗话》以为花蕊夫人作。蜀门讽一条所载向瓚嘲蒋炼师诗，《南唐近事》以为庐山道士，其语大同小异犹可曰传闻异词。鉴冤辱一条，全剽袭殷芸小说，东方朔辨怪哉虫事（案：小说已佚，此条见《太平广记》四百七十三），已为附会；鬼传书一条，不知《水经注》有梁孝直事，更属粗疏。至逸士谏一条，称昭宗何后荒於从禽，考《新唐书后妃列传》，昭宗奔播岐、梁间，后侍膳，无须臾去。《旧唐书》亦云，后於蒙尘薄狩之中，尝侍膳御，不离左右，安得有畋游之事？且昭宗寄命强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纵后畋游，恒至六十里外？殊为诬诞。灌铁汁一条，称秦宗权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乱，是为盗贼藉口，尤不可以训。特以其为五代旧书，所载轶事遗文，往往可资采掇，故仍录之小说家焉。

△《南唐近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郑文宝撰。文宝有《江表志》，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题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盖犹未仕宋时所作。《宋史艺文志》作《南唐近事集》，名目小异，未详何据，然《宋史》多舛谬，集字盖误衍也。其体颇近小说，疑南唐亡后，文宝有志於国史，蒐采旧闻，排纂叙次，以朝廷大政入《江表志》，至大中祥符三年乃成。其余丛谈琐事，别为缉缀，先成此编。一为史体，一为小说体也。中如控鹤致毙一诗，先见蜀何光远《鉴戒录》，乃女冠蒋炼师事，而此以为庐山九空使者庙道士，似不免於牵合附会。又如韩偓依王审知以终，未见南唐之平闽，乃记其金莲烛跋事，亦失断限。然文宝世仕江南，得诸闻见，虽浮词不免，而实录终存，故马令、陆游《南唐书》采用此书几十之五六，则宋人固不废其说矣。书中以庆王宏茂作王宏，严可求作严求，刘存中作刘存忠，所记姓名多与他书不合。

又此书之杜业，《江表志》作杜光邺，尤自相违异。殆传抄者有所讹漏，不尽旧本欤。

（案：偏霸事迹，例入载记。惟此书虽标南唐之名，而非其国记，故入之小说家。盖以书之体例为断，不以书名为断，犹《开元天宝遗事》，不可以入《史部》也。）△《北梦琐言》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孙光宪撰。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十国春秋》作贵平人，而自题仍称富春。考光宪自序，言生自岷峨，则当为蜀人。其曰富春，盖举郡望也。仕唐为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兴为从事。后劝高继冲以三州归宋，太祖嘉之，授黄州刺史以终。《五代史荆南世家》载之甚明。旧以为五代人者，误矣。所著有《荆台集》、《橘斋集》、《笔佣集》、《巩湖集》、《玩蚕书》、《续通历》等书，自宋代已散佚，惟是书独传於后。其曰《北梦琐言》者，以《左传》称田於江南之梦，而荆州在江北，故以命名，盖仕高氏时作也。所载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条多载某人所说，以示有徵，盖用《杜阳杂编》之例。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而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故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多采其文。晁公武《读书志》载光宪《续通历》十卷，辑唐及五代事以续马总之书，参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阿保机、吴、唐、闽、广、吴越、两蜀事迹。太祖以所记多不实，诏毁其书。而此书未尝议及，则语不甚诬可知矣。世所行者凡二本，一为明商濬《稗海》所刻，脱误殆不可读。近时扬州新刻，乃元华亭孙道明所藏，犹宋时陕西刊版，差完整有绪。故今以扬州本著录，不用商氏本云。

△《贾氏谈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入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淳化中官至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洎

为李煜使宋时录所闻於贾黄中者，故曰《贾氏谈录》。前有自序，题庚午岁，为宋太祖开宝三年。《宋史贾黄中传》载黄中官左补阙在开宝初，与此序合，盖其时为泊馆伴也。又序末称贻诸好事，而晁公武《读书志》乃称南唐张洎奉使来朝，录贾黄中所谈，归献其主。殆偶未检此序欤？史称黄中多知台阁故事，谈论亶亶，听者忘倦，故此录所述皆唐代轶闻。晁氏称原书凡三十馀事，明陶宗仪《说郛》所载仅九事，宋曾慥《类说》所载亦仅十七事，惟《永乐大典》所载较曾、陶二本为详。今从各韵蒐辑，参以《类说》，其得二十六事。视洎原目，盖已及十之九矣。原叙一篇，《说郛》、《类说》及《永乐大典》皆佚之，惟《说郛》有其全文，今仍录冠卷首，以补其阙。是书虽篇帙无多，然如牛李之党，其初肇衅於口语，为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纪》一书，晁公武亦尝据此录以辨韦瓘之诬。他如兴庆宫、华清宫、含元殿之制，淡墨题榜之始，以及院体书、百衲琴、澄泥研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较他小说固犹为切实近正也。

△《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张齐贤撰。齐贤字师亮，曹州人，徙居洛阳。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司空致仕。卒谥文定。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前题乙巳岁，乃真宗景德二年齐贤以兵部尚书知青州时所作。皆述梁、唐以还洛城旧事，凡二十一篇，分为五卷。《书录解题》目次与此本合，独晁氏《读书志》作十卷。

今按自序，明言五卷，而检《永乐大典》所载此书之文，亦无出此本外者，则《读书志》字误明矣。书中多据传说之词，约载事实以为劝戒。自称凡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亦别传外传之比。然如衡阳周令妻报应、洛阳染工见冤鬼、焦生见亡妻诸条，俱不免涉於语怪。又如李少师贤妻一条，称契丹降王东丹，朝廷密害之，非命而死，契丹已知之，李肃奉命护丧柩送归，忧沮不知其计云云。

案《通鉴》、《五代史》，东丹即辽太祖长子，太宗之兄，奔唐为昭信节度使，赐名赞华。因太宗助石晋起兵，潞王遣宦者秦继旻、皇城使李彦绅杀之於其第。

是东丹之死，实缘潞王以兵败逞忿，旋即灭亡。晋高祖后为之备礼送归。时隔两朝。在晋人本无密害之事，又何所疑嫌而遽形忧沮？此事殆出传闻之讹，殊不可信。至如纪张全义治洛之功，极为详备，则旧史多采用之。其他佚事，亦颇有足资博览者，固可与《五代史阙文》诸书同备读史之考证也。

△《南部新书》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钱易撰。旧本卷首题箴后人，盖以《姓谱》载钱氏出箴铿也。易字希白，吴

越王侗之子。真宗朝官至翰林学士。是书乃其大中祥符间知开封县时所作。皆记唐时故事，间及五代，多录轶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

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於考证尚属有裨。晁公武《读书志》作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记则作十卷为是。公武所记，殆别一合并之本也。世所行本，传写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

别有一本，从曾慥《类说》中摘录成，帙半经删削，阙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馀条，首尾完具，以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备，当为足本矣。

△《王文正笔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谥文正。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乃所记朝廷旧闻，凡三十馀条，皆太祖、太宗、真宗时事，其下及仁宗初者，仅一二条而已。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据，故李焘作《通鉴长编》，往往全采其文。如记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羽书边奏无虚日，旦以为忧，沆谓他日天下宁晏，未必端拱无事。及北鄙和好，登封行庆，旦疲於赞导，始服李之深识云云。司马光《涑水纪闻》亦载其事，则谓和好既成，而沆独忧之。

李焘《考异》谓沆卒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议始成，光盖偶未及考，当以曾说为长。此类皆为能得其实。惟景德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继忠一条乃谓兵罢改元，亦未免有误。又继忠兵败降辽，不能死国，反为所任用，殊亏臣节，虽有启导和好之力，殊不足自赎。曾乃以尽忠两国许之，褒贬尤为失当矣。

△《儒林公议》二卷（内府藏本）

宋田况撰。况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徙居信都。举进士，又举贤良方正。为太常丞，辟陕西经略判官，入为右正言。历帅秦、蜀，擢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景灵宫，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所著有《奏议》三十卷，久佚不传。是编记建隆以迄庆历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详，五代十国时事亦间附以一二条。盖杂录而成，故前后多未次序。其记入阁会议诸条，明悉掌故，皆足备读史之参稽，其持论亦皆平允。《东都事略》称况尝作好名、朋党二论，极以为戒。

而是编内范仲淹、欧阳修诸条亦拳拳於党祸所自起，无标榜门户之私，公议之名，可云无忝矣。又况曾为夏竦幕僚，好水川之役，况上疏极论之，竦不出师，盖用况之策。书中虽於竦多恕词，而於富弼诸人竦所深嫉者，仍揄扬其美

，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其心术醇正，亦不可及。盖北宋盛时，去古未远，儒者犹存直道，不以爱憎为是非也。此本末有嘉靖庚戌阳里子柄一跋，不知何许人，论此书颇详，今仍录存之。商濬刻《稗海》，以此跋为宋无名氏作，殊为疏舛。今据旧本改正焉。

△《涑水记闻》十六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光有《易说》，已著录。是编杂录宋代旧事，起於太祖，讫於神宗，每条皆注其述说之人，故曰记闻。或如张咏请斩丁谓之类，偶忘名姓者，则注曰不记所传，明其他皆有证验也。间有数条不注者，或总注於最后一条，以括上文，或后来传写不免有所佚脱也。其中所记国家大政为多，而亦间涉琐事。

案《文献通考温公日记》条下引李焘之言曰：文正公初与刘道原共议取实录、国史，旁采异闻，作《资治通鉴后纪》。今所传记闻及日记，朔记，皆后纪之具也。光集有与范梦得论修《通鉴长编》书，称妖异有所警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於繁，毋失於略云云。此书殆亦是志欤。至於记太祖时宋白知举一事，自注云疑作陶穀。记李迪、丁谓斗阅一事，前一条称上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草制，罢谓政事，惟演乃出迪而留谓；后一条称诏二人俱罢相，迪知郢州，明日谓复留为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间一事，前一条云间旺荣，后一条云间刚朗。凌招抚保州乱兵一事，前一条云田况，后一条云郭逵。闻见异词，即两存其说，亦仍《通鉴考异》之义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实录》，秉笔者极天下之文人，如黄、秦、晁、张是也。绍圣初，邓圣求、蔡元长上章指为谤史，乞行重修。盖旧文多取司马文正公《涑水记闻》，如韩、富、欧阳诸公传及叙刘永年家世，载徐德占母事，王文公之诋，永年、常山，吕正献之评曾南丰，安简借书多不还，陈秀公母贱之类，取引甚多，於是《裕陵实录》皆以朱笔抹之，尽取王荆公《日记》以删修焉，号朱墨本。是光此书实当曰是非之所系，故绍述之党务欲排之。然明清所举诸条，今乃不见於书中，殆避而删除欤？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曰：此书行世久矣，其间记吕文靖数事，吕氏子孙颇以为讳。

盖常辨之为非温公全书，而公之曾孙侍郎伋遂从而实之，上章乞毁版。识者以为讥，知当时公论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其书《宋史艺文志》作三十卷，《书录解题》作十卷。今所传者凡三本。其文无大同异而分卷，则多寡不齐。一本十卷，与陈氏目录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并。一本十六卷，又补遗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载往往重出，失於刊削。盖本光未成之稿，传写者随意编录，故自宋以来，即无一定之卷数也。今参稽厘订，凡一事而详略不同，可以互证者，仍存备考。凡两条复见，徒滋冗赘者，则竟从删定。著为一十五卷

。其补遗一卷，或疑即李焘所谓日记。案《书录解题》载《温公日记》一卷，司马光熙宁在朝所记。

凡朝廷政事，臣僚迁除，及前后奏对，上所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皆记之，起熙宁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兴而止。此书虽皆记熙宁之事，然无奏对宣谕之语，且所记至熙宁十年，与止於三年亦不符，其非日记明甚。今仍并入此书，共为一十六卷。以较旧本卷数虽殊，要於光之原书无所阙佚也。

△《澠水燕谈录》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齐国王辟之撰。《宋艺文志》作王关之，盖以辟关形近而误。

《通考》引晁、陈二家书目并作王辟。案魏野《东观集》有赠王衢、王辟同登第诗，则北宋实有其人。然野当真宗之时，与此书年不相及，盖传写脱之字也。

《山东通志》载辟之字圣涂，青州人。《书录解题》称其为治平四年进士。《读书志》称其从仕四方，与贤士大夫燕谈，有可取者，辄记，久而得三百六十馀事。

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分十五类。帝德十七条，说论十一条，名臣五十条，知人四条，奇节十二条，忠孝八条，才识十二条，高逸二十条，官制二十条，贡举二十一条，先兆十七条，歌咏十八条，书画八条，事志三十二条，杂录三十五条，共二百八十五条，与《读书志》所载之数不合。盖此本为商濬《稗海》所刻，明人庸妄，已有所删削矣。所记诸条，多与史传相出入。其间如谁传佳句到幽都一诗，乃苏辙使辽时寄其兄轼之作，而误以为张舜民；又如柳永以夤缘中官，献醉蓬莱词，为仁宗所斥，而以为仁宗大悦之类，亦间有舛讹。然野史传闻，不能尽确，非独此书为然。取其大致之近实可也。

△《归田录》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欧阳修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自序谓以唐李肇《国史补》为法，而小异於肇者不书人之过恶。陈氏《书录解题》曰：或言公为此录未成，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载时事及所经历见闻，不敢以进，旋为此本，而初本竟不复出。王明清《挥麈三录》则曰：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二说小异。周焯《清波杂志》所记，与明清之说同。惟云原本亦尝出，与明清说又不合。大抵初稿为一本，宣进者又一本，实有此事。其旋为之说与删除之说，则传闻异词耳。惟修归颍上在神宗时，而录中称仁宗立今上为皇子，则似英宗时语。或平时劄记，归田后乃排纂成之，偶忘追改欤？其中不试而知制造一条，称宋惟杨亿、陈尧叟及修三人。费

袞《梁谿漫志》举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负词名，令加奖擢，亦不试而知制诰，实在杨亿之前，纠修误记。是偶然疏舛，亦所不免。然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

△《嘉祐杂志》二卷（内府藏本）

宋江休复撰。休复字邻几，开封陈留人。举进士。充集贤校理，谪监蔡州税。复官历刑部郎中，修起居注。事迹具《宋史文苑传》。休复有《文集》二十卷，今佚不传。惟此书存。《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皆作三卷，而《稗海》、《唐宋丛书》皆不分卷。明胡应麟《笔丛》云，《江邻几杂志》宋人极推之，今不传。略见《说郛》。然《说郛》所载止十页，而《稗海》、《唐宋丛书》与此抄本皆三倍於《说郛》，应麟殆偶未见也。欧阳修作休复墓志云，休复歿於嘉祐五年。而是书屡记己亥秋冬之事，即休复未歿之前一年，年月亦皆相应。惟书中记其奉使事，《宋史本传》与墓志皆不载，又刻本皆题云临川江休复，而史与墓志皆云陈留人，颇为舛异。然诸家引用其说，无不称江邻几者，而晁公武《读书志》亦以为《嘉祐杂志》即《江邻几杂志》。盖休复奉使雄州未尝出境，不过馆伴之常事，故墓志本传皆不书。而刻本标题，又后人所妄加尔。其书皆记杂事，故《宋志》列之小说家。姚宽《西溪丛语》摘其象胆随四时一条，误以《酉阳杂俎》为《山海经》。朱翌《猗觉寮杂记》摘其压角一条，误以丞相为直阁，以坐於榻为立於褥。是诚偶误。然休复所与交游，率皆胜流，耳濡目染，具有端绪，究非委巷俗谈可比也。

△《东斋记事》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范镇撰。镇字景仁，华阳人。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据其自序，乃元丰中作。《宋艺文志》作十二卷，《文献通考》作十卷，旧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采辑《永乐大典》所收，以类编次，厘为五卷。又江少虞《事实类苑》、曾慥《类说》亦多引之。今删除重复续为补遗一卷。虽未必镇之完书，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载卷数计之，几於得其强半矣。王得臣《麈史》载是书为镇退居时作，故所记蜀事较伙，晁公武《读书志》称崇观间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观其书多宋代祖宗美政，无所谓诋讪君父，得罪名教之语。特以所记诸事皆与熙宁新法隐然相反，殆有寓意於其间。故镇入党籍，而是书亦与苏、黄文字同时禁绝。迨南渡以后，党禁既解，其书复行。是直蔡京以王安石之故，恶其异议耳，非真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诸条句下，如张绘，注曰京版作张纶之类，凡有数处，是当时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镇与司马光相善，惟论乐不合，此书所记尚断断相争。而於阴瑗、阮逸，词气尤不能平，盖始终自执所见者。他如记蔡襄为蛇精之类，颇涉语怪；记室韦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类，亦极不经；皆不免稗官之习，故《通考》列之小说家。然核其大纲，终非《

碧云馥》、《东轩笔录》诸书所能并论也。

△《青箱杂记》十卷（内府藏本）

宋吴处厚撰。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珪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后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画谱》载其题王正升隐景亭诗一首，《剡史》载其自诸暨抵剡诗二首，皆绰有唐人格意。故其论诗往往可取，亦不必尽以人废也。

△《钱氏私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或题钱彦远撰。或题钱恂撰，或题钱世昭撰。钱曾《读书敏求记》定为钱恂。其说曰，恂为彭城王第三子，昭陵之甥，故记熙宁尚主玉仙求嗣事独详。其称大父宝谟阁知台州回者，乃冀国公讳暄，字载阳，以父荫累官驾部郎中，知抚州，移台州进少府监，权盐铁副使时也。彭城王讳景臻，字道邃，冀国公第九子，建炎二年追封，故称先王。俗子以为起居舍人彦远之笔，不知彦远乃忠逊之孙，翰林学士易之子，与彭城为再从叔侄。世次犁然，安得反有先王之称？

所辨良是。然此书末有钱世昭序，谓叔父太尉昭陵之甥。凡耳目之所接，事出一时，语流千载者，皆广记而备言之。世昭敬请其说，得数万言，叙而集之，名曰《钱氏私志》。据此，则是书固非彦远所为，亦非尽恂所纂。盖恂尝记所闻见，而世昭序而集之尔。序称叔父太尉，则世昭恂之犹子也。《宋史秦鲁国大长公主本传》，主为仁宗第十四女，以景祐五年封庆寿，即是书中所云钱某可尚庆寿公主。而《通考》前列秦鲁国大长公主适钱景臻，后列庆寿公主而不言所适，则以庆寿公主与秦鲁国大长公主分为二人，证以是书，与《宋史》相合，可知《通考》之误。惟其以《五代史吴越世家》及《归田录》贬斥钱氏之嫌，诋欧阳修甚力，似非公论。然其末自称皆报东门之役，则亦不自讳其挟怨矣。

△《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内府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案晁公武《读书志》载《龙川略志》六卷，《别志》四卷。称辙元符二年夏居循州，杜门闭目，追惟平昔，使其子远书之於纸。凡四十事，其秋复纪四十七事。此本《龙川略志》作十卷，《别志》作八卷，《略志》凡三十九事，较晁公武所记少一事。《别志》则四十八事，较晁公武所记又多一事。盖商维濬刻本，离析卷帙，已非其旧。又误窜《略志》中一事入《别志》中，并辙序所称十卷之文亦维濬所追改也。《略志》惟

首尾两卷，纪杂事十四条，馀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於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别志》所述，多耆旧之馀闻。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於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徵，亦可以见矣。

△《后山谈丛》四卷（内府藏本）

宋陈师道撰。师道字无己，后山其别号也。彭城人。以荐为棣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事迹具《宋史文苑传》。陆游《老学庵笔记》颇疑此书之伪，又以为或其少时作。然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谈丛》、《诗话》别自为卷，则是书实出师道手。又第四卷中记苏轼卒时太学诸生为饭僧，考轼卒於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师道亦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祀南郊，感寒疾卒。则末年所作，非少年所作审矣。洪迈《容斋随笔》议其载吕许公恶韩范富一条，丁文简陷苏子美以撼杜祁公一条，丁晋公赂中使沮张乖崖一条，张乖崖买田宅自污一条，皆爽其实。今考之良信。然迈称其笔力高简，必传於后世，不云他人所贗托。迈去师道不远，且其考证不草草，知陆游之言未免失之臆断也。

△《孙公谈圃》三卷（内府藏本）

宋临江刘延世录所闻於孙升之语也。升字君孚，高邮人。元祐中官中书舍人。绍圣初谪汀州。延世父时知长汀，得从升游，因录为此书。升为元祐党籍，多述时事。观其记王安石见王雱冥中受报事，则不满於安石。记苏轼以司马光荐将登政府，升言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王安石在翰林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轼为辅佐，愿以安石为戒。又记轼试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率傅尧俞、王岳叟言，以文帝有弊，则仁宗不为无弊，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

则又不满於轼。记争吊司马光事，亦不满程子。殆於党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欤？

王楙《野客丛书》曰：临汀刊《孙公谈圃》三卷，近时高沙用临汀本复刊於郡斋。

余得山阳吴氏建炎初录本校之，多三段。其后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记。并著於此，庶几异时好事者取而附之卷末云云。今考此本，亦无此三条。盖楙虽有是说，而刊版迄未补入。谨据楙所录增入卷末，成完书焉。（案：三段载《野客丛书》第五卷第十五条。）△《孔氏谈苑》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孔平仲撰。平仲有《珩璜新论》，已著录。是书多录当时琐事，而颇

病丛杂。赵与峕《宾退录》尝驳其记吕夷节、张士逊事。谓以宰相押麻不合当时体制，疑为不知典故者所为，必非孔氏真本。今考其所载，往往与他书相出入。如梁灝八十二为状元一条，见於《遯斋闲览》，钱俶进宝带一条，王禹玉上元应制一条，见於《钱氏私志》。宰相早朝上殿一条，见於《王文正笔录》。

上元燃灯一条，诏敕用黄殿一条，见於《春明退朝录》。寇莱公守北门一条，见於《国老谈苑》。其书或在平仲前，或与平仲同时，似亦摭拾成编之一证。至於王雱才辨傲狠，新法之行雱实有力，而称之为不慧，殊非事实。至张士逊死入地狱等事，尤诞幻无稽，不可为训。与峕所论未可谓之无因。姑以宋人旧本，存备参稽云尔。

△《画墁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张舜民撰。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邠州人。中进士第，为襄乐令。累官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坐元祐党籍，谪商州。复集贤殿修撰，卒。

事迹具《宋史》本传。舜民所著《诗文名画墁集》，是书乃所作笔记，亦以画墁为名。中多载宋时杂事，於《新唐书》、《五代史》均屡致不满之词。盖各有所见，不足为异，其说不妨并存。至徐禧於永乐死事，朝廷赠恤之典，见於史册甚详。而舜民乃云徐禧不知所归，人无道者，或曰有人见之夏国，疑亦有之。是直以禧为屈节偷生，殊为诬妄。舜民尝从高遵裕西征，喜谈兵事，殆因恶禧之失策，故丑其词欤？其他载录，亦颇涉琐屑。以一时典故，颇有藉以考见者，故存以备宋人小说之一种云尔。

△《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杂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并宋王巩撰。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同平章事旦之孙，工部尚书素之子。尝倅扬州，坐与苏轼游，谪监筠州盐税，后官至宗正丞。所记杂事三卷，皆纪东都旧闻。《甲申杂记》凡四十二条，甲申者，徽宗崇宁三年也。故所记上起仁宗，下讫崇宁，随笔记载，不以时代为先后，《闻见近录》凡一百四条，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讫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随手杂录》凡三十三条，中惟周世宗事一条，南唐事一条，吴越事一条，馀皆宋事，止於英宗之初。二书事迹在崇宁甲申前，而原本次《甲申杂记》后，盖成书在后也。卷末有其从曾孙从谨跋，称先世著书散佚，隆兴元年乃得此三编於向氏抄录合为一帙。前有张邦基序，言得其本於张由仪，由仪则少从其父得於巩家敝篋中。末题甲寅五月，为高宗绍兴三年，盖向氏之本又出於张氏。当时亲传手迹，知确为巩撰，非依托矣。三书皆间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

说类中。然而所记朝廷大事为多，一切贤奸进退，典故沿革，多为史传所未详，实非尽小说家言也。《甲申杂记》中李定称苏轼一条，费衮《梁溪漫志》驳其失实。今考衮谓轼诗自熙宁初始多论新法不便，至元丰二年有乌台诗案，前后不过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说是也。至谓能记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则人皆能之，似不足为东坡道，则其说未然。书中所载定语，乃云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则是指其所引之书，非指其作诗之故。衮殆未审其语欤？

△《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宋僧文莹撰。文莹字道温，钱塘人。《文献通考》引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吴僧，今案《读书志》实无吴字，《通考》误也。其书成於熙宁中，多记北宋杂事。以作於荆州之金盞寺，故以湘山为名。《读书志》作四卷，《通考》则《续录》亦作三卷，皆与今本不同，未详孰是。厉鹗《宋诗纪事》称文莹及识苏舜钦，欲挽致於欧阳修，文莹辞不往。今考录中欧阳公谪滁州一条，称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蒙见送云云，与鹗所言正相反。岂别据他说，未及考此书耶？

《续录》中太宗即位一条，李焘引入长编，启千古之论端，程敏政《宋纪受终考》，诋之尤力。然观其始末，并无指斥逆节之事，特后人误会其词，致生疑窦，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以是为书病也。吴开《优古堂诗话》，论其以阳郇伯妓人入道诗误为陈彭年送申国长公主为尼诗；朱翌《猗觉寮杂记》，论其载琴曲贺若一条，误贺若夷为贺若弼；姚宽《西溪丛语》，论其记宋齐邱事失实。盖考证偶疏未为大失。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论其载王钦若遇唐裴度事，小说习径，亦不足深求。惟朱弁《曲洧旧闻》曰：宇文大资言，文莹尝游丁晋公门，晋公遇之厚，野录中凡记晋公事，多佐佑之。人无董狐之公，未有不为爱憎所夺者。然后世岂可尽欺，是则诚其一瑕耳。

△《玉壶野史》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僧文莹撰。据晁公武《读书志》，文莹《湘山野录》，作於熙宁中。此书则作於元丰中，在《野录》之后。前有自序云，收国初至熙宁间文集数千卷，其间神道、墓志、行状、实录、奏议之类，辑其事成一家，盖与《野录》相辅而行。

玉壶者，其隐居之地也。《文献通考》载文莹《玉壶清话》十卷，诸书所引亦多作《玉壶清话》，此本独作《野史》，疑后人所改题。然元人《南溪诗话》已引为《玉壶野史》，则其来已久矣。若曹溶《学海类编》摘其中论诗之语，别名曰《玉壶诗话》，则杜撰无稽，非古人所有也。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尝驳其记王禹偁事之讹；赵与峕《宾退录》，亦诋其误以梁固之弟为固之子

；王楙《野客丛书》，又摘其误以庞籍对仁宗事为梁适。盖不无传闻失实者，然大致则多可考证云。

△《东轩笔录》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魏泰撰。泰字道辅，襄阳人，曾布之妇弟也。《桐江诗话》载其试院中因上请忿争，殴主文几死，坐是不得取应。潘子真《诗话》称其博极群书，尤能谈朝野可喜事。王铨跋范仲尹墓志，称其场屋不得志，喜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尽假名武人张师正。又不能自抑，作《东轩笔录》，用私喜怒诬蔑前人。最后作《碧云馥》，假作梅尧臣，毁及范仲淹。

晁公武《读书志》称其元祐中记少时所闻成此书，是非多不可信。心喜章惇，数称其长，则大概已可见。又摘王曾登甲科，刘翬为翰林学士相戏事，岁月差舛，相去几二十年，则泰是书宋人无不诋諆之。而流传至今，则以其书自报复恩怨以外，所记杂事亦多可采录也。

卷一百四十一 子部五十一

○小说家类二

△《侯鯖录》八卷（内府藏本）

宋赵令畤撰。令畤字德麟，燕王德昭玄孙。元祐中签书颍州公事。坐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是书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赡。然如第五卷辨传奇莺莺事凡数十条，每条缀之以词，未免失之冶荡。欧阳修以艳曲数阕被诬，释文莹著《湘山野录》尚辨其枉，而令畤此书，乃著其居汝阴时挟妓事，载其诗於卷中，未免近诬。朱翌《猗觉寮杂记》亦称上元放灯增十七、十八两夜，为建隆五年，诏书以时和岁丰之故，见《太祖实录》、《三朝国史》诸书，令畤乃云：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亦属妄传。翌又称令畤虽因苏轼入党籍，而后附内侍谭稹以进，颇违清议，此书乃称余为元祐党人牵复过陈，举王叟昭君怨诗示张文潜，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云云。尤不免愧词。然令畤所与游处皆元祐胜流，诸所记录多尚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废言矣。

△《泊宅编》三卷（内府藏本）

宋方勺撰。勺有《青溪寇轨》，已著录。勺家本婺州，后徙居湖州之西溪。湖有张志和泊舟处，后人以志和有泛宅浮家之语，谓之泊宅村。勺寓其间，因自号泊宅村翁。是编盖即是时所作也。《宋史艺文志》载勺《泊宅编》十卷，此本仅三卷，乃商濬载入《稗海》者。明人传刻古书，每多臆为窜乱，今无别本可校，不知其为原帙否矣。所载皆元祐迄政和间朝野旧事，於王安石、张商英辈皆有不满之词，盖亦公论。至宗泽乃其乡里，而徽宗时功名未盛，故勺

颇讥其好杀，则是非未必尽允。又袁文《瓮牖闲评》据《钦宗实录》，知钦宗即位之日，王黼入贺，已敕閤门使勿纳，即贬崇信军节度使，赐死於路，而勺乃记其有从幸龙德宫献诗，识者指以为讖事，则记载亦或失实。然其间遗闻轶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废。书中间有附注，如教授误据建版坤为金一条，言不欲显其姓名，而条下注曰姚祐尚书也；又秦观赠妓陶心词一条，条下注曰此乃误记东坡词云云。

皆似非勺之自注。然详其词气，当亦宋人笔也。

△《珍席放谈》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高晦叟撰。晦叟仕履无可考。所纪上自太祖，下及哲宗时事，则崇宁以后人也。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世无传本。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尚可裒辑成编。谨采集排缀，厘为上、下二卷。书中於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损益及士大夫言行可为法鉴者，随所闻见，分条录载。如王旦之友悌，吕夷简之识度，富弼之避嫌，韩琦之折佞，其事皆本传所未详，可补史文之阙。特间加评论，是非轩轻，往往不能持平。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於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然一代掌故，犹藉以考见大凡。所谓识小之流，於史学固不无裨助也。

△《铁围山丛谈》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蔡绦撰。条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兴化仙游人，蔡京之季子也。官至徽猷阁待制。京败，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载京传末，称宣和六年京再起领三省，目昏眊不能视事，悉决於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其罪盖与京等。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载绦作《西清诗话》，多称引苏、黄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学，为言者论列。盖虽盗权怙势，而知博风雅之名者。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西清诗话》乃绦使其客为之。殆以蔡攸领袖书局，懵不知学，为物论所不归，故疑绦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书作於窜逐之后，党与解散，谁与捉刀？而叙述旧闻，具有文采，则谓之骄恣纨绔则可，不能谓之不知书也。书中称高宗为今上。谢石相字一条，称中原倾覆后二十一年，为绍兴十七年。徽宗买茴香一条，称中兴岁戊辰，为绍兴十八年。又赵鼎亦卒於绍兴十七年，而此书记鼎卒后王赳坐调护鼎被劾罢官，过白州见绦之事，是南渡后二十馀年尚谪居无恙，亦可云倖逃显戮矣。绦所作《北征纪实》二卷，述伐燕之事，陈振孙谓其归罪童贯、蔡攸，为蔡京文饰。此书所叙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称京患言者议己，作御笔密进，乞徽宗亲书以降，绦则称政和三四年上自揽权纲，政归九重，皆以御笔从事。史称京由童贯以进，又称宦官宫妾合词誉京，绦则称京力遏宦官，遏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称范祖禹、刘安世皆因京远窜，绦则谓京欲援复安世及

陈瓘而不能，己则与祖禹子温最相契。

其巧为弥缝，大抵类此。惟於其兄攸无怨词，盖以攸尝劾绦，又请京杀绦故也。

至於元祐党籍，不置一语，词气之间，颇与其父异趣。於三苏尤极意推崇，而丁仙现一条，乃深诋王安石新法，则仍其《西清诗话》之旨也。他如述九玺之源流，玄圭之形制，九鼎之铸造，三馆之建置，大晟乐之宫律，及徽宗五改年号之义，公主初改帝嬴，后改帝姬之故，《宣和书谱》、《画谱》、《博古图》之缘起，记所目睹，皆较他书为详核。以及辨禁中无六更之例，宫花有三等之别，俗谚包弹之始，粤人鸡卜之法，诸葛氏笔，张滋墨，米芾研山，大观端研，玻璃母，龙涎香，蔷薇水，沈水香，合浦珠，镇库带，藕丝灯，百衲琴，建溪茶，姚黄花诸条，皆足以资考证，广异闻。又如陈师道《后山诗话》称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诸家引为故实，而不知雷为何人，观此书，乃知为雷中庆，宣和中以善舞隶教坊。

《三经新义》宋人皆称王安石，观此书，乃知惟《周礼》为安石亲笔，《诗》、《书》二经实出王雱。又徽宗绘事世称绝艺，观此书，乃知皆画院供奉代为染写，非真自作，尤历来赏鉴家所未言。其人虽不足道，以其书论之，亦说部中之佳本矣。《文献通考》作五卷，此本实六卷，或《通考》为传写之误欤。

△《国老谈苑》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夷门隐叟王君玉撰。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作《国老闲谈》，卷数与此相合，而注称夷门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则此名后人所改，王字亦后人所增也。是编所纪乃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於当时士大夫颇有所毁誉，尤推重田锡而贬斥陶穀，其馀如冯拯诸人，俱不免於微词。虽间或抑扬过情，而大致犹据实可信。如范质不受赂遗，窦仪议令皇帝开封尹署敕，赵普请从征上党，曹彬平蜀回囊中惟图书诸条，《宋史》皆采入本传中。他亦多叙述详贍，足与史文相参考。惟记太祖清流关之战，谓临阵亲斩伪骁将皇甫晖，不知晖兵败见擒，送寿州行在，周世宗尚赐以金带鞍马，因创甚不肯治而死，并非戮之阵前。又谓是时环滁僧寺皆鸣钟，遂为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乃后人感晖之义，以资追荐，亦非为太祖助战而起，此则传闻之讹异，未可概从。至谓太宗响用老成，寇准欲求速进，遂饵地黄、芦菔以求白发，恐准亦未必至是也。

△《道山清话》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说郛》摘其数条刻之，题曰宋王暉。案书末有暉跋语云，先大父国史在馆阁最久，多识前辈，尝以闻见著《馆秘录》、《曝书记》并此书为三。仍岁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书於南丰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孙

。后题建炎四年庚戌，孙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赐紫金鱼袋暉书。则撰此书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燁《清波杂志》称成都富春坊火诗，乃洛中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书中记元祐五年其父为贺辽国正旦使，论范纯仁、吕公著事，归奏哲宗。哲宗命寄书纯仁。后纯仁再相，哲宗问曾见李某书否。

则撰此书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焘《通鉴长编》，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苏注、户部郎中刘昱为正旦使，供备库使郭宗颜、西京左藏库副使毕可济副之。

后郭宗颜病，改遣西头供奉官阁门陆孝立，无李姓者在其间。而所称去年范纯仁出守颍昌，吕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传，实均在元祐四年。则五年字又不误，不审其何故也，或苏字刘字传写讹为李欵。所记终於崇宁五年，则成书当在徽宗时。书中颇诋王安石之奸，於伊川程子及刘摯亦不甚满。惟记苏、黄、晁、张交际议论特详。其为蜀党中人，固灼然可见矣。其书皆记当代杂事。王士禛《居易录》尝讥其误以两张先为一，今考《欧阳修集》张子野墓志铭，《苏轼集》张子野诗集跋及定风波引，士禛之说信然。又所记陈彭年对真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阳事，称上令秘阁取此书，既至彭年令於第几版寻检，果得之云云，其说颇诬。案《春秋少阳篇》，隋、唐志已不著录，彭年安得见之？宋秘阁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论语疏》、陆德明《经典释文》、邢昺《论语疏》皆引春秋少阳此条，其时尚未有昺疏，彭年所举，非陆氏书，则皇氏书耳。是则传闻者失实，此书因而误载也。

△《墨客挥犀》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彭乘撰。案北宋有两彭乘，一为华阳人。真宗时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宋史》有传，其作此书者则筠州高安人，史不载其仕履，故始末无可考见。书中称尝为中书检正，又称至和中赴任邕州，而不言其为何官，又自称尝至儋耳。其所议论，大抵推重苏、黄，疑亦蜀党中人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十卷，续十卷，称不知撰人名氏。今本为商濬刻入《稗海》者，卷首直题彭乘姓名，盖以书中所自称名为据，而止有十卷，则已佚其续集矣。书中如陈莹中言后苑牧豕豕屯、潘大临作满城风雨近重阳诗、彭渊材游兴国寺诸条，惠洪所作《冷斋夜话》亦载之，皆全同其文，不易一字。惠洪本高安彭氏子，与乘同族同时，不应显相蹈袭若此。又如魏舒诣野店张华博物、傅融有三子诸条，皆全录《晋书》、《北魏书》原文，别无考证，亦不相类。疑原本残阙，后人又有所窜入。然於宋代遗闻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徵引详洽，存之亦颇资参考焉。

△《唐语林》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说撰。陈振孙《书录解题》云，长安王说正甫，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三十五门，又益十七门为五十二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皆仍旧。马端临《经籍考》引陈氏之言，入小说家。又引晁氏之言入杂家。两门互见，实一书也。

惟陈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数不合。然陈氏又云《馆阁书目》十一卷，阙记事以下十五门，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门目皆不阙。盖传写分并，故两本不同耳。

说之名不见史传。考书中裴佶一条，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讳佶，则说为崇宁大观间人矣。是书虽仿《世说》，而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明以来刊本久佚，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引杨慎语，谓《语林》罕传，人亦鲜知。惟武英殿书库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残本。分为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贤媛止十八门。前有之鸾自序，称所得非善本，其字画漫漶，篇次错乱，几不可读。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参互校订，删其重复，增多四百余条。

又得原序目一篇，载所采书名及门类总目，当日体例，尚可考见其梗概。惟是《永乐大典》各条散於逐韵之下，其本来门目，难以臆求，谨略以时代为次，补於刻本之后，无时代者又后之，共为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页过繁，今每卷各析为二，仍为八卷，以还其旧。此书久无校本，讹脱甚众，文义往往难通，谨取新、旧唐书及诸家说部，一一详为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则姑仍原本，庶不失阙疑之义焉。

△《枫窗小牋》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海盐姚士粦序，以书中所载先三老一条，证以洪适隶释袁良碑，知其姓袁。又有少长大梁，及侨寓临安语，可知其乡贯。其名则终莫得详。查慎行注苏轼来鹤亭诗，引为袁褰，未详何据。褰实明人，疑慎行误也。

上卷记见崇宁间作大髻方额，下卷言嘉泰二年月食事，即以崇宁末年而计，亦相距九十七年，旧本题百岁老人，不诬也。所记多汴京故事，如艮狱、京城、河渠、宫阙、户口之类，多可与史传相参，其是非亦皆平允。惟洪彗以搜括金银之日，势劫内人，徵歌佐酒，其罪不可胜诛，长流海岛，宋法已为宽纵。此乃力辨其无辜，则纒缪之甚，不足徵据矣。

△《南窗记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多记北宋盛时事。淳熙中袁文作《瓮牖闲评》，已引其书，则

作於孝宗以前。而中有叶梦得问章惇济一条，又有近傅崧卿给事馈冰云云。梦得为绍圣四年进士，高宗时终於知福州。崧卿为政和五年进士，高宗时终於中书舍人给事中。则是书当在南北宋间也。中载叶景修述延祐戊午开元宫立虞集碑一条，乃元仁宗五年事，殊不可解。检核别本，此条独低二格书之。乃知上一条记蔡宽夫在金陵，凿地丈馀，得灶灰及朱漆匕箸事，元人读是书者，因记王眉叟掘地丈馀，得花台鱼池事，批於其旁，故称与此事相同云云。此事即指蔡宽夫事也。

曹溶所藏之本，因传写者不究文义，一概录作正文，故致是讹异耳。其书凡二十三条。袁文所引卫大夫一条，此本不载，盖已非完书。然所记多名臣言行，及订正典故，颇足以资考证。惟袁州女子登仙一条，庞籍见天书一条，颇涉语怪。然籍见天书一事，《曲洧旧闻》已载之。盖宋人说部之通例，固无庸深诘者矣。

△《过庭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范公偁撰。公偁仕履未详。据其所言，乃仲淹之玄孙，而不言其曾祖为谁。观其称纯礼为右丞，纯粹为五侍郎，则必非纯礼、纯粹二人之后。纯祐惟一子曰正臣，官太常寺太祝，与所言祖光禄者不合，则亦非纯祐之后。考纯仁传末称二子正平、正思。此书皆称为伯祖，则并似非纯仁后。惟纯仁传中有没之日，幼子五孙皆未官语。正平传中亦称以遗泽官推与幼弟，后蔡京兴伪造纯仁行状之狱，正思与正平争承。则纯仁没时，正思已不年幼。知纯仁尚有一幼子，光禄即所荫之官。公偁之父，盖即其子。书中称其於纯仁没后，未及释服而卒，故后来不预行状事。而史遂但称纯仁子二人耳。以是推之，知为纯仁之曾孙也。其书多述祖德，皆绍兴丁卯戊辰间闻之其父，故命曰过庭。语不溢美，犹有淳实之遗风。惟纯礼自政府出守颍昌，史以为王诜之谮，此则以为中官阎守忠之谮。则未知孰是也。中亦间及诗文杂事，如记宋祁论杜诗实下虚成语，记苏轼论中岳画壁似韩愈南海碑语，皆深有理解。其他苏、黄集外文及燕照邻、崔鷗诸人诗词，亦多可观。独黄须客事，而称为已佚之异书，则偶误记耳。

△《萍洲可谈》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朱彧撰。彧字无惑，乌程人。是书《文献通考》著录三卷，而左圭刻入《百川学海》，陈继儒刻入《秘笈》者，均止五十馀条，不盈一卷。陶宗仪《说郛》所录更属寥寥。盖其本久佚，圭等特於诸书所引，掇拾残文，以存其概，皆未及睹三卷之本也。惟《永乐大典》徵引颇繁，裒而辑之，尚可复得三卷。谨排纂成编，以还其旧。虽散佚之馀，重为缀缉，未必毫发无遗，然较左、陈诸家所刊，几赢四倍。约略核计，已得其十之八九矣。彧之父服，元丰中以直龙

图阁历知莱、润诸州，绍圣中尝奉命使辽，后又为广州帅，故彘是书多述其父之所见闻，而於广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详。考之《宋史》，服虽坐与苏轼交游贬官，然实非元祐之党。尝有隙於苏辙，而比附於舒亶、吕惠卿。故彘作是书，於二苏颇有微词，而於亶与惠卿则往往曲为解释。甚至元祐垂帘，有政由帷箔之语。盖欲回护其父，不得不回护其父党；既回护其父党，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元祐之人。

与蔡绦《铁围山丛谈》同一用意，殊乖是非之公。然自此数条以外，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较他小说之侈神怪，肆诙嘲，徒供谈噱之用者，犹有取焉。

△《高斋漫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曾慥撰。慥有《类说》，已著录。《类说》自序，以为小道可观，而归之於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其撰述是书，亦即本是意。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文评、诗话，诙谐、嘲笑之属，随所见闻，咸登记录。中如给舍之当服赭带，不历转运使之不得为知制造，皆可补史志所未备。其徵引丛杂，不无琐屑，要其可取者多，固远胜於游谈无根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二卷，世鲜流传。近时曹溶尝采入《学海类编》，而只存五页，盖自他书抄撮而成，姑以备数，遗漏宏多。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摭摭裒辑，视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乐大典》失载者，亦参校补入。略用时代铨次，合为一卷。虽未必慥之完帙，然大略亦可睹矣。

△《默记》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铨撰。铨有《补侍儿小名录》，已著录。此编多载汴都朝野遗闻，末一条乃考正陈思王《感甄赋》事。周焯《清波杂志》尝疑其记尹洙扼吭之妄。

又其中所引《江南野史》李后主小周后事，参校马、陆二家《南唐书》，无此文，则亦不能无误。然铨熟於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如宋太祖以周世宗幼子赐潘美为子事，似不近理，而证以王巩所记，乃并其子孙世系一一有徵，则尹洙事或传者已甚，巩未察而书之。小周后事则今本《江南野史》已非完书，其文在佚篇之内，均未可知，未必尽构虚词也。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文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於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馀话》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王明清撰。明清字仲言，汝阴人。庆元中寓居嘉兴。《书录解题》称其官曰朝请大夫，《宋诗纪事》则曰泰州倅，未详孰是也。是编皆其劄记之文。前录为乾道丙戌，奉亲会稽时所纪，多国史中未见事。自跋谓记忆残阙，以补《册

府》之遗是也。末附沙随程迥、临汝郭九惠二跋，李屋一简，及庆元二年实录院移取《挥麈录》牒交二道。后录为绍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纪，有海陵王禹锡跋。

《第三录》为庆元初请外时所纪，於高宗东狩事独详。馀话兼及诗文碑铭，补前三录所未备，有浚仪赵不讷跋。晁公武《读书志》云，总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献通考》云，《前录》三卷。今四卷。《后录》自跋云，厘为六卷。今多五卷。盖久经后人分并，故卷帙不齐如此。明清为王铨之子，曾纡之外孙，纡为曾布第十子，故是录於布多溢美。其记王安石歿，有神人幢盖来迎，而於米芾极其丑诋，尤不免轩轻之词。赵彦卫《云麓漫抄》尝议其载张耆宴侍从诸臣事，为不近事理，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亦议其载岁祀黄巢墓事，为不经之谈。然明清为中原旧族，多识旧闻。要其所载，较委巷流传之小说，终有依据也。

△《玉照新志》六卷（内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此书多谈神怪及琐事，亦间及朝野旧闻，及前人逸作。所载胡舜申《己酉避乱录》，颇诋諛韩世忠，明清不为置辨。盖当时相去甚近，毁誉纠纷，尚未论定。宋齐愈狱牒一条，深不满於李纲，则《朱子语类》亦有是语，非好诋諛正人。他如王尧臣《谏取燕云疏》，李长民《广汴都赋》，姚平仲拟劫寨破敌露布，皆载其全文，足资参证。又如载曾布、冯燕《水调歌头》排遍七章，为词谱之所未载，亦足以见宋时大曲之式。盖明清博物洽闻，兼娴掌故，故随笔记录，皆有裨见闻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谓得一玉照於永嘉鲍子正，又获米南宫书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书云。

△《投辖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是书乃其晚年所作。见於《书录解题》者一卷，与此本相同。其以投辖为名者，陈振孙谓所记皆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也。所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丛碎，随笔登载，不能及《挥麈录》之援据赅洽，有资考证，然故家文献，所言多信而有徵，在小说家中，犹为不失之荒诞者。惟第六条之首，原阙四行，乃传写者所脱佚，今已不可考矣。书中於每条之下多注所闻之人。今考其江彦文一条下，注闻之陆务观。任苾臣、虹县良家子二条下，注闻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旧人，即作《艮岳记》者，明清犹及见之，而又下见陆游。

其称己未岁金人归我河南地者，为高宗绍兴九年。又称甲戌岁者，乃宁宗嘉定七年。则明清之老寿，可以概见，宜其於轶闻旧事，多所谙悉也。

△《张氏可书》一卷（永乐大典本）

案《张氏可书》，《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

皆不著录，《文渊阁书目》载有一册，亦不详撰人名氏，惟《爱日斋丛抄》引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论僧换道流一事，称为《张知甫可书》。知甫不知何许人。

今考书中所纪，有仆顷在京师，因幹出南薰门事，又有见海贾鬻龙涎香於明节皇后阁事。是在宣和之初，尝官汴京。中间复有绍兴丁巳、戊午纪年，及刘豫僭号中原事，则入南渡后二十馀年矣。盖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犹及见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遗事，目击颇详。迨其晚岁，追述为书，不无沧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时朝廷故实，纪录尤多，往往意存鉴戒。其馀琐闻佚事，为他说家所不载者，亦多有益谈资。虽诙谐神怪之说，杂厕其间，不免失於冗杂，而案其本旨，实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之流，未尝不可存备考核也。其书原本已佚，今据《永乐大典》收入各韵内者，采掇裒辑，共得五十条，谨编为一卷，以存其概云。

△《闻见前录》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有《易学辨惑》，已著录。伯温藉邵子之绪，犹及见元祐诸耆旧，故於当时朝政，具悉端委。是书成於绍兴二年。前十六卷记太祖以来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时同异之论，载之尤详。其论洛、蜀、朔三党相攻，惜其各立门户，授小人以间，又引程子之言，以为变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论。其记灯笼锦事出文彦，於事理较近。其记韩、富之隙由撤帘不由定策，亦足以订强至家传之讹。周必大跋吕献可墓志，谓伯温是书，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殆好恶已甚之词，不尽然也。十七卷多记杂事，其洛阳、永乐诸条，皆寓麦秀黍离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记邵子之言行，而殇女转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转涉妖诬。又记邵子之言，谓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亦不以为非，似乎附会。至投壶一事，益猥琐不足纪。盖亦择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内府藏本）

宋周焯撰。焯字昭礼，邦彦之子。厉鹗《宋诗纪事》附载马曰琯之言曰：旧本《清波杂志》有张贵谟序，书中焯俱作焯，应从之。按是编为影宋精本，书中俱作焯，张贵谟序亦存，恐曰琯所见者或转是讹本。焯自题曰淮海人，而《两浙名贤录》载之。书中有祖居钱塘后洋街语，则焯实自浙迁淮也。是书之末，有张斯中、张沂、陈晦、杨寅、张岩、龚颐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时人。似道称焯为处士，然焯曾试宏词，奏名见之书中，或当时未就官耶？《别志》又自称尝至金国，益不可解，或随出使者行也。清波为杭州城门之名，绍兴中焯寓其地，因以名书。所记皆宋人杂事。方回桐江续集力诋其尊王安石之非。考书中称焯之曾祖与安石为中表，盖亲串之闲，不无回护，犹之王明清《挥麈

》诸录曲为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则可，以此尽废其书，则又门户之见矣。是书原本十二卷，商濬《稗海》作三卷，盖明人刊本，多好合并删削，不足为异。诸跋并称二志，惟龚颐正跋作三志。考宋人著书，率以前、后、别、续、新分为五集，则《别志》之前似乎当有后志。然《别志》中但称前志，不及后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称杂志十二卷，《别志》三卷，则自明以来，惟此两集。或颐正跋三字误欤？

△《鸡肋编》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庄季裕撰。季裕名绰，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详。惟吕居仁《轩渠录》记其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又薛季宣《浪语集》有季裕《筮法新仪》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据书中年月，始於绍圣，终於绍兴，盖在南北宋之间。又尹孝子一条，自称尝摄襄阳尉，又原州棠树一條，称作倅临泾，李健食糟蟹一条，称官於顺昌，瑞香亭一条，称官於澧州，其为何官，则莫可考矣。此书前有自序，题绍兴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记有绍兴九年事，疑书成之后，又续有所增。世无刊本。陶宗仪《说郛》仅录其二三十条，此本较《说郛》所载约多五倍，后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观陈孝先跋曰，此书庄绰季裕手集也。绰博物洽闻，有《杜集援证》、《灸膏肓法》、《筮法新仪》行於世。闻其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见。此书经秋壑点定，取以为悦生随抄，而讹谬最多，因为是正如右，然扫之如尘，尚多有疑误云云。盖犹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祐中与黄庭坚、苏轼、米芾诸人游，季裕犹及识芾及晁补之，故学问颇有渊源，亦多识轶闻旧事。书中如不知《龙城录》为同时王铎所作，反据以驳《金华图经》之类，间失考证。然可取者多。其记辽宋誓书一条，大旨以和议为主，亦各抒所见。季裕方浮沉郡县，具当时朝士附合秦桧者固自有殊。统观其书，可与后来周密《齐东野语》相埒，非《辍耕录》诸书所及也。

△《闻见后录》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邵博撰。博字公济，伯温子也。是编盖续其父书，故曰后录。其中论复孟后诸条，亦有与前录重出者。然伯温所记多朝廷大政，可裨史传。是书兼及经义、史论、诗话，又参以神怪俳谐，较前录颇为琐杂。又伯温书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苏轼。观所记游酢、谢良佐之事，知康节没后，程氏之徒欲尊其师而抑邵，故博有激以报之。盖怙权者务争利，必先合力以攻异党，异党既尽，病利之不独擅，则同类复相攻。讲学者务争名，亦先合力以攻异党，异党既尽，病名之不独擅，则同类亦相攻。固势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汇辑疑孟诸说，至盈三卷，证《碧云騞》真出梅尧臣手，记王子飞事称佛法之灵。记汤保衡事推道教之验，论晏殊薄葬之非，诋赵鼎宗洛学之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诗作黄巢之类，引据亦颇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诬，载司马光《集外

章疏》之类，可资考订。

议《通鉴》削屈原之非，驳王安石取冯道之谬，辨伊川《易传》非诋垂帘，证绍兴玉玺实非和璧，论皆有见，谈诗亦多可采。宋人说部，完美者稀，节取焉可矣。

△《北窗炙輠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发题》，已著录。是书炙輠之名，盖取义淳于髡事。然所记多当时前辈盛德可为士大夫观法者，实不以滑稽嘲弄为主，未审何以命此名也。德操与张九成友善，故《孟子发题》附刻於《横浦集》末。其学问则九成纯耽禅悦。德操多称道二程，虽间一及苏氏，而不甚郑重。其第一条即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阐明程子之意，则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见。惟林灵素妖妄蛊惑，实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称其有活人之心，未免好为异论。又解孟子万物皆备一条，尤近荀卿性恶之旨。其横浦之学偶相渐染，故立是异说欤？

瑕瑜不掩，分别观之可也。德操病废终身，行事无所表见，《志乘》至不载其姓名，其书明以来传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盐，乃稍稍传抄流播。残编蠹蚀，几佚幸存，亦可云希覩之秘笈矣。

△《步里客谈》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长方撰。长方字齐之，侯官人。绍兴戊午进士第，官江阴县学教授。初，长方父侁为洪州录事，卒於官。长方奉母居吴，依其外祖太仆寺卿林且，家於步里，遂以名书。《宋史艺文志》载陈唯室《步里客谈》一卷。唯室即长方之别号，盖《宋史》荒谬，未考其名。胡伯能作《长方行状》，称所著有《步里谈录》二卷，亦即此书。盖初名《谈录》，后乃改今名也。所记多嘉祐以来名臣言行，而於熙宁、元丰之间邪正是非，尤三致意。其论元祐党人不皆君子，足破假借标榜之习。其引陈瓘与杨时书，讥欲裂白麻之非礼，亦深明大体，所见迥在宋人之上。至於评论文章，颇多可采。如谓陈师道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句，与黄庭坚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句，皆学杜甫缚鸡行，而陈为不类。又引王刚中语，谓文字使人击节赏叹，不如使人肃然起敬；又谓文章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而然，以议苏轼数拟盘谷序之非，皆为有见。至谓月自有光，非受日之光一条，由不知推步之术，谓肾无左右一条，由不知诊候之方，置之不论可矣。此书《宋志》作一卷，与胡伯能状不合，盖传写之误。今散见《永乐大典》者，裒而辑之，尚得五十八条。谨以类排纂，从胡伯能所记，仍厘为二卷。

△《程史》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是编载南北宋杂事，凡一百四

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詼謔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矜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為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訊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塞、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桧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啟，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爰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為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之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程史》為名，不甚可解。考《說郛》載柳理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案：此書《唐志》不著錄，疑即德裕次柳氏舊聞之別名也），珂蓋襲而用之。

然《考工記》曰：輪人為蓋，達常為圍三寸，程圍倍之。注曰：程，車杠也。《說文解字》曰：程，床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為確程，《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矣。毛晉刻本末有附錄一卷，前為《岳飛傳》及飛遺文并珂詩文各一首，已與此書無關。又附明劉瑞孝娥井銘、王公祠記各一篇，尤足驗非此書所舊有。今并刪之，庶不溷簡牘焉。

△《獨醒雜誌》十卷（兩淮鹽政采進本）

宋曾敏行撰。敏行字達臣，自號浮雲居士，又曰獨醒道人，又曰歸愚老人，吉水人。吉水屬廬陵郡，故又自題曰廬陵。曾祖孝先，祖君彥，皆當熙寧之時不肯以新學干科第。故敏行守其家法，多與正士游，胡銓、楊萬里、謝諤皆其友也。

年甫二十，以病廢不能仕進，遂專意學問，積所聞見成此書。其子三聘編為十卷，以樊仁遠所作行狀及銓所作哀詞附后，萬里序之，諤跋之。后趙汝愚、周必大、樓钥亦皆為之跋。書中多紀兩宋軼聞，可補史傳之闕。間及雜事，亦足廣見聞。

於南渡後劉、岳諸將皆深相推挹，而於秦桧則惟記與翟汝文詬爭一事，亦不甚置是非。於泰燿登第一事，亦僅借崔頎以寓之。考敏行卒於淳熙二年，去桧未遠，殆猶有所避歟。書中稱風鸞造自韓信，而不言所據。案唐李尤《獨異志》載有是說，小說妄談，於古無徵。又唐改正月晦日為中和節，載於邳侯家傳，當時嘗以命題試士，其詩載於《文苑英華》，本非僻事，崦試官謬舉清明寒食之說，敏行亦不能糾正，蓋以記錄為主，不以考證為主也。但如仁宗朝二衛

士论贵贱事，乃因朝野金载唐魏徵事而影撰（案：此事先载《能改斋漫录》中，《宾退录》尝辨之），京师知术者埋金事，乃因《国史补遗》晋隗炤事影撰。（见《太平广记》二百十六卷。）敏行皆不辨而述之。又蔡绦勒停，乃为其兄攸所轧，见《宋史蔡京传》，而云以《西清诗话》为言者所劾；伪吕洞宾诗乃福州黄待聘所撰，当时已捕斩於马行街，见耿延禧《林灵素传》，（案：此转载《宾退录》第一卷。）而云真有洞宾现化事，尤失之不考。至於欲以人挽独轮车为阵，尤如儿戏，其谬更甚於房琯。杨万里序乃盛称之，可谓舍所长而誉所短矣。

△《耆旧续闻》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案此书世有二本。一本题曰南阳陈鹄录正，似乎旧有此书，鹄特缮写校勘之，一本题曰陈鹄西塘撰，则又为鹄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诸书援引，并称陈鹄《耆旧续闻》，或题鹄撰者近之欤？鹄始末无考。书中载陆游、辛弃疾诸人遗事，又自记尝与知辰州陆子逸游，则开禧以后人也。所录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后名人言行，摭拾颇多，间或於条下夹注书名及所说人名字，盖亦杂采而成。其间如政和三年与外弟赵承国论学数条，乃出吕好问手帖，而杂置诸条之中，无所辨别，竟似承国为鹄之外弟。又称朱翌为待制公，陆轸为太傅公，沿用其家传旧文，不复追改，亦类於不去葛龚。然所据皆南渡以后故家遗老之旧闻，故所载多元祐诸人绪论，於诗文宗旨，具有渊源。又如驳《苕溪渔隐丛话》议东坡《卜算子词》之非，据宋祁奏议摘欧阳修撰薛参政墓志之误，亦颇有考据。虽丛谈琐语，间伤猥杂，其可采者要不少也。

△《四朝闻见录》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叶绍翁撰。绍翁自署龙泉人。又书中载程公许与论真德秀谥议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厉鹗《宋诗纪事》称其字嗣宗，建安人，与自述互异。考所载高宗航海一条，自称本生祖曰李颖士，建之浦城人，则建安其祖籍欤？其历官始末无考。

观所记庚辰京城灾周端朝讽其论事一条，及与真德秀私校殿试卷一条，则似亦尝为朝官，其所居何职则不可详矣。所录分甲、乙、丙、丁、戊五集，凡二百有七条。甲、乙、丙、戊四集皆杂叙高、孝、光、宁四朝轶事，各有标题，不以时代为先后。惟丁集所记仅宁宗受禅、庆元党禁二事，不及其他。绍翁与真德秀游，故其学一以朱子为宗，然卖武夷山一条乃深惜朱在之颓其家声（案：在，朱子之子，时官户部侍郎），无所隐讳。则非攀援门户者比，故所论颇属持平。南渡以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李心传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是书。陈郁《藏一话腴》尝摘其误，以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驿诗为赵仲湜游天竺诗一条，周密《齐东野语》尝摘其光宗内禅慈懿於卧内取

玺一条，又摘其函韩侂胄首求和误称由章良能建议一条。又摘其南园香山一条，盖小小讹异，记载家均所不免，不以是废其书也，惟王士禛《居易录》谓其颇涉烦碎，不及李心传书。

今核其体裁，所评良允。故心传书入史部，而此书则列小说家焉。

△《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旧事》，已著录。是编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为名。与所作《齐东野语》大致相近。然野语兼考证旧文，此则辨订者无多，亦皆非要义；《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说家，从其类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齐东野语》之半误作《前集》，以《别集》误作《后集》，而《后集》、《续集》则全阙，又并其自序佚之。后乌程闵元衢於金阊小肆中购得抄本，毛晋为刻入《津逮秘书》，始还其原帙。书中杨凝式僧净端一条，与《野语》重出，盖删除未尽。弥陀入冥、刘朔斋再娶二条，并附注衢案云云，盖闵氏所加。海鳧兆火一条，附注不题名字，核其语意，殆亦闵语也。书中所记颇猥杂，如姨夫眼眶诸条，皆不足以登记载。而遗文佚事可资考据者实多，究在《辍耕录》之上。所记罗椅、董敬庵、韩秋岩诸人於宋末讲学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语一条，周平原语一条，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说忽之矣。都穆《南濠诗话》曰：吴兴唐广尝手录《癸辛杂识》，见其中载方万里移行之事，意颇不平。是夜梦方来曰：吾旧与周生有隙，故谤我至此，幸为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诬蔑方回，不应有元一代无一人为回讼冤，至明而其鬼忽灵者。其说荒唐，殆不足辨。

且密为忠臣，回实叛贼，即使两人面质，人终信密不信回也，况恍惚梦语乎？

△《随隐漫录》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临川陈随隐撰。盖后人以书中自称随隐，而称陈郁为先君，知为临川陈姓，故题此名，实则随隐非名也。据所载钱舜选诗，其人尝於理宗景定四年以布衣官东宫掌书。又载辛巳八月己丑，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则其人盖已入元。

案刘埙《水云村泯稿》，载宋度宗御批一道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诗文稿都好，可再拣几篇来。在来日定要，千万千万。四月五日辰初付陈藏一。埙跋其后，以为度宗在春宫时，盛年潜跃，汲汲斯文。惜不遇园、绮羽翼，乃下访藏一父子之卑陋。藏一为郁字，则其子当即世崇。证以书中所记，与此批一一吻合，知随隐即世崇号也。其书多记同时人诗话，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详。如紫宸殿上寿仪，赐太子玉食批，直书阁，夫人名数，孩儿班服饰，孟享驾出

仪，太子问安，展书仪带格三十二种诸条，颇有史传所未及者。他所记诗话杂事，亦多可采。其第二卷内论汉平帝后、晋愍怀太子妃以下五条，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惨，与所以致败之由，而终无一言之显斥，犹有黍离诗人悱恻忠厚之遗，尤非他说部所及也。

△《东南纪闻》三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载，考书中有丙子之事，非复庚申之役语。丙子为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颜渡江，临安失守矣，当为元人所作，故称宋为东南

。而其中郑绅一条，称外戚生封王爵者，宋盖自绅始；论乘箬一条，称宋朝渡江以前，无今之箬；论三五九月一条，称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钱，亦皆属元人之语。然於宋之诸帝，称陵名，称庙号、年号，往往多内词。殆江左遗民所追记欤？所载惟论蝼醢、论揖两条，偶涉古事。馀皆南北宋之轶闻，间与他书相出入，疑亦杂采说部为之。至於韩滉之清节，何自之伉直，张惟孝之任侠，单炜之书法，赵执中之木箭，史嵩之之忤忍，以及徽宗时瑞禽迎驾出市侩之智术，绍兴中韦后欲观石塔得寺僧之谏，则皆史传所佚，足补纪载之阙。惟杨谈耗用茶局官钱一事，足见宋政之不纲，乃载之以为豪举，殊不可训。又汪勃调官一事，称张浚、韩世忠迎合秦桧。浚之心术不可知，世忠当万万不至此，恐未免传闻失真。而南岳夫人一事，尤为猥褻，亦未免堕小说窠臼，自秽其书。然大旨记述近实，持论近正，在说部之中犹为善本。原书久佚，卷帙无考。今以《永乐大典》分载於各韵下者，哀合排纂，勒为三卷。

△《归潜志》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刘祁撰。祁字京叔，浑源人。御史从益之子。为太学生，举进士不第。元兵入汴，遁还乡里。戊戌复出就试，魁南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凡七年而歿。旧以《金史》载之文艺传，遂题曰金人，殊非其实。是书名曰归潜，盖祁於壬辰北还，以此二字榜其室，因以题其所著。然晚年再出，西山之节不终，亦非其实也。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谓昔所闻见，暇日记忆，随得随书。第一卷至六卷悉为金末诸人小传，第七卷至十卷杂记遗事。第十一卷题曰录大梁事，纪哀宗亡国始末。第十二卷题曰录崔立碑事，纪立作乱时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文事，又一篇题曰辨亡，叙金前代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乱亡。

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为杂说，略如语录之体，殊不相类。疑此二篇本自为一卷，殿全书之末。别以语录为第十三卷，诗文为第十四卷，附缀於后。后人因篇页不均，割语录之半移缀此卷，故体例参差也。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故《金史》本传称祁此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哀宗

本纪全以所言为据。又若《大金国志》称枢密使伊喇蒲阿出降於元，此志不书出降，与《金史》相合，可证《大金国志》之误。《元史》称壬辰正月太宗自白坡济河而南，睿宗由峭石滩涉汉而北，以渡河涉汉同在一时，而此志则载睿宗涉汉在辛卯十一月，太宗渡河乃在壬辰，与《金史》及姚燧《牧巷集》、苏天爵《名臣事略》所纪相合，可证《元史》之误。又如载天兴元年刘元规使北朝，不知所终，而《金史》本纪不书其事；载萨克苏媒孽李元妃，本纪不著其名；载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诸国使臣朝见，遇雨放朝，与周焯《北辕录》合，而本纪但载十六年三月朔日蚀放朝一条；载金代钞法凡八易其名，而《金史食货志》失载通货改为通宝，通宝又改为通货一条；皆足以补正史之阙。至於金史交聘表称，大定十六年，宋汤邦彦充申请使，此志作祈请使；图克坦乌登传称天兴元年正月朝廷闻大兵入饶风关，移乌登行省阆乡以备潼关，此志书其事於正大八年，完颜思烈传载王渥从思烈战歿，此志作从持嘉哈希；李英传称与元兵遇於霸州败死，此志作遇於潞州；郭阿林传称宋兵大至，遂战歿，此志作马倒被擒，不知存歿；师安石传赞称以论列侍从，触怒而死，此志则云既居位，人望颇减；皆有异词。其他年月先后，姓名官阶，与史不同者甚多，皆足以资互考。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世所行本皆八卷，虽传是楼藏本亦然。国朝郭朝鈺编纂金诗，所采录仅及前七卷，知其未见全帙。此本一十四卷，与王恽浑源世德碑相合。当犹从元本传录。钱曾《读书敏求记》称陆孟龟家钞本《归潜志》凡十四卷，盖即此本也。

△《山房随笔》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蒋子正撰。子正不知何许人。惟书中杜善甫一条，内有余分教溧阳语，知尝为溧阳学官。又有穆陵在御语，知为宋人入元者也。所记多宋末元初之事，而於贾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郑虎臣木棉巷事，叙述始末，亦比他书为最详。

惟所记陆秀夫輓张世杰诗，似出附会。厓山舟覆，鲸海沸腾，乌有吟咏之暇。且诗中曾闻海上铁斗胆句，亦不似同时之语。朱国桢《涌幢小品》谓世杰溺死在秀夫赴海之后，亦以此诗为疑。所言良允。殆好事者欲褒忠义，故造斯言欤？至於以夏贵之降，归咎似道，未为无理；而反复解释，反似於贵有恕词，未免有乖大义。观者不以词害意可矣。

△《山居新语》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杨瑀撰。瑀《元史》无传。《杨维桢集》有瑀墓碑曰：瑀字元诚，杭州人。天历间擢中瑞司典簿。帝爱其廉慎，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江东浙西盗群啸，乃改建德路总管。瑀泣郡，视之如家，民亦视之如父母

，其像而祠者凡十有四所。行省最其功，进阶中奉大夫云云。是书卷末有至正庚子三月瑀自跋，结衔题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当成於进阶以后。而卷首又有维楨序，作於是年四月，乃称为归田后作，殆是年即已致仕欤？其书皆记所见闻，多参以神怪之事，盖小说家言。然如记处州砂糖竹箭，记至元六年增粟官米，记高克恭弛火禁，记托克托开旧河，则有关於民事。记敕令格式四者之别，记八府宰相职掌，记奎章阁始末，记仪凤司、教坊司班次，则有资於典故。记朱夫人、陈才人之殉节，记高丽女之守义，记樊时中之死事，则有裨於风教。其他嘉言懿行可资劝戒者颇多。至於辨正萨都刺元宫词，谓宫车无夜出之例，不得云深夜宫车出建章；擎执宫人紫衣，大朝贺则於侍仪司法物库关用，平日则无有，不得云紫衣小队两三行；北地无芙蓉，宫中无石栏，不得云石栏杆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又辨其京城春日诗，谓元制御沟不得洗手饮马，留守司差人巡视，犯者有罪，不得云御沟饮马不回首，贪看柳花飞过墙；则亦颇有助於考证。虽亦《辍耕录》之流，而视陶宗仪所记之猥杂，则胜之远矣。

△《遂昌杂录》一卷（内府藏本）

元郑元祐撰。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学教授，移疾去。后七年复擢浙江儒学提举，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远徙钱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侨吴名，而是录仍题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一。

则当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故书中所列人名，上犹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哈布哈、倪瓚、杜本，并见杜本之卒。多记宋末轶闻，及元代高士名臣轶事，而遭逢世乱，亦间有忧世之言。其言皆笃厚质实，非《辍耕录》诸书摭拾冗杂者可比。

其记葬高、孝二陵遗骨事，作《林景熙》，与《辍耕录》异。盖各据所闻，其称南宋和议由於高宗，不由於秦桧；宋既亡矣，可不必更为高宗讳，亦诛心之论也。

△《乐郊私语》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姚桐寿撰。桐寿字乐年，睦州人。顺帝后至元中尝为馀干教授。解官归里，自号桐江钓叟。至正中流寓海盐，时江南扰乱，惟海盐未被兵火，尚得以闭户安居，从容论述，故以《乐郊私语》为名。虽若幸之，实则伤乱之词也。所记轶闻琐事，多近小说家言。然其中如杨额哲武林之捷，张士诚杉青之败，颇足与史传相参。所辨六里山天册碑，秦桧像赞，鲁豈注杜甫诗诸条，亦足资考证。末载杨维楨撰其兄椿寿墓志一篇，颇为不伦。桐寿欲表章其兄，何不叙之书内，而乃别载於末，核以体例，深属有乖。今削除不载，惟录桐寿之本书焉

△《辍耕录》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陶宗仪撰。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此书乃杂记闻见琐事。前有至正丙午孙作序。书中称明兵曰集庆军，或曰江南游军，盖丙午为至正二十七年，犹未入明时所作也。郎瑛《七修类稿》谓宗仪多录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之类，皆攘为己作。今其书未见传本，无由证瑛说之确否。但就此书而论，则於有元一代法令制度，及至正末东南兵乱之事，纪录颇详。所考订书画文艺，亦多足备参证。惟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颇乖著作之体。叶盛《水东日记》深病其所载猥褻，良非苛论。然其首尾赅贯，要为能留心於掌故。

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宗仪练习旧章，元代朝野旧事，实借此书以存，而许其有裨史学。则虽瑜不掩瑕，固亦论古者所不废矣。

△《水东日记》三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盛撰。盛有《叶文庄奏草》，已著录。是书记明代制度，及一时遗文逸事，多可与史传相参。其间徵引既繁，亦不免时有牴牾。又好自叙居官事迹，殆不免露才扬己之病。王士禛作《居易录》，多自记言行，有如家传，其源滥觞於此，古人无是体例也。至於辨请禁官舍家人操习一疏，谓人诬其子与官舍斗鹌鹑不胜，因有是奏。深自剖析，连篇不已，抑又浅之甚者矣。然盛留心掌故，於朝廷旧典，考究最详。又家富图籍，其《菘竹堂书目》今尚有传本，颇多罕覩之笈。

故引据诸书，亦较他家稗贩成编者特为博洽。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取长弃短，固未尝不可资考证也。

△《菽园杂记》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陆容撰。容字文量，号式斋，太仓州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容与张泰、陆釴齐名，时号娄东三凤。其诗才不及泰釴，而博学过之，是编乃其劄录之文，於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旁及谈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盖自唐、宋以来说部之体如是也。中间颇有考辨。如元王柏作二南相配图，弃甘棠、何彼秣矣、野有死麕三篇，於经义极为乖刺，而容独叹为卓识；又文庙别作寝殿祀启圣公，而配以四配之父，其议发於熊禾，而容谓叔梁纥为主，出於无谓，孟孙激非圣贤之徒，不当从祀，尤昧於崇功报本之义，皆不足为据。然核其大致，可采者较多。王鏊尝语其门人曰：本朝纪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即指此书也。虽无双之誉，奖借过深，要其所以取之者，必有在矣。

△《先进遗风》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耿定向撰。毛在增补。定向有《硕辅宝鉴要览》，已著录。在自署太仓人。其始末则未详也。是书略仿宋人《典型录》之体，载明代名臣遗闻琐事，大抵严操守、砺品行、存忠厚者为多。盖明自嘉靖以后，开国敦庞之气日远日漓，士大夫怙权营贿，风尚日偷。定向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故所纪多居家行己之细事，而朝政罕及焉。考其著书之时，正分宜骄怙之日，定向其有微旨乎？其间如曲誉李东阳之类，未免乡曲之私；提唱姚江之学，亦未免门户之见。然著书大旨不在是，略其小疵可也。此本为陈继儒《秘笈》所刻，体例混淆，原书与续辑不甚可辨。间有论断，亦不知为谁语。以行款推之，殆每条第一字跳行者为定向之书。

其第一字平书者为在之书欤？今未见定向之原本，不可考矣。

△《觚不觚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书专记明代典章制度，於今昔沿革尤详。自序谓伤觚之不复旧觚，盖感一代风气之升降也。虽多纪世故，颇涉琐屑，而朝野轶闻，往往可资考据。若徐学谟《博物典汇》载高拱考察科道，被劾者二十七人，并载名氏，说者谓其谳於故事，而是书并详及诸人所以被劾之故，为学谟所不及载。於情事首尾，尤为完具。盖世贞弱冠入仕，晚成是书，阅历既深，见闻皆确，非他人之稗贩耳食者可比，故所叙录，有足备史家甄择者焉。

△《何氏语林》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斋丛说》，已著录。是编因晋裴启《语林》之名，其义例门目则全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蓝本，而杂采宋、齐以后事迹续之。并义庆原书共得二千七百馀条，其简汰颇为精审。其采掇旧文，剪裁镕铸，具有简澹隽雅之致。视伪本李扈《续世说》剽掇南北二史，冗沓拥肿，徒盈卷帙者，乃转胜之。每条之下又仿刘孝标例自为之注，亦颇为博瞻。其间摭拾既富，间有牴牾。如王世懋《读史订疑》所谓以王莽时之陈咸为汉成帝时之陈咸者，固所不免。

然於诸书舛互，实多订正。如第二十二卷纪元载妻王韞秀事，援引考证，亦未尝不极确核。虽未能抗驾临川，并驱千古，要其语有根柢，终非明人小说所可比也。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於小说，其明例矣。）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说家类三

△《山海经》十八卷（内府藏本）

晋郭璞注。卷首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案《山海经》之名始见《史记大宛传》，司马迁但云《禹本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为何人所作。《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似乎即指此书而不言其名《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赵煜《吴越春秋》所说亦同。

惟《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所记。其文稍异，然似皆因《列子》之说推而衍之。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馀暨、下鸾诸地名，断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欤？观《楚词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

朱子《楚词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至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之言，谓《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云云。则得其实矣。郭璞注是书，见於《晋书本传》。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经图赞》二卷，今其赞犹载璞集中，其图则《宋志》已不著录，知久佚矣。旧本所载刘秀奏中，称其书凡十八篇，与《汉志》称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应自相牴牾，疑其贗托。然璞序已引其文，相传既久，今仍并录焉。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竟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

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山海经广注》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任臣撰。任臣有《十国春秋》，已著录。是书因郭璞《山海经注》而补之，故曰广注。於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虽嗜奇爱博，引据稍繁，如堂庭山之黄金，青邱山之鸳鸯，虽贩妇佣奴，皆识其物，而旁徵典籍，未免赘疣，卷首冠杂述一篇，亦涉冗蔓。然掎摭宏富，多足为考证之资。所列逸文三十四条，自杨慎《丹铅录》以下十八条，皆明代之书，所见实无别本，其为稗贩误记，无可致疑。至应劭《汉书注》以下十四条，则或古本有异，亦颇足以广见闻也。旧本载图五卷，分为五类。曰灵祇，曰异域，曰兽族，曰羽禽，曰鳞介，云本宋咸平《舒雅旧稿》，雅本之张僧繇，其说影响依稀，未之敢据。其图亦以意为之，无论不真出雅与僧繇，即说果确实，二人亦何由见而图

之？故今惟录其注，图则从删。又前列引用书目五百三十余种，多采自类书，虚陈名目，亦不琐录焉。

△《穆天子传》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晋郭璞注，前有荀勖序。案《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按今盛姬事载《穆天子传》第六卷，盖即《束皙传》所谓杂书之一篇也。寻其文义，应归此传。《束皙传》别出之，非也。此书所纪，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县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亦仅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郭璞注《尔雅》，於西至西王母句，不过曰西方昏荒之国；於河出昆仑墟句，虽引《大荒西经》而不言其灵异。其注此书，乃颇引志怪之谈。盖释经不敢不谨严，而笺释杂书则务矜博洽故也。

（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徵，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神异经》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共四十七条。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极斥此书，称东方朔撰、张茂先传之伪。今考《汉书朔本传》，历叙朔所撰述，言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世所传他事皆非。其赞又言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云云。则朔书多出附会，在班固时已然。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晋书张华本传》，亦无注《神异经》之文，则并华注亦属假借，振孙所疑，诚为有见。然《隋志》载此书，已称东方朔撰，张华注。则其伪在隋以前矣。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阙银盘明珠事，陆倕《石阙铭》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壶事，徐陵《玉台新咏序》引用之。流传既久，固不妨过而存之，以广异闻。又考《广韵》去声四十一漾收彘字，《说文》、《玉篇》皆所不载。注称兽似狮子，实本此经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名曰彘之文。则小学家已相援据，不但文人词藻，转相采摭已也。《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异於輿图，亦无关於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

△《海内十洲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悬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

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也。又后附以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

其言或称臣朔，似对君之词；或称武帝，又似追记之文。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考刘向所录朔书无此名。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案《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然自《隋志》已著於录，李善注张衡《南都赋》、宋玉《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玄赋》、曹植《洛神赋》、郭璞《游仙诗》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拟郭璞游仙诗》、夏侯玄《东方朔画赞》、陆倕《新刻漏铭》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词条丰蔚，有助文章。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於《庄子北冥》条下引此书曰：水黑色谓之冥海，无风洪波百丈。则通儒训诂，且据其文矣。唐人词赋，引用尤多，固录异者所不能废也。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

△《汉武故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於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於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琯《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其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尔。

△《汉武帝内传》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班固撰。《隋志》著录二卷，不注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题曰班固，不知何据。殆后人因《汉武故事》伪题班固，遂并此书归之欤？

《汉书东方朔传赞》，称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此书乃载朔乘龙上昇，与传赞自相矛盾，其不出於固，灼然无疑。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宏景《真诰体格》相同。考徐陵《玉台新咏序》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之

句，实用此传六甲灵飞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语，则其伪在齐、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诗》，有汉武非仙才句，与传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语相合。葛洪《神仙传》所载孔元方告冯遇语，与传中称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云云相合。张华《博物志》载汉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车来云云，与此传亦合。今本《博物志》虽真伪相参，不足为证。而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已引《博物志》此语，足信为张华之旧文，其殆魏、晋间文士所为乎？陆德明《庄子释文》注大宗师篇西王母，亦引《汉武内传》云，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与今本所载同，而文句迥异。或德明隐括其词欤？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汉武内传》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阁校本。（案：孱守居士，常熟冯舒之别号也。）《广记》删去元灵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脱朱鸟窗一段，对过始知此本为完书。案李商隐诗曰：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又曰：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

皆用朱鸟窗事，知古本当有此一段，李善注《文选郭璞游仙诗》，引《汉武内传》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万龙輶，驰骋眇九野二句，正元灵曲中语。知古本当有此二曲，钱曾所云良是。今检此本，亦无元灵二曲及朱鸟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与曾所说又不同。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曰：《汉武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今亦无此八事。盖明人删窜之本，非完书矣。

△《汉武洞冥记》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后汉郭宪撰。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官至光禄勋。事迹具《后汉书方术传》。是书《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引宪自序，谓汉武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别录》又於御览中抄出。则四卷亦非全书，《别录》当即《拾遗》也。今宪序与《拾遗》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诸书所引，皆相符合，盖犹旧本。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赐之衣，逃匿海滨。后以直谏忤光武帝，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盖亦刚正忠直之士。徒以撰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术之中，其事之有无，已不可定。至於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仪用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尚书》於李克一条，悠谬支离，全乖事实。

朱彝尊乃采以入《经义考》，则嗜博贪奇，有失别择，非著书之体例矣。

△《拾遗记》十卷（内府藏本）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事迹具《晋书艺术传》。故旧本系之晋代。然嘉实苻秦方士，是时关中云扰，与典午隔绝久矣。称晋人者，非也。其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后经乱亡残阙，梁萧绮搜罗补缀，定为十卷，并附著所论，命之曰录，即此本也。绮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然第九卷记石虎燹龙至石氏破灭，则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后，入东晋久矣。绮亦约略言之也。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宴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绮录亦附会其词，无所纠正。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虞初》九百，汉人备录。六朝旧笈，今亦存备采掇焉。

△《搜神记》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时以著作郎领国史，迁散骑常侍。事迹具《晋书本传》。史称宝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灵异神祇，人物变化为此书。其自序一篇，亦载於传内。《隋志》、新、旧唐志俱著录三十卷。《宋志》作《搜神总记》十卷，亦云宝撰，《崇文总目》则云《搜神总记》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干宝撰，非也。（案：此条见《玉海》。）此本为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以其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者。考《太平广记》所引，一一与此本相同。以古书所引证之，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明帝纪引其柳谷石一条，齐王芳纪引其火浣布一条，《蜀志糜竺传》引其妇人寄载一条，《吴志孙策传》引其于吉一条，吴夫人传引其梦月一条，朱夫人传引其朱主一条，皆具在此本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其卢充金碗一条，刘昭《续汉志》注《五行志荆州童谣》条下引其华容女子一条，建安四年武陵充县女子重生条下引其李娥一条，桓帝延熹七年条下引其大蛇见德阳殿一条，《郡国志》马邑条下引其秦人筑城一条，故道条下引其旄头骑一条，李善注王粲赠文叔良诗引其文颖字叔良一条，注《思玄赋》引其张车子一条，注鲍照《拟古诗》引其太康帕头一条，刘知几《史通》引其王乔飞舄一条，亦皆具在此本中，似乎此本即宝原书。惟《太平寰宇记》青陵台条下引其韩凭化蛺蝶一条，此本乃作化鸳鸯；郭忠恕《佩觿》上篇称干宝《搜神记》以琵琶为频婆，此本吴赤乌三年豫章民杨度一条凡三见琵琶字，安阳城南亭一条亦有琵琶字，均不作频婆；又《续汉志》注《地理志》缙氏条下引其延寿亭一条，巴郡条下引其泽中有龙鸣鼓则雨一条，《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山鸣条下引其论山鸣一条，李善《蜀都赋注》引其澹台子羽一条，陆机《皇太子宴元圃诗》引其程猗说石图一条，此本亦皆无之。至於六卷、七卷全录《两汉书五行志》，司马彪虽在宝前

，《续汉书》宝应及见，似决无连篇钞录，一字不更之理，殊为可疑。然其书叙事多古雅，而书中诸论亦非六朝人不能作，与他伪书不同。疑其即诸书所引，缀合残文，傅以他说，亦与《博物志》、《述异记》等。但辑二书者耳目隘陋，故罅漏百出。辑此书者则多见古籍，颇明体例，故其文斐然可观，非细核之，不能辨耳。观书中谢尚无子一条，《太平广记》三百二十二卷引之，注曰出《志怪录》，是则据拾之明证。胡震亨跋但称谢尚为镇西将军，在穆帝永和中，宝此书尝示刘惔，惔卒於明帝大宁中，则书在尚加镇西将军之前二十馀年，疑为后人所附益，犹未考此条之非本书也。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

△《搜神后记》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两事。陶集多不称年号，以干支代之，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隋书经籍志》著录，已称陶潜，则贗撰嫁名，其来已久。又陆羽《茶经》引其中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一条，与此本所载相合，《封演见闻记》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饮一斛二斗，后吐一物一条，与此书桓宣武督将一条，仅文有详略；及牛肺字作土肚，茗瘦字作斛二瘦，其事亦与此本所载相合；知今所传刻犹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雷车，唐、宋词人并递相援引，承用至今。

题陶潜撰者固妄，要不可谓非六代遗书也。

△《异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参军，元嘉三年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卒。又称尝为刘毅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今案书中称毅镇江州，褊躁愈剧。又载毅妻为桓玄所得，擅宠有身。多蓄憾诋毁之词，则震亨之言当为可信。惟书中自称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以《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考之，时方以骠骑将军领荆州刺史，与敬叔所记相合，而震亨传中未之及，则偶疏也。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刘知几《史通》谓《晋书》载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去，乃据此书载入，亦复相合，惟中间《太平御览》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此本失载。又称宋高祖为宋武帝裕、直举其国号名讳，亦不似当时臣子之词，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

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诗中陶侃胡奴事，据《世说新语》但知为侃子小名，勘验是书，乃知别有一事，甫之援引为精切。则有裨於考证亦不少矣。

△《续齐谐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梁吴均撰。均事迹具《梁书》本传。《唐艺文志》作吴筠。案唐有道士吴筠，乃大历时人。是书《隋志》著录，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甚。《唐志》盖传写之讹。吴琯刊本有元陆友跋曰：《齐谐》志怪，盖庄生寓言。今均所续，特取义云尔，前无其书也。案《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均书之前有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唐志》小说家亦并载之，然则均书实续无疑。友谓前无其书，亦为失考。所记皆神怪之说。然李善注《文选》，於陆机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树一条，於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引其成武丁一条，韦绚刘禹锡《嘉话》引其霍光金凤辇一条，蒋潜通天犀导一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其徐邈画鲻鱼一条，是在唐时已援为典据，亦小说之表表者矣。惟刘阮天台一事，徐子光注李瀚《蒙求》引《续齐谐记》之文，述其始末甚备，而今本无此条。岂原书久佚，后人於《太平广记》诸书内抄合成编，故偶有遗漏欤。

△《还冤志》三卷（内府藏本）

隋颜之推撰。之推有《家训》，已著录。此书《隋志》不载，《唐书艺文志》作《冤魂志》三卷，《文献通考》作《北齐还冤志》二卷。考《宋史艺文志》作颜之推《还冤志》，《太平广记》所引亦皆称《还冤志》，与今本合，则《唐志》为传写之证。至书中所记，上始周宣王杜伯之事，不得目以北齐。即之推亦始本梁人，后终隋代，观陆法言《切韵》序，则开皇之初，尚与刘臻等八人同时定韵，更不得目以北齐。殆因旧本之首题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遂误以冠於书名上欤？观《宋史》又载释庭藻《续北齐还冤志》一卷，则误称北齐，亦已久矣。自梁武以后，佛教弥昌，士大夫率皈礼能仁，盛谈因果。之推家训有《归心篇》，於罪福尤为笃信，故此书所述，皆释家报应之说。然齐有彭生，晋有申生，郑有伯有，卫有浑良夫，其事并载《春秋传》。赵氏之大厉，赵王如意之苍犬，以及魏其、武安之事，亦未尝不载於正史。强魂毅魄，凭厉气而为变，理固有之，尚非天堂地狱，幻杳不可稽者比也。其文词亦颇古雅，殊异小说之冗滥，存为鉴戒，固亦无害於义矣。陈继儒尝刻入《秘笈》中，刊削不完，仅存一卷。

此本乃何牟堂《汉魏丛书》所刻，犹为原帙，今据以著录焉。

△《集异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薛用弱撰。案《唐书艺文志》载用弱字中胜，长庆光州刺史。其里籍则未言。此本卷首题曰河东。然唐代士族，率题郡望。刘必彭城，李必陇西，其确生何地则未之知。《三水小牋》（案：此书今佚，此条见《太平广记》三百十二卷所引）载其大和中自仪曹郎出守弋阳，为政严而不残。盖在当时称良吏，其事迹亦无考也。是书所记凡十六条。晁公武《读书志》称其首载徐佐卿化鹤事，此本正以此条为首，与晁氏所记合，盖犹旧本。其叙述颇有文采，胜他小说之凡鄙。

世所传狄仁杰《集翠裘》、王维《郁轮袍》、王积薪《妇姑围棋》、王之涣《旗亭画壁》诸事，皆出此书。其良《常山新宫铭》，洪迈《容斋随笔》推为奇作。

苏轼与子过诗所谓尔应奴隶蔡少霞，我亦伯仲山元卿者，即用其事。卷帙虽狭，而历代词人恒所引据，亦小说家之表表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是书一名《古异记》，然诸家著录，俱无此名，不知振孙何本。又唐比部郎中陆勋亦有《集异记》二卷，与用弱此本名同。故《文献通考》题勋书曰陆氏《集异记》，以别於用弱书焉。

△《博异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谷神子还古撰，不著姓氏。考晁公武《读书志》载《老子指归》十三卷，亦题谷神子注，不著姓氏。而《唐书艺文志》有冯廓注《老子指归》十三卷，与公武所言书名卷数皆合，则谷神子其冯廓欤？胡应麟《二酉缀遗》则曰：唐有诗人郑还古，尝为殷七七作传。其人正晚唐，而殷传文与事皆类，是书盖其作也。其说亦似有依据。然古无明文，阙所不知可矣。其书载敬元颖、许汉阳、王昌龄、张竭忠、崔元微、阴隐客、岑文本、沈亚之、刘方元、马燧十人。《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八卷载李全质一条，称会昌壬戌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云云，此本无之。盖亦钞合而成，非完帙也。所记皆神怪之事，叙述雅贍。而所录诗歌颇工致，视他小说为胜。惟师旷镜铭一条，不似三代语尔。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语触时忌，故隐其名。前有自序，亦称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词，稍获周身之戒。今观所载，殊不见触忌之语。而证以《太平广记》所引，又确为本书，非出依托。未审其寓言之旨何在也。

△《杜阳杂编》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唐苏鹞撰。鹞有《演义》，已著录。此编所记，上起代宗广德元年，下尽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皆以三字为标目。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虽必举所闻之人以实之，殆亦俗语之为丹青也。所称某物为某年某国所贡者，如日林、大林、文单、吴明、拘

弭、大轸、南昌、濶东、条支、鬼谷、河陵、兜离，《唐书外国传》皆无此名，诸帝本纪亦无其事。即如夫馀国久并於渤海大氏，而云武宗会昌元年夫馀来贡；罽宾地接葱岭，《汉书》、《唐书》均有明文，而云在西海；尤舛迕之显然者矣。

然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其曰《杜阳杂编》者，晁公武《读书志》谓鹞居武功之杜阳，盖因地以名其书云。

△《前定录》一卷、《续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锺辂撰。辂，大和中人。官崇文馆校书郎。《唐书艺文志》作锺籛。未详孰是也。是书所录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言合。前有自序，称庶达识之士知其不诬，奔竞之徒亦足以自警，校他小说为有劝戒。高彦休《唐阙史》曰：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盖即指此书。然小说多不免附会，亦不能独为此书责也。《续录》一卷，不题撰人名氏，《书录解题》亦载之。观其以唐明皇与唐玄宗析为两条，知为杂采类书而成，失於删并。又柳宗元一条，乃全引《龙城录》语。《龙城录》为宋王铎伪撰，则非唐以前书明矣。

△《桂苑丛谈》一卷（内府藏本）

案《新唐书艺文志》载《桂苑丛谈》一卷，注曰冯翊子子休撰，不著姓名。晁公武引李淑《邯郸书目》云，姓严，疑冯翊子其号，而子休其字也。陈继儒刻入《秘笈》，乃题为唐子休冯翊著，颠倒其文，误之甚矣。其书前十条皆载咸通以后鬼神怪异及琐细之事，后为史遗十八条。其十二条亦纪唐代杂事，馀六条则兼及南北朝。然如高湊捕贼，高延宗纵恣，崔宏度酷虐诸事，齐、隋本史皆已载之，又似摘钞卷中未及刊削者。疑已经后人窜乱，非原书也。其甘露亭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者，当为昭宗天复二年，时始封杨行密为吴王，故子休以此称之。然则作是书者，其江南人欤？

△《剧谈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康駉撰。王定保《摭言》作唐駉，盖传写之讹。《唐书艺文志》作康駉，以其字驾言证之，二字义皆相合，未详孰是。诸书引之，皆作駉，疑亦《唐志》误也。駉，池阳人。乾符四年登进士第，官至崇文馆校书郎。是书成於乾宁二年，皆记天宝以来琐事，亦间以议论附之，凡四十条。今以《太平广记》勘之，一一相合。非当时全部收入，即后人从《广记》抄合也。此本末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字，盖犹影抄宋本。如潘将军一条，注中疑为潘鹤碑字。今本《剑侠传》从《广记》剽掇，此条讹为潘鹤碎，遂不可解，知此本为善矣。其中载元微之年老擢第，执贄谒李贺一条，《古夫于亭杂录》辨之曰，案元擢第

，既非迟暮，於贺亦称前辈，讵容执贄造门，反遭轻薄，小说之不根如此。其论最当。然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其风自古。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不以是废此一家也。

△《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唐张读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读字圣朋。《唐书艺文志》载读建中《西狩录》十卷，注曰读字圣用。朋用字形相近，义亦两通，未详孰是也。深州陆泽人。《旧唐书》附见其祖张荐传中。称其登进士第，有俊材。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士。位终尚书左丞。《新唐书艺文志》则称为僖宗时吏部侍郎。高彦休《唐阙史》亦称张侍郎读为员外郎张休复之子，（案：《旧唐书》作希复。）牛僧孺之外孙。年十九，登进士第。不言其为吏部礼部。

以典贡举之文证之，盖《新唐志》为误矣。是书所记，皆鬼神灵异之事。岂以其外祖牛僧孺尝作《玄怪录》，读少而习见，故沿其流波欤？《补遗》一卷，旧本并题读撰。然诸家书目皆无之。疑刊刻者摭他书所引，载於后也。宣室之义，盖取汉文帝宣室受釐，召贾谊问鬼神事。然鬼神之对，虽在宣室，而宣室之名，实不因鬼神而立。取以题志怪之书，於义未当，特久相沿习不觉耳。今特附订其失，庶读者有考，无相沿用焉。

△《唐阙史》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唐高彦休撰。彦休始末未详。书中郑少尹及第一条，有开成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语。考《旧唐书高锠传》，锠於大和三年以吏部员外郎奉诏审定敕试《别头进士明经》，开成元年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寻为礼部侍郎。掌贡部者三年，出为鄂岳观察使而卒。鄂岳正江夏之地，所言官品事迹俱合，则彦休当为锠之从孙。惟新旧书皆失锠之里籍，遂不知彦休为何地人耳。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彦休自号参寥子，《唐艺文志》注亦同。《宋史艺文志》载《阙史》一卷，注曰参寥子述。又载高彦休《阙史》三卷，分为两书两人，殊为舛误。又黄伯思《东观馀论》有此书跋云，叙称甲辰岁编次，盖僖宗中和四年，而其间有已书僖号者，或后人追改之。今考序中自言乾符甲子生，乾符无甲子，当为甲午之讹。下距中和四年仅十年，不应即能著书。由是以后，惟晋开运元年为甲辰，上推乾符元年甲午生，年当七十一岁，尚有著书之理。然则彦休盖五代人也。是书诸家著录皆三卷。今止上、下二卷，似从他书抄撮而成，非其原本。

张耒《宛邱集》称贾长卿尝辨此书所载白居易母堕井事，此本无之，是亦不完之一证。然自序言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二卷，又似非有脱遗者，或后人并追改其序欤？王士禛《居易录》讥其首载李师道之党丁约献俘阙下，临刑幻化

仙去事，以为导逆。其说甚当。然所载如周墀之对文宗，崔阆之对宣宗，郑薰判宦官之荫子，卢携之议镇州，皆足与史传相参订。李可及戏论三教一条，谓伶人不当授官，持论尤正。他如皇甫湜作福先寺碑，刘蜕辨齐桓公器单长鸣非姓单诸事，亦足以资考证，不尽小说荒怪之谈也。

△《甘泽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袁郊撰。晁公武《读书志》云，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陈振孙《书录解题》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此本为毛晋所刊，云得之华阴杨仪。篇数与《读书志》合，然但有仪序而无郊自序。

仪序称郊为唐祠部郎中。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仪何所据也。《书影》曰，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所传，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抄《太平广记》二十馀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贗书中之重价矣。今考《书影》所称梦羽，即仪之字。其所称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见。钱希言《彘会园薄明经》为鱼一条，称尝见唐人小说有《甘泽谣》，载《鱼服记》甚详。今此本无《鱼服记》，岂希言所见乃先出一本耶？然据此本所载，与《太平广记》所引者一一相符。则两本皆出《广记》，不得独指仪本为重价。又哀辑散佚，重编成帙，亦不得谓之贗书。所论殊为未允。其书虽小说家流，而琐事轶闻，往往而在。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叶梦得《避暑录话》谓惟焦遂不见於书传，今考此书陶岷条中，实有布衣焦遂，而绝无口吃之说，足以证师古伪注之谬。是亦足资考证，不尽为无益之谈矣。

△《开天传信记》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郑綮撰。綮字蕴武，荥阳人。登进士第，累官右散骑常侍。好以诗谣托讽昭宗，意其有所蕴蓄。擢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者，即其人也。《旧唐书》本传称綮尝历监察，殿中、仓户二员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书原本首署其官为吏部员外郎，本传顾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脱漏欤？书中皆记开元、天宝故事，凡三十二条。自序称簿领之暇，搜求遗逸，期於必信，故以传信为名。其纪明皇戏游城南，王琚延过其家，谋诛韦氏一条，据《唐书》琚传，乃琚选补主簿过谢太子乘机进说，以除太平公主，并无先过琚家之事。司马光作《通鉴》，亦不从是书，惟《新唐书》兼采之。然韦氏称制时，琚方以王同皎党亡命江都，安得复卜居韦杜？綮所记恐非事实，宜为《通鉴》所不取。又如华阴见岳神、梦游月宫，罗公远隐形、叶法善符录诸事，亦语涉神怪，未能尽出雅驯。然行世既久，诸书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录以备小说之一种焉。

△《稽神录》六卷（内府藏本）

宋徐铉撰。铉字鼎臣，广陵人。仕南唐为翰林学士。随李煜归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淳化初，坐累谪静难军司马，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皆记神怪之事。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自序，称自乙未岁至乙卯，凡二十年。则始於后唐废帝清泰二年，迄於周世宗显德二年，犹未入宋时所作。书中惟乾宁、天复、天祐、开成、同光书其年号，自后唐明宗以后则但书甲子。考马永卿《懒真子》，称南唐自显德五年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为耻，碑文但书甲子。此书犹在李璟去帝号前三年，殆必原用南唐年号，入宋以后追改之。其称杨行密曰伪吴，称南唐曰江南，其官亦称伪某官，亦入宋以后所追改欤？《读书志》云所载一百五十事。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元本十卷，此无卷第，当是他书中录出者。案今本止六卷，而反有一百七十四事，末又有拾遗十三事。与晁氏、陈氏所云卷数，条数俱不合。案《枫窗小牋》云，太宗命儒臣修《太平广记》，时徐铉实与编纂。《稽神录》，铉所著也。每欲采撷，不敢自专，辄示宋白，使问李昉。昉曰：诟有徐率更言无稽者。於是此录遂得见收。疑是录全载《太平广记》中，后人录出成帙。而三大书徵引浩博，门目丛杂，所列诸事，凡一名叠见者，《太平御览》皆作又字，《文苑英华》皆作前名字，《广记》皆作同上字。其间前后相连，以甲蒙乙者，往往而是。或缘此多录数十条，亦未可知也。《读书志》又云，杨大年云，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於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考铉《骑省集》中有送蒯参军亮诗，前四句云：昔年闻有蒯先生，二十年来道不行。抵掌曾谈天下事，折腰犹忤俗人情。则铉客实有蒯亮，然不言及说鬼事。又书中载破窟得棋子得针二章云，闻之於亮。则不题亮名者，似非亮谏。赵与峕《宾退录》备载洪迈《夷坚志》诸序，称其三志庚集序，考徐铉《稽神录》，辨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其说必有所考，今不得而见之矣。

△《江淮异人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淑撰。淑有《事类赋》，已著录。是编所纪，多道流侠客术士之事，凡唐代二人，南唐二十三人。徐铉尝积二十年之力，成《稽神录》一书。淑为铉壻，殆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语怪欤。铉书说鬼，率诞漫不经。淑书所记，则周礼所谓怪民，《史记》所谓方士，前史往往见之，尚为事之所有。其中如耿先生之类，马令、陆游二《南唐书》皆采取之，则亦未尽凿空也。尤袤《遂初堂书目》载此书，作《江淮异人传》，疑传写之讹。又《宋史》淑本传载是书三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卷，《宋艺文志》亦同，则列传以二为三，由字误矣。其书久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中掇拾编次，适得二十五人之数，首尾全备，仍为完书。谨依《宋志》，仍分为上、下二卷，以复其旧焉

。

△《太平广记》五百卷（内府藏本）

宋李昉奉敕监修，同修者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王克贞、张洎、董淳、赵邻几、陈鄂、吕文仲、吴淑十二人也。以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奉诏，三年八月表进（此据《宋会要》之文。《玉海》则作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书成。未详孰是），六年正月敕雕版印行。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玉海》称《广记》镂本颁天下，后以言者谓非后学所急，收版贮之太清楼，故北宋人多未及睹。郑樵号为博洽，而《通志校讎略》中乃谓《太平广记》为《太平御览》中别出《广记》一书，专记异事，误合两书而一之，是樵亦未尝见矣。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又唐以前书，世所不传者，断简残编，尚间存其什一，尤足贵也。此本为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谈恺所刊，卷页间有阙佚。胡应麟《二酉缀遗》曰，谈於此书颇肆力校讎，第中阙嗤鄙类二卷，无赖类二卷，轻薄类一卷，而酷暴类阙胡澗等五事，妇人类阙李诞等七事。谈谓遍阅诸藏书家悉然，疑宋世已亡。又曰，轻薄类刘祥、许敬宗等皆见六朝诸史及唐书杂说，谈已考补。馀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见诸书。惟出小说中而其书今亡者，难悉究矣云云。则书在当时已非完帙，今亦姑仍旧本录之焉。

△《茆亭客话》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黄休复撰。休复有《益州名画录》，已著录。是编乃杂录其所见闻。始王、孟二氏，终於宋真宗时，皆蜀中轶事，无一条旁涉他郡。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记多蜀事，似未遍检其书，但约略言之也。李昉作《益州名画录》序，称其通春秋学，又称其鬻丹养亲。书中李处士一条，极论杜预以《左传》合经之误，足徵其深於《春秋》。其他论烧炼服饵导引之术，胪列道家灵迹者，居全书之大半，足徵其嫻於丹法。馀虽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劝戒，在小说之中最为近理。

其记吴王客省使高弼以王羲之石本兰亭一轴献伪蜀太子，当时识者谓是羲之撰序之后，刻石兰亭之本。其说为自古录金石者所未闻。（案：《宾退录》引蔡绦之言曰，定武本乃江左所传晋会稽石也，其说殆即因此事而附会。）又记唐德宗疑韦{白本}有异志，阴遣僧行勤诱之饵丹，至贞元二十年，丹毒发而死，亦《唐史》所不载。又记雷琴所以为异者，岳虽高而低，虽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无铉，吟振之，则有馀韵。皆足以广异闻。其驳《北梦琐言》所记高骈镇蜀时术士王剑换福感寺塔金相轮事，谓淳化五年相轮坠地，实铜铁所铸，证孙光宪为诬。亦足订小说之讹也。

△《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亦未著录。卷首题蜀本二字。第八卷内载有先大夫龙泉梦记一篇。记中称崇宁乙酉拔漕解，次年叨第。末署政和七年三月宋如璋记，是作此书者即如璋之子。特前后无序跋，其名已不可考矣。书分十二类，凡帝王运兆门二卷，异兆门三卷，梦兆门三卷，相兆门二卷，卜兆门二卷，讖兆门二卷，祥兆门一卷，婚兆门一卷，墓兆杂志门一卷，为善而增门一卷，为恶而损门一卷。大旨在徵引故事，以明事有定数，无容妄觊，而又推及於天人迪吉从逆之所以然。虽采摭丛琐，不无涉於诞幻，而警发世俗，意颇切至，盖亦《前定录》、《乐善录》之类。且其书成於南渡之初，中间所引，如《成都广记》、《该闻录》、《广德神异录》、《唐宋遗史》、《宾仙传》、《蜀异记》、《搢绅胜说》、《灵验记》、《灵应集》诸书，皆后世所不传，亦可以资博识之助也。

△《陶朱新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马纯撰。纯字子约，自号朴<木敕>翁。单州武城人。绍兴中为江西漕使。隆兴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乡，搜辑见闻，著是书，因名曰《陶朱新录》。

纯事迹不概见。惟《会稽志》载其题能仁寺壁一诗，以讥僧宗昂有黄纸除书犹到汝，定知清世不遗贤之句，为当时传诵。是书自宋以来，史志及各家书目亦皆不著录。然周焯《清波杂志》引其中韩南一条，称为朴<木敕>翁陶朱集，又称朴<木敕>翁单父人，尝宦於宣、政间，盖即此书。知实出宋人，非后来依托也。所载皆宋时杂事。大抵涉於怪异者十之七八，亦洪迈《夷坚志》之流。末附元祐党籍一碑，与全书体例颇为不类。考录中所记马默思、郭真人诗，纯盖默之诸孙。默在神宗朝，以户部侍郎宝文阁待制致仕奉祠，后人党籍。南渡以后，力反宣和之政，以收人心，凡党人子孙皆从优叙。故张纲《华阳集》中有论其除授太滥一疏，然士大夫终以为劳。纯载是碑，盖以其祖之故，亦陆游自称元祐党家之意云。

△《睽车志》六卷（内府藏本）

宋郭彖撰。彖字伯象，和州人。由进士历官知兴国军。是书皆纪鬼怪神异之事，为当时耳目所见闻者。其名《睽车志》，盖取易睽卦，上六，载鬼一车之语也。张端义《贵耳集》曰：宪圣在南内，爱鬼怪幻诞等书，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似此书尝经进御矣。《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有是书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五卷，而明商维濬刻人《碑海》者又作六卷，参错不一。考《夷坚志》载赵三翁得道事，有张侑朋父为作传，郭彖伯象得其文，载於《睽车志》末云云。今勘检此本，惟张侑作张寿，传写异文，其

在卷末，则与洪说相应，知犹旧本。特后人屡有分析，故卷目多寡互异耳。书中所载，多建炎、绍兴、乾道、淳熙间事，而《汴京旧闻》亦间为录入。各条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说，盖用《杜阳杂编》之例。其大旨亦主於阐明因果，以资劝戒。特摭拾既广，亦往往缘饰附会，有乖事实。如米芾本北宋名流，而疑为蟒精。程迥亦南渡宿儒，多所著述，而以为其家奉玉真娘子，由此致富。张翥能斥奸平乱，志操甚正，身后尚庙食邵武，而以为挟嫌杀人，白昼见鬼而卒。皆灼然可知其妄。

其他亦多涉荒诞。然小说家言，自古如是，不能尽绳以史传，取其勉人为善之大旨可矣。

△《夷坚支志》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迈撰。迈所著《容斋随笔》，已著录。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列子》夷坚事为名。考《列子》谓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正谓珍禽异兽，如《山海经》之类。迈杂录仙鬼诸事，而名取於斯，非其本义。然唐华原尉张慎素已有《夷坚录》之名，则迈亦有所本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夷坚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共四百二十卷。赵与峕《宾退录》亦载《夷坚志》三十二编，凡三十一序，不相重复。各节录其序之大略，颇为详备。此本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标题但曰《夷坚志》。以其序文校与峕之所载，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

惟与峕记支丙作支景，谓避其曾祖之嫌名，而此仍作丙，殆传写者所改欤？

胡应麟《笔丛》谓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朱国桢《涌幢小品》不知为志中之一集，乃云《夷坚志》本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删之，则误之甚矣。陈振孙讥迈为谬用其心，其说颇正。陈栌《勤有堂随录》则谓迈欲修国史，借此练习其笔，似乎曲为之词。然其中诗词之类，往往可资采录，而遗闻琐事，亦多足为劝戒，非尽无益於人心者。小说一家，历来著录，亦何必拘於方隅，独为迈书责欤？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博物志》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晋张华撰。考王嘉《拾遗记》，称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摭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云云。是其书作於武帝时。今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则武帝以后语矣。《书影》有谓《艺文类聚》引《博物志》子贡说社树一条

，今本不载者。案此条实在第八卷中，《书影》盖偶然未检。然考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太祖纪、文帝纪、濊传，《吴志孙贲传》引《博物志》四条，今本惟有太祖纪所引一条，而佚其前半，馀三条皆无之。又江淹《古铜剑赞》引张华《博物志》曰：铸铜之工，不可复得，惟蜀地羌中时有解者。今本无此语，足证非宋、齐、梁时所见之本。又《唐会要》载显庆三年太常丞吕才奏，案张华《博物志》曰，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铍曲名，以其调高，人遂和寡，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张华《博物志》曰，刘褒，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今本皆无此语。李善注《文选》引张华《博物志》十二条，见今本者九条。其《西京赋》注引王孙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词一条，《闲居赋注》引张骞使大夏得石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蒲陶一条，七命注引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一条，则今本皆无此语。段公路《北户录》引《博物志》五条，见今本者三条。其鸛鹤一名鸡鸛一条，金鱼脑中有麸金出邛婆塞江一条，则今本皆无此语，足证亦非唐人所见之本，《太平广记》引《博物志》郑宏沉酿川一条，赵彦卫《云麓漫钞》引《博物志》黄蓝张骞得自西域一条，今本皆无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卷首有理略，后有赞文，今本卷首第一条为地理，称地理略。

自魏氏曰以前云云，无所谓理略，赞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后。又赵与峕《宾退录》称张华《博物志》卷末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今本此条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则并非宋人所见之本。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亦往往相符。其馀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剽《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诸书，短釘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又刘昭《续汉志注律历志》引《博物记》一条，《舆服志》引《博物记》一条，《五行志》引《博物记》二条，《郡国志》引《博物记》二十九条。

《齐东野语》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条，谓《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书，张华取其名而为志，杨慎《丹铅录》亦称据《后汉书注》，《博物记》乃唐蒙所作。今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博物记》四条，又於《魏志凉茂传》中引《博物记》一条，灼然二书，更无疑义。此本惟载江河水赤一条，又载汉末关中女子及范明友奴发冢重生，一条而分为两条，又载日南野女一条，讹群行不见夫句为群行见丈夫，讹其状晶且白句为状晶目。其馀三十一条，则悉遗漏。岂非偶於他书见此三条，以博物二字相同，不辨为两书而贸贸采入乎？至於杂说下所载豫章衣冠人有数妇一条，乃《隋书地理志》之文。唐人所撰，华何自见之

？尤杂合成编之明证矣。书中间有附注，或称卢氏，或称周日用。案《文献通考》载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又卢氏注《博物志》六卷，此所载寥寥数条，殆非完本，或亦后人偶为摘附欤？

△《述异记》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梁任昉撰。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具《梁书本传》。此书《宋志》始著录，卷数与今本相符。晁公武《读书志》曰：昉家藏书三万卷。

天监中采辑先世之事，纂新述异，皆时所未闻，将以资后来属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为祖冲之所作，误也。案《隋志》先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唐志》盖沿其旧文，以为别自一书，则可；以为误题祖冲之，则史不误而公武反误矣。其书文颇冗杂，大抵剽剟诸小说而成。如开卷盘古氏一条，即采徐整《三五历记》。其余精卫诸条，则采《山海经》。图客诸条，则采《列仙传》。龟历诸条，则采《拾遗记》。老桑诸条，则采《异苑》。以及防风氏、蚩尤、夜郎王之类，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闻。其武陵源一条，则袭陶潜所记，而於桃外增李，移其地於吴中。周礼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条，则附会竹生东海，空桑生大野山，尤为拙文陋识。考昉本传，称著《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书。且昉卒於梁武帝时，而下卷地生毛一条云，北齐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当陈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后梁萧岿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记之？其为后人依托，盖无疑义。姚宽《西溪丛语》，谓潘岳《闲居赋》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详。

此书中乃有其事，抚以补善注之逸。今考李善《闲居赋注》，此句下引《荆州记》曰：房陵县有朱仲者，家有缥李，代所希有，并无未详之语。宽偶读误本，不知此书之剽《文选注》，反谓选注未见此书，舛误甚矣。考《太平广记》所引《述异记》，皆与此本相同，则其伪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鸡事，温庭筠鸡鸣埭歌用之；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则其书似出中唐前。蛇珠龙珠之谚乃剽窃《灌畦暇语》，则其书又似出中唐后。或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益以他书杂记，足成卷帙，亦如世所传张华《博物志》欤？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临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阙其一。考语资篇后有云，客徵鼠虱事，余戏摭作《破虱录》。今无所谓《破虱录》者，盖脱其一篇，独存其篇首引语，缀前篇之末耳。至其

续集六篇十卷，合前集为三十卷，诸史志及诸家书目并同。而胡应麟《笔丛》云，《酉阳杂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无所谓续者。近於《太平广记》中抄出续记，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轶者甚多。悉抄入续记中为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书已佚，应麟复为抄合者然。不知应麟何以得其篇目，岂以意为之耶？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其曰《酉阳杂俎》者，盖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语。二酉，藏书之义也。其子目有曰诺皋记者，吴曾《能改斋漫录》以为诺皋太阴神名，语本《抱朴子》，未知确否。至其贝编、玉格、天咫、壶史诸名，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

△《清异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陶穀撰。穀字秀实，邠州新平人。本唐彦谦之孙，避晋讳，改陶氏。仕晋为知制诰，仓部郎中。仕汉为给事中。仕周为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入宋仍原官，加户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皆采摭唐及五代新颖之语，分三十七门，各为标题，而注事实缘起於其下。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不类宋初人语，胡应麟《笔丛》尝辨之。今案穀虽入宋，实五代旧人，当时文格不过如是，应麟所云良是。惟穀本北人，仅一使南唐，而花九品九命一条云，张翊者世本长安，因乱南来，先主擢置上列。乃似江南人语，是则稍不可解耳。岂亦杂录旧文，删除未尽耶？所记诸事，如出一手。大抵即穀所造，亦《云仙散录》之流，而独不伪造书名，故后人颇引为词藻之用。楼钥《攻媿集》有白醉轩诗，据其自序，亦引此书。则宋代名流即已用为故实。相沿既久，遂亦不可废焉。

△《续博物志》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晋李石撰。然第二卷称今上於前朝作镇睢阳，泊开国，号大宋，是宋太祖时人矣。而又称曾公亮得龙之脊，王安石得龙之睛，全摭陆佃《埤雅》之说。

又引《子华子》、陈正敏《遯斋闲览》、曾慥《集仙传》，均南北宋间之书，则并非北宋初人。别本末有其门人迪功郎眉山簿黄宗泰跋，称为方舟先生。方舟为宋李石之号，所作《诗如例》，已著录经部中。则称晋李石误也。然石为绍兴、乾道间人，亦不应称太祖为今上，殆亦剽掇说部以为之，仍其旧文，未及削改欤。

其书以补张华所未备。惟华书首地理此首天象，体例小异。其馀虽不分门目，然大致略同。故自序谓次第仿华说，一事续一事。然龟巢莲叶一条，与华说复出，竟不及检。又王士禛《香祖笔记》摘其既云刘亮合仙丹，得白蝙蝠，服

之立死。

又云陈子真得蝙蝠，大如鸦，食之，一夕大泄而死。乃更云丹水石穴蝙蝠，百岁者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自相矛盾。又摘其以文帝使掌故欧阳生受伏生尚书，以伏生墓为在灞水，以磻溪为在汲郡，皆附会舛误。特以宋人旧笈，轶闻琐语，间有存焉。姑录以备参考云尔。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四十三 子部五十三

○小说家类存目一

△《燕丹子》三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皆燕太子丹事。《汉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注曰不知作者。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注曰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无燕丹子之名。至《隋书经籍志》，始著录於小说家。唐李善注《文选》，始援引其文。是其书在唐以前。又《史记刺客列传》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其文见此书中，而裴驷《集解》不引此书。司马贞《索隐》曰：《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仍云：廐门木乌生肉足也，亦不引此书。注家引书，以在前者为据，知此书在应劭、王充后矣。《史记正义》引田光论夏扶、宋意秦舞阳事，又引秦王乞听琴事，均作燕太子，《索隐》引进金丸脍马肝等事，亦作燕太子，殆传写异文欤？《宋志》尚著於录，至明遂佚。故马骕作《绎史》，称鲁连子、燕丹子之类，或真或伪，今皆亡。其所辑秦事，引《燕太子》凡十条。

大抵本之《文选注》、《太平御览》诸书，字句亦颇多舛异。今检《永乐大典》载有全本，盖明初尚存。然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谨仰遵圣训，附存其目。《隋志》作一卷。《唐志》、《宋志》及《文献通考》并作三卷。《永乐大典》所载并为一卷，而实作三篇。故今仍以三卷著录焉。

△《汉杂事秘辛》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杨慎序称得於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谬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

△《飞燕外传》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伶元撰。末有元自序，称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嫫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弟故事，於是撰《赵后别传》。其文纤靡，不类西汉人语。序末又称元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躅，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其文不相属，亦不类元所自言。后

又载桓谭语一则，言更始二年刘恭得其书於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贾子翊以示谭。所称埋藏之金滕漆匱者，似不应如此之珍贵。又载荀勖校书奏一篇，《中经簿》所录，今不可考。然所校他书，无载勖奏者，何独此书有之？又首尾仅六十字，亦无此体，大抵皆出於依托。且闺帏媠褻之状，媠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亦无媠媠为通德缕陈理，其伪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颇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而又云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司马公载之《通鉴》。

夫文士引用，不为典据。采淖方成语以入史，自是《通鉴》之失。乃援以证实是书，纒繆殊甚。且祸水灭火，其语亦有可疑。考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汉火德考》，曰汉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帜尚赤。而自有天下后，仍袭秦旧，故张苍以为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言，当改用土德，色尚黄，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黄，印章以五字，则用公孙臣之说也。王莽篡位，自以黄帝之后，当为土德，而用刘歆之说，尽改从前相承之序，以汉为火德。后汉重图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纪。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案：懋竑此语，尚以此传为真出伶元，盖未详考。）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盖其误也云云。据此，则班固在莽、歆之后，沿误尚为有因，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预有灭火之说？其为后人依托，即此二语亦可以见。安得以《通鉴》误引，遂指为真古书哉？

（案：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於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大业拾遗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一名《南部烟花录》。旧本题唐颜师古撰。末有跋语，称会昌中沙门志彻得之瓦棺寺阁，乃《隋书》遗稿云云。王得臣《麈史》称其极恶，可疑。姚宽《西溪丛语》亦曰《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又载陈后主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向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六朝语不如此。《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然则此亦伪本矣。今观下卷记幸月观时与萧后夜话，有侬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之语。是时素死久矣，师古岂疏谬至此乎？其中所载炀帝诸作，及虞世南赠袁宝儿作，明代辑六朝诗者往往采掇，皆不考之过也。

△《海山记》一卷、《迷楼记》一卷、《开河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三书并载明吴琯《古今逸史》中，不著撰人名氏。《海山记》述隋炀帝西苑事。所录炀帝诸歌，其调乃唐李德裕所作《望江南调》。段安节《乐府杂录》述其缘起甚详，大业中安有是体？考刘斧《青琐高议后集》载有此记，分上下二

篇，其文较详。盖宋人所依托。此本删并为一卷，益伪中之伪矣。《迷楼记》亦见《青琐高议》，载炀帝幸江都，唐帝入京见迷楼云云。竟以迷楼为在长安，乖谬殊甚。《开河记》述麻叔谋开汴河事，词尤鄙俚，皆近於委巷之传奇。同出依托。

不足道也。

△《续世说》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唐陇西李屋撰。前有俞安期序，称其书出自梁谿安茂卿，以宋本翻雕，未及印行而没。后三年，安期复得焦竑藏本，更为校正成完书。又称其书《唐志》不经见，《通考》所列《续世说》，载宋至五代事者，又孔平仲所撰，实非此书。

何良俊撰《语林》，文徵明为作序，王世贞又删《语林》补《世说》，皆不言曾见此书，疑其贋作。而终以宋本纸墨古闇，中阙宋讳为据。今考其书，惟取李延寿南北二史所载碎事，依《世说》门目编之，而增以博洽、介洁、兵策、骁勇、游戏、释教、言验、志怪、感动、痴弄、凶悖十一门，别无异闻，可资考据。盖即安期辈依托为之，诡言宋本。其序中所设之疑，正以防后人之攻诘。明代伪书，往往如是，所谓欲盖而弥彰也。

△《丁晋公谈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於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事归之天象，一字不及寇准。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於谓之馀党，更无疑义也。然称谓筹画军糈，决真宗东封之行，以为美谈。则欲誉其才适彰其附合时局，小人之情状，终有不能自掩者矣。

△《残本唐语林》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永乐大典》所载考之，即王说之书，佚其八卷耳。前有明嘉靖间桐城齐之鸾序，亦称所得非善本。今已采掇《永乐大典》，重为补缀成帙，别著於录。此残缺之本，已为土苴。以其为说之原书，久行於世，故仍附存其目焉。

△《昨梦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康与之撰。与之字伯可，又字叔闻，号退轩，滑州人，故自署曰箕山。此书末有小传，乃称为嘉禾人。盖南渡后流寓也。建炎初，上中兴十策，为汪伯彦、黄潜善所抑，不得用。及秦桧当国，乃附合求进，擢为台郎。后遂专以歌词供奉，厕身优伶之班，大为士论所不齿。所撰《颐菴乐府》五卷，为谈艺者所轻，世不甚传，今亦未见其本。其仅存者惟是编，皆追述北宋轶闻。以生於滑

台，目睹汴都之盛，故以昨梦为名。所记黄河卷扫事，竹牛角事，老君庙画壁事，亦可资考证。其西北边城贮猛火油事，《辽史》先有是说。然疑皆传闻附会，终辽、宋之世，均未闻用此油火攻致胜。且所产之地在高丽东，高丽去中国至近，亦不闻产此异物也。至开封尹李伦被摄事，连篇累牍，殆如传奇。又唐人小说之末流，益无取矣。

△《谈藪》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宋庞元英撰。元英有《文昌杂录》，已著录。案元英为宰相籍子，乃元丰中人。此书乃多述南宋宁、理两朝事，相距百载，其伪殆不足攻。书中凡载杂事二十五条，皆他说部所有。殆书贾抄合旧文，诡立新目，售伪於藏书之家者。

厉鹗等《南宋杂事诗注》，亦误采之，盖偶未考。然尤侗《明史艺文志》作於康熙己未，业已著录，则其伪作自前明矣。

△《月河所闻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莫君陈撰。君陈，湖州人。其始末未详。书中称授知婺州朝辞，有劄子权刑部郎中，则尝以朝官典郡矣。书中载郭璞钱塘讖，则似在南渡之初，而书中多载元祐事，又有今左丞晦叔之语。考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在哲宗即位之年，则又及见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当时藏书家有月河莫氏，或即其人欤？所载皆当时杂事，篇页寥寥，且缮写讹脱，几不可读。盖书贾从《说郛》抄出，非其完本矣。

△《养疴漫笔》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赵溍撰。溍字元晋，号冰壶，葵之子也。咸淳中尝知建宁府。是书杂记宋时琐事，末附医方数条，多摭他书而成。如《坦斋笔衡》、《鹤林玉露》、《瑞桂堂暇录》、《谭渊》之类，亦间注出处。寥寥数页，殆非完书。亦书贾从说部录出，托为旧本者也。

△《清夜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俞文豹撰。文豹有《吹剑录外集》，已著录。是编所记皆宋时杂事。叙次颇丛杂，亦多他书所已见。陶宗仪《说郛》第三十八卷载有此书，以此本相校，仅多出二三条。疑后人从《说郛》录出，而稍附益之，未必尽原本也。

△《翠屏笔谈》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王应龙撰。不著时代。其书多记诗话，兼及神怪杂事，亦小说家流，然采摭冗碎，绝无体例。末一条独有标题，记开禧间边衅甚悉。然以史文证之，如金人封吴曦为蜀王在开禧二年六月，此书则在七月之类，亦小有异同。他如宋史开禧二年十一月金围和州之后，又破信阳军，又围襄阳，乃犯随州，此书於犯随州之前脱去二事。又《宋史》是年十二月金人围德安府，又破成州之

后吴曦乃焚河池县，退屯青野原。而是书於吴曦焚河池县之前又脱去二事。则亦传闻舛漏之言，不足尽据矣。

△《朝野遗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无名氏撰。载南渡后杂事。称宁宗为今上，而又有宁宗字，又称理宗为今东宫，颇为不伦，亦似杂采小说为之。曹溶《学海类编》所收，往往此类也。

△《三朝野史》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无名氏撰。记理、度、端三朝之事。然书中称大兵渡江，贾似道出檄书。又称周有太后在上，禅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於大元。则元人作矣。书仅十九条，率他说部所有，似杂摭成编之伪本。然贾似道甲戌寒食一诗，厉鹗《宋诗纪事》即据此采人，所不可解。岂亦如郑景望诗之误采《蒙斋笔谈》乎？

△《幽居录》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亦多未著录。检勘其书，乃全载今本周密《齐东野语》第六卷至第十卷之文，无一字异同，惟次第稍有颠倒。盖书肆所伪托也。

△《至正直记》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一曰《静斋类汇》，元孔齐撰。齐字行素，号静齐，曲阜人。其父退之为建康书掾，因家溧阳。元末又避兵居四明。其仕履则未详也。是书亦陶宗仪《辍耕录》之类，所记颇多猥琐。中一条记元文宗皇后事，已伤国体。至其称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晚年亦坐此患。则并播家丑矣。所谓直记，亦证父攘羊之直欤？别一本题曰《静斋直记》，其文并同。惟分四卷为五卷，而削去各条目录，盖曹溶《学海类编》所改窜也。

今附著於此，不更存其目焉。

△《冀越集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熊太古撰。太古，丰城人。熊朋来之孙也。登进士，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至正末，天下盗起，太古力陈守御计。当事者不能从，遂弃官去。入明后不仕而终。此书自序题乙未岁，为至正十五年，犹在元代所作也。太古生平足迹半天下，北涉河，西泛洞庭，东游浙右，南至交、广，故举南北所至以冀越名其集。杂记见闻，亦颇赅博，明李时珍辈撰《本草纲目》，颇援据之。然记载每不甚确，如《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为太史，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太古乃云：奏遣使者十四辈，分隶十四处，殊未详考。又河源之说据翰林学士潘昂霄、道士朱思本所记谓张骞所言乃葱岭支川，以今核之，亦多妄传失实也。

△《农田馀话》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长谷真逸撰，不著名氏。所记多元末及张士诚窃据时事。中一条记至正壬辰红巾入寇，又一条记至正甲申流星坠地事，皆所亲历，则其人生於元末。

而下卷内一条称正德庚午九月一日苏台张翼《南伯志》云云，相距一百五十八年，年月殊为牴牾，或后人有所增入欤？

△《东园客谈》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孙道易撰。道易字景周，自号映雪老人，华亭人。其书皆录名人嘉言懿行及近代闻见诸事，以据当时友朋所书辑之，故曰客谈。於每条下各标其名，凡钱维善、全思诚、陶宗仪、赵宣晋、夏文彦、夏颐、朱武、郭亨、邵焕、孙中晋、孙元铸、黄琦、费圜用、杨孙、李升、曾朴并道易，共十七人，多元之遗民也。

后有景泰丙子金霁跋，称旧凡五十帙，散佚不全，幸存止此。则已非完本矣。

△《东园友闻》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载曹溶《学海类编》中，所录皆宋、元间事。核检其文，即剽剽孙道易《东园客谈》，改题此名也。

△《可斋杂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彭时撰。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戊辰进士第一。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宪。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书述其生平阅历，始正统乙丑，在国子监肄业，多称李时勉善教事。次叙廷试第一及入翰林事，多陈梦兆襍祥及诸琐事。次记景泰初入内阁事，所载英宗北狩，额森内侵，夺门复辟，曹吉祥谋逆，皆甚寥寥，王文入相事独详。叙周、钱二太后并尊及钱太后祔庙事，往返曲折尤悉。盖平生经济在策项忠一事，平生大节则在此一事。证以本传，一一相合，知非诡词以自炫。惟称景泰初内外所御以于谦、陈循同功，似非公论。又记张英、刘长子之冤，以时方省亲，自家至京，不及申救为解。然其后时在内阁，亦未闻申攘功之诛，正馱法之罪，仅以笔记存公论，殊无谓也。时本贤相，殆以此自识其过乎？

△《方洲杂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张宁撰。宁字靖之，方洲其号也，海盐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所述，皆见闻琐屑之事，於登第梦兆，记之尤详。颇近猥杂，又只二十馀则，篇幅寥寥，疑非足本也。

△《蹇斋琐缀录》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尹直撰。直有《明良交泰录》，已著录。是书所载，多明代掌故，於内阁尤详。於同时仕宦黜陟，恩怨报复之由，亦颇缕悉。而好恶之词，或所不免，其丑诋吴与弼不遗馀力。案《明史儒林传》，载与弼至京师，李贤推之上坐，以

宾师礼事之，编修尹直至令坐於侧。直大愠，出即谤与弼。及与弼归，知府张璜谒见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讼与弼，立遣吏掇之，大加侮慢，始遣还。

编修张元祯不知其始末，遗书诘让，有上告素王，正名讨罪，岂容先生久窃虚名语。直复笔其事於《琐缀录》。又言与弼跋石亨族谱，自称门下士，士大夫用此訾与弼。又载顾允成之言，以为好事者为之。然与弼求名太急，实有矜心作意，刻画圣人之处。观其目录，约略可见。直之所记，当亦有所激而然欤？其论《续通鉴纲目》一条，谓宋太宗烛影斧声之事，由陈桎误增李焘之文，李焘又误改文莹之语，则考证颇详云。

△《双槐岁抄》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黄瑜撰。朱国桢《涌幢小品》曰，黄瑜字廷美，香山人。景泰丙子举人。长乐县知县。有惠政，以劲直弃官。手植槐二，构亭吟啸其间。自称双槐老人，作《双槐岁抄》，即此本也。所记洪武迄成化中事，凡二百二十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孙佐以春坊谕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於院堂书麓中得吴元年故简，因足成之。案佐有目录跋语，则所补者为洪武初科第及永乐庶吉士姓名二条是也。

其书首尾贯串，在明人野史中颇有体要。然亦多他书所载，无甚异闻。至於神怪报应之说，无关典故者，往往滥载，亦未免失於裁翦矣。

△《石田杂记》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周撰。周字启南，长洲人。以绘事名一时。郡守欲以贤良荐，周筮得遯之九五，遂决意不出。年八十三而卒。事迹具《明史隐逸传》。此编乃所记闻见杂事。末有伍忠光跋，称先生化后二十馀年，而是记存於糊工故纸之中，手墨宛然，疑即先生绝笔。友人何良辅持以示予，因命工梓之云云。盖本丛残手稿，非有意於著书，故所记颇涉琐屑云。

△《双溪杂记》（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焦竑《经籍志》载《双溪杂记》二卷，王琼撰，《续说郛》所载亦题曰王琼。检卷中所述并自署其名曰琼，与二书所载合，盖即琼书矣。琼在当时，以幹略称。所著《晋溪奏议》，已著录。是编其杂记见闻之作也。所载朝廷故事，於宏治以前颇有稽核，足与正史相参。即是非取予，亦不甚刺谬。至正、嘉之间，则自任其私，多所污蔑，不可尽据为实录。考《明史本传》，琼督边之功及荐王守仁以平宸濠，其功固不可没。然平日与江彬、钱宁等相比，而与杨廷和、彭泽等不协，故记中於廷和与泽诋诬尤甚。至於大礼一事，曲徇世宗之意，悉归其过於廷和，尤非定论矣。

△《立斋闲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宋端仪撰。端仪有《考亭渊源录》，已著录。是编杂录明代故事，自太祖吴元年迄於英宗天顺，皆采明人碑志说部为之。与正史间有牴牾，体例亦冗杂无绪。

△《寓圃杂记》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锜撰。锜字元禹，别号梦苏道人，长洲人。是书载明洪武迄正统间朝野事迹，於吴中故实尤详。然多摭拾琐屑，无关考据。

△《复斋日记》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许浩撰。浩有《宋史阐幽》，已著录。此书皆纪叙明初以来朝野事迹，与叶盛《水东日记》颇相出入，前有自序，题乙卯蒲节，盖宏治八年也。其中如杨荣料敌，于谦治兵，汪直乱政诸条，叙述颇详。然如谓王振初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则纰缪殊甚。至於儿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一诗，乃明初高启张节妇词，载於本集，而以为章纶之母所作，亦失实也。

△《野记》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苏材小纂》，已著录。是书所记多委巷之谈。如记张太后遗诏复建文年号一事，张朝瑞《忠节记》已辨之。至谓《永乐大典》修辑未成而罢，则他事失实可知。朱孟震《河上楮谈》亦称允明所撰志怪及此书，可信者百中无一云。

△《前闻记》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祝允明撰。是书杂载前明事实，散无统纪。大抵於所为《野记》中别撮为一书，而小更其次第。如《野记》载洪武三年二月命制四方平定巾，二十四年又谕礼部侍郎张智申明巾义，其下注云，旧传太祖召杨维桢问以所戴巾，对曰四方平定巾。而是书则取《野记》之小注为正文，后附以洪武三年二十四年事，则辞义全复也。又如《野记》载太祖闻危素履声，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是书则曰我只道伯夷、叔齐来，或云文天祥。盖仍是一条而小变其语耳。明人欲夸著述之富，每以所著一书，分为数种，往往似此，不足诘也。

△《明记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皇甫录撰。录字世庸，号近峰，长洲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顺庆府知府。《明史皇甫濬传》，称父录官重庆府知府。案录《下俾纪谈》载顺庆事甚详，则《明史》字误。是编据嘉靖壬寅其子冲序，称原本多冗谈细故，命冲讎定。於是原始要终，掇洪拾大别为四卷云云。则录之稿本而冲所删定。所记皆正德以前旧闻。然如铁铉二女在教坊作诗，建文帝骑骡在黔国公第，王振尝为教官，永乐末以年满无功见阉。仁宗或云死於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之类。

大抵委巷之传闻，其删除犹有未尽矣。

△《近峰闻略》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皇甫录撰。此书亦其子冲所删定。於稗官杂说采摭颇繁，而考证全疏，舛谬亦复不少。如《拾遗记》介子推之白鷀，《龙城录》李贺之赤虬，皆信为实事。又如杨沟事出《古今注》，乃引《霏雪录》为始。妻之父曰外舅，文本《尔雅》，而云始汉董承。前进士见《国史补》，而云出《唐会要》。甘草、苦草之说出《师旷占》，而云出《大戴礼》。他如以龙生九子为出《尔雅》，以李商隐乐游原诗为王建以二乔为妓，皆不考之甚。至於陈善《扞虱新语》记马大师等在孔子上之类，皆谬妄之语。袁宗彻《客座新闻》记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之类，亦诬罔之词。一概取之，尤冗滥矣。

△《下陴纪谈》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皇甫录撰。是书乃其守四川顺庆府时所作。或载时事，或考前闻，大抵皆有关於是地者也。时值蓝鄙之乱，贼三犯顺庆，录授兵固守。以其登城则守陴，下陴则著书，故以下陴为名。末附三峡山水记一卷，为其子冲作。冲字子浚，嘉靖戊子举人。《明史》附见皇甫淳传。称所著有《几策》、《兵统》、《枕戈杂言》三书，今皆未见，惟此记附其父书以存耳。

△《延休堂漫录》三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罗凤撰。凤字子文，号印冈，应天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石阡府知府。此书徵引蒐辑，颇为繁富。然或录汉、晋以来遗事，而错以有明；或详有明一朝人物典制，而复泛摭前代；古今混淆，巨细错杂，此其失也。又其所载明代事，如谓刘基识天子气之类，皆杂取小说，不足徵信。惟辨袁忠彻《符台外集》谓元顺帝为瀛国公子之谬。谓瀛国公六岁降元，至元世祖崩时，年二十四，元顺帝生於延祐庚申，其时瀛国五十矣。设使真有感梦涉疑，从释夺后之事，在世祖未崩之前，其去顺帝生时二三十年矣。此论最善，可以释千古之疑也。

△《翦胜野闻》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记皆明太祖初年之事，亦多互见他书。陶珽《续说郛》、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载此书，题吴郡徐桢卿著，然《明史桢卿本传》及《艺文志》俱不载。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如谓徐达追元顺帝将及之，而遽班师。常遇春愬於帝，达人自疑，拔剑斩阍而出。真齐东野人之语，桢卿似未必至是也。

△《玉堂漫笔》三卷（内府藏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书乃在翰林院时记其每日所得，而於考核典故为尤详。其载杨士奇子稷得罪，为出於陈循所构陷，亦修史者所未详也。

△《金台纪闻》二卷（内府藏本）

明陆深撰。皆深官翰林时杂记正德乙酉至戊子四年中朝廷故事，及友朋论说。

△《春风堂随笔》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陆深撰。杂记闻见凡二十三条。末附所载《歙砚志》一篇。

△《知命录》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陆深撰。盖亦杂志之类，而所记秦蜀山川名胜为多。乃深於嘉靖十三年赴四川左布政使任时途次所编也。其曰知命者，以初授陕藩，道经扬州蜀冈，异其名问之，则曰由此可通蜀。已而得入蜀之命，追数先徵，信由前定，因以为名。

△《谿山馀话》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陆深撰。所记一时名臣如刘健、章懋、刘大夏遗事颇详，又多谈闽事，盖其宦闽日所著也。

△《愿丰堂漫书》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陆深撰。深年谱载所著有《愿丰堂稿》，乃正德己巳成於家。今此卷末载正德壬申过兰谿，谒章懋一事，与年谱岁月不符。盖《愿丰堂稿》乃其诗文，此则所著说部也。其书亦杂记故事，仅及七条，疑非完本。

△《见闻考随录》（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书已载入所著《苑洛集》中。此乃明人钞出别本，中多朱笔标识，上阑又间加评语。如胡守中结交郭勋一条，则云传闻之过。甲申大同之变一条，则云视各书所记为详确。藩臬升迁一条，则云铨法变自杨邃菴。盖别有说。所论亦颇有见，特不知出谁手也。

△《碧里杂存》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董穀撰。穀有《续澈浦志》，已著录。是书杂记琐闻，多齐东之语。如谓明太祖作钞，用贤人心肝。马皇后鉴鸡鸣山石磴望太学，成祖甑蒸僧碧峰。皆不近事理。其以邹衍为汉儒，亦殊疏舛。甚至以礼部壁上所见读书须努力，写字莫糊涂之句，为杂之《少陵集》中亦不可辨，尤不可解也。

△《莘野纂闻》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伍馀福撰。馀福有《成化陕西志》，已著录。是书所纪仅二十条，皆吴中故实，间及朝政。末有其子忠光跋，谓馀福家食时所纂，歿后始於笥中检出，因鋟诸梓云。

△《贤识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陆鉞撰。鉞有《山东通志》，已著录。此书皆纪洪武中杂事，所采惟《馀冬序录》、《野记》、《客座新闻》、《草木子》诸书。援据既寡，事迹亦仅寥寥数则，不足以当贤识之目。

△《病逸漫记》（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鉞撰。是书杂记当时事实。如《明史高启传》称启归居青邱，知府魏观为移其家，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而是书则载启因撰苏州府上梁文为巡按御史张度所奏，与知府魏观俱被极典。本传不载张度之奏，则是书为加详。又《明志》载天子冠礼一加冕服，皇太子乃三加。初加折上巾，次加进贤冠，次加冕服。是书为天子三加，初折上巾，次远游冠、三九旒冕。则是鉞犹及见天子三加，与志所载皇子仪同。輿志举成典，而是书据往制也。又若载三里河在天地坛前，去通州五十里，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闸，可行舟，但有一二走沙处。大通桥去通州四十里，形高通州五丈。

置十闸，方可行舟。今三里河涸塞，与二闸不通，是书犹可以备志乘之采。然其他多冗琐之谈，不尽足资考证也。

△《孤树哀谈》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默撰。默有《建阳人物传》，已著录。是书录有明事迹，起自洪武，迄於正德，所引用群书凡三十种。例则编年，体则小说，大抵皆委巷之谈。考《千顷堂书目》，以是书为赵可与作。注云，可与字念中，安成人，正德癸酉举人，福建盐运司提举。旧作李默误也。未审所据，姑两存之。

△《吏隐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沈津撰。津有《邓尉山志》，已著录。明有两沈津。知此为苏州沈津作者，是编所载朝野逸事，并及其先世善医事迹。苏州沈津，家世业医。正德中入选入太医院充唐藩医正，与之合也。

△《北窗琐语》（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余永麟撰。永麟，鄞县人。嘉靖戊子举人。官苏州府通判。书中叙日本出处、土俗、朝贡三事颇详，其馀纪载则颇多失实。如周岐凤以邪术坐罪，而永麟以为豪侠跌宕，力为左袒。又谓明太祖杀徐中山王达夫人，太祖虽猜忌残忍，何至如是？殆近於无稽之谈。至所载淫词琐事，更不足观矣。

△《螭头密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杨仪撰。仪字梦羽，常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其书杂记明代时事，仅二十馀条，而语多不经。如建文帝从隧道出亡，仁宗中毒，宣宗微行，皆里巷无稽之谈。所志孝宗武宗佚事，尤涉鄙俚。《常熟志》载仪所著有《南宫集》、《高坡异纂》，独无此书。疑或出於伪托也。

△《病榻遗言》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是编备述与张居正先后构隙之端，一曰顾命纪事，二曰矛盾原由，三曰毒害深谋。以史考之，亦不尽实录。

△《名世类苑》四十六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凌迪知撰。迪知有《左国腴词》，已著录。是编采洪武迄嘉靖凡十朝名臣，汇集成编。其前四卷先纪姓氏爵里，系以论赞，后四十二卷列其言行，分为九类，每类之中又各为小目。先是杨廉辑《名臣言行录》，其后徐咸有《名臣后录》，郑晓《吾学编》有《名臣纪》，沈应魁有《名臣新编》。迪知裒合诸本，排纂成书。正德以前凡二百七十一人，嘉靖间三十二人，则迪知摭诸书以补之，而建文末忠臣八十二人附焉。叙述名臣，类乎传记，而断裂分录，非人自为传。又兼及神异、诙谐、定数之类，体杂小说，故附之小说家焉。

△《迩训》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学渐撰。学渐有《桐彝》，已著录。是书专载其乡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之可为法者。以近在桑梓，故名《迩训》。凡分四十一类，门目繁碎，隶事亦不详所出。

△《西吴里语》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雷撰。雷自号市隐居士，湖州人。是编成於嘉靖中，皆记吴兴轶事。前有自序，谓予夙好博览史传乘载稗官小说之书，不列岁代，不序伦理，信手杂录。

间有犯孔氏不语之戒，踵史臣讹谬遗亡之失，冀就正於观者云云。故其书随笔摭录，皆不著所出，亦多涉荒诞，不尽可信。后有其子鉴跋。盖雷既没后，鉴所裒集而付诸梓者也。

△《明朝典故辑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洪武至正德十朝事。前有自序，作於嘉靖三十二年，自称《东吴逸史》。又附载鲁宗人当〈泪丐〉序一首。案当〈泪丐〉本辑有《国朝典故》，疑此即从当〈泪丐〉书采掇而成。大抵丛脞庞杂，全无义例。其纪明太祖微行，为巡军所拘诸事，已属不经。至以明宣宗为建文之子，更为荒诞也。

△《吴社编》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有《吴郡丹青志》，已著录。是书专纪吴中里社之事。其神名五方贤圣，乃淫祀之尤者，而谓本於《搜神记》，殊属附会不经。所列走会、捨会诸条，亦徵风俗之弊。末附顾文龙书，谓穉登是编有悯时之怀，先事之虑。然铺张太过，不免讽一而劝百矣。

△《笔记》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连铤撰。铤字抑武，常熟人。嘉靖中官安陆县知县。兹编就其生平闻见，随笔纪载。其目曰《两京旧闻》，曰《先辈故实》，曰《乡邑旧事》，曰宦游约记，曰随手笔馀。卷末附以倭蛮纪略九则，颇多传闻失实之词，不足据为徵信也。

△《世说新语补》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何良俊撰补，王世贞删定。良俊有《四友斋丛说》，世贞有《弇山堂别集》，皆已著录。前有康熙丙辰富阳章绂序，称云间何元朗仿《世说新语》为《语林》，甚为当时所称，但其词错出，王弇州麟州又取而删定之，改名《世说新语补》。几百年来，梨枣不啻数十易。惟吴兴凌初成原刻，悉遵古本，分为六卷，附以王世贞所订，名曰鼓吹云云。良俊《语林》三十卷，於汉、晋之事全采《世说新语》，而摭他书以附益之，本非补《世说新语》，亦无《世说补》之名。凌濛初刊刘义庆书，始取《语林》所载，削去与义庆书重见者，别立此名，托之世贞。盖明世作伪之习，绂从而信之，殊为不考。然绂序字句鄙倍，词意不相贯属，疑亦出书贾依托。观其所刊目录，列补编於前，列原书於后，而三十六门之名，一页中重见叠出，不差一字，岂识黑白者所为哉！

△《樊川丛话》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姜兆熊撰。兆熊字恂如，归安人。是编皆纪录杂事，分朝庙、山川、考证、诗话、闺秀、仙释、怪异、数验八门，每门仅十馀条。樊川即樊泽里，在湖州府城东，乃兆熊世居之地也。

△《西台漫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蒋以化撰。以化字仲学，常熟人。隆庆丁卯举人。官至监察御史。是书杂记见闻，多及僻逸幽怪之事。其纪李贽之荒悖不经，卒以台臣会讦下狱，前后端末颇详，而不详其所终。又误以姚安府知府为姚州知州，所纪王大臣事与史所言冯保之说迥异，殆不可解。全书议论，每过於叫嚣求快。似乎多恩怨之词，不尽实录也。

△《见闻杂记》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李乐撰。乐字彦和，号临川，归安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是书前二卷全录董氏《古今粹言》及郑晓《今言》，后二卷乃自记所见闻，凡一百八十六条。

△《林居漫录前集》六卷、《畸集》五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伍袁萃撰。袁萃字圣起，吴县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广东海北道按察司副使。事迹附见《明史徐贞明传》。史称所撰《林居漫录》、《弹园杂志》，多贬斥当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今观是书，所载多朝野故实，往往引明初之事以证明季弊政，而词气过激，嫌於已甚。又因力排良知之说，与王守仁为难，遂并其事功而没之，不免矫枉过正。至胪载闾巷琐事，多参以因果之说，尤失於庞杂矣。

△《閤然堂类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潘士藻撰。士藻有《洗心斋读易述》，已著录。是书以所闻见杂事分类纂叙

，大抵皆警世之意。一训悖，二嘉话，三谈箴，四警喻，五溢损，六徵异。成於万历壬辰，时当明季，正风俗彫弊之时，故士藻所录，於骄奢横溢，备徵果报，垂戒尤切。盖所以针砭流俗也。

△《西山日记》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丁元荐撰。元荐字长孺，长兴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杂录自洪武迄万历朝野事迹，分英断、相业、延揽、才略、深心、名将、循良、法吏、节烈、忠义、清修、直节、德量、器识、神识、正学十六类，为上卷；古道、友谊、义侠、格言、正论、清议、文学、师模、庭训、母范、孝友、笃行、方术、高隐、恬退、持正、贤媛、耆寿、家训、目录二十类，为下卷。西山者，其所隐居处也。末附避乱五箴，盖已刻於《拙存堂集》中者，以其切裨身世，故复入於是编云。

△《玉堂丛语》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编仿《世说》之体，采摭明初以来翰林诸臣遗言往行，分条胪载。凡五十有四类，而终以讎隙。案朱国桢《涌幢小品》曰：焦弱侯率直任真，元子初出阁，定讲官六人。癸未则郭明龙，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萧元圃、全元洲，己丑则弱侯。太仓相公谓宜择其近而易晓者勒一书进览。无何，太仓去国，诸公不复措意。惟弱侯纂《养正图说》一册。郭闻之不平，曰当众为之，奈何独出一手？后其子携归，刻於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档，陈矩适至，取去数部呈御览。诸老大恚，谓由他途进图大拜。又载其序吕坤《闺范》，郑国泰乞取添入后妃一门，众大譁，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作序云云。竑作是书，以讎隙终篇，盖感此二事，借以寓意。然陈矩为司礼太监，郑国泰为贵妃之侄，何以二书适入二人之手，俱得进於宫禁？当时物议，实有其因，未可尽委之排挤也。

△《贻清堂日抄》（无卷数，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钱养廉撰。养廉字国维，仁和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是书记万历中缙绅门户甚详。考养廉以争范谦赠荫，忤大学士张位削籍。故是书之首，即列戊戌落职一条，盖所谓发愤著书者。於诸事往往丑诋，不免有恩怨之辞矣。

△《汝南遗事》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本固撰。案神宗时有两李本固：其一临清人，万历壬辰进士；此李本固字叔茂，汝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以言事罢归。郡守黄邻初属修《汝南志》，其削草未经收录者，复辑为是书。盖当时《志乘》裁断，或不能尽出己意，故以此续之，以示不忍割弃之意。然多涉神怪仙鬼，不免为小说家言。

又《汝南遗事》乃元王鹗记金哀宗亡国之书。本固误袭其名，亦未考也。

△《客座赘语》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顾起元撰。起元有《说略》，已著录。是书所记皆南京故实及诸杂事，其不涉南京者不载。盖亦《金陵琐事》之流，特不分门目，仍为说部体例耳。虽颇足补《志乘》之阙，而亦多神怪琐屑之语。至前闻纪异一百条，全录旧文，取充卷帙，尤为无取矣。

△《翦桐载笔》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象晋撰。象晋有《群芳谱》，已著录。是书因奉使册封途中所作，故取义於翦桐。所载皆嘉言善行，然多涉因果。其四公厚德解等篇，体近於戏。卷首列贺登极一表，贺惠王升位一启，尤不伦也。

△《金华杂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记》，已著录。是编乃其为金华教谕时所作。杂采轶文逸事，以补地志所未备。如潘良贵与陈瓘实非同母，无瓘父借妾生子事。

良贵父有子六人，亦非晚年乏嗣。辨周密《癸辛杂识》之误，亦间有考证。然多采小说神怪之语，自矜其书，则贪多嗜奇之过也。

△《峤南琐记》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万历壬子湛卢山人题词云，汇篋中所录西事，见《大荒经》所载神人有珥蛇者。珥，耳饰也，一曰瑱，又蚕弄丝於口亦曰珥，因以珥名。录竟，尚有碎事及续闻者百馀种，因复理而存之，命曰《峤南琐记》。考万历中闽人魏濬尝作《西事珥》八卷，述粤西风土，已别著录。以题词证之，此书盖亦濬作矣。然《西事珥》乃地志之属，此书多记杂事，则小说家流也。

△《琅嬛史唾》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象梅撰。象梅有《两浙名贤录》，已著录。是书摭史传及稗官事语，分类纪叙。其体一仿《世说》，而别创品目。起帝符、后瑞，讫灵畜、壬人，凡一百二十二类。分配既多未确，又每条下不注引用书名，亦无徵据。书成於万历己未。其曰史唾者，自以为拾史氏之唾馀。盖亦何良俊《语林》之类，而持择不及良俊多矣。

△《避暑漫笔》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谈修撰。修有《惠山古今考》，已著录。是编皆掇取先进言行可为师法，乃近代风俗浇薄可为鉴戒者，胪叙成篇。其书成於万历中。当时世道人心，皆极弊坏，修发愤著书，故其词往往过激云。

△《明世说新语》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绍文撰。绍文有《艺林累百》，已著录。是书全仿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其三十六门亦仍其旧。所载明一代佚事琐语，迄於嘉、隆，盖万历中作也。前有释名一则，详列书中诸人名字谥号爵里。陆从平序谓绍文近以文学受知於熊剑化，剑化复为厘其谬误。然今书方正门以文徵明论先人世谊语属之对上相杨公，品藻门以王畿贪嗔痴救戒定慧语属之对陆树声，皆与他说部不合，是传闻异词，未能尽确。又以杨士奇为东杨，杨荣为西杨，其释名亦颇多舛互云。

△《管窥小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世宗崇尚青词一条云，少年至都犹及见之。又称张居正以横肆败。则其人在嘉靖、万历之间。又九卿保留新郑一条云，先太保正在行河，不与其事。则当时大臣之子。故其自序云，余少鲜具识，然於游宦过庭之间，亦颇有一二识忆也。其书记当时门户倾轧、专权乱政之事，多史所未详。其记会推有立推、坐推、行推之异，亦诸书所未及。然於高拱、张居正诋諆颇甚，而独推尊徐阶，殆亦恩怨之词，不尽直笔矣。

△《见闻录》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书排次明代朝士事实，间及典章制度。如蒋瑶之悟武宗，李充嗣之御宸濠，其事皆史所未详。然叙次丛杂，先后无绪，仍不出其生平著述，潦草成编之习也。

△《太平清话》四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撰。是书杂记古今琐事，徵引舛错，不可枚举。当时称继儒能识古今书画，然如所载耐辱居士墨竹笔铭，证以《唐书司空图传》，乖舛显然，殊不能知其伪也。

△《西峰淡话》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元仪撰。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著录。是书多论明末时政。其论有明制度，多本於元，尤平情之公议，非明人挟持私见、曲相排抑者可比。然其中愤激已甚之词，亦不能免，仍当时诟争之积习也。

△《兰畹居清言》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仲夔撰。仲夔字龙如，江西人。其书采录僻事隽语，自汉、魏以迄嘉、隆，分门别类，一如刘义庆《世说》之例。其已见刘孝标注及王世贞所补者（案：《世说新语》补本何良俊《语林》之文，坊本托名於王世贞，此从原序之文，谨附识於此），则不复载。又以一人编中错见，名字爵谥不一其称者，别为释名，以附於前，亦仿汪藻校定《世说》之例。

△《癸未夏抄》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释静福撰。静福，钱塘人。所谓癸未，盖崇祯十六年也。其书抄撮诸家说部，亦间载其所见闻，颇无伦次。惟多载緇徒恶迹，不为其教少讳，视儒家坚持

门户者为犹贤焉。

△《明遗事》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记明太祖初起之事。始於壬辰六月，为元顺帝之至正十二年，止於洪武元年四月壬戌，至正之二十八年也。编年纪月，亦颇详悉。而多录小说琐事，如以酒饮蛇之类，皆荒诞不足信，非史体也。

△《云间杂记》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人撰，不著名氏。下卷载顾氏东园北园一条，称后遭鼎革，二园皆成榛莽，则国朝人撰矣。所记皆明万历以前松江轶事。中载徐阶为首辅时，忤旨下狱，会地震，幸得赦免一条，其事为正史所未载，殆委巷之谈也。

△《读史随笔》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是书前四卷杂论黄帝至宋、元事，后二卷皆论明事，叙述独详。盖年远则纪载多略，世近则见闻易悉，其势然也。然其中多采掇琐屑，类乎说部。如叙黄帝梦风后、力牧，武丁梦傅说事，断之曰：以梦求贤，为后世不能数有之事。叙齐代女子娄逞事，断之曰：观此则木兰从军不足异也。又或但书其事。如叙成化十三年乐安王奏宁王奠培惨酷贪淫不轨等事，命太监罗吉祥往勘多实，拟罪姑从宽典，革去禄米一年。更不论断一字，亦不知何所取。盖其立名似乎史评，实则杂记之类也。

△《玉堂薈记》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杨士聪撰。士聪字朝彻，号鳧岫，济宁人。前明崇祯辛未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入国朝，官至谕德。是书成於崇祯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仅百馀日。自序谓古来正史所阙，或得之杂录漫记，以补其所不足，亦识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废记存，且积有年岁。壬午再入春明，感兴时事，乃取旧所编辑，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概於中则书之，汇为一帙。凡十馀年来世局朝政，物态人情，约略粗载於此。而戏笑不经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观其书，於当日周延儒、薛国观温体仁、王应熊诸人门户倾轧之由，政刑颠倒之故，颇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聪为延儒门生，笔墨之间，颇为回护，而於黄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满意。至谓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与宦官，皆为太过。其记张溥试诗，亦诋諆已甚，皆不免於恩怨之词。又孔有德之变，乃新城王氏所激，毛霖平叛记言之最详，而以为由於诛袁崇焕，失辽人之心。殊非实录。至於鄙谑秽语皆备载之，尤为猥杂，又非《归田录》诸书偶记俳谐之例矣。是书自序称一帙，而书首题卷一字，则当有二卷。中间癸未九月经筵以下，旧本别为一页，与前不属。疑为下卷之首，传写佚其标题也。

△《庭闻州世说》（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题曰桃都漫士宫紫阳述，不著其名，亦不著作书年月。核其书中所言，及卷首

自序，盖前明崇祯癸未进士，而是书则成於国朝康熙甲辰。检《江南通志》，崇祯癸未进士有泰州宫伟鏐，官翰林，当即其人矣。所记皆泰州杂事，故曰《州世说》。又皆闻於庭训，故曰庭闻。目录分六段，似有六卷，而刊本则不标卷帙，未详其体例云何也。

△《客途偶记》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与侨撰。与侨字惠人，济宁人。前明崇祯丙子举人。是编述明末所见闻者二十五篇，多忠义节烈之事。所谓义犬、义猫、义象诸记，疑寓言以愧背主者。败节纪一篇，亦为守义不坚者讽也。杂说十篇，多借事以寓愤激。游记一篇，则游河南所作，多叙流贼残破之状。其中济宁守御纪、济宁倡义纪二篇，序当时方略颇详。折奸纪则与无赖小人交易，偶失簿籍，复偶然得之。事至琐琐，殊不足记也。

△《玉剑尊闻》十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国朝梁维枢撰。维枢字慎可，真定人。在前明由举人官工部主事。是书作於国朝顺治甲午。取有明一代轶闻琐事，依刘义庆《世说新语》门目，分三十四类而自为之注，文格亦全仿之。然随意钞撮，颇乏持择。如李贽尝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菴《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之类，皆狂谬之词，学晋人放诞而失之者。

其注尤多肤浅。如曹操、李白之类，人人习见，何必多累简牍乎？至所以名书之义，吴伟业诸人之序及维枢自作小引均未之言，今亦莫得而详焉。

△《明语林》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有《读礼问》，已著录。是书凡三十七类，皆用《世说新语》旧目。其德行、言语、方正、雅量、识鉴、容止、俳调七类，又各有补遗数条，体格亦摹《世说》，然分类多涉混淆。若夙慧类载杨东里母改适罗理，东里从往，时方六岁，尝私磨砖土如主式，祀其三世，罗为之感泣。此至行也，与德行类所载刘谨六岁时事正相类。然刘入德行，而杨入夙慧，事同例异，莫知所从。所载亦多挂漏。

△《明逸编》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邹统鲁撰。是编搜访有明一朝逸事，以《世说新语》原目分录，本名《明世说补》，会其友江有溶先著《逸编》一书，因次第补入，仍名《逸编》。自序云，示弗自专也。统鲁之子定周，有溶之子度，注之。前列释名一篇，著诸人官爵谥号称名之不一者，盖仿宋汪藻校《世说新语》例也。其书疏略太甚，诬妄尤多。如仇隙内载仁宗葛妃进毒一事，信螭头密语所纪之言，遽笔之书。使洪熙令主，遭此冤谤，又不止黄公酒垆作裴郎学矣。统鲁字大系，衡阳人

。有溶字谷尚，长沙人。

△《闻见集》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宪升撰。宪升字江云，南昌人。是书皆纪明末杂事，其偶及明中叶者，仅谢榛、桑怿、徐渭等数条耳。所记多与史合。如刘綎之父显，本龚氏子，其祖岷养以为子，遂冒其姓，则史所未及也。然中亦有传闻失实之说。如云天启辛酉诸名士觴雪滕王阁，赋诗得滕字，一渔父往来阁下，若有所思。诸名士戏曰：尔能诗耶？曰：公等吟咏，某适忆滕王蛺蝶图耳。即朗吟其句鸭鹅夜乱功收蔡，蛺蝶春深戏试滕云云。是乃宋末吕徽之事，载於陶宗仪《辍耕录》中，但改易数字，即别撰一人，何其诬也。其云李贽官姚安时，以削发为上官所劾，下诏狱，与明末李自成陷扬州，亦均无其事。

△《筇竹杖》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施男撰。男字伟长，吉水人。顺治初，随征广西，以军功授广西按察使副使。是编前三卷为男官桂林时所作，记峒黎风土，并所自作诗句。卷四、卷五则游於江、浙、吴、楚间所作，多记山川名胜。卷六为自著诗集。卷七则录刘湘客、杨廷麟、刘大璞、刘日襄、倪元璐五家之作。其所著诗文，词多险僻，盖犹沿明末公安、竟陵之馀习也。

△《今世说》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暉撰。暉有《遂生集》，已著录。是书全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以皆近事，故以今名。其分类亦皆从旧目，惟除自新、黜免、俭嗇、谗险、纰漏、仇隙六类。惑溺一类，则择近雅者存焉。其中刻画摹拟，颇嫌太似，所称许亦多溢量。盖标榜声气之书，犹明代诗社馀习也。至於载入己事，尤乖体例。

徐啮凤序引汉黄宪为说，然《天禄阁外史》本王逢年之伪书，乌足据乎？文学门中载吴百朋以毆鯽二字问吴任臣，任臣对以毆也同本秦权古文，鯽许同本《说文》长笺，百朋叹服。案毆字出秦权是矣，然《说文》自有毆字，注曰：击中声。惟赵宦光《说文长笺》以《说文》也字训义不雅，改从秦权，以毆字代也字，不得举一遗一也。《说文》有{无邑}字，即鯽字也。注甫侯所封，在颍川，今通作许。其正作鯽字者，则见《史记郑世家》鯽公恶郑於楚。注：许灵公也。是其字见於正史。任臣以为出《说文长笺》，殊不得其本。暉遽以为博洽而记之，亦为不考。信乎空谈易而徵实难也。

△《秋谷杂编》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维宁撰。维宁有《垂世芳型》，已著录。是编皆载同时琐事。而维宁居乡，颇忤於同里，居官又颇忤於同官，以浮躁罢归。故词旨愤激，多伤忠厚。其记董含鬻婢及作三冈识略诸条，恐未必如是之甚也。至旁摭《山海经》、《

拾遗记》诸书旧文，隐其出处以足卷帙，亦非著述之体。

△《陇蜀余闻》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是编皆记陇蜀碎事。如吴山、岷山之类，亦间有考证。以其奉使时所记，多非亲见之事，且多非所经之地，故曰余闻。兼及赵州介休者，则以往陇蜀时驿路所必经也。

△《皇华纪闻》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康熙甲子，士禛以少詹事奉使，祭告南海。因缀其道途所经之地，搜采故事为此书。多采小说地志之文，直录其事。无所考证，不及其《池北偶谈》诸书也。

△《砚北丛录》（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编卷首有魏兆龙序，称为叔琳巡抚浙江时罢官以后所偶录。皆杂采唐、宋、元明及近时说部，亦益以耳目所闻见。大抵多文人嘲戏之词，如《谐史》、《笑林》之类。或著出处，或不著出处，为例不一，亦未分卷帙。盖忧患之中借以遣日而已，意不在於著书也。

△《汉世说》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章抚功编。抚功字仁艳，钱塘人。是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以纪汉人言行。大抵以《史记》、《汉书》为主，而杂以他书附益之。分十四门，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曰方正，曰雅量，曰识鉴，曰赏誉，曰品藻，曰清介，曰才智，曰英气，曰义烈，曰宠礼。与义庆原本小异，其采摭亦备。然事皆习见，无他异闻，又分类往往不确。如龚遂刺昌邑王过，自宜入方正；邓禹师行有纪，自应入政事，乃俱入之德行。至射的山仙人取箭，自是志怪之说，入之此书，尤无体例也。其凡例云，书以语名，始《论语》也。国语纪言，不参以事。陆贾《新语》，马上翁每奏称善。临川《世说》一书，诸多士所共撰述。始自竹林，迄於江左。风流简远，少许胜多，最为可贵。兹编独尊两汉，意专叙事，故不以《新语》名篇云云。案刘向先有《世说》，故义庆所撰，别名《世说新书》，后人乃改为《新语》。黄伯思《东观余论》考之最详，非以记言而谓之《新语》，抚功之说殊误，至义庆所述，上接东汉，何得云始自竹林，益为失检矣。

△《过庭纪馀》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陶越撰。越字艾村，秀水人。是书乃杂缀闻见琐事。以多闻之其父口述，故以过庭为名。间有《志乘》所遗佚，足裨考核者，而大抵过涉冗碎。又所载生平游幕事迹，亦未免近於自夸。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一百一部，四百七十五卷，内七部无卷数，皆

附《存目》。

卷一百四十四 子部五十四

○小说家类存目二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二卷（通行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有《周易议卦》，已著录。是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不为典据。

△《幽怪录》一卷、《续幽怪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幽怪录》，唐牛僧孺撰。僧孺事迹具《新唐书》本传。《唐书艺文志》作《玄怪录》。朱国桢《涌幢小品》，曰：牛僧孺撰《玄怪录》，杨用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实一书，非刻之误也。然《宋史艺文志》载李德裕《幽怪录》十四卷，则此名为复矣。《唐志》作十卷，今止一卷，殆钞合而成，非其旧本。晁公武《读书志》云，僧孺为宰相，有闻於世，而著此等书。周秦行纪之谤，盖有以致之也。末附唐李复言《续录》一卷。考《唐志》及《馆阁书目》皆作五卷，《通考》则作十卷，云分仙术、感应二门。

今仅残篇数页，并不成卷矣。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

△《续玄怪录》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李复言撰。是书世有二本：其附载牛僧孺《幽怪录》末者，盖从《说郛》录出。一即此本，凡二十三事，与《唐志》卷数亦不符。盖从《太平广记》录出者，虽稍多於《说郛》本，然亦非完帙也。

△《龙城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柳宗元撰。宋葛峤始编之柳集中，然《唐艺文志》不著录。何蘧《春渚纪闻》以为王铎所伪作。《朱子语录》亦曰：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铎之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知者於其中，似暗影出。今观录中所载帝命取书事，似为韩愈调张籍诗天官遣六丁，雷电下取将二句作解。赵师雄罗浮梦事，似为苏轼梅花诗月下缟衣来扣门作解。朱子所论，深得其情。庄季裕作《鸡肋编》，乃引此录驳《金华图经》。季裕与铎为同时人，或其书初出，伪迹未露，故不暇致详欤？然自南宋以来，词赋家已沿为故实，不可复废。是亦王充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矣。

△《独异志》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李元撰。《唐艺文志》作李元。未详孰是。其书杂录古事，亦及唐代琐闻，大抵语怪者居多。如女娲兄妹为夫妇事，皆《齐东》之语。又如《列子》海人狎鸥、愚公移山事，皆摭寓言为实事，尤为胶固。至王涯为仇士良所害，本非文宗之命，乃称涯为天兵梟戮，则悖谬甚矣。

△《陆氏集异记》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唐比部郎中陆勋撰。《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并作二卷。陈振孙曰：语怪之书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此书较陈氏所载多二卷，而事较振孙所记之数多三四倍，亦不多言犬怪，岂后人附会，非其本书欤？

△《剑侠传》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为唐人撰，不著名氏。载明吴琯《古今逸史》中。皆纪唐代剑侠之事，与《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三卷至一百九十六卷所载豪侠四卷文尽相同。次序及句下夹注如潘将军条下所附忘其名疑为潘鹞碑也九字，亦复吻合，但讹鹞碑为鹤碎耳。盖明人剿袭《广记》之文，伪题此名也。

△《录异记》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证歌》，已著录。此书《宋志》作十卷，与今本异。白云霁《道藏目录》收於洞元部记传类恭字号中。然光庭虽道士，而此书所述实无与於道家。卷首沈士龙题辞谓光庭以方术事蜀孟昶，故成此书以取悦。考陶岳《五代史补》，光庭以唐僖宗幸蜀时入道，其后历事王建、王衍，未入后蜀。即以此书而论，其记蜀丁卯年会昌庙城壕侧龟著金书玉字大吉字，则王建天复七年也。又称蜀皇帝乾德元年己卯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诞广圣节，王彦徽得白龟以进，则王衍元年也。凡此皆为前蜀王氏诞陈符瑞，以云悦昶。失考甚矣。其言皆荒诞不足信。《冶城客论》曰：广成先生杜光庭撰《仙传录异》等书，率多自作，故人有无稽之言谓之杜撰。然则光庭之妄，前人已言之矣。

△《括异志》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张师正撰。师正字不疑。熙宁中为辰州帅。《文献通考》载师正擢甲科后，宦游四十年不得志，於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此本不载魏序，盖传写佚之。然王铨《默记》以是书即魏泰作。盖泰为曾布之妇兄，而铨则曾纁之婿，犹及识泰，其言当必不诬也。

△《青琐高议前集》十卷、《后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及《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亦皆不云谁作。赵与峕《宾退录》称为刘斧《青琐高议》，当必亲见其标题。前有孙副枢序。不称名而举其官，他书亦无此例，其为里巷俗书可知也。所纪皆宋时怪异事迹，及诸杂传记，多乖雅驯，每条下各为七字标目。如张乖崖明断分财，回处士磨镜题诗之类，尤近於传奇。间有称议曰者，寥寥数言，亦多陈腐。《读书志》称其词意鄙浅，良非轻诋。公武所录作十八卷，《宋史艺文志》亦同，此本乃多两卷，或坊贾传刻，又有所窜入欤？蔡绦《铁围山丛谈》称所载孙勔射鼉被追，见韩琦为紫府真人事，其说不谬。然称为青琐小说，或又其别名也。孙勔事，《魏公别录》、《魏公家传》皆载之。周焯《清波杂志》又考其同异

，谓当以《家传》为正。其所引王老志别一说，即蔡绦语也。韩琦名德，何必死作阎罗王乃足取重。斧作小说，侈谈神怪可矣。士大夫以为实事而记於家传、别录，好事者又校正其异同，相率说梦，不亦慎乎？

△《云斋广录》八卷、《后集》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献民撰。献民字彦文，延津人。是书前有政和辛卯献民自序。所载皆一时艳异杂事，文既冗沓，语尤猥褻。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云十卷，分九门。今止存六门，曰士林清话，曰诗话录，曰灵怪，曰丽情，曰奇异，曰神仙，共八卷。末有后集一卷，曰盈盈传，乃作者自述所遇。然首称皇祐中，中称嘉祐五年，皆仁宗年号，与献民时代不相及。则传中所谓余者乃别一人，而佚其名，非献民自称也。其书大致与刘斧《青琐高议》相类。然斧书虽俗，犹时有劝戒，此则纯乎诲淫而已。以向来诸家著录，今姑存其目焉。

△《五色线》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载毛晋《津逮秘书》中。考《中兴馆阁书目》有此书名。然是书杂引诸小说新诞之语，或不纪所出，割裂舛谬，不可枚举。至谓楚襄王梦神女事出《史记》，其庸妄可知。未知果宋时旧本否也。

△《峡山神异记》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黄辅撰。辅里籍未详。是书作於嘉定戊寅。辅时辟为泃水县令。自序谓予备员西征，始闻峡山非常可骇之事，始犹未敢以为然。及观前贤所记，由东坡以来，连篇累牍，悉出於名公巨卿之口，以其人之可信，则事必可信矣。访《峡山集》旧版散失，於是哀集传之。然其叙述飞来殿，谓至德元年峡有三神人化为方士，夜扣颍州贞俊禅师曰，本峡居清远上流，吾欲建道场，师能去否？俊诺之。

是夕风雨骤作，黎明薄雾，启户而观，则佛殿与神像已运至山中矣。俊师乃於峰前石上安坐。本淮南西路舒州延祚寺之所移。其事涉於语怪，是小说之支流，非地志之正体也。

△《闲窗括异志》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鲁应龙撰。自署东湖，盖嘉兴人。书中称淳祐甲申馆於沈氏，则理宗时也。其书皆言神怪之事，而多借以明因果。前半帙皆所闻见，后半帙则杂采古事以足之。大半与唐、五代小说相出入。

△《续夷坚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金元好问撰。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人。官至左司郎中。事迹具《金史》本传。是编盖续宋洪迈《夷坚志》而作，所纪皆金泰和、贞祐间神怪之事。前有自序，见於《遗山集》，而此本无之，盖传写佚脱也。

△《异闻总录》四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时代。其中林行可一条，称大德丁酉，则元人矣。然所载临安倡女仪珏一条，称其编隶鄱阳，予尝於席间与纸笔，即赋词。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气锺三秀之语，乃洪迈《夷坚志》原文。所谓予者，即迈。所谓北兄弟三秀，即迈、适、遵也。此本剽袭其言，并其自称亦未改，则亦剽剽而成者矣。

△《效顰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赵弼撰。弼有《雪航肤见》，已著录。是编皆纪报应之事，意寓劝惩而词则近於小说。第三卷中阙疥鬼对、梦游番阳传二篇，殆传写佚之。

△《谈纂》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是书记录元、明以来逸事。然多涉神怪，不足徵信。书中龚泰、轩輗、张仙三条注称采曰者，乃其门人陆采附记。盖此书采所编次，故原本题曰都公谈纂云。

△《陆氏虞初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陆氏虞初志》，不著其名。惟第一卷中续齐谐记有跋，称得於外舅都公家，疑为都穆婿也。其书所收诸家小说，惟吴均为梁人。馀皆唐人杂传，不出《太平广记》之中，殊乏异闻。《白猿传》旧题江总，虽曰托名，然既为谤欧阳询而作，则出於隋末唐初更无疑义，乃以殿唐末，未免失伦。则亦随手钞合，取足卷帙，无所铨次之本矣。

△《志怪录》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苏材小纂》，已著录。是编所载皆怪诞不经之事。观所著《野记》诸书，记人事尚多不实，则说鬼者可知矣。朱孟震《河上楮谈》谓允明所作志怪凡数百卷，疑无此事。卷字殆条字之误欤？

△《西樵野记》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侯甸撰。甸，苏州人。《明史艺文志》载是书作十卷，此本卷数不符，疑有散佚。然原序称一百七十馀条，计数无阙，或《明史》误也。序又称所载悉幽怪之事，此本所载乃有不涉幽怪者二十三条，为例未免不绝。其女子咏钱一诗，见沈括《笔谈》，摭为近事，尤疏舛矣。

△《广夷坚志》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嘉靖二十年慎门人夏林序。文词猥陋，舛误叠出。如云宋洪迈有《夷坚志》二十卷，考迈书甲集至癸集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乃四百二十卷，非二十卷也。又称因宣和皇帝喜长生不死之术，一时士大夫相习成风，争为此类言语以媚於上，洪故贤者，亦不能免。考迈乃高宗绍兴十五年进士，孝宗时官端明殿学士，非徽宗宣和时人也。又称慎著述已满天下，晚年学

《庄子》之卮言，拾《齐谐》之剩语，仿洪氏之例而推广之。考慎以正德六年辛未登第，年二十四，至嘉靖二十年辛丑仅五十四岁，非晚年。其为依托，已无疑义。及核其书，乃全录乐史《广卓异记》，一字不异，可谓不善作伪矣。

△《见闻纪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良谟撰。良谟字中夫，安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贵州布政司参政。是书杂记见闻，多陈因果。虽大旨出於劝戒，而语怪者太多。

△《耳抄秘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上元壬午南瞻部洲二十八年林之东无名氏撰述。考书中所纪，其人当在嘉靖时。壬午即嘉靖元年，而称二十八年，其词诡诞，未之详也。所纪皆明代杂事，然无一非委巷之谈。如谓明成祖发刘基之墓，得一朱匣，中有贺永乐元年登极表；元顺帝为明所败，匿於古寺而死，即以寺梁为棺；宁王权为许逊后身；邱濬为虾蟆精；凡孔氏袭衍圣公者，其相必口露双齿如孔子；明太祖以公主嫁朝鲜国世子；刘基对明太祖称白胡子变红胡子；明孝宗为牟尼佛降生，故年号上下二字皆取牟字字头；其鄙俚荒唐，殆不足与辨。至於以危素为姓魏，以于谦为姓余，殆市井略识字人妄听之而妄记之，不知何以得传至今也。

△《高坡异纂》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仪撰。仪有《螭头密语》，已著录。是编乃志怪之书。前有自序，谓高坡者京邸之寓名。案明张禹《坊巷前胡同集》，东城有高坡胡同，盖即所居也。钱希言彳会园称杨仪礼部素不信玄怪之谈，因闻王维贤亲见仙人骑鹤事，始遂倾心，著有《高坡异纂》行於世。然书中所记，往往诞妄。如黄泽为元末通儒，赵汭之所师事，本以经术名家，而仪谓刘基入石壁得天书，从泽讲授，真可谓齐东之语。至谓织女渡河，文曲星私窥其媾狎，织女误牵文曲星衣，上帝丑之，手批牵牛颊，伤眉流血，竟公然敢於侮天矣。小说之诞妄，未有如斯之甚者也。

△《冶城客论》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陆采撰。采字子元，长洲人，粲之弟也。是编乃其肄业南雍时记所闻见，大抵妖异不根之言。其胡铨后身一条云，闻之祝允明。又云初闻祝子之言，以为祝好奇，必记此，不暇详叩。因近阅语怪两编无之，追书於册。是允明有所不记，而采记之，其诞更甚於允明矣。乃讥沈周作《客座新闻》多信门客妄言，何也？

卷末鸳鸯记一篇，述施氏妇闺阁幽会之事，淫媾万状，如身历目睹。此同时士大夫家也，谁见之而谁言之乎？尤有乖名教矣。

△《祐山杂说》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冯汝弼撰。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进士，官工科给事中。以言事谪

潜山县丞，迁知太仓州。调扬州府同知，不赴。隆庆中追赠布政司参政。是书自记生平琐事，率涉梦卜襍祥。其所记他人事，亦多不出此。末载种植数方，尤与全书不类。

△《古今奇闻类记》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施显卿撰。显卿字纯甫，无锡人。嘉靖壬子举人，官新昌县知县。是书成於万历丙子。分天文、地理、五行、神祐、前知、凌波、奇遇、骁勇、降龙、伏虎、禁虫、除妖、馘毒、物精、仙佛、神鬼十六门，兼及明代近事，颇取史传，而掇拾稗官小说者为多。

△《二酉委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此编乃随笔杂记，多说神怪之事，亦间作放达语。盖其时山人习气渐染及於士大夫也。卷页颇寥寥，其西山云雾茶一条云，追忆夜来风味，书一通以赠先生。（案：先生指蔡琳泉也。）五月十二日归自郡城一条云，坐心远堂中命笔伸纸，作数行记之。万历十二年一条云，第三子士駮年十三，书此付之。三月晦日一条云，归而记之，以示两儿。殆平时所作杂帖，其后人录之为帙欤。

△《燃犀集》四卷（通行本）

不著撰人名氏，自称茂苑树瓠子。有嘉靖辛酉自序。摘取小说家所录神怪之事，汇录成编。大都与他书复出，无可采也。

△《异林》十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此乃摘百家杂史中所载异事，分为四十二目，颇为杂糅。如防风、僬侥之类，世所习闻，不足称异，而他书稍僻者仍不无挂漏。惟详注所出书名，在明末说家中体例差善耳。

△《快雪堂漫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冯梦祯撰。梦祯有《历代贡举志》，已著录。是编为陆烜奇晋斋所刻，皆记见闻异事。语怪者十之三，语因果者十之六，记翰林旧例、大同米价、回回人义仆、节妇、虞长孺、汉印、吴茂昭品龙井茶、李于麟弃芥茶，以及栽兰、藏茶、炒茶、茉莉酒、造印色、铸镜、造糊、造色纸诸法，为杂家言者十之一。故从其多者，入之小说家焉。

△《孝经集灵》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虞淳熙撰。淳熙字长孺，钱塘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吏部稽勋司郎中。

《经义考》载淳熙有《孝经迩言》九卷，《今文孝经说》一卷，今皆未见。此书专辑《孝经》灵异之事，如赤虹化玉之类，故曰集灵。夫释氏好讲福田，尚非上乘，况於阐扬经义而纯用神怪因果之说乎？其言既不诂经，未可附於经解，退居小说，庶肖其真。至其采录颠舛，如张角作乱，向翊上便宜，不欲国家

兴兵，但遣将於河上北向读《孝经》，则贼当自消灭一条，乃〈口蚩〉鄙之事，古来传以为笑者。亦收为灵迹，殆信为贼果消灭乎？

△《前定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蔡善继编。善继字伯达，乌程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福建左布政使。其书皆载古来前定之事。上卷凡七十八事，下卷凡九十三事。前有善继自序，后有泉州府训导张启睿跋。细核所录，乃全剽《太平广记》第一百四十六卷至第一百六十卷定数一门之交，名姓次序，一字无异。惟上卷之末增延陵包隰一人，下卷之首增窦易直至刘逸二十人，为原书所无，然亦自《广记》他门移掇窜入者。

《广记》为习见之书，乃取其中十五卷别立书名，攘为己有，作伪之拙，於是极矣。

△《仙佛奇踪》四卷（内府藏本）

明洪应明撰。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其里贯未详。是编成於万历壬寅。前二卷记仙事，后二卷记佛事。首载老子至张三丰六十三人，名曰消摇墟，末附长生诠一卷。次载西竺佛祖自释迦牟尼至般若多罗十九人，中华佛祖自菩提达摩至船子和尚四十二人，曰寂光境，末附无生诀一卷。仙佛皆有绘像，殆如儿戏。

考释、道自古分门，其著录之书亦各分部，此编兼采二氏，不可偏属。以多荒怪之谈，姑附之小说家焉。

△《彘会园》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希言撰。希言有《戏瑕》，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癸丑，皆记当时神怪之事。一仙幻，二释异，三影响，四报缘，五冥迹，六灵祇，七淫祀，八奇鬼，九妖孽，十瑰闻。其以彘会园名书者，彘会者狡彘会之意，狡彘会者戏弄之意也。

其中记陈祖皋陷冤狱，出金资营救，反为人所给事。影响类中作其姻家钱日省，因其从子朗生诱祖皋妻牟强三百缗，及金凤敛诸物，为沈儒宗所胁致败，祖皋妻死而为厉。灵祇类中作指挥采成文构成其狱，因其同里沈瑞徵诱祖皋母牟强六百缗，后瑞徵独匿其赂，成文无所得，因陷祖皋大辟，祖皋父与郊为厉。两卷之中，姓名事迹自相矛盾。记所见如是，记所闻者可知矣。

△《耳新》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郑仲夔撰。仲夔有《兰畹居清言》，已著录。是书杂记琐事，多及仙鬼因果，亦《辍耕录》之流亚。中记魏忠贤事，盖明末人也。

△《王氏杂记》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兆云撰。兆云有《词林人物考》，已著录。是编凡湖海搜奇二卷，挥麈新

谈二卷，白醉璚言二卷，说圃识馀二卷，漱石闲谈二卷，乌衣佳话四卷。皆杂记新异之事，本各自为书，后人裒为一帙，总题曰《王氏杂记》，非其本名也。

其中《乌衣佳话》，《明史艺文志》作八卷。此本仅前后二集，每集分上、下卷，或为合并，或为阙佚，均不可知。然志怪之书，无关学问，其完否亦无容深考。惟其中记张孚敬晚遇一条，谓廷臣议追封大礼，拘於俗说濮园之非云云。则意存左袒，不为公论，有不可不纠正者耳。

△《燕山丛录》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凡分二十二头，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书成於万历壬寅。有昌祚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徽州县志》书，因采其所记成此书。则亦剽掇之学也。

△《芙蓉镜孟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江东伟撰。东伟字青来，自号壶公。开化人。万历丙午举人。其书分玄部、幻部、灵部、幽部为四集，皆摘录诸书神仙鬼怪之事，各系评语，而佻纤殊甚。

如幻部中载张南轩晚得奇疾，歿时就殓，通身透明，腑脏筋骨，历历可数，莹彻如水晶云云。本说部无稽之谈，东伟乃为之评曰，此明明德之本体，可谓无所不戏侮矣。其曰孟浪言者，盖取《庄子齐物篇》语，殆亦自知其不经欤。

△《敝帚轩剩语》三卷、《补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有《飞凫语略》，已著录。是书杂记神怪俳谐，事多猥鄙。至记林润劾严世蕃论死，世蕃为厉鬼以报润，则又颠倒是非之甚矣。

△《耳谈》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同轨撰。同轨字行父，黄冈人。由贡生官江宁县知县。其书皆纂集异闻，亦洪迈《夷坚志》之流。每条必详所说之人，以示徵信，则用苏鹗《杜阳杂编》之例。前有陶冶序，称其事不必尽核，理不必尽合，文不必尽讳，亦小说家之定评也。然其中推重方士陶仲文，称漫加削夺，时论大乖，则其他曲笔諛多矣。

△《闻见录》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姚宣撰。宣字懋昭，应天人。是书所记杂事，多涉神怪，旧事则注出某书，新事则注闻之某人，而序述冗拙，亦或失於詮次。如禄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一联，一以为正德间浙江巡检题，一以为洪武中御史刘子敏左迁侯官典史时题。一页之中相隔三行，而复出尔条，可知其杂抄无绪也。

△《逸史搜奇》（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汪云程编。云程，徽州人。其书杂采汉、唐迄宋小说一百四十种，汇为一编，中分十集。大抵皆猥鄙荒怪之语。

△《四明龙薈》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闻性道撰。性道有《贺监纪略》，已著录。是书专载四明诸井潭神龙见伏灵迹，纪录寥寥。惟所载蜥蜴考一篇，於蝾螈、蝮蜓、蠪虫麈等名辨证详审。

然纪四明龙事而泛滥及之，於体裁亦未协也。

△《才鬼记》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尝作《三才灵记》。一为才神记，一为才幻记，一即此书。所载上至周，下至明代。末二卷，则箕仙之语，皆从诸小说采出。然如《左传》所载浑良夫梦譟之词，偶成韵语，目以才鬼，似乎未然。又如《搜神记》之段孝直，《水经注》之鲜于冀，但有辨枉之词，亦不得以才论。

至《搜神记》之刘伯文寄一家书，即谓之才，尤为非理。小说家语怪之书，汗牛充栋，鼎祚捃拾残剩，以成是编，本无所取义，而体例庞杂又如是，真可谓作为无益矣。

△《蜉蝣琐语》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李王逋撰。王逋字肱枕，嘉兴人。是编记明末及国初见闻，皆其乡里中事，大抵语怪者多。末述屠象美、陈梧据嘉兴作乱始末，及白头贼之事颇详。

△《矩斋杂记》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施闰章撰。闰章仕履已附见《青原志略》条下。是书多记见闻杂事，兼涉神怪，旧载《闰章外集》中，盖《河东集》后附《龙城录》之例。然终为不类，今析出别著录焉。

△《冥报录》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陆圻撰。圻有《新妇谱》，已著录。此编皆记冥途因果之事，意主劝善。其真妄不可究诘也。

△《雷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侃撰。侃字亦陶，吴县人。其书杂录雷之典故与雷之果报。虽意主戒恶，而所摭皆小说家言。

△《史异纂》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傅燮詞撰。燮詞字去异，灵寿人。工部尚书维麟子，官至汀州府知府。是书杂纂灾祥怪异之事，自上古至元，悉据正史采入，凡外传杂记，皆不录。

分天异、地异、祥异、人异、事异、术异、译异、鬼异、物异、杂异十门。

△《有明异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傅燮詞撰。是书记明一代怪异之事，亦分十类，与《史异纂》门目相同。

皆从小说中撮抄而成，漫无体例。如尹蓬头骑铁鹤上升，正德中上蔡知县霍恩为流贼所杀，头出白气，及天启丙寅王恭厂灾之类，往往一事而两见。又有实非怪异而载者，如事异门内胡寿昌毁延平淫祠而绝无妖，任高妻女三人骂贼没水，次日浮出面如生，术异门内汪机以药治狂痢，物异门内萧县岳飞祠内竹生花，杂异门内漳州火药局灾，大石飞去三百步之类，皆事理之常，安得别神其说？至如译异门内谓黑娄在嘉峪关西，近土鲁番，其地山川草木禽兽皆黑，男女亦然，今土鲁番以外咸入版图，安有是种类乎？其妄可知矣。

△《觚賸》八卷、《续编》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钮琇撰。琇字玉樵，吴江人。康熙壬子拔贡生。历官至陕西知府。是编成於康熙庚辰，皆记明末国初杂事。随所至之地，录其见闻。凡吴觚三卷，燕觚、豫觚、秦觚各一卷，粤觚二卷。续编成於康熙甲午，分类排纂为言觚、事觚、人觚、物觚四卷，体例与初编略殊。各有琇自序。琇本好为俚偶之词，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然往往点缀敷衍，以成佳话，不能尽核其实也。

△《旷园杂志》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陈琬有《春秋三传同异考》，已著录。是书皆记见闻杂事，而涉神怪者十之七八。惟所记杨维垣伪题枢字，弃城夜遁，为劫盗所杀，非死於国事，及葬明庄烈帝始末，二事足备考证耳。

△《述异记》三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旧本题东轩主人撰。不著名氏。所记皆顺治末年康熙初年之事，多陈神怪，亦间及奇器，观其述江村杂记一条，其人尚在高士奇后也。

△《鄢署杂抄》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为熹撰。为熹字若木，桐乡人。康熙末官鄢陵知县。欲修县志而未果，因摭其地之遗闻琐事缀为此书。自序称事涉鄢陵者十之六七，涉省郡别州县者十之三四，合以身之所历，目之所睹，得十四卷。大抵多采稗官说部一切神怪之言，盖本储地志之材。而繙阅既多，摭摭遂滥，又嗜奇爱博，不忍弃去，乃哀而成帙，别以杂钞为名。是特说部之流，非图经之体也。今存目於小说家中，庶从其类。至卷首冠以康熙五十二年覃恩敕命，莫喻其理，殆见《唐宋文集》有以告身冠集首者，故亦效之欤？不知彼乃后人所加，非所自编。又皆施於专集非施於笔记之类也。

△《果报见闻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杨式传撰。式传字雪崖，鄞县人。是编皆述善恶之报，而大旨归心於二氏。其逆妇小善免死一条，虽意主戒杀，然妇欲杀姑，罪通於天矣，岂偶救数鸟之命，即可以赎乎？殆不可训也。

△《信徵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徐庆撰。庆字宾溪，自署曰乌山人，不知何地之乌山也，是编杂记果报，语多荒诞。夫福善祸淫，天有显道，即明神昏蚤，亦当在杳冥之间。至於人鬼对言，幽明相接，指陈狱牒，判决是非，如虞山孙振先窃银因果记之类，何其怪而不经也。命曰信徵，岂其然乎？

△《见闻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徐岳撰。岳字季方，嘉善人。是编皆记怪异之事，亦《夷坚》、《睽车》之流。

△《簪云楼杂记》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陈尚古撰。尚古字云瞻，德清人。是编杂记琐闻，多涉语怪。其足资考证者，惟述魏忠贤养女任氏冒称明熹宗皇后张氏一事耳。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六十部，三百五十二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笑海丛珠》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唐陆龟蒙撰。然书中有苏轼、黄庭坚、僧了元及党进事，龟蒙生於唐末，何得预知？其为妄人依托可知矣。

△《牡丹荣辱志》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邱璜撰。考宋邱璜字道源，黟县人。天圣五年进士，官至殿中丞。邵博《闻见后录》记当时有邱濬者，以易卦推验历代，谓元丰正当丰卦。《靖康要录》记钦宗以郭京为将，盖取邱濬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识，其字皆从睿从水。此本亦题曰字道源，盖即其人。而名乃作璜，殆传写误欤？

尤侗《明艺文志》乃以是书为明邱濬作，又误中之误矣。厉鹗《宋诗纪事》称濬有《洛阳贵尚录》，今未见。此书亦品题牡丹，以姚黄为王，魏红为妃，而以诸花各分等级役属之，又一一详其宜忌，其体略如李商隐《杂纂》。非论花品，亦非种植，入之农家为不伦，今附之小说家焉。

△《东坡问答录》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苏轼撰。所记皆与僧了元往复之语，诙谐谑浪，极为猥褻。又载佛印环叠字诗，及东坡长亭诗。词意鄙陋，亦出委巷小人之所为。伪书中之至劣者也。

△《渔樵闲话》二卷（内府藏本）

旧题宋苏轼撰。明陈继儒刻入《普秘笈》中，名为《渔樵闲话录》。案晁公武《读书志》中有此书，作《渔樵闲话》，无录字。公武又云，设为问答及史传杂事，不知何人所为，亦不言出自轼手。书中多引唐小说，议论皆极浅鄙。疑

宋时流俗相传有是书，而明人重刻者复假轼以行耳。

△《开颜集》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周文玘撰。文玘尝官试秘书省校书郎，其里籍未详。此书《通考》作三卷，此本仅上下二卷，而所载三十五事与自序合，疑《通考》误二为三也。《文献通考》作文规，《书录解题》谓文规未知何人，然此刻本玘字甚分明，亦疑《通考》传写之误。其书皆古来诙谐事，各注出典。然其中如《世说》济尼一条，无可笑者，《列子》攫金一条，增吏大笑之四字；《后汉书》袁隗妇一条，增隗大笑之四字。皆非本文，亦一病也。

△《谈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陈日华撰。日华不知何许人。《文献通考》载所著《金渊利术》八卷，亦不著时代。别有《诗话》一卷，中引朱子之语。考姜夔《白石诗集》有陈日华《侍儿读书诗》，又张端义《贵耳集》称淳熙间有二妇人，足继李易安之后，曰清安鲍氏、秀斋方氏。秀斋即陈日华之室，则孝宗时人也。所记皆俳优嘲弄之语，视晁所作诗话，尤为猥杂。然古有《笑林》诸书，今虽不尽传，而《太平广记》所引数条，体亦如此，盖小说家有此一格也。

△《谐史》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沈俶撰。俶始末未详。书中载有赵师{罍升}为临安尹时事，则嘉定以后人矣。所录皆汴京旧闻，以多诙谐之语，故名曰《谐史》。其载吴兴项羽庙事，谓鬼神之於人，但侮其命之当死及衰者。又谓魑魅罔两假羽名以兴祸福，所论颇正。然与书名殊不相应，疑亦后人杂抄成编也。

△《古今谚》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周守忠撰。守忠有《养生杂纂》，已著录。是编前有自序，称略以所披之编，采摘古今俗语，又得近时常语，虽鄙俚之词，亦有激谕之理，漫录成集，名《古今谚》，古谚多本史传，今谚则鄙俚者多矣。

△《滑稽小传》二卷（永乐大典本）

一名《滑稽逸传》，不著撰人名氏。自序称乌有先生，亦借司马相如之语，非其本号也。序称《史记》特为滑稽立传，以俳谐之中自有箴讽，是以取之。余游士大夫间，街谈巷语，辄取而书之。然所载皆《毛颖传》、《容成侯传》之类，大抵寓言，无事实也。

△《笑苑千金》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张致和撰。致和未详何许人。中一条称周益公罢相云云，则亦南宋时人也。

△《醉翁滑稽风月笑谈》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书首条为二胜环，刺高宗不迎徽、钦。又有韩信取三秦之谗

，以刺秦桧。盖亦南宋人所为。

△《文章善戏》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郑持正撰。仿韩愈《毛颖传》例，於笔墨纸砚悉加封号，而拟为制表之词。又益以宋无文房十八学士制，吴必大岁寒三友，无肠公子除授集，郑楷拟封花王册，而张敏头责子羽文，沈约修竹弹甘蔗文诸篇，亦附载焉。末有元统元年古雍樊士宽后序一首，谓集文房茶具图赞，罗氏十夫八仙为一卷，签曰房闾群珍，刻之介然堂。与书名不相应，未详何故也。

△《拊掌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人撰，不著名氏。后有至正丙戌华亭孙道明跋，亦不言作者为谁。

《说郛》载此书题为宋元怀。前有自序，称延祐改元立春日，輶然子书，盖元怀自号也。此本见曹溶《学海类编》中，失去前序，遂以为无名氏耳。书中所记皆一时可笑之事。自序谓补东莱吕居仁《轩渠录》之遗，故目之曰《拊掌录》云。

△《古杭杂记诗集》四卷（浙江江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载宋人小诗之有关事实者，各为详其本末，如《本事诗》之例。目录末有题识云，已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其书目又别题一依庐陵正本六字，盖元时江西书贾所刊也。所记凡四十九条，多理宗、度宗时嘲笑之词，不足以资考核。案陶宗仪《说郛》内亦载有是书，题作元李东有撰，然与此本参较，仅首二条相同，余皆互异，未喻其故。观书首标题，殆《古杭杂记》为总名，而诗集为子目，乃其全书之一集，非完帙也。

△《玉堂诗话》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采皆唐、宋人小说，随意杂录，不拘时代先后，又多取鄙俚之作，以资笑噱。此《谐史》之流，非诗品之体，故入之小说家焉。

△《埤雅广要》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牛衷撰。衷里贯未详。官蜀府护卫千户。蜀王以陆佃《埤雅》未为尽善，令衷补正为此书。然佃虽以引用王安石《字说》为陈振孙等所讥，而其博奥之处要不可废。衷所补庞杂短钉，殆不成文，甚至字谜小说，杂然并载，为荐绅之所难言。乃轻诋佃书，殊不知量。今退而列於小说家，俾以类从。衷序所称蜀王，不著其名。考《明史》诸王年表，蜀和王悦{劭火}以宣德十年进封，薨於天顺五年。衷序为天顺元年作，则王当为悦{劭火}审矣。

△《十处士传》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支立撰。立字中夫，嘉兴人。天顺中官翰林院孔目。是编乃其为常州学官时作。取布衾、木枕、纸帐、蒲席、瓦炉、竹床、杉几、茶瓿、灯檠、酒壶十物

，仿《毛颖传》例，各为之姓名里贯。盖冷官游戏，消遣日月之计。末有自跋，称初为九传，夜梦酒壶诟争，乃补为十，则滑稽太甚矣。

△《蓬窗类记》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黄暉撰。暉字日昇，号东楼，吴县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此书杂记旧事，上自朝廷典故，下及诙谐鬼怪之属，无所不录。分《功臣纪》、《科第纪》、赋役纪、国初纪、妖人纪、灾异纪、异人纪、厚德纪、政绩纪、忠烈纪、高士纪、异行纪、固介纪、颖慧纪、德怨纪、节妇纪、著作纪、诗话纪、技艺纪、冠衲纪、梦纪、果报纪、滑稽纪、怪异纪、黠盗纪、祛惑纪、商贩纪、释冤纪诸目。所载吴事尤多。然颇芜杂，不尽可据。前有王鏊序，称故友黄君，少攻举业，未甚赅洽。及筮仕，乃始泛观博取。此书所纪，虽不能无猥琐，而崇正之意亦寓其间。可谓得是非之公矣。

△《博物志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游潜撰。潜字用之，丰城人。弘治辛酉举人。官云南宾州知川，是编补张华之书，体例略如李石所续。而猥杂冗滥，无一异闻，又出石书之下。

△《古今文房登庸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谦撰。谦，江宁人。昔曹植〈鱼且〉表，加以爵位，为俳谐游戏之祖。嗣后作者日繁，曼衍及於诸物。宋林洪有《文房图赞》一卷，元罗先登又为《图赞续》一卷，各系以职官名号。此书因而衍之，所拟诸文，更加徵拜诏赞诸名。陈陈相因，皆敝精神於无用之地者也。

△《香奁四友传》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陆奎章撰。奎章字子翰，武进人。前四友曰金亮、木理、房施、白华，乃镜、梳、脂、粉也；后四友曰周准、齐銛、金贯、索纫，乃尺、翦、针、线也。盖仿韩愈《毛颖传》而作。后附偶人说一篇，皆词意儂薄，了无可取。盖明初淳实之风，至是已渐漓矣。

△《居学馀情》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中州撰。中州字洛夫，青田人。弘治中由贡生官庐江县教谕。初号太鹤山人，久而落拓不得志，占得尤悔之象，复自号亢惕子。佯狂恣肆，荡然於礼法之外，尝琢石为冠，刻太极两仪五行八卦之象。是编首载其图，并系以诗。有圈子不须龙马背，老夫头上顶羲皇之句，其妄诞可想。其馀诸篇，亦皆踵毛颖、革华之窠臼，无非以游戏为文。虽曰文集，实则小说，故今存其目於小说家焉。

△《古今谚》二卷、《古今风谣》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慎编。是书采录古今谣谚各为一编。然《贾子》及《太公兵法》引黄帝语，自属巾机铭之遗文，或《列子》所谓黄帝书者，不得谓之谚。且是书成於

嘉靖癸卯，即载正德、嘉靖时谚，然则慎自造数语亦可入之矣。此盖久居戍所，借编录以遣岁月，不足以言著书。其孙宗吾误刻之耳。

△《梨洲野乘》（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舒纓撰。纓字振伯，馮姚人。嘉靖乙未进士，官王府长史。是书乃其游戏之作。为太极氏本纪者一，为性书、学书者二，为岁、月、日、时表者四，为悦翁、愚隐君、何有先生、逋盗、鱼言、达观居士、中虚子、浣公等列传者八，皆仿史例为之。盖欲仿庄、列之寓言，实则词旨浅陋，尚远出革华诸传下也。

△《六语》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郭子章编。子章有《蟻衣生易解》，已著录。是编凡谣语七卷，谚语七卷，讪语二卷，讖语六卷，讥语二卷，谐语七卷。皆杂采诸书为之，颇足以资谈柄。

而所录明代近事，往往猥杂。盖嗜博之过，失於剪裁也。

△《广滑稽》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禹谟编。禹谟有《经籍异同》，已著录。是编采掇诸书琐事隽语，不分门目，仍以原书为次第，仿曾慥《类说》之例。其原书久佚，仅从他书所引，裒辑数条，仍标原目，则仿陶宗仪《说郛》例也。

△《谐史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维藩编。维藩，淮安人。是书成於万历乙未。取徐常吉《谐史》、贾三近《滑稽耀编》删削补缀，共为一集。凡明以前游戏之文，悉见采录，而所录明人诸作，尤为猥杂。据其体例，当入总集，然非文章正轨，今退之小说类中，俾无溷大雅。据其自序，称题於豫章官署，则非游食山人流也。读圣贤之书，受民社之寄，而敝精神於此种，明末官方士习，均可以睹矣。

△《古今寓言》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世宝撰。世宝字介锡，钜鹿人。万历中官监察御史，巡按江西。其书抄撮诸家文集中托讽取譬之作，分十二类。体近俳谐，颇伤猥杂。

△《广谐史》十卷（内府藏本）

明陈邦俊编，邦俊字良卿，秀水人。先是，徐常吉尝采录唐、宋以来以物为传者七十馀篇，汇而录之，名曰《谐史》。邦俊因复为增补得二百四十馀首。夫寓言十九，原比诸史传之滑稽，一时游戏成文，未尝不可少资讽谕。至於效尤滋甚。面目转同，无益文章，徒烦楮墨。搜罗虽富，亦难免於叠床架屋之讥矣。

△《清异续录》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李琪枝撰。琪枝字云连，号奇峰，嘉兴人，李肇亨之子，李日华之孙。书中

卯色天一条，称先太仆有诗云云；囊云一条，称先冏卿筮仕江州司理，被谗拂衣云云；画隐一条，称黄鲁直诗李侯画隐百僚底，冏卿用下五字镌一图记，自作画则识之云云；皆指日华也。是书续陶穀《清异录》而作。穀书皆载唐末五代近事，此则皆采古书。穀书分三十七门，此则并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君子、女行、么麽、释族、仙宗、人事、词苑、艺能、肢体、居室、衣服、妆饰、陈设十七门，女行之末又附载妇女双名一门，体例颇不相同。而采摭故事，或佚脱其出典，或舛误其字句。如开卷天笑一条，出东方朔《神异经》，人人习见，而题曰《庄子》。四雨一条，自是《诗话》，而入之天文。旧雨一条，本出《杜甫集》，而注曰白孔《六帖》。影娥池本出《洞冥记》，而注曰《三辅黄图》。蕊女一条，引《关尹子》是也，而又引汉童谣河间蕊女工数钱句，不知《续汉志》实作姹女。

虾蟆更一条，据郎瑛《七修类稿》指为宋事，而不知唐张泌诗已有虾蟆更急海城寒句，先载蜀韦穀《才调集》中。是虽蒐罗实事，转不如陶穀之多构虚词矣。

△《小窗自纪》四卷、《艳纪》十四卷、《清纪》五卷、《别纪》四卷（内府藏本）

明吴从先撰。从先爵里未详。《自纪》皆俳谐杂说及游戏诗赋，词多儂薄。

《艳纪》采录汉至明杂文，分体编录，踳驳殊甚。《清纪》摹仿《世说》，分清语、清事、清韵、清学四门。《别纪》兼涉志怪，总明季纤诡之习也。

△《豆区八友传》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王蓍撰。蓍字宓草，秀水人。以制造菽乳，其名有八，因呼八友，各为寓名而传之。盖游戏之小品。后有胡奉衡跋，题己卯年。盖其书成於崇祯十二年也。

△《笔史》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杨忍本撰。忍本字因之，南城人。其书内编一卷，分原始、定名、属籍、结撰、效用、膺秩、宠遇、引退、考成九门，外编一卷，分徵事上、下及述赞三门。大旨由韩愈《毛颖传》而推衍之，杂引典故，抄撮为书，不以著作论也。

△《青泥莲花记》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梅鼎祚撰。是编记倡女之可取者分七门：一曰记禅，二曰记玄，三曰记忠，四曰记义，五曰记孝，六曰记节，七曰记从。又附外编五门：一曰记藻，二曰记用，三曰记豪，四曰记遇，五曰记戒。自谓寓维风於谐末，奏大雅於曲终。然狭斜之游，人情易溺，惩戒尚不可挽回。鼎祚乃摭摭琐闻，谓冶荡之中亦有节行，使倚门者得以藉口，狎邪者弥为倾心，虽意主善善从长，实则劝百而

讽一矣。

△《板桥杂记》三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余怀撰，怀字无怀，号澹心，闽县人。自明太祖设官伎於南京，遂为冶游之场，相沿谓之旧院。此外又有珠市，亦名倡所居。明季士气儇薄，以风流相尚，虽兵戈日警，而歌舞弥增。怀此书追述见闻，上卷为雅游，中卷为丽品，下卷为轶事。文章凄缜，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三十五部，二百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四十五 子部五十五

○释家类

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於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於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於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於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昫例也。诸志皆道先於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於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於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

△《弘明集》十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梁释僧祐编。僧祐姓俞氏，彭城下邳人。初出家扬都建初寺，武帝时居锺山定林寺。《唐书艺文志》载僧祐《弘明集》十四卷，此本卷数相符，盖犹释藏之旧。末有僧祐后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所辑皆东汉以下至於梁代阐明佛法之文。其学主於戒律，其说主於因果，其大旨则主於抑周、孔，排黄、老，而独伸释氏之法。夫天不言而自尊，圣人之道不言而自信，不待夸、不待辨也。

恐人不尊不信而嚣张其外以弥缝之，是亦不足於中之明证矣。然六代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终胜庸俗缙流所撰述。就释言释，犹彼教中雅驯之言也。

△《广弘明集》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释道宣撰。道宣姓钱氏，丹徒人。隋末居终南白泉寺，又迁丰德寺净业寺，至唐高宗时乃卒。持戒精苦，释家谓之宣律师。《唐志》载《广弘明集》三十卷，与此本合，然二十七卷以后每卷各分上下，实三十四卷也。其书续梁僧祐《弘明集》而体例小殊，分为十篇：一曰归正，二曰辨惑，三曰佛德，四曰法义，五曰僧行，六曰慈济，七曰戒功，八曰启福，九曰悔罪，十曰统归。每篇各为小序，大旨排斥道教，与僧祐书相同。其中如《魏书释老志》本於二氏

，神异各有纪录，虽同为粉饰，而无所抑扬。道宣乃於叙释氏者具载其全文，叙道家者潜删其灵迹，然则冤亲无等，犹为最初之佛法。迨其后世味渐深，胜负互轧，虽以丛林古德，人天瞻礼如道宣者，亦不免於门户之见矣。其书采摭浩博，卷帙倍於僧祐，如梁简文帝被幽述志诗及连珠三首之类，颇为泛滥。然道宣生隋、唐之间，古书多未散佚，故坠简遗文，往往而在。如阮孝绪《七录》序文及其门目部分，儒家久已失传，《隋志》仅存其说，而此书第三卷内乃载其大纲，尚可推寻崖略。是亦礼失求野之一端，不可谓无裨考证也。《神僧传》称僧祐前身为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道宣前身即为僧祐。殆因道宣续僧祐之书，故附会是说。又称道宣卒於乾封二年，而书末有游大慈恩寺诗，乃题高宗之谥，殊不可解。又注曰一作唐太宗，盖知其牴牾，为之迁就。考《雍录》载慈恩寺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宫时为文德皇后立，则太宗犹及见之。然大慈恩之名可以出高宗之口，不可以出太宗之口。殆原本题为御制，后人误改欤？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唐释道世撰。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是书成於高宗总章元年，朝散大夫兰台侍郎陇西李俨为之序，称事总百篇，勒成十帙。此本乃一百二十卷。盖百篇乃其总纲，书中则约略篇页而分卷帙，如千佛篇、十恶篇则一篇分七八卷，善友篇、恶友篇、择交篇则两三篇共一卷。故书凡一百一十八卷，而目录二卷，亦入卷数，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例同，合之共为百二十也。每篇各有述意，如史传之序。子目之首则或有述意，或无述意，为例不一。大旨以佛经故实分类编排纂，推明罪福之由，用生敬信之念。盖佛法初兴，惟明因果，暨达摩东迈，始启禅宗。譬以《六经》之传，则因果如汉儒之训诂。虽专门授受，株守师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据，其学核实而难诬。禅宗如宋儒之义理，虽覃思冥会，妙悟多方，而拟议揣摩，可以臆测，其说凭虚而易骋。故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避难趋易，辨才无碍，语录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学在释家亦几乎绝响矣。此书作於唐初，去古未远，在彼法之中，犹为引经据典。虽其间荒唐悠谬之说，与儒理牴牾，而要与儒不相乱，存之可考释氏之掌故。较后来侈谈心性，弥近理，大乱真者，固尚有间矣。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唐释智昇撰。智昇开元中居长安西崇福寺。是编以三藏经论编为目录，不分门目，但以译人时代为先后。起汉明帝永平十年丁卯，迄开元十八年庚午，凡六百六十四载。中间传经缙素总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圣教及圣贤集传并及失译总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合七千四十六卷，分为二录。一曰总括群经录。

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或存、或佚，末列小传，各详其人之始末，凡九卷。其第十卷则载历代佛经目录，凡古目录二十五家，仅存其名；新目录十六家，具列其数。首为古经录一卷，谓为秦始皇时释利防等所赍，其说恍惚无徵。次为旧经录一卷，称为刘向校书天禄阁所见，盖依据向《列仙传》序称七十二人已见佛经之文，至称为孔壁所藏，则无庸置辨矣。余自汉时佛经目录以后，则固皆有实徵者也。一曰别分乘藏录。凡为七类，一曰有译有本，二曰有译无本，三曰支派别行，四曰删略繁重，五曰拾遗补阙，六曰疑惑再译，七曰伪邪乱真。

则各以经论类从，州列部分，与总录一经一纬，凡八卷。其第十九卷则大乘经律论入藏目录，第二十卷则小乘经律论圣贤集传入藏目录也。佛氏旧文，兹为大备，亦兹为最古。所列诸传，尤足为考证之资。朱彝尊作《经义考》，号为善本，而核其体例，多与此符。或为规仿，或为闡合，均未可定，然足见其为缙流之中娴於著作者矣。考《隋书》载王俭《七志》，以道佛附见，合为七门。阮孝绪《七录》则以佛录第六，道录第七，共为七门。《隋志》则於四部之末附载道经、佛经之总数，而不列其目。《唐志》以下颇载经目，而挂漏实多。今於二氏之书皆择体裁犹近儒书者略存数家，以备参考，至经典叙目则惟录此书及《白云雾道藏目录》以存梗概，亦犹《隋志》但列总数之意云尔。

△《宋高僧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释赞宁撰。赞宁有《笥谱》，已著录。是书乃太平兴国七年奉太宗敕旨编撰。至端拱元年十月书成，遣天寿寺僧显忠等於乾明节奉表上进。有敕奖谕，赐绢三十匹，仍令僧录司编入大藏。而《宋史艺文志》不著录，盖史志於外教之书粗存梗概，不必求全，於例当然，亦於理当然也。高僧传之名起於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蒐辑弥博，於是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诵读、兴福、杂科十门，所载迄唐贞观而止。赞宁此书，盖又以续道宣之后，故所录始於唐高宗时，门目亦一仍其旧。凡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传后附以论断，於传授源流，最为赅备。中间如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又所载既托始於唐，而杂科篇中乃有刘宋、元魏二人，亦为未明限断。然其於谏铭记志摭采不遗，实称详博，文格亦颇雅贍。考释门之典故者，固於兹有取焉。

△《法藏碎金录》十卷（内府藏本）

宋晁迥撰。迥有《昭德新编》，已著录。迥受学於王禹偁，以文章典贍擅名，而性耽禅悦，喜究心於内典。是编乃天圣五年退居昭德里所作。皆融会佛理，随笔记载，盖亦宗门语录之类。其曰碎金，取《世说新语》安石碎金义也。

孙觌谓其宗向佛乘，以庄、老、儒书汇而为一。盖嘉祐治平以前，濂、洛之说未盛，儒者沿唐代馀风，大抵归心释教。以范仲淹之贤而手制疏文，请道古开坛说法，其他可知。迥作是书，盖不足异。南宋初年，迥五世孙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乃附载迥《道院集》后，列之别集门中，殊为不类。殆二程以后，诸儒之辨渐明，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著於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进退维谷，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观其条下所列，仅叙迥仕履始末，行谊文章，而无一字及本书，其微意盖可见矣。然自阮孝绪《七录》以后，释氏之书久已自为一类，历朝史志，著录并同，不必曲为推崇，亦不必巧为隐讳。今从陈振孙《书录解题》入之释氏类中，存其实也。其书传本颇稀，明嘉靖乙巳迥裔孙翰林院检讨璫始从内阁录出，鋟版以行。改其名曰《迦谈》，殊为无谓。今仍从迥原名著於录焉。

△《道院集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为《道院集》，宋晁迥撰。《宋史艺文志》载《道院集要》三卷，注曰不知作者。考晁公武《读书志》载《道院别集》十五卷，称五世祖文元公撰。文元即迥谥也。又别载《道院集要》三卷，称元祐中侍从王古编。并载古序曰，文元晁公博观内书，复勤於著述。其书曰《道院别集》，曰自择《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随因纪述》，曰《髦智馀书》。余尝遍阅之，以为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逮也。辄删去重复，总集精粹以便观览。则此书乃王古选录迥书，故名集要。旧本以为即《道院集》者，误也。《文献通考》列之别集门中，今检其书，乃语录之流，实非文集。改隶释家，庶不失其旨焉。

△《僧宝传》三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释惠洪撰。惠洪有《冷斋夜话》，已著录。禅宗自六祖以后，分而为二。一曰青原，其下为曹洞、云门、法眼；一曰南岳，其下为临济、沩仰。是为五宗。

嘉祐中，达观昙颖尝为之传，载其机缘语句，而略其终始行事。惠洪因缀辑旧闻，各为之传，而系以赞，凡八十一人。前有宝庆丁亥临川张宏敬序，称旧本藏在庐阜，后失於回禄。钱塘风篁山僧广遇虑其湮没，因校讎鋟梓。然卷末题明州府大慈名山教忠报国禅寺住持比丘宝定刊版，又似刻於四明者，疑为重鋟之本也。陈氏《书录解题》作三十卷，《文献通考》作三十二卷，盖原书本三十卷，后有《补禅林僧宝传》一卷，又有《临济宗旨》一卷，共为三十二卷。

《临济宗旨》亦惠洪所撰，《补禅林僧宝传》题舟峰菴僧庆老，盖亦北宋人也。

△《林间录》二卷、《后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释惠洪撰。晁公武《读书志》称是书所记皆高僧嘉言善行，然多订赞宁高僧

传诸书之讹，又往往自立议论，发明禅理，不尽叙录旧事也。前有大观元年谢逸序，称惠洪与林间胜士抵掌清谈，每得一事，随即录之。本明上人以其所录析为上、下二帙，刻之於版。是其书乃惠洪劄记，而本明为之编次者。《文献通考》作四卷，以原序上下二帙之语证之，殆《通考》字误欤。《后集》一卷，载惠洪所作赞偈铭三十一首，渔父词六首。逸序未言及之，不知何人所附入也。惠洪颇有诗名，其所著作，多援引黄庭坚诸人为重。然喜游公卿间，初以医术交结张商英，复往来郭天信之门。政和元年，张、郭得罪，遂连坐决配朱厓。又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其作上元宿岳麓寺诗有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句，为蔡卞之妻所讥，有浪子和尚之目。则既役志於繁华，又溺情於绮语，於释门戒律，实未精严，在彼教中未必据为法器。又书中载杜衍、张咏同居睢阳事，晁公武《读书志》尝辨其疏，胡应麟《笔丛》亦称其载杜衍呼张咏为安道，安道乃张方平字，非咏之字，益证其所记之诬。盖与所作《冷斋夜话》同一喜作妄语。然所作石门文字禅，释家收入大藏，又普济《五灯会元》亦多采此书，盖惠洪虽僧律多疏，而聪明特绝，故於禅宗微义，能得悟门。又素擅词华，工於润色，所述释门典故，皆斐然可观，亦殊胜粗鄙之语录。在佛氏书中，固犹为有益文章者矣。

△《五灯会元》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释普济撰。普济字大川，灵隐寺僧也。其书取释道原《景德传灯录》、驸马都尉李遵勖《天圣广灯录》、释维白《建中靖国续灯录》、释道明《联灯会要》、释正受《嘉泰普灯录》，撮其要旨汇为一书，故曰《五灯会元》。以七佛为首，次四祖、五祖、六祖，南岳、青原以下，各按传法世数载入焉。盖禅宗自慧能而后，分派滋多。有良价号洞下宗，文偃号云门宗，文益号法眼宗，灵祐、慧寂号沩仰宗，义元号临济宗。学徒传授，几遍海内，宗门撰述，亦日以纷繁，名为以不立语言文字为不二法门，实则轆轳纷纭，愈生障碍。盖唐以前各尊师说，儒与释争，宋以后机巧日增，儒自与儒争，释亦自与释争；人我分而胜负起，议论所以多也。是书删掇精英，去其冗杂，叙录较为简要。其考论宗系，分篇胪列，於释氏之源流本末，亦指掌了然。固可与僧宝诸传同资释门之典故，非诸方语录掉弄口舌者比也。

△《罗湖野录》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释晓莹撰。晓莹字仲温，江西人。颇解吟咏。其南昌道中一律，载《宋高僧诗选》中。绍定间释绍嵩作《江浙纪行诗》，广集唐、宋名句，晓莹亦与焉。则在当时亦能以词翰著也。是书卷首有绍兴乙亥自序，谓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因追忆昔所闻见，录为四卷。其中多载禅门公案，及机锋语句。盖亦《林间录》之流。而缙徒故实，纪述颇详，所载士大夫投赠往来篇什尤伙。遗闻逸事

，多藉流传，亦颇有资於谈柄。未有绍兴庚辰后跋一首，不署姓名，而跋中自称曰妙总，则亦僧作也。近厉鹗撰《宋诗纪事》，多采此书。然如普首座诗，取其别众绝句，而山居一绝，反不见录。则鹗所摭摭，尚未尽其菁华矣。

△《释氏稽古略》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释觉岸撰。觉岸字宝洲，乌程人。其书皆叙述释氏事实，用编年之体。以历代统系为纲，而以有佛以来释家世次行业为纬，始於太昊庖犧氏，终於南宋瀛国公德祐二年。初名《稽古手鉴》，既以所载尚未赅备，复因旧辑而广之，始改今名。书成於至正初，中山李恒为之序。觉岸记诵该博，故所录自内典以外，旁及杂家传记、文集、志乘、碑碣之类，多能搜采源流派别，详贍可观。惟於列朝兴废盛衰绝无關於释氏者，亦复分条摘列，参杂成文，未免伤於枝赘。且据藏经所记佛生於周昭王九年，既欲甄叙宗门，自当断以是岁为始。顾乃侈谈邃古，远引洪荒，於体例亦为泛滥。又唐代纪年於昭宣帝后别有少帝濮王紂一代，谓为朱全忠所立，年号天煮，旋复被鸩。求之正史，全无事实，尤不知其何所依据。

然其援据既富，亦颇有出自僻书，足资考证者。其於丛林古德记莚流传，亦多考核详明，备徵典故。录存其说，未始非緇林道古之一助也。

△《佛祖通载》二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释念常撰。念常姓黄氏，号梅屋，华亭人。延祐中居嘉兴大中祥符禅寺。是编前有至正元年虞集序。所叙释氏故实，上起七佛，下迄元顺帝元统元年，皆编年纪载。念常於至治癸亥尝驿召至京师，缮写金字佛经，因受法於帝师帕克巴是以卷首七佛偈后，即继以帕克巴所撰《彰所知论》。又所谓庄严劫、贤劫不知当中国何年，不能编次，故盘古以至周康王但略存帝王统系，自周昭王二十五年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后，始据内典编年。每条之后，多附论断。大旨主於侈神异，陈罪福，起人敬畏之心，以自尊其教。然知儒者之礼、乐、刑、政必不可废，故但援儒入墨，与辟佛者力争，而仍尊孔子。又知道家清静与佛同源，故但攻击斋醮、章咒、服饵、修炼之术，而仍尊老子。其论唐宪宗、懿宗之迎佛为崇奉太过，论王缙、杜鸿渐但言福业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为泥佛太过，亦时能自弥其罅漏。其立言颇巧。至韩愈为一代伟人，乃引西蜀龙氏之书，诋其言行悖戾；紮木杨喇勒智穷凶极恶，乃没其事迹，但详述其谈禅之语。竟俨然古德宗风。尤不免颠倒是非，不足为据。然念常颇涉儒书，在緇流之中较为赅洽，於佛教之废兴，禅宗之授受，言之颇悉。於唐以来碑碣、志传之类，采掇尤详，亦足以资考订。

其党同伐异，负气鬻争，乃释、道二氏之通例。心知其意，置而不论可也。

——右“释家类”十三部，三百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释家类存目

△《迦谈》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晁迥撰。迥有《昭德新编》，已著录。是编即迥《法藏碎金录》也。明代久无传本。嘉靖乙巳，其裔孙璫以翰林院检讨兼管诰敕，得此编於内府而刻之，改题此名。前载迥逸事数条，及璫所为跋。跋称十卷，与《宋志》合。此本止四卷，盖又佚阙矣。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僧志磐撰。志磐咸淳中住四明东湖。是书详载天台一宗源流。其凡例称，政和中僧元颖作《宗元录》，庆元中吴克己作《释门正统》，嘉定间僧景迁因克己之书作《宗源录》，嘉熙初僧宗鉴又取《释门正统》重修之。志磐以其皆未尽善，乃参取诸书，撰为此编。以诸佛诸祖为本纪八卷，以诸祖旁出为世家二卷，以诸师作列传十三卷，又作表二卷，志三十卷，全仿正史之例。大旨以教门为正脉，而莲社净土及达摩、贤首、慈恩、灌顶、南山诸宗仅附见於志。断断然分门别户，不减儒家朱、陆之争。至所称上稽释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息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通为本纪，以系正统，如帝王正宝位而传大业。如谓已超方外，则不宜袭国史之名；如谓仍在寰中，则不宜拟帝王之号。虽自尊其教，然僭已甚矣。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僧元敬、元复同撰。初，西湖僧了性采自晋至宋高僧卓锡钱塘者二十四人，建阁祀之，功未竟而去。元敬嗣葺其事，因属东嘉僧元复摭二十四人行实为此书。

后又续得六人，元敬补为传赞。宝祐丙辰，吴郡莫子文为之序。

△《神僧传》九卷（通行本）

不著撰人名氏。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此书，卷帙相符，亦不云谁作。所载始于汉明帝时摩腾法兰，终于元世祖时国师帕克巴，凡二百八人。盖元人所撰。帕克巴传称大德七年卒，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帝师，则书成於仁宗以后也。二百八人中，宋僧仅十六人；十六人中北宋十三人，南宋仅三人，似为北僧所著。然辽、金竟无一人，又不知其何意矣。大旨自神其教，必有灵怪之迹者乃载，故以神僧为名。而诸方古德谈禅持律者，则概不录焉。

△《大藏一览》十卷（内府藏本）

明陈实原编。实原，宁德人。始末未详。是编以藏经浩繁，难於寻览，因录其大要，括为一书。分八门六十品，系以因缘一千一百八十一则。

△《览迷蠡测》三卷、《剩言》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管志道撰。志道有《孟义订测》，已著录。是编皆阐发佛理。前有自序，称

江阳段侯幻然子传来一劄，询大觉起迷之生相及老、释差殊之教相，俱是儒书率性修道以上事。不容不答，亦不忍不答，乃草勒数款而命之曰《觉迷蠡测》。

末有瞿汝稷题语。其《剩言》一卷，皆阐发此书馀义。《附录》一卷，则与诸人往返论禅书也。

△《法喜志》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树芳撰。树芳有《栖真志》，已著录。是编取历代知名之人，摭其一事一语近乎佛理者，皆谓得力於禅学，凡二百馀人，至於韩愈、程子、周子、朱子亦罗织入之。姚江末派，至明季而横流，士大夫无不以心学为宗，故有此援儒入墨之书，以文饰其谬，可谓附会不经。前有万历六年顾宪成序。宪成所见必不如是，殆亦树芳嫁名耳。

△《长松茹退》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释可真撰。可真字达观，吴江人。世号紫柏大师。始居苏州楞严寺。既而游大房石经，进隋僧净琬所藏佛舍利。慈圣太后迎入宫中，特赐紫伽黎。俄以狱词牵连论死。著有《茹退集》。是书乃其别撰语录，间及物理，不尽为释氏之言。

惟其以茹退为名，殊不可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佛经以牛粪为茹退，其名甚新，其自谦之词欤？然谦亦不应至此，或别有取义也。

△《吴都法乘》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周永年撰。永年有《邓尉圣恩寺志》，已著录。是书皆辑吴中释氏典故，分十二篇。

△《正宏集》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释本果撰。本果字旷圜，潮州灵山寺僧。是编皆述唐僧大颠事迹。而大旨主於诬韩愈归依佛法，以伸彼教。首列寺图，次为元大德辛丑僧了性所作大颠本传，次为韩愈与大颠三书，次为欧阳修别传跋，次为虞集别传赞，次为诸家诗文，而终以本果自跋。据朱子《韩文考异》，以与大颠书为真。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辨其伪，且言其因仍方崧卿所编外集之误。然崧卿所刻《韩集举正》，今尚有淳熙旧刻，考其外集所列二十五篇之目，实无此三书。疑不能明也。愈与大颠往返事，见与孟简书中，而所传《大颠别传》即称简作，其为依托，灼然可见。《韩文考异》亦引之，不知何所证验。考陈善《扞虱新话》引《宗门统要》所载宪宗诘愈佛光，及愈皈依大颠屡参不悟事，一一与此书相合。《宋史艺文志》载《宗门统要》十卷，僧宗永所撰。盖缙徒造作言语以复辟佛之讎，不足为怪；至儒者亦采其说，则未免可讶矣。

△《南宋元明僧宝传》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自融撰，其门人性磊补辑。始自宋建炎丁未至国朝顺治丁亥，凡五百二十一年，采录共九十七人。不载禅门宗系，人自为传，并系之以赞。盖续宋僧惠洪所撰《僧宝传》也。

△《现果随录》一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

国朝僧戒显撰。戒显字悔堂，顺治间居杭州灵隐寺。是编凡九十一则，每则附以论断。皆陈善恶之报，而大旨归於持戒奉佛，忏除恶业。仍彼教之说而已。

——右“释家类”十二部，一百一十七卷，皆附《存目》。

卷一百四十六 子部五十六

○道家类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於清静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

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於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於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迁变之故，尚一一可稽也。

△《阴符经解》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黄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六家注。《崇文总目》云，《阴符经叙》一卷，不详何代人叙集。太公以后为《阴符经注》者凡六家，并以惠光嗣等传附之。盖即此书而佚其传也。晁公武《读书志》引黄庭坚跋，称《阴符》糅杂兵家语，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则是书之注，以此本为最古矣。案《隋书经籍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集仙传》始称唐李筌於嵩山虎口岩石室得此书，题曰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已糜烂，筌钞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后於骊山逢老母，乃传授微旨，为之作注。其说怪诞不足信。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书非伪，而托於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篋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者，考文徵明《停云馆帖》所刻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实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即不著录；诸家鉴藏，亦从不及其名；明之中叶，忽出於徵明家。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乎？特以书虽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为注释，今亦录而存之耳。注中别有称尹者曰

：不知何人。卷首有序一篇，不著名氏，亦不著年月，中有泄天机者沉三劫语，盖粗野道流之鄙谈，无足深诘。惟晁公武《读书志》中所引筌注，今不见於此本。或传写有所窜乱，又非筌之原本欤？

△《阴符经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阴符经》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读书志》引黄庭坚跋，定为筌所伪托，《朱子语录》亦以为然。然以其时有精语，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为考定其文。其定人以愚虞圣而下一百十四字，皆为经文，盖用褚氏、张氏二注本也。

语录载闾邱次孟论《阴符经》自然之道静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朱子谓闾邱此等见处得，而杨道夫以为《阴符经》无此语。盖道夫所见乃骊山老母注本，以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故疑其语不见於本经也。书中有黄瑞节附录，徵引亦颇赅备。考《吉安府志》，瑞节字观乐，安福人。举乡试，授泰和州学正。

元季弃官隐居。尝辑《太极图》、《通书》、《西铭》、《易学启蒙》、《家礼》、《律吕精义》、《皇极经世》诸书，并加释注，名曰《诸子成书》。此及《参同契》，盖亦其中之二种。志盖以其学涉道家，故讳而不载云。

△《阴符经讲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夏元鼎撰。元鼎字宗禹，自号云峰散人，永嘉人。是编以丹法释《阴符》之旨。卷末附内外三关图、日月圣功图、奇器万象图、三教归一图、先天后天图、上下鹊桥图、七十二候图、五行生成图，各系以说。案《汉志》道家、神仙家截然两派，《阴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筌注不言炉火，则为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后人注筌之书，乃不用筌之自注，郢书燕说，殆类凿空。然《参同契》不言《易》，陈抟引以言《易》，遂自为一家。

《阴符经》不言丹，此书引以言丹，亦遂自为一家，递相传授而不能废。故今於《阴符》一书，录六家之注以存其初义，复录此书以备其旁支，所谓从同同也。其馀衍此两派者则不更录焉。二氏之书，姑存崖略而已，不必一一穷其说也。是书前有宝庆二年楼昉序，称元鼎少从永嘉诸老游，好观《阴符》，未尽解。后遇至人於祝融峰顶，若有所授者。后取《阴符》读之，章断句析，援笔立成，若有神物阴来相助云云。

盖方术家务神其说，往往如是也。又有宝庆丙戌留元刚云峰入药镜笺序一篇，及元鼎自记、自序二篇，宝庆丁亥王九万后序一篇，俞琰《席上腐谈》称元鼎注《阴符》、《药镜》、《悟真》三书，真西山为之序，与诸序所言悉合。今未见其入《药镜》、《悟真篇》二注，而此本已无德秀序，殆传写佚之。然德秀《西山文集》亦不载其文，则莫喻何故矣。

△《老子注》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河上公撰。晁公武《读书志》曰：太史公谓河上丈人通《老子》，再传而至盖公。盖公即齐相曹参师也。而葛洪谓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孝文时居河之滨。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诣问之，即授《素书道经》。两说不同，当从太史公云云。案晁氏所引乃《史记乐毅列传赞》之文，叙述源流甚悉。然《隋志道家》载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又载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则两河上公各一人，两《老子注》各一书。战国时河上公书在隋已亡，今所传者实汉河上公书耳。明朱东光刻是书，题曰秦人，盖未详考。惟是文帝驾临河上，亲受其书，无不入秘府之理，何以刘向《七略》载注《老子》者三家，独不列其名？且孔颖达《礼记正义》称马融为《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何以是书作於西汉，注已散入各句下？《唐书刘子玄传》，称《老子》无河上公注，欲废之而立王弼。

前此陆德明作《经典释文》，虽叙录之中亦采葛洪《神仙传》之说，颇失辨正，而所释之本则不用此注而用王弼注。二人皆一代通儒，必非无据。详其词旨，不类汉人，殆道流之所依托欤？相传已久，所言亦颇有发明，姑存以备一家可耳。

△《道德指归论》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汉严遵撰。《隋志》著录十一卷。晁公武《读书志》曰：《唐志》有严遵《指归》四十卷，冯廓注《指归》十三卷。今考新、旧唐书均载严遵《老子指归》十四卷，冯廓《老子指归》十三卷，无严遵书四十卷之说。疑公武所记为传写误倒其文也。此本为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以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止存六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曾得钱叔宝钞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归论》，陈、隋之间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近代嘉兴刻本，列卷一之卷六，与序文大相迳庭云云。此本亦题卷一之卷六。然则震亨所刻，即据嘉兴本也。曹学佺作《玄羽外编》序，称近刻严君平《道德指归论》，乃吴中所伪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案：此条《通考》所引与今本《读书志》不同。）称其章句颇与诸本不同，如以曲则全章末十七字为次章首之类，则是书原有经文。《陆游集》有是书跋，称为《道德经指归》古文，亦以经文为言。此本乃不载经文，体例互异。又《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录十三卷，不云佚阙，此本载《谷神子》序乃云陈、隋之间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论德篇》，因猎其讹舛，定为六卷。与晁氏所录亦显相背触。且既云佚其上经，何以说目一篇独存？

至於所引《庄子》，今本无者十六七，不应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弃。此必遵书散佚，好事者摭吴澄《道德经》注跋中庄君平所传章七十有二之语，造为上经四十，下经三十二之说。目又因《汉志庄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庄子》之语，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见晁公武说，故《谷神子》伪序之中牴牾毕露也。以是推求，则学佞之说不为无据，钱曾所辨殊逐末而遗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犹能文之士所贗托，故仍著於录，备道家之一说焉。

△《老子注》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魏王弼撰。案《隋书经籍志》载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旧唐书经籍志》作《玄言新记道德》二卷，亦称弼注，名已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又以《玄言新记道德》为王肃撰，而弼所注者别名《新记玄言道德》，益为舛互。疑一书而误分为二，又颠错其文也。惟《宋史艺文志》作王弼《老子注》，与此本同。今从之。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弼注《老子》已不传，然明万历中华亭张之象实有刻本，证以《经典释文》及《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张湛皆引弼注以释之，虽增损数字，而文亦无异。知非依托，曾盖偶未见也。此本即从张氏《三经晋注》中录出，亦不免於脱讹，而大致尚可辨别。后有政和乙未晁说之跋，称文字多谬误。又有乾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称近世希有，盖久而后得之。则书在宋时，已希逢善本矣。然二跋皆称不分道经、德经，而今本《经典释文》实上卷题《道经音义》，下卷题《德经音义》，与此本及跋皆不合，岂传刻释文者反据俗本增入欤？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尚称不分道经、德经。而《陆游集》有此书跋曰：晁以道谓王辅嗣《老子》题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乎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无妄加窜定者乎？其跋作於庆元戊午，已非晁熊所见本，则《经典释文》之遭妄改，固已久矣。

△《道德经解》二卷（内府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苏氏之学本出入於二氏之间，故得力於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是书大旨主於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苏轼跋之曰：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朱子谓其援儒入墨，作《杂学辨》以箴之。然二氏之书，往往阴取儒理而变其说。儒者说经明道，不可不辨别毫厘，剖析疑似，以杜学者之岐趋。若为二氏之学，而注二氏之书，则为二氏立言，不为儒者立言矣。

其书本不免援儒以入墨，注其书者又安能背其本旨哉？故自儒家言之，则辙书为兼涉两歧，自道家言之，则辙书犹为各明一义。《杂学辨》所攻四家，攻其解《易》，解《中庸》，解《大学》者可也；攻及此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不如径攻《老子》矣。

△《道德宝章》一卷（内府藏本）

宋葛长庚撰。长庚字白叟，闽清人。为道士，居武夷山。旧本题紫清真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别号，紫清真人则嘉定间徵赴阙下所封也。其书随文标识，不训诂字句，亦不旁为推阐，所注乃少於本经，语意多近於禅偈，盖佛、老同源故也。

此本为元赵孟頫手书，钩摹雕版，字画绝为精楷。明陈继儒亦尝刻之《汇秘笈》中，改题曰《蟾仙解老》，非其本目。又前有万历癸未适园居士跋二则，其前一则称董道《藏书志》述张道相集古今注《老子》四十馀家，不载是编。案晁氏《读书志》，张道相乃唐天宝后人，安能以南宋宁宗时书著之於录？且道相所集凡二十九家，并其自注为三十家，亦无所谓四十馀家者。跋所云云，殆於道听途说矣。长庚世传其神仙，而《刘克庄集》有王隐居《六学九书》序，称所见丹家四人，邹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黄天谷仅六十，白玉蟾夭死。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群仙珠玉集》条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闽清人，尝得罪亡命，盖奸妄流也。余宰南城，有寓公称其人云，近尝过此，曾相识否？余言此辈何可使及吾门云云。二人与长庚同时，其说当确，流俗所传，殆出附会。然道家自尊其教，往往如此。其书既颇有可取，则其人亦不足深诘矣。

△《道德真经注》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据澄年谱，称大德十一年澄辞疾归。自京南下，留清都观。与门人论及《老》、《庄》、《太玄》等书，因为正厥讹伪而著其说。澄学出象山，以尊德性为本，故此注所言，与苏辙指意略同。虽不免援儒入墨，而就彼法言之，则较诸方士之所注，精邃多矣。篇末有澄跋云，庄君平所传章七十二，诸家所传章八十一，然有不当分而分者，定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六十二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二字。然大抵以意为之，不必於古有所考。盖澄好窜改古经，故於是书亦多所更定，殆习惯成自然云。

△《老子翼》三卷、《老子考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编辑韩非以下解《老子》者六十四家，而附以竑之《笔乘》，共成六十五家，各采其精语，裒为一书。其首尾完具，自成章段者，仿李鼎祚《周易集解》之例，各标举姓名，列本章之后；其音义训诂但取一字一句者，则仿裴驷《史记集解》之例，联贯其文，缀本章末句之下。上下篇各为一卷，附录及考异共为一卷。不立道经、德经之名，亦不妄署篇名，体例特为近古。所采诸说，大抵取诸道藏，多非世所常行之本。竑之去取，亦特精审。大旨主於阐发玄言，务明清净自然之理。如葛长庚等之参以

道家炉火，禅学机锋者，虽列其名，率屏不录，於诸家注中为博瞻而有理致。盖竝於二氏之学本深於儒学，故其说儒理者多涉悠谬，说二氏之理者转具有别裁云。

△《御注道德经》二卷 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老子》载《汉书艺文志》，而不载其有注。

《隋书经籍志》以下，注其书者著录日繁，焦竑《老子翼》作於明万历中，所采尚六十四家。竑所未见者不知凡几，竑以后之所注又未知凡几也。盖儒书如培补荣卫之药，其性中和，可以常饵；《老子》如清解烦热之剂，其性偏胜，当其对证，亦复有功，与他子书之偏驳悠谬者异，故论述者不绝焉。然诸家旧注，多各以私见揣摩，或参以神怪之谈，或传以虚无之理，或岐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参诸兵谋，群言淆乱，转无所折衷。惟我世祖章皇帝此注，皆即寻常日用，亲切阐明，使读者销争竞而还淳朴，为独超於诸解之上。盖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凡一家之书，皆不没所长。圣人之化神，因事制宜，凡一言之善，必旁资其用。固非拘墟之士所能仰窥涯涘矣。

△《老子说略》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仪礼郑注句读》，已著录。《道德经解》者甚多，往往缴绕穿凿，自生障碍。尔岐是编，独屏除一切，略为疏通大意。其自序谓流览本文，读有未通，辄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读隙间，觉大义犁然。回视诸注，勿计不能读，亦已不欲读云云。又有自跋，称人问朱子道可道如何解，应之曰：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朱子生平未尝解《老》，使其解《老》，此即其解《老》之法，亦即可谓解一切诸书之法。要在不执解求解，反之是书，以解是书而已云云。盖其大旨在於涵泳本文，自得理趣。故不及纵横权譎之谈，亦不涉金丹黄白之术，明白简当，颇可以备参览焉。

△《道德经注》二卷、附《阴符经注》一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徐大椿撰。大椿有《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已著录。是编以《老子》旧注人人异说，而本旨反晦，乃寻绎经文，疏通其义。仍分上下二篇，而削其道经、德经之目。仍分八十一章，而削其章名，但以每章第一句标题。其字句参考诸本，取其词意通达者。其训诂推求古义，取其上下融贯者。其所诠释，主於言简理该，大旨与张尔岐《老子说略》相同，而研索较深，发挥较显，在《老子注》中，尚为善本。附载《阴符经注》一卷，诂以易理，义亦可通。惟其凡例诋呵古人，王弼注谓之肤近，河上公注谓之文理不通，未免过当。又谓老氏之学与六经旨趣各有不同，六经为中古以后文物极盛之书，老氏所云养生修德，治国用兵之法，皆本上古圣人相传之精意。故其教与黄帝并称，其用甚简，其效甚速。汉时循吏，师其一二，已称极治云云。亦未免务为高论。夫老子

生乎乱世，立清静之说以救之，特权宜拯弊之一术，犹曰不药得中医耳。盖公以是术教曹参，亦适当秦虐之后，人思休息，犹适当静摄可愈之病耳。必谓老氏欲以此术治万世，非老氏之本意。至於黄帝以七十战定天下，一切礼乐刑政无一非其所制作，古书具在，班班可考，必谓黄帝以无为治天下，尤非黄帝之实事。大椿此书，於《老子》之学不为无见，而跻《老子》於六经上，则不可以训。故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说如右。

△《关尹子》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周尹喜撰。案《经典释文》载喜字公度，未详何本。然陆德明非杜撰者，当有所传。李道谦《终南祖庭仙真内传》称，终南楼观为尹喜故居，则秦人也。考《汉志》有《关尹子》九篇，刘向《列仙传》作《关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录，则其佚久矣。南宋时徐葺子礼始得本於永嘉孙定家，前有刘向校定序，后有葛洪序。向序称盖公授曹参，参薨，书葬。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上，淮南王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说颇诞。与《汉书》所载得《淮南鸿宝秘书》言作黄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会之。故宋濂《诸子辨》以为文既与向不类，事亦无据，疑即定之所为。然定为南宋人，而《墨庄漫录》载黄庭坚诗寻师访道鱼千里句，已称用《关尹子》语，则其书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间方士解文章者所为也。至濂谓其书多法释氏及神仙方技家，如变识为智，一息得道，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诵咒土偶之类，老聃时皆无是言。又谓其文峻洁，而颇流於巧刻，则所论皆当。要之，其书虽出於依托，而核其词旨，固远出《天隐》、《无能》诸子上，不可废也。此本分一字、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九篇，与濂所记合。俞琬《席上腐谈》称旧有陈抱一注，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坚注，名曰《阐玄》。今皆未见云。

△《列子》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周列御寇撰。前有刘向校上奏，以御寇为郑穆公时人。唐《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曰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言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

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每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云云。其后高似孙《纬略》遂疑列子为鸿濛云将之流，并无其人。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邹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然考《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

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舛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宏廓宏溥介纯夏懽豕睭眈皆大也，十有馀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云云。是当时实有列子，非庄周之寓名。又《穆天子传》出於晋太康中，为汉、魏人之所未睹。

而此书第三卷周穆王篇所叙驾八骏，造父为御，至巨搜，登昆仑，见西王母於瑶池事，一一与传相合。此非刘向之时所能伪造，可信确为秦以前书。考《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子沈子曰，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著其为师也。

然则凡称子某子者，乃弟子之称师，非所自称。此书皆称子列子，则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非御寇自著。其杂记列子后事，正如《庄子》记庄子死，《管子》称吴王、西施、商子称秦孝公耳，不足为怪。晋光禄勋张湛作是书注，於天瑞篇首所称子列子字知为追记师言，而他篇复以载及后事为疑，未免不充其类矣。书凡八篇，与《汉志》所载相合。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政和中宜春彭瑜为积石军倅，闻高丽国《列子》十卷，得其第九篇曰元瑞於青唐卜者云云。今所行本皆无此卷，殆宋人知其妄而不传欤？其注自张湛以外，又有唐当涂丞殷敬顺释文二卷，此本亦散附各句下。然音注颇为淆乱，有灼然知为殷说者，亦有不辨孰张孰殷者。

明人刊本往往如是，不足讶也。据湛自序，其母为王弼从姊妹，湛往来外家，故亦善谈名理，其注亦弼注《老子》之亚。叶梦得《避暑录话》乃议其虽知《列子》近佛经，而逐事为解，反多迷失。是以唐后五宗之禅绳晋人，失其旨矣。

△《冲虚至德真经解》八卷（内府藏本）

宋江遯撰。遯自署杭州州学内舍生。始末未详。是书乃所注《列子》。据旧刻标题，盖经进之本。其称《冲虚至德真经》者，案《唐书艺文志》，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仓子》为《洞灵真经》，故有是名。其兼称至德，据晁公武《读书志》，宋景德中所加也。《老》、《庄》二子自王弼、郭象作注后，著录者不下百家。《列子》今尚仅存注本之行於世者，张湛、殷敬顺以外，惟林希逸《口义》及遯此书而已。此书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二十卷，与今本不符。然今本首尾完具，不似阙佚。竑所著录，大抵杂抄史志书目，舛漏相仍，伪妄百出，所记卷数，不足凭也。张湛注，词旨简远，不尚繁词。遯此注则仿郭象注《庄》之体，摆落训诂，自抒会心，领要标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间如周穆王篇注云，穆王亦丹台之旧侣也，谪降人间，尘俗之气尚未深染，故能安栖圣境。此虽下乘之所居，岂胎生肉人所能到哉？殆似杜光庭、林灵素辈语，未免

自矜其书。考诸《宋史》，徽宗时始立三舍法。遁自称曰内舍生，其当道君上号之日，作此以附和方士之局乎？又如杨朱篇谓《列子》以御寇为名，盖以闲先圣之道为己任。汤问篇解魏黑卯邱邴章来丹之名曰，黑者阴之色，卯者阴之类，魏者高显之所，魏黑卯者老阴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邱者中高之地，邱邴章者老阳之象也。丹含阳，来丹则少阳之方浸而长也云云。亦未免於穿鉴。然大致文词都雅，思致玄远，迥在林希逸书之上也。

△《庄子注》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郭象撰。象字子玄，河南人。辟司徒掾，稍迁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事迹具《晋书》本传。刘义庆《世说新语》曰：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於旧注外别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於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晋书》象本传亦采是文，绝无异语。钱曾《读书敏求记》独谓世代辽远，传闻异词。《晋书》云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陈振孙称宋代已不传，但时见陆氏《释文》。今以《释文》所载校之，如逍遥游有蓬之心句，《释文》郭、向并引，绝不相同。《胠篋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句，《释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为之斗斛以量之句，《释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无。然其余皆互相出入。又张湛《列子注》中凡文与《庄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载《达生篇》痾偻丈人承蜩一条，向注与郭一字不异。应帝王篇神巫季咸一章皆弃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见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无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支句，向注块然如土也，郭注无之。是殆见吾杜德机句，乡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实不入句，向、郭并同。是殆见吾善者机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无之。乡吾示之以太冲莫胜句，郭改其末句。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郭并同。於事无与亲以下，则并大同小异。是所谓窃据向书，点定文句者，殆非无证。又《秋水篇》与道大蹇句，《释文》云，蹇，向纪鞞反。

则此篇向亦有注。并《世说》所云象自注《秋水》、《至乐》二篇者，尚未必实录矣。钱曾乃曲为之解，何哉？考刘孝标《世说注》，引《逍遥游》向、郭义各一条，今本无之。《让王篇》惟注三条，《渔父篇》惟注一条，《盗跖篇》惟注三十八字，《说剑篇》惟注七字，似不应简略至此，疑有所脱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张湛注曰，《庄子》亦有此文，并引向

秀注一条，而今本《庄子》皆无之。是并正文亦有所遗漏。盖其亡已久，今不可复考矣。

△《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王雱撰。字元泽，临川人，王安石子也。未冠登进士，累官龙图阁直学士。事迹附见《宋史安石传》。是书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词。标举大意，不屑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葺内篇之宏绰幽广，故所说内篇为详。后附拾遗杂说一卷，以发挥馀义，疑其书成后所补缀也。史称雱睥睨一世，无所顾忌，其狠愎本不足道。顾率其傲然自恣之意，与庄周之滉漾肆论，破规矩而任自然者，反若相近，故往往能得其微旨。孙应鼈序谓取言不以人废，谅矣。是书《宋志》不著录，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此本倍之，疑《读书志》误脱二字。或明人重刊，每卷分为二款？王宏撰《山志》曰：注《道德》、《南华》者无虑百家，而吕惠卿、王雱所作颇称善，雱之才尤异。使当时从学於程子之门，所就当不可量。又曰：窃又疑惠卿之奸谄，雱之恣戾，岂宜有此。小人攫名，或倩门客为之，亦未可知。案小人凶狡，其依凭道学，不过假借声名。邢恕何尝不及程子之门，（见《伊洛渊源录》。）章惇何尝不及邵子之门，（见《闻见录》。）而一旦决裂，不可收拾。安见雱一从程子，必有所就？至於雱之材学，原自出群，王安石所作《新经义》，惟《周礼》是其手稿，其余皆雱所助成。蔡绦《铁围山丛谈》言之甚详，又何有於《庄子注》，而必需假手乎？宏撰所言，不过好为议论，均未详考其实也。

△《庄子口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有《考工记解》，已著录。是编为其《三子口义》之一。前有自序，大意谓读《庄子》有五难，必精於《语》、《孟》、《学》、《庸》等书，见理素定；又必知文字血脉，知禅宗解数，而后知其言意。少尝闻於乐轩，因乐轩而闻艾轩之说，文字血脉，颇知梗概。又尝涉猎佛书，而后悟其纵横变化之机，於此书稍有所得，实前人所未尽究者云云。盖希逸之学本於陈藻，藻之学得於林光朝。所谓乐轩者，藻之别号。艾轩者，光朝之别号。凡书中所称先师，皆指藻也。序又谓郭象之注，未能分章析句；王雱、吕惠卿之说，大旨不明，愈使人有疑於《庄子》云云。今案郭象之注，标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见颇陋。即王、吕二注，亦非希逸之所及。遽相诋斥，殊不自量。以其循文衍义，不务为艰深之语，剖析尚为明畅，差胜后来林云铭辈以八比法诂《庄子》者，故姑录存之，备一解焉。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一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褚伯秀撰。伯秀，杭州道士。是书成於咸淳庚午，前有刘震孙、文及翁、汤

汉三序。下距宋亡仅六年。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载，至元丁亥九月，与伯秀及王磐隐游阅古泉，则入元尚在也。其书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侑、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之说，而断以己意，谓之管见。中多引陆德明《经典释文》，而不列於十三家中，以是书主义理，不主音训也。成玄英疏、文如海《正义》、张潜夫《补注》皆间引之，亦不列於十三家，以从陈景元书采用也。范元应乃蜀中道士，本未注《庄子》，以其为伯秀之师，故多述其绪论焉。盖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具於是。其间如吴侑、赵以夫、王旦诸家，今皆罕见，实赖是书以传。则伯秀编纂之功，亦不可没矣。

△《庄子翼》八卷、《庄子阙误》一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焦竑撰。是编成於万历戊子，体例与《老子翼》同。前列所载书目，自郭象注以下凡二十家。旁引他说互相发明者，自支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义自郭象以下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吕惠卿、褚伯秀、罗勉学、陆西星五家之说为多，其余特间出数条，略备家数而已。又称褚氏《义海》引王雱注内篇，刘概注外篇，道藏更有雱《新传》十四卷，岂其先后所注不同，故并列之欤？

今采其合者著於编，仍以《新传》别之云云。今考书中所引，自雱《新传》以外，别无所谓雱注。而养生主注引刘概一条，则概注亦有内篇，其说殆不可解。盖明人著书，好夸博奥，一核其实，多属子虚。万历以后，风气类然，固不足深诘也。

至於支遁注庄，前史未载。其逍遥游义本载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乃没其所出，竟标支道林注，亦明人改头换面之伎俩，不足为凭。然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於竑，其所引据，究多古书，固较流俗注本为有根柢矣。末附《庄子阙误》一卷，乃全录宋陈景元《南华经解》之文，亦足以资考证。又附刻一卷，列《史记庄子列传》、阮籍《王安石庄子论》、苏轼《庄子祠堂记》、潘佑《赠别王雱杂说》、李士表《庄子九论》。考南唐潘佑以直谏见杀，而此列苏轼、王雱之间，未审即其人否？李士表自陈振孙《书录解题》已不知为何许人，《宋史艺文志》载其《庄子》十论一卷，此惟存其九，亦未喻何故。又此九论书中已采其解牛、壶子、濠梁三篇，而仍全录之於末，亦为例不纯。殆随手编纂，未及删并之故欤？

△《文子》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案《汉志道家文子》九篇。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案：此班固之原注，《读书志》以为颜师古注，误也。）《隋志》载《文子》十二篇，注曰：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十卷亡。二志所

载，不过篇数有多寡耳，无异说也。因《史记货殖传》有范蠡师计然语，又因裴骃《集解》有计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公子语，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计然，文子合为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谓之辛铎（案：暹注今已不传，此据《读书志》所引。）案马总《意林》列《文子》十二卷，注曰，周平王时人，师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注曰：并是阴阳历数也。又曰：计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其书皆范蠡问而计然答，是截然两人两书，更无疑义。暹移甲为乙，谬之甚矣。《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称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词，又互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刊去谬恶滥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於家。是其书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孙《子略》已称不可见，今所行者仍十二篇之本。别本或题曰《通玄真经》，盖唐天宝中尝加是号，事见《唐艺文志》云。

△《文子缙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杜道坚撰。道坚字南谷，当涂人。武康计筹山昇玄观道士也。其始末无考。是书诸家书目亦罕著於录，惟考牟巘《陵阳集》有为道坚所作序。又别有计筹峰真率录序，称洞微先生常主昇玄观席，德寿宫锡之宝翰，至今岁某甲道坚实来。

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内禅居德寿宫时，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则道坚当为理宗时人，而李道纯《久和集》序乃道坚所作，题大德丙午，则入元久矣。《文子》一书，自北魏以来，有李暹、徐灵府、朱元三家注，惟灵府注仅存，亦大半阙佚。道坚因所居计筹山有文子遗迹，因注其书。凡自为说者题曰缙义，其馀裒辑众解，但总标曰旧说，不著姓名，颇嫌掠美。然杜预《左传集解》先有此例，朱子注四书已用之，亦无责於道坚也。自元以来，传本颇稀，独《永乐大典》尚载其文。其精诚、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今检校原目次第，排录成帙，所阙之五篇，亦仍载其原文。

厘为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旧数。书中字句与世传明代道潜堂刊本多所同异，其间文义两通者不可胜举。其显然讹脱者，如符言篇求为而宁，求为而治句，明刊本作无为，与上下文义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无言字，於义难通；又时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内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内字作则；又夫气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圣人见福於重关之内句，明刊本见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

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长；均讹误不可解。当以此本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惟圣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脱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胜者也句，明刊本脱德字；又上义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类甚多，皆可以证传刻之误。

盖道坚生当宋季，犹见诸家善本，故所载原文，皆可正后来讹误，不但注文明畅，足以宣通疑滞也。

△《列仙传》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汉刘向撰。纪古来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人系以赞，篇末又为总赞一首。其体全仿《列女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不类西汉文字，必非向撰。黄伯思《东观馀论》谓是书虽非向笔，而事详语约，词旨明润，疑东京人作。今考是书，《隋志》著录则出於梁前，又葛洪《神仙传》序亦称此书为向作，则晋时已有其本。然《汉志》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图颂，无《列仙传》之名；又《汉志》所录，皆因《七略》，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为《汉志》所不载；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传》称作《道德经》上下二篇，与《汉志》但称《老子》亦不合；均不应自相违异。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於向耶？

振孙又云，《馆阁书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亦云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皆与此本小异。惟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内江婁二女应作二人，与洪所记适合。检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诸书所引，文亦相符，当为旧本。其篇末之赞，今概以为向作。《隋志》载《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龔续，孙绰赞。（案：龔续上似脱一字，盖有续传一卷，故为三卷也。今无从校补，姑仍旧文。）又《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此本二卷，较孙绰所赞少一卷。又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孙绰作《商邱子胥赞》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倘遇风云，为我龙攄。

此本《商邱子胥赞》亦无此语。然则此本之赞，其郭元祖所撰欤？以旧刻未列郭名，疑以传疑，今亦姑阙焉。

△《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后蜀彭晓撰。晓字秀川，永康人。自号真一子。仕孟昶为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其事迹未详。杨慎序古本《参同契》，则以晓为道士。考王建之时，杜光庭尝以道士授官。晓为道士，亦事理所有，但未知其据何书也。

葛洪《神仙传》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

》，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云云。今案其书多借纳甲之法，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要，以阴阳五行昏旦时刻为进退持行之候，后来言炉火者皆以是书为鼻祖。《隋书经籍志》不著录，《旧唐书经籍志》始有《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而入之五行家，殊非其本旨。晓序谓伯阳先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桓帝时，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而传其诀者颇鲜。其或然欤？至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别立《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亦多佚亡，独晓此本尚传。共分九十章，以应阳九之数。又以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难以分章，独存於后，以应水一之数。又撰明镜图诀一篇，附下卷之末。晓自作前后序，阐发其义甚详。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至明嘉靖中，杨慎称南方有发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参同契》，以为伯阳真本，反谓晓此本淆乱经注。好异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参同契考异》，其章次并从此本。《永乐大典》所载《参同契》本，亦全用晓书，而以俞琬诸家之注分隶其下。则此本为唐末之书，授受远有端绪。慎所传本，殆丰坊古《大学》之流，殊荒诞不足为信。故今录《参同契》之注，仍以此本为冠焉。

（案：《唐志》列《参同契》於五行类，固为失当；朱彝尊《经义考》列《周易》之中，则又不伦；惟葛洪所云得魏伯阳作书本旨，若预睹陈抟以后牵异学以乱圣经者。是此书本末源流，道家原了了，儒者反愤愤也。今仍列之於道家，庶可知丹经自丹经，易象自易象，不以方士之说淆羲、文、周、孔之大训焉。）△《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朱子以《参同契》词韵皆古，奥雅难通，读者浅闻，妄辄更改，比他书尤多舛误，因合诸本，更相讎正，朱子自跋亦称，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故以考异为名。今案书中注明同异者，惟天下然后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熿之熿字，云本作喜，一作熿；参证他本者不过二处。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铅字疑作饴，与字疑作为之类，朱子所自校者，亦只六七处。其余每节之下随文诠释，实皆笺注之体，不尽订正文字。乃以考异为名，未喻其旨。跋末自署空同道士邹訢。盖以邹本邾国，其后去邑而为朱，故以寓姓。《礼记》郑氏注，谓訢当作熹。又《集韵》熹虚其切，訢亦虚其切，故以寓名。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托诸瘦词欤？考《朱子语录》，论《参同契》诸条颇为详尽。《年谱》亦载有庆元三年蔡元定将编管道州，与朱子会宿寒泉精舍，夜论《参同契》一事。文集又有与《蔡季通书》曰，《参同契》更无缝隙，亦无心思量，但望他日为刘安之鸡犬耳云云。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殆与韩愈谪潮州时邀大颠同游之意相类。故黄瑞节《附录》谓其师弟子有脱屣世外之意。深得其情。黄震《日抄

》乃曰《参同契》者上虞人魏伯阳作，其说出神仙不足凭。近世蔡季通，学博而不免於杂，尝留意此书。而晦菴与之游，因为校正。其书颇行於世，而求其义则绝无之云云。其持论固正，然未喻有托而逃之意也。

△《周易参同契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显微撰。显微字宗道，自号抱一子，淮阳人。嘉定、端平间临安佑圣观道士也。是书乃端平元年其弟子王夷所刊，显微自为序。书中次第，悉依彭晓之本。其鼎器歌一首，亦从彭本附於卷末。惟分上、中、下三篇而不分章，则从葛洪《神仙传》之说。象彼仲冬节以下七十字，彭本、陈致虚本俱在枝茎华叶之下，而是本移在太阳流珠一节之下，则显微据经中别亭四象之语，更其旧次也。盖其时错简之说盛行，王柏诸人递相煽动，流波所汨，并及於方以外矣。以其诠释详明，在《参同契》诸注之中犹为善本，故存备言内丹者之一家，犹《经解》之中录吴澄诸书之意云尔。

△《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释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说》，已著录。是书以一身之水火阴阳发挥丹道，虽不及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三注为道家专门之学，然取材甚博。其《释疑》三篇，考核异同，较朱子本尤详备。明《白云雾道藏目录》谓二书共十四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十二卷，毛晋《津逮秘书》以琬注与晓等三家注合为一编，已非其旧，又并其释疑佚之。此本每卷俱有图，乃至大三年嗣天师张与封所刻，实只三卷，附以《释疑》一卷。考琬《易外别传》自序，亦称丹道之口诀，细微具载於《参同契》发挥三篇，白云雾所记或并其他书数之。焦竑所记，悉辗转贩鬻於他书，沿讹袭谬，益不足据矣。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致虚撰。致虚字观吾，自号上阳子。年四十，始从赵友钦学道，讲神仙炼养之术。其说以金丹之道当以《阴符》、《道德》为祖，《金碧》、《参同》次之。又称丹书多不可信，得真诀者要必以《参同契悟真篇》为主。所作醒眼诗有云：端有长生不死方，常人缘浅岂承当。铅银砂汞分斤两，德厚恩深魏伯阳。

盖於伯阳之书尤所研讨也。此乃所作《参同契注》，凡分为三十五章，与彭晓注本分九十章者不同。又谓晓以鼎器歌一篇移置於后为非，仍依原本置之法象成功章之后。其所疏解，亦皆明白显畅。近时李光地注《参同契》，谓诸本之中惟《汉魏丛书》所载朱长春本为最得古意。今以朱本相勘，惟首篇乾坤者易之门户云云，不立章名。故自乾坤设位以下只分为三十四章，视此较少一章，其余章次，悉与此本相同。盖朱本即钞此本而去其注，光地未考其渊源也。

△《古文参同契集解》三卷（内府藏本）

明蒋一彪撰。一彪自号复阳子，馮姚人。魏伯阳作《参同契》，原本三篇。自彭晓分章作解，后来注家虽递有并析，而上、中、下篇之次序俱仍旧目。至明杨慎，始别出一本，称南方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自谓得见朱子所未见。一彪此注即据慎本而作，故谓之古文。其彭晓、陈显微、陈致虚、俞琬四家之注，悉割裂其文，缀於各段之下，故谓之集解。今考其书，於旧文多所颠倒。以原本所有赞一篇，则指为景休后序。

原本补塞遗脱一章，亦析出为叔通后序。案《参同契》一书，自虞翻注《易》引其日月为易一语外，（见李鼎祚《周易集解》。）他家罕所称引。其授受源流，诸书亦不具载，所可据者，惟彭晓之序为古。晓序但称魏君示青州徐从事，徐隐名而注之。郑樵《通志艺文略》有徐从事注《阴阳统略参同契》三卷，亦不言为徐景休。何以越二千年至慎，而其名忽显？其赞序一首，朱子尝谓其文意是注之后序，恐是徐君注而注不复存。今此本乃适与相合，岂非因朱子之语而附会其说欤？若淳于叔通不过传授此书，旧时道家有徐从事、淳于叔通各序一篇之语，彭晓已据唐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极辨其误，慎乃复以《三相类篇》为出叔通，是又借晓所驳之说，证成其为唐以前本也。不知《参同契》本末，汉、魏遗书虽无文可证，若晋以来书，则葛洪《神仙传》固云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唐以来书，则《旧唐书经籍志》（案：《旧唐书》著录之书，并据开元内外经录）固云《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矣。慎所谓古本，何代之古本乎？一彪此本，於诸注原称魏君者，辄改作徐君，以就其说，尤非阙疑之义。然自慎以后，世遂别有此本，诸家所注，往往沿之，亦遂不可磨灭。今姑依其篇第，各分子卷，与彭晓诸本并著於录。以著作伪变乱之由，俾来者无惑焉。

△《抱朴子内外篇》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晋葛洪撰。洪有《肘后备急方》，已著录。是编乃其乞为句漏令后，退居罗浮山时所作。抱朴子者，洪所自号，因以名书也。自序谓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隋志》载内篇二十一卷，音一卷，入道家；外篇三十卷，入杂家。外篇下注曰梁有，五十一卷。《旧唐志》亦载内篇二十卷，入道家；外篇五十一卷，入杂家。卷数已小不同。《新唐志道家》载内篇十卷，杂家载外篇二十卷。乃多寡迥殊。《宋志》则均入杂家，内篇作二十卷，与《旧唐书》同；外篇作五十卷，较《旧唐书》又少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内篇二十卷，外篇十卷，内外篇之卷数与《新唐书》互异。陈振孙《书录解题》但载内篇二十卷，而云《馆阁书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见。其纷纭错互，有若乱丝。此本为明乌程

卢舜治以宋本及王府道藏二本参校，视他本较为完整。所列篇数，与洪自序卷数相符。知洪当时盖以一篇为一卷。以《永乐大典》所载互校，尚多丹砂法以下八篇，知为足本矣。

其书内篇论神仙吐纳、符篆克治之术，纯为道家之言；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词旨辨博，饶有名理。而究其大旨，亦以黄、老为宗。故今并入之道家，不复区分焉。

△《神仙传》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晋葛洪撰。是书据洪自序，盖於《抱朴子内篇》既成之后，因其弟子滕升问仙人有无而作。所录凡八十四人。序称秦大夫阮仓所记凡数百人，刘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於仙经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又称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自谓此传有愈於向。今考其书，惟容成公、彭祖二条与《列仙传》重出，馀皆补向所未载。其中如黄帝之见广成子，卢敖之遇若士，皆庄周之寓言，不过鸿云将之类，未尝实有其人。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具载《史记》、《汉书》，亦实无登仙之事，洪一概登载，未免附会。至谓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今在中岳中山，若二人晋时尚存，洪目睹而记之者，尤为虚诞。然后《汉书方术传》载壶公、蓊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诸人，已多与此书相符。疑其亦据旧文，不尽伪撰，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实。历代词人，转相沿用，固不必一一核其真伪也。诸家著录皆作十卷，与今本合，惟《隋书经籍志》称为葛洪《列仙传》，其名独异。考新、旧唐书并作葛洪《神仙传》，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二名也。此本为毛晋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传注》，引李意其一条，《吴志士燮传注》引董奉一条，《吴范刘惇赵达传注》引介象一条，并称葛洪所记，近为惑众，其书文颇行世，故撮举数事，载之篇末。是徵引此书，以《三国志》注为最古。然悉与此本相合，知为原帙。《汉魏丛书》别载一本，其文大略相同，而所载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盖从《太平广记》所引钞合而成。

《广记》标题，间有舛误，亦有与他书复见，即不引《神仙传》者，故其本颇有讹漏。即如卢敖若士一条，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鲍照升天行，凡两引之，俱称葛洪《神仙传》，与此本合。因《太平广记》未引此条，《汉魏丛书》本遂不载之，足以证其非完本矣。

△《真诰》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梁陶弘景撰。弘景有《刀剑录》，已著录。是书凡运象篇、甄命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其运象篇书末弘景叙录又作运题象

前后必有一讹，然未详孰是也。《文献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盖后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诀之事。《朱子语录》云，《真诰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黄伯思《东观馀论》则云，《真诰》众灵教戒条，后方圆诸条，皆与佛《四十二章经》同，后人所附。然二氏之书，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间耳。固不必一一别是非，亦无庸一一辨真伪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宫诗瑞木千寻耸，仙图几吊开，注云《真诰》谓一卷为一吊。殊不知《真诰》所云，即卷字，盖从省文。

《真诰》音亦尔，非吊字也。然则此书诸卷，皆原作字，陶宗仪《说郛》盖本於此。今皆作卷几，亦非弘景之旧矣。

△《亢仓子》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尝辨其伪。晁公武《读书志》曰：案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然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今此书乃士元补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诋之，可见其锐於讥议也。今考《新唐书艺文志》载王士元《亢仓子》二卷，所注与公武所言同，则公武之说有据。又考《孟浩然集》首有宣城王士元序，自称修《亢仓子》九篇。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亦称宣城王士元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著《亢仓子》数篇，传之於代云云，与《新唐书》所言合。则《新唐书》之说亦为有据。宋濂作《诸子辨》，乃仍摘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断为唐人所伪，亦未之考矣。惟是庚桑楚居於畏垒，仅见《庄子》，而《史记庄周列传》则云周为书如畏垒《亢仓子》，皆空言无事实。则其人亦鸿濛云将之流，有无盖未可定。其书《汉志》、《隋志》皆不著录。至於唐代，何以无所依据，凭虚漫求？毋亦士元先有此本，而出入禁中之方士如叶法善、罗公远者转相煽惑，预为之地，因而诏求欤？观士元自序，称天宝四载，徵谒京邑，适在书成之后，是亦明证也。刘恕《通鉴外纪》引《封演》之言曰：王巨源采《庄子》庚桑楚篇义补葺，分为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学士详议。疑不实，竟不施行。今《亢桑子》三卷是也。（案：此条《封氏闻见记》不载，盖今本乃残缺之余，其以王士元为王巨源，以《亢仓子》为《亢桑子》，以二卷为三卷，则传闻异词也。）然则士元此书，始犹伪称古本。

后经勘验，知其不可以售欺，乃自承为补亡矣。然士元本亦文士，故其书虽杂剽《庄子》、《老子》、《列子》、《文子》、《商君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新序》之词，而联络贯通，亦殊亹亹有理致，非他伪书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与卫元嵩《玄包》相类。晁公武谓内不足者必假外饰，颇

中其病。

《宋史艺文志》别有《亢仓子音》一卷，殆即释其奇字欤？《崇文总目》作九篇，晁、陈诸家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诸子辨》则作五卷。此本仅有一卷，而篇数与《崇文总目》合，盖又明人所并云。

△《亢仓子注》九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何粲撰。不著时代。柳宗元《读亢仓子》称，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於世。则注自宗元时已有。然宗元不著注者姓名，晁公武《读书志》乃作《亢仓子》二卷，何璨注。公武当南北宋之间，则何璨当在北宋以前。惟璨字从玉，与今本小异，或传写异文欤？注文简质，不类宋以后语，疑即宗元所见也。注中又杂以音释，为明黄谏所补。卷末有谏跋。谏喜作古字，所著有从古正文，颇迂怪不可行用。《亢仓子》多用奇字，与谏所学合，故谏喜而为之音释。然与注糅杂，不复识别，是则明人窜乱古书之恶习也。《亢仓子》为王士元所补，高似孙《子略》误以士元为王褒，纰谬殊甚。

谏跋亦以为王褒所作，不能考正。盖谏平生之精力主於以篆改隶，以骇俗取名，其他皆未能深究，固其所矣。

△《玄真子》一卷、附《天隐子》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玄真子》，唐张志和撰。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龟龄。肃宗时以明经擢第，待诏翰林。坐事贬南浦尉，后遇赦还，放浪江湖以终。自号曰烟波钓徒，又号曰玄真子。事迹具《新唐书隐逸传》。沈汾《续仙传》载其行事甚怪。大抵好事者附会之，实则恬退自全之士而已。其书据《书录解题》称本十二卷，陈振孙时存三卷，已非完帙。此本仅存三篇，一曰碧虚，二曰鸞鷲，三曰涛之灵。

并为一卷，与振孙所言又异。或当时之本以一篇为一卷欤？其言略似《抱朴子外篇》，但文采不及其藻丽耳。天隐子亦唐人撰，不知其姓名。前有司马承祜序，则玄宗时人。晁公武、陈振孙皆疑为承祜所托名，然承祜自有《坐忘论》，已自著名，又何必托名为此书也。书凡八篇，一曰神仙，二曰易简，三曰渐门，四曰斋戒，五曰安处，六曰存想，七曰坐忘，八曰神解。《读书志》称一本有三宫法附於后，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矣。书寥寥仅两三纸，不能自成卷帙。今以与《玄真子》同时，即附之《玄真子》后，俾从其类焉。

△《无能子》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序称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则唐僖宗时人也。《崇文总目》列之於道家。晁公武《读书志》云，书三十篇，明老、庄自然之旨。今考其书，实三十四篇，与序所言篇数合。而卷上注阙第六篇，卷中注阙第五篇，卷下注阙

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等六篇，是其全书具在，实四十二篇，与序又不相应。岂序为后人追改，以就所存之篇数耶？《唐书艺文志》以为光启间隐民。考序中有不述姓名游宦语，则亦尝登仕籍，非隐民也。其书多窃庄、列之旨，又杂以释氏之说，词旨颇浅。第以唐代遗书渐佚渐少，姑以旧本录之耳。

△《续仙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唐溧水令沈汾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汾或作玠。案吴淑《江淮异人录》，载有侍御沈汾游戏坐蛻事，亦道家者流，疑即其人。书中记及谭峭，而称杨行密曰吴太祖，则所谓唐者南唐也。其书上卷载飞昇一十六人，以张志和为首；中卷载隐化十二人，以孙思邈为首；下卷载隐化八人，以司马承祯为首。

虽其中附会传闻，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缘饰，不尽子虚乌有。如张志和见《颜真卿集》，蓝采和见《南唐书》，谢自然见《韩愈集》，许宣平见《李白集》，孙思邈、司马承祯、谭峭各有著述传世，皆非凿空。他如马自然、许碯、戚逍遥、许宣平、李昇、徐钧者、谭峭、李阳冰诸诗，亦颇藉其采录。惟泛海遇仙使，归师司马承祯事，上卷以为女贞谢自然，下卷又以为女贞焦静真，不应二人同时均有此异，是其虚构之词，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

△《云笈七签》一百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张君房撰。君房，岳州安陆人。景德中进士及第。官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祥符中自御史台谪官宁海。适真宗崇尚道教，尽以秘阁道书付杭州，俾戚纶、陈尧臣校正。纶等同王钦若荐君房主其事。君房乃编次得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进之。复撮其精要，总万馀条，以成是书。其称《云笈七签》者，盖道家之言，以天宝君说洞真为上乘，灵宝君说洞玄为中乘，神宝君说洞神为下乘。又太玄、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又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别为一部，统称三洞真文，总为七部，故君房取以为名也。其诠叙之例，自一卷至二十八卷总论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二十九卷至八十六卷则以道家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诸术，分类缕载；八十七至一百二十二卷则前人文字及诗歌传记之属，凡有涉於道家者，悉编入焉。大都摘录原文，不加论说。其引用《集仙录》、《灵验记》等，亦多有所删削。然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

道藏菁华，亦大略具於是矣。《文献通考》作一百二十卷。此本为明中书舍人张萱所刊，中多二卷，盖《通考》脱误也。

△《悟真篇注疏》三卷、附《直指详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张伯端撰，翁葆光注，元戴起宗疏。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白云

熙宁中游蜀，遇异人传授丹诀。元丰中卒於荆湖，世俗传以为仙，亦无可考验也。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其中所云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者，即《参同契》三日出为巽，震生庚西方之旨。其云药重一斤须二八者，即《参同契》上弦兑数八，下弦艮亦八之旨。其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者，即《参同契》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之旨。其云木生於火本藏锋，要须制伏觅金公者，即《参同契》河上姤女，得火则飞，将欲制之，黄芽为根之旨。其余亦皆彼此阐发。然其书初出，第道家自相授受，儒家罕有传述者。至乾道中，翁葆光始析为三篇，作注以申绎其义，又附以《悟真直指详说》一篇。传之既久，或讹为薛道光撰，而葆光之名遂不显。逮元至顺间，戴起宗访得旧本，重加订正，於是定为葆光之注，而复为疏以发明之。是二人者皆未闻其羽化飞昇，亦未闻其长生久视。但据其书而论，则所云假真阴真阳之二物，夺天地之一气，以为丹饵，归丹田气海之中，以御一身。

后天地之气，则一身之气翕然归之，若众星之拱北辰。其说亦似乎近理。故录而存之，以备丹经之一种。葆光字渊明，号无名子，象川人。起宗字同甫，集庆路人，延祐中尝官绍兴儒学教授，其始末则均无可考云。

△《古文龙虎经注疏》三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宋王道撰。前有道自序及太乙宫道士周真一奏进札子，又有道后序一篇。道本末不可考。自题称保义郎差充恩平郡王府指挥使。自序又云，一介武弁，隶职王府。盖本藩邸环卫官，而依附道流者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古文龙虎上经》一卷，不著名氏。道推衍其义为之注，又申注意自为之疏。其经分三十三章，上卷十三章，中卷六章，下卷十四章，末又载攒簇周天火候、金火相交生药二图，以明用功之法。大旨谓真铅真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华，混合造化，以成神丹，辨药才之真伪，抉金石之异同。又称得真师口诀，以《龙虎经》行世之本谬误为多，故厘而正之，分章定句，於淳熙间奏进。所谓龙虎者，即水火之义，道家丹诀，例用寓名耳。注疏中多引《参同契》语，盖炉火之说自魏伯阳始有书，犹彼法中之六经也。道又有《补注参同契》，见所作后序。今佚不传，然大意亦不过如此矣。此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或疑出羽流依托。然《龙虎经》之为古书，尚无确验，亦何必究注之真伪。且服气养生，山林隐逸之事也。因方士以奏於朝，此何意乎？其人殊不足道，姑以其言成理存之尔。

△《易外别传》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俞琬撰。其书以邵子《先天图》阐明丹家之旨。考《先天图》传自陈抟。南宋以来，无不推为伏羲之秘文，卦爻之本义。袁枢、林栗虽据理以攻之，然

不能抉其假借之根，口众我寡，无以相胜也。迨元延祐间，天台陈应阔始指为《参同契》炉火之说，其言确有根据。然宗河洛者深讳之，巧辨万端，轆轳弥甚。

惟琬作此书，绝无文饰。其后序有曰，名之曰《易外别传》，盖谓丹家之说虽出於《易》，不过依仿而托之者，非《易》之本义也。可谓是非皎然，不肯自诬其心者矣。后序称是书附《周易集说》后。其子仲温跋亦云，《易外别传》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说》后者。今通志堂所刊《集说》，纳喇性德序中虽称《易图纂要》一卷、《易外别传》一卷附焉，而印本实无此卷。岂初鋟於木，后觉其不类而删之耶？《白云雾道藏目录》以此书与《易图通变》、《易筮通变》同载於太玄部若字号中，并题曰雷思齐撰。考揭傒斯为思齐作序，称所著有《老子本义》、《庄子旨义》、《和陶诗》，吴全节序又称其别有文集，而均不及此书。殆《云雾》以三书同函而误欤？

（案此书纯为道家之说，自序中已明言之。旧虽附於《周易集说》之后，今移置於道家。盖一家之书，可以不分品目，自相系属。若区别门类，则宗旨各殊，不容以黄、老之谈参羲、文之笈矣。）△《席上腐谈》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俞琬撰。是书乃其劄记杂说。惟上卷前数十条为考证名物之语，词意多肤浅无稽。如谓妇人俗称妈妈，乃取坤卦利牝马之贞意，谓毳之名因出於渠搜，谓髡之名取於蹋以登床，多附会穿凿不足据。其馀则皆辟容成之术，及论褚氏遗书胎孕之说。下卷则备述丹书，而终以黄白为戒。大旨皆不出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论独为近正。由其先明儒理，故不惑方士之诡说也。朱存理《楼居杂著》有是书跋语二条。其一，称石涧先生注《易》外，别有《席上腐谈》。《易说》既有刻，此编特手笔存於家。黄岩林公守郡时，持之而去，其家别无副本，至今吴中失其传。庚戌秋，与海昌董子壬会於逆旅，偶谈家有是书，又已失去。遂同过祝秋官处转为假之归，幸此书又复来吴中云云。是此书之传出於存理。其一，称《俞氏家集》云，《腐谈》四卷，今止二卷。今本曰辅谈者，难声相近而字画转讹不同，必有据也云云。考《永乐大典》所引或作辅，或作腐，参差不一。观存理跋，知当时本自异文，非有两书矣。

△《道藏目录详注》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道士白云雾撰。云雾字明之，号在虚子，上元人。是书成於天启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门编次。大纲分三洞、四辅十二类。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玄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玄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玄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

、三辅所会归也。所分七部，与《云笈七签》一一相合，盖历代道家之旧目。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其书则以千字文为次，以一字当一函，函各具其卷数，自天字至群字为旧藏之目，自英字至将字为明人新续之目。每条各有解题，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之例。所列诸书，多摭拾以足卷帙。如刘牧《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张理《易象图说内外篇》、雷思齐《易外别传》、（案：此本俞琬之书云霁误以为思齐。）《易筮通变》。《易图通变》旧皆入易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旧入地理类，扬雄《太玄经》、邵子《皇极经世》、鲍云龙《天原发微》旧皆入儒家类，《墨子》旧入墨家类，《素问》、《灵枢经》、《八十一难》、孙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后备急方》、《急救仙方》、《仙传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义》旧皆入医家类，《公孙龙子》、《尹文子》旧入名家类，《韩非子》旧入法家类，《孙子》旧入兵家类，《鬼谷子》旧入纵横家类，《鬻子》、《鹖冠子》、《淮南子》、《子华子》、《刘子》、马总《意林》旧皆入杂家类，《录异记》、《江淮异人录》旧皆入小说家类，《黄帝宅经》、《龙首经》、《金匱玉衡经》、《玄女经》、《通占大象历》、《星经》、《灵棋经》旧皆入术数家类，陶弘景《华阳隐居集》、邵子《击壤集》、吴筠《宗元集》旧皆入别集类。虽配隶或有未安，门目或有改易，然总无以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载，殊为牵强。盖二氏之书，往往假借附会，以自尊其教，不足深诘。云霁所注，不能甚详，而亦颇具崖略。考道家之源委，兹编亦其总汇也。

群字号之末，附以道藏阙经目录二卷，则亦多所散佚，不尽完备矣。考《汉志》所录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两途。黄冠者流，恶清静之不足聳听，於是丹方符篆炫耀其神怪，名为道家，实皆神仙家也。黄老之学，汉代并称。

然言道德者称老子，言灵异者称黄帝，名为述说老子，实皆依托黄帝也。其恍惚诞妄，为儒者所不道，其书亦皆不足录。顾其书名则历代史志皆著於录，故今亦存其总目，见彼教之梗概焉。

——右“道家类”四十四部，四百三十二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四十七 子部五十七

○道家类存目

△《阴符经三皇玉诀》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其书述黄帝得《阴符经》，问於广成子及天真皇人。皆称黄帝问而二人答，词旨鄙浅，前有黄帝御制序一首，文尤谬陋。盖粗知字义道士所为也。然金明昌中范恽作《阴符经注》序已引之，则其伪亦久矣。

△《阴符经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金陵道人唐淳撰。前有至大己丑孟绰然序，称不知淳为何代人。其说皆主於内丹。中称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为杜光庭所加。则五代后人矣。

△《阴符经集解》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袁淑真撰。是书前有淑真衔，称朝散郎行潭州长沙县主簿。其里贯则未详也。其本亦分三篇，引骊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之说，惟末附一段只五十八字，又与诸本不同。

△《阴符经注》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说》，已著录。琬本文士，故是编所注较他家具有条理，其辟詹谷以容成之术释强兵战胜之义，尤为正论。其本亦合为一篇，而人以愚虞一百十四字则两存经文、注文之说。

△《阴符经注》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刘处玄撰。处玄即王重阳七弟子之一也。其说参以佛经。前有明昌辛亥宁海州学正范恠序。

△《阴符经注》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渊注，不知何许人。其本合三篇为一，而末有人以愚虞以下一百十四字。注较他本颇有文义，而伤於简略。

△《阴符经解》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考《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其书《汉志》、《隋志》皆不著录，盖已不传。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黄庭坚以为即筌所托。注其书者自筌而后凡数十家，或以为道家言，或以为兵家言，或以为神仙家言，竑此注虽引张永叔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之说，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实以佛理解之，与刘处玄注相近。盖竑与李贽友善，故气类薰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

△《阴符经质剂》一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时化撰。时化有《易引》，已著录。是编大旨以《阴符》与易理相合。前有自序，谓已有《易》引百篇，不可不质剂於《阴符》。末又附阴符质剂问，设为问答以畅其说，大都不离乎禅学。

△《阴符经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阴符经》文意刻酷，五贼三盗之名，尤为奇险。光地注义纯粹，颇能补苴其罅漏。其注禽之制在气，谓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鸟之以气相制，虽雄鸷者不敢动。似较李筌注为顺。然此书本筌所伪撰，自作之而自注之，自必不失其本意，可不必与立异同。况

此注禽之制在絜句次在心生於物，死於物，机在目之下，故此注会通四语以立义。

《汉魏丛书》本次此句於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二句下，则义有难通矣。传写互异，莫可究诘。楚失齐得，辗转安穷。既非儒书要义，亦听其各存一说於天地间耳。

△《古老子》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许剑道人手刊。卷首有自题绝句一首云：道人自昔不谈玄，何事幡然绘此篇。料得浮云无挂碍，欲从牛背学长年。称壬子闰五题於申州传舍。末有二小印，一曰史垂名，一曰青史。盖其名字。次为所画老子像，亦有二小印，一曰许剑道人，一曰别号题桥生。又书首二小印，一曰垂名原名南，一曰两江一字青史。不知何许人也。考《石墨镌华》有元至元间整屋楼观说经台篆书古《老子》及《正书释文》，与此无异。末刻夷门天乐道人李道谦跋，云鲁之大儒高翻文举者，善古篆，尝为会真宫提点张志伟寿符书《道德五千言》，笔法精妙，古今罕有。至元庚寅，承命祀香岳渎，驻於终南山重阳万寿宫。遂摹诸经台，垂之永久。

然则高翻所书，李道谦摹刻於石，而是册又从石刻摹出耳。字体怪异，不合六书。

赵岫谓其杂出颉籀款识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非过论也。考翻自识有云，《老子》旧有古本，历岁滋久，不可复见。於《古文韵海》中检讨缀缉，越月乃成。据此，则翻所书篆体，徒本之《古文韵海》耳。其文视今本《老子》惟增减数虚字，亦不足以资考校也。

△《道德经说奥》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朱孟尝撰。附刻朱翊年氏《广宴堂集》后。明宗室命名，每府以二十字为次，其下一字则偏旁取五行相生。此曰孟尝，盖其字号。惟未审即翊年氏作，或其子孙所作耳。其书於每章之后寥寥各赘数言，殊未尽老氏之旨。

△《道德经编注》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与高撰。与高字岱瞻，黟县人。雍正癸卯举人。是书谓《老子》今本相沿，章句多舛。乃遍访古本，考正其文，并注释其义。而篇中分合增改之处，绝不注所据者何本，未免无徵。其谓《老子》与六经相发明，亦苏辙之绪论。每章注释之后又有附解，则其弟与宗所续，与高之注成於雍正甲寅，与宗之解成於乾隆戊辰。据与宗自跋，仍其兄之馀意云。

△《读道德经私记》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缙撰。缙字大绅，吴县人。是书以《易》义解《老子》。前有自序曰：释《老子》者多矣，别於诸子方外与《易》相出入者私记之。盖其大意欲於

诸注之外独标新义。然晋人清谈，实合《老》、《庄》与《易》为一。王弼以《老子》解《易》，人人类能言之。即三语掾之故实，亦非僻事也。

△《道德经悬解》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黄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悬象》，已著录。是书多以养生家言训释《老子》，於原文章次多所变更，字句亦多有窜乱。谓之改本《老子》可也。

△《列子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康熙后壬寅自序，署其号曰复堂，不知何许人也。其注用林希逸口义本稍为删削，而间附以刘辰翁评。卷首凡例称，《列子》刻本，书肆绝少。此特借抄，其中必多讹字云云。则亦寒乡之士，罕睹旧籍者矣。其辨论大旨，谓《汉艺文志》载《列子》八篇，典午之祸，典籍荡然。六朝清谈之士，依傍《艺文志》所云而妄托之。然其所证据，特以文句臆断之耳。考《柳宗元集》有《辨列子》一篇，摘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然特谓其不免增窜，不以为伪也。高似孙《纬略》颇以《史记》无传为疑，又疑其出於后人之薈萃，然未敢定为谁氏作也。是编漫无所据，竟毅然断其出於六朝。极诋其文词之恶，以朱笔勒其旁者，不一而足。文词工拙，姑置无论。第考东晋光禄勋张湛所注，已疑其言郑穆公以后事，与刘向所云郑穆公时人者不合，则书在东晋以前审矣。作者未见湛注，遂以为出自六朝耳。观其批篇首将嫁於卫句云，嫁字诸书所无，但此书率多讹字，嫁或家字之讹。不知《尔雅释詁》曰：嫁，往也。郭璞注引方言曰：自家而出谓之嫁，犹女出为嫁。古训炳然，乃横生揣度，其空言臆断可知矣。

△《庄子通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有《宵练匣》，已著录。此书以为《庄子》之书命辞跌宕，设喻险奇，人多谓其荒唐谬悠，不知异者辞也，不异者道也。故为作通义，并加旁注以详释之。先是，宋咸淳间钱塘道士褚伯秀尝作《义海纂微》，未行於世。

王潼录其遗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义》，次及《义海》。

前有得之自序。案伯秀《义海纂微》，采掇详博，今原本尚存，已著於录。得之所解，议论陈因，殊无可采。至於评论文格，动至连篇累牍，尤冗蔓无谓矣。

△《解庄》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陶望龄撰。望龄字周望，号石簣，会稽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谥文简。事迹附见《明史唐文献传》。是编仅寥寥数则，归安茅兆河取与郭正域所评合刻之，均无所发明。

△《南华经副墨》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陆西星撰。西星字长庚，号方壶外史，不知何许人。焦竑作《庄子翼》，引西星之说颇多，则其人在竑以前。书首有其从子律序，作於万历戊寅，则与竑相距亦不远也。是书编次，一依郭象本，而以天道篇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八字分标八卷，每篇逐节论次。末为韵语，总论一篇之旨。其名副墨，即取大宗师篇副墨之子语也。大旨谓南华祖述道德，又即佛氏不二法门。盖欲合老、释为一家。其言博辨恣肆，词胜於理。其谓天下篇为即《庄子》后序，历叙古今道术，而以己承之，即《孟子》终篇之意，则颇为有见。故至今注《庄子》是篇者，承用其说云。

△《读庄小言》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录。此书就《庄子》诸篇随笔记其所得，然未能拔奇於旧注之外。

△《药地炮庄》九卷（内府藏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录。是编乃所作《庄子解》。药地者，以智僧号也。以《庄子》之说为药，而己解为药之炮，故曰炮庄。大旨论以佛理，借滉洋恣肆之谈，以自摅其意。盖有托而言，非《庄子》当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见真谓《庄子》当如是解也。

△《古今南华内篇讲录》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题林屋洞藏书，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著时代。卷一为南华旨要，皆言注《庄》之大旨。其第五节云，洞庭今日首提虚用，其言何徵，亦惟得宗印於云庄先师。

卷二以《庄子》寓言一篇升冠於诸篇。前有小序云，洞庭山缥缈峰林屋洞天梦蝶易师从蕙谿老农学《易》於天都峰，尝会门弟子详说南华反约旨要，弟子三林辈因记录师语，著为成书。而《南华旨要》中又有《庄子》至今二千年语，以长历推之，当为明末国初人也。卷三为逍遥游。卷四为齐物论。卷五为养生主。卷六为人间世。卷七为德充符。卷八为大宗师。卷九为应帝王。卷十为天下。盖以寓言为《庄子》前序，以天下为《庄子》后序，而内七篇之次第亦先后不同。其说以郭象注为今本，以向秀注为古本。然秀注《经典释文》尚引之，而陈氏《书录解题》已称亡佚，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不知何由见之。且古人一书无两序，其有序者必附於末，最可考者，《吕氏春秋》之序在十二纪末，《史记》自序、《汉书序传》、扬雄《太玄》、《法言》、王符《潜夫论》、袁康《越绝书》，下至刘勰之《文心雕龙》诸序，亦皆在书末。此以前序、后序指为古本，是用后世之例推测三代，其为依托无疑。又《唐书艺文志》称唐天宝元载尊《庄子》为《南华真经》，而此乃云加之南华之名，吾兹

未之闻焉。意者郭子欤，向子欤，其在后之人欤？吾无闻焉耳矣。乌在其见古本也。

△《南华评注》（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坦撰。坦字方平，号一菴，泰安人。是书成於康熙戊午。自序谓广求古注数十馀家，采其简当，删其繁芜，又参以己意，为之评释，别为或问十条列於卷首。今案其书，分段加评，逐句加注，皆不言本某家之古注。其注似徐增之说唐诗，其评亦如金人瑞之评《西厢记》、《水浒传》而已。观其或问第二条，以《庄子》为风流才子，可知其所见矣。

△《庄子解》三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世尚撰。世尚，贵池人。是编成於康熙癸巳，所说止《庄子》内七篇。大旨引《庄子》而附之儒家，且发挥其文字之妙。观其目录后附记，称向来解《庄子》者惟林西仲可观，但有不尽洽乎文义者，是不知古有向、郭；又开卷即云《庄子》自名其书曰《南华经》，是并《唐书艺文志》亦未考也。

△《南华通》七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有《春秋义》，已著录。是编取《庄子》内篇，以时文之法评之。使起承转合，提掇呼应，一一易晓，中亦颇以儒理文其说。

△《南华本义》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仲懿撰。仲懿不知何许人。是编只注《庄子》内篇，语多附会。如释逍遥游以北冥有鱼为太极静而生阴，化而为鹏为太极动而生阳，以南冥北冥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之类，皆强生意见。其馀诠释，亦多类金人瑞、徐增之流。

△《南华简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廷槐撰。廷槐字立三，号笠山，会稽人。雍正庚戌进士。是编於《庄子》内篇全录其文，外篇杂篇颇有刊削，渔父、盗跖、让王、说剑之属则全篇删之。每篇各为详注。其论文论理，纯以妙悟不测为宗。大抵原本禅机，自矜神解也。

△《南华模象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世莘撰。世莘字无夜，钱塘人。乾隆甲子举人。其学以禅为宗，因以禅解《庄子》。以天下篇为《庄子》自序，以寓言篇为开宗第一为首卷，如林屋洞南华讲录之说。其下则悉取外篇之文附内七篇之后，亦明人移掇《管子》、《晏子》之意。其篇目皆依佛经之例，以内篇之名标曰某品某品，删去盗跖、渔父、说剑三篇，又删去蒋闾菟数段。每篇之首，各为宗旨，叙其所以分并之故。昔苏轼撰《庄子祠堂记》，欲删渔父、盗跖等篇，然不过托之文字，非真有删本。今则分割并附，又多所芟薙，是直修改《庄子》，非注释《庄子》矣

△《观老庄影响论》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德清撰。德清字登印，全椒人。即当时所称憨山大师者也。其书多引佛经以证老、庄，大都欲援道入释，多恫恍恣肆之言。以其借老、庄为名，故姑附之道家。其曰影响论者，取空谷传声，众响斯应之义也。

△《周易参同契注解》三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张位撰。位有《问奇集》，已著录。是书章次，一依陈致虚本而别为之注。大抵参取诸家之说，以己意发明之。其震庚、兑丁诸图，及上、下弦诸图，则皆位所补入也。

△《参同契章句》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是书前有自序，谓《参同契》者，参之而同契也。三相类者，三字之义疏尔。魏氏作《参同契》，自以为阙略未备，复作《三相类》一篇，互相解剥，而二千年未有知者。心之不达，则窃易旧简以就肤见。故此书独无完编，惟《汉魏丛书》所载似是原本，间有窜互不多也。独其不知中断二书及截立标题，亦庸末者之妄云云。盖据篇末《参同契》者以下有今更作此命《三相类》之文，考《旧唐书经籍志》载《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并注魏伯阳撰。三五字形相近，未详孰是，然足知伯阳原有此二书也。明杨慎称或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后序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其说颇怪。慎好伪托古书，疑其因《唐志》之言，别《三相类》於《参同契》，造为古本，光地是书又阴祖其说。惟慎以《三相类》为淳于叔通《补遗》，光地则以为亦伯阳著，与《唐志》相合，较为有本耳。书中分章，大概亦与杨本同，惟不载徐景休《笺注》，又厘《三相类》为三篇，而於二书之后各列炉火说一篇，与杨本异。则不知光地又何所据也。

△《参同契注》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兆成撰。兆成字宜赤，上虞人。案《浙江遗书目录》，载有两陈兆成。其作《太极图说注解》者，称为常熟陈兆成，康熙初人。作此书者，称为上虞陈兆成。然《太极图说注解》末有乾隆戊辰兆成子鲁附记凡例，称是书与《参同契》互有异同，是刻可分为二，可合为一云云。则似乎二书又出一人，疑不能明也。

其书尽废诸家旧注，独以文义推寻，分《参同契》为三篇。以补塞遗脱为后篇，亦分为三，与前篇相配。又统分为二十九章。大旨谓首篇专明易理，御政章乃言人君治世之事，即易之神化流通处，其后乃配以服食之法，而总不外乎易之中。

又自作释例一篇附於末，反覆推闡，其说颇详。

△《古文周易参同契注》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袁仁林撰。仁林字振千，三原人。是编以《参同契》旧注往往各自为说，反增障碍。因为随文解义，凡书中借喻之语，悉以身所自具者指明之。书成於雍正壬子。其曰古文者，盖据杨慎所称石函本云。

△《古参同契集注》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吴龙撰。吴龙字绍闻，南昌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是集前有自序，称《参同契》自明杨慎掘地得原本，经传始分，因本元俞琰发挥而为是注。前载慎序，谓《参同契》书隋、唐经籍志是书原未著录，盖据《读书志》之说。考《旧唐书经籍志五行类》有《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亦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晁氏所说，未免失考。慎述之，亦为沿误。至慎所称古本，云掘地得之石函，夫文字托於金石，尚不免剥蚀销泐，石函所藏，如在彭晓以后，则五代至宋，不应无一人见之，至明始出。如在彭晓以前，则绢素纸札，入土五六百年尚完全无阙，有是理耶？至俞琰之发挥，实不及彭晓、陈致虚所注。独据以为本，亦未为确论也。

△《枕中书》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晋葛洪撰。考隋、唐、宋艺文志但有《墨子枕中记》及《枕中素书》，而无葛洪《枕中书》。此本别载《说郛》中，一名元始上真众仙记，而《通志》所列《元始上真记》无众仙字，似亦非此书。书中说多谬悠。若称太昊氏治岱宗山，颛顼治恒山，祝融氏治衡霍山，黄帝治嵩高山，金天氏治华阴山，尧治熊耳山，舜治积石山，禹治盖竹山，汤治元极山，武王为田极明公，汉高祖、光武为四明宾友之类，已属不经；至谓元始天尊与太玄玉女通气结精，遂生扶桑大帝、九天玄女，诞妄尤甚。又在真灵位业图诸书之下，其出后人伪撰无疑也。

△《真灵位业图》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梁陶宏景撰。宏景有《真诰》，已著录。《真诰》见於唐、宋志，朱子谓其窃佛家至鄙至陋者。此书杜撰凿空，又出《真诰》之下。其用纬书灵威仰、赤熛怒、曜魄宝、含枢纽之名，已属附会，而易叶光纪为隐侯局，尤为无据。至以孔子为第三左位太极上真公，颜回为明晨侍郎，秦始皇为酆都北帝上相，曹操为太傅，周公为西明公，比少傅，周武王为鬼官北斗君，则诞妄殆不足辨。王世贞、胡震亨乃取《真诰》及玉检大录诸书详为考核，殆亦好奇之过矣。

△《冥通记》四卷（内府藏本）

梁周子良撰。《隋志》作一卷，《宋志》作十卷，与今本皆不同。然第四卷目

录末云，大凡四卷真本书杂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草行，所言乃与今本合，则《隋志》、《宋志》均误也。首有陶宏景所作《子良传》，称子良字元歙，本汝南县人，寓居丹阳。年十二，从宏景於永嘉，受仙灵策《老子》五千文，西岳公禁虎豹符。十一年从还茅山，受《五岳图》三星内文。十四年乙未岁五月二十三日，遂通真灵。后一年卒，年二十。其说荒诞不经。此书所记遇仙之事，起乙未五月十三日，至丙申七月末，逐日缕载，亦宏景《真诰》之流也。然其文颇古雅，时有奥字。黄生义府第二卷末附此书训释一篇，如治堂为道士之居，弥沦为梦魇，道义为道友，娄罗一作覩缕，犹言委曲。水汤读为荡，谓以水涤器。道子为弟子，约尺为压书尺，五尺为床之别名，卍孔卍孔为梦魇鼻中作声，壚字即瓿字，角家为风角家，坛靖皆为修道之所，才繼屐之才繼音洛官反，为二屐相叠，庾为横展两臂，乙为以墨灭字，甲乙告之为次第，〈贝危〉请为以财事神，登为登时，〈木屏〉档为安置，传写误从木，畔等为同伴，扇削为起屋犯鬼神禁忌，靖楛为道室之窗，辅病为口颊病。各有考证，亦颇赅洽。惟薰陆为乳香，则可不必要注耳。

△《金丹诗诀》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唐纯阳真人吕岩撰，宋云峰散人夏元鼎编。元鼎即作《阴符经讲义》者也。卷中诗句皆言坎离交媾，婴儿姹女，道家修养之术。其上卷末附载留题诗六首，厉鹗《宋诗纪事》亦采录之，然岩本唐人，其诗殊不类唐格。下卷歌行尤鄙俚。且唐人棋路，黑白各百五十，故《棋经》有枯棋三百之语。此所载下棋歌中乃称因看黑白，愕然悟顿，晓三百六十路，又窑头坯歌内有君不见洛阳富郑公，说与还丹如盲聋，又不闻三衢赵阅道，参禅作鬼终不懊之句，是直为入宋作矣。

殆羽流所依托欤？下卷末附南岳遇师本末，亦题夏元鼎编，述元鼎遇赤城周真人指示得道事。考《蓬莱鼓吹附录》，称元鼎博极群书，屡试不第。应贾、许二帅幕，出入兵间。至上饶，夜感异梦，弃官入道。至南岳祝融峰，得遇异人传授。

亦道家荒诞之言，不足信也。

△《韩仙传》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唐瑶华帝君韩若云撰。篇中自序，祖为韩仲卿，父为韩会，叔父为韩愈。即世俗所传韩湘事。然湘字北渚，不识何以称韩若云也。传中自称遇吕洞宾传授得道。考吕岩为吕渭之孙，当在湘后，何以湘转师之？又《太平广记》载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及牡丹瓣上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句，称为愈之疏从，自江淮来者，不云即湘；而愈集秦岭蓝关一诗题云，示侄孙湘，亦不云侄；与此传皆不合，其为伪托明矣。元陈栎跋《韩昌黎画图》一篇

，辨湘事甚详，见所作《定字集》中。

△《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华阳真人施肩吾撰。肩吾字希圣，洪州人。唐元和十年进士。隐洪州之西山，好事者以为仙去。此书中引海蟾子语。海蟾子刘操，辽时燕山人，在肩吾之后远矣。殆金、元间道流所依托也。其书凡五卷，卷各五篇。曰识道、识法、识人、识时、识物；曰养生、养形、养气、养心、养寿；曰补内、补气、补精、补益、补损；曰真水火、真龙虎、真丹药、真铅汞、真阴阳；曰炼法入道、炼形化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炼道入圣。其大旨本於《参同契》，附会《周易》，参以《医经》。戒人溺房帷，饵金石，收心敛气，存神固命，有合於清静之旨，犹道书之不甚荒唐者。

△《仙苑编珠》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唐王松年撰。松年，天台道士。《文献通考》作唐人，然书中有梁开成二年事，则已入五代矣。是书以古来圣帝明王并在仙籍，与后世修真好道者并数，得三百余人。仿《蒙求》体，以四字比韵。撮举事要，而附笺注於下。《通考》作二卷，又序文及《通考》所举人数，皆与今书不符。或后人有所附益欤？

△《道教灵验记》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证歌》，已著录。其书历述奉道之显应，以自神其教。凡宫观灵验三卷，尊像灵验二卷，天师灵验一卷，真人王母等神灵验一卷，经法符录灵验三卷，钟磬法物灵验一卷，斋醮拜章灵验二卷。以光庭自序及宋徽宗序考之，尚阙五卷。张君房《云笈七签》亦载此书，仅六卷一百十八条，又节删之本，更非其旧矣。陶岳《五代史补》载，光庭，长安人，僖宗时应九经举不第，尝从道士潘尊师游。会僖宗求可领蜀中道教者，潘荐光庭。遂奉诏披戴，赐号广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载元符中彭崇一序，则云光庭字宾圣，京兆杜陵人，与郑云更应百篇举不第，入天台为道士。扈僖宗入蜀，留居青城以卒。其说小异，未详孰是，然其为由儒入道则同。故所述皆娴於文字，较他道家之书词采可观。

惜其纯为神怪之说，不足据为典要耳。旧本题曰唐人。考朱子《通鉴纲目》书王建以道士杜光庭为谏议大夫，而光庭《广成集》中又有谢户部侍郎表，则非惟入蜀，且仕蜀矣。故今改题焉。

△《神仙感遇传》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蜀杜光庭撰。记古来遇仙之事。《云笈七签》所载凡四十四条，此本凡七十五条。然第五卷末尚有阙文，不知凡佚几条也。

△《墉城集仙录》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蜀杜光庭撰。记古今女仙凡三十七人。云墉城者，以女仙统於王母，而王母居金墉城也。张君房《云笈七签》所载，与此本互异。然此本前数卷皆袭《汉武内传》、陶宏景《真诰》之文，真伪盖不可知。疑君房所录为原本，而此本为后人杂摭他书砌合成编。然均一荒唐悠谬之谈，真伪亦无足深辩耳。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首仙山，次五岳，次十大洞天，附以青城山，次五镇海渎，次三十六精庐，次三十六洞天，次七十二福地，次灵化二十四，皆神仙幻窟之言。故虽纪山川，不隶之地理类焉。

△《洞仙传》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晁、陈诸家书目皆未著录，然《太平广记》尝引之，《云笈七签》第十卷第十一卷亦全载其文，则宋以前人作也。所录自元君迄姜伯，凡为传七十有七。

△《集仙传》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录解题》载《集仙传》十二卷，曾慥撰。称其书记岑道愿而下一百六十二人。今《说郛》所载，虽非完本，然与此书体例迥殊，知非慥作。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集仙传》十卷，亦不著撰人名氏。竑书抄本刊本皆多讹误，岂十字下脱一五字欤？此书所载皆唐事，每条各注出典，如《太平广记》之例。以《广记》核之，无不符合，盖即好事者从《广记》钞出耳。

△《无上秘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称元始天尊说。《艺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时析出二十三通。此本仅数十则，前后杂乱无次第，不特非七十二卷之旧，即所谓二十三通者亦不可复辨。卷内引司命东乡君语，又列张子房司马季主诸人，疑非晁公武所见之本，或后人袭原书之名，剿他书以成编也。其大旨推演尸解之术，而尸解之术在炼录形灵丸。又云，尸解者，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馀骨随身而迁，男留左骨，女留右骨。又有火解、兵解诸术，俱怪诞不经。

△《胎息经》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幻真先生注，不著名氏，亦不著时代。经与注似出一人。大旨本《老子》谷神不死一章，而畅发其义。

△《疑仙传》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隐夫玉简撰，不著名氏。诸书或引作王简，字形相似，莫能详也。亦不著时代。中卷朱子真赵颖一条，称銮輿将幸蜀，忽失子真，颖服其药，果得二百馀岁。考唐玄宗、僖宗皆尝幸蜀，即以玄宗幸蜀计之，自天宝十四载乙未下推二百馀年，亦当乾德开宝之间，知为宋人所撰矣。所录凡二十二人，皆开元

以后事。前有自序，称不敢便以神仙为名，因目之曰《疑仙传》。其词皆冗沓拙陋，或不成文，殆粗知字义者所为。虽宋人旧本，无足采录也。

△《翊圣保德传》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王钦若撰。钦若爵里事迹具《宋史》本传。初，澶渊之役，钦若忌寇准功，以孤注之说进。真宗以为耻，乃谋以符命夸四裔。於是天书之事起，东封西祀，诸说并兴。钦若尝自言少时见天中赤文成紫薇二字，复於褒城道见异人，告以他日当位至宰相。视其刺，乃唐裴度。自以为深达道教，遂创修醮仪，领校道书，凡增六百馀卷。复自著道书数种，此传其一也。传中所言翊圣真君降盩厔民张守真家，太祖、太宗皆崇信之，事殊怪妄。盖自张鲁之教有三官，天、地之外独有水官，而木、金、火、土不与，故道家独尊玄武。此所谓翊圣真君，即玄武也。

钦若小人，借神怪之说以固宠，不足多责。至著而为书，则无忌惮之甚矣。

△《案节坐功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陈抟撰。所论坐功治病之法，分案节气行之。《宋史艺文志》不著录，盖后人托名也。

△《极没要紧》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公是先生撰。公是先生，宋刘敞别号也。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极没要紧》一卷，即刘原父弟子记也。於时人或书名，或书字，盖以微旨别其人之贤否。案公是先生《弟子记》载晁公武《读书志》，曾所述，即公武之语。然其书尚有传本。今别著录此书，皆采掇郭象《庄子注》语，联缀成文，与《弟子记》迥别，不知曾何以合为一书。岂曾所见别一本，而此为好事者所依托欤？

《弟子记》本属儒家，此书既剽《庄子注》，则道家言矣。故附存其目於道家，而辨其伪妄焉。

△《三洞群仙录》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陈葆光撰。葆光，江阴道士。是书采摭古来仙人事实集为四字俚语，而自注之。盖王松年《仙苑编珠》之续。然所载但取怪异，不尽仙人事实也。

△《道门定制》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前五卷为西蜀道士吕玄素撰。所载皆斋醮中表状文牒之式，兼及符篆，有淳熙戊申自序。后六卷为玄素门人吕太焕所补，兼录政和玉音长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制道词，有嘉泰辛酉自序。皆道流以意为之，自神其教者也。玄素书作於孝宗时，太焕书作於宁宗时。而第五卷中有大元国乡贯字样，殆元代刊刻，又有所附益，非复二吕之旧。然本书既纯构虚词，则增窜亦不足诘，同归於诞而已矣。

△《梅仙观记》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宋杨智远编。智远，仙坛观道士，其始末未详。是编记汉梅福仙迹。首列梅仙事实，不著撰人。称自汉至今凡二十二丙寅，自元始中至今贞元二年丙申，计一千二百五十九年，则当为唐人作。然其文前列福王莽时所上书，全录《汉史》，自变名为吴门市卒以下备言炼丹遇魔，逢师昇举之事，其词甚鄙，至称王莽为国舅，殆粗野道流所依托也。次列罗隐碑及萧山明、萧泰来题后。次列宋敕诰。次列宋人赞词及题咏，有后林李义山诗一首。考厉鹗《宋诗纪事》，宋别有李义山，非唐之商隐也。萧山明碑阴文称咸淳六年六月朔，则此书成於度宗时矣。

△《延寿第一绅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愚谷老人撰，不著名氏。其论摄生以绝欲为第一义，力辟三峰采战之术。所引前人绪论居多，中及储泳祛疑说，则其人当在南宋末也。

△《广胎息经》二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题为宋人。然第二十一卷中引罗洪先、陈献章语，则明代道流所作，题宋人者妄矣。其书皆称养浩生问而丹庭真人答，分却病、延年、成真、了道四部，论吐纳之法兼及容成之术，非道家正传也。

△《玄学正宗》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俞琬撰。上卷列经传及儒先之说，以阐明《周易》坎离水火之旨；下卷载赋诗各一首，名《易外别传》，附於《周易集说》之后；后又附以琬所解吕岩《沁园春调》及《阴符经》，总名《玄学正宗》。案宋张伯端《悟真篇》自序曰：世之人以心肾为坎离，配肝肺为龙虎。皆日月失道，铅汞异炉，欲望还丹，必无所就。今琬之言乃曰子时曰坎卦，肾气生。午时曰离卦，心气生。又曰，内炼之道至简至易，惟欲降心火於丹田耳。与伯端之言乃截然相反。又琬《阴符经注》本自为一书，《易外别传》亦别有一书，今以《阴符经注》并入此编，而所谓《易外别传》者又止一诗一赋，不应两书同名。盖道流采合琬书，短釘成帙，非所手著也。

△《炉火鉴戒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俞琬撰。琬所著书，多阐明玄学。此书专为言外丹炉火者而发。以为为之者未必成，而致祸者十居八九，历引古今事迹及前人议论以为鉴戒。自序谓兵后稿不复存，姑举其略。今核其文，即所作《席上腐谈》第二卷之下半卷。曹溶割裂其文，别为一书，收之《学海类编》中。然琬原有此书，特以散佚不完，附其大概於《席上腐谈》中。溶摘出别行，较所收凿空臆造之书，别立书人名者，尚属伪中之真矣。

△《华山志》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金王处一撰。处一始末未详。前有大定癸卯泥阳刘大用序。其书皆载华山神仙故事。盖道藏之余文，非地志之正体，故隶之道家类焉。

△《海琼传道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庐山太平兴国宫道士《洪知常集》。前有陈守默、詹继瑞序，称乙亥之秋，遇其师白玉蟾於武夷山。戊寅之春，复於庐山相会，有道友洪知常，字明道，号故离子云云。白玉蟾即葛长庚，宋末道士。则所谓乙亥者为宋德祐元年，所谓戊寅者为元至元十五年，知常盖元人矣。其书称白玉蟾所传凡二篇，一曰金丹捷径，一曰钩锁连环经。文词鄙倍，殆村野黄冠所依托。前有钱曾名字二印，篆刻丑恶，亦庸劣书贾所贗造也。

△《摄生消息论》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邱处机撰。处机，登州栖霞道士。为全真之学，自号长春子。尝应元太祖召，入西域。还燕，居长春宫。事迹具《元史释老传》。此书皆言四时调摄之法，其真出处机与否无可证验。考处机答元太祖之问，亦止以节欲保躬，无为清静为要，与此书颇相发明，或有所受之。亦未可知。然曹溶《学海类编》所收伪本居十之九，不能不连类疑之耳。

△《中和集》三卷、《后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李道纯撰。道纯字玄素，号清菴，都梁人。又自号莹蟾子。是书乃其门人蔡志颐所编次。题曰《中和集》者，盖取其师静室名也。前集上卷曰玄门宗旨，曰画前密意，中卷曰金丹秘诀，下卷曰问答语录，曰全真活法。后集上卷曰论，曰说，曰歌，中卷曰诗，下卷曰词，曰隐语。大旨尽辟一切炉鼎服食修炼之说，归於冲虚浑化，与造化为一。前有大德丙午杜道坚序，盖世祖时人也。

△《三元参赞延寿书》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李鹏飞撰。鹏飞至元间人。自称九华澄心老人。所言皆摄生之事，凡节嗜欲，慎饮食，神仙导引之法，俚俗阴阳之忌，因果报应之说，无不悉载。其说颇为丛杂，要其指归，则道家流也。前有自序，亦称得之飞来峰下道士云。

△《修真捷径》九卷（内府藏本）

元余觉华撰。觉华字荣甫，建安人。其书成於至元中。辑道家服气炼神歌诀，论皆笃实。大旨阐发谷神不死之说者也。

△《金丹大要》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致虚撰。致虚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已著录。金丹二字，其源即出於《参同契》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之语。自唐人专以金石炉火为丹药，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而失其实也。致虚是书，犹不失魏氏之本旨。其牵合老、庄、佛氏之书，皆指为金丹之说，则未免附会。学术各有源流，非惟佛、道异涂，即道家不能概以一轨也。

△《清微仙谱》一卷、《附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陈采撰。采，建安道士。是书自序，道教启於元始，一再传至老君，分为四派，曰真玄，曰太华，曰关令，曰正一。十传至清微侍元昭凝元君，复合於一。

元君，零陵女子也。继是八传，至混隐真人南公。南公传雷困黄先生，黄传之於采，因著是谱。其所序四派传授，亦不甚明了。大概今所云全真者，乃关令派；张道陵者乃正一派。四派皆可以有清微之名，而采又自以会合四派别为清微派也。

后附道迹灵仙记一卷，上清后圣道君列记一卷，洞玄灵宝三师记一卷，每卷各编为一、致一、有一、有二等号。盖自道藏抄出别行者也。

△《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附《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元道士李道谦编。《终南山说经台历代仙真碑记》，元道士朱象先编。终南山楼观为尹喜故居，故其徒目曰祖庭。是编载历代羽流居是观者。道谦所编，皆金、元人。象先所纂，则自尹喜而下，周、汉以来人也。

象先自跋云，楼观先师传者，尹喜之弟尹轨所撰。至唐有尹文操者，续纪三十人，各列一传，为书三卷。今碑记仅一卷，而有三十五人。盖象先节录文操所传，又增入文操等五人耳。所言多涉神怪。异学之徒，自尊其教，不足与辨真伪也。

△《甘水仙源录》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道士李道谦撰。自老子言清静，佛言寂灭，神仙家言养生术，而张鲁等教人以符篆祈祷之事，四者各别。至金源初，咸阳人王嘉弃家学道，状若狂疾。正隆中自称遇仙人於甘河镇，饮神水，疾愈，遂自号重阳子。大定中聚徒宁海州，立三教平等会，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而自名其教曰全真。

元兴之后，其教益盛。都印《三馀赘笔》曰：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锺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操授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白玉蟾，玉蟾授彭偃。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处机，次谭处端，次刘处玄，次王处一，次郝大通，次马珏及珏之妻孙不二。此外又有所谓全真者，其名始嘉。盖嘉大定中抵宁海州，马珏夫妇筑菴事之，题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号全真道士云云。其说甚详，然孰见其授受乎？厥后三教归一之说，浸淫而及於儒者。

明代讲学之家矜为秘密，实则嘉之绪馀耳。是书作於至元中，集文士所为碑记诗歌，合为此编。以其源出重阳子，故取甘河镇神水之事名焉。

△《玄品录》五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元张雨撰。雨字伯雨，一字天雨，别号贞居子，钱塘人，宋崇国公九成后也。年二十馀，弃家为道士。往来华阳、云右间，自称句曲外史。能诗词，工书翰，当时虞集、杨维桢亟称之。是编载历代道家者流，起周迄宋，列为十品，曰道品、道权、道化、道儒、道术、道隐、道默、道言、道质、道华，得百三十五人。然书名玄品，自应以清静为宗，故曹参、张良之流可以类入。至於神仙方士，别自成家；隐士逸人，各为一传；溷而一之，已昧老氏之宗。乃至范蠡权谋之士，鬼谷捭阖之师，亦复借材，未知其可。蒐罗虽富，难免芜杂之讥矣。又雨自序中称题曰《玄史》，今标题之目与序不同，岂书后改名，而序则偶未及改欤？

△《徐仙翰藻》十四卷、附《赞灵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至元乙未福州教谕周壮翁序，似元时旧本矣。所载皆唐末徐温二子知证、知谔诗文，称降神於闽所作，然不言其所自来。考第三卷塞谤文中有今之箕笔语，乃知皆附乱书也。考倪岳集有《正祀典疏》，其第十条云，金阙上帝、玉阙上帝。谨案《大明一统志》，福州府闽县南旧有洪恩灵济宫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阙、玉阙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时徐温子，曰知证，封江王；曰知谔，封饶王。常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图像以祀，宋赐今额。又考御制碑文云，太宗文皇帝临御之十有五年，适遇疾弗愈，百药罔效。或有言神灵验者，祷之辄应，脱然卒复。於是大新闻地庙云云。又《春明梦馀录》载刘健革除滥祀疏云，谨案正史载徐温养子知诰篡伪吴王，杨氏诸子皆为节度使。知证夭死，知谔病死。五代石晋时无故立庙，称之为神。成化末年，加为上帝云云。是徐仙之祀肇於晋，显於宋，而大盛於明。此书元人辑之，明人刊之，盖有以矣。后附《赞灵集》四卷，皆颂神之文，其中无一知名者。盖未有端人正士肯列名於此等书也。

△《周颠仙传》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纪周颠仙事迹。颠仙，建昌人。少得狂病，其踪迹甚怪。初谒太祖於南昌，随至金陵。后从征陈友谅，旋即辞去。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亲制此传，命中书舍人詹希庾书之，勒石庐山。后人录出别行，并附以太祖御制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群仙诗及亦脚僧诗各一首。《明史方技传》叙周颠事，即据此文也。

△《神隐志》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宁王权撰。权有《汉唐秘史》，已著录。此书多言神仙隐逸摄生之事。权本

封大宁，为燕王所劫，置军中，使草檄。永乐元年，改封南昌。会有谤之者，乃退讲黄、老之术，自号臞仙，别构精庐，颜曰神隐，并为此书以明志。永乐六年上之。盖借此韬晦以免患，非真乐恬退者也。

△《修龄要指》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冷谦撰。谦字启敬，嘉兴人。洪武初官太常协律郎。世或传其仙去，无可质验也。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所言皆养生调摄之事，如十六段锦、八段锦之类，汇辑成编。疑亦依托。

△《鹤林类集》（无卷数，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道士郭本中、步履常同编。以述其师周玄真之灵异者也。玄真字元初，吴县人，居玄妙观。以雨旻祈祷颇有应验，故一时文士多以诗文投赠。本中等因萃为是编。又以玄真所授五雷法本於宋道士王文卿、莫起炎二人，故卷首先列二人绘像及事迹碑传像赞，以明渊源所自云。

△《龙门子凝道记》二卷（内府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洪武圣政记》，已著录。是书乃元至正间濂入小龙门山所著。有四符、八枢、十二微，总二十有四篇，盖道家言也。旧载《潜溪集》中。嘉靖丙辰与刘基《郁离子》合刻於开封，李濂为之序。

△《实地论》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有永乐乙酉自序，称养和子题。不知何许人也。上卷二篇，曰一宗，阐寡欲延年之旨；曰二要，言导引服食之事。下卷二篇，曰辨惑，斥烧炼之妄；曰破邪，诋御女之非。大旨谓清静以葆元神为道家之实地，一切异术皆虚幻之谈云。

△《霞外杂俎》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铁脚道人撰。有敖英序，称嘉靖丁酉泊舟空舸滩，遇仙翁所授。又有后跋，称铁脚道人姓杜氏，名巽才，魏人。亦未详其信否也。所言皆养生术，大旨阐黄老恬静之理。

△《至游子》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凡十有三篇，下卷凡十有二篇。大旨主於清心寡欲，而归於坎离配合，以保长生，且力辟容成御女之术，言颇近正。惟上篇多取佛经，而复附会以儒理，故谓颜子之不改其乐与庄子、竺乾氏皆殊涂而同归。《朱子语录》谓今世佛经皆六朝文士剽剟庄、老以润色之。此编又摭释典以为道书，盖二氏本出一源，宜相假借。至援儒以入之，则陋见也。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谓原书不著名氏。考宋曾慥号至游子，慥尝作《集仙传》，盖亦好为道家言者，则似乎当为慥作。然玉芝篇首引朝玄子，注曰，陈举宝，元人，则明人所撰矣。毛渐传《三坟》，世以为即出於浙；张商英传《素书》，世以为即

出於商英；然则是书也，其亦汝循所托名欤？

△《诸真玄奥集成》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土韦）编。第一卷为宋张伯端《金丹》四百字，解者为黄自如。第二卷为石泰《还源篇》，泰字得之，号杏林。第三卷为薛式《还丹复命篇》，式字道源，又号紫贤，尝受诀於石泰。第四卷为陈楠《翠虚篇》，楠号泥丸。第五卷为《金液还丹印证图》，序称龙眉子，不著名氏，据林净后序，龙眉子之师为翁葆光，即注悟真篇者。第六卷为《白玉蟾指玄篇》，白玉蟾即葛长庚，尝受诀於陈楠，楠受之於薛式。第七卷为萧廷之《金丹大成集》，廷之号紫虚。第八卷为赵友钦《仙佛同源》，友钦即赵缘督，尝作革象新书者。第九卷为许逊《石函记》上下篇，逊即道家所谓旌阳真人也。宋、元之间以仙佛著称者，若石泰、薛式、陈楠、葛长庚之流，其源皆出於张伯端、萧廷之、赵友钦，所言亦皆悟真篇之旨。

其仙佛同源一篇，繁称博引，谓仙佛皆有入室求丹之事。再传为陈致虚《金丹大要》，其发明仙佛同源之义尤详。但以为即释氏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旨，则未知其果合否也。

△《群仙珠玉集成》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第一卷赋二十二篇，第二卷论十七篇，第三卷歌词六十六首，第四卷为钱道华《敲爻歌注》、李光元《海客论》。大概恍惚不可究诘，其词亦多涉於鄙俚。

△《悟真篇注解》三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张位注。位有《问奇集》，已著录。是编前有位序，谓《悟真篇》自叶文叔著外传，紊乱真经，使学者愈增惑误。故分此书为三，而又撰直指、详说、三乘秘要诸论，附於卷末。

△《玉洞藏书》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堪撰。堪号楚愚，应城人。书首何思沛序，称其屡失利於棘闱，则尝为诸生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前二卷取宋张伯端《悟真篇》，句为笺释，而附以诸仙修炼之说，后二卷则注汉魏伯阳《参同契》、《三相类》。其以《三相类》为淳于叔通作，用杨慎本也。

△《黄白镜》一卷、《续黄白镜》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文烛撰。文烛字晦卿，自号梦觉道人，丹徒人。其第一卷专言丹汞之术，谓土禀中央之气，色象故黄。铅禀西方之气，色象故白。黄者为药，白者为丹。

一药一丹，是谓黄白。自取药以至成仙，按其次序，分二十六条。前后有自序、自跋。其续编一卷则醒醒歌二十七则，水心篇五十则。卷末亦有自跋云，昔

余遭刘青田累，几成孔北海祸。姑苏拙老独不避去，由是多老遂欲以修炼胎仙之法告之，故续此镜。题万历辛丑午月，然距刘基二百馀年，而称受其累为不可解。大抵荒诞之谈也。

△《观化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约佶撰。约佶号云仙，又号弄丸山人，靖江王守谦之裔。居於广西。集中所载诗，皆论内丹之旨。篇首有三图，亦内养之法。原序称其得僧古光之传，盖专以修炼为事者。前有刑部郎中袁福徵序，称其别有诗集行世，又精於绘素云。

△《含玄子》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枢生撰。枢生字彦材，太仓人。是书仿《庄子》体例，自一卷至八卷为内篇，九卷、十卷为外篇，十一卷、十二卷为馀篇。其内篇大旨，皆言习静养生，修仙修佛之说。谓心中真灵种子，毫末不许外佚，则吾身之气与天地之气淡漠而合一。前后立言，皆本此意。然衍为八卷，不免有繁冗重复之弊。外篇多言历代帝王之事，间及於饮食植物之类，则随笔杂记也。馀篇意主发明五经，而究多剿袭，亦时伤穿凿。如论《易》之诸卦，圣王纯乾也，佛纯坤也，仙复也，水仙姤也，僧剥也。道士夬也，於义亦难通矣。

△《香案牍》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述神仙故事，自轩辕以下凡七十二人，皆自《列仙传》、《集仙传》诸书中抄撮成编，了无义例。末有王衡跋，称乙未正月继儒以此书寄衡云云。盖衡尝以书抵继儒，约为杨许碧落之游，故继儒以此相报也。然继儒声气通天下，与栖神山泽，吐纳清虚者，其趣固不同矣。

△《养生肤语》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陈继儒撰。以寡欲保神及起居调摄诸法为养生之要。杂采史传说部及前人绪论，大抵习见语也。

△《化机汇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段元一撰。元一字思真，号涵虚子，又号永明道人，自称北郡人。明无北郡，不知为何地也。自云一行作令，遂归林下，则尝官知县矣。其书成於崇祯元年，摭拾道藏之言，以端的上天梯五字为号，列为五卷。凡六十四篇，皆内丹诀也。其序称亲请正於吕洞宾，殆为乩仙幻术所惑。所列编次姓名，有新安吕维祺，自称纯阳子二十六世从孙。维祺儒者，且殉节名臣，不知何以如是也，其托名耶？

△《含素子麈谭》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朱清仁撰。清仁号怀白，别号含素子，黄州人。流寓南昌为道士。此书分条

劄记，而以类分为十篇，曰行品，曰玄真，曰圣居，曰佛说，曰审世，曰博论，曰迂言，曰地形，曰杂记，曰疣批。疣批即诸篇之自评，汇之於末，其实九篇也。

其说有颇切事理者，然大旨出於黄、老。艾南英序取其辟佛，然清仁为道士，自争释、老之胜负，非儒者之辟佛。其地形一篇杂采《山海经》、《神异经》及道家附会之说，绘为地图，尤为谬诞。

△《引年录》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靖江朱应鼎撰。前有自叙，不著时代年月。书中引李时珍《本草纲目》，则万历后人也。大旨讲养生之术，故以引年为名。上卷分天地、时令、居处、服饰、人事五类，下卷分饮馔、穀、菜、果、草、木、鳞介、禽、兽、虫、服饵、病之药忌十三类。其中如以狗肝合土泥灶，令婢妾孝顺诸条，亦不尽关於养生也。

△《读丹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彭在份撰。在份号从野逸人，莆田人。是书论道家炼丹养生之法。前列道宗，起汉栾巴以下寥寥数则，次总论，次录杜道坚歌，次录白玉蟾玄关秘论。自是以下，皆所自著。详论修炼之法，自习静至昆仑，共分四十四篇。其大旨以断欲清净为宗，以炼气凝神为要云。

△《道书类抄》（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后无序跋，亦无卷数。盖偶於道藏摘取以备观览，非欲勒为成书者也。

△《摄生要语》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息斋居士撰。不著名氏。所载调摄之方，皆杂引旧文，无所论断。

△《二六功课》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石室道人撰，不著名氏。所录自辰至卯凡十二节，各有调摄事宜。盖道家导引术也。

△《列仙通纪》六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大训撰。大训字六诘，吴县人。是书采摭道藏神仙故实，始於黄帝，次为穆天子传，次为广黄帝本行记，次为元始上真众仙记，次为老子史略，次关尹子以下至孙仙姑，凡八百七十七人。往往时代参错，莫明其例。次以文昌化书，次以玄天上帝启圣录，次以金莲正宗，次以纯阳神化妙道通纪，次以六仙外传、桓真人昇仙记、洞天福地记、十洲记、阎祖师传、吴许二真君传、群仙总会录。

前有华亭王宗熙、王辰熙二序，并称亲见许旌阳。辰熙又称见潜山司命神，与其兄宗熙对谈。其言尤怪异无稽。二序皆不署年月。考此书先刊於崇祯庚辰

，名《神仙通鉴》，卷数相符。则序中所谓壬午者，崇祯壬午。己丑，盖先刊於明，名《神仙通鉴》。至国朝版毁重刊，改此名云。

△《真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葆真子所留真诠，余旧尝删节之，犹病其多。今重为订正，撮其要旨云云。后跋题丁酉立秋前二日梦觉子书，亦不知为谁。又一行署酉岩山人四字，知为无锡秦氏抄本，则丁酉当为顺治十四年也。其书皆言炼气还丹之术，大旨依傍《道德经》、《阴符经》而傅合以《易》义。较道家荒诞之说，颇为近理。

△《果山修道居志》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叶鈇撰。鈇有《续小学》，已著录。果山在嘉兴，鈇卜居其地，创修道居。此其所自为志也。其所居以释教、道教与儒教合为一堂，殊为乖诞。后一卷为同时诸人赠言，亦大抵荒谬之谈。盖明林兆恩等之流亚也。

△《得一参五》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中贞撰。中贞，会稽人。卷末有许尚质所作中贞小传，称尝遇紫清真人白玉蟾，因得仙术。盖妄人也。是书阐明修炼之旨，所注《阴符经》、《道德经》各一卷，《参同契》三卷，《黄庭经》、《悟真篇》各一卷，为书凡五，故以得一参五名。案《阴符经》、《道德经》皆黄、老之言，无所谓丹法也。自宋夏尚鼎始以《阴符》言内丹，葛长庚又以《道德经》言内丹，而宗旨大变。中贞以《阴符经》所言九窍三要为火候之诀，《道德经》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为金丹之母。盖因二家之书而衍之，即在道家亦旁支别解而已。

△《万寿仙书》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无极编。无极字若水，金坛人。是书裒辑调息导引之法，而崔子玉《座右铭》、范尧夫《布衾铭》之类亦采入焉。盖守静默，寡嗜欲，为黄、老养生之本。其文虽似不伦，而其理实一家之学也。

——右“道家类”一百部，四百六十四卷，内四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集部

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一

○集部总叙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馀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书无称屈原、宋玉工赋者。洎乎汉代，始有词人。

迹其著作，率由追录。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遗书。魏文帝亦诏天下上孔融文章。

至於六朝，始自编次。唐末又刊板印行。（事见贯休《磬月集序》。）夫自编

则多所爱惜，刊板则易於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兹其故欤！然典册高文，清词丽句，亦未尝不高标独秀，挺出邓林。此在翦刈卮言，别裁伪体，不必以猥滥病也。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觞咏於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集》惟录乡人，《篋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金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其声气攀援，甚於别集。要之，浮华易歇，公论终明，岿然而独存者，《文选》、《玉台新咏》以下数十家耳。诗文评之作，著於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鍾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馀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於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於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

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

○楚辞类

哀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杨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补之、朱子皆尝续编，然补之书亦不传，仅朱子书附刻《集注》后。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於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於词赋矣。今并刊除，杜窜乱古书之渐也。

△《楚辞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汉王逸撰。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文苑传》。旧本题“校书郎中”，盖据其注是书时所居官也。初，刘向哀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

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其《九思》之注，洪兴祖疑其子延寿所为。然《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即有自注，事在逸前。谢灵运作《山居赋》，亦自注之。安知非用逸例耶？旧说无文，未可遽疑为延寿作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古文楚辞释文》一卷，其篇第首《离骚》，次《九辨》、《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迥与今本不同。兴祖据逸《九章》注中，称皆解於《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后。

振孙又引朱子之言，据天圣十年陈说之序，谓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知今本为说之所改。则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又黄伯思《东观馀论》谓逸注《楚辞》，序皆在后，如《法言》旧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则不但篇第非旧，并其序亦非旧矣。然洪兴祖《考异》，於“离骚经”下注曰：“释文第一”，无“经”字。而逸注明云：“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

则逸所注本确有“经”字，与释文本不同。必谓《释文》为旧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说可也。逸注虽不甚详核，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韵。如“哀愤结縉，虑烦冤也。

哀悲太息，损肺肝也。心中结屈，如连环也”之类，不一而足。盖仿《周易象传》之体，亦足以考证汉人之韵。而吴棫以来谈古韵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楚辞补注》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洪兴祖撰。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有兴祖手帖跋，称为“洪成季庆善”，未之详也。丹阳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历官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后忤秦桧，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周麟之《海陵集》有兴祖《赠直敷文阁制》，极褒其编纂之功。盖桧死乃昭雪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列《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称“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十卷。凡诸本异同，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成书又得姚廷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於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云云。则旧本兼载释文，而《考异》一卷附之，在《补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后人毛表字奏叔依

古本是正印记，而《考异》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谁所窜乱也。又目录后有兴祖《附记》，称鲍钦止云：“《辨骚》非《楚辞》本书，不当录。班固二序，旧在《九叹》之后，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离骚》之末有班固二序，与所记合。而刘勰《辨骚》一篇仍列序后，亦不详其何故。岂但言其不当录，而未敢遽删欤？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兴祖是编，列逸注於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於后，於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亦异乎明代诸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於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故陈振孙称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注》，亦多取其说云。

△《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内府藏本）

宋朱子撰。以后汉王逸《章句》及洪兴祖《补注》二书详於训诂，未得意旨。乃隐括旧编，定为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为《离骚》，宋玉以下十六篇为《续离骚》。随文诠释，每章各系以兴、比、赋字，如《毛诗》传例。其订正旧注之谬误者，别为《辨证》二卷附焉，自为之序。又刊定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录荀卿至吕大临凡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亦自为之序。

《楚辞》旧本有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晁本删《九思》一篇。是编并削《七谏》、《九怀》、《九叹》三篇，益以贾谊二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以“《七谏》以下，词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病而呻吟者也”。晁氏《续离骚》凡二十卷，《变楚辞》亦二十卷。《后语》删为六卷，去取特严。而扬雄《反骚》为《旧录》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谓：“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曰：“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然则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

固不必於笺释音叶之间，规规争其得失矣。

△《离骚草木疏》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吴仁杰撰。仁杰有《古周易》，已著录。是编末有仁杰庆元丁巳自序，谓梁刘杳有《草木疏》二卷，见於本传。其书已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杰独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谓《离骚》之文，多本《山海经》，故书中引用，每以《山海经》为断。若辨“夕揽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为据，驳王逸旧注之非。其说甚辨。然骚人寄兴，义不一端。琼枝、若木之属，固有寓言；澧兰、沅芷之类，亦多即目。必举其随时抒望，触物兴怀，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灵均所赋，悉出伯益所书，是泽畔行吟，主於侈其博

贍，非以写其哀怨，是亦好奇之过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以视陆玑之疏《毛诗》、罗愿之翼《尔雅》，可以方轨并驾，争鹜后先，故博物者恒资焉。迹其赅洽，固亦考证之林也。此本为影宋旧钞，未有庆元庚申方灿跋。

又有校正姓氏三行。盖仁杰官国子学录时，属灿刊於罗田者。旧版散佚，流传颇罕。写本仅存，亦可谓艺林之珍笈矣。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国朝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云从字尺木，当涂贡生。考《天问序》，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譎佹及古圣贤怪物异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是《天问》一篇，本由图画而作。后世读其书者，见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虫鱼、草本与凡可喜、可愕之物，无不毕备，咸足以扩耳目而穷幽渺，往往就其兴趣所至，绘之为图。

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长。特所画不过一篇一章，未能赅极情状。云从始因其章句，广为此图。当时咸推其工妙，为之镌刻流传。原本所有，只以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合绘一图，冠於卷端。及《九歌》为九图，《天问》为五十四图。

而《目录》、《凡例》所称《离骚经》、《远游》诸图，并已阙佚。《香草》一图，则自称有志未逮。核之《楚辞》篇什，挂漏良多。皇上几馀披览，以其用意虽勤，而脱略不免。特命内廷诸臣，参考厘订，各为补绘。於《离骚经》则分文析句，次为三十二图。又《九章》为九图，《远游》为五图，《九辨》为九图，《招魂》为十三图。《大招》为七图，《香草》为十六图。於是体物摹神，粲然大备。不独原始要终，篇无剩义；而灵均旨趣，亦藉以考见其比兴之原。仰见大圣人游艺观文，意存深远；而云从以绘事之微，荷蒙宸鉴，得为大辂之椎轮，实永被荣施於不朽矣。

△《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楚辞馀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通行本）国朝蒋骥撰。骥字涑溱，武进人。是书《自序》题康熙癸巳，而《馀论》上卷有“庚子以后复见安溪李氏《离骚解义》”之语，盖《馀论》又成於注后也。注前冠以《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以考原事迹之本末。次以《楚辞》地理，列为五图，以考原涉历之后先。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徵实之谈，终胜悬断。《馀论》二卷，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同异。其间诋诃旧说，颇涉轻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亦几同戏剧，皆乖著书之体。而汰其冗芜，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说韵》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异，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

，以攻顾炎武、毛奇龄之说。夫“双声互转”、“四声递转”之二例，沙随程迥已言之，非骥之创论。然实不知先有声韵，后有字母，声韵为古法，字母为梵学，而执末以绳其本。至於五方音异，自古已然，不能谓之不协，亦不能执以为例。黄庭坚词用蜀音，以“笛”韵“竹”。《林外词》用闽音，以“扫”韵“锁”。是可据为典要，谓宋韵尽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数叶，亦如今韵一字而重音。“佳”字“佳”、“麻”并收，“寅”字“支”、“真”并见，是即其例。使非韵书俱在，亦将执其别音攻今韵之部分乎？盖古音本无成书，不过后人参互比较，择其相通之多者，区为界限。犹之九州列国，今但能约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牙相错之形。骥不究同异之由，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以其引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故仍从原本，与《馀论》并附录焉。

——右“楚辞类”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楚辞类存目△《天问天对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易传》，已著录。是书取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比附贯缀，各为之解。已载入《诚斋集》中，此其别行本也。训诂颇为浅易。其间有所辨证者，如《天问》“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引《庄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证王逸注“电光”之误。特因《天对》“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而为之说。又如《天问》“鲧鱼何所，魍堆焉处”，独谓“堆”当为“雀”，“魍雀在北号山，如鸡虎爪食人”，证王逸注“奇兽”之误。亦因《天对》“魍雀在北号，惟人是食”而为之说。未尝别有新义也。

△《楚辞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两淮监政采进本）

明汪瑗撰。瑗字玉卿，歙县人。是书《集解》八卷，惟注屈原诸赋，而宋玉、景差以下诸篇弗与。《蒙引》二卷，皆辨证文义。《考异》一卷，则以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深辟，洪兴祖等谓原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於汨罗之诬。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

△《离骚草木疏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闽中海错疏》，已著录。是书以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多有未备，特於“香草”类增入麻、柘、黍、薇、藻、稻、粢、麦、粱八种，於“嘉木”类增入枫、梧二种。其馀於仁杰疏多所删汰。自谓明简过之，而实则反失之疏略。又每类冠以《离骚》本文及王逸《注》，拟於诗之《小序》

，亦无关宏旨，徒事更张。至仁杰谓宿莽非卷菴，斥王逸《注》及郭璞《尔雅注》之误。

本峻是书，引罗愿《尔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宁乡草名卷菴，江淮间谓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说。不免自相刺谬，尤失於考证矣。

△《楚骚协韵》十卷、附《读骚大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屠本峻撰。此本惟题曰屠峻，盖未改名以前刻也。本峻以朱子《楚辞集注》韵为未备，故广为此书。然所增实未尽当。古无韵书，各以方音取读。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异。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维庚寅吾以降”，“降”读户工切。又“重之以修能，纫秋兰以为佩”，“能”读奴来切。皆古音也。至“肇锡予以嘉名，字余曰灵均”，则方音矣。江以南“真”、“庚”互叶，今世尚然。本峻必读名弥延反、均居员反，殊为牵合。本峻又好取《说文》字体改今楷法，以为楚骚文字在小篆未变之前，写《楚辞》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虽用隶书，然宜以六书善本正其差讹。夫隶体与分草之兴，初不相远。且意取简易，与篆固殊。若尽依《说文》改变形体，以为能守六书之义，转为烦重。则但作篆可耳，奚以隶为？是亦好奇之过也。

△《楚辞听直》八卷、《合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有《诗经考》，已著录。崇祯中，文焕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盖借屈原以寓感。其曰“听直”，即取原《惜诵》篇中“皋陶听直”语也。其例凡评谓之“品”，注谓之“笺”。《九歌》、《九章》诸篇标题下又有“总品”。其篇次首《离骚》，次《远游》，次《天问》，次《九歌》，次《渔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据王逸之注，以《大招》或称屈原。

又据司马迁《屈原贾生传赞》有“读原《离骚》、《招魂》、《哀郢》”语，并以《大招》、《招魂》附於篇末，与旧本皆异。《合论》一卷，即以发明“听直”之旨。有合论一篇者，《听离骚》、《听远游》、《听天问》、《听九歌》、《听卜居、渔父》、《听九章》、《听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论全书者，《听忠》、《听孝》、《听年》、《听次》、《听复》、《听芳》、《听玉》、《听路》、《听女》、《听礼》十篇是也。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尽屈原之本意。其词气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习也。

△《楚辞评林》八卷（内府藏本）

明沈云翔编。云翔字千仞，庆城人。是书成於崇祯丁丑。因朱子《集注》杂采诸家之说，标识简端，冗碎殊甚。盖坊贾射利之本也。

△《天问补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以朱子《楚辞集注》於《天

问》一篇多所阙疑，又谓世或牵引《天问》，造饰褻积，因以为说，而浅陋者更且牵引而注之。奇龄喜摭朱子之失，故为之补注。前为《总论》，后凡三十四条，皆先列《天问》原文，次列《集注》，而后以补注继之。亦间有所疏证。

然语本恍惚，事多奇诡，终属臆测之词，不能一一确证也。

△《楚辞灯》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林云铭撰。云铭字西仲，侯官人。顺治戊戌进士。官徽州府通判。王晫《今世说》称：“云铭少嗜学，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汤请浴，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为‘书痴’。”然观所著诸书，实未能深造。是编取《楚辞》之文，逐句诠释。又每篇为《总论》，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江宁朱冀尝作《离骚辨》一卷，攻云铭之说甚力。然二人均以时文之法解古书，亦同浴而讥裸裎也。其於《九章》篇次，自《涉江》以下，皆易其旧。曰《惜诵》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涉江》第四、《橘颂》第五、《悲回风》第六、《惜往日》第七、《哀郢》第八、《怀沙》第九。考王逸注称：“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盖以《九章》皆放江南时作。云铭此编，谓《惜诵》为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而作，时但见疏而未尝放。本传所谓“不复在位者”，以不复在左徒之位，未尝不在朝也。其《思美人》、《抽思》乃怀王置之於外时作，然此时在汉北，尚与江南之野无涉。惟《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六篇，始是顷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说来，既与本传使齐及谏释张仪、谏入武关数事不相碍；且与《思美人》、《抽思》章称“造都为南行，朝臣为南人”及“来集汉北”等语、《哀郢》章“仲春东迁，逍遥来东，西思故都”等语，一一印合云云。然此说本明黄文焕《楚辞听直》，亦非其创解也。

△《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案《史记》但称“屈原著《离骚》”，至王逸注本，始於《离骚》加“经”字，而《九歌》、《九章》加“传”字。此称《离骚经》，从逸本也。所注皆推寻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颇简要。然《楚辞》实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至《国殇》、《礼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纪数，实其大凡之名，犹《雅》、《颂》之称“什”。

故篇十有一，仍题曰“九”。光地谓当止於九篇，竟不附载，则未免拘泥矣。

△《离骚经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燏如撰。燏如字文辏，淳安人。康熙丙戌进士。官丰润县知县。是编所解甚略，无所考证发明。原附刻《集虚斋学古文》后，今析出别著录焉。

△《离骚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成天撰。成天字良哉，娄县人。雍正庚戌进士。官翰林院侍讲。是编成於乾隆辛酉。大旨深辟王逸以来求女譬求君之说，持论甚正。然词赋之体与叙事不同，寄托之言与庄语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张反覆，迥出於蹊径之外，而曲终乃归於本意。疏以训诂，核以事实，则刻舟而求剑矣。《离骚》之末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即终之以“乱曰”云云，大意显然，以前皆文章之波澜也。不通观其全篇，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实之，反诋古人之疏舛，是亦苏轼所谓“作诗必此诗”也。

△《楚辞九歌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成天撰。其说以《湘君》、《湘夫人》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并十一篇为九，以合《九歌》之数。说尚可通。至於每篇所解，大抵以林云铭《楚辞灯》为蓝本，而加以穿凿附会。如《河伯篇》云：“九河属韩、魏之境，而昆仑在秦之墟。韩、魏不能蔽秦，而东诸侯始无宁日。‘与女游兮九河’，武关之要盟也。‘冲风起兮横波’，伏兵之劫行也。‘登昆仑兮四望’，留秦而不返也。‘灵何为兮水中，朝章台如藩臣’，不与抗礼也。‘与女游兮河渚，流澌纷兮来下’，冬卒而春归其丧也。”则全归之於怀王。又《山鬼篇》云：“楚襄王游云梦，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则又归之於巫山神女。屈原本旨，岂其然乎！

△《读骚列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成天撰。此书又举《九章》以下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评其大意。谓《离骚》之作在顷襄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怀王，力辟《史记》记事之谬。谓《九章》《惜诵》、《惜往日》二篇为伪托，定为河洛间人所作。谓《卜居》亦为伪托，定为战国人所作。谓《渔父》即庄周。谓《招魂》、《大招》皆招怀王。

其说皆不免武断。至《思美人》篇“托玄鸟而致词”句，谓因张仪生出“鸟”字，因商於生出“玄鸟”字，其说尤不可解矣。

△《离骚中正》（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林仲懿撰。仲懿有《南华本义》，已著录。是编首载《读离骚管见》数则，谓屈原之赋以执中为宗派，主敬为根柢。自叙学问本领，陈述帝王心法，与四子书相表里。其说甚迂，故所释类多穿凿。如释“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谓屈子窃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则、灵均，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骚人之本意乎？

△《屈骚心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号梅皋，衢州西安人。是编成於乾隆甲子，因林云铭《楚辞灯》而改订之。据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见惟朱子、来钦之、黄维章三家本。其论韵称沈约为晋人。所引据者亦不过李渔《笠翁诗韵》、蔡方炳《广舆记》诸书。前有毛以阳评，谓朱子未暇注《楚辞》，今本出后人之附会，尤不知何据也。

△《楚辞新注》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屈复撰。复字悔翁，蒲城人。是编采合《楚辞》旧注，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复颇工诗，故能求骚人言外之意，与拘言诠、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师心，亦往往臆为变乱。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二句，指为衍文。《天问》一篇，随意移置其前后，谓之错简。《九歌》末《礼魂》一章，欲改为《礼成》，以为《九歌》之“乱辞”。大抵皆以意为之，无所依据也。

△《楚辞章句》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有《春秋义解》，已著录。是书就诸本字句异同。参互考订，亦颇详悉。然不注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据。至於篇章次第，窜乱尤多。如二卷《九歌》内《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标题，而删除《湘夫人》、《少司命》之名，称《湘君》前后篇、《司命》前后篇。六卷《九章》内删《抽思》、《橘颂》之目，统为《哀郢》，又移置其先后。均不知何据。又误以《史记》叙事之文为屈平之语，遂合《渔父》、《怀沙》为一篇。

删去《渔父歌》，而增入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九字，尤以意为之也。

——右“楚辞类”十七部，七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别集类一集始於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

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於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唐宋以后，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旧编日减，岂数有乘除欤？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其馀可传可不传者，则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异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扬子云集》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汉扬雄撰。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雄集五

卷。其本久佚。宋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已非旧本。明万历中，遂州郑朴又取所撰《太玄》、《法言》、《方言》三书及类书所引《蜀王本纪》、《琴清英》诸条，与诸文赋合编之，厘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诸箴，《古文苑》及《中兴书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读书志》称二十八篇，多《司空》、《尚书》、《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复益以《太官令》、《太史令》为三十篇。考《后汉书班固传》注引雄《尚书箴》，《太平御览》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则朴之所增，未为无据。然考《汉书胡广传》，称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则汉世止二十八篇。刘勰《文心雕龙》称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则又亡其三，不应其后复出。且《古文苑》载《司空》等四箴，明注崔駰、崔瑗之名。

叶大庆《考古质疑》又摘《初学记》所载《润州箴》中乃有“六代都兴”之语，则诸书或属误引，未可遽定为雄作也。是书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笔乘之文。谓“《汉书》载雄仕莽，作符命投阁，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考雄至京见成帝，年四十余。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计五十有二岁。以五十二合四十余，已近百年，则与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则雄来必在永始之前，谓雄为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

近人多祖其说，为雄讼枉。案《文选》任昉所作《王文宪公集序》“家谍”字下，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曰：“子云家谍言，以甘露元年生。《汉书成帝纪》载，行幸甘泉、行幸长杨宫并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与四十余之数合。其后元延凡五年，绥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寿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婴凡三年，王莽始建国凡五年，积至天凤五年，正得七十一年，与七十一卒之数亦合。其仕莽十年，毫无疑义。”竑不考祠甘泉、猎长杨之岁，而以成帝即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谬殊甚。惟王音卒岁，实与雄传不合。然“音”字为“根”字之误，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载今本《汉书》注中，竑岂未见耶？

△《蔡中郎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汉蔡邕撰。《隋志》载后汉左中郎将蔡邕集十二卷。注曰梁有二十卷，录一卷。则其集至隋已非完本。《旧唐志》乃仍作二十卷，当由官书佚脱，而民间传本未亡，故复出也。《宋志》著录仅十卷，则又经散亡，非其旧本矣。此本为雍正中陈留所刊。文与诗共得九十四首。证以张溥《百三家集》刻本，多寡增损，互有出入。卷首欧静序论姜伯淮、刘镇南碑断非邕作。以年月考之，其说良是。

张本删去刘碑，不为未见。然以伯淮为邕前辈，宜有邕文，遂改建安二年为熹平二年，则近於武断矣。张本又载《荐董卓表》，而陈留本无之。其事范书不载，或疑为后人贗作。然刘克庄《后村诗话》已排诋此表，与扬雄《剧秦美新》同称。

则宋本实有此文，不自张本始载。后汉诸史，自范、袁二家以外，尚有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崧、司马彪诸家，今皆散佚，亦难以史所未载，断其事之必无。或新本刊於陈留，以桑梓之情，欲为隐讳，故削之以灭其迹欤？

△《孔北海集》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汉孔融撰。案魏文帝《典论论文》称“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后汉书》融本传亦曰：“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少府孔融集九卷。注曰梁十卷，录一卷。则较本传所记已多增益。新、旧《唐书》皆作十卷，盖犹梁时之旧本。《宋史》始不著录，则其集当佚於宋时。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书三篇、奏事二篇、议一篇、对一篇、教一篇、书十六篇、碑铭一篇、论四篇、诗六篇，共三十七篇。其《圣人优劣论》，盖一文而偶存两条，编次者遂析为两篇，实三十六篇也。张溥《百三家集》亦载是集，而较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教》、《告高密县僚属》二篇。大抵据拾史传类书，多断简残章，首尾不具。

不但非隋唐之旧，即苏轼《孔北海赞序》称读其所作《杨氏四公赞》，今本亦无之。则宋人所及见者，今已不具矣。然人既国器，文亦鸿宝。虽阙佚之馀，弥可珍也。其六言诗之名见於本传，今所传三章，词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贗托融作以颂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流传既久，姑仍旧本录之，而附纠其伪於此。集中诗文，多有笺释本事者，不知何人所作。奏疏之类，皆附缀篇末。书教之类，则夹注篇题之下。体例自相违异。今悉夹注篇题之下，俾画一焉。

△《曹子建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传，景初中，撰录植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隋书经籍志》载《陈思王集》三十卷。《唐书艺文志》作二十卷，然复曰又三十卷。盖三十卷者，隋时旧本；二十卷者，为后来合并重编。实无两集。郑樵作《通志略》，亦并载二本。焦竑作《国史经籍志》，遂合二本卷数为一，称植集为五十卷，谬之甚矣。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作二十卷

然振孙谓其间颇有采取《御览》、《书钞》、《类聚》中所有者。则据摭而成，已非唐时二十卷之旧。《文献通考》作十卷，又并非陈氏著录之旧。此本目录后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犹从宋宁宗时本翻雕。盖即《通考》所载也。凡赋四十四篇，诗七十四篇，杂文九十二篇，合计之，得二百十篇。较魏志所称百馀篇者，其数转溢。然残篇断句，错出其间。如《鹞雀》、《蝙蝠》二赋均采自《艺文类聚》。《艺文类聚》之例，皆标“某人某文曰”云云，编是集者遂以“曰”字为正文，连於赋之首句，殊为失考。又《七哀诗》晋人采以入乐，增减其词，以就音律，见《宋书乐志》中。此不载其本词，而载其入乐之本，亦为舛谬。《弃妇篇》见《玉台新咏》，亦见《太平御览》。《镜铭》八字，反复颠例，皆叶韵成文，实为回文之祖。见《艺文类聚》。皆弃不载。而《善哉行》一篇，诸本皆作古辞，乃误为植作。不知其下所载“当来日大难”，即当此篇也。使此为植作，将自作之而自拟之乎？至於《王宋妻诗》，《艺文类聚》作魏文帝，邢凯《坦斋通编》据旧本《玉台新咏》，称为植作。今本《玉台新咏》又作王宋自赋之诗。

则众说异同，亦宜附载，以备参考，乃竟遗漏，亦为疏略，不得谓之善本。然唐以前旧本既佚，后来刻植集者率以是编为祖，别无更古於斯者。录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嵇中散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晋嵇康撰。案康为司马昭所害，时当涂之祚未终，则康当为魏人，不当为晋人。《晋书》立传，实房乔等之舛误。本集因而题之，非也。《隋书经籍志》载康文集十五卷。新、旧《唐书》并同。郑樵《通志略》所载卷数尚合。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已作十卷。且称康所作《文论》六七万言，其存於世者仅如此，则宋时已无全本矣。疑郑樵所载，亦因仍旧史之文，未必真见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丛书》云：“《嵇康传》曰：‘康喜谈名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史箴》、《声无哀乐论》。’余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才三数首。《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馀言，辩论甚悉。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辽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观楙所言，则樵之妄载确矣。

此本凡诗四十七篇、赋一篇、书二篇、杂著二篇、论九篇、箴一篇、家诫一篇

而杂著中《嵇荀录》一篇，有录无书。实共诗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旧，盖明嘉靖乙酉吴县黄省曾所重辑也。杨慎《丹铅录》尝辨阮籍卒於康后，而世传籍碑为康作。此本不载此碑，则其考核犹为精审矣。

△《陆士龙集》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晋陆云撰。云与兄机齐名，时称“二陆”。史谓其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今观集中诸启，其执辞谏诤，陈议鲠切，诚近於古之遗直。至其文藻丽密，词旨深雅，与机亦相上下。平吴二俊，要亦未易优劣也。《隋书经籍志》载云集十二卷，又称梁十卷，录一卷。是当时所传之本，已有异同。《新唐书艺文志》但作十卷，则所谓十二卷者，已不复见。至南宋时，十卷之本又渐湮没。庆元间，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秘书省，与机集并刊以行。然今亦未见宋刻，世所行者惟此本。考史称云所著文词凡三百四十九篇，此仅录二百馀篇，似非足本。盖宋以前相传旧集，久已亡佚。此特裒合散亡，重加编辑，故叙次颇为丛杂。如《答兄平原诗》二首，其《行矣怨路长》一首乃机赠云之作，故冯惟讷《诗纪》收入机诗内。而此本误作云答机诗。又“绿房含青实”四语及“逍遥近南畔”二语，皆自《艺文类聚》《芙蓉部》、《啸》部摘出，佚其全篇。故《诗纪》以为失题，系之卷末，但注“见《艺文》某部。”此乃直标曰“芙蓉”、曰“啸”，殆明人不学者所编，又出《诗纪》之后矣。特是云之原集既不可见，惟藉此以传什一。故悉仍其旧录之，姑以存其梗概焉。

△《陶渊明集》八卷（内府藏本）

晋陶潜撰。案北齐阳休之序录潜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编比颠乱，兼复阙少。一本为萧统所撰（案古人编录之书亦谓之撰，故《文选》旧本皆题梁昭明太子撰，而徐陵《玉台新咏序》亦称撰录艳歌凡为十卷。休之称潜集为统撰，盖沿当日之称，今亦仍其旧文），亦八卷，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也。休之参合三本，定为十卷，已非昭明之旧。又宋庠《私记》称《隋经籍志》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时所行，一为萧统八卷本，以文列诗前。一为阳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数十本，终不知何者为是。晚乃得江左旧本，次第最若伦贯。

今世所行，即庠称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潜世近，已不见《五孝传》、《四八目》，不以入集，阳休之何由续得？且《五孝传》及《四八目》所引《尚书》自相矛盾，决不出於一手，当必依托之文，休之误信而增之。以后诸本，虽卷帙多少，次第先后，各有不同，其窜入伪作，则同一辙，实自休之所编始。庠《私记》但疑《八儒》、《三墨》二条之误，亦考之不审矣。今《四八目》

已经睿鉴指示，灼知其贗，别著录於子部类书而详辨之。其《五孝传》文义庸浅，决非潜作。既与《四八目》一时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并删除。惟编潜诗文仍从昭明太子为八卷。虽梁时旧第今不可考，而黜伪存真，庶几犹为近古焉。

△《璿玑图诗读法》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康万民撰。万民字无沴，武功人，海之孙也。苏蕙织锦回文，古今传为佳话。刘勰《文心雕龙》称回文所兴，道原为始。则齐、梁之际，尚未见其图。此图及唐则天皇后序，均莫知所从来。考《晋书列女传》载：“苻坚秦州刺史窦滔，有罪徙流沙。其妻苏蕙织锦为回文旋图诗。”无滔镇襄阳及赵阳台逸间事。

又考《晋书孝武帝纪》称：“太玄四年，苻丕陷襄阳。”《苻坚载记》称：“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襄阳。”亦不言窦滔。与序所言，全然乖异。序末称如意元年五月一日。是时《晋书》久成，不应矛盾至此。又其文萎弱，亦不类初唐文体，疑后人依托。然《晋书》称其图凡八百四十字，纵横宛转以读之，文多不录，则唐初实有是图。又李善注江淹《别赋》，引《织锦回文诗序》曰：“窦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苏氏，秦州临去别苏，誓不再娶。至沙漠，更娶妇。苏氏织锦端中作此回文诗以赠之。苻国时人也。”其说亦与《晋书》合，益知诗真而序伪。考黄庭坚诗已用“连波悔过阳台暮雨”事，其伪当在宋以前也。序称其锦纵广八寸，题诗二百馀首，计八百馀言。纵横反覆，皆成章句。黄伯思《东观馀论》谓：“其图本五色相宣，因以别三、五、七言之异。后人流传，不复施采，故迷其句读。”又谓“尝於王晋玉家得唐申誠之释，而后晓然。”今誠本已不传。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为七图。万民更为寻绎，又於第三图内增立一图，并增读其诗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读，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合两家之图，辑为此编。夫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起宗不知何许人。王士禛《居易录》载赵孟頫妻管道昇《璿玑图》真迹，已称起宗道人云云，则其人当在宋元间也。

△《鲍参军集》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鲍照撰。照字明远，东海人。晁公武《读书志》作上党人。盖误读虞炎序中“本上党人”之语。“照”或作“昭”，盖唐人避武后讳所改。韦庄诗有“欲将张翰松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句，押入平声，殊失其实。（案宋《礼部贡举条式》，“齐桓”违讳，作“齐威”，可用於句中，不可押入微韵。）沈约

《宋书》、李延寿《南北史》作於武后称制前者，实皆作“照”，不作“昭”也。照为临川王子瑱参军，没於乱兵，遗文零落。齐散骑侍郎虞炎始编次成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而注曰梁六卷，然则后人又续增矣。此本为明正德庚午朱应登所刊，云得自都穆家。卷数与《隋志》合，而冠以炎序，未审即《隋志》旧本否。考其编次，既以乐府别为一卷，而《采桑》、《梅花落》、《行路难》亦皆乐府，乃列入诗中。唐以前人，皆解声律，不应舛互若此。又《行路难》第七首“蹲蹲”字下注曰：“集作樽樽。”“啄”字下注曰：“集作逐。”使果原集，何得又称“集作”？此为后人重辑之明验矣。然文章皆有首尾，诗赋亦往往有自序、自注，与六朝他集从类书采出者不同。殆因相传旧本而稍为窜乱欤？锺嵘《诗品》云：“学鲍照‘才能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今集中无此一句，益知非梁时本也。

△《谢宣城集》五卷（内府藏本）

齐谢朓撰。朓字元晖，陈郡阳夏人。事迹具《南齐书》本传。案朓以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以选复为中书郎。又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迁尚书吏部郎，被诛。其官实不止於宣城太守。然诗家皆称“谢宣城”，殆以《北楼吟咏》为世盛传耶。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朓集本十卷。楼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赋与诗刊之。下五卷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见本传及《文选》。馀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考锺嵘《诗品》称：“朓极与予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则振孙之言审矣。张溥刻《百三家集》，合朓诗赋五卷为一卷。此本五卷即绍兴二十八年楼炤所刻。前有炤序，犹南宋佳本也。本传称朓“长于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锺嵘《诗品》乃称其“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又称其“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蹶。

过毁过誉，皆失其真。”赵紫芝诗曰：“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

斯於文质升降之间，为得其平矣。

△《昭明太子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梁昭明太子统撰。案《梁书》本传，称统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同。《宋史艺文志》仅载五卷，已非其旧。《文献通考》不著录，则宋末已佚矣。此本为明嘉兴叶绍泰所刊。凡诗赋一卷、杂文五卷。赋每篇不过数句，盖自类书采掇而成，皆非完本。诗中《拟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钗》一首、《美人晨妆》一首、《名士悦倾城》一首，皆梁简文帝诗，见於《玉台新咏》。其书为徐陵奉简文之令而作，不容有误。当由书中称简文帝为皇太子，辗转稗贩，故误作昭明。又《锦带书十二月启》亦

不类齐、梁文体。其《姑洗三月启》中有“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声”句。考唐人《试莺出谷诗》，李焯尚书故实讥其事无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启，焯岂不见乎？

是亦作伪之明证也。张溥《百三家集》中亦有统集。以两本互校，此本《七召》一篇，与《东宫官属令》一篇，《谢赉涅槃经讲疏启》一篇，《谢敕赉铜造善觉寺塔露盘启》一篇，《谢赉魏国锦》、《赉广州堰》、《赉城边橘》、《赉河南菜》、《赉大崧启》五篇，与刘孝仪、与张缵、与晋安王《论张新安书》三篇，《驳举乐议》一篇，皆溥本所无。溥本《与明山宾令》一篇，《详东宫礼绝旁亲议》一篇，《谢敕铸慈觉寺钟启》一篇，亦此本所无。然则是二本者皆明人所掇拾耳？

△《江文通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梁江淹撰。淹有《铜剑赞》，已著录。淹自序传称：“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考传中所序官阶，止於中书侍郎。校以史传，正当建元之初。则永明以后所作，尚不在其内。今旧本散佚，行於世者惟歙县汪士贤、太仓张溥二本。

此本乃乾隆戊寅淹乡人梁宾以汪本、张本参核异同，又益以睢州汤斌家钞本，参互成编。汪本阙《知己赋》一篇，《井赋》四语，《铜剑赞》一篇，《咏美人春游》一篇，《征怨》一篇。张本阙《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一篇。此皆补完。他如《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张本无题首四字。《尚书符》张本题下阙夹注“起都宫车军局兰台”八字。《为萧重让扬州表》中“任钧符负图之重”句，张本误脱“符”字。《为萧让太傅相国十郡九锡表》首张本无“备九锡之礼”五字。《上建平王书》末汪本脱“此心既照，死且不朽”八字。亦均校正。其余字句，皆备录异同。若《杂拟诗序》中“芳草宁共气”句，此本讹“气”为“弃”之类，小小疏舛，间或不免。然终较他本为善也。

△《何水部集》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梁何逊撰。逊字仲言，东海郟人。官至水部员外郎，故自唐以来称何水部。王僧孺尝辑逊诗编为八卷。宋黄伯思《东观馀论》有逊集跋，称为春明宋氏本。

盖宋敏求家所传，其卷数尚与梁书相符。而伯思云杜甫所引“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句不见集中。则当时已有佚脱。旧本久亡，所谓八卷者不可复睹。即《永乐大典》所引逊诗，亦皆今世所习见。则元、明间已不存矣。此本为正德丁丑松江张紘所刊。首列逊小传，凡诗九十五首，附载范云、刘孝绰同作《拟古》二首，《联句》十三首。末载黄伯思跋。跋后附《七召》一篇。末复有紘跋，称旧与《阴铿集》偕刻。紘以二家体裁各别，不当比而同之，公暇独

取是集，删其繁芜。同寅毗陵陆懋之、永嘉李升之捐俸共刻。然则是集又经纆刊削，有所去取欤？《玉台新咏》载逊《学青青河边草》一首，此本标题作《拟青青河畔草》。

转韵体《为人作其人识节工歌》，与《玉台新咏》不同。考六朝以前之诗题，无此体格。显为后人所妄加。又《青青河边草》为蔡邕之作，《青青河畔草》为枚乘之作。六朝人所拟，截然有别。此效邕体而题作“畔”字，明为后人据十九首而改。复以古诗不换韵，此诗换韵，妄增转韵体云云。盖字句亦多所窜乱，非其旧矣。

△《庾开府集笺注》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庾信撰，国朝吴兆宜注。信，《周书》有传。然考集中辛成碑文，称“开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河州。”则入隋几一载矣。信为梁元帝守朱雀〈舟行〉，望敌先奔。厥后历仕诸朝，如更传舍，其立身本不足重。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初在南朝，与徐陵齐名。

故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王通《中说》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令狐德棻作《周书》，至诋其“夸目侈於红紫，荡心逾於郑卫”，斥为词赋之罪人。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张说诗曰：“兰成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其推挹甚至。杜甫诗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后来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则诸家之论，甫固不以为然矣。《北史》本传称有集二十卷，与周滕王迥之序合。《隋书经籍志》作二十一卷，皆已久佚。倪瓚《清閟阁集》有《与彝斋学士书》曰：“闻执事新收得《庾子山集》，在州郭时欲借以示仆，不时也。兹专一力致左右，千万暂借一观”云云。则元末明初尚有重编之本，今亦未见此本。虽冠以滕王迥序，实由诸书抄撮而成，非其原帙也。《隋书魏澹传》称：“废太子勇命澹注《庾信集》。”其书不传。

《唐志》载张廷芳等三家尝注《哀江南赋》，《宋志》已不著录。近代胡渭始为作注，而未及成帙。兆宜采辑其说，复与昆山徐树穀等补缀成编，粗得梗概。然六朝人所见之书，今已十不存一。兆宜据摭残文，补苴求合，势不能尽详所出。

如注《哀江南赋》“经邦佐汉”一事，引《史记索隐》误本，以园公为姓“庾

”，以四皓为汉相，殊不免附会牵合。后钱塘倪璠别为笺注，而此本遂不甚行。然其经营创始之功，终不可没。与倪注并录存之，亦言杜诗者不尽废千家注意也。兆宜字显令，吴江人，康熙中诸生。尝注徐、庾二集，又注《玉台新咏》、《才调集》、《韩偓诗集》。今惟徐、庾二集刊版行世。馀惟钞本仅存云。

△《庾子山集注》十六卷（通行本）

国朝倪璠撰。璠字鲁玉，钱塘人。康熙乙酉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以吴兆宜所笺《庾开府集》合众手以成之，颇伤漏略。乃详考诸史，作年谱冠於集首。又旁采博蒐，重为注释。其中如《小园赋》前一段本属散文，而璠以为用古韵，未免失之穿凿。《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自是人姓名，而信《哀江南赋》乃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桂华”二字，自属篇名，“冯冯翼翼，承天之则”二句，乃下章之首，而信《黄帝云门舞歌》乃云“清野桂冯冯”。皆显然舛误。璠依违其词，不加驳正，亦失之附会。

然比核史传，实较吴本为详。《哀江南赋》一篇，引据时事，尤为典核。集末《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并考核年月，证以《文苑英华》，知为杨炯之文误入信集。辨证亦颇精审，不以稍伤芜冗为嫌也。

△《徐孝穆集笺注》六卷（内府藏本）

陈徐陵撰，国朝吴兆宜注。《隋书经籍志》载陵集本三十卷，久佚不传。此本乃后人从《艺文类聚》、《文苑英华》诸书内采掇而成。陵文章绮丽，与庾信齐名，世号徐庾体。陈书本传称其缉裁巧密，多有新意。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为一代文宗。其集旧无注释。兆宜既笺《庾信集》，因并陵集笺之。未及卒业，其同里徐文炳续为补缉，以成是编。其中可与史事相证者，如《资治通鉴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於东魏”。胡三省注谓“建康令秩千石，散骑常侍秩二千石，谢挺不当在徐陵之上。

盖陵将命而使，挺特辅行耳。”今案集中《在北齐与杨仆射书》有云：“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宾又杖乡”云云。是谢挺实为正使，盖假散骑常侍以行。特《通鉴》但书其本官，并非舛错。胡三省未考陵书，未免曲为之说。参诸此集，可正其讹。而兆宜所笺，略不言及。盖主於摭拾字句，不甚考订史传也。然笺释词藻，亦颇足备稽考，故至今与所笺庾集并传焉。

卷一百四十九 集部二

○别集类二△《东皋子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王绩撰。绩字无功，太原祁人。隋大业中授秘书省正字。出为六合丞。归隐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唐初以前官待诏门下，复求为太乐丞。后乃解官归里。

是身事两朝，皆以仕途不达，乃退而放浪於山林。《新唐书》列之《隐逸传》，所未喻也。然绩为王通之弟，而志趣高雅，不随通聚徒讲学，献策干进，其人品亦不可及矣。史称其简放嗜酒，尝作《醉乡记》、《五斗先生传》、《无心子传》。

其《醉乡记》为苏轼所称。然他文亦疏野有致。其诗惟《野望》一首为世传诵。

然如《石竹咏》，意境高古。《薛记室收过庄见寻诗》二十四韵，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唐书艺文志》载绩集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其友吕才鸪访遗文，编成五卷，为之序”。

而今本实止三卷。又晁公武《读书志》引吕才序，称绩年十五，谒杨素，占对英辨。薛道衡见其《登龙门忆禹赋》，叹为今之庾信。且载其卜筮之验者数事。今本吕才序尚存，而晁公武所引之文则无之。又序称“鸪访未毕，辑为三卷”，与《书录解题》不合。其《登龙门》一赋亦不载集中。或宋末本集已佚，后人从《文苑英华》、《文粹》诸书中采绩诗文，汇为此编，而伪托才序以冠之，未可知也。此本为明崇祯中刊本。卷首尚有陆淳序一首，晁、陈二家目中皆未言及。

其真伪亦在两可间矣。

△《寒山子诗集》一卷、附《丰干拾得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案寒山子，贞观中天台广兴县僧。居於寒岩，时还往国清寺。丰干、拾得则皆国清寺僧也。世传台州刺史闾邱允遇三僧事，踪迹甚怪。盖莫得而考证也。其诗相传即允令寺僧道翘寻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厅壁所书，得三百馀首。

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书偈言，并纂集成卷。丰干则仅存房中壁上诗二首。允自为之序。宋时又名《三隐集》，见淳熙十六年沙门道南所作记中。《唐书艺文志》载寒山诗入释家类，作七卷。今本并为一卷，以拾得、丰干诗别为一卷附之，则明新安吴明春所校刻也。王士禛《居易录》云：寒山诗，诗家每称其“鸚鵡花间弄，琵琶月下弹。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谓其有唐调。（案此明江盈科雪涛评语，士禛引之。寒山子即唐人，盈科以为有唐调，盖偶未考其时代。谨附订於此。）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至云“不烦

郑氏笺，岂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语。大抵佛语、菩萨语也。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而机趣横溢，多足以资劝戒。且专集传自唐时，行世已久。今仍著之於录，以备释氏文字之一种焉。又案《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於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馀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徵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於人间”云云。则寒山子又为中唐仙人，与阎邱允事又异。无从深考，姑就文论文可矣。

△《王子安集》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唐王勃撰。《唐书文苑传》称其文集三十卷。而《杨炯集序》则谓分为二十卷，具诸篇目。洪迈《容斋随笔》亦称今存者二十卷，盖犹旧本。明以来其集已佚，原目遂不可考。世所传《初唐十二家集》，仅载勃诗赋二卷，阙略殊甚。故皇甫汈作《杨炯集序》，称王诗赋之余，未睹他制。此本乃明崇祯中闽人张燮搜辑《文苑英华》诸书，编为一十六卷。虽非唐、宋之旧，而以视别本，则较为完善矣。勃文为四杰之冠，儒者颇病其浮艳。案段成式《酉阳杂俎》曰：“张燕公尝读勃《夫子学堂碑颂》‘帝车南指，遁七曜於中阶。华盖西临，高五云於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案一公谓僧一行也。）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以下卒不可悉。洪迈《容斋随笔》亦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词。”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夫一行、段成式博洽冠绝古今，杜甫、韩愈诗文亦冠绝古今，而其推勃如是。枵腹白战之徒，掇拾语录之糟粕，乃沾沾焉而动其喙，殆所谓蚍蜉撼树者欤。今录勃集并录成式及迈之所记，庶耳食者无轻诋焉。

△《盈川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杨炯撰。《唐书文苑传》称其文集本三十卷。晁公武《读书志》仅著录二十卷，云今多亡逸。是宋代已非完本。然其本今亦不传。此乃明万历中龙游童佩从诸书裒集，詮次成编。并以本传及赠答之文、评论之语，别为附录一卷。皇甫汈为之序。凡赋八首、诗三十四首、杂文三十九首。《文苑英华》载其《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一首、《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一首，列庾信

文后，明人因误编入信集中。此本收《尔朱氏志》一篇，而《李氏志》仍不载，则蒐罗尚有所遗也。《旧唐书》本传最称其《孟兰盆赋》。然炯之丽制，不止此篇。

刘昫殆以为奏御之作，故特加纪录欤？传又载其《驳太常博士苏知几冕服议》一篇，引援经义，排斥游谈，炯文之最有根柢者。知其词章瑰丽，由於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而《新唐书》本传删之不载，盖犹本纪不载诏令之意。是宋祁之偏见，非定评也。又新旧《唐书》并称炯为政严酷，则非循吏可概见。童佩序称盈川废县在灊水北，其地隶龙邱，去郡四十馀里，今址岿然独存。炯令盈川，无何卒，县寻罢。民尸祝其地，至今春秋不辍。是则因其文艺而更粉饰其治绩，亦非公论矣。

△《卢昇之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卢照邻撰。《唐书文苑传》称照邻初为邓王府典签，调新都尉，以病去官。后手足挛废，竟自沉颍水而死。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龕序》，称“乾封纪岁”当为“乾封”元年丙寅。《对蜀父老问》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己巳。

皆在益州时所作，《病梨树赋序》称“癸酉之岁，卧病长安”。则其罢官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计其羁栖一尉。仅五六年。又《穷鱼赋序》称“曾以横事被拘，将致之深议”。则中间又遭非罪。其病废以后，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借书，至每人求乞钱二千，其贫亦可想见。盖文士之极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欢寡愁殷，有骚人之遗响，亦遭遇使之然也。史又称王、杨、卢、骆以文章齐名，杨炯尝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则曰：“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优於卢而不减王。耻居后，信然；愧在前，谦也。”今观照邻之文，似不及王、杨、骆三家之宏放，疑说之论为然。然所传篇什独少，未可以一斑概全豹。杜甫均以江河万古许之，似难执残编断简以强定低昂。况张鷟《朝野僉载》亦记是语，而作照邻谓“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文人品目，多一时兴到之言，尤未可据为定论也。

其集晁氏、陈氏书目俱作十卷。此本仅七卷，则其散佚者已多。又《穷鱼赋序》称“尝思报德，故冠之篇首”。则照邻自编之集，当以是赋为第一。而此本列《秋霖》、《驯鸢》二赋后。其《与在朝诸贤书》亦非完本。知由后人掇拾而成，非其旧帙矣。

△《骆丞集》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唐骆宾王撰。《唐书文苑传》称：“中宗时诏求其文，得百馀篇，命郗云卿编次之。”《书录解题》引云卿旧序，称“光宅中广陵乱，伏诛”。盖据李孝逸奏捷之语。孟棻《本事诗》则云：“宾王落发，遍游名山。宋之问游灵隐寺作

诗，尝为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句。今观集中，与之间踪迹甚密，在江南则有投赠之作，在兖州则有饯别之章。宜非不相识者，何至覩面失之。封演为天宝中人，去宾王时甚近，所作《闻见记》中载之问此诗，证月中桂子之事，并不云出宾王。知当时尚无是说。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正德九年，有曹某者，凿骀池於海门城东黄泥口，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云云，亦足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盖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愤。敬业、宾王之败，世颇怜之，故造是语。孟棻不考而误载也。其集新、旧《唐书》皆作十卷。宋《艺文志》载有《百道判》三卷，今并散佚。此本四卷，盖后人所裒辑。其注则明给事中颜文选所作。援引疏舛，殆无可取。以《文选》之外别无注本，而其中亦尚有一二可采者，故姑并录之，以备参考焉。

△《陈拾遗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陈子昂撰。子昂事迹具《唐书》本传及卢藏用所为别传。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谓“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马端临《文献通考》乃谓子昂“惟诗语高妙，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韩、柳之论不专称其诗，皆所未喻。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韩、柳之论未为非也。子昂尝上书武后，请兴明堂太学。宋祁《新唐书》传赞以为“荐圭璧於房闼，以脂泽汗漫之”。其文今载集中。王士禛《香祖笔记》又举其《大周受命颂》四章、《进表》一篇、《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一篇，以为视《剧秦美新》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今亦载集中。然则是集之传，特以词采见珍。譬诸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一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此本传写多讹脱，第七卷阙两叶。据目录寻之，《禘马牙文》、《祭海文》在《文苑英华》九百九十五卷，《吊塞上翁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孙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送崔融等序》之后，据目录尚有《饯陈少府序》一篇，此本亦佚，《英华》七百十九卷有此文。今并葺补，俾成完本。

《英华》八百二十二卷收子昂《大崇福观记》一篇，称武士彠为“太祖孝明皇帝”。

此集不载其目，殆偶佚脱。今并补入，俾操觚挥翰之士知立身一败，遗诟万年，有求其不传而不能者焉。

△《张燕公集》二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张说撰。说事迹具《唐书》本传。其文章典丽宏贍，当时与苏颋并称。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号曰燕许。《唐书艺文志》载其集三十卷，今所传本止二十五卷。然自宋以后，诸家著录并同，则其五卷之佚久矣。集中《元处士碣铭》

称，序为处士子将作少监行冲撰，而《唐书行冲传》乃不载其为此官。《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四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舛多矣。此书所以贵旧本也。集首《永乐七年伍德记》一篇，称兵燹之后，散佚仅存，录而藏之。至嘉靖间，其子孙始为梓行，而讹舛特甚。又参考本传及《文粹》、《文苑英华》诸书，其文不载於集者尚多。今旁加搜辑，於集外得颂一首、箴一首、表十八首、疏二首、状六首、策三首、批答一首、序十一首、启一首、书二首、露布一首、碑四首、墓志九首、行状一首，凡六十一首。皆依类补入。而原集目次错互者，亦詮次更定。仍厘为二十五卷，庶几复成完本焉。

△《曲江集》二十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唐张九龄撰。九龄事迹具《唐书》本传。徐浩作九龄墓碑，称其学究精义，文参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数。唐、宋二史《艺文志》俱载有九龄文集二十卷。其后流播稍稀。惟明《文渊阁书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册，又一部五册。而外间多未之睹。成化间，邱濬始从内阁录出，韶州知府苏鞞为刊行之。其卷目与《唐志》相合，盖犹宋以来之旧本也。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

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於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为定论。至所撰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本传称为秘书少监时，会赐渤海诏，而书命无足为者，乃命九龄为之。被诏辄成，因迁工部侍郎知制诰。今检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艺书》，当即其时所作。而其他诏命，亦多可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府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姿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是尤可以补史之阙矣。

△《李北海集》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李邕撰。邕事迹具《唐书》本传。邕文集本七十卷，《宋志》已不著录。此本为明无锡曹荃所刊。前有荃序，称绍和徵君刻唐人集，初得《北海集》，而余论之。不言为何人所编。大抵皆采摭《文苑英华》诸书，裒而成帙，非原本矣。

史称邕长於碑颂，前后所制凡数百首。今惟赋五首，诗四首，表十四首，疏状各一首，碑文八首，铭、记各一首，神道碑五首，墓志铭一首。盖已十不存一

《旧唐书》称其《韩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为当时文士所重。李白《东海有勇妇》一篇称：“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杜甫《八哀》诗称：“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赵明诚《金石录》亦称：“唐六公咏，文词高古。”今皆不见此集中，殊可惜也。刘克庄《后村诗话》讥其为叶法善祖作碑，贻千载之笑。然唐时名儒硕士，为缙黄秉笔，不以为嫌，不似两宋诸儒视二教如敌国。此当尚论其世，固不容执后而议前。且克庄与真德秀游，德秀《西山集》中，琳宫梵刹之文，不可枚举，克庄曾无一词，而独刻责於邕。是尤门户之见，不足服邕之心矣。卷末附录，载新、旧《唐书》邕本传及赠送诸作，而别载《文苑英华》所录邕《贺赦表》六篇，题曰“纠缪”。谓考其事在代宗、德宗、宪宗时，邕不及见。其论次颇为精审。然考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曰：“《贺赦表》六首，《类表》以为李吉甫作，而《文苑》以为李邕。按邕天宝初卒，而六表乃在代宗、德宗、宪宗时。况《文苑》於三百五十九卷重出一表，题曰李吉甫。又第二表末云‘谨遣衙前虞侯王国清奉表陈贺以闻’，正与吉甫《郴州谢上表》末语同，则非邕作也”云云。是宋人已经考证，编是集者用其说而讳所自来，亦可谓攘人之善矣。

△《李太白集》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李白撰。《旧唐书》白传称山东人，《新唐书》则作陇西成纪人。考杜甫作《崔端薛复筵醉歌》有“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句。杨慎《丹铅录》据魏颢《李翰林集序》有“世号为李东山之文，谓杜集传写误倒其字”。似乎有理。然元稹作杜甫墓志亦称“与山东人李白”，其文凿然。如倒之作东山人，则语不成文，又不得以魏序为解。检白集《寄东鲁二子诗》，有“我家寄东鲁”句。颢序亦称“合於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盖居山东颇久，故人亦以是称之，实则非其本籍，刘昫等误也。至於陇西成纪乃唐时李氏以郡望通称，故刘知几《史通因习篇》自注曰：“近代史为王氏传云：‘琅邪临沂人。’为李氏传云：‘陇西成纪人。’非惟王、李二族久离本郡，亦自当时无此郡县，皆是魏、晋以前旧名。”今勘验《唐书地理志》，果如所说。则宋祁等因袭旧文，亦不足据。

惟李阳冰序称“凉武昭王暠之后，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於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颢序称白本陇西，乃因家於绵，身既生蜀”云云。

则白为蜀人，具有确证。二史所书，皆非其实也。阳冰序不言卷数，《新唐书艺文志》则曰《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编。案宋敏求后序曰：“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

。”

史又云：“杂著为别集十卷。”然则《草堂集》原本十卷，《唐志》以阳冰所编为二十卷者，殊失之不考。今《草堂集》不传，乐史所编亦罕见。此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颢本，又哀集《唐类诗》诸编泊石刻所传，编为一集。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为三十卷。首卷惟载诸序碑记，二卷以下乃为歌诗，为二十三卷。

杂著六卷，流传颇少。国朝康熙中，吴县缪曰芑始重刊之。后有曰芑跋云：“得临川晏氏宋本，重加校正，较坊刻颇为近古。”然陈氏《书录解题》、晁氏《读书志》并题《李翰林集》，而此乃云《太白全集》，未审为宋本所改，曰芑所改，是则稍稍可疑耳。据王琦注本，是刻尚有《考异》一卷。而坊间印本皆削去曰芑序目，以贗宋本，遂并《考异》而削之。以其文已全载王琦本中，今亦不更补录焉。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通行本）

宋杨齐贤集注，而元萧士贇所删补也。杜甫集自北宋以来注者不下数十家，李白集注宋、元人所撰辑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吴县缪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为歌诗，后六卷为杂著。此本前二十五卷为古赋乐府歌诗，后五卷为杂文。且分标门类，与缪本目次不同。其为齐贤改编，或士贇改编，原书无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辑注文，则以“齐贤曰”、“士贇曰”互为标题以别之，故犹可辨识。注中多徵引故实，兼及意义。卷帙浩博，不能无失。唐覲《延州笔记》尝摘士贇注《寄远诗》第七首“灭烛解罗衣”句，不知出《史记滑稽传》淳于髡语，乃泛引谢瞻、曹植诸诗。又如《临江王节士歌》，齐贤以为史失其名，士贇则引乐府《游侠曲》证之。不知《汉书艺文志》《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原各为一篇，自南齐陆厥始并作《临江王节士歌》。后来庾信、杜甫俱承其误。白诗亦属沿讹。齐贤等不为辨析，而转以为史失名。此类俱未为精核。然其大致详赡，足资检阅。中如《广武战场怀古》一首，士贇谓非太白之诗，厘置卷末，亦具有所见，其於白集固不为无功焉。齐贤字子见，舂陵人。士贇字粹可，宁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笃学工诗，与吴澄相友善。所著有《诗评》二十馀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独此本为世所共传云。

△《李太白诗集注》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琦撰。琦字琢崖，钱塘人。注李诗者自杨齐贤、萧士贇后，明林兆珂有《李诗钞述注》十六卷，简陋殊甚。胡震亨驳正旧注，作《李诗通》二十一卷。

。

琦以其尚多漏略，乃重为编次、笺释，定为此本。其诗参合诸本，益以逸篇

，厘为三十卷，以合曾巩序所言之数。别以序志、碑传、赠答题咏、诗文评语、年谱、外纪为附录六卷。而缪氏本所谓《考异》一卷，散入文句之下，不另列焉。其注欲补三家之遗阙，故采摭颇富，不免微伤於芜杂。然捃拾残贖，时亦寸有所长。

自宋以来，注杜诗者林立，而注李诗者寥寥仅二三本。录而存之，亦足以资考证。

是固物少见珍之义也。

△《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郭知达编。知达，蜀人。前有自序，作於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序，作於宝庆元年。噩据《书录解题》作“字子肃，闽清人”。凌知迪《万姓统谱》则作“字噩甫，闽县人。庆元中尉上高，复迁广东漕使”，与陈振孙所记小异。振孙与噩同时，迪知所叙又与序中结銜合，未详孰是也。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之注，颇为简要。知达序称“属二三士友随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曰：“世有称东坡事实者（案当作老杜事实），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词气首末出一口，盖妄人伪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钞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云云。与序相合，知其别裁有法矣。振孙称噩刊版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案宜老谓宜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最为善本。此本即噩家所初印，字画端劲而清楷，宋版中之绝佳者。振孙所言，固不为虚云。

△《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黄希原本，而其子鹤续成之者也。希字梦得，宜黄人。登进士第。官至永新令。尝作春风堂於县治，杨万里为作记，今载《诚斋集》中。鹤字叔似。著有《北窗寓言集》，今已久佚。希以杜诗旧注每多遗舛，尝为随文补缉，未竟而歿。

鹤因取槧本集注即遗稿为之正定。又益以所见，积三十馀年之力，至嘉定丙子，始克成编。书首原题《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所列注家姓氏，实止一百五十一人。注中徵引则王洙、赵次公、师尹、鲍彪、杜修可、鲁豈诸家之说为多，其他亦寥寥罕见。而当时所称伪苏注者，乃并见采缀。盖坊行原有千家注本，鹤特因而广之，故以“补注”为名。其郭知达《九家注》、蔡梦弼《草堂诗笺》，视鹤本成书稍前（案知达本成於淳熙辛丑，在鹤本前三十馀年。梦弼成於嘉泰甲子，在鹤本前十有二年），而注内无一字引及。殆流传未广，偶未之见也。书中凡原注各称“某曰”，其补注则称“希曰”、“鹤曰”以别之。大旨在於案年编诗，故冠以《年谱辨疑》，用为纲领。而诗中各以所作岁月注

於逐篇之下，使读者得考见其先后出处之大致。其例盖始於黄伯思，后鲁豈等踵加考订，至鹤父子而益推明之。钩稽辨证，亦颇具苦心。其间牴牾不合者，如《赠李白》一首，鹤以为开元二十四年游齐、赵时作。不知甫与白初未相见，至天宝三四载白自供奉被放后，始相遇於东都。观甫《寄白二十韵》诗所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者，是其确证，鹤说殊误。又《郑驸马宅宴洞中》一首，鹤谓与《重题郑氏东亭诗》皆在河南新安县作。不知《长安志》有莲花洞，在神禾原郑驸马之居，即诗所云“洞中”，并不在新安，不可与东亭混而为一。又《高都护骢马行》，鹤以为天宝七载作。考高仙芝平小勃律后，以天宝八载方入朝，诗中有“飘飘远流沙至”语，则当在八载，而非七载。又《遣兴》诗“赫赫萧京兆”句，鹤以京兆为萧至忠。不知至忠未尝官京兆尹，诗中所指当是萧灵。又《喜雨》一首，鹤谓永泰元年所作。考诗末甫自注“浙右多盗贼”语，正指宝应元年袁晁之乱，诗当作於是年。时甫方在梓、阆间，故有巴人之句，鹤说非是。似此者尚数十条，皆为疏於考核。又题与诗皆无明文，不可考其年月者，亦牵合其一字一句，强为编排，殊伤穿凿。然其考据精核者，后来注杜诸家亦往往援以为证。故无不攻驳其书，而终不能废弃其书焉。

△《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人名氏。前载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梦弼四序。所采不满百家，而题曰千家，盖务夸摭拾之富，如魏仲举《韩柳集注》亦虚称五百家也。其句下篇末诸评，悉刘辰翁之语。朱彝尊谓梦弼所编入，然梦弼所撰，本名《草堂诗笺》，其自序内标识注例甚详，与此本不合。宋萃谓杜诗评点自刘辰翁始。刘本无注，元大德间有高楚芳者，删存诸注，以刘评附之。此本疑即楚芳编也。辰翁评所见至浅，其标举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声。王士禛乃比之郭象注庄，殆未为笃论。

至编中所集诸家之注，真贗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然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荦路蓝缕之功，亦未可尽废也。

△《杜诗攷》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元竑撰。元竑字远生，乌程人。万历戊子举人。明亡，不食死，论者以“首阳饿夫”比之。是编乃其读杜诗时所劄记。所阅盖千家注本，其中附载刘辰翁评，故多驳正辰翁语。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诗者遂以刘昫、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於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袴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

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於意言之外。其中如“白鸥没浩荡”句，必抑苏轼而申宋敏求。

“宛马总肥秦苜蓿”句，正用汉武帝离宫种苜蓿事，而执误本春苜蓿事以为不对汉嫖姚。又往往喜言诗讖，尤属不经。然大旨合者为多，胜旧注之穿凿远矣。

△《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仇兆鼈撰。兆鼈字沧柱，鄞县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是书乃康熙三十二年兆鼈为编修时所奏进。凡诗注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为《附编》上下二卷。其总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仿杜》、《集杜》诸卷，皆有录无书，疑欲续为而未成也。每诗各分段落，先诠释文义於前，而徵引典故列於诗末。其中摭拾类书，小有舛误者。如注“忘机对芳草”句，引《高士传》“叶幹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又注“宵旰忧虞軫”句，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传》注“旰食”，引《仪礼》注“宵衣”。考之郑注，宵乃同绡，非宵旦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载徐增一诗，本出其《说唐诗》中。所谓“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者，盖以维诗杂禅趣，白诗多逸气，以互形甫之谨严。兆鼈乃改上句为“赋似相如逸”，乖其本旨。如此之类，往往有之，皆不可据为典要。然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局，可资考证者为多，亦未可竟废也。

△《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王维撰，国朝赵殿成注。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维集旧有顾起经分类注本，但注诗而不及文，诗注亦间有舛漏。殿成是本，初定稿於雍正戊申，成书於乾隆丙辰。钩稽考订，定为古体诗六卷、近体诗八卷。皆以元刘辰翁评本所载为断。其别本所增及他书互见者，则为外编一卷。其杂文则厘为十三卷，并为笺注。

又以《王缙进表》、《代宗批答》、《唐书》本传、世系、遗事及同时唱和、后人题咏为一卷，弁之於首。以诗评、书录、年谱为一卷，缀之於末。其年谱亦本传、世系之类，后人题咏亦诗评、画录之类，而一置於后，一置於前，编次殊为未协。又集外之诗既为外编，其论画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传疑者，而混於文集，不复分别，体例亦未画一。然排比有绪，终较他本为精审。其笺注往往摭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即以开卷而论，“闾阖”字见《楚辞》，而引《三辅黄图》。

“八荒”字见《淮南子》，而引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胡床”字见《世说新语》桓伊、戴渊事，而引张端义《贵耳集》。“朱门”字亦见《世说新语》

支遁语，而引程大昌《演繁露》。“双鹄”字自用古诗“愿为双黄鹄”语，而引谢维新《合璧事类》。“绝迹”字见《庄子》，而引曹植《与杨修书》。皆未免举末遗本。然於顾注多所订正。又维本精於佛典，顾注多未及详。殿成以王琦熟於三岁，属其助成，亦颇补所未备。核其品第，固犹在顾注上也。

△《高常侍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高适撰。适，《唐书》作渤海人。其集亦题曰渤海。《河间府志》据其《封邱县》诗“我本渔樵孟诸野”句，又《初至封邱》诗有“去家百里不得归”句，定为梁、宋间人。然集中《别孙沂》诗题下又注“时俱客宋中”，则又非生於梁、宋者。志所辨，似亦未确。考唐代士人多题郡望，史传亦复因之，往往失其里籍。刘知几作《史通》，极言其弊，而终不能更。适集既无定词，则亦阙疑可也。其集《唐志》作十卷。《通考》又有集外文一卷，诗一卷。此本从宋本影钞，内“廓”字阙笔，避宁宗嫌名，当为庆元以后之本。凡诗八卷、文二卷。其集外诗文则无之。考明人所刻适集，以《太平广记》高锴侍郎墓中之狐妖绝句“危冠高髻楚宫妆，闲步前庭趁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一首，并载入之，芜杂殊甚。又《九日》一诗见宋程俱《北山集》，毛奇龄选唐人七律亦误题适作。此本不载，较他本特为精审。第十卷中有《贺安禄山死表》，称“臣得河南道及诸州牒，皆言逆贼安禄山苦痛而死，手足俱落，眼鼻残坏”。则禄山竟以病死，与史载李猪儿事迥异。盖兵戈云扰，得诸传闻之故也。

△《孟浩然集》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唐孟浩然撰。浩然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前有天宝四载宣城王士源序。

（案士源即补《亢仓子》之王士元。其事亦见序中。此作源字，盖传写异文。）

又有天宝九载韦滔序。士源序称“浩然卒於开元二十八年，年五十有二。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乡里购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今集其诗二百一十七首，分为四卷”。此本四卷之数，虽与序合，而诗乃二百六十二首，较原本多四十五首。洪迈《容斋随笔》尝疑其《示孟郊》诗时代不能相及。今考《长安早春》一首，《文苑英华》作张子容，而《同张将军蓟门看灯》一首亦非浩然游迹之所及。则后人窜入者多矣。士源序又称诗或阙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次而不弃。而此本无不完之篇，亦无唱和之作。其非原本，尤有明徵。排律之名，始於杨宏《唐音》，古无此称。此本乃标排律为一体。其中《田家元日》一首、《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首、《万山潭》一首，《渭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一首，皆五言近体，而编入古诗。《临洞庭》诗旧本题下有“献张相公”四字，见方回《瀛奎律髓》。此本亦无之。显然

为明代重刻，有所移改。

至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语，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若九龄则籍隶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今世所行别无他本，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舛互如右。

△《常建诗》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案唐常建不知其字，其里贯亦无可考。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知为开元十五年进士，终於盱眙尉而已。诗家但称曰“常尉”，从其官也。《唐书艺文志》载常建诗一卷。此本三卷，乃毛晋汲古阁所刊，云不知何人割而析之。据《书录解题》作於宋末，尚称一卷，则元、明人所分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去取至为精核。肃、代之间，所录仅二十四人，以建为冠。载诗仅二百三十四首，而建诗居十五首。其序称“刘桢死於文学，左思终於记室，鲍照卒於参军，常建亦沦於一尉”，深用悲惋。又称“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诸句，而尤推《吊王将军墓》一篇，以为善叙悲怨，胜於潘岳。今观其诗凡五十七首，所与赠答者率莫考其姓氏。其中最知名者，惟王昌龄一人。而仅有宿其隐居一篇，为招与张贲共隐。则非惟宦途寂寞，守道无营，即倡和交游，亦泊然於名场声气之外。不然则李白与昌龄最契，高适、王之涣等亦与昌龄旗亭画壁，同作俊游，建亦何难因缘牵附，以博一时之誉哉！其人品如是，则诗品之高，固其所矣。其诗自殷璠所称外，欧阳修《题青州山斋》又极赏其“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称欲效其语，久不可得。（案修集本作“竹径遇幽处”，盖一时误记。姚宽《西溪丛话》已辨之，今据建集改正。附识於此。）然全集之中，卓然与王、孟抗行者，殆十之六七，不但二人所称也。洪迈《万首绝句》，别载建《吴故宫》一首，此集不载，语亦不类。迈所编舛误至多，不尽足据。今亦不复增入焉。

△《储光羲诗》五卷（内府藏本）

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储光羲诗》五卷，唐监察御史鲁国储光羲撰。与崔国辅、綦毋潜皆同年进士。天宝末任伪官，贬死。”《唐书艺文志》《储光羲政论》下注曰：“兖州人。开元进士第。又诏中书试文章，历监察御史。安禄山反，陷贼自归。”与振孙所叙爵里相同，而任伪官事已小异。又《包融集》条下注曰：“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与丁仙芝等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号曰《丹阳集》。”则并其里籍亦异。自相矛盾，莫之详也。《唐志》载其集七十卷。是集前有顾况序，亦称所著文篇赋论七十卷。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其又有《九经分疏义》二十卷，与所作《政论》十五卷并传。今皆散佚，存者惟此诗五卷耳。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位置於王维、

孟浩然间，殆无愧色。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其“削尽常言，得浩然之气”，非溢美也。

△《次山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唐元结撰。结事迹具《新唐书》本传。结所著有《元子》十卷，李商隐为作序。《文编》十卷，李纾为作序。又《猗玕子》一卷。并见《唐志》，今皆不传。

所传者惟此本，而书名、卷数皆不合。盖后人摭拾散佚而编之，非其旧本。观洪迈讥所记二十国事，如方国、圆国、言国、相乳国、无手国、无足国、恶国、忍国、无鼻国、触国之类，见於《容斋随笔》者，此本皆无之。则其佚篇多矣。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初居商馀山，自称“季”。及逃难猗玕洞，称“猗玕子”。又或称“浪士”，或称“聱叟”，或称“漫叟”。为官或称“漫郎”，颇近於古之狂。然制行高洁，而深抱闵时忧国之心。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习。杜甫尝和其《舂陵行》，称其“可为天地万物吐气”。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磬，不谐俗耳。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自结始。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姿矣。皇甫湜尝题其《浯溪中兴颂》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於指叙，约结有馀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於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其品题亦颇近实也。

△《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唐颜真卿撰。真卿事迹具《唐书》本传。其集见於《艺文志》者有《吴兴集》十卷，又《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北宋皆亡。有吴兴沈氏者，采掇遗佚，编为十五卷。刘敞为之序，但称沈侯而不著名字。嘉祐中，又有宋敏求编本，亦十五卷，见《馆阁书目》。江休复《嘉祐杂志》极称其采录之博。至南宋时，又多漫漶不完。嘉定间，留元刚守永嘉，得敏求残本十二卷，失其三卷。乃以所见真卿文别为补遗，并撰次年谱附之，自为后序。后人复即元刚之本分为十五卷，以符沈、宋二本之原数。沿及明代，留本亦不甚传。今世所行乃万历中真卿裔孙允祚所刊，脱漏舛错，尽失其旧。独此本为锡山安国所刻。虽已分十五卷，然犹元刚原本也。真卿大节，炳著史册。而文章典博庄重，亦称其为人。集中《庙享议》等篇，说礼尤为精审。特收拾於散佚之余，即元刚所编亦不免阙略。

今考其遗文之见於石刻者，往往为元刚所未收。谨详加搜辑，得《殷府君夫人颜氏碑铭》一首，《尉迟迴庙碑铭》一首，《太尉宋文贞公神道碑侧记》一首，《赠秘书少监颜君庙碑侧记》、《碑额阴记》各一首，《竹山连句》诗一首，《奉使蔡州》诗一首，皆有碑帖现存。又《政和公主碑》残文、《颜元孙

墓志》残文二篇，见《江氏笔录》。《陶公栗里》诗见《困学纪闻》。今俱采出，增入《补遗》卷内。至留元刚所录《禘祫议》，其文既与《庙享议》复见，而篇末“时议者举然”云云，乃《新唐书陈京传》叙事之辞，亦非真卿本文。又《干禄字书序》乃颜元孙作，真卿特书之刻石，元刚遂以为真卿文，亦为舛误。今并从刊削焉。后附《年谱》一卷，旧亦题元刚作。而谱中所列诗文诸目，多集中所无，疑亦元刚因旧本增辑也。元刚字茂潜，丞相留正之子。官终起居舍人。

△《宗元集》三卷、附录《元纲论》一卷、《内丹九章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吴筠撰。筠字贞节，华阴人，隐於南阳。天宝中召至京师。请为道士，居嵩山。复求还茅山，东游会稽。往来天台、剡中，与李白、孔巢父酬唱。大历中卒。弟子私谥曰“宗元先生”。新旧《唐书》皆载《隐逸传》。此本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所抄。末有跋云：“收入《道藏》中，世无别本。”然《文献通考》云：“吴筠《宗元先生集》十卷，前有权德舆序，列於别集诸人之次。”则当时非无传本。此跋题戊申岁，不著年号。疑作於《通考》前也。卷首权德舆序，称太原王颜类遗文为三十卷。后又有《吴尊师传》，亦德舆撰，乃言文集二十卷。均与《文献通考》称十卷者不合。考德舆序，称四百五十篇，而此本合诗赋论仅一百十九篇。则非完书矣。又旧书筠本传云：“鲁中儒士也。”新书本传云：“华州华阴人。”德舆序称“华阴人”，而传又云“鲁儒士”。序称受正一法於冯尊师，上距陶弘景五传。传又云受正一法於潘体元，乃冯之师。亦相乖刺。考旧书《李白传》，称“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於剡中”。而传乃言：“禄山将乱，求还茅山。既而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不知天宝乱后，白已因永王璘事流夜郎矣，安能与筠同隐？此传殆出於依托。序又称筠卒於大历十三年，后二十五年乃序此集，其年为贞元十九年。德舆於贞元十七年知礼部贡举，明年真拜侍郎。故是年作序，系衔云礼部侍郎，其文与史合。而《金丹九章经》前又载筠自序一篇，题元和戊戌年作。戊戌乃元和十三年，距所谓先生化去之年又隔四十年。后且云：“元和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乱东岳，遇李谪仙，授以《内丹九章经》。”殆似呓语。然则此序与传同一伪撰矣。据新旧书皆有《元纲》三篇语，则卷末所附《元纲论》三篇，自属筠作。至《内丹九章经》，核之以序，伪妄显然。以流传已久，姑并录之，而辨其牴牾如右。

△《杼山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僧皎然撰。案《唐书艺文志》，皎然字清昼，湖州人。谢灵运十世孙。

居杼山。颜真卿为刺史，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贞元中，取其集

藏集贤御书院，刺史于頔为序。此集卷数与唐志合，頔序亦存。盖犹旧本。前有赞宁所为传，盖自《高僧传》录入。末有集外诗，则毛晋所补缉也。皎然及贯休、齐己皆以诗名。今观所作，弱於齐己而雅於贯休。在中唐作者之间，可厕末席。

集末附载杂文数篇，则聊以备体，非其所长矣。别本附刊《杼山诗式》一卷。案《唐志》昼公《诗式》、《诗评》皆载文史类中，不附本集。今亦析出别著录焉。

△《刘随州集》十一卷（编修邹炳泰家藏本）

唐刘长卿撰。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姚合《极元集》作宣城人。莫能详也。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官终随州刺史，故至今称曰“刘随州”。是集凡诗十卷。

文一卷。第二卷中《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钱》诗，不书“勾”字，但注曰：“御名。”盖宋高宗名构，当时例避同音，故勾字称御名。则犹从南宋旧本翻雕也。然编次丛脞颇甚，诸体皆以绝句为冠。中间古体、近体亦多淆乱。如“四月深涧底，桃花方欲然。宁知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四句，第四卷中作《晚桃》诗前半首，乃《幽居八咏上李侍郎》之一。而第一卷又割此四句为绝句，题曰《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是二者必有一讹也。旧原有外集一卷，所录仅诗十首，而《重送》一首已见八卷中，又佚去题中“裴郎中贬吉州”六字。

《次前溪馆作》一首，已见二卷中。《赠袁赞府》一首，已见九卷中。而又误以题下所注“时经刘展平后”句为题，并佚“时经”二字。《送裴二十七端公》诗，亦见二卷中。《哭李宥》一首，亦见九卷中。《秋云岭》、《洞山阳》、《横龙渡》、《赤沙湖》四首，即四卷中《湘中纪行》十首之四，又讹“秋云岭”为“云秋岭”，“洞山阳”为“山阳洞”。《寄李侍郎行营五十韵》一首，已见七卷，又佚其题首“至德三年”等二十四字。不知何以舛谬至此。盖宋本亦有善不善，不能一一精核也。今刊除《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一首。其外集亦一并刊除，以省重复。长卿诗号“五言长城”，大抵研炼深稳，而自有高秀之韵。其文工於造语，亦如其诗。故於盛唐、中唐之间，号为名手。但才地稍弱，是其一短。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病其“十首以后语意略同”，可谓识微之论。王士禛《论诗绝句》乃云“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非笃论也。

△《韦苏州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韦应物撰。应物，京兆人。新旧《唐书》俱无传。宋姚宽《西溪丛话》载，吴兴沈作喆为作补传，称“应物少游太学。当开元、天宝间，充宿卫，扈从

游幸，颇任侠负气。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苏州刺史、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九十馀，不知其所终”。

先是。嘉祐中王钦臣校定其集。有序一首。述应物事迹与补传皆合。惟云以集中及时人所称推其仕宦本末。疑止於苏州刺史。考《刘禹锡集》有《苏州举韦中丞自代状》，则钦臣为疏略矣。《李观集》有《上应物书》，深言其褊躁。而李肇《国史补》云：“应物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二说颇异。盖狷洁之过，每伤峭刻，亦事理所兼有也。其诗七言不如五言，近体不如古体。五言古体源出於陶，而镕化於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但以为步趋柴桑，未为得实。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陶诗安有是格耶？此本为康熙中项綱以宋槧翻雕，即钦臣所校定。首赋，次杂拟，次燕集，次寄赠，次送别，次酬答，次逢遇，次怀思，次行旅，次感叹，次登眺，次游览，次杂兴，次歌行。凡为类十四，为篇五百七十一。原序乃云分类十五，殊不可解。然字画精好，远胜毛氏所刻四家刻本，故今据以著录。其毛本所载拾遗数首，真伪莫决，亦不复补入焉。

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别集类三△《毗陵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独孤及撰。及字至之，洛阳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卒谥曰宪。事迹具《唐书》本传。权德舆作及《谥议》，称其“立言遣词，有古风格。潜波澜而去流宕，得菁华而无枝叶”。皇甫湜《谕业》亦称及“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颠倒岩壑”。王士禛《香祖笔记》则谓其序记尚沿唐习；碑版叙事，稍见情实。《仙掌》、《函谷》二铭，《琅邪溪述》，《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其杰作，《文粹》略已载之。颇不以湜言为然。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

斫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案此据晁氏《读书志》所引。）特风气初开，明而未融耳。士禛於莘路蓝缕之初，责以制礼作乐之事，是未尚论其世也。集为其门人安定梁肃所编，李舟为之序。凡诗三卷，文十七卷。旧本久湮，明吴宽自内阁钞出，始传於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议》，郭知运、吕諲等《谥议》，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徒以词采为胜。不止士禛所举诸篇，至《马退山茅亭记》乃柳宗元作，后人误入及集。士禛一例称之，尤疏於考证矣。又《文苑英华》载有及《贺赦》二表、《代独孤将军让魏州刺史表》、《为崔使君让润州表》、《代于京兆请停官侍亲表》

，《唐文粹》有《招北客文》，凡六篇，集内皆无之。案《贺赦表》所云“诛翦大憝，清复阙廷”及“归过罪己，降去鸿名”，并德宗兴元时事。及没於大历十二年，已不及见。

《招北客文》《文苑英华》又以为岑参之作。彼此错互，疑莫能详，今姑依旧本阙载焉。

△《萧茂挺文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萧颖士撰。颖士字茂挺，颍川人。梁鄱阳王之裔。世系具载其《赠韦司业书》中。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天宝初，官秘书正字。以搜括遗书，淹久不报劾免。寻召为集贤校理，忤李林甫，调广陵参军。韦述荐为史馆待制，又忤林甫免。林甫死，调河南府参军。安禄山反，颖士走山南，源洧辟掌书记。

后为扬州功曹参军。复弃官去，遂客死於汝南。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颖士尝作《伐樱桃赋》以刺林甫，《唐书》本传讥其褊。而晁公武《读书志》则称其“每俯临於萧墙，奸回得而窥伺”之句为知几先。见《唐书》贬之为非。今考颖士当禄山宠盛之时，尝与柳并策其必反。既而言验，乃诣河南采访使郭纳言献策守御，纳言不能用。禄山别将攻南阳，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遁。颖士力持之，乃坚意拒贼。永王璘尝召之，不赴。而与宰相崔圆书，请先防江淮之乱，既而刘展又果叛。其才略志节，皆过於人，不但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仅在学问之博奥也。颖士文章与李华齐名，而颖士尤为当代所重。李邕负一代宿望，而《进芝草表》假手颖士，则其推挹可知。《唐志》载颖士《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仅载《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盖其所藏。仅赋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书五篇。史称其《与崔圆书》，今集中不载。《书录解题》所云柳并序，今亦佚之。又后人抄撮《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而成，非复十卷之旧矣。然残膏賸馥，犹足沾溉，正不必以不完为歉也。

△《李遐叔文集》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唐李华撰。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累中进士宏辞科。天宝中迁监察御史，徙右补阙。安禄山反，华为贼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李岷表置幕府，擢吏部员外郎。以风痺去官，卒。新、旧《唐书》俱载入《文苑传》中。《旧唐书》称华有文集十卷。独孤及序则称自监察以前十卷号为前集，其后二十卷为中集，卷数颇不合。马端临《经籍考》不列其目，则南宋时原本已亡。

此本不知何人所编，盖取《唐文粹》、《文苑英华》所载，裒集类次，而仍以序冠之。有篇次而无卷目。今厘为四卷，著之於录。华遭逢危乱，污辱贼庭

，晚而自伤，每托之文章以见意。如《权皋铭》云：“渌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铭》云：“贞玉白华，不缙不磷。”《四皓铭》云：“道不可屈，南山采芝。

竦慕玄风，徘徊古祠。”其悔志可以想见。然大节一亏，万事瓦裂，天下不独与之论心也。至其文词绵丽，精彩焕发，实可追配古之作者。萧颖士见所著《含元殿赋》，以为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虽友朋推挹之词，亦庶几乎近之矣。集中原有卢坦之、杨烈妇二传，检勘其文，皆见於李翱集中。当由误采，今并从刊削焉。

△《钱仲文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钱起撰。起字仲文，吴郡人。天宝中举进士。官至考功郎中。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起与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其集《唐志》作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二卷。今本十卷，殆后人所分。

其中凡古体诗皆题曰：“往体”。考陆龟蒙《松陵集》亦以古体为往体。盖唐代诗集标目，有此二名。偶然异文，别无他义。又集末《江行》绝句一百首，胡震亨《唐音统签》以为本钱翊之诗，误入起集，有考辨甚详。然旧本流传，相沿已久。且翊固起孙，即附录祖集之末，亦无不可，故今仍并存之焉。

△《华阳集》三卷、附《顾非熊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顾况撰。况字逋翁，海盐人。至德二年进士。德宗时官秘书郎，迁著作郎，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退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集有皇甫湜序，称为三十卷。《读书志》作二十卷。《书录解题》惟载其诗集，云本十五卷，今止五卷。

其本今皆不传。此本乃明万历中况裔孙名端裒其诗文成三卷。末附况子非熊诗十馀首。《文苑英华》、《唐文粹》中尚有况诗四首、非熊诗一首，皆未收入。尚未为赅备也。非熊诗有父风。长庆中登第。大中间为盱眙簿，亦弃官隐茅山。

《酉阳杂俎》记况作《殇子诗》，旦夕悲吟，其子之魂闻之，因再生为况子，即非熊也。其事怪诞不足信。《本事诗》又载况《红叶题诗》事，尤属不经。其所题诗亦猥鄙不足传，皆好事者为之也。旧本所有，姑存之以为谈助云尔。

△《翰苑集》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唐陆贽撰。贽事迹具《唐书》本传。案《艺文志》载贽《议论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处厚纂。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陆宣公集》二十二

卷，中分《翰苑》、《榜子》为二集，其目亦与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读书志》所载乃只有《奏议》十二卷。且称旧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苏轼乞校正进呈，改从今名。疑是袁诸集成此书，与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实作《翰苑集》。而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所见宋槧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亦作《翰苑集》。则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见乃元祐本，恐非全册。而今世刊行贄集，亦有题作《陆宣公奏议》者，则又沿《读书志》而失之者也。宋祁作贄传赞，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尽用。故《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贄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贄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后苏轼亦乞以贄文校正进读。

盖其文虽多出於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於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贄尚有诗文别集十五卷，久佚不传。《全唐诗》所录仅存《试帖诗》三首及《语林》所载逸句。然经世有用之言，悉具是书。

其所以为贄重者，固不必在雕章绘句之末矣。

△《权文公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权德舆撰。德舆字载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历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唐书》本传。德舆尝自纂制集五十卷，杨凭序之。其孙宪又编其诗文为五十卷，杨嗣复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亦久无传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杨慎得之於滇南，仅存目录及诗赋十卷。刘大谟序而刻之，又删其无书之目录。德舆文集遂不可考。惟《文苑英华》及《唐文粹》中时时散见耳。考王士禛《居易录》，载《权文公集》五十卷，注曰诗赋十卷、文四十卷、碑铭八卷、论二卷、记二卷、集序三卷、赠送序四卷、策问一卷、书二卷、疏表状五卷、祭文三卷。称无锡顾宸藏本，刘体仁之子凡写之以贻士禛者。然则德舆全集，康熙中犹存。不识何以今所存者皆杨慎之残本。第士禛所注卷目，以数计之，乃八十卷，与五十卷之说不合，又不识其何故也。

△《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时尝知台州军事。是书后有淳熙己酉崧卿自跋，称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增考年谱一卷，复次其异同为《举正》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同，而多外钞八卷。其注称年谱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举正》以校其同异，而刻之南安。

《外集》但据嘉祐刘焯所录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见於他集

者。

及葛峽刻柳文，又以大庾韩郁所编注诸本号《外集》者，并考疑误，辑遗事共为《外钞》刻之。然则《外钞》非方氏书，特葛氏刻柳集以配韩，因而增入，故崧卿跋不之及也。据自跋与陈氏所录，则此书盖与《文集》、《外集》、《附录》、《年谱》并刻。此本惟有《举正》，盖所存止此也。十卷之末，又有《外集举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陈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标卷第，殆即附之十卷中欤？自朱子因崧卿是书作《韩文考异》，盛名所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几希泯灭。

此本纸墨精好，内“桓”字阙笔，避钦宗讳。“敦”字全书，不避光宗讳。盖即淳熙旧刻，越五百载而幸存者。殆亦其精神刻苦，足以自传，故若有呵护其间，非人力所能抑遏欤！阎若璩号最博洽，其《潜邱劄记》中不知李浙东为谁，称得李翱全集，或可以考。今观此本第六卷《代张籍书》下，明注为李迥。且引旧书本传，“迥以元和五年刺浙东，九年召还，此书作於六七年间”云云。则若璩亦未见此本，可称罕覩之笈。其名曰《举正》，盖因郭京《易举正》之旧，见首篇之自注。考异删去此条，遂莫知其命名之义。其於改正之字用朱书（案刻本实作阴文，盖古无套版之法，不能作二色也。观《政和本草》称神农本经用朱书，而皆作阴文，是其明证。谨附识於此），衍去之字以圆圈围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围之，颠倒之字以墨线曲折乙之，体例亦似较《考异》为明晰。所据碑本凡十有七。

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昉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

参互钩贯，用力亦勤。虽偏信阁本，是其一失，宜为朱子所纠。然司马迁因《国策》作《史记》，不以《史记》废《国策》；班固因《史记》作《汉书》，不以《汉书》废《史记》；倪思尝集《国策》、《史记》、《汉书》之同异，纂为二书，今其《班马异同》犹有传本。然则虽有《考异》，不妨并存。此书以备参订，亦何必坚持门户，尽没前人著作之功乎！《书录解题》又曰：“《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讲以方氏本校定。凡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外集》皆如旧本，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今考《外集举正》所列，自《海水诗》至《明水赋》，二十五篇之数俱全，无所谓《大颠三书》者，亦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於他集者。不知《考异》所据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阙所不知可矣。

△《原本韩文考异》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朱子撰。其书因韩集诸本互有异同，方崧卿所作《举正》，虽参校众本，弃

短取长，实则惟以馆阁本为主，多所依违牵就。即《南山有高树》诗之“娑娑弄毛衣”，傅安道所举为笑端者，亦不敢明言其失。是以覆加考订，勒为十卷。

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於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於全集之外别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於省览，故流布至今，不复知有朱子之原本。其间讹脱窜乱，颇失本来。此本出自李光地家，乃从朱子门人张洽所校旧本翻雕，最为精善。第一卷末有洽补注一条，称《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诗“长沙千里平”句，“千里”当作“十里”。言亲至岳麓寺见之。方氏及朱子皆未知。又第四卷末洽补注一条，《辨原性》一篇，唐人实作“性原”，引杨倞《荀子注》所载全篇，证方氏《举正》不误，朱子偶未及考。又第七卷末有洽补注一条，辨《曹成王碑》中“抟力句卒”之义，皆今本所未载。其字为徐用锡所校，点画不苟。然光地没后，其版旋佚，故传本颇少。此本犹当日之初印，毫无刊阙，尤可贵也。

△《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伯大编。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於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於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於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於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句下。盖伯大改朱子之旧第，坊贾又改伯大之旧第，已全失其初。即卷首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条”者，勘验其文，亦伯大重编之凡例，非朱子《考异》之凡例。流俗相传，执此为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也。据李光地《翻刻宋版考异跋》，此本之舛讹遗漏，不一而足。盖屡次重编，不能一一清整，势所必然。然注附句下，较与文集别行者究属易观。今录光地所刻十卷之本，以存旧式。仍录此本以便参稽。自宋以来，《经典释文》、《史记索隐》均於原书之外别本各行，而监本经史仍兼行散入句下之本。是即其例矣。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魏仲举编。仲举，建安人。书前题庆元六年刻於家塾。实当时坊本也。首列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刘氏迄颖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

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

、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统计只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云新添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皆同时唱和之人。刘昫、宋祁、范祖禹等，亦仅撰述《唐史》。均未尝诠释文集。乃引其片语，即列为一家，亦殊牵合。盖与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均一书肆之习气。然其间如洪兴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蒋璨、任渊、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张敦颐、严有翼、方崧卿、李樗、郑耕老、陈汝义、刘安世、谢无逸、李朴、周行己、蔡梦弼、高元之、陆九渊、陆九龄、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许开、周必大、史深大等有考证音训者，凡数十家。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亦不可谓非仲举之功也。朱彝尊称此书尚有宋槧本在长洲文氏，后归李日华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别集》不与焉。盖流传既久，又有所阙佚矣。

△《东雅堂韩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东吴徐氏刻梓家塾小印。考陈景云《韩集点勘书后》曰：“近代吴中徐氏东雅堂刊韩集，用宋末廖莹中世彩堂本。其注采建安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为多。间有引他书者，仅十之三。复删节朱子单行《考异》，散入各条下。皆出莹中手也。莹中为贾似道馆客，事见《宋史》似道传。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来，殆深鄙莹中为人，故削其名氏并开版年月也”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凡例九条。内称庙讳一条，确为宋人之语，景云之说为可信，知此本为莹中注也。景云又自注此文曰：“东雅堂主人徐时泰，万历中进士，官工部郎中。”

今考明进士题名碑，万历甲戌科有徐时泰，长洲人，盖即其人矣。

△《韩集点勘》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已著录。是编取廖莹中世彩堂所注韩集，纠正其误，因汇成编。卷首注曰校东雅堂本，以廖注为徐时泰东雅堂所翻雕也。末有景云自跋，称“莹中粗涉文义，全无学识。其博采诸条，不特遴选失当，即文义亦多疏舛”。今观所校，考据史传，订正训诂，删繁补阙，较原本实为精密。如《别知赋》之“一旦为仇”，证以《尔雅》。《元和圣德诗》之“麻列”，证以李白《梦游天姥》诗。《城南联句》之“疆眈”，证以《周礼》郑注。《梁国公主輓歌》之“厌翟”，证以《毛诗郑笺》。《师说》之句读，证以《经典释文》。《送韩侍御序》之“所治”，证以魏文帝《与吴质书》。

《祭李使君文》之“惊透”，证以扬雄《方言》、左思赋。《乌氏庙碑》之“立议”，证以《汉书》颜注。《太原郡公神道碑》之“耆事”，证以王安石

文。

《刘统军墓志》之“父讼”，证以《汉书段颍传》。《太傅董公行状》之“其子”，乃证以《唐书李万荣传》。以《至郾城联句》之“谏噓”当为“庾噓”，证以《李藩传》。《进学解》之“守正”当为“宗王”，证以《新唐书》及《文粹》。皆援据精确。他如引《赤藤杖歌》证“南宫”不止称礼部。引《唐志五岳四渎令》证庙令老人。引德宗祔庙高宗已祧，证《讳辨》之“治”字。亦具有典据。而於时事辨别尤详，可称善本。惟《尸子》先见《公羊传》，而云出《汉书》，稍为疏漏。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诗，忽参宋人谐谑一条，非惟无预於校讎，乃并无预於韩集，殊乖体例耳。

△《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柳宗元撰。宋韩醇音释。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锡所编。其后卷目增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则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师开行本。

一则曾丞相家本。一则晏元献家本。一则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脩家。云即禹锡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脩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於是者矣。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馀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后，盖以此也。至淳熙中，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搜葺遗佚，别成一卷，附於《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辨》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亦多引其说。明唐覲《延州笔记》尝摘其注《南霁云碑》不知“汧城凿穴之奇”句本潘岳《马汧督谏》，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也。

△《增广注释音辩柳集》四十三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宗说，南城人。始末未详。敦颐有《六朝事迹》，已著录。纬字仲宝，云间人。据乾道三年吴郡陆之渊序，称为乙丑年甲科，官灞山广文。亦不知其终於何官也。之渊序但题《柳文音义》。

序中所述，亦仅及韩仿、祝充《韩文音义传》、《柳氏释音》，不及宗说与敦颐。

书中所注，各以“童云”、“张云”、“潘云”别之，亦不似纬自撰之体例。

盖宗说之注释、敦颐之音辩，本各自为书。坊贾合纬之音义，刊为一编，故书首不以《柳文音义》标目，而别题曰《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也。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为一，分类排次，已非刘禹锡所编之旧。而不收王铎伪《龙城录》之类，则尚为谨严。其音释虽随文注解，无大考证。而於僻音难字，一一疏通，以云详博则不足；以云简明易晓，以省检阅篇韵之烦，则於读柳文者亦不为无益矣。旧有明代刊本，颇多讹字。此本为麻沙小字版，尚不失其真云。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八卷（内府藏本）

宋魏仲举编。其版式广狭，字画肥瘠，与所刻《五百家注昌黎集》纤毫不爽。盖二集一时并出也。前有评论、训诂诸儒姓氏，检核亦不足五百家。书中所引，仅有集注，有补注，有音释，有解义及孙氏、童氏、张氏、韩氏诸解。此外罕所徵引，又不及韩集之博。盖诸家论韩者多，论柳者较少，故所取不过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与韩集相配云尔。书后《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乃原集未录之文，共二十五首。《附录》二卷，则《罗池庙牒》及崇宁、绍兴加封诰词之类，而《法言注》五则亦在其中。又附以《龙城录》二卷，序传、碑记共一卷，后序一卷，而《柳文纲目》、《文安礼年谱》则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论》后附载《程敦夫论》一篇。又扬雄《酒箴》、李华《德铭》、屈原《天问》、刘禹锡《天论》之类，亦俱采掇附入。其体例与韩集稍异。虽编次丛杂，不无繁赘，而旁搜远引，宁冗毋漏，亦有足资考订者。且其本槧鏤精工，在宋版中亦称善本。

今流传五六百年，而纸墨如新，神明焕发。复得与《昌黎集注》先后同归秘府，有类乎珠还合浦，剑会延津，是尤可为宝贵矣。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刘禹锡撰。《唐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哀其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首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锡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贬，为八司马之一。召还之后，又以《咏玄都观桃花》触忤执政，颇有轻薄之讥。然韩愈颇与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黄裳书》，历引愈言为重。又《外集》有《子刘子自传》一篇，叙述前事，尚不肯诋譏叔文。盖其人品与柳宗元同。其古文则恣肆博辨，於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

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馀。气骨亦在元、白上，均可与杜牧相颉颃，而诗尤矫出。陈师道称苏轼诗初学禹锡。吕本中亦谓苏辙晚年令人学禹锡诗，以为

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刘克庄《后村诗话》乃称其诗多感慨，惟“在人虽晚达，於树似冬青”十字差为闲婉。似非笃论也。其杂文二十卷、诗十卷，明时曾有刊版。

独《外集》世罕流传，藏书家珍为秘笈。今扬州所进钞本，乃毛晋汲古阁所藏。

纸墨精好，犹从宋刻影写。谨合为一编，著之於录，用还其卷目之旧焉。

△《吕衡州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吕温撰。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贞元十四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后谪道州刺史，徙衡州，卒。事迹具《唐书》本传。刘禹锡编次其文，称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此本先诗赋，后杂文，已非禹锡编次之旧。又第六卷、七卷志铭已阙数篇。卷末有孱守居士跋云：“甲子岁从钱氏借得前五卷，戊辰从郡中买得后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阙如。

因取《英华》、《文粹》照目写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闻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无，照陈解元棚本钞入。”孱守居士，常熟冯舒之别号，盖舒所重编也。温亦八司马之党。当王叔文败时，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纯粹。

而学《春秋》於陆淳，学文章於梁肃，则授受颇有渊源。集中如《与族兄皋书》，深有得於六经之旨。《送薛天信归临晋序》，洞见文字之源。《裴氏海昏集序》，论诗亦殊精邃。《古东周城铭》，能明君臣之义，以纠左氏之失。其《思子台铭序》，谓遇一物可以正训於世者，秉笔之士未尝阙焉。其文章之本可见矣。惟《代尹仆射度女为尼表》可以不存。而《诸葛侯庙记》以为有才而无识，尤好为高论，失之谬妄。分别观之可矣。

△《张籍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唐张籍撰。籍字文昌，和州人。贞元十五年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事迹附载《唐书韩愈传》中。籍以乐府鸣一时，其骨体实出王建上。后人概称张、王，未为笃论。韩愈称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谅矣。其文惟《文苑英华》载《与韩愈》二书，馀不概见。相其笔力，亦在李翱、皇甫湜间。视李观、欧阳詹之有意剗雕，亦为胜之。《昌黎集》有《代籍上李湊东书》，称以盲废。然集中《祭退之诗》称“公比欲为书，遗约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为后事程”。则愈没之时，籍犹执笔作字，知其目疾已愈，世传盲废者非也。其集为张洎所编。洎序称“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缀辑，得四百馀篇”。考丙午为南唐李昇昇元元年，当晋开运三年；乙丑为宋乾德二年。盖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亦云勤矣。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张洎所编籍诗，名《木铎集》，凡十二卷。近世

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为《张司业集》八卷，刻之平江。”此本为明万历中和州张尚儒与张孝祥《于湖集》合刻者。尚儒称购得河中刘侍御本，又参以朱兰岵太史金陵刊本，得诗四百四十九首，并录《与韩昌黎书》二首，订为八卷。则已非张洎、汤中之旧。然其数不甚相远，似乎无所散佚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进士。解褐为陆浑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气，数忤同省，求分司。裴度特爱之，辟为东都判官。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六卷，杂文三十八篇，与今本合。《唐书》本传载湜为度作光福寺碑文，酣饮援笔立就，度赠车马繒采甚厚。湜曰：“吾自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缣，何遇我薄耶！”高彦休《唐阙史》亦载是碑，并记其字数甚详。盖实有是作，非史之谬。然此本仅载况集序，而碑文已佚。即《集古》、《金石》二录已均不载。此碑殆唐末尚存，故彦休得见。五代兵燹，遂已亡失欤。足证此本为宋人重编，非唐时之旧矣。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书，盛气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编年》、《纪传》、《论孟子荀子言性论》，亦未尝不持论平允。郑玉《师山遗文》有《与洪君实书》，曰：“所假皇甫集，连日细看，大抵不惬人意。其言语叙次，却是著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其记文中又多叶韵语，殊非大家数”云云。盖讲学之家，不甚解文章体例，持论往往如斯，亦不足辨也。集中无诗，洪迈《容斋随笔》尝记其《浯溪》一篇，以为风格无可采。陆游跋湜集，则以为自是杰作，迈语为传写之误。今考此诗为论文而作。

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一篇，苏轼集之《我虽不工书》一篇，即是此格，安可全诋！游之所辨是也。游集又有一跋，谓司空图论诗，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为迢逸”之语。疑湜亦有诗集。又谓张文昌集无一篇文章，李习之集无一篇诗，皆诗文各为集之故。其说则不尽然。三人非漠漠无闻之流，果别有诗集、文集，岂有自唐以来都不著录者乎！

△《李文公集》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李翱撰。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暕之裔也。贞元十四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事迹具《唐书》本传。其集唐《艺文志》作十八卷。赵汭《东山存稿》有《书后》一篇，称《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藏本。与唐志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云蜀本分二十卷。近时凡有二本。一为明景泰间河东邢让抄本，国朝徐养元刻之，讹舛最甚。此本为毛晋所刊，仍十八卷，或即苏天爵家本欤！考阎若璩《潜邱劄记》有《与戴唐器书》曰：“特假《旧唐书》参考，李浙东不知何名。

或李翱习之全集出，尚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寻访矣”云云。则似尚不以为足本，不知何所据也。翱为韩愈之侄婿，故其学皆出於愈。集中载《答皇甫湜书》，自称高愍女、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许稍过。然观《与梁载言书》，论文甚详。至《寄从弟正辞书》，谓人号文章为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词，恶得以一艺名之。故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镕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

苏舜钦谓其词不逮韩，而理过於柳，诚为笃论。郑獬谓其尚质而少工，则贬之太甚矣。集不知何人所编。观其有《与侯高》第二书，而无第一书，知其去取之间，特为精审。惟集中《皇祖实录》一篇，立名颇为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见《礼经》。至明英宗时，始著为禁令。翱在其前，称之犹有说也。若《实录》之名，则六代以来，已定为帝制。《隋志》所载，班班可稽。唐、宋以来，臣庶无敢称者。翱乃以题其祖之行状，殊为不经。編集者无所刊正，则殊失别裁矣。陈振孙谓集中无诗，独载《戏赠》一篇，拙甚。叶适亦谓其不长於诗，故集中无传。惟《传灯录》载其《赠药山僧》一篇。韩退之《远游》联句记其一联。振孙所谓有一诗者，盖蜀本。适所谓不载诗者，盖即此本。毛晋跋谓迹来钞本，始附《戏赠》一篇，盖未考振孙语也。然《传灯录》一诗，得於郑州石刻。刘放《中山诗话》云：“唐李习之不能诗，郑州掘石刻，有郑州刺史李翱诗云云。此别一李翱，非习之。《唐书》习之传不记为郑州，王深甫编习之集，乃收此诗，为不可晓。”

《苕溪渔隐丛话》所论亦同。惟王楙《野客丛书》独据僧录叙翱仕履，断其实尝知郑州，诸人未考。考开元寺僧尝请翱为钟铭，翱答以书曰：“翱学圣人之心焉，则不敢逊乎知圣人之道者也。吾之铭是钟也，吾将明圣人之道焉，则於释氏无益；吾将顺释氏之教而述焉，则给乎下之人甚矣。何贵乎吾之先觉也。”观其书语，岂肯向药山问道者！此石刻亦如韩愈《大颠三书》，因其素不信佛，而缙徒务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楙乃以翱尝为郑州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金山志》载翱五言律诗一篇，全剿五代孙鲂作。则尤近人所托，不足与辨。叶梦得《石林诗话》曰：“人之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者。计或非其所长，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长而不作，贤於世之不能而强为之者也。”斯言允矣。

△《欧阳行周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唐欧阳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举进士。官至四门助教。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贻孙序，称韩侍郎愈、李校书观泊君，并数百岁杰出。今观詹之文，与李观相上下，去愈甚远。盖此三人同年举进士，皆出陆贽

之门，并有名声。其优劣未经论定，故貽孙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实有古格，在当时纂组排偶者上。韩愈为《欧阳生哀辞》，称许甚至，亦非过情也。《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辨函髻之诬。考《闽川名士传》，载詹游太原始末甚详。所载《孟简》一诗，乃同时之所作，亦必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至宋犹隶乐籍，珍藏詹之手迹，博尝见之。则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於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惟王士禛《池北偶谈》摘其《自诚明论》，谓“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诸句，以为离经畔道，则其说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学者论多驳杂，难以尽纠。亦存而不论可矣。

△《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李观撰。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人。李华之从子也。贞元八年登进士第。九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太子校书郎。年二十九卒。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李华传》内。韩愈为志其墓，文载《昌黎集》中。是集前三卷为大顺元年给事中陆希声所编，希声自为之序。后为《外编》二卷，题曰蜀人赵昂编。希声后至宰相，昂则未详其仕履。晁公武《读书志》称昂所编凡十四篇。此本阙《帖经日上王侍御书》一篇，又时时有阙句阙字。盖辗转传写，脱佚久矣。观与韩愈、欧阳詹为同年，并以古文相砥砺。其后愈文雄视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仅存。论者以元宾蚤世，其文未极。退之穷老不休，故能独擅其名。希声之序则谓“文以理为本，而词质在所尚。元宾尚於词，故词胜于理；退之尚於质，故理胜其词。退之虽穷老不休，终不能为元宾之词。假使元宾后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质”。今观其文，大抵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殆与刘蛻、孙樵同为一格。而镕炼之功或不及，则不幸蚤凋，未卒其业之故也。然则当时之论，以较蛻、樵则可，以较於愈则不及。希声之序为有见，宜不以论者为然也。顾当凋章绘句之时，方竞以骈偶斗工巧。而观乃从事古文，以与愈相左右。虽所造不及愈，固非馀子所及。王士禛《池北偶谈》诋其与孟简吏部、奚员外诸书如醉人使酒骂坐，抑之未免稍过矣。惟希声之序称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品题颇当。今并录之，以弁於篇首焉。

△《孟东野集》十卷（内府藏本）

唐孟郊撰。郊字东野，武康人。贞元中举进士。官溧阳尉。事迹附载《新唐书韩愈传》。愈集中《贞曜先生墓志铭》，即为郊作也。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称世传其集编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所纂凡二卷，一百八十篇。取韩愈赠郊句，名之曰《咸池集》。自馀诸家所杂录，不为编帙，诸本各异。敏求总括遗逸，删除重复，分十四类编集

，得诗五百一十一篇。又以杂文二篇附於后，共为十卷。此本卷数相符，盖敏求所编也。

郊诗托兴深微，而结体古奥。唐人自韩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苏轼“诗空螯小鱼”之谓，始有异词。元好问《论诗绝句》乃有“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之句。当以苏尚俊迈，元尚高华，门径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诗品格，不以二人之论减价也。

△《长江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贾岛撰。岛字阆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返初服，举进士不第。坐谤责授长江主簿，终於普州司仓参军。岛之谪也，《唐书》本传谓在文宗时，王定保《摭言》谓在武宗时。晁公武《读书志》谓长江祠中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遂宁刊本首载此制，二人皆辨其非。今考集中卷二有《寄与令狐相公》诗，不署其名。卷五有《送令狐綯相公》诗，卷六有《谢令狐綯相公赐衣九事》诗，又有《寄令狐綯相公》诗二首，则显出綯名。考綯本传，其为相在大中四年十月，与石刻墨制年号相合。然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年谱在元和六年。本传载岛卒时年五十六。从大中九年逆数至元和六年，凡四十五年。则愈赠诗时，岛才十二岁。自长江移普州又在其后。则愈赠诗时，岛不满十岁。恐无此理。今检与綯诸诗，皆明言在长江以后，尚无显证。至送綯诗中有“梁园趋旌节”句，又有“是日荣游汴，当时怯往陈”句，当是楚镇河中之时。若綯则未尝为是官，岛安得有是语乎？知原集但作“令狐相公”，遂宁本各增一“綯”字，以迁就大中九年之制。经晁、陈二家辨明，故后来刊本，削去此制。而诗题所妄增，则未及改正耳。晁氏称《长江集》十卷，诗三百七十九首。

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仅佚其一，盖犹旧本。《唐音统签》载岛《送无可上人》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绝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晁氏其并此数之为三百七十九耶？集中《剑客》一首，明代选本末二句皆作“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惟旧本《才调集》“谁有”作“谁为”（案为字去声）。冯舒兄弟尝论之，以“有”字为后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谁为”，然则犹旧本之未改者矣。

△《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李贺撰。贺事迹具《新唐书文学传》。案贺系出郑王，故自以郡望称陇西。实则家於昌谷。昌谷地近洛阳，於唐为福昌县，今为宜阳县地。集中屡言归昌谷。宋张耒集有《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宅》诗。又《福昌怀古》诗中亦有《李贺宅》一首。其明证矣。《幽闲鼓吹》称贺遗诗为其表兄投溷中，故流传者少。然但谓李藩所收耳。其沈子明所编、杜牧所序者，实未尝亡。牧序述子明之书

，称“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厘为四编，凡二百三十三首”。则卷帙并贺所手定也。唐、宋志皆称贺集五卷，较牧序多一卷。检《文献通考》始知为集四卷，外集一卷。吴正子《昌谷集笺注》曰：“京师本无后卷。有后卷，鲍本也。尝闻薛常州士龙言：‘长吉诗蜀本、会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云云。盖外集诗二十三首，合之则为二百四十二，除之则为二百一十九。实即一本也。惟正集较杜牧所序少十四首，而《外集》较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跋少二十九首，则莫可考耳。《乐府诗集》载有贺《静女春曙曲》一首、《少年乐》一首，今本皆无之。得非伯思藏本所佚耶！”正子又谓外集词意儂浅，不类贺作，殆出后人摹仿。然正集如《苦篁调》、《啸引》之类，句格鄙率，亦不类贺作。

古人操觚，亦时有利钝。如杜甫诗之“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使非刊在本集，谁信为甫作哉！疑以传疑可矣。

△《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西泉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辰翁所评《班马异同》，已著录。正子则不知何许人。近时王琦作《李长吉歌诗汇解》，亦称正子时代、爵里未详。

考此本以辰翁之评列於其后，则当为南宋人。又《外集》之首，注称“尝闻薛常州士龙言”云云。士龙为薛季宣字。据《旧录解题》，季宣卒於乾道九年。则正子亦孝宗时人矣。注李贺诗者，明以来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侗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随、陈懋、陈开先、杨研、吴甫六家之《辨注》，孙枝蔚、张恂、蒋文运、胡廷佐、张星、谢启秀、朱潮远七家之评。王琦又采诸家之说，作为《汇解》。递相纠正，互有发明，而要以正子是注为最古。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於理者，以品贺诗，最得其似。故杜牧序称其少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而诸家所论，必欲一字一句为之诠释，故不免辗转轆轳，反成滞相。又所用典故，率多点化其意，藻饰其文，宛转关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璃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璃声，非真有敲日事也。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循文衍义，詎得其真？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说，而改“塞土”为“塞上”，引《隋书长孙晟传》“望见碛北有赤气，为匈奴欲灭之徵”。此岂复作者之意哉！正子此注，但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凿其说，犹胜诸家之淆乱。

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禛顾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惟评贺诗，其宗派见解，乃颇相近，故

所得较多。今亦并录之，以资参证焉。

△《绛守居园池记注》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樊宗师撰。元赵仁举、吴师道、许谦注。宗师始末具韩愈所作墓志中。是文乃长庆三年宗师官绛州刺史，即守居构园池，自为之记。文僻涩不可句读。董道《广川书跋》称：“尝至绛州，得其旧碑。剔刮磨洗，见其后有宗师自释。然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仍不尽可解。故好奇者多为之注。”据李肇《国史补》称，唐时有王晟、刘忱二家，今并不传。故赵仁举补为此注。皇庆癸丑，吴师道病其疏漏，为补二十二处，正六十处。延祐庚申，许谦仍以为未尽，又补正四十一条。至顺三年，师道因谦之本，又重加刊定，复为之跋。二十年屡经窜易，尚未得为定稿。盖其字句皆不师古，不可训诂考证。不过据其文义推测，钩贯以求通。一篇之文仅七百七十七字，而众说纠纷，终无定论，固其宜也。以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亦存而不弃耳。宗师别有《越王楼诗序》，其僻涩与此文相类。计有功《唐诗纪事》尚载其文。诸家未注，盖偶未及检。国朝仁和孙之騄始合二篇而注之，题曰《樊绍述集》。今别著於录云。

△《王司马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王建撰。建字仲和，颍川人。大历十年进士。大和中为陕州司马。据《文献通考》，建集十卷。此本为国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体二卷、近体六卷，盖后人所合并。前有介祉序，谓虞山毛氏曾有刊本行世，校对亦未尽善。至《宫词》自宋南渡后逸去其七，好事者妄为补之。如“泪尽罗巾”，白乐天诗也；“鸳鸯瓦上”，花蕊夫人诗也；“宝帐平明”，王少伯诗也；“日晚长秋”与“日映西陵”，乐府《铜爵台诗》也；“银烛秋光冷画屏”与“闲吹玉殿昭华管”，皆杜牧之诗也。独《杨升菴集》中别载七首，云“得之古本，今录於后”云云。介祉所论，盖本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其考证皆精确。惟杨慎之言多不足据，石鼓文尚能伪造，何有於王建《宫词》。介祉遽从而增入，未免轻信之失。至於《伤近而不见》，乃《玉台新咏》旧题，此本讹为《伤近者不见》。《江南三台》，名见《乐府诗集》及《才调集》，此本讹为《江南台》。亦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讥毛本。但取以相较，犹为此善於彼耳。

△《沈下贤集》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沈亚之撰。下贤，亚之字也。本长安人，而原序称曰吴兴人，似从其郡望。然李贺集有《送亚之》诗，亦曰“吴兴才人怨春风”，又曰“家在钱塘东复东”。

则其里贯似真在吴兴者也。亚之登元和十年进士第。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是集凡诗赋一卷，杂文杂记一卷，杂

著二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并对一卷，碑文、墓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隐集均有《拟沈下贤诗》，则亚之固以诗名世。而此集所载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观其《答学文僧请益书》，谓“陶器速售而易败，煅金难售而经久”。《送韩静略序》亟述韩愈之言。盖亦戛然自异者也。其中如《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大抵讳其本事，托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传》之类。刘克庄《后村诗话》诋其名检扫地。王士禛《池北偶谈》亦谓弄玉、邢凤等事，大抵近小说家言。考《秦梦记》、《异梦录》二篇见《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八卷。均注曰出《异闻集》，不云出亚之本集。然则或亚之偶然戏笔，为小说家所采，后来编亚之集者又从小说摭入之，非原本所旧有欤！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乃称为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岁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绍圣，中间不应有丙申。盖即此本而曾误记寅为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记为二十卷，亦误倒其文也。《池北偶谈》又记未有万历丙午徐〈火勃〉跋，此本无之。而别有跋曰：“吴兴文集十二卷，义取艰深，字多舛脱，不可卒读。因从秦对岩先生借所藏季沧苇抄本校阅一过。”题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为谁。然则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钞自钱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见矣。

△《追昔游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李绅撰。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进士。武宗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具《唐书》本传。此集皆其未为相时所作。晁公武《读书志》载前有开成戊午八月绅自序，此本无之。诗凡一百一首。《新唐书》本传所载贬端州司马，祷神滩涨及刺寿州，虎不为暴；为河南尹，恶少敛迹，皆语出此集。史传事须实录，而宋祁以所自言者为据，殊难徵信。且考绅之赴端州也，在夏秋之间。其妻子舟行，十月始至。其时滩水减矣，故以书祝媪龙祠，而江复涨。绅诗内及所自注者如此。祁乃以为绅自度岭时事。是阅其集而未审。后儒以名之轻重为文之是非，必谓新书胜旧书，似非笃论也。绅与李德裕、元稹号“三俊”。白居易亦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今观此集，音节啾缓，似不能与同时诸人角争强弱。然春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画纤巧之上也。

△《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唐李德裕撰。德裕有《次柳氏旧闻》，已著录。是编凡分三集。《会昌一品集》，皆武宗时制诰。《外集》，皆赋诗杂文。《穷愁志》，则迁谪以后，闲居论史之文也。明代袁州有刊本，然仅《会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即《穷愁志》，与晁公武《读书

志》所载相合，意即蜀本之旧欤？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卫公备全集》五十卷、《年谱》一卷。又称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献替录》、《辨谤略》诸书共十一卷。则其本不传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而文多不传。意皆在五十卷内也。《会昌一品集序》，郑亚所作，李商隐集所谓荥阳公者是也。其文亦见商隐集序，称代亚作。而两本异同者不一。考寻文义，皆以此集所载为长，盖亚所改定之本云。

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别集类四△《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通行本）

唐元稹撰。稹事迹具《唐书》本传。考稹《与白居易书》，称“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仆因撰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於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五七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又称“有悼亡诗数十首，艳诗百馀首。自十六时至元和七年，有诗八百馀首，成二十卷”。又称“昨巴南道中有诗五十首。又书中得七年以后所为向二百篇”。然则稹三十七岁之时已有诗千馀首。《唐书》本传称稹卒时年五十三。其后十六年中，又不知所作凡几矣。白居易作稹墓志，称“著文一百卷，题曰《元氏长庆集》”。

《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小集十卷。然原本已阙佚不传。此本为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自一卷至八卷前半为古诗。八卷后半至九卷为伤悼诗。十卷至二十二卷为律诗。二十三卷为古乐府。二十四卷至二十六卷为新乐府。二十七卷为赋。二十八卷为策。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为书。三十二卷至三十九卷为表状。四十卷至五十卷为制诰。五十一卷为序记。五十二卷至五十八卷为碑志。五十九卷至六十卷为告祭文。其卷帙与旧说不符，即标目亦与自叙迥异，不知为何人所重编。前有麟序，称“稹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以不显。惟嗜书者时时传录。某先人尝手自钞写，谨募工刻行”云云。则麟及其父均未尝有所增损。

盖在北宋即仅有此残本尔。

△《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通行本）

唐白居易撰。居易有《六帖》，已著录。案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见宋刻居易集两本，皆题为《白氏文集》，不名《长庆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诗集》，亦谓宝历以后之诗不应概题曰“长庆”。今考居易尝自写其集，分置僧寺。据所自记，大和九年置东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开成元年置於圣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成六十五卷。开成四年置於苏州南禅院者凡

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勒为六十七卷。皆题曰《白氏文集》。开成五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为十卷。则别题曰《洛中集》。惟长庆四年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称“尽徵其文，手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称“明年当改元长庆，讫於是，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则《长庆》一集，特穆宗甲辰以前之作。

曾及立名所辨，不为无据。然《唐志》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载《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转不著录。又高斯得《耻堂存稿》有《白氏长庆集序》。宋人目录传於今者，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则谓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尽然。况元稹之序本为《长庆集》作，而《圣善寺文集记》中载有居易自注，称“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录一卷在外”。则《长庆集序》已移弁开成新作之目录。知宝历以后之诗文均编为《续集》，袭其旧名矣。未可遽以总题《长庆》为非也。其卷帙之数，晁公武谓《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五卷。今亡三卷，则当有七十二卷。陈振孙谓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当有七十二卷。而所标总数乃皆仍为七十一卷，与今本合，则其故不可得详。至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谓集中《进士策问》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

又冯班《才调集评》亦称每卷首古调、律诗、格诗之目为重刻改窜。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

△《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立名编。立名有《钟鼎字源》，已著录。唐白居易《长庆集》诗文各半。立名引宋祁之言，谓居易长於诗而他文未能称是，因别刊其诗，以成是集。又据元稹序，谓长庆时所作仅前五十卷，其宝历以后所作不应概名以“长庆”。

（案立名此论未确，已详辨於《长庆集》下。）因即其归老之地，题曰《香山》。

参互众本，重加编次，定为《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

又采摭诸书为《补遗》二卷。而以新定《年谱》一卷、陈振孙旧本《年谱》一卷并元稹《长庆集序》一篇、《旧唐书》本传一篇冠於首。复采诸书之有关居易诗者，各笺注於其下。居易集在东林寺者，陆游《入蜀记》称宋时已佚，真宗尝令崇文院写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亦坏於兵。其传於世者，钱曾所云宋本莫知存佚。旧有明武定侯家刻本，今亦罕见。世所行者惟苏州钱氏、松江马氏二本，皆颇有颠倒讹舛。胡震亨《唐音丁签》所录，又分体琐屑，往

往以一题割隶二卷，殊为丛脞。立名此本，考证编排，特为精密。其所笺释，虽不能篇篇皆备，而引据典核，亦胜于注书诸家漫衍支离，徒溷耳目。盖于诸刻之中特为善本。其书成于康熙壬午，朱彝尊、宋荦皆为之序云。

△《鲍溶诗集》六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鲍溶撰。溶字德源。元和四年进士。其仕履未详。溶诗在后世不甚著。然张为作《主客图》，以溶为博解宏拔主。以李群玉为上入室，而为与司马退之二人同居入室之例。则当时固绝重之也。其集宋史馆旧本五卷，讹题鲍防。曾巩始据《唐文粹》、《唐诗类选》考正之。又以欧阳修本参校，增多三十三篇。合旧本共二百三十三篇，厘为六卷。晁公武《读书志》仍作五卷，称惟存一百九十三篇，余皆佚。此本为江南叶裕家所钞，首有曾巩校上序。今核所录，惟《集外诗》一卷与曾巩新增三十三首之说合。其正集比巩序多一卷，而诗止一百四十五首。

盖旧本残缺，传写者离析卷帙，以足巩序之数，而忘《外集》一卷本在六卷中也。

《全唐诗》所录较此本多十六首，较晁本多二首，而较曾本尚少三十九首。则其集之佚者多矣。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内府藏本）

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事迹附载《新唐书杜佑传》内。是集为其甥裴延翰所编。唐《艺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读书志》又载《外集》一卷。王士禛《居易录》谓旧藏杜集止二十卷，后见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数卷。考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八九皆许浑诗。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别集乃有《南海府罢之作》。”则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续别集》三卷。故士禛云然也。此本仅附《外集》、《别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则又经后人删定，非克庄所见本矣。范摅《云溪友议》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媠语，鼓扇浮器，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后村诗话》因谓牧风情不浅。如杜秋娘、张好好诸诗，（案杜秋诗非艳体，克庄此语殊误。）“青楼薄幸”之句，街吏平安之报，未知去元、白几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说良是。《新唐书》亦引以论居易。然考牧集无此论。惟《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墓志》述戡之言曰：“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

集国朝以来类於古诗得若干首，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云云。然则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尝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故摭以为牧之言欤！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於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衎《梁谿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姚少监诗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姚合撰。合，宰相崇之曾孙也。登元和十一年进士第。调武功主簿，又为富平、万年二县尉。宝应中历监察殿中御史、户部员外郎。出为荆、杭二州刺史。

后为户、刑二部郎中，谏议大夫，陕、虢观察使。开成末，终於秘书少监。然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以其早作《武功县诗》三十首，为世传诵，故相习而不能改也。合选《极玄集》，去取至为精审。自称所录为“诗家射雕手”，论者以为不诬。其自作则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张为作《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以合为入室。然合诗格与益不相类，不知为何以云然。其集在北宋不甚显。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於琐屑，寄情於偏僻，遂为论者所排。然由摹仿者滞於一家，趋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遽惩羹而吹齏也。此本为毛晋所刻。分类编次，唐人从无此例，殆宋人所重编。晋跋称此为浙本，尚有川本，编次小异。又称得宋治平四年王颐石刻《武功县诗》三十首，其次序字句皆有不同。然则非唐时旧本审矣。

△《李义山诗集》三卷（内府藏本）

唐李商隐撰。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开成二年进士。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历佐幕府，终於东川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事迹具《唐书文艺传》。商隐诗与温庭筠齐名，词皆缛丽。然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尚颇得风人之旨。故蔡宽夫《诗话》载王安石之语，以为“唐人能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商隐一人”。

自宋杨亿、刘子仪等沿其流波，作《西昆酬唱集》，诗家遂有西昆体。致伶官有捋撻之讥。刘攽载之《中山诗话》以为口实。元祐诸人，起而矫之。终宋之

世，作诗者不以为宗。胡仔《渔隐丛话》至摘其《马嵬》诗、《浑河中》诗诋为浅近。

后江西一派渐流於生硬粗鄙，诗家又返而讲温、李。自释道源以后，注其诗者凡数家。大抵刻意推求，务为深解。以为一字一句皆属寓言，而《无题》诸篇穿凿尤甚。今考商隐《府罢》诗中有“楚雨含情皆有托”句，则借夫妇以喻君臣，固尝自道。然《无题》之中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

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至於流俗传诵，多录其绮艳之作。如集中《有感》二首之类，选本从无以及之者。取所短而遗所长，益失之矣。

△《李义山诗注》三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李商隐诗旧有刘克、张文亮二家注本，后俱不传。故元好问《论诗绝句》有“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语。（案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摹拟商隐之诗，好问竟以商隐为西昆，殊为谬误。谨附订於此。）明末释道源始为作注。王士禛《论诗绝句》所谓“獭祭曾惊博奥殫，一篇《锦瑟》解人难。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者，即为道源是注作也。然其书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鹤龄删取其什一，补辑其什九，以成此注。后来注商隐集者，如程梦星、姚培谦、冯浩诸家，大抵以鹤龄为蓝本，而补正其阙误。惟商隐以婚於王茂元之故，为令狐綯所挤，沦落终身。特文士轻於去就，苟且目前之常态。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綯父子党牛僧孺。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涣邱之公，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何以从之受学？令狐綯见讎之后，何以又屡启陈情？新、旧《唐书》班班具在，鹤龄所论未免为回护之词。至谓其诗寄托深微，多寓忠愤，不同於温庭筠、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则所见特深，为从来论者所未及。惟所作年谱，於商隐出处及时事颇有疏漏，故多为冯浩注本所纠。又如《有感》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引钱龙惕之笺，以李训、郑注为奉天讨，死国难。则触於明末瑯祸，有激而言，与诗中“如何本初辈，自取屈辱诛。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诸句，显为背触，殊失商隐之本旨。又重《有感》一首所谓“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者，竟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汉十常侍之已事，独未闻乎？鹤龄又引龙惕之语不加驳正，亦未免牵就其词。然大旨在於通所可知，而阙所不知，绝不牵合新、旧《唐书》，务为穿凿。其摧陷廓清之功

，固超出诸家之上矣。

△《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通行本）

国朝徐树穀笺，徐炯注。树穀字艺初。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进士。官至直隶巡道。皆昆山人。考《旧唐书李商隐传》，称有《表状集》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称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文赋》一卷。《宋史艺文志》称《李商隐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别集》二十卷，《诗集》三卷。今惟《诗集》三卷传，《文集》皆佚。国初吴江朱鹤龄始裒辑诸书，编为五卷，而阙其状之一体。康熙庚午，炯典试福建，得其本於林佶。采摭《文苑英华》所载诸状补之，又补入《重阳亭铭》一篇，是为今本。鹤龄原本虽略为诠释，而多所疏漏，盖犹未竟之稿。树穀因博考史籍，证验时事，以为之笺。炯复徵其典故训诂，以为之注。其中《上崔华州书》一篇，树穀断其非商隐作。近时桐乡冯浩注本，则辨此书为开成二年春初作。崔华州乃崔龟从，非崔戎。故贾相国乃贾餗，非贾耽。崔宣州乃崔邠，非崔群。引据《唐书》纪传，证树穀之误疑。又《重阳亭铭》一篇，炯据《全蜀艺文志》采入。冯浩注本则辨其碑末结衔及乡贯皆可疑。

知为旧碑漫漶，杨慎伪补足之。援慎伪补樊敏、柳敏二碑，证炯之误信。又据《成都文类》采入《为河东公上西川相国京兆公书》一篇及逸句九条，皆足补正此本之疏漏。然《上京兆公书》乃案牘之文，本无可取，逸句尤无关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录焉。

△《温飞卿集笺注》九卷（内府藏本）

明曾益撰。顾予咸补辑，其子嗣立又重订之。凡注中不署名者，益原注。署补字者，予咸注。署嗣立案者，则所续注也。益字予谦，山阴人。其书成於天启中。予咸字小阮，长洲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嗣立字侠君。

康熙壬辰进士。由庶吉士改补中书舍人。曾注谬讹颇多。如《汉皇迎春词》乃咏汉成帝时事，而以汉皇为高祖。《邯郸郭公词》为北齐乐府，旧题郭公者，傀儡戏也。旧本讹“词”为“祠”，遂引东京郭子仪祠以附会“祠”字之讹。嗣立悉为是正，考据颇为详核。然多引白居易、李贺、李商隐诗为注，虽李善注《洛神赋》“远游履”字引《繁钦定情诗》为证，古人本有此例；然必谓《夜宴谣》“裂管”字用居易“翕然声作如管裂”句，《晓仙谣》“下视九州”字用贺“遥望齐州九点烟”句，《生襟屏风歌》“银鸭”字用商隐“睡鸭香炉换夕薰”句，似乎不然，是亦一短也。唐《艺文志》载庭筠《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宋志》亦同。陈振

孙《书录解题》作《飞卿集》七卷。又陆游《渭南集》有《温庭筠集跋》，称其父所藏旧本，以《华清宫》诗为首，中有《早行》诗。后得蜀本，则《早行》诗已佚。《文献通考》则云：“温庭筠《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是宋刻已非一本矣。曾本合为四卷，名曰《八叉集》，以作赋之事名其诗，颇为杜撰。嗣立此注，称从所见宋刻分诗集七卷、别集一卷，以还其旧。疑即《通考》所载之本。又称采《文苑英华》、《万首绝句》所录为《集外诗》一卷，较曾本差为完备。然总之非唐本之旧也。

△《丁卯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许浑撰。浑字用晦。武后朝宰相圜师之后。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圜师为安陆许氏。浑为其后，应亦出於安陆。陈振孙《书录解题》乃称浑为丹阳人。观集中《送王总归丹阳》诗有曰：“凭寄家书为回报，旧居还有故人知。”其家於丹阳，犹李白系出陇西而为蜀人矣。浑大和六年进士及第。为当涂、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润州司马。大中三年为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其曰《丁卯集》者，润州有丁卯桥，浑别墅在焉，因以名集。集中有《夜归丁卯桥村舍》诗是也。《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晁氏《读书志》亦作二卷。

陈氏《书录解题》注云蜀本有《拾遗》二卷。今之《续集》，当即陈氏所谓《拾遗》，为后人改题。其《续补》及《集外遗诗》，又后人掇拾增入耳。惟晁氏称近得浑集完本五百篇，止二卷。是本篇数虽合，而卷帙不同，盖总非宋人刊本之旧矣。毛晋汲古阁刊本亦二卷，诗仅三百余篇，疑即晁氏所见之本。《读书志》或误三为五，亦未可知。以此本较毛本完备，故置彼而录此焉。

△《文泉子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刘蛻撰。蛻字复愚，长沙人。大中四年进士及第。咸通中官至左拾遗，外谪华阴令。案王定保《唐摭言》载：“刘纂者，商州刘蛻之子，亦善为文。”则蛻当为商州人。又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刘蛻，桐庐人，官至中书舍人。有从其父命，死不祭祀一事。”所叙爵里复不同，或疑为别一刘蛻，未之详也。是集前有自序曰：“自褐衣以后，辛卯以来，辛丑以前，收其微词属意古今上下之间者为内、外篇。复收其怨抑颂记嬰於仁义者杂为诸篇焉。物不可以终杂，故离为十卷。离则名之不绝，故授之以为《文泉》。盖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崖谷结珠玑，昧则将救之。雨雷亢粲盛，乾则将救之。岂托之空言哉！”

观其命名之义，自负者良厚。其《文冢铭》最为世所传。他文皆原本扬雄，亦多奇奥。险於孙樵，而易於樊宗师。大旨与元结相出入。欲挽末俗反之古。而

所谓古者，乃多归宗於老氏，不尽协圣贤之轨。又词多恚愤，亦非仁义蔼如之旨。然唐之末造，相率为纂组俳俚之文，而蜕独毅然以复古自任，亦可谓特立者矣。高彦休《唐阙史》载：“蜕能辨齐桓公盗之伪。”其学盖有根柢。《旧唐书令狐楚传》载：“咸通二年，左拾遗刘蜕极论令狐綯子瀆恃权纳货之罪，坐贬华阴令。”则蜕在当时，本风裁矫矫，宜其文之拔俗也。集十卷，今已不传。此本为崇祯庚辰闽人韩锡所编，仅得一卷。盖从《文苑英华》诸书采出，非其旧帙。存备唐文之一家，姑见崖略云尔。

△《梨岳集》一卷、《附录》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唐李频撰。频字德新，寿昌人。大中八年擢进士第。调秘书郎，累迁建州刺史。卒於官。州民思其德，立庙梨山。事迹具《唐书文艺传》。频为姚合之婿，然其诗别自为格，不类武功之派。是编本名《建州刺史集》。后人敬频之神，尊梨山曰梨岳，集亦因之改名。初罕传本。真德秀得本於三馆，欲刻未果。嘉熙三年，金华王埜始求得旧本鋟版。元元贞及后至元间，频裔孙邦材、会同，明永乐中河南师祐，正统中广州彭森，先后重刊者四。此本即正统刻也。凡诗一百九十五首，较《全唐诗》所载少八首。而《送刘山人归洞庭》一首，卷中两见，惟起二句小异。又《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诗，误作《送宋震先辈赴青州》。题与诗两不相应，殊不及席氏《唐百家诗》本之完善。末为《附录》，则历朝庙祀敕书碑记及刻诗序跋。张复、彭森二序皆称初刻出真德秀，与王埜序称德秀欲刻不果者自相矛盾，未喻其故。殆传闻讹异欤？王士禛《居易录》称：“诗人为神，未有频之显著者。”然频诗自佳耳，其为神则政事之故，非文章之故也。

△《李群玉集》三卷、《后集》五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唐李群玉撰。群玉字文山，澧州人。大中八年诣阙进诗，授弘文馆校书郎。其集首载群玉《进诗表》及令狐綯荐状、郑处约所行制词。表称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四通，合三百首。考刘禹锡作《柳宗元集序》，称三十二通。

（案今本作四十五通，乃后人追改。）则唐时以一通为一卷。今本三卷。已与表不合。又表称三百首，而今本《正集》仅一百三十五首，《外集》亦仅一百一十三首。合之不足三百之数。观中卷之末有《出春明门》一首，自注曰：“时请告归。”则此集虽仍以歌行、古体今体七言、今体五言分目，而已兼得官以后之诗，非复奏进之原本矣。《太平广记》载群玉遇湘君事甚异。其诗今载《后集》第三卷。然前一首为吊古之词，无媿褻之意。后一首写当时棹女与二妃，尤不相关。

况群玉虽放诞风流，亦岂敢造作言语，渎慢神明，污蔑古圣！殆因其诗为时传

诵，小说家因造此事附会之耳。洛神诃为感甄，李善至引以注《文选》。俗语丹青，往往如是，未可据为实录也。

△《孙可之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孙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隐之，自称关东人。函谷以外，幅员辽阔，不知其籍何郡县也。大中九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僖宗幸岐、陇时，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新唐书艺文志》、《通志》、《通考》皆载樵《经纬集》三卷。《书录解题》称樵自为序凡三十五篇。此本十卷，为毛晋汲古阁所刊。称王鏊从内阁钞出。前载樵自序，称“藏书五千卷，常自探讨。幼而工文，得其真诀。广明元年，驾避岐、陇，朝廷以省方蜀国，文物攸兴，品藻朝论，旌其才行。遂阅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撮其可观者三十五篇”云云。与陈振孙之说合。又称“编成十卷，藏诸篋笥”云云，则与三卷之说迥异。近时汪师韩集有《孙文志疑序》一篇，因谓樵文惟《唐文粹》所载《后佛寺奏》、《读开元杂记》、《书褒城驿》、《刻武侯碑阴》、《文贞公笏铭》、《与李谏议行方书》、《与贾秀才书》、《孙氏西斋录》、《书田将军边事》、《书何易於》十篇为真。馀一十五篇皆后人伪撰。然卷帙分合，古书多有，未可以是定真伪。且师韩别无确据，但以其字句格局断之，尤不足以为定论也。樵《与王霖秀才书》云：“某尝得为文真诀於来无择，来无择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韩吏部退之。”其《与友人论文书》又复云然。今观三家之文，韩愈包孕群言，自然高古。而皇甫湜稍有意为奇。樵则视湜益有努力为奇之态。其弥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欤？《读书志》引苏轼之言，称“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湜而不至者为孙樵”，其论甚微。毛晋跋是集，乃以轼言为非，所见浅矣。

△《曹祠部集》二卷、附《曹唐诗》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唐曹邕撰。邕字邕之，阳朔人。明蒋冕序，称“大中间登进士第。由天平节度掌书记累迁太常博士、祠部郎中。仕至洋州刺史”。然郑谷《云台编》有《送曹邕吏部归桂林》诗，则又尝官吏部。冕考之未尽也。《唐书高元裕传》载：“邕为太常博士时，议高璩赠谥事，其论甚伟。”顾其诗乃多怨老嗟卑之作。盖坎壈不遇，晚乃成名。故一生寄托，不出此意，不但韦恻所称《四怨》、《三愁》、《五情》诸篇。及乎登第以后，《杏园席上同年》诗则曰“忽忽出九衢，僮仆颜色异”。《献恩门》诗则曰“名字如鸟飞，数日便到越”，《寄阳朔友人》诗则曰“桂林须产千秋桂，未解当天影月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

又何其浅也。张为作《主客图》，邕与其数，则当时亦为文士所推。其《读李斯传》及《始皇陵下作》二首，诸家选本或取之。然皆无深致。《唐志》载邕

集三卷。今仅二卷，其有佳篇而逸之耶？流传已久，姑存以备一家可也。末附《曹唐诗》一卷。唐字尧宾，桂林人。初为道士。大和中返初服，举进士。累辟诸府从事。其《游仙诗》最著名。盖本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而曼衍及诸女仙，各拟赠答。然诸篇姓名虽易，语意略同，实非杰出之作。《唐志》载其集亦三卷。

蒋冕求其原本不获，乃搜诸选本，裒成一卷附之曹邕诗后。以二人皆粤西产耳。

△《麟角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王棨撰。棨字辅之，福清人。咸通三年进士。官至水部郎中。黄巢乱后，不知所终。唐代取士，科目至多。而所最重者惟进士。其程试诗赋，《文苑英华》所收至夥。然诸家或不载於本集中。如李商隐以《霓裳羽衣曲》诗及第，而《玉溪生集》无此诗。韩愈以《明水赋》及第，而其赋乃在外集是也。其自为一集行世，得传於今者，惟棨此编。凡律赋四十五篇。又棨八代孙宋著作郎蘋於馆阁得棨省试诗，录附於集，凡二十一篇。题曰《麟角》者，盖取《颜氏家训》“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之义，以及第比登仙也。集中佳作，已多载《文苑英华》中。

虽科举之文，无关著述，而当时风气，略见於斯。录而存之，亦足备文章之一格也。

△《皮子文藪》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唐皮日休撰。日休字袭美，襄阳人。居於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登咸通八年进士。官太常博士。《唐书》称其降於黄巢，后为所害。尹洙《河南集》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则称“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子光业，为吴越丞相。生璨，为元帅判官。子良即璨之子”。陆游《老学菴笔记》亦据皮光业碑以为日休终於吴越，并无陷贼之事。皆与史全异，未知果谁是也。是编乃其文集。

自序称“咸通丙戌不上第，退归州墅，编次其文。发篋丛萃，繁如藪泽，因名《文藪》。凡二百篇”。宋晁公武谓其尤善箴铭。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亦多能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仅以词章目之。集中诗仅一卷。盖已见《松陵唱和集》者不复重编，亦如《笠泽丛书》之例耳。王士禛《池北偶谈》尝摘其中《鹿门隐书》一条、《与元徵君书》一条，皆“世民”二字句中连用，以为不避太宗之讳。今考之信然。然后人传写古书，往往改易其讳字。安知日休原本非“世”本作“代”、“民”本作“人”而今本易之耶？是固未足为日休病也。

△《笠泽丛书》四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唐陆龟蒙撰。龟蒙有《耒耜经》，已著录。此集为龟蒙自编。以其丛脞细碎，故名《丛书》，以甲、乙、丙、丁为次。后又有《补遗》一卷。宋元符间蜀人樊开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毗陵朱衮复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补遗》为三。

此本为元季龟蒙裔孙德原重镌。既依蜀本釐为四卷，而序仍毗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误也。王士禛《渔洋文略》有此书跋，谓得都穆重刊蜀本，内纪《锦裙》在丙集，《迎潮词》在丁集。而此本《锦裙》在乙集，《迎潮词》在丙集，叙次又不尽依蜀本之旧，疑德原又有所窜乱矣。龟蒙与皮日休相倡和，见于《松陵集》者，工力悉敌，未易定其甲乙。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

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长也。

△《甫里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唐陆龟蒙撰。龟蒙著作颇富，其载于《笠泽丛书》者卷帙无多。即《松陵集》亦仅倡和之作，不为赅备。宋宝祐间，叶茵始蒐采诸书，得遗篇一百七十一首，合二书所载四百八十一首，共六百五十二首，编为十九卷。并附录，总为二十卷。

林希逸为序，刊版置於义庄。岁久阙失。明成化丁未，昆山严景和重刊之。於附录之中增胡宿所撰《甫里先生碑铭》一篇。陆鋈序之。万历乙卯，松江许自昌又取严本重刻。於附录中续增范成大《吴郡志》一条、王鏊《姑苏志》一条，其余诗十三卷、赋二卷、杂文四卷，则悉依旧次。即此本也。叶本所附《颜萱过张祐丹阳故居诗序》，龟蒙特属和而已，其事不应附之於集。胡宿碑铭，《姑苏志》云其碑亡。严氏所录，乃有全文。意成化中宿集尚未佚也。希逸序中辨诏拜拾遗一事极精核，足证《新唐书》之误。茵於杨亿《谈苑》所载弹鸭一事，反覆辨其必无，殊为蛇足。文人游戏，亦复何关於贤否！乃以为瑕玷而讳之，亦迂拘之甚矣。

△《咏史诗》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胡曾撰。曾，邵阳人。《文苑英华》载其二启，皆干谒方镇之作。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咸通末为汉南从事。何光远《鉴戒录》“判木夹”一条，载高骈镇蜀，曾为记室，有草檄谕西山八国事。盖终於幕府也。是编杂咏史事，各以地名为题。自共工之不周山，迄於隋之汴水，凡一百五十首。《文献通考》载三卷。此本不分卷数，盖后人合而编之。其诗兴寄颇浅，格调亦卑。何光远称其中《陈后主》、《吴夫差》、《隋炀帝》三首。然在唐人之中，未为杰出。惟其追述兴亡，意存劝戒，为大旨不悖於风人耳。每首之下，钞撮史书，各为之注。前后无序跋，亦不载注者名氏。观所引证，似出南宋人手。如《钜桥

》诗中“遂作商郊一聚灰”句，注曰：“武王发鹿台之财，散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诗谓其作商郊聚灰，非也。又《渭滨》诗“当时未入非熊梦”句，注曰：“旧作‘非罟’，俗本误，后世莫知是正。”亦间有驳正，然舛陋特甚。如《洞庭》诗咏轩辕自指张乐一事，而注乃置《庄子》本文，引《史记》鼎湖之说，未免失之於眉睫。徒以旧本存之耳。

△《云台编》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郑谷撰。谷字守愚，宜春人。光启三年进士。乾宁中仕至都官郎中。谷父尝为永州刺史，与司空图同院。图见谷，即奇之，谓当为一代风骚主。诗名盛於唐末，人多传讽，称为郑都官。史不立传。其事迹颇见计有功《唐诗纪事》中。

《新唐书艺文志》载谷所著有《云台编》三卷、《宜阳集》三卷。今《宜阳集》已佚。惟此编存，所录诗约三百首。其云《云台编》者，据自序称：“乾宁初上幸三峰，朝谒多暇，寓止云台道舍，因以所纪编而成之。”盖昭宗幸华州时也。

谷以《鹧鸪》诗得名，至有“郑鹧鸪”之称。而其诗格调卑下，第七句“相呼相唤”字，尤重复。寇宗奭《本草衍义》引作“相呼相应”，差无语病，然亦非上乘。方回《瀛奎律髓》又称谷诗多用“僧”字，凡四十馀处。谷自有句云“诗无僧字格还卑”。此与张端义《贵耳集》谓“诗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觉有清意”者，同一雅中之俗。未可遽举为美谈。至其他作，则往往於风调之中独饶思致。

汰其肤浅，撷其菁华，固亦晚唐之巨擘矣。

△《司空表圣文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司空图撰。图，河内人。表圣，图字也。僖宗时知制诰，为中书舍人。旋解职去，晚自号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之，力拒不出。及全忠僭位，遂不食而死。

《新唐书》列之《卓行传》。所著诗集别行於世。此十卷乃其文集，即《唐志》所谓《一鸣集》也。其文尚有唐代旧格，无五季猥杂之习。集内《韩建德政碑》，《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其时建方强横，昭宗不得已而誉之。

图奉敕为文，词多诚飭，足见其刚正之气矣。又集内《解县新城碑》为王重荣作，《河中生祠碑》为其弟重盈作。宋祁遂谓重荣父子雅重图，尝为作碑。今考其文，亦皆奉敕所为，事非得已。不足以为图病也。陈继儒《太平清话》载耐辱居士《墨竹笔铭》，此集无之。其铭序云：“咸通二年，余登进士，叨职史馆。”按唐制进士无即入史馆者。图成进士在咸通末，出依王凝为幕职，本

传甚明，安有职史馆之事？又云：“自后召拜礼部员外郎，迁知制诰，寻以中书舍人拜礼、户二侍，无日不与竹对。”按序称墨竹种於长安。图为知制诰中书舍人，乃僖宗次凤翔时。其为兵部侍郎，又当昭宗在华州时。何由得与竹对？况图身为唐死，年七十二。而序乃云“今为梁庚寅，余年八十有二”。其为伪撰，益明矣。是编前后八卷，皆题为《杂著》。五卷、六卷独题曰《碑》。实则他卷亦有碑文，例殊丛脞。旧本如是，今姑仍之焉。

△《韩内翰别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韩偓撰。《唐书》本传谓偓字致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字致尧。胡仔《渔隐丛话》谓字致元。毛晋作是集跋，以为未知孰是。案刘向《列仙传》称偓佺尧时仙人，尧从而问道。则偓字致尧，於义为合。致光、致元皆以字形相近误也。世为京兆万年人。父瞻，与李商隐同登开成四年进士第，又同为王茂元婿。

商隐集中所谓“留赠畏之同年”者，即瞻之字。偓十岁即能诗。商隐集中所谓“韩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风”者，即偓也。偓亦登龙纪元年进士第。昭宗时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忤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复故官。偓恶全忠逆节，不肯入朝。避地入闽，依王审知以卒。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未完人。其诗虽局於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於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变风变雅，圣人不废，又何必定以一格绳之乎？《唐书艺文志》载偓集一卷，《香奁集》一卷。晁氏《读书志》云韩偓诗二卷，《香奁》不载卷数。陈振孙《书录解题》云《香奁集》二卷，《入内廷后诗集》一卷，《别集》三卷。各家著录，互有不同。今抄本既曰《别集》，又注曰《入内廷后诗》。而集中所载又不尽在内廷所作，疑为后人裒集成书，按年编次。实非偓之全集也。

△《唐英歌诗》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吴融撰。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人。龙纪元年登进士第。昭宗时官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知制诰。事迹具《新唐书文艺传》。融与韩偓同为翰林学士，故偓有《与融玉堂同直》诗。然二人唱酬仅一两篇，未详其故。以立身本末论之，偓心在朝廷，力图匡辅，以孱弱文士毅然折逆党之凶锋，其诗所谓“报国危曾捋虎须”者，实非虚语。纯忠亮节，万万非融所能及。以文章工拙论之，则融诗音节谐雅，犹有中唐之遗风，较偓为稍胜焉。在天祐诸诗人中，闲远不及司空图，沈挚不及罗隐，繁富不及皮日休，奇辟不及周朴。然其馀作者，实罕与雁行。

《唐书》本传称昭宗反正，融於御前跪作《十许诏》，少选即成，意详语当。《唐诗纪事》又称李巨川为韩建草谢表以示融。融吟罢立成一篇，巨川赏叹不已。

盖在当时，亦铁中铮铮者矣。

△《玄英集》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唐方干撰。干字雄飞，新定人。章八元之外孙也。以诗名於江南。咸通中一举不第，遂邂逅会稽。歿后，宰相张文蔚请追赐名儒沦落者及第凡十五人，干与焉。是集前有乾宁丙辰中书舍人祁县王赞序。又有安乐孙郃所作小传。名曰《玄英》者，干私谥玄英先生也。何光远《鉴戒录》称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咏系风雅，体绝物理。郃传亦称其高坚峻拔。盖其气格清迥，意度闲远，於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盛为一时所推。然其七言浅弱，较逊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无多。则又风会之有以限之也。赞序称干甥杨弇泊门僧居远收缀遗诗三百七十馀篇，析为十卷。《唐书艺文志》亦同。此本为明嘉靖丁酉干裔孙廷玺重刊，只分八卷，诗三百七篇。卷目俱非其旧。近时洞庭席氏《百家唐诗》，本从宋刻录出者，虽仍作十卷，而诗亦止三百十六篇。《全唐诗》搜罗放失，增为三百四十七篇。然与赞序原数终不相合。盖流传既久，其佚阙者多矣。

△《唐风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杜荀鹤撰。荀鹤，池州人。案计有功《唐诗纪事》称“荀鹤有诗名，大顺初擢进士第二。牧之微子也。牧之自齐安移守秋浦，时有妾怀妊，出嫁长林乡杜筠而生荀鹤”。又称“荀鹤擢第，时危势晏，复还旧山。田頔在宣州，甚重之。

。頔起兵，阴令以笺间至梁太祖许。及頔遇祸，梁主表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中、知制诰。恃势侮易缙绅，众怒欲杀之，未及。天祐初卒”。又称“荀鹤初谒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无云。荀鹤赋诗有‘若教阴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句”。

是荀鹤为人至不足道。其称杜牧之子，殆亦梁师成之依托苏轼乎？其诗最有名者为“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而欧阳修《六一诗话》以为周朴诗。吴聿《观林诗话》亦称见《唐人小说》作朴诗，荀鹤特窃以压卷。然则此一联者，又如宝月之於柴廓矣。此集乃其初登第时所自编。诗多俗调，不称其名。以唐人旧集，流传已久，姑存以备一家。毛晋刻本前有顾云序。序末谓之《唐风集》。以下文不相属。盖旧本《唐诗纪事》载云此序，误连下条“荀鹤初谒梁王”云云六十四字为一条，晋不察而误并抄之，殊为疏舛。今刊除此段，以还其旧焉。

△《徐正字诗赋》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唐徐寅撰。寅字昭梦，莆田人。乾宁元年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后依王审知幕府，归老延寿溪。所著有《探龙》、《钓矶》二集，共五卷。自《唐书艺文志》已不著录，诸家书目亦不载其名。意当时即散佚不传。此本仅存赋一卷，计八首。各体诗一卷，计三百六十八首。盖其后裔从《唐音统签》、《文苑英华》诸书裒辑成编，附刻家乘之后者，已非五卷之旧矣。其赋句雕字琢，不出当时程试之格。而刻意锻炼，时多秀句。集中《赠渤海宾贡高元固诗序》，称其国传写寅《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三赋，至以金书列为屏障。则当时亦价重鸡林矣。诗亦不出五代之格，体物之咏尤多。五言如“白发随梳少，青山入梦多”、“岁计悬僧债，科名负国恩”。七言如“丰年甲子春无雨，良夜庚申夜足眠”、“月明南浦梦初断，花落洞庭人未归”、“鶗鴂声中双阙雨，牡丹花畔六街尘”诸联，已为集中佳句。然当时文体，不过如斯。不能独责备於寅也。寅尝献赋於朱全忠，后忤全忠，乃遁归闽。非真有倦倦故主之思。乃与司空图、罗隐二人遥相倡和，有如臭味。又作《大夫松》诗曰：“争如涧底凌霜节，不受秦王号此官。”《马嵬》诗曰：“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更似一饭不忘唐者。盖文士之言不足尽据，论世者所以贵考其实也。

△《黄御史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黄滔撰。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宁二年进士第。光化中除四门博士，寻迁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守臣节，滔匡正之力为多。《五代史》称审知好礼下士，王淡、杨沂、徐寅，唐时知名士多依之。独不及滔。《五代史》多漏略，不足据也。又集中有《祭南海南平王文》，称“崔员外昨持礼币，尝诣门墙，爰蒙执手之欢，宏叙亲仁之旨”云云。乃为王审知祭刘隐而作。案隐初封大彭王，进封南平王，再进封南海王。据《五代会要》，南海之封在隐卒后一月，故此文尚称南平王。说者或以高季兴亦封南平，又不知此文为代审知所作，遂谓滔曾应高氏之聘。亦考之未审矣。《唐书艺文志》载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并已散佚。此本卷首有杨万里及谢谔序。万里序谓“滔裔孙永丰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仅四卷而已。其后永丰君又得诗文五卷於吕夏卿家。又得逸诗於翁承赞家。又得铭碣於浮屠、老子之宫。

编为十卷”。是为淳熙初刻。后再刻於明正德，三刻於万历，四刻於崇祯。此本即崇祯刻也。集中文颇赡蔚，诗亦有贞元、长庆之遗。虽不及罗隐、司空图，而实非徐寅诸人之所及。其《颍川陈先生集序》称：“天复元年，某叨闽相之辟。”

考乾宁四年，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王。至梁太祖即位，乃封闽王，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滔称闽相而不称王，则所谓规正审知使守臣节者，是亦一证也。末有《附录》一卷。又载滔裔孙补遗文一篇。补字季全，绍兴中进士，历官安溪县令。所著《诗解》、《九经解》、《人物志》等书，皆失传。惟此篇仅存，故附滔集以行世云。

△《罗昭谏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唐罗隐撰。隐有《两同书》，已著录。考《吴越备史》隐本传云，隐有《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谗书后集》，并行於世。郑樵《通志艺文略》载《罗隐集》二十卷，《后集》三卷，又有《吴越掌记集》三卷。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甲乙集》仅十卷，而《后集》反有五卷，又多《湘南集》三卷。

且注《甲乙集》皆诗，《后集》有律赋数首，《湘南集》乃长沙幕中应用之文。

隐又有《淮海寓言》及《谗书》等，求之未获云云。据此，则不特《吴越掌记集》不传，即《淮海寓言》、《谗书》二种，振孙且不得见矣。此本为康熙初彭城知县张瓚所刻。后有瓚跋云：“昭谏诸集，今不复见，仅得《江东集》抄本於邑人袁英家。嗣后得《甲乙集》刻本，合而读之，虽全集不获尽睹，窥豹者已得一斑矣。”盖出於后人所掇拾，非旧帙也。所载诗四卷，又有杂文一卷。诗与毛晋所刻《甲乙集》合，杂文则不知原在何集。其《湘南集》仅存自序一篇，列於卷中。

序谓《湘南》文失落於马上军前，仅分三卷，而举业祠祭亦与焉。今杂文既无长沙应用之作，亦无举业祠祭之文。惟诸启多作於湖南，或即《湘南集》中之遗欤。

《文苑英华》有隐《秋云似罗赋》一篇，盖即后集之律赋，此本失载。则所采亦尚遗漏矣。第七卷末一篇为《广陵妖乱志》。前十一篇疑即《淮海寓言》之文也。

第八卷有《两同书》十篇，《唐志》著录。其说以儒、道为一致，故曰“两同”。

似乎《谗书》之外，又有此书者。其异同则不可考矣。隐不得志於唐。迨唐之亡也，梁主以谏议大夫召之，拒不应。又力劝钱镠讨梁。事虽不成，君子韪之。其诗如《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皆忠愤之气溢於言表，视同时李山甫、杜荀鹤辈有鸾枭之分。

虽残阙之馀，犹为艺林所宝贵，殆有由矣。

△《白莲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释齐己撰。齐己，益阳人。自号衡岳沙门。宋人注杜甫《已上人茅斋》诗，谓齐己与杜甫同时，其谬不待辨。旧本题为梁人，亦殊舛讹。考齐己尝依高季兴为龙兴寺僧正。季兴虽尝受梁官，然齐己为僧正时，当龙德元年辛巳，在唐庄宗入洛之后矣。集中已称季兴为南平王，而陶岳《五代史补》载徐东野在湖南幕中赠齐己诗，称“我唐有僧号齐己”。安得谓为梁人耶？是集为其门人西文所编，首有天福三年孙光宪序。前九卷为近体，后一卷为古体。古体之后又有绝句四十二首，疑后人采辑附入也。唐代缁流能诗者众。其有集传於今者，惟皎然、贯休及齐己。皎然清而弱。贯休豪而粗。齐己七言律诗不出当时之习。及七言古诗以卢仝、马异之体缩为短章，诘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诗居全集十分之六。

虽颇沿武功一派，而风格独遒。如《剑客》、《听琴》、《祝融峰》诸篇，犹有大历以还遗意。其绝句中《庚午年十五夜对月》诗曰：“海澄空碧正团圞，吟想玄宗此夜寒。玉兔有情应记得，西边不见旧长安。”惓惓故君，尤非他释子所及。

宜其与司空图相契矣。

△《禅月集》二十五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唐释贯休撰。贯休字德隐，姓姜氏，兰谿人。旧本题曰梁人。案贯休初以乾宁三年依荆帅成汭。后历游高季兴、钱鏐间。晚乃入蜀依王建。至乾德癸未卒，年八十一。终身实未入梁，旧本误也。陶岳《五代史补》称贯休《西岳集》四十卷，吴融序之。然集末载其门人昙域后序，编次歌诗文赞为三十卷，则岳亦误记矣。此本为宋嘉熙四年兰谿兜率寺僧可灿所刊，毛晋得而重刊之。仅诗二十五卷，岂佚其文赞五卷耶？《补遗》一卷，亦晋所辑。然所收佚句如“朱门当大道，风雨立多时”一联，乃《赠乞食僧》诗。今在第十七卷之首，但“道”作“路”，“雨”作“雪”耳。晋不辨而重收之，殊为失检。《文献通考》别载《宝月集》一卷，亦云贯休作，今已不传。然昙域不云有此集，疑马端临或误。毛晋又云《西岳集》或作《南岳集》。考贯休生平未登太华，疑南岳之名为近之。西字或传写误也。又书籍刊版始於唐末，然皆传布古书，未有自刻专集者。昙域后序作於王衍乾德五年，称检寻稿草及闇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则自刻专集自是集始，是亦可资考证也。

△《浣花集》十卷、《补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韦庄撰。庄字端己，杜陵人。乾宁九年第进士。授校书郎，转补阙。后仕蜀王建，至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文献通考》载庄集五卷。此本十卷，乃毛晋汲古阁所刻。为庄弟藹所编，前有藹序。疑后人析五为十，故第十卷仅诗六首也

末为《补遗》一卷，则毛晋所增。然如《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一首，既见於卷八，又入《补遗》，殊为失检。《全唐诗》所录较此本多《勉儿子即事》等篇共三十馀首。盖藹序作於癸亥年六月，为唐昭宗之天复三年。庄方得杜甫草堂，故以名集。自是以后，篇什皆未载焉。故往往散见於诸书，后人递有增入耳。

△《广成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蜀杜光庭撰。光庭有《了证歌》，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光庭《广成集》一百卷，又《壶中集》三卷。《通志艺文略》载《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十二卷，仅表及斋醮文二体。《十国春秋》所载《序毛仙翁略》文一篇，又《泸州刘真人碑记》、《青城县重修冲妙观碑记》、《云昇宫广云外尊师碑记》、《三学山功德碑文》诸目，皆不载集中。盖残阙之馀，已非完本也。考《通鉴》载蜀主以光庭为谏议大夫，而集有《谢除户部侍郎表》，史并不言其为此官。又《通鉴》载王宗綰取宝鸡、岐，保胜节度使李继岌降，复姓名为桑弘志。而集中《贺收复陇州表》称：“节度使桑简以手下兵士归降。”是弘志又名简，而史不之及。又有《贺太阳当亏不亏表》，称“今月一日丁未巳时，太阳合亏於軫十一度”。今以史志核之，蜀高祖永平元年正月丁亥朔、后主乾德三年六月乙卯朔、五年十月辛未朔，皆当日食，而独无丁未日。蜀用胡秀林永昌历，或其法与中国不同。是可以备参考。又其在唐末时为王建所作醮词，有称川主相公者，有称司徒者，有称蜀王者，有称太师者。考之於史，建以西川节度同平章事守司徒，封蜀王，一一皆合。而独失载其太师之号。又有称汉州尚书王宗夔、镇江侍中王宗黯者，二人皆王建养子。《十国春秋》具详其官，而独不纪其尝为汉州刺史、镇江军节度使。又有《越国夫人为都统宗侃还愿词》，称“俯迫孤城，遽淹旬月，俄开壁垒，大破凶狂，成扫荡之功，副圣明之奖”云云。而史记王宗侃为北路行军都统伐岐，青泥镇之战，侃兵大败，为蜀主所责，无功而还。与所言全不相合。

光庭骈偶之文，词颇赡丽，而多涉其教中荒诞之说，不能悉轨於正。独五季文字阙略，集中所存，足与正史互证者尚多。故具录之，以为稽考同异之助焉。

卷一百五十二 集部五

○别集类五△《骑省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徐铉撰。铉有《稽神录》，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并载铉集三十卷，与今本同。陈氏称其前二十卷仕南唐时作，后十卷皆归宋后作。今勘集中所载年月事迹，亦皆相符。盖犹旧本也。集为其婿吴淑所编。天禧中，都官员外郎胡克顺得其本於陈彭年，刊刻表进，始行於世。铉精於小

学，所校许慎《说文》，至今为六书矩矱。而文章淹雅，亦冠一时。《读书志》称其文思敏速，凡有撰述，常不喜预作。有欲从其求文者，必戒临事即来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常曰：“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故其诗流易有馀，而深警不足。然如临汉《隐居诗话》所称《喜李少保卜邻诗》“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之句，亦未尝不具有思致。盖其才高而学博，故振笔而成，时出名隼也。当五季之末，古文未兴，故其文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而就一时体格言之，则亦迥然孤秀。翟耆年《籀史》曰：“太平兴国中，李煜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有欲中伤铉者，奏曰：‘吴王事莫若徐铉为详。’遂诏铉撰。铉请存故主之义，太宗许之。铉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曰：‘东邻构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邻妇之词。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太宗览之，称叹不已”云云。后吕祖谦编《文鉴》，多不取俚偶之词，而特录此碑。盖亦赏其立言有体。以视杨维桢作《明鼓吹曲》，反颜而诋故主者，其心术相去远矣。然则铉之见重於世，又不徒以词章也。

△《河东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柳开撰。开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历典州郡，终於如京使。事迹具《宋史文苑传》。开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既又改名、改字，自以为能开圣道之涂也。集中《东郊野夫》、《补亡先生》二传，自述甚详。集十五卷，其门人张景所编，附以景所撰行状一卷。蔡绦《铁围山丛谈》记其在陕右为刺史，喜生脍人肝，为郑文宝所按，赖徐铉救之得免。则其人实酷暴之流。石介集有《过魏东郊》诗为开而作，乃推重不遗馀力。绦说固多虚饰。

介亦名心过重，好为诡激，不合中庸。其说未知孰确。今第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俚为古文，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耳。盛如梓《恕斋丛谈》载开论文之语曰：“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在於古其理，高其意。”

王士禛《池北偶谈》讥开能言而不能行。非过论也。又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持论殊谬。要其转移风气，於文格实为有功。谓之明而未融则可。王士禛以为初无好处，则已甚之词也。

△《咸平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田锡撰。锡有《奏议》，已著录。考《奏议》乃明安磐所辑，其文已全载此集中。然《宋史艺文志》载锡《奏议》二卷。《文献通考》载锡《咸平集》五十卷。此本载奏议一卷，书三卷，赋五卷，论三卷，箴铭二卷，诗六卷，颂策笏记表状七卷，制诰考词三卷。以奏议与诗文集合为一编，仅三十卷，则亦后人重辑之本，非其旧也。锡常慕魏徵、李绛之为人，以献纳为己任。《国老谈

苑》记太宗幸龙图阁阅书，指西北架一漆画篋，上亲自署钥者，谓学士陈尧叟曰：“此田锡之奏疏也。”怆然者久之。则当时已重其言。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为之操笔者皆天下伟人，则锡之生平可知也。诗文乃其馀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固终非洪涩者所得仿佛焉。

△《逍遥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潘阆撰。阆，大名人。晁公武《读书志》谓其字曰逍遥。江少虞《事实类苑》则谓其自号逍遥子。少虞说或近是欤！太宗时召对，赐进士第。后坐事亡命，真宗捕得之。释其罪，以为滁州参军。阆在宋初，去五代馀风未远。其诗如《秋夕旅舍书怀》一篇、《喜腊雪》一篇，间有五代粗獷之习。而其他风格孤峭，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苏轼尝称其《夏日宿西禅》诗，又称其《题资福院石井》诗，不在石曼卿、苏子美下。刘攽《中山诗话》称其《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不减刘长卿。《事实类苑》称其《苦吟》诗、《贫居》诗、《峡中闻猿》诗、《哭高舍人》诗、《寄张咏》诗诸佳句。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客舍》诗。

方回《瀛奎律髓》称其《渭上秋夕闲望》诗、《秋日题琅琊寺》诗、《落叶》诗。

《事实类苑》又记其在浙江时好事者画为《潘阆咏潮图》。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又记长安许道宁爱其《华山诗》，画为《潘阆倒骑驴图》。一时若王禹偁、柳开、寇准、宋白、林逋诸人皆与赠答。盖宋人绝重之也。《读书志》载《逍遥诗》三卷。《宋史艺文志》则作潘阆集一卷。原本久佚，未详孰是。今考《永乐大典》所载，裒而录之，编为一卷。而逸篇遗句载在他书者，亦并采辑，以补其阙。虽不能如晁氏著录之数，而较《宋志》所载，则约略得其八九矣。其《古意》一首，今刻唐诗者皆以为崔国辅作，而《永乐大典》则题阆名。疑以传疑，亦姑并录之，而注其讹异於本题之下焉。

△《寇忠愍公诗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寇准撰。准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准知巴东县时，自择其诗百馀篇为《巴东集》。后河阳守范雍哀合所作二百馀篇，编为此集。考《石林诗话》有《过襄州留题驿亭》诗一首，《侍儿小名录拾遗》有《和菑桃》诗一首，《合璧事类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昼》一首，皆集中所无。盖《题驿亭》、《和菑桃》二篇，语皆浅率。《春昼》、《春恨》二首格意颇卑。雍殆有所持择，特为删汰，非遗漏也。准以风节著於时，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惟《湘山野录》尝称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二句，以为深入唐格，则殊不然。《江南春》体

近填词，不止秦观之《小石调》。“野渡无人舟自横”本韦应物《西磻绝句》，准点窜一二字，改为一联，殆类生吞活剥，尤不为工。准诗自佳，此二句实非其佳处，未足据为定论也。

△《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张咏撰。咏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宋代有两本。一本十卷，见於赵希弁《读书附志》，所称钱易《墓志》、李昉《语录》附於后者是也。一本十二卷，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郭森卿宰崇阳刻此集，旧本十卷，今增广并《语录》为十二卷者是也。此本前有森卿序，盖即振孙所见之本。序称於世刻中增诗八篇，别附以韩琦《神道碑》、王禹偁《送宰崇阳序》、李焘《祠堂记》、项安世《北峰亭记》。今检勘并合。惟所称删次年谱别为一卷者，则已不见。盖传写有所脱佚矣。咏两莅益州，为政恩威并用，吏民畏服。平日刚方尚气，有岩岩不可犯之节。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嶄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案西昆酬唱十七人，咏名在第十一。）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则亦非无意於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於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案韩琦《神道碑》，称咏与邑人傅霖友善，登第后与傅诗有“巢由莫相笑，心不为轻肥”之句。今集中乃作七言，琦盖节用其意，故与集本不合。又案陈辅之《诗话》，称“萧林之知溧阳时，张乖崖召食，见几案一绝句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且言公功高身重，奸人侧目，以此与公全身。乖崖曰：‘萧弟一字之师也。’”云云。今考集中《游赵氏西园》诗。末联云：“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诗中既无“恨”字、“幸”字，亦不作“江南”字，且七律而非绝句。则辅之所记，乃传闻讹异之词。又《青箱杂记》载咏《赠官妓小英歌》，今不见集中。其诗词意凡劣，决非咏之所为。殆亦吴处厚误采鄙谈，不足据也。

△《小畜集》三十卷（鸿胪寺少卿曹学闵家藏本）、《小畜外集》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钜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屡以事谪守郡，终於知蕲州。事迹具《宋史》本传。禹偁尝自次其文，以易筮之，得乾之小畜，因以名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三十卷，与今本同。惟《宋志》作二十卷。然《宋志》荒谬最甚，不足据也。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俚，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其奏疏尤极剴切。《宋史》采入本传者，议论皆英伟可观。在词垣时所为应制骈偶之文，亦多宏丽典贍，不愧一时作手。集凡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绍兴丁卯历阳沈虞卿尝刻之黄州。

明代未有刊本。世多钞传其诗，而全集罕覩。故王士禛《池北偶谈》称仅见书贾以一本持售，后不可复得为憾。近时平阳赵氏始得宋本刊行。而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外集》三百四十首，其曾孙汾所裒辑者，则久佚不传。此残本为河间纪氏阅微草堂所藏。仅存第七卷至第十三卷，而又七卷前阙数页，十三卷末《集贤钱侍郎知大名府序》惟有篇首二行，计亦当阙一两页。原帙签题，即曰《小畜外集残本》上下二册，知所传止此矣。其中《次韵和朗公见赠》诗及题下自注，“朗”字皆阙笔，知犹从宋本影抄也。凡诗四十四篇、杂文八篇、论议五篇、传三篇、箴赞颂九篇、代拟二十篇、序十二篇，共一百一篇。较原帙仅三之一。然北宋遗集，流传渐少。我皇上稽古右文，凡零篇断简，散见《永乐大典》中者，苟可编排，咸命儒臣辑录成帙，以示表章。此集原书七卷，岿然得存，是亦可宝之秘笈，不容以残阙废矣。

△《南阳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湘撰。湘字叔灵，其先自京兆徙家於越。至湘始家於衢，遂为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孙何榜进士。即资政殿大学士赵抃之祖也。《宋史》抃传不著世系，故湘始末亦不具。惟苏轼为抃作碑，称湘官为庐州庐江尉。其后追赠司徒，则以抃贵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仅《宋文鉴》载其《春夕偶作》诗一首，《剡录》载其《剡中齐唐郎中所居》诗一首，《方輿胜览》载其《方广寺石桥》诗一首，《瀛奎律髓》载其《赠水墨峦上人》、《赠张处士》诗二首，《文翰类选》载其《秋夜集李式西斋》诗一首，《云门集》载其《别耶溪诸叔》诗一首，《烂柯山志》载其《游烂柯山》诗一首。馀悉不传。并《南阳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乐大典》所载诗文颇夥，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遗集，传者日稀，是亦难覩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罗寿可诗序》，称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其晚唐一体，九僧最逼真。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祖凡数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又回所选《瀛奎律髓》评湘《赠张处士诗》曰：“清献家审言如此，宜乎乃孙之诗如其人之清，有自来哉”云云。其推挹湘者甚至。然回录湘二诗，皆取其体近江西者，殊不尽湘所长。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彫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沈埋晦蚀几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复得掇拾散亡，表见於世。岂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气终莫可掩欤！其中《扬子三辨》一篇，推重扬雄，颇为过当。

然孙复、司马光亦同此失。盖北宋儒者所见如斯，不能独为湘责，知其所短则可矣。据方回称清献漕益路时，宋景文序《叔灵集》，欧阳公跋亦称之。是原集实抃所编。今其目次已不可考，谨分类排订，釐为六卷。

△《武夷新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杨亿撰。亿有《历代铨政要略》，已著录。《宋史》亿本传载，所著有《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鼈》诸集，及《内外制》、《刀笔》。《艺文志》所著录者，惟《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编集》二十卷、《颍阴集》二十卷、《刀笔集》二十卷、《别集》十二卷、《汝阳杂编》二十卷、《銓坡遗札》二十卷。较本传所载，已不相符。陈氏《书录解题》谓亿所著共一百九十四卷。《馆阁书目》犹有一百四十六卷。今俱亡佚，所存者独《武夷新集》及《别集》而已。《武夷新集》者，亿景德丙午入翰林，明年辑其十年以来诗笔而自序之。《别集》者，避谗归阳翟时作也。此本但有《武夷新集》，则《别集》又亡矣。别本或题曰《杨大年全集》，误也。凡诗五卷、杂文十五卷。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昇平，春容典贍，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田况《儒林公议》称，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人以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惟石介不以为然，至作怪说以讥之，见所著《徂徕集》中。近时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集不录，未免随声附和。观苏轼深以介说为谬，至形之於奏牍，知文章之不可以一格限矣。

△《和靖诗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林逋撰。逋事迹具《宋史隐逸传》。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史称其就稿辄弃去，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兹集篇数与本传相合，盖当时所收止此。其他逸句，往往散见於说部及真迹中。刘克庄《后村诗话》谓逋一生苦吟，自摘出五言十三联。今惟五联见集中。如“隐非唐甲子，病有晋春秋”、“水天云黑白，霜野树青红”、“风回时带溜，烟远忽藏村”及郭索钩辘之联，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联，集逸其三。使非有《摘句图》旁证，则皆成逸诗矣。今《摘句图》亦不传，则其失於编辑者固不少也。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尧臣序，康熙中长洲吴调元校刊之。后附《省心录》一卷，实李邦献所作，误以为逋。今为考辨釐正，别著录子部中，而此集则削之不载焉。

△《穆参军集》三卷、附录《遗事》一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宋穆修撰。修字伯长，郢州人。苏舜钦集有修哀文，称其咸平中举进士得出身。而集中《上颍州刘侍郎书》称某以大中祥符中窃进士第。邵伯温《易学辨惑》亦称修为祥符二年梁固榜进士。《宋史》本传又云，真宗东封，诏举齐、鲁经行之士，修预选，赐进士出身。所述小异，似当以自叙为确也。修初授泰州司理参军，以伉直为通判秦应所诬构，贬池州。再逢恩，徙颍、蔡二州文学掾。明道元年病卒，宋人皆谓之穆参军，从其初官也。修受数学於陈抟，《先天图》之窜入儒家，自修始。其文章则莫考所师承，而欧阳修《论尹洙墓志书》

谓其学古文在洙前。《朱子名臣言行录》亦称洙学古文於修，而邵伯温《辨惑》称修家有唐本韩柳集，募工镂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后序。盖天资高迈，沿溯於韩、柳而自得之。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然开之学，及身而止。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而宋之文章於斯极盛。则其功亦不鲜矣。据苏舜钦哀文，称访其遗文，惟得《任中正尚书家庙碑》、《静胜亭记》、《徐生昌墓志》、《蔡州塔记》四篇，不能成卷。祖无择集有修集序，称其遗文於嗣子照得诗五十六，书序记志祭文总二十，次为三卷。其序作於庆历三年。所刻诗文之数与今本合，盖此集犹无择所编之旧也。王得臣《尘史》述史骧之言，讥其作《巨盗》诗以刺丁谓，为有累於道。考邵伯温《辨惑》载修於丁谓为贫贱交。谓后贵，修乃不与之揖。

谓衔之，颇为所轧，修集中《闻报自崖徙雷》一章，即为谓作。则骧所谓累於道者，病其挟私怨耳。然其诗排斥奸邪，尚不致乖於公义，未可深非。又叶适《水心集》讥吕祖谦《宋文鉴》所收修《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二篇为腐败粗涩，亦言之已甚。惟第三卷之首载《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篇，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於来世”。又称“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岂强吴、庸蜀之不平”！又称“至今千年下，观其书，犹震惕耳目，悚动毛发，使人凛其遗风馀烈”。又称“高祖於丰、沛，光武於南阳，庙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则谯庙也”云云。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於名教。至述守臣之言，有“吾临此州，不能导尔小民心知所奉，是亦吾过”云云。显然以乱贼导天下，尤为悖理。尹洙《春秋》之学称受於修，是於《春秋》为何义乎！自南宋以来，无一人能摘其谬，殊不可解。今承睿鉴指示，使纲常大义，顺逆昭然，允足立天经而定人纪，岂可使之仍厕简牍，貽玷汗青！谨刊除此文，以彰衮钺。其他作则仍录之，用不没其古文一脉葦路蓝缕之功。旧本前有刘清之序，佚而不载。今从《龙学集》补录。《遗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编，亦附载备考。诸家钞本或称《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称《穆参军集》。祖无择序则称《河南穆公集》。参差不一。今考《文献通考》以《穆参军集》著录，盖南宋时通用此名。今从之焉。

△《晏元献遗文》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晏殊撰。殊有《类要》，已著录，《东都事略》称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

《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紫薇集》一卷。

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五世孙大正，为《年谱》一卷。言先元献尝自差次起儒馆至学士为《临川集》三十卷。起枢廷至宰席为《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

今皆不传。此本为国朝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辑。仅文六篇、诗六首。馀皆诗馀。

殊当北宋盛时，日与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断什，往往散见诸书。如《复斋漫录》、《古今岁时杂咏》、《侯鯖录》、《西清诗话》所载诸诗，此本皆未收入，未为完备。然殊在北宋，号曰能文。虽二宋之作，亦资其点定。如《能改斋漫录》所记“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见。原集既已无存，则此哀辑之编，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录备一家矣。

△《文庄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竦撰。竦有《古文四声韵》，已著录。其集本一百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不传。兹据《永乐大典》所载，兼以他书附益之，尚得诗文三十六卷。

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归田录》、《青箱杂记》、《东轩笔录》、《中山诗话》、《玉海》、《困学纪闻》诸书皆称引之。吕祖谦编《文鉴》，亦颇采录。盖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集中多朝廷典册之文。盖所长特在於是。所载事迹如太宗为京兆尹时召见魏咸信事在乾德五年，而史以为在开宝中。澶渊河清见底事在端拱元年，而史以为在雍熙四年。

竦之直集贤院以献文得官，而史以为自通判召入。凡斯之类，皆足以订《宋史》之讹。他若李昉之追封韩国公、王曾之为兵部郎中、鲁宗道之为给事中、任中正之为右谏议大夫，史皆失书。凡斯之类，亦足补《宋史》之阙。盖托克托等年远传闻，不及竦纪录时事为得其实也。集中表奏有代王曾、王旦、寇准诸人作者。

考之史传，竦在洪州，能断妖巫，毁淫祠。仁宗时增设贤良等六科，复百官转对，置理检使，亦皆竦所发。好水川之事，议者归咎韩琦，竦於任福衣带中得琦檄奏之，明其非罪。则竦虽巧伎，较之丁谓、王钦若辈，尚稍稍有间，故正人尚肯假手欤。抑或为所笼络，当时尚未遽悟其奸也。竦学赅洽，百家及二氏之书，皆能通贯。故其文徵引奥博，传写者不得其解，往往舛讹。今参考诸书，为之是正，各附案语以明之。其不可尽考者，则姑仍其旧，从阙疑之义焉。

△《春卿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蒋堂撰。堂字希鲁，宜兴人。大中祥符五年擢进士第。仁宗朝历官左谏议大夫，知苏州。改给事中，仍知州事。后以礼部侍郎致仕，因家於苏。事迹具《宋史》本传。案胡宿《文恭集》有堂神道碑，称堂以皇祐六年卒，赠吏部侍郎。

此集题曰“春卿”，仍举其致仕之官，所未详也。碑称其有高情，富清藻，多

所缀述，尤邃於诗。其间所得，往往清绝。善作尺牍，思致简诣。时人得之，藏为名笔。及退居林下，神机日旺。虽饮食寝处，未尝忘诗，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本传亦称其好学工文词，尤嗜作诗。与碑文合。所载文集卷数亦同。然原集今不传。此本乃明天启中堂二十世孙鏞掇拾佚稿而成。凡赋一篇、诗三十七篇、记一篇，不及原集十分之一。其间惟诗独多。则碑所云尤邃於诗者信也。其诗虽兴象不深，而平正通达，无雕镂纤琐之习。北宋遗集，流传日少，录之亦可备一家焉。

△《东观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野撰。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先世蜀人，徙於陕州。真宗闻其名，召之，不出。天禧三年卒，赠秘书省著作郎。事迹具《宋史隐逸传》。野与林逋同时。身后之名，不及逋装点湖山，供后人题咏。而当时则声价出逋上。《澠水燕谈》载：“真宗西祀汾阴，至遣人图画所居。”《宋史》本传载：“大中祥符初，辽使至宋，言本国得野《草堂集》上帙，愿求全部。”《续湘山野录》载：“长安名姬添苏得野一诗，至署於堂壁，夸鬻於人。”则倾动一时可想也。据天圣元年薛田所作集序，野先有《草堂集》行在人间。《宋史》亦称野《草堂集》十卷。则十卷者野旧本也。序又称其子闲以新旧诗三百篇混而编之，汇为七卷。

因取赠典命之曰《钜鹿东观集》。则《东观集》者，闲所重编七卷之本也。此本凡诗三百五十九首，题曰《东观集》，而乃作十卷。未喻其故。岂序文误十为七欤！别有《东观集补遗》三卷，出杭州汪氏家，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辑。今核所载诗一百十九首，即此本之四卷至六卷。盖书贾作伪之本，不足为据。或疑除此三卷，正合薛田序七卷之数，当为后人所合并。不知除此一百一十九首，则七卷仅诗二百四十首，与田序三百首之说仍不相合。知决不然矣。野在宋初，其诗尚仍五代旧格，未能及林逋之超诣。而胸次不俗，故究无齷齪凡鄙之气。较杨朴《咏蓑》诸篇固无多让。赵与虢《娱书堂诗话》曰：“魏仲先诗冲淡闲逸，前辈称其警句甚多。《上陈使君》云：‘忧民如有病，见客似无官。’形容甚切，余喜诵之”云云。亦录隐逸诗者所不废矣。

△《宋元宪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宋庠撰。史称庠所著有《国语补音》三卷、《纪年通谱》十二卷、《别集》四十卷、《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今惟《国语补音》有传本，已著录。馀书与文集并佚。国朝厉鹗编《宋诗纪事》，仅采掇《西清诗话》、《侯鯖录》、《合璧事类》、《扬州府志》所载得诗八首，则海内绝无其本已三四百年矣。《永乐大典》修於明初，距宋末仅百馀年，旧刻犹存，故得以采录。而庠文章淹雅，可取者多，故所载特为繁富。今以类排比，仍可得四十卷

，疑当时全部收入也。方回《瀛奎律髓》载：“夏竦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游学，席上各赋《落花诗》。竦以为有台辅器。”赵令畤《侯鯖录》亦云：“二宋《落花诗》，为时脍炙。”今考庠诗所谓“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祁诗所谓“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者，特晚唐浓丽之格，实不尽其所长。

祁集有和庠《赴镇圃田游西池作》，极称其“长杨猎近寒罟吼，太液歌残瑞鹄飞”句，叹其警迈。蔡绦《西清诗话》亦称之。又载其《许昌西湖》诗“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旷古未有。然集中名章隽句，络绎纷披，固不止是数联也。文章多馆阁之作，皆温雅瑰丽，飒飒乎治世之音。盖文章至五季而极弊。北宋诸家，各奋起振作，以追复唐贤之旧。穆修、柳开以至尹洙、欧阳修，则沿洄韩、柳之波。庠兄弟则方驾燕、许之轨。譬诸贾、董、枚、马，体制各殊，而同为汉京之极盛。固不必论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陈振孙称“景文清约庄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辅”。今观其集，庠有沉博之气，而祁多新警之思，其气象亦复小殊。所谓文章关乎器识者欤！《书录解题》载是集作四十四卷，与史不合。然《文献通考》亦作四十四卷，似非讹舛。疑别本以《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编入集中，共成此数。唐、宋诸集往往有兼收杂著例也。《通考》於是集之下又附注曰：“一作《湜中集》二十卷。”其名又异。然《永乐大典》实只标《宋元宪集》，则非《湜中集》明甚。故今仍旧目，不取《通考》之名焉。

△《宋景文集》六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祁撰。祁有《益部方物略》，已著录。晁公武《读书志》谓祁诗文多奇字，证以苏轼诗“渊源皆有考，奇险或难句”之语。以今观之，殆以祁撰《唐书》彫琢劖削，务为艰涩，故有是言。实则所著诗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

残膏賸馥，沾勺靡穷，未可尽以诘屈斥也。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祁自言年至六十，见少时所作，皆欲烧弃。”然考祁笔记尝云：“年二十五，即见奇於宰相夏公。试礼部又见称於龙图刘公。”盖少作未尝不工，特晚岁弥为进境耳。

至於举陆机之“谢华启秀”、韩愈之“陈言务去”以为为文之要，则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见矣。祁笔记又深戒其子无妄编缀作集，使后世嗤诋。然当时实已裒合成编，且非一种。据本传称集百卷。《艺文志》则称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笔集》二十卷。已与本传不符。马端临《通考》亦称百五十卷。《书录解题》暨焦竑《经籍志》俱止称百卷。王偁《东都事略》则文集百卷之外，又有《广乐记》六十五卷。记载互殊，莫详孰是。陆游集载祁诗有《出

麾小集》、《西州猥稿》，蜀人任渊曾与黄庭坚、陈无己二家同注。今亦不传。近人所传北宋小集中有《西州猥稿》一种，乃从《成都文类》、《瀛奎律髓》、《文翰类选》诸书采辑而成，非其原帙。兹就《永乐大典》所载，汇萃哀次，釐为六十有二卷。又旁采诸书，纂成《补遗》二卷。并以轶闻馀事各为考证，附录於末。虽未必尽还旧观，名章钜制，谅可得十之七八矣。祁兄弟俱以文学名，当时号大宋、小宋。今其兄庠遗集已从《永乐大典》采掇成编，祁集亦於蠹蚀之馀得以复见於世。虽其文章足以自传，实亦幸际圣朝表章遗佚，乃得晦而再显，同邀乙夜之观。其遭遇之奇，良非偶然也。

△《文恭集》五十卷、《补遗》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天圣二年进士。历官两浙转运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由翰林学士拜枢密副使，以太子少师致仕。文恭其谥也。事迹具《宋史》本传。宿立朝以廉直著，而学问亦极该博。当时文格未变，尚沿四六骈偶之习，而宿於是体尤工。所为朝廷大制作，典重赡丽，追踪六朝。其五七言律诗，波澜壮阔，声律铿訇，亦可仿佛盛唐遗响。陈氏《书录解题》载宿集七十卷，久无传本。近人编《北宋名贤小集》，所辑仅寥寥数篇，厉鹗撰《宋诗纪事》搜罗至博，所录宿诗，亦只从志乘掇拾，未窥全豹。至金元好问选《唐诗鼓吹》，误编入宿诗二十馀首，说者遂以为唐末之人，爵里未详。今考好问所录诸诗，大半在《文恭集》内。且其中有《和朱况》一首，其人为胡氏之婿，与宿同籍常州。

具见所撰《李太夫人行状》，确凿可据。好问乃不能考证，舛错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间，其集已罕覩矣。今惟《永乐大典》分采入各韵下者，哀而录之，计诗文一千五百馀首。虽未必尽合原目，而篇帙较富。已可什得其八九。谨以类编次，釐为五十卷。庶俾艺林好古之士得以复见完书。其有《永乐大典》失采而散见於他书者，则别加搜辑，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焉。

△《武溪集》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余靖撰。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进士。累除右正言，知制诰。出知古州，经略广西南路安抚使。预平侂智高，迁工部侍郎。英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曰襄。事迹具《宋史》本传。靖初为台谏，以申救范仲淹外贬。蔡襄因作《四贤一不肖》诗，颇涉标榜。（语详《蔡忠惠集》条下。）然实襄随众器譁，非靖之本志。迹其生平树立，要不失为名臣。其文章不甚著名。然狄青讨平侂智高，靖磨崖作记，以旌武功，当时咸重其文。尝奉命使辽，作《契丹官仪》一篇，颇可与史传参证。他如《论史》、《序潮》诸作，亦多斐然可观。以方驾欧、梅，固为不足。要於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自成一队也。是集乃其子屯田员外郎仲荀所编，有屯田郎中周源序。凡古律诗一百二十、碑志记五十

、议论箴碣表五十三、制诰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状启七十五、祭文六。卷目与欧阳修所撰墓志相合。

其奏议五卷，别为一编，今已散佚，故集中阙此体焉。历元及明，几希湮没。成化中邱濬抄自内阁，始传於世。今所行本为嘉靖甲午都御史唐胄所重刊云。

△《安阳集》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韩琦撰。琦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俱作五十卷。此本目次相符，盖即原本。琦历相三朝，功在社稷，生平不以文章名世。而词气典重，敷陈剴切，有垂绅正笏之风。吕祖谦编《文鉴》，录其文十首。其中如《论減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诸篇，皆正论凛然，足覩其大节。诗句多不事彫镂，自然高雅。

“黄花晚节”一联，久为世所传诵。而其他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江少虞《事实类苑》称：“琦作《喜雪》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谓其身在外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固未免涉於附会，非琦本旨。至於司马光《诗话》称：“琦罢相守北京，新进多凌侮之，琦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推其微婉。”强至《韩忠献遗事》称：“琦在相台，作《喜雨》诗断句云：‘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

则实能得其寓意。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名臣言行录》载：“司马光辞枢副时，琦有书与文彦博。”《东莱诗话》载：“是时亦有二书与光。”吴师道《礼部诗话》载：“琦手书《早夏》三诗，备萧散闲適之趣。”皆《安阳集》所无。又陆游《渭南集》有《韩忠献帖跋》，称“西夏犯边，琦当御戎重任，后入辅帷幄，陈谟画策，驾驭人才，观此帖可见。”今集中亦未载入。盖编次犹有所脱遗也。此集之后，旧附家传十卷，别录、遗事各一卷。检验《通考》三书，本各自为目，乃后人汇而附之。今仍釐原帙，别著录於史部，从其类焉。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奏议》，已著录。是编本名曰《丹阳集》，凡诗赋五卷，二百六十八首；杂文十五卷，一百六十五首。元祐四年苏轼为之序。淳熙丙午鄱阳从事綦焕校定旧刻，又得诗文三十七篇，为《遗集》附於后。即今《别集》。

其《补编》五卷，则国朝康熙中仲淹裔孙能濬所搜辑也。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苏轼称其天圣中所上《执政万

言书》，天下传诵。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者。盖行求无愧於圣贤，学求有济於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初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能闻圣道；亦不必讲封建，议井田，而后谓之不愧王佐也。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

△《河南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五代春秋》，已著录。洙为人内刚外和，能以义自守。久历边塞，灼知情形。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没也，欧阳修为墓志，韩琦为墓表，而范仲淹为序其集。其为正人君子所重，与田锡相等。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邵伯温《闻见录》称：“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及洙作记。修文千馀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简古。”又称“修早工偶俪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韩退之之文学之。盖修与洙文虽不同，而修为古文则居洙后也”云云。盖有宋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然洙文具在，亦乌可尽没其功也。集凡二十七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二十卷者，盖传写之脱漏。其《双桂楼》、《临园驿记》集中未载，当由编录之时已佚其稿矣。

△《孙明复小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复撰。复有《春秋尊王发微》，已著录。案《文献通考》载孙复《睢阳子集》十卷。《宋史艺文志》亦同。此本出自泰安赵国麟家，仅文十九篇、诗三篇，附以欧阳修所作墓志一篇。盖从《宋文鉴》、《宋文选》诸书钞撮而成，十不存一。然复集久佚，得此犹见其梗概。苏辙《欧阳修墓碑》载：“修谓於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盖宋初承五代之敝，文体卑靡。穆修、柳开始追古格，复与尹洙继之。风气初开，菁华未盛。故修之言云尔。然复之文，根柢经术，谨严峭洁，卓然为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修之所言，似未可概执也。至於扬雄过为溢美，谓其《太玄》之作非以准《易》，乃以嫉莽。则白圭之玷，亦不必为复讳矣。

△《徂徕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石介撰。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天圣八年进士及第。初授嘉州判官。后以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事迹具《宋史》本传。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介深恶五季以后文格卑靡，故集中极推柳开之功，而复作怪说以排杨亿，其文章宗旨，可以想见。虽主持太过，抑扬皆不得其平，要亦戛然自为者。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亦笃论也。欧阳修作介墓志，称所为文章曰

：“某集者若干卷。”又曰：“某集者若干卷。”凡重言之，似原集当分为二部。此本统名《徂徕集》，殆后人所合编欤？第四卷内《寄元均叔仁》、《读易堂》、《永轩》、《暂憩》四诗，有录无书，则传写脱佚，亦非尽其旧矣。介传孙复之学，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然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诡激。王偁《东都事略》记仁宗时罢吕夷简、夏竦，而进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王素、欧阳修、余靖诸人。介时为国子直讲，因作《庆历圣德诗》，以褒贬忠佞。其诗今载集中。盖仿韩愈《元和圣德诗》体。然唐宪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颂》以纪功，是其职也。至於贤奸黜陟，权在朝廷，非儒官所应议。且其人见在，非盖棺论定之时。迹涉嫌疑，尤不当播诸简牍，以分恩怨。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鬻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史称孙复见诗，有“子祸始此”之语。是犹为一人言之，未及虑其大且远者也。虽当时以此诗得名，而其事实不可以训。故仍旧本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蔡忠惠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襄撰。襄有《茶录》，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襄集六十卷、奏议十卷。《文献通考》则作十七卷。多寡悬殊，不应如是。疑《通考》以奏议十卷合於集六十卷，总为七十卷。而传刻讹舛，倒其文为十七也。然其初本世不甚传，乾道四年王十朋出知泉州，已求其本而不得。后属知兴化军锺离松访得其书，重编为三十六卷，与教授蒋邕校正鋟版，乃复行於世。陈振孙《书录解题》惟载十朋三十六卷之本。与史不符，盖以此也。元代版复散佚，明人皆未睹全帙。闽谢肇淛尝从叶向高入秘阁检寻，亦仅有目无书。万历中莆田卢廷选始得钞本於豫章俞氏，於是御史陈一元刻於南昌，析为四十卷。兴化府知府蔡善继复刻於郡署，仍为三十六卷，而附以徐<火勃>所辑《别纪》十卷。然卢本错杂少绪，陈、蔡二本均未及铨次。后其里人宋珏重为编定，而不及全刻，仅刻其诗集以行。雍正甲寅，襄裔孙廷魁又哀次重刻，是为今本。观十朋序称所编凡古律诗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首、杂文五百八十四首，则已合奏议於集中。又称尝於张唐英《仁英政要》见所作《四贤一不肖》诗，而集中不载，乃补置於卷首。又称奏议之切直、旧所不载者并编之。则十朋颇有所增益，已非初本之旧。今本不以《四贤一不肖》诗弁首，又非十朋之旧。然据目录末徐居敬跋，则此本仅古今体诗从宋珏本更其旧第。其馀惟删除十五卷、十九卷内重见之《请用韩琦、范仲淹奏》一篇而已。则与十朋旧本亦无大异同也。襄於仁宗朝危言谏论，持正不挠。一时号为名臣，不但以书法名一世。其诗文亦光明磊落

，如其为人。惟其为秘阁校勘时，以《四贤一不肖》诗得名，《宋史》载之本传，以为美谈。今考其时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亦上书请与同贬，欧阳修又移书责司谏高若讷，均坐谴贬谪。

襄时为秘阁校勘，因作是诗，至刊刻模印，为辽使所鬻。夫一人去国，众人譁然而争之，章疏交於上，讽刺作於下。此其意虽出於公，而其迹已近於党。北宋门户之祸，实从此胚胎。且宋代之制，虽小臣亦得上书，襄既以朝廷赏罚为不公，何难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仅作为歌诗，使万口流传，貶侮邻国，於事理尤为不宜，襄平生著作，确有可传。惟此五篇，不可为训。欧阳修作襄墓志，削此一事不书。其自编《居士集》，亦削去《与高司谏书》不载。岂非晚年客气渐平，知其过当欤？王十朋续收入集，殆非襄志。读是集者固当分别观之，未可循声而和也。

△《祠部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强至撰。至有《韩忠献遗事》，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至《祠部集》四十卷。《文渊阁书目》尚著於录，其后遂湮没不传。近时厉鹗撰《宋诗纪事》，仅从高似孙《蟹略》、方回《瀛奎律髓》采录二诗，其他均佚不可见。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辑编缀，得诗文数百篇。虽原目久佚，无由知其完阙；而准计卷帙，当尚存十之八九。谨分类排纂，釐为三十六卷。稍据其出处之迹，以为论次。而曾巩原序载於《元丰类稿》者，仍录以冠篇。大抵奏牍之文，曲折疏鬯，切中事情，多有裨於世用。《杭州志》称：“韩琦出镇时，上奏及他书，皆至属稿。琦乞不散青苗钱，神宗阅之曰：‘此必强至之文也。’因出疏以示宰臣，新法几罢。”是固琦之忠诚惻怛，足以感动人主；亦至文章恳挚，有以助之矣。其诗沉郁顿挫，气格颇高，在北宋诸家之中，可自树一帜。观所作《送郭秀才序》，称初为乡试举首，赋出，四方皆传诵之。既得第，耻以赋见称，乃专力六经，发为文章。有举其赋者，辄颈涨面赤，恶其薄己。是其屏斥时蹊，力追古人。实有毅然以著作自命者。宜其以馀事为诗，亦根柢深厚若此也。

△《鐔津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释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藤州鐔津人。庆历闲居杭州灵隐寺。皇祐间入京师，两作《万言书》上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寻还山而卒。契嵩博通内典，而不自参悟其义谛。乃恃气求胜，晓晓然与儒者争。尝作《原教孝论》十馀篇，明儒、释之一贯，以与当时辟佛者抗。又作《非韩》三十篇，以力诋韩愈。又作《论原》四十篇，反覆强辨，务欲援儒以入墨。以儒理论之，固为偏驳；即以彼法论之，亦嗔痴之念太重，非所谓解脱缠缚，空种种人我相者。第就文论文，则笔力雄伟，论端锋起，实能自畅其说，亦缙徒之健於

文者也。是编为明弘治己未嘉兴僧如盩所刊。凡文十九卷、诗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赞诗题疏一卷。卷首有陈舜俞所撰《行业记》，称契嵩所著，自《定祖图》而下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馀卷。盖兼宗门语录言之。此集仅载诗文，故止有此数。王士禛《居易录》称其诗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见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备矣。

△《祖英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释重显撰。重显字隐之，遂州李氏子。幼依普安院僧仁铄。落发后至灵隐翠峰。晚住明州雪窦。皇祐四年卒。事迹详具《僧宝传》。此编乃其诗集。前有僧文政序，称师自戾止雪窦，或先德言句，师因而颂之，或感兴怀别贻赠之作，总辑成二百二十首。末署天圣十年孟陬月。天圣十年即明道元年，是岁十一月改元，故正月犹称天圣也。重显戒行清洁，彼教称为古德。故其诗多语涉禅宗，与道潜、惠洪诸人专事吟咏者蹊迳稍别。然胸怀脱洒，韵度自高，随意所如，皆天然拔俗。五言如“静空孤鹗远，高柳一蝉新”、“草随春岸绿，风倚夜涛寒”、“片石幽笼藓，残花冷衬云”、“啼猿冲寒影，归鸿见断行”。皆绰有九僧遗意。

七言绝句如《自贻》、《送僧喜禅人回山》诸篇，亦皆风致清婉，琅然可诵，固非概作禅家酸馅语也。

△《苏学士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苏舜钦撰。舜钦字子美，其先梓州人，家开封。参政易简之孙，直集贤院耆之子。景祐中进士。累迁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坐事除名。后复为湖州长史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据欧阳修序，乃舜钦没后四年，修於其妇翁杜衍家搜得遗稿编辑。修序称十五卷，晁、陈二家目并同。而此本乃十六卷，则后人又有所续入。考费衮《梁溪漫志》，载舜钦《与欧阳公辨谤书》一篇句下各有自注。论官纸事甚详，并有修附题之语。盖修编是集时，以语涉於己，引嫌避怨而删之。此本仍未收入，则尚有所佚矣。宋文体变於柳开、穆修，舜钦与尹洙实左右之。然修作洙墓志，仅称其简而有法。苏辙作修墓碑，又载修言“於文得尹洙、孙明复，犹以为未足”。而修作是集序独曰：“子美齿少於余，而余作古文，反在其后。”推挹之甚。至集中《昭应宫火疏》、《乞纳谏书诣匭疏》、《答韩维书》，《宋史》皆载之本传。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歌行雄放於梅尧臣，轩昂不羈，如其为人。及蟠屈为近体，则极平夷妥帖”。其论亦允。惟称其《垂虹亭中秋月》诗“佛氏解为银色界，仙家多住月华宫”一联，胜其“金饼玉虹”之句，则殊不然。二联同一俗格，在舜钦集中为下乘，无庸置优劣也。王士禛《池北偶谈》颇讥其《及第后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然宋初去唐未远，犹沿贵重进士之馀习，亦未可以是深病之。存而不论可

矣。

△《苏魏公集》七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苏颂撰。颂字子容，南安人，徙居丹阳。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集禧观使。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累爵赵郡公。卒赠司空、魏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集为其子携所编。《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七十二卷。今本与之相合，盖犹原帙。惟《艺文志》尚载有《外集》一卷，而今本无之，则其书已佚也。史称颂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在哲宗时称为贤相。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於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宫等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载“颂为试官，因神宗问暨陶之姓，颂引《三国志》证其当从入声，不当从泊音。神宗甚喜”。是其学本博洽，故发之於文，亦多清丽雄贍，卓然可为典则。《石林燕语》又称“神宗用吕公著为中丞，召颂使就曾公亮第中草制”。又称“颂为晏殊谥议，以其能荐范仲淹、富弼，比之胡广、谢安”。又称“颂过省时，以《历者天地之大纪赋》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天文术数之学”。陆游《老学菴笔记》又引颂“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之句，以证当时宣麻之制。徐度《却扫编》又称“颂奉使契丹，文彦博留守北京，与之宴。问魏收逋峭难为之语何谓。颂言梁上小柱名，取曲折之义。因即席作诗以献”。今检是集，凡诸家所举各篇。悉在其中。足知完本尚存，无所阙佚。而颂文翰之美，单词只句，脍炙人口，即此亦可见其概矣。

△《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珪撰。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徙舒。举庆历二年进士第二。授大理评事。累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兼侍读学士。神宗时拜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国公。卒赠太师，谥文恭。事迹具《宋史》本传。珪少掇高科，以文章致位通显。不出国门而致参预大政。词人荣遇，盖罕其比。晚居相位，惟务持禄固宠。与蔡确朋比，沮司马光。复依阿时局，倡兴西夏之役。大为物论所不予。人品事业，皆无可取。然其文章则博贍瑰丽，自成一家。计其登翰苑、掌文诰者几二十年，朝廷大典策，皆出其手。故其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

揖让於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铨、谢伋、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其诗以富丽为主，故王直方《诗话》载时人有至宝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锦绣字也。然其揆藻敷华，细润熨贴，精思锻炼，具有炉锤。名贵之篇，实复不少，正不独葛立方、方回所称《明堂庆成》、《上元应制》诸篇为工妙独绝矣。集本一百卷，诸家著录皆同。自明以来，久已湮没。仅《宋文鉴》、《文翰类选》等书略载数篇。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掇排比，所存诗文尚夥，而

内外制草为尤备。其生平高文典册，大约已罕所遗佚。谨依类编次，厘为六十卷。其遗闻逸事，与后人评论之语，见於他书者，亦详加蒐辑。别为《附录》十卷。系之集末，用资考核。至其中有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之类，虽属当时沿用之体，而究非文章正轨，不可为训。今以原集所有，姑附存之。而刊本则概加删削焉。

△《古灵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襄撰。襄有《州县提纲》，已著录。襄生平最可传者，一在熙宁中劾王安石，并极论新法。反覆陈奏，若目睹后来之弊。其文今具载集中。一在居经筵时神宗访以人才，遂条上所知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孙觉、李常、范纯仁、苏轼、孙洙、王存、顾临、林希、李思忠、傅尧俞、王安国、刘摯、虞太熙、程颢、刘载、薛昌期、张载、苏辙、孔文仲、吴贲、吴恕、林英、孙奕、林旦、邹何、唐垌、郑侠等三十三人。其时或在庶僚，或在谪籍，而一一品题，各肖其真。内惟林希一人后来附和时局，自隳生平。馀则硕学名臣，后先接踵。人伦之鉴，可谓罕与等夷。其文今为集中压卷。而叶祖洽作行状，孙觉作墓志，陈瓘作祠记，惟盛称其兴学育才，勤於吏治，皆不及荐贤一事。於争新法事亦仅约略一二语。盖其时党祸初起，讳而不著也。他如陆佃博洽典礼，则荐之，不以王安石之门客而岐视；刘攽轻脱嘲弄，则弹之，亦不以苏轼等之密友而徇隐。皆是是非非，不立门户之见。乃国史本传亦并削不书。微是集之存，几无以见其心术之公矣。集内有《代贺明堂礼成表》三篇，一为崇国夫人等，一为内省宫正以下，一为脩仪婉容等，并有批答三篇，亦载集内。盖当日率由旧典。体例如斯。固与江总《代陈六宫谢表》等於狎客者，其事不同。其词气严重，亦非江表轻艳之比。

则人品邪正之殊也。集为其子绍夫所编，以襄居侯官之古灵村，因以名其诗文。

叶祖洽作行状，称襄於六经之义自有所得，方将营一邱之地，著书以自见其志，志竟不遂，故其生平所作文集止二十五卷。与今本卷数相符。王士禛《居易录》称《古灵集》二十卷，盖所见乃谢氏抄本，非其完帙。惟其称冠以绍兴元年求贤手诏者，与李纲序合。此本不载，盖传写佚之。纲序称其性理之学，庶乎子思、孟子，其言太过。至谓诗篇平淡如韦应物，文词高古如韩愈，论事明白激切如陆贽。虽亦稍觉溢量，然核其所作，固约略近之矣。

△《伐檀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黄庶撰。庶字亚夫，分宁人。庆历二年进士。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后终於摄知康州。黄庭坚之父也。江西诗派奉庭坚为初祖，而庭坚之学韩愈，实自庶倡之。其《和柳子玉十咏》中《怪石》一首，最为世所传诵。然集中

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运用古事，镕铸剪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巧；而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惟开卷近体诸诗，乃多不工。观集中《吕造许昌十咏后序》，称“造天圣中为许昌掾，取境内古迹之著者为十咏。其时文章用声律最盛，哇淫破碎不可读，其於诗尤甚。

士出於其间，为词章能主意思而不流者，固少而最难”云云。然则庶当西昆体盛行之时，颇有意矫其流弊。故《谢崔相之示诗稿》一首，有“淡泊路久芘，共约锄榛菅”之句。《拟欧阳舍人古篆》一首，有“苏梅鸾凤相上下，鄙语燕雀何能群”之句。（原注苏子美、梅圣俞同有此诗。）而其古文一卷，亦古质简劲，颇具韩愈规格，不屑为骈偶纤浓之词。其不甚加意於近体，盖由於此，非其才有不逮也。其集自宋以来，即刻附《山谷集》末。然子虽齐圣，不先父食，古有明训。

列父诗於子集之末。於义终为未协。故今析之，别著录焉。

△《传家集》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是集凡赋一卷，诗十四卷，杂文五十六卷，题跋、《疑孟》、《史劄》共一卷，《迂书》一卷，壶格、策问、乐词共一卷，志三卷，碑、行状、墓表、哀辞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邵伯温《闻见录》记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语殆不诬。伯温又称“光除知制诰，白云不善为四六，神宗许其用古文体”。今案集中诸诏，亦有用俚体者，但语自质实，不以骈丽为工耳，邵博《闻见后录》称光《辞枢密副使疏》《传家集》不载，博独记之。熙宁中光常论西夏事，其疏亦不传，惟略见於《元城语录》中。又《论张载私谥》一书，载《张子全书》之首，称真迹在杨时家，本集不载。则亦颇有散佚矣。光所作《疑孟》，今载集中。元白珽《湛渊静语》谓为王安石而发。考《孟子》之表章为经，实自王安石始。或意见相激，务与相反，亦事理所有。疑珽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备一说也。

△《清献集》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赵抃撰。抃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诗文各五卷，前有天台陈仁玉序。乃从宋嘉定中旧本重刊。所载多关时事。其《劾陈执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伉直。而宋庠、范镇亦皆见之弹章。古所称群而不党，抃庶几焉。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王士禛《居易录》称其五言律中《暖风》一首、《芳草》一首、《杜鹃》一首、《寒食》一首、《观水》一首，谓数诗掩卷读之，岂复知铁面者所为！案皮日休《桃花赋序》称：“宋广平铁心石肠，而所作《梅花赋》轻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抃之诗情，殆亦是类矣。

卷一百五十三 集部六

○别集类六△《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李覯撰。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以荐授太学助教。终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事迹具《宋史儒林传》。考覯年谱，称庆历三年癸未，集《退居类稿》十二卷。又皇祐四年庚辰，集《皇祐续稿》八卷。此集为明南城左赞所编。凡诗文杂著三十七卷，前列年谱一卷，后以制诰、荐章之类为外集三卷。盖非当日之旧。宋人多称覯不喜《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载覯常语十七条。而此集所载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废太甲》、《周公封鲁》三条。盖赞讳而删之。集首载祖无择《退居类稿序》，特以孟子比覯。又集中《答李观书》云：“孟氏、荀、扬醇疵之说不可复轻重。”其他文中亦颇引及《孟子》，与宋人所记种种相反。以所删常语推之，毋亦赞所窜乱欤？覯文格次於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於实用。故朱子谓覯文实有得於经。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见。

与欧阳修不喜《系辞》同，可以置而不论。赞必欲委曲弥缝，务灭其迹，所见陋矣。集中《平土书》、《明堂》、《五宗》皆别有图。此本不载，则或久佚不传，未必赞所刊除也。覯在宋不以诗名。然王士禛《居易录》尝称其《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忆钱塘江》五绝句，以为风致似义山。今观诸诗，惟《梁元帝》一首，不免伧父面目。馀皆不愧所称，亦可谓渊明之赋闲情矣。《湘山野录》载覯《望海亭席上作》一首，集中不载。考是时蔡襄守福唐，於此亭邀覯与陈烈饮。烈闻官妓唱歌，才一发声，即越墙攀树遁去。讲学家以为美谈。覯所谓“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拍板便惊飞”者，正以嘲烈。殆亦左赞病其轻薄，讳而删之欤？

△《金氏文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金君卿撰。君卿字正叔，浮梁人。《江西通志》载：“君卿登庆历进士。累官知临川，权江西提刑。入为度支郎中。”洪迈《夷坚志》载君卿读书浮梁山一条，称其策高科，历郡守，部使者，积伐至度支郎中。与《通志》相合，然亦不详其事迹。考曾巩《元丰类稿》有《卫尉寺丞致仕金君墓志铭》一篇，乃为君卿父温叟而作。称温叟四子，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举进士。君卿以皇祐二年官秘书丞，五年官太常博士，得以褒崇其亲。其叙述颇详。又称君卿方以材自起於贱贫，欲以其所为为天下，慨然有志。则其人亦非碌碌者也。《宋史艺文志》载《金君卿集》十卷。《江西通志》作十五卷。考《永乐大典》载是集，有富临原序一篇，称临川江明仲求遗稿，编成十五卷，号《金氏文集》。则《宋志》称十卷者误矣。原本久佚。今掇拾《永乐大典》所载

，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传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见。残珪碎璧，弥少弥珍。谨以类编次，分为上、下二卷。集中所作，有文彦博、韩琦《生日诗》，《范仲淹移镇杭州次韵诗》，《和欧阳修颍州西湖》及《芍药》二诗。是君卿所与游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诗文皆清醇雅饬，犹有古风。陈灾事、贡举诸疏，剴切详明，尤为有裨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丰张公仪》一首，即用《临川集》中安丰张令修《芍陂》之韵。

而据君卿诗知张宇为公仪，为李壁注所未引。又《和曾子固直言谪官者》一首，检《元丰类稿》无其原唱，知此篇为巩所自删。亦均可互资考证。富临序称君卿长於《易》，尝著《易说》、《易笺》。今并不存，独有《传易之家》一篇，具载传授本末，疑即《易说》前所载之叙录。今既无可考，姑并附於集末焉。

△《公是集》五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叶梦得《避暑录话》称敞集一百七十五卷。据其弟攸所作集序，称《公是总集》七十五卷，叙为五种。曰古诗二十卷、律诗十五卷、内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文献通考》亦作七十五卷。

则梦得所记为误矣。原本不传。今新喻所刻《三刘文集》，《公是集》仅四卷。

大约采自《宋文鉴》者居多，而又以刘跂《赵氏金石录序》、《泰山泰篆谱序》误入集中。即攸所作《公是集序》，亦采自《文献通考》而未见其全。故注云失名。其编次疏舛可知。又钱塘吴允嘉别编《公是集》六卷，亦殊阙略。考史有之《序春秋意林》曰：“清江为二刘、三孔之乡，文献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独二刘所著毁於兵。”则其佚已久矣。惟《永乐大典》所载颇富，今裒辑排次，釐为五十四卷。疑当时重其兄弟之文，全部收入，故所存独多也。敞之谈经，虽好与先儒立异，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诸家游谈无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经术，具有本原。攸序称其合众美为己用，超伦类而独得，瑰伟奇特，放肆自若。又称其考百子之杂博，六经可以折衷。极帝王之治功，今日可以案行。学圣人而得其道，所以优出於前人。友于之情，虽未免推扬太过。然曾肇《曲阜集》有敞《赠特进制》曰：“经术文章，追古作者。”朱子《晦菴集》有“《墨庄记》曰：‘学士舍人兄弟，皆以文章大显於时而名后世。’”《语录》曰：“原父文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绝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穀》。”又曰：“刘侍读气平文缓，乃自经书中来。比之苏公，有高古之趣”云云。则其文词古雅，可以概见矣。晁公武《读书志》谓欧阳修尝短其文於韩琦。叶適《习

学记》言亦谓敞言经旨，间以谑语酬修，积不能平。

复忤韩琦。遂不得为翰林学士。盖祖公武之说。今考修草敞知制诰诏曰：“议论宏博，词章烂然。”又作其父立之墓志曰：“敞与攸皆贤而有文章。”又作敞墓志曰：“於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屠老庄之说，无所不通。为文章尤敏贍。尝直紫薇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止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其铭词曰：“惟其文章灿日星，虽欲有毁知莫能。”则修亦雅重之。晁氏、叶氏所言，殆非其实欤？

△《彭城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攽撰。攽字贡父。号公非。与兄敞同登庆历六年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攽未冠通五经，博览群书。沈作喆《寓简》亦曰：“国朝六经之学，自贾文元倡之，而原父兄弟为最高。”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辟所属，极天下之选，而任《史记》、前后《汉书》者，攽也。其知兖、亳二州，以不能奉行新法，黜监衡州盐仓。哲宗初，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钱勰草制，极称其词艺之富。后以直龙图阁出知蔡州。孙觉、胡宗愈、苏轼、范百禄交荐之，言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守道不回。乃召拜中书舍人。苏轼草制，称其能读典、坟、邱、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其没也，曾巩祭文有曰：“强学博敏，超绝一世。肇自载籍，孔墨百氏。太史所录，俚闻野记，延及荒外，阴阳鬼神，细大万殊，一载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旧章，盈廷不知。有问於子，归如得师。直贯傍穿，水决矢飞。一时书林，众俊并驰。满堂贤豪，视子麈挥”云云。盖一时廷评士论，莫不共推。即朱子於元祐诸人，自洛党以外多所不满。而《语录》云：“贡父文字，工於摹仿，学《公羊》、《仪礼》亦复称之。”岂非攽学问博洽，词章奥雅，有不可遏抑者乎！

史载所著诸书有《文集》五十卷、《五代春秋》十五卷、《内传国语》二十卷、《经史新议》七卷、《东汉刊误》四卷、《诗话》二卷、《汉官仪》三卷、《芍药谱》三卷。今所存者自《诗话》以外，惟《东汉刊误》散附北监本《后汉书》中，近日始有刻本。《芍药谱》亦仅而不亡。《文集》则《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俱作六十卷。明《文渊阁书目》有《彭城集》十五册，不列卷数。

今所传《三刘文集》，仅有《公非集》一卷，凡诗四首、文二十三篇。盖掇拾於散佚之餘，多所阙漏。即《宋文鉴》所选者且不尽载，其他可知。至以刘颜之《辅弼召对序》误属之攽，舛谬尤属显然，殊不足据。今检《永乐大典》所载，篇章尚富。盖即据《彭城集》收入。谨掇拾排比，厘为四十卷。较之原书

，所少不过十之一二。与新编其兄敞《公是集》，钜制鸿裁，旧观几复。在北宋诸家中，可谓超轶三孔，而凭陵两宋者矣。

△《邕州小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陶弼撰。弼字商翁，祁阳人。庆历中，随杨畋讨湖南瑶，以功授阳朔县主簿。历官知邕州。四迁为东上阁门使、康州团练使。《宋史》本传详叙其招纳诸蛮之迹，人称其能。黄庭坚集有弼墓志铭，亦谓其聚晚学子弟讲授六经。平生不治细故，独以文章自喜，尤号为能诗。诗文书奏十有八卷，读其书，知非碌碌者。

今十八卷之本久佚，惟此集一卷尚存钞帙。所载诗仅七十三首。厉鹗《宋诗纪事》录弼诗，有《咏藕》、《咏蜨》二首，见於《合璧事类》者，兹集不载。又《湖广通志》称：“弼诗尤善言风土，《蜡茶诗》至五十韵，今亦不见集中。盖是集皆在湖南所作，故以邕州为名。其非湖南所作者，则不在此集也。其中《辰州》一首、《园中》一首，皆阙首二句。《五溪》一首，阙末二句。无别本校补，今亦仍之焉。

△《都官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舜俞撰。舜俞有《庐山记》，已著录。其集乃舜俞歿后其婿周开祖所编。凡三十卷。蒋之奇为之序。庆元中，其曾孙杞以徽猷阁待制知庆元府，复刊版四明，名之曰《都官集》。楼钥为后序。原本久佚。惟《永乐大典》所载，篇什颇多。检核排比，可得十之六七。谨以类编次，益以厉鹗《宋诗纪事》、沈季友《携李诗系》所录诗七首，釐为文十一卷、诗三卷。舜俞少学於胡瑗，长师欧阳修，而友司马光、苏轼等。毅然有经世志。所进万言策，至自比於贾生。及贬死后，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事。而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今观其诗，大半为谪后所作，气格疏散，皆自抒胸臆之言。文则论时政者居多。大抵剖直敷陈，通达事体。而《三上英宗书》及《谏青苗》一疏，指摘利弊，尤为深切著明。虽不竟其用，而气节经济，均可於是见一斑矣。案《宋史》舜俞传附於张问篇末，叙述官履甚略。今考集中自言：“为天台从事，十五年中，再官天台、四明二州。”其《上唐州知郡启》注云：“时宰南阳。”又韩琦有《答陈舜俞推官》诗。司马光赠诗亦云：“他日苍生望，非徒泽寿春。”本集序云：“以光禄丞签书寿州判官。”凡此皆传所未及。又陈杞跋集后称“曾祖都官”。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都官员外郎”。集名实取於此，而本传乃云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诸史之中，《宋史》最为纰漏，此亦一证也。

△《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文同撰。同字与可，梓潼人。汉文翁之后，故人以石室先生称之。皇祐元年进士。解褐为邛州军事判官。后历知陵州、洋州。改湖州，未上而卒。今画家称文湖州，从其终而言之也。同事迹具《宋史文苑传》。遗文五十卷，其曾孙鷟编为四十卷。庆元中曲沃家诚之守邛州，以同尝三仕於邛，多遗迹，因取其集重加釐正，而卷帙则仍其旧。所增《拾遗》二卷及卷首年谱，卷末附录司马光、苏轼等往来诗文，则诚之所辑也。同未第时即以文章受知文彦博。其诗如“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诸篇，亦盛为苏轼所推。特以墨竹流传，遂为画掩，故世人不甚称之。然驰骤於黄、陈、晁、张之间，未尝不颉颃上下也。集中称苏轼为胡侯，或曰苏子平，见诚之跋中。盖其家避忌蜀党而改之，今亦姑仍其旧云。

△《西溪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沈遘撰。遘字文通，钱塘人。以荫为郊社斋郎。皇祐元年举进士第一。以己官者不应先多士，改第二。历知杭州开封府，皆有能名。终於翰林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十卷。南宋初有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者，与遘弟辽《云巢集》、遘从叔括《长兴集》合刻於括苍。名《吴兴三沈集》，以是编为首。

然史称遘通判江宁，还朝奏《本治论》十篇，为仁宗所嘉赏。而集中竟未之载。

则亦非全帙矣。遘以文学致身，而吏事精敏，一时推为轶材。其知制诰时所撰词命，大都庄重温厚，有古人典质之风。诗亦清俊流逸，不染俗韵。第二卷末《题扬州山光寺》二诗，其一有夹注，称“为卢中甫和诗”。其《高台已倾曲池平》一首，已见前而重出於此。字句稍不同，诗下亦有夹注，称“传自山光寺壁，与集中异”云云。疑皆高布校刊时所增入，非原集之旧。亦足见其校勘之不苟也。

△《郟溪集》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郑獬撰。獬字毅夫，安陆人。皇祐五年进士第一。通判陈州。入直集贤院、知制诰。英宗即位，数上疏论事，出知荆南，还判三班院。神宗初，召拜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以不肯行新法忤王安石，出知杭州。徙青州，又力言青苗之害，引疾提举鸿庆宫，卒。事迹具《宋史》本传。初，獬以进士较试於廷，舍人刘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尝与敞书，亦言“韩退之时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独李翱、皇甫湜、张籍耳。然翱之文尚质而少工。湜之文务实而不肆。张籍歌行，乃胜於诗。至於他文不少见，计亦在歌诗下。使之质而工，奇而肆，则退之作也”云云。观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实源出韩门矣。《宋志》载《郟溪集》五十卷，淳熙十三年秦焞尝序而刊之。今已久佚。惟从《永乐大典

》内裒辑编次，又以《宋文鉴》、《两宋名贤小集》诸书所载，分类补入，勒为三十卷。王得臣《麈史》称：“郑内翰久游场屋，词藻振时。唱名之日，同试进士皆欢曰：‘好状元！’仁宗为之慰悦。”本传亦称其文章豪伟峭整，议论剴切，精练民事。今以所存诸作核之，殆非虚美。秦焞序称：“於《论绥州》见其计深虑远，於《论毁誉》见其居宠思危，《辨杨绘救祖无择》则特立不诡随。”今其文虽不尽传，然大概亦可想见矣。

△《钱塘集》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韦骧撰。骧字子骏，钱塘人。皇祐五年进士。除知袁州萍乡县。历福建转运判官、主客郎中。出为夔路提刑。建中靖国初，除知明州。丐宫祠，以左朝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卒。其事迹不见於《宋史》。而集中所载表状祭文诸篇，署衔尚存，可以得其大概。马端临《经籍考》有《钱唐韦先生集》十八卷。

《宋史艺文志》卷数亦同。是编原本十六卷，前有收藏家题识云：“宋版韦骧集，系明吴宽家藏本，原阙第一、第二卷，实止十四卷。”检勘书中，凡“构”字皆空阙，而注其下云：“太上皇帝御名。”当由孝宗时刊本抄传。特所阙两卷，诸本皆同。今已末由考补耳。骧少以词赋知名，王安石最称其《借箸赋》，而集中未见。考《宋史艺文志》，骧别有赋二十卷。当别在赋集之内，而今佚之矣。

其古体诗亦已不完，而梗概尚具。观其气格，大抵不屑屑於规榘唐人。而密咏恬吟，颇有自然之趣。杂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启为尤工。其精丽流逸，已开南宋一派。虽未能接迹欧、梅，要亦一时才杰之士也。谨釐改目次，即所存之本以第三卷为第一，定为一十四卷，著之於录。屡经传写，脱落颇多。世无别本，其可知者随文校正，其不可知者则姑从阙疑之义焉。

△《浮德集》三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陶撰。陶字元钧，号净德，成都人。皇祐中进士。熙宁间复登制科。历官给事中，改集贤院学士，知陈州。绍圣末坐党籍贬。徽宗初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事迹具《宋史》本传。陶秉性抗直，遇事敢言，所陈论多切国家大计。其初应制科时，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对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安石读卷，神色顿沮。神宗使冯京竟读，称其有理。而卒为安石所抑，仅得通判蜀州。其知彭州。力陈四川榷茶之害，为蒲宗闵所劾谪官。其召用於元祐初，又极指蔡确、韩缜、章惇等之罪，请亟加罢斥。

其他建白至多，大抵於邪正是非之介，剖析最明。而据理直陈，绝无洛、蜀诸人党同伐异之习。严气正性，与刘安世略同。至哲宗亲政之始，陶首言：“太皇太后垂帘九年，小人不无怨憾。万一奸邪之人谓某人宜复用，某政宜复行

，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其后兴绍述之说，卒应其言。其深识远虑，亦不在范祖禹下。

故其所上奏议，类皆畅达剴切，洞悉事机。蒋堂以贾谊比之，良非虚誉。其馀诗文，亦多典雅可观。至《学论》二篇，力攻王氏《字说》，不遗馀力。尤为毅然自立，不附合时局者矣。《宋史艺文志》载陶集六十卷，久无传本。其得见於世者，仅《宋文鉴》所载《请罢黄隐》一疏。今就《永乐大典》各韵内采掇裒辑，分类编次，釐为三十八卷。虽以史传相较，其奏疏诸篇，或载或阙。其《应制科策》一首，不可复考，未必尽还旧观。然已什得其七八，所阙者固无几也。

△《冯安岳集》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冯山撰。山字允南。初名献能，安岳人。嘉祐二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

山诗文本三十卷，嘉定中泸州周锐与山子灏集合刊之。前有刘光祖太师左丞合集序及何愿固《二冯先生文集序》。此本灏集全佚。山集目录虽具，而自十三卷以后悉佚不传。所存者惟诗十二卷。徐氏《传是楼书目》所阙亦同。知散佚已久，世仅有此残本也。山与梅尧臣、苏舜钦同时。时已尽变杨、刘西昆之体，故其诗平正条达，无剪红刻翠之态。其《上金陵王荆公》诗，有“更张汉法新”句，原序所谓当熙丰间不能苟合於新法者，於此可见。盖亦介立之士。其人足重，虽残编断简，要不害其可传。至灏当靖康中奏罢李纲宣抚西河，又受张邦昌伪命，堕其家声。其集与山并刻，实为薰莸同器。其不传也，正亦不足惜矣。

△《元丰类稿》五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曾巩撰。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事迹具《宋史》本传。巩所作《元丰类稿》本五十卷，见於《郡斋读书志》。韩维撰巩神道碑，又载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史》本传亦同。至南渡后，《续稿》、《外集》已散佚不传。开禧中，建昌郡守赵汝砺始得其本於巩族孙维，阙误颇多。乃同郡丞陈东合《续稿》、《外集》校定之，而删其伪者，仍编定为四十卷，以符原数。元季兵燹，其本又亡。今所存者惟此五十卷而已。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怀友》一首，庄绰《鸡肋编》所载《厄台记》一首，高似孙《纬略》所载《实录院谢赐砚纸笔墨表》一首，及世所传《书魏郑公传后》诸佚文，见於《宋文鉴》、《宋文选》者，当即《外集》、《续稿》之文。故今悉不见集中也。今世所行凡有二本。一为明成化六年南丰知县杨参所刊。前有元丰八年王震序，后有太德甲辰东平丁思敬序。又有年谱序二篇，无撰人姓名，而年谱已佚。盖已非宋本之旧，其中舛谬尤多。一为国朝康熙中长洲顾崧龄所刊。

以宋本参较，补入第七卷中《水西亭书事》诗一首、第四十七卷中《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中阙文四百六十八字，颇为清整。然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有《校正元丰类稿》五卷。其中有如《杂诗》五首之颠倒次序者，有如《会稽绝句》之妄增题目者，有如《寄郢州邵资政诗》诸篇之脱落原注者。其他字句异同，不可殫举。顾本尚未一一改正。今以顾本著录，而以何本所点勘者补正其讹脱。较诸明刻，差为完善焉。

△《龙学文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祖无择撰。无择字择之，上蔡人。登进士第。历官龙图阁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坐事谪忠正军节度副使，移知信阳军，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无择受经於孙复，而文章则传自穆修。世传《穆参军集》，即所编次。著作颇富，南渡后仅存十之二三。绍熙三年其曾孙袁州军事判官行始哀为十卷。取无择知陕府日，欧阳修《钱行》诗中“右掖文章焕星斗”语，名之曰《焕斗集》。又采司马光、梅尧臣等与无择赠答之作，曰《名臣贤士诗文》，凡二卷。又辑无择叔祖岳、叔起居舍人知制诰士衡、弟福建路提刑无颇等传记敕书，及其侄知普州德恭诗三首，曰《家集》，凡四卷。皆附之於后。见第十六卷行所作《龙学始末》中。即此本也。惟每卷标目，别题《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盖无择分司西京时，与文彦博等九人为真率会，当时推为盛事。故行特举之以为重。然诸家书目，缘是并称《龙学文集》，而《焕斗集》之名遂隐矣。集中诗一百二十三首、文四十二首。

诗下间注所作时地，颇为详审。其中如《三教圆通堂》云：“龙学时知制诰。”

《蔡州壶仙观》云：“龙学四月八日游。”《九老》诗云：“英宗即位，龙学充契丹国信使。”皆不类无择自注。其《咏震山岩彭徵君钓台》一首注中，有“绍兴己未雷轰石断”之语。无择尤不及见，殆行编次之时，以所闻补入欤？又《上安抚张择端荐孙复、牛仲容书》注云：“初任齐州通判，居官十有一月，作此书。”

案《宋史》无择传，但纪其举进士后历知南康军，而不言尝判齐州。与注不符，盖史偶阙漏也。无择为文峭厉劲折，当风气初变之时，足与尹洙相上下。虽流传者少，而掇拾散亡，菁华犹未尽佚。至所附《家集》中如士衡之《西斋话》，记载宋初故事，多他书所未及，亦可以备考据焉。

△《宛陵集》六十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宋梅尧臣撰。尧臣字圣俞，宣城人。官屯田都官员外郎。事迹具《宋史》本传。其诗初为谢景初所辑，仅十卷。欧阳修得其遗稿增并之，亦止十五卷。其增至五十九卷，又他文赋一卷者，未详何人所编。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即景初

旧本，修为作序者，未详考修序文也。《通考》载正集六十卷，又有外集十卷。此本为明姜奇芳所刊，卷数与《通考》合，惟无外集。只有《补遗》三篇，及赠答诗文、墓志一卷，亦不知何人所附。陈振孙谓外集多与正集复出，或后人删汰重复，故所录者止此耶。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於时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曾敏行《独醒杂志》载：“王曙知河南日，尧臣为县主簿，袖所为诗文呈览。曙谓其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馀年，不见此作。”

然尧臣诗旨趣古淡，知之者希。陈善《扞虱新话》记苏舜钦称“平生作诗，不幸被人比梅尧臣”。又记晏殊赏其“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二句，尧臣以为非我之极致者，则其孤僻寡和可知。惟欧阳修深赏之。邵博《闻见后录》乃载传闻之说，谓修忌尧臣出己上，每商榷其诗，多故删其最佳者，殊为诬谩。无论修万不至此，即尧臣亦非不辨白黑者，岂得失不自知耶！陆游《渭南集》有《梅宛陵别集序》曰：“苏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韵和渊明及先生二家诗而已。”案苏轼和陶诗有传本，和梅诗则未闻。然游非妄语者，必原有而今佚之。是尧臣之诗，苏轼亦心折之矣。

△《忠肃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摯撰。摯字莘老，东平人。家於东平。登嘉祐四年甲科。神宗朝累迁礼部侍郎。哲宗即位，历官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郓州。绍圣初，坐党籍累贬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卒。绍兴中，追赠少师，谥忠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其文集四十卷，见於《宋史艺文志》，久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辑编缀，共得文二百八十五首、诗四百四十三首。以原书卷目相较，尚可存十之六七。谨以类排纂，釐为二十卷，而仍以刘安世原序冠之於首。摯忠亮骨鲠，於邪正是非之介，辨之甚严。终以见愠群小，贬死荒裔。其为御史时，论率钱助役之害，至王安石设难相诘。而摯反覆条辨，侃侃不挠。今其疏并在集中。他若劾蔡确、章惇诸疏，见於《宋史》者，亦并存无阙。其所谓修严宪法，辨别淄澠者，言论风采，犹可想见。固不独文词畅达，能曲鬯情事已也。至集中有《讼韩琦定策功疏》，颇论王同老攘功冒赏之罪。而《道山清话》遂谓文彦博再入，摯於帘前言王同老劄子皆彦博教之，乞下史官改正。宣仁不从。

彦博因力求退。今考此事，史所不载。而集中有《请彦博平章重事疏》，其推重之者甚至，尤足以证小说之诬。盖当时党论交讐，好恶是非，率难凭据。幸遗集具在，得以订正其是非。於论世知人之学，亦不为无补矣。

△《无为集》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杨杰撰。杰字次公，无为军人。因自号无为子。嘉祐四年进士。元丰中历官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江提点刑狱，卒於官。原序称侍讲杨先生，盖其带职也。杰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杰及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游，故其诗虽兴象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送李辟疆》之类者，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又及与胡瑗游，故所学亦颇有根柢。

官太常时，议典礼因革，多所讨论。集中如《补正三礼图》、《皇族服制图》诸序，以及《禘祫》、《明堂》、《乐律》诸奏，皆有关於典制。但其文才地稍弱，边幅微狭耳。集凡赋二卷、诗五卷、文八卷。绍兴癸亥，知无为军赵士粲乡所编。

士粲乡序云：“删除芜类，取有补於教化者。若释道二家诗文则见诸别集。”今别集不传。故张敦颐《六朝事迹》载其《雨花台》诗一首，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其《净居寺》诗一首，潜说友《咸淳临安志》载其《西湖参寥山房》诗一首，《铁网珊瑚》载其《佛日山别长老弼公》诗一首。凡为僧作者，今皆不见於集中也。然第五卷中有《宝山寺壁》一首，第七卷中有《题宝林院五松》一首、《东峰白云院》一首、《野寺》一首，第十卷中有《圆同菴铭》一首、《圆寂菴铭》一首，未免自乱其例。又如铭五首入杂文。赞亦杂文，乃列诗中。诗以古体、律体分编，而《和谢判官宴南楼》一首，本拗体七言律，而误入古诗，编次尤为无绪。至於《魏诏君赞》“诏”字，盖避仁宗嫌名，而次卷仍称《魏徵君草堂》，校讎亦未尽善。惟杰集自南渡以后湮没不传，士粲乡积两岁之力，搜求编次，使得复传至今。其表章之功，固亦不可尽没耳。

△《王魏公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礼字和甫，临川人。安石之弟也。登嘉祐六年进士第。历官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尚书左丞。迁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事迹具《宋史》本传。安石兄弟三人，惟安国数以正议见绌。其文集亦湮没不传。安礼位稍通显，史称其以经济自任，而阔略细谨。故其生平，一以知湖、润两州与倡女共饭论罢，一以贪论罢。屡蹶屡起，盖亦蹶弛於法度之外者。然其知制诰时，因彗星见，极言执政大臣不察上惠养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沟瘠，取利究於园夫。其语皆以讥刺新法，则於大体尚能持正，固未可以一节概贬之矣。其集本二十卷，见於《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者并同。明叶盛《菴竹堂书目》亦载有《王魏公集》六册，是明初尚有传本。厥后诸家书目，皆不著录。盖自明中叶以后，已佚不存。今从《永乐大典》散见各韵者，裒辑汇编，釐为八卷。其中内外制草，颇典重可观。叙事之文，亦具有法度。至若沈季良、元绛诸

志铭，尤足补史传之阙。以视安石，虽规模稍隘，而核其体格，固亦约略相似也。安礼封魏公，史所不载。惟田昼所撰《王和甫家传》有云：“累勋至上柱国，爵魏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五百户。”盖宋世每遇郊恩，辄赐群臣勋封。名号冗滥，故史不尽载。观安礼所修《灵台秘苑》，今著录子部中者，书前有安礼署衔一条，题上骑都尉剧县开国男。而本传亦未之及。则其为史所略者，固已多矣。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鉴》，已著录。其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从秘阁借阅，因为摘录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与《宋史艺文志》卷目相符，盖犹当时旧帙也。祖禹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其在迩英，守经据正，号讲官第一。史称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故本传所载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深有裨於献纳。惟其中论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谓分祭之礼，自汉以来不能举行。又谓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尤未易行。同时苏轼等据《周礼》以分祭为是，而祖禹与顾临坚持之。后卒从祖禹之议。盖其君习於宴安，而议者遂为迁就之论，诚不免於贤者之过。然其大端伉直，持论切当，要自无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当时以贾谊、陆贽比之，良亦庶几云。

△《潞公集》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文彦博撰，彦博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凡赋颂二卷、诗六卷、论一卷、表启一卷、序一卷、碑记墓志一卷、杂文一卷，自十四卷以后，则皆奏议、劄子之文。核其卷数，与陈振孙《书录解题》同。惟尚阙补遗一卷。考叶梦得序，称“兵兴以来，世家大族，多奔走迁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无馀。其少子维申（案维申乃文及甫之字。）稍讨求追辑，犹得二百八十六篇，以类编次为略集二十卷。”是叶氏所序者已非原本。陈氏所著录者又非叶氏所序本。今所传者又较陈氏之本佚其一卷也。彦博不以诗名，而风格秀逸，情文相生。王士禛称其婉丽浓妩，绝似西昆。尝掇其佳句，载之《池北偶谈》。其文章不事雕饰，而议论通达，卓然经济之言。奏劄下多注年月，亦可与正史相参考。叶梦得序称其“未尝有意於为文，而因事辄见，操笔立成。简质重厚，经纬错出，譬之贲鼓镛钟，音节疏缓，杂然并奏於堂上，不害与嘒嘒箫韶，舞百兽而谐八风也。”斯言允矣。

△《击壤集》二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宋邵子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后有元祐辛卯邢恕序。晁公武《读书志》云：“雍邃於《易》数，歌诗盖其馀事，亦颇切理。”案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

，於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於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国桢《涌幢小品》曰：“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是亦一说。然北宋自嘉祐以前，厌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馀风。

王禹偁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於诗法之外。毁之者务以声律绳之，固所谓谬伤海鸟，横斥山木；誉之者以为风雅正传。庄诸人，转相摹仿，如所谓“送我一壶陶靖节，还他两首邵尧夫”者，亦为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失邵子之所以为诗矣。况邵子之诗，不过不苦吟以求工，亦非以工为厉禁。如邵伯温《闻见前录》所载《安乐窝》诗曰：“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此虽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而明人乃惟以鄙俚相高，又乌知邵子哉！集为邵子所自编。而杨时《龟山语录》所称“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一联，集中乃无之。知其随手散佚，不复收拾。真为寄意於诗，而非刻意於诗者矣。又案邵子抱道自高，盖亦颜子陋巷之志。而黄冠者流以其先天之学出於华山道士陈抟，又恬淡自怡，迹似黄、老，遂以是集编入《道藏太玄部》《贱字》、《礼字》二号中，殊为诞妄。今并附辨於此，使异教无得牵附焉。

△《鄱阳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彭汝砺撰。汝砺字器资，饶州鄱阳人。治平二年举进士第一。历官权吏部尚书，出知江州。事迹具《宋史》本传。《东都事略》载所著《易义》、《诗义》、奏议、诗文五十卷。《宋史艺文志》《鄱阳集》四十卷。今《易义》、《诗义》已不传。此本乃其诗集，亦止十二卷，非其完帙。又编次错互，如古体中误入律诗一首，律诗中误入古体一首。《武冈驿》一首，有录无书。《寄佛印》一首，前后两见。颇多复混。殆其本集久佚，后人掇拾残贖，复为此编，故其淆杂如此欤？史称汝砺词命雅正，有古人风。而诗笔亦谐婉可讽。明瞿佑《归田诗话》尝极推其情致缠绵。王士禛《居易录》亦引其《梅花》诗中“潇湘此日堪肠断，随处幽香著莫人”之句，以证朱淑真词、耶律楚材诗内“著莫”二字之所出。在北宋诸人之中，固亦褻然一作手矣。张舜民《画墁录》载汝砺於临歿作偈，有“从今以后不打这鼓”之语。盖其学实出於禅，故集中多与僧往还酬答之作。然汝砺立朝侃直，风节凜然。凡所论谏，皆关国是。其晚耽禅悦，盖亦自行其所得。故不必以一格绳人，遽为汝砺病也。

△《曲阜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曾肇撰。肇字子开，南丰人。巩、布之弟也。治平四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学士。以元祐党籍贬濮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崇宁中，复朝散郎，归润州而卒。绍兴初，追谥文昭。事迹具《宋史》本传。肇行状载所著《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迩英进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书讲义》八卷、《曾氏谱图》一卷。杨时所作神道碑、《曲阜集奏议》目次，并与行状同。而《西掖集》十二卷、《内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则与行状稍异。明永乐十年，其裔孙刊行《奏议》，曾槩为序。有“兹特《曲阜集》中一卷，尚当为刻全文”之语。

则明初原集尚存，其后乃渐就散佚，传本遂绝。国朝康熙中，其裔孙俨等，取所存《奏议》，益以诏制、碑表诸逸篇，掇拾编次，别为此集。前三卷皆诗文，后一卷则附录也。肇立朝有守，属党论翻覆，以一身转侧其间，往往齟齬不合。又尝力谏其兄布宜引用善类，而布不从。所上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觐外任》诸篇，皆为史所称述。今并在集中，可以考见大概。其制诰亦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虽深厚不及其兄巩，而渊懿温纯，犹能不失家法。惜其全本已亡，掇拾多有未尽。如《进〈元丰九域志〉表》为肇所撰，见於王应麟《玉海》，而集中亦无之。则其佳文之散失者，固不少矣。

△《周元公集》九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周子撰。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平生精粹，尽於《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文集七卷者，后人之所编辑，非其旧也。故振孙称是集遗文才数篇为一卷，馀皆附录。则在宋代已勉强缀合，为数无多矣。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编。凡遗书、杂著二卷，图谱二卷，其后五卷则皆诸儒议论及志传、祭文。与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远。

盖后人病其篇目寂寥，又取所著二书编之集内，以取盈卷帙耳。明嘉靖间，漳浦王会曾为刊行。国朝康熙初，其裔孙沈珂又校正重镌。先儒著述，学者所宗，固不以其太少而废之。原本后附《遗芳集》五卷，乃沈珂辑其先世文章事迹，自为一编。与本集不相比附，今别入之总集类，不使相淆。集中《爱莲说》一篇，江昱《潇湘听雨录》力攻其出於依托。然昱说亦别无显证。流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南阳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韩维撰。维字持国，颍昌人。绛之弟也。以荫入仕，英宗朝，累除知制诰。神宗即位，为翰林学士。元祐初，拜门下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中，坐

元祐党籍谪均州安置。元符初，复官，卒。尝封南阳郡公，故以名集。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二十卷，称后有其外孙沈晦跋，前有鲜于绰所撰行状。此本凡诗十四卷，《内制》一卷，《外制》三卷，《王邸记室》二卷，《奏议》五卷，表章、杂文、碑志各一卷，手简歌词共一卷、附录一卷，较陈氏所载多十卷。疑陈氏讹三十为二十。鲜于绰所撰行状，今与沈晦跋并列卷末，亦与陈氏所说不同。然目录仍以行状列卷首，则传写者误移之也。其第十九卷、二十卷称《王邸记室》，立名颇别。考邵伯温《闻见前录》，称“神宗开颖邸，韩琦择官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国忠、孙思恭、邵亢”云云。盖维於是时掌两宫笺奏所作耳。其集刊版久佚，藏书家转相缮录，讹脱颇多。第三十卷与附录一卷尤颠舛参差，几不可读。盖沈晦作跋之时，已云文字舛驳，不可是正。今流传又四五百载，其愈谬也固宜矣。谨考定其可知者。其原阙字句无可校补，则姑仍其旧焉。

△《节孝集》三十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徐积撰。积有《节孝语录》，已著录。积受业胡瑗之门，渊源笃实。其事母以纯孝称。立身亦坚苦卓绝。盖古所谓独行之士。然其文乃奇譎恣肆，不主故常。故陈振孙《书录解题》引苏轼之言，称其诗文怪而放，如玉川子。今观其集，往往纵逸自如，不可绳以格律。轼所论者诚然。然其文虽雅俗兼陈，利钝互见，颇有似於卢仝。而大致醇正，依经立训，不失为儒者之言，则非仝之所及也。惟其《复河说》一篇，欲求九河故道而穿之。不究地形，不明水势，未免失於迂僻。

史称其双耳聩甚，画地为字，乃始通语。终日面壁坐，不与人接，而四方事无不周知其详。殆不然欤！旧本首载《事实》一卷，后附《语录》一卷。景定甲子淮安州学教授翁蒙正合编刊行。明嘉靖间淮安兵备副使刘祐又因翁本重刊。今《语录》已别本孤行，不更复载。惟附录其《事实》一卷，备考核焉。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修所著文集五十卷、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议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从谏集》八卷。诸集之中，惟《居士集》为修晚年所自编。其余皆出后人哀辑。各自流传，如衢州刻奏议，韶州刻《从谏集》，浙西刻《四六集》之类。又有庐陵本、京师旧本、绵州本、宣和吉本、苏州本、闽本诸名，分合不一。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修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盖以是也。此本为周必大所编定。自《居士集》至《书简集》，凡分十种。前有必大所作序。陈振孙以为益公解相印归，用诸本编校，刊之家塾。其子纶又以所得欧阳氏传家本、欧阳棐所编次者，属益公旧客曾三异校正，益完善无遗恨。然必大原序又称：“郡人孙谦益

、承直郎丁朝佐遍搜旧本，与乡贡进士曾三异等互相编校，起绍熙辛亥，迄庆元庚辰。”据此，则是书非三异独校，亦非必大自辑。与振孙所言俱不合。检书中旧存编校人姓名，有题绍熙三年十月丁朝佐编次，孙谦益校正者；有题绍熙五年十月孙谦益、王伯刍校正者；又有题郡人罗泌校正者。亦无曾三异之名。惟卷末考异中多有云“公家定本作某者”，似即周纶所得之欧阳氏本。疑此书编次义例，本出必大。特意存让善，故序中不自居其名。而振孙所云纶得欧阳氏本付三异校正者，乃在朝佐等校定之后添入刊行，故序亦未之及欤！其书以诸本参校同异。见於所纪者曰《文纂》、曰《薛齐谊编年庆历文粹》、曰《熙宁时文》、曰《文海》、曰《文藪》、曰《京本英辞类稿》、曰《緘启新范》、曰《仕途必用》、曰《京师名贤简启》，皆广为蒐讨。一字一句，必加考核。又有两本重见而删其复出者，如《濮王典礼奏》之类。有他本所无而旁采附入者，如《诗解》、《统序》之类。

有别本所载而据理不取者，如钱鏐等传之类。其鉴别亦最为详允。观楼钥《攻媿集》有濮议跋，称庐陵所刊《文忠集》，列於一百二十卷以后，首尾俱同。又第四卷《劄子》注云：“是岁十月撰，不曾进呈。”检勘所云，即指此本。以钥之博洽，而必引以为据，则其编订精密，亦概可见矣。

△《欧阳文粹》二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陈亮编。亮有《三国纪年》，已著录。是编有亮乾道癸巳后叙，谓录公文凡一百三十篇。案修著作浩繁，亮所选不及十之一二，似不足尽其所长。然考周必大序，谓《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而参校众本，迥然不同。如《正统论》、《吉州学记》、《泷冈阡表》皆是也。今以此本校之，与必大之言正合。

是书卷首有《原正统论》、《明正统论》、《正统论上》、《正统论下》四篇。

《居士集》则但存《正统论》上、下二篇。其《正统论上》乃以《原正统论》“学者疑焉”以上十馀行窜入。而论内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以下半篇多删易之。其《正统论下》复取《明正统论》“斯立正统矣”以上数行窜入。

而论内“昔周厉王之乱”以下亦大半删易之。其他字句异同，不可枚举。皆可以资参考，固不妨与原集并存也。

△《乐全集》四十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张方平撰。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历官参知政事，卒赠司空。谥文定。事迹具《宋史》本传。方平自号乐全居士，因以名集。盖取《庄子》“乐全之谓得志”语，详所作《乐全堂》诗中。其集见於《宋史

艺文志》者四十卷，与此本合。然方平在翰林时代言之文，如《立太子》、《除种谔节度使》、《韩琦守司徒》、《吕公弼枢密使》、《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挥使》诸制，见於《宋文鉴》者，此集皆无之。考王巩作方平行状，称别有《玉堂集》二十卷。《东都事略》所载亦同。盖制草别为一编，故集中不载耳。集凡诗四卷、颂一卷、《乌菟论》十卷、杂论一卷、对策一卷、论事九卷、表状三卷、书一卷、笺启一卷、记序一卷、杂著一卷、祭文碑志六卷。方平天资颖悟，於书一览不忘。

文思敏贍，下笔数千言立就。才气本什伯於人，而其识又能灼见事理，剴断明决。

故集中论事诸文，无不豪爽畅达，洞如龟鉴。不独史所载《平戎十策》、《论新法疏》为切中利弊。苏轼作序，以孔融、诸葛亮比之。虽推挹之词稍为溢量，然亦殆於近似矣。其集流传甚少。此本首尾颇完善，“慎”字下皆注“今上御名”四字。盖从孝宗时刊本钞出。惟不载苏轼原序，疑传写者偶遗之。今并为录补冠於卷首，以存其旧焉。

△《忠宣文集》二十卷、《奏议》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补编》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范纯仁撰。纯仁字尧夫，仲淹次子。皇祐元年进士。神宗时累擢天章阁待制。哲宗时贬永州安置。建中靖国初，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卒谥忠宣。事迹附见《宋史》仲淹传。文集凡二十卷。前五卷为诗，后十二卷皆杂文。其末三卷为国史本传及李之仪所撰行状，皆其侄孙之柔刊集时所附入也。前有嘉定五年楼钥序，后有之柔及知永州沈圻、廖视、永州教授陈宗道四跋。又《奏议》二卷，自治平元年为殿中侍御史，至元祐八年再相前后所奏封事凡七十三首。又《遗文》一卷，载纯仁文七首，附以其弟纯礼文二首、纯粹文十九首，乃其裔孙能濬据旧本重加删补。又《附录》一卷，为诸贤论颂十三首。《补遗》一卷，载纯仁尺牘一首，附以制词、题跋等十二首。亦能濬所编订。康熙丁亥其二十世孙时崇与仲淹集合刻行之。《书录解题》载纯仁《言行录》二十卷。在宋世已佚。又有《弹事》五卷、《国论》五卷，今悉未见。盖亦久不传矣。

△《嘉祐集》十六卷、《附录》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苏洵撰。洵有《谥法》，已著录。考曾巩作洵墓志，称有集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作十五卷。盖宋时已有二本。是本为徐乾学家传是楼所藏。卷末题绍兴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州学雕。纸墨颇为精好。又有康熙间苏州邵仁泓所刊，亦称从宋本校正。然二本并十六卷，均与宋人所记不同。

徐本名《嘉祐新集》。邵本则名《老泉先生集》。亦复互异，未喻其故。或当

时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欤？今世俗所行又有二本。一为明凌濛初所刊朱墨本，并为十三卷。一为国朝蔡士英所刊任长庆所校本，凡十五卷。与晁氏、陈氏所载合。

然较徐本阙《洪范图论》一卷，《史论》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论中》为《史论下》，而阙其《史论下》一篇。又阙《辨奸论》一篇、《题张仙画像》一篇、《送吴侯职方赴阙序》一篇、《谢欧阳枢密启》一篇、《谢相府启》一篇、《香诗》一篇。朱彝尊《经义考》载洵《洪范图论》一卷，注曰未见。疑所见洵集，当即此本。中间阙漏如是，恐亦未必晁、陈著录之旧也。今以徐本为主，以邵本互相参订，正其讹脱。亦有此存而彼逸者，并为补入。又《附录》二卷，为奏议郎充婺州学教授沈斐所辑。较邵本少国史本传一篇，而多挽词十馀首。亦并录以备考焉。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别出《后集》八十卷。并与史志参错不合。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为之序。

次山谓集原有闽、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录者各据所见，故卷数互异欤！案蔡绦《西清诗话》载：“安石尝云：‘李汉岂知韩退之，辑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云云，皆王平甫诗。”陈善《扞虱新话》所载，亦大略相同。据二人所言，则安石诗文本出门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当时已议其舛错。而叶梦得《石林诗话》又称：“蔡天启称荆公尝作诗，得‘青山扞虱坐，黄鸟挟书眠’。

自谓不减杜诗。然不能举全篇。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之，终莫之得。”肇明为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诏编定其集。顾蔡绦与昂同时，而并未言及。次山序中亦只举闽、浙本而不称别有敕定之书，其殆为之而未成欤？又考吴曾《能改斋漫录》，称荆公尝题一绝句於夏旻扇。本集不载，见《湟川集》。又称“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其一《书会别亭》”云云。是当时遗篇逸句，未经搜辑者尚夥。其编订之不审，有不仅如《西清诗话》所讥者。然此百卷之内，菁华具在。其波澜法度，实足自传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之

定评矣。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壁撰。考《宋史》及诸刊本，“壁”或从“玉”作“璧”。然壁为李焘第三子。其兄曰廔，曰塾。其弟曰。名皆从“土”。则作“璧”误也。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初以荫入官。后登进士。宁宗朝累迁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其谪居临川时所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尝讥其注“归肠一夜绕锺山”句，引《韩诗》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句，引《庄子》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指为疏漏。然大致据摭蒐采，具有根据。疑则阙之，非穿凿附会者比。原本流传绝少，故近代藏书家俱不著录。海盐张宗松得元人槧本，始为校刊。集中古今体诗，以世行《临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录卷末。考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开禧初，韩平原欲兴兵，遣张嗣古觐敌。张还，大拂韩旨。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进政府”云云。是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堕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

△《广陵集》三十卷、《拾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王令撰。令，元城人。幼随其叔祖乙居广陵，遂为广陵人。初字钦美，后王萃字之曰逢原。少不检。既而折节力学，王安石以妻吴氏之妹妻之。年二十八，卒。遗腹一女，适吴师礼。生子曰说。其集即说所编。凡诗赋十八卷、文十二卷。

又拾遗一卷，墓志、事状及交游、投赠、追思之作皆附焉。令才思奇轶，所为诗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於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局促剽窃者流，则固侔侔乎远矣。刘克庄《后村诗话》尝称其《暑旱苦热》诗，骨力老苍，识度高远。又称其《富公并门入相》、《答孙莘老》、《闻雁》诸篇。明冯惟讷编《古诗纪》，以其《於忽操》三章误收入古逸诗中，以为庞德公作。岂非其气格迥上，几与古人相乱，故惟讷不能辨欤！古文如《性说》等篇，亦自成一家之言。王安石於人少许可，而最重令。同时胜流如刘敞等，并推服之。固非阿私所好矣。其集久无刊本。传写讹脱，几不可读，今於有可考校者，悉为釐正。其必不可通者。则姑仍旧本，庶不失阙疑之意焉。

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别集类七△《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苏轼撰。轼有《易传》，已著录。案苏辙作轼墓志，称轼所著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

《和陶诗》四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并同，而别增《应诏集》十卷，合为一编。即世所称“东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艺文志》则载前后集七十卷。卷数与墓志不合，而又别出《奏议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北归集》六卷、《僭耳手泽》一卷。名目颇为丛碎。今考轼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闻见后录》称：“京师印本《东坡集》，轼自校。其中‘香醪’字误者不更见於他书。殆毁於靖康之乱。”陈振孙所称有杭本、蜀本。

又有轼曾孙峤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书坊大全集本。又有张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无《应诏集》。麻沙本、吉州本兼载《志林》、《杂说》之类，不加考订。

而陈鹄《耆旧续闻》则称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谬，极可赏。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而今亦无存。叶盛《水东日记》又云：“邵复孺家有细字小本《东坡大全文集》。松江东日和尚所藏有大本《东坡集》。又有小字大本《东坡集》。”盛所见皆宋代旧刻，而其错互已如此。观《扞虱新话》称：“《叶嘉传》乃其邑人陈元规作。《和贺方回青玉案》词乃华亭姚晋作。集中如《睡乡》、《醉乡记》，鄙俚浅近，决非坡作。今书肆往往增添改换，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云云。则轼集风行海内，传刻日多，而紊乱愈甚，固其所矣。然传本虽夥，其体例大要有二。一为分集编订者，乃因轼原本原目而后人稍增益之。

即陈振孙所云杭本。当轼无恙之时，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刻本犹然，而重刻久绝。其一为分类合编者，疑即始於居世英本。宋时所谓《大全集》者，类用此例。迨明而传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号《东坡先生全集》，载文不载诗，漏略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号《苏文忠全集》，版稍工而编辑无法。此本乃国朝蔡士英所刊，盖亦据旧刻重订。世所通行，今故用以著录。集首旧有《年谱》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所编。邵长蘅、查慎行补注轼诗，称其於作诗岁月，编次多误。

以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东坡诗集注》三十二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王十朋撰。十朋有《会稽三赋》，已著录。是集前有赵夔序，称分五十类。此本实止二十九类，盖有所合并。十朋序题百家注。此本所引，数亦不足。则犹杜诗称千家注、韩柳文称五百家注也。其分类颇多颠舛。如《芙蓉城》诗入《古迹》，《虎儿诗》入《咏史》之类，不可殫数。不但以《画鱼歌》入《书画》为查慎行《东坡诗补注》所讥。其注为邵长蘅所掎击者，凡三十八

条，至作《正讹》一卷，冠所校施注之首。考十朋《梅溪前集》载序八篇，《后集》载序三篇，独无此序。又有《读苏文》三则，亦无一字及苏诗。《梅溪集》为其子闻诗、闻礼所编，十朋著述，搜辑无遗，不应独漏此序。又赵夔序称：“崇宁间，仆年志於学，逮今三十年，一字一句，推究来历，必欲见其用事之处。顷者赴调京师，继复守官累，与小坡叔党游从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党亦能为仆言之”云云。考《宋史》载轼知杭州，苏过年十九，其时在元祐五六年间。又称过没时年五十二，则当在宣和五六年间。若从崇宁元年下推三十年，已为绍兴元年，过之没七八年矣。夔安能见过而问之？则并夔序亦出依托。核书中体例，与《杜诗千家注》相同。殆必一时书肆所为，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长蘅摘其体例三失，而云中间援引详明，展卷了如者仅仅及半。则疏陋者不过十之五，未可全废。其於施注所阙十二卷，亦云“参酌王注，徵引群书以补之”，则未尝不於此注取材。

大抵创始者难工，继事者易密。邵注正王注之讹，查注又摘邵注之误。今观查注亦讹漏尚多。考证之学，不可穷尽，难执一家以废其馀。录存是书，亦足资读苏诗者之旁参也。

△《施注苏诗》四十二卷、《东坡年谱》一卷、《王注正讹》一卷、《苏诗续补遗》二卷（内府藏本）

宋施元之注。元之字德初，吴兴人。陆游作是书序，但称其官曰司谏。其始末则无可考矣。其同注者为吴郡顾禧，游序所谓“助以顾君景繁之赅洽也”。元之子宿，又为补缀，《书录解题》所谓“其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於世也”。《吴兴掌故》但言宿推广为《年谱》，不言补注，与《书录解题》不同。

今考书中实有宿注，则《吴兴掌故》为漏矣。嘉泰中，宿官馀姚，尝以是书刊版，竟缘是遭论罢。故传本颇稀。世所行者惟王十朋分类注本。康熙乙卯，宋萃官江苏巡抚，始得残本於藏书家。已佚其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萃属武进邵长蘅补其阙卷。长蘅撰《王注正讹》一卷，又订定王宗稷《年谱》一卷，冠於集首。

其注则仅补八卷，以病未能卒业。更倩高邮李必恒续成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萃又摭拾遗诗为施氏所未收者得四百馀首，别属钱塘冯景注之，重为刊版。乾隆初，又诏内府刊为巾箱本。取携既便，遂衣被弥宏。元之原本，注在各句之下。长蘅病其间隔，乃汇注於篇末。又於原注多所刊削，或失其旧。

后查慎行作《苏诗补注》，颇斥其非。亦如长蘅之诋王注。然数百年沉晦之笈

，实由萃与长蘅复见於世，遂得以上邀乙夜之观。且剖劂枣梨，寿诸不朽，其功亦何可尽没欤！

△《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通行本）

国朝查慎行撰。慎行有《周易玩辞集解》，已著录。初，宋萃刻《施注苏诗》，急遽成书，颇伤潦草。又旧本霉黯，字迹多难辨识。邵长蘅等惮於寻绎，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删除以灭迹，并存者亦失其真。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釐正。又於施注所未及者，悉蒐采诸书以补之。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凡为《正集》四十五卷，又补录帖子词、致语、口号一卷，《遗诗补编》二卷，他集互见诗二卷。别以《年谱》冠前，而以同时倡和散附各诗之后。虽卷帙浩博，不免牴牾。如苏辙《辛丑除日寄轼》诗，轼得而和，必在壬寅。乃亦入之辛丑卷末，则编年有差。《题李白写真》诗，前后文义相属，本为一首，惠洪所说甚明。乃据《声画集》分为二首，则校讎为舛。

《渔父词》四首、《醉翁操》一首本皆诗馀。乃列之诗集，则体裁未明。倡和诗中所列曾巩《上元游祥符寺》诗、陈舜俞《送周开祖》诗、杨蟠《北固北高峰塔》诗、张舜民《西征三绝句》，皆与轼渺不相关，乃一概阑入。至於所补诸篇，如《怪石》诗指为遭忧时作，不知《朱子语类》谓二苏居丧无诗文。《鼠须笔》诗本轼子过作，而乃不信《宋文鉴》。《和钱穆父寄弟》诗已见三十一卷，乃全篇复见。《元祐九年立春》诗即《戏李端叔》诗中四句，已见三十七卷，乃割裂再出。《双井白龙》诗《冷斋夜话》明言非东坡作，乃反云据以补入。甚至李白《山中日夕忽然有怀》诗，亦引为轼作，尤失於检校。如斯之类，皆不免炫博贪多。其所补注，如宋叔达《家听琵琶》诗“梦回犹识归舟”字句，本用“箜篌朱字”事，见《太平广记》，乃惟引“天际识归舟”句。又误谢朓为谢灵运。《黄精鹿》诗本画黄精与鹿，乃引雷斅《炮炙论》“黄精汁制鹿茸”事，皆为舛误。

又如《纪梦》诗引李白“粲然启玉齿”句，不知先见郭璞《游仙诗》。《游径山》诗引《广异记》“孤云两角”语，不知先见辛氏《三秦记》。《端午》诗引屈原“饭筒”事，云《初学记》引《齐谐记》，不知《续齐谐记》今本犹载此条。皆为未穷根柢。其他讹漏之处，为近时冯应榴合注本所校补者，亦复不少。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

△《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案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栾城》诸集卷目，并与今本相同。惟《宋史艺文志》称《栾城集》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均阳杂著》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则又於《栾城集》外别出《黄门集》七十卷。均与晁、陈二家所纪不合。今考《栾城集》及《后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盖统举言之。

《策论》当即《应诏集》，而误以十二卷为十卷，又复出其目。惟《均阳杂著》未见其书，或后人掇拾遗文，别为编次，而今佚之欤？至竑所载《黄门集》，宋以来悉不著录。疑即《栾城集》之别名，竑不知而重载之。《宋志》荒谬，焦志尤多舛驳，均不足据要。当以晁、陈二氏见闻最近者为准也。其《正集》乃为尚书左丞时所辑，皆元祐以前之作。《后集》则自元祐九年至崇宁四年所作。《三集》则自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应诏集》则所集策论及应试诸作。辙之孙籀撰《栾城遗言》，於平日论文大旨，叙录甚详，而亦颇及其篇目。如《纪辨才塔碑》，则云见《栾城后集》。於《马知节文集跋》、《生日渔家傲》词诸篇之不在集中者，则并为全录其文，以拾遗补阙。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特近时重刻甚稀。此本为明代旧刊，尚少讹阙。陆游《老学庵笔记》称，辙在绩溪《赠同官》诗，有“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穉欲蚕眠”句，讥均州刻本辄改作“仇香”之非。今此仍作“仇梅”，则所据犹宋时善本矣。

△《山谷内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尺》二卷、《年谱》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庭坚撰。《年谱》二卷，庭坚孙撰。庭坚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字子耕，从学於朱子。朱子於元祐诸人，诋二苏而不诋庭坚，之故也。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黄元明之言曰：“鲁直旧有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於世者尚几千篇”云云。然庭坚所自定者皆已不存。

其存者，一曰《内集》，庭坚之甥洪炎所编，即庭坚手定之《内篇》，所谓退听堂本者也。一曰《外集》，李彤所编，所谓邱濬藏本者也。一曰《别集》，即所编，所谓内阁抄出宋蜀人所献本者也。《内集》编於建炎二年。《别集》编於淳熙九年。《年谱》则编於庆元五年。盖《外集》继《内集》而编，《别集》继内、外两集而编，《年谱》继《别集》而编。独李彤之编《外集》未著年月。然考《外集》第十四卷《送邓慎思归长沙》诗，“慎”字空格，注云：“今上御名。”

是《外集》亦编於孝宗时也。三集皆合诗文同编。后人注释，则惟取其诗。任

渊所注之《内集》，即洪炎所编之《内集》。史容所注之《外集》，则与李彤所编次第已多有不同。而李彤编《外集》之大意，犹稍见於史注第一卷《溪上吟》题下。惟史季温所注之《别集》，则与所编《别集》大有掇拄。此则原本与注本不可相无者矣。又《外集》第十一卷以下四卷，诗凡四百有奇，皆庭坚晚年删去，而李彤附载入者。此则任、史三注本皆未之有。庭坚之诗，得此而后全。又其中有与《年谱》相应者，编《年谱》时皆一一分注某年某事之次。而今但据三集检其目，则《年谱》有而本集无。故此四卷尤不可废也。之《年谱》，专为考证诗文集而作。故刻全集必当兼刻《年谱》。而近日刻本，或删节《年谱》；或删并卷次；或移易分类，以就各体；或专刻一集，而不及其全。此本刻於明嘉靖中，前有蜀人徐岱序，尚为不失宋本之遗。非外间他刻所及焉。

△《山谷内集注》二十七卷、《外集注》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别集注》二卷（编修翁方纲家藏本）

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也。任渊所注者《内集》，史容所注者《外集》，其《别集》则容之孙季温所补，以成完书。《内集》一称《正集》。其又称《前集》者，盖《内集》编次成书在《外集》之前，故注家相承，谓《内集》为《前集》耳。《外集》之诗起嘉祐六年辛丑，庭坚时年十七。而《内集》之诗起元丰元年戊午，庭坚时年三十四。故《外集》诸诗转在《内集》之前。黄所编庭坚《年谱》云：“山谷以史事待罪陈留，偶自编《退听堂诗》，初无意尽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并类山谷诗文为《豫章集》。命汝阳朱敦孺、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史容《外集》序亦云：“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意固有在，非欲去此取彼也。”谱又云：“洪氏旧编以《古风》二篇为首，今任渊注本亦云东坡《报山谷书》推重此二诗，故置诸篇首。”是任渊所注《内集》，即洪炎编次之本。史季温《外集》跋云：“细考出处岁月，别行论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则所谓《外集》者已非复原次。再考李彤《外集》跋云：“彤闻山谷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黄龙山，为清禅师遍阅《南昌集》。自有去取，仍改定旧句。彤后得本，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诗者五十馀篇。彤亦尝见於他人集中，辄以除去。”又云：“《前集》内《木之彬彬》诸篇皆山谷晚年删去。其去取据此而已。然季温跋称其大父为增注考订，在嘉定戊辰后，又近十年。则上距庭坚之没，已百有十年。而《外集》原本卷次，至是始经史容更定。则所谓《外集》者，并非庭坚自删之本矣。然则是三集者，皆赖注本以传耳。赵与时《宾退录》尝论渊注《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不得“春网琴高”出典。然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细琐，而在於考核出处时事。任注《内集》，史注《外集》，其大

纲皆系於目录每条之下。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断非数百年后以意编年者所能为，何可轻也！

《外集》有嘉定元年晋陵钱文子序，而《内集》鄱阳许尹序世传抄本皆佚之。惟刘埙《水云村泯稿》载其大略。目录亦多残阙。此本独有尹序全文。且三集目录，犁然皆具，可与注相表里。是亦足为希覩矣。渊字子渊，蜀之新津人。绍兴元年乙丑，以文艺类试有司第一。仕至潼川宪。其称天社者，新津山名也。容字公仪，号芟室居士，青衣人。仕至太中大夫。其孙季温，字子威。举进士。宝祐中官秘书少监。渊又尝撰《山谷精华录诗赋铭赞》六卷、《杂文》二卷。自序谓节其要而注之。然原本已佚。今所传者出明人伪托。独此注则昔人谓独为其难者，与史氏二注本艺林宝传，无异辞焉。

△《后山集》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陈师道撰。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受业曾巩之门。又学诗於黄庭坚。元祐初，以苏轼荐，除棣州教授。后召为秘书省正字。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是集为其门人彭城魏衍所编。前有衍记，称“以甲乙丙稿合而校之。得诗四百六十五篇，分为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为十四卷。《诗话》、《谈丛》则各自为集”云云。徐度《却扫编》称“师道吟诗至苦，窜易至多。有不如意则弃稿”。世所传多伪，惟魏衍本为善是也。此本为明马暉所传，而松江赵鸿烈所重刊。凡诗七百六十五篇，编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编九卷。《谈丛》编四卷。

《诗话》、《理究》、《长短句》各一卷。又非衍之旧本。方回《瀛奎律髓》称：“谢克家所传有《后山外集》。或后人合并重编欤？”其五言古诗出入郊、岛之间，意所孤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处，则未脱江西之习。七言古诗颇学韩愈，亦间似黄庭坚，而颇伤褻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长也。五言律诗佳处往往逼杜甫，而间失之僻涩。七言律诗风骨磊落，而间失之太快、太尽。五七言绝句纯为杜甫《遣兴》之格，未合中声。长短句亦自为别调，不甚当行。大抵词不如诗。

诗则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则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论诗，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与义及师道为三宗。推之未免太过。冯班诸人肆意诋排，王士禛至指为钝根。要亦门户之私，非笃论也。其古文在当日殊不擅名。然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下。殆为欧、苏、曾、王盛名所掩，故世不甚推。弃短取长，固不失为北宋巨手也。

△《后山诗注》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师道撰。任渊注。原本六卷。此本作十二卷，则渊作注时每卷釐为二也。渊生南北宋间，去元祐诸人不远。佚文遗迹，往往而存。即同时所与周旋者

，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钩稽事实，多能得作者本意。然师道诗得自苦吟，运思幽僻，猝不易明。方回号曰知诗，而《瀛奎律髓》载其《九日寄秦观》诗，犹误解末二句。他可知矣。又魏衍作师道集记，称其诗未尝无谓而作，故其言外寄托，亦难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诗之“功名何用多，莫为分外虑”；《送杜纯陕西转漕》诗之“谁能留渴须远井”；《赠欧阳棐》诗之“岁历四三仍此地，家馀五一见今朝”；《观六一堂图书诗》之“历数况有归，敢有贪天功”；《次韵苏轼观月听琴》诗之“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浑”；《次韵苏轼劝酒与诗》之“五士三不同，夙纪鸣蝉赋”；《寄苏轼》诗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无违具一舟”；《寄张耒》诗之“打鸭起鸳鸯”；《离颍》诗之“丛竹防供爨，池鱼已割鲜”；《送刘主簿》诗之“二父风流皆可继，排禅诋道不须同”；《送王元均》诗之“故国山河开始终”以及《宿深明阁》、《陈州门绝句》、《寄曹州晁大夫》等篇。非渊一一详其本事，今据文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即《钜野诗》之“蒲港”对“莲塘”，俚偶相配，似乎不误，非渊亲见其地，亦不知“港”字当为“巷”也。其中如《寄苏轼》诗之“遥知丹地开黄卷，解记清波没白鸥”二语，盖宋敏求校定杜诗，误改“白鸥没浩荡”句。轼尝论之，见《东坡志林》。

故师道借以为讽。渊惟引其《寄弟辙》诗“万里沧波没两鸥”句，则与上句“丹地黄卷”不相应矣。他如“儿生未知父”句，实用孔融诗。“情生一念中”句，实用陈鸿《长恨歌传》。“度越周汉登虞唐”句，“虞唐”颠倒，实用韩愈诗。

“孰知诗有验”句，以“熟”为“孰”，实用杜甫诗。而皆遗漏不注。《次韵春怀》诗“尘生鸟迹多”句，“鸟迹”当为“马迹”之讹，而引晋简文“床尘鼠迹”附会之。《斋居》诗“青奴白牯静相宜”句，“牯”字必误，而引“白角簟”附会之。《谒庞籍墓》诗“丛篁侵道更须东”句，“东”字必误，而引《齐民要术》“东家种竹”附会之。至於以“谢客儿”为“客子”、以“龙”为“龙伯”，皆舛谬显然。渊亦绝不纠正。是皆不免於微瑕。据渊自序，其编次先后，亦如所注《山谷集》例，寓《年谱》於目录。今考《和豫章公黄梅》二首注曰：“此篇编次不伦，姑仍其旧。”又於绍圣三年下注曰：“是岁春初，后山当罢颍学，而《离颍》等诗反在卷终，又有未离颍时所作。魏本如此，不欲深加改正。”而於《示三子》诗则注曰：“此篇原在《晁张见过》诗后，今迁於此。”於《雪后黄楼寄负山居士》诗则注曰：“此诗原在《秋怀》前，今迁於此。”於《再次韵苏公示两欧阳五诗》则注曰：“以《东坡集》考之，原在《涉颍》诗后，今迁於此。”

则亦有所窜定，非衍之旧。又衍记称师道卒於建中靖国元年，年四十九。此集

托始於元丰六年，则师道年已三十一。不应三十岁前都无一诗。观《城南寓居》二首，列於元丰七年，而注曰：“或云熙宁间作。”则渊亦自疑之。《题赵士<日东>高轩过图》一首，渊引王立之《诗话》，称作此诗后数月间遂卒。故其后更列送欧阳棐、晁端仁、王巩三诗。今考王立之《诗话》，实作“数日无已卒，士<日东>赠以百缣。”校其所录情事，作“数日”为是。则小误亦所不免。然援证古今，具有条理，其所得者实多。庄绰《鸡肋编》尝摭师道诗采用俚语者十八条，大致皆渊注所已及。可知其用意之密矣。固与所注《山谷集》均可并传不朽也。

△《宛邱集》七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张耒撰。耒有《诗说》，已著录。苏轼尝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音。晚岁诗务平淡效白居易，乐府效张籍。故《瀛奎律髓》载杨万里之言，谓“肥仙诗自然”。肥仙，南宋人称耒之词也。《文献通考》作《柯山集》一百卷。

兹集少二十四卷。查慎行注苏轼诗云：“尝见耒诗二首，而今本无之。”考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有《书谯郡先生文集后》曰：“余顷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罗仲洪家。已而又得《张龙阁集》三十卷於内相汪彦章家。已而又得《张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台。而先生之制作於是备矣。今又得《谯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转运副使南阳井公之子晦之。然后知先生之诗文为最多，当犹有网罗之所未尽者。余将尽取数集，削其重复，一其有无。以归於所谓一百卷，以为先生之全书”云云。然则耒之文集，在南宋已非一本。其多寡亦复相悬。此本卷数与紫芝所记四本皆不合，又不知何时何人摭拾残剩所编。宜其阙佚者颇夥。然考胡应麟《笔丛》有曰：“张文潜《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仅十三。盖钞合类书以刻，非其旧也。余尝於临安僻巷中见钞本书一十六帙，阅之乃文潜集，卷数正同。明旦访之，则夜来邻火延烧，此书倏煨烬矣。余大怅惋弥月”云云。此本虽不及百卷之完备，然较应麟所云十三卷者，则多已不啻五六倍。亦足见耒著作之大略矣。

△《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长短句》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秦观撰。观事迹具《宋史文苑传》。观与两弟觐、覿皆知名，而观集独传。本传称文丽而思深。《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荐观於王安石，安石答书，述叶致远之言，以为清新婉丽，有似鲍、谢。敖陶孙《诗评》则谓其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元好问《论诗绝句》因有“女郎诗”之讥。今观其集，少年所作，神锋太俊或有之。概以为靡曼之音，则诋之太甚。吕本中《童蒙训》曰：“少游‘雨砌堕危芳，风棹纳飞絮’之类，李公择以为谢家兄弟不能过也。

过岭以后诗，高古严重，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斯公论矣。观《雷州诗》八首，后人误编之《东坡集》中，不能辨别。则安得概目以小石调乎？其古文在当时亦最有名。

故陈善《扞虱新话》曰：“吕居仁尝言少游从东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学西汉。以余观之，少游文格似正，所进策论，颇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东坡，不觉望洋而叹。然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评也。王直方《诗话》称观作《赠参寥》诗末句曰：“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为孙觉所呵。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滞酒伴，犹未献长杨”。则此集为观所自定。《文献通考别集类》载《淮海集》三十卷，又《歌词类》载《淮海集》一卷。《宋史》则作四十卷。今本卷数与《宋史》相同，而多《后集》六卷，《长短句》分为三卷。盖嘉靖中高邮张縯以黄瓚本及监本重为编次云。

△《济南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斋画品》，已著录。《文献通考》载廌《济南集》二十卷，而当时又名曰《月岩集》。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有《书〈月岩集〉后》一篇，称滑台刘德秀借本於妙香寮，始得见之。则南渡之初，已为罕覩。后遂散佚不传。惟《苏门六君子文粹》中载遗文一卷而已。《永乐大典》修於明初，其时原集尚存，所收颇夥。采掇编辑，十尚得其四五。盖亦仅而得存矣。廌才气横溢，其文章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大略与苏轼相近。故轼称其笔墨澜翻，有飞砂走石之势。李之仪称其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周紫芝亦云：“自非豪迈英杰之气过人十倍，其发为文词，何以痛快若是。”盖其兀鼻奔放，诚所谓不羁之才。驰骤於秦观、张耒之间，未遽步其后尘也。史又称其善论古今治乱，尝上《忠谏书》、《忠厚论》，又《兵鉴》二万言。今所存《兵法奇正》、《将才》、《将心》诸篇，盖即所上《兵鉴》中之数首。其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局促辕下者异焉。案吕本中《紫微诗话》，极称廌《赠汝州太守》诗，而今不见此首。又其《祭苏轼文》所云“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者，当时传诵海内，而亦不见其全篇。则其诗文之湮没者固已不少。其幸而未佚者，固尤足珍矣。

△《参寥子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僧道潜撰。道潜，於潜人。苏轼守杭州，卜智果精舍居之。《墨庄漫录》载其本名昙潜，轼为改曰道潜。轼南迁，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国初，诏复祝发。崇宁末，归老江湖，尝赐号妙总大师。国朝吴之振《宋诗钞》云：“《参寥集》杭本多误，采他诗未及与析。”今所传者凡二本。一题三学院法嗣广{宀}丐}订，智果院法嗣海惠阅录。前有参寥子小影，即海惠所临。首载陈师道《钱参寥禅师东归序》。次载宋濂、黄谏、乔时敏、张睿卿四序。抄写颇工。一本

题法嗣法颖编。卷帙俱同，而叙次迥异。未知孰为杭本。按集中诗有“同法颖韵”者，则法颖本授受有绪，当得其真。惟所载陈师道序，题曰《高僧参寥集序》，与序语颇相乖刺。岂传写者所妄改欤？《冷斋夜话》称：“参寥性褊，憎凡子如讎。”

今观其诗，如《湖上二首》之类，颇嫌语少含蓄，足为傲僻寡合之验。然其落落不俗，亦由於此。吴可《藏海诗话》曰：“参寥《细雨》云：‘细怜池上见，清爱竹间闻。’荆公改‘怜’作‘宜’。又‘诗成暮雨边’。秦少游曰‘雨中’、‘雨旁’皆不好，只‘雨边’最妙。又云：‘流水声中弄扇行。’俞清老极爱之。

此老诗风流酝藉，诸诗僧皆不及。”韩子苍云：‘若看参寥诗，则惠洪诗不堪看也’云云。盖当时极推重之。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惟录其《游鹤林寺》诗一首、《夏日龙井书事》诗一首，以当北宋一家。殆从他书采摭，未见此本欤？

△《宝晋英光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芾有《画史》，已著录。其集於南渡之后，业已散佚。绍定壬辰，岳珂官润州时，既葺芾祠，因摭其遗文为一编，并为之序。序中不言卷数，而称《山村集旧》一百卷，今所薈粹附益，未十之一。似即此本。然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宝晋集》十四卷，与此不同。又此本后有张丑跋云：“得於吴宽家。”

中间诗文，或注从《英光堂帖》增入，或注从《群玉堂帖》增入。则必非岳珂原本。又有注从《戏鸿堂帖》增入者，则并非吴宽家本。考“宝晋”乃芾斋名，“英光”乃芾堂名。合二名以名一书，古无是例。得无初名《宝晋集》，后人以《英光堂帖》补之，改立此名欤？芾以书画名，而文章亦颇不俗。曾敏行《独醒杂志》载其尝以诗一卷投许冲元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以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

元丰至金陵，识王介甫。过苏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云云。其自负殊甚，殆犹颠态。然吴可《藏海诗话》引韩驹之言，谓芾诗有恶无凡。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同有凌云之气”。

（案此条今本《思陵翰墨志》不载。）敏行又记苏轼尝言：“自海南归，舟中闻诸子诵所作古赋，始恨知之之晚。”盖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虽不规规绳墨，而气韵自殊也。

△《石门文字禅》三十卷（内府藏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有《冷斋夜话》，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觉慈所编。释氏收入《大藏支那著述》中。此本即释藏所刊也。许顗《诗话》称其著作似文章巨工，仲殊、参寥辈皆不能及。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谓其文俊伟，不类浮屠氏语。

方回《瀛奎律髓》则颇诋諆之。平心而论，惠洪之失在於求名过急，所作《冷斋夜话》至於假托黄庭坚诗以高自标榜，故颇为当代所讥。又身本缁徒，而好为绮语。《能改斋漫录》记其《上元宿岳麓寺》诗，至有“浪子和尚”之目。要其诗边幅虽狭，而清新有致，出入於苏、黄之间，时时近似。在元祐、熙宁诸人后，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尽排也。集中有寂音自序一篇，述其生平出处甚悉。而晁公武所谓“张商英闻其名，请住峡州天宁寺”者，独不之及。殆其朱崖窜谪，衅肇於斯，故讳而不书耶？盖其牵连钩党，与道潜之累於苏轼同。而商英人品非轼比，惠洪人品亦非道潜之比。特以词藻论之，则与《参寥子集》均足各名一家耳。

△《青山集》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续集》七卷（编修朱筠家藏本）宋郭祥正撰。祥正字功父，当涂人。熙宁中举进士。官至汀州通判，摄守漳州。事迹具《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皆载祥正《青山集》三十卷。王士禛《居易录》曰：“郭祥正《青山集》，闽谢氏写本六卷。古诗二卷、近体诗四卷。七言歌行仅二篇，或有阙文。”是士禛所见已为传写残缺之本。此本三十卷，与陈、晁二家所载合，犹完书矣。又《续集》七卷，晁氏、陈氏均不载，《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前后无序跋，莫审谁所编次。

然核其诗格，确出祥正，非后人所能依托。其中纪述，颇足与史传相参考。如史称祥正致仕后居於姑孰，不复干进。所居有醉吟菴。久之，起为通判汀州。后知端州，复弃去，家於当涂之青山以卒。今《续集》中有《浪士歌》一首，自序云：“郭子弃官合肥，归姑孰，自号曰醉吟先生。居五年，或者谓其未老可仕，以事荐於上。上即召之，复序於朝，俾监闽汀郡。寻摄守漳南，上复召之。行至半道，闽使者状其罪以闻，遂下吏。留於漳几三年。又自号曰漳南浪士”云云。集中《留漳南》诗甚多，则史所云知端州后复弃官者非也。又《漳南书事》云：“元丰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风终夜发，拔木坏庐室。”《新昌吟寄颖叔待制》云：“元祐丙寅冬，新昌有狂寇名探，其姓岑，厥初善巫咒”云云。按元丰五年至元祐元年丙寅，正合诗序所云“留漳南三年”之数。然则祥正被议下吏在元丰五年，而其得归也在元祐元年，而岑探构乱之事，史未及详。则亦漏书也。又《青山集》载《送蒋颖叔待制拜六路都领》诗云：“廊庙之材终大用，愿敷和气及岩幽。”

自注云：“予已乞骸，将归旧庐。”《再送颖叔》云：“云间骥尾终难附，梅子黄时公自归。”自注云：“公屡有佳句，见约同归。”复有《蒙诏许归绝句》二首。其《次韵林辨之长官送别之什》云：“牢落名声谗谤后，支离形影瘴氛馀。”

从来仕路谁为援，却返家园数自如。”以此数诗合之《续集浪士歌》之所自序，其再出一节，事迹始备。可以补本传之阙。惟史称祥正上书谏颂安石，反为安石所挤，坐是偃蹇以终。而《续集》内有《熙宁口号》五首，末云“百姓命悬三尺法，千秋谁恤两端情。近闻崇尚刑名学，陛下之心乃好生”云云。殊不似推荐安石者。《青山集》有《奠王荆公坟》三首云：“大手曾将元鼎调，龙沈鹤去事寥寥。”又云：“平昔偏蒙爱小诗，如今吟就谁复知”云云。又不似见排於安石者。其是非自相矛盾。盖述知己之感，所以自明依附之因；刺新法之非，所以隐报摈斥之憾。小人褊躁，忽合忽离，往往如是。不必以前后异词疑也。其诗好用仙佛语，或偶伤拉杂。而才气纵横，吐言天拔。史称其母梦李白而生。陆游《入蜀记》亦称祥正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为太白后身。又称青山太白祠以祥正侑食。盖因其诗格相近，从而附会。然亦足见其文章惊迈，时似青莲，故当时有此品目也。其人至不足道，而其集犹传，厥有由欤？考《东坡集》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首。王十朋《东坡集注》又有祥正《观东坡画雪有感》诗二首。《青山集》俱失载，而《续集》亦无之。疑不免有所散佚。然较比谢氏之本，则完备多矣。

△《画墁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舜民撰。舜民有《画墁录》，已著录。舜民为人忠厚质直，慷慨喜论事。叶梦得《岩下放言》称其尚气节而不为名。北宋人物中殆难多数。其初从高遵裕西征灵夏，无功而还。舜民作诗有“灵州城下千枝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之句。为转运判官李蔡所奏，谪监郴州酒税。

其后起为台官，浸至通显。而议论雄迈，气不少衰。崇宁初，又以谢表讥谤坐贬。

晁公武称其文豪纵有理致，最刻意於诗。晚作乐府百馀篇。自序云：“年逾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其自矜重如此。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有《书舜民集后》一篇，称世所歌《东坡南迁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又舜民《题庾楼》诗有“万里秋风吹鬓发，百年人事倚阑干”之句，世或载之《东坡集》中。盖由其笔意豪健，与苏轼相近，故后人不能辨别，往往误入轼集也。《文献通考》载舜民《画墁集》一百卷、《奏议》十卷。周紫芝谓政和七八年间，京师鬻书者忽印是集。售者至

填塞衢巷，事喧复禁如初。而南渡后又有临川雕本《浮休全集》。盖其著作在当日，极为世重。而自明以来，久佚不传。惟《永乐大典》尚间载之。计其篇什，虽不及什之一二。

然零玃断璧，倍觉可珍。谨蒐辑排比，釐为八卷，用存崖略。其《郴行录》乃谪监酒税时纪行之书，体例颇与欧阳修《于役志》相似。於山川古迹，往往足资考证。今亦并附集末焉。

△《陶山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陆佃撰。佃有《埤雅》，已著录。此集据《书录解题》本二十卷。岁久散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裒为十四卷。盖仅存十之七矣。佃本受学於王安石，故《埤雅》及《尔雅新义》（案《尔雅新义》久佚，今散见《永乐大典》中，讹脱断烂殆不可读。）多宗《字说》。然新法之议，独断断与安石争。后竟入元祐党籍。安石之没，佃在金陵，为文祭之，推崇颇过。然但叙师友渊源，而无一字及国政。元祐初，预修《神宗实录》，亦颇为安石讳。数与史官辨争，坐是外补。

然徽宗初召还复用，佃乃欲参用元祐旧人，复与时宰齟齬而罢。盖其初误从安石游，故牵於旧恩，文字之间，不能不有所假借。至於事关国计，则毅然不以私废公，亦可谓刚直有守者矣。佃既以新法忤安石，不复问以政事，惟以经术任之。

神宗命详定郊庙礼文，佃实主其议。今集中所载诸篇是也。其他文字，勘以史传所纪，亦皆相符。惟《元丰大裘议》，集称佃为集贤校理。史乃称同列皆侍从，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当为《宋史》之讹。又佃绍圣初落职知秦州，故到任谢表有“海陵善地，淮甸近州”语。史乃称知秦州，亦为字误。殆修《宋史》时其集已不甚显欤！佃所著有《礼象》诸书，当时以知礼名。集中若《元丰大裘议》诸篇，大抵宗王而黜郑。理有可通，不妨各伸其说。惟其中自出新意，穿凿附会者。

如以特牲馈食礼饔饔在西壁，主妇视饔饔於西堂下，为在庙外。引《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饔饔在庙门外之西堂下，今以《仪礼》考之，《燕礼》曰：“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大射仪》曰：“宾之弓矢与中筹丰皆止於东堂下。

宾之矢则以授矢人於西堂下。”《公食大夫礼》曰：“小臣东堂下。”《士丧礼》曰：“饔於东堂下。”《既夕礼》曰：“设楸於东堂下。”《少牢馈食礼》曰：“司宫溉豆筴勺爵觚觶几洗於东堂下。”凡此诸条，俱未有以东西堂为东西塾之堂者。《士冠礼》曰：“具馈于西塾。”《聘礼》曰：“宾者退负东塾而立。”

又曰：“擯者退负东塾。”又曰：“出门西面於东塾南。”《士丧礼》曰：“卜人及执爇者在塾西。”《士虞礼》曰：“七俎在西塾之西。”《特牲馈食礼》曰：“筮人取俎於西塾。”凡此诸条，俱未有称东西塾为东西堂者。又《士冠礼》曰：“適东壁。”《士昏礼》曰：“退適东壁。”亦无以为在庙门外者。佃之说殊为牵合。佃又谓北堂有北壁。考《大射仪》：“工人士与梓人升下自北阶。”注曰：“位在北堂下。”既有北阶，明知其无北壁。佃弗及考详，而轻诋贾疏，亦为未允。至谓“裼裘”之“裘”从“龙”，“龙衣为裘”，则又附和《字说》而为之。

尤无足深诘矣。方回《瀛奎律髓》称胡宿与佃诗格相似。宿诗传者稍多，佃诗则不概见。惟《诗林万选》载其《送人之润州》一首，《瀛奎律髓》载其《赠别吴兴太守中父学士》一首，《能改斋漫录》载其《韩子华挽诗》一联而已。今考《永乐大典》所载，篇什颇夥。大抵与宿并以七言近体见长，故回云然。厥后佃之孙游以诗鸣於南宋，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虽得法於茶山曾几，然亦喜作近体。家学渊源，殆亦有所自来矣。

△《倚松老人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饶节撰。节字德操，抚州人。尝为曾布客。后与布书论新法不合，乃祝发为浮屠。更名如璧，挂锡灵隐。晚主襄阳之天宁寺。尝作偈云：“闲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遂号倚松道人。集中诗大半为僧后所作。吕本中《紫微诗话》称其萧散似潘邠老。陆游《老学菴笔记》亦称为当时诗僧第一。《宋史艺文志》载《倚松集》十四卷。今止存抄本二卷，末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刊”一行。盖犹沿宋刻之旧。又今所传本与谢薖、韩驹二集行款相同。卷首标目下俱别题“江西诗派”四字，与他诗集不同。或即宋人所编《江西诗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内之三种。旧本残缺，后人析出单行欤？

△《长兴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沈括撰。括有《梦溪笔谈》，已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尝合沈辽、沈遘二集刻於括苍，题曰《吴兴三沈集》。此本卷末题“从事郎处州司理参军高布重校”一行。盖即括苍所刻本也。括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所作《笔谈》，於天文、算数、音律、医卜之术，皆能发明考证，洞悉源流。而在当时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学有根柢，所作亦宏赡淹雅，具有典则。

其四六表启，尤凝重不佻，有古作者之遗范。惜流传既久，篇帙脱佚。阙卷一至卷十二。又阙卷三十一。又阙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二十二卷。勘验诸本，亦皆相同。知断烂蠹蚀，已非一日。《宋文鉴》及《侯鯖录》诸书载括诗什颇多，而集中乃无一首。又史称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条上三十一事，皆报可

。其他建白甚众，而集中亦无《奏劄》一门。盖皆在阙卷之中矣。又案三沈之中以括集列遘集之后，实则行辈括为长。《书录解题》曰：“括於文通为叔（案文通，沈遘之字也），而年少於文通。世传文通常称括叔。今四朝史本传以为从弟者非也。

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进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周与文通墓，及文通弟辽志其伯父振之墓可考”云云。其辨证甚明。元修《宋史》，仍以括为遘之从弟，殊为乖误。今据陈氏之说，附正其失。用以见《宋史》疏舛，不足尽为典据焉。

△《西塘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郑侠撰。侠字介夫，福清人。治平四年进士。神宗时调光州司法参军，入京监安上门。以抗疏极论新法之害，发马递上《流民图》。复劾吕惠卿奸状。谪英州编管。徽宗初，除监潭州南岳庙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本二十卷。

明季重刊，叶向高更为删汰。存奏疏、杂文八卷，诗一卷。附本传、谥议、祠记等为一卷。具见向高所作序中。盖已刊除大半，非复宋本之旧。然如《景定建康志》载侠劾吕惠卿论西夏事，及上《君子小人事业图》诸疏，今俱不存。则向高之去取亦未为至当矣。王士禛《居易录》称其文似石介，而无其怒张叫呶之习。

古诗在白居易、孟郊之间。今观其集，良如所说，惜横遭芟薙，旧帙遂亡，竟不得而全见之。是则前明隆、万以来轻改古书之弊也。

△《云巢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沈辽撰。辽字叟达，钱塘人。遘之弟也。用兄任监寿州酒税。熙宁初为审官西院主簿。久之以太常寺奉礼郎摄华亭县。坐事流永州。更徙池州，筑室齐山，自号云巢，遂不复起。事迹具《宋史》本传。辽墓志称所著《云巢编》二十卷。

今此本乃宋高布载入《吴兴三沈集》者，所存只十卷。《文献通考》所载卷数亦同。殆布校刊之时，已有所合并欤？又集中《海天寥寥禾黍秋》一首，此本题曰《初闻鹤唳》。而徐硕《至元嘉禾志》乃作《题干山圆智寺》。又《门箴》一首，《至元嘉禾志》作《华亭县门箴》，且有跋语两行。均与此乖互不合。或当时尚有别本，故所据互有异同也。辽文章豪放奇丽，无尘俗齷齪之气，而尤长於歌诗。

王安石尝赠以“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之句。而安石子雱亦云“前日览佳作，渊明知不如”。皆以柴桑格调为比，其倾倒可谓甚至。然辽诗实主於生峭，与陶诗蹊迳颇不相类。观其生平，屡与黄庭坚酬和，而庭坚亦称其“能转古

语为我家物”。知为豫章之别派，非彭泽之支流矣。

△《景迂生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晁说之撰。说之有《儒言》，已著录。说之博极群籍，尤长经术。著书数十种，靖康中兵燹不存。其孙子健访辑遗文，编为一十二卷，又续广为二十卷。前三卷为奏议。四卷至九卷为诗。十卷为《易元星纪谱》。十一卷为《易规》十一篇，又《尧典》、《中气》、《中星》、《洪范》小传各一篇，诗序论四篇。

十二卷为《中庸》传及《读史》数篇。十三卷即《儒言》。十四卷为杂著。十五卷为书。十六卷为记。十七卷为序。十八卷为后记。十九、二十卷为传、墓表、志铭、祭文。其中辨证经史，多极精当。《星纪谱》乃取司马光《元历》、邵雍《元图》而合谱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盖潜虚之流也。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跂斯立墓志，景迂所撰，见《学易集》后。”此集无之，计其佚者多矣。此本当即陈氏所见，而讹误颇甚。《洪范》小传及十七卷序文内兼有脱简。又有别本，题曰《嵩山集》，所录诗文均与此本相合，讹阙之处亦同。

盖一书而两名，今附著於此，不复别存其目云。

△《鸡肋集》七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晁补之撰。补之字无咎，钜野人。元丰间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元祐中除校书郎。绍圣末落职，监信州酒税。大观中起知泗州，卒於官。后入元祐党籍。事迹具《宋史文苑传》。初，苏轼通判杭州，补之年甫十七。随父端友宰杭州之新城。轼见所作《钱塘七述》，大为称赏。由是知名。后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声价相埒。耒尝言：“补之自少为文，即能追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亦称：“余观《鸡肋集》，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今观其集，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诸体诗俱风骨高骞，一往俊迈。并驾於张、秦之间，亦未知孰为先后。世传苏门六君子。《文粹》仅录其文之体近程试者数十篇。

《避暑漫抄》仅称其《芳仪曲》一篇。皆不足以尽补之也。此本为明崇祯乙亥苏州顾凝远依宋版重刊。前有元祐九年补之自序，后有绍兴七年其弟谦之跋。序称“哀而藏之，谓之《鸡肋集》”。跋则称“宣和以前，世莫敢传。今所得者古赋、骚词四十有三，古律诗六百三十有二，表启、杂文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馆舍，迨今二十八年，始得编次为七十卷”云云。盖其稿为元祐中补之自葺。虽有集名，尚非定本。后谦之乃裒合编次，续成此帙。故中有元祐以后所作，与补之原序年月多不相应云。

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八

○别集类八△《乐圃馀稿》十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朱长文撰。长文有《吴郡图经续记》，已著录。长文著述甚富。所撰诗词、赋辨、表章、杂说凡一百卷。以所居名乐圃，故名之曰《乐圃集》。南渡以后，尽毁於兵。其从孙知汉阳军思哀集遗文，得诗百六十有三、记五、序六、启七、墓志五、杂文六。重为编次，类为十卷。又以墓铭、表传为《附录》一卷。鋟木以传。以非《乐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馀稿》。岁久版佚。藏书家递相传录，惟写本仅存。康熙壬辰，其裔孙岳寿即旧本重刊，复行於世。外附补遗诗一首、赞一首，则明嘉定陆嘉颖所掇拾增入也。稿中墓铭皆署其父公绰名，盖长文少时，代其父作。思从石刻录出，亦可见当时搜讨之勤矣。叶梦得《避暑录话》曰：“元丰间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义闻於乡里者二人。楚州徐积仲车，苏州朱长文伯原。”则长文在南北宋间，与徐积齐名。然积之学问主精研事理，长文之学问主博考古今；积之文章多怪伟骇俗，长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则各有不同云。

△《龙云集》三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弇撰。弇字伟明，安福人。元丰二年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初知峨眉县，改博士。元符改元，进《南郊大礼赋》，除秘书省正字，历实录院检讨。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名曰“龙云”者，《书录解题》谓“龙云，安福乡名，弇所居也”。其文不名一格，大都气体宏整，词致敷腴。周必大作是集序，谓其醺经饫史，吞吐百氏，为足继欧阳修之后，而上接韩文。则推许未免溢分。《宋史》本传称其文剗削瑕颡，卓诡不凡。庶几乎近其实矣。诗虽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异於庸音之足曲也。其集初刊於浦城，仅二十五卷。绍兴四年，其乡人罗良弼搜求别本，益以彭德源、曾如晦等所编，又得《宏词》、《时议》诸篇於郭明叔家。总六百三十一首，釐为三十二卷。后附志铭及良弼跋。岁久版佚。

明弘治中刘璋复序而重刊。吴之振撰《宋诗钞》，不及弇集。曹庭棟撰《宋诗存》，始补收之。盖传本较稀，故之振偶未见云。

△《云溪居士集》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华镇撰。镇字安仁，会稽人。元丰二年进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军事。镇原集本一百卷。又有《扬子法言训解》十卷、《书记》三卷、《会稽览古诗》一百三篇、《长短句》一卷、《会稽录》一卷，并附哀文一卷，通一百七十七卷。

绍兴十三年，其子初成哀集刊刻，曾表进於朝。又镇《上蔡枢密书》，自云“有所作《王制解》一篇”。而初成所为状跋，则不载是书。盖当时已散佚矣

。其集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宝庆《会稽续志》但称镇好学博古，尝著《会稽览古诗》一百三篇，不及其集。惟焦竑《经籍志》载《云溪居士集》一百卷，而其他著作亦均未载。近钱塘厉鹗编《宋诗纪事》，仅从地志之中抄得《会稽览古诗》九首。

知自明以来，是集无传本也。兹於《永乐大典》中掇辑詮次，釐为三十卷。虽未能顿还旧观，然原刻卷数，已得三之一矣。楼炤序其集曰：“精深典贍，迥丽逸发。”又曰：“介然自重，不轻以求人之知。其名之不昭也，固宜。”然观其学术，大抵以王安石为宗。且与蔡京、章惇辈赠答往来，干祈甚至。炤之所云，未必遽为公论。特幸不为京辈所汲引，故尚未丽名奸党，身败名裂耳。至其所为诗文，则才气丰蔚，词条畅达。虽不足与欧、曾、苏、黄比絜长短，而在元丰、元祐之际，亦褻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矣。

△《演山集》六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黄裳撰。裳字冕仲，南平人。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累官礼部尚书。《宋史》列传别有一黄裳，普城人。乾道五年进士。光宗时官至显谟阁待制。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集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国史经籍志》作“黄裳《兼山集》四十卷”。书名卷数俱不合，盖焦竑传录之误耳。裳，《宋史》无传，其行事不甚可考。《福建通志》称“政和、宣和间三舍法行。裳上书谓宜近不宜远，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贫。不如遵祖宗科举之制。人以为确论”。要亦伉直有守之士。故其诗文俱骨力坚劲，不为委靡之音。同时庄念祖《述方外志》乃谓“裳为紫薇天官九真人之一。因误校籍，堕人间”云云。说殊诞妄。盖以裳素喜道家玄秘之书，又自称紫元翁，往往爱作尘外语。故从而附会之耳。兹编为乾道初其季子玠裒辑，建昌军教授廖挺订其舛误，刻於军学。前有王说序，亦称其渊源六经，议论悉出於正云。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之仪撰。之仪字端叔，《宋史》称沧州无棣人。而吴芾作前集序，乃曰景城人。考《元丰九域志》，熙宁六年省景城入乐寿，则当为乐寿人。史殆因沧州景城郡横海军节度治平九年尝由清池徙治无棣，遂误以景城即无棣也。陈氏《书录解题》据所题郡望，称为赵郡人，益失之矣。之仪元丰中举进士。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监内香药库。以尝从苏轼幕府，为御史石豫劾罢。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坐草范纯仁遗表过於鲠直，忤蔡京意，编管太平。

是编《前集》五十卷，为乾道丁亥吴芾所辑，并为之序。姑溪居士，之仪南迁后自号，因以名其集也。《后集》二十卷，不知谁编。然《文献通考》已著录

，则亦出宋人手矣。之仪在元祐、熙宁间，文章与张耒、秦观相上下。王明清《挥麈后录》称其尺牍最工。然他作亦皆神锋俊逸，往往具苏轼之一体。盖气类渐染，与之化也。其诗名稍不及黄、陈。论者因苏轼题其诗后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句，遂以为讽其过於僻涩。今观集中诸诗，虽魄力雄厚，不足敌轼；然大抵轩豁磊落，实无郊、岛钩棘艰苦之状。注家所论，附会其词，非轼本意矣。

△《滴水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复撰。复字履中。先世家开封祥符，以其父官关右，遂为长安人。登元丰二年进士。历官熙河转运使，终於中大夫集贤殿修撰。其事迹不见於《宋史》。

洪迈《容斋随笔》载其於蔡京、邢恕谋用战车、战舰一事，上疏排诋，甚为切直。

而恨史传之不能详尽。《朱子语录》亦曰：“闽人李复（案复非闽人，此句或传写之误。）及识横渠先生。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博记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间有《论孟子养气》，谓‘动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无忧无惧，其气岂不充乎！舍是则明有人非，幽有鬼责，自歉於中，气为之丧矣’。此语虽疏，却得其大旨。近世诸儒之论，多似过高，流於老、庄而不知，不若此说之为得也。”今观是集，如谓扬雄不知道，谓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复古，皆确然中理。其他持论，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称一条。又久居兵间，娴习戎事，故所上奏议，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时弊，亦不止洪迈所称二疏。至其考证今古，贯穿博洽，於易象、算术、五行律吕之学无不剖析精微，具有本末，尤非空谈者所可及。在宋儒之中，可谓有体有用者矣。集本四十卷，乾道间尝刻於饶郡，即朱子所谓信州本也。后散佚无存，谈宋文者多不能举其名氏。今从《永乐大典》裒辑编缀，釐为一十六卷，著之於录。既以发潜德之幽光，且以补史传之阙略焉。

△《学易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跂撰。跂字斯立，东光人，家於东平。尚书右仆射摯之子也。《宋史》附见摯传。称其能文章，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以寿终，而不详著其仕履。

惟晁说之作跂墓志称：“跂登元丰二年进士。初选亳州教授。元祐初除曹州州学教授，以雄州防御推官知江州彭泽县。其后改管城、蕲水，所至有政声。复主管成都府永宁观。政和末以朝奉郎卒。”所叙生平梗概，颇为详悉。说之又称跂晚作学易堂，乡人称为学易先生。其集名盖取诸此也。绍圣初，摯以党籍窜新州，卒於谪所。建中靖国初，跂伏阙籥冤，得复官昭雪，世称其孝。吕本

中《紫微诗话》称：“跂初登科，就亳州，见刘攽所称引，皆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读书。厥后与孙复、石介名相埒。”盖其行谊学问，均不愧於古人。所作古文，类简劲有法度。诗则多似陈师道体。虽时露生拗，要自落落无凡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殆以摯为朔党，门户不同欤！然淳熙中吕祖谦奉诏修《文鉴》，多取跂作。其辨冤时《上执政启》所云“晚岁离骚，魂竟招於异域。平生精爽，梦犹托於古人”者，吕本中《诗话》及王铨《四六话》亦俱极推其隶事之工。即以文章而论，亦北宋末年卓然一作者矣。其集原本二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最初李相之得於跂甥蔡瞻明。绍兴中洪迈传於长乐官舍。后施元之刻版行世。《宣防宫赋》、《学易堂记》世尤传诵。今元之旧刻，久无传本。惟《永乐大典》载跂诗文颇多。虽未免有所脱佚，而掇拾排次，尚可得什之六七。谨依类编订，共录为十有二卷。今恭承圣训，於刊刻时削去青词，以归雅正。其《同天节道场疏》、《管城县修狱道场疏》、《供给看经疏》、《北山塑像疏》、《灵泉修告疏》、《仁钦升坐疏》、《请崇宁长老疏》以及为其父母舅氏修斋诸疏，皆迹涉异端，与青词相类，亦概为削除。重加编次，釐为八卷，用昭鉴古斥邪之训，垂万世立言之准焉。

△《道乡集》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邹浩撰。浩字志完，常州晋陵人。元丰五年进士。官终直龙图阁，赠宝文阁学士。谥曰忠。事迹具《宋史》本传。此集乃其子柄栩所辑。凡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李纲尝为之序，此本失载。《东都事略》载浩集三十卷。疑此亦后人所分也。浩於元符二年以上疏谏立刘后编管新州。当时已焚毁其稿。徽宗初，蔡京重治浩罪，求其疏不得，仍伪作浩疏宣示之。今集中具载原疏，盖自《徽宗实录》浩传中采出者。又集载疏共四首，而李焘《长编》内尚有元符元年《论执政大臣不和》一疏，不见集中。又论章惇凡四疏，集亦只载其三。而《高俅转官》一制乃存而不删。盖编类之时，蒐采未备，去取亦未尽当也。柄等镂版，宋末已毁。明成化间其裔孙邹量始得内阁抄本。万历中钱塘令邹忠允亦浩之裔，乃再刊行之。王士禛《居易录》称其古诗似白居易，律诗似刘梦得。又称其受学程门，而特嗜禅理，诗文多宗门语。其《括苍易传序》，服膺荆舒之学，亦驳而不醇。

夫浩之大节，可谓不愧师门矣。语言文字，小小异同，未足为累，盖所学在此不在彼也。以是吹求，是亦不揣其本矣。

△《游廬山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阳人。元丰五年进士。建中靖国初，历官监察御史。宣和初，终於知濠州。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杨时《龟山集》有酢墓志铭，称所著有《中庸义》一卷、《易说》一卷、《诗二南义》一卷、《论语》、

《孟子》杂解各一卷、《文集》十卷。年谱称其“年二十九，录明道先生语。年四十一，录伊川先生语。年四十六，作《论孟杂解》、《中庸义》。年四十七，作《易说》、《诗二南义》”。而不言文集，盖本各为书也。此本首以《论语杂解》、《中庸义》、《孟子杂解》为一卷。次《易说》、《诗二南义》为一卷。次《师语》、《师训》为一卷。次以文七篇、诗十三首，附以墓志、年谱为一卷。又《中庸义》后有《拾遗》。《孟子杂解》仅八条。《诗二南义》仅二条。盖后人掇拾重编，不但非其原本，且并非完书矣。《春日山行》诗中有“风咏舞雩正此日，雪飘伊洛是何年”之句。自用程门立雪故实，似亦不类酢作。以其为宋儒遗书，别无他本，姑录之以备一家焉。

△《西台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毕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郑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孙。与兄仲衍同举进士。历仕州县。元祐初召试学士院，除集贤校理，累迁吏部郎中。后入元祐党籍，终於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鸿庆宫。《宋史》附载入士安传末，叙其事迹颇详。

厉鹗《宋诗纪事》以为士安子者，误也。《东都事略》但称仲游有集行世，不详卷数。《宋史艺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读书志》则称《西台集》二十卷。

所纪卷目，多寡互殊，传本亦久绝於世。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搜辑排比，诗文诸体俱全。似已鲜所遗阙，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数。然《宋志》荒谬，多不可凭。

疑“五”字为传写之误。谨仍依《读书志》釐为二十卷，亦几几乎还其旧矣。仲游少负隽名，其试馆职时所与同策问者，乃黄庭坚、张耒、晁补之诸人，而苏轼独异所作，擢为第一。他日又举以自代，且称其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议论有馀。原状具见东坡集中。今观其著作，大都雄伟博辨，有珠泉万斛之致。

於轼文轨辙最近。针芥之契，殆由於此。其间如《正统》、《封建》、《郡县》诸议，虽不免稍失之偏驳；而其他论事之作，类皆明白详尽，切中情理，不为浮夸诞谩之谈。盖其学问既有根柢，所从游者如富弼、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范纯粹、刘摯辈，又皆一时名德。渐渍薰陶，故发为文章，具有典则。集中《上苏学士书》，称其“知畏於口，未畏於文”，深戒其以文字贾祸。又《上司马温公书》，称其“欲废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惧其祸之犹在”。其后悉如所虑。

是其深识远计，尤不可及，固非独文辞之工矣。又《永乐大典》有《毕仲衍上编次官制卷目劄子》一道，亦题作《西台集》。考《宋史》载仲衍为官制局检

讨，文字千万计，损益删补，曲尽其当。或由仲衍无集，故附入仲游集中欤！今亦并存以备考证。至《开启疏》、《乐词》诸篇，非文章之正体。今以原集所有，姑录存之。而刊本则概从删削焉。

△《乐静集》三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济南人。考昭玘籍本钜野，殆尝自署济阴，而史遂误济南也。元祐中擢进士第。历官提点永兴、京西、京东刑狱。坐元符党夺官。徽宗立，召为右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出知沧州。崇宁初编入党籍。绍兴初追复直徽猷阁。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昭玘坐废以后，居闲十五年。自号乐静先生。寓意法书图画，贮以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侯为昭玘校试所举士。及蒙执政、感旧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秘阁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自进如是。故其胸度夷旷，发为文章，皆光明俊伟，无依阿澹涩之态，亦无嚣呼愤戾之气。又早为苏轼所知，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之末，翹然为一作者。当时与晁补之齐名，固不虚也。其集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晁、陈二家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叶盛《菴竹堂书目》有之，而无卷数。

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三十卷。此本凡诗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记一卷、传序一卷、杂文二卷、书二卷、表三卷、启状七卷、疏一卷、青词疏文一卷、僧疏一卷、进卷二卷、试馆职策一卷、碑志行状三卷，与焦竑志合。盖即竑所见之本也。

△《北湖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则礼撰。则礼字子副，富川人。以父御史中复荫入仕。官至直秘阁，知虢州。晚居豫章，自号北湖居士。其事迹略见陈振孙《书录解题》，而不甚详备。

今考集中所与唱和者，若唐庚、韩驹、曾纁、陈师道诸人，皆一时名士。其《李长者像序》署衔，则尝为军器监主簿。又《续百忧集行》有“畴昔罪臣投荆州”之句，盖中间曾以事贬谪也。又《永乐大典》载有韩驹《北湖集序》，题宣和壬寅，而中称“则礼卒於虢州之后一年，其子垆缀辑诗文”云云。则当终於宣和辛丑。杨万里《诚斋诗话》乃称尤袤赏其二绝句。其一有“华馆相望总使星，长淮南北已休兵”句，乃似高宗时语，岂万里偶传讹乎？驹序称垆所编集为三十卷。

《书录解题》则作《北湖集》十卷、长短句一卷。世久无传，未详孰是。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裒辑编缀，尚得诗三百馀首、长短句二十馀首、杂文三十馀首。谨校正讹舛，釐为五卷。则礼诗格峭拔，力求推陈出新。虽间涉於颓唐，而逸趣环生，正复不烦绳削。近体好为生拗，笔力纵横，愈臻道上。杂文虽

寥寥数首，而法律严密，具有典型。观所作《欧阳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经抄序》，知其於古文一脉具有渊源。宜其折矩周规，动符轨度。固非渡江以后讲学家支离冗漫之体所得而比并矣。

△《溪堂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谢逸撰。逸字无逸，临川人。屡举不第。然以诗文名一时。吕本中作《江西诗派》，列黄庭坚而下凡二十五人，逸与弟邁并与焉。本中尝称逸才力富赡，不减康乐。刘克庄作《江西诗派序》，则谓逸轻快有馀而欠工緻，颇以本中之言为失实。今观其诗，虽稍近寒瘦，然风格隽拔，时露清新。上方黄、陈则不足，下比江湖诗派则飒飒乎雅音矣。且克庄序中又称：“宣政间有岐路可进身。

韩子苍诸人或自鬻其技至贵显。二谢乃老死布衣，其高节为不可及。”而本中《东莱诗话》亦载汪华赠逸诗云：“但得丹霞访庞老，何须狗监荐相如。新年更励於陵节，妻子同鉏五亩蔬。”则知当时兼以人品重之，不独以其诗也。考江西派中有集者二十四人。逸所著文集二十卷、诗集五卷、补遗二卷、诗馀一卷，尤称繁富。今自黄、陈、吕、晁诸家外，惟韩驹《陵阳集》及邁之《竹友集》犹有写本。逸集已久佚无传。故王士禛跋《竹友集》，以未见逸集为歉。近时厉鹗撰《宋诗纪事》，蒐罗极广，所采逸诗亦止十馀首。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裒集缀辑，尚得诗文数百篇。中间如《冷斋夜话》所载“贪夫蚁旋磨，冷官鱼上竿”句。又《豫章诗话》所引逸《蝴蝶》诗“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江天春暖晚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等句。虽皆已失其全篇。然其存者，诗词约什之七八，文亦约什之四五。已可略见其大概。谨订正讹舛，釐为十卷。庶考江西诗派者，犹得以备一家焉。

△《竹友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谢邁撰。邁字幼槃，临川人。《宋史艺文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邁《竹友集》俱作十卷。而世所行本止四卷，又有诗无文。盖流传仅存，已多阙佚。此本乃明谢肇淛从内府钞出。凡古诗四卷、律诗三卷、杂文三卷。与宋时卷数相合，盖犹旧本。卷末有绍兴壬申抚州州学教授建康苗昌言题识，称“二谢文集合三卷，邦之学士欲刊之而未能。朝议大夫赵士鹏来守是邦，始命勒其书於学宫，以称邦人之美意。”详其词气，盖与谢逸《溪堂集》同时授梓，故吕本中原跋亦总二集而言之也。本中称邁诗似谢玄晖，不免誉之太过。刘克庄《诗话》则谓邁视逸差苦思，而合玄晖者亦少。王士禛《居易录》又谓邁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沈雄刚健之气，去之尚远。所评鹭俱为不诬。士禛又极称其《颜鲁公祠堂》、《十八学士图》诸长歌及“寻山红叶半旬雨，过我黄花三径秋”二句、《靡靡江蓠只唤愁》一诗。持论亦属允当。至所称“授挈

蕉叶展新绿，从臾榴花开晚红。瘦藤拄下万峰顶，老鹤来归千岁巢”，则殊不尽邁所长。盖一时兴到之言，非笃论也。

△《日涉园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彭撰。彭字商老，南康军建昌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以为公择之从孙。王明清《挥麈录》谓李定仲求以不得预苏舜钦赛神会兴大狱，彭即其孙也。二说未知孰是。《宋史》不为立传，其行履亦不可考。赵彦卫《云麓漫钞》载：“吕居仁《江西诗派图》，录自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彭名在第十五，居韩驹之亚。”

则彭本文章之士，故事迹不见於史也。其集《书录解题》作十卷，世久无传。今检《永乐大典》，所载彭诗颇多。抄撮编次，共得七百二十馀首，诸体咸备。谨校定讹谬，仍釐为十卷，以还其旧。集中所与酬倡者，如苏轼、张耒、刘羲仲等，皆一代胜流。故其诗具有轨度，无南宋人粗獷之态。吕居仁称其诗文富贍宏博，非后生容易可到。刘克庄《后村诗话》亦称其博览强记，而独惜其诗体拘狭少变化。今观所作，克庄所论为近之。然边幅未宏，而锤炼精研，时多警策，颇见磨淬之功。在江西派中，与谢逸、洪朋诸人足相颉颃，终非江湖末派所能及也。

△《灌园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南公撰。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文苑传》称其於书无所不读，於文不肯綴辑陈言。熙宁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案熙宁中科举所用乃王安石《三经新义》及《字说》，非马融、王肃、许慎之学，此语殊为乖妄，《宋史》荒陋此亦一端，谨附纠其谬於此），剽掠临摹。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闈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元祐初，立十科荐士。中书舍人曾肇上疏，荐其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堪充师表。廷议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南公欲修《三国志》，名其斋曰袞斧。将成而南公卒，书亦不传。惟其子郁编次遗文为三十卷。然刊版久佚，流传遂绝。仅存抄本《吕次儒集》一卷，惟录《麻姑山诗》二十四首、《福山诗》一首及《钱邓州不烧纸车强颂》、《义鹰志》、《龙母墓》三篇。盖后人从《宋文鉴》及《麻姑山志》抄撮而成，十不存一。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辑薈萃，篇帙尚夥。谨依类排次，釐为二十卷。虽不必尽符原数，视世所传本则赅备多矣。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自言“於庄、列、六经、百家、十八代史因文见道，沈酣而演绎之。私心自许，谓文学之事虽使圣人复生，不得废吾所是。惟当勒成一家，俟之百世”。又曰：“尧、舜以来，扬、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必若黄河、泰山，峻厚高简，浑灏奔注，与天地齐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

以究心。”今读其集，虽所言不无过夸，然其覃精殚思，以力追秦、汉，要亦毅然不惑於俗学者也。

△《庆湖遗老集》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贺铸撰。铸字方回，卫州人。唐谏议大夫知章之后。玄宗时，知章致政，诏赐镜湖。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谓庆湖以王子庆忌得名，后讹为镜，故铸自号庆湖遗老。初以婚於宗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李清臣奏换通直郎，通判泗州、太平州，卒。事迹载《宋史文苑传》。其诗自元祐己卯以前凡九卷，自制序文，是为《前集》。己卯以后者为《后集》。合前后集共二十卷，同时程俱为之序。

今《后集》已佚，惟《前集》仅存。铸子^{木廩}跋，称《后集》经兵火散失，则南宋已无完本。故《书录解题》所载卷数与今本同也。方回作《瀛奎律髓》，称铸每诗题下必详注作诗年月，与其人之里居姓氏。今观此本，与回所说相符。盖犹旧刻之未经删窜者矣。铸以填词名家，世传其《青玉案》词“梅子黄时雨”句，有“贺梅子”之称。然其诗亦工緻修洁，时有逸气。格虽不高，而无宋人悍獷之习。《苕溪渔隐丛话》称其以《望夫石》诗得名。《诗人玉屑》称王安石赏其《定林寺绝句》。王直方《诗话》载铸论诗之言曰：“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邻於怪僻。题咏不窘於物义，叙事不病於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於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案此段以叶韵成文。）观其所作，虽不尽如其所论，要亦不甚愧其言也。陆游《老学菴笔记》曰：“贺方回状貌奇丑，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工长短句也。”今其文则不可睹矣。

△《摘文堂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慕容彦逢撰。彦逢字淑遇，宜兴人。元祐三年进士。调铜陵主簿。复中词科，迁淮南节度推官。崇宁元年除秘书省校书郎，历官刑部尚书。卒谥文定。

《宋史》不为立传。其生平行履仅见《永乐大典》所载墓志中。志称所著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内制十卷、奏议五卷、讲解五卷，藏於家。合计之，当为六十卷。而《宋史艺文志》载有《慕容彦逢集》三十卷，其目与志颇不合。今按彦逢孙纶原序，称因兵火散失，纶搜访所得，分为三十卷。命工镂版，目以《摘文堂集》。则是集乃纶所重编，《宋史》据以著录。故与墓志互异也。彦逢才藻富赡，当绍圣初设宏词科，实首中其选。后受知徽宗，列禁近官侍从者十有五年。

一时典册，多出其手。今集中存者尚几数百篇，其荣遇不为不至，而检核所作，希睹说言。惟多以献媚贡谀，荧惑主听。如以刑部狱空及天下奏案断绝具劄称贺，至三四上。殊可嗤鄙。又如理会居养院、学校诸劄子，亦皆希庙堂意旨

所尚，曲加文饰。吕祖谦辑《宋文鉴》，不录彦逢一篇。其摈斥之意当由於此。特因其没於政和七年，时事尚未溃裂，故不至附会童、蔡，以成其恶名耳。然其文章雅丽，制词典重温厚，尤为得体。就文论文，固亦未可竟废也。谨据《永乐大典》所载，分类裒辑，釐为诗二卷、杂文十三卷，而以谥议、墓志铭别为一卷附之。庶读者犹得以考见崖略焉。

△《襄陵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许翰撰。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元祐三年进士。徽宗、钦宗时再为给事中，擢同知枢密院。以议论不合去。高宗即位，召为尚书右丞，兼权门下侍郎。复乞宫祠以归。事迹具《宋史》本传。据蔡绦《铁围山丛谈》所载，绦与翰盖最相契。然史称翰於宣和间即奏记蔡京，为百姓困弊，起为盗贼，天下有危亡之忧，愿罢云中之师，修边保境。时不能用。其后燕山之役，卒以召衅。论者谓其有曲突徙薪之谋。其《谏种师道不当罢疏》，至三四上，亦深得救时要领。至南渡后入践政府，极论黄潜善奸邪，而力言李纲忠义可用，致为宵小齟齬去位。生平正直之节，终始不挠。今所上章奏，具在集中。其劲气凛然，犹可想见。然则绦所记录，亦如其《西清诗话》依附苏、黄以求名耳，不足为翰累也。翰所著有《论语解》、《春秋传》诸书，盖颇究心於经术。故发为文章，具有源本。惟《论配享》劄子一通，称扬雄与孟子异世同功，请以配食孔子庙廷，位次孟子。

其说颇为诬谬耳。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襄陵集》二十四卷。其本久佚。今据《永乐大典》所载，采辑编次，釐为十二卷。其奏疏为《永乐大典》所原阙者，则别据《历代名臣奏议》补入。庶直言谏论，犹得以考见其什一云。

△《东堂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毛滂撰。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员外郎，知秀州。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滂《东堂集》六卷、诗四卷、书简一卷、乐府二卷。滂尝知武康县，县有东堂，故以名其集也。初，元祐中苏轼守杭州，滂为法曹，秩满去。已行抵富阳，轼闻有歌其《惜分飞》词者，折简追还，留连数月。由此知名。然其后乃出蔡氏兄弟之门。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蔡京柄政时，滂上一词甚伟丽，因骤得进用。王明清《挥麈后录》又载滂为曾布所赏，擢置馆阁。布南迁，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卞镇润州，与滂俱临川王氏婿，滂倾心事之。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卞赋诗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滂和呈云：“贪恋恩波未肯飞。”卞妻笑曰：“岂非適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乎？”滂大惭云云。是其素行儇薄。反覆不常，至为妇人女子所讥，人品殊不足重。即集中所载酬答之文，亦多涉请谒干祈，不免脂韦澳涩之态。故陈振孙谓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盖亦因其人而少之。

然平情而论，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文亦大气盘礴，汪洋恣肆，与李廌足以对垒。在北宋之末，要足以自成一家，固未可竟置之不议也。谨从《永乐大典》蒐采裒辑，釐为诗四卷、文六卷，仍还其十卷之旧。其书简即附入文集，不复别编。至所作《东堂词》，则毛晋已刊入《六十家词》中，世多有其本。今亦别著於录焉。

△《浮沚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出知乐清县。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为太学博士，以亲老归，教授其乡。再入为馆职，复出作县。乡人至今称周博士，盖相沿称其初授之官也。振孙载《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后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载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后两集之数，而又别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万历温州府志》又称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参错不符。考振孙之祖母，即行己之第三女。振孙所记，当必不误。

《宋史》及《温州志》均传说也。行己早从伊川程子游，传其绪论，实开永嘉学派之先。集中有《上宰相书》云：“少慕存心养性之说，於周、孔、佛、老无所不求，而未尝有意於进取。”又有《上祭酒书》云：“十五学属文。十七补太学诸生，学科举。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於是学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观所自叙，其生平学问梗概，可以略见。则发为文章，明白淳实，粹然为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觏、李之仪、左誉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鲁直学士》一诗，称“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

於苏轼亦极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故耳濡目染，诗文亦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矣。集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蒐罗排比，共得八卷。较之原编，十几得五，尚足见其大凡也。

△《刘给事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安上撰。安上字元礼，永嘉人。绍圣四年进士丙科。由钱塘尉历擢殿中侍御史。疏劾蔡京，不报。复与石公弼等廷论之。坐是浮沈外郡者十六年。晚知舒州，乞祠得提举鸿庆宫。靖康元年致仕。建炎二年卒於家。据薛嘉言作安上行状，称其有诗五百首、制诰杂文三十卷，篇帙颇富。然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刘安上集实止五卷。与此本相合。盖兵毁之馀，后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艺文志》作四卷，则当由刊本舛讹，以五为四耳。自明以来流传甚鲜。朱彝尊自颍州刘体仁家借抄，仅得其半。后得福州林佶抄本，始足成之。其诗酝酿未深，而格意在中、晚唐间，颇见风致。文笔亦修洁自好，无粗獷拉杂之习。盖不惟风节足重，即文章亦不在元祐诸人后矣。

△《刘左史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安节撰。安节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进士。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饶州。迁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编。前有留元刚序，标题虽称《刘左史集》，而其文始终以周孚、刘安上与安节并称，谓之“三先生”。又只言其气节，而无一字及文集。莫之详也。其编次颇无法。首以奏议，次以表，次以疏状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状，则为失伦。又次以应酬诸启冠墓铭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词冠经义、论策之前，则颠倒尤甚。终以《渔樵问对》，其名与世传邵子书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读书志》曰：“《渔樵问对》一卷，皇朝邵雍撰。（案此为《读书志》之原文，故仍其旧称，谨附识於此。）

设为问答，以论阴阳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奥。邵氏言其祖之书也。当考”云云。

则《渔樵问对》有谓出自邵子者，有谓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节所撰。不知何人编入集中。然以《太极图》归鹤林寺僧寿涯，以《先天图》归华山道士陈抟，儒者皆断断争之。以此书归於安节，而儒者未尝驳其非。或亦疑以传疑欤？安节出伊川程子之门。其生平略见卷末附录《上蔡语录》三则及许景衡所作祭文墓志中。

其文章亦明白质实，不失为儒者之言。经义尤明白条畅。盖当时太学之程式，后来八比之权輿也。凡《周礼》十一篇、《论语》三篇、《孟子》二篇、《中庸》一篇。其《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中，盖缮写偶失其次。《周礼》第四篇前阙四行。以文义考之，其题当为《时见曰会》。其佚文三行，则不可复补矣。

△《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鼎臣撰。鼎臣字承之，卫城人。自号苇溪翁。元祐间进士。绍圣中登宏词科。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邓州。召为太府卿。其集见於《宋史艺文志》者四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孙纲立刊於复州。本百二十卷，刊至四十卷而代去，遂止。”是在当时版行者已非完本。刘克庄《后村诗话》又云：“《竹隐集》十一卷，多其旧作。暮年诗无枣本。所纪卷目多寡颇不合。”疑克庄所称十一卷者，乃专指其诗而言也。鼎臣，《宋史》无传，其家世无可考。独集中有缴进其父元祐末所上河议奏状一首。今考《宋史河渠志》，元祐、绍圣间，水官建议回河，独转运使赵偁不以为然，力主北流之议。疏凡数上，言皆切直。

与鼎臣奏状相合。是鼎臣即偁之子，渊源有自。其后尝往来大名、真定间，与苏轼、王安石诸人交好，相与酬和。故所作具有门径，能力追古人。刘克庄称

其诗，谓材气飘逸，记问精博。警句巧对，殆天造地设，略不戟人喉舌，费人心目。推挹甚至。今克庄所摘诸句，已多佚其全篇。而即所存诸诗观之，工巧流丽，其才实未易及。克庄之言，故非溢美。至其杂文，刻意研练，古雅可观，亦非俭陋者所能望其项背。惜原集久经失传。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蒐采汇辑，勒成二十卷。诸体具备，蔚然可观。虽未能齐轨苏、黄，然比於唐庚、晁补之诸人，则不啻骖之有靳矣。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唐庚撰。庚有《三国杂事》，已著录。《读书志》、《书录解题》均载《唐子西集》二十卷。《宋史》庚本传亦同。《文献通考》则作十卷。此本乃明崇祯庚辰福州徐〈火勃〉从何楷家钞传。国朝雍正乙巳，归安汪亮采所校刊。凡诗十卷、文十二卷。文末缀以《三国杂事》二卷，共二十四卷。前有郑总、吕荣义及庚弟庾三序，俱作於宣和四年。又庚子文若书后，作於绍兴二十九年。总序但云太学诸生所录，鬻书家所刊。荣义序亦言非完本。庾序则称比见京师刊行者，止载岭外所述，因并取其少年时所作，随卷附之。与文若书后均不言其卷数。惟绍兴二十一年郑康佐序，乃称初於鹅城得文四十五首、诗赋一百八十五首。续得闽本文十二首、诗赋一百十有一首。又续得蜀本文一百四十二首、诗赋三百有十首。

属教授王维则校讎，勒为二十二卷，刻版摹之。则此本实郑氏所刊。晁、陈诸目所著录者，殆即所谓闽本、蜀本，故卷数不同欤！强行父作《唐子西文录序》，称《次韵冬日旅舍》及《留别》二诗，集者逸之。而二诗今在集中。信当时非一本矣。又汪亮采序称其论三国事，虽别为撰著，亦史所称精密之一。则《三国杂事》二卷为亮采所增入。故又与二十二卷之数不符也。《书录解题》称其文长於议论，所著名治、存旧、正友、议赏诸论皆精确。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文献通考》引刘夷叔之言，亦谓其善学东坡。今考庚与苏轼皆眉州人，又先后谪居惠州。

宜於乡前辈多所称述。而集中诗文，自《闻东坡贬惠州》一首，及《送王观复序》“从苏子於湘南”一句外，馀无一字及轼。而诗中深著微词，序中亦颇示不满。

又《上蔡司空书》，举近代能文之士，但称欧阳修、尹洙、王回而不及轼。又《读巢元修传》一篇，言苏辙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似庚於轼、辙兄弟颇有所憾。殆负其才气，欲起而角立争雄，非肯步趋苏氏者。二刘所言，未详考也。其诗刻意锻炼，而不失气格。刘夷叔称其“工於属对，缘此遂无古意”。

（案此语见《文献通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则称其佳句不可胜举。黄彻《溪诗话》则称其巧於用事。三家之评，各明一义，而均得其实。至於《白鹭诗》之“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词意浅露，而《鹤林玉露》称之。

《湖上诗》之“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墮於恶趣，而《诗话类编》称之。

。则舍所长而誉所短矣。集中有《别永叔》诗一篇。考欧阳修没於熙宁六年壬子。

《宋史》称庚谪惠州，遇赦北归，卒於道，年五十一。据集中《黎氏权厝铭》，其北归在政和丁酉。上距熙宁壬子凡四十六年。是修卒之时，庚方五六岁，断不相及。或他人之作误入，抑别有字永叔者，如《疟疾示圣俞》诗，乃其甥郭圣俞而非梅尧臣也。疑以传疑，亦姑仍原本录之焉。

△《洪龟父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朋撰。龟父，朋字也。南昌人。黄庭坚之甥。两举进士不第。年仅三十八而卒。故事迹不传。然其诗则最为当代所推重。《豫章续志》载黄庭坚之言曰：“龟父笔力扛鼎，他日不患无文章垂世。”及其没也，同郡黄君著哀其诗百篇为集。庭坚在宜州，见其本，又称为篇篇可传。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所列凡二十五人。首陈师道，次潘大临，次谢逸，次即及朋。《紫微诗话》又盛推其《写韵轩》诗。王直方《诗话》亦称其“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鹏背”句。刘克庄《后村诗话》复称其《游梅仙观》诗，能以直节期乃弟。且称龟父警句，往往为前人所未道，惜不多见云云。则朋虽终於布衣，其名在宋代且居三洪上矣。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朋集一卷，久无传本。故厉鹗作《宋诗纪事》，仅从《宋文鉴》、《声画集》诸书摭得遗诗数篇。即《江湖小集》所载，亦未为完备。今采掇《永乐大典》，分体排比，釐为上、下二卷。虽王直方、刘克庄所称诸名句今悉不见全篇，未免尚有佚脱。然核黄氏所编仅一百首，今乃得一百七十八首。陈氏所载仅一卷，今乃溢为二卷。疑《永乐大典》所据之本，别经后人缀缉，续有所增。约略大凡，其所阙谅亦无几矣。

△《跨鼈集》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新撰。晁公武《读书志》曰：“李新字元应，仙井人。早登进士第。刘涇尝荐於苏轼，命赋墨竹。口占一绝立就。元符末上书夺官，谪置遂州，流落终身。”今考集中《上李承旨书》，称“某叨冒元祐第”。《吊安康郡君词序》称“解褐通籍，在元祐庚午”。与公武早登进士之说合。《上皇帝万言书》首称“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兴元府南郑县丞李新”云云。《上吴户部书》称“庚辰之初”云云。元符纪元凡三年，止於庚辰。与公武元符末上书之说合。《谢

循资启》称“妄投北阙之书，久作南冠之紮”。与公武谪置之说亦合。惟《冯隐士碑阴文》称“崇宁二年跨鼈居士以言抵罪，羈於武信”。《遗爱碑记》亦称“崇宁初入遂宁境”。则其谪置在上书后三年。又《与冯德夫手简》称“归来山谷几半岁，时时掖老母登高，指烟云明灭处，正前日羈管所”。则未尝终於谪置。《再与泸南安抚手简》称“祇役新疆，苟摄支邑”。《上郑枢相书》称“陆沈州县三十许年，始以城役改官”。其他转资到任诸谢启，虽不能定在何时，而《更生阁记》称“宣和癸卯八月误恩二郡”，复有《谢茂州到任启》，正在是岁。则新斥废以后，仍官至丞倅，亦未尝流落终身。均与公武所记不合，岂宋人重内而轻外，不挂朝籍，即谓之流落耶？新受知苏轼，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书，词极切直。

然一经挫折，即顿改初心。作《三瑞堂记》以颂蔡京。《上王右丞书》以颂王安石。《上吴户部书》至自咎“前日所言，得疾迷罔，谓白为黑”。其操守殊不足道。且所作《韩长孺论》，讥其马邑之役，沮前日之议，败今日之功，所以阴解灭辽之失也。作《武侯论》，谓其当结魏以图存，所以阴解和金之辱也。无非趋附新局，以冀迁除。公武但记其上书得罪，而不详其后事，亦未免考之未审也。

惟其诗气格开朗，无南渡后啁嘶之音。其文序记诸篇，忽排忽散，虽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迈可诵。在北宋末年，可以称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废之矣。集本五十卷。今散见《永乐大典》者，裒合编次，尚得三十卷。集中《更生阁记》，述政和丁酉剿茂州叛羌旺烈事，所述宋兵怯弱之状，殆可笑噓。核其地理，即今之金川土司。而诸书言蜀事者，未尝举是篇，则是集亦罕覩之笈矣。

△《忠愍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若水撰。若水本名若冰，钦宗为改今名。字清卿，曲周人。靖康初以上舍登第。由太学博士历官吏部侍郎。从钦宗如金营，以力争废立，不屈死。建炎初赠观文殿学士，谥忠愍。事迹具《宋史》本传。《书录解题》载《李忠愍集》十二卷，盖以其追谥名集。刘克庄《后村诗话》作《忠烈集》，当由传写之误。

《宋史艺文志》作十卷。考《书录解题》称后二卷为附录其死节时事。《宋志》盖但举其诗文，其实一也。若水当金兵薄城之时，初亦颇主和议。於谋国之计，未免少疏。而卒能奋身殉节，搢拄纲常。与断舌常山后先争烈。使敌人相顾叹息，有“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语。其末路足以自赎。史家以忠义称之，原其心也。其诗具有风度，而不失气格。其文亦光明磊落，肖其为人。南宋时蜀中有鋟本刘子翬《屏山集》，有《题忠愍集》诗，词极悲壮。今原集不传

。兹就《永乐大典》中所散见者，掇拾编次，釐为三卷，以建炎时诰词三道附录於后。其子淳跋是集云：“秭归费守枢为先公作文序，能不没其实。”今费序已佚，惟淳跋仅存，亦并附诸篇末。虽蒐罗补缀，非复蜀本之旧。然唐储光羲诗格古雅，其集亦哀然具存。徒以苟活贼庭，身污伪命，并其诗亦不甚重。至於张巡所作，仅《闻笛》及《守睢阳》两篇，而编唐诗者无不采录。岂非以忠孝者文章之本耶？今若水诗文，尚得三卷，不止巡之两篇。残编断简，固皦然与日月争光也。

△《忠肃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傅察撰。察字公晦，济源人。晁公休为作行状，言生於元祐四年。年十七举进士。当在崇宁五年。周必大序作十八，则大观元年登第也。初，察登第时，蔡京欲以女妻之。察固辞。后娶赵挺之女，以外家恩例，为青州司法参军，历转吏部员外郎。宣和七年，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適金兵至韩城镇，挟以行，不屈死。赠徽猷阁待制。事迹具《宋史忠义传》。此本称《忠肃公集》，则乾道中所赠谥，而其孙伯寿哀集遗文时所题也。周必大序称文务体要，词约而理尽。

诗尤温纯该贯，间作次韵，愈多而愈工。史亦称其文温丽有体裁。今观其诗，古体学韩不成，近体亦乏深致。文则皆表启俚偶之词，不出当时应酬之格。而《请东封》、《颂西封》，以及青词、疏文、祝文，尤宣、政间道教盛行，随俗所作。

皆不足为典要。必大所云，盖曲徇其孙之请，而史又沿必大之文。然察使不辱命，抗节陨身。人品可传，则文章亦重。必大所序，在谈艺为曲笔；以名教论之，虽谓之直道可矣。

卷一百五十六 集部九

○别集类九△《宗忠简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宗泽撰。泽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自一卷至六卷皆劄子、状疏、诗文、杂体。七卷、八卷为遗事、附录，皆后人纪泽事实及诰敕、铭记之类也。泽孤忠耿耿，精贯三光。其奏劄规画时势，详明恳切。当时狃於和议，不用其言，亦竟无收拾其文者。至宁宗嘉定间，四明楼昉乃缀辑散佚，以成是集。然陈振孙《书录解题》竟不著录。是宋末已不甚行。盖理宗以后，天下趋朝廷风旨，道学日兴。

谈心性者谓之真儒，讲事功者谓之杂霸。人情所竞，在彼而不在此。其沉晦不彰，固其所也。明崇祯间，熊人霖始据旧本重刻。国朝义乌县知县王庭曾又重为编定，增入《谏止割地》一疏，而以楼昉原序及明初方孝孺序弁於篇首。考史称泽力请高宗还汴，疏凡二十八上。本传不尽录其文。今集中所载仅十八篇

，犹佚其十。

则其散亡已多矣。

△《龟山集》四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杨时撰。时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是集凡书奏、表劄、讲义、经解、史论、启记、序跋各一卷、语录四卷、答问二卷、辨二卷、书七卷、杂著一卷、哀辞祭文一卷、状述一卷、志铭八卷、诗五卷。时受蔡京之荐，虽朱子亦不能无疑。然叶梦得为蔡京门客，南渡后作《避暑录话》、《石林诗话》诸书，尚袒护熙宁、绍圣之局。时於蔡京既败以后，即力持公论。集中载《上钦宗第七疏》，诋京与王黼之乱政，而请罢王安石配享。则尚非始终党附者比。又於靖康被兵之时，首以诚意进言，虽未免少迂；而其他排和议、争三镇、请一统帅、罢庵寺守城以及茶务、盐法、转般、采买、坑冶、盗贼、边防、军制诸议，皆於时势安危，言之凿凿。亦尚非空谈性命，不达世变之论。盖瑕瑜并见，通蔽互形，过誉过毁，皆讲学家门户之私，不足据也。时受学程子，传之沙县罗从彦，再传为延平李侗，三传而及朱子，开闽中道学之脉。其东林书院存於无锡，又为明季讲授之宗。本不以文章见重，而笃实质朴，要不失为儒者之言。旧版散佚，明弘治壬戌，将乐知县李熙重刊，并为十六卷。后常州东林书院刊本，分为三十六卷。宜兴刊本，又并为三十五卷。万历辛卯，将乐知县林熙春重刊，定为四十二卷。此本为顺治庚寅时裔孙令闻所刊，其卷帙一仍熙春之旧云。

（案时卒於高宗建炎四年。其入南宋日浅，故旧皆系之北宋末。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之绪馀。故编录南宋诸集，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於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纲撰。纲有《建炎时政记》，已著录。是集首载宋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陈俊卿序，谓纲少子秀之哀集其表章奏劄八十卷，而诗文不与焉。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五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一百二十卷。盖后人续以诗文合编，互有分并，已非复秀之之旧本。此本赋四卷、诗二十八卷、杂文一百三十八卷，而以《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建炎时政记》三卷，俱编入集中。又以年谱、行状之类六卷附焉。与晁、陈二家所录均为不合，又非宋本之旧矣。纲人品经济，炳然史册，固不待言。即以其诗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寻常文士所及。徒以喜谈佛理，故南宋诸儒不肯称之。然如颜真卿精忠劲节，与日月争光，固不能以书《西京多宝塔碑》、作《抚州麻姑坛记》，遂减其文章之价也。集中有《补宋璟梅花赋》，自序谓璟赋已

佚，拟而作之，其文甚明。元刘埙《隐居通议》所载璟赋二篇，皆属伪本。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乃称得元鲜于枢手书璟赋，急录传之，枢之真迹旋毁。核其文句，大抵点窜纲赋，十同七八，其为依托显然。然亦见纲之赋格，置於唐人之中，可以乱真矣。

△《初寮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中撰。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阳人。登进士第。累擢尚书左丞，出知燕山府。除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安置象州。绍兴初复左中大夫，卒。

事迹具《宋史》本传。安中以词藻擅名，而行谊甚为纰缪。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少时尝师事苏轼於定武，未卒业而轼去。会晁说之为无极令，复往执弟子礼。

说之勛以为学当慎初之旨，因筑室榜曰“初寮”。其闻见议论得於说之为多。及后贵显，遂讳晁学，但称“成州使君四丈”，无复“先生”之号。今考集中，多直呼说之为晁以道，与振孙言相合。其佻薄已可概见。曾敏行《独醒杂志》称，安中初学东坡书。崇、观、宣、政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其随时局为翻覆，亦为灼然。史称其以作《瑞应表》受知徽宗。考蔡绦《铁围山丛谈》，实由谄事梁师成以进。《幼老春秋》又称其交结蔡攸，引入禁中，则奔竞无耻，更为小人之尤。史又称其附和童贯、王黼，赞成复燕之议。又身自请行，规措失当，招纳叛亡，挑衅强邻，祸貽宗社。则误国之罪尤为深重。然其诗文丰润凝重，颇不类其为人。四六诸作，尤为雅丽。史称徽宗尝宴睿谟殿，安中赋百韵诗纪事。

令大书殿屏，仍以副本分赐侍臣。王明清《挥麈后录》载其诗，周焯《清波杂志》又补载其序，皆盛相推挹。张邦基《墨庄漫录》又载其《立春帖子》，称以才华清丽。其人虽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赡，要有未可尽泯者。录而传之，亦不以人废言之义也。其集见於本传者七十六卷。晁公武《读书志》止作十卷。赵希弁《附志》则作《前集》四十卷、《后集》十卷，又《内外制》二十六卷。与史传目次相符。自明以来，久佚不见。今从《永乐大典》采掇裒次，尚得诗文数百篇。周必大序称安中送其曾大父诗“不论与汝小一月，政自容君数百人”句。又杨万里《诚斋诗话》称安中“行余深少宰制，仰惟前代，守文为难，相我受民，非贤不义”句。又在象州思乡作文，有“万里邱坟，草木牛羊之践履。百年乡社，室家风雨之飘摇”等句。今俱不见於集中。是其散佚甚多。然蒐罗什一，犹可考见崖略。谨厘为八卷，而仍以李邴、周必大、周紫芝序三篇冠之卷首，以存其旧焉。

△《横塘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许景衡撰。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进士。宣和中召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钦宗即位，以左正言召，累迁中书舍人。高宗朝至尚书右丞。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卒谥忠简。事迹具《宋史》本传。景衡虽源出洛学，而立身刚直，不与贾易诸人器争门户。其文章坦白光明，粹然一出於正。在徽宗时，即极言财力匱乏，请罢花石纲运，为王黼所中而去。及从高宗在扬州，又与黄潜善不协，借渡江之议，斥逐而死。虽厄於权倖，屡起屡蹶，而终始不挠。今集中所存奏议，如《论童贯误国》、《辨宗泽无过》、《论王安石当自便》、《乞宽恤东南》诸劄子，皆诚意恳挚，剴切详明。其他亦多关系国家大计。虽当时不能尽用其说，而史称“既没之后，高宗每念其遇事敢言，追思不置”。亦足见其忠爱之忱，有以感孚於平素也。至其诗篇，乃吐言清拔，不露伉厉之气，如“玉樽浮蚁一样白，青眼与山相对横”诸句，殊饶风调。胡仔《渔隐丛话》谓：“寇准诗含思凄婉，富於音情，殊不类其为人。”今景衡亦然。盖诗本性情，义存比兴，固不必定为濂洛风雅之派，而后谓之正人也。《宋史艺文志》载《横塘集》三十卷，《书录解题》亦同。自明以来，传本久绝。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缀，以次排纂，厘为二十卷。《朱子语录》尝称陈少阳事，其详见《许右丞哀词》中，今已不睹是篇。则钜制鸿裁，佚者不少。其幸而存者弥宜宝贵矣。

△《西渡集》二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洪炎撰。炎字玉父，南昌人。元祐末登进士。官至著作秘书少监。炎与兄朋、刍，弟羽，号曰四洪。皆黄庭坚之甥，受诗法於庭坚。羽元符中以上书入党籍，不幸早卒，篇章散佚。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仅列刍、炎、朋三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羽集不传，惟载朋《清非集》一卷、刍《老圃集》一卷、炎《西渡集》一卷。《宋史艺文志》并同。自明以来，《清非》、《老圃》二集并佚。近乃从《永乐大典》复裒辑成帙，惟炎集仅存，而亦无刊版。此本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所藏，惟分上、下二卷，与陈氏所载少异。然《老圃集》陈氏亦称一卷，而今日掇拾残贖，尚非一卷所能容。则或《书录解题》传写之讹，《宋志》因之，均未可知也。炎诗酷似其舅。今全集岿然独完，殊足宝贵。卷末所附朋诗九首、刍诗二十四首、记二篇，不知何人所辑。观其所引之书，如《宋元诗会》、《辟疆园宋文选》，皆康熙中人所集，则亦出近时人手矣。二人诗集已别著录。此为复赘，故删之不录焉。

△《老圃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刍撰。刍字驹父，南昌人。绍圣元年进士。靖康中官至谏议大夫。后谪沙门岛以卒。刘克庄《后村诗话》曰：“三洪与徐师川皆山谷之甥。”龟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见。驹父诗尤工，陆游《老学菴笔记》亦

极称其《窜海岛》诗“烟波不隔还乡梦，风月犹随过海身”句。盖当时文士颇重之。

然刍之窜也，《枫窗小牋》谓坐为金人括财太峻，颇称其冤。今考王明清《玉照新志》所载，则刍实於根括金银之时，入诸王邸中，以势挟内人唱歌侍酒。得罪名教，殆不容诛。当时仅斥海滨，殊为佚罚。其人如是，其诗本不足重轻。特其学有师承，深得豫章之格。但以文论，固不愧酷似其舅之称。录六朝人集者存沈约、范云，录唐人集者存沈佺期、宋之问。就诗言诗，片长节取，亦古来著录之通例也。《宋史艺文志》载《老圃集》一卷。久佚不传。《宋诗纪事》仅从诸地志、类书中摭摭数篇，不及百分之一。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得一百七十首，殆当时全部收入欤？以篇帙稍多，谨厘为上、下二卷，以便循览焉。

△《丹阳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葛胜仲撰。胜仲字鲁卿，丹阳人。绍圣四年进士。又试学官及词科，俱第一。官至华文阁待制，知湖州。绍兴元年乞祠归。十四年卒，谥文康。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据其婿章侗所作行状，称有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初刊版於真州，兵燹残阙。隆兴甲寅，知州事宋晓修补之，自跋其后。淳熙丙午，知州事姚恪又为重鋟，中书舍人王信为之跋。自明以来，传本遂绝。今据《永乐大典》所载，以类裒辑，得文十五卷、诗七卷、诗馀一卷，又附录行状、谥议为一卷，共成二十四卷。王信跋及章侗行状并称：“宣和北伐之时，胜仲贻书蔡京，力言其不可。”然《宋史》本传不载此事，集中亦无此书。又称“由兖州教授入为太学正，时上幸学，多献颂者，胜仲独献赋。上命中书第其优劣，胜仲为首”。今集中亦无此赋。他如本传所载《论郭天信不当提举议历所》、《论僖祖庙增置殿室不必毁》，其奏议并佚不存。又所称官谕德时为仁、孝、学三论献太子者，今惟存《孝论》、《学论》，而《仁论》竟无可考。则其散失者已多。然观其四分之一，亦足以见其大凡矣。胜仲为太府少卿时，能拒盛章之援引。知汝州时，能拒李彦之括敛。知湖州时，能拒朱勔之求白雀、鸕鶿。其气节甚伟。历典诸州，皆有幹略。再知湖州，遭逢寇乱，复有全城之功。其宦绩亦足以自传。

本不尽以文章重。即以文章论之，在南北宋间，亦褻然一作者也。欧阳修尝辑建隆至治平故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篇。胜仲官太常卿时，复手续其书为三百卷。

故於当代典制最娴。官谕德时，尝纂历代太子事迹为《承华诏美》。又考论诸史为《评古篇》。故於古今成败最悉。崇宁三年居父丧，尽阅释氏《大藏经》。故所著作，往往阐明佛理。惟青词、功德疏、教坊致语之类，沿宋人陋例

，一概濫載於集中，殊乖文体。流传既久，姑仍其旧，付诸无讥之列可矣。

△《毗陵集》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晋陵人。崇宁元年进士。高宗即位，召为监察御史。绍兴中历官参知政事，兼权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大学士知建康府。

卒谥文靖。事迹具《宋史》本传。所著《毗陵集》，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遗文世不概见，仅《前贤小集拾遗》中载其诗一首而已。

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蒐辑编缀，约尚存十之三四。谨校订排次，厘为一十五卷。而以娄机等所作谥议文二篇附之於后。史称守家贫好学，过目不忘。故所为文，具有体幹。而论列国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诸掌。卓有经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传载其建白诸事，如《论防淮渡江利害》、《论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择帅捍御》、《论大臣宜以选将治兵为急，不急之务付之六曹》、《论幸蜀十害》、《论宰相非人》、《论敌退后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论守御事宜》、《乞以大河州军为藩镇》、《乞修德》诸劄子，史所不载者尚多。无不揣切时势，动合机宜。其大旨在经营淮北以规复中原，而不欲为画江自守之计。虽其时宋弱金强，未必尽能恢复。要其所言，不可不谓非一时之正论也。

至其荐汪伯彦、秦桧，颇乏知人之明。则瑕瑜不掩，亦不必曲为之讳矣。

△《浮溪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汪藻撰。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登崇宁二年进士。历官显谟阁大学士、左太中大夫。封新安郡侯。事迹具《宋史文苑传》。藻学问博赡，为南渡后词臣冠冕。其集见於晁公武《读书志》者仅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载有《浮溪集》六十卷。而赵希弁《读书后志》又增《猥稿外集》一卷、《龙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一卷。《宋史艺文志》并著於录。然赵汭跋《罗愿小集》，谓《浮溪》之文，再更变故，失传颇多。则明初已非完帙，其后遂亡佚不存。后有胡尧臣者，别得《浮溪文粹》十五卷，刊行於世。而其原集终不复可见。今检勘《永乐大典》所载，视《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虽未必尽符原数，而什可得其六七。统观所作，大抵以俚语为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祐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诸篇，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贽。说者谓其著作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词令之极则。其他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其诗则得於徐俯，俯得之其舅黄庭坚（见《独醒杂志》），尤具有渊源。孙覿作藻墓志，以大手笔推之，殆非溢美。惟杨万里《诚斋诗话》纪藻与李纲不叶，其草纲罢相制词，至比之驩兜、少

正卯，颇为清议所讥。是又名节心术之事，与文章之工拙别为一论者矣。谨采掇编次，依类分排。其有《永乐大典》所失载者，即以《文粹》参校补正，考辨异同。厘为三十六卷，庶操觚之士尚得以考见其大略焉。

△《浮溪文粹》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汪藻撰。明胡尧臣刊。其为何人所编录，则原本不载，他书亦未言及，不可得而复考矣。所载仅诗文八十五篇，未能尽窥全豹。然如洪迈所称《元祐太后手书》“中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数语；又《宋齐愈责词》中“义重於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於丧邦”数语；又《张邦昌责词》中“虽天夺其衷，坐愚如此。然君异於器，代匮可乎”数语；皆当时所谓四六名篇，脍炙人口者。今并在其中，则采掇菁华，亦已略具。

其去取尚有别裁，故所录大半精腴，颇足以资讽诵。昔欧阳修有《文忠全集》，而又有《欧阳文粹》。黄庭坚有《山谷全集》，而又有《山谷精华录》。谈艺家俱两存不废。今亦用其例，与新编《浮溪集》并著於录，以备参订焉。

△《庄简集》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光撰。光有《周易详说》，已著录。其集目载於《绍兴正论》者四十卷，载於《宋史艺文志》者前后集三十卷，载於焦竑《国史经籍志》者二十六卷，错互不合。钱溥《秘阁书目》、叶盛《菴竹堂书目》俱载有《庄简集》八册。是明初尚存。其后散佚，原目多寡，俱无可考证。今从《永乐大典》中掇采编次，共诗四百二十五首、词十三首、杂文二百六十五首，厘为十八卷。考王明清《挥麈馀话》，称蔡京既败，攻击者不遗馀力，光独无劾章，坐贬。谢表云：“当垂涕止弯弓之射，人以为狂。然临危多下石之人，臣则不敢。”而集中无此一篇。

又赵甦之《遗史》载光在儋耳，尝赋《东坡六无诗》。今止有《食无肉》、《居无屋》二诗，馀四题亦寻检不获。是佳篇之遗落者已多。然就其存於今者观之，波澜意度，亦约略可睹矣。考光本传，光值国步阽危之时，忠愤激发，所措置悉有成绪。又以争论和议为权相所排，垂老投荒，其节概凛然，宜不可犯。而其诗乃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抵皆托兴深长，不独张淏《云谷杂记》、赵与虢《娱书堂诗话》所举《双雁》一诗、《道中》一诗、《滕州安置赠枢密使臣》一诗为清绝可爱。至所上奏议，如《论守御大计》、《劝车驾亲征》、《戒约烦苛》、《裁减营缮》诸劄子，尤剴切指陈，有裨国是。论梁师成、燕瑛等疏，疾恶如风，俱可想见其丰采。迨过岭以后，与胡铨往还简札甚夥，乃皆醇实和平，绝无幽忧牢落之意。其所养抑又可知矣。名臣著述，幸而获存。虽残章剩句，固当以鸿宝视之也。

△《忠正德文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鼎撰。鼎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累官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赠太傅，追封丰国公，谥忠简。事迹具《宋史》本传。初，绍兴五年，鼎监修神、哲二宗实录成，高宗亲书“忠正德文”四字赐之，因以名集。史称其为文浑然天成，凡军国机事，多其视草。

有奏疏、诗文二百余篇。《绍兴正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作十卷，今久佚不传。仅就《永乐大典》散见各条，按时事先后，分类裒缀，得奏议六十四篇、骈体十四篇、古今体诗二百七十四首、诗余二十五首、笔录七篇。又据《历代名臣奏议》增补十二篇。仍厘为十卷。计所存者尚二百九十六篇，与《宋史》所称二百余篇不符。疑其集本三百余篇，传刻《宋史》者或偶误“三”字为“二”字欤？鼎南渡名臣，屹然重望。气节学术，彪炳史书。本不以词藻争短长，而出其绪余，无忝作者。盖有物之言，有不待雕章绘句而工者。观於是集，可以见一斑矣。

△《东窗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扩撰。扩字彦实，一字子微，德兴人。《宋史》不为立传。《江西通志》载其崇宁中进士，授国子监簿，迁博士，调处州工曹，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寻充馆职，南渡后历中书舍人。当有所据也。《宋志》载扩《东窗集》四十卷，又诗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著於录，则在宋末已不甚传。故元、明以来谈艺者罕相称引。惟《永乐大典》尚多录其诗文。其为中书舍人时所作制词尤夥，大抵温丽绵密，与汪藻可以联驱。谨采掇编辑，厘为一十六卷。其为秦桧追赠祖父及万俟卨兼侍读诸制，极词谀颂，纒缪殊深。考王明清《挥麈余话》，称扩为著作郎，其兄秘书少监楚材新婚，约观梅西湖。扩赋诗有“折归忍负新蕉叶，笑插新临玉镜台”之句。秦桧见之，大称赏，曰：“旦夕当以文字官相处。”迁擢左史，再迁而掌外制。是扩本因桧得进，故假草制以贡媚。其为人殊不足道。然扩所交游，如朱翌、曾慥、吕本中、徐俯，皆一代胜流。切劘有助，故词采清丽，斐然可观。亦未可尽没也。其中《赠顾景繁》诗，龚明之《中吴纪闻》仅载有五十六字。厉鹗《宋诗纪事》遂引作《绝句》二首。今检阅旧文，乃知为七言古诗二篇，明之特节录数语。鹗盖未睹斯集，是以传讹，亦足云罕覩之笈矣。

△《忠惠集》十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翟汝文撰。汝文字公巽，润州丹阳人。登进士第。事徽、钦两朝，至显谟阁学士，出知越州。高宗时历官参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桧罢归。事迹具《宋史》本传及孙繁所作志铭中。“忠惠”者，其没后门人所私谥也。汝文好古淹博

，深通篆籀。尝从苏轼、黄庭坚、曾巩游，故所为文章，尚有熙宁、元祐遗风。史称其为中书舍人时，外制典雅，一时称之。盖当北宋之季，如汪藻、孙覿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与之颉颃。周必大序覿《鸿庆集》，称中多误收汝文所作。亦足见其体格之相近矣。杨万里《诚斋诗话》引汝文《左仆射制》中“古我先王惟图任旧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师”二句。以为用成语雅驯妥贴之式。又引《贺蔡攸除少师启》中“朝廷无出其右，父子同升诸公”二句。以为截断古语，补以一字而读者不觉，为巧之至。今观其文，大都根柢深厚，措词雄健。所谓无一字无来处者，庶几足以当之。非南宋表启涂饰剽掇之比。其为作者所推，非徒然也。集乃其子耆年所编。见於《宋史艺文志》者三十卷。明以来久不复传。

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掇拾排比，编为十卷，以存其梗概。又汝文罢执政后，尝提举洞霄宫。《宋史》失载其事。近朱彝尊撰《洞霄题名记》，仅以李弥逊《筠溪集》所作制词为据，系之绍兴二年。且取靖康原职，题曰显谟阁学士。今考孙繁志铭，则汝文实在绍兴七年冬以郊恩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彝尊未见此文，故所记俱误。今并以繁文附录於末，亦足为考证之一助焉。

△《松隐文集》三十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曹勋撰。勋有《北狩见闻录》，已著录。是集前载正统中大理寺正洪益中序，称为勋十世孙参所藏。朱彝尊亦尝从其家借抄《迎銮赋》七篇。谓勋之子姓保有此卷半，千馀年勿失。后复得文集录之。盖止有家传抄本，从未鋟版也。其中第十四卷已全佚。楼钥《攻媿集》载有《松隐集序》，亦阙不载。又脱篇落句，不一而足。则亦蠹蚀断烂之余，转相传写，幸而仅存矣。勋尝从徽宗北狩，奉密诏南归。后又奉使至金迎宣仁太后。故其诗文，多可以考见时事。词采亦雅贍可观。惟《上吕颐浩书》，欲结刘豫以图金，则其计太疏。非惟於理不可，即於势亦必不行矣。洪迈《夷坚志》谓勋父元宠，昔以《红窗迥曲》著名。今观集中诸诗，如“独不见杨花曲”之类，语多缛丽，时有小词香艳之遗。似乎尚沿其家学。然如《乾道圣德颂》之类，亦未尝不肃穆典重，具有古音。盖亦如《淮海》一集，诸体兼具，不可全谓之诗如词也。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有《春秋传》，已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梦得总集一百卷，《审是集》八卷。今俱不传。又载《建康集》十卷，乃绍兴八年再镇建康时所著。此本八卷，与振孙所记不合。然末有其孙辂题跋，亦云八卷。其或《书录解题》屡经传写，误以八卷为十卷。抑或旧本残缺，亡其二卷，后人追改辂跋以伪称完帙。则均不可考矣。梦得为蔡京门客，章惇姻家。当过江以后，公论大明，不敢复嘘绍述之焰。而所著《诗话》，尚尊熙宁而抑元祐，往往

於言外見之。方回《瀛奎律髓》於其《送严婿北使》一诗，论之颇详。然梦得本晁氏之甥，犹及见张耒诸人。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犹存北宋之遗风。

南渡以后，与陈与义可以肩随。尤、杨、范、陆诸人皆莫能及。固未可以其绍圣馀党，遂掩其词藻也。

△《简斋集》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与义撰。与义字去非，洛阳人，简斋其号也。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绍兴中官至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第一卷为赋及杂文九篇，第十六卷为诗馀十八首，中十四卷皆古今体诗。方回《瀛奎律髓》称《简斋集》中无全首“雪”诗。惟以《金潭道中》一首有“后岭雪槎枒”句，编入“雪类”。今考集中古体、绝句，并有雪诗，与回所言不合。盖回所选录，惟五七言近体，故但就近体言之。非后人有所窜入也。与义之生，视元祐诸人稍晚。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后，北宋诗人，凋零殆尽。惟与义为文章宿老，岿然独存。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於变化。风格遒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瀛奎律髓》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是固一家门户之论。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初与义尝作《墨梅》诗，见知於徽宗。其后。又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句为高宗所赏。遂驯至执政。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於湖南流落之馀，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故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其表侄张嶠为作墓志云：“公诗体物寓兴，清邃超特。纾馀闳肆，高举横厉。”亦可谓善於形容。至以陶、谢、韦、柳拟之，则殊为不类。不及克庄所论为得其真矣。

△《北山小集》四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程俱撰。俱有《麟台故事》，已著录。是集凡诗十一卷，赋及杂文二十九卷。俱天性伉直，其在掖垣，多所纠正。如《高宗幸秀州赐对劄子》，极言赏罚施置之当合人心。《论武功大夫苏易转横行劄子》，极言朝廷之当爱重官职。又徐俯与中人唱和，骤转谏议大夫，俱亦缴还录黄，颇著气节。今诸劄俱在集中。

其抗论不阿之状，读之犹可以想见。至制诰诸作，尤所擅场。史称其典雅闳奥，殆无愧色。诗则取迓韦、柳以上闚陶、谢，萧散古澹，亦颇有自得之趣。其《九日》一首，毛奇龄选《唐人七律》，至误以为高适之作。足知其音情之近古矣。

其集传世颇稀。此本乃石门吴之振得於泰兴季振宜家。盖犹从宋槧抄存，故鲜所阙佚。近时厉鹗作《宋诗纪事》，载俱古诗二首、律诗二首、联句一首，皆称采自《北山集》。而其中《南园》一首，检集本实作《章仆射山林》，与鹗所引已不相合。又《游大涤》一首，采自《洞霄诗集》。而集本第三卷内有《同馀杭尉江仲嘉褒道人陈祖德良孙游洞霄宫》一首，检勘即鹗所引。而篇幅较长，几过其半。鹗亦不及详检，反欲以补是集之遗，殊为疏舛。殆鹗据他书转引，未见此本欤！

△《杉溪居士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才邵撰。（案邵字从卩，不从邑，他书或从邑者，传写误也。）才邵字美中，庐陵人，杉溪居士其自号也。大观二年上舍释褐。宣和二年又中宏词科。累迁校书郎，以养亲归。家居十年，绍兴初起为秘书丞，再掌制诰。官至工部侍郎，权吏部尚书，加显谟阁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之名，亦见传中。

然《艺文志》乃阙而不载。据周必大序，原本盖二十二卷。顾自明以来，传本甚稀。厉鹗《宋诗纪事》从诗话补遗中录其《夜度娘歌》一首。今检勘原集，乃《相思曲》中之四句，误作全诗。知旧本久亡，故无从而考正矣。谨就《永乐大典》所载，裒辑编次，厘为诗三卷、内外制四卷、杂文五卷。其间如必大原序所举《清江引》、《大堤曲》诸诗，皆不复存。然约略卷帙，似尚得十之六七。其诗源出苏氏，故才气颇为纵横。其杂文亦多驯雅，而制诰诸作，尤有体裁。其他所纪朝廷典故，与《宋史》往往异同。如《地理志》谓南渡有淮平无盱眙，而集中有《向子固知盱眙军转官制》。《职官志》载政和七年易观察留后为承宣使，而集中《赐董先辞免新除承宣使恩命不允诏》，有“顷因留务之职，易以使名”之语。知承宣使之名乃始於绍兴不始於政和。又如《选举志》不载绍兴二十六年戒谕科举事。《张纲传》不载纲参知政事。《陈康伯传》不载其居馆职之类。皆可据以订讹补阙。惟所行秦桧制词，语多溢量。至称其“道义接丘、轲之传，勋名真伊、吕之佐”，尤为谬妄。史称其於权臣用事之时，能雍容逊避以保名节，颇著微词。其指此类欤？是则白璧之瑕矣。

△《筠溪集》二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弥逊撰。弥逊字似之，连江人，居於吴县。大观三年上舍第一。高宗朝试中书舍人，再任户部侍郎。以争和议忤秦桧，乞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首有楼钥序，称其“归隐西山十六年，不复有仕宦意。咏诗自娱，笔力愈伟”。

《朱子语录》称“李弥逊亦一好前辈”。又尝跋其《宿观妙堂诗》后，亦倾倒甚至。盖其人其文，俱卓然足以自立者也。旧本原题《筠溪集》。筠溪者，其

归连江时所居之地，弥逊以自号，因以名集。集中有《筠溪图跋》，叙其始末甚明。

《宋史艺文志》载弥逊集二十四卷，亦名曰《筠溪》，可以互证。此本题曰《竹溪集》。考诸家著录，皆无此名，知为传写之误。今仍改题曰《筠溪集》，以复其旧焉。

△《华阳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张纲撰。纲字彦正，金坛人。大观、政和间试舍法，三中首选。初与蔡京、王黼不合，二人每挤抑之。及南渡后，登琐闼，复与秦桧有隙，遂致仕。桧没，乃召用，终参知政事。事迹具《宋史》本传。纲健於为文，每一落纸，都人辄传播。遭建炎兵毁，十不存一。值桧柄国，惧为所忌，绝意著述。然嗣子坚搜辑散佚，尚得八百余篇。至孙釜始刊版置郡学。以其自号华阳老人，即以名集。洪迈为之序，凡文三十三卷、诗五卷、词一卷，后附行状一卷。诗文典雅丽则，讲筵所进故事，因事纳忠，亦皆剀切。至南宋之初，尽革绍述之弊。凡元祐诸臣之后，无不甄录。转相标榜，颇滋伪冒。纲乃复有劄子论党籍推恩太滥。尤可谓卓然特立，毫无门户之见者矣。

△《忠穆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颐浩撰。颐浩字元直，其先乐陵人，徙齐州。中进士第。徽宗时历官至河北都转运使。高宗南渡，起知扬州。两入政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少傅、醴泉观使致仕。卒赠太师、秦国公。谥忠穆。事迹具《宋史》本传。颐浩集凡十五卷，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者并同。旧本久佚。惟《永乐大典》颇散见其遗篇。哀而辑之，尚得文一百三十七首、诗词五十八首。今重为排辑，勒成八卷。颐浩在相位时，颀肆自用，力排李纲、李光诸人。创立月椿钱，贻东南患。深为公论所不与。然宣和伐燕之役，颐浩随转运，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请议长久之策。一时称其切直。至建炎中苗傅、刘正彦为逆，颐浩与张浚倡义勤王，卒平内难。又少长西北两边，於军旅颇为娴习。其应诏上战守诸策，载於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者，大约皆谓和议之必不可成，而劝高宗为乘机进取之计。凡分兵策应机宜，条画颇备。虽都督江淮，迄未建恢复之绩，不能尽酬其所言；然较张浚之迂谬寡谋，娼嫉误国，富平诸役，流毒苍生者，则固有间矣。集中《上时政》一书，乃作於靖康初年，能预决金兵之必来，谆谆以迂避为说，亦复具有先见。而本传独未及此事，是亦足以补史阙也。《书录解题》又称集后三卷皆燕、魏杂记。盖颐浩在河北时所作。今只存二十九条，於古迹颇有典据。又其集在孝宗时尝付两浙漕司镂版，详见其子搢所作谢表中。今与颐浩《配享省札》一通并附於末，以备稽核焉。

△《紫微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嶠撰。嶠字巨山，襄阳人。宣和三年上舍中第。绍兴九年除司勋员外郎。累迁敷文阁待制，知衢州。终於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事迹具《宋史文苑传》。

嶠为陈与义之表侄，少时尝从受学。故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诗句法与简斋相似。而於五言古诗尤极赏其语意高简，意味深远。又克庄所摘七言绝句，如《故园坟树想青葱》诸篇，尤能以标格见长。而集中似此类者尚多。大抵绝句清和婉约，较胜与义。其他虽未能遽相方驾，而气体高朗，颇足以自名一家。至古文典雅沈实，亦尚有北宋诸家矩矱。所上奏议，如《论和战守》、《论攻取》等篇，史皆采入本传。於当时事势，尤条析详明。惟《绍兴复古诗》一章，贡谏秦桧，深玷生平。考《朱子语录》有云：“金人败盟时，秦桧大恐，顾朝士问计。张巨山微诵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於克一。’桧因留与语，巨山为之画策。桧喜，即命作奏稿。仓卒不仔细，起头两句，以‘德无常师’为伊尹告成汤。‘陈力就列’为孔子之语。寻擢巨山为中书舍人。有无名子作诗嘲之云：‘成汤为太甲，宣圣作周任’”云云。是嶠本因附桧得进。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载此事。且称“桧旋疑嶠贰己，未几亦罢”。然则此诗之作，乃借以修好於桧者。故本传谓诗进后，将复召用，殆由桧意解而然。特作史者不能得其情故耳。

今其代桧奏稿虽已不存，而是诗尚传。留供千秋之嗤点，亦足以昭炯戒矣。《宋史艺文志》载《紫微集》三十卷。《书录解题》则作《张巨山集》，亦三十卷。

自明以来，久无传本。今据《永乐大典》所录，裒辑排比。诸体咸备，当已鲜所阙遗。以其篇帙较富，析为三十六卷。仍依宋史，题作《紫微集》，复其旧目焉。

△《苕溪集》五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一止撰。一止字行简，湖州归安人。宣和三年进士。绍兴初召试，除秘书省校书郎。历给事中，以敷文阁直学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一止居琐闼仅百馀日，忤秦桧罢去，闲居十馀年。后桧死，复召，仍力辞不起。年八十二乃终”。盖亦守正不阿之士。其没也，韩元吉为作行状，称其文章推本经术，出入韩、柳，不效世俗纤巧刻琢。虽演迤宏博，而关键严备。其为诗寓意高远，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读之，曰：“语不自人间来也。”是其著作亦盛为当代所推矣。行状及《宋史》本传皆称《非有斋类稿》五十卷。《书录解题》亦同。此本前有曝书亭印记，盖朱彝尊家旧钞。题曰《苕溪集》，不知何人所改。又诗文共五十三卷，末附行状一卷、诰词一卷，凡五十五卷。卷数亦非其旧，或后人掇拾遗篇，增附其后，因而更名

欤？

△《东牟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洋撰。洋字元渤，山阳人。以省试第二名中宣和六年甲科。绍兴初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诰，直徽猷阁，历典三郡。其事迹不见於《宋史》。惟周必大所作集序，略纪其行履大概。《嘉定山阳志》中有洋小传，亦皆采必大序中语，不能有所增益。今考韩澂《涧泉日记》，称“洋在信州城，居有荷花水木之趣，因号王南池。辟宴坐一室，号半僧寮。清贫，衣服褻甚。善诗篇”云云。

《江西通志》亦称洋侨寓上饶，与曾几相唱和。以二书所载与集序参考之，盖亦南渡之清流也。集为其子昌祖所编。《宋史艺文志》列其目为二十九卷，而必大原序实作三十卷。则《宋史》为误。自明以来，世罕传本。选录宋诗者多未之及。独《永乐大典》各韵中散见颇多。谨采掇编订，得古今体诗七百首、杂文三百五十馀首。其诗极意镂刻，往往兀鼻自喜，颇不为边幅所拘。文章以温雅见长，所撰内外制词，尤有典则。盖洋生当北宋之季，犹及睹前辈典型。故其所作，虽未能上追古人，而蝉蜕於流俗之中，则翛然远矣。洪迈《容斋三笔》载洋《题馀干县琵琶洲》诗云：“塞外风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当时称为佳句。而《永乐大典》内已佚不收。又《涧泉日记》极赏洋为李彭老所作《养源斋记》。检《永乐大典》亦无此篇。则其他残阙，当复不少矣。今姑就其尚存者分类排纂，析为十四卷，以著其概。其周必大序亦仍冠之於首焉。

△《相山集》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之道撰。之道字彦猷，庐州人。宣和六年与兄之义、弟之深，同登进士第。调历阳丞。南渡后累官湖南转运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后以其子藺官枢密使，追赠太师。《宋史》为藺立传，而不及之道。故其事迹不详。惟尤袤所撰神道碑尚在《永乐大典》中，可以考见大略。之道尝自号相山居士，其集即以名为。

《宋史艺文志》作二十五卷。《书录解题》作二十六卷。《宝祐濡须志》及《濡须续志》俱作四十卷。尤袤碑文作三十卷。彼此乖互不合。今原集既亡，无可复证。然袤碑乃据其子家状所书，似当得其实也。初，金兵南伐，庐州盗起，之道率乡人据险共保，城赖以全，幹略颇有足称。又其登第对时，即极言燕、云用兵之非。以切直抑置下列。及绍兴和议初成，之道方通判滁州，移吏部侍郎魏矼、司谏曾统书，力陈辱国非便。寻又上疏论之，并以前书缴进。大忤秦桧意，谪监南雄盐税。坐是沦废者二十年。今原疏虽佚不存，而所与矼、统二书，具在集中。其所论九不可和之说，慷慨激烈，足与胡铨封事相匹。气节尤不可及。

其他论事诸劄子，亦多明白晓畅，可以见诸施行。韵语虽非所长，而抒写性情，具有真朴之致。盖有体有用之言，固不徒以文章工拙论矣。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蒐辑编次，仍可得三十卷。疑明初纂修诸臣，重其为人，全部收入。故虽偶有脱遗，而仍去原数不远矣。

△《三馀集》四卷（永乐大典本）

按《三馀集》世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然各韵所载，题为黄次岑者计七十馀篇。题为黄次山者计五篇。已自相牴牾。其中《见山堂记》一首，篇末自署豫章黄次岑。又别载谢锸所撰《三馀集序》，则曰流江黄季岑。更互相舛迕。《宋史艺文志》则作黄季岑《玉馀集》。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黄次山《三馀集》。《前贤小集拾遗》载其诗一首，《历代名臣奏议》载其文三篇，亦均作黄次山，近时厉鹗撰《宋诗纪事》，则云黄次山字季岑。辗转异同，几於不可究诘。惟《丰城县志》载宋黄得礼字执中，元祐间进士，曾为柳州军事参军。

与集中《先大夫述》一首符合。又载得礼长子名彦辅，字伯强，登政和进士。次子彦平，字季岑，号次山，登宣和进士。建炎初仕至吏部郎中。出提点湖南刑狱。

载其世系名字、科第仕履，皆一一明晰。然则撰此集者乃黄彦平。所谓次岑、次山、季岑者，或传写讹异，或偶以字行耳。至其集名《三馀》，当取三国董遇三馀读书之意。《宋史》作《玉馀》，亦字形相似而误也。彦平在靖康初，坐与李纲善，贬官。南渡后数上劄子论事，多所建白。其《论赏罚》一疏，持论尤为平允。厥后刘光世、吕祉得失，卒为所料，如操券然。亦刚正有识之士矣。又张端义《贵耳集》曰：“马子方作守令，幕下黄次山作启，与庙堂不入意。因自作之，有云‘方卅九之年，买臣自知其将贵。当乙巳之岁，渊明已赋其归来。固不敢自比於古人，欲以此折衷於夫子。’黄大服”云云。是其虚心从善，异乎一长自足者，宜其文之工也。今据《永乐大典》所存，编为赋诗二卷、杂文二卷。存其文，并以存其人焉。

△《大隐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正民撰。正民有《己酉航海记》，已著录。正民《宋史》无传，事迹始末不可考。惟据《航海记》所述，知其高宗时为中书舍人，尝奉使通问隆祐太后而已。今以集中诸表考之，则在朝尝为给事中、礼部吏部侍郎。在外尝知吉州、筠州、洪州、湖州、温州、婺州、淮宁府。扬历颇久，晚予宫祠以归。又考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绍兴十二年五月，金元帅来书云：‘汴梁留守孟庾、陈州太守李正民及毕良史者，比审议使萧毅等回，具言江南尝询访此人，今并委沿边官司，发遣前去。’六月，金人放东京留守孟庾、知陈州李正民

还”云云。

是正民於知陈州时尝为金人所获，以和议成得还。集中《南归诗》所云“沦身绝域久睽孤，投老归来鬓发疏”者，盖即其事。特孟庾以东京附金，归后高宗弃不复用。而正民屡更任使，终始弗替。则其在金朝当犹未至於失节，特史文阙略，不能得其详耳。其集见於《宋史艺文志》者三十卷，传本久佚，惟《嘉兴府志》载其《海月亭》诗一首。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掇拾编次，厘为文六卷、诗四卷。中多中书制诰之作，温润流丽，颇近浮溪。其诗亦妍秀可诵。在南渡初，犹不失为雅音焉。

卷一百五十七 集部十

○别集类十△《龟溪集》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沈与求撰。与求字必先，德清人。政和五年进士。高宗时官至知枢密院事。卒谥忠敏。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为绍熙中其孙说所刊，前有观文殿大学士李彦颖、湖州教授张叔椿二序。史称与求历御史三院，知无不言。前后几四百奏，其言切直。今所存仅十之三四，类多深中时弊。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与求尝奏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扬雄、冯道。当时学者惟知有安石。丧乱之际，甘心从伪，无仗节死义之风，实安石倡之。此论前未之及也”云云。考熙宁以逮政和，王、蔡诸人以权势奔走天下。诛锄善类，引掖宵人。其夤缘以苟富贵者，本无廉耻之心，又安能望以名节之事！其偷生卖国，实积渐使然，不必尽由於推奖扬雄、表章冯道。与求此奏，亦事后推索之词。然其说主持风教，振刷纲常，要不可不谓之伟论也。至其制诰诸篇，典雅舂容，亦具有唐人轨度，又不徒以奏议见长矣。

△《栟榈集》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邓肃撰。案王明清《挥麈后录》称：“宣和壬寅，艮岳成，徽宗御制记。李质、曹组各献赋。独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事。其末句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春风。’诏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纪启其事，荐其才，召对赐进士出身。后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於当日。肃字志宏，南剑人。有文集，号《栟榈》，遗文三十卷，诗附集中”云云。即其人也。今本仅诗一卷、词一卷、文十四卷。与三十卷之数不符，殆散佚不完，又经后人重编欤。当张邦昌之僭立也，肃间行奔赴南京，其擢右正言即在是时。大节与杜甫略相似。其《靖康迎驾行》、《后迎驾行》等篇，亦颇近甫奉先诸作。在南北宋间，可谓笃励名节之士。又唐、宋以来学者，皆尊扬雄，熙宁中遂至配享。而肃书扬雄事，独指为叛臣，无可容於天地之间。与沈与求疏论王安石过尊扬雄，未知孰为先后。然均在《朱子纲目》书莽大夫之前。考陆深《溪山馀话》，载肃与朱子父松相善，有醉留冠带以质纸笔之戏。肃有《寄朱韦斋》诗，即

道其事。然则《纲目》之斥扬雄，得无传肃之说乎？其识如是，宜其立身有本末矣。

△《默成文集》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潘良贵撰。良贵字义荣，一字子贱，号默成居士，婺州金华人。政和五年，以廷试第二人释褐为辟雍博士。累迁提举淮南东路常平。靖康元年召还，坐事除监信州泅口排岸。高宗即位，召为左司谏，历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

坐与李光通书，降三官。卒赠左朝奉大夫。事迹具《宋史》本传。良贵学术醇正，侃直不阿。首论何等之不可为相。又与黄潜善、吕颐浩相忤。又面劾向子諲。

屡坐屏斥，而所守不移。故朱子亦称其刚毅近仁。其《论治体劄子》等篇，悱恻沈痛，足以感人，尤足以覘其节概。其集见於史者十五卷，久佚不传。此本乃康熙中其裔孙所刊，仅文二十首、诗二十七首、词一首，皆掇拾於散亡之余，粗存梗概。然以集中除谢诸表，与本传、年谱相较，亦多足资参订。如年谱载良贵既至严州任，请祠，得主管亳州明道宫。转秘书少监，迁起居郎，拜中书舍人。今集中有《辞免秘书少监申省状》，可与年谱相证，而本传不云转秘书少监。又良贵知严州之后，凡再为中书舍人，集中有《谢中书舍人诰表》，又有《谢中书舍人表》可证，而本传但云起为中书舍人，不著前后再命。皆可以补《宋史》之阙误。惟是篇页寥寥，而强分卷帙，未免有意求多。又一卷、二卷皆载本传及年谱、诰敕等文，至三卷乃及其著作。虽用宋敏求编李白集之例，而喧夺太甚，究为编次无法。至潘時乃良佐之子，於良贵为犹子，而亦附其传志於末编，尤为不伦。

今姑仍旧本录之，而附纠其丛脞如右。

△《鄱阳集》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皓撰。皓有《松漠纪闻》，已著录。此其诗集也。皓建炎中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龚璿副之。后璿仕刘豫，皓独不屈节。遂流递冷山，居雪窖中。陈王固新（案“固新”《宋史》作“悟室”，今据《金国语解》改正）甚敬礼之，使教诸子八人。集中所称彦清、彦亨、彦隆、彦深者，皆固新子也。皓所作诗，亦於此时为多。及乌珠（案“乌珠”《宋史》作“兀术”，今据《金国语解》改正）杀固新，迁皓云中。至绍兴十二年，始归国。留金首尾凡十五年。后为秦桧所嫉，安置英州。皓诗所谓“六十之年入瘴乡”是也。居九年，始内徙。行至南雄州卒。其诗世无传本。传称皓有文集五十卷，而《书录解题》作十卷。考皓子适《盘洲集》中载有皓集跋语一篇，称哀其在北方诗文为十卷，刻之新安郡。则《宋史》误矣。其集久不传。今从《

《永乐大典》所载，裒辑编次，共为四卷。凡其始奉使时，涂次所经，及迁居冷山，以及归国后南窜之作，有年月可考者，悉以年月排比。或年月不可考而确知其为奉使后作、归国后作、南迁后作者，亦皆以类相从。其不知作於何时者，则别缀於后，而以适跋语附焉。皓大节凜然，照映今古。虽不必以文章为重，然其子适、迈、遵承藉家学，并掇词科。著述纷纷，蜚声一代。渊源有自，皓实开之。迄今年代迢遥，篇章散佚。幸得遭逢圣世，蒐罗遗逸，复光耀於蠹蚀之餘。斯亦忠义之气不可泯没，待昌期而自发其光者矣。

△《澹斋集》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流谦撰。流谦字无变，汉州德阳人。少以父良臣荫，补将仕郎，授成都府灵泉县尉。秩满调雅州教授。会虞允文宣抚全蜀，置之幕下，多有赞画。寻以荐，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力丐补外，改奉议郎，通判潼州府事。其事迹不见於《宋史》。惟其兄益谦所作行状，尚具见其始末。所著文集，《宋志》亦不著录。

惟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载有《澹斋集》八十一卷。是明世尚有传本。今已湮没无闻。厉鹗撰《宋诗纪事》，仅从《成都文类》中蒐得《梅林分韵》一首，其文亦与本集颇有异同。又以流谦为绵竹人，与行状不合。

知鹗未睹本集，故传闻异词也。流谦以文学知名。其父良臣，尝出张浚门下，为所论荐。集中《分陕志》，专为颂浚勋德而作，铺张太甚，殊不免门户之私。其诗文边幅稍狭，间伤浅俚，亦未能尽臻醇粹。然笔力峭劲，不屑屑以雕琢为工。

视后来破碎茶弱之习，较为胜之。宋代遗集，大半散佚。若流谦者，固不妨存备一家矣。谨就《永乐大典》所载，抄撮编次，釐为十八卷。其益谦行状及其子廉渠刊集原跋，并附录於末，以备考证焉。

△《韦斋集》十二卷、附《玉澜集》一卷（内府藏本）

宋朱松撰。松字乔年，别字韦斋。朱子之父也。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官至吏部员外郎。以言事忤秦桧，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朱子作行状，称有《韦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外集今已久佚。是集初刻於淳熙，再刻於至元，又刻於弘治。传本亦稀。康熙庚寅，其裔孙昌辰又校录重刊，是为今本。核其卷数，与行状所言相合，盖犹旧帙也。前有傅自得序，称其诗高远而幽洁。其文温婉而典裁。至表奏书疏，又皆中理而切事情。

虽友朋推许之词，然松早友李侗，晚折秦桧，其学识本殊於俗；故其发为文章，气格高逸，翛然自异。即不藉朱子以为子，其集亦足以自传自得。所云颇为

近实。

非后来门户之私，以张栻而尊张浚者比也。后附朱棣《玉澜集》一卷。棣字逢年。

松之弟也。其集原别本自行，故《书录解题》与松集各自著录。明弘治丙辰，任邱邝璠得其本於睢阳陈性之，因附刻松集之后。昌辰此刻亦仍之。后有尤袤跋，极称其《春风》一篇、《即事》三首。然棣诗实不及松，袤所称亦未为尽允。姑附骥以行云尔。

△《陵阳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韩驹撰。驹字子苍，蜀仙井监人。政和中召试，赐进士出身。累除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南渡初，知江州。事迹具《宋史文苑传》。驹学出苏氏。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图》，列驹其中，驹颇不乐。然驹诗磨淬翦截，亦颇涉豫章之格。其不愿寄王氏门下，亦犹陈师道之瓣香南丰，不忘所自尔。非必其宗旨之迥别也。陆游跋其诗草，谓反覆涂乙，又历疏语所从来。诗成，既以与人，久或累月，远或千里，复追取更定，无毫发憾乃止。亦可谓苦吟者矣。晁公武《读书志》谓王黼尝命驹题其家藏《太乙真人图》，盛传一时。今其诗具在集中，有“玉堂学士今刘向”之句，推许甚至。刘克庄谓“子苍诸人，自鬻其技至贵显”，盖指此类。其亦陆游《南园记》之比乎！要其文章不可掩也。

△《灞山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朱翌撰。翌有《猗觉寮杂记》，已著录。其集目见於诸书者，《宋史艺文志》作四十五卷、诗三卷。陈氏《书录解题》作三卷。焦氏《经籍志》作二卷。而周必大《平园集》又云：“其子軾等类公遗稿凡四十四卷。”卷目彼此互异。

盖必大所言，即《宋志》之四十五卷，乃其文集。所云三卷者，则专指诗集。《经籍志》所载亦其诗集，而又讹三卷为二卷也。今文集已不可见。诗集亦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收，篇什尚多。谨哀而集之，釐为三卷，以还其原目。翌父载上，尝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其家学，而才力又颇富健。故所著作，有元祐遗风。集中五七言古体皆极跌宕纵横。近体亦伟丽伉健。喜以成语属对，率妥帖自然。陈鹄《耆旧续闻》、刘克庄《后村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皆采其佳句，盛相推挹。盖其笔力排奡，实足睥睨一时。与南渡后平易啾缓之音，牵率潦倒之习，迥乎不同。周必大序以杜牧拟之，非溢美也。今陈鹄等所摘诸句，虽不能悉见全篇，然三卷之内，菁华具存，亦足窥豹一斑矣。

△《云溪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郭印撰。印诗数百篇，散见《永乐大典》各韵中，皆题曰《云溪集》。而《宋史艺文志》及诸家书目均未著录。惟厉鹗《宋诗纪事》载印为成都人，政和

中进士。而亦不详其官爵。所录诗仅二首。一从《全蜀艺文志》摘出，为《游大隋山》诗。一从《四川总志》摘出，则即集中《游下岩寺》诗是也。今案集中有《云溪杂咏小序》，自题亦乐居士。且称“性嗜水竹，经营二十载，始得一亩之园”云云。则云溪乃其别墅之名。又有《过铜梁县》诗云：“摄职临兹邑，於今五十年。”又《仁寿县山斋》诗云：“随牒几推迁，铜章领岩邑。”又《次韵宋南伯》云：“衰迟来作邑，劳苦剧万状。”则尝累任县令，晚始退居。又《赠刘元圭诗》有“今年岁八十”之语。则其齿亦跻上寿。观所作《养生歌》及《读易》诸诗，盖有得於导引之术者。其交游最密为曾慥、计有功等，皆一时博雅之士。则印亦胜流矣。特以集久不传，故录宋诗者遂罕能称述耳。今据《永乐大典》所载，分体编辑，釐为十二卷。其诗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机杼。而清词隽语，瓣香实在眉山。以视宋末嘈杂之音，固为犹有典型矣。

△《卢溪集》五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王庭珪撰。庭珪字民瞻，庐陵人。政和八年进士第。调茶陵丞。与上官不合，弃官隐居卢溪。胡铨谪岭南时，庭珪以诗送之，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须为天下奇”语。后坐是流岭南。孝宗时召对，赐国子监主簿。乾道六年复除直敷文阁。年九十三乃卒。卷首载胡铨、周必大等序文、题跋、志状，叙述始末甚详。其生平著作颇富，有《六经论语讲义》、《易解》、《语录》及《沧海遗珠》等书。今皆散佚，惟此集犹传。凡古近体诗二十五卷、杂文二十五卷。其脱稿不全者，亦附於卷末。读其所作，矫然伉厉之气，时流露於笔墨间。刘澄评其文，在庐陵可继欧阳修。后杨万里尝从之游，亦谓其诗出自少陵、昌黎，大要主於雄刚浑大。虽推挹之词，未免涉於溢量，要亦得其近似矣。

△《屏山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子翬撰。子翬字彦冲，崇安人。刘韜之季子。尝通判兴化军。移疾归里，筑室屏山以终。此集乃其嗣子坪所编，而朱子为之序。序末署门人朱某，盖早年尝以父命受业於子翬也。集中谈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尽意，无南宋人语录之习。论事之文，洞悉时势，亦无迂阔之见。如《圣传论》、《维民论》及《论时事劄子》诸篇，皆明体达用之作，非坐谈三代，惟鹜虚名者比。古诗风格高秀，不袭陈因。惟七言近体，宗派颇杂江西。盖子翬尝与吕本中游，故格律时复似之也。王士禛《池北偶谈》曰：“屏山诸诗，往往多禅语。如《牧牛颂》云：‘直饶牧得浑纯熟，痛处还应著一鞭。’《径山寄道服》云：‘聊将佛日三端布，为造青州一领衫。’又云：‘此袍遍满三千界，要与寒儿共解颜。’此类是也。”

又述子翬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时接佛、老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比归读儒书，乃见吾道之大”云云。是子翬之学初从禅入

，当时原不自讳，故见於吟咏者如此云。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录》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綦崇礼撰。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后徙维之北海。登重和元年上舍第。

高宗南渡，为起居郎。召试政事堂，拜中书舍人。历官宝文阁学士，知绍兴府

。退居台州，卒，赠左朝议大夫。事迹具《宋史》本传。《艺文志》、《书录解題》俱载崇礼《北海集》六十卷。世久失传。厉鹗《宋诗纪事》仅从《天台胜记》中得所作《石梁瀑布》诗一首，而其他概未之见。今检《永乐大典》，载崇礼诗文颇多。中惟制诰最富，表启之类次之，散体古文较少，而诗什尤寥寥无几。盖其平生以骈体擅长故也。集中间有原注，称崇礼为先祖。则当时所据，犹其家刻之旧本矣。史称崇礼妙龄秀发，聪明绝人。覃心辞章，极润色论思之选。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诏命数百篇，文简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体。今观是集所载内外诸制，大约明白晓畅，切中事情，颇与《浮溪集》体格相近。如《吕颐浩开督府制词》，则楼钥赏其宏伟；《王仲嶷落职制词》，则王应麟取其精切；《邹浩追复待制制词》，则《宋史》采入本传，以为能推朝廷所以褒恤遗直之意；其《草秦桧罢政制》，则直著其恶，致桧再相后奏索其稿，几蹈危祸。史所云，盖非溢美矣。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崇礼《谢宫祠表》云：‘杂宫锦於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於茅舍，更觉身荣。’时叹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於末路。未先犬马，傥邂逅於初心。’尤佳”云云。今集中乃无此二联。

知其杰制鸿篇，尚多遗脱。然据今所得睹者，已足见词藻之精丽，不必全璧也

。谨分体排订，釐为三十六卷。又《兵筹类要》一书，乃其在翰苑时所撰进，皆援据兵法，参以史事，各加论断。虽纸上空谈，未必遽切实用，而采摭尚为博洽。

今亦编为十卷，次之於后。其历官除授告词及吕颐浩书启、李邴祭文、秦桧乞追取御笔词头劄子，原本皆载入集中。今并仍其旧。而益以《宋史》本传、《氏族言行录》诸条，别为附录三卷，系诸集末，以备考核焉。

△《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孙覿撰。覿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覿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覿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覿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谪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

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孝宗时，洪迈修《国史》，谓靖康时人独覲在，请诏下覲，使书所见闻靖康时事上之。覲遂於所不快者，如李纲等，率加诬辞。迈遽信之，载於《钦宗实录》。其后朱子与人言及，每以为恨。谓小人不可使执笔。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曰：“覲生於元丰辛酉，卒於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谓耆宿矣。”而其生平出处，则至不足道。岳珂《程史》亦曰：“孙仲益《鸿庆集》大半志铭，盖谀墓之常，不足诧。独《武功大夫李公碑》，乃俨然一珣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为作。”赵与时《宾退录》复摘其作莫开墓志，极论屈体求金之是，倡言复讎之非。又摘其作韩忠武墓志，极诋岳飞。作万俟卨墓志，极表其杀飞一事。为颠倒悖谬。则覲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然覲所为诗文颇工，尤长於四六。

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价相埒。必大为作集序，称其名章隽句，晚而愈精。亦所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传艺苑已数百年。今亦姑录存之，而具列其秽迹於右。一以节取其词华；一以见立身一败，诟辱千秋，清词丽句，转有求其磨灭而不得者。亦足为文士之炯戒焉。

△《内简尺牘编注》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孙覲撰。其门人李祖尧编，并为之注。覲所撰《鸿庆集》，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书帖。然参校此本，时有不同。如此本载《与信安郡王孟仁仲帖》二十二首，集本皆不载。集本四十六卷内有《与孟仁仲郡王帖》一首，复与此不符。

又此本载《与叶左丞少蕴帖》一首，与集本第四十五卷所载《与叶少蕴资政帖》三首、四十六卷所载《与叶左丞帖》一首，亦复各别。盖祖尧据手稿编之，故时有出入。至其注中多取覲自著诗文以资考证。如第三卷《与周表卿侍郎》第五帖，注引覲集《谢吏部侍郎兼权直学士表》，集本乃无此篇。第七卷《与常守徐计议》第五帖，注引覲集《常州资圣禅院兴造记》云：“清智大师普璿既至，始改号资圣。”集本三十一卷载此文，乃脱“清智大师”四字。其他引证典故，亦皆切实。

盖祖尧亲从覲游，较之任渊之注陈师道、黄庭坚诗，闻见更为有据。非后人注前代之书，摸索影响者所可同日语云。

△《崧庵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处权撰。处权《宋史》无传。其集诸家亦不著录。惟方回《瀛奎律髓》中录所作《送二十兄还镇江》诗一首。而注其后云：“处权字巽伯，洛阳人。邯鄲公淑之后。有《崧庵集》。宣和间与陈叔易、朱希真以诗名。南渡后尝领三衢”云云。其履贯略可考证，而不言其距李淑为几世。今其集传本已绝。独《

永乐大典》中有之。且寻检各韵，处权自序及其从弟处全原序、邵骥原跋，一一具在。

所纪生平踪迹，差为详备，惟世系仍未明晰。今案《建康志》有《李处全小传》，称：“处全，淑之曾孙，本丰县人，后迁溧阳。官至朝请大夫。”而王明清《挥麈余话》亦称：“大理少卿李传正为淑之孙，即处全之父。”据此，则处权实淑曾孙，而家於溧阳。《瀛奎律髓》所称洛阳，当有刻本传讹，以溧为洛耳。淑家富典籍，其《邯郸图书志》，晁公武每引以为据。又精研声律，所作《诗苑类格》，今尚散见诸书中。处权承其世学，标新领异，别出以清隽之思，於诗道颇为深造。

处全序称其“齿益高，心益苦，句法益老，与少作不类”。是其覃思吟咏，老而弥工。虽原帙散佚，东京与南渡以后所作，互相糅杂，不复能以年岁辨析。而总其大概，五言清脱浏亮，略似张耒。七言爽健伉浪，可拟陈与义。在当时实一作手。久经湮没，幸而复存，亦论宋诗者所宜甄录也。谨采掇排比，以体区别，釐为六卷。仍以原序跋分系前后，俾将来有以考见焉。

△《藏海居士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藏海居士集》散见《永乐大典》中，题宋吴可撰。可事迹无考，亦不知何许人。考集中年月，当在宣和之末。其诗有“一官老京师”句。又有“挂冠养拙”之语。知其尝官於汴京，复乞闲以去。又有“往时家分宁，比年客临汝”及“避寇湘江外，依刘汝水旁”句。知其尝居洪州。建炎以后，转徙楚、豫之间。

又可别有《藏海诗话》一卷，亦载《永乐大典》中，多与韩驹论诗之语。中有《童德敏木笔诗》一条。考《容斋三笔》载临川童德敏《湖州题颜鲁公祠堂诗》一篇，其人与洪迈同时。则可乃北宋遗老，至乾道、淳熙间尚在也。集中所与酬答者，如王安中、赵令畤、米友仁诸人，亦多南北宋间文士。元祐诸贤，风流未沫。故所存篇什无多，而大致清警，与谢逸、谢邁兄弟气格相近。特其集既不传，后之言宋诗者遂不能知其姓氏。厉鹗《宋诗纪事》搜罗至三千八百馀家，亦未之及。则其沈晦已久矣。今一一裒辑，析为二卷。与《诗话》同著於录，俾不致终就湮没焉。

△《豫章文集》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罗从彦撰。从彦字仲素，沙县人。以累举恩授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初卒。淳祐间追谥文质。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是编为至正三年延平进士曹道振所编。以宋儒称从彦为豫章先生，因以名集。道振原序称：“郡人许源堂刻其遗集五卷，近得邑人吴绍宗稿，釐为一十三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一卷，凡一十八卷。”此本乃明代重刻。前有成化八年张泰序，后有嘉靖甲寅谢鸾

跋。

《遵尧录》八卷、集二程及杨龟山语录一卷、杂著二卷、诗一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以年谱别置於前，不入卷数，故题为十七卷。然第一卷虽列经解之目，而其文久佚。有录无书，实止十六卷而已。

△《和靖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尹焞撰。焞有《孟子解》，已著录。然《孟子解》虽名见《书录解题》，原书实已散佚。今所行者乃贗本。惟此集犹相传旧笈。凡奏劄三卷、诗文三卷。其壁帖一卷，乃焞手书圣贤治气养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惕，后人录之成帙。

又《师说》一卷，则焞平日之绪论，而其门人王时敏所编也。考《朱子语录》，谓焞文字有关朝廷者，多门人代作。今其孰为假手，孰为真笔，已不可复考。

然指授点定，亦必焞所自为。《会昌一品集序》虽李商隐作，究以郑亚改本为胜，正不必尽自己出也。诗不多作，然《自秦入蜀道中作》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莺乳燕也含愁。朝来回首频惆怅，身在秦川最尽头。”亦殊有诗情。固未可概以有韵语录目之矣。

△《王著作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蘋撰。蘋字信伯，福清人。《福建通志》称：“绍兴初，平江守孙祐以德行荐於朝，召对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累官左朝奉郎。”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以赵忠简荐赐进士出身，官至著作佐郎。秦桧恶之，会其族子坐法，牵连文致夺官。”与《通志》所记不同。然此集以“著作”为名，则陈氏所言为是矣。陈氏著录作四卷，宝祐中其曾孙思文刊於吴学，卢钺为序。此本为明弘治中蘋十一世孙观所编。一卷为《传道支派图》，二卷为劄子杂文十餘篇，三卷以下为像赞题跋及门人私志语录之类。较陈氏所记，卷数遽增一倍。然遗文不过一卷，餘皆附录。实则亡佚四分之三。盖据拾残剩而成，已非旧本。以其学出伊洛，而能不附秦桧，立身无愧於师门，故录而存之，不以残阙废焉。

△《郴江百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阮阅撰。阅字闳休，舒城人。赵希弁《读书附志》称其建炎初以中大夫知袁州。其事迹则未详也。所撰有《松菊集》。今佚不传。此《郴江百咏》，则其宣和中知郴州时作也。其诗多入论宗，盖宋代风气如是。而阅素留心吟咏，所作《诗话总龟》，遗篇旧事，采摭颇详。於兹事殊非草草，故尚罕陈因理障之语。

如《东山》诗云：“藜杖芒鞋过水东，红裙寂寞酒樽空。郡人见我应相笑，不

似山公与谢公。”又《乾明寺》诗云：“直松曲棘都休道，庭下山茶为甚红。”往往自有思致。又如《愈泉》一首，所谓“古来诗病知多少，试问从今疗得无”。

语虽著相，然自为其《诗话》一编而作。是亦诗中有人，异乎马首之络者矣。此本出自厉鹗家，百咏尚阙其八。考《郴州志》亦不载。吴之振选《宋诗钞》及曹庭栋选《宋诗存》，均未及收。存之亦可备一家。惟每题之下不注本事，非对图经而读之，有茫不知为何语者。或传写佚之欤？《袁州府志》载其《宣风道上》诗一首、《题春波亭》诗一首，鲍氏知不足斋本录於此集之末，以补《松菊集》之遗。今亦从鲍本，并录存之焉。

△《双溪集》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籀撰。籀有《栾城遗言》，已著录。考苏、黄二家并隶名元祐党籍。南渡以后，黄氏虽承藉先泽，颇见甄录，而家学殆失其传。惟其孙，依附朱子之门，得以挂名於《语录》。朱子於苏氏兄弟攻击如讎，而於庭坚无贬词，之故也。然之著作，惟《宋史艺文志》载有《复斋漫稿》二卷。世无其本。《文献通考》已不著录，宋人亦无称述者。文章一道，殆非所长。惟籀以苏辙之孙、苏迟之子，尚有此一集传世，为能不堕其家风。独是轼、辙之为伟人，不仅以文章为重；其立身本末，俱不愧古贤。籀此集中乃有《上秦桧》二书及《庚申年拟上宰相书》，皆极言和金之利。所以归美於桧者无所不至，不免迎合干进之心。

又杂著中别有《进取策》一篇，复力言攻刘豫以图金。前后议论，自相矛盾。盖皆揣摩时好以进说。小人反覆，有愧於乃祖实多，转不如黄之无咎无誉矣。特其诗文雄快舒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废焉。

△《少阳集》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陈东撰。东有《靖炎两朝见闻录》，已著录。其文集《宋志》不载。《书录解题》亦不载。据戴埴《鼠璞》，载“张浚奏胡瑄笔削东书，追勒编置。盖以浚为黄潜善客，瑄为李纲客，故借此去之”云云。则东死以后，尚牵连兴钩党之狱，宜无编辑其文者。元大德中，始有刻本《尽忠录》，凡八卷。编次颇嫌错杂。续刊於国朝康熙中者曰《少阳文集》，凡十卷。前五卷皆东遗文，后五卷则本传、行状及他书论赞也。东以诸生愤切时事，摘发权奸，冒万死以冀一悟。

其气节自不可及。然於时国步方危，而煽动十馀万人，震惊庭陛，至於击坏院鼓，齧割中使。迹类乱民，亦乖大体。南宋末太学之横，至於驱逐宰辅，莫可裁制，其胚胎实兆於此。张浚所谓“欲以布衣持进退大臣之权，几至召乱”者，其意虽出於私，其言亦未始不近理也。后应诏再出，卒以此为小人所构，亦

不可谓东等无以致之矣。第以志在匡时，言皆中理。所掎击者皆人不敢触之巨奸，所指陈者事后亦一一皆验。是其事缘忧国，不出求名。故南宋以来儒者，以忠义予之，而遗文亦至今传述焉。盖略迹而原其心也。

△《欧阳修撰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欧阳澈撰。澈字德明，崇仁人。建炎初徒步走行在，伏阙上书，请诛黄潜善、汪伯彦，与陈东俱论死。后高宗悔之，追赠秘阁修撰。事迹具《宋史忠义传》。绍兴二十六年，吴沆次其诗为《飘然集》三卷，并为作序。至嘉定甲申，会稽胡衍又取其所上三书，并序而刻之，釐为六卷。元季版毁於兵。明永乐丙申，澈十世孙永康县丞齐重刊之。金华唐光祖跋，称其书编为三卷，诗文书迹为四卷。

当时陈东所同上之书，亦为掇拾，无所失坠，并取附为一卷。合为八卷。所称赞府士庄甫，即齐字也。而永乐丁酉崇仁知县王克义序，乃称齐录前后奏议，次继《飘然集》，分为六卷。与光祖跋不同。盖词有详略，实即一本。万历甲寅，澈二十世孙钺再新其版，吴道南为序。此本即从钺刻传写，而阙第八卷陈东之书。

然东已有别集单行，可不必附录於此。今亦仍从此本，定为七卷焉。

△《东溪集》二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高登撰。登字彦先，号东溪，漳浦人。宣和间为太学生。靖康之祸，与陈东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等六贼而用李纲、种师道。会钦宗方擢吴敏、张邦昌为相，又将起用李邦彦。登又上书力争。绍兴二年举於礼部，以廷对过於切直，仅授富川簿。调古县令，时胡舜陟帅静江，欲为秦桧父立祠。登持不可，为舜陟诬构逮治。適舜陟败，得减死谪容州。案《宋史》本传载：“登卒后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及漳守何万言诸朝，追复迪功郎。后十年，朱熹为守，复奏乞褒录，赠承务郎。”今考朱子奏状，谓“克家始援绍兴赦书以请，有司拘文，废格不行。

近岁傅伯寿又奏如前状，未奉进止。使登抱恨终身垂五十年，姓名犹在罪籍”云云。以此观之，《宋史》为误。又案《书录解题》《东溪集》条下，称迪功郎高登撰。则知登之进赠，无承务郎之称。而所谓迪功郎，非克家时追复盖明甚矣。

又《宋史》载登五上书不报。又因谋南归，忽闻邦昌等各与远郡，一时小人相继罢斥，与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复为书论吴敏未罢，不报。据此，则五书之外当更有一书矣。今阅集中所载，则此事即五书中之第四书。书首所叙“方图南下”诸语，甚为分明。此尤足证《宋史》之瞽乱失实也。至如《绍兴八年上皇帝书》，乃召赴都堂时与《时议》六篇先后同上者。据《宋史》作《

万言疏》，而集中寥寥五百馀字。玩其词气，颇有不相属者。此则集本传钞所脱，非史之误矣。

登之遗集，《文献通考》作二十卷。《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俱云十二卷。此本为明林希元所编，仅分上、下二卷。书疏论议辨说等作共二十篇、诗三十一首、赞五首、箴铭二十六首、词十二首、启二首。末有附录一卷，则朱子褒录奏状、《祠堂记》两篇及言行录十条。史称所上《时议》六篇，仅存其序。所上五书，已亡其一。又《言行录》载，“绍兴元年上驻蹕临安，公以十事投时相”者，集中亦无之。盖已全非其旧。然亡佚者虽多，而读其遗篇，尚想见忠义之概。

即如《命子名字说》云：“痛念王室陵迟，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鸿业。此志未遂。命汝曰扶、曰持、曰振、曰拂，其勉效两全之节。”盖其忠君爱国之心，每饭不忘如此。朱子谓能使人闻风兴起，良不虚云。

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十一

○别集类十一△《岳武穆遗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岳飞撰。飞事迹具《宋史》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传。此《遗文》一卷，乃明徐阶所编。凡上书一篇、劄十六篇、奏二篇、状二篇、表一篇、檄一篇、跋一篇、盟文一篇、题识三篇、诗四篇、词二篇。

其《辞镇南军承宣使》仅有第三奏，《辞开府》仅有第四劄，《辞男云转官》仅有第三劄，《辞男云特转恩命》仅有第四劄，《辞少保》仅有第三劄、第五劄，《乞叙立王次翁下》仅有第二劄，《乞解枢柄》仅有第三劄，《辞除两镇》仅有第三劄。则其佚篇盖不可殫数。史称万俟卨白秦桧，簿录飞家，取当时御札藏之以灭迹。则奏议文字同遭毁弃，固势所必然矣。然宋高宗御书《圣贤像赞》，刻石太学，秦桧作记勒於后。明宣德中宋讷乃磨而去之。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於蠹蚀灰烬之馀。是非之公，千古不泯，固不以篇什之多少论矣。阶所编本，附录《岳庙集》后，前冠以后人诗文四卷，已为倒置。其中明人恶札，如提学僉事蔡兗诗曰：“千古人来笑会之，会之却恐笑今时。若教似我当钧轴，未必相知岳少师。”尤为顶上之秽。今并芟除，而独以飞遗文著录集部，用示圣朝表章之义焉。

△《茶山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曾几撰。几字吉甫，赣县人，徙居河南。以兄弼恤恩授将仕郎。试吏部优等，赐上舍出身。历校书郎。高宗朝历官江西、浙西提刑。忤秦桧去位，侨寓上饶茶山寺，自号茶山居士，桧死，召为秘书少监，权礼部侍郎。提举玉隆观，致仕。卒谥文清。陆游为作墓志云：“公治经学道之馀，发於文章。而诗尤

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魏庆之《诗人玉屑》则云：“茶山之学出於韩子苍。”其说小异。然韩驹虽苏氏之徒，而名列江西诗派中，其格法实近於黄。殊涂同归，实亦一而已矣。后几之学传於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

《诗人玉屑》载赵庚夫题《茶山集》曰：“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

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其句律渊源固灼然可考也。又游跋几《奏议稿》曰：“绍兴末，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归，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据此，则几之一饭不忘君，殆与杜甫之忠爱等。故发之文章，具有根柢，不当仅以诗人目之，求诸字句间矣。墓志称有文集三十卷、《易释象》五卷。《易释象》已不传。

文集则《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均作十五卷。是当时已佚其半。自明以来，并十五卷亦佚，仅仅散见各书，偶存一二。兹从《永乐大典》中搜采编辑，勒为八卷。凡得古今体五百五十八首。虽不足尽几之长，然较刘克庄《后村诗话》所记九百一十篇之数，所佚者不过三百五十二篇耳。残膏剩馥，要足沾丐无穷也。

△《雪溪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铨撰。铨有《侍儿小名录补遗》，已著录。是编乃其诗集。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并作八卷。此本仅五卷。考《墨庄漫录》载铨所作《王文孺耀菴》诗一首，又《山村诗》一首。《越咏》载铨所作《云门寺》诗一首。今皆不见於集中。知今世所传，已佚其三卷，非完帙矣。

铨诗格近温、李。王士禛《居易录》诋其诗不甚工，而独称其附载庐山僧可和诗一篇。似非笃论。惟铨以博洽名，乃集中《白头吟序》不引《西京杂记》，而引吴兢《乐府解题》，已迷其本。（案《西京杂记》虽伪书，然在吴兢之前，即兢说所自出。）又称《宋志》载文君诗云云，不知《宋书乐志》《白头吟》实作古词，不作文君。此亦千虑之一失，信乎考证之难也。

△《芦川归来集》十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元幹撰。元幹字仲宗，自号真隐山人，又曰芦川老隐。周必大跋其《送胡铨》词，称长乐张元幹。睢阳王浚明跋其《幽崑尊祖录》，则称永福张仲宗。皆宋人之词，莫详孰是也。王明清《挥麈录》纪其以作词送胡铨得罪除名。考卷末其孙钦臣跋语，称得《贺新郎》词二首真迹於铨之子，其说当信。然铨贬於绍兴戊午，而集中《上张丞相》诗，称“罪放丙午末，归来辛亥初”。又自跋《祭祖母刘氏》文，后称“宣和元年八月，获缘职事，道过墓下”。则徽宗

时已仕宦，钦宗时已贬谪，但不知尝为何官耳。元幹及识苏轼，见所作《苏黄门帖跋》。又从陈瓘游颇久，见所作《了翁文集序》。其结诗社同唱和者，则洪刍、洪炎、苏坚、苏庠、潘淳、吕本中、汪藻、向子諲，见所作《苏养直诗帖跋》。而江端友、王铨诸人皆有赠答之作。刘安世、游酢、杨时、李纲、朱松诸人皆为题《幽崑尊祖录》。故其学尊元祐而诋熙宁。诗文亦皆有渊源。其集今有抄本，称嘉定己卯其孙钦臣所録。然跋称诵《上陈侍郎诗序》，知挂冠之年甫四十一。抄本无此篇。又曾季狸《艇斋诗话》载元幹《题潇湘图》诗，抄本亦无此篇。考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尝录元幹之诗一卷，而元幹不自忆。则当时已不自收拾，疑钦臣所录本有佚失。然近本但有五言律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而无古体及绝句，知非完书。又《跋米元晖瀑布轴》、《跋苏养直绝句后》，《跋江天暮雨图》、《跋江贯道古松绝句》，乃收之题跋类中。亦似后人所窜乱，非其原本。及考《永乐大典》所载，则所佚诸篇，厘然具在。今哀集成帙，与钞本互相勘校，删其重复，补其残阙，定为十卷。元幹诗格颇遒。杂文多禅家疏文、道家青词，今从芟削。其题跋诸篇，则具有苏、黄遗意，盖耳目渐染之故也。钞本末有《幽崑尊祖录》一卷，乃记其为祖母外家置祭田事。附以同时诸人题跋，中多元祐名臣之笔。亦仍其旧第并附录焉△《东莱诗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其诗法出於黄庭坚。尝作《江西宗派图》，列陈师道以下二十五人，而以己殿其末。其《紫微诗话》及《童蒙训》论诗之语，皆具有精诣。（案今本《童蒙训》不载论诗诸条，其文散见各书中，说见本条之下。）敖陶孙《诗评》称其诗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颇为近似。

苕溪胡仔《渔隐丛话》称其“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残雨入帘收薄暑，破窗留月镂微明”诸句。殊不尽其所长。《朱子语录》乃称本中论诗欲字字响，而暮年诗多哑。然朱子以诗为馀事，而本中以诗为专门，吟咏一道，所造自有浅深，未必遂为定论也。此集有庆元二年陆游序、乾道二年曾几后序。《文献通考》别载有《集外诗》二卷。此本无之，盖已散佚。又陆游序称嗣孙祖平悉哀集他文为若干卷。今此本有诗无文。

惟其《草赵鼎迁右仆射制词》所云：“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伯。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而去非”之语，以秦桧恶之，载於日历，尚为世所传诵。其他文则泯没久矣。

△《澹菴文集》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胡铨撰。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进士甲科。绍兴五年以荐除枢密院编

修官。抗疏诋和议，谪吉阳军。孝宗即位，特召还擢用，历官权中书舍人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谥忠简。事迹具《宋史》本传。铨师萧楚，明於《春秋》。故集中嘉言谏论，多本《春秋》义例。於南渡大政，多所补救。史但称其高宗时请诛秦桧。今考集中《论撰贺金国启》一篇，则於孝宗朝召还以后，更尝请诛汤思退。又《孝宗本纪》：“隆兴元年三月，金以书来索四州，未报。八月，又赍书两省。”今考集中《玉音问答》一篇，知答金人书孝宗已与铨定於五月三日。迟至八月未遣，必汤思退有以持之。当时情势，可以考见。史文疏漏，赖此集尚存其崖略也。本传称铨集凡百卷。今所存者仅文五卷、诗一卷，盖得之散佚之余。然《书录解题》载铨集七十八卷，《宋志》载铨集七十卷，则在当时已非百卷之旧矣。罗大经《鹤林玉露》曰：“胡澹菴十年贬海外，北归，饮於湘潭胡氏园，题诗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后朱文公见之，题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见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云云。今本不载此诗，殆后人因朱子此语，讳而删之。然铨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

△《五峰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纪》，已著录。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其集凡有二本。一本五卷，一本不分卷。此本题其季子大时所编，门人张栻为之叙。凡诗一百六首为一卷，书七十八首为一卷，杂文四十四首为一卷，《皇王大纪论》八十馀条为一卷，经义三种为一卷，盖即所谓五卷之本也。所上《高宗封事》，剴切详尽，《宋史》已采入本传。其《易外传》皆以史证经，《论语指南》乃取黄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说折衷之，《释疑孟》则辨司马光疑孟之误，议论俱极醇。

又有《与秦桧》一书，自乞为岳麓书院山长。盖桧与宏父安国交契最深，故力汲引之。宏能萧然自远，蝉蜕於权利之外。其书词婉而意严，视其师杨时委曲以就蔡京者，可谓青出於蓝而冰寒於水矣。

△《斐然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胡寅撰。寅有《读史管见》，已著录。是集端平元年冯邦佐刻於蜀，楼钥序之。嘉定三年郑肇之又刻於湘中，章颖序之。《宋史》本传作三十卷，与此本相合，盖犹从宋槧缮录也。寅父子兄弟皆笃信程氏之学，寅尤以气节著。其晚谪新州，乃右正言章复劾其不持生母服。寅上书於桧自辩，其文今载第十七卷中。

大意谓“遗弃之子不同於出继之子，恩义既绝，不更以本生论之”。然母子天

属，即不幸遭人伦之变，义无绝理。设有遗弃之子杀其本生父母者，使寅司讞，能以凡人论乎？章复之劾，虽出於迎合秦桧，假公以济其私，而所持之事则不可谓之无理。寅存此书於集中，所谓欲盖弥彰也。至於秦桧之罪，罄竹难书，而集中《上秦桧》第一书，第规其不当好佛，其细已甚。又寅作《崇正辨》三卷，辟佛不遗余力。资善堂崇奉佛像，寅至形之缴奏，载此集十五卷。而三十卷末乃有《慈云长老开堂疏》、《严州报恩开堂疏》、《光孝长老请疏》、《光孝抄题疏》、《龙山长老开堂疏》、《龙山长老请疏》六篇。尤未免自乱其例。然靖康元年金人议立张邦昌，寅方为司门员外郎，与张浚、赵鼎均不肯署议状。邦昌立，遂弃官逃。建炎三年，为起居郎。时诏议移蹕之所，上万言书力争，其文今载第十卷中。绍兴四年，为中书舍人。时议遣使往云中，又抗疏力谏，其文今亦载第十卷中。并明白剴切。楼钥序所谓“引谊以劘上，往往有敌以上所难堪”者，殆非虚语。又上言“近年书命多出词臣好恶之私，使人主命德讨罪之词，未免玩人丧德之失”。乞命词臣以饰情相悦、含怒相訾为戒。故集中十二卷至十四卷所载内外诸制，并秉正不阿。史称所撰诸制词，多诤诚语，亦不诬。至寅之进用，本以张浚。后论兵与浚相左，遂乞郡以去。其父安国，与秦桧为契交，桧当国日，眷眷欲相援引。寅兄弟三人并力拒不入其党。寅更忤之，至流窜。其立身亦具有始末者，其文亦何可废也。

△《邓绅伯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邓绅伯集》散见《永乐大典》中，哀集排纂，尚得二卷。然原本不著其名，亦不著时代。诸家目录皆不载其书。惟集中有《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诗》，题曰“深得‘一’字”。又有《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诗》，题曰“深得‘把’字”。

则其名当为邓深。考《永乐大典》“邓”字韵下，引《古罗志》曰：“宋邓深字资道。试中教官，入为太府丞。轮对论京西湖南北户及士大夫风俗，高宗嘉纳，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便郡，知衡州。茶陵安仁溪峒之盗，望风帖息。擢潼川，漕盐酒虚额，久为民害，请於朝，蠲川引四十七万。守令贪虐，劾奏之。虞允文贻书云：‘不畏强御，思济斯民，挺然之操，未见近比。’后以朝散大夫终於家。

爱居东湖之胜，建阁曰明秀。有文集十卷。”凌迪知《万姓通谱》亦载：“邓深，湘阴人。绍兴中进士。”余与《古罗志》同。是编中《乡人祷雨有应》、《寓乌石》及《咏醴泉》、《题岩石山石鼓》、《赠别饶司理》、《别长沙驿》、《渡玉虚洞》诸作，其地皆近衡州。《探禹穴》、《溯峡》、《三游洞》、《峡江》、《滟濒堆》诸作，其地皆近潼川。与深宦游所历，一一相符。则此集为邓深所撰审矣。惟绅伯之字与《古罗志》所载不同，殆有两字欤？黄虞

稷《千顷堂书目》载有元《邓大隐居士诗集》。此集中《答杜友》诗有“小轩名大隐”句，又有《自赋大隐》一律，与之相合。然核其诗句标题，实宋人而非元人。或大隐即深别号，《大隐居士诗集》即此集之别名。虞稷等辗转传写，误宋为元，亦未可知也。

△《北山集》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郑刚中撰。刚中有《周易窥馀》，已著录。是集一名《腹笑编》，凡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后集十卷。初集起宣和辛丑，至绍兴乙卯。中集起绍兴乙卯，至甲子。皆刚中所自编。后集起绍兴戊辰，至甲戌，为乾道癸巳其子良嗣所编。

始末具见刚中自序及良嗣跋中。此本题初集、二集、三集，而相连编为三十卷。

盖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远重刻所改，非其旧也。史称刚中由秦桧以进，故於和议不敢有违。及充陕西分画地界使，又弃和尚原与金。后为宣抚使时，始以专擅忤秦桧意，至窜谪以死。今集中所载《谏和议》四疏及《议和不屈》一疏，大旨虽不以议和为非，而深以屈节求和为不可。又有《救曾开》一疏、《救胡铨》一疏，与史皆不合。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於当时章奏事迹蒐括无遗，独不及此七疏。

曾敏行《独醒杂志》虽记刚中与李谊等六人共救胡铨事。然但云入对便坐，亦不云有疏。或者良嗣耻其父依附秦桧，伪撰以欺世欤？诸疏之后，多良嗣附记之语，若斤斤辨白心迹者。是必於公议有歉，故多方回护，如恐不及。李纲、胡铨诸集亦何待如是哓哓哉！刚中《封州自序诗》有曰：“我昔贫时冬少袴，四壁亦无惟有柱。自从脚踏官职场，暖及奴胥妻子饫。线引针入敢忘针，入室古云当见妒。”

是始终不忘秦桧，刚中且自道之矣，亦乌可掩也。至其诗文则出於南北宋间，犹及见前辈典型。方回作是集跋，称其文简古，诗峭健，在封州诗尤佳。其品题则颇不谬云。

△《浮山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仲并撰。并字弥性，江都人。《宋史艺文志》载并《浮山集》十六卷，而不为立传。其事迹遂无可考。惟周必大《平园集》有所作并集序，称并“以绍兴壬子擢进士第。甲寅以丞相朱胜非等论荐，改京秩。寻补外去。后三年丁巳，复以张浚荐，召至阙。为秦桧所阻，改倅京口。自是闲退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禄丞，出知蕲州”。所纪历官本末颇详。然考集中《谢宰相启》有“黉序初除”语，则尝为教官。又《原弊录序》自称“监临猥局”，则尝为监场官。又多与平江、淮西、南安、建康、湖州诸守臣代作表启，则尝历佐诸郡

。而必大序俱未之及，殆以其无关出处略之也。必大又称并力排王氏之说，惟孔、孟是师。其初任京秩时，王居正所草制词，亦有学知是非邪正之褒。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乃称其官湖倅时，为籍中妓作生朝青词，坐是谪官。与其素行不相类，颇不可解。

考集中《陈情启》，有“旁观下石，讎家谤伤”之语，意其即指是事欤？又集中有《回孟郡王姻礼书》，郡王，隆祐太后之侄孟忠厚也。《宋史外戚传》称忠厚与秦桧为僚婿，而桧实阴忌之。又称桧当国，亲姻攀援以进，忠厚独与之忤。

王明清《挥麈录》称吴棫为忠厚草表，因忤秦桧，谪判泉州。然则并之见恶於桧，殆以孟氏姻党之故，故竟以微罪坐废也。其古文颇高简有法度。四六能以散行为排偶，尤得欧、苏之遗。诗亦清隽拔俗。王应麟《困学纪闻》尝引所作《咏韦执谊不看岭南图》诗“政恐崖州如有北，卻应未肯受谗夫”二句，以为诛奸谀之萧斧。然其词浅露，殊不尽并之所长。应麟盖偶拈及之，以为并诗止此，则非矣。据周必大序，其集乃并外孙南安太守孟猷所编。旧本久佚。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排次订正，辑成十卷。

△《横浦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张九成撰。九成有《孟子传》，已著录。是集乃其门人郎昱所编。凡赋诗四卷、杂文十六卷。九成少师杨时，於程门为再传弟子。后从僧宗杲问道，其学乃全入於禅。朱子作《杂学辨》，所驳正者凡四家，九成实居其一。见於《语录》者掎击尤力。比其没也，犹谓“可惜将了许多鹞兀道理到地下去”。盖身后犹憾之不置。《宋史》本传亦称其早与学佛者游，故议论多偏。然其立身自有本末。

其廷试对策，极陈恢复大计，规戒高宗安於和议之非。又指陈时弊，言皆痛切。

於閹宦干政，尤反覆申明。其在当时，可称谏论。刘安世喜言禅，苏轼喜言禅，李纲亦喜言禅，言禅不可以立训，要不以是掩其大节也。陆游《老学菴笔记》谓九成对策有“桂子飘香”语。李易安作“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之句以嘲之。更掎摭琐屑，不足为九成病矣。至洪迈《容斋随笔》记洪皓没后，道出南安，九成往祭。其文但称年月官爵，而无词。情旨倍觉哀怆，以为前人未有此格。然九成乃一时避祸，不敢措词，非有意立异。且其体本孔子《季札墓碑》而小变化之，亦非九成所独创，其文字之工，实不在此，亦不足为九成称也。原本附刻《心传》、《日新》二录，本皆各自为书。今以已存目於子部，故并从删削，不更复出焉。

△《湖山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芾撰。芾字明可，自号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绍兴二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历知数郡。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芾为秘书正字时，以不附秦桧劾罢。后金师临江，芾建言有进无退，请高宗驻蹕建康，以系中原之望。其领郡亦多惠政。盖非徒以文艺擅长者。然其诗才甚富，往往澜翻泉涌，出奇无穷。虽间或失之流易，要异乎粗率颓唐。如《輓元帅宗泽》诸篇，尤排奂纵横，自成一格。据集中自述，芾生甲申岁，当崇宁三年。建炎初尚未及三十，而笔力已挺健如此。其后退闲者十有馀年，年几八十，乃渐趋平淡。和陶诸诗，当作於其时，亦殊见闲适清旷之致。集中有《寄朱元晦》一诗曰：“夫子於此道，妙处固已臻。尚欲传后学，使闻所不闻。顾我景慕久，愿见亦良勤。”是其末年亦颇欲附托於讲学。然其诗吐属高雅，究非有韵语录之比也。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称集二十五卷、长短句三卷、别集一卷、奏议八卷。而《宋史艺文志》则称《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别集一卷、《和陶诗》三卷、附录三卷、《当涂小集》八卷。本传又称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所载卷目，殊牴牾不合。原本亡佚，无从核定。今据《永乐大典》散见各韵者，采辑编订，釐为十卷。以《和陶诗》并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史称芾为文豪健俊整，是其杂著亦必可观。

惜《永乐大典》中已经阙佚，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文定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汪应辰撰。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绍兴五年登进士第一。高宗为改此名。初授镇东军佾判。后官至敷文阁学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应辰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国诸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栻相善。於朱子为从表叔。朱子尝往来商榷，故《孝经刊误》援应辰之言以为据。应辰授敷文阁待制，亦举朱子以自代，契分特深。其学问具有渊源。又官秘书省正字时，以上书忤秦桧，困顿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称其直言无隐，於吴芾、王十朋、陈良翰诸人中最为骨鲠。其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艺文志》载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传。弘治中，程敏政於内阁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尽录。乃摘抄其要，编为廷试策一卷、奏议二卷、内制一卷、杂文八卷。嘉靖间，其乡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遗事、志传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从程本传录、不见完帙者已二三百年来。

今考《永乐大典》所载，为程本不载者几十之四五。盖姚广孝等所据之本，即敏政所见之内阁本。而敏政取便抄录，所见太狭，故钜制鸿篇，多所挂漏。谨以浙江所购程本与《永乐大典》互相比较，除其重复，增所未备，勒为二十四卷。较五十卷之旧，业已得其大半。计其精华，亦约略具於是矣。

△《缙云文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冯时行撰。时行字当可，壁山人。绍兴乙卯、丙辰间为丹棱令。罢归后出守蓬黎州。终於提点成都刑狱公事。尝居县北缙云山授徒，因以为号。《宋志》载其文集本五十五卷。岁久散佚。明嘉靖中，重庆推官李玺始访得旧抄残本，编为四卷授梓。此本即从玺所刻传写者也。时行《宋史》无传。《四川通志》称其与曾开、朱松等共斥和议，忤秦桧坐贬。今读其诗文，忠义之气隐然可见，志所载当不诬。惟志以为嘉熙间状元及第，考集中明云宣和初应进士举，又有《建炎庚戌中秋与同官相期月下》诗及《绍兴六年十月六日》诗，断不得为嘉熙间人。

宋状元录亦无其名，志殆流传之误也。

△《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晁公溯撰。公溯字子西，钜野人。公武之弟。《宋史》无传，其仕履无考。今案集中《上周通判书》题左迪功郎、知梁山军梁山县尉。又程氏《经史阁记》称尝为涪州军事判官。又《与费行之小简》称绍兴三十年内任施州通判。又《眉州到任谢表》及《谢执政启》。则尝知眉州。又《答史梁山启》称“猥从支郡，遽按祥刑。”而集首师璿序亦称其为部使者。则又尝擢官提刑，而不详其地。又《眉州州学藏书记》题乾道年月，而《丙戌元夕》诗有“刺史敢云乐”句。丙戌为乾道二年，是时正在眉州。此集刻於乾道四年，盖皆眉州以前所作。师璿序又称公溯《抱经堂稿》，以甲乙分第，汗牛充栋，此特管中之豹。则其选辑之本也。

晁氏自迥以来，家传文学，几於人人有集。南渡后则公武兄弟最为知名。公武《郡斋读书志》世称该博，而所著《昭德文集》已不可见。惟公溯此集仅存。王士禛《居易录》谓其诗在无咎、叔用之下。盖其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固由一时风会使然。而挥洒自如，亦尚能不受羁束。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崑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

△《默堂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渊撰。渊字知默，一字几叟，沙县人。杨万里序称为瓘之犹子，而集乃自称瓘之侄孙。疑万里笔误也。绍兴七年诏举直言敢谏之士，以胡安国荐，除御史，官至宗正少卿。尝榜所居之室曰默堂。其门人沈度编次诗文，因以名集。凡文十二卷、诗十卷。渊为杨时弟子，传程氏之学。故《上殿劄子》首辟王安石。

又如诋秦桧，纠莫将、郑亿年，论宰执不职，皆侃侃不阿。其他议论时政，亦多切实。为诗不甚彫琢，然时露真趣，异乎宋儒之以诗谈理者。惟《与翁子静论陶渊明》，以不知义责之，未免讲学诸人好为高论之辄习。又力崇洛学，而

於陈瓘之事佛独津津推奖。亦未免牵於私情，不为至公耳。《宋史艺文志》载渊集二十六卷、词三卷。此本止二十二卷，未知为传写脱佚，或《宋史》字误。又别本十二卷，题曰《存诚斋集》。盖渊尝以“存诚斋”铭示学者，故后人以名其集。

有文无诗。第一卷末较此本少启三篇。第九卷末较此本少书二篇。字亦多所讹阙，未若此本之完善也。

△《知稼翁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黄公度撰。公度字师宪，莆田人。绍兴八年进士第一。历官考功员外郎。

《书录解题》载公度集十一卷。卷端洪迈序称公度既没，其嗣子知邵州沃收拾手泽，汇次为十有一卷。卷末载有沃跋，亦称故笥所存，涂乙之余，才十一卷。均与陈氏所载合。又《书录解题词曲部》别有公度《知稼翁词》一卷，合之当为十二卷。此本为天启乙丑其裔孙崇翰所刊。称嘉靖丙午得於陕西谒选人，乃前朝秘府之本，尚有御印。然并词集合为一编，仅一百三十四页。分为上、下二卷，似不足十二卷之数，岂尚有佚遗欤？公度早掇巍科，而卒时年仅四十八。仕宦不达，故《宋史》无传。《肇庆府志》称其“为秘书省正字时，坐贻书台官言时政，罢为台州崇道观。《过分水岭题诗》有‘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之句。时赵鼎方谪潮阳，说者谓此诗指鼎而言，遂触秦桧之怒，令通判肇庆府”云云。殆亦端悫之士，不附时局，故言者得借赵鼎中之欤！其诗文皆平易浅显。

在南宋之初，未能凌蹀诸家。然词气恬静而轩爽，无一切澶涩齷齪之态，是则所养为之矣。公度别有《汉书镌误》，今已佚。此本从他本掇拾二段，并佚词一首附之卷末。今亦并录之焉。

△《唯室集》四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长方撰。长方有《步里客谈》，已著录。是集诗文散入《永乐大典》各韵下。据胡百能行状，原本凡十四卷。又唐瑑原序称其家所刊凡二百篇。今掇拾残阙，仅得文五十五首、诗三十九首，勒为四卷。而以他人所作铭、状、记、序附录於后，以备稽考。虽较原书篇数只及其半，而菁华具在，亦可以观其大凡矣。长方父侁，与游酢、杨时、邹浩、陈瓘等游，故长方之学以程氏为宗。

《朱子语录》於同时学者多举其字，惟於长方则称曰唯室先生，盖颇引以为重也。

冯时可《雨航杂录》谓宋儒论人，喜核而务深，长方亦不免於是。然如谓刘先主灭刘璋取蜀，为行不义，杀不辜，故不能有天下；谓张九龄与李林甫同辅政，不能发其奸而去之，以致天宝之乱。虽核以事势，均未必尽然。要其理则不为不正。

至於《绍兴六年应诏劄子》，谆谆以严师律、备长江、讲漕运为急。又因朝廷罢赵鼎任张浚，作《里医》一篇，以为“国家起痼疾，必固元气。补当持重，攻当相机”。盖其意不主於和，亦不主於遽战。富平、淮西、符离三败，躁妄僨事，若预睹之，固与迂阔者异矣。虽佚简残篇，仅存什一，要胜於虚谈高论，徒供覆瓿者也。

△《汉滨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之望撰。之望字瞻叔，襄阳穀城人，后寓台州。登绍兴八年进士第。累迁太府少卿。孝宗即位，除户部侍郎，充川陕宣谕使。洊擢至参知政事，劳师江淮，为言者论罢。乾道元年起为福建安抚使，加资政殿大学士，移知温州卒。事迹具《宋史》本传。钱溥《秘阁书目》载有之望《汉滨集》，而佚其册数。焦竑《经籍志》作六十卷。然赵希弁、陈振孙两家俱未著录，则宋代已罕传本。后遂散佚不存。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裒缀，所存什之三四而已。之望当秦桧柄国时，落落不合，人咸称其有守。其历官亦颇著政绩。惟在隆兴时力主和议，与汤思退相表里，专以割地啖敌为得计，而极沮张浚恢复之谋，考宋南渡之初，自当以北取中原为务。然惟岳、韩诸将可冀图功。张浚很愎迂疏，但急於立功以固位，实非可倚以恢复之人。一败於富平，而丧师三十万。再衄於淮西，而叛逃者七万。三挫於符离，而丧师又十三万。僨辕误国，其验昭然。讲学家以张栻之故，回护其父，殊未免颠倒是非。之望之沮浚，不可不谓之知人。至其《论和议》之策，以为“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惟当移攻战之力以自守，然后随机制变”。

又以为“金人制胜之谋，举无遗策。加以器械之利，形势之便，虽汉、唐全盛之时，犹未能轻此敌，而况於今日”！其斟酌时势以立言，与史浩意颇相近，亦不可谓之不知时务。特其朋比小人，附和权倖，与浩之出於老成忠荅者不同。又汤思退所主者乃六国赂秦之计，与浩之主於持重俟衅者亦复迥异。故当时重为人所抨击，而《宋史》亦极不满之，诛其心也。至其诗文，则皆舒畅明达，犹有北宋遗矩。诸劄子亦多足以考见时事，与正史相参，未可遽废。谨釐为十六卷，著之於录。庶其人其文是非得失各不相掩焉。

△《香溪集》二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范浚撰。浚字茂名，兰溪人。绍兴中举贤良方正，以秦桧柄政，辞不赴。然浚虽不仕，实非无意於当世者。其《书曹参传后》，则隐戒熙宁之变法。其《补翟方进传》，则深愧靖康之事讎。其《读周礼》一篇，亦为王安石发。而《进策》五卷，於当时世务尤言之凿凿。非迂儒不达时变者也。其《诗论》戒穿凿，似为郑樵而言。《易论》鄙象数，亦似为陈抟而设。於经术颇为有功。《春秋论》欲废三传，则犹祖孙复之馀习，颇为乖迂。然卢仝所注，儒者罕传

。浚论尚载其数条，亦足资异闻。其辩孟母无三迁事、黄帝无阪泉事、周穆王无西至昆仑事，虽颇失之固，然皆於理无害。其诗凡三卷。近体流易，犹守元祐旧格，不涉江西宗派。古体颇遒，亦非语录为诗之比，有足称焉。集为其门人高梅所编，其侄端臣刊之。前有绍兴三十一年陈岩肖序。后有元吴师道跋，称朱子取其《心箴》注《孟子》。而其集金履祥时已不传，后从应氏得其前七卷。又从其族孙俊家得残本，佚前五卷。合之遂为完书。跋又称端臣《蒙斋集》未及刊，先刊其与浚唱酬诸诗附见焉。此本无端臣诗，盖又佚矣。

△《郑忠肃奏议遗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郑兴裔撰。兴裔字光锡，初名兴宗。显肃皇后外家三世孙。由成忠郎历官江东路钤辖，迁均州防御使、保静军节度使，召领内祠，武康军节度使。赠太尉，谥忠肃。是集所录多奏疏、表状，其记、序、辨、跋诸杂著则间附数篇。其中如《请起居重华宫》及《论淮西荒政》诸疏，词意剝摯。他如《蠲缗钱》、《禁改钞》、《论折帛钱》诸奏，所列绍兴间一切弊政，皆《宋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所未载，亦足补史志之阙。又纪《淳化阁帖》之摹拓传写，与黄伯思互有异同。辩琼花之复荣，较周必大《玉蕊辨证》更为详贍。亦考据者所不废矣。

《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盖其裔孙所裒辑，出於南宋之后。录之亦足徵宋代故实之一二焉。

（案此编虽以奏议为名，实则裒辑杂文，共为一集。故录之《别集类》中。）

△《云庄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曾协撰。协字同季，南丰人。《宋史》无传，志乘亦不载其名。据傅伯寿所作集序，知为曾肇之孙，曾纁之子。而所叙仕履但曰官零陵太守，不及其详。且宋无零陵郡，亦无太守之名，殊非实事。今以集中诗文考之，知绍兴中举进士不第，以世赏得官。初为长兴丞，迁嵯县丞。继为镇江通判，迁临安通判。乾道癸巳权知永州事以卒。伯寿所云，盖以古地名与古官名假借用之，文人换字之陋习耳。伯寿又称：“庆元庚申，协没已二十八年。其子直敷文阁、福建转运副使炎辑其文为二十通。”考刘禹锡作《柳宗元集序》，称一卷为一通，则原集盖二十卷。今传於世者，惟《咏芭蕉》一诗，仅见陈景沂《全芳备祖》中。他不概见，则其亡已久矣。今捃拾《永乐大典》所载，以类编次，尚得五卷。又得傅伯寿序一篇，亦并录入。序称其古诗多效选体。然合诸作观之，大抵源出苏轼、陈与义。

故《同沈正卿作仇池石诗》用轼韵，《陈晞贤过零陵赠诗》亦用与义韵，而绝不及於他家。知其唱和讲求在二家旧格也。杂文颇雅饬有法。《宾对》一赋为集中巨篇，语特伟丽。而大旨以安享太平为浑穆之王风，以恢复中原为战争之

霸术。

夸大其词，以文偏安之陋。曲学阿世，持论殊乖。姑以文采录之，从《昭明文选》不废《剧秦美新》之例。读其文者，分别观之可矣。

△《竹轩杂著》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林季仲撰。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进士第。历官太常少卿，知婺州。自号芦山老人。尝侨居暨阳。集中又自称济南林某者，盖其祖贯也。《宋史》不为立传，其行事不可概见。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季仲以赵鼎荐入朝，奏疏沮和议得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名”云云。今案集中《与赵仆射书》有“相公过听，引而置诸朝。鹿鹿三年，蔑有报称”之语。与赵鼎荐引之说合，惟《沮和议》一疏，已不见於集中。其得罪贬谪之事，遂略而弗显。集中又有祭德和弟、察和弟诸文，据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复考。然《宋史赵鼎传》称鼎之再相，尝奏言：“今清议所与如刘大本、胡寅、吕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绍兴中，实负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虽所存无几，而多力持正论，深切时弊之言。其赵鼎南迁以后，所与简牍数篇，无不反覆慰藉，词意淳挚。交道之笃，尤可概见。

又《庚溪诗话》称季仲颇喜为诗，语佳而意新。今观所作，虽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而笔力挺拔，其清隽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传。论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编缀，釐为诗一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为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无闻於后焉。

△《拙斋文集》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有《尚书全解》，已著录。是集凡记问二卷，盖即本传所谓《道山记问》者。诗一卷、杂文十七卷。末附吕祖谦祭文及李櫏所为哀辞、姚同所为行实。以之奇自号曰拙斋，因以名集。之奇之学得於吕本中。其《记问》内称少蓬及吕紫微者，皆谓本中。其后吕祖谦又受学於之奇，祖谦祭之奇文云：“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献之传，载而之南。先生与二李伯仲实来定师生之分。”二李谓李葵之子李栴、李樗。西垣公者亦谓本中也。（案祖谦之祖弼中，为本中之弟，本中乃其从祖。而祖谦称伯父者，盖用《左传》“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语，然亦太僻矣。谨附订於此。）吕氏之学颇杂佛理，故之奇持论亦在儒、释之间。吕氏虽谈经义，而不薄文章。故之奇注释《尚书》，究心训诂。

而此集所载诸篇，皆明白畅达，不事钩棘，亦无语录粗鄙之气。其诗尤具有高韵，如《江月图》、《早春偶题》诸篇，置之苏、黄集中，不甚可辨也。

△《于湖集》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张孝祥撰。孝祥字国安，历阳乌江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孝宗朝累迁中书舍人，直学士院，领建康留守。寻以荆南湖北路安抚使，请祠。进显谟阁直学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书录解题》载《于湖集》四十卷，此本卷数相合。前有其门人谢尧仁及其弟华文阁直学士孝伯序。尧仁序称孝祥每作诗文，辄问门人视东坡何如。而尧仁谓其《水车》诗活脱似东坡。然较苏氏《画佛入灭》、《次韵水官》、《韩幹画马》等数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谓以先生笔势，读书不十年，吞东坡有馀矣。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而根柢稍薄，时露蹶蹶之状。尧仁所谓读书不十年者，隐寓微词，实定论也。然其纵横兀傲，亦自不凡。故《程史》载王阮之语，称其平日气吐虹霓。陈振孙亦称其天才超逸云。

△《太仓稊米集》七十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字少隐，宣城人。绍兴中登第。历官枢密院编修官，出知兴国军。自号竹坡居士。是集乐府诗四十三卷、文二十七卷。前载唐文若、陈天麟及紫芝自序。集中《闷题》一首下注云：“壬戌岁始得官，时年六十一。”

是紫芝通籍馆阁，业已暮年，可以无所干乞。而集中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三首，又《时宰生日乐府》七首，又《时宰生日诗》三十绝句，又《时宰生日五言古诗》六首，皆为秦桧而作。《秦少保生日七言古诗》二首，《秦观文生日七言排律三十韵》，皆为秦熺而作。又《大宋中兴颂》一篇亦归美於桧，称为元臣良弼。与张嶷《绍兴复古颂》用意相类。殊为老而无耻，贻玷汗青。集中尝引苏轼之言，谓古今语未有无对者，琴家谓琴声能娱俗耳者为“设客曲”。顷时有作《送太守》诗者，曰此供官诗，不足观。於是设客曲乃始有对。

因戏作俳体诗曰：“设客元无琴里曲，供官尚有选中诗”云云。是数篇者，殆所谓供官诗欤？然其诗在南宋之初，特为杰出。无豫章生硬之弊，亦无江湖末派酸馅之习。方回作是集跋，述紫芝之言曰：“作诗先严格律，然后及句法，得此语於张文潜、李端叔。”观於是论，及证以紫芝《诗话》所徵引，知其学问渊源，实出元祐。故於张耒《柯山》、《龙门右史》、《谯郡先生》诸集汲汲搜罗，如恐不及。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谓寇国宝诗自苏、黄门庭中来，故自不同者也。

略其人品，取其词采可矣。

卷一百五十九 集部十二

○别集类十二△《夹漈遗稿》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郑樵撰。樵有《尔雅注》，已著录。樵锐於著述，尝上书自陈，称所作已成者凡四十一种，未成者八种。当时颇以博洽著，而未尝以文章名。其集自陈振

孙《书录解题》以下亦皆不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上卷古近体诗五十六首。中卷记一篇、论一篇、书二篇。下卷书三篇。其诗不甚修饰，而萧散无俗韵。其文滉漾恣肆，多类唐李观、孙樵、刘蛻。在宋人为别调。其《献皇帝书》，自誉甚至。《上宰相书》、《上方礼部书》，益放言纵论，排斥古人。

秦汉来著述之家，无一书能当其意。至投宇文枢密、江给事二书，置学问而夸抱负，益傲睨万状，不可一世。其量殊嫌浅狭。然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過於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尽无因也。观於是集，其学问之始末，夫亦可以概见矣。

△《鄮峰真隐漫录》五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史浩撰。浩有《尚书讲义》，已著录。其集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者皆五十卷。此本卷数并合，而目录别为三卷。首题门人周铸编，则犹宋时刊行旧式也。浩事孝宗於潜邸，隆兴、淳熙中两为宰揆。没后至配享庙庭。其推轂善类，宽厚不争，亦颇为世所称许。当孝宗任张浚，锐意用兵，浩独以为不然。遂以论劾罢去。元代史臣作浩传赞，亦颇诋其不能赞襄、恢复之谋。今考集中如《论山东未可用兵》、《论归正人》、《论未可北伐》、《回奏条具弊事》诸劄子，皆极言李显忠、邵宏渊之轻脱寡谋，不宜轻举。而欲练士卒，积资粮，以蓄力於十年之后。既而淮西奔溃，其言竟验，不可为非老成谋国之见。

虽厥后再秉国政，亦未能收富强之效，以自践其言；而量力知难，其初说固有未可深议者。至本传称浩因专对，请於普安、恩平二王内择立一人为皇子，高宗亟称为有用之才。而集中《论对有司不能推广恩意劄子》下注云：“见知高宗，只因此劄此。”事当在请定继嗣之先，而本传顾未之及。集为门弟子编排，所言当必有据。是亦足与史相参考也。集凡诗五卷、杂文三十九卷、词曲四卷。末二卷为《童卯须知》，分三十章。所言皆治家修身之道，而谐以韵语。乃录之家塾以训子孙者。自署辛丑，为淳熙八年。盖其罢官以少傅侍经筵时所著云。

△《燕堂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赵公豫撰。公豫字仲谦，常熟人。绍兴中由进士知真州。官至宝谟阁待制。是集卷首有传一篇，不著撰人名氏，称公豫本宗室子，南渡后徙居常熟。然考《宋史宗室表》，诸王系中无以公字联名者，不知其出何派也。传又称公豫所著《燕堂类稿》原本十六卷，诏诰表策多为时传诵。其诗因属对不甚工切，泉州守蒋黼选录全部，澄汰太甚，仅存若干首。是公豫止优於文，而诗则非所擅长。

故虽抄本仅存，而选录宋诗者亦未经采摭。今读其诗，虽吐属未工，而直写胸臆，要自落落不凡。传又称公豫居官廉正，常言吾求为良吏，不求为健吏。去任之日，挈壶浆攀辕者甚众。是其政绩不愧於古之循吏。当因人以重其诗。使鲁恭、卓茂有遗集以传於后，虽声律未娴，谈艺者敢毅然斥去乎！存此一集，以风厉官方。

较之揆藻摘华，其有补於世道为多也。

△《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周麟之撰。麟之字茂振，海陵人。绍兴十五年进士。中宏词科。任起居舍人。历擢兵部侍郎、直学士院、给事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官至同知枢密院事。

《宋史艺文志》载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与此本合。前有淳熙癸卯周必大序，亦称其子准哀遗稿得二十三卷。盖犹旧帙。序称其久官於朝，故其诗文因事而作者少，集中内外制词殆居其半。今观其集，非惟赠答唱和寥寥无几，即奏议奏劄亦多不关军国大计。盖其珥笔禁庭，坐跻通显，与王珪约略相似。而文章娴雅，亦犹有北宋馆阁之余风。非南渡诸家日趋新巧者比，未可以专工俚偶轻也。

别有外集一卷，其中使金诸诗称绍兴己卯。考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绍兴二十九年周麟之为告哀使，盖以韦太后事而行。时金国方谋南伐，诗中《造海船》一章，亦知其欲由胶州浮海，水陆并进。而所载《中原民谣》十章，乃盛陈符讖。

以燕京小为康王坐之兆，以迎送亭为迎宋之兆，以金澜酒为金烂之兆，以归德府为复旧之兆，以沃州为天水之兆。皆附会牵合，亦何异吕绅弃通州而遁，乃表言夜梦赤帟朱甲为中兴之瑞乎！《二老堂诗话》又载麟之使金，金主爱之，享以牛鱼。密糟其首以归献，时有鱼头公之嘲。则当时必有所取悦於金主者。而其诗夸宋诋金，与事实绝不相应。又前后《凯歌》三十首，虚张虞允文瓜洲采石侥倖之功，殊为过实。词句亦多鄙俚，不类麟之他诗。考诸《宋志》，亦无外集之目。

殆其子讳而削稿，后人又掇拾附存欤？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谬如右。

△《竹洲集》二十卷、附《棣华杂著》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吴儆撰。儆字益恭。初名偁，避秀邸讳，改名。休宁人。绍兴二十七年第进士。历朝散郎、广南西路安抚使，主管台州崇道观。卒谥文肃。其集《宋史艺文志》、《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皆不著录。集首有端平乙未敷文阁学士程秘序，称其文峭直而纾馀，严洁而平澹，质而非俚，华而不雕。今观其诗文

，皆意境剗削，於陈师道为近。虽深厚不逮而模范略同，盖以元祐诸人为法者。

其《上蒋枢密书》，论战和守之俱非。《与汪楚材书》，论伊川之徒皆有卓识。

其《刍言》中《豪民黠吏》一条，与《论邕州以互市劫制化外》一条，亦具有吏才。非但以文章重也。

△《高峰文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廖刚撰。刚字用中，顺昌人。绍兴中为御史中丞，出提举明道宫，致仕。

高峰其号也。事迹具《宋史》本传。考《朱子语类》论龟山门人，谓刚为助和议。

今观其集，若《漳州被召上殿》、《乞约束边将》诸劄，其说诚然。然《宋史》本传载金人败盟，刚乃有责郑亿年以百口保金人之语。又欲起旧相有德望者。以是为桧所恶，致斥奉祠。而集中《与秦相公书》，亦以和议为失。前后如出两人，岂至是乃悟其谬欤？《宋史》以刚为杨时弟子，道学一脉。爰屋及乌，使与张九成、胡铨同传，固为不伦。然视怙过不悛者，则有间矣。其他奏议，指陈当时利弊，颇有可采。《答陈几叟书》，论知制诰之失，尤为切当。至其《乞设亲军劄子》，舍大虑小，所见殊陋。又谏止高宗节序拜钦宗事，於君臣兄弟之义，亦皆未协。本传乃独采之，去取未免失伦。亦足证《宋史》之疏谬，其是非不尽可据矣。其集久无刻本，传写多误，脱字或至数行。无从校补，今亦姑从旧本录之焉。

△《鄂州小集》六卷、《附录》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罗愿撰。愿有《尔雅翼》，已著录。淳熙甲辰愿由知南剑州改鄂州。乙巳卒於官。州佐刘清之为刊其遗稿，名《鄂州小集》，止六卷。史称十卷，与原集不合。盖《宋史》多讹，不足为据。此本卷数虽符，然编次无法。又以《新安志》中小序二篇入之，疑经后人掇拾而成，亦非其旧也。愿父汝楫，助秦桧以害岳飞，犯天下之公怒。而愿学问该博，文章高雅，乃卓然有以自立，不为父恶之所掩。

其《淳安社坛记》，朱子亦谓不如。其《尔雅翼》后有方回跋曰：“回闻之先君子，南渡后文章有先秦、西汉风，惟罗鄂州一人。甫七岁，能为《青草赋》以寿其先尚书。少长，落笔万言。既冠，乃数月不妄下一语。其精思如此。

”又曰：“《小集》仅文十之一，刘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谓其文有经纬，尝欲附名集后。”

又谓罗端良止此可惜。盖年止四十馀，使老寿，进未艾也。郑玉作是集序亦曰：“其《陶令祠堂记》、《张烈女庙碑》，词严理畅。至於《论成汤之惭德》

，则所以著千古圣贤之心，明万世纲常之正”云云。朱子当南宋初，方回当南宋末，其推重如出一辙。知一代作者，於愿无异词矣。今所传者虽未必淳熙之原本，实皆愿之遗文，要足贵也。后二卷，附愿兄颂、愿弟頎、侄似臣之文。末又有明人《月山录》一卷，冗杂鄙陋，盖愿之疏族，因刊是集而窜入之，冀附驥以传，殊为疣赘。今存颂、頎、似臣之文，而所谓《月山录》者，则竟从删汰焉。

△《艾轩集》九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光朝撰。光朝字谦之，莆田人。登隆兴元年进士。历官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除中书舍人，兼侍讲。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光朝为郑侠之婿，又从陆子正游。学问气节，俱有自来。长朱子十六岁，朱子兄事之。其为舍人日，缴还谢廓然词头一事，尤为当世所称。平生不喜著书。

既没后，其族孙同叔裒其遗文为十卷，陈宥序之。后其外孙方之泰搜求遗逸，辑为二十卷，刻於鄱阳，刘克庄序之。至明代，宋刊已佚，仅存抄本。正德辛巳，光朝乡人郑岳择其尤者九卷，附以遗事一卷，题曰《艾轩文选》。是为今本。所谓十卷、二十卷者，今皆不可见。王士禛《居易录》称：“尝从黄虞稷借观其全集，憾未抄录。”未审即此本否也。然即此本观之，亦可见其一斑矣。旧本间有评语，盖明林俊所附入。皆无发明，故今悉删汰焉。

△《晦庵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内府藏本）

宋朱子撰。《书录解题》载《晦庵集》一百卷、《紫阳年谱》三卷，不云其集谁所编，亦不载《续集》。明成化癸卯莆田黄仲昭跋，称“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闽、浙旧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辑於何人。今闽藩所存本，则先生季子在所编也。又有《续集》若干卷、别集若干卷，亦并刻之”云云。是正集百卷，编於在手。然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称在所编实八十八卷，合《续集》、《别集》乃成百卷。是正集百卷又不出在手矣。《别集》之首有咸淳元年建安书院黄镛序曰：“先生之文，正集、续集，潜斋、实斋二公已镂版书院。

建通守余君师鲁，好古博雅，搜访先生遗文又得十卷，以为别集。其标目则一仿乎前，而每篇之下必书其所从得。”是《别集》之编，出余师鲁手。惟《续集》不得主名，朱玉亦云无考。观镛所序在度宗之初，则其成集亦在理宗之世也。此本为康熙戊辰蔡方炳、臧眉锡所刊，眉锡序之，而方炳书后题曰《朱子大全集》。

不知其名之所始。考黄仲昭跋及嘉靖壬辰潘潢跋，尚皆称《晦庵先生集》。而方炳跋乃称：“朱子故有《大全文集》，岁月浸久，版已磨灭。”则其名殆起

明中叶以后乎？惟是潢跋称文集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与今本合。而与潢共事之苏信所作前序，乃称百有二十卷，已自相矛盾。方炳手校此书，其跋又称原集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其数尤不相符。莫明其故。疑信序本作百有十二卷，重刻者偶倒其文，而方炳跋则缮写笔误，失於校正也。方炳跋又称校是书时不敢妄有更定，悉依原本。即续、别二集亦未依类附入，颇得古人刊书谨严详慎之意。今通编为一百一十二卷，仍分标《晦庵集》、《续集》、《别集》之目。

不相淆乱，以存其旧焉。

△《梁谿遗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尤袤撰。袤有《遂初堂书目》，已著录。《宋史》袤本传载所著《遂初小稿》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梁谿集》五十卷。今并久佚。国朝康熙中，翰林院侍讲长洲尤侗，自以为袤之后人，因裒辑遗诗，编为此本。盖百分仅存其一矣。厉鹗作《宋诗纪事》，即据此本为主。而别摭《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淮民谣》一首，《茅山志》所载《庚子岁除前一日游茅山》一首，《荆溪外纪》所载《游张公洞》一首，《扬州府志》所载《重登斗野亭》一首，《郁氏书画题跋记》所载《题米元晖潇湘图》二首，《后村诗话》所载逸句四联。

而“去年江南荒”两联，即《淮民谣》中之语，前后复出。良由琐碎摭拾，故失於检校。知其散亡已甚，不可复收拾也。方回尝作袤诗跋，称“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诚斋时出奇峭。放翁善为悲壮。公与石湖，冠冕佩玉，端庄婉雅。”则袤在当时，本与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并驾齐驱。今三家之集皆有完本，而袤集独湮没不存。盖文章传不传，亦有幸不幸焉。然即今所存诸诗观之，残章断简，尚足与三家抗行。以少见珍，弥增宝惜，又乌可以残贖弃欤！

△《文忠集》二百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杂记》，已著录。是集即史所称《平园集》者是也。开禧中，其子纶所手订。以其家尝刻《六一集》，故编次一遵其凡例，为《省斋文稿》四十卷、《平园续稿》四十卷、《省斋别稿》十卷、《词科旧稿》三卷、《掖垣类稿》七卷、《玉堂类稿》二十卷、《政府应制稿》一卷、《历官表奏》十二卷、《奏议》十二卷、《奉诏录》七卷、《承明集》十卷、《辛巳亲征录》一卷、《龙飞录》一卷、《归庐陵日记》一卷、《闲居录》一卷、《泛舟游山录》三卷、《乾道庚寅奏事录》一卷、《壬辰南归录》一卷、《思陵录》一卷、《玉堂杂记》三卷、《二老堂诗话》二卷、《二老堂杂志》五卷、《唐昌玉蕊辨证》一卷、近体乐府一卷、书稿三卷、劄子十一卷、小简一卷

。其年谱一卷，亦纶所编。又以祭文、行状、谥诰、神道碑等别为《附录》四卷终焉。陈振孙谓初刻时以《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十一卷所言，多及时事，托言未刊。郑子敬守吉时，募工人印得之，世始获见完书。今雕本久佚，止存抄帙。而《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等编，世亦多有别本单行者。已各著於录。兹集所载，则依原书编次之例。仍为录入，以存其旧第焉。

△《雪山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质撰。质有《诗总闻》，已著录。其集久佚不传。仅散见《永乐大典》中。史称其尝著论五十篇，言历代君臣治乱，谓之《朴论》。今止存《汉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质自序《西征丛记》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诗一百三十有九、词五十有一、记十、序六、铭二。”又於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六变。《永乐大典》所载乃总题曰《雪山集》，不可辨识。

又《宋史艺文志》称《王景文集》四十卷，而别出《雪山集》三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作三卷。焦竑《经籍志》、朱彝尊《经义考》则俱云四十卷。考王阮原序，称其家以遗稿见属，乃为蒐罗删次，釐为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旧也。然则质初有小集三卷，自题《雪山》之名。迨阮删定遗稿，编为全集，而其名如故。故三卷之本与四十卷之本诸书互见也。张端义《贵耳集》载其《何处难忘酒》诗四首，称所撰有《雪斋集》，则又刊本流传讹“山”为“斋”矣。

今蒐罗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诗文有岁月可稽者，各加考证附於题下。虽残缺之余，十存四五。其生平出处与文章宗旨，尚可以见其梗概焉。《宋史》本传颇以气节推质。而周密《齐东野语》载：“张说为承旨时，朝士多趋之，惟质与沈瀛相戒勿诣说。已而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议喧传，久之皆不安而去。”与史殊相乖刺。考史称“虞允文以质鲠亮不回，荐为右正言。时中贵人用事，多畏惮质，阴沮之”云云。则质非附势求进者，殆张说等惧其弹劾，反造此谤。史所谓阴沮之者，正指其事，密不察而误载也。观其初受张浚之知，又以汤思退荐为太学正，而集中《论和战守疏》，排击二人，皆无怨词。此岂放利偷合者所能为欤！史又称质博通经史，善属文，与九江王阮齐名。阮序是集，亦称听其论古，如读酈道元《水经注》。名山支川，贯串周匝，无有间断。自明以来，阮义丰集尚传，而质集湮没不彰，谈艺家亦罕能称道。今仰蒙睿鉴，取其《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诸篇，词旨剴切，当於事理，特命校正剗削，以发幽光。洵为千载之一遇。至集中青词一体，本非文章之正轨。谨钦遵谕旨，於缮录之本姑仍其旧，於刊刻之本则概予芟除。又如

《会庆节功德疏》、《福地化缘疏》、《真如修御书阁疏》、《天申节开启疏》、《满散疏》、《水陆修斋忏经》诸疏及《化缘修造榜文》诸篇，亦皆语涉异教。刊本并为削去，以示别裁焉。

△《方舟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宋史》不为石立传，其集亦不见於《艺文志》。惟《书录解题》载《方舟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自明以来，绝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采掇编次，犹可得十之六七。考邓椿《画继》，称其出主石室（案此指由太学博士黜为成都学官时），就学者如云。闽越之士，万里而来，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蜀学之盛，古今鲜俪。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石在太学时，適右学生芝草，学官称贺，石独以为兵兆。由是坐斥。

赵雄其乡人，骤贵，石不与通书。及石罢官，值雄秉政，遂不复起。”是石亦学问气节之士。《资州志》又称其好学能属文，少从苏符尚书游。而集中亦有为苏峤所作《苏文忠集御序跋》。知其文字渊源，出於苏氏。故所作以闳肆见长。虽间失之於险僻，而大致自为古雅。诸体诗纵横跌宕，亦与眉山门径为近也。谨以类排比，编为诗五卷、词一卷、文十二卷。又浙江采进遗书中有石所撰《易十例略》、《互体例》、《象统》、《左氏卦例》、《诗如例》、《左氏君子例》、《圣语例》、《诗补遗》诸篇，皆题门人刘伯龙编。而帙首一行乃标曰《方舟先生集》。勘验《永乐大典》所录，《经说》诸篇与浙江本无异。而其前冠以“方舟集”字亦与浙江本同。盖本附入集中，后全集散亡，仅存此《经说》。今仍别为六卷，附之於后，以还其旧焉。

△《网山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林亦之撰。亦之字学可，号月渔，福清人。林光朝之弟子也。光朝讲学於红泉，及卒，学者请亦之继其席。赵汝愚帅闽，尝荐於朝，未及用而卒。景定间赠迪功郎。原集刊於绍定辛卯。刘克庄序称：“尝谓艾轩高处逼《檀弓》、《穀梁》，平处犹与韩并驱。至於《网山》论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其律诗高妙者，绝类唐人。疑老师当避其锋。他文称是”云云。其推之可谓至矣。今观此本，诗仅二卷，而輓诗居一卷。文凡六卷，而祭文居二卷，祝文聘书居一卷，青词、募疏之类不轨於正者，又居一卷。殊不类克庄之所称。

其编次尤为猥杂。疑原集散佚，无识者掇拾丛残，重编此本，故遗其菁华而存其糟粕也。宋人撰著，传者日稀。既未睹其全帙，姑以此本著录，备插架之一种云尔。

△《东莱集》四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其生平诗文，皆祖谦歿后，其弟祖俭及从子乔年先后刊补遗稿，釐为文集十五卷。又以家范、尺牍之类为别集十六卷。程文之类为外集五卷。年谱、遗事则为附录三卷。又附录拾遗一卷。即今所传之本也。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又尝谓“伯恭是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似轻儇底人。如《省试义》，大段闹装馆职，策亦说得漫不分晓，后面全无紧要”。

又谓伯恭《祭南轩文》，都就小狭处说来。其文散见於黄、滕璘所记《饶录》。

后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谦於《儒林传》中，微示分别。然朱子所云，特以防华藻溺心之弊，持论不得不严耳。祖谦於《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於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於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又何必吹求过甚，转为空疏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语类》，称“伯恭文集中如《答项平甫书》，是傅梦泉子渊者。如骂曹立之书，是陆子静者。其他伪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俭等編集之时，失於别择，未免收入贗作。然无从辨别，今亦不得而删汰之矣。

△《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后传》，已著录。此集为其门人曹叔远所编，前后各有叔远序一篇。所取断自乾道丁亥讫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尽削不存，其去取特为精审。末为附录一卷，为楼钥所作神道碑、蔡幼学所作墓志、叶適所作行状。而又有杂文八篇綴於其后，不知谁所续入。据弘治乙丑王瓚序，称泽州张璠欲掇拾遗逸，以为外集，其璠重刊所附入欤？自周行己传程子之学，永嘉遂自为一派，而傅良及叶適尤其巨擘。本传称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伯熊於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而主敬集义之功得於栻为多。然傅良之学，终以通知成败，谙练掌故为长，不专於坐谈心性。故本传又称傅良为学，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实而后已。盖记其实也。当宁宗即位之初，朱子以赵汝愚荐内召。既汝愚与韩侂胄忤，内批与朱子在外宫观。傅良为中书舍人，持不肯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陈氏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窃有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其《诗》说。止

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互辨无极，又与陈同甫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为举子讲义，今皆毁弃之矣。盖不欲滋朱之辨也”云云。则傅良虽与讲学者游，而不涉植党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争名之见，显立异同。在宋儒之中，可称笃实。故集中多切於实用之文，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亦无南渡末流冗沓腐滥之气。盖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格斋》四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子俊撰。子俊字材臣，吉水人。安丙帅蜀，尝辟为制置使属官。其始末则未详也。所著有《史论》、《师友绪言》、《三松类稿》诸书，俱已不传。此编原本题曰《格斋三松集》，疑即《类稿》中之一种，散佚仅存者。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抄得宋本《格斋四六》计一百二首。今检勘其数，与所跋相同，当即彝尊所见之本。杨万里尝谓其《史论》有迂、固之风，古文有韩、柳之则，诗有苏、黄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其推之甚至。今其他文已湮没不传，无由证所评之确否。

但就此一卷而论，其典雅流丽，亦复斐然可观。故朱彝尊亦谓其由中而发，渐近自然，无组织之迹。必谓胜於汪藻、孙覿，固友朋标榜之词。要之，驂驾二人，亦足步其后尘矣。

△《梅溪集》五十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王十朋撰。十朋有《会稽三赋》，已著录。是集为正统五年温州教授何澂横所校，知府刘谦刻之，黄淮为序。凡奏议五卷，而冠以廷试策。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而附以汪应辰所作墓志。后有绍熙壬子其子宣教郎闻礼跋，称文集合前后并奏议五十四卷。与此本合。而《文献通考》作《梅溪集》三十二卷，续集五卷，并载刘珙之序。今无此序，卷数更多寡不符。应辰墓志则称《梅溪》前后集五十卷。与此本亦不相应。疑珙所序者初稿，应辰所志者晚年续增之稿，而此本则十朋没后其子闻诗、闻礼所编次之定稿也。观应辰称《尚书》、《春秋》、《论语》、《孟子》讲义皆未成书，而此本后集第二十七卷中载《春秋》、《论语》讲义数条。则为蒐辑续入明矣。十朋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应辰称其於文专尚理致，不为浮虚靡丽之词。其论事章疏，意之所至，展发倾尽，无所回隐，尤条鬯明白。珙称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今观全集，淳淳穆穆，有元祐之遗风。二人所言，良非溢美。曹安谰言长语仅称其祭汉昭烈帝、诸葛亮、杜甫文各数语，未足以尽十朋也。

△《香山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喻良能撰。良能字叔奇，义乌人。登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补广德尉，迁国子监主簿。复以国子监博士召，兼工部郎中。除太常寺丞，兼旧职，出知处州。

寻以朝请大夫致仕。《宋史》不为立传。惟《金华先民传》载其仕履颇详。其兄良倚、弟良弼，亦俱以古文词有声於时，集中所称伯寿兄、季直弟者是也。良能所著《忠义传》二十卷、诸经讲议五卷、《家帚编》十五卷，俱久佚不存。其集《义乌志》作三十四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七卷。世亦无传。独《永乐大典》中所录古今体诗尚多，核其格律，大都抒写如志，不屑屑为絺章绘句之词。

杨万里《朝天集》有《送喻叔奇知处州》诗云：“括苍山水名天下，工部风烟入笔端。”颇相推许。而良能集内，亦多与万里酬唱之作。故其诗格，约略相近，特不及万里之博大耳。又陈亮《龙川集题喻季直文编》一篇云：“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别去三日，念之辄不释。其为文，精深简雅，读之愈久而意若新。”是良能之文，亦有可自成一家者。惜其诗仅存，而文已湮没不传矣。今从《永乐大典》采掇衰次，而以《南宋名贤小集》所载参校补入。釐为十六卷，庶犹得考见其大略。其集称香山者，案集中《次韵李大著春日杂诗》中有“清梦到香山”句。自注曰：“余所居山名。”盖以地名其集云。

△《宫教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敦礼撰。敦礼有《刍言》，已著录。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敦礼集二十卷。其本久佚。他家书目亦罕著於录。故厉鹗《宋诗纪事》不及敦礼之名。惟《永乐大典》载有敦礼《宫教集》，其诗文篇帙尚富。大抵格律平正，词气畅达。

虽不能领新标异，而周规折矩，尺寸不逾。前辈典型，兹犹未坠，未可等诸自郅无讥。谨采掇编次，釐为十有二卷。第五卷内有《进重删定吕祖谦所编文鉴劄子》一篇，称删去增添别写进呈云云。考李心传《朝野杂记》，谓吕祖谦《文鉴》既成，近臣密启其失当，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损去留，凡数十篇。大雅者，其弟敦诗字也。《朱子语类》尝论祖谦编录《文鉴》事，亦有崔敦诗删定奏议之语。

是此劄当出敦诗，不出敦礼。似乎《永乐大典》偶尔误题。然或敦诗刊定进呈，敦礼代为草奏，亦未可定。今既别无显证，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蒙隐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棣撰。棣始末诸书不载。惟凌迪知《万姓统谱》载陈汝锡字师予。绍圣四年进士。官至浙东安抚使。子棣字鄂父。以父任，官至通判潭州。今考集中《知军刘公挽词》第三首，自注称“绍兴初，先子帅越”。与汝锡时代官阶皆符，当即其人。惟谱称通判潭州，而集中《食枸杞菊》诗自序称“仆官桐川”。又有“我今作掾尝苦饥”句，稍为不合。或初仕为桐川掾，后终潭州欤？集中

有《甲子除夕》诗，甲子为绍兴十四年，则犹高宗时人也。《栝苍汇纪》载：“汝锡尝有‘闲愁莫浪遣，留为痛饮资’句，为黄庭坚所赏。”则其家学渊源，亦从元祐而来。棣诗乃於南渡之初，已先导宋季江湖之派。盖其足迹游历，不过数郡，无名山大川以豁荡心胸。所与唱和者不过同官丞簿数人，相与怨老嗟卑，又鲜耆宿硕儒以开拓学识。其诗边幅稍狭，比兴稍浅，固势使之然。然统各体而观之，虽乏鸿篇，实殊伪体。大都平易近情，不失风旨。较以生硬晦涩为奇伟，以鄙俚芜杂为真切者，其品固有间矣。宋代遗篇，日传日少。录而存之，俾谈艺家见所未见，亦稽古者所不废也。自明以来，选宋诗者皆未及。厉鹗作《宋诗纪事》，亦不载其姓名。则原集之佚已久。其卷帙多少，不可复考。诗惟一篇，题甲子，其年月先后亦不可知。谨从《永乐大典》所载，按体区分，釐为上、下二卷，以略存梗概焉。

△《倪石陵书》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倪朴撰。朴字文卿，浦江人。居於石陵村，因以为号。尝应进士举。绍兴末为万言书拟上高宗而不果。郑伯熊、陈亮皆极称之。后为里人所构，徙置筠州，以赦得还。吴师道、宋濂皆为作传。师道称其究悉用兵攻守险要，尤精地理，著《輿地会元志》四十卷。今不传。传者仅此集。前载吴宋二传，次《拟上高宗书》，又书劄八篇、书唐史诸传七篇、辨一篇。大抵皆古健有法。惟其《观音院钟刻辨》，论吴越所以改元者，乃因梁灭於唐，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於唐，为钱氏立国之节。夫钱鏐，固唐遗民也。当朱温僭逆之时，罗隐之言，凜然大义。乃不以篡唐之梁为仇，而反以灭梁之唐为仇，是非颠倒，莫甚於是。朴因汴京丧乱，务伸复讎之义，遂并此事而附会之。可谓斯言之玷。郑楷、杜极二跋，乃特称是篇，其慎甚矣。卷末又有吴莱一序，乃为谢翱辑朴杂著而作者。独不举此篇，其识固在二人上也。翱所辑久无传本，其序盖自《渊颖集》录出。此本则明嘉靖丙戌麻城毛凤韶所辑。其不曰集而曰书者，凤韶自序谓以《上高宗书》为主，举所重云。

△《乐轩集》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陈藻撰。藻字元洁，福清人。林亦之之弟子。乐轩其自号也。是集为其门人林希逸所编。刘克庄序希逸《竹溪诗集》称：“乾、淳间，艾轩林光朝始好深湛之思，加锻炼之功，有经岁累月缮一章未就者。尽生平所作，不数卷。能以约敌繁，密胜疏，精掩粗。一传而为网山林亦之，再传而为乐轩陈藻。”又称“艾轩歿，门人散，或更名他师。独网山、乐轩笃守旧闻，穷死不悔”云云。今观集中所载诸体诗，颇涉粗率，而真朴之处实能自抒性情。古文亦主於锻炼字句，不为奔放闳肆之作，与《艾轩集》体格相近。虽其蹊迳太僻，不免寒瘦之讥；然在南宋诸家中，实亦自成一派也。

△《定庵类稿》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卫博撰。博《宋史》无传。其集诸家亦未著录。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考《宋中兴百官题名记》，载乾道四年正月，卫博为枢密院编修官，四月致仕。

知其终於是职。然平生事迹，已不可考。惟其中《送杨舒州》诗有“我昔怀军书，西行尽淮泗”语。知其尝参戎幕耳。所作凡表劄、笺启、序记、书疏之类，无所不备。而什九皆为他人属草者。特原本多直标题目，不署明代字，故往往不可辨别。今以《宋史》参证，如《辞免职名表》有“更化之初，叨居政地，及长沙资殿”等语。则当为代黄祖舜作。《辞免御营使江淮都督表》有“戎辂亲征，及太上起臣於戎马饮江之际，陛下眷臣於飞龙御极之初”等语。则当为代杨存中作。

又所上诸启中，如魏参政为魏杞，叶参政为叶容，洪参政为洪遵，周参政为周葵，蒋枢密为蒋芾，皆一时名臣。又有奉使汴京、真定府燕宾馆赐宴诸表，似尝从人使金者。而集中《送薛左司序》，则称“谏大夫王公将出疆，求幕下士，监丞陶公以某进。会疾作不果”。考之於史，使金者乃王之望，旋即召还。则博实未北行，诸表殆预拟而未及用者。盖博本以表奏四六擅长，故每为当时显贵者所罗致。

而观其所作，亦大都工稳流丽；有汪藻、孙覿之余风，非应酬牵率者可比。惜其流传不广，几致亡佚。谨抄撮薈萃，厘为四卷。存其梗概，俾不致终就湮没焉。

△《澹轩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吕撰。吕字滨老，一字东老，邵武军光泽人。其行事不见於史传。惟周必大《平园续稿》第三十五卷内有所作吕墓志一篇，称其端庄自重，记诵过人。年四十，即弃科举。至七十七而卒。又称其学务躬行，深恶口耳之习。读《易》六十四卦，皆为义说。尤留意《资治通鉴》，论著数百篇。盖亦恬退力学之士矣。

朱子尝为其父作墓志，今集中尚有《上晦庵干墓志书》。又吕立社仓，朱子为作记，叹其负经事综物之才，老而不遇。吕歿后，其子文子以集求序，朱子语人曰：“李文之文，可谓有补於世教，未及为序而疾革。”见於文子所作跋语中。今观其诗文，虽多近朴直，少波澜回复之趣，不能成家。然明白坦易，往往有关於劝戒，不失为儒者之言。朱子所称，实出公论，不尽以其子游於门下之故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澹轩集》十五卷，与周必大墓志相符。然世无传本。惟散见於《永乐大典》中。谨采掇哀缀，厘为诗三卷、诗馀一卷、杂文四卷。周必大墓志一首亦附之卷末，以备考核焉。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楼钥撰。钥有《范文正年谱》，已著录。其集载於诸家书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而世所传钞本有仅存四十二卷者。盖流传既久，多所佚脱。此本原作一百二十卷，与《宋史艺文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相同，犹为旧帙。惟中阙第七十七卷，据原目为《宣王内修政事》、《光武大度同高祖》二赋，《玉卮为寿》、《宅道炳星纬》二诗，《用人》、《安民》、《治兵》三策。又阙第七十八卷，据原目为御试进士、举人召试、馆职阁职省试、别试、解试、上舍州学诸试所拟策问十五篇。又阙第七十九卷，据原目为宴会、庆贺、致语十五篇，上梁文四篇，劝农文二篇。其第七十三卷据原目阙《跋王伯奋所藏文苑英华》、《跋清閤居士临修禊序》二篇。第七十四卷据原目阙《跋刘元城、江谏议、任谏议、邹道乡、陈了斋五人帖》一篇。而第五十六卷中《扬州平山堂记》亦阙其后半。诸家所藏刻本、钞本并同。今俱无从校补。至第四十八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有青词、朱表、斋文、疏文之类，凡一百六十七篇，均非文章之正轨。谨禀承圣训，概从删削，重编为一百一十二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广其传。钥居官持正有守，而学问赅博，文章淹雅，尤多为世所传述。本传称其“代言坦明，得制诰体。”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钥草光宗内禅制词，有‘虽丧纪自行於宫中，而礼文难示於天下’二语，为海内所称。”此言其工於内外制也。本传又称钥试南宫，以犯讳请旨冠末等，投贖诸公，胡铨称为翰林才。

今集中《谢省闱主文启》一首，即是时所作。此言其工於启劄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取其“门前莫约频来客，坐上同观未见书”二句，载入《评诗类》中。此言其工於声偶也。而袁桷《延祐四明志》称其“於中原师友传授，悉穷渊奥，经训小学，精据可传信”。尤能尽钥之实。盖宋自南渡而后，士大夫多求胜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实学。钥独综贯今古，折衷考较。凡所论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谓有本之文，不同浮议。王士禛《居易录》称其“行尽松杉三十里，看来楼阁几由旬”、“一百五日麦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风”、“水真绿净不可唾，鱼若空行无所依”诸句。而病是集多丛冗。谓表状内外制之类，删去半部亦可。然贪多务博，即《诚斋》、《剑南》、《平园》诸集亦然。盖一时之风气，不必以是为钥病也。

至於题跋诸篇，尤多元元本本，证据分明，不止於《居易录》所称《三笑图赞》、《吴彩鸾玉篇钞》、《唐昭宗赐禧实敕书》三篇。毛晋辑《津逮秘书》，摘录宋人题跋，共为一集，而独不及钥。其偶未见此本欤！

△《尊白堂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虞俦撰。俦字寿老，宁国人。隆兴初入太学，举进士。累官兵部侍郎，奉祠

卒。其行事不见於《宋史》，而志乘所载颇详。始为绩溪令，即以治行被荐，迁监察御史。搏击权贵，朝廷肃然。为浙东提刑，徙知湖州，值岁稔，推行荒政，所全活甚众。盖亦不徒以文学见长者。集中有《使北回上殿劄子》，是又尝衔命使金。考《金史交聘表》：“泰和元年三月乙亥，宋使刑部尚书虞侑、泉州观察使张仲舒等来报谢。”即其事也。侑慕白居易之为人，以“尊白”名堂，并以名集。其《读白乐天诗》云：“大节更思公出处，寥寥千载是吾师。”生平志趣，可以想见。故所作韵语，类皆明白显畅，不事藻饰。其真朴之处，颇近居易。而粗率流易之处，亦颇近居易。盖心摹手追，与之俱化，长与短均似之也。然如《除日狱空》、《春蚕行》及《劝农》、《祷雨》、《喜雨》诸篇，剀切慈祥，词意恳到。足以验其心劳抚字，固不当仅求之吟咏间矣。集中古文仅存制诰、劄子二体，已不免多所散佚。而辞命温雅，议论详明，於当时废弛积弊，言之尤切。

其意亦颇有可取者。据陈贵谊原序，集本二十四卷。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哀次，厘为诗四卷、文二卷。录而存之，亦所谓布帛菽粟之文，虽常而不可厌者欤。

△《东塘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说友撰。说友字起岩，建安人。流寓湖州。登隆兴元年进士第。嘉泰中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说友学问淹博，留心典籍。官四川安抚使时，尝命属官程遇孙等八人辑蜀中诗文，自西汉迄於淳熙，为《成都文类》五十卷。深有表章文献之功。其集则《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不载。故厉鹗《宋诗纪事》仅从杨慎《全蜀艺文志》采其《巫山十二峰》诗一首，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采其《题米敷文潇湘图》诗一首，而不言其有集。则非惟诗文散佚，并其集名亦湮没不传矣。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蒐罗排纂，得诗七卷、文十三卷。又家传一篇，不知谁作。后半文已残缺，而前半所叙仕履颇详。亦并存之，以备考证。集中题跋诸篇，於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舜钦、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诸人皆慨想流连，服膺甚至。而《跋默堂帖》一篇，於王安石新学之失，辨之尤详。知其学问渊源，实沿元祐之馀派。故其论事之文，曲折畅达，究悉物情，具有欧、苏之体。其诗与杨万里倡和颇多。五言近体，谨严而微伤局促。七言近体，警快而稍嫌率易。至於五七言古体，则格调清新，意境开拓，置之《石湖》、《剑南》集中，淄澠未易辨别矣。说友敦历中外凡三十年，其政绩虽不尽见於后，然章奏敷陈，多切时病。今集中尚见大凡。其《论守淮宜用武臣》一疏，谓文臣不谙兵事，不宜以边务委之。切中当时坐谈债事之弊，非讲学家所肯言。又《蜀将当虑其变》一疏，引崔宁、刘辟、王建、孟知祥为戒。说友歿后，卒有开禧吴曦之变，若先事而预睹之，其识虑

亦不可及。魏了翁《鹤山集》有《祭袁参政文》，以耆臣宿弼相推。惋悼颇深，当非无故。《宋史》不为立传，殊不可解。

今收拾於散佚之餘，剩簡殘篇，尚能成帙。俾其人其文并藉以傳。則是集之存，其足補史氏之闕者，又不仅在詞翰間也。

△《義豐集》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王阮撰。阮字南卿，德安人。王韶之曾孫，隆興元年進士。仕至撫州守，召入奏。韓侂胄欲見之，卒不往。怒，使奉祠歸廬山以終。阮少謁朱子於考亭。朱子知南康時，阮又從游。故集中有唱酬之作。阮之歸也，朱子惜之，謂其才氣術略過人，而流落不偶。集首有淳祐癸卯吳愈序，謂其文無一字無來處。論邊事則晁、賈其倫，為記銘則韓、柳其亞。今其文集未見，所存僅詩一卷。蓋傳錄者以全集之序弁詩之首也。劉克莊嘗跋其詩，謂高處逼陵陽、茶山。陵陽者韓駒，茶山者曾几也。岳珂《程史》稱阮學於張紫微，載其《萬杉寺唱和絕句》及《重過萬杉寺絕句》。紫微者張孝祥也。曾詩祖述黃庭堅，張詩則摹擬蘇軾，韓詩則出入於蘇、黃。今觀阮詩，於兩派之間各得一體。克莊及珂所述，固皆為近實矣。珂又記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於江洋，校官馮椅為之序。是阮詩本有單行之本，不知何以佚去椅序，易以愈序也。

△《涉齋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

按《涉齋集》《永樂大典》原題許綸撰。案集中《王晦叔惠聽雨圖詩序》，自稱永嘉人，字深父。而諸書不載其人。考《宋史許及之傳》云：“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進士。累官至知樞密院事。”與自序永嘉人合。《藝文志》載許及之文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與今本“涉齋”之名合。焦竑《經籍志》載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宋人稱樞密為右府，與及之本傳官知樞密院又合。則此集當為及之所撰。又《宋史寧宗本紀》：“紹熙四年六月，遣許及之賀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詩，一一具在。本傳稱及之嘗為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題玉牒所壁間》詩。則此集出於及之，尤証佐凿然。《永樂大典》所題，不知何據。或及之初名綸，史偶未載更名事歟？此集世無傳本。今摭拾殘賸，編為十八卷。觀其《讀王文公詩絕句》曰：“文章與世為師範，經術於時起世讎。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知其瓣香在王安石。安石之文，平挹歐、蘇。而詩在北宋諸家之中，其名稍亞。然早年鍛煉鑄，工力至深。《瀛奎律髓》引司馬光之言，稱其晚年諸作，華妙精深，殆非虛譽。是集雖下筆稍易，未能青出於藍，而氣體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較宋末江湖詩派刻画瑣屑者，過之遠矣。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周孚撰。孚字信道，濟南人。寓家丹徒。乾道二年進士。官真州教授。集首

有京口陈珙序，称遗文共三十卷。《仪真县志》并同。而鄜延解百禴跋语又称三十二卷。与今集本相合。盖珙序专指诗文而言。末二卷为《非诗辨妄》。原自别本单行，百禴取以附入，故通为三十二卷耳。又《宋诗纪事》称孚卒后，辛弃疾刊其集。今考集中多与弃疾赠答之作，然绝无刊集之文。世所传本，实淳熙己亥岁百禴为镂版以传，跋语可证。疑《宋诗纪事》有误也。孚七岁通《春秋》。为诗初学陈师道，进而学黄庭坚。俱能得其遗矩。诗中分注，自甲戌岁始，距其卒於淳熙初，凡二十馀年。盖皆其中年之作。学问日进，故大抵词旨清拔，无纤仄卑俗之病。文章不事雕绩，而波澜意度，往往近於自然。至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汨乱经义之渠魁。南渡诸儒，多为所惑。而孚陈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据详明，辨证精确，尤为有功於诗教。今樵书未见传本（案《经义考》载樵此书，注曰未见），而孚书岿然独存。岂非神物呵护，以延风雅一脉哉！是尤可为宝贵者矣。

卷一百六十 集部十三

○别集类十三△《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蕃撰。蕃字昌父，号章泉，先世郑州人。建炎初，其曾祖昞官於信州，因家焉。蕃以昞致仕恩补官，后终於直秘阁。蕃始受学刘清之。年至五十，乃问学於朱子。《朱子文集》与蕃尺牋凡六首。蕃与朱子往还诗及他作之称述朱子者，二十馀首。朱子《答徐斯远书》有云：“昌父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且欲其刊落枝叶，就日用间深察义理之本然，庶几有所据依以造实地，不但为骚人墨客而已。”所以援引之者甚力。然蕃本词人，晚乃讲学，其究也仍以诗传，与涧泉韩漉有二泉先生之称。漉集久佚，今从《永乐大典》哀辑，已别著录。蕃集世亦无传，而《永乐大典》所收颇富。并为采掇编次，依旧本标题，釐为《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共二十六卷。而以蕃本传及刘宰所作墓表附录於后。初，蕃为太和簿时，受知於杨万里。万里赠诗有云：“西昌主簿如禅僧，日餐秋菊嚼春冰。”又云：“劝渠未要思旧隐，且与西昌作好春。”

又赞其写真云：“貌恭气和，无月下推敲之势。神清骨耸，非山头瘦苦之容。一笑诗成，万象春风。”刘克庄跋亦云：“近岁诗人，惟赵章泉五言有陶、阮意。”

《诗人玉屑》载蕃《论诗》一则，以陈后山《寄外舅诗》为全篇之似杜者。后戴式之《思家》用陈韵，又全篇之似陈者。观其持论，其诗学渊源亦可概见矣。又张端义《贵耳集》称：“蕃与周必大同里。必大当轴，所任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调。（案‘五十年’疑当为‘十五年’之讹。）寿九十馀，公朝尊老

，以秘阁正郎聘之，不至。”则蕃之恬淡自守，人品本高，宜其诗之无俗韵也。

△《双溪集》二十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炎撰。炎字晦叔，婺源人。乾道五年进士。官至军器少监。与淳熙中观文殿大学士王炎名姓偶同，非一人也。所著有《读易笔记》、《尚书小传》、《礼记》《论语》《孝经》《老子》解、《春秋衍义》、《象数稽疑》、《禹贡辨》、《考工记乡饮酒义》、《诸经考疑》、《编年通纪》、《纪年提要》、《天对解》、《韩柳辨证》、《伤寒论》，总题曰《双溪类稿》。今已无传。惟诗文集仅存。世所行者凡二本。一本为康熙中其族孙祺等所刊，凡十二卷。一即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麟得沈一贯家旧本为校正开雕者也。凡赋、乐府一卷，诗、词九卷，文十七卷。炎初与朱子相契。朱子集中《和炎寄弟诗》有“只今心事同千里，静对箪瓢独喟然”之句。炎亦多与朱子往还之作，其交谊颇笃。及朱子为待制，侍经筵，宁宗方谅闇，择日开讲。炎贻书朱子，论其非礼，而朱子集中无答书。盖是时韩侂胄、赵汝愚衅隙方开，汝愚援道学诸人以自助。

（语详《齐东野语》。）侂胄之党，眈眈侧目。朱子急欲宁宗亲近士大夫，故不拘丧礼，汲汲以讲学为先，实一时权宜之计。迨一经攻驳，难以置词，遂付之於不论。岂非所持者正，虽朱子亦不能与之争欤？其诗文博雅精深，亦具有根柢。

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所采最多。其所未采诸篇，议论醇正，引据典确者，尚不可悉数。盖学有本原，则词无鄙诞。较以语录为诗文者，固有蹈空、徵实之别矣。

△《止堂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彭龟年撰。龟年字子寿，清江人。乾道五年进士。历官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迁湖北安抚使，坐事落职。寻复官，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卒谥忠肃。事迹具《宋史》本传。龟年官右史时，面折廷诤，劘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风。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尚五十五篇，敷陈明确，多关於国家大计。其论光宗不朝重华宫，疏凡三四上。至於伏地叩额，血渍髀，光宗亦为之感动。又尝事宁宗於藩邸，有旧学之恩。即位后数进谏言，拳拳恳到。因风雷示变，极陈小人之窃权。及朱子以论韩侂胄被绌，龟年又上疏请与同斥。今诸疏并在集中，其严气正性，凜然犹可想见。史称其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故生平虽不以文章名，而恳恻之忱与刚劲之气，浩然直达，语不求工而自工。固非鞶帨为文者所得絜其长短也。《宋史艺文志》载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所载，益以《历代名臣奏议》所录，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

诗二百二十首。依类编次，釐为二十卷。虽得诸残阙之余，而其一生建白，史所未尽载者，已略具於是。传龟年之文，益足传龟年之人矣。

△《缘督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曾丰撰。丰字幼度，乐安人。乾道五年进士。官至知德庆府事。真德秀幼尝受学於丰，及执政，奏取其集入《崇文四部》。当时尝版行於世。岁久不传。元统间，丰五世孙德安购其遗集，得四十卷，翰林学士虞集为之叙。谓其气刚而义严，辞直而理胜，有得於《易》之奇、《诗》之葩。其文今见《道园学古录》中。然当时欲授梓不果。至明嘉靖间，詹事讲始选录十有二卷，刻於宣城。卷末有万锜后序，称摘其尤者存之。今观所分诸体，如五言排律类中惟有排律一二首，余皆五言古诗。七言排律类中皆七言古诗，无一首为律。是古今体且不能辨，其去取乖谬，大概可知。盖事讲从罗洪先游，日以讨论心学为事。文章一道，非所深研。遂使丰之菁华，反因此选而散佚，殊堪惋惜。惟《永乐大典》编自明初，尚见丰之原集。其所收录，较刊本多至数倍。今据以增补，乃哀然几还旧观。佚而复存，亦云幸矣。丰仕迹不显，颇以著述自负。集中如《六经论》之类，根柢深邃，得马、郑诸儒所未发。其他诗文，虽间有好奇之癖，要皆有物之言，非肤浅者所可企及。亦南宋一作者也。丰晚年筑室，自号曰搏斋。故是编一名《搏斋集》，见於《宋史艺文志》。今从虞集所序，仍以《缘督》为名。集序称凡四十卷，而《宋志》乃作十四卷，盖刊刻传写，误倒其文。今原目不可复睹，谨据所存各体，以类区分，共釐为二十卷。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语录》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陆九渊撰。九渊字子静，金谿人。乾道八年进士。绍熙初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卒於官。事迹具《宋史》本传。据九渊年谱，集为其子持之所编，其门人袁燮刊於江西提举仓司者，凡三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并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总而计之，与燮所刊本卷数相符。独年谱称持之所编外集为六卷，殆传写讹四为六欤？此本前有燮序，又有杨简序。燮序作於嘉定五年。简序作於开禧元年，在燮序前七年，而列於燮后。盖刊版之时，以新序弁首，故翻刻者仍之。又有嘉定庚辰吴杰跋，称是集为建安陈氏所刊。而年谱未载此本，岂持之偶未见欤？前十七卷为书，十八卷为表奏，十九卷为记，二十卷为序赠，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为杂著，二十五卷为诗，二十六卷为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为墓志、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试之文。末为谥议、行状，则吴杰所续入也。其语录四卷，本於集外别行。正德辛巳，抚州守李茂元重刻是集，乃并附集末，以成《陆氏全书》。其说与集中论学诸书互相发明。合而观之，益足勘证。今亦仍附於末，不别著录焉。

△《慈湖遗书》十八卷、《续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杨简撰。简有《慈湖易传》，已著录。金谿之学，以简为大宗。所为文章，大抵敷畅其师说。其讲学纯入於禅，先儒论之详矣。其论治务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罢科举以复乡举里选，限民田以复井田，皆迂阔不达时势。然简历官治绩，乃多有可纪，又非胶固鲜通者。盖简本明练政体，亦知三代之制至后世必不可行。又逆知虽持是说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虑其试之而不验。故姑为高论，以自表其异於俗学霸术而已。及其莅官临事，利弊可验而知者，则固随地制宜，不敢操是术以治之，故又未尝无实效也。《宋史》本传载简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记》、《昏记》、《丧礼》、《家记》、《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及《已易启蔽》诸书，其目甚多。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简遗书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为杂文及诗，七卷至十六卷为《家记》，皆杂录论经史治道之说，如语录之体。十七卷纪先训，十八卷乃钱时行状及真德秀跋。又编杂文一卷及《孔子闲居解》一卷於后，谓之续集。与振孙所记卷数，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记》内各条，又有别标曰见《遗书》者。疑先有遗书三卷，初本别行。后又裒辑诸编，共成此集，仍总以《遗书》名之。犹之王质《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欤？

△《絜斋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有《絜斋家塾书钞》，已著录。乾道、绍熙之间，陆九渊以心学倡一世。燮初与同里沈焕、杨简、舒璘同师事之，均号金谿高弟，犹程门之称游、杨、吕、谢也。简与璘各有全集流传於后。焕之著述，久已不存，今亦无从蒐辑。惟燮《絜斋集》二十六卷，后集十三卷，见於《书录解题》者明初尚有其本。故《永乐大典》采掇颇多。厥后遂罕相传录，渐就散亡。即祖述象山之派者，亦不能举其篇目矣。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集编次，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诗一百七十六首。大抵淳朴质直，不事雕绘，而真气流溢，颇近自然。其剖析义理，敷陈利病，凡议论为语录所未采，事迹为史传所未详者，亦多足证焉。固不徒以文章贵也。惟《永乐大典》於前、后二集不各为标识，今遂无可辨别。谨以类排纂，并为一集，勒成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序一篇附之。用存其旧云。

△《舒文靖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舒璘撰。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人。举乾道八年进士。初授徽州教授，擢知平阳县，终宜州通判。淳祐中追谥文靖。事迹具《宋史儒林传》。璘栖迟州县，终身未一挂朝籍。故集中无章奏之文。其经略遂不可考见。本传亦但称其教授新安，作《诗礼讲解》，家传人习，自是其学浸盛。然观集中与陈仓劄子，论常平义仓茶盐保长之法，深切时弊，皆其教授新安时所作。则璘亦非

短於经世者也。本传称璘释褐之后，两除郡教授，不就。未著其所除者何郡。今观璘自作其父圻铭，篇末有曰：“子璘，迪功郎，信州州学教授。”则是所称两郡之一，而本传失之者。又本传称璘为徽州学官，司业汪逵首欲荐璘。或谓举员已足，逵曰：“吾职当举教官，舍斯人将谁先？”卒劾荐之。今集中有申谢傅漕及张守、陈仓三人荐举劄子。又有《谢李提举书》。乃独不及逵。其《与楼大防书》云：“前张守所惠荐章，蒙示回简，方知所自。”《与王大卿书》亦云：“荷礼书尤丈、漕使傅丈、仓使陈丈惠然相举，皆出提奖之赐。”亦均不及逵。与本传亦复互异。《道学》、《儒林》两传，为修《宋史》者所最留意。而参考斯集，已舛漏如是，是亦足证托克托等之疏谬矣。

△《云庄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刘燠撰。燠有《四书问目》，已著录。燠与弟炳，均游朱子之门。故尝上疏乞开伪学之禁，为《宋史》本传所采。然其《上史弥远书》，论用人听言之道，及《宋史》载其《奏便民五事》、《论贡举五弊》诸疏，尤为有用之言。

今书载集中，而《五事》、《五弊》疏集无其文。则所阙佚不少矣。是集为祁承^{（火业）}澹生堂抄本。前有嘉定间李埴序，又附真德秀碑文，乃明天顺间其十世孙梗所编。又别一本为其十世孙穩所重刻。较梗所编少文数首，亦不载德秀碑文。

穩序称朱子晚年以书属蔡沈，以礼属燠。又称燠精力在《王朝礼编》，而杂著之文略见於此。案朱子以《仪礼》丧、祭二门属黄幹，未尝属燠。《宋史》燠本传既不载此语，而《王朝礼编》亦未见其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殆与世传《四书问目》同一在疑似之间欤？

△《定斋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蔡戡撰。戡字定夫，其先兴化军仙游人。端明殿学士襄之四世孙也。祖绅，绍兴中官左中大夫，始寓常州武进县。戡幼承门荫，补溧阳尉。后中乾道丙戌进士甲科。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宋史》不为立传，故其行事不概见。凌迪知《万姓统谱》载：“戡持节五羊，代输敷银，民甚便之。为湖南宪，有定乱功。为京兆尹，岁涝余艰，亟请发廩，民赖以济。”其叙述颇详。然案集中诸表启，则又尝任京西运判、广东运判、湖北总领、广西经略、淮西总领等官。其《乞致仕劄子》及《效白乐天自咏诗》中，亦颇见其概。而迪知均未之及。盖其集久佚不传，故迪知莫能考也。集本四十卷，乃绍定三年其季子户部郎官总领四川财赋廩所刊，眉山李埴为序。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者，蒐采汇集。

并集《历代名臣奏议》得所未载者二十篇。互相订正，釐为二十卷。较诸原目

，十殆得其五矣。埴序称戡鯁挺不阿，屡更繁剧，宣力四方，无不殫尽，迄以全节始终。今观集中所上奏劄，条列明确，类皆侃直忠亮，为经世有用之言。其论边事，专以严备自守为主，而不汲汲於和战纷争。远虑深谋，亦非好事偷安者所可几及。方之同时名臣，实龚茂良之流亚。惜史不备载其生平，几至湮没。今幸遗集复彰，尚得以考见大略。谨旁采纪传，於人名事实有可稽核者，悉为参互证明，庶以补《宋史》之阙漏焉。

△《九华集》二十五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员兴宗撰。兴宗有《采石战胜录》，已著录。其集见於焦竑《国史经籍志》者本五十卷，乃宝庆三年其孙荣祖所编。兴宗弟梦协、井研李心传俱为之序。明以来久佚不存。今检勘《永乐大典》所录，摭拾论次，釐为诗六卷、杂文十五卷，又《论语解》、《老子解略》、《西陲笔略》并《绍兴采石大战始末》各一卷。

而原集所载同时祭文可以互证兴宗始末者，则别为一卷附之於后。集中多与张栻、陆九渊往复书简，盖亦讲学之家。然所上奏议，大抵毅然抗论，指陈时弊，多引绳批根之言。李心传序谓：“归附既留而垂遣，{执目}御因逐而旋召，均输久废而骤复。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兴宗矢笔尽言，斥逐不悔。”则其经济气节，均有实事，非徒侈空谈者矣。又洪适撰《隶释》时，尝咨以汉碑数字，兴宗为之考核源委，具见精博。今答书一通，具在集中。学问淹雅，亦未易及。虽其文力追韩、柳，不无锤炼过甚之弊。然骨力峭劲，要无南渡以后冗长芜蔓之习，亦一作者也。

△《野处类稿》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迈撰。迈有《容斋随笔》，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迈《野处猥稿》一百四卷、《琼野录》三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只载有此集二卷，且云前集未见。则当时传播已稀。观马端临《经籍考》以别集、诗集分类，而收此稿於别集中，不知其为诗集。则亦未见其本，而循名误载者矣。惟《内阁书目》有《野处内外集》九册，不著卷数。当即《猥稿》之残本，今亦未见有传录者。世所行迈集，独有此本而已。集前有迈自序，称：“甲戌之春，家居卧病，作诗若干首，以自当缓忧之一物。遂取曩时所存而未弃者，录为二卷。”甲戌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盖迈退居鄱阳时所作。而集中《谒普照塔》诗，又有庚戌纪年，当在建炎三年。相去已二十四五岁，仅得诗八十馀首。又《容斋三笔》纪绍兴十九年在福建贡院与叶晦叔所作诗，正在甲戌之前，而集中并未载。疑本就篋笥所贮，偶然哀辑，故所录阙略如此。然其生平韵语，惟藉此以考见大概。则零珪断璧，未尝不足珍惜也。

△《盘洲集》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洪适撰。适有《隶释》，已著录。许及之撰适行状，称有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周必大撰适神道碑，则称其论著为四方传诵，有《盘洲集》八十卷，与行状互异。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张萱《重编内阁书目》俱作八十卷。则及之所称其家藏之旧稿，必大所称乃其行世之刊本，其书流传颇鲜。王士居祜《易录》谓朱彝尊所藏《盘洲集》，仅有其诗。则藏书家已罕睹全帙。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藏，犹从宋刻影写。惟末卷拾遗劄子第三篇，蠹损特甚。其余虽字句间有脱落，而卷帙完好，亦古本之仅存者矣。适以词科起家，工於俚偶。其弟迈尝举所草《张浚免相制》、《王大宝致仕制》、《浙东谢表》、《生日诗词谢启》诸联，载於《容斋三笔》。然考适自撰小传，自其少时拟《复得河南贺表》，即有“齐人归郚讙之田，宣王复文武之境”句，为作者所称。其内外诸制，亦皆长於润色，藻思绮句，层见叠出，不但如迈之所举也。至於记、序、志传之文，亦尚存元祐之法度，尤南宋之铮铮者矣。所作《隶释》、《隶续》，於史传舛异，考核特精。

今观此集，如《跋唐瑾传》、《跋丹州刺史碑》、《跋皇甫诞碑》诸篇，皆能援据旧刻，订《北史》、《唐书》之谬。盖金石之学最所留意，即隋、唐碑志亦多能辨证异闻。又《宋史》本传称其父皓谪英州，适往来岭南省侍者九载，桧死皓还，服阙起知荆门州军。今以集中自撰小传及皓行述考之，则皓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复朝请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后一日秦桧亦死。非桧死而皓始还，足订《宋史》之误。其他表启、疏状诸篇，亦多足与《宋史》参稽，是又不仅取其文词之工矣。

△《应斋杂著》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善括撰。善括《宋史》无传。惟《宗室表》载此名为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代孙。考集中有《赵运幹墓志铭》，称同姓兄可大，艺祖七世孙。与《宗室表》世次相合，盖即其人。然表亦不详其爵里。今案集中《迂黄枢密知隆兴府启》有“一廛为氓，应修桑梓之敬”语。则籍隶隆兴。《祭汉阳赵守文》有“仙源同盟，雁塔俱第”语。则尝登进士。《得常熟宰谢政府启》有“奋身科第，千载之遇”语。则释褐为常熟令。《平江罢倅青词》有“字邑罔功，叨升郡佐”语。

《贺赵枢密启》有“赘员别驾，叨禄京畿”语。又有《长沙倅署罄沼》诗。则由县令倅三郡。《与湖北张安抚启》有“叨把一麾，深惭共理”语。又有《鄂州上殿三劄子》。则由郡倅知鄂州。《谢宰执启》有“方怀沟壑之虞，遽增幕府之数”语。《谢湖南帅启》有“四十年低徊州县，三万里奔走尘埃”语。则任满闲居，复充幕职。又有《次计幕诸友韵》诗、《谢岳漕启》。则终於岳州漕帅佐也。是集《宋志》不载，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以《永乐大典》所载

，哀为六卷。宋人奏议，多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蚀其本意。善括所上诸劄，率简洁切当，得论事之要。如论纷更之弊，纠赏罚之失，皆深中时弊。而永乐中修《历代名臣奏议》，乃不载其一字，未明何故。诗词多与洪迈、章甫唱和，而与辛弃疾酬赠尤多。其词气骏迈，亦复相似。观其《金陵有感》诗，有“谢安王导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句。其不满於湖山歌舞，文恬武嬉，意趣盖与弃疾等。固宜其相契也。

△《芸庵类稿》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洪撰。洪姓名不著於史，诸家书目亦未载有是集。惟《永乐大典》颇散见其文。又别出陈贵谦原序一篇，称洪为李正民之子。又称为藤州使君，知洪官止知藤州。集中又有扈从朝德寿宫、景灵宫诗，则尝为京朝官。有在温州题其父手泽诗，称嗣子守官於此，则曾知温州。其他则不可复考矣。正民本扬州人，南渡后侨寓海盐。故洪集中如《乌龙井庙迎送神词》之类，皆在海盐所作。而《卜居飞英坊》一首乃云：“束书辞都门，整棹还苕川”，则洪后又移居湖州。乃两郡纪流寓者俱不及其父子，则由遗集散佚，徵文献者弗及也。洪所作诗，虽骨幹未坚，而神思清超，时露警秀。七言律诗尤为工稳，足以嗣响正民。陈贵谦序称原本二十卷。而今所掇拾，仅得诗词三百九十馀首、文三十首，视原集只十之三四。谨据所存者釐为五卷，而以杂文一卷附之。略具梗概，俾不致终就泯没焉。

△《浪语集》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有《书古文训》，已著录。季宣少师事袁溉，传河南程氏之学。晚复与朱子、吕祖谦等相往来，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谈心性，而季宣则兼重事功，所见微异。其后陈傅良、叶適等递相祖述，而永嘉之学遂别为一派。盖周行己开其源，而季宣导其流也。其历官所至，调辑兵民，兴除利弊，皆灼有成绩。在讲学之家，可称有体有用者矣。平生著书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诗说》、《书古文训》、《春秋经解》、《春秋指要》、《论语直解》、《小学》诸书。

自《书古文训》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学》解及考正《握奇经》，则今尚载於集中。盖季宣学问最为淹雅，自六经、诸史、天官、地理、兵农、乐律、乡遂、司马之法，以至於隐书、小说、名物、象数之细，靡不搜采研贯。故其持论明晰，考古详核，不必依傍儒先馀绪，而立说精确，卓然自成一家。於诗则颇工七言，极踔厉纵横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寿不永。又覃思考证，不甚专心於词翰，故遗稿止此。然即所存者观之，其精深闳肆，已足陵跨馀子矣。其集乃宝庆二年其侄孙知府州事旦所编次刊行。旦所作后序尚存，而自明以来，刻本遂绝。藏书家辗转传抄，讹脱颇甚。谨重为校正，而卷帙则悉

仍其旧焉。

△《石湖诗集》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有《吴郡志》，已著录。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成大有集一百三十六卷。《宋史艺文志》亦载《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与陈氏著录同。而又有《石湖别集》二十九卷，又有《石湖居士文集》亡其卷数。此本为长洲顾嗣立等所订，乃於全集之中独摘其诗别行，而附以赋一卷。前有杨万里、陆游二序。然万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专序诗。游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诗。以名人之笔，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据万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编。考十一卷末有自注云：“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续得残稿，附此卷末。”其余诸诗，亦皆注以下某处作。是亦手订之明证矣。诗不分体，亦不分立名目，惟编年为次。然《送洪迈使金诗》凡四首，其两首在第八卷，列於《迈使还入境以诗迓之》之前。其两首乃在第十卷，列於《何溥挽词》之后。迈未尝再使金，则送别之诗，不应前后两见。又《南徐道中》诗下注曰：“以下赴金陵漕试作。”

则是当在第二卷之首，不应孤赘第一卷之末。或后人亦有所窜乱割并欤？成大在南宋中叶，与尤袤、杨万里、陆游齐名。袤集久佚，今所传者仅尤侗所辑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优劣。今以杨、陆二集相较，其才调之健不及万里，而亦无万里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游，而亦无游之窠臼。初年吟咏，实沿溯中唐以下。

观第三卷《夜宴曲》下注曰：“以下二首效李贺。”《乐神曲》下注曰：“以下四首效王建。”已明明言之。其他如《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则杂长庆之体。《嘲里人新婚诗》、《春晚》三首、《隆师四图》诸作，则全为晚唐、五代之音。其门径皆可覆案。自官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伯仲於杨、陆之间，固亦宜也。

△《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诚斋易传》，已著录。此集则嘉定元年其子长孺所编也。万里立朝多大节。若乞留张栻，力争吕颐浩等配享及裁变应诏诸奏，今具载集中，丰采犹可想见。然其生平乃特以诗擅名。有《江湖集》七卷、《荆溪集》五卷、《西归集》二卷、《南海集》四卷、《朝天集》六卷、《江西道院集》二卷、《朝天续集》四卷、《江东集》五卷、《退休集》七卷，今并在集中。方回《瀛奎律髓》称其一官一集，每集必变一格。虽沿江西诗派之末流，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为南宋一作手，非后来四灵、江湖诸派可得而并称。周必大尝跋其诗曰：“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出月胁之语。至於状物姿态，写人情意

，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云云。是亦细大不捐，雅俗并陈之一证也。南宋诗集传於今者，惟万里及陆游最富。游晚年隳节，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得除从官。万里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羨夔龙集凤池”句。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记其事。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侷乎远矣。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考岳珂《程史》记《朝天续集》《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句，麻沙刻本讹“文成”为“宣成”。

则当时已多误本。今核正其可考者，凡疑不能明者则姑阙焉。

△《剑南诗稿》八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陆游撰。游有《入蜀记》，已著录。是集末有嘉定十三年游子朝请大夫知江州军事子虞跋，称游“西溯樊道，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宿留殆十载。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东下。然心未尝一日忘蜀也。是以题其平生所为诗卷曰《剑南诗稿》，盖不独谓蜀道所赋诗也。”又称戊申、己酉后诗，游自大蓬谢事归山阴故庐，命子虞编次为四十卷，复题其签曰《剑南诗续稿》。自此至捐馆舍，通前稿为诗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斋，遂名曰《剑南诗稿》（案“遂”字文义未顺，疑当作“通名曰《剑南诗稿》”）云云。则此本游子虞之所编。至跋称游在新定时所编前稿，於旧诗多所去取，所遗诗尚七卷，不敢复杂之卷首，别其名曰《遗稿》者（案《后村诗话》作别集七卷，盖偶笔误），今则不可见矣。卷首又有淳熙十四年游门人郑师尹序，称其诗为眉山苏林所收拾，而师尹编次之。与子虞跋不同。盖师尹所编，先别有一本。子虞存其旧序，冠於全集也。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刘克庄号为工诗，而《后村诗话》载游诗，仅摘其对偶之工，已为皮相。后人选其诗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可以剽窃移掇者，转相贩鬻。

放翁诗派遂为论者口实。夫游之才情繁富，触手成吟，利钝互陈，诚所不免。故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集跋，摘其自相蹈袭者至一百四十馀联。是陈因窠臼，游且不能自免，何况后来，然其托兴深微，遣词雅隽者，全集之内，指不胜屈。

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於作者哉！今录其全集，庶几知剑南一派自有其真，非浅学者所可藉口焉。

△《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稿》二卷（内府藏本）

宋陆游撰。游晚封渭南伯，故以名集。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十卷。此本为毛氏汲古阁以无锡华氏活字版本重刊。凡表笺二卷，劄子二卷，奏状一卷，启

七卷，书一卷，序二卷，碑一卷，记五卷，杂文十卷，墓志、墓表、圻记、塔铭九卷，祭文、哀辞二卷，《天彭牡丹谱》、《致语》共为一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共五十卷。与陈氏所载不同。疑三字五字笔画相近而讹刻也。末有嘉定三年游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事子通跋，称“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又述游之言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别名《渭南》。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失散。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於集后”云云。

则此集虽子通所刊，实游所自定也。游以诗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诸作，边幅颇狭。然元祐党家，世承文献，遣词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洁有馀；波澜不必其壮阔，而尺寸不失。士龙清省，庶乎近之。较南渡末流以鄙俚为真切，以庸沓为详尽者，有云泥之别矣。游《剑南诗稿》有《文章诗》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其文固未能及是，其旨趣则可以概见也。

《逸稿》二卷，为毛晋所补辑。史称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今集中凡与侂胄启，皆讳其姓，但称曰丞相。亦不载此二记。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有其全文，晋为收入《逸稿》，盖非游之本志。然足见愧词曲笔，虽自刊除，而流传记载，有求其泯没而不得者。是亦足以为戒矣。

△《放翁诗选前集》十卷、《后集》八卷、附《别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罗椅、刘辰翁所选陆游诗也。前集椅所选，元大德辛丑其孙倣始刻之。前有倣自序。后集辰翁所选，前后无序跋。椅间有圈点而无评论，辰翁则句下及篇末颇有附批。大致与所评杜甫、王维、李贺诸集相似。明人刻辰翁评书九种，是编不在其中。盖偶未见此本。详其词意，确为须溪门径，非伪托也。未有明人重刻旧跋，蠹蚀断烂，几不可读，并作者姓名亦莫辨。其可辨者，惟称弘治某年，得於馮杭学究家，属其同年馮杭知县冉孝隆校刻之耳。又称“《放翁集》抄本尚存，然闻而未尝见。独罗涧谷、刘须溪所选在。胜国时书肆尝合而梓行，以故转相抄录，迄今渐出。而印本则见亦罕矣”云云。据其所言，则两人本各自为选。

其前集、后集之目，盖元时坊贾所追题矣。跋又有“复者去之”之语。故两集所录，无一首重见。末附为别集一卷，不题编纂名氏。其诗皆见《瀛奎律髓》中。

以跋中取方虚谷句推之，知即作跋者所辑，以补二集之遗。其中《睡起至园中》一首，已见前集五卷中，盖偶误也。《剑南诗集》汲古阁刻本，今已盛行於世。

然此选去取颇不苟，又宋人旧本。故以陈亮《欧阳文粹》之例与本集并存之。椅字子远，号涧谷。庐陵人。宝祐四年进士。以秉义郎为江陵教官，改潭州。复知赣州信丰县，迁提辖榷货。德祐初，遭论罢。周密《齐东野语》记其当道学盛时，依托求进。道学势衰之后，遂弃去不相闻问。深不满之。明偶桓《乾坤清气集》皆录元人之诗，而有谢幼舆《折齿歌》一首。盖元初尚存。辰翁自有集，始末详见本条下。

△《金陵百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曾极撰。极字景建，临川布衣。晚以《江湖集》事得罪，谪道州卒。所著《舂陵小雅》，今已不传。此乃其咏建康古迹之作。皆七言绝句，凡一百首。词旨悲壮，有磊落不羁之气。罗椅尝谢其惠《百咏书》云：“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办此等恼人语於千载下。”今观其诗，如《天门山》云：“高屋建瓴无计取，二梁刚把当殽函。”《新亭》云：“江右於今成乐土，新亭垂泪亦无人。”大抵皆以南渡君臣画江自守，无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颇为深远。《豫章人物志》载：“极游金陵，题行宫龙屏，忤时相史弥远，以是获谴。”是编有《古龙屏风》一首云：“乘云游雾过江东，绘事当年笑叶公。可恨横空千丈势，剪裁今入小屏风。”

与《人物志》所纪相合。盖其愤激之词。虽不无过於径直，而淋漓感慨，与刘过《龙洲集》中诗句气格往往相同，固不徒以模山范水为工者也。刘埙《隐居通议》摘其“可惜当年杀严续，无人为益决囚灯”二语，谓续始终全美，未尝被杀，不免误用故事。考《资治通鉴》，载陈觉使周还，矫世宗诏，命李景杀严续。景表请於周，明续无罪。觉诈始露，而续得免。是续实未被杀，埙所驳良是。究其致谬之由。盖以姚宽《西溪丛语》有“锺谟奉使归唐，以陈觉矫周帝之命斩严续事，言於唐主”云云。所言不具首尾，极遂以为实有是事。又“决囚灯”事以中主误为后主，亦为乖舛。是则考证之偶疏，固不必为之讳矣。

△《颐庵居士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刘应时撰。应时字良佐，四明人。是集前有陆游、杨万里二序。游序称其诗为范致能所赏。又摘其句如“颇识造物意，长容吾辈间”、“日晏犹便睡，犬鸣知有人。世事不复问，旧书时一看”、“一夜催花雨，数家临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浊酒不能浇别愁”、“觅句忍饥贫亦乐，抄书得味老何伤”，以为卓然自得，虽前辈以诗得名者，亦无以加。万里序以王安石拟之。安

石诗虽镕炼有痕，不及苏、黄诸人吐言天拔；而根柢深厚、气象自殊，究非应时之所及。许之未免太过。所摘之句，如“睡魔正与诗魔战，窗外一声婆饼焦”之类，颇涉粗獷。“独与梅花共过冬，清月又移疏影去”之类，又颇近诗馀。亦不逮游序所举之工。盖二人各举其派之近己者称之也。然应时诗虽格力稍薄，不能与游等并驾；而往来於诸人之间，耳濡目染，终有典型。较宋末江湖诸人，固居然雅音矣。

△《水心集》二十九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宋叶適撰。適有《习学记言》，已著录。其文集之目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赵希弁《读书附志》者，皆二十八卷。又有拾遗一卷，别集十六卷，则独载於《书录解题》。且称淮东本无拾遗，编次亦不同。别集前九卷为制集进卷。后六卷号《外稿》，皆论时事。末卷号《总集》，专论买田贍兵。《读书附志》则但纪其集为门人赵汝铛序刻，而不详其体例。此本为明正统中处州推官黎諒所编。

前有自识，称“少读適《策场标准》，慕其文。至括郡访求八年，得劄状、奏议等八百余篇。因裒辑汇次，合为一编。”盖已非宋本之旧。惟赵汝铛原序尚存。

然汝铛实用编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尽失其原次。其间如《财总》、《论田计》诸篇，多论时事，当即别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内，諒亦不能辨别也。適文章雄贍，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简质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尝自言：“譬如人家觴客，虽或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

惟自家罗列者，即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脱化町畦，独运杼轴。韩愈所谓“文必己出”者，殆於无忝。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称：“水心作汪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乃秦桧同时者。汪之孙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书不从。会水心卒，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囑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今考集中汪勃志文，已改为“居纪纲地，共持国论”。则子良所纪为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见矣。

△《南湖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鎡撰。鎡有《仕学规范》，已著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宁宗诛韩侂胄，鎡预其谋。史弥远以韩大臣近戚，未有以处。鎡曰：‘杀之足矣。’史曰：‘真将种也。’因心忌之。及侂胄既诛，鎡赍伐自言，史谓不当居功，讽言者贬鎡於霅。后以旨放还。”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又称：“鎡本善侂胄，被诛前一日，为其爱妾生日，鎡犹携庖夜宴，故侂胄不疑。

及赏不满意，复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卒。”据二书所云，是鎡本以机数立功名，有忍鸷之才，而心术未为纯正。密作《武林旧事》又称鎡卜筑南湖，名其轩曰桂隐。

园池声伎服玩之丽，甲於天下。园中亭榭堂宇，名目数十。且排纂一岁中游适之目，为赏心乐事。是其席祖父富贵之余，湖山歌舞，极意奢华，亦未免过於豪纵。

然其诗学则颇为精深。赵与虢《娱书堂诗话》称其游意风雅，与诚斋、放翁唱和诗多佳句。载其《晚晴》绝句二首、《题六合寺》五言律诗一首。杨万里《诚斋诗话》谓其“写物之工，绝似晚唐”。又有《寄张功甫姜尧章》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

其意直跻诸姜夔之右矣。其集久佚不传。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虽载有张约斋《南湖集》一部，五册，藏弃家亦皆未见。今检《永乐大典》各韵中，收入鎡诗尚多。评其格律，大都清新独造，於萧散之中时见隽永之趣。以视嘈杂者流，可谓翛然自远。诗固有不似其人者，鎡之谓欤！鎡又工长短句，有《玉照堂词》。

选本多见采录，而原本亦久散佚。谨哀集编次，以类相从，釐为诗九卷、词一卷，用存其略。《永乐大典》所载，多题曰《湖南集》。以诸书参考，知为传写之误，今亦并从改正焉。

△《南涧甲乙稿》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韩元吉撰。元吉有《桐阴旧话》，已著录。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为门下侍郎韩维玄孙。《江西通志》则以为韩维之子。考《宋史》维本传，称卒於元符元年。而集中《南剑道中》诗注，称其生於戊戌，至甲子年二十七。戊戌为徽宗重和元年，上距元符元年戊寅凡二十年，安得为维之子？集中又有高祖宫师文编序，称绍圣中公谪均州。又称建中靖国以来，追复原官。与维事迹，一一相符。

知《江西通志》为误，当以陈氏为是矣。陈氏又称其初与从兄元龙皆试词科不利，后官至吏部尚书，而不详其事迹。今据其《赴信幕》诗，知初为幕僚。据其《送连必达序》，知尝为南剑州主簿。据其《凌风亭题名》，知尝知建安县。据其谢表状劄，知在外尝为江东转运判官，两知婺州，又知建宁府。在内尝权中书舍人，守大理寺少卿，为龙图阁学士，为待制，为吏部侍郎。中间一使金国，两提举太平兴国宫。及为吏部尚书，又晋封颍川郡公。而归老於南涧，因自号南涧翁，并以名集。南涧者，一在建安城南，为郑氏别业。见本集诗序。一在广信溪南。见《书录解题》。详其《南涧新居成建醮青词》，似乎非

建安之南涧，当以广信为是也。元吉本文献世家，据其跋尹焞手迹，自称门人，则距程子仅再传。又与朱子最善，尝举以自代，其状今载集中。故其学问渊源，颇为醇正。其他以诗文倡和者，如叶梦得、张浚、曾几、曾丰、陈岩肖、龚颐正、章甫、陈亮、陆游、赵蕃诸人，皆当代胜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师承。其婿吕祖谦，为世名儒。其子名澹字仲止者，亦清苦自持，以诗名於宋季，盖有由矣。《朱子语类》云：“无咎诗做著者侂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诚定评也。集本七十卷，又自编其词为《焦尾集》一卷。《文献通考》并著录。岁久散佚。今从《永乐大典》所载，总哀为诗七卷、词一卷、文十四卷。统观全集，诗体文格，均有欧、苏之遗，不在南宋诸人下。而湮没不传，殆不可解。然沉晦数百年，忽出於世，炳然发翰墨之光。岂非精神光采，终有不可磨灭者。故灵物揜诃，得以复显於今欤！

△《自鸣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章甫撰。考宋有二章甫。一字端叔，浦城人。熙宁三年进士。官至都官郎中。著有《孟子解义》十四卷。杨时为作墓志，其文今载《龟山集》中。一字冠之，鄱阳人，徙居真州，自号易足居士。即撰此集者也。甫行事不概见。惟张端义《贵耳集》有云：“张冠之名甫，有文集十卷。少从于湖交游，（案于湖乃张孝祥之别号。）豪放飘荡，不受拘羈。淳熙间，淮有三士，舒之张用晦，和之张进卿，真之张冠之也。”据其所述，可略见其为人。其以章为张，盖刊本字讹耳。

又陆游《入蜀记》称乾道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则甫盖举秀才矣。其集不见於《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虽有其名，而传本久绝。其得见於世者，惟《名贤小集拾遗》所载《湖上吟》一首、《诗家鼎脔》所载《寄荆南故人》一首而已。今检《永乐大典》，所收《自鸣集》诗句颇多。其格律虽稍近江湖一派，而骨力苍秀，亦具有研锻之功；观其《别陆游》诗有“人生相知贵知心，道同何必问升沈”之句；《谢韩元吉寄茶》诗有“别公宛陵今五春，渴心何啻生埃尘”之句；《次韵吕祖谦见寄》诗有“山林旧约都茫茫，忆君著书看屋梁”之句。是其所与酬赠者，皆一时俊杰之士。故耳濡目染，尚能脱化町畦，自成杼轴，颇为不坠雅音。谨哀次釐订，析为六卷。

至《杂说》三篇，以禅家机锋论道德仁义之旨，援儒入墨，是殆不得志於时者之肆志放言。然其害理已甚，今故附其说於集末，而特加纠正，以著其失焉。

△《客亭类稿》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杨冠卿撰。冠卿字梦锡，江陵人。《宋史》不为立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有此集，而亦不详冠卿之始末，故事迹无可考见。今以集中诗文参互考之。

刘季岑《手帖》云：“绍兴初假守南徐，杨君季洪为理掾，后三十年，见其子梦锡。”

则冠卿为季洪之子。其《纪梦诗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为淳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则冠卿当生於绍兴八年己未。其《与傅漕》诗有“乡书忆昔献贤能，姓氏曾叨天府登”句。则尝举进士。其《上执政启》云：“奉命领州，夺符而归。”

又有《祭广东主管衙土地文》。则尝出知广州，以事罢职。而姜夔《赠冠卿诗》有“长安城中择幽栖，静退不愿时人知”句。则解官以后，又尝侨寓临安者也。

其集世颇罕传。惟浙江采进书中有旧刊《客亭类稿》，为巾箱小字本。检勘尚系原刻，分《四六编》、《杂著编》、《古律编》，皆所作诗文。《惠答客亭书启编》则同时名人酬赠之作。不标卷数，前后亦无序跋。而《永乐大典》各韵内所收冠卿之文，尚有表笺、诗馀各数十首，皆刊本所未收。疑当时本各自为编。流传既久，遂有阙脱。今据《永乐大典》所载，以刊本参校。搜缉补缀，诸体始全。

谨仿原编名目，釐为十四卷，而仍以《书启》一卷附之。冠卿才华清隽，四六尤流丽浑雅。张端义《贵耳集》载其掾九江戎司时，赵温叔罢相帅荆南，道由九江，守帅合宴。冠卿作《致语》云：“相公倦台鼎，喜看绣袞之东归。浔阳无管弦，且听琵琶之旧曲。”温叔再三称道。知其以是体擅长矣。又京兆堂、何昇、李结诸帖，极称其集杜之工。而稿中乃无一篇，岂当时别本单行，而今佚之耶？

卷一百六十一 集部十四

○别集类十四△《石屏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戴复古撰。复古字式之，天台人。尝登陆游之门，以诗鸣江湖间。所居有石屏山，因以为号，遂以名集。卷首载其父敏诗十首。盖复古幼孤，勉承家学，因搜访其先人遗稿，以冠己集。昔黄庭坚《山谷集》后附刻其父《伐檀集》，王楙《野客丛书》后附刻其父《野老纪闻》。复古以父诗为数无多，不成卷帙，特升弁於简端。例虽小变，理乃较协矣。复古诗笔俊爽，极为作者所推。姚镛跋其诗，称其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晚唐诸子，当让一而。方回跋其诗，亦称其清健轻快，自成一家。虽皆不免稍过其实。要其精思研刻，实自能独辟町畦。瞿佑《归田诗话》载复古尝见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句以对，上下始称。其苦心搜索，即此可见一端。至集中《严子陵钓台》诗所谓“平生误识刘文叔，惹起虚名满世间

”者，赵与虢《娱书堂诗话》极赏其新意可喜。而罗大经《鹤林玉露》又深以其议论为不然。盖意取翻新，转致失之轻佻，在集中殊非上乘。与虢所云，固未足为定评矣。

△《莲峰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史尧弼撰。尧弼字唐英，眉州人。其仕履不见於史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尧弼《莲峰集》三十卷，而世间亦无传本。故录宋诗者多不能举其姓名。惟《永乐大典》载有是集原序二篇。其一作於乾道丙戌，自署曰省斋，不知何人。

其一为任清全序，作於嘉定癸酉。称“尧弼童卯即迥出不凡，少以古乐府、《洪范》等论往见张浚。浚谓其大类东坡，留馆於潭。与张栻游，每开以正大之学。

岁丁丑，偕其弟尧文登第”云云，而亦不言其所终。考周密《浩然斋雅谈》云：“李焘十八岁为眉州解魁。时第二人史尧弼，方十四岁。人疑其文未工。赴鹿鸣宴犹著粉红袴，太守命分韵赋诗，尧弼得‘建’字，援笔立成云：“四岁尚少房玄龄，七步未饶曹子建。”后为张魏公客，不幸早世”云云。其所记与任清全序相合。又《江湖续集》载张炜《题莲峰集》诗一首，亦有句云：“一梗江湖客，三朝忠义家。”以诸书参互考证，盖尧弼登第后未授官而卒也。尧弼天姿卓绝，其诗纵横排宕，摆脱恒蹊。其论诸篇，明白晓畅，澜翻不穷，亦有不可羈勒之气。

大抵有其乡苏氏之遗风。惟其夏绿霜凋，故不能如李焘之著书传后。然就其文章而论，要亦不失为才士。任清全序乃因集中有《论学》之作，遂以张栻少年自得，为尧弼磨礲浸灌之功，欲援而入於道学。则门户标榜之习，转不足以见尧弼矣。

其文在宋已多散落，是集乃其从孙师道所重刻，今亦不可复睹。谨从《永乐大典》中掇拾裒辑，釐为十卷，著之於录。俾怀才赍志之士，无声尘翳如之慨焉。

△《江湖长翁文集》四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陈造撰。造字唐卿，高邮人。淳熙二年进士。官至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遭宋不竞，事多齟齬，自以为无补於世，置江湖乃宜，遂号江湖长翁。既不竞其用，故无所表见，而《宋史》亦不为立传。惟元申屠駟为作墓志，称其“於诲诱则良师，於抚字则循吏。身笃操修，道兼体用”。虽金石之文，称述例多溢量，亦未必纯构虚词也。集中《罪言》一篇，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其文则恢奇排奭，要亦陈亮、刘过之流。其他劄子诸篇，多剴切敷陈，当於事理。记序各体，锤字炼词，稍伤真气，而皆谨严有法，不失规程

。在南宋诸作者中，亦铁中铮铮者矣。至《易说》一卷，始於《无妄》，终於《比》，凡十五篇，疑其未完之书。中多以史证经，与杨万里《诚斋易说》、李光《读易详说》相类。殆为时事而发，托之诂经欤？其集久无刻本。明崇祯中，李之藻以淮南自秦观而后，惟造有名於时，始与观集同刻之於高邮云。

△《烛湖集》二十卷、《附编》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孙应时撰。应时字季和，自号烛湖居士，馀姚人。登淳熙乙未进士。初尉黄岩，迁海陵丞。再迁遂安令，改知常熟县。以仓粟流欠贬秩，移判邵武军。未上而卒。考杨简作应时圻志及张淏《会稽续志》，均称其绍熙初尝应蜀帅邱密辟，预料吴曦逆谋，白密以别将领其军。后曦以叛诛，其言果验。时应时已歿，三省奏官其子祖开。盖亦智略之士。又史弥远受业於应时，集中与弥远诸书，皆深相规戒。迨弥远柄国，独超然自远，无所假借，甘沦一倅而终。其人品尤不可及矣。《宋史艺文志》载《烛湖集》十卷。据应时诗中自序，盖尝应刘克庄之求，手编其稿为五十卷。集末有其侄祖祐跋，称涑水司马述先以十卷付梓。后附以《问思录》五十条、《通鉴摘义》三十条，总名之曰《经史说》。又附雪斋父子倡和诗，及雪斋行状、墓铭，杨简所撰圻记，《会稽续志》小传，子祖开补官省劄等篇。是十卷为祖祐所编，非其旧本也。年远散佚，久无传本。故厉鹗作《宋诗纪事》，仅於吴礼部《诗话》、王应麟《困学纪闻》、黄宗羲《姚江逸诗》内采掇数篇，寥寥不备。兹从《永乐大典》所载，排纂成编。惟《经史说》残缺特甚，仅存一篇。其馀则约略篇数，殆已十得八九。以卷帙繁重，分二十卷。仍附编其父介及其兄应求、应符诗，并录应时父子志传行状、子祖开补官省劄诸篇，为上、下二卷。应求字伯起，尝登乡荐。应符字伯潜，所著有《历代帝王纂要》二卷、《初学须知》五卷，载於陈振孙《书录解題》。今并未见云。

△《昌谷集》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曹彦约撰。彦约有《经幄管见》，已著录。是编称《昌谷集》者，考集中有《与刘后溪书》，谓世为都昌村落人，后迁於城下昌谷巷，则其所居地名也。彦约初游朱子之门。其后历任州郡，却敌平寇，独卓有实用。故《宋史》本传称其可以建立事功。及入侍讲筵，亦能殫心启沃。其《经幄管见》一书，敷陈祖训，规箴时政，尚历历可稽。文集乃湮没不显，《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有《昌谷小集》二十卷。钱溥《秘阁书目》亦有《曹文简公集》十五册。然亦久无传本。厉鹗《宋诗纪事》蒐罗繁富，绝不及其姓名，则无徵久矣。今考《永乐大典》，载彦约诗文颇多。核其篇目，如本传所称为利路转运判官时所作《病夫议》，为兵部侍郎时所上《荐李心传劄子》，俱不载其中。知己未免於佚阙。然其馀诸作，世所不传者，为数尚夥。谨类次排

纂，釐为二十二卷。

其间奏议，大都通达政体，可见施行。所论兵事利害，尤确凿有识，不同摭拾游谈。其应诏陈言二封事，乃庆元、宝庆间先后所上。於当日苟且玩愒之弊，反覆致意，切中窾要，亦可徵其鲠直之概。惟俚词韵语，稍伤质朴。然不事修饰而自能词达理明，要非学有原本者不能也。

△《省斋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廖行之撰。行之字天民，其先延平人。五季时徙於衡州。登淳熙甲辰进士。尝官岳州巴陵尉，以亲老丐养而归，注授宁乡主簿。未赴。据田奇所作行状，称其生平内行修饬，留心经济，入仕亦多著循绩。然名位不昌，故姓字不著於史传。

其所著作，诸家亦罕著录。是集乃其子谦所刊，原本十卷。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辑，篇帙颇夥，似当日全部收入。谨排次审订，仍析为十卷，以还其旧。

其原跋十七通，行状、墓铭等三首，仍附於后，以备考核。其文章大抵屏除藻绘，务以质朴为宗，或不免近於朴儻。故戴溪作序，不甚称之。然其词意笃实，切近事理，亦足以想见其为人。至其四六之作，则较他文为流丽。潜敷敬跋，称其表启多互见周必大集中。盖以必大亦有省斋之名，故相淆混。今检勘必大全集，实无一篇与此相复。当由后人知其误载，从而刊除矣。

△《南轩集》四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张栻撰。栻字敬夫，广汉人。丞相浚之子。以荫补官。孝宗时历左司员外郎，除秘阁修撰，终於荆湖北路安抚使。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栻歿之后，其弟杓裒其故稿四巨编，属朱子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葺事，而已有刻其别本流传者。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论，而末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语，反多所佚遗。乃取前所蒐辑，参互相校，断以栻晚岁之学，定为四十四卷，并详述所以改编之故，弁於书首。

即今所传淳熙甲辰本也。栻与朱子交最善，集中《与朱子书》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问》四篇。其间论辨断断，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则致疑於辞受之间。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极图说注》。第五、六、七札辨《中庸注》。

第八札辨《游酢祠记》。第十札规朱子言语少和平。第十一札论社仓之弊，责以偏袒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传《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气。第二十一札辨论仁之说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论山中诸诗，语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论《易说》未安，是从来许多意思未能放下。第五十四札规以信阴阳家言，择

葬地。与胡季随第五札又论朱子所编《名臣言行录》未精细。朱子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忤。

又栻学问渊源，本出胡弘。而与朱子第二十八札谓胡寅《读史管见》病败不可言，其中有好处，亦无完篇。又第五十三札谓胡安国《春秋传》其间多有合商量处。

朱子亦并录之集中，不以为嫌。足以见醇儒心术，光明洞达，无一毫党同伐异之私。后人执门户之见，一字一句，无不回护，殊失朱子之本意。至朱子作张浚墓志，本据栻所作行状，故多溢美，语录载之甚明。而编定是集，乃削去浚行状不载，亦足见不以朋友之私，害是非之公矣。论张浚者，往往遗议於朱子，盖未核是集也。刘昌诗《芦浦笔记》驳栻《尧庙歌》，指尧庙在桂林，失於附会。其歌今在集中，盖取其尊崇帝德，而略其事实。昌诗又录栻《恧斋铭》称栻奉其父命为其弟杓作，本集不载。检之良然。然栻集即杓所辑，不应反漏。考高斯得《耻堂存稿》有《南轩永州诸诗跋》曰：“刘禹锡编《柳子厚集》，断至永州以后，少作不录一篇。南轩先生永州所题三亭陆山诸诗，时方二十馀岁，兴寄已落落穆穆如此。然求之集中，则咸无焉，岂编次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然则栻集外诗文皆朱子删其少作，非偶佚矣。”

△《勉斋集》四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黄幹撰。幹字直卿，号勉斋，闽县人。少受业於朱子，朱子以女妻之。宁宗朝，补将仕郎。历知汉阳军、安庆府。以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卒谥文肃。事迹具《宋史道学传》。是集讲义经说三卷、杂文三十六卷、诗一卷。杂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辞皆在焉。据其卷目，与《宋史艺文志》相合，盖犹原本也。昔朱子作竹林精舍成，尝遗幹书，有“他时便可请直卿代即讲席”之语。幹亦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然林栗与朱子论《易》不合，至构衅攻击，朱门弟子有欲火栗之书者。幹祭栗文，独能不没其所长。可谓绝无门户之见。又史称幹在安庆府筑城，部署有方，民不劳而事集。及金兵大至，淮东西震恐，独安庆按堵如故。

又在制置李珣幕中，力以军政不修，边备废弛为言。珣不能用。厥后光、黄继失，卒如其言。尤非朱学末流空谈心性者可比。亦足见洛、闽设教之初，尚具有实际，不徒以峨冠博带，刻画圣贤矣。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焉。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陈淳撰。淳有《北溪字义》，已著录。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其文皆如语录。然淳於朱门弟子之中，最为笃实。故发为文章，亦多质朴真挚，无所修饰。元王环翁序以为“读其文者，当如布帛菽粟，可以济乎人之饥寒。苟律以

古文律度，联篇累牍，风形露状，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虽矫枉过直之词，要之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又淳以朱子终身与陆九渊如水火，故生平大旨，在於力申儒、释之辨，以针砭金谿一派之失。集中如《道学体统》等四篇，《似道》、《似学》二辨，皆在严陵时所作。反覆诂辨，务阐明鹅湖会讲之绪论。亦可谓坚守师传，不失尺寸者矣。集为其子桀所编。末有外集一卷，载奠祭文、志铭、叙述五篇，亦桀所辑附。淳祐戊辰郡倅薛季良为鋟版龙溪书院，岁久散佚。元至元乙亥、明弘治庚戌，又两经翻刻。今所传者，盖犹弘治本云。

△《山房集》九卷（永乐大典本）

宋周南撰。南字南仲，吴郡人。淳熙庚戌登甲科。官至秘书省正字。再以荐入词馆，皆不久罢去。遂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终焉。《艺文志》有周南《山房集》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后集二十卷。卷目多寡迥异。今检《永乐大典》所载，有《题山房集》者，亦有《题山房后稿》者，与陈氏著录之本合。知《宋志》五卷之目，乃传写脱讹，不足据也。惟计《永乐大典》所录，篇帙无几，当由删薙太甚，故佚去者多。今但就其存於今者，各依原目，釐为前集八卷、后稿一卷，以略存其旧。南长於四六，以俊逸流丽见称。制诰诸篇，尤得训词之体。其初入馆也，叶适实荐之。考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有云：“开禧用兵，韩侂胄欲以叶适直学士院草诏。适谢不能。既而卫泾被命草诏云：‘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泾见适举似，误‘为墟’为‘成墟’。他日周南至，适告以泾文字近颇长进，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为墟”字，何改也？’适方知南实代作，因荐其宜为文字官。遂召试馆职。”盖即其事。案此四语，今在南所作《秦桧降爵易谥敕》中。

则当时已载入己集，足徵其不能割爱。而敕内别有“兵於五材，谁能去之。臣无二心，天之制也”数语。亦极为王应麟所激赏。是其织组之工，脍炙人口，尤可以概见矣。集中又有诸书题跋二十馀则，与《馆阁续书目》体例相近，疑亦在馆校勘时所作。又杂记数十条，多述宋代故事，间或直录古书之文，无所论断。疑本别有说部附於集内，而为《永乐大典》所割裂。今无可参证，姑仍其原文录之云。

△《橘山四六》二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李廷忠撰。廷忠字居厚，橘山其号也。於潜人。淳熙八年进士。历无为教官、旌德知县。终於夔州通判。《宋史》无传。厉鹗作《宋诗纪事》，载所著有《洞霄诗集》，今亦不传。惟是编尚存，明万历中丹阳孙云翼为之笺注。云翼自序称：“所藏原系抄本，甲申应贡之京师，偶携是帙，遂取繙阅，随手笺释

。后随牒炎徼，左僻多暇，爰取订正，稍加铨次”云云。盖向无刊版，白云翼笺释后始授梓行世也。廷忠名位不显，故集中启劄为多，大抵候问酬谢之作。而第十四卷内乃皆贺正、贺至笺表，中有“乘轺护漕”等语，与廷忠仕履不合，必非其所自为。案洪迈《容斋四笔》称：“宋时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则此必廷忠为教官时代州守及宪臣所作。特原本未及注明，遂不可辨耳。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渊雅为宗。南渡末流，渐流纤弱。廷忠生当淳熙、绍熙之间，正风会将变之时，故所作体格稍卑。往往好博务新，转伤繁冗。然织组尚为工稳，其佳处要不可掩。固当存之以备一家。至云翼笺注，尤多芜杂，未足以资考核。以其衰缀颇勤，故姑仍旧本录之，不复刊削焉。

△《后乐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卫泾撰。泾字清叔，华亭人。徙居昆山。登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一。王楙《野客丛书》所谓“潮至夷亭出状元，甲辰卫泾果魁天下”者也。累官参知政事，封秦国公。卒谥文节。其事迹不具於《宋史》。惟《南宋翰苑题名记》载泾以开禧二年七月，官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官，直学士院。十月，除吏部侍郎，兼侍读。

三年十月，除礼部尚书。十一月，除御史中丞。《宋史宰辅表》载开禧三年十一月丙戌，泾自中奉大夫试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丁亥，兼权参知政事。十二月壬戌，泾与雷孝友同除参知政事。嘉定元年六月乙亥，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潭州。而集中谢表自潭州以后又尝一知福州，再知隆兴府。其历官岁月，尚可考见。泾初号拙斋居士，改号西园居士。后筑堂成，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语题之曰后乐堂。遂以自号，并名其集。原本凡七十卷，乃其子樵所编，尝刻之於永州。岁久亡佚。明杨枢淞《故述》仅著其名，而其本已不可见。

今从《永乐大典》中裒辑编次，釐为二十卷。卫氏在宋世，以文学知名。泾诸父肤敏，绍兴间为礼部侍郎，立朝颇著风采。泾弟湜，亦湛深经术，所著《礼记集说》，已别著录。泾所作大都和平温雅，具有体裁。归有光《震川集》称其文章议论，有裨当世。当韩侂胄用事时，隐居十年。於所居石浦，辟西园，坚卧不出。

其进退之际，盖能以礼自守者。今即集中诸奏疏考之，其《应诏论北伐劄子》谓两国相敌，持重者安，轻动者危。应兵常胜，首事常沮。力诋侂胄开衅之非，词意极为切直。其劾易祓、朱质、林行诸状，亦能抵触奸佞，侃侃不阿。他所论列，并中窾要。在当时可称正人。特其执政未久，《宋史》又佚而不传

，其大节几就湮没。幸而遗文复显，犹得据以见其仕履之大略。故著之於录，补史文所未及焉。

△《竹斋诗集》三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裘万顷撰。万顷字元量，新建人。淳熙十四年进士。历官大理寺司直。请外任，添差江西抚幹。杨简志其墓，以默识称之。陈宏绪《寒夜录》称万顷在当时，与胡桐原、万澹庵、徐竹堂往来倡和，号为四杰。今三人俱已湮没，惟万顷集存。刘克庄《后村集》有《裘元量司直诗跋》，称其“标致高胜，有颜氏之矍，龚生之洁”。又称“其犹子南昌理掾应材《携竹斋遗墨》古律诗三首，其季元龄又手录四十二首，其言若近而远，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远而深者不可能。为人自贵重，耻表襮，惟诗亦然。世知竹斋者多，而见其诗者绝少。理掾盍鋟诸梓，与同志共之”云云。则元量之诗，克庄时尚无专集。此本为康熙己丑其裔孙锦县知县奏所刊。凡诗三卷。末一卷附录诰敕志铭，不知何人所编。近时工部尚书裘曰修又重刊之。曰修亦万顷裔也。其诗虽风骨未高，而清婉有馀，不染江湖之滥派。赵与虢《娱书堂诗话》尝称其《归兴》一篇。又称其初官乐平印曹，与洪迈诗篇往来，迈最推其“云归青嶂雨初歇，花卧碧苔春已休”之句云。

△《华亭百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许尚撰。尚自号和光老人，华亭人。其始末无考。是编作於淳熙间，取华亭古迹，每一事为一绝句，题下各为注。然百篇之中，无注者凡二十九，而其中多有非注不明者。以例推之，当日不容不注，殆传写佚脱欤？吊古之诗，大抵不出今昔之感，自唐许浑诸人已不能拔出窠臼。至於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则数首以后，语意略同，亦固其所。厉鹗作《宋诗纪事》，仅录其《陆机葺》、《三女冈》、《征北将军墓》、《顾亭林》、《白龙洞》、《俞塘》、《普照寺》、《陆瑁养鱼池》、《唳鹤滩》、《湖光亭》十首。亦以其罕逢新警故也。然格意虽多复衍，而措词修洁，尚不失为雅音。所注虽简略，而其时在今五六百年之前，旧迹犹未全湮。方隅之所在，名目之所由，亦尚足备志乘之参考。在诗家，则无异於众人。在輿记之中，则视后来支离附会者胜之多矣。

△《梅山续稿》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姜特立撰。特立字邦杰，丽水人。父绶，靖康中殉难。南渡后荫补承信郎。孝宗召为太子春坊，累官浙东马步军副总管、庆远军节度使。事迹具《宋史佖倬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梅山稿》六卷、续稿十五卷，列之《诗集类》中。则两集皆有诗无文。此本出休宁汪森家，附以杂文及诗馀共为十七卷，不知何人所增辑。森序称其流传绝少，故缮写以传。则亦罕覩之本。其正稿六卷，藏书家皆不著录。意其散佚已久矣。特立在当时，恃光宗藩邸之旧，颇

揽权势，屡为廷臣所纠。其人殊不足道。陈振孙称其本一士人，涂辙一异，俨然{执目}御之态，盖惜之也。然论其诗格，则意境特为超旷，往往自然流露，不事雕琢。同时韩元吉、陆游皆爱之，亦有由矣。其《上梁文引》自述其生平最悉，有云“百首之清诗夜上，九重之丹诏晨颁”。今考此集所载，皆官春坊以后之作。而所云百首者，集中不载。或在所佚之数欤！

△《信天巢遗稿》一卷、附《林湖遗稿》一卷、《江村遗稿》一卷、《疏寮小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高翥撰。翥字九万，号菊磻，馀姚人。孝宗时游士也。有《菊磻集》二十卷，久佚不存。至国朝康熙二十六年，其裔孙士奇於徐乾学家宋槧书中采得遗诗一百九首。合以家藏二十二首。又於他集中得十三首。续得朱彝尊宋刻《江湖集》所载四十七首。删除重复，共得诗一百八十九首刻之，题曰《信天巢遗稿》。

信天巢者，翥所以名其居也。然卷前元贞元年姚燧序，本称曰《菊磻集》，不知何以改名也。后附《林湖遗稿》一卷，为翥侄鹏飞字南仲者所撰。又附《江村遗稿》一卷，则翥父选、叔迈之诗。选、迈皆绍兴间登第。选官武当军节推，迈官县尉。此卷之中，又附质斋、遁翁二人之诗，则高氏谱中所载。仅存其号，即士奇亦莫能举其名矣。最后附高似孙《疏寮小集》一卷。似孙即撰《纬略》者。

《文献通考》载《疏寮集》三卷。此所刻甚少，尚有他选所有而此刻无之者。是集在宋颇著称，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作文怪涩，诗犹可观。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诗能参诚斋活句。不知此刻何以采辑转不完备。然士奇后序中初未言及附刻《疏寮集》，疑为士奇后人所加，更不暇博采欤？

卷一百六十二 集部十五

○别集类十五△《性善堂稿》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宋度正撰。正有《周子年谱》，已著录。《宋史》正本传载正有《性善堂集》，而不著卷数。赵希弁《读书附志》始列其目，凡十五卷。曹彦约为之序，自明以来，世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衰次，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以还其旧。正游於朱子之门，文章质实，大都原本经济，不为流连光景之语。其条奏便民诸疏，不下万馀言。指陈利弊，明晰剀切，亦可谓留心世务，不徒为性命空谈。诗品虽不甚高，而词意畅达。颇与朱子格律相近。观其《书易学启蒙后》、《书晦庵所释西铭后》、《跋申请释奠礼》诸篇，悉於师说笃信不疑，宜其一步一趋矣。魏了翁《朱子语类序》称：“辅汉卿授以所集《朱子语类》文字，度周卿从予乞本，刊诸青衣。因属其以学者之病著於篇端”云云。是正又尝梓行《语类》，且为之序。而集中无此文。又史称正官太常时，適

太庙灾，为二说以献。

其一用朱子之议，其一则因宋朝庙制而参以朱子之说。本传中具载其略，集中亦无此文。盖删汰编纂之余，固不免有所阙佚也。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宰撰。宰字平国，金坛人。绍熙元年进士。仕至浙东仓司幹官。属北伐衅起，遂退居漫塘，阅三十年。屡荐不起，以直显谟阁主管玉局观卒於家。朝廷嘉其节，赐谥文清。事迹具《宋史》本传。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哀其遗稿，十仅得四五。为编订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秘阁，世遂无传。明正德间，大学士靳贵从内阁抄出，因授王臬鋹梓，釐为三十六卷，即此本也。宰秉性恬淡，平生无他嗜好，惟书靡所不读。所为文章，淳古质直，不事藻饰，而自然畅达。

其《漫塘》一赋，尤为世所传诵。又颇事讲学，当为真州司法时，方禁仕者读周、程氏书，宰坚不肯署状，亦多从朱子门人游。本传称所著别有《语录》十卷，今已久佚。其议论遂不可复考。然观此一集，其宗旨已大略见矣。语录即不存可也。

△《克斋集》十七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陈文蔚撰。文蔚字才卿，上饶人。尝举进士。端平二年，都省言其所作《尚书类编》有益治道，诏补迪功郎。今《尚书类编》已佚，其文集亦无传本。故《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俱未著录。明初，其郡人张时雨及其裔孙良鉴始掇拾成编，即此本也。文蔚始因同里余大雅以师事朱子，见於所撰《余正叔墓碣》。集中与朱子往复书甚多，皆以工夫精进相规切。而《祭朱先生文》有云：“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来，授业诸孙。因获终岁，侍教谆谆。”则又尝馆於朱子家。当理宗时，朱子之学大行，故所著之书得闻於朝廷，朝廷亦遂命以官也。然文蔚实亦笃信谨守，传其师说。所记朱子之语，皆戊申以后所闻见，《於池录》第四已编入《朱子语类》中。此复具载於本集。盖一从其所言之人，一从其所记之人，义可互存。不为假借。其诗虽颇拙俚，不及朱子远甚。其文则皆明白淳实，有朱子之遗。讲义九条，剖析义利之辨，亦为谆切。均不愧儒者之言，与后来依门傍户者，固迥殊矣。

△《芳兰轩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徐照撰。照字道晖，一字灵晖，永嘉人。与徐玑、翁卷、赵师秀号曰永嘉四灵。照即四灵之首也。尝自号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赵师秀《清苑斋集》有《哀山民》诗，可以为证。陈振孙《书录解题》独称照自号天民，未知何据。当属传刻之讹也。叶适作照墓志，称“其诗数百，琢思尤奇。皆横绝歎起，冰悬雪跨，使读者变掉慄栗，肯首吟叹，不能自己。然无异语，皆人所

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奖之者甚至。而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则谓适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之。故其跋刘潜夫诗卷，又有“进乎古人而不己，何必四灵”之语。后人不知，以为水心宗晚唐者，误也。盖四灵之诗，虽镂心鉢肾，刻意雕琢；而取迳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照在诸家中尤为清瘦。如其《寄翁灵舒》诗中“楼高望见船”句，方回以为“眼前事，道著便新”。又《冬日书事诗》中“梅迟思闰月，枫远误春花”。方回亦以为“思”字误字，当是推敲不一乃得之。

是皆集中所称佳句。要其清隽者在此，其卑靡者亦即在此。风会升降之际，固有不能自知者矣。照集原本三卷。此本只一卷，不知何人所并。又从《瀛奎律髓》得诗六首，《东瓯诗集》得诗二首，《东瓯续集》得诗一首，并为补遗，附之於后焉。

△《二薇亭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徐玘撰。玘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赵师秀集作灵。字即古渊字，盖偶以别体书之。永嘉四灵之二也。《宋元诗会》载：“玘官建安主簿，龙游丞，武当、长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曰：“四人者惟师秀尝登科改官。”意谓三人皆未尝出仕。曹学佺亦谓二徐皆隐居不仕。今观此卷中，玘有《监造御茶》五言古诗，盖为主簿时作。其《赠赵师秀》诗有“游宦归来几度春”之句，七言绝句又有《移官南浦》一首。则陈振孙所言偶然失考，学佺又误因之也。《书录解题》载玘集一卷，与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则《通考》未载，或亦偶遗也。集后有《补遗》三首，从《瀛奎律髓》、《东瓯诗集》、《东瓯续集》中抄出。厉鹗《宋诗纪事》载玘又有《泉山集》，今未之见。或《东瓯诗集》所载为《泉山集》中诗欤！

△《西岩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翁卷撰。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永嘉四灵之三也。尝登淳祐癸卯乡荐，终於布衣。叶适序其诗，称为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刘克庄《后村集》亦有赠卷诗云：“非止擅唐风，尤於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张端义《贵耳集》曰：“翁卷，四灵也。有《晓对》诗云：‘梅花分地落，井气隔帘生。’《瀑布》诗云：‘千年流不尽，六月地长寒。’《春日》云：‘一阶春草碧，几片落花轻。’《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见鹤来。’《吾庐》云：‘移花连旧土，买石带新苔。’”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画之词。盖一时风气所趋，四灵如出一手也。

卷别有《苇碧轩集》，今未见其本。厉鹗《宋诗纪事》载卷诗四首，皆注出《苇碧轩集》。以校此集，惟《寄远》一首不载，馀皆相同。可知二集之诗，实互相出入。至张端义所举五联，鹗但列之逸句中，不能得其全篇。是又在《苇

碧轩集》之外。殆当时所刊原非一本，尚不止此二集欤？

△《清苑斋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赵师秀撰。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太祖八世孙。绍熙元年进士。浮沉州县，终於高安推官。永嘉四灵之四也。其诗亦学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专以炼句为工，而句法又以炼字为要。如《诗人玉屑》载师秀《冷泉夜坐》诗“楼钟晴更响，池水夜知深”一联，后改“更”字为“听”字，改“知”字为“观”字。《病起》诗“朝客偶知承送药，野僧相保为持经”一联，后改“承”字为“亲”字，“为”字为“密”字。可以知其门径矣。又《梅磴诗话》：“杜小山问句法於师秀。答曰：‘但能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云云。故其诗主於野逸清瘦，以矫江西之失，而开、宝遗风则不复沿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师秀集二卷、《别本天乐堂集》一卷，今皆未见。此本仅一卷，而题曰《清苑斋集》，未审为即《天乐堂集》之别名否。赵与虢《娱书堂诗话》载《送谢耘游淮》诗二句，又《东瓯续集》载师秀诗五首，《瀛奎律髓》载师秀诗四首，今并附录集末，题曰《拾遗》。似乎别有《天乐堂集》，而《诗人玉屑》所论《冷泉夜坐》及《病起》二首称曰《天乐》者，今皆载此集中，似乎又即《天乐堂集》。今未能尽睹其全，莫之详也。厉鹗《宋诗纪事》称师秀有《清苑斋集》，有《天乐堂集》，分为二种。而所录皆此集之诗，则鹗亦未见《天乐堂集》矣。古书散佚，阙所不知可也。

△《瓜庐诗》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宋薛师石撰。师石字景石，永嘉人。隐居不仕，筑屋会昌湖西，题曰瓜庐。赵师秀诗“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云”之句，即为瓜庐作也。是集卷末有王绰所作墓志，述其始末甚详。卷首有赵汝回序，称其“每与四灵聚吟，独主古淡。融狭为广，夷缕为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观其诗，语多本色，不似四灵以尖新字句为工。所谓“夷缕为素”者，殆於近之。至於边幅太窄，兴象太近，则与四灵同一门径。所谓“融狭为广”者，殊未见其然。盖才地视四人稍弱，而耕钓优游，以诗自適。意思萧散，不似四灵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就大同而小异也。荆山刘植跋称其多肥遯之词。斯言谅矣。

△《洛水集》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程秘撰。秘字怀古，休宁人。以先世居洛州，因自号洛水遗民。绍熙四年进士。理宗朝累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诏。历端明殿学士，致仕。事迹具《宋史》本传。秘立朝以经济自任，诗词皆不甚擅长。俞文豹《吹剑录》称其“省试红药当阶翻”诗、“黄麻芳草罢，红药正花翻”一联，亦未为佳句。至於论备边、蠲税诸疏，则拳拳於国计民瘼，详明剴切，利病井然，盖所长在此不在彼也。其跋洪迈《万首绝句》，以为不当进之於朝，与张栻诋吕祖谦撰

《文鉴》大意相类，未免操之已蹙。至於跋张载《西铭》，论其欲复井田为不可，则深明今古之宜，破除门户之见，其识迥在讲学诸儒上矣。集本六十卷，载於《书录解题》。此本乃崇祯乙巳其裔孙至远所刻，仅三十卷。原序称岁久散佚，旧阙其半云。

△《龙川文集》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亮撰。亮有《三国纪年》，已著录。高与朱子友善，故构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气雄毅，有志事功，持论乃与朱子相左。罗大经《鹤林玉露》记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真正大英雄，须是战战兢兢从薄冰上履过去。”盖戒其气之锐也。岳珂《程史》又记吕祖谦歿，亮为文祭之，有“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语。朱子见之，大不契。遗书婺人，诋为怪论。亮闻之，亦不乐。他日上孝宗书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盖以微讽晦翁，晦翁亦不讶也云云。

足见其负气傲睨，虽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尝委曲附和矣。今观集中所载，大抵议论之文为多。其才辨纵横不可控勒，似天下无足当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赵括、马谡狂躁僨辕。但就其文而论，则所谓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者，殆非尽妄。与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终爱重其人，知当时必有取也。宋《名臣言行录》谓其在孝宗朝六达帝廷。上书论大计。今集中独有上孝宗四书及《中兴论》。考《宋史》所载亦同。又《言行录》谓垂拱殿成，进赋以颂德，又进《郊祀庆成赋》，今集中均不载。叶适序谓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仅存三十卷，盖流传既久，已多佚阙，非复当时之旧帙。以世所行者只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录焉。

△《龙洲集》十四卷、《附录》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过撰。过字改之，庐陵人。当宋光宗、宁宗时，以诗游谒江湖。韩侂胄尝欲官之，使金国，而轻率漏言，卒以穷死。盖亦陈亮之流，而趺弛更甚者也。当其叩阍上书，请光宗过宫，颇得抗直声。然其时在廷诸臣已交章论奏，非廊庙不言，待於草野言之者，何必屋上架屋，为此哓哓，特巧於博名耳。又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不战而取，更不过附合时局，大言以倖功名。北伐之役，后竟何如耶？杨维禎吊其墓诗云：“读君旧日伏阙疏，唤起开禧无限愁。”文人标榜之词，非笃论也。其诗文亦多粗豪抗厉，不甚协於雅音。特以跌宕纵横，才气盆溢，要非齷齪者所及，故今犹传焉。集凡十四卷，后附宋以来诸人所题诗文二卷，合十六卷。岳珂《程史》记过始末颇详。称其开禧乙丑过京口，相与摭奇吊古，多见於诗。其《多景楼》一篇，广汉章以初升为之大书。词翰俱卓犖可喜，属为刻楼上，会兵起不果云云。今集中诗以此篇为冠，盖由

於此。然伏阙一疏，今竟不载於集中，其尚有佚篇欤？至蒋子正《山房随笔》载其辛弃疾席上赋《羊腰肾羹》绝句，及为张栻作张浚挽诗，以集中不载，为遗珠之憾。核以岳珂《程史》，盖小说之附会，非脱漏也。（语详龙洲词条下。）

△《鹤山全集》一百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义》，已著录。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所著作诗文极富，本各自为集。此本乃后人裒合诸本，共次为一编。其三十五卷下题《渠阳集》，三十七卷下题《朝京集》，九十卷下题《自庵类稿》，则犹仍其旧名，刊削未尽者也。

史称了翁年十五时，为《韩愈论》，抑扬顿挫，已有作者之风。其天姿本自绝异，故自中年以后，覃思经术，造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纾徐宕折，出乎自然。

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叶，可谓翛然於流俗外矣。其集原本一百卷，见於焦竑《经籍志》。前有淳熙己酉宛陵吴渊序。凡诗十二卷、笺表制诰奏议等十八卷、书牋七卷、记九卷、序铭字说跋等十六卷、启三卷、志状二十一卷、祭文輓诗三卷、策问一卷、长短句三卷、杂文四卷，又制举文三卷、《周礼折衷》四卷、拾遗一卷、《师友雅言》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卷。此十卷皆注有新增字，盖书坊刊版所续入。然了翁尚有《古今考》一卷，又不入此集，盖偶遗也。元明间集版湮废。嘉靖辛亥，四川兵备副使高翀等始重刻於邛州。而校订草率，与目多不相应。或书中有此文，而目反佚之。

疑有所窜改，已非其旧。又目凡一百十卷，而吴凤后序称一百七卷，盖重订时失於检勘。又《周礼折衷》并为三卷，以《师友雅言》并为一卷，又阙《拾遗》一卷，故实止此数。然世间仅存此本，流传甚少。今重加校定，仍其所阙，析其所并，定为一百九卷。而原目之参错不合者，则削而不录焉。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书集编》，已著录。考《宋史》本传，德秀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诸书。此本为明万历中福建巡抚金学曾所刊，国朝浦城县知县王允元又补葺之。所载诗赋而外，惟《对越甲乙稿》、《经筵讲义》、《翰林词草》三种自分卷帙。其余序记等作，但以类次，不别分名目。或即本传所谓《西山甲乙稿》者，未可知也。他如《端平庙议》诸书，俱不编入，疑其阙佚尚多。然马端临《通考》所

载亦作五十六卷，则此本所少仅一卷。殆宋时刊本，即未尝以诸书编入耶？德秀生朱子之乡，故力崇朱子之绪论，其编文章正宗，持论严刻，於古人不贷尺寸。而集中诸作，吹嘘释、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韩愈《罗池庙碑》为刘昫所讥、与大颠诸书为朱子所摭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门户之见，曲为隐讳。然其他著作，要不失为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眚掩也。

△《方泉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周文璞撰。文璞字晋仙，号方泉，又号野斋，又号山楹，阳穀人。诸书不详其仕履。盖亦江湖派中人也。是集凡赋一卷、诗三卷。张端义《贵耳集》极称其《灌口二郎歌》、《听欧阳琴行》、《金涂塔歌》，以为不减贺、白。（案贺、白谓李贺、李白也。语殊杜撰，谨附订於此。）然文璞古体长篇，微病颓唐，不出当时门径，较诸东坡、山谷，已相去不知几许。端义拟以青莲、长吉，未免不伦。至於古体短章，近体小诗，如端义所称《题鍾山》一绝、《晨起》一绝，固可肩随於《白石》、《涧泉》诸集之间，宜其迭相唱和也。端义所称《灌口二郎歌》，集无此题。惟四卷之首有《瞿塘神君歌》，观其词意，殆即所谓《灌口二郎歌》者。或文璞以名不雅驯，后改此题欤。

△《东山诗选》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东山诗选》散见《永乐大典》中，皆题葛元承撰，而不著时代爵里。今考集中《早发》诗云：“天台今日去，步步紫云乡。”又《新昌道中》诗云：“明朝行几里，应近赤城西。”则当为天台人矣。谢铎《赤城续志》载有葛绍体字元承，家於黄岩。尝师事永嘉叶适，得其指授。赵希弁《读书附志》亦载有葛绍体《东山诗文选》十卷。则此集即绍体所撰，旧本偶题其字耳。惟《读书附志》称诗文选，而《永乐大典》所载乃有诗无文。或文不足录，为编纂者所删欤？希弁又称家大酉应繇为之序，叶梦鼎跋其后，及行状、墓志原附集中。今并佚不存，其事迹则无可考见矣。叶适《水心集》有《赠绍体》诗云：“数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别还草草。念子身名两未遂，令我衰病无一好。”又云：“不愁好龙龙不下，只愁爱玉酬石价。”殆亦潦倒场屋之士。集中有与赵师秀、翁卷酬赠之作，故其诗颇近四灵。盖永嘉一派，以四灵为宗主，当时风气如是也。厉鹗撰《宋诗纪事》，不载绍体之名，知集佚已久。今据《永乐大典》所录，分体釐订，编为二卷，以存其概。绍体所著，又有《四书述》，见於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然有此一集，已足以传绍体矣。

△《白石诗集》一卷、附《诗说》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绛帖平》，已著录。罗大经《鹤林玉露》称夔学诗於萧。而卷首有夔自序二篇。其一篇称：“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不若无所学者之为得。”其一篇称：“作诗求与古人

合，不如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如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其学盖以精思独造为宗。故序中又述千岩、诚斋、石湖咸以为与己合，而已不欲与合。其自命亦不凡矣。今观其诗，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诚有拔於宋人之外者。傲视诸家，有以也。《宋史艺文志》载夔《白石丛稿》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白石道人集》三卷。今止一卷，殆非完本。考《武陵旧事》载夔诗四首，《咸淳临安志》载夔诗三首，《研北杂志》亦载夔诗一首，皆此本所无。知在所佚诸卷之内矣。夔又有《诗说》一卷，仅二十七则，不能自成卷帙，旧附刻词集之首。然既有诗集，则附之词集为不伦，今移附此集之末，俾从其类。观其所论，亦可以见夔於斯事所得深也。

△《野谷诗稿》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赵汝鎡撰。汝鎡字明翁，袁州人。其称开封者，汝鎡为太宗八世孙，追溯祖系，不忘本源，犹唐代诸李皆称陇西成纪也。登嘉泰二年进士。授馆职。

嘉定中分司镇江管榷。王士禛《池北偶谈》载黄虞稷尝钞宋人小集二十八家。士禛手钞姜夔、周弼、邓林三家。馀摘录佳句者十九家，以汝鎡为首。所录凡五言二十联、七言一联，称其五言律时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漫无音节顿挫。而谓刘克庄序推其跌宕真剗蛟缚虎手，又许以建安、黄初，皆失之妄。又评释斯植《采芝集》曰：“此君及赵汝鎡五言，皆多佳句，而无远神。”其论良允。然自唐以来，兼擅诸体者，不过数家。馀皆互有短长。孟浩然、韦应物以五言笼罩千古，而七言则皆不工。无论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灵，刻意苦吟，不过求工於五字。盖江湖一派，门径如斯，不能兼责以他体。一花一石，时饶佳致，如汝鎡之流，固亦谈艺者所不废也。

△《平斋文集》三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有《春秋传》，已著录。是集经筵进讲及制诰之文居多，诗歌杂著仅十之三。其官御史时，忠言谏论，力陈时弊，略见於《宋史》本传。而集中不录其奏疏，或避人焚草之意欤！考史称咨夔为嘉定二年进士。而厉鹗《宋诗纪事》据《咸淳临安志》谓嘉定无二年榜，因断为元年。今考集中《题陶崇诗卷》云：“某与宗山同壬戌进士。”按嘉定以戊辰改元，其二年为己巳。若壬戌则实嘉泰二年。史特误泰为定，鹗未详考，而以咨夔为嘉定元年进士，非也。

又谢枋得《叠山集》末附录《赠行》诸诗，有洪平斋七律一首。核其时代，与咨夔殊不相及。《宋诗纪事》别出《洪平斋》一条，不以入咨夔条下。是则考之为审矣。

△《蒙斋集》十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礼部侍郎夔之子。举嘉定七年进士第一。历官

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赠少傅，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

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甫《蒙斋集》四十卷。明以来传本甚稀。近时李邕嗣等辑《甬上耆旧诗》，蒐罗颇广，而亦未见甫集，仅从他书摭拾编次。则其佚固已久矣。今取《永乐大典》所载者，以类排比，釐为一十八卷。甫承其家学，具有渊源。历官所至，惟汲汲以兴利除害为事。凡有奏请，凿然可见诸施行。其在徽州所上便民诸条，迄今利赖，不同纸上空谈。至於遇朝廷大事，侃侃直陈，尤为切中窾要。如史嵩之议约蒙古伐金，甫力持不可。且言嵩之轻脱难信，几罹危祸。

又力斥史弥远之专政，而劝理宗以独揽乾纲，更为人所难言。今诸疏虽不尽传，而所存劄子尚多。要皆剴切权贵，抗论不阿，可称忠鯁之士。其他诗文，类多明白晓畅，切近事理，亦不屑为藻绩之词。独其遗编湮没几数百年。今幸逢蒐罗放佚之时，其祖文所著《瓮牖闲评》，其父燮所著《家塾书钞》、《毛诗讲义》及《絜斋集》，并於《永乐大典》中哀辑刊布。且得邀宸章褒咏，光耀艺林。兹甫斯集，又得排次成帙，复显於蠹蚀之餘。既仰见圣天子表章遗籍，阐发幽光，为千古艺林之至幸。并见袁氏父子祖孙，积学三世，凡所著作，虽沉晦有年，而卒之不能磨灭，待昌运而重彰。亦足励穷经稽古之儒，各勉为其可传也。

△《康范诗集》一卷、《附录》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汪晫撰。晫所编《曾子》，已著录。是集题曰“康范”者，真德秀参知政事时，属绩溪令李遇求晫言行之实，将荐於朝。会德秀卒，未果，后晫亦卒，遇私谥之曰“康范”，因以名集也。未有晫三世孙梦斗跋语，称“其诗词共七十首。其余杂著，亦尝编辑得二十篇。并《静观常语》三十馀卷，亡於兵火。惟诗词草本仅存”云云。盖掇拾於残毁之餘，已非其完帙，故所存仅此集。

后又有《康范续录》，载梦斗进晫所编《曾子》、《子思子全书》表及《褒赠通直郎指挥》二篇。又有《康范实录》，载行状、铭诔之类，盖仿李翱文集所作《皇考实录》之例。（案自六朝以后，实录已为国史之尊名，臣庶不应僭拟，已驳正於李翱集条下，兹不具论。）又有附录外集，载诸名贤与其先世酬唱题赠之作，皆后人所续辑也。是集及梦斗《北游集》旧本，合题曰《西园遗稿》。西园盖其先世监簿琛别业，苏辙有《题汪文通豁然亭》诗，即在其地。今以二人相距三世，本各为一集，故仍分著於录。而附存其改题之总名於此焉。

△《清猷集》二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杜范撰。范字成己，黄岩人。嘉定元年进士。淳祐中官至右丞相，清猷其谥也。事迹具《宋史》本传。史载范所著古律诗五卷，今此本四卷。又杂文六卷

，今此本亦四卷。又奏稿十卷，今此本十卷，又多书劄一卷。又外制三卷、进故事五卷、经筵讲义三卷，今此本俱不载，而有行状、本传、祠记等一卷，列於卷首。

共为二十卷。盖后人重辑之本，非其旧矣。范有公辅才，正色立朝，议论鲠切。

其为御史时，累劾李鸣复等行贿交结之罪，鸣复卒以去位。其守宁国还朝时，又极陈内忧外患之交迫，而劝理宗以屏声色、远邪佞，言多切挚。及其为相，前后所上五事及十二事，无不深中时弊。虽在位未久而没，不能大有所匡正，然奏疏之见於集者，大都悻恻恳到，足以徵其忠爱之忱矣。

△《鹤林集》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泳撰。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元年进士。理宗朝历官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终宝章阁学士，知泉州。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鹤林集》，而不详卷数。《艺文志》亦不著录。惟《永乐大典》各韵中，颇散见其诗文。谨哀辑编次，釐为四十卷。放佚之余，篇什尚夥，亦可见其著作之富矣。泳当南宋末造，正权奸在位，国势日蹙之时，独能正色昌言，力折史弥远之锋，无所回屈。可谓古之遗直。至当时边防废弛，泳於山川阨塞，筹画了如，慷慨敷陈，悉中窾要。本传所载诸疏，简略未详。今以本集考之，如绍定二年上《西陲八议》。五年疏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端平二年言元兵先通川路，后会江南，不可不固上流。三年乞预储蜀帅，又陈《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

大抵於四川形势言之最晰。良由南宋以蜀为后户，於形势最为冲要。泳又蜀人，深知地利。故所言切中窾会，非揣摩臆断者比，实可以补史所未备。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骏发，亦颇有眉山苏氏之风。在西蜀文字中，继魏了翁《鹤山集》后，固无多让也。

△《东涧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许应龙撰。应龙字恭甫，闽县人。嘉定元年进士第。调汀州教授。累迁国子司业祭酒，权直舍人学士二院。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提举洞霄宫。

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则不见於《艺文志》，原书卷目已不可考。明钱溥编次《秘阁书目》，亦不载其名。则明初已散佚矣。惟《永乐大典》颇散见其诗文，抄撮排缀，各体粗备，而制诰一类尤繁。盖应龙在理宗时，历掌内外制，尝以日昃拜命，夜半宣锁，不二鼓而草三麻，人服其敏。史称郑清之、乔行简罢相制，皆应龙所草，帝极称其善。今二制并在集中，典雅严重，实能得代言之体。其他亦多深厚简切。而於当时宰执将帅、侍从诸臣、姓名官爵、迁转

拜罢、纪传所未详者，尤可藉以徵信，於考史尤为有裨。又应龙於经济幹略，深所究心。其知潮州，属剧盗逼境，随机扞御，诸寇悉平。治潮政绩，与李宗勉治台齐名。及为兵部尚书，值乔行简行秤提楮币之法，民间不便。应龙奏罢之。今其劄子亦具存集内。大抵疏通畅达，切中事情，务为有用之言，非篆刻为文者可比。虽其格力稍弱，然春容和雅，能不失先正典型。在南宋馆阁之中，亦可称一作手矣。谨以类衰次，釐为十有四卷。著之於录，俾不致泯没於后焉。

△《方是间居士小稿》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刘学箕撰。学箕字习之，崇安人。刘韜之曾孙，刘子翬之孙，刘<王毕>之子也。闲居不仕，自号种春子。家饶池馆，有堂曰方是间。故又号方是间居士。是编上卷，古今体诗一百七十一首。下卷，赋及杂文二十七首、长短调三十八首。

前有嘉定间建阳刘淮、东里赵蕃、开封赵必愿三序。末有学箕自记及其门人游彬等跋。初已鋟版，因兵乱散失。元至正辛丑，其裔孙名张者，复重刊之。此编盖从刻本影抄者也。刘淮序称其笔力豪放，诗摩香山之垒，词拍稼轩之肩。今观集中诸词，魄力虽少逊辛弃疾，然如其《和弃疾金缕词韵述怀》一首，悲壮激烈，忠孝之气，奕奕纸上，不愧为韜之子孙。虽置之稼轩集中，殆不能辨。淮所论者不诬。至其诗虽大体出白居易，而气味颇薄。歌行则往往放笔纵横，时露奇崛。

或伤於稍快稍粗，与居易又别一格。淮以为抗衡居易，则似尚未能矣。

△《翠微南征录》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华岳撰。岳字子西，贵池人。为武学生。开禧元年上书请诛韩侂胄、苏师旦，下大理寺鞫治，编管建宁。侂胄诛，放还。登嘉定武科第一，为殿前司官。又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觉，下临安狱，杖死。其集名“南征”者，皆其窜建宁时所作。“翠微”则其别号也。此本卷首有新城王士禎题语，曰：“宋华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录》。第一卷开禧元年上皇帝书，请诛韩侂胄、苏师旦，语最抗直。馀诗十卷，率粗豪使气。上侂胄诗云：‘十庙英灵俨如在，漫於宗社作穿窬。’及诛侂胄，函首请和。又有诗云：‘反汉须知为晁错，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议，盖陈东一流人。如岳诗，不以工拙论可也。

”其持议颇允。士禎又引《吴兴掌故》云：“《翠微集》，华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据。”案岳名著史册，此集亦著录《艺文志》，昭灼无疑。华廉所著《翠微集》，当别自一人一书，与岳集不得相混。士禎乃录以存疑，则失於裁断矣。

△《浣川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栩撰。栩字文子。朱彝尊《经义考》引王缙说，作字立子。未知孰是也。永嘉人。登嘉定元年进士。为太学博士，迁秘书郎。出知临江军，不赴。后复起为湖南安抚司参议官。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所著《浣川集》十八卷。案栩有绝句云：“近来万境心如洗，笑改斜川作浣川。”盖其罢官后所自号，因以名集也。

外间久无传本。今从《永乐大典》采掇编次，釐为十卷。栩与徐照、徐玑、翁卷、赵紫芝等同里，故其诗派去四灵为近。然其命词琢句，多以镂刻为工，与四灵之专主清瘦者，气格稍殊。盖同源异流，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章法度，则本为叶适之弟子，一一守其师传，故研炼生新，与《水心集》尤为酷似。中如《论圣学》、《论边备》诸劄子，亦复敷陈剖切，在永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惟是史弥远柄国之时，栩献诗谏颂，不一而足。而胡知柔以争济王事忤弥远，谪赴象台，栩又赋诗赠行，深致惋惜。前后若出两辙。昔韩愈上京兆尹李实书，深相推挹。

及作《顺宗实录》，乃具列其罪。文人前后异论，虽往往而然，然不应一时之内，翻覆至於如是。岂非内托於权倖，外又附於清流欤？其人殊不足道，以词采取之可矣。《经义考》载栩所著有《五经说》，注曰已佚。今考其说，惟谓《周礼》特周公大约之书，当时未必尽行，其立论颇为有识。至於谓《诗》坏於卫宏之序，《春秋》误於《公羊》之传，《易》由於三圣《系》、《爻》、《彖》、《象》之互入，《书》失於孔壁序传简编之相乱。大抵南宋诸人轻诋汉儒之馀唾，虽不存可也。

△《渔墅类稿》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元晋撰。元晋《宋史》无传。惟《江西通志》载其字明父，崇仁人。登嘉定四年进士。初授雩都尉，迁知福州、融州。累官邕管安抚使。尝建渔墅书院，因以名集。然考赵沔《东山存稿》有虞集行状，称集之祖解组过临川，寓公陈元晋之夫人为其女弟，因迎以归。则元晋亦蜀人，侨居崇仁。《通志》尚考之未详也。焦竑《经籍志》载有元晋《渔墅类稿》十卷。诸家悉不著录。今检《永乐大典》中，尚存杂文八十馀首，各体诗一百一十馀首。谨以类编辑，釐为八卷。

《江西志》称元晋嗜学好义，为德於乡人者甚多。历官所至，俱著政绩。今观集中，如《乞差甲首科劄子》，则极论当时赋役之弊。《上曾知院事》，则力陈上流防江之策。且谓天下非事功难立之为忧，而人心不睦之可畏。又谓边遽戒警，则号召郡国不教之卒，坐糜粟於长江以南，谓之警报。及日远则散遣解弛，又复置之度外。自开国以来，同一痼病。其於南宋废弛聚讼之象，指陈痛切，可谓深中膏肓。又《上魏了翁启》有云：“善类之势不振，付之乍佞乍贤

。正论之脉仅存，听其自鸣自息。以奔趋为捷径，以软熟为圆机。习成脂韦，病入骨髓。”皆愤世嫉俗之言。则知其生平必伉直不谐於时者。读其遗文，犹可以见其人也。

△《沧洲尘缶编》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程公许撰。公许字季与，一字希颖，叙州宣化人。举嘉定四年进士。历官权刑部尚书，宝章阁学士，知隆兴府。事迹具《宋史》本传。公许冲澹自守，而在朝说直敢言，不避权倖。屡为群小齟齬，不安其位而去。当代推其风节，初不以文采见长。然所作才气磅礴，风发泉涌，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本传称所著有《尘缶文集》、《内外制》、《奏议》、《奉常拟谥》、《掖垣缴奏》、《金华讲义进故事》行世。今皆散佚不传。惟《永乐大典》载有公许诗文，题曰《沧洲尘缶编》。又有公许自序一篇，末署淳祐改元辛丑。盖公许为秘书少监时所自编也。案公许当日所论列，如《应诏言事乞留杜范》、《乞还言官》、《言蜀事十条》、《请蠲和采》、《乞罢龚基先》、《论徐元杰事》诸疏，《宋史》皆撮其大纲，著於本传。其全文必更剀切详明，而详检《永乐大典》，均未之载。殆以《内外制》、《奏议》诸编当时皆别本单行，今惟文集仅存，故其他遂不复见。

至古今体诗，据自序本以一官为一集。而其目为《永乐大典》所割裂，原第已无可考。杂文亦仅有序记、策问等寥寥数篇，尤非完帙。今姑就所存者裒辑掇拾，分类编次，釐为十四卷。大抵直抒胸臆，畅所欲言，虽不以锻炼为工，而词旨昌明，议论切实，终为有道之言。其格在雕章绘句上也。

△《安晚堂诗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郑清之撰。清之初名燮，字文叔。后改今名，字德源。安晚其别号也。鄞县人。嘉定四年进士。宝庆初以定策功，累官太傅左丞相。卒谥忠定。事迹具《宋史》本传。所撰《安晚集》，本六十卷，宋时刊於临安。此本所存仅第六卷至第十二卷，但有诗而无文，较原目仅十之一。考王士禛《蚕尾集》，有《安晚集跋》，亦称仅古今体诗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则康熙中已无完本矣。士禛但谓其诗多禅语，而不言其工拙。今观所作，大都直抒性情，於白居易为近。其《咏梅》、《咏雪》七言歌行二十首，亦颇有可观。且清之为相，擢用正人，时有“小元祐”之号。在南宋中叶，犹属良臣。不但其诗为足重，固不容以残阙废也。厉鹗《宋诗纪事》从临安、四明两志采得《净明院》及《题雪窦妙高峰》诗二首，为此本所未载。零篇断简，幸留百一，今亦并附入焉。

卷一百六十三 集部十六

○别集类十六△《四六标准》四十卷（内府藏本）

宋李刘撰。明孙云翼笺释。刘字公甫，崇仁人。嘉定七年进士。历官宝章阁待

制。云翼有《橘山四六笺注》，已著录。刘平生无他事可述，惟以俚语为专门。

所著《类稿》、《续类稿》、《梅亭四六》，今皆未见。此本乃其门人罗逢吉所编。以刘初年馆何异家，及在湖南、蜀中所作汇为一集。题曰“标准”，盖门弟子尊师之词也。凡分七十一目，共一千九十六首。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

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内别有专门。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覿、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刘晚出，惟以流丽稳贴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牒之副本，而冗滥极矣。然刘之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词明畅。在彼法之中，犹为寸有所长。故旧本流传，至今犹在。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别派之中有此一人为名家，亦足以观风会之升降也。至云翼之注，芜杂特甚，然亦有足备考证者。旧本所载，亦姑附存焉。

△《笈窗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耆卿撰。耆卿有《赤城志》，已著录。考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云：“叶適汲引后进，以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耆卿，即倾倒付属之。时士论犹未厌，適举《东坡太息》一篇为证，谓他日终当论定。其后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为学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笔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欧、苏、王为一家，適深叹赏之。”核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称许甚至，知子良所言为不诬。谢铎《赤城新志》，亦称其文疆場甚宽，而步武甚的。惟车若水为耆卿弟子，所著《脚气集》则曰：“予登笈窗先生门，方逾弱冠。荆溪吴明辅（案明辅即吴子良字）先从笈窗，已登科，相与作为新样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谀佞，以为文章有格。归呈先祖，乃不悦。私意谓先祖八十有馀，必是老拙，晓不得文字。顾首顾尾，有间有架，且造语俊爽，皆与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与笈窗皆即世，吾始思六经不如此，韩文不如此，欧苏不如此，始知其非”云云。其持论独异。今观其集，虽当南渡后文体衰弱之余，未能尽除积习，然其纵横驰骤，而一归之於法度。实有灑气行乎其间，非啾缓之音所可比，宜其与適代兴矣。《读书附志》载所著《笈窗初集》三十卷、《续集》三十八卷。《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已不著录。世亦久无传本。

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薈萃，共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诗三十八篇、词四篇。中如《林下偶谈》所称《代谢希孟上钱相启》、《游仲鸿谥议》之类，均已亡阙。

盖所存仅十之一二矣。谨釐正讹舛，录为十卷，俾不终就湮没。其叶適、吴子良序跋及耆卿自序，仍录置前后，庶有以考见其大略焉。

△《友林乙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史弥宁撰。弥宁字安卿，鄞县人。丞相浩之从子也。嘉定中以国子舍生莅春坊事，带阁门宣赞舍人，知邵阳。《宋史》无传，其集亦不见於《艺文志》。此本犹宋时旧刊，楷法颇为工致。凡录诗一百七十首，前有原序一篇，自称其名曰域。大略谓浩帅闽时，以庠序诸生最沐称赏。后四十年，得见弥宁於湘南，因掇拾友林诗稿，命工鋟之。而序末旧阙一翻，失去题署年月，不知其姓为谁。

以词意推之，盖作於弥宁知邵阳时也。集中近体诗居多。其《诗禅》一首云：“诗家活法类禅机，悟处工夫谁得知。寻著这些关楔子，国风雅颂不难追。”

观其持论，似亦以妙悟为宗，与严羽之说相近。然命意遣词，务取鲜新，乃往往伤於纤仄，无所谓镜花水月之意。则所谓妙悟者，特一韵之奇、一字之巧而已。

特其点缀映媚，时亦清警，沙中金屑，要不可谓之非宝。固亦不妨录其一长云尔。

△《方壶存稿》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汪莘撰。莘字叔耕，休宁人。嘉定间以布衣上封事。不用，退而筑室柳溪之上，圉以方渠，自号方壶居士。与朱子颇相善。然集首《辞晦庵朱侍讲书》，反覆以调和两宫责望朱子。至称建明稍缓，非特不能为天下学道者之地，亦不能为后世学道者之地。其言剴切耿直，相规以善。非依草附木，苟邀奖借者比。朱子答书，今佚不传。而集中别有与莘两书。其一书颇以好论说、喜文章为戒，亦深以道义相切劘，或病其前书太直欤！是编第一卷为书、辨、序、说、颂，第二为赋、歌行，第三卷至第七卷为古、今体诗，第八卷为诗馀。附录李以申所撰传及交游往来书。前有程秘、孙嵘叟、王应麟三序。后有宇文十朋、史唐卿、刘次皋、汪循四跋。考所附徐谊书，称移牒州县，使书吏录其著述。刘次皋跋又称莘出示诗稿三编。则莘本有自编之集。宇文十朋跋称曰《柳塘集》，盖其初名也。

汪循跋乃称先生著述多不存，存者此耳，故谓之《存稿》。裔孙灿、尚和、孝海辑而传之。则此本为灿等所重编，非其旧矣。观孙嵘叟序作於咸淳辛未，已称所上三疏不可见。则循跋所谓著述多不存者信也。集中诸文，皆排宕有奇气。诗源出李白，而天姿高秀不及之，故往往落卢仝蹊径。虽非中声，要亦不俗。诗馀前有自序，称所爱者苏轼、朱希真、辛弃疾三人，谓之词家三变。故所

作稍近粗豪。

其中《水调歌头》二首，至以《持志存心》为题，则自有诗馀，从无此例。苟欲讲学，何不竟作语录乎！

△《铁庵集》三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方大琮撰。大琮字德润，号壶山，莆田人。开禧元年省试第三人。除右正言，疏论天下大势，复言理乱安危之要。迁起居舍人，兼实录院检讨官，奉祠去职。寻改集英殿修撰，知广州。调知隆兴。卒谥忠惠。《宋史》无传。其事迹略见《福建通志》中。今按周密《齐东野语》，称闽漕方大琮与王黼轩友善，而集中亦有将乡漕之命语。则尝官福建转运使。又集首原题宋宝章阁直学士。则不终於集英修撰。盖《通志》所纪，历官犹未备也。《宋季三朝政要》载：“理宗端平三年，大琮为右正言，上疏极论济王之冤。侍御史蒋岷劾其鼓扇异端，与王逸、刘克庄同日去国。”盖亦谏诤敢言之士。故其奏疏多能疏通畅达，切中时弊。

经义亦颇有可观。虽文格稍涉平衍，而要非游谈无根也。原集久佚，此本乃其族孙良永、良节等蒐辑编成。盖散亡之馀，已非全帙矣。

△《壶山四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南宋文士号壶山者有四。其一为宋自逊，字谦父。方回《瀛奎律髓》所谓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以造华居者也。其一为徐师仁，字存圣。所著有《壶山集》七十卷，见於《续文献通考》中。其一为黄土毅，字子洪。自莆徙吴，不忘故乡，因号壶山。从学朱子，尝编类其语录以行世者。其一则方大琮也。四人之中，师仁事迹已无考。自逊为江湖游客，未尝仕宦。士毅则藉承师荫，列名道学，亦非显官。惟大琮曾任闽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谢乔平章启》。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诛，当伏不可赦之罪”者，亦与大琮疏论济王被斥事迹相符。似当为大琮所作。第今所传大琮《铁庵集》，为其族孙良永等所编，取入四六启劄六十四首，多不与此相同。而此本所收八十馀首，其数转浮於本集。良永等既加搜辑，不应疏脱如是，其偶未见此本耶？以其属对亲切，工於剪裁，当南宋骈体之中，尚为佳手。疑以传疑，姑附录於《铁庵集》后，以备参考云尔。

△《默斋遗稿》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游九言撰。九言字诚之，建阳人。由古田尉知光化县，充荆鄂宣武参谋官。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其集《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此本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所藏。凡诗一卷、文一卷。厉鹗《宋诗纪事》录九言诗四首，其前二首即采之此集。然所载《金陵野外废寺》一首云：“池塘淡日蒹葭冷，篱落西风橘柚黄。”此本“淡日”作“淡月”，“橘柚黄”作“橘柚香”。《听郑

三弹双韵子歌》一首云：“眼前犹听旧歌词。”此本作“眼中犹有汉威仪”。均字句小异。盖传写者不一本也。其余《美人倚楼图》一首、《溪上》一首，则均为集中所不载，鹗从《诗家鼎脔》录入。而此本之末，鲍氏又从刘大彬《茅山志》补录词三首，从曹学佺《宋诗选》及《携李诗系》诸书补录诗六首。疑此本亦由掇拾而成，故搜采有所未及欤。其诗格不甚高，而时有晚唐遗韵，不涉於生硬权桎。

其《义灵庙迎享送神曲序》，记台州司户滕膺拒方腊之乱甚详，亦足以补史之阙也。

△《履斋遗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吴潜撰。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嘉定十年进士第一。官至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左丞相，封许国公。后谪化州团练使，安置循州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为明末宣城梅鼎祚所编。凡诗一卷、诗余一卷、杂文二卷。

盖哀辑而成，非其原本。如诗余中有《和吕居仁侍郎》一首，居仁即吕本中字，吕好问之子也。为江西派中旧人，在南北宋之间。宝祐四年，潜论鄂渚被兵事，称年将七十。则其生当在孝宗之末，何由见本中而和之？则掇拾残贖，不免滥入他人之作。本传载潜绍定四年有《论京城大火疏》，又有《豫畜人材疏》。端平元年有《陈九事疏》。为江西转运副使时有《奏造斗斛等十五事疏》。知太平州时有《论急救襄阳疏》、《请分路取土疏》。知镇江府时有《言边储防御十五事疏》。为浙西制置使时有《申论防御江海疏》。为吏部尚书时有《乞遴选近族疏》。

为左丞相时有《令朝臣各陈所见疏》、《论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疏》。

今皆不见集中。则其散佚者尚多。又如《题金陵乌衣园满江红》词：“天一笑，满园罗绮，满城箫笛”句，乃用杜甫“每逢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语。甫则用《神异经》玉女投壶天为之笑事，本非僻书。而鼎祚乃注“天”疑作“添”。则其校讎亦多妄改。然潜原集既佚，则收拾放佚，以存梗概，鼎祚亦不为无功矣。

潜诗颇平衍，兼多拙句。求如《送何锡汝》五言律诗之通体浑成者，殆不多见。

其诗余则激昂凄劲，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为佳手。杂文虽所存不多，其中如与史弥远诸书，论辨明晰，犹想见岳岳不挠之概。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

△《臞轩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迈撰。迈字实之，兴化军仙游人。嘉定十年进士。调南外睦宗院教授。

召试学士院，改通判漳州。应诏直言，为台官所劾，削二秩。淳祐中，知邵武军，予祠。卒赠司农少卿。事迹具《宋史》本传。然考周密《癸辛杂识》有载迈为正字时事，而本传不言其为此官。则史文亦有所阙略也。迈所著文集，《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明钱溥《秘阁书目》载有《臞轩集》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亦有《臞轩集》二十卷。是明代尚有传本。今世所存只《臞轩四六》一卷，皆启劄骈偶之作。盖即从集中抄出别行，偶然独存者也。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兼采他书所引附益之，共得文一百七十一首、诗四百四十三首、诗馀五首，釐为一十六卷。计其篇目，约略得十之七八矣。迈少负才名，而史尤称其练达世务。盖非徒以词藻见长者。考其初以殿试第四人出佐长沙幕，刘克庄作诗送之，有“策好人争诵，名高士责全”之句，见於《后村集》中。是当对策时已有伉直之目。厥后历官所上封事，类多区别邪正，剖析时弊之言。如《谏乔行简再相》及《禋祀雷雨应诏》诸篇，敷陈皆极剴切。其於济王竝事，反覆规劝，更见拳拳忠爱之心。《癸辛杂识》称迈因轮对追论史弥远擅权，词气过戆，帝以狂生日之。

迈后归里，遂自称“敕赐狂生”。其事为本传所未载，亦足以见其气节。今集中诸疏并存，尚可考见一二。集中诗文亦多昌明俊伟，类其为人。读者因其言而论其行，固不徒取其文辞之工矣。

△《东野农歌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戴昺撰。昺字景明，东野其自号也。天台人。石屏居士复古之从孙。嘉定十二年登进士第。授赣州法曹参军。其自序有“效官秋浦”之语，则宝祐中又尝为池州幕僚。不知其终於何职也。其诗世有二本。一为两淮所进，题曰《戴东野诗》，只一卷。卷首又题曰《石屏诗集附录》。盖本缀复古诗后以行者。一为浙江所进，分为五卷。其编次稍有条理，而诗视两淮本较少数篇。今以浙江本为主，据两淮本增入诗十一首。又据《宋诗抄》增入诗三首。凡百有馀篇。考卷内有宝祐改元癸丑修禊日昺自跋曰：“抖擞破囊凡百篇录之。”则昺所自编不过此数，可以称足本矣。昺少工吟咏，为复古所称，有“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之句。

今观所作五言，如“眼明千树底，春入数花中”、“秋床梧叶雨，晓袂竹林风”、“清池涵竹色，老树蚀藤阴”、“草润蛩声滑，松凉鹤梦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动，海云平压雁行低”、“颺柳轻风寒忽暖，催花小雨湿还晴”。格虽不高，而皆清婉可讽。亦颇具石屏家法也。

△《敝帚稿略》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包恢撰。恢字宏父，建昌人。嘉定十三年进士。历官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赠少保，谥文肃。《宋史》本传称恢

诸父皆从朱子学，少时即闻心性之旨。历官所至，破豪猾，去奸民，治蛊狱，课盆盐。然於《贾似道传》又称似道行公田法时，恢知平江，督买民田，至以肉刑从事。两传皆出托克托手，乃贤奸迥异。盖《宋史》於道学诸人，例多褒美。虽有恶迹，亦讳之不书。而似道传中则偶忘刊削此事，故有是矛盾也。恢平生不以文名，史传亦绝不及其著作。惟元刘壎《隐居通议》有云：“恢以学文为时师表，平生为人作丰碑巨刻，每下笔辄汪洋放肆，根据义理，娓娓不穷。盖其学力深厚，不可涯涘”云云。独推重之甚至。今观所作，大都疏通畅达，沛然有馀。其奏劄诸篇，亦剴切详明，得敷奏之体。虽附合权奸，不免负其所学。置其人而论其文，固亦不失为儒者之言矣。《隐居通议》又称恢“平生最疑《周礼》，以为非圣哲之书。遂著书剖其非，号曰《周礼六官辨》。景定壬戌，恢与刘克庄同侍缉熙殿，克庄奏之。有诏宣取，欧圣弼为作进表。虽所辨未当，而表则极佳”云云。此事本传失载，而《六官辨》亦不在集中。意其有别本单行，故未经收入欤？集为恢所自编。《宋史艺文志》、马氏《经籍考》皆未著录。世亦别无传本，原目已不可考。今从《永乐大典》采掇编辑，共得文七十馀首、诗八十馀首，釐为八卷。

而以恢自识及门人郑无妄书后附於末简。尚略见是集之始末也。

△《清正存稿》六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徐鹿卿撰。鹿卿字德夫，号泉谷，丰城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以华文阁待制致仕。卒谥清正。事迹具《宋史》本传。其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议》、《讲议》、《盐楮议》、《政稿》、《历官对越集》诸书。今俱散佚。

此本乃明万历中其十二世孙鉴巡按福建，於家乘中蒐辑刊行者也。鹿卿博通经史，居官廉约清峻，多惠政。凡所建白，皆忠悃激发，不少隐讳。今观是集，如都城火，则上封事言惑嬖宠、溺燕私、用小人三事；迁国子监主簿入对，则陈洗凡陋、昭劝惩等六事；为太府少卿入对，则言定国本、正纪纲、立规模诸事。大抵真挚恳切，深中当时积弊。刘克庄以董子之醇、贾生之通许之，虽标榜之词，不无稍过。要其纯忠亮节，无愧古人，固非矫激以取名者所得而比拟矣。

△《寒松阁集》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詹初撰。初字以元，休宁人。始为县尉，以荐入太学为学录。尝上《乞辨邪正疏》，忤韩侂胄，罢归。所居曰流塘里，故其诗文名《流塘集》。《宋史艺文志》不载。诸家书目亦不著录。据其子阳跋，称旧有二十一卷，后毁於火。阳於族人处乞得残本，归而藏之。又有其十六世孙景凤、十七世孙璧二跋，称嘉靖戊午，景凤等始鋟於木。因其读书之处，改名曰《寒松阁集》。分为三卷

。首卷《翼学》十篇，述学问大旨。又《序经》二篇，《序论语》上下篇，义如《易序卦》之例。次卷为目录五十五条，分上、下二篇。三卷为古今体诗四十九首，又附以往来书简。末有宋饶鲁、李士英及明嘉靖间田恬等跋。据壁跋，是集之刻共四十一版。此本版数相符，盖从刻本影抄也。核其立言大旨，如与詹体仁论道，体仁摘其《咏水》诗“野人见清不见水，却道无水亦无清”之句，深以为疑。盖不免稍涉於禅。至《翼学大道章》所言器理有无之旨，目录第一条所言知止运用二段工夫之说，则又皆力辟释、老。观其目录载“或问：‘尊德性，道问学，朱子本来自全。陆子前面，只尊德性一边，因朱子方问道问学。’曰：‘此非学者所可轻议。’”则所学实介於朱、陆之间，似明代调停之说。其书晚出，真伪盖不可知。然景凤作《詹氏小辨》，其言驳杂恣肆，殊无忌惮。而此集议论颇醇谨，殊不类景凤所为。疑以传疑，姑以其言有可取而录之。其所自来，存而不论可矣。厉鹗《宋诗纪事》所录初诗，即据此本，盖亦未敢确指其贗。惟其字曰“以元”，鹗书乃作“子元”，与原跋不合。名字世系，其子孙所述未必误。鹗书盖传刻之讹也。

△《沧浪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严羽撰。羽字仪卿，一字丹邱，邵武人。自号沧浪逋客。与严仁、严参齐名，世号三严。今仁与参诗集无传。惟羽集在。其《沧浪诗话》有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云云。其平生大旨，具在於是。考《困学纪闻》载唐戴叔伦语，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即”。司空图《诗品》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其《与李秀才书》又有“梅止於酸，盐止於咸，而味在酸咸之外”语。

盖推阐叔伦之意。羽之持论又源於图。特图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则专主於妙远。故其所自为诗，独任性灵，扫除美刺。清音独远，切响遂稀。五言如“一径入松雪，数峰生暮寒”。七言如“空林木落长疑雨，别浦风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归尽，瓜步寒潮夜落迟”。皆志在天宝以前，而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

由其持“诗有别才，不关於学。诗有别趣，不关於理”之说。说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说，未尝有失。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

力，其沧浪之谓乎”云云。是犹徒知其病，未中其所以病矣。其《诗话》一卷，旧本别行。

此本为明正德中淮阳胡仲器所编，置之诗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标明宗旨，殊乖体例。今惟以诗二卷著录《别集类》。其《诗话》别入《诗文评类》，以还其旧焉。

△《泠然斋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苏洵撰。洵字召叟，山阴人。右仆射頌之四世孙。《宋史》頌传不详列其后裔，故洵始末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有洵《泠然斋集》二十卷，亦久亡佚。惟宋无名氏《诗家鼎裔》中尚存其二诗而已。今从《永乐大典》所载采辑排比，共得诗八百五十余篇，釐为八卷。即诗中所自纪参互考之，知洵少时即从其祖游宦入蜀。长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其《书怀》诗有云：“昨蒙宗公置牙齿，事下丞相当审核。駑才不堪驾十乘，爝火或可继残夕。”则尝以荐得官，而终偃蹇不遇以老。生平所与往来唱和者，如辛弃疾、刘过、王柟、潘怪、赵师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时知名士。集中又有《送陆游赴修史之命》诗云：“弟子重先生，牛角以至斯。文章起婴慕，德行随萧规。”是洵本从学於游，诗法流传，渊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鑱刻淬炼，自出清新，在江湖诗派之中可谓卓然特出。其《金陵杂咏》多至二百首，尤为出奇无穷。周文璞为作跋，以刘禹锡、杜牧、王安石比之。虽称许不免过情，要其才力富赡，实亦一时之秀也。惜其原集久湮，录宋诗者至不能举其姓名。其《輓姜夔》一诗，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引之，以为苏石所作。近时厉鹗作《宋诗纪事》，遂分苏洵、苏石为两人。今考是诗，犹在洵集中。殆必原书题作“苏召叟”，传写者脱去“叟”字，又误“召”为“石”，遂致辗转沿讹，莫能是正。倘非集本复出，竟无由订定其纰缪。则晦而复著，亦可云洵之至幸矣。

△《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八卷、《续稿后》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李曾伯撰。曾伯字长孺，覃怀人。丞相邦彦之孙。南渡后流寓嘉兴。邦彦庸材具位，时有浪子之称。而曾伯则能以事功显。由著作郎两分漕节，七开大阃。

通知兵事，所至皆有实绩。后官至观文殿学士，为南渡以后名臣。集中多奏疏、表状之文，大抵深明时势，究悉物情，多可以见诸施用。惟诗词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慧牙后。其《杂稿》编於淳祐壬子。《续稿》编於宝祐甲寅。《续稿后》不著年月，不知编於何时，皆有曾伯自序。其子杓尝汇三稿刻之荆州。湖北仓使刘籛。又刻之武陵。咸淳庚午，书肆又为小

本刊行，其序即杓所作。盖其人其文，并为当时所重，故流传之广如是也。然三稿皆各自为编，至元《嘉禾志》始称为《可斋类稿》。盖后人合而名之，殊非宋刻之旧。

今仍标三集之本名，从其朔焉。

△《后村集》五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刘克庄撰。克庄字潜夫，莆田人。以荫入仕，官至龙图阁直学士。谥文定。克庄初受业真德秀，而晚节不终。年八十，乃失身於贾似道。王士禛《蚕尾集》有是集跋，称其论扬雄作《剧秦美新》及作《元后诔》，蔡邕代作《群臣上表》，又论阮籍晚作《劝进表》，皆词严义正。然其《贺贾相启》、《贺贾太师复相启》、《再贺平章启》，谀词谄语，连章累牍，蹈雄、邕之覆辙而不自觉。今检是集，士禛所举诸联，其指摘一一不谬。较陆游《南园》二记犹存规戒之旨者，抑又甚焉。则其从事讲学，特假借以为名高耳。不必以德秀之故，遂从而为之词也。其诗派近杨万里，大抵词病质俚，意伤浅露。故方回作《瀛奎律髓》，极不满之。

王士禛《池北偶谈》亦论其诗与四六皆好用本朝故事，与王义山《稼村集》同讥。

然其清新独到之处，要亦未可尽废。《瀛奎律髓》载其《十老》诗，最为俗格。

今《南岳第二稿》惟存三首，而佚其七。则此集亦尝经删定，非苟存矣。文体雅洁，较胜其诗。题跋诸篇，尤为独擅。盖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诗则汨於时趋，文则未失旧格也。坊本所刻诗十六卷，诗话、诗馀各一卷。毛晋《津逮秘书》又刻其题跋二卷。而他作并阙。此为传抄足本。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较坊刻多文集三十卷，诗话亦较多后集二卷，盖犹从旧刻缮录云。

△《涧泉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韩澆撰。澆有《涧泉日记》，已著录。此其诗集也。澆诗稍不逮其父，而渊源家学，故非徒作。同时赵蕃号章泉，有诗名，与澆并称曰“二泉”。

李龔《端平诗隽序》所谓“章涧二泉先生”，方回诗所谓“上饶有二泉”者，即指蕃与澆也。然其集世罕传本。《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

方回《瀛奎律髓》绝推重之，有“世言韩涧泉名下固无虚士”之语。尤称其“人家寒食常晴日，野老春游近午天”之句。而所录澆作，亦属寥寥。又戴复古輓澆诗有“三篇遗稿在，当并史书传”句。复古自注称：“澆临终作三诗。”

近厉鹗辑《宋诗纪事》，采摭极博，乃仅载《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

二首，而《所以鹿门人》一首佚焉。则澹之诗文湮没已久。今检《永乐大典》所载，凡得诗二千四百馀首、词七十九首，编为二十卷。又得制词一首、铭二首，亦并附焉。而《所以鹿门人》一篇终不可见。知所佚者尚多。然较诸书所载仅得残章断句者，已可谓富有矣。观澹所撰《涧泉日记》，於文章所得颇深。又制行清高，恬於荣利，一意以吟咏为事。平生精力，具在於斯。故虽残阙之馀，所存仍如是之夥也。

△《矩山存稿》五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宋徐经孙撰。经孙字仲立，初名子柔，丰城人。宝庆二年进士。授浏阳主簿。历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以忤贾似道罢归。闲居十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文惠。事迹具《宋史》本传。经孙家在洪、抚之间，有山方正，因号曰矩山，并以名集。前后无序跋，惟附录刘克庄赠其先人文集序一篇。

殆传写佚脱欤。经孙以伉直自许，立朝大节，多有可称。熊朋来铭其墓有云：“是在乌台而不畏权贵者，是在鸾台而不畏近侍者。”其丰裁严正，可以想见。

文章则非所注意。故往往直抒胸臆，不复以研炼为长。然其理明辞达，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诸篇，或指陈时弊，或弹劾权奸，皆敷陈剴切，辞旨凜然，尤想见正笏垂绅气象。虽谓之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可也。惟诗笔俚浅，实非所长。其留於今日，盖以其人而传之，为全集琬琰之藉可矣。

△《雪窗集》二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孙梦观撰。梦观字守叔，号雪窗，慈谿人。宝庆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后求外补，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明嘉靖间其裔孙应奎所校刊。有刘教后序云：“集凡二卷，曰《奏议》，曰《故事》。”其志赞谏文为附录一卷。故事者，徵引古书於前，而附列议论於后。更番进御，因事纳规。同时李曾伯集亦尝载之。盖当时体制如是也。其奏议自嘉熙庚子以迄宝祐丙辰，正宋政极坏之时。所言皆切直激昂，洞达时务。如谓理宗能容直言而不能容。又谓士大夫有宽厚之虚名，非国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视当时迂腐儒生，高谈三代，衣冠而拯焚溺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

卷一百六十四 集部十七

○别集类十七△《庸斋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汝腾撰。汝腾字茂实，庸斋其自号也。太宗七世孙。居於福州。登宝庆二年进士。历官端明殿学士，提举佑神观，兼翰林学士承旨。事迹具《宋史》本传。其集《宋史艺文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厉鹗《宋诗纪事》载宋宗室共七十五人，亦无汝腾之名。惟《永乐大典》各韵中间收入汝腾之文，有题《赵

庸斋集》者，有题《庸斋蓬莱阁紫霞洲集》者，又有题《庸斋琐闼集》者。而旧序已佚，其卷目次第，不可复考。谨蒐罗残阙，釐次成编，析为六卷。篇帙无多，可无烦名目，统题作《庸斋集》，以归於一。汝腾生朱子之乡，故沿溯馀波，颇能讲学。然史称其守正不挠，其为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时，上疏极论奸谀兴利之臣戕损国脉，而规切理宗之私惠群小。今集中壬子六月内引第一、第二劄，即其全文。反覆详明，深中时弊。又集中《内外制序》自称：“尝以草制忤史嵩之去国。”

又称“时有无罪被谪，如王三俊、李伯玉之类，皆留黄不书，上疏申救，施行遂为之格”。是其气节岳岳，真不愧朱子之徒，非假借门墙者可比。惟周密《癸辛杂识》称“汝腾为从官，力荐三衢徐霖为著作郎，至比之范文正公。而霖举止颠怪，妄自尊大。霖之无忌惮，皆汝腾纵其狂。至日汝腾为大宗师，己为小宗师，递相汲引。霖既被逐，汝腾亦不自安，遂求补外”云云。案集中与徐径坂唱和最多，径坂即霖之字。其《赠詹生谒径坂》诗云：“瞻彼径坂，今之泗水。”又《赞径坂使君柯山讲席之盛》诗云：“立天地心鸣道铎，开生灵眼识师儒。”其推挹之词，殊为诞漫无状，知周密所纪为不诬。是则宋季士大夫崇尚道学，矫激沽名之流弊。观於是集，良足为千古炯鉴也。

△《文溪存稿》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李昉英撰。昉英字俊明，番禺人。宝庆三年廷对第三。淳祐初官至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致仕。卒谥忠简。文溪其退居之地也。张端义《贵耳集》载“昉英初任临汀推官，陈孝严激军变，尽出家资抚定之。曾治凤帅广，激曾忠之变，崔菊坡临城借用经略使印抚谕，李縉城入贼，晓以祸福，五羊城郭得全。

贼至肇庆就捕，朝廷录功名之首，除荣王府教授。力辞不供职，但云素无学问，难以移气习。士论魁之”云云。则昉英盖具幹济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其后劾史嵩之、赵与，直声动天下，有自来也。是集为元至元间其门人李春叟所辑，凡奏稿杂文一百二十二篇、诗词一百二十五首。明成化中重刻，陈献章为之序。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道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彝斋文编》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赵孟坚撰。孟坚字子固，自号彝斋。太祖十一世孙。其先以安定郡王从高宗南渡，家於嘉禾之广陈镇。而孟坚自作告墓文中，又作广成。盖俗语相沿，初无定字。至元《嘉禾志》载：“广陈镇在海盐县东北九十里。”则孟坚当为海盐人。其或作嘉兴者，误也。孟坚以宗室子，登宝庆三年进士。好学工书，喜藏名迹，时人比之米芾。至今遗墨流传，人人能知其姓字。惟其生平本末，则

诸书所纪往往不同。如周密《齐东野语》谓其终提辖左帑，身后有严陵之命。是孟坚歿於宋世。而姚桐寿《乐郊私语》谓“孟坚入元，不乐仕进，隐居避客。从弟孟頫来访，坐定，问弁山、笠泽佳否。孟頫云佳。孟坚曰：‘弟奈山泽佳何？’既退，使人濯其坐具”云云。则又似元初尚存者。二说错互殊甚。今案孟坚《甲辰岁朝把笔诗》有“四十五番见除夕”之句，以干支逆数之，当生於庆元己未。距宋亡时凡七十八年。孟頫仕元尚在其后，孟坚必不能及见。又考朱存理《铁网珊瑚》载孟坚《梅竹谱卷》有咸淳丁卯叶隆礼跋，称：“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骤逃禅。

予自江右归，将与之是正，而子固死矣。”跋出隆礼手迹，其言可信。是孟坚之卒於丁卯以前，更为确凿，亦足证桐寿之说为诞妄矣。至其历官次第，他书不载。

而见於诗文自述者，如为湖州掾入转运司幕，知诸暨县，以御史言罢归，皆历历可考。独不言其尝为朝官。《宋诗纪事》乃谓其景定初迁翰林学士，又不知何所据也。其集《宋史艺文志》不著录。惟见於明《秘阁书目》者四册。世久失传。

今从《永乐大典》摭拾补缀，釐为四卷。大都清远绝俗，类其为人。剩璧零珪，风流未泯，亦足与书画并传不朽云。

△《张氏拙轩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侃撰。侃字直夫。其事迹不见於史乘。据集中自称邗城，又称淮海，则当为扬州人。而自《宝祐维扬志》以下，记广陵人物者，皆未尝举其姓名。独钱溥《秘阁书目》载有《张拙轩初稿》四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有张侃《拙轩稿》四卷，而《宋艺文志》、《书录解题》俱无之。宋人《江湖》前后诸集及近时选录宋诗者，亦多未之及。则其湮晦於世，盖已久矣。今《永乐大典》各韵内，尚颇载其诗文，或题《拙轩集》，或题《拙轩初稿》。勘验标目，与钱溥、焦竑所记并合，当即其书，惟其人无可考见。今即集中谢楼监丞为其父作行实一书，反覆参核，知侃即开禧中知枢密院张岩之子也。案《宋史》，岩以参知政事进筦枢密，督视江淮军马。书中称其父訏谟两社，出董戎师，历官既已相符。又岩附和韩侂胄，用兵败衄，御史劾其朋奸误国夺官。而书中谓其父惟主於和，以靖国家，或者不之察，极力诋毁云云。其言皆为父辨白，益足与岩事相证。史又称岩家本大梁，徙扬州。绍兴末，渡江居湖州。考集中《归来诗》，有“结亭苕水旁”句。《江淮录跋》中亦有“吾家近西塞”语。知其卜宅吴兴，尤为确据。至其生平宦迹，虽不尽详，以其诗文考之，则尝监常州奔牛镇酒税，迁为上虞丞，尚略见大概也。岩以谄媚权奸，致位通显，为世诟病。而侃独志萧散，浮沉末僚，所与游者，如赵师秀、周文璞辈，皆吟咏自適

，恬静不争之士。故所作格律，亦多清隽圆转，时有闲澹之致。虽未能开辟门径，自成一家。而其集久佚仅存，实为世所未睹。谨排订编次，釐为六卷，俾言宋诗者犹得以知其名氏焉。

△《灵岩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唐士耻撰。士耻爵里始末，诸书不载。案《金华志》有灵岩山，山有灵岩寺，为梁刘孝标故宅。其集以灵岩为名，与山相合。集中有《两溪诗》，据《志》即金华之濂溪也。则士耻当为金华人。集中又有府判何公行状一首，府判名松，字伯固，即金华何基之大父。士耻之母为松女弟，士耻又为松婿，亦世籍金华之徵矣。考金华诸唐，自尧封首登绍兴二年进士，累官龙图阁朝散大夫。子饶州教授仲温，乐平主簿仲义及知台州仲友，并绍兴中进士。仲友复中宏词科。仲友三子，名士俊、士特、士济，亦与何为姻娅。见朱子案仲友第三状。集中通吉守史弥忠启云“大父朝迹之累年，尝在王国履簪之列；先世符麾之昔日，又联金昆羈勒之游”。上联似指尧封为朝散时言，下联似指仲友知台州时言。案其世系，殆尧封之诸孙，仲友之犹子。特其或为仲温之子，或为仲义之子，则不可得而详耳。其官阶可考者，集中有谢许南丞荐举启云“仅以门调玷於士流”。又启云“曩缘芘荫，常领簿书”。通罗守启云“牵丝邑属，谏狱掾曹”。又有交代张司理一启。其他简牍率云“冒馆理曹，典司五听”。知士耻以门叙入仕，荐充改秩，尝任丞倅问刑之官。其宦迹可考者，曰吉州，曰临江，曰建昌，曰万安，知历官皆在江右诸郡。其文字纪年可考者，上自嘉定，下至淳祐，知为宁宗、理宗时人。

其他则集无明文，莫得而稽矣。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其题自羲、轩以至汉、唐，间取北宋八朝与南渡初年时事。考高宗立词科，凡十二题，制、诏、诰、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仲友曾著《词科杂录》，其亦家学濡染，世擅其长欤。集久失传，非惟史不著录，即志乘亦不登其姓名。故谈艺诸家，率不之及。今从《永乐大典》内采辑，次为十卷，并其代人之作以类附焉。循诵其文，洽闻殫见，古泽斑然。

非南宋末流操臆见，骋空谈者所能望其涯涘，未可以其名不著而忽之也。

△《玉楮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此集凡诗三百八十五首。其编年起理宗嘉熙戊戌，迄於庚子。珂《程史》称，绍熙壬子年十岁，则是集其五十八岁所编。名曰《玉楮》，盖取列子刻玉为楮叶，三年而成之意也。考珂於绍定癸巳元夕京口观灯，因作诗及祐陵事。韩正伦疑其借端讽己，遂构怨陷以

他罪。会事白得释，至戊戌复召用。故首篇有“五年坐奇谤”之语，他诗亦屡及。

此诗止录此三年者，其意实原於此。《自叙》云：“木以不材寿，雁以不鸣弃，犧尊以青黄丧，大夸瓜以浮游取。”盖有慨乎其言之也。虽时伤浅露，少诗人一唱三叹之致，而轩爽磊落，气格亦有可观。王士禛《居易录》称是集流传绝少，安邱张贞得高唐王家旧抄本，乃录而传之，盖亦罕覩之笈矣。

△《梅野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徐元杰撰。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饶人，绍定五年进士第一，累官国子祭酒，权中书舍人，拜工部侍郎，谥忠愍，事迹具《宋史》本传。元杰侃直敢言，不避权势。当史嵩之起复，元杰攻之甚力，卒寝成命。后元杰以暴疾卒，人皆以为嵩之毒之。台谏及太学生徒俱为上疏讼冤，诏置狱追勘，迄不能白。本传颇载其事，而周密《癸辛杂识》所记尤详。是集旧有《赵汝腾序》，亦极言元杰死状不明为可悲，且云儉壬任折狱之责，盖指侍御史郑榘而言。然据《癸辛杂识》，榘实首为元杰讼冤，特未能诘正是狱。而汝腾遽以奸回诋之。盖当日朝端水火，入主出奴，沸羹蝸蟻，迄无定论。即此一事，而宋之纲维不立，亦概可见矣。其集不载於《宋史艺文志》。观其子直谅跋语，乃景定二年直谅知兴化州时所刊，本二十五卷，世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中采辑编次，釐为杂文十一卷、诗词一卷。仅存十之五六，而本传所列奏议，条目具存，尚可得其大概。其中如《戊戌轮对劄子》，则为校书郎时所上。《甲辰上殿劄子》，则为左司郎官时所上。其论济王之宜置后，骄奢之宜戒抑，敌国外患之宜以宗社为心，皆惓惓纳忠，辞旨恳到。其《白左揆论时事》数书，乃为杜范所延而作，亦多关系国家大计，言无不尽。虽夙从陈文蔚、真德秀游，或不免过泥古义，稍涉拘迂，然不可谓之不轨於正也。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元杰母张氏能诗，有“不知帘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几枝”之句。而元杰诗乃颇朴儻。盖真氏文章正宗持论如是，元杰亦笃守其师说云。

△《耻堂存稿》八卷（永乐大典本）

宋高斯得撰。斯得字不妄，邛州蒲江人，绍定二年进士。李心传辟为史馆检阅，迁秘阁校勘。历官端明阁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为留梦炎所构，罢官予祠。宋亡，隐居苕霅间而卒。事迹具《宋史》本传。斯得父稼，端平间知沔州，与元兵战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谏诤尽言，惟以培养国脉，搏击奸邪为志。本传所载论奏凡十馀事，多当时切要。今集中仅存奏疏十篇，与本传相较，已不能无所遗脱。然於宋末废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陈，皆凛然足以为戒。

至其生平遭遇，始沮於史嵩之，中厄於贾似道，晚挤於留梦炎。虽登政府，不

得大行其志。悯时忧国之念，一概托之於诗。虽其抒写胸臆，间伤率易，押韵亦时有出入，而感怀书事，要自有白氏讽谕之遗。如《西湖竞渡》、《三丽人行》诸首，俱拾《奸臣传》之所遗。《雷异》、《鸡祸》诸篇，亦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备。徵宋末故事者，是亦足称诗史矣。案本传载，斯得所著有《耻堂文集》，明叶盛《菴竹堂书目》亦有《耻堂集》七册，而皆不言卷数，其后遂亡佚不传。

厉鹗撰《宋诗纪事》，亦无斯得之名。今从《永乐大典》各韵中掇拾排次，釐为文五卷、诗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龚璘《原序》冠之於前。

△《秋崖集》四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方岳撰。岳字巨山，号秋崖，歙县人。绍定五年进士。淳祐中为赵葵参议官。移知南康军，以杖舟卒忤荆帅贾似道。后知袁州，又忤丁大全，被劾罢归。其集世有二本，一为《秋崖新稿》，凡三十一卷，乃从宋宝祐五年刻本影抄；一为《秋崖小稿》，凡文四十五卷、诗三十八卷，乃明嘉靖中其裔孙方谦所刊。今以两本参校，嘉靖本所载较备。然宝祐本所有而嘉靖本所无者，诗文亦尚各数十首。又有别行之本，题曰《秋崖小简》，较之本集多书札六首。谨删除重复，以类合编，并成一集，勒为四十卷。岳才锋凌厉。洪焱祖作《秋崖先生传》，谓“其诗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可谓兼尽其得失。要其名言隽句，络绎奔赴，以骈体为尤工，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集中有《在淮南与赵葵书》，举葵驭军之失，辞甚切直，亦不失为忠告。至葵兄范为帅失律，致襄阳不守，所系不轻，而其罪亦非小。岳以居葵幕府之故，乃作书曲为宽解。载之集中，则未免有愧词矣。

△《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倦游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施枢撰。枢字知言，芸隐其号也，丹徒人。嘉熙时尝为浙东转运司幕属，又尝为越州府僚。《横舟稿》首有嘉熙庚子《自序》一首。《倦游稿》前有丙申《自序》一首。考其纪年，《倦游稿》当成於《横舟稿》前，而原本以《横舟稿》为首。厉鹗《宋诗纪事》亦只载有《横舟稿》而不及《倦游稿》。盖以《横舟稿》篇什较多，故以为主，而《倦游稿》特从附载之例也。宋人编《江湖小集》，已收入其诗。此乃其别行之本。别集中有《漕闸揭晓后述怀》一首，盖当时曾举进士而未第。其《自序》称“萍汎不羈，每多感赋，至市桥见月之句，若有悟解。”

今考集中《见月诗》云：“楼台叠翠绕清溪，浅澹云边月一眉。行到市声相接处，傍桥灯火未多时。”亦属寻常赋咏，未见有超诣之处，不知何以矜诩若是。至其他登临酬赠之作，虽乏气格，而神韵尚为清婉。在江湖诗派中，固犹为庸中佼佼矣。

△《蒙川遗稿》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刘黻撰。黻字声伯，号质翁，乐清人。淳祐初，以试入太学，伏阙上书攻丁大全，送南安军安置。大全败后，召还廷试，又以对策忤贾似道，复为所抑。后由昭庆军节度掌书记除学官，擢御史。累官至吏部尚书，遭母丧解官，遂不复起。会宋亡，二王航海，黻追从入广，至罗浮而卒，谥忠肃。所著有《谏坡奏牍》、《薇垣制稿》、《经帷纳献》诸书，航海时挟以自随，遂散落不存。此诗文残稿四卷，乃其弟应奎所哀集也。黻危言劲气，屡触权奸，当国家版荡之时，琐尾流离，抱节以死，忠义已足不朽。其诗亦淳古淡泊，虽限于风会，格律未纯，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别。下视方回诸人，如凤凰之翔千仞刃矣。惟传抄既久，文多讹脱，更无别本可校，为足惜耳。卷首有《应奎序》，作于元大德中。又有郑滁孙《朝阳阁记》一篇。阁为黻山中读书之地，黻没后，旧宅尽毁，惟是阁尚存，故应奎属滁孙为之记云。

△《雪砚丛稿》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乐雷发撰。雷发字声远，宁远人。累举不第。宝祐元年，其门人姚勉登科，上疏请以让雷发。理宗诏亲试，对选举八事，赐特科第一人。然竟不仕以终，居於雪砚，自号雪砚先生，因以名其诗稿。雷发人品颇高，而集中有《谒易祓山斋诗》，乃结契於苏师旦之党，殊不可解。然考祓与师旦牵连同败，在韩侂胄败之前，而诗称“淳熙人物到嘉熙，见说山斋亦白髭”，则在祓窜谪之后二十馀年，非有势焰之可附。殆以祓究心经学，且前辈旧人，故略其瑕垢而交之，固不足以累雷发也。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许介之》、《送丁少卿》、《读系年录》诸篇，尚有杜牧、许浑遗意。即《秋日村落》绝句“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之类，虽涉纤仄，亦无俗韵也。

△《北磻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释居简撰。居简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净慈光孝寺。因寓北磻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诗文各为一编，此则皆其所作杂文也。《张诚子序》称：“读其文，与宗密未知伯仲；诵其诗，合参寥觉范为一人，不能当也。”宗密即圭峰禅师，裴休为书传法碑者。其文集《唐志》不著录，今亦未见传本，无从较其工拙。第以宋代释子而论，则九僧以下，大抵有诗而无文。其集中兼有诗文者，惟契嵩与惠洪最著。契嵩《镡津集》，好力与儒者争是非，其文博而辨。

惠洪《石门文字禅》，多宣佛理，兼抒文谈，其文轻而秀。居简此集，不摭拾宗门语录，而格意清拔，自无蔬筍之气，位置於二人之间，亦未遽为蜂腰矣。

△《西塍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宋伯仁撰。伯仁字器之，湖州人。嘉熙中为盐运司属官。多与高九万、孙季蕃唱和，亦江湖派中人也。是编卷首题《雪岩吟草》，下注《西塍集》。又《寓西马塍诗》题下注云“嘉熙丁酉五月二十一日，寓京遭热，侨居西马塍”。其曰西塍，盖由於是。是《雪岩吟草》乃全集之总名，《西塍》特集中之一种。

厉鹗《宋诗纪事》称伯仁有《雪岩集》、《马塍稿》，分为二编，已误。又以“西塍”为“马塍”，益舛其实矣。其诗有流丽之处，亦有浅率之处，大致不出四灵馀派。《自序》称“随口应声，高下精粗，狂无节制。低昂疾徐，因势而出。

虽欲强之而不可。”足知其称意挥洒，本乏研练之功，然点缀映媚，时亦小小有致，盖思清而才弱者也。陈起《江湖集》中已列其目，此其单行之本。今亦别著於录焉。

△《梅屋集》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许棐撰。棐字忱夫，海盐人。嘉熙中居於秦溪，自号曰梅屋，因以名集。首为《梅屋诗稿》一卷，次《融春小缀》一卷，次为《第三稿》一卷，次为《第四稿》一卷，次为杂著一卷。盖《梅屋诗稿》其初集，《融春小缀》其二集，故以下称《第三稿》、《第四稿》。厉鹗《宋诗纪事》但称其有《梅屋诗稿》、《融春小缀》，殊考之未审。观其《趁得山间筍蕨春》一首，本在《梅屋稿》中，题曰《山间》。而鹗录此诗，改其题曰《筍蕨羹》，注曰“出山家清供”，知未细检其集矣。棐生当诗教极弊之时，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赵紫芝等为短夔。

杂著中《跋四灵诗选》曰：“斯五百篇，出自天成，归於神识，多而不滥。玉之纯，香之妙者欤。后世学者爱重之是也。”以高翥等为羽翼，《招高菊圃诗》所谓“自改旧诗时未稳，独斟新酒不成欢”是也。以书贾陈起为声气之联络，《赠陈宗之诗》所谓“六月长安热似焚，麈中清趣总输君”。又《谢陈宗之叠寄书籍诗》所谓“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是也。以刘克庄为领袖，《读南岳新稿诗》所谓“细把刘郎诗读后，莺花虽好不须看”是也。厥后以《江湖小集》中《秋雨梧桐》一联，卒构诗祸。起坐黥配，克庄亦坐弹免官。而流波推荡，唱和相仍。终南宋之世，不出此派。然其咏歌闲适，模写山林，时亦有新语可观。录而存之，亦足以观诗道之变也。

△《潜山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释文珣撰。文珣，於潜人。其生平游历，略见於所作《旧游一百十韵诗》中。大抵出家於杭州，游於湖州，因而游浙东至闽，由金华、严陵返越。又至毗陵、阳羨、金陵、淮甸而止，后仍归杭州。遭谗下狱，久之得免，遂遁迹以终

。集中有“又看景定新颁朔，百岁还惊五十过”句，知其生於宋宁宗嘉定三年辛未，宋亡时年六十六。又《杭州荐福寺记》，题至元乙酉二月，《遣兴诗》称七十七岁潜山翁，则至元丁亥尚存。其行事则不少概见。惟《咸淳临安志》载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贾似道至小麦岭旌德显庆寺游山，题名中列衲子四人，文珣与焉。疑亦托迹朱门者。然集中《过似道葛岭旧居诗》，极词诋斥，若有馀愤。而《纪事》一诗，作於似道初贬时。其序言似道位亢志骄，阴谋篡逆，言泄於夏金吾，金吾欲诛之，惧而宵遁云云。虽与《宋史》所载夏贵请死守淮南，似道奔还扬州之事不甚相符，而抉摘隐恶，至加以曹瞞代汉之罪，非似道之党可知。

且集中独吟之作十之九，倡和之作不及十之一。所与倡和者，又不过褚师秀、周密、周璞、仇远数人，皆一时高人文士，亦足徵非干谒之流。或似道重其名衲，游山邂逅，偶挈同游，遂题名宾从之末，亦未可定也。其诗多山林闲适之作，比兴未深。而即事讽谕，义存劝戒，持论率能中理。观其《哀集诗稿》一篇有云：“吾学本经论，由之契无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兴到即有言，长短信所施。尽忘工与拙，往往不修词。惟觉意颇真，亦复无邪思。”其宗旨品格，可以具见矣。厉鹗《宋诗纪事》所录释子凡二百四十人，顾嗣立《元百家诗选》所录释子集凡十五家，皆无其名。《禅藻》一集，蒐罗颇富，亦不登其一字。则是集之佚，其来已久。今从《永乐大典》哀辑，得诗尚近九百首。宋元以前僧诗之工且富者，莫或过之矣。

△《孝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同撰。同字子真，号空斋，福清人。与弟合俱有隐操。后元兵至福州，抗节死。案《宋史忠义传》，称林空斋，失其名，已为失考。又误以空斋为同之子，分一人为二，并云空斋举进士，历知县。考是书前有淳祐庚戌《刘克庄序》，谓同兄弟俱未脱褐，又曰“年未四十，慨然罢举”。是同固未尝举进士也。

又宋人刘麟瑞《昭忠逸咏》，称“林处士同”，是同固未尝任知县也。且麟瑞诗内有“血书矮壁存吾节，气贯长虹任汝烹”句，又与《史》之“啮指血书壁，自誓不屈”诸语相合。然则死节者为同，而非同之子也。《宋史》误矣。又《福建通志人物传》，称林同字子真，公遇子，元兵至，不屈死。《隐逸传》又称，林全字子贞，与弟合并有隐操。至元中，郡府上其行谊，诏徵不就。合字子常云云。其说又异。然同、合之俱为公遇子，已见《原序》。同字子真，合字子常，已见《虞斋集》，俱确凿可信。《通志》既以死难之林同为公遇子，则隐逸之林全不得又曰“弟合字子常”也。且改“同”为“全”，改“子真”为“子贞”，并属点画音声之变，明出传写讹谬，分为二人。至曹溶《学

海类编》，亦载《孝诗》一卷，题长乐林同季野著。名同而地与字俱异，又不知其何所据矣。今并详为考正，庶不失其实。林希逸《庸斋续集》中与其兄弟赠答诗文甚多，又有同《壬申酬倡集跋》，今皆散佚。惟此集犹传，皆摭古今孝事，每一事为五言绝句一首，亦间有两事合咏一首者。凡《圣人之孝》十首，《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仙佛之孝》十首，《异域之孝》十首，《物类之孝》十首。其间如唐李迥秀之类，本为佞幸；寒山子煮爷煮娘之类，亦爱无差等之谈，不免於驳杂。然大旨主於敦饬人伦，感发天性，未可以其词旨陈腐弃之。况其人始以孝著，终以忠闻。虽零篇断什，犹当珍惜，是固不仅以文章论矣。

△《字溪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阳枋撰。枋字宗骥，初名昌朝，巴川人。居字溪小龙潭之上，因以自号。端平元年冠乡选。淳祐四年以蜀难免入对，赐同进士出身。阍帅交辟，於昌州监酒税，於大宁为理掾，於绍庆为学官。晚以子炎卯贵，加朝奉大夫，致仕。年八十一卒。其行履不见於史传。惟《文渊阁书目》载有阳枋《字溪集》之名，而不著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称其集为十二卷。久无传本。今检勘《永乐大典》所载，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谱、行状，仍析为十二卷，适符原目之数。

虽已经割裂，未必无所残阙，然所佚似亦无多矣。枋尝从朱子门人度正、渊游，故集中与人往复书简，大都讲学之语。所谓皆明白笃实，不涉玄虚。其《易象图说》一篇，多参以卦气纳甲之法，乃不尽与《朱子本义》合。案李性传《朱子语录序》，称诸书答问之际，多所异同，而《易》为甚。渊所录一编，与《本义》异者十之三四。枋殆述渊之所授，故持论不同欤。又有《与税与权论启蒙小传》一篇，乃暮年所作，尤见其孳孳力学，至老不衰，於紫阳学派之中，犹不离其宗旨云。

△《勿斋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杨至质撰。至质字休文，号勿斋，阁皂山道士。淳祐中敕赐高士、右街鉴仪，主管教门公事。是集皆四六书启，多与一时当事酬答之作。其《兼领旌德观都监谢京尹赵节斋启》云：“观以道名，境随人重。知章有学，始专鉴曲之烟霞。

清老能诗，故奉金陵之香火。倘酒瓮饭囊之辈，徒斋钟粥鼓之羞”云云。盖亦以文学自负，不屑等於黄冠者流。第二卷中大抵代人之作。当由嫫於词翰，故士大夫假手者多也。宋末启劄之文，多喜配合经史成语，凑泊生硬，又喜参文句，往往冗长萎弱，唐以前旧格荡然。至质所作，虽边幅少狭，而对偶工緻，吐属雅洁，犹有樊南《甲乙集》之遗，正未可以方外轻之矣。

△《巽斋文集》二十七卷（大学士程景伊家藏本）

宋欧阳守道撰。守道字公权，初名巽，字迂父，吉州人。淳祐元年进士，授零都主簿，调赣州司户，入为秘书正字。累迁秘书郎，罢归。咸淳三年以少傅吕文德荐，添差通判建昌军，迁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说书，兼权都官郎中。终於著作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分甲、乙、丙、丁、戊五集。中如《复刘学士书》，辨李习之以守其中为慎独，非《中庸》本旨。《答丁教授书》，辨刘景云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之说，本之王安石字说，非六书本义。凡此之类，持论咸有根柢，非苟立异同。《史》称守道少孤贫无师，自力於学。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盖崛起特立，不由依托门户而来，故所见皆出自得也。《史》又称江万里作白鹭洲书院，首致守道，为诸生讲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为岳麓书院山长。后万里为国子祭酒，复荐守道充史馆检阅。万里殉节忠臣。子良得叶适之传，其《林下偶谈》，妙解文章肯綮。观於所主，可以知其气类。《吉州人文纪略》又称，文天祥、刘辰翁皆守道门人，即守道益可知矣。然则读是集者又乌可与诸家语录等类齐观乎？

△《雪坡文集》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姚勉撰。勉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人。宝祐元年以词赋擢第，廷对万言策第一。除校书郎，兼太子舍人。《宋史》无传，是集《艺文志》亦失载。此本为其从子龙起所编，凡奏对笺策七卷、讲义二卷、赋一卷、诗十一卷、杂文二十九卷。勉受业於乐雷发，诗法颇有渊源，虽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气。文亦颇娴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外间传本颇稀，讹阙特甚。今以《永乐大典》所载，各为校补。其《永乐大典》不载者，则仍其旧。集首有《文及翁序》，称其磊落有奇节，官仅校黄本，书备青宫案。又有《方逢辰序》，亦称为瑞之奇士。观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载《贺丞相贾秋壑》一启，题下注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宋史》理宗开庆元年十二月，贾似道奏鄂州围解。景定元年正月，诏奖贾似道功。四月，诏赴阙。庚申即景定元年，启盖作於是时。与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两手，殊为白璧微瑕。然启末多进规之语，犹有曲终奏雅之意。固视刘克庄、王柏之谏颂，差有间矣。

△《文山集》二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文天祥撰。天祥事迹具《宋史》本传。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贍，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割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馀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

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於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生平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常以自随，遭难后尽失之。元贞、大德间，其乡人搜访，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体堂观大水记》，称“自文山门入，过障东桥，为道体堂”云云。则是堂本其里中名胜，而乡人以为刊版之地者也。书中《原跋》九条，并详载本事，颇可以资考证。明初其本散佚，尹凤岐从内阁得之，重加编次为诗文十七卷。起宝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通籍后及赣州以前之作。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附以《指南前录》一卷、《后录》二卷，则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入元营，间道浮海，誓师闽、粤，羁留燕邸，患难中手自编定者。《吟啸集》则当时书肆所刊行，与《指南录》颇相复出。《纪年录》一卷，亦天祥在狱时所自述，后人复集众说以益之。惟《集杜诗》以世久单行，未经收入。今各著於录。至原本所载序记、碑铭之类，乃其家子孙所缀录，冗杂颇甚，今并从删削焉。

△《文信公集杜诗》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一名《文山诗史》，宋文天祥撰。盖被执赴燕后，於狱中所作。前有《自序》，题“岁上章执徐，月祝犁单阏，日上章协洽”。案上章执徐为庚辰岁，当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乃其赴燕之次年。祝犁单阏当为己卯之月，上章协洽为庚未之日，於干支纪次不合。考是年正月癸卯朔，二月内当有三庚日、二未日，必传写者有所错互。至以岁阳岁名纪日，本於吴国山碑中“日惟重光大渊猷”语。而并以纪月，则独见於此序。又序后有跋，称“壬午元日，则天祥授命之岁也”。诗凡二百篇，皆五言二韵，专集杜句而成。每篇之首，悉有标目次第，而题下叙次时事，於国家沦丧之由，生平阅历之境，及忠臣义士之周旋患难者，一一详志其实。颠末粲然，不愧“诗史”之目。吴之振《宋诗选》徒以裁割巧合评之，其所见抑亦末矣。《刘定之序》称原书序跋中有阙文，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阙而不书，今皆补之为白字。又题姓某履善甫者，即《指南集》中所谓越蠡改陶朱之意。案今本序跋并无阙字，盖即定之所补。而履善甫上已署天祥之名，则不知何人增入。

又定之称分为四卷，而今本止一卷，殊失原第。今仍析为四卷，以存其旧焉。

△《叠山集》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谢枋得撰。枋得事迹具《宋史》本传。所著《易诗书三传》及《四书解》、杂著诗文原本六十四卷，岁久散佚。明嘉靖中，揭阳林光祖为广信府知府，始以黄溥所校刊行世，仅分上、下二卷。万历中，御史吴某所辑《叠山集》，又刻之上饶。编次错迕，未为精审。此本乃国朝康熙中弋阳知县谭瑄所重订，视旧本较为详备。枋得忠孝大节，炳著史册。《却聘》一书，流传不朽，虽乡塾

童孺，皆能诵而习之。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观所辑文章轨范，多所阐发，可以知其非苟作矣。惟原本有《蔡氏宗谱》一首，末署至元二十五年。其词气不类枋得，确为伪托。又有《贺上帝生辰表》、《许旌阳飞升日贺表》，此类凡十馀篇，皆似道流青词，非枋得所宜有，亦决非枋得所肯作。其为贗本误收，亦无疑义。今并加刊削，不使其乱真焉。

△《本堂集》九十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陈著撰。著字子微，号本堂，鄞县人，宝祐四年进士，官著作郎，出知嘉兴府，忤贾似道，改临安通判。是集凡诗三十四卷、词五卷、杂文五十五卷。据其原目，尚有《讲义》二卷。此本有录无书，盖传写佚之矣。宋代著作获存於今者，自周必大、楼钥、朱子、陆游、杨万里外，卷帙浩博，无如斯集。惟其诗多沿《击壤集》派，文亦颇杂语录之体，不及周、楼、陆、杨之淹雅。又奖借二氏，往往过当，尤不及朱子之纯粹。然宋自元祐以后，讲学家已以说理之文自辟门径。

南渡后辗转相沿，遂别为一格，不能竟废。且真德秀作《文章正宗》，甄别最严；胡寅作《崇正辨》，攻驳尤力。而德秀《西山集》、寅《斐然集》为二氏操觚者不一而足，亦未可独为著咎。披沙简金，时有可采。宋人旧帙，固不妨存备一家也。

△《汶阳端平诗隽》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周弼撰。弼字伯弼，汶阳人。所选《三体唐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之，乃称为新建人。洪武间以明经官训导。考是编前有宝祐丁巳荷泽李龔《序》，称与弼同庚生，同寓里，相与论诗三十馀年，尝手刊《端平集》十二卷行於世。又称弼七八岁时即博闻强记，侍乃翁晋仙，已好吟咏。长而四十年间宦游吴、楚、江、汉。又称弼“名振江湖，人皆争先求市。但卷帙中有晚学未能晓者，多恐有不行之弊。兹摘其坦然者，兼集外所得者二百馀首，目曰《端平诗隽》。

俾续芸陈君书塾，入梓流行。而未有伯弼平生心不下人，今隔九原，阅予此选，必不以予为谬”云云。然则宝祐丁巳以前，弼卒久矣。安得明初为学官。且与龔同里，亦不得为新建人。虞稷所云误也。此本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字，盖犹自宋本录出。其诗风格未高，不出宋末江湖一派。而时时出入晚唐，尚无当时粗獷之习。一邱一壑，亦颇有小小佳致也。

△《虜斋续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有《考工记解》，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希逸有《虜斋前集》六十卷，久佚不存。惟此《续集》谓之《竹溪十一稿》者，尚有传本，即此三十卷也。凡诗五卷、杂著一卷、少作三卷、记二卷、序一卷、跋一卷

、四六三卷、省题诗二卷、輓诗一卷、祭文一卷、墓志二卷、行状二卷、学记四卷。其门人福清林式之所编，共十三类。而谓之《十一稿》，不详其故，或十中存一之意欤。刘克庄尝谓乾淳间林光朝始好深沉之思，为文极锻炼。一传为林亦之，再传为陈藻，三传为希逸。比其师，槁乾中见华滋，萧散中见严密，窘狭中见纾徐，所以推许之者甚至。今观其集，多应酬颂美之作。且以道学名一世，而《上贾似道启》乃极口称誉，至以赵普、文彦博比之。殆与杨时之从蔡京同一白璧之瑕。集末载《学记》，解《太玄经》者居其半。其诗亦多宗门语。王士禛《居易录》所记，良不为诬。然南宋遗集，流传日少。其诗文虽不尽如刘克庄所称，而尚不失前人轨度。其《学记》中所论学问文艺之事，亦时有可取。节取一长，固亦无不可耳。前有咸淳庚午《林同序》，称“戊辰九月上擢廌斋长仙蓬，侍缉熙。明年春再入禁林，长词翰。趋行之诏，联翩而下。行有日，至是而《续集》之入梓者为卷三十”云云。则是集成於希逸内召时也。

△《鲁斋集》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王柏撰。柏有《书疑》，已著录。柏好妄逞私臆，窜乱古经。《诗》三百篇，重为删定。《书》之《周诰》、《殷盘》，皆昌言排击，无所忌惮。殊不可以为训。其诗文虽亦豪迈雄肆，然大旨乃一轨於理。《宋史儒林传》称其少慕诸葛亮之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案柏之祖师愈，受业於杨时，其父瀚亦及朱子、吕祖谦之门，故史文云然。）与其友汪开之著《论语通旨》，至“居处恭，执事敬”，惕然叹曰“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亟更以“鲁斋”。盖其天资卓犖，本一桀骜不驯之才。后虽折节学问，以镕炼其气质。而好高务异之意，仍时时不能自遏。故当其挺而横决，至於敢攻孔子手定之经。其诗文虽刻意收敛，务使比附於理。而强就绳尺，时露有心牵缀之迹。终不似濂溪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特其勇於淬砺，检束客气，使纵横者一出於正，为足取耳。集中第一卷有《寿秋壑诗》，极称其援鄂之功，谀颂备至，是亦白璧之瑕。

然核检诸书，均不载其有依附权门之事，不知何以有此作。据正统八年《杨溥序》，此集乃其六世孙四川按察司佥事迪所自编，又不知何以载之集中，略无所讳，均不可解。疑以传疑，存而不论可矣。

卷一百六十五 集部十八

○别集类十八△《须溪集》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辰翁撰。辰翁字会孟，庐陵人。须溪其所居地名也。少补太学生。景定壬戌，廷试入丙第。以亲老，请濂溪书院山长。江万里、陈宜中荐居史馆，除太学博士，皆固辞。宋亡遂不复出。辰翁当贾似道当国，对策极言济邸无后可恸

，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几为似道所中，以是得鯁直名。文章亦见重於世。

其门生王梦应作祭文，至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然辰翁论诗评文，往任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所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即其所作诗文，亦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於不可句读，尤不免轶於绳墨之外。特其蹊径本自蒙庄，故恹恍迷离，亦间有意趣，不尽堕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体格绳之矣。《须溪集》明人见者甚罕，即诸书亦多不载其卷数。韩敬选订晚宋诸家之文，尝以不得辰翁全集为恨。闻兰溪胡应麟遗书中有其名，往求之，卒弗能获，盖其散失已久。世所传者惟《须溪记钞》及《须溪四景诗》二种，篇什寥寥。今检《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著诗馀尚多。谨采辑裒次，厘为十卷。

其《天下同文集》及《记钞》所载，而不见於《永乐大典》者，亦别为抄补，以存其概。至《四景诗》则原属单行之本，今仍各著於录，故不复采入云。

△《须溪四景诗集》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刘辰翁撰。考晋、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蓠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也。沿及唐、宋科举，始专以古句命题。其程试之作，唐莫详於《文苑英华》，宋莫详於《万宝诗山》。大抵以刻画为工，转相倣仿。辰翁生於宋末，故是集各以四时写景之句命题。《春景》凡六十三题，诗七十二首。《夏景》凡三十二题，诗三十五首。《秋景》凡四十题，诗四十四首。《冬景》十六题，诗如题数。所作皆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在程试诗中，最为高格。末附《东桂堂赋》一篇，为刘端伯教子读书而作。此集殆亦授刘之子，备科举之用者欤。

△《苇航漫游稿》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仲弓撰。仲弓字希圣，清源人。其生平不少概见。惟集中《一第诗》，有“衣冠新进士，湖海旧诗人”之句，知尝登第。《夜梦蒙仲作二象笏诗》，有“嗟余初筮令”之句，知尝宰县。《将之官越上留别诸友诗》，有“一官如许冷，况复是清贫。槐市风何古，兰亭本却真”之句，知官在会稽。《老母適至时已见黜诗》，有“千里迎奶，相见翻不乐。微禄期奉亲，亲至禄已夺”之句，知不久罢归。《雪中杂兴诗》，有“不被功名缚，江湖得散行”之句，知被斥以后，浪迹以终，故以《苇航漫游》名稿。其行事则不可考矣。仲弓诗名不甚著，惟陈起《江湖后集》录所作颇夥。然校以《永乐大典》分列於各韵下者，起所选之外，遗佚尚多。今蒐采裒辑，编为四卷，虽未必尽睹其全，视起所

编，则已增益者多矣。南宋末年，诗格日下。四灵一派，摭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气。故仲弓是编，及其兄仲参所作《竹庄小集》，均不出山林枯槁之调。如七言律中《旱湖》一首，当凶祲流离之时，绝无恻隐，乃云“但使孤山梅不死，其余风物不关情”。尤宋季游士矫语高蹈之陋习。然吟咏既繁，性情各见。洪纤俱响，正变兼陈。苟非淫慝之音，即不在放斥之列。诗家有此一格，固不妨使之并存。亦录唐诗者不遗周昙《咏史》之例也。《永乐大典》所载，别有《漫游集》一书。核其体例，盖采宋、元两代之作汇为总集。当时校讎未密，朱书标目，往往与此集混淆。今并考校姓名，删除讹异，不使与此集相乱，庶几不失其真焉。

△《兰皋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吴锡畴撰。锡畴字元伦，休宁人，广南西路安抚使倬之从孙，处士屋之子也。锡畴四岁而孤，立志於学，慕徐穉、茅容之为。咸淳间，南康守叶闾聘主白鹿洞书院，辞不肯赴。盖笃实潜修之士，不欲以聚徒讲学，器竞浮名也。性喜艺兰，自号曰兰皋子，因以名集，殆亦寓无人自芳之意。其人品心术，可谓超然流俗之外矣。集所存诗不多，然皆晚年所自删定，简汰颇严。其《题林逋墓诗》“清风千载梅花共，说著梅花定说君”句，为吕午所赏；《春日诗》“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风”句，又为方岳所赏，并见於《方岳跋》中。然集中佳句，似此者尚颇不乏，岳偶举其一二耳。盖其刻意清新，虽不免偶涉纤巧，而视宋季潦倒率易之作，则尚能生面别开。以继《竹洲集》后，亦云不愧其家学矣。

△《云泉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薛嵎撰。嵎字仲止，一字宾日，永嘉人，宝祐四年进士，官长溪簿。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叶適以乡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亦觉其偏，始稍异论。吴子良《林下偶谈》述之颇悉。嵎之所作，皆出入四灵之间，不免局於门户，然尚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派。录之亦足备一格也。

△《嘉禾百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张尧同撰。尧同，秀水人，仕履未详。诗中所咏会景亭，为潘师旦所筑，赵老园为赵袞归隐之处。核其时代，盖宁宗以后人也。宋世文人学士，歌咏其土风之胜者，往往以夸多斗靡为工。如阮阅《郴江百咏》、许尚《华亭百咏》、曾极《金陵百咏》，皆以百首为率。故尧同所咏嘉兴山川古迹，亦以百篇概之

。徐硕《至元嘉禾志》，已与陆蒙老所赋《嘉禾八咏》同采入“题咏门”内。后来作郡志者，亦颇散见其间，而掇拾均未全备。此乃其初出单行之本，每首之后皆有附考，不知何人所作。未有跋语，亦不载姓名年月。其词虽不甚工，而自吴越以来，嘉兴典故，颇可得其梗概。近时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盖即踵前例而稍变其面目者。虽彝尊诗情温丽，远胜尧同，而尧同采掇名目，胪叙大凡，其於地志考据，要亦不为无助矣。

△《柳塘外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释道璨撰。道璨字无文，姓陶氏，南昌人，咸淳间尝主饶州荐福寺。所著别有《语录》，故此以《外集》为名。释氏以佛典为内学，以儒书为外学也。其诗边幅颇狭，未能脱蔬筍之气。而短章绝句，善用其短者，亦时有清致。如《题水墨草虫》、《陈了翁祠》、《和恕斋》、《濂溪书院》诸作，未尝不楚楚可观。

沙中金属，固亦不容捐弃矣。杂文中《送一侍者序》一首，乃为日本僧作。考《宋史外国传》所载，自太宗时裔然入朝后，屡有倭僧奉贡。迄南渡不复见，仅纪其国舟飘至内境数事。至嘉泰三年以后，遂绝不复书。此《序》作於淳祐戊申，称其去国六年，一日东归，计其来日，当在淳祐三年。殆求法东来，非充贡使，故《史》不得而载之，非漏略也。集凡诗一卷，铭记一卷，序文、疏书一卷，塔铭、墓志、圻志、祭文一卷。宋以来诸家书目皆未著录。国朝康熙甲寅，释大雷始访得旧本，释元宏、灯岱因为校正鋟版。书虽晚出，而核其格意，确为宋末江湖之体，不缘贗造。考吴师道《礼部诗话》，已载其《题苏堂竹》一首，则宋代实有其人。疑当时名不甚著，仅彼教自相传录，故阅数百年始见於世云。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马廷鸾撰。廷鸾字翔仲，乐平人，淳祐七年进士，历官右丞相，兼枢密使，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罢相归后，又十七年而卒。考廷鸾之罢在度宗咸淳八年壬申，其歿当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今集中《老学道院记》，称著雍困敦之岁，余年六十有七，则作是文时，去其病歿已不远。似集为其子端临所编矣。其曰“碧梧玩芳”者，廷鸾家有碧梧精舍，晚年又自号“玩芳病叟”，因以为名也。自明以来，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收，颇存梗概。大抵骈体最工。理宗末年，又居两制，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其他诗文亦皆典贍秀润，盎然有卷轴之味。端临承藉世业，撰为《文献通考》，至今为艺林宝重，即廷鸾所学可知也。其集《宋史》不著录，原编卷数已不可考。谨以今所存者裒辑排比，分为二十三卷。廷鸾又尝仿吕祖谦《大事记》之例，作《读史旬编》，以十年为一旬，起帝尧元载甲辰，迄周显德七年庚申，为

三十八帙。今全书虽佚，而《绪论》尚散见《永乐大典》中，并裒为一卷，附於文后，共为二十四卷。《宋史》称廷鸾所著又有《六经集传》、《语孟会编》、《楚辞补记》、《洙泗裔编》、《读庄笔记》诸书，今并不传。又称其召试馆职时，即以彊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为对。为将作少监时，论贡举三事，又言宜蠲除被灾州县租赋。为起居舍人时，言太史当谨书灾异，又言翕受敷施，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预防。同知枢密院时，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宽大，行忠厚，又言恢大度以优容，虚圣心而延伫，推内恕以假借，忍难行而听纳，则情无不达，理无不尽云云。其文今皆不见於集中。或奏疏别为一编，故此集皆不见收欵。

△《四明文献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著录。所著《深宁集》，本一百卷，然《宋志》已不著录，焦竑《国史经籍志》亦不载其名，则散佚久矣。此本乃明鄞县郑真、陈朝辅所辑《四明文献》之一种。故一人之作，冒总集之名也。通一百七十馀篇，制诰居十之七。盖摭拾残馥，非其真矣。应麟以词科起家，其《玉海》、《词学指南》诸书，馥馥残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无不典雅温丽，有承平馆阁之遗，且所载事迹，多足与史传相证。如《宋史》应麟本传谓度宗即位，应麟草百官表，循旧制请听政四表，已上。一夕入临，宰臣谕旨增撰三表。

则此七表者，先进前四表，次进后三表也。考之是集，则第一表至第二表乃景定五年十月上，第三表至第七表乃十一月上，与本传互异。又《宋史度宗本纪》载贾似道罢都督予祠在德祐元年二月，徙居婺州，又徙建宁，俱在七月，而由扬州责归绍兴，实在是年五月四日，见於是集《责贾似道归里制》，亦足以补《本纪》之阙。则虽零章断简，固不以残阙弃矣。

△《覆瓿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赵必^{王象}撰。必^{王象}字玉渊，自号秋晓，太宗十世孙，居於东莞。咸淳元年，与父崇^{王象}由同登进士。初任高要尉，摄四会令。再任南康丞。文天祥开府惠州，辟摄惠州军事判官。入元后隐居温塘村。是集诗二卷、长短句一卷、杂文二卷、附录一卷。必^{王象}治邑有惠政，属宗邦沦丧，慷慨从军，其志可取。沧桑以后，肥遯终身，其节亦不可及。诗文篇帙无多，在宋末诸家中未为颖脱，然体格清劲，不屑为靡靡之音。如“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斜阳”诸句，固未尝不绰有情韵也。

△《阆风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舒岳祥撰。岳祥字舜侯，宁海人，宝祐四年进士，官奉化尉，终承直郎，宋

亡不仕，教授乡里以终。《两浙名贤录》载所著有《史述》、《汉砭》、《补史》、《家录》、《荪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轩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谈藁》、《藁续》、《藁残》、《藁传》、《藁肆》、《昔游录》、《深衣图说》，凡二百二十卷，今多散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岳祥《阆风集》二十卷，世亦无传。检《永乐大典》中所载岳祥诗文，间题《篆畦》、《蝶轩》、《荪墅》诸集名，而题为《阆风集》者居十之八九，似当时诸稿，本分帙编次，而《阆风集》乃其总名。今原书卷第已为《永乐大典》所乱，无可辨别，谨依类哀辑釐为诗九卷、杂文三卷，仍其总名，以《阆风集》名之。

又集中有《百一老诗序》，盖即所赋老渔、老猎之类，似原本亦别为一集，然所阙已多，不成卷帙，故亦不复分析焉。岳祥少时，以文见吴子良，子良即称其异秉灵识如汉终、贾。晚逢鼎革，遯迹终身，乃益覃思於著作。其诗文集皆称臆而谈，不事彫绩。集中有《诗诀》一首云“欲自柳州参靖节，将邀东野适卢仝”。

又云“平原骏马开黄雾，下水轻舟遇快风”。其宗旨所在，可以想见矣。

△《北游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汪梦斗撰。梦斗号杏山，绩溪人。景定间以明经发解，江东漕试。授承节郎，江东司制幹官。咸淳初，迁史馆编校，与叶李等议，上书劾丞相贾似道。李等坐罪，梦斗亦遁归。宋亡后，尚书谢昌言荐梦斗於元世祖，特召赴京，卒不受官，放还。是集乃其北游纪行之作。中有《见谢尚书诗》云“正须自爱不贲身。”

盖不特律己甚严，即其以道义规昌言，亦可谓婉而严矣。惟是《上故相留公诗》，注谓“公入朝不屈，称前正奉大夫。”考梦斗以德祐二年降元，特为世祖所鄙，又曾劝杀文天祥，安得有入朝不屈之事？《梦斗集》中又有《南园歌》，为吴潜窜循州而作。诗末附数语云：“履翁再相，力言奸邪误国数事，理皇竟不能平。

会似道以江上肃清之报，径达禁中，上遂罢潜相。明日乃以似道奏付外。”考《宋史》，似道江上肃清之奏在理宗景定元年三月乙酉之前，吴潜之罢在是年四月己酉。若如梦斗言，是於己酉之明日始以似道奏付外，则上距四月乙酉前将及一月。是时朝野方以荆、鄂为奇功，乃捷书到禁中，一月始布於外，与情势尤有未合。或其后人掇拾遗稿，不免以贗本窜入，未及致详耶。又《杏山摭稿》数条，乃后人所集梦斗讲学之语，原附集末，今亦仍之焉。

△《秋堂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柴望撰。望有《丙丁龟鉴》，已著录。其诗有《道州台衣集》、《咏史诗》

、《西凉鼓吹》诸编，俱佚不存。此本乃后人杂裒而成。诗末尚有《道州台衣集序》。

其《梦傅说》以下十一绝，疑即《咏史诗》中之作也。望以淳祐丙午上《丙丁龟鉴》得名。然应诏上书，但当指陈人事，论朝政之是非，乃牵引讖纬，以值岁干支推衍祸福，穿凿附会，迂诞支离。其心虽出於忠诚，其言则涉於妖妄。乃出狱归里，士大夫至祖道涌金门外，赋诗感慨，倾动一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尚载其表中之语，以为佳话。宋末士气之浮嚣，於是为极。已别存其目，纠正於本条之下。至其人，则宋亡以后，遁迹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倏然高节，追步东篱。

其诗虽格近晚唐，未为高迈，而黍离麦秀，寓痛至深，骚屑哀音，特为凄动，亦可与谢翱诸人并传不朽。故残章断简，犹能流播至今也。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宋方逢辰撰。逢辰初名梦魁，字君锡，淳安人。登淳祐十年进士第一。理宗改赐今名。官至吏部侍郎，以母忧归。德祐初，徵拜礼部尚书。会父疾，未赴。宋亡，元世祖诏御史中丞崔彧起之於家，以疾坚辞不出。至正间修《宋史》，有司不得其事状，故不为立传。惟《黄潜集》中有所作《逢辰墓表》，尚略见其始末。明邵经邦作《弘简录》，始为补传，然亦据潜所述，不能有所增益也。

是集乃其五世从孙蒙城知县渊等所辑。《正集》八卷，前七卷为逢辰诗文，末一卷附以其弟逢振所作。逢振字君玉，景定中登进士，官至太府寺簿，亦国亡之后抗节不仕者也。《外集》四卷，则其七世从孙玉山知县中所续辑，凡逢辰历官诰敕及酬赠诗文皆在焉。逢辰当丁大全、贾似道柄国之时，皆能力抗其锋，持正不屈。其提点川东刑狱及为江西转运副使，政绩亦俱有可观。惜其遗篇散佚，所录奏劄惟宝祐三年《请除内竖》一疏尚存。馀若《论雷变》、《论边备》、《论吴潜去位》、《贾似道匿败》诸劄子，皆平生建白之最著者。《墓表》略见大概，而悉不载於集中。其所掇拾，大抵案牘简札之文为多，而策问一首至并考官评语载之。盖散佚之馀，区区搜辑而成，故不免识小而遗其大矣。

△《秋声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卫宗武撰。宗武字淇父，自号九山，华亭人。淳祐间历官尚书郎，出知常州。罢归闲居三十馀载，以诗文自娱。据至元甲午张之翰所作集《序》，称九山墓宿草已六白，则宗武实卒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在宋亡后十年。故焦竑《国史经籍志》载《秋声集》八卷，列入元人。然宗武实未仕元，仍当从陶潜书晋例也。

集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中采辑编次，得诗词四卷，序记、志铭一卷，杂著一卷，以略存其概。华亭卫氏，自礼部侍郎肤敏后，资政殿学士涇、直宝谟阁湜，兄弟相继，以学术著。宗武世系虽无考，而《张之翰序》称为乔木世臣后，则当为涇、湜之裔。文采风流，不失故家遗范，有自来矣。其诗文根柢差薄，骨格亦未坚緻。盖末造风会之所趋，其事与国运相随，非作者所能自主。至於《咏荀彧》一诗，称其徒抱忠贞，遗恨千古，其学识亦有所未逮。然核其全集，大都气韵冲澹，有萧然自得之趣。盖胸襟既别，神致自殊，品究在《江湖》诸集上。且眷怀故国，匿迹穷居，其志节深有足取，而《宋遗民录》诸书乃竟脱漏其姓名。

录存是集，以发潜德之光，亦足见圣朝表章幽隐，砥砺风教之义也。

△《牟氏陵阳集》二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牟巘撰。巘字献之，湖州人。父子才，理宗朝官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以刚直著名。巘亦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入元不仕，闭户三十六年。故其集中《九日五言诗序》，论陶潜於王弘中路具酒食事，及题渊明图诸文，意皆自寓。

又尝谓世喜称渊明入宋书甲子无年号，黄豫章亦曰甲子不数义熙前。然今陶集诗本无书年号者，渊明耻事刘裕，大节较然，此未须深论云云。故巘文中多书至元年号，意本此也。是集凡诗六卷、杂文十八卷，前有至顺二年《程端学序》。王士禛《居易录》称其诗有坡、谷门风，杂文皆典实详雅。今观所作，知士禛之论不诬。牟氏本蜀之井研人，世居陵山之阳，至子才始著籍湖州。其以“陵阳”名集，盖不忘本。以韩驹诗先有是名，故此集冠以“牟氏”，用相别焉。

△《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汪元量撰。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度宗时以善琴供奉掖庭。宋亡，随三宫入燕。久之为黄冠南归，往来匡庐、彭蠡间。元陈泰《所安遗集》中尚有《送钱塘琴士汪水云诗》。泰，延祐二年进士，则元量亦云老寿矣。其诗多慷慨悲歌，有故宫离黍之感。於宋末诸事，皆可据以徵信。故李鹤田《湖山类稿跋》称“其记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於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开元、天宝之事记於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云云。其品题颇当。惟集中《醉歌》一篇，记宋亡之事曰：“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投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以本朝太后，直斥其名，殊为非体。《春秋》责备贤者，於元量不能无讥。然元量以一供奉琴士，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终始不渝。宋季公卿，实视之有愧，其节概亦不可及。

笔墨之间，偶然失检，视无礼於君者，其事固殊。是又当取其大端，恕其一眚者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湖山类稿》十三卷、《水云词》三卷。久失流传。

此本为刘辰翁所选，只五卷，前脱四翻，间存评语。近时鲍廷博因复采《宋遗民录》，补入辰翁《元序》，合《水云集》刻之。以二本参互校订，诗多重复，今亦姑仍原本焉。

△《晞发集》十卷、《晞发遗集》二卷、《遗集补》一卷、附《天地间集》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引注》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谢翱撰。翱字皋羽，一字皋父，长溪人，后徙浦城。咸淳中试进士不第。文天祥开府延平，署为谏议参军。天祥兵败，避地浙东。后以元贞元年卒於杭州。

事迹具《宋史》本传。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翱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传。据方凤作翱行状，称翱遗稿凡手抄诗六卷，杂文五卷，《唐补传》一卷，《南史赞》一卷，《楚辞芳草图谱》一卷，《宋饶歌鼓吹曲》、《骑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迹记》一卷，《浦阳先民传》一卷，《东坡夜雨句图》一卷。其《唐补传》以下如编入集中，当共二十八卷；如别本各行，则诗文当止十一卷。然世无传本，莫知其审。明弘治间，储巖所刻，已与凤所记不合。万历中有歙县张氏重刻本，益以降乱之作，尤为秽杂。此本为平湖陆大业以家藏抄本刊行，云向从旧刻录出。卷第已乱，大业以意厘定之，校他本差为完善，然亦非其旧也。末附《天地间集》一卷，皆翱所录宋末故臣遗老之诗，凡文天祥、家铉翁、文及翁、谢枋得、郑协、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谢钥、陆壑、何天定、王曼之、范协、吴子文、韩竹坡、林熙十七人，而诗仅二十首。考宋濂作《翱传》，称《天地间集》五卷，则此非完书。意原本已佚，后人摭他书所云见《天地间集》者，得此二十首，姑存其概耳。又元张丁注《西台恸哭记》并诸家跋语为一卷，又注《冬青引》及诸家考证唐珏、林景熙事为一卷，大业皆附刻集末。今亦并录存之，庶与集中诸作可以互相考证焉。

△《潜斋文集》十一卷、附《铁牛翁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何梦桂撰。梦桂字岩叟，别号潜斋，淳安人。咸淳元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引疾去，筑室小酉源。元至元中，屡召不起，终於家。此集凡遗诗三卷、词及试策一卷、杂文七卷。诗颇学白居易体，殊不擅长。王士禛《池北偶谈》以酸腐庸下诋之，则似乎已甚。文则颇援引证佐，有博辨自喜之意。明成化中，其八世孙淳访得旧印本於同邑汪廷贵家，校正刊行，后其远孙之论等又为重刊。考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梦桂《送留梦炎》一诗曰：“昆明灰劫

化尘缁，梦觉功名黍一炊。锺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归来眠里吴山在，别后心期浙水知。白发门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遗尸。”盖梦桂为梦炎所取士，故是诗有王炎午生祭文天祥意。而是集不载，则其散佚亦多矣。末附《铁牛翁遗稿》一卷。

铁牛翁名景福，字介之，梦桂族孙，元时不仕，存诗四十馀首、赋一首。诗颇奇伟，气格在梦桂上云。

△《梅岩文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胡次焱撰。次焱字济鼎，号梅岩，晚号馀学。其始祖本唐宗室。五代时育於胡氏，因冒姓胡。婺源人。咸淳四年进士，官贵池县尉。德祐元年，元兵至贵池，元帅张林以城降。次焱奉母遁归，教授乡里以终。集中有《媒嫠问答诗》，所谓“井底水不波，山头石不迁。什袭藏破镜，他年会黄泉”者，所以自寓其志也。其诗文本未编集，故藏书家多不著录。此本乃明嘉靖中其族孙珽蒐辑而成，珽甥潘滋校刊之，并为之序。凡赋诗、杂文八卷，冠以《雪梅赋》，盖著其素心。

九卷以下皆附录同时赠答往来之作。《目录》所载，往往与集中诗文不相应，则编次之疏也。次焱在宋、元作者之中，尚未能自辟门户，而其人具有陶潜栗里之风，故是集至今犹传。集中有《赘笺唐诗绝句序》，称“叠翁注章涧二泉先生选唐绝句，次焱复为赘笺”。叠翁者，谢枋得。章泉者，赵蕃。涧泉者韩漉也。其书不传，无由验其工拙，然亦足见次焱研心诗学，非苟作者矣。

△《四如集》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有《四如讲稿》，已著录。是集前有咸淳甲戌《余谦一序》，所作《梦笔记》附焉。又有至治三年《傅定保序》，似犹原本。然考宋濂《潜溪集》中有《仲元集序》，称其门人詹清子类次《六经四书讲义》为六卷，其子梓又分记、序、墓铭、字训为五卷，其曾孙至又裒其遗文为十卷，而请濂序之。是仲元原集实合《讲义》、杂文共为二十一卷。今《讲义》已别本单行，不入集内。

此本正文四卷、附录一卷，与其子所辑之五卷既不相合，而其曾孙所续辑之十卷亦不在其内。是散佚之余，重为掇拾成帙，非其旧矣。集内诸文，皆有注释，不著名氏，疑或即其子之所作欤。仲元在宋末讲学诸家，特为笃实，其出处亦均合道义。故其文章不事驰骋，而自有端厚朴直之气，知近里之言与器争门户者固有殊也。

△《林霁山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林景熙撰。景熙一作景曦，字德阳，温州平阳人。咸淳七年太学释褐。官礼部架阁，转从政郎。宋亡不仕。会紮木扬喇勒智发宋诸陵，以遗骨建镇南塔。

景熙以计易真骨葬之。其忠义感动百世。然诸书或以其事归唐珏。今考此集，载《梦中作四诗》，与诸书所载珏作同。珏他诗不概见，而此四诗词格实与景熙他诗相类。且双匣亲传竺国经句，与景熙葬高、孝两陵之说合，与珏同葬诸陵之说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潜》一诗，玉潜即珏之字。则二人本属旧友，或当时景熙与珏共谋此举。其事秘密，传闻异词，遂讹以为珏作也。所著有《白石稿》十卷，皆其杂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诸体诗。元统甲戌，昆山章祖程为其诗集笺注，传本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顺癸未其乡人监察御史吕洪所编，以章祖程所注诗集并为三卷，增以《元音》所录《读文山集诗》一篇，又摭摭遗文得记十四篇、传一篇、说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志六篇、铭一篇，厘为二卷。嘉靖戊子，辽藩光泽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证》一篇。

於《白石樵唱》题卷一、卷二、卷三，《白石稿》题卷四、卷五。书名各别，而卷数相属。骤阅之，似《白石稿》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国朝康熙癸酉，歙县汪士鋐等重刊，乃总题曰《林霁山集》，较有体例，今用以缮录焉。

△《勿轩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熊禾撰。禾初名鉢，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建阳人。咸淳十年进士，授宁武州司户参军。宋亡不仕，教授乡里以终。近时仪封张伯行尝刊是集，多所刊削，殊失其真。是书凡《易学图传》二卷、《春秋通义》一卷、《四书标题》一卷、诗文三卷、《补遗》一卷。盖明天顺中旧刻，犹为完帙。惟前有元许衡《序》，称“其晚年修《三礼通解》，将脱稿，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独《四书标题》、《易经讲义》、《诗选正宗》、《小学句解》传於世。嗣孙澍，家藏遗稿，存什一於千百。族孙孟秉，类次成帙，釐为八卷。传诸二世孙斌，授梓以传，求予序之”云云。末署至元十七年。考至元为世祖年号，而禾卒於仁宗皇庆元年。自至元迄皇庆，相距三十馀年，何以先称其疾卒。年月错谬，依托显然。

盖其后人伪撰此文，借名炫俗。不知禾亦通儒，固不必以衡重也。今删除此序，庶不以伪乱真焉。

△《古梅吟稿》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吴龙翰撰。龙翰字式贤，歙县人。咸淳中贡於乡。以荐授编校国史院实录院文字。至元丙子，乡校请充教授，寻弃去。家有老梅，因以古梅为号。尝为之赋，并以名集。其《见刘后村诗》有云“诗瓢行脚半天下，多谢先生棒喝功”。

又卷末附方秋崖《和百韵诗》，龙翰书其后，自称门人。且言以诗正法眼授记於仆。是其渊源授受，犹及见前辈典型。故其诗清新有致，足耐咀吟，在宋末

诸家，尚为近雅。《程元凤序》许其句老意新，亦不诬也。集中有《内丹诗》、《外丹诗》。又《拜李谪仙墓》云：“经营紫河车，破费十载功。金鼎驯乌兔，炎炎丹光红。”又《楼居狂吟》云：“偃月炉深紫气浮，红铅黑汞六丹头。”是龙翰盖讲求神仙炉火之术者，殆亦俞琬之流亚欤，然诗则工於琬多矣。

△《佩韦斋文集》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俞德邻撰。德邻有《佩韦斋辑闻》，已著录。是集原本二十卷，凡诗七卷、杂文九卷，末即《辑闻》四卷。然考集首有皇庆壬子《熊禾序》，称其平生诗文多不留稿。其子庸，哀集仅得诗文五百二十二首，厘为一十六卷。则集与《辑闻》本各为卷帙，此本为后人所附缀。今仍分著於录，从其初也。《禾序》又称紫阳方侯亦以文名，尝序公集，载其遗事如作传然，且以能保晚节而心服之云云。紫阳方侯即歙人方回，宋末为睦州守，以州降元，元擢为总管者也。此本佚去此序，殆后人以德邻高节，不减陶潜，不欲以《回序》污之，故黜而刊削欤。德邻诗恬澹夷犹，自然深远。在宋末诸人之中，特为高雅。文亦简洁有清气，体格皆在方回《桐溪集》上。盖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性情，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此集亦其一徵矣。

△《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董嗣杲撰。嗣杲履贯未详。考集中《元宵怀乡诗》，有“清河坊里灯宵月，负却东风已两年”句。又《抵北新桥诗》，有“归逢乡井心才稳”句。案《咸淳临安志》，清河坊在临安府左一北厢，北新桥在馮杭门外，则嗣杲殆杭州人欤。

以诗中自志岁月出处考之，《庐山集》乃其於宋理宗景定二三年间榷茶九江富池时所作。《英溪集》则为武康令时所作，中有《甲戌大水诗》。案《宋史五行志》，有咸淳十年八月安吉武康大水事，正与相合。时瀛国公已即位，距宋亡仅二年。而嗣杲亦遂於是年任满代去。其卒岁虽不可考，而两集之中，无一仕元之显证，则仍当系之宋人。《西湖志》载有道士董嗣杲，盖即其人。国亡后隐於黄冠矣。其集为诸家书目所未载，独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有嗣杲《庐山集》，而阙著其卷数。今据《永乐大典》所录，有题《庐山集》者，又有题《英溪集》者，是嗣杲本有二集。但其名不显，集亦久绝流传。今观集中多与葛秋岩唱和诗，秋岩即葛庆龙，为宋末高尚之士，见於《榴绩霏雪录》，则嗣杲亦必胜流。又有《题周伯弼手泽诗》，推挹甚至，则其诗亦江湖集派。然吐属新颖，无鄙俚琐碎之态，固非江湖游士所及也。谨甄次哀辑，依仿原目，分为《庐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著之於录。庶论宋、元间诗人者犹得有所稽考。至若富池客中诸作，应编入《庐山集》者，《永乐大典》或标《英溪集》，当由缮写之误，今并详悉考正，俾各从其类焉。

△《西湖百咏》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董嗣杲撰。附明陈贇《和韵》。据《西湖志》，嗣杲宋季入道孤山四圣观，改名思学，字无益。此集当作於是时。贇字维成，馀姚人，徙於钱塘，洪武间以荐授杭州学训导，后官至太常寺卿。其和嗣杲此集，亦当在居钱塘时。《西湖志》称嗣杲原唱及贇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顺癸未，始以二家所作合刻，南康知府陈敏政为之序。又载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云楼子重刻。其序亦称董倡居前，陈和居后，仍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谓之百咏者，盖亦极言之耳云云。此本上卷四十九题，下卷五十一题，实各足百咏之数，与《西湖志》所记不符。《鲍廷博跋》疑周藩翻雕之时，其底本偶有脱页，未及深考，遂以为原阙四首。田汝成修《西湖志》时，又仅见周藩之序。遂据以笔之於书，以《志》中仅载《周藩序》，不载《陈敏政序》为证，理或然欤。其诗皆七言律体，每题之下，各注其始末甚悉，颇有宋末轶闻为诸书所未载者。嗣杲诗格颇工整；贇所和才力稍弱，亦足肩随，皆迥在许尚《华亭百咏》之上也。

△《则堂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家铉翁撰。铉翁喜谈《春秋》，尤喜谈《易》。其《河间假馆诗》曰：“拟从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书宋使姓某其名某，下书人是西州之西老缝掖。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然《春秋详说》，至今尚有刊本，已别著录。其说《易》之书与其文集二十卷，则已全佚。惟《永乐大典》收其诗文尚夥。谨哀合排比，以类相从，厘为文四卷、诗词二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间，而明神宗时樊深撰《河间府志》，已不能采录，则其佚在万历前矣。铉翁隶籍眉山，与苏轼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记》、《养志堂记》、《志堂说》、《笃信斋说》、《跋太白赏月图》、《和归去来辞》诸篇及《豌豆菜诗》，自注间或称述轼事迹。广汉张栻亦其乡人。故《敬室记》首亦慨然於南轩之学渐昧其传。然其学问渊源，则实出金谿，观集中《心斋说》、《主静箴》诸篇，可以概见。故其持论浸淫於佛氏。其说《易》亦惟以先天太极研思於虚杳之中。而《尊教堂记》一篇，至援陆九渊之言以三教归一立说，尤为乖舛。顾其立言大旨，皆归於敦厚风俗，崇奖名教。随事推阐，无非以礼义为训。

原未尝滉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词意真朴，文不掩质。亦异乎南宋末年纤诡繁碎之格，尚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虽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梦炎辈则皦然其不侔。零篇断简，以其人重之可也。

△《富山遗稿》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方夔撰。夔一名一夔，字时佐，淳安人。生於宋季，尝从何梦桂游。屡举不第，退居富山之麓，匾其堂曰“绿猗”，自号知非子。尝著《汉论》十卷、《

富山懒稿》三十卷，后刊版散佚，其裔孙世德等复哀集其诗，辑为是编。夔学有原本，国亡后遁迹以终，人品亦极高洁。商辂尝称其诗纤徐浑厚，弗事雕琢，可见其冲雅之操。周瑄亦称其发之声律，不为体裁音节之所拘。盖夔遇兴挥毫，颇乏研炼，故辂等云然。要其情致缠绵，机趣活泼，自有不衫不履之致。五言一体，气势苍莽，尤胜于七言。较其师何梦桂《潜斋集》诗，实青出于蓝。淳安方氏，自北宋以来，如殿中丞仲谋、通判元修、右文殿修撰闾、太仆少卿闻等，皆留心於诗。今其集虽已亡佚，而流风馀韵，沾溉后人，其濡染固有自矣。

△《真山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真山民撰。山民始末不可考。宋末窜迹隐沦。以所至好题咏，因传於世。或自呼山民，因以称之。或云李生乔尝叹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考真德秀号曰西山，谥曰文忠，以是疑其姓真，或云本名桂芳，括苍人，宋末尝登进士。要之亡国遗民，鸿冥物外，自成采薇之志，本不求见知於世，世亦无从而知之。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为之，未必遂确。今从旧本题曰《真山民集》，姑仍世之所称而已。其集《宋艺文志》不著录。明焦竑《经籍志》蒐宋人诗集颇备，亦未载其名。《江湖小集》始收之，而亦多未备。此本出浙江鲍氏知不足斋，较他本为完善，然皆近体，无古诗。《元诗体要》中录其《陈云岫爱驴》七言古诗一首，此本无之。或诗本两卷，而佚其古体一卷；或宋末江湖诸人皆不留意古体，山民亦染其风气，均未可知。然就其存者论之，黍离麦秀，抱痛至深，而无一语怼及新朝，则非惟其节至高，其安命知天，识量亦不可及。视谢灵运辈既袭康乐之封，而犹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者，相去不啻万万矣。诗格出於晚唐，长短皆复相似。五言如“鬓秃难瞒老，心宽不贮愁”、“烟碧柳生色，烧青草返魂”、“风竹有声画，石泉无操琴”、“棠醉风扶起，柳眠莺唤醒”、“地皆宜避暑，人自要趋炎”、“飞花游荡子，古木老成人”、“新葬冢无数，后来人更多”，七言如“欲谈世事佛无语，不管客愁禽自啼”、“懒看世情晨睡去，怕伤时事暮吟休”、“商岭定无屠狗客，云台宁有钓鱼人”、“囊空儘可偿诗债，脚倦犹能入醉乡”、“雕镂花柳春无迹，沐浴山川雨有恩”、“炭为骤寒偏索价，酒因不饮懒论交”之类，皆不出晚唐纤佻粗獷之习，至於五言之“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风蝉声不定，水鸟影同飞”、“与鸥分渚泊，邀月共船眠”、“窗月灯昏见，岩泉雨歇闻”、“水清明白鹭，花落失青苔”、“曳杖云同出，开帘山自来”、“寒塘倒山影，空谷答樵歌”，七言之“泉石定非骑马路，功名不上钓鱼船”、“水禽与我共明月，芦叶同谁吟晚风”，“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秋思笛声中”、“小窗半夜青灯雨，幽树一庭黄叶秋”、“涧暗只闻泉滴沥，山青賸见路分明”、“几亩

桑麻春社后，数家鸡犬夕阳中”，则颇得晚唐佳处矣。

一邱一壑，足资延赏，要亦宋末之翹楚也。

△《百正集》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连文凤撰。文凤字百正，号应山，三山人，仕履未详。集中《暮秋杂兴诗》有“仕籍姓名除”句，则德祐以前亦尝从宦。又《庚子立春诗》有“又逢庚子岁，老景对韶华”句。庚子为大德四年，则成宗之时犹在，入元已二十四年矣。至元丙戌，浦江吴渭邀谢翱、方凤等举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徵诗四方，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入选者二百八十卷，刊版者六十卷，以罗公福为第一名。据题下所注，公福即文凤之寓名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则谓《月泉吟社诗》，清新尖刻，别自一家。而谢翱等品题未允，因重为移置，改文凤为第二十一名。

然元初东南诗社，作者如林，推文凤为第一，物无异词，当必有说，似未可以一字一句遽易前人之甲乙。今观所作，大抵清切流丽，自抒性灵，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粗獷之习，虽上不及尤、杨、范、陆，下不及范、揭、虞、杨，而位置於诸人之间，亦未遽为白茅之藉，则当时首屈一指，亦有由矣。《文渊阁书目》载连百正《丙子稿》一部，一册。久无传本。《永乐大典》所载，但题曰《连百正集》，当即其本。今裒辑排比，编为三卷。又赋三首、序二首、记二首、说一首、传一首，亦散见《永乐大典》中。文格雅洁，亦不失前民矩矱。其《冰壶先生传》一首，虽以文为戏，然毛颖、罗文诸传载之韩、苏集中，古有是例，今并附缀卷末，以存其梗概焉。

△《月洞吟》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鑑撰。鑑字介翁，括苍人，尝官县尉。宋亡之后，弃印绶归隐湖山，扁所居为“月洞”，因以名其所著之诗。此本为嘉靖壬子其族孙端茂所刊，诗仅七十馀首，前有《端茂序》。又有嘉靖辛丑《汤显祖序》，摘举集中佳句，并称其七言绝句有闲逸之趣。今观其诗，七言律诗，格力稍弱，不及七言绝句。其七言绝句，如“春风无力晴丝软，绊住杨花不肯飞”、“绣帘不隔荼蘼月，香影无人自入楼”、“凉风敲落梧桐叶，片片飞来尽是秋”，又多近於小词，不为高调。

惟五言律诗如“蝉声秋岸树，雁影夕阳楼”、“马嘶经战地，雕认打围山”、“櫓声荷叶浦，萤火豆花田”、“斜阳晒鱼网，疏竹露人家”、“晴雪添崖瀑，春云杂晓烟”，皆绰有九僧之意。盖宋末诗人，有江湖一派，有晚唐一派，鑑盖沿晚唐派者，故往往有佳句，而乏高韵，亦绝无一篇作古体。然较之江湖末流寒酸纤琐，则固胜之矣。

△《伯牙琴》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邓牧撰。牧字牧心，钱塘人。宋亡不仕。至元己亥入洞霄，止於超然馆，沈介石为营白鹿山房居之。后无疾而逝。牧与谢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节遯迹者。尝为翱作传，为密作《蜡屐集序》，而《翱传》叙交情尤笃。翱之临卒，適牧出游，翱作诗有“谢豹花开桑叶齐，戴胜芋生药草肥，九锁山人归不归”之句。九锁山人，牧别号也。其志趣可想见矣。密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台恸哭记》诸作，多慷慨悲愤，发变徵之音。牧则惟《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二篇稍露繁华消歇之感，馀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宗旨多涉於二氏。其《君道》一篇，竟类许行并耕之说；《吏道》一篇，亦类《老子》剖斗折衡之旨。盖以宋君臣湖山游宴，纪纲丛脞，以致於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觉其词之过也。是集为牧所自编，皆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洁，非晚宋诸人所及。前有《自序》，后有《自跋》，以知音难遇，故以《伯牙琴》为名。《跋》称诗文六十馀篇。此本惟文二十四篇，并序跋为二十六，盖佚其诗一卷也。末又附《冲天观记》、《超然馆记》、《清真道院碑记》三篇，题曰《补遗》。而《清真道院碑记》末有“大德四年庚子钱塘邓牧记，集贤直学士赵孟頫书”字。知后人从石刻抄入，非集所本有。《自跋》称平生为文不止此，是一证矣。

△《存雅堂遗稿》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方凤撰。凤字韶卿，一字景山，浦江人。试太学，举礼部不第，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学。宋亡，遁归，隐於仙华山，同里义乌令吴渭辟家塾敬事之。疾革，命子樗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其门人柳贯辑其遗诗三百八十篇，厘为九卷，属永嘉尹赵敬叔刻置县斋，黄潛为之序。及宋濂作《凤传》，又称《存雅堂稿》三千馀篇。盖据其未刻者而言，故与《潛序》篇数多寡不合。其后浸以散逸，遂并版本亦亡。国朝顺治甲午，其里人张燧乃博蒐诸书，掇拾残剩，汇为此编。

凡诗七十三首、文十二首、《金华洞天行纪》一篇，附以凤子樗、梓诗十六首、文五首。凤志节可称，所作文章，亦肮脏磊落，不屑为庸腐之语。龚开尝评其诗，以为由本论之，在人伦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盖凤泽畔行吟，往往眷念宗邦，不忘忠爱。开亦以遗民终老，故扬诩未免过情。然幽忧悲思，缠绵悱恻，虽亡国之音，固犹不失风人之义也。原本尚有《物异考》一卷、《月泉吟社诗》二卷、《外篇》诗文二卷。今案《物异考》出自唐、宋遗书，寥寥数则，无资考证。《月泉吟社诗》已有别本自行。至《外篇》所辑他人赠答之作，并《谢翱传》、《吴莱碑》而录之，尤为泛滥，今并从删削焉。

△《吾汶稿》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炎午撰。炎午初名应梅，字鼎翁，后改今名。安成人。宋末为太学生。咸淳间，文天祥募兵勤王，炎午杖策谒之，留入幕府，旋以母老辞归。天祥被执北上，炎午为文生祭之，励以必死，尤世所称。入元后终身不出。因所居汶源里名其稿曰《吾汶》，以示不仕异代之义。其稿凡文九卷，《附录》一卷，揭傒斯、欧阳玄皆为之序。然传本颇稀，明宣德中始行於世。正德中其裔孙伟乃刻之南京，后版散佚。万历中其裔孙伯洪重刊，乃摘抄为二卷，仅录文二十八首、词二首，又自以杂文数篇缀於末，去取失当，殊不足观。此本从旧刻录出，犹完帙之仅存者也。炎午大节不亏，而文章不甚著名。其集晚出，或后人有所窜入，珠砾混杂，亦未可知。然要当以人重，不当仅求之词藻间。王士禛《居易录》至以为里社饼肆中庆吊卷轴之语，又摭其干姚参政、贯学士书，并其人而丑诋之，则未免责备太甚矣。

△《在轩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黄公绍撰。公绍字直翁，昭武人，宋咸淳元年进士。集中《樵川新驿记》称至元二十有三年。是岁丙戌，上距德祐乙亥，已十年矣。《记》中自称曰民，盖入元未仕也。公绍尝取胡安国“心要在腔子里”语，名所居曰“在轩”，因以名集，然所载仅文三十九篇、诗馀二十八首。其文三十九篇之中为儒言者六篇，而为佛氏疏榜之语者乃三十三篇。殆原本散逸，后人掇拾遗稿，以僧徒重其笔墨，藏弄为荣，故所收特多欤。考厉鹗《宋诗纪事》，蒐采最博，而求公绍一诗不可得，仅以《西湖棹歌》十首介於诗词之间者当之。知鹗所见亦此本，别无全集矣。

公绍尝作《古今韵会》，有名於世，然原本久已散佚。今所传者乃熊忠举要，已非复公绍之原本。真出公绍手者，惟此一卷耳。宋人遗集，不传者多。公绍在当时为耆宿，虽残编犹可宝也。《书在轩铭后》一篇，记词曰以下，乃其友吴昇之文。意当时手迹，必并载於末，故其文义相属，亦仍并录之，存其旧焉。

△《紫岩诗选》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于石撰。石字介翁，兰谿人。宋亡不仕。因所居自号紫岩。晚徙城中，更号两谿。《浙江通志》载入《文苑传》中，又载入《隐逸传》中。盖二者均所不愧，不可偏举，故两见也。集有丁丑、己卯纪年，乃临安初破之后。又有丁亥、戊子岁作，乃至元二十四、五年。皆其中年以后之诗。每卷题门人吴师道选，仅古今体诗二百首，殆意求精汰，故少作皆不录欤。其古诗感时伤事者多哀厉之音，而或失之太尽。游览闲适者有清迥之致，而或失之稍薄。如《邻叟言》、《母子别》、《路傍女》诸篇，欲摹少陵而不免入於元、白。《山中晚步

》诸篇，欲拟襄阳而不免入於钱、郎。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然在《江湖集》盛行以后，则“啾啾百鸟群，忽见孤凤皇”矣。律诗不及古诗，特大势尚为清整。至如《题净居寺》之“雪堕枯枝龙解甲，藤缠怪石虎生须”，《题栖真院》之“禅家也办吟边料，不种闲花只种梅”，颇不脱宋季俗格，是则风气之移人也。

△《九华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岩撰。岩字清隐，青阳人。咸淳末屡举进士不第，入元遂隐居不仕。筑室於所居高阳河，日啸歌其内。出则遍游九华之胜，至一处则作一诗纪之，名《九华诗集》。前有至大戊申同里方时发《序》，称以山之东西绘为图本，绣入於梓，与远方朋友共之。诗人陈清隐吟咏有旧版，兵毁不全。此二百一十篇乃掇拾於散佚之余者。捐帑重梓，俾诗与山相照耀於无穷。是时发本刻《九华山图》，而以岩诗附於后。今图佚而诗集独存，篇数与《时发序》合，盖犹原本。岩以大德三年己亥卒，而《时发序》作於戊申，则岩歿后之十年也。其诗皆七言绝句，凡咏名胜者二百七首，咏物产者三首。九华山自唐以李白得名，诗家多有题咏。

而取泉石洞壑之胜，遍加品目，实莫备於是编。其诗亦俱潇洒出尘，绝去畦迳，有高人逸士风格，不仅足供山志采择而已。集后附释希坦诗十一首，乃后人从《池州府志》录入。中有可与岩诗互证者，亦并仍其旧存之焉。

△《宁极斋稿》一卷、附《慎独叟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陈深撰。深所著有《读易编》、《读诗编》、《读春秋编》，今惟《读春秋编》有刻本，已别著录。其易、诗二编未见传本。其诗则仅存此本而已。卷首有顾嗣立名字二印，盖即《元百家诗选》之所据。卷末有题识曰：“陈清全先生诗稿藏於荻溪王宁远氏，泰昌改元八月十日，张丑敬观。”丑以赏鉴书画称，而不以收藏图籍著。详其语意，殆从真迹录出欤。后附诗一卷，别题曰《宁极斋遗稿》。考《元诗选》，深诗之后附刻其子植诗五首，核之皆在此卷中。嗣立称其遗稿若干首出於祝希哲手抄，并录郑元祐所作墓铭於后，必当日亲见墨迹，故有是言。但《元诗选》题曰慎独叟陈植，而此本乃题《宁极斋遗稿》，似乎深之外集，殊为淆混。今仍题曰《慎独叟遗稿》，以相区别。深父子诗，并春容闲雅，不失古风。然核其体裁，如出一手。且深诗中多酬应仕宦之作，与郑元祐所作《植墓志》称其文行学术，结知於士林，时方承平，巨室大家将私淑其子弟，必厚币延致者，大概相符，而与深之闭户著书者颇不相合。疑或皆为植诗而传写讹异，误以为深欤。然如《輓褚伯秀诗》，又似乎其时植年尚少，未必即能作诗。

别无显证，姑存疑焉可矣。

△《仁山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书表注》，已著录。履祥受学於王柏，柏受学於何基，基受学於黄幹，号为得朱子之传。其诗乃仿佛《击壤集》，不及朱子远甚。王士禛《居易录》极称其《箕子操》一篇，然亦不工。夫邵子以诗为寄，非以诗立制。履祥乃执为定法，选《濂洛风雅》一编，欲挽千古诗人，归此一辙。所谓华之学王，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远。所作均不入格，固其所矣。至其杂文，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诸篇，则具有根柢。其馀亦醇洁有法，不失为儒者之言。盖履祥於经史之学研究颇深，故其言有物，终与空谈性命者异也。

△《自堂存稿》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杰撰。厉鹗《宋诗纪事》载，杰字寿夫，分宁人，淳祐十年进士，制置司属官，有《自堂存稿》。然鹗仅录其《题梅坛毛庆甫云悦楼诗》一首，云出梅仙事实。则尚未见其集，故所载爵里亦不能具其始末。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尚得四卷。以其诗语考之，四言古诗中《春日江永》诸篇自注曰“端平以来”，是当理宗之初已能吟咏，其年当在二十左右。下距帝德祐乙亥凡四十二年，则宋亡时已近六旬。《闲舫记》之末署延祐二年七月。是岁乙卯，上距宋亡又四十年，则杰年已在百岁外，不应如是之寿考，时代似不相及。又《闲舫记》末称使其子樵书而刻之。元鹿皮子陈樵，实婺州东阳人，里籍亦不相符。是记殆陈樵之父所作，《永乐大典》误题杰名欤。然观集中《重过西湖感事》诸篇，则为宋之遗老，入元尚在，固可无疑也。集中有《和大阆芍药宴诗》，作於淮南。又有《宣檄随府诗》，称“溯楚三千里，离淮第一程”。则先官淮幕，后官楚幕，与厉鹗所载制置司属官语合。又有《与节东归和同幕送行诗》，称宜黜而升愧在中。

又有《请代诗》，称郡小凋残最。又有《乙丑元旦寿昌拜表诗》。则后亦守郡，非竟终於幕僚。厉鹗所载，尚为未尽矣。其诗虽源出江西，而风姿峭茜，颇参以石湖、剑南格调。视宋末江湖一派气含蔬筍者戛然有殊，在黄茅白苇之中不可不谓之翘楚。据其《戊辰重过弋阳石桥诗注》，盖与谢枋得相善。又《读邸报》诸作，排斥奸谀，语皆忠愤。而《和郭应酉诗》自称“扶惫效死，客自杭来，谈江上师溃，及京师非才误国，极为不平”云云。并附录郭诗而注曰“郭后赴厓山”。

其志节亦可想见，则不徒诗之足传也。

○附录△《心泉学诗稿》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蒲寿晟撰。寿晟之名不见於史，其集亦不载於《艺文志》。惟明《文渊阁书目》载有《蒲心泉诗》一部，一册。检《永乐大典》各韵内所录颇多，题名皆

作寿晟，而凌迪知《万姓统谱》则作寿{山成}，黄仲昭《八闽通志》又作寿晟，互有同异。今案《永乐大典》，卷卷皆作“晟”字，当非偶误。其作“晟”、“晟”字者，殆传写讹也。寿晟家本泉州，其官履不概见。惟《万姓统谱》称其於咸淳七年知蒲州。按蒲州非南宋地，而集中有《梅阳壬申劝农偶成书呈同官诗》。

壬申为咸淳八年，梅阳即梅州，今为广东嘉应州地，是寿晟实知梅州。《万姓统谱》又载其在官俭约，於民一毫无所取，建曾井、汲水二瓶置座右，人颂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事一般清”。是寿晟在当日为循吏。《八闽通志》则称宋季益、广二王航海至泉州，守臣蒲寿庚距城不纳，皆出其兄寿晟阴谋。寿晟佯著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下自称处士，而密令寿庚纳款於元。既而寿庚以归附功授官平章，富贵冠一时，寿晟亦居甲第。一日，二书生踵门献诗，有“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之句。寿晟惶汗失措，追之不复见云云。则寿晟又一狡黠之叛人。稗官小说，记载多歧。《宋》、《元》二史，皆无明文。其孰伪孰真，无从考证。今观其诗，颇有冲澹闲远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哀录存之，厘为六卷，亦足以备一家。若其人则疑以传疑，姑附诸南宋之末焉。

卷一百六十六 集部十九

○别集类十九△《拙轩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金王寂撰。寂字元老，蓟州玉田人，登天德二年进士，历官中都路转运使，谥文肃，《金史》不为立传。元好问《中州集》载其诗入《乙集》中，而仕履亦仅见梗概。今以寂诗文所著年月事迹参互考证，知寂自登第后於世宗大定二年为太原祁县令。十五年尝奉使往白霫治狱。十七年以父艰归。明年起复真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迁通州刺史兼知军事。又迁中都副留守。二十六年冬由户部郎出守蔡州。二十九年被命提点辽东路刑狱。章宗明昌初召还，终於转运使之职。而集中《谢带笏表》有“世宗飨国，臣得与谏员”语，则又尝为谏官。

又有“群言交构，挤臣不测之渊”语，而《丁未肆眚诗》有“万里湘累得自新”句。丁未为大定二十七年。《世宗本纪》载是年三月辛亥，以皇长孙受册肆赦，并与集合。是寂之刺蔡州，当以人言去国。而集中情事不具其颠末，莫能详也。

《中州集》称寂著有《拙轩集》、《北迁录》诸书。今《北迁录》已失传。而好问所选寂诗仅七首，又附见《姚孝锡传》后一首，其他亦久佚不见。惟《永乐大典》所载寂诗文尚多，虽如好问所摘《留别郭熙民诗》诸联及蒋一葵《长安客话》所纪《卢植墓诗逸句》，皆未见全篇，亦不能尽免於脱阙。而各体具

存，可以得其什七矣。寂诗境清刻鑿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古文亦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金朝一代文士见於《中州集》者不下百数十家，今惟赵秉文、王若虚二集尚有传本，馀多湮没无存。独寂是编幸於沉埋晦蚀之餘复显於世，而文章体格亦足与《滹南》、《滏水》相为抗行。谨次第哀綴，厘为六卷。俾读者揽其崖略，犹得以考见金源文献之遗，是亦可为宝贵矣。

△《滏水集》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赵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号闲闲道人，滏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历官翰林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事迹具《金史》本传。元好问《中州集》称其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六卷、《删集论语孟子说》各十卷、《资暇录》十五卷，今皆未见，惟此集存。

《史》称所著诗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与《史》互异。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脱。考《中州集》称秉文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又刘祁《归潜志》曰：“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案屏山，李之纯之号也，）顾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其为二家所作文及其葛藤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则《滏水集》本二十卷，别有十卷为《外集》。本传合而计之，故为三十卷也。《归潜志》又曰：“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拘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又曰：“赵於诗最细，於文颇疏，止论气象。李於文甚细，论关键宾主抑扬，於诗颇疏，止论词气才巧。故余於赵则取其作诗法，於李则取其为文法”云云。今观是集，祁之论可谓公矣。

△《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金王若虚撰。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稿城人，登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历官左司谏，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后，微服归里，自称滹南遗老。越十年，与刘祁东游，卒於泰山。事迹具《金史文艺传》。史称若虚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均曰若干卷，不详其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鹔序》合。《慵夫集》虞稷虽著录，而卷数则阙。考大德三年《王复翁序》，称以《中州集》所载诗二十首附卷末，则《慵夫

集》元时已佚，惟此集存耳。此本凡《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与四十五卷之数合。然第三卷惟《论语辨惑序》一篇、《总论》一篇仅三页有奇，与他卷多寡悬殊。疑传写佚此一卷，后人割第四卷首三页改其标题，以足原数也。

苏天爵作康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氏《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溇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今考《论语孟子辨惑》乃杂引先儒异同之说，断以己意，其间疑朱子者有之，而从朱子者亦不少，实非专为辨驳朱子而作，天爵所云，不知何据。观其称陈天祥宗若虚之说，撰《四书辨疑》，因熙斥之，遂焚其稿。今天祥之书具存，无焚稿事，则天爵是说，特欲虚张其师表章朱子之功耳，均非实录也。其《五经辨惑》颇诘难郑学，於《周礼》、《礼记》及《春秋三传》亦时有所疑。然所攻者皆汉儒附会之词，亦颇树伟观。其自称不深於《易》，即於《易》不置一词。所论实止四经，则亦非强所不知者矣。《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皆考证史文，掎击司马迁、宋祁似未免过甚，或乃毛举细故，亦失之烦琐。然所摘迁之自相牴牾与祁之过於雕斫，中其病者亦十之七八。

《杂辨》、《君事实辨》、《臣事实辨》皆所作史评。《议论辨惑》、《著述辨惑》皆品题先儒之是非。其间多持平之论，颇足破宋人之拘挛。《杂辨》二卷於训诂亦多订正。《文辨》宗苏轼而於韩愈间有指摘。《诗话》尊杜甫而於黄庭坚多所訾议。盖若虚诗文不尚剗削锻炼之格，故其论如是也。统观全集，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於众，亦可谓不虚美矣。

△《庄靖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金李俊民撰。俊民字用章，泽州人。承安五年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教授。南迁后，隐於嵩山，自号鹤鸣道人。元世祖以安车召见，仍乞还山。卒，赐谥庄靖先生。集凡诗七卷、文三卷，泽州守段正卿尝为刊行，长平李仲绅等为之序。明正德间，郡人李瀚重付诸梓。今版已久佚，只存写本而已。俊民抗志遯荒，於出处之际能洁其身。集中於入元后只书甲子，隐然自比陶潜。故所作诗类多幽忧激烈之音，系念宗邦，寄怀深远，不徒以清新奇崛为工。

文格冲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复似其为人。虽博大不及元好问，抑亦其亚矣。诗末间有注语，序不言何人所加，无可考证。今仍旧本录之，而注者姓名则姑

阙焉。

△《遗山集》四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元好问撰。好问字裕之，秀容人，登兴定五年进士，历内乡令。天兴中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事迹具《金史文艺传》。是集凡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为明储巏家藏本。弘治戊午，沁州李翰为刊版以行。前有李治、徐世隆二《序》，末有王鶚、杜仁杰二《跋》。集末《附录》一卷，则储巏所哀辑也。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道上，无宋南渡末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晚年尝以史笔自任，构野史亭，采金源君臣遗言往行，哀辑纪录至百馀万言。今《壬辰杂编》诸书虽已无传，而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於“三史”中独称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实用矣。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元耶律楚材撰。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八世孙，金尚书右丞履之子。从太祖平定四方，太宗时官至中书令。至顺元年追封广宁王，谥文正。事迹具《元史》本传。耶律或作移刺，盖译语之讹。焦竑《经籍志》以为两人，非也。是集所载诗为多，惟第八卷、第十三卷、十四卷稍以书、序、碑、记错杂其中，编次殊无体例，疑传写者乱之。史称其旁通天文、地理、术数及二氏、医卜之说，宜其多有发挥。而文止於斯，不敌诗之三四，意者尚有佚遗欤。然十四卷之数与诸家著录皆符。或经国之暇，惟以吟咏寄意，未尝留意於文笔也。王士禛《池北偶谈》摘录其《赠李郡王笔》、《寄平阳润老》、《和陈秀玉韵》、《赠富察元帅河中》、《游西园》、《壬午元旦》诸诗，以为颇有风味，而称其集多禅悦之说。考僧行秀所作《集序》，称楚材年二十七，受显诀於万松，尽弃宿学。其耽玩佛经，盖亦出於素习。平水王邻则曰“按元裕之《中州集》，载右相文献公诗，又称赵闲闲为吾道主盟，李屏山为中州豪杰，知晋卿学问渊源有自来矣。故旁通诣极，而要以儒者为归”云云。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炼为工。虽时时出入内典，而大旨必归於风教。邻之所云，殆为能得其真矣。

△《藏春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刘秉忠撰。秉忠有《玉尺经》，已著录。秉忠博览好学，尤邃於《易》，凡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故术数家言多托之以行世，往往不可尽信。至其所著文集，见於本传者十卷。今此本只六卷，乃明处州知府马伟所刊。前五卷为各体诗，末一卷为附录诰敕、志文、行状，而不

及所著杂文。故秉忠所上《万言书》及其他奏疏见於本传者，概阙焉。盖文已佚而仅存其诗，故卷目多寡与本传不合也。秉忠起自缙流，身参佐命，与明道衍事颇同。

然道衍首构逆谋，获罪名教。而秉忠则从容启沃，以典章礼乐为先务，卒开一代治平。其人品相去悬绝，故所作大都平正通达，无噍杀之音。史称其诗萧散闲澹，类其为人。虽推之稍过，然如小诗中“鸣鸠唤住西山雨，桑叶如云麦始华”之类，亦未尝不时露风致也。

△《淮阳集》一卷、附录《诗馀》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张弘范撰。弘范字仲畴，易州定兴人，汝南忠武王柔之第九子也。官至镇国上将军、蒙古汉军都元帅。将兵入闽、广，灭宋於厓山。师还而卒，累赠太师淮阳王，谥宪武。事迹具《元史》本传。其遗诗一百二十篇、词三十馀篇，燕山王氏尝刻之敬义堂，庐陵邓光荐为之序。光荐即宋礼部侍郎，弘范南征时被获不屈，因命其子珪事以为师者也。后其曾孙监察御史旭重刊。明正德中，公安知县周钺又重刊之。此本即从钺刻传录，盖犹旧帙。弘范尝从学於郝经，颇留心儒术。

其诗皆五七言近体，虽颇沿南宋末派，然大抵爽朗可诵。其中如“中酒未醒过似病，搜诗不得胜如愁”，置之《江湖集》中不辨也。以元勋世胄，宣力疆场，用馀力从事於吟咏，亦无愧於曹景宗之赋竞病矣。

△《陵川集》三十九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郝经撰。经有《续后汉书》，已著录。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於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延祐五年，经门人集贤大学士郭贯请以是集与所作《续后汉书》官为刊版，付待制赵穆、编修官浦道源等详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载江西中书省札付咨文，盖即其事。后官版散佚，明正德己卯，沁水李淑渊重刊於鄂州，陈凤梧序之。康熙乙酉，武进陶自悦守泽州，得李本於州民武氏家，欲鋟木未果，仅为制序弁其首。乾隆戊午，凤台王鏐始校刊之。而摭诸书之有涉於经者，别为《附录》一卷，缀之於末。其志传、行状、官诰、札咨及元、明人原序，皆仍旧刻冠於首。

今所行者皆鏐此本云。

△《归田类稿》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张养浩撰。养浩有《三事忠告》，已著录。是编乃其诗文也。养浩尝自序其集，称“退休田野，录所得诗文乐府九百馀首，岐为四十卷，名曰《归田类稿

》”。

《字术鲁翀序》作三十八卷，卷数已异。《文渊阁书目》载养浩《云庄传家集》一册、《云庄集》三册。焦竑《国史经籍志》则作《张养浩文忠集》十八卷。书名卷数更均与养浩《自序》不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载《归田类稿》之名，而亦无卷数。考《吴师道序》云“公《云庄集》四十卷，已刻於龙兴学宫。临川危太朴掇其有關於治教大体者，为此编，而属予以序”云云。则龙兴所刻者，即养浩手编之《类稿》，而改其名曰《云庄集》，亦即《文渊阁书目》之三册。危素所删定者，即《经籍志》之《张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谓《传家集》一册者，当由后人掇拾，乃外集、补遗之类也。然苏天爵辑《元文类》，仅录养浩文二篇，故明叶盛《水东日记》颇以天爵失载《谏灯山疏》为讥。疑元末已鲜流播。近时王士禛偶得养浩王友开墓志，叹其奇诡，载之《皇华纪闻》，则亦未见其全集。

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於世，既多漏略，编次亦失伦类。今据以为本，而别采《永乐大典》所载，删其重复，补其遗阙，得杂文八十八首、赋三首、诗四百六十三首，共为五百八十四首，厘为二十四卷。较之九百原数，已及其大半，亦足见其崖略矣。又集中有《和陶诗序》，自谓“年五十二，退居无事，日读陶诗，拟其题以发己意，得诗若干篇”云云。今集中乃无一篇。殆别为一编，未以入集，故《永乐大典》不收欤。养浩为元代名臣，不以词翰工拙为重轻。然读其集，如陈时政诸疏，风采凛然。而《哀流民操》、《长安孝子贾海诗》诸篇，又忠厚悱恻，蔼乎仁人之言，即以文论，亦未尝不卓然可传矣。

△《白云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释英撰。释英字存实，钱塘人，唐诗人厉元之后也。早喜为诗，历游闽海、江淮、燕、汴间。一日登径山闻钟声，忽有所悟，遂去为浮屠，盖亦倚松老人饶节之流也。顾嗣立选《元百家诗》，收入此集。其目录题曰“存实”，盖举其字。

卷端标名则曰“白云上人英”，盖以英为一字名也。考梁有僧祐、僧肇皆连“僧”字为名，安知其不以“释英”为名，取义於释家之英乎？虽牟巘、赵孟頫、胡长儒、林昉、赵孟若诸序皆称曰“英上人”，此犹道林称林公，慧远称远公耳，不足证其非二名也。集中《夜坐读珣禅师潜山集诗》，有“远想人如玉，何时叩竹房”句。文珣与贾似道同时，则释英当亦宋末人。但其为僧在宋时、元时，则无文可考。观《赵孟頫序》，盖亦厌弃世事，遁入空门，与遗民之有托而逃者，其事不同。诗中多闲适之作，而罕睹兴亡之感，是一证矣。其才地稍弱，未脱宋末江湖之派，而世情既淡，神思自清，固非如高九万辈口山

水而心势利者所可同日语也。其《赠赵孟若》七言律诗，亦见张羽《静居集》中。然附载赵孟若和诗，而卷端又有《孟若序》。则二人倡和，於事理为近。

《张集》盖偶尔误收。集末跋语，亦牟巘作，而题曰《跋厉白云诗》。核《跋》中词意，犹其未为僧时所作，已称“白云”。然则并顾嗣立“白云上人”之称，亦以意为之者与。

△《稼村类稿》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王义山撰。义山字元高，丰城人。宋景定中进士，知新喻县，历永州户曹。入元，官提举江西学事。原刻题曰宋人，非其实也。是集乃其子惟肖所编。以义山退老东湖之上，扁读书之室曰“稼村”，因以为名。凡各体诗三卷、杂文二十七卷。诗文皆沿宋季单弱之习，绝少警策。故王士禛《居易录》以为芜浅无足取，且诋为最下最传。然观义山在湖南时，湘潭县豪因争田不遂，献之学。义山引《春秋》“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断其非，颇合经义。故集中说经之作，亦往往自出新意。如解《周礼》“师氏职中大夫、保氏职下大夫”，而谓《郑注》称周公、召公兼摄之非。又解“古者天子冕服备十二章”，而谓《郑注》九章、五章之非。

皆颇有根据，不同剿袭。至表启诸作，亦颇织组自然，实与刘克庄《后村集》蹊迳相近。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概加排斥，则又太过之论矣。

△《桐江续集》三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方回撰。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所撰有《虚谷集》，今未见。此《桐江续集》，皆其元时罢官后作。集中有《自序》，称二十卷。而《千顷堂书目》作五十卷。今观集中四卷末题“从事郎宁国路儒学教授同舍生曹祐编次”。五卷末题“男方存心、正心刊行”。六卷末题“初授徽州路儒学教授冯蒙龟、林一桂等刊”。九卷末题“表侄刘秉懿谨编刊行”。十卷末题“甥侄汪庭芝谨编”。

二十五卷末题“古杭徐芝石宅沧浪山房刊行”。二十七卷末题“学生徐编次”，而佚其名。则后人所增益，非其旧也。此本犹元时旧刻，有玉兰堂印，又有季沧苇藏书印。盖文徵明所藏，复归泰兴季振宜者。诗集阙一卷、二卷、三卷、二十一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仅存二十九卷。文集惟第一卷目次可辨，馀皆初刊稿本，“卷”字下但有墨台，不知首尾，以数计之，约存八卷。中间颇有阙页，无别本可校，今亦仍之。观吴之振重刊《瀛奎律髓》，疑书首一序非回所作。今集中载此文在《送王俊甫序》后、《刘子敬吟卷序》前，知之振未见此集，则亦希覩之本，不以残阙废矣。回人品卑污，见於周密《癸辛杂识》者，殆无人理。然观其集中诸文，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

余力，居然醇儒之言。就文言文，要不可谓其悖於理也。其诗专主江西，平生宗旨，悉见所编《瀛奎律髓》中。虽不免以粗率生硬为老境，而当其合作，实出宋末诸家上，更不能以其人废矣。

△《野趣有声画》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杨公远撰。公远字叔明，歙县人。是集前有咸淳中《吴龙翰序》，称一卷。而此本二卷。然至元乙酉《方回跋》在上卷末，所载《回溪道中》一诗，乃在下卷中。使原为二卷，则此跋不应介在其间；使集中原载此诗，则回又必不更录其全文。知原集止一卷，而下卷为后人所续辑。故又有《丙戌初度诗》在作跋后一年也。其诗不出宋末江湖之格，盖一时风尚使然，一邱一壑，亦有佳致。以久无刊本，故选宋、元诗者多遗之。明嘉靖丙申，汪元锡始得本於其族子瀚，乃复传抄。集中有《至元乙酉生朝诗》，称“六十平头慳两岁”，则是年五十八。以长历推之，当生於理宗绍定元年，宋亡时年四十九。入元未仕，当从周密之例，称南渡遗民。然集中《春雪诗》题下注“己卯正月初三作”。是时正张世杰、陆秀夫等蹈海捐生之岁，而其诗有“向晓披衣更拥衾，更无一事恼胸襟”，则是以宋之存亡付诸度外，与前朝故老惓惓旧国者迥殊。且入元以后，干谒当路，颂扬德政之诗，不一而足。其未出仕，当由梯进无媒，固不能与密之终身隐遯者同日语矣。今系之元人，从其志也。

△《月屋漫稿》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黄庚撰。庚字星甫，天台人。厉鹗以其生於宋末，入元未仕，遂收入宋诗。然宋亡时庚尚幼，观其集首《自序》，乃泰定丁卯所作。时元统一海内已五十七年，不得仍系之宋。今仍题作元人，从《浙江通志文苑传》例也。庚尝客山阴王英孙家，试越中诗社枕易题，庚为第一，考官乃李侍郎。今评语与原诗并在集中。（案张观光《屏岩小稿》亦有此事，未详孰是，姑两存之。）盖甚为当时所推重。其诗沿江湖末派，体格不免稍卑，而触处延赏，亦时逢警语。如五言之“斜阳明晚浦，落叶瘦秋山”、“柳色独青眼，梅花同素心”、“鸣榔丹叶聚，撒网浪花圆”诸句，七言之“钟带夕阳来远寺，碑和春雨卧平芜”、“细柳雨中垂绿重，残花风里乱红轻”、“清夜梦分千里月，故乡人各一方天”、“风月满怀诗可写，雪霜侵鬓镜先知”诸句，类皆风致婉约，犹具晚唐之一体。王士禛《居易录》谓《月屋漫稿》一卷，皆庸下无足取，未免诋之太甚矣。

△《剡源集》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除建康教授，迁临安，又迁行户部掌故、国子主簿，皆以兵乱不就。元大德中，以荐除信州教授。调婺州，移疾归。再以修撰博士荐，不起，终於家。事迹

具《元史儒学传》。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馆，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间四明周仪得其旧目，广为蒐辑，厘为三十卷，表元后裔洵复梓行之。王士禛《居易录》称海宁刻《剡源集》四卷，乃黄宗羲所选录，非完书也。表元少从王应麟、舒岳祥游，学问渊源，具有授受。顾嗣立《元诗选小传》，称：“宋季文章气萎茶，而词骫骳，帅初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朽腐为神奇。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

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帅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尝学文於黄文献公。公於宋季词章之士乐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为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独至。今观其诗文，信嗣立所论不诬也。

△《剩语》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是集散见《永乐大典》中，或题曰《艾性夫剩语》，或题曰《艾性夫孤山晚稿》。而不著性夫为名为字，亦不载时代。今考《江西通志》，称“抚州三艾”，叔可字无可，宪可字元德，性字天谓，皆工於诗。性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著有《孤山诗集》，与《永乐大典》所题《孤山晚稿》相合。吴澄《支言集》有高夔妻艾氏墓志，称“为咸淳贡生性夫之女，习见其家儒教，屡以勸其夫”云云。

与《永乐大典》所题艾性夫合。疑《江西通志》本作性夫，字天谓，传刻脱一“夫”字也。考集中有谢枋得《輓诗》一首，则性夫元初尚存。又曹安《谰言长语》，称“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学，一家多藏书，内一诗集乃江浙道提举艾性夫作，贯酸斋作序”云云。宋无江浙道提举，盖其晚年已仕元矣。性夫虽讲学之家，而其诗气韵清拔，以妍雅为宗，绝不似宋末有韵之语录。五七言古体，笔力排荡，尤为擅长。曹安称其七言律太辣，五七言绝歌行语多关世教，并称其《铜雀砚》、《扑满吟》、《临邛道士招魂歌》三首，所论颇为得实。谨采掇排次，厘为二卷，用存其概。至原书本分集编次，其卷目已不可见。而《永乐大典》内题作《剩语》者较多，今故用以标名，不复更为分析云。

△《养蒙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张伯淳撰。伯淳字师道，嘉兴崇德人。宋末举童子科。至元二十三年以荐除杭州路教授。大德中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虞集序其集，述其生平甚悉，以汉贾谊比之。《邓文原序》亦拟以陆贽。然所称论事数十条者，今皆不载於集中，盖召对面陈，未具疏也。文原又称其为文耻尚钩棘，而春容纾余，铿乎如金石之交奏，然不喜以藻翰自名。歿后无成稿。其子河东宣慰副使采、长孙武康县尹炯，访求遗逸，厘为十卷。今观其文，源出韩愈，多谨严峭健，得立言之

体。文原以春容纾徐称之，不甚相似。其诗则鄙拙殊甚，古体尤劣。王士禛《居易录》深诋其肤浅。顾嗣立《元诗选》亦称其古诗少合作。集中有《题鲜于伯机所藏黄庭经》一首，语较古健，乃赵孟頫作误入。又称其近体率皆酬应之作，其言皆允。惟嗣立所摘佳句九联，则多所未安。如《出郊诗》云：“瘦筇支彳亍，狭路写之无。”

此何等语，而顾以为佳乎。皇甫湜、李翱诸集皆不载诗，不害其为湜与翱，正不必曲为回护也。其集刊版久佚，辗转传抄，残阙颇甚。此本凡文六卷、诗三卷、词一卷，乃钱塘厉鹗钞自绣谷吴氏者。鹗颇为校正，然脱简终弗能补。考顾嗣立《元诗选》中阙字与此本并同，则嗣立所见，亦即此本矣。

△《墙东类稿》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陆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阴人。幼而颖悟，博通经史及天文、地理、律象、医药、算数之学。宋咸淳初以《春秋》中乡选。延祐设科，再中乡举。以老疾不应徵召，卒於家。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文圭当南宋之末，年已二十馀。

入元后五十馀年，至泰定、天历间，尚应聘设教於容山。至顺末犹为陈敬叔作《安定祠记》。又数年至顺帝至正初始卒。最为老寿。惟《史》不载其登仕版。

而集中《吴县学田记》有“至元辛卯余领吴县学事”语，似亦曾为教官。然辛卯为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只三十馀，而《记》中乃有“余愚且老”句，与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记》本代人作，而失於标注欤。《史》称文圭之文，融会经传，纵横变化，莫测其涯涘，东南学者皆宗师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谬。《史》又称其邃於地理，考核甚详。今检集中惟存《辨毛颖传中山》一条，馀悉不载，殆散佚不可考矣。是集本二十卷，世久无传。今从《永乐大典》中蒐采遗佚，共得文三百馀篇、诗词六百馀篇，仍依原目厘为二十卷。虽割裂之馀，重为辑缀，亡失者已多，而据所存者观之，固元初一作者也。

△《青山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赵文撰。文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人。宋景定、咸淳间尝冒宋姓，三贡於乡。后始复本姓，入学为上舍。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元兵破汀州，与天祥相失，遯归故里。后为东湖书院山长，选授南雄文学。其卒也，程钜夫为作志铭，见於《雪楼集》。刘将孙作墓表，亦见於《养吾集》，载其行履颇详。

近时顾嗣立《元诗选小传》，称其入元授清江教授，而《程志》实作南雄。钜夫与文交契甚厚，不容有误，疑嗣立所记乃偶然失考。又《永乐大典》书其名，多作“彪”字。案《集韵》，彪、文音义本通，亦非别有两名也。文与谢翱

、王炎午同入文天祥幕府，沧桑以后，独不能深自晦匿，以迟暮馀年，重餐元禄。

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於诸人。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馀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文尝自言：“行事使人皆可知可见者，为君子之行；为文使人读之可晓，考之有证者，为君子之言。”今观其诗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饰，亦可谓能践其言矣。焦竑《国史经籍志》载《青山稿》三十一卷，世鲜流传。

今从《永乐大典》中裒辑编订，勒为八卷。

△《桂隐文集》四卷、《诗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刘洗撰。洗字桂翁，庐陵人。生於宋末，犹及见诸遗老，得其绪论。迨延祐复科举后，益肆力於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既十年不第，乃刻意於诗古文。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报。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

王荣禄为之请於朝，谥曰文敏。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此集为其门人罗如篋所编，有虞集、欧阳玄二《序》。本传称其文“根柢六经，躡踪诸子百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厉风发之状”。考集中有《与揭曼硕书》，称：“文章期於古而不期於袭，期於善而不期於同，期於理之达、神之超、变化起伏之妙，而不尽期於为收敛平缓之势。若以委怯为和平，迂挠为春容，如学西施者仅得其颦、学孙叔敖者仅得其衣冠谈笑，非善学者也。”盖其文章宗旨，主於自出机轴，而不以摹拟字句为古。《欧阳玄序》亦称“其文温柔敦厚似欧，明辨雄隽似苏”。至论其妙非相师，非不相师，盖深得洗之用意。玄又称其尤长於诗，诗又长於五言古体短篇，所论亦允。顾嗣立《元诗选》则称其律诗多佳句。案集中近体，格力颇遒，实不仅以佳句见。且嗣立所摘诸联，如“燕子楼台人影瘦，海棠池馆月痕孤”，乃近小词；“君如斲刃千牛解，我似车轮四角方”，亦江湖习调，殊不足尽洗所长也。《洗墓志》亦欧阳玄作，称其有古文若干卷、诸体诗若干卷、骈俪书札若干卷，总题曰《桂隐集》，均不著其卷数。疑作志时仅有稿本，尚未厘定成编。此本为明嘉靖间其族孙志孔所刊，凡文四卷、诗四卷，而不载骈俪书劄，疑重刊时已有所散佚。又诗末有《罗如篋跋》，称先梓其诗十四卷。而今本实止四卷，殆亦编次者所合并欤。

△《水云村稿》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刘壘撰。壘有《隐居通议》，已著录。其文集旧有二本，一曰《水云村泯稿》，乃明洪武间其孙瑛所手抄，篇目无多，而多杂采《隐居通议》中语，缀辑成帙，不为完本；一即此本，乃其裔孙凝收拾遗佚，别加排次，蒐采较为贖备。惟原目二十卷，而所存止十五卷，自十六卷以下有录无书，当由传写者失之

然此五卷所载，皆青词、祝文，无关体要之作。其存佚无足为轻重，则虽阙犹不阙矣。埏才力雄放，尤长於四六。集中所载诸启劄，大抵皆在宋世所作。考《隐居通议》，自述其得意之笔，如《代吴浚谢建阍表》、《吊吴浚文》、《代赵必昂谢庙堂启》、《通丁应奎启》，今皆不见於集中。则其散佚者亦自不少。然即所存者观之，隶事铸词，亦复颇见精采。埏尝自言，赵必昂称其能以散文为四六，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盖生平得力，有甘苦自知者矣。其他古文则多入元以后所作。灏瀚流转，颇为有气。而时以俳句绮语搀杂其间，颇乖典则。则覃精俪偶，先入者深，有不知其故态之萌者矣。惟其年过七旬，复出食元禄。而《晚春郊行诗》云：“路少过军仍鼓吹，地多遗老白衣冠。”

《丙子闽山诗》云：“汉祚纵移诸葛在，唐兵虽散子仪侯。”《贾似道诗》云：“汉祖有恩惭马邑，怀王何罪老咸阳。”皆其未出山时所作，是则可以不存耳。

△《巴西文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邓文原撰。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随其父流寓钱塘。自称巴西，不忘本也。生於宋理宗宝祐六年。宋末应浙西转运司试，中魁选。至元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官至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监祭酒，致仕。致和元年卒於家，谥文肃。事迹见《元史》本传。文原学有本原，所作皆温醇典雅。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於是时为极盛，文原实有独导之功。所著有《内制集》、《素履斋稿》，今并未见传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编，仅录其碑志记序等文七十余篇。即顾嗣立《元诗选》中所录诸诗，亦无一首。盖出后人摘选，非其完帙。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仅列二集之名，而无其卷数，盖亦未见。近时藏书家所有，皆与此本相同，则其全集之存否，盖未可知。或好事者蒐采遗篇，以补亡佚，亦未可知。然吉光片羽，虽少弥珍，固当以幸存宝之，不当以不完废之矣。

△《屏岩小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张观光撰。观光字直夫，东阳人。其始末未详。集中有《和仇山村九日吟》，而《晚春即事诗》中有“杜鹃亡国恨，归鹤故乡情”句。盖宋末元初人。又有《甲子岁旦诗》。考景定五年为甲子，元泰定元年亦为甲子。诗中有“岁换上元新甲子”句，以历家三元之次推之，上元甲子当属泰定。观其《除夕即事诗》中称明朝年八十，则得寿颇长，其时犹相及也。诗多穷途之感，盖不遇之士。惟《赠谈命姚月壶诗》有“试把五行推测看，广文官冷几时春”句，其殆

曾为学官欵。全集皆格意清浅，颇窘於边幅，然吐属婉秀，无钩章棘句之态。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李应祈次其甲乙，以观光为第一。其诗今见集中，并载应祈批，称其若纷纷盆盎中得古罍洗（案黄庚《月屋漫稿》，亦称以枕易诗为李侍郎取第一。

一试有两第一，必有一伪，然无可考证，谨附识於此。）又有《梅魂》七言律诗一首，注曰“武林试中选”。《秋色》五言律诗一首，注曰“山阴诗社中选”。

盖在当日。亦以吟咏擅名矣。

△《玉斗山人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南宋王奕撰。考集中《奠大成至圣文宣王》文，称“至元二十六年岁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其《玉窗如菴记》则称“岁癸巳前，奉旨特补玉山教谕”。癸巳为至元三十年。然则奕食元禄久矣。迹其出处。与仇远、白珽相类。

题南宋者，误也。奕字敬伯，玉山人，所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岩杂咏》七卷，今并不传。惟此集尚存，本名《东行斐稿》。明嘉靖壬寅，其乡人陈中州为刊版，佚其诗四首，而别附以遗文二篇，始改题今名。其诗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气，胜宋季江湖一派。素与谢枋得相善，枋得北行以后，尚有唱和诗十首。又有《和元好问曲阜纪行》诗十首，《赠倪布山》诗一首，称为金遗。其《寄周月湖》绝句，亦有“起观疆宇皆周土，只有西山尚属商”句，皆尚以宋之遗民自居，则其出为学官，当在己丑之后。然其《祭文宣王》文，称“天混图书，气通南北，九域甫一，可舆可舟”。《祖庭观丁歌》，称“幸际天地还清宁”，於新朝无所怨尤。《祭曾子》文，称“某等律以忠孝，实为罪人。愿保发肤，以遂终慕”，亦未敢高自位置。视首鼠两端，业已偷生隳节，而犹思倔强自异者，固尚有间矣。

集中诗文杂编，颇乖体例，然无关於宏旨，今亦姑仍原本录之焉。

△《谷响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释善住撰。善住字无住，别号云屋。尝居吴郡城之报恩寺，往来吴淞江上，与仇远、白珽、虞集、宋无诸人相酬唱。远赠诗有云“阊门北去山如画，有日同师步翠微”。无答其见寄诗，亦有“句妙唐风在”之语。盖虽入空门，而深与文士同臭味也。集中《癸亥岁寓居钱塘千顷寺述怀诗》，有“高阁工书三十年”句。

从英宗至治三年癸亥，上推三十年为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距宋亡仅十四年。

其《赠隐者诗》，有“对食惭周粟，纫衣尚楚兰”句，盖犹及见宋之遗老，故

所作颇有矩矱。观其论诗有云“典雅始成唐句法，粗豪终有宋人风”，命意极为不凡。及核其篇什，则但工近体，大抵以清隽琬琢为事，颇近四灵、江湖之派，终不脱宋人窠臼，所言未免涉於过高。然造语新秀，绝无蔬筍之气，佳处亦未易及。在元代诗僧中，固宜为屈一指也。

△《竹素山房诗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有《晋史乘》，已著录。此其所著诗集，而附以遗文二篇。其诗颇效李贺体，不能尽脱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韵自别，往往於町畦之外，逸致横生，所谓王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考衍於至大三年为人所累，被摄得释，不胜其恚，自投西湖死。留一诗别其友仇远云：“刘伶一锺事徒然，蝴蝶飞来别有天。欲语太玄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别见於《释宗泐集》，而此三卷中无之。意者原稿为衍所自编，故未经载入欤。朱存理《楼居杂著》有《书吾氏类集》一篇，称“《虞山杂抄》内有《竹房集》三卷，予家有《子招雨师》文等篇遗迹一册，录附集后”。其卷帙与此本合。则此犹旧帙云。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胡祇遹撰。祇遹，磁州武安人。《元史》本传载其字曰绍开。然今民将在祇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实周书康诰之文。核其名义，疑“绍开”当作“绍闻”，《元史》乃传刻之讹也。中统初，张文谦宣抚大名，辟祇遹为员外郎，后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延祐五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靖。是集为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编。前有其门人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序》，称原本六十七卷，岁久散佚。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裒合成编，厘为赋、诗、诗馀七卷，文十二卷，杂著四卷，语录三卷。其间杂著一卷，祇遹一生所学具见於斯。然体例最为冗琐，有似随笔劄记者，有似短章小品者，有似莅官条约者，有似公移案牒者，层见错出，殆不可名以一格。考贾谊《新书》，皆以所作治安策及言事诸疏割裂颠倒，各自为章，别标篇目，说者以为平时纪录之稿，其后联缀成篇而上之。祇遹是集，或亦是例欤。史称其官右司员外郎时，以论事忤奸相阿哈玛，外迁太原路治中，提举铁冶，欲以岁赋不办责之。及其莅职，乃以最闻。官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时，辨诬告不轨之狱。官济宁路总管时，擘画军政八事，并修《明学校之法》。又称其所至皆抑豪右，扶寡弱，敦教化，厉士风。盖以吏治名一时，而无一语及其文章。今观其集，大抵学问出於宋儒，以笃实为宗，而务求明体达用，不屑为空虚之谈。诗文自抒胸臆，无所依仿，亦无所雕饰，惟以理明词达为主。元代词人，往往以风华相尚，得兹布帛菽粟之文，亦未始非中流一柱矣。惟编录之时，意取繁富，遂多收应俗之作，颇为冗杂。甚至如《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篇，以阐明道学之

人，作媒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潜者。陶宗仪《辍耕录》载其锤爱歌儿珠帘秀，赠以《沉醉东风》小曲，殆非诬词矣。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纠其缪於此，亦足为操觚之炯戒也。

△《松乡文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任士林撰。士林字叔实，号松乡，奉化人。以郝天挺荐，授安定书院山长。是集所录，碑志居多。大抵刻意摹韩愈，而其力不足以及愈，故句格往往拗涩，乃流为刘蛻、孙樵之体。又间杂偶句，为例不纯。其《自然道士传》、《正一先生传》、《寿光先生传》诸篇，袭《毛颖传》而为之，亦颇嫌窠臼。然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学一派，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隽。先民旧法，几於荡析无遗。士林承极坏之后，毅然欲追步於唐人，虽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废之功，所宜过而存之者也。赵孟頫尝见其《兰芎山寺碑文》，深相倾挹。后士林卒，孟頫为志其墓。杜本亦称其《谢翱传》、《胡烈妇传》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载著明，固非曲相假借矣。

△《松雪斋集》十卷、《外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赵孟頫撰。孟頫字子昂，宋太祖之后。以秀王伯圭赐第湖州，故为湖州人。年十四，以父荫入仕。宋亡家居，会程钜夫访遗逸於江南，以孟頫入见。即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事迹具《元史》本传。

杨载作孟頫行状，称所著有《松雪斋诗集》，不详卷数。明万历年间，江元禧所编《松雪斋集》，寥寥数篇，实非足本。惟焦竑《经籍志》载《孟頫集》十卷，与此本目次相合。而史所称《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者，检勘均在其中。《外集》杂文十九首，亦他本所未载，盖全帙也。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故不谐於物论。观其《和姚子敬韵诗》，有“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句，是晚年亦不免於自悔。然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於虞、杨、范、揭之间，不甚出其右也。集前有《戴表元序》，见《剡源集》中，末题大德戊戌岁。盖孟頫自汾州知州谒告归里时哀集所作，请表元序之者。表元不妄许与，而此《序》推挹甚至，其有所以取之矣。后人编录全集，仍录此《序》以为冠，非无意也。

△《吴文正集》一百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集为其孙当所编。永乐丙戌，其五世孙燿所重刊。后有《燿跋》曰：“《支言集》一百卷、《私录》二卷，皆大父县尹公手所编类，刊行於世。不幸刻版俱毁於兵火，旧本散落，虽获存者间亦残阙。迨永乐甲申，始克取家藏旧刻本，重寿诸梓。篇类卷次，悉存其旧，不

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谱、神道碑、行状、国史传以冠之。但旧所阙简，遍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将残阙篇题列於各卷之末，以俟补续”云云。则此本乃残阙之余，非初刻之旧矣。然检其卷尾阙目，惟十七卷《徐君顺诗序》一篇、五十四卷《题赵天放桃源卷后》一篇、五十七卷《题约说后》一篇，又三十七卷《溇南王先生祠堂记》末，注“此下有阙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初，许衡之卒，诏欧阳玄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诏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鸿业，有以知斯文未丧，景运方兴”云云。

当时盖以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然衡之学主於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於著作以立教。故世传《鲁斋遗书》，仅寥寥数卷；而澄於注解诸经以外，订正张子、邵子书，旁及《老子》、《庄子》、《太玄》、《乐律》、《八阵图》、《葬经》之类，皆有撰论，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质朴，达意而止；澄则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据其文章论之，澄其尤彬彬乎。吴当所编，过於求备，片言只字，无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於稍滥。然此自南宋以来编次遗集之通弊，亦不能独为当责矣。

△《金渊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仇远撰。远字仁近，一曰仁父，钱塘人。因居馀杭溪上之仇山，自号曰山村民。世传高克恭画《山村图卷》，即为远作也。远在宋咸淳间即以诗名。至元中尝为溧阳教授，旋罢归，优游湖山以终。远初鋟所作一编，方凤、牟巘、戴表元皆为之序。分教京口时，袁所作曰《金渊集》，吾邱衍为之题诗。所谓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渊集》者是也。二集皆已佚。故明嘉靖中顾应祥跋其《赠士瞻上人卷》，已有不见全集之憾。世所传《兴观集》、《山村遗稿》，皆从手书墨迹蒐聚成编，非其完善。近时歙县项梦昶始采摭诸书所载，补辑为《山村遗集》一卷，刻之杭州。而所谓《金渊集》者，则不可复睹。今惟《永乐大典》所载，尚数百首。考远《赠士瞻上人卷》后有洪武二十一年僧道衍《跋》，其推挹甚至，盖深倾倒於远者。故其监修是书，载之独夥。疑其全部收入，所遗无几也。谨以各体排纂，编为六卷。远在宋末，与白斑齐名，号曰“仇白”。厥后张翥、张羽以诗鸣於元代者，皆出其门。他所与唱和者，周密、赵孟頫、吾邱衍、鲜于枢、方回、黄潛、马臻，皆一时名士。故其诗格高雅，往往颉颃古人，无宋末粗獷之习。《方凤序》述远之言曰：“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瞿祐又记远自跋其诗曰：“近世习唐诗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少陵无一字无来处。众人固不识也。若不用事之说。正以文不读书之过耳。”其言颇中江湖、四灵二派之病。今观所作，不愧所言。而此集出自尘埋蠹蚀之余，皆项梦昶本所不载，若有神物呵护，俾待圣朝而后显者，为尤可宝贵矣

△《山村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仇远撰。远所撰《金渊集》，皆官溧阳日所作，故取投金濑事以为名。所载皆溧阳之诗，而他作不预焉。其他作为方凤、牟巘、戴表元等所序者，仅散见诸家集中，而诗则久佚。世所传《兴观集》、《山村遗稿》，皆后人以墨迹哀刻，非其完本。此本为歙县项梦昶所编。后有《梦昶跋》，称留意搜访，从《珊瑚木难》、《清河书画舫》、《成化杭州府志》、《嘉兴志补》、《上天竺寺志》、《绝妙好词》、《花草粹编》诸书中，复得诗词题跋如干首，编排成帙。虽其时《永乐大典》犹度藏清秘，外间不得而窥。《金渊集》所载，梦昶皆不及录，不足以尽远之著作。然此集之诗，皆不作於溧阳，不可并入《金渊集》内。故仍存其书，各著於录，以不没远之佚篇焉。

△《湛渊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白斑撰。斑有《湛渊静语》，已著录。《成化杭州府志》载斑《湛渊集》八卷。《文渊阁书目》尚著录。今已久佚。此本为近时杭州沈菘町所辑，凡赋二首、诗六十三首、文六首，冠以《戴表元序》，而附以宋濂所作《墓志》。《表元序》称其诗甚似渡江陈去非。《濂志》载刘辰翁之言，称其不为雕刻苛碎，有云山韶濩之音。又月泉吟社第十八名唐楚友者，即斑之寓名。谢翱、方凤等亦评其格调甚高。陶九成撰《辍耕录》，载其《演雅》十首。盖斑在宋咸淳中，已与仇远同以诗名。入元后，二人皆应荐为儒官。坎坷不达，退老湖山，出处亦略相近。其集皆散佚之后，经后人重辑，略存什一。而远所撰《金渊集》，以《永乐大典》收入，恭逢圣代右文，得邀睿鉴，重寿枣梨。而斑集以《永乐大典》未收，无从哀录，故所传只有此本。其中又间杂伪作，如《成化杭州府志》所载《三月八日过西马塍》一首，中四句全与《月泉吟社诗》同。而第二句以“塍”字与“晴”声名字同押，是於至正之初已用《洪武正韵》。其为依托淆混，不问可知。

是则与远所遭有幸有不幸矣。然吉光片羽，终足宝贵，固不妨与远并传也。

△《牧潜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释圆至撰。圆至字牧潜，号天隐，高安人。至元以来，遍历荆、襄、吴、越，禅理外颇能读书。又刻意为古文，笔力崭然，多可观者。前有崇祯己卯僧明河《书姚广孝序后》一篇，称初得抄本於武林，前有《方回序》，后有《洪乔祖跋》。又有《姚广孝序》，序为《逃虚子集》所不载。后又得见刻本，多诗数首，因校付毛晋刻之。此本即毛晋所刻，仅有《乔祖跋》及明河此文，无方、姚二《序》，殆偶失之。明河又称尝读《虎邱旧志》，见圆至《修隆禅师塔记》，叹其文字之妙。今此《记》不见集中，则不知何以不补入也。自六代以

来，僧能诗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圆至独以文见，亦缙流中之卓然者。都穆《南濠诗话》尝称圆至工於古文，诗尤清婉，举其《寒食》、《西湖》、《送人》、《再往湖南》、《涂居士见访》五诗。《送人》及《再往湖南诗》，不免凡语，馀三篇诚楚楚有清致，盖其诗亦有可观。而所注周弼《三体唐诗》，乃舛陋不可言状。

知文章之道，与考证之学分路而扬镳也久矣。

△《小亨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宏道撰。宏道字叔能，淄川人，生金之季，其事迹不见於史传。以集中诗文考之，金宣宗兴定末始与元好问会於京师。是时金已南迁，至哀宗正大元年，尝监麟游酒税。后又仕宋，以理宗端平元年为襄阳府学教谕。其《投赵制置札》，有“归朝未满三载”语，则当以绍定末南归者。而集中又有《赠仲经诗序》，称“端平二年清明后，出襄阳，摄唐州司户，十二月上旬北迁，寓家济源”云云。

则在宋未久，旋入於元。考之《宋史》，是岁七月，元兵至唐州，全子才弃师宵遁，唐州遂为元所取，宏道盖因此北迁耳。其后遂鲜所表见，当未经复仕。惟集中《门帖子》有“己酉再逢鬓未皤”之句，计入元又十四五年，而宏道年已六十矣。综其生平，流离南北，窃禄苟全。其出处之际，盖无足道，然其诗则在当日最为有名。元好问序其集，谓金南渡后学诗者，惟辛敬之、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

又序杨飞卿《陶然集》，谓贞祐后诗学为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杨叔能、太原李长源、龙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皆号称专门。又有《赠宏道诗》云“海内杨司户，声名三十年”。又云“星斗龙门姓氏新，岂知书剑老风尘”。其倾倒於宏道甚至。刘祁《归潜志》亦以宏道与好问及李汾、杜仁杰并称。同时若赵秉文、杨云翼见其诗，并称叹不已。秉文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难得之宝。今观所作五言古诗，得比兴之体，时时近汉、魏遗音。律诗风格高华，亦颇有唐调。虽不及好问之雄浑苍坚，然就一时诗家而论，固不可谓非北方之巨擘也。焦竑《经籍志》，载《小亨集》十五卷，世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编缀，厘为诗五卷、文一卷。

△《还山遗稿》二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杨奂撰。奂字焕然，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人。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凡秋试四中选，而春试辄不第。入元以耶律楚材荐，授河南路徵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越十年致仕归。事迹具《元史》本传。考集中《臂僮记》，称所著有《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近鉴》三十卷、《韩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砚纂》八卷、《北见记》三卷、《正统记》六十卷

。《元史》本传则仅称有《还山集》六十卷。元好问作《免神道碑》，则称《还山集》一百二十卷，卷目均参差不符。然旧本不传，无由考定。此本乃明嘉靖初南阳宋廷佐所辑，以掇拾残贖，故名之曰《遗稿》。凡文一卷、诗一卷，冠以《考岁略》。

又附录传志、题咏之类为一卷。并各以采自某书，得自某人，及石刻今在某所，注於下。盖明之中叶，士大夫偶著一书，犹笃实不苟，必求有据如此也。免诗文皆光明俊伟，有中原文献之遗，非南宋江湖诸人气含蔬筍者可及。其《汴故宫记》，述北宋大内遗迹。《与姚公茂书》，论朱子家礼神主之式。举所见唐杜衍家庙及汴京宋太庙为证。《东游记》，述孔林古迹尤悉。皆可以备文献之徵也。陶宗仪《辍耕录》称，免尝读《通鉴》，至论汉、魏正闰，大不平之。遂修《汉书》，驳正其事。因作诗云：“风烟惨澹控三巴，汉烬将燃蜀妇髻。欲起温公问书法，武侯入寇寇谁家。”后攻宋军回，始见《通鉴纲目》，其书乃寝云云。是郝经以外，又有斯人，亦具是卓识矣。

△《鲁斋遗书》八卷、《附录》二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元许衡撰。衡有《读易私言》，已著录。初，衡七世孙婿郝亚卿辑其遗文未竟，河内教谕宰廷俊继成之，何瑭为之序。嘉靖乙酉，山阴萧鸣凤校刊於汴，自为之序。序后复有题识云：“鸣凤方校是书，适应内翰元宗奉使过汴，谓旧本次第似有未当，乃重编如左。续得《内法》及《大学中庸直解》，俱以次增入旧本，名《鲁斋全书》。窃谓先生之书，尚多散佚，未敢谓之全也。故更名《遗书》。”

盖此本为应良所重编，而鸣凤更名者也。首二卷为语录。第三卷为《小学大义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第四卷分上、下，上为《中庸直解》、下为《读易私言》、《读文献公揲蓍说》及《阴阳消长》一篇。第五卷为奏疏。第六卷亦分上、下，上为杂著，下为书状。第七、第八卷为诗乐府。《附录》二卷，则像赞诰敕之类及后人题识之文。其书为后人所裒辑，无所别择。如《大学中庸直解》皆课蒙之书，词求通俗，无所发明。其编年歌括，尤不宜列之集内。一概刊行，非衡本意。然衡平生议论宗旨，亦颇赖此编以存。弃其芜杂，取其精英，在读者别择之耳。其文章无意修词，而自然明白醇正，诸体诗亦具有风格，尤讲学家所难得也。

△《静修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刘因撰。因有《四书集义精要》，已著录。其早岁诗文，才情驰骋。既乃自订《丁亥诗集》五卷，尽取他文焚之。卒后门人故友裒其佚稿，得《樵菴词集》一卷、《遗文》六卷、《拾遗》七卷。最后杨俊民又得《续集》二卷。据拾残贖，一字不遗，其中当必有因所自焚者。一例编辑，未必因本意也。后房山

贾彝复增入《附录》二卷，合成三十卷。至正中，官为刊行，即今所传之本。其文遒健排奭，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减於衡。张纶《林泉随笔》曰：“刘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其为文章，动循法度，舂容有馀味。如《田孝子碑》、《桐川图记》等作，皆正大光明，较文士之笔气象不侔。今考其论诗有曰：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复强，欧、苏、黄其至者也”云云。所见深悉源流。故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闾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禛作《古诗选》，於诗家流别，品录颇严，而七言诗中，独录其歌行为一家，可云豪杰之士，非门户所能限制者矣。

△《青崖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魏初撰。初字太初，号青崖，宏州顺圣人。从祖璠，金末官翰林修撰，以伉直称。元世祖徵至和林，甚见礼重。璠无子，以初为后。少辟中书省掾吏，告归。有荐於朝者，帝问知璠子，即授国史院编修。寻拜监察御史，官至南台御史中丞。事迹具《元史》本传。焦竑《经籍志》载魏初《青崖集》十卷。《文渊阁书目》亦载魏太初《青崖文集》一部，七册。是明初原集尚存，其后乃渐就亡佚。

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诗文，搜辑裒缀，厘为五卷，犹可见其崖略。史称初好读书，尤长於《春秋》，为文简而有法。而集中所记，自称与姜彧同辱遗山先生教诲。又称先生入燕，初朝夕奉杖履。是其学本出元好问，具有渊源。故所作皆格律坚苍，不失先民轨范。又其在世祖时，始以经史进读，旋历谏职，遇事敢言，於开国规模，多所裨益。集中《奏议》一门，皆详识岁月，分条胪列。中如《请定法令》、《请肃朝仪》、《请免括大兴民兵》、《请令御史按察司官岁举一人自代》诸议，《元史》皆采入本传中。其他若《请缓椿配盐货》、《请禁刁蹬客来》、《请优护儒户》、《请旌郑江死节》、《请修孟子庙》、《请和雇工匠》、《请罢河南签军》诸议，《史》所未载者，类皆当时要务，切中事情。今幸遗集仅存，犹足以补史阙，固不徒以文章贵矣。

△《养吾斋集》三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将孙撰。将孙字尚友，庐陵人，辰翁之子。尝为延平教官、临汀书院山长。辰翁以文名於宋末，当文体冗滥之餘，欲矫以清新幽隽。故所评诸书，多标举纤巧，而所作亦多以诘屈为奇。然蹊迳独开，亦遂别自成家，不可磨灭。将孙濡染家学，颇习父风，故当日有“小须”之目。吴澄为作《集序》，谓其浩瀚演迤，自成为尚友之文，如苏洵之有苏轼。《曾以立序》则谓渊源所自，淹贯古今。

观其感遇诸作，皆效陈子昂、张九龄，虽音节不同，而寄托深远，时有名理。近体亦多佳句。序记、碑志诸文，虽伤於繁富，字句亦间涉钩棘，然叙事婉曲，善言情款，具有其父之所短，亦未尝不具有其父之所长。又宋、元之际故老遗民，如胡求鱼、聂济之问学，赵文、刘岳申之文章，郭汝介、涂世俊之孝行，多不见於他书，独是集能具其颠末，亦颇赖以传。至所云欧、苏起而常变极於化，伊、洛兴而讲贯达於粹，然尚文者不能畅於理，尚理者不能推之文。其言深中宋人之弊。又云：“时文之精即古文之理。韩、柳、欧、苏皆以时文擅名，其后为古文，如取之固有。皇甫湜、樊绍述、尹洙、穆修诸家，宁无奇字妙句，幽情苦思，所谓不得与韩、欧并，时文有不及焉故也。”其言尤足以砭高语奇古，而不能文从字顺之病。虽所作不尽践其言，要不能不谓之通论也。据《曾以立序》，原集本四十卷。而自明以来，罕见藏弃。惟周南瑞《天下同文集》首有《将孙序》一篇，中录其文一篇。顾嗣立《元诗选》仅载其诗一首。盖亡佚久矣。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辑为三十二卷，以备文章之一格，亦欧阳修偶思螺蛤之意尔。

△《存悔斋稿》一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龚璘撰。璘字子敬，自高邮迁居平江。父灏，宋末官司农卿。国亡，不食卒。璘少为宪使徐琬辟置幕下，后充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调宁国路儒学教授，迁上饶主簿，改宜春丞。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所著有《存悔斋诗稿》一卷。明朱存理复辑其佚篇为《补遗》一卷。其《诗稿》之末，至正九年开封俞楨《跋》所称永嘉朱先生，乃别是一人而佚其名，非即存理也。盛仪《嘉靖维扬志》，称璘善属文，刻意学书，有晋人风度，盖亦一时知名士。乃篇什所存，寥寥无几。当已不免散佚。然其诗格伉爽，颇能自出清新。在元人诸集中犹为独开生面，正不必以少为嫌矣。

△《双溪醉隐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耶律铸撰。铸字成仲，辽东丹王九世孙，中书令楚材之子也。累官中书左丞相。卒，追赠懿宁王，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楚材佐元太祖、太宗平定天下，立纲陈纪，皆出其所规画。铸少而聪敏，尤工骑射。从宪宗征蜀，屡建功绩。后三入中书，定法令，制雅乐，多所裨赞。经济不愧其父，而文章亦具有父风，故元好问、李冶诸人皆与款契。然楚材《湛然居士集》尚有抄本，而铸集久佚不传，藏书家至不能举其名氏。惟明钱溥《内阁书目》有《耶律丞相双溪集》十九册，亦不详其卷目。检勘《永乐大典》所收铸《双溪醉隐集》，篇什较夥，有《前集》、《新集》、《续集》、《别集》、《外集》诸名。又别载赵著、麻革、王万庆诸序跋，乃为铸年少之诗，名《双溪小稿》者而作。是所作诸集，本各为卷帙，颇有琐碎之嫌。谨哀集编次，都为一集，而仍

以《双溪小稿》原序、原跋分系首末，用存其概。铸早从征伐，足迹涉历，多西北极远之区，故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详核。如据《和林城唐明皇御书阙特勤碑》证《新旧唐书》作“特勒”之误。处月、丁零二注，辨论颇详。此类皆有裨於考证。又其家在金、元之间，累世贵显，谙习朝廷旧闻。集中如《琼林园》、《龙和宫》诸赋，叙述海陵、章宗轶事及宫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题咏，亦多关系燕都故实，而《帝京景物略》诸书均未纪录，亦足以资博识也。至於《金史耶律履传》、《元史耶律楚材传》均不著其里贯，於史例颇为不合。今考铸《寓历亭诗注》云：“予家辽上，后家医无间。”又《五湖别业诗注》云：“余先居和林，从寓隗台，今卜筑缙云五湖别业。”叙其迁徙之迹颇详，是尤足以补史之阙矣。

△《东菴集》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滕安上撰。安上字仲礼，定州人。以荐除中山府教授。历禹城主簿，徵为国子博士，转太常丞，拜监察御史。以地震上疏不得达，遂引疾去。寻起为国子司业，卒於官。《元史》不为立传。其事实具见於姚燧所作《墓碣铭》，且称其“敏修笃行，学积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乡”。而吴澄《文正集》亦谓安上为人，乃有学有行而有文者。盖亦束修自好之士也。燧又称所著有《东菴类稿》十五卷，江西廉访使赵秉政版之行世。又有《易解》、《洗心管见》藏於家。而焦竑《国史经籍志》乃称安上《东菴稿》十六卷，与燧所纪卷数不合，当由未见原集而误。近时顾嗣立作《元诗选》，搜采至数百家，而安上之集阙焉，则其佚久矣。今从《永乐大典》中裒集编次，得诗二百馀篇，分为四卷。其诗格以朴劲为主，不免稍失之粗獷，而笔力健举。七言古诗尤有开阖排宕之致，视元末秾艳纤媚之格全类诗馀者。又不以彼易此矣。考苏天爵《文类》，载有安上《祭砚司业先生文》一篇。而姚燧亦谓其文一本理义，辞旨畅达，不为险谲，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是原集当兼载诗文，惜《永乐大典》仅存其诗，其文已无可考也。

△《白云集》四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元许谦撰。谦有《读书丛说》，已著录。谦初从金履祥游，讲明朱子之学，不甚留意於词藻，然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惟其《与王申伯》一诗，宗旨入於庄、老，非儒者所宜言。《求补儒吏》一书，代人干乞，亦可不必编置集中，为有道之累。至於《南城晚望诗》，乃五言长律八韵，而误分为二首。《放棹行》乃七言古诗，而误以为律体。故《朝散大夫婺州路总管治中致仕朱公圻志》，末称“孤子某等泣血谨识”，全篇皆子为父作之词，乃他人之文，误为收入。《题赵昌甫诗卷》实七言绝句一首

，题下昌甫以辛丑岁云云，即诗之序，乃误入杂著中。《学箴》一篇既据谦手迹收入集中，即当题曰《补遗》，乃别共明人题跋题曰《附录》。考卷末《旧跋》，是集乃正统丁卯金台李伸得残编於其祖妣王氏家，皆谦之草稿。伸始编次成书，非出於谦所自定，故体例踳驳如是也。成化丙戌，江浦张瑄初刻於广东，金华陈相为之序。

又有正德戊寅陈纲《重刻跋》，称脱去数页，竟不可得。又称改其名曰《白云存稿》。此本从商邱宋萃家传写，乃题曰《许白云集》，亦无阙页。观卷末题识，盖此跋从别本录入，故与书不相应，今亦削之不载云。

△《畏斋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礼撰。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已著录。其诗文名《畏斋集》，见於黄潛所作《墓志》，而不著卷数。诸家书目亦多不载，故世久无传。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尚得诗文百馀篇。谨依类编次，厘为六卷。其学以朱子为宗，故作《孙叔会诗集序》云：“诗至七言而衰，律而坏，词而绝。自朱子出，而古诗遗意复见。”盖朱子之学不在乎诗，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讽咏劝惩之实。又《送牟景阳序》云：“蜀文再变於魏了翁。”了翁学程、朱学，故未尝有意为文人之文，而文自妙。其全集宗旨，不出於是。夫朱子为讲学之宗，诚无异议。至於文章一道，则源流正变，其说甚长。必以《晦菴》一集律天下万世，而诗如李、杜，文如韩、欧，均斥之以衰且坏，此一家之私言，非千古之通论也。然端礼所作，尚皆明白淳实，不骖於正。而其持论，亦足以矫淫哇艳冶之弊，於文章尚不为无功。故纠其胶固之失，而仍裒辑其佚篇，备一格焉。

△《默菴集》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熙撰。熙字敬仲，稿城人。少慕刘因之名，欲从之游，因亦愿传所学於熙。会因卒，不果。然所学一以因为宗。其门人苏天爵作《熙行状》，称朱子《四书集注》初至北方，溇南王若虚起而辨之。陈天祥益阐其说。熙力与争，天祥遂焚其书。今天祥之书故在，焚之之说虽涉於夸饰，然熙之力崇朱学，固於是可见也。熙歿之后，天爵辑其诗文，而虞集为之序。诗颇有格调，虽时作理语，而不涉语录。惟《冬日斋居》五首及《寿李翁八十诗》，不入体裁。杂文皆笃实力学之言，而伤於平沓，盖本无意於求工耳。天爵行状称集十卷。《目录》后熙子墜附记，亦云《内集》五卷、《外集》五卷。此本仅存诗文五卷、《附录》一卷，或旧本散佚，后人重为编缀欤。

△《云峰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义通释》，已著录。据林瀚所作是集《序》，其原本盖二十卷，后毁於兵。明成化中，其七世孙用光、八世孙濬乃掇拾散佚，编为此本。凡杂文七卷，附以赋四篇、歌词一篇，诗一卷、附以词三首。《

附录》二卷，则本传、行状及赠答题咏诗文也。炳文之学，一以朱子为宗。故其《答陈栎书》云：“我辈居文公乡，熟文公书，自是本分中事。”其作《草堂学稿序》，历举前代诗人，极词丑诋。有云：“纵迫曹、刘，何补於格致诚正；纵迫谢、鲍，何补於修齐治平。”持论偏僻，殊为谬妄。然其杂文乃平正醇雅，无宋人语录方言皆入笔墨之习。其诗虽颇入《击壤集》派。然如《赠鹤菴相士四言》、《北寺昏钟》、《廖坞晚烟》、《拜鄂岳王墓》、《濠观亭》、《赠二齐生》诸篇，皆不失雅韵。殆其天姿本近於词章，故门径虽殊，而性灵时露欬。至於古文之中，往往间以藻饰。如《送文公五世孙序》云：“自古及今，人家岂无邱墓，亦岂无巢翡翠卧麒麟者。”《与吴草庐书》云：“苔绿滋深，而芹香莫采，有负先圣先师。”《环绿亭记》云：“睿圣武公，九十犹好学。德麟年方绿鬓，学当如何。”

以文体论之，皆为破律，然较诸侈言载道，毫不修饰者，固有间矣。

△《秋涧集》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王恽撰。恽有《玉堂嘉话》，已著录。恽文章源出元好问，故其波澜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诗篇笔力坚浑，亦能嗣响其师。论事诸作，有关时政者尤为舒畅详明，了如指掌。史称恽有才幹，殆非虚语，不止词藻之工也。集凡诗七十七卷。又《承华事略》二卷，乃裕宗在东宫时所撰进，裕宗深重其书，令诸皇孙传观焉。《中堂事纪》三卷，载中统元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至明年九月复回燕京之事，於时政缀录极详，可补史阙。《乌台笔补》十卷，乃为监察御史时所辑御史台故事。《玉堂嘉话》八卷，则至元戊子所作，乃追记在翰林日所闻见者。凡文章得失，典制沿革，皆汇而录之，颇为精核。其论辽、金不当为载记，尤为平允，即当时所取以作《辽》、《金史》者也。与《承华事略》均有别本单行。以旧本编入集中，今仍并存焉。

△《牧菴文集》三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姚燧撰。燧字端甫，号牧菴，河南人，姚枢之从子也。（案《元史》称枢为柳城人，元无柳城，盖史据志状之文著其祖贯耳。）初以荐为秦王府文学。历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谥曰文。事迹具《元史》本传。燧虽受学於许衡，而文章则过衡远甚。张养浩作是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

如古劲将率市人战，鼓行六合，无敌不北。柳贯作燧谥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虽不免同时推奖之词，然宋濂撰《元史》，称其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春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国初黄宗羲选《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

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则皆异代论定，其语如出一辙。燧之文品，亦可概见矣。其集久佚不传。明《文渊阁书目》有《牧菴集》二十册，而诸家著录皆未之及。刘昌辑《中州文表》，所选燧诗较《元文类》仅多数首，文则无出《文类》之外者。《昌跋》称《牧菴集》五十卷，闻松江士人家有刻本，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乃录本，多残缺，视刻本仅十之二。黄宗羲序《天一阁书目》云：“尝闻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后求之不得。”盖已久佚。惟《永乐大典》所收颇夥，校以刘时中《年谱》所载文目，虽少十之二三。而较之《文类》所选，则多十之五六矣。诗词更多出诸家选本之外，谨排比编次，厘为三十六卷，以存其概。集中诸体皆工，而碑志诸篇，叙述详赡，尤多足补《元史》之阙，又不仅以词采重焉。

△《雪楼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程钜夫撰。钜夫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雪楼者，郢州有白雪楼，钜夫尝以名所寓，故世即以是称之。少与吴澄同学。宋亡后从季父飞卿入元，遂留宿卫。世祖试以笔札，改授应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追封楚国公，谥文宪。事迹具《元史》本传。钜夫宏才博学，被遇四朝。忠亮鲠直，为时名臣。

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馀风。其《顺宗谥册》诸篇，宋濂等采入《元史》。

苏天爵撰《文类》，亦录其文十馀篇，大抵皆诏诰碑版纪功铭德之作，而不及其诗。然其诗亦磊落俊伟，具有气格。近体稍肤廓，当由不耐研思之故。古诗落落自将，七言尤多遒警。当其合作，不减元祐诸人，非竟不工韵语者。天爵偶尔见遗，非定论也。所著《玉堂集类稿》、《奏议存稿》及诗文杂著，本各自为部。

其子大本，合辑为四十五卷，门人揭傒斯校正之。此本并作三十卷，乃至正癸卯其曾孙潛所重编。明太祖洪武甲戌，诏取其本入秘阁。盖数十年后，已隔异代，犹重为著作典型云。

△《曹文贞诗集》十卷、《后录》一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元曹伯启撰。伯启字士开，砀山人，至元中荐除冀州教授，天历初官至陕西诸道行台御史中丞，卒谥文贞。是集一名《汉泉漫稿》。后有至元戊寅《吴全节跋》，称为其子江南诸道御史台管勾复亨所类次，国子生胡益编为十卷，又称有张梦臣、欧阳原功、苏伯修、吕仰实四《序》。此本皆不载。《总目》於四《序》之前又列有御史台咨文、太常博士谥议，亦皆有录无书，盖传写佚之。

《后录》一卷，为曹鉴奉敕所撰碑及像赞、祭文、哀词、輓章，而目中提调、校刊、誊写姓名一条，亦未载入，则后人删之也。伯启生於宋末元初，而家世

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馀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惟五言古诗颇嫌冗沓，其余皆春容娴雅，泠泠乎和平之音。虽不能与虞、杨、范、揭角立争雄，而直抒胸臆，自谐宫徵，要亦不失为中原雅调矣。

△《芳谷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徐明善撰。明善字志友，德兴人，芳谷其别号也。至元中官隆兴教授。又为江西儒学提举。尝奉使安南。又历主江浙、湖广三省考试，拔黄潛於弃卷中，识鉴为当世所称。《元史》不为立传。《豫章人物志》颇载其事迹，而不言其有集。又称为鄱阳人（案程文宪《中州野录》亦称明善鄱阳人），颇参差不合。知遗文湮晦，故传闻异词矣。《中州野录》载其奉使交趾时，陈日烜知其能诗，即席请赋，遂口占五言律诗一首，日烜遂纳款奉贡，明善诗名因大振。然此集中有文无诗，前后亦无序跋，凡文一百二十篇。其文颇谈性理，而平正笃实，大致犹为雅洁，固非以方言俚语阑入笔墨者也。其《汪标墓铭》一首，已有阙文。《河南廉访使吴公墓铭》一首，有录无书，当由佚脱。又《平章董士选三代赠官制》三首，考其生平，未居馆职，不应代拟王言。案苏天爵《元文类》载此三制，题元明善所作。盖编《芳谷集》者因明善之名相同，遂不加考核而误收。今姑仍原本录之，而订其舛谬於此焉。

△《观光稿》一卷、《交州稿》一卷、《玉堂稿》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孚撰。孚字刚中，天台临海人，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是编凡分三集。《观光稿》为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闻於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时作。《交州稿》为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孚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副使，往来道中之作。

《玉堂稿》皆孚官翰林日作。案孚使安南回，擢翰林待制，仍兼国史院编修。而稿中有《翰苑荐为应奉文字二十韵谢大司徒并呈诸学士》一首，又有《至元壬辰呈翰林请补外》二首。壬辰即使还之次年，是前后官翰林所作均在此集也。《观光》、《交州》二稿，皆纪道路所经山川古迹，盖仿范成大《使北》诸诗，而大致亦复相埒。《玉堂稿》多春容谐雅，泠泠乎治世之音。其《上都纪行》之作，与前二稿工力相敌，盖摹绘土风，最所留意矣。《附录》一卷，皆载《谕安南诏》、《安南谢罪表》及孚与安南诸书。考孚《元史》无传，其出使始末，乃载《梁曾传》中。其时陈世燝不出郊迎，又不延使自阳明中门入。孚作三书责之，辞直气壮，迄不辱命，然《传》不载其书词。此卷亦足补《史》阙也。瞿宗吉《归田诗话》曰：“《鸚鵡洲》有陈刚中一篇，词语跌宕，议论老成，诚佳作也。又《白门诗》亦佳。”叶盛《水东日记》则曰：“诗与文

稍异者，以诗兼兴趣，有感慨调笑，风流脱洒处。如长诗‘落句翻空旁，入作散场语’是也。然时一出奇可耳。前元诗人陈孚刚中集中歌行，则全用此体，观者审之”云云。盖宗吉举其一两篇，而盛则核其全集，故以自落窠臼为病。虽推阐少苛，要亦识微之论矣。又陶宗仪《辍耕录》记孚少尝为僧，题诗於父执之壁。父执知其欲归俗，因使养发，妻之以女。其诗浅鄙，某事亦不知有无。小说多诬，不尽可信。集中不载，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乃录之《补遗》中，殊失别择。今无取焉。

△《陈秋岩诗集》二卷（永乐大典本）

案《陈秋岩集》散见《永乐大典》中，然不著其名，亦不著时代。考焦竑《国史经籍志》有陈宜甫《秋岩集》，当即其人，而爵里则终无可考。集中《接刘介臣书诗》云：“几回梦里寻君去，三尺书来约我归。闽海浪肥春雨过，和林沙远晓云飞。”则当为闽人。又有《庚辰再随驾北行》二诗。庚辰为至元十七年，则元世祖时尝为侍从。又有《读元贞改元诏诗》、《丙申十月扈从晋王领降兵入京朝覲诗》。考之《元史》，丙申为元贞二年。晋王名噶玛喇，裕宗长子，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王府官属自内史以下，俱请命天子，不敢稍专。尝出镇北边，叛王永和尔等闻其至，望风请降。至元二十七年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晋王。所云领降兵者，应即此事。则成宗时又为晋王僚属。其诗多与卢挚、姚燧、赵孟頫、程钜夫、留梦炎等相唱和，而诸人诗乃罕及之。其始末遂不可复详矣。原集《焦志》作一卷。然篇什稍多，疑其字画偶误。今据《永乐大典》所存者编为二卷。

其诗大抵源出元、白，虽运意遣词少深刻奇警之致，而平正通达，语无格碍，要自不失为雅音也。

△《兰轩集》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旭撰。旭字景初，东平人。其事迹不见於《元史》，谈艺家亦罕见称述。顾嗣立撰《元诗选》，汇辑至三百家，而不载旭集，则久佚可知。惟《山东通志》称旭与同郡王构及永平王磐俱以文章名世，天下号为“三王”，而於其出处本末，亦未详载，则并其人亦几湮没矣。今以集中诗文考之，盖旭家贫力学，教授四方，尝为砀山令所宾礼。《送王侯二生序》所云：“至元庚寅，砀宰崔公以礼招余至其邑，俾专讲习者是也。”又尝至长芦，主高百川家。《中和书院记》所云：“辱承君币，来自泰山者是也。”其馀如安阳，如郟城，如鲸川，皆所曾侨寓之地。又尝至杭州，之长沙。游迹几半天下，而卒未登仕版。其《有寄诗》云：“处困不堪家累重，谋生聊藉主人贤。”生平境遇，即此可以见其大概矣。其诗随意抒写，不屑屑於雕章琢句，而气体超迈，亦复时见性灵。古文多讲学家言。

其《井田说》一篇，务欲复三代之制，迂阔尤甚，殆全不解事之腐儒。然如记序诸作，和平通达，与之坐而谈理，其持论则未尝不醇正，未可废也。其集见於《文渊阁书目》者一部，一册。而焦竑《经籍志》则作二十卷。今从《永乐大典》采掇排比，尚可得一十六卷，决非一册所能尽，或一册“一”字为“十”字之讹欤。

卷一百六十七 集部二十

○别集类二十△《玉井樵唱》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尹廷高撰。廷高字仲明，别号六峰，遂昌人。是集首有廷高《自记》，载其父竹坡诗一联。盖即戴复古《石屏集》以其父遗诗冠首之意。竹坡名栋，宋宝祐间尝为绍兴府幕官，见《此君亭诗话》。而廷高行履不概见。惟《遂昌志》称其大德间任处州路儒学教授。顾嗣立《元诗选小传》，又谓其尝掌教永嘉，秩满至京，谢病归，与《志》不同。永嘉志乘亦不载其名。今案《集》中有《永嘉书所见》一首云：“此邦幸小稔，窃禄似有缘。”又有《永嘉任满代者未至诗》，又有《告病致仕谢掌尚书诗》，则廷高仕瓯及谢病实非无据，疑《遂昌志》失考也。其诗气格不高，而神思清隽，尚能不染俗氛。《集》中有《题虞集》、《邵陶二菴诗》，则集亦重其笔墨矣。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袁桷撰。桷有《延祐四明志》，已著录。其《集》据苏天爵《行状》及《元史》本传，俱称五十卷。此本卷数相符，盖犹旧本也。桷少从戴表元、王应麟、舒岳祥诸遗老游，学问源渊，具有所自。其在朝践历清华，再入集贤，入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尤练习掌故，长於考据。《集》中如《南郊十议》、《明堂郊天异制议》、《祭天无间岁议》、《郊不当立从祀议》、《郊非辛日议》诸篇，皆成宗初所上。其援引经训，元元本本，非空谈聚讼者所能。当时以其精博，并采用之。其诗格俊迈高华，造语亦多工炼，卓然能自成一家。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钜公，良无愧矣。

△《此山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周权撰。权字衡之，号此山，处州人。尝游京师，以诗贽翰林学士袁桷。桷深重之，荐为馆职，竟报罢。然诗名日起，唱和日多。《集》中有《赠赵孟頫诗》云：“瓣香未展师道敬，携琴暂出松萝中。”《赠虞集诗》云：“远游非涉声利途，愿谒国丈开榛芜。”《赠揭傒斯诗》云：“嗟予观光老宾客，瓣香仰止怀生平。”《赠陈旅诗》云：“下榻清风延孺子，高楼豪气卧元龙。”

”《赠欧阳玄诗》云：“床头萍绿多矜色，长价还从薛卞门。”《赠马祖常诗》云：“绝怜白发南州士，山斗弥高独仰韩。”而赵孟頫《赠权诗》亦有“青青外山，炯炯松下石。顾此山中人，风神照松色”之句，且亲写“此山”二字为额以赠。是时文章耆宿，不过此数人，而数人无不酬答，似权亦声气干谒之流。然孟頫等并以儒雅风流照映一世，其宏奖后进，迥异於南宋末叶分朋标榜之私。故终元之世，士大夫无钩党之祸。权与诸人款契，盖文字之相知，固未可以依门傍户论也。是集为陈旅所选定，旅及袁桷、欧阳玄等各为之序，揭傒斯又为之跋。旅本作者，故别择特精。《旅序》称其简淡和平，无郁愤放傲之色。《桷序》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玄序》称其无险劲之词，而有深长之味；无轻靡之习，而有春容之风。今观其诗，玄所称尤为知言矣。

△《申斋集》十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刘岳申撰。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以吴澄荐，召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不就。后授泰和州判，致仕。是集乃其门人萧洵所编，李祁为之序。元季尝付剞劂，久经兵毁。顾嗣立《元诗选》蒐罗至备，独不及此编。《江西通志》亦谓“岳申文集今已不传”。今此钞帙仅存，亦可云希覩之本矣。岳申文宗法韩、苏，故其气骨迥上，无南宋卑冗之习。《豫章人物志》称所作简约峻洁，殆非虚语。至集中碑志之作居什之四五，尤可据以考证史事。如《文天祥传》，比《宋史》所载为详。《夏贵墓志》，称其出奇计，立战功甚悉，而贵之失节偷生，绝不为讳，且深致婉惜之词，亦非曲笔谀墓者可比。观其不妄许与，其文品之矜贵可知也。

△《霞外诗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马臻撰。臻字志道，号虚中，钱塘道士。仇远序是集，称其隐约西湖之滨，士大夫慕与之交，不过习清虚，谈淡泊，无一言及势力声利。《龚开序》则称大德辛丑，嗣天师张真人如燕，主行内醮，玄教名流，并翼然景从，王子繇、马志道在焉。其人盖在通介之间者也。集中铺张富贵者数篇，如《嗣师吴真人诗》之类，颇乖山林之格。然所作皆神骨秀騫，风力迥上，琅琅有金石之音。虽不能具金鵝擘海，香象渡河之力，而亦不类酸寒细碎，虫吟草间。观其《述怀》一诗，殆宋末遗老寄托黄冠，而其豪逸俊迈之气，无所不可，政不以枯寂恬淡为高耳。

此本为毛晋所刻。末有《晋跋》，称伯雨之后复有虚中。今考诸家之《序》，皆作於仁宗大德初年，则臻尚在张雨前，晋偶失检也。

△《西岩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张之翰撰。之翰字周卿，邯郸人。《元史》无传。惟《松江府志》载之翰至

元末自翰林侍讲学士知松江府事，有古循吏风。时民苦荒，租额以十万计，之翰力除其弊，得以蠲除。至今犹祠於名宦祠。生平著述甚富。晚号西岩老人，故以“西岩”名集。其诗清新宕逸，有苏轼、黄庭坚之遗；文亦颇具唐、宋旧格。

其集据《松江府志》所载，本三十卷。今於《永乐大典》中蒐采缀辑，分体编次，釐为二十卷。虽当时旧本篇页多寡不可知，而约略大数，计已得什之六七矣。

《永乐大典》所载，有标题《张西岩集》，而核其诗文实为张起岩作。起岩字梦臣，济南人，有《华峰漫稿》、《类稿》、《金陵集》尚行於世，与之翰截然两人。殆当世缮录之人，以《张西岩集》与《张起岩集》声音略近，故随读而讹，致相淆乱。今并釐正，各存其真焉。

△《蒲室集》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释大诩撰。大诩字笑隐，南昌陈氏子。居杭之凤山，迁中天竺。又主建康集庆寺。是集诗六卷，文九卷。前有《虞集序》，谓其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於名教节义，则感厉奋激，老於文学者不能过。虽称之少溢其量，然其五言古诗，实足揖让於士大夫间，馀体亦不含蔬筍之气，在僧诗中犹属雅音。又文宗入继大统，改建康潜邸为集庆寺，特起大诩居之，授大中大夫。故虽隶缙流，颇谙朝廷掌故。若所著《王可毅尚书历任记》，证以《元史文宗本纪》，皆相符合。惟《本纪》谓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耀珠告托欢彻尔等交通亲王，於是出文宗居海南。而是《记》则谓至治二年谗慝构祸，文宗迁海南，与《本纪》相差一年。或传写误“元”为“二”，故与《史》异耶。集中多与赵孟頫、柯九思、萨都刺、高彦敬、虞集、马臻、张翥、李孝光往来之作。而第九卷中《杭州路金刚显教院记》、第十二卷《金陵天禧讲寺佛光大师德公塔铭》，并注曰“代赵魏公作”，则孟頫亦尝假手於大诩，知非俗僧矣。

△《弁山小隐吟录》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黄玠撰。玠姓名不见於史传。惟《弘治湖州府志》载玠字伯成，慈谿人，宋黄震之曾孙。清苦力学，无所不通。周游西湖，乐吴兴山水，因卜居弁山，与赵文敏游，文敏称许之。有《卞山集》、《知非稿》、《唐诗选纂》、《韵录》等书，独不载此集之目。或后人以《卞山集》、《知非稿》并为一编，改题此名欤？其诗不为近体，视宋末江湖诸人惟从事五七言律者，志趣殊高。中多劝戒之词，其上者有元结遗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虽宏阔深厚不能及二人，要於俗音嘈囂之中读之如听古钟磬矣。前有《自序》，称蔑有令德，不敢谓隐。独以所得於天者薄，故将退藏以终其身。又引文中子之说，称愿上之人正

身修德，使时和岁丰，已受其赐。尤粹然有德之言，胜矫语高蹈者万万也。

△《续轩渠集》十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洪希文撰。《附录》一卷，则其父岩虎诗也。岩虎字德章，号吾圃，莆田人，宋末尝为教谕。希文字汝质，号去华，尝官训导。岩虎诗名《轩渠集》，故希文集以续名。然《轩渠集》断烂不存，故摭其遗诗附於卷末。旧有希文《自序》，又有至治辛酉、至正壬辰、癸巳林以顺、林以抃、卓器之、南誉等《题词》。皆在未刻之前，不言原编卷数。嘉靖癸巳，其七世族孙绍兴知府珠请山阴蔡宗兗刊定。《宗兗序》称删去一百三十五首，存四百三十五首，编为十卷，附刻一卷。

则原集五百七十首也。《王凤灵序》则称诗二卷，为七律一百九十二首、古诗九十七首、绝句一百首，为数不同。又皆不及其词与杂文。此本凡诗三百六十九首、词三十三首、杂文十八首，与两《序》所言皆不符，疑传写者又有所刊削也。

《宗兗序》谓其以山泽之臞，出山泽之语。譬诸夏鼎、商鬲，华采虽若不足，而浑厚朴素之质，使望之者知为古器。《凤灵序》称其能以质胜，不蔽其情。今观其诗，纯沿宋格，於元末年华缛之风，明中叶堂皇之体，迥焉不同。故二人之论云尔。实则清迥激壮，亦足落落独行也。惟其以岩虎之诗附希文诗末，用《山谷集》后附《伐檀集》之例，以子先父，究於义未安。而篇页无多，又不能如《伐檀集》之自为卷帙，可以孤行。今特升冠此卷，置希文集之前，如《石屏集》、《玉井樵唱》之例焉。

△《定宇集》十六卷、《别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陈栌撰。栌有《书传纂疏》，已著录。是集为其族孙嘉基所刊。凡文十五卷，诗及诗馀一卷。《别集》一卷，则附录序记志状之类。栌生朱子之乡，故力崇朱子之学。集中如《澄潭赞》曰：“惟千载心，秋月寒水，儒释同处，我闻朱子。”附会《斋居感兴诗》句，以强合於禅，未免自生疵累，异乎朱子之所传。

然集中诸文，大抵皆醇正质实，不涉诡诞。如《深衣考》之类，虽未必尽合古制，而援据考证，究与空谈说经者有间。惟诗作击壤集派，多不入格。顾嗣立《元诗选》中所称“笑渠拄笏看山色，容我扶筇听水声。柳枝水洒一溪月，豆子雨开千嶂烟”诸句，皆沙中金屑，不能数数遇之也。

△《艮斋诗集》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侯克中撰。克中字正卿，真定人。幼丧明，聆群儿诵书，不终日，能悉记其所授。稍长习词章，自谓不学可造诣。既而悔之，以为刊华食实，莫首於理。原《易》以求，乃为得之。於是精意读《易》，著书名《大易通义》。年至九

十馀而卒。今《通义》已不传，而袁桷所作《序》尚见《清容居士集》中，可略见克中本末。此乃所作诗集，犹元时旧刻。卷首有毛晋私印，盖汲古阁所藏。中间律体最多，而七言律为尤夥。卷一、卷二皆咏经史之作。卷八为谐音格，乃每首全以音通字异者相叶。如一东叶同、峒、桐、铜、童，二冬叶鏞、庸、容、墉、蓉之类。凡七言三十一首，五言二十一首。亦克中自创之格，为古所未有。其诗颇近击壤一派，多涉理路。而抒情赋景之作，亦时有足资讽咏者。昔唐汝询幼而失明，长而能诗，《姑蔑》一集，明人诧为古所未有，而不知克中已在先，是亦足为是集希传之证。又汝询能注唐诗解，而克中乃至能诂经，是所学又在汝询上矣。

△《知非堂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何中撰。中有《通鉴纲目测海》，已著录。据中《自序》，所著尚有《易类象》三卷、《书传补遗》十卷、《吴才老叶韵补遗》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六书故》三十二卷、《通书问》一卷、《苏邱述游录》一卷、《搢颐录》十卷。今自《通鉴测海》以外，惟《通书问》及此集仅存。然《自序》称有《知非堂稿》十七卷、《外稿》十六卷。顾嗣立《元诗选》载《知非堂稿》十七卷，与《自序》合。王士禛《居易录》作十六卷，亦与《自序》、《外稿》合。此集止六卷，似非完书。然嗣立之所录与士禛之所称者，已均在此六卷之中，又似无所亡佚者。岂后人传写，或合并其卷数；抑或重为选录，汰其繁冗，故篇帙虽减，而名章隽句一一具存欤？诗集之富，唐无若白居易，宋无若陆游、杨万里。而珠砾并存，往往使后人以多为憾。是编佳制具存，而芜词较少，可谓刊糟粕而存菁华。即非足本，亦不必以不完为歉矣。

△《云林集》六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贡奎撰。奎字仲章，宣城人，官集贤直学士，追封广陵郡侯，谥文靖。李黼为之状，马祖常奉敕撰碑，皆天下重望也。所著有《云林小稿》、《听雪斋记》、《青山漫吟》、《倦游集》、《豫章稿》、《上元新录》、《南州纪行》凡百二十卷。明永乐间徵入秘府，家无副本，遂绝不传。惟《云林小稿》宋濂所序者，尚存其曾孙兰家。洪熙中福州陈壘复序而传之。宏治间其裔孙元礼复采诸书所载奎诗及遗文二篇，附益成编，是为今本。奎诗格在虞、杨、范、揭之间，为元人巨擘。王士禛《居易录》论其境地未能深造，殆专以神韵求之欤。吴澄跋其文稿，称其温然粹然，得典雅之体，视求工好奇，而卒不工不奇者，相去万万。惜今不可得见矣。卷末增载《见妇人》、《偶兴》二首，鄙俚秽褻，必委巷附会之说。元礼不知而误收之，其为谬陋，不止《谢康乐集》载东阳《溪中赠答》也。

△《梅花字字香前集》一卷、《后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郭豫亨撰。豫亨自号梅岩野人。里籍未详。据其《自序》，则至大辛亥作，其书名盖取宋晏殊词“唱得红梅字字香”句也。《离骚》遍撷香草，独不及梅。

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江湖诗人，无论爱梅与否，无不借梅以自重。凡别号及斋馆之名，多带“梅”字，以求附於雅人。黄大舆至辑诗馀为《梅苑》十卷。方回作《瀛奎律髓》，凡咏物俱入《著题类》，而《梅花》则自立一类。此倡彼和，沓杂不休。名则耐冷之交，实类附炎之局矣。豫亨在至大中距南宋之末未远，故亦染山人之积习。

前后二集《咏梅》七律至二百首，与张洽之数相等。然洽诗层见叠出，总不出“幽香高格，耽寂避喧”之意，描摹窠臼，未免厌观。豫亨则集句为之，又辟新境。且属对颇能工巧，亦胜李龔《翦綃集》之多集绝句。一花一石，时逢佳胜。存备诗家之小品，固亦无不可矣。

△《中菴集》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敏中撰。敏中有《平宋录》，已著录。《元史》载敏中《中菴集》二十五卷。《文渊阁书目》作五册，不著卷数。梁维枢《内阁书目》不载其名，则是时官书已佚。明藏书之家惟叶盛《菴竹堂书目》仅著於录，亦无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有其名，而独作三十五卷，与史不符。盖虞稷所列诸书乃遍徵各家书目为之，多未亲见其本，故卷数多讹，存佚不确，未可尽援为据也。苏天爵《元文类》中仅载其《贺正旦表》、《忠献王庙碑》二首，其他作则不概见。

今从《永乐大典》所载蒐罗裒辑，以类编次，尚可得二十卷，则所佚者不过十之二三矣。其诗文率平正通达，无钩章棘句之习。在元人中亦元明善、马祖常之亚。

本传称其文理明辞备。《韩性原序》亦谓其不藻绩而华，不琢镂而工，户枢门键，庭旅陛列，进乎古人之作。固不诬也。史称敏中为御史时，劾权臣僧格。为集贤学士时，上书陈十事。其文今皆不见集中，殆已散佚。集中有《星变奏议》、《皇庆改元奏议》，则为本传所未及，盖史佚之。其金石之文，如巴延庙碑、哈刺哈孙、纯直海、大达立、咬住、不阿里、李唐诸神道碑记，《大智全寺裨》、《罔极寺碑》，皆承诏撰述之作。今考《元史哈刺哈孙传》，即用敏中所撰墓碑。然不载其在宗正时，从世皇北巡，猝遇乱，突出破敌事。又不载其在中书省时，“每退食，延见四方宾使，访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显晦，年穀丰歉，采可行行之”数语。又“度地置两仓”句“两”字讹为“内

”字。《纯直海传》亦用敏中碑，而其子当达里谕降襄阳，取汉口，破婺贼，功不在沙札该下。而《沙札该传》末乃仅附其子昂阿喇名无一语及当达里事，尤为舛漏。盖《元史》仓猝成书，疏脱实多。不但重复割裂，如顾炎武所讥。则是集之存，并可订史传之讹异，不徒贵其文章矣。

△《王文忠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结撰。结字仪伯，定兴人。仁宗在潜邸时，以荐充宿卫。及即位，迁集贤直学士。元统中，官至中书左丞。文忠其谥也。事迹具《元史》本传。史称结有集十五卷。王圻《续文献通考》所载亦同。今久散佚。惟散见《永乐大典》者，采掇排比，尚得诗一百三十四首、诗馀十三首，编为三卷。又杂文九首为一卷。

《问答》五首为一卷。《善俗要义》三十三条为一卷。共成六卷。结为元代名臣，张珪称其非圣贤之书不读，非仁义之言不谈。今观是集，殆非虚语。诗多古体，大抵春容和平，无钩棘之态。文亦明白畅达，不涉雕华。其中《上宰相论八事书》，乃结年二十馀游京师时所作。平生识力，已具见於是。《问答》五条，皆与吴澄往复之语，或阐儒理，或明经义，可略见其学问之根柢。《善俗要义》乃结为顺德路总管时所作，以化导闾里。凡教养之法，纤悉必备。虽琐事常谈，而委曲剴切。谋画周密，如慈父兄之训子弟。循吏仁爱之意，蔼然具见於言表，尤足以见其政事之大凡。统观所作，所谓词必轨於正理，学必切於实用者也，固不与文章之士争词采之工拙矣。

△《静春堂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袁易撰。易字通甫，长洲人。不求仕进。部使者拟荐於朝，谢不应。行中书省署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旋亦罢归。居吴淞、具区之间，筑堂曰静春。聚书万卷，手自校定。或棹舟载笔床、茶灶、古器，游於江湖。赵孟頫尝为画《卧雪图》，称易与龚璠、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是集乃易歿之后，其子泰所编。

延祐四年龚璠为之序，推之甚至。然以王安石拟之，殊不相类。卷末有《厉鸮跋》，拟以黄、陈，亦未尽然。易诗吐言天拔，於陈与义为近，与黄庭坚之镕铸剴削、陈师道之深刻瘦硬，其门径实各别也。有元作者，绮縠居多。易诗虽所传无几，而风骨遒上，固足以高步一时。龚璠等所作集序墨迹，至明正统中尚存。吴讷题其卷末，深致向往。盖其人品、诗品，均有动人遐想者矣。

△《惟实集》四卷、《外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刘鹗撰。鹗字楚奇，永丰人。皇庆间以荐授扬州学录。累官江州总管、江西行省参政。守韶州，以赣寇围城，力御不支，被执抗节死。其事甚烈。明初修《元史》，失於采录，不为立传，并佚其名。近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始为

补入《忠义传》。然亦仅及其死节一事。其生平行履则已不可考矣。集为其子遂、述所编，初名《鹭溪文献》。其称《惟实集》者，盖本其祖训以诗道贵实之语也。

鹗尝官翰林修撰，与虞集、欧阳玄、揭傒斯等游。所居浮云书院，诸人皆有题咏。

玄为序其文集，称其诗六体皆善。《傒斯序》亦谓其高处在陶、阮之间。虽友朋推挹之词，例必稍过其量。然今观其集，大都落落不群，无米盐齷齪之气，可以想见其生平。二人所许，亦不尽出标榜也。且鹗身捍封疆，慷慨殉国，千秋万世，精贯三光。即其文稍不入格，亦当以其人重之。况体裁高秀，风骨清遒，实有卓然可传者乎。《外集》二卷，皆前人序记、輓诗，乃其裔孙于廷等所重辑。今仍附之集末，以补史传之阙漏焉。

△《勤斋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元萧撰。字维斗，奉元人，历官集贤学士、国子祭酒，谥贞敏，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卒於仁宗延祐五年，诗文多散佚。顺帝至正四年，苏天爵官西台，始裒辑其遗稿，得文八十篇、诗二百六十首、乐府二十八篇。分为十五卷，官为刊版於淮东。盖距之歿，几三十年矣。自明以来，刊版久佚。惟《永乐大典》所载，尚存崖略。谨依类编辑，得文四十二首、诗二百六十一首、词四首，釐为八卷。按焦竑《国史经籍志》称萧《勤斋贞敏集》，而《永乐大典》但题作《勤斋集》，颇不相合。然姚广孝等修辑《永乐大典》，距至正刊版时未远，其所据本，当即天爵所编，不容有误。殆焦竑误增其文也。又按天爵《滋溪集》，载《墓志铭》一首，称於六经百氏无不通，尤精《三礼》及《易》，且邃於六书。初凿土室终南山下，以经传列左右。思索其义，至於忘寐者三十年。

乃表里洞彻。关辅自许衡倡明理学之后，实继之，为文悉本诸经。《元史》亦称制行甚高，真履实践。其教人必自小学始。为文辞立意精深，言近指远。一以洙泗为本，濂、洛、考亭为据，为一代醇儒。今考其文，气格虽不甚高，而质实简洁，往往有关名教。其《辞儒学提举书》及《辞免祭酒司业》等状，尤可见其出处进退之大节。诗非所长，而陶冶性灵，绝去纤秣流派，亦足觐其志趣之高焉。

△《石田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马祖常撰。祖常字伯庸，世为雍古部人。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锡里济苏金末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用以官为氏之例，遂称马氏。曾祖雅哈从元世祖南征，因家於汴，后徙光州。延祐中初复科举，祖常乡贡会试皆第一，廷试第二，授应奉翰林文字，擢监察御史，劾罢丞相特们德尔，既而特们德尔复相，修

怨黜为开平县尹，因避祸退居。特们德死，乃除翰林待制，累迁礼部尚书。寻参议中书省事。元统初拜御史中丞，转枢密副使，乞归。至正四年卒。谥文贞。事迹具《元史》本传。是集凡诗赋五卷、文十卷。名石田者，以所居有石田山房也。其文精赡鸿丽，一洗柔曼卑冗之习。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至元间苏天爵撰《文类》，录其诗二十首、文二十首，视他家所收为夥。又请於朝，刊行其集，而自为之序。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盖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

△《架庵集》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同恕撰。恕字宽甫，其先太原人，徙於奉元。恕年十三，以书经魁乡校。至元间授国子司业，辞不拜。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置鲁斋书院，以恕领教事。

延祐六年立皇太子，召恕为奉议大夫、左赞善。明年英宗继统，以疾归。致和元年拜集贤侍读学士，复辞不赴。卒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文贞。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所著《架菴集》，本三十卷。至正初，陕西行台御史观音保、潘惟梓等始刊布於江淮，赵郡苏天爵为之序。《文渊阁书目》亦载有《架菴文集》一部、八册。焦竑《经籍志》乃作二十卷，疑传写误也。自明以来，久佚不传。

故叶氏《蓁竹堂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并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中颇散见其诗文，谨抄撮編集，分类排比，釐为文十卷、诗五卷，视原本尚得半焉。

其平生著作，不事粉饰，而於淳厚敦朴之中，时露峻洁峭厉之气。贾仁《行状》称其於诗喜陆放翁，於文慕周益公。富珠哩翀《神道碑》又称至元三十一年《国史》修《世祖帝纪》，采事四方，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宁王辟为掾，典司编录。

故於元初典故，最为详赡。集中志状诸作，多有可与金、元正史相参订者。惟《祈禳青词》，本非文章正体，恕素以明道兴教自任，更不宜稍涉异端。乃率尔操觚，殊为失检。今以其原集所有，姑附录之，而并纠其失於此焉。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遥记》，已著录。此集凡分四编，曰《在朝稿》，曰《应制稿》，曰《归田稿》，曰《方外稿》。其中诗稿又别名《芝亭永言》。据金华黄溍《序》，以是集为集手自编定。然其《天藻诗序》云：“友人临川李本伯宗辑旧诗，谓之《芝亭永言》。”又《赋谢李伯宗题》云：“至元庚辰冬

，临川李伯宗、黄仲律来访山中，拾残稿二百余篇录之。”而《李序》又云：“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闽宪韩公徵先生文稿本，与先生幼子翁归及同门之友编辑之，得《在朝稿》二十卷、《应制稿》六卷、《归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

所言与今本正相合。又考《道园遗稿》前有至正己亥眉山杨椿《序》，以为集季子翁归及其门人所编，与《李本序》合。盖集母杨氏为衡阳守杨文中之女，杨椿即其外家后人，其言自当无误，亦可证黄溍所云之不足据，是编为李所定无疑也。自元暨明，屡经刊雕。然皆从建本翻刻，亦间有参错不合。盖多出后人窜改，要当以元本为正矣。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此录所收，虽不足尽集之著作，然菁华薈粹，已见大凡。迹其陶铸群材，不减庐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诞，动云元无文者，其殆未之详检乎。

△《道园遗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虞集撰。其从孙堪编。盖以补《道园学古录》之遗也。凡古律诗七百四十一首，附以乐府，刻於至正十四年。考哀录集之遗文者，别有《道园类稿》。以校此编，《类稿》所已载者仅百余篇，《类稿》所未载者尚五百余篇。集著作虽富，而散佚亦多。当李本编《学古录》时，已有泰山一豪芒之叹，则云烟变灭者不知凡几。堪续加蒐访，辑缀成编，纵未能片楮不遗，要其名篇隳制，挂漏者亦已少矣。集中《题花鸟图》一首，《元诗体要》作揭傒斯诗。今观其格意，於揭为近。或堪一时误收，亦未可知。然《元音》及《乾坤清气集》均载是诗，又题集作。此当从互见之例，疑以传疑，不足以为是书病也。

△《杨仲弘集》八卷（内府藏本）

元杨载撰。载字仲弘，浦城人，后徙杭州。初以布衣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调海船万户府照磨。会仁宗复行科举之制，遂登延祐二年进士，授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终於宁国路总管府推官。事迹具《元史儒学传》。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杨载《仲弘集》四卷。此本八卷，不知何人所分。元代诗人，世推虞、杨、范、揭。《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於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於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於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於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於是扫地矣。载生於诗道弊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遗音。史之所称，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忤色，盖以此也。瞿宗吉《归田诗话》曰：“杨

仲弘以《宗阳宫玩月诗》得名。然他作如‘风雨五更鸡乱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挟书万里朝明主，仗剑三年别故乡’、‘窗间夜雨销银烛，城上春云压彩旗’、‘空桑说法黄龙听，贝叶繙经白马驮’。沉雄典实，先叔祖每称之。长篇如《古墙行》、《梅梁歌》，亦皆为时所称。夫人瞿氏，余祖姑也。尝以仲弘亲笔草稿数纸授予。字画端谨，而前后点窜几尽。盖不苟作如是。则载於是事，亦以苦吟得之者矣。”陶宗仪《辍耕录》曰：“虞伯生先生、杨仲弘先生同在京口。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云云。竟谓载诗在虞集上，则非其实也。

△《范德机诗》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范梈撰。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以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出为岭海廉访使照磨，历转江西、湖东。后选充翰林应奉。又改闽海道知事，移疾归。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道廉访使经历，以母老未赴。明年母丧，竟以毁卒。所著有《燕然稿》、《东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叶子奇《草木子》载：梈有与危素同晚步，得“雨止修竹闲（案诸本多讹“闲”为“开”，今据原本改正），流萤夜深至”二句，喜甚，既而曰“语太幽，殆类鬼作”云云。即今集中《苍山感秋诗》也。其语清微妙远，为诗家所称。然梈诗豪宕清迥，兼擅诸胜，实不专此一格。《闽书》又载其为闽海道知事时，以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作《闽州歌》述其事，廉访使遂奏革其弊。《歌》今亦载集中。然其事可记，其诗则语颇近俗。与沈作喆《哀扇工歌》仅相伯仲，尤不当以是概梈也。揭傒斯序其集曰：“虞伯生称德机如唐临晋帖，终未逼真。”改评之曰：“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联。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学仙，瘦骨嶙嶙，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野，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云云。傒斯之语虽务反虞集之评，未免形容过当。然梈诗格实高，其机杼亦多自运，未尝规规刻画古人，固未可以“唐临晋帖”一语据为定论矣。

△《文安集》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人。延祐初以荐授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迁国子助教，告归。复召还。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为授经郎，与修《经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讲学士，总修辽、金、宋三《史》。卒於官，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事迹具《元史》本传。傒斯与虞集、范梈、杨载齐名。其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时推为钜制。

独於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

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尝目其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彥斯颇不平。故作《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

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考杨维桢《竹枝词序》曰：“揭曼硕文章居虞之次，如欧之有苏、曾。”其殆定论乎？顾嗣立《元诗选》载彥斯诗，题曰《秋宜集》，今未见。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彥斯集》一卷，今亦未见。此本凡诗四卷，又《续集》二卷、《制表书序记碑志杂文》八卷，乃其门人燮理溥化所编。燮理溥化字元普，泰定四年进士。第九卷有《送燮元普序》，即其人也。所编虽不足尽彥斯之著作，然师弟相传，得诸亲授，终较他本为善。观《元诗选》所载《秋宜集》中，《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绝句》曰：“步出城南门，遥望江南路。前日风雪中，故人从此去。”乃割裂汉乐府半首为彥斯之诗，则所收必不甚精矣。

△《翠寒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宋无撰。无字子虚，苏州人，尝举茂才不就。是集前有《自序》，又有元贞乙未《赵孟頫序》、延祐庚申《冯子振序》。然卷末有《题孟頫遗墨诗》，不应有《孟頫序》。以《自序》考之，盖此本为无晚年自定，子振为序而刻之。孟頫所序，乃其少作。以其名重，仍刊以冠集耳。《子振序》仿李中《碧云集》序例，摘录其佳句甚悉。所举如《古研歌》之“神娲蹋云去补天，留下一团焦黑烟”，殆粗獷不复成语。又如“杨柳昏黄晚西月，梨花明白夜东风”之句，亦欠自然。

然其他品题，大抵精当。统观其集，七言古体纯学李贺、温庭筠，时有隽语。乐府短章，往往欲出新意，而反失之纤。五言律诗、五言长律最为擅长，七言绝句次之，七言律诗又次之。五言古诗集中惟《建业怀古》一首，亦仅如拗体律诗。

句句对偶，特平仄不谐耳。盖才所不近，避而不作也，亦可谓善用其短矣。

△《桧亭集》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丁复撰。复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游京师，与杨载、范梈同被荐，而复辞不就。放情诗酒，浪迹江淮间。凡三徙居，晚乃侨寓於金陵之城北。平生所作不下数千篇，脱稿即弃去，故多所散佚。其婿饶介之及其门人李谨之各据所得，蒐辑成帙。介之所编称《集》，谨之所编称《续集》，今皆未见其本。此本乃至正十年南台监察御史张惟远合二集编为九卷，刊於集庆学舍者。其称《桧亭》，盖以所居有双桧，复日哦诗其下，因以为名。集中有《次韵介之双桧亭诗》，即其地也。复诗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气横溢，魏文

帝所谓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者，几乎近之。偶桓《乾坤清气集》多录其诗，如《饯赵公子》、《送王伯庸》、《郭生生子》诸诗，字句或有小异，殆由传本各殊。又兰堂上人之《金陵因寄宪府张使君》诸诗，此集不载，则遗稿散落人间，饶介之等偶然未见者矣。

△《伊滨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沂撰。沂字思鲁，先世云中人，徙於真定。父元父，官至承事郎，监黄池税务。马祖常《石田集》有所作《元父墓碣铭》，叙其家世甚详，而沂始末不概见。今以集中所自述与他书参考之，尚可得其大略。据马祖常《碣铭》，称与沂同榜，则当为延祐初进士。据集中《送李县令序》，则尝为临淮县尹。据《义应侯庙记》，称延祐四年佐郡伊阳，考《地理志》，伊阳在嵩州，则尝为嵩州同知。又诗中有“纶巾羽服卧伊滨”之句，则集名《伊滨》，亦即起於此时。据《祀南镇》、《北岳》诸记，则至顺三年尝为国史院编修官。据《送瞿生序》及《胡节母诗序》诸篇，则元统三年尝在国子学为博士。据《送余阙序》称元统初佐考试，见阙对策云云，则尝入试院同考，而余阙实为所得士。据《祀西镇记》、《御书跋》诸篇，则至元六年尝为翰林待制，并尝待诏宣文阁。又《宋》、《辽》、《金》三史成於至正五年，而书前列修史诸臣，有“总裁官中大夫礼部尚书王沂”之名，则是时已位至列卿。其后迁转，遂不可考，疑即致仕以去。然集中《壬寅纪异诗》，有“壬寅仲春天雨雹，南平城中昼惊愕。自从兵革十年来，瀕洞风尘亘沙漠”之句。又《邻寇逼境仓皇南渡诗》，有“邻邑举烽燧，长驱寇南平。中宵始闻警，挈家速远行”之句。又有《寓吉安林塘避桃林兵警诗》。壬寅为至正二十二年，正中原盗起之时。距沂登第已五十载，尚转侧兵戈间，计其年亦当过七十矣。沂历躋馆阁，多居文字之职。庙堂著作，多出其手。与傅若金、许有壬、周伯琦、陈旅等俱相唱和。故所作诗文，春容和雅，犹有先正轨度。惜其名不甚著，集亦绝鲜流传，选录元诗者并不能举其名氏。今从《永乐大典》中裒掇编次，釐为二十四卷。庶梗概尚具，不致遂就湮没焉。

△《渊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莱撰。莱字立夫，浦阳人。延祐中复科举之制，以《春秋》贡於乡，试礼部不第。后以荐署饶州路长芎书院山长，未行而卒。年仅四十四。其门人金华宋濂等私谥为渊颖先生。据其谥议，取经义玄深为渊，文词贞敏为颖也。莱与黄潛、柳贯并受业於宋方凤，再传而为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寿，身未试一官，而在元人中屹然负词宗之目，与潛、贯相埒。遗稿甚夥，濂为摘其有关学术议论之大者，编为斯本，青田刘基序之。碑文、谥议一卷，别为《附录》。张纶《林泉随笔》曰：“吴立夫《谕倭书》，盖其十八岁所作

，规模仿司马相如《谕蜀》文。其末所述谕其王之言，虽古之辨士，莫能过也。其他《大游》、《观日》两赋，与夫《形释》、《泰誓论补》、《牛尾歌》等篇，皆雄深卓绝，真先秦、西汉间作者。”黄潜亦称其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皆未免溢量。

胡助谓“他人患其浅陋，而莱独患其宏博”，斯为笃论矣。王士禛《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俶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实举以配杨维桢。而其所选七言古诗，乃录莱而不录维桢。盖维桢为词人之诗，莱则诗人之诗，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士禛《论诗绝句》作於任扬州推官时。而《古诗选》一书，则其后来所定，所见尤深也。

△《黄文献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黄潜撰。潜有《日损斋笔记》，已著录。其文原本经术，应绳引墨，动中法度。学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祜皆尝受业焉。《濂序》称所著《日损斋稿》二十五卷，潜歿后县尹胡惟信锲梓以传。又有危素所编本为二十三卷。今皆未见。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张俭序》，称旧本颇阙失，且兼载其一时泛应异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为笔记一编，稍加删定，付建瓯尹沈璧、陈珪重梓以传云云。则俭已有所刊削，非濂所序之本。

卷首题“虞守愚、张俭同校”一行，又题“温陵张维枢重选，会稽王廷曾补订”一行。则二人又有所窜易，并非俭所刻之本。卷数不同，有自来矣。明人诞妄，凡古书经一刊刻。必遭一涂改。数变之后，遂失其真，盖往往如此。然有所私损，未必有所私益。虽残缺不完，尚可见潜之崖略也。

△《圭斋集》十五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欧阳玄撰。玄有《拯荒事略》，已著录。玄平生三仕成均，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揭傒斯作玄集序，称有曰诗流者三卷、曰车公中者十卷、曰驱烟者十五卷、曰强学者十卷、曰述直者三卷，其门人王师模所编。明宋濂《序》则谓原集一百馀册，皆毁於兵，惟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二十四卷，其孙祐持编录之。此本诗赋四卷、文十一卷、附录一卷，题宗孙铭鏞編集，又非祐持之旧矣。孔齐《至正直记》曰：“欧阳玄作文，必询其实事而书，未尝代世俗夸诞。”时人谓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黄潜，而事实不妄则过之。然宋濂称其文“如雷电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乎云散雨止，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实亦未减於三人也。虞集《道园学古录》有《送玄谒告还浏阳诗》曰：“忆昔先君早识贤，手封制作动成编，交游有道真三益，翰墨同朝又十年。”盖集父教授於潭州，见玄文大惊，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当与汝并驾齐驱，故集诗云然。”然则玄发轫之初，声价已

与集相亚矣。

△《待制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柳贯撰。贯字道传，浦江人。大德四年荐为江山教谕。延祐四年授湖广儒学副提举。六年改国子助教。至治元年迁博士。泰定元年迁太常博士。三年出为江西儒学提举。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仅七月而卒。故世称“柳待制”焉。事迹附载《元史黄潜传》。贯虽受经於金履祥，其文章轨度则出於方凤、谢翱、吴思齐、方回、龚开、仇远、戴表元、胡长孺，其史学及掌故旧闻则出於牟应龙，具见宋濂所作行状中。学问渊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经术，精湛闳肆，与金华黄潜相上下。早年不自存稿。年四十馀北游燕，始集为《游稿》。其后有《西雒稿》、《容台稿》、《锺陵稿》、《静俭斋稿》、《西游稿》、《蜀山稿》。至正十年，余阙得稿於贯子卣，以濂及戴良皆贯门人，属其编次。凡得诗五百六十七首、文二百九十四首，勒为二十卷。阙及危素、苏天爵各为之序，濂为之后记。《天爵序》又称有《别集》二十卷，今未见其传本。

考《濂记》称尚馀诗九百七首、文二百四十八首，讵誉为二十卷，授先生子卣藏之。盖删汰之餘，本未刻也。以数计之，诗仅存十之四，文仅存十之六，宜其简择之精矣。《附录》一卷，杂录、诰敕、祭文、像赞、行状、墓表之属，不知何人所编。卷首亦题曰柳贯著，其谬陋可想。又墓表今在黄潜集中，而题曰戴良记，舛驳尤甚。以所记较史为详，尚可考贯之始末，姑仍其旧本存之云尔。

△《闲居丛稿》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蒲道源撰。道源字得之，号顺斋，世居眉州之青神，徙居兴元。初为郡学正，罢归。皇庆中徵为国史院编修官，进国子博士，年六十矣。越岁复引疾去。后十年召为陕西儒学提举，不就。迹其生平，恬於仕宦，大抵闲居之日为多。故其子机哀辑遗文，题曰《闲居丛稿》。凡诗赋八卷、杂文乐府十八卷。诗文俱平实显易，不尚华藻。黄潜为之序，称“国家统一海宇，士俗醇美，一时鸿生硕儒所为文，皆雄深浑厚，而无靡丽之习。承平滋久，风流未坠。皇庆、延祐间，公以性理之学施於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耀自不可掩”云云，亦言其文之真朴也。盖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顾嗣立《元诗选》引潜此文，谓当时风尚如此，可以观世运焉。斯言允矣。

△《所安遗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陈泰撰。泰字志同，别号所安，长沙茶陵人。延祐二年进士。除龙泉县主簿

。栖迟薄宦，惟以吟咏自適，竟终於是官。其著作亦未成集。至其曾孙朴，始裒辑以成此编，故曰“遗稿”。明成化中，其来孙铨等重刊。卷末有旧题六字云：“后段蠹损，惜哉！”则并朴所辑亦非完本也。泰与欧阳玄同举於乡，以《天马赋》得荐。考官批其卷曰：“气骨苍古，音节悠然，天门洞开，天马可以自见矣。”

今赋与批词俱载集首。后玄跻臚仕，文章震耀一世。泰集乃几几不传。今观所作七言歌行居十之七八，大致气格近李白，而造句则多类李贺、温庭筠。虽或不免奔轶太过，剽而不留。又不免时伤粗獷，不及玄之风规大雅具有典型。要其才气纵横，颇多奇句，亦自有不可湮没者。久晦而终传於世，亦有由矣。

△《至正集》八十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元许有壬撰。有壬字可用，汤阴人。延祐二年进士。历官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兼太子左谏德，致仕。卒谥文忠。事迹具《元史》本传。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国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纪。文章亦雄浑闳肆，饜切事理，不为空言，称元代馆阁钜手。所著《至正集》，本一百卷。据其弟有孚《圭塘小稿序》云：“门生集录缮写方毕，先生捐馆。犹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遣，仓皇之际，轻身南行。书籍弃掷，稿亦俱亡。”是其集自有壬既歿，即已沦佚无传。明弘治间，其五世孙容刊行《圭塘小稿》时，亦未之见。故叶盛《水东日记》载容尝言先公《至正集》一百卷，遗失久矣。闻杨少师尝收有副本，就叔简少卿求之。

少卿云：“书籍在泰和，有无未可知也。”此本不知何时复出，而尚阙其十九卷。

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卷数正同。盖相传只有此本，其即杨士奇家所藏欤。中如笺表、传状、书简诸体并阙，又有录而失其辞者，诗十一篇，乐府八篇。

《有孚序》又称其论天下事，嘉言谏论，见《至正集》。而此本疏稿实无一篇，则其散佚者亦复不少。然观《元史》本传，载有壬於泰定初言特扞德尔之子索南与闻大逆，乞正典刑；平章政事赵世延受祸尤惨，为辨冤复职；及上正始十事诸大端；皆见是集《公移类》中，亦足窥见崖略。而其论特克什之妹勿令污染宫壶，更人所难言。本传顾未之及，是尤可以补史阙矣。

△《圭塘小稿》十三卷、《别集》二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许有壬撰。其《小稿》为有壬所自辑。至正庚子，其弟有孚录而序之，所谓即《至正集》而不具录者也。迨有壬既歿。集本散亡。而有孚所携此本独存，因重加编次，得诗文二百四十三首，釐为十三卷。又辑尝寄有孚诗文八十五

篇，缙猷可所收《文过集》及林虑记游诗文九十三篇，为《别集》二卷。其残编断简，得於倚尖野人家者为《外集》一卷。有孚复为之序，题屠维作噩二月。乃洪武二年己酉，在元亡之后矣。子孙世藏其书。宣德间，复失其《外集》。成化己丑，其五世孙南康知府容始校正刊行，而以家乘载志文、祭文及有孚等倡和之作编为《续集》一卷，附之於末。叶盛《水东日记》曰：“相台许可用中丞，文章表著一时，有盛名，今世所见者可数耳。”耿好问言其裔孙容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见之。即此本也。其后《至正集》复出於世，而阙佚未全。今以两书校核，虽大略相同，亦互有出入。如《忍经春秋经说》、《成中丞诗》诸序，《雪斋书院》、《龙德宫》、《上清储祥宫》、《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辽山县儒学》诸记，《武昌万寿崇宁宫》、《林州同知孙承事怯烈公神道》诸碑，皆《至正集》所无，而独见於此本。又《别集》中长短句，《至正集》未载者亦二十三阙。其他异同详略甚多。以其为有壬手订原本，又经有孚排定，视集本之晚出者较为精详。故并著於录，以备参证焉。

△《礼部集》二十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师道撰。师道有《战国策校注》，已著录。其集原名《兰阴山房类稿》。此本题曰“礼部”者，盖师道致仕以后，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以所进之官名之也。（考张枢撰《师道墓表》，杜本撰《师道墓志》，皆称致仕后授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而宋濂所作《墓碑》，则称以礼部郎中致仕，《元史》本传亦同。盖《元史》即濂所撰，故与碑合。然枢与本皆师道旧友，不应有误，或濂记录未真也。）凡诗九卷、文十一卷，流传颇鲜。此本乃新城王士禛写自昆山徐秉义家，因行於世。师道少与许谦同师金履祥。所著有《易杂说》二卷、《书杂说》六卷、《诗杂说》二卷、《春秋胡氏传附正》十二卷，於经术颇深。所补正鲍彪《战国策注》，及所撰《敬乡录》，於史事亦颇有考证。又与黄潛、柳贯、吴莱相与往来倡和，故诗文具有法度。其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其诗则风骨遒上，意境亦深，褻然升作者之堂，非复仁山集中格律矣。盖其早年本留心记览，刻意词章；弱冠以后，始研究真德秀书。故其所作，与讲学家以馀力及之者，迥不同耳。

△《积斋集》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有《春秋三传辨疑》，已著录。其文集《元史》本传不载，世亦未见传本，惟《文渊阁书目》有之。今检勘《永乐大典》各韵中，尚颇散见一二。考曹安《谏言长语》，记欧阳玄为浙省考官，本房得《四灵赋》一卷，词意高迥。覆考官谓非赋体，欲黜之。玄争之力，且曰：“其人赋场如此，经义必高。”督掌卷官取其本经，则伟然老成笔也。及拆卷，乃程端学。欧阳玄作《端学墓志》，亦称“至治癸亥，浙闈秋试第二场《四灵赋》，词气高

迴，因得与选。”

则端学以是赋得名，必载集中。今所存仅《阳燧赋》一篇，而是赋已佚，则散亡亦多矣。谨掇拾残剩，釐为诗一卷、文四卷，以备元人之一家。端学之说《春秋》，勇於信心，而轻於疑古，颇不免偏执胶固之弊。然其人品端谨，学术亦醇，故其文结构缜密，颇有闳深肃括之风。故曹安又记其会试经义策冠场，考官白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学问不能成。”盖根柢既深，以理胜而不以词胜，故与雕章绘句者异焉。诗尚沿南宋末派。观墓志称端学泰定初扈跸上都，时虞集为国子司业，深相器重，而不甚见两人唱和之作。则端学不以是擅长，亦可见矣。

△《燕石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宋褫撰。褫字显夫，大都人。泰定元年进士。历官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谥文清。褫博览群籍，与兄本后先入馆阁，并有集行世，时人以“大宋”、“小宋”拟之。褫集为其侄太常奉礼郎彊所编。凡诗十卷、文五卷。首载至正八年御史台咨浙江行中书省刊行咨呈一道，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吕思诚、危素五《序》，末附谥议、墓志、祭文、輓诗。又有洪武中何之权、吕荧二《跋》。盖犹旧本。《欧阳玄序》称其诗“务去陈言，燕人凌云不羁之气，慷慨赴节之音，一转而为清新秀伟”。《苏天爵序》称其诗“清新飘逸，间出奇古，若卢仝、李贺”。《危素序》则称其“精深幽丽，而长於讽谕”。核其所说，亦约略近之。至其词藻焕发，时患才多。句或不检，韵成牵缀。如《正献公坟所寒食诗》，有“高坟白打钱”句。案韦庄诗“上相间分白打钱”，非纸钱也。张女輓诗，却是“贞魂埋不得”句。《序》称其女工於属对，十岁而夭。案李商隐诗“万古贞魂倚暮霞”，非十岁未字之女也。如斯之类，大抵富贍之过。贪多务得，遂不能刮垢磨光。然武库之兵，利钝互陈。论其大体，足为一家，固不以字句累之矣。其文为作诗之馀事，然温润而洁淨，亦不失体裁焉。

△《秋声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黄镇成撰。镇成有《尚书通考》，已著录。其集据顾嗣立《元诗选》称原本十卷，又载有《郑潜序》。此本仅存四卷，又惟镇成《自序》一篇，而不载《潜序》，似非完帙矣。王士禛《居易录》称其《秋风》一首、《秋山小景》一首、《五曲精舍》一首，以为具有风调。今观其集，大抵边幅稍狭，气味稍薄，盖限於才弱之故。然近体出以雅洁，古体出以清省，亦复善用其短。故格韵楚楚，颇得钱、郎遗意。较元代纤秣之体，固超然尘壒之外也。《闽书》称镇成至正中筑室城南，号南田耕舍。部使者屡荐之，不就。似乎高隐之士。《郑潜序》则称其有所激而鸣其不平。今考集中《南田耕舍诗序》言：“赋者率拟

之於老农，人各有志，同床而不相察。”其第二首云：“种田南山下，土薄良苗稀。稊稗日以长，荼蓼塞中畦。路逢荷人，相顾徒嗟咨。我欲芟其芜，但念筋力微。终焉鲜嘉穀，何以奉年饥。谁令恶草根，亦蒙雨露滋。岂无力耕士，悠悠兴我思。”

则镇成盖遭逢乱世，有匡时之志而不能行，乃有托而逃。故诗多忧时感事之语。

《潜序》为知其心，徒以为恬退之士，未足罄所抱矣。

△《雁门集》三卷、《集外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萨都刺撰。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其祖曰思兰不花，父曰阿鲁赤，以世勋镇云代，居於雁门。故世称雁门萨都刺，实蒙古人也。旧本有《干文传序》，称萨都刺者，译言济善也。（案萨都刺蒙古语结亲也，此云济善，疑文传以不谙译语致误，今姑仍原文，而附订於此。）则本以蒙古之语连三字为名。而集中《溪行中秋玩月诗》，乃自称为萨氏子，殊不可解。又孔齐《至正直记》，载萨都刺本朱姓，非阿鲁赤所生。其说不知何据。岂本非蒙古之人，故不谙蒙古之语，竟误执名为姓耶。疑以传疑，阙所不知可矣。据所《自序》，称始以进士入官为京口录事长，南行台辟为掾。继而御史台奏为燕南架阁官，迁闽海廉访知事，进河北廉访经历。《干文传序》则称其登泰定丁卯第。应奉翰林文字，除燕南经历，升侍御史。於南台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宣差，后陟官闽宪幕。与《自序》稍有不同。然《自序》当得其实也。虞集作《傅若金诗序》，称进士萨天锡最长於情，流丽清婉。今读其集，信然。杨瑀《山居新语》尝辨其宫词中“紫衣小队”诸语，及《京城春日诗》中“饮马御沟”之语为不谙国制。其说良是。然《骊山诗》内误用荔枝，亦何伤杜牧之诗格乎。集本八卷，世罕流传。毛晋得别本刊之，并为三卷。后得荻廬王氏旧本，乃以此本未载者别为《集外诗》一卷，而其集复完。其中《城东观杏花》一诗，今载《道园学古录》中，显为误入。则编类亦未甚确。然八卷之本，今不可得。故姑仍以此本著录。《晋跋》又称尚有无题七言八句百首，别为一集，惜其未见。今距晋又百馀载，其存佚益不可知矣。

△《杏亭摘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洪焱祖撰。焱祖字潜夫，歙县人。是集前有《危素序》，称为徽州路休宁县尹致仕。而叙其仕履乃曰年二十六为平江路儒学录，浮梁州长芑书院山长，绍兴路儒学正，调衢州路儒学教授，擢处州路遂昌县主簿。天历元年年六十二致仕。

乃不云其为县尹。考《宋濂序》，称其自儒官起家，四转而为遂昌主簿，遂以休宁县尹致其仕。盖是时犹沿宋例，致仕者率进一官使归，实未尝任是职也。

焱祖尝作《罗愿尔雅翼音释》，至今附愿书以行。又有《续新安志》十卷，亦继愿《新安志》而作。盖亦博洽之士。是集为其子浦江尉在所编。其所居有银杏树，大百围。焱祖尝以“杏亭”自号，因以名集。其诗以古近体分列。然五言律下注曰“长律附”，不从高棅称排律。七言律下注曰“拗律附”，亦宋人之旧名。

盖犹当日原本，未遭明人窜乱者也。其诗虽纯沿宋调，而尚有石湖、剑南风格，抗衡於虞、杨、范、揭诸家则不足，以视宋季江湖末派则蝉蜕於泥滓之中矣。

△《安雅堂集》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陈旅撰。旅字众仲，莆田人。以荐为闽海儒学官。中丞马祖常奇之，与游京师，又为虞集所知。平章事赵世延引为国子助教。考满再任。后出为浙江儒学提举。又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元元年迁国子监丞。越二年卒於官。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其集见於本传者十四卷。此本仅十三卷，乃其子籥所编。有张翥、林泉生二《序》，一作於至正九年，一作於十一年。目次与焦竑《经籍志》相合。殆本传笔误，以“三”为“四”欤。史称其文典雅峻洁，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又称虞集见所作，有“我老将休，付子斯文”之语。

《张翥序》亦称天历、至顺间，学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其许与君特厚，君亦得相与薰濡，而法度加密。盖纪实也。苏天爵辑《元文类》，其时作者林立，而不以序属诸他人，独以属旅，殆亦知其文之足以传信矣。

△《傅与砺诗文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傅若金撰。若金初字汝砺，揭傒斯为改字与砺，江西新喻人。曹安《谰言长语》记其少年家酷贫，以织席为生。又改业为针工。后有所激，乃读书，诗文遂脍炙人口。用以勉人之自砺，则亦奇士也。其诗法授於同郡范梈。虞集、宋褰以异材荐，佐使安南。归除归广州文学教授。至正三年卒，年仅四十。所著诗集有《初稿》、《南征稿》、《使还新稿》、《牛铎音》等编，范、虞诸人皆尝为之序。至正间，其弟若川汇鋟之，名《清江集》。明洪武中，又刻其文集十一卷，《附录》一卷。今诗文总为一编，不知何人所并也。揭傒斯称每读与砺诗，如复见范德机。德机七言歌行胜，与砺五言古律胜，馀亦相伯仲。王士禛《居易录》则称其歌行得老杜一鳞片甲，七律亦有格调。与傒斯论小异。当以士禛之说为然。古文盖其馀事，然亦和平雅正，无棘吻螫舌之音。虽不能凌跨诸家，要亦一时之隽才矣。

△《瓢泉吟稿》五卷（永乐大典本）

元朱晞颜撰。考元代有两朱晞颜。其一为作《鲸背吟》者。其一为长兴人，字景渊，即著此稿者也。晞颜始末不甚可考。惟《吴澄集》有晞颜父文进《墓表

》，载及晞颜，称其能诗文而为良吏，亦不详其为何官。今以集中诗考之，则初以习国书被选为平阳县蒙古掾。又为长林丞，司煮盐赋。又曾为江西瑞州监税。盖以郡邑卑吏终其身者。其集藏书之家罕见著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瓢泉集》四卷，而世无传本。顾嗣立录元诗三百家，亦不及其名。今据《永乐大典》所载，抄撮编次，釐为诗二卷、诗馀一卷、文二卷。又牟巘、郑僖《原序》二首尚存，仍以弁诸卷首。集中所与酬赠者为鲜于枢、揭傒斯、杨载诸人。故耳目薰濡，具有法度。所作虽边幅稍狭，而神理自清。《牟巘序》所称拟古之作，今具在集中。颇得汉魏遗意，异乎以割剥字句为工。其杂文亦刻意研练，不失绳墨。

惟郑僖所赏麴生、菊隐二传，沿毛颖革华之体，自罗文、叶嘉以来已为陈因之窠臼。僖顾以奇贍许之，殆所谓士俗不可医矣。

△《筠轩集》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唐元撰。元字长孺，歙县人。泰定丁卯，以文学授平江路学录。再任建德路分水县教谕。以徽州路学教授致仕卒。集中《朱克用总管诗会序》，作於至正乙酉，自题七十七岁。则当生於宋咸淳五年己巳。始终皆当元盛时，故所作多和平温厚之音。又尝著《易大义》、《见闻录》诸书，於经术颇深。故议论亦不诡於正。据朱文选行状，元有《敬堂杂著》、《思乐杂著》、《吴门杂著》、《分阳杂著》、《金陵杂著》、《老学藁稿》几七千篇，分为五十卷。乃其子桂芳手辑，故集中间有桂芳题识。此本为程敏政编入《唐氏三先生集》者，仅诗稿八卷、文稿五卷，殊非其旧。观其裔孙泽请汪抑之作序启中，亦谓兵燹之余，十存二三。

则此集亦蠹蚀零落，幸而得存矣。惟元以乡校终身，未尝一官台阁，而集中有《扈从灊阳清暑》四诗，又有《玉堂夜直诗》，及《察罕淖尔》、《李陵台》诸诗，未喻其故，或误收他人之作欤？

△《俟菴集》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存撰。存字明远，更字仲公，安仁人。少博涉典籍，喜为文章。后从上饶陈立太传陆九渊之学，遂尽焚所著书。其论学以省察本心为主。其论文谓唐、虞所有之言，三代可以不言。三代所有之言，汉、唐可以不言。未有六经，此理无隐。前古圣贤，直形容之而已，恶能有所增损。皆陆氏义也。然存所学笃实，非金谿流派堕於玄渺，并失陆氏本旨者比。故其诗文皆平正醇雅，不露圭角，粹然有儒者之意。是集为其子卓所编。凡诗十一卷、文十九卷。前有永乐乙酉《邹济序》，及危素所作《墓志》。末附虞集书一首。案《道园学古录》有《送李彦方闽宪诗序》曰：“近日晚学小子，不肯细心读书穷理，妄引陆子静之说以自欺自弃。至欲移易章句，直斥程、朱之说为非，此亦非有见於陆氏

者也。特以文其猖狂不学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也。闽中自中立之归，已有道南之叹。

仲素、愿中至於元晦，端绪明白，皆在闽中。不能不於彦方之行发之。去一赃吏，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云云。其言褊躁，与陆氏学派若不戴天。而与存书乃深相推挹，岂非以其人重之欤？亦足见元儒敦朴，无门户之成见也。

△《滋溪文稿》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苏天爵撰。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录。所作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诗稿》，《元百家诗》尚录之，今未见其本。此为其《文稿》三十卷，乃天爵官浙江行省参政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元哲字廷哲，临川人，以乡贡第一人举进士。赵汭《东山存稿》中有《别元哲序》一篇，载其行履甚详。高明字则诚，永嘉人，登进士第，调官括苍郡录事。赵昉又有《送高则诚归永嘉序》，即其人也。天爵少从学於安熙。然熙诗文粗野不入格，天爵乃词华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称元代作者。其波澜意度，往往出入於欧、苏，突过其师远甚。至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传阙略者多可藉以考见。《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亦非溢美。虞集《赋苏伯修滋溪书堂诗》有曰：“积学抱沉默，时至有攸行。抽简鲁史存，采诗商颂并。”盖其文章原本，由沉潜典籍，研究掌故而来，不尽受之於熙也。

△《青阳集》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元余阙撰。阙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统元年进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庆。陈友谅陷城，自刎死。赠行省平章，谥忠宣。事迹具《元史》本传。阙以文学致身，於五经皆有传注。篆隶亦精緻可传。而力障东南，与许远、张巡后先争烈。故集中所著，皆有关当世安危。

其《上贺丞相》四书，言蕲、黄御寇之策，尤为深切。使阙计果行，则友谅之能陷江东西否，尚未可知也。其第二书谓往时泰不华、蛮子海牙并力攻蕲、黄，贼几就灭。忽撒散各军，止有卜颜帖木儿驻扎兰溪。盗之复陷沿江诸郡，实人谋不臧。证以卜颜帖木儿本传，知丞相托克托虽有功於江淮，而实阶乱於蕲、黄之地。

又第四书曰，兰溪之功，卜颜帖木儿平章为最，蛮子海牙中丞特因之成事。《卜颜帖木儿传》亦采用之。则又是非之公，足以信诸后代者也。其诗以汉魏为宗，优柔沈涵，於元人中别为一格。胡俨《杂说》曰：“初危太朴以文学徵起，士君子皆想望其风采。或问虞文靖公曰：‘太朴事业当何如？’曰：‘太朴

入京之后，其词多夸，事业非所敢知。必求其人，其余阙乎。’问何以知之，曰：‘集於阙文字见之。’后阙竟以忠义显。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云云。然则文章虽阙之余事，而心声所发，识度自殊，亦有足觐其生平者矣。

△《鲸背吟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元朱晞颜撰。前有《自序》，署其字曰名世。末又有《自跋》。《序》称至元辛卯，泛海至燕京，舟中成七言绝句三十馀首，诗尾各以古句足之。其末章云：“早知鲸背推敲险，悔不来时只跨牛。”因名《鲸背吟》。曹学佺编入《十二代诗选》中。长洲顾嗣立编《元百家诗》，据赵孟頫所作《宋无翠寒集序》，谓无旧以晞颜字行。先世自晋陵迁吴，冒朱姓。至元中，其父领征东万户案牒，当行病痿，无勺以身代，遂入海。经高丽诸山，未尝废吟咏，《鲸背吟》正其时作。然《序》称偶托迹於曹科，未忘情於笔砚。缘木求鱼，乘桴浮海。与代父入征东幕府，情事渺不相涉。与《孟頫序》所称，西溪王公以茂才举之，辞不就者亦不合。又不知其何故矣？疑以传疑可也。

△《近光集》三卷、《扈从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有《六书正讹》，已著录。当顺帝时，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因别哀录所作，为此二集。《近光集》乃后至元八年庚辰由国史院编修擢翰林修撰，同知制诰。至正元年辛巳，为授经郎经筵译文官。二年壬午，为帘内官。四年甲申，升监书博士。五年乙酉，改崇文监丞，迄於出为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凡五年之诗。《扈从诗》则至正十二年壬辰，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扈从上京之作也。《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为多，可以备掌故。

《扈从诗》中记边塞闻见为详，可以考风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写而叙述之。溯元季之遗闻者，此二集与杨允孚《汧梁京百咏》亦略具其梗概矣。

△《经济文集》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李士瞻撰。士瞻字彦闻，先世新野人，徙居荆门。至正初，中大都路进士。中书辟充右司掾，除刑部主事。累官户部尚书，出督福建海漕，就拜行省左丞。

召入为参知政事，改枢密副使，拜翰林学士承旨，封楚国公。以至正二十七年卒。

《元史》不为立传。惟《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十二年，枢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极言时政。凡二十事。”具列其目，大抵当时急务。盖亦说直之士也。是集为其曾孙伸所编，所录始於为右司掾时，而迄於奉使闽中。故《元史》所载《时政疏》不在其中。然所载往来简札至七十馀通，几居全集之半。虽多属一时酬答之作，而当时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多可藉以考见。其

弥缝匡救，委曲周旋，拳拳忧国之忱，亦不在所上《时政疏》下。《元史》於顺帝时事最称疏略，存此一集，深足为考证之助。正不徒重其文章矣。

△《纯白斋类稿》二十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胡助撰。助字履信，一字古愚，婺州东阳人。始举茂才。为建康路儒学学录。历美化书院山长、温州路儒学教授。用荐再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秩满授承信郎、太常博士，致仕归。时至正五年也。是集乃助所自编，本三十卷。历年既久，残阙失次。明正德中，其六世孙淮掇拾散佚，重编此本。仅存赋一卷、诗十六卷、杂文三卷。又《附录》当时投赠诗文二卷。仍以《纯白斋类稿》为名，而卷帙已减三之一，非其旧本。虞集常跋其《上京纪行集》，称其龙门以后诗尤佳，今已散入集中。邓文原、吴澄尝跋其《銓坡小录》及《升学祭器文》，此本不载。

则当在亡佚十卷中也。助诗文皆平易近人，无深湛奇警之思，而亦无支离破碎之病，要不失为中声。吴澄称其诗“如春兰茁芽，夏竹含箨，露滋雨洗之余，濯濯幽媚，娟娟静好”。则形容过当，反不肖其品格矣。

△《圭峰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卢琦撰。琦字希韩，号立斋，惠安人。圭峰其所居地。抄本或作《圭斋集》，传写误也。至正二年进士。授州录事，迁永春县尹，改调宁德。历官漕司提举，除平阳州，命下而卒。事迹具《元史良吏传》。徐〈火勃〉《笔精》曰：“《圭峰集》岁久弗传，近岁惠安庄户部徵甫蒐而梓之，误入萨天锡诗六十馀首。”此本为元陈诚中所编，明万历初邑人朱一龙、福州董应举序而刻之。在庄本之前，然已多窜入他作。如五言古诗《春日思远游》，则在陈旅集中。又五言古诗中《过岭至崇安》、《送吴甫至扬州》、《题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闽关》、《宿台山寺绝顶》、《早发黄河》等篇，七言古诗中《有事居庸关》、《走笔赠孟礼》、《乐陵台望月》、《夜泊钓台》、《江南乐》、《江南怨》、《雪山辞》、《崔镇阻风》、《游吴山驼峰》、《紫阳菴》、《江上闻笛》、《别友》、《寒夜闻笛》、《黯淡滩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萨氏子》等篇，七言律诗中《高邮城楼晚望》、《燕将军出猎》、《寄鹤林长老》、《和王维学海南还韵》、《三衢守索题烂柯石桥》、《登镇阳龙兴寺阁》、《寄参政许可用》、《送金宪王君实》、《金陵道中》、《再过锺山万寿寺》等篇，共三十二首，皆在萨都刺集中。至於萨都刺《溪行中秋玩月》一篇，《自序》称“余乃萨氏子”云云，班班可考。此集乃改题曰《儒有萨氏子》，《序》末又删其“至元丁丑仲秋书”一句。尤为显然作伪。不得谓之误收。盖编辑之时，务盈卷帙，以夸蒐采之富，故真贋溷淆如此也。琦官虽不高，而列名良吏，可不藉诗而传。即以诗论，其清词雅韵，亦不

在陈旅、萨都刺下。编录者移甲为乙，亦非无因矣。集又载赋三篇、记六篇、志铭二篇、祭文一篇、启三篇、杂著九篇，则确出琦作，非由假借。今删其诗之妄录者，并其文录之，以存琦之真焉。

△《蜕菴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张翥撰。翥字仲举，晋宁人。至元初，用隐逸荐，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寻退居淮东。会修《宋》、《辽》、《金》三史，起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累迁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给俸终身。事迹具《元史》本传。

案金明昌、承安间，亦有张翥，字曰仲扬。刘祁《归潜志》记其“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诸句，称其浮艳。

诸书援引，或误为一人，非也。翥尝从学於李存，传陆九渊之说。诗法则受於仇远，得其音律之奥。其诗清圆稳贴，格调颇高。近体长短句，极为当时所推。然其古体亦伉爽可诵，词多讽谕，往往得元、白、张、王之遗，亦非苟作。王士禛《居易录》曰：“蜕菴元末大家，古今诗皆有法度。无论子昂、伯庸辈，即范德机、揭曼硕未知伯仲何如。”其论当矣。史称翥遗稿不传，传者有律诗、乐府，仅三卷。王士禛则称“《蜕菴集》四卷，明洪武三年锡山郎成抄本”。此本乃朱彝尊所藏，明初释大杼手抄本，前后有来复、宗泐二人《序》《跋》。盖大杼与翥为方外交，元末翥没无嗣，大杼取其遗稿归江南，别为选次而录存之。考《元音》、《乾坤清气集》、《玉山雅集》诸书，所录翥诗尚有出此集之外者，则亦非全本也。

△《五峰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李孝光撰。孝光字季和，乐清人。隐居教授白野，泰哈布哈尝师事之。至正七年，诏徵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明年升文林郎、秘书监丞。所著诗文，岁久散佚。是编乃弘治甲子怀远钱杲为乐清令，访求遗稿，得全集於儒生周纶家，因俾纶编次刊版。杲自为之序，仍以《五峰集》为名。其诗文不分卷帙，但以各体分编。今定以乐府四言诗为一卷，五七言古诗为一卷，五言律诗为一卷，七言律诗为一卷，绝句为一卷，杂文为一卷。卷首别有逸文目四篇，曰《南村草堂记》，曰《郭翼迁善斋记》，曰《姚文焕书声斋集记》，曰《孝善坊记》，皆有录无书。

盖传写复佚，今亦阙之。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道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中间如《赠潘九霞绝句》所云：“道士自称潘九霞，身骑黄鹤大如车。借我北窗眠一夜，酒醒共吃白丹砂。”失之粗犷者，亦间

有之，然不害其风格也。杂文凡二十首，皆矫矫无凡语。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亦不虚矣。末附《题朱泽民画》一首，盖古乐府之末章，误编於文集，今仍移附乐府末云。

△《野处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邵亨贞撰。亨贞字复孺。杨枢《淞故述》，载其本淳安人。至正间为松江训导，占籍华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还乡序》云：“至元中，大父处县君以弗终仕於宋，晦迹华亭别业，先子遂生华亭。至德间，大父归葬故里，先子弗克举家去，至今为华亭人。”则自其祖已占籍松江，枢所述犹未尽也。是编后有冯迂、汪稷二《跋》，谓其书本出上海陆深家，深之孙郟以授稷而刊行之。并所著《蛾述诗选》、《蛾术词选》为十六卷。今诗词二选世已无传，惟此本独存。

共杂文六十八首。亨贞终於儒官，足迹又不出乡里，故无雄篇巨制以发其奇气。

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犹能守先民遗矩者。其诗词世不多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所作《咏眉目沁园春词》二首，隽永清丽，颇有可观。盖所长尤在於是，惜《词选》今已久佚矣。

△《梦观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释大圭撰。大圭字恒白，姓廖氏，晋江人。至正间，居泉州之紫云寺。其集本二十四卷。首为《梦法》一卷、《梦偈》一卷、《梦事》一卷，次为诗六卷，次为文十五卷。所谓梦法、梦偈、梦事者，皆宗门语录，不当列之集中。其杂文亦多青词、疏引，不出释氏之本色，皆无可取。惟其诗气骨磊落，无元代纤秣之习，亦无宋末江湖蔬筍之气。吴鉴原序称其华实相副，词达而意到，不雕镂而工，去纂组而丽，屏耘锄而秀。虽朋友推奖之词，然核以所作，亦不尽出於溢美。盖石湖、剑南之馀风，犹存於方以外矣。今删除其《梦法》等卷，并删除其杂文，惟录古今体诗编为五卷。沙砾既捐，精华斯露。取长弃短，期於不失雅音。其三乘宗旨，听释氏之徒自传之，固不必为彼法计也。

△《金台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乃贤撰。乃贤有《河朔访古记》，已著录。是集为危素所编。前有欧阳玄、李好文、贡师泰三《序》，作於至正壬辰。又有黄潛《题词》，作於至正庚寅。

末有至正乙酉揭傒斯《跋》，至正辛卯程文《跋》、至正乙未杨彝《跋》、至正己丑泰哈布哈题字、至正戊子张起岩题诗。复有虞集诗一首，及危素一《跋》，均不著年月。《素跋》称“易之《金台前稿》，余既序之。及再至京师，又得《后稿》一卷。”则此集二卷乃合两稿编之。故集中称揭傒斯谥为“揭

文安”，而集末乃有溪斯《跋》也。乃贤天才宏秀，去元好问为近。虽晚年内登翰林，外参戎幕，而仕进非所汲汲，惟以游览唱酬为事。故气格轩翥，无世俗猥琐之态。

其名少亚萨都刺。核其所作，视萨都刺无不及也。

△《子渊诗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案《子渊诗集》散见《永乐大典》中，但题曰元人。《文渊阁书目》载之，亦不著撰人名氏。考集中有《岁尽诗》云：“照我乡关梦，相随到鄞城。”鄞故城在鄞县东，唐时析鄞置鄞、慈、奉、镇四邑，隶明州。元为庆元路。纳新《金台集》有《怀明州张子渊》七律一首，又有《依韵奉答子渊》七律二首。今倡和诗俱在集中，韵亦相符。则当为庆元路人。又《铁釜中莲诗》题下自注，叙同时并赋诸人，有“暨仲深”之语。则其名当为仲深。又有《怀兄子益在横浦诗》。

以其兄字推之，则“子渊”当为其字矣。集久不传。兹分体缀辑，得诗六卷，多与乃贤、杨维桢、张雨、危素、袁华、周焕文、韩性、乌本良、斯道兄弟唱和之作，而纳新为尤夥。古诗冲澹，颇具陶、韦风格；律诗虽颇涉江湖末派，格意未高。然五言如“晓市鱼虾集，秋田笋蕨多”，“驿路随江尽，湖云类海宽”，“地通江栈阔，天入海门低”，“明月孤城柝，秋风弱客心”，“枯萑晴似雪，独鹤夜如人”。七言如“江村夜迥传金鼓，池馆秋深老芰荷”，“满面炎尘依客帽，一川离思属荷花”，“家僮解事故携酒，野鸟避人低度墙”，“北风吹沙弓力劲，落日照海旌旂寒”，“林荒乏酿茶为酒，鱼熟难賒米当钱”，“西江返照连虹影，南镇残山入雁行”，亦皆楚楚有致。其见重於当时名辈，亦有以也。

△《午溪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陈镒撰。镒字伯铎，丽水人。尝官松阳教授。后筑室午溪上，遂以“午溪”名其集。卷首题“前进士曲阜孔昉编选，前进士青田刘基校正”。有黄潛、张翥、孙炎及昉、基五人《序》。《翥序》称其学於外舅周衡。《炎序》又称其学於翥。故其诗才地虽觉稍弱，而吐言清脱，不失风调。盖渊源有所自来。前又载基、昉手柬各一通。基柬称其“体制皆佳，而近日应酬之作去其一二则纯矣”。

昉柬则称其“篇篇合律而中吕，字字铿金而锵玉”。今观其集，基言为是。《基序》称《午溪集》一卷。《炎序》称二卷。《昉序》则称四百余篇。此本十卷，岂基所欲去者，昉仍为存之乎？

△《药房樵唱》三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吴景奎撰。景奎字文可，兰溪人。年三十，海道万户刘贞为浙东宪府掾，尝

辟为从事。明年贞去，景奎亦归。久之用部使者荐，署兴化县儒学录，以母老辞不就。至正十五年卒於家。黄潛为志其墓，深相惋惜。是集乃其子履与其门人黄琪所编。中间五言古体皆源出白居易，七言古体间似李贺。近体亦音节宏敞，豪放自喜。宋濂为作《集序》，亦极相推挹。特编次时失於简汰。如《偶成诗》云：“挟才胜德世所薄，宁我负人天可欺。士之言行苟如此，圣经贤传将奚为。”

殆刘克庄所谓有韵语录，殊不入格。其他应俗之作，亦多榛楛勿翦。是则履等辑录之过。然其菁华自在，亦不以此相掩也。

△《栲栳山人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岑安卿撰。安卿字静能，馀姚人。所居近栲栳峰，故以自号。志行高洁，穷厄以终。其诗有云：“老成愧苟得，童稚羞无官。”又云：“人观所为主，结交慎攀援。”足见其坚苦自立之意。集中次韩明善《题推篷图诗》，称“坡翁仙去二百春”。以苏轼卒於建中靖国元年计之，盖当元之中叶。故上得见厉元吉，下得见危素也。是集为安卿邑人宋禧编辑。禧初名元禧，洪武间召修《元史》，曾为安卿题像，述其生平。今亦附载於集中。其诗戛戛孤往，如其为人。惟七言古诗时杂李贺、温庭筠之体。盖有元一代风气如斯。然气骨本清，究亦不同纤媚秾冶之格。顾嗣立《元诗选》曰：“安卿尝作《三哀诗》，吊宋遗民之在里中者。

寄托深远，有俯仰今昔之思。”案《三哀诗》，一曰厉元吉，宋末举进士第，为乌程尉，入元不仕以终，安卿之师也；一曰高师鲁，佚其名而为安卿家三世之交，总角时曾得见之；一曰李天锡，则其里之老儒，安卿未及相识者。详其词意，前二篇为追念故交，后一篇为表章潜德。其间虽有“新亭”、“黍离”诸语，乃追叙三人之遗事，非安卿自有是感，诗语甚明。嗣立遽以思宋为说，穿凿殊甚。又集中《出门偶赋诗》有：“侧闻朝廷遗逸徵，集贤著作空盈庭。中书堂上日羊饭，世祖山河如砥平。”则身见元政渐弛，文恬武嬉，方深以国事为忧，而望以无忘祖宗之创业。岂复睠睠於宋者乎？嗣立以词害意，遂使安卿首鼠两端。今谨订正其误，俾读者无惑焉。

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二十一

○别集类二十一△《梅花道人遗墨》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吴镇撰。镇字仲圭，自号梅花道人，嘉兴人。《嘉兴志》称其卒於明洪武中。考镇自书墓碣，称生於至元十七年庚辰，卒於至正十四年甲午。则未尝入明，《志》为舛误。又陈继儒《梅花庵集》，称镇自题墓碣为“梅花和尚之塔”。后紫木扬喇勒智所至椎豕燔椁，独镇之墓疑为僧塔，遂舍去。考紫木扬喇勒智发宋陵在至元甲申、乙酉之间，《元史》与《癸辛杂识》所记并同。是时

镇方五六岁，安有预题墓碣之事。此好事者因镇明於易数，故神其说而未思岁月之颠舛。继儒摭以为说，亦疏谬也。镇以画传，初不以文章见重。而抗怀孤往，穷饿不移。胸次既高，吐属自能拔俗。旧无专集。此本题曰《遗墨》，乃其乡人钱棻拮据题画之作，薈粹成编。其中如《题竹诗》“阴凉生砚池，叶叶秋可数。东华客梦醒，一片江南雨”一篇。考镇杜门高隐，终於魏塘，足迹未至京师，不应有“东华客梦”之句。核以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乃知为鲜于枢诗，镇偶书之，非其自作，棻盖未之详审。又镇画深自矜重，不肯轻为人作。后来假名求售，贗迹颇多，亦往往有庸俗画贾伪为题识。如题画《骷髅》之《沁园春》词。无论历代画家从无画及骷髅之事，即词中“漏泄元阳，爹娘搬贩，至今未休”诸句，鄙俚荒谬，亦决非镇之所为。又如嘉禾八景之《酒泉子》词。词既舛陋，其《序》末乃称梅花道人镇顿首。偶自作画，为谁顿首耶？即题竹佚句之“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亦”字、“也”字重叠而用，镇亦不应昧於字义如此。凡斯之类，棻皆一例编载，未免失於决择。然伪本虽多，真迹亦在，披沙简金，往往见宝。

要未可以糅杂之故，一例废斥之矣。

△《玩斋集》十卷、《拾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贡师泰撰。师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国子生中江浙乡试。除泰和州判官，荐充应奉翰林文字。出为绍兴府推官。复入翰林，迁宣文阁授经郎。至正十四年擢吏部侍郎，除浙江都水庸田使。寻拜礼部尚书，调平江路总管。张士诚据吴，避之海上，江浙行省丞相承制授参知政事。二十年改户部尚书，命督海运。二十二年召为秘书卿，道卒。事迹具《元史》本传。明嘉靖中，李默作是集《跋》云：“予在宣州，诸生贡安国者，为言其先世礼部公流寓海宁时，自名其里曰小桃源。

元命既革，宋学士景濂尝过之，公为置酒饮。夜分乃起，就卧仰药而毙。”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则据其门人朱鏊所作《纪年录》，及揭泂所作墓志，载至正十六年正月，张士诚陷平江，公抱印隐居吴淞江上，主钓台山长吴景文家，易姓名为端木氏，号戾契子、々翁，二十六年卒於海宁寓舍。证《默跋》所纪之诬。案《明史宋濂传》，濂乞假归省在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师泰没於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其时濂无由至海宁。且太祖称吴王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称吴元年在二十七年丁未，元顺帝北趋上都在二十八年戊申七月，是为洪武元年。师泰既没於壬寅，尚在元亡前六年，何以称“元命既革”。此其后人之饰词，欲附於王蠋之节，殊非事实。嗣立疑之当矣。师泰所著有《友迂集》，余闕序之；《玩斋集》，黄潛序之；《东轩集》，程文序之；又有《集集》、《闽南集》见於李国凤之《序》。其门人谢肃、刘钦类为一篇，总名曰《玩斋集》

，今未之见。明天顺间，宁国守会稽沈性重加蒐辑，得诗文六百五十三首，厘为十卷，又《补遗》一卷，其年谱之类别为一卷附之，是为今本。师泰本以政事传，而少承其父奎家学，又从吴澄受业，复与虞集、揭傒斯游，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厉一时。诗格尤为高雅，虞、杨、范、揭之后，可谓挺然晚秀矣。

集中《题陶渊明五柳图》绝句，《明诗别裁集》以为燕王篡位之后，建文旧臣江右袁敬所作，并记敬所本末甚详。今考明孙原礼所撰《元音》，成於洪武甲子，张中达为之刊版在建文辛巳，均在逊国以前，而收入是诗，题为师泰所作，则为师泰之诗误附会於敬所，非敬所之诗误窜入师泰集中明矣。

△《羽庭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刘仁本撰。仁本字德元，天台人。以进士乙科历官温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方国珍据有温、台，招延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参预谋议。

国珍岁治海舟，输江淮之粟於大都，仁本实司其事。其所署省郎官，盖即元所授。

故集中诸作，大都感慨陆危，眷怀王室。其从国珍，盖欲借其力以有为，徐图兴复，亦如罗隐之仕吴越，实心不忘唐。观其《赠李员外自集庆回河南诗》云：“汉兵早已定中华，孙述犹鸣井底蛙。”於明祖显然指斥，其志可知。厥后国珍兵败，仁本就擒，抗节不挠，至鞭背溃烂而死。则仁本终始元人，未尝一日入明。

《永乐大典》题曰“国朝刘仁本”，非其实也。仁本学问淹雅，工於吟咏，多与赵俶、谢理、朱右等唱和。尝治兵馀姚，作雩咏亭於龙泉左麓，仿佛兰亭景物。

集一时文士，修襍赋诗，自为之序。其文虽不见於集中，而石刻今日犹存。文采风流，可以想见。故所作皆清隽绝俗，不染尘氛。其序记诸篇，述方国珍与察罕通使，及岁漕大都诸事，多记传所不载，亦可补史阙。原本久佚，谨就《永乐大典》所载，以类编次，厘为诗四卷、文二卷。仍改题曰“元刘仁本”，以存其真焉。

△《不系舟渔集》十五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陈高撰。高字子上，温州平阳人。至正十四年进士。授庆元路录事。未三年，辄自免去。平阳陷，弃妻子往来闽、浙间，自号“不系舟渔者”。至正十六年，浮海过山东，谒河南王库库特穆尔於怀庆，密论江南虚实。库库特穆尔欲官之，会疾作卒。盖当国祚陆危，犹力谋匡复。明太祖称王保保真男子（即库库特穆尔）。如高者，事虽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保矣。不但诗之足传也。明

洪武初，苏伯衡访其遗集，厘定成编，题曰《子上存稿》。此本题《不系舟渔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颇雅洁。诗惟七言古体不擅场，绝句亦不甚经意。其五言古体，源出陶潜；近体律诗，格从杜甫。面目稍别，而神思不远，亦元季之铮铮者矣。

元又有嘉定僧祖柏，其诗亦名《不系舟集》，见顾嗣立《元诗选》。集中有《题倪瓒芝秀图诗》，盖与高同时，然其诗不及高远甚。今未见其本。以集名相乱，附著其异於此，庶来者无疑焉。

△《居竹轩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成廷珪撰。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扬州人。好学不求仕进，惟以吟咏自娱。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间，颇有山林意趣。因扁其燕息之所曰“居竹轩”。晚遭世乱，避地吴中，踪迹多在松江。故集中有《欲卜居海上》之作。后竟没於云间，其年盖已七十馀矣。此集乃其友郜肃、刘钦搜辑遗稿所刊也。

廷珪与河东张翥为忘年交，其诗音律体制，多得法於翥，而声价亦与翥相亚。观诗中所载酬答者，如杨维禎、危素、杨基、李黼、余阙、张雨、倪瓒，皆一代胜流。而黼与阙之忠义，瓒之孤僻，尤非标榜声气之辈。其倾倒於廷珪，必有所以取之矣。刘钦称廷珪“五言务自然，不事雕剝。七言律最为工深，合唐人之体”。

今观其七言古诗，亦颇遒丽。惟五言古诗竟无一篇，似不应全卷遗佚。或自知此体不擅长，遂不复作，亦如宋无之《翠寒集》欤。

△《句曲外史集》三卷、《补遗》三卷、《集外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张雨撰。雨有《元品录》，已著录。其平生诗文，尝手录成帙，然当时未及刊版。故零缣断素，赏鉴家多传其墨迹，而集则无传。明成化间，姚绶始购得其稿。嘉靖甲午，陈应符始厘为三卷，校讎付刊，而以刘基所作墓志、姚绶所作小传附之。崇祯中，常熟毛晋复取乌程闵元衢所录佚诗，为《补遗》三卷，附以同时酬赠之作。晋又与甥冯武搜得雨《集外诗》若干首，续刻於后。仍以徐世达原《序》冠於简端者，即此本也。雨诗文豪迈洒落，体格遒上。早年及识赵孟頫，晚年犹及见倪瓒、顾阿瑛、杨维禎，中间如虞集、范梈、袁桷、黄潛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相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虽托迹黄冠，而谈艺之家位置於文士之列，不复以异教视之，厥有由矣。

△《侨吴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郑元祐撰。元祐有《遂昌杂录》，已著录。元祐家本遂昌，徙於钱塘。而流寓平江凡四十年，为时最久，故其集名以“侨吴”。实则杭州所作亦在其内

，盖从其多者言之也。集本其晚年所定，以授谢徽。今此本后有弘治丙辰《张习跋》，乃称元祐本有《遂昌山人集》，与《侨吴集》多繁芜重出。因通录之，得诗文之精纯者，并为十二卷，仍名《侨吴集》，用梓以传。则此本为习所重订，非元祐手编之本矣。凡文六卷、诗六卷。其中《与张德常书》，有“仆赞郡无补，尝移携李”之语，而苏大年所作墓志、卢熊《苏州府志》皆称元祐以大府荐，两为校官，不言尝为他职，与元祐仕履不合。岂代人所作，失於标注耶？其文颇疏宕有气，诗亦苍古。盖元祐生於至元之末，犹及见咸淳遗老。中间又得见虞集诸人，得其绪论。末年所与游者，亦皆顾阿瑛、倪瓒、张雨之流。互相薰染，其气韵不同，固亦有自来矣。

△《咏物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谢宗可撰。宗可自称金陵人，其始末无考。相传为元人，故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录是编於《戊集》之末，亦不知其当何代也。昔屈原颂橘、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於是，然特赋家流耳。汉武之《天马》，班固之《白雉》、《宝鼎》，亦皆因事抒情，非主於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见於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沿及六朝，此风渐盛。王融、谢朓至以唱和相高，而大致多主於隶事。唐宋两朝，则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计矣。其特出者，杜甫之比兴深微，苏轼、黄庭坚之譬喻奇巧，皆挺出众流。其馀则唐尚形容，宋参议论，而寄情寓讽，旁见侧出於其中，其大较也。中间如雍鹭鸶、崔鸳鸯、郑鹧鸪，各以摹写之工，得名当世。而宋代谢蝴蝶等，遂一题衍至百首，但以得句相夸，不必缘情而作。於是别岐为诗家小品，而咏物之变极矣。宗可此编，凡一百六首，皆七言律诗。如不咏燕蝶而咏睡燕睡蝶，不咏雁莺而咏雁字莺梭。其标题亦皆纤仄，盖沿雍陶诸人之波，而弥趋新巧。瞿宗吉《归田诗话》曰：“谢宗可百咏诗，世多传诵。除《走马灯》、《莲叶舟》、《混堂》、《睡燕》数篇，难得全首佳者。”

其说信然。然四诗亦非高作。顾嗣立录其四十首，又摘其警句二十联。其中如《笔阵》之“怒卷龙蛇云雾泣，长驱风雨鬼神惊”，则伤於粗豪；《螳螂簪》之“鬓雪冷侵霜斧落，发云低压翠裳空”，则伤於凑砌。特以格调虽卑，才思尚艳，诗教广大，宜无所不有。元人旧帙，姑存之备一体耳。《归田诗话》又曰：“曩见邱彦能诵宗可《卖花声诗》一诗，百咏中不载。盖性既喜此一格，则随事成吟，非作此一集而绝笔。”彦能所诵，殆出於此集既成之后欤。

△《鹿皮子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陈樵撰。樵字居采，婺州东阳人。至正中，遭乱不仕，遁居囿谷。每衣鹿皮，因自号鹿皮子。考所作《北山别业诗》三十八首，备水石花竹之趣，则亦顾阿瑛、倪瓒之流，非穷乡苦寒之士也。郑善夫《经世要言》称其经学为独到。

然所称神所知者谓之智，实慈湖之绪馀，而姚江之先导。论其所长，当仍在文章。

是集题曰“卢联子友编”。其古赋落落有奇气。诗古体五言胜七言，近体七言胜五言。大抵七言古体学温庭筠，以幽艳为宗；七言近体学陆龟蒙，而雕削往往太甚。如“春在地中常不死，月行天尽又飞来”之类，则伤於粗俗；“诗无獭髓痕犹在，梦有鸾胶断若何”之类，则伤於纤巧。顾嗣立《元诗选》乃标为佳句，列於小传之内，殊失别裁。又古诗用韵，多以真、諄、臻、侵同用，沿吴棫《韵补》之谬注，殊乖古法。近体多以支、脂、之、微、齐通押，盖亦误信吴棫之说。夫诗各有体裁，韵亦各有界限。既僻於复古，自可竟作古诗，何必更作今体。

既作今体，而又不用今韵，则驴非驴，马非马，龟兹王所谓骡矣。是皆贤智之过，亦不必曲为樵诤也。

△《林外野言》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郭翼撰。翼有《雪履斋笔记》，已著录。翼学问博洽，既老不得志，偃蹇学官，惟刻意於诗古文。尝自号东郭生，又称野翁，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

今所传本凡二卷，附《与顾仲瑛书》一篇。考《玉山名胜》及《乾坤清气》诸集所录翼诗，不见此集者尚多。又如《题刘龙洲墓道》、《道士游武当》诸诗，又皆别见吕诚集。疑或后人重编，故多所舛漏，未必即翼手定之稿也。翼从杨维禎游，诗颇近其流派。其间如《望夫石》、《精卫词》诸篇，皆用铁崖乐府体，尤为酷似。要其笔力挺劲，绝无懦响，在元季诗人中可谓矫然特出者矣。

△《傲轩吟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胡天游撰。天游名乘龙，以字行，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岳州平江人。当元季之乱，隐居不仕。邑人艾科为作传，称“使天假其年，遇明太祖，必为刘基、宋濂”则没於顺帝末年也。其集兵燹之馀，仅存十一。传称其七岁能诗，已具作者风力，名籍籍一时，视伯生、子昂，不输一筹。今观所作，大都悲壮激烈，而颇病粗豪。非惟未足抗虞集，亦未足以敌赵孟頫，传所称者殊过。然长歌慷慨之中，能发乎情，止乎礼义，身处末季，惓惓然想见太平，犹有诗人忠厚之遗。

其在元季，要亦不失为作者也。集中《陌上花诗小序》，误以钱缪为梁元帝，颇为乖舛。盖兴酣落笔，记忆偶疏。庾信“桂华”之语，误读《汉书》；王维“垂杨”之句，讹解《庄子》。取其大端，则小疵可略，论古人者正不在寻章摘句间矣。

△《师山文集》八卷、《遗文》五卷、《附录》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郑玉撰。玉有《春秋阙疑》，已著录。是编《文集》八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盖即玉所自编。惟《序》称“名曰《余力稿》，以见吾学之不专於文词”，则集名似后人追改。然《王祎序》及《杨士奇跋》已皆称《师山集》，则初刻时已改名矣。《遗文》五卷，不知何人所编。

程敏政跋玉《钓台诗卷》，称其裔孙虬装潢成册。张骏《和敏政诗跋》，亦称玉裔孙鲸虬，皆能诗。其或出虬等之手欤。《附录》一卷，则当时酬赠诗文，及后人题咏也。玉《自序》谓：“韩、柳、欧、苏涂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无闻见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与洪君实书》，又力诋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宽作玉行状，称其文“以正大刚直之气，发为雄浑警拔之词。感慨顿挫，简洁纯粹。然纪事朴实，不为雕镂锻炼，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马迁、班固，而根之以六经之至理”。其推尊亦太过。然玉学术本醇，克宽所谓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论不诬。其文皆雅洁不支，欧阳玄所谓严而有法者（案玄此语亦见克宽志中），亦为不愧。其《送葛子熙序》，称：“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此岂善学圣贤者哉？”又《与汪真卿书》，称：“朱子尽取群贤之书，析其同异，归之至当。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然自是以来，三尺之童，即谈忠恕。目未识丁，亦闻性与天道。一变而为口耳之弊。盖古人之学，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高下，所言皆实事。今人之学，所见虽远而皆空言。此岂朱子毕尽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别真伪，洞见症结，无讲学家门户之见。知其授命成仁，揶揄名教，不自剽窃语录中来矣。

△《友石山人遗稿》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翰撰。翰字用文，其先西夏人。元初从下江淮，授领兵千户，镇庐州，因家焉。翰少袭爵，有能名，累迁江西、福建行省郎中。陈友定留居幕府，表授潮州路总管，兼督循、梅、惠三州。友定败，浮海抵交趾，不果。屏居永福之观猎山，著黄冠服者十一年。洪武间辟书再至，翰以幼子偁托其故人吴海，遂自引决。翰本将家子，志匡时难，不幸遭宗邦颠沛，其慷慨激烈之气，往往托之声诗。

故虽篇什无多，而沈郁顿挫，凜然足见其志节。如《题画葵花》云：“怜渠自是无情物，犹解倾心向太阳。”《送陈仲实还潮阳》云：“归去故人如有问

，春山从此蕨薇多。”《大都憔悴行吟》，不忘故国。其《绝命诗》云：“昔在潮阳我欲死，崇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祀绝宗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盖翰於死生之际，明决如此，亦可见其志之素定也。顾嗣立《元诗选》仅载翰诗二十七首。此本乃其子偁所辑，凡诸体诗八十四首。前有《陈仲述序》。后附志铭表词等七篇，皆吴海所作也。

△《闻过斋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海撰。海字朝宗，闽县人。至正末，遭逢兵乱，绝意仕进。明洪武初，守臣欲荐诸朝，力辞得免。既而徵诸史局，亦力辞不赴。事迹具《明史隐逸传》。

是集为其门人王偁所编。初，海与永福王翰善。元亡之后，海以翰尝仕元，劝以死节。而自抚其遗抚，教之成立，即偁是也。《史》称其文“严整典雅，一归诸理”。又载海尝言“杨、墨、释、老，圣道之贼；管、商、申、韩，治道之贼；稗官、野乘，正史之贼；支词、艳说，文章之贼。上之人宜敕通经大臣，会诸儒定其品目，颁之天下。民间非此不得辄藏，坊肆不得辄鬻”云云。虽持论少狭，非古人兼资博考之义。然其宗旨之正，亦於此可见矣。其题曰“闻过斋”者，海平生虚怀乐善，有规过者，欣然立改，尝以“闻过”名其斋，偁因以名其集云。

△《学言诗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当撰。当字伯尚，崇仁人，澄之孙也。以荫授万亿四库照磨。荐为国子助教，预修《宋》、《辽》、《金》三史。除翰林修撰，累迁直学士。江南兵起，拜江西肃政廉访使，左迁抚州路总管。旋罢归，后复擢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未上官而陈友谅已陷江西，遂匿迹不出。友谅遣人召之，当坚卧，以死自誓。舁床载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屈。友谅灭，乃免。洪武初，复迫致之。见太祖，长揖不拜，竟得放归。隐居吉水之谷坪，完节以终。所著有《周礼纂言》，今已佚。

惟此集存。原本九卷，明崇仁知县新安叶良贵所刊。此本六卷，则国朝临川李绂重刊所并也。澄於元代，致位通显，号曰大儒。然实宋咸淳乡贡士。出处之间，犹不免责备於贤者。当不受僭窃之辟，则高於张宪诸人。乃天下已定，仍不降礼於万乘，尤在杨维桢诸人上。盖死生久付之度外，其不为谢枋得者，特天幸耳。

有元遗老，当其最矫矫乎。其诗风格遒健，忠义之气，凛凛如生，亦元季之翘楚。

顾嗣立《元百家诗》仅摭其《浔阳舟中诗》三首，《送樊秀才诗》一首，附澄

《草庐集》末。其殆未见此本欤？

△《北郭集》六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许恕撰。恕字如心，江阴人。至正中荐授澄江书院山长，旋弃去。会天下已乱，乃遁迹卖药於海上，与山僧野人为侣。善自晦匿，罕相识者，故徵召不及。

至洪武甲寅乃卒。是集其子礼部主事节所辑。《范馀庆跋》，称其后张简编为七卷，今考定原本为六卷。是今本六卷乃其原数。顾嗣立《元诗选》云“所著《北郭集》十卷”，或“十”字“七”字字画相近而误欤。集中每卷之首皆题五七言古一行，其实乃古体近体杂编，殊不可解，疑或传录者所妄加。《补遗》卷内附录其子节诗六首、孙辂诗二首、又许穆诗二首，许云诗一首，则其族孙裔所续入也。恕诗格力颇遒，往注意境沉郁，而音节高朗，无元季靡靡之音。近体颇似陈与义，或其所宗法者在《简斋集》耶。中多愁苦之词。然如《偶成诗》之“一迳豆苗绿，独行溪水西。繁露坠丛竹，新流涨芳堤。偶与樵者语，忽闻幽鸟啼”云云，亦未尝不翛然清远。盖遭逢丧乱，故哀怨独深，有不能率其恬夷之素者矣。

△《玉笥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张宪撰。宪字思廉，山阴人。家玉笥山，因以为号。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

《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然二人出处不同，非气类也。是集卷首有同时杨维桢、周砥、戴良及成化初安成刘鈺四《序》，又孙大雅《玉笥生传》一篇、杨基《玉笥生传书后》一篇。其平生事状，尚略具梗概。宪早岁入元都所作《红骝马歌》、《酬海一沔》诸篇，皆在集中，奇气郁勃，颇有志於功名。后从淮张之招，非其本愿。故其《枕上感兴诗》云：“拓疆良在念，择木讵忘覩。

嘉猷固久抱，忠愤欲谁展。”盖初同王粲之依刘，晚类韦庄之仕蜀，亦自知所托非人，而贫贱衔恩，不能自拔。读其词，可以知其志矣。宪学诗於杨维桢，维桢许其独能古乐府。今集中乐府《琴操》凡五卷，皆颇得维桢之体。其他感时怀古诸作，类多磊落肮脏，豪气坌涌。诗末间附评语，盖亦维桢所点定云。

△《青村遗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金涓撰。涓字德原，义乌人。本姓刘，先世避吴越王钱镠嫌名，改为金氏。尝受经於许谦，又学文章於黄潛。尝为虞集、柳贯所知，交荐於朝，皆辞不赴。

明初州郡辟召，亦坚拒不起，竟教授乡里以终。所著有《湖西》、《青村》二

集，共四十卷，兵燹不存。嘉靖中，其六世孙魁始掇拾散亡，编为此本。魁子江始刊版印行。以所存无几，非涓手定之原集，故题曰《遗稿》。涓於宋濂、王祜为同学，祜《赠涓诗》有“惜哉承平世，遗此磊落姿”句，颇嗟其沉晦。而涓《送李子威之金陵诗》云：“若见潜溪宋夫子，勿云江汉有扁舟”，乃深虑其荐达，志趣颇高。然其诗则不出江湖旧派，摹写山林，篇篇一律，殊未为超诣。观集中有《钱塘行在》一篇，以元统、至正间人，何至指钱塘为行在？知由耽玩宋末诸集，以习熟而误沿旧语矣。特以托意萧闲，不待矫语清高，自无俗韵。又恬於仕宦，疏散寡营，亦无所怨尤，故品格终在江湖诗上耳。诗道关乎性情，此亦一证矣。

△《丁鹤年集》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元丁鹤年撰。鹤年字亦曰鹤年，盖用孟浩然字浩然例也。色目人。本世家子。遭乱不求仕宦，笃尚志操，兼以孝闻。乌斯道、戴良为作传，皆以申屠蟠拟之。

元亡避地四明，后归老武昌山中。《明史文苑传》附见《戴良传》末。其诗本名《海巢集》。此本题《丁鹤年先生集》，不知何人所编。末附有鹤年长兄浙东僉事都元帅吉雅摩迪音诗九首、次兄翰林应奉阿里沙诗三首，又鹤年表兄樊川吴惟善诗五首，亦不知何人所续入也。鹤年既绝意於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於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无元季纤靡之习。至顺帝北狩以后，兴亡之感，一托於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瞿宗吉《归田诗话》所称“行踪不异臬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句，及《逃禅室与苏生话旧》一篇，可以知其素志。宗吉又称其《梧竹轩诗》，谓其时作者已满卷，此诗一出，皆为敛衽。今考其诗中二联、堆砌无味，徒以起二句用凤凰事，以“栖梧桐”、“食竹实”关合；末二句用蔡邕事，以“焦尾桐”、“柯亭竹”关合，颇为工巧耳。

以是求鹤年之诗，失之远矣。

△《贞素斋集》八卷、《附录》一卷、《北庄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舒頔撰。頔字道原，绩溪人。至元丁丑，江东宪使辟为贵池教谕。秩满调丹徒。至正庚寅，转台州路儒学正。以道梗不赴，归隐山中。明兴，屡召不出，名所居曰贞素斋，著自守之志也。所著有《古淡稿》、《华阳集》，今皆不传。

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孙旭、玄孙孔昭等所辑，绩溪知县遂宁赵春所刊。其文章颇有法律。诗则纵横排宕，不尚纤巧织组之习。七言古体尤为擅场。卷首有頔《自序》及自作小传，均以陶潜自比。而其文乃多颂明功德。盖元纲失驭，海水

群飞，有德者兴，人归天与，原无所容其怨尤。特遗老孤臣，义存故主，自抱其区区之志耳。頔不忘旧国之恩，为出处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与剧秦美新一例而论也。《附录》一卷，载俞希鲁、唐仲实等所作铭记数篇。《北庄遗稿》一卷，则頔弟远逊遗诗，亦孔昭等所采入。今并仍其旧录之焉。

△《一山文集》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继本撰。继本名延兴，以字行，东安人，占籍北平。登至正十七年进士。授太常奉礼，兼翰林检讨。考其代雄县知县所作《祷雨文》，内称“洪武二十七年”，则其人明初尚存矣。此集前有《李敏序》，称为其子方曙、方煦所辑。而景泰中《黎公颖序》则曰其孙容城教谕伸所编。意其父子相继为之欤。朱彝尊《明诗综》蒐罗最备，独未录是集。殆以未仕於明，故与杨维桢诸人一例不载。

顾嗣立《元百家诗选》亦未收入。则疑流传颇少，嗣立偶未见也。其诗文俊伟疏达，能不失前人规范。长歌纵横磊落，尤为擅场。中有学李白不成，流为卢仝、马异格调者。好奇之弊，其失不免獷而野。然愈於翦红刻翠，以词为诗者多矣。

△《江月松风集》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钱惟善撰。惟善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钱塘人。领至正元年乡荐，官至儒学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退隐吴江之筒川，又移居华亭。明洪武初卒。惟善初应乡试时，题曰《罗刹江赋》。锁院三千人，不知所出。独惟善引枚乘《七发》，证钱塘之曲江即罗刹江，大为主司所称，由是知名。其作《西湖竹枝词》，乃称断桥曰段家桥，为瞿宗范所讥，并见瞿宗吉《归田诗话》。然考证之疏密与吟咏之工拙，各自一事，不以地理之偶误，病及其诗也。其集在明不甚显，故焦竑《国史经籍志》收元人诗集颇夥，而惟善所作不著录。其传於世者，惟赖良《大雅集》所录诗九首而已。此本初为惟善手书真迹，藏於练川陆氏家。后归嘉兴曹溶，康熙中金侃於溶家抄得。又以甫里许氏藏本较其异同，始行於世。顾嗣立《元诗选》所录，即据此本采入者也。前有《陈旅序》，称其“妥適清蒨，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风”，品题颇当。又有至元五年淳安《夏溥序》，以宋末四灵指为晚唐之人，纰谬殊甚。今惟录《旅序》以弁首，《溥序》则削不载焉。

△《龟巢集》十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谢应芳撰。应芳有《思贤录》，已著录。《集》一卷为赋，二卷至五卷为诗，六卷至十一卷为杂文，十二卷为诗馀，十三卷至十五卷又为杂文，十六卷、十七卷又为诗。编次颇为无绪，疑后人传写，乱其旧第。抑或本为前集十二卷

，后集五卷，一则先诗而后文，一则先文而后诗。传写误并为一集，故参错如是也。

史称其诗文雅丽酝藉。今集中诗颇雅洁，文则多应酬之作。然其中如《上周郎中论五事启》、《上奉使宣抚书》、《与王氏诸子书》、《上周参政正风俗书》、《上何太守书》、《上武进樊大尹书》、《与林掌谕请建先贤祠书》，皆有关於国计民生，人心风俗，非徒以笔墨为物役者。史称其年益高，学行益邵，达官缙绅过郡者，必访其庐。应芳布衣韦带，与之抗礼。议论必关世教，切民隐，盖不诬焉。

△《石初集》十卷、《附录》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周霆震撰。霆震字亨远，安成人。以先世居石门田西，自号“石田子初”，省其文则曰“石初”。早年刻意学问，多从宋诸遗老游，得其绪论。延祐中行科举法，再试不售，遂杜门专意诗古文。是集为庐陵晏璧所编，集后行状志铭之属，亦璧所附也。霆震生於元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於明洪武十二年己未，年八十有八。亲见元代之盛，又亲见元代之亡。故其诗忧时伤乱，感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谣》、《李浚阳死节歌》、《兵前鼓》、《农谣》、《杜鹃行》、《过玉成砦》、《关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龙剑歌》、《寇至杂咏》、《寇自北来》、《军中苦乐谣》、《宿州歌》诸篇，并叙述乱离，沉痛酸楚，使异代尚如见其情状。昔汪元量《水云集》，论者以为宋末之诗史。霆震此集，其亦元末之诗史欤。

△《山窗馀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甘复撰。复字克敬，馀干人。其诗源出於张翥。虽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诸体兼备，而风怀澄澹，意境翛然。五言古体，绰有韦、柳之遗。其格韵乃似在翥上。盖才有所偏长，诣有所独至也。元亡之后，遁迹以终。著作散佚，仅存手墨於同里赵石蒲家，凡文数十篇、诗十余首。明成化中，石蒲之孙琥始为缮录开雕，复见於世。虽零篇断简，所剩无多。而诗格文笔，一一高洁。疑复当日自择其最得意者，手录此帙，故篇篇率有可观。转胜於珠砾杂陈，务盈卷帙，徒供覆瓿者矣。顾嗣立《元诗选》称琥刻是编，刘宪为序。此本仅有《琥跋》，不载《宪序》，盖刊版散失之后，辗转传抄佚之矣。然复集自足传，亦不以序之有无为轻重也。

△《梧溪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王逢撰。逢字原吉，自称席帽山人，江阴人。当至正间被荐不就，避地吴淞江，筑室上海之乌泾。適张氏据吴，东南之士咸为之用。逢独高蹈远引。及洪武初，徵召甚迫，又以老疾辞。《明史文苑传》附载於《戴良传》中，以二人皆义不负元者也。逢少学诗於陈汉卿，得虞集之传。才气宏敞，而不失谨严。

集中载宋、元之际忠孝节义之事甚备。每作小序以标其崖略，足补史传所未及，盖其微意所寓也。是诗传本差稀，王士禛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乃盛传於世。荣起号砚农，究心六书，毛晋汲古阁刊版，多其所校，盖亦好古之士云。

△《吾吾类稿》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吴皋传。皋《元史》无传，志乘亦失载其姓名。独《永乐大典》各韵中颇采录其诗文，题作《吴舜举吾吾类稿》。又别收胡居敬等原序二篇，略具行履。知其为临川人，乃宋丞相吴潜诸孙。早游吴澂之门，尝官临江路儒学教授。元亡后抗志不出，遯迹以终。而不著其名。惟王圻《续文献通考》载有吴皋《吾吾类稿》之目，而集中祝文亦有“皋忝游宦”语。知皋为其名，舜举乃其字也。皋工於韵语，所作大都以朴澹为主，不涉元末佻巧纤靡之习。诗中纪年，多有庚寅、壬辰及癸卯、甲辰等岁名。时值至正之季，盗贼纵横，目击艰危，每深忧愤。如《和刘闻廷拟古十章》，反覆於国步将倾，藩维弛节。而继之以“堂堂浚阳守，重义知所本”云云。特表李黼之忠烈，以激厉当时。其志有可悯者。虽其骨格未坚，尚不能抗行古作者，而缠绵悱恻，要不失变雅之遗意焉。集佚已久。顾嗣立《元诗选》蒐罗最广，亦阙而不载。今从《永乐大典》裒辑，共得诗一百二十馀首，厘为三卷。其杂文十馀首，亦附於后备考核焉。

△《樵云独唱》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叶容撰。容字景南，金华人。志行高洁。结庐城山东隅，名其地曰云顶，自号云顶天民。是集乃其孙雍所编。前有《自序》，谓“薪桂老而云山高寒，音调古而岩谷绝响，故名曰《樵云独唱》”。《序》凡二篇，皆题至正甲午。而集中多载入明诗，且后篇乃明兴后语。疑原本后篇未著年月，传写者误以前篇年月补入也。顾嗣立《元诗选》载：“叶樵云容，字伯恺，洪武中登进士，官行人司副，免归。”案集中《挽琳荆山上人》云：“大德庚子春，生我及此公。”以年计之，当洪武戊申，景南年六十有九矣。其《独乐歌》云：“屈指今年七十五。”

集中诗皆高旷之言，绝无及仕宦者。袁布政凯《序》云：“使先生后生数年，际我朝之明盛，与一时俊乂，并列庶职，其事业必有可观。惜其不然，而徒於言语文字间见之，其志不亦可哀乎？”《袁序》作於成化间，不应有误。《元诗选》所引，未知何所据也。又《震泽编》载，东山叶容字伯昂，尝以乡贡为和靖书院山长，则又一同名姓者耳云云，其辨甚明。案太学题名碑，建文庚辰科有叶容，亦金华人。庚辰为建文三年，革除以后称洪武三十三年。《元诗选》所引，当必因此而讹，嗣立特未之详考也。其诗写闲适之怀，颇有流於颓唐者。而胸次超然，殊有自得之趣。天机所到，固不必以绳削求矣。

△《桐山老农文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鲁贞撰。贞字起元，自号桐山老农，开化人。集中《万青轩记》自称曲阜人，盖曲阜其祖贯也。是集凡文三卷、诗一卷。凡元代所作，皆题至正年号。其入明以后，惟题甲子，殆亦栗里之遗意。诗不出元末之格，且间有累句，殊非所长。其文亦闻见颇狭，或失考正。如《武安王庙记迎神词》中有“兰佩下兮桂旗扬，乘赤兔兮从周仓”句。考周仓之名不见史传，是直以委巷俚语镌刻金石，殊乖大雅。然人品既高，胸怀夷旷，一切尘容俗状，无由入其笔端。故称臆而谈，自饶清韵，譬诸深山幽谷，老柏苍松，虽不中绳规，而天然有出尘之意。其故正不在语言文字间矣。

△《静思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郭钰撰。钰字彦章，吉水人。《江西通志》称其元末遭乱，隐居不仕。明初以茂才徵，辞疾不就。集首有洪武二年庐陵《罗大已序》，亦称其“有经济，能自守”。今案集中有“辛亥秋诏举秀才，余以耳聋足蹙，县司逼迫非情，因成短句一诗”。辛亥为洪武四年，又在作《序》后二年，则所谓能自守者信矣。又《癸丑首正诗》中有“盲废倦题新甲子，醉来漫说旧山川。贞元朝士今谁在，东郭先生每自怜”之句。是其不忘故国，抗迹行吟，志操可以概见。又有《乙卯新元六十生辰诗》，则其入明已八年矣。迹其生平，大抵转侧兵戈，流离道路。目击时事阽危之状，故见诸吟咏者每多愁苦之词。如《悲庐陵》、《悲武昌》诸篇，慷慨激昂，於元末盗贼残破郡邑事实，言之确凿，尤足裨史传之阙。其遗集本藏於家。嘉靖间，罗洪先始为序而传之。而其孙廷诏等不知编次之法，前后舛错，殊无义例。以行世既久，今亦姑仍其旧录之云尔。

△《九灵山房集》三十卷、《补编》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戴良撰。良字叔能，浦江人。尝学文於柳贯、黄潛、吴莱，学诗於余阙。

《明史文苑传》，明太祖初定金华时用作学正，良弃官逃去。至正辛丑，顺帝用荐者言，授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后至吴中依张士诚。知士诚不足与谋，挈家浮海至胶州，欲间道归库库军。库库即世所称王保保，百战以图恢复者也。会道梗不达，侨居昌乐。洪武六年南还，变姓名隐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辞。太祖怒，羈留不释，次年四月卒於京师，然迄未食明禄也。良世居金华九灵山下，故自号九灵山人。其集曰《山居稿》，曰《吴游稿》，曰《鄞游稿》，曰《越游稿》。后跋又云：“集外有《和陶诗》一卷。”今检集中，《越游稿》内已有《和陶诗》一卷。而其门人赵友同所作墓志亦云“《和陶诗》一卷、《九灵集》三十卷，不在集目之内”。或本别有《和陶诗》一卷，而为后人合并於集中者，未可知也。良诗风骨高秀，迥出一时。睠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赞》谓“歌

黍离麦秀之诗，咏剩水残山之句”。苏伯衡赞其画像。亦谓“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报韩；其彷徨山泽，如正则之自放”云。

△《汧栾京杂咏》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杨允孚撰。允孚字和吉，吉水人。其始末未详。惟集后《罗大己跋》称：“杨君以布衣襍被，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无不以咏歌记之。”则允孚似未登仕版者。然第四十九首注称：“每汤羊一膳具数十六，餐馀必赐左右大臣，日以为常，予尝职赐，故悉其详”云云。则亦顺帝时尚食供奉之官，非游士矣。又末数首中，一则曰“宫监何年百念消，冠簪惊见髻萧萧。挑灯细说前朝事，客子朱颜一夕凋”，一则曰“强欲浇愁酒一卮，解鞍闲看古祠碑。居庸千载兴亡事，惟有中天月色知”，一则曰“试将往事记从头，老鬓征衫总是愁。天上人间今又昔，汧栾河珍重水长流”，则是集盖作於入明之后。

故《罗大己序》有“兵燹所过，莽为邱墟，回视曩游，慨然永叹”语也。其诗凡一百八首，题曰《百咏》，盖举成数。其曰“汧栾京”者，以汧栾河迳上都城南，故元时亦有此称。诗中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亦皆赅悉。盖其体本王建宫词，而故宫禾黍之感，则与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吴自牧之《梦粱录》、周密之《武林旧事》同一用意矣。

△《云阳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李祁撰。祁字一初，别号希蘧，茶陵人。元统元年进士。除应奉翰林文字，改授婺源州同知。迁江浙儒学副提举，以母忧解职。会天下已乱，遂隐永新山中。

元亡，自称不二心老人，年七十馀乃卒。祁为诗，冲融和平，自合节度。文章亦雅洁有法。其初登第也，元制以汉人、南人为左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

（案元制尚右，故《元史梁增传》称谕安南以新朝尚右之礼，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此。）祁为左榜第二人，其右榜第三人则余阙也。后阙死节，而祁独转侧兵戈间。尝为阙序《青阳集》，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为恨。又称“世之贪生畏死，甘就屈辱，覩然以面目视人者，斯文之丧，益扫地尽矣”。盖与阙虽出处稍殊，死生各异，而其惓惓故主，义不负元，则大节如一。昔宋理宗宝祐四年榜得文天祥为状元，又得陆秀夫、谢枋得二人。是榜得李黼为状元，而又得祁与阙二人。黼不愧文天祥，阙不愧陆秀夫，而祁亦不愧谢枋得。是二榜者，后先辉映，亦可云科名之盛事矣。初，明兵至永新，祁中刃僵道左，千户俞子茂询知为祁，舁归礼待之。虽幸不死，然洪武中徵召旧儒，祁独力拒不起。子茂重其为人。

祁没之后，子茂为刻其遗集十卷，至弘治间，其五世从孙东阳，搜辑遗稿，属

吉安守顾天锡重鋟，即此本也。国朝康熙中，广州释大汕复以意删削，并为四卷。

然大汕虽号方外，实权利之流，其学识不足以知祁，去取深为未当。故今仍以原本著录，存其真焉。

△《南湖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贡性之撰。性之字友初。《归田诗话》作有初，未详孰是也。宣城人。尚书师泰之族子。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后补闽省理官。洪武初，徵录师泰后人，大臣以性之荐。性之避居山阴，更名悦。其从弟仕於朝者，迎归金陵、宣城，俱不往。躬耕自给以终其身。其集名曰“南湖”。虽仍以宣城祖居为目，实则没於浙东，终未归也。集中《题画马诗》云“记得曾陪仙仗立，五云深处隔花看”，《题葡萄诗》云“忆骑官马过灃阳，马乳累累压架香”，盖惓惓不忘故国。又《题墨菊诗》曰：“柴桑生事日萧然，解印归来只自怜。醉眼不知秋色改，看花浑似隔轻烟。”《题陶靖节像》曰：“解印归来尚黑头，风尘吹满故园秋。一生心事无人识，刚道逢迎愧督邮。”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见。贡钦作是集《序》曰：“会稽王元章善画梅，得其画者无贡南湖题诗则不贵重。”故集中多咏梅诗。尝题绝句云：“王郎胸次亦清奇，尽写孤山雪后枝。老我江南无俗事，为渠日日赋新诗。”又云：“王郎日日写梅花，写遍杭州百万家。向我题诗如索债，诗成赢得世人夸。”其他题画之作尤多。盖人品既高，故得其题词则缣素为之增价，有不全系乎诗者。《归田诗话》称其《吴山游女》及《送戴伯贞之广西》两篇，未足以尽性之也。

△《佩玉斋类稿》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杨翻撰。翻字文举，上元人。父刚中，大德间官翰林待制，著有《霜月集》，今已不传。翻初为江浙行省掾，至正中官休宁主簿，历江浙儒学提举，迁太常博士。刚中为时名宿，所学具有原本，当代胜流多与之游。翻承其家训，益鏃厉为古文辞。观虞集、杨维桢等所作《序》，皆俨然以父执自居，则其指授提撕，必为亲切。故其文章格律，多得自师友见闻，意态波澜，能不失先民矩矱。虽边幅未广，酝酿未深，而法度谨严，视无所师承，徒以才气驰骋者，则相去远矣。是集刊於至正末，而刘仔肩选《明雅颂正音》，乃采入其诗。又《杨基集悼杨文举博士诗》，亦有“白发苍髯老奉常，乱离终喜得还乡”句。则翻之没当在洪武初年。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

△《清閤阁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倪瓚撰。瓚字元镇，号云林（案梁清远《雕邱杂录》曰：倪云林字元镇，而华亭夏正长寅《赠陈进之序》称为太宇，不知其何据，谨附识於此），无锡人。

画居逸品。诗文不屑屑若吟，而神思散朗，意格自高，不可限以绳墨。明天顺间，宜兴蹇朝阳有刻本。至万历中，其八世孙理等复为汇刊，凡十五卷。岁久漫漶，惟毛晋所刊“十元人集”本行世。国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重为编定，校勘付梓，多所增补。考朱存理《楼居杂著》有《题云林子诗后》一篇，称“素爱其诗，每见一篇一咏，辄收录之。近得蹇氏新刻本，参校其所遗者，存而萃集成帙，多吴游之作。诗得诸体诗及杂文共若干篇，为《外集》一卷。

”则蹇刻原非足本，故培廉更为蒐辑也。凡诗八卷、杂文二卷。《外纪》二卷，上卷列遗事、传、铭并赠答、吊挽之作，下卷专载诸家品题诗、画语。毛晋尝刊《云林遗事》，於集外别行，培廉哀为一编。瓚之始末，备列无遗矣。世又有别本《文集》二卷，末有崇祯戊寅《纪同人跋》曰：“《云林诗集》，毛子晋家有刊本。此《文集》二卷，自沧江刘氏钞得之。盖哀辑墨迹而成，非原本也。后见刻本，较此本增多数篇，分为四卷，序次亦稍不同。然文中《荆溪图序》一首，据《宜兴县志》载入者核之，即《题陈惟允画荆溪图》之节本。前后复见，略不一检，则冗杂无绪可知。不及此本之清整也”云云。其考正颇核。今考集中所载，如《题天香深处卷后》、《题紫华周公碑传行状后》、《题狮子林图》、《重览紫华周公碑传》、《题周逊学府君遗翰后》、《鹤林周元初像赞》等六篇，皆词意猥鄙，决非瓚笔。

盖自伪本墨迹抄撮窜入，同人未及辨正。培廉此本亦尚载集中。以流传既久，姑仍刊本存之，而附著其可疑如右。

△《玉山璞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顾瑛撰。瑛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少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与天下胜流相唱和。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

年四十即以家产尽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甲於江左。

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后元臣仕为水军副都万户。元亡，随例徙临濠。瑛亦偕往，洪武二年卒。尝自题其画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旧时豪侠兴，五陵衣马洛阳街。”纪其实也。《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

杨循吉《苏谈》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坛之上，非独以财故也。”今观所作，虽生当元季，正诗格绮靡之时，未能自拔於流俗。而清丽芊绵，出入於温岐、李贺间，亦复自饶高韵，未可概以诗馀斥之。集末附《步虚词》四章，体摹真诰。又小词二首，文二篇，《拜石坛记》，颇疏峭。《玉鸾》一传，为杨维桢得箫而

作，摹拟毛颖、革华，则不免陈因窠臼矣。

△《麟原文集》二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王礼撰。礼字子尚，后更字子让，庐陵人。元末为广东元帅府照磨。明兴不仕，聘为考官，亦不就。《江西通志》载吉安人物有王子让，而无王礼，盖误以子让为名也。礼工於文章，著述甚富。尝选辑同时人诗为《天地间集》（案谢翱尝录宋遗民诗为《天地间集》，此袭其名，盖阴以自寓），其名见於郭钰《静思集》中。今已久佚。惟是编尚存，分前、后两集各十二卷。前有李祁、刘定之二《序》。《定之序》谓其“托耕凿以栖迹於运去物改之余，依麴蘖以逃名於头童齿豁之际。其文奇气磅礴胸臆，以未裸将周京故也。有与子让同出元科目，佐幕府，其气亦有掣碧海戈苍旻之奇。及攀附龙凤，自拟留文成。然有所作，噫暗郁伊，扞舌骅颜，曩昔豪气澌泯无馀矣。”意盖借礼以诋刘基，然所评与礼文不甚似。《祁序》称其“蔼然仁义之词，凜然忠愤之气，深切恳至，无不可人意者”。斯得之矣。

△《来鹤亭诗》八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吕诚撰。诚字敬夫，昆山人。工於吟咏，诗格清丽，与同里郭翼、陆仁、袁华相唱和。尝於园林蓄一鹤，后有鹤自来为伍，因筑来鹤亭，并以名其诗集。考集中第一卷多岭南诗。二卷有《洪武辛亥南归重渡梅关诗》云：“去年窜逐下南溟，万里归来鬓已星。”辛亥为洪武四年，是明初尝谪迁广东，已而赦归。其缘何事获谴，则不可考。第八卷诗内有“洪武癸酉”纪年。癸酉为洪武二十六年，而杨维桢《前序》作於至正七年丁亥，至是已四十七年，计其时诚亦耄矣。诸书皆称吕处士，无言其尝仕於明者，则仍元遗老也。集不知何人所编，《维桢序》称“尝和其古乐府，自上京至江南谣弄若干首”。今集中皆无之，则原序虽存，诗已多所散佚，非其原本。又顾嗣立《元人百家诗选》称其尚有《既白轩》、《竹洲》、《归田》诸稿。今所见者惟此集。或维桢所言，在其他集之内欤。

△《云松巢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朱希晦撰。希晦，乐清人。至正末，隐居瑶州，与四明吴主一、萧台、赵彦铭游咏雁山之中，称“雁山三老”。明初有荐於朝者，朝命未至而卒。是集乃其子鹵所编，天台鲍原宏为之序。正统中，其玄孙元谏刊版，章璲又为之序。《原宏序》称其“飘逸放旷宗於李，典雅雄壮宗於杜”。《璲序》称其“思致精深，词意丰赡。滔滔汨汨如惊涛怒澜，蛟鼉出没，而可骇可愕”。今观其诗，五言诗气格颇清，而边幅少狭，兴象未深，数首以外，词旨略同；七言稍为振拔，古体又胜於近体。溯其宗派，盖瓣香於《剑南》一集。《原序》所称，未为笃论也。

△《环谷集》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其平生以聚徒讲学为业，本不留意於文章，谈艺之家亦未有以文章称克宽者。然其学以朱子为宗，故其文皆持论谨严，敷词明达，无支离迂怪之习。诗仅存十馀首，虽亦濂、洛风雅之派，而其中七言古诗数首，造语新警，乃颇近温庭筠、李贺之格。较诸演语录以成篇，方言俚字，无不可以入集者，亦殊胜之。在其乡人中，不失为陈栌、胡炳文之亚。

文士之文以词胜，而防其害理。词胜而不至害理，则其词可传。道学之文以理胜，而病其不文。理胜而不至不文，则其理亦可传。固不必以一格绳古人矣。此集为国朝康熙初其裔孙宗豫所辑，前列行状、墓表、年谱，末附以汪泽民等序文，为胡传纂疏诸书而作者。前有三原《孙枝蔚序》，称《祁门三汪先生集》。今以时代不同，析之各著录焉。

△《性情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周巽撰。巽事迹不见於他书。其诗集诸家亦未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周巽泉《性情集》一部、一册，与《永乐大典》标题同。《吉安府志》又载有周巽亨《白鹭洲》、《洗耳亭》二诗，检勘亦与此集相合。而集中《拟古乐府小序》，则自题曰“龙唐耄艾周巽”云云。以诸条参互考之，知巽为其名，而巽泉、巽亨乃其号与字也。集中自称尝从征道、贺二县獠寇，以功授永明簿。则在元曾登仕版，而所纪干支有丙辰九月，当为洪武九年，则明初尚存矣。巽诗格不高，颇乏沉郁顿挫之致。然其抒怀写景，亦颇近自然，要自不失雅则。集以“性情”为名，其所尚盖可知也。元末吉州一郡，如周霆震、杨允孚、郭钰等，皆有诗集流传，而巽诗独佚，殆亦有幸不幸欤。今据《永乐大典》所载，蒐罗编辑，釐为六卷。俾与《石初》诸集并存於世，亦未尝不分路争驰矣。

△《花溪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沈梦麟撰。梦麟字原昭，吴兴人。举后至元己卯乡荐，授婺源州学正，迁武康令。至正中，解官归隐。明初以贤良徵，辞不起。应聘入浙、闽校文者三，为会试同考者再，太祖称之曰“老试。”官然知其志不可屈，亦不强以仕。年垂九十而卒。梦麟以前朝遗老，不能销声灭迹，自遁於云山烟水之间，乃出预新朝贡举之事。此与杨维桢等之修《元史》、胡行简等之修《礼书》，其踪迹相类。

以较丁鹤年诸人，当降一格。然身经徵辟，卒不受官，较改节希荣者，终加一等。

仍系诸元，曲谅其本志也。是集为其玄孙江西按察司佥事清所编。凡诗文四百二十四篇。梦麟与赵孟頫为姻家，传其诗法，七言律体最工，时称“沈八句”

”。刘基早与之游，尝寄赠曰：“杜陵老去诗千首，陶令归来酒一樽。”其文其人，具见於是矣。

△《樗隐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胡行简撰。行简字居敬，新喻人。至正二年进士，授国子监助教，历翰林修撰，除江南道御史，迁江西廉访司经历。遭世乱，乞归，以经学教授乡里。事迹见《江西通志》中。考《明史礼志》，载洪武二年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同修《礼书》。至者八人，而行简与焉。是明初尚存。故集中《晏公庙喻真人》二碑均有洪武年号。然《明太祖实录》又载“徵江西儒士刘于、胡行简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病辞，各赐帛遣还”。则尚未受明官也。行简文章，以冲和澹雅为宗，虽波澜未阔，而能确守法度，不为支离冗赘之词。拟之元末，殆李祁《云阳集》之流。其诗传者无多，《墨竹》一章，於故君旧国之思，再三致意，亦颇可见其节操。焦竑《经籍志》所列元末明初诸集，为数最夥，而独无此集之目，是明代传本已鲜。今从《永乐大典》蒐辑编缀，厘为六卷，存其概焉。

△《东山存稿》七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元赵沔撰。沔有《周易文诠》，已著录。初，沔於洪武二年应召修《元史》，归未逾月而卒。其门人汪荫哀辑遗文为一编。后其门人范准又蒐罗补缀，汪仲鲁为之序，但称若干卷而不详其数，似作《序》时尚未编定也。又有嘉靖戊午《鲍志定序》，称“文集散佚，间辑於汪、范二君而未备也。先翰林於先生为莫逆交，故诸所撰述，留余家藏书楼中大率悉备。先君子棠野公追念世好，收摭先生遗文，总汇成集，携游北雍。潜川豫菴汪君亟请绣梓”云云。则此本乃志定之父所编，非汪荫、范准之旧也。凡诗词一卷、文六卷，《附录》一卷。诗文间注本事，有似沔自注者。有称沔为先生，如《赠推命焦月岩》、《咏蟋蟀》二诗及《虞集私试江西六君子策》之类，灼然为后人所加者。详其语意，殆汪、范二人所附欤。康熙辛酉赵吉士重刊《跋》，称“第六卷虞集行状中阙二页”。

今考此篇之末，其文未毕，盖尚阙其末一页，不但二页也。有元一代，经术莫深於黄泽，文律莫精於虞集。沔经术出於泽，文律得於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议论有根柢，而波澜意度均有典型，在元季亦翹然独出。诗词不甚留意，然往往颇近元祐体，无雕镂繁碎之态。盖有本之学，与无所师承，剽窃语录自炫为载道之文者，固迥乎殊矣。

△《东维子集》三十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有《春秋合题著说》，已著录。此其初刊诗文集也。维桢以诗才奇逸凌跨一时。此编乃录文二十八卷，诗仅两卷，又以杂文六篇足之。盖

以文为主，诗特附行耳。朱国桢《涌幢小品》载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於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於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卢殷之文凡千馀篇，李础之诗凡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凡九百馀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传也，言庞义淫，非传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又其次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朝则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数君子，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观其所论，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陶宗仪《辍耕录》载维桢《辨统论》一篇，大旨谓元继宋而不继辽、金。此集不载此篇，未喻其故。今恭奉谕旨，补入集内。盖维桢虽反颜吠主，罪甚扬雄，而其言可采，则不以其人废之。仰见圣人衮钺之公，上超万古，非儒生浅见之能窥也。

△《铁崖古乐府》十卷、《乐府补》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杨维桢撰。其门人吴复所编。维桢以乐府擅名，此其全帙也。乐府始於汉武，后遂以官署之名为文章之名。其初郊祀等歌，依律制诗，横吹诸曲，采诗协律，与古诗原不甚分。后乃声调迥殊，与诗异格，或拟旧谱，或制新题，辗转日增，体裁百出。大抵奇矫始於鲍照，变化极於李白，幽艳奇诡、别出蹊径，岐於李贺。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於青莲、昌谷，纵横排奁，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然其中如《拟白头吟》一篇曰：“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头吟。”与三百篇风人之旨亦复何异？特其才务驰骋，意务新异，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其一短耳。

去其甚则可，欲竟废之则究不可磨灭也。惟维桢於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赋《老客妇谣》以自况，其志操颇有可取。而《乐府补》内有所作《大明饶歌鼓吹曲》，乃多非刺故国，颂美新朝，判然若出两手。据《危素跋》，盖聘至金陵时所作。

或者惧明祖之羈留，故以逊词脱祸欤。然核以大义，不止於白璧之微瑕矣。

△《复古诗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杨维桢撰。所载皆琴操、宫词、冶春、游仙、香奁等作，而古乐府亦杂厕其间。乃其门人章琬所编，以其体皆时俗所置而不为，故以“复古”为名。《琬序》称辑前后所制者二百首，连吴复所编又三百首。而今止一百五十二首，数

不相符，或后人已有所删削，非完本欤。其中《香奁》诸诗，为他本所不载。古乐府诸篇则与《铁崖乐府》相复者数十首，而稍有异同。如《石妇操》“山夫折山花”句上，乐府本尚有“峨峨孤竹冈，上有石鲁鲁”二句。“山头朝石妇”句，乐府本作“岁岁山头歌石妇”。又《烽燧曲》一首，乐府本以上二句作下二句，其文互有颠倒。又乐府本所载诗题与此本异者，如《北郭词》之作《屈妇词》，《秦宫曲》之作《桑阴曲》，《合欢词》之作《生合欢》，《空桑曲》之作《高楼曲》。此类不一而足。盖吴复编《铁崖乐府》在至正六年，琬编此集在至正二十四年，相距几二十载。殆维桢於旧稿又有所改定，故琬据而录之。此当从其定本，不当泥其初稿者矣。

△《丽则遗音》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东维子集》不载所作古赋，《铁崖文集》中亦仅有《土圭》、《莲花漏》、《记里鼓车》三作，而他赋概未之及。是集为赋三十有二首，皆其应举时私拟程试之作。乃维桢门人陈存礼所编，而刊版於钱塘者。至正二年，维桢自为之序。其后渐佚不传。《明史艺文志》中备录维桢著述书目，亦无是集之名。明末常熟毛晋偶得元乙亥科湖广乡试《荆山璞赋》一册，而是集实附卷末，始为重刻以行。其《荆山璞赋》五首，并缀录於后，以存其旧。元代设科，例用古赋。行之既久，亦复剽窃相仍，末年尤甚。如刘基《龙虎台赋》，以场屋之作，为世传诵者，百中不一二也。维桢才力富健，回飙驰霆激之气，以就有司之绳尺，格律不更，而神采迥异。遽拟诸诗人之赋，虽未易言，然在科举之文，亦可云卷舒风云，吐纳珠玉者矣。

△《夷白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陈基撰。基字敬初，临海人。受业黄潜之门。所作诗文皆操纵驰骋，而自有雍容揖让之度，能不失其师传。至正中，以荐授经筵检讨。尝为人草谏章，几获罪，引避归。张士诚据吴，引为学士，书檄多出其手。明兴，太祖召修《元史》，赐金而还。《明史文苑传》附见《赵坝传》中。基寓舍有夷白斋，故以名其稿。凡《内集》诗十一卷、文二十四卷，《外集》诗文合一卷，大抵皆元世所作也。朱存理《楼居杂著》有《跋夷白斋稿》一篇，称“得钞本於王东郭家，临写一部，计二百九十六番，装为五册”，而不言其卷数。又有《跋夷白斋拾遗》一篇，称“尚宝李公前修郡乘时，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册，复有遗文三十五篇，予悉录之。今得王氏本相校异同，於海虞本录出为《拾遗》一卷。吴中尤氏有遗墨数纸，内有《陈基传》、谢徽诗，并存《拾遗》后”云云。据其所言，颇与今本相近。然存理但云《拾遗》为遗文，而此本《外集》有诗，或后人又有所更定欤。

△《庸菴集》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宋禧撰。禧初名元禧。后改名禧，字无逸，庸菴其号也。馮姚人。元至正庚寅中浙江乡试，补繁昌教谕，寻弃归。洪武初，召修《元史》。所撰《外国传》，自高丽以下悉出其手。书成不受职，乞还山。复与桂彦良同徵主考福建。故《明史》列之《文苑》中，附见《赵坝传》末。然集中《题桐江钓隐图》有云：“黄冠漫忆贺知章，老病怜予简书趣。”又《寄宋景濂》云：“当时十八士，去留各有缘。”而戴良赠以诗亦有“麦秀歌残已白头，逢人犹自说东周”之句。则亦沈梦麟、赵汭之流，非危素诸人比也。禧学问源出杨维桢。维桢才力横轶，所作诗歌，以奇譎兀稜凌蹶一世，效之者号为“铁体”。而禧诗乃清和婉转，独以自然为宗，颇出入香山、剑南之间。文亦详贍明达，而不诡於理。可谓善学柳下惠，莫如鲁男子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庸菴文集》三十卷，又《庸菴诗集》十卷。自明以来，未有刊版，故流播绝稀。今浙江所采进者，乃其《诗集》，即《千顷堂书目》所云十卷之本，而《文集》则已久佚。惟《永乐大典》各韵内诗文并载，尚具梗概。以浙本相校，其诗惟多七言绝句四首、词一首，其他转不若浙本之详备。疑编录之时，多所删汰。其杂文每题之下各载年月。检勘皆至正间所作，而入明乃无一篇。当亦不免有所遗脱。然世无传本，惟藉此以获见一斑，尤不可不亟为甄录。谨据浙本参互考证，仍编《诗集》为十卷，《文集》则别厘为四卷，又从《西湖志》补诗二首，《馮姚志》补文二首。统题作《庸菴集》，以备元末之一家焉。

△《可闲老人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张昱撰。昱字光弼，自号一笑居士，庐陵人。元末，左丞杨旺紮勒镇江浙，昱参谋军府，官至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元末弃官不仕。张士诚招礼之，不屈。明太祖徵之至京，召见，悯其老，曰“可闲矣”，厚赐遣归。更号可闲老人，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明史文苑传》附见《赵搯谦传》中。瞿宗吉《归田诗话》记其在杨旺紮勒幕中诸作。又记其酒酣自诵《歌风台诗》，以界尺击案，渊渊作金石声，曰：“我死葬骨湖上，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其风调可以想见也。其诗学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旧稿散佚。正统元年杨士奇始得残帙於给事中夏时，以授浮梁县丞时昌刻之。此本即从正统刻本传写者，士奇原《序》尚载於卷端。其诗才气纵逸，往往随笔酬答，或不免於颓唐。然如《五王行春图》、《歌风台》诸作，皆苍莽雄肆，有沈郁悲凉之概。《天宝宫词》、《辇下曲》、《宫中词》诸作，不独咏古之工，且足备史乘所未载。顾嗣立《元诗选》尝录其诗於《辛集》中。其小传引《杨士奇序》云云，所见盖即此本。旧版久佚，流传渐寡。国初金侃得毛晋家所藏别本，改题曰《庐陵集》。侃复为校正，间附案语於下方。然其本亦从此本转录，非两书也。

△《石门集》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诗演义》，已著录。其集世有二本。一即此本，乃马氏玲珑山馆所钞。一为新喻知县崇安暨用所刊本，分为十卷，与此本稍有详略，而其大致不甚相远，盖即此本而析其卷帙以就成数耳。寅於《易》、《诗》、《书》、《春秋》、《礼记》、《周礼》皆有训释。又有《策要》、《史断》诸书，颇究心於史学。又有《耄言》、《论林》、《蒐古集》、《格物编》诸书，亦兼讲考证。故其文理极醇雅，而持论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语录之空谈。诗格尤舂容淡远，规仿陶、韦。惟《河源》一记，过信笃什所传，其谬与潘昂霄相类。盖儒生拘限旧闻，故承讹袭误。然有元一代，皆主火敦脑儿之说，不独寅一人为然，存而不论焉可矣。

△《玉笥集》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邓雅撰。原本集首但题邓伯言，而不著其名。今案集中洪武壬戌《辞聘诗》，有“雅以菲才，例蒙郡举”云云，知其名为雅，而伯言乃其字也。又雅虽辞聘，而末一卷乃为《朝京纪行诗》，且有应制赋《锺山云气沍寒》之作。盖当时未允其辞，起送入都之后，始得放还，与张昱等相类也。时梁寅方讲学石门山中，雅与之游，此集即寅所勘定。然《江西通志》失载其人。此集诸家书目亦未著录。

惟此抄帙流传，仅存至今耳。卷首有《梁寅序》及答书一首，又何淑、丁节、戴正心《序》各一首，谢观《题词》一首，皆极相推挹。今观其诗，虽未免稍涉率易，而气味冲澹，颇有自然之致，究为不失雅音。与梁寅《石门集》体裁正复相近，宜其契分之深矣。

卷一百六十九 集部二十二

○别集类二十二△《明太祖文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巡按直隶督学御史姚士观、南京户部督储主事沈鈇全校刊。分十八类。曰诏，曰制，曰诰，曰书，曰敕命，曰策问，曰敕问，曰论，曰乐章，曰乐歌，曰文，曰碑，曰记，曰序，曰说，曰杂著，曰祭文，曰诗。案《太祖集》初刻於洪武七年。刘基及宋濂《文集》所载序文俱云五卷，称翰林学士乐韶凤所编录。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已不著录。所著录者有《太祖文集》三十卷。注曰：“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诗一卷，丁集十卷。”又《太祖文集类编》十二卷。又《太祖诗集》五卷。又《太祖御制书稿》三卷。均与此本不符。焦竑《国史经籍志》列《太祖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此本卷数与竑所列前一本合，当即竑所著录欤。其刻在万历十四年，编次不知出谁手。《目录》之末有姚士观等《跋》语，乃据旧本刻於中都，亦未能详考所自来也。考朱彝尊《明诗综》载有太祖《神凤操》一首，而集内无之，则亦未为赅备。然

所谓三十卷者，今未见传本，其存佚均未可知。近时诸家所藏，大抵皆即士观等所刻。今亦据以著录，存有明一代开国之著作焉。

△《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篇海类编》，已著录。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潜为一朝之后劲。濂初从莱学，既又学於贯与潜，其授受具有源流。又早从闻人梦吉讲贯五经，其学问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传称其“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於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燕飨、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词，咸以委濂，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

外国贡使亦知其名，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其文集”。《刘基传》中又称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濂并为一代之宗。今观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募润注坡。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则略有间矣。方孝孺受业於濂，努力继之，然较其品格，亦终如苏之与欧。盖基讲经世之略，所学不及濂之醇。方孝孺自命太高，意气太盛，所养不及濂之粹也。

△《宋景濂未刻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濂撰。濂集重刻於嘉靖中，行世已久。此本乃国朝顺治乙未濂裔孙实颖得文徵明家所藏旧稿以示金坛蒋超，超择其中今本未载者得三十八篇，编为此集，以补其遗。今以韩叔阳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等十一篇，皆今本所已载，超盖检之未审。其馀二十七篇则实属佚文。推究当日之意，盖或以元代功臣诸颂及志铭诸篇大抵作於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讳；或以尊崇二氏，不免过当，嫌於耽溺异学而隐之。观杨士奇《东里集》、倪谦《文僖集》并用杨杰《无为集》例，凡为二氏而作者，皆别为卷帙，附缀末简，不散入各体之中。则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论，可大略睹矣。然古来操觚之士，如韩愈之於高闲、文畅，持论终始谨严，固其正也。其馀若苏、黄诸集，不入学派者勿论。至於胡寅、真德秀，皆讲学家所谓大儒，《致堂》、《西山》二集，此类正复不少。盖文章一道，随事立言，与训诂经义，排纂语录，其例小殊。宋儒尚不能拘，则濂作释、老之文，又何必欲灭其迹欤。

△《诚意伯文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基撰。基有《国初礼贤录》，已著录。其诗文杂著凡《郁离子》四卷、《覆瓿集》十卷、《写情集》二卷、《春秋明经》二卷、《犁眉公集》二卷，本各自为书。成化中，巡按浙江御史戴鬯等始合为一帙，而冠以基孙廌等所撰《翊运录》。盖以中载诏旨制敕，故列之卷首。然其书究属廌编，用以编入卷数

，使此集标基之名，而开卷乃他人之书，殊乖体例。今移缀是录於末简，以正其讹。

馀十九卷则悉仍戴本之原次，以存其旧。基遭逢兴运，参预帷幄，秘计深谋，多所裨赞。世遂谬谓为前知，凡讖纬术数之说，一切附会於基，神怪谬妄，无所不至。方技家递相荧惑，百无一真。惟此一集，尚真出基手。其诗沈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祜之亚。《杨守陈序》谓“子房之策不见词章，玄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可谓千古人豪”。斯言允矣。大抵其学问智略如耶律楚材、刘秉忠，而文章则非二人所及也。

△《凤池吟稿》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汪广洋撰。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流寓太平。元末举进士。太祖渡江，召为元帅府令史。官至右丞相，封忠勤伯。洪武十二年，坐贬广南，於中途赐死。事迹具《明史》本传。广洋有幹济才，屡参政柄，亦无他罪恶。徒以初与杨宪同为中书左右丞，又与胡惟庸同为左右丞相，俱隐忍依违，不能发其奸状，卒以党诛。盖巧宦而適以巧败，故史称其有负於爰立。至於学问文章，则史称其少师余阙，淹通经史，善篆隶，工为诗歌。今观是集，大都清刚典重，一洗元人纤媚之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摘其五言之“平沙谁戏马，落日自登台”，“湖水当门落，松云傍枕浮”，“怀人当永夜，看月上疏桐”，“对客开春酒，当门扫落花”，“天垂芳草地，渔唱夕阳村”等句数十联。以为可入《唐人主客图》。

《静居》、《北郭》犹当逊之，毋论孟载，其论颇为允惬。虽当时为宋濂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称。然观其遗作，究不愧一代开国之音也。

△《陶学士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陶安撰。安字主敬，当涂人。元至正八年中浙江乡试。入明，官至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事迹具《明史》本传。其诗一曰《辞达集》，一曰《知新近稿》，一曰《黄岗寓稿》，一曰《鹤沙小记》，一曰《江行杂咏》，本各自为集。此本分体编次，与所作词赋共为十卷。其文亦十卷，而送人之序引居其半。或以安文章宿望，人得其赠言以为荣，故求之者多耶。又安以儒臣司著作，於郊社、宗庙典礼，皆有奏议。若明初分祭南北郊，及四代各一庙之制，皆定於安。又刑律亦安所裁。而集中均不载其文，殆以朝廷公牒，同署者不一人，故不复列入私集也。

世言祝寿之序，自归有光始入集。考此集已有二篇，则不自有光始矣。安声价亚於宋濂，然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其气象固终不侔也。

△《西隐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宋讷撰。讷字仲敏，滑县人。元至正中举进士。官盐山知县。洪武十三年徵为国子助教，升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迁国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刘三吾撰讷墓志，称所著《西隐集》十七卷。而《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作十卷。此本有东莱刘师鲁《序》，称其集初为上海张趋所手录。滑人王崇之令上海，从其后求得而刻之。岁久漫漶，师鲁因鸠工重刻，盖即十卷之本。岂张趋缮录之时，又有所删并，故与墓志不合欤。

集前四卷为赋、诗，后六卷为杂文，附以明太祖手敕四道，及《白云茅屋赋》二篇、《记》一篇。白云茅屋者，讷所筑别墅之名也。讷领成均胄子之任，师道严正，为一时典型。文章亦浑厚醇雅，其奉敕制太学碑，极为太祖所赏，今具载集中。又有壬子岁考试《秋闱次北平诗》，及《秋闱即事》诸诗。壬子乃洪武六年，盖讷未仕之前，已应聘为北平考官，而本传、墓志均未之载。其《过元故宫诗》十九首，尤缠绵悱恻，有风人忠厚之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甚推其“半船凉色潮生海，两岸秋风浪拍沙，华表柱头相语鹤，秣陵江上独归鸿”诸佳句云。

△《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祜撰。祜有《大事记续编》，已著录。是集前十二卷题“鄱阳刘杰编辑，庐陵刘同校正”。十三卷以下则编辑者改题同，校正者改题杰。意二人各刊其半欤。杰即正统六年为义乌丞时表祜之忠於朝，得赠官赐谥者也。祜所著本为《华川前集》十卷、《后集》十卷，杰等合编为此本。卷端胡翰、胡行简二《序》，皆为《前集》作。宋濂、苏伯衡二《序》皆为《后集》作。其杨士奇一《序》，则为此本作也。祜师黄潛、友宋濂，学有渊源，故其文醇朴宏肆，有宋人轨范。

《濂序》称其“文凡三变：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壮年出游之后，气象益以沈雄；暨四十以后，乃浑然天成，条理不爽”。可谓知祜之深矣。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精密而气弱”，非笃论也。集中多代拟古人之作，盖学文之时，设身处地以殫揣摩之功。宋代诸集，往往有此，亦未可以游戏讥焉。

△《翠屏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张以宁撰。以宁有《春王正月考》，已著录。是集为宣德三年所刊，陈琏为之序。称以宁文集为其子孟晦所编，宋濂序之；诗集为其门人石光霁所编，刘三吾、陈南宾序之。其孙南雄教官隆，复以安南稿续版行世。今三序皆冠集首，而诗文集总题“光霁编次，嗣孙德庆州训导淮续编”，与序不同，未喻其故。其文神锋隼利，稍乏浑涵深厚之气。其诗五言古体，意境清逸；七言古体

，亦適警。

惟《倦绣篇》、《洗衣曲》等数章，稍未脱元季绮縠之习。近体皆清新，间有涉於纤仄者，如《次李宗烈韵诗》“浮生万古有万古，浊酒一杯复一杯”之类。然偶一见之，不为全体之累也。《明史文苑传》称“以宁在元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在朝宿儒虞集、欧阳玄、揭傒斯、黄潛之属，相继物故。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於时，人呼小张学士”云云。则以宁兼以文章显，不但以《春秋》名家。徐泰《诗谈》称以宁诗“高雅俊逸，超绝畦畛，如翠屏千仞，可望而不可跻”。虽推挹稍过，然亦几乎近似矣。

△《说学斋稿》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危素撰。素有《草庐年谱》，已著录。据《千顷堂书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从吴氏得素手稿传抄。其文不分卷帙，但於纸尾记所作年岁，皆在元时所作。《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集《跋》，称赋三、赞二、铭二、颂三、记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为传写之误。然据懋竑所列，实止一百三十七首，数亦不符。殆旧无刊版，好事者递相传录，故篇数参差，不能画一，实则一本也。素晚节不终，为世僂笑，其人本不足称，而文章则欧、虞、黄、柳之后，屹为大宗。《懋竑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几及，非熙甫莫知其深”。其珍重钞传，盖非漫然矣。

△《云林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危素撰。皆在元代所作之诗，乃贤为编次成集者也。素家居临川，相近有云林山，尝读书其上。方方壶为作《云林图》，陈旅等俱赋诗以记其事，故集即以是为名。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发雕於后至元三年。则彝尊所见，乃元时旧版。此本卷帙相符，盖犹从原刻抄传者。特《彝尊跋》称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载乃集《赠行序》一篇，绝与诗集无涉，似为后人所附入。观其《静志居诗话》，亦称前有虞集《送行序》，则已自知其误而改之矣。素於元末负盛名，入明以后，其人不为世所重，其文亦遂不复收拾。故《说学斋集》仅存在元之文，而此集亦仅存在元之诗，不足尽素之著作。然气格雄伟，风骨迥上，足以陵轹一时。就诗论诗，要不能不推为元季一作者矣。原集共诗七十六首，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本复从他书蒐采，增入补遗十四首，较为完备，今并仍而录之焉。

△《白云集》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唐桂芳撰。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歙县人。教授元之第五子。少从洪焱祖学，弱冠为明道书院司训。元至正中，用荐授建宁路崇安县

教谕。再任南雄路学正，以忧归。明太祖定徽州，召对称旨，命之仕，以瞽废辞。

寻摄紫阳书院山长。卒年七十有三。此集在程敏政所编《唐氏三先生集》中。庐陵锺晦撰桂芳行状，称其文一以气为主。今观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尝慕苏老泉闭户探赜，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辄谓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此，此苏老家传法也。盖其平生宗旨如此。故所作容与逶迤，绝无聱牙晦涩之习。诗亦清谐婉丽，颇合雅音。集中《重修兴安府孔子庙记》，称“龙凤元年，大丞相统军下太平，克应天。六年冬，命事黄公行郡兴安，重建府学”。又《赠汪德元序》，称“大丞相吴国公”。又《黄宪金唱酬诗序》，称“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案龙凤乃韩林儿年号，大丞相即明太祖。盖明兴时实假伪宋号令，故用其纪年。徽州改兴安府在丁酉年，见《明史地理志》。其为冢宰事则《明史》不载。盖必林儿所加官，而其后讳之。此亦可以证史也。

△《登州集》二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弼撰。弼字元凯，龙溪人。元至正戊子进士，为漳州路知事。明初以儒士修《礼乐书》，授吏部主事，官至登州府知府。弼尝与王廉同使安南，以却赀金为太祖所器。生平著作有《梅雪斋稿》、《使安南集》。是集总名《登州》，盖汇为一编，总题以所终之官也。凡诗七卷、文十六卷。其《使安南集》，宋濂曾为之序，称其文辞尔雅。王祎亦尝赠以诗，与之唱酬。其墓志即王廉所作，称其诗文皆雄伟跌宕，清峻之语，复出尘表。盖明初闽南以明经学古擅名文苑者，弼实为之冠也。弼又名唐臣，以时禁国号名氏，遂仍旧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诗综》则云弼初名唐臣，当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为弼致误，然《宋序》未尝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实。今仍署弼名，著之录焉。

△《槎翁诗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刘崧撰。崧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元末举於乡。洪武三年以人材荐，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司副使，坐事输作京师。十三年，手敕召为礼部侍郎，擢吏部尚书致仕。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未旬日卒。事迹具《明史》本传。

崧七岁能赋诗，及长，日课一篇。读书天寒皴裂不少辍。其在官舍，孤灯讽诵，夜分不休。盖一生耽嗜吟咏，至为刻苦。故徐泰《诗谈》称其“如冬岭孤松，老而愈秀”。胡应麟《诗薮》称：“当明之初，吴中诗派，昉於高启；越中诗派，昉於刘基；闽中诗派，昉於林鸿；岭南诗派，昉於孙蕡；而江右诗派，则昉於崧。”

史亦称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大抵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久之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阳乃乘其弊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门户。然崧诗平正典雅，实不失为正声。固不能以末流放失，并咎创始之人矣。

△《东皋录》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释妙声撰。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景德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所作诗文，缮写藏之山房。洪武十七年，其徒德瓛始刊行之。《明史艺文志》、明僧宏秀集皆作七卷。

此本有汲古阁印，盖毛晋家钞本。前有晋题识，亦称德瓛所刻凡诗三卷、杂文四卷。而其书、杂文及诗仅共为三卷，盖传录时所合并也。妙声入明时，年已六十馀，诗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顾嗣立《元诗选》亦录是集。然方外者流，不婴爵禄，不能以受官与否为两朝之断限。既已谒帝金门，即属归诚新主，不能复以遗老称矣。今系之明，从其实也。妙声与袁桷、张翥、危素等俱相友善，故所作颇有士风。当元季扰攘之时，感事抒怀，往往激昂可诵。杂文体裁清整。四六俚语，亦具有南宋遗风。在缙流之内，虽未能语带烟霞，固犹非气含蔬筍者也。

△《覆瓿集》七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同撰。同字大同，自号紫阳山樵，休宁人。翰林学士升之子。《明史》附见《升传》末。是集末有《范櫟跋》，称洪武中以人材举，为东宫官，寻进礼部侍郎。而同时范准作《云汉归隐图跋》，则云由吏部员外郎升礼部侍郎。准字平仲，尝受业於升，与同交至契，所记宜得其实。又《明史》但载同坐事死，而不著其详。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乃云“同以词翰受知，宫人多乞书便面。一日，御沟有浮尸，帝疑之，遂赐死”。其说颇荒唐，未可信也。集凡诗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议论纯粹，不愧儒者之言。惟编录者不解体裁，知有拗体律诗，而不知何者为拗体，遂以七言古体之八句者，列为律诗，舛陋殊甚。

今姑仍旧本录之，而附纠其谬焉。

△《柘轩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凌云翰撰。云翰字彦翀，钱塘人。元至正十九年举浙江乡试。除平江路学正，不赴。洪武辛酉，以荐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贡举乏人，谪南荒以卒。事见《归田诗话》。瞿宗吉与之最契，语必不诬。或以为卒於官者，误也。所作诗文杂著，藏稿於家。至永乐中，其孙始编为四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云翰学於陈众仲，故其诗华而不为靡，驰骋而不离乎轨”。今案集有宣德中《王

羽序》云：“莆田陈众仲提举浙路儒学政，以文鸣於东南，程以文声誉与之伯仲。柘轩汎扫程门，获承指授。”其里人夏节，作云翰行述，亦云早游黟南程以文之门。

是云翰所师事者乃程文，而非陈旅，诸家所记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据。至谓其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猎图》，才情奔放，不可羈勒，直可搴郁离之旗，摩青邱之垒。则评品颇当，於云翰非溢量也。

△《白云稿》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朱右撰。右字伯贤，临海人，自号邹阳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尝诣阙献《河清颂》，不遇而归。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历，除翰林院编修。七年修《洪武正韵》，寻迁晋府右长史，卒於官。《明史文苑传》附载《赵坝传》中。所著《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

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实权輿於此。

其格律渊源，悉出於是。故所作类多修洁自好，不为支蔓之词，亦不为艰深之语。

虽谨守规程，罕能变化，未免意言并尽。而较诸野调芜词，驰骋自喜，终不知先民矩矱，为何物者，有上下床之别矣。

△《密庵集》八卷（永乐大典本）

明谢肃撰。肃字原功，上虞人。元至正末，张士诚据吴，肃慨然欲见宰相，献偃兵息民之策。卒无所遇，归隐於越。洪武中举明经，授福建按察司僉事。以事被逮，下狱死。《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俱载肃《密庵集》十卷。而传本久稀，藏书家罕著於录。惟《永乐大典》中所收肃诗文颇多。其时肃没未久，而姚广孝等已录其遗集，与古人同列，知当日即重其文矣。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肃“初谒贡师泰於吴山仰高亭，时贡方奉诏漕闽广粟，当泛舟大海，因与同载至海昌，留居州北，执经问难。凡一诗之出，一文之就，折衷论议，必当於理乃已”。是肃之学问渊源，实出师泰。观集中《题天风海涛亭诗序》云：“用先师尚书贡公玩斋所咏诗一句为起，以仰止於公。”

又师泰遗集亦肃所刊行，均惓惓不忘其本。故所作古文词，格律具有法程。其在维州寄人一诗，载所与同徵修《礼书》者有张绅、杨翻等十人之名，为《明史礼志》所未及。又《送行人蔡天英颁琉球国王印宝》一诗。考之《明史外

国传》，但有赐中山、山南、山北三王镀金银印一事，而不言曾遣行人。凡此之类，於考史尤有所裨益。谨采掇编次，厘为八卷。又戴良原《序》二首别见《九灵集》中，今并取弁简端，以略还其旧焉。

△《清江诗集》十卷、《文集》三十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贝琼撰。琼字廷琚，一名阙，字廷臣，崇德人。元末领乡荐，遭乱退居笈山。明初徵修《元史》，除国子监助教。事迹附见《明史宋讷传》。考程庆《琉声文会选》以贝阙、贝琼为二人。然陶宗仪《辍耕录》载妓女真真事云：“嘉兴贝阙有诗。”今《真真曲》载此集中，则琼一名阙审矣。《两浙名贤录》载琼集二十卷，明万历中所刻乃止三卷。此本凡诗集十卷，文集分《海昌集》一卷，《云间集》七卷、《两峰集》三卷、《金陵集》十卷、《中都稿》九卷、《归田稿》一卷，仅有钞本流传。康熙丁亥，桐乡金檀购得之，始为刊版。琼学诗於杨维桢，然其论文，称立言不在崑绝刻峭，而平衍为可观；不在荒唐险怪，而丰腴为可乐。盖虽出於维桢之门，而学其所长，不学其所短，宗旨颇不相袭。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其诗“爽豁类汪广洋，整丽似刘基，圆秀胜林鸿，清空近袁凯，风华亚高启，朗净过张羽，繁缛愈孙蕡，足以领袖一时”。乡曲之言，未免过实。然其诗温厚之中自然高秀，虽不能兼有诸人之胜，而驰骤於诸人之间，实固无所多让。其文亦冲融和雅，有一唱三叹之音。史称宋濂为司业，建议立四学，并祀舜、禹、汤、文为先圣。琼作《释奠解》驳之，识者多是琼议。则其考证古礼，尤有依据，不但词采之工矣。

△《苏平仲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苏伯衡撰。伯衡有《空同子瞽说》，已著录。是集卷首有洪武四年《刘基序》，而集中《厚德庵记》云“庵成於洪武壬戌十二月”，则是《记》乃洪武十五年以后之作，基所序者，尚未定之初稿也。又集末有洪武八年《胡翰跋》，谓伯衡选为太学官，居太学六年。考《明史》称伯衡以丙午岁为国子学录。伯衡所著《国子学同官记》，称以丁未升学正。其诗又有《庚戌七月十日奉命编摩国史口号》。则伯衡由学正擢编修，实在洪武三年，上距丙午仅五年。翰与伯衡同时，所叙不应有误，或史误移后一年欤。集为正统壬戌处州推官黎谅所重刻。《宋濂序》称其不求似古人，而未尝不似。又《明史文苑传》称“濂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荐伯衡自代，称其文词蔚贍有法”。殆非虚美。郑瑗《井观琐言》病其用意太苦，遣词太繁缛，不可为法。则过高之论矣。

△《胡仲子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华人。洪武初，以荐为衢州府教授。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乃其门人刘刚及浦阳王懋温所编，以洪武十四年刊版

。今印本罕传，惟写本犹存於世。凡文九卷、诗一卷。史称其文曰《胡仲子集》、诗曰《长山先生集》，今合为一集，岂刚等所并欤。史又称翰少从吴师道及吴莱学为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今观其文章，多得二吴遗法，而持论多切世用，与谦之坐谈诚敬小殊。然尝与修《元史五行志》，序论即其所撰，今见集中。

於天人和同之际，剖析颇微。《犧尊辨》、《宗法论》诸篇，亦湛深经术，则又未尝不精究儒理也。诗不多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为高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金华承黄文献溎、柳文肃贯、吴贞文莱之后，多以古文词鸣，诗非所好。以诗论，吾必以仲申为巨擘焉。独孤及之论曰：五言之源生於《国风》，广於《离骚》，著於苏、李，盛於曹、刘。汉魏作者，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诵仲申五言，正犹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鸟迹。庶几哉，升堂之彦乎。宜潜溪有学林老虎文渊鲸之目也。”斯言允矣。

△《始丰稿》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艺圃搜奇》，已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大章遗稿罕传，余於京师见之新城王贻上所。凡四册，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验其目无诗，犹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当即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为前稿，自四卷至十四卷为后稿，皆杂文无诗，当即王士禛家所藏矣。据《千顷堂书目》，载一夔《始丰类稿》十五卷，此本所佚不过诗一卷耳。其文皆谨严有法度，无元季冗沓之习。其《与王祜论修史书》，《明史》载之於本传。陈继儒尝称其《宋行宫考》、《吴越国考》研核精确。王士禛又称其《钱塘铁箭辨》精於考核。其《欧史十国年谱备证》一篇，谓“欧阳氏於吴越改元，止据宝石山制称宝正六年为证”。一夔复得钱鏐将许俊墓砖有“宝正三年”字，以证《欧史》之不诬。又谓“元瓘袭位后，不复改元”。立说皆有根据。观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间钱德洪所撰《吴越世家疑辨》，谓“改元之事别无证据者，特为先世讳耳”。是又多资考证，不但其文之工也。

△《王常宗集》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彝撰。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陈氏。父仕元为昆山教授，遂迁嘉定。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赐金币遣还。寻选入翰林，以母老乞归养，自号妫雌子。后以魏观上梁文事，与高启并诛。《明史文苑传》附载《赵坝传》中。其集本名《三近斋稿》，弘治中都穆编为文三卷、诗一卷。刘廷璋、浦杲又辑《补遗》一卷。今世所传钞本，又有《续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辑。考其体格，与全集相类，似非贗作也。王士禛《香祖笔记》曰：“王徵士集，都少卿元敬编。元敬称其古文明畅英发。又或以为‘吴中四杰’之一，以常宗代

张来仪者。

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堕入恶道，馀体亦不能佳，安能与高、杨相颉颃乎”云云。案彝之学出天台孟梦恂，梦恂之学出婺州金履祥，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於已甚。集中《文妖》一篇，为杨维桢而作者，曰：“天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俄而为女妇，而世之男子惑焉。则见其黛绿朱白，柔曼倾衍之容，无乎不至。虽然，以为人也则非人，以为妇女也则非妇女，而有室家之道焉。此狐之所以妖也。浙之西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予观其文，以淫词譎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奄然以自媚。

宜乎世之为男子者之惑之也”云云。其言矫枉过直，而诟厉亦复伤雅。虽石介作怪说以诋杨亿，不至於是。士桢所云或亦有激而报之乎。然其文大致淳谨。诗亦尚不失风格，虽不足以胜张羽，必以为一无可取，则又太过。《香祖笔记》成於士桢晚年，诋诃过厉，时复有之，固未可据为定论矣。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徵为国子监学录，与修《元史》。以太常丞出为山西按察司佥事。迁山东按察司副使，以执法不阿，为吴印所诬讦，弃市。《明史文苑传》附载《赵埏传》中。《艺文志》载《孟兼文集》六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同。其本久已散佚。近时有孟兼十一世孙思煌者，始掇拾他书所载，重编定为五卷。而集内收他人唱和题赠之作几十之七八，孟兼著作乃寥寥无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视思煌本较多数首，疑尚出明人裒集，故思煌未之见也。孟兼与宋濂同里，其被召也，濂实荐之。太祖与刘基论一时文人，基称宋濂第一而已居其次，又其次即孟兼。今虽不睹其全集，而即二卷以观，其诗文温雅清丽，具有体裁，而龙骧虎步之气，亦隐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驂驾。基虽一时之论，即以为定评可矣。

△《沧螺集》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孙作撰。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阴人。元至正末，避兵於吴。初受张士诚之招，旋去之松江。洪武癸丑，召修日历。书成，除翰林院编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教授。入为国子助教，寻迁司业。以事废为民。后复官长乐县教谕。作自号东家子，宋濂为作《东家子传》，推挹甚至。《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是集凡诗一卷、文五卷。其诗力追黄庭坚，在元季自为别调。集中《与陈检校诗》有曰：“苏子落笔崩海江，豫章吐句敌山岳。汤汤涛澜绝崖岸，嶒嶒木石森剑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蕝泽遂包羸与鱣。至今杂遝呼从宾，谁敢崛强二子角。吾尤爱豫章，抚卷气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扞膺就束缚。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后来无继作。”其宗旨灼然可见。

然才力不及庭坚之富，镕铸陶冶亦不及庭坚之深，虽颇拔俗而未能造古。《东家子传》一字不及其诗，盖有微意，非漏略也。至於文则磊落奇伟，而隐有程度，卓然足以自传。

《东家子传》谓“他人之文束於理则词不畅，肆於词则理不直。惟作洞瞩千古之上，析之则理胜，辟之则词严，动有据依，皆非臆说”。《明史文苑传》亦称其文“醇正典雅”云。

△《临安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钱宰撰。宰字子予，一字伯均，会稽人。元至正中中甲科。亲老不赴公车，教授於乡。明初徵修《礼乐书》，寻以病去。洪武六年授国子助教。以赋《早朝诗》忤旨，遣归。二十七年又召修《书传会选》。书成，优赉，加博士致仕。事迹附见《明史赵俶传》。考集中《金陵形胜论》，末署“洪武二十七年六月国子博士致仕钱宰进”。是致仕即在奉召之年。盖留京师者不及一岁也。宰学有原本，在元末已称宿儒，韩宜可、唐之淳皆其弟子。其诗吐辞清拔，寓意高远，刻意古调，不屑为艳仄之体。徐泰《诗谈》譬以霜晓鲸音，自然洪亮。古文虽非所擅长，而谨守法度，亦无卑冗之习。其集《明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则在明代行世已稀。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掇编排。参以诸选本所录，厘为六卷，以备明初之一家。宰本浙东人，集以“临安”名者，盖自以为吴越武肃王十四世孙，从其旧贯也。

△《尚綱斋集》五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明童冀撰。冀字中州，金华人。洪武九年徵入书馆，后为湖州府教授。调北平，坐罪死。此集不知何人所编，分诗文为二集，体例杂糅，殆不可读。就其编目考之，原目当为《金华集》、《南行集》、《雪川集》、《北游集》四种。前三集兼载诗文，惟《北游集》有诗无文。后人不知古法，以诗归诗，以文归文，分为二集。而诗文之中，又不各归其类。前后复叠，职此之由。幸其虽经割裂，尚未窜乱，其次第犹有端绪可寻。今详考标题，仍分为四集，中间时有阙文。又《雪川集》末《跋唐五王醉归图》一篇、《书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后》一篇、《书王简死事传后》一篇、《书金节妇传后》一篇、《书集芳诗文卷后》一篇、《卜释》一篇，悉有录无书。盖蠹蚀残阙，今亦仍其旧。冀在明初，与宋濂、张羽、姚广孝相唱和，词意清刚，不染元季绮靡之习。虽名不甚著，而在一时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

△《考古文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搢谦撰。搢谦有《六书本义》，已著录。《明诗综》引黄宗羲之言，谓其诗集名《考古馀事》，凡千首，不传於世。今考焦竑《国史经籍志》，搢谦集已不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虽列其名，而不著卷数，则亦未见原本，信

乎其久不传也。此本所录诗仅十馀篇，古文亦只五十馀篇。前有顺治丁酉《黄世春序》，称“其子孙式微已甚，而能录其遗集，出没於藏书之家，殆天将藉是而彰考古”云云。盖其后人掇拾散亡，重裒成帙者耳。集后附遗言十六条，又载其裔孙诸生護《上琼州姜参政请复姓书》，及与浙中族姓札数通。盖揔谦没后，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吴姓，故護请於姜而复之。又揔谦所作《造化经纶图》，亦附於后，编次颇无条理。然传刻先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孙，自宋元以来即往往以文集为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编始矣。揔谦以小学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仅存残賸，未必得其精华，而意度波澜，颇存古法，究与钞语录者有别。是则学有原本之故也。

△《刘彦昂集》九卷（编修汪汝藻家藏本）

明刘炳撰。炳字彦昂，以字行，鄱阳人。洪武初，献书言事，授中书典签。出为大都督府掌记，除东阿知县。阅两考，引疾归。《明史文苑传》附载《王冕传》中。所著诗文本名《春雨轩集》，乃其门人刘子昇所编，杨维桢尝为评定。

其评亦附载集中，维桢及危素、宋濂、徐矩皆为作序，王祜、俞贞木、周象初皆为作跋。此本题曰《刘彦昂集》，不知何人所改也。炳当元季兵乱时，与弟煜结里闰相保，寇至辄却走。依余阙於安庆，以其孤军不振，辞归。盖亦才识之士。

故诗格伉爽挺拔，类其为人。惟末附杂文一卷，气象茶弱，殊逊其诗。知所长不在此，特以馀事及之耳。案炳事迹略具《明史文苑传》中。而《江西通志》引《豫章人物志》，所纪炳历官本末与史多有不合。如《史》云“炳至正中从军於浙”。而《志》乃云“为参政于光使金陵”，不知所据。《史》云“炳以言事为典签”，而《志》乃云“先参赞沐总制守镇江，寻授广东卫知事”。考其《吊余阙墓》文，结衔称大都督府掌记，在洪武十二年。而《哀曹国公》诗有“三年参记府”句，《沐西平輓诗》有“十年参幕府”句。李文忠以洪武三年领大都督事，沐英以洪武四年同知大都督府。以年数计之，不应未授典签，先参赞沐英军事，前后亦相舛连。盖稗官野史，传闻异词，往往如此。今一以《史》文为据，而并存其同异以备考核。又旧本中书元国号皆作“原”字。盖以明初刊版之时，犹未奉二名不偏讳之诏，故以“原”代“元”，而传写者仍之欤。事隔前朝，理无避忌。今悉改正，从本文焉。

△《蓝山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蓝仁撰。仁字静之，崇安人。《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称“元末杜本隐居武夷山，仁与弟智往师之。授以四明任松乡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后辟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又称其明初内附，随例徙临濠

，则必尝仕张士诚。又集中有《甲寅仲冬摄官诗》。甲寅为洪武七年，则放归又尝仕宦，特其始末不可考耳。仁诗规摹唐调，而时时流入中晚。蒋易作是集序，称：“其和平雅澹，词意融怡，语不彫镂，气无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风。

惜其不列承明著作，浮湛里闾，傲睨林泉。有达士之襟怀，无骚人之哀怨。即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要其所作，皆治世之音也。”虽推之稍过，实亦近之。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为之开先。遂没其创始之功，非公论也。

《明史艺文志》载仁集六卷，朱彝尊作《明诗综》时犹及见之。今外间绝少传本，杭世骏言吴焯家有之（语详《蓝涧集》条下）。然吴氏藏书今进入书局者，未见此本。其存佚不可知，恐遂湮没。谨从《永乐大典》中采掇裒辑，得诗五百余篇，仍厘为六卷，以符原目，著之於录焉。

△《蓝涧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蓝智撰。其字诸书皆作“明之”，而《永乐大典》独题“性之”。当时去明初未远，必有所据，疑作“明之”者误也。《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称“洪武十年以荐授广西按察司佥事，著廉声”。志乘均失载其事迹。考集中有《书怀诗》十首，乃在粤时所作，以寄其子云松樵者。张桀为之跋，称“其持身廉正，处事平允，三载始终无失”。则史言著廉声者，当必有据。《刘彦昂集》有《輓蓝氏昆季诗》云：“桂林持节还，高风振林谷。”则晚年又尝谢事归里矣。智诗清新婉约，足以肩随其兄。五言结体高雅，翛然尘外，虽雄快不足，而隽逸有馀。七言顿挫浏亮，亦无失唐人矩矱。与《蓝山》一集卓然可称“二难”。

《静志居诗话》谓“《蓝山》、《蓝涧》集中诗，选家互有参错”。殆亦因其格调相近，不能猝辨欤。智集原目已不可考。观焦竑《经籍志》所载，惟有《蓝静之集》，而《蓝涧集》独未之及。是明之中叶已有散佚，近亦未见传本。故杭世骏《榕城诗话》曰：“二蓝集闽人无知者。何氏《闽书》，蓝仁有《蓝山集》，蓝智有《蓝涧集》。竹垞尝辑入《诗综》中，以为十子之先，诗派实其昆友倡之。

集本合刻。吴明经焯尝於吴门买得《蓝山集》，是洪武时刊，有蒋易、张桀二《序》，与竹垞言吻合。而《蓝涧集》究不可购。徐惟和辑《晋安风雅》时，二蓝阙焉。则此集之亡久矣”云云。惟《永乐大典》各韵中所收尚夥，蒐辑裒缀，共得古今体三百馀首。虽篇什不及《蓝山集》之富，而大略已见。谨以类编次，厘为六卷。俾其兄弟著作，均不致泯没於后世云。

△《大全集》十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启撰。启字季迪，长洲人。元末避张士诚之乱，遁居松江之青邱，自号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至户部侍郎。后坐撰魏观上梁文被诛，年仅三十九。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所著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凡二千馀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凡九百馀首。启没无子，其侄立，於永乐元年镂版行之。

至景泰初，徐庸掇拾遗佚，合为一编，题曰《大全集》，刘昌为之序，即此本也。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於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秣缛丽之习而返之於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镕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凫藻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高启撰。唐时为古文者主於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钜制，不成家者则流於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尽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於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则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为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及。是集不知谁所编，以其诗集例之，殆亦启自定。末有魏夫人宋氏墓志铭。魏夫人者，苏州知府魏观母也。按《明史》本传，启坐为观作上梁文见法，则为其末年之作。盖平生古文，尽於此集矣。初无刻本。周忱为苏州巡抚时，始得钞本於郡人周立。立之姑，即启妇也。正统九年，监察御史钱塘郑士昂又得本於忱，因命教授张素校刊之，而忱为之序。此本为雍正戊申桐乡金檀所刻，即因郑本而正其讹，多所校正。坛檀即注启诗集者，故并刻是集，成一家完书云。

△《眉庵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基撰。基字孟载，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始为张士诚记室。洪武初，起为荥阳县知县，历官山西按察使。寻以事夺官输作，卒於工所。《明史文苑传》附载《高启传》中。史称基少以铁笛歌为杨维桢所称。与高启、张羽、徐贲号“明初四杰”。其诗颇沿元季秣纤之习。都穆《南濠诗话》摘其佳句十二联，其所品题，得失参半。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谓孟载《春草诗》最传，然“绿迷歌扇，红衬舞裙”，已不能脱元诗气习；至“帘为看山尽卷西”，更过纤巧；“春来帘幕怕朝东”，直艳词耳。故徐泰《诗谈》谓其“天机

云锦，自然美丽，独时出纤巧，不及高启之冲雅”。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情至之语，风雅扫地”。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摘其诗语类词者至数十联，而独推重其五言古体。然近体之佳者，亦自清俊流逸，虽不能方驾青邱，要非馀子所及也。集初为郑钢版行。成化中吴人张习重刻，嘉州江朝宗为之序，习为后志云。

△《静居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羽撰。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更字附凤。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元末领乡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再徙於吴。洪武初，徵授太常寺丞，寻坐事窜岭南，未半道召还。羽自知不免，投龙江死。《明史文苑传》附载《高启传》中。史称其文章精洁有法，尤长於诗。太祖重其文，洪武十六年，尝自述滁阳王事，令羽撰庙碑。何乔远《名山藏》亦称其文词典雅，纪载行事，详而有体。顾其诗名尤著，故編集者亦仅录其诗，而文则未之及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其五言微嫌郁轡，近体亦非所长，颇不免於微词。今观其集，律诗意取俊逸，诚多失之平熟。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亦不尽如彝尊所云。至於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足为一时之豪。以之接迹青邱，先驱北郭，卢前王后之间，亦未必遽作蜂腰矣。

△《北郭集》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徐賁撰。賁字幼文，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张士诚开阆，辟为属官。賁与张羽俱避居湖州之蜀山。洪武七年，被荐至京。尝奉使晋、冀，有所廉访。及还，检其橐惟纪行诗数首。太祖悦，授给事中，历官河南左布政使。会征洮岷兵过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死。《明史文苑传》附载《高启传》中。賁善画，亦工於书。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其楷笔秀整端慎，不为沓拖自恣。詹景凤《小辨》亦称其小楷，法鍾兼虞，然皆拘拘法内。盖其天性端谨，不逾规矩。

故其诗才气不及高、杨、张，而法律谨严，字句熨贴，长篇短什，并首尾温丽，於三家别为一格。其客吴时，尝居城北之齐门，故名集曰“北郭”。旧本为吴人张习编次。今是集前后无序跋，题曰“陈邦瞻校”。盖万历年间重刻之本，又非习所编之旧矣。

△《鸣盛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林鸿撰。鸿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荐授将乐县训导，历官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年未四十，自免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明初，闽中善诗者有长乐陈亮、高廷礼，闽县王恭、唐泰、郑定、王褒、周元，永福王偁，侯官黄元，而鸿为之冠，号十才子。其论诗，惟主唐音，所作以格调胜。是为晋安诗派之祖。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袁凯《在野集》，专学杜。盖能极力摹拟，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开卷骤视，宛若旧本。

然细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尔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是在弘、正之间，已有异议。故论者谓闽中才隽辈出，彬彬风雅亦云盛矣。第晋安一派，流传未已，守林仪部、高典籍之论，若金科玉条，凛不敢犯。动为七律，如出一手”云云。

是其末流且驯至为世口实。然鸿倡始之时，固未尝不舂容谐雅，自协正声，未可以作法於凉遽相诋斥。况高棅尚不免庸音，鸿则时饶清韵，尤未可不分甲乙，一例摈排矣。此本为成化初鸿郡人温州知府邵铜所编。未有铜《跋》，称览其旧稿，慨然兴思。因详加校勘，补其阙略。然如张红桥唱和诗词，事之有无不可知。

即才人放佚，容或有之，决无存诸本集之理。此必铜摭小说妄增之。《梦游仙记》一首，疑亦寓言红桥之事。观其名目，乃袭元稹《梦游春诗》，可以意会。铜亦附之简末，殊为无识。叶盛《水东日记》载铜天顺中为御史，以言事忤权奸，左迁知县，则其人亦铮铮者。或平生以气节自励，文章体例，非所素娴欤。

△《白云樵唱集》四卷、《附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恭撰。恭字安中，闽县人。自称皆山樵者，“闽中十子”之一也。成祖初，以儒士荐，修《永乐大典》，授翰林院典籍。《明史文苑传》附载《林鸿传》中。其诗凡三集：一曰《凤台清啸》，乃官翰林以后作；此集及《草泽狂歌》，则皆未仕以前所作。恭没之后，湮晦不传。成化癸卯，南京户部尚书黄镐蒐恭遗稿，始得此集於吏部郎中长乐黄汝明家。因属汝明编次，分为前、后二集。卷首有永乐三年林环旧序，兼为三集而作者。序中所列次第，以此集为首。知其诗在《草泽狂歌》以前。卷末又有永乐中林蕙诸人所作《皆山樵者传》、《赞》、《辞》、《说》，则刻成之后，续为增入者也。恭与同邑高棅齐名，同以布衣徵入翰林。然棅出山以后诗，应酬潦倒，无复清思。恭则历官未久，投牒遽归。

迹其性情，本耽山野。此集又作於田居之日，故吐言清拔，不染俗尘，得“大历十子”之遗意，其格韵远在棅上。当时次第甲乙，以棅居第三，恭居第四，殆亦所谓耻居王后者矣。

△《草泽狂歌》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王恭撰。案恭所作三集，《凤台清啸》，已不传。故《千顷堂书目》有其名，而阙其卷数。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存其《白云樵唱》，而无此集。此集出自秀

水汪氏，盖几佚而仅存也。大致与《白云樵唱》相近，而中年所作，情思较深。

《静志居诗话》尝摘举其集中佳句数联。然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残雨汉原秋”，“梧桐叶上惊新雨，砧杵声中忆故园”，“几处移家惊落叶，一年归梦在孤舟”诸句，皆诗家常语。至“云归独树天边小，雪罢孤峰鸟外青”句，则“小”字形容颇拙，“罢”字节次未明。又“鸟外明河秋一叶，天涯凉月夜千峰”句，尤为疵累。夫昼见飞鸟，不见明河；夜见明河，不见飞鸟，上四字自不相贯。

一叶落而知秋，不系乎明河；天河夏月已明，不系乎落叶，下三字亦不相属。盖兴之所到，偶然拈及，不足以尽其所长。读恭诗者毋执是以刻舟求剑可矣。

△《半轩集》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行撰。行字止仲，长洲人。少授徒於城北齐门，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后馆凉国公蓝玉家。玉荐之太祖，得召见。玉诛，行亦坐死。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时文士以蓝党诛者，有行与孙蕡。然蕡特为玉偶题一画，无所攀附於其间，其诗今在蕡集中，亦并无假借溢分之语。行则性喜谈兵，当元末两浙兵起时，尝默坐筹其胜负，与所亲言之，恒百不失一二，益以自负。及蓝玉延之课其子，遂数以兵法说玉，颇与密议。又与道衍深相投契，尝告以盍有所待，不当以浮屠老。盖负其桀黠之才，有不肯槁死牖下者。故其文往往踔厉风发，纵横排奁，极其意所驰骋，而不能悉归之醇正，颇肖其为人。诗格亦清刚萧爽，在“北郭十子”之中（案《明史文苑传》，行与高启、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号“北郭十友”，亦曰“十才子”），与高启称为勍敌。就文论文，不能不推一代奇才也。

△《西菴集》九卷（浙江汪汝璩家藏本）

明孙蕡撰。蕡字仲衍，广东顺德人。洪武三年举於乡，旋登进士。授工部织染局使，迁虹县主簿。召入为翰林院典籍。出为平原主簿，坐累逮系。旋释之，起为苏州经历。复坐累戍辽东。既而以尝为蓝玉题画，坐玉党，论死。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编前有黄佐、叶春及所撰小传，称蕡著述甚富，自兹集外，尚有《通鉴前编纲目》、《孝经集善》、《理学训蒙》、《和陶》、《集古律诗》。

其《孝经集善》则宋濂为之序。蕡歿，诸书散逸。其诗文今行世者为门人黎贞所编。然佐称《西菴集》八卷，而是编诗八卷、文一卷。卷端题姑苏叶初春选。或初春别加厘订，抑佐但举其诗集欤。蕡当元季绮靡之馀，其诗独卓然有古格。虽神骨隽异不及高启，而要非林鸿诸人所及。小说载书生见苏轼侍姬朝云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诗十首、七言绝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盖蕡

游戏之笔，即《黄佐传》中所称《集古律诗》一卷是也。黎贞乃缀於集后，又并载其序。遂似蕢真有遇鬼事者，殆与林鸿集末附载张红桥诗同一无识。姜南《蓉塘诗话》又从而盛称之，更无当矣。

△《南村诗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陶宗仪撰。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毛晋尝刻入《十元人集》。刘体仁《七颂堂集》有《与张实水尺牍》，称读史不载陶南村，窃谓此君靖节一流人。今考《十元人集》内，如倪瓚、顾阿瑛亦皆亲见新朝。然瓚遁迹江湖，阿瑛随子谪徙，未沾明禄，自可附朱子《纲目》陶潜书晋之例。宗仪则身已仕明，孙作《沧螺集》中有《陶九成小传》可证。晋仍列之元人，非事实矣。观集中《洪武三十一年皇太孙即位诗》曰：“老臣忭舞南村底，笑对儿孙两鬓霜。”则宗仪臣明，原不自讳。又集中《三月朔日至都门》、《二日早朝》、《三日率诸生赴礼部考试》、《十日给赏》、《十一日谢恩》诸诗，即《明史》本传所谓洪武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时作也。是又岂东篱采菊之人所肯为之事。又何必曲相假借，强使与栗里同称乎。是集不知何人所编。考其题中年月及诗中词意，入明所作十之九。惟《铙歌》、《鼓吹曲》诸篇，似为元时作耳。其编次年月，颇为无绪，殆杂收遗稿而录之，未遑铨次。又顾阿瑛《玉山草堂雅集》所载《澂怀楼》七律一首、《送殊上人》七律一首，皆不见收，知非宗仪自编也。毛晋品其诗如疏林早秋，殊不甚似。然格力遒健，实虞、杨、范、揭之后劲，非元末靡靡之音。其在明初，固屹然一巨手矣。

△《望云集》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郭奎撰。奎字子章，巢县人。早从元余阙学，慷慨有志节。朱文正开大都督府於南昌，尝参其军事。后文正得罪，奎亦坐诛。《明史文苑传》附见《王冕传》中。奎当干戈扰攘之际，仗剑从军，备尝险阻，苍凉激楚，一发於诗。五言古体，原本汉魏，颇得遗意。七言古体，时近李白。五言律体，纯为唐调。七言律体，稍杂宋音。绝句则在唐宋之间。元末明初，可云挺出。赵汭、宋濂皆为之序，推崇甚至，良不诬矣。五卷之末，附短札三篇。案嘉靖辛卯吴廷翰重刊是集，但称五言古诗三十七、词歌曲十三、五七言律百有九、排律杂诗四十四，不言有文。岂后人得其手稿附入耶。集中《送陈克明归茶陵诗》，瑚琏字押入平韵，盖古人三声之法。古诗《上山采蘼芜》，以“素”、“馀”、“故”同押。

刘琨《赠卢谿诗》，以“璆”、“叟”同押。盖即其例，非落韵也。

△《蚓窍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管时敏撰。时敏初名讷，以字行，华亭人。洪武九年，徵拜楚王府纪善，从王之国。后进左长史，事楚王桢。二十五年乞致仕归里。桢请命於朝，留居武

昌，禄之终身。筑室黄屯山，命曰全庵。而名其集曰《蚓窍》，盖取韩愈《石鼎联句》语也。是集即楚王所刊，中有丁鹤年评语。鹤年家於武昌，与时敏皆为楚王所礼重，故并其评语刻之。时敏学诗於杨维桢，而不蹈袭维桢之体，所作春容淡雅，多近唐音。张汝弼作《董纪集序》，历数松江诗人，独谓时敏诗清丽优柔，足与袁凯方驾。盖不诬也。时敏又有《秋香百咏》、《还乡纪行》诸篇在集外别行，见周子治所作《全庵记》中。今皆未见，殆久而佚矣。

△《西郊笑端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董纪撰。纪字良史，以字行，更字述夫，上海人。洪武壬戌举贤良方正，廷试对生策称旨，授江西按察使佾事，未几告归，筑西郊草堂以居，因即以名其集。然未及鋟版，稿藏其门人周鼎家。成化中，鼎孙光禄寺少卿庠始为刊印。此本有宣德辛亥鼎《后跋》，又有成化戊子《钱溥序》。盖又从庠刻本传写者也。

纪诗平易朴实，视袁凯诸人稍为不逮。故张汝弼作是集《序》，谓其“漫尔而仕，漫尔而归，诗文亦漫尔而著，弗冀有传”。颇致微词。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举其《题海屋诗》“过桥云磬天台寺，泊岸风帆日本船”句，谓亦不为率漫。

然纪集明世未经再刻，流播颇稀，《明史艺文志》亦阙而不载。彝尊《明诗综》所录但采之赖良《大雅集》中，未及见其全帙，故所摘佳句仅此。今观此集，过质伤俚之弊诚所不免。然其合作，往往得元、白、张、王遗意。汝弼以一格绳人，不足以尽诗体。彝尊执一二语以争之，亦未尽纪所长也。

△《草阁集》六卷、《拾遗》一卷、《文集》一卷、附《筠谷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昱撰。昱字宗表，号草阁，钱塘人。《南雍志》作临安人，盖偶署宋代地名，非明之临安也。洪武中官国子监助教。昱元季避地永康、东阳间，馆於胡氏，故集中与胡伯宏兄弟赠答之什最多。此集乃昱没后伯宏及其友徐孟玠、陈公明所辑。《拾遗》一卷则其门人唐光祖所辑。《拾遗》之后又附杂文四篇，题曰《文集》，不知何人所续辑，或亦出光祖之手欤。昱诗才力雄贍，古体长篇，大抵清刚隽上，矫矫不群，近体亦卓犖无凡语。虽为高、杨、张、徐诸人盛名所掩，实则并驾中原，未定孰居先后也。末附《筠谷诗》一帙，不著名氏。案宋濂作昱诗《序》，称其子辕字公载，为诗能继其家。《千顷堂书目》亦载有李辕《筠谷集》，注为李昱之子。官宜纶县丞。殆编录者以卷帙无多，附其父后。观诗内有《冬至前日侍父宴胡伯奇济生堂》七言一首，是辕作之明证矣。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昱《草阁集跋》，而不言末附《筠谷诗》，或所见之本偶佚此卷也。

△《樗菴类稿》二卷（永乐大典本）

明郑潜撰。潜字彦昭，歙县人。元末由内台掾广东帅府从事，上计京师，遂为监修国史掾。后擢正字。历官监察御史、福建行省员外郎、海北道廉访副使、泉州路总管。入明，起为宝应县主簿，迁潞州同知，至洪武十年乃致仕。程敏政《新安文献志》载其始末甚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列之元人，误也。虞稷载《樗菴类稿》二卷。今从《永乐大典》裒辑得古体诗五十首、近体诗一百四十六首，并原序三篇，仍可编为二卷，计所遗亦无几矣。是集皆其在元所作。《程以文序》称《行役小稿》二卷，豫章邓文著所编，凡一百五十余篇。其时方为监察御史。《贡师泰序》称集其歌诗为二卷，题曰《行役稿》、《揽辔稿》。其时为福建廉访副使。《揭泂序》始称为《樗菴类稿》，不言卷数。据其所言，仍成於元末官福建时。盖初为《行役稿》二卷，后删并为一卷，而益《揽辔稿》一卷，仍为二卷，终乃合为一编，改题曰《樗菴类稿》。盖数经增损而后勒为定本，则其成集亦不苟矣。潜虽起家掾吏，而天资绝异，其诗词意轩爽，有玉山朗朗之致，视元末纤秣之格，特为俊逸。入明以后，名位不昌，距纂修《永乐大典》之时年代又近，而书局诸人顾特编录其遗稿，追配古人。知当时必有以取之，非徒然也。

△《春草斋集》十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乌斯道撰。斯道字继善，慈谿人。洪武初，官石龙县知县，调永新。坐事谪戍定远，寻放还。《明史文苑传》附见《赵坝传》中。所著有《秋吟稿》及此集。《千顷堂书目》载《秋吟稿》之名，而阙其卷数，盖明代已佚。此集凡诗五卷、文五卷，与《千顷堂书目》卷数相合，盖犹旧本。又《附录》传赞一卷，则万历间其八世孙献明所续辑也。斯道诗寄托深远，吐属清华，能划涤元人繁缛之弊；文亦雅令，不为剑拔弩张之状，夷犹淡宕，颇近自然。宋濂为作集序，所谓俊洁如明月珠者，盖状其圆润。所谓汹涌如春江涛者，则与其文之纤馀为妍，颇不相肖。推濂之意，特状其词源之不竭，非谓其骋才恃气，以惊风骇浪为奇特也。史称斯道工古文，兼精书法，不及其诗，殆在当时文尤见重於世欤。

△《耕学斋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华撰。华字子英，昆山人。生於元季，洪武初为苏州府学训导。后坐累逮系，死於京师。此集凡古体诗七卷、近体诗五卷，不知何人所编，《明史艺文志》不著录。考杨维桢为作《可传集序》，称“华自二十岁后三十年所积，无虑千馀首，吾选之得若干首”云云。疑即所谓千馀首者后人裒辑以传也。明之初年，作者林立。华为诸家盛名所掩，故人与诗皆不甚著。实则衔华佩实，具有典型，非后来伪体所能及，固未可以流传未广轻之。华《赠闵中孚初度诗》

，有“同生延祐丙辰年”句，以干支推之，下至明太祖洪武元年，已五十三岁。故集中诗句，元代所作为多。如甲午、丙申、己亥、庚子、乙巳、丙午、丁未诸纪年，皆在顺帝至正中。惟《癸丑正月风雨中偶成一首》作於洪武六年，颇露悲凉感慨之语，盖欲自附於元之遗民，然已食明禄，不必作是语矣。

△《可传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袁华撰。其本为至正癸卯杨维桢所删定。华，维桢弟子也。前有《维桢序》，称“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如张宪、袁华者，不能十人”。其集名亦维桢所题，盖推奖之甚至。而维桢与李五峰论诗，又称“梅一於酸，盐一於咸，食盐梅而味常得咸酸之外，若华之作，仅一於咸酸而已”。其说自相刺谬。今观其诗，大都典雅有法，一扫元季纤秣之习，而开明初春容之派。维桢所论，盖标举司空图说以味外之味务为高论耳。其实一於咸酸，不犹愈於洪熙、宣德以后所谓台阁体者，并无咸酸之可味乎，未可遽以是薄华也。华《耕学斋稿》卷帙较富，世多行之。此集《明史艺文志》亦不著录，《千顷堂书目》虽著录而不载卷数，盖黄虞稷亦未见之。今以其为杨维桢所手定，去取颇严，故一取其备，一取其精，与全集并著於录焉。

△《强斋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殷奎撰。奎字孝章，号强斋，昆山人。洪武初，以荐例授州县职。以母老请近地，除咸阳教谕，卒。奎受业於杨维桢之门，学行纯正，为当时所重。是集乃其门人余燠所编。诗文杂著凡九卷，又益以其交游赠答诗文暨行实墓志，共为十卷。元明之间，承先儒笃实之余风，乘开国浑朴之初运，宋末江湖积习，门户流波，湔除已尽，故发为文章，虽不以华美为工，而训词尔雅，亦颇有经籍之光。如奎等者，在当时不以词翰名，而行矩言规，学有根柢，要不失为儒者之言。

视后来雕章绩句，乃有迥庭之别矣。集本刊於洪武十五年，昆山儒学训导钱塘陈振祖为之序。其文亦朴雅，可想见一时风气云。

△《海桑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谟撰。谟字一德，泰和人。生於元成宗时。洪武初召赴阙，以疾辞归。后屡聘为江浙考试官。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集有谟家传，称卒年九十六。

考集中年月止於洪武十七年。晏璧於永乐七年作《海桑集序》，称谟卒后二十年，则卒於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也。谟《书刘氏西斋唱和卷后》称生大德间，为前朝太平幸民六十馀年。由洪武戊辰上推大德元年丁酉，仅九十二年，或晏璧所称乃约成数也。其诗集、文集各五卷，为其甥杨士奇所编。国朝康熙庚申，其裔孙邦祥重刊。然《灵山寺诗》以五言长律入古体，《悼刘生诗》以七言

拗律入古体，而《崆峒云居诗》又以古体入律体，士奇未必舛误如是，殆邦祥又有所窜乱欤。集中《通塞论》一篇，引微子、箕子反复申明，谓革代之时不必死节，最为害理。

故其客韶州时为太祖吴元年，元尚未亡，已为卫官作贺表。而集中颂明功德，不一而足，无一语故君旧国之思。其不仕也，虽称以老病辞。然孙仲亨跋其墨迹，称“太祖龙兴，弓旌首至，先生虽老，犹舆曳就道。一时老师俗儒，曲学附会先生之论，动辄矛盾。是以所如不合，遂命驾还山，拂衣去国”云云，则与柴桑东篱之志固有殊矣。至於文体简洁，诗格舂容，则东里渊源实出於是。其在明初，固泐泐乎雅音也。

△《哇乐诗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梁兰撰。兰字庭秀，又字不移，泰和人。右赞善梁潜之父也。田居不仕，故以“哇乐”自号。於杨士奇为姻家，士奇尝从之学诗。此集即士奇所编，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士奇序》。考士奇所作兰墓志，称卒於永乐八年，则编此集时，兰犹及见之也。旧本列《泊菴集》后，盖用《山谷集》后附刻《伐檀集》之例。

今以各自为集，仍分著於录。原目列古今体诗二百三十四首，而五言古诗中注阙七首，实二百二十七首。题中有阙字二处，诗中亦有阙字二处，均无别本可补，今亦仍之。《士奇序》称其志平而气和，识精而思巧，泐泐焉，穆穆焉，简寂者不失为舒徐，疏宕者必归於雅则。优柔而确，讥切而婉。虽自重其师，过相推重。而於繁声曼调之中，独翛然存陶、韦之致，抑亦不愧於作者矣。

△《竹斋集》三卷、《续集》一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冕撰。冕字仲章。《续高士传》作字元肃。诸暨人。本农家子，家贫，依沙门以居。夜潜坐佛膝上，映火读书。后受业於安阳韩性，遂传其学。然行多诡激，颇近於狂。著作郎李孝光、秘书卿泰哈布哈皆尝荐於朝。知元室将乱，辞不就。明太祖下婺州，闻其名，物色得之，授谏议参军，未几卒。宋濂为作传，载《潜溪集》中，叙其始末甚备。《明史文苑传》亦同。《续高士传》以为太祖欲授以参军，一夕卒，《浙江通志》据以列入《隐逸传》。旧本亦题为元人，非其实矣。诗集三卷，其子周所辑，刘基序之。《续集》诗及杂文一卷，又《附录》吕升所为王周行状，则冕女孙之子骆居敬所辑。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鼻遒劲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集中无绝句，惟《画梅》乃以绝句题之。《续集》所收，皆自题画梅诗。史称其隐居九里山时，种梅千株，自号梅花屋主，尤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云。

△《独醉亭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史谨撰。谨字公谨，昆山人。洪武初以事谪居云南。后用荐为应天府推官，降补湘阴县丞。寻罢归，侨居金陵以终。是集前有《陈琏序》，称洪武壬午九月。

按洪武无壬午，壬午为建文五年，盖革除之后，传录者所追改。又有《独醉亭记》一篇，不著作者名氏，称谨为“溟阳史先生”，则窜谪之时，即以编管之地著籍也。据琏所序，是集盖谨所自编。但以体分，不题卷数。自《武当八景》以下九十三首，别题曰《遗稿》。疑谨没以后，其后人掇拾晚年所作附於集末。然中有《经人鲊瓮诗》、《谒黔宁王庙诗》，则皆在谪云南时。又有《雪酒为金粟公赋诗》，金粟道人乃顾阿瑛别号，则元末明初之作亦在其中。殆杂采佚篇，不复甄别。观所载题画之诗特多，必丹青手迹，一一录入矣。今以原本所有，亦并存之，与谨所自定诸诗共厘为三卷。其诗不涉元季缙靡之习，亦不涉宋季酸腐之调。平正通达，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可自为一家。偶桓选《乾坤清气集》，号为精鉴，其论诗多否少可，而此集有《送桓诗》及《题桓家揽胜楼诗》。二人契分颇深，则谨之诗格可见矣。

△《海叟集》四卷、《集外诗》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袁凯撰。凯字景文，华亭人。洪武中由举人荐授监察御史，以病免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其集旧有祥泽张氏刻本，乃凯所自定，岁久散佚。天顺中朱应祥、张璞所校选者名《在野集》，多以己意更窜。如“烟树微茫独倚栏”，改为“烟树微茫梦里山”，盖以诗用“删山”韵而“栏”字在“寒桓”韵。不知《洪武正韵》已合二部为一。凯用官韵，非奸韵也。“故国飘零事已非”，改为“老去悲秋不自知”，盖以凯已仕明，欲讳其前朝之感。不知据陶宗仪《辍耕录》，是诗作於至正末，乃用金陵王谢燕事，下句自明，非为元亡作也。至“雨声终日过闲门”，改为“雨声随处有闲门”，更不知其点窜之意何居矣。弘治间，陆深得旧刻不全本，与何景明、李梦阳更相删定，即所刊《瓦缶集》、《既悔集》是也。隆庆时，何元之得祥泽旧刻，以活字校印百部传之。万历年，张所望复为重刻。此本乃国朝曹炳曾所校，以张本为主，而参以何氏本，正其谬误，较诸本差完善焉。凯以《白燕诗》得名，时称“袁白燕”。

《李梦阳序》则谓“《白燕诗》最下最传，其高者顾不传”。今检校全集，梦阳之说良是。《何景明序》谓明初诗人以凯为冠。盖凯古体多学《文选》，近体多学杜甫，与景明持论颇符，故有此语。未免无以位置高启诸人，故论者不以为然。然使凯驰骋於高启诸人之间，亦各有短长，互相胜负，居其上则未能，居其下似亦未甘也。陆深《金台纪闻》载启《赠凯诗》曰：“清新还似我，雄健不如他。”其语殊不似启，殆都穆等依托为之。（案二语启集不载，深闻之於穆，穆闻之史鉴，鉴闻之朱应祥云。）然深以两言为实录，则颇不谬云

。

△《荣进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伯宗撰。伯宗名佑，以字行，金谿人。洪武辛未进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后降检讨以终。事迹具《明史》本传。伯宗守正不阿，虽忤旨贬谪，不少悔。胡惟庸擅权之日，势焰张甚，独毅然上疏劾之，风节棱棱，殊不可及。所著有《南宫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又《玉堂集》四卷，今皆未见。此本中有《奉使安南》、《国学释奠》、《玉堂燕坐》诸诗，疑原集散佚，后人掇拾残剩，合为此编也。一卷冠以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小传》一篇，次为乡试、会试、御试卷。二卷、三卷皆诗，而附以赋及诗补遗。四卷为杂文。目录首列序文，而卷首无之，盖传写佚脱。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於此。其乡试、会试诸篇，可以考见当时取士之制，与文字之式。惟陆深《金台纪闻》称：“洪武前三科犹沿元制，用经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场之制。”而集中所载试卷，乃经义而非经疑，殊不可解。又第三卷有《上问安南事》五言诗，与诸选本所载日本使臣嗜哩嘛哈《答明太祖诏问日本风俗诗》，仅字句小异，未详孰是。然其诗皆夸大日本之词，不应出自伯宗之手，或伯宗后人因其曾使安南，误剽入之欤。今姑仍旧本录之，而记其所疑，以备参考焉。

△《梁园寓稿》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翰撰。翰字时举，禹州人。元季隐居巾条山。明初出为周王橚长史。王素骄，有异志。翰屡谏弗纳，断指佯狂去。后王败，得不坐。其事附见《明史周王传》中。后起为翰林编修，寻谪廉州教授。夷獠乱，城陷，抗节死。《明史艺文志》载所著有《敝帚集》五卷、《梁园寓稿》九卷。《敝帚集》今未见。

此书卷数与《明史》合。焦竑《经籍志》止称《寓稿》二卷，误也。《焦志》别载翰《山林樵唱》一卷，今亦未见，殆并佚欤。翰始抗骄王，终殉国难，其立身具有本末。发为文章，率具刚劲之气，故古体往往有质直语。然自抒性情，无元人秣纤之习。七言古体，声调亦颇高朗。朱彝尊辑《明诗综》，未录翰诗，当由未睹斯集。今以其人而特存之，亦圣代表章忠烈，阐扬幽隐之意也。

△《自怡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琏撰。琏字孟藻，青田人，诚意伯基长子。洪武十年为考功监丞，兼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为胡惟庸所胁，堕井死。事迹附见《明史刘基传》。是集为其子廌所编。末附洪武十三年国史院编修官吴从善所作哀辞，备述基从太祖起兵，琏在南田山，制驭诸草窃，请设谈洋巡检，以靖逃盗之源，及沮沈立本媚附权臣事。惟以材略气节称之，不及其文章。卷首载秦府纪

善《黄伯生序》，乃称尝见其遇事刚果，坐折奸佞，不挠不阿。宜其少年锐气，盛满於中。今读其诗，顾乃温柔冲淡，怛然有爱君忧国之至情，而自视欲然如有不足，以为庶几於闻道。今观其诗，惟七言律诗颇涉流利圆美，不出元末之格。然仅三首，盖非所喜作。至於五言古体，居集中之太半，皆词旨高雅，而运思深挚，殆於驾两宋而上之。以继《犁眉》诸集，可谓不愧其父。而明人罕称道之者，殆转以勋阀掩欤。

△《斗南老人集》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胡奎撰。奎字虚白，海宁人。生元至顺间，尝游贡师泰之门。明初以儒学徵，官宁王府教授。是集前有宁王权《序》，称其“晚年泊舟鄱阳望湖亭，见石刻东坡《黑云堆墨未遮山诗》，次韵和之。俄见一隻来，诵其诗曰：子非斗南老人耶？因以自号。”其事颇怪，疑好事者附会之，莫由诘其真妄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吾乡云东逸史曾手录其稿，旧藏项氏天籁阁，继归高氏稽古堂，后为华山马思赞所藏。”案今世所传奎集皆出天籁阁抄本，止有四卷。前有项元汴题识，而无宁王原《序》。此本为明初宁王府文英馆所刊，见於《宁藩书目》。

昆山徐氏传是楼又从原刻影抄，实分六卷。凡诗一千九百馀首，与项氏所藏互校，乃知彼多所脱佚，不为足本。观《宁王序》中，又载：“宗哲徐将军居西山，有道士过访，食蕨。道士吟一绝句云：‘一拳打得地皮穿，握住东风不放拳。只待杜鹃啼血后，展开凤尾始朝天。’问其所作，以箸书‘斗南一人’四字。时先生未有是称，后得先生稿，方知先生诗也。”与望湖亭和诗一事，文相连属，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独未采录。知彝尊所见惟天籁阁残本。其记望湖亭事亦从都穆《南濠诗话》摭入耳。奎诗不事雕饰，往往有自然之致。彝尊谓其功力既深，格调未免太熟，诵之若古人集中所已有者。其言诚不为过。然春容和雅，其长处亦不可掩。视后来之捃拾摹拟者，固有间矣。

△《希澹园诗》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虞堪撰。堪字克用，一字胜伯，长洲人。至正中隐居不仕。故其《题赵孟頫画绝句》有曰：“王孙今代玉堂仙，自画苕溪似辋川。如此青山红树里，可无十亩种瓜田。”深讽其出事二姓。然堪至洪武中，竟起为云南府学教授，卒於官。

盖与仇远入元事同一例。原本题曰：“元虞堪”，非其实也。堪隶籍长洲，而集中《岩居高士图歌》有“我亦本是青城人”句，《画山曲》有“家山万里隔，蜀道正难行”句，《朱仲叔山水引》有“西蜀书生”句。而《西蜀二绝句》、《三峡谣》、《旅怀诗》、《忆锦官诗》、《送张士皋归闽中诗》、《次韵陆高士见寄诗》、皆於蜀有故乡之思。而《成都使君王季野席上诗》，则并作

於蜀。考《宋史》虞允文本蜀人，而虞集亦每自署西蜀。堪於允文为七世孙，於集为从孙，意其流寓长洲，而於蜀仍往来未绝欤。此集后有《自跋》，称丁未岁冬至前一日。

案丁未为元至正二十七年，则皆元时所作，而入明以后篇什，遂不复见。相传堪没后，所遗翰墨尚数篋。其子孙不读书，漫置屋中，久而亡之，则其散佚者固亦多矣。诗多题画之作。又丁元末造，时有忧时感事之言。古体气格颇高，近体亦音节谐婉。惟七言律诗，刻意欲效黄庭坚，而才力浅薄，终不相近。然大致婉约秀逸，颇饶情韵，无当时秾艳之习，亦可谓娟娟独立矣。世又有堪诗别本，题曰《鼓枻稿》者，与此集互相检勘，其诗篇数多寡并同。惟前后编次稍异。或即堪之原本，或后人别题以行，均未可定。今附存其目於此，不复录焉。

△《鵝湖集》六卷（永乐大典本）

明龚敦撰。敦，铅山人。《明史》无传。惟《太祖本纪》载：“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敦、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又《宋讷传》称：“讷为祭酒，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敦。三人年俱高，须发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而亦不详其本末。考《铅山县志》，称：“敦先以明经分教广信，辑朱子之说，补六经图。御史叶孟芳荐其学行，徵入为四辅官，以老乞归。又召为国子祭酒，卒於官。著有《经野类抄》二十八卷。”

盖亦穷经笃学之士也。其集见於焦竑《经籍志》者六卷，流传甚鲜。程敏政《明文衡》、黄宗羲《明文海》蒐采极博，而均不及其名姓，则亡佚久矣。今惟《永乐大典》尚颇载其诗文。诗虽多沿元季馀波，而清婉谐畅，亦自琅琅可诵。文则原本经术，结构谨严，实能不愧於作者。其《送周倬张溥使高丽序》，称“洪武十八年命倬等往封国王”，而《明史高丽传》失载其事。又《赠刘叔勉奉使西洋回序》，称：“洪武二年春，诏叔勉往使。三年夏，才至西洋。”而《明史淳泥传》乃称：“三年八月命御史刘敬之往使，阅半年始抵其国。”年月参错不合，自当以敦所记为得其实，是亦足以资考证也。谨掇拾薈粹，仍依原目，定为六卷著於录。

△《荊阳外史集》七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郑真撰。真字千之，鄞县人。《成化四明郡志》称其研穷六籍，尤长於《春秋》。吴澄尝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经史之隽永，真答之无凝滞。洪武四年乡试第一。授临淮县教谕，升广信府教授。与兄驹、弟凤并以文学擅名，真尤以古文著。初与金华宋濂声价相埒，尝与濂共作《裴中著存堂记》，真文先成，濂为之阁笔。后濂致位通显，黼黻庙廊。真偃蹇卑栖，以学官没世，故声华阒寂

，传述者稀。今观所作，虽不能与濂并鹜词坛，而义有根柢，词有轨度，与濂实可肩随，未可以名位之升沉，定文章之优劣也。原集百卷，明代已佚其三十卷。今所存者亦多残阙失次，讹不胜乙，或至於不可句读。殆世不甚传，故莫为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验文句，各为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则仍原本录之，庶不失阙疑之义焉。

△《全室外集》九卷、《续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僧宗泐撰。宗泐字季潭，临安人。洪武初举高行沙门，命住天界寺。寻往西域求遗经，还授左善世。太祖欲授以官，固辞。太祖为撰《免官说》。其后胡惟庸谋逆，词连宗泐，特原之。是编题曰《外集》，盖释氏以佛经为内学，故以诗文为外，犹宋释道璨《柳塘外集》例也。首二卷为应制诗，及乐府供佛、赞佛诸曲。三卷至八卷为古近体诗。九卷为疏及题跋。《续集》诗文合编，而诗文之间阙四页，其原数遂不可考。今所存者凡诗三十六首、题跋十五篇。《千顷堂书目》作《全室外集》十卷，盖合此一卷言之耳。宗泐虽托迹缁流，而笃好儒术。

故其诗风骨高骞，可抗行於作者之间。徐一夔作是集《序》，称其：“如霜晨老鹤，声闻九皋，清庙朱弦，曲终三叹。彷彿近之。皎然、齐己固未易言，要不在契嵩、惠洪下。与句曲外史张羽，均元明之际方外之秀出者也。”《千顷堂书目》载宗泐尚有《西游集》一卷，盖奉使求经时道路往还所作。见闻既异，其记载必有可观。今未见其本，存佚殆不可知矣。徐祯卿《翦胜野闻》谓宗泐奉使西域，未至其地，途遇神僧幻化而归者。盖未知宗泐有此集，故造是齐东之语，与所谓宗泐蓄发还俗者同一谬妄也。

卷一百七十 集部二十三

○别集类二十三△《岷泉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贵溪人，张道陵四十三世孙，洪武十年袭掌道教，永乐八年卒。《明史方技传》附见其父《正常传》中，称其建文时尝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又称其尝受道法於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讦。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中若《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辨》、《荀子辨》、《阴符经》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问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尝以云师、风伯荒怪之说张大其教。以视诵周、孔之书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实转为胜之。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人有儒名而墨行者，问其名则是。校其行则非。有墨名而儒行者，问其名则非，校其行则是。”

然则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诗综》称其集二十卷，诗居其半，王绅为之序。此本皆所作杂文，惟末附歌行数

十首。

卷首虽载《绅序》，而二十卷之旧已不复存，盖又掇拾重编之本矣。

△《唐愚士诗》二卷、附《会稽怀古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之淳撰。之淳字愚士，亦以字行，山阴人，肃之子也。建文初，诏词臣修《鉴戒录》，方孝孺荐之，授翰林院侍读，与孝孺同领书局，卒於官。《明史文苑传》附载《王行传》中。徐祯卿《翦胜野闻》载明太祖以布囊贮之淳，夜越宫墙入便殿，点窜十王册文一事。其事荒诞不经，殆委巷小人因之淳文思敏捷，造是妄语。张芹《遗忠录》称：“洪武中有荐之者，谢不就，曹国公李景隆俾其子师焉。征行四方皆与俱，历燕、蓟、秦、周，览前代遗迹，援笔而赋，凌轹一时。”考《明史李文忠传》，景隆以洪武十九年袭封曹国公，不载其北征事。

惟《冯胜传》载洪武二十年与傅友德、蓝玉、赵庸等北征，常茂、李景隆、邓镇皆从。是年岁在丁卯，与集中《寓宁轩记》所载洪武丁卯相合，当即其时也。是集仅其丁卯、戊辰二年所作，似非完本。又诗文相间成编，而总题曰“诗”，亦非体例，疑当日杂录手稿，存此一帙，后人因钞传之，故编次丛杂如此欤。其诗虽未经简汰，金砾并存，而气格质实，无元季纤秣之习。其塞外诸作，山川物产，尤足以资考核。《会稽怀古诗》一卷，乃其少作。凡五言古诗三十首，题下各有小序，仿阮阅、曾极、张尧同之例。其中如舜庙不取地志耕象之说、禹庙不取禹穴藏书之说，皆为有识。此卷本於集外别行，然篇页寥寥，今缀於集后。末附长洲戴冠和诗三十首。大抵凑泊成篇，不及之淳原唱。以旧本所有，姑亦并存焉。

△《继志斋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绅撰。绅字仲缙，义乌人，待制祜之仲子。《明史》附见《祜传》，称：“祜死时，绅年十三。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於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述《滇南痛哭记》以归。建文帝时，用荐召为国子博士，预修《太祖实录》，献《大明饶歌鼓吹曲》十二章，卒於官。”王泌《东朝记》以为成祖召入翰林，编摩《太祖实录》者，误也。其集冠以《饶歌》十二首，即建文初所献；次为赋二篇；次为古今体诗及诸杂文；末为《附录》一卷。绅，名父之子，又师承有自，其文演迤丰蔚，不失家法，诗亦有陶、韦风致，无元季纤秣之习，在洪武、建文之时，卓然自为一家，不但行谊之高也。名其斋曰“继志”，可谓无忝所生矣。

△《练中丞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练子宁撰。子宁名安，以字行，号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乙丑进士。建文

时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当燕王篡立之初，诬建文诸臣为奸党，禁其文字甚严。弘治中，王佐始辑其遗文，名曰《金川玉屑》。

故徐泰《诗说》有“金川练子宁《玉屑》无多，为世所宝之”语。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编，附以《遗事》一卷，其裔孙绮复增辑之。黄溥《简籍遗闻》尝记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状元归娶诗》，谓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状元但有吴伯宗、丁显、任亨泰、许观、张信、陈安邦、胡靖七人，无所谓状元花纶。纶乃洪武十七年浙江乡试第二人，不应有奉诏归娶事。一曰《故耆老理庭黄公墓志》，谓子宁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志后题洪武丙辰三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应结衔称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曰《集后杂考》，引叶盛《水东日记》载长乐郑氏有手卷，练子宁赋，张显宗跋，称显宗状元及第，洪武时亦无此状元。其言颇核。盖子宁一代伟人，人争依托，因而影撰者有之，然终不以伪废其真也。

△《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方孝孺撰。孝孺有《杂诫》，已著录。是集凡杂著八卷，书三卷，序三卷，记三卷，题跋一卷，赞一卷，祭文、诔、哀辞一卷，行状、传一卷，碑、表、志一卷，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一卷。史称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其门人王稔藏其遗稿，宣德后始稍传播，故其中阙文脱简颇多。原本凡三十卷，《拾遗》十卷，乃黄孔昭、谢铎所编。此本并为二十四卷，则正德中顾璘守台州时所重刊也。孝孺学术醇正，而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於东坡、龙川之间。盖其志在於驾轶汉唐，锐复三代，故其毅然自命之气，发扬蹈厉，时露於笔墨之间。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志高气锐，而词锋浩然，足以发之。然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周去唐、虞仅千年，《周礼》一书已不全用唐、虞之法。明去周几三千年，势移事变，不知凡几，而乃与惠帝讲求六官改制定礼。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讳。惟是燕王篡立之初，齐、黄诸人为所切齿，即委蛇求活，亦势不能存。若孝孺则深欲藉其声名，俾草诏以欺天下。使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而致命成仁。遂湛十族而不悔。语其气节。可谓贯金石、动天地矣。文以人重，则斯集固悬诸日月，不可磨灭之书也。”

都穆《南濠诗话》曰：“《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但其中多杂以他人之诗，如《勉学》二十四首，乃陈子平作；《渔樵》一首，乃杨孟载作；又有《牧牛图》一绝，亦元人作。然两集互见，古人多有。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存穆说备考焉。

△《贞白遗稿》十卷、附《显忠录》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程通撰。通字彦亨，贞白其斋名也，绩溪人。洪武乙丑贡入太学，庚午举应天乡试，时方遣诸王将兵，因以封建，策贡士於廷，通所对称旨，擢第一，授辽府纪善，进左长史。燕王叛后，通上书数千言，论战守大计。永乐初，锦衣卫都督纪纲发其事，诏械通诣京师，与二子俱论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所著述凡百馀卷，悉毁於官。后十年，其弟赴荆州，辽王以所图通像及遗稿授之。嘉靖中，党禁渐弛，其从孙长等乃搜访佚篇，裒为六卷，附以辽王并同时诸人赠言及行状、小传等篇，别为四卷。天启中，其裔孙枢及子应阶又集前后建祠请谥之文，为《显忠录》二卷，附缀於末，即此本也。初，通以祖平久戍，陈情乞赐还乡，人称其孝。及建文中，遭逢国难，上防御封事，而卒以是死，人称其忠。今陈情之表具在，而封事独有题无文。盖嘉靖中刻集时，犹有所讳而不敢存也。《封建》二策，乃其受知於太祖者，持议颇正。其他诗文，亦俱醇朴有法。虽所存无多，而大节凛然，有不仅以词章论者，固宜与方、练诸集并传不朽矣。

△《静学文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佑并徵至，叔英固辞还乡。后以荐官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会齐泰来奔，知事不可为，乃书《绝命词》，自经於玄妙观。逻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

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史称叔英在建文朝尝上资治八策。又称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之书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难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仅存序、记二体，而所上八策及《贻孝孺书》并无之。案《徐敬孚跋》，称杨士奇尝欲纂集叔英之文，求无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谢世修者，欲募刻以广其传。盖搜葺重编，非其旧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后人所录入，非即为此本作也。叔英尝自云：“赵孟之贵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愿。使吾文如圣贤，是吾心也。”今观是集，大抵皆规橛昌黎，稍失之拘，而简朴有度，非漫无裁制者比。所存虽少，已可以见其生平矣。前有黄绶所为传，称其文章有原本，知时达势，为用世之儒，盖不诬云。

△《乌菟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是修撰。是修有《纲常懿范》，已著录。是集为其孙应鼈所编。凡诗三卷，赋及杂文共三卷。大抵风骨棱棱，溢於楮墨，望而知为忠臣义士之文。其矩度波澜，亦具合古法，不在当时作者下。世不甚称，殆转以气节掩欬。史称是

修由霍邱训导迁周王府纪善。王多不法，是修动绳以礼。今观集中，《修己十箴》与《保国直言》二篇，盖即是时之所作。其刚正不阿，不待后来始见矣。末附解缙所作《志铭》及杨士奇所作《传》。《志铭》但称归京师，为纪善，预翰林纂修以死，竟不言其殉节。《传》乃言其自经应天府学。盖缙作志在永乐九年，时党禁方严，故讳其事。士奇作传则在宣德四年，时公论稍明，故著其实也。《传》又称“是修数论国家大计，至指斥用事者误国，用事者怒，众共挫折之”云云。

於当时情事，亦得其真。虽是修精贯三光，不待二人之文而显，二人之文尤不足以荣是修。然有誓死不死者，而后见真能死者之难；有委曲以文其不死者，而后见慷慨就死者之不愧不怍。并录存之，亦可以相形而益彰矣。

△《巽隐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本立撰。本立字原道，巽隐其号也，桐乡人。洪武九年，以明经擢秦王府引礼舍人，以母忧去。复补周府礼官，坐累谪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有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历官至右佥都御史，调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遂自尽以殉。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诗二卷、文二卷，为其曾孙山所编。

弘治乙丑，桐乡知县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吴氏为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岁久皆散佚。此本乃万历乙丑桐乡知县濮阳棐得遗稿於其裔孙九泽，而属训导李诗校刊者也。本立文章典雅，诗亦深稳朴健，颇近唐音。不但节义为足重，即以词采而论，位置於明初作者之间，亦无愧色矣。

△《易斋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璟撰。璟字仲璟，青田人，诚意伯基之次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命袭父爵，以让其兄子廌，乃特设閤门使授之，寻为谷王府左长史。燕王称兵，随谷王归京师，令参李景隆军事。兵败，上书不见省，遂归里。燕王即位，召之，称疾不至。逮入京，下狱，自经死。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事迹附见《明史刘基传》。其遗文久佚不传。明末，杨文骢令青田，从诸生蒋芳华家得抄本，始以授梓。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璟集》十卷，疑此尚非完帙。又别有《无隐稿》一卷，今佚不见。其与此本同异，亦莫可考也。璟少通诸经，慷慨喜谈兵，太祖尝以为真伯温子。而诗文伤於恣率，颇逊其父。天台卢廷纲称其诗云：“酒酣落笔词愈工，命意不与常人同。清如冰瓿玉碗贮繁露，和如大廷清庙鸣丝桐。疾如黄河怒风卷涛浪，丽如锦江秋水涵芙蓉。”虽誉之未免过实，然其气势苍劲，兀傲不群，犹有《覆瓿集》之一体。且其值革除之际，捐生完节，不坠家声，尤宜以其人而重之矣。

△《野古集》三卷（内府藏本）

明龚诩撰。诩字大章，昆山人。父警，洪武中官给事中，以言事遣戍五开卫，诩遂隶军籍。后调守金川门。燕王篡位，诩变姓名遁归，卖药授徒以自给。正统己未，巡抚周忱荐为松江学官，不就。又荐为太仓学官，亦不就。尝语都御史吴讷曰：“诩仕无害於义，但恐负当日城门一恸耳。”成化己丑始卒，年八十八。

《明史》附载《牛景先传》。是集乃崇祯乙亥其八世从孙挺所刻。前有《李继贞序》，称删其十之二三。盖诩诗格调在《长庆集》、《击壤集》间，其伤於鄙俚浅率者，继贞稍汰之也。要其性情深挚，直抒胸臆。律以选声配色，彫章琢句，诚不能与文士争工；律以纲常名教之旨，则不合於风人者鲜矣。末附《上周忱书》及王执礼、张大复等所作《家传》、《墓志》、《谥议》、《像赞》等篇。又有《年谱》，称诩族侄绂所编。於建文四年，称传言乘舆逊去。於正统七年，称旧君还京，先生作《落叶吟》见意。案绂之作谱在成化十三年，杨应能事应久已论定，不应有旧君还京之语。且《落叶》一诗本无明指，安知非别有托讽。而顾据断为惠帝出奔还京之作，亦未见其然。此谱於康熙乙巳挺得本於其族弟维则，故崇祯乙亥原刻《总目》不与《墓铭》、《家传》等并列。观是一条，其真为绂作与否，犹在两可间也。疑以传疑，姑并存之而已。

（案：练子宁以下诸人，据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诸人之后者。然一则死革除之祸，效命於故君；一则迎靖难之师，贡媚於新主。薰莸同器，於义未安。故分列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诩卒於成化己丑，更远在缙等之后，今亦升列於缙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纒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

△《文毅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解缙撰。缙字大绅，吉水人。洪武戊辰进士，永乐初官翰林学士，出为江西参议，改交趾。为汉王高煦所谮，下狱死。事迹具《明史》本传。缙所著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等书，歿后多散佚。天顺初，金城黄谏始辑其遗文为三十卷，后亦渐湮。嘉靖中，同邑罗洪先复与缙从孙相辑成十卷。

《千顷堂书目》又载有《似罗隐集》一卷、《学士集》二十卷，今并未见。此本十六卷，则康熙戊戌其十世孙悦所补辑也。缙才气放逸，下笔不能自休，当时有才子之目。迄今委巷流传，其少年夙慧诸事，率多鄙诞不经。故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谓其诗无全稿，真伪相半，盖出於后人窜乱者为多。然其中佳句间存，亦复不减作者。至其奏议，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长冤》诸篇，俱明白剴切。

黄汝亨《狂言纪略》诋其文义繁缚，使当贾长沙，直是奴隶，苛矣。又案《大

庖西封事》中有云：“陛下好观韵府杂书，抄辑稊芜，略无文彩。若喜其便於检阅，愿集一二儒英，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云云。其后成祖修《永乐大典》，缙实为总裁官。果用分韵编类之法，勒为巨帙。一切遗文坠简，竟赖以传於今日，以待圣朝之表章。即以功在典籍而论，其著作亦宜存录，可不必铢铢两两而绳之也。

△《虚舟集》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偁撰。偁字孟扬，永福人。元潮州总管翰之子。翰於明初抗节死。偁生甫六龄，其母教之读书。洪武庚午领乡荐，乞归养母。成祖即位，徵至京师，授国史院检讨，充《永乐大典》副总裁。后坐解缙党，下狱死。偁为“闽中十子”之一。《明史文苑传》附见《林鸿传》中。是编乃其诗集。前有《王汝玉序》。

又有《解缙序》二篇，一题《虚舟集序》，一题《王孟扬文集序》。又有弘治六年《桑怿序》，则为袁州守王世英翻刻《虚舟集》而作。不言其别有文集，盖当时已失传矣。集末附书评及《自述》、《咏》各一首。偁与解缙友善，其才气学问，约略相似，卒同被谗谮以死。然缙诗颇伤剽直，偁诗恬和安雅，殆为胜之。

《自述》称：“服群圣，猎百家，穷幽明，每遇登高吊古，慨然发其悲壮愉乐，一寓於文若诗。”其命意亦殊不凡。故集中若《感遇》诸作，规橛拾遗；《咏史》数篇，步趋记室；《将进酒》、《行路难》等亦颇出入於太白。虽未必尽合古人，而意度波澜，时复具体，固不比於优孟衣冠也。

△《王舍人诗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绂撰。绂字孟端，无锡人，别号友石生，又曰九龙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师，寻坐累戍朔州。永乐初，用荐以善书供奉文渊阁，久之除中书舍人，卒於官。事迹具《明史文苑传》。集为其子默所编，又名《友石山房稿》。前有曾棨、王进《序》，后附章昞如、胡广等所作《行状》、《墓表》。绂博学工书画，所作山水竹石，风韵潇洒，妙绝一时，说者谓可继其乡倪瓚。其诗虽结体稍弱，而清雅有馀，盖其神思本清，故虽长篇短什，随意濡染，不尽计其工拙，而摆落尘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诗话》独称《寄别娶妇者》一绝，则佗父面目，不足以见绂之长矣。

△《泊菴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梁潜撰。潜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举人，授苍溪训导，历知四会、阳江、阳春三县。永乐初，召修《太祖实录》，累迁右春坊右赞善。会修《永乐大典》，代礼部尚书郑赐为总裁，升侍读。永乐十五年北征，仁宗监国，以释陈千户事牵连坐死。事迹附见《明史邹济传》。是集前有王直、胡俨二《序》。

《俨序》称为潜子粲所编。考萧鎡《尚约居士集》有《陈循墓志》，称“梁公潜以职务违错，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诗文，悉估书册，卖钱入官。循遗人访求，倍价赎还。今鋟梓以传者，循所赎也”云云。则其稿为潜所自编，因循而传於世。

《俨序》不载其事，而但称其文章遭际，盖讳言其赐死耳。潜文格清隽，而兼有纵横浩瀚之气，在明初可自成一队。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丰赡委曲，亦当代一作家”。杨士奇《潜墓志》称“其为文章，驰骋司马子长、韩退之、苏子瞻，亦间出庄、列为奇，务去陈言出新意。古诗高处逼晋、宋”。此本有文无诗。集末有康熙辛酉潜裔孙天清《续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诗集已瘞文冢，不复存人间。”则旧本久佚矣。

△《毅斋诗文集》八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洪撰。洪字希范，钱塘人。年十八，举洪武丁丑进士，授行人，寻擢吏科给事中。以荐入翰林，由检讨历官修撰、侍讲，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官。

《明史文苑传》附载《林鸿传》中，称：“成祖尝命洪为文，洪逡巡不应诏。为同列所排，不复进用。”而是集有刘公潜所作《輓诗序》及莫琚《后跋》，乃言洪预修国史，会大臣欲载其家瑞异入日历中，洪持不可。至闻於成祖前，坐谪礼部主事，卒於官。曾棨《輓洪诗》所谓“玉堂分职见孤忠”，亦指是事。

《明史》盖偶遗也。此集即莫琚所编。杂文皆朴雅，骈体亦工，诗尤具有唐格，而不为林鸿、高棅之钩摹。其《序文》及《序书》二篇，立论具见根柢。其《序胡俨诗集》，谓：“至元、天历间，赵、虞、范、揭各鸣一时之盛。及其衰也，学者以粗豪为壮，以尖新为奇，语言纤薄，音律怙澁。”论元末之弊，至为切中。则洪之所见，高出当日远矣。虽名位不昌，要为有明初年屹然一作者。

《明史文苑传》称“王偁预修《永乐大典》，学博才雄，自负无辈行，独推让同官王洪”，则洪之文章，概可见矣。

△《颐菴文选》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胡俨撰。俨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举人授华亭教谕。永乐初擢翰林院检讨，与解缙等同直内阁，迁国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宾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俨少嗜学，於象纬、占候、律筭、医卜之术无不通晓。又称是时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俨馆阁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纂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皆为总裁官。而以议论戇直，为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国学，未能大用。其诗颇近江西一派，词旨高迈。

寄托深远。与“三杨”之和平安雅者气象稍殊。文章则得法於熊钊，钊学於虞集，授受渊源，相承有自。故其气格高老，律度谨严，可以追踪作者，卓然为明初之一家。《明史艺文志》载《颐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诗文各止一卷，乃后人选本，非其全帙。然尝鼎一脔，亦足以知其概矣。

△《青城山人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璉撰。璉字汝玉，长洲人。洪武中举浙江乡试，以荐摄府学教授，改应天训导。永乐初，擢翰林五经博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后坐解缙累，下诏狱瘐死。洪熙初，赠太子宾客，谥文靖。事迹附见《明史邹济传》。史称璉少从杨维禎学。尝应制撰《神龟赋》，璉第一，解缙次之。其文采为当世所重。

然所著诗稿散佚。正统十二年其孙牟堂始裒次为编，其姻家华靖删定为八卷，即此本也。《静志居诗话》称其诗不费冥索，斤斤唐人之调。吴人徐用理集永乐后诗家三百三十人，以璉压卷。今观其诗，音节色泽，皆合古格，诚有拟议而不能变化者。然当元季诗格靡丽之余，能毅然以六代、三唐为楷模，亦卓然特立之士，又不得以王、李流弊预绳明初人矣。

△《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士奇撰。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已著录。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纾徐，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然李梦阳诗云“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亦不尽没其所长。盖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

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集分正、续二编。正集所载较少，续集几至倍之。其《别集》四种，一即《代言录》，一为《圣谕录》，一为《奏对录》，一为士奇传志诸文，缀於末为《附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杨文贞《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之广东，为人窜入数首。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然则《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以其搜罗较富，往往有足备考核者，故仍其旧并录之焉。

△《杨文敏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杨荣撰。荣有《后北征记》，已著录。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泯泯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透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柄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摹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馀波所衍，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物穷则变

，於是何、李崛起，倡为复古之论，而士奇、荣等遂为艺林之口实。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亦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淹没前人之盛也。又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

△《省愆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黄淮撰。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进士，除中书舍人。燕王篡位，命入直文渊阁，升翰林院编修，累进右春坊、大学士，辅皇太子监国。为汉王高煦所谮，坐系诏狱十年。洪熙初复官，授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少保，卒谥文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淮当革除之际，身事两朝，不免为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解缙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达治体，多所献替。其辅导仁宗，从容调护，尤为有功。虽以是被谤获罪，而赐环以后，复跻禁近。迨至引年归里，受三朝宠遇者，又数十年。遭际之隆，几与“三杨”相埒。其文章舂容安雅，亦与“三杨”体格略同。此集乃其系狱时所作，故以《省愆》为名。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谓不失风人之旨。

故特存之，以见其著作之梗概。至其《退直》、《入觐》、《归田》三稿同编为《介庵集》者，门径与“三杨”不异。《东里》诸集既已著录，则是可姑置焉。

△《金文靖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有《北征录》，已著录。幼孜在洪武、建文之时，无所表见。至永乐以迄宣德，皆掌文翰机密，与杨士奇诸人相亚。其文章边幅稍狭，不及士奇诸人之博大，而雍容雅步，颇亦肩随。盖其时明运方兴，故廊庙赓飏，具有气象，操觚者亦不知也。《千顷堂书目》载《幼孜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又《北征集》一卷。今《外集》未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北征集》，大漠穷沙，靡不身历，时露悲壮之音。则彝尊犹及见之，今亦未见。是编为其子昭伯所辑，诗文多应制之作，盖即黄虞稷所谓十卷之本。别冠以《三朝恩荣录》一卷，则其敕谕、诰命、祭文、像赞、神道碑之属。幼孜事迹已详《明史》。核以本传，多其子孙夸侈之词，无关考证，今删去不载，惟以本集著录焉。

△《夏忠靖集》六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原吉撰。原吉字维喆，湘阴人。以乡荐游太学，选授户部主事。燕王篡位，原吉降附。后官至户部尚书。谥忠靖。事迹具《明史》本传。原吉诗文集六卷，载於《明史艺文志》，与此集卷数相合，盖即旧本。后附《遗事》一卷

，为其孙廷章所辑。刊版久佚。此本乃国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广学政时得其裔孙之所藏，重为校刊。前有《杨溥序》，称其诗文平实雅淡，不事华靡。考原吉以政事著，不以文章著。洪、永之际，作者如林。以原吉位置其间，尚未能并骛中原，齐驱方驾。然致用之言，疏通畅达，犹有淳实之遗风。以肩随杨士奇、黄淮诸人，固亦无愧也。

△《抑庵集》十三卷、《后集》三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直撰。直字行俭，泰和人。永乐甲申进士。正统间拜吏部尚书。天顺初以老疾乞休。卒谥文端。事迹具《明史》本传。直当景帝易储之时，持之不坚，为平生之遗憾。然于谦当国，亦不能争，其中殆有难言者。至於初谏亲征，继力争遣使迎英宗，侃侃不挠，至以出使自任，大节究为不愧。其器识厚重，在铨曹十六年，奉职公允，亦称名臣。诗文典雅纯正，有宋元之遗风。自永乐初为庶吉士，即承命入阁，典司制诰。后在翰林二十馀年，朝廷著作多出其手。当时与王英齐名，有“西王”、“东王”之目。而直尤为老寿，岿然负一代重望。萧鎡作是集《序》，称其文汗漫演迤，若大河长川，沿洄曲折，输写万状。盖明自中叶以后，文士始好以矫激取名。直当宣德、正统间，去开国之初未远，淳朴之习，犹未全漓。文章不务胜人，惟求当理。故所作貌似平易，而温厚和平，实非后来所及。虽不能追古作者，亦可谓尚有典型者矣。集为其子检讨〈禾资〉所编。成化初，其次子植复加校订，而以原集未录及致仕后所作别为《后集》云。

△《运甓漫稿》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昌祺撰。昌祺名祯，以字行，庐陵人。永乐甲申进士，选庶吉士，授礼部郎中。（案明初六科皆有庶吉士，不止翰林有之，故得以直授郎中。）历官广西、河南左布政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古近体诗并诗馀，乃天顺三年吉安教授郑纲所编。史称昌祺预修《永乐大典》，凡僻书疑事，人多就质。其诗清新华赡，音节自然。《陈循序》称其本之以理，充之以气，故雅淡清丽，宏伟新奇，无不该备。不必远较於古，就今而论，千百之中不过数辈。曹安《谰言长语》极推其《题文丞相研》一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谓李祯诗务谢朝华，力启夕秀。取材结体，颇与段柯古相似。盖由其一变绮靡纤巧之习，而以流逸出之。故别饶鲜润，迥异庸芜。郑瑗《井观琐言》乃曰：“李布政昌祺，人多称其刚毅不挠。尝观其《运甓诗稿》，浮艳太逞，不类庄人雅士所为，所谓枵也欲，焉得刚”云云。是《梅花》一赋，足累宋璟之生平矣。执文章正宗一编以进退古今之作者，不亦隘乎。惟其中《驹虞歌》、《汴城阅武》诸篇，或稍伤俚俗。然论一篇之诗，当字铢句两而求之。论一家之诗，则当统观其全局，不以一二章定工拙也。

△《古廉集》十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李时勉撰。时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乐甲申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卒谥文敬，成化中改谥忠文。事迹具《明史》本传。时勉学术刚正，初以三殿灾，条上时务忤成祖，继以奏上六事忤仁宗，终以不附王振为所构陷。前后濒死者三，而劲直之节始终如一。其在国学，以道义砥砺诸生，人才蔚起，与南京祭酒陈敬宗号“南陈北李”，而时勉尤为人望所归，明以来，司成均者莫能先也。

至其为文，则平易通达，不露圭角，多蔼然仁义之言，岂非以躬行实践，所养者醇，故与讲学之家骄心盛气以大言劫伏者异欤。其所著作，以当代重其为人，脱稿多为人持去，故所存者无多。此集乃成化中其门人戴难所编，其孙长乐知县容所刊，并以墓志、传赞之类附录於末焉。

△《梧冈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唐文凤撰。文凤字子仪，号梦鹤，歙县人。与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学擅名。永乐中荐授兴国县知县，改赵府纪善，卒年八十有六。文凤宰兴国，著有政绩。

泰和刘鸿尝为作《贤令祠记》，见程敏政所编《唐氏三先生集附录》中。其诗文亦丰缛深厚，刊落浮华，能不失其家法。其五世孙泽撰《墓表》云：“先生著述在乡校者曰《朝阳类稿》；在兴国者曰《政馀类稿》，又曰《章贡文稿》；在藩府者曰《进忠类稿》；在洛阳者曰《洛阳文稿》；归田后曰《老学文稿》。”

今此编所存者止诗四卷、文四卷，盖不逮十之三四，然亦足见其大凡矣。

△《曹月川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曹端撰。端有《太极图说述解》，已著录。明初理学，以端与薛瑄为最醇。《瑄诗文集》、《读书录》等皆传於世。而端之遗书散佚几尽，其集亦不复存。

此本为国朝仪封张伯行裒辑而成。首以《夜行烛》，次《家辑略》，次《语录》，次《录粹》，次《序》七篇，次诗十五首。《夜行烛》、《家规》二序不冠本书，而别载於后诗之中，间以《太极图赞》一篇，皆非体例。盖编次者误也。末附诸儒评语及张信民所纂《年谱》。端诗皆《击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质直朴素，不以章句为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学问又复笃实，直抒所见，皆根理要，固未可绳以音律，求以藻采。况残编断帙，掇拾於放失之餘，固宜以其人存之矣。

△《薛文清集》二十四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读书录》，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关西张鼎所编。初，瑄集

未有刊本。瑄孙刑部员外郎褱以稿付常州同知谢庭桂，雕版未竟而罢。弘治己酉，监察御史杨亨得其稿於毗陵朱氏，鼎又从亨得之。字句舛讹，多非其旧。因重为校正，凡三易稿而成书。共得诗文一千七百篇，釐为二十四卷。鼎自为序，引朱子赞程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二语为比，殆无愧词。考自北宋以来，儒者率不留意於文章。如邵子《击壤集》之类，道学家谓之正宗，诗家究谓之别派。

相沿至庄之流，遂以“太极圈儿大，先生帽子高，送我两包陈福建，还他一疋好南京”等句，命为风雅嫡派。虽高自位置，递相提唱，究不足以厌服人心。

《刘克庄集》有《吴恕斋文集序》曰：“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则宋人已自厌之矣。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其诗如《玩一斋》之类，亦间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韦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然后知徒以明理载道为词，常谈鄙语，无不可以入文者，究为以大言文固陋，非笃论也。

△《两溪文集》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球撰。球字求乐，更字廷振，安福人。永乐辛丑进士，授礼部主事，以杨士奇荐，入侍经筵，改侍讲。后忤王振，下诏狱，为振党马顺就狱中支解死。景泰初，赠翰林学士，谥忠愍。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皆所作杂文。球歿后二十八年，其子广东布政司参政钺所编，彭时、刘定之皆为之序。当王振盛时，侯伯公卿，惴惴趋风恐后。而球以一文弱词臣，仗大义以与之抗，至死屹不少挠。

沈德符《野获篇》记其见害之后，犹为厉於马顺家。《明史》亦载其事於本传。

是其刚毅之气，亘生死而不可磨灭。今观其文，乃多和平温雅，殊不类其为人。

其殆义理之勇，非气质用事者欤。然味其词旨，大都光明磊落，无依阿湏涩之态，所谓君子之文也。虽残章断简，犹当宝贵。况全集哀然具存，固宜亟为采录，以风厉名教者矣。

△《于忠肃集》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于谦撰。谦字廷益，钱塘人。永乐辛丑进士，授御史，历官兵部尚书。英宗复辟，为徐有贞、石亨等诬陷，弃市。成化初，追复原官。弘治初，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事迹具《明史》本传。倪岳作谦神道碑，称“谦平生著述甚多，仅存《节菴诗文稿》、《奏议》各若干卷。

祸变之余，盖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后遗稿已多散佚。世所刊行者，乃出后人掇拾而成，故其本往往互有同异。《明史艺文志》载谦《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又嘉靖中河南刊本诗文共八卷，而无疏议。此本前为《奏议》十卷，分《北伐》、《南征》、《杂行》三类，与《艺文志》合。后次以《诗》一卷、《杂文》一卷、《附录》一卷，与《艺文志》迥异，与嘉靖刊本亦迥异。盖又重经编次，非其旧本也。谦遭逢厄运，独抱孤忠，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大节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传。然集所载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较史传首尾完整，尤足觐其经世之略。至其诗风格道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於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又案王世贞《名卿绩记》及李之藻序谦集，皆谓谦尝再疏请复储。今集中实无此疏，《明史》亦不著其事。

惟倪岳《神道碑》称：“景帝不豫，谦同廷臣上章乞复皇储。”是当时所上乃廷臣公疏，非谦一人，故集中不载其稿。世贞等专属之谦，殆亦考之未审欤。

△《兰庭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谢晋撰。晋字孔昭，吴县人。工画山水，尝自戏为谢叠山。其名《明诗综》作晋，而集末《赠盛启东》一首，乃自题“葵邱谢缙”。又附见《沈大本诗》一首，题作“寄谢缙”。案《易象传》称“明出地上晋”。《杂卦传》称“晋，昼也”。以其字孔昭推之，作“晋”有理，作“缙”无义，本集或传写之误耶。其始末不甚可考。集中有《承天门谢恩值雨诗》，则尝以布衣应徵者也。卷首有汝南周传、浚仪张肯二《序》。《肯序》称晋诗二百余篇，而此集所存乃不下四五百篇。考《张序》作於永乐甲申，而集末有永乐丁酉十月既望之作。丁酉上距甲申凡十四载，积诗之多，宜过於《肯序》所云。《传序》谓姑苏之诗，莫盛於杨孟载、高季迪，而孔昭得二君之旨趣。《肯序》亦谓其得性情之正，而深於学问，然则晋不特以绘事传矣。

△《古穰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贤撰。贤有《天顺日录》，已著录。贤为英宗所倚任，自“三杨”以来，得君未有其比。虽亦颇有所辅助，而抑叶盛，排岳正，摈张宁，不救罗伦诸事，颇为史所讥议。其相业盖在醇疵之间。文章非所注意，谈艺者亦复罕称。然其时去明初未远，流风馀韵，尚有典型。故诗文亦皆质实娴雅，无矫揉造作之习。此集为其婿程敏政所编。凡《奏疏》二卷，《书》一卷，《记》二卷，《序》三卷，《说》、《题跋》一卷，《神道碑》四卷，《墓碑》、《碣》一卷，《墓表》二卷，《墓志》二卷，《行状》、《传》一卷，《祭文》、《铭箴》、《赞赋》、《哀辞》一卷，《古今体诗》二卷，《和陶诗》二卷，《天顺日录》三卷，《杂录奏疏杂文》三卷。中多记载时事，亦有足备史乘参核

者，未可弃也。其《天顺日录》有本别行，兹以原本编入集中，仍并录之焉。

△《武功集》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徐有贞撰。有贞初名理，字元玉，吴县人。宣德癸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封武功伯。寻下狱戍金齿，放归，久之乃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有贞究心经济，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博览，惟倾险躁进，每欲以智数立功名。与石亨等倡议夺门，侥倖孤注之一掷，幸而得济，又怙权植党，威福自专，卒亦为人构陷。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实深为君子所诟病。祝允明为有贞外孙，所作《苏谈》，往往回护，其词究不足以夺公论也。然其幹略本长，见闻亦博。故其文奇气坌涌，而学问复足以济其辨。

集中如《文武论》、《制纵论》及《题武侯像、出师表》诸篇，多杂纵横之说。

学术之不醇，於是可见；才气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见。拟诸古人，盖夏竦《文庄集》之流。遗编具存，固不必尽以人废也。至其诗，则多在史馆酬应之作，非所擅长。集中《羽林子》二首，《静志居诗话》谓源出右丞，然语亦平平，仅具唐人之貌。人各有能有不能，存而不论可也。

△《倪文僖集》三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倪谦撰。谦有《朝鲜纪事》，已著录。据《李东阳序》，谦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鲜之作为《辽海编》，别行於世，今皆未见。此本凡赋辞、琴操、古今体诗、诗馀十一卷，颂、赞、表、笺、箴、铭一卷，文二十卷。盖谦所自编，於生平著作，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杨台阁之体，至弘、正之间而极弊，冗闳肤廓，几於万喙一音。谦当有明盛时，去前辈典型未远，故其文步骤谨严，朴而不俚，简而不陋，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

△《襄毅文集》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韩雍撰。雍字永熙，吴县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正德间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明自正统以后，正德以前，金华、青田流风渐远，而茶陵、震泽犹未奋兴。数十年间，惟相沿台阁之体，渐就庸肤。雍当其时，虽威行两广，以武略雄一世，不屑屑以雕章绘句为工。而英多磊落之气，时时发见於文章。故虽未变体裁，而时饶风骨。其杂文亦高视阔步，气象迥殊。

韩愈所谓独得雄直气者，殆於近之。朱彝尊《明诗综》但称雍有集而不著集名，所录雍诗一篇，又非佳作。其《赐游西苑记》，《日下旧闻》亦不载。《静

志居诗话》绝无一字及雍，殆偶未见斯集欤。

△《白沙集》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献章撰。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丁卯举人，以荐授翰林院检讨，追谥文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集为其门人湛若水校定，万历年间何熊祥重刊之。凡文四卷，诗五卷，行状、志、表附於后。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静中养出端倪，颇近於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响迳，至今毁誉亦参半。《王世贞集》中有《书白沙集后》曰：“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法与体与题之外者。”可谓兼尽其短长。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於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类博稿》十卷、《附录》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岳正撰。正有《类博杂言》，已著录。天顺复辟以后，夺门诸臣，挟功骄恣。帝心畏之，而不敢遽图。正以书生支撑其间，欲设计以离曹吉祥、石亨之交

事不能成，反为所中，至於窜谪濒死。其策虽疏，其志要为忠荃。及群奸继败，又厄於李贤之媚嫉，沦落以终，姜桂之性，始终不改。嘉靖初，追赠太常寺卿。

制词有云：“嫉邪已甚，受谤浸深。左谪南荒，再编西戍。既而逆臣伏锧，正士赐环。拟陟卿曹，庶僉言之允协。出分符守，竟直道之难容。”纪其实也。其文章亦天真烂漫，落落自将。史称所草《承天门灾谕廷臣诏》，剴切感人，举朝传诵，足以见其一斑矣。是集为其门人李东阳蒐辑遗稿而成。凡诗二卷、杂文八卷。

又《附录》二卷，前一卷载诸人志铭、传赞等作，后一卷则东阳以叶盛所作志铭多所隐讳，为正《补传》也。《传》称：“正晚好《皇极书》，故所作《杂言》二篇，皆阐邵子之学。而诗亦纯为邵子《击壤集》体。”东阳《怀麓堂诗话》称“蒙翁才甚高，俯视一切，独不屑为诗。云既要平仄，又要对偶，安得许多工夫”云云，盖得其实。而《传》乃称以雅健脱俗，未免阿其所好。至称其文高简峻拔，追古作者，则不失为公评。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啾缓之音，惟正文风格峭劲，如其为人。东阳受学於正，又娶正女，其《怀麓堂集》亦称一代词宗，然雍容有馀，气骨终不逮正也。所谓言者心之声欤。

△《平桥稿》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文康撰。文康字时又，号介菴，昆山人。平桥其所居地也。集中或自署曰

开封，其祖贯耳。《江南通志文苑传》称文康登正统戊辰进士。以父母继亡，遂绝意仕进，居家枕藉经史，操觚顷刻千言。稿成辄为人持去。其存者有《平桥稿》十八卷，即此本也。初刊於天顺辛巳，叶盛为之序。旧版久佚。康熙癸酉，其裔孙起泓又为重刊。凡诗五卷、文十三卷。其诗意主劝惩，词旨质直，颇近《击壤集》体，而温柔敦厚，藹然可挹，要不失为风人之遗。文章亦不屑以修词为工，而质朴之中，自中绳墨，较其诗为尤胜。《江南通志》称所作多记载时事，有益劝惩。文尤简质有法度，殆非虚美。《静志居诗话》以文康比石介、尹洙，虽所造深浅不同，而意度波澜，亦庶几近之矣。

△《竹岩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补遗》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柯潜撰。潜字孟时，号竹岩，莆田人，景泰辛未进士第一，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潜在当时，负词林宿望，流风馥韵，荫映玉堂，尝就后圃结清风亭一区，手植双柏，数百年传为古迹，即所谓柯亭学士柏者也。柏已不存，而“柯亭”之号，得入《御制临幸翰林院诗》，其名益著。惟《文集》乃传本甚稀。据集首《董士宏序》，则原集在嘉靖中曾经刊版。然今福建所采进者，仅属抄本。又据《康太和序》，知当时已多阙佚。今则并《康序》中所称《记盆鱼》、《序愚乐》等作，亦俱未见，殆更为后人妄有刊削，弥致散亡。钞录亦多舛误，弥失其真。今就是集所存诗文各一卷，重为订正。并从郑岳《莆阳文献》、郑王臣《莆风清籁集》中录诗十首、文二首，为《补遗》一卷，附缀於末，以存梗概。其诗冲澹清婉，不落蹊径；文亦峻整有法度。盖其时何、李未出，文格未变，故循循轨度，犹不失明初先正之风焉。

△《彭惠安集》十卷、《附录》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训》，已著录。韶正色立朝，岿然耆旧。其文虽沿台阁之体，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初名《从吾滞稿》。嘉靖中重刊，乃改题此名。然据郑岳原《序》，已有遗稿散佚之语，则似已非其旧本，故所收诗仅十馀首。如《明诗综》载其《临江词》一篇，指斥东里，慷慨激烈，足起顽懦，而此集不载。又《莆风清籁集》载其诗十五首，亦半从他书录入。是掇拾散亡，尚多未尽。特赖此一编，幸不至於全佚，是则校刊者之功耳。韶之风节虽不藉文章以传，然文章亦足以不朽。至其巡视浙江，兼理盐法，怜灶户之苦，绘八图上进，各系以诗，具有元结《舂陵行》、郑侠《流民图》之意，又不仅以词采工拙论矣。

△《清风亭稿》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童轩撰。轩有《纪梦要览》，已著录。《千顷堂书目》载《清风亭稿》十卷。此本第一卷为骚赋，自二卷至七卷皆诗。其门人李澄所编。而刘翊、张弼评之。后有魏骥、杨守陈、沈周诸人题词。较《千顷堂书目》少三卷，未知为原

本佚脱，为黄虞稷误记也。戴冠《濯缨亭笔记》称轩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日，家人衣食或不给。惟王恕馈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毗陵王仁与知其介，不敢致馈。

有以礼币求文者，导使诣轩，轩亦不纳。其人品本为高洁，其诗亦雅淡绝俗，然在明代不以诗名。殆正德以后北地、信阳之说盛行，寥寥清音，不谐俗尚故耶。

朱彝尊《明诗综》仅录其《忆金陵》五言律诗一首，未尽所长。又引周吉父之言，称其《九日诗》“黄菊酒香人病后，白蘋风冷雁来初”、《草堂诗》“草堂夜雨生科斗，花径春风叫栗留”两联，亦非其至。或彝尊偶未见其全集，亦未可知也。

轩别有《枕肱集》二十卷，又有《海岳涓谈》、《谕蜀稿》，《千顷堂书目》尚著录，今未之见，其存佚盖莫之详矣。

△《方洲集》二十六卷、附《读史录》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宁撰。宁有《方洲杂言》，已著录。是集首有弘治四年仁和夏时正《序》，称《方洲集》四十卷。又有馮姚谢丕《续集序》，称“夏复拾林下之作为四卷”。

又有钱升募刻疏，称“僭作《补遗》”，是又在四卷外矣。而今本乃止二十六卷，合以所附《读史录》仅三十卷，或钱升重刊改并欤。宁官给事中，謇谔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议，必问张给事云何。石亨、曹吉祥恶之。会有边衅，奏使宣抚，竟谕定而还，其才略为一时所称。后以建言忤李贤，与岳正同调外，其气节尤为天下所重。虽一麾出守，蹶不复振，而屹然宿望，不在廊庙钜公下。

今观其奏疏诸篇，伟言正论，通达国体，不愧其名。他文亦磊落有气，诗则颇杂浮声，然亦无齷齪萎弱之态。观其使朝鲜日，与馆伴朴元亨登太平馆楼，顷刻成七言长律六十韵，殆由才调纵横，不耐沉思之故矣。

△《重编琼台会稿》二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有《家礼仪节》，已著录。其文集世不一本。初其门人蒋冕等刻其诗曰《吟稿》，续又裒其记序表奏曰《类稿》。嘉靖中，郑廷鹄合二稿所载，益以所得写本，釐为十二卷，名曰《会稿》。天启初，其裔孙尔穀遴《类稿》十之二，增《会稿》十之三，并《吟稿》合刻，曰《重编会稿》，即此本也。虽不及《类稿》、《会稿》之完备，而简汰颇严，菁华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濬相业无可称，其立朝与叶盛不相能，又与庄相恶，具载《明史》盛、二人《传》中。其喉御医刘文泰陷王恕一事，虽其妻亦知其非，具载《明史恕传》。

讲学家以其力崇朱子，曲相回护，迄不能与公论争也。其两广平贼之策，言之凿凿，然韩雍力驳其说，竟奏荡平，具载《明史雍传》中。则其好论天下事，亦不过恃其博辨，非有实济。然记诵淹洽，冠绝一时。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者流。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诸作者之列焉。

△《谦斋文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溥撰。溥字时用，宜兴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靖，事迹具《明史》本传。溥於孝宗时在内阁十二年，与刘健、谢迁等协心辅治，不立异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争，多所匡正。如谏止李华复官，执奏不撰《三清乐章》，因视朝渐晏，上疏抗论，并著说直之节。孝宗时朝廷清暇，海内小康，论者谓溥等襄赞之力为多。今集中奏议尚存，其指事陈言，委曲恳至，具见老成忧国之忱，与隆、万后以讦激取名，器争立党者，词气迥殊。盖有明盛时，士大夫风气如是也。至其他作，则颇多应俗之文，结体亦嫌平衍。盖当时台阁一派，皆以舂容和雅相高，流波渐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泽纪闻》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学名。及在内阁，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一以安靖调和中外，海内宁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贤。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不如器量，当时已有公评。然有德之言，终与涂饰字句者异，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何乔新撰。乔新有《周礼集注》，已著录。《明史》乔新本传载其历仕中外，多著政绩，又以气节刚方为万安刘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载江西巡抚林俊为乔新请谥时，中旨诘乔新致仕之由。给事中吴世忠为讼冤，以邹鲁之劾乔新，比於蒋之奇劾欧阳修、胡纮劾朱子。是诚太过。然核其立朝始末，岳岳怀方，在成化、弘治之间，不能不谓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为策略，盖科举之学；次五卷为史论；次十二卷为杂文；次十四卷为诗；次六卷为碑、诔；次三卷为奏议。

《外集》一卷，则往来赠答之文，为婺源余莹所编辑。乔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详明剀切，直抒胸臆。学问经济，实具见於斯。史称其博综群籍，闻异书辄借钞，积三万馀帙，皆手自校讎，著述甚富。则有本之言，固宜与枵腹高谈者异矣。

△《石田诗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杂记》，已著录。此集不标体制，不谱年月，但分《天文》、《时令》等三十一类，盖仿宋人分类杜诗之例。据慈谿《张鈇跋》，盖其友光禄寺署丞华汝德所编也。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载，都穆学诗於周，尝作《节妇诗》，有“青灯泪眼枯”句。周以礼寡妇不夜哭，议“灯”字未稳

，是周於诗律不为不细。然周以画名一代，诗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画境弥高，颓然天放，方圆自造，惟意所如。诗亦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木妻〉心邱壑，名利两忘。风月往还，烟云供养，其胸次本无尘累。故所作亦不琀不琢，自然拔俗，寄兴於町畦之外，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其於诗也，亦可谓教外别传矣。都穆《南濠诗话》称其《咏钱》、《咏门神》、《咏帘》、《咏混堂》、《咏杨花》、《咏落花》诸联，皆未免索之於句下。盖穆於诗所得不深，故所见止是也。集前有《吴宽序》，称其诗馀发为图绘，妙逼古人。核实而论，周固以画之馀事溢而为诗，非以诗之馀事溢而为画。宽序其诗，故主诗而宾画耳。又有李东阳《后序》。东阳与周不相识，时已为大学士，与周势分悬隔，以吴宽尝以写本示之，重其为人，故越三十年后又补为作之。然二《序》皆为全集而作，华汝德刊此选本时，仍而录之，非序此本者也。

△《东园文集》十三卷、《续编》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郑纪撰。纪字廷纲，别号东园，仙游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是集前四卷为经筵讲章及奏议，后九卷为杂文。《续编》一卷，凡文二十一篇，则国朝康熙初其九世孙梁英等所续辑也。纪入翰林后，归卧屏山，读书二十馀年。生平为文，无构思，无易稿。为人取去，亦不复问。门人吴濂称其文甚类老泉。其气昌，其思深，其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杂。今观集内所载诸奏疏，皆恺摯详明，切中时政，诸体文亦多属有关世教之言。《续编》内有《归田咨目》十条，皆兢兢以礼法自持。盖其人品端谨，亦有足重者焉。

△《怀麓堂集》一百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有《东祀录》，已著录。东阳依阿刘瑾，人品事业，均无足深论，其文章则究为明代一大宗。自李梦阳、何景明崛起弘、正之间，倡复古学，於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才学足以笼罩一世，天下亦响然从之，茶陵之光焰几烬。逮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东阳之传，以相撑拄。盖明洪、永以后，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於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新。正、嘉以后，文以沉博伟丽为宗，其究渐流於虚僞。虚僞之极，不得不返而务实。二百馀年，两派互相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平心而论，何、李如齐桓、晋文，功烈震天下，而霸气终存。东阳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而典章文物尚有先王之遗风。殫后来雄伟奇杰之才，终不能挤而废之，亦有由矣。

其集旧版已毁。此本为国朝康熙壬戌茶陵州学正廖方达所校刻。凡《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又《杂稿》十卷，曰《南行稿》，曰《北上录》，曰《经筵讲读》，曰《东祀录》，曰《集

句录》，曰《哭子录》，曰《求退录》，凡七种。其《诗后稿》本十卷，《张鸿烈跋》作二十卷，笔误也。前有正德丙子《杨一清序》，及东阳《自序》。然《自序》为拟古乐府作，不为全集作，后人移弁全集耳。

△《清谿漫稿》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倪岳撰。岳字舜咨，钱塘人，徙居上元，南京礼部尚书谦之子也。登天顺甲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毅。事迹具《明史》本传。岳承其家学，研精典籍。明代父子俱入翰林，官九列，俱有文集传世者，以倪氏为首。其居官不徇名誉，铨政平允，与王恕、彭韶等俱为孝宗时名臣。史称其为礼部长贰时，礼文制度，率待岳而决，论事未尝苟同。前后陈请百馀事，军国弊政，剔抉无遗。疏出，人多传录之。今集中疏议共五十九篇，与所谓百馀事者不合，疑刊集时已有所删择。然如《正祀典》、《陈灾异》及《论西北用兵》诸奏，皆建白之最大者，已具在其中，所言简切明达，得告君之体，颇有北宋诸贤奏议遗风。他文亦浩瀚流转，不屑为追章琢句之习。盖当时正人在位，为明治全盛之时。故岳虽不以文名，而乘时发抒，类皆经世有本之言，如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亦可知文章之关乎气运矣。

△《康斋文集》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吴与弼撰。弼字子傅，临川人，天顺元年以忠国公石亨荐，徵至京师，授左春坊左谕德，辞不就职，诏行人护送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其集初刻於抚州，凡四卷，岁久漫漶。此本乃崇祯壬申江南提学副使陈维新所刻。分为诗七卷，奏疏、书、杂著一卷，序一卷，记一卷，目录一卷，跋、赞、铭、启、墓志、墓表、祭文一卷。其诗自永乐庚寅至正统辛酉，皆编年。以下则有《洪都稿》、《游金陵稿》、《適上饶稿》、《金台往复稿》、《西游稿》、《適闽稿》、《东游稿》、《东游饶州稿》诸名，而所注某稿止此之后，又有附赘之诗，盖亦以编年续入者也。与弼出处之间，物论颇有异同。尹直作《琐缀录》，诋之尤力。

虽不免恩怨之口，然为石亨作族谱跋，称“天顺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门下士崇仁吴与弼拜观”。其文今载十二卷中，决非尹直所窜入。《陈维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为解，《刘世节序》又引孔子欲见佛肸为解，究不能厌天下之心也。其讲学之功，备见於目录。第一条即称乙巳梦见孔子、文王。第二条又称梦见朱子。后又称丙子三月初一日梦访朱子。五月二十五夜梦孔子之孙奉孔子之命来访。辛巳食后倦寝，梦朱子父子来枉顾。此犹可云向慕之极，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称新居栽竹夜归，其妻亦梦一老人，携二从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访，则无乃其妻戏侮弄之，而与弼不觉欤。观其称随处惟叹圣人难学，又称一味学圣人，克其不似圣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谓久假而不归，乌知其非有也

。然与弼之学，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其及门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遂开白沙之宗。

胡居仁得其笃志力行，遂启馀干之学。有明一代，两派递传，皆自与弼倡之，其功未可以尽没。其诗文亦皆淳实近理，无后来滉漾恣肆之谈。又不得以其急於行道，躁於求名，遂并其书而诋之也。

△《楼居杂著》一卷、《野航诗稿》一卷、《野航文稿》一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存理撰。存理有《旌孝录》，已著录。据文徵明作《存理墓志》，称所著有《野航集》，不言卷数。存理自作募刻诗疏，称选得一百首之外。沈周题其《诗稿》，亦有“虽止百篇诸体备，不拘一律大方谐”句，知其集不过一卷。

《千顷堂书目》载其《野航渔歌》、《鹤岑集》二种，亦不言卷数，盖已久佚。

是编为其族孙观潜所辑。惟《楼居杂著》一卷为当时原帙。凡题跋二十二篇，引一篇，逸事一篇，记二篇，尺牋二篇，募疏二篇，然杂乱无次第。又以王鏊《募造野航疏》一篇窜入其中，殊不可解。《诗稿》、《文稿》各一卷，则观潜采掇诸书而成。《诗稿》仅十四首，其中一为佚句，一为联句，实止十二首，仍冠以杨循吉、祝允明二《序》。《文稿》亦仅十篇，而见於《吴都文粹续集》者八，益以欣赏编所载一跋及顾氏憩贤堂所藏一帖而已。《附录》一卷，杂录存理逸事及诸家诗文为存理而作者，而以观潜跋语终焉。存理嗜古，精赏鉴。杂著中如《题云林子诗后》、《跋席上腐谈》、《跋夷白斋稿》、《跋夷白斋拾遗》、《书杨铁崖遗文》、《书吾氏类集》、《跋鸣鹤馀音后》诸篇，皆足以考证诸书之始末。诗文则皆散佚之馀，不足以尽所长，姑附存以备一家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当时盛推其“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句，其事今载《附录》中。然二语格意殊卑，不审何以传诵。折杨皇芻，嗑然而笑，殊不足为存理重。盖成、弘之际，大抵沿台阁旧体。故见一本色之语，遽觉耳目一新，而不知实非其至也。

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别集类二十四△《一峰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罗伦撰。伦字彝正，别号一峰，江西永丰人。成化丙戌进士第一，授修撰。释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学士李贤，谪泉州市舶副提举。明年诏还，复原官，改南京供职。寻以疾辞归，退居金牛山，授徒讲学以终。事迹具《明史》本传。伦与陈献章称石交，然献章以超悟为宗，而伦笃守宋儒之途辙，所学则殊。《明儒学案》云：“伦刚介绝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冻馁几於死亡，而无足以动其中，庶可谓之无欲。”今览其文，刚毅之气，形於楮墨。

诗亦磊砢不凡，虽执义过坚，时或失於迂阔。又喜排叠先儒传注成语，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得之言，非外强中乾者比也。后载《梦稿》二卷，记梦之词至三百馀首，隐约幻渺，几莫测其用意所在，亦文集中罕见之体。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传，今亦姑仍旧本录之焉。

△《篁墩集》九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是集为敏政所自订。据《千顷堂书目》，尚有《外集》十二卷、《别集》二卷、《行素稿》一卷、《拾遗》一卷、《杂著》一卷。今皆不在此编中，疑其本别行也。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乡，又自称为程子之裔，故於汉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党、洛党亦争若寇仇。门户之见既深，徇其私心，遂往往伤於偏驳。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郑康成祀於其乡；作《苏氏杵臼》，以锻炼苏轼，复伊川九世之讎，至今为通人所诟厉。其文格亦颇颓唐，不出当时风气；诗歌多至数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疏，敏政独以雄才博学，挺出一时。集中徵引故实，恃其淹博，不加详检，舛误者固多，其考证精当者亦时有可取。要为一时之硕学，未可尽以芜杂废也。

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黄墩，为晋新安太守黄积所居。子孙世宅於此，故以“黄”为名。自罗愿《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载皆同。敏政乃称“黄”本“篁”字，因黄巢而改，遂称曰“篁墩”，为之作记，且以自号。其说杜撰无稽，然名从主人，实为古义，今亦仍其旧称焉。

△《枫山集》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章懋撰。懋有《枫山语录》，已著录。懋初在词垣，以直谏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夕张灯，未为失德，词臣赓韵，亦有前规。而反覆力争，近乎伊川之谏折柳，未免矫激太过。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犹有取焉。至其平生清节，矫矫过人，可谓耿介拔俗之操。其讲学恪守前贤，弗逾尺寸，不屑为浮夸表暴之谈。在明代诸儒，尤为淳实。《明史》本传称，或讽之为文章，则对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劝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盖其旨惟在身体力行，而於语言文字之间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辞意醇正，有和平温厚之风。盖道德之腴，发为词章，固非蜡貌栀言者所可比尔。

△《庄定山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庄撰。字孔旻，江浦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事迹具《明史》本传。官检讨时，以不奉诏作《鼇山诗》，与章懋、黄仲昭同谪。沦落者垂三十年，世颇推其气节。惟癖於讲学，故其文多阐《太极图》之义，其诗亦全

作《击壤集》之体，又颇为世所嗤点。然如《病眼诗》“残书楚汉灯前垒，草阁江山雾里诗”句，杨慎亦尝称之。其他如“山随病起青逾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墙烘野日，午溪随步领和风”，“碧树可惊游子梦，黄花偏爱老人头”，“酒盏漫倾刚月上，钓丝才飏恰风和”诸句，亦未尝不语含兴象。盖其学以主静为宗，故息虑澄观，天机偶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论，要亦文章之一种。譬诸钓叟田翁，不可绳以礼貌，而野逸之态，乃有时可入画图。

录之以备别格，亦论唐诗者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仲昭撰。仲昭有《八闽通志》，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刘节所编。凡文六卷、诗五卷、词一卷，而以碑文、墓志铭附之。仲昭官编修时，与章懋、庄并以疏争元宵烟火事廷杖谪官，当时有“翰林三君子”之目。后懋与并以聚徒讲学为事，而仲昭独刻意纪述。《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县志》、《兴化府志》皆所编录。故枫山、定山之名满於天下，仲昭几为所掩。然三人气节相同，居官清介相同，文章质实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笃志励行，不作语录，遂分优劣於其间也。林瀚作《仲昭墓志》，称其作为文章，浑厚典重，无艰深聱石尧之语。郑岳《莆阳文献传》亦称其有《未轩集》若干卷，文词典雅。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於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

△《医闾集》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贺钦撰。钦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戍籍隶辽东义州卫。登成化丙戌进士，授户科给事中，谢病归。弘治初，起陕西参议，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恳辞。服阙，遂不复出。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此编乃其子士谿蒐辑遗稿并生平言行都为一集。前三卷为《言行录》。四卷至七卷为《存稿》，皆杂文。第八卷为《奏稿》。第九卷为《诗稿》。以钦常读书医无闾山，自号医闾山人，因以名集。钦之学出於陈献章。然献章之学主静悟，钦之学则期於返身实践，能补苴其师之所偏。尝言“为学不在求之高远，在主静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录言行，皆平易真朴，非高谈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诸奏疏，亦无不通达治理，确然可见诸施行。在讲学诸人之中，独为笃实而纯正。文章虽多信笔挥洒，不甚修词，而仁义之言，藹然可见，固不必以工拙论也。

△《翠渠摘稿》七卷、《补遗》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周瑛撰。瑛有《书纂》，已著录。所著诗文集曰《翠渠类稿》。此本乃其门人林近龙所选录，故曰《摘稿》。郑岳撰《瑛传》，称其文章浑成雅健，诗格调高古。瑛亦尝作绝句云：“老去归平澹，时人或未知。”则其自命不在以繁

音彳节务谐俗耳矣。朱彝尊《明诗综》、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并载瑛《履霜操乐府》，其言怨而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龙去取失当，误佚之欤。末附说三篇、序一篇、诗十八首，共为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孙维鏞於家乘中钞出，以补《摘稿》所遗者。然冠以郑岳所撰《传》。其八世孙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志铭，补录於后，亦列於题跋之中。均乖编次之体。张诩作陈献章行状，称瑛为献章门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之集考之，盖始合而终睽者。诩与成之说皆各执其一偏。《明史儒林传》亦称瑛始与献章友，献章之学主於静，瑛不然之，谓学当以居敬为主云。

△《家藏集》七十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吴宽撰。宽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壬辰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礼部尚书，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集为宽所自订。李东阳、王鏊二《序》皆称诗三十卷、杂文四十卷，总为七十卷。今此本诗目相同，而文集实多七卷，又附以补遗文六篇。《后序》亦称宽子中书舍人爽蒐阅笥稿，得诗三十卷、文四十七卷，与《前序》颇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宽原编，而其后七卷则出爽等所附益也。宽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钜手。平生学宗苏氏，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赏鉴家至今藏弄。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朱承爵《存馀堂诗话》极称其《雪后入朝诗》，虽非高格。至谓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则颇为得实。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至其作《史彬墓表》，称其以力田拓业，代为税长，而不载有从建文君出亡之事。后人因据以正《致身录》诸书之讹，是尤可以资考订矣。

△《归田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迁撰。迁字于乔，馀姚人，成化乙未进士第一，授修撰，官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文正，事迹具《明史》本传。迁之在内阁也，与刘健同心辅政。

史称其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天下称为贤相。其文集全稿，嘉靖中倭乱被毁。此集乃其致仕以后及再召时所作。自题曰《归田稿》，以授其子至者也。国朝康熙中，其七世孙大名府同知钟和复加釐辑，梓而传之。集中奏疏，类多晚年陈谢之作。凡在朝时嘉谟谏论，均已无存。即史所称《请罢选妃嫔》、《禁约内官》诸疏，亦不在其间，则其散失者当复不少。然迁当归里以后，正刘瑾、焦芳等挟怨修隙，日在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诗文，大抵词旨和平，惟惓惓寄江湖魏阙之思。

老臣忧国，退不忘君，读此一编，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震泽集》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鏊撰。鏊有《史馀》，已著录。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

八比，即无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迻洁，有唐宋遗风。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览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穷其波澜。

。鳌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於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称鳌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学鸿词之类，以收异才。六年一举。尤异者，授以清要之职。

有官者加秩。数年之后，士类濯磨，必以通经学古为高，脱去謏闻之陋。时不能用。又称鳌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则鳌之所学可知矣。集中《尊号议》、《昭穆对》，大旨与张璁、桂萼相合。故霍韬为其集序，极为推挹，至比於孔门之游、夏，未免朋党之私。然其谓鳌早学於苏，晚学於韩，折衷於程朱，则固公论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笃什所言，似为有见。而杂引佛典、道书以驳昆仑之说，则考证殊为疏舛。此由明代幅员至嘉峪关而止，轺车不到之地，徒执故籍以推测之，其形响揣摩，固亦不足怪矣。

△《郁洲遗稿》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梁储撰。储字叔厚，号厚斋，晚号郁洲，广东顺德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康。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其子次挹所编。初名《郁洲集》，香山黄佐为之序。后其孙孜官中书舍人，从内阁录其奏疏，补入集中，鳌为十卷，故名曰《郁洲遗稿》。即此本也。储历事三朝，当武宗末造，正机隍不宁之时，乃能岳岳怀方，弥缝匡救。集中所载奏疏，如武宗自封镇国公，则上疏力阻。许给秦王关中闲田为牧地，则草敕时为危言以动听，事遂得寝。又力请回盃疏至八九上，无非惓惓忠爱之忱。虽辞乏华腴，而义存规谏，亦可云古之遗直矣。胡维霖《墨池浪语》乃引杨慎之言，谓“《明通纪》一书乃储弟梁亿所撰。

故以不草《威武大将军敕》归之於储，其实写《威武大将军敕》者储也。内阁有敕书稿簿，缀撰文者姓名，何可诬也”云云。其说独异，然稿簿果存，不应终明之世无一人见而言之，《明史》本传亦无明文，置之不论可也。至於集中诗文，寥寥无几，体格亦不甚高。《黄佐序》称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稿，盖非其注意之所在云。

△《见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续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号见素，莆田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贞肃，事迹具《明史》本传。俊始以纠权珰远谪。及抚江右，则抗逆藩；抚西蜀，则平巨寇，为弘、正间名臣。晚年再起，断断持正。卒以不附合张璁、桂萼

，致歿后削籍，葬以士礼，尤见后凋之节。所著诗文，《张诒序》谓俊致仕之时手编成集者五十馀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续集》诗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废以后所作，并附以遗疏四首，与《诒序》不符。盖已出后人哀辑，非俊自编之原本也。俊为文，体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奥，不沿袭台阁之派。其诗多学山谷、后山两家，颇多隐涩之词，而气味颇能远俗。奏议分《两曹》、《外台》、《内台》、《西征》、《起辅》、《新政》、《秋台》六稿，无不委曲详尽，通达事机。平生经略，此足见其大凡矣。又案王凤灵《续集序》，称俊原有诗集十四卷，此本无之。别有《西征集》，凡诗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赋一篇、书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记五篇，亦不以诗为一集。观其孙及祖《跋》，称重梓是书而诗集尚阙。是当时本未同刊，故流传颇鲜。今仍其原第著录云，△《古城集》六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吉撰。吉字克修，号翼斋，又曰默庵，又曰怡窝，晚乃自称曰古城，馀干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是编第一卷为《三朝奏议》，第二卷为《陆学订疑》，第三卷为《贞观小断》，第四卷为《文略》，第五、第六卷为诗。末有《补遗》，皆杂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说兴，而学问一变；北地、信阳之说兴，而文章亦一变。吉当其时，犹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笃实则胜之；才雄学富不及李梦阳、何景明，而平正通达则胜之。且为工部主事时，则尽言直谏，忤武宗，谪官。为广西布政使时，又以不肯纳赂刘瑾贬秩。

而为肇庆府同知时，力持公议，掎击柳璟，愿与都御史秦纮同逮，卒白其冤，尤人情所难。以刚正之气，发为文章，固不与雕章绘句同日而论矣。

△《虚斋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明史艺文志》载清《虚斋文集》五卷，与此本合。盖正德间葛志贞所辑，林俊为之序。其后梨枣漫漶，清族孙廷魁复为重刊，而益以《补遗》、《附录》，分为八卷。然所增不过手简墨迹，本无关轻重。而史乘传赞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滥，固不若原本之持择有要矣。清学以穷理为主，笃守朱子之说。其《读蜀阜存稿私记》中，谓：“朱、陆俱祖孔、孟，而门户不同。然陆学未尽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为偏安之业。”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见。然其《易经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驳正，不为苟合。是其识解通达，与诸儒之党同伐异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虽不以藻采见长，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镂者所可几也。《明史》本传称：“清在吏部，因王恕访以时事，清上二札。一《请振纪纲》，一《荐刘大夏等三十馀人》，恕皆纳用。”今检其札，乃不见集中

。即蔡廷魁增辑之本，亦复不载。盖清不欲居功，已讳而削其稿矣。其斯为醇儒之用心欤。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十八卷、《别集》九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觚》，已著录。宝举乡试，出李东阳之门，故其诗文矩度，皆宗法东阳。东阳於其诗文亦极推奖。当宝以侍郎予告归，东阳作《信难》一篇以赠，称其集“出入经史，蒐罗传记，该括情事，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

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於古之人”。且以欧阳修之知苏轼为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东阳所见只有《前集》。其《后集》、《续集》、《别集》则宝后所续编，东阳弗及睹也。今统观四集，其文边幅少狭，而高简有法，要无愧於醇正之目。《明史儒林传》称：“其学以洛、闽为的，尝曰：‘吾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其文典重和雅，以李东阳为宗。而原本经术，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虚美。其诗清和淡泊，尤能抒写性灵。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极称其《乞归终养上疏不允》一篇，谓其感动激发，最为海内传诵，盖其真挚不可及云。

△《罗圭峰文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罗玘撰。玘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玘以气节重一时。其《乞定宗社大计》二疏及《上李东阳书》，皆言人之所难言。其文规橛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词，使人思之於言外。《陈洪谟序》称：“闻其为文，必呕心积虑，至扃户牖，或踞木石隐度逾旬日，或逾岁时，神生境具，而后命笔，稍涉於萎陋拙诞之微，虽数易稿不惮，盖与宋陈师道之吟诗不甚相远。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嵌崎，有意作态，不能如韩文之浑噩，亦缘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诣欤。”

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谓为其难者矣。明制，以翰林教习宦官，谓之内馆。据玘所作《白江墓碑》，盖尝充是任者。故集中诸文，为宦官作者颇多。虽玘之风概，可以共谅於后世，然其为微瑕，不止陶集之闲情。顾一一录之，是所不可解也。

《因树屋书影》称玘集一刻於盱眙，再刻於南国子监，又有武进孙氏本，今皆未见。据此本所叙，则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荆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陈洪谟得荆州本六卷，又得《续集》二卷、《奏议》一卷，汇而重刊。后其乡人黄端伯又於玘曾孙宽处求得逸稿，合原集编为三十卷。是其集辗转增入，已非其旧。兹数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欤。此本为康熙庚午玘八世从孙美才所刊，编次

颇无体例。

如文以寿文为冠，而以奏议列杂著后；诗亦以寿诗为冠，而名之曰“古乐府”。

又以词置赋之后、诗之前，皆为颠舛。其《凡例》第二条云：“集中详加评缀，凡有资举业者，联圈标出。”所见如是，则其失於刊削，以多为贵亦宜矣。

△《吴文肃公摘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俨撰。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正德初，俨主顺天乡试，以《为臣不易》命题，为刘瑾所怒，以飞语罢去。瑾诛，乃复进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史称刘瑾闻俨家多费，遣人啖以美官。俨峻拒之，瑾怒。会大计群吏，中旨罢俨官。即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万历甲申，其孙士遇始刊版。同邑王升、武进庄煦及其仲孙达可为删而存之，故名曰《摘稿》。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

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

△《熊峰集》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石珪撰。珪字邦彦，藁城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隐，改谥文介，事迹具《明史》本传。珪出李东阳之门，东阳每称后进可托以柄斯文者，惟珪一人。皇甫汸尝删定其集为四卷，岁久版佚。国朝康熙丁未，徐姚孙光{易...}为藁城知县，得《别集》遗稿於其家，为合而重刊之。嗣闻真定梁清标家有其全集，乃购得续刊，共为十卷，即此本也。自一卷至四卷为诗，五卷、六卷为文，七卷至九卷又为诗，十卷又为文。盖刊版已定，不能依类续入，故其体例丛脞如是也。珪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珪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於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亦可谓坚立之士矣。

△《立斋遗文》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邹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乡试第一人。时万安方倚内官怙权。智上公车时，道过王恕，即立志欲发其奸。丁未成进士，改庶吉士。会星变，遂上疏击安及刘吉、尹直三大学士，兼劾中官。虽留中不报，而奸党衔之次骨，乃借他事罗织下诏狱，将拟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谪广东石城千户所吏目。卒於官，年仅二十六。事迹具《明史》本传。金祺作《智墓志》，称所著有《立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石城诗》第二首后有其友人顺德知县吴廷举

附注，记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末有附载《寄吴献臣》一书，失其姓名，论刻集及作序事。则集为廷举所编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县训导《李廷樛序》称旧版佚阙，案台李公芳麓重梓。盖天启乙丑所刊也。凡奏疏一卷、杂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智疏劾权奸，直声动天下。然於君国之间，缠绵笃挚，至死不忘，无一毫怨尤之意。

其《在狱诗》有云：“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其《辞朝诗》有云：“云韶声静拜彤墀，转觉婵媛不自持。罪大故应诛两观，网疏犹得窜三危。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竟何悲。”与明季台谏务以矫激沽名者，相去万万。故诗文多发於至性，不假修饰之功，虽间伤朴遯，而真气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西村集》八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史鉴撰。案宪宗、孝宗时有两史鉴。其一长洲人，弘治己未进士，见《太学题名碑》。其一吴江人，字明古，号西村，隐居不仕，即撰此集者也。鉴留心经世之务，三原王恕巡抚江南时，闻其名，延见之，访以时政。鉴指陈利病。恕深服其才，以为可以当一面。所著诗四卷、文四卷，嘉靖间其孙周裒而刊之，以墓表及诸人哀挽之诗附於后。周用、卢襄各为之序。其文究悉物情，练达时势，多关於国计民生，而於吴中水利言之尤详。第五卷皆明初诸人《列传》，叙次简明，疑其欲为野史而未就也。其诗亦落落无俗韵，惟古诗不知古音，所注叶韵多谬误。文中《祭徐有贞文》及文后《跋》一篇，以私恩之故，为力辨夺门一事，未免曲笔耳。案王士禛《香祖笔记》曰：“吴江门人徐翰林电发（案电发乃检讨徐鉉之字），寄《西村集》二十八卷，其乡前辈史鉴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质府君行状（案文质乃史彬之字），只言洪武中缚贪吏诣阙事，无一语及靖难。

集是陈继儒仲醇选”云云。是鉴集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见继儒所选本，故仍以此本著录，而附载其卷帙之异同，备考证焉。

△《胡文敬公集》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抄》，已著录。居仁本从吴与弼游，而醇正笃实，乃过其师远甚。其学以治心养性为本，以经世宰物为用，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史称薛瑄之后，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病学者撰述繁芜，尝谓朱子注《参同契》、《阴符经》皆可不作。故《易传》、《春秋传》外，於经书皆不轻为之注。讲授之语，亦惟《居业录》一编。诗文尤罕。是集乃其门人余祐网罗散失而成。虽中多少作，然近里著己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吴与弼书动称梦见孔子也。

△《小鸣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秦王朱诚泳撰。诚泳号宾竹道人，太祖五世孙也。弘治元年以镇安王袭封。十一年薨，谥曰简。《明史诸王列传》称“诚泳性孝友恭谨，尝铭冠服以自警”。

所著有《经进小鸣集》。案朱彝尊《诗话》称：“王年十龄，嫡母陈妃以唐诗教之，日记一首。嗣位后日赋一篇，三十年靡闲。”（案诚泳袭爵仅十一年，此云三十年当并其初封镇安王时言之也。）既薨，纪善强晟校刻其诗。嘉靖初，王孙定王维焯表上之，诏送史馆。史称“经进”，盖由於此。此本不题“经进”字，盖刻在前而进在后也。自卷一至卷八皆诗；卷九为杂文；卷十为《恩赐胜览录》，乃弘治癸丑，诚泳请朝命养疾於凤泉温泉汤泉时所作。其诗古体清浅而质朴，近体谐婉可诵，七绝尤为擅场。如《秋夜诗》云“霁月满窗明似昼，梧桐如雨下空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月满阶砧杵声”，又《山行诗》云“啼鸟无声僧入定，半岩风落紫藤花”，皆风骨戾削，往往有晚唐格意。尔时馆阁之中，转无此清音矣。

△《方简肃文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寿卿，莆田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抚治郟阳。告归再起，巡抚应天，中途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尚书，良永已先卒。谥简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河南按察使郑茂所编，隆庆庚午其孙山东布政使攸续刊之。良永当正德时历仕岩疆，皆著丰采。乞休后廷推屡及，辄以养亲辞。今诸疏俱在集中，进退颇为不苟。其文信笔挥洒，虽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事钩棘。视后来摹拟涂饰之习，转为本色。其论劾朱宁一疏，慷慨壮烈，犹有牵裾折槛之风。又常豫决宁王宸濠反谋。濠败后，贻书王守仁，与论定乱大计，及其生平言学，则云：“近世学者，出天入神，超悟独到，专以心学为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即所为象山者似矣，而中实未然，毋亦优孟之为孙叔敖欤。”其语皆隐刺守仁，可谓卓然不阿其所好者矣。

△《怀星堂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苏材小纂》，已著录。《明史艺文志》载《祝氏集略》三十卷、《怀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传称其《诗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缕》、《醉红》、《窥帘》、《畅哉》、《掷果》、《拂弦》、《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诗八卷、杂文二十二卷。允明与同郡唐寅并以任诞为世指目。寅以画名，允明以书名，文章均其馀事。寅诗颓唐浅率，老益潦倒。袁褰所辑《六如居士集》，王世贞《艺苑卮言》以“乞儿唱莲花落”诋之。顾璘《国宝新编》称：“允明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效齐、梁月露之体，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其推挹诚为过当。然允明诗取材颇富，造语颇

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体。其文亦萧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钜观，而一邱一壑，时复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备一格矣。

△《整庵存稿》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罗钦顺撰。钦顺之学以穷理格物为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说。其大旨具见所作《困知记》中，已别著录。至词章之事，非其所好，谈艺家亦罕论及之。其弟钦藹，作《仪训录》，尝称“钦顺於应酬文字辞谢居多，下笔稿成，未尝自是。

旧稿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馀悉焚去。谓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间不少，慎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观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见。然集中所作，虽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犹未失成化以来旧格。诗虽近击壤派，尚不至为有韵之语录。

以抗行作者则不能，在讲学诸家亦可云质有其文矣。

△《东江家藏集》四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顾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录。是编凡《山中稿》四卷为初集，乃未仕时作。《北游稿》二十九卷为中集，乃既仕后作。《归来稿》九卷为后集，乃致仕后作。皆清晚年所自编，故体例颇为精审。又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为其子孙所续辑，今已不传矣。清学端行谨，砥砺名节。当正德时，谏疏凡十数上。嘉靖初，力请停遣旗校，於时政皆有所献替。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炼醇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起，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

△《空同集》六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梦阳撰。梦阳有《空同子》，已著录。梦阳为户部郎中时，疏劾刘瑾，遭祸几危，气节本震动一世。又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窳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来，运当开国，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啾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痺，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因树屋书影》载其《黄河水绕汉官墙》一诗，以落句有“郭汾阳”字，涉用唐事，恐贻口实，遂删除其稿不入集中。其竖立门户，至於如此。同时若何景明、薛蕙皆梦阳倡和之人，景明论诗诸书，既断断往复；蕙亦有“俊逸终怜何大复，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则气类之中已有异议，不待后来之排击矣。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

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谓武库之兵，利钝杂陈者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於盛名。今并录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风会转变之由，与门户纷竞之始焉。

△《山斋集》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郑岳撰。岳有《莆阳文献》，已著录。其所著诗文有《蒙难录》、《西行纪》、《南还录》、《山斋吟稿》、《漫稿》、《净稿》、《续稿》、《奏议》

。因雕本燹毁，所存不过数种。是集乃万历中其曾孙炫蒐辑重鋟，凡诗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谓较视旧集十未能存二三，盖亦幸而不佚也。柯维骐《续莆阳志》称其所作诗文，俱畅达蕴藉。朱彝尊《明诗综》引谢山子之言，亦称其诗深於讽谕之体。考《明史》岳本传，称其屡拒中官崔文之干请，争宁王宸濠之侵占。又以争兴献王祔庙，忤旨夺俸。其居官颇著风节。而为江西按察使时，与李梦阳互讦。为兵部侍郎时，又为聂豹劾罢。所与齟齬者，乃皆正人。盖其天性孤介，非惟与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远俗，固亦有由焉。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凭几集》五卷、《续集》二卷、《息园存稿诗》十四卷、《文》九卷、《缓恻集》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顾璘撰。璘有《国宝新编》，已著录。是编乃其诗文全集。《浮湘集》由开封府知府谪全州知州时作，蔡羽序之。《山中集》移病家居时作，陈束序之。

《凭几集》、《凭几续集》皆起官湖广巡抚时作，皇甫汸序之，璘亦有《自序》。

《息园存稿》并刻於嘉靖戊戌，《诗稿》陈大壮序之，《文稿》邓继中序之。附录曰《缓恻集》，官工部侍郎时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尊《明诗综》称其尚有《归田集》，今未见传本，不知佚否也。《明史文苑传》称璘初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杰”，后宝应朱应登继起，号“四大家”。然璘、应登羽翼李梦阳，而韦、沂则颇持异论。又称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今观其集，远挹晋安之波，近骖信阳之乘，在正、嘉间固不失为第二流之首也。

△《华泉集》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边贡撰。贡字庭实。华泉其号也。历城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凡诗八卷、文六卷。鲁中立《海岳灵秀集》曰：“华泉之作虽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庙以前，海岱之才无其伦比。”

胡应麟《诗薮》曰：“世人独推李、何为当代第一。余以为空同关中人，气稍

过劲，未免失之怒。张大复之亮节俊语出於天性，亦自难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故当共推此人。”陈子龙《明诗选》则曰：“尚书才情甚富，能於沉稳处见其流丽。声价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诗，才力雄健，不及李梦阳、何景明善於用长；意境清远，不及徐祜卿、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犹於诸人之间，以不战为胜。无凭陵一世之名，而时过事移，日久论定，亦不甚受后人之排击。”三人所论，当以子龙为持平矣。昔薛蕙於严嵩为同年，颇相唱和。及嵩柄国，蕙即谢绝往还，并削去旧作，不留一字，至今为论者所称。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为压卷，不免见疑於清议。然诗集为贡没之后其里人刘天民所编。时当嘉靖戊戌，正嵩权炽盛之日，或天民无识，趋附时局以为荣，非贡本志欤。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续刊，自明以来，谈艺家置而不论。今核其品格，实远逊有韵之词。盖才有偏长，物不两大。附诗以行，视为琬炎之藉可矣。

△《刘清惠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后流寓长兴，子孙遂隶籍焉。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初，麟观政工部时，即与同年陆昆抗疏争谏官下狱事。及为绍兴府知府，又以忤刘瑾褫职。后官尚书，卒以争苏松织造为宦官所挤而罢。盖始终介介自立者。其自绍兴归也，依其姻家吴琬於长兴。与孙一元、文徵明等往来倡和。世传徵明《神楼图》，即为麟作也。

是集凡诗二卷，奏疏、杂文九卷，《附录》一卷，麟曾孙{钦心}陞所编。万历丙午，湖州知府无锡陈幼学刊之长兴。朱凤翔为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駸駸韦、杜”，固未免太过。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

△《东田遗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羽撰。羽字凤举，泰兴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张羽，为“吴中四杰”之一。相距不过百载，而袭前辈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张羽工诗，此张羽亦复工诗。岂有心仿效，有蔺相如之慕欤。是集诗文各一卷，为其季子楨所编，其门人储洵序之。羽为御史，抗疏劾刘瑾，直声震朝野。集中疏劄文虽不多，皆切中时弊，方正之概，犹凛然可见。诗亦规摹盛唐，不落纤巧之习。盖弘治、正德之间，去明初前辈犹为未远，流风馀韵，往往尚存。而羽之澹静峭直，又出天性。虽其博大富健不及李东阳诸人，排奁钜丽亦不及李梦阳诸人，而不为旧调之肤廓，亦不为新声之涂饰。肖心而出，务达所见而止。在诸作者中，亦可以自为一队矣。

△《沙溪集》二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孙绪撰。绪字诚甫，沙溪其自号也，故城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集文八卷、赋一卷、杂著一卷、《无用闲谈》六卷、诗七卷。其文沉著有健气。其《无用闲谈》有曰：“文章与时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为秦、汉、战国，犹秦、汉、战国不能为六经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骤，影响摹拟，晦涩险深，破碎难读”云云。其意盖为李梦阳发，可以见其趋向矣。至于《古今仕学辨》之类，参以排偶，不古不今，则编次者失於删汰，转为作者累耳。其《无用闲谈》多深切著明之语。《论文》、《论诗》，亦各有确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尝摘其误以五代王祚事为彭时事，其说良是。他如论扬雄事亦失当，然要不害其大旨。诗格颇近李东阳，而深以何孟春等注《东阳乐府》称其过於李、杜为非。盖讥誉者之溢量，非排击东阳也。此集旧与马中锡《东田集》合刊，然学问笔力皆胜中锡，故今摘录《绪集》，而《中锡集》则存其目焉。

△《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阳明乡约法》，已著录。是书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文录》五卷，皆杂文。《别录》十卷，为奏疏、公移之类。《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皆守仁歿后，德洪所编次。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记》二卷，亦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也。

其初本各自为书。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此书明末版佚，多有选辑别本以行者，然皆阙略，不及是编之详备焉。

△《双溪集》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东卿，宜兴人。弘治乙未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与兄济并负诗名。与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诸人递相唱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弘治、正德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编，为朱彝尊曝书亭旧藏。卷末有彝尊手题两行，称“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读一过，选入《诗综》一十四首”。各诗内亦多圈点甲乙之处，盖其辑《明诗综》时所评鹭。今《诗综》本内所录淮诗篇数，并与自记相同。中如《打牛坪诗》第三联，原本作“碧障白云生”，而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过访诗》第三联，原本作“野竹过墙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间有所点定，皆较原本为善。且称“其诗遒炼如茧丝，抽自梭肠

，似涩而有条理。五言尤擅场”，持论亦属允惬云。

△《对山集》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县志》，已著录。其诗文集自明以来凡四刻。一为张太微所选，一为王世懋所选，互有去取。国朝康熙中，其里人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宁。此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编修孙景烈以所藏张太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梦阳故，失身刘瑾。瑾败，坐废。遂放浪自恣，徵歌选妓，於文章不复精思，诗尤颓纵。《王世懋序》称其五七言古律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摅胸臆，或同时人名号爵里，韵至便押，不丽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维楨之言，亦称张太微本珞珠燕石，间列错陈。故马氏所增刊，颇伤芜杂。景烈此本虽晚出，而去取谨严，於诗汰之尤力，较诸本特为完善，已足尽海所长矣。明人论海集者是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过於诗”语为不易之评。其《拟廷臣论宁夏事状》及《铸钱论》诸篇，尤颇切时弊。崔铣、吕柟皆以司马迁比之，诚为太过。然其逸气往来，翛然自异，固在李梦阳等割剥秦汉者上也。

△《柏斋集》十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何瑭撰。瑭有《医学管见》，已著录。瑭笃行励志，其论学一以格致为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谓“甘泉以存心为主，予以格物致知为先。非存心固无以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则心之体用益备”。其生平得力在此。故当时东南学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说，而瑭独以躬行为本，不以讲学自名。然论其笃实，乃在讲学诸家上。至如《均徭》、《均粮》、《论兵》诸篇，究心世务，皆能深中时弊，尤非空谈三代，迂疏无用者比。虽其文体朴质，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间，而有体有用，不支不蔓，与雕章绘句之学固又当别论矣。集凡文十卷、诗一卷，为嘉靖己酉郑王所刻。郑世子载堉，即瑭之甥。其律数之学，皆受之於瑭者也。

△《竹涧集》八卷、《竹涧奏议》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鲁，金华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为嘉靖末长洲黄省曾所校。首载诗四卷，次杂文四卷，次奏议四卷，而以墓志、小传之类附录於末。核其卷数，与《千顷堂书目》所载相符，盖犹旧本也。希曾官兵科给事中时，奏夺太监汪直义男官爵。复因灾异陈八事，皆直指近倖，无所避忌。及奉使湖广、贵州，计处边储，又以不赂刘瑾，矫旨下狱，拷讯除名。

瑾诛，起官，复抗疏争太素殿、天鹅房诸役，俱著直声。今观集中章奏，语皆剴切真挚，不为粉饰而深中事理，不愧其名。其平时虽不以文章著，而直抒胸臆，沛然有馀，亦其刚正之气有不可掩遏者欤。又希曾治河，绩最著。《小传》称其别有《治河录》，今已不传。然集中条议修筑诸疏，措置规模，犹见一

二。是尤切於实用之文，足以资后来考证者矣。

△《大复集》三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记》，已著录。是集凡赋三卷、诗二十六卷、文九卷，传志、行状之属附录於末。王廷相、康海、唐龙、王世贞各为之序。正、嘉之间，景明与李梦阳俱倡为复古之学，天下翕然从之，文体一变。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径稍异。故集中与梦阳论诗诸书，反覆诘难，断断然两不相下。平心而论，摹拟蹊径，二人之所短略同。至梦阳雄迈之气与景明谐雅之音亦各有所长。

正不妨离之双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体深崇四杰转韵之格，见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禛《论诗》绝句有曰：“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乃颇不以景明为然。其实七言肇自汉氏，率乏长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后，始自为音节。鲍照《行路难》始别成变调。继而作者实不多逢。至永明以还，蝉联换韵，宛转抑扬，规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长庆，多从其格。即杜甫诸歌行，鱼龙百变，不可端倪，而《洗兵马》、《高都护》、《骢马行》等篇，亦不废此一体。士禛所论，以防浮艳涂饰之弊则可，必以景明之论足误后人，则不免於惩羹而吹齏矣。

△《洹词》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集题曰《洹词》，以铣家安阳，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馆集》，三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编年排次，不分体裁，杂著笔记亦参错於其间。铣力排王守仁之学，谓其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故持论行己，一归笃实。其争大礼，劾张璁、桂萼，风节表表，亦不愧其言。所作《政议》十篇，准今酌古，无儒生迂阔之习。他若《漫记》十条，可以补《宋史》之未备。《讹传》两则，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飞论》一篇，称飞之急宜奉诏班师，尤识大体。盖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传也。第十一卷中有《严嵩钤山堂集序》，似涉南园作记之疑。然嵩集载此序，题嘉靖己亥。据《明史嵩传》，是时方为礼部尚书，未操国柄，尚无由预识其奸。是犹司马光之於王安石，非陆游之於韩侂胄矣。

△《庄渠遗书》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礼沿革传》，已著录。校欲行周礼於后世，其说颇为迂阔。所著《六书精蕴》，欲以古篆改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杜撰，尤为纒繆。然校见闻较博，学术亦醇。故是集文律谨严，不失雅正。考据亦具有根柢，无忝於儒者之言。其御札《问经义》诸条，亦多精确。惟《郊祀论》一篇，谓见於经者独有南郊无北郊，而以社当地祇之祭。不知大司乐方丘之文与圜丘相对

，圜丘为郊天，方丘为祭地可知。未闻祭社於泽中之方丘，且於夏日之至也。又《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与燔柴於泰坛祭天之文相对，皆北郊祭地之显证。校乃引《周礼》阴祀用黝牲，驳《祭法》祭地用騂犊为附会。不知《周礼》、《礼记》不能强合，先儒辨之甚明，无庸横相牵合，自生纠结也。

△《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日录》，已著录。是集有费宥、徐阶二《序》，文徵明《后序》。《续集》前有《唐锦序》，后有《陆师道跋》。皆其子楫所编。

《锦序》及《师道跋》并称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为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载《外集》。盖《外集》皆其笔记、杂著，又自别行也。《明史文苑传》称“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又善书，仿李邕、赵孟頫。赏鉴博雅，为词臣冠”。《阶序》称深以经济自许。在翰林，在国子，数上书言事。督学於晋，参藩於楚，旬宣於蜀，则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独以文章见。《宥序》亦称其以剴切不谀忤宰臣，左迁以后，略无感时愤俗之意，而举其《发教岩诗》、《峡江道中诗》证其无所怨尤。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事理，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

△《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祯卿撰。祯卿有《翦胜野闻》，已著录。其平生论诗宗旨，见於《谈艺录》及《与李梦阳第一书》。如云“古诗三百，可以博其源。遗篇十九，可以约其趣。乐府雄高，可以励其气。《离骚》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后法经而植旨，绳古以崇辞。或未尽臻其奥，吾亦罕见其失也”。又云“绳汉之武，其流也犹至於魏；宗晋之体，其弊也不可以悉据”。其所谈仍北地摹古之门径。特梦阳才雄而气盛，故枵张其词。祯卿虑淡而思深，故密运以意。当时不能与梦阳争先，日久论定，亦不与梦阳俱废，盖以此也。王士禛《居易录》称黄庭坚自定其诗为《精华录》，仅三百首。祯卿自定《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乐府四十四首、赠答诗十六首、游览诗二十五首、送别诗四十首、寄忆诗二十一首、咏怀诗十二首、题咏诗二十一首、哀挽诗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数。而五卷以下则为杂文二十四篇，题正德庚辰刊。前有李梦阳、顾璘《序》，并称六卷，当是原本。不知何以与士禛所言不符，岂士禛所见别有一本欤。毛先舒《诗辨坻》曰：“昌穀《迪功集》外，复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安为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别稿》五集，曰《鸚鵡编》、《焦桐集》、《花间集》、《野兴集》、《自惭集》。”又曰：“《迪功集》是所自选，风骨最高。《外集》殊复奕奕。

《焦桐》多近体，最疵。《鸚鵡》多学六朝，间杂晚唐，有《竹枝》、《杨柳

》之韵。《花间》‘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於诗为小乘，入词亦苦於不称。他如‘花间打散双蝴蝶，飞过墙儿又作团’。《咏柳花诗》云‘转眼东风有遗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词家情语之最”云云。今不尽可见矣。

△《郑少谷集》二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郑善夫撰。善夫有《经世要录》，已著录。其诗规模杜甫，多忧时感事之作。林贞恒《福州志》病其时非天宝，地远拾遗，为无病而呻吟。然武宗时奄竖内讷，盗贼外作，诗人蒿目，未可谓之无因。王世懋《艺圃撷馀》曰：“闽人家能佔毕，而不甚工诗。国初林鸿、高廷礼、唐泰辈皆称能诗，号闽南十才子。

然出杨、徐下远甚，无论季迪。其后气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仅一郑善夫耳。

其诗虽多摹杜，犹是边、徐、薛、王之亚”云云。斯言持其平矣。善夫《论诗》五言云：“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凤鸟空中鸣，众禽反见嗤。”观其抒论，知其不谐於俗也。

△《太白山人漫稿》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称秦人。或传为安化王孙。王世贞《题一元墓诗》曰：“死不必孙与子，生不必父与祖。突作凭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抔土。”

盖其踪迹诡异，当时即莫之详也。尝栖太白之巅，故称太白山人。又尝西入华，南入衡，东登岳，又南入吴，与刘麟、吴琬、陆昆、龙霓称“苕溪五隐”。晚而就婚施氏，遂卒於吴兴。麟为文以表其墓。事迹具《明史隐逸传》。一元才地超轶，其诗排鼻凌厉，往往多悲壮激越之音。《静志居诗话》谓其瓣香在黄庭坚，体格固略相近。然庭坚之诗，沉思研练而入之，故蟠拏崛强之势多。一元之诗，轩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气盛。其意境亦小殊也。《明史艺文志》载一元《太白山人稿》五卷。此本为崇祯中湖州周伯仁所刻，凡八卷。盖据吴兴张氏本及阳湖本而合辑之。目录於八卷之末尚标有补遗若干首，而卷内无之。岂当时有志搜访而未得欤。闵元衢《欧馀漫录》载一元逸诗有《送许相卿诗》一首，见许氏谱；《题王伯雨园亭》二首，见《乌青镇志》；《和吴甘泉》四首，《重游》一首，《君马黄》一首，见真迹；《饮马长城窟》一首，见卢志菴所录。续於纪宣符家得十四首。又称鲍稚弢家有其诗，抄约千馀首。而梁清远《雕邱杂志》亦称所藏一元墨迹，有《送别李远菴北上诗》，风调极高，不知《漫稿》何以不载。则其散佚已多矣。

△《苑洛集》二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韩邦奇撰。邦奇有《易学启蒙意见》，已著录。是集凡序二卷、记一卷、志铭三卷、表一卷、传一卷、策问一卷、诗二卷、词一卷、奏议五卷、《见闻考随录》五卷。乃嘉靖末所刊，汾阳孔天允为之序。当正、嘉之际，北地、信阳方用其学提唱海内。邦奇独不相附和，以著书馀事，发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记问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吕、数术、兵法之属无不博览精思，得其要领。故其徵引之富，议论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缀拾浮华。至《见闻考随录》所纪朝廷典故，颇为详备。其间如讥于谦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张采阿附刘瑾之事，虽不免小有偏驳，而叙次明晰，可资考据。其他辨论经义，阐发易数，更多精确可传。盖有本之学，虽琐闻杂记，亦与空谈者异也。

△《东洲初稿》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良胜撰。良胜有《中庸衍义》，已著录。《明史》本传称良胜除名以后，辑其部中章奏，名曰《铨司存稿》，凡议礼诸疏俱在。今已不传。此其诗文集也。

前七卷为杂文，第八卷为诗，第九卷为《考定皇极指掌诸图》，第十卷为《天文便览》，自十一卷以下皆题曰《仕止随录》，十一、十二两卷杂录谏南巡下狱疏奏诗文及同时诸人投赠申救之作，十三、十四两卷杂录家居诗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题门人滇池罗江编，十四卷则题门人锺陵江治续编。《明史艺文志》载《东洲稿》十二卷，诗八卷，与此本卷帙互异。然此本题曰《初稿》，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后诸作，咸未之及。史所载者，殆其全集之卷数欤。良胜两以直谏谪，风节凜然。其诗文无意求工，而皆岳岳有直气。虽不以词藻著名，要非雕章绘句之士所可同日语也。

卷一百七十二 集部二十五

○别集类二十五△《升庵集》八十一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此集为万历中四川巡抚张士佩所订。凡赋及杂文十一卷、诗二十九卷，又杂记四十一卷。盖士佩取慎《丹铅录》、《谭苑醍醐》诸书删除重复，分类编次，附其诗文之后者也。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於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於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薰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至於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而不可解。孝《因树屋书影》有曰：“《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云云。其语颇为左袒，然亦未始非平心解斗之论

也。诸书本别本各行。士佩离析其文，分类排纂，合而为一，较易检寻。而所分诸目，较《丹铅总录》亦尚有条理。故仍录之集中，备互考焉。

△《东岩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夏尚朴撰。尚朴字敦夫，东岩其号也，永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尚朴初师吴与弼，后师娄谅，故《明史儒林传》附见《谅传》中。惟史於《薛瑄传》末又称瑄之门人有周蕙，蕙之门人有薛敬之、李锦、王爵、夏尚朴，与《谅传》不合。考《传》末惟叙敬之、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尚朴。

则《瑄传》列尚朴之名，殆衍文欤。谅以勿忘勿助为敬，胡居仁、罗钦顺多讥其近禅。而史载尚朴常言“才提起便是天理，才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称之。王守仁少时亦学於谅。然守仁《赠尚朴诗》有“舍瑟春风”之句，尚朴则答曰“孔门沂水春风景，不出虞廷敬畏中”，至谓心所以穷理，未足以尽理。又谓学不难於一贯，而难於万殊。则与王守仁即心即理之说迥异。又《与湛若水书》“斤斤以厌常喜新”为戒。其语录中复取陈献章与论学诗一一为之笺疏，指其谬误。正、嘉之际，学问渐岐，而尚朴独恪守先儒，不为高论，可谓笃实之士矣。至其论《中庸》分八节，独不用朱子之说，则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其不为苟同，即其不为苟异者也。史载所著有《中庸说》、《东岩文集》。此本为其婿刘宾所编。

以语录《中庸说》为第一卷，与《文集》并为一编。史盖据其初出各行之本也。

尚朴本讲学之士，不以文章为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焉。

△《灈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承恩撰。承恩字贞父，南直隶华亭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谥文简。是集为其门人杨豫孙、董宜阳、朱大韶所编。

七卷以前为疏、表、讲章，皆进呈之作。八卷以后为赋、诗、词、曲。二十七卷以后为杂文。承恩於嘉靖之初，以庶子充经筵讲官。今集中所载《正始箴》、《鉴古韵语》及《讲章》即是时所作。及官礼部时，斋宫设醮，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卷首《陆树声序》有曰：“国初之文，淳厚浑噩，彬彬焉质有其文。

迨关西、信阳两君子出，追宗秦汉，薄魏晋而下，海内艺学之士，咸愿执鞭弭从之。标品、位置，率人人自诡先秦两汉，以希方轨。虽体尚一新，国初淳庞浑厚之气或少漓焉。公生长宪、孝朝，博稽宏览，邃诣渊蓄。故出之撰述，类

皆深厚尔雅，纾徐委密。论者谓公平生立言，类其为人”云云。承恩文章宗旨，尽是数十言矣。

△《方斋诗文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文俊撰。文俊字汝英，号方斋，莆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湛若水撰《文俊神道碑》，载所著有《方斋存稿》，世无刊本。此本乃其家藏旧抄，凡疏表、序文、杂著九卷，诗一卷。史称其文章醇雅，今观其诗，亦从容恬适，不事雕琢。国朝朱彝尊辑《明诗综》，乃独不载。

当由未见此本，非黜之不录也。又近人郑王臣辑《莆风清籁集》，所录文俊诗尚有《彭城夜泊》七言律诗一首、《送黄主簿赴薪水》七言绝句一首，为是集所未收，未知王臣何自得之。王臣即莆田人，於文俊为乡里，或墨迹流传，据以载入欵。今世传明北监板《二十一史》，即文俊所梭刊，窜改舛讹，颇为后人訾议。

然文俊为祭酒，已在雕版将竣之日，陈騏《馆阁续录》所谓经进不经修者，未可以是并訾其诗文也。

△《考功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薛蕙撰。蕙有《西原遗书》，已著录。正、嘉之际，文体初新，北地、信阳，声华方盛。蕙诗独以清削婉约介乎其间。古体上挹晋、宋，近体旁涉钱、郎。

核其遗编，虽亦拟议多而变化少，然当其自得，觉笔墨之外别有微情，非生吞汉魏，活剥盛唐者比。其《戏成》五绝句，取何景明之俊逸，而病李梦阳之粗豪，所尚略可见矣。又蕙与湛若水俱为严嵩同年。嵩权极盛之时，若水年已垂耄，不免为嵩作《钤山堂集序》，反覆推颇，颂为盛德之累。蕙初亦爱嵩文采，颇相酬答。迨其柄国以后，即薄其为人，不相闻问，凡旧时倡和，亦悉削其稿。故全集十卷，无一字与嵩相关。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

△《云邨文集》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许相卿撰。相卿有《史汉方驾》，已著录。是集为相卿所自定，简择颇精。《自序》谓弃其脱遗不可读者，存其馀可读者。其《自题》绝句有曰：“云村病老语多咙，造次诗成绝宋腔。还溯开元论风格，拾遗坛上树旌幢。”盖自以所学为未足，欲进而求之唐人也。今观其诗，大抵近体居多，五言有大历之调，七言出入於陈师道、陈与义间，可谓自知之审矣。章疏切实，杂文体裁雅洁，亦多有道之言，无明季士大夫求名若渴之习。殆笃实君子欵。其归田后《与王子扬书》，称“时虑更切，不敢以归为幸。乃今传闻日骇，事势日危，旦夕

念北，如昔之思南”。其惓惓君国之意，视所谓“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於山”者，相去盖不啻倍蓰也。

△《小山类稿》二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岳撰。岳字维乔，惠安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刑部侍郎，掌都察院事，复出总督湖广、四川、贵州，卒谥襄惠，事迹具《明史》本传。岳初授行人，即以疏谏南巡廷杖，调南京国子监学正。嘉靖初，牵复原官，又以议礼忤张璁。继忤夏言，忤严嵩父子。而卒得以功名终，若有天幸然。其刚正之操，天下推之。

集中奏议，分《行人司稿》、《廉州稿》、《粤藩稿》、《督抚郟阳稿》、《巡抚江西稿》、《督抚两广稿》、《总督湖广川贵稿》，皆据其历官年月，次第编类。虽文义朴直，而经济大业，亦可据以考见。又史称岳博览，工文章，经术湛深，不喜王守仁学。今观集中《草堂学则》及诸书牍内辨学之语，大都推阐切至，归於笃实近里。盖有体有用之言，固与空谈无根者异也。

△《梦泽集》二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王廷陈撰。廷陈字稚钦，黄冈人，正德丁丑进士，选庶吉士，以言事廷杖，出知裕州，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其集一刻於惟安，再刻於苏州。此本为其从孙追淳知颍州时所刻，乃第三本也。廷陈少年高第，以恃才傲物，致放废终身，其器量殊为浅狭。至其诗意警句圆，轩然出俗，则不得不称为一时之秀。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如良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其是长城。又称王稚钦、吴明卿之五言律各集，妙境专至而有馀。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谓其音高秋竹，色艳春兰，乐府古诗，殊多精诣。盖在正、嘉之间，何景明最为俊逸。廷陈之天骨雄秀，抑亦骖乘矣。若杂文则藻采太多，华掩其实，等诸自郅无讥，无庸深论也。

△《泰泉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有《泰泉乡礼》，已著录。此集乃佐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手自编定，其门人李时行刊版於嘉兴者也。佐少以奇隽知名。及官翰林，明习掌故，博综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馀卷。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岭南自南园五子以后，风雅中坠，至佐始力为提倡。如梁有誉、黎民表等，皆其弟子。广中文学复盛，论者谓佐有功焉。其诗吐属冲和，颇见研练。於时茶陵之焰将熿，北地之锋方锐，独能力存古格，可谓不失雅音。

惟其《春夜大醉言志诗》有云：“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自注以为欲尽理还之喻。是将以嘲风弄月之词，而牵合於理学，殊为无谓。王世贞《艺苑卮言》谓此乃佐为儒官讲学，恐人得而持之，故有此语。当得其情。白

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是亦昭明太子深惜於靖节者矣。

△《甫田集》三十五卷、《附录》一卷（内府藏本）

明文徵明撰。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人，以岁贡荐授翰林院待诏，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凡诗十五卷、文二十卷。附录《行略》一卷，其仲子嘉所述也。徵明与沈周皆以书画名，亦并能诗。周诗挥洒淋漓，但自写其天趣，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徵明诗则雅饬之中，时饶逸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其《告何良俊之言》曰：“吾少年学诗，从陆放翁入，故格调卑弱，不若诸君皆唐音也。”此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皎然不诬其本志。然周天怀坦易，其画雄深而苍莽，诗格如之。徵明秉志雅洁，其画细润而萧洒，诗格亦如之。要亦各肖其性情，不尽由於所仿效也。朱彝尊《明诗综》录徵明诗十五首。其《池上》一诗，得诸墨迹，为本集所不载。且称其集外流传者甚多，惜无广搜为续集者。然缣素流传，半真半贗。与其如吴镇、倪瓚诸集多收伪本，固不如据其家集，犹不失本来面目矣。

△《西村诗集》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朴撰。朴字元素，海盐人。当正德、嘉靖间，与文徵明、孙一元相唱酬。是集为其孙彩所编，分上、下二卷；下卷附以集句、诗馀；又别辑《补遗》一卷。

其近体格调清越，超然出群。古诗差逊，然亦不坠俗氛。以不为王世贞等所奖誉，故名不甚著。然当太仓、历下坛坫争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数，辗转屡增。一时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趋风，乞齿牙之馀论，冀一顾以增声价。盖诗道之盛，未有盛於是时者，诗道之滥，亦未有滥於是时者。朴独闭户苦吟，不假借嘘枯吹生之力。其人品已高，其诗品苕苕物表，固亦理之自然矣。

△《天马山房遗稿》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朱澗撰。澗字必东，号损岩，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授湖广道监察御史。会兴国太后诞节，诏命妇朝贺，而慈寿太后诞节转不令命妇朝贺。澗上疏争之，廷杖斥归，终於家。事迹具《明史》本传。其诗文不事铅华，独抒怀抱。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诗无俗韵，诵之想见其人。盖泽畔行吟，沉沦没世，而未尝有一穷郁怨尤之语，是为难也。至家居三十馀年，於民生国计，切切不忘。

集中所载南洋水利之议，山寇海寇之防，皆指陈利病，斟酌时宜，委曲以告当事，不以罢黜而膜视，抑又难矣。其《争诞节朝贺疏》，史仅删存大略，集中尚载其完本，用以压卷。盖自议礼诸臣获罪后，举朝皆附新局，澗与马明衡独倦倦故君，尤其一生大节。故编录遗文者，别为一卷，弁於集首云。

△《苏门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高叔嗣撰。叔嗣字子业，号苏门山人，祥符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凡诗四卷、文四卷。其诗初受知於李梦阳，然摆脱窠臼，自抒性情，乃迥与梦阳异调。王世贞《艺苑卮言》曰：“高子业诗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又如卫洗马言愁，憔悴婉笃，令人心折。”王世懋《艺圃撷馀》亦曰：“诗有必不能废者，虽众体未备，而独擅一家之长。如孟浩然，洮洮易尽，止以五言隽永，千载并称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业乎。二君诗有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以高韵胜，有蝉蜕轩举之风；高以深情胜，有深闺愁妇之态。更千百年，李何有时兴废，二君必无绝响。”世贞、世懋谈诗颇有异同，而品题叔嗣，则两相符契，盖论至当则无以易也。至其杂文四卷，特附缀以行。陈束原《序》言其诗优於文，抑亦确论矣。

△《愚谷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舜臣撰。舜臣字茂钦，号愚谷，又号未村居士，山东乐安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是集诗四卷，曰《部署稿》，曰《金陵稿》，曰《江西稿》，曰《归田稿》。文六卷。前有王世贞、孔天允二《序》。诗格雅饬，而颇窘於边幅，所长所短，皆在於斯。文皆古质，而稍觉有意谨严，或剝削太过，故王世贞尝有体制纤小之讥。然於时北地、信阳之学盛行於世，方以钩棘涂饰相高，而舜臣独以朴直存古法。其序记多名论，而《西桥逸事状》一篇，触张璪、桂萼之锋，直书不讳。文出之日，天下咋舌，抑亦刚正之士矣。据集所载诸序，所著有《易卦辱言》、《诗序考》、《毛诗出比》、《礼经读》、《春秋左传考例》、《穀梁三例》、《左传读古文考》、《三经考》、《籀文考》、《六经直音》诸书，今皆未见，然亦足见其文有根柢也。

△《遵岩集》二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慎中撰。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参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正、嘉之际，北地、信阳声华籍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於诗者较深，得於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剝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史称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於曾巩。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於文，演迤详贍，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李攀龙、王世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其诗则初为藻艳之格。归田以后，又杂入讲学之语。颓然自放，亦与顺之相似。朱彝尊《明诗综》乃谓其五言文理精密，嗣响颜、谢。而论者辄言文胜於诗，未为知音。今考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

、《登金山》、《游大明湖》诸篇，固皆邃穆简远；七言如“每夜猿声如舍里，四时山色在城中”，“万井遥分初日下，群山微见远烟中”，“琴声初歇月挂树，莲唱微闻风满川”，亦颇有风调。然综其全集之诗，与文相较，则浅深高下，自不能掩。文胜之论，殆不尽诬。彝尊之论，不揣本而齐其末矣。慎中集旧有《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诸刻，率杂以少作。是本乃隆庆辛未慎中子同康及婿庄国祯稍为芟削重録，较为精整。惟简端《洪朝选序》称诗文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录》卷数亦多改补，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后又为简汰欤？

△《陆子餘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陆燾撰。燾有《左传附注》，已著录。是集凡文七卷、诗一卷。燾早入词馆，负盛名。洎官工科，以劾张璁、桂萼，偃蹇终身。然亦缘是息意邱园，研心经史，学问具有根柢。又为王鏊门人。《明史》燾本传称其少谒鏊，鏊异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其授受亦有端绪。《徐时行序》称其出入左氏、司马迁，无论魏晋。《彭年序》以为专法马、班，雄深雅健，东汉诸家所不及。推奖颇为太过。至黄宗羲《明文海》云：“贞山文秀美平顺，不起波澜，得之王文恪居多，乃欧阳氏之支流。”则平心之论，当之无愧色矣。其《忆父诗》一首，《明诗综》云七岁所作，然风格老成，不应至是，疑或有所夸饰。至於《担夫谣》之类，有香山新乐府遗音。《赠别王直夫二首》之类，亦绰有风格。尤未可以篇什无多，遂谓曾子固不能诗也。

△《念庵集》二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罗洪先撰。洪先有《冬游记》，已著录。洪先不及见王守仁，而受学於其乡人李中。中之学出於杨珠，故其说仍以良知为宗。后作守仁年谱，乃自称曰门人，不免讲学家门户之习。其学惟静观本体，亦究不免於入禅。然人品高洁，严嵩欲荐之而不得，则可谓凤翔千仞刃者矣。其集初刻於抚州，再刻於应天。最后诸门人编为此本，而门人胡直序之。称其学凡三变，文亦因之。初效李梦阳；既而厌之，乃从唐顺之等相讲磨；晚乃自行己意。其《答友人书》取譬於水，谓“古之人有能者，必其中有自得实见，斯道之流行，无所不在。虽欲不为波涛湍澜之致不可得”。斯亦有见之言也。此本为雍正癸卯其六世孙继洪等重刻。洪先之裔，乃名继洪，理不可晓，岂误解不逮事则不讳耶。

△《皇甫司勋集》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皇甫汈撰。汈有《百泉子绪论》，已著录。其诗文有《政学》、《还山》、《奉使》、《寓黄》、《家居》、《南都》、《禅栖》、《澶州》、《栝州》、《南中》、《山居》、《副京》、《来鳧》、《司勋》、《北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斋》诸集。晚年手自删削，定为赋一卷、

诗三十二卷、杂文二十七卷，冠以《集原》一篇。其诸集之名仍分注各卷之末。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沔集六十卷，即此本也。《集原》自述其诗，始为关、洛之音，一变为楚音，又一变为江左之音，又一变为燕、赵之音，又一变为蜀音，缕举其师友渊源甚详。今统观所作，古体源出三谢，近体源出中唐。虽乏深湛之思，而雅饬雍容，风标自异，在明中叶不失为第二流人。冯时可《雨航杂录》云：“皇甫百泉与王弇州名相埒，时人谓百泉如齐、鲁，变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强遂称王。”王士禛《香祖笔记》以时可所评为确论云。

△《杨忠介集》十三卷、《附录》三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爵撰。爵有《周易辨录》，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奏议，二卷为序、碑、记，三卷为传，四卷为书，五卷为家书，六卷为语录，七卷为祭文、志铭、杂著，八卷至十二卷则皆诗。世宗时斋醮方兴，士大夫率以青词取媚，而爵独据理直谏。

如所陈时雪之不可为符瑞，左道之不可以惑众，词极剴切。下狱以后，犹疏谏以冀一悟。其忠爱悱惻，至今如见。家书二十五则，谆谆以忠孝勸其子孙，未尝一言及私。语录皆不为高论，而笃实明白，真粹然儒者之言。按爵与罗洪先、钱德洪诸人游，以讲学相勸。然德洪等源出姚江，务阐良知之说。爵则以躬行实践为先，关西道学之传，爵实开之。迹其生平，可谓不负所学者。所作诗文，大抵直抒胸臆，虽似伤平易，然有本之言，不由雕绘，其可传者正不在区区词采间矣。

△《荆川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唐顺之撰。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顺之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见於世。

迨晚年再出，当御倭之任，不能大有所树立，其究也仍以文章传。然考索既深，议论具有根柢，终非井田、封建之游谈。其文章法度，具见《文编》一书。所录上自秦汉以来，而大抵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汉之文，不似李梦阳之割剥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拟间架，掉弄机锋。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讲学，文格稍变。集中如《与王慎中书》云：“近来将四十年前伎俩，头头放捨；四十年前见解，种种抹杀，始得见些影子”云云。则薰蒸语录，与之俱化，分别观之可矣。其集为无锡安如石所编，王慎中为之序。盖二人早年论文不合，及其老也，客气渐尽，乃互相倾挹云。

△《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皇甫涪撰。涪字子安，长洲人，嘉靖壬辰进士，除工部主事，官至浙江按察使僉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凡赋一卷、诗十九卷、文六卷。

又涪没之后，其子枢等裒辑贻稿，得诗八卷、赋及杂文二卷，编为《外集》。古文非涪所刻意，亦不擅场。其诗则宪章汉魏，取材六朝，古体多於近体，五言多於七言。其持论，谓“王、宋反元习之靡，而不能不病於声。李、何矫一时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迹”，可谓笃论。盖涪与黄省曾为中表兄弟，早年袭其绪论，亦宗法北地之学。及其造诣既深，乃觉摹拟之失，故其论如此。然其鉴李、何之弊，则云诗可无用少陵；取法迪功，则云诗可无用近体；又云七言易弱，恐降格为钱、刘；亦类於惩羹吹齏者矣。王世贞《艺苑卮言》尝谓其如轻缣短幅，不堪裁翦。陈子龙《明诗选》亦谓其无纵横荡逸之致。岂非以取径太狭，故窘於边幅欤。要其婉丽之词，绵邈之神，以驂驾昌穀、苏门，固无愧色也。

△《瑶石山人稿》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黎民表撰。民表字维敬，从化人，嘉靖甲午举人，授翰林院孔目，迁吏部司务，以能文用为制敕房中书，后加官至参议，《明史文苑传》附见《黄佐传》中。史称佐弟子多以行业自饬，而梁有誉、欧大任及民表诗名最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民表诗读之似质闷，而实沉著坚韧。王世贞所取“续五子”，无愧大小雅材者，仅此一人。是集前有万历戊子《陈文烛序》，称民表请老以归，话别三山，曾序其诗，镇江鍾太守刻焉。又称民表已下世，其子吏部郎君华袞刻此集，复属以序。盖民表诗凡再刻也。其初刻今未见。此刻冠以赋三首，馀皆古近体诗。虽错采镂金，而风骨典重，无绮靡涂饰之习。盖与太仓、历下同源而派稍异。故虽与王道行、石星、朱多燿、赵用贤同列为“续五子”，而终非四人所可及也。

△《南行集》四卷、《东游集》二卷、《北观集》四卷、《山中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邱云霄撰。云霄字凌汉，号止山，崇安人，官柳城县知县。《南行集》四卷，盖自崇安至省会之作，分《建安》、《延津》、《晋安》三稿。《东游集》二卷，盖游处州之作，故二卷皆题曰《栝苍稿》。《北观集》四卷，乃其入京时所作，自南游北，故有《楚稿》、《越稿》、《吴稿》、《宋稿》、《鲁稿》、《齐稿》、《燕稿》之分。以上三集，皆有诗而无文。独《山中集》诗四卷外，又有文六卷，皆居武夷止止斋时所作也。四集之中，惟《南行集》编次最早。首有《丰熙序》云：“邱子年方富，而引志在远，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当数十年后，乃可论定。”其作序之岁，盖嘉靖十一年甲午也。《东游集》无序，不知何时所编。《北观》、《山中》二集《序》皆题曰嘉靖丁未，则最

后矣。案朱彝尊《明诗综》载云霄所著名《止止斋集》。又引《徐梦阳评》，称其诗雅澹劲古，景真情得。今读之信然。要之，不肯蹈袭前人，异乎七子之派者也。又据云霄门人《李献忠跋》，称云霄所著尚有《西居集》。《西居》者，殆其官柳城时所作。

今诸集俱在，惟阙是集，或藏弃者偶佚欤。

△《洞麓堂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尹台撰。台字崇基，号旧山，永新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诗综》称其有《洞山集》。此作《洞麓堂集》。考集首《邹元标序》，称“《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去公家里许，有奇洞，峰峦卓诡，遂以名堂，且名其稿”。然则“洞山”其号，“洞麓”则其堂名，实一集也。台以护持杨继盛一事，为清议所归。集中如《与罗念庵书》，谓近世宗良知家者，心说沸扬，只缘金谿错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一语。又极论即心即理之非，谓即实有所得，亦只此心灵觉之妙，盖非所见之理。释氏有见於心，无见於性。陆氏之学，大率类是。又谓程子之徒当时且有失传，如吕氏、游氏，浸入禅学。朱子没后，勉斋、汉卿仅足自守，不再传尽失其旨。如何、王、金、许，皆潜畔师说，不止草庐一人。其攻击姚江之学甚力，亦可谓屹然不移。惟集中有《祭陆东湖》文一首，推其“望重朝廷，功盛社稷”云云。东湖，陆炳号也。炳名列《明史佞倖传》中，与台殊非气类。考史称炳岁入不赀，待权要，周旋善类，亦无所吝。世宗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台之假借，或以是故欤。然君子论公义，不论私交，究不免为白璧之瑕也。

集凡文六卷、诗四卷。《元标序》称“其诗数百首，力推唐雅。制疏书序记铭状表数百篇，出入汉、宋，阐释名理，不屑绮语。虽乡曲之词，例皆溢美”。今核其所作，尚不尽诬云。

△《张庄僖文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永明撰。永明字锤诚，乌程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谥庄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原分六集，以《礼》、《乐》、《射》、《御》、《书》、《数》为目，盖编次者之陋。《礼集》为诰命、祭文、赞誄、碑志之类。《乐集》、《射集》皆南垣谏草，为南京给事中时所作。《御集》、《书集》为中州疏略及部院弹奏事。《数集》为家训、语录、杂著、诗文。附《外纪》二篇，则去思碑、赠序也。其文平实质朴，不尚雕华，而多有用之言。

其为给事中时劾严嵩交通郭勋，朋比渔利，闻者震悚。为河南巡抚时，伊王典横肆虐一方，势横甚，所司稍挠之，辄中以酖，莫敢谁何。永明亦抗疏劾之

，卒伸国法。其风节有足多者，则发为文章，固与无物之言异矣。永明人自可传，不以赠言为重。今削去《礼集》及《外纪》，编为五卷云。

△《具茨集》五卷、《补遗》一卷、《文集》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立道撰。立道字懋中，无锡人，嘉靖乙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诗虽微嫌婉弱，而冲容淡宕，不为奇险之语，犹有中唐钱、刘之遗。文则纵横自喜，颇於眉山为近。其《论文书》有云：“兵无常形，以正胜者什九。文无常体，以奇善者什一。盘诘之文则六经之什一耳。效而似者犹未可为常，而况其万不类也哉。”其言深中当时北地诸人摹仿周、秦之弊，即其所为文可识矣。原目列《诗集》五卷、《文集》七卷、《附录》一卷。今《诗集》之末复载《补遗》附录二十馀首。《文集》七卷之后亦增《论表》等十馀篇为一卷，载於《附录》之前。

而《附录》后又别载《遗稿》一卷。盖其后人掇拾续刊，零星增入，故书与目不相应耳。

△《青霞集》十一卷、《年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炼撰。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戊戌进士。除溧阳知县。后官锦衣卫经历，疏论俺答请贡事，并劾严嵩。廷杖谪戍，复为嵩党路顺构入蔚州妖人阎浩案中弃市，天下冤之。隆庆初，赠光禄寺少卿。天启初，追谥忠愍。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本文三卷、赋一卷、诗三卷、《论草兵说尺牍》四卷，合十一卷。自十二卷至十六卷则年谱、事纪、祠记。前有《茅坤序》及炼子襄《刻集纪原》。

襄言方炼被祸时，藉其家，毁其著述，又榜禁毋许藏匿副本。是编盖襄所口诵而心记者。然人子即能读父书，不应字句无讹至十一卷之夥。此必别有藏本，不欲实言之耳。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以词藻论，虽不及《钤山堂集》之工。然《嵩集》至使天下不欲读，当时为作集序者如湛若水诸人，至以为文章之玷。而诵《炼集》者至今肃然起敬。此则流芳遗臭，视所自为，人心是非之公，有不知然而然者矣。今录其原本集十一卷，而以《年谱》一卷附之。

至炼之事迹，彰彰史册，日月争光，不假后人之表章。其赞记诸作则概从删薙焉。

△《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攀龙撰。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是集凡诗十四卷、文十六卷、《附录》志传表谏之文一卷。明代文章，自前后七子而大变。前七子以李梦阳为冠，何景明附翼之；后七子以攀龙为冠，王世贞应和之。后攀龙先逝，而世贞

名位日昌，声气日广，著述日富，坛坫遂跻攀龙上。然尊北地，排长沙，续前七子之焰者，攀龙实首倡也。殷士儆作《攀龙墓志》，称“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骤然读之，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高华伟丽，如见开元、天宝间人也”。至万历间，公安袁宏道兄弟始以贗古诋之。天启中，临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观其集，古乐府割剥字句，诚不免剽窃之讥。诸体诗亦亮节较多，微情差少。杂文更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诚不免如诸家所讥。然攀龙资地本高，记诵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轹一时，实有不可磨灭者。汰其肤廓，撷其英华，固亦豪杰之士。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矣。

△《山海漫谈》三卷、《附录》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任环撰。环字应乾，号复庵，长治人。嘉靖甲辰进士。历任广平、沙河、滑县三县知县，迁苏州府同知。以御倭功，擢按察司佥事，整饬苏、松二府兵备道。进山东右参政。事迹附见《明史曹邦辅传》。是集为乾隆丁丑其乡人庾珩所刻。凡文二卷、诗词一卷。其后两卷则所附谕祭文、本传、墓志及诸家题咏诗文也。环御倭颇著奇绩，当时皆以为赏薄不足酬劳。其遗集久散佚。其子孙搜求辑录，所得不及十之一，仍名曰《山海漫谈》，从其初也。其文既得诸残毁之余，故有见即收，不暇铨择，多潦草应酬之作。然就其存者论之，古文皆嶄嶄有笔力，且高简有法度。其中如《苏门双节记》、《重修白云茅屋记》、《重修文庙祭器记》、《启明山先生书》，虽不免参杂俗格。至於《送萧西泉、朱蒲西二序》、《德风亭、滑县行馆二记》、《与王南崖》、《答王东台》二书，皆绝非明人文集以时文为古文者。虽置之作者间可也。诗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剑横沧海夜谈兵”之类，亦间有可观，而冗俗者多。则其后人编次，失於删汰之过。然环之为人，无愧忠孝，亦不以韵语绳之矣。

△《杨忠愍集》三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杨继盛撰。继盛字仲芳，号叔山，容城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以疏劾严嵩，为所构陷弃市。后追赠太常寺卿，谥忠愍。事迹具《明史》本传。继盛本以经济气节自许，不屑屑於文字。后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编，仰蒙世祖章皇帝御制序文，表其忠荃。一经褒予，旷世犹生。故虽朽蠹陈编，弥深宝惜。此本乃康熙间萧山章钰所校。凡奏疏一卷、杂文一卷、诗一卷，行状碑记别为一卷附焉。其《论马市》、《劾严嵩》二疏，史传限於体裁，仅存大略，集本乃其全文。披肝沥胆，伉直之气如生。自作《年谱》一篇，学问人品，具见本末，尤史传所不能详。《遗嘱》一篇，作於临命前一夕，墨迹至今世守。仓卒之际，数千言无一字涂乙，尤足见其所养。词虽质朴，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动百世。惟《年谱》中自记从韩邦奇学乐律，夜

梦虞舜一事，颇涉怪异。然继盛非妄语者，盖覃思之极，缘心构象。《世说》载卫玠以梦问乐广，广云是想。

《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吴与弼作日录，自称梦见孔子，人疑其伪。继盛此语，颇与相类，明以来无疑之者。此则系乎其人，有不待口舌争者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此乃所著别集。其曰“四部”者，《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也。《正稿说部》凡七种，曰《劄记内篇》，曰《劄记外篇》，曰《左逸》，曰《短长》，曰《艺苑卮言》，曰《卮言附录》，曰《宛委馀篇》，皆世贞为郟阳巡抚时所自刊。《续稿》但有《赋》、《诗》、《文》三部，而无《说部》。则世贞致仕之后，手衰晚岁之作以授其少子士骏，至崇祯中其孙始刊之。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虚懦恃气，持论遂至一偏。又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故其盛也，推尊之者遍天下；及其衰也，攻击之者亦遍天下。平心而论，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然世贞才学富赡，规模终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具陈，真伪骈罗，良楛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

△《读书后》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此书本止四卷，为世贞《四部稿》及《续稿》所未载，遂至散佚。其侄士骥得残本於卖饧者，乃录而刊之，名曰《附集》。后吴江许恭又采《四部稿》中书后之文为一卷，《续稿》中读佛经之文为一卷、读道经之文为二卷，并为八卷，重刻之。而陈继儒为之序，称其如吕氏《读书记》、晁氏《读书志》。案晁公武《读书志》每书皆详其卷数撰人，以及源流本末。世贞此书则九十五篇之中，为跋尾者四十二，为史论者五十三；而四十二篇之中又皆议论之文，无一考证之语，与晁氏书南辕北辙。继儒殆未见《郡斋读书志》，而偶闻其名，妄以意揣度之，谓亦如此书之跋尾耳。《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覆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

》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於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儻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云云。然则此书为晚年进境，以少许胜多许矣。其第五卷为《四部稿》中题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读亢仓子》，不知为王士元所作，则未考《孟浩然集序》；《读三坟》，以为刘炫作，则未考《隋书经籍志》；《读元命苞》一篇所言乃卫元嵩之元包，尤为荒谬，则犹早年盛气，不及检校之作。许恭摭续此编，毋乃非世贞意欤。以原刻所有，姑并存之。至是编杂论古书而究为杂著，非目录之比。无类可附，今仍著录《集部》焉。

△《方麓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记》，已著录。其集凡有二本，一为文九卷、《老子解》一卷、诗一卷；一即此本，凡诗文十四卷，又《戊申笔记》一卷、《紫薇堂劄记》一卷，较初本颇为完备。樵研思著述，於《易》、《书》、《春秋》及《四书》皆有解诂。《江南通志》称其性素简默，至谈经则娓娓不倦，故文章具有根柢。又《通志》述樵之言曰：“士大夫以留心案牘为俗吏，文墨诗酒为风雅。

夫饱食官禄，受成吏胥，谓之风雅可乎？”故其文章颇切实际，非模山范水，嘲风弄月之词。其诗虽不能自辟门径，而冲和恬澹，要亦不失雅音。盖当七子争驰之日，尤能守成、弘先正之典型焉。

△《存家诗稿》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杨巍撰。巍字伯谦，号梦山，海丰人，嘉靖丁未进士，累官吏部尚书，赠少保，事迹具《明史》本传。巍扬历中外，居官有能声。《自跋》称“幼习举子业，不知诗。至嘉靖乙卯，补晋泉，提举曹忬始导之为诗。归田后，与山人吕时臣相倡和，得诗六百余篇，属邢侗、邹观光评鹭而存之”。盖其中岁学诗，与唐高适相类。而天分超卓，自然拔俗，故能不染埃壘，独发清音。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五言简古得陶体，为明人所少。又举其“前年视我山中病，落日独骑驄马来。记得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一绝。盖其神韵清隽，与士禛论诗宗旨相近，故尤赏之。然其他高旷简古之作，尚复不少，固与当时嘈杂之音相去远矣。士禛常选订其诗为三卷，属谢重辉刻之，今未之见。此即邹观光删定之本，犹全集也。

△《海壑吟稿》十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赵完璧撰。完璧字全卿，号云壑，晚号海壑，胶州人，由岁贡生官至巩昌府通判。是集诗五卷、文五卷。其第一卷为《目录》，入之卷数。盖唐以前例，经典释文尚然也。王三锡序其诗集，谓嘉靖间筮宦司城，抗职忤权奸，与杨

椒山公同厄。案集中《北司狱中》七言律二首《序》云：“嘉靖甲寅，秋曹檄捕豪校，某因获罪东湖翁，劾执坐死。赖元老科台之力，仅复瓦全”云云。东湖者，陆炳别号也。时炳为锦衣卫都督，与严嵩表里为奸，其势张甚。完璧以指挥末秩，能与之抗。其狱中与杨继盛倡和诸诗，有“辛苦不妨淹日月，授书喜有汉良臣”等句。继盛死西市，完璧作《杨烈妇词》以哀之，有《小雅》怨诽之遗，可谓志节之士矣。其诗多触事起兴，吐属天然，绝无叫嚣怒张之态，亦与有明末造矫激取名者有殊。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传，遂几於湮没不彰。仅赖此集之存，犹得略见其始末，亦足见正直之气有不得而销蚀者矣。

△《伐檀斋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元凯撰。元凯字左虞，吴县人。以世职为苏州卫指挥。再督漕北上，自免归。少受毛氏诗，折节读书，寄情诗酒。王世贞尝序其诗，比之於沈庆之、曹景宗。及元凯没后，世贞曝书，得其行卷，自叹知之未尽，复作诗以酹之，今并载《四部稿》中。其诗大抵推陈出新，不袭窠臼。而风骨遒上，伉壮自喜，每渊渊有金石声。所作《西苑宫词》，《静志居诗话》谓其高出世贞之上。他如《北游》诸律，亦多不失矩矱。盖其才华本富，又脱屣名利，胸次旷夷。故当琅琊、历下之派盛行，而能不囿於风气，宜世贞之心折不置矣。

△《备忘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有《元祐党人碑考》，已著录。案《明史艺文志》载《海瑞文集》七卷。国朝广东盐运使故城贾棠与《邱濬集》合刻者，止六卷。是编载瑞所行条式、申参之文，较为全备，乃康熙中瑞六代孙廷芳重编。《原跋》云，共一十二卷，分为十册。今考此本册数与《跋》相合。然每册止一卷，实止十卷。

较《原跋》尚阙二卷，未喻其故也。瑞生平学问，以刚为主，故自号刚峰。其入都会试时，上《平黎疏》。为户部主事时，上《治安疏》。戆直无隐，触世宗怒，下诏狱。然世宗覆阅其疏，亦感动太息，至拟之於比干。后巡抚应天，锐意兴革，裁抑豪强，惟以利民除害为事。而矫枉过直，或不免一偏，如集中《毕战问井地论》，力以井田为可行，谓天下治安，必由於此。盖但睹明代隐匿兼并之弊，激为此说，而不自知其不可通。然其孤忠介节，实人所难能。故平日虽不以文名，而所作劲气直达，侃侃而谈，有凛然不可犯之概。当嘉、隆间士风颓茶之际，切墨引绳，振顽醒聩，诚亦救时之药石。涤秽解结，非大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

△《石洞集》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叶春及撰。春及字化甫，归善人，嘉靖壬子举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见《明史艾穆传》。是编首载《应诏书》五篇，共二卷。史所谓授福清教谕，上

书陈时政，纚纚三万言者是也。次载《惠安政书》十二篇，其官惠安知县时作，共五卷。次公牒二卷。次志论二卷，为所修府县志书之论，用《鄂州小集》例也。次诗二卷。其第十九卷《目录》作《崇文榷书》，而注一“阙”字。其曾孙纶跋语谓此书奉旨所刊。版藏部署，不得而见，盖有录无书者也。春及为学宗陈献章，治绩为当时第一。艾穆官四川巡抚时，春及为宾州知州，尝举以自代。

所著政书，井然有序。朱彝尊称其诗宗杜陵，不落程、邵门户，故音节亦殊清亮。

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畅。惟作令时符帖具载不遗，颇伤丛碎。至其在郎署时因遣使至日本，遂上言请多方购求《古文尚书》。是又误信欧阳修《日本刀歌》，不核事实者矣。

△《宗子相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宗臣撰。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嘉靖庚戌进士。除刑部主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司员外郎。以贖杨继盛，忤严嵩，出为福建参议，迁提学副使，卒於官。年仅三十有六。《明史文苑传》附载《李攀龙传》中。盖攀龙、徐中行、吴国伦、梁有誉及臣有“前五子”之称也。朱彝尊《明诗综》称臣所著有《方城集》，而此本实题《宗子相集》，其卷目与《明史艺文志》相合。王世贞志臣墓，称其寝瘵疾亟，门人稍次生平著述凡十馀卷梓之。则其集乃臣未没时所订定也。臣常与吴国伦论诗不胜，归而精思累日月，卒能卓然成家，为“嘉靖七子”之一。其诗跌宕俊逸，颇能取法青莲，而意境未深，间伤浅俗。《静志居诗话》谓“使其不遇王、李，充之不难与昌穀、苏门伯仲。自入七子之社，渐染习气，日以窘弱，最可惋惜”。所言诚切中其病。然天才婉秀，吐属风流，究无剽剟填砌之习，本质犹未尽漓也。惟《竹间》诸篇，体近纤仄，未免汨没於时趋耳。

至其《西门》、《西征》诸记，指陈时弊，反覆详明。盖臣官闽中时，御倭具有方略，故言之亲切如是，是又不可以文字论矣。

△《衡庐精舍藏稿》三十卷、《续稿》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直撰。直有《胡子衡齐》，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郭子章所刻。凡赋一卷、乐府一卷、古近体诗四卷、文十九卷、杂著四卷。又《续集》诗赋一卷、文十卷，不知何人所编。卷首《盛才赋》下注“少作”二字，殆其后人取初集简汰之馀，与晚年未刻之作裒为一帙也。直家泰和，东距衡山不千里，北距庐山亦不千里，故取二山之名名其书室，因以名集。直初从欧阳德游，又从罗洪先游，其学一以姚江为宗。故所作《胡子衡齐》八卷，大抵阐明心学。然《明儒学案》称：“其少殆宕，好攻古文词。年二十六，始讲学。故其文章颇雅健有

格，无抄撮语录之习。又其宗旨谓释氏主於出世，故其学止於明心，明心则虽照乎天地万物，而终归於无有。儒者主於经世，故其学在於尽心，尽心则能察乎天地万物，而常处於有。”故其文章亦颇笃实近理，未至王学末流之诞放。至於杂著诸篇，如《设置》、《猎人》之类，诋諆薄俗，未免少伤忠厚。直初见欧阳德时，德病其疾恶太严，一切愤愤不平，是已先失仁体。殆亦其夙见未融，故嬉笑怒骂，不觉言之过欤。

△《薜荔园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余翔撰。翔字宗汉，号凤台，莆田人。嘉靖戊午举人。官全椒县知县。与巡按御史牴牾，投劾弃官去，放游山水以终。其诗以雄丽高峭为宗，声调气格，颇近七子。故王世贞赠诗云：“十八娘红产荔支，蛎_{虫房}舌嫩比西施。更教何物夸三绝，为有余郎七字诗。”屠隆作传，亦称“闽产足珍贵者不独荔支、西施舌”，盖即指此。然人品颇高，故诗有清致，不全为七子之肤廓，未可全斥之也。传称所著有《薜荔园诗》、《余宗汉稿》、《游梁新编》、《金陵纪游文》。考翔游踪所经，至大梁、金陵为最后，今集中俱已载及。则合而编之，仍以《薜荔园诗》名也。《明诗综》不著其名，殆仅存钞本，流传尚少欤。

△《郭鯤溟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谏臣撰。谏臣字子忠，长洲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罢归后起郟阳巡抚，未上而卒。初，谏臣为袁州推官时，愤严嵩父子乱政，乃密籍严世蕃奸逆不道事，因御史林润上之。世蕃遂伏法。及转吏部主事，迁员外郎，数上书论列时事，语多切直，遂与张居正忤，乃有江西之命，甫三月即自劾归。

其生平伉直，不愧其名与字。而其诗乃婉约闲雅，有范成大、陆游之遗。虽十首以外，不免语意略同，如高仲武之论刘长卿者。然当太仓、历下主持坛坫之时，能毅然自为，不随风气，亦足见其孤介矣。是集为其子元望所编。凡诗六百七十一首，又附奏疏二篇。集中无与王世贞倡和诗。故世贞作序，谓交久而几失之。

复称其词咸调畅清丽，句稳而字安，不露蹊径，而近体尤飒飒可咏。盖亦重其为人，不以门户之异为嫌也。世贞谓其诗可千馀首。此集不知谁所刊定，其亦出世贞之手欤。

△《亦玉堂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鲤撰。鲤有《文雅社约》，已著录。鲤常辑其诗文为《亦玉堂稿》十卷、《续稿》八卷，明末版毁不存。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载其家有鲤正续两集，三复其文，叹其经术湛深，议论正大。然士禛没后，池北书库所藏散佚皆尽

，今亦未见其本。此本乃康熙庚午刘榛裒辑残阙所重刊。集中有文无诗，盖已非原稿之旧矣。鲤在神宗时，立朝侃直，称为名臣。晚入政府，毅然特立，与沈一贯相齟齬。一贯借妖书事以倾之，几至不免，然天下知为正人也。虽沮於奸邪，不获尽其用。而集中所载如《谏止矿税》一疏，实国脉民生之所系，其功甚伟。他如议复建文年号、改《景帝实录》、停取麒麟、请并封恭妃、请宥议礼诸臣，以及正文体、阻秦王服内请封、释诏狱官犯诸事，皆关朝廷大体，知无不言。至於封还成命，不惮再三削牍，以冀一悟，恳款恻怛之意，至今犹可想见之。文章之工拙，抑其末矣。惟亦“玉堂”之名颇不可解。推求其意，盖鲤尝为翰林掌院学士，归里之后，欲以廊庙山林视为一致，若曰此亦玉堂云尔。然考沈括《梦溪笔谈》，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

则玉堂乃宫殿之名，非私家所可称。鲤盖考之未审也。

△《温恭毅公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温纯撰。纯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恭毅，事迹具《明史》本传。纯在隆、万之际，正色立朝。初忤张居正，罢官。再起，又与中使争矿税。卒以忤沈一贯致仕。可谓毅然自立，不负君国。虽厄於群小，无一日安於其位，而日久论定，究称名臣。其奏疏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质，而明白晓畅，易於观览，盖期於指陈利弊，初不以文字为工。其他序记铭传诸体，则多雅饬可诵。诗凡八卷，大抵沿溯七子之派而稍失之粗。尺牍五卷，亦多关时政。末一卷为《理学六十一则》，皆论学语录，大旨以程、朱为本，不宗姚江，而亦不甚驳姚江。盖纯一生惟以国是为己任，所争者不在此也。言以人重，其此集之谓歟。

△《震川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通行本）

明归有光撰。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编为其曾孙庄所订。首经解，终祭文，凡二十四体。别集首论策，终古今体诗，凡十有一体。初，太仓王世贞传北地、信阳之说，以秦汉之文倡率天下，无不靡然从风，相与剽剟古人，求附坛坫。有光独抱唐宋诸家遗集，与二三弟子讲授於荒江老屋之间，毅然与之抗衡。至诋世贞为庸妄巨子。世贞初亦牴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题有光遗像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惟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自伤。”盖所持者正，虽以世贞之高名盛气，终无以夺之。

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不但以制艺雄一代也。文集旧本有二，一为其族弟道传所刻，凡二十卷，为常熟本；一为其子子祐、子宁所刻，凡三十二卷，为昆山本，去取多不相同。庄以家

藏钞本互相校勘，又补入未刻之文，汇为全集，刻於国朝康熙间。前有王崇简、徐乾学二《序》。庄自作《凡例》，极言旧刻本之讹，诋斥不遗余力。然考汪琬《尧峰文集》有《与庄书》二篇，又反覆论其改窜之非，至著《为归文辩诬》以攻之。

是庄所辑亦未为尽善。然旧本文多漏略，得庄掇拾散佚，差为完备。既别无善本，姑从而录之。有光诗格殊不见长，汪琬乃为作笺注，王士禛颇以为讥。今未见传本，殆当时众论不与，即格不行欤。

△《四溟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谢榛撰。榛字茂秦，临清人，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榛早工词曲。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而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推榛为长。及攀龙名盛，榛与论生平，颇相刻责。攀龙辈遂怒相排挤，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当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定称诗三要，皆自榛发，诸人实心师其言也。后薄游诸藩邸，并为上客。虽终於布衣，而声价重一代。

赵康王至辍侍姬以赠之，如姜夔小红故事。其救卢柟一事，尤见气谊。攀龙《送榛西游诗》所谓“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者，颇肖其实。其诗亦不失为作者，七子交口诋诃，乃一时恩怨之词，固不足据为定论矣。是编刻於万历壬子，乃临清州知州盛以进得赵邸旧本，重为补订。又以榛所撰《诗家直说》二卷，附於卷首。案榛诗足以传，而论诗之语则多迂谬。今惟录此集，其《诗家直说》则别存目於诗文评焉。

△《蠛蠓集》五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卢柟撰。柟字少樾，濬县人。以贵为国子监生。负才忤县令。令诬以杀人，榜掠论死，淹系数年，临清谢榛走京师为称冤，適县令已罢，平湖陆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狱，得不死。《明史文苑传》附载於《榛传》中。是集为嘉靖癸卯柟所自编，凡杂文二卷、赋一卷、诗二卷。前有《自序》，称“蠛蠓者，醯鸡也。取其洁於自奉，介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秽强啖。又以事系狱，类蠛蠓之厄燕吭、罹蛛网，振其音而喑喑者。故以名集”。史称其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今观其集，虽生当嘉、隆之间，王、李之焰方炽，而一意往还，真气坌涌，绝不染钩棘涂饰之习。盖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时，不与七子争声名，故亦不随七子学步趋，然而榛救之，世贞称之，柟反以是重於世，亦可谓毅然自立，无所依附者矣。

△《少室山房类稿》一百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胡应麟撰。应麟有《笔丛》，已著录。应麟藉王世贞以得名，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称“末五子”。所作诗藪，类皆附合世贞《艺苑卮言》。

后之诋七子者，遂并应麟而斥之。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万历之季，横踞海内百有馀年。其中一二主盟者虽为天下所攻击，体无完肤，而其集终不可磨灭。非惟天姿绝异，笼罩诸家，亦由其学问淹通，足以济其桀{敖马}。故根柢深固，虽败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学，不能如王、李剽剽秦汉，乃从而剽剽王、李。黄金白雪，万口一音。一时依附门墙，假借声价，亦得号为名士。

时移事易，转瞬为覆瓿之用，固其所矣。应麟虽仰承馀派，沿袭颓波，而记诵淹通，实在隆、万诸家上，故所作芜杂之内尚具菁华。录此一家，亦足以以为读书者劝也。是编前有王世贞所撰《石羊生传》，称应麟有《寓燕》、《还越》、《计偕》、《岩栖》、《卧游》、《抱膝》、《三洞》、《两都》、《兰阴》、《畸园》诸集，凡二十馀卷。朱彝尊《明诗综》所载，别有《邯郸》、《华阳》、《养疴》、《娄江》、《白榆》、《湖上》、《青霞》等集，而无《三洞》、《畸园》之名。盖应麟在日，诸集皆随作随刻，别本单行。世贞、彝尊各据所见，故名有异同。此集为万历戊午金华通判歙县江湛然所刊，乃其合编之本也。

△《穀城山馆诗集》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读史漫录》，已著录。慎行於李攀龙为乡人，而不沿历城之学。其《论古乐府》曰：“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其《论五言古诗》曰：“魏晋之於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瑯。轨涂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蕴，唐詎无五言古诗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见。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徇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宗伯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继皋撰。继皋字以德，无锡人。万历甲戌进士第一。官至吏部侍郎。当陈太后梓宫发引时，神宗称疾不肯送，继皋疏争忤旨。及三殿灾，大臣自陈皆慰留，独继皋致仕去。后追赠礼部尚书。此编题曰《宗伯集》，从所赠官也。凡杂文九卷、诗一卷。第二卷末有其子源文跋语，称其父“生平不敢自居於名。以故諫草都焚，篋中只存辞疏十八，又求得其三，其留中者无从觅稿。即其他著述，亦多不存。今所刻碑铭志传之文，皆源文杂得之其子若孙暨朽缣败扇与行於世者”云云。故集中所录，多应制及酬赠之作。然当继皋之时，士习佻而文体亦弊。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或棘句钩章，或矜奇吊诡。操觚者出此入彼，大抵随波而靡。继皋诗文独雍容恬雅，有承平台阁之遗风，亦可谓

不移於俗矣。

△《临皋文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寅秋撰。寅秋字义叔，号临皋，庐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副使、左江兵备道。其为贵州参议，平答千苗之乱。迁云南副使，平土夷普应春斩之。为广西副使，克五山，绥安南定、府江。并赐金加秩。及征杨应龙，命为左监军，离安、杨之党，卒平播乱。其经济有足取者。其文章在当时不著名，是集《千顷堂书目》亦不著录。则明末传本已稀，故谈艺家罕所称述。然寅秋为杨士奇之裔孙，故家典型，流风馥韵，犹有存者。故所作大抵和平典雅，有明初前辈之风，奏议尤委曲尽致。其《五山纪略》、《平播条议》等篇，於边略亦多裨益，非徒托之空言者也。

△《淡然轩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余继登撰。继登有《典故纪闻》，已著录。是集分奏疏二卷、序记三卷、志铭及杂文二卷、诗一卷。继登卒后，其友人冯琦序而刻之。继登当神宗朝，以灾异屡见，上疏极称一切诛求开采之害民者。又请神宗躬郊庙，册元子，停矿税，撤中使。时将讨播州杨应龙，因请罢四川矿税以佐兵食。复上言“近者天地人皆不和，怨毒凝结，臣子不能感动君父，故天以非常之变警悟陛下，不可恬不为意”云云。语皆切中时弊，其疏具载此集中。诗文则应酬之作，未免失於刊削。然大抵平正淳实，无万历中佻薄之习，亦尚不失典型。《明史冯琦传》称“时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子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禁约”。

则所学之根柢可知也。

△《泾皋藏稿》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顾宪成撰。宪成有《小心斋劄记》，已著录。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於宗社沦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

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恨於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考宪成与高攀龙初不过一二人相聚讲学，以砥砺节概为事。迨其后标榜日甚，攀附渐多，遂致流品混淆，上者或不免於好名，其下者遂至依托门墙，假借羽翼，用以快恩讎而争进取。非特不得比於宋之道学，并不得希踪於汉之党锢。故论者谓攻东林者多小人，而东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评也。足见聚徒立说，其流弊不可胜穷，非儒者闇修之正轨矣。惟宪成持身端洁，恬於名利，且立朝大节，多有可观。其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尚非后来依草附木者比。故姑录其集，并论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

△《小辨斋偶存》八卷、附《事定录》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允成撰，允成字季时，无锡人，宪成弟也，万历丙戌进士，官礼部主事，谪光州州判，事迹具《明史》本传。允成於癸未举会试，丙戌始殿试，以对策攻嬖幸，抑置末第。今集中以是篇为冠，次为《救海瑞疏》，次为《争三王并封疏》，次为《代翟从先论救李材》及《拟上惟此四字编》二疏。沈思孝作《允成墓志》，称其以论救赵南星谪官，而集无此疏，疑传写佚也。次劄记；次说义，则允成自光州归田后与宪成讲学东林所作；次为书简杂文；次为《吾与吟》，则所作诗，凡七十首。末附《事定录》三卷，为沈思孝所为墓志铭、高存之所为行状及宪成所为行述。允成文皆论诗讲学之语，书简居十之九，直抒胸臆，不事修饰。诗为击壤集派，亦不入格。然大节凛然，其对策奏疏，皆真气流溢，发於忠爱之诚。

其不朽千古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高子遗书》十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说》，已著录。攀龙出赵南星之门，渊源有自。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於正。初自辑其语录文章为《就正录》。后其门人嘉善陈龙正编为此集，凡分十二类。一曰语，二曰劄记，三曰《经说辨赞》，四曰备仪，五曰语录，六曰诗，七曰《疏揭问》，八曰书，九曰序，十曰碑传记谱训，十一曰志表状祭文，十二曰题跋杂书。附录志状年谱一卷。其讲学之语，类多切近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澹，文格清迥，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不免渐染於风尚。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异於伪软。

△《冯少墟集》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从吾撰。从吾有《元儒考略》，已著录。其集初刻止於万历壬子。此本乃其次子嘉年益以癸丑以后至天启辛酉作，类序重刻。自卷一至卷十二皆语录，卷十三至卷十八皆诗文，卷十九至卷二十为族谱家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为《关学编》。盖生平著作，汇於此集。其中讲学之作，主於明理；论事之作，主於达意，不复以辞采为工。然有物之言，笃实切明。虽字句间涉俚俗，固不以龃陋讥也。惟其与朱童蒙争论首善书院讲学一疏，称“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之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又郭允厚、郭兴治等劾邹元标，从吾又上疏力争，称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云云。其说颇为固执。夫士大夫自甲科通籍，於圣贤大义，不患不知。

顾实践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讲也。维古极盛之治，有皋、夔、稷、契；亦越小康之世，有房、杜、王、魏、韩、范、富、欧阳，亦何尝招百司执事，环坐而

谈心性哉。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人以攻击之间；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而揖盗也。至於谓宋之不竞由禁讲学，尤为牵合。考宋之党禁，始於宁宗庆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中间不过六七年耳。至於宝庆以后，周、程、张、邵，并从祀孔子庙庭；紫阳、东莱之流，并邀褒赠。理宗得谥为理，实由於是。盖道学大盛者四五十年，而宋乃亡焉。史传具存，可以覆案，安得以德祐之祸归咎於庆元之禁乎？从吾初为御史，拒绝阉人，劾罢胡汝宁，禁大计苞苴。又上疏谏神宗不亲政事，几遭危祸。

后廷议三案，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为名臣。惟此两疏，意虽善而未计其流弊。

故附纠其失，俾来者无惑焉。

△《石隐园藏稿》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毕自严撰。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方自严总国计时，外则辽沈连兵，封疆已蹙，而军饷日增；内则东林、奄党，水火纷呶，闕然置社稷而争门户。自严支柱其间，前后六年，综核敏练，为天下所推。孙廷铨为作墓志，称其有《石隐藏稿》八卷、《奏议》一百三十六卷。其《奏议》今未见，独此集存，凡诗一卷、文七卷。前有《高珩序》，称“其官户部时，於天下大计，朗朗於胸，屈指兵食款目，如观掌果。军兴旁午，中旨日数十下，即刻奏成手中。不似后来者止署纸尾，令司署具稿。每入署，輿后置书二寸馀。日晡事竣，必读书。漏下数刻乃归。鄴侯、刘晏遂抽晷、贾之簞，实古来仅事”。又称其七言近体分沧溟、华泉之座。又作《第二序》，拟其文於韩、苏，拟其四六於徐、庾。虽乡曲之言，未免稍溢，而以经济兼文章，则自严要不愧也。珩所称《云间条议十则》、《冀宁大阅十则》、《灾祲窾议十三则》，今皆不见集中，意其在《奏议》一百三十六卷中欵。

△《仰节堂集》十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曹于汴撰。于汴有《共发编》，已著录。是集文十一卷、诗三卷。前有高攀龙、冯从吾《序》，于汴尝从二人讲学故也。《攀龙序》谓其“文足以定群器，明学术；诗足以畅天机，流性蕴”。《从吾序》谓其“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操觚自豪之士，无不退避三舍”。于汴亦尝为从吾作《理学文鹄序》曰：“关中少墟冯先生，辑诸大家举子艺百数十首，以式多士，命曰《理学文鹄》。不命以举业，而曰理学，何也？见理学、举业之非二也”云云。故于汴之诗文，亦在理学、举业之间，或似语录，或似八比。盖平生制行高洁，立朝风节凛然，震耀一世。

远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笔札见长。《从吾序》所谓非沾沾以文章名者，为得其实。观是集者，谓之文以人重可矣。集初刻於首善书院。甲申版毁於兵。康熙癸卯初，其外孙景望遽购得残本，其门人吕崇烈鸠乡人醵金重刊，崇烈为之序。

《序》末一私印曰“从真予游，听南皋少墟讲”。少墟即从吾，真予即于汴，南皋者邹元标也。明季风气以讲学宗派相高，故崇烈以是自标云。

△《愿学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邹元标撰。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吉水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忠介，事迹具《明史》本传。元标有《祭诸儒文》，自称甲戌闻道。盖是时年方弱冠，即从泰和胡直游也。其学亦阳明支派，而规矩准绳持之甚严，不堕二王流弊。初刻有《太平山房集》，后重订为此本，凡诗一卷、文七卷。其乡人龙遇奇巡视淮盐时为之鋟版，序者无虑十数人，杂题万历丁未、庚戌、甲寅、己未等年。考元标起用在天启壬戌，此集刻於己未以前，故所载无非讲学之语，而后来奏议乃别行云。

△《刘戡山集》十七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明刘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抄》，已著录。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唱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宗周虽源出良知，而能以慎独为宗，以敦行为本，临没犹以诚敬诲弟子，其学问特为笃实。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於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雄之习。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恩义拊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埽除之职》、《正儒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厄於魏忠贤，再厄於温体仁，终厄於马士英。

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是集为乾隆壬申副都御史雷鋹所刊，冠以《人谱》、《学言》诸书，至第八卷乃为奏疏。然诸书本自别行，且宗周所著亦不止於此。摘录数种，殊为挂漏，今并删除。惟以奏疏以下十七卷勒为一编，而他书则仍别著录焉。

△《学古绪言》二十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娄坚撰。坚字子柔，长洲人。隆、万间贡生。早从归有光游，《明史文苑传》附载《有光传》中。称其与唐时升、程嘉燧号“练川三老”。又与时升、嘉燧及李流芳号“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钱谦益得名，本非善士。核其所

作，与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称。三人之中，时升、流芳虽均得有光之传，而能融会师说，以成一家言者，又当以坚为冠。盖明之末造，太仓、历下馀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敝，莫甚斯时。坚以乡曲儒生，独能支柱颓澜，延古文之一脉。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袭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亦可谓永嘉之末，得闻正始之音矣。王士禛《居易录》尝称其《长庆集序》，以为真古文。今观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禛特偶举其一也。

△《檀园集》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李流芳撰。流芳字长蘅，嘉定人。万历丙午举人。三上公车不第。因魏忠贤乱政，遂绝意进取，筑檀园，读书其中。《明史文苑传》附见《唐时升传》中。是编凡古今体诗六卷、杂文四卷、题画跋二卷。虽才地稍弱，不能与其乡归有光等抗衡，而当天启、崇祯之时，竟陵之盛气方新，历下之余波未绝，流芳容与其间，独恪守先正之典型，步步趋趋，词归雅洁。二百馀年之中，斯亦晚秀矣。

谢三宾刻《嘉定四先生集》时，流芳尚存。三宾诣视其疾，索所作，因尽出平生诗文，手自芟纂，以成斯集。三宾为作序文，亦感慨凄动。三宾字象三，鄞县人，天启乙丑进士，后官巡按御史，守莱州，颇著劳绩。掖县毛霖《平叛记》载之最详云。

△《忠介烬馀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顺昌撰。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以忤魏忠贤，为所罗织，逮治拷掠，杀之於狱。崇祯初，追谥忠介。事迹具《明史》本传。初，顺昌被逮时，篋衍著作颇多，仓卒间为友人投火灭迹。

后其子茂兰，遇片纸只字必摹而勒之石。至其孙靖，复从戚友家搜录成集，故名《烬馀》，凡三卷。一卷为纪事公移，二卷为尺牍，三卷为杂文及诗，而以《寻声谱》附焉。《寻声谱》者，当万历乙卯顺昌在闽中常以诗扇寄鹿善继。其后扇失而诗犹为马洁所记忆。崇祯甲戌，善继与洁暨孙奇逢辈录而为谱。国朝康熙间，奇逢门人汤斌，巡抚江苏，以谱贻靖，附刻集后，详见靖跋语中。顺昌气节盖世，本不以文章见长。且收拾於灰灭之馀，大抵案牍简劄随手酬应之文，非所经意。

然其隐忧国事，崇尚名检，忠愤激发之气，时流露於楮墨间，尚足以廉顽立懦。

区区题扇一诗，异代且珍重传之。则是集什一仅存，固未可听其湮没矣。

△《范文忠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范景文撰。景文有《大臣谱》，已著录。所著诗文有《味元堂疏稿》、《思仁堂存稿》、《玉静阁存稿》、《且园存稿》、《澜园存稿》、《餐冰斋诗稿》诸目。其子毓秀及其甥王孙锡等合编以为此集。景文为庄烈帝所知，入阁未五十日而都城沦破，卒能从容蹈义，大节炳然。至生平历官所至，亦多引绳切墨，持正不阿。史称其在文选时，值魏忠贤、魏广微中外用事，景文同乡，不一诣其门，亦不附东林，孤立行义而已。是其丰裁峻厉，而不肯矫激以骛名，在明季尤为希覩。今观集中《摄铨》、《副铨》诸稿所载奏议，大抵剖切详明，切中时弊。

而《抚豫》、《出镇》等稿所载诸疏，於兴利除害之方，规画不遗馀力。虽遭时艰棘，弗获尽用，而经世之才，实可具觐其崖略。是又不独以义烈见重矣。

△《幔亭诗集》十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徐燧撰。燧字惟和，闽县人。万历戊午举人。负才淹蹇，肆力诗歌。

大抵圭臬唐人，而不为割裂短钉之学。卷首有《张献翼序》，称其调非偏长，体必兼擅，力追古则，尽涤时趋。又谢肇淛《五杂俎》谓其才情声调，足以伯仲高季迪，微憾古体不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谓其七言绝原本王江宁，多情至语。审阅是集，固非尽出标榜。当明季诗道冗杂，如燧者亦可谓蝉蜕秽浊矣。

王世懋《艺圃撷馀》论闽中诗人，推郑善夫为冠。燧生平喜称善夫，而卒年仅三十九，与善夫正同，亦颇可异。《明史文苑传》称“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馀年，郑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火勃>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不及於燧。惟《<火勃>传》中附见其名。然<火勃>以博学称，亦复工文。燧以词采著，亦未尝无学。二人固未易优劣也。

△《孙白谷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传庭撰。传庭有《鉴劳录》，已著录。史载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自蜀还走陕西，传庭扼诸澄城，分兵五道击之，降其骁将混天星、过天星等，朝廷恃以为屏蔽。十六年出师潼关，降其伪将四天王李养纯，擒其伪果毅将军谢君友。自成惧，谋降，贼几尽灭。乃以中旨督战，值霖雨七日，饷绝军乱致败，遂歿於阵。

今证以集中《澄城报捷》诸奏疏，委曲详尽。一一相符。惟史载崇祯十二年正月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於晋州，不敢进。考集中《官军苦战疏》内称“解真定之围，救济南之陷，出口之役又率所统镇将官兵，戮力合战”。事皆在正月戊辰之后。又《恭听处分兼沥血忱疏》内历举“正月二十七日臣勉欲先发兵驰东安扼击，而督察不从。二十九日臣勉发曹变蛟、杨国柱等兵先往，次早复约督察同往，或臣独往，而督察又力阻”云云。督察乃刘宇亮也。据

此，则兵集不敢进，其责全在宇亮。传庭特为所牵掣，故《本纪》连书之耳。是亦足资考证也。

此集自一卷至三卷为奏疏，卷四为杂著，卷五为诗，卷六为《内传》、《外传》。

奏疏载自崇祯十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止。其於十五年复起救开封，至十六年奏疏，并佚不载。殆传庭殉难，全家俱歿。其十五年以后稿本，或俱失於兵火歟。

△《集玉山房稿》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葛昕撰。昕字幼明，号龙池，德平人。官尚宝司卿。昕以荫起家，初除都督府都事。扬武侯薛鋹以贫故，几不得袭。昕力排群议，始得袭封。寻迁工部屯田司郎中，议裁惜薪司炭额百馀万，又汰厂司内官五百六十一人，祸几不测。然连三疏争之，竟如议。又争戚畹郑福滥请恤典，虽不允行，天下壮之。其风节颇侃侃不阿。其他文亦疏爽骏快，无媿媿齷齪之气，肖其为人。惟《赠孔剑峰》一序，似乎溺於左道，不类昕之所为。然昕不得其父母遗像，孔以术追写如生，故喜极而誉之。发於孝子之心，不自知其言之失，犹可以曲谅者也。是集为其子如龙等所编，凡疏一卷、赞语一卷、诗一卷、志状一卷、记录跋一卷、启一卷、书二卷、祭文一卷。

△《宋布衣集》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宋登春撰。登春字应元，新河人。少能诗善画。年二十馀，即弃家远游，足迹几遍天下。晚乃依其兄子居江陵之天鹅池，因自号鹅池生。徐学谟为荆州守，深敬礼之。后学谟以尚书致政归，登春访之吴中。买舟浮钱塘，径跃入江水以死。

邢侗《来禽馆集》有《吊宋叟诗序》，称“登春尝语侗，君视宋登春岂杉柏四周中人”。其生平立志如此，盖亦狂诞之士也。其诗本名《鹅池集》，文名《燕石集》，学谟尝刻之荆州。此编为康熙乙丑王培益所刊，始并诗文为一集。登春文章简质，可匹卢柟《蠓螾集》，而奇古之趣胜之。其论诗先性情而后文词，故所作平易自然，而颇乏深意。然五言颇淡远可诵。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以贾岛、李洞为比，亦庶几拟於其伦矣。

△《忠肃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卢象昇撰。象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戊寅，大兵下钜鹿，象昇督师战败，歿於陈。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肃。事迹具《明史》本传。象昇奏疏凡六集，其侄孙豪然尝汇刻别行，今未之见。此则其诗文集也，初刻於康熙戊辰，为其幼子天馭孙声谐所编，万锦雯序之。后其曾孙安节又搜罗遗墨，补葺此本。第一卷为诗三十五首、诗馀八首、传一首、墓志一

首。诗馀末一首为《七夕歌》，盖古诗误编。实得诗三十六首、诗馀七首也。第二卷为记一首、书二十七首。第三卷为《明史》列传、年谱、世表。诗文皆有注，不著姓名。观所注《鹿善继传》，言及杨嗣昌死事，则非象昇自注矣。其年谱之注，题四世孙师俭作，此注殆亦出其手欤。象昇年二十三登第，洎年二十九即战斗於流寇之间，死时年仅三十九。盖未暇专力文艺，故诗古文多不入格。然读其军中家书、尺牍，忠孝悱恻，使人感动，无意为文而能文者莫加焉。虽谓之载道之文可也。杨嗣昌媚嫉怙权，挤象昇以至於死，嗣昌卒亦身败名裂。其子所作《孤儿吁天录》虽巧辨百端，公论卒不可掩，藏书家亦多不肯收录。而象昇遗集，至今留天地间。录而存之，亦圣朝敦崇风教，扶植纲常之义也。旧本题曰《忠烈集》，盖用明福王时旧谥。今既蒙特典褒荣，光垂千古，谨改题所赐新谥，昭表章之至意焉。

△《倪文贞集》十七卷、《续编》三卷、《奏疏》十二卷、《讲编》四卷、《诗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儿易内外仪》，已著录。初，元璐官翰林时，掌外制之词，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其门人为刻《代言选》六卷，长洲文震孟序之。崇祯丙子，以国子监祭酒归里，袁辑所作，名曰《鸿宝应本》，华亭陈子龙序之。

壬午起官兵部侍郎，明年擢户部尚书。时事已亟，不复作应制文字，间取旧刻重为刊定，付其子会鼎度藏之。乾隆壬辰，其玄孙安世复编次重刻，即此本也。元璐少师邹元标，长从刘宗周、黄道周游，均以古人相期许，而尤留心於经济。故其擘画设施，钩考兵食，皆可见诸施行，非经生空谈浮议者可比。其诗文虽不脱北地、弇州之旧格。至其《奏疏》，则详明剴切，多军国大计，兴亡治乱之所关，尤为当世所推重。然当天、崇之时，君子小人，杂遝并进，玄黄水火，恩怨相寻，大抵置君国而争门户。元璐独持论侃侃，中立不阿，故齟齬不得大用。及坏乱已极，始见委任，而已无所措其手，仅以身殉国，以忠烈传於世而已。此世所以重其人，弥重其文也。《诗集》颇多散佚，如《闻朝鲜堕一城》七言律诗一首，《同众友范姬集白下避暑湖亭》七言古诗一首，又律句“黄花古戍春难到，枯树严关雁不过”、“狩石魏公偏妩媚，轻烟吕相不糊涂”等句，皆载在施男《筇竹杖》中。集中俱未收入，盖偶未见男书欤。

△《凌忠介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凌义渠撰。义渠有《湘烟录》，已著录。义渠少以制义知名，清新婉约，极为世所传诵。服官后，以清操直节受知庄烈帝，於文章不甚留意。此集凡诗四卷、文二卷，乃其友徐汧门人姜垓所校定。中间不载奏疏一门，故平生建白，如为给事中时《请原三河知县刘炜责偿饷银疏》、《论乱民焚掠巨室疏》、

《论大臣箝制言路疏》、《论中枢不职疏》、《预策江东叛乱》及《请阳抚阴剿》诸疏，皆其风采之卓卓者。今并不见於本集，则编次时亦不免有所脱遗。然如《兵饷议》、《清慎勤论》诸篇，刚毅自立之象，凛然犹可概见。其《崇化论》有云：“能为逢、比者，视碎首溅血仍无异於退食委蛇。能为申生、伯奇者，视抱石雉经仍无异於问安视膳。”盖生平立志如此。卒之见危授命，克践其言，固与口孔、孟而行躄、跖者区以别矣。

△《茅檐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魏学洵撰。学洵字子敬，嘉善人，给事中大中长子也。大中忤阉被逮，学洵微服变姓名，匿定兴鹿善继家，万计营救不得。枢归之后，竟以毁卒。世称忠臣孝子萃於一门。事迹附见《明史大中传》。诸书所载，亦大概相近。然学洵尚有老母，而为无益之死，或颇疑其过中。今观集中《与潘茂庄书》曰：“追比方始，洵将就浙狱矣。”又《辞里中父老书》曰：“目今公差来捉，旦夕将死。家门倾覆，无复可言。”然则大中没后，所谓坐受杨镐、熊廷弼贿三千三百两者，所司仍追呼於家。学洵积忧积瘁於前，积痛於后，又重以阉党之威虐，数者交迫，乃无生理。非真徒以一冥不视，蹈灭性之戒。故学洵之孝在於大中被祸之日，竭力殫心，蹈危履险，出万死以冀一生。今诵其与人诸书，至性惻怛，足以感天地而动鬼神。而钱士升等作序，惟欲以陨身殉父称之，遂讳其追逮之事，浅之乎知学洵矣。其集一刊於钱棨。棨，大中门人也。再刊於其弟学濂，是为今本。学濂頹其家声，论者不能以大中之故，曲为宽假。然益见学洵之不朽，由所自立，不由於父荫也。

△《申忠愍诗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申佳允撰。佳允字孔嘉，永平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太仆寺丞，甲申殉流寇之难，世祖章皇帝赐谥忠愍，事迹具《明史》本传。佳允为杞县知县时，死守孤城，卒击破流寇扫地王。其经济有足称者。官考功时，以举劾公正忤温体仁降谪。及官寺丞，方出巡牧场。而李自成围京师，势可避匿，或劝之弗入，佳允流涕曰：“固知京师必不守，然吾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卒以甲申三月十二日崎岖还京，十九日死於国难。其气节亦震耀千古。是集为其子涵光所编。

卷首有《家传》，称其於诗好称李梦阳、何景明。今观所作，与何、李颇不相似。

大抵直抒胸臆，如其为人，但体格尚未成就，且不免浸淫明末纤仄之习。然凛然刚正之气，足使后人起敬，不敢复以诗格绳之。言以人重，乌可没也。旧本首载孟津《王铎序》，不著年月。核其所述，盖作於崇祯初佳允官杞县时。后人重刻此集，仍录以冠首。然铎何如人，乃操笔弃冕佳允诗，今特削之，俾无

为佳允辱焉。

△《陶庵全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淳耀撰。淳耀有《山左笔谈》，已著录。淳耀湛深经术，刻意学古。所作科举之文，精深纯粹，一扫明季剽摹譎怪之习。而平日力敦古义，尤能以躬行实践为务，毅然不为荣利所挠。如《吾师》、《自监》诸录，皆其早年所订论学之语，趋向极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绝无党同伐异之风，足以见其所得之远。文章和平温厚，矩矱先民；诗亦浑雅天成，绝无懦响。於王、李、鍾、谭馀派去之惟恐若浼，可谓矫然拔俗。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为其门人陆元辅所辑，见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为文七卷、文补遗一卷、诗八卷、诗补遗一卷、《吾师录》一卷、《自监录》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后人续加增辑以行者也。

卷一百七十三 集部二十六

○别集类二十六△《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谨案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篇章繁富，前后共分四集，以次成编。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以前为《初集》。於时方戡定九婴，削平三蘖，而念勤访落，化著观文。运筹决胜之余，寓志艺林，所存尚四十卷。自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前为《二集》。於时灵台偃伯，九译旅来，保泰持盈，励精宵旰，万几馀暇，矢咏卷阿。

十四年中，复积盈五十卷。自康熙五十年辛卯以前为《三集》。於时四瀛不波，五纬咸若，欢心普洽，佑命重申，尧衢时游，舜歌庸作。珥笔而录奎章者，十四年中又积盈五十卷。皆大学士张英等所恭编也。至五十一年壬辰以后，六十一年壬寅以前，承平熙皞，栋牖松云，寿考康宁，愈游心於翰墨。而八伯徵歌之日，正百年服教之初。我世宗宪皇帝嗣践皇图，始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编为《四集》三十六卷。通一百七十六卷，合为一编。迄今流布鸿都，尊藏册府。万方传诵，藉以仰窥圣学之万一。至於乾规坤矩，不可测以方圆；月采日华，不可图以藻绘。

非惟仰钻所莫罄，抑亦歌颂所难名。惟有循环雒诵，尊若六经而已，莫能更赞一词也。别有《御制诗集》二十八卷，乃高士奇等所校刊。恭检篇目，皆已编入《文集》，次第亦无所更易。故今未敢复缮，惟附著分合之缘起，俾来兹有考焉。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三十卷谨案《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凡文二十卷、诗十卷。文分十三体。诗则前七卷曰《雍邸集》，皆康熙壬寅以前作；后三卷曰《四宜堂集》，则御极以后作也。

钦惟世宗宪皇帝神资天授，圣孝性成。当圣祖仁皇帝时，景命先归，九龄预与，承眷顾者独深。故问视宫闈，殆无虚日。而晨昏馀暇，复覃精图籍，研悦文

章，汲古之勤，为儒生之所不及。迨乎握符合契，应运龙飞，宵旰励精，心营四海。

紫宫之所规画，黼座之所咨询者，天下臣庶，虽不能一一悉窥。至於朱批谕旨至三百六十卷，上谕内阁至一百五十九卷，上谕八旗及上谕旗务议覆、谕行旗务议奏至四十八卷，则剖劂梨枣，共见共闻。仰计十三年中，固无日不亲御丹毫，畴咨庶政。而寄情翰墨，遂炳然与典诰雅颂辉映后先。盖体协健行，心怀无逸，精明强固之气，举措万化而有馀。故旁涉词章，尤足以陶铸百氏，如元化运转，时行物生，而二曜、五纬、三垣列缩，自然成在天之文也，岂非摄提、合雒以来，超轶三五之至圣哉。

△《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三十卷乾隆二十三年，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蒋溥等奉敕重编。钦惟我皇上圣聪夙擅，道岸先登，学海词源，苞涵富有，昔当睿养，即擅生知。雍正庚戌之秋，尝订《乐善堂文钞》十四卷。乾隆丁巳，取《文钞》所载存十之三，益以雍正乙卯以前续著十之七，汇为《乐善堂文集》，颁示海内。词林艺圃，弦诵相闻。至是，以初刻卷帙稍繁，复指授溥等，校阅删定，并省去制义一卷，定为此本。伏考今之制义，即宋之经义也，刘安节等皆载入《别集》。吕祖谦选《宋文鉴》，亦载入《总集》。初刻兼录制义，盖沿古例，而我皇上区分体裁，昭垂矩矱，俾共知古文、时文之分。睿鉴精深，逾安节、祖谦等之所见不啻万倍。又考周必大所较《欧阳修集》，多至一百五十三卷，而修自定《居士集》原本乃止五十卷。《文献通考》引叶适之言，称其每篇阅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未决者。所撰《集古录跋尾》，集本视真迹亦多所追改。我皇上奎章藻耀，笼括古今，逾修亦何啻万倍，而釐定旧制，必审必精，圣意之谨严乃与修相近。天怀冲挹，尤亘古之所无矣。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又曰“日进无疆”。臣等伏读斯编，仰见谦抑之渊衷，信圣寿弥高，而圣学弥进，良有由也。

△《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谨案《御制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馀篇，为十九门。《二集》四十四卷，凡四百一十馀篇，为二十三门。门各以岁月为次。皆万几馀暇，亲御丹素所成。其诰敕碑记之属，词臣恭拟代言者不与焉。伏考三古以来，帝王著作散见诸子百家者，大抵有韵之语为多，如黄帝《巾机铭》，唐尧《神人畅》，虞舜《南风诗》、《卿云歌》，禹《玉牒词》，汤《铸鼎繇》以及武王《丹书之戒》，成王《紫庭之操》。古籍所传，不可缕举，皆诗之类也。其以文传者则殊不多见。

《吕览》记神农之教，《鬻子》记颛顼以下修政之语（案诸语今本《鬻子》不载，见贾谊《新书》所引），或出追记，或出依托，未必亲所撰录也。两汉以后，诸帝王惟梁武帝有诗赋集，又有文集，其余亦无有专以文传者。然武帝文

集不过十卷，未为甚富。且六朝轻艳之词，亦未能阐圣贤之奥，媲典谟之体也。惟我皇上心契道源，学蒐文海，题咏繁富，亘古所无。而古体散文亦迥超艺苑。凡阐明义理之作，多濂、洛、关、闽所未窥；考证辨订之篇，多马、郑、孔、贾所未及。

明政体之得失，则义深乎训诂；示世教之劝惩，则理准乎《春秋》。至於体裁尽善，华实酌中，则贾、董、崔、蔡以还，韩、柳、欧、曾以上，号为作者，无不包罗，岂特列朝帝王之所无。臣等上下千年，编摩四库，所谓词坛巨擘者，屈指而计，亦孰能希圣制之万一哉。

△《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谨案《御制诗集》三百七十二卷，皆合古今体诗编年为次。已刻者凡四集。

自乾隆元年丙辰至乾隆十二年丁卯，计诗四千一百五十馀首，编为《初集》四十四卷、《目录》四卷；自乾隆十三年戊辰至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计诗八千四百七十馀首，编为《二集》九十四卷、《目录》六卷，并大学士蒋溥所校刊。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至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计诗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馀首，编为《三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则大学士于敏中所校刊。自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计诗九千七百馀首，编为《四集》一百卷、《目录》十二卷，则协办大学士尚书梁国治、侍郎董诰所校刊也。统合三万三千九百五十馀首。甲辰以后，未剞劂宣布者尚不知其数焉。自今以往，亿万斯年，更不知其数焉。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於我皇上者。盖自抚临六幕，宰制万几，勤民莅政之余，紫殿凝神，别无嗜好，惟以观书乙夜，悦性怡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如云霞之丽天，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折，无一相同；如二气之育物，生化不已，而耳目口鼻无一相类。故从心所欲，动合自然。染翰擘笺，顷刻辄数十首。侍臣授简，吮墨沉思，前韵未赅，新题已作，丹毫宣示，日以为常。四十八年之中，卷帙如是之浩博，职是故也。若夫有举必书，可以注起居；随事寓教，可以观政事。圣人之德、圣人之功与圣人之心，无不可伏读而见之，尤独探尼山删定之旨，非雕章绘句者所知矣。考帝王有集始於汉武帝，然止二卷。魏晋至唐御撰诗文惟唐高宗《大帝集》多至八十六卷。今所存者亦大抵皆纂组之词，其於圣制，固犹培塿之望华嵩。至王应麟《玉海》载《宋太宗御集》三百卷、《真宗御集》亦三百卷、《仁宗御集》一百卷。观其《目录》，皆凑合杂纂书籍，以充卷帙，其数既已不确。又惟《真宗集》称镂版，然宋人书目皆不著录，是未宣布也。太宗、仁宗集则并藏於禁中，不以示人。宋人诗话、说部所称述者，太宗诗仅传二首，真宗诗仅传七首，仁宗仅传二

首，亦不甚工。岂如御制诸集开雕摹印，昭布寰瀛，文采焕於星汉，苞涵富於山海，为有目所共睹也哉。

△《梅村集》四十卷（通行本）

国朝吴伟业撰。伟业有《绥寇纪略》，已著录。此集凡诗十八卷、诗馀二卷、文二十卷。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迥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

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其流播词林，仰邀睿赏，非偶然也。

至於以其馀技度曲倚声，亦复接迹屯田，嗣音淮海。王士禛诗称“白发填词吴祭酒”，亦非虚美。惟古文每参以俚偶，既异齐、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黄宗羲尝称《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於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为倒却文章家架子。

其纠弹颇当。盖词人之作散文，犹道学之作韵语，虽强为学步，本质终存也。然少陵诗冠千古，而无韵之文率不可读。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一一求全矣。

△《汤子遗书》十卷、附录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斌撰。斌有《洛学编》，已著录。斌在国初，与陆陇其俱号醇儒。陇其之学，笃守程、朱，其攻击陆、王，不遗馀力。斌之学源出容城孙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励实行，以讲求实用，无王学杳冥放荡之弊。故二人异趣而同归。今集中所载语录，可以见其所得力。又斌虽平生讲学，而康熙己未召试，实以词科入翰林。故集中诗赋杂文，亦皆彬彬典雅，无村塾鄙俚之气。至其奏议诸篇，规画周密，条析详明，尤昭昭在人耳目者矣。

盖其著述之富虽不及陆陇其，而有体有用，则斌尤通达於治体云。

△《兼济堂文集》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是编奏疏三卷，序六卷，书牋二卷，传志二卷，祭文、论二卷，杂著二卷，乐府、古今体诗三卷，附《年谱》一卷。其平生著述，刻於江南者，有《兼济堂集》十四卷；刻於荆南者，有《兼济堂集》二十四卷；刻於京师者，有《文选二集》上、下二编，《昆林小品》上、下二编，《昆林外集》一编，《奏疏尺牋存馀》七卷。其刻於林下者，有《文选》十卷，《屿舫近草》五卷、《诗集》七卷、《樗林三笔》五卷。

此集乃詹明章裒辑诸本，简汰繁冗，合刊为一编者也。裔介立朝，颇著风节。其所陈奏，多关国家大体。诗文醇雅，亦不失为儒者之言。虽不以词章名一世，而以介於国初作者之间，固无忝焉。

△《学馀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施闰章撰。闰章有《矩斋杂记》，已著录。王士禛选《感旧》、《山木》二集，所录闰章诗最多，又取其五言近体八十二联，为摘句图，见所撰《池北偶谈》中。闰章尝语士禛门人洪昇曰：“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士禛亦记於《居易录》。平心而论，士禛诗自然高妙，固非闰章所及，而末学沿其馀波，多成虚响。以讲学譬之，王所造如陆，施所造如朱。陆天分独高，自能超悟，非拘守绳墨者所及；朱则笃实操修，由积学而渐进。然陆学惟陆能为之，杨简以下，一传而为禅矣。朱学数传以后，尚有典型。则虚悟、实修之别也。闰章所论，或亦微有所讽，寓规於颂欤。其《螭斋诗话》有曰：“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经史，徒取给於诗，故致远则泥。此最为诗人针砭。诗如其人，不可不慎。浮华者浪子，叫号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观其持论，其宗旨可见矣。古文亦摹仿欧、曾，不失矩度。然视其诗品，则少亚。魏禧为作集序，乃置其诗而盛许其文，非笃论也。《外集》二卷，一为《砚林拾遗》，乃奉使广东时记所见端溪石品；一为《试院冰渊》，则历年典试序文及条约。今附存之。又有《别集》四卷，其二卷为《螭斋诗话》，二卷为《矩斋杂记》。《诗话》别择未精，瑕瑜参半。《杂记》颇涉神怪，尤为小说家言。今析出别存其目，兹不具录焉。

△《忠贞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承谟撰。承谟字觐公，号螺山，镶黄旗汉军，大学士文程子也。初充侍卫。顺治辛卯诏八旗子弟均得应试，遂以是科中式举人。次年壬辰成进士。改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官至浙闽总督。康熙壬子，逆藩耿精忠叛，承谟抗节死，赐谥忠贞。所作《画壁诗》，石门吴震方尝刻之《说铃》中，为世传诵。是编乃其全集，为清苑刘可书所编。首谕祭文、御制碑文、御题祠额，附以《家传》及《祠堂记》，共为一卷。次《抚浙奏议》一卷，次《督闽奏议》一卷，次《吾庐存稿》一卷，次《百苦吟》一卷，次《画壁遗稿》一卷，次杂著一卷，次附录题跋哀挽诗文三卷。康熙五十七年，其子时崇以《画壁遗稿》进呈，圣祖仁皇帝亲制序文，褒扬忠烈。宸章下贲，光逮幽泉。今谨敬录冠集端，用示我国家扶植纲常，风励臣节之至意。至承谟所上奏议，大都明白敷畅，多有关国计之言。诗文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嚼龈裂眦之状，至今犹可以想

见。文以人重，承谟之谓矣。

△《林蕙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绮撰。绮有《岭南风物记》，已著录。王方岐作《绮小传》，称所著有《亭皋集》、《艺香词》、《林蕙堂文集》诸编。绮没之后，其子寿潜蒐访遗稿，合而编之。此本一卷至十二卷为四六，即所谓《林蕙堂集》也；十三卷至二十二卷为诗，即所谓《亭皋集》也；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为诗馀，即所谓《艺香词》也；二十六卷则以所作南曲附焉，国初以四六名者，推绮及宜兴陈维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维崧泛滥於初唐四杰，以雄博见长；绮则出入於《樊南》诸集，以秀逸擅胜。章藻功与友人论四六书曰：“吴园次班香宋艳，接仅短兵；陈其年陆海潘江，末犹强弩。”其论颇公。然异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其诗才华富艳，瓣香在玉溪、樊川之间。诗馀亦颇擅名，有“红豆词人”之号。以所作有“把酒嘱东风，种出双红豆”句也。所作院本，如《啸秋风》、《绣平原》之类，当时多被管弦。以各有别本单行，故仅以散曲九阕缀之集末。统而观之，鸿篇钜制，固未足抗迹古人，而跌宕风流，亦可谓一时才士矣。

△《精华录》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其诗初刻有《落笈堂集》，皆少作也。又有《阮亭诗》及《过江》、《入吴》、《白门》前后诸集，后删并为《渔洋前集》，而诸集皆佚。嗣有《渔洋续集》、《蚕尾集》、《续集》、《后集》、《南海集》、《雍益集》诸刻。是编又删掇诸集，合为一帙，相传士禛所手定。其子启泮跋语称，门人曹禾、盛符升仿任渊山谷《精华录》之例，钞为此录者，盖托词也。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其在扬州作《论诗》绝句三十首，前二十八首皆品藻古人，末二首为士禛自述。其一曰：“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舸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平生大指，具在是矣。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禛偶批数语於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於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惟吴乔窃目为清秀李于鳞（见《谈龙录》）。汪琬亦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见士禛自作《居易录》）。而赵执信作《谈龙录》，排诋尤甚。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锤、谭之纤仄，於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於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然所称者盛唐，而古体惟宗王、孟，上及於谢朓而止。较以《十九首》之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则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体多近钱、郎，上及乎李颀而止。

律以杜甫之忠厚缠绵，沉郁顿挫，则有浮声切响之异矣。故国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而尊之者必跻诸古人之上。激而反唇，异论遂渐生焉。此传其说者之过，非士禛之过也。是录具存，其造诣浅深，可以覆案。

一切党同伐异之见，置之不议可矣。

△《尧峰文钞》五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琬撰。琬字茗文，号钝翁，晚居尧峰，因以自号，长洲人。顺治乙未进士。由户部主事升刑部郎中。降补北城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初，琬自哀其文为《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五十六卷。晚年又手自删汰，定为此编。其门人侯官林佶为手写而刊之。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於七子，纤佻於三袁，至启、禛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

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其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蹊径亦略不同。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琬性狷急，动见人过，交游罕善其终者。又好诋诃，见文章必摘其瑕颡，故恒不满人，亦恒不满於人。与王士禛为同年，后举博学鸿词时，乃与士禛相忤。其诗有“区区誓墓心，岂为一怀祖”句。以王述比士禛，士禛载之於《居易录》中。又与阎若璩议礼相诟，若璩载之《潜邱劄记》中。皆为世口实。然从来势相轧者必其力相敌。不相敌则弱者不敢，强者不屑，不至於互相排击。否则必有先败者，亦不能久相支柱。士禛词章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与角者惟赵执信及琬。若璩博洽亦名一世，不与他人角，而所与角者惟顾炎武及琬。则琬之文章学问，可略见矣。

△《午亭文编》五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廷敬撰。廷敬字子端，号说岩，泽州人，顺治戊戌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本名敬，以是科有两陈敬，因奉旨增“廷”字。官至大学士，谥文贞。尝著《尊闻堂集》八十卷。晚年手定为此编，其门人林佶缮写付雕。廷敬有午亭山村在阳城，因《水经注》载沁水迳午壁亭而名，因以名集。凡诗二十卷、杂著四卷、经解四卷、奏疏序记及各体文共二十卷、《杜律诗话》二卷。廷敬论诗宗杜甫，不为流连光景之词，颇不与王士禛相合，而士禛甚奇其诗。所为古文，虽汪琬性好排诋，论文少所许可，亦甚重之。生平回翔馆阁，遭际昌期，出入禁闼几四十年。值文运昌隆之日，从容载笔，典司文章。虽不似王士禛笼罩群才，广於结纳，而文章宿老，人望所归，燕、许大手，海内无异词焉。

亦可谓和声以鸣盛者矣。卷首有廷敬《自序》，谓於汪、王不苟雷同。然蹊迳虽殊，而分途并骛，实能各自成家。其不肯步趋二人者，乃所以能方驾二人欤。此固非依门傍户，假借声誉者所知也。

△《读书斋偶存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方蔼撰。方蔼字子吉，号切菴，昆山人，顺治己亥进士，官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卒谥文敏。方蔼释褐后，即以文章受知世祖章皇帝。其《授学士述怀诗》所云“敢道齐贤留异日，屡称苏轼是奇才”，记是事也。后复蒙圣祖仁皇帝召入内廷，矢音赓唱，歌咏异平，故其诗格亦进而益上。

未遇时尝著有《觚斋集》，得第后弃不复存。此本皆在朝及告归时所作，不分体，不编年，疑为方蔼所自定。故篇什虽少，而一一皆其菁华。《王原祁序》称“方蔼诗宗苏、陆，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士禛之诗、汪琬之文，实兼有二者之长”云云。今是稿不及杂文，而诗则诸体具备。虽未及士禛之秀骨天成，而和雅春容，泐泐乎盛世之音，与士禛亦各擅其长焉。

△《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延露词》三卷、《南澗往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孙遹撰。孙遹字骏孙，自号羨门生，海盐人，顺治己亥进士，官中书舍人。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召试擢第一，授编修。历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洪惟我圣祖仁皇帝武功耆定，六幕大同。黼黻异平，右文稽古。旁求俊乂，肇举制科。於时景运方隆，人文蔚起。怀才抱艺之士，云蒸鳞集，咸诣金门。司校阅者虽有李蔚、杜臻、叶方蔼、冯溥四人，而甲乙次第，皆禀睿裁。如王士禛《池北偶谈》所记、施闰章《省耕诗》中误书“旗”字为“旂”字，诏降置次等一事。仰见睿鉴精详，不遗纤芥。故得人之盛，今古罕俦。而孙遹遭际昌期，实冠是选。文章声价，纸贵一时。今观是集，才学富赡，词采清华。馆阁诸作，尤瑰玮绝特。知其独邀甄拔，领袖群才，不偶然也。孙遹所著《南澗往集》、《香奁倡和集》、《金粟词》、《延露词》，俱先有刊本，惟全集未刊。孙遹没后五十年，至乾隆癸亥，其孙景曾始为开雕，并以旧刊《南澗往集》、《延露词》附录於后云。

△《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通行本）

国朝朱彝尊撰。彝尊有《日下旧闻》，已著录。此集凡赋一卷、诗二十二卷，皆编年为次。始於顺治乙酉，迄於康熙己丑，凡六十五年之作。其纪年皆用《尔雅》岁阳岁阴之名，从古例也。词七卷，曰《江湖载酒集》，曰《茶烟阁体物集》，曰《蕃锦集》。杂文五十卷，分二十六体。附录《叶儿乐府》一卷，则所作小令也。彝尊未入翰林时，尝编其行稿为《竹垞文类》。王士禛为作

序，极称其《永嘉诗》中《南亭》、《西射堂》、《孤屿》、《瞿溪》诸篇。然是时仅规樵王、孟，未尽所长。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

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禛为一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

惟暮年老笔纵横，天真烂漫，惟意所造，颇乏翦裁。然晚景颓唐，杜陵不免，亦不能苛论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渊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盘深。其题跋诸作，订讹辨异，本本元元，实跨黄伯思、楼钥之上。盖以诗而论，与王士禛分途各骛，未定孰先；以文而论，则《渔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后耳。惟原本有《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皆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

夫绮语难除，词人常态。然韩偓《香奁集》别有篇帙，不入《内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亦各有义例。溷而一之，则自秽其书。今并刊除，庶不乖风雅之正焉。

△《政书》八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于成龙撰。成龙有《于山奏牍》，已著录。是集皆其历仕所纪，曰《罗城书》，令罗城时稿也；曰《合州书》，知合州时稿也；曰《武昌书》，同知黄州署武昌府时稿也；曰《黄州书》，知黄州府时稿也；曰《八闽书》，历任福建监司时稿也；曰《畿辅书》，巡抚直隶时稿也；曰《两江书》，总督两江时稿也。

任监司以前，皆申详、条议、札檄、诫谕之作；任巡抚以后，始列奏疏。共七卷。

其第八卷曰《吟咏书》，则其所作各体诗，并以文六首附於后。成龙以清节著名，而自起家令牧，至两膺节钺，安民戢盗诸政绩，亦皆绰有成算。其经济颇有足传。

今观是书，其平生规画，犹可见其本末也。

△《愚菴小集》十五卷（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国朝朱鹤龄撰。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此集凡赋一卷、诸体诗五卷、杂著文九卷，末附《传家质言十三则》。鹤龄始专力於词赋，自顾炎武勗以本原之学，始研思经义，於汉、唐注疏皆能爬梳抉摘，独出心裁。故所作文章，亦悉能典雅醇实，不蹈剽窃摹拟之习。其《邶鄘卫三国》、《禹贡三江》、《震泽》、《太湖》、《蟠冢》、《汉源》诸辨，多有裨於考证。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集。

故所作韵语，颇出入二家之间，而寄兴清远，能不自掩其神韵。与钱谦益为同郡，初亦以其词场宿老，颇与倡酬。既而见其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薄其为人，遂与之绝。所作《元裕之集后》一篇，称“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於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諄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盖隐指谦益辈而发，尤可谓能知大义者矣。

△《抱犊山房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别号抱犊山农，无锡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作乱，永仁在总督范承谟幕，同被拘系。承谟遇害，永仁亦死难。四十七年，追赠国子监助教。是集前三卷，曰《吉吉吟》，曰《百苦吟》，皆其陷狱时与承谟及同难诸人唱和诗；曰《和泪谱》，则为同难诸人所作小传也。第四卷曰《葭秋集》、第五卷曰《竹林集》，乃其旧刻。第六卷附录同难会稽王龙光、华亭沈天成二人之诗文。雍正中，其子曾筠编次付梓，并以诰敕及谕祭文等弁於卷首。永仁以诸生佐幕，尚未授官，而抗节殒身，义不从逆，可以愧刘秉政等於九泉。（案逆藩耿精忠叛时，刘秉政以巡抚降贼。）其所为诗文，皆缕述当时实事。狱中不得笔墨，以炭屑画於四壁。闽人重其人品，录而传之，得存於世。今诵其词，奕奕然犹有生气。与承谟画壁诸诗，同为忠臣孝子之言，争光日月，不但以文章论矣。

△《文端集》四十六卷（通政司使张若淳家藏本）

国朝张英撰。英有《易经衷论》，已著录。此乃其诗文全集，凡《存诚堂应制诗》四卷、《存诚堂诗集》二十五卷、《笃素堂诗集》七卷、《笃素堂文集》十卷。英遭际昌辰，仰蒙圣祖仁皇帝擢侍讲幄，入直禁廷，簪笔雍容，极儒臣之荣遇。矢音赓唱，篇什最多。其间鼓吹昇平，黼黻廊庙，无不典雅和平。至於言情赋景之作，又多清微淡远，抒写性灵。台阁、山林二体，古难兼擅，英乃兼而有之。其散体诸文称心而出，不事粉饰，虽未能直追古人，而原本经术，词旨温厚，亦无忝於作者焉。

△《西河文集》一百七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著述之富，甲於近代。没后其门人子侄编为《西河合集》，分《经集》、《史集》、《文集》、《杂著》四部，凡四百馀卷。其《史问》以奇龄有遗命，不付剞劂，语见《经问》第五卷“景泰帝”条下。馀亦不尽行於世。

此本为康熙庚子其门人蒋枢所编，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已别著录。《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而《策问》

一卷、《表》一卷、《集课记》一卷、《续哀江南赋》一卷、《拟广博词连珠词》一卷，皆有录无书。其中如《王文成传》本二卷、《制科杂录》一卷、《后观石录》一卷、《越语肯綮录》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复位录》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杭志三诘三误辨》一卷、《天问补注》一卷、《胜朝彤史拾遗记》六卷、《武宗外纪》一卷、《后鉴录》七卷、《韵学要指》十一卷、《诗话》八卷、《词话》二卷，外附《徐都讲诗》一卷，本各自为书。今亦分载於各部。其当编於集部者，实文一百一十九卷、诗五十三卷、词七卷，统计一百七十九卷。奇龄之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於文，不免伤於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以馀事观之可矣。

△《陈检讨四六》二十卷（庶吉士祝堃家藏本）

国朝陈维崧撰。程师恭注。维崧有《两晋南北史集珍》，已著录。国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维崧及吴绮，次则章藻功《思绮堂集》亦颇见称於世。然绮才地稍弱於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又遁为别调。譬诸明代之诗，维崧导源於庾信，气脉雄厚如李梦阳之学杜。绮追步於李商隐，风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镌，纯为宋格，则三袁、锤、谭之流亚。平心而论，要当以维崧为冠，徒以传诵者太广，摹拟者太众，论者遂以肤廓为疑，如明代之诟北地，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要不能以扞撻玉溪，归咎於三十六体也。师恭此注，成於康熙癸酉。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曰：“昔人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故友阳羨陈其年，诸生时老於场屋，小试亦多不利。己未博学鸿词之举，以诗赋入翰林。不数年病卒京师。及歿，而其乡人蒋京少景祁刻其遗集，无只字遗失。皖人程叔才师恭又注释其四六文字，以行於世。此世人不能得之子孙者，而一以桑梓后进，一以平生未面之人，而收拾护惜其文章如此”云云。其推奖师恭颇至。然师恭所注，往往失其本旨。如《铜雀瓦赋》“弹棋爱子”句，自用曹丕巾角弹棋事，而但引《艺经》注弹棋引陆机《吊魏武帝文》注；“爱子傅粉佳儿”句，自用曹植傅粉对邯郸淳事，而引《魏志》武帝欲以何晏为子及文帝疑晏傅粉事，皆似是而非。又如《述祖德赋》“况彼鲤庭”句，自用杨汝士桃李新阴在鲤庭事，而但引《论语》伯鱼事；《檐园赋》“双丁诂拟”句，自用梁武帝《赐到溉诗》“汉世重双丁”语，而但引《文士传》丁仪兄弟事，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至於《毛贞女堕楼诗序》“空空实下天之状”句，自用李斯奏秦始皇“凿之空空如下天状”语，而补注引《剑侠传》“妙手空空儿”，尤为乖谬。如是之类，不一而足。且任渊、史容注《黄庭坚集》，於作诗本事及年月俱一一详核

，故为善本。师恭去维崧最近，文中事实缘起，可以考知。如《璿玑玉衡赋序》之“乌空楚幕，鹄去巴江”句，因圣祖召试博学鸿词在己未岁，正平定湖广、四川之后，故维崧云云。师恭不注其故，则突入此语，是何文义哉。特以四六之文，非注难明，而师恭摭摭故实，尚有足资考证者，故并存之，以备参稽焉。

△《莲洋诗钞》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吴雯撰。雯字天章，本辽阳人。顺治六年，其父允升任蒲州学政，卒於官。雯兄弟孤弱，不能归，遂寄籍於蒲州。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不中选。其卒也，刑部尚书王士禛为志墓，称初见其诗，有“泉绕汉祠外，雪明秦树根”，“浓云湿西岭，春泥沾条桑”，“至今尧峰上，犹见尧时日”诸句，吟讽不绝於口。所作《居易录》中，又亟称雯《西城别墅》诸篇。赵执信《怀旧诗序》亦称雯拙於时艺，困蹶场屋，体貌粗丑，衣冠垢敝，或经岁不盥浴，人咸笑之。然诗才特超妙。其诗一刻於吴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门。后士禛为删定，存千馀首，亦见墓志中。因雯没之后，未及刊行。故《怀旧诗序》曰

“莲洋卒后，阮翁为作墓志，且删定其集，迄今将二十年，未行於世。意其时阮翁耄而多忘，未几遂亡，未及归诸吴氏也。池北书库散失殆尽，莲洋集从可知矣”云云。然其集实已归吴氏。乾隆辛未，汾阳刘组曾哀其全稿刻之，又以士禛所评者别刊一小册并行。越十三年甲申，蒲州府同知山东孙谔始从雯侄敦厚得士禛所定原本，简汰重刊，详载士禛之评，并以刘本所遗者补刻於后，以所见墨迹补之。其士禛所删而刘本误刻者，咸为汰去。凡得古诗二卷、近体五卷、补遗一卷、诗馀一卷、文一卷，冠以墓志，而附以同时唱和题咏之作，即此本也。雯天才雄骏，其诗有其乡人元好问之遗风。惟熟於梵典，好拉杂堆砌释氏故实，是其所短。刘本无所别择，故颇伤冗滥。此本沿新城之派，又以神韵婉约为宗，一切激昂沉著之作，多见屏斥。反似邻於清弱，亦不足尽其所长。然终较刘本为简洁，故置彼录此。惟雯诗本足自传，不籍士禛之评为轻重，而刊此本者牵於俗见，务引士禛以重雯。所载士禛评语，繁碎特甚。如《题汪如轮看剑图诗》下附记云：“原本评语‘奇作’二字似阮亭先生笔迹，‘胸有造化’四字非阮亭先生笔迹，刻本并作一处，误。”

又如《城曲眺望诗》下附记原本题下有“墨笔评刘长卿之诗也，不知何人评，阮亭先生改作似刘长卿”云云。此亦何关宏旨，而字句异同乃如是。其考证今悉删除，以廓清耳目焉。

△《张文贞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玉书撰。玉书字素存，丹徒人，顺治辛丑进士，选庶吉士，官至大学士，谥文贞。是集有《储大文序》，不分卷帙，亦无目录。其缮写格纸版心皆有

“松荫堂”字，盖其家藏抄本编辑未成者也。首为赋二篇，次为颂三篇、表三篇、笈六篇、疏二十篇、议一篇、书一篇、考一篇、说一篇、序二十八篇、跋一篇、记九篇、纪事十篇、传一篇、赞二篇、策问十二篇、纪功碑二篇、墓碑六篇、神道碑四篇、墓志铭三十二篇。大抵皆舂容典雅，飒飒乎盛世之音。其《拖诺山》、《狼居胥山》二碑叙述圣武神功，皆为详贍，足以昭示万世。其《纪平定江南事》、《纪灭闯献二贼事》、《纪三路进师下云南事》、《纪平水西事》及《外国纪》，皆端绪详明，得诸耳闻目见，足以彰开国之鸿烈。《纪顺治间乐章及钱粮户口》三篇，皆足资掌故。而《纪陕西殉难官事》一篇，亦足与史传相参。

他若《赐游玉泉山记》、《赐游化育沟后苑记》、《赐游喀喇河屯后苑记》、《赐游热河后苑记》，皆足发扬太平恺乐之象。其馀碑志，亦多国初将相事迹，可备考核。惟募疏、祭文之属，收载太滥。盖其后人遇稿即录，不暇持择，转为全集之累。今悉删除，而惟录其赋、颂以下诸篇，釐为十二卷，庶不以榛楛勿翦为将来论者所病焉。

△《西陂类稿》三十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宋荦撰。荦有《沧浪小志》，已著录。是书凡诗二十二卷、词一卷、杂文八卷、奏疏六卷。其诗之目曰《古竹圃稿》，曰《嘉禾堂稿》，曰《柳湖草》，曰《将母楼稿》，曰《古竹圃续稿》，曰《都官草》，曰《双江唱和集》，曰《回中集》，曰《西山倡和诗》，曰《续都官草》，曰《海上杂诗》，曰《漫堂草》，曰《漫堂倡和诗》，曰《啸雪集》，曰《庐山诗》，曰《述鹿轩诗》，曰《沧浪亭诗》，曰《迎銮集》，曰《红桥集》，曰《迎銮二集》，曰《清德堂诗》，曰《迎銮三集》，曰《藤阴倡和集》，曰《乐春阁诗》，曰《联句集》，凡二十有五。其初本各自为集。晚年致仕居西陂，乃手自订定，汇为兹帙。惟初刻《绵津山人诗集》，删除不载。盖以早年所作，格调稍殊，故别为一编，不欲使之相混也。荦虽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目，而淹通典籍，练习掌故，诗文亦为当代所推，名亚於新城王士禛。其官苏州巡抚时，长洲邵长蘅选士禛及荦诗为《王宋二家集》，一时颇以献媚大吏为疑。赵执信尤持异论，并士禛而掎轧之。平心而论，荦诗大抵纵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渊出於苏轼。王士禛《池北偶谈》记其尝绘轼像，而已侍立其侧。后谒选果得黄州通判，为轼旧游地。又施元之《苏诗注》久无传本，荦在苏州，重价购得残帙，为校讎补缀，刊版以行。其宗法可以概见。故其诗虽不及士禛之超逸，而清刚隽上，亦拔戟自成一队。其序、记、奏议等作，亦皆流畅条达，有眉山轨度。士禛《寄荦诗》有曰：“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言二人少为卑官，即已齐名，不自长蘅合刻始。所以释

赵执信之议也，然则士禎亦未尝不引为同调矣。

△《铁庐集》三卷、《外集》二卷、《后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天成撰。天成字锡畴，溧阳人。寄籍桐城，为安庆府学生。《溧阳志》载“其幼与父母避讎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遇於江西界，百计迎归。佣贩以养，备极艰苦。以其闲读书讲业，竟为积学。年七十四，汔穷饿以死”。《瞿源洙集》有《潘孝子传》，与《志》所言合，盖笃志苦行之士也。是集为其门人许重炎所编，冠以小传、年谱。第一卷为《默斋训言》，天成述其师汤之铮语也。

二卷为杂著，天成诗文也。三卷为语录，重炎与蒋师韩记天成语也。《外集》一卷为《勿菴训言》，天成记其师梅文鼎语；二卷为杂著，亦天成遗文补刊者。

《后录》一卷，则其墓记之类也。天成学问，源出姚江，以养心为体，以经世为用。其诗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谊者文章之本，纲常者风教之源。天成出自寒门，终身贫贱，而天性真挚，人品高洁，类古所谓独行者。其精神坚苦，足以自传其文。故身没嗣绝，而人至今重之。特录其集，俾天下晓然知国朝立教在於敦伦纪，砺名节，正人心，厚风俗。固不与操觚之士论文采之优劣，亦不与讲学之儒争议论之醇疵也。

△《湛园集》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总论》，已著录。初编其文为《湛园未定稿》，秦松龄、韩菼皆为序。后武进赵同敷摘为《西溟文钞》。此本为黄叔琳所重编，凡八卷。宸英少习古文，年七十始得第。绩学勤若，用力颇深。集中有《与洪虞邻书》，论两浙十家古文事，谓两浙自洪、永以来三百余年，不过王子充、宋景濂、方希直、王阳明三四人。其馀谢方石、茅鹿门、徐文长等，尚具体而未醇。

不应浙东西一水之间，一时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厕九人之列。盖能不涉标榜之习，以求一时之名者。其文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亦有以也。是集前二卷皆应酬之作，去取之间，未必得宸英本意，然梗概亦略具於斯矣。集末札记二卷，据郑羽逵所作《宸英小传》，本自单行。今亦别著於录，不入是集焉。

△《古懽堂集》三十六卷、附《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田雯撰。雯字子纶，一字纶霞，号山{卅疆}，德州人，康熙甲辰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户部侍郎。是集凡文二十二卷、诗十四卷。当康熙中年，王士禎负海内重名，文士无不依附门墙，求假借其馀论。惟雯与任邱庞垍不相辨难

，亦不相结纳。埜《丛碧山房集》，格律谨严，而才地稍弱。雯则天姿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横排奭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祜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赵执信作《谈龙录》，常议其诗中无人。然偏师驰突，终能自成一队，谈艺者弗能废也。附载《黔书》二卷，其为贵州巡抚时作。又《长河志籍考》十卷，德州古广川地，《隋书》避炀帝讳，改长河也。王士祜《居易录》尝称《黔书》篇不一格，有似《考工记》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绝书》者，如观偃师化人之戏。然与《长河志籍考》实皆祖郭宪《洞冥记》、王嘉《拾遗记》之体。是亦好奇之一证，存备文章之别格云尔。

△《榕村集》四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集为乾隆丙辰其孙清植所校刊，其门人李紱为序。惟诗下注“自选”字，则馀皆清植排纂也。凡《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共一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共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续记》共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篇》又《附记》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诗五卷，赋一卷。所注诸书及语录刊本别行者不与焉。其不以诗文冠集而冠以劄记者，光地所长在於理学、经术，文章非所究心。然即以文章而论，亦大抵宏深肃括，不雕琢而自工。盖有物之言，固与鞞幌悦目者异矣。数十年来，屹然为儒林巨擘，实以学问胜，不以词华胜也。

△《三鱼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侯铨所编。凡杂著四卷，书一卷，尺牍一卷，序二卷，记一卷，墓表、志铭、圻记、传共一卷。《外集》六卷，则裒其奏议、条陈、表策、申请、公移而终之以诗，陇其行状之类亦并附焉。《目录》之末，有其从子礼徵《跋》，言陇其平生不屑为诗古文词，尤以滥刻文集为戒，故易箦时篋中无遗稿，至康熙辛巳，礼徵乃旁搜广辑，汇成是集，而属铨分类编次。盖陇其没后九年，此集乃出也。其文既非陇其所手定，则其中或有未定之稿，与夫偶然涉笔，不欲自存者，均未可知。然陇其学问深醇，操履醇正，即率尔操觚之作，其不合於道者固已鲜矣。惟是陇其一生，非徒以讲明心性为一室之坐谈。其两为县尹，一为谏官，政绩亦卓卓可纪。盖体用兼优之学，而铨等乃以奏议、公牍确然见诸行事者别为《外集》。夫诗歌非陇其所长，列之《外集》可也。至於圣贤之道，本末同原，心法治法，理归一贯。

《周礼》皆述职官。《尚书》皆陈政事，周公、孔子初不以是为粗迹。即黄干编朱子诗文，亦未尝薄视论政之文，挥而外之。铨乃徒知以《太极论》冠篇

，欲使陇其接迹周子，而以其循绩别为《外集》。尊空言而薄实政，是岂陇其之旨乎？

以此本久行於世，故姑仍原刻录之，而附纠其编次之陋如右。

△《因园集》十三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赵执信撰。执信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益都人。雍正中分益都置博山县，今为博山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其诗集流传颇夥，诸本往往不同。此本曾经落水，纸墨渝敝。末有乾隆辛酉执信门人丁际隆《跋》，称“是秋重谒秋谷先生於因园。时先生病目弥甚，不作诗者六年矣。从仲君羹梅得先生手定诗稿，分十三集。录副未及校，而羹梅遂索原本以去。岁寒无事，乃校一过。曩见手书《济南竹枝》及《宿法庆寺》二律，皆不在，盖所删多矣”云云。羹梅者，常熟仲昱保之字，为执信门人之冠，最为笃契。则是集为执信晚年定本，手授之者矣。十三集者，一曰《并门集》，二曰《闲斋集》，三曰《还山集》，四曰《观海集》，五曰《鼓柁集》，六曰《涓流集》，七曰《葑溪集》，八曰《红叶山楼集》，九曰《浮家集》，十曰《金鹅馆集》，十一曰《回帆集》，十二曰《怀旧集》，十三曰《磺菴集》。集各一卷，以存其旧，不复以篇页多寡为分也。执信娶王士禛之甥女，初相契重，相传以求作《观海集序》，士禛屡失其期，遂渐相诟厉，雠隙终身。今观《还山集》中，尚有《酬士禛诗》二首，又为士禛作《西城别墅十三咏》。至《鼓柁集》中《渡江》一首，已有“只应羨诗老，持节问岷源”句，注曰“谓阮翁”。又《悼吴孝廉》一首，有“渔洋未识名先著”句，其词气已不和平。自是以还，遂互相排击，则谓二人之衅生於作《观海集》时，其说当信。迨其后沿波逐流，递相祖述，坚持门户，入主出奴，哓哓然迄无定说。平心而论，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劖刻为主。王之规模阔於赵，而流弊伤於肤廓；赵之才力锐於王，而末派病於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所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

△《怀清堂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右曾撰。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少以诗见赏於王士禛。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问掌院学士揆叙，闻汤右曾工诗，令以其集进呈。揆叙遂以右曾所作《文光果诗》上达睿览，蒙御制赐和。今刻冠斯集之首，实千古儒者之至荣。是集刻於乾隆乙丑，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厓，两家之间，莫有能越之者。今观二家之集，朱彝尊学问有馀而才力又足以运掉，故能熔铸变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随，而根柢深厚则未免稍逊，齐驱并驾似未易言，然亦近人之卓然挺出者也。

△《二希堂文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世远撰。世远字闻之，漳浦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勤。是编乃其所作杂文。冠以《耕籍赋》、《圣主亲诣太学颂》、《青海平定诗序》、《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河清颂》、《乐善堂文抄序》，共六篇为卷首，志荣遇也。其余序四卷，记一卷，传一卷，论、说、书共二卷，墓表、志铭、行状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杂著一卷。《目录》之后有其门人宁化雷鉉附跋，称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远尝自作记，言“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其务以古贤自期，见於是矣。前有雍正庚戌皇上在藩邸时亲制《序》一篇，称“其讲学鼇峰，教人以忠信孝弟仁义，发明濂、洛、关、闽，渊源有自也。及立朝，而风采议论，嘉言说议，足以为千百世治世之良规，则又国家栋梁之任也”。今观其文，溯源於六经，阐发周、程、张、朱之理，而运以韩、柳、欧、苏之法度。所谓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发之为文章者，吾於先生见之。煌煌天语，载在简端。睿鉴品题，昭示中外。非惟一时之恩遇，实亦千古之定论矣。迨我皇上龙飞御极，於甘盘旧学，笃念弥深。乾隆己卯，谕正文体，举世远之文为标准。癸巳，诏编纂《四库全书》，世远著作又蒙哀录。且丝纶宣示，均字而不名。宠礼儒臣，於斯为极。今读其集，大抵理醇词正，具有本原。仰见遭际圣时，契合非偶。其上邀知遇，固不仅在文字间矣。

△《敬业堂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查慎行撰。慎行有《周易玩辞集解》，已著录。是编哀其生平之诗，随所游历，各为一集。凡《慎旃集》三卷，《遄归集》、《西江集》共一卷，《逾淮集》一卷，《假馆集》二卷，《人海集》、《春帆集》、《独吟集》各一卷，《竿木集》、《题壁集》共一卷，《橘社集》、《劝酬集》、《湓城集》、《云雾窟集》各一卷，《客船集》、《并轡集》共一卷，《冗寄集》一卷，《白蘋集》、《秋鸣集》共一卷，《敝裘集》、《酒人集》共一卷，《游梁集》、《皖上集》、《中江集》各一卷，《得树楼集》、《近游集》共一卷，《宾云集》一卷，《炎天冰雪集》、《垂囊集》共一卷，《杖家集》、《过夏集》各一卷，《偷存集》、《繙经集》共一卷，《赴召集》、《随鞦集》、《直庐集》、《考牧集》、《甘雨集》、《西阡集》、《迎銮集》、《还朝集》、《道院集》各一卷，《槐集》二卷，《枣东集》、《长告集》、《待放集》、《计日集》、《齿会集》、《步陈集》、《吾过集》各一卷，《夏课集》、《望岁集》共一卷，《粤游集》二卷，附载《馀波词》二卷。自古喜立集名，以杨万里为最多。慎行此集，随笔立名，殆数倍之。其中有以二十四首为一集者，殊伤烦碎，然亦徵其无时无地不以诗为事矣。集首载王士禛《原序》，称黄

宗羲比其诗於陆游。士禎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又称其五七言古体有陈师道、元好问之风。今观慎行近体，实出剑南，但游善写景，慎行善抒情；游善隶事，慎行善运意，故长短互形，士禎所评良允。至於后山古体，悉出苦思，而不以变化为长。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观其积一生之力，补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

△《望溪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所作《周官集注》，已著录。其古文杂著，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失。告归后门弟子始为裒集成编，大抵随得随刊，故前后颇不以年月为铨次。苞於经学研究较深，集中说经之文最多。大抵指事类情，有所阐发。其古文则以法度为主，尝谓周、秦以前，文之义法无一不备；唐、宋以后，步趋绳尺而犹不能无过差。是以所作上规《史》、《汉》，下仿韩、欧，不肯少轶於规矩之外。虽大体雅洁，而变化太少，终不能绝去町畦，自辟门户。然其所论古人渠度与为文之道，颇能沈潜反覆，而得其用意之所以然。虽蹊径未除，而源流极正。

近时为八家之文者，以苞为不失旧轨焉。

△《存砚楼文集》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储大文撰。大文字六雅，宜兴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大文初以制艺名。归田后，乃潜心古学，尤究心於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论形势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边关厄塞靡不详究。如《荆州论》至十一篇，《襄阳论》至七篇，《广陵西城》一篇。推求古今城郭异地，山川异名，援据史籍，如绘图聚米。当年进退攻守之要，成败得失之由，皆口讲而指画之。他家作史论者多约略大概以谈兵，作地志者多凭藉今名而论古。国朝百有馀年，惟阎若璩明於沿革，大文详於险易。顾祖禹《方輿纪要》，考证史文虽极博洽，往往以两军趋战，中途相遇之地，即指为兵家所必争，不及二人之精核也。惟边塞以外，如西域诸部、蜀徼各番，验之往往不合。盖当道路未通，异域传闻，图经不备，不能及今日天威耆定，得诸目睹之真。势使之然，固不足怪耳。其他杂文间有隶事太繁之失，而徵引典博，终胜空疏，但取其所长可矣。

△《香屑集》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之隽撰。之隽字石牧，号<广吾>堂，华亭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是编皆集唐人之句为香奁诗，凡古今体九百三十馀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为之，凡二千六百馀言。集句为诗，始晋傅咸。今载於《艺

文类聚》者皆寥寥数句，声韵仅谐。刘勰《明诗》不列是体，盖继之者无其人也。有唐一代，无格不备，而自韦蟾妓女续楚词两句之外，是体竟亦阙如。至北宋石延年、王安石，间以相角而未入於集。孔武仲始以入集，而别录成卷，尚未单行。南宋李龔之《梅花衲》、《翦绡集》，文天祥之集杜诗，始别著录，然卷帙亦无多。之隽是编，虽取诸家之成句，而对偶工整，意义通贯，排比联络，浑若天成。

且惟第二卷《无题》五言长律中重用杜甫二句、陆龟蒙二句。馀虽纚纚钜篇，亦每人惟取一句，不相重复。且有叠韵不已，至於倒押前韵，而一一如自己出。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其词皆艳冶，千变万化，不出於绮罗脂粉之间，於风骚正轨未能有合。而就诗论诗，其记诵之博，运用之巧，亦不可无一之才矣。

△《鹿洲初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鼎元撰。鼎元有《平台记略》，已著录。此集为其友旷敏本所编。初定於雍正丙午。越六年壬子，又合其续稿重汰定之，仍为二十卷。故前有《敏本序》，《序》后又有《敏本纪》，各述其始末。鼎元喜讲学，尤喜讲经济，於时事最为留心。集中如论闽、粤、黔诸省形势及征剿台湾事宜，皆言之凿凿，得诸阅历，非纸上空谈。至於所叙忠孝节烈诸事，亦点染生动，足裨风教。其中如《论直隶水利》之类，生长南方，不能达北方水性，未免掇拾陈言。《与顾太史书》之类自雪冤谤，杂以轻薄谑詈，尤所养不纯。然文笔条畅，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之中犹可谓有实际者也。

△《樊榭山房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是集因所居取唐皮日休句题曰樊榭山房，是以为名。生平博洽群书，尤熟於宋事，尝撰《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东城杂记》二卷，又与同社作《南宋杂事诗》七卷，皆考证详明，足以传后。其诗则吐属娴雅，有修洁自喜之致，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

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而恬吟密咏绰有馀思，视国初“西泠十子”则翛然远矣。前集诗，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卷，附以词，分甲、乙二卷，为康熙甲午至乾隆己未之作。《续集》亦诗八卷，而以《北乐府》一卷、《小令》一卷附焉，则己未至辛未作也。

△《果堂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博究古籍，精於考据。所著有《周官禄田考》、《三经小疏》，皆已著录。是集多订正经学文字，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

、《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据典核，考证精密。其於《礼经》服制多所考订，尤足补汉、宋以来注释家所未备。其《释骨》一篇，虽为医家而作，然非究贯《仓》、《雅》，兼通《灵》、《素》者不能也。其论《尧典》星辰不兼五纬，盖主孔安国传。又於“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力辟《史记》斗杓之解。虽未必尽为定论，然各尊所闻，亦足见其用意之不苟矣。集虽不尚词华，而颇足羽翼经传。其实学有足取者，与文章家又别论矣。

△《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工部侍郎汪承霈进呈本）

国朝汪由敦撰。由敦字师茗，安徽休宁人。以商籍补浙江学生，故又为钱塘籍。雍正甲辰进士，由编修官至吏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文端。由敦记诵淹博，文章典重有体。自为诸生，即以才学著声。及登第以后，策名词馆，橐笔讲帙。

荷蒙皇上特达之知。洊加拔擢，入直禁廷。每应制赓吟，奉敕撰述，无不仰承圣训，指示涂辙。艺林溯本，学海知源，所业日以益进。晚年遗稿颇夥，未及编次。其子工部右侍郎臣汪承霈谨加排次，都为二集。《文集》分二十三门，《诗集》自戊子迄丁丑凡五十年之作，共成四十六卷，缮本进呈。复蒙特贲宸章，曲加评鹭。嘉诗篇之雅正，许文律之清醇。御藻亲摘，光垂不朽。此固由敦之绩学能文，荣膺稽古。而人臣私集得以上邀天奖，题词弁首，实千古未有之殊施，尤海内承学之士所为敬诵奎文，交相感颂者尔。

——右“别集类”九百六十一部、一万八千零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诸史著录，但有《别集》、《总集》之分。《文献通考》始於《别集》之内析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考奏议皆关国政，宜与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列之於《集》。《诗集》亦属《别集》，必欲区分，则有文无诗者将又立《文集》一门，弥滋繁碎。今移奏议入《史部》，而《别集》、《诗集》则不复区分。惟歌词体卑而艺贱，则从马氏之例，别立《词曲》一门焉。

）

卷一百七十四 集部二十七

○别集类存目一△《董子文集》一卷（编修朱筠家藏本）

汉董仲舒撰。仲舒有《春秋繁露》，已著录。《隋书经籍志》载《仲舒集》一卷。又注曰：“梁二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俱仍载二卷。《宋史艺文志》又作一卷。后两本并佚。明正德己亥，巡按御史卢雍行部至景州，为仲舒故里。因修复广川书院，祀仲舒，并裒其逸文以成是集。

然自采录本传外，仅益以《西京杂记》、《古文苑》所载数篇，不及张溥《百三家集》之完备，故仅存其目於此焉。

△《诸葛丞相集》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璘编。璘字青岩，常熟人，官至南阳府知府。是编首卷所录诸葛亮遗文一卷，陈寿所上目录皆不载。盖摭拾《三国志注》及诸类书而成。其《黄陵庙记》，明杨时伟作《诸葛书》，尝以摭用苏轼“大江东去”词语驳辨其伪。今考陆游《入蜀记》作於乾道六年，记黄牛庙事，引古谚及李白、欧阳修诗，张咏赞甚详，独一字不及亮记。袁说友所刻《成都文类》作於庆元五年，亦无此文。然则贗托之本出於南宋以后明甚，璘乃仍然载入，绝无考订。至《心书五十条》，显然伪托，亦取以苟充卷帙。且《武侯十六策》其伪与《心书》同，晁氏《读书志》著录，则犹出宋人之手。既取《心书》，又不取是策，何也？二卷以下皆为附录，所列《八阵图》及分野诸条，猥杂尤甚。末一卷全为璘及其子瑞图诗文。

是非刻亮集，乃刻璘家集矣。

△《陶诗析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有《诗经考》，已著录。崇祯中文焕以召试擢翰林。会其乡人黄道周以论杨嗣昌、陈新甲逮问，词连文焕，同下诏狱。狱中笺注《楚辞听直》八卷，并著此书。《自序》所谓“首夏之廿五日，襦被就白云”者是也。其析义之例有三，一曰练句练章，不专平淡；一曰忧时念乱，不徒隐逸；一曰理学标宗，圣贤自任。每首附批句下，而又总论於篇末。陶诗之妙，所谓寄至味於淡泊，发纤秣於简古，其神理在笔墨之外。可以涵泳与化，而不可一字一句求之於町畦之内。如伯英、逸少之迹，不可钩摹以波磔；襄阳、云林之书，不可比量以形象。文焕遭逢世难，借以寓意则可，必谓得陶之精微则不然也。别本或作四卷，又附以文焕自作《赭留集》一卷，虽意求附骥，而事类续貂，今析出别著於录焉。

△《陶诗笺》五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有《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已著录。是编乃所注《陶潜集》。摸索语气，全类时文批语。其力辨潜不信佛为能崇正学，远异端，尤为拘滞。潜之可重，在於人品志节。其不入白莲社，特萧散性成，不耐禅仪拘束，非有儒佛门户在其意中也。嘉穗刻意讲学，故以潜不入慧远之社为千古第一大事，不知唐以前人正不以是论贤否耳。

△《陶诗汇注》四卷（江苏周厚埈家藏本）

国朝吴瞻泰撰。瞻泰字东岩，歙县人。是编成於康熙乙酉。首卷载宋吴仁杰、王质二家年谱，末卷附诗话百馀条。其诗注则采宋汤汉、元刘履、明何孟春、张尔躬、黄文焕诸家之说。履未尝注陶诗，盖自其《文选补遗》摭出也。其中如辨《辛丑岁游斜川诗》之“开岁倏五日”，亦仍旧注，未为特解。辨《读山海经诗》之“形夭无千岁”句，则持疑於曾季狸、周必大二家之说，不能遽断

。案精卫本属衔冤，故借以寓忠臣志士之报复。若刑天争帝不成，本属乱贼化形而舞，仍为妖魄，正可为卓莽之流逆常干纪之比。《山海经》之文，班班可考，潜何取而反尚其猛志耶？瞻泰不考其本，而徒争於字形疑似之间，未为得也。又《赠长沙公族祖》一首，吴仁杰、张綰往复考证，终与世系不合。惟杨时伟所订陶集，谓序首“长沙公於余为族”当读一句，“祖同出大司马”当读一句。其题中“族祖”二字乃后人误读序文“祖”字为句，因而妄增诗题。其说颇确，而瞻泰不引，岂偶未见其本乎？集中《归田园诗》末首，据《遯斋闲览》定为江淹诗，有《文选》可证。《问来使诗》题一首，据《七修类稿》定为苏舜钦诗，有《苏子美集》可证。其《四时》一章，但据许顛《彦周诗话》定为顾恺之诗。而恺之诗於古书别无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删也。《读史述》九章，旧本不入诗集，瞻泰以其为四言韵语，移於卷末。然画扇诸赞亦四言韵语，何独舍彼取此乎？

△《漫叟拾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是编选录唐元结之文，不著编辑者名氏。卷末有《竹冈居士跋》云：“《元次山全集》广南近已重刻，湛甘泉太史序之详矣，兹复何言。顾此数篇於警策人心，感激时事颇切，故别录之，非有所去取也。”末署戊寅冬季，不著年号。以湛若水官翰林年月计之，盖正德十三年也。

△《李诗钞述注》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兆珂守衡州时，曾刻《杜诗钞述注》。兹其守安庆时所刊，以白游迹多在皖，犹在衡刻甫诗意也。其书亦分体选钞，每篇首笺故实，终加阐发，亦颇以考订为事，欲突过萧士贇、张齐贤旧本。然其中有本诗误者，如《王昭君诗》“一上玉关道”，玉关与西域相通，非汉与匈奴往来之道。《怀子房诗》“我来圯桥上”，东楚谓桥为圯，不应於“圯”下加“桥”字。有传写误者，如《拟古》“因之寄金徽”，据《汉书和帝纪》、《唐书地理志》，“金徽”当作“金微”，乃山名。《听新莺》“百啭歌还过，苒石听新莺”，据《西都赋》“苒石”当作“苒若”，乃殿名。今注内皆未辨及。

至於诗之必须注而后明者，如《拟古》之“苍然五情热”，乃用《尔雅》“春苍天”，郭注“万物苍苍然”语，言五情苍然而生也。《开元寺赠衡岳僧》之“五峰秀其骨”，乃用《传灯录》慧可大师一日头痛，其顶骨如五峰秀出事。今注内亦未证明，文义便不可晓。凡此不一而足，尚未可谓之善本也。

△《杜律注》二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元虞集撰。集有《平遥记》，已著录。是编所注杜诗，凡七言近体一百四十九首。卷首《杨士奇序》，称其解《题桃树》一篇，了然於仁民爱物之旨

，深得杜意，必伯生所为。然欧阳玄撰集墓碑，不载其有此书。观其词意，亦皆浅近。考元赵汭学诗於集，而所注杜诗乃无一语及其师。董文玉为《赵注》作序，亦疑虞注之非真，然不云实出谁手。案曹安《澜言长语》，称元进士临川张伯成著《杜诗演义》，曾昂夫作传有此名，又有刊版，惜其少传，往往误以为虞伯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亦云：“徐竹轩以道尝谓予曰：‘《杜律》非虞伯生注。宣德初已有刊本，乃张姓某人注，渠所亲见。’”合二家之言观之，则此注实出张伯成手，特后人假集之名以行耳。王士禛《池北偶谈》谓伯成名性，江西金谿人，尝注《尚书补传》。吴伯庆有輓诗云：“笺疏定令传杜律，志铭谁与继唐碑。”此尤可为明徵也。

△《读杜愚得》十八卷（通行本）

明单复撰。复字阳元，会稽人。《千顷堂书目》作嵎县人，洪武中为汉阳河泊官。又云一名复亨，举怀才抱德科，授汉阳知县。传闻异词，未详孰是。是编前有宣德九年《黄淮序》，称杨士奇得其本於湖湘，以授江阴朱善庆兄弟刻之。

考黄伯思《东观馀论》，称尝撰《杜诗编年集》，则编年实始自伯思。其本今已不传。后鲁豈、黄鹤诸家穿凿字句，钩稽岁月，率多未安。是编冠以新定年谱，亦未免附会。其笺释典故，皆剽掇千家注，无所考证。注后隐括大意，略为训解，亦循文敷衍，无所发明。至每篇仿诗传之例，注“兴也”、“赋也”、“比也”字，尤多所牵合矣。

△《杜诗通》十六卷、《本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縉注。縉字世文。《千顷堂书目》作字世昌，疑传写误也。高邮人，正德癸酉举人，官至光州知州。是编因清江范德机批点杜诗三百十一篇，每首先明训诂名物，后论作意，颇能去诗家钩棘穿凿之说，而其失又在於浅近。《本义》四卷，皆释七言律诗。大抵顺文演意，均不能窥杜之藩篱也。

△《杜律意注》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赵统撰。统字伯一，临潼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户部郎中。是编诠释杜甫七言律诗。首论拗体，谓为杜之粗律，是全然不解声调者。所诠释亦皆臆度，不甚得作者之意。《凡例》称所见杜诗惟虞注二卷，故虽颇有所校正，而漫无考证。如《崔氏东山草堂诗》以“芹”字为出韵，是未知唐韵“殷”字附真不附文，至宋贾昌朝乃移之。许观《东斋纪事》、王应麟《玉海》皆可考也。

△《杜诗钞述注》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官西曹时即手纂是帙，及守衡州，遂刊刻之。谓甫尝游衡，刻甫诗於衡，所以为衡重也。《自叙》以为博撷群书，增释未备，时或附以己见，分体选注，成十六卷。然甫诗全集凡一千四百馀首，巨制名章，往往不

录。而於《杜鹃行》、《虢国夫人》二诗，向因黄鹤、陈浩然二本误入者，反并登选。其《秦州杂诗》二十首，则仅录八首。《游何氏山林》十首，则仅录六首，竟以“其一”、“其二”标写次第，似原诗止有此数，尤不可解。至注中援引事实，多不注出典。此又明代著述之通病，非独兆珂一人矣。

△《杜律意笺》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颜廷榘撰。廷榘字范卿，永春人，官九江府通判，终岷府左长史。是编取杜甫诗七言律一百五十一首，先用疏释，次加证引，名曰《意笺》。盖取以意逆志之义。其讥伪虞注之草草，持论良是。然核其所解，与伪虞注正复相等也。

△《杜诗分类》五卷（内府藏本）

明傅振商撰。振商字君雨，汝阳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杜诗分类始於王洙《千家注》。振商此编，则又因《千家注》本小为更定，殊无所取也。

△《杜诗解》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纪》，已著录。是编哀诗家之论杜诗者为第一篇。盖即蔡梦弼《草堂诗话》之意，推而广之，然分类不免於琐屑。其最不检者，如八卷补注例第一条云：“韩昌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发狂疾。

故杜云“束带发狂欲大叫”。’如此注，那得不补”云云。是杜诗乃用韩语，天下宁有是事。他如杨慎辨“槎”字一条，既全载於订讹字中，又复见於正讹例中。

如斯之类，亦往往失之嗜博也。

△《杜律注评》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是编因元张性《杜律演义》略施评点。每首皆有旁批，注文亦时有涂乙，大致皆刘辰翁之《绪论》也。

△《杜诗说》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黄生撰。生有《字诂》，已著录。此书以杜甫诗分体注释，於句法、字法皆逐一为之剖别。大旨谓前人注杜求之太深，皆出於私臆，故著此以辟其谬。其说未尝不是。然分章别段，一如评点时文之式，又不免失之太浅。中如谓《行经昭陵诗》非禄山乱后所作，《寄裴施州诗》据《文苑英华》本增“遥忆书楼碧池映”七字於末。虽亦间有考证，然视其《字诂》、《义府》相去不止上下床矣。

盖深於小学而疏於诗法者也。

△《读书堂杜诗注解》二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溆撰。溆字上若，磁州人，顺治壬辰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是编乃其

晚年家居所作。以《千家注》为本，而稍节其冗复。凡称原注者，皆《千家注》。每诗下评语及圈点，则溍所增入也。自称起己丑迄癸丑，阅二十四寒暑，五易稿而成。其用力甚勤，然多依傍旧文，尚未能独开生面。

△《杜诗会粹》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远撰。案康熙中有两张远。其一侯官人，有《超然诗集》，别著录。此张远字迺可，萧山人，由贡生官缙云县教谕。朱彝尊《曝书亭集》有《送远之桂林诗》，即其人也。是书采诸家之注而成，故曰《会粹》。其分析段落，训释文意，颇便初学。然不免寻行数墨。诗依年谱编次，与诸本互有异同，考核亦未为详审。

△《杜诗论文》五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见思撰。见思字齐贤，武进人。是编成於康熙壬子。据其《凡例》，盖拟举杜诗典故别为一书，名曰《杜诗论事》。故此编但诠释作意，谓之《杜诗论文》。夫笺注典故，所以明文义也。论事自论事，论文自论文，是已两无据矣。

而所论之文，又皆敷衍。即以开卷言之，《望岳诗》“齐鲁青未了”，正极写“望”字耳。其注乃云“行至於齐，初见岱色，及行至於鲁，岱色依然，故曰青未了”。《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杜甫自注曰：“员外季弟执金吾，见知於代，故有下句。”其语已明矣。其注乃云“落到执金吾结”。如此之类，皆颇嫌於词费。《重题郑氏东亭诗》“华亭入翠微”句，《尔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古有明训。其注乃云“山曰翠微，秋山也”。如此之类，考证亦多未详。首列章法、句法、字法诸论。其三折句法一条，引“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一联，谓“尘中”字、“岁晚”字一折，“老”字、“病”字一折，“尽力”字、“伤心”字一折，已嫌破碎。又引“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一联，谓“峡”字、“湖”字一折，“云笼”字、“日落”字一折，“树小”字、“船明”字一折，诗家有是句法乎？

△《杜诗阐》三十三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卢元昌撰。元昌有《左传分国纂略》，已著录。是书成於康熙壬戌。前有《自序》，称杜诗有因注而显者，有因注反晦者。一晦於训诂之太杂，一晦於讲解之太凿，一晦於援引之太繁。反是者，又为肤浅凡庸之词曰：“吾以杜注杜也则太陋。”其持论甚当。然其注如《四书讲章》，其评亦如时文批语。说诗不当如是，说杜诗尤不当如是也。

△《杜律疏》八卷（洗马刘权之家藏本）

国朝纪容舒撰。容舒有《唐韵考》，已著录。此书因顾宸所撰《辟疆园杜诗注解》繁碎太甚，又多穿凿，乃汰其芜杂，参以己意，以成是编。初名《杜诗详

解》。后以所解皆律诗，又字字句句备为诠释，体近於疏，因改今名焉。

△《读杜心解》六卷（通行本）

国朝浦起龙撰。起龙有《史通通释》，已著录。其书虽总题六卷，而卷首分上下二册，不入卷数，卷一分子卷六，卷二分子卷三，卷三分子卷六，卷四分子卷二，卷五分子卷五，卷六分子卷二，实二十六卷也。自昔注杜诗者，或分体，或编年。起龙是编，则於分体之中又各自编年，殊为繁碎。如《江头五咏》，以二首编入五言古诗、三首编入五言律诗，尤割裂失伦。其赋及杂文，旧本皆系卷末，起龙亦散附各诗之后，如《杂述》附《送孔巢父诗》后，《秋述》附《秋雨叹》后，《祭房琯文》附《别琯墓诗》后，《说旱》附《大雨诗》后，《封西岳赋》附《赠献纳使田舍人诗》后，事尚相属。以《三大礼赋》附《赠崔国辅于休烈诗》后，因诗中有“谬称三赋在”句；以《皇甫淑妃碑》附《宴郑驸马宅诗》后，因公主为淑妃所生；以《华州试进士策问》附《洗兵马》后，因所问乃中兴之政，已为牵合。至以《天狗赋》附《灵湫诗》后，以《雕赋》附《义鹘行》后，以《画太乙天尊图文》附《李道士松树障子歌》后，则强缀之甚矣。自有别集以来，无此编次法也。其间考订年月，印证时事，颇能正诸家之疏舛。而句下之注，漏略特甚。篇末之解。缴绕亦多。又诠释之中。每参以评语，近於点论时文，弥为杂糅。与所撰《史通通释》评与注释夹杂成文者同一有乖体例。殆好学深思之士而不善用所长者欤？

△《类笺王右丞集》十卷、附《文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起经撰。起经字长济，更字元纬，无锡人，嘉靖中以国子监生官广东盐课副使。是集以王维诗分类重编。五言古诗分十一门，七言古诗分六门，五言律诗分十一门，五言排律分八门，五言绝句分七门，七言绝句分五门。各为笺注，而以刘辰翁评散附句下。冠以本传、年谱。别以外编、遗诗及同咏、赠答、画评附后。其文集四卷则绝无笺注。大都区别繁碎，更甚於王洙之割裂杜诗、王十朋之窜乱苏集。如《清如玉壶冰》诗，虽题出鲍照《白头吟》，然实省试之作，列之闺情，殊为不类。配隶尤多乖舛也。

△《樊绍述集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樊宗师之文见称於韩愈。愈所为墓志，称其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以下杂文凡二百九十一篇，又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

《唐书艺文志》云：《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而今传於世者止此二卷。绛守居《园池记》旧有宋王晟、刘忱所注，至元时已不传。其载於《辍耕录》者凡有二本，其一为汧阳赵仁举字伯昂者所笺注，其一不著注者姓名。然宗仪

亦仅著其句读，而不尽著其笺注。此本以宗仪所得前本为主，而以后一本及他本注释并题跋附焉。至《绵州越王楼诗序》一篇，则得自计有功《唐诗纪事》，旧无句读，之騷以意创补之。宗师文故为诡异，本非正轨。韩愈以交游之故，曲以文从字顺许之。然所谓二百九十一卷者，卒以无传，则是非之公，虽愈不能夺也。之騷乃掇拾废弃，为之注释，谓之好奇则可，如谓有当於文章则未也。故特存旧注绛守居《园池记》一篇，示好奇之戒，而此则附《存目》焉。

△《香山诗钞》二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杨大鹤编。大鹤字芝田，武进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是编用明马元调所刊《白氏长庆集》本。录十之三四，芟其所分门目，但以五言、七言分古今体编之。

△《玉川子诗集注》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之騷撰。卢仝诗，《唐书艺文志》一卷；《书录解题》作二卷，又《外集》一卷；明正德中刊本作二卷，盖无《外集》；《全唐诗》增多二十二篇，编为三卷。之騷又增入《栲铭》一篇、《月诗》一篇，编为五卷。然《月诗》见《锦绣万花谷》，其词不类。《栲铭》则仅与《梳铭》异数字，乃一诗而讹为两题，不当重入。且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据罗衮《四铭小序》，知《栲铭》乃衮所作，《唐文粹》误题为卢仝。之騷均未能订正，殊考之未详也。

（案朱彝尊《明诗综》以《栲铭》为明人所作，仅删去二“兮”字，尤为舛谬，并附订於此。）

仝诗故为粗獷，非风雅之正声。之騷嗜奇，故特注之。卷首《月蚀》一篇，考据元和庚寅时事，笺注最详。然“后幅天若不肯信，试唤皋陶鬼一问，而今三台文昌宫”云云。应以“问”字为句。之騷乃以“而今”字为句，殊为割裂。其他注亦多支蔓。如《客答蛺蝶》一首，引罗隐诗以释黄雀字，不顾其人之在全后，亦未免失检矣。

△《西昆发微》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乔撰。乔一名旻，字修龄，太仓人。是编乃所说李商隐诗。案《唐书商隐传》，称与温庭筠、段成式俱以四六得名，号三十六体。则商隐所作，别无西昆之名。杨亿《西昆倡酬集序》，称取玉山册府之义，名曰西昆。则西昆之名，又非商隐所作。此书标题先已失考。其所说，凡《无题》之诗又无一不归於令狐綯。如《锦瑟》一首，刘放《中山诗话》以为令狐楚青衣之名，其说本谬。

计有功《唐诗纪事》称为令狐丞相青衣，盖沿此文，特省书楚名耳。乔不考其源，但据丞相之文，亦执为綯之青衣。他如《少年》一首，明言“外戚平羌第一功”；《富平少侯》一首，明言“十三身袭富平侯”；《可叹》一首，明言

“赵后楼中赤凤来”，与絢何与，皆锻炼入之。然则《柳枝》五首非商隐明作一序，亦必谓为絢作矣。

△《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琦撰。琦有《李太白诗注》，已著录。注昌谷集者，宋有吴正子，明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又有宋刘辰翁评本。然贺诗镂心剝肾，意匠多在笔墨之外，往往可以意会，不可言诠。诸家多钻研字句以求之，失之愈远。

琦此注兼采诸家之本，故曰《汇解》，亦不免寻行数墨之见。或附会穿凿，或引据失当。如《雁门太守行》“塞土胭脂凝夜紫”句，旧注引古今注紫塞为解，本不为谬，而琦必从别本作“塞上”，引王勃“烟光凝而暮山紫”句，以就“凝紫”二字，是岂塞上夜景耶。又如《勉爱行》“洛郊无俎豆，弊厩惭老马”句，旧本误“惭”为“斩”。曾益注遂云“斩老马以祖别”。直谓杀马食客，固非事理。

余光注“斩”为绝，谓厩中无马可乘，亦牵强未安。琦不从之，是矣。然不知此用陶潜诗“马厩讲肆”之意，明儒者之不得志，而以为无俎豆以饯行，即乘马亦非强壮，仍郢书燕说也。至《苏小小墓诗》“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下与雨叶，乃用古音。集中如读来为厘，押入支韵之类，不一而足。琦乃易末句为风雨，改以就“待”、“彩”二韵，尤失古法矣。此类不可枚举，与诸家亦鲁、卫之政也。

△《丰溪存稿》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吕从庆撰。前有任启运所撰小传，称从庆字世膺，大梁人。从其祖伸官於金陵。广明元年黄巢攻金陵，从庆走歙之竭田。及朱温篡唐，遂遁居旌德万山中，隐居不仕，称唐遗民。至南唐时乃卒，年九十七。其集历代史志书目皆不著录。此本为乾隆庚申其裔孙积祚所刊，称其从叔高祖元进所手录。黄之隽、邵泰、储大文皆为之序，称其湮没八百年而始显。然其书晚出，授受源流渺不可考。越宋、元、明至今，忽传於世，论者颇以为疑。其诗如《贼警》之“何以慰时匆”，《游多宝寺》之“先供座佛歆”，《村径即景》之“啼鸟断还仍”及“长此乐清初”，《草堂坐雨》之“惫黍转馀精”，《薄暮步村径》之“飞虫转涧舞，鸣鹊抱巢修”，《醉卧田间里人扶归》之“垂手引模糊”，《咏菊》之“风雨困秋曦”，皆不似晚唐、五代人语。又其中有《怀严子陵前辈》一题，案李肇《国史补》，称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无称古人以前辈之事。杜甫诗“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又“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亦仅用为词藻，无称人以某前辈之事。况远隔千年，忽被此目，唐人诸

集，实未前闻。又《春雪往柵山》题中有“敲诗驴子背上”语。案贾岛咏“推敲”二字不定，见《唐摭言》。

郑紫言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见《唐诗纪事》。在今日则为典故，在唐末犹为近事，不应从庆用之。且称吟诗为推敲，已属割裂。至改为敲诗，明以前人实无此语。疑为贗鼎，盖亦有由矣。

△《谭藏用诗集》一卷、《集外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唐谭用之撰。用之字藏用，其履贯时代不见於史。《新唐书艺文志》载有谭藏用诗一卷，次於刘言史、黄滔之前。《全唐诗》亦载用之诗一卷，谓为五代末人。而《宋史文苑传》又云：“开宝初，有颖贄、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则又当为宋初人。厉鹗《宋诗纪事》遂系之於宋。众说纷纷，莫能考定。今此集前题“姑苏吴岫家藏本，悉依宋钞”十一字。后有谭氏子孙札一通，称集本元人抄宋版，抄书家珍藏，罕行於世云云。是其书当出於明之中叶。而《全唐诗》所载之七律四十首，则别为《集外诗》附之於后。盖亦其子孙所题以别於本集者。然自宋以来，阅数百年，收藏者从未著录，而忽得於吴岫家。又集外诸诗皆本於唐诗鼓吹，当时郝天挺所选录已不为少，乃无一篇出於本集。其故颇不可解。且反覆检勘，颇多疑窦。如经历官名不特《唐百官志》所无，即宋代亦未曾置，至元时始有此职。而集中《梦祝直诗》，乃有“忽梦浚州祝经历”句，其可疑者一也。又《吴真人奉旨求贤诗》，不似唐人语。

考元时有道士吴全节，被遇成宗、仁宗、英宗，封崇文弘道真人，见於《元史》。

而延祐中尝命真人王寿衍求访道行之士，与此所云奉旨求贤者情事相近，似当为吴全节作。其可疑者二也。又集中《赠胡守诗》，铺叙时事极详，其大略云：“因思闽广间，壤地有深阻。凶豪据深洞，老幼负戈弩。幸逢天子圣，元帅复神武。诏书一日下，海内尽歌舞。横筭罢舟车，求贤复科举。”而《金盘山诗》又有贞元纪年。案贞元为德宗年号，距唐末百馀岁，时代大不相及。而证诸《唐书》，亦无闽、广作乱之事。惟《元史》载，成宗元贞元年，昭、贺、藤、邕、澧、全、衡、吉、赣、南安等处，蛮寇窃发。二年，上思州叛贼黄胜许攻剽水口思光寨，其后屡见於《本纪》，似与闽、广凶豪之语相合。而仁宗皇庆二年始行科举，与“求贤复科举”语亦相近。盖元代未尝有此制，仁宗始法古举行，故谓之复。若唐则科举一代不绝，不可谓之复矣。贞元年号恐当是元贞之讹。特元贞尽二年，而此作七年为不相符耳。其可疑者三也。又《送赵容诗》云：“武林杨柳旧依依，甲第楼台有是非。莫道天涯龙已化，但看云际鹤还飞。”其意似指南宋之亡。若唐末、五代时，则钱氏据有临安，势方全盛

，安得有此语。其可疑者四也。岂用之遗集散佚残阙，其子孙剽他人所作，搀杂其间，以足卷帙，故牴牾如是欤。

△《范文正公尺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范文正集》，已著录。是编皆其平生手简，为家书三十六首、交游八十一首。盖其家子孙所辑，宋时已於集外别行。后有张栻及朱子所作《文正书帖跋语》二则，当亦后人所附入。原本五卷，今止三卷，则陈振孙所改编也。

△《曾乐轩集》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维撰。维，乌程人，仁宗时官卫尉寺丞，都官郎中张先之父也。先尝摘维所自爱诗十首，绘为《十咏图》，孙觉为之序。周密《齐东野语》备载其诗及《觉序》，并述是图始末甚详。此本乃安邑葛鸣阳所刊，即从《齐东野语》录出。

原图残阙，佚其第五首，故此亦惟存九首焉。

△《别本公是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其文集久佚，今始从《永乐大典》编次成帙。此本乃钱塘吴允嘉从诸书中搜辑而成。考《宋文鉴》尚有敞所作《续谥法》一篇，唐顺之《右编》有奏议六篇，此集均未收入。又误载刘敞诗及诗文重复文同题异者数篇。又《舜让禹》以下三篇，抄录舛错，原目亦颇失先后之序。

然较之新喻所刻《三刘集》，采摭稍富。故今仍存其目，不没其蒐辑之劳焉。

△《陈副使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陈洎撰。洎字亚之，彭城人，即师道之祖也。皇祐中官至三司盐铁副使，宋国史、实录皆不为立传，故《宋史》亦失载其人。此本仅诗十二首，金侃跋语谓陆绳仲从宋人墨迹卷录出者。前有熙宁九年曲阜颜复《序》。后有张徽、司马光、苏轼、任希夷、李五《跋》。《复序》谓其事业在卿大夫者，以补国利民传。《跋》亦谓景行懿文，知者益鲜。曲阜长道颜公、侯官宏中郑公而下诸大贤，表而出之，辑成巨轴，盖皆当时就题卷中者。《跋》作於嘉定癸酉。自皇祐改元至是一百六十馀年，贤士大夫犹相与珍其遗篇，景企不置，则洎之为人可知矣。金侃又谓跋其后者尚有林希、孙觉、苏辙、徐积、钱世雄诸人，惟遗侯官郑宏中一跋。今希等诸跋并佚不存，则已非侃所见之本。又颜复称诗二十二篇，苏轼称诗二十五篇，今所存仅及其半，亦不知何时散失。厉鹗《宋诗纪事》载洎诗十三篇，较此本多《过项羽庙》、《过田文墓》二篇。惟此本所有之《黄鹄诗》，鹗失采耳。

△《居士集》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欧阳修撰。前列《苏轼序》及《年谱》。旧本每卷有熙宁五年子发等编次数字。而《轼序》谓得於其子棐，乃次而论之。盖序作於元祐六年，时发已卒，故序中不及耳。庆元中周必大编次修集，自《居士集》外，有《外集》等九种，通一百五十三卷。此编仅三之一，然出自修所手辑。《文献通考》引叶梦得之言曰：“欧阳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为编次。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阅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未决者。”则其选择为最审矣。此本又取淳熙间孙益谦所校重镌，卷末列诸本字句异同，极为详核。又一本为明代朝鲜所刊，校正亦极精审。以周必大所编《文忠集》已全部收入，无庸复录，故今惟存其目焉。

△《欧阳遗粹》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郭云鹏编。云鹏爵里未详。卷首有嘉靖丁未云鹏《自叙》。以陈亮《欧阳文粹》仅录一百三十篇，所收太隘，乃补录八十三篇，附刻其后。然亮所录持择精审，与本集多有异同。宋人旧本，存之可以备参考。此则全从本集采出，字句既无可互证。又其精不及亮所录，而其博又不及修所自定《居士集》。实两无所取，故析出别存其目焉。

△《老泉文》（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郭祥鹏编，祥鹏，泰和人，成化辛丑进士。是集於《苏洵集》中摘取《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笈策》二篇，别为一集。案《洵全集》具存，其文章之妙，岂止於此。此选亦无谓甚矣。

△《东坡外集》八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焦竑序》，称“世传东坡集多乱以他人之作。如老苏《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诗，叔党《飓风》、《思子台》二赋，人知其谬。至《和陶拟古》九首、《大悲圆通阁记》，本子由作，见《栾城遗言》。《虚飘飘》三首，公与黄、秦倡和，见《少游集》。《睡乡记》、《拟无功醉乡记》而作，今并属子瞻。代滕甫辨谤，王铨谓为其父作四六话，备载其文。大率纪次无伦，真贗相杂。最后得《外集》读之，多前所未载。而卷帙有序。如《题跋》一部，游行诗、文字画等各以类从，而尽去《志林》、《仇池笔记》之目，最为精核。其本传自秘阁”云云。考《和陶拟古》九首虽见於《栾城遗言》，其实轼、辙各自有诗。所谓“客从远林薄，依墙种杨柳”者，辙诗也；“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者，轼诗也。竑所摘，未为尽确。又辙所作轼墓志，载所作凡六集。晁陈二家所录，多《应诏集》十卷。《宋史艺文志》所载凡十一集。皆无此八十六卷之本。且《外集》之名，以别《内集》。轼之诗文既已全载於此，别无所谓《内集》，则《外集》之名殊无根据。竑称得之秘阁，不知明代之书，尽於杨士奇、张萱所录。二家之目不载

，竝又何从而得之。此直竝以意删并，托之旧本耳。

△《黄楼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鲁点编。胡廷宴补。点有《齐云山志》，已著录。廷宴，漳州人。点书成於万历甲辰，廷宴补刊则在丁未，相距二三年，而廷宴序称岁久浸坏，渐以失次，殆不可晓。盖明代朝覲官入都，例以重货赂津要。其馀朝官，则刊书一部，佐以一帕致馈，谓之书帕。其书即谓之书帕本。其仓卒不暇自刊者，则因旧官所刊，稍改面目而用之，动以旧刊漫漶为词，而偶忘其相去不久也。宋熙宁十年，苏轼守徐州，值河决澶渊，南溢於泗，城几没。轼捍御百方，城以无恙。乃取土克水之义，即城东门为楼，垾以黄土，名曰黄楼。其弟辙及秦观皆为之赋，陈师道为之铭，轼亦有《九日黄楼》、《黄楼观月》诸诗，遂为古迹。点官徐州，因哀轼诗文作於徐州者为一集，题曰《黄楼集》，实非皆为黄楼作也。入之《地理》，名实不伦，今仍入之《别集》，附轼集后焉。

△《东坡守胶西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阎士选编。士选字立吾，绥德州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乃士选为莱州府知府时采苏轼在胶西诗文刻为一帙。以尚有挂漏，及官按察使时补完之。其王宗稷年谱，亦仅摘录熙宁八年乙卯轼到密州，及十年丁巳自密移知河中府，复改知徐州一段。盖借轼以重胶西也。

△《苏文奇赏》五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陈仁锡编。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编取《东坡七集》分体选录，一以时文之法批点之。至於《志林》之属，亦皆摘录，不知是固不以文章论也。《飓风赋》乃苏过之作，后人误题其父。仁锡因而录之，亦漫无考证矣。

△《东坡禅喜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凌濛初编。濛初有《圣门传诗嫡冢》，已著录。先是徐长孺尝取苏轼谈禅之文，汇集成编，唐文献序而刊之。濛初以其未备，更为增订。万历癸卯，濛初与冯梦禎游吴阊，携是书舟中，各加评语於上方。至天启辛酉，与《山谷禅喜集》并付之梓。濛初喜取前人小品，以套版刻之，劖劂颇工，而无裨艺苑，此亦其一种也。

△《东坡养生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如锡编。如锡字武工，江宁人。是编前有《王思任序》，则当成於前明之末，然又有康熙甲辰《邱象升序》，盖书成於崇禎中，批点行世则出象升手也。其书取苏轼诗文杂著有关於闲适颐养者，分《饮食》、《方药》、《居止》、《游览》、《服御》、《翰墨》、《妙理》、《调摄》、《利济》、《述古》、《志异》十二门。轼以文章气节雄视百代，其游戏诸作，大抵患难中有托而逃。

如锡乃惟录其小品，所谓“飞鸿翔於寥廓，而弋者索之藪泽”也。使轼仅以此见长，则轼亦一明季山人而已矣，何足以为轼乎。

△《苏诗摘律》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长垣县知县无锡刘宏集注”，不详时代，惟取苏轼集七言律诗注之，潦草殊甚。

△《吕次儒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吕南公撰。南公有《灌园集》，已於《永乐大典》中裒辑成编。此本乃后人采掇而成。仅《麻姑山诗》二十四首，《福山诗》一首，文三首，仍以符行中《原序》冠之。其《麻姑山诗》盖出《麻姑山志》，前有《小引》。《西江诗话》所载之《葛仙峰诗》，即在其中，而题作《上葛仙坛》，标目小异。其《钱邓州不烧楮牟强颂》一首，则自吕祖谦《宋文鉴》中录出者也。篇帙寥寥，采摭殊为寒窘。今既别编巨帙，此为废稿矣。

△《支离子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一曰《竹堂集》。宋道士黄希旦撰。希旦，邵武人，一名晞，字姬仲，自号支离子。熙宁中尝召至京师，典太乙宫事。后病卒，其徒传为仙去，无可证验也。

此集为淳祐己酉九龙观道士危必升所编。后附小传云，希旦为九天弥罗真人，掌上帝章奏，语甚怪妄。其诗亦凡近无深致，不类出世有道者之言。且希旦没於熙宁甲寅，不云有诗。越一百七十五年，是集忽出於羽流，则非惟仙去之说事涉荒诞，并此集殆亦依托矣。

△《山谷刀笔》二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黄庭坚撰。《庭坚全集》已著录，此乃所著尺牋也。以年为次，自初仕至馆职四卷，居忧时三卷，在黔州三卷，戎州七卷，荆渚二卷，宜州一卷，皆於《全集》中摘出别行者。然是编向有宋槧本，非后人所为。考《宋史艺文志》，杨亿亦以刀笔别行，盖当时风气有此一体云。

△《精华录》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任渊编。渊有《山谷内集注》，已著录。是集皆摘录黄庭坚诗文。前有《渊序》，不著年月。又有朱承爵题词，称尝得其《目录》，盖宋元祐间刻版，而亡其文。心宝其名而窃病其实。久之始获旁稽载籍，缘目寻词，以还故物。

若《太史大全诗》，《宋文鉴》、《文苑英华》、《文翰类选》、《光岳英华》诸集悉掇拾无遗云云。考庭坚卒於徽宗崇宁四年乙酉。是书之选虽无年月，然称黄太史《山谷集》几万篇，尝节其略而谬注三十之一也，则成於所注《内集》后。

《内集注》中已称徽宗为徽考，鄱海许尹叙《内集注》亦称作於绍兴时。此集既刻於元祐中，何以反在其后。且《录》中诗文以本集年月核之，已有崇宁中作，何以预刻於元祐时。集中之目，亦往往与本集不合。如《夜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一题，是时庭坚自武昌赴宜州贬所，故亲旧追送至於汉阳。此本割裂其文，作《汉阳亲旧追送》，则亲旧属之汉阳，“追送”字不可通矣。又用前韵《赠高子勉》一题，乃庭坚自用其韵，本集可考。此本乃作《和高子勉》，则事实全乖矣。《谢公定和二谢秋怀邀予同作》一题，有末四字，乃见倡和之意。此本无此四字，则《谢公定自和二谢》，与庭坚无关矣。甚至《双井茶诗》“人间风日不到处”四句，乃七言古诗之前半，而割为绝句，改其题曰《内直观化》。

第十一首之《竹筍初生》一绝，改其题曰《二月江南》。《修水记》一篇乃取庭坚《书幽芳亭》一篇，摘其中一段，而略增末数语。其馀窜乱，不可胜数。渊所注《内集》，年经事纬，考证详明，何以此集愤愤至此。至於所录集中不载诸诗，《西湖徙鱼和苏公》二首，乃陈师道三首之二，见《后山集》中。渊亦尝注师道诗，何以两集并收，漫无一语之订正。其《新竹》一首，乃陆游诗，题曰《东湖新竹》，见《剑南集》中，渊何以能於数十年前预见之。其为伪托，固可不攻而破。且《承爵序》既称缘目寻词，集中一题数首者，目中并无明文。云摘选某首，何以摘选者较多。又称所采之诗有《文苑英华》，乃宋太宗时宋白等奉敕编撰，所录诗文，止於唐代，何以有庭坚之作。排律之名，唐、宋、元人皆无之，旧集具存，可以覆案。至元末杨士宏所选《唐音》，始以排律标目。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仍之不改，乃沿用至今。何以此本刊於宋时，已有五言排律。其为承爵依托为之，亦确凿无疑。何景明曰：“山谷《精华录》任渊选者，其所采取，多不惬人意。”王士禛曰：“《精华录》八卷，有天社任渊《自序》，《录》中取舍，未惬人意。”张宗柟亦曰：“观其录取大意，只以备体，且多阑入游戏之作，非上选也。”宗柟所见者称嘉靖间摹宋槧本，士禛所见者称明章邱李开先家宋槧本，皆在承爵之后。何景明虽正德时人，而比承爵亦差后。盖皆即承爵此刻，托诸宋槧。观士禛所记《任渊序》，与此本不异一字。而承爵之《序》与《渊序》貌为轧茁，如出一手。其作伪之迹，固了然矣。向来藏书之家，珍为秘笈，盖以名取之，未及一一核其实耳。

△《山谷禅喜集》二卷（内府藏本）

明陶元柱编。元柱始末未详。是集於黄庭坚集中录其阐发禅理者别为一书。盖欲以配《东坡禅喜集》也。

△《后山诗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陈师道撰。师道有全集已著录。此本为雍正乙巳嘉善陈唐所刊。《正集》六卷，仍魏衍所编之旧。逸诗五卷、诗馀一卷则唐蒐辑诸书，补所未备者也。

《正集》旧有《任渊注》，今皆削去。别本各行，未为不可。唐同里吴諲为作序，乃极论其注当削，则谬之甚矣。

△《襄阳遗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范明泰编。明泰有《米襄阳外纪》，已著录。此乃所辑米芾遗文。考芾《宝晋英光集》，世有传本，明泰盖未之见。故蒐采各书，裒为此编，然阙略殊甚。至於倒书《心经》咒语一则，本佛书旧文，非芾所撰，亦登简牍，则更误矣。

△《斜川集》十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旧本题宋苏过撰。过，轼之季子，字叔党，斜川其自号也，事迹附载《宋史苏轼传》。其集《文献通考》作十卷，世无传本。王士禛《香祖笔记》称，康熙乙酉，有书贾来益都之颜神镇，携苏过叔党《斜川集》仅二册，价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其存佚今不可知。然士禛所记，多传闻之词，未必确也。此集乃近时坊间所刊。其本但有边阑，而不界每行之乌丝。此本染纸作古色，每页补画乌丝，而伪镌虞山汲古阁毛子晋图书一印，印於卷末，盖欲以宋版炫俗。然考晁说之所作《苏过墓志》，过卒於宣和五年。此集中所称乃嘉泰、开禧诸年号，以及周必大、姜尧章、韩侂胄诸人，过何从见之。其中所指时事，亦皆在南渡以后，尤为乖刺。案刘过《龙洲集》中所载之诗，与此尽同。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而抄出冒题为《斜川集》，刊以渔利耳。《龙洲集》已别著录，此本本不足存。以世传刊本、抄本不一而足，且卷数与《文献通考》所载相合，恐其荧听，故存其目，而辩之焉。

△《双峰存稿》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进士舒邦佐平叔撰。《宋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厉鹗《宋诗纪事》亦不载其名。前有《自序》，称早困举子业，窃第后方学四六语。又称尚书刘公曾为辛丑省试官，余以晚出门生之礼事之。辛丑为徽宗宣和三年，则邦佐当为北宋末人。集中有《和洪龟父岁晏诗》。龟父，黄庭坚甥洪朋字也。庭坚最赏其诗。而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早卒，则邦佐与之倡和，又在徽宗以前。《序》末题甲子岁四月，而中云“投绂西归，老於三径”。甲子为高宗绍兴十四年。则其老而退休在南宋之初。而集中有《贺黄察院启》，在绍熙四年；《迎潭帅朱殿撰启》，在绍熙五年。上距高宗甲子凡五十年，邦佐当已百有馀岁，乃复在仕途，似无此理。况邦佐及见洪朋，则与苏轼、陈师道、僧道潜皆同时人，特相距先后间耳。《自序》称愿借后山“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句，则陈师道语也。

《真隐集序》称递相传写，不无鱼鲁，谨守昔人“白鸥没浩荡，采菊见南山”之戒，则苏轼语也。其诗复云：“不如陶靖节，客至空持瓿。不如苏东坡，胜败两忘忧。”又云：“大苏文章继老苏，魏徵勋业付魏谟。”又云：“参寥已似絮沾泥，天女虽来暖非肉。”皆作典故用之，尤为可疑。他如“池平初斗蛤，柳老半藏鸦”，即轼诗之“夜凉初吠蛤，柳老半书虫”也。“早为挂铜钲”，即轼诗之“树头初日挂铜钲”也。“小雨止还作，虚窗暗又明”，即轼诗之“微雨止还滴，小窗幽且妍”也。“蜜熟花蜂亦惯营”，即轼诗之“蜜熟黄蜂亦懒飞”也。“卷地风来忽吹散”，即轼诗之“蓦地风来忽吹散”也。即刻意学步，不应雷同至此。

其为摭轼诗贗作，痕迹显然。至於宋璟《梅花赋》，宋已不传。故《李纲集》有补作，其序甚明。今集中有《读广平梅花赋诗》，知其出在刘埙《隐居通议》之后。“梅子又生仁”句，乃以唐寅诗“试尝梅子又生仁”句，截去二字，知其出於唐寅之后，是殆近时之所为耳。

△《别本海陵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周麟之撰。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已著录。此本仅诗六十三首、文四篇，即《外集》一卷，书贾削去标题“外集”字，别作伪帙，以售欺耳。

△《李忠定集选》四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李纲撰。纲有《梁溪集》，已著录。此本凡录奏议十五卷、文十六卷、诗六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冠以本传一卷、行状三卷。明万历中闽人李嗣元所撰。其凡例称限於赀，不及全刊也。兵燹版佚。国朝康熙己酉，建宁李荣芳又重刊之，称购得三旧本，皆有残阙，合之乃成完帙，其用力颇勤。《梁溪全集》，大抵藏书旧家始有之，世不多见。今行於世者惟此本。故附存其目，不没剞劂之功云。

△《林泉结契》五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王质撰。质有《诗总闻》，已著录。是编乃商邱宋萃摘《绍陶录》中《山友辞》、《山友续辞》、《水友辞》、《水友续辞》、《山水友续辞》各为一卷。

。

谓其有玩物適情之趣，改题此名，其文则无所增损也。

△《北山律式》二卷、附《王炎诗》一卷、《晁冲之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叶梦得所选程俱诗也。梦得有《春秋传》，俱有《麟台故事》，皆已著录。是编前有《梦得序》，称“致道《北山集》四十卷，既为之序。人皆知致道之文，而不知其诗。即知其诗，亦仅知其古风，而不知其律诗之妙。及门郑晦

，系致道同里人，初学韵语。予谓其何舍近而就远也。因选录致道近体诗二卷，名曰《北山律式》”云云。其文浅鄙，不似梦得他作。《北山集》已别著录，此为骈拇枝指，无论真伪矣。卷后附录王炎《双溪类稿》十数首、晁冲之《具茨集》数首，尤不解其何意。大抵杂凑之本，姑充插架之数者也。

△《别本汪文定集》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汪应辰撰。《应辰全集》已於《永乐大典》内裒辑成编，别著於录。此本乃明程敏政以内阁藏本选录而成，非其完帙。

△《延平文集》三卷、《附录》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侗撰。侗有朱子所辑《延平问答》，已著录。此本乃侗裔孙葆初更汇诗文一卷，附缀於后，改题此名，故《宋志》不载。前三卷均标曰“朱熹编”。其实朱子惟编《问答》，未编诗文，特借以为重耳。后二卷为《附录》，则朱子所为行状之类也。

△《别本芦川归来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张元幹撰。是集已於《永乐大典》中裒辑成编，别著於录。此本凡诗二卷、杂文三卷，末附《幽岩尊祖事实》一卷。诗仅有近体，又编次无绪，至以《题米元晖瀑布横轴》一诗、《题苏养直绝句后》一诗、《题江天暮雨图》一诗、《题江贯道绝壁古松》一诗入之《杂文跋类》中，盖残缺掇拾之本也。

△《陈文恭公集》十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陈康伯撰。康伯字长卿，弋阳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仕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谥文恭，事迹具《宋史》本传。是集为其裔孙以范编次，并以诰敕及诸书文字有涉於康伯者汇附於后。然遗文仅二卷，而附录乃十一卷。末大於本，殊非体例。且遗文亦多伪作。如所载《谢敕命修家谱表》，称昨进家谱，敕令史院编修填讳。自古以来，无是事理。其谢语称“伏惟圣躬保重，圣寿隆长”；而首称“臣康伯叩头拜谢曰”，末称“臣等不胜欣跃，无任感戴叩谢之至”，尤不晓宋人章表体例。又首载《原序》一篇，称“乾道七年新安门人朱熹顿首拜书於碧落洞天”。其词鄙陋殊甚。《朱子年谱》具在，不言有此师。

朱子集中亦无此文。盖无往而不伪也。

△《志道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顾禧撰。禧字景繁，吴郡人。居於光福山，闭户诵读，不求仕进。绍兴间，有司以遗逸荐，不起。后筑室邳村，表曰漫庄。凡田居五十年而终。尝与吴兴施宿注苏轼诗，行於世。《陆游序》所谓助以顾君景繁之赅洽是也。兹编称禧子宏闻搜求遗稿，从江浙提刑转运任某抄得若干首，取鲁论隐居求志之义，题曰《志道集》。然莫知其所自来。卷首有禧侄长卿《序》，称禧以文

章擅名，为里中同学所忌，指作周世宗宫词，祸几不解。会以遗逸荐，得白。於是杯酒释奠，尽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馀卷，无复只字存者。其叙述禧生平颇具。惟《序》末署至元壬辰，乃元世祖即位之二十九年。禧为宋高、孝时人，相距一百馀年，安得有其侄尚在，为之作序。又考集中多载洪兴祖倡和之作，兴祖当绍兴中以忤秦桧贬死，禧正与之同时，又似乎真出禧手。惟《赠行省任古》一首，宋时无此官名。而《序》中则作提刑转运任公，复与宋制相合。其长卿结衔称石泉书院山长、福州路教授，又非宋官，殊参错不可解。诗仅三十馀首，且多俚句，疑其出於依托焉。

△《千虑策》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诚斋易学》，已著录。是编凡《君道》三策、《国势》三策、《治原》三策、《人才》三策、《论相》二策、《论将》二策、《论兵》二策、《驭吏》三策、《选法》二策、《刑法》二策、《冗官》二策、《民政》三策。前有《自序》，已载於《诚斋集》中。此江西所刊别行本也。本传称虞允文为相，见此策，荐为国子博士，则当时已别行矣。

△《锦绣论》二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宋杨万里撰。考宋贡举条式，第二场试论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则此编盖当时应试程式也。然体例拘陋，未必真出於万里，疑并书中国子监批点皆坊贾托名耳。

△《分类诚斋文脍后集》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其书分三十二类。取杨万里《易传》、《千虑策》中之语摘录标题，各加批点，殊为庸俗。又有题见此集，而注云“文见前集”者，亦非完书。相其版式，乃麻沙旧刻，盖宋末书坊陋本也。

△《蕊阁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宋辛弃疾撰。弃疾有《美芹十论》，已著录。是编集六朝及唐人诗句为五七言近体，平声上下三十韵，韵为一首。前有弃疾《自序》。今按《唐韵》及《宋礼部韵》皆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至理宗末，平水刘渊始并为上下平各十五部。弃疾当高、孝、光、宁之朝，平水韵未出，安得而用其部分。且平韵分上下，自《广韵》已然。集中顾以一先为十六先，至咸韵为三十，此向来韵书所无。又据魏了翁之说，《唐韵》下平作二十九先，而小变之者也。至集句始於晋傅咸。宋王安石、孔武仲皆有其体。今序首即云集韵非古。又舍王、孔而独举陈后山、林莆田，尤极疏舛，文笔亦颇类明末竟陵一派，决不出弃疾之手也。

△《别本攻愧文集》三十二卷、《诗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楼钥撰。钥有《攻愧集》，已著录。此本前后无序跋。又《文集》有目，而

《诗集》无目，较原集少七十八卷，盖后人选录而成。然世所传写，大抵此本，今亦附存其目焉。

△《朱子大同集》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陈利用编。明林希元增辑。希元有《易注存疑》，已著录。是编皆朱子官同安时所作。考《朱子年谱》，二十四岁为同安主簿。越二年，受学於李侗。又四年，秩满而归。凡莅事七年。其称大同者，唐贞观中於同安置大同場，宋时亦有大同驿，从古名也。诗文皆全集所载，问答亦语录所收，别无新异。徒以贤者所莅，人争攀附以为重。故同安之人哀刻以夸饰其地。实不足以尽朱子，而朱子亦不藉此表章也。

△《晦菴文钞续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崔铣编。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宣德中，常熟吴讷有《晦菴文钞》六卷。铣以其未备，复为续辑，而略释大意於每篇之末。盖与讷书相辅而行，《目录》以七卷为始，亦合讷书计之也。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百十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朱玉编。玉，建阳人，朱子十六代孙也。是编以朱子正、续、别三集合而为一，俾诸体各以类从。每体之中，又以编年为先后，分为八册。一册为道学渊源、世系、题赞、事实、年谱、祭文、行状、褒典、祠庙及门人姓氏附录，凡三卷。二册为赋、诗、诗馀，凡十卷。三册为封事、奏札，凡二卷。四册为政迹、宫观、经筵、表文、疏文，凡十一卷。五册为书劄，凡十四卷。六册为问答，凡三十五卷。七册为杂著，凡十五卷。八册为序记、祝文、碑文、行状、墓志、事实、年谱、遗事及庭训、墨迹，附编著书目，凡二十一卷。每卷各为之引，述其用力颇勤。然割裂烦琐，究不及大全集之原本，为能存其旧也。

△《别本象山文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陆九渊撰。旧本题九渊门人傅子云编。首卷为年谱，次卷为讲学语录，后四卷为诗文，末附以谥议、行状。前有万历乙卯金谿傅文兆重刻《序》，称文集已经七刻，殊无善本。友人周希旦得全集而刻之金陵，集中不敢刊削一字。又称吾家子云与先生同里云云。考九渊子持之所作年谱云：开禧元年乙丑，持之编遗文为二十八卷、《外集》八卷，杨简序之。三年丁卯，抚州守括苍高商老刊於抚州。是为初本。又云：嘉定五年壬申八月，张衍编遗文成，傅子云序之，未言刊版与否。是为第二本。是年九月，江西提举袁燮刊其文集三十二卷於仓司，称为持之所裒益。是为第三本。绍熙四年辛卯，燮之子甫文重刊之。是为第四本。

《文献通考》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与三十二卷数合，并载

《變序》於后。《宋史艺文志》亦同，无所谓六卷之本，亦无所谓傅子云编之事。其文仅全集五分之一，则不敢刊削一字之说，尤为诞妄，盖后人选刻之本。

文兆以宗族之故，借张衍本有子云作序一事，遂题其名，实非当日之旧。其年谱亦多所窜乱，如载形家占其先墓之言，有“糊糊涂涂生一个大孔夫子”之语，显为不学者所妄加也。

△《别本缘督集》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曾丰撰。丰集久无完本，近始采《永乐大典》所载，葺缀成帙，已著於录。此本为其十世孙自明所辑。万历癸未，詹事讲为选而刻之。据事讲《自序》，其先本曾氏裔也。所选仅诗三卷、文九卷，挂漏颇多。今已采其中《永乐大典》所未载者，编入新本，故附存其目，不更缮录焉。

△《止斋论祖》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有《春秋传》，已著录。初，傅良讲学城南茶院时，以科举旧学，人无异辞。於是芟除宿说，标发新颖，学者翕然从之。此论五卷，盖即为应举而作也。首列《作论要诀》八章，中分《四书》、《诸子》、《通鉴》、《君臣》、《时务》五门，凡为论九十二篇。考《止斋文集》卷末附录杂文数首，编内《守令》、《文章》、《民论》三篇存焉，馀皆削而不录。疑傅良当日自悔其少作，故其门人编次之时，不以入集。特别录此本，私存为程试之用耳。

△《南塘四六》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汝谈撰。汝谈字履常，太宗八世孙，居於馀杭，淳熙十二年进士，官至权刑部尚书，事迹具《宋史》本传。汝谈在当时，颇以诗名。历掌制诰，亦以文章典雅见称。其《嘉定贺玉玺表》，有“函封远致，不知何国之白环；瑑刻孔彰，咸曰宁王之大宝”四语。王应麟《困学纪闻》极称之。今全篇在集中。然他作不尽如是也。

△《别本后乐集》十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卫泾撰。泾集本五十卷，刊於元代，岁久散佚。今从散见《永乐大典》中者编次成帙，已著於录。此本乃其十四世孙楫所辑。以志乘诸传及遗像弁卷首，而以廷试策为卷一。奏疏为卷二至卷九，各以时代编次。其末卷则泾与人往还书及所题诗，而以后人祠记之类附焉。楫之大旨，以奏疏为主，故诗别录於末。然与后人之文杂编，究非体例。其搜采颇为未周，亦不及新编之完备也。

△《骚略》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是编皆所拟骚赋，凡三十三篇。其后《欵乃词》一篇，集杜甫诗八句、柳宗元诗四句为之，殊纤诡也。

△《棠湖诗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宋岳珂撰。珂有《金陀粹编》，已著录。兹编乃所作宫词一百首，皆咏北宋之事。前有珂《自序》，称“棠湖纶钓之暇，适有犹子从军自汴归，诵言‘宫殿钟虞，俨然犹在’。慨想东京盛际，文物典章之伟观，圣君贤相之懿范，辄用王建体，成一百首，以示黍离宗周之末志”云云。其本为鲍氏知不足斋所刊。

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不知其所自来。《珂序》亦无年月。考珂《程史》，称绍熙壬子，年十岁，则端平甲午金亡之岁，其年仅五十二，固犹及见宋师之入汴。又据所作《玉楮集》，珂以绍定癸巳坐黜，至嘉熙戊戌乃重召，则灭金时珂正闲居，与《序》亦合。然汴京图籍，尽入於金，史有明文。诗中乃云“卷帙异书三十万，至今光采动奎星。”所谓今者，何时也？且褚摹《兰亭》，终存己法；苏和陶诗，不掩本色。珂《玉楮集》具存，其词与此迥殊。虽酷学唐人，未必遽失故步至於如此。又王建、王珪、花蕊夫人、宋徽宗、杨皇后诸家宫词，今或有不省为何语者。盖宫禁旧事，载籍不能备录，往往无徵。此一百首则检点宋人说部，无不可注其端委。何珂之所述，尽今人之所知也。昔厉鹗作《宋诗纪事》，凡鲍氏藏书，无不点勘，今所进本标识一一具存，无一字及此书，则出在鹗后矣。疑鹗及符曾等七人尝合作《南宋杂事诗》，而其《北宋杂事诗》则未及成书。

或遗稿偶存，好事者嫁名於珂耶。

△《松垣集》十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旧本题宋幸元龙撰。元龙字震父，高安人。《宋史》不为立传。据集中所言，尝举进士。理宗朝任朝奉郎、郢州通判。以论史弥远，为陈<目亥>所劾，罢归。是集《宋志》亦不著录。所载凡疏三篇、书四篇、记事六篇、序一篇、行状一篇、墓志铭一篇、诗十首。前有像赞及传，今已佚。后为事迹一卷，载所判岳飞、万俟卨子孙争田事，不知何人所记，疑即集中称滨谷居士者所为。滨谷名鸣鹤，即元龙后裔，搜辑遗稿，编成此帙者也。诗文各系以评语，间有注释，亦颇疏略。

元龙事迹无考。其题曰幸清节公，亦莫详其得谥之由。首篇《论国是疏》内自引所作与陈<目亥>、刘之杰二律，而终之曰二诗之意切矣。殊非臣子对君之体。他文亦多鄙浅。而诗谓一篇为一韵，尤古无是例，殆出依托。其《事迹类》中载万俟卨子孙与岳飞家争田，委问一十三州府县不能决，理宗御批金牌，敕赐诸侯剑、皂纛旗、袞龙笔架、玳瑁砚，委公裁断。又称判毕奏闻，上大喜，赐绯鱼袋一、象笏一、玉带一、金帛百端、梅花金台盏一副。是直委巷之语矣，古来有是事乎？

△《臞轩四六》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王迈撰。迈有《臞轩集》，已於《永乐大典》中裒辑成编，别著於录。此乃所作骈体凡一百五首，盖即从原集中摘出别行者也。

△《献丑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许棐撰。棐有《梅屋集》，已著录。是集前有嘉熙丁酉《自序》，仅短文十一篇、樵谈三十则。载左圭《百川学海》中，似非完本。词旨浅俗，亦无可取。

△《渔父词集句》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释少嵩撰。少嵩字亚愚。其《序》曰：“嘉定壬申，予年十九。其秋自穆湖买船由鄱阳九江之巴河，往来凡数月。每遇景感怀，因集句作《渔父词》以自适。”所集不甚工，亦李龔《翦绡集》之流亚耳。

△《断肠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朱淑真撰。淑真，钱塘女子，自号幽栖居士，嫁为市井民妻，不得志以没。宛陵魏端礼辑其诗为《断肠集》，即此本也。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世以沦落哀之，故得传於后。前有《田艺蘅纪略》一篇，词颇鄙俚，似出依托。至谓淑真寄居尼菴，日勤再生之请，时亦牵情於才子，尤为诞语。殆因世传淑真《生查子》词附会之。其词乃欧阳修作，今载在《六一词》中，曷可诬也。

（语详《词曲类断肠词》条下。）王士禛记康熙辛亥见淑真绍定二年手书《璿玑图记》一篇，备录其文於《池北偶谈》中，且称《断肠集》不载此文。诸家撰闺秀诗笔者，皆未之及云云。然流传墨迹，千伪一真。此文出淑真与否，无从考证。疑以传疑，姑存是一说可矣。

△《巽斋四六》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危昭德撰。昭德字子恭，昭武人，宝祐元年进士，官至权工部侍郎，事迹具《宋史》本传。昭德所著有《春山集》，今已久佚。此本摘录其骈体，仅四十九首，非完本也。

△《石堂遗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陈普撰。普有全集，已著录。此本以《浑天仪论》十六条及各体文为第一卷。赋三首、词四首、歌二首及各体诗为第二卷。其三、四两卷七言绝句二百馀首，皆咏史之诗，末附以杂纂十二条。乃明天启中普里人阮光宁所选刻，非完帙也。

△《东涧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汤汉撰。汉字伯纪，安仁人，以荐授信州教授，度宗时，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清，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史称汉文集六十卷。今惟所编《妙绝古今》尚有传本，而文集则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杂掇史传所载奏疏七段，皆非全

文。又益以《陶靖节诗注序》一篇、《重修杨龟山旧宅记》一篇、《真西山读书序》一篇、《石鼓书院记》一篇、《妙绝古今序》一篇、《遗诗》三首。附以诸家题跋及告身。其於原帙，盖泰山一毫芒矣。

△《翦绡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龔撰。龔字和父，号雪林，菏泽人。是编皆集唐人之句。上卷凡二十八首，惟五言律一首，余皆古体。下卷凡九十首，则皆七言绝句。殆以艰於属对故耶，不及石延年、王安石、孔平仲所集多矣。

△《汪水云诗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汪元量撰。元量有《湖山类稿》，已著录。此本末有崇祯辛未《旧跋》，称夏日晒书，理云间人抄诗旧册，得《水云诗》二百二十馀首，录成一帙。其刘辰翁所批点刊行者，藏书家必有全本。当与好事者共购之云云。盖其时《湖山类稿》尚无刊本，故所见止此。所附录元纳新《读水云集诗并序》，称其多记亡国时事，及与文天祥狱中唱和之作。此本无与天祥唱和之诗，盖亦从《金台集》中抄入，非原本所有也。

△《须溪记钞》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刘辰翁撰。辰翁有《评点班马异同》，已著录。其集本一百卷，明代已不传。独存记七十篇，其十八世孙棻等重刻之，即此本也。今全集於《永乐大典》中重为哀辑，业已成帙。此残缺之本，可无庸复录，以孤行已久，姑附存其目焉。

△《鸡肋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何希之撰。希之，抚州乐安人，咸淳甲戌进士，署零陵教授。宋亡后，遁迹以终。此本首冠以廷试、省试策二篇，后附以诗文五十馀篇。皆其子孙搜辑而成，故体制舛错，编次殊为无法。文格亦多平衍。盖阙帙之余，其菁华已不复存矣。

△《牧莱脞语》十二卷、《二稿》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陈仁子撰。仁子字同甫，号古迂，茶陵人，咸淳十年漕试第一，宋亡不仕。是集名曰“牧莱”，言牧牛於草莱间也。初稿题其门人李懋宣编，二稿题其门人谭以则编。观卷首余恁、邓光荐、萧龙友序，则仁子盖自定之，托记於门人耳。仁子作《文选拾遗》，袭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说，进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识。

今观所作，则殊为猥滥。诸序皆推其《南岳赋》，特以压卷。邓光荐比之相如，萧龙友比之班固。然赋所云“卓高冈兮争长，走平壠兮要荒。方各有山，山各有纲。譬诸观水势之滂沱者，必航大海七泽之汪洋，汎花谱之繁丽者，必馭上林艮岳之低昂”，恐马、班决无是语。又多以表启骈词、语录俚字入之古

文。

如《与衡阳邹府教书》，通体皆散文，而其中忽曰“士修於身，将用於天子之庭。

春风莘野之耕，而升陞之规模已定。夜月磻溪之钓，而牧野之体段已成”云云。

不惟自韩、欧以来无此文格，即“春风夜月”四字，尚可谓之有根据乎。殆好为大言者耳。

△《宝峰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赵偕撰。偕字子永，慈谿人。自以宋宗室，入元不仕，隐居大宝山东麓。

是集为其外孙顾恭所编。后兵燹散失。明嘉靖中，其裔孙广东佥事继宗得旧本於杨昔济、向纯夫处，重梓行之。今所抄传，即其本也。上卷多与邑令陈文昭所论治县规条。下卷皆古今体诗，亦多陈腐。盖其学以杨简为宗，故不免以语录为文云。

△《方韶卿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方凤撰。凤有全集，已著录。此集前有《曹溶图记》，盖其家藏钞本。然前半卷全采《宋遗民录》，后半卷《钱塘诗》以下，则皆汪元量作。盖书贾伪抄以射利，溶不辨而收之也。

△《待清遗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潘音撰。音字声甫，天台人。自咸淳之末，遭逢世乱，即隐居不仕，题所居曰待清轩。入元以后，仍隐遯以终。其集旧无传本。明嘉靖间，其后人从败篋中得遗稿，属徐云卿校定而序之。词气颇涉粗率，未知果音之手迹否也。

△《心史》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思肖撰。思肖有《题画诗》、《锦钱集》及所著杂文并附载其父震《菊山清隽集》后，已著於录。此书至明季始出，吴县陆坦、休宁汪骏声皆为刊行。称崇祯戊寅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井，得一铁函。发之有书緘封，上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十字。因传於时。凡《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二卷，皆各体诗歌。《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略叙一卷，皆记宋亡时杂事。后附《自序》、《自跋》、盟言及疗病咒一则。文词皆蹇涩难通，纪事亦多与史不合。如杂文卷中於魏徵避仁宗讳作“证”，而李覲则不避高宗讳。又记蒲寿庚作“蒲受耕”。原本果思肖亲书，不应错漏至此。其载二王海上事，谓少保张世杰奉祥兴皇帝奔遁，或传今驻军离里。卫王溺海，当时国史野乘所记皆同，思肖尤不宜为此无稽之谈。此必明末好异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为眩乱其词者。徐乾学《通鉴后编考异》以为海盐姚士粦所伪托，其言必有所据也。

△《罗沧洲集》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宋罗公升撰。案厉鹗《宋诗纪事》载公升字时翁，永丰人。大父开礼，从文天祥勤王，兵败被执，不食死。公升以军功授本邑尉，北游图恢复，不果。

有《沧洲先生集》云云。其文不甚了了。天祥既败，所谓军功者何功，所谓本邑尉者何人所授，且宋亡之后，孑然一匹夫，何以北上图恢复，皆於事理不甚近。

毋乃据地志、家乘之文，疑以传疑乎？此本有曹溶名字二印，盖其所藏，题曰“宋礼部侍郎邓中斋中甫批点，明翰林国史修撰七世孙伦校正”。首载赋一篇。

以下各体分编，而每体之中分《无名集》、《还山稿》、《抗尘集》、《痴业集》、《北行卷》五名，各为标题。其体例既为繁碎。而以绝句居律诗前，律诗居古体前，亦颇为倒置。意者其初五集自为卷帙，其后人以体分之，故杂乱如是耶。第二卷之首有《皇帝阁春帖子》二首、《端午帖子》一首、《皇后阁春帖子》一首、《夫人阁春帖子》一首、《端午帖子》一首。考帖子词为翰林学士之职，公升一县尉，何由得有此作。且其祖既於宋末殉节，则其孙必不及南宋承平之盛，而其词乃皆治世之音，殊为可疑。又第一卷末有《得家问》二首，一曰“乍喜平安报，俄增放逐愁”，又曰“东风严濑水，不是冷扁舟”，公升未放逐严州也；一曰“万里平泉梦，惟怜创业难”，又曰“长平门下客，知复几任安”，公升亦非故将相也；又皆与其生平不合。至於燕城俗吏诸作，词气鄙俚，如出二手，殆其子孙所为，以装点其忠义者，盖窜乱失真。其为果出公升与否，殊在影响之间矣。

△《林屋山人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俞琬撰。琬有《周易集说》，已著录。是集诗仅一册，附杂文数首，率浅俗不足观。其《题杨妃图》绝句一首及《食鳊辨》一篇，尤为鄙俚。盖以数学著，不以文章著也。后人重其高名，搜录遗篇存之，转为疵累耳。

△《遗山诗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元好问撰。《好问全集》，已著录。此《诗集》二十卷，乃毛晋从《全集》摘出，刊於《十元人集》中者。别行已久，姑附存其目。案好问虽入元而未仕元，晋以为元人，殊误。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初集》，以好问诗为冠，又沿晋之失。

今仍题曰金人，从其实焉。

△《水云村泯稿》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刘埙撰。埙有《隐居通议》，已著录。又有《水云村稿》，亦著录。此集上

卷凡赋三篇、记十一篇、传一篇、题跋四十九篇、碑二篇、墓表二篇、圻志一篇、墓志铭五篇、赞十四篇、铭五篇、启二十篇、书十一篇、诗九十篇、笔记七则，下卷则皆其笔记。疑笔记在当日自为一卷，传写者误割数段入上卷也。考其诗文皆《水云村稿》所载，其笔记亦《隐居通议》所载。盖洪武癸丑孙瑛摘录二书，并为一帙，非其旧本也。下卷载有《瑛跋》二段，杂於书中，疑后人传写误乱其次。又周密《齐东野语》一段，突出不伦，亦瑛所附录，误合於圻书耳。

△《别本松雪斋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赵孟頫撰。《孟頫全集》十卷，又《外集》一卷，已著录。此本为明江元禧所刊。后有万历甲寅《跋》，称文敏文集湮没，因检枕中所藏，益以耳目所睹记流通之。盖元禧未见《全集》，故复搜辑为此本也。

△《安南即事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陈孚撰。孚有《观光》、《交州》、《玉堂》三稿，已著录。此集诗及自注皆自孚《交州集》中钞出，别题此名。盖书贾鬻伪之本，藏弃者不辨而收之也。

△《辉山存稿》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萧国宝撰。国宝字君玉，号辉山，山阴人，流寓吴江。其集乃至顺二年其嗣子英所编次，而孔东涛为之序。称其诗清新警策，句律整严。然此本所载仅二十四首，为明崇祯间其裔孙云程重编。疑旧稿散佚，云程掇拾成之，故所存止此也。书仅五页，不成卷帙。已见於顾嗣立《元诗选》中，故不复录焉。

△《草庐吴先生辑粹》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蒙所选吴澄文也。蒙有《忠义录》，已著录。是编以《草庐全集》浩繁难竟，乃择其尤精者录为六卷，以便诵读。澄之学诵说程、朱，而源实出於陆九渊。蒙，金谿人，与九渊为同里，故力为表章云。

△《吴草庐文抄》（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署甲辰春退谷手选。盖康熙三年孙承泽所定本也。於吴澄《支言集》中钞其十分之一，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又不分卷帙。盖偶然缮写，未及成编之本耳。

△《剡源文钞》四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国朝黄宗羲编。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其时戴表元《剡源集》传本尚稀，因选其记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志铭四首、题后九首。宗羲亦间有点定，其持择颇精审，然不足以尽表元也。

△《赵仲穆遗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元赵雍撰。雍字仲穆，孟頫子也，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

。是集凡诗十七首、词十七首。卷末题延祐元年春正月寄呈德珽姊丈。后有《文徵明跋》，称此卷行楷兼作，转益妍美，从乌程王天羽借观，因题其后。盖从墨迹抄出者。诗词皆浅弱，如所谓“坐对荷花三两朵，红衣落尽秋风生”者，殊不多得。《徵明跋》又云：“德珽，孟頫婿王国器也，长於乐府，杨铁崖亟称之”云云。疑好事者依托雍作，并假借国器名也。顾嗣立《元诗选》已附录其父孟頫诗末，今姑存其目焉。

△《清江碧嶂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杜本撰。本字伯原，清江人，事迹具《元史隐逸传》。父谦，在文天祥幕中，尝毁家以佐军。本读书能文，颇留心於经世。吴越岁饥，本上救荒策，江浙行省丞相布呼密用其言，米价顿平。遂荐於武宗，召至京。已而去，居武夷山。

文宗即位，再徵不起，终於家。尝辑宋遗民诗为《谷音》一卷，鉴别极精。而所自作诗乃粗浅不入格。顾嗣立《元百家诗选》讥其多应酬俚近之作，非苛论也。

△《太平金镜策》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天麟撰。天麟自称东平布衣。其始末无考。书中有“国家道光五叶”语，则当仁宗之世矣。其书以建八极、修八政、运八枢、树八事、畅八脉、宣八令、示八法、举八要为纲，而系以六十四子目。其文皆俚偶之词，无所建白。盖延祐间初复科举，坊贾射利之本。卷首题“经进”字，又冠以《进表》一篇，语意龃龉。如云“若国家使随流待诏，更倾三峡之波涛。若国家使无罪容身，自有五湖之烟月”。自古以来，岂有此对扬之体。至末云“谨上书死赦以闻”，尤为无理，殆诡题以炫俗目耳。

△《水镜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元淮撰。淮字国泉，号水镜，临川人，至元初以军功显於闽，官至溧阳路总管。是编一名《金集》。古渊字，与仇远《金渊集》同名。盖远亦尝官溧阳教授，均取义於投金濑耳。其诗有《击壤集》之风，而理趣不逮，视远诗则不可同日语矣。

△《农务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元王桢撰。桢有《农书》，已著录。此集凡赋五首、诗一百九十四首、赞铭七首，皆《农书》所已载。盖即从《农书》中抄出，诡立此名也。其第二卷四言《民社诗》，乃《农书》祭社稷之祝词。三卷《茧馆赞》，乃《农书》之《先蚕坛赞》。《农书》、《挹诗》下有《耰诗》一首，此集不载。又《铁搭赋》佚其首句。则为后人采掇舛漏，非桢所自编明矣。

△《山林清气集》一卷、《续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释德净撰。德净字如镜，钱塘人。泰定、天历间、尝与仇远、冯子振、白斑诸人游。其诗皆五七言律体。又《续集》仅诗七十六首，而咏物者至五十三首，格调亦皆浅弱。末有《附集》一卷，皆同时诸人酬赠之作。前有《三山王都中题》五言律诗一首。又一首署“蒙古作”，亦和王韵，盖即集中所称“钱蒙古松壑金事”也。

△《道园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虞集撰。集有《平遥记》，已著录。此集不列卷数，惟分八册。前七册题曰《道园学古录》，后一册题曰《类稿选》。然前七册非《学古录》之全本，后一册亦非《类稿》之全本。盖坊刻摘录，疏漏实多。且每册之首皆题曰“崇仁虞集”。考集虽寓居崇仁，而其平生诗文皆自称蜀人，不当以侨寓之地改其祖贯。

此必抚州书贾所为，欲引集以重其乡土，不足据也。

△《虞伯生诗续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虞集撰。仅诗九十馀首。目录末有《至元后庚辰刘氏日新堂识语》一则，称是集“乃学士晚年所作，尤为得意，敬刻与骚坛共之”云云。考至元后庚辰者，顺帝之至元六年也。是年集年六十九岁，李本访集山中，编其诗文为《学古录》者，即是冬之事。本所为序则在明年辛巳之十二月。是《学古录》尚未出，不识何以有续编之目。中问题目字名，亦往往舛讹。此必当时坊贾以集负重名，故掇拾其诗数十篇，梓以射利之本耳。

△《范文白诗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范梈撰。梈诗别有七卷之本，题《范德机集》者，乃临川葛籬所编刊於闽中，已著录。是集为明杨翬所选，所取才十之六，其删汰亦不尽当。

△《揭曼硕遗文》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揭傒斯撰。傒斯有全集，已著录。是编记序碑述凡九篇，为宜黄刘肇虞所辑。前有《肇虞序》，称揭集版兵燹毁没，今不可遽购。因於诸书所散见者，摭拾若干，不复别择，概为编次云云。盖不知原集犹存也。惟其中《吴澄墓志》一篇，为全集之所未收，然已刻於《支言集》首矣。

△《鼇溪文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周闻孙撰。闻孙字以立，庐陵人。是集前有永乐辛丑《邹缉序》，称其年三十五，举进士。会试中乙榜，揭傒斯荐入史馆。以论修《宋史》不合，出为鼇溪书院山长。复为贞文书院山长。遭乱还乡里，荐於行省。以便宜授白鹭书院山长。改教授袁州，未及赴而乱益甚，遂不仕。所著书凡二十卷，无复存者。此本乃明正统壬戌其曾孙翰林院侍读叙所辑，仅诗文各一卷而已。文末附《奏修三史以宋为正统论》一篇，全文已佚，仅载其略。《邹缉序》所论《宋史》

不合者此也。自晋以来，《南北史》并传。朱子作《纲目》，亦南北朝分注。闻孙必尊宋比蜀汉，而抑辽、金不得比北魏。不知辽、金各自立国，与曹氏、孙氏以汉之臣子乘时篡窃不同。闻孙所执，殊为偏驳。以此去官，未见其有当也。

△《王鲁公诗钞》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士熙撰。士熙字继学，东平人，翰林学士承旨构之子。以文学世其家，历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在馆阁日，与虞集、袁桷等唱和，论者比之唐岑、贾，宋杨、刘，为有元盛世之音。此本不知何人所钞，与顾嗣立《元诗选》所载士熙《江亭集》八十馀首，一一相同，惟次第小异。疑即书贾从《元诗选》钞出，伪为旧本射利耳。

△《存复斋集》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朱德润撰。德润字泽民，睢阳人，流寓吴中。延祐末，以荐授翰林应奉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寻授镇东行省儒学提举。召见，献《雪猎赋》称旨。时集善书者以金泥写梵书，遂以德润总其事。后移疾归。至正间，起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官，参军事，守杭、湖二郡，摄守长兴。是集有《虞集题词》、《黄溍序》，皆见微词。惟合沙《俞焯序》称其文理到而辞不凡，差得其实；诗则肤浅少深致，益非其所长矣。

△《吟呖集》一卷（内府藏本）

元宋无撰。无有《翠寒集》，已著录。是集始於《禹鼎》，终於《留梦炎》，每事为七言绝句一章，凡一百一首。各叙其始末於诗后，如自注然。咏史诗肇於班固。厥后词人间作，往往一唱三叹，托意於语言之外。至周昙、胡曾，词旨浅近，古法遂微。无诗颇可观，而此集亦不免以论为诗之病。其中如《金明池》、《龟胡琴》、《婢胜儿》之类，旁摭小说，亦殊泛滥也。

△《论范》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题元进士欧阳起鸣撰。起鸣不知何许人。其书杂取经史诸子之语为题，各系以论，而史事为多。共六十篇。所见多乖僻，不足采录。

△《书林外集》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袁士元撰。士元字彦章，鄞县人，即袁珙之父也。以荐授县学教谕。寻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不赴。其诗危素序之，称其清丽可喜，然往往粗浅多累句。如《寿吕瀛海诗》云：“我方而立足先弱，公到古稀鬓未苍”，又其甚者也。

△《黄杨集》三卷、《补遗》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华幼武撰。幼武字彦清，无锡人。平生笃於孝友，不乐仕进。构春草堂以奉母。凡力可以娱其亲者，无不为之。性好吟咏。友人陈方题其集曰《黄杨》。盖为其爱诗甚笃，而夺於多事，故勉其无厄於闰也。然其诗未足名家，世以重

其人品传之耳。

△《肃雝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旧本题元女子郑允端撰。允端字正淑，平江人，宋丞相清之五世孙女，归同郡施伯仁。至正丙申，张士诚入平江，家为兵所破，贫病悒悒而卒，年仅三十。集首有《叙传》，纪其始末。集为允端没后伯仁哀其遗稿而成，钱塘钱惟善、青城杜寅为作《前后序》。明嘉靖中其五世孙仁始刻之。其诗词意浅弱，失粘落韵者，不一而足。钱惟善等皆一代胜流，不应滥许至是。考集中《桃花集句》所谓“从教一簇开无主，终不留题崔护诗”者，杨循吉《吴中往哲记》以为苏州李氏女子所作。或正德间是集未刻，循吉偶尔传讹。至於《碧筒》一首作於王夫人席上者，结有“可笑狂生杨铁笛，风流何用饮鞋杯”句。铁笛，杨维桢号也，与允端虽同时人。然瞿宗吉《归田诗话》称维桢过宗吉叔祖士衡家，以《香奁八题》见示，依其体作八诗以呈，维桢称赏。因以“鞋杯”命题，宗吉作《沁园春》云云。宗吉虽不著年月，而《铁崖复古诗》中《香奁八咏》有维桢《自序》，称至正丙午春三月。宗吉先和诗而后咏鞋杯，又必在丙午之后。以《允端小传》考之，是时已没十年矣，安得闻鞋杯之事。此殆允端原有诗集，岁久散佚。而其后人贗撰刊行，但知维桢鞋杯事在元末，而不知有年月可考也。又有万历丁酉《江盈科序》，称改题其名曰《姑苏郑姬诗》尤为妄作。如以“姬”为“郑”姓，则其事太古，汉、唐以下无此例。如以姬为女子之美称，则见与蔡京等矣。今仍以原名《肃雝集》存其目焉。

△《倪云林诗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倪瓚撰。瓚有《清閟阁集》，已著录。此本为明潘瓚校刻。凡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一卷，七言古诗一卷，五言律诗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不及新本之完善也。

△《韩山人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韩奕撰。奕有《易牙遗意》，已著录。其诗古体伤於浅率。近体如《新秋次韵》云：“丰年稻熟村如画，南国莼生水亦香。”《送县学教谕》云：“官清便似居高品，任久长如在故乡。”《东湖放舟》云：“树影不随流水去，荷香常带远风来。”《晚晴》云：“西风飒飒林间叶，乍听犹疑是雨声。”一知半解尚稍得宋人格律。其瓣香当在剑南。然如《桃源小隐》云：“山回水转疑无路，树密花深别有香。”则全袭陆游旧句，不免生吞活剥矣。

△《九灵山房遗稿》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元戴良撰。良有《九灵山房集》，已著录。初，良集世罕传本。国朝康熙间，其里人张以培蒐采诸书，辑为此本。傅旭元为刊版，而秀水曾安世又为校订编次。

今海内藏书，咸登秘府，良之全集复出。此本掇拾残阙，已可不录。以世所通行，且以培等掇拾补缀之勤亦不可没，故附存其目焉。

△《书山遗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会撰。会字庆伯，金谿人。至正三年，尝举乡荐第一。入明不仕，至洪武戊辰乃卒。以一足病废，自称独足先生。所作诗文，即名《独足雅言》，凡二十卷。李梦阳《怀麓堂诗话》尚引其《輓张性诗》，证《杜律注》非虞集作，则正德间尚存。近世已久无传本。是集为其裔孙尚綱所蒐辑。以已非原本，故改题曰《书山遗集》，而仍编为二十卷，以存其旧。原刻《独足雅言解》一篇，仍冠於首。会《自序》云：“和乐畅易，清平时所著，为最先；愁促感激，辟地时所著，其次也；超逸迈放，学仙时所著，为最后也。”今观其诗，雕绩有馀，而兴寄颇浅。在元末明初，尚未能独立一帜。卷首载明初潭王梓一序，文理俚谬。

又称会卒之后见梦於梓而求作。其事荒怪不经，殆不足辨，或好事者为之也。

△《高闲云集》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董养性撰。养性有《周易订疑》，已著录。养性入明不仕，作《高闲云赋》以自况，因以名集。前有洪武中《王翌序》，盛推其文及诗。此本仅诗五卷、赋一卷。文则已佚。其诗颇清遒，而浅於比兴。往往意言并尽，少含蓄深婉之致。

△《程梅轩集》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元程从龙撰。从龙字登云，别号汉章，嘉鱼人，自元末隐居教授，入明仍不仕以终。是集为其孙鉴所编。前有其门人《李德庸序》及《从龙小传》，又有王进、王恺二《序》及《鉴跋》，皆永乐中所作。《鉴跋》称从龙著作散佚，所存惟此。前三卷，凡赋二首、词七首，馀皆古今体诗。后一卷为杂文，仅八篇。诗文皆清而过浅，未足抗行於作者之间。

△《茶山老人遗集》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元沈贞撰。贞字元吉，自号茶山老人，长兴人，入明不仕。劳钺《湖州府志》称所著《茶山稿》十二卷。而顾应祥《长兴志》则称所著《茶山集》凡五十卷。

朱彝尊编《明诗综》，仅搜得《乐神曲》一十三首，尚多阙文，则原集之佚久矣。

此本凡诗一卷、文一卷，乾隆戊午长兴知县鲍鈇与吴江王藻、归安姚世铨、姚世锺蒐辑而成。《鈇序》称《县志》所载寥寥，惟从书贾船中购得顾箬溪《长兴旧志》，所载稍多。因刺取诸书，编录梓之。然所刺取之书，不著其名，未免无徵不信。《静志居诗话》称其人品高於杨维桢，至其诗文则颇涉粗浅，不

逮维楨远甚。如《南川军砦诗》“关严虎豹千山月，桡宿貔貅万灶烟”一联，对句全用苏轼语。出句改“令严”为“关严”，改“钟鼓”为“虎豹”，改“三更月”为“千山月”，乃点金成铁。《了白岭诗》“彭殇等齐皆妄作，何为更泣牛山衣”，袭用杜牧语。而“牛山衣”字更拙，疑后人有所附会，非尽贞之旧稿矣。

△《得月稿》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吕不用撰。不用字则耕，上虞人，元亡不仕，洪武初举教谕，以聋辞，自号石鼓山聋。是集为其孙凤所编，凡诗三卷、文一卷。前有洪武九年曾衍、王霖二《序》，推之甚至。然诗多粗俚，文尤冗漫。

△《拱和诗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曹志撰。志字伯康，自号拱和居士，金华人。至正末，遭乱隐居。洪武中，以遗逸荐，不起，终於家。是集乃其家刻。前有二《序》，不署年月，亦不署撰人。末附《拱和诗序》及《志小传》。又附其《家传》三篇，惟《曹俸传》称六世孙服撰，《曹光远传》称姚坦撰，《曹煜传》称野史氏容，不著其姓，馀并不知谁作，其文格则如出一手。又附《曹光远诰》一篇，后有《吕祖谦赞》。《曹彬诰》一篇，后有《米芾赞》。终以《竹卷记》一篇，又为志作。编次绝无体例。

其诗惟近体，无古体。大抵流连光景，千篇一律云。

△《兰雪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松阳女子张玉娘撰。玉娘明慧知书，少许字沈佺。既而父母有违言，玉娘不从。適佺属疾，玉娘折简贻佺，以死自誓。佺卒，玉娘遂以忧死。叶子奇《草木子》深以其通问为非。至嘉靖中，邑人王诏得其遗诗於《道藏》中，乃为作传以表其事，而引无盐、孟光为比。要其失礼之咎自不可掩，而其志则可哀已。

诗格浅弱，不出闺阁之态。卷首题张献集录，盖玉娘之族孙也。

△《荻溪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元王偕撰。前有洪武癸亥《冯原智序》，称偕字叔与，琅琊人，官昆山学教授，善绘事，元亡不仕，寓居荻溪之西，以荻溪翁自号。今检集中所与唱酬者，皆国朝顺治间常熟诸文士。又尝入京师，有《慈仁寺双松歌》。慈仁寺建於明代，亦与偕时世不相合。惟诗中有《岁暮还荻溪》诸题，当必国初人寓居荻溪者。集名偶同，坊贾遂妄取《原智序》冠之，指为偕作，以售欺耳。

卷一百七十五 集部二十八

○别集类存目二△《明宣宗诗文》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按《明史艺文志》载《宣宗文集》四十四卷，今未见传本。此册仅《广寒殿记

》一篇、《玉簪花赋》一首、诗歌词曲三十九首，非其全帙也。朱彝尊《明诗综》所录宣宗诗，多此册所未载，意者彝尊尚及见其集欤？

△《御制回文诗》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案此集载朱当沔所辑《国朝典故》中，惟题曰“御制”，不著朝代。《明史艺文志》不著录，不知何帝所作。其诗以春夏秋冬四景为题，有龙文、连环、八卦诸体，凡二十八首。盖偶然游戏之作，流传於外，与他书宣示颁赐，见诸国史者有殊，故史不载也。

△《元宫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称“永乐元年钦赐余家一老姬，年七十矣，乃元宫之乳姆。女知宫中事为最悉。闲尝细访之，一一备陈其事。故余诗中所录，皆元宫之实事”云云。末题“永乐四年夏四月朔日，兰雪轩制”。后有《毛晋跋》，亦不知为何许人。案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元宫词》百首，宛平刘效祖序，称周恭王所撰。”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之国，洪熙元年薨。序题永乐四年，则为定王无疑矣。定王名橚，太祖第五子也。《明史周王橚传》用彝尊之说，盖以所考为允矣。诗凡一百首。其中如《东风吹绽牡丹芽》一首、《灯月交光照绮罗》一首、《玉京凉早是初秋》一首、《深宫春暖日初长》一首、《二十馀年备掖庭》一首、《月明深院有霜华》一首、《珊枕冷象牙床》一首、《金鸭烧残午夜香》一首、《恻恻轻寒透风帟》一首、《憔悴花容只自知》一首、《小楼春浅杏花寒》一首、《御沟春水碧如天》一首、《燕子泥香红杏雨》一首、《春情只在两眉尖》一首、《白露横空殿宇凉》一首、《纤纤初月鹅黄嫩》一首、《梦觉银台画烛残》一首、《晓灯垂焰落银缸》一首，寻常宫怨之词。殆居五分之一。非惟语意重复，且历代可以通用，不必定属於元，颇为冗泛。其他切元事者皆无注释，后人亦不尽解，不及杨允孚《泃棗京杂咏》多矣。

△《枫林集》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注》，已著录。是编前八卷皆诗文，而以《官诰》及《太祖手敕》编入第一卷首，与升文相连，殊为非体。第九卷载《徽州府志》本传一首、廖道南所撰《诗赞》一首，并《翼运节略》十馀则。第十卷为《附录》，皆当时投赠诗文也。升於明兴之初，参赞帷幄，兼知制诰，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陈敬则《明廷杂记》尝称其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四诰，惜《明文衡》未及收入。《明史》本传载太祖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盖据是文。然统观全集，文章乃非所长。诗学《击壤集》而不成，颇近鄙俚。故朱彝尊《明诗综》绝不登其一字，况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禄，而《贺平浙东赋序》肆言丑诋，毫无故君旧国之思，是尤不

可为训也。

△《槎翁集》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崧撰。崧有《槎翁诗集》，已著录。是编乃其文集，罗允升所校正，而吉安知府徐士元为之刊版。其文颇伤流易，殊不及其诗。

△《野庄集》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钝撰。钝字士鲁，太康人，元至正丙午进士。洪武初徵授礼部主事，历官浙江布政使。建文中召为户部尚书。燕王篡立，仍故官。后以布政使勒致仕。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二卷、文四卷，皆未能入格。前有《王崇庆序》，谓嘉靖中其后裔曰朝献者，始谋梓之。盖集中多称建文为今上皇帝，故靖难后惧触语禁，久而不敢出也。

△《沧浪棹歌》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陶宗仪撰。宗仪有《国风尊经》，已著录。是编诗词合为一卷。前有正德丁丑松江《唐锦序》，称其集不传，惟得此一卷为宗仪所自编。今考其中诗词皆已载《南村集》中。惟《题卞庄子刺虎图》七言古诗一首、《题岳王庙》七言长律十四韵一首，为《南村集》所未载耳。又《对月》七言律诗“甘旨未能娱彩侍”句，《南村集》作“娱彩服”，疑此本为误。《南浦词序》中“一水并九山，南过村外以入於海”句，《南村集》作“一水兼九山”，则《南村集》误也。

△《危学士全集》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危素撰。素有《草庐年谱》，已著录。其原集本五十卷，世久无传。明归有光得其手稿，因编为《说学斋稿》，凡一百三十余篇。又所作诗名《云林集》，乃纳新所编。此本文十三卷、诗一卷，乃其乡人取二集汇辑而成。虽名全集，实非原本。故今仍录《说学斋稿》、《云林集》以存其旧，此本则附《存目》焉。

△《元释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释克新撰。克新姓余氏，字仲铭，自号江左外史，又称为雪庐和尚，鄱阳人。元末住嘉兴水西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尝奉诏往西域招谕吐番。所著有《雪庐南询稿》。此本别题《元释集》，仅古今体诗六十馀首。考赖良《大雅集》载有克新诗四首，而此本皆无之。盖后人於《雪庐集》中摘录抄存，非其全稿也。

△《爱礼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驷撰。驷字宗道，龙谿人。洪武初徵秀才入试者八千人，驷为第一，授都御史，寻坐事徙滇卒。门人私谥爱礼先生，故以名集。凡文三卷、诗二卷、《中庸说》一卷、书启三卷、附录一卷。驷宗陈淳之学，诗文多涉性理，略似语

录之体。《中庸说》乃讲授口义，亦无所发明。集为弘治六年浙江参政林进卿所刊。附录《慎独翁行状》，纪驷父宝与驷平生行实颇具，乃其门人漳州陈拯所述。

又附《赵先生书》一首。则驷之师赵彦进也。

△《坦斋文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三吾撰。三吾字如孙，自号坦坦翁，茶陵人，洪武中官翰林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案郑晓、雷礼、王世贞并谓三吾於洪武三十年以罪诛死。蒋一葵又谓三吾以作大诰漏言赐死。《明史》则称以考试不实戍边，建文初召还。今集中有《赖下御制大明一统赋》，实建文时所撰，与《史》相合。是晓等所载皆不确。知其集在明代不甚传，故以晓等熟於掌故者亦未之见矣。此本乃成化中桐江俞荅官茶陵时所刊。万历戊寅，茶陵知州韩城贾缘又重刊之。三吾於洪武中典司文章，颇被恩遇。然其文钩棘而浅近，未能凌轹一时也。

△《一斋集》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朱善撰。善有《诗解颐》，已著录。是集首载聂铉所作《墓志》，称名善继。然集中自称曰朱善，而《诗经解颐》亦题曰朱善，则“继”字殆刊本误也。是编《前集》十卷，《后集》五卷。又《广游集》一卷，附刊於后。善以文章为明太祖所知。然核其品第，究不能与宋濂诸人雁行。

△《甘白集》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適撰。適字子宣，苏州人。明初以儒士徵，授水部郎中，旋放归。见集中所作其妻《沈氏圻志》。而其《祭西平侯文》则自署“云南滇池渔课司大使”。

是洪武末又尝官云南，故集中每自称“滇池老渔”也。集为正统丁卯其子收所编。

文体修洁，而未造深厚。如在嘉、隆以后则为雅音，在元、明之间则未能与诸家壁垒相当也。

△《秣坡诗稿》七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黎贞撰。贞字彦晦，秣坡其自号也，新会人。洪武初举邑训导，不就。坐事戍辽东，寻放归。《明史文苑传》附见《孙蕡传》中。是集初刻於嘉靖庚戌，岁久散佚。国朝康熙丙寅，其后人搜辑重刊。凡诗词赋三卷、杂文四卷，卷八附以赠言。贞少从孙蕡学诗，蕡集即其所编次。虽所造未深，而风格尚为道上。惜此本掇拾於残阙之余，其菁华已不概见矣。

△《竹居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珙撰。珙字廷珪，常熟人。是集为其曾孙仲申所辑，其六世孙古始刊版。朱彝尊《明诗综》不载其名，盖偶未见也。其诗多用《洪武正韵》，盖当时功

令使然。大致出入於月泉吟社一派，亦时有秀句。而边幅单窘，兴象未深，数首之后，语意略同。观卷中绝无古体，其根柢可知矣。

△《别本袁海叟诗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袁凯撰。凯有全集，已著录。此本乃正德元年陆深同李梦阳所删定，而何景明授其门人孙继芳刊於松江，深及梦阳、景明各为之序。其版久佚，今所存者传钞之本也。后有万历己丑《王俞跋》，已佚其前半，不能考见始末。惟篇终有“偶续前刊，辄附数言”之语，似乎俞又有所续入。然题下多注“选入诗综”字，又似朱彝尊以后之本，非其旧编矣。

△《安分斋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郑本忠撰。本忠自号安分先生，鄞县人。洪武癸丑举明经，不起。郡教授赵思盛荐，授昌国训导，寻升秦府教授。是集乃永乐中其子复言、永言所编。凡记三卷、序二卷、赋诗四卷、杂文一卷。《宁波府志》称本忠少笃学，从乡先生舒卓受《尚书》。方国珍据浙东三郡，擅爵禄人，本忠义不食其粟，杜门不仕。

益务综览，涵濡淳蓄，为文必中矩度。又称同时有郑恕者，字本忠，亦为昌国训导。建文四年，靖难兵至，不屈死。事载《逊国名臣传》，疑为一人。然考是集诗文有作於永乐间者，姓字官爵偶尔相同，未可合而为一也。

△《三畏斋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朱吉撰。吉字季宁，吴县人。洪武初官中书舍人。是集凡诗二卷、杂文二卷。据其《后序》，当时盖尝刊版。今印本久佚，惟抄本存。元末明初，作者林立，吉之所著，殊未能伯仲其间，所以世不甚传欤。

△《新本白石山房稿》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孟兼撰。孟兼有《白石山房逸稿》，已著录。是集乃其十一世孙思煌所重编。《思煌序》称孟兼旧有《白石山房文稿》二十卷，与《蜀山遗集》并遭回祿，无片纸只字之存。及观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孟兼集》六卷，乃知万历初犹存文渊阁。（案竑书虽名《国史经籍志》，实钞合诸史《艺文志》及诸家书目而成，非明文渊阁所贮之书，杨士奇、张萱二目可以互勘，思煌此语殆误，谨附订於此。）然秘之内府，人间不得而观。兹不过残编断简中采而辑之，仅存什一於千百云云。今计编中五言古诗九首、七言古诗三首、排律一首、五言律三首、七言律六首、七言绝句四首、乐歌八章、联句二首、记四首、行状二首、传一首、杂文一首，皆掇拾他书而得者。附以诸家跋语，分为二卷。其三卷至五卷皆载同时投赠及后人诗文传志。卷帙虽增於旧本，而孟兼之著作则无所增也。

△《静菴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羽撰。羽有《静居集》，已著录。此本删存原集四分之一，改名《静菴集》，不知何人所选，其去取未为精当。

△《陈竹山文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诚撰。诚有《使西域记》，已著录。是集分内、外二篇。《内篇》二卷，皆其奉使时所撰述，仅文十馀首、诗一百三十馀首。《外篇》二卷，则皆当时投赠诗文并其先世诸状也。

△《退菴遗稿》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邓林撰。林初名彝，又名观善，字士齐，后成祖为改今名，新会人。洪武丙子举人，任浚州府贵县教谕。秩满入京，预修《永乐大典》。凡五年，出为南昌教授。后又秩满试高等，迁吏部主事。宣宗时以事谪杭州。在杭多湖山之游，倡和甚富，田汝成作《西湖志》多采之。此本乃太常寺少卿会稽陈贄为广东参议时掇拾遗稿而成也。

△《尹讷菴遗稿》八卷、《附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尹昌隆撰。昌隆字彦谦，泰和人，洪武丁丑进士，永乐二年擢左春坊右中允，改礼部主事。为尚书吕震诬构见杀，事迹具《明史》本传。昌隆死非其罪，史称其为厉鬼以报震。然当燕王构逆之初，昌隆即劝惠帝以禅让，其说甚谬。燕王篡立之后，独以是奏得贷死，则其人亦不甚可重。是集为其八世孙应中所梓，邹元标序之。《附录》二卷，则载其诏敕、行状、序传之属也。传中称为中允时进讲，有《穿杨集》，仁宗命其家录进，中途舟覆没於水云云。朱彝尊《明诗综》只称有集而不载其名，盖未见此本。然所选《送孟潜阳先生教授邵武府学》五言古诗一首，是编亦不录。盖采自他书，编此集者又未见也。

△《黄介菴集》十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淮撰。淮有《省愆集》，已著录。案《千顷堂书目》载淮所著有《介菴集》、《归田稿》，均不著卷数。此本总名《介菴集》，而分《退直》、《入覲》、《归田》三稿。疑黄虞稷未见此本，但据传闻载入也。据《目录》，本十二卷。

今第七卷已佚，故以十一卷著录焉。

△《冢宰文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紘撰。紘有《云南机务钞黄》，已著录。此集为嘉靖中富平训导王道所编。《道序》称烽火之馀，仅存什一於千百，盖其所遗者仅此也。卷首有道所纂《宦绩》一篇，言紘以永乐之故，勺水不入口，如是者七日，终於吏部后堂。考《明史》本传，成祖咎建文之改官制者，乃令紘解职务，月给半俸居京师。紘惧，自经於吏部后堂。妻子相牵，投池中死。道所云云，固善善从长之意，然非其实也。

△《王天游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达撰。达有《笔畴》，已著录。是集乃其门人王孚所编。卷末又有其门人《翟厚跋》，谓其馆阁钜制及《诸子辨》等篇，咸未见录，乃重为增补编次，仍为十卷云云。则厚所重定，非孚之旧本矣。据孚称达所著有《天游小稿》、《梅花百咏》、《古今孝子赞》，俱已梓行。《诗书二经心法》，学者多传之。

又有《耐轩杂录》五卷、《问津集》一卷、《南归集》一卷、《通书发明》一卷、《天游诗集》十卷、《文集》三十卷，今皆未见。惟《景仰撮书》一卷、《笔畴》二卷，附於此集之末者，今尚有别本行世，盖即从此集抄出云。

△《黄忠宣集》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福撰。福字如锡，号后乐翁，昌邑人，洪武甲子举人，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兵部，参赞留都机务，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琮所编。冠以奉使安南水程，殊乖体例。馀多手札公牒，皆不入格。盖福本以政续传也。

△《坦菴文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梁本之撰。本之名混，以字行，坦菴其别号也。泰和人。洪武中为瑞州府学训导，迁溧阳教谕，改鲁王府纪善。本之与其兄潜齐名。萧鎡称所作泓淳澄深，端重典则，盖庄人学者之文。然规模与其兄相近，骨力根柢则皆不及其兄也。

△《桐屿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释德祥撰。德祥字麟洲，号止菴，钱塘人。洪武中住持径山。吴之鲸《武林梵刹志》称德祥以《西园诗》忤上意。今观集中所载《夏日西园》一律，有“热时无处可乘凉”，又有“林木三年未得长”诸句，语意颇近讥讽，之鲸说当有所据。都穆《南濠诗话》曰：“国初诗僧称宗泐、来复。同时有德祥者，亦工於诗。其《送僧东游诗》云：‘与云秋别寺，同月夜行船。’《咏蝉》云：‘玉貂名并出，黄雀患相连。’泐、复不能道也”云云。今案《送僧》一联，乃四灵之末派；《咏蝉》一联，尤落滞相。穆之所品，殊属乖方。朱彝尊《明诗综》於此集虽多所采录，然气格薄弱，终不能与泐等并驱也。卷首有福建布政使富春《姚肇序》，称诗集一卷。今本实四卷，又集外诗一首。其为何人所分析，则不可考矣。

△《松月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释睿略撰。睿略字道权，号简菴，苏州人。尝以“松月”匾其轩，人呼为松月翁，因以名集。前有洪武癸酉《俞贞序》。后载姚广孝《塔铭》，称其诗格高趣远，绝肖唐人制作，无一点尘俗气。今观其集，大致亦承九僧、四灵之派，而陶冶之力则不及古人。故边幅浅狭，意言并尽。五首以外，规模略同。广

孝之言未为笃论也。

△《林公辅集》三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林右撰。右字公辅，临海人。洪武中官中书舍人，进春坊大学士，辅导皇太孙，以事谪中都教授。是集多记序酬应之作，惟题后数则间及史事，亦无特识。

至於故国旧君，动多诋斥。其视徐铉撰《李煜碑》但陈运数有归者，用心之厚薄尤相去远矣。

△《逃虚子集》十一卷、《类稿补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姚广孝撰。广孝，长洲人。初为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泐荐，选侍燕邸。燕王谋逆，资其策力居多。篡立之后，乃使复姓赐今名。爵至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封荣国公。然迄未改僧服。事迹具《明史》本传。广孝为高启北郭十友之一。所著初名《独菴集》，没后吴人合刻其诗文，曰《逃虚子集》。后人掇拾放佚，谓之《补遗》。其诗清新婉约，颇存古调，然与严嵩《铃山堂集》同为儒者所羞称。是非之公，终古不可掩也。附载《道馀录》二卷，持论尤无忌惮。《姑苏志》曰：“姚荣国著《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后，其友人张洪谓人曰：‘少师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

云云。是其书之妄谬，虽亲暱者不能曲讳矣。

△《光菴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宾撰。宾字仲光，长洲人。博闻强记，尤精医学。隐居奉母，以孝行称。少与姚广孝相善。《吴中往哲记》称“广孝既贵，归访宾，宾弗与见。方盥，掩面而走”。黄姬水《贫士传》所记相同。《明史广孝传》中亦略载其事。然观宾集有所作《赈灾记》，称广孝为少师，铺陈功德甚至。宾没后，广孝为之传，亦极称誉。是两人交契，终始如一。盖流俗欲推尊宾者造作此言，殊非事实。集凡文一卷，后附诸家赞颂及《吴中古迹诗》一卷。诗共一百三十七首，各有小序。

其文务为奇崛之语，间伤冗赘，未能成家。诗词亦颇伤流易。卷首记唐钰、林德旻二事，全录旧文，而无所论断。或宾尝手书此二节，后人不考，误编入集欤。

△《别本东里文集》二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杨士奇撰。士奇有《代言录》，已著录。是集记二卷、序六卷、题跋四卷、碑铭十卷、杂文三卷。末一卷题曰《方外》，凡为二氏所作悉别编焉，盖用杨杰《无为集》例，疑即《怀麓堂诗话》所谓士奇自定之本。以不及全集之完备，故附存其目焉。

△《胡文穆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广撰。广有《胡文穆杂著》，已著录。是集其裔孙张书等所刻。凡诗八卷、应制诗文一卷、各体文七卷、题跋二卷、《扈从诗》及《扈从北征日记》一卷，其第十九卷即所谓《杂著》也。朱彝尊《明诗综》录其《杨白花》一首，谓世传袁景文赋此题。盖缘让皇逊国而作，不无故主之思。集中过颜平原、文信国、余青阳祠，辄有吊古之作。其题宋思陵所书《洛神赋》，词意凄惋，不类牧猪奴云云。似有意为广湔洗。又卷首《米嘉绩序》，极论靖难之事，斥死节诸臣之非，而以广之迎降为是。然公论久定，要非可以他说解也。集中论汉高祖初入关，秦王子婴献传国玺。王莽篡汉，亦从孺子婴取传国玺。其受传相似，所谓天时，非人力所致。又论李若水乃宋之贼，岂可以列之《忠义》，《宋史》失讨贼之公云云。持论殊为倒置。惟记《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载事迹颇详，亦足备唐史之阙耳。

△《节菴集》八卷、《续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高得旻撰。得旻字节菴，钱塘人，迁居临安。洪武间有司以文学荐，三为校官。永乐初擢为宗人府经历，充《永乐大典》副总裁。是集首杂著一卷，次各体诗七卷。邹济《墓志》谓其生平稿多不存，故所录仅止於此。《志》又称得旻与修《永乐大典》，分掌《三礼》，编摩有方。今核所纂《三礼》诸条，於前人经说，去取尚为精审。盖亦博识之士。其诗文以清丽为宗，如曲涧回溪，莹澈见底，而一往清激，尚少淳蓄之致。《姚广孝序》乃以“江汉奔流，曲折千里”拟之，过其实矣。

△《存轩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赵友同撰。友同字彦如，浦江人，徙居长洲。洪武末官华亭训导。永乐初用荐授御医，与修《永乐大典》、《五经大全》诸书。集首结衔称修职郎、太医院御医兼文渊阁副总裁。盖明初官制如此也。其集皆赋颂记序杂文，而无诗，共一百四十四翻。篇首虽标“卷一”，而书中实不分卷数。其文沿南宋馀习，颇为平衍，在明初未为作手。

△《澹然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敬宗撰。敬宗字光世，号澹然居士，慈谿人。永乐甲申进士。选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官至国子监祭酒，赠礼部侍郎，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敬宗与李时勉同举进士，同时为南北祭酒。时勉立朝刚劲，而待诸生则平恕；敬宗亦立身端直，而待诸生则甚严。然同以德望为士林师范，世不得而优劣之。

惟文章质朴太甚，又逊於时勉耳。所著诗文集，《明史艺文志》作十八卷。此本乃万历四十四年慈谿知县吴门陈其柱所编，仅诗三卷、文二卷，亦非完本也

。

△《寅菴集》三卷、《外集》四卷、《附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罗肃撰。肃字汝敬，号寅菴，以字行，庐陵人，永乐甲申进士，官至陕西巡抚。是集为其玄孙廷相所编。诗文无诡僻之习，亦无精深之致。《外集》四卷，皆诰敕、像赞、谏祭之词。《附录》一卷，为《桃林四景》诗文，盖罗氏聚族之地也。

△《觉非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罗亨信撰。亨信字用实，号乐素，东莞人，永乐甲申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亨信居谏垣有直声。其巡抚大同、宣府，值英宗北狩，捍城有功。生平著述，每不留稿。是集乃其后人收拾散逸，而邱濬、祁顺为之詮次。其中颂美中官之文至十馀篇，编录者略不删汰，殊不可解也。

△《西墅集》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曾棨撰。棨字子棨，永丰人，永乐甲申进士第一，官至少詹事。棨文章捷敏，信笔千百言立就。刘昌《悬笥琐探》称成祖尝御试《天马歌》，棨文先成，词旨浏亮，成祖赐以玛瑙带，其思速可见。然集中一题百首，往往才气用事，而按切肌理，不耐推敲，是亦速成之过也。此本乃万历中永丰知县德清吴期炤所选录，虽颇为简汰，而菁华终鲜。郑瑗《井观琐言》曰：“曾子棨诗，佳处不减昆体。”曹安《谰言长语》亦曰：“曾学士棨《巢睫集》，绝似唐人。”殆未确焉。

△《东墅诗集》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周述撰。述字崇述，东墅其别号也，吉水人，永乐甲申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事迹具《明史》本传。述及第时，与从弟孟简同榜，成祖至比之二苏。史亦称其文章雅贍，然其诗不出当时台阁之体也。

△《质菴文集》（无卷数，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章敞撰。敞字尚文，会稽人，永乐甲申进士，由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官至礼部侍郎，尝与修《永乐大典》及《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事迹具《明史》本传。其集本四十卷，其子瑾等所编。因倭乱散失，兹编所存不及十之二三，乃其裔孙元纶所蒐辑也。凡赋四篇；诗百馀首；文仅三篇，二篇为记，一篇为叙；又一篇并不标题。皆错杂於诗中，殊无伦次。又《明诗综》载敞《长安雪夜归兴》绝句，集中无之，则舛漏亦殊不少。末附录《祝寿诗》一卷，亦非古法也。

△《南斋摘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魏骥撰。骥字仲房，号南斋，萧山人，永乐乙酉举人，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召修《永乐大典》，擢太常寺博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靖，事迹具

《明史》本传。是编为其孙婿福建布政使钱塘洪锺所编。《前集》四卷，两京居官时所作；《后集》六卷，自景泰辛未归田至成化辛卯所作。盖骥年九十八始卒，故身历七朝，各有著述也。前有《锺序》云：“公为文，一本诸性情所发，初不事雕刻，务奇巧。其稿具存，皆公亲书。但其简帙浩繁，未易遍刻。再阅原稿，凡题上有点注者，皆公墨迹。玩其词意，皆有益於事者也。因摘取以付诸梓，名曰《摘稿》。”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别载有《骥前后集》二十卷，盖其未摘之全稿，今未见传本，其存佚不可考矣。

△《东冈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柯暹撰。暹字启晖，更字用晦，建德人。永乐乙酉领乡荐，年仅十六。明年与修《永乐大典》，选入翰林。知机宜文字，进《元兔诗》，授户科给事中。以三殿灾，应诏陈言，谪交趾驩州知州。累迁云南按察使，致仕归。事迹附见《明史邹缉传》。是集乃暹晚年所手订。《刘定之序》称其诗文奇崛，出人意表。今观所作，文豪迈有馀，而落笔太快，少纒萦洄渟蓄之致；诗亦矢口即成，不耐咀咏；是亦登科太早，才高学浅之效欤。

△《石潭存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刘髦撰。髦有《易传撮要》，已著录。是编上卷为诗，中卷即《易传撮要》，下卷为《义方录》。《义方录》者，皆寄其子定之之手札，而定之汇粹成编者也。

△《若金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彭百炼撰。百炼字若金，泰和人，永乐乙未进士，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是编前有《任敬敏序》，称遗文分为十四卷。而是编仅二卷，文三十九首、诗四首，后附他人所为碑志题咏而已。考其族孙《敏求跋》，盖散佚之馀，后复重抄成帙也。

△《岁寒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孙瑀撰。瑀字原贞，以字行，德兴人，永乐乙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编乃其孙孚吉等所编，凡文一卷、诗一卷。前有《李东阳序》，称其诗平正通达，无钩棘险怪之态。今观诸作，大抵纯任自然，不事结构，韩愈所谓“此诗有何好有何恶”也。

△《芳洲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循撰。循字德遵，泰和人，永乐乙未进士第一，官至户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英宗复辟，谪戍铁岭。石亨败后，循上疏自讼，诏放还。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其裔孙以跃所辑。《附录》一卷，则谕祭文、志铭、祭文、輓诗、乞恩复官疏及祀乡贤文移。首列奏对而无章疏。其自讼疏本传尚载其略，乃削而不存，未喻何故，殆久而佚其稿耶。

△《东行百咏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谱》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循撰。是编乃其被谪东行时集古人诗句以成七绝。初得三百首，复叠和其韵至千馀首。集句皆不著姓名，颇多窜易牵就。和韵诸作，更多累句。后附《年谱》一卷，乃其门人王翔所录。当时敕谕及循所进诗颂，俱载入其中，亦非体例也。

△《袜线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萧仪撰。仪字德容，乐安人，永乐乙未进士，官吏部主事，以疏论迁都北京不便，忤旨见杀，《明史》附见《夏原吉传》中。是集乃其子超进所编。据其原目，凡文十卷、诗十卷。此本仅十五卷，盖诗佚其五卷矣。其文有纾徐曲折之致，而意境不深。其诗为朱彝尊《明诗综》所不录，殆偶未见欤。

△《半隐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衡撰。衡字克平，淳安人，永乐丁酉举人，官亳州学正。是集序四卷、记一卷、说一卷、诗四卷，附杂文於后。末有其甥方汉所撰行状。诗文皆不入格，与明初诸人为未能方轨并鹜也。

△《石溪文集》七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周叙撰。叙字功叙，吉水人，永乐戊戌进士，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诗三卷、赋颂词一卷、文三卷，又以诰敕志传为《附录》一卷。史称叙初选庶吉士，作《黄鹦鹉赋》称旨，得授编修。今观所作，虽有春容宏敞之气，而不免失之肤廓。盖台阁一派，至是渐成矣。其集编次无法，至以五言六句别标一体，区之古诗之外，而五言长律反入於古诗之中，殊乖体例。

△《寻乐文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习经撰。经字嘉言，号寅清居士，晚自号寻乐翁，新喻人，永乐戊戌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经於成祖时亦以试《黄鹦鹉赋》称旨，擢授编修。其赋今在集中。又有《皇都大一统赋》，朱彝尊撰《日下旧闻》未经收入，盖未见此集也。

集为其子兴化府同知襄所编。其文结构颇有法，而意境太狭，往往失於枯寂，未可云似澹而腴。诗则七言长句，清婉颇似东阳，而他体未能悉称也。

△《松暉集》二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曾鹤龄撰。鹤龄字延年，一字延之，泰和人，永乐辛丑进士第一，官至侍讲学士。诗多牵率之作，命意不深，而措词结局，往往为韵所窘，殆非所擅长。文则说理明畅，次序有法，大抵规榘欧阳，颇近王直《抑菴集》，而沉著则不及也。直为作墓志，於其文章亦无所称誉云。

△《河汾诗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薛瑄撰。瑄有《读书录》，已著录。是集第一卷载赋五篇，馀皆古今体诗。其孙褱於成化间裒拾遗稿而成，门人阎禹锡为之序。今考所载诗赋，皆已编入全集中，此犹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高棅撰。棅一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永乐间自布衣徵为翰林待诏，升典籍，《明史文苑传》附见《林鸿传》中，“闽中十子”之一也。其山居时所作名《啸台集》，入京后所作名《木天清气集》。棅尝选《唐诗品汇》，专主唐音，实与闽县林鸿共开晋安一派。沿习既久，学者剽窃形似，日益庸廓，并创始者受诟厉焉。今观《啸台集》诗八百首，尚稍见风骨。至《木天清气集》六百六十馀首，大率应酬冗长之作。“清气”之云，殆名不副实。其初与林鸿齐名，日久论定，鸿集尚见传录，而棅集几於覆瓿，盖亦有由矣。

△《道山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郑棠撰。棠字叔美，浦阳人，永乐中官翰林院检讨。是集编次猥杂。第一卷为赋；二卷为辞颂、铭赞、四言五言古体诗、歌行、乐府、七言绝句、填词，而附以论二篇；三卷为记序，而附以五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后又附以杂文，殊漫无体例。卷四为经筵讲义，卷五、卷六为《元史评》，以杂著附入，则固唐以来例也。棠以文章选入翰林，由典籍至检讨，而於诗殊不擅长。朱彝尊作《明诗综》，不登一字，盖非疏漏矣。

△《恒轩集》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韩经撰。经字本常，山阴人，宋太尉琦之十二世孙。以行谊称於乡里。屡徵不出，家居教授以终。是集为其子监察御史阳所编，凡古体诗二卷、近体诗四卷。语多质直，主於抒写己意而止，非屑屑以文字求工者也。

△《西涧文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熊直撰。直字敬方，吉水人。永乐中举人，以子概贵，赠右都御史。是集诗二卷、文十四卷。有宣德五年《杨士奇序》称：“苏明允父子，一时皆有文名。

而明允老成岿然，时号老苏，其官位竟不显。暨子贵，乃进身后之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今观其文，视明初宋濂、王祜，去之尚远，似未容上拟眉山也。

△《凤鸣后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郑楷撰。楷字叔度，浦阳人，官蜀府左长史。是集第一卷中载近体诗数首，馀皆杂文。前后无序跋。其曰《后集》，当尚有《前集》也。朱彝尊《明诗综》载义门郑氏有梃、杕、幹、桐四人，而不及楷。今观其《谢银钞笺》中称家长兄幹，则楷为幹弟。殆因不以诗名，故彝尊佚之，抑或偶未之见耶。

△《贯珠编贝集》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沈行撰。行字履德，钱塘人。是编前有《魏骥序》，则当在永乐、宣德间也。是编皆集句之诗，兼取唐、宋、元人之作。“贯珠”言其声之和，“编贝”言其材之富，然牵强凑合，在所不免。视后来《香屑集》之类，其工巧自然，百不及一矣。

△《敝帚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益撰。益字启行，自号行素，高安人，永乐间以五经教授於其乡，至景泰甲戌始卒。是集乃弘治乙未其子杨所刊，后毁於火，万历中其裔孙德又重刊之。

。所载皆古今体诗，杂文仅寥寥数篇。其意境颇清，而歉於深厚，文亦如之。末以同时诸人哀輓之作别为一卷，附於集末，则皆德所哀集也。

△《草窗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溥撰。溥字原博，草窗其别号也，长洲人，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后调太医院吏目，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溥耻以医自名，日以吟咏为事。其诗初拟西昆，晚更奇纵，与汤允勳、苏平、苏正、沈愚、王淮、晏铎、邹亮、蒋志、王贞庆等称“景泰十才子”，而溥为之首。今九人之集皆未见，惟溥集存。

。溥际“土木之变”，忠愤悱恻之意，时见於诗，亦颇有足取者。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其在彼法中犹为差胜。然溥尝语客云“不读二万卷书，看溥诗不得”，则虚僞太甚矣。宋人云“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看杜诗不得”，溥乃更加一倍乎。

△《廖恭敏佚稿》一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廖庄撰。庄字安止，号东山，吉水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谥恭敏，事迹具《明史》本传。庄为给事中时，尝劾辅臣杨士奇纵子稷恃势稔恶事，下狱。士奇固良相，而溺爱其子，庇之实甚。当其权位严重之日，已为言人所不敢言。景泰中疏请同群臣朝见上皇於南宫，又言皇侄犹子也，宜令亲儒臣，诵经书，以系人心，回天意。疏上，廷杖，贬官定羌驿丞。当新故嫌疑之际，尤为言人所难言。其劲节孤忠，足以震动一世。而文章则非所专门，所著有《东山居士集》，日久散佚，惟《自序》尚存。《千顷堂书目》则载庄《渔梁集》二卷，今亦惟存其《自序》。是两集皆亡，黄虞稷特据所徵各家书目载之耳。此本为庄裔孙仲蔚及其里人李日东所辑，仅奏疏五篇，其大要已见於本传。杂文二十篇、诗五首，则又草草应酬之作，庄固不必藉是以传。《附录》一卷，皆祭文、碑志之属，庄亦不必藉是为重也。

△《澹轩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马愉撰。愉字性和，临朐人，宣德丁未进士第一，正统五年以侍讲学士入直文渊阁，官至礼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杨溥传》。愉没后，诗文散失。成化庚子，山东参政邢居正命青州知府刘时勉裒集遗亡而刊之。凡诗赋四卷、杂文三卷，第六卷又有歌诗错杂其中。盖随得随编，故先后无序。诗多酬应之作，或佳者多佚耶。然史称愉端重简默，门无私谒，论事务宽厚。又载其清理滞狱及善处蕃使二事，绝不称及其著作，盖不以文采见也。

△《别本澹轩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马愉撰。愉集散佚之后，其乡人都御史迟翔凤购得残本，更於愉家掇拾逸作，补葺刻之，故题曰《续刻》。目中注“续刻”字者，皆翔凤所增也。

△《尚约居士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萧鎡撰。鎡字孟勤，泰和人，宣德丁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事迹附见《明史陈循传》。案鎡为萧鹏举之子，鹏举学诗於刘崧，鎡不坠其家法。史称其学问该博，文章尔雅。其门人邱濬《序》，称其文正大光明，不为浮诞奇崛，盖洪、宣间台阁之体大率如是也。

△《淡轩稿》十二卷、《补遗》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文撰。文字恒简，莆田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谥襄敏。是集诗三卷、文七卷，其十一、十二两卷乃附录诰敕及行状、神道碑。《补遗》一卷，则又其诗文杂著。凡有二本，初刻者为其孙岳州同知希范，重刻者为其曾孙南京大理寺寺正炳章。此本即炳章所校也。

△《吴竹坡文集》五卷、《诗集》二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节撰。节字与俭，竹坡其号也，安成人，宣德庚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是集为其七世孙琦所刊。后附彭华所作行状，称“其为文章，援笔即就，多至数千言，滔滔不竭，无刻苦艰窘态。於诗五七言古今体随题命意，开合起伏，不拘拘摹拟，而自合矩度”云云。今观其诗文，皆直抒胸臆，纵笔所如，无不自达之意。华所论颇得其真。而淳蓄深厚，亦遂不及古人。所谓不践迹亦不入室者欤。

△《云川文集》六卷、附《恭愍遗文》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锺复撰。复字彦彰，云川其号也，永丰人，宣德癸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其诗文不出当时台阁之体。末附其子同遗文四篇，一曰《直言安国疏》，二曰《送叔祖士杰之任序》，三曰《送伯氏世桢南归序》，四曰《友兰轩诗跋》。

。

同，字世京，号待时，景泰辛未进士，官至贵州道监察御史，以疏争建储下诏狱。

一时献媚求荣者，欲借以倾动英宗，锻炼炮烙，备极惨毒。而同义不负故主

，卒无一语连南内，竟拷毙於狱。天下悲之。事迹具《明史》本传。卷末又附墓志一篇，章纶为撰文，廖庄为书丹皆与同时建言受祸，幸而未死者也。志称同在狱所作诗文稿，纶藏於枕畔，为狱卒窃去，故所存止此。忠臣著作，理宜甄录。以寥寥不成卷帙，故附存其目於此，示表章焉。

△《松冈集》十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姜洪撰。洪字启洪，号松冈，江西乐安人，宣德癸丑进士，改庶吉士，除检讨，升修撰，以疾乞归。是集序二卷、记一卷、歌诗二卷、赋颂铭赞表一卷、近体诗五卷。文颇平淡，诗亦妥適，而步趋东里，得其形似，格律未能遁上也。

。

△《畏庵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旋撰。旋字中规，别号畏庵，永嘉人，正统丙辰进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庶子。是集凡诗赋五卷、杂文五卷。乐清章纶为之序，称其典雅闲淡。然在当时，犹驰驱於流辈之中，未能自辟蹊径。

△《桐山诗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伟撰。伟字士英，攸县人，正统丙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附见《明史于谦传》。伟所著有《诗学正蒙》，久已散佚。其《桐山文集》，繁昌吴琛序刻之，今亦未见。此集凡诗九卷，又以伟《引疾告归疏》及赠行之作为《附录》一卷，乃其弟杰所录，其子添楨所重刊出。史称伟喜任智术，既为于谦所引，恐人目己为朋附，乃密奏谦短，冀以自异，后卒以谦党罢官，盖反覆不常之士。又称其年十四，随父戍宣府，宣宗巡边，献《安边颂》，得补安州学生，则亦俊才。然诗多率意酬应，乏研炼之功，盖才士之文往往如斯矣。

△《呆斋集》四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定之撰。定之有《易经图释》，已著录。是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四卷，皆分类编录。如《代祀录》、《永新人物录》、《经筵讲章》、《策略》，皆在其中。而乡会三场试卷，亦皆附列。《续稿》五卷，则成化乙酉以后所作，不复分类，以一岁为一卷焉。《明史》本传称定之以文学名一时。尝有中旨命制《元宵诗》，内使却立以俟，据案伸纸，立成绝句百首。又尝一日草九制，笔不停书。有质宋人名字者，就列其世次，若谱系然。人服其敏博。然其榛楛勿翦，亦由於此。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刘文安公不甚喜为诗，纵其学力，往往有出语奇崛，用事精当者。如《英庙輓歌》、《石鍾山歌》等篇，皆可传诵，读者择而观之可也。”其言可谓婉而章矣。

△《完菴诗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篇首有《吴宽序》，称完菴先生刘公，少为刑部。属出佷山西按察司事，居三载，弃官归吴中。所与倡和者，武功徐公，参政祝公及隐士

沈石田数人。考《江南通志人物文苑类》中载，刘珏字廷美，长洲人，正统三年举人，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老而好学，工於唐律，时人称为“刘八句”。所叙仕履，与《宽序》合。又《艺文类》中载，《完菴诗集》，长洲刘珏撰，与书名亦合，则此集盖珏所作。然其诗有亮节而乏微情，不能如《志》所称也。

△《刘文介公集》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刘俨撰。俨字宣化，吉水人，正统壬戌进士第一，累官太常寺少卿、春坊大学士，掌院事，《明史》附见《周叙传》。称其景泰中典顺天乡试，力持公道，黜大学士陈循、王文之子，几得危祸，盖刚正不挠之士也。是集策表讲章一卷、记四卷、序十四卷、杂著六卷、五七言古今体诗五卷，尚沿台阁旧体，无疵累之可括，亦无精华之可挹。

△《姚文敏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姚夔撰。夔字大章，桐庐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本名《蠹堆稿》，后其子玺刊版，改题此名。夔一代名臣，风裁岳岳，不愧古人，而诗文乃直抒胸臆，不中绳度。如《寄弟诗》云：“嫩韭蒸来香满口，一餐午膳倍寻常”，太不以词藻为工矣。此所谓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兰轩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沈彬撰。彬字原质，武康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其居官以彊幹著，不以诗文自鸣，遗稿亦多散佚。没后百有馀年，至隆庆己巳，其乡人周维新始序而刻之，以墓志、墓表诸篇附於后。

△《静轩集》十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宜撰。宜字公宜，静轩其号也，泰和人，正统壬戌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路璧所作《宜小传》，称有《金台集》、《金陵集》、《滇南集》、《金台晚集》存於家。此本其季子佩所编录累朝诰敕、家谱、序与搢绅投赠之作，共为七卷，冠於前，并以为佩而作者附载卷内。自第八卷以后，始为宜所著诗文。编次殊无体例。

△《商文毅公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一名《素菴集》。明商辂撰。辂有《商文毅疏稿略》，已著录。是编为万历中淳安知县汉阳刘体元所编，凡文九卷、诗一卷，多馆阁应酬之作，不出当时啾缓之体。

△《蓁竹堂稿》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叶盛撰。盛有《叶文庄奏议》已著录。是集乃盛所自订，凡诗词四卷、文四卷。诗词皆非所长，文有劲直之气，稍胜於诗，然亦无杰构，惟碑志诸篇什尚

颇整饬有法耳。

△《卞郎中诗集》七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卞荣撰。荣字华伯，江阴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户部郎中。荣在景泰间，盛有诗名。居郎署二十年。朝骑甫归，持牍乞诗者拥塞户限，日应百篇。汤沐《公馀日录》盛称其“状元自是渴睡汉，宰相须用读书人”一联，以为虽有剪裁，浑无痕迹，盖亦俊才。然所作大半皆酬赠哀輓之章，亦多浅率，盖得之太易也。

是集为其门人无锡吴键所刊，附以杂文十馀首，亦非所长。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诗在卷册中易看，入集便难看。古人诗集非大家数，除选出者鲜有可观。”

卞户部华伯在景泰间盛有诗名，对客挥翰，敏捷无比。近刻为全集，殆不逮所闻。”

是当时已有公论矣。

△《白沙诗教解》十卷、附《诗教外传》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陈献章撰，湛若水注。献章有《白沙集》，若水有《二礼经传测》，皆已著录。《白沙诗教》凡一百六十六篇，皆阐发性理之作。《诗教外传》则皆献章语录之类，足与诗相发明者。若水以类排纂，各为之标目。献章於诗家为别调，不妨存备一格。若水务尊师说，必以为风雅正宗，至别撰此书以行。言之似乎成理，而实则不然。王士禛《居易录》曰：“如欲讲学，何不竟作语录。”

”可谓要言不烦矣。

△《彭文宪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彭时撰。时有《可斋杂记》，已著录。其集原本十卷，岁久散佚。此本乃其六世从孙笃福所刊，掇拾残剩，取盈卷帙，不足见所长矣。

△《刘古直集》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刘翊撰。翊字叔温，号古直，寿光人，正统戊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文和，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子太常寺卿銳所编，凡诗五卷、文十一卷、志表祭文附於末。翊当万安、刘吉等朋比乱政之时，颇能持正。故本传称“安贪狡，吉阴刻。翊为稍优，顾喜谈论，人目为狂躁”。又《万安传》称“在内阁者刘吉、刘翊。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翊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翊疏浅而安深鸷，故翊卒不能胜”。则翊亦一客气用事，轻率不检者耳。朱彝尊《明诗综》谓其诗率意涂写，不事翦裁，盖肖其为人也。彝尊又引李东阳语，谓“公於诗，兴之所到，笔不能阁，而无毫发点缀呻吟之病”云云。考《东阳序》中无此语，其语乃在《王承裕序》中。考此本二序皆五页，版心号数相同，装缉者互易其末页。彝尊以仁裕语为

东阳语，知所见之本，二序亦互易末页矣。

△《王端毅文集》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是集乃嘉靖壬子祥符李濂所编。前六卷为文集，平实浅显，无所雕饰，如其为人。《乔世宁序》称当时以为其文无假英藻，而质厚有馀；不务以閎辨，而归准於躬行。又最称其《答刘太保书》。

第七卷即《玩易意见》，八卷曰《石渠意见》，九卷曰《意见拾遗》，皆说经之语，各有别本单行。濂用李石《方舟集》例，又编入集中也。

△《鸣秋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赵迪撰。迪字景哲，怀安人，自号白湖小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余宪《百家诗》以迪为山人。徐庸《湖海耆英集》载其《元夕应制诗》。徐泰《明风雅》则云迪宜阳人，官吏部侍郎。然《鸣秋集》有景泰五年迪仲子壮《后序》，中云先人值时多故，投老林泉。而同时闽人均有《輓鸣秋山人诗》。则二徐所云，自是别一人矣。”是集即其仲子壮所编。前载《林志序》，称其古诗不下魏晋，而诸作则醇乎唐。今考其诗，古体颇为薄弱，志说殊诬。律诗谐畅，差有唐音，然亦晋安一派也。

△《王文肃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仁与撰。仁与有《毗陵志》，已著录。此集亦名《思轩稿》。卷首载李东阳所作传，谓其官吏部尚书时，上疏陈八事，多见采纳。今其疏不见集中，止存《经筵进讲》、《文华进讲》二卷。殆有所避而不载欤，抑东阳溢美也。

△《王太傅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越撰。越字世昌，濬县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以功封威宁伯，谥襄敏。此集称王太傅者，其赠官也。考《明史》越本传，功名颇有可观。惟以前结汪直，后依李广，为士论所轻。是集分体编辑，附录杂文。前有嘉靖九年吴江吴洪《序》，称其遗稿散佚不传，有郢人高德崇录所见闻，刻之於学舍，乃行於世。后越曾孙绍思，别辑全集。其跋中所称“在楚有太傅诗文集”者，即此本也。

△《王襄敏集》二卷、《续集》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越撰。是编即其曾孙绍思所辑。第一卷为疏议，皆处置边务及奏报捷音。第二卷为杂文。《续集》一卷，为诗及诗馀，而以李东阳所作墓志、崔铣所作神道碑，附录於末。越本魁杰之才，其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於粗率。

△《野菴文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宣撰。宣字师尼，野菴其别号也，崇仁人。景泰癸酉举人，授左军督府经

历，坐劾长官不法系狱，十年始得释。改中府，升镇远府知府，道病卒。其文落落有气，而格律未严。是集乃其门人王君谟等所编，未经刊行，其玄孙道南复订正藏於家。前有道南《自述颠末》一篇。

△《奉使录》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宁撰。宁有《方洲集》，已著录。是集乃宁天顺四年出使朝鲜所作，已编入《方洲集》内。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上卷首叙奉使召对及奏稿数篇，余皆途中留题之作。下卷则至朝鲜以后篇什，题曰《皇华集》，注云“朝鲜刻本”。

前有《崔恒序》，乃奉国王李瑈命编次而序之者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宁两使朝鲜，水馆星邮，留题殆遍。馆伴朴元亨诗篇唱和，殊不相下。及偕登太平馆楼，宁成七律六十韵。元亨诵至“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之句，乃阁笔曰“不敢属和矣”。然其诗纵调骋情，才思虽捷，而少沉思，故王世贞谓宁诗如小棹急流，一瞬而过，无复雅观也。

△《彭文思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彭华撰。华字彦实，安福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入内阁，逾年以风疾去，卒谥文思，事迹附见《明史万安传》。所著有《素菴集》九卷。

《李东阳序》称其文严整峭洁，力追古作者。今未见传本。此本为其六世孙笃福所编，视原集仅十之三矣。

△《耻菴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炜撰。炜字文曜，别号耻菴，闽县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浙江左布政使。炜风裁峻整，为御史时劾罢锦衣指挥门达。在江西平反疑狱，为民兴利除弊，具有实绩。诗文非所注意。是集乃正德初其从子墀为东莞知县时所刊，嘉靖中其孙全之复补辑之，而以赞輓诸诗附於其末。

△《礼庭吟》二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孔承庆撰。承庆字永祚，曲阜人，至圣六十代孙也。年三十一，未及袭封而卒。其外祖王惟善为哀其遗诗以成此集，有景泰间同郡许彬《序》，又有天顺丁丑长洲刘铉《序》，岁久散佚。康熙庚辰，衍圣公孔毓圻检校先世遗稿，又得而重刊之。

△《耕石斋石田集》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沈周撰。周有《石田杂记》，已著录。是集乃瞿式耜所删定，凡诗八卷、文一卷。其诗与华汝德本互有出入，文则华本所未收。然周诗犹以天趣胜，文则更非所长，徒为赘疣矣。

△《桂坡集》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左赞撰。赞字时翊，南城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是编凡《前

集》五卷、《后集》八卷，皆诗赋杂文，而以所作《方外》诸篇别为一卷，附於末，盖用杨杰《无为集》例。至於《乐府》一卷之中，如《关山月》、《杨白华》之类，皆古题，而忽以词曲续其后，则从来无此体例。殆以宋人词曲亦标乐府之名，故合为一。不知源流递变，格律各殊，不可以宋之乐府竟当古乐府也。

赞尝删定《李覲集》，盖亦颇留心诗古文者。然所作质朴而不能健，清浅而不能腴，其於古格，仅仅具体云尔。

△《别本彭惠安公文集》七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彭韶撰。韶有《政训》，已著录。所著诗文名《从吾滞稿》，已散佚不存。是集乃御史陈时周所重编，已多所刊削，非尽精要。《附录》一卷，则杨守陈、陈献章等赠言及府志传论也。

△《馀力稿》十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徐贯撰。贯字元一，淳安人，天顺丁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康懿。是集乃贯所自定，前有弘治己未《自序》。其子颐初刊於舒城，间有遗佚。嘉靖壬子，其次子健倅归州时，复增订梓行。诗文皆平实，亦大半应酬之作也。

△《栗菴遗稿》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郑环撰。环字瑶夫，号栗菴，仁和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集有其子《孟绳跋》，称环集本十卷，不戒於火，兹集乃其搜辑另编者。杨守陈作环墓碑，称其文章典雅贍密。今此本所存无多，体亦不备，不足以见其全。

守陈所论，难遽定其确否也。

△《东白集》二十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元祯撰。元祯五岁能诗，宁靖王召见，名之曰元徵。巡抚韩雍为改今名，字廷祥，南昌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

天启初追谥文裕。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文二十三卷，末卷则附录事实祭文。元祯以讲学为事。其在讲筵，请增讲《太极图》、《西铭》、《通书》。

夫帝王之学，与儒者异，讵可舍治乱兴亡之戒，而谈理气之本原。史称后辈〈女册〉笑其迂阔，殆非无因矣。其诗文朴遯无华，亦刻意摹拟宋儒，得其形似也。

△《定菴集》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张悦撰。悦字时敏，华亭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谥庄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一卷、文四卷，大抵流易有馀，而颇乏隽永之味。

△《巽川集》十六卷、《附录》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祁顺撰。顺字致和，巽川其号也，东莞人，天顺庚辰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其集前载有韵之文，次为诗词，次为散体，末附张元正所作墓志、贾宏所作墓表，各为一卷。

△《东园诗集续编》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纪撰。纪有《东园文集》，已著录。是编其诗集也。初，纪子主一、主敬尝编其诗为十二卷，今未见传本。此本乃其少子忠菟辑遗篇，故题曰《续集》。

集中如“古堑斜连江树没，饥乌恒傍野人飞”、“桥头雨歇径初溜，天际云收山渐多”等句，亦颇有南宋风格，然亦止於如此耳。

△《东泷遗稿》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彭教撰。教字敷五，号东泷，吉水人，天顺甲申进士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集中诗文，类多应酬之作。《李东阳序》云：“敷五年仅四十馀，编摩考校之外，无由自试，而文又不尽其蕴。”盖亦微词也。

△《闵庄懿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闵珪撰。珪字朝英，乌程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诗集。集中七言律诗多至六卷，大抵皆酬赠之作。盖珪老成持重，治狱平允，为当代名臣，后以不阿刘瑾告归。其立身自有本末，吟咏则非所留意云。

△《桃溪净稿》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谢铎撰。铎有《赤城论谏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四十五卷、文三十九卷。盖李东阳因其旧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溪净稿》为名。然瑕瑜参半，犹不能悉为刊除也。

△《沧洲集》十卷、《续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张泰撰。泰字亨父，太仓人，天顺甲申进士，官至翰林院修撰，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泰为人恬淡，独喜为诗。初与李东阳齐名。后东阳久持文柄，所学弥老弥深，而泰不幸早终，未及成就，故声华销歇，世不复称。今观是集，大抵圆转流便，而短於含蓄，正如清水半湾，洮洮易尽，视东阳《怀麓堂集》实相去迳庭。故东阳作序亦云：“将极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云。”

△《西山类稿》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谢复撰。复字一阳，祁门人。少从吴与弼游，与陈献章为同门友，而笃实胜於献章。故集中有《书献章诗后》一篇，颇诋其晚涉於佛、老。其宗旨可见。然其诗文则不出讲学之门径，与谈艺家又别论云。

△《陈剩夫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真晟撰。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又自号曰布衣，家本泉州，以父隶镇海卫戍籍，遂为漳州人。天顺中，尝诣阙上书，献所撰《程朱正学纂要》，兼上书执政，均不见收。又上书当路，献所撰《正教正考会通》，亦不见省而罢。又作《学校正教文庙配享疏》，拟诣阙再上，未及行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是集乃真晟卒后其乡人林祺所编。康熙己丑，仪封张伯行官福建巡抚，乃为序而刻之。所献二书，今皆载集中。其《程朱正学纂要》，首为《程氏学制》。次为《推明朱子兼补之法》。次为《心学图说》，其图凡二，一为六十四卦圆图，图下大书一“心”字；一为《太极图》，图下亦大书“心”字。次为《立师说》、《补正学》、《辅皇储》、《隆教本》、《振风教》五条。其《正教正考会要》首列《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次《敕谕大略》，次《程氏学制》，次《吕氏乡约》，次《德业过违》二条，次《立师》、《考德》、《考文》三条。大意以为天下之事莫大乎此。故次卷载所上当路书曰：“朱子抱哭其书四百年矣，曾无一人怜而省之者。此魏鹤山、真西山、许鲁斋、吴草庐诸儒不能无大罪也。既读其书，宗其道，则实吾师也、父也。岂有视父师之哭而弟子能恸然耶？”又谓宋、元两朝皆以不用程、朱之学，故上干天怒，夺其命以与明，持论颇僻。又《题玉堂赏花集后》，诋祺执政，谓不赏其《程朱纂要》，而群聚赏花，后世不免谓之俗相，尤为褊激。林雍作真晟行实，称其既无所遇，每四顾徬徨，不能自释，亦异乎寻孔、颜之乐者矣。

△《履坦幽怀集》二卷（编修祝德麟家藏本）

明祝淇撰。淇字汝渊，号梦窗，海宁人。以子萃贵，封刑部主事。《明诗综》作“祝祺”，云“或作淇”。此本乃其家刻，明作“淇”字，则《诗综》误也。

是集为徐姚胡培所编，凡文一卷，诗一卷。

△《思元集》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桑悦撰。悦有《桑子庸言》，已著录。是编赋一卷、文八卷、诗六卷、诗馀一卷，附刻一卷，则悦之志传也。史称悦为人怪妄，敢为大言以欺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悦在长沙，著《庸言》，自诩穷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又自称其诗根於太极。则史所云怪妄，不虚也。所作《两都赋》，有名於时，然去班固、张衡实不可道里计。而夸诞如是，浅之乎其为人矣。

△《汧来水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文洪撰。洪字功大，号希素，长洲人，成化乙酉举人，官汧来水县教谕，故以名集。洪为待诏徵明之祖，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长洲文氏，世载其德，希素先生实始之。”诗饶有恬淡之致。是集案洪《自序》称，检前后所

作，汰之得百篇，盖所自编。然此本末附遗文七篇，则后来又有增入，非手定之旧稿矣。

△《龙皋文集》十九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陆简撰。简字伯廉，号治斋，龙皋其别号也，武进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集有文无诗，冠以日讲直解及经筵讲章。李东阳为撰墓志，称其文缜密峻洁，力追古作，而不轻应接，有求之经岁而不得者，又云所著已累百数十卷。今所存者仅若此，则知其佚者多也。其文义蕴未深，而平正朴实，於长沙一派为近。盖何、李未出之前，文格大率如是也。

△《东海文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弼撰。弼字汝弼，华亭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南安府知府，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前四卷皆杂文，后一卷皆附录吊輓铭赞之作。考《吴钺序》，称其子辑录诗文若干卷，则其文原与诗合刻，此本偶佚其半也。弼工草书，为世所重。其文则直抒胸臆，不事锻炼。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载，弼自评其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以为英雄欺人之语。诚笃论云。

△《东皋文集》十三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渊之撰。渊之字克深，上虞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是集为其门人王汝邻所刻。前有其门人《刘瑞序》曰：“读先生之文者，知其大可也。

乃若较声律，评矩矱，区区於文字家者，亦浅之乎知先生矣。”殆微词欤。

△《张文僖公文集》十四卷、《诗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昇撰。昇字启昭，南城人，成化己丑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子浙江布政使元锡所刊。前有嘉靖元年《邵宝序》，谓此书本名《柏崖集》。刻成而赐谥之命適至，遂以名之。然本传不言有谥，或偶漏欤。昇立朝颇著风节，而其文多应酬之作。末附《瀛涯胜览》及《北行录》、《西行录》，皆缕述见闻，无所考证。其诗近体多於古体，而七言近体尤多於五言。是足验其所得矣。

△《使东日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越撰。越有《朝鲜赋》，已著录。是集乃弘治元年越为朝鲜颁诏正使途中纪行之诗。考越奉使时官庶子，而刻本首行结衔乃作儒林郎大理寺。“寺”字以下刊版剋灭，不可辨其姓名，疑或校刊者所题欤。

△《太和堂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屠勋撰。勋字元勋，平湖人，成化己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康僖。是集编诗四卷、文二卷，以神道碑、墓志附於末。《陈懿典序》称合刻屠氏家藏二集，盖其子应峻有《兰晖堂集》，当日合为一编耳。

△《交石类稿》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吴文度撰。文度字宪之，应天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张泰传》。是集诗一卷、文二卷，皆词旨朴儻。盖文度官汀州知府时有惠政，汀州人为之刊行以志遗爱，是固不以词采论也。

△《文温州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文林撰。林有《琅琊漫抄》，已著录。林尝为温州府知府，故其集以温州名。其中《陈马政》诸篇，皆官南京太仆寺丞时作。总题以温州，从所终也。

△《孙清简公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需撰。需字孚吉，别号冰檠翁，德兴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清简，事迹附见《明史孙原贞传》。需初为南京御史，以劾妖僧继晓，廷杖调外。为礼部尚书，又忤刘瑾罢官。以风节著。巡抚河南、陕西、郟阳，抑权贵，绥流亡，尤具有循绩。诗文则非所长。是集初名《冰檠稿》，其孙世良改今名。末有隆庆庚午世良记曰：“壬戌循例至京师奉遗稿。请瞿昆湖、姜晋斋摘其尤者得四帙。丁卯过常郡，谋诸王百穀，更为分门别类，厘为上下二卷。是刻岂欲上匹大方，持示海内，第俾子孙异日有所取以承藉云耳。”其言笃实，想见需之家法。《王世贞序》谓其诗文冲然而不为藻采，淡然而若无深思，亦有微词焉。

△《石淙稿》十九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一清撰。一清有《关中奏题稿》，已著录。考《明史艺文志》载《一清奏议》三十卷、《石淙类稿》四十五卷、诗二十卷。今所传《关中奏题稿》已与三十卷之数不符。此本有诗无文，首《凤池稿》，次《省墓稿》，次《禫后稿》，次《西巡稿》，次《北行稿》，次《容台稿》，次《行台稿》，次《归田前稿》，次《自讼稿》，次《制府稿》，次《吏部稿》，次《玉堂稿》，次《归田后稿》，次《督府稿》，次《玉田后稿》，各以类分，止十九卷，与《艺文志》卷目亦不合。惟《督府稿》后别附简札一卷，当为文集中一种，装缉误入於此，史志或并此数之欤。

△《东溪稿》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庠撰。庠字宗周，宜章人，成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终苏州巡抚。是集乃其诗集。凡《吟稿》五卷、《入觐联句录》一卷、《续稿》三卷、《别稿》一卷，而以石琚所作小传附焉。

△《梅岩小稿》三十卷（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明张旭撰。旭字廷曙，休宁人，成化甲午举人，历官孝丰、伊阳、高明三县知县。是集凡诗二十二卷、文八卷。其诗长於集句，采摭成语，位置联络，往往如出自然。其所自作，则虽律调工整，而伤於剽利，盖学《长庆集》而不至者

也。

散体诸文，大抵应俗之作矣。

△《东田漫稿》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马中锡撰。中锡字天禄，别号东田，故城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师言所编。同邑孙绪序之，称其诗卑者亦迈许浑，高者当在刘长卿、陆龟蒙之列。而其末力诋窃片语，掎数字，规规於声韵步骤，摹仿愈工，背驰愈远。盖为李梦阳而发。其排斥北地，未为不当。然中锡诗格，实出入於《剑南集》中，精神魄力，尚不能逮梦阳也。

△《别本东田集》十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马中锡撰。是集为国朝康熙丁亥，中锡乡人贾棠所刊，凡文五卷、诗十卷。案《嵩阳杂识》曰：“李空同与韩贯道草疏，刘瑾切齿，必欲置之死，赖康泚西营救而脱。后泚西得罪，空同议论稍过严，人作《中山狼传》以诋之。”王士禛《居易录》亦称中锡《中山狼传》为刺李梦阳负康海而作。今其文在第五卷中。

然海以救梦阳坐累，梦阳特未营救之耳。未尝逞凶反噬，如传所云云也。疑中锡别有所指，而好事者以康、李为同时之人，又有相负一事，附会其说也。

△《滇南行稿》四卷、《附录》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苏章撰。章字文简，号云崖，馀干人，成化乙未进士，官至延平府知府。初，章官兵部主事时，因星变事劾妖僧继晓、方士李孜省，谪姚安通判。因裒其所作共为一集，故以《滇南行稿》为名。末附词四阕、《祭胡敬斋》文一首。

《附录》一卷，则其行实及诸家题跋与入祀乡贤文卷也。章少问学於陈献章之门。

尝出胡居仁於狱，与吴与弼亦友善。盖亦刻意讲学者，故所作皆率意而成，不能入格云。

△《七星诗文存》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鸿撰。鸿字云表，泰和人。以居七星坳，自号七星居士。成化丁酉举人。屡上公车不第，遂放游山水以终。是集为泰和知县区时行所编。前有正德五年《罗钦顺序》。其文风格舒畅，多自抒抑塞磊落之怀。诗则率意而成，兴寄颇浅。

五言绝句中《西州词》第一首，乃全录《西州古词》四句，殊不可解。疑或手书是诗，其后人不考而误收也。

△《碧川文选》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杨守陞撰。守陞字惟立，号碧川，鄞县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左

侍郎，加尚书衔致仕，事迹附见《明史杨守陈传》。按《明分省人物考》云：“《碧川文抄》二十九卷，《杂文储稿》又若干卷。”此本为其外孙陆铨所刻。

前有《陈琳序》曰：“杨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於家，陆君厘为四卷”云云。则此为守陟手定之本矣。《明人物考》又云：“守陟尝书数语於遗稿曰：‘学文师韩吏部，学道师程伊川。’”然其文才力萎弱，不能规橛韩笔也。

△《西征集》（无卷数，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明林俊撰。俊有《见素文集》，已著录。是集皆其正德四年再起官四川巡抚，平定巴夔土寇时作，故以“西征”为名，凡诗歌一百二篇、跋二篇、赋一篇、书二十三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记五篇，末附戴锦所撰《西征传》，述靖乱始末颇详。

△《半江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赵宽撰。宽字栗夫，号半江，吴江人，成化辛丑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是集初为其邑人王思诚所刊，王守仁、费宏皆为之序。《守仁序》不载卷数，但惜其遗稿散佚。《宏序》称诗六卷，文如之。此本凡诗八卷、文七卷，盖其仲子禴掇拾补辑，又增三卷也。

△《柴墟斋集》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储巖撰。巖字静夫，号柴墟，泰州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刘瑾用事，引疾归。瑾诛，复起，调南京吏部侍郎。卒谥文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是集为其曾孙耀所刊，诗五卷、序文三卷、墓志一卷、杂著二卷、奏疏一卷、书简三卷。巖尝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相倡和。其诗规仿陶、韦，文亦恬雅，至於才力富健，则不及梦阳等也。

△《虚斋先生遗集》十卷（编修祝德麟家藏本）

明祝萃撰。萃字维真，海宁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政。是集文五卷、诗五卷。文颇春容，诗亦妥帖，盖成、弘间台阁体之也。

△《蔡文庄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集凡有二本，一为石崖葛氏所刊，即《明史艺文志》所载五卷之本；一即此本，乾隆壬戌其族孙廷魁所重刊也。

自一卷至五卷，仍其旧文而重订其目，又搜辑墨迹遗稿为《补遗》一卷。附以其孙邦驹所集事迹及志书传序为《附录》二卷。集中有《与孙九峰书》，述宁王宸濠讥其不能诗文。《廷魁序》中因反覆辩论，历诋古来文士，而以清之诗文为著作之极轨。夫文以载道，不易之论也。然自战国以下，即已岐为二途

，或以义理传，或以词藻见，如珍错之於菽粟、锦绣之於布帛，势不能偏废其一。故谓清之著作主於讲学明道，不必以声偶为诗，以彫绘为文，此公论也。谓文章必以清为正轨，而汉以来作者皆不足以为诗文，则主持太过矣。《廷魁序》又称以家藏《密箴》、善本《太极图说》、《河洛私见》三种附焉，而此本无之。盖本各自为书，故或附载或别行也。

△《雪洲文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瓚撰。瓚字公猷，仪真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是集乃其子襄所刊。自一卷至六卷为诗，自七卷至十二卷为文，十三、十四两卷题曰《续集》，诗文并列，盖补遗也。诗多伉厉之响，文亦意境未深。集中载为山东巡抚时荐劾方面各官疏，於所纠之人，俱阙其名，殆不欲暴人之短耶。

△《雨村集》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周东撰。东字伯震，号雨村，阜城人，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以伉直忤刘瑾。时真鐸将变，乃使勘事陕西。会乱作，死之。是集诗一卷、杂文一卷，其后二卷为《正论》八篇，盖东所著之子书，编以入集。诗文皆不甚留意。《正论》多刺时之语，盖亦发愤而著书。然东之足不朽者，终在气节也。

。

△《松筹堂集》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有《苏州府纂修识异》，已著录。其平生诗文杂著几及千卷，芜累颇甚。是集虽经别裁，尚多俗体。盖循吉任诞不羁，故其词往往近俳云。

。

△《都下赠僧诗》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循吉好与方外游。成化丙午，大给祠牒，吴僧多集京师。其所识缙流，时或往访。比其还也，各赋诗以送之，因录为一通。吴宽跋其后。后二年，循吉复摹宽书，刻之持定塔院。

△《菊花百咏》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以菊花种类，各案其名，系以七言绝句，分为十一类。《天文类》自《满天星》以下三首，《地理类》自《岳州红》以下三首，《人物类》自《状元红》以下二十一首，《宫室类》《金楼子》一首，《珍宝类》自《银绞丝》以下七首，《时令类》自《海棠春》以下六首，《花木类》自《白牡丹》以下三十二首，《身体类》自《金宝相》以下三首，《鸟兽类》自《金凤仙》以下十三首，《衣服类》自《黄叠罗》以下十四首，《器用类》自《蘸金香》以下十八首。

△《斋中拙咏》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凡古今体诗二十一首，皆循吉官礼部主事，以病乞归，将发京师

，及至家后所作，又以成化甲辰、丙午至弘治戊申所作联句诗六首附於末。徐景凤汇刻循吉所著为《南峰逸稿》，此其一种也。

△《灯窗末艺》一卷、《攒眉集》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杨循吉撰。皆所作古文。合两集仅四十馀首，颇宕逸有奇气，而纵横曼衍，亦多不入格。徐景凤亦尝刻入《南峰逸稿》中。

△《东所文集》十三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翎撰。翎有《白沙遗言》，已著录。是集凡杂文十卷、诗三卷。其学出於新会，故所为《白沙文集序》、《白沙遗言纂要序》、《周礼重言重意互注序》及《学记与友人往复》诸书，大抵皆本陈氏之说。

△《南海杂咏》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张翎撰。是集杂咏广州古迹，分为九门。每题之下，各列小序，皆摭志乘为之，无所纠正。诗亦罕逢新语。

△《李大厓集》二十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李承箕撰。承箕字世卿，嘉鱼人。读书大厓山，自号大厓居士。成化丙午举人。尝徒步至岭南，从陈献章游。及归，遂隐居黄公山，不复仕进。《明史儒林传》附载於《献章传》末。是编乃其弟立卿所刻。《明史艺文志》载《大厓集》二十卷，与此本合。前十二卷为诗，后八卷为杂文。《附录》一卷，则墓表、行状及陈献章所赠诗文。前有其兄承芳所作《采菊稿引》。《采菊稿》者，即献章所赠古诗凡十三首，装潢成卷，以其首句有“采菊”二字，因以名焉。然此宜入《附录》，乃以冠诸简端，盖欲假献章以重承箕，殊非体例。且重不重系乎其人，亦不系乎其师也。

△《费文宪集选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费宏撰。宏字子充，铅山人，成化丁未进士第一，官至史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宪，事迹具《明史》本传。所著《鹅湖摘稿》本二十卷。此本乃徐阶、刘同升所选录，非全帙也。

△《湘皋集》三十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蒋冕撰。冕字敬所（案《明史》本传，冕字敬之，然编首王宗沐、黄佐、陈邦偁、吕调阳四序俱称敬所，同时之人不应有误，疑《明史》乃刊本之讹），全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分奏对四卷、奏疏三卷、附录召对及经筵讲章敕谕等稿一卷、诗八卷、词一卷、序记等杂文十六卷。冕当正德之末，主昏政怠，独持正不挠。凡所建白，俱切时务。嘉靖初大礼议起，冕固执为人后之说，卒齟齬以去。丰裁岳岳，在当时不愧名臣。其诗文则未能挺出也。

△《别本熊峰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石瑤撰。瑤有全集十卷，已著录。案朱彝尊《明诗综》，称瑤所著名《恒阳集》。曲周令皇甫汈删定为四卷，诗仅一百九十馀首。今此集题作《熊峰先生集》，前后无序跋，诗亦一百九十馀首。而《诗综》所录惟《春日杂言》、《秋莲曲》、《会昌宫词》三首在集中，其《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诸篇皆未之载。疑此为初刊别行之本，非汈所选，故集名亦各不同。然卷数篇数又合，殊不可解。今未见原刻，其同异莫能详也。以此虽旧本，而不及康熙中所刻新本之赅备。故录其新本，而此本附《存目》焉。

△《堇山集》十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李堂撰。堂字时升，鄞县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总理漕河。鄞有赤堇山，即《越绝书》所谓“赤堇之溪，涸而出铜”者。堂居其侧，故以名集。其文根据未深，持论颇多臆断。

△《西轩效唐集录》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丁养浩撰。养浩字师孟，别号西轩，仁和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是集诗八卷、文四卷。其名“效唐”者，盖取法唐人之意，然殊不类唐音也。

△《鼇峰类稿》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纪撰。纪有《密勿稿》，已著录。是集乃纪致仕后所手定。前十八卷为文，后八卷为诗。朱彝尊《明诗综》载纪有《鼇头类稿》，盖即此编。校刊偶疏误以“峰”字为“头”字也。

△《赤城集》二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夏鍬撰。鍬字德树，天台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左评事，事迹附见《明史夏坝传》。其诗欲为别调，而转乖雅则。文亦惟意所如，不可绳以古法。史称鍬弘治四年谒选时，疏请复李文祥、罗伦官，并请罢大学士刘吉，忤旨下狱。后官评事时，又疏论赋敛、徭役、马政、盐课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渔状。盖亦说正之士，非专意於词章者也。

△《西巡类稿》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吴廷举撰。廷举字献臣，梧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谥清惠。事迹具《明史》本传。此集乃其正德初官广东按察司副使时，巡历省治以西诸郡所上奏疏及往来文牒诗词之类，故曰《西巡类稿》。《明史》言其发中官潘忠罪，为忠反讦下诏狱。刘瑾矫诏枷之，几死。今观此编，廷举所上凡十疏，内有劾岷王府内监陈鹤称令旨差往广东，违法乘驿骚扰；又奏各省盐务差内监查盘者，因敛银内进；又有人事银以贿各衙门，贺礼银以贿司礼监。此三者并科扰百姓，请敕御史体察。而盘查广东盐库之内监韦霏将盐课尽解京，令广东无以充军饷。其事不可行。其关涉於内官者不过如此，无发潘忠罪事。编

首有《刘瑞序》云：“逆瑾切齿於君，其党探望风旨诬奏，即械下锦衣卫狱，枷吏部门左，垂死而后释之。”瑞，廷举同时人，其言必得实，然则史传疑误也。

△《月湖集》四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廉撰。廉字方震，丰城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恪，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凡分六集。以所作岁月核之，《月湖净稿》十九卷、《续稿》二卷、《遗稿》一卷，当在前；《月湖四稿》十卷、《五稿》七卷、《六稿》七卷，当在后。原本次序颠倒，盖编次偶误也。廉以气节称，而其父崇尝从吴与弼游，因亦喜讲学。请颁薛瑄《读书录》於同朝，请跻周、程、张、朱於汉、唐诸儒上，皆其所奏。故其诗多涉理路，其文亦概似语录云。

△《程念斋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程楷撰。楷字念斋，饶州人，成化丁未进士，改庶吉士。是集末有《方冀跋》，称其家居时所著有《东楼南楼日录》，游太学时有《屏岚书屋稿》，官翰林时有《来英亭稿》，皆散落不存。此本乃其郡人史简所摘抄，凡文七卷、诗词八卷。古文具有间架，而酝酿未深；诗词亦多率意之作，不留心於陶炼。

卷一百七十六 集部二十九

○别集类存目三△《东峤集》十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李承芳撰。承芳字茂卿，嘉鱼人，弘治庚戌进士，官大理寺评事。《明史儒林传》与其弟承箕同附《陈献章传》末。是集诗多俚俗，如《咏冯道》云：“地狱剉烧春磨具，定将此贼谢天人。”《白头吟》云：“恨杀相如非正气，未曾焚却白头吟。”皆堕入下劣诗魔，文亦拙涩。曾琦《序》谓：其识类许鲁斋，志类范叔子，睦族类范文正，而诗文则甚自类，盖讥其无所师法也。

△《戒菴文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靳贵撰。贵字充遂，号戒菴，丹徒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僖。是集乃吴郡蔡羽所编，凡文十八卷，诗二卷，大半皆应俗之作。

△《集古梅花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童琥撰。琥字廷瑞，兰谿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工部郎中。是编皆集句成诗，以咏梅花，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各百首。又旁及红梅，得七言律诗十首。所采上及六代，下及明初，排比联贯，往往巧合。然非诗家正格，徒弊精神於无用之地耳。

△《白露山人遗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傅撰。傅字梦弼，兰谿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诗文各一卷，其居在邑之白露山阳，故以山自号，因以名集。傅受业章懋之门，清苦自

持，不愧其师。集中有“死卧溪山鬼亦清”句，可以见其志节。然年未四十而卒，文章则未成就也。

△《鹤滩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福撰。福字与谦，松江华亭人，弘治庚戌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家近鹤滩，因以自号。福少而颖悟，诗文以敏捷见长，故委巷鄙俚之词，率以归之。

今观是集，实少俳谐之作，知小说多附会也。末为《鹤滩纪事》一卷，盖后人缀缉遗闻，又多溢美，亦不尽可凭。

△《勉斋遗稿》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满撰。满字守谦，慈谿人。弘治壬子举人，官至山东濮州知州。是集为其仍孙梁敬所编，凡文二卷，诗一卷。大旨不诡於正，而颇乏修词之功。

△《毛文简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毛澄撰。澄号三江，太仓人，弘治癸丑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嘉靖初，议大礼不合，致仕归，道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皆所作杂文，前有李维桢《序》，称澄没十馀年，其子希原哀所作诗文，为《三江集》，未及剞劂而散佚。后其从曾孙君明蒐拾鸠合，属维桢校刊，更名曰《遗稿》，诗已无一存，文存者仅二卷耳，云云。此本题曰《毛文简集》，与序不合，岂又经重刊欤？

△《何燕泉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简疏议》，已著录。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传其诗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赡，故往往失之平衍。是编乃嘉靖间署郴州事蒋文化选录刊行，亦非其全集也。

△《吴文端集》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吴一鹏撰。一鹏字南夫，号白楼，长洲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谥文端，事迹具《明史》本传。一鹏力争大礼，抗张璁、桂萼之锋，颇著风节，而不以文章名。是集前有徐阶《序》，称其子纯叔所编，而不著其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一鹏名位，与守溪王鏊，鼎峙吴中，诗品亦在伯仲间，然鏊不以诗名，即一鹏之诗，可知也。”

△《姚东泉文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姚镛撰。镛字东泉，慈谿人，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右都御史、总督两广，中蜚语罢职。后复起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辞不赴；以规避落职，卒於家。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序记”二卷，“奏疏”四卷，“杂文”一卷，“学政事宜”一卷。文皆啾缓，尤多吏牒之辞，盖镛本以武略见也。

△《静芳亭摘稿》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洪谟撰。洪谟有《治世馀闻》，已著录。是集为洪谟所自定。以致仕之后，居高吾山下，筑亭山中，榜曰静芳，故以名其集。又自称高吾子，故亦曰《高吾摘稿》。其诗音节谐畅，而意境不深，盖弘、正之间，风气初变，渐趋七子之派，而未尽离三杨之体也。《明史艺文志》有《陈洪谟文集》二卷，不载其诗。今乃独有诗集，而文集未见传本。考此本卷首标题之下，俱有诗集二字，知尚别有文集，故以示别，非史误也。

△《矩洲集》十卷、附《樗亭集》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黄衷撰。衷有《海语》，已著录。考《千顷堂书目》，衷有文集、诗集各十卷，是编乃其诗集也。凡《吴中稿》一卷，《南中稿》一卷，《闽中稿》一卷，《粤中稿》一卷，《湖中稿》一卷，《伐檀稿》一卷，《草堂前、后稿》二卷，《续稿》二卷。多描写风景之作，末附《樗亭集》一卷，乃其弟褫所撰，篇帙不多，体格亦弱。

△《仁峰文集》二十四卷、《外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循撰。循字进之，休宁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顺天府通判。《江南通志》称其游庄昶之门，与王守仁数相论辩，盖亦讲学之流。集中有《答程瞳书》云：“朱子著书立言，皆欲使人明其理，反求於心，未尝教人弄故纸糟粕，以资一己功利。后之习其学者，徒知排比章句，而扩充变化之无功；辨析词理，而持守涵养之不力；专训诂者，附会穿凿，叠床架屋，汨心思、乱耳目；工文词者，饰筌蹄，取青紫，龙断罔利，中立为奸。朱子之学，果如是乎？”其持论亦颇中流弊。然於瞳之器争门户，不一纠正，则犹未破症结也。其文第取疏畅，不事翦裁，诗亦不出“击壤”一派。是集凡文十七卷，目录二卷，诗五卷，末附诗话数则。《外集》一卷，附录救命、行实、墓铭、祭文之类。题嘉靖辛卯书林刘氏刊行。其子戩跋，谓先刻其强半，盖尚非全稿。刻本亦颇多脱佚，失於校正云。

△《泮陂集》十六卷、《续集》三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九思撰。九思字敬夫，鄆县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坐刘瑾党，降寿州同知，寻勒致仕。九思为“弘治七子”之一，《明史文苑传》附见《李梦阳传》中。是集前有《自序》，称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献吉改正予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是其平生相砥砺者，在李梦阳、康海二人，故其诗体文格与二人相似。而诗之富健不及梦阳，文之粗率尤甚於海。盖乐府是其长技，他皆未称其名也。正集十六卷，为嘉靖癸巳九思门人监察御史王献所刊。《续集》三卷，乃九思晚年之作，嘉靖丙午，巡抚翁万达，续刊行之。

△《南川稿》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陶谐撰。谐字世和，号南川，会稽人。弘治丙辰进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以忤刘瑾，逮讯谪戍肃州，后起江南按察司佥事，官至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军务，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为十集：曰《西行稿》、《北上稿》、《洪都稿》、《十州稿》、《再北上稿》、《题赠稿》、《行台稿》、《草堂续稿》、《北游稿》、《归闲稿》，各一卷。杂著奏疏二卷，正德三年，刘瑾所矫示奸党《敕谕》一通，及谐下狱《自辨》一疏，亦附载於末。盖其初刻之本，后乃重编为《庄敏集》也。

△《陶庄敏集》八卷、附《兰渚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陶谐撰。是集凡诗六卷，文二卷。据谐《自序》，但自录其诗；杂著、奏疏，盖其后人所续入。后附《兰渚遗稿》，则其孙尚宝司丞允淳所撰也。谐以风节震一世，诗文直抒胸臆，明白坦易，不甚镕铸翦裁。允淳诗亦浅弱，而《同日册六妃》四绝句，尤乖立言之体，以诗家之法言之，不当如是径直；以臣子之礼言之，亦不容如是褻媠也。

△《静观堂集》十四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顾潜撰。潜字孔昭，昆山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直隶提学御史，以伉直忤尚书刘宇，宇谗之於刘瑾，出为马湖知府，未任罢归。是集凡诗六卷，文八卷，俱平正朴实，不事修饰，盖当时风气类然。《苏州府志》称：所著尚有《读史新知》、《林下记闲》、《湖堧醉韵》、《惇史》、《梦林》等集。方鹏《序》，又称其有《稽古治要》若干卷，盖亦多所著述者，今皆不可见矣。

△《华泉集选》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边贡撰。贡《华泉集》已著录。此本乃国朝王士禛所删定。其《序》谓济南诗派，大昌於华泉、沧溟二氏，而莘路蓝缕之功，又以边氏为首庸。其比之曹植、谢灵运，虽不免夸饰，然於《李攀龙集》终置不论，而独加意於贡集，其去取之间，亦有微意也。

△《阳明要书》八卷、《附录》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叶绍容编。守仁有《保甲法》，已著录。绍容，吴江人。是书成於崇祯乙亥，取守仁全书摘其要语，前有小序八首，及凡例四条，皆著其删纂之大意。《浙江通志》载，宋仪望辑《阳明文粹》十一卷，王畿辑《阳明文选》八卷，而无此书之名，盖偶未见也。

△《王阳明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其五世孙贻乐重编。案守仁全集刻於明嘉靖中，久而版佚。国朝康熙初，贻乐为滕县知县，乃重为掇拾，定为此本。然视原集，已阙其半。其目分：《论学书》、《南赣书》、《平濠书》、《思田书》、《杂著书》，亦颇琐屑。又因有李贽所作《年谱》，而遂以卓吾鉴定题其前，尤为依托。迥不

及原本之完善也。

△《阳明文钞》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是编康熙己巳江都张问达所编，以《传习录》、《大学》、《或问》为首，奏疏、序记、诸讲学书，及论说、杂著、赋、诗、公移次之，而终以《阳明年谱》。

△《阳明全集》二十卷、《传习录》一卷、《语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守仁撰。此本为康熙中馮姚俞麟所编，删除钱德洪本正录、外录、别录之目，并为一集，更其旧第，首载年谱，次以书、序、记、说诸体，而以《传习录》、《语录》附焉。

△《张伎陵集》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字光世，号伎陵子，洵阳人。弘治己未进士，官户部主事。是集前六卷为诗，附赋三篇，后一卷为杂文。凤翔年仅三十而卒，文章本未成就，与李梦阳为同年。梦阳为作小传，至比之王勃，当时颇以为党。今观集中所附梦阳评点，惟《白岩赋》一篇，称扬过甚，其他诗文，率多讥弹之语，则梦阳实未尝心满之也。

△《凌谿集》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应登撰，应登字升之，宝应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参政，宏治七子之一也。《明史文苑传》附见《顾璘传》中。是集凡赋二卷，诗十卷，文五卷，附录碑文、传铭、诗文一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李、何并兴，李目空诸子，自三秦而外，得其门者盖寡，心摹手追，凌谿一人而已。其口占绝句云：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是其生平惟以北地为宗，故诗文格调相近，然沉著顿挫处，则才力不及梦阳。顾璘为作碑文，称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未免谀墓之辞矣。

△《贞翁净稿》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周伦撰。伦字伯明，晚号贞翁，昆山人。宏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谥康僖。是集为赵士英所删定，其诗沿台阁旧派，不免肤廓。士英《序》谓：其有得於陶元亮、王摩诘两家，非定论也。

△《白斋竹里集》七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张琦撰。琦字君玉，鄞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兴化府知府，加布政使参政，致仕。是集前有嘉靖癸未自序，称守莆阳日，既梓平生所作，积数年，又得若干首，有相知君子，赞予续梓之。文稿力绵，不能尽刻，姑芟摭数十篇，附诗之后，是琦尚有前集行世，此则归田后所刻续集也。琦当何、李盛时，别以独造为宗，自开蹊径。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如夜蛙鸣露，自极声

致，然不脱於泥中；盖其用思虽苦，炼骨未轻，有意生新，未免圭角太露。散体则纵笔所如，如《遗稽行实》一篇，至以案牍语入文，尤非体裁也。

△《梦蕉存稿》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游潜撰。潜有《博物志补》，已著录。是集凡诗三卷，文一卷。其诗工拙互见，七言如：“蘼芜晓雨湿蝴蝶，杨柳晚风吹栗留”，“云深野岸客稀到，天阁斜阳鸦乱啼”等句，皆颇有作意。古诗则摹拟温、李，而才力未至。散体不多作，仅二三十篇，亦未入格。其集曰“梦蕉”者，案集中有《梦蕉亭睡起》诗，自注云：亭在钟城山隙处，盖其别业云。

△《对山集》十九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县志》，已著录。海晚岁纵情声伎，故乐府特为擅长，诗文皆不甚留意，不免利钝互陈。今已以孙景烈删定之本缮入四库，此本即张太微所编之原集，附存其目，不没其裒辑之功云尔。

△《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一曰《浚川集》，明王廷相撰。廷相有《慎言》，已著录。其诗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轨辙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阳门户，郑善夫诗所谓：“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一时兴到之言，非笃论也。王士禛《论诗绝句》曰：“三代而还尽好名，文人从古善相轻；君看少谷山人死，独有平生王子衡。”盖善夫歿后，廷相始见是诗，悯恤其家甚至也，亦颇有微词矣。

△《内台集》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廷相撰。是编刻於嘉靖丙申，凡诗二卷，词一卷，杂著一卷，奏疏一卷，杂文二卷，又在《家藏集》之后者也。时廷相为都御史，故以“内台”为名云。

△《鲁文恪存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鲁铎撰。铎字振之，号莲北，景陵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卒赠礼部侍郎，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为其子彭嘉所编，前四卷皆诗；第五卷为使交稿，铎官编修时，尝奉使安南故也；第六卷以下为杂文。

史称：铎为司业日，与祭酒赵永皆李东阳门生也。东阳生日，相约以二帕为寿，索笥无有，有乾鱼食过半矣，乃携其半馈东阳，云云。案司业秩六品，何至贫不能具二帕？无帕可徒往，何必以食残之物为敬？皆於事理为不近。此殆世人欲著其清介，故甚其词，史因而录之。然亦足见其素行孤高，故致影造是语，不能不谓之贤者也。至於诗文，则皆不甚擅长，盖其平生志趣，不在於斯耳。

△《山堂萃稿》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徐问撰。问有《读书劄记》，已著录。是编，诗六卷，文十卷，而奏疏三篇，附诗之末，体例殊别。其诗文平正通达，而伤於浅易，中有孙伟、方豪、黄佐三人评语，盖即以点勘之本付雕，亦非古式。

△《白石野稿》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林魁撰。魁自号白石山人，龙溪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云南兵备副使。是集，赋、诗、词六卷，序记、杂言等十卷。前有自序，称平生应酬杂稿，毋虑千首。审非作家，然亦一愚之发也。今观集中，如《上吏部揭帖》及与杨一清、李东阳诸书，颇足觐其学行，诗亦俊逸，惟其称心而谈，不免乏锻炼之功耳。

△《水南稿》十九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霆撰。霆有《唐馀纪传》，已著录。是集所载诸诗，意境颇为萧洒，而才气坳涌，信笔而成，故往往不暇检点。古文大致朴直，而少波澜顿挫之胜。惟诗馀一体较工，其豪迈激越，犹有苏、辛遗范。末附诗话一卷，中间论词一条，谓明代骚人多不务此，间有知者，十中之一二，则其自负亦不浅矣。

△《周恭肃集》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周用撰。用字行之，吴江人，弘治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国南所编，凡诗九卷，诗馀一卷，文六卷。其诗古体多啾缓之音，近体音节颇宏整，文则平实坦易，纵其笔之所如。

△《樗林摘稿》三卷、《附录》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秦牟堂撰。牟堂字国和，号乐易，又自号类樗子，无锡人，弘治甲子举人，亲没后不复进取。嘉靖中，诏选人不愿试者，授以散衔致仕，遂循例授南京都察院都事。是集为其子淮、漳所刊，凡诗三卷，附录赞、铭、志、文，为一卷，牟堂隐居不仕，绝意时名，其於诗，特以寄兴，故附录诸篇，皆叙其隐德，而不及其文章。朱彝尊《明诗综》，亦未采录一篇云。

△《未斋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鼎臣撰。鼎臣字九和，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康，事迹具《明史》本传。初，鼎臣以直讲筵受世宗恩眷，世宗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宜；又享太庙，上命鼎臣及霍韬捧主。二人有期功当辞，鼎臣乃言：古者诸侯绝期，今公卿即古诸侯，请得毋避，深为清议所讥。惟其悯东南赋役失均，屡陈其弊，及请昆山筑城，卒免倭患，为其乡人所称。《明史艺文志》载《鼎臣集》二十四卷，今所存者凡二本。一为其孙晋璠等辑，凡文稿六卷，诗六卷，续稿六卷，其题曰：《顾文康集》，较史志少六卷，此本多三集四卷，亦止二十二卷，不足二十四卷之数。或集本残缺，或史文偶误，则莫之详矣。

△《钤山堂集》三十五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严嵩撰。嵩字惟中，分宜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大学士，事迹具《明史奸臣传》。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洹词别本》十七卷、《附录》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崔铣撰。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集原本为赵王所刊，仅十二卷，编年排次而不分体。此本乃嘉靖甲寅池州知府周镐，命贵池教谕范所重编，始区别体裁，以类汇次，而其文则无所增损焉。

△《甘泉集》三十二卷（广东巡抚采进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据若水门人洪垣所记，其集本四十八册，刊以行世者十五册。此本凡《樵语》一卷，《新论》一卷，《雍语》一卷，《二业合一训》一卷，《大科训规》一卷，《书》一卷。《新泉问辨录》一卷，《新泉问辨续录》一卷，《问疑录》一卷，《问疑续录》一卷，《金陵问答》一卷，《金台问答》一卷，《书问》二卷，《古乐经传或问》一卷，序记章疏三卷，讲章一卷，杂著一卷，约言一卷，语录一卷，《扬子折衷略》一卷，《非老子略》一卷，诗二卷，《归来纪行略》一卷、《岳游纪行略》一卷，祭文、碑铭二卷，外集一卷。盖语录居十之九，诗文其余赘耳。

△《梅国集》四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刘节撰。节有《春秋列传》，已著录。是集凡诗十二卷，附以诗馀、杂文二十九卷，节所辑广文选，采摭浩博，而门目琐碎，体例冗杂，颇有贪多务得之失。其所自作，亦惟取明白条畅，尽所欲言。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故不免稍伤於蔓衍。

△《宝制堂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节撰。是集乃节官副都御史时，其子鲁掇拾杂稿而成。前有林庭<木昂>、吕柟、方豪“三《序》”，皆题曰《宝制堂私录》，以明非节所自编。此本标题乃皆作《宝制堂录》，盖其曾孙一翼等重刻所改也。然节之著作，备於《梅国集》中，此未全之本也。

△《石川集》四卷、《附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殷云霄撰。云霄字近夫，寿张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工科给事中。尝疏论武宗纳有娠女子马姬事，以峭直称。《明史文苑传》附载《郑善夫传》中。是集分二种，又各分诗文为二卷：曰《瀛洲集》者，官靖江知县时作；曰《芝田集》者，官青田知县时作。附一卷，曰《金陵稿》者，则官南京时作也。

史称云霄尝作蓄艾堂，聚书数千卷，以作者自命，多与孙一元唱和，诗派亦与相近，然大抵才情富赡，而骨格未坚。

△《孟有涯集》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孟洋撰。洋字望之，一字有涯，信阳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论张璁、桂萼，下狱。谪桂林府教授，移知汶上县，终南京大理寺卿。是集诗十三卷。文四卷。洋娶於何氏，故其诗格多效何景明，而才则不逮。景明之没，洋志其墓，其文亦不甚工。

△《玉岩集》九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广撰，广有《江西通志》，已著录。所著诗文，自释褐以前，曰《初稿》；官县令时，曰《鸣琴稿》；御史时，曰《排云稿》；谪怀远时，曰《啖荔稿》；官建昌时，曰《量移稿》，曰《乞骸稿》；谪竹寨时，曰《沅芷稿》；官江西时，曰《揽辔稿》，曰《阅江稿》；视学福建时，曰《外台稿》；官巡抚时，曰《内台稿》；官刑部时，曰《邦禁稿》；篇帙甚富。后其子勾同邑周凤鸣简汰编次，定为此集。凡诗六卷，文三卷，卷中仍注原集诸名，附录一卷，则志状之属也。

广在正德中疏攻钱宁，直声动海内，而文名不甚著。故归有光《序》止著其生平大节，而不论其诗文之工拙云。

△《倪小野集》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倪宗正撰。宗正字本端，馀姚人，弘治乙丑进士。官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时，尝以言事廷杖，后终於南雄府知府。嘉靖中赐祭葬，赠学士，谥文忠。所著有《丰富集》、《突兀稿》、《观海集》、《太仓稿》，晚年复有《小野集》十六卷。此本二十二卷，盖国朝康熙中，其七世孙健宗汇辑重刻，而题以最后之名者也。谢迁丰富集序，述李东阳之言，谓明之诗文，至宗正而集大成，未免推之已甚。宗正尝有诗云：“偶入棠陵眼，难齐少谷肩。”棠陵，方豪别号；少谷，郑善夫别号也。可谓自知之审矣。

△《治斋集》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万牟堂撰。牟堂字仕鸣，进贤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李默传》。是编凡奏议十卷，分顺天、南京、南台、勘夷、北兵、吏部、辞谢、称贺八集，文集四卷，诗词三卷。每集冠以《自序》，而其文一字不易，盖其后人印行之时，分冠每集之首，而忘其合而编之，遂致复出也。史载，牟堂为南京都御史时，以星变上言八事，除名，颇著丰采。后为严嵩汲引，起为副都御史，征湖广蜡尔山蛮，剿抚失宜，暂平复叛，委罪於偏裨以解。及居吏部，委曲以顺嵩，反为赵文华斥挤罢官，则是集所载奏议，未必尽为可据，诗文则更其馀事矣。

△《南原集》七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王韦撰。韦字钦佩，上元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明史文苑传》，附见《顾璘传》中。韦与璘及朱应登、陈沂相友善，时有朱、顾、陈、王之目。朱、顾皆羽翼北地，共立坛墀。而韦与陈沂独心惩剿袭之非，颇欲自出手眼，《阁试春阴》一篇，当时至谓有神助，然所作多尚秾丽，亦未能突过李、何。是编璘所选定，凡诗三卷，文四卷，前有璘所作《小传》，一篇。

△《西樵遗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献夫撰。献夫有《周易传义约说》，已著录。是集名曰《西樵》，以早年读书西樵山也。献夫缘议礼骤贵，故开卷即冠所上《大礼疏》，《明史》本传，谓其：虽执大政，气厌厌不振，入阁之初，攻者四起，故集中多引疾求退之章，无所谓嘉言硕画云。

△《行远集、行远外集》（皆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陆深撰。深有《南巡录》，已著录。其文集、续集，刻於嘉靖中。此集，则崇祯庚午，其曾孙休宁县知县起龙所编。前有起龙《述言》一篇，称深随地著述，散见四方者，邈不可购，所镌正、续集，一百五十卷有奇，十不得五，迄今模糊散佚，又十之二三，起龙眷怀先泽，多方搜购，见辄笔之，又积至二十馀卷，以次校编；又称附以年谱，重开生面云云。今考此本所载，皆《文裕集》所已收，盖其时，旧刻散佚，因掇拾所存，重刻此版，故称搜购，实则非续获於正、续二集之外也；所称年谱，今亦不存，或装辑偶漏，或岁久版又佚缺欤。

△《雪窗诗》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吴爰撰。爰字翼夫，上海人。本姓陆、以父赘於吴。故冒其姓。本名瑗，后去玉旁名爰，则不知其何故也。是集为其门人高介所编，浅弱殊甚，如《谢定翁招联句》诗云：“旧雨不来新雨至，绣衣宁岂布衣嫌。”“宁岂”二字，殆不成语，又附载其里人张衍评语，如朱隐翁《易斋诗》曰：“庖犧王天下，龙马负河图，夏禹治水成，元龟呈洛书。”即密点其旁，批於句下曰：味易之深，有此等语。通集大抵此类，殆故相侮弄耶。

△《霞城集》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程诰撰。诰字自邑，歙县人。生平好游，所至山川都邑，辄纪以诗。卷帙虽多，亦瑕瑜互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诰诗气格专学空同，第才情稍钝，色泽未鲜，五言庶称具体耳。”其论当矣。

△《类稿》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涂几撰。几字守约，又字孟规，宜黄人。以隐居著述称。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几尝撰时事策十九篇，上言孝庙，大言不怍，盖非安於遯世者云

云。”今观其集，亦不甚讲经世之学也。

△《士斋集》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女子邹赛贞撰。赛贞，当涂人，赠监察御史谦之女，翰林院编修濮韶之母也。当时称为女士，故自号曰士斋。是集凡诗二卷，杂文一卷，其婿大学士费宏为之序。考明弘治中，有御史邹鲁，谪官萧山令，以私憾害何舜宾。其子竞，结客复仇，殴鲁几死。遣官鞫实，竞与鲁皆抵罪，见於《明史孝义传》。今以赛贞所作，其父谦行状证之，则赛贞即鲁之妹也。

△《丹岩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黄云撰。云字应龙，丹岩其别号也，昆山人。弘治中，以岁贡授瑞州训导，是集凡诗四卷，文六卷，其门人巡按御史高安朱实昌所编，中多与沈周、文徵明诸人，往来题咏之作。

△《东壁遗稿》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蒋焘撰。焘字仰仁，长洲人，徐有贞之外孙也。九岁能究经史百家言，十一岁补郡学生，十七岁而卒。祝允明为作遗文《后序》，载其死为《丹台记》，事甚怪。焘外舅程遵为作《墓志》、《墓碣》、《集序》，乃无一语及之。允明故好奇，所作野记、志怪诸书，朱孟震《河上楮谈》称其百无一信，则所述焘事，殆影附李贺小传为之，未必有据矣。是编乃焘没之后，遵所编次，凡论十五篇，策五篇，表四篇，皆其揣摩科举之文，大抵才气溢发，有苏氏父子遗意，而神锋太隼，义蕴未深，则天限其年，学问未足副之也。遵《序》称焘在时，尝题其文曰：《东壁录》，故因其志，题曰《东壁遗稿》云。

△《寻乐堂集》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烈撰。烈字正邦，乐安人，寻乐其别号也。成化弘治间诸生，是集文五卷，诗六卷。末附其族孙、澄江府经历、素节所撰《行实》一篇，载其论文、论经史之语，盖志大而学则未广者也。

△《康谷子集》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刘养微撰。养微字敬伯，广济人。是集前三卷为乐府及诗，四卷则其《说铃》及《自谱》四则，其诗宗李梦阳，而才力薄弱，颇窘於边幅。其《说铃》内极推梦阳，谓古色过於子美，未免为偏好之言；五卷以下附其弟养言诗文，及其远祖天行、文焕等传。又附刘秉鈇《石浪诗钞》，刘醇骏《盟鸥集》，刘鹄化《味闲轩遗稿》数种，皆寥寥数篇，姑备刘氏一家之书而已。

△《句曲纪游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朱凯撰。凯字尧民，长洲人，与同里朱存理齐名，称为“二朱先生”。所著有《尧民集》，久已散佚，故朱彝尊《明诗综》不载其诗，但附其名於存理之下。且云有《句曲纪游》一卷，亦不传。此本乃马裕家所藏，末有马人伯《跋

》，谓崇祯己巳仲秋，摹录成、弘诸先哲诗，因凯度先生谈及，借得此本，抄於双橘斋中，云云。则明末，尚有传本，彝尊偶未见耳。编中古体八首，近体十七首，乃正德丁卯三月十三日凯与东阳沈用之、沈宜永兄弟，同游三茅山而作，前有凯《自序》，末有凯友吴奕《跋》。

△《谦光堂诗集》八卷（两广总督采进本）

明文城王朱弥钳撰。弥钳号秋江翁，唐庄王芝陟次子。初封文城王，后以子宇温嗣封唐王，弥钳亦追封唐王，谥曰恭。《明史》附见《唐王桎传》，称其有学行，孝友笃至。是集诸体诗凡八卷，而赋物居其大半，“咏梅”一韵，至百首。颇见才气，而骨格尚未成就，集为正德戊寅弥钳所自编，卷首有嘉靖辛丑思诚子《序》，“思诚子”即宇温自号也，亲藩尊贵，笔札例不署名。然子序父集，则又不当拘此格，此亦於礼未协者矣。

△《省愆稿》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魁撰。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丁卯举人，官至工部员外郎。嘉靖初，疏谏雷坛工作太急，忤旨廷杖，与杨爵、周怡同，长系镇抚司狱。久之，释归而卒。隆庆初，赠太常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所著有《晴川集》、《仁恩录》，今皆不传。此编乃其诗集，其六世族孙承琦所编，与黄淮《省愆集》同名，盖亦狱中作也。魁少从王守仁游，讲良知之学，登朝以气节著，吟咏非所注意，大抵皆一时遣兴之作而已。

△《禺山文集》一卷、《诗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含撰。含字愈光，永昌卫人，正德丁卯举人。其学出于李梦阳，又与杨慎最契，故诗文皆慎所评定。慎《序》有曰：“张子自少不喜为时文举子语，见宋人厌弃之犹腻也。其为文必弓、左，字必苍、雅。其推挹甚至，然其病正坐于此，故襞积字句，而乏熔铸运化之功。明人别有雕镂堆砌一派，含其先声软。盖慎在云南，无可共语。得一好奇之士，遂为空谷足音，不觉誉之过当。且慎名既重，闻者咸推波助澜，而贗古之文，又足以駭俗目，含遂盛为文士所称，实则涂饰之学，与其师同一病源，各现变证也。”

△《泾野集》三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其集初刻於西安，既而佚阙，其门人徐绅、吴遵、陶钦，重为删补编次，刻於真定。此本即真定刻也。柟之学，出薛敬之，敬之之学，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然颇刻意於字句，好以诘屈奥涩为高古，往往离奇不常，掩抑不尽，貌似周、秦间子书，其亦渐渍於空同之说者软。

△《矫亭存稿》十八卷、《续稿》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方鹏撰。鹏有《续观感录》，已著录。是集诗文多应酬之作，所载笔记，亦

无所发明。

△《韩五泉诗集》四卷、《附录》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韩邦靖撰。邦靖有《朝邑县志》，已著录。是集乃其兄邦奇所编，以“志”、“传”二卷，附录於后。邦靖兄弟，负重名，时有“关中二韩”之目。而诗则不出当日之风气。王九思云：“五泉子七言绝句诗，绝类少陵，古歌词浸淫唐初，逼汉、魏矣。”标榜之词，未免溢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五泉心摹手追，乃在大复，比於西原、南泠不足，方之孟有渥、李嵩渚似胜一筹。”斯为平允之论矣。

△《鸟鼠山人集》二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庆府志》，已著录。是编凡《正德集》四卷，《嘉靖集》七卷，《鸟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后集》二卷。其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厉之音，是其所短。

△《拟涯翁拟古乐府》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游李东阳之门，乃取《东阳古乐府》二卷，以次属和，立题指事，率由“东阳”之旧，亦间有所釐正。凡一百八首，太康张光孝为之评，而其弟统宗为之注。

△《拟汉乐府》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纘宗撰。一名《輿上集》，以其多成之輿上也。汉乐府多声词合写，不能复辨，沈约《宋书》言之甚明。纘宗乃揣摩题意为之，殊类於刻舟求剑，况唐人歌诗之法，宋人不传，惟《小秦王》一调，勉强歌之，尚须杂以虚声，乃能入律。宋人歌词之法，元人亦不传。《白石道人歌曲》自度诸腔，所注节拍，今皆不省为何等事矣。纘宗乃於千年以外，求汉乐府之音节，不愈难而愈远乎？

△《邃谷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戴冠撰。案：明有两戴冠，其一长洲人，有《礼记集说辨疑》，已著录；此戴冠，字仲鷗，信阳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事迹具《明史》本传，或混为一人，非也。冠受业於乡人何景明，诗亦似之。然景明诗虽风姿俊逸，而酝酿犹深。冠才学皆逊於师，而徒守其格调，殆所谓时女步春，终伤婉弱者矣。

△《少岷拾存稿》四卷、附《司徒大事记》一卷（两广总督采进本）

明曾琦撰。琦字东玉，泸州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建昌府知府。宸濠之叛，琦率属引兵从王守仁破贼，收复南康。集中有《平江凯歌》，即记是事也。琦号少岷山人，其集本曰《少岷存稿》。此本乃隆庆辛未南京工部主事章懋所选定，故曰“拾存”。后载《司徒大事纪》一卷，自“裁冗食”至“重漕政

”凡十条，皆陈当世时务，题曰：户部江西司郎中臣曾琦修，盖奏进之书，附刻集末者也。

△《毛襄懋集》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毛伯温撰。伯温有《奏议》，已著录。此本凡诗十卷，文八卷。文格颇疏畅，诗则所造不深，词多浅易，盖伯温北拒蒙古，南服安南，以功名自见於世，文章非所专营。童承钦《序》称：“正德间，李、何首倡，《雅》、《颂》复振，嗣响有唐，伯温亦其一”。乃自尊其师之词，非公论也。

△《东塘诗集》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毛伯温撰。是集为伯温所自编，后并入全集，此乃其初出别行之本。

△《欧阳铎简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欧阳铎撰。铎字崇道，泰和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谥恭简。事迹具《明史》本传。史称铎清介自持，内行修饬，尝知延平，毁淫祠百十所，以其材葺学宫坛庙。今考集中《延平改建山川坛记》，具载其事，与史相符。集中又有《上严嵩书》，然只叙述荣遇，而无一字及其相业，犹异於称功颂德之流。

其文娟秀自喜，而边幅颇狭，诗多近体，又逊於文。

△《东畬集》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钱琦撰。琦有《钱子测语》，已著录。是集为其子齠、蓑等所编。

其文如《申请设县事宜》以及《论御寇》、《劝捕蝗》诸作，皆能留心世务，诗则气味和粹，而警策者稀。陆师道称其七言绝句云：“江北滁南数日程，萧萧落木送秋声；夕阳满地鸟飞绝，人在乱山堆里行。”颇亦潇洒有致。然集中似此者，正不多覩也。

△《峰溪集》五卷、《外集》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玺撰。玺字朝信，平湖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僉事。是集乃其子、刑部尚书植所编。玺先世居松江之华亭，南有九峰，东有盛溪，自号曰峰溪道人，并以名集。卷一至卷四为诗，多往来滇、晋道中游览之作；卷五为文，不过试策、书启之类；外集则其任扬州时，所颁条令也。

△《棠陵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方豪撰。豪有《断碑集》，已著录。是集前六卷为文，后二卷为诗。豪与郑善夫友善，集中有《祭郑继之文》，叙交情极为笃挚，而诗则不及善夫远甚。

△《锺筠溪家藏集》三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锺芳撰。芳有《春秋集要》，已著录。《琼州府志》载，芳诗文集二十卷。此集，文二十四卷，诗六卷，与《志》不符。盖《志》误“三”为“二”也。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为《读书札记》。第二十二卷为《皇极经世图续》，所

推起宋神宗，迄明嘉靖。第二十三卷为《杂著》。第二十四卷为《夷情要览》，盖皆各自为书者，附编於文集中云。

△《丁吏部文选》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丁奉撰。奉字献之，常熟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著有《南湖留稿》，《南湖逸稿》，此集则宣城梅守箕合二稿选辑者也。凡诗四卷，文四卷，而诗末附以史赞，文末又附诗三首，体例颇为丛脞。诗文皆未成家，史论二卷，亦大半陈因之语。

△《渔石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唐龙撰。龙有《易经大旨》，已著录。龙馭历中外，所著有《黔南集》、《江右集》、《关中集》、《晋阳集》、《淮阳上集》，陕西提学佥事王维贤为合而刻之，以成此集。其文颇具浩瀚之气，诗尤长於五言，然集中自朱彝尊《诗话》所摘数联以外，亦复罕逢佳句矣。

△《涂水集》八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寇天叙撰。天叙字子惇，榆次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文三卷，巡抚陕西时奏疏五卷。天叙为应天府丞时，值武宗南征宸濠，力抗权倖，以风节著，后巡抚甘肃，又屡以战功显，词采则非所擅长，故郭玺《序》亦称：其平日未尝肆志於文章云。

△《东廓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邹守益撰。守益字谦之，安福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隆庆初，追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守益传王守仁之学，诗文皆阐发心性之语，其门人陈辰，始编录所作为《东廓初稿》。东廓，山名，守益讲学处也。诸门人又梓其切要者，一百二十四篇，名曰《摘稿》，而晚年著述则未之备。

是编为嘉靖中所刊，题建宁府知府刘佃汇选，同知董燧编次，通判黄文明抡集。

又题门人周怡、宋仪望、邵廉续编，孙德涵等十八人重辑，错互颠舛，莫知竟出谁手也。史称：世宗欲去兴献帝本生之称，守益疏谏，下狱拷掠。嘉靖二十九年，九庙灾，守益疏陈上下交修之道，又忤旨落职。其疏具载本传，今集中乃不载。

考《千顷堂书目》，此集之外尚有《东廓遗稿》十三卷，今未见其本，或别收於《遗稿》中欤。

△《阳峰家藏集》三十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璧撰。璧字崇象，石首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谥文简。是集为璧居内阁时所自编。首以经筵讲章及议典礼之文，次为应制

诸诗及诰敕、赋颂、表疏，次为古今体诗及杂文。璧当夏言、严嵩相持之时，入阁不及一年而卒。《明史》不为立传，其人盖无所短长者，今观其诗文，殆亦如其为人焉。

△《黼庵遗稿》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柴奇撰。奇字德美，昆山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应天府尹。奇在正德时，谏南巡，劾权倖，及上《边储屯政》诸疏，颇著直声。以当时自焚其草，故集中不载。是编前有正德辛巳题识，称旧有《石池诗稿》、《石池文稿》、《嘉树轩纪闻》各一册，己卯转南光禄，失之。重置一册，录后来之作，时有所忆，或就人录得，亦错置其间云云。盖犹奇所手编也。凡诗六卷，杂文四卷，皆平易有馀，精深不足。邹守益《序》，称其诗文典雅雄健，不落馥馥，不矜刻峭。

友朋推挹之词耳。

△《巽峰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尹襄撰。襄字舜弼，号巽峰，永新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是集凡诗五卷，文七卷。后有其子祖懋题识，谓原集十卷，刻於闽中，继复收辑得十二卷。其文持论颇纯正，而波澜结构则未造古人。

△《平田诗集》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管楫撰。楫字汝济，号平田，又号竹木山人，咸宁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因与严嵩相忤，辞疾家居二十年。文徵明尝画《平田草堂》、《杜曲山房》二图，并诗贻之，重其人也。此集前有张治道《序》，称骊邑令刻诸县斋，楫不知也。又有楫自序，称再阅旧稿，又删其十之三。然其本今皆不传，故朱彝尊作《明诗综》，不列其名。此本乃乾隆初，其裔孙锡绶所辑。

其诗颇沿七子之派，盖楫与薛蕙、何景明、高叔嗣诸人相倡和，渐染而然也。

△《费文通集选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费宥撰。宥有《广信府志》，已著录。所著《文名锤石集》，本二十四卷。此本乃刘同升、许穀所选，与其兄宏、诗文合刻之本也。

△《东岩诗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尚朴撰。尚朴有《东岩文集》，已著录。此编乃其诗集，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闲中风月吟边见，始信尧夫是我师。”其宗法可知也。

△《古菴文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宪撰。宪有《谏垣奏草》，已著录。是集乃其子诩所编。凡文八卷，诗二卷。宪居言路，以戆直称，故所作颇有刚劲之气，以耳疾谢归。后与王守仁、

湛若水诸人讲学，绳墨自守，务为笃实。故亦不恣意高谈，然以文章而论，则於是事非当家也。

△《蓉川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齐之鸾撰。之鸾字瑞卿，桐城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曾孙山所编，凡五种。一曰：《南征纪行》，为其从征宸濠时所作杂诗，后附赋一首；一曰：《悠然亭杂诗》，为其官南京时作，后附记序三首；一曰：《开堰集》，为其在安庆时所作；一曰：《历官疏草》，皆其奏议，起正德九年，讫嘉靖八年，每种为一卷；一曰：《入夏录》，析为三卷，乃其僉事宁夏时作，前二卷皆诗，后一卷则杂文。别以汪元锡等赠言，附於末，而总冠以《小传》、《行状》、《年谱》。后有山跋语，称闲游市阛，得遗稿数篇，已而遍历茶坊药肆，恣意搜辑，编次成帙，因康熙己未诏修《明史》，檄取《入夏录》送官，遂哀而付诸剞劂。盖之鸾位虽不显，然在正、嘉之间，卓卓称名臣，故史馆徵其著作，以备采择。今观其奏疏，词多剴切，犹可想见风采，诗则非所擅长也。

△《节爱汪府君诗集》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汪文盛撰。文盛字希周，崇阳人。正德辛未进士，除饶州推官，入为兵部武选司主事，谏南巡，廷杖；嘉靖初出知福州，历官按察使，以僉都御史巡抚云南，进大理卿。事迹附见《明史毛伯温传》。伯温之官安南也，文盛功居多，顾不得优叙，论者惜之。其知福州也，有惠政，郡人为立节爱祠，故傅海舟编次其诗，即以名集。诗多虚响，不出北地、信阳门径。朱彝尊《明诗综》所选“万年枝上露清华”一首，题曰《西苑》。今考此集，实为《拟古》八首之一，不知彝尊何以改其原题，其偶误也欤？

△《后斋遗稿》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宪撰。宪字伯度，后斋其号也，馀干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司参议。是集《公馀纪拙》一卷，《粤江行稿》一卷，乃宪之子、鄞县丞照所编，首有鄞县人戴鬻《序》，谓其得乡先哲胡居仁之传，故诗多理语，鲜风人之致云。盖当时本以理学推之也。

△《桃谷遗稿》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陆俸撰。俸字天爵，吴县人，正德辛未进士。官刑部时，尝以谏南巡，廷杖，后终於宝庆府知府，其诗多应酬牵率之作，而时露风格。岳岱《今雨瑶华》，谓其晚就操觚，灵心夙构，颖悟居多，盖天姿高而学力未至者也。

△《渐斋诗草》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汉撰。汉字鸿逵，平湖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山西布政司参政。是集刻於嘉靖乙卯，诗学江西，於尔时为别调，然风格虽异，兴象未深，究不能独绝

一时也。

△《襄敏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以旂撰。以旂有《漕河奏议》，已著录。是集为其子籥所编，凡诗二卷，文二卷。以旂治河、按边，皆以功见，而词章不著於当时。此集所存，大抵皆应酬作也。

△《琴溪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寰撰。寰字原大，常熟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寰与桂萼为同年，官翰林时，乃力斥萼议大礼之非，坐是移南京，旋告归，其人足重，诗文则皆不入格。

△《八厓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廷用撰。廷用字子贤，华容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江西按察使。是集《赋》一卷，《诗》六卷，《文》二卷。后附《绪论》四卷，则其训饬士民之说。

顾璘《国宝新编》以廷用为殿，其赞云：“按察人豪，阔视放言，文藻性成，早垂钜篇。”然廷用自以耿直传，不必以文藻著也。

△《常评事集》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常伦撰。伦字明卿，号楼居子，沁水人。正德辛未进士，除大理寺评事，谪寿州州判，迁知宁羌州，负才凌傲，屡为忌者所中，后因跨马疾驰，马渴赴饮，堕水死，年仅三十有四。是集“赋”五首，“乐府”二十一首，各体诗百馀首，“传”、“赞”等杂著，数篇附之。王世贞谓：其诗如沙苑儿驹，骄嘶自赏，未谐步骤。陈子龙则谓：其气骨高朗，颇能自运。今观是编，合二人之论，乃为定评。国朝王士禛《分甘馀话》云：“明诗人，有早慧而年不得四十者，如陈后冈、董中峰与明卿之属，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实，殊可惜也。”

△《鸥汀长古集》二卷、《前集》二卷、《别集》二卷、《续集》一卷、《渔啸集》二卷、《顿诗》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顿锐撰。锐字叔养，涿州人。正德辛未进士，官代府右长史。锐少负诗名，当时称涿郡有才一石，锐得其八斗。晚年卜居怀玉山，吟咏自适，其五言古诗，气韵清拔，颇为入格；七言古诗，跌宕自喜，而少翦裁；近体专尚音节，数篇以外，意境多同，盖变化之功，犹未至也。

△《杏东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郭维藩撰。维藩字价夫，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是集诗文各五卷，皆乏深湛之思，其门人河南巡抚蔡汝楠《序》称：所著《经筵》、《南雍》二稿，俱不可见，此集已非完书，由维藩存日，无

意传其词章，盖亦道其实也。

△《海涯集》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顾磐撰。磐字子安，南直隶通州人，正德癸酉举人。是集“诗”四卷，“诗馀”附焉；“文”六卷。集中如《考正乡贤祀典》，以及《水利》、《马政》诸作，於乡邑利病，亦颇为详核。然大致以流利为主，故不为诘屈，亦不造精深。

△《南湖诗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张縯撰。縯有《杜诗通》，已著录。是集诗多艳体，颇涉佻薄，殆“玉台”、“香奁”之末流。每卷皆附词数阙，考縯尝作《填词图谱》，盖刻意於倚声者，宜其诗皆如词矣。

△《古山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桂华撰。华字子朴，安仁人，正德癸酉举人，大学士萼之兄也。尝从胡居仁门人张正游，故所学颇为醇正，诗文则尚未成家。

△《渭厓文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霍韬撰。韬有《明良集》，已著录。是编为其子与瑕、与琦所编，皆所作杂文，惟七卷，有诗数十首。韬性强执谬戾，不顾是非，议尊兴献为皇考，则斥司马光不知忠孝，不当从祀孔庙；议合祀天地，则并诋及《周礼》，可谓无忌惮者。其他文亦皆争辨迫急，异乎有德之言，前有伦以谅、金立敬二《序》，誉之甚力，盖一其乡曲，一其年家子也。

△《西原遗书》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薛蕙撰。蕙有《约言》，已著录。是编乃户部侍郎、南充王廷所辑，嘉靖癸亥刻於扬州。皆其与人讲学往复书札也。其阐《中庸》中和之说，孟子性善之旨，研析颇至。惟推崇释、道太甚，如云：“空寂者，即吾未发之本心；定慧者，即古圣人之诚明。”又云：“禅学不惟贤於后世之仙学，虽吾后儒之学亦非其伦。”

又於论《黄庭》、《大洞》诸经，俱自谓得其要妙，皆不免参杂二氏，未能粹然一出於正。蕙本诗人，《考功》一集，驰骤於何景明、徐祜卿、高叔嗣间，并鹜争光，原足以自传不朽。乃求名不已，晚年忽遁而讲学。所讲之学，又踳驳如是，反貽嗤点於后来。蛇本无足，子为之足，其蕙之谓乎？

△《谿田文集》十一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马理撰。理有《周易赞义》，已著录。是集凡“文”六卷，“诗”五卷，“补遗”一卷，则有文无诗。理少从王恕游，务为笃实之学，故所诂诸经，亦多所阐发，惟其文喜摹《尚书》，似夏侯湛昆弟诂之体，遣词宅句，涂饰琬刻，其为贗古，视李梦阳又甚焉。《明史儒林传》载杨一清督学关中，见理

及吕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马生、吕生之经术，皆天下士也。则一清虽赏识之，已不以文章许理与柟矣。史又称：理名震都下，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盖亦以其人重之耳。

△《颐山私稿》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吴仕撰。仕字克学，号颐山，宜兴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是编凡诗三卷，文七卷，皆意境平浅，不耐寻绎。

△《南泠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山卿撰。山卿字子云，《千顷堂书目》作字仙卿，传写误也。仪真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是集为山卿所自订，其门人乔佑校刻。前有《自序》云：弱冠见东吴顾吏部、宝应朱户曹，教以读汉、魏、晋、宋、唐人之诗，年二十九，举进士，好与同年亳州薛子蕙研攻古作。是时信阳何子景明与薛邻，尝闻其绪论焉。其学诗大旨，已尽於此。顾璘《序》称其下笔千言，才情焕发，朋辈每为敛手。而王世贞又以不堪咀嚼少之，持论互异。今观其集，正韩愈所谓无好无恶之诗耳。

△《函山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刘天民撰。天民字希尹，号函山，历城人。正德甲戌进士，除户部主事。谏武宗南征，廷杖，改礼部；谏大礼，复廷杖，迁吏部郎中，出知寿州。历官按察司副使。朱彝尊《诗话》称：天民晚以计吏罢，愤懑不平，恒逃於词曲；而顾璘《序》则称其内境春融，神游太古，无芥蒂於得失。今观其集中，如《拟宫词》五十首，《古别离》、《宿楚相祠》等作，尚可谓怨而不怒者，特其摹仿太多，不能卓然自成一家耳。所著本，有《虫吟草间集》、《刺寿稿》、《游蜀稿》、《田间集》诸目。其孙亮采汇而刻之，共为此集云。

△《嵩渚集》一百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贤传》，已著录。《明史文苑传》载：濂少年，尝作《理情赋》，其友左国玠持以示李梦阳，梦阳大嗟赏，访之吹台。濂自此声驰河洛间。既罢归，益肆力於学，遂以古文名於时。又称，濂初受知梦阳，后不屑附和。此集诗三十八卷，文六十二卷，乃濂所自订，皆於七子之外，挺然自为一格。大抵笔锋蹀厉，泉涌飏驰，而裁翦尚疏，不免才多之患。濂跋石珪《熊峰集》，谓诗文传世，岂贵於多，其说良是。而自定己作，乃不能尽翦榛楛，信乎割爱之难也。

△《观政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濂撰。濂是集乃其正德乙亥，在京观政时所作，故以为名。凡赋二篇，各体诗二百五十四首，杂著八篇。考濂为正德甲戌进士，乙亥为登第之次年，犹少作也。

△《洞阳诗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顾可久撰。可久字輿新，无锡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是编标曰《洞阳诗集》，而子目俱题曰《在涧集》。考《千顷堂书目》，可久有《在署草》八卷，《在疾草》二卷，《温陵集》六卷，《虔州草》一卷，《珠崖草》一卷，《在涧集》十九卷，无《洞阳集》之名。盖总汇诸集，名曰《洞阳》，而仍各自为书也。此集凡二十卷，首尾完具。而黄虞稷作十九卷，岂所见之本偶未全欤？其诗古体颇散漫，律体多乏坚老，七言绝句，尤学质朴而不成。

△《人瑞翁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春泽撰。春泽字德敷，侯官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平番府知府。年百有四岁，有司为建人瑞坊，故以《人瑞翁》名其集。原本十二卷，今未见传本，此本其曾孙慎所重编也。春泽少与郑善夫游，互相切磋，故其诗颇有体裁，但乏深思厚力耳。

△《谷平文集》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中撰。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总督南京粮储，都察院副都御史，谥庄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门人罗洪先所编，其曰谷平者，以其所居之里名之也。凡疏二十有八，目录三百九十六，书问三十有三，诗文一百六十有五，大抵讲学者为多。

△《石居漫兴稿》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陈器撰。器字德器，临海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尝得三奇石，置之别业，晨夕临玩，遂自号“三石山人”。而其孙承翁编次遗稿，亦遂名曰《石居》。词多浅易，尚未成家。

△《明水文集》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九川撰。九川字惟濬，号竹亭，临川人。正德甲戌进士，官太常寺博士，时以直谏，廷杖。嘉靖初为礼部主客司郎中，复以事谪戍，放还，居明水山，遂易号明水。初九川释褐时，告归谒王守仁，讲无善无恶之旨，遂称弟子。抚州为姚江之学者，自九川始。是集乃其门人董君和所编，凡文八卷，大抵皆讲学之语，诗六卷，小有韵致，而不免薄弱。

△《鹿原存稿》九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戴钦撰。钦字时亮，马平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以谏大礼，廷杖，创重而卒。其集刻於闽者八卷，曰《玉溪存稿》，刻於滇者二卷，曰《戴秋官集》。此则其侄希颢所合辑，凡文二卷，诗七卷。钦与何景明、李濂、薛蕙等，同时友善，所作颇刻意摹古，然不越北地之馀派。

△《黄洛邨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宏纲撰。宏纲字正之，雩都人。正德丙子举人，官至刑部主事。是集乃其孙宜璞所刻，上卷书翰，多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辈，讲学之语。盖宏纲师事王守仁，传良知之说也。下卷杂著及诗数十首，则率皆应俗之作。

△《双江文集》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聂豹撰。豹有《困辨录》，已著录。是集乃其侄礼部郎中静所编。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皆文，第十二卷为诗，第十三卷又为寿文、杂著，而注曰即《困辨录》。

疑静所编本十二卷，其后人又摭寿文及《困辨录》附见其后也。

△《东洲集》二十卷、《续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崔桐撰。桐字来凤，海门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舒芬传》。以与芬俱以疏谏南巡、廷杖故也。是集凡诗九卷，词一卷，文十卷。《续集》诗六卷，文四卷。《江南通志》所载，卷帙与此相同。《千顷堂书目》作《东洲集》三十卷，《续集》十卷，《明史艺文志》作《东洲集》四十卷。疑黄虞稷误“二十”为“三十”，《明志》据虞稷之目合而计之，共为四十卷也。

△《东麓稿》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汪佃撰。佃字友之，弋阳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后出为建宁府通判。其集无大疵累，亦无所见长。

△《青湖文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应轫撰。应轫字子宿，浙江山阴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江西提学佾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延良所编，前七卷为文，后七卷为诗，应轫有吏才，兼以气节著，史称其在户科岁馀，所上凡三十馀疏，皆切时弊。今观集中诸奏牍，多侃直之言，颇见风采。诗文则率皆朴实，犹守成、弘之旧格。

△《紫峰集》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琛撰。琛有《易经浅说》，已著录。是集诗五卷，文七卷，《正学编》一卷，末以《年谱》附焉。初刻於嘉靖中，此其裔孙所重刻也。《明史儒林传》附见《蔡清传》末。称琛杜门独学，清见其文异之，曰：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以见清云云。今观其诗，皆濂洛风雅一派，其文亦类语录讲义，盖其渊源如是云。

△《青萝文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渐逵撰。渐逵字用仪，号青萝子，番禺人。正德丁丑进士，官刑部主事，家居十馀年，以荐起官，言事不报，复乞归。是集文八卷，首载《陈愚见以裨圣化》、《乞创立以存根本》两疏，即其复起时所上。诗分《北游》、《大隐》、《罗浮》、《灵洲》、《中洞》、《樾森》、《双鱼》、《深明》、《

洛澄》、《越山》、《白云》、《萝山》十二稿，稿为一卷。其《铁桥》一绝，朱彝尊《诗话》，谓其追踪唐许碯“阆苑花前”之作，然沙中金屑，正复不能多覩也。

△《西元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马汝骥撰。汝骥字仲房，绥德人。正德丁丑进士，改庶吉士。以谏南巡，廷杖，出为泽州知州。世宗立，召还，授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谥文简。事迹附见《明史舒芬传》。是集古体二卷，今体六卷。蒋一葵云：仲房诗，有沈理而无元趣。黄青甫谓其诗整炼似法颜、谢，队仗森然。求之声律，未造其深，亦不失为高流。盖汝骥刻意镕炼，务求典实，其长短皆在於是也。

△《戴中丞遗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戴鰲撰。鰲字时重，或作时量，字之讹也，号东石，鄞县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四川巡抚。是集《千顷堂书目》作《东石遗稿》，凡诗四卷，杂文五卷，其子士充所编。张时彻《序》谓其负恢廓之才，不屑屑争雄铅槩，或有句请，辄伸纸濡毫应之，故集中诸作，多伤率易，独《鄞水利三叙》及《海防策》，以情形目击，言之较为确凿云。

△《笔峰存稿》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王凤灵撰。凤灵字应时，莆田人，笔峰其自号也。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政。凤灵官刑曹时，曾疏论宦官张锐、都督钱安，大辟之不当赎及给事中陈洸显罪之无可曲宥。其言甚直，朝议莫能夺。守准时，救灾疏六十上。卒以好激论天下事，见忌罢归，死於倭难。生平所著有《淮阳急稿》及《漫稿》、《汇稿》、《净稿》，各二十卷，旋皆散佚。兹集乃其孙介所蒐辑。至崇祯时版漶，元孙梦旻又重刊之，凡文四卷，赋、诗一卷。

△《桂洲集》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夏言撰。言有《南宫奏稿》，已著录。此集凡赋、诗、词八卷，文十卷，首有《年谱》，言未相时以词曲擅名，然集内词亦未甚工，诗文宏整而平易，犹明中叶之旧格。

△《朱福州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朱豹撰。豹字子文，上海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福州府知府。是集为其子察卿及其友冯迁所编，凡诗三卷，奏疏三卷。诗学中唐，以流丽清切为主。

△《过庭私录》七卷、《外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鼎撰。鼎字维新，号泉亭，又自号支离子，钱塘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参议。是集其仲子遵晦所录，故以《过庭》为名，皆散体之文，末附赋骚古诗数首。《外集》则皆诗也，文有整饬平雅者，亦有微近俗调者，金石文字，颇失剪裁，有韵之文则更逊矣。

△《半洲稿》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经撰。卷首题曰蔡经，盖其未复姓时所刊也。经字廷彝，侯官人。正德丁丑进士，累官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军务，改左都御史，为严嵩构陷，坐以失律弃市；后追谥襄愍。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第一卷为《北寓稿》，乃经官御史时所著；次为《南行稿》，为嘉兴府知府时所著；次为《西征稿》，为大理寺卿奉命安辑关西时所著；次为《东巡稿》，巡抚山东时所著。诗多五七言近体，颇摹唐调，盖正当太仓、历下，初变风气之时也。

△《郑思斋文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郑洛书撰。洛书字启范，思斋其号也，莆田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提督南直隶学政。事迹附见《明史解一贯传》。是集前后无“序”、“跋”，不知谁所编次，亦无目录，仅“序”九篇，“记”三篇，“赋”二篇，寥寥不成卷帙，又皆应酬之作，殆非完本。

△《林次崖集》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希元撰。希元有《易经存疑》，已著录。是集为其子有梧所编。凡奏疏四卷，书二卷，揭帖附焉，序三卷，记、碑共一卷，论、说、议共一卷，杂著一卷，志、表一卷，传、行状一卷，祭文、哀词二卷，诗二卷，词附焉。希元之学，宗其乡人蔡清，故於明代诸儒，惟推薛瑄、胡居仁。与王守仁同时，而排其《传习录》最力。虽与守仁门人季本同年相善，而与本之书，亦不少假借其师，其祭守仁文，但推其功业而已，无一字及其学问也。至其气质刚急，锐於用世，则类其乡人陈真晟。故其为南京大理寺评事，则忤江彬，忤御史谭会，忤大理寺卿陈琳，坐谪泗州州判。及为大理寺丞，又请剿辽东叛兵，坐谪钦州知州。官广东时，值安南莫登庸篡国，力请讨之，疏凡六上，竟坐是中计典归。归后，又以争郡邑利病，几中危法。其负气喜任事，盖可想见。其由泗州再入大理也。盖方献夫、霍韬荐之，故与二人颇相契。集中《与周石厓书》，亦自称气味与厓厓相似。又自称大礼、安南之议，所见与厓厓同。厓厓者，韬别号也。然在泗州时，张璁、桂萼欲援之同议大礼，终谢不行。则诸人固不足为希元累矣。集中有《与汪可亭书》曰：“今海内推大家者二人，曰李崆峒、何大复。二子雕词铸意，刮陈去新，力挽颓风，以还之古，似为一时文人也。然考其所得，《典谟》已乎，《盘诰》已乎，余皆未能知也。”云云。则非惟学问辟姚江，即文章亦辟北地、信阳。故其诗文，皆惟意所如，务尽所欲言乃止。往往俚语与雅词相参，俚句与散体间用，盖其素志原不欲以是见长云。

△《玩鹿亭稿》八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万表撰。表有《海寇议》，已著录。万氏世以勋绩显，表独才兼文武，每与

唐顺之等讲学，御倭亦有功绩，号为儒将；然其诗文，气格稍弱，故终不能与一时文士，角逐词坛。是集凡诗二卷，文六卷，末附录赠答诗启及行状、墓志。

乃其子达甫所编，其孙邦孚所刻。达甫有《皆非集》，邦孚有《一枝轩稿》，皆能传其家学云。

△《少石集》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陆鉞撰。鉞有《山东通志》，已著录。是集诗五卷，文七卷，杂著一卷。前有张时彻《序》，称其华不近浮，质不近俚，而惜其志之未艾。盖具体而未成家者，故《序》有微词云。

△《少华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詹泮撰。泮字少华，玉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乞养归。泮尝从章懋游，以讲学自任，其诗文亦别为一格，是集乃其子长至、长生所编，杂文诗词共三卷，外录一卷，则皆他人之赠言也。

△《介塘文略》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相撰。相号介塘，鄞县人。正德辛巳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嘉靖初，以争大礼，廷杖卒。事迹附见《明史王思传》。是册仅杂文十八篇，且多酬赠之作，所著岁月，皆在嘉靖二三年，盖丛残抄本，非其遗集。文格颇伤於雕琢，亦七子流派也。

△《栋峰遗稿》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曾梧撰。梧字于易，江西广昌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常州府知府。是集凡文一卷，诗一卷，文冠以《应诏疏》，反覆申明合祀天地之说，盖是事古今聚讼，儒者各尊其所闻，不足异也。初鋟於嘉靖中，后毁於火，天启辛酉，其曾孙邦泰又重刻焉。

△《龙湖文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治撰。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隐，改谥文毅；万历初，复改谥文肃。是集凡文十卷，诗五卷，乃丰城雷礼与治婿彭宣所编刊，版久漫漶，雍正丙午，宣之从曾孙思眷得旧刻校正，属其子维新重刊於浙江。治，《明史》无传，《献徵录》称，其临事不阿，以是失世宗旨，及其卒也，命与中谥，隆庆改元，始更谥焉。然观何乔远所撰小传，不能举其相业，集中奏疏，於时事亦罕指陈。乔远所称为辅臣时，默默不自得，冀乘间争谏，殆亦曲解之词欤？归有光、薛应旂皆治所取士，当时以识鉴称。而诗文则未能自为一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摘其《夜过洞庭》诗云：“晓发吴阊门，夕渡广陵津，日暮江帆迟，洞庭三百里。微风澹无波，明月照天水，隐隐见君山，钟声翠微里。”以吴地而混於楚，且云：“文肃家茶陵，与洞

庭湖密迹，何得以君山属吴耶？”今观集中是诗，晓发吴阊门，作“武昌门”；夕渡广陵汜，作“黄陵汜”；洞庭三百里，作“八百里”。则固未尝涉於吴地，岂彝尊所见之本，乃思眷《序》所谓翻本杂淆，或思眷重校，因彝尊是语，而改之欤？

△《张水南集》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袞撰。袞字补之，江阴人。正德辛巳进士，历官至南京光禄寺卿。是集凡诗二卷，文九卷。袞在谏垣，颇多建白，嘉靖中，倭扰东南，袞家居在危城中，驰书政府，条上御倭五事，盖亦留心於经世者，词章则又当别论焉。

△《张文忠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孚敬撰。孚敬有《谕对录》，已著录。是集凡《奏疏》八卷，《诗稿》四卷，《续稿》一卷、《文稿》六卷。孚敬以议礼得君，故其著述，强半皆考礼之词，不惟议兴献王礼，而且议郊祀礼，议孔庙礼；不惟撰《明伦大典》，而且撰《礼记章句》，自谓有明一主持礼教之人。其间所论，未必百无一当，然穿凿附会，以迁就时局者，比比然也。

△《弘艺录》三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经邦撰。经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以论劾张孚敬下狱谪戍。事迹具《明史》本传。经邦以讲学自任，尝采古今论学语，发明其旨，为《弘道录》；又删掇诸史，为《弘简录》。所著诗文，则别为此录。

经邦自作《志铭》所云：“三弘集”成，瞽开聋鸣者是也。考其自作《小传》，称榷税荆州时，袞所著为《弘艺录》，故卷首《自序》题嘉靖四年乙酉，而集中所载，并及於暮年绝笔。则又后人续编，非其手定之本矣。经邦《上武宗疏》及《中兴保治》、《日食建言》诸疏，皆慷慨激烈，足以见其志节。其他诗文则类皆抒写胸臆，不屑屑以研炼为工。卷首《艺苑元机》七十三条，专明作诗之法，以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说为不然，且谓清庙缉熙，莫非至理所寓，未可不谓之诗；人惟狃於习俗，谓与经生不同，故往往粘皮带骨。观其持论，其宗旨概可知也。

△《群玉楼集》八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默撰。默有《建阳人物传》，已著录。是集凡文五卷，诗三卷，乃其子大学生培所编。康太和《序》称：其镕意铸词，不涉蹊径，然少伤於朴直。原集刊於万历元年，此本为其裔孙重刊。默为赵文华借策题谤讪，构陷下狱以死。有孝廉江宗者力争之，故卷末以江举人《上侍郎赵文华书》附焉，其事盖史所未及也。

△《柘山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頔撰。頔字太素，龙溪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贵州提学副使。是集前半卷为杂文，后半卷为诗，大抵皆应酬之作。文格颇浅弱，惟诗颇爽朗，盖沿前七子之流波，有意规榘唐人，而模拟未免有迹也。

△《甓馀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紈撰。紈有《茂边纪事》，已著录。是集九卷以前，皆其在官时章疏、公移。十卷曰：《海道纪言》，其巡抚闽浙时所著诗文。十一卷即《茂边纪事》，其整饬威茂兵备时所著平寇始末，并诗数十首。末卷曰《永感录》，则其先人行述、志铭及诸人赠言也。

△《李徵伯存稿》十三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兆先撰。兆先字徵伯，茶陵人，大学士东阳之子。以荫为国子生，年二十七而卒。《怀麓堂诗话》载兆先论诗之语，可云夙慧。东阳所作《兆先志》文，亦悼惜特甚。而沈周《客座新闻》，乃载其父子相谑一事，则狂纵无复人理，虽晋人放达，不至於斯。平心而论，殆才隽而不修行检，誉之者有所粉饰，毁之者亦有所附会耳。是集，凡诗赋、杂文十一卷。又《东行稿》一卷，乃其自京师赴山东之作；附录一卷，则东阳所为《兆先志》，及同时诸人慰问诗，具在焉。

△《董从吾稿》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董澐撰。澐字复宗，一字子寿，号萝石，海盐人。《明史儒林传》附载《钱德洪传》末。嘉靖甲申，澐年六十八，始游会稽，从王守仁讲学，或沮之，澐曰：“吾从吾所好耳。”遂又自号“从吾”。其集以诗与语录、杂文，共为一编，而附守仁和赠诸作。大抵皆暮年谈理之词也。卷末有其子穀《跋》，称尚有诗文若干卷未刻。盖讲学以后，转以早年之作，为不足存云。

△《嗜泉诗存》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璋撰。璋字政虹，海盐人。是集前有正德四年璋自序，称取旧刻痛加刊削，存十之一，并及近作为二卷，杂著、诗馀为一卷，易其名曰：《诗存》。此本为其十世孙凤藻所刊，上卷为古体，下卷为近体，附录诗说五则，而独无诗馀、杂著。据其九世族孙纘祖《后序》，盖旧刊已佚，此重刻者残本耳，卷末《摘句三十四联》，同时诸人和章及《小传》、《墓志铭》，皆凤藻所续也。纘祖《跋》又称，尚有《重刊残本诗钞》第八、第九两卷。今未见传本，其存佚不可知矣。

△《谭樵海集》六卷、附《幽谷集》一卷、《霜岩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谭宝焕撰。宝焕，江西乐安人，樵海其号也。集凡文三卷，诗三卷。宝焕少好讲学，为文多涉理趣；诗尤沿《击壤集》流派，如《自示》云：“从今脊骨

刚如铁，一担纲常勿放肩。”《寄邓九邱》云：“还与先生磨太极，乾坤肯负苦心人。”较《定山集》抑又甚矣。末附《幽谷集》一卷，其孙钦瑗作；《霜岩集》一卷，其曾孙清严作也。

△《性理吟》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谭宝焕撰。是集成於正德壬申，前有《自序》，皆以“四书”及性理中字句为题，前列朱子之说，而以一诗括其意。前集一卷为七言绝句，后集一卷为七言律诗，其意不在於诗，亦遂难以诗论也。

△《鸿泥堂小稿》八卷、《续稿》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薛章宪撰。章宪字尧卿，自号浮休居士，江阴人。《小稿》刻於正德丁丑，其子布所编。《续稿》刻於嘉靖庚申，邑人沈翰卿所编。诗文皆乏神韵，盖摹古而仅得其貌也。

△《东原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杜琼撰。琼有《纪善录》，已著录。其诗以平正畅达为宗，而伤於朴僿，后有正德己卯俞弁《跋》，称刻本体制未备，此集乃其乡人“佾都御史”张企翱所辑补云。

△《佘山人诗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佘世亨撰。卷首题岭南，不著郡邑。《广东通志》亦失载其姓名，惟欧大任《序》称：其在正德、嘉靖间，好游名山。去家数载而归，卜居粤秀山下，粤秀为广州山名，则当为广州人矣。大任又称山人有子嘉诏，既成进士，试令合肥，手录《山人诗》四卷，即县斋刻之。案：《太学题名碑》，嘉靖乙丑科有三甲进士余嘉诏，广东顺德县人，盖即世亨之子也。其诗近体居多，古体仅寥寥数篇耳。

△《雅宜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宠撰。宠字履吉，自号雅宜山人，长洲人。八举不第，终於诸生。《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是集诗八卷，文二卷。诗分体编列，而各以“正德稿”、“嘉靖稿”字系标题之下，盖约略编年之意，以自记所造浅深。大抵才力富赡，而抑郁之气激为亢厉，亦往往失之过铓；文则非所留意，姑附存诗后云尔。

卷一百七十七 集部三十

○别集类存目四△《少鹤诗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武冈王”显槐撰。显槐，楚端王荣彥戒第三子、愍王显榕之弟，嘉靖十七年封。荣彥戒尝自称黄鹤道人，故显槐自号曰“少鹤”，嘉靖乙巳，显榕为其世子英耀所弑，世宗命显槐摄国事，事迹附见《明史楚王植传》。此集乃其解政后，所自编也。《千顷堂书目》载，显槐尚有文集及续集八卷，今未之见

，惟此集存。

△《雁湖钓叟自在吟》九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周撰。周字质斋，嘉兴人。屡试不售，自号“雁湖钓叟”。是集以年月先后编次，其诗皆率意直书，不拘格律，故名曰《自在吟》。末附录同时“题赠”一卷，并前“序”、“后跋”，皆称其子为观察，而不著其名。据王锡命、张大忠等题词，咸自称年侄，证以《太学题名碑》所载，知其子乃嘉靖乙未进士王俸，后官至都御史。是编前四卷，所称“北上寓京诸诗”，即俸官京师迎养时作也。

△《十岳山人诗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寅撰。寅字仲房，一字亮卿，歙县人。尝北走大梁，问诗於李梦阳。中年习禅，事古峰和尚。古峰曰：吾遍游海内五岳，今将遍历海外五岳，而后出世。

寅闻其语而悦之，因自号“十岳山人”。是集，寅所自编。其诗音节宏亮，皆步趋北地之派，而铸语未坚，时多累句。

△《边仲子诗》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边习撰。习字仲学，济南人，户部尚书贡之次子。王士禛《论诗绝句》所谓“不及尚书有边习，犹传林雨忽沾衣”者是也。贡虽仕宦通显，而图籍以外无馀资，习竟贫困以没，仅存其七十岁客孙氏时诗一卷，本名《睡足轩集》，士禛与徐夜共选定之，附刻其父诗集后，改题今名。习诗远不及其父，尤多应俗之作，其《輓李东阳》二诗，论虽公而评太讦，亦乖诗品，夜等特以名父之子，重之耳。

△《世经堂集》二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徐阶撰。阶所编《武穆集》，已著录。是集文二十四卷，赋、颂、诗、词二卷，其中敷陈治体之文，皆能不诡於正，馀则未见所长。

△《少湖文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阶撰。是集乃阶外谪延平府推官时，三年秩满北上，延平士人哀其前后诸作，为之付梓。凡文五卷，语录一卷，诗一卷。大都应酬之文，十居六七，皆不足以传，特用志遗爱云尔。

△《欧阳南野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欧阳德撰。德字崇一，泰和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庄。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集为其门人王宗沐所编，凡《内集》十卷，皆讲学之文；《外集》六卷，皆应制及章奏、案牒之文；《别集》十四卷，则应俗之诗文也。德之学，宗法姚江，故惟以提唱良知者为内，而馀则外之、别之云。

△《南野文选》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欧阳德撰。此本为隆庆中，其门人冯惟讷等所编。於全集仅十分取一，然德在朝著述，如《建储》、《灾异》诸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而是编不载，则惟讷等所录皆讲学之文故也，是可以观明儒之所尚矣。

△《笠江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潘恩撰。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恭定。事迹附见《明史周延传》。是集为诸生聂叔颐所编，凡赋、诗五卷，策、表、笺、序、碑、记四卷，说、对、赞、志、铭、祭文及杂述三卷。前有陆树声《序》，称恩所著有《笠江集》，《笠江近稿》，皆已梓行。既没，而其子允哲、允端，合前后刻汇为《恭定全集》。今此本仍题曰《笠江集》，殆当时編集未成，故以“新序”冠於“旧本”欤？

△《章介菴集》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章袞撰。袞字汝明，临川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是集首载《大学口义》、《中庸口义》各一卷，皆训释章句之语；三卷以下皆杂文，十卷为各体诗，而以《随笔》、《琐言》终焉。《琐言》者，袞所作语录也。其文疏爽，而颇乏体要。《序王临川集》几万言，极论新法之善，谓：元祐若能守而不变，孰非继述之善。又论：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於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於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谓桑梓情深矣。

△《芝园定集》五十一卷、《别集》十一卷（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明张时彻撰。时彻有《善行录》，已著录。是集凡分二编：一曰《定集》，为赋诗二十卷，杂文二十七卷，史论四卷；一曰《别集》，为奏议五卷，公移六卷。诗文皆分体，而律诗中，又分《两京》、《藩臬》、《归田》三稿，《明史艺文志》载：《芝园全集》八十五卷。考《浙江通志》，时彻尚有《芝园外集》，史盖合而总计之。然《浙江通志》载：《芝园定集》五十六卷，别集十一卷，外集二十四卷，与此卷数亦不合。或《定集》当为五十一卷，《别集》当为十一卷，《外集》当为二十四卷，共八十六卷，史误“八十六”为“八十五”；《通志》误“五十一”为“五十六”欤？其诗文不出常格，乐府喜用古题，而所拟诸篇，皆舍其本词而拟其增减，入乐之词，未免逐影而失形，史论尤多偏驳。

△《疣赘录》九卷、《续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梦圭撰。梦圭字武祥，号雍里，昆山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江西右布政使。此集为梦圭所自编，同里归有光《序》之。末载《府志列传》及有光所撰《墓志》，则其五世孙登重刊时，所附入也。首二卷为《就正编》，乃其读书劄记之语，上卷论“五经”、“四书”，下卷皆杂论，而说经讲学者居多，大

旨以心学为宗，阐王守仁之馀绪。考有光《序》中称：梦圭暇日，以所为文，名之曰《疣赘录》，则疣赘但其文集之名，不应冠於此书。《苏州府志》载：其有《北海》、《齐梁》、《武平》、《还山》诸稿，集中亦不标此名。意者四稿乃其诗集，与就正编皆别行，登重刊时，始合为一编，而仍袭其文集之名欤。文凡五卷，诗凡四卷，续录则文一卷有奇，而诗附焉。诗文皆平正通达，直抒胸臆，无钩章棘句之习，惟诗有捶字未坚者，盖当有明中叶，风气初更，学问移於“姚江”，而文章未移於“北地”，犹沿“长沙”旧格者也。

△《北泉集》（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蓝田撰。田字玉甫，号北泉，即墨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叶应骢传》。当张璁等希旨议大礼，田反覆抗论，凡七上章，受廷杖几殆。复纠劾陈洸不法事，直声动一时。今集中惟录《劾礼部尚书席书》一疏，不知何故。其他古近体诗及书记、杂文，亦未分卷。考《千顷堂书目》，田有《侍御集》十卷，又《东归唱和》一卷，则此本已非完书，且田生平可传者，在诸谏草，今章疏阙佚，则此本，非菁华所在矣。

△《石比部集》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石英中撰。英中字子珍，上海人。嘉靖癸未进士，官刑部主事。是集凡诗三卷，文四卷。英在西曹，以受诬被囚，其《七宣纪梦》及《古乐府》等篇，皆狱中所作，颇磊落有气。尝自评其文，如赤手捕龙蛇，盖才情俊逸，而未能敛才就法者也。

△《飞鸿亭集》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吴鹏撰。鹏字万里，秀水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飞鸿亭者，鹏谢事娱老之所，因以名集。《千顷堂书目》作十二卷，此本实二十卷，盖黄虞稷误倒其文也。鹏常使安南，故集中有《征南行》诸篇，其诗文，多应酬之作，未能精汰，后有其孙维贞《跋》，称於奏疏外检得若干首，又云先有状谱之作，今是集俱不载，岂尚有阙佚耶？

△《叶海峰文》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叶良佩撰。良佩有《周易义丛》，已著录。《天台志》称：良佩所著，有《海峰堂前稿》十八卷。此册乃天一阁钞本，所载皆杂文，仅四十二页，盖后人所摘录，非其全集也。

△《两崖集》八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朱廷立撰。廷立有《盐政志》，已著录。是集凡诗四卷，文四卷，其门人兵部尚书刘体乾撰《墓志》，称其学出於“姚江”，而挤之者复出自“姚江”之流。今其文集内推尊王守仁甚至，而诗集中《东邻女》、《西邻妇》二首，详其词意，实有所托讽，意即指所谓挤之者欤？讲学而至相倾轧，不知所讲何学

也。

△《水西居士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华钥撰。钥字德启，号水西，无锡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是集诗二卷，文六卷，其诗多庆贺赠答之什，流丽有馀，而深厚不足，其文亦尚未成就。

△《春谿诗集》四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狄冲撰。冲字仲虚，溧阳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是集分《未达》、《筮仕》、《南行》、《移滇》、《居筠》、《近游》、《金陵》七稿，其《拟李东阳乐府一百二首》，自谓神似，然全袭原题，篇模句仿，实床上床、屋下屋也。

△《王凤林文集》四卷、《诗集》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从善撰。从善字承吉，号凤林，襄阳人。嘉靖癸未进士，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是编乃其子之瑞所编，多牵率应酬之作，《千顷堂书目》不著录，殆偶未见欤。

△《中川遗稿》三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教撰。教字庸之，祥符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是集乃其子在阡所编，凡赋二卷，古今体诗十三卷，乐章及诗馀一卷，杂文十九卷，前有李濂《序》，称其学窥本原，志在康济，居尝语人曰：“吾赋性蹇拙，词翰诚非所长。”是教平日本不以诗文自命，故所作卷帙虽富，大抵纵笔所之，不甚剪裁结构也。

△《水洲文集》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魏良弼撰。良弼字师说，别号水洲，新建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礼科都给事中，以劾张璁为所中，削籍归；隆庆初，即家晋太常寺少卿致仕；天启初，追谥忠简。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南昌刘曰宁所删订，丰城熊剑化为刻於华亭。据其原目，凡《奏议》、《书简》、《语录》、《撰述》、《诗赋》等五卷，附录《碑记》、《行略》一卷。此本佚其第三卷之《语录》与其第四卷之《撰述》，仅存四卷，非完帙矣。原《序》称其学为阳明高弟，建言受杖者三，今《疏稿》具载一二卷中，盖亦刚直之士，词章则非所长也。

△《东游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黄金撰。金号莘溪，莆田人。嘉靖癸未进士，官山东新城县知县。是集即其赴新城时所作，自出京至济南，凡所游历，俱纪以诗，率皆浅易，又间以应酬杂著，若《贺施少府荣膺旌奖序》之类，错载於诗之前后，尤无体例。

△《北海野人稿》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祯撰。祯字德兆，号“北海野人”，安邱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吏部文

选司郎中。《府志》称其免官归，日事吟咏，为文力追古作者，与李舜臣齐名，海内谓之李、黄。然明代他书，不甚著李、黄之名，疑《舆记》夸饰之词，未必确也。宋弼山《左明诗钞》，谓祯有《北上》及《户部》、《符台》诸集，是编仅钞存“骚赋”九首，五言古诗数十首，前后无“序”、“跋”，盖非全帙矣。

△《漳埜文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新芳撰。新芳字元德。别号漳埜，潞州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集为其门人杨世卿所编。前六卷为“杂文”，后二卷为“诗赋”，以“行状”、“墓志”附於后。其文讲学之作多至三卷，而他文宗旨亦不离乎是，其诗亦濂洛、风雅之派也。

△《端简文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晓撰。晓有《禹贡图说》，已著录。是编第一卷为《说经》，第二卷为“诗”，第三卷至八卷为“杂文”，第九卷至十二卷为“奏疏”。於奏疏中又分三类，首“淮扬”，次“兵部”，次“刑部”。晓熟谙典故，通达国体，志在经世，於韵语颇不多作，其文亦直抒所见，不以词藻求工，前有万历庚子彭梦祖《序》，称晓著作甚富，歿后惧累畀火，存者未及什一，其孙敬仲始为蒐集，付梓云。

△《娄子敬文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娄枢撰。枢字子敬，河内人。嘉靖乙酉举人，官广宗县知县。集中杂著，颇留心经世之学。其《论〈资治通鉴〉》，专以首篇《命晋大夫为诸侯立论》，虽亦有所见，而以此一条遂欲尽《通鉴》之义，未免主持太过。至於《韩延寿、赵广汉考》，《甘陈功罪考》，《唐弃维州考》，则皆人人意中语耳。

△《海樵先生集》二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陈鹤撰。鹤字鸣野，山阴人。案《浙江通志》：鹤，嘉靖乙酉举人，年十七，袭荫绍兴卫百户，非其志也，遂弃官称“山人”，则亦孤僻之士矣。是编赋一卷，古体诗四卷，近体诗九卷，文七卷。隆庆丁卯，其子以世职莅兵粤东，属南海卢梦阳、番禺黎民表校正编次。明自中叶以后，山人墨客，多以诗遨游公卿间，然有才者纤诡，使气者粗疏，体格芜杂，率同一辙。朱彝尊《诗话》称鹤才锋虽钝，而铸词差醇，似比诸家稍胜，考卢梦阳《序》，称其筑室飞来山麓，闭户伏枕，手不释卷，足不下床者七年。盖卷轴较多，故与枵腹拈韵者异也。其绝句颇为清隽，不止彝尊所摘律诗数联，然趁笔而出，往往利钝互陈，视孙一元《太白山人集》，尚未足旗鼓相当焉。

△《长谷集》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徐献忠撰。献忠有《吴兴掌故》，已著录。是集赋一卷，诗三卷，文十一卷

。嘉靖甲子，松江府知府袁汝是与其乡士大夫醵金刻之，编次者，其门人董宜阳也。朱彝尊《诗话》称：其诗冲澹无累句，所少者警拔。足为定评。至其《论松江加耗》、《守备》、《钱法》、《水利》诸书，条析利弊，皆颇详悉，在一乡亦足资考核焉。

△《胥台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袁袞撰。袞有《世纬》，已著录。是编，诗不失体格，而特乏坚苍；文亦俊爽，而酝酿未免少薄。初为其嗣子尊尼所刊，诗文各十卷，题曰《袁永之集》

。此本，为万历甲申衡藩所重刊，改题曰《胥台集》，实则一书，故《千顷堂书目》载：《袁永之集》二十卷，注作《胥台集》也。前有左长史郑复亨《序》，言衡府司理张炳忠为袞之甥，以是集贽於衡王，因为开雕云。

△《赵浚谷集》十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赵时春撰。时春有《平凉府志》，已著录。时春素以将略自命，不屑屑以诗文名，然《明史》本传，称其读书善彊记，文章豪肆，与唐顺之、王慎中齐名

。今观其诗文，多慷慨自喜，不可拘以格律，胡松《序》所谓秦人而为秦声，亦其风气然也。然则史所谓文章豪肆者，长短俱在是矣。是集诗六卷，文十卷，皆编年而不分体。徐阶《序》称十六卷，与此集合。李开先《序》，则谓诗六卷，文九卷，凡十五卷。续有作者，当续入之。盖开先《序》在嘉靖乙丑，而阶《序》在万历庚辰。时春没后十五年，又有所续入也。

△《别本浚谷集》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赵时春撰。此本凡诗二卷，赋及杂文十五卷，有其甥周鉴《序》。《明史艺文志》载，《时春集》作十七卷，即据此本也。

△《云岗选稿》二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龚用卿撰。用卿字鸣治，怀安人。嘉靖丙戌进士第一，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是编：首赋，次词，次诗，次杂文。考古人以词为诗馀，今编入诗前，殊乖体例，所作亦大抵馆阁体也。

△《东汇诗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吕希周撰。希周字师旦，崇德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通政使。是集编於嘉靖甲寅，其子端甫《志》云：“始自乙酉，迄今甲寅，共诗一千二百八十九首

。呈於太保东湖公，欣然命付之梓。”东湖，陆炳别号也，为希周门人。朱彝尊《诗话》云：“东汇於诗，亦沾沾自喜，其集不甚传。”由其子请论定於陆武惠也，同里曹秋岳侍郎，集明三百年名公手迹，装潢成册，多至七百家，《东

汇杂诗》在焉：比集中所载者较胜。今详端甫《志》，希周家居至甲寅尚无恙，曹溶所集，当是其甲寅以后诗欤？

△《陆篔斋集》十卷、《外集》二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陆瑛撰。瑛有《篔斋杂著》，已著录。是集为郁天民所编，外集二卷，则附录“诰敕”、“志状”，及“赠送”、“诔奠”之文，与士民颂德之作也。

徐阶志其墓，称瑛读书耻为章句，尝曰：人心与事物不相离，舍事物而徒求诸心者，禅学也。逐事物而不求诸心者，俗学也。故集中有《〈传习录〉存疑》，不附和陆学；又有《〈诗传〉存疑》，亦不尽墨守朱学。持论可谓笃实，诗文则多近质朴，盖非所留意云。

△《田叔禾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纪闻》，已著录。其全稿本名《豫阳集》，亦名《杨园集》。此集乃汝成晚年令其子艺衡所编，凡诗文三百六十九首，五十以后所作，均不在是焉。汝成归田后，盘桓湖山，搜剔名胜，殊以风流自赏，其诗律队仗修整，颇自娟娟秀出，然使逢大敌，则未足相当，文体亦颇伤平易。

△《玩芳堂摘稿》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慎中撰。慎中有《遵岩文集》，已著录。此本乃嘉靖中江陵曹忬以御史巡按江西，取篋中所有慎中之文，校而刻之，仅一百首，故以摘稿为名。

△《江午坡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江以达撰。以达字于顺，号午坡，贵溪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湖南提学副使（案《千顷堂书目》作福建提学，误。福建去湖广颇远，不至忤楚藩也），以忤楚藩系狱。后放归，病卒。《明史文苑传》，附见《王慎中传》中。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午坡以北地文，出庐陵、眉山之上。”又谓：“昌黎诗不逮文，尚染习气”云云。今考其语，见集中所载《张东沙集序》。然其《与霍渭崖论文书》云：模形者神遗，斫句者气索，景会者意脱，蕊繁者菱衰。譬诸画地为饼，以餗则难；刻木为人，束之衣冠，与之酬色笑，而施揖让则不可。其於正、嘉之时，剽窃摹拟之病，又未尝不知之，而趋向如是，何耶？

△《乌菟录》二十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明冯恩撰。恩字子仁，华亭人。嘉靖丙戌进士，官南京监察御史，以疏论张璁、汪鋐、方献夫三人，下狱拟死。其子行可，刺血书疏请代死，谪戍雷州。

越六年赦归。隆庆初，进大理寺丞，致仕，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文十五卷，诗五卷。恩为行人时，尝奉命劳两广总督王守仁，因从王守仁讲学。故其诗文得守仁馀绪为多，其最得名者，在《嘉靖壬辰彗星见应诏陈言》一疏；其被祸也，盖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固非其罪。然恩为御史，抨击权奸

，是其职也。

至於所不抨击者，置之不论可矣。乃一一胪举所长，类乎荐牍。是既欲有所退，又欲有所进，卿相之简擢，台谏操之矣，此亦愤激一决，不暇择言。既乖政体，又授议者以间也，且称礼部尚书夏言、多蓄之学，不羁之才，驾驭任之，庶几救时宰相；礼部右侍郎顾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长，器足任重。核以二人本传，亦皆不确。盖其忠鯁之气，足贯金石，而立言则不必尽当，是固当分别观之者耳。

△《少泉集》三十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格撰。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丙戌进士，改庶吉士，出为分巡河北道按察司使佾事。世宗南巡，坐行宫火，杖黜；隆庆初，授太仆寺少卿，致仕。

《明史文苑传》附见《王廷陈传》末。《千顷堂书目》载：格《少泉集》十卷。

今考此本，凡《诗选》十卷，《诗续选》八卷，《诗新选》六卷，《文选》五卷，《续文选》四卷，共三十三卷。黄虞稷盖仅得其诗选著录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信口矢笔，合作者寡。今考王世贞《序》云：公於意非不能深，不欲使其淫於诗之外；於象非不能极，不欲使其游於见之表；才不可尽，则引矩以囿之；乱不胜靡，则为质以御之。详其语意，殆亦微词也欤？

△《穀原文草》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苏祐撰。祐有《迺旃琐语》，已著录。是编，乃其文集也。原分四卷，每卷又自分上下，词多骈丽，规仿文选，而真气不足以充之，在七子派中，又为旁支矣。

△《穀原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苏祐撰。此编乃其诗集，大旨宗李攀龙之说，不肯作唐以后格，而亦不能变唐以前格，故音节琅琅，都无新意。

△《岳云石集》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岳伦撰。伦字云石，怀安卫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卒赠太常寺少卿。是集文三卷，诗二卷，附以其子《鲁讼冤疏》。案：集中最著之文，莫若《劾张璠、桂萼疏》。“疏”后，附世宗谕旨曰：“张璠著回家省改；桂萼革去散官，以尚书致仕。”然考璠、萼本传，璠之罢也，一由给事中陆粲，再由御史谭绩、端廷赦、唐愈贤，三由魏良弼、秦鼈。萼之罢也，独由给事中陆粲。不见有伦劾罢二人之事，与史传绝不相符，疑以传疑可矣。

△《金陵览胜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章恩撰。恩字元之，山阴人。是集，刻於嘉靖丙戌，皆五七言近体，多题咏名胜之作，其所列古迹，如桃花小岬及虎距关，皆志乘所未载，然才力稍弱

，尚未足以摹写江山。

△《别本罗念菴集》十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罗洪先撰。洪先有《冬游记》，已著录。是编，为嘉靖癸亥其同年滁阳胡松所刻。凡“书”二卷，“杂著”一卷，“序记”、“传状”、“铭”、“表”，各一卷，“祭文”及“杂文”二卷，“古、律诗”二卷，盖初刊之本，非其全帙也。

△《松溪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程文德撰。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调南京工部右侍郎，疏辞忤旨，除名归。万历中，追赠礼部尚书，谥文恭。

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集第一卷，为对策、讲章，二卷为颂及古体诗，三卷为今体诗，四卷为奏疏、表，五卷为书，六卷为序，七卷为记、跋，八卷为祭文，九卷为传、志铭，十卷为杂著。诗非所长。奏疏内如《赈济疏》，所条陈便宜诸事，颇切明季时政之弊；又所奏《郊坛事例》，皆《明史》各志及《明会典》、王圻《续通考》所未载。考文德自述，谓私淑王子，盖亦讲良知之学者。如《寄诸生书》，称今古圣贤之道，不违其心；《复王畿书》，谓全真返初，以求放心；《跋阳明文录》，谓明德新民，无外无内之疑於禅者，非是。皆不免於回护。至其《论学》云：学问之道，必先立志，志既立，则行有定適，格致诚正，戒惧慎独，别其涂辙，学问思辩，自不容已，是尚知以躬行实践为归。史称文德初从章懋游，后乃从王守仁，故与王畿辈之涉於禅悦者，差少异耳。

△《程文恭遗稿》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文德撰。此集二十二卷以前，皆文；二十一卷以后皆诗。较《松溪集》为赅备，然体格则一也。

△《周汉中集》四卷（内府藏本）

明周显宗撰。显宗字子考，濮州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汉中府知府。是集前三卷为自適稿，皆所著诗词、杂文；后一卷为《感寓录》，则随笔、劄记也。诗不入格，《感寓录》亦多杂禅语，以空悟为宗。

△《南北奉使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顺之撰。顺之有《广右战功录》，已著录。是编：一为《北奉使集》，乃其以职方郎中出核蓟镇兵籍时所作；一为《南奉使集》，乃视师江浙所作。两集俱载其筹边剿寇之事，先敕谕，次题疏，次启劄，次诗篇，前后皆无“序”、“跋”。

△《陈后冈诗集》一卷、《文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束撰，束字约之，鄞县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河南提学副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束与唐顺之为同年，共倡为初唐、六朝之作，以矫李、何之习，而所学不逮顺之。又自翰林改礼部主事，迨复官编修，旋即外调，恒忽忽不乐，年仅三十馀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顺之终以古文鸣，而束无称焉。诗集为顺之所编，皆嘉靖甲午、乙未、丁酉三年之作，其余仅寥寥数首。文集为张时彻所刊，分京、楚、闽、洛四集，以居官之地名之。初刻於蜀中，又刻於吴郡。此本乃万历中，其同邑林可成所校刊也。

△《燕谄录》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应奎撰。应奎字文卿，号蒙泉，馀姚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后左迁山东布政使。《明史》附见建阳《孙应奎传》，而以馀姚孙应奎别之。盖与《胡松传》中附载绩溪胡松，均以同姓名合传也。是集，前三卷，皆忆言，其语录也；次书二卷，文二卷，诗三卷；次《河南存稿》二卷，《林居续稿》一卷，则诗文杂编焉。应奎受业於王守仁，讲良知之学，初官礼科给事中，疏劾汪鋐，颇有直声。然其著作，则自成其为讲学家之诗文而已。

△《胡庄肃集》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胡松撰。松有《滁州志》，已著录。是集，惟第二卷末附载诗赋，馀俱杂著。考《明史》本传，松初以礼部郎，任山西提学副使，上边务十二事，帝嘉其忠恳，进左参政。巡抚江西时，会讨广东寇张璉，又援闽破倭，功绩甚伟。然其经世之文，惟《答翟中丞边事书》及《厚蓄》、《实塞》、《防边》、《制蛮》四篇，颇见谋略。馀皆不载集中，岂别有奏议集欤？其中《格物解》，谓心外无事，事外无心，盖从事於姚江之学者，其功名亦略相仿佛焉。卷首有凌约《东游稿序》，邬宗源、赵大纲《南浮稿序》，徐献忠《西游集序》，田汝成、徐渭《浙垣稿序》，殆各集别有专本，此其汇而刻之者也。

△《别本胡庄肃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胡松撰。是集凡文六卷，诗二卷，与六卷之本稍有增删，而大致相同。

△《鹤田草堂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云程撰。云程字亨之，临海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集，诗三卷，文七卷。云程当王、李盛行之时，独无摹拟剽窃之习，可谓不转移於风气。然根柢颇薄，亦不能自树一帜。

△《熊南沙文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熊过撰。过有《周易象旨决录》，已著录。是集，乃隆庆戊辰其门人严清所刻。前四卷为疏、序、书、记，后四卷为题跋、引传、碑铭、祭文、杂著。过留心经学，其文章亦列名八才子中，然集中诸作，大抵应酬之文也。

△《环溪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沈恺撰。恺有《夜灯管测》，已著录。是集皆所著杂文，乃其门人任子龙所编。前有徐阶《序》，题曰《凤峰杂集序》。又有文徵明《序》，亦题曰《凤峰子诗稿序》。疑今名为后来所追改，而又佚其诗集欤。考《千顷堂书目》，别载《环溪集》二十六卷，则此非其全也。恺文章颇尚古雅，不肯作秦、汉以下语，而模仿太甚，遂与“北地”同归。

△《闲居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开先撰。开先有《中麓画品》，已著录。是集诗四卷，文八卷，皆归田后所作。其《自序》谓：年四十罢归田里，既无用世之心，又无名后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写，名其集曰《闲居》，以别居官时苦心也。嘉靖初，开先与王慎中、唐顺之、熊过、陈束、任瀚、赵时春、吕高，称八才子。其时慎中、顺之，倡议尽洗李、何剽拟之习，而开先与时春等复羽翼之。然开先雅以功名自负，既废以后，犹作《塞上曲》一百首，以寓其志。又末卷有《苏息民困或问及颜神事宜》，《濬渠私议》、《濞议》诸篇，亦尚汲汲於经世，不甚争文苑之名。故所作随笔挥洒，一篇或至数千言。其诗亦往往叠韵至百首，其持论确於李、何，而终不能夺李、何之坛坫，盖有由矣。

△《蔡可泉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克廉撰。克廉字道卿，晋江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其文每篇皆系以时地，末缀以各体诗及案牘之文。万历初，其子应龙、应麟录而梓之。克廉少与乡人王慎中齐名，而其文乃远不及慎中。苏濬《序》称：克廉秉枢执钺时，慎中已跽伏故园，日寻欧、曾之绪，而克廉方锐意事功。论者谓慎中“阒寂邱园，故文独工”云云。是当时已有定评矣。

△《端肃公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葛守礼撰。守礼字与立，德平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谥端肃。是集凡文九卷，诗一卷，邢侗为之《序》。

△《知白堂稿》十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翁溥撰。溥字德宏，诸暨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谥荣靖。是集乃其门人金元立、潘季驯所编。凡诗六卷，杂文八卷，其中奏疏十五篇，乃巡抚江西及为吏科时所上，皆无关大计，其余亦大抵应酬之作。

△《张静思文集》十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选撰。选字舜举，无锡人。嘉靖己丑进士，授萧山知县，擢户科给事中。会太庙祫祭，世宗遣勋臣代行礼，选抗疏力谏，廷杖，削籍。隆庆初，复原官，终於通政司参议，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曾孙纘曾所编，凡文九卷，诗一卷，其末二卷，则附录居官政绩，及“碑铭”、“小传”也。

△《浣滨集》十卷、《附录》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蔡爟撰。爟有《浣滨语录》，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李登云等所编，凡文六卷，诗四卷，铭赞之类附於诗末；附录二卷，则其朋友赠答与门人称颂之作也。爟早师真定张璠，入仕后师朝邑韩邦奇、增城湛若水。平居务讲学，立朝务气节，文章盖非所长云。

△《崔笔山文集》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崔涯撰。涯号笔山，太平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集自一卷至七卷，为“奏疏”及“杂著”，八卷为“古、今体诗”，九卷为《虎异》，十卷为《鹊异》，两卷之末，各附以颂德诗文。涯在当时有伉直声，而文章非其所长，诗尤不入格，所谓“虎异”者，涯巡视山西时，有虎自入神庙，为人所殪；“鹊异”者，涯巡视福建时，有叶氏为奴所杀，凭鹊以诉冤。涯皆自纪其事，而所属缙绅各歌颂之，因汇刊集后。昔猛虎渡河，刘宽以为偶然，而涯乃以恍惚之事，引为己功，人之度量相去，盖不可道里计矣。

△《环碧斋诗集》三卷、《尺牋》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祝世禄撰。世禄有《环碧斋小言》，已著录。《西江志》称其工诗善草书，谈理独抒心得，今观其诗，格调颇伉爽，而简汰未严，尺牋更开三袁一派矣。所谓谈理独抒心得者，殆即指《小言》，已订正於杂家类中，兹不具论焉。

△《司勋文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罗虞臣撰。虞臣字熙载，广东顺德人。嘉靖己丑进士，官吏部稽勋司主事。事迹附见《明史刘世毅传》。虞臣以初任刑部主事，提牢时，宽假张延龄，为大猾刘东山所讦，下狱拷掠，斥为民；既归，结庐山中，读书纂述，年仅三十五而卒。然其他著作不传，惟是集存。其平生不屑为诗赋，故集中皆散体之文，自六卷以下，则采录所作家乘以足之，惟以《中官传》六七篇参杂其间耳。其文疏快有气，然皆率其才气，纵笔一往，未能范以法度也。洗桂奇《序》，以司马迁拟之，谈何容易乎！

△《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贡典录》，已著录。是集凡赋诗十八卷，杂文二十卷。王世贞《序》称：其古今体诗，皆出自六代、三唐，於他文亦推许甚至。

及其为《艺苑卮言》，则云勉之诗如假山，虽尔华整，大费人力。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谓其诗品太庸，沙砾盈前，无金可采。今观其集，两家之说不虚矣。

中第二十卷为《客问》四十章，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为《拟诗外传》，二十三卷为《黄氏家语》，明人亦摘出别行。其客问、杂论、物理，多臆揣之说，《

拟诗外传》，未免优孟衣冠，至《家语》创立篇名，俨同孔氏，抑又僭矣。

△《蓉山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董燧撰。燧字兆时，蓉山其号也，临川人。嘉靖辛卯举人，官至南京刑部郎中。燧少从王艮、聂豹讲良知之学，是集自首卷至六卷，皆其问答会语，七卷至十卷为诗，十一卷至十六卷为杂文。

△《孔文谷诗集》十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孔天允撰。天允字汝锡，号文谷，又号管涔山人，汾州人。嘉靖壬辰进士第二，於故事当授编修，以藩戚，外补陕西提学僉事，官至浙江布政司参政。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管涔山人如新调鹦鹉，虽复多言，舌音终强，盖深不取之。此集为同安洪朝选所刻，内《履霜集》一卷，《泽鸣稿》一卷，《渔嬉稿》以编年为次，自隆庆丁卯至万历戊寅十二年所作，分十二卷，校以浙江采进之本，佚阙尚多，非其完帙。考《千顷堂书目》，亦载《天允诗集》十四卷；则黄虞稷所见，即此本矣。

△《孔文谷文集》十六卷、《续集》四卷、《诗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孔天允撰。此本较其家刻，多文集二十卷，而诗则惟有《履霜集》、《渔嬉稿》、《阙泽鸣稿》一卷，所作《霞海》篇，亦不在其中。相其诗集版式，盖随作随刻，故传本多少不定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天允集》仅三卷，是即多所续增之明验矣。

△《霞海篇》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孔天允撰。是编乃其督学浙江时，案临台州所作，故以《霞海》为名，凡诗三十四首，力摹“三谢”而未成。如《望司成程公诗》起句曰：“瞻涂脰来旌，邂逅欣遽斯。”以“脰”字为“引领而望”之意，是不止札闾鸿休矣。

△《祐山文集》十卷、《诗集》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冯汝弼撰。汝弼有《祐山杂记》，已著录。其官工科给事中时，论劾汪鋐罪状，直声震动一时。其人足以不朽，其诗文则以人见重，非以词章传也。

△《粤台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谢少南撰。少南字与槐，上元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参政。是集乃其提学广西时所作，诗与文各一卷，诗尚不失清拔，文则未之逮也。《千顷堂书目》别载少南《河垣稿》一卷，《谪台稿》一卷，今未见传本，疑其佚矣。

△《序芳园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伊撰。伊字子衡，平湖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副使。是集为其甥沈懋孝所选，附以刘子伯批点，其诗时有清脱之致，而酝酿未深。

△《菲泉存稿》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来汝贤撰。汝贤字子禹，萧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是集凡诗二卷，文六卷。末附许应元所撰《墓志》及姜宝所撰《诬枉记》，盖汝贤由丹阳知县，行取入都后，同僚譖其受金，为巡按御史所论劾，故作此以辩之。宝，即汝贤之门人也。《千顷堂书目》载此集作十六卷，疑或有《续集》而佚之。至云汝贤字汝禹，则“汝”字传写误耳。

△《洛原遗稿》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白悦撰。悦字贞夫，武进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佥事。悦为尚书昂之孙，家世鼎贵，而独刻意学诗，句调华赡，神理颇清，视当时襞积者，差胜，特格律未能变化，往往雷同。

△《蒋道林文粹》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信撰。信有《道林诸集》，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姚学闵所编。其文不事华藻，惟直抒胸臆，期於明畅而止。盖信尝从王守仁於龙场驿，后又从湛若水游，所重惟在於讲学耳。

△《巾石遗编》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怀撰。怀有《周易卦变图传》，已著录。据《千顷堂书目》所著，《巾石类稿》本三十卷，是集不知何人所编，皆掇拾於残剩之馀，寥寥数篇，不成卷帙，疑原本散佚，此或其子孙所录存也。

△《闵午塘诗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闵如霖撰。如霖字师望，号午塘，乌程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集为其门人吏部侍郎姚宏谟所编，诗多应酬之作，虽清圆而乏骨力，古体尤不擅长。《千顷堂书目》载，《午塘集》十六卷，殆尚有文集九卷，而佚之矣。

△《冰玉堂缀逸稿》二卷、《兰舟漫稿》一卷、附《二馀词》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如纶撰。如纶字德宣，号午江，太仓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文集为其子谦亨等所编，初稿本十卷，以弗戒於火，稿尽亡。谦亨搜求残剩，辑为二卷，故题曰《缀逸》。其诗别名《兰舟漫稿》，为如纶所自编，乃嘉靖甲辰服阙，补江西按察司佥事时，途中所作。其诗馀别名《二馀词》，亦如纶自编，二馀者，如纶别号也。

△《包侍御集》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包节撰。节有《陕西行都司志》，已著录。是编，前二卷为《台中稿》，官御史时作；后四卷为《湟中稿》，戍庄浪时作。二编皆兼载诗文。节尝谓《文苑英华集》可以续《昭明文选》，因辑《苑诗类选》三十卷，故所作纤丽为多

，大抵皆取材於是也。

△《承启堂稿》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薇撰。薇字懋垣，海盐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隆庆初，赠太常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门人严从简所编，凡“诗”七卷，“文”二十卷，附录“志铭”、“行状”、“墓表”、“传谏”一卷，末一卷，则其曾孙嘉徵“二疏”，并“行状”、“志铭”也。嘉徵字孚千，天启辛酉副榜贡生，官松溪县知县，尝劾魏忠贤十大罪。其疏，为世所传云。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有《说经劄记》，已著录。是集诗七卷，文十七卷，其门人朱炳如所编。《明史》称汝楠初喜文章，从王慎中、唐顺之、高叔嗣、顾璘、皇甫涪兄弟游；中年复好讲学，与邹守益、罗洪先相善。诗格遂渐颓唐，颇有寿陵馀子，失其故步之讥。然汝楠才地本不足雁行王、唐诸人，亦不尽系於讲学之后，荒废吟咏也。

△《泾林集》八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明周复俊撰。复俊有《东吴名贤记》，已著录。是集一名《六梅馆集》，凡诗三卷，杂文五卷，其诗皆有杨慎评语。据其孙元〈日幸〉《跋》，盖慎戍云南之时，与复俊遇於仙邨草堂，剧谈七昼夜，因为评定其诗。一梓於蜀中，再梓於玉田，后编入全集，评亦遂仍其旧云。

△《龙谿全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畿撰。畿字汝中，号龙谿，山阴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畿传王守仁良知之学，而渐失其本旨。如谓：虚寂微密，是千圣相传之秘，从此悟入，乃范围三教之宗。又谓：佛氏所说，本是吾儒大路，是不止阳儒而阴释矣。故史称其杂以禅机，亦不自讳。《史》又载：“畿尝言学当致知见性而已，应事有小过，不足累。”故在官不免干请，以不谨斥。盖王学末流之恣肆，实自畿始。《明史》虽收入《儒林传》，而称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谿弟子云云。深著其弊，盖有由也。是集为其子应斌、应吉所编，凡语录八卷；书序、杂著、记说，共九卷；诗一卷；祭文、志状、表传二卷。

其门人萧良榦刊之，丁宾又为重镌，而益以《大象义述》一卷，传志、祭文一卷。

△《龙谿语录》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畿撰。是编虽名语录，实即畿之文集，前有李贽《序》，谓之《龙谿集抄》，盖又经贽所品定也，合是二人以成此书，则书可知矣。

△《王侍御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瑛撰。瑛字汝玉，无锡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为其子鸿胪寺主簿同穀所刊，盖欧大任所选定。前二卷为古体，后五卷为近体。前有《小传》，亦大任所作，末有崔铤《两巡纪行稿》，《跋》一篇。两巡者，一出理北直隶、山东、河南马政，一巡按福建也。集中无此标目，盖其诗已散入集中，铤《跋》无所附丽，故缀於后。郑启谟《序》题曰：《石沙漫稿》，亦与此本标题不同，则瑛世居石沙山，初以名集，同穀改题今名也。

△《少峰草堂诗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应亮撰。应亮字熙载，侯官人，人瑞翁春泽子也。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是集，《千顷堂书目》作二卷，此本仅一卷，其诗皆沿七子之派。

△《寒邨集》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苏志皋撰。志皋字德明，别号寒邨，固安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此集凡诗二卷，杂文二卷，有汪来《后序》，称其尚有《巡抚奏议》十八卷、《译语》、《画跋》、《恒言》，各一卷，今并不传。

△《东白草堂集》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存仁撰。存仁有《太仆寺志》，已著录。是编诗，分四集，每集一卷。曰《使蜀初编》，存仁为给事中时作；曰《居庸内编》，曰《居庸外编》，曰《居庸别编》，存仁编管保安时作。《别编》末，《答罗太史》韵十首，自记作於吴中，盖当隆庆改元，存仁将起用时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建言，受杖，起草时鬼近榻前，诘旦鸦鸣户上，无所畏缩，其劲直如是。故其诗亦称心而谈，罕锻炼之功云。

△《期斋集》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本撰。本字汝立，号南渠，又号期斋，馀姚人。初冒姓李，晚乃归宗。嘉靖壬辰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安。本在位不久，即遭忧以归，遂不复出，家居数十年，以亭馆花竹之胜，擅名一时。是编，诗四卷，文十卷，为其子礼部主事元所编，大抵应酬之作，仍沿台阁之体。

△《璞冈集》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马汝彰撰。汝彰字存美，璞冈其号也，汲县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云南右布政使。是编，乃汝彰所自编。垂没之时，其友人阴秉旻欲刻之，汝彰不可；汝彰没，其嗣子绳祖与其婿阮承谦始刻之，而秉旻为之《序》，其始末具载《序》中。凡文一卷，诗一卷，诗馀一卷，皆不擅长。盖其友、其子、其婿，均不及汝彰之自知也。

△《许水部稿》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许应元撰。应元字子春，钱塘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是集乃

应元官夔州知府时所自刊。以皆官郎署时所作，故仍以水部名集，凡诗一卷，文二卷。

△《元光漫稿》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徵撰。徵字诚之，湖广桃源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归田后结庐於元光洞，因以名集。其於律诗题曰“八句”，而不名律诗；於绝句题曰“四句”，而不名绝句。为唐、宋诸集，未见之例。诗多出韵，又不合洪武正韵，亦不知何说也。前《序》称六卷，而其书实止五卷，后馀一页，盖残阙之本，故今以五卷著录焉。

△《苾心堂集》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尚文撰。尚文字宝江，真定人。嘉靖壬辰武进士，累官福建总兵官，挂征蛮将军印，都督同知。明万历戊寅，广西桂林、柳州，苗獠煽乱，马平獠韦王朋率东瓯，大产诸蛮，攻掠邨落，尚文剿平之。是书所载，只当时奏疏、劄启，附以赠言、寿序之类。故标题《苾心堂集》，而以《征蛮纪略》为子目。

然韦王朋与堡兵争斗之由，及要挟东瓯大产诸蛮事实，书中多不一叙，又十寨先后分合开设事宜，亦未能备载，均不及《明史土司传》，及《广西通志》之详实。非纪事之书，与纪略之名，殊不相应。今从其总名，仍题曰《苾心堂集》，存其目於《集部》，庶不失实焉。

△《白云山房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高应冕撰。应冕字文中，仁和人，嘉靖甲午举人，官光州知州。是集，序、记、杂文，凡八十七篇，中如《游闲公子》、《白云先生》、《羲皇上人诸传》、《虞秦对曹交篇》诸文，大抵构虚托喻，游戏笔墨。惟《纵囚一辨》，差为有见云。

△《求志斋言草》三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瀚撰。瀚号龙岳，秀水人，嘉靖甲午举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是集兼载诗文，词颇质实，而微嫌钝置。前有薛侨《序》，称所著学论十篇，尤其平日所自得。今在第十七卷中。然皆宋儒所常言，无所阐发也。

△《孙文恪集》二十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升撰。升字志高，馀姚人，燧之子也，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集，文十四卷，诗六卷，其子鑰等所编。有《与人论诗文书》云：李空同步武古人，学李譬则燕途入秦，车辙所历，可循而至。又云：空同与何大复辩论，诋其好词乖法之失。何氏亦尝诋李，谓其作疏卤，间涉於宋。总之，负气求胜，各不相下。观於是言，可以知其瓣香所在矣。附录一卷，乃其继室杨文俪作。

文俪，仁和人，工部员外郎应獬之女。诸子成进士者四人；鑰，铤、鑛皆至尚

书，踪至太仆寺卿，皆文俪教之。盖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诗其余事也。

△《西野遗稿》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玘撰。玘字邦在，号西野，丰城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是集，前有何牟堂《序》，称玘文稿多毁於火，仲孙自茂掇拾其仅存者，哀为五帙授梓。此本多至十四卷，又崇祯中，其曾孙九畴所刻也。凡文十卷，诗三卷，杂著一卷，诗中以古体与五言古风，分为二目，殊乖体例。

△《文肃集》二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赵贞吉撰。贞吉，字孟静，内江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六卷，文十七卷。贞吉学以释氏为宗，姜宝为之《序》曰：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於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其持论可谓悍矣。

△《骆两溪集》十四卷、《附录》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骆文盛撰。文盛，字质甫，武康人。嘉靖乙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初，蔡汝楠刻其诗集七卷，并为之评点。卷首汝楠《序》，即为诗集而作。此集，益以杂文、笔记七卷，盖杨鹤所续增也。其诗文皆於浅弱之中，时有清远之致，盖文盛官翰林时，以不附严嵩，遂移疾不出，后贫病垂死，有以千金求居间者，尚力挥之，至歿无以葬。事具吴尚文《序》，及卷末尚文书事中。是其胸次本高，故吐言不俗，特编次者，欲取卷帙之富，未能尽翦其榛楛耳。

△《奚囊蠹馀》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瀚撰。瀚有《台省疏稿》，已著录。是集，赋一卷，诗九卷，记一卷，杂著一卷，墓志二卷，行状、行略一卷，祭文一卷，书二卷。瀚於万历中以忤张居正罢归，颇著风节。《浙江通志》称其善书法，工点染，诗文庄严典则，归之尔雅；然集中酬赠牵率，什居六七，虽平正无瑕，而殊少酝酿。其《自序》谓：奔走四方二十馀年，每以一囊自随，凡所得简札、诗帖，俱纳其中。积久蠹蚀，因取其字画稍全，章句可读者，录出成帙，故名曰《奚囊蠹馀》云。

△《琏川诗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施峻撰。峻字平叔，归安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青州府知府。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平叔以七律自诩，然殊不见好。诸体过修边幅，未免气馁。是集，有顾应祥《序》，亦谓唐以后诗，音调格律相尚，锻炼益工，其气益弱，亦似微致不满焉。

△《陈梧冈集》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尧撰。尧字敬甫，号梧冈，南通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

《明史艺文志》载：尧文集五卷，诗集三卷。是集乃文二卷，诗二卷，与《志》不符，然首尾完具，篇次分明，《志》盖偶沿《千顷堂书目》之误也。其文朴直不支，而微伤太质，其诗又逊於文。

△《骊山集》十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赵统撰。统有《杜律意注》，已著录；是集乃杨光训所编。集中自谓：“嘉靖丁未，误讎陷狱，近三十年，多为诗。万历癸酉恤归，仍岁为一集。”此本凡赋及诗九卷，文一卷，杂著二卷，诗话二卷，总题曰《骊山集》，似光训有所删汰也。前有朱勤{廿美}《序》，称其命意搜微，多出己见。大都骨力莽苍，学殖淹博，稍稍融透，莫难雁行献吉。然则明讥其未融透矣，何不悟而犹刊以弁集也？

△《方山文录》二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薛应旂撰。应旂有《四书人物考》，已著录。是集为应旂所自编。其学初出於邵宝，后从泰和欧阳德，德，姚江派也。又从高陵吕柟，柟，河东派也。故所见出入朱、陆之间。然先入为主，宗良知者居多。集中论学之语，互有醇疵，盖由於此。至其《职势论》中称：“党锢兴，而汉社屋；玄谈盛，而晋室倾；清流浊，而唐祚移；学禁作，而宋舟覆。其初文雅雍容，议论标致，不过起於一二人之猎胜。而其究乃致怨恶沸腾於寰中，干戈相寻於海内，而溃败不可收拾”云云。若於七八十年之前，预见讲学之亡明者，则笃论也。其文章当李、何崛起之时，独毅然不变於风气。然应旂以时文擅长，古文特自抒胸臆，惟意所如。故往往轻快有馀，少停蓄深厚之意，如十五卷《费文通传》，称公生成化癸卯三月十四日，距卒六十有六年。初娶娄氏，以产卒；继娶金谿吴都御史女，复卒，俱赠夫人。五子：长某，次某，云云。此志状之文，非传之体，於文格亦多未合，所谓不践迹，亦不入於室者欤。所作史论，如汉武帝、苏轼诸篇，特为平允。而《汉文帝论》中，称贾生不死，文帝终必用之。《贾谊论》中又称，文帝终不能用之。取快笔端，自相矛盾，亦不可尽据为典要也。

△《两城集》二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靳学颜撰。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前有于若瀛《序》，称所著有《闲存集》、《两城集》、《荒稿园志》等部。歿后所存，仅十之二三。其子需等复哀辑为：诗十四卷，文六卷，即此本也。其诗格律清整，而蹊径尚存，不脱历下流派，文则偶然挥洒而已。

△《嵩阳集》（无卷数，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刘绘撰。绘字子素，一字少质，光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首赋、次诗、次书、次疏，复以诗赋殿后，而不分卷帙，盖编次未定，旋作旋刊，明人文集，往往多如是也。其诗局度颇宏整，而乏深致，文不加修饰，畅所欲言，如《春秋补传序》云：古之注经者务简，后之注经者务繁；古之注经者务简而经益明，后之注经者务繁而经益晦。六经之注，莫不皆然，而《春秋》为甚。持论颇为平允。至劾夏言一疏，但以不戴所赐香叶冠激世宗之怒，则非谏臣之体，案《明史夏言本传》称，赐香叶束发巾，言谓人臣非法服不受。帝积愤欲去言，严嵩因得间之。至言得罪下狱，帝犹及前不戴香冠事。据此，则绘是疏或当有所受之欤？

△《王氏存笥稿》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维楨撰。维楨字允宁，华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明史文苑传》附见《李梦阳传》中。《千顷堂书目》载：维楨《存笥稿》二十卷，又全集四十二卷。今全集未见传本，惟此集存，乃其友馀姚孙升所编也。

前十六卷为杂文，后四卷为古今体诗。升《序》称：其文法司马迁，诗法汉、魏，近体尤宗杜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谓七律滞钝，五言有句无篇。今观其集，彝尊之论为允。胡应麟又称：其文矫健胜其诗，亦不尽然。

△《天山草堂存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维柏撰。维柏字乔仲，南海人。嘉靖乙未进士，改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坐劾严嵩，廷杖，除名。隆庆初，复原官，累迁南京礼部尚书，谥端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文六卷，诗二卷。文集中有《讲义》、《语录》二种，皆以《白沙绪论》为宗。其诗亦多讲学语，盖维柏尝从陈献章游也。朱彝尊《明诗综》谓其《乞休诗》云：“乐事尚饶新岁月，胜游不改旧云山。”乃侍其父与乡人，为九老会时所作。今考《乞休诗》为万历丙子，得旨归老之作。而和其父与九老韵七律二首，则作於嘉靖戊申，乃劾严嵩后削籍归里时作。彝尊徵引偶误，殆亦未见此集欤。

△《金斋集》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宋诺撰。诺字子重，号金斋，故城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集，文三卷，诗一卷，而别以策对、书启之类附入诗后。其《历官条教》，又标《政绩》一目，体例颇为糅杂，集中大抵宦游应酬之作。

△《沈凤冈集》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良才撰。良才字凤冈，泰州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其为吏科给事中时，尝疏劾严嵩，颇见风采，诗则尚未成家。

△《陈文冈集》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陈棐撰。棐，鄢陵人，文冈其字也。嘉靖乙未进士，官至甘肃巡抚。是集诗

文多率笔，奏疏亦多迂论。

△《省中稿》二卷、《二台稿》二卷、《归田稿》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许穀撰。穀字仲贻，上元人。嘉靖乙未进士，官至尚宝司卿。《二台稿》、《归田稿》皆诗集，惟《省中稿》兼有杂文。诗格颇爽俊，当其合处，时得古人之意；而失於芟择，多参以应俗之作，遂不免沙中金属之憾。《千顷堂书目》载，所作尚有《武林稿》一卷。此本不载，或装缉者偶佚欤？

△《徐阳溪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徐灿撰。灿字文华，后更字本充，号阳溪，奉新人。嘉靖丁酉举人，尝馆於严嵩家，一日嵩与朝官燕，方献酬，客皆跪受爵，灿遂慨然辞归，盖亦知几之士，较贤於张翬。平生喜讲良知之学，故其文皆质俚，诗亦类“《击壤集》派”。

△《见沧文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瓚撰。瓚字见沧，钱塘人。嘉靖戊戌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左侍郎。是集为其门人赵应元所编，而其子藉吉校刊之，第一卷为廷对策，二卷至七卷为各体诗，八卷以下皆杂文，大抵应俗之作也。

△《袁文荣诗略》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袁炜撰。炜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建极殿大学士，谥文荣。事迹附见《明史严讷传》。史称：炜才思敏捷，帝半夜出片纸，命撰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词以醮。炜词有“化狮作龙”语，帝大喜。其诡词媚上多类此。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炜为“青词宰相”。又称：炜自负能文，见他人所作，稍不当意，辄肆诋诮。馆阁士出其门者，斥辱尤不堪，故人皆畏而恶之。是编首，题门人王穉登校。盖穉登以山人游炜之门也。申时行《序》称，炜所为诗甚多，岁久散逸。其孙景祖、景高搜遗草，得若干首，名之曰《诗略》，案《明史艺文志》，袁炜诗集八卷，是炜别有全集。此其选本，故题曰《诗略》耳。集中佳句寥寥，不识何以狂傲如是。

又两卷无一应制之作，殆穉登削之耶？

△《爱吾庐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徐良傅撰。良傅字子弼，东乡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以言事斥为民。其门人汤显祖所作传，载其行履颇详。集凡八卷，诗体略近七子，气度安雅，而风骨不足以振之。古文则序多至数十篇，而论、碑、记、祭文，仅得六篇。第八卷中，题曰：瑞金杨于庄采补，疑本有散佚，而后人掇拾刊行之，非其全也。

△《崇兰馆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莫如忠撰。如忠字子良，华亭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告归，杜门著书，年至八十馀乃卒。《明史文苑传》附载《董其昌传》中。其诗颇具唐音，五言近体尤多佳句。文则应俗之作居多，惟题跋十馀则，颇为雅令。案：如忠精於赏鉴，流传墨迹，题识最多，此所收犹未尽也。

△《陈两湖集》三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昌积撰。昌积号两湖，泰和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兼翰林院学士。尝手删其文为《龙津稿》，后其子文扬、文振又益以古今体诗，合为此集。其诗文悉才调富有，而驰骤自喜，细大不捐。

△《松风轩藏稿》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昌积撰。此集《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其初刻未定之本也。

△《已宽堂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鏐撰。鏐字子兼，号雨泉，吴县人，自署曰颍川，从郡望也。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四川提学副使，署布政使。是集所载诗，自嘉靖壬辰至万历乙亥，计四十四年之作，篇什虽多，颇伤芜杂。前有岷王定耀《序》，言其子出《已宽堂诗文》二编，而此帙有诗无文，盖不全之本也。然《千顷堂书目》已作四卷，则文集之佚久矣。

△《钱永州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钱芹撰。芹字懋文，号泮泉，海盐人，琦之次子也。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永州府知府，故以永州名集。首列奏疏二卷，颇切当时利弊，其《斥异端》一条，盖为陶仲文而发也。惟其学出自湛若水，后乃改从王守仁，故於姚江一派，推挹颇深，持论不无少偏云。

△《华阳漫稿》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章焕撰。焕有《平倭四疏》，已著录。其官总督南京仓储副都御史时，以赴任迟延，言者劾其怠慢君命，逮治，谪戍广东。卷中题“罗浮山人”，盖在粤时所自号也。集为其子德基所编，凡奏疏四卷，杂文九卷，诗一卷，而以德基从戍时赋诗百馀首，附於末。

△《天目山斋岁编》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吴维岳撰。维岳字峻伯，孝丰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巡抚贵州。《明史文苑传》附见《王世贞传》中，为嘉靖广五子之一。是集皆其读书天目山时，吟咏倡和之作，分年编次，起嘉靖己亥，讫壬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峻伯诗如铅刀土花，不堪洒削。虽诋之太过，然覆核斯集，其论亦非无因也。

△《白华楼藏稿》十一卷、《续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录》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坤撰。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是编《藏稿》、《续稿》皆其杂著之文，《吟稿》则皆诗也。《玉芝山房稿》文十六卷，诗六卷，《耄年录》则诗文杂编，不复分类。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故施於制义则为别调独弹，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至《耄年录》，则精力既衰，颓唐自放，益非复壮盛之时，刻意为文之旧矣。

△《大拙堂集》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载鸣撰。载鸣，字虚卿，泰和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通政使。是集前六卷为杂文，后二卷为诗，末一卷为杂著，载鸣为杨士奇之裔。士奇，泰和人。嘉靖戊戌《题名碑录》亦作泰和人，而卷首称庐陵杨载鸣，盖署古郡名也。

△《大司空遗稿》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绍儒撰。绍儒字师孔，南海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是集文八卷，诗二卷。诗皆嘉靖四十年以后，至万历八年以前之作。其文有意刻画韩、柳，而往往失之粗率。诗则音调谐美，亦学唐格而過於摹拟者也。

△《让溪甲集》四卷、《乙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游震得撰。震得，字汝潜，婺源人。嘉靖戊戌进士，授行人，擢监察御史，以疏谏世宗好方士，廷杖谪外。后官至左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以兴化失守罢归。

再起督辖南京粮储，震得少与欧阳德、邹守益诸人游，故颇讲姚江之学。然《与王畿书》，多所规正，犹异於末派之狂禅。兴化之役，由指挥欧阳深孤军战没，震得封疆大臣，不能不为法受恶。且所荐谭纶、刘显、戚继光诸人，卒皆有所建立，故论者或恕焉。是集其所手定，甲集四卷，皆讲学之语，乙集十卷，则诗、文、杂著也。

△《鸡土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刘乾撰。乾字仲坤，号易菴，保定人。嘉靖戊戌进士，官国子监丞。是集诗、词二卷，赋、记、杂文四卷。其以“鸡土”命名者，《自序》谓梦入太极宫见玉鸡，以为文章之兆，其说颇荒唐不经，诗文亦不入格。而《梦上天诗》、《梦戚赋》、《纪梦文》诸篇，乃屡屡见之集中，何其好说梦欤？

△《青峰存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汪柏撰。柏字廷节，号青峰，浮梁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其文气度恬雅，无剽窃摹拟之病，而微嫌其弱。诗亦学宋格而未成。盖不囿於李、何之门径，而其力又不足以胜之也。集为其侄思聪所刻，第一卷为表、论，第

二卷为诗歌、乐府、词，三卷以下皆杂文，编次殊为错乱。思聪《序》称，柏历官广、浙，正当海寇猖獗之时，经略海防，不啻数万言，居常自谓：应酬文字，虽蒙士大夫许可，不过空言。此则身当其事，曲中机宜，异时修海防者，吾言恐不可废。讵誊写成帙，以呈大参王公及巡海林公。未及领回，此后无缘复取云云。

则此集所存，原非柏惬意之作矣。

△《同春堂遗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刘熠撰。熠字元丽，海盐人。嘉靖庚子举人，官至监察御史。是集乃崇祯丁丑，其曾孙江南布政司参政泓所编。国朝顺治中，其元孙维栋始刻之。韵语皆非所长，古文亦不入格。

△《泌园集》三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董份撰。份字用均，泌园其号也，乌程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是集为其孙嗣茂所编，凡诗七卷，文三十卷。

△《严文靖公集》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严讷撰。讷有《春秋国华》，已著录。《明史》讷本传称：讷入直西苑，所撰青词皆称旨。然文格未能拔俗，集中亦大抵应酬之作，末附诗四十六首。朱彝尊录其《对月》一首於《明诗综》，与此本颇有异同，殆有所点窜欤？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是编分《外制集》一卷，《纶扉内稿》一卷，《外稿》一卷，《献忱集》二卷，《政府书答》二卷，《掌铨题稿》十四卷，《南宫奏牍》二卷，《防边纪事》一卷，《伏戎纪事》一卷，《绥广纪事》一卷，《程士集》二卷，《本语》三卷，《春秋正旨》一卷，《大学直讲》一卷，《中庸直讲》一卷，《论语直讲》三卷，《问辩录》五卷，《病榻遗言》二卷，每类前各有题词。《明史艺文志》作《献忱集》五卷，《诗文集》四十四卷。今《献忱集》即在卷内，而四十四卷中有文无诗，殊不可解。又别本四十二册，无卷数，以《问辩录》居首，内多《土蛮纪事》、《靖夷纪事》二种，馀皆相同。疑为初刻之本也。

△《玉堂公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是编首载《大学讲义》一卷，《中庸讲义》一卷，《论语讲义》三卷，皆嘉靖间藩邸所讲。次为《程士录》二卷，载嘉靖戊午及乙丑乡会录序及所撰程文，三场皆备，独无《易经》文，未喻其故。后为《献忱集》二卷，皆辞谢称贺诸表奏；次为《纶扉稿》一卷，则在政府时作也，皆已见全集。此盖初刻之本，故《纶扉外稿》不与焉。

△《外制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嘉靖乙巳，世宗令辅臣举编修二人、检讨三人，於中秘撰文官诰敕，拱时在列。是编乃其代言之稿也。前有《自序》，称掌诰敕者，初以阁学或翰詹掌贰。后乃属之两院供事官，至是始复翰林之旧云。

△《政府书答》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皆录其为首辅时，与各省文武大僚尺牍。分《庚午防秋》、《款处北边》、《捷宣东塞》、《安绥广东》、《誓服贵番》、《各省应答》、《调处徐府》等七目。其文大都为筹酌时政而发。至徐阶一事，则全为自明心迹而设矣。

△《万子迂谈》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万衣撰。衣字章甫，浚阳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是集《内编》一卷，通论天地造化之理，及古今人事之变；《诸经劄记》二卷，上卷专解五经之义，多杂采先儒之说，如论《朱子诗集传》一条，本之王应麟，《论淫诗》一条，本之王柏，《论春秋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一条，本之赵汭者不一而足。然谓“六经”，皆厄於传疏，其宗旨未免偏僻。下卷专论律吕，其云十分为寸，则三分损益之法不可行。以之规西山之误，则颇为明确。

其《迂谈外篇》一卷，杂论兵制、屯盐等事。又文三卷，诗一卷，书启一卷，皆不过直抒胸臆，不复计其工拙矣。

△《履菴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万士和撰。士和字思节，宜兴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凡诗词三卷，杂文九卷。其官江西、贵州、湖广、山东，以至为宗伯时事迹，颇散见於其中。然过任自然，罕铸词之功，盖士和受业唐顺之，能不染七子雕绘之习？而殫心吏事，又未能竟其业也。

△《瞿文懿制敕稿》一卷、《制科集》四卷、《诗文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景淳撰。景淳字师道，号昆湖，常熟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汝稷所编，首卷《制稿》十一篇，《敕稿》二十七篇，盖即《明史艺文志》所谓《瞿景淳内制集》也。其制科集四卷，皆应试策论诸作。诗文集十六卷，则文居其十五卷，诗赋一卷，特附见各体而已。景淳清介自持，史载其与严嵩论胡宗宪，及不撰陆炳妻诰词，皆触忤权奸，无所惮畏。其制义亦名一时，至今有王、唐、瞿、薛之称，古文则非所擅长也。

△《石龙菴诗草》四卷、《附刻》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徐学诗撰。学诗字以言，别号龙川，上虞人。嘉靖甲辰进士，授刑部主事

，迁郎中。以劾严嵩父子罢职。隆庆初，起南京通政司参议，未上而卒；赠大理寺少卿。学诗不以诗名，而所作音节颇清亮，盖尝与李攀龙相赠答，故流派与之相近，遗稿多阙字，邑人黄之璧为补入，以圈别之，后二卷，则附刻《劾嵩疏稿》及传略诸篇。

△《山带阁集》三十三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朱曰藩撰。曰藩字子价，号射陂，宝应人，云南布政司参政应登之子。嘉靖甲辰进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是集诗十五卷，杂文十八卷。应登诗仿李梦阳，曰藩则法杨慎，尝因所知，通讯滇南，慎为选其诗七十馀首品题之。其在金陵，悬慎画像於寓斋，集中有《人日瞻礼升菴公像诗》是也。然其诗秾丽，仅得慎之一体。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如高座道人，忽作番语，则诋之太甚矣。

△《石室秘抄》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文焮撰。文焮字德章，侯官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广西按察司使。是集初刊於万历丙戌，崇祯庚午，其孙定海知县汝为又重刊之，凡杂著二卷，皆读书论古之作。其中如《驳方孝孺之疑子华子》，则未睹晁公武及朱子说；谓王充假蔡邕以自重，则未考充为肃宗时人，不免疏舛。第三卷为诗，五卷、六卷为杂文，中《征支罗记》、《征龙洲记》、《松潘备兵本末》，叙其战功颇详。福州道山下，有朱子所书“石室清隐”字，文焮家近山麓，遂以名其集云。

△《白雪楼诗集》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李攀龙撰。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此集刻於嘉靖癸亥，犹在《沧溟集》之前，前有魏裳《序》，又有拟古乐府《序》二篇，一为历城许邦才撰，一为攀龙自序。盖当时特以乐府相夸，然而后来受诟厉者，亦惟乐府最甚焉。

△《李沧溟集选》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攀龙撰，宋光庭所选。光庭，莆田人，始末未详。王、李二家，皆以诗擅长，文则不逮诗远甚，攀龙之文，尤不逮王世贞。光庭乃独选其文，可谓不善持择矣。每卷之首，皆题曰《补注李沧溟集》，而书实无注，亦不可解。

△《敬所文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有《海运详考》，已著录。此集自一卷至十卷，为序、颂、书、启，曰《内编》；十一卷至二十卷为诗、论、碑、赋、说、传、书后、约、策问、祭文、行状、铭志、讲义，曰《别编》；二十一卷至三十卷，为奏疏、杂著、文移，曰《外编》。《明史艺文志》载：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此本止三十卷，而奏疏在焉，卷首题门人张位选集。然则史所载者其全集

，此为位所编定欤？抑其奏疏，又有集外别行之本，史并载之也？

△《师暇哀言》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吴桂芳撰。桂芳字子实，新建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总督两广时所自编，时方御倭，故题曰《师暇哀言》。其文平正通达，无钩章棘句之习，而亦无警策。盖犹沿台阁旧体，诗力摹唐调，亦颇宏敞，而有学步太甚者。如陈子昂有“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句，桂芳送张玉亭虑囚淮上，袭用其调曰：“王仁非好杀，之子慎祥刑。”非所谓拟议变化之道也。

△《五鹤别集》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卢宁撰。宁字献子，号冠岩，南海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登州府知府。宁受业黄佐之门，佐《乐典序》即所作也。是集乃其官南京刑部时，讲学新泉精舍，其门人程子明所刻，及守登州，所属黄县知县刘珙又重刻之。以宁先有《五鹤台集》，故此以别集名，凡诗一卷，文一卷，皆凑泊成篇，不能入格。

△《崇质堂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万实撰。万实字少虚，南丰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副使，其为给事中时，尝疏论权珰改官，盖亦骨鲠之士。是集凡诗九卷，文十一卷，《江西通志》称：所作奏疏别名《恬仕录》，徐龙川《序》，而此集末亦载有奏疏三卷，盖其初别本单行，后又编入集中也。万实传姚江之说，其文体平正，不事锤镞，犹讲学家之格。其诗颇学韦、柳，意取清妍，虽风骨未就，而姿致可观，则其天分之高也。

△《小海存稿》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冯覲撰。覲字晋叔，别号小海，海宁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是集诗三卷，文五卷，乃其子有翼所编。张瀚《序》，称其简易明鬯，不假雕琢，颇非溢美；然才地颇弱，未足名家。集中有《庚戌言兵事书》，乃覲为兵部郎时所作，以上丁汝夔者。中有《请就京城外土城遗址，增筑外罗城，以备不虞》一条，其后竟筑外城，说者谓功成於许论，而不知覲已发其端也。

△《太乙诗集》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炼撰。炼字伯纯，武功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湖南按察司佥事。其集曰太乙者，太乙，山名，在武功。王维所谓，“太乙近天都”也。炼以自号，因以名集。其诗源出长庆，而更加率易。如云：“一种勋庸一代贤，蜚声满路势熏天，凭君回首寰中事，若个豪华过百年”之类，殊不类诗格。至如：“能使机衡在我，从他造物弄人”等句，则愈涉俗矣。

△《无闻堂稿》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赵鉞撰。鉞有《古今原始》，已著录。是集凡文十二卷，诗五卷，乃其子鸿赐所编。林树声为作《墓志》，称其《几希图说》、《辟方士论》、《讲学诸说》，皆阐明理道，发前人所未发。今惟《几希图说》见集中，馀皆不载。盛汝谦为作《行状》，载《自祭文》一篇，集中亦不载，盖亦简汰而存者也。鉞学出姚江，主良知之说。文颇磊落自喜，而亦微近七子之派。

△《郭东山文集》七卷、《诗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郭文周撰。文周字景复，号东山，福安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广东。其文集多应酬之作，诗分前后二卷，前卷为《南畿稿》，后卷为《菊边闲谭集》、《解组稿》。

△《百川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孙楼撰。楼字子虚，常熟人。嘉靖丙午举人，官湖州府推官。工於制义，与胡友信、瞿景淳等相上下。诗、古文，则非专门也。

△《貽安堂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春芳撰。春芳字子实，号石麓，福建兴化人。嘉靖丁未进士第一，官至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定。事迹具《明史》本传。春芳与严讷、郭朴、袁炜，同有“青词宰相”之目。史具载於《袁炜传》中，然所作皆不传。是集为其子茂材所编。疏、表、序记之文居多，诗则不满一卷。李戴、于慎行、朱赓、李维桢为之《序》，皆谓春芳不规规以文墨见长，是以其存草仅如此云。

△《太岳集》四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居正撰。居正有《书经直解》，已著录。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至文章本非所长，集中奏疏、启劄最多，皆在庙堂时论事之作，往往纵笔而成，未尝有所锻炼也。

△《馀清堂稿》三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汪牟堂撰。牟堂字远峰，鄞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掌詹事府，兼翰林院学士。是集诗八卷，文二十四卷。考《千顷堂书目》，牟堂有《馀清堂稿》十二卷，今未见其本，又有《馀清堂定稿》三十二卷，即此编也。

△《念初堂稿》四卷、《续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嘉谟撰。嘉谟，庐陵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司副使，隆庆庚午移疾归；召为湖广布政司左参政，不起，优游林下以终。其诗始於嘉靖丁未，終於万历癸卯，往来仕宦者二十三年，而闲居者三十三年，故多自適之言。

《序》引邵子《击壤集》自拟，而诗中屡引陈献章语，其旨趣可知也。

△《友庆堂合稿》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时槐撰。时槐有《广仁类编》，已著录，是集凡书二卷，序、记、传、墓

志一卷，语录一卷，说、跋及《石经大学略义》一卷，杂著、诗、词一卷。诗词不多作，亦非所长，文皆讲学之语，而兼出入於老、庄之间，明季所谓心学者也。其《石经大学略义》，自云出於贾逵，而表章於郑晓；且称王守仁《大学古本》一依注疏之旧，味其文字，旨趣亦未甚莹，似不无错简云云。不知郑晓所传，乃丰坊之伪本。诸儒考证已明，譎妄毕露。时槐更嘘其残烂，误之甚矣。

△《周叔夜集》十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周思兼撰。思兼有《学道记言》，已著录。思兼以循吏著，然史称其少有文名。是集为王世贞所删定，文颇学三苏，诗则七子之流派也。

△《凤洲笔记》二十四卷、《续集》四卷、《后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集乃隆庆己巳黄美中所编。前有美中《序》，称世贞著作不能尽见，会从其侄孙少川子得此集，因编刻以公天下，盖当时摘选之本也。然命诗文曰《笔记》，其称名可谓不伦矣。

△《弇州稿选》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贞撰。沈一贯选。一贯有《易学》，已著录，世贞才大学博，自谓靡所不有，方成大家，故其正、续四部稿，颇伤芜杂。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及手自删定。一贯是编，别裁澄汰，意在撷其菁华，而宗旨所归，仍尊秦、汉，而薄唐、宋，终未能弃短取长也。

△《文恪集》二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林爓撰。爓字贞恒，闽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恪。事迹附见《明史林瀚传》。是集诗六卷，文十六卷，末附王世贞、王穉登所撰《传》二篇。《千顷堂书目》载：《林爓学士文集》十六卷，诗集六卷，集名不同，然卷数皆相合，盖即此本，疑爓歿后重刻，改题其谥也。

△《三洲诗脍》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沈淮撰。淮字澂伯，仁和人，嘉靖丁未进士。是集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其完阙不可考。诗则体格尚未成就，累句亦多。

△《金輿山房稿》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殷士儋撰。士儋字正夫，号棠川，历城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庄。事迹附见《明史赵贞吉传》。是集为其门人于慎行所编，凡诗、颂二卷，文十一卷，讲义一卷。士儋与李攀龙游，今观其诗文，盖直以乡曲之谊相周旋耳，其投契不在文章也。

△《道峰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章适撰。适字景南，道峰其号也，兰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礼科给事中，以《疏请景、裕二王出阁讲读》，忤旨告归。是集乃适歿之后，其乡人所刊

。凡诗五卷，杂著一卷，而奏疏一篇冠於首，盖当时以此一事重之也。诗颇娟雅，而酝酿不深，王世贞《序》，称其在陶、韦之间，则过矣。

△《彭比部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彭辂撰。辂字子殷，海盐人。嘉靖丁未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以察典罢归。集为其子润宏所编。焦竑称：其於七子盛时，意气高简，不少贬以就俗。今观集中，多与王世贞酬答之作，体格亦近七子。竑所言不尽然也。

△《华阳馆文集》十七卷、《续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宋仪望撰。仪望字望之，永丰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吴县知县，徵拜御史。以劾胡宗宪、阮鹗，忤严嵩，贬夷陵州判。嵩败，擢霸州兵备僉事，后官至大理寺卿；卒以忤张居正被劾归，事迹具《明史》本传。仪望少师聂豹，故其学以王守仁为宗，集中如《刻阳明文集》、《文粹》等“序”，足以见其大旨，其《从祀或问》亦即为守仁配享事作。故史称守仁从祀，仪望有力焉。其集凡文十二卷，诗五卷。续集第一卷，题曰《内篇》，即《从祀或问》；第二卷，则其督学福建时训饬士子条规。其文本名《华阳馆集》，其诗则别名《河东集》，此本合为一编，总题曰《华阳馆文集》，殆其后人所并欤。

△《华阳文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宋仪望撰。《千顷堂书目》载，《华阳馆文集》十二卷，又诗集十四卷，此集皆其杂文，卷数亦相合，盖犹仪望之原本。惟许宗鲁、张献翼诸人，所作诗集序，皆附录集末，未喻何故。或装辑者误欤？然重编之本，仅有诗五卷，则十四卷之本久佚矣。又疑以诸“序”无所附丽，故缀之文集末也。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有《五车霏玉》，已著录。是编刻於万历辛卯，凡文一百六卷，诗十四卷，卷首有《自序》及目录六卷。道昆名在后五子中，最高自标置，丹阳姜宝以翰林出提学四川，道经楚省，三人会饮于黄鹤楼。伯玉举杯大言曰：‘蜀人如苏轼者，文章一字不通，当以劣等处之。’众皆睥睨。”云云。其狂诞殊甚，然文章实皆伪体。沈德符《敝帚轩剩语》云：王、李初起，道昆尚未得与其列，后以张居正心膂骤贵，其副墨行世，暴得时名，世贞力引之，世遂称元美、伯玉。汪文刻意摹古，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扞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

世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子心服江陵之功，而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子心诽太函之文，而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云云。其论颇为切中。德符又称张居正父七十，世贞、道昆俱有幛词，世贞刻集中。六七年居正败，遂削去。道昆垂歿自刻全集，在居正身后十年，而全载此文，不窜去

一字，稍存雅道。云云。今案：《封柱国少师张公七十寿序》一首，见此集第十二卷中，则德符之言为信。然以居正父为众父父，至比之於苍苍之不言，究不可以为训也。

△《副墨》五卷（内府藏本）

明汪道昆撰。是集刻於《太函集》之前。《千顷堂书目》载，作二十四卷。此本五卷，殆非完帙。又载道昆尚有《太函遗书》二卷，今亦未见传本。

△《汪次公集》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汪道贯撰。道贯字仲淹，休宁人，道昆弟也。其名因道昆而著，故李维桢作《序》，以王世懋为比。然道昆固不及世贞，道贯才力亦不及世懋也。

△《江右诗稿》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有《读书私记》，已著录。宋弼山《左明诗钞》称其有《李氏山房诗录》，不著卷数。邢侗《来禽馆集》有《先芳行状》，称所著《东岱山房稿》三十卷。此集总题为《东岱山房诗录》，而子目则作《江右诗稿》，盖其集中之一种，嘉靖戊申，知新喻县时作也。“嘉隆诗社”，先芳首倡，厥后王、李踵兴，遂摈斥先芳，不与七子之列，继以先芳愤激，乃收之广五子中。于慎行称其诗与李攀龙异曲同工，邢侗亦称：“历下名愈高，濮阳苦为所掩。然修戈待耨，未尝一日忘于鳞。”今观其诗，才力实出攀龙下。慎行等以乡曲情均，不欲分左右，袒耳。明末攻七子者，遂欲以跻攀龙之上，非笃论也。

△《李氏山房诗选》六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李先芳撰。此本乃皇甫汈所选，分体编次，亦间有评语，盖非其全集也。卷一百七十八 集部三十一

○别集类存目五△《北虞先生遗文》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邵圭洁撰。圭洁字伯如，一字茂齐，号北虞，常熟人，嘉靖己酉举人。其诗妥適而乏警策，惟散文笔力颇纵宕；然史论诸篇，纵横曼衍，已启后来顾大韶等之风。是集为其子兵部主事釐所编，分为二帙，前一帙凡六卷，缮写多脱误，后一帙凡二卷，与前帙间有重复，岂编次未定之本欤？

△《平山文集》八卷、《诗集》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何涛撰。涛字仲平，江西广昌人，嘉靖己酉举人。据集中所言，盖尝官於安庆，不知为安庆何官也。诗文皆率其所欲言，诗集第五卷，有《读白集卒業》一首，可以知其宗尚矣。

△《子威集》三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刘凤撰。凤有《续吴中先贤赞》，已著录。其文皆僻字奥句，尤涩体之馥飶者，《江左脞谈》载：刘侍御子威，好为诘屈聱牙之文，吴人推服之无敢后。

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钩棘，文义纰缪者以为姍笑。子威闻之怒，诉於邑尉，掇而笞之。尉数之曰：“若复敢姍笑刘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对曰：“民宁再受笞数十，终不能改口沓舌，妄谏刘侍御也。”是亦可资笑噓者矣。

△《素园存稿》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方宏静撰。宏静字定之，歙县人，嘉靖庚戌进士。朱彝尊《明诗综》载，其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千顷堂书目》亦同。《江南通志》，则载其奉使入浙，击水寨寇，论功当叙，中蜚语归，卒赠工部尚书。据集内《山中稿小序》称，自抚浙待命凡十载，自留京归田经廿载。叶向高《序》亦云然。是宏静实自南京罢归，《通志》所记偶误也。是集目录只十六卷，而书实十八卷，其目录之次序，前后参互，亦与卷内不合，皆校刊之疏漏。又《千顷堂书目》载，是集作二十卷。

殆初刻十六卷，后增至十八卷，又增至二十卷，而目则未改欤。

△《云山堂集》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魏裳撰。裳字顺甫，蒲圻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济南府知府。《明史文苑传》附载《王世贞传》中。是集前三卷皆诗，后三卷为杂文。当嘉、隆之际，李攀龙、王世贞方负盛名，而裳与南昌余曰德甫、铜梁张佳允肖甫、新蔡张九一助甫，实左右之。当时称为“四甫”。裳才地稍弱，尤为墨守不变。集首佳允《序》，谓其文非左、国、两司马，诗非建安、大历，则不以寓目。此即其力持王、李馀论之证，故世贞《艺苑卮言》，亦称其不失门宗云。

△《大雅堂摘稿》（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况叔祺撰。叔祺有《考古词综》，已著录。是集《千顷堂书目》不载，《江西通志》亦称，是时王、李之学盛行，有后五子、广五子等目，而不及叔祺。

《大雅堂集》世亦罕有传者，则明代已不行於世矣。此本题云《摘稿》，则尚非叔祺之全集，诗止近体无古体，叔祺尤不应若是之陋，或选录者不谙古体，惟取其所能解耶？

△《居来山房集》六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佳允撰。佳允字肖甫，铜梁人，初号<山卢>山，以其家在居来两山之间，更号居来山人。（案：居来，一作嵒崒，盖字之别体。）嘉靖庚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事迹具《明史》本传。佳允为郎时，与王世贞诸人相酬和，七子仕宦多不达，而佳允镇雄边，定大变，以功名始终。论者谓其诗文才气纵横，而颇乏深致。盖雄心大略，不耐研思於字句间也。是集赋一卷，诗二十八卷，杂文三十五卷，末一卷附录行状、墓志，后又载同时诸人所作序、记等文十一篇。

△《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录》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中行撰。中行字子与，号龙湾，长兴人。读书天目山下，故自称“天目山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明史文苑传》附见《李攀龙传》中。中行为后七子之一，王世贞《艺苑卮言》亟称之，以为左准右绳，靡所不合。

胡应麟《诗薮》则惜其少深沈之致；陈子龙《明诗选》复有摹古太似之讥。是非恩怨，辗转相争。要之，或褒或贬，各有所当，合而观之，则中行之定评出矣。

杂文亦有意矫揉，颇失浑雅，盖当时风尚，七子同一轨辙，非如是不能预坛坫也。

△《青萝馆诗》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中行撰。是集乃隆庆中，其婿汪时元所刻。其守汝宁以后之诗，居三分之一。汰其古文，又汰其少作，较前集为精简。然中行於北地之学，渐染既深，时元能删其枝蔓，不能变其根柢也。

△《余德甫集》十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余曰德撰。曰德初名应举，字德甫，南昌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副使。《明史文苑传》附见《王世贞传》中。与魏裳、汪道昆、张佳允、张九一，所谓“嘉靖后五子”也。世贞称其诗，古近体无所不佳，近体独超；近体五七言无所不超，七言独妙。《静志居诗话》则谓其诗尚未见门户，元美冠诸后五子之首，未免阿其所好。今观是集，彝尊所论公矣。

△《丰阳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冯皋谟撰，皋谟字明卿，海盐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政。是集凡诗四卷，文八卷。皋谟在粤平大盗张璉，击败倭寇，皆有功；又创议立“条鞭投柜之法”，至今称便。其经济颇可观，而诗文则但有浮声，殊乏切响。

许闻造《行状》，称皋谟官刑部时，与梁有誉、宗臣、吴国伦、徐中行相善，切劘为诗，故其趋向亦相近云。

△《采薇集》四卷、《幽贞集》二卷、《邕歛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董传策撰。传策有《奏疏辑略》，已著录。此三集乃传策以嘉靖戊午遣戍，至隆庆丁卯召还，前后十年之诗也。《采薇集》为四言、乐府、歌行、绝句等体；《幽贞集》为五言古体；《邕歛集》为七言律体。诗多激烈如其为人。案《千顷堂书目》，《采薇集》作十四卷，《幽贞集》作十一卷，《邕歛集》作七卷，与此互异。明人集多随作随刊，卷帙无定。未知为此本不完，或黄虞稷误载。又有《廓然子稿》二卷，《蘧庐稿》七卷，此本不载，殆偶佚矣。

△《甌甌洞稿》五十四卷、《续稿》二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吴国伦撰。国伦有《陈张本末略》，已著录。初，国伦为兵科给事中时，以倡众贖杨继盛，忤严嵩，左迁，世称其义。在后七子中最为老寿，初与王世贞、李攀龙唱和；后与李维桢、汪道昆辈，狎主诗盟，其著述颇富。然在当时，胡元瑞作《诗薮》，已讥其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耐多读。国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谓王、李既没，《甌甌》几与四部争富，而海内之为真诗者寡，则文章不逮其行谊矣。此《甌甌洞稿》，国伦所手定；《续稿》则其子士良所校刊。《明史艺文志》，此二集外，又载其诗稿十五卷，今未之见，意其散佚欤。

△《苏山集》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柏撰。柏字子坚，一字宪卿，沔阳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井陘兵备副使。是集凡诗十卷，文十卷，诗颇宕逸有姿，而失於薄弱，文又不及其诗。《千顷堂书目》别载，柏《见南山集》八卷，不载此集，殆偶未见欤？

△《苏山选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柏撰。是集为莆田黄谦所选定，凡诗四卷，文三卷。《千顷堂书目》作五卷，传写误也。

△《小渔遗稿》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汝楫撰。汝楫字思济，兰谿人，吏部尚书龙之子。龙号渔石，故汝楫自号小渔。嘉靖庚戌进士第一，官至左春坊左谕德。事迹附见《明史唐龙传》。史称龙与严嵩相善，汝楫又以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后坐嵩党夺官，则其人不足重，其文章亦不为世所称。是集为万历乙卯，兰谿知县庄起元所编，皆应俗之文。

起元称其著作甚夥，散佚不传，仅从其孙宗本、曾孙明照，索得残稿，就而编次云。

△《春明稿》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有《春秋亿》，已著录。是集皆其以尚书召起，再入都时所作，故以“春明”为名。凡文编十卷，诗编三卷，续编一卷，文编末四卷为《齐语》，皆所著杂说。《千顷堂书目》作八卷，盖除《齐语》计之也。其《论诗》一条云：近来作者，缀成数十艳语，如黄金、白雪、紫气、中原、居庸、碣石之类，不顾本题应否，强以窜入，专愚聋瞽，自以为前无古人。小儿效颦，引为同调。南北传染，终作痼疾，诗道几绝。其语盖为王、李而发。学谟与王世贞里闾相近，而立论如此，颇不为习俗所染。然诗多懦响，终不能副所言也。

△《徐氏海隅集》四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徐学谟撰。《明史艺文志》载，《学谟文集》四十三卷，《千顷堂书目》亦载，《学谟海隅集》四十三卷。此本仅四十卷，前无序、目，盖奸黠书贾，以残缺之本，割去序、目，冒为完书也。开卷即列《宝殿》、《主芝》诸颂，盖当时风气类然。至其书《易名始末》一篇，与世传学谟初名学诗，以其时有上虞徐学诗疏劾严嵩，惧以同名罹祸，故改名学谟者，说又不同。盖莫得而详焉。

△《归有园稿》二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是集文二十二卷，诗七卷，乃其归田后所作。学谟尝谓昔人有云：近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於归。故自早岁罢荆州守，即构一园，名曰“归有”，因以名其诗文。中多酬应之笔，其杂著《中麈谐》、《镜戒》二卷，尤未免失之於俚。

△《留馀堂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潘季驯撰。季驯平生功业，著於治河，所作《河防一览》，已著录，是集诗一卷，文三卷，皆不见所长。《千顷堂书目》作五卷，或尚佚一卷欤？

△《李温陵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李贽撰。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集一卷至十三卷，为答书、杂述，即《焚书》也。十四卷至十七卷为《读史》，即摘录《藏书》史论也。十八、十九二卷，为《道原录》，即《说书》也。第二十卷则以所为之诗终焉。前有《自序》，盖因刻《说书》而并摘《焚书》、《藏书》，合为此集也。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速治，惧而自刳。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於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瘡之义也。

△《周禹川集》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周大章撰。大章字章之，号禹川，吴江人，嘉靖壬子举人，官至瑞安县知县。是编为《文艺集》二卷，皆所作杂文；《御倭武略》三卷，前二卷载《防倭方略》，后一卷附录投赠诗文。嘉靖中，江以南屡被倭寇，大章以书生佐守吏，调兵食，所至克捷，乡里实受其利。然生平本不以文章名，其《御倭武略》中，多载公移、札付之类，尤为丛杂。

△《羽王先生集略》（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鸣凤撰。鸣凤有《桂故》，已著录。是集为僧超拔所刻，超拔即鸣凤之孙也。自称家遗鏤集七种，值兵火幸存，因从全稿内录其十分之二，付之剞劂。然《桂故》等三书，亦在其内。惟诗文集及《漕书八论》，世无别行之本，而超拔删削无识，往往去其菁华，褫其萧艾，已非复鸣凤之旧矣。

△《子相文选》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宗臣撰。臣有《宗子相集》，已著录。是编止诗一卷，文四卷，为郑二阳所选评，姜承宗、姜纘宗所编辑，於集外别行者也。

△《九愚山房诗集》十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何东序撰。东序字崇教，号肖山，猗氏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其诗未能入格，而尤喜作古乐府，凡郭茂倩乐府诗集古题，拟之几遍，甚至郊庙乐章，亦仿为之。然唐人已不能拟汉、魏，而东序欲为唐人所不能，不亦难乎？

△《惺堂文集》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史桂芳撰。桂芳字景实，号惺堂，鄱阳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两浙盐运使。桂芳与罗汝芳、耿定向讲学，其语录称，诵陈献章“未分无极源头在，谁画先天样子来？碧玉楼中闲隐几，十千川绕又山回”之句，谓数十年不似今夕了悟，其宗旨可见。而文章颇朴实，不为虚渺之谈。集末附《书经补说》三卷，多与先儒立异。其谓周武王无封箕子事，说亦甚辩。然史传炳然，古无异论，安可悬断其诬也？

△《曹太史含斋集》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曹大章撰。大章字一呈，号含斋，金坛人。嘉靖癸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废疾罢。是集凡文十三卷，诗三卷，多庆祝哀輓之篇，应试策论，亦悉载焉。

△《姜凤阿文集》三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姜宝撰。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是集分十稿：《初稿》一卷，《中秘稿》一卷，《读礼稿》一卷，《史馆稿》三卷，《西川稿》二卷，《周南稿》二卷，《八闽稿》二卷，《银台稿》二卷，《南雍稿》二卷，《家居稿》十一卷，《留部稿》十一卷。宝少从学於唐顺之，其行文步骤开阖，颇得力於师说，而学力根柢不及顺之之深厚，故论明代之文者，不及焉。王世贞《序》谓：弘、正而后，士大夫祿檀、左而冕先秦，及其流弊而为似龙，出之无所自，施之无所当，六季之习，巧者猴棘端，侈者绣土木。而极推宝之学，为能深造自得。盖世贞晚年亦深厌字剽句窃之病，而折服於归有光诸人，故其说如此也。

△《虚籟集》十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刘尧诲撰。尧诲号凝斋，临武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集为其六世孙心忠所编，凡文九卷，诗五卷，词三首、偈四首，共为一卷。其《论性》、《论格物》，颇拾姚江绪馀；“书启”、“序记”中，皆赠答应酬之作，标题多称：父母、郡祖、都台、乃堂之类，亦颇嫌太质。

△《绿波楼诗集》十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张九一撰。九一字助甫，号周田，新蔡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明史文苑传》附见《王世贞传》中。世贞诗亦谓吾党有“三甫”，盖余曰德字德甫，张佳允字肖甫，与九一字助甫，为“三甫”也。（案此与四甫之说不同，盖作诗之时，魏裳犹未入社也。）论者，谓其诗高华雄爽，振宕不羁。於七子齐盟，风气雷同之时，自称拔俗。然今观其集，实未能於七子之外，别开门径。盖九一服膺王世贞，曾因世贞父忬故，触忤严嵩，遭迁谪而不悔，即其生平规橛可知矣。九一官湖广参议时，尝构绿波楼，后遂以名其集。

旧版已毁，此本国朝康熙中，新蔡知县吕民服所重鋟也。

△《学孔精言舍汇稿》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应鼈撰。应鼈有《淮海易谈》，已著录。《明史艺文志》载，《应鼈汇稿》十六卷。此本十二卷，前有万历己卯刘伯燮《序》，言集首奏疏，终於古风、绝、律。今第十二卷止於五言律诗，而绝句、七言律诗皆阙，知非足本矣。

△《百可亭摘稿》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庞尚鹏撰。尚鹏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天启初，追谥惠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奏疏四卷，杂文三卷，诗二卷，凡分三编。《千顷堂书目》作三卷，盖仅据其杂文一种也。诗文皆朴实，惟奏议颇为明畅，其《与张居正小简》尤切直，居正复书附焉。盖论万历四年九月居正夺情事也。史称居正深衔之，嗾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以给由岁月有误”劾之，遂罢去。家居四年而卒云。

△《石泉山房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汝霖撰。汝霖字时望，号一厓，永丰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汝霖从邹守益、欧阳德诸人讲学，故其议论与罗汝芳一派相近。古诗颇规模陈子昂、李白诸人，得其形似，近体则又次焉。

△《李子田文集》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蓑撰。蓑有《黄谷琐谈》，已著录。所选《宋元艺圃集》，颇有别裁，而文章沿历城、太仓之派，未能自辟门庭。其持论务合儒、释为一，遂并孟子而非之。如曰：“孟子非排告子也，排告子而自异於孔氏诸圣人也；诸儒非尊孟氏也，尊孟氏而自别於孔氏诸圣人也。”可云大缪。

△《近溪子文集》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有《孝经宗旨》，已著录。其学出於颜钧，承姚江之末流，而极於泛滥。故其说放诞自如，敢为高论。著述最易成编，多至四五十种，即其集亦非一刻。有《近溪子集》，其门人杜应奎编；有《近溪子全集》

，其孙怀祖刊；有《批点近溪子集》，耿定向所编；有《批点近溪子续集》，杨起元所编；有《明德公文集》、《近溪先生诗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编》，有《从姑山集》、《续集》，并其孙怀智所编；有《明德诗集》，其门人左宗郢刊。

今多散佚。此集则其曾孙万先所刊也。

△《愧非集》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马攀龙撰。攀龙字冲霄，号“愧非子”，阳信人。嘉靖乙卯举人，官礼部主事。是编凡《谈略》四卷，《乾坤逆旅集》一卷，《漫稿》一卷，《游涉稿》一卷，《游林稿》一卷，《邯郸学步集》四卷，《忙忙亭稿》二卷。《明诗综》称其博学雄才，著述甚富，惜年不称寿。今以集考之，攀龙为学官时，有院试诗云：“五十老文学，低头窃自羞。”自注云：余赴试许州，自伤老大，犹滞学博云云。其后迁邯郸令，转京邑，入为主事，有《早春入朝》诗句云：“书生庆际遇，白首得为郎。”又《长安除夕》，有“为客已三载，壮志灰颓龄”等句。则年不称寿之说非也。《谈略》所引，多小说俚语。诗用《洪武正韵》，又与《诗馀杂编》，亦乖体例。

△《震堂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养端撰。养端字茂成，遂昌人，嘉靖乙卯举人。是集为其乡人何牟堂所删定，而遂昌知县池明刻之。其时王、李并驰，海内响应，故养端所作，亦沿二家之波。大都一字一句必似古人，而意趣则罕所自得。冠以拟古乐府一卷，望其标目，古色斑然，核其文章，乃多无取。如《李延年歌》、《汉武帝李夫人歌》，皆偶尔神来，遂成绝调，即作者亦不能再为，而皆衍为长篇，味如嚼蜡；《焦仲卿妻诗》、《木兰诗》，正以委曲琐屑入妙，而缩为数句，又似断鹤；至於乐府诸篇，古词仅在，如曰摹其音节，则无诏伶人，事谢丝管，刘勰言之矣。非夔非旷，谁能於千百年后得其律吕？如曰阐其意义，则标名既每难详，词句尤多讹阙。

吴兢所解，已多在影响之间，今安得知其本旨？《钓竿》、《朱鹭》之类，尚可缘题成文，至《东光》、《翁离》诸篇，题既不明，词又不解。一概描摹不已，实不知何所见而云然矣。

△《潜学稿》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有《三礼绎》，已著录。此其所作杂文及语录也。其语录力辟心学，在当时尚为笃实，文章则颇为朴儻，未足擅长。

△《耿天台文集》二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有《硕辅宝鉴要览》，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刘元卿所编。凡“诗赋”一卷，“杂文”十九卷。末一卷为“时艺”，盖用《宋文鉴》收张

才叔经义例也。定向之学，归宿在王守仁。故集中第十三卷以薛瑄诸人为列传，而以守仁为世家。此盖阴用《史记孔子世家》之例，不但以守仁封新建伯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列之泰州王艮派下。摘其与张居正论赵用贤、吴中行等书，以为虽欲少杀其祸，亦近於诵六艺以文奸言；又摘其《劾御史王藩臣疏》，以为钳制言官。考《与居正书》在第六卷中，核其词意，盖求宽言者之罚，不得不先解居正之怒；求解其怒，不得不先顺其意，而使之喜，於是借伊尹之任，以献谀颂，遂为天下口实。（案《明史》定向本传，称居正夺情，定向贻书友人誉为伊尹，而贬言者，时议訾之，盖偶未检此集，误以与居正为与友人，谨附识於此。）

《纠王藩臣疏》，今在第二卷中，大旨愠藩臣劾巡抚周继，未以揭帖送都御史，使藩臣所劾不实，定向纠其妄奏可也。乃因遗误送揭，阅一月之后，始纠其不实。

此争私愤，非争公论矣。顾允成作《客问》以诘定向，定向不能答，厥有由欤。

大抵定向之学，兼讲作用，观其全集，大略可知。宗羲所论，虽责备贤者之言，要不可谓之无因。

△《济美堂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吴文华撰。文华有《粤西疏稿》，已著录。是集凡诗文四卷，颇沿台阁旧体。后四卷即《粤西奏议》及《留都奏议》，其初别本各行，后又编入集中也。

△《屏居集》八卷、《浪游集》六卷、《耕馀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姚汝循撰。汝循字叙卿，江宁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大名府知府，终於嘉州知州。汝循自大名罢官归田，著《屏居集》；及嘉州罢后，历游燕、赵、楚、蜀间，著《浪游集》；晚年退耕秦淮，著《耕馀集》。王穉登序其《耕馀集》，谓其冲若陶、韦，然陶、韦不在其貌也。

△《济美堂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瓚撰。案：世宗时有两陈瓚：其一献县人，嘉靖丁未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即尝为杨继盛奏请恤典者；此陈瓚字廷裸，常熟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谥庄靖，事迹附见《明史魏时亮传》。是编首列疏一卷，词颇伉直，馀多酬应之文，六卷之末，附诗二十八首、词一首，亦非所长。

△《兰晖堂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屠应竣撰。应竣字文升，刑部尚书勋之子。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明史文苑传》附载《王慎中传》中。应竣为文，善比事属辞，诗法汎滥诸家，时有独造，一时名出其父右。然牵於华藻，蕴蓄未深。是编凡诗二卷，文二卷，与其父集本别行，后其曾孙绳德等，又取勋所著《太和堂集》，与

是集合刻，名曰《屠氏家藏二集》云。

△《怡云堂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蔡国珍撰。国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恭靖。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从曾孙尚才所编，凡诗四卷，文六卷，诗皆近体，尚才《序》谓：从败箧中得其归田后所作诗一帙，分类编次，盖非全稿也。

卷四后附其子若孙之诗；卷五、卷六，乃国珍所作奏疏、序记诸文；又卷七、卷八，附以敕命、墓表、及寿文、祭文；卷九又为国珍所作书启、小词；卷十又附刻他人书启，编次殊为无绪。且诗实四卷，而《序》云二卷，尤为不检矣。

△《心泉集》二十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何源撰。源字仲深，号心泉，江西广昌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谥靖惠。源官吏部文选司主事时，张居正以亲故托之，拒弗应，缘是引疾归。

及为南京吏部侍郎，京察黜陟公允，为海瑞所称，以为士人致身报主当如是。后卒於官，贫几不能殓，盖以气节自负者。是集为其子孔贤、孔宾所编，凡文二十二卷，诗赋、歌词三卷。大抵非公牒即应酬之作。然源之足以不朽者，固不在此也。

△《张浒东集》十四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张卤撰。卤字召和，号浒东，仪封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以忤张居正、冯保，左迁南京太常寺卿，旋乞休归，终於家。是集凡诗六卷，文八卷，初刻於天启五年，为其子永忠及门人王安仁所订定。版久毁，此本为其后人重刊。其中如《庆成宴》、《代巡》、《赠别》诸作，本五言长律，而杂之古体中；《题鹿鸣宴图》，本七言古诗，而列之词内。编次颇为舛误。且考卤在谏垣时，陈奏颇为侃直，其后三领节钺，能歼叛卒，修边备，与中朝权贵相抗，多有政绩可纪；而集中章疏，乃无一篇，意者尚别有奏议，自为一集乎？

△《华阳洞稿》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祥鸾撰。祥鸾字道卿，别号虚斋，金坛人。嘉靖己未进士，官至云南府知府。是编文十三卷，诗九卷。祥鸾多与嘉靖七子相往还，而诗能不涉其窠臼，然所造则尚未深也。

△《王奉常集》六十九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集赋、诗、词十五卷，文五十四卷，第五十二卷曰《澹思子》，第五十三卷曰《艺圃撷馀》，第五十四卷曰《

经子臆解》、《易爻解》，皆所作杂说、笔记，附编集内者也。世懋名亚於其兄世贞，而澹於声气，持论较世贞为谨严。厥后《艺苑卮言》为世口实，而《艺圃撷馀》，论者乃无异议，高明、沉潜之别也。但天姿学力，皆不及世贞，故所作未能相抗耳，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敬美才虽不逮哲昆，习气犹未陷溺，斯持平之论也。

△《关洛记游稿》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是集乃万历辛巳，世懋官陕西提学副使，旋以晁阳子事，为台谏所弹，乃移疾自洛阳东归时作。上卷游记三篇，下卷诗七十七首。屠隆为之《序》，亦全作二氏支离语，盖一时士大夫习气如斯也。

△《赐闲堂集》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申时行撰。时行有《书经讲义会编》，已著录。是集赋、诗共六卷，文及杂著共三十四卷，其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为人。

△《王文肃集》五十二卷、《附录》二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明王锡爵撰。锡爵有《王文肃奏草》，已著录。是集为其孙时敏所编，凡杂文十二卷，书十八卷，奏疏二十二卷，附载《荣哀录》一卷，志状碑传一卷，前有申时行《序》，然时行乃序其奏疏，非序其全集，时敏刊刻之时，取以冠编耳。

时敏《跋》称：汇集文稿，不能十之五六，诗稿经年广搜，未能成帙，又称：入阁以后参军代笔，奉有先命，不敢混入云。

△《观我堂摘稿》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李材撰。材有《李见罗书》，已著录。其学出於姚江，而稍变其说。遂开止修一派，与良知一派并传。然制行颇率意自恣，官巡抚时，毁参将署为书院，致激兵变。后云南巡按御史劾其破蛮冒功，逮问坐系十馀年，谪戍福建，乃仍用巡抚仪从以往，为当时所怪。黄宗羲《明儒学案》谓：其以师道自任，不因患难而改，不知者谓其不忘开府门面，则失之。然师道尊严，岂在鼓吹张盖？宗羲以姚江一派门户相同，从而为之曲说耳。是集凡《大学古本义》一卷，《书问》十卷，《杂著》一卷，皆其讲学之文也。

△《敬和堂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孚远撰。孚远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孚远之学虽出於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故与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断断相争，在姚江末派之中，最为笃实。

。

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传其所学，皆能有所树立。是集前，有叶向高《序》，盖万历甲午，孚远为福建巡抚时所刊，每卷之首尚空其次第，未镌以版心号

数，计之凡序一卷，记一卷，杂著一卷，书一卷，疏二卷，公移二卷云。

△《卫阳集》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周世选撰。世选字文贤，故城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集以卫阳为名，盖故城在卫河之阳，世选以自号，因以名集也。世选以风节著，文章非所留意，然集中章奏，如《谏穆宗驰马於禁掖》、《神宗讲武於宫中》，皆不知明之积弱，由於朝廷之宴安，朝廷之宴安，由於诸帝之不知兵事，持论殊为迂阔。又姚希孟《序》谓：大学士高拱构祸华亭，将引世选效指臂，弗应，遂被逐去。复引其祭拱文中隐显参商语，以证之。然世选出拱之门，不受指喉，具见特立之操。乃拱既卒，而必特彰其事於祭文，是又不如置之不辨之，为厚矣。

△《海亭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郑普撰。普字汝德，海亭其号也，南安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云南府知府。是集文三卷，皆应酬之作，诗一卷，仅二十馀首，亦殊寥寥。据王慎中所作《墓志》，谓普精於经学，观集中《复林次崖二书》，亦凭虚理断之学，非元元本本之学也。

△《覆瓿草》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林烜撰。烜字贞耀，闽县人。嘉靖壬戌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事迹附见《明史林瀚传》。集首有王穉登《序》，言烜官未逾藩镇，既告归，几二十年，乃以荐为太仆，俄复请归。与史不合。盖史举其所终之官，穉登所称则其刻集时官也。穉登《序》极论七子末流之弊，而独称烜诗为有道之言，然是集为胡应麟所编，应麟故依附七子者，集中所录，大抵旧调居多，新意殊少，仍七子之支派而已。

△《逍遥园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穆文熙撰。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录。是集为南师仲所编。凡诗十卷，文十卷。《明史艺文志》作《逍遥园集》十卷，疑刊本误脱“二”字也。

△《处实堂集》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张凤翼撰。凤翼有《梦占类考》，已著录。是编诗四卷，文三卷，末一卷曰《谈轶》，则其笔记也。凤翼才气亚於其弟献翼，故不似献翼之狂诞，而词采亦复少逊。生平好填词，集中多论传奇之语。《千顷堂书目》载：凤翼《处实堂前集》十二卷，《后集》六卷，与此本皆不符，未喻其故。

△《文起堂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献翼撰。献翼有《读易纪闻》，已著录。是集凡赋一卷，诗六卷，杂文三卷。其诗文多参以俳偶，盖献翼虽颇与李攀龙笔札往还，而与皇甫湜尤契，故学其含咀魏、晋，而未能成家云。

△《纨绮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张献翼撰。乃自录其早岁所作，於《文起堂集》外，别行者也。

△《狎鸥子摘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崇节撰。崇节有《古史要评》，已著录。此其为武冈知县罢归后，所为文也。前有《狎鸥亭赋》及《霞塘八景》绝句，后则杂文，寥寥仅十数篇，皆词意浅薄。中有《悟蘧生传》，详其词意，乃崇节自谓，而其《狎鸥亭赋》又自称“豫石子”，随地易号，殆仿元结之例欤？

△《鲁望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袁尊尼撰。尊尼字鲁望，吴县人，金事襄之子。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是集纯为七子之体，故王世贞《序》极称之。

△《天池草》二十六卷（编修吴典家藏本）

明王宏诲撰。宏诲字绍传，琼州安定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宏诲初释褐时，值海瑞廷杖下诏狱，力调护之。张居正当国，又尝作《火树篇》、《春雪歌》以讽，为居正所衔，盖亦介特之士也。是集，文二十卷，诗六卷，集首载谕祭文及本传，犹古人附录之例。又载其三世诰命，已为破格。至以万历己丑，宏诲为会试副总裁，遂并载是科题名录，则从来编别集者，无此变体矣。

△《谢山存稿》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吾德撰。吾德字有斋，广东新会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吾德传陈献章之学，居官忤张居正，屡遭贬谪，其气节亦铮铮者，诗文则直述胸臆而已。

△《震川文集初本》三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归有光撰。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编为其子子祐、子宁所辑。前有万历三年周诗《序》，所谓昆山本者是也。其中漏略尚多，故其曾孙庄又哀辑为四十卷，而有光之文始全。相传子宁改窜父书，有光见梦於贾人童姓，其事虽不足信，而字句之讹舛，诚有如庄所指摘者。末载行述一篇，子祐所作，又序略一篇，子宁所作也。

△《二酉园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四卷、《续集》二十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陈文烛撰。文烛字玉叔，沔阳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其诗分八集：曰《汉阴诗》、曰《廷中诗》、曰《淮上诗》、曰《嵩和诗》、曰《西蜀诗》、曰《东岱诗》、曰《金焦诗》、曰《黄蓬诗》。陈思育、王乔桂、皇甫汙、袁福徵、黄省曾、沈明臣、李先芳、孙斯亿、任瀚、高启愚、熊敦朴、陈宗虞、曾可耕、吴国伦、方沆、黄一正、李维楨、屠隆、周光镐，十九人

“序”之。文曰《五岳山人前集》、《五岳山人后集》，王世贞、归有光、汪道昆、茅坤“序”之，后总编为《二酉园文集》，道昆、世贞又“序”之。《续集》则文烛身后，其孙之蘧所辑。皆文无诗，亦无当时名士“序”。惟之蘧自“序”之，又与文烛之婿龙膺各为一“跋”而已。斯亦生死之际，交游盛衰之验，而文坛标榜，其不足尽据可知矣。

△《杨端洁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时乔撰。时乔有《周易古今文全书》，已著录。是集为其子圣践所编。

江右之学，惟时乔一本程、朱，故集中《大学》、《周易》诸“序”，及孔、朱二像“碑”，皆力辟心学之误云。

△《洪洲类稿》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东吴水利考》，已著录。是集，凡诗一卷，文三卷，乃其提学湖广时所自编，其孙谟又为重刻。圻所著述，如《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类编》诸书，皆篇帙浩繁，动至一二百卷，虽庞杂割裂，利钝互陈，其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其於诗文，殆以馀事视之，故寥寥如此，存而不论可矣。

△《宝善堂稿》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庆成王宗川撰，不著其名。考《明史》晋王柄第四子济炫封庆成王，其子孙袭封者，无宗川之名。集中孔天允《序》，称王纂世十叶，赵讷《跋》亦云：王祖考安穆王，以世次推之，宗川盖即荣懿王慎鍾之号。穆文熙《诗话》称荣懿王以贤孝称，器质敦厚，诗亦有体裁，足相证也。然《明诗综》载，有慎鍾《夏日登万佛楼次朱使君韵》诗一首，而此集中不载，则又未详其故矣。

△《山居集》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栗应宏撰。应宏字道甫，长子人。嘉靖中举人，屡试不第，耕读太行山中。祥符高叔嗣谢病归，应宏往与订交，叔嗣作《紫团山人歌》赠之，是集即叔嗣所“序”也。集中惟五言近体，颇有隐秀之致，馀体则自郤无讥。《千顷堂书目》载是集，作六卷，疑字之误。又载有《太行集》十六卷，今未见传本。

△《吾野漫笔》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炯撰。炯字吾野，新会人，嘉靖中举人。是集凡文七卷，诗六卷。前有《自序》，谓少时不慧，从群儿骑竹马，粘蜻蜓，捕鸟雀为戏。未几病疴忽剧，梦一父老出袖中书授之，俄坠而觉，自是遂能把笔作诗。其一卷首篇《述戒》，称有“通元先生过而诲之”云云。盖才高而无所师法者，故其漫书各篇内，谓范仲淹、扬雄之流也，胥於僭矣；苏洵、荀卿之流也，邻於诈矣。又谓苏洵《辨奸》，訾王安石也，吾以为洵亦安石之徒云云。皆率意一往，不复絜以规矩者也。

△《俞仲蔚集》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俞允文撰。允文初名允执，仲蔚其字也，昆山人，嘉靖中诸生。年四十即弃去举子业，一意为诗。《明史文苑传》附载《王穉登传》中。允文与王世贞善，故与卢柟、李先芳、吴维岳、区大任、世贞目为广五子，然允文论诗，乃深不满李攀龙，特才地差弱，终不能与之抗衡耳。大抵广五子中，柟最挺出，大任次之，先芳、维岳及允文又其次也。

△《天隐子遗稿》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严果撰。果字毅之，震泽人，嘉靖时布衣。是集，诗七卷，文十卷。首有王思任《序》云：弇州盱衡海内，才子俱上贄贡，所不能致者，会稽徐文长、临川汤若士，其乡则严毅之。可谓卓然自立之士。然其诗文则尚非徐渭、汤显祖匹也。

△《汪山人集》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汪少廉撰。少廉字古矜，休宁人，嘉靖中布衣。其集第一卷为赋，二卷至十六卷为诗，末二卷为杂文。诗於分体中又各分类，名目繁细，每类中又注编年於其下，丛碎弥甚，所作音节高伉，而神理不具，往往失之蹈袭。其《边愤》一诗，朱彝尊《明诗综》独取之，然究不出少陵《诸将》蹊径也。

△《大鄣山人集》五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吴子玉撰。子玉字瑞穀，休宁人，嘉靖中贡生。其文规榘李攀龙，集中分体二十，皆以某部为题，其《叙事》、《志略》、《说谱》等目，并出臆造。

△《何翰林集》二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何良俊撰。良俊有《四友斋丛说》，已著录。是集乃其诗文、杂著，并语林之《小序》亦载焉。朱彝尊《明诗综》载，其有《清森阁集》。《千顷堂书目》载，良俊《清森阁集》无卷数，又载其《柘湖集》二十八卷。据集首莫如忠《序》，称是集二十八卷，盖即所谓《柘湖集》者。此本仅二十二卷，目录亦复残阙，则已非完书矣。良俊在当时，颇有文名，所作纵横跌宕，亦时有六朝遗意，而落笔微伤太快，殆亦才人轻脱之习歟。

△《芸晖馆稿》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茅翁积撰。翁积字穉延，归安人，副使坤之子也。豪荡不羁，以任侠自负，故所作多文酒宴会之词。是集凡诗十卷，文二卷，乐府二卷，而以“行状”、“墓志铭”、“小传”，附其后。

△《兔园草》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曹乾学撰。乾学字叔骥，太仓人。与王世贞为姻家，又与赵宦光辈友善，故集中多游览酬赠之作，其诗不尽落娄东窠臼。然边幅窘束，则才地限之也。

△《黄说仲诗草》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黄惟楫撰。惟楫字说仲，天台人。其诗多与王世贞、区大任等唱酬之作，盖亦沿七子之流波者。

△《被褐先生稿》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华善述撰。善述字仲达，无锡人。是集惟末一卷为杂文，馀卷皆诗也。王世贞为作《序》云：其诗或并比兴而忘之，大概不可为典要。是深不满之矣。

△《童子鸣集》六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童佩撰。佩字子鸣，龙游人。世为书贾，佩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尝受业於归有光，其歿也，王世贞为作“传”，王穉登为作“墓志”，盖亦宋陈起之流也。诗格清越，不失古音，而时有累句。如《读李博士集》：“绕屋梅花然”句，盖用沈约“诗山樱红欲然”语，以之品梅殊不类。又如《观魏知古告身歌》：“高斋试展竹满墙”句，上四字下三字，邈不相贯。他如“囊琴挟水流，客鬓带山苍”之类，皆失之纤巧。“公牍无盈案，私钱不入囊”之类，皆失之拙俚。

“川原呈伎俩”之类，尤失之儇佻。旧《序》称，其闭户属草，必屡易而后出，出则使人弹射其疵，往往未愜，并其稿削之，不留一字，殊不尽然也。

△《松韵堂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七政撰。七政字齐之，常熟人。与王世贞诸人游，故诗亦类七子之体，而字句时伤於笨滞。

△《王世周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王伯稠撰。伯稠字世周，昆山人。是集，卷首有王世贞兄弟《序》，颇相推许。然考其所作，似过於标榜。

△《壮游编》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叔承撰。叔承初名光允，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自号昆仑山人，吴江人。《明史文苑传》附载《王穉登传》中。叔承早弃举子业、纵游齐、鲁、燕、赵，又入闽、入楚。其在邳下，郑若庸荐之赵康王。叔承以王无下士实意，赋诗以行。有“壮心欲别逢知己，羞向侯门待晚餐”之句。又客大学士李春芳家，亦以使酒偃蹇谢去。史称其与王锡爵为布衣交，锡爵再召时，有《建三王并封议》者，叔承遗书数千言，谓当引大义以去就争，不当依违两端负主恩，辜物望。盖其气节怀抱，亦非当时山人墨客以诗句为市者比。最后从顾养谦於塞上，无所成就而归，乃不复出。此集即其初入都时作也。

△《吴越游》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王叔承撰。是集前六卷为诗，无锡陈以忠所刻，后二卷为杂文，乌程范应期所刻。《千顷堂书目》作十卷，与此本不合，或字误欤？

△《涉江诗选》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潘之恒撰。之恒有《黄海》，已著录。之恒初以文词受知於汪道昆、王世贞，既而赴公车不得志，渡江历浔阳、武昌，从公安袁宏道兄弟游。宏道称其出汪、王之门，而能不入其蹊径。然当时论者又谓之恒依傍汪、王，终不能有所解驳。宏道徒以其论与己合而收之，迹其生平，盖始终随人作计者也。集本二十卷，宏道删定为此本。凡甲、乙集各三卷，丙集一卷。

△《蓼蓼集》四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俞安期撰。安期有《唐类函》，已著录。是集骚一卷，赋二卷，诗三十七卷，杂文一卷。安期之名，本由依附七子而成，故诗亦不出其流派。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赋景有馀，言情不足，如观翦采花，青红碧绿，非不烂然，即而视之，总与根株不相符。可谓定评矣。

△《江山人集》七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江瓘撰。瓘有《名医类案》，已著录。是集凡诗五卷，文二卷，汪道昆为作“传”，称其少补诸生，以病谢举子业，专事吟咏。故其诗较胜於文，特稍嫌薄弱。别有《武夷游稿》、《游金陵诗》二集，今皆未见。独此集之末，附存其原“序”二篇而已。

△《尚元草》八卷、《咏物诗》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兖撰。兖字叔信，号元岳，秀水人。何三畏为作小传，称其少以事系狱，与诗僧同羈，因得其诗法，盖其派出自山林，故所作终无俗气。王穉登《序》，称其诗清真古淡，不事藻绩，犹春岫孤霞，寒林片月。则稍过其实矣。

△《少岳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元淇撰。元淇字子瞻，秀水人。以贵为光禄寺署丞。是集乃其弟元汴所刊。凡元汴与元淇唱和诸作，亦附入焉；近体颇妥適，古体则力不逮矣。

△《蛞蝓集》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郑若庸撰。若庸有《类隽》，已著录。“蛞蝓生”其所自号，因以名集。凡文七卷，诗一卷。其诗与谢榛齐名，然材力逊榛之富健，文又其馀事矣。

△《北游漫稿》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郑若庸撰。是集为歙人汪良迪所辑。前有王锡爵《序》，称山人今年已八十，违赵而居清源，又已数年。故今集中，清源之诗不一而足，乃其晚年作也。

《明诗综》载若庸有《蛞蝓集》，不及此稿。然所录诸诗具在兹集。盖《蛞蝓集》诗止一卷，良迪并入此稿耳。

△《越草》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沈明臣撰。明臣有《通州志》，已著录。明臣屡试不第，与山阴徐渭同入胡宗宪幕。宗宪逮系卒於狱，宾客星散，独明臣持所作谏词遍为讼冤，其行谊为世所重。诗则才气坌涌，得之太易。此集乃万历己卯，明臣適盐官时所作，留

其稿於钱氏者。盐官地近御儿，故越境也，因以“越草”为名。《元日》以下数首，乃其家居所作。以同为是年之诗，故并附录焉。

△《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明臣撰。明臣生平所作诗凡七千篇，属其犹子九畴选定为四百篇，今未见传本。是集为广陵陈大科所校梓，凡为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较九畴所选增十倍。白居易诗尚以所存太富，有沙中金屑之憾，则不及居易者可知矣。

△《徐文长集》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渭撰。渭有《笔元要旨》，已著录。陶望龄作渭小传，载渭尝自言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今其书画流传者，逸气纵横，片楮尺缣，人以为宝。其诗欲出入李白、李贺之间，而才高识僻，流为魔趣。选言失雅，纤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凄清幽渺，足以感荡心灵，而揆以中声，终为别调。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其文则源出苏轼，颇胜其诗，故唐顺之、茅坤诸人皆相推挹。

中多代胡宗宪之作，《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其《代宗宪谢严嵩启》云：凡人有疾痛痾痒，必求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起於颠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无可并名。名且不能，报何为计？

云云。虽身居幕府，指纵惟人，然使申谢朝廷，更作何语。录之於集，岂止白圭之玷乎？盖渭本俊才，又受业於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案：渭师季本，见《明史文苑传》）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於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遂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亦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谅矣。渭所著有《文长集》、《阙篇》、《樱桃馆集》三种，锺瑞先合刻之，以成此集。又有商濬所刻，题曰《徐文长三集》者，亦即此本，前有陶望龄、袁宏道所作二传。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望龄以为文长负才性，惟不能谨防节目，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与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成其为文长而已，是则平心之论也。

△《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江苏周厚培家藏本）

明徐渭撰。此本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如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偈》、《对联》、《灯谜》诸作，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鲍照集中载《字谜》，恐非当时旧本，未可援以为例。况照词犹雅，不似渭所作：“摸著无节，看著有节，两头冰冷，中间火热”之类也。

△《朱邦宪集》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察卿撰。察卿，上海人，福州知府豹之子，邦宪其字也。为太学生，慷慨任侠，与沈明臣、王穉登友善。集凡诗二百五十四首，文一百五十六首，即明臣所订定也。

△《白阳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淳撰。淳字道复，后以字行，别字复甫，号“白阳山人”，长洲人。以诸生援例入北监，卒業归，不复就选。《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淳少从徵明游，以书画擅名，为世宝重，诗则寄意而已，非其所长。是集其五世从孙仁锡所编，以同时赠答之篇附之卷末，与沈周集合刻之，以两人之诗皆为画掩也。

△《隆池山樵集》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彭年撰。年字孔嘉，长洲人，“隆池山樵”其号也。《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年书名亚於徵明，然当时鲜有称其诗者。独王世贞《序》称，徵明诗以韵胜，而年诗以边幅胜；其词亦颇有抑扬矣。又据世贞《序》，称徵明孙子悱乃年女婿，年死后，其家取其诗文章鬻於某甲，得缙钱以资葬。后有永嘉王公者，从某甲购得之。然已佚其大半，其存者仅十之三，故此编有诗无文。

《明史艺文志》载：《隆池山樵集》三卷，与此不合，疑刊本偶误“二”字为“三”云。

△《止止堂集》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戚继光撰。继光有《练兵实纪》，已著录。《千顷堂书目》载：继光《止止堂集》，无卷数，又《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一卷。今此本《横槊稿》亦三卷，《愚愚稿》则多一卷，编首总题《止止堂集》。前有万历二年工部尚书郭朝宾《序》，而集中有万历庚辰纪年，在朝宾作“序”之后，盖又尝续有增益。

知虞稷所见《愚愚稿》一卷，乃初刻之本，非著录之误也。继光有平倭功，当时推为良将，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而杂说中乃多及阴鹭果报、神怪之事，不免偏驳。考继光有《登盘山绝顶》七律一首，格律颇壮。今石刻尚存，而两集中皆不收，殆作於刻集之后欤？

△《句漏集》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起纶撰。起纶字更生，号元名，无锡人，官郁林州州判。是集即在郁林所作，前二卷皆游览诗，三四卷名《感知篇》，乃历叙素所相知者，各赋一诗，系以《小序》，凡四十首，中间人品亦甚为杂糅。如於赵文华乃称其雅志豪迈，名冠英流；“序”其罪废事，则曰感激罢官去。而於方士陶仲文亦以风神端恪，恭诚一至称之。皆不免阿私所好也。

△《赤城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顾起纶撰。是集乃万历戊寅起纶游赤城所作。上卷为诗六十一首，下卷为游记一篇，而以赠答倡和之作间於上下卷之间，别为中卷。似别集而非别集，似总集而非总集，体例颇为未善。然中卷有附录字，知以起纶为主矣。故仍入之别集类焉。

△《卯洞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徐珊撰。珊号三溪，馀姚人，官辰州府同知。卯洞在盘顺中里，介於楚、蜀之交。嘉靖间，珊以庙工采木於是，积其二年中所作公牍、杂文为二卷，诗歌为二卷，因以其地名集。中有《读高苏门集诗》，盖宗法所在，大致不失风格，而深微则不及叔嗣也。

△《傅山人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傅汝舟撰。汝舟本名舟，字虚木，号丁戊山人，一曰磊老，侯官人。晚慕仙家服食之术，舍乡井遨游山水，其诗刻意学郑善夫，喜为荒诞诡譎之语。王世贞比之：言《法华》作风语，凡多圣少。然奇崛处亦颇能独造，特旁门曲径，不入正宗耳。

△《包参军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包大中撰。大中字庸之，别号三川，宁波人。官建阳县县丞，以尝预征倭之役，故称曰“参军”。是集随事立名，曰《薄游集》，曰《武夷集》，曰《归来集》，曰《台雁集》，各一卷，曰《东征漫稿》二卷。然《薄游集》题卷之一，则当有佚卷矣。

△《沧沔集》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张重华撰。重华字虞侯，华亭人。是编前有张位、姜宝“二序”。位《序》称其有集百卷，先梓八卷；宝《序》称其文言言欲奇，其诗首首欲出尘清新，然大抵拉杂不入格。如称“九峰三泖”曰“九三”，虽《绛守居园池记》，亦不至於斯矣。

△《栗斋文集》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金瑶撰。瑶有《六爻原意》，已著录。是集乃其外孙江从龙所梓。文颇有轶宕之致，其阐发经义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实际少，盖其《说易》、《说周礼》，即多以臆断云。

△《槩庵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汪禔撰。禔字介夫，别号槩庵，祁门人。《江南通志》称，所著有《家礼砭俗》、《投壶仪节》，其学盖深於《礼》。故集中《与胡天叙书》、《论王生二书》、《与汪子立书》、《赠叶生新娶序》、《胡氏初堂记》、《新居告祖文》、《奉主还宗子祠文》、《宗法议》，皆本礼以立言；惟卷端《上学使者

》一书，犹明代学校之旧习，可以不作耳。其诗则全作《击壤集》体，不以声律论矣。

△《湛然堂诗稿》（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汝珩撰。汝珩字席珍，高安人，官广昌县知县。其自叙诗注云：望五贡荐，盖由贡生起家也。是集为其子邦纶属陈起元所选定，格意颇为平实，然不足自名一家。

△《龟川诗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董绪撰。绪字禹方，乐安人。少从邹守益、聂豹游，讲良知之学，故其诗不求工於声律，以理趣为主，盖濂、洛风雅之流派也。其子刑部尚书裕初刻於东莞，岁久版漶；其裔孙又为重刻。然此本亦字多残阙，殆难卒读。据其目录，尚有附录志状之属，亦佚之矣。

△《田子艺集》二十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田艺蘅撰。艺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此为文选、诗选十八卷，乃其为诸生时所刊。《北观初稿》、《二稿》三卷，则以岁贡入京廷试时所作。艺蘅在嘉、隆间，犹为博洽，而诗格颇嫌冗漫。

△《方建元诗集》十二卷、《续集》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方于鲁撰。于鲁有《方氏墨谱》，已著录。是编前集以各体分编，总名《佳日楼集》；续集仅诗二十九首，文一首，题曰《师心草》，则其子嘉树所续刻也。于鲁初以制墨名，后与汪道昆唱和，遂招入丰干社中，然世终称其墨也。

△《石西集》八卷、附《崇礼堂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汪子祜撰。子祜字受夫，别号石西，石门人。性喜为诗，自二十岁至七十岁，皆编年为集。后其元孙宗豫蒐辑遗稿，属汪懋麟等定为是编。凡诗六卷，赋一卷，文一卷，后附《崇礼堂诗》一卷，则崇豫父伯荐之作。伯荐字士倩，崇禎戊辰恩贡生。

△《石盂集》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汪坦撰。坦字仲安，号识环，鄞县人。是集为其子长文所刊。凡诗赋十卷、杂文七卷，前有屠隆《序》，称其诗自三百篇、骚、选、汉、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马、班、扬、崔、蔡、韩、柳、苏、王诸体，靡所不诣，然核其所作，不出七子之体。

△《石门诗集》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一名《霞居集》。明高灏撰。灏字宗吕，号石门，又号髯仙，侯官人。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少谷郑善夫居鼇峰北，从之游者九人，乡党目为十才子，灏居首，傅汝舟次之。今卷首林向哲《序》，称其俊而不刻，清而不矫，亦非虚语。然竟以为与少谷相伯仲，则溢美矣。灏诗向未付梓，流传俱属钞

本。

《明诗综》载其《岳阳楼》一诗，有“残雨数声衡岳晓”句。今检原集，“数声”实作“数峰”澱较“声”字为工。考徐燧《晋安风雅》所载亦同。盖《诗综》刊本偶误耳。

△《东厓遗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襃撰。襃字宗顺，自号天南逸叟，泰州安丰场人。是集其门人林讷所辑。上卷为《像赞》、《墓图》、《年谱》、《语录》及同时赠答杂文；下卷为所作诗、赋，附载行状、铭志、祭文、世系、门人姓氏，刊集始末。襃少从其父王艮至会稽，传王守仁之学，沈桐赠之诗云：“念子贤者后，至理早已融，譬彼三世医，指授宁无从。”盖其父子皆刻意讲学，非以文章为事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襃诗如“一室风过雨，三更月到窗”，“好雨应宜早，秋花不恨迟”，“坐雨新亭晓，闻潮落月时”，“老携杖履归山谷，闲看儿孙种水田”等句，亦有活脱之趣，然终非专门也。

△《儻寮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古杭月堂宗贤撰，不著时代。考之《志乘》，亦不载其名氏。据其题名，似乎衲子。故所与唱和者亦衲子为多。集中有《和沈石田鹊桥仙词》，知为正、嘉间人也。诗笔清旷，颇近自然。特边幅少狭，不免伤於寒瘦。

△《松菊堂集》二十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孙鏊撰。鏊字端峰，馀姚人。江西巡抚燧之孙，工部尚书升之子也，官上林苑丞。是集凡诗二十卷，杂文四卷，诗句清隽，不入前后七子之派。文则不免於平衍。鏊晚归烛湖，於宅东构漆园居之，作《漆园供事别传》。如《滕六司农》、《玉羽仙翁》、《食苹仙子》、《秦大夫》、《清修子》、《姑射仙诸传》，皆以文为戏之笔也。

△《郑京兆集》十二卷、《外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郑心材撰。心材字敬仲，号思泉，海盐人。刑部尚书晓之孙，光禄寺少卿履淳之子。以荫生官至应天府治中。是集为其婿项皋谟所校，凡诗文、杂著，十二卷，其外集二卷，则附录“墓碑”、“行实”之类也。考其子端允所作《行实》中，称所著文集以外，有《昭明文选钞》、《唐人列传》、《见闻纪钞》三书。

今本《唐人列传》乃编在第六卷。其外集别题曰《葬录》，与目录不相应。盖随意编次，故无体例也。心材老於场屋，必欲一第而卒不可得，年五十始就铨，平生精锐之气，已消磨於时文中，诗、古文特偶试为之耳。

△《冬谿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方泽撰。方泽字云望，号冬谿，嘉善人，秀水精严寺僧也。《明诗选本》

载方泽诗，俱作《冬谿内外集》。据此本实作《冬谿外内集》。上卷为外集，下卷为内集，以诗为外，以文为内，盖诗多涉文字，而文皆关禅义，故其下卷之诗，亦不谓之诗而谓之偈。则其外内之义，即程氏之外学、内学，作内外者，误也。

集中文笔拙率，不出方丈语录之格，诗稍近雅而亦不工。

△《徐花潭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嘉靖中朝鲜生员徐敬德撰。敬德贫居讲学，年五十六，其国提学金安国以遗逸荐，授奉参，力辞不就，居於花潭，因以为号。是集杂文、杂诗共二卷。其文《中原理气》一篇，末有附记，称曰“先生”。《鬼神生死论》一篇，末亦有附记，称以上四篇，皆先生病亟时作。诗中《次申企斋韵》一首，附录原作，称企斋赠先生诗。盖其门人所编也。敬德之学，一以宋儒为宗，而尤究心於《周子太极图说》、《邵子皇极经世》，集中杂著，皆发挥二书之旨。其《送沈教授序》，全然邵子之学也。其《论丧制疏》、《答朴枝华书》，亦颇究心礼制。盖东士之务正学者。诗则强为《击壤集》派，又多杂其国方音，如所谓“穷秋盛节换，木落天地瘦”，体近郊、岛者不多见也。他如《无弦琴铭》：不用其弦，用其弦弦，律外宫商，吾得其天；非乐之以音，乐其音音；非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彼哉子期，曷耳吾琴。稍得苏、黄意者，亦偶一遇之。然朝鲜文士，大抵以吟咏闻於上国，其卓然传濂、洛、关、闽之说，以教其乡者，自敬德始。亦可谓豪杰之士矣。

故诗文虽不入格，特存其目，以表其人焉。

卷一百七十九 集部三十二

○别集类存目六△《沧海披沙集》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泌水王朱瑄堦撰。瑄堦号玉源，沈简王模之七世孙，昭定王恬烺子，隆庆元年袭封，万历二十九年卒，谥康僖，见《明史诸王世表》。所著有《衡漳初稿》、《栖云洞集》、《云窦寤言》、《葵园纪言》、《公族论》等书，尝刻於逊学书院。继合为一编，於吴中重刊之，总名曰《沧海披沙集》。

穆文熙《诗话》谓，王诗丰神俊逸，思致雅澹，格调在大历以前。今观集中，若《夏日东园诗》，“月落棋声久，凉生酒兴多”。《潜龙寺访孟诚菴诗》：“借宿闲多咏，求名静觉非”。《春初过涵春阁诗》：“酒嫌芦笋少，春恨李花多”等句。其格调颇近四灵，殊未足追踪大历，至於文体聱牙，更不出王、李流派矣。

△《芝堂遗草》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叶朝荣撰。朝荣有《诗经存固》，已著录。是集为其子大学士向高所刊。

凡诗一卷，杂文六卷。其名“芝堂”者，朝荣判江州时，有灵芝产於所作仕学

轩前，改轩曰“瑞芝堂”，自为之记，因以名集。朝荣诗格、文格并明白坦易，大抵偶然涉笔，非刻意欲成一家者也。

△《四游稿》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赵志皋撰。志皋有《内阁奏疏稿》，已著录。是集，前二卷为初入翰林时作，第三卷为官南京时作，第四卷为使楚时作，第五卷为客粤时作，题曰《四游》，盖取於此。第六卷乃还山以后之作，亦并附焉。

△《朱秉器集》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朱孟震撰。孟震有《河上楮谈》，已著录。此集文四卷，诗四卷，为张九一所选录。文不出当时习尚，诗则音节谐畅，而意境不深。

△《谷城山馆文集》四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有《读史漫录》，已著录。此集乃所作杂文也。明中叶以后，文格日卑，学浅者蹈故守常，才高者破律坏度。慎行之文，虽不涉吊诡之习。

至於精心结构，灏气流行，终未能与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并据坛坫，故录其诗集，而文集则附存目焉。

△《庞眉生集》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于慎思撰。慎思字无妄，号航隐，东阿人，于慎行之弟也。是集诗七卷，杂文八卷，乐府一卷，皆有纵横排奭之气，而颇涉粗豪。

△《程幼博集》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程大约撰。大约字幼博，休宁人。是集为于慎行所选，凡杂文二卷，诗四卷，多畅所欲言，不拘格律，如泛驾之马，不可以羈勒范之。前有焦竑《序》，引孔子辞达之说，谓《巷伯》之讥刺，巧言之怨悱，何人斯之迫切，自后世论之，岂不伤温柔敦厚之体，而圣人乃录之於经，以为与辞达之旨有合。又称其肮脏之姿，不为世格所约结，持论侃侃，脂韦突梯之人多所不悦，而亦为慷慨好义者之所深与，则大约固赋性刚毅，直情而径行者，宜发於文章，亦肖其为人也。

△《云东拾草》十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韩世能撰。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召入兼翰林学士。事迹附见《明史黄凤翔传》。世能以鉴藏书画名一时，张丑所为辑《南阳书画表》也。史称其教习庶吉士，馆阁文字，是科为盛。考董其昌《洛神赋十三行跋》，称馆师韩宗伯，则当为万历己丑科。据《明史文苑传》所载焦竑、黄辉诸人，固较他科为稍胜。然世能诗文，则不出王、李门径。是集为所自编。歿后二十年，其子逢祐乃刊行，附以诰敕、谕祭葬文及碑铭、传状。

△《玉恩堂集》九卷、《附录》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林景旸撰。景旸字绍熙，华亭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卿。是集为其子有麟所编。凡奏议二卷，参词二卷，诗二卷，文三卷，附录碑志、行状一卷。王锡爵、张以诚“二序”及张孟男所撰“碑”，申时行所撰“墓志”，皆不称其文章。惟杜士全“序”，及王圻所作“行状”，稍称之云。

△《醒后集》五卷、《续集》一卷、附《京省次》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卢维禎撰。维禎字瑞峰，号水竹居士，漳浦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是集为维禎致仕以后所自刊，题曰“醒后”，言如梦之醒也。其集以奏疏、公移、评驳与诗文、杂著共为一编。盖维禎留心吏事，故案牘亦一一录存。末附《京省次》一册，中分《地望次》，《府州县次》，《财赋次》，《会状次》，《甲科卿辅次》。盖亦手录成编，以备纪事，但刊入文集则滥矣。

△《朱文懿文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赓撰。赓字少钦，浙江山阴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万历二十九年，大学士赵志皋罢，神宗虑朝臣植党，乃起赓入阁；后沈一贯、沈鲤并罢，赓遂独相七年。史称其醇谨无过，然无所建白。惟是时东林声气，倾动一时，赓独借汉、唐、宋，朋党之害以立论：谓汉之党皆君子，而罹小人之害，其势在小人，故使卓、操之徒，得以假手而国移於强臣；唐之党，君子、小人互相攻击，其势两盛而卒两败，故使朱全忠得以窃入而国移於盗贼；宋之党，皆以德行、文章标表一时，其势在君子，而芟除太过，不能使其身安於朝廷之上，故使吕、蔡诸人得以藉口而国移於邻敌。党愈众则害愈深，变愈大。其言切中时病，厥后明社既屋，乃信赓言。其深识早见，有非顾、叶诸人所及者。其文则未能自成一家，其人盖本不以词章名也。

△《王文端集》十四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家屏撰。家屏有《王文端奏疏》，已著录。据《明史艺文志》，其集凡二十卷。《千顷堂书目》作《复宿山房集》，凡四十卷。今未见传本。是集奏疏四卷，诗二卷，尺牘八卷，凡三种。据尺牘卷首韩爌《序》，称家屏之子已裒汇全帙，次第授梓，则此其不完之本也。朱彝尊《明诗综》载，其《题长陵四骏图》古体诗四首，兹集亦未载入，知其散佚者多矣。

△《溪山堂草》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思孝有《秦录》，已著录。是编乃其晚年之作，思孝名入“琅琊四十子”之列。论者谓其晚交姚士粦，故间作龇牙之语，然其有韵之文，亦复流利清脱，特杂著喜为涩体耳。

△《天远楼集》二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徐显卿撰。显卿字公望，号检菴，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是集为其嗣子元滂所编，前有王穉登《序》曰：先生卜居阳羨，士大夫莫名先生文，先生亦不自名文也。余与先生虽同粉楯，迹若风马牛。然第闻人言，先生长者，遂亦长者先生。未几，先生来过余，每谈立言之业，不东向让三，即南向让再。余竟莫名先生，而仅识先生长者云云。是殆有微词矣。

△《华礼部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华叔阳撰。叔阳字起龙，无锡人。隆庆戊辰进士，官礼部主事，年二十九卒。叔阳为华察之子，王世贞之婿。故所作五言，颇有父风，七言则词调朗畅，兼涉太仓流派，其以诗部、文部分卷，亦仿世贞四部稿式也。

△《闲云馆集钞》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位撰。位有《问奇集》，已著录。是集据于慎行原《序》，有内外二编，今本乃其从子希载所选录，故名《集钞》。每篇具缀评语，皆希载所为。《明史》称，位当神宗并封三王，遽请笃修交泰，早兆高祿，及疏荐杨镐，依违矿税诸事，其疏稿是集皆不载，盖希载讳而删之也。又史称位谥文庄，而此集皆称文端，则未喻其故矣。集刻於康熙九年，而首有黎元宽《序》，盖明末编订之时，元宽尚在云。

△《江岷岳文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江以东撰。以东字贞伯，全椒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是集为其门人谢廷谅、谢廷赞、舒曰敬、晏文辉同编。凡诗一卷，文三卷，皆不出当时风气。其第一卷目录惟载奏疏二篇，而集中并载诸记，又割二卷中《序》数篇附之，亦编校之疏也。

△《钟台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田一俊撰。一俊字德万，大田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一俊褫身严苦，家无馀贖，为侍讲时，以劾张居正救吴中行有直声，其人自正，诗文则未能逮古也。

△《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李维桢撰。维桢有《史通评释》，已著录。是集诗六卷，杂文一百二十八卷；而一百二十八卷之中，世家、传志、碑表、行状、金石之文，独居六十卷，记载之富，无逾於是，然牵率之作过多，不特文格卑冗，并事实亦未可徵信。

《明史文苑传》称，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宏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朱彝尊《明诗综》亦谓：本宁著作，如官厨宿馔，粗鹿肥麋，虽膳具陈，鲜藁杂进，无当於味。今核是集，知非故为诋毁矣。

△《刘聘君全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观》，已著录。元卿师事耿定向及同邑刘阳，讲求心学，而其诗文乃多庆吊之篇，罕见阐发理道，类闽中所刊《林网山集》。考《江西通志》，元卿所著本有《山居草》、《还山续草》诸编。此本为其门人洪云蒸等所辑。观其体例舛杂，知其去取之失当，盖已非元卿之旧本矣。

△《不二斋文选》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元忬撰。元忬有《绍兴府志》，已著录。《明史儒林传》称，元忬少负气节，年十九，闻杨继盛死，为文遥祭之。又称其自未第时，即与邓以赞从王畿游，传良知之学。然皆励志潜修，躬行实践。以赞品端志洁，元忬亦矩矱俨然，无蹈入禅寂之病，与畿之恣肆迥殊。是集凡文六卷，诗一卷，亦无语录粗鄙之习，但於是事非当行耳。

△《粤草》十卷、《蜀草》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蠙衣生易解》，已著录。其平生所作之文，皆每官一地即为一集，此《粤草》，其官广东潮州知府时作；《蜀草》，其官四川提学僉事时作也。前有万历庚寅周应鳌《序》，称子章没於庐山，《粤草》先出；越若干年，《蜀草》乃出。盖作於诸草之前，而刻则在子章身后；其标题皆曰《自学编》，则子章诸草之总名云。

△《晋草》九卷、《楚草》十二卷、《家草》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是集以《晋草》、《楚草》、《家草》合为一编。《晋草》，乃其由浙江参政迁山西按察使时所作，在万历二十一年；《楚草》乃其由山西迁湖广布政使时所作，在二十二年；《家草》则由福建布政使入觐，归而乞休时作。

在二十六年也。此后即接《黔草》矣。是集钞本，讹脱甚多，并佚其《家草》之第六卷。考其总目所阙，凡尺牒十八首。故原目八卷，今以七卷著录焉。

△《黔草》二十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郭子章撰。是集自为一编，乃其巡抚贵州时作，总目虽题二十一卷，而第八卷分九子卷，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卷，皆分二子卷；卷十四分三子卷，实三十四卷，不明其例。至卷十四后，既曰卷又十四，又曰卷又又十四，尤创见也。案《千顷堂书目》，子章所著尚有《闽草》十六卷，《留草》十卷，《浙草》十六卷，《闽藩草》九卷，《养草》一卷，《苦草》六卷，《传草》二十四卷，今皆未见。而《粤草》十卷，黄虞稷乃不著录，盖当时随作随刻，又随意并数种为一帙。多寡分合，初无一定，故所见参差不一耳。

△《李中丞文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汧来撰。汧来字源甫，号养愚，雩都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右僉都御史

，巡抚应天。是集为国朝康熙十年其里人易学实所刻，大抵皆应俗之作。盖从来本以清介著，学实之刻其遗文，特重其为人耳。

△《文洁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以赞撰。以赞字定宇，新建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谥文洁。事迹具《明史儒林传》。以赞早以孝行闻，晚退居西山三十年，以清介为世所重，而无所著述。此本乃吉水邹元标蒐辑於断简散帙之中，宜兴吴达可为之付梓。

其讲学语仅存数则，馀不过奏疏三首与书序、记传诸应酬之文耳。中附诗数十首，尤非所长也。

△《方初菴集》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方扬撰。扬字思善，号初菴，歙县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杭州府知府。是集第一卷为语录，二卷为箴论，三、四卷为诗，五卷至十六卷为杂文。其语录箴论，尚皆切实，惟诗文多应酬之作，末附莅官时诸告条，尤为冗杂。扬本有《山中》、《燕中》、《中州》、《南署》等稿，此集乃其门人贺灿然所合编也。

△《陈如冈文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大科撰。大科字思进，号如冈，南通州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两广。大科官给事中时，因岁早上弭灾六事，迁太常卿时，又疏救李献可等，又劾太监冯保，有直声；及总督两广，有定安南功。是集上一卷，具录当时奏疏，下一卷，则杂文数篇而已。

△《赐馀堂集》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吴中行撰。中行字子道，号复菴，武进人。隆庆辛未进士，官编修时，与赵用贤等论张居正，廷杖削籍。后屡起屡废，卒不大显，终於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为其子大理寺少卿亮所编。中行以鲠直称，词章不甚著於世。集中《植纲常》、《正朝廷》二疏，气节凛然，又不以词章论矣。

△《邹聚所文集》六卷、《外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德涵撰。德涵字汝海，安福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司佥事。《明史儒林传》附见其祖守益传末。是集凡诗一卷，文五卷；其外集一卷，则皆历官诰敕及往来书牘也。诗文多涉禅机，持论亦往往偏驳，史称守益子善，服习父训，践履无怠，称其家学。而德涵从耿定理游，定理不答，发愤湛思，自觉有得，於是专以悟为宗，於祖父所传，始一变云。

△《研山山人漫集》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方盱撰。盱字文明，后弃举子业，将游五岳，取庄子《逍遥游》语，改名大

年，苏州人，居洞庭东山。是集为湖州沈庭诏所编，前有隆庆二年姜元《序》、茅翁积《方山人传》。又列《翁积诗评》数条，逐体分论，多大言无实，至诋束皙《补亡》，秽不可读，其分五言律、五言排律为二格，而云“排律本赋体”。

又谓：绝句裁自近体，皆漫无依据。其推重盱诗，以四言、六言比嵇康，五言比陶潜，五言律比张九龄，五言绝句比王维。然皆所谓形骸之外，去之愈远。七言古诗尤为浅薄。《翁积总评》谓：侈万言於毫末，恣百态於缃缥，虽有歉於豪士，实无损於专门。则亦知其才地之弱矣。

△《苍耳斋诗集》十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方问孝撰。问孝字胥成，歙县人，仕履未详。《歙县志》亦无其名姓。集中有与汪道昆诗，当是隆、万间人。其诗风华有馀，深厚不足，盖亦沿七子之派，多浮声而少切响也。

△《交翠馆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万道光撰。道光字日章，临川人。是集诗文皆未入格，其学以金谿为宗，《说经》诸篇，皆疏於考证。如或谓纲目不出朱子手，道光以为无的考，是不知有赵师渊也。伊尹放之于桐，“放”字为“教”字之误，乃沈括《梦溪笔谈》之说，道光亦未能引据。

△《汪禹乂诗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汪淮撰。淮字禹乂，休宁人，隆庆间山人也。是集皆古今体诗，前有陈履、王世贞、刘凤、汪道昆、吴子玉诸人《序》。子玉《序》称，令其伯子懋孝手录成卷，谗於余，盖淮所自编。其诗皆依托七子之门户，故世贞等颇奖借焉。

△《巢云轩诗集》六卷、《续集》五卷、《诗馀》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吴宗儒撰。宗儒字次鲁，号黄麓，晚号止耕，休宁人。其诗工於声律，然运意不深，风骨亦未成就。

△《卓光禄集》三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卓明卿撰。明卿有《卓氏藻林》，已著录。所著有《卓澂甫诗集》、《续集》、《北游稿》、《文集》、《三山游稿》诸编。其子尔康请曹子念袞合删定，编为此集，其诗颇囿於风气，未能自出新裁。

△《卓澂甫诗续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卓明卿撰。是集为明卿所自编，刻於万历甲申。李维楨《序》，称元美兄弟左提右挈，足使澂甫不朽，深有不满意焉。

△《广宴堂集》二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樊山王朱翊车氏撰。翊车氏字匡鼎，自号隐真子，荆王瞻堦六世孙，万历庚子袭封。其父载岑以文行称，翊车氏世其家学，与弟翊、翊{朔金}皆好为诗

，兄弟尝共处一楼，号“花萼社”。楚藩多强横，樊山一派其最文雅者也。是集，赋及三言四言诗共一卷，五七言古今体诗共二十二卷，长短句一卷，大抵多近香山之派。末有《道德经说奥》二卷，题曰朱孟尝撰。盖亦楚宗，是以附录。

与诗集为不伦，今别入子部道家类焉。

△《梅雪轩诗稿》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朱敬鑑撰。敬鑑字进父，秦愍王棧八世孙，万历中为奉国中尉。诗格浅弱，敷衍成篇而已。

△《乐陶吟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集乃康熙癸丑其曾孙淳显所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舜牧以厚德闻乡里，事难悉书，诗不专工，然颇自喜。今观是编，皆沿白沙、定山之派，首载《论诗》二首，有云：“试读三百篇，写意不求工，但能矢口发，含蓄自无穷。”其宗旨可见矣。据淳显《后序》，所刊乃诗文全集，此本有诗而无文，岂佚其半耶？

△《林初文诗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林章撰。章本名春元，字初文，福清人。万历癸酉举人，坐事除名。后上书言兵事，瘐死於狱。是集前有曹学佺《序》曰：初文才士，为嫉者所中。所作多散佚，其子哀辑为一帙，梁溪尤时纯付梓。则是集本有刊版，而此乃写本，盖传录於版佚之后也。凡赋二首，诗八十二首，学佺《序》称其《海月赋》，而此本无之，盖钞胥又有所漏矣。

△《郁仪楼集》五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邹迪光撰。迪光字彦吉，无锡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湖广提学副使。年四十，即罢归，筑室惠山，多与文士觞咏，优游林下者几三十年。时王世贞已歿，迪光欲代领其坛坫，然竟不能也。是集凡赋一卷，诗二十九卷，杂文二十四卷。

其诗文皆欲矫雕镂，翻成浅易。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深不满焉，特略取其绝句而已。

△《石语斋集》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邹迪光撰。其以“石语”名斋，盖用庚信《读温子昇〈韩陵山寺碑〉》事，亦高自位置矣。案《江南通志文苑传》载，《迪光集》凡三百馀卷，而不详其名。《明诗综》载迪光所著有《郁仪楼集》、《调象菴稿》、《始青阁集》，不载此集。明人集刻本丛杂，著录互异，此亦其一也。

△《调象菴稿》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邹迪光撰。案《涅槃经》曰，譬如醉象，狂駮暴恶，多欲杀害。有调象师

，以大铁钩，钩斫其项，即时调顺，恶心都尽。一切众生，亦复如是。贪欲瞋恚愚痴醉，故欲多造恶孽。诸菩萨等，以闻法钩斫之令住，更不得起造诸恶心云云。

此编乃迪光之续集，盖晚岁所作，时方归心释氏，故以“调象”名菴，因以名集云。

△《快独集》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尧民撰。尧民字耕尧，济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是集凡诗六卷，文十二卷，“快独”者，所居楼名也。杂文中奏议一类，敷陈颇为剀切，诗则秀润有馀，而兴象不足，纯为七子之派，故“序”之者为李维楨焉。

△《征南草》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邦俊撰。邦俊字虞卿，鄜州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贵州兵备参政。是编即贵州所作。时苗民不靖，起邦俊理兵事，故以“征南”为名。凡诗三十馀首，赋一首，又《母老乞致仕上两院呈词》一首，亦并附焉。

△《林伯子诗草》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此集本名《挈朋草》。其题曰“林伯子”者，盖其序为柯寿恺所作，乃当日同社之辞也。凡诗二百三十馀首，其中七言律诗，颇得钱、刘风调，集中亦惟此体最多。古诗则不能入格，盖晋安一派，皆从七言律诗入门也。

△《隅园集》十八卷、《蕘川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隅园集》皆所作杂文及词曲。其文摹仿汉、魏，似古色斑驳，而不出弇州四部之门径。又以其子皋坐盐徒事，陷冤狱，上书武安王及县城隍神，亦载集中。虽秦诅楚文，古有其事，编入文集，颇觉不伦。《蕘川集》皆其里居之时，与人尺牋，益为小品矣。《与郊集》总名《奉常佚稿》，凡分四种，首为《隅园集》，次为《黄门集》，次为《蕘川集》，次为《諍痴符》。“諍痴符”者，语出《颜氏家训》，谓可笑之诗赋也。今《黄门集》别入奏议，《諍痴符》又有录无书，故惟以此二编著录集部焉。

△《去伪斋文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有《四礼疑》，已著录。是集为其孙慎多等所刊。坤於明季讲学诸儒中，最为笃实，是集亦多有裨世道之文，而出於后人之编录，一切俳谐笔墨，无不具载。夫韩愈《杂说》仅数条耳；其他寓言，惟《毛颖传》、《石鼎联句》编入集中；《革华传》、《嘲鼾睡》诸篇，即不编入。李汉所以为有识，惜编是集者昧此也。至於应俗之文，连牋不已，益为眼中金屑矣。

△《来禽馆集》二十九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邢侗撰。侗字子愿，临邑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陕西行太仆卿。《明史文苑传》附载《董其昌传》中。是集凡文二十四卷，诗仅五卷。侗以善书得名，当时有“北邢南董”之目。其《序于慎行诗集》，谓李、何学唐，为化鸠之眼；而於太仓、历下，并有微词。盖能不依七子门户者，故所作大抵和平雅秀，王士禛《论诗绝句》亦有“来禽夫子本神清”之语。特骨幹未坚，不能自成一队，文体则更近於涩矣。

△《支子馀集》五十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支大纶撰。大纶有《世、穆两朝编年史》，已著录。是编乃大纶自万历丙子，至壬寅所撰诗赋杂文，凡《艺馀》十四卷，《政馀》八卷，《屯馀》八卷，《耕馀》八卷，《馘馀》二卷，《述馀》六卷。又《永陵编年史》四卷，《昭陵编年史》二卷，即所为《世、穆两朝编年史》也。集内酬应之作居多，语亦间涉荒诞，观其《自题像赞》，及《题观音像赞》，竟以孔子自居，是何言欤？

△《御龙子集》七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范守己撰。守己有《曲洧新闻》，已著录。是编以集为名，实则兼收其说部，故目录每卷惟署曰“御龙子第几”。首为《肤语》四卷，次《天官举正》六卷，次《参两通极》六卷，次即《曲洧新闻》四卷，次乃为《吹剑草》五十三卷。

《肤语》皆袭宋人绪论，无所发明，《天官举正》则抄撮各史天文志，亦无所考正。《参两通极》摹仿《太元》、《潜虚》、《皇极》经世诸书，於八卦之外，别为元、息、进、隆、中、消、杀、沮八卦名，因而乘之为九八七十二卦，以当七十二候，变象曰绎，变象辞曰莠，变爻象曰繇。末为《索辞》八篇，以拟《系辞》。又出诸家僭经之下。《曲洧新闻》杂记时事，盖仿朱弁《曲洧旧闻》，而於张居正屡以谋篡书之，未免恩怨之词，不足徵信。《吹剑草》为所作诗文，自称不作唐以后语，然刻意摹拟，斧凿之痕不化。

△《郢巫集》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范守己撰。是编於宦游所至，各为一集。曰《西饷稿》、曰《云间稿》、曰《北行稿》、曰《吴中稿》。诗文词赋杂编，不分体裁。王世贞为之《序》，语亦在抑扬之间。

△《场居集》二卷、《田居稿》一卷、《河上稿》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化龙撰。化龙有《平播全书》，已著录。其平生以经济著，《平播》、《治河》诸疏，表表当代，原不必以诗见，乃必欲以功业兼文章，其画蛇之足乎？

△《少室山房续稿》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胡应麟撰。应麟有《笔丛》，已著录。是编凡《两都集》一卷，《兰阴集》一卷，《华阳集》十卷，《养疴集》二卷，《青霞稿》一卷，仅止五种。盖《类稿》未出以前，随作随刊之本也。

△《郊居遗稿》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沈懋学撰。懋学字君典，宣城人。万历丁丑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追谥文节。事迹附见《明史田一俊传》。是编诗三卷，杂文七卷，万历乙巳其兄子有容刊於福建。懋学官翰林时，值张居正夺情，与吴中行、赵用贤谋各上疏，吴、赵皆受杖去国，而懋学疏章为人所持，不果进。乃貽居正子嗣修书，又与工部尚书李幼滋书以争之。今集中有《拟救建言诸臣令大学士张居正奔丧疏》一篇，盖即其时未上之稿，然非拟疏之难，上疏之难也。既未上矣，存之何为乎？

△《快雪堂集》六十四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冯梦禛撰。梦禛有《历代贡举志》，已著录。梦禛旧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故以名堂。后帖归冯铨，堂名亦随之而移，实则始自梦禛也。是编文六十二卷，诗止二卷，所作皆喜於疏快，不以镂刻为工，而随意所如，无复古人矩矱矣。

△《海门先生集》十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周汝登撰。汝登有《圣学宗传》，已著录。是集凡文十卷，诗二卷。集中如《九解》九篇；越中、南都、剡中、东粤、新安“会语”，五篇；皆聚徒讲学之语。其释“良知”二字，谓良训甚也，当如至善、至德、至礼、至乐、太极、太初等。“至”字、“太”字，皆“甚”字之义，有不可拟议，不可名言之妙。

其立义新奇，非惟孟子无此说，即王守仁亦无此说。斯真龙溪末派，惟所欲言者矣。诗亦作白沙定山之体，其《正唐诗》一十五首，尤不可解。如《取李白问余何事栖碧山》一首，翻其意而窜改之曰：“桃花流水依然在，别有天地只人间。”

是不几王安石之“一鸟不鸣山更幽”乎？

△《东越证学录》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周汝登撰。汝登传王畿之说，故是录以证学为名，而会语亦与诗文并列。

△《可菴书牋》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栋撰。栋字可菴，昆山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兵科都给事中。是编为其邑人王焕所编，以其历任书牋分卷排纂，亦王俭一官一集之例也。

△《詹养贞集》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詹事讲撰。事讲字明甫，别号养贞，江西乐安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北直

隶提学御史。其集初刻於万历戊戌，凡文三卷，诗四卷，后诗集散佚，仅存文集。国朝乾隆庚申，其元孙道行重刊之，即此本也。事讲从罗洪先游，传姚江良知之学，《陈献章、王守仁之从祀》，实允事讲之请，集中以此疏为冠。盖其生平宗旨所在也。

△《片玉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邦科撰。邦科字俊卿，号警亭，高安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河间府知府。是集凡《闾瀛漫语》一卷，《言责要览》一卷，《留台疏稿》一卷，《听花轩摘稿》一卷，其《闾瀛漫语》，皆设为问答以辨析物理，力辟星命轮回之说，持论甚正。其谓欲端善败之原者谨诸德，握治乱之机者慎诸人，尤为切实。至谓理之变者为怪，气之变者非怪，国家之盛衰本於乖和，不关祥异，则主持太过。

欲破讖纬之妄，转岐天人而二之，不几於天变不足畏乎。《言责要览》及《留台疏稿》皆其官南京御史时所作。明至万历以后，居言路者大率矫激攻讦，以致国是纷拏，迄於乱亡而未已。邦科所列十一条，分目为四十三，中有当缓言者三，婉言者二，勿轻言者七，勿为人言者五，可谓曲中明季诸臣之习。其《疏稿》，如《论罪谪言官救李材》、《论西夏抚贼失策》诸篇，亦颇剴切。惟诗笔粗厉，全不入格耳，敖文祜作《邦科墓志》云：“所著尚有《循良模范》、《辨问录》二书。”今集中未见，或选刻时所佚欤？

△《梅谷集》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庄履丰撰。履丰字中熙，晋江人。万历丁丑进士，改庶吉士。其集前十四卷皆杂文，后四卷为诗，其门人黄汝良、何乔远等所编。履丰以奉兄丧归里，遘疾早卒，未掌制诰，而集中有册文、奏书等篇，殆皆其馆课之拟作耶。

△《宝庵集》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顾绍芳撰。绍芳字实甫，太仓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是编前有冯琦三《太史集序》一篇，称绍芳及王敬卿、葛仲明之诗皆所手定，则此集为三家之一种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实甫诗工於五律，不露新颖，矜炼以出之，颇有近於孟襄阳、高苏门者，”今观其集，终觉意境未深也。

△《瑞阳阿集》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江东之撰。东之字长信，歙县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事迹具《明史》本传。明别有洗马江朝宗字曰东之，或混为一人，非也。东之尝筑室瑞金山中，故以“瑞阳阿”名集，其立朝颇著风节，初劾冯保、徐爵，又劾王宗载、于应昌及驸马都尉侯拱宸，继以争寿宫事与李植、杨可立均坐贬。

其详见魏禧所为《传》中。故集中奏议居半云。

△《杨文懿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起元撰。起元有《识仁编》，已著录。是集为其孙廷春所刊。据目录作二十卷，而自十一卷至十八卷皆注云嗣刻。其有录有书者仅十二卷，盖哀辑未竟之本也。

△《松门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庭譔撰。庭譔字敬卿，华州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翰林院修撰。年未四十而歿，故诗文皆未成就。冯琦序其诗，称其有沉鸷迈往之气，而文以质掩，盖道其实云。

△《孟云浦集》八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孟化鲤撰。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新安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持正不阿，后以奏起给事中张栋先事，削籍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化鲤少从尤时熙游，讲良知之学，以无欲为宗，以慎独为本。其集初刻於万历年间，此本则康熙癸卯其后人所重刊也。据其原目，卷一为《尊闻录》，皆所闻於时熙之语，卷二至卷五为文，卷六、卷七为杂著，卷八为诗。首冠以年谱，其门人王以悟所编。附刻《谥议》、《像赞》诸作，则其后人所续辑。

△《梅园集》二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沈一中撰。一中字长孺，鄞县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布政使。是集诗赋八卷，杂文十二卷，大抵欲以才藻见长，而短於翦裁澄汰。

△《九芝集选》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龙膺撰。膺字君御，武陵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是集皆所作诗赋，乃其兄襄所选定，以卷首冠以《九芝赋》，遂以名之。

△《姑孰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章嘉祜撰。嘉祜字元礼，德清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大理寺寺丞。是集诗文杂编，殊无体例，盖未定之稿，诗笔亦清隽而多近率易，其名曰“姑孰”，以嘉祜尝为当涂知县故也。

△《崇雅堂集》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锺羽正撰。羽正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赋、诗六卷，文九卷，为其门人高有闻、元野鹤所编。羽正清介耿直，为时所重，故集中奏疏，多切中时弊；其他杂文，则率尔操觚者居多。

诗多感激时事之作，气体尚遒，然未免沿七子之末派。

△《负苞堂稿》九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臧懋循撰。懋循字晋叔，长兴人。万历庚辰进士，官国子监博士。诗多绮罗

脂粉语，未免近靡靡之响。懋循善顾曲，元明杂剧皆所梓行，故词曲序引，屡见集中，亦其结习之所在也。

△《农丈人文集》二十卷、《诗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余寅撰。寅有《乙未私志》，已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其自负古文，然於作者尚远，其於诗自谓涉其藩，未窥其奥，亦自知之矣。是集乃其归田以后所辑，考“农丈人星”见《天官书》；又《云仙杂记》载，陶潜听水，称吾师农丈人事。寅之命名，似取陶语也。

△《杨道行集》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有《春秋质疑》，已著录。是集于庭所自编。其诗沿何、李之派，故拟骚、拟乐府、古诗，不能变化蹊径；惟五言古诗，时露清挺，本色尚存。其官职方时，值宁夏及倭寇之乱，於本兵多所赞画。及事平，而竟中察典，与虞淳熙同罢归，是为万历中门户交争之始。故愤郁不平，屡形篇咏，然事殊屈子，而怨甚行吟，未免失之过激。与风人温厚之旨，为有间矣。

△《青棠诗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董嗣成撰。嗣成字伯念，乌程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是编乃嗣成歿后，其友茅维所编。前有谢肇淛《序》，称嗣成古选，宪章陶、谢，近体沐浴岑、王，如“姑射仙人，飡风饮瀟”，盖略举其近似；至云“使天假以年，駸駸乎将立坛坫，与海内争雄”，则已显言其学力尚浅矣。

△《邹孚如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邹观光撰。观光字孚如，云梦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南京兵部郎中，擢太仆寺少卿，未上而卒。是集皆杂文无诗，前无序目，版心亦不刊卷次，盖未定之本。其文往往体近制艺，盖揣摩科举，先入者深。观其《云梦儒学藏书记》，极论明人不务博学，非久历名场，不能言之如是切中也。《三楚文献录》称，观光与魏允中、顾宪成，以文学经济相砥砺，在吏部发诸吏增减文书拜官事，抵罪者数百人，一洗部弊。因陈论不合，乞归养。事亲十馀年，始补南职方郎，是其生平建竖，固不以词章见长矣。

△《来复堂集》二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曾维伦撰。维伦字惇吾，江西乐安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嘉兴府同知。是集前有万历丁亥黄洪宪《序》，称维伦出诗古文一编，则是集原本为所自定。

然未及授梓，岁久渐佚。乾隆壬戌，其六世孙廷试，乃裒辑佚稿刊版，即此本也。

维伦学出姚江，与焦竑、李材、罗汝芳等，共阐良知之旨。故文集十九卷，以《理学见解》三卷为冠；诗集六卷，以“理学诗”六十一首为冠云。

△《玉堂遗稿》（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萧良有撰。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汉阳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良有在史局十五年，长於当时制造之文，规模宏敞，有承平台阁之体。是集为其曾孙延昭等所编，分类排比，不分卷数，末有《补遗》，及叶向高所撰《墓志》一篇。

△《亦为堂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史孟麟撰。孟麟字际明，号玉池，宜兴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崇祯初，追赠礼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孟麟持正不阿，屡忤权倖，气节动天下。其歿也，倪元璐为作传，赵南星序其奏疏，邹元标序其语录，其人品可以想见。其集凡《奏疏》一卷，《明道附言》一卷，《诗草》一卷，《文章》一卷。又一别本题曰《史太仆集》，所载亦同，盖一书而再刻也。孟麟本讲东林学，御史刘光复尝斥东林，又尝纠李三才，及光复争挺击下狱，孟麟乃疏救之。

东林颇以为疑。孟麟与三才书曰：“论朋友则功名为轻，论君臣则朋友之私义又轻。”可谓能见其大。倪元璐亦曰：“初赵公为选部时，先生曾未识面，第以贤奸消长，系国否泰，情迫忧危，势无结舌苟容，不惜再弃官以伸公是，不知者以为为友，予谓是乃纯为君耳，何友之有？”然则孟麟在东林中，为超然於门户外矣。至其文章则惟意所如，无复修词之功，直以馀事视之可也。

△《方众甫集》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方应选撰。应选字众甫，别号明斋，华亭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卢龙兵备副使。应选初牧汝州，刻有《汝上诗文》二集，其子又增并《遗稿》，刻为此本。其诗古体颇清丽，文笔亦尚健举，而渐染习尚，未尽脱当时风气。

△《葛太史集》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葛曦撰。曦字仲明，号凤池，德平人。万历癸未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据崇祯丙子其侄如麟《后序》，称全集八卷，此本止五卷。以原目较之，尚佚《谕朵颜卫檄》、《拟俘献云南叛夷露布》、《重修顺天府学记》三首；而《勤政励学箴》一篇，又不列入目录。参差错乱，莫之详也。其诗尚沿历下馀派，少精湛之思，而音响亦自琅琅可诵，较之竟陵、公安以后钩章棘句者，尚有间焉。

△《占星堂集》十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唐文献撰。文献字元徵，南直隶华亭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谥文恪。事迹具《明史》本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文献未第时，曾见奎宿於堂上，故以“占星”名其堂，因以名集。

△《大云集》（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曹璜撰。璜字伯玉，别号元素，益都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通政司右参议。是集钞本凡十册，前无序目，亦不分卷帙，前四册为杂文及经解、奏疏、禅语。然残阙殊甚，多不可读。后六册，则其官西安知府及提学湖广时案牍之文，而西安为最详。如《社约》、《救荒》、《织造》、《开矿》诸规议，大抵皆委曲恳到。其言关中：“居天下厄塞，户口百万，乃此公私之积。处之如扫，守令无一人长思举其事者；而民惟寄死生於天，河南之事，奚保不再见也？”璜守西安，在万历中年，其於启、祜时事，曲突移薪，若有先见。其解经则多影响支离，至《临济大意》、《楞伽质义》诸篇，尤旁涉杂学，盖明季士大夫，流於禅者十之九也。

△《中秘草》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李沂撰。沂字景鲁，嘉鱼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劾东厂太监张鲸，廷杖削籍，后赠光禄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皆其为庶吉士时所作。自记谓每月上旬、中旬、下旬试於翰苑者，曰《馆草》；每月朔望试於东阁者，曰《阁草》。皆详录当时阁师、馆师评语，末附载《劾张鲸疏》一篇，及廷杖之后王锡爵、杨起元、袁黄通问三尺牍。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丁元荐撰。元荐有《西山日记》，已著录。元荐受业顾宪成，入东林党籍，当时以节行称，而文章质率，不出讲学家窠臼。

△《永思斋文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日茂撰。日茂字文华，号培吾，青县人。万历丙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日茂官御史时，有《谏三王并封疏》，今载集中，词颇激直，而《明史王锡爵传》，载当时争封议诸臣，但有赵志皋、张位、史孟麟、罗万化、岳元声、顾允成、张纳陛、陈泰来、于孔兼、李启美、曾凤仪、锤化民、项德祜、李腾芳等，独不及日茂之名，未详其故。至《谏并封第二疏》，据行状称，撰稿未上，乃亦收入集中，则过矣。第二、三卷内，多案牍之文，颇为冗碎。

△《溟池集》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文柱撰。文柱字仲立，昆山人。万历戊子举人，官临清县知县。是集前七卷为诗、赋，后九卷为杂文。每篇之下，或标《云见遗草》、《见溟游集》、《见扇》、《见题壁》、《见友人集抄》。盖其后人，博蒐佚稿而成也。

△《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学科考略》，已著录。其昌以书画擅名，论者比之赵孟頫。然其诗文多率尔而成，不暇研炼，词章之学，盖不及孟頫多矣。

△《竹素堂藏稿》十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所蕴撰。所蕴字子有，上海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

是集凡杂文十一卷，诗三卷。前有王宏诲、陈文烛《序》，俱称其官为陈比部，盖在郎署时所辑也。诗文摹拟太甚，未能杼轴予怀。詹景凤《明辨类函》，尝称所蕴文法汪伯玉，几为敌国，诗健而洁，近体亦似于鳞。则其宗法概可见矣。

△《青藜馆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周如砥撰。如砥字季平，号砺斋，即墨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是集刊於崇祯壬午，诗不及一卷，馀皆杂文，多馆课及应酬之作。如《太上感应篇序》之类，亦备录不遗，编次殊为芜杂。前有王思任、公鼐二“序”，思任《序》多称其制艺，鼐《序》多称其德量，其微意可思矣。

△《小山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是编首为《鰕生蠡管》三卷，首载《辟佛书》，次则辩论经旨之文；又杂著三卷，尺牋一卷，家乘三卷，盖其《山草堂全书》之一种。敬喜说经，古文非所留意，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姜同节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姜志礼撰。志礼字立之，丹阳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尚宝司卿，致仕后加太常寺少卿。是集惟第五卷后半为诗，馀皆杂文，所载诸疏，论列时事，颇为切直。其守泉州时，清还沙格澳及辨李相国伪书事；官两广时，拒李凤、高竑两珰及擒叛猺韦尚胜事，政绩多可称。官山东参政时，以争福王庄田谪官；官尚宝时，河南进玉玺，魏忠贤欲令表献，执不可。其风节亦殊可取，诗文则类皆应酬之作也。

△《刘直洲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刘文卿撰。文卿字傒如，江西广昌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员外郎。文卿性孤介，尝以忤权奸左迁，其文颇有英气。惟年仅三十三而卒，功候未深，故风格未就。集中如《急选被论辩疏》及《海防》二议，《台州、金华二府兴革条议》，亦可以考见时政也。

△《吴继疏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仁度撰。仁度字君重，金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明史儒林传》，附载其父悌传末。其集初刻於万历乙卯，此本为其六世从孙廷相所重编。凡《中书考功奏疏》一卷，《抚晋奏议》六卷，《抚晋全草》三卷，各注原本卷次於下；又《遗稿》二卷，各注新增字。《抚州府志》称其为文不拘训诂，每脱稿，即弃去，故无存者。此二卷盖廷相摭拾残剩，附於奏议、公牋之后者也。

仁度初除中书舍人时，尝争“三王并封”之事，其疏今载第一卷中。抚晋时，亦颇有擘画；《遗稿》则随笔写意而已。

△《叶玉成全集》四卷、《附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永盛撰。永盛字子沐，泾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杂文一卷，奏疏三卷，为其裔孙沃若等所刊。当万历中叶，税珰用事，弊政百出，永盛以御史巡视浙江盐政，适奸人奏请增课，税珰持之甚急。永盛独抗疏纠论，屡折不回，卒以无扰。今诸疏及《措置浙盐始末》一篇，具在集中。《明史》本传，亦采录其略，其他序、启、祭文之类，仅二十馀首，则其子孙姑存手泽而已。末附《名宦录》一卷，皆万历中请祀呈详批答案牍及《去思德政碑》。又《乡会中式录》一卷，则永盛倡建崇文书院，疏请许商人占籍应试，因纪历科中式姓氏，以志不忘。所载至国朝康熙中，盖后人所续入也。

是亦足见浙人之不忘永盛矣。

△《李湘洲集》十卷、《补遗》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李腾芳撰。腾芳字子实，湘潭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其学宗王守仁，故集中第二卷有《阳明集抄序》，反覆几二千言，发明良知之旨，至以事功、节义与辞章、养生，均为正道之障。又有《金刚经集注序》、《金刚经注采序》、《莲池自知录序》，皆提唱二氏之说。亦颇尊崇李贽，称为卓吾老子。

盖明季士大夫所见大抵如斯，不但腾芳一人也。然腾芳留心经世，喜谈兵事，其《策倭安攘至计疏》及《进戚继光兵略》诸疏，犹非徒以狂禅纵论者矣。集无序跋，不知何人所编，据卷首《家传》，称其生平著作毁於峒寇，此本盖由掇拾而成，故十卷中多有录无书者，别以《补遗》一卷，刻於末云。

△《关中集》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余懋衡撰。懋衡字持国，婺源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其巡按陕西时所作。凡论说、杂文，共七十八篇，所评古今人物，皆蹈袭陈言，至谓《封建井田为可行》，尤属拘迂之见。《自序》称，万历丁未，杜门请告，四阅月而成帙，中有《自嗤》一篇云：“穷年焚膏，不得一二；偶得一二，索纸书之；纸墨未乾，已规规失。”其大略可观矣。

△《绿滋馆稿》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士奇撰。士奇有《史裁》，已著录。是集文八卷，诗一卷。其文虽不能步趋归、唐，而文从字顺，尚不蹈王、李贻古之习，惟韵语牵率颇甚。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长於史学，诗特馀艺，其殆然欤。

△《灵{卅}媛}阁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汤兆京撰。兆京字伯闳，宜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具《

明史》本传。兆京廉正鲠直，佐孙丕扬掌察典，尤力持公议，为群小所嫉；然律身严正，虽屡遭排击，卒不能以一言污之。其制行甚高，诗文非所属意，亦皆不入格。

△《西楼集》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邓原岳撰。原岳字汝高，闽县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明史文苑传》附载《郑善夫传》中。是集诗十卷，文八卷。卷首谢肇淛所作《小传》，谓原岳为诗，初学郑善夫，已又学七子，既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为宗，末年益复宏肆。今阅其诗，功候颇为不浅，惟未免有摹拟之痕也。

△《繁露园集》二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董复亨撰。复亨字元仲，元城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外转布政司参政，未上而卒。是集凡文十七卷，诗五卷。复亨没后，其同里张铨序而刻之。其文喜剽掇词藻，如《广武郡理胡怀南治最承恩序》曰：“闲请所谓举业读之，其沈词怫悦，如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其浮藻联翩，若翰鸟婴缴，而坠层云之峻；其涵绵邈而吐滂沛，又若风飞焱竖，若芳蒙生馥而青条森也。”割裂文赋，以入散体，古今有是格律耶？诗尤非所擅长矣。

△《袁中郎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袁宏道撰。宏道有《觴政》，已著录。其诗文所谓公安派也，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抵之。三袁者一庶子宗道、一吏部郎中中道、一即宏道也。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於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贗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观於是集，亦足见文体迁流之故矣。

△《游燕集》二卷、《小草斋稿》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录。《游燕集》二卷，为万历己丑肇淛公车北上时所作；《小草斋稿》一卷，则己丑还山后至辛卯复上公车时所作。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肇淛有《小草斋诗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八卷，又《续集》二卷。此二集乃集中之二种，非完帙也。

△《芙蓉馆集》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杨一葵撰。一葵字翹卿，漳浦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云南布政司。是集诗一卷，文一卷。诗格颇清，文则多应酬之作。首有蒋孟育《序》，称一葵先有《豫章集》及《画脂编》行世。今二书未见传本，其《自序》二篇，则在此集

中云。

△《旭山集》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金忠士撰。忠士字元卿，宿松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是集诗止一卷，馀皆杂文，忠士历任边疆，所至皆有所建立，其施設颇见於集中。第六卷内《榆林、河套诸考》，条列颠末，述盛衰之势，备抚治之方，多可与史事相参核，盖皆得之阅历之实，故其言确凿可据。固不必其文词之工也。

△《石伯成诗稿》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石九奏撰。九奏字伯成，冀州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兵备副使，进右参政。其诗多学《才调集》，而风格未成。朱彝尊《明诗综》选入《春郊》一绝，阅其全稿，实无有过之者也。

△《水明楼集》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荐夫撰。荐夫名藻，以字行，更字幼儒，闽县人，万历甲午举人。朱彝尊《明诗综》作名邦藻。以集中行状考之，《明诗综》误衍一“邦”字也。是集诗九卷，诗馀一卷，赋及杂文四卷，考徐燧《晋安风雅》，自荐夫之曾祖燧、祖达、父辅之与其兄价夫，皆以诗名。其家学渊源，固有所自。曹学佺为之《序》，称其质癯而腹腴，语险而法中。虽目不涉诗书，迹不交山水，能使下帷之夫，骇其博雅，好游之士，推其韵致。则过其实矣。

△《折腰漫草》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华善继撰。善继字孟达，无锡人，官至永昌府通判。善继与弟善述，并有才名。朱彝尊谓其诗不及善述，然王世贞《序》列四十子诗，顾取善继而善述不与焉。殆以善述诗体格不纯，操纵任意，不若善继之愜適欤。是集刻於万历甲午，盖善继所自编也。

△《奉使稿》（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之蕃撰。之蕃字元介，荏平人。南京锦衣卫籍，万历乙未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之蕃以万历乙巳冬，被命使朝鲜，丙午春仲出都，夏杪入关，与馆伴周旋，有倡必和，录为二大册。第一册为《奉使朝鲜稿》，前诗后杂著，之蕃作也；第二册为《东方和音》，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柳根等诗也。末有《乙未制策》一道，及东阁倡和诗数首，为读卷官沈演等作，盖后人所附入。案：《千顷堂书目》，载之蕃《使朝鲜稿》四卷，《纪胜诗》一卷，《南还杂著》一卷，《廷试策》一卷，《落花诗》一卷，与此大同小异，盖所见者又一别本云。

△《清晖馆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谢廷谅撰。廷谅有《千金堤志》，已著录。是集上卷为诗，下卷为文，前有

万历戊子陈文烛《序》，称其学问日富，变化无穷，与胡应麟并称。今观其所作，亦颇工丽自喜，而边幅太狭，犹在《少室山房集》下也。

△《薄游草》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谢廷谅撰。此集皆其宦游时所作，故以《薄游》为名。凡诗六卷，文九卷。

《明史艺文志》载廷谅《薄游草》二十四卷，此止十五卷，殆非完本矣。

△《自愉堂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来俨然撰。俨然字望之，三原人。万历乙未进士，官兵部主事。是集凡文四卷，诗六卷，乃其子复临所刊。酬应尺牒居其大半，他作亦多亢厉之音。朱彝尊《明诗综》不登一字，殆病其粗欤。

△《骆台晋文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骆日升撰。日升字台晋，泉州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殉奢崇明之难，赠光禄寺卿。日升以节义显，而文章不免渐染时趋，末附《解经》数则及《学约规条》，则其为广西提学金事时，以示诸生者也。

△《尚友堂集》二卷、《忠谏遗稿》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秉汉撰。秉汉字伯昭，一字聚五，长泰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巡按广东，卒赠太仆寺卿，谥文端。事迹具《明史》本传。据张懋建所作《秉汉传》，称所著有《馆稿》、《疏草》、《尚友堂稿》、《若鹄草》、《长山集》。此总名《尚友堂集》，盖高密单德谟为之选定，哀为一编；惟其《忠谏遗稿》别为一卷，皆案粤时奏疏也。

△《元居集》九卷、附《哀荣录》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李春熙撰。春熙字皞如，号泰阶，建宁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是集诗五卷，文四卷，后附《哀荣录》一卷。诗分《姑熟草》、《彭城草》、《旅言》、《粤游草》、《燕游草》、《白门草》、《邺中草》七集。文则“奏疏”及征交阯时文移、公牒、条议，悉编入之。第七卷中，《论代藩争立》一疏，尤其大节也。集为崇祯辛巳其子嗣元所编，此本又其裔孙芳所重雕。据嗣元《序》，当有十二卷，今止十卷，然首尾完具，又似非阙佚。疑芳又有所合并，非尽原帙矣。

△《蛰菴日录》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顾起元撰。起元有《说略》，已著录。是集乃其天启壬戌、癸亥两年所作诗文。曰“蛰菴”者，《自序》谓：足疡至冬辄发，每寒月即自茧一室，塞向堦户，尝自笑以为似昆虫之入蛰，因以名其菴云。

△《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王畿撰。畿字翼邑，号慕蓼，晋江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也。是集诗文共七卷。末附《家谱》、《劝戒》二十

则，为一卷。畿立身居官，矫矫自励，故所为诗文，皆质朴类其为人。卷首《序》为施邦<日翟>所作。畿视学浙江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畿为备聘，拜雁於官署。邦<日翟>即於是秋登第，后殉节为完人。其识鉴为世所推服云。

△《大旭山房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邓渼撰。渼字远游，自号箫曲山人，建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佾都御史，巡抚顺天。忤魏忠贤，谪戍贵州。崇祯初，放还，卒。是集皆散体之文。案明版《唐文粹》之首，有渼《序》曰：文家法秦、汉，非不善也，然摹拟工则蹊径太露；构撰富则窠臼转多，至近日肤浅之法，畏难好易，眉山盛而昌黎、河东二氏拙云云。颇中明季古文两派之病。其自作则未能凌跨一时也，《千顷堂书目》有《渼留夷馆集》四卷、《南中集》四卷，《红帛集》四卷，不载此集，殆偶未见欤。

△《百花洲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邓云霄撰。云霄字元度，东莞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参政。是集乃其官长洲时所作，故以“百花洲”为名。其诗近体居十之八九。

△《解弢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云霄撰。云霄作《冷邸小言》，论诗以妙悟为宗，以自然为用。故兹集所载，多仿王、孟之音，而酝酿深厚则未及古人。昔严羽作《沧浪诗话》，标举盛唐，而所作乃惟存浮响；云霄所论所作，盖均似之矣。

△《一斋诗集》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第撰。第有《伏羲图赞》，已著录。是集凡《粤草》一卷，诗文各半，万历戊戌至庚子，游广东时作也。《寄心集》六卷，焦竑为之选定，皆四言五言古诗，多涉论宗，故别为一集；《五岳游草》六卷，大抵纪游之咏。而杂诗亦散见其中，不尽为山水作也。据原《序》尚有一集名《塞曲》，乃官蓟州游击时作，此集不载，盖佚之矣。第《韵书》妙有神解，遂为言古音者之开山；诗则信笔而成，非所擅长，然第亦不必以此擅长也。

△《缙山集》二十七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王衡撰。衡有《纪游稿》，已著录。万历戊子，衡举顺天乡试第一，时其父锡爵在政府，为高桂、饶伸所劾，遂不复会试。锡爵罢相后，始登万历辛丑进士第二，入翰林。旋即归养，得以其闲，肆力於古学，与王世贞虽同里闾，而不蹈其蹊径。然颇染陈继儒之俗格。《明史隐逸传》称，锡爵招继儒与衡读书支硎山，其所由来者渐矣。

△《许鍾斗集》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许獬撰，獬有《八经类集》，已著录。是集大抵应俗之作，馆课又居其强半

。盖明自正、嘉以后，甲科愈重，儒者率殚心制义，而不复用意於古文词。洎登第宦成，菁华已竭，乃出馀力以为之，故根柢不深，去古日远，况獬之制义，论者已有异议，则漫为古调，其所造可知矣。

△《刘练江集》七卷、《附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刘永澄撰。永澄字静之，宝应人，万历辛丑进士，官国子监学正；乞归省亲，起兵部职方司主事，未上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文六卷，诗一卷，附录一卷，乃永澄歿后，其友刘宗周等共为哀辑。其文章平正通达，而大致谨严，篇首《程朱药言序》，尤为深切，盖永澄虽与东林诸人游，而操履笃实，故词采不足，而持论不诡於正，无门户标榜之习云。

△《叶子诗言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有《字孛》，已著录。是编首载《述职吟心》五卷，乃大计入覲时作；次载《赋类》一卷，《吟类》一卷，乃督学河南时作；次《遒徇编》五卷，则杂录对联偶语。《自序》称，取《虞书》“诗言志”，《论语》“志於学”二语，以为作诗要领，故以此名其集。秉敬淹贯群书，著述甚富，而所作韵语，乃过於质朴，殆所谓诗有别才耶？

△《元凯集》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勋撰。勋字元凯，闽县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户部郎中《福建通志》载，《元凯集》四十卷。此本仅文三卷，诗二卷，然首尾完足，初非有阙。集为其同年吕纯如所刻，或经纯如选定耶？勋为郑善夫外曾孙，其瓣香有自，故虽无杰构，而尚有典型。

△《白榆集》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屠隆撰。隆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集诗八卷，文十二卷。隆为人放诞风流，文章亦才士之绮语。陈子龙《明诗选》，谓其诗如冲繁驿舍，陈列壶觞、顷刻办就，而少堪下箸，文尤语多藻绘，而漫无持择，盖沿王、李之涂饰，而又兼涉三袁之纤佻也。

△《由拳集》二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屠隆撰。是集凡赋一卷，古今体诗十卷，杂文十二卷。时隆方知青浦县，故以“由拳”为名。

△《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汤显祖撰。显祖有《五侯鯖》、《字海》，已著录。显祖於王世贞为后进，世贞与李攀龙持上追秦、汉之说，奔走天下，归有光独诋为庸妄。显祖亦毅然不附，至涂乙其四部稿，使世贞见之。然有光才不逮世贞，而学问深密过之；显祖则才与学皆不逮，而议论识见，则较世贞为笃实。故排王、李者，亦称焉。

是集凡诗十三卷，文十卷，尺牘六卷。前有南丰朱廷诤《序》，称其：解阴符五贼禽制之法，序《春秋》辑略，发仁孝动天下之旨，记小辨明复小乾大之一致，非无根据之学者，然终非有光匹也。

△《適適斋鉴须集》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陈玉辉撰。玉辉字达卿，号荆碧，惠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南京监察御史。所著有《客客轩散言》、《皇芩草》、《公馀课儿草》、《岳阳草》诸种，此集乃其一也。凡语录一卷，文五卷，诗一卷。其子龙岩题识，谓全集未刻，已经沦轶，故所存者止此。玉辉从邹元标讲学，其文章根柢，尚为醇正，诗则随意抒写，不求甚工，又多佚脱，如《白门纪怀》七言律诗，称依上下平韵次第，当有三十首，今仅存二十首，则其残阙可知已。

△《薛文介公文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薛三省撰。三省字鲁叔，定海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谥文介。是编有文无诗，奏疏几居其半，奏疏中，辞谢者又居其半。惟《请福王之国》一疏，最为激切，其官检讨时所上也。

△《丛桂轩集》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吴大经撰。大经字元常，常熟人。是集大经所自编。前有万历癸卯《自序》，称谢去帖括之学，盖山林之士也。其诗酷摹剑南，圆熟有馀，深微不足。魏浣初《序》，乃谓袁宏道推明代诗人以徐渭为第一，而大经配之。殆非笃论矣。

。

△《蟋蟀轩草》（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刘士骥撰。士骥字允良，禹城人。万历甲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士骥於李攀龙为乡人，而不循其门径，是集前有李若讷《序》，称允良自言，少年濡首李、王诸家。顾李、王生今日，宜另绣其肠，其不肯从风而靡，不为无见。然集中诗文，乃作啾缓之音，是则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四然斋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黄体元撰。体元字长卿，穀城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是集，体元所自编，取中和集身心世事，谓之四缘：“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之语。故以“四然”名斋，因以名集。盖明季士大夫耽二氏者，十之九也。

△《樊致虚诗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樊良枢撰。良枢字尚植，一号致虚，进贤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浙江提学副使。是编凡《匡山社集》一卷，《二山草》三卷，皆以所居地名之：匡山取居近匡庐之义，二山则官淮南时取淮南大小山之义也。《二山草》中又附以其叔俊、弟尚燝、良楹、子重鹏等次和之作，大抵多规橅七子声调。

△《峡云阁存草》七卷、《后存草》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义古象通》，已著录。其诗草本四十卷，是集仅删取十四卷，故谓之“存草”。《存草》为未第时之诗，“后存草”为既第后之诗。其“后存草”内又分为初燕诗、农诗、桂诗、东诗、东后诗、家诗、衡诗各一卷，盖皆随宦迹所及，各举地名之一字以为标目。其诗不出贗古之习。盖万历以后之诗，不公安、竟陵，则仍太仓、历下耳。

△《隆德堂诗文稿》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魏纯粹撰。纯粹字仲乾，柏乡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集诗文各一卷，多其官永城知县时作；末附为御史时，《请假省亲疏》一篇。

△《萑言》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余懋孳撰。懋孳字舜仲，婺源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给事中。此集乃懋孳所自编，凡文五卷，诗一卷。其曰“萑言”者，盖取萑稗之意，自谓学而无当於道者稗学也，言而无当於道者萑言也。又谓“命题属草”，聊供酬应。今观其文，如《门墙桃李册序》、《刻联捷稿引》、《细草流芳册小引》、《题龙山课艺》等篇，皆不免俗体，盖疏於芟汰之过也。

△《皆春园集》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完撰。完字名甫，号海沙，南通州人，万历丙午举人。是集为完所自编。其诗多恬適敷畅，而不见性情，较黄省曾《五岳山人集》，格调相似，而才力尚不能逮也。

△《达观楼集》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邹维琏撰。维琏字德辉，号匪石，新昌人，万历丁未进士。官吏部郎中时，以疏劾魏忠贤，谪戍贵州；崇祯初，召为南京太仆寺卿，洊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剿海寇有功，终为温体仁所忌罢。崇祯八年，起为兵部右侍郎，未上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诗集凡六卷，曰《愿学编》，盖早年初学之作；曰《宦游草》，作於司理延平时；曰《友白草》，作於贵州谪戍时，盖拟太白之流夜郎也；曰《友欧草》，作於起官太仆时，盖南太仆署在滁州，多欧阳修遗迹也；曰《导噫草》，中多感慨时事之什，盖作於抚闽时也；文集凡十八卷，首冠以《四书、五经疑义》，中如《信丰坊伪石经》、《信俞庭椿改周礼》、《信蔡沈三代改时不改月》诸说，皆未为卓识。盖其气节才略，足以自传，学问则未深造也。据编首《自序》，尚有《大梦稿》、《又梦稿》、《自警编》诸目，此本皆无之，或维琏自删，或后来所佚，均不可考矣。

△《扫馀之馀》三卷、附《归涂闲纪》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锡元撰。锡元字玉受，长洲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贵州提学佥事。是集第一卷《庚夏七发》，记其庚申夏病疫事；二卷为序记、简牍、杂文；三卷为

杂文，乃其官祠部时考验众僧杂作。附《归涂闲纪》一卷，则记其官黔中苗乱事，大抵多作佛家偈语，间涉俳体。

△《湛园集》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程正己撰。正己字道先，号澄源，长治人。万历丁未进士，官至金都御史，巡抚保定，以忤奄党削职，后终於兵部侍郎。是集为其子之璿所编，凡诗五卷，文五卷，大抵惟取自適，无意求工。

卷一百八十 集部三十三

○别集类存目七△《太古堂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高宏图撰。宏图字子犹，号磴斋，胶州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南京破后，不食死。事迹具《明史》本传。其诗文经兵燹之后，多散佚不存。是集诗一卷，文一卷，为其同里法坤厚及族孙敬业所蒐辑，盖仅存其什一矣。

△《泊水斋文钞》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明张慎言撰。慎言字金铭，号藐山，《千顷堂书目》作号藐姑，疑其自号“藐姑山人”，而称者各省其文也。阳城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本传。初慎言官御史时，以论“三案”谪戍肃州，撰《悔草》；后官刑部侍郎时，谏狱失旨，罢官家居，著《泊水诗文集》。皆已散落。此集仅存奏疏三首，馀皆序记及杂著。卷首有康熙庚辰陈廷敬《序》，谓慎言在其乡，有兴起文学之功云。

△《妙远堂集》四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马之骏撰。之骏字仲良，新野人。万历庚戌进士，官户部主事。是集凡诗十四卷，文二十六卷。万历季年，文体渐变，竟陵锤惺、谭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诗归》一编，易天下之耳目。之骏於锤惺为同年，亦与王稚登之子留造作新声，务以鲜警秀异相倡和，均别派也。锤、谭之名最盛，后来受诟亦至深；之骏与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而自萎，谈艺者遂不复抨击，此集盖偶尔得存耳。

△《东极篇》（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文翔凤撰。翔凤有《太微经》，已著录。是集皆官莱阳令时所作。尝自制五岳冠，并以“五岳”为号，“东极”亦其号也，故以之名篇。是集不分卷数，诗总目曰《海云集》，文总目曰《日门稿》。其中子目，有所谓《蓬莱诗》者，以登州之蓬莱阁也；《日华诗》者，以听讼之日华堂也；《九青诗》者，以游大泽山，遂易大泽为九青也；《入院诗》者，奉檄入棘闱前后题咏也。诗文率多怪僻。《纪梦诗》无非自为夸诩，尤狂而近於诞矣。

△《文太青文集》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文翔凤撰。此本为其七代孙三捷所手钞。上卷为《讲章》，下卷为《诗赋杂作》，乃偶然选录之本，非完帙也。

△《慧阁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翼飞撰。翼飞字元明，平河人。万历庚戌进士，官宜兴县知县。所著有《慧阁》、《长梧》二集，己未、庚申、辛酉、壬戌行卷，此特其中一种。大抵墨守七子流派，音节宏壮而切响甚稀，间附以四六序，尚颇工整。

△《漆园卮言》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庄起元撰。起元字仲孺，武进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集大抵应酬之作，下至吏牒公移、告示，靡不汇录；且多编次丛脞，目中列目，如启类之中分宰执、翰林诸门，已可不必，乃又列交际、通用一门，殆近类书。

《昭明文选》之分类，与杜诗、苏诗之分类，均无是也。

△《铜马编》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记》，已著录。是集乃其崇祯中为古田知县入覲京师，往返记程之作。上卷冠以《北征记》，次以《北行诸诗》；下卷冠以《南征记》，次以《南旋诸诗》。文格颇历落自喜，诗则庸音也。

△《许灵长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光祚撰。光祚字灵长，陕西人。是集刻於万历壬子。诗格平易，罕逢警策。刊本不分卷数，而各体之首，必题曰《初集》，盖犹未竟之本也。

△《无欲斋诗钞》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鹿善继撰。善继有《四书说约》，已著录。此乃所作诗稿，称《成云洞定本》。诗后间有评语，不知何人所选辑也。案李光地有《成云洞诗韵》，或光地所评欤？善继成仁取义，大节凛然，诗笔亦有遒劲之气，而不耐苦吟，未免失之辘率。

△《明德堂文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有《四礼约言》，已著录。维祺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生平盖主於笃实践履，而不求以文章名世，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集为崇祯庚辰吴伟业所编，一名《慎独堂集》。凡文十七卷，诗三卷，《会约》二卷，《语录》四卷，后载《制艺》三首；又张鼎延所作《全城定变记》一篇，纪崇祯庚辰维祺家居平土寇王之典事，则康熙二年维祺子兆璜刻集时，所附入也。

△《逸园新诗》一卷，《咏怀诗》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耿志炜撰。志炜字明夫，逸园其别处也，武功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提督四译馆少卿。是编乃志炜归田后所作，於诗境未能深造，至於《咏怀诗》一卷，追和步兵，且一一次其原韵，尤为攻所必不能胜矣。

△《文敏遗集》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国_{木普}撰。国_{木普}字元治，号绩溪，高阳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中极殿大学士。事迹附见《明史李标传》。国_{木普}遗文，明季佚於兵燹。国朝顺治己亥，其子大学士爵掇拾残阙，辑为一编；康熙丁未，始获其刻本於同里张亦纯，删除重复，得文二十二篇、诗一百一十四首。辛酉纂修《明史》，复於书局得其奏疏十三篇，因重编为三卷，而以《志铭》、《墓表》、《碑》附焉，即此本也。其诗文多馆阁酬应之作，盖爵所得於亦纯者，本其官翰林时课稿，故所存止是云。

△《丰麓集》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兆璧撰。兆璧字文焕，一字子穀，丰麓其别号也，金谿人。万历乙卯辛酉两中副榜，卒不第，以廩贡生官连州学正。是集皆所著杂文，末附圻志，而以门人周懋文所作《家传》，冠於卷端。

△《博望山人稿》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曹履吉撰。履吉字元甫，当涂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河南提学佥事。是集诗六卷，文十一卷，尺牋三卷，刻於崇祯戊辰，乃履吉归田以后所自编。卷首别载书目一叶，称未刻者有《渔山堂稿》、《携谢阁稿》、《青在阁稿》、《辰文阁稿》，则此犹非其全集矣。

△《蘧园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简撰。简字默孙，自号“蘧园居士”，归安人。万历戊午举人，不乐仕进，年仅五十而卒。其婿钱鸿哀录遗稿，编为是集。凡诗五卷，文五卷。

△《白下集》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姬水撰。姬水（字淳父）有《贫士传》，已著录。是集诗六卷，赋一卷，文四卷。姬水自吴门徙居金陵所作，故以“白下”为名。王世贞《序》，谓姬水始务以清丽宏博自喜。中年游白下，稍趋澹辞雅调，晚节益自喜为工语，东南诸诗人，不能先淳父而指屈也，其文则不复置论。然观姬水《自序》，似所编实止各体诗，其馀数卷，为其子后来增入也。姬水本五岳山人省曾子，而世贞《序》谓省曾为姬水之“王父”，同时之人不应有误，殆刊本衍一“王”字欤。

△《高素斋集》二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黄姬水撰。是集凡赋一卷，诗十二卷，杂文十六卷。王世贞《艺苑卮言》，称其诗如“北里名姬作酒纠”，时出俊语，褒中寓贬，已足见其一斑矣。

△《黄淳父集》二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黄姬水撰。是编乃万历乙酉，其婿顾大思哀《白下》、《高素斋》二集及所未刊者并梓之，凡赋颂赞诗十六卷，杂文八卷。

△《元盖副草》二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吴稼澄撰。稼澄字翁晋，孝丰人。官南京光禄寺典簿，累迁云南通判。稼澄素与吴应旸、臧懋循游，故是集之《序》，应旸撰而懋循书之。

其称《元盖副草》者，应旸《序》谓“元盖”，天目山别名。其藏书有在，姑谓之副。盖夸大之词，谓尚非其名山之正本耳。稼澄少年，以诗见称於王世贞，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亦称其乐府如“健儿骑骏马，左右驰突，靡不如意”。

近体颇合西昆，然摹古终太有痕也。

△《皆非集》二卷、附《一枝轩吟草》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万达甫撰。达甫字仲章，号纯初，鄞县人。都督佥事表之子，少袭世职，官至广东海防参将。表虽将家子，而笃好词翰，达甫承其渊源，亦善吟咏，此集其诗稿也。末附《一枝轩吟草》，乃其子邦孚所作，仅五十馀首。邦孚亦以世荫官至福建总兵官、左军都督府佥事。

△《瞿罔卿集》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瞿汝稷撰。汝稷字元立，常熟人。礼部侍郎景淳子，用父荫，官主事，仕至太仆寺少卿。事迹附见《明史景淳传》。是集为眉州张养正所编，凡诗五卷，文九卷。前有叶向高所作《墓志铭》，称汝稷最不喜温陵李贽，以为得罪名教，其识实出明季士大夫上，其诗文则未能凌跨流辈也。

△《梅颠稿选》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有《夷门广牍》，已著录。所著有《闲云稿》、《泛泖吟》、《咏物诗》、《螺冠子诗馀》、《茹草编》诸集。陈继儒汇而选之，以成此编，盖二人气类相近也。

△《雅尚斋诗草二集》二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高濂撰。濂字深甫，号瑞南，仁和人。其诗先有《初集》，今未之见。此其二集也。前有万历辛巳《自序》，大旨主於得乎自然，以悦性情，故往往称心而出，无复锻炼之功，其时山人、墨客多此派也。

△《甬东山人稿》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时撰。时一名时臣，字仲父，鄞县人。游衡王、沈王诸邸，亦当时所谓山人者也。时年六十，即治生圻於句章之夕阳里，自撰《墓铭》，述所著有“诗文集”及“乐府”等稿。此集刻於万历辛巳，皆诗无文。陈子龙《明诗选》，称其颇有高、岑遗调。盖万历以后，公安、竟陵交煽伪体，么弦侧调，无复正声，时诗在淫哇嘈囂之秋，尚为不坠风格。故子龙见近似者而喜也。

△《李山人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生寅撰。生寅字宾父，鄞县人。是集为其邑人杨承鲲所选。诗皆短章，音

节颇谐，而乏深警之思，亦颇窘於边幅，盖思清而才弱者也。前有万历壬午，鄞县知县杨芳《序》，称其名可得而闻，人不可得而见，则其品在当时山人上，宜其诗之不俗矣。

△《复初集》三十六卷（庶吉士戴震家藏本）

明方承训撰。承训号郟邨，徽州人。是集乃承训所自编，前有万历癸未《自序》，称家世役什一，不乐仕进，盖贾人子。又称间以玉献，即被摈斥弗用。盖终於不遇之士也。集首冠以《原初漫谈》七条，大抵扬、何、李之余波，而变本加厉。於唐以来诗文，如李、杜、韩、柳，无不排击，然核其所作，乃了不异人。

△《玩画斋杂著编》八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姚翼撰。翼字翔卿，归安人，由岁贡生官广济县知县。是集皆所著杂文，编年排次。翼为茅坤妇弟，其文格亦略相近。第八卷内附以瞿九思评语。前有其门人沈位《序》，作於隆庆丁卯，而所录文至万历乙亥，盖自三卷以下，皆作《序》后所续刻也。

△《性灵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师孔撰。师孔字时行，徽州人，家於武昌。万历中岁贡生。是集名以“性灵”，盖欲抒写襟抱，不落窠臼之意，然师孔为吴国伦弟子，究不能出七子之轨辙。

△《石秀斋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莫是龙撰。是龙有《画说》，已著录。是龙书画皆有名，而为诗不屑深思。《明诗综》载有《莫廷韩遗稿》，不著卷数。此本前有“传”一篇，於是龙平生事迹不甚详备，又无“序”、“跋”及目录，其末卷亦有阙佚。然《明史艺文志》云：莫是龙《石秀斋集》十卷，与此本合。岂彝尊所见又别一本欤？

△《段黄甫诗稿》（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段黼撰。黼字黄甫，别号“景山樵客”，曹州人。万历中诸生。是集为其友人王士龙所编。朱彝尊《明诗综》称：黼所著有《抱璞集》。未知为此稿之别名。抑或别有一编也。

△《汪遗民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汪逸撰。逸字遗民，歙县人。是集诗一卷，皆与马时良、仲良兄弟倡和之作。首载《友声叙》一篇，为内黄司乃疆作。称友声两卷，余得而展玩之，独抒如展绮縠，合奏如答笙簧。是其诗本编入《友声集》中。此本乃录出逸诗，别为一卷耳。末附汪以俊诗二首，以俊字用章，亦与马氏兄弟为诗友者也。

△《环翠堂坐隐集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廷讷撰。廷讷字无如，休宁人。是集古今体诗一卷，词一卷，南北曲一卷

，随录一卷。萧和中《序》称，廷讷本有《环翠堂集》三十卷，与此本多重见。

盖坐隐乃其园名，故别自摘选为此集，而仍以“环翠堂”冠之。集中酬唱，皆陈继儒、方于鲁之流，又与李贽赠答，至称其“著书皆了义，评古善诛心。”旨趣如此，其渐於当时气习者深矣。

△《笑拙墅稿》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金建中撰。建中字仲立，海阳人，万历中国子监生。笑拙墅者，其别业名也。是编前列诸人序记、传赞，次为建中所作诗，多咏园中景物，后附其子麟祥《跋》并《志感诗》。

△《古雪斋近稿》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朱多颖撰。多颖字以昭，号斗斋，南昌人，宁藩裔也。在万历间，与李维桢、曹学佺等倡和，其诗修饰风调，流易有馀，而短於精诣。

△《菘堂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吴文奎撰。文奎字茂文，歙县人。是集凡诗六卷，杂文四卷。文奎受业於兴国吴国伦，故所作全效国伦之体，李维桢《序》，亦称其渊源如是云。

△《江皋吟》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刘师朱撰。师朱字仲文，号嵩潭，大名人，万历中由贡生官至庐州府同知。是集原序称作於庐州，故名曰：《江皋吟》。然集中有都门所作，有出塞所作，有超然台所作，则亦不尽庐州诗，特刻於庐州耳。诗多浅语，原序亦称其由兖州闲曹改庐江剧任，有顾盼自喜之意云。

△《潘象安诗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潘纬撰。纬字仲文，一字象安，歙县人，家於白岳之下。万历中，以贵官武英殿中书舍人，归田以后，有《养疴》、《游淮》、《园居》诸集，此其汇刻之本也。五言古体多摹文选，七言古体，学初唐，近体亦颇有大历诸人风调，然音节畅而性情少，所谓得皮而未得髓者也。中间颍阳许国、岭南区大相二人评语，如批点时文之法，亦非古人体例。

△《白云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昂撰。昂字尔瞻，一字云仲，莆田人，自号“白云先生”。是集前有锤惺所作传，称集本十六卷，又《排律》一卷。昂没后，散佚无存。万历戊午，其同里宋珏重加裒集，仅得五言律诗七百首，七言律诗十二首。其诗颇学少陵、右丞，得其形似。

△《黄元龙诗集》八卷、附《尺牋》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奂撰。奂有《元龙小品》，已著录。其诗意主独造，而失之生硬，集中诸体皆备，独无七言律诗，盖流俗唱和，多以七言律诗，故奂薄而弗为。然诗之

雅俗在格韵，不在体裁，苟词旨凡近，即四言亦属庸音；苟兴象深微，即七字亦成高调。必禁此一体不作，是又山林畸士，矫枉过直之失也。

△《张太初集》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张汝元撰。汝元字太初，江宁人。万历中诸生，以诗受知於学使陈文烛。文烛为序而刊之，其七言短歌，间有作意，而陶冶未精，他体则更减色，文烛《序》中多引二谢以下诗人拟之，盖奖成后进之意，不必甚确也。

△《吾野诗集》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克晦撰。克晦字孔昭，号吾野，惠安人。少工绘事，《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列之画家传中。其诗有《金陵游稿》、《匡庐集》、《北游草》、《金台诗》、《宛城集》、《五羊草》、《西山唱和编》、《观风录》等，凡四十卷。其《金陵稿》则张仲立刊之，《西山唱和编》则李于美刊之，《金台诗》则林登卿刊之。

歿后二年，同里黄克缵复刻其遗诗六卷於聊城，岁久皆散佚。此本乃康熙壬午其五世孙象潜摭家藏遗帙，裒而重鋟，其编次颇多未善，如《小金山诗》本五言律诗二首，而联为一篇，列之五言古体中，殊为失检。然克晦诗别无传本，亦赖此刻以传。其诗亦出历下、太仓之门户，而渐染稍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青溪社集诸人，允当推克晦为祭酒，盖以此也。

△《梦草堂稿》十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胡镇撰。镇字子重，歙县人。万历中贾人，其诗以宫、商、角、徵、羽，分五集，每卷又以《天时》、《园圃》等门分类，各有圈点评识，皆坊刻俗本之体例，即诗可知矣。

△《程仲权诗集》十卷、《文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可中撰。可中字仲权，休宁人。是集每体为一卷，每卷不过数页；其六言律、七言排律，及赋、颂诸体，至以一首为一卷，编次殊为繁碎。其诗亦七子末派也。

△《丰正元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丰越人撰。越人字正元，鄞县人，坊之孙也。尝自号“天放野人”故《千顷堂书目》作《天放野人集》，所载卷数与此本相合，盖即一书而异名也。后有其子建《跋》，称其遭逢骨肉之难，故往往有凄咽之音云。

△《甜雪斋集》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单思恭撰。思恭字惠仍，扬州人。是编凡诗十卷，文十卷，气格纤琐，皆无足取，前有思恭《自序》，大旨以竟陵为宗。

△《梅禹金集》二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记》，已著录。是集乃其诗，凡分《庚辛草》四卷

，《与元草》八卷，《予宁草》八卷。鼎祚辑《八代诗乘》，又辑《古乐苑》，於诗家正变源流，不为不审，而所作止此，则囿於风气，委曲谐俗之过也。

△《牒草》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宦光撰。宦光有《说文长笺》，已著录。此集皆其尺牍。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观於是集，可以见当时风气矣。此本标目参差，前两卷题曰《寒山藏》，而以《牒草》为子目；一卷题曰《附录》，皆他人之作，又一卷题曰《牒草》卷之八，则当不止此四卷。盖随时刊刻，以为赠遗之具，故不得而画一也。

△《益斋存稿》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翁正春撰。正春初名允璿，字克生，金华人。明季纵游江湖间，其诗颇多哀厉之音。是集诗凡一百十三首，其子煊、焜录之，附编宋翁卷《西岩集》后，疑为卷之后裔也。

△《谢耳伯诗集》八卷、《文集》十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谢兆申撰。兆申字伯元，号耳伯，邵武人。万历中贡生，兆申好深沉谿刻之思，又多杂以奇字，其文蹇棘幽晦，至使人蜚口惨腹而不可句。其乡人曹能始《序》，谓为远溯扬子太元之脉以为文；黄居中《序》，谓其平生喜交异人，购异书，摭异闻异见，盖好奇而过者也。诗稍可成诵，皆四言、五言古体，因不屑唐以后语，故不为律诗。昔欧阳修柄文，斥刘几为险怪，兆申险怪，殆甚於几，当时省闱、京兆，试辄报罢，宜矣。其诗题曰《全集》，文则题曰《初集》，当尚有二集，今未之见也。

△《雪浪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释洪恩撰。洪恩字三怀，上元人。居长干寺，尝说法雪浪山中，故以名集。上卷为诗，下卷为偈语、杂著。朱彝尊《明诗综》载其诗二首，然未离世法之僧，不能语带烟霞也。

△《空华集》二卷、《饮河集》二卷、《止啼集》一卷、《石头庵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释如愚撰。如愚字蕴璞，江夏人。祝发后行脚四方，寻居金陵碧峰寺，从诗僧洪恩学。周汝登、曹学佺、袁宗道兄弟，皆与之游。是集凡四种，初曰《空华集》，诗二卷；次曰《饮河集》，诗二卷；次曰《止啼集》，文一卷；次曰《石头庵集》，诗三卷、文二卷。《明诗综》但称有《饮河》、《石头》二集，盖未睹其全也。据《自序》，最后有《宝善堂集》，今亦未见。《序》言：文无定质，诗不必有唐，文不必六经、秦、汉，自许甚高，然材地粗疏，徒好为大言耳。

△《幻华集》二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释斯学撰。斯学字悦支，号瘦山，海盐慈会寺僧。是集为万历丁酉，斯学歿后，屠隆哀其遗稿，与姚士粦同编。斯学天分绝高，故吐词多自然秀拔，五言古体多用排偶，欲摹三谢而力所不逮，遂落中唐，《燕山述怀》其最也；七言古体如《赠钱参军诗》，落落有气；《敬亭山歌》，即散漫颓唐。乐府如《任侠行》一篇，几成笑具，更非所长。五言律诗，篇什颇多，中间如“空林人打栗，深树鸟惊蝉，客来黄叶雨，鬼啸白杨风，山光诗句得，湖色酒杯开”之类，则多近四灵。如“薄衾寒入梦，深雨远沉钟。一别春山绿，几经秋叶黄。海门生片月，江寺入残阳。一片孤峰影，青浮水面来。风雨山中榻，兵戈海外村。檐花飞片雨，庭草带微霜。碧云深夕院，黄叶隐寒灯。入门寒月出，扫石暝云开。扫榻分寒雨，然灯破暝烟”之类，则颇近九僧。其七言律诗及绝句，皆不能及，盖所长在此体，然首首格意略同，又多沾染公安、竟陵习气，故时有可采之句，而终不能自成一家也。

△《嬾园漫稿》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寰洽撰。寰洽字仁子，亳州人。年十五，饬於庠，九试不第。天启元年，以恩贡赴吏部试，拟授知县，未补官而卒。此集诗二卷，文三卷，率多应酬之作，诗以纤丽为工，文亦平弱。

△《檀雪斋集》四十卷（内府藏本）

明胡敬辰撰。敬辰字直卿，馀姚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江西驿传道，终光禄寺录事。是集以所著诗赋、杂文及官县令时谏牍，共为一编。其文故为涩体，几不可句读，诗格亦公安之末派。

△《白雪堂诗》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李嵩撰。嵩有《按晋疏草》，已著录。是集乃其巡按湖广时所刻，故以“郢中白雪”为名。凡古律体诗一百馀首，有莱阳董嗣朴等四人评点，皆如时文之式。

△《赭留集》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文焕撰。文焕有《诗经考》，已著录。是集诗文共为一卷，乃其与黄道周同下诏狱时所作，故以“赭留”为名。词多感慨，而不能甚工，旧附刻《陶诗析义》后，以所注陶诗，亦多借以寄意，与此集若相发明也。然追步渊明，谈何容易，合为一帙，未免拟不於伦，故析之别著於录焉。

△《岳归堂集》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谭元春撰。元春字友夏，天门人，天启丁卯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袁宏道传》中。隆、万以后，公安三袁始攻击王、李诗派，以清巧为工，风气一变。天门锤惺更标举光新、幽冷之词，与元春相倡和，评点诗归，流布天下

，相率而趋纤仄，有明一代之诗，遂至是而极弊。论者比之诗妖，非过刻也。元春之才较惺为劣，而诡僻如出一手，日久论定，徒为嗤点之资，观其遗集，亦足为好行小慧之戒矣。

△《谭友夏合集》二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谭元春撰。是编乃明季苏州张泽合元春诗文而刻之，一卷至五卷为《岳归堂新诗》，六卷至十四卷为《鹄湾文草》，十五卷至二十三卷为《岳归堂已刻诗选》。每篇各有批评，皆刻意摹仿元春语。

△《谭子诗归》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谭元春撰。此集乃其选本，题曰郗庵订定，不知何许人。前有《自序》，并载诸稿自题之文，如《西陵草》、《秋寻草》、《客心草》之类，凡十馀种，盖其诗之别刻者尚多云。

△《寸碧堂稿》二卷（内府藏本）

明汪膺撰。膺字元御，号玉淙，长洲人。天启丁卯举人，童年即喜为诗，年四十馀而卒。所存遗稿无多，康熙中其子琬始为编次，刻於所作《钝翁类稿》之首，名之曰《汪氏家传集》云。

△《此观堂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罗万藻撰。万藻有《十三经类语》，已著录。万藻与同邑章世纯、陈际泰、东乡艾南英，并以制义名一时，号江西四家。《明史》以是收之《文苑传》中。

此集制义之《序》居三分之一，盖其平生精力所萃也。四家之中，南英最好立门户，近与南城张自烈互诟，远与华亭陈子龙相争；又最袒护严嵩，务与公论相反。

以是终南英之身，无日不叫嚣跳踉，呶呶然与天下辩，虽世纯、际泰，后亦隙末。

惟万藻日与南英游，而泊然一无所与，盖其天性静穆，不以声气为名高，故其文气焰不及南英，而恬雅则胜之云。

△《编篷集》十卷、《后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唐汝询撰。汝询字仲言，华亭人。五岁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诗，无不成诵；旁通经史，尝撰《唐诗解》、《唐诗十集》等书，援据赅博，当时目为异人。惟其兄汝谔，笃嗜王、李之学，故汝询所作，亦演七子流派，开卷即拟古十九首，次以拟古百篇，感怀四十六首，皆沿袭窠臼，貌似而神非，后集附杂文数十篇，其三五七言、四六八言、一字至十字诸杂体，尤伤纤巧也。

△《国门集》一卷、《国门乙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有《圣门传诗嫡冢》，已著录。是集以皆入国门以后所作，故谓之《国门》。再入再刻，故有《乙集》也。二集并於诗末附杂文数篇，盖屡踟场屋之时，故颇多抑郁无聊之作云。

△《贞元子诗草》（无卷数，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项穆撰。穆有《书法雅言》，已著录。穆生於博古赏鉴之家，藉文雅交游之盛，耳濡目染，都无俗事。故其诗皆楚楚有清致。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自有一种风气也，惟偶然寄意，不似书法之精耳。

△《绮咏》一卷、《绮咏续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汝谦撰。汝谦字然明，歙县人。《江南通志》称其移居武林，招集胜流，为湖山诗酒之会，故是集大抵徵歌选妓之作。然其前集陈继儒《序》之，后集又继儒所选定。濡染薰蒸，久而与化。朱彝尊《明诗综》不录一字，盖有由矣。

△《栖老堂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殷仲春撰。仲春字方叔，秀水人。尝慕王绩为人，自号东皋子。隐居教授，又精於医，得钱辄入市买断烂书读之。集首载赋骚，次古今体诗，次引辞赞疏，仅二十馀叶。末有顺治丁酉其孙观国《跋》，称原集诗千馀首，此本仅存什一，今核所作，不出明季山人之派，故其《墓志》，亦陈继儒作也。

△《上生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秦燮撰。燮字日上，一字广斋，无锡人，万历中诸生，上生其号也。是集乃崇祯初，其子垆、坊所刊，前四卷为诗，后四卷为文，前有小传，称其长斋绣佛，趺坐焚修，盖耽於禅悦之士。故所作韵语，多近偈颂，文集自寿序、祭文外，亦募缘疏引为多。

△《自娱斋诗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黄应徵撰。应徵字君求，江都人。天启中诸生，偃蹇不第以卒。其子哀其遗诗，为此集。前有冒愈昌《序》，称取数未多，为体差备，浸假中年亡恙，而晚不苦於无年，所篡结何以加焉，盖颇有微词矣。

△《天启宫中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惊撰。惊字次杜，常熟人。是集前有惊《自序》。其诗仿王建“宫词”，杂咏天启轶事，凡一百首，自注亦极详悉，颇足以广异闻。朱彝尊尝录入《明诗综》。其《静志居诗话》述徐昂发之言，以为本秦徵兰撰，惊攘而有之。徵兰字楚芳，亦常熟人也。

△《曲涧遗稿》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孙奎撰。奎字启文，南城人。生平以讲学为事，故诗文多杂理语，盖非所长。至溺信堪舆之说，反覆辨明，不一而足。其《风水评》一篇，援引营洛卜兆

事，及驳朱彦修语，尤为未允矣。

△《賚志斋集》十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陈泰交撰。泰交有《尚书注考》，已著录。是集中有《自述》一篇，言初字穉孚，更字同情，号鰈海，少时名元侃，字三緘，其后三緘称独著，遂以为号。是集为其子鉉所刻，凡诗一篇，杂文九卷。泰交尝与修《秀水志》，志文多载集中。诗文俱无以异人。至《优童志》一篇，尤过於放诞风流矣。

△《玩梅亭诗集》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柴惟道撰。惟道字允中，号白岩山人，严州人。是集前有原序，而此本阙其末页，遂不知谁作。《序》自称山人，以才不遇，而所抱有以自乐，游公卿间，泊然无所求，乃称其高，然其诗则未成家也。

△《丛桂堂全集》四卷、《诗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颜廷榘撰。廷榘字范卿，永春人。官岷府右长史，其诗文挥洒千言，颇多率易，其稿亦多散佚，盖不甚经意於是也。国初，其孙尧揆、曾孙镰始搜辑遗篇，编为此集。

△《芜园诗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葛徵奇撰。徵奇字无奇，号介龛，海宁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告归遨游湖山间，故其诗颇有闲适之致。集中多及其家姬是庵。是庵者，徵奇妾李因之字，善画花草禽鸟，亦颇能吟咏，徵奇尝与酬和，其颇伤纤弱，或以此欤？

△《陇首集》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与允撰。与允字百斯，山东新城人。崇祯戊辰进士，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以劾总兵邓玘，降补光禄寺署正，明亡，与妻子于氏、子士和，同自经。是集乃其巡视陕西茶马时所作，故名《陇首》。其侄士禎编次之，仅诗四十二首，又《劾邓玘淫掠疏》一篇，自撰《墓志》一篇，而以“传”及“墓表”、“逸事状”附焉。

△《瑶光阁集》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黄端伯撰。端伯有《易疏》，已著录。端伯生平好佛，尝镌私印曰“海岸道人”，取《楞严经》引诸沈冥出於苦海之语，及晚年，磨去印文，改镌“忠孝廉节”四字，终以殉国流芳，可谓不负其志。是集古近体诗二卷，杂文十卷，为僧作者居其大半，其措词如偈、如疏、如禅家语录，非欲以词章名世者，甚至“五经”、“四书”颂，亦以禅语阑入，如《春秋颂》云：“通身手、通身胆，句中有眼定乾坤，识者须从声外啻”云云。盖其性癖如是，其人足重，其学则不可训也。别附《外篇》一卷，李绂《序》谓：其当明季古文大坏之时，独安雅无迂怪之习，惟时时杂佛氏语，因别择编为《外编》，以明其先迷

后悟之旨，无使世俗之人以佛溷先生，亦不令学佛者，借先生以张佛云云。亦委曲回护之言耳。

△《涂子一杯水》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涂伯昌撰。伯昌字子期，南昌人，崇祯庚午举人。是集名《一杯水》者，《自序》云：取澹然无味之义也。集中多杂释、老之说，其《书唐武宗毁佛复僧后》一篇，以三才三教并称，其《格物述》及古本《大学》通序数篇，颇以朱子为非，盖江右之学，多从陆氏，自宋、元已然也，诗多染竟陵末派，惟五言律诗间有可观。

△《敬亭集》十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姜埰撰。埰字如农，莱阳人。崇祯辛未进士，授仪真县知县，擢授礼科给事中，以建言，廷杖，谪戍宣州卫。国亡后，流寓苏州，镌私印曰“宣州老兵”，临歿遗命葬宣城，以明帝未有赦命，不敢归也，事迹具《明史》本传。埰少以气节著，自得罪流窜后，始学为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风格一本杜陵，今观所作，大抵才本清刚，气尤激壮，故诗文皆直抒胸臆，自能落落不凡，然纵笔所如，不暇锻炼，故粗獷之语，亦时时错杂其间，盖性情用事居多也。集本埰所自定，分《敬亭》、《博饩》二集，其子安节等刊行，乃并合为一，统名《敬亭集》。后有补遗一卷，又埰歿后，安节掇拾而成，其《扬州诸子燕集次韵》一首，已见第四卷，乃更收入，殆偶然失检欤？

△《更生吟》（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高名衡撰。名衡字平仲，号鹭矶，沂州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城守功，晋兵部左侍郎。崇祯壬午，大兵破沂州，名衡死之，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是编乃名衡巡按河南时，值李自成攻开封，在围城中所作。自成凡三攻开封，此其初攻解去之时也，前有《自序》，末有其元孙淑曾“跋”，称其生平著述甚夥，屡经兵燹，拾之灰烬之馀者，类多残阙，惟此诗粗备首尾，因抄藏之云云。考《汉书艺文志诗赋类》，虽一二篇亦著录，而世传张巡守睢阳作亦仅二篇，是编虽止七言律诗八首，不成卷帙，而忠义之气，凛然简外。今圣朝大公至正，扶植纲常，凡胜国死节之臣，咸邀褒祀，名衡亦在其中，则此零章断简，实千古名教之所寄，谨特存其目，以昭表章之义焉。

△《章格庵遗书》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章正宸撰。正宸字羽侯，号格庵，晚号“偁东饿夫”，会稽人。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正宸为刘宗周弟子，生平以气节自负，是书所载凡奏疏七十九篇，论著十八首，记传九首，诗赋四十一首，又补遗一首，则偁东饿夫自传也。正宸於明亡之后，不知所终，遗稿亦多散佚。

此本盖其族孙诒掇拾残阙，补缀成帙云。

△《鹤和篇》三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闪仲侗撰。仲侗字士觉，永昌人。其仕履未详，考明天启乙丑进士有闪仲俨，官至少詹事，亦永昌人，当即其兄弟。仲侗自称崇祯辛未下第，则亦举於乡矣，然《云南通志乡举》中不载其名，所未详也。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皆明末僇佻之派，曰《鹤和篇》者，仲侗时侍其父游吴、越间，故取中孚九二爻词，以名所作也。

△《花王阁贻稿》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纪坤撰。坤字厚斋，献县人，崇祯中诸生。是集后有其孙容舒“跋”，称坤少有经世志，久而不遇，乃息意逃禅，晚榜所居曰“花王阁”，盖自伤文章无用，如牡丹之华而不实也。崇祯己卯，尝自编其诗为六卷，歿后尽毁於兵燹，此本为其子钰所重编，盖於败箧中，得藉物残纸，录其可辨识者，仅得一百馀首，非原帙矣。其诗大致学苏轼，而戛戛自造，不循蹊径，惟遭逢乱世，坎壈以终，多感时伤俗之言，故刻露之语为多，含蓄之致较少焉。

△《雅似堂文集》十卷、《诗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有《宋史存》，已著录。德翼人品清逸，而学问未能精邃，所作《佣吹录》之类，大抵以俚釘为工，故诗文亦未能超诣。

△《文嗜堂诗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芾煌撰。芾煌字子衷，又字玉璠，自号“濡须江渔”，无为州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是集大都蒿目时艰，语多感慨，七言律诗中如《秋怀》、《春愁》诸篇，纪明末朝政纷纭乱亡之象，亦可见其大概。末有其孙端跋，称芾煌尝自题四语於诗稿卷首云：“诗须有为而作，文至无心乃传”。

又云：“从前各梦事，见我篋中诗”。其生平作诗之旨，具见於是矣。

△《心远堂集》二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王永积撰。永积字穉实，无锡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是集编文十四卷，诗六卷，末附诗馀四阙，前后无“序”、“跋”。永积在兵部时，尝以推举迟延事，获谴。今以集中自记观之，盖太监王之心，欲用其弟之仁为浙江总兵官，永积持不肯从，而之心以是中之者也。

△《野获园集》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欧阳铉撰。铉字子玉，江西龙泉人。崇祯丁丑进士，官休宁县知县，其诗意境颇浅，《自序》谓：“宁淡毋缀，宁洁毋芜，安在今人不如古人”。盖酝酿未深而欲骤语平淡，故所就止此。题曰《野获园》者，谓性耽野趣，其诗半於野得之也。

△《文斋文集》十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余祚徵撰。祚徵字符之，永丰人，文斋其号也。崇祯癸未会试副榜，授凤阳府推官。时唐王聿键锢高墙，祚徵待之有礼，及聿键自立，而祚徵已卒，因赠应天府丞，谥曰忠贞。次子玠，后为僧，名洪瀚，蒐集其遗文刻之，凡杂文三卷，诗六卷，书启二卷，皆不见所长，惟《请诛刘良佐疏》，载其跋扈之迹极详，为史所不尽载云。

△《云樵文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程士鯤撰。士鯤字天修，号“云山樵叟”，永丰人。崇祯癸未副榜，官至乐平府推官。是集杂文二百余篇，所纪物产珍异之类，体或同於稗官，其编次体例，亦颇无绪。

△《罗溪阁韵语》（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董养河撰。养河字叔会，闽县人。崇祯中，黄道周以钩党下狱，所波累并逮者，有黄文焕等七人，养河其一也。集中《在狱对簿》诸诗，颇有气格，而粗豪则所不免，又多狭斜赠答之作，盖明季士大夫多以风流相尚，养河亦沿其习耳。

养河名载《福建通志》，此本卷首题名董卷阿，殆传写之误。至罗溪乃闽中地名，而《通志》乃作罗汉，则《志》误也。中多阙落不可读，亦未分卷，盖残稿仅存，未及校正编次，故错乱如是矣。

△《画响》（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永昌撰。永昌字周生，自署曰黄海，盖徽州人。林古度为之《序》，则当明末也。其书皆自题所画之作，分为四册，俱五言绝句，而不著题，气韵亦未能潇洒。

△《采菊杂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马宏道撰。宏道字人伯，号退山，苏州人。是集诗止一十五首，刻於群芳清玩中，毛晋识其后云：五岳山人制治菊月令，故吴下艺菊家颇得三昧，吾友人伯发为诗歌，高平、京兆二谱，收拾锦囊尺幅中。今观其诗，乃明季山人，刻为投贖结社之具者耳。

△《射堂诗钞》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吴梦旸撰。梦旸字允兆，归安布衣，射堂其所居室也。是集乃其曾孙自岩所编。末附朱大复等輓诗。大复自注：称梦旸年老气衰，颇有文通之尽，歿后友人检其遗稿，大半散失云云。则知梦旸之诗，尽在此编，虽曰“诗钞”，实即其全集矣。胡应麟《甲乙臞言》极称其《春草诗》十首。闵景贤集明布衣诗，称梦旸为明季布衣之冠，未免阿其所好。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与程嘉燧，政则鲁、卫，风同曹、桧，真二家之定论矣。

△《诚斋文集》二卷、附《西铭问答》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施璜撰。璜字虹玉，休宁人。是编乃所著杂文，皆讲学之语，排斥陆、王，不遗余力，末附《西铭问答》，别为一卷。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西铭注》，已别著录，故璜亦不编入文集中，见郑重之意云。

△《榴馆初函集选》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杨思本撰。思本有《笔史》，已著录。是集首为《释道十笺》一卷，中佚二篇，已非完本。其中如《形神篇》云：“君子静对於无，动观诸有，不劳形以坏神之舍，不伤神以竭形之君”诸语，宗旨颇杂於二氏。次为《经国十书》一卷，其《荣气》、《集虚》、《尊神》诸篇，亦同清净之旨。又《续经国十书》一卷，其《化盗篇》言：“盗与民互相消长，有一定之民，而无一定之盗。”《钧俗篇》言：“奢侈之费甚於天菑”，皆切明季时事以立言。次为《古疑义》一卷，大抵臆断之语，至谓《西厢》一曲，实具一大公案，世误认为淫词，但观西厢二字，则知王实甫从声色场中、转大法轮云云。尤不可为训。次为《太平三策》，次为文五卷，赋一卷，诗词二卷，皆以藻绩为宗，世俗所谓才子之文也。

△《东江集钞》九卷、《别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谦撰。谦字去矜，仁和人。崇祯末，杭州有“西陵十子”之称，谦其一也。所著文集数十卷，晚年手自删汰，仅存诗文八卷，杂说一卷，名曰《集钞》。

末附填词《南北曲》为别集一卷，大半皆香奁之作。其《杂记》末一条云：“彭金粟在广陵，见余小词，及董文友《蓉渡集》，谓邹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案此盖指宋僧法秀戒黄庭坚，小词诲淫，当入泥犁狱事。）夫韩偓、秦观、黄庭坚及杨慎辈，皆有郑声，既不足害诸公之品，悠悠冥报，有则共之”云云。其放诞可见矣。

△《弹剑草》（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邦仪撰。邦仪字开甫，高安人。崇祯中诸生。是编分为二集，《前集》刻於崇祯庚午，《续集》则崇祯壬午至甲申作也。邦仪生当乱世，奔窜於兵火之间，故所作语多悲楚，然如《闻乱饮酒诗》所云：“今日也饮酒，明日也饮酒，饮得醉时天地宽”云云，殊伤桷率也。

△《乐府》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周道仁撰。道仁字以修，乌程人。所作拟汉、魏乐府凡一百三章，原附於所刊孙一元《太白山人稿》后。《自序》谓，道不师孔、颜，学不则经史，性不本忠孝，法不宪天王，岂伊无才，致讥寡识。其论甚正，其诗则仍摹拟形似而已。

盖乐府音节，唐人已不能考矣。

△《王冠九文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业撰。业字蔚上，号冠九，其里贯未详。明末尝为诸生，寻弃去。吴楚材《序》称其所著有《五经释义》、《性理约言》及《文集》八卷。是书仅杂文数十首，不分卷数，其史论诸篇，大抵为明季秕政而发，而文多冗赘。

△《仁节遗稿》（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陶琬撰。琬字稚圭，号别峰，昆山人，崇祯末诸生，明亡，殉节死。是集为其邑人柴源岷所编，其学以佛为宗，诗文多类禅偈，不出李贽、屠隆旧习，而捐生殉国，节概凛然，其殆黄端伯之流欤。

△《七十二候诗》一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明顾德基撰。德基字用晦，常熟人。是集以月令“七十二候”各为七言律诗一首，词旨凡鄙，殆不足观，以古人从无此题，姑存以备一体耳。

△《绣佛斋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冯元鼎妻陈氏撰。陈氏，天台人。年二十馀，夫亡，守节。其诗多幽怨之音。国朝康熙初，其孙刑部侍郎甦为刊行之。

△《祝子遗书》四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祝渊撰。渊字开美，海宁人，崇祯癸酉举人。初，崇祯壬午，刘宗周以劾周延儒下狱，渊与宗周不相识，上书救之。逮治拷掠几殆，卒抗词不挠。既而延儒败，流寇逼京师，始有诏赦出，而城已陷。会吴麟徵殉节死，渊与相善，乃乘间护其丧以归。时马士英乱政，又拟具疏劾之，未及上而南都破，乃函葬其母，自经而死，事迹附见《明史刘宗周传》。柴绍炳《省轩集》载其始末甚详，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集为其友陈确，吴蕃昌所编。卷一为《问学录》，卷二为《传习录》，皆与宗周讲学之语。盖渊初上书时，尚未被罪，故得与宗周同舟南归，因而受业。后周延儒欲罗织吴麟徵，乃票严旨，遣緹骑追摄赴京。此皆其上书以后，未逮以前所记也。三卷为奏疏书札，其《劾马士英疏》，仅残稿半篇，以福王时已就擒，而辍笔未竟也。四卷为诗及所记吴麟徵殉节事实及祭文，而终以《自警条规》十六条。附录一卷，则刘宗周疏及所作别渊序、赠渊诗，而以谈迁等所作“小传”缀其后焉。

△《徵古堂类稿》十八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明陈文涛撰。文涛字涛生，广济人。是集凡论六卷，《经解》二卷，《史议》二卷，《子略》一卷，《书序》、《传记》、《志林》各一卷，诗二卷。前有《自序》及《徵古堂书目》，序列生平著述凡七十五卷，谓诸书编辑成帙，费贫务谬，不能悉以问世，仅梓其略云云。即四卷至十一卷是也。

△《黄中草》一卷、《蜀中草》一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明董应扬撰。应扬字于廷，武进人，官翰林院待诏。《麓中草》乃其司铎铜陵时所作，《蜀中草》乃其蜀阉分校时所作。《自序》谓，五载署铜，一朝聘蜀是也。其诗寄托颇浅，往往牵率成篇。

△《采芝堂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益祥撰。益祥字履吉，侯官人，崇祯末贡生。所著有《潜颖》、《鹿草》、《揆星》、《锦囊》等集，此乃合编之本，中间《木钺》一卷，杂记时事，意取警世而颇失之俚；诗则有意奇放，纵笔挥洒，不复裁以古法也。

△《西溪百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释大善撰。大善号虚闻道人，其始末未详。以其诗考之，盖崇祯初人也。西溪在武林西北钦贤乡，宋高宗欲都其地。后卜迁凤凰山。在南渡时，梵刹甚盛，宋人旧有《西溪百咏》，此复追咏古迹，每题七律一首，凡百首，《拾遗》五首，又附《福胜庵》八咏，《曲水庵》八咏，《梅花十绝》於末。

△《石屋山居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题曰石屋禅师撰，不著其名。《明史艺文志》、《浙江通志》，亦不载其目。诗中有“吾家住在霅溪西”之语，盖明代湖州僧也。是集前为山居各体诗，后附偈颂九十首，首署参学门人至柔编，新安吴明春校正。其诗不脱释家语录之气，不足以接迹吟坛。

卷一百八十一 集部三十四

○别集类存目八△《燕香斋文集》四卷、《诗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馀祐撰。馀祐字申徵，号玉吾，又号“燕香居士”，宛平人。其自称滨宛者，先世滨州人也。前明万历丙辰进士，官兵部左侍郎；入国朝，官至户部尚书。是集为其子芳喆所编。每篇之末，皆有评语，如坊刻时文之式。后附《馀祐行略》，犹前人所有之例。至附以其妻之“行略”、其父母之“墓志”，则非古法矣。

△《金文通集》二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之俊撰。之俊字岂凡，吴江人。前明万历己未进士，入国朝，官至中和殿大学士，文通其谥也。之俊为茅坤之外孙，故其文摹仿唐、宋，一遵坤法；又与陈名夏相善，凡有所作，大抵名夏定之，见於《自序》甚详。

△《灌研斋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元鼎撰。元鼎字梅公，吉水人。前明天启壬戌进士，入国朝，官至兵部左侍郎。所著诗文凡三十卷，统名之曰《石园集》。此集杂文四卷，乃其中之一种也。其曰“灌研斋”者，陆廷灿《南邨笔记》称，元鼎家有古研，五瓣如梅花，质如黄玉，相传为灌婴庙瓦，故以名斋，因以名集。考曾敏行《独醒杂志》，称赣之雩都尉厅后，旧有灌婴庙，临其池上，庙毁，瓴甃堕池中，岁年

不可计矣，因刀镊工取半瓦以为砺石，人见而异之，遂求其瓦为研，於是有“灌瓦”之名云云。则亦非元鼎之创目也。

△《用六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录。是集包所手编，自谓有得於《易》，故取永贞之义，以“用六”为名，其中如《寄魏环极书》，称砥砺躬行，不欲以议论争胜；《希圣堂学规》，多留意於洒扫应对，语皆平易近人。又谓时文之士，不知考究史事，昧於治乱之原。每举《春秋纲目书法》，风谕学者，在讲学家中，较空谈心性者，特为笃实，然持论每多苛刻，如裴度、韩愈皆悬度其事，力加诋毁，殊失《春秋》善善从长之意。又如《重修秦王庙疏》，多引委巷无稽之言，不知折衷於古，亦其所短也。

△《秀岩集》三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世安撰。世安有《大易则通》，已著录。是集凡诗二十二卷，文九卷，前有顺治丙戌世安《自序》云：“己卯秋以前稿，因罹兵燹，露电委之，顷检其存者汇录成帙。甲申春以前诗曰《秀岩存咏》，以后曰《石芝轩集》，杂文曰《客竹居偶存》、《石芝轩续存》。盖哀四小集以为一编，卷首别载所著书名，分逸目、存目。其逸目凡十六种，存目凡十九种，中已刻者十种，今所见者《异鱼图赞笺》、《楔帖综闻》、《操缦录》，数种而已。

△《澹友轩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所蕴撰。所蕴字子展，前明崇祯戊辰进士，入国朝，官至礼部侍郎。是集凡杂文百馀篇，乃其归田后所手定，前有刘正宗《序》，谓其直抒胸臆，意必准情，言必择雅。盖所蕴文主典质，谨守绳墨，规规不失尺寸，故正宗云然。

然未能神明於规矩之外也。

△《桴菴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所蕴撰。是编乃其诗集，其子奋生等所录。奋生即王士禛诗所谓“十载雕虫稍擅名，未曾缚袴学长征。他年我若登三事，但乞萧郎作骑兵”者是也。集刊於顺治癸巳，其门人彭志古《跋》，称其诗创辟似王建，蕴藉似张籍，豪纵似李白，悲壮似杜甫，盖弟子尊师之词也。

△《搜遗稿》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彭宾撰。宾字燕又，一字穆如，华亭人。前明崇祯庚午举人，入国朝，官汝宁府推官，宾少入几社，与夏允彝、陈子龙友善，而文章则各成一格。歿后遗稿散佚，康熙后壬寅，其孙士超始从乱帙中，掇拾残剩，录为此编，凡文三卷，诗一卷。

△《青溪遗稿》二十八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国朝程正揆撰。正揆有《读书偶然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十六卷，文十一卷，序一卷，附《奇梦录》一卷。正揆少从董其昌游，故颇工於画。集中亦多题画、论画之作。王士禛《序》，称其《江山卧游图》，散在人间者，有数百本，士禛亦藏其二；又有《题正揆画》诗，盖当时亦重其笔墨也。其诗文则不出其乡公安、竟陵之习。其《浮记》一篇，殆类小说，《奇梦记》一卷，益荒诞矣。

△《己亥存稿》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此编乃其文稿，顺治己亥解官退居时作也。

△《浮云集》十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陈之遴撰。之遴字素菴，海宁人。太学进士题名作海盐人，疑其寄籍也。前明崇祯丁丑进士，授编修，升中允；国朝官至宏文院大学士，顺治十三年，以交结近侍拟斩，免死谪戍尚阳堡。是集前有《自序》，起康熙丙午，盖戍所编次也。其诗才藻有馀，而不出前后七子之格。

△《静惕堂诗集》四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溶撰。溶有《崇祯五十宰相传》，已著录。溶记诵淹博，诗文亦富，然其集初无定本，篇帙多寡不一，有作三十卷者，有作正集八卷，续集三卷者，皆不知何人所编。此本为雍正乙巳刊行，凡古今体诗几四千首，乃其外孙朱丕戴所裒辑，溶生平吟咏，盖具在於是矣。

△《粤游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曹溶撰。是集，乃其顺治丙申、丁酉，官广东时所作。凡古体三十首，近体二百八十一首，已编入《静惕堂集》中，此乃其初出别行之本。

△《橘洲诗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范士楫撰。士楫字箕生，定兴人。前明崇祯丁丑进士，入国朝，官至吏部郎中。是集，皆其顺治乙酉以后之作，其诗尚染明季伪体。卷首《自序》一篇，故为奥涩，亦当时习气也。

△《犀崖文集》二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易学实撰。学实字去浮，雩都人，前明崇祯己卯举人。是集，学实所自编，其文一往有骏气，而微伤於剽。

△《云湖堂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易学实撰。是编乃其诗集，第一卷曰《湖山诗》，二卷曰《北征诗》，三卷曰《南归诗》，四卷曰《寓情诗》，五卷曰《赠怀诗》，六卷曰《离忧诗》，皆入国朝以后作也。

△《且园近集》四卷、《且园近诗》五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王岱撰。岱字山长，湘潭人。前明崇祯己卯举人，入国朝，官随州学正；康熙己未，尝荐举博学鸿词。其杂文题曰《近集》，盖以别於《近诗》，然集非文之专名，古例具存，分隶殊未允也。《近诗》之末，有《楚书侄编校且园集竣》一首，则两编皆岱所自定。其名“且园”者，《近集》中有《且园记》，称康熙丙午七月，就随州任，黉宫有隙地，宅而园之曰“且园”，故以名其集云。

△《了菴文集》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岱撰。是集九卷，皆杂文；第八卷则全录募疏，殊失删汰，其文雅俗相参，而好为诟詈之词，犹明末门户之馀习。

△《内省斋文集》三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来贺撰。来贺字佐平，改字念平，号惕菴，南丰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明亡归里，主白鹿书院讲席以终。其文多以砥砺薄俗，警劝愚蒙，故词多质朴，务求尽意而后止。江右之俗，无不尊其乡先生。而来贺论王彦章为忠於贼，不可为死节，独深斥欧阳修《新五代史》之非。则为明季降闯诸人而发，所谓有为而言之者也。

△《古处堂集》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尔俨撰。尔俨字岱輿，静海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授编修；入国朝，官至大学士，谥文端。是集，大抵应酬之作，亦尚沿明季之馀习。

△《祉亭文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廷铨撰。廷铨有《南征纪略》，已著录。是集为其门人慕天颜所编。国初景运光明，人才蔚起，廷铨文笔虽未能与一时作者抗衡，而平正通达，究无纤仄嗾杀之音，盖时会之盛为之也。

△《薪斋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阳撰。阳字全五，无锡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入国朝，官至浙江布政司参议。是集凡诗一卷，文六卷，歌行、赋、诗馀，又为一卷。

△《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而述撰。而述字禹峰，邓州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授阳曲县知县；入国朝，官至贵州巡抚，终於云南布政使。而述久历边陲，所为诗文，皆雄奇峭拔，不受前人羁勒，而不免才多之患。朱彝尊《序》，谓其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不尽无，斯评当矣。

△《道山堂前集》四卷、《后集》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轼撰。轼字静机，侯官人。前明崇祯庚辰进士，入国朝，官至广西苍梧道。是集前集文一卷，诗三卷，诗馀附之。后集文二卷，诗三卷，诗馀二卷。轼诗文皆清婉和雅，特未深厚，七言古体，亦多未谐音节，盖非其所长。

△《山围堂集》二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宗圭撰。宗圭字圭甫，号瞻亭，前明崇祯壬午举人；入国朝，官乌程县知县。是集，前十卷皆史论，自“春秋”迄於元代，名曰《读史卮言》。十一卷至十七卷皆诗，十八卷至二十卷为序记，二十一卷、二十二卷为《续读史卮言》，乃专论明代君臣，二十三卷为杂著，亦史论之余也。宗圭留心史学，其褒讥颇平允，无《读史管见》诸书，好为诋诃吹索之弊；至论明事，仍载建文出亡诸语，则野史传疑，尚未经订定故耳。

△《石云居士集》十五卷、《诗》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名夏撰。名夏字百史，溧阳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国朝，官至大学士，缘事伏诛。此集卷首有名夏顺治三年《自序》，而集中《贺成青毡豕宰序》，称顺治九年，则集成之后，又有所增续矣。集中祭其师项煜文，历称煜之智与煜之忠，又云吾师不死於讎，而死於贼，殊乖公论。厥后归命国朝，弃瑕录用，复以怙权罹法。御制《人臣警心录》即为名夏所作，至今为鉴。其立身盖不足称，特以当时著作，商榷典制，足资考核，故遗集流布，尚在人间。今亦姑存其目，而并辨其颠倒是非之失，俾来者无惑焉。

△《栖云阁诗》十六卷、《拾遗》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珩撰。珩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入国朝，官至刑部侍郎。王士禛《居易录》，称其生平撰著，不减万篇。是集，为赵执信所编；又《拾遗》三卷，则宋弼所辑。其诗多率意而成，故往往近元、白《长庆集》体。

△《栖云阁诗略》（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高珩撰。此集犹抄写之本，以各体编次，不分卷数，题曰男之驹、之驹同校阅，盖未刻全集以前，其家录存之稿也。

△《诚正斋集》八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上官鉉撰。鉉字三立，号松石，翼城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入国朝，官至副都御史，终於太常寺卿。是集，自一卷至五卷之前半为杂文，五卷后半至六卷皆诗，七卷以后又皆文，且第六卷诗集未完，又杂以对联，其编次殊为无法。其诗文惟意所如，不可绳以格律。

△《青箱堂文集》三十三卷、《诗集》三十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崇简撰。崇简有《冬夜笺记》，已著录。崇简练习掌故，为礼官，尝议移祀北岳於浑源州，今其疏具在集中。然其文类皆平近流易，徐乾学《序》，谓其卮词谰语，无非仁义道德，殆不免於微词。诗集以编年为次，始於天启丙寅，迄於国朝康熙戊午，盖莱阳宋琬所删定也。

△《东村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呈祥撰。呈祥字其旋，一字吉津，号木斋，霑化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吉士；入国朝，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编，诗文各五卷，诗分十集，曰《邸中稿》，《使程自删》、《木斋诗稿》、《游中山草》、《唐城草》、《秋寻草》、《南游诗》、《纪行诗》、《秋游诗》、《东村诗》，集前各有小序，查慎行《序》，称其与李攀龙、王士禛，前后鼎足，今观所作，慎行非定评也。

△《蕉林诗集》（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梁清标撰。清标字玉立，清苑人。前明崇祯癸未进士，改庶吉士；入国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所著诗稿，各以古近体为分，不列卷次，其诗作於明季者，多感慨讽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后，则飒飒乎春容之音矣。

△《东谷集》三十四卷、《归庸集》四卷、《桑榆集》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白允谦撰。允谦有《学言》，已著录。此集为其子方鸿等所编刊，自顺治十八年辛丑，作於致仕以前者，曰《东谷集》，共“诗”正、续二十二卷，“文”正、续十二卷；自康熙元年壬寅至丁未作於致仕之后者，曰《归庸集》，共诗文四卷。自戊申至壬子，晚年所作者，曰《桑榆集》，共诗文三卷。允谦刻意讲学，故所作直抒胸臆，不以文字求工也。

△《陈士业全集》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宏绪撰。宏绪有《江域名迹录》，已著录。是编凡分六种，曰《石庄初集》六卷，《寒崖近稿》二卷，《敦宿堂留稿》二卷，《鸿桷集》二卷，《鸿桷续集》二卷，《恒山存稿》二卷。《石庄集》断自甲申以前，馀集多甲申以后之作。

△《九山游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确撰。确有《平寇志》，已著录。是编皆其纪游之作。九山者，雅山、苦竹山、汤山、观山、龙湫山、晕顶山、高冠山、益山、独山也。皆在当湖海滨，确随所游历，各纪以诗，汇为此编。

△《梅花百咏》一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李确撰。是编，乃确甲申以后遁迹龙湫山中，一月间咏梅花七律百首。

《自序》谓：“寄一枝於山中，有同枯树，感三生於石上，恍睹残魂。”大抵以愁苦之词寄意，然咏梅本为尘劫，衍至百首，尤难为工。宋张洽、元冯子振，皆有是作，而皆不免利钝互见，则亦不必好为苟难矣。

△《二槐草存》（无卷数，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王翊撰。翊字介人，嘉兴人。王晫《今世说》尝记其还妾一事，称为厚德；又称其少失学，《论》、《孟》不卒读，识字而已，弱冠偶览《琵琶记》

，欣然会意，曰此无难，吾亦能之，即据案，唔唔学填词，竟合调。自后学不稍懈，工词曲，又进攻诗。然贫日甚，抱膝苦吟，落落不问家人产云云。则亦姚士彝之流矣，天、崇之间，诗归盛行，人沿竟陵流派，翊毅然独尚唐音，尝以“前路夕阳外，行人春草中”句，为陈子龙所赏。歿后无子，遗稿多佚，是本乃朱彝尊所选定者也。

△《直木堂诗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本昼撰。本昼字天岳，号寒泉子，居绍兴平阳寺。此集乃其晚年所著，凡诗四百馀首，其诗不作禅语，绝无僧家蔬筍气。故李邕嗣《序》曰：“非有人作序，几不知为曲录座上人也。”馀姚黄宗羲，称其五律上入王、孟之室，次不落犬复以下，则似稍过矣。

△《南耕草堂诗稿》（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亮武撰。亮武字渭公，号南耕，宜兴人。其填词有名於时，诗不多见。此集乃其读书庐山时所作，凡一百八首，题曰第二集；后又附以《甲子岁诗》十八首，题曰第三集；盖残缺不完之稿也。集中有谢文德翼作《诗序诗》，而集首只有蒋超、陈维崧“二序”，德翼《序》，当在第一集内，今佚之也。

△《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约》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周易象数论》，已著录。其所作古文，旧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吾山》等集，晚年手自删削，名曰《文定》，后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约》云。

△《紫峰集》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杜越撰。越字君异，号紫峰，容城人。前明诸生，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以老疾，未及赴试而罢。是集，乃其门人杨湛等所编，凡诗四卷，诗馀附焉，杂文共十卷。越受业於定兴鹿善继，平生惟以砥砺行谊，讲明道学为事，故乡里推为耆宿，而文章则非所长。湛等所编，既多录应酬代笔之作，又不甚谙体例，其杂录中有《龙王庙募缘》一篇，乃七言古诗，而编於文中，其所作祠联、壁联、书斋联，一一备载，尤为冗杂。《玉山雅集》载联额，别自有义，非此之谓也。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景星撰。景星有《黄公说字》，已著录。景星著述甚富。初有《童子集》三卷，《愿学集》八卷，《书目》十卷，皆崇祯壬午以前作，明末毁於寇。

《顾氏列传》十五卷，《阮嗣宗咏怀诗注》二卷，《李长吉诗注》四卷，《读史集论》九卷，《贲池录》一百十八卷，《南渡集》、《来耕集》共七十三卷，皆崇祯癸未以后作；康熙丙午毁於火，仅《南渡》、《来耕》二集，存十之三四，乙酉、丙戌之间，又有《登楼集》、《避地泖淀集》亦皆散佚。是集

，为其子畅所辑，而其子昌编次音释之。凡赋骚一卷，乐府一卷，诗二十二卷，文二十卷。

景星记诵淹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贍，亦一时之霸才；而细大不捐，榛楛勿翦，其后人收拾遗稿，又不甚别裁，傅毅之不能自休，陆机之才多为患，殆俱有焉。

△《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诗馀》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枝蔚撰。枝蔚字豹人，三原人。康熙己未，举博学宏词，以老病不能入试，授中书舍人，罢归。枝蔚於甲申闯贼乱时，曾结里中少年杀贼，失足堕土坎中，幸不死。后至广陵学贾，三置千金，既而僦居董相祠，扃户读书，刻意为歌诗。此集题曰《溉堂》，即所僦居处也。前集十卷，各以体分，续集六卷，则起康熙丙午止戊午；后集六卷，起己未还山以后迄丙寅。皆编年为次。诗馀则以“小令”、“中调”为一卷。“长调”为一卷，枝蔚在当时名甚重，然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大抵如昔人评苏轼词，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

△《五公山人集》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馥撰。馥本姓宓，先世为王氏，后因不复改，字申之，一字介祺，直隶新城人。明末避乱易州五公山，因号“五公山人”。后流寓献县，子孙遂为献县人。馥在前明为诸生，受知於桐城左光斗，故喜谈气节。其学则出自容城孙奇逢、定兴杜越，以砥砺品行，讲求经济为主，故立身孤介刻苦，有古独行之风；然恒以谈兵说剑为事，又精於技击，喜通任侠，不甚循儒者绳墨。其诗文亦皆不入格，考证尤疏。如谓西洋呼“月”为“老瓦”，杜诗“莫笑田家老瓦盆”，即月盆也；如月琴、月台之类取其形似，按欧逻巴人，至明万历年利玛窦，始入中国，杜甫何自识其译语？又谓古诗“为乐当及时，焉能待来滋。”“滋”为草名，又名“繁缕”易於滋长，即藤也。按古诗本作“来兹”，字本《吕氏春秋》，“今兹”、“来兹”，犹“今年”、“明年”，高诱注甚明。馥殆见误本古诗，“兹”字加水，因生曲说。又题《鸱水亭印藪》，称本《说文正讹》、《玉篇》诸书，周伯琦《六书正讹》，论虽偏僻，犹是篆体，顾野王、孙强之《玉篇》则全是隶书，何与摹印之事，亦太不详检矣。

△《二曲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容撰。容有《四书反身录》，已著录。集为门人王心敬所编，每卷分标篇目，曰《悔过自新说》，曰《学髓》，曰《两庠汇语》，曰《靖江语要》，曰《锡山语要》，曰《传心录》，曰《体用全学》，曰《读书次第》，曰《东行述》、曰《南行述》，曰《东林书院会语》，曰《匡时要务》，曰《关中

书院会约》，曰《整屋答问》，曰《富平答问》，曰《观感录》，皆其讲学教授之语，或出自著，或门弟子所辑，凡十六种，本各自为书，故卷前间录原“序”。其第十六至二十二卷，则容所著杂文也。二十三卷以下，曰《襄城记异》，乃容父可从，明末从汪乔年击流寇战歿，容建祠襄城，有闻鬼语之事，各作诗文记之，而刘宗泗裒辑成帙者。曰《义林记》，则记容招魂葬父事，亦宗泗所辑。曰《李氏家乘》、曰《贤母祠记》，则皆为可从及容母彭氏所作传记、诗文，而《富平惠霏嗣汇》次之，刊集时并以编入。盖用宋人附录之例，然卷帙繁重，而无关容之著作，殊为疣赘。

△《聪山集》十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申涵光撰。涵光字孚孟，亦作符孟，又曰孟和，复自号曰鳧盟，取与“符孟”字音近也。永年人，明太仆寺丞佳允之子，顺治中恩贡生。是编，首列年谱、传志一卷，次文三卷，诗八卷，附《荆园小语》一卷，《荆园进语》一卷，皆所作语录也。

△《蒿菴集》三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集尔岐所自定，凡杂文七十篇，大抵才锋骏利，纵横曼衍，多似苏轼，而持论不免驳杂。盖尔岐之专门名家，究在郑氏学也。

△《云龕遗稿》一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国朝梁春晖撰。春晖字时皇，号淑三，福建长乐人。考《淳熙三山志》，云龕山即龙龕山，在长乐县南千溪潭上，有归云洞、望海亭、香炉峰诸胜。春晖晚年卜居其地，以吟咏自娱，故以名集。此本乃雍正癸卯其孙澄漪所录，末有澄漪《跋》，称初名《云龕吟稿》，尝谋鋟版而力未逮。藏弃既久，不幸为虫鼠所戕，剥蚀断烂，至不可读，细加检录，得其首尾完具者，仅十之一二，裒为一卷，颜曰《云龕遗稿》云。

△《茂绿轩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梦游撰。梦游字与治，江宁人。前明诸生，曹学佺刻《十二代诗选》，尝录其诗，题曰《偶存稿》。至顺治庚子，梦游既卒，施闰章又广为收辑，合学佺所刻，得五百四十二篇，删其什二，定为此本。梦游与葛一龙、邢昉诸人相倡和，诗格皆近中晚。闰章《序》，称昉诗学胜才，梦游诗才胜学，亦二人之定评也。

△《苕菴二集》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吴懋谦撰。懋谦字六益，松江人。早从陈子龙、李雯诸人游，故力追七子之派，称诗多以汉、魏、盛唐为宗，然时有蹶张之失。

△《水田居士文集》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贺贻孙撰。贻孙有《诗触》，已著录。是集有文无诗，所作皆跌宕自喜，其《与艾千子书》云：“文章贵有妙悟，而能悟者，必於古人文集之外，别有自得。”是虽针砭东乡之言，而贻孙所以自命者，亦大略可见。特一气挥写，过於雄快，亦不免於太尽之患也。

△《闇修斋稿》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企昭撰。企昭有《性理谱》，已著录。是集凡文三十二篇，前有其兄广昭《序》，述企昭始末甚详。企昭为学之梗概，则见於《与熊赐履书》中，盖无所师承，而笃志自立之士也。然企昭虽尊法朱子，排斥王氏，而心平气和，无明人喧鬩之习。故与赐履书中，有某平昔讲学，不欲立门户，肆口耳之语。其《东林要录序》曰：“当其始也，出於士大夫意见之相岐，声名之相夺，而其后也，与国家之大命随之。”其《同时尚论录书》后曰：“当日东林、魏瑯之门户，牢结而不可破，一胜一败，正不敌邪，遂至杀戮忠良，剥削元气，感召灾祲，酝酿盗贼，虽食小人之肉，而寝其皮，宁足以纾其恨哉。然而小人不足责也，彼所称为君子者，持意见，快恩讎，以和衷易处之事，为谗语相加之行，激而生端，祸貽於国，又安得尽归罪於小人乎？”均可谓平心之论，至其文章，则不及汪琬诸人之深厚。观所著《性理谱》中《论读书》之《序》，称始於小学、“四书”、“五经”；而《性理大全》、《二程遗书》、《朱子文集》、《语类》、《鲁斋遗书》、《薛氏读书录》、《胡氏居业录》、《高子遗书》次之；《西山大学衍义》又次之；《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吾学编》又次之，韩文、欧文、陶诗、杜诗，文章正宗，及宋金华《归震川文集》又次之。则其学问根柢可见矣。

△《藕湾全集》二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仁熙撰。仁熙有《雪堂墨品》，已著录。其诗凡初集十卷，二集十卷，馀九卷则文集也。初集作於前明，身经离乱，多悲苦之音，大旨宗尚北地、太仓、历下诸人，未脱摹仿之迹。其论诗，谓时弊虽深，慎勿相救，公安救历下，至於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其《与王昊庐论文书》，谓归太仆之文秀善而衷於宋氏之理，秀善则易柔，衷於宋氏则理信而拙於气。又谓琅琊、历下，与毗陵、归安，两家角立，毗陵、归安之流，几欲驾琅琊、历下而上之。然徒以其秀善婉媚，沓迤千里，白苇平畴者，又安能服琅琊诸君子，制作诸大篇哉？观其持论，可知其生平宗旨矣。

△《芝在堂集》十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醇骥撰。醇骥有《古本大学解》，已著录。是集凡诗六卷，杂文九卷。其《自序》云：“奉嘉、隆间二三名入集，要去其袭迹，以近古为是，不能作宋、元下廉纤支折语。”又作《鍾惺、谭元春传》，谓学王、李未至，袭风格

，备铿锵，犹俟诸三馀，俭儒苦古帙浩繁，便援公安、竟陵，而以其窃鸣也。观其所论，可知其所宗法矣。

△《织斋集钞》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焕章撰。焕章字象先，号织斋，山东乐安人。前明诸生，后弃举子业，专肆力於诗文古词，所著有《龙湾集》、《无学堂集》、《老树村集》，凡百馀万言，后合诸集而刊削之，定为此本。其文跌宕排奂，气机颇壮，而汪洋纵放，未免一泻无馀。至於明季忠烈诸臣，多为立传，其表微阐幽，亦可谓留意史学，然所载不能一一审核。如周遇吉妻《周夫人传》，载李自成攻宁武，遇吉数大败之，追战陷重围，马蹶，公拔佩刀自杀，夫人贯重铠陷阵，连斩贼骁将，及闻遇吉死，亦自杀云云。案《明史》遇吉巷战被执，为贼丛射而死，实非自杀。其妻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廡，登屋而射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亦与焕章所载陷阵及自杀事不合；且佚其姓，但称周夫人，盖草莽传闻之词，随笔纪录，未足据为定论也。

△《谢程山集》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文洊撰。文洊有《学庸切己录》，已著录。是集，初只《日录》三卷，《讲易义》三卷，《书》三卷，乃其门人甘京、黄采所编，乾隆乙丑文洊元孙鸣谦又收合杂文遗稿，与新城涂登、陈道编为此本。甘京《序》称，其早习举子业，为诸生，年二十，学禅有所得，三十后始宗儒，越四十，始一以程、朱为宗，年六十七而卒。将卒，自作《墓志》曰：《大学》、《中庸》、《切己录》凡八九易稿始定，窃欲折衷先儒，期足以启发来学，自订所体验者《日录》三卷，易堂诸友节行文章为海内所重，某不自量，亦欲学其诗文，才短终不能就，而已学亦遂旁泄云云。盖文洊生平以讲学为主，文章则其馀事耳。

△《燕峰文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费密撰。密字此度，成都人。遭张献忠之乱，弃家为道士，流寓吴江以终。王士禛诗所谓：“成都跛道士，万里下峨岷”者是也。士禛盛称其诗，而其文不甚著，今观是集，不涉王、李之摹拟，亦不涉袁、锤之纤仄，奇矫自喜，颇有可观。然往往好持异论，如《春秋论》，谓《春秋》为“三桓”而作，则举一废百。《明堂配上帝论》，兼斥郑康成、王肃之说，而以上帝为上世之帝，则经典从无此称。《鲁用天子礼乐辨》，兼斥程子及杨慎所引《吕览》之说，而谓周公有王者之功，宜用王者之礼乐，成王之赐，未足为非，鲁人用之於群庙，乃为僭上。不知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有王者之功，宜用王者之礼乐，然则有王者之功，亦可用王者之名号乎？是率天下而乱也。

△《虎溪渔叟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命清撰。命清字穆叔，临川人。是书前后无“序”、“跋”，惟冠以《

临川县志》小传一篇，称其明末捍御土寇有方略，福王时，揭重熙荐充馆职，辞不就；入国朝，以布衣终。是集凡经论二卷，史论二卷，文二卷，诗三卷，词一卷。其经论称朱子，弃《子贡诗传》，《子夏诗序》，有骇於听闻。案朱子但尝驳诗序耳，其《子贡诗传》，至明始出，朱子乌得而见之？又谓鲁之《春秋》本用周正，孔子始改用夏正，以秦正建亥而吕不韦作月令，乃用夏时为例，是不特按之经文无一相合，且案《史记秦始皇本纪》，吕不韦死在十二年，以十月为岁首，在二十六年；又《吕氏春秋后序》，称岁在涪滩，乃始皇之八年，与改用亥正远不相及，引以为证，尤考之不详。史论颇多臆断，其诋诸葛诛马谡之非，及力袒王安石而深斥苏洵《辨奸论》，与吕公著《弹文》，尤不免颠倒是非。

诗文亦皆不入格，盖倜傥自豪之士，负气纵横，而学问则未能深造也。

△《徐太拙诗稿》（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振芳撰。振芳字太拙，山东乐安人。是集，凡分三种，一曰《雪鸿草》，一曰《三素草》，一曰《楚萍草》。所作奇气坳涌，时出入於李贺、卢仝之间，而竟陵、公安之余习，未尽湔除，故往往失之纤仄，变徵之声，酸吟激楚，其学谢翱而未成者与。

△《彭省庐文集》七卷、《诗集》十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彭师度撰。师度字古晋，号省庐，华亭人。崇祯戊寅，吴下诸人为千英之会，毕集於虎邱，师度年十五，即席成《虎邱夜宴同人序》。吴伟业有江左三凤凰之目，盖谓师度及吴兆騫、陈维崧也。集中《兵谋》十馀篇，颇见用世之志，诗格沿云间之派，富艳有馀。

△《蘧庐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韩纯玉撰。纯玉字子蘧，别号蘧庐居士，归安人，明翰林韩敬之子也。敬以党附汤宾尹见摈於时，纯玉以是抱憾终身，不求仕进，其行踪略具所作《自序》及集中《癸丑五十生朝示儿诗》中。是集不分卷帙，但每体别编，中多凄楚之音，盖皆明季兵燹及国初江南初定，馀孽未平，山居避寇之作也。

△《省轩文钞》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柴绍炳撰。绍炳有《古韵通》，已著录。此集前有程其成《引》，称《古韵通》卷帙浩繁，艰於付梓，因先以部首诸作载於五卷，盖刻在《古韵通》之前也。绍炳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立身亦复端谨。集首有朱协咸所作《小传》，至称其歿后为冥官，盖当时重其行谊，故造作是说。其文大抵清快有馀，而根柢较薄。金石之文尤无法，如《张德声志》，篇首既曰：“余备馆甥於张氏，始与德声君游。”隔一行后又云：“德声姓张氏。”何其复也？且婿称馆甥，尤似典而非典也。又《张俊卿志》曰：“钱塘邑诸生也，张本武林

华族”。

钱塘、武林连缀而见，是一地耶，两地耶？其他往往似此，盖长於持论，而短於叙事云。

△《张秦亭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丹撰。丹字祖望，原名纲孙，钱塘人。与陆圻、柴绍炳、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孙治、沈谦、虞黄昊相倡和，称“西泠十子”，此集其晚年所刻，原名《从野堂集》。前有《自叙》一篇，述其游历所经，而诗格与之俱变。毛先舒称其悲凉沉远，矫然不群。朱彝尊亦谓，其五言古体，波澜老成，南北行旅诸篇，尤为奇崛。又尝批其《北归诗》云：“句何学杜，句句不袭杜，句句做，句句不做。”其倾挹甚至，故丹寄彝尊诗有：“惭我诗词遘知己，思君杖履定登台”之句。今观全集，其七言古体，亦宕逸可诵，不独五言，特诸体未能悉称，律诗尤不免率易。

△《澠书》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是编皆所作杂文，诸篇之末，间附王猷定、柴绍炳、沈谦评语。先舒自记云：“惟三君语略载数条，以其为亡友之笔故也。”则是集乃先舒自订矣。中颇多考证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据，其议礼尤多臆断，行笔颇隽爽，而不免於作态弄姿，大致好辨如毛奇龄，而才与学则皆不逮之。其《论太王好货好色》一篇，谓孟子意是而言非；《论说大人则藐之》一篇，又谓其言太过。犹王充、李觏之馀习；论“格物”为“格去物欲”，亦姚江之绪语。观其《答徐古周书》，称近於坐功颇有所窥，只是佛氏无所住，孟子不动心，又称住即是动，动即是住，无住则不动，不动则无住，其所学固可见矣。

论韵诸书，用力较深，而亦未究其本原。如《答友人论韵学通指》二书，谓音当分古今，不当更分南北，其说为是；谓古三声不通用则非。与柴绍炳《论翻切》三书，专取合声，亦后来之捷法，必谓下一字不拘本部，则绍炳所辨饥、机，虺、灰，清、青诸字，先舒终不能难也。

△《思古堂集》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前有康熙乙丑潘耒《序》，称所著有《澠书》、《匡林格物问答》、《圣学真语》、《东苑文钞》、《诗钞》凡若干册，不下数十万言，而复有此集。则此集之成，在诸书之后，而先舒衰刻其书十四种，乃以此集为首，殆自以晚年定本，故用为弁冕耶，然所见与早年等也。

△《东苑文钞》二卷、《诗钞》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尝读书杭州之东园，即宋“东苑”故址，因以名其所作诗文。《文钞》凡三十三篇。其《赵盾论》，解“越境”为“出奔不归”，较前

人所说为允；《方正学论》，责其当巽词以免十族，则其说刻而且迂，当生死呼吸之际，稍一转念瞻顾，岂复能抗节不挠？且成祖天性惨毒，瓜蔓之抄，亦不因此一语！至引侯君集谋反伏诛，乞免一子以存宗祀为例，尤为不伦。其《武成论》，谓圣人存“血流漂杵”一语，见纣之世臣捐躯报国者众，虽因鼎革之际，抗节死事者发，然未免附会经义，穿凿太过。《诗钞》凡九十六首，大抵音调浏亮，犹有七子之余风焉。

△《小匡文钞》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前有《自序》曰：“《小匡文钞》者，文皆小有所匡者也。”又自称谓求契於天心，怀其意久，而后落笔。今观所录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难。

如《刘璋论》，谓其召昭烈为智；《北地王论》，谓其杀妻子为忍；《谥议》，以秦始皇为合道；《驳王祎七出议》谓祎奉使云南被杀，尸无处所，乃此议教人出妻之果报；《书三案论后》，谓梃击一事，诸臣当体神宗之意，不可罪郑贵妃；引申生不明驪姬之谮为证。《书魏冰叔文》，谓李国祯实死节之臣，不当诬以降贼。皆不足为训，未见果契於天心也。

△《蕊云集》一卷、《晚唱》一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蕊云集》皆所作艳体。其曰“蕊云”者，取古织锦词“蕊乱云盘相间深，此意欲传传不得”也。《晚唱》，皆摹李商隐、李贺、温庭筠、韩偓四家之体，以别於初唐、盛唐之格，故以晚名焉。

△《学园集》六卷、《续编》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起撰。起有《墨菴经学》五种，已著录。《静志居诗话》，称起尝拟撰《明书》，绝笔於成化之设东厂。而曾王孙作起《墓志》，述其所撰书，又有《测杜少陵诗》一卷，《今国语》八卷，《宗门近录》二卷，今皆未见。此乃所著诗文集，为起门人曾安世所编，安世即王孙之子也。起天姿颖俊，笔力亦殊劲爽，然与金人瑞相善，故薰染亦深。其《与李炜书》，自称近来评点《会真记》，颇多奇解，尝终夜不寐，求作者之意，知王实甫悲悯物情，立言变化，即其十六阙立名，上下相对，犹之乾与坤对，屯与蒙对，以《大易》之体而行《左氏》之法云云。其所见解颇与世所传人瑞《六才子书议论》相近也。

△《榆墩集选文》九卷、《诗》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有《夏小正解》，已著录。是集前有熊人霖《序》，称仅存十之一，盖选本也。中间《诸葛武侯无成论》一篇，谓诸葛之出师，即周公居东之志，其尽瘁而无成功；则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又云：昭烈之疑忌，尽见生平深险毕露；又云：诸葛若久留在蜀，必有不利孺子之逸。又云：昭烈之有是言，则亮劝攻刘璋之言有以致之。一事之不仁，百行

忠厚不足以盖之。亮始教备杀璋以取蜀，卒也致备疑其图禅以终身云云。其持论殊为偏激。昭烈君臣之契，光明磊落，为三代以后所仅有。永安托孤之言，亦出至诚，陈寿於《昭烈传》中，已极论之，即后主之於诸葛，始终尊信，亦未尝有毫发之间言，何得因“卿可自取”一语，而遂谓其有所疑忌乎？至诸葛劝昭烈取蜀，则自三顾隆中时，已定其计，而昭烈卒用其策，以少延汉绪。若如所论，则昭烈生平与诸葛周旋者，皆日在猜嫌疑忌之中，虽魏主叡之於司马懿，尚不忍出此，而谓鱼水相合者若是哉？文人好为翻案之说，殊非论古之正轨。王士禛为《居易录》，极斥其妄，固非太过矣。

△《筠谿集》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青撰。青字筠坚，上海人。是集分《北游草》、《北游续草》、《峡游草》、《金陵草》、《归田草》诸目。第一卷有《挽制府范承谟诗》十首，间载承谟殉难事迹，其末首有云“炙鸡过酹君知否，十九人中是一人。”盖尝为承谟之客者也。

△《橘苑诗抄》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匡鼎撰。匡鼎字虎男，钱塘人。是编子目曰《橘苑诗抄》，而总题则曰《说诗堂集》，盖全集之一种也。匡鼎生於国初，犹及见“西泠十子”，故所作亦沿其流派，圆美有馀，而深厚不足。

△《安静子集》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安致远撰。致远字静子，一名如磐，字拙石，寿光人，贡生。自顺治乙酉至康熙甲子，十五举不售，卒偃蹇以没。是集凡为文集九卷，曰《玉磬集》四卷，《纪城文稿》四卷，《音》一卷。《诗集》四卷：曰《柳村杂咏》二卷，《岳江草》、《倦游草》各一卷，总名之曰《纪城诗草》，而《岳江草》独标“卷六”字，似非完本。《词集》一卷，曰《吴江旅啸》。《自序》谓：诗喜摩诘，文慕庐陵，爱其从容闲雅不事钩棘。故能不染明末纤诡之习，而精神魄力，亦未能凌跨诸家。

△《完玉堂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元璟撰。元璟字借山，浙江天童寺僧也。是编分十集，曰《东湖集》、《名山集》、《红椒集》、《紫柏集》、《太白集》、《绿琼集》、《京师百咏》、《晚香集》、《黄琮集》、《鹄南集》，每集为一卷，前有元璟《自序》及题辞二十馀则，其诗以清雅为宗，时有秀句。如“才怜孤峤远，斗转一峰迎。浅碧胶鱼沫，残红落雁声。水绕西施浣纱石，云藏子敬读书山。二月草堂逢社燕，一春花事到山茶”等句，为卢元昌所赏，见卷首题辞。又如“一笛破寒渚，千帆凑夕阳。船如米家小，水似灞西偏。秋思啼螿集，归心落叶知。吟诗不闭梅花阁，怀古独登文选楼。才堪与世作蓍草，道在忘情似木鸡”等句

，王士禛亦摘入《居易录》中。盖其居杭州时，曾结西溪吟社，所与酬倡者，皆一代胜流，耳濡目染，落笔自能远俗，但根柢不深，气味不免太薄耳。

△《冬关诗钞》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通复撰。通复字文可，嘉兴人。少与曹溶同学，晚乃托迹於缙服，溶赠以诗，有“共排流俗论，重起杜陵人”之句，盖其宗尚如此。《遗稿》多散佚，朱彝尊选《诗综》搜访不能得，至康熙己丑，其友人盛远等始为哀辑刊版，前三卷皆远所辑，后三卷则汪文楨、汪森兄弟所辑。前有远与森二《序》。通复以《春草诗》著名，远等取以压卷，然如“魂消南浦人将远，梦落西堂句忽成”之类，格落晚唐，非其至者也。

△《嬾斋别集》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僧通门撰。通门字牧云，姓张氏，常熟人。明季祝发於兴福禅林，寻主古南、鹤林、天童等寺。颇与士大夫游，故文士往往称之。是集为其同里毛晋所刊，凡杂文三卷，书启三卷，颂赞、偈语二卷，诗六卷。

△《西北文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毕振姬撰。振姬有《四州文献摘抄》，已著录。其文颇纵横有奇气，然剑拔弩张之状，亦觉太甚，其云西北文者，太原傅山所题，以东南之人谓之西北之文也。元好问《中州集》题词有曰：“邙下曹、刘气倜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傅山所题，盖犹是意。然文章公器，何限方隅，韩、柳皆非南人，欧、曾亦非北士，门户相夸，总拘墟之见耳。

△《涑水编》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翟凤翥撰。凤翥字象陆，闻喜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是集文四卷，诗一卷，因尝讲学於其乡之“涑水书院”，故题曰《涑水编》。卷首有徐元文《序》，称原集本六卷，第五为制义，今制义不知何人所删，目录内亦为镌去，故止存五卷云。

△《兰雪堂诗集》三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宾王撰。宾王字起东，临淄人，顺治丙戌进士，官南康府推官。是集为未刻钞本，凡古体诗一卷，近体诗二卷，意兴颇遒，而骨格未就。卷首题王士禛评选，盖山左谈诗之士，罕不问津於士禛者，此其一也。

△《袞园集》九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梁清远撰。清远有《雕邱杂录》，已著录。是集清远所自编，凡诗四卷，文四卷，词一卷。其诗直抒性情，颇能蝉蜕於习俗之外，而人所应无尽无，人所应有尚未能尽有也。

△《黄山诗留》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法若真撰。若真字汉儒，号黄石，一号黄山，胶州人。顺治乙酉，以“五

经”特赐中式，授中书舍人，丙戌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江南布政使。若真诗、古文、词，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不屑栉比字句，倚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此本为张谦宜所编，共诗四千一百三首。

△《心远堂诗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蔚撰。蔚字坦园，高阳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勤。是集为蔚所自编，初刻於康熙辛亥，至于丁巳，又续广之。其论诗，谓王、李、锤、谭其词皆予，而所不予者，在其郊颺学步之流，持论最为平允。

故集中诸作，皆冲和雅正，不为叫嚣之音，亦不蹈纤仄之习。其门人陈廷敬《序》，称其写一时交泰之盛，盖遭际盛时，故其诗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谓台阁文章者，盖若是矣。

△《聿修堂集》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润撰。润字海重，即墨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湖广布政使。润初名滋，《故国学进士题名碑》及《馆选录》，旧本皆作蓝滋。后官侍读时，乃赐今名。其为江南学政时，有《视学录》；为福建参政时，有《视闽纪略》；为广东参政时，有《入粤条议》；为江南按察使时，有《臬政纪略》。今皆未见，惟此集为其子孙钞传，诗、古文寥寥数首，皆应酬之作，殆非所长。

△《寒松堂集》九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魏象枢撰。象枢字环极，蔚州人。顺治丙戌进士，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以病乞休，圣祖御书“寒松堂”额以宠其归，卒谥敏果。其平生立朝端劲，为人望所归，讲学亦醇正笃实，无空谈标榜之习，文章朴直，亦如其为人。惟其子学诚编此集时，意在於先人手泽，一字无遗，遂细大不捐，几盈百卷，未免有榛楛勿翦之憾耳。

△《且亭诗集》（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思圣撰。思圣字犹龙，钜鹿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申涵光所作《小传》，称有《且亭诗》七集，然不著其卷数，此本乃思圣既歿，其子履吉所编，凡诗八百馀首，其入蜀诸作，刻意摹杜，而刻画之痕未化也。

△《梦吟集》一卷、《续集》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天春撰。天春字鲁源，济宁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致仕后惟以吟咏自娱，故此集皆畅所欲言，颇多率句。

△《昆林小品》三卷、《昆林外集》（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此其杂著诸篇，集外别行者也。《小品》分上、中、下卷，《外集》则剗未竟，尚不分卷。裔介学宗朱子，著有《约言录》、《知统录》等书。而此集於二氏之学，亦若有取焉。岂晚耽禅悦耶？其文间有俚语，颇沿宋人语类馀派，而时露古质，亦复可观；至骈

体则非所擅长，虽无作可矣。

△《四思堂文集》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傅维鳞撰。维鳞有《明书》，已著录。是集奏疏一卷，记序杂著二卷，诗五卷。所载如《更役法》、《严巡方》、《考核诸疏》及《屯田苦民书》诸作，颇有侃直之风，至《士传民谣诸谣曲》，尽明末兵荒流离之状，然统其全集观之，则颇伤粗率，盖天性耿直，直抒胸臆，不甚留意於文章云。

△《燕川渔唱诗》二卷、《植斋文集》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傅维耘撰。维耘字培公，号霄影，灵寿人。明吏部尚书永淳之子，虽生於贵族，而恬退不求仕进，早岁即弃举子业，以诗文自娱，迹其品度，当属胜流。然是集所录，大抵应酬之作，罕逢高唱，岂并文章视为粗迹欤？

△《倚雉集》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窦遴奇撰。遴奇字松涛，大名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佾都御史。是编为其友贺应旌所编，凡文五卷，诗六卷，词一卷。“倚雉”者，其所居堂名也。

△《王文靖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熙撰。熙字子撰，一字胥廷，宛平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靖。是集，为其子克昌所编。凡奏疏二卷，颂赋一卷，诗六卷，文十五卷，以自作年谱及行状、志铭、碑传附录於末。前有其门人张玉书、吴震方二《序》。

又有朱彝尊《序》，核其词意，皆熙在时所作，而标题亦称其谥，或刊版者追改也。

△《佳山堂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溥撰。溥字易斋，益都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大学士。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溥与高阳李蔚、宝坻杜臻、昆山叶方霭四人同为阅卷官，得人最盛，故毛奇龄等为作集《序》，皆称门人。其诗则未为精诣也。

△《林屋文稿》十六卷、《诗稿》十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宋徵舆撰。徵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徵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倡几社，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瞻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而精炼不及子龙，故声誉亦稍亚之云。

△《慎斋遇集》五卷、《莅楚学记》一卷、《日怀堂奏疏》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有《孝经集解》，已著录。是集哀其平生之文，名曰《遇集》，言即所遇而成文也。中多记贵州、湖广风土，盖永修初官应山县知县，继官平越府知府，终官湖广提学副使也。其《学记》则康熙十九年提学时作，《奏疏》则官刑科给事中时所上。《江南通志》称其在应山，有守御功；在

平越，清丈苗民虚税八千有奇；在湖广，振兴文教，楚风为之一变，列於《宦绩传》中云。

△《潜沧集》七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余一元撰。一元字占一，号潜沧，山海卫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是集，卷一为《四书解》，卷二至卷六为《杂文》，卷七为《诗》。其《次韵答张筑夫诗》，有“良知自是姚江旨，躬秉几亭夫子传”句。附载张赠诗，有“姚江绝学重开辟，直续良知两字传”句。盖其学出於陈龙正，集中所谓“几亭师者”，龙正别号也。故其《四书解》中，以小学为格物，而深讥《朱子补传》为非。犹宗王守仁之说，而小变之者也。是集，其所自编，卷端有凡例六条，述所以编次之意甚详，然诗文皆不入格。观其自编而自发凡例，或自誉，或自恕，俨如删纂他人之集者。是於古来著述体裁，皆未及考，则所作可略见矣。

△《安雅堂诗》、《安雅堂拾遗诗》（皆无卷数），《安雅堂拾遗文》二卷、附《二乡亭词》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宋琬撰。琬有《永平府志》，已著录。案王士禛《池北偶谈》曰：“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又曰：“宋浙江后诗，颇拟放翁，五古歌行，时闯杜、韩之奥，康熙壬子春，在京师求余，定其诗笔为三十卷。其秋，与余先后入蜀，予归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乱，妻孥皆寄成都，宋郁郁没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又《渔洋诗话》曰：“康熙庚辰，余官刑部尚书，荔裳之子思勃来京师，以《入蜀集》相示，亟录而存之，集中古选诗歌行，气格深稳，余多补入《感旧集》。”云云。今三十卷之本，久已散佚，所谓《入蜀集》者，其后人亦无传本。此本题《安雅堂诗》者，不分卷数，有来集之、蒋超二《序》，皆题顺治庚子，盖犹少作；题《安雅堂拾遗诗》者，与其文集、词集，皆乾隆丙辰其族孙邦宪所刻，掇拾残剩，非但珠砾并陈，亦恐真贋莫别，均不足见琬所长，其视闰章，盖有幸有不幸矣。

△《退菴集》二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敬撰。敬字退菴，江宁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南。是集诗词十二卷，奏疏及杂著九卷。诗集《自序》，谓必深知元气流行，使心口之间律吕相合，以適於喜怒哀乐之正，盖即白沙、定山之宗旨。文集《自序》谓：按楚时审录尽心，至於甘澍大降。死因为兵劫去，自请归狱。亦未免好自誉矣。

△《西山集》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能鳞撰。能鳞有《诗经传说取裁》，已著录。是集凡文八卷，诗一卷。

能鳞喜谈理学，其诗文多率尔操觚，体裁未尽合於古。

△《冯定远集》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班撰。班有《钝吟杂集》，已著录。班与其兄舒皆以诗名一时，称海虞“二冯”。其侄冯武，作《所评〈才调集〉凡例》，称舒之论诗，讲起承转合最严；而班之论诗，则欲化去起承转合。定法微有不同，然二人皆以晚唐为宗，由温、李以上溯齐、梁。故《才调集》外，又有《玉台新咏评本》，盖其渊源在二书也，其说力排严羽，尤不取江西宗派，持论亦时有独到，然所作则不出於昆体，大抵情思有馀，而风格未高，纤佻绮靡，均所不免。是集凡《定远小集》二卷，《钝吟集》三卷，《别集》一卷，《钝吟馀集》一卷，《集外诗》一卷；又《乐府》一卷，《游仙诗》一卷，《钝吟文稿》一卷，亦附於末。其中论诗之说，多可取，惟《日记》所论吴棫《韵补》一条，推为奥入鬼神，则失之远矣。

△《文襄公别录》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芳撰。之芳有《文襄奏疏》，已著录。是书首《行间纪略》二卷，次《军旅纪略》二卷，皆讨耿精忠时文移，次《文告纪事》二卷，皆居官时告谕之文。

△《拟故宫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宇昭撰。宇昭不知何许人。是集凡诗四十首。《序》称，顺治丁亥春月，寓止燕都，遇长春寺僧，乃明宦者，因从闲话，得故宫遗事四十条。其词不甚工，注亦止寥寥数条。

△《春树草堂集》六卷（监察御史孟生蕙家藏本）

国朝杜恒灿撰。恒灿字杜若，号苍舒，三原人。顺治戊子副榜贡生，考职授通判，未仕而卒。其卒也，宁都魏禧表其墓，关中李因笃为作“传”，皆悼惜其才。是编凡诗二卷，文四卷，涂乙纵横，犹当时原稿，中多代人之作，盖恒灿历为郎廷极、贾汉复、梁化凤诸人客，毕生出入幕府中，故以卖文为活，所作富赡有馀，而多不修饰，殆亦由於取办仓卒也。

△《岷思台文集》八卷、《诗集》一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子壮撰。子壮字克猷，黄冈人。明崇祯庚午举人，困公车者几二十年，至顺治己丑，乃进士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子壮制艺，与熊伯龙齐名。雄厚排鼻，凌轹一切；其诗古文亦以气胜，然精华果锐，已销耗於八比之中。又年仅四十四而卒，未能於登第之后，复殚心於古学，纯以天资用事，往往或失之粗豪。二其翼者两其足，予之角者去其齿，固亦事理之恒耳。是编为其孙永锡等所刻，《寿序》、《贺序》，连篇累牍，而独不载其《对策》，恐所拾掇亦未必子壮意也。

△《熊学士诗文集》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熊伯龙撰。伯龙字次侯，号锺陵，汉阳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古文较胜刘子壮，诗虽直抒胸臆，而五言古体，亦时有淳古之音，惟刊版漫漶，篇叶倒乱，遂至於断烂不可读。

△《志壑堂诗》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梦赉撰。梦赉字济武，淄川人。顺治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编，为新城王士禛所定，间有士禛评识。前有士禛《序》，称其文近於蒙庄，诗近于东坡。慈溪姜宸英《序》亦言，读其经世之言，所为筹饷、积穀、铜钞、改漕之法，嘉谟硕画，凿凿皆可见之施行，皆兼序其诗文集。而是集有诗无文，盖其集中之一种也。其诗运思颇深挚，吐属亦颇温雅，然较其才力，则稍谢士禛及赵执信、田雯诸人。

△《耿岩文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珩撰。珩字昭子，海宁人。康熙甲辰会试第一人，殿试二甲第一人，授内阁中书舍人。己未，荐举博学鸿词，召试授编修。是集，皆所作杂文，不标卷帙，但以体分。其目录题《耿岩文钞初集》，而卷端则题《耿岩文选》。每篇自为起讫，不相联属，疑校刊未竟之本，偶然印行，非其全也。其文平易近人，大抵规仿庐陵，而尚未能入室。

△《乐圃诗集》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颜光敏撰。光敏字逊甫，一字修来，曲阜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此集为王士禛所定，版心题曰《十子诗略》，盖士禛尝选商邱宋荤、邵阳王又旦、安邱曹贞吉、黄冈叶封、德州田雯、谢重辉、晋江丁炜、江阴曹禾、江都汪懋麟及光敏之诗，共编一集，而十人各为卷帙，其版亦分藏於各家，往往别本单行。版心所题，犹其全编之总名也。

△《汤潜菴文集节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彭定求编。定求有《周忠介公遗事》，已著录。《汤斌文集》有《汤子遗书》诸刻；定求又择其切於身心者，仿聂豹《南轩节要》之例，纂为此编。定求，斌门人也。《苏州府志》载其有《儒门法语》、《蒙正录》、《南韵诗文集》，而不及此书，殆修志时偶未见与。

△《宝纶堂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纘曾撰。纘曾有《滇行纪程》，已著录。是集，乐府规仿旧文，七言古诗，多学初唐四杰之体，皆拟议而未能变化。

△《漫馀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庭撰。庭有《理学辨》，已著录。其所为诗，有《秋间三仕》、《二西诸草》。是集刻於康熙戊辰，乃其晚岁所订，时年已八十有二矣。凡五百馀首

，大约近体多於古体。七律一种又多於诸体。其曰“漫餘”者，《自序》云：“余诗之漫久矣。此无非漫之餘也。”

△《循寄堂诗稿》（无卷数，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廷燦撰。廷燦字山辉，富平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参政。是集先名《澄溆堂诗》，后改今名，编次不分体裁，惟以年月为前后，《自序》二篇，一作於河南，一作於里居之时。其诗结字铸句，皆未坚緻，古体尤风骨未就。

△《鹤静堂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茂源撰。茂源字宿来，号釜山，华亭人。顺治己丑进士，官至处州府知府。是集前十四卷为诗，后五卷为文，所作葩藻丽缛，沿齐、梁之餘艳。其《同郡五君咏》中所称夏允彝、陈子龙、李雯三人，皆其几社旧友，而才力尚不逮子龙等也。

△《贻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张习孔撰。习孔有《云谷卧餘》，已著录。是集凡诗八卷，附以诗餘；《补遗》凡文三卷，诗一卷。多直抒胸臆，无明末钩棘纤佻之习。施闰章“序”其诗，盖其趋向为近也。

△《愿学堂集》二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灿撰。灿字星公，临潼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南康府知府。是集凡文十八卷，诗二卷，诗格宏敞，颇胜於文，然规榘唐音，浮声多而切响少，犹袭“北地”之旧调者也。

△《月岩集》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礼撰。礼字情畊，号月岩，宜黄人。是集文四卷，诗一卷，其文力摹欧、苏，顿挫曲折，颇为形似；诗则多不入格，盖殫力於古文，而吟咏其餘事也。

△《容菴诗集》十卷、《辛卯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爽撰。爽字子度，钱塘人。集中有《嘉禾哭冢宰宝摩徐公诗》，宝摩，徐石麒字，则爽为国初人；所谓“辛卯集”者，顺治八年作也。其诗刻於学古，亦刻於用意，而摹拟雕凿之痕，俱不能化。此本不知何人所抄，每卷或仅三四首，非出删节，即由掇拾，亦非其完本也。

卷一百八十二 集部三十五

○别集类存目九△《万山楼诗集》二十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虬撰。虬字竹隐，长洲人。顺治辛卯举人，官至思南府知府。其诗前数卷多拟古之作，刻意摹仿，颇嫌太似。其拟陆机《迢迢牵牛星》诗，后有《自跋》曰：予已於十九首中和此题矣，今复因曙戒之订，共和陆平原。篇成，自

咏一过，确是晋古，非汉古也。诗之升降微矣，观其持论，知无往非双钩古帖也。

△《万青阁全集》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赵吉士撰。吉士有《续表忠记》，已著录。是集为吉士所自编，凡杂文二卷，诗一卷，《勘河诗纪》等十三种，共一卷，制艺一卷，《平交山寇公牒诗文》一卷，《献牒》一卷。交山在交城境，姜瓖平后，馀孽窜伏山中，出没为患，吉士以计讨平之。材略有足称者，文章则非专门也。

△《林卧遥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吉士撰。康熙戊辰，吉士由户科给事中罢职闲居，侨住宣武门西之寄园，適金坛于汉翔贻诗四首，吉士依韵酬答，后凡遇他题，皆叠此韵，积成千首，命曰《叠韵千律》，分为上、下二卷；寻又续得五百馀首，编为一卷，命曰《千叠波馀》，合刻以为此编。案和韵为诗，本不能曲折如志，又叠至千五百首，此虽香山、东坡，亦断无能工之理矣。

△《遂初堂文集》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兆鲁撰。兆鲁字青岩，武进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福建延平道按察司副使。兆鲁官建宁时，巨寇萧维堂等作乱，兆鲁招抚有功，集中《平寇纪略》，述其始末颇详。惟多载案牒之文，词不雅驯。

△《画壁遗稿》一卷（通行本）

国朝范承谟撰。承谟有《忠贞集》，已著录。康熙壬子，承谟总督闽浙，值逆藩耿精忠谋反，巡抚刘秉政输情於贼，给承谟入见，胁令从逆，承谟诋骂不屈，遂为所拘击，被幽者三载，备受窘毒，时作为诗歌以自抒忠愤。守者屏绝笔墨，乃以桴炭画字壁上，其尤激烈者，辄为贼党墁去，仅存四十七首。承谟自为之《序》，已汇载入《忠贞集》中。此乃石门吴震方录入《说铃》之本也。

△《见山楼诗文集》（无卷数，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素蕴撰。素蕴有《西台奏议》，已著录。其诗集刻於康熙壬子，文集则无序无跋，不知刻於何时，均不分卷帙，不列目录，皆似乎随有所作，随以付雕。其诗颇摹李梦阳，文则皆应俗之作也。

△《抚皖治略》一卷、《抚楚治略》一卷、《穀城水运纪略》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素蕴撰。《抚皖治略》，乃其官安徽巡道时条教、奏疏；《抚楚治略》，皆其官湖广巡抚时，条教奏疏。《穀城水运纪略》，则素蕴官荆南道时，会大军剿逆藩吴三桂，兵储陆运颇艰，因访明季杨嗣昌剿张献忠时水运故道，修复纤路，哀其文移以成是编。素蕴为御史时，曾疏劾吴三桂，号为敢言。此三书则皆寻常案牒也，中多奏疏，宜入奏议类中，而文告居其大半，故仍附之别

集类焉。

△《张康侯诗草》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晋撰。晋字康侯，狄道人。顺治壬辰进士，官丹徒县知县。其诗颇学李白，兼及李贺之体，第一卷为《黍谷吟》，第二卷为《秋舫一啸》，第三卷为《蓟门篇》，第四卷为《劳劳篇》，第五卷为《石芝山房草》，第六卷、七卷为《雍草》，第八卷为《税云草》，而以诗馀附焉，第九卷为《律陶》，集陶诗为五言律也；第十卷为《集杜》；第十一卷为《集唐》，亦皆五言律。据《后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云。

△《愁斋存稿》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白乃贞撰。乃贞字廉叔，号蕊渊，顺治壬辰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其诗叙述真朴，不加文饰，故余恂《序》以为善学香山，盖举其近似者尔。

△《堪斋诗存》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顾大申撰。大申字震雉，一字见山，华亭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大申初与同郡王广心、周茂源、宋徵舆诸人唱和，后又与施闰章相酬答，所作有《鹤巢集》，又有《燕京倡和》及《泗亭》诸集。后自删并为此集，故曰《诗存》。陈伯玗撰《国雅集》，称其乐府，於古人可谓毫发无遗憾；七律高华，可追王、李。今观其集，大抵袭明七子之馀风，可追王、李，庶乎近之？至於“乐府”则谈何容易也。

△《学源堂文集》十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郭棻撰。棻字快圃，清苑人。顺治壬辰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其文颇为华赡，惟酬应之作太多，未免失於删汰。棻曾修《畿辅志》及《保定府志》，今集内所载星野、沿革等说，皆《志》中之文，盖用《鄂州小集》载《新安志序》之例也。

△《莲龛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来泰撰。来泰字仲章，号石台，临川人。顺治壬辰进士，官工部虞衡司主事。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侍讲。其制艺才藻富艳，有几社之馀风，诗、古文则不逮也。

△《司勋五种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士禄撰。士禄有《读史蒙拾》，已著录。是集一曰《表馀堂诗存》二卷，一曰《十笏草堂诗选》九卷，一曰《辛甲集》七卷，一曰《上浮集》二卷，皆古今体诗；一曰《炊闻卮语》二卷，则词也。然《表馀堂诗存》未刻，刻者实止四种耳。

△《天延阁诗前集》十六卷、《后集》十三卷、附《花果会唱和时》一卷、《赠言集》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梅清撰。清字渊公，号瞿山，宣城人，顺治甲午举人。是编分前后二集，前集分十六编：一曰《乐府》，二曰《稼园草》，三曰《新田集》，四曰《燕征草》，五曰《宛东草》，六曰《休夏草》，七曰《驱尘集》，八曰《越游草》，九曰《匣琴集》，十曰《寒江集》，十一曰《归舟集》，十二曰《岳云集》，十三曰《梅花溪上集》，十四曰《雪庐草》，十五曰《菊间草》，十六曰《唱和诗》，以一集为一卷，卷各有序。后集编年分十三卷，自康熙甲寅至戊辰，或以一年为一卷，或以二年为一卷。末附《花果会唱和诗》一卷，《赠言》四卷，则皆同人宴游酬答之作也。

△《瞿山诗略》三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梅清撰。清旧刻有《天延阁前后集》，皆七十以前之作，版毁於火，故又取未刻三卷合而编之，以成此本。

△《饮和堂集》二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夔撰。夔字胄师，号成菴，山阴人。顺治甲午举人，官安化县知县。是集，凡诗十三卷，曰《梅轩草》、《公车草》、《历游草》、《天都草》、《金谿草》、《金谿又草》、《叱驭草》、《思唐草》、《思唐又草》、《三草》、《四草》、《五草》、《东行草》，每一集为一卷，杂文八卷，则分体编次。其诗流易有馀，颇伤圆熟，文亦肉多於骨，若《十二种功德连珠》等作，尤堕入纤巧一派矣。

△《涑亭诗略》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尧光撰。尧光字覲伯，莆田人。顺治中，以选拔贡生官行人司行人。近郑王臣选《莆风清籁集》，谓尧光伯仲诗，各臻妙境，而尧光尤秀拔，当为马氏白眉，然所作亦颇涉纤丽，於元人蹊径为近也。

△《浣亭诗略》二卷、《浣亭归来吟》一卷、附《山姜花垭长短句》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尧华撰。尧华字开伯，莆田人。顺治甲午举人，官榆次县知县。是集《浣亭诗略》二卷，皆早年所作；《浣亭归来吟》一卷，皆罢官以后所作；《山姜花垭长短句》，则附载其词集也。其诗集编次颇为丛杂，如《诗略》中有《咏园花十四首》，《归来吟》中，有《咏园花四首》，而其中《醅醑》一首，一字不易，殆校勘之疏欤。其诗才气俊爽，早年刻意雕镌，而未造浑成，晚年又颇涉颓唐，纵笔太早，其词有南宋人格意，而罕睹新声，亦拟议而未变化也。

△《托素斋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黎士宏撰。士宏字媿曾，长汀人。顺治甲午举人，官至陕西布政司参议。是集诗四卷，文六卷。诗集凡四刻，文集凡三刻，盖积数年而汇为一册，故每

刻各体皆备，士宏没后，其子文远复合而刊之。《自序》称，少时诗好李贺，文好王勃。今观集中诸作，大抵多宋人末派，绝无一篇与子安、长吉相近者。盖嗜好虽笃，而才地则与之不近也。

△《涟漪堂遗稿》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峻曾撰。峻曾字窳庵，仁和人，顺治甲午副榜贡生。是集为晋安林云铭所选定，上卷为杂文，下卷为诗，末附杂言数十条，皆谈理之语，颇近陈继儒小品。

△《半农斋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蒋中和撰。中和字本达，又字眉三，靖江人。顺治乙未进士，官兰阳知县，迁沧州州判。是集分诗、文、论、策、史、说六部，其文颇辨博自喜；而多拾李贽余论，未脱明季町畦也。

△《陆密菴文集》二十卷、《录馀》二卷、《诗集》八卷、《诗馀》四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国朝陆求可撰。求可字咸一，淮安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其古文颇舒畅，而机调多类时艺，诗、词亦酬应之作居多。

△《鹤岭山人诗集》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泽宏撰。泽宏字涓来，黄冈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集乃其子材振所编，前三卷皆题：“已刻诗”若干首，盖皆泽宏旧作，尝为魏宪录入《石仓诗选》者。四卷以下，用编年体，自丁巳迄庚辰，题某年诗若干首，附注曰“未刻稿”，则材振所裒辑也。前有魏宪“原《序》”，又附其祖《用予传》一篇，及泽宏《请复九江关》一疏。泽宏喜与诸名士游，王士禛、姜宸英、洪昇等，皆尝点定其诗，所作类皆和平安雅，不失台阁气象；而骨体未坚，酝酿未厚，尚不能凌轹一时。

△《耻躬堂文集》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命岳撰。命岳字伯咨，号耻古，晋江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事中。是集自卷一至卷五为《奏疏》，卷六至卷十七为杂文，卷十八为诗，卷十九为《周易杂卦牖中天》，卷二十为《读诗牖中天》。据其《自序》，谓辛卯冬，梦文王、周公先后车盖喝道甚盛，命岳自牖中窥视，故以名也。其书分十二篇，大旨谓：《易杂卦》无错简，而以互卦之法推求其义。读诗凡五十条，皆标识简端之语，一篇或止一两句，如《读简兮》曰：“使我怀古之情更深。”

《读王风》曰：“大车之淫甚于丘麻，丘麻淫人，大车淫鬼。”尤非说经之正轨也。

△《澹馀轩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光祀撰。光祀字恻庭，号溯玉，历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是集凡文七卷，诗一卷。

△《南沙文集》八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洪若皋撰。若皋字虞邻，临海人。顺治乙未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是集凡诗二卷，文六卷，其文颇以恢奇自喜，然纵横太过；附录一卷，乃其乡会试中式制艺，盖用吴伯宗《荣进集》例也。

△《绵津山人诗集》十八卷、附《枫香词》一卷、《纬萧草堂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萃撰。萃有《沧浪小志》，已著录。萃所作诗有《右竹圃稿》，有《嘉禾堂稿》，有《柳湖草》，有《将母楼稿》，有《和松庵稿》，有《都官草》，有《双江倡和集》，有《回中集》，有《西山倡和诗》，有《续都官草》，有《海上杂诗》，有《漫堂草》，有《漫堂倡和诗》，又有《漫堂草》，凡十四集。

大抵沿明季诗社之习，旋得旋刊，出之太早，故利钝不免互见。此集则萃为江西巡抚时，重自删汰，并为一编，而仍存诸集之旧目，故有六首为一卷者，视旧集为精简矣。前有汪琬、刘榛“二《序》”。榛序，以种树为喻，言方其初植，虽一病叶不忍摘，久之而繁枝芟焉，又久之而岐幹断焉。亦笃论也。宋杨万里、陆游并一代巨擘，而万里《诚斋集》、游《剑南诗》，金砾混淆，往往为后人口实，岂非爱不能割，依违牵就至是乎？后萃自定《西陂类稿》，凡此集之诗皆不收，毋亦学与年进，悔其少作欤？后附《纬萧草堂诗》一卷，乃其子翰林院编修至所作，才力殆又亚於萃焉。

△《精华录训纂》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惠栋注。士禛有《古欢录》，栋有《易汉学》，皆已著录。士禛晚年，仿宋黄庭坚《精华录》例，自定其诗为此本。栋祖周惕，为士禛门人，故栋亦仿任渊、史季温例，注之，以引证浩繁，每卷各分为上、下。其凡例称：“所采书，共数百余种，悉从本书中出，不敢一字拾人牙后慧。”然亦大概言之耳。即以第一卷而论。如温庭筠《靓妆录》、蔡贤《汉官典职》、孙氏《瑞应图》、陆机《洛阳记》、沈怀远《南越志》、蔡邕《琴操河图括地象》、顾野王《玉篇》（案：今大广益会《玉篇》，乃宋大中祥符六年重修，非惟非野王之旧，并非孙强之旧）、《輿地志》、《管辂别传》、《梁京寺记》、檀道鸾《续晋阳秋》十二书，宋以来久不著录，栋何由见本书哉？（案：栋注例，凡引已佚书者，皆冠以现存书名，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类。）又栋邃於经学，於词赋所涉颇浅，所引或不得原本，於显然共见者，或有遗漏，如注“寒肌起粟”字，引苏轼“旅馆孤眠体生粟”句，不知此用轼《雪

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句也；注“吹香”字，引李贺“山头老桂吹古香”句，不知此用李颀《爱敬寺古藤歌》“密叶吹香饭僧遍”句也；注“麦饭”字，引刘克庄“汉寝唐陵无麦饭”句，不知为《五代史家人传》语也；注“大漠”字，引程大昌《北边备对》，不知为《后汉书窦宪传》语也。至於每条既各自标目，则其文不相连属，乃於数条共引一书者，不另标名。如辕固里〔生〕《诗注曲学字》曰：“今上初即位”云云，盖蒙上条《史记》之文，然不标《史记》而首句突称“今上”，是何代之帝也？其体例亦间有未善。（案：以上亦姑举第一卷言之。）是书先有金荣笺注，盛行於时，栋书出而荣书遂为所轧，要亦胜於金注耳。至於元元本本，则不及其诂经之书多矣。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必以此注而轻栋，亦不必以栋而并重此注也。

△《渔洋诗集》二十二卷、《续集》十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初刻《落笈堂诗》，又刻顺治丙申至辛丑所作为《阮亭诗》，复有《过江》、《入吴》、《白门前后》诸集，后乃删并诸作，定为《渔洋前集》，始於丙申，终於康熙己酉，凡十四年之诗。是集出而少作诸集悉微，故今不甚传。康熙甲子，又哀其辛亥至癸亥之诗十六卷，为《渔洋续集》，盖其为詹事时也，其时菁华方盛，与天下作者，驰逐矜名，故平生刻意之作，见於二集者为多焉。

△《渔洋文略》十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盖康熙乙亥士禛所自编。前有其门人张云章《序》。士禛以诗名一时，而古文特以天姿朗悟，自然修洁，实则非所专门，云章《序》，谓以先生为今之太白、子美，群知非溢美矣；语以先生之文，昌黎、柳州之文也，容有或信或不信者，盖当时公论已尔。而云章必以诗文并称，非笃论矣。

△《蚕尾集》十卷、《续集》二卷、《后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以康熙甲子祭告南海，阻雪东平，望小洞庭中蚕尾山，悦其清远，因取以名其“山房”，并以名集。案：盛符升作《雍益集序》，称合戊辰至乙亥诗文为《蚕尾集》十卷。此集目录下乃注诗自甲子年起，其年冬及乙丑年作别为《南海集》；文自庚午年起，士禛《自序》，又称偶次甲子使粤以前及丁卯以后诗文，稍成卷帙，因以“蚕尾”名集。士禛集皆所自刊，而三说错互如是，未喻其故。文中题跋凡三卷，颇足考证，然皆与《居易录》重出。又《蚕尾集序》一篇，既刊卷端，又刻之集中，亦乖体例；其《续集》二卷，皆乙亥迄甲申之诗，惟无丙子一年诗，以是年奉使祭告，别为《雍益集》也？《后集》二卷，则戊子归田后所作，五七言绝句居十之九。《自序》谓，时方删定洪迈《万首绝句》，因效为之。然是年士禛七十五岁矣，殆亦精力渐减，不耐为长篇巨制也。

△《南海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皆其奉使祭告南海往还之作。上卷自京师至广州，下卷自广州至其家新城而止。盖其《北归志》，亦止於新城也，赵执信作《谈龙录》，摭其开卷二诗，以为似羈臣迁客之语，其言诚是，然士禛之诗长於山水，别为一调，未可以二冯之法绳之也。

△《雍益集》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皆康熙丙子奉使祭告西岳、西镇、江渚途中所作。前有其门人盛符升《序》，述士禛自言，再使秦、蜀，往返万里，得诗才百餘篇，皆寥寥短章，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其门人蒋仁锡《后序》，亦述士禛自言，老耽禅寂，遇事短吟，略仿西竺氏偈颂，不应更作文字观也，可谓明於自知者矣。

△《抡山集选》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字礼吉，山东新城人。与其兄士禄、弟士禛、士祐，自幼以诗相唱和，三人皆成进士，而士禛独以岁贡终。没后四年，士禛选其遗诗三分之一刊之，其诗绰有风调，而才地较弱。

△《钝翁前后类稿》一百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琬撰。琬有《尧峰文抄》，已著录。始琬请告以前所作诗文，自辑为《类稿》六十二卷，先刊版置之尧峰皆山阁。其归田后十三年之作，则辑为《续稿》三十卷，又取《明史》列传稿，一百七十五首，附以汪氏族谱，及其父行略，为别集二十六卷。有周公贄者为校刻之，后琬复自芟择，取其惬意者为《尧峰诗文钞》，属林佶缮本刊行，世间多有其本；而《类稿》原刻遂不显矣。

△《七颂堂集》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体仁撰。体仁有《识小录》，已著录。是集凡诗八卷，文四卷，又《空中语》一卷，《尺牋》一卷。其曰“七颂堂”者，体仁尝慕成连、陆贾、司马徽、桓伊、沈麟士、王绩、韦应物之为人，人为之颂，故以名堂，因以名集。王士禛《燕台倡和集》，与体仁往来之作最多，卷首施闰章《序》，亦谓其诗清隽遥深；然体仁欲力脱七子之窠臼，而诗或生硬，文或纤佻，实出入於竟陵、公安之间，明末山人之习，未尽除也。其《空中语》一卷，皆所作艳词，故取黄庭坚语名之。其於集外别行，则《香奁集》例也。

△《闲居草》一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董含撰。含字榕菴，华亭人，董俞弟也。诗名不及其兄，而诗格高雅过其兄。是编，卷首称《艺葵草堂稿》，而卷中称《闲居草》，盖其全集之一种也。

大抵苍凉幽咽，有骚人哀怨之遗。而惝恍其词，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

之所在焉。

△《雪鸿堂文集》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蕃撰。蕃字锡徵，号懒菴，通江人。顺治丁酉举人。官黄县知县。是集，为其子锺峨所刊。集中黄志略《序》谓：黄有四累，而廛肆宜复，社甲宜均，风尚宜更，士习宜端，税课宜灭。蕃编《徭役序》，极言派银杂费之患。他如《忆堂记》、《早魃辨》、《黄志跋》诸篇，皆汲汲以兴利除弊为事，盖有古良吏之风。其文亦皆朴直不支，意其人必烦恼无华，故文亦如之欤。然蕃之意，固不在以词藻见也。

△《秋笏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兆騫撰。兆騫字汉槎，吴江人。顺治丁酉举人。戊戌以科场夤缘事，戍宁古塔，后蒙恩赦还。此集前四卷为徐乾学所刊，后四卷为其子振所刊，而编次无序，通为八卷，前三卷题《秋笏集》，四卷题《西曹杂诗》，五卷题《秋笏前集》，六卷题曰《拟古后杂体诗》，七卷曰《秋笏后集》，八卷则五页以前题《杂著》，六页以后题《后集》，盖随得随刊，故舛讹如是。兆騫诗，天分特高，风骨迥上，又荷戈边塞，穷愁之语易工，故当时以才人目之，而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其诗亦颇为当代所轻。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故仍存其目焉。如兆騫者，使其谨守防检，克保身名，岂非国初一作手哉！

△《改亭诗集》六卷、《文集》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计东撰。东字甫草，吴江人，顺治丁酉举人，以“江南奏销案”被黜，又十馀年而没。东少负奇气，中年出游四方，遍览山川之胜，诗文日富，康熙癸酉，宋荦巡抚苏州，为刻其文集，其诗集则刻於戊子，王廷扬所助成也。王暉《今世说》，载其客邳城日，尝访谢榛之墓，为树碣表之，盖以游食四方，行踪相近，故用以寄意，其生平事迹，具见尤侗所作《计孝廉传》，亦载卷首云。

△《庸书》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贞生撰。贞生有《玉山遗响》，已著录。是集，为其子世坤、世坊所刊。第一卷为《讲义十条》，二卷至十五卷为文，十六卷至二十卷为诗，末附《馆试赋》一首，贞生家居，构我师祠，又捐宅为诚意书院讲学，故所作多近语录，藻丽非所尚也。

△《安序堂文钞》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际可撰。际可字会侯，号鹤舫，遂安人。顺治戊戌进士，官彰德府推官。际可与毛先舒、毛奇龄有“三毛”之称。其学不及奇龄之博，而亦不至如奇龄之强悍坚僻，与先舒则雁行矣。

△《会侯文钞》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际可撰。此本刻於康熙己亥，乃淳安方黎如所重辑。

△《午亭集》五十五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陈廷敬撰。廷敬有《午亭文编》，已著录。是集，诗三十卷，古乐府及古今体赋一卷，经解十卷，杂著十四卷，盖刻在文编之前，犹未经删定之本也。

△《挹奎楼文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云铭撰。云铭有《楚词灯》，已著录。耿精忠之叛，云铭方家居，抗不从贼，被囚十八月。会王师破闽，始得释。其志操有足多者，然学问则颇为舛陋，所评注选刻，大抵用时艺之法，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故集中诸文，亦皆不入格云。

△《吴山穀音》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云铭撰。此其寓杭州时所作诗文，故署以“吴山”。其曰“穀音”，则取《庄子》语也。据《自序》云：分为四卷，而书实八卷，或刻时每卷分而为二欤？

△《经义斋集》十八卷（翰林院孔目熊志契家藏本）

国朝熊赐履撰。赐履有《学统》，已著录。此集乃康熙庚午，赐履以礼部尚书，丁忧家居时所刻，凡文十四卷，诗四卷，其名“经义斋”者，圣祖仁皇帝所赐御题也。

△《澡修堂集》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熊赐履撰。赐履既刻《经义斋集》，又哀辑辛未起复及癸未，致仕十三年中所作，以成是编。而书札独多，所题匾额对联，咸附载末卷，“澡修堂”亦圣祖仁皇帝御题之名，故以名续集焉。

△《槐轩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曰高撰。曰高字北山，号槐轩，茌平人。顺治戊戌进士，由庶吉士改给事中。是集，诗五卷，文五卷。曰高与新城王士禛兄弟同倡和，耳濡目染，诗格时复近之，而才与学则未逮也。

△《霞园诗集》三卷、《文集》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重撰。重字山公，建安人。顺治戊戌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是集，诗三卷：第一卷令靖江时作；第二卷为《越使吟》，祭告会稽南镇时作；第三卷为《秦游草》，典试陕西时作。又杂文一卷。考重典试陕西在康熙十七年戊午，使越祭告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今反录《越使吟》於《秦游草》之前，殆编次者误欤？

△《荆南墨农全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啮凤撰。啮凤字竹逸，宜兴人。顺治戊戌进士，官永昌府推官，是编首

曰《滇游诗集》，官永昌时所作；次曰《愿息斋诗文集》，里居后所作，又附《荫绿轩词初集》、《续集》及《秋泛诗馀》、《两游诗馀》四种，而以《荆南墨农集》为总名，“荆南墨农”，嗜风晚年自号也。

△《嵩菴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甦撰。甦有《滇考》，已著录。甦官云南时，先刻有《南中集》，会吴三桂作乱，甦不屈被囚，遂毁於兵。归里后，诗文亦多散佚，此集乃其外孙洪承泽所刻，凡古今体诗三百八十馀首，盖甦晚年掇拾残稿，以付其女，故承泽得而刊之也。

△《静庵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日奎撰。日奎字次公，贵谿人。顺治己亥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康熙壬子，与新城王士禛同典四川乡试，士禛诗所谓“水部风流似郑虔”者也。是集，凡诗五卷，又别集诗一卷，文五卷，中多留心时事之言；又《谈贖》一卷，一名《醒世格言》，则劄记语也。

△《日知堂文集》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郑端撰。端有《政学录》，已著录。是集，凡奏疏二卷，文告一卷，记序、书启、传志三卷。其奏章、公牍，大抵曲畅事理，而不以雕镌字句为工；第三卷中状式七页，乃吕坤《实政录》中全文。端为江苏巡抚时，刊版以示所属，载其事於《志状》则可；以前人之作，刻於文集之中，则非体例矣。

△《世德堂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钺撰，钺有《粤游日记》，已著录。是集，文二卷，诗二卷，其文多通畅详赡，不为诘屈聱牙；诗学宋人而不流於纤靡，一邱一壑，亦自成结构。在国初作者之中，则未能金鼓抗行也。

△《行素堂诗集》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如撰。如字仲渊，高阳人。其祖、父明末皆死於乱，如间关冒死，访遗骸於兵火之中，其行谊为乡党所称。入国朝，登顺治己亥进士，官酆都县知县。是集如所自编，前有李蔚《序》。蔚，如诸父行也。

△《思诚堂集》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琬撰。琬号铜川，沁州人。顺治己亥进士，官至大学士，谥文端。此集诗仅五十三首，馀皆奏疏、杂文，并督抚楚中时牌示。旧无刊本，乾隆己丑，其乡人赵熟典裒而刻之。

△《古愚心言》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鹏撰。鹏字奋斯，莆田人，顺治庚子举人。康熙甲寅，耿精忠叛，逼胁受职，凡九拒伪命，卒得不污。贼平后，授三河县知县，后官至广东巡抚。其平生以节气著，故集中多誓神之文，其他奏疏、案牍，亦皆辞气侃侃，无所挠

屈。

官三河时，与妻子书，皆以清苦刻厉相勉，足以见其为人，其他诗文，则率臆而成，字句皆不入格矣。鹏行谊本末具载国史，至今妇女、孺子，人人能道其名，固不必以文章传也。

△《聊园全集》十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贞瑄撰。贞瑄有《大成乐律》，已著录。贞瑄少游江淮，既而官泰安、济南，继乃远宰大姚，所历山水颇多，炎荒万里，猺俗苗境，多所记载，故轶闻逸事，多散见於此集中。其文则奇逸之气，往往不可控羈，而颓唐潦倒之处，亦不一而足云。

△《叶忠节遗稿》十三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叶映榴撰。映榴字炳霞，号苍岩，上海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武昌抚标叛兵夏包子作乱，映榴死之。特赠工部右侍郎，赐谥忠节。初，映榴尝与李基和合刻诗集，朱彝尊为之《序》。映榴死难以后，其子莠等又哀其遗文与诗，合为此集重刻之。凡文八卷，诗赋四卷，诗馀一卷。彝尊又为之《序》，称映榴之节，不待此区区之文以传，其论当矣。

△《张文贞外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玉书撰。玉书有文集，已著录。此其外集也，凡序九篇，跋一篇，募疏一篇，祭文十七篇。盖当日删弃之馀，而后人掇拾存之者也。

△《笠山诗选》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蕙撰。蕙有《历代循良录》，已著录。是集为汪懋麟所选定，诗格清丽，无尘俗之气，而边幅微狭，盖才分弱也。王士禛《序》，称其五七言诗，虽古作者无以加，亦一时奖进之言耳。

△《谷口山房诗集》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念慈撰。念慈字屺瞻，号劬庵，泾阳人。顺治戊戌进士，授河间府推官，后改补新城县知县，以催科不力褫职。吴三桂叛，大兵驻荆襄，以奉檄运饷有功，再授天门县知县。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试不入格而罢。其诗吐属浑雅，无秦人亢厉之气，是集皆其未第以前所作，故欢愉之词少，而愁苦之音多。

其题曰“谷口山房”者，史称池阳谷口，在泾阳西北四十里，为念慈旧庐所在，故以名其集云。

△《证山堂集》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周斯盛撰。斯盛字屺公，鄞县人。顺治辛丑进士，官即墨县知县，尝以事论系，出狱后奔走燕、赵、吴、楚间，足迹半天下。与李澄中、洪嘉植，以谈诗相契，其斥当时“剑南”流派之非，力主祧宋以宗唐，然笔力茶弱，亦仅得

唐人之形似而已。

△《时一吟诗》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黎耿然撰。耿然字介菴，晋江人。久困诸生，乃弃而从军，积功至云南总兵官，诗皆率意而成，殊不入格。

△《柴村集》十九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志广撰。志广字粟海，号洪区，又号蝶菴，诸城人，“柴村”其世居也。顺治中，由贡生官长清县训导。是集文十二卷，《蝶菴自药》一卷，盖其箴铭、语录之类；诗集五卷；赋一卷。末附其孙性善所著《德滋堂歌诗》及《志广小传》共一卷。志广少好神仙，学於道士齐本守，后乃从马从龙讲学，故所见杂出儒、墨之间。其文长於议论，然称所欲言，词多不择，诗尤涉《击壤集》派，其甥李澄中《序》，谓杂以诙谐，出以调笑，亦觉风流蕴藉，罔不宜人。澄中，山左胜流，非无鉴别，殆以母党尊行，故婉词见意欤？

△《晚帘集》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箴撰。箴字于宝，龙溪人，由贡生，官连城县教谕。是集文三卷，诗四卷。前三卷分体，后一卷则不分体，盖续刻也，其古文多杂偶句，不古不今。诗颇泽於古，而不能得其格律，盖刻意有为，而限於无师者也。

△《中岩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振麟撰。振麟字子祯，号中岩，淳化人，顺治中拔贡生。是集於振麟歿后，仅存残稿，其女孙適王氏者，得而藏之，至乾隆辛未，女孙之子文昭官於福建，乃校刊之，凡诗四卷，文二卷，末有富平李因笃所作《传略》。文昭《序》，则称“郭明府九芝延居馀园书馆，昆山顾亭林、二曲李中孚，皆执弟子礼。”亭林，顾炎武号。二曲，李容号也。二人皆国初通儒，似不轻北面於人者，存其说可矣。

△《积书岩诗选》（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刘逢源撰。逢源字津逮，广平人。与同里申涵光相倡和。是编分初集、二集，后附《前后漫兴诗》各五十首。逢源生当明季，崎岖转徙於江、汉、淮、海之间，故幽忧之语多，而和平之韵鲜焉。

△《鸿逸堂稿》（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艮撰。艮有《易赘》，已著录。是集前有顾祖禹《序》，称王子名炜，盖艮本名炜，作《序》时犹未更名也。艮与顾炎武等游，故文章颇有法度，而谨守古格，未能变化，其长短均在於此，惟《偃师纪事》、《内江纪事》诸篇，载明季流寇事颇为详备，足资参考云。

△《稽留山人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祚明撰。祚明字允倩，钱塘人。《浙江通志》称其博学善属文，以贫佣

书京师，歿於客邸。所著有诗二十卷，词一卷，古文尤富，其古文与词今皆未见。此编乃其诗集也，亦名《敝帚集》，自顺治乙未至康熙癸丑，凡十九年之作，编年排次。

△《止泉文集》八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朱泽澧撰。泽澧有《朱子圣学考略》，已著录。此集乃其子光进所编。凡诗一卷，语录一卷，书牘四卷，杂著二卷，大抵亦皆讲学之语。盖其生平，惟以崇奉朱子为事也。

△《性学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易经惜阴录》，已著录。是编，以诗讲学，皆拈理语为题，如太极仁义之类，又时附夹注数语，如葛长庚《道德宝章》之式。

△《陋轩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嘉纪撰。嘉纪字野人，泰州人。泰州多以煮海为业，嘉纪独食贫吟咏，屏处东淘，自铭所居曰“陋轩”，因以名集。其诗颇为王士禛所称。后刊板散佚，此本乃其友人方千云哀集重刻者也。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剗刻，而生於明季，遭逢荒乱，不免多怨咽之音。

△《欣然堂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孚尹撰。孚尹字诞仙，江阴人，官桐城县训导。是集诗六卷，诗馀附焉，文四卷。王士禛、尤侗为之序，皆深相推挹，实则无好无恶之作也。

△《定峰乐府》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沙张白撰。张白原名一卿，号定峰，江阴人。是集皆所作乐府，或用古题，或自制新题，曹禾为之评点。第五卷中有为王熙作《青箱堂颂》，为魏裔介作《修竹颂》，禾《跋》其后曰：“或问《青箱堂》、《修竹》二颂，何以俱人乐府，予曰：子不见郭茂倩全书乎？宋泰始歌舞曲词，其中《皇华颂》、《圣祖颂》、《天符颂》、《明德颂》、《帝图颂》皆颂也，颂何可不入乐府哉？不独颂也，自六朝至唐，凡古七言律诗、绝句、排律，无不入乐府者。俱取其声律格调，非可执一论也”云云。案禾此说，似乎博洽，而实未详考。如从其始而论，则颂居四诗之一，是为乐府之原本，又何必牵引宋舞曲词，以相附会？如核其派别而论，则律逐调移，词随律变，郊祀、燕享，有殊於鼓吹，平调清商，有殊於吴声，以至舞曲、琴操，体例各殊，郭茂倩书可以覆按，如必混而一之，总归诸乐府？则合而并之，正可总谓之诗，又何乐府之云乎？至谓五、七言律诗、绝句、排律，无不入乐府者，其说又知一而不知二。禾所谓五、七言律者，非沈佺期《古意》，姚崇《享龙池乐章》之类乎？所谓排律者，非薛道衡《昔昔盐》、杨巨源《万寿无疆》词之类乎？汉、魏至唐，自朝庙乐章以外，大抵采诗入乐者多，倚声制词者少，其诗人拟作亦缘题取意者多

，按谱填腔者少，故《竹枝词》、《杨柳枝》、《罗唢曲》之属，其倚声制词，按谱填腔者也。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谱为《阳关曲》，此采诗入乐者也。《蜀道难》即赋“蜀道”，《巫山高》即赋“巫山”，此缘题取意者也。当其入乐，与诗绝不相关。且有割取诗末四句，如李峤《汾阴行》，割取诗前四句，如高适《哭单父梁二少府》诗者。当其作诗，与乐亦绝不相关。甚有以古题衍为七言律诗，如胡曾之《关山月》者。

又甚至每句衍为一首，如赵嘏之《昔昔盐》者。其间，连篇大曲入破，多用五言绝句，而谓“五言绝句为入破”，则不可；遣队多用七言绝句，而谓“七言绝句为遣队”，则不可。张白既不知诗乐之分，禾又徒见乐府之用律诗，遂执律诗以为乐府，均失之矣。

△《葭里集》六卷、《葭里二集》六卷、《葭里三集》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周鏞撰。鏞字若柯，南和人，顺治中诸生。屡试不售，弃举业，专力为诗。与广平申涵光游，故所作不失矩度，然才地颇弱，仅涉唐人之藩篱，魏裔介《序》是集，称其诗温润清脱，在唐人中项斯、马戴可以伯仲，盖举其近似耳。

△《突星阁诗钞》十五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王戩撰。戩字孟毅，汉阳人。新城王士禛最称其《池阳山行》长句，以为突过欧阳修《庐山高》，盖士禛於欧诗不喜《庐山高》，是以见有长句崛奇者，即谓能过之，其实未能也。是集前有士禛《序》云：出前后诗属予论序，而戩《自跋》云，排纒续集，合前集共十卷。其侄楠《跋》云，前五卷阮亭付梓，后九卷朱恺仲、董养斋所镌，末一卷，则许谦次诸人所刻。盖此本合前后诸刻汇辑成编也。

△《吴季野遗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垞撰。垞字季野，宣城人。王士禛《居易录》云：吴垞文学、战国、短长，及管、韩、荀卿子，作《准言》以拟《权书》；其《正学》、《观时》、《敛祸》诸篇，可自作一子。今观其文，大抵摹拟周、秦，得其形似。士禛所云，犹明人标榜之馀习也。

△《杏村诗集》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重辉撰。重辉字千仞，号方山，德州人。大学士升之子，以荫授中书舍人，官至刑部郎中。王士禛尝选刻十子诗，重辉其一也。

△《萧亭诗选》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实居撰，王士禛所评选也。实居字宾公，号萧亭，邹平人。士禛《序》，称其古今诗盈千首，乐府古选尤有神解，为择其最者三百馀篇，为此集云。

△《后圃编年稿》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崱瑞撰。崱瑞字苍存，盱眙人。王士禛尝称其纵横有奇气，今观其诗，士禛之说不谬，而过求磊落，转近粗豪，则陶冶之功未至也。

△《荆树居文略》十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懋绪撰。懋绪字汝时，号正所，江陵人。是编乃其门人杨士琮所编。凡语录五卷，诗文五卷。懋绪与赵御众、漆士昌为友。御众，孙奇逢弟子也，故耳目濡染，其语录亦宗姚江之学，然不为明季门户之见，以奇逢亦不立门户故也。

至於文格朴拙，诗多说理之作，则讲学家之旧派，不自懋绪始矣。

△《冠豸山堂文集》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童能灵撰。能灵有《周易剩义》，已著录。是编刻本一卷，为：中天、河洛、五伦说；抄本二卷，皆论学之文。然刻本题曰卷一，必尚有他卷，非完书也。其论“河图”之中数三五，配“大学”之三纲领，外八数配八条目，一二三四为明明德之条目，六七八九为新民之条目，未免牵合。至於辨六十四卦，与大衍相合之数，又以九卦即序卦之馀蕴，序卦为气，九卦为朔，亦苦心研索之学。

然大抵附会於术数，朱子所谓“易外别传”者也。

△《谷水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夏客撰。夏客字宣子，海盐人。顺治中诸生，明兵部职方司郎中震亨子也。是集凡诗二十卷，文二卷，康熙中，其同邑陈光縉为之《序》并《传》，又为之《笺》。震亨家富藏书，其撰《唐音统签》，夏客实与有力。泛滥古人，耳目既阔，故负其才调，颇以气骨自高，而粗豪之失，亦由於此。

△《丁野鹤诗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耀亢撰。耀亢字西生，号野鹤，诸城人。顺治中由贡生，官至惠安县知县。是集凡分五种，曰《椒邱集》二卷，起甲午终戊戌，官容城教谕时所作；曰《陆舫诗草》五卷，起戊子终癸巳，皆其入都以后所作；曰《江干草》一卷，起己亥终庚子；曰《归山草》一卷，起壬寅终丙午；曰《听山亭草》一卷，起丁未止己酉。自《陆舫诗草》以前，耀亢所自刻。《江干草》以下，皆其子慎行所续刻也。耀亢少负隽才，中更变乱，栖迟羁旅，时多激楚之音。自入都以后，交游渐广，声气日盛，而性情之故亦日薄。王士禛《池北偶谈》，载其《陶令儿郎诸葛妻》一律，谓野鹤晚游京师，与王文安诸公倡和，其诗亢厉，无此风致，盖亦有所不满矣。

△《吾好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章静宜撰。静宜字湘御，吴县人，顺治中诸生。此本凡诗三百馀首，列近

体於前，而次古体於后。卷首具标姓字里贯，如小传式，疑即从选本中析出者也。静宜尝从学於宋实颖，又与吴伟业酬赠，故歌行清丽激楚，颇近《梅村集》门径，特才华未为富贍，故边幅太狭，终不能与之抗行耳。

△《莱山堂集》八卷、《遗稿》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章金牧撰。金牧字云李，归安人，由监生官柏乡县知县。其时文纵横博丽，虽不中规矩，而勃勃有奇气。在当时其名甚噪，日久论定，究不免有伪体之讥。至今谈制艺者，举为厉禁。计其诗格，亦当在卢仝、李贺之间。而是集所载，了不异人。其殆才有偏长欤。

△《杲堂文钞》六卷、《诗钞》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邺嗣撰。邺嗣字杲堂，鄞县人，顺治中诸生。其文钞，馀姚黄宗羲所定；诗钞，其同里徐凤垣所定也。邺嗣《自序》称，得黄梨洲而后敢为文，得梁中狄而后敢为诗。宗羲《序》称其皆胸中流出，无比拟皮毛之习。盖破除王、李、锺、谭之窠臼，而毅然自为者也。

△《孔天徵文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尚典撰。尚典字天徵，号汶林，江西新城人。顺治中岁贡生，《新城县志》载，尚典有文集数卷，乃其师魏禧所评定。今此本只二册，诗文杂编，又附以他人之诗，殆编次未成之稿欤。

△《怀葛堂文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梁份撰。份字质人，南丰人。尝学於宁都魏禧，得其文律。是集前十四卷为杂文，末一卷为诗十二首，《漫游杂录》十一条。

△《草亭文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任撰。任字逊仕，号中叔，宁都人。同邑魏禧尝集同志九人，讲学於“易堂”，任其一也。是集前有《行略》一篇，称所著有《草堂诗文集》二卷。

此一卷，其文集也。大致与魏禧同派，而质胜於文，词多於意，未能与禧抗行。

其辨朱、陆异同，谓学者之病不在於辩之不晰，而在於行之不笃，持论颇平。至尊信丰坊伪《诗传》，则失考矣。

△《孔鍾英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毓琮撰。毓琮字鍾英，江西新城人。尝学於魏礼。礼为是集《序》，称其学古於世所不学之日，其文颇有健气，而意言并尽，殆由蕴酿未深欤。

△《孔惟叙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毓功撰。毓功字惟叙，江西新城人，亦受学於魏礼。是集皆所作杂文，以年为次，不分体类，目录前有自记，歉歉然自以为未信，而欲待他年之删

改，亦可谓笃志斯事者。虽骨格未坚，其规模固有自矣。

△《江泠阁诗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冷士帽撰。士帽字又湄，丹徒人，居傍大江，其读书之阁曰“江泠”，故以名集。其诗刻意学杜，多为激壮之音，晚年节饔飧之费，自梓是集。凡古今体诗十二卷，首载《琴操古乐府》一卷，末附《诗馀》一卷。

△《江泠阁文集》四卷、《续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冷士帽撰。其文词意条达，颇为博辨，而亦失之好尽，朱子所谓少先辈淳实气象者也。其《与张鍊菴论春王正月书》及《答或人》一书，均为平生得意之笔。然其说似辨而不确，所引“秦以亥为岁首，汉因之，而史书‘始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后世之文既不可以证经，即所引《伊训》、《元祀》。十有二月亦不知其为《古文尚书》，盖明知周正之必不可移，而又必欲申夏时之说，於是谓书春以敬天，春为夏之春；书王正月以尊王，月为周之月。”仍胡安国之绪论而已矣。

△《怀舫集》三十六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荔彤撰。荔彤有《大易通解》，已著录。是集凡诗十二卷，又续集诗九卷，别集诗六卷，《偶遂草》两卷，《纪恩诗》一卷，《外杂著》三卷，《怀舫词》一卷，《杂曲》一卷，《弹词》一卷，末附《自述》一篇，盖仿扬雄之体。

然所云手注《九古经》，望道窥一贯，发微言，明大义，不落前儒窠臼云云。自负亦颇不浅矣。

△《秋水集》十六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冯如京撰。如京字紫乙，代州人，顺治中由拔贡生，历官至广东左布政使。是集凡诗八卷，文四卷，宫词一卷，《粤槎日记》一卷，《北征纪略》二卷，其诗颇清利，尤工於五言；文亦平正，惟骈体不为擅长。诗文皆有批评，为其宗人士标所点定，《粤槎日记》者，乃自江南之广东任时，纪其行役所见；《北征纪略》，则自广入覲时作也。

△《偶然云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之铤撰。之铤字世调，宜兴人。是集，冠以《约言》一卷。《江南通志》称其论学以“周子主静之说”为宗，仿高攀龙《复七规》、《春秋两会》即指是约也；文录二卷，《解易》、《春秋》独多，馀亦讲学之文。诗录三卷，仿《击壤集》体；语录二卷，大抵衍先儒绪论，《行录》、《行状》共一卷，则其门人所辑也。其《隐公论》，谓隐公仇君怵父，未免锻炼深文；《春王正月解》，谓始乎子者，十二月之序；始乎寅者，四时之序，惟商与秦建丑建亥，时与月皆不可首，亦未免勇於非古。解《大学》，以“明明德”为“格物

”，又云“物者，可见可闻者也，至善者，不可见、不可闻者也”。然既不可见闻矣，又乌从而止之乎？至於假寐见先师孔子，拊其背而呼之。未卒之，先梦周公约其同行。又吴与弼《日录》之续矣。

△《皋轩文编》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集凡文二十篇，皆发挥性理，阐明经义之作。其论学主程、朱；论礼主郑氏；论易则宗邵子，而兼取扬雄《太元》，以为僭《经》虽有罪，而存《易》则有功。然必以《太极》、《先天》二图，为不出自陈抟，则未免回护之见。晁以道作《李之才传》，序述源流，至为明白，同时之人，当非无据，非朱震一人之私言也。

△《澄江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有《八紘译史》，已著录。是集皆古今体诗，盖其官江阴时所作，故以“澄江”为名。集中五古短篇及宫词之类，颇能自出新裁，而蹊迳不免於太狭。尤侗《序》，称次云尚有《玉山集》，附此以传，此本无之，殆偶佚欤。

△《北墅绪言》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次云撰。是集，皆所作杂文，而俳谐游戏之篇，居其大半。盖尤侗《西堂杂俎》之流，世所谓才子之文也。

△《恕斋偶存》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士颖撰。士颖字伯阳，淳安人，顺治末诸生。是集凡诗六卷，赋一卷，末附其子棻如《衔恤吟》一篇。士颖四子，叔子棻如，登康熙丙戌进士，以制艺名。棻如其季也，士颖没后，棻如手写遗稿刊行。毛奇龄、毛际可诸人为之《序》。

其诗惟五言古体，颇有气格。

卷一百八十三 集部三十六

○别集类存目十△《耐俗轩诗集》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申颀撰。颀字敬立，广平人，副榜贡生。明太仆寺丞佳允之孙，涵光之侄也。涵光所著《聪山集》，以杜甫为宗，颀诗则惟作古体，无近体，古体又皆五言，无七言，大抵源出阮籍《咏怀》，陈子昂、张九龄《感遇》，多托意寓言之作，而其运思取径，又出入於黄庭坚、苏轼之间，颇为拔俗。然其间或有纵笔一往，伤於快纵者；或有故以波峭取姿，掩抑示意，伤於纤佻者；或有太涉理语，伤於实相者。瑕瑜互见，尚未能一一超诣也。

△《一溉堂诗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光耿撰。光耿字介遵，婺源人，康熙初诸生，《江南通志》作康熙乙酉举人。案光耿之父懋衡，为明万历壬辰进士，距康熙乙酉凡一百一十四年，断

不相及，非顺治乙酉之讹，即别一人同姓名也。懋衡与邹元标、冯从吾等讲学，同罹党祸，光耿承其父教，淡泊自守，故诗格亦朴实平近，不尚藻采。其拆“贫”字口号，所云“有分宜安分，营财本乏才”者，乃里巷字谜之词，尤不宜入集也。

△《寻壑外言》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撰。绳远有《姓氏谱》，已著录。是集诗二卷，文三卷，其诗格意颇清，文亦谨饬，近人集中之有法度者；然束於边幅，未能凌蹕古人也。

△《阳山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炳撰。炳字虎文，长洲人。居阳山裘巷里，因以自号。是集分《青桂岩稿》、《润州草》、《风蓬吟》、《楚游草》、《始闲吟》、《宝华山稿》、《蕉雨闲房寓中稿》、《檐铃集》、《仙人塘上吟》、《竺隄遗稿》，凡十集，大致妥帖而颇乏遒警。黄中坚作《传》：称其少时，有“松顶红裙拖绿上，山腰白鸟破青飞”之句，由是知名。然二语实卑俗，非诗家上乘，不知当时何以传诵也。

△《黄叶邨庄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之振撰。之振字孟举，石门人，以贡生授中书科中书。常选《宋诗钞》行世，故其诗流派亦颇近宋人。是编，凡初集八卷，后集一卷，续集一卷。

△《白泚娄文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受宏撰。受宏字台臣，太仓人。所居地名“洗白泚娄”，故以名集。

《江南通志》，载受宏《白泚娄集》十卷，而此本止四卷，核其目录，亦无阙佚，殆后人汰削之本耶。

△《璇玑碎锦》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树撰。树字红友，宜兴人。是集皆回文诗图，上卷三十幅，下卷三十幅，各以名物寓题，组织颇巧，然亦弊精神於无用之地矣。苏若兰事，不可无一，亦不必有二也。

△《强恕堂诗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之驥撰。之驥字仲治，淄川人，侍郎珩之子也。诗学西昆、香奁之体，姿致有馀，敖陶孙谓：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於《淮海集》非确评，移评此集则确矣。张笃庆《序》谓，诗无定法，与年俱进，将又有老健於是者，亦可谓婉而章也。

△《芙蓉集》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宗元鼎撰。元鼎字定九，号梅岑，江都人。尝从王士禛学诗。《渔洋诗话》称，其诗以风调胜，酷似《才调集》；又称其缘情绮靡，不减西昆、丁卯，盖其所取法者如此。前有邹祗谟《序》，谓其憔悴江滨，拄户高吟，年已四

十，犹在捉鼻时，则此集所编，皆其少作也。凡乐府一卷，古体诗三卷，律诗四卷，律律二卷，绝句二卷，词一卷，赋一卷，杂文三卷。元鼎弟之瑾为之笺注，颇伤冗赘，其以诗馀居赋、杂文之前，亦之瑾编次之失也。

△《不碍云山楼稿》（无卷数，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周纶撰。纶字鹰垂，华亭人，周茂源之子。康熙初，以贡生官国子监学正，受业王士禛之门。士禛作《居易录》，称为才士不偶者是也。是编，诗文以体分，词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皆不题卷数，亦无目录及序跋，似为刊刻未竟之本。

△《重知堂诗》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赵善庆撰。善庆字怡斋，德州人。由贡生授国子监助教，官至金华府知府，尝学诗於新城王士禛。是集，即士禛所点定，前有士禛《序》，称其妙在本色，颇为得实；惟《序》称论次都为一卷，而此本实二卷，又称善庆将赴官国学，而下卷有归田之作。殆后复续刻，而序则未追改欤？

△《宠寿堂诗集》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竞光撰。竞光字觉菴，杭州人。其诗每首之后，评语杂遫，殆於喧客夺主，盖犹明季诗社之馀习也。

△《雪菴诗存》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丁嗣徵撰。嗣徵字集虚，嘉善人。性嗜古，喜藏书，又颇耽心禅悦，故其诗格在宋、元之间，亦时时有清逸之致。尝自订其集十卷，与巨研同扁笥中，为盗者误持去，购之不获，乃掇拾残剩，重辑此集，故命曰“诗存”云。

△《天外谈》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石庞撰。庞字天外，太湖人。诗文皆纤仄佻巧，堕入魔趣，惟《回文雪赋》一首、《春赋》一首，为自古所无之格，盖小有才而未读书，聪明过於学问者也；至《游春赋》之每句，用一部偏旁之序，则弥无可取矣。

△《复园文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董闻京撰。闻京字丹鸣，乌程人，康熙初官吉安府知府。是集皆所作杂文，《自序》谓：明理以端其源，博学以广其识，尊经以正其归，养气以核其实，和声以发其华。持论甚高，然核其所作，不能出公安、竟陵门户也。

△《章江集》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安世鼎撰。世鼎字铸九，镶红旗汉军，由保德州知州官至江西巡抚。此集乃世鼎自辑历官奏疏，以及文移、条告诸篇，编为是集，后附以书、记、序二十一篇，皆在江西时所作也。

△《尺五堂诗删》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我斯撰。我斯字存菴，归安人。康熙甲辰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左侍郎。

其诗近体最富，古体仅十之二三，大抵长於华赡之作，汤惠休所谓：如镂金错采，亦雕绩满眼者也。

△《读书堂集》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士麟撰。士麟，云南河阳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是集，为士麟所自编，凡语录四卷，文十七卷，诗二十一卷，条约四卷，大抵应酬之作。

冠以《序》一卷，《题词》一卷，密行细字，凡八十二页，裒然自为一巨册，亦向来刻集者所未有也。

△《珂雪诗》（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贞吉撰。贞吉字升六，号实菴，安邱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初，王士禛有《十子诗略》之刻，贞吉与焉，因其版分藏各家，故往往各以别本单行。后其曾孙益厚，即士禛所录，附以《朝天》、《鸿爪》、《黄山纪游》等集，总颜之曰《珂雪诗》。贞吉诗格迥炼，其黄山诸作，极为宋荦所推，在京师时，和其《文姬归汉图》等长歌，极有笔力，今检集中，不载；又士禛《感旧集》，所选《登望海楼》、《吴山晚眺》、《金山》诸诗，亦皆不见集中，则全稿之散失者多矣。

△《九谷集》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方殿元撰。殿元字蒙章，九谷其别号也，番禺人。康熙甲辰进士，历官郟城、江宁二县知县。是集，凡乐府二卷，诸体诗二卷，杂文一卷，末卷为《环书》上下篇，附以四书讲语数则；其《环书》下篇多发明易义，盖亦杂家流也。

△《戒菴诗存》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邵远平撰。远平本名吴远，字戒三，仁和人。康熙甲辰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己未召试博学宏词，授翰林院侍读，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此集首行下署曰《京邸集》，《自序》谓：己未，再入京，五载内所作。多典礼纪颂之章，酷摹唐音，颇见宏赡。长洲韩菼《序》，谓其使粤时唱酬甚富，别为集以行於世，则此卷乃其全集之一种耳。

△《雪园诗集》六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国朝梁珪撰。珪字至铉，号雪园，福建长乐人。是集，前有其友袁奂《序》，作於康熙甲辰。其诗凡分六集，一曰《灵峰草》，二曰《江南游草》，三曰《循陔草》，四曰《楚游草》，五曰《江西游草》，六曰《恒山游草》，惟《灵峰》、《循陔》二草，为居家奉母时所作；馀皆其客游南北，登览山川之什也。

△《健松斋集》二十四卷、《续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象瑛撰。象瑛有《封长白山记》，已著录。是集，象瑛所自编。凡文十六卷，少作及入翰林以后之作悉在焉。十七卷以下为诗集，《秋琴阁诗》一卷，刻於康熙己未，少作也；《展台诗抄》二卷，展台，燕昭王展礼贤士之台，即金台而变其名也；《锦官集》二卷，康熙癸亥典试四川所作，时蜀乱始平，补行乡试，故以癸亥行也；《旧游诗》一卷，未仕时游邨、游燕、游越、游楚作也；《萍留草》一卷，国初，浙闽未定时，避兵杭州时作也；《都门怀古诗》、《倦还篇》共一卷：《都门怀古诗》作於辛酉官翰林时，《倦还篇》则乞假归里时作也。其编次不以作诗年月为先后，不解其意。《续集》六卷，刻於康熙壬辰，凡文八卷，诗二卷，诗题曰《所之草》，皆归田以后作也。

△《百尺梧桐阁集》二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汪懋麟撰。懋麟字季角，号蛟门，江都人。康熙丁未进士，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官至刑部主事。其诗法传自王士禛，而才气纵横，视士禛又为别格。赵执信《谈龙录》记，尝见其《浯溪中兴颂诗》，起句云“杨家姊妹颜妖狐”，即掷去不视。谓：颂中兴而自天宝致乱叙起，虽万言不难办也，虽以懋麟为新城弟子，借懋麟以攻士禛，未免操之已蹙，然亦足见其少所翦裁矣。

△《学文堂集》四十三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陈玉璫撰。玉璫字赓明，号椒峰，武进人。康熙丁未进士，官中书舍人。是集杂文三十一卷，诗八卷，词四卷，其说经之文及辨议诸作，亦颇有源委，不同剿说。然大致透迤平衍，学宋格而未成，诗则更非所长矣。

△《别本学文堂集》四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玉璫撰。此本凡文四十三卷，诗十卷，词三卷，总五十六卷，然文集之中，有录无书者九卷，实为四十七卷，与前一本大同小异。然两本皆无总目，疑皆随作随刊之本，非其全帙也。王晫《今世说》称：玉璫每读书至夜分，两眸欲合如线，辄用艾灼臂，久之成痂。盖亦苦学之士。又称其所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则贪多务博可知，宜其集不一本也。

△《五经堂文集》五卷、《语录》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鄙鼎撰。鄙鼎有《理学备考》，已著录。是集皆各体杂文，本名《草草草》，卷首有鄙鼎《自序》，文格酷摹《尚书》，虽本之夏侯元昆弟《诰》，然未免太近游戏；末附《语录》一卷，乃其子翻搜辑诸刻书中鄙鼎评识之语，汇成一帙，因并梓之。实非鄙鼎自作，亦非门人所记也。

△《柳村诗集》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董讷撰。讷有《督漕疏草》，已著录。其诗皆讷手自删定，因有别墅在平原城南二里，名曰“柳村”，遂以名集。《平原县志》称康熙四十一年，圣祖南巡，驻蹕柳村之南楼，询讷诗集，其子思凝缮写恭呈御览，殆即此本欤。

△《石屋诗钞》八卷、《补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魏麟徵撰。麟徵字苍石，溧阳人，康熙丁未进士，官至邵武府知府。此集即在邵武所刊，第二卷为《西湖和苏诗》，第七卷为《和白香山乐府》，其瓣香所在，可以想见；第五卷为《拟汉乐府》，虽未至於苦学妃豨，而形骸之外，去之转远。盖唐乐府重在讽谕，其文章可以力追，汉乐府重在音律，其节奏不可以臆揣也；第三卷为《闽行日记诗》，第四卷为《闽中吟》，第六卷为《渔山诗》，皆以地记；第一卷与第八卷则总题曰《杂诗补钞》一卷，亦无标目。大抵诗才清拔，而根柢不深。如《晓行诗》：“暗灯移附壁”句，自是束装真景，而刻画琐碎，已入武功末派矣。

△《纵钓居文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是撰。是有《读孝经》，已著录。是编皆所著杂文，集中多载论策，盖康熙丁未改八比为论策时所拟作，其文多摹拟苏氏父子，辩论澜翻，而未免过求骏快，遂剽而不留。其他序、记、传、志诸篇，则欲拟其乡人王安石，而边幅亦微狭焉。

△《慎修堂诗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廖腾燧撰。腾燧字占五，号莲山，将乐人。康熙己酉举人，官至户部侍郎。其服官颇著清节，诗则尚未成家。

△《匏菴遗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石璜撰。璜字夏宗，别号匏菴，如皋人。是集为其子洵尹等所编。据目录当为五卷，而此本仅三卷，盖不全之本也。

△《檐园集》三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有《读礼通考》，已著录。乾学家富图籍，圣祖仁皇帝购求遗书，乾学奏进十二部，其疏今在集中。近所藏虽已散佚，而《传是楼书目》犹存於世。所著《读礼通考》及《续宋元通鉴长编》，皆闳通淹贯，确有可传，集中考辨、议说之类，亦多与传注相阐发。盖乾学为顾炎武之甥，而阎若璩诸人亦多客其家，师友渊源，具有所自，故学问颇有根据；然文章则功候未深，大抵随题衍说，不甚讲求古格。赋颂用韵，尤多失考，尚未能掉鞅词坛，与诸作者争雄长也。是集刻於康熙丁丑，据宋荦原序，称尚有外集，今未之见，或此本偶佚欤。

△《白石山房稿》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振裕撰。振裕字维饶，吉水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集凡诗三卷，文九卷，又附江南所作诗一卷，乃振裕督学江南时所刊。前有施世纶、汪琬《序》。世纶《序》，惟述政绩，不及文章；琬《序》，称其工於台阁之体，亦颇著微词。

△《别本白石山房稿》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振裕撰。此本诗文各十三卷，与刻於江南者大同小异，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不知何时所刻也。

△《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已著录。是集前有《自序》，论文章利病，颇为有见，然检阅集中诸作，则颇不逮其所言。至於意态波澜，彼此重复，如：听松堂、秀野堂二记，其尤甚者也。

△《赵恭毅剩稿》八卷、附《裘萼贖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赵申乔撰。申乔字松伍，武进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恭毅。是编首《奏议》，次《序记》，次《案牘》之文，终以杂著，其孙侗敷所编也。后附《裘萼贖稿》三卷，则申乔之子熊诏撰。熊诏，康熙己丑进士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读，裘萼，其号也。

△《玉岩诗集》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麟焜撰。麟焜字石来，莆田人。康熙庚戌进士。官至贵州提学佾事。其诗法受自王士禛。初官中书舍人时，尝偕检讨汪楫奉使琉球，途中唱酬甚夥。是编凡《前集》二卷，皆初年所作；又《星槎草》一卷；《中山竹枝词》五十首为一卷，皆出使时所作；《郊居集》一卷，则官提学后家居时作也。自《中山竹枝词》以前，皆载士禛评点。《竹枝词》后，又以当时同人赠别之作，附焉。

△《孜堂文集》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张烈撰。烈有《读易日钞》，已著录。烈笃守朱子之说，故集中多讲学之文，然如《朱陆异同论》、《王学质疑》，皆未免有锻炼周内之意，不及其《贾董同异论》之持平。盖汉学但有传经之支派，各守师说而已；宋学既争门户，则不得不百计以求胜，亦势之不得不然者欤。

△《临野堂文集》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钮琇撰。琇有《觚贖》，已著录。是集前有潘耒《序》，盛推其四六之工。今观所撰，疏隽颇胜近人，而浑雅终不逮古人。其外篇俳谐诸作，如《商陆侯传》之类，则不可作也。

△《立命堂二集》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嵇宗孟撰。宗孟字淑子，山阳人，官至杭州府知府。是集，前有康熙壬子沈珩《序》，称已刻赋若干卷，诗若干卷，文若干卷。故又编为二集，计赋十二首，诗四百三首，文八十八首，凡七卷。其七卷以下，附刻各种小集，曰《蠡史》，曰《星路阳秋》，曰《识小笺》，曰《诗拇》，曰《瓯乐行》、《旧录》各为一卷。又诗馀一卷，曰《酒古董》，盖其时去明未远，故通体皆规摹

鍾、譚，以幽冷纤巧为宗。观诸集之名，而其诗可见矣。

△《古钵集选》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祜撰。士祜字叔子，一字子侧，号东亭，又号古钵山人，山东新城人，康熙庚戌进士，未仕而卒。是集，为其弟士禎所编。其诗长於情韵，士禎《序》述计东之言曰：三王并著诗名，西樵、阮亭早达，故声誉易起，若东亭之才，讵肯作蜂腰哉？然自士禎笃念友于，存此标榜之词耳，其实士祜不及士禎，士祜不及士祜，天下之公评也。

△《有怀堂诗文稿》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韩菼撰。菼字元少，号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进士第一，官至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年赐谥文懿。是集为菼所自编。凡诗六卷，分《躅躅》、《归愚》、《病坊》、《击迷》四集；文二十二卷，菼以制艺著名，其古文亦法度严谨，凡文章宅句，皆刻意研削，然其不能脱然於畦封，亦即在此；诗则又其余事矣。

△《蘋村类稿》三十卷、《附录》二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国朝徐倬撰。倬字方虎，蘋村其号也，德清人。康熙癸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圣祖南巡，进所纂《全唐诗录》，晋礼部侍郎。是集凡《修吉堂文稿》八卷，《应制集》二卷，《寓园小草》一卷，《燕台小草》一卷，《梧下杂抄》二卷，《蘋蓼闲集》二卷，《甲乙友抄》一卷，《汗漫集》二卷，《野航集》二卷，《鼓缶集》三卷，《黄发集》二卷，《词集》二卷，《毫馀残沈》二卷。附录其子《元正遗稿》二卷：一曰《清啸楼草》，皆未第以前作，一曰《鸾坡存草》，则自入词馆以后应制、纪恩、游宴、赠答之什也。元正字子贞，号静园，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徐氏五世翰林，倬其第二世，元正其第三世云。

△《礼山园文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来章撰，来章有《连阳八排风土记》，已著录。是集摹仿欧、曾，颇为近似，以作意点缀求姿，故或失之微缚，中如《李氏紫云山庄记》、《辛公子传》诸篇，规橐古人，亦觉墨痕未化，谓之不失典型则可矣。

△《残本经史绪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读礼记略》，已著录。是编，名似笔记，实则文集，前有杂论数篇，其余多言居家礼制，而丧礼尤多，大抵执古义以绳今，与所作《读礼记略》相出入。如《居丧不当称制》之类，一字之争，动辄累牍，多非大义所关也。其书题曰“上卷”，则尚有“下卷”，而佚之。目录列文四十七篇，而阙其《原学》、《上大司农本政书》、《教子晟读诗说》三篇。盖并此卷，亦非完本矣。

△《南响文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彭定求撰。定求有《周忠介公遗事》，已著录。案：定求之学出於汤斌，斌之学出於孙奇逢；奇逢之学出於鹿善继；善继之学则宗王守仁《传习录》。故自奇逢以下，皆根柢於姚江，而能参酌朱、陆之间，各择其善，不规规於门户之异同。定求是集，於文章之有關於学术者，尤所留意，而持论则兼采二家，无所偏倚云。

△《宝嗇堂诗稿》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榕端撰。榕端，有《海岱日记》，已著录。是集为榕端官内阁学士时所刊，皆其康熙己未至己卯之诗。前有任邱庞垲《序》：称其诗和而不迫，秀而不纤，逸而不肆，宛转缠绵，一写其胸中之趣，而未尝借以宣其喜怒不平之气。

颇近其实。然婉约有馀，遂乏雄浑之气、深湛之思。盖其长在是，其短亦在是矣。

△《河上草》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榕端撰。康熙庚辰，榕端以内阁学士预治河之役，至癸未，始召还。此编皆其四年之中，在工次所作。前有宋荦《序》，称其泥涂鞮屨，槌石枕薪，卒以塞决。乃殊不见其有歌咏勤苦之劳，而往往道其达天適性之乐。今观其诗虽酝酿不深，而和平恬静，荦言盖不诬云。

△《兰樵归田稿》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榕端撰。皆康熙甲申以后，致仕归里之作，其诗直抒胸臆，多入香山一派。盖老境优游，颓然自放，不复以文字为意矣。

△《彭椒岩诗稿》二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彭开祐撰。开祐字孝绪，号椒岩，娄县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武冈州知州。是集分四种：曰《瞻云稿》，曰《游琴稿》，曰《一螺稿》，各六卷，曰《橐丸稿》，四卷。《游琴》、《一螺》、《橐丸》三稿，皆其官河间及游大梁、济南时所著。《瞻云稿》，则其官武冈时所著也。

△《旭华堂文集》十四卷、《补遗》一卷、《续编》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夔曾撰。夔曾字元亮，别字思显，号诚轩，山西太平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是集为其孙婿赵勋典所刊。凡奏议一卷，杂文十三卷；附以补遗一卷，则奏议二首，并序文杂著八首也。

△《通志堂集》十八卷、《附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性德生长华闾，勤于学问。乡试出徐乾学之门，遂受业焉。《九经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学延顾湄校正之，以书成於性德歿后，版藏徐氏，世遂称《徐氏九经解》，并《

通志堂》而移之徐氏，实相传之误也。是编为乾学所哀辑，凡诗五卷，词四卷，文五卷，《淶水亭杂识》四卷，又附录碑志、哀輓之作，为二卷。

△《翠滴楼诗集》六卷（监察御史戈岱家藏本）

国朝冯云骊撰。云骊字懿生，代州人。康熙丙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集，皆所作古今体诗，惟冠以《赋》一篇，殿以《词》一阕。盖云骊没后，其门人鹿祐所编，故掇拾残贖，所存仅此云。

△《兼山堂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锡嘏撰。锡嘏字介眉，号怡庭，鄞县人。康熙丙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集，为慈谿郑梁所选录。凡文六卷，诗二卷，颇不失矩度。然锡嘏本以制义擅长，此则其馀力及之者也。

△《清芬堂存稿》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会恩撰。会恩字孟纶，德清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其馆阁诸诗，别编为《赓颺集》，今未见传本。是集所录，则由丙辰至庚寅三十五年所作也。诗有清腴之致，而风骨未遒，故於一时流辈之中，尚不能排突诸家，自成一队。

△《蘧庐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黄钟撰。钟字宏音，号蘧庐，如皋人，康熙中诸生。是集，为其门人邓士英所编。凡文四十四篇，前列总目，总目之后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每篇各为之《序》，述所以立言之意，自有别集以来，兹为创体。然亦足以见其文不苟作，必有所取义矣。其文大抵纵横奇肆，自达所见，其《与友人论文书》，大旨主於不似古人，乃能为古人，亦迥异貌拟秦、汉，词杂齐、梁之习。惟其文多作於明末，感触时事，往往言之过当。如《洪范论》，谓治世之天，甚愿乎人之为君子也，则所向在此矣；乱世之天，甚怒乎人之为君子也，则所威在此矣。至终篇归於顺受其正。亦仍沿刘峻《辩命题》之旨，非和平中正之道。其《杨墨论》，虽为伪谈忠孝者发，而以墨翟为伪，杨朱为诚，亦未免愤激太甚。大抵其才力，足以驰骤古人；而学养之深醇，则未之逮也。

△《西涧初集》六卷（江苏周厚埉家藏本）

国朝刘然撰。然字简斋，江宁人。卷首有康熙戊午杜濬《序》，称其诗文闳深奥衍，不可名状。今观斯集，殊不副斯言。其《水中雁字》七言律诗，用上下平韵至三十首，亦太夸多斗靡。以如是题目，作如是体裁，虽李、杜不能工也。

△《青门簏稿》十六卷、附《邵氏家录》一卷、《青门旅稿》六卷、《青门贖稿》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邵长蘅撰。长蘅一名衡，字子湘，武进人。是集，乃其兄子璿等编次。康熙戊午以前为《青门麓稿》，诗六卷，文十卷；己未迄辛未为《旅稿》，诗二卷，文四卷；壬申后为《贖稿》，诗三卷，文五卷。其《邵氏家录》，则以康节祠堂碑记之类，汇为一编者也。

△《竹垞文类》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彝尊撰。彝尊有《经义考》，已著录。是集，乃其未遇时所刻。中有《曝书亭》所未录者，皆悔其少作，自为删汰也。

△《受祺堂诗集》三十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因笃撰。因笃字子德，又字天生，富平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顾炎武作《音学五书》，特载与因笃一札，盖颇重之。阎若璩作《潜邱劄记》，则云杜造故事，莫过於李天生。然所谓杜造故事者，今不可考，则姑存其说矣。是集，为因笃所自定，本三十五卷，此本独阙第四卷，目录注云未出。其为因笃自删之，或为随写随刻，误排卷数，不得已而立一虚卷，均未可知也。其诗大抵意气苍莽，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於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殆所谓利钝互陈者欤。

△《世恩堂集》三十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项龄撰。项龄号瑁湖，华亭人。康熙丙辰进士，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编修，官至大学士，谥文恭。是编，凡《诗集》三十卷，《经进集》三卷，《诗馀》二卷。项龄值文治昌明之日，奏太平黼黻之音，故一时台阁文章，迥异乎郊寒岛瘦，即早年未达时作，亦无衰飒哀怨之意，足以见其襟抱矣。

△《深秀亭近草》五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潘锺麟撰。锺麟字层峰，华亭人。是编，皆七言律诗，前四卷为乞酒之作，所投赠者凡二百六十五人；后一卷为寄怀之作，所投赠者凡三十人。以大学士王项龄、户部尚书王鸿绪为冠，盖借此以存其人，乞酒寄怀，特假托之词耳。

△《遂初堂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耒撰。耒有《类音》，已著录。诗分《少游》、《梦游》、《近游》、《江岭游》、《海岱游》、《台荡游》、《闽游》、《黄庐游》、《楚粤游》、《豫游》、《卧游》诸草，分年编次，文则各以体分。惟为二氏作者，入之别集，用杨杰《无为集》例也。耒性好游名山，足迹甚广，其诗不事雕饰，直抒所见，古文蹊径较平，稍逊於魏禧诸人，而气体浑厚，空所依傍，则又耒所独得也。耒家吴江之烂溪，少受业於顾炎武，颇得其传，故诗文皆有原本。特其议论之文，往往反覆求快，太伤於尽，未免失之好辩焉。

△《抱经斋集》二十卷、附《焚馀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嘉炎撰。嘉炎字华隐，秀水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集，凡应制诗一卷，乐府一卷，古诗四卷，律诗五卷，绝句二卷，玉台词一卷，赋颂一卷，论一卷，序三卷，杂文一卷；末附《焚馀草》一卷，乃嘉炎父肇森所作。遭乱散失，仅存二十馀首。嘉炎记而录之，犹《山谷集》后附《伐檀集》意也。

△《丛碧山房集》五十七卷、附《诗义固说》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庞垲撰。垲字霁公，号雪崖，任邱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降中书舍人，终於建宁府知府。是集，凡文八卷，杂著三卷，《翰苑稿》十四卷，《舍人稿》六卷，《工部稿》十一卷，《户部稿》十卷，《建州稿》五卷，皆其所手自编定也。垲为诗主於平正冲澹，不求文饰。当王士禛名极盛时，能文之士，率奔走门墙，假借声誉，垲独落落不相亲附，故士禛亦不甚称之。惟记其《病足诗》：“切防美人笑蹙者，春来不过平原门”一绝而已。然垲早岁所作，颇得深婉清微之致，晚年菁华既竭，流於枯淡，其《舍人稿》不及《翰苑》，《工部稿》不及《舍人》，《户部稿》不及《工部》，至《建州稿》以后，颓唐益甚，田雯为作《户部稿序》，以白居易、陆游比之，垲意颇愠，然实箴规之言也。末附《诗义固说》二卷，论亦切实，惟推衍严羽之说，以禅谈诗，转至於支离曼衍，是其好高之过矣。

△《卧象山房集》三卷、《附录》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澄中撰。澄中有《滇南日记》，已著录。是集，赋一卷，文一卷，诗一卷，附《滇南集》一卷；又《艮斋文选》一卷。安若讷为作《墓志》，记其梦为李攀龙后身。赵执信亦称其生而父梦攀龙入室，故其诗仍学攀龙。庞垲《论文绝句》，则有“寿光安子非知己，强为于鳞认后身”句。今观其集，颇不类“沧溟”体格，是集所论者为允，若讷、执信，皆好奇之论也。

△《白云村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澄中撰。康熙己未，以召试入史馆者，澄中与庞垲交最契。文格、诗格，二人往往互似。是集，即垲官建宁府知府时，为刻於福建者。垲《序》称：王新城阮亭、田德州纶霞，坛坫久成於时，望重龙门，渔村入都，与鼎足而立，士林称“山左三大家”。然澄中诗文修洁有馀，至魄力雄厚，终非王、田比也。

王士禛《感旧集》，载其《齐讴行》三首，《细草谷》一首，此集皆未载，又《鱼龙图》一篇，亦与《感旧集》所载，数字不同。盖垲与士禛门径稍别，故去取亦稍异也。

△《秋锦山房集》二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良年撰。良年字武曾，秀水人。康熙己未，尝荐举博学鸿词，初冒姓虞氏，名兆潢，故当时荐牒无良年名。朱彝尊所作《墓志》，仅载其原名，而未载其冒姓，亦偶疏也。是编，凡诗集十卷，词二卷，文集十卷，良年少有隼才，其游踪几遍天下，所未至者秦蜀、岭峤耳。其诗清峭洒落，亦颇得江山之助。惟自少至老，风调不变，其蹊径之狭，殆才分所偏欤？文则长於议论，而短於叙述，不逮其诗。词则已刻入六家词中者，殆三分之二，品在其诗、文之间云。

△《别本莲洋集》二十卷（刑部员外郎张道源家刻本）

国朝吴雯撰。雯《莲洋集》已著录。案：王士禛作雯《墓志》，称其诗一刻於吴，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门，今皆未见。赵执信《怀旧诗序》，称雯以遗稿付王士禛，雯没后将二十年，其集未出，疑士禛毫而忘之；又称《池北藏书》，散失殆尽，是集可知，则雯之原稿，似乎散佚，近时乃叠出三本：一为临汾刘组曾所刻，一为山东孙峨所刻，一即此本，为浮山张体乾所刻。刘本称得自士禛门人黄叔琳家；孙本及此本，并称得自雯侄秉厚家，皆以士禛评点相夸。孙本并考核评语之同异，此本更较量圈点之真伪。考第七卷中《留别车仝诗》，载士禛评曰：“今车仝果领解中州，此亦识也，惜天章不及见耳。”灼为雯没后之语，则士禛所定，或归诸吴氏，亦未可知也。然士禛诸说部中，所品题奖借者，几於指不胜屈，今其集率久覆酱瓿，无人重其姓名；而雯诗独数刻而未已，是知雯诗足以自传，不以士禛始重也。刻雯集者，反若借士禛以传雯，然则使雯不及识士禛，即谓雯诗不工乎？三本之中，刘本详备於孙本，此本又详备於刘本，要之诗之工拙，不系篇帙之多少。今缮孙本入秘阁，而此本则存其目焉。

△《雪石堂诗草》（无卷数，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尔卞撰。尔卞举字敬又，宜君人，康熙己未尝荐举博学鸿词。其诗刻意摹杜，然大抵在形似之间。

△《思复堂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邵廷采撰。廷采字念鲁，馀姚人，康熙初诸生。尝从毛奇龄游。是集刊於康熙壬辰，以龚翔麟所撰《墓志》，邵思渊所撰《墓表》，万经所撰《小传》，冠诸编首。

△《徐都讲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昭华撰。昭华字亦曰。昭华，骆加采之妻也。其父咸清，与毛奇龄善。奇龄暮年里居，昭华从之学诗，称女弟子，故有“都讲”之目。是集即奇龄所点定，附刻《西河集》中者也。

△《拙斋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有《春秋测微》，已著录。其平生潦倒场屋，老而不遇，刻意以古文自任，所作皆简洁明鬯，无钩章棘句之态，而边幅不免於稍狭。

△《张迺可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远撰。远有《杜诗薈粹》，已著录。是集凡分三种，曰《云峤集》一卷，《蕉园集》一卷，《梅庄集》二卷。《梅庄集》兼载诗文，《蕉园》、《云峤》二集，则有诗无文。顾汧《序》谓，其诗凡三变，《蕉园》最先，《梅庄》次之，《云峤》则官缙云时所作，为最后。三集格调，皆与毛奇龄相近，盖二人同里，得法於奇龄者多云。

△《超然诗集》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远撰。远字超然，侯官人。康熙己卯举人，官禄丰县知县，与萧山张远同姓名，而其生稍后。是集诸诗，多近元、白“长庆体”，在晋安诗派之中，自为别调。杭世骏《榕城诗话》曰：张远领康熙己卯乡荐第一，游京师，与竹垞、初白诸人倡和甚富，有集梓行。初尝挟策游四方，未有所遇，《登滕王阁题诗》，一达官嗟赏，为之延誉，诗名遂振。其咏松涛有“月明何处雨，风定数声钟”，亦佳句也。

△《山晓阁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琮撰。琮字执升，嘉善人。山晓阁，其读书处也。集前有魏坤《序》，谓其初集不下千首，其后数十年，复成两集，今计此本所存，仅十之二三耳。其诗颇有警句，而酝酿未深。

△《香草居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符撰。符本名符远，字分虎，号耕客，嘉兴人。是集后有其从孙菊房《跋》，称所作诗词刻於滇南者曰《香草居诗》，刻於金陵者曰《耒边词》，未刻诗词曰《花南老屋集》，排偶之文曰《补袍集》、《后补袍集》，寄於容城胡具庆家，遂亡其本。《花南老屋集》，亦仅存诗一册。此集即菊房以《香草》、《花南》二集，合为一编，凡古今体五卷。第六卷以下为词，即所谓《耒边词》也。符早受知於曹溶，得读其藏书，又与朱彝尊等结诗社，故其学颇有渊源；诗则词意清婉，似源出於范成大，与彝尊等格又异焉。

△《秋水阁文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维岳撰。维岳字纬云，宜兴人，检讨维崧之弟也。晚年自定古文百篇，诗二册，词二册。其季弟欲附梓於维崧《迦陵集》后，未果；遂多散佚，此其传写残本，仅存赋十篇，杂文十五篇。卷首有同里蒋景祁《序》，以维岳比其兄维崧。然骈体略得维崧之格，至魄力根柢，皆远逊之。杂文中如《十三经考》、《特科举策》，略无所发明；《漆园生传》，亦《毛颖传》之窠臼；《仲兄半雪传》亦失讳亲之义。考景祁《序》乃为全集而作，岂别有佳制，佚不

可睹欤？

△《宝菌堂遗诗》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执端撰。执端号缓菴，益都人。雍正中，分益都置博山，赵氏所居割隶焉，故此本追题为博山人。执端於赵执信为从弟，而於王士禛为甥。执信、士禛以争名构衅，著书互诋，两家诟争如水火。执端独舍执信而从士禛，其诗句拟字摹，亦颇得其一体。集中有《过士禛旧居》诗曰：“突兀龙门群仰望，飘零宅相独徘徊，依然万壑朝宗在，不禁虬蟠撼树来。”盖为执信《谈龙录》发也。执信《谈龙录》负气指摘，或不免失之太过，而所言不尽无理。执端直以群儿谤伤诋之，是其门户之见，尚未湔明季馀习矣。

△《友柏堂遗诗选》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冯协一撰。协一字躬暨，益都人，大学士冯溥第三子也。以溥荫，官至台湾府知府。是集乃协一歿后，其子原检收遗稿，求正於其姻家赵执信。执信托目疾不省览，命门人常熟仲是保代删之，而执信为之《序》，是保《跋》焉。其诗虽未极工，亦非极恶，而执信《序》嘲诮百端，殊可怪讶，亦可云：魏收惊蛱蝶矣。

△《野香亭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孚青撰。孚青字丹壑，合肥人，大学士天馥子。康熙己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集诗编年分卷，起康熙戊寅，讫己亥。毛奇龄《西河诗话》中，极称其吐属工敏。盖其颖悟有过人者。其气骨未遒，则年未四十而歿，功候犹浅之故也。

△《梦鼎堂文集》四卷、《若溪集》一卷（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家藏本）

国朝任观瀛撰。观瀛字子登，或书曰“紫登”，以同音相假借也，萧县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陕西潼商道。是二集皆其官长兴知县时所作。《若溪集》以水名名其诗；梦鼎堂，在长兴署中，明归有光所建，观瀛重构之，因以名其文集云。

△《晚树楼诗稿》四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吴震方撰。震方有《读书正者》，已著录。是编乃其诗稿，始於康熙己未初馆选时，终於甲申游滁州时所作。初，震方以御史罢归，康熙癸未，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以所辑《朱子论定文抄》进呈，蒙恩复职，且御书白居易诗以赐。

因摘诗中“晚树”二字，以名其楼，并以名集云。

△《双溪草堂诗集》一卷、附《游西山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汪晋徵撰。晋徵字涵斋，休宁人。康熙己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是集，为晋徵所自定，以编年为次，始於康熙癸丑，终於戊子。

△《老云斋诗删》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不負撰。不負字集九，一字次山，平湖人。是集据乾隆庚申陆奎勋《序》，谓康熙己卯，不負手删其诗，存十之五，编年而不分体，以授其子方蕙曰：“汝他日力能开雕，当名之曰《老云斋诗删》，不必更有增入。”云云。而俞懋琪所作《不負小传》，乃称不負病亟时，客有传济南刘中丞幕中贯花主人降於乱（案贯花主人，谓金人瑞也），不負慨然而兴，口吟云云，竟绝笔於此。今此诗刻於卷末，则似非尽自定之本，或以其事奇异，故附存耶。

△《冯舍人遗诗》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廷櫔撰。廷櫔字大木，德州人。康熙壬戌进士，官中书舍人。丁卯典试湖广，作诗一卷，名曰《晴川集》。王士禛尝序之，是集乃廷櫔没后，赵执信所编。首为《京集》三卷，次即《晴川集》一卷，又《雪林集》一卷，《曹村集》一卷，并为作《序》，以士禛《序》为知之未尽。盖当日执信方以论诗与士禛相左，故虽同一推奖，亦持异议云。

△《居业斋文集》二十卷、《别集》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德嘉撰。德嘉字会公，广济人。康熙壬戌进士，官翰林院检讨。德嘉晚年，键户著书，时同郡顾景星、张仁熙、刘醇骥，往往追摹秦、汉，宗尚王、李，訾归有光为秀善婉媚，德嘉独不为高论，力摹韩、欧，虽其闳肆博瞻，逊於国初前辈，而先民矩矱，彷彿犹存，惟《复胡石庄书》谓：“史馆方开，吾楚先辈故事，尚待折衷，江陵当国，综核名实，富国强兵数十年，而论者以专病之。

熊、杨慷慨任事，而熊以过刚见嫉於当世，杨专阉仗钺忧愤以死，或曰自缢。当时失机逸贼，别有主名，武陵岂自经沟渎者耶？”云云。为狃於乡曲之私，未可为万世之公论也。

△《艾纳山房集》五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王九龄撰。九龄字子武，华亭人，广心之仲子也。康熙壬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其诗欲挹何、李之流波，而才思富艳，加以纤秣，如《金陵杂感》云：“十里青楼原上草，六朝红粉路旁花”，殆纯以情韵胜矣。

△《德星堂文集》八卷、《续集》一卷、《河工集》一卷、《诗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汝霖撰。汝霖字时菴，海宁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文集目列十四卷，而十一卷以下有录无书，注曰以下嗣出。又目列卷九为《课士条约》，卷十为《河工集》，而书中九卷题曰《续集》，《河工集》则自为一帙，不入卷数，且书有刊刻未完之处。盖初刻未校之本，故体例不画一也，诗集五卷，而分为八编，曰《祥猷集》，曰《应制集》，曰《冰銜集》，曰

《使旋集》，曰《河干集》，曰《还朝集》，曰《归田集》，曰《酬应集》。汝霖才思富赡，集中诸体皆备，然如《河工集》内，《批高阳水灾详文》云：“仰速行确查，候抚部堂批示缴”之类，仅十二字，亦列之集中。则授梓之时，举其平生手迹，一字不遗，未免不能割爱耳。

△《素岩文稿》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喆生撰。喆生有《懿言日录》，已著录。是编所载皆杂文，末卷并录及讼牒，则太甚矣。

△《周广菴全集》三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金然撰。金然字广菴，上海人。康熙壬戌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是编分为七种，《饮醇堂文集》八卷，《抱膝庭诗草》二十卷，《娱晖堂集》二卷，《和陶靖节集》三卷，《和李昌谷集》一卷，《西山纪游诗》一卷，《南浦词》三卷。金然与施闰章、宋琬游，其才思格力，亦介於二人之间。

△《奉使滇南集》（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许嗣隆撰。嗣隆字山涛，如皋人。康熙壬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乃康熙癸酉，奉命典试云南往来纪行之作，多述山川名胜。

△《岭南二纪》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茅兆儒撰。兆儒号雪鸿，钱塘人。是编皆其纪游之诗，一曰《岭南方物纪》，乃康熙壬戌居韶州时所作，凡二百四十种，各以绝句一首纪之，而略注其状於题下；一曰《粤行日纪》，则述其戊午岁，自钱塘至广州途中，六十二日所经。凡一百四十馀首，亦每题为一绝句。

△《正谊堂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撰。伯行有《道统录》，已著录。是编，前二卷为奏议，第三卷至第五卷皆寻常案牘之文。第六卷为书，大抵讲学之语。第七卷、八卷为《序》，皆已见所刊各书中，第九卷至十二卷为记、论、说、议、传、墓志、墓表、祭文、杂著。迹其一生，大抵步趋陆陇其也。

△《爱日堂诗》二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元龙撰。元龙有《格致镜原》，已著录。爱日堂者，圣祖仁皇帝御书，故以名集。其诗编年分集，凡十二种。

△《鹤侣斋集》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勳撰。勳字子未，一字予未，号莪山，又号诚斋，德州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终於通政司参议。其集凡诗一卷，文二卷，勳性简傲，不谐於俗，集中《石丈诗》云：“山鬼矜伎俩，此老如不闻；或具袍笏拜，此老亦不尊；坦然自高卧，雨蚀青苔痕。”盖亦自寓云。

△《宝宸堂集》四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有《春秋大义》，已著录。是集凡文二卷，诗二卷。希良久困名场，早年著述，颇多亢厉之音，自选入词馆后，其体格乃一变焉。

△《倚云阁诗集》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灏撰。灏字文漪，一字天泉，临清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贵州巡抚。是集为王士禛所定，凡评点悉仍士禛之书，自《题蒋都宪家庆图》以下，则士禛所未见，故评点阙焉。灏诗一以士禛为法，集中有《读〈唐贤三昧集〉》二绝句，殆於铸金呼佛，然姿韵略同，而近体多凑泊语，不及士禛之天然也。同时别有汪灏，字紫沧，休宁人，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二人诗文，传写者往往相淆，惟以字为别识而已。

△《〈山介〉老编年诗钞》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张撰。张字介山，钱塘人。其诗起康熙乙丑，迄癸酉，凡九年之作，分年为卷。甲戌至丙子诗四卷，题曰《续钞》；其外集五种，曰《己未诗删》，曰《么凤诗》，曰《庚申诗删》，曰《学诚斋诗话》，曰《杂著》，则皆有录无书，不知为残缺，为未刻也。张诗力扫明人蹈袭之弊，而间失之轻。自称学杨诚斋，今检所作，其得失皆去之不远，所言可谓不诬矣。

△《昆仑山房集》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笃庆撰。笃庆有《班范舫截》，已著录。其诗古文颇知名於时。此集乃有文而无诗，疑编次未竟之本也。笃庆才藻富有，洋洋纚纚，动辄千言，风发泉涌，不可节制。如集中所载：代王士禛作《候补中书吴灿墓志铭》，今录入《蚕尾续集》者，已删削十之三四，则亦颇病其冗漫矣。其曰“昆仑山房”者，以所居室旁有小山号“昆仑”，因以名集云。

△《鬲津草堂诗集》（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霖撰。霖字子益，号乐园，又号香城居士，德州人。康熙丙寅拔贡生，授堂邑县教谕，以病未赴。霖与兄雯、需，并能诗。雯才调纵横，沿几社之余风，以奇伟钜丽自喜，与王士禛同郡同时，而隐然负气不相下。士禛《池北偶谈》中，载其服药必取异名一事，亦阴不满之。霖乃独从士禛游，是编凡《鬲津草堂》五字古体诗一卷，五字今体诗一卷，皆士禛评而《序》之，《序》称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语盖为雯而发，又《鬲津草堂绝句诗》一卷，里人孙勳《序》之。《序》称，吾州近时前辈以诗名者，无间於时。余性不近诗，然当披编佩句之余，亦或颇有所睹。於作者之旨，大都若格格於余怀，未能强以为无间然也。语亦侵雯。

然观霖所作，虽密咏恬吟，成一邱一壑之趣，至才力富健，究不足以敌雯也。集后又有《菊隐集》一卷，《南游稿》一卷，总题曰《鬲津草堂七十以后诗》

。黄越《序》之，称其垂老所作，弥淡弥甘，大抵霖生平为诗，以七言绝句自负，自少至老，亦惟是体特多云。

△《匡山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沛恂撰。沛恂字书岩，诸城人，官兵部主事。是集凡文五卷，诗一卷。诗文皆伉直有气，而亦有恃气之处，故意之所至，畅所欲言，不免时有累句。

△《绮树阁稿》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安箕撰。箕字青士，寿光人，致远之次子。是集止诗二十八首，赋九首，记一篇，附载《致远集》末。箕，名父之子，承其家学，故诗文皆有矩度；惟波澜尚未老成，则问世太早之故也。

△《箐菴遗稿》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筠撰。筠字禹吹，编修琬之长子。少补吴江学诸生，年三十二病咯血卒。琬得其遗诗数十篇，为刊附於《汪氏家传集》后。

△《学古堂诗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季友撰。季友字客子，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贡生。其集卷一至卷三曰《南旋集》，卷四至卷六曰《秋蓬集》，乃其孙钥所合刊。季友为陆棻之婿，与汪琬、毛奇龄以诗相倡和，奇龄为作集《序》，亦以才子目之，然抑扬皆“在是”两字矣。

△《半庵诗稿》（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劳屺撰。屺字贞著，阳信人。《山左诗钞》作劳砺，其字从“石”，然此本为其家刻，字皆从“山”，则《山左诗钞》误也。屺年五十四为诗，故工候未深，多不入律。高適旷代之才，固不容於有二矣。

△《东湖文集》三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朱璘撰。璘所编《诸葛丞相集》，已著录。是集前二卷为杂文，第三卷即所作《通鉴辑略之论断》，然止於唐末，似非完本也。

△《药亭诗集》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梁佩兰撰。佩兰字药亭，番禺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是集乃休宁汪观所选，皆近体诗，卷首有朱文小印，曰：古体嗣出，则不但非其全集，即选本亦尚未刻竣矣。

△《钵山堂诗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阿平撰。阿平字献吉，东莞人，康熙中诸生。与梁佩兰同时。是集即佩兰为之《序》。其古体劲直而少酝酿，五言律诗如：“东风归故国，孤烛对高楼。明月又将满，秋风吹别离”诸联，颇有风味，惜不多得耳。

△《绀寒亭诗集》十卷、《文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俞撰。俞号蒙泉，嘉定人。康熙戊辰进士，官定陶县知县。是集俞所自

编。诗格极为道上，但才锋太锐，少一唱三叹之致。文则纵笔而成，伤於平易，又不及其诗。

△《枕左堂诗集》六卷、《词》四卷、《续集》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致弥撰。致弥字恺似，嘉定人。康熙中被荐，以太学生赐二品服出使朝鲜采诗。戊辰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歿后诗稿散佚，雍正中，张鹏翮、朱厚章得抄本於戴玠家，始选而刻之。词凡三种，曰《别花馀事》，曰《海泝》，曰《衲琴》，皆其门人楼俨所定，《续集》附词后，则未详何人编次也。致弥以书名，得董其昌之法；诗则以跌宕流逸为长，而率易亦所不免。

△《峇卢山人集》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乃实撰。乃实字华函，福山人，福山有峇卢山，因号峇卢山人。康熙戊辰进士，官兴宁县知县。是集不分卷数，但以各体类从，而附《诗馀》於末。其词名绝句一百三十首，别为一册，为古今所未有。然杂体昉自齐、梁，究为小品，可偶一为之，不可以为擅长之技也。

△《过江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史申义撰。申义字叔时，号蕉饮，江都人。康熙戊辰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给事中。时新城王士禛方以诗名海内，尝称申义及汤右曾足传其衣钵。见集中自注：圣祖仁皇帝，尝以后进诗人询泽州陈廷敬，廷敬以申义及周起渭对。

见廷敬《序》中。其官翰林时，有《芜城集》；典试云南时，有《使滇集》。此则官给事中时，前后数年作也。

△《寒村集》三十六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郑梁撰。梁字禹梅，慈谿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高州府知府。是编诗分十一集：一曰《见黄稿诗删》五卷，二曰《五丁诗稿》五卷，三曰《安庸集》一卷，四曰《玉堂集》一卷，五曰《归省偶录》一卷，六曰《还朝诗存》一卷，七曰《玉堂后集》一卷，八曰《宝善堂集》一卷，九曰《白云轩集》一卷，十曰《南行杂录》一卷，十一曰《高州诗集》二卷。文分四集，一曰《见黄稿》二卷，二曰《五丁集》二卷，三曰《安庸集》二卷，四曰《寒村杂录》二卷，补一卷，又《半生亭集》一卷。《息尚编》四卷，则诗文合刻也。梁受学於黄宗羲，尝谓陈师道年三十一见黄鲁直，盖焚其稿而学焉。梁见宗羲时，亦三十一，故诗文皆以《见黄稿》为冠，其文得之宗羲者为多，而根柢较宗羲少薄。诗则旁门别径，殆所谓有韵之语录，其书《定山诗抄》句云：“明朝诗学崔公甫，若语仙才拜定山。”可以得其宗旨之所在矣。

△《双云堂文稿》六卷、《诗稿》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光阳撰。光阳字国雯，号北山，鄞县人。康熙戊辰进士，改庶吉士，官至福建延平府知府。是集为其晚年所手定，没后其孙从律等，以《充安堂近稿》附入刊行，其曰“双云”者，以其先墓有红云、白云二山，故名所居以示不忘其祖之义云。

△《藜乘初集》一卷、《二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以贵撰。以贵字沧岚，维县人，康熙戊辰进士。是编初集，先诗后文；二集先文后诗。每篇之后，俱附王道炷评语，道炷《序》称，其语意独造，刻凿精深，盖生涩为工者。后附《初学正鹄》数十则，则皆乡塾讲师语也。

△《峽山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从典撰。从典字克正，阳城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是集奏疏、序传等杂文五十余篇，为四卷；诗三十余首，为一卷；又附以补刻文一册。据卷首储大文《序》，谓从典文多散佚，此乃其子暨族属所搜辑者，故仅止於此，非全本也。

△《潘中丞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宗洛撰。宗洛字书原，号巢云，又号垠谷，宜兴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湖南巡抚。诗文多台阁之作，奏疏、序记、家训等篇，明白质直，视其文颇为胜之。卷末有储大文所作传，以为古文词上宗《史记》，诗由“玉溪”诣“少陵”，皆以千古第一人推之，则非其实也。

△《棟亭诗钞》五卷、附《词钞》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寅撰。寅有《居常饮馔录》，已著录。其诗一刻於扬州，计盈千首；再刻於仪徵，则寅自汰其旧刻，而吴尚中开雕於东园者。此本即仪徵刻也，其诗出入於白居易、苏轼之间。

△《时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訏撰。訏有《句股引蒙》，已著录。訏为黄宗羲门人，又与查慎行同里友善，故文格诗格俱有所受，然所作终亚於二人。是集为訏所自编，凡四十岁以前所作悉删去之，断自己巳，迄戊子为正编；又自己丑，迄壬子为续编，则其晚所增刻也。其曰“时集”者，訏《自序》谓家塾署联用东坡语：“《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故手订正续集，遂以时用标题云。

△《善卷堂四六》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繁昭撰。吴自高注。繁昭字拒石，钱塘人；自高字若山，桐城人，官翰林院待诏。是集皆骈体之文，昆山徐炯为刻板，陈廷会《序》之，而章藻功为之《跋》。藻功，繁昭之门人，即作《思绮堂四六》者也。本止四卷，雍正甲寅，自高为之注，始分十卷。王晫《今世说》载，繁昭自许俚语为“海内少双”。盖是时陈维崧、吴绮皆已下世矣。

卷一百八十四 集部三十七

○别集类存目十一△《湖海集》十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孔尚任撰。尚任有《节序同风录》，已著录。尚任官国子监博士时，随侍郎孙在丰在淮扬疏浚海口，因辑其入淮以后诗文，自编此集，故以湖海为名。

△《幸跌草》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百家撰。百家有《体独私抄》，已著录。是集凡杂文二十篇，其《序〈卢氏春秋三传纂凡〉》，谓《春秋》之本旨皆显以示人，无暗藏机括，使人如猜谜射覆者，深得圣人作《春秋》之意。其《王刘异同序》，亦深见两家之阃奥，大致颇肖其父，但苍老不及耳。书首题曰《学箕五稿》，则卷帙尚多，此其稿中之一种耳。

△《眺秋楼诗》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岑撰。岑字岷亭，商邱人，官丰城县知县。其诗每卷各为集名，终之以《和月泉吟社》、《田园杂兴》六十首。岑为吏部尚书宋荤外孙，故其诗法亦本於荤，与宋至《纬萧草堂集》体格相近，所谓酷似其舅者也。

△《赤嵌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孙元衡撰。元衡字湘南，桐城人，康熙中官至东昌府知府。是集，皆其为台湾同知时所作，以地有“赤嵌城”，故以为名。多纪海外风土物产，颇逞才气；而未能尽轨於诗律，王士禛为之点定，谓其追踪建安，蹊迹长公。似乎太过也。

△《四香楼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缜撰。缜字武公，娄县人。其诗源出晚唐，而参以南宋，如“蜂憎绿蚁晴偷蜜，燕觅青虫昼哺雏。一潭水聚三更月，四野山围小阁灯。三秋树老蝉声尽，八月江寒雁影迟。蝉声送过秋多少，鹤梦凭他夜短长”之类。皆绰有思致，而格调未高。陈元龙《序》称，其长堪輿学，盖尝馆於元龙家，相传《格致镜原》即其所纂，亦博洽之士也。

△《酿川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尚质撰。尚质字又文，山阴人。是集赋一卷，杂文二卷，诗五卷，词五卷，宋祖煜《序》谓，尚质少而业诗，亦喜饮，指邑中所谓“沈酿川”者自号，因以名集。其文颇有法度，词亦修整，惟歌诗稍嫌放纵，或不入律云。

△《南园诗钞》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长洲人，官南充县知县。是集分《金台草》一卷，《冰壶草》二卷，《湛华草》一卷，《怀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历草》一卷。世求为侗之孙，故诗格亦与《西堂杂俎》相近。

△《舟车初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季撰。季原名澂，字季深，后以一字为字，又以字行，宝应人。王士禛《渔洋诗话》记其与莱阳董樵同以一字为字，因而赋诗定交者是也。其平生足迹半天下，诗多於舟车得之，因名《舟车集》。其诗多才锋蹕厉，风发泉涌，不为边幅所窘；然有警句，亦有率句；有健句，亦有弱句。盖跌宕有馀，而陶炼未至者也。

△《燕堂诗钞》八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朱径撰。径字恭亭，宝应人，乔莱之婿也。是集为径所自编，自康熙丙寅至己卯凡十四年之诗，缘情绮靡，颇有格韵，特少作居多，尚未能尽谢铅华耳。

△《钝斋文钞》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兆嶠撰。兆嶠字又平，瑞金人。是集前有《自序》，谓著文三百馀首，汰其三之二授诸梓，则兆嶠所自定也。又有张尚瑗《序》，称其文似归有光。使汰其冗句俗字，固亦近之矣。

△《集古梅花诗》（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吴曼撰。吴曼字也倩，上海人。居吴淞江上，其地多梅，因为集句赋咏，凡《和中峰禅师韵》者一百首，《和陈涉江韵》者三十首，自和者十首；又一百首，则吴曼以同里沈球本有是体，为继作而合刻之者；又一百首，则吴曼六十生日，其仲兄文卿取“十月先开岭上梅”句，集古为寿，吴曼因续为之者。末附《集唐梅歌》一首，乃七十六岁所作，殆终身咏此一花也。

△《根味斋诗集》二十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国朝徐志莘撰。志莘字任可，一字商农，德清人。工部尚书元正子，以父荫，官顺天府通判。是编凡《趋庭集》二卷，《壮图集》三卷，《小草集》三卷，《弃担集》七卷，《起乾集》二卷，《老傅集》三卷。诗多取法苏、陆，不事雕饰。盖其家学然也。

△《笏峙楼集》五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张祖年撰。祖年有《道驿集》，已著录。是书《释疑孟》一卷，以司马光有《疑孟》一书，而祖年逐条为之辨；《废言》四卷，则其所自著也。中多游戏之词，与《道驿集》之正色讲学者又殊。

△《观树堂诗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樟撰。樟字鹿田，钱塘人，由举人官至泽州府知府。其诗为《叱驭集》一卷，入蜀时作也；《问绢集》一卷，《白舫集》二卷，《古厅集》四卷，皆令江油时作也；《冬秀亭集》四卷，官泽州时作也；《剡曲集》一卷，则天台纪游诗也；《一半勾留集》一卷，则忧归居杭诗也。

△《恕谷后集》十卷、《续刻》三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集所作古文也，前有其门人阎镐《序》，称恕谷者，自名其里也。后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俱置之，而惟存其后焉者也。集首第一篇为《送黄宗夏序》，后有题曰：此王昆绳改本也。恕谷初学八大家，昆绳言当宗秦、汉，章法订此。恕谷后谓唐、宋，不如秦、汉；秦、汉不如“六经”，於文法一宗圣经，题曰《后集》云云。昆绳者，大兴王源字也，尝撰《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谈古文之法，后与塨同师颜元，塨遂从学古文，尽弃其少作。后集之名，盖别其前之所弃也。今观其文，根柢仍出八家，但开合断续，不主故常，异乎明以来学欧、曾者，惟以纾馀曼衍为长耳。

遽曰秦、汉，曰“六经”，溢其量矣。塨天分本高，其学自成一家，以经世致用为主，亦具有根柢；然负气求胜，其文或失之粗豪，少古人淳穆之气；其持论又自命太高，自信太果，几於唐、宋、元、明诸儒，无一人能当其意，亦未免伤於褊激。盖前明自万历以后，心学盛行，儒、禅淆杂，其曲谨者，又阔於事情，沿及国初，犹存商俗，故颜元及塨独力以务实相争，存其说以补诸儒之枵腹高谈，未为无益。然不可独以立训，尽废诸家，譬诸礲石、大黄，当其对证，实有解结涤滞之功；若专服久服，则又生他疾耳。

△《东山草堂文集》二十卷、《诗集》八卷、《续集》一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邱嘉穗撰。嘉穗有《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已著录。其文颇条畅，诗则浅弱。集后旧附《陶诗笺注》五卷，《迩言》六卷，又《考定石经大学经传解》一卷，今各分著於录，俾从其类。

△《在陆草堂集》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储欣撰。欣有《春秋指掌》，已著录。欣以制艺名於时，而古文亦谨洁明畅，有唐、宋家法，大致於苏轼为近。所作《蜀山东坡书院记》，宗旨可概见也；其中如《周公太公论》、《拊伯禽辨》、《挟天子辨》，皆少近迂；《与龄辨》，则先儒久言之，亦不免为屋下之屋；其正统辨不取帝蜀之说，亦不免失之好辨也。

△《息庐诗》一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陶尔穉撰。尔穉字颖儒，华亭人。是集前有曹溶《序》，称其入巧极，天工错。颜光敏《序》，称其七古似青莲、长吉；近体不专一家，而各尽其妙。今观所作，大抵以才思擅长，品格故未能超诣，《雪美人》七律二首，世所艳称，实则小巧也。

△《陈恪勤集》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鹏年撰。鹏年字北溟，号沧洲，湘潭人。康熙辛未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河道总督，谥恪勤。是集凡分十编：曰《耦耕集》者，以舍北“耦耕堂”而名也；《水东集》者，以其先人陇墓所在也；《蒿庐集》者，忧居前后所作也；《浮石集》、《胸山集》、《淮海集》者，皆宦游地也；《于山集》、《香山集》、《武夷集》者，皆往来游息处也；末附《喝月词》五卷，则诗馀也。

△《道荣堂文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陈鹏年撰。此本为鹏年所自编，刻於《恪勤集》之前，其生平以清操受主知，诗文非所注意。集中亦皆应酬之作，更不见所长。

△《固哉叟诗钞》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孝本撰。孝本字大立，号青华，嘉兴人。康熙辛未进士，官绩溪县知县。孝本虽年届四十始为诗，然罢官后放浪山水以老，故其诗洒落有清气，但深厚不足耳。是编分十七集：曰《趋庭集》，曰《江汉集》，曰《径山集》，曰《琴溪集》，曰《岭南集》，曰《秦游集》，曰《大鄣集》，曰《葛园集》，曰《晋游集》，曰《津门集》，曰《南州集》，曰《幔亭集》，曰《海岱集》，曰《黄梅集》，曰《台雁集》。皆孝本七十八岁所自编，为雍正丙午以前诗；至丁未，又编其病中所作为《维摩集》，附十七集后，故《自序》但列十七集云。

△《葛庄诗钞》十三卷（内府藏本）

国朝刘廷玑撰。廷玑有《在园杂志》，已著录。其诗以陆游为宗，《在园杂志》尝自记其“童去自埋生后火，饭来还掩读残书”一联，或以为剿袭陆游“呼童不至自生火，待饭未来还读书”句。自辨其用意不同。是固诚然。然夺胎换骨，要不能谓不出於游也。又自记有人评其诗曰：此亦出入於香山、剑南之间而未纯者，自以为允。可谓自知矣。

△《葛庄编年诗》（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廷玑撰。《葛庄诗钞》，止於官九江道时。是编又其官淮徐道时所作，分年排次，起康熙丁巳，止於壬辰，后复有《补遗》一卷。

△《咸斋文钞》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查旭撰。旭字咸斋，海宁人，康熙癸酉副榜贡生。是集，凡书一卷，序二卷，祭文一卷，论一卷，传一卷，杂著一卷。旭有孝行，尝於兵乱中崎岖万里，寻父遗柩，士论称之。其文源出南宋，颇清雅有法度，使假之年，尚可追古作者。

前有益都赵执信《序》，作於旭在之日；又有杨中讷《序》，则旭没后所作也。

△《冰斋文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怀应聘撰。应聘字莘皋，秀水人。是编，刊於康熙癸酉，盖所自编，皆散体古文，而时文选本之《序》，最多。

△《清端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瑛撰。瑛字文焕，一字眉川，海康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福建巡抚，谥清端。是集，凡文七卷，诗一卷，皆非当行，然瑛居官以廉介称，其节概足以自传，亦不必以文章传也。

△《梦月岩诗集》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履恒撰。履恒字元素，号坦菴，河南新安人。康熙甲戌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此集，乃雍正乙巳其侄纘曾等校刊，诗以体分，末附诗馀二十四首。前有凡例，称其诗或经岁一改，或一月数改，如《洛阳秋思》、《河上寓目诗》之颌联，嫌其调近七子，辄加窜易。《金陵杂感》之结句，嫌其涉於怒骂，亦复易之。又称《盛朝诗选》载其《秦中怀古诗》、《洛阳秋思诗》、《怀公毅诗》字句皆有所窜乱，今悉从原本云云。或刊版时有所点定欤。

△《冶古堂文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履恒撰。是集为履恒歿后，淳安方黎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所选定。凡一百九十二篇，每篇各有评语，如制义之式。

△《雪鸿堂文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璧撰。锺璧号鹿岚，通江人。检讨蕃之子也。康熙丙子举人，官平南县知县。考古来集部之名，往往相复，然无一家之中，共一集名者，惟吕本中、吕祖谦俱称《东莱集》。然祖谦集加“太史”字以别之。（见《文献通考》。）

又洪岩虎及其子希文皆名《轩渠集》，然希文集加“续”字以别之，非竟相同。

锺璧之父蕃有《雪鸿堂集》，已著录；而锺璧此集仍以《雪鸿堂》为名，父子竟无所别，亦未有之创例也。其诗皆信笔挥洒，於声律多未能谐，叠韵诗九十一首，尤多累句。《自序》谓，随手涂抹，长短得失，在所不计，谅矣！其文亦惟意所如，如《与陈敷相书》，引原宪“贫也，非病”之语，至以圣贤为戏，更轶乎规矩之外矣。

△《克念堂文钞》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雷铎撰。铎字伯觉，蒲城人，康熙丙子举人。《陕西通志》称，其事继母孝，负米他郡以养，遇水几溺。尝终日不食，不致母缺於供。家虽贫，养从兄弟及寡姊妹不少懈。朔望聚族人习礼讲法，以相劝勉。盖亦笃行之士，其文章则以人存之耳。

△《残本赋清草堂诗钞》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棠撰。棠字吟樵，华亭人。康熙丙子举人，官至桂林府知府，告归后加衔为太仆寺少卿。是编原分五集：曰《白云吟》，曰《一肩吟》，曰《独宜吟》，曰《江上吟》，最后所作曰《雪篷吟》。今存者惟《江上吟》及《雪篷吟》，余俱散佚，其诗欲以风调胜，而骨幹未遒。

△《山舟堂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士彬撰。士彬字介文，娄县人，康熙丙子副榜贡生。世居干山，其山舟堂额，犹赵孟頫手书也。此集凡古今体诗一千馀首，乃其子忠炘等所刊。其论诗以真朴为主，尤喜读宋儒语录，故所作如“存心养性须常静，莫负吾家太极翁”之类，皆白沙、定山派也。

△《湛园未定稿》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总论》，已著录。此本为其未入书局以前所自定，不及大兴黄氏本之完备，以别行已久，姑附存其目。

△《真意堂文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宸英撰。此本前有秦松龄《序》，言宸英奉纂修之命，治装北上，哀为此集，盖其中年所作，初出问世之本也。

△《菀青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至言撰。至言字山堂，一字青厓，萧山人。康熙丁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早年与同郡张远齐名，毛奇龄称其能守古人三义、八法之意而不变。今观所作，以藻缛为主，音繁节壮，颇似《西河集》中语，宜奇龄之喜其类已也。

△《华鄂堂集》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周彝撰。彝字策铭，娄县人。康熙丁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诗喜作长篇，如《送张长史》、《君山玩雪》、《游江心寺》诸作，皆洒洒千言，才锋横溢；然律以和平之义，往往有乖。后附《研山十咏》，别为一卷，盖刊成之后，又续入者也。

△《朴学斋诗集》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佶撰。佶有《甘泉宫瓦记》，已著录。佶工於楷法，文师汪琬，诗师陈廷敬、王士禛。琬之《尧峰文钞》，廷敬之《午亭文编》，士禛之《精华录》，皆其手书付雕。廷敬、士禛之集，皆刻於名位烜耀之时；而琬集则缮写於身后，故世以是称之。兹集古体诗三卷，今体诗七卷，渊源有自，故体格犹为近古。特才分差弱，出手微易耳。

△《柳塘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祖修撰。祖修字慎思，吴江人。是集乃康熙己卯其子大庚所编。后有 大庚《跋》，称祖修在时，曾版行五七言古诗，已而悔之，谓诗当以编年为次，不当分体。今所编诗十二卷，其半犹出祖修手定也。祖修诗颇雅驯，尝作《

读王子渊传诗》，有“非无圣主贤臣颂，只教宫人记洞箫”之句。后见《升菴集》中有之，喜其闇合，因作诗志之。然此二语，太涉论宗，本非上乘，且慎诗亦即李商隐《贾生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意，亦非新义也。

△《畏垒山人诗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昂发撰。昂发有《畏垒笔记》，已著录。是集，诸体杂编，其五言古体大抵刻峭清新，一往骏利，有透空碎远之音；而下手太快，亦颇乏淳蓄深厚，则思锐而才狭之故也。

△《澄怀园全集》三十七卷（通政司使张若淳家刊本）

国朝张廷玉撰。廷玉字衡臣，号砚斋，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谥文和。是集为廷玉所自编，凡《文存》十五卷，皆乾隆戊辰以前作；《诗选》十二卷，皆雍正乙卯以前作；《载赓集》六卷，皆乾隆丙辰以后作；《澄怀园语》四卷，则所作笔记也。

△《秋江诗集》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任撰。任字莘田，永福人。康熙壬午举人，官至四会县知县。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工书法，好宾客，诙谐谈笑，一座尽倾。罢官归里，压装惟“端溪石”数枚，诗束两牛腰而已。其诗源出温、李，往往刻露清新，别深怀抱，如《杨花绝句》云：“到底不知离别苦，后身还去作浮萍。”《春日杂思》云：“夕阳大是无情物，又送墙东一日春。”所为缘情绮靡，殆於近之。而低徊宛转，亦或阑入小词，大致古体不如今体，大篇又不如小诗，故《榕城诗话》独称其七绝，盖才分各有所长云。

△《秋叶轩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琳撰。琳字佩嘉，一字玉田，钱塘人。是集，乃康熙丙戌其友赵炎所选定。集中近体多於古体，而七言律诗一种，又多於诸体；大抵圆熟流利，篇篇如一，盖其瓣香惟在《剑南》一集耳。

△《黑蝶斋诗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岸登撰。岸登字覃九，号“惰耕邨叟”，平湖人。是集，乃康熙壬午岸登歿后，其从子黼熊所编，共诗四百四十馀首。其诗瘦削无俗韵，而边幅微狭，亦缘於是。

△《楼邨集》二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式丹撰。式丹字方若，宝应人。康熙癸未进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集乃雍正甲辰其子懋讷所刻，分年编次。凡《龙竿集》五卷，《罨苏集》七卷，《补过斋集》二卷，《忍冬斋集》七卷，《鸿柯集》一卷，《梅花书屋集》三卷。

起壬申迄丙申，每年一卷。惟《龙竿集》之第五卷，为其壬申以前诗，不以冠集而以殿集，以少作故也。

△《古剑书屋文钞》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廷桢撰。廷桢字山抡，长洲人。康熙癸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谕德。是编，凡诗八卷，末附补遗及诗馀，又杂文二卷，乾隆丙子其孙士端刊於贵州。

其名曰，“古剑书屋”者，圣祖仁皇帝南巡，廷桢以举人召试，御书《古剑篇》以赐，因以为名，志荣遇也。

△《纬萧草堂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宋至撰。至字山言，商邱人。吏部尚书萃之子，康熙癸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初刻有《纬萧堂诗》一卷，附萃集后。此其全集也，至承其家学，兼得新城王士禛之传，故其诗派亦介出於父、师之间，但才与学均未及耳。集中《孔雀联句》，父子同为之，盖用苏轼与子过联句例也。

△《绩学堂文钞》六卷、《诗钞》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梅文鼎撰。文鼎有《历算全书》，已著录。其以“绩学”名堂者，初大学士李光地尝荐文鼎於朝，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文鼎迎銮道左，蒙召对，御书“绩学参微”四字赐之，因以名堂，并以名集也。然文鼎测验推算诸法，皆足以自传於后，诗文特其馀事，非所擅长。盖算术虽一艺，而非以毕生之精力专思研究，则莫造其微，虽超特绝世之姿，其势不能以旁及。张衡深通历算，妙契阴阳，至能作候风地动仪；而文章博丽，又能凌轹崔、蔡之间，千古一人而已，自洛下閎、鲜于妄人以下，淳风、一行，亦未能以词采著也。斯亦物不两大之理矣。

△《滋兰堂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元沧撰。元沧有《礼记类编》，已著录。是编，分六集，曰《康瓠集》、《灌畦集》、《今雨集》、《紫贝集》、《劳薪集》、《西征集》。前有其孙廷芳题识，称《康瓠集》，为家居侍亲及为查氏赘婿时作；《灌畦集》，为移居龙山时作；《今雨集》，为入直武英殿时作；《紫贝集》，为官文昌时作；《劳薪集》为罢官后自京赴粤时作；《西征集》为由粤赴京，谪居银州时作。元沧为查昇之婿，久与查慎行游，故其诗格颇近《初白堂集》云。

△《澹初诗稿》八卷、附《见山堂诗钞》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沈翼机撰。翼机字西园，号澹初，海宁人。康熙丙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诗分十集：曰《谋野集》，曰《新安集》、附《黄山纪游》百咏，皆翼机为诸生时作；曰《瀛洲集》、《丹葵集》，皆馆选后作；曰《蜀使草》，康熙甲午典试四川时作；曰《黔使草》，康熙丁酉至庚子为贵州学政时作

；曰《江右使草》，雍正癸卯至丙午为江右学政时作；曰《两山集》，乞假归田后作；曰《覲光集》，乾隆元年翼机复补原官后作；曰《游衍集》，则致仕后作也。附见《山堂诗钞》一卷，为其子廷荐之作，廷荐字澄怀，雍正壬子举人，未仕早卒，仅存诗六十馀首。

△《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粲如撰。粲如有《离骚经解》，已著录。其制义最有时名，而散体之文，亦颇奥劲有笔力；然喜雕琢新句，襞积古辞，遂流为别派。盖其制义，亦喜以新颖为工，天性然也。

△《覲斋诗选》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谦宜撰。谦宜号稚松，胶州人，康熙丙戌进士。是集末有法辉祖《跋》，谓全稿三千馀首，暮年自订，存诗四百馀篇。《自序》凡千言，极述其苦吟之状，然其诗出入於香山、剑南之间，一吟一咏，亦足自娱。起而抗衡古人，则力尚不逮也。

△《蓼村集》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王莘撰。莘字秋史，历城人，康熙丙戌进士。其诗为王士禛、田雯所称，而文不甚显。乾隆癸巳，桂林胡德琳得其本於历城周氏，为删订付梓。德琳为之《序》，称原本分甲乙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三十四年之作，各自编年，惟辛丑以后之文无存。今仍其旧，编为四卷，乙居四之一；惟《书记》、《记传》注干支於本目之下，使后人有所考焉。

△《雪鸿堂文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峨撰。锺峨号芝麓，通江人。康熙丙戌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集乃其督学福建时所编，凡赋颂一卷，诗一卷，多馆课及应酬之作。案：锺峨父蕃有《雪鸿堂集》，其兄锺璧《集》袭用其名；锺峨又袭用其名，殊不可解。如以为家乘之总名，则又各为卷第，例亦难通也。

△《王石和文集》（无卷数，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珣撰。珣字石和，又字韞辉，孟县人。康熙丙戌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集中，多议论之文，笔意亦颇纵横。其记周遇吉死节事，谓贼兵攻城急，城将陷，贼募献遇吉者。遇吉谓左右曰：“岂惜一死以累众，可献我。”兵民环泣。众遂以绳系公下，有两贼掖之去。公见贼，骂；倒悬演武厅磔之云云。与《明史》本传不合；又以“虻蚌庙”为“田子方庙”，与朱彝尊碑不合；其最异者，如《文昌阁碑记》，谓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将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伦常之际，而不复以天地日月为可忌者，尤不可为训也。

△《十峰集》五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徐基撰。基字宗頊，华亭人，由贡生官训导。是集自诗、赋、文及填词

，皆集前后《赤壁赋》中字，错综尽变，极有巧思。若其中《游小赤壁赋》、《春日游小赤壁赋》及《道德篇》诸作，皆洋洋数千言，而伸之缩之，不出四百馀字之外，虽才人狡狴会，不足以语大雅，而专门之技，别开奥窔，亦词苑中之奇作，亘古所未有者也。末卷，仿梁简文《苏蕙兰古鞞鉴图》，及宋庠《寄范仲淹诸回文》，皆有思致。卷首有康熙丙戌陈元龙《序》。《序》集《圣教序》中字，亦如自己出，以弁此集，可云劲敌。然元龙特偶一为之，尚无不可。基则弊一生之精神，成此一集，可谓宋人之楮叶矣。

△《蓬庄诗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虹撰。虹字渭梁，长洲人。是集其所自编。以作诗先后为次，起康熙丁亥，迄雍正甲辰，古今体共五百四首，每卷之前皆有小引，纪其岁月及所阅历遭逢。

△《雄雉斋选集》六卷（江苏周厚埉家藏本）

国朝顾图河撰。图河字书宣，江都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图河为江左十五子之一，其诗古体多学眉山，近体多学剑南，咏物诸作亦颇新颖。而在同时诸人之中，尚未能笼罩一切也。

△《青溪诗偶存》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锡震撰。锡震字岂潜，宜兴人，康熙己丑进士。是集分二十二种，曰《辍耕草》、《北征集》、《渡河集》、《赘疣集》、《北游草》、《楚游草》、《还山草》、《汗漫吟》、《北行草》、《归耕草》、《章江草》、《还山草》、《后北游草》、《涉江草》、《洛游草》、《灌园草》、《游燕草》、《庐中吟》、《后章江草》、《还山吟》、《金台草》、《学制集》。自己巳至壬寅，凡三十四年之作，皆以年编次。

△《退谷文集》十五卷、《诗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黄越撰。越字际飞，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改庶吉士。所著《四书大全合订》，及选刻制义，如《明文商》、《今文商》、《墨卷商》、《考卷商》之类，皆盛行一时。盖平生精力注於讲章、时文，此集所著诗、古文，乃以馀暇兼治者，其《尚书古今文辨》，惟以蔡传，折服诸家；《三传得失辨》，惟以胡传，断制众论，亦仍举业绳尺也。

△《圭美堂集》二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用锡撰。用锡字昼堂，宿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集诗十卷，文十六卷，乃其族子铎及门人周毓仑所校刊。用锡从学於李光地，作文以朴澹为长。生平书法颇工，集中《字学劄记》二卷，皆自道其心得；其他题跋，亦辨论法帖手迹者居多。

△《青要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吕谦恒撰。谦恒字天益，河南新安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谦恒尝读书“青要山”，因以名集，其诗纯作宋格，疏爽有馀，而亦颇伤朴直；如《洗象行》之类，皆病於太质。

△《吾庐遗书》（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陶成撰。成有《皇极数钞》，已著录。是集为其子其慤所编，皆所作杂文，颇纯正有轨度，而稍狭於波澜；其中《象纬考》一篇，有录无书，意传写佚之或於订定时删去，而误留其目也？

△《性影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时宪撰。时宪字若干，号禊亭，太仓人。康熙己丑进士，由宜兴教谕，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编凡八集，集各一卷：曰《水边林下稿》，曰《桐溪稿》，曰《无隐林稿》，曰《静寄轩稿》，曰《庄谿委稿》，曰《荆溪稿》，曰《楚游稿》，曰《粤游稿》。其名“性影”者，盖取邵子“情为性影”之说也。集中近体颇饶风致，拟古诸作则随意抒写，不甚求工。

△《改堂文钞》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绍祖撰。绍祖字次衣，江都人。康熙己丑进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官至湖州府知府，仍入为刑部员外郎，告归卒。绍祖少师姜宸英，登第出安溪李光地之门，故其文苍劲有师法。此集乃晚年手自删定，仅存四十三篇，皆其生平得意之作也。

△《石川诗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覲撰。覲字近雯，江都人，康熙己丑进士，官至西安布政使。是集，乃其少子柱山所编。凡各体诗二百六十馀首，其《题朱彝尊手书诗册》，有“曝书亭下自抄诗，想见苍茫独立时；不是到门亲受业，唐音宋格有谁知。”盖尝从学於彝尊者也。

△《师经堂集》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文驹撰。文驹字子文，鄞县人，康熙己丑进士。是集为文驹所自编，凡文十三卷，诗五卷，前有孙勳《序》，称其浚伊、洛之渊源，探韩、欧之骨髓，沈浸醲郁，积有年岁。《自序》亦主於自达其情。今观其集，滔滔而出，足以畅所欲言，然未能固而存之也。

△《墨澜亭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帅我撰。我字备皆，号简斋，奉新人，康熙辛卯举人。江西古文，自艾南英倡於前，魏禧等和於后，踵而起者，虽所造深浅不同，而大都循循有旧法。是集亦其一也，旧刊版於南昌，所载未备，雍正乙卯，其子念祖属徐廷槐，汇取已刻未刻诸稿，裒为此本，凡一百四十篇。

△《残本云川阁诗集》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杜诏撰。诏字紫纶，无锡人。康熙乙酉圣祖仁皇帝南巡，迎銮献诗，命供职内廷，壬辰会试榜后，特赐一体殿试，改庶吉士。是编总题《云川阁集》，而仅有古体诗，诗又起於卷三，终於第十二，前无目录，其版又近时新刻，不喻其故，或装辑者佚之耳。

△《闾邱诗集》六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顾嗣立撰。嗣立有《温飞卿诗注》，已著录。《江南通志文苑传》称，嗣立博学有才名，尤工诗，所居“秀野草堂”，尝集四方知名士，觞咏无虚日，风流文雅，照映一时；曾撰《元诗选》四集，采摭略备。盖其性之所近，故诗亦往往似之。

△《今有堂诗集》六卷、附《茗柯词》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程梦星撰。梦星字午桥，号香溪，江都人。康熙壬辰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家有“纂园”，擅水竹之胜，日与宾客吟咏其中，年七十七乃卒。是编分六集：曰《漪南集》、《蠹馀集》、《五觐集》、《山心集》、《琴语集》、《就简集》，末附《茗柯词》。其诗略近剑南一派，而间出入於玉溪生，词亦具南宋之体，但格力差减耳。

△《二水楼诗集》十八卷、《文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茹旻撰。茹旻字覆如，临川人，康熙癸巳进士，官中书舍人。尝预修《广西通志》、《抚州府志》，所作凡例及诸传序，皆载集中。

△《朱圉山人集》十二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巩建丰撰。建丰字子文，号渭川，又号介亭，伏羌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是集诗文各六卷，又以补遗之文附於诗末。大抵平实简易，无擅胜之处，亦无踳驳之处。

△《三华集》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梁机撰。机字仙来，泰和人，康熙癸巳进士。是集机所自编，分四子部：一曰《入洛志胜》，多题咏古迹之作；一曰《燕云诗钞》，随侍其父宦游京邸之作，皆王士禛选定；一曰《徵草》，则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召试入都之作；一曰《还草》，则试不入格，归途之作也。

△《练溪集》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傅米石撰。米石字立元，钜野人，康熙癸巳举人。是集凡文二卷，诗二卷，杂记一卷，前有其门人李包《序》，后有其子尔德所作《家传》，其古文颇谨严有法度。如《琢磨偶记序》，误以“碧云馿”为“白獭髓”，引据或疏。

《管蔡论》，谓周公胜季友，殊为赘衍，《季札论》责以当为“伯夷”、“泰伯”之逃，亦为吹索。然其他率不失醇正。《杂说》持论亦平允，其曰：“读书之人屏伏田里，不敢为畸邪之行，不敢为诡激之论，不敢著非圣之书，谨身

力行以为齐民先，是即所以报君父。”可谓有德之言。其误以“钩辘”为蝉之类，特小失耳。惟古诗以文笔为之，犹未乖大雅；近体则皆不入格。甚至以“海若”押入马韵，是“兰若”之“若”也；以“刻镂”读为平声，是“属镂”之“镂”也。吟咏非所擅长，而杂然编录，转为全集之累，是则其后人之过矣。

△《约园诗钞》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雍撰。雍字仲穆、一字书禅，福清人，约园其号也，康熙癸巳举人。是集各体诗共二百馀首。雍自谓前后所作多属近体，於古体歌行间存一二，《乐府》则有待而未及。今观其诗，惟五言律诗，颇有局度，馀皆平平。诗不沿溯於古，而先求之偶俪之格，终不能探其本也。

△《瓦缶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宗渭撰。宗渭字泰川，嘉兴人，康熙癸巳举人。初於康熙丁亥自编其诗为《瓦缶集》三卷，后又有《永怀集》一卷，附刻以行。宗渭歿后，其婿高衡乃哀其遗诗，编为《乐府》一卷，《古体》九卷，《近体》二卷，仍以“瓦缶”为名，从其初称也。其诗古体多於近体，五言多於七言，时以汉、魏、六朝、唐人为法，而不肯为宋、元之格，故字句率有古意。昔人论林鸿之诗，如唐摹晋帖者，其庶几乎。

△《若菴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程庭撰。庭字且硕，号若菴，歙县人。是集《文》一卷；次《诗》一卷，次《诗馀》一卷，次《停驂随笔》一卷，康熙癸巳，庭至京祝釐，随日记行所作，附以诗词；次《春帆纪程》一卷，则自扬州至歙，往返所作，亦有诗词附焉。

△《嗜退山房稿》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帅仍祖撰。仍祖字宗道，号介亭山人，奉新人。是集，乃仍祖自编其康熙癸巳、甲午二年所作，凡诗二卷，文三卷。

△《空明子诗集》十卷、又八卷、《文集》六卷、又二卷、《杂录》一卷、《诗馀》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荣撰。荣字景桓，华亭人。《自序》谓，生平共得古文杂作六百馀首，诗三万馀首，诗馀一千五百馀首，歌谣三百馀首。康熙甲午检出，尽付祖龙，仅存三十分之一，即是编也，词意多放旷不羁。

△《挹青轩诗稿》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华浣芳撰。浣芳，苏州女子。华亭张荣之妾也，年二十三而卒。荣刊其遗诗，自为作《序》。述其九岁时梦见唐太宗召有唐一代诸诗人，教之作诗，其事甚怪。荣好为游戏之文，殆亦寓言耶。

△《龙溪草堂集》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世睿撰。世睿字道存，章邱人，康熙乙未进士，官上海县知县。世睿初改庶吉士，及散馆，仍外补，故是集多馆课之作；至第九卷《金陵宦稿》中《八劝八戒》诗，意求通俗，然太质胜於文矣。

△《陈玉几诗集》三卷（礼部主事任大椿家藏本）

国朝陈撰撰。撰字楞山，号玉几，鄞县人。以书画游江淮间，穷愁寡合，故其诗多悽断怨咽之音。是集编刻於康熙丙申，盖其中年所作，首曰《绣袂集》一卷，次曰《玉几山房吟》一卷，次曰《玉几山房拟古诗》一卷，皆戛戛独造，如其为人。虽未及古，要能离俗，惟拟古诗中，多载胜流评语，仍沿明末山人之习耳。

△《云溪文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储掌文撰。掌文字曰虞，一字越渔，宜兴人，康熙丁酉举人，官四川纳溪县知县。纳溪旧名云溪，故掌文以“云溪”自号。是集，又名《云溪随笔》。自储欣以古文词有名，其家父子兄弟多以此相砥砺。掌文为欣之孙，得其指授为多。今世所传欣选《左》、《国》、《史》、《汉》，及《唐宋十家文》，即其甄录以授掌文者也。

△《据梧诗集》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管榆撰。榆有《师宗州志》，已著录。是集编凡《吹万集》二卷，《柏轩草》二卷，《修琴阁集》二卷，《鸥驯集》二卷，《天外集》二卷，《圃华集》二卷，《寓槩稿》三卷。邵长蘅《序》称：其诗先学剑南，后学少陵。今观所作，大抵先入者为主也。

△《近道斋文集》六卷、《诗集》四卷（吏部主事张慎和家藏本）

国朝陈万策撰。万策字对初，一字谦季，安溪人，徙於晋江。康熙戊戌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缘事降翰林院检讨，终於侍读学士。万策以康熙癸酉举於乡，困公车者二十六年。久从李光地游，多得其指授，然平生诗文，多散佚不收。此本乃乾隆癸亥，其子冕世所辑。其中《西洋算法异同论》，颇能究其所以然。李光地、施琅诸《传》，轶闻旧事，亦多可考云。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懋竑撰。懋竑有《白田杂著》，已著录。是集凡文二十卷，诗四卷，末附《行状》一篇。其学长於考证，故全集以杂著为冠，诗文则未能过人。其《与方苞书》，自谓笔力拖沓，不近古人。所谓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亦足见其学问之笃实也。

△《庄元仲集》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庄亨阳撰。亨阳有《算学》，已著录。此集仅文十二篇，乃其官淮徐道时

，所上河防条议也。

△《绿萝山房文集》二十四卷、《诗集》三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浚撰。浚字希张，号竹岩，会稽人，康熙庚子举人。是编文皆骈体，浚自为之注，前有鲁曾煜《序》，称仿《韩非子》有经有传例。然《韩非子》经传各自为条，其著书句下自注者，始班固《汉书艺文志》；作文句下自注者，始谢灵运《山居赋》。浚盖用灵运例也。

△《寒香阁诗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邓锺岳撰。锺岳有《知非录》，已著录。是集为乾隆乙亥其子汝功、汝敏所编，凡古今体诗一百九十二首。其诗颇温厚和平，无血脉僨张之状，而材地稍弱，尚未能颉颃古人。

△《墨麟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维翰撰。维翰字墨麟，海盐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四川川东道。其诗以纵横排奰为长，意之所向，不避险阻；然神锋太俊者居多。

△《秋媵文钞》十二卷、《三州诗钞》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鲁曾煜撰。曾煜字启人，秋媵其别号也，会稽人。康熙辛丑进士，改庶吉士，未授职，乞养亲归，教授生徒终於家。是集文一百二十一篇，中多考证之作。其文气颇剽急，盖才性使然，若《续中山狼传》之类，虽规橛毛颖，然不作可也。目列《易本末论》六十四篇，《易纂例》八十篇，而有录无书，盖均未刻。又《广东、祥符二志凡例》，亦有录无书。殆以已见於《两志》欤。其诗以“三州”名集，《自序》曰杭州、汴州、广州也。盖其历主讲席，游踪所及之地云。

△《最古园二编》十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罗人琮撰。人琮字紫萝，湖南桃源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集，人琮所自定。其云二编，以尚有《初刻最古园集》二十四卷也，然其初刻今未之见。此集诗文，则大抵以才气用事，曼衍纵横者也。

△《陆堂文集》二十卷、《诗集》十六卷、《续诗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集前有《自序》，谓在长洲汪琬、秀水朱彝尊之间。其文内《序问》、《考辨》诸篇，亦颇博辨。然说经好为异论，颇近毛奇龄，尚不及琬与彝尊也。

△《〈广吾〉堂集》六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之隽撰。之隽有《香屑集》，已著录。是集凡五十卷，又补遗二卷，续集八卷，皆之隽所手编，各有《自序》。末附《冬录》一卷，则所自撰年谱也。

之隗之学，排陆、王，而尊程、朱，多散见所作诗文中，持论甚正。而综览浩博，才华富赡，兴之所至，下笔不能自休，往往溢为狡狴会游戏之文，不免词人之结习。又名誉既盛，赠答遂繁，牵率应酬，不能割爱，榛楛勿翦，所存者不尽精华。譬之古人，殆陆机之患才多矣。

△《云在诗钞》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查祥撰。祥字星南，海宁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祥早岁尝举博学鸿词，晚乃登第，年至八十馀而没。诗集未经刊行，此流传写本也。

△《小兰陔集》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道承撰。道承字又绍，号古梅，闽县人。康熙辛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集诗十卷，文二卷。道承假归养亲，故取南陔《补亡诗》语名集。而集中所载，则应制馆课之作皆在焉，不专家居作也。其中碑帖题跋，亦颇具鉴赏。

△《桐村诗》九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咏撰。咏字夔颺，金谿人。康熙辛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一卷为一集：一曰《江汉集》、二曰《日下集》、三曰《章江集》、四曰《南海集》、五曰《南海二集》、六曰《公车集》、七曰《玉堂集》、八曰《京口集》、九曰《黔中集》，分年编次，各以作诗之地为名，始於康熙癸巳，迄於雍正己酉，共十七年之诗。前有《自序》，题康熙甲午，盖《江汉集》之《序》，刊版时取冠全诗尔。

△《崇德堂集》八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植有《四书参注》，已著录。此集植所自编。其学主於敦励名节，而事事有济於物。故集中所载，多居官案牍之文，颇足见其生平，其考论经籍，则好以意推理，断不能一一徵於古也。

△《偶存草》（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植撰。是集亦植所自编，植喜讲学，故其诗全沿《击壤集》之派。

△《墙东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汝骧撰。汝骧字云衢，所刻制义，或自书曰“云劬”，又自书曰“耘渠”，皆以同音假借也，金坛人。由贡生官通江县知县。此编乃所作古文。其以“墙东”为名，盖用后汉王君公事，汝骧掉鞅文坛，事殊牛侏，殆以其王姓，断章取义耶。文凡二十一篇，前六篇皆经说，后十五篇则皆史评也。其《术序记》，谓学记术有序，即“遂”也；辨旧志读术为州之非，考《春秋秦伯》使术来聘，公穀作使遂，则汝骧之说实闇合古义。其《荀彧论》上下二篇，反覆推奖，以为有道之士，则过矣。

△《与梅堂遗集》十二卷、《耳书》一卷、《鲈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佟世思撰。世思字俨若，正蓝旗汉军，以荫生官思恩县知县。是集凡诗十卷，词一卷，杂文一卷，其弟世集哀而刻之，末附《耳书》一卷，皆记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鲈话》一卷，则以公事至恩平，而记其风土也。

△《金閤斋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敞撰。敞字廓明，号閤斋，武进人。其学出於“东林”。是书首载《家训纪要》，次《默斋汤先生述略》，次其《学山居会约》，次《自知日录》，次《读史笔记》，次《古今体诗》，次《杂著》，次《可凡编》，次《客窗偶记》，次《师古约言》，次《宗约宗范》。其中《家训纪要》一卷，乃其父所劄记，以训子孙，敞更纂而录之，故冠首云。

△《前溪集》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靖撰。靖字闻宣，武康人，康熙中诸生。是集诗八卷，文五卷，二集诗一卷。其诗颇具风骨，间伤率易，其文亦然。五卷论水利、乐律诸条，则科举答策之类耳。“前溪”在武康县治南，源出铜岷山，在六朝为繁会地，所谓“前溪舞者”是也。

△《华林庄诗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孔牟 闰撰。孔牟 闰字梁贡，号于巢，桐城人，康熙中诸生。其诗七言绝句工於写景，如“垂杨枝上莺捎蝶，撼得飞花破水痕”之类，亦殊有晚唐风味。

所谓香车金犊，陌上留连者也。至“黄云白雪门前路，荞麦田中作菜花”之类，则刻画太甚，无情景交融之致矣。

△《瓠尊山人诗集》十七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夏熙臣撰。熙臣字无易，孝感人。七岁补诸生，以岁贡官安陆府教授。初著有《巢云阁诗》十五卷，后增以新作，重编为此集。其诗才情富赡，故往往叠韵至五六；又《和阮籍咏怀》、《拟李东阳乐府》殆遍，然连篇累幅，瑕瑜不免互见。亦所谓武库之兵，利钝互陈者矣。

△《道腴堂诗集》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煜曾撰。煜曾字麓蒿，上海人，康熙末贡生。是集为其孙锡宝所编《石仓世纂》之第一种也。凡诗一百五十五首，煜曾为云间董俞弟子，故其诗，声律格调颇有师法，然卷中但存近体而无古诗。王延年《序》，称其懒不自惜，散佚颇多，今所传者皆其孙口授，岂训课时惟取声律谐適，易於记诵故耶。

△《长啸轩诗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煥曾撰。煥曾字祖望，号春浦，上海人，康熙末贡生，炳曾之弟（原文误刻，应为“兄”）也。是集为《石仓世纂》之第二种。凡诗四卷，后附诗餘

一卷，杂著一卷，其生平所注意者，在於诗馀、骈体，其诗亦专学晚唐，以纤丽自喜。

△《放言居诗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炳曾撰。炳曾字为章，号巢南，上海人，康熙末诸生。煜曾之从弟也。是集为《石仓世纂》之第三种。凡诗五卷，后附杂著一卷，并从子一士所撰《墓志铭》。其诗与煜曾《道腴堂集》格律相近，而才地稍逊焉。

△《随村遗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施璫撰。璫字随村，宣城人，侍读闰章之孙也。此集为杭世骏所编。其诗酷学其祖，而风骨稍峭，边幅稍狭，则根柢之深厚不及也。

△《有怀堂诗文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肇丽撰。肇丽字念始，号苍厓，户部侍郎雯之子，官户部郎中。肇丽负隽才而屡试不第，其入官也以任子，故《述怀诗》有“惭非科名人”句，盖吟咏之间，尝以是耿耿云。

△《静便斋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曾祥撰。曾祥字麟徵，仁和人，康熙末诸生。与厉鹗、金农诸人相唱和。是集前五卷为诗，后五卷皆杂文；“静便斋”者，馆於义桥陈氏时所葺，取谢灵运“还得静者便”句名之，《有所为记》见於集中。前有雷鉉所撰《两王生小传》，一谓曾祥、一谓江都王世球也。

△《锺水堂诗》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颜肇维撰。肇维字次雷，曲阜人，官临海县知县。是集乃其官浙东时所作，诗多学南宋诸家。

△《带月草堂诗集》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颜怀礼撰。怀礼字约亭，曲阜人，袭世职为“五经博士”。好学，喜为诗，早年夭逝，故骨格未成。此集为其弟怀绎所编，前有康熙后壬寅峰县李克敬《序》，亦称天假以年，俾尽其勤，何遽不如“镂肝斫髓者”之所为也。

△《青屿稿存》（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安弦撰，安弦字琴父，乌程人。其文以才气胜，而喜事涂泽，诗则音节疏放，亦未能磨礲圭角。

△《桐乳斋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梁文濂撰。文濂字谿父，钱塘人，大学士诗正父也。是集凡诗九百馀首，而同时唱和诸作亦间附录。杭世骏《序》，称其壮时南浮衡、湘，北抵碣石，践历嵩、华，回旋宋、卫之郊，盖颇耽怀山水者，故记游之诗为最多焉。

△《橡村集》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绂撰。绂字子青，号橡村，历城人，候补主事。尝学诗於王士禛，所作

具有法程，而早年夭逝，故骨格未成。是集分四种：曰《风香集》，曰《吴船书屋集》，曰《观稼楼诗》，曰《云根清壑集》。自《吴船书屋》以下，皆士禛之所评定也。

△《苍雪山房稿》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纲撰。纲字子骢，历城人，官至福建巡抚。与兄缙、绛皆学诗於王士禛；是集亦士禛所评定，诗颇清浅，盖少作也。

△《吾友于斋诗钞》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锡爵撰。锡爵字担伯，号中岩，嘉定人，寄居吴江。是集前有雍正乙巳张云章《序》，题曰《原序》，盖为其旧稿而作。又有乾隆辛酉朱稻孙《序》，则刊此本时所作。其诗酷摹王士禛，亦往往得其一体，其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诗》：“山鸟山花吾友于”语也。

卷一百八十五 集部三十八

○别集类存目十二△《蔗尾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有《经稗》，已著录。方坤天分既高，记诵尤广，故其诗下笔不休，有凌厉一切之意，尤力攻严羽《沧浪诗话》，诗不关学之非。然於涩字险韵，恒数十叠，虽间见层出，波澜不穷，要亦不免於炫博。此又以学富失之，所谓矫枉者必过直也。其诗凡分十五集，曰《删馀草》，曰《公车草》，曰《木石居草》，曰《公车后草》，曰《木石居后草》，曰《丁年小草》，曰《丛台稿》，曰《春明草》，曰《广川稿》，曰《酒市稿》，曰《一粟斋稿》，曰《瓶花斋稿》，曰《杞菊轩稿》，曰《诗话轩稿》，皆古今体诗；曰《青衫词》，则诗馀附录者也。文集二卷，亦大抵俚体居多，盖其根柢在六朝也。

△《树人堂诗》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帅念祖撰。念祖字宗德，号兰皋，奉新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缘事谪戍军台，歿於塞外。是集前有何焯《序》，称念祖塞上所作，有《多博吟》，今未见。此七卷则念祖官陕西时所自编也。念祖以时文鸣一时，务以幽渺之思，摆脱陈因，其诗亦清刻不俗；但平生精力尽於“八比”，徒以馀力为之，未能自成一队耳。

△《涵有堂诗文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游绍安撰。绍安号心水，福清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南安府知府。是集诗二卷、文二卷，绍安守南安几二十年，故诗文多南安所作，其文务为奇崛语，诗亦欲以生僻见长。

△《南陔堂诗集》十二卷（编修徐天杜家藏本）

国朝徐以升撰。以升字阶五，号恕斋，德清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广东按察

使。是编为其孙天柱、天骥所刊。分年编次，曰《学步集》、《雪泥集》、《湘滩集》、《秋帆集》、《梦华集》、《忽至草》、《黄楼草》、《崛〈山围〉草》、《南还集》、《黔游草》、《烟江叠嶂集》、《闲闲集》，凡十二种。

△《王己山文集》十卷、《别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步青撰。步青有《四书本义汇参》，已著录。金坛王氏以“八比”称於世者凡六人，所谓王氏六子是也。六子之中，汝骧及步青名尤著。汝骧文神思澹远，取径单微；步青则法律严谨，不失尺寸，在近时号为正宗。於古文则余力及之，非所专门也。其集原名《竹里草堂遗稿》，乃步青歿后，其子士鼈所编，后宁化雷鉉督学江苏时，从士鼈取其稿本，重为删定，凡存九十馀篇，勒为十卷。用步青别号，改题今名。又别集四卷，皆其时文选本之序论，则士鼈哀辑编次，附刊以行。盖步青困诸生者二十馀年，至康熙甲午乃举於乡，往来公车又十年，至雍正癸卯始成进士。旋以病乞归，里居教授，惟以评选时文为事，平生精力，尽在於是，故讲论时文之语，至於积成卷帙，考论文之书，自挚虞《文章流别》后，凡数百家。其专论场屋程式者，则自元倪士毅《作义要诀》始自为一编。

於例当入诗文评类，以其原附本集之末，故仍其旧焉。

△《江声草堂诗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志章撰。志章字绘卣，仁和人。雍正癸卯举人，官至口北道。是编分七集：曰：《敝帚》、曰《梅东》、曰《始游》、曰《镜中》、曰《瞻云》、曰《谷云》、曰《渔浦归耕》；其诗五言古体多近苏轼，七言古体多近温庭筠，近体多近陆游、范成大。

△《谦斋诗稿》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枢撰。庭枢字六芎，嘉善人。雍正癸卯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尝荐举博学鸿词，集中载有《午门谢颁月廩恭纪诗》，即其事也。是集亦皆其游京师时所作。

△《司业文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有《经咫》，已著录。其为文不规规於摹古，而学有根柢，畅所欲言，亦自合古人法度。其中如《方孝孺死节论》、《读礼记述》、《史述》、《敛用丧服议》、《陈贞女合葬议》、《王罕皆文稿序》、《汪西京文稿序》、《王次山诗序》、《乐府解》，皆有可观。而如《记昌黎集后》，务为新论。别号“舍文”，忽作俳体；《松筠堂宴集诗序》，杂以俚词，又多收一切应俗之作；盖编录时务盈卷帙，一概登载，未免失於刊除。使简汰精华，十存三四，岂不翹然作者哉？

△《司业诗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前有《自序》，题乾隆壬申。而第四卷乃题自乙丑至甲戌诗，盖又有所续入，如古人“后集”、“别集”例也。其诗直抒胸臆，不烦绳削，於古人中去白居易为近，敖陶孙所谓事事言言皆著实者也。《自序》有曰：诗之作出於无心，则其情真；又必各有所为，则其义实。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妇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其论洞悉本原，非明以来彫章刻句之流，所能见及。又云：后之诗人，既以诗自命，人亦以诗相属，於是外物为主，而诗役焉，诗为主而心役焉，於是无真性情，真比兴。然而情实弥隐，词采弥工，义理弥消，波澜弥富，而又格律以绳之，派别以严之，时代以区分之，回视诗教之本来，其然乎，其不然乎？其论亦切中流弊。刘勰所谓：古之诗人，为情而造文；今之诗人，为文而造情者。祖范所言，殆庶几焉。然文以载道，理不可移。而宋儒诸语录，言言诚敬，字字性天，卒不能兴韩、柳、欧、苏，争文坛尺寸之地，则文质相宜，亦必有道矣。观祖范之《序》，而其诗所长所短，盖可以想见也。

△《王良斋集》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峻撰。峻字次山，常熟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江西道察院御史。是编凡诗十卷，文四卷。其《吴中先哲诸传》，则修《苏州府志》时所撰，亦并附之集中云。

△《锄经馀草》十六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王文清撰。文清有《周礼会要》，已著录。此其所作诗集。前有《论诗法十条》，则其平生心得之语，而其门人录以冠集者也。

△《明史杂咏》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遂成撰。遂成字海珊，乌程人。雍正甲辰进士，官云南知州。咏史之作，起於班固，承其流者，唐胡曾、周昙皆用近体，明李东阳则用乐府体。遂成此编，赋明一代之事，古体、近体相间，故名曰《杂咏》。严震直一首，力辨史彬《致身录》之诬，虽子孙之词，实则公论。至于刘三吾一首，谓太祖欲立燕王，为三吾所阻，酿靖难之祸，不为无见。至“周公、成王本一家，事犹贤於王莽篡”句，则谬矣。姚广孝二首，盛推其功，比以萧何、李泌，且有“特地开科长取士，不知漏落几多人”句。王越、王骥、王琼三首，谓三人之交结宦侍，乃借其阴助以济国事，非为身家之计，比之郭子仪之俯仰鱼朝恩，持论皆有意抑扬，故翻定案。李梦阳一首，词多诋斥。并有《附记》曰：北地虽非西涯门人，然如王九思以仿“西涯”体中选。其餘诸子。多有亲承指授者，皆夺於北地之焰，改辕背之，犹之北地背之也。云云。夫文章公器，各自成家，原非为植党报恩之地，况梦阳与东阳本风马牛不相及，而忽坐以背东阳之罪，尤未免深文锻炼，踵明末门户之旧论矣。

△《绛跗阁诗稿》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古今体诗分三十一集，自康熙甲申至乾隆壬午五十九年之作，共一千五百余篇。

△《赐书堂诗选》八卷（编修吴寿昌家藏本）

国朝周长发撰。长发字兰坡，别号石帆，会稽籍，山阴人。雍正甲辰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外补广昌县知县。又改乐清县教谕。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官至侍讲学士，后降补侍讲。长发诗才敏捷，操笔即成，故富赡有馀，而亦微伤於快，平生所作，计逾万首，此集八卷，盖汰存十之一云。

△《小山全稿》二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王时翔撰。时翔字皋谟，一字抱翼，号小山，镇洋人。雍正戊申，由诸生荐举，授晋江县知县，官至成都府知府。是集凡诗稿八卷，诗馀四卷，文稿八卷。诗稿分初、续、后三稿；诗馀分五集：曰《香涛》、曰《绀寒》、曰《青绡乐府》、曰《初禅绮语》、曰《旗亭梦呓》。

△《就正草》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玺撰。玺号雷谿，进贤人，雍正乙酉拔贡。是编乃其文集，前题云《续刻就正草》，则必先有《初刻》，今未之见。前有吴士玉《序》，而卷中有《祭士玉文》，殆刻在《序》后耶。

△《松源集》（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之騄撰。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已著录。是集凡五种：其题曰《松源纪行》者，初取道富春赴庆元任作也；曰《龙泉舟中杂记》者，岁试至处州作也；曰《经说》者，告诸生五经源流纪也；曰《敦行录》者，与诸生立条约及经传杂训也。曰《杂文》者，其酬应之作也。集刻於雍正己酉、庚戌间，庆元，古松源地，故以为是集之总名焉。

△《春及堂诗集》四十三卷（太常寺卿倪承宽家藏本）

国朝倪国珽撰。国珽有《康济录》，已著录。是集，乃乾隆壬辰其子承宽所刊。凡《竹立园集》一卷，《南隐山房小草》一卷，《橘山游草》二卷，《文杏馆集》一卷，《浮湍集》一卷，《枫花草》一卷，《松鳞书屋唱和诗》一卷，《庚子诗草》一卷，《剡东游草》一卷，《庐江游草》二卷，《西江游草》三卷，《南游草》二卷，《湖南吟稿》二卷，《燕云集》一卷，《竹窗集》三卷，《滇行集》八卷，《春闺诗》一卷，《星沙奉使集》二卷，《潞河吟》一卷，《庚申南行集》三卷，《嘉荫书屋集》三卷。皆国珽严自删汰，惟存其得意之作，故每卷多者不过四十馀首，少者或十馀首云。

△《四焉斋诗集》六卷、附《梯仙阁馀课》一卷、《拂珠楼偶钞》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一士撰。一士字谔庭，号济寰，上海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是编乃其诗集，《石仓世》纂之第四种也。附载《梯仙阁馀课》，为一士继室陆氏凤池作，刻於康熙壬辰；又《拂珠楼偶钞》，一士之女锡珪所作，刻於雍正甲寅。

△《四焉斋文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一士撰。《石仓世纂之》第五种也。与其诗集同刻於乾隆庚午。其论文之旨，谓古人之所以称古者，乃意义之古，非词句之古。有明潜溪、遵岩、荆川、震川，其文词之近时者甚多，不以此损其古意；于麟、元美，字句之古，几於无一不肖，而终与古远。观其持论，可以见其宗旨矣。

△《寒香草堂集》四卷（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刘元燮撰。元燮字孟调，湘潭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山西道御史，缘事降广西布政司经历。所著有《耨学斋稿》、《梅垞吟》，篇什颇多。是编古今体诗仅二百馀首，乃其晚年所自订也。

△《金管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成天撰。成天有《离骚解》，已著录。其所作诗，凡二千馀首，尝以质於蔡嵩，嵩为摘其中有关世教者八十三首，钞为此集，题曰《金管》，用梁元帝事也。

△《花语山房诗文小钞》一卷、附《三重赋》一卷、《燕京赋》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成天撰。是集乃雍正庚戌、辛亥二年，成天侍直内廷时所作。“花语山房”即苑外直庐名也。凡诗六十八首，文二十三首，以岁月先后杂编，不分体裁。又《三重赋》一卷，成天为诸生时，恭逢圣祖南巡所献，《燕京赋》一卷并自注，则雍正癸卯，成天赴京会试时作也。

△《桑弢甫集》八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桑调元撰。调元有《论语说》，已著录。是集，诗十四卷，续集二十卷，五岳诗二十卷，文三十卷。调元才锋踔厉，学问亦足以副之，故诗文纵横排奭，摆落蹊径，毅然自为一家。而恃其才学，不主故常，豪而失之怒张，博而失之蔓衍者，亦时有之。所作《镇海楼诗》至七言长律二百韵，古人无是格也，其所以长，即其所以短乎。

△《柯椽集》一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周宣猷撰。宣猷字辰远，长沙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浙江盐运通判。是集，凡杂文五十七篇，骈体及赋亦参错其间，前后亦无序跋，似乎未定之稿，其后人录之成帙也。末附陈兆仑所作《传》一篇，载宣猷所著尚有《史断》、《史记难字》、《南北史禡》、《眠云集》、《禾中杂韵》、《卷菴小草》

诸编；集中又有《风铃馀韵自序》一篇，亦所作诗集，今惟《卷菴小草》及此集存，馀皆未见。

△《雪舫诗钞》八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周宣猷撰。其诗自乾隆辛未迄丁丑，分年编次，前七卷名《卷菴小草》；后一卷则《南巡纪盛》、《皇太后万寿诗》各三十首。

△《柳渔诗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湄撰。湄字鹭洲，钱塘人。雍正癸丑进士，官至给事中。是编分《于野》、《鸡木》、《砖景》、《滇行》、《痴床海槎》、《岵怀》、《皖游》、《鹤风》、《壘耻》十集。湄与金志章、厉鹗等以诗相镞厉，故集中与诸人唱和为多。

△《秋水斋诗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映斗撰。映斗字雪子，乌程人。雍正癸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凡十四集，首曰《或可存集》，次《江上集》，次《钓矶集》，次《云林集》，次《范湖集》，次《日下集》，次《水笠集》，次《新馆集》，次《内舍集》，次《新馆后集》，次《旧雨集》，次《清秘集》，次《瀛台集》，次《使星集》。

皆其子守约、守愚所编；前有汤右曾《序》，作於康熙乙未，盖其早年即为右曾所赏识也。

△《宁远堂诗集》一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朱成点撰。成点字司衡，宁乡人。此集其所自编。《自序》有云：“迁徙流离，至庚子疾中，闭门却轨，始多作诗以自遣。”而集中又有《己酉下第诗》，盖老於诸生者也。

△《松桂读书堂集》八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姚培谦撰。培谦字平山，华亭人。喜刻“巾箱小本”，亦好事之士。所著有《春帆集》，刻於康熙庚子；《自知集》刻於雍正甲辰；《乐府及览古诗》，刻於乾隆己未。此本乃乾隆庚申裒合诸编，删为一集，培谦自为之《序》，其诸集《序》亦仍列之於卷端。

△《舒晓斋存稿》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溶撰。溶字涪远，郓城人，雍正中贡生。是集凡诗二卷，词、赋共一卷。皆未合古人尺度，盖乡曲无师之学也。

△《桐阴书屋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崇勋撰。崇勋字彝存，号怡园，历城人。其诗沿新城末派，清脱有馀而深厚不足。

△《湖上草堂诗》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崇道撰。崇道字带存，崇勋弟也。其诗如“寒烟依树澹，馀雪傍山明；樵声通涧底，人影上芦花。”颇有思致，然寥寥数篇，不成卷帙。

△《蚕桑乐府》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有《九经辨字读蒙》，已著录。此乃其《增默斋诗集》之一种，自《护种》至《赛神》凡二十首，皆七言长句，盖欲以当蚕毕报赛之曲也。

△《无悔斋集》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周京撰。京字西穆，一字少穆，钱塘人，雍正中诸生。是集为同里厉鹗所定。分年编次，附录全祖望所撰《墓志铭》，及同人《扫墓诗》。鹗《序》以高岑豪健比之。今观其诗，源出剑南，在一时诗社中，酒旗茗碗，拈韵分题，亦足倾倒流辈；若方驾古人，则又当别论矣。

△《实懒斋诗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时泰撰。时泰字平山，号六可，嘉兴人，官桐城县知县。是集前有时泰自作《实懒先生传》，颇以旷达闲适自许。传末系以诗曰：“懒送穷愁懒顾身，懒趋权贵懒干人；懒寻枯句每经日，懒作报书恒几旬。幽赏懒殊辜景物，远游懒已绝风尘；懒眠懒起情如醉，十懒先生懒是真。”其诗格大抵似此也。

△《亦庐诗集》二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斯祚撰。斯祚字衍之，号亦庐，南丰人，雍正中以岁贡生官江西新昌县训导。是集以编年为次。其居家则有《超遥书堂草》、《茗柯山房草》；游楚则为《匡庐山草》，《沔阳草》；泊归而复出，则有《茗柯山房后草》，《崇真禅院草》，《沅湘草》；充贡以后，则有《北征》、《燕山》、《南辕》诸草；为学官以后，则为《宜丰草》、《俸满草》、《回任草》、《宜丰后草》。其诗笔力颇爽健，惟功候未深耳。

△《芝坛集》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鹏翼撰。鹏翼有《芝坛史案》，已著录。其诗文皆以讲学为宗，体格多近於语录。

△《江湖闲吟》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道撰。道字直夫，漳浦人，官金山县知县。卷首有黄之隽《序》，称所著有《鹿皋文集》，有《京华稿》，今未见。此集题曰《江湖闲吟》，乃其罢官后，寓居朱泾所作。其版心则题曰《鹿皋诗集》，盖其集总名“鹿皋”，以诗文分集；而诗集之中此为一种也。据所自述，初学李梦阳，后乃变以王维、陆游，然先入者为主矣。

△《慎独轩文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霞撰。青霞字啸林，襄城人，雍正中诸生。是集皆散体杂文，前有王

心敬所作《小传》，称其酷爱司马迁、班固书，未尝释手。今集中有《小传》二卷，《史论》一卷，盖亦留心史学者也。

△《孱守斋遗稿》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姚世钰撰。世钰字玉裁，号蕙田，归安人。平生学问，以何焯为宗，故全祖望为其《墓铭》曰：“蕙田之学，私淑义门，义门之徒，莫之或先。人亦有言，墨守太坚，蕙田不信，御侮兀然。每逢异帜，互有争端，焦唇敝舌，各尊所闻。”纪其实也。祖望《志》又称：“马曰璐、马曰瑄、张四科，收拾其遗文开雕。”又称所著为《莲花庄集》八卷。此本书名卷数，皆与《志》不合。未有张四教《跋》，称勒为诗文各二卷，则又无所阙佚，不知何故也。

△《蕴亭诗稿》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縆撰。縆字连城，先世居广东，縆移居於江南，遂为吴县人。是集为其子祖静所编。前有钱维城《序》，称其诗派出自岭南。少年至京师，《秋日游灵佑寺》，有“高云不碍静，晴日自知寒”，为新城王士禛所赏。又附载旧评数条，其一条云：才不富，却有气，如裴旻舞剑；非行阵之才，而亦能令吴道子长笔力。思不苦，却自深，如帝释天，人不能参扣，闻大迦叶语，亦一一入真法藏语；格欲正，却亦别，如《蜀汉》、《南唐》，称名甚正，论其立国，固是偏隅。亦颇得其似云。

△《翰村诗稿》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仲昱保撰。昱保字羹梅，号翰村，常熟人。是集前五卷为昱保所自编，皆题曰《行卷》。第一卷曰《辛集》。第二曰《壬集》。第三曰《癸集》，第四曰《甲集》，第五曰《后甲集》。案：唐时进士，以所业投贖当路，谓之“行卷”，见於《摭言》等书者颇详。昱保终老山林，而名所作为《行卷》，未喻其说。又文集以甲乙标目，始於《文选》诸赋，其两集分甲乙者，为李商隐《樊南集》；一集以甲乙分卷者，为陆龟蒙《笠泽丛书》。然皆以十干为次。是集独以辛壬、癸甲为次，亦莫明其故。第八卷题曰《遗集》，则乾隆癸亥昱保旅卒於博山，其友赵念所续编也。昱保初学诗於同里冯武，武，冯班从子也。故其诗格律色泽皆冯氏法。康熙辛丑，复北至益都，从赵执信受学。故其诗运意鑿刻，则纯用赵氏法云。

△《梧江杂咏》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国朝刘云峰撰。云峰字秋冶，南昌人。是编取梧州风景、古迹，为竹枝词四十五首，各附注其下，亦颇详悉，然皆因仍地志之旧文，无所考辨。

△《在亭丛稿》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果撰。果字硕夫，长洲人，“在亭”其号也。是集凡杂文十二卷，后附《咏归亭诗钞》八卷。果之论文，谓弇州、北地，文古而患乎似；义乌、延陵

，文真而患乎浅。欲救似与浅之病，惟在读书穷理，故所作颇有矩矱，而墨守太甚，亦未能变化也。

△《朴庭诗稿》十卷（编修吴寿昌家藏本）

国朝吴燠文撰。燠文字璞存，一字朴庭，会稽籍，山阴人。雍正中国子监生，屡举不第。生平游历，一寄诸吟咏。前四卷其友人严遂成所选，后六卷则晚年所自订也。

△《孤石山房诗集》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心撰。心字房仲，仁和人。雍正中诸生，早从查慎行游，其诗亦颇有查氏法。

△《抗言在昔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冰壶撰。冰壶字心玉，山阴人。是编皆咏古七言绝句，而多考证文史，与他家咏古评论事迹得失者又别；其学识颇为拔俗，而有意示高，或流於诞。如《论帝魏帝蜀》一条，洞见宋人之症结。《论苏氏父子之文自相矛盾》一条，足关其口。《论续通鉴纲目》诸条，皆颇公允。《论岳飞女银瓶》一条，极有根据。

羊祜、周恭帝二条，亦颇有推阐。至於以司马迁之“先黄老后六经”为是，以王充《论衡》欲藉诸子正经之误，为识在董仲舒上。以庄子、荀子为两大儒，以老子配《论语》，庄子配《易》，管子配《书》，《离骚》配《诗》，荀子配《礼》，《史记》配《春秋》，续为沈氏六经。谓《管子地员篇》、班固《地理志》，伯仲《禹贡》，而《周礼职方》有愧色，皆未免有意骇俗，不为定论。其论《剑侠传》之諄，似矣；不知《剑侠传》本无是书，乃明人抄《太平广记》二卷为之。其论《亢仓子》为影撰，似矣；不知为王士元所补。士元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其始末最明，颇为失考。又如国朝诗人，自王士禛、朱彝尊、田雯、梁佩兰、宋琬诸人，无一不肆诋排；国朝文人，自黄宗羲、毛奇龄、汪琬、姜宸英、王源、方苞诸人，无一不遭指摘；或加以丑詈，至谓其不堪供唾。且谓此外寥寥，自郅无讥。其意欲於百馀年中，以第一人自命，尤放诞矣。

△《二须堂集》二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

国朝丁咏淇撰。咏淇字瞻武，号蓁滨居士，钱塘人。是集为咏淇所自编。

“二须”者，取诸葛亮“学须静，才须学”语也。上卷书十二首，《序》十九首，下卷《记》二首，《传》六首，论二首，《辨》一首，《说》四首，《题跋》五首，《书事》二首，《家训》十八则。其中《知希子传》，未闻其人，意为自寓之词欤？文虽不甚入古格，而颇以扶持名教为主。集中别有《仰编序》，盖其笔记；又有《蓁滨诗钞序》，为其诗集。今皆未见。

△《双树轩诗钞》一卷（编修李中简家刊本）

国朝僧湛性撰。湛性一名湛汛，字药根，又曰药菴。本丹徒徐氏子，居扬州之“祇园菴”，故其诗卷亦自署为“江都”。初自刻所作为《药菴集》，歿后其版散佚。此本乃乾隆壬辰所重刊也。其诗宗法王士禛，惟沿溯於士禛《唐诗十选》之中。故结体修洁，时有隽语。如所谓“春风拂禅衣，流莺啼树杪；二月青满林，百花开已早”者，亦颇近自然，然骨力未坚，兴象颇浅。十首以外，语意略同。

盖聪明多而学问少，故流连光景，所就止於如斯耳。

△《香域内外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释敏膺撰。敏膺，苏州花山翠岩寺僧。是集，乃其弟子圣药等所编。

《外集》诗文凡七卷，《内集》五卷，皆语录、偈语，盖释家以释为内学，儒为外学耳。

△《敲空遗响》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僧如乾撰。如乾字憨休，四川人，尝主陕西兴善、燉煌等寺。是集凡杂文八卷，诗四卷。

△《餐秀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千人撰。千人字证孙，馀姚人。宗羲之孙，百家之子也。官泰安县丞。是集，为其同官觉罗普尔泰所刊。前有普尔泰《序》，又有颜懋价《序》，引严羽、王士禛之说，訾警馆阁之士，以抒其愤。懋价字介子，曲阜人，以贡生官肥乡教谕，老而不第，故其词如是云。

△《梯青集》（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项大德撰。大德字立上，汉阳人。割股疗母，不愈，以哀毁卒。是集，凡赋二十七首，词四十一首，吐属颇韶秀，而得年仅二十有六，功候未深，故骨格未能成就焉。

△《月湖贖稿》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樛撰。樛有《读画录》，已著录。是集，仅文二十四首，又多小品，盖犹明季山人之遗风。抄本题曰《月河贖稿》。考集内所居丙舍地名皆作“月湖”，樛别有《读画录》，亦载张庚为作《月湖图》，则卷首“月河”字，抄本误也。

△《梦村集》二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朱纬撰。纬字义俶，历城人。由岁贡生官邱县训导。是集有《七十自寿诗》。又有《次儿生日诗》，作於七十四岁时。盖其晚年所自编。诗颇清浅，而时有脱洒之致。

△《后海书堂遗文》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孝咏撰。孝咏有《岭西杂录》，已著录。是集，上卷为杂文，下卷皆金石题跋。文颇质实，而少觉其朴。惟题跋则品题不苟，可取者多。

△《薇香集》一卷、《燕香集》二卷、《燕香二集》二卷（内阁中书方维甸家藏本）

国朝方观承撰。观承字遐穀，号问亭，又号宜田，桐城人。由监生荐授中书舍人，官至直隶总督，谥恪敏。观承遭遇圣朝，备蒙恩眷，封疆宣力，积有勤劳；而性嗜诗篇，政务之余，不废吟咏。旧所著有《东园剩稿》、《入塞诗》、《怀南草》、《竖步吟》、《叩舷吟》、《宜田汇稿》、《看蚕词》、《松漠草》，共八种，皆编入《述本堂诗集》中，已别著录。是编三集。则其为直隶总督时所作，其子维甸编录，别行者也。

△《晚晴楼诗草》二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曹锡淑撰。锡淑字采苻，上海人。兵科给事中一士之女，适同里举人陆正笏。一士有《四焉斋诗集》，其妻陆凤池亦有《梯仙阁馀课》。锡淑承其家学，具有轨范，大致以性情深至为主，不规规於俚偶声律之间云。

△《蓝户部集》二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蓝千秋撰。千秋字长青，宜黄人。以荐授国子监学正，官至盛京户部员外郎。是集刻於乾隆丙寅，凡诗四卷，文二十二卷。

△《丰川全集》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此集乃所作语录及杂著，大抵讲学者居多，乃康熙丙申湖广总督额伦特所刊，额伦特即尝以隐逸荐心敬者也。

。

△《丰川续集》三十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据其子劬《凡例》称，心敬康熙丙申刻有正、续集二十八卷。是已有正、续两集矣。又称自丙申至乾隆戊午，与当代大人君子相酬答，及与门人子弟讲说论辨者，视前刻倍多，今裒成三十四卷。是此本又出《续集》后矣。

然其二十八卷之本，实不分《正集》、《续集》之目，未喻何说，故此本仍刊版之名，以《丰川续集》著录焉。

△《绿筠轩诗》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张元撰。元字殿传，淄川人。雍正丙午举人，官鱼台县教谕。元为“昆仑山人”笃庆从子，故诗法本王士禛之论，以神韵为宗；晚乃渐归朴老，而终未忘其故辙。是集凡七百馀首，其孙庭窠所刻也。

△《质园诗集》三十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商盘撰。盘号苍雨，又号宝意，会稽人。雍正庚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以养亲乞外补，改授同知，终於元江府知府。盘与钱塘厉鹗名价相埒，才情富赡，生平篇什甚多，此集乃删汰之馀，尚三千首云。

△《竹香诗集》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席鳌撰。鳌字景溪，常熟人。雍正己酉举人，官内阁中书。鳌为吴伟业外孙，於诗法颇有端绪。此集凡诗三百馀首，乃其友杭世骏所删存也。

△《冰壑诗钞》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朱令昭撰。令昭字次公，历城人。少与淄川张元，胶州高凤翰等结“柳庄诗社”，绘画篆刻，皆能留意；其诗与凤翰相伯仲，而少逊其雄杰。

△《鹅浦集》六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朱怀朴撰。怀朴字素存，历城人，其诗格近宋人，而时有风致。

△《菱溪遗草》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蒋麟昌撰。麟昌字静存，阳湖人。乾隆己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年仅二十有二而歿，遗诗数十篇，其父原任仓场侍郎炳为刻而传之。

△《松泉诗集》六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江昱撰。昱有《尚书私学》，已著录。其平生喜为韵语，与编修程梦星等相唱和，游迹多在衡湘间，是集即刻於湖南者也。

△《闺房集》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珮撰。珮字怀玉，天长人，江都诸生江昱之妻。是集仅诗四十首，长短句十首，附以《传》、《诔》及昱所作《墓碣》。

△《白云诗集》七卷、《别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卢存心撰。存心原名琨，字玉严，别字敬甫，钱塘人。恩贡生，乾隆元年尝荐举博学鸿词。是集首以《文庙从祀弟子赞》八十首，殿以《咏梅七言律诗》八十五首，前有桑调元《序》，称为总角交，其才气亦调元之亚也。

△《万青楼诗文残编》一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家藏本）

国朝邵昂霄撰。昂霄有《万青楼图编》，已著录。所著诗文名《万青楼稿》，身后散佚；是编为其从子是柘所手录，仅存文数篇，诗数首而已。

△《随园诗集》十卷、《附录》一卷（御史戈源家藏本）

国朝边连宝撰。连宝字赵珍，今刊本作“肇畛”，乃戏以同音书之。如申涵光本字符孟，而每书“兕盟”，非其本字也。任邱人，雍正乙卯拔贡生，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辛未又荐举经学。是集前有乾隆丁丑戈涛《序》，而第四卷以下题曰《病馀草》者，乃皆戊寅以后诗，盖续编而仍冠以原序也。附录一卷，曰《禅家公案颂》，则其晚耽禅悦，读《指月录》所作云。

△《隐拙斋集》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有《十三经注疏正字》，已著录。是集为廷芳所自编。

凡诗赋三十二卷，散文十八卷，其诗学出於查慎行，古文之学出於方苞，故所作虽无钜丽之观，而皆有法度。

△《东山草堂集》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潘安礼撰。安礼字立夫，南城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官翰林院编修。是编皆其官京师时所作律、赋，凡三十九首，其门人为注而刻之。

△《黄静山集》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永年撰。永年字静山，江西广昌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常州府知府。是集，前有雷鋹所作《墓志铭》，称所著有《希贤编》、《春秋四传异同辨》、《崧甫文类》、《南庄类稿》、《白云诗钞》、《静子日录》。此本仅《南庄类编稿》八卷，《白云诗钞》二卷，《奉使集》一卷，《静子日录》一卷，而他集不见。其《春秋四传异同辨》，今在《南庄类稿》第二卷中，亦不别为书，未喻其故。又一别本仅有《南庄类稿》、《奉使集》、《静子日录》三种，疑其随刻随印，皆非完本云。

△《山阴集》一卷、《归田遗草》一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国朝林其茂撰。其茂字培根，侯官人。乾隆丙辰进士，官山阴知县。此二集：一为官山阴时作，一为罢官后作。其茂没后，其妇弟郑天锦所编，冠以鲁曾煜所作《家传》。又有沈廷芳《序》，惜其遘疾早世，未克竟其所长，盖其茂没时，年仅三十九有云。

△《史复斋文集》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调撰。调字匀五，号后斋，晚号“云台山人”，华阴人。乾隆丙辰进士，官仙游县知县。是集一卷为其官仙游时，稟、谕及荒、政、义仓等略；二卷为序、跋、书、论；三卷为《横渠书院规谕》及《谕子书》，而以《仙游所定求士三则》冠焉；四卷为《语录》及《功过式》并以崔纪所作《志铭》附於其后。

△《瑜斋诗草》一卷（庶吉士卢遂家藏本）

国朝郭赵璧撰。赵璧字名瑾，侯官人，乾隆丙辰举人。是集乃赵璧歿后，其子文焕所编；后其子文海又搜求佚稿附益之，凡古今体诗一百一十一首。盖赵璧喜吟咏，而不自收拾，故散失之馀，所存仅此云。

△《卓山诗集》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帅家相撰。家相字伯子，奉新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浔州府知府。是集又名《三十乘书楼集》，中多改窜之处，盖犹其自订之原本也。

△《瓠息斋前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凌树屏撰。树屏字保厘，乌程人。乾隆己未进士，官凤县知县，调咸阳，后改补嘉兴府教授。是集赋一卷，诗二十三卷，分十二集，大抵才情奔放之

作。

△《问羲轩诗钞》二卷、《贍草》一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国朝庄纶渭撰。纶渭字对樵，号苇塘，武进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定海县知县。是集为纶渭所手定，其子世骏校刊。《贍草》乃其在定海时，所著杂文及案牘，已载入《定海续志》，又别录成帙，附於诗集之后焉。

△《咏史六言》一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周宣武撰。宣武字燮轩，长沙人，乾隆壬戌进士。是编杂采史事，以六言绝句评论之，或一首咏一事，或一首连类两三事，不分门目，亦不叙时代先后，每首之末，各附论一篇，六言一体，古今作者颇少，诗家偶一为之，避其难也。

宣武独衍至百首以外，意欲问道出奇，然终不能见长也。

△《月坡诗集》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郭植撰。植有经史问，已著录，是集分四编：一曰《雪竹草堂集》，一曰《北游集》，一曰《台江草》，一曰《温陵草》，以集中编年考之，迄於辛酉，盖其乡试中式之后所刊也。

△《玉芝堂集》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邵齐焘撰。齐焘字荀慈，昭文人。乾隆壬戌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集凡诗三卷，文六卷，乃其晚年所自定。诗文皆不分体，大抵骈偶之作为多，为四六之文者，陈维崧一派，以博丽为宗，其弊也肤廓；吴绮一派，以秀润为宗，其弊也甜熟；章藻功一派，以工切细巧为宗，其弊也刻镂纤小。齐焘欲矫三家之失，故所作以气格排奡，色泽斑驳为宗，以自拔於蹊径，而斧痕则尚未浑化也。

△《懒真初集诗选》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用天撰。用天字用六，号诚庵，娄县人。是集刻於乾隆甲子，有用天《自序》。其诗气体匀整，而捶字往往未坚，句法亦多沿袭，如《板桥吟》中“红归水上桃花簇，青入烟中柳叶齐”，则直点窜杜甫句矣。

△《燕川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泰恒撰。泰恒字无厓，河内人。乾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外补崇义县知县。此集皆其所为古文；后附其祖父《墓表》、祖母《寿序》，皆他人作，而末又缀以泰恒代文六篇。编次不伦，疑《墓表》、《寿序》即泰恒自作，嫁名於人，后仍收之集中耳。然究非体例也。

△《敝帚集》二卷、附《芦中集》一卷（国子监助教张羲年家藏本）

国朝赵秉忠撰。秉忠字景光，号秋墅，兴化人，乾隆乙丑进士，改庶吉士，未散馆而卒。是集皆古今体诗，末附《芦中集》，乃哭其子春祈而作也。

△《凝斋遗集》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道撰。道字绍洙，号凝斋，江西新城人，乾隆戊辰进士。是集为其子守诚等所刊，凡文六卷，诗二卷，中颇多讲学之作。

△《柘坡居士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光泰撰。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庚午举人。是集其所自定，卷一曰《南邨草堂集》，卷二曰《乐于集》，卷三、卷四曰《闻鱼阁集》，卷五曰《北郭草堂集》，卷六、卷七曰《江船集》，卷八曰《闻鱼阁续集》，卷九曰《觚屋集》，卷十曰《江船续集》，卷十一曰《五上春司集》，卷十二曰《青乳轩集》。前有汪孟鋇《序》，称循初计偕北上，以病卒。方病中，薈自定诗十二卷，一缄寄余，有可存则付令子存之；不者毁之之说。又称刻既成，取循初别字，题曰《柘坡居士集》。其古文、诗馀极夥，闻手自毁去外，杂著十六种，则皆其自定缄寄者，俟他日续刻，云云。盖光泰才思富贍，篇什颇多，后乃悔其少作，所存止此也。

△《浩波遗集》三卷（庶吉士梁上国家藏本）

国朝郑际熙撰。际熙字大纯，侯官人。乾隆丙子举人，年三十六而卒。是集为其弟际唐等所刊，凡诗二卷，文一卷。文中有《杜律篇法序》一篇，称能诗者，未尝先言法，而自中法，且神而明之，变化以自成其法；未有案一定之科条而谱之，舍其性情才力，俯首以从法也。其论亦足破拘挛之说，其书则未之见也。

△《观光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以封撰。以封字桐川，嘉善人，由优贡生官桐乡训导。是集凡古今体诗八十五首，拟乐府四十六首，皆其监敷文书院，恭逢圣驾南巡，率诸生迎驾时所赋也。

△《绿杉野屋集》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以泰撰。以泰字陶尊，德清人。国子监生，乾隆二十二年官阳曲县知县。其诗皆早年之作，故骨格未就，而时有隽句，如《咏鹰翎扇》，“附人终在手，断翮尚生风”一联，亦颇工点染也。

△《强恕斋文钞》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庚撰。庚有《通鉴纲目释地纠缪》，已著录。庚少孤贫，卖画养母，以馀力为古文。是集，乃其七十三岁所自编。中《传》、《志》之文居十之七，多述忠孝节义之事。

△《冬心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金农撰。农字寿门，钱塘人，客於扬州。书画皆以奇逸自喜，诗亦如之。其名“冬心”者，取崔国辅“寂寥抱冬心”之语也。

△《产鹤亭诗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是集，凡分七稿，每稿各为《小序》，其书斋中有“产鹤亭”，因以名集。故集中咏鹤诗最多。其第二稿别题曰《魏塘纪胜》，第七稿亦别题曰《续魏塘纪胜》，盖嘉善旧隶嘉兴路，为魏塘镇，亦名武塘，明宣德五年始析为县。庭栋先咏其名迹为一百首，又续成五十首也。

△《西涧草堂集》四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续记》，已著录。是编，其所著古文也。其文谨严，颇不苟作。循观歿后，其同学韩梦周为搜辑编次，《序》而刊之，仅五十七篇。

△《〈山历〉岨山人集》八卷（礼部主事任大椿家藏本）

国朝汪舸撰。舸字可舟，婺源人，流寓扬州。性不谐物，偃蹇贫病以歿。是集为舸所自定，断自五十岁以后。乾隆庚寅，杭世骏为之《序》，并附录《世骏与沈沃田书》，盛称其《和丁隐君贝叶经歌》、《长春观老子像》绝句云。

△《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锴撰。锴有《尚史》，已著录。锴卜居盘山，优游泉石以终。故其诗意思萧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态，而刻意求高，务思摆脱，亦往往有剗削骨立，斧凿留痕；较王世贞所谓高叔嗣诗，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者，则犹有一间之未达。盖可以著力之处，精思者得之；不容著力之处，精思者反失之也。第一卷皆拟古乐府，古人音节既不可得，乃诘屈其词，以意为之。题下所注，如《朱礪》下注曰：建鼓殷所作，栖翔鹭於上，或曰：鹭鼓精。此吴兢《解题本》说也。《临高台下》注曰：趋帝乡而会瑶台也，借寓游仙，已非原解。《雉子斑》下注曰：《关雎》之类。则纯非古题之意，又不知其寓意所在。卷中大抵类此，殊不可解也。

△《石闾诗》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元撰。景元号石闾，镶红旗汉军。生平作字，效晋；作诗，效汉，务欲自拔於流俗之上。是集，乃其手书拟古诗六十馀首，以贻雷鉉者。前有短札，亦其手书。鉉并钩摹笔迹刻之，纸版颇为精好。景元诗虽以汉为宗，而性既孤僻，思复刻峭，结习所近，乃在孟郊、贾岛之间。如米摹晋帖，矩度不失二王；而波勒钩剔，乃时时露其本法。於汉人不彫不琢之意，未能全似也。此本以篇页较少，不能成帙，旧附於李锴《睫巢集》以行，然二人同时倡和，名亦相齐，未可列诸附缀，故仍各著於录焉。

△《南阜山人诗集》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凤翰撰。凤翰字西园，晚自号“南阜山人”，又曰归云老人，胶州人。

尝以县丞署坝盐大使，患风痹，罢归卒。凤翰工於书画，笔墨脱洒，不主故常；风痹后右臂已废，乃以左臂挥洒，益疏野有天趣。间作诗歌，不甚研炼，往往颓唐自放，亦不甚局於绳尺；然天分绝高，兴之所至，亦时有清词丽句，故少时以诗谒王士禛，极称赏之。生平所作凡三千馀首，曰《击林集》，曰《湖海集》，曰《岫云集》，曰《鸿雪集》，曰《归云集》，曰《归云续集》，曰《青莲集》。

晚年贫病，且死，自《跋》其后曰：“盲子顽孙，篋笥谁付？不知后来所作，尚复几许，亦不知得成卷与册否？尚有人拾取於蛛丝蠹腹之馀，以少得流传於人世否？露电茫茫，老病日笃，死且不知何时，而犹惓惓於此故纸窠中物。愚哉南阜，不直达人一笑矣。”其志亦可哀也。

△《拙斋集》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李远撰。远字君宏，益都人。是集皆五七言近体。吐属亦颇恬雅，其刊版字画，悉从《说文》，以小篆改隶，诡形怪态，则殊为好异。

△《密娱斋诗稿》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邓汝功撰。汝功字谦持，聊城人，乾隆乙未进士。传胪后即病归，未及释褐而卒。是集，乃其友桂林府同知李文藻所刊。文藻《序》，称其古体出於韩、苏，近体似钱、郎，皆非止境。盖其天分颇高，而得年不永，功候则尚未成就云。

△《放鹤村文集》五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侗撰。侗字同人，一字石民，诸城人。是集，前有方迈所作《侗小传》，称其有孝行，多奇节，盖亦孤高之士。其文则欲摆脱町畦，乙乙冥冥，别标象外之趣；而反堕“公安”、“竟陵”派中。盖存一不落窠臼之意，即其窠臼矣。

△《东坪集》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庆豫撰。庆豫字雝求，号东坪，平湖人，岁贡生。是集卷一曰《南浦吟》，客江右时所作；卷二曰《昭阳小稿》，客邗江时所作；卷三曰《北征集》，赴京道中及寓京师时所作；卷四、卷五曰《西征草》，入关中及流寓西蜀时所作；卷六、卷七、卷八曰《桐轩集》，则里居所作也。其诗以雅淡为宗，而未能超诣。

△《六湖遗集》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文瑞撰。文瑞字云表，“六湖”其号也，萧山人，官青州府同知。其诗凡分十八集，其私印曰“少陵私淑”，又曰“五言长城”，自命颇高。所作，则大抵以秀润为工也。

△《念西堂诗集》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令撰。令字仲锡，渭南人，由拔贡生官至广东按察使。是编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集。《自序》谓，皆適性自乐之言，盖沿波踵、谭，全非庆阳、武功以来，秦中旧格矣。

△《古雪堂文集》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令撰。是编，乃其所著杂文，词多蹇涩，似沿其乡文翔凤馀派。又好用释典，颇杂宗门语录，所作《诗话》，如纪陇西施妙玉在冥中代高素臣作诗，还魂遂为夫妇事。亦多类唐人说部也。

△《有兰书屋存稿》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石球撰。球字鸣虞，嘉定人。其近体诗颇有风致，而骨格未坚，徐树绅《序》，称球自以生平踪迹，少所涉历，无瑰伟奇特之观，故亦罕沉博绝丽之作。

可谓自知矣。

△《寒玉屏集》二卷、《碎金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闵南仲撰。南仲字湘人，号石渔，湖州人，其诗以新颖为宗，体格颇近金、元。

△《薪樵集》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昌国撰。昌国字仔赓，原字一清，荆溪人，岁贡生。是书首《杂著》，次《论学》，次《论古》，次《课徒训儿》，各为一卷，大抵皆语录之类。

《后集》一卷，则附录也。末有其子重炎所作《年谱》，按其事状，盖亦笃行好修之士，故集中讲学之语，多能切实近理，特不以著作见长耳。

△《璞堂文抄》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重炎撰。重炎字少来，荆溪人。是集多讲学之文，而持论平允，无喧争门户之习，於忠孝节义，尤睽睽表章，亦非空谈性命，自号圣贤者流。文则纵横曼衍，惟意所如，不能一一入格也。

△《禹门集》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郭振遐撰。振遐字中洲，汾阳人，寄居扬州。诗颇率易，至以大禹、颜回自比，尤为狂纵矣。

△《汇书》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凤九撰。凤九，仙游人。是集《自序》谓仿《笠泽丛书》之例，故以汇书名之。中多讲易之文，其说皆宗程、朱；诗则有《韵语录》也。

△《天门诗集》六卷、《文集》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盛藻撰。盛藻字观壮，和州人。由拔贡生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其诗、文皆惟意所如，罄所欲言而止。

△《岁寒堂存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璐撰。璐字鹿菴，钱塘人。是集，皆其所著杂文，仅数十篇，相其版式，盖陆续开雕，尚未编定成帙。其《安溪怀古序》，信建文出亡为真，殊为未考；所记颜允绍、郭少尹等事，皆足裨史之阙。特叙述稍冗，笔力稍弱耳。

△《天香阁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唐之凤撰。之凤字武曾，乌程人。其诗多愁苦之音，拟古诸作，亦颇具体，然未能变化。末附《碎玉合编》二卷，一题唐云祜予霖著，一题唐德远深源著，盖之凤兄弟行也。

△《笑门诗集》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戚珥撰。珥字后升，泗州人，由优贡授知县。所作好为新语，“公安”、“竟陵”之流派也。

△《偶存草堂集》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林之茜撰。之茜字素园，杨梦琬《序》，称其产於鲁，客於楚，其自署曰“孝感”，盖寓籍也。其取法在中唐、南宋之间，而学力则未逮焉。

——右“别集类”一千五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卷内六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总集类一文籍日兴，散无统纪，於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然文质相扶，理无偏废，各明一义，未害同归。惟末学循声，主持过当，使方言俚语，俱入词章，丽制鸿篇，横遭嗤点，是则并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务归中道，至明万历以后，佞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动成巨帙，并无门径之可言。姑存其目，为冗滥之戒而已。

△《文选注》六十卷（内府藏本）

案：《文选》旧本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江都李善为之注。始每卷各分为二。《新唐书李邕传》称，其父善始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补益之，邕乃附事见义，故两书并行。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李邕传》称，天宝五载，坐柳勳事杖杀，年七十馀。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馀年，当在

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馀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又《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於邕。匡又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徵，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也。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他如班固《两都赋》，误以注列目录下，左思《三都赋》，善明称刘逵注《蜀都》、《吴都》，张载注《魏都》，乃三篇俱题刘渊林字。又如《楚辞》用王逸注，《子虚》、《上林赋》用郭璞注，《两京赋》用薛综注，《思元赋》用旧注；《鲁灵光殿赋》用张载注，《咏怀诗》用颜延年、沈约注，《射雉赋》用徐爰注，皆题本名。而补注，则别称“善曰”，於薛综条下发例甚明。乃於扬雄《羽猎赋》用颜师古注之类，则竟漏本名。於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之类，则散标句下。又文选之例，於作者皆书其字，而杜预《春秋传序》则独题名。岂非从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以意排纂，故体例互殊欤？至二十七卷末附载《乐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后。其非善原书尤为显证。以是例之，其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传序》二篇，仅列原文，绝无一字之注，疑亦从五臣本剿入，非其旧矣。惟是此本之外，更无别本，故仍而录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六臣注文选》六十卷（内府藏本）

案：唐显庆中，李善受曹宪《文选》之学，为之作注。至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复集衢州常山县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良、处士张洗、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之注，表进於朝。其诋善之短，则曰“忽发章句”，是徵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於末学，质访旨趣，则岿然旧文，祇谓搅心，胡为析理。其述五臣之长，则曰“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於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意，作者为志，森然可观。”观其所言，颇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书首进表之末，载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书甚好之语。然唐李匡又作《资暇集》备摘其窃据善注，巧为颠倒，条分缕析，言之甚详。又姚宽《西溪丛语》诋其注扬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为二老，反驳善注之误。王楙《野客丛书》，诋其误叙王暕世系，以“览后”为“祥后”，以“晁首之曾孙”为“晁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选》，其子

艺衡又摘所注《西都赋》之“龙兴虎视，东都之乾符坤珍”，《东京赋》之“巨滑间”，《芜城赋》之“袤广三坟”诸条。今观所注。迂陋鄙倍之处尚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见轻诋通儒。

殆亦韩愈所谓“蚍蜉撼树”者欤。其书本与善注别行，故《唐志》各著录。黄伯思《东观馀论》尚讥《崇文总目》误以《五臣注本》置李善注本之前，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始有《六臣文选》之目。盖南宋以来，偶与善注合刻，取便参证，元、明至今，遂辗转相沿，并为一集，附驥以传，盖亦幸矣。然其疏通文意，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田氏刊本，颇有删改，犹明人窜乱古书之习，此本为明袁褰所刊。朱彝尊《跋》，谓从宋崇宁五年，广都裴氏本翻雕，讳字阙笔尚仍其旧，颇足乱真。惟不题镂版讫工年月，以是为别耳。

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藏宋本《五臣注》作三十卷，为不失萧统之旧，其说与延祚表合。今未见此本。然田氏本及万历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盖或合或分，各随刊者之意。但不改旧文，即为善本。正不必以卷数多寡，定其工拙矣。

△《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永乐大典本）

元方回撰。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是编取《文选》所录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之诗，各为论次。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永乐大典》载之。考集中颜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一首，评曰：本不书，此诗书之，以见夫雕绩满眼之诗，未可以望谢灵运也。又《北使洛》一首，评曰，所以书此诗者，有二。又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评曰：规行矩步，髣髴妆点而成，无可圈点，故余评其诗而不书其全篇。（案：此本八首皆书全篇，与此评不合，盖不载本诗，则所评无可系属，故后人又为补录也。）则此集盖回手书之册，后人得其墨迹，录之成帙也。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论颇偏。此集所评，如谢灵运诗多取其能作理语，又好标一字为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其他则多中理解。

又如谢灵运《述祖德》第二首，评曰：《文选》注高揖七州外，谓舜分天下为十二州，时晋有七州，故云七州。余谓不然，此指谢元所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谓晋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则不复居晋土耶？谢瞻《张子房诗》，评曰：东坡诋五臣误注三殇，其实乃是李善。颜延之《秋胡诗》，评曰：秋胡之仕於陈，止是鲁之邻国，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时寓言。虽以秋胡子为题，亦泛言仕宦。善注乃引诗纬曰：陈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颇未通。亦间有所考订。至於评谢灵运《九日戏马台送孔令诗》，谓“鸣葭”当作“鸣笳”，则未考《晋书夏统传》。评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谓“行药

”为“乘兴还来看药栏”之意，则误引杜诗。评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谓或以为岫本训穴，以为远山亦无害，则附会陶潜《归去来辞》。小小舛漏，亦所不免，要不害其大体，统观全集，究较《瀛奎律髓》为胜；殆作於晚年，所见又进欤。

△《玉台新咏》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陈徐陵撰。陵有《文集》，已著录。此所选梁以前诗也。案：刘肃《大唐新语》曰：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据此，则是书作於梁时，故简文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今本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殆后人之所追改。如刘勰《文心雕龙》本作於齐，而题“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书谥，书国号，邵陵王等并书名，亦出於追改也。其书前八卷为自汉至梁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之诗。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於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又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作汉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魏文帝作。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无名氏，据此知为枚乘作。

《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亦无名氏，据此知为蔡邕作。其有资考证者，亦不一。明代刻本，妄有增益。故冯舒疑庾信有入北之作，江总滥擘笺之什。茅元祜本，颠倒改窜更甚。

此本为赵宦光家所传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间有后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闰妾《寄征人诗》，沈约《八咏之六》诸篇，皆一一注明，尤为精审。然玉父《跋》，称初从外家李氏得旧京本，间多错谬，复得石氏所藏录本，以补亡校脱。如五言诗中，入李延年歌一首，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首，沈约《六忆诗》四首，皆自乱其例，七言诗中，移《东飞伯劳歌》於《越人歌》之前，亦乖世次。疑石氏本，有所窜乱，而玉父因之，未察也。观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玉台新咏》，一一与此本吻合。而严羽《沧浪诗话》，谓古诗《行行重行行》篇，《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此本仍联为一首。又谓《盘中诗》为苏伯玉妻作，见《玉台集》，此本乃溷列傅元诗中。

邢凯《坦斋通编》引《玉台新咏》，以《谁言去妇薄》一首，为曹植作，此本乃题为王宋自作。盖克庄所见即此本，羽等所见者又一别本。是宋刻已有异同，非陵之旧矣。特不如明人变乱之甚，为尚有典型耳。其书《大唐新语》称《玉台集》，《元和姓纂》亦称，梁有《闻人蒨诗》载《玉台集》，然《隋志》已称《玉台新咏》，则《玉台集》乃相沿之省文，今仍以其本名著录焉。

△《玉台新咏考异》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纪容舒撰。容舒有《孙氏唐韵考》，已著录。是编因徐陵《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非惟字句异同，即所载诸诗，亦复参差不一。万历中，张嗣修本多所增窜，茅国缙本，又并其次第乱之，而原书之本真益失。惟寒山赵宦光所传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本，最为近古。近时冯舒本据以校正，差为清整，然舒所校，有宋刻本误，而坚执以为不误者：如张衡《同声歌》，讹“恐慄”为“恐瞽”，讹“莞弱”为“苑莠”之类，亦以古字假借，曲为之说，既牵强而难通。有宋刻本不误，而反以为误者：如苏武诗一首，旧本无题，而妄题为《留别妻》之类，复伪妄而无据。又有宋刻已误，因所改而益误者：如《塘上行》，据《宋书乐志》改为魏武帝之类。全与原书相左，弥失其真，皆不可以为定。故容舒是编，参考诸书，裒合各本，仿《韩文考异》之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阙之，明人刊本，虽於义可通，而於古无徵者，则附见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证颇为赅备。他如《塘上行之》有四说，刘勋妻诗之有三说，苏伯玉妻诗误作傅元，吴兴《妖神诗》误作《妓童》；徐悝诗误作悝妻；其妻诗又误作悝；梁武帝诗误作古歌；以及徐幹《室思》本为六首，杨方《合欢》实共五篇，与王融、徐陵之独书字，昭明太子之不入选，梁代帝王与诸臣并列之类，考辨亦颇详悉。虽未必一一复徐陵之旧，而较明人任臆窜乱之本，则为有据之文矣。惟汉、魏六朝诸作，散见《永乐大典》者，所据皆宋刻精本，足资考证。（案文渊阁书皆宋刻，见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以书藏中秘，非外间之所能窥，其间文句之殊，尚未能一一参订，今并详为校正，各加案语於简端，以补其所遗焉。

△《高氏三宴诗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高正臣编。所载皆同人会宴之诗，以一会为一卷，各冠以序，一为陈子昂，一为周彦晖，一为长孙正隐，三会正臣皆预，故汇而编之。与宴者凡二十一人，考之《新唐书》，有传者三人，则陈子昂、郎余令、解琬也。附见他传者一人，则周思钧也。见于本纪及世系表者一人，则张锡也。仅见于世系表者五人，则正臣及高瑾、王茂时、高绍、高峤也。余皆不详颠末。案：世系表，正臣曾为襄州刺史，不云卫尉卿，今诗后叙正臣及周思钧事独详。所云“连姻帝室，寓居洛阳”，皆与诸序语合，似非无据。末又附《香山九老会诗》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欤？《九老会诗》已附见《白香山诗集》，而《三宴诗》之名新、旧《唐书志》皆不载。盖当时编次诗歌，装潢卷轴，如《兰亭诗》之墨迹流传，但归赏鉴之家，故不著藏书之录。后好事者传抄成帙，乃列诸典籍之中耳，惟辗转缮录，不免多讹。如以高峤为“司府郎中

”，《唐百官志》无此官，应从世系表改为“司门郎”。又张锡于武后久视元年，拜同平章事，本兖州东武城人，诗中误以“锡东”为名；又弓嗣初、高瑾、周彦晖，并曰“咸宁进士”。唐无咸宁年号，惟高宗曾改元“咸亨”；“宁”字亦“亨”字之误，兹并为改正云。

△《篋中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元结编。结有《次山集》，已著录。是集成於乾元三年，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之诗，凡二十四首，前有《自序》，称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篋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篋中集》。其诗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非惟与当时作者门径迥殊，即七人所作见於他集者，亦不及此集之精善，盖汰取精华，百中存一。特不欲居刊薙之名，故托言篋中所有仅此云尔。其沈千运《寄秘书十四兄》一首，较《河岳英灵集》所载颠倒一联，又少后四句，字句亦小有异同，而均以此本为胜。疑结亦颇有所点定。

《馆阁书目》谓二十四首皆结作，则不然也。千运，吴兴人，家於汝北；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逖，里籍无考，李白、独孤及皆有诗赠之；云卿，河南人，或曰武昌人，尝第进士，官校书郎，今所传诗一卷，仅十七首，而悲苦之词凡十三首，则亦不得志之士。彪，颍洛间人，杜甫诗所称“张山人彪”者，即其人。微明，天水人，名见窦暨《述书赋》。季川即结弟元融，独书其字，未详其故，或融之子孙所录，如《玉台新咏》之称徐孝穆欤？

△《河岳英灵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殷璠编。璠丹阳人，《序》首题曰“进士”，《书录解题》亦但称“唐进士”，其始末则未详也。是集录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锺嵘《诗品》之体，虽不显分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厘为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叙时代，毋亦隐寓锺嵘三品之意乎？《文献通考》作二卷，盖字误也。其《序》谓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盖不得志而著书者。故所录皆淹蹇之士，所论多感慨之言。而《序》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虽权压梁，实终无取焉。其宗旨可知也。凡所品题，类多精惬，张谓条下，称其《代北州老翁答湖上对酒行》，而集中但有《湖上对酒行》无“代北州老翁答”，疑传写有所脱佚。其中字句多与《国秀集》小异。又毛晋刊本綦毋潜条下注曰：“小序与时刻不同”。盖校刊者互有点窜，已非尽旧本矣。

△《国秀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芮挺章编。挺章，里贯未详，诸书称为“国子进士”，盖太学生也。前有《旧序》，谓是集编於天宝三载，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宋元祐间，曾彦和

《跋》云：“名欠一士，诗增一篇。洎毛晋校刊，复谓虚列三人”。今案编内，实八十五人，诗二百十一首，晋未及详检也。唐以前编辑总集，以己作入选者，始见於王逸之录《楚辞》，再见於徐陵之撰《玉台新咏》，挺章亦录己作二篇，盖仿其例。然文章论定，自有公评，要当待之天下后世，何必露才扬己，先自表章？虽有例可援，终不可为训。至《旧序》一篇，无作者姓氏，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为楼颖所作。颖，天宝中进士，其诗亦选入集中。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盖欲杜绝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与颖，一则以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则以选己之诗为之作序，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於此。知明人诗社辄习，其来有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以唐人旧本所选，尚有可采，仍录存之；而特著其陋，以为文士戒焉。

△《唐御览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一名《唐歌诗》，一名《选进集》，一名《元和御览》，唐令狐楚编。楚字谷士，宜州华原人，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桂管观察使王拱辟入幕，后历辟太原节度判官，召授右拾遗，官至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於官，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乃宪宗时奉敕编进，其结衔题“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考楚本传，称皇甫牟尊与楚厚善，荐为翰林学士，进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领彰义节度使，楚草制，其词有所不合，停楚学士，但为中书舍人，则此书之进在元和十二年以前也。陆游《渭南文集》有是书《跋》曰：“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案：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十一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纶诗三十二篇，正所谓居十之一者也。据此，则《御览》为唐旧本不疑。然碑云“三百十一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盖散佚多矣，云云。此本人数、诗数均与游所《跋》相合，盖犹古本，所录惟韦应物为天宝旧人，其余李端、司空曙等皆大历以下人；张籍、杨巨源并及於同时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其诗惟取近体，无一古体，即《巫山高》等，之用乐府题者，亦皆律诗。盖中唐以后，世务以声病谐婉相尚，其奋起而追古调者，不过韩愈等数人。楚亦限於风气，不能自异也。本传称楚於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旧唐书李商隐传》亦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隐，均不称其诗。《刘禹锡集》和楚诗，虽有“风情不似四登坛”句，而今所传诗一卷，惟《宫中乐》五首，《从军词》五首，《年少行》四首，差为可观，气格色泽，皆与此集相同。盖取其性之所近，其他如《郡斋咏怀诗》之“何时豸闾阖”，《九日言怀诗》之“二九即重阳”，《立秋日悲怀诗》之“泉终闭不开”，《秋怀寄钱侍郎诗》之“燕鸿一声叫”，《和严司空落帽台宴诗》之“马奔流电妓奔车”，《郡斋栽

竹诗》之“退公闲坐对婵娟”，《青云干吕诗》之“瑞容惊不散”，《讥刘白赏春不及》之“下马贪趋广运门”，皆时作鄙句；而《赠毛仙翁》一首，尤为拙钝，盖不甚避俚俗者。故此集所录如卢纶《送道士诗》，《驸马花烛诗》，《郑鞞邯郸侠少年诗》，《杨凌阁前双槿诗》，皆颇涉俗格，亦其素习然也。然大致雍容谐雅，不失风格，上比《篋中集》则不足，下方《才调集》则有馀，亦不以一二疵累，弃其全书矣。

△《中兴间气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高仲武编。仲武自称渤海人，然唐人类多署郡望，未知确贯何地也。是集前有《自序》云：起至德初，迄大历末，凡二十六人，诗一百四十首，末有元祐戊辰曾子泓《跋》，称独遗郑当一人，逸诗八首，盖在宋时已残阙。故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所选诗一百三十二首也。姓氏下各有品题，拈其警句，如《河岳英灵集》例，而张众甫、章八元、戴叔伦、孟云卿、刘湾五人俱阙，考毛晋《跋》，谓得旧抄本，所缺张、章、戴诸《评》俱在，独刘湾无考，故编中於四家姓氏之下，俱注云：《评》载卷首。今检卷首无之，当由久而复佚耳。又案：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得宋鈔本，如朱湾《咏玉》一首，“玉”字作“三”，盖每句皆藏“三”字义也。后人不解诗义，翻谓“三”为讹字，妄改为《咏玉》。

自元至明，刻本皆然，此本仍袭旧讹，知毛晋所云旧抄本，犹未足据也。仲武持论颇矜慎，其谓刘长卿十首以后，语意略同，落句尤甚，鉴别特精。而王士禛《论诗绝句》独非之，盖士禛诗修词之功多於炼意，其模山范水，往往自归窠臼，与长卿所短颇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自护之论耶？陆游集有是书《跋》曰：“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然適自字达夫，游实误记而误辨。至称其评品多妄，又称其议论凡鄙，则尤不然。今观所论，如杜诵之“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语本习径，而以为得生人始终之理。张继之“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句太实相，而以为事理双切。颇不免逗漏末派。其馀则大抵精确，不识游何以诋之。至所称钱起之“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此自诗人忠厚之遗，尤不得目以凡鄙。惟王世懋《艺圃撷馀》摘郎士元“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句，谓听闻合掌，而仲武称其工於发端，则切中其失，不为苛论矣。

△《极玄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姚合编。合有诗集，已著录。合为诗，刻意苦吟，工於点缀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画太甚，流於纤仄者，亦复不少。宋末“江湖诗派”，皆从是导源者也。

然选录是集，乃特有鉴裁，所取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之诗，凡一百首，今存

者凡九十九，合自称为诗家射雕手，亦非虚语。计敏夫《唐诗纪事》，凡载集中所录之诗，皆注曰：右姚合取为《极玄集》，盖宋人甚重其书矣，二十一人之中，惟僧灵一、法振、皎然、清江，四人不著始末；祖咏不著其字，畅当字下作一方空，盖原本有而传写佚阙，其余则凡字及爵里，与登科之年，一一详载。观刘长卿名下注曰：“宣城人”，与《唐书》称河间人者不同。又皇甫曾注，天宝十二载进士；皇甫冉注，天宝十五载进士。以登科先后为次，置曾於冉之前，与诸书称“兄弟同登进士者”亦不同。知为合之原注，非后人抄撮诸书所增入。总集之兼具小传，实自此始，亦足以资考证也。

△《松陵集》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皮日休、陆龟蒙等倡和之诗，考卷端日休之《序》，则编而成集者龟蒙，题集名者日休也。龟蒙有《耒耜经》，日休有《文薮》，皆已著录。依韵倡和，始於北魏王肃夫妇，至唐代，盛於元、白，而极於皮、陆，盖其时崔璞以谏议大夫为苏州刺史，辟日休为从事，而龟蒙適以所业谒璞，因得与日休相赠答。同时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穀，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亦相随有作，哀为此集。序称共诗六百八十五首，今考集中日休、龟蒙，各得往体诗九十三首，今体诗一百九十三首，杂体诗三十八首，又联句及问答十有八首。外颜萱得诗三首，张贲得诗十四首，郑璧得诗四首，司马都得诗二首，李穀得诗三首，崔璐、魏朴、羊昭业各得诗一首，崔璞亦得诗二首。其他如清远道士、颜真卿、李德裕、幽独君等五首，皆以追录旧作，不在数内，尚得诗六百九十八首，与《序》中所列之数不符，岂《序》以传写误欤？明宏治壬戌，吴江知县济南刘济民，以旧本重刊，都穆为之《跋》尾，岁久漫漶；毛晋又得宋槧本，重校刻之，今所行者皆毛本。唐人倡和哀为集者凡三。

《断金集》久佚，王士禛记湖广莫进士有《汉上题襟集》，求之不获，今亦未见传本。其存者惟此一集，录而存之，尚可想见一时文雅之盛也。

△《二皇甫集》七卷（江苏蒋曾莹家藏本）

唐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合集也。冉字茂政，丹阳人，天宝十五载进士，大历中官至左补阙；曾字孝常，天宝十二载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谪阳翟令以终。曾集一卷，与《书录解题》合。冉集六卷，较《书录解题》多五卷，然曾集前有大历十年独孤及《序》，称“三百有五十篇”，而此本仅“一百三十四篇”，则已佚其一百十六篇。又《酬杨侍御寺中见招》、《送薛判官之越》、《送魏中丞还河北》、《赋得越山》，皆三韵律诗，而编五言古诗中。《奉寄皇甫补阙》六言一首，乃张继诗，冉有答诗并《序》可证，而亦编为冉诗。知旧本附答诗后，重刊者分体编次，乃杂入六言诗中，遂误为冉诗，则并次第亦非

其旧。观其与曾集皆以五言排律别立一体，非惟唐无此名，即宋、元亦尚无此名。其为高棅以后不学者，所窜乱审矣。前有王廷相《序》，后有杨慎《跋》，并称河中刘润之辑《二皇甫集》，然则此集即润之所编也。

△《唐四僧诗》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僧灵澈诗一卷，灵一诗二卷，清塞诗二卷，常达诗一卷。案《书录解题》，载灵澈、灵一集，皆一卷，而清塞与常达失载。是集合而辑之，不知何人所编。

灵澈、灵一及常达集前，各载宋沙门赞宁奉敕所撰本传一篇，惟清塞无之，盖赞宁作《高僧传》时偶遗其名也。灵澈诗前有刘禹锡《序》一篇，《文献通考》亦引之，盖灵澈当时与僧皎然游，得见知於侍郎包佶、李纾，故来往长安，其名较著，得以求《序》於名流，然禹锡《序》其诗，凡十卷，兹仅一卷，则亦吉光片羽，非其完书矣。灵澈姓汤，字源澄，越州人。灵一姓吴，广陵人。常达姓顾，字文举，海隅人。清塞即周朴，其人后返初服，不应列为四僧。语详李龔《宏秀集》条下，兹不具论焉。

△《薛涛李冶诗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薛涛，蜀中妓；李冶，乌程女道士。涛与元稹相倡和；冶亦尝与刘禹锡游，皆中唐人也。《书录解题》载，薛涛诗一卷，李冶诗一卷，今皆不传。此本皆后人抄撮而成，涛集中如《闻道边城苦》一首，兼载洪迈《唐人万首绝句》、计有功《唐诗纪事》、杨慎《升庵诗话之说》，一诗两见。又《唐诗纪事》之五《离诗》，《唐摭言》之十《离诗》，乃一事讹传，其文互异，亦相连并载。其编辑颇为详慎，附以补遗三篇，又采摭《涛传》及诸书所载事迹，考证亦殊赅备。

《冶集》仅诗十四首。然其中《恩命追入留别唐陵故人》一首，详其词意，不类冶作，殆好事者欲哀冶诗与涛相配，病其太少，姑摭他诗足之也。涛《送友人及题竹郎庙诗》，为向来传诵，然如《筹边楼诗》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南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屐所及，宜其名重一时。冶诗以五言擅长，如《寄校书七兄诗》、《送韩揆之江西诗》、《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诗》，置之大历十子之中，不复可辨；其风格又远在涛上，未可以篇什之少弃之矣。

△《窦氏联珠集》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西江褚藏言所辑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兄弟五人之诗，人为一卷，每卷各有《小序》，详其始末。常字中行，官国子祭酒；牟字贻周，官国子司业；群字丹列，官容管经略；庠字胄卿，官婺州刺史；巩字友封，官秘书少

监。皆拾遗叔向之子，群、庠以荐辟，馀皆进士科。叔向有集一卷，常有集十八卷，见《唐书艺文志》，今并不传，此集五卷，《唐志》亦著录，而宋时传本颇稀，故刘克庄《后村诗话》称，惜未见联珠集，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末有张昭《跋》，署戊戌岁，晋高祖天福三年也。又有和岷《跋》，及和〈山皋〉题字，署甲子岁，为宋太祖乾德二年。岷凝之子。〈山皋〉，岷之弟，岷《跋》称，借抄於致政大夫，即张昭也。又有淳熙戊戌王崧《跋》，亦称世少其本，今刊诸公府。盖抄写流传，至南宋始有蕲州雕版耳。最后为毛晋《跋》，引洪迈《容斋随笔》及计有功《唐诗纪事》，附载叔向诗九篇，又补巩诗六篇，不载於此集者。褚藏言《序》，称牟、群、庠、巩之集，并未遑编录，盖遗篇散见者也。又称：手录《唐书列传》於后，而此本无之，殆偶佚耶。集中附载杨凭、韩愈、韦执中、李益、武元衡、韦贯之、刘伯翁、韦渠牟、元稹、白居易、裴度、令狐楚诸诗，盖谢朓集中附载王融之例。庠诗一首，常诗一首，亦附载牟集之中，不入本集。盖古人倡和，意皆相答，不似后来之泛应，必聚而观之，乃互见作者之意，是亦编次之不苟耳。

△《才调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蜀韦毅编。毅仕王建为监察御史，其里贯事迹皆未详。是集，每卷录诗一百首，共一千首。《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舒所说非也。其中颇有舛误，如李白录《愁阳春赋》，是赋非诗；王建录《宫中调笑词》，是词非诗。皆乖体例。贺知章录《柳枝词》，乃刘采春女所歌，非知章作。其曲起於中唐，知章时亦未有。刘禹锡录《别荡子怨》，乃隋薛道衡《昔昔盐》；王之涣录《惆怅词》，所咏乃崔莺莺、霍小玉事，之涣不及见，实王涣作。

皆姓名讹异，然颇有诸家遗篇。如白居易《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赠杜驸马诗》，皆本集所无，又沈佺期《古意》，高棅窜改成律诗；王维《渭城曲》“客舍青青杨柳春”句，俗本改为“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诗》“谁为不平事”句，俗本改为“谁有如斯”之类。此书皆独存其旧，亦足资考证也。毅生於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未为无见。至冯舒、冯班意欲排斥宋诗，遂引其书於昆体，推为正宗。不知李商隐等，《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目，所谓西昆体者，实始於宋之杨亿等，唐人无此名也。

△《搜玉小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郑樵《通志》已载之，则其来旧矣。旧目题凡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此本但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盖毛晋重刊所釐定，所注考证颇详

；然胡鹄等三人，有录无诗，晋并删其姓氏，已非阙疑存旧之意。又人阙其三，而诗仅阙其二。不足分配三人，必有一人之诗溷於他人名下矣。则所订亦未确也，其次第为晋所乱，不可复考。既不以人叙，又不以体分，编次参差，重出叠见，莫能得其体例，徒以源出唐人，聊存旧本云尔。

△《古文苑》二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书录解题》称：世传孙洙巨源，於佛寺经龕中，得之唐人所藏，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迄於南齐，凡二百六十馀首，皆“史传”、“文选”所不载。然所录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删节之本，《石鼓文》亦与近本相同。其真伪盖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间，韩元吉次为九卷。

至绍定间，章樵为之注释；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张世用得本刊之。樵《序》称，有首尾残缺者，姑从旧编，复取史册所遗，以补其数，釐为二十卷。又有杂赋十四首，颂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别为一卷，附於书末，共为二十一卷，则已非经龕之旧本矣。中间王融二诗，题为谢朓，盖因附见朓集而误。又《文木赋》出《西京杂记》，乃吴均所为，见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不能辨别，则编录未为精核。至《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据所注姓名，驳其依托，钱曾《读书敏求记》，则谓旧本但称官位，自樵增注，妄以其人实之。因启后人之疑。又如宋玉《钓赋》：“蛭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官绵”误作“官锦”，皆传写之讹，而注复详为之解。王应麟《困学纪闻》亦辨之，则注释亦不能无失。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是书以传，故前人多著於录，亦过而存之之意欤。据此书所题。樵字升道，临安人，以朝奉郎知吴县事。成化《杭州府志》则作昌化人，知处州事。《宋诗纪事》亦作昌化人，其号曰峒麓，嘉定元年进士，历官知涟海军，授朝散郎知处州。盖昌化即临安属县，此书举其郡名，处州乃所终官，此书则其知吴县时所注也。

△《文苑英华》一千卷（御史刘锡嘏家藏本）

宋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续又命苏易简、王祐等参修。至雍熙四年书成，宋四大书之一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於梁初。此书所录，则起於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周必大《平园集》有是书《跋》，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今闽、蜀已刊。惟《文苑英华》士大夫间绝无而仅有。盖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诸名士文籍，世尤罕见。故修书官於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当真宗朝，姚铉铉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

故精，所以盛行。

近岁唐文摹印漫多，不假英华而传，其不行於世则宜，云云。盖六朝及唐代文集，南宋初存者尚多，故必大之言如是，迄今四五百年，唐代诗集，已渐减於旧，文集则《宋志》所著录者，殆十不存一，即如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本，乃全自是书录出。又如《张说集》，虽有传本，而以此书所载互校，尚遗漏杂文六十一篇，则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实为著作之渊海，与南宋之初，其事迥异矣。书在当时，已多讹脱，故方崧卿作《韩集举正》，朱子作《韩文考异》，均无一字之引证。彭叔夏尝作《辨证》十卷，以纠其舛漏重复，然如刘孝威《绍古词》，一收於二百三卷，一收於二百五卷，而字句大同小异者，叔夏尚未及尽究也。此本为明万历中所刊，校正颇详，在活字版《太平御览》之上，而卷帙浩繁，仍多疏漏，今参核诸书，各为厘正。其无别本可证者，则姑仍其旧焉。

△《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内府藏本）

宋彭叔夏撰。叔夏，庐陵人，自署曰乡贡进士，其始末未详。《江西通志》亦但列其名於《绍熙壬子乡举》条下，不为立传，盖已无考矣。是书盖因周必大所校《文苑英华》而作。考必大《平园集》有《文苑英华跋》曰：孝宗皇帝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谬不足观，乃诏馆阁裒集《皇朝文鉴》。臣因及《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顷尝属荆帅范仲艺、筠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惟是元修书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名交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其中赋多用员来，非读《泰誓正义》，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员”之省文？以“尧韭”对“舜荣”，非读《本草注》，安知其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各有侧音，而流俗改切磋为“效课”，以“驻”易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始於嘉泰初年，至四年秋讫工。云云。是书之首，亦有嘉泰四年叔夏《自序》，称益公先生退老邱园，命以校讎，考订商榷用功为多，散在本文，览者难遍，因薈粹其说，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云云。

则必大所称与士友详议者，盖即叔夏。故与必大校本，同以嘉泰四年成书也。所分诸类，一曰《用字》，为目凡三；二曰《用韵》，为目凡二；三曰《事证》，无子目；四曰《事误》，为目凡二；五曰《事疑》，无子目；七曰《人名》，为目凡五；八曰《官爵》，为目凡三；九曰《郡县》，为目凡三；十曰《年月》，为目凡四；十一曰《名氏》，为目凡三；十二曰《题目》，为目凡二

；十三曰《门类》，无子目；十四曰《脱文》，为目凡四；十五曰《同异》，十六曰《离合》，十七曰《避讳》，十八曰《异域》，十九曰《鸟兽》，二十曰《草木》，均无子目；二十一曰《杂录》，为目凡五；其中如磋、驱、帆、装诸字，与必大所举者合。然《序文》称小小异同，在所弗录。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则视必大原本亦多所损益矣。《文苑英华》本继《文选》而作，於唐代文章，采摭至备，号为词翰之渊藪。而卷帙既富，牴牾实多，在宋代已无善本。

近日所行，又出明人所重刊，承讹踵谬，抑又甚矣。叔夏此书，考核精密，大抵分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例。中如杜牧《请追尊号表》，以高宗伐鬼方为出《尚书》，显然误记；而叔夏疑是“逸书”，未免有持疑不决之处，然其用意谨严，不轻点窜古书，亦於是可见矣。

△《唐文粹》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姚铉编。陈善《扞虱新话》以为徐铉者，误也。铉字宝臣，庐州人，自署郡望，故曰吴兴。太平兴国中第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考阮阅《诗话总龟》，载铉於淳化中侍宴，赋《赏花钓鱼》七言律诗，赐金百两，时以比“夺袍赐花”故事。又江少虞“事实类苑”，载铉诗有“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句，亦颇清远。则铉非不究心於声律者，盖诗文俚偶，皆莫盛於唐。

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於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於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五代之弊，与穆修、柳开相应者，实自铉始。其中如杜审言《卧病人事绝》一首，较集本少后四句。则铉亦有所删削。又如岑文本《请勤政改过疏》之类，皆《文苑英华》所不载，其搜罗亦云广博。王得臣《麈史》乃讥其未见《张登集》，殊失之苛。惟文中芟韩愈《平淮西碑》，而仍录段文昌作，未免有心立异。诗中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皎然古意诗之类，一概收之，亦未免过求朴野，稍失别裁；然论唐文者，终以是书为总汇，不以一二小疵，掩其全美也。

△《西昆酬唱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杨亿《序》，称卷帙为亿所分，书名亦亿所题，而不言哀而成集出於谁手。考田况《儒林公议》云：“杨亿《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

然则即亿编也。凡亿及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鹭、刁衍、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口英〉、刘秉十七人之诗

，而亿序乃称属而和者十有五人，岂以钱、刘为主，而亿与李宗谔以下为十五人欤？诗皆近体，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而亿《序》称，二百有五十首，不知何时佚二首也。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於是优伶捋扯之戏，石介至作《怪说》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诏禁文体浮艳。然介之说，苏轼尝辨之。真宗之诏，缘於《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陆游《渭南集》有《西昆诗跋》，言其始末甚详，初不缘文体发也。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镕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轻诋。

《后村诗话》云：《西昆酬唱集》对偶字面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又一条云：“君仅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刘、杨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岂公特恶其碑版奏疏？其诗之精工稳切者，自不可废欤。”二说自相矛盾，平心而论，要以后说为公矣。其书自明代以来，世罕流布。毛奇龄初得旧本於江宁，徐乾学为之刻版，以剞劂未工，不甚摹印，康熙戊子，长洲朱俊升又重镌之，前有常熟冯武序。冯舒、冯班，本主西昆一派，武其犹子，故於是书极其推崇，然武谓元和、大和之际，李义山杰起中原，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调清拔，才藻优裕，为西昆三十六体，以三人俱行十六也。考《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说，无“西昆”字，亿《序》是集，称取“玉山策府”之名。题曰《西昆酬唱集》，则三十六与西昆各为一事，武乃合而一之，误矣。

△《同文馆唱和诗》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邓忠臣等撰。同文馆本以待高丽使人，时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为试院，因录同舍唱和之作，汇为一编，案《宋史艺文志》有苏易简《禁林宴会集》，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此书独不著录，《宋志》最为舛漏，盖偶遗之。其相与酬答者，忠臣而外，为张耒、晁补之、蔡肇、余幹、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等凡十一人。又有但题其名曰“向”、曰“益”，而不著姓者二人。益疑即温益；向，则不知何人也。耒、补之、肇、南仲、公麟、武仲、益七人，《宋史》有传；忠臣、倚并入元祐党籍，惟幹、子文，行事不概见。辅亦非靖康时为枢筦者，楼钥误合为一。王应麟《困学记闻》已辨之矣。集中不著唱和年月，考《宋史》耒、补之《传》，俱称元祐初，为校书郎，以“耒诗讎书芝阁上，补之诗辍直讎书省”二语核之，乃正其官秘省时，而元祐三年，知贡举者为孔平仲，事见本传。此集并无平仲之名，则非在三年可知。惟忠臣诗有“单阙孟夏草木长”句，自注云：丁卯四月还朝。丁卯为元祐二年，意者即在是岁欤。

又案：辅诗云：“九人同日锁重闱”，而子文又有“毛遂未至空连房”句。注云：同舍十九人，余独后入。疑试官许先后入院，宋制本自如此。时共事十九人，而集中阙其八人，盖古人真朴，不强为其所不能。如“兰亭修禊”，与会者四十一人，有诗者仅二十六人，非佚脱也。诸家专集，惟耒《柯山集》、补之《鸡肋集》、武仲《清江三孔集》，今尚存於世；其余如肇之《丹阳集》、忠臣之《玉池集》，已佚不传；其余并有集、无集亦不可考。残篇阙句，实藉此以获见一斑。即有集诸人，以集本校之，亦颇互异。如补之五言“官醪持饷妇”，《鸡肋集》“官醪”作“宫壶”；七言“诗似凉风凄有兴”句，《鸡肋集》“凄有兴”作“来有思”。

此类颇多，题目亦往往不相合，亦未尝不藉为参订之助矣。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王安石编。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是书去取，绝不可解，自宋以来，疑之者不一，曲为解者亦不一，然大抵指为安石。惟晁公武《读书志》云：《唐百家诗选》二十卷，皇朝宋敏求次道编。次道为三司判官，尝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诗，选择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为一编。王介甫观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题曰：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世遂以为介甫所纂，其说与诸家特异。案《读书志》作於南宋之初，去安石未远。又晁氏自元祐以来，旧家文献，绪论相承，其言当必有自，邵博《闻见后录》引晁说之之言，谓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乃群牧司吏人定也，其说与公武又异。

然说之果有是说，不应公武反不知。考周焯《清波杂志》，亦有是说，与博所记相合。焯之曾祖与安石为中表，故焯持论多左袒安石，当由安石之党以此书不惬於公论，造为是说以解之，托其言於说之，博不考而载之耳？此本为宋乾道中倪仲传所刊，前有仲传《序》，其书世久不传。国朝康熙中，商邱宋萃始购得残本八卷刻之，既又得其全本，续刻以行，而二十卷之数复完，当时有疑其伪者。阎若璩历引高棅《唐诗品汇》所称，以元宗《早渡蒲关诗》为开卷第一，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非惟不及李、杜、韩三家，即王维、韦应物、元、白、刘、柳、孟郊、张籍皆不及，以证其真。又残本佚去安石原序。若璩以《临川集》所载补之。其文俱载若璩《潜邱劄记》中。惟今本所录共一千二百六十二首，较晁氏所记多十六首。若璩未及置论，或传写《读书志》者，误以六十二为四十六欤？

至王昌龄《出塞诗》，诸本皆作“若使龙城飞将在”，惟此本作“卢城飞将在”，若璩引唐平州治卢龙县以证之；然唐三百年，更无一人称“卢龙”为“卢城”者，何独昌龄杜撰地名？此则其过尊宋本之失矣。

△《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孔延之编。前自有《序》，首题其官为尚书司封郎中，知越州军州事，浙东兵马钤辖；末署熙宁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思堂。案：施宿《嘉泰会稽志》，延之於熙宁四年，以度支郎官知越州，五年十一月召赴阙。壬子正当熙宁五年，其岁月与《会稽志》合。惟《志》称延之为度支郎官，而此作司封郎中。集中有沈立等《和蓬莱阁诗》，亦作《孔司封集》为延之手订，於官位不应有误，知施宿所记为讹也。延之以会稽山水人物，著美前世，而纪录赋咏，多所散佚，因博加搜采，旁及碑版石刻，自汉迄宋，凡得铭、志、歌、诗等八百五篇，辑为二十卷，各有类目。前五卷为诗：首曰《州宅》，次《西园》，次《贺监》，次《山水》，分《兰亭》等八子目；次《寺观》，分《云门寺》等四子目，而以祠宇附之；次《送别》，次《寄赠》，次《感兴》，次《唱和》。后五卷为文：首曰《史辞》，次《颂》，次《碑铭》，次《记》，次《序》，次《杂文》，书中於作者皆标姓名，而独称王安石为史馆王相，盖作此书时，王安石柄政之际，故有所避而不敢直书欤。所录诗文，大都由搜岩剔藪而得之，故多出名人集本之外，为世所罕见。如大历浙东唱和五十余人，今录唐诗者，或不能举其姓氏，实赖此以获传。其於《唐、宋太守题名壁记》，皆全录原文，以资考证，裨益良多，其蒐访之勤，可谓有功於文献矣。其书世鲜流传，藏弄家多未著录，此本乃明山阴祁氏“淡生堂”旧抄，在宋人总集之中最为珍笈，其精博在严陵诸集上也。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诗文。庆元中，临江守王_{<迂>}所编也。文仲字经父，嘉祐六年进士，官中书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进士，官礼部侍郎；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进士，官金部郎中。事迹具《宋史》本传。文仲兄弟与苏轼、苏辙同时，并以文章名一世，故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南渡后遗文散佚，_{<迂>}始访求而刻之。前有庆元五年周必大《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与此本合。文仲诗仅七首，然吕祖谦《宋文鉴》载其《早行》古诗一首，乃佚而不收，《文鉴》编於孝宗淳熙四年，《舍人集》编於宁宗庆元四年，在其后二十一年，不应不见，岂_{<迂>}有所去取耶？武仲《侍郎集》，青词、斋文同题曰“制”，於例未安，似非原目，平仲《郎中集》中古律诗外，别出《诗戏》三卷，皆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盖仿《松陵集》杂体别为一卷例也。

案：王士禛《居易录》，载宋葦《寄三孔文集》，通仅五卷，惜其已非庆元之旧。士禛、葦皆家富图籍，而所见尚非完帙，则此本岿然独全，亦深足宝贵矣。

△《三刘家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刘涣、刘恕、刘羲仲撰。涣字凝之，筠州人，登天圣八年进士，为颍上令，以太子中允致仕。恕，涣之子，有《通鉴外纪》；羲仲，恕之子，有《通鉴问疑》，并已著录。涣祖孙父子，并刚直有史才，而恕最优。司马光称其“博闻强记，细大之事，皆有稽据”，诚公论也。是集为咸淳中，其裔孙御史元亨所辑。盖南宋之末，已无传本，仅掇拾於残阙之余，故涣仅诗四首，文二首；恕仅《通鉴外纪序》一首，并其子所记《通鉴问疑》；羲仲仅《家书》一首。馀皆同时诸人唱和之作，及他人之文有关於涣父子者也。其中称涣曰“西涧先生”，称恕曰“秘丞”，称羲仲曰“检讨”，固其子孙之词；至於诸人诗文，标题一概删去其称字之文，而改曰西涧先生、秘丞、检讨，则非其实矣，是其编次之陋也。至明万安贪鄙无耻，为世僂笑，而独存其一《跋》於卷末，涣父子祖孙岂藉是人以表彰乎？今刊除之，俾无为三人玷焉。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为一集，为建宁所刻本。是宋世所传已参错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国家，刘珙、张栻尝刻之长沙，安国於原文颇有改削。如《定性书》、《明道行述》、《上富公谢帅书》中，删落至数十字；又《辞官表》颠倒次第，《易传序》改“彳公”为“彳斥”；祭文改“侄”为“犹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国为主，朱子深以为不可，尝以书抵珙及栻，盛气诟争，辩之甚力，具载《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尽用其说，盖南宋之初，学者犹各尊所闻。不似淳祐以后，门户已成，羽翼已众，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异同也。元至治间，临川谭善心重为校刊，始与蜀人虞槃商榷考订，悉从朱子所改，其《定性书》、《富谢》二书，所删字，亦求得别本补足；又搜辑《程子遗文》十六篇，《遗事》十一条，并朱子论胡本错误诸书，别为二卷，附之於后；惟伊川诗仅有三章，《河南府志》载其《陆浑乐游诗》云：“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无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夸胜迹，其殆好事者所依托欤。

△《宋文选》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案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崔伯易有《金华神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则此乃其前集，在南渡以前矣。所选皆北宋之文，自欧阳

修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经术、政治者，诗、赋、碑铭之类不载焉；中无“三苏”文字，而黄庭坚、张耒之文则录之；岂当时苏文之禁最严，而黄、张之类，则稍宽欤？又其中无“二程”文，盖不以文士目之也。何焯《义门读书记跋》，所校《元丰类稿》后曰，己卯冬，於保定行台（案：焯是时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署中）阅内府所赐大臣《古文渊鉴》，有在集外者六篇，则《书魏郑公传后》、《邪正辨说》、《再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也。后知立斋相公（案：立斋为大学士徐元文之别号）有建本《圣宋文选》数册，其中有《南丰文》二卷，嘉善柯崇朴借抄，遂传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云云。案：《书魏郑公传后》一篇，《宋文鉴》亦载，不仅见於此集中，焯盖考之未审；然《南丰外集》、《续稿》，今并不传，其佚篇惟赖此集以存，盖亦不为无功矣。宋人选宋文者，南宋所传尚多，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赅备虽不及《文鉴》，然用意严谨，当为能文之士所编，尤未可与南宋建阳坊本，出於书贾杂抄者，一例视之也。

卷一百八十七 集部四十

○总集类二△《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邵浩编。浩字叔义，金华人，前有张叔椿《序》云：岁己酉，謁来豫章，机幕邵君实隆兴同升，出示巨编，目曰《坡门酬唱》，总成六百六十篇，命工鋟木，以广其传，末题绍兴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有浩自作《引》云：绍兴戊寅，浩年未冠，肄业成均，隆兴癸未，始得第以归，因取“两苏公”兄唱弟和及“门下六君子”平日属和两公之诗，摭而录之，曰《苏门酬唱》。淳熙己酉，浩官豫章，临江谢公为之作《序》，且更曰《坡门酬唱》，末题绍兴庚戌四月一日。考癸未为孝宗隆兴元年，己酉为淳熙十六年，上距高宗绍兴元年辛亥己五十九年，且庚戌为建炎四年，亦不得题绍兴，二《序》纪年显然有误。案：淳熙己酉，孝宗内禅，次年庚戌，即光宗绍熙元年，则《序》内，“绍兴”必“绍熙”之讹，特据浩《引》所言叔椿《序》当先成，乃浩《引》题四月，叔椿《序》反题五月，亦为舛错未合，殆传写既久，或经后人所妄改欤。前十六卷为轼诗，而辙及诸人和之者；次辙诗四卷；次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诗三卷，亦录轼及诸人和作，惟李廌阙焉。其不在八人之数，而别有继和者，亦皆附入，为注以别之。其诗大抵同题共韵之作，比而观之，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较之散见诸集，易於互勘，谈艺者亦深有裨也。至於本集所有，《山谷外集》所载，《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韵晁补之》、《廖正一赠答诗》，补之又有《和子瞻种松》、《赠杜輿秀才》三首，今《坡集》载坡诗止二首，而此集均未编入，小小挂漏，在所不免，亦不必为之苛责矣。

△《乐府诗集》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郭茂倩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浑州须城人，此本题曰太原，盖署郡望也。是集总括历代乐府，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词》八卷，《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曲歌词》十八卷，《近代曲词》四卷，《杂谣歌词》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其《解题》徵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得以考知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题下注明。尤可以药摹拟磬牙之弊，诚乐府中第一善本。明梅鼎祚《古乐苑》曰：郭氏意务博揽，间有诗题，混列乐府。如《采桑》则刘邈《万山见采桑人》、《从军行》则王粲《从军诗》，梁元帝《同王僧辨从军》、江淹《拟李都尉从军》，张正见《星名从军诗》、庾信《同卢记室从军》之类，有取诗首一二语窜入前题。如“自君之出矣”，则鲍令暉《题诗后寄行人》，“长安少年行”则何逊学古诗《长安美少年》之类。有辞类前题原未名为歌曲，如《苦热行》任昉、何逊但云“苦热”，“斗鸡”篇，梁简文但云“斗鸡”之类。有赋诗为题，而其本辞实非乐府，若张正见“晨鸡高树鸣”，本阮籍《咏怀诗》“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张率“雀乳空井中”，本傅元杂诗，“鹊巢邱城侧，雀乳空井中”之类；亦有全不相蒙，如《善哉行》则江淹《拟魏文游宴》；《秋风》则吴迈远“古意赠今人”之类。有一题数篇半为牵合，如杨方《合欢诗》后三首为杂诗，《采莲曲》则梁简文后一首本《莲花赋》中歌之类，并当删正。云云。其说亦颇中理，然卷帙既繁，牴牾难保，司马光《通鉴》犹病之，何况茂倩斯集？要之大厦之材，终不以寸朽弃也。

△《古今岁时杂咏》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蒲积中编。积中履贯未详。初，宋绶有《岁时杂咏》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宣献昔在中书第三阁，手编古诗及魏、晋迄唐人岁时章什，釐为十八卷，今益为二十卷。积中因其原本，续为此书；前有绍兴丁卯《自序》，称宣献所集，允称广博，然本朝如欧阳、苏、黄与夫半山、宛陵、文潜、无己之流，逢时感慨，发为辞章，不在古人下；因取其卷目而择今代之诗附之，名曰《古今岁时杂咏》。鋟版以传，盖所增惟宋人之诗，而目类则一仍其旧也，晁公武载绶原本诗一千五百六首，而此本二千七百四十九首，比绶所录增一千二百四十三首。

则一代之诗，已敌古人五分之四，其蒐采亦可谓博矣。其书自一卷至四十二卷，为元日至除夜二十八日；其后四卷，则凡只题月令而无节序之诗皆附焉。古来时令之诗，摘录编类，莫备於此，非惟歌咏之林，并亦典故之藪，颇可以资采掇云。

△《严陵集》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董弅编。弅东平人，迨之子也。自著曰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绍兴间知严州，因辑严州诗文，自谢灵运、沈约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诗，第六卷诗后附赋二篇，七卷至九卷则皆碑铭题记等杂文。弅《自序》谓，尝与僚属修是州《图经》，蒐求碑版，稽考载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懔广求备录而成。是集中如司马光《独乐园钓鱼菴诗》，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严子陵事，因牵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会，沿《地志》之陋习。然所录诗文，唐以前人虽尚多习见，至於宋人诸作，自有专集者数人外，他如曹辅、吕希纯、陈瓘、朱彦、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张伯玉、钱勰、李昉、扈蒙、刘昌言、丁谓、范师道、张保讎、章岷、阮逸、关咏、李师中、庞籍、孙沔、王存、冯京、刁约、元绛、张景修、岑象求、邵亢、马存、陈轩、吴可几、叶棐恭、刘涇、贾青、王达、张绶、余辟、刁衍、倪天隐、周邦彦、罗汝楫、詹亢宗、陈公亮、钱闻诗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见其集者，藉弅是编，尚存梗概，是亦谈艺者，所取资矣。惟弅《序》作於绍兴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钱闻诗《浚西湖记》，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绍兴九年凡五十一年；又有陈公亮《重修严先生祠堂记》及《书瑞粟图》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贡院记》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弅作《序》之时，凡四十七、八年，则后人又有所附益。已非弅之本书，要亦宋人所续也。

△《南岳倡酬集》一卷、《附录》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朱子与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倡和之诗也。用中字择之，号东屏，古田人，尝从朱子游。是集作於乾道二年十一月，前有栻《序》，称《来往湖湘二纪》，梦寐衡岳之胜，丁亥秋，新安朱元晦来访予湘水之上，偕为此游。而朱子诗题中亦称栻为“张湖南”，盖必栻当时官於衡、湘间，故有此称。而《宋史》本传，止载栻孝宗时，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不言其曾官湖南，疑史有脱漏也。其游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朱子《东归乱稿序》称，得诗百四十馀首，栻《序》亦云，百四十有九篇；今此本所录止五十七题，以《朱子大全集》参校，所载又止五十题，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载者。又每题皆三人同赋，以五十七题计之，亦不当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参错不合。又卷中联句，往往失去姓氏标题，其他诗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题，至有题作《次敬夫韵》，而其诗实为栻作者，盖传写者讹误脱佚，非当日原

本矣。后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皆非此集所应有。或林氏后人所附益欤？然以“南岳”标题，而泛及别地之尺牍；以倡酬为名，而滥载平居之讲论；以三人合集，而独载用中一人之言行。皆非体例，姑以原本所有存之云耳。

△《万首唐人绝句诗》九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洪迈编。迈有《容斋随笔》，已著录。迈於淳熙间，录唐五七言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御，后复补辑得满万首为百卷，绍兴三年上之。是时降敕褒嘉，有“选择甚精，备见博洽”之谕，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中多采宋人诗，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岳、王初之属，其尤不深考者，为梁何逊。刘克庄《后村诗话》，亦谓其但取唐人文集杂说，抄类成书，非必有所去取。盖当时琐屑摭拾，以足万首之数，其不能精审，势所必然，无怪后人之排诋。至程秘《洛水集》责迈不应以此书进御，则与张栻诋吕祖谦，不应编《文鉴》，同一偏见，论虽正而实迂矣。是书原本一百卷。每卷以百首为率，而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皆不满百首，又五言止十六卷，合之七言七十五卷，亦不满百卷。目录后载，嘉定间绍兴守吴格《跋》，谓原书岁久蠹阙，因修补以永其传，此本当是修补之后，复又散佚也。

△《声画集》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孙绍远编。绍远字稽仲，自署曰谷桥，未知“谷桥”何地也。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诗。凡分二十六门：曰《古贤》、曰《故事》、曰《佛像》、曰《神仙》、曰《仙女》、曰《鬼神》、曰《人物》、曰《美人》、曰《蛮夷》、曰《赠写真者》、曰《风云雪月》、曰《州郡山川》、曰《四时》、曰《山水》、曰《林木》、曰《竹》、曰《梅》、曰《窠石》、曰《花卉》、曰《屋舍》、《器用》、曰《屏扇》、曰《畜兽》、曰《翎毛》、曰《虫鱼》、曰《观画》、《题画》、曰《画壁》、《杂画》。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其书不著编者姓氏，后人以卷首有刘莘老《题老子画像诗》，因误为莘老所辑。此本卷首，有淳熙丁未十月绍远《自序》，谓入广之明年，以所携前贤诗，及借之同官择其为画而作者，编为一集，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也，则为绍远編集，确有明证。岂曾所藏本偶佚此序耶？其编次颇为琐屑，如卷五“梅”为一门，卷六“花卉门”中又有“早梅”、“墨梅”诸诗，殊少伦绪。然《序》称画有远近，诗有先后，其他参差不齐甚多，故不得而次第之，则绍远已自言之矣。其所录如刘莘老、李廌、折中古、夏均父、徐师川、陈子高、王子思、刘叔赣、僧士珪、王履道、刘王孟、林子来、李商老、李元应、喻迪孺、李诚之、潘邠老、崔德符、蔡持正、王佐才、曾子开、陶商翁、崔正言、林子仁、吴元中、张子文、王承可、曹元象、僧善权、祖可、壁师、闻人武

子、韩子华、蔡天启、程叔易、李成年、赵义若、谢民师、李膺仲、倪巨济、华叔深、欧阳辟诸人，其集皆不传。且有不知其名字者，颇赖是书存其一二，则非惟有资於画，且有资於诗矣。

△《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吕祖谦编。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临安书坊，有所谓《圣宋文海》者，近岁江钿所编。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版。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谬，遂命祖谦校正。於是尽取秘府及士大夫所藏诸家文集，旁采传记他书，悉行编类，凡六十一门，又称有近臣密启，所载臣僚奏议，有诋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后世。乃命直院崔敦诗更定，增损去留凡数十篇，然讫不果刻也。此本不著为祖谦原本，为敦诗改本。《朱子语录》称《文鉴》收蜀人吕陶《论制师服》一篇，为敦诗所删；此本六十一卷中仍有此篇，则非敦诗改本确矣。商辂《序》，称当时临安府，及书肆皆有版，与心传所记亦不合。盖官未刻，而其后坊间私刻之，故仍从原本耳。祖谦之为此书，当时颇铄於众口，张端义《贵耳集》，称东莱修《文鉴》成，独进一本，满朝皆未得见，惟大珙甘昺有之。

公论颇不与。得旨除直秘阁，为中书陈騏所驳，载於陈之《行状》。《朝野杂记》又引《孝宗实录》，称祖谦编《文鉴》，有通经而不能文词者，亦表奏厕其间，以自矜党同伐异之功，缙绅公论皆嫉之。又载张栻时在江陵，《与朱子书》曰：伯恭好敝精神於闲文字中，何补於治道，何补於后学？承当编此等文字，亦非所以成君德也。而《朱子语录》记其选录五例，亦微论其去取有未当。盖一时皆纷纷訾议。案录副本以献中官，祖谦似不至是。所谓通经而不能文章者，盖指伊川，然伊川亦非全不能文。至此书所载《论政》、《论学》之文，不一而足，安得尽谓之无补？栻殆闻有此举，未见此书，意其议出周必大，必选词科之文，故意度而为此语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记朱子晚年语学者曰，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亦系当时政治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尽在其间，非选粹比也。然则朱子亦未始非之，殆日久而后论定欤。

△《古文关键》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吕祖谦编。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馀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卷首冠以总论看文、作文之法，考《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二十卷，今卷首所载看诸家文法，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之，诸人俱在论列，而其文无一篇录入。似此本非其全书，然《书录解题》所载，亦祇二卷，与今本卷数相合，所称韩、柳、欧、苏、曾诸家，亦与今本家数相合，知全书实止於此。《宋

志》荒谬，误增一十字也。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版之时，不知宋人读书於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叶盛《水东日记》曰：宋儒批选文章，前有吕东莱，次则楼迂斋、周应龙，又其次则谢叠山也。朱子尝以拘於腔子议东莱矣。要之，批选议论，不为无益，亦讲学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谦此书，实为论文而作，不关讲学。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书之评也。

△《回文类聚》四卷、《补遗》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桑世昌编，世昌有《兰亭考》，已著录。考刘勰《文心雕龙》曰：“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梅庚注谓，原当作“庆”，宋贺道庆也。盖其时《璇玑图诗》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苏蕙时代在前，故用为托始，且绘像於前卷首，以明创造之功，其说良是。然《艺文类聚》载曹植《镜铭》八字，回环读之，无不成文，实在苏蕙以前。乃不标以为始，是亦稍疏。又苏伯玉妻《盘中诗》，据《沧浪诗话》，自《玉台新咏》以外，别无出典，旧本具在，不闻有图，此书绘一圆图，莫知所本。考原诗末句，称当从中央周四角，则实方盘而非圆盘；所图殆亦妄也，惟是咏歌渐盛，工巧日增，诗家既开此一途，不可竟废，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博洽。是书之末有世昌自《跋》，称至道御制，登载卷首。此本无之，殆传写佚脱欤？其《补遗》一卷，则国朝康熙中，苏州朱存孝所采，兼及明人。

然於明典故中，所载御制回文诗三十图，在耳目前者，即不收，则所漏亦多矣，姑附存以备参考云尔。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魏齐贤、叶棻同编。齐贤字仲贤，自署钜鹿人。棻字子实，自署南阳人。考宋南渡以后，钜鹿、南阳皆金地，殆以魏氏本出钜鹿，叶氏本出南阳，偶题郡望，非其真里籍也。是编皆录宋代之文，骈体居十之六七，虽题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实五百二十家，网罗可云极富。中间多采宦途应酬之作，取充卷数，不能一一精纯；又仿《文选》之例，於作者止书其字，人远年湮，亦往往难以考见，疑为书肆刊本，本无鉴裁，故买菜求益，不免失於冗滥。朱彝尊尝《跋》此书，惜无人为之删繁举要，则亦病其冗杂矣。然渣滓虽多，精华亦寓，宋人专集不传於今者，实赖是书略存梗概，亦锤嵘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者”矣。故彝尊虽恨其芜，终赏其博也。又彝尊所见徐炯家宋刻本，称二百卷，今抄本止一百十卷，寻检首尾，似无阙佚，殆彝尊记忆未审，或偶然笔误欤？首载绍熙庚戌南徐许开《序》。开字仲启，以中奉大夫提举武夷冲祐观。著有《志隐类稿》，见赵希弁《读书附志》。

△《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楼昉撰。昉字旻叔，号迂斋，鄞县人，绍熙四年进士，历官守兴化军，卒追赠直龙图阁。是集乃所选古文凡二百馀首，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大略如吕氏《关键》，而所录自秦、汉而下至於宋朝，篇目增多，发明尤精，学者便之，所言与今本相合。惟《书录解题》作五卷，《文献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异，疑传写者误脱三十二字也。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於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饮食惟取御饥，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论不为不正，而其说终不能行於天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此书而已。而此书篇目较备，繁简得中，尤有裨於学者，盖昉受业於吕祖谦，故因其师说，推阐加密；正未可以文皆习见，而忽之矣。

△《成都文类》五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案：《成都文类》诸家著录，皆称宋袁说友编，说友有《东塘集》，已著录。是编前有说友《序》，盖其庆元五年为四川安抚使时所作。然卷首别有题名一页，称：迪功郎监永康军崇德庙扈仲荣、迪功郎新差充利州州学教授杨汝明、从事郎广安军军学教授费士威、从事郎前成都府学教授何德固、文林郎山南西道节度掌书记宋德之、文林郎前利州东路安抚司幹办公事赵震、宣教郎新奏辟知绵州魏城县主管劝农公事徐景望、奉议郎新云安军使兼知夔州云安县主管劝农公事借绯程遇孙編集，而不列说友之名。说友《序》中亦但云，爰属僚士，摭诸方策，裒诸碑志。而无自为裁定之语。然则此集之编，出说友之意，此集之成，则出八人之手。当时旧本题识本明，后人以《序》出说友，遂并此书而归之，非其实也。所录凡赋一卷，诗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西汉，下迄孝宗淳熙间，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颇伤繁碎。然《昭明文选》已创是例，宋人编杜甫、苏轼诗，亦往往如斯，当时风尚使然，不足怪也。以周复俊《全蜀艺文志》校之，所载不免於挂漏，然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必有不能尽考者！其蒐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

△《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真德秀编。德秀有《四书集编》，已著录。是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於唐末之作。（案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其持论甚严；大意主於论理，而不论文，《刘克庄集》有《赠郑宁文》诗曰：“昔侍西山讲读时，颇於函丈得精微；书如‘逐客’犹遭黜，辞取‘横汾’亦恐非。箏笛焉能谐雅乐，绮罗原未识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师门识指归。”其宗旨具於是矣。然克

庄《后村诗话》又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诗歌一门属予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弗取。余取汉武帝《秋风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辞为悔心之萌，岂其然乎？”意不欲收，其严如此。然所谓“怀佳人兮不能忘”，盖指公卿扈从者，似非为后宫而设。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收，详其词意，又若有所不满於德秀者。盖道学之儒，与文章之士各明一义，固不可得而强同也。顾炎武《日知录》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异《唐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风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辖，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所论至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虽号名儒，其说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来，自讲学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岂非不近人情之事，终不能强行於天下欤。然专执其法以论文，固矫枉过直，兼存其理，以救浮华冶荡之弊，则亦未尝无裨。藏弃之家，至今著录，厥亦有由矣。《续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阙诗歌、辞命二门；仅有叙事、议论，而末一卷议论之文，又有录无书，盖未成之本，旧附前集以行，今亦仍并录焉。

△《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别编》一卷、《续集》三卷、《续集别编》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案：是集，皆裒辑《天台题咏》。《前集》，宋李庚原本，林师葺等增修。皆录唐以前诗，成於宁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李兼《序》。《前集别编》一卷，则师葺子表民所辑补，又附拾遗诗十二首。有陈耆卿《跋》及表民《自记》，题癸未小至，乃嘉定十六年。《续集》前二卷亦李庚原本，后一卷则师葺、林登、李次蓐等所汇录，皆宋初迄宣、政间人之诗，亦成於嘉定元年。后附拾遗诗七首，《跋》称得此於会稽鬻书者十年，今刻之《续集》后。似亦为表民所题也。《续集别编》，则表民以所得南渡后诸人之诗，及《续集》内阙载者，次第裒次而成。

前五卷末有表民《自跋》，题戊申中秋，乃理宗淳祐八年，后一卷末题庚戌夏五，则淳祐十年，盖父子相继甄辑，历四十年而后成书也。庚字子长，其爵里无考，惟李兼《序》有李桀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集语，又有寓公李公语，则尝官御史而流寓天台者也。师葺字咏道，临海人，尝官州学学谕；表民字逢吉，与林登、李次蓐仕履均不可考。表民别有《赤城集》，诗文兼载，此集则有

诗而无文，虽仅方隅之赋咏，而遗集沦亡者，每藉此以幸存百一，足为考古者采摭之所资；固当与会稽《掇英总集》诸书并传不废矣。此为明初刊本，而《前集》后题：台州州学教授姚宜中校勘一行，《前集别编》后题台州州学教授姜一容点检一行，盖原从宋刻翻雕，故尚仍旧式。惟每集下以元、亨、利、贞四字分编。案：贞乃宋仁宗嫌名，宋代诸书，例皆改避，师葺等不应於标目之中显触庙讳，殆重刻者所妄加欤？

△《赤城集》十八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林表民编。集中载吴子良《赤城续志序》，称其字曰逢吉，与撰《天台前集别编》之林表民合。又称为东鲁人，则里贯互异，盖其先世自曲阜徙临海，故从其祖贯言之，非别一人也。表民尝续陈耆卿《赤城志》，复取记志、书传、铭诔、赞颂之文，为《志》所不载者，薈而辑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吴子良《序》，称分门会粹，并诗为一。今此集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无诗；又明谢铎《赤城新志》载，《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内阁，而此本亦只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诗十卷，为传抄者所脱佚，已非完本矣。

△《妙绝古今》四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嘉靖乙卯南赣巡抚谈恺刊《书序》，后有南安知府王廷幹《跋》，但称为宋人所选，而不得其本末。《宋史艺文志》亦无此书之名。今以元赵沔《东山存稿》考之，盖沔所编也；沔有《东涧遗集》，已著录。是编甄辑古文，起《春秋左氏传》，讫眉山苏氏，凡二十一家，七十九篇，卷首原《序》有称“东涧书”者，即沔之自题：其称“紫霞老人”者，则赵汝腾所题。

赵沔谓曾见鄱阳马公文，有《妙绝古今序》，后於书肆见是书，卷首不载马公之《序》，今此本亦无之；而马廷鸾《碧梧玩芳集》，世已失传，惟《永乐大典》间存一二，亦无此《序》，则其佚久矣。书中所录，代不数人，人不数首，似不足概古今作者，故赵沔称观马公词意若无取焉者，独沔以宋代衰微之故，与沔出处大概推阐其旨，以为南渡忍耻事讎；理宗容奸乱政，故取《左氏》、《国策》所载之事，以昭讽劝；而并及於汉、唐二代兴亡之由；又取屈原、乐毅、韩愈、孟东野《序》，欧阳修，苏子美诸篇，有感於士之不遇，而复进之於道，以庶几乎知所自反，其去取之间，篇篇具有深义，因作为题后以发明之。凡一千四百馀言，而沔著书之意始明，乃知以阙略议之者，由未论乎其世矣。书中间有评注，当亦出沔原本，今并录存之。《自序》称壬寅，乃理宗淳祐元年，盖犹其未仕时所选定云。

△《唐僧宏秀集》十卷（内府藏本）

宋李龔编。龔有《翦销集》，已著录。此所选唐代释子之诗，自皎然以下凡五

十二人，诗五百首。前有宝祐六年龔《自序》，采摭颇富，而亦时有不检。如释宝月《行路难》一首，载《玉台新咏》第九卷中，本非僻书；又锺嵘《诗品》下卷以齐释惠休、道猷、宝月共为一条，且详录其事。曰：《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云云。亦非僻事，龔乃录之第五卷中，殊为舛误。

至贾岛始为浮屠，名无本。周朴始为浮屠，名清塞。后岛遇韩愈，劝返初服，仕至长江簿；朴为姚合所赏，亦加冠巾，黄巢之乱，抗节骂贼而死。其人在士大夫中亦卓然不愧於儒者。龔乃录其诗四十五首入此集，亦为不类。如云追录其为僧之作，则贾岛一集，何以又不采录？此亦自乱其例也。岂误以四卷所录《吟马嵬》、《濮上》诸诗之别一无本，为即岛耶？唐释能诗者众，其最著者莫过皎然、齐己、贯休。然皎然稍弱，贯休稍粗，要当以齐己为第一人。今观龔所录，如集中《听琴》、《剑客》、《登南岳祝融峰》诸篇，皆不见收，则别裁去取。亦未必尽诸僧所长，然唐僧有专集者，不过数家，其余散见诸书，渐就渐灭。

龔能哀合而存之，俾残章断简，一一有传於后；其收拾散亡，要亦不能谓之无功也。

△《众妙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赵师秀编。师秀有《清苑斋集》，已著录。是集，录唐代五七言律诗，起沈佺期、讷王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詮次先后，五言居十之九，七言仅十之一

。师秀之诗，太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颇狭，而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冯氏《才调集》凡例，谓其惟取名句，殆不尽然。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兴屠用明家，寒山赵灵均以授常熟冯班，班寄毛晋刊之，始传於世。其书晚出，故谈艺家罕论及之。然其去取之间，确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托，疑当时偶尔选录，自供吟咏，非有意勒为一编，故前后无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传其诗法者，转相缮写，幸留於后耳。观其有近体而无古体，多五言而少七言，确为“四灵”门径，与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证。明末作伪之人，断不能细意吻合如是也。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宋陈起编。起字宗之，钱塘人，开书肆於睦亲坊，亦号陈道人。今所传宋本诸书，称临安陈道人家开雕者，皆所刻也。是集所录凡六十二家：洪迈二卷，僧绍嵩七卷，叶绍翁一卷，严粲一卷，毛珣一卷，邓林一卷，胡仲参一卷，陈鉴之一卷，徐集孙一卷，陈允平一卷，张至龙一卷，杜旃一卷，李龔三卷，施枢二卷，何应龙一卷，沈说一卷，王同祖一卷，陈起一卷，吴仲孚一卷

，刘翼一卷，朱继芳二卷，林尚仁一卷，陈必复一卷，斯植二卷，刘过一卷，叶茵五卷，高似孙一卷，敖陶孙二卷附《诗评》，朱南杰一卷，余观复一卷，王琮一卷，刘仙伦一卷，黄文雷一卷，姚镛一卷，俞桂三卷，薛嵎一卷，姜夔一卷，周文璞三卷，危稹一卷，罗与之二卷，赵希_木路一卷，黄大受一卷，吴汝弼一卷，赵崇錡一卷，葛天民一卷，张弋一卷，邹登龙一卷，吴渊二卷，宋伯仁一卷，薛师石一卷，附诸《跋》及《墓志》，高九万一卷，许棐四卷，戴复古四卷，利登一卷，李涛一卷，乐雷发四卷，张蕴一卷，刘翰一卷，张良臣一卷，葛起耕一卷，武衍二卷、林同一卷。内惟姚镛、周文璞、吴渊、许棐四家，有赋及杂文，馀皆诗也。案：方回《瀛奎律髓》曰，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刊《江湖集》以售，刘潜夫《南岳稿》亦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本改刘屏山句也。或嫁“秋雨春风”句，为敖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版，二人皆坐罪，而宗之坐流配。於是，诏禁士大夫作诗。绍定癸巳，弥远死，诗禁乃解。今此本无刘克庄《南岳稿》，且弥远死於绍定六年，而此本诸集多载端平、淳祐、宝祐纪年，反在其后；又张端义《贵耳集》，自称其輓周晋仙诗载《江湖集》中，而此本无端义诗；又周密《齐东野语》载，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適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翬《汴京纪事》一联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曰：“未必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免焉。（案：此说与方回所记小异，未详孰是。）而此本无曾极诗，亦无赵师秀诗，且洪迈、姜夔皆孝宗时人，而迈及吴渊位皆通显，尤不应列之江湖，疑原本残阙，后人掇拾补缀，已非陈起之旧矣，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然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没也。

△《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陈起编。案：起以刻《江湖集》得名，然其书刻非一时，版非一律，故诸家所藏如黄俞邨、朱彝尊、曹栋、吴焯、及花谿徐氏、花山马氏诸本，少或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辗转传抄，真贋错杂，莫详孰为原本。今检《永乐大典》所载，有《江湖集》，有《江湖前集》，有《江湖后集》，有《江湖续集》，有《中兴江湖集》诸名。其接次刊刻之迹，略可考见。以世传《江湖集》本互校，其人为《前集》所未有者，凡巩丰、周弼、刘子澄、林逢吉、林表民、周端臣、赵汝錡、郑清之、赵汝绩、赵汝回、赵庚夫、葛起文、赵崇蟠、张榘

、姚宽、罗椅、林昉、戴植、林希逸、张炜、万俟绍之、储泳、朱复之、李时可、盛烈、史卫卿、胡仲弓、曾由基、王谏、李自中、董杞、陈宗远、黄敏求、程炎子、刘植、张绍文、章采、章粲、盛世宗、程垣、王志道、萧灏、萧元之、邓允端、徐从善、高吉、释圆悟、释永颐，凡四十八人。考林逢吉即林表民之字，盖前后刊版，所题偶异，实得四十七人。又《诗馀》二家，为吴仲方、张辑，共四十九人。

有其人已见《前集》，而诗为《前集》未载者，凡敖陶孙、李龔、黄文雷、周文璞、叶茵、张蕴、俞桂、武衍、胡仲参、姚镛、戴复古、危稹、徐集孙、朱继芳、陈必复、释斯植及起所自作，共十七人。惟是当时所分诸集，大抵皆同时之人。随得随刊，稍成卷帙，即别立一名以售，其分隶本无义例，故往往一人之诗，而散见於数集之内。如一一复其旧次，转嫌割裂参差，难於寻检，谨校验前集，删除重复，其余诸集，悉以人标目，以诗系人，合为一编，统名之曰《江湖后集》。庶条理分明，篇什完具，俾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一一复显於此日，亦谈艺之家见所未见者矣。

△《三体唐诗》六卷（内府藏本）

宋周弼编。弼有《汶阳端平诗集》，已著录。是编乃所选唐诗，其曰三体者，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也。首载选例，七言绝句分七格，一曰“实接”、一曰“虚接”、一曰“用事”、一曰“前对”、一曰“后对”、一曰“拗体”、一曰“侧体”。七言律诗分六格，一曰“四实”、一曰“四虚”、一曰“前虚后实”、一曰“前实后虚”、一曰“结句”、一曰“咏物”。五言律诗分七格，前四格与七言同，后三格一曰“一意”，一曰“起句”，一曰“结句”。宋末风气日薄。诗家多不工古体，故赵师秀《众妙集》、方回《瀛奎律髓》所录者，无非近体，弼此书亦复相同。所列诸格，尤不足尽诗之变。而其时诗家授受，有此规程，存之亦足备一说。考范晞文《对床夜语》曰：周伯弼选唐人家法，以四实为第一格，四虚次之，虚实相半又次之。其说四实，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也。於华丽典重之中，有雍容宽厚之态，此其妙也。昧者为之，则堆积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编一出，不为无补。后学有识高见卓，不为时习薰染者，往往於此解悟。

间有过於实而句未飞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讥。然刻鹄不成尚类鹜，岂不胜於空疏轻薄之为？使稍加探讨，何患古人之不我同也。云云。又申明其“四虚”之说，及前实后虚、前虚后实之说，颇为明白，乃知弼撰是书，盖以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调之弊。与《沧浪诗话》各明一义，均所谓有为言之者也。旧有元释圆至注，疏陋殊甚，已别存其目。此本为高士奇所补正，虽未能本本元元，尽得出典，而文从字顺，视旧注差清整矣。

△《论学绳尺》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魏天应编，林子长注。天应号梅墅，自称乡贡进士；子长号笔峰，官京学教谕，皆闽人也。是编，辑当时场屋应试之论，冠以《论诀》一卷。所录之文，分为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两首立为一格，共七十八格。

每题先标出处，次举立说大意，而缀以评语，又略以典故分注本文之下。盖建阳书肆所刊，岁久颇残阙失次。明福建提学佥事游明访得旧本，重为校补，又以原注多所讹误，并为考核增损，付书坊刊行。何乔新《椒邱集》有是书《序》，今本不载，盖佚脱也。考宋礼部贡举条式，元祐法以三场试士，第二场用论一首，绍兴九年定以四场试士，第三场用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成。经义、诗赋二科并同。又载绍兴九年国子司业高闾《札子》，称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云云。是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故有专辑一编以备揣摩之具者。天应此集，其偶传者也。

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於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於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此编以“绳尺”为名，其以是欤？绍兴重修贡举式中，试卷犯点抹条下，有论策经义连用本朝人文集十句之禁。知拘守之馀，变为剽窃，故以是防其弊矣。然当日省试中选之文，多见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吴郡文粹》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郑虎臣编。案：《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祐初，自请监押贾似道，杀之於木绵菴者，即其人也。是书於吴郡遗文，综辑颇富，其中若李寿朋之《劄补新军》，汪应辰之《申奏许浦水军》，赵肃之《三十六浦利害》，郑亶之《至和塘六得六失》诸篇，均有关兵农大计。其他輿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如书中龚颐正《企贤堂记》曰：长洲为县，肇唐万岁通天中；而《吴地记》则云，建自贞观七年。考唐《地理志》，与颐正之《记》合，可以证《吴地记》之讹。又《吴地记》云：常熟县改自唐贞观九年。而书中范成大《常熟县题名记》曰：县旧为毗陵，至梁而改，又可与《吴地记》考异，盖是书虽称文粹，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藉是有徵；与范成大《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驂有靳矣。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旧本题庐陵王霆震亨福编，不著时代。观其标识名字，魏徵犹作“魏证”，而宋人奏议於朝廷国家诸字皆空一格，盖南宋书肆本也。卷端题“新刊诸儒评点”字，凡吕祖谦之《古文关键》，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楼昉之《迂斋古文标注》，一圈一点，无不具载。其理宗时所刊乎？集以十干为纪，而自甲至癸皆称曰“前某集”，则有“后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於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恬、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引诸评，如槐城、松斋、敷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

△《文章轨范》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谢枋得编。枋得有《叠山集》，已著录。是集，所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韩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欧阳修之文各五，苏洵之文四，苏轼之文十二。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觏、李格非、辛弃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题曰《放胆文》，后五卷题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其六卷《岳阳楼记》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皆有圈点而无批注。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其《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前有王守仁《序》，称为当时举业而作，然凡所标举，动中窾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旧本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分标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

观第三卷批有先熟“侯王”两集之语，则此本为枋得原题。近刻乃以意改窜之，虽无关大义，亦足见坊刻之好改古书，不可据为典要也。

△《月泉吟社》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吴渭编。渭字清翁，号潜斋，浦江人。尝官义乌令，入元后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至元丙戌、丁亥间，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其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此本仅载前六十人，共诗七十四首。又附录句图三十二联，而第十八联佚其名，盖后人节录之本，非完书也。

其人皆用寓名，而别注本名於其下。如第一名连文凤，改称“罗公福”之类

，未详其意，岂凤等校阅之时，欲示公论，以此代糊名耶？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六十人之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亦皆节文。其人大抵宋之遗老，故多寓遯世之意，及《听杜鹃》、《餐薇蕨语》。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其清新尖刻，别自一家，而怪所品高下未当。为移第六名子进为第一，第十三名魏子大为第二，第九名全泉翁为第三，第五名山南隐逸为第四，第十五名蹶云为第五，第四名仙村人为第六，第十一名方赏为第七，第三名高宇为第八，第四十二名俞自得为第九，第二十五名槐空居士为第十，第四十三名东湖散人为十一，第三十七名徐端甫为十二，第四十四名仇近村为十三，第三十一名陈希邵为十四，第五十三名子直为十五，第二名司马澄翁为十六，第四十五名陈纬孙为十七，第五十一名闻人仲伯为十八，第五十九名君瑞为十九，第十七名田起东为二十，第一名罗公福为二十一。然诸诗风格相近，无大优劣，士禛所移，与凤等所定，均各随一时之兴，未见此之必是，彼之必非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元季国初，东南士人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於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云云。则凤等所定，东阳固以为允矣。

△《文选补遗》四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仁子编。仁子有《牧莱脞语》，已著录。是书前有庐陵赵文《序》，述仁子之言，谓《文选》存《封禅书》，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剧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锡文》，何如存《蕃、固诸贤论列》？《出师表》不当删去《后表》；《九歌》不当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当止存《涉江》。《汉诏令》取武帝不取高、文，《史论赞》取班、范，不取司马迁。

渊明《诗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不当以“诗赋”先“诏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其排斥萧统甚至，盖与刘履《选诗补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说者。然正宗主於明理，文选原止於论文，言岂一端，要各有当，仁子以彼概此，非通方之论也。且所补司马谈《六家要旨论》，则齐黄老於六经；鲁仲连《遗燕将书》，则教人以叛主。高帝《鸿鹄歌》情锺嬖爱，扬雄《反离骚》事异忠贞，蔡琰《胡笳十八拍》非节烈之言，《越人歌》、《李延年歌》直淫褻之语；班固《燕然山铭》，实为贡谏权臣，董仲舒《火灾对》亦不免附会经义。律以正宗之法，皆为自乱其例，亦非能恪守真氏者，至於宋王《微咏赋》，讹为宋玉《微咏赋》，则姓名时代并讹；引佛经横陈之说以注《讽赋》，则庞杂已甚；荆轲《易水歌》与《文选》重出，亦为不检。观所著《牧莱

胙语》，於古文、时文之格律尚未分明。则排斥古人，亦贸贸然徒大言耳。然其说云补《文选》，不云竟以废《文选》，使两书并行，各明一义，用以济专尚华藻之偏，亦不可谓之无功。较诸举一而废百者，固尚有间焉。

△《苏门六君子文粹》七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卷首凡例称，或传为陈亮所辑。然亮辑欧阳《文粹序》，载《龙川集》，而此书之序无考，则未必出於亮也。《宋史》称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而此益以陈师道、李廌，称苏门六君子者，盖陈、李虽与苏轼交甚晚，而师道则以轼荐起官，廌亦以文章见知於轼，故以类附之也。

其文皆从诸家集中录出，凡《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济北集》二十一卷，《济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颇有一篇之中，刊去首尾繁文，仅存其要语者。观其所取，大抵议论之文居多，盖坊肆所刊，以备程试之用也。陆游《老学菴笔记》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云云。盖风会所趋，并其从游之士，亦为当代所摹拟矣。然其去取谨严，犹工文之士所辑，且李廌集，世无传本。今始从《永乐大典》裒辑成帙，颇藉此书相补苴；又张耒集，写本仅存，字多舛误；陈师道集，刊本较诗差详，较文则略，亦颇藉此书以勘正云。

△《三国文类》六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人名氏。今流传有宋刊本。然《宋史艺文志》载此书，注云：集者不知名，则当时已无可考矣。案：柳宗元《河东集》，有柳宗直《西汉文类序》，其文皆采之《汉书》；是编惟采《三国志》之文，盖沿其例。凡分二十三门：曰《诏书》，曰《教令》，曰《表奏》，曰《书疏》，曰《谏诤》，曰《戒责》，曰《荐称》，曰《劝说》，曰《对问》，曰《议》，曰《论》，曰《书》，曰《笺》，曰《评》，曰《檄》，曰《盟》，曰《序》，曰《祝文》，曰《祭文》，曰《诔》，曰《诗赋》，曰《杂文》，曰《传》。所采上涉汉末，而下及晋初，则以《魏志太祖纪》，其事皆在建安，而裴松之注，所采多晋人书也。惟其中《劝说》、《对问》二门，皆当时口语，本非词翰，取盈卷帙，於义未安。又陈寿所评正犹马、班之赞，摘出别立篇名，亦乖体例。以其宋人旧本，姑存之以备考证焉。

△《增注唐策》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明正德丁丑新安汪灿《序》，惟言旧刊《唐策》，不知谁集，考书中魏徵作“魏证”，与《古文集成》同，则亦宋人作也。其集中所录，兼有唐人策论、书状、表奏之文，而独以《唐策》为名者，盖辑以备答策

之用，从所重耳。每篇略标其要语於上方，而卷前目录又摘其所标之语於题下，中间注语有“崇曰”、“张曰”、“李曰”、“竇曰”、“董曰”诸目，“崇曰”一处作“王崇”，则是其名，而馀又皆题其姓，均莫详其所自，亦不知诸人为谁。

殆当时盛行，其本互相训释，而书贾合刊之耳。所注虽简略，而所录皆唐人名作，持择颇审，非明代坊选，冗滥无序者可比，存之亦足备采择也。

△《十先生奥论》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亦无刊书年月，验其版式，乃南宋建阳麻沙坊本也。书中集程子、张耒、杨时、朱子、张栻、吕祖谦、杨万里、胡寅、方恬、陈传良、叶适、刘穆元、戴溪、张震、陈武、郑湜诸人所作之论，分类编之加以注释。据其原目，凡前集、后集、续集各十五卷，此本续集脱去前五卷，仅存十卷，而前集第七卷以上，亦属后人抄补，其原注并佚去不存。所亡之卷，已无篇目可考，不知作者凡几。此四十卷中，核其所作者已十六人，但题曰十先生，所未详也。中间《宋史》有传者凡十一人，其馀若张震字东父，益宁人，孝宗时中书舍人，龙大渊、曾觌，除知閤门事，尝缴回词头，事见《胡沂传》。郑湜有二，其一字溥之，福州人，光宗时为从臣，奏立太子监国，见《留正传》；其一则绍熙元年为从政郎，进《治术》十卷，见《书录解题》。此所载之郑湜，其进《治术》者欤。

陈武有《江东地利论》，见《永乐大典》，方恬、刘穆元二人，则史传俱无可考见矣。宋人文集，名著史册者，今已十佚其八九，至於名姓无闻，篇章湮灭，如方恬诸人者，更指不胜屈。此书虽不出科举之学，而残编断简，得存於遗轶之餘，议论往往可观；词采亦一一足取，固网罗放失者所不废也。

△《诗家鼎裔》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卷首有题词，署曰“倦叟”，亦不知倦叟为谁也。所录有王惲之诗，颇疑为元人所辑。然元王惲为东平人，而此题曰：“古汴王惲”，里籍既不相符，考《秋涧集》内亦不载此诗，则非元王惲明矣。方回《瀛奎律髓》称庆元、嘉定以来，有诗人为谒客者，钱塘湖山，什伯为群。阮梅峰秀实，林可山洪，孙花翁季蕃，高菊磻九万，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今考是书，阮秀实、林洪、孙季蕃、高九万诸人之诗，并在选中，或即其时所刊？如陈起《江湖小集》之类欤。上卷凡五十八人，下卷凡三十七人，每人各著其里居字号，为例不一，所存诗多者十馀首，少者仅一二首，盖取“尝鼎一脔”之意，故以为名。

其间家数太杂，时代亦多颠倒，编次颇为无绪，然宋末佚篇，赖此以存者颇多，亦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矣。上卷首原脱半页，上卷末金沙夏某一人，名字诗

篇均有阙佚，今亦姑仍之云。

△《两宋名贤小集》三百八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思有《宝刻丛编》，世隆有《北轩笔记》，并已著录。是编所录宋人诗集，始於杨亿，终於潘音，凡一百五十七家，有绍定三年魏了翁《序》，及国朝朱彝尊二《跋》，考所载了翁《序》，与《宝刻丛编》之《序》，字句不易，惟更书名数字，其为伪托无疑。彝尊《跋》中，谓是书又称为《江湖集》，刻於宝庆、绍定间，史弥远疑有谤己之言，牵连逮捕，思亦不免，诗版遂毁。案：刊《江湖集》者乃陈起，非陈思。且《江湖集》所载皆南渡以后之人，而是书起自杨亿、宋白，二书迥异。彝尊牵合为一，纒缪殊甚。然考彝尊《曝书亭集》有宋高菊磻《遗稿》序中，述陈起罹祸之事甚悉，未尝混及陈思，而集中亦不载此《跋》。当由近人依托为之，未必真出彝尊手。又《跋》内称，陈世隆为思从孙，於思所编六十馀家外，增辑百四十家，稿本散逸，曹溶复补缀之。今检编中所录，率多漏略，如王应麟集虽不传，其遗篇见於《四明文献集》者尚多，而此编仅以五首为一集，溶不应疏略若此，则谓曹溶补缀，亦不足信也。考王士禛《居易录》曰：竹垞辑《宋人小集》四十馀种，自前卷所列《江湖诗》外，如刘翼躔文《心游摘稿》，林希逸《肤斋十一稿》，敖陶孙《器之臞翁集》，朱继芳《季实静佳集》，林尚志《润叟端隐稿》，刘过改之《龙洲集》，刘仙伦叔《拟招山集》，黄文雷希声《看云集》，黄大受德容《露香拾稿》，武衍朝宗《藏拙稿》，张蕴仁溥《斗野集》，刘翰武子《小山集》，张良臣武子《雪窗集》，越希<木路>谊父《抱拙集》，利登履《道馘稿》，何应龙子翔《橘潭稿》，沈说惟肖《庸斋集释》，永颐山老《云泉集》，薛嵎仲止《云泉集》，俞桂希郟《渔隐稿》，葛天民《无怀集》，姚镞希声《雪蓬集》云云。

是彝尊本有《宋人小集》四十馀种，或旧稿零落，后人得其残本，更掇拾他集合为一帙，又因其稿本出彝尊，遂嫁名伪撰二《跋》欤。然编诗之人虽出贗托，而所编之诗则非贗托，宋人遗稿，颇藉是以薈粹，其蒐罗亦不谓无功。黎邱幻技，置之不论可矣。

△《柴氏四隐集》三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柴望及其从弟随亨、元亨、元彪之诗文也。望有《丙丁龟监》，已著录。随亨字瞻杞，登文天祥榜进士，历知建昌军事；元亨字吉甫，与随亨同举进士，历官朝散大夫，荆湖参制；元彪字炳中，号泽曜居士，尝官察推。宋亡以后，兄弟俱遁迹不仕，时称“柴氏四隐”。望所著有《道州台衣集》，《咏史诗》，《凉州鼓吹》。元彪所著有《袜线集》；随亨、元亨著作散佚，其集名皆不可考。

明万历中，其十一世孙复贞等蒐罗遗稿，元亨之作已无复存，因合望与随亨、元彪诗文共为一集，仍以“四隐”为名，因旧称也。世所行者仅望《秋堂》一集，而实非足本；钱塘吴允嘉始得刻本抄传之。又据《江山志》及《吴氏诗永》，益以集外诗五首，遂为完书。其诗格颇近晚唐，无宋人权桎之习，随亨、元彪所作，差逊其兄。然谅节高风，萃於一门，虽遗编零落，而幽忧悲感之意，托诸歌吟者，往往犹可考见。存之足以励风教，正非徒以文章重矣。

卷一百八十八 集部四十一

○总集类三△《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内府藏本）

金元好问编。好问有《续夷坚志》，已著录。是集录金一代之诗，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辛集目录旁注“别起”二字，其人亦复始於金初，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

《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而独标继先名，疑传写讹脱；《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於末。前有好问《自叙》，称魏道明作《百家诗略》，商衡为附益之。好问又增以己之所录，以成是编。《序》作於癸巳，盖哀宗天兴二年也。

其例每人各为小传，详具始末，兼评其诗。或一传而附见数人，如乙集张子羽下附载僧可道、鲜于可、高鹗、王景徽、吴演之类；或附载他文，如丙集党怀英下附载《诛永蹈诏书》之类；或兼及他事，如乙集祝简下附载所论《王洙不注杜诗》之类。大致主於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主一格。至壬集贾益谦条下，述其言世宗大定三十年中，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无一信。又称卫王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如斯之类，尤足存一代之公论。王士禛《池北偶谈》尝论其记蔡松年事，不免曲笔，然亦白璧之瑕，不足以累全体矣。惟大书刘豫国号、年号，颇乖史法，然豫之立国，实金朝所命，好问金之臣子，宜有内词，固不得而擅削之，亦未可以是为咎也。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故卷末自题有“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句。士禛亦深不满之，殆以门户不同欤。后附《中州乐府》一卷，与此集皆毛晋所刊，卷末各有晋《跋》，称《初刻中州集》，佚其乐府，后得陆深家所藏乐府，乃足成之。今考集中小传，皆兼评其乐府，是《乐府》与《中州集》合为一编之明证。今亦仍旧本录之，不别

入词曲类焉。

△《唐诗鼓吹》十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国朝常熟陆贻典题词。则据《金史隐逸传》，谓天挺乃好问之师，非其门人。又早衰厌科举，不复充赋，亦非中书左丞，颇以为疑。案：王士禛《池北偶谈》曰：金、元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曰，汝貌类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於多罗别族，父哈赏巴图尔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於遗山元好问，累官河南行省平章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诗鼓吹集》十卷。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为《隐逸传》之“晋卿”，而致疑於赵文敏之《序》，称尚书左丞，又於尚书左丞上妄加“金”字，误甚云云。然则贻典等所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是集所录皆唐人七言律诗，凡九十六家，共五百九十六首，作者各题其名，惟柳宗元、杜牧题其字，未喻何故。第四卷中宋邕诗十一首，天挺注以为实出曹唐集中，题作宋邕，当必有据。然第八卷中胡宿诗二十三首，今并见文恭集中，实为宋诗误入，则亦不免小有疏舛，顾其书与方回《瀛奎律髓》同出元初，而去取谨严，轨辙归一，大抵迻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实出方书之上。天挺之注，虽颇简略，而但释出典，尚不涉於穿凿，亦不似明廖文炳等所解横生枝节，庸而至於妄也。

据都印《三馀赘笔》，此书至大戊申江浙儒司刊本。旧有姚燧、武一昌二《序》，此本佚之。又载燧《序》，谓宋高宗尝纂唐、宋轶事为《幽闲鼓吹》，故好问本之。案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其语见於《世说》，好问立名，当由於此。燧所解，不免附会其文也。

△《二妙集》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诗集也。克己字复之，号遯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稷山人，克己，金末尝举进士，入元不仕，成己登正大间进士，授宜阳主簿，元初起为平阳府儒学提举，坚拒不赴，兄弟并以节终。初，克己、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金尚书赵秉文尝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编诗集，即以为名。泰定间，克己之孙辅，官吏部侍郎，以示吴澄，始《序》而传之。朱彝尊《曝书亭书目》於《二妙集》下，乃题作段镛、段铎撰。考虞集所作《段氏世德碑》，镛、铎实克己、成己之五世祖，铎官至防御使，未尝有集行世，彝尊盖偶误也。集凡诗六卷，乐府二卷，大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值故都倾覆之余，怅怀今昔，流露於不自知。吴澄《序》言其有感於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

，其诗兼而有之。所评良允。房祺编《河汾诸老诗》八卷，皆金之遗民，从元好问游者，克己兄弟与焉。

而好问编《中州集》，金源一代作者毕备，乃独无二人之诗。盖好问编《中州集》时，为金哀宗天兴二年癸巳，方遭逢离乱、留滞聊城，《自序》称据商衡《百家诗略》及所记忆者录之，必偶未得二人之作，是以不载。故又称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非削而不录也。《河汾诸老诗集》所载，尚有克己《楸花诗》一首，成己《苏氏承颜堂》等诗七首，皆不在此集中，疑当时所自删削。又此集成己《冬夜无寐》一首，《中秋》二首，《云中暮雨》一首，《河汾诸老诗集》皆题为克己作。此集出自段氏家藏，编次必无舛错，当属房祺误收，今姑各仍其旧，而特识其同异於此焉。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内府藏本）

元方回撰。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是书，兼选唐、宋二代之诗，分四十九类，所录皆五、七言近体，故名律髓。《自序》谓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五星聚奎之义，故曰《瀛奎》。大旨排“西昆”而主“江西”，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其说以生硬为健笔，以粗豪为老境，以炼字为句眼，颇不谐於中声。其去取之间，如杜甫《秋兴》惟选第四首之类，亦多不可解。然宋代诸集，不尽传於今者，颇赖以存。而当时遗闻旧事，亦往往多见於其注；故厉鹗作《宋诗纪事》，所采最多。其议论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废之。此书世有二本，一为石门吴之振所刊，注作夹行，而旁有圈点；前载龙遵《叙》，述传授源流至详。一为苏州陈士泰所刊，删其圈点，遂并注中所圈是句中眼等句删去；又以龙遵《原序》屡言圈点，亦并删之以灭迹，校讎舛驳，尤不胜乙。之振切讥之，殆未可谓之已甚焉。

△《谷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杜本编。本有《清江碧嶂集》，已著录。是编末有张榘《跋》，称右诗一卷，凡二十三人，无名者四人，共一百首。明毛晋《跋》，则称《谷音》二卷，宋末逸民诗也，凡二十有九人，诗百篇。此本上卷凡十人，诗五十首；下卷凡十五人，无名者五人，诗五十一首。当为三十人，诗一百一首。与二《跋》皆不合。

其厘为二卷，亦不知始自何人也。每人各载小传，惟柯芝、柯茂谦父子共一传；杨应登、杨零祖孙共一传。凡小传二十有八，其间如王恽、程自修、冉琬、元吉、孟夔，皆金元间人。张璜以牙兵战没，汪涯以不草露布为贾似道所杀，毛晋以为皆宋逸民，亦约略大概言之耳。本所著《清江碧嶂集》，词意粗浅，不称其名；而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迥上，无宋末江湖齷齪之习。

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王士禛《论诗绝句》曰“谁嗣篋中冰雪句，《谷音》一卷独铮铮”，其品题当矣。

△《梅花百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冯子振与释明本倡和诗也。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承事郎集贤待制。明本姓孙氏，号中峰，钱塘人，居吴山圣水寺，工於吟咏，与赵孟頫友善。子振方以文章名一世，意颇轻之，偶孟頫偕明本访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韵诗》，明本一览，走笔和成；复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遂与定交。是编所载七言绝句一百首，即当时所立和者是也。后又附“春”字韵七律一百首，则仅有明本和章，而子振原倡，已不可复见矣。《宋史艺文志》载：李祺《梅花百咏》一卷，久佚弗传。又端平中有张道洽者，作《梅花诗》三百馀首，今惟《瀛奎律髓》仅存数首。子振才思奔放，一题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胜；而明本所和，亦颇凋镂尽致，足以壁垒相当。今明本所著《中峰广录》，虽有传本，而只有偈颂数十首，不载此诗。而子振著作，则惟《元文类》诸书略见一二，全集久佚无存。此集虽游戏之作，而半爪一鳞，犹可以窥见崖略。其诗别本，互有同异，《东阁梅》一首，中峰和章原阙，而别见于韦德珪集。国朝夏洪基为之订正校刊，颇有依据。今亦并仍之焉。

△《河汾诸老诗集》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房祺编。祺，平阳人，据高昂霄《跋》，称祺为大同路儒学教授，而祺作《后序》，自称“横汾隐者”，岂罢官后乃编斯集耶？所编凡麻革、张宇、陈賡、陈颺、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八人之诗，人各一卷，皆金之遗老从元好问游者。曹之谦本大同人，以流寓河汾，遂营邱墓，故总以“河汾诸老”题焉。

祺《后序》称，好问有专集行世，故不录其诗。然段氏兄弟，亦自有《二妙》集，乃其孙辅所编。盖《二妙集》出於泰定中，祺为此集时，尚未辑成，故其诗仍得录入也。其书成於大德间，皇庆癸丑，高昂霄为鋟版，明弘治十一年，御史沁水李叔渊，复授开封同知谢景星刊行，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为之《序》。今旧刻皆佚，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称以林古度、周浩若、及智林寺僧所抄，三本互校，乃成完书。然祺《后序》称古律诗二百一首，皞皞郝先生序於前，今郝《序》已佚，而诗止一百七十七首，则尚非全本矣。然诸老以金源遗逸，抗节林泉，均有渊明、义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吉光片羽，弥足宝贵，又何论其完阙乎？

△《天下同文集》四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周南瑞撰。南瑞始末未详，考吴澄《支言集》，有《赠周南瑞序》，称安成周南瑞敬修，扁“濂溪”二字於室，或者议之。又称敬修之文词，固已早冠於

乡儒之上，自濂溪视之则陋也。盍暂舍其所已学，而勉其所未学？云云。当即其人也。澄《序》多不满之词，至称其欲为濂溪后人，当知其门户路径。是明以冒称周子之裔诮之，其人盖好趋附高名者。观其目录末标“随有所传录，陆续刊行”九字，其体例与今时庸陋坊本无异，可以概见也。卷首有刘将孙一《序》，亦潦倒浅陋，似乎依托。然其所载颇有苏天爵《文类》所未收，而足资当日典故者。

如《元史》崔彧上宝玺事，见於《成宗本纪》及彧本传，未详得玺月日，是集所载崔彧《献玺书文》，知为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又《成宗本纪》元贞元年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陈日燇遣使上表，并献方物，而《安南国传》则纪其事於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之下，与本纪互异。今考是集所载《安南国王贺成宗登极表》，末云元贞元年三月初一日，知《列传》为误书。皆可以旁资考证，其他文亦多有可观者，其中十七卷、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四十一卷并阙，盖麻沙旧式，分卷破碎，传抄易於佚脱。今既无别本校补，亦姑仍原本录之，以存其真焉。

△《古赋辨体》八卷、《外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祝尧编。《江西通志》载：尧，上饶人，延祐五年进士，为江山尹，后迁无锡州同知。《广信府志》载：尧字君泽，与此本所题同，惟云官萍乡州同知，与《江西通志》异。其书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其外集二卷，则拟骚、琴操歌等篇，为赋家流别者也。采摭颇为赅备。其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谓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於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於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於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何焯《义门读书记》尝讥其论潘岳《藉田赋》，分别赋颂之非，引马融《广成颂》为证，谓古人赋颂通为一名，然文体屡变，支派遂分，犹之姓出一源，而氏殊百族。既云辨体，势不得合而一之。焯之所言，虽有典据，但追溯本始，知其同出异名可矣。必谓尧强主分别即为杜撰，是亦非通方之论也。

△《圭塘欵乃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许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楨，倡和之诗也。有壬有《至正集》，已著录。是集乃至正八年有壬既致仕归，乃以赐金得康氏废园，於相城之西，凿池其中，形如“桓圭”，因以“圭塘”为名。日携宾客子弟，觞咏其间，积成巨帙，共诗二百一十九首，乐府六十六首。中惟《乐府十解》为其客马熙所作，馀皆有壬、有孚及楨之作。既而楨如京师，以其本示马熙，熙复取而尽和之，凡诗七十

八首，词八首，别题曰《圭塘补和》附之於后。其诗虽多一时適兴之什，不必尽刻意求工，而一门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师友，其风流文雅之盛，犹有可以想见者焉。

集前周伯琦《序》，后有段天祐等八《跋》，及赵桓、陆焕然题诗各一首，皆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诸年，惟末有洹滨一《跋》，不著名氏，称此集“江湖友人”躬录装潢者。二十八年南归展读。外皆破碎。兵后所存惟此本，乃力疾补葺，遗我子孙，后题“上章浚滩四月”。案：“上章浚滩”为庚申岁，乃明洪武之十三年。而丁文昇《跋》内亦有“从洹滨御史领归抄录语”。盖“洹滨”乃“有孚”别号，而所谓“江湖友人者”，即文昇也。

△《忠义集》七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赵景良编。初，南丰刘垞作《补史十忠诗》一卷，述宋末李芾、赵卯发、文天祥、陆秀夫、江万里、密祐、李庭芝、陈文龙、张世杰、张珏之事，垞自为《序》。其子麟瑞，复取宋末节义之士，撰述遗事，赋五十律，题曰《昭忠逸咏》，凡四卷，亦自为前后《序》。又有岳天祐者《序》之。景良合二集为一编，又采宋末遗老诸作，续为二卷，而并麟瑞诗四卷为三，总名之曰《忠义集》。於时《宋史》未修，盖藉诗以存史也。其书在元不甚著，明弘治中，江右何乔新始《序》而梓之。《序言附录》中有汪元量诗，然此本实无之，未详其故。又方回背宋降元，为世僂笑，其人最不足道，而景良列之忠义中，亦所未解也。垞有《隐居通议》，已著录。麟瑞号如村，至治中人；景良字秉善，二刘之乡人也。

△《宛陵群英集》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汪泽民、张师愚同编。泽民字叔志，婺源人，延祐戊午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历南安、信州两总管府推官，以母忧归。服除，补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调济南路兖州知州。至正三年，召为国子司业，与修“三史”。书成，迁集贤直学士，寻以礼部尚书致仕，居宣城，自号“堪老真逸”。十五年，长枪贼陷宁国，被执不屈，骂贼死，年七十，赠江浙行中书省左丞，追封谯国郡公，谥文节，事迹具《元史》本传。师愚字仲愚，宁国人，曾两领延祐、天历乡荐，与泽民友善。《江南通志》称其尝撰《梅尧臣年谱》；然《年谱》乃其弟师曾所撰，已别著录，以为师愚者误也。是编，盖泽民晚居宣城时所辑。上自宋初，下迄元代，得诗一千三百九十三首，分古今体，订为二十八卷，同里施璇为鋟版以行，其后久佚不传。故《宁国》、《宣城》二志载籍门内均不著其目。今核《永乐大典》各韵内，所录此集之诗，共得七百四十六首，作者一百二十九人，视原本犹存十之五六。中如王圭等七十余人，载於《宣城旧志文苑传》者，其遗篇往往藉此以见。又如梅鼎祚《宛雅》所录诸家佚句

，以为原诗散亡者，今其全什亦多见集中。宋、元著作放失者多，此集虽仅一乡之歌咏，亦可云文献之徵矣。谨哀集校定，厘为十二卷，凡其人之爵里事迹有可考者，俱补注於姓名之下；不可考者，阙之。其《永乐大典》原本失载人名，无可参补者，则仍分类附录於后，以待审订焉。

△《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元苏天爵编。天爵有《名臣事略》，已著录。是编刊於元统二年，监察御史王理、国子助教陈旅各为之《序》。所录诸作，自元初迄於延祐，正元文极盛之时，凡分四十有三类。而理《序》仿《史记自序》、《汉书叙传》之例，区为十有五类，盖目录标其详，《序》则撮其网也。天爵三居史职，预修《武宗、文宗实录》，所著自《名臣事略》外，尚有《松厅章奏》、《春风亭笔记》诸书，於当代掌故，最为娴习。而所作《滋溪文集》，词章典雅，亦足追迹前修。故是编去取精严，具有体要，自元兴以逮中叶，英华采撷，略备於斯。论者谓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鼎立而三。然铉选唐文，因宋白《文苑英华》；祖谦选北宋文，因江钿《文海》，稍稍以诸集附益之耳。天爵是编，无所凭藉，而蔚然媲美，其用力可云勤挚。旅《序》篇末，称天爵此书所以纂辑之意，庶几同志之士，相与博采而嗣录之，而终元之世，未有人续其书者，可以见其难能矣。

叶盛《水东日记》曰：苏天爵《元文类》，元统中监察御史南郑王理《序》之，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阎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马祖常、元好问之卓卓者，今皆无传（案：祖常《石田集》，好问《遗山集》，今皆有传本，盖明代不甚行於世，盛偶未见，故其说云然）。则所以考胜国文章之盛，独赖是编而已。尝见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陈旅《序》，此本则有书坊自增《考亭书院记》，建阳县江源《复一堂记》，并高昌《偃氏家传》云云。今此本无此三篇，而有陈旅《序》，盖犹从至正元刻翻雕也。

△《元风雅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前集十二卷，元傅习所采集，孙存吾为之编次；后集十二卷，则存吾所续辑也。习字说卿，清江人。存吾字如山，庐陵人。习仕履不可考；存吾尝为儒学正，亦不详其始末也。前集首刘因，凡一百十四家；后集首邓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

间载作者爵里，俱不甚详。所录江西人诗最多，盖里闰之间，易於摭拾。惟一时随所见闻，旋得旋录，故首尾颇无伦序。或有一人而两见者，殊乖体例。然元时总集传於今者不数家，此集虽不甚赅备，而零章断什不载於他书者颇多，世不习见之人，与不经见之诗，赖以得存者，亦不少矣。又案：范氏“天一阁”所藏，有《元朝野诗集》二册，亦题曰《元风雅》，不知何人所编，其体

例与此迥殊，又传写多讹，参差失序，几至不可句读，盖断烂不全之本，无足甄录。以二书同出元代，名又相淆，姑附著其异同於此，以祛来者之疑焉。

△《唐音》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元杨士宏编。士宏字伯谦，襄城人。是书成於至正四年，虞集为之《序》。凡《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而士宏《自记》称十五卷，盖《遗响》有一子卷也。其《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而附以僧诗、女子诗。李白、杜甫、韩愈三家，皆不入选。其凡例谓三家，世多有全集，故弗录。其书积十年之力而成，去取颇为不苟。明苏衡作《刘敬伯古诗选序》，颇以是书所分《始音》、《正音》、《遗响》为非。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则曰，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选唐诗者，惟杨士宏《唐音》为庶几云云。其推之可谓至矣。高棅《唐诗品汇》即因其例而稍变之，冯舒兄弟评韦毅《才调集》，深斥棅杜撰排律之非，实则排律之名，亦因此书，非棅创始也。曹安《谰言长语》称，旧有丹阳颜润卿注，今未见其本，此本题张震辑注。震字文亮，新淦人。其仕履始末及朝代先后皆未详，注极舛陋，明唐覲《延州笔记》尝摘其注李商隐《咸阳诗》“自是当时天帝醉”一条，李颀《赠从弟诗》“第五之名齐骠骑”一条，卢照邻《送赵司仓入蜀诗》“潘年三十外”一条。他如杨炯《刘生》一首，乃乐府古题，而震曰：刘生不知何许人。

后篇亦有“刘生要皆从军之士”也。又炯《夜送赵纵》一首，其诗作於初唐，而震曰：赵纵，郭子仪之婿也，仕至侍郎。如斯之类，不可毛举，殆必明人也。以原本所有，且间有一二可采者，姑附存之，备一解焉。

△《古乐府》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左克明编。克明自称豫章人，其始末未详。《自序》题至正丙戌，则顺帝时也。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清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

《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於新声。

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当元之季，杨维桢以工为乐府倾动一时，其体务造恢奇，无复旧格。克明此论，其为维桢而发乎？

考宋郭茂倩先有《乐府诗订》，所录止於唐末，极为赅备。克明此集，似乎床

上之床。然考李孝光刻《乐府诗集序》，称其书岁久将弗传。至元六年，济南彭叔仪始得本校刻，是郭书刊版之时，仅在克明成书前六年。其版又在济南，距江西颇远，则编此集时，当未必见郭书，非相蹈袭。且郭书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

如薛道衡《昔昔监》凡二十句，唐赵嘏每句赋诗一首，此殆如“春官”程试，摘句命题，本无关于乐府，乃列之薛诗之后，未免不伦。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每类各有小序，核其词气，确为克明自作，其题下夹注，则多摭《乐府诗集》之文，《紫玉歌》条下，并明标《乐府诗集》字。今考其《临高台》条下，引刘履《风雅翼》之说，尚与克明相去不远。至《紫骝马》条下，引冯惟讷《诗纪》之说，则嘉靖中书，元人何自见之？其由明人重刻，臆为窜入明矣。又冯舒校《玉台新咏》，於《焦仲卿妻诗》“守节情不移”句下，注曰：案：活本杨本，此句下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检郭、左二《乐府》并无之。今考此本，乃已有此二句，知正文亦为重刻所改，不止私增其解题矣。然元刻今未之见，无由互校刊除，姑仍明刻录之，而附订其谬如右。

△《玉山名胜集》八卷、《外集》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顾瑛编。瑛有《玉山璞稿》，已著录。其所居池馆之盛，甲於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因裒其诗文为此集，各以地名为纲，曰《玉山堂》、曰《玉山佳处》、曰《种玉亭》、曰《小蓬莱》、曰《碧梧翠竹堂》、曰《湖光山色楼》、曰《读书舍》、曰《可诗斋》、曰《听雪斋》、曰《白云海》、曰《来龟轩》、曰《雪巢》、曰《春草池》、曰《绿波亭》、曰《绛雪亭》、曰《浣华馆》、曰《柳塘春》、曰《渔庄》、曰《书画舫》、曰《春晖楼》、曰《秋华亭》、曰《淡香亭》、曰《君子亭》、曰《钓月轩》、曰《拜石坛》、曰《寒翠所》、曰《芝云堂》、曰《金粟影》。每一地各先载其题额之人，次载瑛所自作春题，而以序记、诗词之类各分系其后。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於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於辋川、云谿。其宾客之佳，文词之富，则未有过於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草堂雅集》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顾瑛编。瑛早擅文章。又爱通宾客，四方名士，无不延致於“玉山草堂”者，因仿段成式《汉上题襟集》例，编唱和之作为此集，自陈基至释自恢，凡七十人。又仿元好问《中州集》例，各为小传，亦有仅载字号里居，不及文章行谊者，盖各据其实，不虚标榜，犹前辈笃实之遗也。其与瑛赠答者，即附录已作於后，其与他人赠答，而其人非与瑛游者，所作可取，亦附录焉，皆低书四

格以别之。盖虽以《草堂雅集》为名，实简录其人平生之作，元季诗家，此数十人括其大凡；数十人之诗，此十馀卷具其梗概。一代精华，略备於是。视月泉吟社惟《赋田园杂兴》一题，惟限五七言律一体者，赅备多矣。是书世罕传本，王士禛《居易录》记朱彝尊於吴门医士陆其清家仅一见之，此本纸墨犹为旧钞，疑或即陆氏本欤。

△《玉山纪游》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顾瑛纪游倡和之作，明袁华为类次成帙者也。所游自昆山以外，如天平山、灵岩山、虎邱、西湖、吴江、锡山、上方山、观音山，或有在数百里外者，总题曰“玉山”。游非一人，而瑛为之主；游非一地，而往来聚会悉归“玉山堂”也。

每游必有诗，每诗必有小序，以志岁月。所与游者，自华以外，为会稽杨维桢、遂昌郑元祐、吴兴、郟韶、沈明远、南康于立、天台陈基、淮南张迟、嘉兴瞿智、吴中周砥、释良琦、昆山陆仁，皆一时风雅胜流；又有顾佐、冯郁、王濡之三人，里贯事迹皆未详。然以其侪偶推之，定亦非俗士矣。所收不及《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之富，而山水清音，琴樽佳兴，一时文采风流，千载下尚如将见之也。华已入明，然其诗皆作於至正中；华编是集之时，亦尚在至正中。故不以編集之人为断，而以作诗之人为断，仍列诸元代焉。

△《大雅集》八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赖良编。良字善卿，天台人。是集皆录元末之诗，分古体四卷，近体四卷，前有至正辛丑杨维桢《序》，又有至正壬寅钱鼎《序》，末有王逢《序》，不署年月。维桢《序》，称其所采皆吴、越人之隐而不传者，《序》末良自识云：良选诗至二千馀首，铁崖先生所留者，仅存三百。铁崖道人即维桢别号，是兹集乃良所裒辑，而维桢所删定，故每卷前署维桢评点字也。然观集中止首卷前数篇有维桢评语，七言律诗中顾瑛《和维桢唐宫词》十首，亦列评语於其下，馀无维桢一语，或传写不完，或但经维桢点定，中间偶评数首，良重其名，遂以评点归维桢欤。顾嗣立选元诗三百家，众作略备，然大抵有集者登选，虽称零篇佚什，各人癸集，而癸集实阙而未辑。此集所录，多嗣立之所未收，其去取亦颇精审。盖维桢工於篇什，故鉴别终为不苟。又每人之下，皆略注字号里贯，元末诗人无集行世者，亦颇赖以考见，固不失为善本矣。

△《元音遗响》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八卷为胡布诗，又名《崆峒樵音》。后二卷则张达、刘绍诗也。三人皆元之遗民，而他书罕称其诗者，且亦罕称其人者，故其出处莫之能详。今即诗中考之，则绍为布姻家，曾入汝南王幕。布与绍诗，《序》称俱客闽帅，不遂所志，盖元末皆尝参谋军事。布又有诗云：“我时瘴疠使，分迹

南荒最”。又云：“自我使岛夷，衔命出蛮障”。是布复尝奉使海外矣。又布有《入理问所作》及《丙辰岁狱中元夕》诗，注云：先生以高蹈有忤时政，被谪，又《丙辰十月初五发龙江》诗云：“羈人得遣如承檄，日暮登舟似到家”。丙辰为洪武九年，殆明初徵之不屈，被谴，既而得释者也。至其近闻自从诸诗中，有“想见霓旌拥行在”之句，当为顺帝北狩后所作。故君旧国之思，拳拳不置，其志节可见，其诗格调亦皆高古，不失汉、魏遗意，虽声华消歇，名氏翳如，而遗集犹存，固可与柴桑一老尚友於千载前矣。布字子申，达字秀充，皆盱江人；绍字子宪，黎川人也。

△《风雅翼》十四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刘履编。履字坦之，上虞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之，至京师，授以官，以老疾固辞，赐钞遣还，未及行而卒。《浙江通志》列之《隐逸传》中。是编首为《选诗补注》八卷，取《文选》各诗删补训释，大抵本之“五臣旧注”，曾原演义，而各断以己意。

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古歌谣词之散见於传记、诸子，及乐府诗集者，选录四十二首，以补《文选》之阙。次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诸家诗词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其去取大旨，本於真德秀文章正宗，其铨释体例，则悉以《朱子诗集传》为准。其论杜甫《三吏》、《三别》太迫切而乏简远之度；以视“建安乐府”，如“典谟”之后别有“盘诰”，足见风气变移，不知讽谕之语，必含蓄乃见优柔，叙述之词，必真切乃能感动。王粲《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此何尝非“建安诗”，与《三吏》、《三别》何异？又如《孤儿行》、《病妇行》、《上留田》、《东西门行》以及《焦仲卿妻诗》之类，何尝非“乐府诗”，与《三吏》、《三别》又何异？此不明文章之正变，而谬为大言也。又论《塘上行》后六句以为魏文帝从军，而甄后念之。不知古者采诗以入乐，声尽而词不尽则删节其词；词尽而声不尽，则摭他诗数句以足之。皆但论声律，不论文义，《乐府诗集》班班可考，《塘上行》末六句忽及从军，盖由於此；履牵合魏文帝之西征，此不明文章之体裁，而横生曲解也。至於以汉、魏篇章，强分比兴，尤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朱子以是注楚词，尚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以其大旨不失於正，而亦不至全流於胶固。

又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尚非枵腹之空谈，较陈仁子书犹在其上，固不妨存备参考焉。又案：叶盛《水东日记》，称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刘履《风雅翼》常别加注释，视刘益精。安成李先生者，李时勉也。其书今未之见，然时勉以

学问醇正，人品端方，为天下所重。诗歌非其所长，考证亦非其所长。计与履之原书，亦不过伯仲之间矣。

△《荆南倡和集》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周砥、马治同撰。砥字履道，无锡人；治字孝常，宜兴人。《明史文苑传》，并附载《陶宗仪传》末。至正癸巳、甲午、乙未三年，砥遭乱，客治家，治馆砥於宜兴荆溪之南，随事倡和，积诗一卷，录成二帙，各怀其一。同时遂昌郑元祐为之《序》，二人亦自有《序》。后砥从张士诚死於兵，而治入明为内邱县知县，迁建昌府知府，与高启友善，遂以此集手录本付启。启复以与吕敏，有启《后序》及徐贲《题志》。敏后仍归诸马氏。成化间，乡人李廷芝携至京师，俾李应祜、张弼校正付梓。集后附录数首，皆砥在荆南前后之作，及治赋砥哀词，与其追和之诗。砥以吟咏擅长，与顾阿瑛往来。《玉山雅集纪游》诸编中，多载所作，格调皆极谐婉。其撰是集，正元末丧乱之际，感时伤事，尤情致缠绵。

治诗稍逊於砥，而隽句络绎，工力亦差能相敌。以视《松陵倡和》、《汉上题襟》，虽未必遽追配作者，而两人皆无全集行世，存之亦足见其一斑焉。

（案：周砥与马治诗同一集，而人隔两朝，遂无时代可归，今以治虽入明而在元所作，尚可谓之元诗；若砥则断断不可编於明。故以砥为主，缀元人之末，此不得已之变例也。）

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总集类四△《乾坤清气集》十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偶桓编。桓字武孟号海翁，因眇一目，又自号“瞎牛”，太仓人。洪武中官荆门州吏目。是集录元一代之诗，分体编次，其中如汪元量、瀛国公、元好问等，上该金、宋之末；张以宁、危素等，亦下涉明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明初诗人操选政者，赖良直卿、许中丽仲孚。刘仔肩汝弼、沈巽士偁、王偁孟敷，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气》一编，能别开生面。惜余所钞阙七言近体绝句，未得全书，恒以为憾。此本称，钞自孙氏“苍雪斋”，所阙与彝尊本同。又以厉氏“樊榭山房”本，郁氏“东啸轩本”参校，颇为精善。虽卷帙无多，而去取极为不苟，又编在明初，多见旧刻，如七言古诗中陈旅《泰定元年八月》一首，张翥《周昉按乐图》一首，郑元祐《送林彦清》一首，《将还淮扬》一首；古乐府中，揭傒斯《马上郎》、《车中女》二首，陈泰《汉使谣》一首，萨都刺《秋夜长》一首、张宪《飞来狐》一首；五言律诗中，如马祖常《寄邵允文》一首，《南征》一首，张翥《裸台》一首，《游石头城清凉寺》一首，杨基《夏夜有怀》第二首。今本集皆佚不载，惟赖此集以存。又五言律诗中，赵孟頫《次袁学士上都集韵》一首，《松雪集》不载；而谭氏所刻《

赵子昂诗集》有之，当亦从此本摭入也。他如《题金渊集》诗、《山村集》、《竹素山房集》，皆作吾衍，此本作屠彝。《乌夜啼》、《将进酒》、《赵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作柯九思，此作雅琥。皆足以考异。其余字句，互异诸集者，不一而足，甚如倪瓒《春日云林斋居诗》凡六韵六十字，而与本集相同者仅十七字。桓受知倪瓒最深，是必其手授定本，为编《云林集》者所未见矣。至於甘立《乌夜啼》一首，既见八卷《古乐府》，又载入一卷中，作《晚出西掖》第二首，编次亦未免小疏。李孝光《题杨铁崖琴书安乐窝》诗，“艳妻欢娱，自令身枯”二句，误析“令”字为。“人之”二字，传写亦未免有舛。然元诗选本，究当以此编为善也。

△《元音》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洪武甲子乌斯道《序》，称宁波孙原理辑。又有曾用臧《序》，称为定海丞张中达所刻，末题辛巳九月下澣，而空其年号两字。考辛巳为建文三年，殆以靖难革除，剷削其板，盖犹明初本也。所录自刘因至龙云从，凡一百七十六人。每人之下略注字号爵里，大抵详於元末，而略於元初。

末附无名氏诗十一首，又陈益稷诗一首，程文海诗四首，滕宾诗一首，虞集诗五首，别题曰《补遗》。均为原目所不载。其中无名氏诸篇，尤为浅俗，与全书体例稍异，或中达刻板之时，以意增入欤？顾嗣立《元百家诗选》凡例，尝议宋公传《元诗体要》、蒋易《元风雅》及原理是书，所收均为不广。然是书於去取之间，颇具持择；虽未能尽汰当时秣縻之习，而大致崇尚风格，已有除烦涤滥之功矣。

△《雅颂正音》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仔肩编。仔肩字汝弼，鄱阳人。洪武初，因荐应召至京，集同时之诗为此书，上自公卿，下至衲子，凡五十余人，而仔肩所作亦附焉。用刘向、王逸、徐陵、芮挺章例也。有宋濂、张孟兼前后二《序》，皆作於洪武三年。所选之诗，每人寥寥数首，盖是时诸人之集，皆未成编，随得随录，故未能赅备；然明初诸家，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藉以略存梗概。其时武功初定，文治方兴，仔肩拟之《雅》、《颂》，固未免溢美。要其舂容谐婉，雍雍乎开国之音，存之亦足以见明初之风气也。此本犹洪武时旧刻，岁久刊敝，颇有模糊佚脱之处，无别本可校，今悉姑仍其旧焉。

△《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高棅编。棅有《啸台集》，已著录。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弊。元人欲以新艳奇丽矫之，迨其末流，飞卿、长吉一派，与卢仝、马异、刘义一派并合而为纤体

，妖冶俶诡，如出一辙，诗又大弊。百馀年中，能自拔於风气外者，落落数十人耳。

明初闽人林鸿，始以规仿盛唐立论，而榘实左右之，是集其职志也。所录凡六百二十家，得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体编次，为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长短句附焉；五言绝句八卷，六言附焉；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排律附焉。始於洪武甲子，成於癸酉；至戊寅，又搜补作者六十一人，诗九百五十四首，为《拾遗》十卷附於后。考《玉台新咏》有古绝句四首，榘以绝句居律诗前，盖有所考。至排律之名，古所未有。杨仲宏撰《唐音》，始别为一目。榘祖其说，遂至今沿用。二冯批点《才调集》，以堆砌板滞，杂乱无章之病归咎於“排”之一字，诋榘为作俑。然诗家不善隶事，即二韵、四韵，未尝不堆砌板滞，杂乱无章。是亦不必尽以“排”字为误矣。诸体之中，各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九格，其凡例谓：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为大家，为名家，为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为馀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自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以陈子昂与李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应物、柳宗元与高适、岑参同在名家是也。其分初、盛、中、晚，盖宋严羽已有是说，二冯尝以刘长卿亦盛亦中之类，力攻其谬。然限断之例，亦论大概耳。寒温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遂可谓四时无别哉？《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於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於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

至於章怀太子《黄台瓜词》，沈佺期《古意》之类，或点窜旧文；康宝月、刘令娴之类，或泛收六代。杜常、胡宿之类，或误采宋人。小小瑕疵，尤所未免；卷帙既富，核检为难，第观其大体可矣。

△《广州四先生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乃明初广州黄哲、李德、王佐、赵介四人诗也。哲字庸之，用荐拜翰林待制，侍懿文太子读书，出知东阿县，升东平通判，归，寻坐法死；有《雪蓬集》。德字仲修，洪武中，用荐授雒阳长史，官至义宁县知县，有《易庵集》。佐字彦举，本河东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南海籍。洪武初，徵至京师，授给事中。有《听雨轩》、《瀛洲》二集，没后稿多遗逸，仅存诗一卷，郡人彭森刻於建安。介字伯贞，明初闭户读书，不求仕进，屡荐皆辞免。坐累，逮赴京师，卒於南昌舟中。后以子纯官监察御史，赠如其官，有《临清集》。四人初与同郡孙蕢号“南园五先生”，后惟蕢集流传，四人著作

已多散佚，此乃后人重辑之本。以蕢集别行，故惟称“四先生”焉。虽网罗放失，篇帙无多，然如哲之五言古体，祖述齐、梁；德之七言长篇，胎息温、李；俱可自名一家。惟佐气骨稍卑，未能骏驾；而介诗所存太少，不足以见所长耳。然粤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唱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故存之以著其概。俾与《西庵集》并传焉。

△《三华集》十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无锡钱子正及弟子义、侄仲益合刻诗也。子正《绿苔轩集》六卷，前有王达《序》；子义《种菊庵集》四卷，前有洪武八年《自序》；仲益《锦树集》八卷，前有魏骥《序》。三集初各自为书，正统中，仲益族子公善等，始合而刻之，其曰“三华”者，盖以三者皆钱氏英华也。按子正诗，朱彝尊《明诗综》不载，但附见其名於子义之下，然二人出处始末，均无可考；独仲益以元末进士知华亭县，后为翰林修撰，见於魏骥《序》中。而《明诗综》载：仲益，永乐初以翰林编修转周王府长史，与骥《序》互有异同；又称：仲益诗格爽朗，惜“遗集”罕传，予从秦对岩前辈购得，亟录八首，犹未尽其蕴云云。然则彝尊仅见“仲益遗集”未见斯本也。则亦罕覩之笈矣。

△《闽中十子诗》三十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袁表、马茨同编。表字景从，茨字用昭，皆福州人。闽中十子者，一曰福清林鸿，有《膳部集》；一曰长乐陈亮，有《储玉斋集》；一曰长乐高廷礼，有《木天清气集》、《啸台集》；一曰闽县王恭，有《白云樵唱》、《凤台清啸》、《草泽狂歌》诸集；一曰闽县唐泰，诗轶不传，散见《善鸣集》中；一曰闽县郑定，有《澹斋集》；一曰永福王偁，有《虚舟集》；一曰闽县王褒，有《养静集》；一曰闽县周元，有《宜秋集》；一曰侯官黄元，其集名不传。皆明初人，万历丙子，表等即高以陈家所藏诸人之诗，选为是集。考闽中诗派，多以十子为宗，厥后辗转流传，渐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晋帖之评，其后遂至有诗必律，有律必七言；而“晋安”一派，乃至为世所诟厉。论闽中诗者，尝深病之。要其滥觞之始，不至是也。十人遗集已不尽传，传者亦不尽可录。此编采撷菁华，存其梗概，犹可以见一时之风气，固宜存以备一格焉。

△《元诗体要》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宋绪编。绪字公传，以字行，馀姚人。成祖时预修《永乐大典》时，同邑被徵者五人，及书成，宋孟岳、赵肤迪、朱德茂、张廷皆授官，绪独辞归。是集，录元一代之诗。曹安《谰言长语》，称其分体三十有八。此本凡为体三十有六，曰《四言》、曰《骚》、曰《选》、曰《乐府》、曰《柏梁》、曰《五言》、曰《七言》、曰《长短句》、曰《杂古》、曰《言》、曰《词》、曰《歌》、曰《行》、曰《操》、曰《曲》、曰《吟》、曰《叹》、曰《怨》、曰《

引》、曰《谣》、曰《咏》、曰《篇》、曰《禽言》、曰《香奁》、曰《阴何》、曰《联句》、曰《集句》、曰《无题》、曰《咏物》、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长律》、曰《五言绝》、曰《六言绝》、曰《七言绝》、曰《拗体》。

较安所列少“七言长律体”、“侧体”二种，未喻其故。各体之前，皆有《小序》，仿方回《瀛奎律髓》之例，其中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其以体分者，选体别於五言古，吟叹怨引之类别於乐府，长短句别於杂古体，未免治丝而棼。其以题分者，香奁、无题、咏物，既各为类，则行役、边塞、赠答诸门，将不胜载，更不免於挂漏。又第八卷杨维桢《出浴》绝句，实唐韩偓七言律诗后四句，亦间有疏舛。然去取颇有鉴裁，邓林《序》称，绪深於诗，故选诗如此之精。

非溢词也。传本颇稀，此本为秀水曹溶家所藏，目录卷六以下阙，书中亦间有阙页，惜无别本可校矣。

△《沧海遗珠》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正统元年杨士奇《序》，称都督沐公所选。又称其字曰景容，黔宁王之仲子。佐兄黔国公为朝廷镇抚西南一方，考《明史》黔宁王沐英之子晟为黔国公，镇云南；昂为右都督，倾云南都司，则此集当为昂所编。惟昂字景高，不字景容，疑其初字景高，至洪熙元年后避仁宗之讳，改高为容，史未及详。其以第三子为“仲子”，则疑误以黔国公为长也。所录凡朱经、方行、朱缙、曾烜、周昉、韩宜可、王景彰、楼璉、王汝玉、逯昶、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机先、大用二十人之作，共三百馀首；皆明初流寓迁谪於云南者。每人姓名之下，各注其字号里居。以其为刘仔肩、王偁诸家诗选所不及，故名曰《遗珠》。二十人皆无专集。此编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自古以来，武人能诗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选录，而其书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可不传也。

△《中州名贤文表》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刘昌编。昌字钦谟，吴县人。正统乙丑进士，历官河南提学副使，迁广东参政。是编，即其官河南时所蒐辑。凡许衡六卷，姚燧八卷，马祖常五卷，许有壬三卷，王恽六卷，富珠哩翀二卷。又略依本集之体，各以碑志、铭传等篇附录於后。考许衡《鲁斋遗书》，马祖常《石田集》，许有壬《至正集》，王恽《秋涧集》，虽尚存传本；而惟《鲁斋遗书》有刊板，馀皆辗转传钞，舛讹滋甚，赖此编撷其英华，得以互勘。至姚燧本集五十卷，富珠哩翀本集六十馀卷，见於诸家著录者，已久佚不传，独赖此仅存。其表章之功，亦不可泯矣。每集末有昌所作《跋语》数则，亦颇见考订。王士禛《香祖笔记》载，其《劝宋

牧仲重刻文表》，且云：钦谟诸跋当悉刻之，以存其旧。此本实康熙丙戌宋萃授钱塘汪立名所刊，其附入原跋，盖本土祜之意也。昌《自序》又谓此其内集，尚有外集、正集、杂集若干卷。今俱未见，殆久而散佚欤。

△《明文衡》九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程敏政编。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是编首代言，为词臣奉敕撰拟之交，次赋，次骚，次乐府，次琴操，次表笺，次奏议，次论，次说，次解，次辨，次原，次箴，次铭，次颂，次赞，次七，次策问，次问对，次书，次记，次序，次题跋，次杂著，次传，次行状，次碑，次神道碑，次墓碣，次墓志，次墓表，次哀诔，次祭文，次字说，为类凡三十有八。悉从《玉台新咏》之例，题作者姓名。惟方孝孺则书字，盖是时靖难文禁稍弛，而尚未全解，故存其文而隐其名也。内琴操缺一首，表缺四首，奏议缺十首，辨缺一首，颂缺一首，赞缺二首，记缺十一首，序缺十五首，题跋缺四首，杂著缺一首，传缺一首，神道碑缺十一首，墓碣缺四首，墓志缺八首，墓表缺二首，祭文缺二首，皆有录无书，各注阙字於目中，未喻其故。所录如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刘定之杂志》之类，皆非文体。而袁忠彻《瀛国公事实》之类，事既诬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芜杂之讥。

朱右才婴《宁生传》，杂述医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体例。然所录皆洪武以后，成化以前之文。在北地、信阳之前，文格未变，无七子末流，摹拟诘屈之伪体。稽明初之文者，固当以是编为正轨矣。

△《新安文献志》一百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是书於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凡有關於新安者，悉采录之。六十卷以前为甲集，皆其乡先达诗文，略依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类辑录；其六十一卷以后，则皆先达行实，不必尽出郡人所论撰。分《神迹》、《道原》、《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应行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参核，而附注之，徵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藉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钜制。其中小小踳駁者，如凡例称《朱子诗文录》其涉於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铭》竟尔见遗；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状，松所作其父森行状，既已并收，而《松韦斋集》中有录曾祖父《诗后序》一篇，又复不录；皆不免於脱略。然司马光《资治通鉴》已称牴牾不能自保，是书卷帙繁重，不能以稍有挂漏，遂掩其蒐辑之功也。

△《海岱会集》十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石存礼、蓝田、冯裕、刘澄甫、陈经、黄卿、刘渊甫、杨应奎八人唱和之诗

也。存礼字敬夫，号来山，益都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知府。田有《北泉集》，已著录。裕字伯顺，号闾山，临朐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澄甫字子静，号山泉，寿光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议。经字伯常，号东渚，益都人，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卿字时庸，号海亭，益都人，正德戊辰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渊甫字子深，号范泉，澄甫之弟，正德戊午举人。应奎字文焕号澠谷，益都人，官至知府。嘉靖乙未丙申间，经以礼部侍郎丁忧里居。

田除名闲住，渊甫未仕，存礼等五人并致仕，乃结诗社於北郭禅林，后编辑所作成帙，冠以“社约”、“同社姓氏”及长至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上巳日、七月七日，会《集序》五篇。其诗凡古乐府二卷，五言古诗二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三首，五言排律一卷，七言律诗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计诗七百四十九首。其编辑名氏原本未载，惟卷首万历己亥魏允贞《序》，称友人冯用韞以《海岱会集》自远寄至，据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盖冯裕曾孙琦所选也。八人皆不以诗名，而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禛称其各体皆入格，非苟作者。观其“社约”中有不许将会内诗词传播，违者有罚一条。盖山间林下，自適性情，不复以文坛名誉事，故不随风气为转移。而八人皆闲散之身，自吟咏外，别无馀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类。

其斐然可诵，良亦有由矣。

△《经义模范》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称嘉靖丁未，访杨升庵於滇，得《经义模范》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刻云云。考廷表为正德甲戌进士。是科题名碑有朱良、朱敬、朱裳、朱节、朱昭、朱方六人，未详孰是。以字义求之，殆朱方为近乎。方，浙江永康人，其仕履亦未详，所录凡宋张才叔、姚孝宁、吴师孟、张孝四人“经义”共十六篇。其弁首即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吕祖谦录入《文鉴》者也。时文之变，千态万状，愈远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远於道。

今观其初体，明白切实乃如此。考吴伯宗《荣进集》，亦载其洪武辛亥会试中式之文，是为明之首科，其所作亦与此不相远，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词相尚矣。康熙中，编修俞长城尝辑北宋至国初“经义”为一百二十名家稿。

然所录如王安石、苏辙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书，世或疑焉。此集虽篇帙寥寥，然犹可见“经义”之本始，录而存之，亦足为黜浮式靡之助。惟《刘安节集》载有“经义”十七篇，亦北宋程试之作，此集未载，或偶未见欤？

△《文编》六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顺之编。顺之有《左编》，已著录。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陈元素《序》，称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稿本。然德秀书主於论理，而此书主於论文，宗旨迥异，元素说似未确也。其中如以庄、韩、孙子诸篇入之论中，为强立名目。又不录《史记》、《汉书》列传，而独取《后汉书黄宪传》冠诸传之上，进退亦多失据，盖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踳驳往往不免。然顺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观其《自序》云，不能无文，即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尝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於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宋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道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蘄至於古。学秦、汉者，当於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自正、嘉之后，北地、信阳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岂非以学七子者，画虎不成反类狗；学三家者，刻鹄不成尚类鹜耶？

阎若璩《潜邱劄记》有《与戴唐器书》，述宋实颖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评书有详有略，惟文编出陈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称两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为原本、陈本，不复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顺之也。

△《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冯惟讷撰。惟讷字汝言，临朐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寺卿，致仕，事迹附见《明史冯琦传》。其书前集十卷，皆古逸诗；正集一百三十卷，则汉、魏以下，陈、隋以前之诗；外集四卷，附录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则前人论诗之语也。时代绵长，采摭繁富，其中真伪错杂，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无。故冯舒作《诗纪匡谬》，以纠其失。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韵之作，无不兼收，溯诗家之渊源者，不能外是书而别求。固亦采珠之沧海，伐木之邓林也。厥后臧懋循《古诗所》、张之象《古诗类苑》、梅鼎祚《八代诗乘》，相继而出，总以是书为蓝本。然懋循书，虽称补此书之阙，而摭拾繁猥，珠砾混淆，又割裂分体，不以时代为次，使阅者茫不得正变之源流；之象书，又以题编次，竟作类书；鼎祚书，仅汉、魏全录，晋、宋以下皆从删节，已非完备之观。

而汉、魏诗中，如所增苏武妻诗之类，又深为艺林之笑噓，故至今惟惟讷此编，为诗家圭臬。初，太原甄敬为刊版於陕西，一依惟讷原次，而剗削甚拙，复

间有舛讹。此本为吴琯等重刊，虽去其前集、正集、外集、别集之名，合并为一百五十六卷，而次第悉如其旧，校讎亦较甄本为详，故今从吴本录之。惟讎别有《风雅广逸》十卷，核其所载，即此编之前集。盖初辑古逸诸篇，先刊别行，后乃续成汉、魏以下，并为一篇，实非有二。今特别存其目，而其书则不复录焉。

△《诗纪匡谬》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冯舒撰。舒字已苍，号默菴，又号“癸巳老人”，常熟人。舒因李攀龙《诗删》，锺惺、谭元春《诗归》所载古诗，辗转沿讹，而其源总出於冯惟讎之《古诗纪》，因作是书以纠之，凡一百一十二条。其中如《於忽操》三章为宋王令诗，《两头纤纤青玉玦》一章，为王建诗，《休洗红》二章为杨慎诗，一一辨之。而杨慎《石鼓文》伪本全载卷中，乃置不一诘。又苏伯玉妻《盘中诗》，《诗纪》作汉人，固谬；宋本《玉台新咏》列於傅休奕诗后，不别题苏伯玉妻，乃嘉定间陈玉父刻本偶佚其名；观《沧浪诗话》称苏伯玉妻有此体，见《玉台集》，则严羽所见之本，实题伯玉妻名。又桑世昌《回文类聚》，载《盘中诗》，亦题苏伯玉妻，则惟讎所题姓名，不为无据，舒之所驳，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禹《玉牒词》实载《后汉书》郡国志注中，惟讎不言所出，但於题下留未刻之版一行，竟未及补。舒校正“斜柯”诸字之讹，而不及此条，亦为阙漏。然他所抉摘，多中其失，考证精核实出惟讎之上。原原本本，证佐确然，固於读古诗者大有所裨，不得议为吹求。虽谓之“羽翼诗纪”可矣。

△《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复俊编。复俊有《东吴名贤记》，已著录。初，宋庆元中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属知云安县程遇孙等八人裒《成都文类》五十卷，中间尚有所未备。嘉靖中，复俊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复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關於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诸书，多不传於今。又如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所不录，其本集亦失载，徐炯、徐树穀《笺注义山文集》，即据此书以补入。如斯之类，皆足以资考核。诸篇之后，复俊间附案语。如汉初平五年《周公礼殿》记载洪适《隶释》，并载史子坚《隶格》，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其中若曹丕《告益州文》与魏人《檄蜀文》，伪词虚煽，颠倒是非，於理可以不录；然此志蒐罗故实，例主全收，非同编录总集，有所去取。善恶并载，亦未足为复俊病。惟篇末不著驳正之词，以申公义，是则义例之疏耳。

△《古今诗删》三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攀龙编。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每代各

自分体，始於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江淹作《杂拟诗》，上自汉京，下至齐、梁，古今咸列，正变不遗。其《序》有曰：“蛾眉诘同貌而俱动於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於魂”。又曰：“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权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论其流弊，诚亦多端，然钜制鸿篇，亦不胜数，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郅无讥。王士禛《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俊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其殆为梦阳辈发欤？且以此选所录而论，唐末之韦庄、李建勋，距宋初阅岁无多；明初之刘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数年之内，今古顿殊，一人之身，薰莸互异，此真门户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於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是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评注，别立斯名，以其流传既久，今亦别存其目，而不录其书焉。

△《唐宋元名表》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胡松编。松有《滁州志》，已著录，《明史》松本传称，松幼嗜学，尝辑古名臣章奏，今未见其本。是编，乃松督学山西时，选为士子程式之书。虽所录皆各集所有，无奇秘未睹之篇，而去取极为不苟。前有《自序》曰：“是学也，昉於汉、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极於宋，其体不能尽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达下情，明己志而述物则，其后相沿日下，竞趋新巧，争尚衍博，往往贪用事而晦其意，务属词而灭其质，盖四六之本意失之远矣。”其言颇为明切。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久而伪体杂出，或参以长联。如王世贞所作一联，多至十馀句，如“四书”文之二小比。或参以五七言诗句，以为源出徐、庾及王、骆；不知徐、庾、王、骆用之於赋。赋为古诗之流，其体相近，若以诗入文，岂复成格？至於全用成句，每生硬而权桠，间杂俗语，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调，剽袭者陈肤，餽釘割裂之词，小才者纤巧，其弊尤不胜数。松选此编，挽颓波而归之雅，亦可谓有功於骈体者矣。

△《文氏五家诗》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长洲文氏三世五人之诗也。文洪，字功大，成化乙酉举人，官沭来水教谕，著《括囊稿诗》一卷，文一卷。其孙徵明，著《甫田集》诗四卷。徵明长子

彭，字寿承，官南京国子监博士，著《博士诗》二卷。次子嘉，字休承，官和州学正，著《和州诗》一卷。彭之子肇祉，字基圣，官上林苑录事，亦著诗五卷。中惟徵明名最盛，其家学之渊源，则自洪始。如《静志居诗话》所称：“野猿窥落果，林蝶恋残花；自得翻书趣，浑忘对客言”诸句，饶有恬澹之致，徵明诗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至彭、嘉、肇祉，亦能於耳濡目染之余，力承先绪。所谓谢家子弟，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也。徵明《甫田集》，已著录。然卷帙相连，无容割裂。且除此一集，与五家之目亦不合，尤无容改其旧名以五为四。故仍并录之，而附著其互见之故焉。

△《宋艺圃集》二十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蓑编。蓑有《黄谷琐谈》，已著录。是集，选录宋人之诗，殚力蒐罗，凡十三载，至隆庆丁卯而后成，所列凡二百三十有六人，而核其名氏，实二百三十有七人，盖编目时误数一人。末卷附释衲三十三人，宫闺六人，灵怪三则，妓流五人，不知名四人，通上当为二百八十八人，而注曰共二百八十四人，则除不知姓名四人不数耳。王士禛《香祖笔记》称，所选凡二百八十人，亦误数也。书中编次后先，最为颠倒，如以苏轼、苏辙列张咏、余靖、范仲淹、司马光前；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列蔡襄、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前；秦观列赵抃、苏颂前；杨万里列杨蟠、米芾、王令、唐庚前；叶采、严粲列蔡京、章惇前；林景熙、谢翱列陆游前者，指不胜屈。其最诞者，莫若以徽宗皇帝与邢居实、张栻、刘子翬合为一卷，夫《汉书艺文志》以文帝列刘敬、贾山之间；武帝列蔡甲、倪宽之间；《玉台新咏》以梁武帝及太子诸王，列吴均等九人之后、萧子显等二十一人之前。以时代相次，犹为有说。至邢居实为邢恕之子，年十八早夭，在徽宗以前。刘子翬为刘韜之子，张栻为张浚之子，皆南宋高、孝时人，在徽宗以后。

乃君臣淆列，尤属不伦。殆由选录时，随手杂抄，未遑铨次欤。至於廖融、江为、沈彬、孟宾于之属，则上涉南唐；马定国，周昂、李纯甫、赵汾、庞铸、史肃、刘迎之属，则旁及金朝。衡以断限，更属未安。王士禛之所纠，亦未尝不中其失也。然《香祖笔记》又曰：隆庆初元，海内尊尚李、王之派，讳言宋诗。而于田独闡幽抉异，撰为此书，其学识有过人者，则士禛亦甚取其书矣。

△《元艺圃集》四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李蓑编。此集续“宋诗”而选，所录凡一百九人，诗六百二十五首。

《自序》称地僻少书籍，无以尽括一代之所长。今观所录，有虞集、范梈、揭傒斯，而无杨载，即一代名人号为四家者，已阙其一。是漏略诚所不免。又刘辰翁乃宋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问乃金人；僧来复乃明人；一例载入，颇失断限。其编次则倪瓚、宋元、余阙等皆元末人，而名在最前；戴表元、白斑

等皆元初人，而名在最后。其他亦多先后颠倒，颇无伦序。似亦随见随抄，未经勘定之本。与《宋艺圃集》相同，殆慵於排纂，遂用唐无名氏《搜玉小集》，不拘时代之例欤。然其《自序》谓：“宋诗痼於理，元诗邻於词。”则深中两代作者之弊。

故其去取之间，颇为不苟，以云备一代之诗，诚为不足。以云鉴别，则较之泛滥旁收，务盈卷帙者，精审多矣。

△《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通行本）

明茅坤编。坤有《徐海本末》，已著录。《明史文苑传》称：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然右书今不传，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

凡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家各为之引。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版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入，实未讳所自来，则称为盗袭者，诬矣。其书初刊於杭州，岁久漫漶，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故坤尝以书与唐顺之论文，顺之复书有“尚以眉发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语。又谓绳墨布置，奇正转摺，虽有专门师法，至於中间一段精神命脉，则非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云云。盖颇不以能为古文许之。今观是集，大抵亦为举业而设。其所评语，疏舛尤不可枚举。黄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张自烈书》，谓其韩文内《孔司勋志》，不晓句读；《贞曜先生志》所云来吊韩氏，谓不知何人；柳文内《与顾十郎书》，误疑“十郎”为“宗元座主”；欧文内薛简肃举进士第一让王严，疑其何以得让；又以《张谷墓表》迁员外郎知阳武县，为当时特重令职；又《孙之翰志》学究出身、进士及第，为再举进士，皆不明宋制，而妄为之说。又谓其圈点批抹，亦多不得要领，而诋为小小结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

△《吴都文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钱穀编。穀字叔宝，长洲人，《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但称其

能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称穀贫无典籍，游文徵仲之门，日取插架书读之，手抄异书最多，至老不倦。仿郑虎臣《吴都文粹》，辑成续编，间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继之，吴中文献，藉以不坠云云。功甫，钱与治之字也，所称卷数与此本不符，疑合与治续编言之。或穀初所蒐罗，原有此数，后复加删汰，以成今本。彝尊乃据其旧稿言之欤？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逸，第五十卷亦残缺，检勘他本并同，盖流传既久，不免脱遗，已非完本。其中所标二十一门，分类亦多未确，盖能博而未能精者。然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录，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增至十倍。吴中文献，多藉是以有徵，亦未可以芜杂弃矣。

△《石仓历代诗选》五百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编。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编，所选历代之诗，上起古初，下迄於明，凡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七卷，金、元诗五十卷，明诗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旧一名《十二代诗选》，然汉、魏、晋、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实十一代，既录古逸，乃缀於八代之末，又并五代於唐、并金於元，於体例名目，皆乖刺不合。故从其版心所题，称历代诗选，於义为谐。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於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惟金代仅录元好问一人，颇为疏漏。意其时毛晋所刊《中州集》、《河汾诸老诗》，犹未盛行，故学佺未见欤。其冠於元诗之首，亦以一代只一人，不能成集故也。据《千顷堂书目》，学佺所录《明诗》尚有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今皆未见，殆已散佚。然自万历以后，繁音侧调，愈变愈远於古，论者等诸自郅无讥。是本止於嘉、隆，正明诗之极盛，其三集以下之不存，正亦不足惜矣。

△《四六法海》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王志坚编。志坚有《读史商语》，已著录。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渐萌也。符命之作则《封禅书》、《典引》，问对之文，则《答宾戏》、《客难》，駉駉乎，偶句渐多。沿及晋、宋，格律遂成，流迨齐、梁，体裁大判，由质实而趋丽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实皆源出古文，承流递变。犹四言之诗至汉而为五言，至“六朝”而有对句，至唐而遂为近体。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风雅则一也，厥后辗转相沿，逐其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谔论其佻巧，唐韩愈亦断断有古文、时文之辨。降而愈坏，一滥於宋人之启割，再滥於明人之表判，剿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

巧而伤雅。四六遂为作者所诟厉。宋姚铉撰《唐文粹》，至尽黜俚偶，宋祁修《新唐书》，至全删诏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云间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诋，岂非作四六者，不知与古体同源、愈趋愈下，有以启议者之口乎！志坚此编所录，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晋，如敕则托始宋武帝，册文则托始宋公《九锡文》，表则托始陆机、桓温、谢灵运，书则托始於魏文帝、应瑒、应璩、陆景、薛综、阮籍、吕安、陆云、习凿齿，序则托始陆机，论则托始谢灵运。大抵皆变体之初，俚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於兹体深为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笺注其本事，或考证其异同，或胪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本，语有实徵，非明代选本所可及。据其凡例，虽为举业而作，实则四六之源流正变，具於是编矣，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也。

△《古乐苑》五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记》，已著录。是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而增辑之。郭本止於唐末，此本止於“南、北朝”，则用左克明《古乐府》例也。其所补者，如琴曲歌词《庞德公之於忽操》，见《宋文鉴》中，乃王令拟作，非真庞所自作也；杂歌曲词之《刘勋妻》，其诗《艺文类聚》称魏文帝作，《玉台新咏》称王宋自作，邢凯《坦斋通编》称曹植作；然总为五言诗，不云乐府；亦不以“刘勋妻”三字为乐府题也。左思《娇女诗》自咏其二女嬉戏之事，亦不云乐府也；至梁昭明太子、沈约、王锡、王规、王缵、殷钧之《大言》、《细言》，不过偶然游戏，实宋玉《大言赋》之流。既非古调，亦未被新声，强名之曰“乐府”，则《世说新语》所谓“矛头淅米剑头炊，百岁老翁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婴儿”“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者，何又不入乎？温子昇之《捣衣》本咏闺情，亦强名曰“乐府”，柳惲、谢惠运、曹毗所作亦同此题，何又见遗乎？梁简文帝之《名士悦倾城》本题为《和湘东王》，亦偶拈成句，未必调名；沈约之《六忆诗》、隋炀帝之《杂忆诗》且明标诗字，以及闺思、闺怨、春思、秋思之类，无不阑入，则又何诗，不可入乐乎？《婉转歌》见吴均《续齐谐记》及《晋书》。

刘妙容，鬼也；王敬伯，人也。刘妙容歌，列“琴曲歌词”中；王敬伯歌，自应列於其后。即两本字句小异，不过注一作某耳。乃以敬伯补入末卷《鬼歌》中，颠倒错乱，殊不可解。又开卷为古歌词，以《断竹之歌》为首，迄於秦始皇《祀洛水歌》，已不及郭本之托始郊庙为得体；而杂歌谣词中，又出“古歌”一门，始於《击壤歌》，迄於《甘泉歌》，不知其以何为别。他如隋炀帝之《望江南》，采摭伪撰之小说，绝不考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至李德裕时，始有此调，则益糅杂矣。然其摭拾遗佚，颇足补郭氏之阙。其解题亦颇有所

增益。虽有丝麻，无弃菅蒯，存之亦可资考证也。其《衍录》四卷，记作者爵里及诸家评论，盖剽剟冯惟讷《诗纪别集》而稍为附益，多采杨慎等之说，今亦并录之，备参订焉。

△《皇霸文纪》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辑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以配冯惟讷《诗纪》。此编上起古初，下迄於秦，故曰《皇霸文纪》，乃其书之第一集也。洪荒以降，书契莫详，事尚无徵，况其文字，传於后者，非汉代纬书之依托，即战国诸子之寓言，一概哀存，遂不免一真百伪。至《集古录》、《博古图》、《考古图》所列诸铭，名姓时代，半属臆求；点画偏旁，多缘附会。刘、杨异释，薛、郑殊音，而确定为某商某周，编之简牘，实为失於阙疑。甚至“箎磬铭”六十三字，惟录篆文，尤乖体例。他如《穆天子传》、《诗序》之类，本各自为书，亦登文集，则录所不当录。屈原《楚词》，惟载三篇，则删所不当删。何致之《伪岫嵎碑》、杨慎之《伪石鼓文》并出近代，漫无考证。大横庚庚之兆，且以汉文误入之。皆辑录之疏，不可据为典要。然网罗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备於斯，芜杂之中，菁英不乏。陆机所谓“虽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者也。故病其滥而终取其博焉。

△《西汉文纪》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皇霸文纪》，真伪糅杂，颇有炫博之讥。其作是编，则一以《史记》、《汉书》为主，而杂采他书附益之，所据为根本者，较诸子杂言颇为典实。故所收於班、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参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纪》之滥。如《飞燕奏笺》，《成帝答诏》，张良《四皓往返书》，孔臧《与子弟书》，东方朔《实瓮铭》，《李陵苏武往返书》，刘向《上关尹子》、《子华子》、《於陵子奏》，扬雄《润州牧箴》，《卓文君、司马相如诔》诸篇，依托显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杂记》、《东方朔别传》、《搜神记》、《博物志》、《佛藏辨正论》，所载诸篇；及孔安国《尚书序》、《孔衍家语序》等文，虽未一一厘正，要其所漏不过百中之一矣，惟《新书节录》数篇，则《新语》、《春秋繁露》之类，以例推之，何不并载？《列女传》及扬雄诸赋，并节录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将多不胜收，殊无义例。其於诏制既以各帝分编，又往往随事附各篇之后，端绪庞杂，於编次之体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汉，西汉莫备於此编。含英咀华，固著作之渊矣。

△《东汉文纪》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西汉文纪》，根据《史》、《汉》，故多为典确。是编虽亦以正史为宗，而杂书之作，始盛於东汉。即刘珍、张璠诸记，著录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说繁兴，其时去雒京最近，故依托附会，尤较西汉

为多。

至於《集古》、《金石》诸录，《博古》、《考古》诸图，以迨《隶释》、《隶续》而下，搜括旧刻，争奇炫博者，弥不一家。而西汉自“五凤砖”数事以外，寥寥无多，其碑碣文词，器物铭识，亦往往惟称东汉。鼎祚蒐罗既富，义取全收，其间真贋互陈，异同蜂起，而订讹正舛，亦不及《西汉文纪》之详，固其所也。

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亦复摭摭不遗，其采辑亦云勤矣。若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远在西域，我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微之时，嘉峪关外，即为绝域，其略而不载，固未可以为疏漏焉。

△《西晋文纪》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西晋相传四叶，为日无多，何晏、王弼之徒，以庄、老清言转相神圣，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观鼎祚所编一代之文，则讨论典故，崇励风俗者，犹居其半。盖东汉以来，老师宿儒之遗训，越三国而犹有存焉。非鼎祚哀而辑之，不知建武以还，犹能立国者，为礼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采诗赋之《序》，以足篇帙，特较他代为繁，殊嫌割裂。又司马懿以及师、昭，虽《晋书本纪》三祖并登，而揆以史法，终乖限断。鼎祚既通编八代之文，自宜附之魏末，使名号不舛，时代靡差。乃因仍《晋书》之失，存其帝号以冠篇，是亦失於纠正者矣。

△《宋文纪》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所辑《八代文纪》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晋》而止。鼎祚歿后，应天巡按御史张煊、宁国府知府周维新始为次第开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独有煊及维新《序》。宋之文，上承魏、晋，清俊之体犹存；下启晋、梁，纂组之风渐盛。於八代之内，居文质升降之关，虽涉雕华，未全绮靡。观鼎祚所录，可以见风气转移，日趋日变之故焉。其编纂之体，略同汉、晋，中间如《庐山公九锡文》和《香方》之类，钜细兼收，义取全备，犹之〈鱼旦〉表、头责子羽文，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芜累为讥。惟《宋公册封九锡禅代》诸文，既为晋人所撰，自当附之於《晋纪》，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马越《女铭词》，虽发自宋年，而撰由晋代，附之简末，尤无取义，是则编次之疏矣。

△《南齐文纪》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是集於酬答之文，参错附录，及误载前代册诰，与诸集略同。而体例尤为丛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诏》，乃《齐书》撮叙其事，而以为诏词；高祖《与周盘龙第二敕》，明帝《手诏王思远》，皆只常言五字，但可存为故实，岂宜目以文章。无姓名之文，例附於末；而《鱼腹侯子响还本奏》独列

於前。代拟诸作，例归操觚之人，而褚渊《禅齐诏》、江淹《筑垒教》独不画一。曹景宗《与弟义宗书》，沈约《答陆厥乐蔼书》，犹曰人虽入梁，事关齐代。至於宋顺帝《答诛黄回诏》，则《宋文纪》自为一集，何以隔代阑入？若刘虬《答萧子良书》，已见二卷，又见六卷，失检抑又甚矣。其间如高祖《与王彦之书》，《尺牍》误以为世祖。崔觉《与妹书》，《尺牍》误以为崔恭祖。亦间有小小驳正。

然如黄回一人，隔数页而重注；曹虎一人，前注见北魏，而七卷之中乃别出曹虎之名，详注爵里，矛盾者正复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备而存之耳。

△《梁文纪》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是集，采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书》、《南史》及诸家文集，故所录不甚繁碎，考证亦颇精核。惟以后梁萧岿退附外国之后，不与诸王同列，殊乖次序。又侯景矫诏入於简文帝文内，亦非事实。他若梁武帝《请谥答诏》，不著其人，稍为疏漏；《江淹集》作於齐代，割以入齐，《齐文纪》既已发例，何佟之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齐朝，以下作於梁世，但为分注，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乱其例。然较他集，终为有条理也。梁代沿永明旧制，竞事浮华，故裴子野撰《雕虫论》以砭其失。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曰：“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反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又曰：“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谢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一代帝王，持论如是，宜其风靡波荡，文体日趋华缚也。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賸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譬之晚唐五代，其诗无非侧调，而其词乃为正声。寸有所长，四六既不能废，则梁代诸家，亦未可屏斥矣。

△《陈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南朝六代，至陈而终，文章亦至陈而极敝。其时能自成家者，诗惟阴铿、张正见；文则徐陵、沈炯以外，惟江总所传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异代；或晚归隋主，尚署前衔，鼎祚兼其前后诸作，割并於陈，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为编次，苟阙其一代，则源流始末，有所未详，斯亦不得已之变例也。况永明、天监，相去未遥，江左馀风，往往而在韩、柳未出以前，王、杨之丽制，燕、许之鸿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废之矣。

△《北齐文纪》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北齐著作，邢、魏居首，其馀零篇短札，取备卷帙而已。所采自

正史以来，不过《文苑英华》、《艺文类聚》、《通鉴》诸书，盖流传本少，蒐辑为难，非其网罗之未备也。其首列高欢、高澄，亦同西晋之编，滥登三祖；他如《侯景报高澄书》，史明言王伟；《文宣即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诏》，《艺文类聚》明言邢邵，而不归操笔之人。竟冒署其所代，核以事实，亦未睹其安。又《颜氏家训》，各自为书，史志相沿著录，设使全文载入，已於体例有乖，乃仅录其《叙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仅录其首四五行，岂非以篇页无多，忽而不检，致是疏漏欤？考崇祯戊寅周鏞《序》鼎祚所辑文纪，自东晋以下，皆鼎祚没后所刻，盖中多草创之稿，其后人未尽是正，因而刊之，亦非尽鼎祚之失也。

△《后周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按“东汉”、“东晋”之名，所以别於“西”；“南齐”之名，所以别於“北”。若周则丰镐旧京，年祀绵远，中原江左，别无国号相同。卢思道作《兴亡论》，题曰“后周”，殊为无义，故令狐德棻所撰《国史》，但曰《周书》。鼎祚仍以后题，未免失於刊正。所录宇文氏一代之文，不过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则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材异国，其寂寥更甚於高齐。

然宇文泰为丞相时，干戈扰攘之中，实独能尊崇儒术，厘正文体。大统五年正月置行台学，十一月命周惠达、唐瑾制礼乐，大统十一年六月患晋氏以来文章浮华，命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仍命自今文章，咸依此体。今观其一代诏敕，大抵温醇雅令，有汉、魏之遗风，即间有稍杂俳偶者，亦摘词典重，无齐、梁绮艳之习。他如《庾信集》，中《春赋》、《镫赋》之类，大抵在梁旧作，其入北以后诸篇，亦皆华实相扶，风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语。岂非黜雕尚朴，导之者有渐欤？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六朝靡丽之风，极而将返，实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传之寡，而忽之也。

△《隋文纪》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鼎祚编。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薈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而人沿旧习，风尚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馀载，竟不能自为体裁。又世传小说，唐代为多。而仁寿、大业，去唐最近，遗篇琐语，真贗相参，不能无所附会。故鼎祚所录，此集又最糅杂。其中如《隋遗录》、《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大业拾遗记》，皆出依托。而王度《古镜记》尤为迂怪不经，《搜神》、《异苑》之末流，《睽车》、《夷坚》之先路，岂可登之总集，自秽其书？又如《甲秀堂帖》载炀帝《跋曹子建墨迹》，唐以来收藏赏鉴，皆所未闻；词旨凡庸，显出近代，而一概阑入，未免失於鉴裁。

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陈叔达、温大雅、魏徵诸人，不系於隋，无烦拟议，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尔兼收，而李德林《代静帝之诏》作於周时，颜之推《请考乐》之奏上於梁代，前则文随人编，后则人随文列。揆以断限，厥例安居？若文帝《复姓令》之误采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礼诏》，题为文帝，祖君彦之《移郡县书》、《与袁子幹书》、魏徵《与郇王庆书》，皆题为李密；孔德绍《遗秦王书》，题为窦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见一卷，复见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见五卷，复见七卷；又诸集之通病，不在所论矣。八卷之末，载梁神洵等十二人，盖鼎祚《文纪》以此集为终，神洵等时代未详，故统附於此。合观所录，虽牴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穷八代，旁搜博采，薈合成编，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实艺苑之大观，其功亦不为过掩矣。

（案：《千顷堂书目》，载鼎祚所编尚有《三国文纪》、《东晋文纪》、《后陈文纪》，《三国》、《东晋》，今未见其本，姑从阙如；《后陈》并不知为何代，疑传写有讹，今亦未见其本。故置之不论焉。）

△《释文纪》四十五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明梅鼎祚编。是书成於崇祯辛未，裒辑历代名僧之文、以及诸家之文，为释氏而作者。冠以经典所译西域《梵书》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为东汉至陈、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则无名氏时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采摭极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注爵里，每篇题之下，各注事实，亦颇便检阅。其中如王《头陀寺碑》载在《文选》，人人习读。而蒐远略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与月仪《献岁帖》，其人虽释氏之徒，而其文实不为释氏作。一概收之，亦嫌泛滥，皆不免於小疵。然六代以前之异学，则已斑斑然矣。又其时，文士竞以藻丽相高，即缁流亦具有词采，故大抵吐属娴雅，论说亦皆根据经典；尤不类唐以后诸方语录，徒以俚语掉弄机锋，即论其文章，亦不失为斐然可观也。

△《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贺复徵编。复徵字仲来，丹阳人。是书，首无序目，书中有复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宪副昔宦夔门，时为天启甲子六月。越岁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宪副为郎南都，嗣后入粤归吴”，又云：“先宫保中泠公请师演说《金刚经》。又吴吟题词云，辛未秋，家大人粤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阳贺氏一家，登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进士；邦泰孙世寿，万历庚戌进士，官总督仓场户部尚书；世寿子王盛，崇祯戊辰进士，按之复徵所序祖父官阶年月，俱不相合。

又每册首，有晋江黄氏父子藏书印记，而《千顷堂书目》乃不载是编，均莫详

其故也。复徵以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蒐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体之首，多引刘勰《文心雕龙》及吴讷、徐师曾之言，间参以己说，以为凡例。其中有一体而两出者，如“祝文”后既附“致语”，后复有“致语”一卷是也。有一体而强分为二者，如既有“上书”，复有“上言”，仅收《贾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复有“阡表”，仅收欧阳修《泂冈阡表》一篇；“记”与“纪事”之外，复有“纪”，“杂文”之外，复有“杂著”是也。

有一文而重见两体者，如王褒《僮约》，一见“约”，再见“杂文”；沈约《修竹弹甘蔗文》，一见“弹事”，再见“杂文”；孔璋《请代李邕表》，一见“表”，再见“上书”；孙樵书《何易于事》一见“表”，再见“纪事”是也。又於金、元之文，所收过略。而后人拟仿伪撰之作，如张飞《新都县真多山铭》之类，乃概为收入，未免失於别裁。意其卷帙既繁，稿本初脱，未经刊定，不能尽削繁芜。

然其别类分门，搜罗广博，殆积毕生心力，抄撮而成，故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录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约之一助尔。

△《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陆时雍撰。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癸酉贡生。是编选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分为二集，前有《总论》一篇，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如云：“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又云：“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云：“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所言皆妙解诗理。其间如《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谬，而於储光羲、孟浩然辈，亦俱有微词。盖其时王、李馀波，相沿未息。学者方以吞剥为工，故於蹊迳易寻者，往往加之排斥。欲以此针砭流俗，故不免於惩羹而吹齏。然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

书中评语，间涉纤仄，似乎渐染楚风，然《总论》中所指晋人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实以隐刺锺、谭，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绮语之习，与“竟陵”一派，实貌同而心异也。

△《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张溥编。溥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已著录。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於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於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於一编。溥以《张氏书

》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务得贪多，失於限断，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有本系“经说”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录《春秋阴阳》、刘向、刘歆集录《洪范五行传》之类是也。有本系“史类”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孙集全录《补史记》、荀悦集全录《汉纪论》之类是也。有本系“子书”而入之集者，如诸葛亮集录《心书》，萧子云集录《净住子》是也。有牴牾显然而不辨者，如张衡集录《周天大象赋》，称魏武黄星之类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断者，如《陈琳传》中有袁绍使掌书记一语，遂以《三国志注》“绍册乌桓单于文”录之琳集是也。有伪妄无稽而滥收者，如东方朔集录《真仙通鉴》所载《与友人书》及《十洲记序》之类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觉者，如庾信集录杨炯文二篇之类是也，有采摭未尽者，如束皙集所录《饼赋》，寥寥数语，不知祝穆《事文类聚》所载尚多之类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锺会集《成侯命妇传》，《三国志注》截载两处，遂分其首尾名为一篇之类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遗之者，如枚乘《七发》、《忘忧馆柳赋》、《谏吴王书》，及《玉台新咏》所载古诗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赋》、《白鬢赋》、《鬻髅赋》，及《文选》所载《咏史诗》，亦可成一卷；而摈落不载之类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虽因人成事，要不可谓之无功也。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归有光等之说而畅其流；陈子龙倡“几社”，承王世贞等之说而涤其滥；溥与张采倡“复社”，声气蔓延，几遍天下。然不甚争学派，亦不甚争文柄，故著作皆不甚多。溥所撰述，惟删定《名臣奏议》及此编为巨帙，《名臣奏议》，去取未能尽允；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溥之遗书，固应以此为最矣。

△《古今禅藻集》二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释正勉、性通同编。其哀辑则释普文也。普文字理菴，正勉字通可，并嘉兴人；性通，字蕴辉，应天人。所录皆释子之作，而不必其有关于佛理，曰“禅藻者”，犹曰僧诗云尔。所载上起晋支遁，下迄性通所作。以朝代编次，每代之中又自分诸体。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之，未免泛滥。又宋倚松老人饶节，后为僧，名如璧，陆游《老学菴笔记》称为“南渡诗僧之冠”，与葛天民卒返初服者亦不同，乃漏而不载。至宝月《行路难》，锺嵘《诗品》明言非其所作，载构讼纳赂事甚悉；而仍作僧诗，皆未免疏於考订。他如卷一之末，独附赞铭谏赋，盖以六朝篇什无多，借盈卷帙。然以此为例，则诸方偈颂，孰非有韵之文，正恐累牍连篇，汗牛而载，於例亦为不纯。特其上下千年，网罗颇富，较之《唐僧宏秀集》惟取一朝，《宋九僧诗》但备数家者，较为完具，存之

亦可备采择焉。

△《三家宫词》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晋编。晋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已著录。三家者，一为唐王建，一为蜀花蕊夫人，一为宋王珪，各七言绝句一百首。建诗集，别著录。其宫词百首，旧刻杂入王昌龄《长信秋词》一首、刘禹锡《魏宫词》二首、白居易《后宫词》一首、张籍《宫词》二首、杜牧《秋夕作》一首、《出宫人》一首。

晋并考旧本厘正。花蕊夫人蜀孟昶妃费氏也。宋熙宁五年王安石检校官书，始得其手书於敝纸中，以语王安石，王安石以语王珪、冯京，始传於世，珪所撰《华阳集》，明代已佚，今始以《永乐大典》所载裒辑著录。惟此宫词有别本孤行，而流俗传写，误以其中四十一首窜入花蕊夫人诗中，而移花蕊夫人诗三十九首属之於珪，又摭唐诗二首足之，颠舛殊甚。此本亦一一校改，建《赠王守澄诗》，有“不是当家亲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句，虽一时劫制之词，而宫禁深严，流传琐亦未必不出於若辈，其语殆不尽诬。费氏身备掖庭，述所见闻；珪出入禁闼，历仕四朝，不出国门而至宰相，耳濡目染，亦异乎草野传闻。晋裒而编之，皆足以考当日之轶事，不但取其词之工也。

△《二家宫词》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毛晋编。凡宋徽宗皇帝三百首，宁宗杨皇后五十首。徽宗卷末有帝姬长公主《跋》，称自建中靖国二年至宣和六年，缉熙殿所收藏御制宫词，共三百首，命左昭仪孔楨同嫔御章安愷等收辑，类而成书云云。考蔡京改“公主”为“帝姬”各有封号，此既云“帝姬”又云“长公主”非当时之制。又楨字为仁宗庙讳，当时改“文贞”为“文正”，改魏徵为魏证，嫌名犹避之甚严，岂有宫中昭仪，敢以此字为名者？此《跋》殆出於依托。杨后卷末有潜夫《跋》不著名氏，毛晋谓不知何许人。考刘克庄字潜夫，《跋》称癸酉仲春，为度宗咸淳九年，时代亦合，或克庄所题耶？毛晋跋徽宗卷末，称旧刻或二百八十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贗作，后从云间得一元本，止缺二首，则其书已屡经窜乱。即所谓云间元本，亦未必旧观，又跋杨后卷末，称今本止三十首，馀二十首从未之见，乃天启丁卯得胡应麟家秘本所载，又称《迎春燕子尾纤纤》一首、《落絮濛濛立夏天》一首、《紫禁仙輿诘旦来》一首，向刻唐人；《兰径香消玉辇踪》一首、《缺月流光入绮疏》一首、《辇路青苔雨后深》一首，向刻元人。今姑仍原本云云。今考集中“阿姊携依近紫微，蕊宫承宠对芳菲，绣帟独自裁新锦，怕看花开蝴蝶飞”一首，亦似杨妹子作，故有首句；《书史会要》称杨妹子诗，语关情思，人或讥之，盖即此类。不应出杨后之笔，盖此三百五十首者，皆后人裒辑得之，真伪参半

，不尽可凭。姑以流传已久存之耳。

卷一百九十 集部四十三

○总集类五△《御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等奉敕编注。所录上起《春秋左传》，下迨於宋，用真德秀《文章正宗》例。而睿鉴精深，别裁至当，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训诂，各有笺释，用李善注《文选》例。而考证明确，详略得宜，不同善之烦碎。每篇各有评点，用楼昉《古文标注》例。而批导窾要，阐发精微，不同昉之简略。备载前人评语，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罗赅备，去取谨严，不同霆震之芜杂。诸臣附论，各列其名，用五臣注《文选》例。

而夙承圣训，语见根源，不同五臣之疏陋。至於甲乙品题，亲挥奎藻，别百家之工拙，穷三准之精微，则自有总集以来，历代帝王未闻斯著，无可援以为例者。

盖圣人之心无不通，圣人之道无不备。非惟功隆德盛，上轶唐虞，即乙鉴之余，品题文艺，亦词苑之金桴，儒林之玉律也。虽帝尧之焕乎文章，何以加哉！

△《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诗莫备於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蒐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所舛漏。是编禀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馀首，作者二千二百馀人，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杂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六卷、词十二卷别缀於末。网罗赅备，细大不遗。然如《册府元龟》所载唐高祖《赐秦王诗》，则考订其伪托。又旧以六朝人误作唐人者，如陈昭仪、沈氏、卫敬瑜妻之类；以六朝人讹其姓名误为唐人者，如杨慎即陈阳慎、沈炯即陈沈炯之类；以六朝诗误入唐诗者，如吴均《妾安所居》、刘孝胜《武陵深行》误作曹邴，薛道衡《昔昔盐》误作刘长卿之类；唐诗之误以诗题为姓名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輓词》作《高密诗》、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作《慕容承诗》之类，亦并釐正。《唐音统签》收道家章咒、释氏偈颂多至二十八卷，本非诗歌之体，伤於冗杂者，咸为删削。义例乃极谨严。至於字句之异同，篇章之互见，根据诸本，一一校注，尤为周密。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釐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

△《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於金。特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江左胜流，动刊梨枣，迨汝阳版荡，散佚遂多。元好问撰《中州集

》，掇拾畸零，得诗一千九百八十馀首，作者二百四十馀人，并乐府釐为十一卷。每人各以小传述其轶事，颇为详悉。然好问之意，在於借诗以存史，故於诗不甚求全，所录未能赅备。郭元釭因取好问原本，重为葺缀，所增之人，视旧加倍。所增之诗，视旧三倍。仍存好问之小传，而取刘祁《归潜志》以拾其遗，别题曰补。又杂取《金史》及诸家文集说部，以备考核，别题曰附。元釭有所论说，亦附见焉。金源一代之歌咏，彬彬乎备矣。书成奏进，仰蒙圣祖仁皇帝制序刊行。伏读序文，知是编薈粹排纂，实经御笔。而目录之首，犹题臣郭元釭补辑一条。大圣人善与人同，一长必录之盛心，尤足以昭示千古也。

△《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右庶子张豫章等奉敕编次。凡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各详叙作者之爵里。其诗则首帝制，次四言，次乐府歌行，次古体，次律诗，次绝句，次六言，次杂言。以体分编。唐诗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学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杨亿等倡西昆体，流布一时。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益出新意，宋诗於时为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於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诗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国运与宋同衰，诗道乃较宋为独盛。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诗》曰：“邙下曹刘气佟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岂虚语乎！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范、揭以下，指不胜屈。

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杨维桢负其才气，破崖岸而为之，风气一新，然讫不能返诸古也。明诗总杂，门户多岐，约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三变而竟陵，淫哇竞作，明祚遂终。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长短。而七百馀年之中，著作浩繁，虽博识通儒，亦无从遍观遗集。

至於澄汰沙砾，披检精英，合四朝而为一巨帙，势更有所不能矣。我国家稽古右文，石渠天禄之藏，既逾前代；我圣祖仁皇帝游心风雅，典学维勤，乙览之餘，咸无遗照。用能别裁得失，勒著鸿编，非惟四朝作者，得睿鉴而表章。即读者沿波以得奇，於诗家正变源流，亦一一识其门径。圣人之嘉惠儒林者，宁浅鲜欤？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自《艺文类聚》、《初学记》，始以咏物之诗分隶各类。后宋绶、蒲积中有《岁时杂咏》，专收节序之篇。陈景沂有《全芳备祖》，惟采草木之什，未有蒐合

遗篇，包括历代，分门列目，共为一总集者。

明华亭张之象始有《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两集，然亦多以人事分编，不专於咏物。其全辑咏物之诗者，实始自是编。所录上起古初，下迄明代，凡四百八十六类。又附见者四十九类。诸体咸备，庶汇毕陈，洋洋乎词苑之大观也。夫鸟兽草木，学诗者资其多识，孔门之训也。郭璞作《山海经赞》、戴凯之作《竹谱》、宋祁作《益部方物略记》，并以韵语叙物产，岂非以谐诸声律，易於记诵欤？学者坐讽一编，而周知万品，是以摛文而兼博物之功也。至於借题以托比、触目以起兴，美刺法戒，继轨风人，又不止《尔雅》之注虫鱼矣。知圣人随事寓教，嘉惠艺林者深也。原本未标卷第，惟分六十四册，篇页稍繁。今依类分析，编为四百八十六卷。

△《御定题画诗》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哀合题画之诗共为一集者，始於宋之孙绍远。然书止八卷，所录仅唐、宋之作，未为赅备。所分二十六门，义例亦未能尽协。自是以来，论书画者，如无名氏之《铁网珊瑚》（案《铁网珊瑚》旧误称朱存理作，今已订正。语详本条之下）、郁逢庆之《书画题跋记》、张丑之《清河书画舫真迹目录》、汪砢玉之《珊瑚网》、孙承泽之《庚子销夏记》、吴其贞《书画记》、高士奇之《江邨销夏录》、卞永誉之《书画汇考》，所录皆题跋为多，诗句仅附见其一二。即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与此书同时并纂，亦不立题咏一门。臣等窃以管蠡之见，窥测高深，或以古人题画者多，题书者少，卷帙既虑偏枯。又《书画谱》为卷一百，而此书篇什繁富，为卷一百二十，如并为一编，则末大於本，亦未协体例。是以分命廷臣，各为编校欤？集中所录，凡诗八千九百六十二首，分为三十门。如树石别於山水，名胜亦别於山水，古迹别於名胜，古像别於写真，渔樵、耕织、牧养别於闲適，兰竹、禾麦、蔬果别於花卉，配隶俱有条理。末为人事、杂题二类，包举亦为简括。较诸孙氏旧编，实博而有要。披览之馀，觉名物典故，有资考证；鸿篇巨制，有益文章。即山川景物，开卷如逢。鱼鸟留连、烟云供养，亦足以悦性怡情。及恭读御制序文，则谓不逾几席，而得流观山川险易之形；近在目前，而可考镜往代留遗之迹。以至农耕蚕织，纤悉必具；鸡犬桑麻，宛然如睹。庶几与昔人《豳风》、《无逸》之图，有互相发明者焉。益知圣人之心，即物寓道，所见者大，又不徒作艺事观焉。

△《御定历代赋汇》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赋虽古诗之流，然自屈、宋以来，即与诗别体。自汉迄宋，文质递变，格律日新。元祝尧作《古赋辨体》，於源流正变，言之详矣。至於历代鸿篇，则不能备载。明人作《赋苑》，近人作《赋格》，均千百之中录存十一，未能赅备无遗也。是编所录，上起周末，下

讫明季，以有關於经济学问者为正集，分三十类，计三千四十二篇。其劳人思妇、哀怨穷愁、畸士幽人、放言任达者，别为外集，分八类，计四百二十三篇。旁及佚文坠简、片语单词见於诸书所引者，碎璧零玃，亦多资考证。哀为逸句二卷，计一百一十七篇。又书成之后，补遗三百六十九篇，散附逸句五十篇。二千馀年体物之作，散在艺林者，耳目所及，亦约略备焉。扬雄有言：“能读千赋则能赋。”是编且四倍之。学者沿波得奇，於以黼黻太平，润色鸿业，亦足和声鸣盛矣。

△《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其注释则命诸臣编录，而取断於睿裁。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篋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盖求诗於唐，如求材於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大抵各持偏见，未协中声。惟我圣祖仁皇帝，学迈百王，理研四始，奎章宏富，足以陶铸三唐。故辨别瑕瑜，如居高视下，坐照纤微。

既命编《全唐诗》九百卷，以穷其源流。复亲标甲乙，撰录此编，以正其轨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譬诸古诗三千，本里间谣唱，一经尼山之删定，遂列诸六籍，与日月齐悬矣。诗中注释，每名氏之下详其爵里，以为论世之资。每句之下各徵所用故实，与名物训诂，如李善注《文选》之例。至作者之意，则使人涵泳而自得，尤足砭自宋以来说唐诗者穿凿附会之失焉。

△《御定千叟宴诗》四卷康熙六十一年奉敕编。钦惟圣祖仁皇帝昌运膺图，冲龄践祚，削平三蘖，砥属四瀛。圣德懋其缉熙，神功昭乎启佑。用能钦崇永保，无逸延年，寿考康强，符薄海无疆之祝。而深仁厚泽，涵育庞洪，嘒々春祺，桐生茂豫。所谓皇建其有极，敛五福用敷，锡厥庶民，验以箕畴，允符古义。是以平格之瑞，翊运者咸登；淳固之气，饮和者靡算。鲐背黄发，骈联相属，既俯允臣民之请，肇举万寿盛典。欢心普洽，陬澨嵩呼，业已恭勒鸿编，昭垂弈禩。复诏举高年，宏开嘉宴，申延洪之庆，表仁寿之徵。酒醴笙簧，赧歌颺拜，彬彬焉、郁郁焉，自摄提合雒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也。爰命哀集诗篇，通为一集。首以圣制，与伊耆神人畅曲旷代齐光；继以群臣和章，与周京天保诸什雅音接响。其余诸作，亦与《豳风》称觥之文、尧民击壤之咏，后先一轨焉。伏而读之，如华鲸奏威，凤仪铿震，耀八音会而五色彰也。化国之日舒以长，盛世之音安以乐，具见於斯。允宜袭琅函而贮石渠矣。

△《御选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乾隆三年御定。明茅坤尝取韩、柳、欧、苏、曾

、王之文，以编唐宋八家文钞，国朝储欣增李翱、孙樵为十家。皇上以欣所去取，尚未尽协，所评论亦或未允。乃指授儒臣，定为此集。其文有经圣祖仁皇帝御评者，以黄色恭书篇首。皇上御评则朱书篇后。至前人评跋有所发明，及姓名事迹有资考证者，亦各以紫色绿色分系於末。考唐之文体，变於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体，变於欧阳修，而苏洵以下和之。愈与崔立之书，深病场屋之作。修知贡举，亦黜刘几等，以挽回风气。则八家之所论著，其不为程试计可知也。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於举业讥坤，而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来，历历可数。坤与欣即古文以讲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论。然论八比而沿溯古文，为八比之正脉。论古文而专为八比设，则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场屋策论以能根柢经史者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经史与否定其甲乙。至讲经评史，而专备策论之用，则其经不足为经学，其史不足为史学。茅坤、储欣之评八家，適类於是。得我皇上表章古学，示所折衷，乙览之余，亲为甄择，其上者足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澜意度，亦出入於周秦、两汉诸家。至於品题考辨，疏通证明，无不抉摘精微，研究窅奥。盖唐宋之文以十家标其宗，十家之文经睿裁而括其要矣。茅坤等管蠡之见，乌足仰测圣人之权衡哉。

△《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御定。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於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於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於北宋之诗，苏、黄并鹜；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於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禛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盖明诗摹拟之弊，极於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於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馀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於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泊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

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禎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雠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

△《皇清文颖》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圣祖仁皇帝诏大学士陈廷敬编录，未竟。世宗宪皇帝复诏续辑，以卷帙浩博，亦未即成。我皇上申命廷臣，乃断自乾隆甲子以前，排纂成帙，冠以列圣宸章。皇上御制二十四卷，次为诸臣之作一百卷。伏考总集之兴，远从西晋，其以当代帝王诏辑当代之文者不少概见。今世所传，惟唐令狐楚《御览诗》奉宪宗之命，宋吕祖谦《文鉴》奉孝宗之命尔。然楚所录者佳篇多所漏略，祖谦所录者众论颇有异同。固由时代太近，别择为难，亦由其时为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群言，故或独任一人之偏见，或莫决众口之交譁也。我国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朴，已尽变前朝纤仄之体。故顺治以来，浑浑噩噩，皆开国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经术昌明，士大夫文采风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沉博绝丽，驰骤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声鸣盛。作者率春容大雅，泐泐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极之初，肇举词科，人文蔚起，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轹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聪明天亶，制作日新。我皇上复游心藻府，焕著尧文，足以陶铸群才，权衡众艺。譬诸伏羲端策而演卦，则讖纬小术不敢侈其谈；虞舜拊石而鸣韶，则弦管繁声不敢奏於侧。

故司事之臣，其难其慎，几三十载而后能排纂奏御，上请睿裁。迄今披检鸿篇，仰见国家文治之盛，与皇上圣鉴之明，均轶千古。俯视令狐楚、吕祖谦书，不犹日月之於燭火哉。

△《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万文、曰启禎文。而国朝文别为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鹭於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摺，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於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於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

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馀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於正、嘉，号为极盛。

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於启、禎，警辟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不醇

。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於其间。於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诚之习，文体齷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於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稟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於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於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於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原本不分卷第，今约其篇帙，分为四十一卷焉。

△《钦定千叟宴诗》三十六卷乾隆五十五年，奉敕编。洪惟我皇上斟元陈枢，体乾行健，会归有极，德合无疆。曼寿延洪，固预卜亿万斯年；康强逢吉，而品汇含生，得沐盛朝之涵育。

亦莠与盛长，百昌蕃秀，熙熙然弗异华胥。在廷绂佩，既多符君奭之铭，即藪屋茅檐，岁以百龄蒙赐者，春官之籍，亦缕指不能殫数。岂但东都耆旧，仅有潞公；晋邑老人，惟传绛县而已哉？斯诚太平至治之徵也！昔我圣祖仁皇帝，以海甸承平，咸登仁寿，曾以康熙壬寅诏开嘉宴，以千叟为名。我皇上扬烈覲光，克绳祖武，岁乙巳正月六日亲临赐宴，式继前规。一时庞眉皓首，扶鸠杖瞻龙颜者，计三千余人。仍以千叟赐名，举成数也，亦循旧典也。燕饮欢洽，锡赉便蕃，睿藻先颁，颂声竞作。儒臣排次成编，凡得三十六卷。既恭呈御览，剞劂颁行。谨恭录入《四库全书》，以昭久道化成之盛美。夫草木滋荣，根柢盘深，人知草木之滋生，不知天之功也；川岳流峙，亘古贞固，人知川岳之流峙，不知天之力也。

然则四海恬熙，高年耆耄，非臣民之自能寿，惟皇上之深仁厚泽，培养而致此寿。

此臣等所以拜手稽首，为圣人颂也。抑德侔天地者，寿亦必符於天地，臣等能勿拜手稽首，为圣人祝哉？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编。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宗羲於康熙乙卯以前，尝选《明文案》二百卷。既复得昆山徐氏所藏明人文集，因更辑成是编。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赋之目至十有六，书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记之目至十有七，传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如议已别立一门，而奏疏内复出此体；既立诸体文一门，而却巧、瘞笔、放雀诸篇复别为一类。而止目为文，尤为无谓。他若书序、传记诸门，或析学校、书院为二，或叙文苑於儒林之上，或列论文、论诗於讲学、议礼、议乐、论史之前。编次糅杂，颇为后人所讥。考阎若璩《潜邱劄记》

，辨此书体例，谓必非黄先生所编，乃其子主一所为。若璩尝游宗羲之门，其说当为可据，盖晚年未定之本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为沿袭剽窃之学。逮嘉、隆以后，其弊益甚。宗羲之意，在於扫除摹拟，空所倚傍，以情至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见大凡。故虽游戏小说家言，亦为兼收并采，不免失之泛滥。

然其蒐罗极富，所阅明人集几至二千馀家，如桑悦《北都》、《南都》二赋，朱彝尊著《日下旧闻》时，搜讨未见，而宗羲得之以冠兹选。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藪。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其书卷帙繁重，传钞者希，此本犹其原稿。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内文十二篇，有录无书，无可核补，今亦并仍之云。

△《二家诗选》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删录明徐禛卿、高叔嗣二人诗也。明自弘治以迄嘉靖，前后七子，轨范略同。惟禛卿、叔嗣虽名列七子之中，而泊然於声华驰逐之外，其人品本高，其诗亦上规陶、谢，下摹韦、柳，清微婉约，寄托遥深，於七子为别调。越一二百年，李、何为众口所攻，而二人则物无异议。王世懋之所论，其言竟果验焉？

（语详苏门集条下。）岂非务外饰者所得浅，具内心者所造深乎？士禛之诗，实沿其派，故合二人所作，简其菁华，编为此集。禛卿诗多取《迪功集》，其少年之作见於外集、别集者，十不存一。叔嗣惟取其五言诗，其七言则阙焉。取所长而弃所短，二人佳什，亦约略备於是矣。

△《唐贤三昧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初，士禛少年，尝与其兄士禄撰《神韵集》，见所作《居易录》中。然其书为人改窜，已非其旧。故晚定此编，皆录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经自在义也。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於是士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亦救弊补偏，各明一义。其后风流相尚，光景流连，赵执信等遂复操二冯旧法，起而相争。所作《谈龙录》，排诋是书，不遗馀力。其论虽非未见，然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今仍并录存之，以除门户之见。又阎若璩《潜邱劄记》有《与赵执信书》，诋此集所录。

如张旭四绝句，本宋蔡襄诗，而误收。又诋其祖咏诗，误以京水为涇水；孟浩然诗，误以潞阳为浚阳；王维诗，误以御亭为卸亭、蔡洲为蔡州；高适《燕歌行》，误以渝关为榆关。全不讲於地理之学。引据精详，皆切中其病。然士禛

自品诗格，原不精於考证。若璩所云，不必为是集讳，亦不必为是集病也。

△《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士禛编。洪迈《唐人万首绝句》，务求盈数，踳驳至多。宋仓部郎中福清林清之真父钞取其佳者，得七言一千二百八十首，五言一百五十六首，六言十五首，勒为四卷，名曰《唐绝句选》，见於陈振孙《书录解题》。盖十分之中，汰其八分有奇。然其书不传，无由知其善否。士禛此编，删存八百九十五首，作者二百六十四人，更十分而取其一矣。其书成於康熙戊子，距士禛之没仅三年，最为晚出。又当田居闲暇之时，得以从容校理，故较他选为精审。然其序谓以当唐乐府，则不尽然。乐府主声不主词，其采诗入乐，亦不专取绝句。士禛此书，实选词而非选声，无庸务为高论也。

△《明诗综》一百卷（通行本）

国朝朱彝尊编。彝尊有《经义考》，已著录。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於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囀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至钱谦益《列朝诗集》出，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彝尊因众情之弗协，乃编纂此书，以纠其谬。每人皆略叙始末，不横牵他事，巧肆讥弹。里贯之下，各备载诸家评论，而以所作静志居诗话分附於后。虽隆、万以后，所收未免稍繁。然世远者篇章易佚，时近者部帙多存。当亦随所见闻，不尽出於标榜。其所评品，亦颇持平。

於旧人私憎私爱之谈，往往多所匡正。六七十年以来，谦益之书久已澌灭无遗，而彝尊此编，独为诗家所传诵，亦人心彝秉之公，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宋诗钞》一百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之振编。之振有《黄叶村庄》诗集，已著录。是编以宋诗选本丛杂，因蒐罗遗集，其得百家。其本无专集及有集而所选不满五首者，皆不录。每集之首，系以小传，略如元好问《中州集》例。而品评考证，其文加详。盖明季诗派，最为芜杂，其初厌太仓、历下之剽袭，一变而趋清新。其继又厌公安、竟陵之纤佻，一变而趋真朴。故国初诸家，颇以出入宋诗，矫钩棘涂饰之弊。之

振是选，即成於是时。以其人自为集，故甫刊一帙，即摹印行世。所传之本，往往多寡不同。此本首录无书者，尚有刘弇、邓肃、黄榦、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冯时行、岳珂、严羽、裘万顷、谢枋得、吕定、郑思肖、王柏、葛长庚、朱淑真十六家。盖剞劂未竣，故竟无完帙也。近时曹廷栋病其未备，因又有《宋人百家诗存》之刻，以补其阙，皆之振之所未录。然之振於遗集散佚之余，创意蒐罗，使学者得见两宋诗人之崖略，不可谓之无功。与廷栋之书互相补苴，相辅而行，固未可偏废其一矣。

△《宋元诗会》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焯编。焯字默公，桐城人。顺治壬辰进士，官兵部主事。是编裒辑宋、元诸诗，自《云散录》零抄，或得诸山水图经，或得诸崖碑摩拓，以及市坊村塾、道院禅宫、敝簏残蹄、穷极蒐求。积累岁时，成兹巨帙。凡九百馀家，每家名氏之后，仿元好问《中州集》例，详其里居出处。正史之外，旁取志乘稗说，以补订阙漏，其用心可谓勤矣。王士禛《香祖笔记》载：“甲子祭告南海时，岁杪抵桐城，焯携是编相商，纵观竟日。”而不言其书之可否。今观其书，不载诸诗之出处，犹明人著书旧格，其间网罗既富，亦不免於疏漏芜杂。然宋、元遗集，迄今多已无传，焯能蒐辑散佚，存什一於千百，披沙简金，往往见宝，亦未尝不多资考据也。

△《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附《粤西丛载》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森编。森字晋贤，桐乡人。休宁籍，官桂林府通判。森在粤西，以輿志阙略殊甚，考据难资。因取历代诗文有关斯地者，详搜博采，记录成帙。归田后复借朱彝尊家藏书，薈萃订补，共成《诗载》二十四卷，附词一卷，《文载》七十五卷。又以轶闻琐语可载於诗文者，更辑为《丛载》三十卷。其中如录谢朓诗误为晋人；又唐郑愚、蔡京授岭南节度使二制，本《文苑英华》所引《玉堂遗范》之文，初无撰人姓名，乃讹玉堂为王堂，颇有舛误。其志、传二门，多采黄佐、苏濬之通志，亦殊挂漏。然其体例明整，所录碑版题咏，多采诸金石遗刻，如宋何麟、曾元、曹师孔、鲁师道、石天岳诸作，皆志乘所未备。其《文载》中所分山川、城郭、官署、学校、书院、宫室、桥梁、祠庙、军功、平蛮诸子目，皆取其有关政体者。故於形势扼塞，控置得失，兴废利弊诸大端，纪录尤详。以视《全蜀艺文志》，虽博瞻不及，而体要殆为胜之。至《丛载》所分二十目，虽颇近冗碎，而遗文轶事，多裨见闻，亦足以资考证。固未可以近於说部废之焉。

△《元诗选》一百一十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嗣立编。嗣立有《温飞卿诗注》，已著录。是选凡三集，每集之中，又

以十干分为十集。而所为癸集，实有录无书，故皆止於九集。盖其例以甲集至壬集分编有集之人，以癸集总收零章断什、不成卷帙之作。其事浩繁，故欲为之而未成也。所录自帝王别为卷首外，初集凡元好问以下一百家；二集所录，凡段克己兄弟以下一百家；三集所录，凡麻革以下一百家。每人下各存原集之名，前列小传，兼品其诗。虽去取不必尽当，而网罗浩博，一一采自本书，具见崖略，非他家选本餽釘綴合者可比。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嗣立称所见元人之集约四百馀家，方今诏采遗书，海内秘藏，大都辐辏，中间为嗣立所未见者，固指不胜屈。而嗣立所见，今不著录者，亦往往而有。盖相距五六十年，隐者或显，而存者亦或偶佚。残膏賸馥，转赖是集以传，正未可以不备为嫌也。

△《全唐诗录》一百卷（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国朝徐倬编。倬有《蘋村类稿》，已著录。是编以唐诗卷帙浩繁，乃采撷菁华，辑为一集。每人各附小传，又间附诗话、诗评，以备考证。康熙丙戌，恭逢圣祖仁皇帝圣驾南巡，倬缮录进呈，得旨嘉奖。特由侍读擢礼部侍郎，以旌好学，并御制序文，赐帑金刊版。儒臣荣遇，至今传焉。谨案御定《全唐诗》，用胡震亨《统笈》之例，或分体，或不分体，各因诸家原集，以存其旧。倬是编惟仙鬼之诗仍不分体，馀皆以古体、今体分编。《全唐诗》以上官昭容、宋若昭姊妹列帝后之后，倬则以长孙皇后、徐贤妃、江采蘋附於帝王，而以上官昭容等别入宫闈。又联句随人类附，不另为门。韩愈《效玉川子月蚀》诗不入愈本集，而附於卢仝诗下。香山九老诗不人自列名，而附於白居易诗下。体例与《全唐诗》亦殊。

盖《全唐诗》编纂成书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倬是书则先一年成。虽以全唐诗录为名，实未见颁行之本，故编次稍有异同云。

△《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文学编。其传则李邕嗣作也。文学有《疏稿》，邕嗣有《杲堂文钞》，俱已著录。辑明州诗文者，宋有《鄞江集》，今已失传。王应麟《四明文献》集，亦复佚阙。至明宋士之《四明雅集》二十家，戴鲸之续集六十家，张时彻之《四明风雅》一百二十家，於作者采缀稍广，而源流未备。邕嗣尝撰《甬上耆旧传》，纪其乡先哲行事颇详。文学因即其传中之人搜录遗诗，论定编次，而各以原传系之。始自周文种、汉大黄公，终於明季诸家，凡四百三十人，得诗三千馀首，本四十卷。甫授梓而文学即世，其子得迈因以前三十卷先刊行之。每卷之首，俱有小序，略依其才品名位高下为次，使各以类从。而不尽以时代为断，於支派极为详晰。中如宋袁燮之《絜斋集》、袁甫之《蒙斋集》，亡佚已久，今始得於《永乐大典》中裒集成编。文学等固宜目所未睹，至楼

钥《攻媿全集》，尚有遗本流传，而仅据其选集钞存，亦为搜罗未至。然其体例精审，於部居州次之中，寓论世知人之义。徵文考献，条理秩然，固非钓名悦俗，瓦砾杂陈者所得而相比矣。

△《携李诗系》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季友撰。季友有《学古堂诗集》，已著录。是编辑嘉兴一郡之诗，自汉、晋以迄本朝，凡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土著、流寓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而以仙鬼题咏、谣谚附焉。姓氏之下，又各为小传，略叙梗概。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亦间加附注，以备考据。初，明景泰中，嘉兴朱翰尝詮次洪、永以来郡人之诗为《携李英华》一书，所收不尽雅驯。崇祯末，秀水蒋之翘复续为《携李诗乘》。其卷帙之富，什倍英华，而遗稿散佚，遂无传本。季友此书，踵二家之后，而更加详博。残章剩句，蒐访靡遗；摭摭之勤，殊为不苟。其间若赵孟坚小传，沿山房随笔之误，以为卒於元时。吴镇没於至正间，与杨璉真伽时代迥不相及，而谓杨发诸坟，不及镇墓。此类皆为疏於考核，然其甄综颇备，一乡文献，亦有藉以足徵焉。

△《古文雅正》十四卷（兵部尚书蔡新家藏本）

国朝蔡世远编。世远有《二希堂集》，已著录。是集选录自汉至元之文凡二百三十六篇。前有自序曰：“名之曰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案诗《大雅》、《小雅》及《尔雅》，古注疏皆训为正。然《史记五帝本纪》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司马相如传》称：“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顾野王《玉篇》亦曰：“雅，仪也；嫺，雅也。”是自汉以来，雅正已分两训，世远盖用此义也。考总集之传，惟《文选》盛行於历代，残膏剩馥，沾溉无穷。然潘勖《九锡》之文，阮籍《劝进》之笺，名教有乖，而简牍并列，君子恒讥焉。是雅而不正也。至真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风雅》。其持论一准於理。而藏弄之家，但充插架。固无人起而攻之，亦无人嗜而习之，岂非正而未雅欤？夫乐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呕哑吟唱以为和；礼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备，不能袒裼跪拜以为敬也。文质相辅，何以异兹？世远是集，以理为根柢，而体杂语录者不登；以词为羽翼，而语伤浮艳者不录。刘勰所谓扶质立幹、垂条结繁者，殆庶几焉。数十年传诵艺林，不虚也。或以姚铉删《文苑英华》为《唐文粹》，骈体皆所不收，而此集有李谔《论文体书》、张说《宋公遗爱碑颂》诸篇，似乎稍滥。不知散体之变骈体，犹古诗之变律诗，但当论其词义之是非，不必论其格律之今古。杜甫一集，近体强半，论者不谓其格卑於古体也。独於文则古文、四六判若鸿沟，是亦不充其类矣。兼收俚偶，正世远深明文章正变之故，又何足为是集累乎？

△《鄱阳五家集》十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史简编。简字文令，鄱阳人。是编辑其乡人之诗，自宋末至明初，凡五家。一曰《芳洲集》三卷，黎廷瑞撰。廷瑞字祥仲，宋咸淳辛未进士，授迪功郎，肇庆府司法参军。二曰《乐庵遗稿》二卷，吴存撰。存字仲退，延祐元年举於乡，官至饶州路鄱阳县主簿。三曰《松巢漫稿》三卷，徐瑞撰。瑞字山玉，号松巢，宋末元初人，尝为鄱邑书院山长。集末附其从子弢诗三十六首，曰《仰山集》，四曰《寓斋诗集》二卷，叶兰撰。兰字楚庭，号醉渔，元太常寺礼仪院奉礼郎。

明太祖召之，投水死。末附叶德新先生仅存诗一卷。德新名懋，兰之父也，元时官嘉兴路总管。五曰《春雨轩集》四卷，刘炳撰。所录以诗为主，间亦及诗馀及赋。考五家之中，惟刘炳全集有传本，已著於录。其余四家及所附录二家，则刊本殊稀，颇赖此刻以存。其诗大都谐雅可诵，非夸饰风土、滥盈卷帙者比也。叶懋为叶兰之父，而其诗附刻兰诗后，盖用《黄庭坚集》附刻《伐檀集》例，於义未允。今移此卷於兰诗之前焉。

△《南宋杂事诗》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同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嘉辙字栾城，焯字尺凫，曾字幼鲁，皆钱塘人。芝光字蔚九，昱字功千，信字意林，皆仁和人。七人之中，惟曾以荐举官至户部郎中，鹗以康熙庚子举於乡，馀皆终於诸生。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故摭摭轶闻，每人各为诗百首，而以所引典故注於每首之下。意主纪事，不在修词，故警句颇多，而牵缀填砌之处亦复不少。然采据浩博，所引书几及千种，一字一句，悉有根柢。萃说部之菁华，采词家之腴润。一代故实，巨细兼该，颇为有资於考证，盖不徒以文章论矣。

△《宋百家诗存》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编。庭栋有《易准》，已著录。初，吴之振辑《宋诗钞》，虽盛行於世，然阙略尚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录无书。庭栋因搜采遗佚，续为是编。

所录凡一百家，皆有本集传世者。始於魏野《东观集》，终於僧斯植《采芝集》。

贺铸本北宋末人，而升以弁首，置於魏野之前，白云少时所最爱。然选六朝诗者，陶、谢不先於潘、陆，选唐诗者，李、杜不先於沈、宋，以甲乙而移时代，此庭栋之创例，古所无也。其中如穆修以古文著，傅察以忠节传，林亦之、陈渊以道学显，於诗家皆非当行。许棐、张至龙、施枢诸人载於江湖小集者，王士禛《居易录》诋为概无足取者，亦皆录其寸长，不遗采择，虽别裁未必尽当，然宋人遗集，徐乾学《传是楼》二十八家之本，朱彝尊《曝书亭》五十

家之本，皆未刊刻，辗转传钞，陶阴多误。其馀专集行世者，又各自为帙，未能汇合於一。庭栋哀辑成编，以补吴之振书之阙。宋诗大略，已几备於此二集矣。

——右“总集类”一百六十五部，九千九百四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九十一 集部四十四

○总集类存目一△《文选句图》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高似孙撰。似孙有《剡录》，已著录。案摘句为图，始於张为。其书以白居易等六人为主，以杨乘等七十八人为客。主分六派，客亦各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四格。排比联贯，事同谱牒，故以图名。后九僧各摘名句，亦曰句图，盖非其本。似孙此书，亦沿旧名，所录皆《文选》诸诗，去取不甚可解，如苏武诗之“馥馥我兰芳，芬馨良夜发。”上下联各割一句，尤为创调。其句下附录之句，盖即锤嵘《诗品》源出某某之意。其句下附录一两首者，则莫喻其体例矣。

△《文选纂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翼撰。凤翼有《梦占类考》，已著录。是书杂采诸家诠释《文选》之说，故曰纂注。然所引多不著所出。夫诠释义理，可以融会群言，至於考证旧文，岂可不明依据。言各有当，不得以朱子集传、集注藉口也。其论《神女赋》“王”字讹“玉”，“玉”字讹“王”，盖采姚宽《西溪丛语》之说，极为精审。其注无名氏古诗，以“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分为两篇，十九首遂成二十。

不知陆机拟作，文义可寻，未免太自用矣。

△《选诗约注》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是编取《昭明文选》所录诸诗，重为编次，以时代先后为序。其训释文义，较旧注稍为简约，亦无考证发明。

△《文选章句》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陈与郊编。与郊有《檀弓集注》，已著录。此书以坊刻《文选》颠倒焚乱，每以李善所注窜入五臣注中，因重为釐正，汰其重复，斥五臣而独存善注。凡善所录旧注，如《楚辞》之王逸、《两京赋》之薛综、《咏怀诗》之颜延之、沈约，皆仍存之，亦时时正其舛误，较闵齐华、张凤翼诸本差为胜之。然点窜古人，增附己说，究不出明人积习，不如存其原本之愈也。

△《文选尤》十四卷（内府藏本）

明邹思明编。思明字见吾，归安人。始末未详。前有韩敬序，其私印已称庚戌会状两元，则万历后人也。其书取《文选》旧本，臆为删削，以三色版印之。

凡例谓总评分脉则用朱，细评探意则用绿，释音义、解文词则用墨云。

△《文选瀹注》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闵齐华编。齐华，乌程人，崇祯中以岁贡任沙河县知县。是书以六臣注本删削旧文，分系於各段之下。复采孙鑛评语，列於上格。盖以批点制艺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

△《昭明文选越裁》十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洪若皋编。若皋有《南沙文集》，已著录。是编取《昭明文选》重为删定，复摭拾诸家之注，略为诠释。其圈点评语则全如诗文之式，其谓之越裁者，自序谓时避居越城，志地亦志僭也。案昭明旧本，唐人奉为蓍龟。以杜甫诗材凌跨百代，犹有熟精文选理之句，馀子可以知矣。若皋横加翦薙，可谓不自揣量。

即以开卷一篇而论，班固《两都赋》，文本相承，乃删去《东都》一篇，遂使语无归宿，全乖本意。是於作赋之故且茫然未考矣。

△《选诗定论》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湛撰。湛字伯其，号冉渠，睢阳人。其书以《文选》所录诸诗歌，自汉高帝以下以时代编次，而荆轲《易水歌》十五字别为一卷终焉。前列六朝选诗缘起一卷，皆杂引《六经》以释之，迂远鲜当。次统论古今诗及总论六朝一卷，区分时世，至谓陈、隋无选诗，宋、金、元皆无诗。而明人古体学选，律诗学唐，亦七子之绪论。其诠释诸诗，亦皆高而不切，繁而鲜要。如解中山王孺子妾歌之类，於考证尤疏也。

△《文选音义》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有《古经解钩沉》、《采掇旧诂》，最为详核，已别著录。此书则罅漏丛生，如出二手，约举其失，凡有数端。一曰引证亡书，不具出典。如李善进《文选注表》，化龙引《晋阳秋》，肃成引王沈《魏书》，筴字引徐邈、李顺、《庄子音》。如斯之类，开卷皆是。旧籍存佚，诸家著录可考。世无传本之书，萧客何由得见。此辗转稗贩而讳所自来也。一曰本书尚存，转引他籍。如《西都赋》，火齐引庞元英《文昌杂录》、《南史》中天竺国说火齐云云，何不竟引《南史》也！《逸民传论》引宋俞成《萤雪丛说》，严子陵本姓庄，避显宗讳，遂称严氏，此说果宋末始有耶？一曰嗜博贪多，不辨真伪。海赋、阴火引王嘉《拾遗记》“西海之西，浮玉山巨穴”云云，与木华所云阴火何涉？卢谿《览古诗》、和璧引杜光庭《录异记》“岁星之精堕於荆山”云云，是晋人读五代书矣。《饮马长城窟行》、《双鲤鱼》引《元散堂诗话》“试莺以朝鲜原茧纸作鲤鱼”云云，此出龙辅《女红馀志》。案钱希言戏瑕，明言《嫫嬛记》、《女红馀志》诸书皆桑怱依托，则《女红馀志》已属伪

本，所引《元散堂诗话》，更伪中之伪。乃据为实事，不亦真耶？一曰摭拾旧文，漫无考订。如《闲居赋》、樱字引《鬼谷子》，崖蜜，樱桃也。案此惠洪《冷斋夜话》之文，《鬼谷子》，实无此语。萧客既没惠洪之名，攘己已有，又不知宋人已屡有驳正。《吴都赋》橈枪引李周翰注，以为鲸鱼目精。此因《博物志》“鲸鱼死，彗星出”之文，而加以妄诞。陆机《赠从兄诗》“言树背与襟”引谢氏《诗源》，堂北曰背，堂南曰襟。亦杜撰虚词，不出典记。《归去来词》，“西畴”引何焯批本曰：“即农服先畴之意，西先古通用”。案西古音先，非义同先也。“西畴”正如诗之“南亩”，偶举一方言之耳。如是穿凿，则本词之“东皋”何以独言东耶？凡斯之类，皆疏舛也。一曰叠引琐说，繁复矛盾。如《三都赋》序、“玉树”引颜师古《汉书注》，谓左思不晓其义。“甘泉赋玉树”，又引王楙《野客丛书》，谓师古注甚谬。刘琨《重赠卢谌诗》下注引蔡宽夫诗话曰：秦汉以前，平仄皆通，魏、晋间此体犹存。潘安诗“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潘岳《河阳诗》下又注曰：“国语补音负荷之荷，亦音何。”两卷之中，是非顿异。数页之后平仄迥殊，将使读者何从耶？一曰见事即引，不究本始。如《蜀都赋》、《琥珀》引曹昭《格古要论》，不知昭据《广韵》枫字注也。《饮马长城窟行》引吴兢《乐府解题》：“或云蔡邕。”不知兢据《玉台新咏》也。尚书序，伏生引经典叙录云名胜，不知《晋书》《伏滔传》称远祖胜也。至於凡注花草，必引王象晋《群芳谱》，益不足据矣。一曰旁引浮文，苟盈卷帙。首引何焯批本，称麈史，宋景文母梦朱衣人携《文选》一部与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选哥，已为枝蔓。又沿用其例於颜延年《赠王太常诗》、《玉水记》“方流”句下注曰：“王定保《唐摭言》，白乐天及第，省试《玉水记方流》诗。”此於音义居何等也？一曰抄撮习见，徒溷简牍。如贤良诏、汉武帝下注：“向曰汉书云讳彻，景帝中子。”《洛神赋》曹子建下注：“翰曰武帝第三子。”世有不知汉武帝、曹子建而读《文选》者乎？至於八言诗见东方朔本传，萧统序所云八字，正用此事。乃引吕延济注，以八字为魏文帝乐府诗，已为纰缪。又引何焯批本，蔓引三言至五言，独遗八字，挂漏者亦所不免。惟《魏都赋》注广苍一条，效曹子建题注孙岩宋书一条，并引《隋书经籍志》为证。《洞箫赋》注颜叔子一条，引《毛萇诗传巷伯篇》为证。《曲水诗序》三月三日一条，引《宋书礼志》为证。《东京赋》注偷字协韵一条，引沈重《毛诗音义》为证。纠何焯批本之误，为有考正耳。盖萧客究心经义，词章非所擅长，强赋六合，违才易务，其见短也宜矣。

△《冯氏校定玉台新咏》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冯舒所校，其犹子武所刊也。舒有《诗纪匡谬》，已著录。徐陵《玉台新

咏》，久无善本，明人所刻，多以意增窜，全失其真。后赵宦光得宋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刊本翻雕，世乃复见原书。舒此本即据嘉定本为主，而以诸本参核之，较诸本为善。如序中“投壶玉女为欢尽於百娇”，据《神异经》及《西京杂记》改为“百骁”之类，皆确有依据，不为窜乱。然如苏武诗一首，宋刻本无标题，与《文选》同，舒乃据俗本题曰《留别妻》。徐幹《室思诗》六章，有宋孝武帝拟作及《艺文类聚》所引可证，乃据俗本改为《杂诗》五首、《室思》一首。

《塘上行》据李善《文选注》本有四说，宋刻所题盖据《歌录》第二说，乃据《宋书》不确之说，改为魏武，移於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词序》，其“造新曲”句有李善《文选注》、刘履《文选补遗》可证，乃据俗本改为“新造”。杨方《合欢诗》五首有《艺文类聚》及《乐府诗集》可证，乃据《诗纪》改为《合欢诗》二首、《杂诗》三首。梁简文帝“率尔为咏”，为字本读去声，乃误读平声，遂据俗本改为“成咏”。王筠《和吴主簿诗》“青骹逐黄口”句，有《西京赋》可证。乃臆改为“青鹞。”皆未免失考。至於张衡《同声歌》之“恐慄若探汤”句，宋刻误“慄”为“瞽”；又“思为莞蒹席”句，宋刻误“莞”为“菀”，苏伯玉《盘中诗》有《沧浪诗话》可证，宋刻误连入傅元诗中。汉成帝时童谣“燕燕尾涎涎”句，有旧本《汉书》可证，宋刻误为“尾殿殿”，皆讹舛显然，而曲为回护，又往往失之拘泥。今赵氏翻雕宋本流传尚广，此刻虽胜俗刻，终不能及原本。故仅附存其目焉。

△《玉台新咏笺注》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吴兆宜撰。兆宜有《庾开府集注》，已著录。是书引证颇博，然繁而无当。又多以后代之书注前代之事，尤为未允。惟每卷以明人滥增之作退之卷末，注曰“以下宋本所无”，较诸本为善。

△《二冯评点才调集》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冯舒、冯班所评点，其犹子武合刊之。班有《钝吟杂录》，已著录。此书去取大旨，具见武所作凡例中。凡所持论，具有渊源，非明代公安、竟陵诸家所可比拟。故赵执信祖述其说。然韦毅之选是集，其途颇宽，原不专主晚唐。故上至李白、王维，以至元、白长庆之体，无不具录。二冯乃以国初风气矫太仓、历城之习，竟尚宋诗，遂借以排斥江西，尊崇昆体。黄、陈、温、李，断断为门户之争。不知学江西者其弊易流於粗獷，学昆体者其弊亦易流於纤秣。除一弊而生一弊，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王士禛谓赵执信崇信是书，铸金呼佛，殊不可解。杭世骏《榕城诗话》亦曰：“戚进士弢言，德清人，每为二冯左袒。予跋其《才调集》点本后曰：‘固哉冯叟之言诗也，承转开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长技。缘情绮靡，宁或在斯，古人容有。细心通才必不当为此

迂论，右西昆而黜西江。夫西昆盛於晚唐，（案晚唐无西昆之名，此语失考。）西江盛於南宋，今将禁晋、宋之不为齐、梁，禁齐、梁之不为开元、大历，此必不得之数。风会流转，人声因之。合三千年之人为一朝之诗，有是理乎？’二冯可谓能持诗之正，未可谓遂尽其变也”云云。其论颇当。惟谓承转开合乃村夫子长技，则又主持太过。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在规矩之外，而亦不能出乎规矩之中。”故诗必从承转开合入，而后不为泛驾之马。久而神明变化，无复承转开合之迹，而承转开合自行乎其间。譬如毛嫱、西子，明眸纤步，百态横生，要其四体五官之位置，不能与人有异也。岂有眉生目下、足著臂旁者哉？王士禛《蠡勺亭观海诗》曰：“春浪护鱼龙，惊涛与汉通。石华秋散雪，海扇夜乘风。”

竟不知士禛斯游为在春、在秋、在书、在夜，岂非但标神韵，不讲承转开合之故哉！世骏斯言，徒欲张新城之门户，而不知又流於一偏也。

△《诸儒性理文锦》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兵部尚书常珽编，不著时代。考万姓统谱，常珽字方叔，连江人，宋嘉祐进士。累官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似乎即此常珽，惟吏部字不同，疑二书当有一误，或编此书时適官兵部耶？其书全录《宋儒性理》之文，间亦上及韩愈、柳宗元等。分六十四类，文以类附，盖专为科举之用。前有吴登甲、翁以孙序。

据序所言，盖登甲又有所补辑，非原本矣。

△《桃花源集》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姚孳编。孳，四明人。元祐辛未，补武陵令。因道士龚元正所辑古石刻文及诸家题咏辑为是编。前有自序，称沅水去牂柯西，流贯武陵，东会洞庭，而桃源枕其涯，异人逸士多寓焉。故录嘉祐以前诸公诗文，缀为一卷云。

△《诗准》三卷、《附录》一卷、《诗翼》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何无适、倪希程同撰。其诗杂撮古谣歌词一卷，又附录一卷，复掇汉、魏、晋、宋诗二卷，而以齐江淹一首终焉，命曰《诗准》。杂撮唐杜甫、李白、陈子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权德舆、刘禹锡、孟郊，宋苏轼、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陈师道、陈与义、秦观、张耒、郭祥正、张孝祥诗为四卷，而以陆游一首终焉，命曰《诗翼》。盖影附朱子古诗分为三等，别为一编之说，而剽窃真德秀《文章正宗》绪论以为之。庞杂无章，是非参差，又出陈仁子《文选补遗》下。疑为明人所伪托。观其《岫嶠山碑》全用杨慎释文，而《大戴礼几铭》并用锺惺《诗归》之误本，其作伪之迹显然也。

△《发蒙宏纲》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罗黄裳编。黄裳，池州人。咸淳中曾为番禺守。明《内阁书目》曰：“《发

蒙宏纲》，宋咸淳间，罗黄裳撰五言诗十二篇，又择古文凡有關於蒙养者三十篇以训蒙。”今考所录，皆乡塾习诵之文。无所鉴别，亦无所发明，殊无一长之可取，不知何以流传於后也。

△《宋四家诗》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一为施枢《渔隐横舟稿》，一为徐集孙《竹所吟稿》，一为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为敖陶孙《臞翁诗集》。不解何以取此四家，配为一集之意。殆偶得《宋名贤小集》之残本，装为一册也。

△《宋名臣献寿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载皆南宋祝寿之文。编次既无义例，称名亦无体式，盖其时书肆所为也。

△《群公四六续集》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凡自甲至癸十卷，皆南宋人通候之启。其正集今未之见，此其续集也。所录无非应酬泛语，无足采录。如方云翼、葛谦白等贺秦太师诸启，尤秽简牒也。

△《大全赋会》五十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南宋程试之文。案宋礼部科举条例，凡赋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韵八字，一平一仄相间，即依次用。若官韵八字平仄不相间，即不依次用。其违式不考之目，有诗赋重叠用事，赋四句以前不见题。赋押官韵无来处，赋得一句末与第二句未用平声不协韵，赋侧韵第三句末用平声，赋初入韵用隔句对，第二句无韵。拘忌宏多，颇为烦碎。又淳熙重修文书式，凡庙讳、御名本字外，同音之字应避者凡三百一十七。又有旧讳濮王、秀王诸讳应避者二十一。

是下笔之时，先有三四百字禁不得用，则其所作，苟合格式而已，其浮泛庸浅，千手一律，固亦不足怪矣。

△《启劄锦绣》一卷（永乐大典本）

旧本题清旷赵先生编，不著其名。所录皆南宋人启劄，而不题作者之姓名。盖当时盛行此体，书贾采辑刊版，备扃搯之用耳。不足以言文章也。

△《宋遗民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此卷皆宋遗民诗词杂文，未知谁所编录。宋之故老，入元后多怀故国之思，作诗者众矣。此本所录，仅谢翱、方凤、纳新、李吟山、王学文、梁栋、林德旸、王炎午、黄潜、吴师道十人之作，已多挂漏。又潜及师道皆元臣，而乃贤为葛逻禄氏，为元色目人，与宋尤邈不相涉。概曰遗民，殊不可解。殆书肆贾竖伪托之以售欺也。

△《唐诗鼓吹笺注》十卷（通行本）

金元好问编。国朝钱朝鼐、王俊臣注。王清臣、陆贻典笺。朝鼐字次鼎，俊臣字子籥，清臣字子清，贻典字敕先，并常熟人。《唐诗鼓吹》旧有郝天挺注，明万历己卯，新会廖文炳重为补正，增以诠释，名曰《唐诗鼓吹注解大全》。朝鼐等又以廖所注解为未善，复删改以成是编。其实三家所注。相去无几。廖固不足服郝，四人亦未能服廖也。惟其仅改廖解，未改郝注。又以廖注与郝注别列。

朝鼐等补注与廖注又别列。其字句异同，郝注称“某一作某”，朝鼐等所加则变文曰“一本作某”，尚可以寻旧本之迹。较明人臆改古书，淆乱不可复辨者，差为胜之耳。

△《濂洛风雅》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金履祥编。履祥有《尚书表注》，已著录。是编乃至元丙申，履祥馆於韩良瑞家齐芳书舍所刻。原本选录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偁等四十八人之诗，而冠濂洛诗派图。但以师友渊源为统纪，初不分类例。良瑞以为濂、洛诸人之诗固皆风雅之遗，第风、雅有正变、大小之殊，颂亦有周、鲁之异。於是分诗、铭、箴、诫、赞、咏四言者为风雅之正，其楚辞、歌骚、乐府、韵语为风雅之变，五、七言古风则风雅之再变，绝句、律诗则又风雅之三变云云，具见良瑞所作序中。

盖选录者履祥，排比条次者则良瑞也。昔朱子欲分古诗为两编而不果。朱子於诗学颇邃。殆深知文质之正变、裁取为难。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别为谈理之诗。然其时助成其稿者为刘克庄，德秀特因而删润之。故所黜者或稍过，而所录者尚未离乎诗。自履祥是编出，而道学之诗与诗人之诗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门即分为二科；儒林、道学、文苑，《宋史》且别为三传。言岂一端？

各有当也。以濂、洛之理责李、杜，李、杜不能争，天下亦不敢代为李、杜争。

然而天下学为诗者，终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长思矣。

△《中州启劄》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吴宏道撰。宏道字仁卿，金台蒲阴人，江西省检校掾史。是书作於大德辛丑。前有许善胜序，称吴君哀中州诸老往复书尺，类为一编，凡若干卷。体制简古，文词浑成。其上下议论，率於政教彝伦有关。风流笃厚，典型具存。今考其所载，有赵秉文、元好问、张斯立、杜仁杰诸人劄子，大抵皆一时名流。《永乐大典》载宋、元启劄最夥，其猥滥亦最甚。惟此一编，犹稍稍近雅。以文多习见，故亦仅存其目焉。

△《唐诗说》二十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释圆至撰。圆至有《牧潜集》，已著录。此书盖取宋周弼所选三体唐诗为之注释。前有大德九年方回序。其书诠释文句，颇为舛陋。坊本或题曰《磧沙唐诗》。考都穆《南濠诗话》曰：“长洲陈湖磧沙寺，有僧魁天纪者居之，与高安僧圆至友善。至尝注周伯弼所选唐三体诗，魁割其资，刻置寺中，方万里特为作序。”由是三体诗盛传人间，今吴人称《磧沙唐诗》是也。则其来已久矣。

△《元朝野诗集》（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名《元风雅》，不著编辑者名氏。所录大抵仁宗以后、顺帝以前之诗。首贯酸斋，终熊涧谷。不分时代，亦不分体制，次序殊为杂乱。案当时别有《元风雅》二十四卷，乃傅习孙存吾所辑，视此较为完备。是编残缺舛错，几不可读，疑为未全之帙。顾嗣立《元诗选序》例，载有蒋易《元风雅》一书，或即其残本欤？

△《武夷山诗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总录一篇，述山之得名及历代兴建封号之事。后杂录诗二卷，皆游人题咏之什。唐惟李商隐一首，馀皆宋、元人作也。前有后至元三年旧序云，万年宫提举张一村携示。似即一村所纂辑，其人无可考矣。

△《庚辛唱和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缪思恭等撰。乃至正庚子、辛丑间思恭等分韵唱和之作。庚子为张士信乱后，辛丑则游景德寺作也。先后共诗二十八首。重见者二人，共二十六人。明郁嘉庆因考其爵里，为考世编附於后。其名公手翰二十二条，则嘉庆以意附编，非原书所有。后朱彝尊亦尝编订是书，於每诗之前，人各为传，所述与考世编相出入。其跋云：“旧本姓名之下概无爵里事迹，特一一考而补之。”盖未见嘉庆本也。中有王纶字昌言，携李人，为嘉兴教授。见《刘基集》及邵复孺《怀友诗注》。

而嘉庆与彝尊皆未之及，信乎考证之难矣。又鲍恂字仲孚，彝尊作字仲子。以其名推之，盖彝尊笔误云。

△《静安八咏诗集》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释寿宁编。寿宁字无为，号一庵，上海人。居於邑西之静安寺。寺建於吴赤乌中，最称古刹。名迹有七：曰赤乌碑、曰陈桧、曰虾子潭、曰讲经台、曰沪渎垒、曰涌泉、曰芦子渡。寿宁又手植桧竹桐柏，积十年而参天。自号曰绿云洞，以续古迹为八，因作《静安八咏》。并汇诸家之作，请序於会稽杨维桢。维桢复各为之评点，卷首有吴兴钱鼐所作事迹述一篇，后嘉靖中邑人伊府纪善张抑及其兄参议纮重校刊之，末载纮八咏诗，盖即其时所附入也。

△《残本诸儒奥论策学统宗》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谭金孙编。金孙字叔金，号存理，自称古云人。不知古云为何地也。是编杂选宋人议论之文，分类编辑，以备程试之用。凡后集八卷，续集七卷，别集五卷，而阙其前集。盖不完之本。原本又以陈释、曾文筌、石桓诗小谱冠於卷首，而总题曰《新刊诸儒奥论策学统宗》。增入文筌、诗谱，文理冗赘，殆麻沙庸陋书贾所为，今析文筌、诗谱别入诗文评类，而此书亦复其本名，庶不相淆焉。

△《赠言小集》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题画之作。末有旧跋，称元季诗文之盛，惟玉山唱酬诸家最称风雅。赠言之集，昔寓金陵邵氏，见其藏本，为帙颇多。甲申兵燹之后，遂不复覩。适从孙青选，留心蒐秘，略备数种，惜仅十之二三云云。考其词意，殆指为顾瑛《玉山草堂雅集》所佚。考《玉山草堂雅集》，传本甚多，不应云“竟不复覩”。且此集所收诗二十九首，词一首，皆不见《玉山草堂雅集》中。

不应与瑛赠答之什，瑛自佚脱，转待后人收之。又瑛但以诗名，其书仅朱珪《名迹录》中载其自书墓志。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其行楷楚楚，奄有洛神、画赞风轨。画则从无片楮。而诸家收藏跋尾，亦无一字及之。此集忽竞题其画，已不相符。且瑛本昆山人，而秦约序中称云间顾子，皆不可解。考《画史会要》，顾禄字谨中，松江人，官太常典簿。善杂画，亦能钩勒竹石。其人在元末、明初，与顾瑛同时。殆当时赠禄之作，后人以瑛与同姓，而名为较重，故移掇於瑛，复以伪跋实之耶。其序三首，皆题画之作，非序此集。而亦移掇以冠卷，其伪益见矣。

△《风林类选小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升编。升有《周易旁注》，已著录。是编皆录五言绝句，始於汉、魏，终於晚唐。分三十八体：曰《直致》、曰《情义》、曰《工緻》、曰《清新》、曰《高逸》、曰《富丽》、曰《艳冶》、曰《凄凉》、曰《衰暮》、曰《旷达》、曰《豪放》、曰《俊逸》、曰《清润》、曰《沉著》、曰《边塞》、曰《宫怨》、曰《闺情》、曰《客况》、曰《离别》、曰《悲愁》、曰《异乡》、曰《感旧》、曰《寤想》、曰《寄赠》、曰《慨叹》、曰《消遣》、曰《讽谏》、曰《颂善》、曰《戏嘲》、曰《怀古》、曰《景物》、曰《风土》、曰《时事》、曰《乐府》、曰《风人》、曰《问答》、曰《摘句》。而附录《闺阁》、《仙鬼诗》於末，实三十九门。分类颇为琐屑，有似於《瀛奎律髓》。盖宋末、元初，方回称诗於新安，升其乡人，故尚沿其故法。其序中文之精者为诗语，亦本回《瀛奎律髓》序，可以证也。所列诸诗，如富丽类中《昆仑子》，乃王维五言律诗前半首。边塞类中《盖嘉运伊州歌》，乃沈佺期五言律诗前

半首。《戎浑》亦王维五言律诗前半首。客况类之《长命女》，乃岑参五言律诗中四句。盖当时采以入乐，取声律而不论文义。故郭茂倩《乐府诗集》各载於本调之下。今因而录之，殊失考证。凄凉类中《芜城曲》，韦毅《才调集》删前四句，实无端绪。升因之取为绝句，亦殊未协。至乐府类中以《白头吟》前三解分为三首，悲愁类中以李商隐《夜饮诗》割中二联为绝句，则自我作古，更无稽矣。又直致类中“夜雨滴空阶”诗题曰何逊，案“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句见逊本集。此诗词气不类，莫详所据。清新类中《江行》六首题曰钱起，案《江行》一百首乃起孙钱羽之作，因附刻起集之后，遂以孙易祖。王维《山中书事》二首，乃苏轼所戏拟，本集不载，乃竟以为维诗。近人补入维集，实由此误。至风人类中《相思》一首，实王维诗，见於本集，而乃别题曰雍陶，疏舛尤甚。他如序称女流灵异之作亦附见焉，集中崔莺莺二诗附於卷末，盖即其例。而武曌之《将游上苑》，张文姬之《溪上云》，姚玉京之《咏燕》、南海女子之《送兄》，侯夫人之《自感》，元宗宫人之《题梧叶》、宣宗宫人之《题红叶》、刘采春之《啰唖曲》、卓文君之《白头吟》、龙安佳人之《阿最歌》，皆属女流，乃散见各类，亦未免自乱其例。均未足以言善本也。

△《尺牍筌蹄》三卷（永乐大典本）

明陈桎编。桎有《通鉴续编》，已著录。是书选录宋代书简，其标目有曰要套、曰书式、曰具位、曰具礼、曰官称。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书言故事》内随意择用。则村塾俗书，未必真出於桎也。

△《麟溪集》二十二卷、《别篇》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郑太和编。太和字顺卿，浦江人。世所称为义门郑氏者也。是集成於元至正十年。哀辑宋以来诸家题赠诗赋及碑志序记题跋之类，为表扬义门而作者，共为一编。前十卷以十干纪卷，后十二卷以十二支纪卷。末为别篇二卷，则续入者也。前有潘庭坚、程益二序，又有王祜后序。其曰《麟溪集》者，郑氏所居在婺州东二十八里，地名麟溪故也。

△《馀姚海隄集》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叶翼编。翼，宁波人。其祖恒，字敬常。元天历间，为馀姚判官，筑堤捍海，民赖其利。至正末，诏封仁功侯，立庙祀之。其子晋，为南台掾，尝辑当时名人序记诗文为一集，未及刊而毁於火。宣德中，翼复哀缀散佚，以成是编。

△《残本光岳英华》十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许中丽编。中丽爵里未详。朱彝尊《明诗综》称明初操选政者有许中丽云云，则洪武中人也，此书传本残阙，仅存七言律体一门。唐后即接以元、明，不录宋金。然则李攀龙撰《诗删》，并废宋、元，其来亦有渐矣。

△《五伦诗》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沈易编，易字翼之，华亭人。是编前有洪武己未钱惟善序，称易游学北方，南还乡里，为童子师，得束修以奉二亲。其教之也，一以躬行为主。尝编《五伦诗集》，俾知人之所以为人，在乎此五者云云。则此集本为课蒙而作，故所录皆浅近通俗之作。据其原目，共内集五卷、外集七卷。内集五伦分五卷，外集则睦族、并言（案易自注，并言者一诗并及五伦者也，其立名殊鄙，谨附订於此）、务本、尚志、比喻、警省、诗馀分七卷，此本但有内集，盖不完之本。卷末有跋，称钞自朱彝尊家，原阙后七卷。则其佚久矣。

△《姑苏杂咏》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周希孟、周希夔同编。上卷为高启原唱，下卷为其祖南老续作。启诗凡古今体一百三十六首。南老复因其题，各赋五言六韵。末又增叠韵吴官词一首，补遗四首，续附词二首。按启所作已具见本集中。南老追其后尘，未能联步，合而刊之，殆有蒹葭玉树之目。南老字正道，自号拙逸子，亦明初人也。

△《金兰集》三卷、《附录》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徐达左编。达左所编《颜子》（案是书已为高阳所窜乱，改名颜子鼎编。然鼎编非达左之旧名，故仍称以颜子），已著录。达左当未仕以前，家苏州之光福里，於所居筑耕渔轩。一时名流往还，多为题咏。此集乃其所辑同时酬赠之作。

又附录一卷，则达左兄子济出守邵武及归田后与友朋相倡和之诗。其十一世孙〈志羽〉为之校梓以行。前附载正统九年徐理所作《耕渔子传》。理即有贞初名也。

△《文章类选》四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真子序，并庆府图章。以史考之，盖庆王〈木旃〉也。为太祖第十六子，好学有文。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宁夏，三十年始建邸。是书刊於三十一年，则在建邸后矣。序称暇日会诸儒，将昔人所集文选、文粹、文鉴、翰墨全书、事文类聚诸书所载之文，类而选之。分五十八体。然标目冗碎、义例舛陋，不可枚举。如同一奏议也，而分之论谏、为封事、为疏、为奏、为弹事、为劄。诗不入选，而曲操、乐章仍分二类。又如序事类载《左传》隐、桓本末，郑庄公、叔段本末，及子产从政，凡三篇，而《战国策》范雎见秦王反刊於前。颠倒失次，其甄综之无识，又概可知矣。

△《虎邱诗集》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王宾编。宾有《光庵集》，已著录。是编专录虎邱题咏，自楼钥至顾阿瑛，得诗一百八十八首。然止及宋、元两朝，不免多所遗漏。末有朱彝尊跋云：“此编为项氏万卷楼藏书。”中有邾经诗云：“虎邱山前新筑城，虎邱寺里断人行。”

虎邱筑城当属淮张时事，吴人鲜有知者。末云：“竹垞老人识，时年七十有三。”

观其笔迹，乃从原本影抄者，非即项氏万卷楼所藏也。

△《燕山八景图诗》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永乐十二年左右春坊、左中允、吉水、邹缉等倡和之作也。燕山八景，始见於金《明昌遗事》。《永乐大典》载《洪武北平图经》，亦具列其目。然如“琼岛春云”作“琼岛春阴”、“太液晴波”作“太液秋风”、“蓟门烟树”作“蓟门飞雨”、“金台夕照”作“道陵西照”，皆与此编所载名目不符。元陈孚《刚中稿》有《神京八景诗》，所列八题惟“金台夕照”与此编同，余并与《北平图经》相合，疑图经所载，本元时旧名，而此编则明初诸人所改，至今沿之。其道陵二字，近畿无此地名，或《永乐大典》缮录之误也。此本凡诗百二十首，皆缉首倡，而翰林学士胡广，国子祭酒胡俨，右庶子杨荣，右谕德金幼孜，侍讲曾棨、林环，修撰梁潜、王洪、王英、王直，中书舍人王绂、许翰等十二人和之，广独再和焉。前有广序，后有杨荣跋，称写八景图，并集诸作置各图之后，裱为一卷，藏之篋笥。则此集乃后人从图卷中录出者也。

△《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吴讷编。讷有《祥刑要览》，已著录。是编采辑前代至明初诗文，分体编录，各为之说。内集凡四十九体，大旨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外集凡五体，则皆骈偶之词也。程敏政作《明文衡》，特录其叙录诸体，盖意颇重之。陆深《谿山馀话》亦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文忠《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者。今观所论，大抵剽掇旧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体亦未能甚辨。

如内集纯为古体矣，然如陆机《文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已纯为骈体，但不隔句对耳。至骆宾王《讨武曌檄》纯为四六，而列之内集；又孔稚圭《北山移文》亦附之古赋。是皆何说也。《古乐府》备列吴声歌曲、西曲歌、江南曲诸体，淫词艳语，并登简牍。而独斥律诗为变体，非耳食欤？外集收及词曲，已为泛滥。而以王维《渭城曲》、刘禹锡《竹枝词》、白居易《杨柳枝》词缀於简末，谓之附录。夫《渭城曲》本题为《送元二使安西》，当时伶人采以入乐耳。

遽别之於绝句之外，已为愤愤。且唐歌曲乃宋、元词曲之先声，反附录於宋、元人后，直本末倒置矣。其馀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

△《桥门听雨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金庠编。庠，苏州人。永乐己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乃永乐七年会试

，得陈燧等九十五人。时值巡幸北京，诸贡士寓居太学俟廷对，雨中取杜甫“好雨知时节”及“落日放船好”二律，人各一韵，赋诗见志。庠因汇而成帙，凡九十五人。中除前科已经冠带及肄四裔书者不与。馀八十人，又以忧去者二人。

诗凡七十八首，内阙史安、邓昌二首，盖编录之时，已偶失其稿也。

△《鼓吹续编》九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朱绍、朱积同编。绍字善继，积字善庆，江阴人。二人兄弟也。是编成於永乐二十二年，盖续《唐诗鼓吹》而作，故所录仍皆七言律诗。凡宋诗一卷，元诗二卷，钜手名篇，率不一选。而明人之诗乃多至六卷。其去取乖方，可以想见。

明初风气犹淳，而已有后来坊刻社稿之习，殆不可解。

△《士林诗选》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怀悦编。悦字用和，嘉兴人。永乐中以纳粟官通判。是集所载，皆一时友朋之作。近体最多，持择亦未精审。

△《兴观集》一卷、附《山村遗诗、杂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瞿暹编。暹旧藏仇远手书七言律诗三十八首，有元末明初诸人题跋。其邑人翰林修撰王希范常以兴观二字题卷端，故暹名之曰《兴观集》。宣德三年，暹又乞其伯父长史佑书所为七律五十首於卷后。故魏驥序曰：“《兴观集》者，钱塘瞿暹集其乡人先达仇山村、瞿存斋二先生所著七言近体八十八首。”世或专称《仇远兴观集》，误也。后綴《山村逸诗》一卷，凡诗五十四首，《杂著》二首，不知何人所附。今《山村遗稿》已有新本，而远《金渊集》复从《永乐大典》中裒集成帙，刊刻以行。此不完之本，不足为重，故仅存其目焉。

△《柳黄同声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杜桓编。桓字宗表，徽州人。是编刻於宣德己酉。以柳贯、黄潛皆其乡人，因采贯延祐庚申以国子监助教分教上都诗三十二首，至治癸亥考试进士於上都时诗九首，潛至顺辛未以翰林应奉扈从上都诗十二首，合为一集。其时潛集未刻，故所载虞集诸人题跋，较贯诗独详云。

△《存存稿》十卷、《续稿》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存存稿》，明周泰编。《续稿》周竈编。皆其先世遗集也。《存存稿》凡《石初集》五卷，周霆震撰；《达止集》三卷，霆震子庄撰；《提举集》一卷，庄长子静撰；《蹄涔集》一卷，庄次子庸撰。泰合编之为十卷，泰即庸之孙也。

其书成於正统丙寅。至万历十九年，其裔孙竈又益以周永锡《愚直存稿》一卷，周正方《佩韦存稿》二卷，名曰《续编》，合订成帙。案霆震《石初集》有

单行之本，已别著录。其余五集特子孙自珍其手泽，为一家之书耳，实皆非霆震比也。

其曰《存存稿》者，案序称或取绵绵之义，或取存其所存。是其命名，其子孙已不得详之矣。

△《双桂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燠编，燠，无锡人。是集录其祖环父允之诗。环字伯枢，元兵部侍郎宪之子，洪武间，常以茂才荐，擢上元县主簿，终临桂县丞。所著有《临桂集》。允字邦孝，所著有《水南集》。燠合为一集刊之，统名曰《双桂》。朱彝尊《明诗综》蒐罗至三千四百馀家，而环父子之诗不载一字。然其诗皆未成家，疑彝尊删之，未必不见也。

△《诗学权舆》二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溥编。案明有两黄溥。其一鄞县人，有《简籍遗闻》，已著录。此黄溥字澄济，自号石厓居士，弋阳人。正统戊戌进士，官至广东按察使。是书兼收众体，各为注释。定为名格、名义、韵谱、句法、格调诸目，复杂引诸说以证之。

然采摭虽广，考证多疏。如卷首《董少平歌》，不知鸣平为韵，古多此格，乃误以为七言一句之歌，甚至以《楚辞》与《骚》分为二体。可谓不知而作矣。

△《二麓正议》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汤光烈及其子護所著也。光烈号西麓，新建人，官海丰县教谕。護号小麓，尝受业於张元祯。元祯携之入都，欲荐於朝。会元祯卒，不果。光烈於正统时尝上《御戎》、《勤王》、《择官养民》、《开科取士》四疏；護尝作《野史辨诬》，以纠李贤《天顺日录》之舛。其郡人艾璞合刊之，名《二麓正议》，而以诗歌杂著及同时赠答之作，各附载於后。前有宏治戊午张元祯序，盖刊於護未北上之日也。光烈所作凡一卷，以《御戎疏》为冠。其第一条，欲於沿路多掘陷穽，架以二木，中置长锥，覆以草土，待敌自入。坑其一骑，则十骑错愕，坑其十骑，则百骑惊疑，坑其百骑，则万骑犹豫，自不敢长驱，殆毫不晓事之腐儒。護所作凡二卷，其辨李贤诬景帝而谏英宗，是固不免。至於以夺门之功比之汤武征诛；又力为石亨辨冤，事事为之回护，以为社稷纯臣，功高受戮，乃韩信、岳飞之匹，则殊乖公论。考张元祯之学出於吴与弼，而護之学出於元祯。或因亨尝荐与弼，以门户之故，感而修报欤？

△《齐山诗集》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释祖浩与其徒弟道璫同编。二人并齐山寺僧。案齐山在池州贵池县，有十馀峰，以其正相齐等，故曰齐山。或云唐刺史齐映有善政，尝好游之，因而得名。宋李壁曰“《唐书》载映为江西观察使，不言其作池州守，池州郡牧题名有齐

照，当是以此得名也。”自唐杜牧齐山登高有诗，后之游者多继作。此集汇采成帙，并杂著记序附焉。书成於弘治甲寅。

△《雍音》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胡纘宗撰。纘宗有《安庆府志》，已著录。是编专辑秦中之诗。始於泰伯、文、武、周公、成王、宣王诸逸篇，下迄於元，凡百五十人。分体排纂，以合於雅音者为内编二卷，未尽雅驯者为外编二卷。然李陵、苏武诸诗概列之外编中，其进退殊不甚可解也。

△《石钟山志》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恕撰。案是时有二王恕。一为三原人，《明史》有传；一即此王恕，字尚忠，湖口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议。湖口有上下石钟山，即苏轼作记者。恕以其为邑名胜，因辑古今题咏、赋、传、记、跋等文，都为一编。

虽以志为名，实总集也。

△《江南春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周等追和元倪瓚作也。时吴中有得瓚手稿者，因共属和成帙。首有作者姓氏，自周以下共五十人。嘉靖十八年，袁表序而刻之。后有袁袞跋。二人亦皆有和作。又有张凤翼、汤科、陈瀚三人之作。卷首不载姓氏，疑刻成后所续入也。

瓚原倡题三首，而其后和者皆作二首。祝允明跋云：“案其音调是两章，而题作三首，岂误书耶？”袁表则云：“细观墨迹、本书二首，后人以词一阙谬增为三也。”今考《云林诗集》，惟《春风颠》一首载入七言古体，题作《江南曲》，而无《汀州夜雨》一首。则后一首是七言诗，而前一首是词耳。然文徵明《甫田集》云：“追和倪元镇江南春，亦载入诗内。”则当时实皆以诗和之，盖唐人乐府，被诸管弦者，往往收入诗集。自古而然，固非周之创例矣。

△《新安文粹》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金德珵撰。苏大重订正之。其第十五卷则苏大自载其诗文也。德珵字仁本，大字景元，皆休宁人。此书成於景泰、天顺间。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成於弘治初。《文献志》载此书之目於事略。此书补遗之内亦出敏政名。则二书同时所作，略有先后耳。中间所录之文，不及《文献志》之博，而颇有《文献志》所不载者。二书固互相表里也。

△《联句录》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东阳编。东阳有《东祀录》，已著录。此其官翰林时与同年进士及同游士大夫联句之作。东阳自为序，而丹徒知县江夏王溥刊行之。侍读学士莆田吴希贤复辑题名一通冠於前，凡六十有九人。诗不尽工。又焦芳、李士实之流亦厕

其间，交游未免稍滥。然其时馆阁儒臣，过从唱和，以文章交相切劘。说者谓明之风会，以成、宏为极盛，即此亦可以想见也。

△《雅音会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康麟编。麟字文瑞，广东顺德人。天顺中官福建按察司佥事。是书以平声三十韵为纲，以诸诗案韵分隶。盖因宋人十二先生诗宗之体，稍变通之。所列始音、正音、遗响亦沿杨士宏唐音之例，无所发明。

△《咏史集解》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敏政编，林乔松注。敏政有《宋遗民录》，已著录。乔松，晋江人，始末未详。其注此书，则官景宁县知县时也。其书取古人咏史之作，依代编次。自三代迄宋末，止七言绝句一体。采辑颇备。然亦有本非咏史而因类编入者，又有改窜原题者，体例颇为冗杂。乔松之注，亦多就事铺叙，依文训义，不足以资考证也。

△《唐氏三先生集》二十八卷、《附录》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程敏政编。凡唐元筠《轩集》诗八卷，文五卷；唐桂芳《白云集》诗五卷，文二卷；唐文《凤梧冈集》诗四卷，文四卷。前列诸集原序，后附以传记、铭志之文，稿成而毁於火。正德戊寅，唐氏裔孙泽濂、得其副於程师鲁，因重为补辑，徽州知府张文林刊之。今三集已别著录，存其总目於此，以不没搜辑之功焉。

△《明珠玉》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谔编。谔字秉忠，江阴人。是编成於成化甲午。选明一代之诗，自刘基以下凡数百家，而所录只七言律诗一体。盖用《唐诗鼓吹》例也。然猥杂殊甚，不及元好问书多矣。

△《海钓遗风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萧鸣凤编。鸣凤字子雝，浙江山阴人。正德九年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副使。事迹具《明史》本传。鸣凤父显，字文明，别号海钓。永乐甲申进士，官至给事中。其卒也，李东阳等各为诗以哀之，题曰《海钓遗风》。鸣凤因取显遗诗及东阳等所作序传，并为此集，而仍其旧名。体例糅杂，编次殊为无法。

△《春秋词命》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王鏊撰，王彻注。鏊有《史馀》，已著录。彻自署松江人，始末未详。是书杂采左氏所载应对之词，释以通俗之语，似非鏊之所作。疑为书肆所托名，然序文乃载鏊集中。朱彝尊《经义考》亦著录，则事之不可解者也。所录虽源出春秋，而於经义无关，於传义亦不相涉。今以其辑录旧文，为童蒙诵读之用，姑附之总集类中。

卷一百九十二 集部四十五

○总集类存目二△《浙元三会录》（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守陞编。守陞有《碧川文选》，已著录。是书乃以浙江解元同仕於朝者邀为文会。其六元文会始於成化六年，范理、商辂、姚夔、杨守陈、卢楷及守陞也。至成化十五年复为七元会，则胡谧、沈继先、杨文卿、黄珣、谢迁及守陈、守陞也。成化二十二年再为后七元会，则李旻、王华、胡谧、沈继先、谢迁及守陈、守陞也。守陞兄弟后先三会皆与焉，故守陞录赠答倡和诗文汇为此编。

△《二戴小简》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所载一曰《赘言录》，明戴豪撰。一曰《筠溪集》，戴颙撰。豪字师文，台州太平人。成化戊戌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政。颙字师观，豪之弟。正德辛未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万姓统谱》载豪所著有《赘言录》若干卷；《太平志》载颙有《倦歌集》，又有《筠溪杂稿》。此本以两人书简各一卷，合为一编。盖摘录於全集之中，而仍以原集标目，非其完本也。

△《宸章集录》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明费宏编。宏有《文集》，已著录。此书乃嘉靖五年六月十三日世宗御平台，召宏及大学士杨一清、石瑄、贾咏入见，各赐御制诗。宏得七言古诗一章，一清、瑄、咏各得五言古诗一章。宏等疏谢，并依原韵和进，帝复赐以批答，宏因集为一帙，梓而传之。《明史》宏本传称：“帝尝御平台，特赐御制七言诗一章，命辑倡和诗集，署其衔曰‘内阁掌参机务辅导首臣’。其见尊礼，前此未有。

张璁、桂萼滋害宏宠，萼言：“诗文小技，不足劳圣心。且使宏得凭宠灵，凌压朝上。帝置不省”云云。然则此书乃承世宗之命所编也。

△《振鹭集》一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明陈镐编。镐有《阙里志》，已著录。弘治十六年，孔子六十二代孙袭封衍圣公孔闻韶入覲京师。事毕将还，朝臣咸赋诗赠行。馆阁自大学士刘健以下三十五人为一轴，吴宽为之序。卿寺自马文升以下三十六人为一轴，谢铎为之序。闻韶为李东阳婿，故朝士出东阳之门者，又别为一轴，凡二十一人，靳贵为之序。

镐时为山东提学副使，乃合而梓之。以圣系出自殷后，故以振鹭为名。然衍圣公非三恪之列，数典颇为不切也。

△《联句私抄》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毛纪编。纪有《密勿稿》，已著录。是集前有引一篇，称昔在翰林，与僚友及诸司善鸣者会晤游赏，多形之联句，得二卷。后为部佐，与同年数公相处，因事感怀，复得一卷。其末卷则在内阁与诸老同作者。总七言律二百二十五

首，排律二首，五言古诗一首。归田后葺录为一帙，并题姓名履贯於卷首，自华亭顾清以下共三十有三人。

△《古黄遗迹集》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卢濬编。濬，天台人。成化丁未进士，弘治中官黄州府知府。是编辑黄州古迹题咏，大旨以诗赋为主，而以唐许远祠祭文三篇错杂诸诗之内。又《宣圣遗像碑记》亦附卷末，颇无体例。至王禹偁《黄州竹楼记》在耳目之前，转遗不采，亦莫喻其故也。

△《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伯筠、冯原同编。伯筠，上海人，官淮王府长史。原，慈谿人，官淮王府纪善。是书即奉淮王之命作也。前有淮王序，自称西江颐仙。按《明史》，仁宗子淮靖王瞻墺，以永乐二十二年封，宣德四年就藩饶州。瞻墺子康王祁铨，以正统十一年嗣封。此书作於成化、弘治间，则所称颐仙者，即祁铨也。其书总录前代及明人诗，分体编次。每体之中各以时代为次，采掇颇详，然爱博而无所持择，往往乖误。如以梁刘琨为晋刘琨，以班婕妤诗为《汉宫怨》，以阮籍咏怀为咏歌，以宋杨杰为不知爵里，皆疏舛之甚者。至於李白诗中收入李赤诗，又以吴隐之为唐人，与李义山同编，尤为颠舛。

△《古括遗芳》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南山郑宣撰。不著时代，亦无序跋。考书中所录，止於明天顺中，则明人也。其书裒辑处州之文凡三十三家，分序文、奏疏、策论、辨说四门。采摭甚略，似乎钞撮志乘为之。未博考於诸集，其考证亦多舛陋。如著汉隼者本林钺，见《书录解题》，而以《青田志》不载钺有著述疑之。至以鲍彪《战国策序》误疑为刘向之文，则更异矣。

△《群公小简》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成化乙未徐传序，称苏文忠、方秋崖、赵清旷、卢柳南、孙仲益五先生之所著，而第六卷乃为欧阳修作。其第一卷题五先生手简，自第二卷以下又题曰六先生手简。后有成化二十年周信跋，称出《醉翁帖》一帙赠徐，徐亦以此书报赠。又称捐俸命工，仍旧本重刊，则末一卷为信所增入。其改题六先生，亦信所为也。盖明代朝覲述职之官，例以一书一帕赠京中亲故。其书皆潦草刊版，苟应故事。谓之书帕本，即此之类。其标题颠舛，固不足深诘矣。

△《太白楼集》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蔡炼编。炼字懋成。馀姚人。弘治庚戌进士，官工部主事。此编乃其管理山东河道时，以济宁州城东南有太白楼，为李白遗迹，因录诸题咏碑刻之文，合为一集，而二贤祠碑亦附入焉。二贤祠者，州人所建以祀白及贺知章者也。

△《东瓯诗集》七卷、《补遗》一卷、《续集》八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赵谏编。谏字士忠，温州人。初，成化中乐清蔡璞尝辑温州一郡之诗，自王十朋以下为七卷，又补遗一卷。谏以其去取为未善，乃因蔡本而增损之。温州知府赵淮序而刊之。又为续集八卷，或补人，或补诗，以拾蔡本之遗，谏自序之。

并刻於弘治庚戌。其体例颇杂，不出地志之积习。如张子容本襄阳人，为乐成尉，故其诗多永嘉所作。子容及《孟浩然集》中诸诗，班班可考。续集乃以为永嘉人，然则《谢灵运集》不当同入此选欤？

△《金华正学编》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赵鹤编，唐邦佐重辑。鹤字叔鸣，江都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邦佐字维良，兰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光州知州。初，嘉靖间鹤官金华知府，以宋吕祖谦、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许谦皆金华名儒，因录五家之文涉於讲学者数篇，及其本传、行状、墓志等各为二卷。万历庚寅，邦佐复取鹤原书为之删订，而益以明章懋。以祖谦、朱子之友，基等皆传朱子之派，故命曰正学。

△《金华文统》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赵鹤编。是书於正学编外，兼录金华耆旧之文。宋宗泽、梅执礼、潘良贵、郑刚中、贾廷佐、范浚、陈亮、吕祖俭、徐侨、何恪、时少章、乔行简等十二人，元柳贯、张枢、吴师道、黄潛、吴莱等六人，明宋濂、王祎、苏伯衡、胡翰、戴良、吴沉、王绅、章懋等八人。而宋濂所录独多。盖视诸人较吕祖谦等为稍亚，故所录亦稍宽。然前列吕祖谦修文鉴法、朱子取文字法，及王柏、吴师道论文之语，则大旨仍以讲学为宗。故刘孝绰、骆宾王、舒元舆之文皆所不取。然唐仲友亦不登一字，则门户之见，殊未能化矣。

△《来苏吴氏原泉诗集》八卷（内府藏本）

明吴宗周编。宗周字子旦，号石冈，宣城人。弘治丙辰进士，官至临江府知府。是编辑其先世以来之诗，始宋迄明。据宗周自序称：“以先人之作为内集，外人所赠为外集，附以拙作。”此本自五卷至七卷皆宗周诗。宗周诗后益以按察司副使大本、贡士棗、府庠士木。又有《宗周拾遗》，而无所谓外集者。盖其后人所损益，已非复宗周之旧矣。

△《唐文鉴》二十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贺泰编。泰字志同，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福建。是编杂采唐文，所见殊为隘陋。前有林瀚序称：“两汉有《文鉴》，宋亦有《文鉴》，惟唐一代阙焉。”如曰一朝必当有一文鉴，文何以必当名鉴也？如曰唐文无总集，是并姚铉书未见矣。盖明代书帕之本，其纰缪往往如此。

△《洞庭君山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胥文相编。文相，巴陵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是编纂辑屈原而后历代题咏湖山及岳阳楼者，共为一编。自载所作二诗，浅陋殊甚。盖特好事者流也。

△《广文选》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旧本题明刘节编。节有《春秋列传》，已著录，是书以补《文选》之遗。前有王廷相、吕柟二序，皆称八十二卷。而此本实六十卷。卷末有晋江陈蕙跋，称“节旧本所录凡千七百九十六篇，其中讹字逸简杂出，又文义之甚悖而俚者间在焉。乃以视馘之暇，与杨郡守王子松，教授林璧，训导曾辰、李世用，共校讎增损之，刻置淮扬书院。删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云云。则此本为蕙等重编，非节之旧矣。萧统妙解文理，撷历代之菁华，以成一集。虽以杜甫文章凌跋百代，犹有熟精《文选》理之句，其推重詎出漫然。此可知当时去取别裁，具有深意。徐陵与统同时，所撰《玉台新咏》，颇采《文选》所遗，刘克庄已有皆统弃馀之诮。则操笔继作，何可易言。节不度德量力，乃有是集。蕙等又谬种流传，如涂涂附。田艺蘅《留青日札》尝摘其张协诸人诗与《文选》复收，及阮嗣宗碑诸篇误改姓名之类，不一而足。今更校之，如其凡例以《焦仲卿妻诗》为俚俗，斥而不录。又《亢仓子》本唐王士元所撰，实非古书，而题曰周亢仓楚，特称其君道、政道等四篇为高古，所见已为甚浅。其编次亦仿《文选》分类，而颠舛百出。如《文选》陆机《文赋》无类可归，故别立论文一门。此书乃以荀卿《礼》、《智》二赋及扬雄《太玄赋》当之。其为学步，宁止寿陵馀子耶！曹植《蝉赋》、傅咸《萤赋》入之鸟兽，而傅亮《金灯草赋》不入草木，谢朓《游后园赋》不入游览，陆云《南征赋》不入纪行；陶潜《桃花源诗》入咏史，《史记礼书》班固《律历志》入杂文，皆不可理解。又《胡姬年十五》一篇，本梁刘琨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可考。而沿《文翰类选》之误，以为晋刘琨。庄忌本汉人，而误以为梁人；柏梁诗本联句，而注曰六首；徐乐上书本无标题，而名曰《论土崩瓦解书》；《左传》“吕相绝秦”本为口语，而名曰《绝秦书》；《史记》自序中“下大夫壶遂”云云，本文中之一段，而删除前后，名曰《答壶问》，隔数卷后又出太史公自序一篇；《文心雕龙序志篇》本其第五十篇，而改名曰《文心雕龙序》。至於诸葛亮《黄陵庙记》之类，以贗文窜入，更无论矣。

△《文苑春秋》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崔铣编。铣有《读易馀言》，已著录。是集所录，起汉高帝《入关告谕》，迄明太祖《谕中原檄》，凡一百篇。各仿《毛诗小序》之体，篇首缀以数言，而别无诠释。大旨谓非关世教人心者不录，故名曰《春秋》。亦《文章正宗

》之屋下屋也。

△《二陆集》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长白山人集》二卷，明陆之箕撰。《南门续集》一卷，其弟之裘撰。之箕字肖孙，一字汝瞻，别号复泉，太仓人，弘治中贡生。之裘字象孙，官景宁县教谕。其合二集而刻之，则太仓知州莆田萧奇勋也。

△《残本成仁遗稿》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舒芬编。芬有《周易笺》，已著录。是书前有正德丙辰芬自序云：“行篋中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长啸集》一册，又有《叠山诗文集》二册。因订其讹脱，并取《宋史》本传与祠记、铭状、祭文、挽词之类各附於后，总题曰《成仁遗稿》，付书林余氏刻之。”今是编五卷，一、二卷为《指南集》，三卷为《集杜诗》，四卷为《长啸集》，五卷为《天祥附录》，而《枋得诗文附录》皆无之。目录又标作《成仁遗稿》前。盖坊贾刻印时妄加分析，以此为前集，而以枋得诗文为后集耳。

（案此编虽仅存文天祥之著作，然芬之原本实兼文、谢二家，特藏弄者佚其半耳。故仍列之总集类中。）

△《蓉溪书屋集》四卷、《续集》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正集，明方豪编。续集，高第编。豪有《断碑集》，已著录。第，绵州人，正德甲戌进士。初，绵州左都御史金爵居州城东三里，所居有水，迤迳而南入於涪江。水上多植芙蓉，因以名溪，颇擅林壑之胜。爵以按察使罢归时，尝构屋数楹，徜徉其间，名之曰“蓉溪书屋”。后复起掌宪，思之不置。於是礼部尚书刘春、乔宇等皆有赋咏，以纪其胜。士大夫闻而和者甚多。正德十四年，因属豪哀集成书，凡作者七十八人。至嘉靖二年，继和者益众，复属第编为续集，凡作者七十一人。爵字舜举，成化己丑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其父良贵，以进士累官左参政。子皋，以进士为翰林。皞亦以进士为主事。三世通显，交游甚盛，故一时题赠至盈八九卷云。

△《金石古文》十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所采，皆金石之文。上起古初，下迄於汉。然真伪错杂，殊多疏漏。如《阳虚石室仓颉文》、《岫嵎禹碑》、《庐山禹刻》、《比干铜盘铭》，皆显然伪撰，人所共知。而列以冠首，岂足传信。石鼓文韩愈已云缺画，郑、薛诸家所载，无不讹缺。慎乃臆为补足，诡称得之李东阳，不知东阳《怀麓堂集》固明云未见完本也。又如沙邱《石椁铭文》见《左传》，秦刻峯山诸石《史记》具载，非至慎之时尚有金石可据。一概泛登，不挂一漏万乎？至孔彪、鲁峻等碑，但记姓名，无关文字，汉碑如此之类，恐亦不胜其载也。

△《古隽》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杨慎编。杂采周、秦、汉诸子之文，惟末数篇为孔融、阮瑀、应玚诸人杂文，每篇各立标目，不甚分类，亦不甚叙时代。盖随手钞记之本，后人取而刻之耳。前有王象乾《杨太史别集》序，称“慎遗书自诗文以外约七十余种。惧有湮没，檄取其家，得《徐冬序录》、《古今谣谚》、《词品》、《谢华启秀》、《韵宝》、《古隽》各种。合为一集，付之梓”云云。则此其所刻之一种，而冠以七种之序也。

△《风雅逸篇》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慎编。是编采录古来有韵之文，上起古初，下迄战国末。又附载有篇目而无其辞者，自葛天氏八阕迄於师延流徵涤角。冯惟讷《风雅广逸》即据此书为蓝本，而纰漏之处，亦即沿此书之讹。末一卷所载逸诗诸名，尤多牵合。既有《诗纪》，此无庸复录矣。

△《翰苑琼琚》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其书短釘补綴，类乡塾兔园册子。中间割裂《尚书》，尤为庸妄。疑非慎之所为。

△《三苏文范》十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然所取皆近於科举之文，亦不类慎之所为。殆与《翰苑琼琚》均出依托也。

△《李太白诗选》五卷、《杜少陵诗选》六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李白诗选之首有杨慎序，辨白里贯出处甚详。末云：“吾友禺山张子愈光尝谓余曰：李、杜齐名。杜公全集外，节钞选本凡数十家，而李何独无之？乃取公集中脍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馀首，刻之明诗亭，属慎题词其端。”

愈光为永昌举人张含之字，则是编含所选也。然乌程闵氏所刊朱墨版，其卷端评语引及锤惺、梅鼎祚，皆明末人。含及慎在嘉靖中，何自见之？则已非含之原本矣。杜甫诗凡二百四十馀首，前后无序跋，多载刘辰翁评及慎评，其去取殊无别裁。盖闵氏以意钞录，取配李氏并行耳。明末刊版，真伪错杂皆类此，不足异也。

△《婺贤文轨》四卷、《拾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戚继光编。继光字世杰，金华人。正德辛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以《金华文统》去取未当，乃取其乡先辈潘良贵、范浚、吕祖谦、陈亮、唐仲友、夏明诚、何恪、时少章、何基、王柏、柳贯、金履祥、许谦、吴师道、胡助、黄潛、吴莱、宋濂、王祎、胡翰、戴良、冯宿、陈樵二十三人之文，薈而录之。大旨谓宗泽、梅询皆以忠义功业显，不必取其寻常酬应之作。又谓唐仲友虽与朱

子为难，而善不可没。持论皆颇切当，然所载文章惟吕祖谦《佚老堂记》为本集所无，其他亦不出习见之作也。

△《南华合璧集》五卷（内府藏本）

明黄鲁曾编。鲁曾字得之，吴县人。正德丙子举人，五岳山人省曾之弟也。是编选王宠之诗，而附以己作，合为一集。宠所著《雅宜集》，深为顾璘等所推。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则谓宠亦中材，誉过其实。鲁曾诗更不逮宠，殆欲借宠以行，故有是刻。自序谓执是编请正於友生，適讽蒙庄之词，遂命曰《南华合璧集》。

其立名尤无所取义矣。

△《六艺流别》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佐撰。佐有《乐典》，已著录。是书大旨以六艺之源皆出於经，因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凡诗之流五，其别二十有一；书之流八，其别四十有九；礼之流二，其别十有六；乐之流二，其别十有二；易之流十二，而无所谓别。分类编叙，去取甚严。其自序言：“欲补挚虞《文章流别》而作。”然文本於经之论。千古不易，特为明理致用而言。至刘勰作《文心雕龙》，始以各体分配诸经，指为源流所自。其说已涉於臆创。佐更推而衍之，剖析名目，殊无所据，固难免於附会牵合也。

△《南滁会景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赵廷瑞编。林煊又增以十景图。自宋至明，篇什略备。廷瑞，开州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煊有《覆瓿草》，已著录。其作是书时，皆为南太仆寺卿。明南太仆寺署建於滁州故也。

△《九代乐章》二十三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刘濂撰。濂有《易象解》，已著录。是书取自汉迄唐九代之诗，分门编次。大略以诗乐之义后人不能辨，故所选以音声为主，分风、雅、颂为三。每代又别里巷、儒林为两类。自谓三百篇后，不可无此选。其言极为妄诞。夫古乐府之存於今者，后人亦第能习其句读，而不可播之管弦。濂乃指为某代某音、某代某调，穿凿配合，已属强为解事，至如东方诫子、仲长述志之类，本非入乐之诗，而亦为之辨别宫商，尤不知其何据。又每代下各为总论一篇，而北齐伶人曹孙达等封王，及无愁伴侣曲诸事，乃以属之陈后主。殊为不考，特故为高论而已。

△《石洞遗芳》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郭鈇编，鈇，金华人。始末未详。石洞山在东阳邑治之南。宋淳熙中邑人郭欽止筑书院於洞旁，延师以训子弟。一时名儒如吕祖谦、魏了翁、叶適辈，皆

主讲其中。其山水名胜，陆游、陈傅良等亦多题咏。鈇为钦止之裔孙，正德中，取当时诸人碑刻题咏及志铭、状序、哀輓诸作汇成此编。钦止字德誼，其学出於张九成。而朱子为作墓铭，称其子弟服师儒之训，乡闾识逊弟之方，霍然其变豪杰之窟，焕乎其辟礼义之场。不以渊源之异为嫌，则亦有深取其人者。集中诗文凡为郭氏作者皆在，不尽关乎钦止。然郭氏以儒显，则钦止其宗也。

△《滕王阁集》十卷（内府藏本）

明董遵编。遵始末未详。是编成於正德中，辑滕王阁由唐至明之诗文。是阁自王勃、韩愈以后，为世所艳称。故题咏特多，芜杂亦甚。

△《弘正诗抄》十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惟卷首曹忭序谓“二山杨君工於诗，所选弘治正德间诗抄，正如淘沙见金，非具大金刚目力者不能”云云。不知杨二山者何名，所录凡李梦阳、何景明、康海、薛蕙、徐祯卿、郑继之、王廷相、边贡、孙一元、殷云霄十人之诗。前无目录，亦不知其完否。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明十二家诗类抄》十二卷。又有《盛明十二家诗选》，无卷数。皆弘、正间诗。然所刻十二家之名，均与此互有出入，非一书也。

△《吴兴绝唱集》四卷、《续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邱吉编。吉字大祐，湖州人。是编成於正德末，皆录其乡元、明两代之诗，亦间及流寓。其人非吴兴而诗为吴兴作者亦附著焉。所录多涉俗艳，不尽诸家之长。且以绝唱为名，而吉所自作亦复载入。亦未免嫌於自炫。又阎若璩《潜邱劄记》载，吉是编选其父诗，而直书其父之名，深以为讥。吉盖未见《中州集》中有元好问之旧例耳。

△《皇华集》二卷、《续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翰林院修撰唐皋、兵科给事中史道，於正德十六年以颁世宗即位诏奉使朝鲜，与其藩臣日有唱和。国王李恠特命书局编为此集。《皇华集》卷首有《嘉靖元年议政府左议政南袞序》，载二使初至国境及归朝与议政府右议政李荇等唱和之作。《皇华续集》卷首有嘉靖元年李荇序，专载唐皋留别国王二律，及议政府领议政金詮以下和韵之作。考皋等奉使，不见於《明史》本纪及《朝鲜列传》。

惟《世宗实录》载其事，於八月乙巳。此书《南袞序》谓以十二月乙酉抵王京，则距奉命日几五月也。又南袞《皇华集》序谓初入境至出疆，仅浹三旬，纪行之作，登高之赋，凡若干篇。今考集中初入境之作有唐皋《登迎薰楼诗》标云长至后十日。考《实录》是年十一月十四日长至，则是作在二十四。其出疆之作有唐皋《至頰山寄怀藩京诸君子诗》，标云腊月辛丑。考《实录》是年十二月，己卯朔，则辛丑乃是月二十三日，与序所云唱和将浹三旬，適相符合云

。

△《皇华集》十三卷（内府藏本）

明朝鲜国所刊使臣唱酬之作。所录惟天顺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八年，成化十二年，弘治元年、五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六年之诗。考明代遣使往朝鲜者，不仅此十年，似有阙佚。然世所传本并同，或使臣不尽能诗，其成集者止此耶？

△《辅臣赞和诗集》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案此集乃嘉靖六年除夕，世宗作五言律诗一首，以示阁臣。於是大学士杨一清、谢迁、张璁、翟奎等并和韵录进。帝汇书成帙，御制序冠其端。且命一清为之后序。世宗序题七年正月四日，一清后序则正月六日所上也。

△《翊学诗》一卷（左都御史张若淮家藏本）

案此集乃嘉靖七年五月，经筵官进讲大学衍义，世宗因制五言古诗一章，并序以赐阁臣。大学士杨一清、贾咏、翟奎等奉表谢，并和以进。既而谢迁、张璁相继入阁，亦令和进。命集为一册，以翊学为名。《明史艺文志》作一卷，与此本同。

△《诗学正宗》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浦南金编。南金有《修词指南》，已著录。是集选历代之诗，起唐、虞古辞，至唐人近体。自四言至七言绝句，分体有九。每体中又分正始、正音、正变、附录四门。其分系殊多未当，如《孔子去鲁》等歌，虽不免或有依托，然如以为伪，则当删汰，如以为真，则固圣人之作也。降而列之正变，於义未协。至既分古乐府一体，而安世房中歌则列之四言古诗，《长歌行》、《怨歌行》、《苦寒行》、《箜篌引》之类则列之五言古诗，体例亦殊丛脞。又三谢之作虽多偶句，究与唐律不同，而竟入之排律中。尤踵杨慎《律祖》之说而失之者矣。

△《明文范》六十六卷（通行本）

明张时彻编。时彻有《善行录》，已著录。是集成於隆庆己巳，录明洪武至嘉靖之文凡四百四十二家。初名《文苑》，病其太繁，乃复加芟削，以成此本。自序称“铨综者积禩”，其始也，十而取六七焉。其继也，十而取四五焉。又其继也，十而取二三焉。迄今存者，裁十之一二焉。故自序又曰：“苑者无所不蓄，范者如以范范金也。”然於正、嘉之文，尚病其少所别裁焉？

△《四明风雅》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宋宏之编，戴鲸增删，张时彻又增删之。宏之仕履未详。鲸字时霖，号南苍，鄞县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所录明代宁波之诗，自洪武迄嘉靖凡六十五人。

△《乐府原》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徐献忠撰。献忠有《吴兴掌故集》，已著录。是书取汉、魏、六朝乐府古题，各为考证，并录原文而释其义。然所见殊浅，而又索解太凿。如《杜氏通典》谓房中乐为楚声。献忠则谓屈、宋骚辞每言著一兮字，乃楚人怨叹之本声，而以安世房中歌为非其伦。亦未免拘泥鲜通矣。

△《金石文》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献忠撰。是编辑录三代以来金石之文。商一卷，周一卷，秦一卷，汉四卷。然未能博徵金石，皆采掇於《博古图》、《考古图》、《集古录》、《金石录》、《锺鼎款识》、《隶释》、《隶续》诸书。音训不免异同，传写亦多舛误。

间有附论，亦皆以意推求，别无考证。至第四卷内所载之袜铭，非金非石，而一概编列，尤庞杂之甚矣。

△《六朝声偶》七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徐献忠编。是书因杨慎五言《律祖》而广之，取南北朝人五言诗以明唐律所自出。然以齐、梁、陈、北齐、周、隋谓之六朝，未免自我作古。况永明体载在《齐书王融传》，声病宫商载在《梁书沈约传》，而李商隐、温庭筠诸集所谓齐、梁体者亦皆具有明文，此本不待考而知者。慎书已为多事，献忠何必又衍为此书。如曰以为诗法，则诗又不以齐、梁为极则也。

△《五十家唐诗》（无卷数，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自唐太宗、元宗至储光羲凡五十家。各家之诗但分古近体，亦有载赋数首者。间存原序，似皆从旧本录入。考明徐献忠有《百家唐诗》一百卷。是编前无序目，或即献忠之本而佚其半欤？

△《麻姑集》十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陈克昌编。克昌，仁和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建昌府同知。麻姑山为建昌所属，唐颜真卿《仙坛记》后题咏滋多，克昌因汇成此集。所录多明人之作，故卷帙若是之多焉。

△《武夷游咏》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田汝成、蔡汝楠同撰。汝成有《炎徼纪闻》，汝楠有《说经劄记》，皆已著录。嘉靖二十年四月，汝楠以刑部员外郎告归，省父於延平。適汝成为福建提学副使，校士崇安。二人因偕游九曲，各成五言古诗十首，编为一帙。

△《骊珠随录》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仪编。仪有《螭头密语》，已著录。是书杂录诸文，自序谓皆取不盛传於世者。然如《阴符经》、《握奇经》之类，实非秘笈，《比干墓铭》之类，本属依托。《瘞鹤铭》自欧阳修《集古录》以下均未见完篇，而此所载为全文

，是亦未可尽信也。

△《古虞文录》二卷、《文章表录》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仪撰。是书采古人著作之关于常熟者，裒为一帙。凡文一卷，自梁鸿至杨舫凡三十六篇。诗一卷，自支遁至王宠凡四十二首。其文章表录一卷，凡文六篇，诗三篇，皆为常熟之先贤、列女作者。意取型俗，故曰《表录》。末一首为白茆民谣，则元后至元甲辰张士诚凿白茆港时民间之怨词，附存以为戒者也。

△《浯溪诗文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焯编。焯自号龙津子，始末未详。是书成於嘉靖戊子，辑元结以下至明代诸人题咏碑铭。前列《浯溪小志》，纪其山水之胜。

△《订补浯溪集》二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明陈斗编。斗字民仰，祁阳人。官永宁县主簿。浯溪在祁阳县南五里，为唐道州刺史元结古迹。结所撰《中兴颂》，颜真卿书者，即磨崖刻溪上。故后来题咏考证，相续日繁。是编成於嘉靖戊子，皆辑前人诗文为是溪而作者。题曰订补，而不云补何人之书。王士禛《浯溪考序》称“浯溪前后旧有两集，为李仁刚、綦光祖撰，见於《輿地碑目》，皆无传”云云。（考王象之《輿地碑目》永州条下云，《浯溪前集》李仁刚编、《后集》侍其光祖编。侍其，复姓，实非姓綦，士禛殊误，此集中有乾道乙酉谢褒《续千文》跋云：“邑大夫侍其公以其曾大父所续千文刻诸崖石。”当即其人盖侍其良器之曾孙也。）然则斗所订补者，当即黄焯书耳。所载诗文《浯溪考》中多未收，知二书皆士禛所未见矣。

△《三贤集》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名编。名字实卿，遂宁人。嘉靖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三贤祠在夔州莲花峰下，以周子尝判夔州，王十朋尝为夔帅，明初宋濂亦卒於夔，故知府张俭为立斯祠，并属名集其遗文为一集。然周子仅《太极图》、《通书》二篇，世所共见，毋烦甄录。至《梅溪》、《潜溪》二集文极繁富，而所采寥寥，尤难免於挂漏矣。

△《秉忠定义集》二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嘉靖十年，都御史宋沧巡抚四川，平真州剧盗周天星等。时同官於蜀者作为凯歌、露布等篇，汇成一书，以纪其事。其名《秉忠定义集》者，盖取世宗所赐玺书有“秉忠定义，条奏肤功”语也。

△《玉峰诗纂》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周复俊编。复俊有《东吴名贤记》，已著录。玉峰者，昆山之别名。所纂诸诗，自西晋迄於明代，盖邑乘之馀也。

△《名家表选》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埜编。埜，馀姚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副使。是编即在广东所选以训士子者。凡唐表一卷，宋表七卷。案胡松有《唐宋元名表》一书，所录颇为醇雅。此与松书体例相近，而简当则远不及之矣。

△《清泉精舍小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黎民表编。民表有《瑶石山人稿》，已著录。兹编乃其家居唱和之诗，卷首自序称“友人结社於粤山之麓，讲德论义，必以诗教为首。旦夕酬酢，可讽咏者至千馀篇。年祀浸远，散佚逾甚，暇日拾篋中得古近体若干首，裒而录之”云。

△《平吴凯旋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泽编。泽字东渔，定海人。初，嘉靖乙未，崇明海寇秦璠、黄良、黄庠者为乱，官军屡衄，己丑，以汤和之裔孙庆为左军都督，充巡捕江淮总兵官，督帅邳、扬二卫官兵，合苏、松、常、镇四郡民兵以剿平之。吴中士大夫各赠以诗文，泽编次以成此集。

△《郴州文志》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心编。心自号后隅子，龙江卫籍，天长人。嘉靖戊戌进士，官郴州同知。据此书原序，盖既辑《郴志》六卷，又与郴诸生袁大邦等集古今之文为郴而作者，勒成此集，以辅《郴志》。其以命制、纪载、议论、咏歌四类分编，略仿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所载咏歌内以汉周憬《功勋碑铭》为安康邦作，亦不免沿讹也。

△《二温诗集》四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太谷诗集》二卷，明温新撰。《中谷诗集》二卷，新弟秀撰。新字伯明，洛阳人。嘉靖戊戌进士，官户部主事。秀字仲实，由举人官至襄阳府同知。秀游李梦阳之门，故诗多亢厉之音。新诗刻意学杜，而仅得浮声，盖亦宗北地之学者也。

△《盛明百家诗》三百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俞宪编。宪字汝成，无锡人。嘉靖戊戌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世传李攀龙送俞臬使赴湖广诗，有“江汉日高天子气，楼台秋敞大王风。”以为似陈友谅僭位柱联者，即其人也。是编所录诸集，每人各冠以小序，略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例。然其学沿七子之馀波，未免好收摹仿古调、填缀肤词之作。又务以标榜声气为宗，不以鉴别篇章为事。故略於明初，而详於同时。至以其子渊、沂之诗列为二家，殆有王福時之癖矣。

△《越望亭诗集》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鹤编。鹤有《海樵山人集》，已著录。越望亭在绍兴府城卧龙山巅，前对

秦望。初名望海，后更此名。或曰为越地之望，或曰可以望越，未之详也。嘉靖戊戌，纪兴守汤绍恩重创斯亭，一时多为题咏。同知孙令、推官周凤岐因令鹤辑录成编，前绘山川城郭图。诗则溯唐迄明，虽名以诗集，而赋亦缀焉。绍恩号笃斋，安岳人。嘉靖丙戌进士，其治越有惠政，事迹具《明史循吏传》。

△《名笔私抄》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曾佩编。佩字元山，临川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编乃其按闽时搜罗各郡县艺文，自宋迄明凡关于风土者，胥见采录。然编次无伦，如所载《罗江风物赋》与《乌石山赋》自为一类，乃一编於朱子书廖德明仁寿条约之前，一编於刘钺新《建道学渊源祠记》之后。李侗《初见罗从彦》书与杨时见《程明道书》亦自为一类，乃一编於《龙头岩记》之前，一编於《新建四贤堂记》之后。

盖佩为是书，第从各志乘中错杂抄撮，於体例未暇详考耳。

△《黎川文绪》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材编。材字子难，江西新城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黎滩镇自宋绍兴中析置，故称黎川。宋以来人文颇盛，具见虞集所作《新城学记》。今惟李覿《盱江》一集尚孤行无恙，其余多不显於世。材搜辑遗佚，分为文三卷，诗一卷。然终以李覿为主，他家特辅之而已。

△《二妙集》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万士和编。士和有《履菴集》，已著录。初，唐顺之选汉、魏至明之诗为《二妙集》，盖取陈献章论诗法与理俱妙之语以名其书。士和受业於顺之，因摘其中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二体，又益以顺之七言律诗一卷，其为十二卷。唐取杜甫、王维、刘长卿、韦应物、王建、张籍、吕崑七人。宋取王安石、黄庭坚、邵子、朱子四人。元取刘因一人。明取庄泉、王守仁二人。顺之长於古文，至诗道则全然不解。持论以谈理为宗，尤不可与口舌争。士和序中亦称集成而世无好者，则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

△《游峨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殷绮编。绮始末未详，其刊此书时，则署雅州知州事也。嘉靖九年庚寅，四川巡按御史邱道隆偕官吏游峨嵋山，有诗唱和。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巡按御史谢瑜亦踵昌故事。绮因合二人暨同游诸诗编为一集，大抵一时宦场酬应之词，无可采录。

△《唐诗选》七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李攀龙编，唐汝询注，蒋一葵直解。攀龙有《诗学事类》，汝询有《编蓬集》，一葵有《尧山堂外纪》，皆已著录。攀龙所选历代之诗，本名《诗删》，此乃摘其所选唐诗。汝询亦自有《唐诗解》。此乃割取其注，皆坊贾所

为。

疑蒋一葵之直解亦托名矣，然至今盛行乡塾间，亦可异也。

△《尺牒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明王世贞编。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书盖因杨慎原本而增修之。慎所录自左、史迄於六朝，共为八卷。世贞益为二十八卷，复采唐代至明之作通为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馀条，为补遗一卷。然真贋错杂，简择未为尽善也。慎书本作赤牒，世贞改为尺字。赵岫《石墨镌华》曰：“宋游师雄墓志，书只尺作只赤，赤与尺通。杨用修以尺牒为赤牒，本之禽经雉上有丈，鷄上有赤。”王元美又引《华山石阙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隐僻，故改作尺牒。据此志则宋已多用之，非僻也云云。

岫好金石之文，故字体喜於从古。然书契之作，将使百官治而万民察。原取其人人共喻，必用假借之古字，使学士大夫读之而骇。义虽有据，事实难行。如欧阳书作欧羊，亦有汉碑可证，庐陵之族其肯从之改氏乎？况文之工拙，书之善否，亦不绝在字之古今。平心而论，正不必是慎而非世贞矣。

△《蓬莱观海亭集》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潘滋编。滋，婺源人，始末未详。观海亭在登州蓬莱阁，为观海市之地。嘉靖庚戌，滋为登州府推官，承台檄辑古来诗赋碑记之文为一编。凡作者一百十七人。中如唐人《海上生明月赋》、《白云照春海赋》、《望海上五色云赋》、《大鹏赋》、《鲲化为鹏赋》、《北溟有鱼赋》、《巨鳌冠灵山赋》、《钓鳌赋》诸篇，俱赋物之作，与蓬莱阁无涉。乃一概阑入，殊为牵合。

△《三异人集》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贽编。贽有《九正易因》，已著录。是书凡方孝孺诗文十卷；于谦奏疏四卷，文一卷，诗三卷；杨继盛奏疏、诗文各一卷，附录一卷。贽各为之评。贽狂悖自恣，而是集所评乃皆在情理中，与所作他书不类。卷首题吴山俞允谐汝钦正，或允谐所为，托之於贽欤？三人皆自有集，皆自足千古，初不假贽之表章。

况以贽之得罪名教，流毒后学，而选录三人之文，不足以为三人荣，反以为三人辱矣。

△《文章正论》十五卷、《绪论》五卷（内府藏本）

明刘祐编。祐，莱州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大同巡抚。是书录历代古文，自《左传》迄於元季。以足垂法戒者为正论，以词胜而理未足者为绪论。自序拟诸真德秀《文章正宗》、崔铣《文苑春秋》。其持论未尝不正。然以李密《陈情表》列诸绪论，义颇未安。又以宋人五经之序升诸左、国之前，亦涉标榜之

习。

德秀姑无论，恐尚未能逮铎也。

△《文体明辨》八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有《古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编凡纲领一卷，诗文六十一卷，目录六卷，附录十四卷，附录目录二卷。盖取明初吴讷之《文章辨体》而损益之。讷书内编仅分体五十四，外编仅分体五。前代文格，约略已备，师曾欲以繁富胜之，乃广正集之目为一百有一，广附录之目为二十有六。首以古歌谣词，皆汉以前作，真伪不辨。而以李贺一诗参其间，岂东京而后，只此一诗追古耶？次四言诗，以分章者为正体，以不分章者为变体。次楚辞，分古赋之祖、文赋之祖、摹拟楚辞三例。次赋，分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例，又有正体而间出於俳，变体流於文赋之渐二变例。次乐府，全窃郭茂倩书而稍益以《宋史乐志》，其不选者亦附存其目。次诗，取《文选》门类稍增之，所录止於晚唐，宋以后无一字。次诏诰诸文，皆分古体、俗体二例。次为书表诸表，则古体之外添唐体、宋体。碑则正体、变体之外又增一别体。甚至墓志以铭之字数分体。其余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标类於题前，或标类於题下，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

△《六李集》三十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内乡李氏二世六人之诗也。凡李宗《木杏山集》八卷，李蓁《太史集》六卷，李荫《比部集》九卷，李云鹄《侍御集》四卷，李云《雁白羽集》二卷，李云《鸿秋羽集》五卷。中惟李蓁最知名。其诗源出何景明，故诸李之诗，太抵安雅有法度，而颇乏深警之思，则才分之不逮也。

△《泰山蒐玉》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袁〈禾仓〉撰。〈禾仓〉字玉田，怀远人。官泰安州知州。是编采泰山碑铭诗文汇为一帙，皆嘉靖乙卯以后之作。

△《三台文献录》二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时渐编。时渐字伯鸿，号磐石，寿光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是编乃其守台州时与郡人王允东、陈公纶、黄承忠等采访台州一郡往哲遗文，分类选录。自唐迄明嘉靖，凡二百九十六人。得文十六卷，赋诗七卷。卷首所列姓氏，有正编、有续编，而集中则合为一。不知前何以分，后又何以合也。

△《词海遗珠》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劳堪编。堪字道亭，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此书杂采金石文字以及诗词杂文，不分体制，亦不叙时代。又多删节原文，短釘割裂。其中纒繆，不可殫数。如王羲之《月仪帖》乃索靖之语；刘禹锡“春江一曲柳

千条”诗以为本集不载，乃元稹之诗，删八句为四句；又载裴度《题岳庙石阙》诗，乃司空图作，载在本集；又《古黄姑歌》二句，乃梁武帝《东飞伯劳歌》；又《青史子》一篇，不知为贾谊《新书》所载；晋无名氏《三言诗》，不知为傅玄作；汉《鉴铭炼形神冶》一篇，不知为《太平广记》所载，唐人作。他如《左传卫灵公石椁铭》，声伯《梦涉洹水歌》，《礼记伊耆氏蜡词》，皆载於经。

萧子显《齐书郡国志赞》，亦见正史。皆曰遗珠，尤疏舛矣。

△《名公翰藻》五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凌迪知编。迪知有《左国腴词》，已著录。此集录有明一代书牘，意取博收，而冗杂特甚。

△《宋文钞》（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查志隆编。志隆有《山东盐法志》，已著录。是书仅从《宋文鉴》诸书摘录成编，未能赅备。别裁亦未能精审。

△《徽郡诗》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陈有守、汪淮、李敏同编。有守字达甫，淮字禹义，敏字功甫，皆休宁人。是编创始嘉靖丁巳，成於己未，共得作者一百四十六人，计诗七百五十四首。皆断自明初，而有守等三人之诗亦附於末。

△《昆山杂咏》二十八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俞允文编。允文有《俞仲蔚集》，已著录。宋嘉定中，龚昱尝辑《昆山杂咏》三卷，续集一卷。开禧中，知嘉定县事徐挺之曾刊之县斋。至明王纶，又集近代诗歌百篇，附益其后，已非旧本。允文复溯晋、唐以来得数百篇，增为二十八卷。仍因旧名而别分十六类。然三人所选，混而为一，非惟龚本之初集、续集不可复考。即孰为龚选，孰为王选，孰为允文所增，亦未可复辨。二家之书遂亡。

体例殊为未善也。

△《荆溪唱和诗》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俞允文编。是编为嘉靖辛酉顾从义、姚昭、董宜阳、冯迂、朱察卿、姚遇、姚遂、沈明臣八人同游荆溪所作，允文为合而刊之。从义字汝和，上海人。昭字知晦，宜阳字子元，迂字子乔，察卿字邦宪，遂字以良，遇字以奇，皆从义之里人。明臣有《通州志》，已著录。

△《衡门集》十五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郑履淳编，其子心材续成之。履淳有《郑端简年谱》，心材有《郑京兆集》，均已著录。是编乃履淳以其父刑部尚书晓所喜读古人诗文近於闲适旷达者，汇次成集，分体排纂。凡诗十一卷，文仅四卷，亦摘录史传为多。每篇之首

皆不题作者姓名，殊无体例。始刊於隆庆己巳，尚多阙略。至万历乙酉，心材始补辑为此本。其曰《衡门集》者，言其非台阁之书，不为世俗所好也。

△《西湖八社诗帖》（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嘉靖壬戌，闽人祝时泰游於杭州，与其友结诗社西湖上，凡会吟者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飞来社、曰月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府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诗集为此编。分春社、秋社二目，明之季年，讲学者聚徒，朋党分而门户立；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当其中叶，兆已先见矣。

△《文章指南》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书前有旧序，称原无书名，有光登第后授其同年南海知县詹仰庇，仰庇以授其友黄鸣岐，鸣岐校而刻之，为题此名。然此实钞本，非其原刻。凡分六十六则，由《左传》以下迄於明，录文百十八篇。每则每篇皆有评说，而以总论看文字法冠於卷端。间杂以骈体。

如《北山移文》、《归去来兮辞》之类。盖乡塾教授之本，殊不类有光之所为。

考旧本《震川集》末有其族孙泓跋语，称有光选韩柳文有刻本，为俗人篡改，非复原书。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跋《归震川史记》一篇，称所见武陵胡氏、桐城张氏诸本迥乎不同。且称有光文集为其后人删改，至见梦於坊人翁某。况此点次本子独存其家，岂无所增损改易云云。是有光手定之书，尚且全非其旧。则此晚出选本不足为信，更不待深诘矣。

△《桃花源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冯子京撰。子京字南台，钱塘人。嘉靖乙丑进士，官至湖广按察使。桃花源在湖南常德府桃源县，即陶潜所记者也。宋淳熙间，赵彦琫、张栻曾修《桃花源集》一卷，见晁公武《读书志》。隆庆中，子京取旧集补其阙逸，更为铨次，又增以元人、明人之作。

△《少林古今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思温撰。思温，浑源人。嘉靖中官登封县知县。少林寺在嵩山之麓，相传为达摩面壁之所。是编上卷为诗，下卷为记。所录下迄於明，上及唐代而止。顾炎武《日知录》曰，少林寺有唐太宗为秦王时赐寺僧教。其词曰：“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今东都危急，旦夕殄除，并宜勉终茂功，以垂令范”云云。

此录佚而不载，则挂漏者多矣。

△《青溪诗集》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徐楚编，李高续辑。楚号青溪，淳安人。官至四川布政司参政。高字抑中，云南人，官至严州府通判，青溪在浙之淳安县，即所谓新安江也。楚生於其地，因采前人题咏，编为一集，成於嘉靖丙寅。后高官於其地，又增广之。成於崇祯乙亥。

△《广中五先生诗选》二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明陈暹编。暹爵里未详。五先生者，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也。五人之中，孙、王、黄、李皆仕宦，赵则隐居不出，所谓《临清集》者，亦不传。嘉靖丁巳，无锡谈恺刻五先生诗，仅得孙、王、黄、李四家，以汪广洋尝为广东行省参政，因合而刻之，以足五人之数。朱彝尊《诗话》云：“伯贞集虽不传，然名在五先生之列。刊诗者去伯贞而冠汪忠勤於卷首，可为失笑。”即指谈刻也。

此本乃嘉靖乙丑陈暹重订，谓得旧本《赵临清集》，命工刻之，以补五先生之阙。

而以汪右丞诗别自为集，於是五先生之诗始复其旧。五人集前各有小传，爵里行事略具。惟《孙蕡传》云：“洪武二十二年，以事谪戍辽东。时梅思祖节镇三韩，迎置家塾。是年竟以党祸见杀。”考《明史文苑传》，蕡坐累戍辽东。已大治蓝玉党，蕡尝为玉题画，遂论死。而梅思祖本传，十五年与平章潘元明同守云南，是年卒，安得有二十二年镇辽东之事？暹盖据黄佐《广州人物传》所载，未及详考耳。

△《清江二家诗》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熊逵编。逵，清江人。是编选录孙伟、敖英二人之诗。伟字朝望，号鹭沙，弘治壬辰进士，官至鹤庆府知府。其诗曰《鹭沙集》。英有《慎言集训》，已著录。其诗曰《心远稿》。二人皆与逵同乡里，逵因删录其集，各为二卷，并为之评点。然去取不甚允惬，且往往滥载寿诗。殆以桑梓之故，因诗以存其人。又书成於嘉靖丁巳。是时严嵩已败矣，而伟集开卷即录《送嵩北上诗》六首，亦可以不必也。

△《彤管新编》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之象编。之象有《太史史例》，已著录。是编以世所传《彤管集》篇帙未备，更为辑补。自周迄元凡诗歌、铭颂、辞赋、赞誄六百五十四首，璇玑图一篇，序诫、书记、奏疏、表三十三首。采掇颇富，而讹舛亦复不少。

△《唐雅》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张之象编。是集取唐君臣唱酬之作二千馀篇，分部五十有三，以类编次，自

武德迄於开元。以天宝而后，风格渐卑，故不与焉。其论似高而无当。盖是时七子之派方炽，故遵其诗必盛唐之说也。且赋虽古诗之流，而自汉以来，体裁久别，杂入《喜雨诸赋》，亦为例不纯。

△《唐诗类苑》二百卷（内府藏本）

明张之象编。初，宋赵孟坚有《分类唐诗》，佚阙不完，世无刊本。之象因复有此作，凡分三十六部，以类隶诗。意取博收，不复简择，故不免失之冗滥。盖类书流也。然《文选》及《文苑英华》本有分类之例，故与所作《古诗类苑》仍并入总集。是集未刊之先，其稿为浙江卓明卿所得，割取初、盛唐诗刊之，遂掩为己有。华亭王彻重为辨正釐定，乃复之象之旧。故世有二本，然今皆知为之象书也。

△《古诗类苑》一百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张之象编。是编前有黄体仁序，称之象此书与《唐诗类苑》均家贫不能刊，以授其同里俞显卿。显卿亦未刊而卒。万历庚子，吴门曹氏始为刊其唐诗。至壬寅，显卿之弟显谟乃与之象婿王颍、陈甲校刊之。是其刻在唐诗后。其凡例有云：“是编首自上古，下迄陈、隋，一枝片玉，搜括无遗，有唐一代之作，别有《类苑》，兹不重录。”是其编纂亦在唐诗后也。其书以冯惟讷《诗纪》为稿本，较唐诗易於为力。汉以后箴铭颂赞冯本不录，之象增之。然文章各有体裁，著述各有断限。冯本所收《封禅文》之类，冯舒作《诗纪》匡谬已深驳之。正宜尽从刊削，而复摭摭续貂，殊不免伤於嗜博。又割裂分隶，门目冗琐。如全书既以古诗为名，而第七十七卷人部又立古诗一门，是何体例乎？其凡例至称道家歌诗出《列仙传》、《真诰》等书云云，真诰歌诗诚不一而足，《列仙传》七十二人未有一人载诗也。足见其随意剽掇，不尽考古书矣。

△《吴越钱氏传芳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钱筠、钱籥同编。筠字飞卿，籥字章卿，绍兴人。是集录钱氏一家之诗，自吴越武肃王鏐至明诸生淮，凡六十二人，一百三十一首。初，吴越文穆王元瓘有《锦楼集》，忠懿王俶有《政本集》，俶子惟演因采鏐及元瓘、宏佐、侬、俶五王之诗合为一编，名曰《传芳集》。后族子仙芝复益以群从所作，纂为五卷，目曰后集，宋绶为之序。明嘉靖中，筠等又为搜辑增益，鋟之於木，仍以宋绶序冠於前。然序称惟演所得五王格律长言共四十五首，而此编所载仅九首，又卷数亦与后集不合。盖散佚之余，重为裒辑，虽尚沿其名，已非原本之旧矣。

△《百花鼓吹》五卷、《梅花鼓吹》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化醇撰。化醇字和甫，别号应峰，无锡人。嘉靖中国子监生。《百花鼓吹》皆杂采唐人咏花之诗，凡三十八种。《梅花鼓吹》则惟采宋、元及明人之诗

，以唐人咏梅之作已载入《百花鼓吹》故也。其书采摭颇博，而传写不免讹误。如陆凯《寄梅》一诗，讹凯为开，又溷入唐人诗中，列柳宗元后。殊未详校也。

△《经世宏辞》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一贯编。一贯有《易学》，已著录。一贯曾以吏部侍郎加太子宾客假归，复特起教习庶吉士，因检列朝馆课诸作自诏疏以迄诗赋，分类选录，名曰“增定馆课”。就正於大学士王锡爵，遂以经世宏辞题其端，且为序而刊行之。其中搜采极富，而所收多课试之作，不足以尽一代之文献。王守仁、李梦阳、杨继盛等皆未官翰林，而并录其章疏数十篇，亦为自乱其例也。

△《吴越游稿》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沈明臣、沈一贯、余寅唱和之诗也。明臣有《通州志》，寅有同姓名录，皆已著录。是编乃嘉靖丙寅三人结伴於钱塘，北游至扬州，积途中题咏得诗五十首，因合刻之。考一贯登隆庆戊辰进士，寅登万历庚辰进士，时皆未第，故与明臣同游也。后有扬州卞蓑跋，一贯亦有卞长卿《园燕集》诗一首。长卿殆即蓑字欤？

△《灵洞山房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赵志皋编。志皋有《内阁奏疏稿》，已著录。灵洞山在兰溪东南十五里，为金华山分支。有栖真寺，久废。万历初，志皋自岭南谪所归，买得其地，建秘书楼、三山斋、六虚堂诸胜，又标为十二景。一时宾客竞相题咏。既志皋起为南京吏部侍郎，乃裒而刻之。

△《滑耀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贾三近编。三近字德修，峰县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皆采录寓言，如送穷、乞巧、责龟、册虎之类，悉为收载。其曰滑耀者，取庄子“滑疑之耀，圣人所图”语也。前有宁鸠子序，宁鸠子即三近之寓名。各篇之后，间附评语。其《送穷文》篇末谓“穷鬼本出有穷氏，尝从孔子游陈、蔡间，既而归鲁，舍於颜回、原宪家”云云。以圣贤供笔墨之游戏，亦佻薄甚矣。

△《唐诗纪》一百七十卷（内府藏本）

明吴琯编。琯，漳浦人。隆庆辛未进士。尝校刊冯惟讷《古诗纪》，因准其例辑此书。甫成初唐、盛唐诗，即先刊行。故止一百七十卷，非完书也。其始事者为黄清甫，同时纂辑者为陆弼、谢陞、俞体初、俞策诸人，具见於序例。而卷首题滁阳方一元汇编，未喻其故。大抵杂出众手，非一家之书矣。

△《岳阳纪胜汇编》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梅淳撰。淳，当涂人。隆庆辛未进士。初，元释天镜尝辑录岳阳楼石刻诸诗

，其本久佚。嘉靖中，有取岳阳题咏与洞庭分为二集者，芜杂无次。淳因合洞庭君山、岳阳诸作，都为一编，共十五部。又杂著一部，即外纪之类。亦冗碎不足采录也。

△《诗女史》十四卷、《拾遗》二卷（内府藏本）

明田艺蘅编。艺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录。是书采录闺阁之诗，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拾遗二卷，则皆宋以前人也。采摭颇富，而考证太疏。如《皇娥歌》出《拾遗记》，本王嘉伪托，乃不能辨别，复妄增嫫祖字。苏伯玉妻本晋人，故《玉台新咏》列傅元之后。乃承《诗纪》之误，以为汉诗。王宋诗本魏文帝拟作，详载《艺文类聚》。而承《玉台新咏》误本，竟署宋名。《吴兴妖神赠谢览》诗，见《太平御览》。亦承《诗纪》之误，作《吴兴伎童》。甚至拾遗之首冠以南齐苏小小词，其词乃《减字木兰花》，尤为可异。艺蘅未必至此，毋乃书肆所托名耶？

△《梅坞贻琼》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周履靖编，姚士粦删定。履靖所辑《夷门广牍》，士粦所辑《陆氏易解》，均已著录。履靖在隆、万间号为隐士，而声气颇广，凡有著作，必请胜流为之题咏序跋。积久渐多，因集为此帙，并往来书牍附之。凡十一体、一百六十餘篇。

盖明季山人例以标榜相尚也。

△《国雅》二十卷、《续国雅》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顾起纶编。起纶有《句漏集》，已著录。是编选明诸家之诗，上起洪武，下迄隆庆。首列品目一卷。仿鍾嶸《诗品》、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例。但《诗品》不载诗，此则载诗。《英灵》、《间气》二集分列诸家姓名下，此则总冠卷首耳。所录诗篇，采摭颇富。然起纶当嘉、隆之际，太仓、历下声价方高，故惟奉《艺苑卮言》为圭臬。持论似乎精诣，而录诗多杂庸音。

又声气交通，转相标榜。其入品者洪武至正德仅七十九人，嘉、隆两朝乃至五十二人，而附见名姓者尚不在其数。大抵与起纶攀援唱和，有瓜葛者居多。卷末附书牍二十篇，皆答徵诗谢入选者，其大略可睹矣。

△《市隐园诗文》（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淞及其子之裔所编。淞，江宁人。李维桢作其《海月楼集》序，称为金陵典客，盖以质库为业者也。有别墅在秦淮之东，曰“市隐园”。颇有林麓之胜，标为十有八景，招邀一时知名之士为之记序题咏。随得随刊，故不分卷帙。但以初纪、二纪别之。案刘元卿《应谐录》，载上元姚三老贻甲闾右，尝买别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有狂客王大痴，询知姚谋之久，其主以无

可奈何而贱售。因讽以当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孙，异时无可奈何，不宜贱售。其里贯与澗相同，未知即谓此园否。果即此园，则此集亦不足尚也。

卷一百九十三 集部四十六

○总集类存目三△《今文选》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孙鑛撰。鑛有《孙月峰评经》，已著录。是编哀录明人之文，所选自罗玘至李维桢，凡三十一人。并撮其姓氏、爵里於卷前。其前七卷称《今文选》，后五卷称《续选》。观其自序，盖以李梦阳为宗，故明初诸人皆不之及焉。

△《三忠集》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郭惟贤撰。惟贤，晋江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以忧归。起户部右侍郎，未上而卒。事迹具《明史》本传。是集乃惟贤官湖广巡抚时所编。前有万历甲午自序，谓屈原，秭归人；孔明，南阳人；岳忠武虽起家汤阴而封鄂王，苗裔迄今在武、黄间。均以楚称，故合为一编。於《离骚》取朱子注，编为七卷；於《武侯集》兼取将苑、心书及杂文，编为三卷；於《忠武集》则取《金陀粹编》中家集十卷，汰其大半，编为四卷，其大篇关一时兴亡得丧者，多不见采。於三贤事状文章俱无可证核。惟贤一代名臣，此编则未为精善。盖一时书帕本也。

△《文府滑稽》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邹迪光编。迪光有《郁仪楼集》，已著录。是书选周、秦迄於唐、宋寓言俳谐之文，故以滑稽为名。而正言庄论，时亦采入，为例已自不纯。或录全篇，或摘数语，亦漫无体例。又虽分文部、说部二目，而配隶实无定轨。如庄子《齐物论》，以“齧缺问於王倪”一段入文部，“罔两问景”一段入说部，“瞿鹊子”一段复入文部；“人间世匠石之齐”一段入文部，“南伯子葵”一段入说部。

“大宗师子祀子舆”一段入文部，“意而子见许由”一段入说部。其余忽谓之文，忽谓之说，似此类者，不可枚举。其编次无绪可知矣。

△《钓台集》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文焕编。文焕字静菴，临川人。官严州府知府。是集成於万历丙子，因《钓台集》旧本，续以后来诗文，别无发凡起例之处。

△《诗宿》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刘一相编。一相字维衡，长山人。万历丁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是编采周、秦、汉、魏、六朝、三唐之诗，区别差次，为部二十八，子目一百五十有四。陈隋以上诗体不甚异者都称古诗，惟以时代为序。唐则类以题分，人以诗分，诗以体分，亦张之象《唐诗类苑》之流亚也。

△《翰墨选注》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屠隆撰。隆有《篇海类编》，已著录。是书皆历代尺牋，谬妄不可殚述。如前载汉晁错与友人索诗编《尺牋》一篇曰：“日外入芳圃，知骑气南游。

抱恨而返，所谓南山千万峰尽是相思情也。吟编久客左右，偶欲检点，敢请颁下，霜月更白，尚容瀆寒往见，话前人工拙”云云，则其他可知矣。隆虽纵诞之士，不以学问名，然其陋不应至是。必书肆伪托也。

△《钜文》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明屠隆撰。是集杂选经传及古文词，分宏放、悲壮、奇古、闲适、庄严、绮丽六门，仅八十篇。以《考工记》、《檀弓》诸圣贤经典之文与稗官小说如《柳毅传》、《飞燕外传》等杂然并选，殊为谬诞。疑亦坊贾托名也。

△《四六丛珠汇选》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王明整编。明整字懋良，晋江人。万历己卯举人，官至宁波府通判。宋叶适所编《四六丛珠》凡四十卷，见於《千顷堂书目》，明时抄本尚存。

明整病其繁冗，因别为选录刊行。所分大目十一，子目数百，皆仍叶氏之旧。然适原书所采，多录全文，今散见《永乐大典》中者，尚可考见其体例。明整乃随意刊削，仅存摘句。又不列标题，不署撰人名氏，一仿坊刻表联活套之式。

割裂破碎，遂致尽失其本来，亦可谓不善变矣。

△《诗所》五十六卷（通行本）

明臧懋循编。懋循有《负苞堂集》已著录。初，临朐冯惟讷辑上古至三代诸诗为《风雅广逸》，后又益以汉、魏迄於陈、隋诸诗，总名曰《古诗纪》。懋循是编，实据惟讷之书为稿本。惟讷书以诗隶人，以人隶代，源流本末，开卷灿然。

懋循无所见长，遂取其书而割裂之，分二十有三门：曰《郊祀歌辞》、曰《庙祀歌辞》、曰《燕射歌辞》、曰《鼓吹曲辞》、曰《横吹曲辞》、曰《相和歌辞》、曰《清商曲辞》、曰《舞曲歌辞》、曰《琴曲歌辞》、曰《古歌辞》、曰《杂曲歌辞》、曰《杂歌谣辞》、曰《古语古谚》、曰《古杂诗》、曰《四言古诗》、曰《五言古诗》、曰《六言古诗》、曰《七言古诗》、曰《杂言古诗》、曰《骚体古诗》、曰《阙文》、曰《璇玑图诗》、曰《杂歌诗》、曰《补遗》。颠倒瞽乱，茫无体例。且古诗之名本对近体而起，故沈、宋变律以后，编唐、宋诗者二体迥分。若陈、隋以前，无非古体，乃亦称曰几言古诗，於格调已为枵昧。中如《傅元有女篇》本乐府，而入之古诗；傅毅《冉冉孤生竹》一首本古诗，而入之歌曲者。不可仆数。又《诗纪》蒐采虽博，亦颇伤泛滥。故后来常熟冯舒有《匡谬》一书，颇中其病。懋循不能有所考订，而掇拾馀

釘，以博相夸。又不分真伪，稗贩杂书以增之。甚至庾信诸赋以句杂七言亦复收入，尤为冗杂矣。

△《唐诗所》四十七卷（通行本）

明臧懋循编。凡十有四门：曰《古乐府》、曰《乐府系》、曰《三言四言古诗》、曰《五言古诗》、曰《七言古诗》、曰《杂体古诗》、曰《风体骚体古诗》、曰《五言律诗》、曰《七言律诗》、曰《五言排律》、曰《七言排律》、曰《五言绝句》、曰《七言绝句》、曰《阙文》。每门之内又各以题目类从，短釘割裂，亦张之象《唐诗类苑》之流也。每卷之首皆注前集二字，则当有后集，今未之见。

然大概可睹矣。

△《词致录》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李天麟编。天麟，大兴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浙江。是集皆载词命之文，分制词、进奏、启劄、祈告、杂著五门，中又各分子目。所采上自汉、晋，下迄於宋，颇胜明末之猥滥。然意主於剽剟词藻，仍短釘之学耳。

△《广广文选》二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周应治编。应治有《霞外塵谈》，已著录。嘉靖中，刘节尝编《广文选》，此又拾节之遗，故曰《广广文选》。犹之《反离骚》后有《反反离骚》，《非国语》后有《非非国语》也。其舛漏踳驳，与节书亦鲁卫之政。甚至《松柏歌》题曰齐王建，是“并共建住者客耶”一句亦未观也。《越绝书序》题周吴平，如据《论衡》及书末题词则平为后汉人，亦不得谓之周。如以为周人书，则当曰子贡、子胥，不得谓之吴平也。则其他可不问矣。

△《江皋小筑集》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李元弼撰。元弼字靖吾，广东人。万历中卜筑江皋，题为十景。集友朋唱和成编，而以所作诗稿附录焉。

△《顺则集》八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程文潞编。文潞字希古，歙县人。是编成於万历壬午。辑程氏先世遗诗，自后唐程炳迄明程百教凡百有四人。但分时代，而皆不详其仕履，盖以别有谱牒在也。其称顺则者，以世业耕凿，取顺帝之则意尔。

△《坝簏音》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虞淳熙、虞淳贞同撰。淳熙有《孝经集灵》，已著录。淳贞字僧孺，淳熙弟也。是集凡赋《溪上落花》诗一百五十首，又次韵沈嘉则杂咏一百二十首。又仿杜甫《同谷》七歌，淳熙作者命曰坝音，淳贞作者命曰簏音，原序称其《溪上落花》诗，伯仲皆一夜而就。大意欲夸多斗捷耳。不知一题衍至百馀首，即

曹、刘、沈、谢亦不必工也。

△《韩文杜律》二卷（内府藏本）

明郭正域编。正域有《批点考工记》，已著录。是编选录韩愈文一卷，杜甫七言律诗一卷，各为之评点，大抵明末猖狂之论。如谓佛骨表不知佛理之类，多不足与辨。所评杜诗，欲矫七子摹拟之弊，遂动以肥浊为诟病。是公安之骏乘，而竟陵之先鞭也。

△《频阳四先生集》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刘兑编。兑始末未详。其编此书，则官富平县知县时也。所录为张紘、李宗枢、杨爵、孙丕扬四人诗文。紘有《云南机务抄》，黄爵有《周易辨录》，丕扬有《论学篇》，均已著录。宗枢字子西，号石叠。嘉靖癸未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四人皆富平人。富平古频阳地，故称频阳四先生。是集之编在万历甲申，於时丕扬方以右副都御史家居，兑以丕扬所作为四家之一，殊乖古人盖棺论定之义。明季标榜之习，大率如斯矣。

△《明文徵》七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何乔远编。乔远有《闽书》，已著录。是集以明代诗文分体编次，各体之中又复分类，自洪武迄崇祯初年。自序云：“国家之施設建立，士大夫之经营论著，悉具其中。下及於方外、闺秀，无不兼收并录。”然其稍伤冗滥，亦由於此。

其附时艺数篇，则《宋文鉴》例也。

△《评注八代文宗》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袁黄编。黄有《皇都水利》，已著录。是编取《文选》中之近於举业者，掇拾成书。有全删者，有节取数段者。舛谬百出，不能缕举。在坊刻中亦至陋之本。黄虽不以文章名，亦未必纰缪至是也。

△《钓台集》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杨束编。束，建安人。官桐庐县知县。严光钓台诗文，弘治中严州府推官龚宏始辑录而未成，同知邝才乃续成十卷刊之。后新安程敏政为增补记文铭赞等六十余篇。至万历四年，知府陈文焕又属教谕刘伯潮重编。万历十四年，束复删补以成此本。始末凡经五人，故体例颇不画一。所载碑记等既不尽存其年月，所载诸诗亦不尽著其原题。且其目则列卷一至卷四，而其书止有上下二卷。是篇第尚不能厘正，无论其他矣。

△《嵩少集》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郑太原编。太原，潞安人。官登封县知县。初，嘉靖中浑源刘思温尝辑少林寺题咏碑刻为《少林古今录》。万历戊子太原因其旧本增入嵩岳、嵩麓诸寺诗文，故名之曰《嵩少集》。

△《古文辑选》六卷（内府藏本）

明冯从吾编。从吾有《元儒考略》，已著录。是编所录古文，自春秋、秦、汉以迄宋、元，仅百余篇，自谓皆至精者。然其大旨以近讲学者为主，不足尽文章之变也。

△《中原文献》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明焦竑编。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分经集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卷。其自序云：“一切典故无当於制科者，概置弗录。”识见已陋。至首列《六经》，妄为删改。以为全书难穷，只揭大要，其谬更甚！竑虽耽於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何至颠舛如是。殆书贾所伪托也。

△《三忠文选》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吴达可编。达可有《奏疏遗稿》，已著录。是编录嘉靖朝三谏臣之文，一周怡，一杨爵，一刘魁。怡《讷溪奏议》，爵《杨忠介集》，魁《省愆稿》，皆有本别行。达可为怡之门人，因并爵、魁所著汇而刻之。皆摘录梗概，故所存甚略。盖意在存其人，不在备其文也。

△《世玉集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孙榘编。榘字汝良，丰城人。孙氏在丰城为望族，世有闻人。是编次其先世诗文，自明初国子监博士贞，讫嘉靖中泰州知州榘，凡二十四人。上卷为诗词赋，下卷为杂文。书成於万历辛卯。

△《小孤山诗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恪编。恪字克谨，鄞县人。万历壬辰进士。官宿松县知县。是编乃恪于弘治七年，因修小孤山庙落成偕寮友登半山亭，见古今题咏，惧其残剥不传，录而梓之。前绘山图。其所载诗，起南宋迄於明。盖就所见而录之，故寥寥特甚，不足以备考证也。

△《明文隽》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袁宏道精选，邱兆麟参补，陈继儒标旨，张鼐校阅，吴从光解释，陈万言汇评。盖坊间刻本，托宏道等以行。前有周宗建序，谓有志公车业者，其沈酣之无后，亦必非宗建语也。

△《明百家诗选》三十四卷（通行本）

明朱之蕃编。之蕃有《奉使稿》，已著录。是编前有万历丙辰自序，称“锡山俞公宪殫生平之精力，搜罗四百馀家，编帙浩繁，难於广布。阅之几半载，始克卒业。因汰其七八，存仅二三。友人周时泰谬相许与，用广梓传。因人成事，良足自媿”云云。其标题称百家，而首卷所载名氏实三百一十八人，盖用王安石《唐百家诗》之例。惟以诗分体，而不以诗系人，与分家之说名实相连。

首列赋二卷，末附诗馀二卷，与编录之体亦乖。其去取尤漫无持择，非善本也。

△《凤山郑氏诗选》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曹学佺编。学佺有《易经通论》，已著录。是集乃所选郑孔道、郑大亨之诗也。孔道号一所，闽县人。官至云南兵备副使。所著有《一斋集》。大亨字慕塘，孔道从子。所著有《书种堂集》。学佺撰《八代诗选》，皆采录之。其元孙光裔，因即《八代诗选》所录，别刊此本。然卷首有崇祯己卯徐〈火勃〉序，称：“孔道之孙惟嘉，命序简端。则刊版者光裔，编次者实惟嘉也。”闽县有凤凰山，郑氏聚族於是。题曰凤山，盖从所居也。

△《湛园杂咏》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米万锺撰。万锺字友石，一字仲诏，宛平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明史文苑传》附见《董其昌传》中。尝构漫园、勺园，又构湛园、标园中佳胜为十八题。因裒集一时赋咏，类为此编。

△《百家论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思任编。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官至江西九江道按察使佥事。是书所取皆有明一代议论之文。前有思任自序，曰：“宋不如唐，唐不如汉，汉不如三代，此文谈旧唾也。吾以为文章至明而始妙。”是何言欤！

△《谪仙楼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骆駉曾编。駉曾字象先，武康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采石江有牛渚矶。矶之东，谪仙楼在焉。以李白得名。又有白墓在府城东南二十里青山，而采石庚贤坊亦有后人所作衣冠墓。其地江山秀丽，称为胜迹。正德壬申，御史邝文博始集楼中题咏授梓。万历丙辰，駉曾巡按应天，复加续辑。凡文一卷，诗二卷，而以荣昌冷宗元所绘图冠之卷首。

△《唐音戊签》二百一卷、《闰馀》六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震亨编。震亨有《海盐县图经》，已著录。其所撰《唐音统签》凡一千二十七卷，以十干为纪。卷帙浩繁，均未鋟版。国朝康熙乙丑，其孙成之、曾孙颀，始以戊签刊行，即此本也。盖当明末国初时，太仓、历下之摹古，与公安、竟陵之趋新，久而俱弊，遂相率而为宋诗。宋诗又弊，而冯舒、冯班之流乃尊昆体以攻江西，而晚唐之体遂盛。《戊签》二百一卷，所录皆晚唐之诗。《闰馀》六十四卷，所录皆南唐、吴越、闽国之诗。风会所趋，故及时先出尔。方其剗剗之始，尚欲相继刊布全书。故此集始於五百五十三卷，迄於八百一十七卷。编帙之数。尚仍《统签》之旧。迨御定《全唐诗》出，而诸签遂废。惟癸签仅有续刊，馀则缮录之本亦日传日减矣。

△《清源文献》十二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何炯编。炯，晋江人。官靖江县教谕。是集成於万历丁酉，皆录其郡人之诗文。前列爵里一卷。首曰寓贤，凡侨寓於泉者，自唐秦系至元王翰十二人。次曰溯贤，乃其身未家於是而子孙载族以徙者，为宋李昭玘、傅尧俞二人。次曰孕贤，则诞生其地及其父祖为泉人者，为宋王曾、韩琦、明邱濬三人。次曰郡贤，荐绅则自唐欧阳詹至明周训二百五人，藩王则宋陈洪进一人，武弁则明俞大猷、邓城二人，爵里疑误者宋段全等五人，布衣唐王穀等二十六人，闺秀三人，释子三人，女冠一人，羽士二人。凡诗赋杂文，悉加甄录，蒐采颇广。然如王曾、邱濬皆终身未至其地，而亦援以为重，未免失於限断也。

△《岭南文献》三十二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张邦翼编。邦翼，蕲州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副使。是集采粤中前哲之文，分类编次，先文后诗。起唐张九龄，迄於明之万历，凡二百六十余人。於岭南诸集，搜辑颇广。然明人著作，百分之中几居其九焉。盖时弥近而所收弥滥，亦明季标榜之习气也。

△《文〈王篆〉清娱》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华国才编。国才号鹤叟，长洲人。万历庚子举人。是书於诸选本类书中采摘其短章小品，故曰《清娱》。上起宋玉、荀卿，下迄於元。不分体裁，惟以时代为后先，间附小传及评语。观其见解，盖陈继儒一流也。

△《续文选》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汤绍祖编。绍祖字公孟，海盐人。东瓯王汤和裔也。是编成於万历壬寅，采自唐及明诗文以续《昭明》之书。然所录止唐人、明人，无五代、宋、金、辽、元。又明人惟取正、嘉后七子一派，而洪、永以来刘基、高启诸人仅录一二。盖恪守太仓、历下之门户，而又加甚焉。所分门目，一从《文选》。惟赋阙京都、郊祀、耕藉三类，而易江海为山海。物色一门谓《昭明》惟取天文，殊似未该，今用广之是也。然王世贞《竹林七贤图赋》谓之物色，则亦孰非物色乎？卢柟寿、成皋王赋入志，徐祯卿《反反离骚》入论文，是何体例也？

△《梁园风雅》二十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赵彦复编。彦复字微生，杞县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是编选中州之诗凡九家。李梦阳五卷，何景明五卷，王廷相一卷，孟洋一卷，薛蕙二卷，高叔嗣二卷，刘绘一卷，张九一三卷，谢榛五卷，而彦复诗一卷附焉。

李、薛皆秦产，以梦阳祖籍扶沟，蕙祖籍偃师，遂并阑入。谢榛本临清人，以游迹偶至，遂强为流寓。以是为例，今古诗人其可以攀附者强半矣，又何止是三人乎。梁王兔园仅汉时一别馆，取以概名中州之诗，尤无谓也。

△《尺牍隽言》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陈臣忠编。臣忠字景周，莆田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是书摘录古人书牍，自周、秦迄於宋、元。各为点论，以朱墨版印之。去取既乏鉴裁，评论亦无可采。

△《古论元箸》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振商编。振商有《杜诗分类》，已著录。是编乃万历壬子振商巡按直隶时所刊。杂采战国至唐、宋之文，多窜易篇名，强题曰论。如庄子之《齐物论》本以物论二字相属，乃摘取加以论名，尚可曰沿刘勰之误。至淮南子《汜论训》亦割去训字，题曰《汜论》。韩愈《原道》、《原毁》则加一论字曰《原道论》、《原毁论》。《张中丞传后叙》亦改曰《张中丞传后论》。其乖谬率皆类此，则其书可不必问矣。

△《缉玉录》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傅振商撰。是编乃其为御史时巡按关陇，即其所历山川名胜，各裒辑其题咏，共为一编。皆明人之作也。

△《蜀藻幽胜集》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傅振商编。蜀虽僻处一隅，而自汉、晋以来，文章为盛。宋庆元中有程遇孙等《成都文类》，明嘉靖中又有周复俊《全蜀艺文志》。蒐罗赅备，业已巨细兼登，菁华毕萃。振商此集，采掇十一，分为二十五类，去取颇无条理。盖当时书帕之本，不足以言别裁也。后有振商自跋，以《秦蜀幽胜录》标题。又有“留滞秦川，披寻旧简，秦蜀幽文，几无贖采”之语。盖原刻尚有《秦藻幽胜集》合为一编，此本佚其半耳。

△《四家诗选》四卷（内府藏本）

明傅振商编。是集选顾起元、焦竑、郭正域、叶向高四人之诗，人各一卷，盖崇祯元年为南京兵部侍郎时所刻，亦书帕本也。

△《岭南文献补遗》六卷（江苏周厚埳家藏本）

明杨瞿崧编。瞿崧有《易互》，已著录。先是，广东提学张邦翼撰《岭南文献》三十二卷。瞿崧继为提学，复辑是书。自序谓张刻详於人，补则详於事理，必其事与理关切者，纂而补之。有文无诗，亦略分体。中间又自分理类、事类等目，间缀评语。盖与张本同为采选岭南之文，而用意则各有在也。

△《豳风概》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如莘编。如莘有《万历容城县志》，已著录。是集乃其官邠州知州时采历代歌诗之有關於风土者，汇为一编，刻於万历戊申。凡七十餘篇，首冠以《豳风七月》之诗。

△《古文读编》二十三卷（通行本）

明王志坚撰。志坚有《读史商语》，已著录。是编乃其督学湖广时所选唐宋八

家古文。凡诸集中稍涉俳偶者，皆不采录。以志坚别有《四六法海》一书，登载骈体故也。其曰读编者，取刘熙释名读者独也，独出其所而注於海之义。盖以八家为正派，馀为支流。故所选历代之文，别名澜编云。

△《文俪》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翼飞编。翼飞有《慧阁诗》，已著录。是书所录，自汉及唐皆以骈俪为主，略依《文选》之例。惟不载诗，与《文选》稍异耳。

△《天籁集》二卷（庶吉士戴震家藏本）

明释无相编。无相始末未详。是集成於万历己酉，所录皆宋以前不工文者之诗。如《易水歌》、《黄台瓜词》之类。序称：“诗以道性情。后世雕绘字句，器争宗派，於所谓诗言志者无当也。孔圣删诗，多取委巷歌谣，毋乃不工於文者反能直抒性情为风雅正轨乎”云云。殆为明季风气而言，然矫枉过直矣。

△《诗归》五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鍾惺、谭元春同编。惺有《诗经图史合考》，元春有《岳归堂诗集》，均已著录。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涉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於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於是尽亡。至於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顾炎武《日知录》曰：“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载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宏，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词》，使乐工歌之。其词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所能尽，改为摘绝。（案高棅《唐诗品汇》载此诗，已作摘绝，则非惺之所改，然惺因仍误本，是亦其失。故仍存炎武之说。）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朱彝尊《诗话》谓是书乃其乡人托名。今观二人所作，其门径不过如是，殆彝尊曲为之词也。

△《明诗归》十卷、《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鍾惺、谭元春编，其邑人王汝南校刊。汝南又为之补缀。凡评语称鍾曰、谭曰者，其原本。称补曰者，汝南所加也。然所录如钱秉鐙《南从纪事》诗，首称“皇帝十四载，仲冬月上弦”，是崇祯辛巳岁也。考鍾惺歿於天启乙丑，元春亦以崇祯辛未旅卒，何从得秉鐙辛巳之诗而评之？王士禛《池北偶谈》称：“坊间有《明诗归》，鄙俚可笑，托名竟陵。”盖前人已知其伪矣。

△《名媛诗归》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鍾惺编。取古今宫闺篇什，裒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

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禛《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刊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然亦足见竟陵流弊，如报讎之变为行劫也。

△《周文归》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锺惺编。其书删节《三礼》、《尔雅》、《家语》、《三传》、《国语》、《楚词》、《逸周书》共为一编，以时文之法评点之。明末士习，轻佻放诞，至敢於刊削圣经，亦可谓悍然不顾矣。

△《宋文归》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锺惺编。宋文多朴实，而惺以纤巧之法选之，以佻薄之语评之。是为南辕而北辙，其去取之得失可以不必问矣。

△《合评选诗》七卷（内府藏本）

明凌濛初编。濛初有《圣门传诗嫡冢》，已著录。是编全录《文选》诸诗，而杂采各家评语附於上方，以朱墨版印之。所采惟锺、谭为多，圈点则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概见也。

△《陶韦合集》十八卷（内府藏本）

明凌濛初编。是书前有濛初题词曰：“从来以继陶者莫如左司，而两集无合刻者。合之自何观察露始。余游白门，以其刻见示。”又曰：“诸家之评其诗者，陶则宋人独详，韦则近世亦复不少。其丹铅杂见，不能適於一。斟酌其间，则余窃有取焉尔。”然则合刻者何露，其评则濛初所定也。版用朱墨二色，刊刻颇工，而所评率无足取。陶集八卷，前有焦竑序，指为昭明太子之旧本。考是集自阳休之重定之后，昭明本不传久矣。宋人不得见，而竑乃得见之耶？万历以后，士大夫务为诞伪，例皆如此，不足深怪。韦集末附桂天祥评曰：“苏州古诗，冲雅极高。律诗闲澹，然不古矣。”其说故为大言，不知所谓古者，定当何似，亦明季习气也。

△《八代文钞》（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李宾编。宾字烟客，梁山人。是编首列文家姓氏，起屈原至明锺惺，凡九十有二人。别无卷目。序云：“文之为物，善行而数变。东西京而下，由晋、唐历宋迄明，宗工钜匠，在在可数。暇日遴撮诸家之胜，别为一集，以便披览。而以屈、宋冠之，此文人之宗祖也。”按《汉志》，词赋首屈原、宋玉。《隋志》，集部首荀况、宋玉。宾所采录，惟取有集者删之，故托始二人。然文章不止词赋，以二人为宗祖，则未免失词。且所选明代十七人中，如袁宏道、锺惺，亦未能抗行古之作者。其去取殆不足凭也。

△《晋安风雅》十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徐燧编。燧有《幔亭诗集》，已著录。是编辑福州一府之诗。其曰晋安者

，福州在晋时为晋安郡也，所录起洪武迄万历，得二百六十四人。诗以体分，姓氏下各载其里居出处及所著作，并以右某朝若干人列数於左。其例多仿高棅《品汇》。惟闺秀一类，另立妓女以别薰莸，为小异云。

△《闽南唐雅》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徐<火勃>编。费道用、杨德周等补之。德周序言之甚明，而卷首题名乃称道用辑、德周订，而<火勃>校之。殆<火勃>为闽人，而道用、德周皆闽令，故让善於二人也。所录皆闽中有唐一代之诗，自薛令之以下得四十人。是时胡震亨《唐音统签》已出，钞合较易，故所载颇详。然秦系、周朴、韩偓，其人既一时流寓，其诗又不关於闽地，一概录之，未免借材之诮也，<火勃>有《榕阴新检》，德周有《澹圃芋纪》，皆已著录。道用字闇如，石阡人，官福清县知县。

△《古逸书》三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潘基庆编。基庆字良耜，松江人。万历戊午贡生。是集名为逸书，而实皆习见。如《阴符》、《素问》、《逸周书》、《山海经》之类，已为不伦。甚至《周礼考工记》、《尔雅》、《释地释天》，列在学官，亦称古逸，不亦慎乎。其分神、妙、奥、闕、丽、特、纤、希、迅、奇、幻、疏、夷、逸、蒨、恣十六品，每品又各分内外，随意标目，尤为无所取义。

△《秦汉鸿文》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顾锡畴编。锡畴有《纲鉴正史约》，已著录。是编凡秦文五卷，汉文二十卷。秦文首录《战国策》，而《楚辞》之《卜居》、《渔父》皆在焉。汉文亦仅采前、后《汉书》。所录评论，惟鍾惺为最多。

△《六朝声偶删补》七卷（内府藏本）

明邵一儒编。一儒字仲鲁，海阳人。是书成於万历庚申之九月。时廷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故其序以泰昌纪元也。初，徐献忠有《六朝声偶》，大致本杨慎《五言律祖》而广之。此又因献忠之本重为删补。

△《蔡氏九贤全书》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蔡鹗编。鹗，元定十五世孙也。自元定之父发，及元定之子渊、沆、沈，孙模、格、杭、权凡九人。各载其遗诗，而略纪其生平梗概。惟蔡发一卷，所载皆形家之言，不应列之诗集。前有俞德光序，以伏羲、尧、舜、孔子比诸蔡，尤妄之甚矣。

△《奕世文集》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萧自开编。自开，万安人。由荫生官詹事府主簿。是编辑其先世文集五种。凡《二休居士集》一卷，萧纘撰。《石岩山房集》四卷，萧乾元撰。《小石集》二卷，萧昉撰。《修业堂集》五卷，萧廩撰。《复菴集》四卷，萧中行撰。

每集之后，各附以志铭传赞之属。缙字昌绪，成化癸卯举人，官潜江县知县。乾元字必充，弘治己未进士，官云南金腾兵备副使。旻字惟宾，嘉靖壬午举人。官零陵县知县。廩字可发，号兑岬，嘉靖乙丑进士，官兵部右侍郎。中行字复菴，太学生，即自开父也。

△《汉魏名家》（无卷数，通行本）

明汪士贤编。士贤，徽州人。是编所录，自汉董仲舒迄周庾信，凡二十二集。刊於万历中，在张溥《百三家集》之前，与张燮七十二家互相出入。中又有题吕兆僖、焦竑、程荣校者，则非士贤一人所手定也。中如《谢惠连集》，以《南史》本传为李焘撰，亦多舛谬。

△《玉屑斋百家论钞》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文炎编。文炎字维谦，杭州人。其书取明一代之文，泛论经史疑义者，总萃成编。其体有论，有辨，有评，有解，有说，有考，有叙，有原，有志，有纪，有难，有略，有读。所录凡一百十一家。云百家，举成数也。

△《经济文钞》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文炎编。是集杂选明代之文，分十一类，每类为一卷。凡例谓取便举业，非当今急务，则博雅新闻，其详略并无轩轻。盖其书本为场屋对策设，间或足资考证，而冗杂者居多。

△《尚元斋三世诗》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姚悦及其子兗、孙舜聪之诗也。悦字汝闾，秀水人。兗字叔信，号元岳山人。均以布衣终。舜聪字伯达，官休宁县训导。初，悦以富甲一乡，兗独折节与文士游。所为诗，号《尚元草》，凡十馀卷。朱国祚为删定之，存八卷。又别为咏物诗二卷，用戴复古《石屏集》首载其父诗例，以悦《西郭遗稿》一卷弁前。

舜聪又用顾况《华阳集》末附载其子非熊诗例，以己作《汗漫游草》一卷缀后。

悦诗仅十六首，而八首和杜甫秋兴，八首和林逋梅花，亦可云敢婴勅敌矣。

△《唐乐府》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吴勉学编。勉学所编《河间六书》，已著录。是集汇辑唐人乐府，只登初、盛，而不及中、晚，皆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已采。间有小小增损，即多不当。

如王勃《忽梦游仙》、宋之问《放白鹧篇》之类，皆实非乐府而滥收。而享龙池乐章之类，乃反佚去。至诗馀虽乐府之遗，而已别为一体，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之类亦不宜泛载。且古题、新题，漫然无别，既无解释，复鲜论次，是真可以不作也。

△《情采编》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屠本峻撰。本峻有《闽中海错疏》，已著录。是编选汉、魏至唐之诗，既踏驳不伦，又参以杜撰。如古诗之名，《文选》所有也。古绝句之名，亦《玉台新咏》所有也。此外则王融、沈约以下，文用宫商，当时谓之永明体，唐人谓之齐、梁体而已。至律诗之名，始於沈佺期、宋之问，《唐书》列传可考。排律之名始於杨士宏《唐音》，亦可考也。本峻乃於古诗、律诗之间，别立一名，谓之声诗，以齐、梁体当之，已为妄作。乃复以齐邱巨源等四十人之诗列为五言律诗，以梁元帝等十三人之诗列为五言排律，则创见罕闻。殆因杨慎《五言律祖》之说而弥失弥远者矣。其他如古诗四十馀首，《昭明》所录，偶然得其十九，非有定数可拘。乃杂摭诸篇，为后十九以配之。是何异郡县志书地必有景，景必有八，题必四字，诗必七律者乎？至唐上官昭容之《彩毫怨》，误题梁《范靖妻沈满愿》；梁刘孝标之《淇上戏荡子妇》，误题王筠；唐崔融之《宝剑篇》，误题北魏崔鸿。甚至以宋周密《癸辛杂识》所载女仙之诗“柳条金嫩不胜鸦”一首，题为小秦王。窜入唐人诗者，更指不胜屈也。

△《文坛列俎》十卷（内府藏本）

明汪廷讷编。廷讷字昌期，号无我，新都人。其书分十类：一曰经翼，二曰治资，三曰鉴林，四曰史摘，五曰清尚，六曰掇藻，七曰博趣，八曰别教，九曰赋则，十曰诗概。所录上及周、秦，下迄明代。如无名氏之《雕传》，佛家之《心经》，俱载入之，特为冗杂。其诗概部序曰：“六朝以上去四言，无四言也。

於唐去五言古，无五言古也。”知为依附太仓、历下者矣。

△《寒山蔓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赵宦光编。宦光有《说文长笺》，已著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宦光饶於财，卜筑城西寒山之麓。淘汰泥沙，俾山骨毕露，高下泉流。凡游於吴者无不造庐谈宴，广为乐方”云云。盖宦光虽号隐居，而声气交通，实奔走天下。

此集即其山居赠答之作也。其曰蔓草，则取《郑风》“野有蔓草”之意。自序谓先简子与客赋诗，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至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先子起而拜曰：“吾子之惠也。”寒山投珠，实有赖焉。因以命名，亦可谓遥遥华胄。

况其事乃赵武非赵鞅，左氏之传具在，益为数典而忘矣。

△《启隼类函》一百九卷（内府藏本）

明俞安期编。首《职官考》五卷，次载《笺疏表启》，分古体二卷，近体一百二卷。近体又分二十九部，上自诸王、宰相，下逮丞簿、教职，终以婚书及募

缘疏引，大旨皆为应俗设也。安期自作凡例云，江陵秉政，凡笺启中得一二警句，立跻显要。可知当时所尚矣。

△《古文品外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继儒编。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是书选自秦、汉迄宋、元之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务求诡隽，故以品外为名。然实皆习见之文也。去取亦多乖刺，如楚词仅取《天问》一篇，是何别裁乎？

△《古论大观》四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继儒编。前有自序，称“往者坊刻论脍，皆门生辈哀集成之。就中某一论为士大夫訾议，余不知也。兹古论多至四十馀卷，纯驳错出，安知无此类杂於其间”云云。继儒之意，盖自知去取未精，故先作斯言，以预杜攻诘之口。今观是书，不但漫无持择，亦且体例庞杂，罅漏百出。虽以古论为名，而实多非论体。

往往杂掇诸书，妄更名目。如《史记》、《汉书》诸传之序，以及《史通》、《文心雕龙》、《新论》、《亢仓子》，其篇题本无论名，乃悉强增一论字，已自无稽。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不过於徵引典故之后，附以案语；荀悦、袁宏前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不过於纪载事实之下，附以评断，亦加以论名，并各为造作题目，尤为杜撰。甚至魏文帝《典论论文》，增一字曰《典论论文论》；冯衍《自叙》，改其名曰《自论》；索靖《草书势》，改其名曰《草书论》；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亦改其名曰《草书论》，任情点窜，不可究诘。循其例而推之，将古今之书，无不可改题为论，万卷可得，何止四十卷乎！

△《秦汉文脍》五卷（内府藏本）

明陈继儒编。是编杂选秦、汉之文，如《战国策》、《史记》、《汉书》之类，皆不标本书之名。又如留侯致四皓定太子，霍光废昌邑，李陵降敌始末，苏武出使始末，更杜撰篇目，不用原书标题。改《管晏列传》为《管仲传》，改《屈原贾生列传》为《屈原传》，改《滑稽列传》为《淳于髡传》，尤多所窜乱。

至於魏文帝《典论论文》、曹植《求自试表》、锺会《檄蜀文》，列之秦、汉，更无理矣。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六十卷（通行本）

明周珽编。珽字无瑕，海宁人。初，其曾祖敬，辑《唐诗选脉》一书，刊未竟而毁於倭变。珽辑缀残稿，续成是编。其持论以高棅《品汇》、李攀龙《诗删》为宗。每体之中，各分初、盛、中、晚。又笺释其字句典故，名之曰证。发明其词意脉络，名之曰训。而以诸家议论及珽所自品题者标於简端，是为评林

。

大抵贪多务博，冗杂特甚，疏舛亦多。

△《秦汉文钞》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冯有翼编。有翼字君卿，杭州人。是书前后无序跋，不知刊於何时。其版式则万历以后之坊本也。凡秦文二卷，西汉文五卷，东汉文三卷。冠以楚词，惟录《卜居》、《渔父》二篇，题为秦人，是不足与论矣。

△《师子林纪胜》二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释道恂撰。师子林在苏州府城内。元至正中，天如禅师居寺中，倪瓚为之叠石成山。地址逼仄，而起伏曲折，有若穹谷深岩，遂为胜地。顶一石，状若狻猊，故名曰：“师子林。”胜流来往，题咏至多。道恂哀而编之，以成是集。自翠华南幸，绘图题句，奎藻辉煌，一邱一壑，藉以千古。回视斯编，又不啻爝火之光矣。

△《三僧诗》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三僧均不著其名。一曰《二楞诗稿》，一曰《高松诗稿》，一曰《中峰诗稿》

。

考《千顷堂书目》有智观《中峰草》，注曰字止先，号蔚然。江都僧，雪浪弟子，居吴兴双髻峰。其二僧则未详。然其《高松诗稿》中又附书启数首，三僧均有酬倡之作，盖同时人。中峰诗内有陈继儒、汤宾尹、文震孟、姚希孟诸人，则皆当明季也。

△《西曹秋思》一卷（庶吉士梁上国家藏本）

明黄道周、叶廷秀、董养河倡和诗也。道周有《易象正》，养河有《罗溪阁诗》，皆已著录。廷秀字谦斋，濮州人。天启乙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事迹附见《明史道周传》。是编皆七言律诗，依上下平韵各为三十首。养河子师吉随侍狱中，合而编之。前有廷秀小引，后有师吉跋。考《明史》道周本传，道周以劾杨嗣昌贬为江西按察使照磨。久之，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推奖道周备至。大学士魏照乘者，恶道周，拟旨责学龙滥荐。帝发怒，立逮二人下刑部狱，并究党与。词连工部司务董养河等，户部主事叶廷秀救之，皆系狱。案道周照磨之贬在崇祯十一年。后之系狱，史不言何岁。今以此编跋语考之，盖十四年辛巳也。

△《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奇赏》三十四卷、《三续奇赏》二十六卷、《明文奇赏》四十卷（通行本）

明陈仁锡编。仁锡有《系词十篇书》已著录。是书初集，自屈平《离骚》至南宋文天祥、王炎午，依时代编次。前有万历戊午自序，谓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荣世之文。其目录内即以此三者或标注人名之

下，或标注篇题之旁。而於汉文中又各分类标题。或以人为类，则分天子、侯王、郡守相、皇太子、藩国、将帅、边塞、学者；或以事为类，则分应制、荐举、弹驳、乞休、理财、议礼、灾异、筹边、议律、颂冤、治河、策士、奏记；其最异者，又别立一代超绝学者，一代超绝才子之目。自汉以后，又改此例，仍以时代为序。

体例殊为庞杂。其续集序称，“文章有杀生而无奇正。杀生奇也，奇外无正。文，兵也。兵，礼也。始武经，继戴礼，终《文苑英华》以此。盖武事之不张，由文心之不足”云云。其议论纰缪，编次亦甚不伦。其三续则题曰《广文苑英华》。

序称“旧有《古文类》一书，盈数百卷，大率仿英华而广之。偶得之故家，各从其类，删成一书”。分类尤为琐碎。其《明文奇赏》，自宋濂、杨维桢以至陈勋、王衡，凡一百八十余人。去取亦多未审。盖务博而不精，好分流品而无绪，悉不免冗杂之失云。

△《古文汇编》二百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陈仁锡编。以经、史、子、集分部，然所配多不当理，如《水经》属地理，当列之史。《太玄》当列之子。乃因其以经为名，遂列於经。而《左氏春秋传》反列诸史。又芟削《周礼》，而颠倒其六官。体例庞杂，无足观者。考仁锡尝刻古《周礼》，不应此选自乱其例，其托名欤？

△《秦汉文尤》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倪元璐编。元璐有《儿易内外仪》，已著录。元璐气节文章，震耀一世。而是书庞杂特甚，殊不类其所编。其以屈原、宋玉列之秦人，既乖断限，且名实舛迕。疑亦坊刻托名也。

△《国玮集》六十一卷（通行本）

明方岳贡编。岳贡字禹修，穀城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乃其官松江府知府时所刻，故徐孚远、李雯、陈子龙、宋徵璧共为校讎，而张采为之序，皆松江人也。据其凡例，盖所录自秦、汉以迄南宋，即《公羊》、《穀梁》二传及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宽《盐铁论》诸子书，班、范以下诸史赞，亦皆摘抄。而此本仅有唐文二十八卷，宋文三十三卷。殆刊刻未全之本，或有所散佚欤？

△《经济文辑》三十二卷（内府藏本）

明陈其慤编。其慤字素心，余杭人。是编选明代议论之文，分圣学、储宫、宗藩、官制、财计、漕輓、天文、地理、礼制、乐律、兵政、刑法、河渠、工虞、海防、边夷十六目。书成於天启丁卯，所录皆嘉靖、隆庆以前之文。大抵剽诸类书策略，空谈多而实际少。其斯为明人之经济乎？

△《唐诗解》五十卷（通行本）

明唐汝询撰。汝询有《编蓬集》，已著录。是书取高廷礼《唐诗正声》、李于麟《唐诗选》二书，稍为订正，附以己意，为之笺释。书影曰：“唐汝询五岁而瞽，默坐听诸兄佔毕，而暗识之。积久，遂淹贯。尝解唐诗，掇拾古文，以为笺注。溯流从源，蒐罗略尽。必先经后史，不少紊淆。虽诗赋之属，亦从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汉并用，则必博采秦人，不以汉先。人推挹之甚至。”

然所注实多冗芜，不尽得古人之意，亦不尽得其所出。徒以幼而失明，乃口授耳治，博通群籍，且能著书，实为亘古所稀有。故世以为异，至今传之耳。

△《古诗解》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唐汝谔撰。汝谔有《诗经微言合参》，已著录。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今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其凡例谓五言起於邹、枚。考枚乘之说，见《文心雕龙》及《玉台新咏》。邹不知其所指，亦不知其所本。汉郊祀歌注，邹子乐名，又非五言，所言已为荒诞。又以十九首冠於苏、李之前，不知“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龙》称为傅毅作，毅固东汉人。“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锺嵘《诗品》称为旧疑建安中陈王所制，则时代尤后。乃俱跻之苏、李以前，殊为失考。所注解抑可知矣。

△《古今濡削选章》四十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明李国祥编。国祥字休徵，南昌人。天启中官开封府同知。是书选录四六书启，以官制为类。每类之首，载官制考一篇。所选上起六朝，下迄宋、明，而宋、明尤详。国祥及其弟鼎作亦附焉。大抵为应酬而作，其体则总集，其实则类书也。

△《滕王阁续集》十九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李嗣京撰。嗣京，扬州兴化人。崇祯戊辰进士，官南昌府推官。巡抚解学龙属其取明中叶以后滕王阁中赋咏，编成此集。盖以续正德中董遵所辑也。

△《金华诗粹》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阮元声编。元声有《南诏野史》，已著录。此书辑自梁迄明婺人所作诗二百五十四家。自乐府迄六言，皆以体分，每篇后间附评语。蒐辑颇富，而略远详近，未免失之泛滥。

△《古文正集二编》（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葛鼐、葛鼐评辑。杨廷枢、顾缙二序及鼐自为序，言皆不及鼐，文中评

语亦止载鼐字。盖鼐为鼐兄，附名其间，实则鼐作也。鼐字端调，吴县人，崇祯庚午举人。是书题曰二编，当以先有初编，此为续集。所录凡二十二家：曰颜真卿、曰陆贄、曰李德裕、曰杜牧、曰韩琦、曰范仲淹、曰司马光、曰范纯仁、曰邹浩、曰二程子、曰李觥、曰张耒、曰黄庭坚、曰杨时、曰王十朋、曰朱子、曰陆九渊、曰陈亮、曰真德秀、曰文天祥、曰刘因、曰虞集。每人各以小传冠集前。所录犹采自本集，差胜村书之稗贩。然去取皆漫无持择，其芜杂亦相去无几耳。

△《汉魏诗乘》二十卷（通行本）

明梅鼎祚编。鼎祚有《才鬼记》，已著录。其所辑汉、魏六朝之诗，名《八代诗乘》，六朝诗多所删削，而汉、魏诗则全载。又其书先出，故刊本或亦别行。

孙皓、韦昭诸作，别题曰吴诗，亦以时代类附焉。此书作於冯惟讷《诗纪》之后，颇欲补其轶阙。然真伪杂糅，不能考正。如《苏武妻诗》之类，至今为艺林口实也。

△《书记洞诠》一百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梅鼎祚编。先是，杨慎编《赤牒清裁》一书，自左氏至六朝，仅八卷。王世贞益之，讫於明代，为六十卷。是书仍杨慎之旧，起周、秦，讫陈、隋，凡长篇短幅，采录靡遗，卷帙几十倍於杨。而真贋并收，殊少甄别。至《左传》所载问对之辞，并非形诸笔札，非类强附，尤为不伦。总目载有补遗四卷，此本无之。

然今世传本并同，盖当日本有录无书，非阙佚也。

△《宛雅》十卷、《续宛雅》八卷、《宛雅三编》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宛雅》十卷，明梅鼎祚编。所载皆自唐至明宣城之诗，凡九十二家。《续宛雅》八卷，国朝蔡蓁春、施闰章同编。采明嘉靖以后至崇祯末年诸作，以续鼎祚所集，凡六十五家。后施念曾、张汝霖又蒐采唐、宋诸诗为二集所遗者，益以国朝之作，为《宛雅三编》二十四卷。所补凡唐三人，五代一人，宋三人，元五人，明三十人，国朝二百十五人。闺阁：明一人、国朝三人。方外：唐五人、宋三人、元一人、明三人、国朝五人。妓女：唐一人。附联句、逸句一卷，诗话三卷，视前二集为完备。惟近诗所录稍繁，盖选录一地之诗者，大势类然，不但斯集也。蓁春始末未详。闰章有《矩斋杂记》，汝霖有《澳门志略》，皆已著录。

念曾号竹窗，闰章孙也。

△《文致》（无卷数，内府藏本）

明刘士麟编。士麟，杭州人。崇祯辛未进士。是集辑汉、魏、六朝以至明人所著，通为一书。不分卷数，但别为十有七门。论次颇伤於芜杂，无所取裁。

△《史汉文统》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童养正编。养正字圣功，会稽人。是集序称丙子，凡例称竣於乙亥，均不著年号。卷端有王思任鉴定字，凡例中又称张采，则崇祯八年、九年也。凡《史记统》五卷，删节《史记》，多所未安。《西汉文统》五卷，《东汉文统》五卷，分录两汉之文，而《汉书》则附於东汉，又与《史记》例异。相其评点，盖坊刻射利之本也。

△《同时尚论录》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士顺编。士顺，苏州人。由国子监生官福建按察司照磨。此录成於崇祯丁丑，所辑皆东林诸人诗文。以科目先后为序，始万历甲戌，终崇祯辛未。

△《南园五先生集》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葛徵奇编。徵奇有《芜园诗集》，已著录。初，嘉靖乙丑，陈暹合刻孙蕢、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五人之诗为《广中五先生集》。崇祯丁丑，徵奇以御史巡抚广东，又订正而重刻之。

△《三忠文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胡接辉编。接辉字笃父，庐陵人。官监察御史。是编成於崇祯丁丑，选录宋胡铨、周必大、文天祥之文。曰三忠者，以铨谥忠简，必大谥文忠，天祥谥忠烈也。按庐陵原有三忠堂，一为欧阳文忠修，一为杨忠节邦乂，一为胡忠简铨，建於嘉泰四年，周必大为之序。岳珂《程史》载其始末甚详。邦乂以节义著，其文不传。修集则固具在。补以必大、天祥，当合为四。接辉增周文而去欧阳，殆未详考平园集欤？卷首序文，一为李建泰，一为阮大铖，一为杨文骢。以是三人，弁冕三忠，殊嫌著秽。不知当日何以气类相从。如斯巧合，斯亦可异也已。

△《小瀛洲社诗》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钱孺毅、锺祖述同编。嘉靖中，襄阳府知府徐咸致仕归海盐，筑园城闾，名小瀛洲。招同邑布衣朱朴、思南府知府钱琦、福建布政使吴昂、布衣陈鉴、海宁指挥使刘锐、济南府知府锺梁、龙岩县知县陈瀛、僧永瑛并咸兄光泽县知县泰，共十人，为社会，饮酒赋诗。陈询为绘图，而咸自作记。崇祯己卯，琦孙孺毅，梁孙祖述，辑十人之诗为此集。孺毅又各为小传，列於首卷。

△《成氏诗集》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大名成氏之家集也。一曰《適和堂初集》，成宰撰；一曰《適和堂继集》，宰子之莲撰；一曰《东壁园诗集》，莲仲子仲龙撰；一曰《鷓鴣园集》，莲季子少龙撰。一曰《永言集》，仲龙之子象斑撰。前四集皆称象斑纂录。象斑

集则称倪元璐、王思任、蒋鸣玉三人选，则此集象珽所合刻也。

△《玉台文苑》八卷、《续玉台文苑》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玉台文苑》，明江元禧编。《续集》，江元祚编。二人兄弟而元禧自署曰“体陵”，元祚自署曰“横山”。疑元禧自托江淹后，袭其侯国之名也。其书录女子之文自周讫明，中间多采小说传奇。如张丽贞《上太守书》之类，至为猥杂。

又如魏文帝《寡妇赋序》曰：“为丁廋妻作。”此乃直作《丁廋妻》。梁元帝《为妾宏夜姝谢东宫赉合心花钗启》，此乃直作《宏夜姝》，又讹“姝”为“珠”。

宋李清照即李易安，此乃分为二人。唐侯莫陈邈妻郑氏乃三字复姓，此乃误为陈邈。又如汉武内传、神仙传、真诰之属，皆纯构虚词，托言神怪，此本乃题曰汉西王母、汉上元夫人、汉麻姑、晋右英夫人、晋九华安妃，尤为不经矣。

△《汉魏名文乘》（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运泰、余元熹同编。二人皆闽中书贾也。所录凡六十家，盖杂采何牟堂《汉魏丛书》、张溥《百三家集》二书合并而成。惟增公孙弘文，伪题曰《公孙子》。赵充国文，伪题曰《赵营平集》。又改东方朔文为《吉云子》而已。

△《元四家诗》二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毛晋编。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著录。是编凡虞集诗八卷，杨载诗八卷，范梈诗七卷，揭傒斯诗三卷。集诗乃晋以意摘抄，非其完本。且四家各有专集，亦无庸此合编也。

△《吴兴艺文补》四十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斯张、闵元衢、韩千秋同编，而韩昌箕为校录刊刻。斯张有《吴兴备志》，元衢有《欧馀漫笔》，皆已著录。千秋字圣开，昌箕字仲弓，并乌程人。是书采录自汉至明艺文之有关湖州者，汇为一编，以补旧志所未备。其自唐以前为斯张手辑，宋、元以后则元衢、千秋诸人共成之。所采录前代颇详，而明代则渐滥，亦志乘之通病也。

△《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陆云龙编。云龙字雨侯，钱塘人。是编评选屠隆、徐渭、李维桢、董其昌、汤显祖、虞淳熙、黄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文翔凤、曹学佺、陈继儒、袁中道、陈仁锡、鍾惺、张鼐十六家之文，每篇皆有评语。大抵轻佻猥薄，不出当时之习。前有何伟然序，伟然即尝刻广快书者，宜其气类相近矣。

△《唐诗韵汇》（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施端教编。端教有《读史汉翹》，已著录。是书采唐人近体诸诗，以上下平韵隶之，大抵取供集句者之用。前有王震序，称其集句为绝艺。可知是书所由

作矣。

△《文字会宝》（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朱文治撰。文治字简叔，钱塘人。是书取前代之文，洵善书者书之，人各一篇，裒而成集。据其凡例，书家姓氏悉从文之朝代后先递为序次。而篇目则王勃在江淹之前，刘禹锡在骆宾王之前，李华在李白之前，邱迟、唐太宗在终军、范蔚宗之前，而《阿房宫赋》又误杜牧为杜甫。斯皆事在耳目之前，不烦稽考，而颠倒如此！其字画亦传刻失真，既非总集，又非法帖，更为两无所取也。

△《集古文英》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顾祖武编。祖武字尔绳，号纛塘，无锡人。是书裒集古文赋表奏疏之类。其师钱锺义序曰：“湘离之骚，非不油然而忠爱，而罄牙沉晦之词，非应时制科所急，将别册另存。至如古诗歌行，选律近体，李、杜、高、王、岑、孟诸贤，诚可继三百篇遗响，而佔毕之士，犹当舍旃”云云。是此书特为场屋而作，可无庸深论矣。

△《天台诗选》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许鸣远编。鸣远字有望，天台人。自序：“为天台先正诗，多湮没失传，虑后学并此近今者而失之，因加蒐罗。”间入仙释及占籍之士，起南宋迄明，凡二百二十四家。搜采不可谓不广，然元以前仅得二十余人，余皆明人也。

△《古表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一卿编。一卿字次公，自号求如居士，泾县人。是书辑历代表章，上起六朝之末，下逮於元。然六朝不过庾信、卢思道等数篇。元惟阿噜台一篇，余皆唐、宋作也。分八门：曰贺、曰进上、曰辞让、曰谢官、曰陈请、曰诏赐谢恩、曰迁谪谢恩、曰乞休陈情。未附补遗九篇。其凡例称，未入俚偶者，不谐声律者，简俭无可取材者，文义无关制学者，并经裁汰。则为场屋拟表作矣。凡本题事实及引用典故皆略为注释，而不著出典。殊不出《兔园册子》辄习。

△《唐诗近体集韵》三十卷（内府藏本）

明施重光编。重光字庆徵，里贯未详。是集以唐人近体分上下平三十韵编次。案上下平声分三十部，乃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所并，与唐韵不同。唐人私相歌咏者，又与官韵不同。如东、冬二部，萧、肴、豪三部，盐、咸二部，皆互有出入。此书及《唐诗韵汇》均以宋韵分隶唐律，不免时有牵混。而此书之漏略。

则又出《韵汇》下焉。

△《唐诗广选》七卷（内府藏本）

明凌宏宪编。宏宪始末未详。初，李攀龙撰《诗删》，王世贞序之。后坊间割

其中所录唐诗刊行，别题曰《唐诗选》，已非于鳞之旧。宏宪又病其无评点，乃杂摭诸家之评，缀於简端，以朱墨版印之，改题此名。盖坊刻翻新之技耳。

△《西园遗稿》（无卷数，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汪茂槐编。茂槐字廷植，绩溪人。以岁贡授宜阳主簿。是编一曰《康范诗集》，宋汪晫撰；一曰《北游诗集》，宋汪梦斗撰，皆已著录。茂槐为二人裔孙，复合而刻之。西园者乃汪氏所居里名也。后有外集，则宋苏轼赠汪覃，苏辙赠汪琛、汪宗臣诸人之诗，以其皆为汪氏而作，故亦附之於末云。

△《海虞文苑》二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张应遴编。应遴字选卿，常熟人。是书辑其乡有明一代赋诗杂文，以类叙次而成。其中如桑悦《两都赋》，朱彝尊修《日下旧闻》未见其本。牟俸《请兴水利疏》，《续文献通考》及《明史河渠志》皆载之，而不及此之详尽。明之中叶，尝平减苏松赋役，载在《明史食货志》，而与此略有异同。张洪《与缅甸五书》，亦较《明史》列传为备。特时代既近，牵於乡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滥收。盖凡辑一乡之文者，均不免此失，亦其势然也。

△《荆溪外纪》二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沈敕编。敕字克寅，宜兴人。是编辑录其邑艺文人物，上起汉，下迄明。凡诗十一卷，词赋、碑铭、序、奏议、书、题跋各一卷，记、传各二卷，风土记、拾遗、纪遗、杂说各一卷附焉。采摭颇为详赡。惟诗以绝句居律体前，律体居古风前，稍为失次。又四言亦谓之绝句，而七言古诗之外又别出歌行为二门，亦非体例。至所列诸传，皆采之正史及地志。以为纪录人物，则挂漏太多。以为艺文之一体，则此种例不入集。尤为进退无据矣。

△《名媛汇诗》二十卷（内府藏本）

明郑文昂编。文昂始末未详。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然大抵辗转剿袭，体例略同。此书较《名媛诗归》等书，不过增入杂文。其余皆互相出入，讹谬亦复相沿。鲁、卫之间，固无可优劣也。

△《汉铙歌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董说编。说有《易发》，已著录。是书取汉铙歌十八章，反复解说。首论大意，次论韵，次论音。其论韵则有伏、有击、有进退、有同摄、有同母同入；论音，本《周礼三宫》之说，按宫、商、角、徵、羽，篇分章位，章分句位。

立说殊为创辟，然沈约尝言汉铙歌大字为词，细字为声。后来声词合写，不复可辨，遂无文义可寻，但存其声而已。自唐后乐府失传，新题迭作，於是并声而亦亡之。说不知声词合写之源，而强为索解，已迷宗旨，至铙歌乃鼓吹之曲

，但奏其音而不歌其词。故十八章或韵或不韵，亦犹风雅皆有韵而颂不尽韵也。说一概强为叶读，非惟不知古音，亦并不知乐府体裁矣。

△《翰墨鼎彝》十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但标曰“车书楼选刻”。卷首有金谿聂文麟序，称《养恬集》辑古名公牍札，溯周而下，迄於宋、元，莫不详加订正，亦不知养恬为谁也。

所录皆踳驳不伦。如《左氏传》所载诸辞命问答，如薛侯长滕之类，特假言词，非寓书策。且出於左氏润饰之文。乃至指为其人之笺札，标署其姓名，殊为杜撰。

其他颠倒舛谬，更不可缕举。盖书肆射利之本耳。

△《吟堂博笑集》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杂采隋、唐以来闺阃之作，以死节、劝戒、奇遇、题咏、寄情分为五类。惟首二卷尚有裨风教，然采择亦颇疏舛。其后三卷则多鄙秽之词，不出小说家言矣。

△《二十六家唐诗》（无卷数，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二十六家者，李峤、苏颋、虞世南、许敬宗、李颀、王昌龄、崔颢、崔曙、祖咏、常建、严武、皇甫冉、皇甫曾、权德舆、李益、司空曙、严维、顾况、韩翃、武元衡、李嘉祐、耿漳、秦系、郎士元、包何、包佶也。所选诗甚寥寥。於唐人之中独录此数家，亦未知何所取义。前后无序跋，惟目录后题曰：“姑苏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疑明末书贾所为云。

△《三苏文粹》七十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后亦无序跋，其曰《文粹》，盖仿陈亮《欧阳文粹》例也。凡苏洵文十一卷，苏轼文三十二卷，苏辙文二十七卷。所录皆议论之文，盖备场屋策论之用者也。

△《赋苑》八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蔡绍襄序，但称曰李君，不著岁月。凡例称甲午岁始辑，亦不署年号。相其版式，是万历以后书也。所录诸赋，始於周荀况，终於隋萧皇后，以时代为编次。大抵多取之《艺文类聚》诸书，故往往残缺。又次序颠倒殊甚，黄香《九宫赋》已见於汉，又见於南北朝中，题其字曰黄文疆。张超《诮青衣赋》已见於汉，改其题曰《讥青衣赋》，改其名曰张安超。又见於南北朝中，仍其故题，而题其字曰张子并。至公孙《乘月赋》，则一见汉，一见南北朝，显然复出，亦全不检。盖明季选本大抵如斯也。

△《诸儒文要》八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所录周、程、张、朱及陆九渊、张栻、杨简、陈献章、王守

仁十家之文，凡八十篇。而朱子与守仁居其半，皆讲学之言。

卷一百九十四 集部四十七

○总集类存目四△《萧氏世集》（无卷数，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萧伯升编。伯升字孟昉，泰和人。是集皆录其先世诗文，曰《正固先生集》，诗文各一卷，萧岐撰。岐字尚仁，洪武初以贤良徵，授潭府左长史，改平凉训导。自颜其斋曰“正固”。一曰《坦行自志》，岐子遵撰。遵字用道，号坦行，以明经荐，授靖江王府长史。永乐间谪宣府鹞儿岭巡检，有《仕学斋集》，散佚不存。独存其自志所载陈靖江王八启及《四门箴》一篇，曰《雪崖诗集》，萧暉撰。暉字仰善，号雪崖。宣德丁未进士，官南京礼部尚书。前有伯升自序，称与吏部郎中萧士玮《春浮园集》并士玮弟士琦《陶庵杂记》、《腴隲》诸书同时合刻，为《萧氏世集》。今士玮、士琦之书各有别本，而此帙之内均不载。

未知何故也。

△《太仓十子诗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伟业编。伟业有《绥寇纪略》，已著录。是书采其同里能诗者得十人，人各一集。首周肇《东冈集》，次王揆《芝廛集》，次许旭《秋水集》，次黄与坚《忍菴集》，次王撰《三馀集》，次王昊《硕园集》，次王抃《健菴集》，次王曜升《东皋集》，次顾湄《水乡集》，次王摅《步蟾集》。皆其同时之人，前有伟业序，盖犹明季诗社馀风也。伟业本工诗，故其所别裁，犹不至如他家之冗滥，特风格如出一手，不免域於流派，是亦宗一先生之故耳。

△《乐府英华》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有孝编。有孝字茂伦，吴江人。自序称自汉迄唐乐府有数十家，而最著者郭茂倩之《乐苑》（案郭茂倩书名《乐府诗集》，不名《乐苑》。名《乐苑》者乃梅鼎祚书）、左克明之《乐府》、吴兢之《乐录》（案吴兢书名《乐府古题要解》，不名《乐录》）、郗昂之《题解》、沈建之《广题》、徐献忠之《乐府》，各有意见，因取而参定之。然所分各类，亦多踵茂倩旧目，於体制无所考订。惟每章下略加注释，而附以评语。盖其例主於选诗，与吴、郭诸家用意各不同也。

△《同人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冒襄编。襄字辟疆，如皋人。自号巢民。所居有朴巢、水绘园、深翠山房诸胜。晚年却扫家居，与友朋觞咏，辑其酬答诗文都为一集，凡十二卷。盖仿顾阿瑛《玉山草堂雅集》而作。然阿瑛但文酒之欢，此并其寿序之类亦皆载入。

故繁富胜之，而精美则不及焉。

△《唐宫闺诗》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费密编。密有《燕峰文抄》，已著录。是编录唐代女子之作，颇有别裁，然皆习见。

△《牍隽》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萧士琦撰。士琦字季公，泰和人，前明贡生。是编选自汉至宋尺牍，分三十二门。卷首有其子伯升所记缘起，大旨主於清省。故所录往往摘一二语，非其全文。又如“龚使者告隗炤妻”一条，原非尺牍，而亦载之，殊不可解也。

△《斯文正统》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刁包编。包有《易酌》，已著录。是编所录历代理学诸儒之文凡二百一十有六篇。其凡例称专以品行为主，若言是人非，虽绝技无取。盖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持论可云严正。然三代以前，文皆载道。三代以后，流派渐分。

犹之衣资布帛，不能废五采之华；食主菽粟，不能废八珍之味。必欲一扫而空之，於理甚正，而於事必不能行。即如《文章正宗》，行世已久，究不能尽废诸集，其势然也。至苏轼《大悲阁四大菩萨》诸记，因题制文，原非讲学。言各有当，义岂一端？而包於欧阳修本论评语中极词诋斥，然则真德秀《西山集》中为二氏而作者不知凡几，包既讲学，不应不见是集，何以置之不言。岂非以苏氏为程子之敌，真氏则朱子之徒乎？恐未足服轼之心也。

△《乐府广序》三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朱嘉徵编。嘉徵字岷左，别号止谿圃人，海宁人。前明崇祯壬午举人，入国朝官徽州府推官。此编取汉、魏乐府及诗分为三集。以相和、吟叹、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大曲、杂曲之类为风，以鼓吹、横吹之类为雅，以雅舞、杂舞之类为变雅，以郊祀乐章为颂，而别附以歌诗、琴曲。又仿《诗序》之例，每篇各为小序以明其意。盖刻意续经，惟恐一毫之不似。然三代乐制，至汉尽亡。

乐府之於三百篇，犹阡陌之於井田，郡县之於封建也。端绪亦有时相属，而不相属者十之九。嘉徵必摹拟刻画，一一以风、雅、颂分配之，牵强支离，固其所矣。

△《三苏谈》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国朝高阜撰。阜字康生，号萝栖，祥符人。所录凡苏洵文二卷，苏轼文六卷，苏辙文二卷。每篇为之反覆详论，故名曰《三苏谈》。其言澜翻不竭，亦足以自畅其说。然必谓三苏本旨如是，则不尽然也。

△《柳洲诗集》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增新等编。增新字子更，嘉善人。柳洲在嘉善熙宁门外。顺治初，增新

与同里魏学渠等结诗社相倡和，称“柳洲八子”。其后攀附者日众，因遴次所作录为一编，共七十余人。其诗体格相似，大抵五言多宗选体，七言悉学唐音。

盖犹明季几社余派也。

△《江左十五子诗选》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宋荦编。荦有《沧浪小志》，已著录。是编乃荦为苏州巡抚时，甄拔境内能文之士王式丹等十五人，各选诗一卷刻之。考自古类举数人，共为标目，四八之所载，其来久矣。然文士则无是名也。文士之有是名，实胚胎於建安之七子。

历代沿波，至明代而前后七子、广续五子之类，或分垒交攻，或置棋不定，而泛滥斯极。往往以声气之标榜，酿为朋党之倾轧，覆辙可历历数也。荦与王士禛并以文章宿老，领袖诗坛。士禛既以同时之人为《十子诗选》，荦亦以所拔之士编为此集。虽奖成后进，原不失为君子之用心，究未免前明诗社之习也。夫诸人诗佻不佳，哀刻何益？其诗果佳，则人人各足以自传，又何必藉此品题乎。

△《溯洄集》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经注义》，已著录。裔介尝选国初诗为《观始集》，今未见传本。是编乃所选康熙中诗，以续前集者也。意求备一时之人，故限於卷帙，不能备一人之诗，大抵一人三数首而已。惟每体之末，必附以己作，所收较他人为夥。则似不若待诸他人之论定焉。

△《高言集》四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国朝田茂遇、董俞同编。茂遇字佛渊，顺治戊子举人。俞字苍水，终於布衣。皆华亭人。是书题曰《十五国风高言集》，而别标一闽字为子目。据其凡例，乃以一省之诗为一集。此乃十五集中之一也。

△《古文辑略》（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本荣编。本荣有《奏议稽询》，已著录。是书文以体分，各体前俱引文体明辨一条，大概因是书而广之。然所分子目，冗琐特甚，舛误尤多。汉文帝《贤良文学策问》、武帝《贤良策问》之类亦往往一文而两载，皆失详检。

“铁券文类”止载《唐德宗赐王武俊》一篇，“谕祭文类”止载隋文帝《祭薛濬》一篇之类，亦殊挂漏。至所载之文，每篇删削，尤不免失其本末。

△《临川文献》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胡亦堂编。亦堂字二齐，慈谿人。顺治辛卯举人。官临川县知县，后行取主事。是编选临川一县之文。宋晏殊、晏几道、王安石三人，明章袞、陈九川、帅机、汤显祖、邱兆麟、章世纯、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揭重熙十人

，国朝游东昇、傅占衡二人。皆有集行世者。每集各为小序，书中仍各标本集之名，略如张溥《百三家集》例。但溥书全录其集，此则多所删削耳。

△《诗原》二十五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顾大申撰。大申有《堪斋诗存》，已著录。是编以诗教起於三百。降而屈、宋，则有王逸之章句；汉、魏、六朝，则有昭明之《文选》；三唐之诗，则以明李攀龙之《诗选》为能存唐声。於是总辑诸家，哀为五集：一集曰《毛诗》四卷，附以子夏之序；二集曰《楚词》五卷，述王逸之《章句》；三集曰《选诗》五卷；四集曰《选赋》四卷，录《昭明》之所选；五集曰《唐诗》七卷，录攀龙之所选。音释撰次，命曰《诗原》。每集皆有自序，夫三百篇列为《六经》。岂容以后人总集僭续其后？王逸、萧统已病不伦，乃更益以李攀龙，不亦异乎？

△《滕王阁集》十三卷、《滕王阁续集》（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士英编。士英字伯彦，奉天人，官漕运总督。顺治十四年，士英巡抚江西，葺滕王阁。因集自唐至明登临记胜之作，分类詮次为十三卷。又徵近人诗为二巨册，但分体而不分卷。盖欲附入前集各体后也。陈维崧《迦陵集》有《滕王阁赋》，绝工丽，非诸人所及。然是集不载。或刊版时尚未得其稿欤？

△《宋金元诗永》二十卷、《补遗》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绮选。绮有《岭南风物记》，已著录。是编选宋、金、元诗合为一集，首有康熙戊午绮自序。其凡例谓“所选诸篇，品骨气味，规矩方圆，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渊之别”云云。故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江淹所谓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已二体。蛾眉詎同貌而俱动於魂，芳草宁共气而皆悦於魄者也。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即如唐人之诗，又岂可以汉、魏六朝绳之，汉、魏、六朝又岂可以风骚绳之哉？是集之所以隘。

△《澄远堂三世诗存》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绳远编。绳远有《姓氏谱》，已著录。是集合刻其曾祖应徵、祖士标、父寅之诗。应徵字伯远，万历癸酉举人，官临安县教谕，迁国子监博士。所著曰《藿园诗存》，凡六卷。士标字隆菴，官山东宁海同知。所著曰《苍雪斋诗存》，凡一卷。寅字寅生，县学生。所著曰《视彼亭诗存》，凡一卷。应徵诗有《青莲馆》、《汗漫游蓟易寓言》、《苕溪漫草》、《两都社草》、《河梁编》、《两目纪游》、《偶寄轩稿》诸编。兹集总题《藿园诗存》，盖绳远汇为一集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弇州标榜前后五子而外，广为四十子，若似乎此外无遗贤矣。说诗者遇隆、万朝士或置不观，不知隆、万诸人已力挽叫嚣之习，归於平淡，而定陵初年，人皆修辞琢句，出入风雅之林。若李伯远、

郑允升、归季思、区用孺辈，尤卓然名家，未见万历初之不及嘉靖季也。今观《藿园》一集，诚戛戛独造，亦能自立门径者。其子孙则沿波而讨奇耳。

△《古诗选》三十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编。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此编凡五言诗十七卷，七言诗十五卷。五言自汉、魏、六朝以下，唐代惟载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七言古逸一卷，汉、魏、六朝一卷，唐则李峤、宋之问、张说、王翰四人为一卷，王维、李颀、高适、岑参、李白为一卷。而王昌龄、崔颢二人则称附录。五卷以下则唐杜甫、韩愈，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说之、晁补之、陆游，金元好问，元虞集、吴莱十三人之诗。而李商隐、苏辙、刘迎、刘因四人称附录。夫五言肇於汉氏，历代沿流，晋、宋、齐、梁业已递变其体格。

何以武德之后，不容其音响少殊。使生於隋者，如侯夫人《怨词》之类，以正调而得存。生於唐者，如杜甫之流，亦以变声而见废。且王粲《七哀》，何异杜甫之《三别》？乃以生有先后，使诗有去留。揆以公心，亦何异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乎？至七言歌行，惟鲍照先为别调。其余六朝诸作大抵皆转韵抑扬。故初唐诸人多转韵，而李白以下始遥追鲍照之体。终唐之世，两派并行。

今初唐所录寥寥数章，亦未免拘於一格。盖一家之书，不足以尽古今之变也。至於越人歌惟存二句之类，则校刊者之疏，或以是而议士禛，则过矣。

△《十种唐诗选》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编。取唐人总集八家及摘宋姚铉《唐文粹》所载诸诗，各为删汰。凡《河岳英灵集》一卷，《中兴间气集》一卷，《国秀集》一卷，《篋中集》一卷，《搜玉集》一卷，《御览集》一卷，《极玄集》一卷，《又玄集》一卷，《才调集》三卷，《唐文粹》六卷。附以士禛所选《唐贤三昧集》，共为十种。

其去取一以神韵为宗，犹其本法。惟《才调集》、《唐文粹》删汰未精，门径丛杂，而《文粹》尤甚。如卢仝《月蚀》诗、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皆不能谓之盛唐格也。又韦庄《又玄集》，原书已佚，今所传者乃贗本。冯氏《才调集》凡例言之，而士禛仍为选录，亦失别裁。其《三昧集》一种，乃其生平宗旨所在，去取较为精密。世多摘出别行，今亦别著於录。又士禛《居易录》曰：“近日金陵有刻《唐诗十集》者，谓为予所订。或作序假予言曰：‘余奉此为金科玉律，年来於此道稍有会心者，得力於是书良多’云云。及访是书阅之，乃标华亭唐汝询仲言名。大旨在通高漫士、李沧溟、锺退谷三选之邮，而以汝询诗解附之，强分甲乙丙丁等目，浅陋割裂，可一笑也。”然则是书未出以

前，先有伪本矣。今伪本已不传，盖辨之早也。

△《载书图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禛编。康熙辛巳，士禛官刑部尚书时，乞假旋里，改窆其亲，载书数车以归。其门人扬州禹之鼎绘为是图。一时多为题咏，士禛汇以成编。图后首载奏疏二篇，次序二篇，次题图诗八十六首，皆其门人所作。而附其侄启《座送还京》诗一首。次赠行二十四首，皆朝臣之作。而附侍讲尤侗《寄怀诗》一首，次《赐沐起程》一篇。而附朱彝尊《池北书库记》一篇，则以载书及之也。

△《樵川二家诗》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霞编。案《浙江通志》载：“朱霞，建德人，顺治乙未进士。”未知即此人否也。樵川为今邵武县。二家者，宋严羽，元黄镇成也。羽有《沧浪集》，镇成有《秋声集》，皆已著录。是本每集分为二卷，诸杂体为一卷，五七言近体为一卷。而附《沧浪诗话》于其后焉。

△《宋四名家诗》（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周之麟、柴升同编。之麟字雪苍，海宁人。升字锦川，仁和人。是编选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之诗，分体排次。《东坡集》选六百首，《山谷集》选三百首，《石湖集》选四百首，《剑南集》选九百首。较吴之振《宋诗钞》所录较多，而去取未能悉当也。

△《杨氏五家文钞》十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长世及其从子以睿、以俨，从孙兆凤、兆年合刻稿也。长世字延会，瑞金人。官兴安县训导，著《影居文钞》一卷。以睿字维明。邑诸生，著《汲亭文钞》一卷、《诗钞》二卷，以俨字维庄，贡生，著《强恕斋文钞》四卷。兆凤字尔翔，官上饶县训导。著《寓鸿亭文钞》二卷。兆年字尔逢，官宜黄县训导，著《栩栩园文钞》二卷。以睿《汲亭稿》中有诗二卷，而总题曰《文钞》，用《文选》例也。

△《翠楼集》三卷（内府藏本）

国朝刘之份编。之份字平胜，里籍未详。是集选明代闺阁之诗，分初集、二集、新集，集各一卷。其族里别编於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尝讥其真贋交错云。

△《诗苑天声》二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良撰。良字眉生，徽州人。是集选自汉至明之诗为五类：曰乐章、曰应制、曰应试、曰朝堂、曰馆课，各冠以小引。所选皆铺张富丽之作，由其体宗台阁故也。然精轳互呈，颇为淆杂。而卷首列参订姓氏凡五百九人，亦断无是事也。

△《练音集补》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王辅铭编。辅铭字翊思，嘉定人。初，明翠校尝以嘉定代有作者，而诗篇多散逸，因采宋天圣以后迄於宏治合为一集。其第一卷为宦志，皆官於嘉定者所作。中四卷则邑人之诗。第六卷为附卷，则流寓游览诸人。第七卷为外卷，则释道之作也。其后版毁於倭，仅存钞本。辅铭以其尚有遗阙，因搜采厘订，补入三十四人。其原有姓氏而诗什未备，更加补辑者，又二十六人。原本每人各著出处本末，辅铭间采他书附之。如杨之彝尝为都统制官，非真释子，校误载入方外中，亦为驳正。其曰练音者，因嘉定本古之练祁市也。

△《国朝练音集》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王辅铭编。辅铭既辑补翟校《练音集》，复采本朝诗人之作，编为此集。所收自官师至方外共三百人。其体例略仿翟校原本，惟闺秀一类为辅铭所增。至校凡例，其人尚存者不录，深合古法。而辅铭此集，第一卷所载见存者至三十六人，并及其子所作。亦视校原本较为泛滥矣。

△《姑苏杨柳枝词》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琬编。琬有《尧峰文钞》，已著录。初，琬自翰林告归，居尧峰别业。偶仿白乐天作《姑苏杨柳枝词》十八章，一时东南文士多相属和。琬乃手自选定，得一百十二家，一百九十七首。令周枝楸排次成帙，而周靖为之笺注。刊本题为枝楸所辑，非其实也。今仍题琬名焉。

△《金华文略》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崇炳编。崇炳有《金华徵献略》，已著录。是编录金华一郡之文。始自汉尚书杨乔，迄於国朝徐腾，共一百一十七人，而崇炳之文亦自录焉。凡例称取《金华文徵》十之五，《金华文统》十之二，而益以他书十之三。又称《文统》之例凡论及兵机政术及为释氏而作者不录。是选汉文不及长沙家令，选宋文不及苏学士矣。故惟侧词艳语在所禁绝，他则悉凭文章，不区疆域云。

△《尺牋新语》二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徐士俊、汪淇同编。士俊字野君，淇字瞻漪，并钱塘人。是编刻於康熙癸卯，采明末国初诸家尺牋，分二十四门，名有评语。大抵不出万历以来纤仄之派。

△《说唐诗》二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徐增撰。增字子能，长洲人。所录唐诗三百馀首，一一推阐其作意。其说悠谬支离，皆不可训。至於分解之说，始於乐府。如《陌上桑》等篇，所注一解、二解、三解字，尚不拘句数。晋、魏所歌古辞，如《白头吟》、《塘上行》等篇，乃注四句为一解。所谓古歌以四句为一解，伧歌以一句为一解是也。然所说乃歌之节奏，非诗之格律。增与金人瑞游，取其《唐才子书》之说，以

分解之说施於律诗。穿凿附会，尤失古人之意。

△《百名家诗选》八十九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魏宪编。宪字惟度，福清人。杭世骏《榕城诗话》载所著有《枕江楼集》，今未见其本。世骏称其同友《宿白云洞》诗一首，则浮声也。宪以曹学佺有《十二代诗选》，止於天启，因选是集以补之。自天启甲子以后，康熙壬子以前，由缙绅迄方外，共得百人，人各立一小引，并列字号籍贯於前。其诗或以体序，或以类序，或以时与地序，各从原本。其登选则以得诗之先后为次，不拘行辈，而宪诗亦附於后焉。今观所选诸人，大抵皆声气标榜之习。至叶方蔼以下十人，未得其诗而先列其目。益见其不为论诗作矣。

△《皇清诗选》三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孙鋹编。鋹字思九，江南华亭人。其书采国初诸诗，分体编录。其凡例有曰：“论诗者必规摹初、盛，诚类优孟衣冠。然使挟其佻巧之姿，曼音促节，以为得中、晚之秘，则风斯下矣。”又曰：“数年以来，又家眉山而户剑南矣。在彼天真烂漫，畦径都绝，此诚诗家上乘。倘不衫不履，面目颓唐；或大袖方袍，迂阔可厌。辄欲夺宋人之席，几何不见绝於七子耶？”其持论未为不当。

然其所选，则皆为交游声气之地，非有所别裁也。

△《国雅初集》（无卷数，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陈允衡编。允衡有《古人几部》，已著录。是编选国初人诗。体例一仿明顾起纶之旧，故亦以国雅为名。自魏裔介以下凡五十馀家。

△《宋诗删》二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贞观编。贞观字华封，无锡人。由监生考授秘书院中书，后中康熙丙午举人，迁国史院典籍。是编蒐采宋代之诗，分体纂集。自谓宽於正变，而严於雅俗。删繁就简，得诗二千五百有奇。然采摭既富，颇不能自守其例。

△《历朝赋格》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陆棻编。棻字义山，平湖人。康熙丁未进士，授内阁典籍。己未召试博学宏词，改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编汇选历代之赋，分为三格：曰文赋，曰骚赋，曰骈赋。於三格之中，又各分为五类：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事，曰帝治，曰物类。起自荀卿、宋玉，下迄元、明。每格前有小引，皆其婿沈季友所作。骚赋之引则为骚赋一篇，骈赋之引则为骈赋一篇，殊为纤仄，古无是例也。

△《续垂棘编三集》十卷、《四集》九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鄙鼎编。鄙鼎有《理学备考》，已著录。初，鄙鼎父芸茂，当明末年，尝选辑山西之文二十卷，题曰《晋国垂棘》。鄙鼎复取其乡近人之文，依例

汇辑成帙，谓之《续垂棘编》。前后共为四集。兹仅其三、四两集，非全本也。三集所录凡五十二人，四集所录凡四十七人。然多有人已前见而文属补录者，又有一集之中而一人之文前后分见者。盖随选随刊，故漫无体例如是耳。

△《传是楼宋人小集》（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卷尾有嘉定戴范云跋语云，是昆山徐氏所辑，故仍题之曰《传是楼宋人小集》，然则徐乾学家本也。所录凡二十二家，一廉村薛嵎仲《止云泉诗》，一剡溪姚镛《希声雪蓬稿》，一长沙刘翰《武子小山》集，一大梁张良臣《武子雪窗小集》，一笠泽叶茵景《文顺適堂吟稿》前集及续集，一沧州高九万《菊圃小集》及续编，一钱塘俞桂晞《郟渔溪诗稿》及《渔溪乙稿》，一壶山许棐忱父《梅屋诗稿》及《融春小缀》、《梅屋杂著》、《梅屋》第三稿、第四稿，一山阴葛天民《无怀小集》，一邗州张蕴仁《溥斗野稿支卷》，一南丰石门黄大受《德容露香拾稿》，一阳穀周文璞《晋仙方泉先生诗集》，一钱塘陈起宗之《芸居乙稿》，一龙泉沈说《惟肖庸斋小集》，一金华王同祖《与之学诗初稿》，一钱塘何应龙《子翔橘潭诗稿》，一浮玉施枢《芸隐倦游稿》及《芸隐横舟稿》，一临川危稹《逢吉巽斋小集》，一螺川罗与之《与甫雪坡小稿》，一霅川吴仲孚《菊潭诗集》，一建州张至龙《季灵雪林删餘集》，一唐栖释永颐《山老云泉诗集》。皆吴之振宋诗钞所未收。然陈起《江湖小集》中则皆已收录，所遗者惟释永颐一人耳。

△《榕村讲授》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李光地编。光地有《周易观象》，已著录。是书凡分三编。上编载周、张、二程、朱子所著，中编为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及邵子、胡宏所著，下编则贾谊、匡衡、刘向、谷永、刘歆、班固、诸葛亮、欧阳修、宋祁及王安石、曾巩、陆九渊、真德秀所著。多取其足发圣贤之理者，大抵皆儒者之言。其扬雄、谷永、刘歆诸人，则不以人废之义也。光地自序：“举成、弘之文章以勸人，举王鳌会试墨卷以韩愈成句对论语者为法，而以读杂书异说为深戒。”盖即科举之文以诱掖初学之书也。

△《古文精藻》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李光地编。光地为兵部侍郎时，提督顺天学政。选录此集，以诲乡曲诸生，不求尽古文之变也。

△《群雅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李振裕编。振裕有《白石山房稿》，已著录。是编乃其督学江南时，选录诸生诗赋杂文，汇刻成集，凡十二卷，而目录则作四卷。盖卷一中分四子卷，卷二分二子卷，卷三、卷四又各分三子卷。由於随时续镌，故辗转增益。其编次漫无体例，亦由於是也。

△《瑞竹亭合稿》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愈扩及其弟王愈融撰。愈扩字若先，泰和人，康熙庚戌进士。愈融字侣新，终於诸生。兄弟俱从魏禧游。愈扩文长於论古，颇能曲折如意。盖其师授如是也。愈融笔力稍弱，风骨尚未老成，较亚於其兄。是集初刻毁於兵。后愈融子元坤得旧本於建昌布衣梁份所，又手录而重刊之。

△《姚江逸诗》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编。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编皆录馀姚一邑之诗。自南齐迄明，以时代为叙。其方外、闺秀、仙鬼则总汇於末卷。每人各为小传，颇足以补史事之阙。然第十五卷《韩应龙传》末云：“梨洲先生选逸诗，广极搜辑，不解何故遗此。”则此卷为后人所续无疑。非宗羲之原书，不知何以混而一之。又刘妙容事出於吴均《续齐谐记》，其人乃吴令刘惠明之女，没后魂见，是鬼非神，题曰神女，已大谬。又王敬伯虽馀姚人，而女则不知何方之产，所遇之地又在吴中，引而入之姚江，尤为无理。亦必非宗羲之旧也。

△《明文授读》六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编。初，宗羲辑有明一代之文为《文案》，后得昆山徐氏传是楼藏书，益以所未见文集三百余种，增为《文海》。后其子百家以《文海》卷帙浩繁，请宗羲选其尤者为此编。其序则仍《文海》之旧，盖其门人宁波张锡琨移冠此集。以见去取宗旨云。

△《洛如诗钞》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彝尊选录，陆奎勋编次。彝尊有《经义考》，奎勋有《陆堂易学》，皆已著录。此集皆康熙丁亥平湖人社集之作。据《奎勋诗集》，载洛如之唱起丙戌三月，至丁亥而中间。诗什则奎勋集中编次，颇有前后不同，未详其故。其以洛如名者，洛如，花名，幹如竹，实似莢，郡有文士则生也。

△《汉诗音注》五卷、《汉诗评》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因笃撰。因笃有《受祺堂集》，已著录。是编评点汉诗，兼注音韵。一卷至五卷题曰“汉诗音注”，六卷至十卷题曰“汉诗评”，一书而中分二名。

又前五卷之评夹注句下，后五卷之评大书诗后，体例亦迥不同，不知其何所取也。

顾炎武有《与因笃书》，极论古今音韵，刻於所撰《音学五书》前，盖以因笃为知古音者。然声音文字，与世转移，三代有三代之音。秦、汉有秦汉之音，晋、宋有晋、宋之音，齐、梁有齐、梁之音，自唐以后，有唐以后之音。犹之籀变而篆，篆变而隶，隶变而行。因革损益，辗转渐移，不全异亦不全同，不能拘以一律。自吴棫举六朝以上概曰古音，於是或执后以摅前，其失也杂

。或执前以绳后，其失也拘。如朱虚侯《歌疏》与之韵，证之史游《急就篇》亦然；梁鸿适《吴诗隅》与流、浮、休韵，证以《日出南东隅行》亦然；燕刺王《歌鸣》与人韵，证以崔駰安《封侯诗》亦然。知汉人有汉人之韵，下不可律以今，上亦不可律以古。因笃概以三百篇之韵断其出入，未免胶柱之见。至其所评，亦罕精鉴。

如谓司马迁尊项羽为本纪，冠之《汉书》，为千古具眼之类，犹隆、万后人好为高论习气也。

△《诗观》十四卷、《别集》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邓汉仪编。汉仪字孝威，泰州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以年老授中书舍人。是编皆选辑国初诸人之作，别集则闺阁诗也。

△《朱子论定文钞》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震方编。震方有《读书正音》，已著录。是编取经传子史以至唐、宋诸家之文曾经朱子论定者，摘录成编。皆先列朱子之论，而以其文列於后。然编次过於求全，有因一字而录一篇者。如因辨一“腊”字，遂录“晋假道於虞”全传。“公矢鱼於棠”自是春秋经文，朱子惟辨一“矢”字，与传无关，而亦全录公子彊谏词。如是者不一而足，盖明末国初王学渐厌，又折而宗朱。风气所趋，事事借朱子以为重。遂不免牵连阑入，取盈卷帙耳。

△《凤池集》（无卷数，内府藏本）

国朝沈玉亮、吴陈琬同编。玉亮字瑶岑，武康人。陈琬有《春秋三传同异考》，已著录。是编刻於康熙乙酉，哀国朝应制之诗，分体编辑，无所诠释。末附杂剧一折，则自古所无之创例也。

△《续三体唐诗》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高士奇编。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略》，已著录。士奇尝校注周弼三体唐诗，因复辑此编。弼书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为三体。故此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排律为续三体，以补其阙。惟弼书每体分数格，而此书则每体以人为序，各有小传、诗话，为例小异耳。独是士奇既以弼书为未备，则当补完诸体，乃亦袭三体之目，仍不录五言绝句，将谓非诗之一体乎？

△《唐诗揆藻》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高士奇编。是书仿《文选》、《文苑英华》之例，分类选录。凡三十二门，皆馆阁之体，故名曰“揆藻”。

△《楚风补》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廖元度编。元度字大隐，长沙人。是书成於康熙甲子、丙子之间。乾隆丙寅，长沙府知府吕肃高重为删定刻之。然意主夸多，冗杂特甚，又疏於考证，舛漏尤多。如神农因茶山之葬，而收其《蜡词》；虞舜因苍梧之巡，而收其

《南风》诗。甚以楚为高阳之苗裔，而收其《丹书》。假借牵附，不一而足。而罗含《湘中记》所载禹《玉牒词》，见《后汉书郡国志》注者，乃遗而不载。沈诸梁、石乞诸口语靡不滥入，而楚词乃删削不完。至戴凯之《竹谱》之类，本非诗篇，汉高帝《鸿鹄歌》之类，无与楚事，亦牵率并登，殆不可解。又如刘跛子乃北宋人，而列於六朝之际；严羽乃昭武人，而引於三湘之间。盖州县志书，率多附会先贤，借为光耀。而元度乃据志书以为之，宜其至於如是也。

△《四家诗钞》二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企靖编。企靖字苾远，雄县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江西巡抚。

四家者，清苑郭棻、钜鹿杨思圣、任邱庞垲、文安纪昶也。所录棻《学源堂集》凡六卷、思圣《旦亭集》凡八卷，垲《丛碧山房集》凡六卷，《灵桂山堂集》凡八卷。每集各为之序。棻及垲、昶皆有集，已著于录。惟思圣集今未见，独见于此编耳。

△《濂洛风雅》九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张伯行编。伯行有《道统录》，已著录。是编辑周子、二程子、邵子、张子、游酢、尹焞、杨时、罗见素、李侗、朱子、张栻、真德秀、许衡、薛瑄、胡居仁、罗洪先十七家之诗。乃其官福建巡抚时所刊。案金履祥先有《濂洛风雅》，伯行是书，仍其旧名，而一字不及履祥，不可解也。

△《历朝赋楷》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修玉编。修玉字倩修，钱塘人。是编成於康熙丙寅。卷首恭录圣祖仁皇帝御制《阙里桧赋》、《竹赋》二篇，次为御试叶方蔼、彭孙遹、汪霏、徐乾学四赋，均不入卷数。其集中所录，则由周末至国朝康熙中，凡一百六十七篇，各为之注。修玉所自作七赋亦附焉。末又有李兴祖《梅》、《竹》二赋，则刻成以后所续入，故题曰增选，意其欲作补遗而未成也。

△《于野集》七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原编。原号西亭，青浦人。康熙戊辰进士，官至给事中。是编刻於康熙庚子，乃其同郡朱霞等三十二人唱和之作，请原厘择而选定之。名曰于野者，取《易》同人于野义也。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通行本）

国朝储欣编。欣有《春秋指掌》，已著录。是编乃仿明茅坤《唐宋八家文钞》，增李翱、孙樵为十家，各为批评。亦间附考注。其中标识，悉依茅本之旧。欣自序谓“即茅所评论以窥其所用心，大抵为经义计耳。予欲破学者抱匱守残之见，所录加倍焉。至增入习之、可之，似属创见。然大家岂有定数，可以八，即可以十”云云。其说良是。然观其持论，仍不离乎经义之计。恭读御制《

唐宋文醇》序文，有曰：“欣用意良美，顾其识之未充，而见之未当。则所去取，与茅坤亦未始迳庭。”睿鉴高深，物无遁状，斯诚万古之定论矣。

△《松风馀韵》五十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姚宏绪编。宏绪号听岩，娄县人。康熙辛未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选上自六朝，下迄有明，凡云间诸人之以全集传，或篇什之仅存一二者，悉收辑之。

人各缀以小传，义取博收，不能一一澄汰。其凡例有云：“集内诗有鄙俚可笑者，以采得不忍复逸，存诗所以存其人也。一之已甚”云云。则宏绪已自言之矣。

△《述本堂诗集》十八卷（内阁中书方维甸家藏本）

国朝桐城方氏三世家集也。凡《依园诗略》一卷，《星砚斋存稿》一卷，《垢砚吟》一卷，《葆素斋集》三卷，《如是斋集》一卷，皆方登峰撰。《陆塘初稿》一卷，《出关诗》一卷，皆登峰之子式济所撰。《东阆剩稿》一卷，《入塞诗》一卷，《怀南草》一卷，《竖步吟》一卷，《叩舷吟》一卷，《宜田汇稿》一卷，《看蚕词》一卷，《松漠草》一卷，皆式济之子观承撰。登峰字鳧宗，号屏垢。康熙甲戌贡生，官工部主事。坐事谪黑龙江卜魁塞。式济有《龙沙纪略》，本附刻此集之中，今别著录。观承别有《薇香》、《燕香》诸集，亦别著录。

△《青溪先正诗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鲍楹编。楹字觉庭，余杭人。康熙丙子举人，官知县。是编采淳安之诗，合为一编。以淳安吉青溪地，故以为名。凡唐一人，宋六人，元五人，明十人，国朝二人。其总目所列宋之方一夔，元之方道坚、夏溥、洪震老、徐贯，国朝之徐士讷等七人，《总目补遗》又有宋方有开等六人，元汪云等二人，明余溥等七人，皆有录无书。非完本也。

△《延陵书塾合璧》四卷（江苏周厚埵家藏本）

国朝吴季长编。季长始末未详。前有康熙丁丑自序，称“少嗜俚体文，平生酷爱梁简文、江文通二家，以为开徐、庾之先，莫有过於此者。爰手录合为一集，遂名曰《延陵书塾合璧》。盖以一人之嗜好，偶录为诵读之本，其实未为定论也。

徐、庾生於梁代，於江淹为后辈，於简文则为同时。当其早年，竞为轻艳，犹可肩随。洎乎晚岁，则徐视庾瞠乎后矣，又何论简文乎？

△《八刘唐人诗集》八卷（内府藏本）

题曰淮阴刘青夕选，不著其名。前有康熙癸未李翰熙序，称青夕尝有《唐诗十三家》之刻。又辑为此本。凡刘义、刘商、刘言史、刘得仁、刘驾、刘沧、刘

兼、刘威八人，皆《全唐诗》所已具。且既以家数区分，而版心又标曰中唐诗、晚唐诗，体例亦殊未协也。

△《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内府藏本）

国朝杜诏、杜庭珠同编。诏有《云川阁诗集》，已著录。庭珠，秀水人，尚书臻之子也。是书以明高棅《唐诗品汇》所录皆贞元以前之诗，故选录元和迄唐末诸作，凡一千八百七十余篇，以补所遗。名曰《叩弹》，取陆机《文赋》语也。诸人俱系以小传，卷末间有品评。其训释考证，亦颇多可采。然如元稹《莺莺诗》、李群玉《杜丞相筵中作》及韩偓《香奁集》诸诗，皆所谓靡靡之音。一概滥登，於精审犹有愧焉。

△《邱海二公文集合编》十六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焦映汉、贾棠所刻邱濬、海瑞集也。濬、瑞皆琼州人。映汉与棠同官於琼，故有兹刻。濬、琼《台类稿本》七十卷，此选定为十卷。瑞集有《自作稿》引，不著卷数，此选定为六卷。映汉为濬作传，又载梁云龙所作瑞传。盖是编刻於康熙戊子，时《明史》尚未成也。

△《明文远》（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文驹编。文驹有《师经堂集》，已著录。是编辑有明一代之文。前后无序跋，亦无目录。其圈点批语，皆用八比之法。至如戴良系元代遗老，王猷定系国朝人。俱收入明代，殊失断限也。

△《尺牍嚶鸣集》十二卷（内府藏本）

国朝王相编。相字晋升，临川人。是书成於康熙己丑。采明末及国初简札分十二类，类中又分子目四十有三。大抵轻佻纤巧，沿陈继儒等之馀习。

△《文章鼻祖》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绳武编。绳武字文叔，长洲人。康熙乙未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是编录六代以前诗文凡十四篇，各为评注。一《尧典》，二《禹贡》，三《洪范》，四《国语桓公自莒反》一篇，五《左传城濮之战》，六《邲之战》，七《鄢陵之战》，八《史记项羽本纪》，九《高祖本纪》，十《封禅书》，十一《平准书》，十二《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十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四庾信《哀江南赋》，皆鸿笔也。然以为千古文章尽从此出，则绳武一家之说矣。

△《唐四家诗》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汪立名编。立名有《钟鼎字源》，已著录。是编合刻唐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四家之诗。前有自序，称四家诗为宋、元人鼻祖，学宋、元诗者当仍於唐诗求之。故以此矫其弊云。

△《二家诗钞》二十卷（内府藏本）

国朝邵长蘅编。长蘅有《青门集》，已著录。此其所选新城王士禛、商邱宋荤

之诗也。是时士禎为刑部尚书，葦为苏州巡抚。而长蘅实长洲人，又葦之门客。

赵执信见之，有违言。故士禎《寄葦诗》有“《尚书》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当日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之句。盖言己为扬州推官之日，葦为黄州通判之日，已同以诗名。初不以致位通显始并称也，然长蘅实不自远嫌，致干物议。至今论者不允，殆亦有由矣。

△《棣华书屋近刻》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历城朱绂、朱绛、朱纲兄弟三人之合集也。绂有《橡村集》，纲有《苍雪山房稿》，皆已著录。绛字子桓，由贡生官至广东布政使。此集凡《绂岭南草》一卷，《端江集》一卷，乃其省亲粤东时作。《绛岭南草》一卷，盖与绂同行所作。《纲济南草》一卷，中有《闻二兄自粤北归诗》，盖与绂、绛《岭南诗》同时所作。故合刊云。

△《诚求堂汇编》六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国朝徐开锡撰。开锡字定山，常山人。康熙中贡生，官至彰德府同知。是编第一卷曰赠言，为出都时赠行之作。第二卷曰杞言，官杞县知县时邑人相赠之作，第三卷曰介言，为绅士介寿之作；曰杂著，为颂扬政绩之作。第四卷曰诗草，第五卷曰文稿，第六卷曰实政，则皆诗文及案牘也。

△《明文在》一百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薛熙编。熙有《练阅火器阵记》，已著录。是书仿《昭明文选》体例，於诸体之中各以类从，所录亦颇存鉴别。盖熙为汪琬门人，於古文有所受之也。然数多则简择难精，世近则是非未定。榛楛未翦，固亦势使之然耳。

△《汉诗说》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费锡璜、沈用济同编。锡璜字滋衡，吴江人。自署曰成都。盖其父费密，自成都避乱，家於江南，锡璜犹署其故里也。用济字方舟，钱塘人。是编因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所录汉诗，略为评释。卷首有凡例，持论似高，而所说殊草草。如汉人饶歌，鼓吹诸曲，沈约《宋书乐志》明言声词合写，不可复辨。本无文义可推，而必求其说以通之，遂横生穿凿。又本词与入乐之词，截然有别。如《白头吟》中“郭东亦有樵”诸句，乃伶工增入以谐律，亦曲为之解，更嫌附会。至《铎舞曲》之“圣人制礼乐”篇，不过以字记声，亦录之以为诗式。

又不考据《宋志》，明其句读，尤进退无据。其中仍冯氏《诗纪》、梅氏《诗乘》之谬，皆不及订正。他姑勿论，如庞德公《于忽操》三章，本王禹偁所拟，今载于《宋文鉴》中，而列于汉诗之内。一例推尊，茫无鉴别，是可云识曲听真乎？

△《岭南五朝诗选》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黄登编。登字俊升，号积菴，番禺人。是编分为二帙。第一帙二十卷，皆载诗之为粤东作者。第二帙凡十五卷，则皆粤东人诗也。第一帙谓之名宦，颇为无理。无论其人不仕於粤东，即开卷之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唐书》具载其事，何可以名宦称欤！

△《义门郑氏奕叶吟集》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尔垣编。尔垣字一枢，浦江人。义门二十世裔也。郑氏自宋建炎至明初，合族而居者十三世，故称义门。永乐十六年，郑昺辑其先世之诗为三卷，其从叔检讨棠序之。康熙中，尔垣又续编四卷，是为此本。其於昺原书或有所增窜与否，则莫能详也。集中或题其字，或题其官，而以其名及仕履侧注於下。考元结撰《篋中集》，载其弟融之诗，题曰季川。吕向《文选注》，谓任昉启自称任君，乃因其家集之文。而《玉台新咏》徐陵独题其字，赵宦光以为亦其子姓所钞。

则家集书字，原为古例。但五卷以下既题官题字於前，而每题之下又大书姓名，则自乱其例耳。其诗往往如出一手，疑不能无所粉饰也。

△《义门郑氏奕叶集》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尔垣编。尔垣既续郑昺之书为七卷，又编次遗文得十五种。曰元郑大和《贞和集》，曰元郑钦《青槌居士》文，曰元郑涛《药房集》，曰元郑泳《半轩集》，曰明郑渊遂《初斋集》，曰明郑榘《恕斋集》，曰明郑楷《凤鸣集》，曰明郑棠《道山集》，曰明郑柏进《德斋稿》。凡仅存三首者，亦列於中。其全佚者八十种，则附存其目。大和一名又融，字顺卿，官至建康龙湾务提领大使。

钦字子敬。涛字仲舒，官至大常博士。泳字仲潜，官温州路经历。渊字仲涵，榘字叔恭，官至监察御史。楷字叔度，官至蜀府长史。棠字叔美，官至翰林检讨。

柏字叔端。

△《宋十五家诗选》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陈訏编。訏有《句股引蒙》，已著录。十五家者，梅尧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王十朋、朱子、高翥、方岳、文天祥也。每集各系小传及前人诗话，而以己所评论附焉。

△《笃叙堂诗集》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侯官许氏之家集也。凡作者七人，集八种。前明一人，曰《春及堂遗稿》，许豸撰。国朝六人，曰《米友堂集》，许友撰；曰《紫藤花庵诗钞》，许遇撰；曰《少少集》，许鼎撰；曰《雪邨集》、《玉琴书屋诗集》，许均撰；曰《

客游草》，许荇臣撰；曰《影香窗存稿》，许良臣撰。彘字玉史，崇祯辛未进士，官至浙江提学副使。友字有介，号瓿香，彘子也。喜书画，慕米芾之为人，构米友堂祀之。新城王士禛尝称其诗。遇字不弃，号月溪，友子也。康熙间官陈留、长洲二县知县。鼎号梅崖，均号雪邨，皆遇子。荇臣号秋泉，良臣号石泉，皆鼎子。其家有笃叙堂，为华亭董其昌所题额，因以名集。

△《续姚江逸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倪继宗编。继宗字复野，馀姚人。初，黄宗羲作《姚江逸诗》，所录自齐迄明。此集续选国朝之诗，即以宗羲为首。所录凡七十五人，每人各为小传。采辑事实，颇为详备。然亦时有附会。如第二卷“谭宗”条下曰：“一日於维扬酒楼唱西楼错梦，按板谐声，备极婉转。俄有人起自邻座曰：‘子歌诚善，但中有某字犹未尽调耳。’宗初犹负气不相下。继询其人，即谱曲之于叔夜也。遂相与登西楼，访穆素徽，尽兴而别。顾其时穆已红颜化为白发”云云。案《西楼记》为袁于令所作，王士禛诗所谓“红颜顾曲袁荆州”者是也。于叔夜乃其寓名，何得云即于叔夜。况西楼今在吴江县，距扬州尚远，何得即相与同登？恐流传失实，似此不检者多矣。

△《韬光菴纪游集》（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释山止编。初，唐沙门韬光，卓锡西湖之巢坞。白居易守杭日，相与倡和。后人因以韬光名其菴。菴踞山之胜，历代游人，颇多题咏。山止康熙中住持是菴，因哀集付梓。自唐迄本朝得古今体诗五百馀首。然其中多同时投赠山止之作。声气攀援，不尽为胜地作也。

△《兴善寺历代名贤留题集》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释净溥编。兴善寺在嘉兴府治东南秦溪之上。是书上卷载诗，下卷载碑记。内有明大学士吕原记云：“寺创自梁天监二年，至周显德年间，坦法师开山为报恩院。宋治平元年，改兴善院。”然卷首载卢纶《题兴善寺后池诗》，则寺之著名在唐代，岂原未之考耶？全书篇幅寥寥，可资考证者殊少。旧本题明释净溥撰。今考国朝彭孙遹诸人诗，皆载于后。则净溥为康熙中人，旧题误矣。

△《倪城风雅》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劳屺编。屺有《半菴诗稿》，已著录。是编所录皆阳信一县之诗。上卷自明代嘉靖以后，得刘世伟等十人。下卷自国朝雍正以前得张崖等二十三人。

上卷少而可观，下卷不免冗滥矣。则同时假借之故也。

△《三诗合编》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光岳编。光岳字硕庐，上高人。雍正甲辰进士，官金华县知县。是编合

刻其乡吴学诗、黄鏊、李坚三人之诗。学诗字伯兴，号虚宇，嘉靖乙丑进士，官山西按察使副使。鏊字文叔，隆庆庚午举人，官西和县知县。即光岳之从高祖。

坚号双江。学诗诗，共一百四十馀首。鏊所著集九种，俱残阙。光岳录其全者得一百六十九首，坚诗一百四十七首。三人同时相倡和，其诗格亦颇相似。

△《渠风集略》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长淑编。长淑字汉荀，安邱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磁州知州。初，安邱张贞欲辑其邑自明以来迄於国朝之诗，名曰《渠风》。久而未就，长淑因踵成是编。称渠风者，安邱古渠邱地也。书凡四卷，其五卷则专辑马氏一家诗，其六卷为流寓、方外、闺秀、续编四门，其七卷为诗馀。然意主夸饰风土，不免附会古人。如方外内阑入唐释皎然一诗，殊不合断自前明之例。而流寓内首列苏轼，亦非事实也。

△《七十二峰足徵集》一百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定璋编。定璋字友篁，吴县人。是集蒐历代文士之生於太湖七十二峰间者，录其所作，共为一编。凡诗八十三卷，词二卷，赋三卷，文十三卷。所选之诗不叙时代，惟每姓各以类从，题曰某氏合编。仿《中州集》之例，人各冠以小传。徵引颇为赅洽，而大旨在因诗以存人。不免夸饰之见，复不免乡曲之私。滥采兼收，固其势所必至。又如称濮婪为吴季札之孙，录其《高山诗》三章。其诗自古未闻，不识出何典记。称周术即角里先生，为泰伯之后，载其《紫芝歌》一首。无论四皓姓名出於附会，先儒辨之已明。即旧籍流传，此歌亦但称四皓，未云独出角里也。是盖家牒地志自古相沿之通病，无足深诘者矣。

△《明伦初集》五卷、《续集》五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文炳编。文炳字慕斯，莆田人。是书取历朝文之有关五伦者，分类辑之。每篇缀评语於后。初集刊於雍正辛亥，续集刊於乾隆甲申。其立义甚正，而所选诸文，颇无体例。即如帝王诏诰，独载唐玄宗《焚珠玉锦绣》一敕，所收未免太隘。至於徐淑《答兄弟》、锺琬《与妹》两书，不附於昆弟，而列於夫妇，尤为未协矣。

△《长林四世弓冶集》五卷（礼部主事任大椿家藏本）

国朝林其茂编。其茂有《山阴集》，已著录。是集哀其家四世之诗。《后乐堂集》一卷，《双峰吟》一卷，皆其茂曾祖逸作。《貽桂轩集》一卷，其茂祖秉中作。《吟台诗草》一卷，其茂父赞龙作。《穀音集》一卷，则其茂自作也。逸字德子。顺治庚子举人。秉中字与人。康熙己卯副榜贡生。赞龙有《学易大象要参》，已著录。

△《广东诗粹》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梁善长编。善长字崇一，顺德人。乾隆己未进士。此集所选广东诗，上起於唐，下至国朝。凡四百一十三家，一千五百五十馀首，各为之评注。先是，黄登有《五朝诗选》。善长以其持择未精，故更加蒐访，定为此集云。

△《莆风清籁集》六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王臣编。王臣字慎人，一字兰陔，莆田人。乾隆辛酉拔贡生，官至兰州府知府。是集选兴化一府自唐至国朝之诗。凡三千馀篇，作者一千九百馀人。仿金元好问《中州集》例，於诗首详其人之里居出处，生平著作。并缀以各家评语，而所自著《兰陔诗话》亦附载焉，则朱彝尊《明诗综》例也。其仙游一县，本莆阳旧地，唐时析置。明郑岳撰《莆阳文献》，尝并载入。王臣则别为三卷，以示区别。然蔡襄、蔡京、蔡卞本为同里，襄以名流推重，遂收之莆田。京，卞以奸迹彰闻，遂推之仙游。郑樵夹漈草堂，今仙游尚有遗迹。而以其博洽，又移之莆田，则亦不符公论矣。

△《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广东潮阳县知县李文藻家刊本）

国朝宋弼编。弼字仲良，德州人。乾隆乙丑进士，官至甘肃按察使。是集辑明代山东一省之诗，所录凡四百三十一人。其体例全仿朱彝尊之《明诗综》。其去取之间，则谨守王士禛之门径，纤毫不肯异同也。

△《丰阳人文纪略》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聂芳声编。芳声字晦之，永丰人。是编哀其邑人之文，自宋至明，分类编辑。然宋、元不过十人，馀皆明人之作也。

△《南园后五子诗集》二十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文藻等编。明顺德欧大任、梁有誉，从化黎民表，南海吴旦，番禺李时行五人诗也。大任六卷，有誉五卷，民表七卷，旦四卷，时行六卷。前列五人姓氏，并诸家诗评。每集之前又各附小传。其曰《南园后五子》者，南园即抗风轩，在广州城东南大忠祠侧。明初孙蕡、赵介、李德、黄哲、王佐唱酬於此，称南园五子。故大任等有后五子之目也。大任等四人各有专集，皆已著录。惟吴旦之诗久无刊本，藉此集以流传。然虽编四卷，每卷仅数首而已。后附《南园花信》一卷，则明末番禺黎遂球於《扬州社集》咏黄牡丹十首，当时推为第一。归粤之后，同里追和者九人，人各十首。编是书者因并刻於后，以备粤诗故实焉。

△《二南遗音》四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攸编。绍攸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所录皆国朝关中人诗。自孙枝蔚以下共一百四十人，每人俱载履贯於前。其曰《二南遗音》者，以周时岐丰建国而言。其实周、召二南之地不止关中也。

△《崇川诗集》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翔编。翔字吕溪，南通州人。是集辑通州及州属如皋、泰兴、海门三邑之诗。自宋、元至国朝，附以流寓。每人记其姓氏爵里。后缀补遗一卷。其第十卷所载皆同时之人，殊非《文选》不收何逊之义也。

△《东皋诗存》四十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王之珩编。之珩字楚白，如皋人。是集选其邑人之诗。自宋以迄於国朝，每人各详其字号官爵。所载既多近时之作，而之珩之诗收至二百馀首。王逸、徐陵、芮挺章自录己作，未如是之繁富也。

△《濮川诗钞》三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所载濮淙《澹轩集》一卷，沈机梅《泾集》二卷，沈朗《恬翁集》一卷，冯允秀《梅花逸叟集》一卷，杨炜《云竹集》一卷，杨燮《勔亭集》一卷，杨炯《南游草》一卷，周映《康雪芝集》一卷，周龙雯《怀孟草》一卷，周甸《峰山集》一卷，陈选蓝《染斋集》一卷，徐晞《赤岩集》一卷，徐嘉《得月楼集》一卷，张其是《碧草轩集》一卷，陈曾祉《心隐集》四卷，沈履端《竹岳楼草》一卷，沈尧咨《晚盥集》三卷，濮光孝《学圃集》一卷，程琦《芳峻稿》一卷，陈乐《故乡草》一卷，曹勋《萍梗集》一卷，锤梁《来霞集》一卷，陈光裕《荻书楼稿》一卷，《石墩草》一卷，张宏牧《懒髯集》一卷，陈梓客《星零草》一卷，《寓硇草》一卷，张宏范《霁阳集》二卷，沈锤泰《荻书楼遗稿》一卷，潘亮《一得吟》一卷，释佛眉《龙潭集》一卷，凡二十九人之诗，观张宏范《霁阳集》后有陈春宇跋，称从祖谨堂公选刻《濮川诗钞》，而陈光裕《荻书楼稿》前题曰《谨堂集》。是编殆即光裕所辑欤？

△《闺秀集初编》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季娴编。季娴字静婌，兴化女子，適李氏。是集选前明闺阁诸诗，编为四卷，皆近体也。后附词一卷。

△《磁人诗》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杨方晁编。方晁有《孔子年谱》，已著录。是集皆录磁州之诗。自唐迄本朝作者八十馀人，得诗千馀首。各系其人之事迹出处甚详，亦颇有考据。然意在表彰，未能严於决择。其第八卷至第十卷悉载方晁及孙濂诗。濂亦磁州诸生，即校刊此集者也。

△《晚唐诗钞》二十六卷（内府藏本）

国朝查克宏编。克宏，海宁人。是集所录凡一百一十二家。盖本明胡震亨《唐音戊签》刊削成帙，人各缀以小传，兼附考核。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三家所收最多，皮日休、陆龟蒙二家次之，馀皆不满百篇。其以五代末人入宋者，溷入晚唐，亦仍震亨之旧。

△《友声集》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赖鯤升编。鯤升字沧峤，会昌人。其父方勃偕弟方度於邑治之西辟霞绮园，与邑人沈开进、胡应相、曾鉴、欧有骏读书其中，一时多为题咏。后鯤升兄弟复读书园中，因辑投赠之作合为一编。凡序记、书、传、赋二卷，诗五卷，盖仿《玉山草堂集例》也。

△《残本湖陵江氏集》五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八斗编。八斗字四达，号纯夫，贵溪人。其始祖公荣，自宋建炎间官弋阳，始迁居於贵溪之湖陵，是为湖陵江氏。其后仕宦颇盛。故八斗辑其先世诗文，分体编次，以成此集。八斗所自作亦载入焉。目录列文五卷，诗二卷，弁以历代敕命制诰，而终以附录。此本阙第二卷、第七卷及附录，疑装缉佚之。其编次颇为参错，如祷疏在题草之先，四言、六言在词调之后，《子夜》、《采莲》本为古诗，而别之为曲。其都议、关议诸名，他集亦不经见也。

——右“总集类”三百九十八部，七千一百三十四卷内二十六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九十五 集部四十八

○诗文评类一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放《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僞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於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於文章欤？

△《文心雕龙》十卷（内府藏本）

梁刘勰撰。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后出家为沙门，改名慧地。事迹具《南史》本传。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盖后人所分。又据《时序篇》中所言，此书实成於齐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亦后人追题也。是书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年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槧本，钞补四百馀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

；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锤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至字句舛讹，自杨慎、朱谋《土韦》以下，递有校正，而亦不免於妄改。如《哀诔篇》赋宪之谥句，皆云“赋宪”当作“议德”，盖以赋形近议，宪形近息。息，古德字也。

然考王应麟《玉海》曰：“周书谥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膂於牧之野，将葬，乃制作谥。《文心雕龙》云‘赋宪’之谥，出於此。”

然则二字不误，古人已言，以是例之，其以意雌黄者多矣。

△《文心雕龙辑注》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钞》，已著录。考《宋史艺文志》有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其书不传。明梅庆生注，粗具梗概，多所未备。叔琳因其旧本，重为删补，以成此编。其讹脱字句，皆据诸家校本改正。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维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所注如《宗经篇》中《书实纪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义晓然”句，谓《尔雅》本以释诗，无关书之训诂。案《尔雅》开卷第二字，郭注即引《尚书》“哉生魄”为证，其他释书者不一而足，安得谓与书无关？

《诠赋篇》中“拓宇於楚词”句，拓字字出颜延年《宋郊祀歌》，而改为《括宇》，引《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赋家之心，包括宇宙”语为证。割裂牵合，亦为未协。《史传篇》中“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句，公理为仲长统字，此必所著《昌言》中有辨班固徵贿之事。今原书已佚，遂无可考。观刘知几《史通》亦载班固受金事，与此书同。盖《昌言》唐时尚存，故知几见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证，而引“陈寿索米事”为注，与《前汉书》何预乎。又《时序篇》中论齐无太祖、中宗，《序志篇》中论李充不字宏范，皆不附和本书。而《指瑕篇》中《西京赋》称“中黄贲获之畴”，薛综缪注，谓之阍尹句，今《文选》薛综注中实无此语，乃独不纠弹。小小舛误，亦所不免。至於《徵圣篇》中“四象精义以曲隐”句，注引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引《朱子本义》曰：“四象谓阴阳老少。”案系辞易有四象，孔疏引庄氏曰：“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为四象也。”又引何氏说：“以天生神物八句为四象，其解两仪生四象，则谓金木水火秉天地而有。”是自唐以前均无阴阳老少之说，刘勰梁人，岂知后有邵子易乎？又“秉文之金科”句，引扬雄《剧秦美新》。“金科玉条”又引注曰：“谓法令也。言金

玉，佞词也。”案李善注曰：“金科玉条谓法令。言金玉，贵之也。”此云佞词，不知所据何本。且在《剧秦美新》，犹可谓之佞词。此引注《徵圣篇》而用此注，不与本意刺谬乎？其他如注《宗经篇》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不引《左传》，而引伪孔安国书序。注《谐讪篇》荀卿《蚕赋》，不引荀子《赋篇》，而引明人《赋苑》。尤多不得其根柢。然较之梅注，则详备多矣。

△《诗品》三卷（内府藏本）

梁锺嵘撰。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与兄岷弟屿，并好学有名。齐永明中为国子生。王俭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入梁，仕至晋安王记室，卒於官。嵘学通《周易》，词藻兼长。所品古今五言诗，自汉、魏以来一百有三人，论其优劣，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近时王士禛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惟其论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史称嵘尝求誉於沈约，约弗为奖借，故嵘怨之，列约中品。案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惟序中深诋声律之学，谓蜂腰鹤膝，仆病未能；双声叠韵，里俗已具。是则攻击约说，显然可见，言亦不尽无因也。

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称王元长，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台新咏》亦惟融书字，盖齐、梁之间避齐和帝之讳，故以字行，实无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旧焉。

△《文章缘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梁任昉撰。考《隋书经籍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称有录无书。是其书在隋已亡。《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知何许人。然在唐已补其亡，则唐无是书可知矣。宋人修《太平御览》，所引书一千六百九十种，摯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之类，无不备收，亦无此名。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如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繆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駰达旨，即扬雄《解嘲》之类，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势》，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於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疑为依托，并书末洪适一跋亦疑从《盘洲集》中钞入。然王得臣为嘉祐中人，而所作《麈史》有曰：“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於约、约，凡八十五题，可谓博矣。既载相如《喻蜀》，不录扬雄《剧秦美新》；录《解嘲》而不收韩非《说杂》；取刘向《列女传》而遗陈寿《三国志评》。又曰：“任昉以三言诗起晋夏侯湛，唐刘存以为始‘鹭于飞，醉言归’；任

以颂起汉之王褒，刘以始於周公时迈；任以檄起汉陈琳檄曹操，刘以始於张仪檄楚；任以碑起於汉惠帝作四皓碑，刘以管子谓无怀氏封太山刻石纪功为碑；任以铭起於秦始皇登会稽山，刘以为蔡邕铭论黄帝有巾几之铭”云云。所说一一与此本合，知北宋已有此本，其殆张绩所补，后人误以为昉本书欤？明陈懋仁尝为之注，国朝方熊更附益之。凡编中题注字者，皆懋仁语。题补注字者，皆熊所加。其注每条之下，蔓衍论文，多据拾摭虞、李充、刘勰之言，而益以王世贞《艺苑卮言》之类，未为精要。於本书间有考证，而失於纠驳者尚多。议论亦往往纰缪。如谓枚乘《七发》源於孟子、庄子之七篇，殊为附会。又谓乡约之类当仿王褒僮约为之，庶不失古意。不知僮约乃俳谐游戏之作，其文全载《太平御览》中。岂可以为乡约之式，尤为乖舛。以原本所有，姑附存之云尔。

△《本事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唐孟棨撰。棨字初中，爵里未详。王定保《唐摭言》称“棨出入场籍垂三十余年，年稍长於小魏公。其放榜日，出行曲谢”云云。则尝於崔沆下登第。书中韩翃条内称：“开成中，余罢梧州。”亦不知为梧州何官。《新唐书艺文志》载此书，题曰孟启。毛晋《津逮秘书》因之。然诸家称引，并作棨字，疑唐志误也。是书前有光启二年自序云：“大驾在褒中。”盖作於僖宗幸兴元时。皆采历代诗人缘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所记惟乐昌公主、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其中《士人代妻答诗》一首，韦毅《才调集》作《葛鹄儿》。二人相去不远，盖传闻异词。

《蔷薇花落》一诗乃贾岛刺裴度作，棨所记不载缘起，疑传写脱误。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然唐代诗人轶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晁公武《读书志》载五代有处常子者，尝续棨书为二卷，仍依棨例，分为七章，皆唐人之诗。今佚不传，惟棨书仅存云。

△《诗品》一卷（内府藏本）

唐司空图撰。图有《文集》，已著录。唐人诗格传於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惟此一编，真出图手。其《一鸣集》中有《与李秀才论诗书》，谓诗贯六义，讽谕抑扬，淳蓄渊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意外之致。又谓梅止於酸，盐止於咸，而味在酸咸之外。其持论非晚唐所及。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曰纤秣，曰沉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炼，曰劲健，曰绮丽，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缜密，曰疏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实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诣，曰飘逸，曰旷达，曰流动。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

，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

△《六一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书前有自题一行，称退居汝阴时集之，以资闲谈。盖熙宁四年致仕以后所作。越一岁而修卒，其晚年最后之笔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谓修不喜杜甫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谓修力矫西昆体。而此编载论蔡都尉诗一条，刘子仪诗一条，殊不尽然。毛晋后跋所辨，亦公论也。

其中如“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今见杜荀鹤《唐风集》，而修乃作周朴诗。魏泰作《临汉隐居诗话》，诋其谬误。然考宋吴聿《观林诗话》曰：“杜荀鹤诗句鄙恶，世所传《唐风集》首篇‘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类荀鹤语。他日观唐人小说，见此诗乃周朴所作，而欧阳文忠公亦云尔。盖借此引编以行於世矣”云云。然则此诗一作周朴，实有根据，修不误也。惟九僧之名，顿遗其八，司马光《续诗话》乃为补之，是则记忆偶疏耳。

△《续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光有《易说》，已著录。是编题曰《续诗话》者，据卷首光自作小引，盖续欧阳修《六一诗话》而作也。光传家集中具载杂著，乃不录此书。惟左圭《百川学海》收之。然传家集中亦不录“切韵指掌图”，或二书成於編集之后耶？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於词章之末者。而品第诸诗，乃极精密。

如林逋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魏野之“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韩琦之“花去晓丛蝴蝶乱，雨馀春圃桔槔闲”；耿仙芝之“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吹暖卖饧天”。寇准之《江南春诗》，陈尧佐之《吴江诗》，畅当、王之涣之《鹳雀楼诗》，及其父《行色诗》，相沿传诵，皆自光始表出之。其论魏野诗误改药字，及说杜甫“国破山河在”一首，尤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

惟“梅尧臣病死”一条，与诗无涉，乃载之此书，则不可解。考光别有《涑水记闻》一书，载当时杂事。岂二书并修，偶以欲笔於彼册者，误笔於此册欤？

△《中山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刘攽撰。攽有《文选类林》，已著录。当熙宁、元祐之间，攽兄弟以博洽名一世，而吟咏则不甚著，惟此论诗之语独传。宋人所引，多称《刘贡父诗话》。

此本名曰中山，疑本无标目，后人用其郡望追题，以别於他家诗话也。花蕊夫

人《宫词》本一百首，旼称仅见三十馀篇。疑王安国初传之时，或好事者有所摘抄，旼未见其全本也。其论李商隐《锦瑟诗》，以为令狐楚青衣之名，颇为影撰。其论“赫连勃勃蒸土”一条，亦不确当。不但解杜甫诗“功曹非复汉萧何”句，考之未审，为晁公武所纠；至开卷第二条所引刘子仪时，误以《论语》“师也辟”为“师也达”。漫无驳正，亦不可解。所载嘲谑之词，尤为冗杂。旼好诙谐，尝坐是为马默所弹。殆性之所近，不觉滥收欤？北宋诗话惟欧阳修、司马光及旼三家号为最古。此编较欧阳、司马二家虽似不及，然旼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

△《后山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陈师道撰。师道有《后山丛谈》，已著录。是书《文献通考》作二卷。此本一卷，疑后人合并也。陆游《老学菴笔记》深疑《后山丛谈》及此书，且谓《丛谈》或其少作，此书则必非师道所撰。今考其中於苏轼、黄庭坚、秦观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且谓苏轼词如教坊雷大使舞，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案蔡绦《铁围山丛谈》，称雷万庆宣和中以善舞隶教坊。轼卒於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师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安能预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为譬况。其出於依托，不问可知矣。至谓陶潜之诗切於事情而不文，谓韩愈《元和圣德》诗於集中为最下。而裴说《寄边衣》一首，诗格柔靡，殆类小词，乃亟称之，尤为未允。其以王建《望夫石诗》为顾况作，亦间有舛误。疑南渡后旧稿散佚，好事者以意补之耶？然其谓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又谓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转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持论间有可取。其解杜甫《同谷歌》之“黄独”，百舌诗之“谗人”，解韦应物诗之“新橘”三百，驳苏轼《戏马台诗》之“玉钩、白鹤”，亦间有考证。

流传既久，固不妨存备一家尔。

△《临汉隐居诗话》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魏泰撰。泰有《东轩笔录》，已著录。泰为曾布妇弟，故尝托梅尧臣之名，撰《碧云騞》以诋文彦博、范仲淹诸人。及作此书，亦党熙宁而抑元祐。如论欧阳修则恨其诗少馀味，而於“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始终不取；论黄庭坚则讥其自以为工，所见实僻，而有“方其拾玃羽，往往失鹏鲸”之题；论石延年则以为无大好处；论苏舜钦则谓其以奔放豪健为主；论梅尧臣则谓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则盛推其佳句。盖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者。至“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一联，本王安石诗，而以为其妹长安县君所作，尤传闻失实。然如论梅尧臣《赠邻居诗》不如徐铉，则亦未尝不确。他若引

韩愈诗证《国史补》之不诬，引《汉书》证刘禹锡称卫綰之误，以至评韦应物、白居易、杨亿、刘筠诸诗，考王维诗中颠倒之字，亦颇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长，未尝不足备考证也。

△《优古堂诗话》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吴开撰。开字正仲，滁州人。绍圣丁丑，中宏词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与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议，卒误国事。又为金人往来传道意旨，立张邦昌而事之。

建炎后窜谪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诗话乃颇有可采。其书凡一百五十四条，多论北宋人诗，亦间及唐人。惟卷末载杨万里一条，时代远不相及，疑传写有讹，或后人有所窜乱欤？所论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条，“裹饭非子来”一条，王僧“绰蜡凤”一条，“荷囊”一条，“阳燧”一条，“阳关图”一条，“珠还合浦”一条，“黄金台”一条，“以玉儿为玉奴”一条，“东坡用事切”一条，“妓人出家诗”一条，“蒸壶似蒸鸭”一条，“望夫石”一条，“落梅花折杨柳”一条，兼涉考证。其余则皆论诗家用字炼句，相承变化之由。夫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闇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求剑刻舟。即如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刘禹锡诗“摇落繁英堕红雨”句，开既知二人同时，必不相袭。岑参与孟浩然亦同时，乃以参诗“黄昏争渡”字为用浩然《夜归鹿门》诗，不免强为科配。又知张耒诗《夕阳外》字本於杨巨源，而不知《夕阳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辗转相因，亦复搜求不尽。然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条，“畜不吠之犬”一条，“韩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条，“韩退之学文而及道”一条，“定命论”一条，“富郑公之言出元璠”一条，“宁人负我勿我负人”一条，皆兼论杂文，不专诗话。又“手滑”一条，“应声虫”一条，更诗文皆不相涉。盖诗话中兼及杂事，自刘攽，欧阳修等已然矣。

△《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阮阅撰。阅有《郴江百咏》，已著录。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盖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编此《诗总》，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摭拾旧文，多资考证。惟分类琐屑，颇有乖於体例。

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

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

△《彦周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许顥撰。顥，襄邑人，彦周其字也。始末无可考。书中有“宣和癸卯予游嵩山”之语，下距建炎元年仅三年，当已入南宋矣。观书中载与惠洪面论《冷斋夜话》评李商隐之误，惠洪即改正。又极推其《题李愬画像》诗，称在长沙相从弥年。惠洪《冷斋夜话》亦记顥述李元膺《悼亡长短句》。盖亦宗元祐之学者，所引述多苏轼、黄庭坚、陈师道语，其宗旨可想见也。顥议论多有根柢，品题亦具有别裁。其谓韩愈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语，不敢议，亦不敢从。又谓论道当严，取人当恕。俱卓然有识。惟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

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顥遽诋为秀才不知好恶，殊失牧意。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隐《锦瑟》诗，亦穿凿太甚。至汉武帝《李夫人歌》本以之时为韵，乃读立而望之偏为句，则此歌竟不用韵，尤好奇而至於不可通。其他杂以神怪梦幻，更不免体近小说。

然论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诗话之中，犹善本也。

△《紫微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吕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录。本中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故诗家称曰吕紫微，而所作诗话亦以紫微为名。其中如李鼎祚《易解》诸条，偶涉经义；秦观《黄楼赋》诸条，颇及杂文；吴侔《倒语》诸条，亦间杂谐谑。

而大致以论诗为主。其学出於黄庭坚，尝作“江西宗派图”，以庭坚为祖，而以陈师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诗之分门别户，实自是始。然本中虽得法於豫章，而是编称述庭坚者惟“范元实”一条，“从叔知止”一条，“晁叔用”一条，“潘邠老”二条，“晁无咎”一条，皆因他人而及之。其专论庭坚诗者，惟“欧阳季默”一条而已。馀皆述其家世旧闻，及友朋新作。如横渠张子、伊川程子之类，亦备载之，实不专於一家。又极称李商隐《重过圣女祠》诗“一春梦雨常飘互，尽日灵风不满旗”一联，及嫦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不主於一格。盖诗体始变之时，虽自出新意，未尝不兼采众长。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说兴，而西昆、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复合。元好问题《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句，实末流相诟，有以激之。观於是书，知其初之不尽然也。王士禛《古夫于亭

杂录》曰：“《紫微诗话》载张子厚诗‘井丹已厌尝葱叶，庾亮何劳惜薤根’，三韭二十七，乃杲之事，与元规何涉？张误用而居仁亦无辨证，何也？”今考《南齐书庾杲之传》，杲之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沦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韭尝有二十七种。”则杲之但有食韭事，实不云薤。《晋书庾亮传》载：“亮啖薤，因留白。陶侃问曰：‘安用此为？’亮曰：‘故可以种。’”则惜薤实庾亮事，与杲之无关。此士禎偶然误记，安可反病本中失於辨证乎！

△《四六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铨撰，铨有《侍儿小名录补遗》，已著录。其书皆评论宋人表启之文。六代及唐，词虽骈偶，而格取浑成。唐末、五代，渐趋工巧。如罗隐代钱镠《贺昭宗更名表》，所谓“右则虞舜之全文，左则姬昌之半字”者，当时以为警策是也。宋代沿流，弥竞精切。故铨之所论，亦但较胜负於一联一字之间。至周必大等，承其馀波，转加细密。终宋之世，惟以隶事切合为工。组织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铨等之论导之也。然就其一时之法论之，则亦有推闡入微者。如诗家之有句图，未可废也。上卷之末，载其父素为滕甫辨谤乞郡劄子误刻苏轼集中。铨据素手迹，殆必不诬。今轼集仍载此文，盖失於厘正。此亦足以资考订焉。

△《珊瑚钩诗话》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张表臣撰。表臣字正民，里贯未详。官右承议郎，通判常州军州事。绍兴中，终於司农丞。是编名曰《珊瑚钩》者，取杜甫诗“文采珊瑚钩”句也。其书虽以诗话为名，而多及他文，间涉杂事，不尽论诗之语。又好自载其诗，务表所长，器量亦殊浅狭。其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改“天阙”为“天阅”，引据支离，已为前人所驳。又如论杜牧“拟把一麾江海去”句，以为误用颜延年语，以麾斥之麾为麾旄。然考崔豹《古今注》曰：“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执白旄以麾是也。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据其所说，则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将乞郡，故有“拟把一麾”之语，未可云误。表臣所论亦非也。然表臣生当北宋之末，犹及与陈师道游，与晁说之尤相善，故其论诗往往得元祐诸人之馀绪。在宋人诗话之中，固与惠洪《冷斋夜话》在伯仲之间矣。

△《石林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有《石林春秋传》，已著录。是编论诗，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欧阳修诗，一则摘其评《河豚诗》之误，一则摘其语有不伦，亦不复改，一则摭其疑“夜半钟声”之误。於苏轼诗，一则讥其“系懣割愁”之句为险谲；一则讥其“捐三尺字”及“乱蛙”两部句为歇后；一则讥其失李廌

；一则讥其不能听文同；一则讥其石建踰厕之误。皆有所抑扬於其间。盖梦得出蔡京之门，而其婿章冲则章惇之孙，本为绍述馀党。故於公论大明之后，尚阴抑元祐诸人。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窾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略其门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论，分别观之，瑕瑜固两不相掩矣。

△《藏海诗话》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藏海诗话》载於《永乐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以来，诸家亦不著录。考《永乐大典》载宋吴可有《藏海居士集》，已哀辑成编，别著於录。与此书名目相合。又集中有《为王诜题春江图诗》，又多与韩驹论诗之语。所载宣和政和年月，及建炎初避兵南窜，流转楚粤，与此书卷末称自元祐至今六十馀年者，时代亦复相合。则是书其可所作欤？其论诗每故作不了了语，似乎禅家机锋，颇不免於习气。他如引徐俯之说，以杜甫“天棘蔓青丝”句为见柳而忆马，颇病支离。讹渝阴为阴沦，并讹《广雅》为《尔雅》，亦小有舛误。然及见元祐旧人，学问有所授受。所云：“诗以用意为主，而附之以华丽，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足以救西昆秣艳之失。”又云：“凡看诗须是一篇立意，乃有归宿处。”又云：“学诗当以杜为体，以苏、黄为用。杜之妙处藏於内，苏、黄之妙处发於外。”

又云：“绝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蟹诗》用虎争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当入诗中。”又云：“七言律诗极难做，盖易得俗，所以山谷别为一体。”皆深有所见。所论有形之病、无形之病，尤抉摘入微。其他评论考证，亦多可取。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网罗繁富，俱未及采录。则在宋代已不甚显。固宜表而出之，俾谈艺者有考焉。

△《风月堂诗话》二卷（内府藏本）

宋朱弁撰。弁有《曲洧旧闻》，已著录。是编多记元祐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梅尧臣及诸晁遗事。首尾两条，皆发明钟嵘“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明月照积雪羌无故实”之义，盖其宗旨所在。其论黄庭坚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尤为窥见深际。后来论黄诗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题庚申闰月。

考庚申为绍兴十年，当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羁留十七年乃还，则在金时所作也。末有咸淳壬申月观道人跋，称得於永城人朱伯玉家。盖北方所传之本。意弁使金时遗其稿於燕京，度宗时始传至江左，故晁、陈二家皆不著录。

观元好问《中州集》收录弁诗，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

其序但题甲子，不著绍兴纪年。殆亦金人传写，不用敌国之号，为之削去欤？

△《岁寒堂诗话》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戒撰，钱曾《读书敏求记》作赵戒，传写误也。考戒名附见《宋史赵鼎传》，不详其始末。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戒，正平人。绍兴五年四月以赵鼎荐，得召对，授国子监丞。鼎称其登第十馀年，曾作县令，则尝举进士也。又载绍兴八年三月，戒以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御史。十一月，为司农少卿。旋坐疏留赵鼎，改外任。十二年，罗汝楫劾其沮和议，党於赵鼎、岳飞，特勒停。二十七年九月，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不言所终，盖即终於奉祠矣。初，戒以论事切直，为高宗所知。其言当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颇中时势。故淮西之战，则力劾张浚、赵开。而秦桧欲屈己求和，则又力沮，卒与赵鼎并逐。盖亦鲠亮之士也。是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

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於正者。其论唐诸臣咏杨太真事，皆为无礼。独杜甫立言为得体，尤足维世教而正人心。又专论杜甫诗三十馀条，亦多宋人诗话所未及。考《说郛》及《学海类编》载此书，均止寥寥三四页。此本为《永乐大典》所载，犹属完帙。然有二条，此本遗去，而见於《学海类编》者。今谨据以增入，庶为完璧。《读书敏求记》本作一卷，今以篇页稍繁，厘为上下卷云。

△《庚溪诗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陈岩肖撰。岩肖字子象，金华人。父德固，死靖康之难。绍兴八年，以任子中词科，仕至兵部侍郎。此编记其於靖康间游京师天清寺事，犹及北宋之末。而书中称高宗为太上皇帝，孝宗为今上皇帝，光宗为当今皇太子，则当成於淳熙中。上溯靖康已六十年，盖其晚年之笔也。卷首先载宋累朝御制，附以“汉高帝、唐文皇、宣宗”三条。次即历叙唐、宋诗家，各为评鹭。而於元祐诸人，徵引尤多。盖时代相接，颇能得其绪馀，故所论皆具有矩矱。其中如赵与峕《宾退录》所称《虞中琳送林季仲》诗，殊嫌陈腐。又厉鹗《宋诗纪事》摘所载蔡肇《睦州诗》“叠嶂巧合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句，实为杜牧之诗，亦间舛误，然大旨不诡於正。其论“山谷诗派”一条，深斥当时学者未得其妙，而但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以为江西格，尤为切中后来之病。至遗篇佚句，缀述见闻，亦间有宋人诗集所未及者。宋末左圭尝辑入《百川学海》中，但题西郊野叟述，而佚其名氏。明胡应麟《笔丛》据中间论皇太子作诗一条，自题其名，始考定为岩肖所作。然吴师道《敬乡录》已云岩肖著《庚溪诗话》，具有明文，不待应麟始知矣。

△《韵语阳秋》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归愚集》，已著录。是编杂评诸家之诗，不甚论句格工拙，而多论意旨之是非，故曰阳秋，用晋人语也。然晋人以避讳之故，改春为阳可也。宋不讳春而立方乃袭旧文，是好奇而无理矣。其中如偏重释氏，谓欧阳修梦见十王，得知罪福，后亦信佛之类，则未免虚诬；议屈原自沈为不知命之类，则未免偏驳；论李、杜、苏、黄皆相轻相诋之类，则未免附会。赵与峕《宾退录》尝议其误以郑合敬诗为郑谷诗，又议其不知阮咸出处。今观所载，如以江淹“杂拟赤玉隐瑶溪”句为谢灵运诗；以苏轼“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句为杜甫诗；以李白“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句为袭郑谷之语，皆未免舛误，尚不止与峕之所纠。然大旨持论严正，其精确之处，亦未可尽没也。

△《溪诗话》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黄彻撰。彻字常明，陈振孙《书录解题》作莆田人。《八闽通志》作邵武人，振孙时去彻未远，当得其真也。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厉鹗《宋诗纪事》亦载彻诗。彝尊但据《八闽通志》知为绍兴十五年进士，鹗亦但据此书自序言其尝官辰州，皆不详其始末。惟鲍氏知不足斋藏本前有乾道四年陈俊卿序，又有彻子廓，彻孙焘，及黄永存、聂棠四跋，焘跋载杨邦弼所作墓志，称彻登宣和甲辰第。授辰州辰溪县丞，就升令。在任五年，辟差沅州军事判官掇倅事。继权麻阳县，寻辟鄂之嘉鱼令。复权岳之平江，越半岁即真。复忤权贵，弃官归。

张浚欲辟之入幕，不肯就，遂终老於家。又称其在沅州定獠贼之乱，在麻阳擒巨寇曹成，在平江佐征杨么，运饷亦有功。而卒以不善谐俗罢。所叙彻之生平，尚可概见。彝尊及鹗盖均未见此本，故所言或舛或略也。其论诗，大抵以风教为本，不尚雕华。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也。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计有功撰。有功字敏夫，其始末未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五年秋七月戊子，右承议郎新知简州计有功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

有功，安仁人，张浚从舅也。”又考郭印《云溪集》，有和计敏夫《留题云溪诗》曰：“知君绝学谢芸编，语默行藏不碍禅。亲到云溪重说偈，天开地辟见纯全。”

则敏夫为南渡时人。详印诗意，盖耽味禅悦之士。而是集乃留心风雅，采摭繁富，於唐一代诗人或录名篇，或纪本事，兼详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

。唐人诗集不传於世者，多赖是书以存。其某篇为某集所取者，如《极玄集》、《主客图》之类亦一一详注。今姚合之书犹存。张为之书独藉此编以见梗概，犹可考其孰为主，孰为客，孰为及门，孰为升堂，孰为入室。则其辑录之功，亦不可没也。

惟其中多委巷之谈。如谓李白微时曾为县吏，并载其牵牛之谑、溺女之篇。俳谐猥琐，依托显然，则是榛楛之勿翦耳。

△《观林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吴聿撰。聿字子书，自署楚东人。楚东地广，莫能知其邑里。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亦云不知何人。案书中称“衣冠中有微时为小吏者，作《三角亭诗》，有‘夜欠一檐雨，春无四面花’之语。献其所事，异之，使学。果后登第，今为郎矣”云云。案曾三《异同话录》载此事，称为余子清之祖仁廓。则子书盖南宋初人，故所称引，上至苏轼、黄庭坚、贺铸，下至汪藻、王宣而止也。

其中如辨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误用安陵君一条，李善《文选注》已先有此论。

聿抒为新得，盖偶未及检。又引《摭言》赵牧学李长吉歌诗一条，《摭言》无此文，盖记杜牧语又误增学李长吉歌诗一句，亦为疏舛。卷末录谢朓事三条，不加论断，殊无所取。核其词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欧阳修倡和诗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毕。或传写有所佚脱，又误分一则为三则欤？聿之诗学出於元祐，於当时佚事，尤所究心。如谓黄庭坚论黄独为土芋，而云或以为黄精者，乃指苏轼“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句，而不欲显名。又陈师道所称“但解开门留我住，主人不问是谁家”句，乃苏轼《藏春》两绝句之一，托云古语。又苏轼“不向如皋闲射雉，人间何以得卿卿”句，世讥轼误以如皋为地名。

聿谓亲见其手写《会猎诗》，“不向”乃作“向不”。又轼尝名贾耘老之妾曰双荷叶，世不晓所谓。聿谓其事载《泉南老人集》，取双髻并前之义，其名出於温庭筠词。《澠水燕谈》称张舜民题苏轼《老人行役》诗，乃苏辙作，王辟之误记。

轼《梅花诗》用返魂字乃用韩偓《金銮秘记》中语。说者误引“苏德哥及聚窟州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补注苏诗所未及。又如黄庭坚《与惠洪》诗，实用陈平“传解衣羸而刺船”句相谑。洪作《冷斋夜话》，乃以欲加冠巾自解，与庭坚自称从王安石得古诗句法，及安石词“揉蓝一水紫花草”句，乃追用所见江上人家壁间绝句诸事，亦他书所未言。至於引郭义恭《广志》证陆龟蒙诗“蕙炷”字，引尉迟枢《南楚新闻》证僧诗“毡根”字，引《隋书礼志》证古诗

“长跪问故夫”句，引许慎《说文》证“衣亦可名不借，不独草屨”，引《南史邱仲宇传》证唐诗《半夜钟》，引《宋书》证“吴融误用虞啸”事，引《世说新语》庾亮事证“著屐登楼”。引《元结自序》证欧阳修、黄庭坚误读筌字，引潘岳《西征赋》证晁错之错可读七各切，引江淹《杂拟诗》证《东观奏记》误称沈约，引顾愔《新罗图记》证松五粒非五鬣，引《歌录》证殷芸小说误解蜻蛉，引《西京杂记》驳贺铸词误用玉砚生冰。以及驳苏轼误以白居易《除夜诗》为《寒食诗》，以长桑君为仓公，以《左传》“小人之食”为“小人之羹”诸条，皆足以资考证。

在宋人诗话之中，亦可谓之佳本矣。

△《四六谈麈》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案此书为左圭《百川学海》所刊旧本。卷首但题灵石山药寮字，不著撰人。

《书录解题》载为谢伋撰，考书中时自称伋，则其说是也。伋字景思，上蔡人。

官至太常少卿。参政克家之子，良佐之从孙。所称逍遥公，即良佐也。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工拙，视王铨《四六话》所见较深。其谓四六施於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格。又谓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对全句，何以见工。

尤切中南宋之弊。其中所摘名句，虽与他书互见者多，然实自具别裁，不同剿袭。

如王铨《四六话》载廖明略贺安厚卿、张丞相诸启，凡数联，伋皆不取，而别取其为厚卿《举挂功德疏》一篇，知非随人作计者矣。费衮《梁谿漫志》曰：“谢景思《四六谈麈》甚新奇，然载陈去非草义阳朱丞相制有语忌，令贴改事。”

又载：“谢显道初不入党籍，朱震乞依党籍例命官事皆误。朱制乃有旨令褫处厚贴麻，非令其自贴改。谢显道崇宁元年实曾入党籍，景思记当时所见，偶尔差舛。

恐误作史者采取，故为是正之”云云。是疏漏之处，亦所不免。然不以一二微瑕掩也。

△《环溪诗话》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品评吴沆之诗，及述沆论诗之语。卷首称沆为先环溪，又注其下曰：“此集非门人所编，只称先生为环溪，盖其后人所追记。”赵与峕《宾退录》称为吴德远《环溪诗话》，似乎沆所自著者误也。沆所著有《三坟训义》、《易璇玑》、《论语发微》、《易礼图说》、《老子解》、《环溪集》

诸书。今惟《易璇玑》存，已著於录。其经术颇有足取，而诗亦戛戛自为，不囿於当时风气。其大旨以杜甫为一祖，李白、韩愈为二宗。亦间作黄庭坚体，然非所专主。其与张右丞论杜诗“旌旗日暖龙蛇动”句为一句能言五物，“乾坤日夜浮”句为一句能满天下一条（案第一条孙尚书下注曰：“环溪所与人议论。只称官职不敢指名字。”故《宾退录》不知张右丞之名。今亦仍其原文。）《宾退录》尝驳之曰：“若以句中事物之多为工，则必皆如陈无己‘椒桧楠栌枫柞樟’之句（案陈师道此句实本之《柏梁台诗》“枇杷橘栗桃李梅”非所自创，赵与峕不引汉诗而引此句，或以汉诗仅六物欤），而后可以独步，虽杜子美亦不能专美。

若以‘乾坤日夜浮’为满天下句，则凡言天地宇宙四海者皆足以当之矣，何谓无也。张辅喜司马子长五十万言纪三千年事，张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谈五物，识趣正同”云云。其掎击颇当。盖宋诗多空疏率易，故沆立多用实字则健之说。而主持太过，遂至於偏。又所举白间黄里，杀青生白、素王黄帝、小乌大白、竹马木牛、玉山银海诸偶句，亦小巧细碎，颇於雅调有乖。所自为诗如“草迷花径烦调护，水汨莲塘欠节宣”之类，自谓摹仿豫章。实仅得其不佳处，尤不可训。然其取法终高，宗旨终正，在宋人诗话之中，不能不存备一家也。赵与峕《娱书堂诗话》亦称其《观获诗》“新月辉辉动，黄云渐渐收”之句为形容最工云。

△《竹坡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仓稊米集》，已著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辨金锁甲一条，称《紫芝诗话》百篇，此本惟存八十条。又《山海经》诗一条称《竹坡诗话》第一卷，则必有第二卷矣。此本惟存一卷，盖残缺也。必大尝讥其解绿沈金锁之疏失。又讥其论陶潜“刑天舞干戚”句剿袭曾纮之说。又讥其《论谯国集》一条，皆中其失。他如论王维袭李嘉祐诗，尚沿李肇《国史补》之误。论柳宗元身在刀山之类，亦近於恶诤。然如《辨嘲鼾睡》非韩愈作，辨《留春不住》词非王安石作，辨《韩愈调张籍诗》非为元稹作，皆有特见。其余亦颇多可采。

惟其中李白、柳公权与文宗论诗一条，时代殊不相及。此非僻人僻事，紫芝不容舛谬至此。殆传写者之误欤？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绩溪人。舜陟之子，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幹办公事，官至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后卜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

，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於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新安文献志》引方回《渔隐丛话》考曰：“元任寓居霅上，谓阮阅《闾休诗总》成於宣和癸卯，遗落元祐诸公。乃增纂集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余入杂纪，以年代为后先。回幼好之，学诗实自此始。元任以闾休分门为未然，有汤岩起者，闾休乡人，著《诗海遗珠》，又以元任为不然。回闻之吾州罗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纪其自作之诗不甚佳耳。其以历代诗人为先后，於诸家诗话有去有取，间断以己意，视皇朝类苑中概而并书者，岂不为优”云云。虽乡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论也。

△《文则》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陈骙撰。骙有《南宋馆阁录》，已著录。按《太平御览》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古诗之四言者，‘振鹭于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是也，於俳调倡乐世用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澗彼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文章句法，推本《六经》矣，兹其权輿也。刘知几《史通》特出《模拟》一篇，於貌同心异、貌异心同辨析特精，是又不以句法求六经矣。骙此书所列文章体式，虽该括诸家，而大旨皆准经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据训典，镕精理以立言，而徒较量於文字之增减，未免逐末而遗本。又分门别类，颇嫌於太琐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细。然取格法於圣籍，终胜摹机调於后人。其所标举，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书，亦不必以定法病此书也。

△《二老堂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杂记》，已著录。是书其论诗之语，凡四十六条，原载《平园集》中。此后人钞出别行者也。必大学问博洽，又熟於掌故，故所论多主於考证。如“王禹偁不知贡举”一条，“刘禹锡淮阴行”一条，“欧阳修诗报班齐”一条，又“陆游说苏轼诗”一条，周紫芝“论金锁甲”一条，司空山“李白诗”一条，杜甫“诗闲殷阑韵”一条，皆极精审。至於“奚斯作颂”一条，偏主扬雄之说；“梅葩坠素”一条，牵合韩愈之语。皆未免偏执。又辨“缥缈”字一条，知引苏轼诗，而不知出王延寿《灵光殿赋》。辨“一麾江海”一条，知不本颜延之诗，而不知出於崔豹《古今注》。是皆援据偶疏者。然较其大致，究非学有本原者不能作也。

△《诚斋诗话》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杨万里撰。万里有《诚斋易传》，已著录。此编题曰诗话，而论文之语乃多於诗，又颇及谐谑杂事。盖宋人所著，往往如斯，不但万里也。万里本以诗名，故所论往往中理。而万里为诗，好用文句及俚语。故以李师中之“山如仁者寿，水似圣之清”为善用经。以苏轼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僧显万之“探支春色墙头朵，阑入风光竹外梢”为善用字。与自称其“立岸风大壮，还舟灯小明”，以诗篇名对易卦者，均非定论。又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二句，暴扬国恶，至为无礼。万里以为微婉显晦，尽而不汙，尤宋人作诗好为讪激之习气矣。至於万里时代距南渡初不远，乃以隆祐太后布告中外手诏为劝进高宗手书，於考论典故亦为纰谬。殆所谓瑕瑜不掩，利钝互陈者欤？全书已编入《诚斋集》中。此乃别行之本，今亦别著於录焉。

△《馀师录》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正德撰。正德《宋史》无传，其爵里皆未详。此书前有自序，称绍熙四年，则光宗时人也。其书辑前代论文之语，自北齐下迄於宋。虽习见者较多，而当时遗籍今不尽传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论文，多区分门户，务为溢美溢恶之辞。

是录采集众说，不参论断，而去取之间，颇为不苟，尤足尚也。徵引时有小误，盖传写之讹。序称疲於酬答，录此以代口述。故时代先后，略不铨次。此书《宋志》不著录。《文渊阁书目》载王正德《馀师录》一部，一册，亦久无传本。惟载於《永乐大典》中，首尾虽完具，而不分卷数。今约略篇页，定为四卷。各考其讹阙，注於句下。序次则仍其旧云。

△《沧浪诗话》一卷（内府藏本）

宋严羽撰。羽有诗集，已著录。此书或称《沧浪吟卷》。盖闽中刊本，以诗话置诗集之前为第一卷，故袭其诗集之名，实非其本名也。首诗辨，次诗体，次诗法，次诗评，次诗证，凡五门。末附《与吴景仙论诗书》。大旨取盛唐为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为诗家之极则。明胡应麟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冯班作《严氏纠缪》一卷，至诋为呓语。要其时宋代之诗竞涉论宗，又四灵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时之弊。后人辗转承流，渐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誉者太过，毁者亦太过也。钱曾《读书敏求记》又摘其《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之语，以为九歌之内无《哀郢》，诋羽未读《离骚》。然此或一时笔误，或传写有讹，均未可定。曾遽加轻诋，未免佻薄。

如赵宦光於六书之学固为龌陋，然《说文长笺》引“虎兕出於柙”句误称孟子，其过当在钞胥。顾炎武作《日知录》遽谓其未读《论语》，岂足以服其心乎

？

△《诗人玉屑》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魏庆之撰。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建安人。是编前有淳祐甲辰黄昇序，（案昇字原本作易，盖偶从篆体，说在昇花庵词条下。）称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种菊千丛，日与骚人逸士觞咏於其间。盖亦宋末江湖一派也。宋人喜为诗话，裒集成编者至多。传於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仔书作於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於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庆之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其兼采齐己风骚旨格伪本，诡立句律之名，颇失简择。又如禁体之中载蒲鞋诗之类，亦殊猥陋。论韩愈《精卫衔石填海》“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二句，为胜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之类，是非亦未平允。

然采摭既繁，菁华斯寓。锤嵘所谓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者，亦庶几焉！固论诗者所必资也。

△《娱书堂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赵与峿撰。峿字集韵音牛闲切，说文训为虎怒，故其字为威伯。

以《宋史宗室表》连名次第考之，盖太祖十世孙也。书中多称陆游、杨万里、楼钥晚年之作，又称宗人紫芝，是宁宗以后人矣。其论诗源出江西，而兼涉於江湖宗派。故所称述如罗隐、范仲淹《钓台诗》，高端叔《雨诗》，又“桂子梅花”一联，毛国英《投岳飞诗》，罗隐《绣诗》，沙门《游雁宕诗》，唐宣宗《百丈山诗》，姜夔《潘转庵赠答诗》，黄景说《贺周必大致仕诗》，无名氏《濠亭诗》，危稹《送柴中行致仕诗》，徐得之《明妃曲》，黄居万《瀑布诗》，无名氏《龟峰诗》，周镐《将雨诗》，寿赵《倅诗》，刘咏《八月十四夜诗》、双柏句、扑满子句、《寓兴诗》，杨万里所称刘应时诗，唐人《汴河诗》，陆九渊少作，石延年《夷齐庙诗》，无名氏《天开图画亭诗》，刘敞《种柏诗》，吴镒绝句，江东客献杨万里诗，刘概诗，徐似道、杨万里赠答诗，赵横《钓台诗》，白居易《周公恐惧流言日》一首。及作诗用法语一条。大抵皆凡近之语，评品殊为未当。

盖尔时风气类然。然名章俊句，轶事逸文，亦络绎其间，颇足以资闻见。失於芜杂则有之，要其精华不可弃也。书中辨证仅两条：其一解钱惟演《无题诗》“夜长惟有辟寒金”句，据《拾遗记》“嗽金鸟”事，谓辟字当作畏辟之辟，读去声，惟演误读入声，以为辟除之辟，其说颇允。其一解杨亿《无题诗》“死讳文成食马肝”句，不引《史记》之正文，而牵引《拾遗记》“马肝石

”事，则支离无理。

且两条皆惟据王嘉书，知考据非其所长，存而不论可矣。

△《后村诗话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刘克庄撰。克庄有《后村集》，已著录。所撰诗话惟前集有本别行，其余皆编入文集中，共十四卷。末有自跋，称前后二集为六十至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四卷，为八十岁时所作。新集六卷，则八十二岁时作也。克庄晚节颓唐，诗亦渐趋潦倒。如《发脱诗》之“论为城旦宁非怨，度作沙弥亦自佳。老吏诗之只恐阎罗难抹过，铁鞭他日鬼臀红”。殆足资笑噓。然论诗则具有条理，真德秀作《文章正宗》，以诗歌一门属之克庄。克庄所取，如汉武《秋风词》及三谢之类。德秀多删之，克庄意不为然。其说今载前集第一卷中。盖克庄於诗为专门，而德秀於诗则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圆凿也。前集、后集、续集统论汉、魏以下，而唐、宋人诗为多。新集六卷，则详论唐人之诗。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往往连录全篇，较他家诗话兼涉考证者，为例稍殊。盖用《唐诗纪事》之例。所载宋代诸诗，其集不传於今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可称善本。其中如《韩诗外传》、《西京杂记》、《朝野僉载》诸书，往往连篇钞录至一二十条不止，以至沈既济驳武后本纪之类，泛及史事，皆与诗无涉，殊为例不纯。又如谓杜牧兄弟分党牛、李，以为高义，而不知为门户之私。谓吴融、韩偓国蹙主辱，绝无感时伤事之作。

似但据《唐英歌诗》、《香奁集》，而於《韩内翰集》则殊未详阅，持论亦或偶疏。至於既诋《玉台新咏》为淫哇，而又详录其续集。既称欧阳修厌薄杨、刘，又称其推重杨、刘。尤自相矛盾。然要其大旨则精核者多，固迴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

△《荆溪林下偶谈》四卷（内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所载“文字好骂”一条，知其姓吴。书中推重叶適，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谓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即事兼谢吴民表宣义》诗六首，及《答吴明辅》一书，不知即其人否。案元无名氏《南溪诗话》引此书一条，称为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又陈栌勤《有堂随录》曰：“陈筠窗名耆卿，字寿老。”

吴荆溪名子良，字明辅。二人皆宗水心为文。然则此书确为子良作矣。子良，临海人。宝庆二年进士。官至湖南运使、太府少卿。别著有《荆溪集》，今已佚。

惟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载其《葵花》一绝句。此书皆其论诗评文之语，所见颇多精确。所记叶適作《徐道晖墓志》、《王本叔诗序》、《刘潜夫诗卷跋

》皆有不取晚唐之说，盖其暮年自悔之论。独详录之，其识高於当时诸人远矣。旧本八卷，此本四卷，殆士彝所合并也。

△《草堂诗话》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蔡梦弼撰。梦弼，建安人。其始末未详。尝著《杜工部草堂诗笺》及此书。今诗笺久佚，惟此书仅存。皆论说杜甫之诗。曰草堂者，甫客蜀时所居也。凡二百馀条，皆采自宋人诗话、语录、文集、说部，而所取惟《韵语阳秋》为多。

《宋史艺文志》载方道醇《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方铨《续老杜诗评》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莆田方道深《续集诸家老杜诗评》一卷，又载《杜诗发挥》一卷。今惟方道深书见於《永乐大典》中，馀皆不传。然道深书琐碎冗杂，无可采录，不及此书之详赡。近代注杜诗者徵引此书，多者不过十馀则，皆似未见其全帙。此本为吴县惠栋所藏，盖亦希覩之笈矣。旧本与鲁豈、赵子栎所撰《杜工部年谱》合为一册，而以鲁豈一序冠於此书之前。盖以篇中有王士禛跋语，先豈而后梦弼，故编次从之。今鲁、赵二谱别入传记类中，故仍移豈序冠於谱前，以复其旧，不更载於此书焉。

△《文章精义》一卷（永乐大典本）

是书世无传本，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惟《永乐大典》有之。但题曰李耆卿撰，而不著时代，亦不知耆卿何许人。考焦竑《经籍志》有李涂《文章精义》二卷，书名及李姓皆与此本相合，则耆卿或涂之字欤？载籍无徵，其为一为二，盖莫之详矣。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於声律章句。而於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别白黑，具有鉴裁。其言苏氏之文不离乎纵横，程氏之文不离乎训诂。持平之论，破除洛、蜀之门户，尤南宋人所不肯言。又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及春蚕作茧之说，皆习用而昧其出处。今检核斯语，亦具见於是书。

盖其初本为世所传诵，故遗文剩语，口授至今。嗣以卷帙寥寥，易於散佚，沉晦者遂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得以复见於世，亦其名言至理有不可磨灭者欤？

△《竹庄诗话》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钱曾《读书敏求记》作竹庄居士，不知何时人。遍蒐《古今诗评》、《杂录》，列其说於前，而以全首附於后，乃诗话之中绝佳者。考《宋史艺文志》有何谿汶《竹庄诗话》二十七卷，盖即此书。惟今本二十四卷，其数少异。或传写佚其三卷，或后人有所合并，或《宋史》误四为七，均未可知。

然出自宋人则无疑也。是书与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略同，皆名为诗评，实

如总集。使观者即其所评与原诗互相考证，可以见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见论者之是非。视他家诗话但拈一句一联而不睹其诗之首尾，或浑称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语云何者，固为胜之。惟正孙书以评列诗后，此以评列诗前，为小变耳。其所引证，如《五经诗事》、《欧公馀话》、《洪驹父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笔墨闲录》、刘次庄《乐府集》、邵公《序乐府后录》之类，今皆未见传本。而吕氏《童蒙训论诗》之语，今世所行重刊本，皆削去不载。此书所录，尚见其梗概。又此书作於宋末，所见诗集犹皆古本，如《焦仲卿妻诗》明人活字版《玉台新咏》妄增“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二句，谬传至今。实则郭茂倩、左克明两家乐府及旧本《玉台新咏》皆无之。此书亦无此二句，足相证明。即其所载习见之诗，亦有资考校也。

△《浩然斋雅谈》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周密撰。密所著书凡数种，其《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皆记宋末元初之事。《云烟过眼录》皆记书画古器，今并有刊版。其《澄怀录》、《续录》则辑清谈。《志雅堂杂钞》则博涉琐事，今惟钞本仅存，皆已别著录。《千顷堂书目》载密所著尚有《志雅堂耳目钞》及此书，而藏弃之家并无传本，惟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其书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今搜辑排纂，以考证经史、评论文章者为上卷，以诗话为中卷，以词话为下卷。各以类从，尚裒然成帙。密本南宋遗老，多识旧人旧事。故其所记佚篇断阙，什九为他书所不载。朱彝尊编《词综》，厉鹗编《宋诗纪事》，符曾等七人编《南宋杂事》诗，皆博采群书，号为繁富。而是书所载故实，亦皆未尝引据，则希覩可知矣。其中考证经义，如解诗“巧笑倩兮”，疑口辅当为笑靥，而不知类篇面部已有此文。解易“井谷射鲋”，以鲋为鲫，不知说文鲫字本训乌鰓，后世乃借以名鲋，罗愿《尔雅翼》辨之已明。如斯之类，於训诂皆未免稍疏。然密本词人，考证乃其旁涉，不足为讥。若其评鹭诗文，则固具有根柢，非如阮阅诸人漫然蒐辑，不择精舛者也。

宋人诗话，传者如林，大抵陈陈相因，辗转援引。是书颇具鉴裁，而沉晦有年。

隐而复出，足以新艺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广其传者矣。

△《对床夜语》五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范晞文撰。晞文字景文，号药庄，钱塘人，太学生。咸淳丙寅，同叶李、萧规等上书劾贾似道。似道文致其泥金饰斋匾事，窜琼州。元世祖时，程钜夫荐晞文及赵孟頫於朝。孟頫应诏即出，晞文迄不受职，流寓无锡以终。是编成於景定中，皆论诗之语。其间如论曹植《七哀诗》，但知古者未拘音韵，而不能通古韵之所以然。故转以魏文帝诗押“横”字入阳部，阮籍诗押“嗟”字入歌

部为疑。

论杜甫律诗拗字，谓执以为例则尽成死法。不知唐律双拗单拗，平仄相救，实有定规，非以意为出入。论古人某句本某句，而於刘湾《云南行》“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句，不知本汉《华容夫人歌》，亦或不尽得根源。至於议王安石误以皇甫冉诗为杜诗，其说是矣。而李端《芜城怀古》诗则误执《才调集》删本指为绝句，王维《送邱为下第》诗则误以为沈佺期作。亦不能无所舛讹，其推重许浑而力排李商隐，尤非公论。然当南宋季年，诗道陵夷之日，独能排习尚之乖。

如曰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芝也。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又曰：“今之以诗鸣者，不曰四灵，则曰晚唐。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其所见实在江湖诸人上。故沿波讨源，颇能探索汉、魏、六朝、唐人旧法，於诗学多所发明云。

△《诗林广记前集》十卷、《后集》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蔡正孙撰。正孙字粹然，自号“蒙斋野逸”。前有自序，题岁在屠维赤奋若，盖己丑年作。考“黄庭坚寄苏辙诗”条引熊禾语，则当为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时宋亡十年矣。《谢枋得集》附录赠行诸篇中有正孙诗一首，盖即其人也。

。

其书前集载陶潜至元微之共二十四人，而九卷附录薛能等三人，十卷附录薛道衡等五人。后集载欧阳修至刘攽二十八人，止於北宋。其目录之末，称编选未尽者见於续集刊行。今续集则未见焉。两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各载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诸说则下诗二格，条列於后。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国朝厉鹗作《宋诗纪事》，实用其例。然此书凡无所评论考证者，即不空录其诗。较鹗书之兼用《唐诗纪事》例者，又小异尔。

卷一百九十六 集部四十九

○诗文评类二△《文说》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陈绎曾撰。绎曾字伯敷。《元史》附见《儒学传》，作处州人。而《吴兴续志》亦载其名，盖家本括苍，而侨居苕水者也。至顺中，官至国子监助教。尝从学於戴表元，而与陈旅友善。师友渊源，具有所自，故所学颇见根柢。是书乃因延祐复行科举，为程试之式而作。书中分列八条，论行文之法。时《五经》皆以宋儒传注为主，悬为功令，莫敢异趋。故是书大旨皆折衷於朱子。《吴兴续志》称绎曾尝著《文筌》、《谱论》、《科举天阶》，使学者知所向方，人争传录。

焦竑《经籍志》又载绎曾《古今文矜式》二卷。今考绎曾所著《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元时麻沙坊刻，附列於《策学统宗》之首，今尚有传本，其文与此编迥殊。惟《科举天阶》与《古今文矜式》今未之见。疑此编即二书之一，但名目错互，莫能证定。今姑仍《永乐大典》旧题，以《文说》著录，用阙所疑。

卷首所称陈文靖公，盖即元翰林学士东平陈俨，亦以文名。至其自称先尚书者，则已失其世系，无可考矣。

△《修辞鉴衡》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王构编。构字肯堂，东平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肃，事迹具《元史》本传。据至顺四年王理序，是编乃构官济南总管时以授其门人刘氏，而理为刻於集庆路者。旧本残蠹，阙其前页，其刘氏之名则不可考矣。上卷论诗，下卷论文，皆采宋人诗话及文集、说部为之。构所附论者，惟下卷结语一条而已。所录虽多习见之语，而去取颇为精核。《元史》称构弱冠以词赋中选，至元十一年为翰林国史院编修，草《伐宋诏书》，为世祖所赏。又称构练习台阁故事，凡祖宗谥议册文皆所撰定。又称其子士熙、士点皆能以文学世其家。则构在当时，实以文章名世，宜是编所录具有鉴裁矣。其中所引如《诗文发源》、《诗宪》、《蒲氏漫斋录》之类，今皆亡佚不传，赖此书存其一二。又世传《吕氏童蒙训》非其全帙。

此书所采凡三十一条，皆今本所未载，亦颇足以资考证。较《诗话总龟》之类浩博而伤猥杂者，实为胜之，固谈艺家之指南也。此书久无刊本，传写多讹，而卷中不著书名者凡十条。又上卷佚其第五页，序文仅存末页，中亦时有阙字。今检其可考者补之，其无可考者则姑仍原本，以存其旧焉。

△《金石例》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元潘昂霄撰。昂霄有《河源记》，已著录。是书一卷至五卷述铭志之始，於品级、莹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庙、赐碑之制，一一详考。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於家世、宗族、职名、妻子、死葬日月之类，咸条列其文，标为程式。九卷则杂论文体。十卷则史院凡例。然昂霄是书，以《金石例》为名，所述宜止於碑志，而泛及杂文之格，与起居注之式，似乎不伦。又杂文之中，其目载有郝伯常先生编《类金石》八例，苍崖先生十五例二条，皆有录无书。

九卷之末有跋云：“右先生《金石例》，皆取《韩文类辑》以为例，大约与徐秋山括例相去不远。若再备录，似为重复，故止记其目於此。”然则最后二卷，其始必别自为编，附之《金石例》后。后人刊版，乃并为一书。又知六卷至八卷所谓《韩文括例》者，皆全采徐氏之书，非昂霄所自撰矣。其书叙述古制

，颇为典核。虽所载括例但举韩愈之文，未免举一而废百。然明以来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无矩度，得是书以为依据，亦可谓尚有典型，愈於率意妄撰者多矣。书在元代，版凡三刻。此本乃其子诩至正五年刊於鄱阳者也。

△《作义要诀》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有《四书辑释》，已著录。是编皆当时经义之体例。自宋神宗熙宁四年始以经义试士，元太宗从耶律楚材之请，以三科选举，经义亦居其一。至仁宗皇庆二年，酌议科举条制，乃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汉人、南人第一场经、疑二问，限三百字以上，不拘格律。元统以后，蒙古、色目人亦增经义一道。明以来科举之文，实因是而引伸者也。是书所论，虽规模浅狭，未究文章之本源。然如云：“第一要识得道理透彻，第二要识得经文本旨分晓，第三要识得古今治乱安危之大体。”又云：“长而转换新意，不害其为长；短而曲折意尽，不害其为短。务高则多涉乎僻，欲新则类入乎怪。下字恶乎俗，而造作太过则语涩；立意恶乎同，而搜索太甚则理背。”皆后来制艺之龟鉴也。国家设科取士，仍以经义为先。我皇上圣训谆谆，釐正文体，操觚之士皆知以先正为步趋。是书又在明前，法虽小异而理则相通。录而存之，或亦先河后海之义欤？原序称兼采谢氏、张氏之说，《永乐大典》注其说已载《举业筌蹄》卷中，故不复录。今是卷適佚，姑仍旧本阙之。然大旨则已具於此矣。

△《墓铭举例》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王行撰。行有《半轩集》，已著录。行以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二事：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治行，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其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馀事而已。取唐韩愈、李翱、柳宗元，宋欧阳修、尹洙、曾巩、王安石、苏轼、朱子、陈师道、黄庭坚、陈瓘、晁补之、张耒、吕祖谦一十五家所作碑志，录其目而举其例，以补元潘昂霄《金石例》之遗。墓志之兴，或云宋颜延之，或云晋王戎，或云魏缪袭，或云汉杜子夏，其源不可详考。由齐、梁以至隋、唐诸家，文集传者颇多，然词皆骈偶，不为典要。惟韩愈始以史法作之，后之文士率祖其体。故是编所述以愈为始焉。

△《怀麓堂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李东阳撰。东阳有《东祀录》，已著录。李、何未出以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於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至何、李既出，始变其体。然贗古之病，適中其所诋诃，故后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编所论，多得古人之意。虽诗家三昧不尽於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姚希孟《松瘦集》有此书跋云：“李长沙诗以匀稳为主。其为古乐府，弇州讥其类

小学、史断，迺其谈诗颇津津。是时词林诸公多以诗为事，卷中所载如彭民望、谢方石辈，相与抨弹甚切。读之犹想见前辈风致。”云云。核其词意，似颇不满於东阳。

然王世贞诋《西涯乐府》乃其少年盛气之时，迨其晚年作《西涯乐府跋》，已自悔前论。希孟所引，殊不足为凭。惟好誉其子兆先，殆有王福峙之癖，是其一瑕耳。林炫《卮言馀录》曰：“成化间，姑熟夏宏集句有《联锦集》。《怀麓堂诗话》载其‘客醉已无言，秋蛩自相语’为高季迪诗，宏捏写他人姓名。今考集中无之”云云。《联锦集》今未见。然炫与东阳均正德间人，所见之本不应有异，或东阳偶误记欤？近时鲍氏知不足斋刻此编，於浦源“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句下注曰：“案二句《宋诗纪事》以为鬼诗。”今考《宋诗纪事》所载吴简诗，诚有此联，惟上句稍异一二字。然厉鹗所据乃《荆门纪略》，其书为康熙戊戌、己亥间胡作炳所撰。短釘庞杂，颇无根据，似未可执以驳东阳。况浦源此事，都穆《南濠诗话》亦载之，知当时必有所据。安知非《荆门纪略》反摭源此联伪撰鬼诗耶？是尤不当轻信新闻，遽疑旧记矣。

△《颐山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安磐撰。磐字公石，颐山其号也，嘉定州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嘉靖初，以争大礼廷杖除名。事迹具《明史》本传。其论诗以严羽为宗。其中如以海棠为杜甫母名，尚沿小说之误。又以“朝扣富儿门”四句讥杜甫致君尧舜之妄，亦失之固。所载《讥陈循诗嘲裁传奉官诗》，亦皆近乎小说，无关诗法。然其议庄“溪边鸟共天机语，杖上梅花太极行”句，论梅尧臣“歌欲论长恨，人将问少君”句，及排周紫芝论林逋梅诗，则固公论也。磐亦能诗，王士禛《池北偶谈》尝载其数篇，深许其工。故其评论古人，多中窾会。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

△《诗话补遗》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杨慎撰。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此编乃其戍云南后所作，其门人曹命编次者也。慎在戍所，无文籍可稽，著书惟凭腹笥。中如称宋本《杜甫集丽人行》中有“足下何所有？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之类，已为前人之所纠。至於称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馀，中国之沧州、景州名渤海者，盖侨称以张休盛云云，不知哈密在西，扶馀在东，绝不相及，沧、景一带，地皆濒海，故又有瀛州、瀛海诸名。谓曰侨置，殊非事实。又香云、香雨并出王嘉《拾遗记》，而引李贺、元稹之诗。又以卢象“云气杳流水”句误为香字，如斯之类，亦引据疏舛。

然其赅博渊通，究在明人诸家之上。去瑕存瑜，可采者固不少也。

△《艺圃撷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传》，已著录。是编杂论诗格，大旨宗其兄世贞之说，而成书在《艺苑卮言》之后。已稍觉摹古之流弊，故虽盛推何、李，而一则曰：“我朝越宋继唐，正以豪杰数辈得使事三昧，第恐数十年后必有厌而扫除者，则其滥觞末弩为之也。”一则曰：“李于鳞七律，俊杰响亮，余兄推轂之。

海内为诗者争事剽窃，纷纷刻鹜，至使人厌。”一则曰：“尝谓作诗初命一题，神情不属，便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畏难怯思，即以充数。能破此一关，沉思忽至，种种真相见矣。”一则曰：“徐昌穀、高子业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韵胜，高能以深情胜。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兴废，二君必无绝响。”皆能不为党同伐异之言。其论郑继之亦平允，未可与七子夸谈同类而观也。

△《唐音癸签》三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震亨撰。震亨有《海盐县图经》，已著录。所撰《唐音统签》凡十集，此其第十集也。九集皆录唐诗，此集则录唐诗话。旧无刊版，至国朝康熙戊戌，江宁书肆乃得钞本刻行。为目有七：一曰体裁，凡一卷，论诗体。二曰法微，凡三卷，分二十四子目，自格律以及字句、声调，无不备论。三曰评汇，凡七卷，集诸家之评论。四曰乐通，凡四卷，论乐府。五曰诂笺，凡九卷，训释名物典故。

六曰谈丛，凡五卷，采撷逸事。七曰集录，凡三卷，首录唐集卷数，次唐选各总集，次金石墨迹。震亨蒐括唐诗，用力最剧。九签之中，惟戊签有刻。而所录不出御定《全唐诗》之外，亦不甚行。独诗话采撷大备，为《全唐诗》所未收。虽多录明人议论，未可尽为定评。而三百年之源流正变，犁然可按，实於谈艺有裨。

特录存之，庶不没其蒐辑之勤焉。

△《金石要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编凡为例三十六则，后附《论文管见》九则。自序谓潘苍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为例。顾未尝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亦有不必要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党有书有不书。

不过以著名不著名，初无定例。故摘其要领，稍为辨正，所以补苍崖之阙。其考据较潘书为密。然如比干《铜槃铭》出王球《啸堂集古录》，乃宋人伪作。夏侯婴《石椁铭》出吴均《西京杂记》，亦齐、梁人影撰。引为证佐，未免失考。又据孙何《碑解》，论碑非文章之名，其说固是。然刘勰《文心雕龙》已列此目。

如乐府本官署之名，而相沿既久，无不称歌词为乐府者。是又不必定以古义拘

矣。

△《历代诗话》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景旭撰。景旭字旦生，归安人。是书前后无序跋，而中有涂乙之处，盖犹初定之稿。分为十集，以十干为目。甲集六卷，皆论《三百篇》。乙集六卷，皆论《楚词》。丙集九卷，皆论赋。丁集六卷，皆论古乐府。戊集六卷，皆论汉、魏、六朝诗。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论杜诗，后三卷为《杜陵谱系》。庚集九卷，皆论唐诗。辛集七卷，皆论宋诗。壬集十卷，前三卷论金诗，后七卷论元诗。癸集九卷，皆论明诗。其体例仿陈耀文《学林就正》。每条各立标题，先引旧说於前，后杂采诸书以相考证。或辨其是非，或参其异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补缀其所遗，皆下一格书之。有旧说所无而景旭自立论者，则惟列本诗於前，而以己意发挥之。虽皆采自诗话、说部，不尽根柢於原书。又嗜博贪多，往往借题曼衍，失於芟薙。然取材繁富，能以众说互相钩贯，以参考其得失。於杂家之言，亦可谓淹贯者矣。较以古人，固不失《茗溪渔隐丛话》之亚也。

△《渔洋诗话》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士禛有《古欢录》，已著录。其论诗之语散见於所著《池北偶谈》诸书中，未有专帙。张潮辑《昭代丛书》，载《渔洋诗话》一卷。实所选古诗凡例，非士禛意也。是编乃康熙乙酉士禛归田后所作，应吴陈琬之求者。初止六十条，戊子又续一百六十馀条，裒为一集，付其门人蒋景祁刻之。士禛论诗主於神韵，故所标举，多流连山水，点染风景之词，盖其宗旨如是也。其中多自誉之辞，未免露才扬己。又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如记其弟士祐论焦竑字，徐潮论蟹价，汪琬跋其兄弟尺牋，冶源冯氏别业，天竺二僧诟谗，刘体仁倩人代画诸事，皆与诗渺不相关。虽宋人诗话往往如是，终为曼衍旁支，有乖体例。至如《石谿桥堊书》绝句，乃晚唐储嗣宗诗，点易数字。士禛不辨而盛称之，亦疏於考证，然其中清词佳句，采掇颇精，亦足资后学之触发，故於近人诗话之中，终为翹楚焉。

△《师友诗传录》一卷、《续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师友诗传录》，国朝郎廷槐编。《续录》，国朝刘大勤编。二人皆学诗於新城王士禛，各述其师说，以成其书。以郎录在前，故刘录称续焉。郎录虽以士禛为主，而亦兼质於平原张笃庆、邹平张实居，故每一问而三答。其称历友者，笃庆之号。称萧亭者，实居之号也。笃庆於士禛为中表，所著有《昆仑山房集》。

实居於士禛为妇兄，所著有《萧亭诗集》。士禛皆尝论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义，或各明一义，然大旨皆不甚相远。中间如笃庆“答古诗十九首”一

条，历引《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证为枚乘所作，而力驳“游戏宛洛词兼东京”之说。然考锺嵘《诗品》，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嵘与刘勰同时，而稍在徐陵前，其说必有所受，似未可尽悬断为西京之作。笃庆又称《文选》以十九首为二十，盖分“燕赵多佳人”以下自为一章。不知此明张凤翼之《文选纂注》，李善及五臣旧本均不若是。（严羽《诗话》称《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则析一为二乃徐陵，非萧统。然宋本《玉台新咏》实不另为一首，未审羽何以云然。谨附识於此。）笃庆误也。士禎答乐府一条，称乐府之名始於汉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为证。然乐府始汉武帝，史有明文，汉初实无是名。笃庆又称乐府主纪功，古诗主言情，实居又称乐府之异於古诗者，往往叙事。古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遒深劲绝，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铙歌之类，倚声制词之乐府也，与诗稍别。清商平调之类，采诗入律之乐府也，其初本皆古诗。故“孔雀东南飞”，乐府杂曲歌词也，而本题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时人伤之，为诗云尔。”《紫骝马》，乐府横吹曲词也，而吴均《乐府解题》曰：“‘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其说甚明，不必以后世之法，遽区分其本始。至《君子行》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缘情之作，亦何尝专叙事乎？又士禎答称七言换韵始於陈、隋。案吴均、费昶之《行路难》，萧子显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换韵，启初唐四杰之体，安得云始之陈、隋耶？

刘录所载皆士禎语。如所答“大勤问截句”一条，称截句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后二句对偶是也。或截律诗后四句，如起二句对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谓。又称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从是矣。然何不云汉人已有绝句，在律诗之前，非先有律诗，截为绝句，不尤明白乎？（古绝句四章，载《玉台新咏》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试排律本止六韵而止，不知《玄元皇帝应见诗》未尝不至八韵，《咏青诗》未尝不四韵，《文苑英华》可以覆案。又称至杜始为长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韵。

不知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诗》正一百韵，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无绿叶，认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诗，而云晚唐作。《诗苑类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时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为唐人乃沿诗家禁裔之误。）引证偶误，又其小焉者矣。盖新城诗派，以盛唐为宗，而不甚考究汉、魏、六朝。以神韵为主，而不甚考究体制。故持论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谈诗宗旨，具见於斯。较诸家诗话所见，终为亲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录中士禎之语或钞出别行，名“渔洋定论”，刘录亦有本别行，名《古夫于亭诗问》。实皆一书。今附存其名，不别著录焉。

△《声调谱》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执信撰。执信有《因园集》，已著录。执信尝问声调於王士禛，士禛靳不肯言。执信乃发唐人诸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因著为此书。其例古体诗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为正格。其四平切脚如李商隐之《咏神圣功书之碑》；两平切脚如苏轼之《白鱼紫蟹不论钱者》，谓之落调。柏梁体及四句转韵之体则不在此限焉。律诗以本句平仄相救为单拗。

出句如杜甫之“清新庾开府”，对句如王维之“暮禽相与还”是也。两句平仄相救为双拗。如许浑之“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也。其他变例数条，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结句不相对偶者则不在此限焉。其说颇为精密。惟所列李贺十二月乐府所标平仄不可解，卷末附以《古韵通转》，其说尤谬。或曰《古韵》一篇，乃其门人所妄增也。

△《谈龙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执信撰。执信为王士禛甥婿，初甚相得。后以求作《观海集序》不得，遂至相失。因士禛与门人论诗，谓当作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遂著此书以排之。大旨谓诗中当有人在。其谓士禛《祭告南海都门留别》诗：“卢沟河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四句，为类羈臣迁客之词。又述吴修龄语，谓士禛为清秀李于鳞。虽忿悞著书，持论不无过激。然神韵之说，不善学者往往易流於浮响。施闰章华严楼阁之喻，汪琬西川锦匠之戒，士禛亦尝自记之。

则执信此书，亦未始非预防流弊之切论也。近时扬州刻此书，欲调停二家之说，遂举录中攻驳士禛之语，概为删汰。於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今仍以原本著录，而附论其纰缪如右。

△《宋诗纪事》一百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有《辽史拾遗》，已著录。昔唐孟棻作《本事诗》，所录篇章，咸有故实。后刘放、吕居仁等诸诗话，或仅载佚事而不必皆诗。计敏夫《唐诗纪事》，或附录佚诗而不必有事。揆以体例，均嫌名实相乖。然犹偶尔泛登，不为定式。鹗此书裒辑诗话，亦以纪事为名。而多收无事之诗，全如总集；旁涉无诗之事，竟类说家。未免失於断限。又采摭既繁，牴牾不免。如四卷赵复《送晏集贤南归诗》，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珣题《湖山类稿》绝句，隔两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涣《送王山人归隐》诗，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谣》，隔一页而重出。二卷杨徽之《寒食诗》二句，至隔半页而重出。他如西昆体、江西派既已别编，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题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晄《送僧归蜀诗》后标前题字，八十五卷

之赵必范於赵必象《避地惠阳诗》后标前题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载陈师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颍州教授陈复常，竟未一检《后山集》及《东坡集》订复字为履字之讹。

四十七卷载郑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郑景望，竟未一检《止斋集》证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据《齐东野语》载曹豳《竿伎诗》，作刺赵南仲，九十六卷又载作无名子刺贾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诏诗》，不以勾延庆《锦里耆旧传》互勘。八十六卷李煜《归宋渡江诗》，不以马令《南唐书》参证。八十七卷《永安驿题柱诗》，不引《后山集》本序，而称“名媛玃囊”。又《华春娘寄外诗》，不知为唐薛涛《十离》之一。陆放翁《妾诗》，不知为《剑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诗，不知为录其父作。皆失於考证。然全书网罗赅备，自序称阅书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遗书中，经其签题自某处钞至某处，以及经其点勘题识者，往往而是，则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诗话者，终以是书为渊海，非胡仔诸家所能比较长短也。

△《全闽诗话》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编。方坤有《经稗》，已著录。是编皆薈萃闽人诗话及他诗之有关於闽者。闽士著名始於唐初薛令之，盛於欧阳詹。故六朝以上，惟载郭璞、谢朓、到溉、江淹四人。而郭璞《地谶》尚以其全作七言律体，辨其出於依托，颇为谨严。唐以后则彬彬矣。凡六朝、唐、五代一卷，宋、元五卷，明三卷，国朝一卷，附无名氏及宫闺一卷，方外一卷，神仙鬼怪杂缀一卷。所采诸书，计四百三十八种。采摭繁富，未免细大不捐。而上下千馀年间，一方文献，犁然有徵。

旧事遗文，多资考证。固亦谈艺之渊薮矣。

△《五代诗话》十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初，王士禛欲作《五代诗话》，仅草创而未成。其门人务尊师说，遂以未成之本传钞，阙陋实甚，体例尤疏。宋弼尝补其阙遗而刊之，仍多未备。方坤得士禛残稿於历城朱氏，乃采摭诸书，重为补正。原本六百四十二条之中，删其二百一十六条，增入七百八十九条，共成一千二百一十五条。凡所增入，仿宋庠《国语补音》、吴师道《补正战国策》之例，各以一“补”字冠之，使不相混。凡国主、宗室一卷，中朝一卷，南唐一卷，前蜀、后蜀一卷，吴越、南唐一卷，闽一卷，楚、荆南一卷，宫闺、仙鬼、缙流一卷，羽士、鬼怪一卷，杂缀一卷。其中有尤而效之者，如原本载罗隐《谢表》、殷文圭《启事》，本为四六骈词，无关吟咏。他若《李氏藏书太原草檄》、和凝之《论痴符》、桑维翰之《铸铁砚》、徐寅之《献过大梁赋》，直成杂事，无预於诗，一概从删。殊有廓清之功。而李后主《跋怀素书》，亦无关诗事，乃录之不

遗。原本方干、郑谷、唐球诸人，上连唐代，方坤既已刊削。而司空图之不受梁官，韩偓之未食闽禄，例以陶潜称晋，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断限。至潘慎修《献宋太宗诗》，刘兼《长春节诗》，宋事宋人。一并阑入，尤泛滥矣。又如苏轼演《陌上花》，晁补之撰《芳仪曲》，李淑《题周恭帝陵》，宋徽宗书白居易句，虽咏五代之事，实非五代之人，一概增入。则咏明妃者当列之汉诗，赋雀台者应入之魏集，自古以来，无斯体例。贪多务得，方坤亦自言之矣。至於《江南江北旧家乡》一首，《江表志》以为杨溥，马令《南唐书》以为李煜。《嘲宋齐邱丧子》一诗，《梦溪笔谈》以为老瞽乐工，《渔隐丛话》以为李家明。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前后并载，既不互注，又不考定，亦属疏舛。然采摭繁富，五代轶闻琐事，几於搜括无馀。较之士禎原书，则赅备多矣。

——右“诗文评类”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一百九十七 集部五十

○诗文评类存目△《乐府古题要解》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唐吴兢撰。兢有《贞观政要》，已著录。考《崇文总目》载《古乐府古题要解》共十二卷。晁公武《读书志》称兢纂采汉、魏以来古乐府词凡十卷。又於传记及诸家文集中采乐府所起本义，以释解古题。观《崇文总目》称二书共十二卷，而《读书志》称古乐府十卷，则所馀二卷为《乐府古题要解》矣。卷数与今本相合。《崇文总目》又载《乐府解题》，称不著撰人名氏。与吴兢所撰《乐府古题》颇同，以《江南曲》为首。其后所解差异。此本为毛晋津逮秘书所刊。后有晋跋，称今人以兢所撰与《乐府解题》混为一书。又称太原郭氏诸叙中，辄引《乐府解题》不及《古题要解》。今考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乐府解题》，自汉饶歌《上之回》篇始，乃明题吴兢之名。则混为一书，已不始於近代。然茂倩所引，其文则与此书全同，不过偶删一二句，或增入乐府本词一二句，不应互相剿袭至此。疑兢书久佚，好事者因《崇文总目》有“《乐府解题》与吴兢所撰乐府颇同”语，因拮拾郭茂倩所引《乐府解题》，伪为兢书。而不知王尧臣等所谓与乐府颇同者，乃指其解说古题体例相近，非谓其文全同。观下文即云以《江南曲》为首，其后所解差异，是二书不同之明证。安有两家之书如出一口者乎？

且乐府自乐府，杂诗自杂诗，卷末乃载及建除诸体，并及於字谜之类，其为拮拾以足两卷之数，灼然可知矣。《晋跋》称是书凡三本，一得之广山杨氏，一得之锡山颜氏，最后乃得一元版。然则是书为元人所贗造也。

△《诗式》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唐释皎然撰。皎然有《杼山集》，已著录。此本即附载集末。考陈振孙

《书录解题》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章、李白、王昌龄，相去甚近，亦不应遽与古人并推。疑原书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补之也。何文焕《诗话考》索议其湮没条，称“夏姬当垆似荡而贞”，谓夏姬无当垆事，当作文君。不知此用辛延年《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事，特夏字误，姬字不误，不必改作文君。且延年诗称：“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襦。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所谓似荡也。又称：“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各有分，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所谓贞也。若文君越礼，安得曰似荡而贞乎？

△《诗法源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末有至治壬戌杨载旧序一篇，称“少年游浣花草堂，见杜甫九世孙杜举，问所藏诗律。举言甫之诗法不传诸子，而传其门人吴成、邹遂、王恭。举得之於三子，因以授载。”其说极为荒诞。所载凡五言律诗九首，七言律诗四十三首，各有吴成等注释。标立结上生下格、拗句格、牙镇格、节节生意格、抑扬格、接顶格、交股格、纤腰格、双蹄格、续腰格、首尾互换格、首尾相同格、单蹄格、应句格、开合格、开合变格、叠字格、句应句格、叙事格、归题格、续意格、前多后少格、前开后合格、兴兼比格、兴兼赋格、比兴格、连珠格、一意格、变字格、前实后虚格、藏头格、先体后用格、双字起结格，凡三十三格。其谬陋殆不足辨。杨载序俚拙万状，亦必出伪托。然其书乃作第三卷。前二卷则一为元人论诗之语，分标傅若金等姓名。一为选录汉、魏、晋诗，题傅若川次舟编。

卷末又有嘉靖癸未邱道隆后序，称“宪伯荆南王公用章，取《诗法源流》，增入古人论述与诗足法者，厘为三卷”云云。然则此书为王用章所辑。诸家著录，有作傅若金撰者，当以开卷第一篇题若金名，因而致误耳。

△《二南密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唐贾岛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二南密旨》一卷，唐贾岛撰。凡十五门，恐亦依托。”此本端绪纷繁，纲目混淆。卷末忽总题一条，云“以上十五门不可妄传”。卷中有总题一条云“以上四十七门略举大纲”。是於陈氏所云十五门外，增立四十七门，已与《书录解题》互异。且所谓四十七门、一十五门者，辗转推寻，数皆不合，亦不解其何故。而议论荒谬，词意拙

俚，殆不可以名状。如以卢纶“月照何年树，花逢几度春”句为大雅；以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句为小雅；以《卫风》“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句为变大雅；以“绿衣黄裳”句为变小雅；以《召南》“林有朴遯，野有死鹿”句及鲍照“申黜褒女进，班去赵姬昇”句，钱起“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句为南宗。以《卫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句，左思“吾爱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卢纶诗“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洪家”句为北宗。皆有如呓语。其论总例物象一门，尤一字不通。岛为唐代名人，何至於此。此殆又伪本之重佞矣。

△《玉壶诗话》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释文莹撰。考《宋史艺文志》，载《玉壶清话》十卷，今其书犹存，已著於录。或题曰《玉壶野史》，无所谓《玉壶诗话》者。此本为《学海类编》所载，仅寥寥数页。以《玉壶清话》校之，盖书贾摘录其有涉於诗者，裒为一卷，诡立此名。曹溶不及辨也。

△《天厨禁脔》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释惠洪撰。惠洪有《冷斋夜话》，已著录。是编皆标举诗格，而举唐、宋旧作为式。然所论多强立名目，旁生支节。如首列杜甫《寒食对月诗》为偷春格，而谓黄庭坚《茶词》叠押四山字为用此法，则风马牛不相及。又如苏轼“芳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句；黄庭坚“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句；谓射雁得苏武书无“鸿”字，故改谢灵运“春草池塘”为“芳草”；“五车书”无“身后”字，故改阮孚“人生几两屐”为“平生”。谓之用事补缀法，亦自生妄见。所论古诗押韵换韵之类，尤茫然不知古法。严羽《沧浪诗话》称“天厨禁脔最害事”，非虚语也。

△《容斋诗话》六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迈撰。迈有《史记法语》，已著录。此编诸家书目皆不载其名，惟《文渊阁书目》有之。《永乐大典》亦於诗字韵下全部收入。则自宋、元以来已有此编。今核其文，盖於迈《容斋五笔》之内各掇其论诗之语，裒为一编。犹於《玉壶清话》之中别钞为《玉壶诗话》耳。以流传已久，姑存其目於此，以备参考焉。

△《容斋四六丛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迈撰。亦於《容斋五笔》中掇其论四六之言别为一卷，疑与《容斋诗话》为一手所辑。所论较王铨《四六话》、谢伋《四六麈谈》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於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於剿说也。

△《少陵诗格》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林越撰。越有《汉隼》，已著录。是篇发明杜诗篇法，穿凿殊甚。如《秋兴

》八首第一首为接项格，谓“江间波浪兼天涌”，为巫峡之萧森；“塞上风云接地阴”，为巫山之萧森；已牵合无理。第二首为交股格，三首曰开合格，四首曰双蹄格，五首曰续后格，六首曰首尾互换格，七首曰首尾相同格，八首曰单蹄格。随意支配，皆莫知其所自来。后又有咏怀古迹、诸将诸诗，亦间及他家。每首皆标立格名，种种杜撰，此真强作解事者也。

△《历代吟谱》五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蔡传撰。传，莆田人，襄之孙也。此编始前汉以迄唐、宋，凡能诗之人，皆纪其姓字。末载厉鹗跋云：“此书尝有麻沙刻本，节略不全。”其叙次当以汉迄唐为第一卷，宋为第二卷，名僧为第三卷，闺秀为第四卷，武人为第五卷。今本序次悉与跋同，盖近人因鹗跋更定也。

△《唐子西文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强行父撰。凡三十五条，皆述所闻唐庚论文之语。前有绍兴戊午行父自序，称“宣和元年罢官京师，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东景德僧舍。与同郡关注子东日从之游，退而记其论文之语。更兵火无复存者。子东书来，属余追录。十不省五六，乃为追录”云云。考庚以张商英罢相之后，坐为商英赋内前行贬惠州。

大观五年会赦北归，道卒。大观五年即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己亥，庚没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师？其说殊为可疑。又刘克庄《后村诗话》曰：“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东坡之门，当不在秦、晁之下。”是庚平生未见苏轼。而此书言及轼者凡八条，一条称“余雅善东坡”。一条称“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於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则与轼甚稔，克庄不应如是之舛。殆好事者依托为之。其中记庚论《史记》、《汉书》一条，与徐庆《却扫编》所记庚语同。剽剽之迹显然。又皎然改御沟诗掌中书中字事乃进士王贞白。

而此谓别一诗僧所言，亦不免疏舛也。

△《艺苑雌黄》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宋严有翼撰。案有翼，建安人。尝为泉、荆二郡教官。其所著《艺苑雌黄》见於《宋史艺文志》者二十卷，入集部文史类。陈振孙《书录解题》则入於子部杂家类，称其书大抵辨正讹谬。其目子史、传注、诗词、时序、名数、声画、器用、地理、动植、神怪、杂事。卷为二十，条凡四百。硯冈居士唐稷序之。洪迈《容斋随笔》又记其中有《辨坡》一篇，皆诋諆苏轼之语。今考此本，止有十卷，而无序及标目，与宋人所言俱不合。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徵引《艺苑雌黄》之文。今以此本参互检勘，前三卷内虽大概符合。而如《渔隐丛

话》所录，卢橘、朝云、秋千、琼花等十馀条，《草堂诗话》所录“古人用韵重复”一条，此本皆不载。又如“中兴”条末东坡诗云云，“牵牛织女”条末《文选》注云云，俱胡仔驳辨之语。而亦概行阑入，舛错特甚。至其第四卷以后，则全录葛立方《韵语阳秋》，而颠倒其次序。其中如东坡在儋耳一条，立方原文有“三从兄讳延之”云云，此本改作葛延之以隐其迹。而其所称先文康公者，乃立方父胜仲之谥，则又沿用其文，不知刊削。盖有翼原书已亡，好事者摭拾《渔隐丛话》所引，以伪托旧本。而不能取足卷数，则别攘《韵语阳秋》以附益之。又故变乱篇第以欺一时之耳目，颇足疑误后学。今特为纠正，以祛后来之惑焉。

△《吟窗杂录》五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状元陈应行编。前有绍兴五年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序末有嘉靖戊申孟夏崇文书堂家藏宋本刊字，盖伪书也。前列诸家诗话，惟锤嵘《诗品》为有据，而删削失真。其余如李峤、王昌龄、皎然、贾岛、齐己、白居易、李商隐，诸家之书，率出依托，鄙倍如出一手。而开卷魏文帝诗格一卷，乃盛论律诗。所引皆六朝以后之句，尤不足排斥。可谓心劳日拙者矣。

△《全唐诗话》十卷（内府藏本）

原本题宋尤袤撰。袤有《梁谿遗稿》，已著录。考袤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以光宗时卒，而自序年月乃题咸淳，时代殊不相及。校验其文，皆与计有功《唐诗纪事》相同。纪事之例，凡诗为唐人采入总集者，皆云右某取为某集。此本张籍条下尚未及删此一句，则其为后人刺取影撰，更无疑义。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毛晋不为考核，刻之津逮秘书中，疏亦甚矣。

△《深雪偶谈》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方岳撰。岳字元善，宁海人。书中记淳祐初年事云：“缕指二十霜，余已就老。”又载丙寅三月丧子事。丙寅乃度宗咸淳二年，则岳至宋末尚在也。书凡十有四条，皆评诗词。又自载其《感旧》、《题画》二诗，俱不甚佳。至其言“梅花”二字入诗尤为难工，独引贾似道“梅花见处多留句”之语，以为绝唱，更未免近於谄矣。

△《吴氏诗话》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此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题曰宋吴氏撰。名与字未详。今核其文，即吴子良《林下偶谈》中摘其论诗之语，非别一书也。

△《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旧本题陈日华撰。日华有《谈谐》，已著录。是编所记多猥鄙诙谐之作，颇乖

大雅。惟所记黄庭坚教人学诗先读经，不识经旨则不识是非，不知轻重，何以为诗。又记宋祁语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则皆确论也。

△《老杜诗评》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方深道撰。深道，晋江人。官奉议郎，知泉州。旧本题曰元人。案是编见陈振孙《书录解题》，确为宋人。题元人者误也。其书皆汇辑诸家评论杜诗之语，别无新义。

△《竹窗诗文辨正丛说》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旧本题器器子编。以书中所称引观之，盖南宋人。凡作《诗辨正》二卷，《文辨正》二卷，皆摘钞前人诗话、语录而成，词皆习见。惟李希声《诗话》、《浦氏漫斋录》、《世韵语》三书为稍僻尔。

△《太学黼藻文章百段锦》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方颐孙编。颐孙，福州人，理宗时为太学笃信斋长。其始末则未详也。是书作於淳祐己酉，取唐、宋名人之文，标其作法，分十七格。每格缀文数段，每段缀评於其下，盖当时科举之学。王恽《玉堂嘉话》载辛弃疾谓“三百青铜买一部，即可举进士”者，殆此类矣。

△《答策秘诀》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首题建安刘锦文叔简辑。末有跋语：“题至正己丑建安日新堂志。”跋中又称“不知作於何人，相传以为贡士曾坚子白之作”云云。则又非锦文所辑矣。

凡为纲十二：曰治道，曰圣学，曰制度，曰性学，曰取材，曰人才，曰文章，曰形势，曰灾异，曰谏议，曰经疑，曰历象。其系以六十六子目，皆预拟对策活法。

如“历象”条云：“大凡答历象策，虽所问引难千条万绪，不过一君子治历明时，但要变换言语。”全书一一似此，其陋可想。“观其形势”条云：“如答三国六朝进取策，只是说三国君臣以智遇智，乃其势也。六朝有机可乘，有间可入，反不能用，深为可惜。后面由山东、由关中，皆以题中所问融化作己之言”云云。

盖犹南宋人书也。

△《诗法家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元杨载撰。载有《杨仲宏集》，已著录。是编论多庸肤，例尤猥杂。如开卷即云：“夫诗之为法也有其说焉。赋比兴者皆诗制作之法。然有赋起，有比起，有兴起”云云。殆似略通字义之人，强作文语，已为可笑。乃甫隔一页，忽另标一题曰“诗学正源”，题下标一纲曰“风雅颂赋比兴”。纲下之

目又曰“诗之六义而实则三体。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故兴比赋者，又所以制作乎风雅颂者也。凡诗中有赋起，有比起，有兴起，然风之中有赋比兴，雅颂之中亦有赋比兴”云云。载在於元，号为作手，其陋何至於是。必坊贾依托也。

△《木天禁语》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元范德机撰。德机，范梈字也。梈有诗集，已著录。是编开卷标内篇二字，然别无外篇，不知何故独名为内。其体例丛脞冗杂，殆难枚举。其大纲以篇法、句法、字法、气象、家数、音节谓之六关。每关又系子目，各引唐人一诗以实之。其七言律诗一条，称唐人李淑有《诗苑》一书，今世罕传。所述篇法止有六格，今广为十三格。考晁公武《读书志》，《诗苑类格》三卷，李淑撰。

宝元三年，豫王出阁，淑为皇子傅，因纂成此书上之。然则淑为宋仁宗时人，安得称唐。明华阳王宣璿作《诗心珠会》，全引此条，亦作唐字。知原本实误以为唐人，非刊本有误。其荒陋已可想见。又云“十三格犹六十四卦之动，不出八卦。八卦之生，不离奇偶”，可谓神矣。目曰“屠龙绝艺，此法一泄，大道显然”云云。殆类道经授法之语。盖与杨载《诗法家数》出一手伪撰。考二书所论，多见赵搢谦《学范》中。知庸妄书贾剽取《学范》为之耳。

△《诗学禁脔》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元范德机撰。凡分十五格，每格选唐诗一篇为式，而逐句解释。其浅陋尤甚，亦必非真本。

△《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浙江总督采进本）

元陈绎曾撰。绎曾有《文说》，已著录。此篇凡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体例繁碎，大抵妄生分别。强立名目，殊无精理。《诗小谱》二卷，据至顺壬申绎曾自序，称为亡友石桓彦威所撰，因以附后。是此编本与诗谱合刻。元时麻沙坊本，乃移冠策学统宗之首，颇为不伦。今仍析之，各著於录。绎曾，处州人，侨居湖州。而序末自称汶阳左客，岂又尝流寓齐、鲁间，偶以自号欤？

△《诗文轨范》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徐骏撰。骏常熟人。其书杂采古人论文之语，率皆习见。所载诏诰表奏诸式，尤未免近俗。

△《东坡文谈录》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陈秀民编。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冈城步巡检，擢知常熟州。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是编杂采诸家评论苏文之语，大抵诸书所习见。又秀民既别有《东坡诗话录》，而此编又滥及於诗，为例

亦复不纯。

△《东坡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陈秀民编。秀民既作《东坡文谈录》，复杂采诸家论苏诗者裒为此书。其排纂后先，既不以本诗之事类为次第，又不以原书之年代为次第，殊无体例。又如《记仇池石》数诗，直书原诗，前后并无引述。如此则全部苏诗皆可入录矣。

至《记芙蓉城》诗，於题上加一游字，舛误尤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采《历代诗话》，苏诗仅其中之一家。而核其条目，较此尚多大半，则此录之挂漏可知矣。所引诸书，惟《燕石斋续》一书世罕传本。然持论颇浅陋，如证“春事阑珊芳草歇”句，引唐刘琮及传奇女郎王真诗，而不知为谢灵运语。则其书亦不足重也。又秀民既元人，而书中乃引《西湖游览志》一条，是书为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见之？曹溶《学海类编》喜造伪书，此类亦可疑者也。

△《南溪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出明三原王恕家。前有恕子承裕序，称南溪为录诗话者之别号，逸其姓名，当为胜国时人。今观书中所引，已有白斑、刘履诸名，则元末人所作无疑也。其书杂抄诸家诗话，而不置议论。略如阮阅《总龟》之例，但不分门类耳。所引诗话，虽习见者多，然如所引《吕氏童蒙训》，今本皆不载。

惟好标立名目，往往非其本书。如祖孝徵论沈约“崖倾护石髓”句，即题曰《祖孝徵诗话》之类，不一而足，亦殊舛陋也。

△《归田诗话》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瞿佑撰。佑有《四时宜忌》，已著录。佑永乐中以作诗事系狱，戍保安。至洪熙乙巳始赦归。据所自序，援欧阳修《归田录》为例，则似成於放还后。而末一条叙塞垣事，称“尚留滞於此，未得解脱。”又似戍所之语，殆创稿於保安，归乃成帙欤？后弘治中庐陵陈叙刻之。以佑别号存斋，易名曰《存斋诗话》，无所取义。今仍题《归田诗话》，从佑所自名也。此书所见颇浅。其以“槌碎黄鹤楼”作李白语，以王建《望夫石》诗为陈克。讥张耒《中兴碑》“玉环妖血无人扫”句谓杨妃缢死，未尝溅血，是忘《哀江头》“血污游魂”句也。於考证亦疏。

而犹及见杨维桢、丁鹤年诸人，故所记前辈遗文，时有可采焉。

△《菊坡丛话》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单字撰。字字时泰，菊坡其号也，临川人。正统己未进士，官侯官县知县。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采古今论文之语，编次成帙，分二十六门。凡论诗者二十四卷，论四六者一卷，论乐府者一卷。所采自乐府古词以下，宋人居多

。元人如萨都刺等，亦间引及，然寥寥无几。每条各注所出，亦有但注“菊坡”二字者，则字自记其语也。史载字待铨吏部时，值英宗北狩，上书请罢监军内官。又上书请毁王振所建大兴隆寺。其人亦铮铮者，而於论诗不甚当行。是编大旨欲配胡仔之书，故仍以丛话为名。然采摭不及其博。又仔书多论文，此书多记事，仔书多考证，此书但抄撮旧文。例亦小殊。

△《琼台诗话》二卷（编修吴典家藏本）

明蒋冕编。冕有《湘皋集》，已著录。冕为邱濬之门人，因哀辑濬生平吟咏，各详其本事。盖即吴沆门人辑《环溪诗话》之例。凡七十五条，词多溢美。盖濬以博洽著，诗非其所长。冕以端谨不阿著，论诗亦非其所长也。

△《诗话》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杨成玉编。成玉始末未详。其汇辑此书时，官扬州府知府。重刊於弘治庚戌，则继任知府马忠也。所列宋人诗话，凡刘攽、欧阳修、司马光、陈师道、吕居仁、周紫芝、许顥、张表臣、叶梦得、陈岩肖十家。在近时皆为通行之本，在当时则皆秘笈。故十书虽已各著录，而仍存此书之目，以不没其蒐辑之劳焉。

△《馀冬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简奏疏》，已著录。是书载《学海类编》中。今检其文，实於《孟春馀冬序录》中摘其论诗者，诡题此名也。所论多作理语。如谓苏氏之文无见於道，枉读书耳。又谓故教乞食歌姬院，用韩熙载事，非君子所宜。皆所谓胶柱而鼓瑟。谓杜诗《呈吴郎题桃树二律》甚费解说，与他律不同，亦殊不解古人用意之处。其他持论多类此。夫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则何如不作诗文更为务本也。

△《南濠居士诗话》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赏录》，已著录。此编刻意论诗，而见地颇浅。如《许彦周诗话》解《锦瑟诗》，以“適怨清和”配中四句，附会无理，而摭为异闻。杨载诗之“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格律殊卑。“柳色嫩於鹅破壳，藓痕斑似鹿辞胎”，尤属鄙俚，而指为佳句。至载入元景文“去年先生靡恃己，今年先生罔谈彼”之谑，更伤芜杂矣。其书世有二本。一为黄桓所刻，凡七十二则，一为文璧所刻，凡四十二则。较黄本少三十则，而其中三则为黄本所无。近鲍廷博始以两本参校，合为七十五则，即此本也。

△《梦蕉诗话》二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游潜撰。潜有《博物志补》，已著录。此书中论蔡确一条，谓因自称不肖而人误以为不笑，既而误以不笑为哭，既而又误以哭为酷，遂为部使者所斥。潜

殆以“酷”罢官欤？所论诸诗，明人居其大半，率无深解。或借以自摅不平，尤为褊浅。如河源袭都实之说，嫦娥祖史绳祖、白斑之论，未免剽剟陈言。论洪武正韵一条，谓“沈约在宋、齐、梁、陈时，并居钧要，谱韵以词赋取士，积习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云云。考沈约卒於梁代，实未入陈。以诗赋试进士始於唐高宗调露二年，梁代安有是制？更为杜撰。惟驳许彦周《诗话》论杜牧诗一条，特有深解，非他家之所及耳。

△《渚山堂诗话》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霆撰。陈霆有《唐馀纪传》，已著录。是书杂论唐、宋以来诗句工拙，而明诗为多。又喜自载其诗，如《冷斋夜话》、《珊瑚钩诗话》之例。如论古人作诗，用事当如水中著盐，寓意当如空中散花。因举所自作“独背小阑无”一语，“门前吹进落花风”句，谓为空中散花。“风月多情自进楼”句，谓为水中著盐。

殊皆未确。其引据古人，亦颇疏舛。如李商隐杀风景语，本出所作杂纂。虽世无完本，然删本尚载《说郛》中。霆乃指为义山《诗品》，世无此书也。又《复斋漫录》谓张耒“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句，本之郎士元“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一联。摘其知上句本土元诗，不知下句本薛能“好山多在夕阳西”句可也。霆乃谓其不知本九僧“春生桂岭外，月在海门西”句，是与耒诗何涉乎？

△《诗谈》一卷（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徐泰撰。泰字子元，海盐人。弘治甲子举人，官光泽县知县。是编皆论明代之诗，自刘基、高启以下至黄省曾。附以女子朱静菴、道士卢大雅、僧来复、宗泐、守仁、梵琦。各为品目，大抵宗旨不出七子门庭。其造语多用四言二句，务摹敖陶孙《诗评》，亦颇嫌学步。

△《存馀堂诗话》一卷（两淮总督采进本）

明朱承爵撰。承爵有《灼薪剧谈》，已著录。是编凡论诗二十六条，离合参半。如论天厨禁齋假借格之谬，辨《渔隐丛话》论琴阮琵琶诗之非，其说皆确。他论映雪收萤一联，及苏轼少年诗一条，欧阳修学温庭筠一条，亦皆有理。惟所称明人诸诗，多涉芜杂，论乐府必合本题篇名一条，似确而固。至於不知寒山子为何人，则失之眉睫之前矣。

△《全唐诗说》一卷、《诗评》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王世贞撰。世贞有《弇山堂别集》，已著录。是二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实则割剥世贞《艺苑卮言》，钞为两卷。世贞著作，初无此二名也。

△《诗家直说》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谢榛撰。榛有《四溟集》，已著录。榛诗本足自传，而急於求名，乃作是书

以自誉，持论多夸而无当。又多指摘唐人诗病，而改定其字句。甚至称梦见杜甫、李白登堂过访，勉以努力齐名。今观其书，大旨主於超悟，每以作无米粥为言。犹严羽“才不关学，趣不关理”之说也。又以练字为主，亦方回“句眼”之说也。如谓杜牧《开元寺水阁诗》“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句不工，改为“深秋帘幕千家月，静夜楼台一笛风”。不知前四句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末二句为“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皆登高晚眺之景，如改雨为月，改落日为静夜，则“鸟去鸟来山色里”，非夜中之景，“参差烟树五湖东”，亦非月下所能见。

而就句改句，不顾全诗，古来有是诗法乎？王士禛《论诗绝句》：“何因点窜澄江练，笑杀谈诗谢茂榛”，固非好轻诋矣。至所谓诗以一句为主，落於某韵，意随字生，岂必先立意云何。其语似高实谬，尤足误人。是但为流连山水，摹写风月，闲適小诗言耳。不知发乎情，止乎礼义，感天地而动鬼神，固以言志为本也。

△《诗文原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李攀龙撰。攀龙有《诗学事类》，已著录。此书则自明以来，不闻为攀龙所作，其持论亦不类攀龙语。疑亦曹溶掇拾割裂之书，伪题攀龙名也。

△《文脉》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王文禄撰。文禄有《廉矩》，已著录。此书杂论古今之文，谓文章一脉相传，故曰《文脉》。第一卷总论，二卷杂论，三卷新论。品藻古今，颇出别解。然其述理学则推象山、慈湖，论文体则推六朝、《文选》。至论唐文，伸柳州而抑昌黎，谓韩非柳匹。尤不免立异太过矣。

△《过庭诗话》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刘世伟撰。世伟有《厌次琐谈》，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嘉靖丁巳阎新恩序，称“世伟之父为宁国君冷菴翁，故所著诗话名曰《过庭》。然书中无一字及其家学，殆不可晓。其大旨谓后学看诗话，当以严沧浪为准。最可恶者惠洪《冷斋夜话》，於汉、魏、唐人好诗不曾理会得一句，其所论皆苏、黄之恶诗。大抵宋诗远不逮唐，亦由苏、黄共坏之”云云。然据其全书，则皆拾七子之绪馀，实於汉、魏、盛唐了无所解，於宋诗亦无所解也。观其论绝句，有绝前四句、后四句、中四句诸体，是并不知先有绝句，后有律诗矣。其诋唐诗称僧为公、为师，尤为迂阔。古人称谓，例皆相尊。林公、远公，晋时已尔，何独深责於唐人，且子者男子之美称，而异端莫甚於杨、墨，孟子称杨子、墨子，其亦崇奖异端乎？至论古乐府一条，称“山上复有山”为虎谜之祖。元人正宫乐府云：“拈起这纸来呵，好教我目边点水言难尽。拈起笔来呵，好教我们里挑

心写不成。庶几善学此者”云云。益为舛陋矣。

△《解颐新语》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皇甫汈撰。汈有《百泉子绪论》，已著录。是编乃其说诗之语，凡分八门：曰叙论，曰述事，曰考证，曰诠藻，曰矜赏，曰遗误，曰讥评，曰杂记。自称“匡鼎说诗，人为解颐；陆贾造语，帝每称善”。故窃比於二子。然汈诗有名於当时，而此书乃多谬陋。大抵皆袭旧文，了无精识。好大言而实皆肤词。

如云：“诗首《关雎》，易始《龙德》，逍遥、大鹏，其意一也。”此十六字为一条，竟不知作何语。又引证不确，摇笔即舛。如锺嵘《诗品》，家弦户诵。乃云锺品已湮，仅存严氏。李商隐等三十六体，《唐书》本传明云以表启而名。乃指为诗派。杜甫已有七言长律，乃云元、白馀思不尽，加为六韵，此七言排之始。

选杨徽之诗十联写御屏，本宋太宗事，见《澠水燕谈》。张为《主客图》作於唐时，其书虽佚，尚散见计有功《唐诗纪事》。乃云唐太宗闻杨徽之诗名，尽索所著，选十联写御屏，遂有《句对句图》及《主客图》。他如“黄金费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司空图诗也，而云顾况。“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李山甫诗也，而云李商隐。又所称商隐“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之句。

今《义山集》中亦无之，不知所据为何本。如此之类，指不胜屈。世以汈名重传之耳。

△《冰川诗式》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梁桥撰。桥字公济，号冰川子，真定人。由选贡生授四川布政司经历。是书成於嘉靖己巳。分定体、练句、贞韵、审声、研几、综贖六门。杂录旧说，不著所出。又参以臆见，横生名目，兼增以杜撰之体。盖於诗之源流正变，皆未有所解也。

△《豫章诗话》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郭子章撰。子章有《蟻衣生易解》，已著录。是编论其乡人之诗，与诗之作於其乡者。上起古初，下迄於明。然多据郡县志书所采，未免芜杂。如惠远七言绝句，子章能辨其伪。然寻真观玉简天篆，决非秦代语。岩下老人武帝问答，决非汉人语，乃以为四言之祖，何耶？又如房璘妻高氏碑刻之类，无与於诗话。

而卢仝、韩愈用龙锺、躡踵字之类，亦无与豫章。均有爱奇嗜博之失。

△《玉笥诗谈》四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朱孟震撰。孟震有《河上楮谈》，已著录。此其所为诗话，皆载明代之事

，而涉於江西者尤多。盖据其见闻所及也。其论诗大旨，则惟以王世贞为宗。

△《玉堂日钞》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洪宪编。洪宪有《朝鲜国纪》，已著录。是编钞撮宋陈騏《文则》、李耆卿《文章精义》、明何良俊《论文》、王世贞《艺苑卮言》、吴讷《文章辨体》五家之言，共为一书。首有其四世从孙经序，称洪宪读书中秘时，随见手录。

盖偶然摘钞，本非著述。其后人尊崇手泽，因而藏弃。实则騏等之书具在，无庸此之复陈也。

△《诗心珠会》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华阳王朱宣埜编。宣埜字白厚，自号味一道人。蜀献王椿八世孙。考《明史宗室表》，其袭封在万历十三年。是编前有自序，题嘉靖庚申。盖作於未袭封时，故其私印一曰蜀国分藩，一曰华阳王长子也。是编取前人诗话分类编次，凡体格二卷，法则二卷，评论二卷，辨正一卷，杂拾一卷。其所徵引皆不著所出，庞杂无绪。间有附注，以味一曰别之，亦皆肤浅。

△《冷邸小言》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云霄撰。云霄有《百花洲集》，已著录。此书前有自序，称“论诗什九，品古什一”。大旨以严羽为宗，尊陶、谢而祧苏、李，左王、孟而右杜、韩。司空图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者，亦诗家之一派，不可废也。然以为极则，则狭矣。

△《艺薮谈宗》六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周子文编。子文字岐阳，无锡人。万历癸未进士，是编辑明人论诗之语为一编，凡宋濂、高棅、何景明、李东阳、徐祜卿、王廷相、杨慎、都穆、皇甫汈、王世贞、何良俊、谢榛、王世懋、胡应麟、王穉登、屠隆、焦竑、李维桢、朱长春十九家。或采录其文集，或删节其诗话，大致以王世贞为圭臬。盖万历中叶，七子之余焰犹未尽燔，故子文据《艺苑卮言》一书，遽欲衡量千古也。

△《楚范》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张之象撰。之象有《太史史例》，已著录。是编割裂《楚词》之文，分标格目，以为拟作之法。分十二编：曰辨体，曰解题，曰发端，曰造句，曰丽词，曰叶韵，曰用韵，曰更韵，曰连文，曰叠字，曰助语，曰余音。屈、宋所作，上接风人之遗，而下开百代之词赋。性情所造，音律自生，所谓文成而法立者也。

之象乃摘其某章某句，多立门类，限为定法，如词曲家之有工尺。以是拟骚，宁止相去九牛毛乎？

△《恬志堂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李日华撰。日华有《梅墟先生别录》，已著录。此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乃摘其诸杂著中论诗之语，凑合成编。如武伯英烛剪一联，其文甚繁。今删其上文，但云“烛剪句余改曰‘吐残月魄蟆颐动，蹴落春红燕尾忙’。”此改字竟从何来，是直不通书贾所摘矣。至日华堂名恬致，其集即名《恬致堂集》。而改曰恬志，尤耳食之误也。

△《诗藪》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胡应麟撰。应麟有《笔丛》，已著录。是书凡内编六卷，分古、今体各三卷。外编六卷，自周至元，以时代为次。杂编六卷，分遗逸、闰馀各三卷。皆其评论之语。《明史文苑传》：“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於乡。久不第，筑室山中。购书四万馀卷，手自编次，多所撰著。携诗谒王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

归益自负。所著《诗藪》十八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谏如此”云云。是应麟著此书时，世贞固尚在，乃内编又自纪其作《哭王长公诗》二百四十韵事，岂应麟又续有所增益欤？

△《夷白斋诗话》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顾元庆撰。元庆有《云林遗事》，已著录。是编论诗多隔膜之语。如秦韬玉诗“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辟邪”，可谓寒酸穷眼。元庆乃称其状富贵之象於目前，品题殊误。所录明诗多猥琐。至议蔡邕《饮马长城窟行》谓鱼腹中安得有书，尤高叟之为诗矣。

△《诗谭》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叶廷秀撰。廷秀有《西曹秋思》，已著录。是集所辑诗话，半录旧文，半出己论。前有廷秀自序称：“以为谭诗也可，谭道也可。”然其病正坐於此。第一条即曰心学，第二条即曰行得始为难。盖以讲学为诗家正脉，始於《文章正宗》。

《白沙》、《定山》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风雅扫地矣。此所谓言之有故，执之成理，而断断不可行於天下者也。故其人虽风裁岳岳，而论诗不可为训焉。

△《余山诗话》三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陈继儒撰。继儒有《邵康节外纪》，已著录。此书别无传本，惟《学海类编》载之。然其文皆摭拾继儒他说部而成，殆非其本书。其中如以展子虔为大李将军之师，大李将军为唐开元中李思训，展子虔则北齐人也。疏谬如是，即真出继儒手，正亦无足取耳。

△《藕居士诗话》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陈懋仁撰。懋仁有《年号韵编》，已著录。是书卷末论卢照邻诗“玉帛委奄尹，鉄质婴缙绅”句，以为此熹宗朝十字史，则作於崇祯时矣。懋仁及与袁宏道、鍾惺、谭元春游，故其论诗大旨，以公安、竟陵为宗。自序谓考证多而评鹭少。今观其书，如元王烈妇、明铁铉女诸条，亦稍能辨析。而舛漏之处甚多。如徐祯卿《观射歌》“突如流星中如树，此自用诗四鍬如树”语，而引仪礼之皮树以为兽名，则如字定作何解？杜甫《杜鹃诗》证以三绝句之叠用刺史，明鹃字为韵是已。又引《白头吟》之“郭东亦有樵”二句，则不知此乃晋乐所加以谐律，非本词也。诗《新台有泚》，说文作玼，自是当时别本。而以为泚误作玼，是未勘《说文》所引《五经》，不同者不止於此。谓《蜀道难》始梁张惊，不始李白。

不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乃以梁元帝为首。谓杨慎《赵州馆喜晴》七言律诗以朋字押入东韵为合古法，是误以古韵论律韵。谓傅玄以槩押貂为无韵之诗，不知槩在觉部，江之入声，貂在陌部，庚之入声，正穿鼻七声之相通。又误以律韵议古韵，至引尸子“死人为归人”句证邱为诗之“万里一归人”，更与本意相左矣。所注杜诗诸故实，亦茫无根据，无一字之可信也。

△《艺活甲编》五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茅元仪撰。元仪有《嘉靖大政类编》，已著录。此编皆评诗论文之语。当嘉靖中，元仪祖坤，与王世贞争名相轧。坤作《史记钞》，世贞未见其书，即先断其必不解。又世贞题《归有光集》，诋坤《八家文钞》右永叔而左昌黎。元仪修先世之憾，故此书大旨主於排斥世贞。然世贞摹拟之弊，虽可议者多。而元仪评论古人，又往往大言无当，所见实粗。其任意雌黄，亦皆不为定论也。

△《文通》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荃宰撰。荃宰字咸一，黄冈人。所著有文、诗、乐、词、曲五编，并以通名，见於自序。而《文通》独先刻成。其书取古今文章流别，及诗文格律，一一为之条析。盖欲仿刘勰《雕龙》而作。其末论梦一篇，酷摹勰之自序。然大抵摭拾百家，矜示奥博，未能一一融贯也。

△《诗话类编》三十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昌会撰。昌会字嘉侯，上海人。参议圻之孙也。是编摭拾诸诗话，参以小说，裒合成书。议论则不著其姓名，事实则不著其时代。又并不著出自何书。糅杂割裂，茫无体例，亦博而不精之学也。

△《尧山堂偶隽》七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蒋一葵编。一葵有《尧山堂外纪》，已著录。是书取前人比偶之文，自六朝迄宋、元，凡制诰、笺表、赋序、启劄中名隽之句，及寻常应对俳语，次而录之。盖王铨《四六话》之类。然摭拾未广，所采亦不尽工。

△《唐诗谈丛》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明胡震亨撰。震亨有《海盐县图经》，已著录。是书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实即《唐音癸签》之文。癸签凡分体、发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七门。此摘其谈丛一门，别立名目耳。

△《诗脍》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云式撰。云式字定之，钱塘人。是书凡分二十四类，皆杂采诸家诗话为之，而讳其出处。漫无持择，亦无所考证。

△《绿天耕舍燕钞》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署曰雪畴子辑，不知何许人也。其书杂取明人论诗之语，缀合成编，无所发明考证。大旨排王、李而主锺、谭。殆当万历、天启之间《诗归》盛行之后欤？

△《雅论》二十六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费经虞撰。其子密又增补之。经虞字仲若，新繁人。密有《燕峰文钞》，已著录。是书详论历代之诗，分源本、体调、格式、制作、合论、工力、时代、针砭、品衡、盛事、题引、琐语、音韵十三门。自序称以诗馀附后为十四，而目录及书中皆无之。盖欲为之而未成也。经虞著作不概见。密则以“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一联为王士禛所称，有十字须千古之目。而编次此书，乃未为精密。

如源本类中论诗句所始一条，乃摯虞《文章流别》之文，今尚载《太平御览》中，而引为孔颖达《诗疏》。葛天八阕一条，乃刘勰《文心雕龙》之文，乃引为梅鼎祚《古乐苑》。《左传》载浑良夫被发而譟，乃呼譟之譟，而以譟为诗之一体，谓始於浑良夫。杨慎虽有《五言律祖》，然齐、梁但有永明体，宫体之名，无律之名。而以五言律诗始见齐、梁，排律之名始於杨士宏之《唐音》，古无是称，而以为始见於唐。体调类中西昆酬唱，乃杨亿、刘子仪诸人，亿序可证。

而以为西昆乃唐李义山、温飞卿，又并韩偓入之，而段成式乃别立一体。王素有《效阮公体》诗，李商隐、杜牧均有《拟沈下贤体》诗，以及宋末四灵、江湖诸体，明末竟陵、公安诸体，皆漏不载，而别撰一才调体。格式类中每一体选录数篇，既非该举其源流，又非简择其精粹，殊为挂漏。又因齐己风骚旨格，益为推衍，多立名目，而漫无根据。制作类中所选名句，率摭拾诗话。然如何逊“金粟裹搔头”句见黄伯思《东观馀论》，乃引作考证，非谓此句之工。一概列之，殊未深考。所列对偶之法，尤繁碎。合论、工力、时代、针砭四类，亦皆杂取陈言。

品衡类中分十六格，各选古诗以实之，而皆不惬当。盛事类中多挂漏，亦多泛

滥。

题引类中论近人制题不雅，颇中其病。然所引诸式，分类标目，实以古题，则多未惬当。琐语类中皆经虞之笔记，间有可取之语。大致於古宗沧浪，於近人宗弇州也。音韵类中冗琐与格式门同，且即格式中之一，别出一门，亦无体例。其礼部韵略一卷，但有字而无注，题曰雅论礼部韵略，殆不成文，观其附记，盖经虞有此言，而其孙锡璜补入者。经虞又言，吴棫补叶、杨慎转注亦当收采。而此本无之，则又不知何意也。大抵意欲求多，而昧於持择。如游艺《诗法入门》所载，律诗平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类，亦均收入，宜其劳而鲜功矣。

△《艳雪斋诗评》二卷、《词曲评》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诗评》有崇祯己巳自序，《词曲评》有崇祯戊辰自序，皆自署曰石公。其私印则名曰亭爽，字曰以召，其姓则不可考，不知何许人也。是编杂采明人诗话、词话，手录成帙，非所自撰。大致以王世贞为圭臬，不出当时习气也。

△《明人文断》（无卷数，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皆采掇前人论文之语，抄录而成。所引如《纬文琐语》、《湖阴残语》之类，今皆不传，颇有足资考证者。然舛误冗杂，亦复不少。如所引杜牧一条，不知为《李贺集》序所言皆譬贺之诗，而误以为泛论文章。则其由贩鬻而来，不尽见本书可知矣。

△《四六金针》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陈维崧撰。维崧有《两晋南北集珍》，已著录。此书载《学海类编》中，取元陈绎曾《文说》中所论四六之法，割剥成编。颇为浅陋，必非维崧之笔。殆以维崧工於四六，故假其名。犹《木天禁语》之托言范梈，《诗法家数》之托言杨载耳。

△《螭斋诗话》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施闰章撰。闰章有《矩斋杂记》，已著录。是编乃所著诗话也。闰章诗深婉蕴藉，世推作手，而诗话乃多可议。如颜真卿《判杨志坚妻》，李翱《嫁韦应物女》，李绅《题放生池》，胡钉铤《感梦能诗》，廖有方《葬胡秀琯》。韩愈、孟郊友善，韩愈等奖进后辈，淳化中《老妓诗》、《老叟改萨天锡诗》，石介庆《历圣德颂艮岳诗讖》，李后主《题金楼子》，刘长卿题诗不署姓，凡一十三条。皆直录旧文，以为己语，殊不可解。至刘贡父《诗话》称李商隐所咏《锦瑟》乃令狐楚青衣之名，说至无稽，而闰章取之。“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乃常建《宿王昌龄隐居诗》，而误作王维《灞桥》。无名氏《法帖》二诗下题间二字，其为金赵秉文作无疑。而以为唐人。亦多失考。殆

偶然劄记，不甚经意之作耶。

△《诗话》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多记其所自作，及同时诸人倡和，亦间及唐诗。奇龄以考据为长，诗文直以才锋用事，而於诗尤浅。其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论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论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如诋李白，诋李商隐，诋柳宗元，诋苏轼，皆务为高论，实茫然不得要领。第八卷中记姜仲子、姚季方谓奇龄貌似苏轼像，又记乱仙以奇龄为轼后身，而奇龄皆以为辱。反覆诋轼数百言，并有“莫将今日扶乱画，又认他人著履图”句，已为诞妄。至谓轼不能实见理学之是非，於先圣授受之间有所取正，尤属大言。百载以来，日久论定，有以理学宗传屈指於奇龄者乎？

△《枣林艺箒》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谈迁撰。迁有《海昌外志》，已著录。是编载曹溶所辑《学海类编》中，实迁《枣林杂俎》之一卷也。所谈诗文，皆不出明人门径。其载张弼推尊洪武正韵一条，尤为纒繆。

△《诗辨坻》四卷（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是编评历代之诗。首为总论，次为经，次为逸，次为汉至唐，次为杂论，次为学诗经录，次为竟陵诗解驳议，而终以词曲。其曰坻者，扬雄称所作方言如鼠坻之与牛场，用则实五稼，饱邦民，不用遂为粪壤。坻之於道，先舒取是义也。然先舒诗源出太仓、历下，故宋、元皆置不论，而尤好为高论。如谓常建“深入强千里”句为不知句法；谓杜甫《咏怀古迹》第五首通章草草，伯仲二语，殊伤渊雅；谓元结《欸乃曲》伧父之状，使人欲呕；谓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句落填词纤境；“若非会向，居然滑调，一枝浓艳，君王带笑”，了无高趣；又谓胡应麟性鹜多，故於宋、元诗俱评。然眼中能容如许尘物，即胸次可知。而上下千古，所铸金呼佛者，则惟一李攀龙焉。

△《五代诗话》十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王士禛撰。宋弼等补辑。士禛有《古欢录》，弼有《山左明诗钞》，均已著录。是书士禛原稿，本草创未竟之本。弼所续入，务求其博，体例遂伤冗杂。

殊失士禛之初意，而挂漏者仍复不免。后郑方坤重为补正，乃斐然可观。是编精华，已尽为方坤所采。方坤所不采者，皆糟粕矣。今录方坤之本，而此本附存其目。盖二本皆非士禛之旧，而方坤学问该洽，不由餽釘而来。其凡例指摘此本之失，皆一一切中。故录彼而置此焉。

△《然脂集例》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士禄撰。士禄有《读史蒙拾》，已著录。士禄尝欲辑古今闺阁之文为一书，取徐陵《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语为名，然陵所选乃艳歌，非女子诗，士禄盖误引也。其弟士禎书其年谱后曰：“先生著书，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馀卷，条目初就。盖为之而未成，仅存此例十条而已。”《隋志》有妇人集，其书不传。明以来选本至夥，猥杂殊甚。士禄此例，差有条理，故附存其名於诗文评中。俾来者有考焉。

△《围炉诗话》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乔撰。乔字修龄，昆山人。是书所论，如“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如《小弁》、《凯风》诸篇，断不能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又谓“诗之中须有人在”。赵执信作《谈龙录》，皆深取其说。然统核全书，则偏驳特甚。大旨初尊长沙而排庆阳，又祖晚唐而挤两宋。

气质嚣浮，欲以毒詈狂谈劫伏俗耳，遂以王、李为牛<口后>驴鸣，而比陈子龙於王锡爵之仆夫。七子摹拟盛唐，诚不免於流弊，然亦各有根据。必斥之不比於人类，殊未得其平。至於赋比兴三体并行，源於三百。缘情触景，各有所宜。未尝闻兴比则必优，赋则必劣。况唐人非无赋体，宋人亦非尽无比兴。遗诗具在，吾将谁欺？乃划界分疆，诬宋人以比兴都绝，而所谓唐人之比兴者，实皆穿凿附会。大半难通。即所最推之李商隐、韩偓二家，李则字字为令狐而吟，韩则句句为朱温而发。平心而论，果尽如是哉？阎若璩《潜邱劄记》载乔自誉之言曰：“贺黄公《载酒园诗话》，冯定远《钝吟杂录》及某《围炉诗话》，可称谈诗之三绝。”

是何言欤？

△《漫堂说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宋荦撰。荦有《沧浪小志》，已著录。此书乃其说诗之语，载《学海类编》中。较曹溶所收《伪妄诗话》犹为真本。然荦已编入《西陂类稿》中矣。

△《说诗乐趣》二十卷、附《偶咏草续集》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伍涵芬撰。涵芬有《读书乐趣》，已著录。此书皆采摭前人诗话。《偶咏草续》集则所自作。以所撰《读书乐趣》末有《偶咏草》，故此曰续集也。其书庞杂无绪，去取失伦。卷端所列引用书目，乖舛不一而足。则其於诗可知矣。

涵芬《偶咏草》中有“侨居白下三山市，乱卖紫溪伍氏书”句。盖贫士刊鬻以自给，原不为著述计也。

△《柳亭诗话》三十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宋长白撰。长白原名俊，以字行，山阴人。是编成於康熙乙酉。自三代以迄近人，凡涉於诗者，多所记录。时以己意品题，而议论考据，多无根柢。犹明季山人之余绪也。

△《原诗》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燮撰。燮有《江南星野辨》，已著录。是编乃其论诗之语。分内篇、外篇，又各分上、下。其大旨在排斥有明七子之摹拟，及纠弹近人之剽窃，其言皆深中症结。而词胜于意，虽极纵横博辨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亦多英雄欺人之语。如曰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论苏、黄数家犹可，概曰宋人，岂其然乎，至谓谢灵运胜曹植，亦故为高论耳。

△《春秋诗话》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劳孝舆撰。孝舆字巨峰，一字阮斋，南海人。以贡生官镇远县知县。其书专取《春秋左氏传》之言诗者集为五卷。一曰赋诗，如重耳《赋河水》、秦穆《赋六月》之类。二曰解诗，如郤至《解兔置》，穆叔《解三夏》及《文王鹿鸣》之类。三曰引诗，如郑太子《忽辞昏》引自《求多福》，陈敬仲《辞卿》引《翘翘车乘》之类。四曰拾诗，乃古诗轶句，左氏拾而出之者，分赋诵、讴歌、谣箴、铭、投壶词、繇词、谚隐各名。五曰评诗，则为《吴公子观乐》一篇。每条后各以所见附著之。既不同铨释传文，又非尽沿讨诗义。编葺虽勤，殊无所取也。

△《铁立文起》二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之绩撰。之绩字懋功，宣城人。是书皆论作文之法，铁立其斋名也。卷首曰文体通论。前编十二卷，自序至七凡九十三种。后编十卷，自王言至论判，凡四十八种。大略采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二书，而以己意参补之。然持议多偏，不能窥见要领。甚至以屠隆《溟海波恬赋》为胜于木华、郭璞，尤倒置矣。

△《学稼馀谭》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题云栎社老人辑。上卷曰诗鹄，中卷曰诗考，下卷曰诗话。其下卷又分一子卷，诗考、诗话皆采辑诸书而成，冗琐特甚。诗鹄谓诗有南北宗，《国风》“林有朴遯”，南宗语也。“我心匪石”二句，北宗语也。剿仿本贾岛《二南密旨》之语，尤少持择。又谓七言古为唐歌行之未成者，则更异矣。

△《榕城诗话》三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国朝杭世骏撰。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是编乃雍正壬子世骏以举人充福建同考官所作，故以榕城为名。（案雍正壬子、乙卯二科皆以邻省举人充乡试

同考官，故世骏以甲辰举人膺是任。谨附识於此。）其论诗，以王士禛为宗。故如冯舒、冯班、赵执信、庞垲、何焯诸人不附士禛者，皆深致不满。於同时诸人，无不极意标榜，欲以仿士禛诸杂著。然士禛善於选择，每一集节取一二联，往往可观。世骏则未之能也。

——右“诗文评类”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一百九十八 集部五十一

○词曲类一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於文苑，尚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今酌取往例，附之篇终。词、曲两家又略分甲乙。词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词韵。曲则惟录品题论断之词，及《中原音韵》，而曲文则不录焉。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

△《珠玉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晏殊撰。殊有《类要》，已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殊词有《珠玉集》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刻，与陈氏所记合，盖犹旧本。《名臣录》称“殊词名《珠玉集》，张子野为之序”。子野，张先字也。今卷首无先序，盖传写佚之矣。殊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故刘攽《中山诗话》谓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赵与峕《宾退录》记殊幼子几道，尝称殊词不作妇人语。今观其集，绮艳之词不少。盖几道欲重其父名，故作是言，非确论也。集中《浣溪沙春恨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乃殊示张寺丞、王校勘七言律中腹联，《复斋漫录》尝述之。今复填入词内，岂自爱其造语之工，故不嫌复用耶？考唐许浑集中“一樽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二句，亦前后两见，知古人原有此例矣。

△《乐章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柳永撰。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景祐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叶梦得《避暑录话》曰：“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

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张端义《贵耳集》亦曰：“项平斋言“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云云。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乐章集》三卷，今止一卷，盖毛晋刊本所合并也。宋词之传於今者，惟此集最为残阙。晋此刻亦殊少勘

正，讹不胜乙。其分调之显然舛误者，如《笛家别久》二字，《小镇西久离》阙三字，《小镇西犯路辽绕》三字，《临江仙萧条》二字，皆系后段换头。今乃截作前段结句。字句之显然舛误者，如尾犯之“一种芳心力”，“芳”字当作“劳”，《浪淘沙慢》之“几度饮散歌阑”，“阑”字当作“阕”，“如何时”“如”字当作“知”。《浪淘沙令》之“有一个人人”，一字属衍，“促尽随红袖举”，“促”字下阙“拍”字，“破阵乐之各明珠”，“各”字下脱“采”字。《定风波》之“拘束教吟咏”，“咏”字当叶韵作“和”字。《凤归云》之“霜月夜”，“夜”字下脱“明”字。《如鱼水》之“兰芷汀洲望中”，“中”字当作“里”。《望远行》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二句，上下倒置。《红窗睡》之“如削肌肤红玉莹”句，已属叶韵，下又误增“峰”字。《河传》之“露清江，芳交乱”，“清”字当作“净”。《塞鸿》之“渐西风紧”，“紧”字属衍。《诉衷情》之“不堪更倚木兰”，“木兰”二字当作“兰棹”。《夜半乐》之“嫩红光数”，“光”字当作“无”。“金敛笑争赌”，“敛”字当作“钗”。万树作《词律》，尝驳正之，今并从其说。其必不可通者，则疑以传疑，姑仍其旧焉。

△《安陆集》一卷、《附录》一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张先撰。案仁宗时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枢密副使张逊之孙，天圣三年进士，官至知亳州，卒於宝元二年，欧阳修为作墓志者是也。其一乌程人，天圣八年进士，官至都官郎中，即作此集者是也。《道山清话》竟以博州张先为此张先，误之甚矣。张铎《湖州府志》称：“先有《文集》一百卷，惟乐府行於世。”《宋史艺文志》载：“先诗集二十卷。”陈振孙《十咏图跋》称“偶藏子野诗一帙，名《安陆集》。旧京本也。乡守杨嗣翁见之，因取刻之郡斋”云云。（案此跋载周密《齐东野语》。）则振孙时其集尚存。然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乃惟载张子野词一卷，而无其诗集，殊不解其何故也。自明以来，并其词集亦不传，故毛晋刻六十家词，独不及先。此本乃近时安邑葛鸣阳所辑，凡诗八首，词六十八首。其编次虽以诗列词前，而为数无几。今从其多者为主，录之於词曲类中。考《苏轼集》有《题张子野诗集》后曰：“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馀技耳。《华州西溪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野艇归时闻草声。’（案《石林诗话》、《瀛奎律髓》，‘草声’并误作‘棹声’，近时安邑葛氏刊本据《渔隐丛话》改正，今从之。）与余和诗云：‘愁似鰕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云云。然轼所举二联，皆涉纤巧。自此二联外，今所传者惟《吴江》一首稍可观。然“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一联，亦有

纤巧之病。平心而论，要为词胜于诗，当时以张三影得名，殆非无故。轼所题跋，当由好为高论，未可据为定评也。

△《六一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其词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一卷。此为毛晋所刻，亦止一卷，而於总目中注原本三卷。盖庐陵旧刻，兼载乐语，分为三卷。晋删去乐语，仍并为一卷也。曾慥《乐府雅词序》有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西清诗话》云：“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焯伪作。”《名臣录》亦云：“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焯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则修词中已杂他人之作。又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间有误入六一词者”，则修词又或窜入他集。盖在宋时已无定本矣。晋此刻亦多所釐正，然诸选本中有梅尧臣《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一首，吴曾《能改斋漫录》独引为修词。

且云不惟圣俞、君复二词不及，虽求诸唐人温李集中，殆难与之为一。则尧臣当别有词，此词断当属修。晋未收此词，尚不能无所阙漏。又如《越溪春》结语“沈麝不烧金鸭，玲珑月照梨花”，系六字二句。集内尚沿坊本误“玲”为“冷”、“珑”为“笼”，遂以七字为句。是校讎亦未尽无讹。然终较他刻为稍善，故今从其本焉。

△《东坡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苏轼撰。轼有《易传》，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轼词一卷。《书录解题》则称《东坡词》二卷。此本乃毛晋所刻，后有晋跋云：“得金陵刊本，凡混入黄、晁、秦、柳之作俱经芟去。”然刊削尚有未尽者，如开卷《阳关曲》三首，已载入诗集之中，乃钱李公择绝句。其曰以《小秦王》歌之者，乃唐人歌诗之法。宋代失传，惟《小秦王》调近绝句，故借其声律以歌之。非别有词调谓之《阳关曲》也。使当时有《阳关曲》一调，则必自有本调之宫律，何必更借《小秦王》乎。以是收之词集，未免泛滥。至集中《念奴娇》一首，朱彝尊《词综》据《容斋随笔》所载黄庭坚手书本，改“浪淘尽”为“浪声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我笑生华发”。因谓“浪淘尽”三字於调不协，“多情”句应上四下五。然考毛开此调，如“箬无地”、“阆风顶”，皆作仄平仄，岂可俱谓之未协。石孝友此调云：“九重频念此，袞衣华发。”周紫芝此调云：“白头应记得，尊前倾盖。”亦何尝不作上五下四句乎。又赵彦卫《云麓漫钞》辨贺新凉《词版本》“乳燕飞华屋”句，真迹“飞”作“栖”。《水调歌词》版本“但愿人长久”句，真迹“愿”作“得”。指为妄改古书之失。然二字之工拙，皆相去不远。前人著作，时有改定，何必定

以真迹为断乎。晋此刻不取洪、赵之说，则深为有见矣。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曾敏行《独醒杂志》载“轼守徐州日，作燕子楼乐章。其稿初具，逻卒已闻张建封庙中有鬼歌之”。其事荒诞不足信。然足见轼之词曲，輿隶亦相传诵，故造作是说也。

△《山谷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黄庭坚撰。庭坚有《山谷集》，已著录。此其别行之本也。《宋史艺文志》载《庭坚乐府》二卷。《书录解题》则载《山谷词》一卷，盖宋代传刻已合并之矣。陈振孙於晁无咎词调下引补之语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他人不能及也。”於此集条下又引补之语曰：“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二说自相矛盾。考秦七、黄九语在《后山诗话》中，乃陈师道语，殆振孙误记欤？今观其词，如《沁园春望远行》，《千秋岁》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两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丑奴儿》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谑不可名状。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身差〉”字，第四首之用“”字，皆字书所不载，尤不可解。不止补之所云不当行已也。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

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师道以配秦观，殆非定论。观其《两同心》第二首与第三首，《玉楼春词》第一首与第二首，《醉蓬莱》第一首与第二首，皆改本与初本并存。则当时以其名重，片纸只字，皆一概收拾，美恶杂陈，故至於是。

是固宜分别观之矣。陆游《老学庵笔记》辨其《念奴娇》词“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句。俗本不知其用蜀中方音，改“笛”为“曲”以叶韵。今考此本，仍作“笛”字，则犹旧本之未经窜乱者矣。

△《淮海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秦观撰。观有《淮海集》，已著录。《书录解题》载《淮海词》一卷，而传本俱称三卷。此本为毛晋所刻，仅八十七调，裒为一卷。乃杂采诸书而成，非其旧帙。其总目注原本三卷，特姑存旧数云尔。晋跋虽称订讹搜遗，而校讎尚多疏漏。如集内《长相思铁瓮城高》一阕，乃用贺铸韵，尾句作“鸳鸯未老否”，《词汇》所载则作“鸳鸯未老绸缪”。考当时杨无咎亦有此调，与观同赋，注云用方回韵，其尾句乃“佳期永卜绸缪”，知《词汇》为是矣。又《河传》一阕尾句作“闷损人天不管”。考黄庭坚亦有此调，尾句作“好杀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词，戏以‘好’字易‘瘦’字。”是观原词当是“瘦杀

人天不管”，“闷损”二字为后人妄改也。至“唤起一声人悄”一阙，乃在黄州咏海棠作，调名《醉乡春》，详见《冷斋夜话》。此本乃阙其题，但以三方空记之，亦为失考。

今并釐正，稍还其旧。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曰：“秦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蔡绦《铁围山丛谈》亦记“观婿范温常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喜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酒酣欢洽，始问此郎何人。

温遽起叉手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绝倒”云云。梦得，蔡京客。绦，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则观词为当时所重可知矣。

△《书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程垓撰。垓字正伯，眉山人。其家有《拟舫名书舟》，见本集词注。《古今词话》谓号虚舟，盖字误也。《书录解题》载垓《书舟词》一卷，传本或作《书舟雅词》二卷，而《宋史艺文志》乃作陈正伯《书舟雅词》十一卷，则又误程为陈，误二为十一矣。此本为毛晋所刻，仍作一卷。前有王偁序，与《书录解题》所载合。序云“尚书尤袤曾称其文过於诗词，今其诗文无可考，而词则颇有可观。杨慎《词品》最称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秋英》数阙。盖垓与苏轼为中表，耳濡目染，有自来也。集内《摊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门”一阙，诸刻多作康与之《江城梅花引》，仅字句小有异同。此调相传为前半用《江城子》，后半用《梅花引》，故合云《江城梅花引》。至过变以下，则两调俱不合。考《词谱》载《江城子》亦名《江神子》。应以名《摊破江神子》为是。

详其句格，亦属垓本色。其题为康作，当属传说。又卷末毛晋跋，《意难忘》、《一剪梅》诸阙，俱定为苏作，悉行删正。今考《东坡词》内已增入《意难忘》一首，而《一剪梅》尚未载入。其词亦仍载此集中，未尝刊削。然数词语意浅俚，在垓亦非佳制，可信其必非轼作。晋之所云，未详其何所据也。

△《小山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晏几道撰。几道字叔原，号小山。殊之幼子。监颖昌许田镇。熙宁中郑侠上书下狱，悉治平时所往还厚善者，几道亦在其中。从侠家搜得其诗，裕陵称之，始得释。事见《侯鯖录》。黄庭坚《小山集》序曰：“其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又《古今词话》载程叔微之言曰：“伊川闻人诵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曰鬼语也。”意颇赏之。然则几道之词固甚为当时推挹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小山词》一卷，并录黄庭坚全序。此本佚去，惟存无名氏

跋后一篇。据其所云：“似几道词本名《补亡》，以为补乐府之亡。单文孤证，未敢遽改，姑仍旧本题之。”至旧本字句，往往讹异。如“泛清波摘遍”一阙，“暗惜光阴恨多少”句，此於“光”字上误增“花”字，衍作八字句。《词汇》遂改“阴”作“饮”，再误为“暗惜花光饮恨多少”。如斯之类，殊失其真，今并订正焉。

△《晁无咎词》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晁补之撰。补之有《鸡肋集》，已著录。是集《书录解题》作一卷，但称晁无咎词。《柳塘词话》则称其词集亦名鸡肋，又称补之常自铭其墓，名《逃禅词》。考杨补之亦字无咎，其词集名曰《逃禅》。不应名字相同，集名亦复蹈袭，或误合二人为一欤？此本为毛晋所刊，题曰《琴趣外篇》。其跋语称《诗馀》不入集中，故名《外篇》。又分为六卷，与《书录解题》皆不合，未详其故。卷末《洞仙歌》一首，为补之大观四年之绝笔，则旧本不载，晋摭黄昇《花菴词选》补录於后者也。补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集中如《洞仙歌》第二首填卢仝诗之类，未免效苏轼《隐括》、《归去来词》之颦。然其词神态高秀，与轼实可肩随。陈振孙於《淮海词》下记补之之言曰：“少游词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观所品题，知补之於此事特深，不但诗文之擅长矣。刊本多讹，今随文校正。其《引驾行》一首，证以柳永《乐章集》及集内《春云轻锁》一首，实佚其后半。无从考补，今亦仍之。至《琴趣外篇》，宋人中如欧阳修、黄庭坚、晁端礼、叶梦得四家词皆有此名，并补之此集而五，殊为淆混。今仍题曰《晁无咎词》，庶相别焉。

△《姑溪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李之仪撰。之仪有《姑溪集》，已著录。《书录解题》载《姑溪词》一卷。此本为毛晋刊，凡四十调，共八十有八阙。之仪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蒨，殆不减秦观。晋跋谓“《花菴词选》未经采入，有遗珠之叹”。其说良是。疑当时流传未广，黄昇偶未见之，未必有心於删汰。至所称“鸳衾半拥空床，月步懒，恰寻床。卧看游丝到地长。时时浸手心头润，受尽无人知处凉”诸句，亦不足尽之仪所长。则之仪之佳处，晋亦未能深知之也。其和陈瓘、贺铸、黄庭坚诸词，皆列原作於前，而已词居后。唱和并载，盖即《谢朓集》中附载王融诗例。使赠答之情，彼此相应，足以见措词运意之故，较他集体例为善。所载庭坚《好事近》后阙“负十分蕉叶”句，今本《山谷词》“蕉叶”误作“金叶”，亦足以互资考证也。

△《东堂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毛滂撰。滂有《东堂集》，已著录。此词一卷，载於马端临《经籍考》。

与今本相合。盖其文集久佚，今乃哀录成帙。其词集则别本孤行，幸而得存也。

端临又引《百家诗序》，称其罢杭州法曹时，以赠妓词“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句见赏於苏轼。其词为《惜分飞》，今载集中。然集中有《太师生辰词》数首，实为蔡京而作。蔡绦《铁围山丛谈》载其父柄政时，滂献一词甚伟丽。骤得进用者，当即在此数首之中。则滂虽由轼得名，实附京以得官。徒擅才华，本非端士。方回《瀛奎律髓》乃以为守正之士，盖偶未及考。其词则情韵特胜。陈振孙谓滂他词虽工，终不及苏轼所赏一首者。亦随人作计之见，非笃论也。其文集、词集并称东堂者，滂令武康时改尽心堂为东堂。集中《蓦山溪》一阕，自注其事甚悉云。

△《溪堂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谢逸撰。《宋史艺文志》载逸有集二十卷。《溪堂诗》五卷。岁久散佚。今已从《永乐大典》中蒐辑成编，已著录。《书录解题》别载《溪堂词》一卷。

今刊本一卷，末有毛晋跋，称既得《溪堂全集》，末载乐府一卷，遂依其章次就梓。盖其集明末尚未佚，晋故得而见之也。逸以诗名宣、政间，然《复斋漫录》载其尝过黄州杏花村馆，题《江神子》一阕於驿壁，过者必索笔於驿卒。卒苦之，因以泥涂焉。其词亦见重一时矣。是作今载集中，语意清丽，良非虚美。其他作亦极锻炼之工。卷首有序，署漫叟而不名。其所称“黛浅眉痕沁，红添酒面潮”二句，乃《菩萨蛮》第一阕中句。“鱼跃冰池抛玉尺，云横石岭拂蛟绡”。乃《望江南》第二阕中句。然“红潮登颊醉槟榔”本苏轼语，“鱼跃练江抛玉尺”亦王令语，皆剽窃前辈旧文，不为佳句。乃独摘以为极工，可谓舍长而取短，殊非定论。晋跋语又载《花心动》一阕，谓出近来吴门抄本，疑是贗笔。乃沈天羽作《续词谱》，独收此词。朱彝尊《词综选》逸词，因亦首登是阕。考宋人词集，如史达祖、周邦彦、张元幹、赵长卿、高观国诸人皆有此调。其音律平仄，如出一辙。独是词随意填凑，颇多失调，措语尤鄙俚不文。其为贗作，盖无疑义。晋刊此集，削而不载，特为有见。今亦不复补入，庶免鱼目之混焉。

△《片玉词》二卷、《补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周邦彦撰。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乐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府。徙处州卒。自号清真居士。《宋史文苑传》称“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艺文志》载《清真居士集》十一卷。盖其诗文全集久已散佚，其附载诗馀与否，不可复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词有《清真集》二卷，后集

一卷。

此篇名曰《片玉》，据毛晋跋，称为宋时刊本所题，原作二卷。其补遗一卷则晋采各选本成之。疑旧本二卷即所谓《清真集》，晋所掇拾乃其后集所载也。卷首有强焕序，与《书录解题》所传合。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於铺叙。陈郁藏《一话腴》谓其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非溢美也。又邦彦本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

故方千里和词，一一案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今以两集互校，如《隔浦莲近》“拍金丸惊落飞鸟”句，毛本注云“案谱，此处宜三字二句。”然千里词作“夷犹终日鱼鸟”，则周词本是“金丸惊落飞鸟”，非三字二句。又《荔枝香近》“两两相依燕新乳”句，止七字。千里词作“深涧斗泻飞泉洒甘乳”句，凡九字。

观柳永、吴文英二集，此调亦俱作九字句，不得谓千里为误。则此句尚脱二字。

又《玲珑四犯》“细念想梦魂飞乱”句七字。毛本因旧谱误脱“细”字，遂注曰：“案谱，宜是六言。”不知千里词正作“顾鬓影翠云零乱”七字，则此句“细”字非衍文。又《西平乐》“争知向此征途，区区伫立尘沙”二句，共十二字。千里和云：“流年迅景霜风败苇惊沙”止十字，则此句实误衍二字。至於《兰陵王》尾句“似梦里泪暗滴”，六仄字成句。观史达祖此调，此句作“欲下处似认得”，亦止用六仄字，可以互证。毛本乃於梦字下增一“魂”字，作七字句，尤为舛误。

今并釐正之。据《书录解题》，有曹杓，字季中，号一壶居士者，曾注《清真词》二卷。今其书不传。

△《初寮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王安中撰。安中有《初寮集》，已著录。其为人反覆炎凉，虽不足道。然才华富艳，亦不可掩。《花菴词选》载其词，如《小重山》之“椽烛垂珠清漏长，庭留春筍缓飞觞”，《蝶恋花》之“翠雾萦纤消篆印，笛声恰度秋鸿阵”等句，皆为当世所称。就文论文，亦南北宋间佳手也。《书录解题》载《初寮词》一卷，与今本合。考集内《安阳好》九阙，吴曾《能改斋漫录》称“韩魏公皇祐初镇维扬，曾作《维扬好》词四章。其后熙宁中罢相镇安阳，复作《安阳好》十章。人多传之”云云。据曾所录之一首，即此集内《形胜魏西州》一首。安阳为魏郡地，安中未曾镇彼。似此词宜属韩琦，显然误入。殆又经后人裒辑，非陈氏所见原本矣。疑以传疑，姑存之以备考证焉。

△《友古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蔡伸撰。伸字伸道，莆田人。襄之孙，自号友古居士。宣和中官彭城倅，历官左中大夫。《书录解题》载伸《友古词》一卷，此本卷数相合。伸尝与向子諲同官彭城漕属，故屡有赠子諲词。而子諲《酒边词》中所载倡酬人姓氏甚夥，独不及伸，未详其故。伸词固逊子諲，而才致笔力亦略相伯仲。即如《南乡子》一阙，自注云：“因向词有‘凭书续断肠’句而作。”今考向词乃《南歌子》。

以伸词相较，其婉约未遽相逊也。毛晋刊本，颇多疏舛。如“飞雪满群山”一词，晋注云：“又名‘扁舟寻旧约’。”不知此乃后人从本词后阙起句改名，非有异体，亦不应即以名本词。《惜奴娇》一调，晋注云：“一作《粉蝶儿》。”不知《粉蝶儿》另有一调，与《惜奴娇》判然不同。至《青玉案》和贺方回韵，前阙“处”字韵讹作“地”字。贺此调南宋诸人和者不知凡几，晋不能互勘其误，益为失考矣。

△《和清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方千里撰。千里，信安人。官舒州签判。李昉《宋艺圃集》尝录其《题真源宫》一诗。其事迹则未之详也。此集皆和周邦彦词。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

所谓分判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今以两集相校，中有调名稍异者。如《浣溪沙》目录与周词相同，而调则误作《浣沙溪》。《荔枝香》周词作《荔枝香近》，吴文英《梦窗稿》亦同，此集独少“近”字。《浪淘沙》周词作《浪淘沙慢》。盖《浪淘沙》制调之始，皇甫松惟七言绝句。李后主始用双调，亦止五十四字。周词至百三十三字之多，故加以“慢”字。此去“慢”字，即非此调。盖皆传刻之讹，非千里之旧。又其字句互异者，如《荔枝香》第二调前阙“是处池馆春遍”，周词作“但怪灯偏帘卷”。不惟音异，平仄亦殊。《霜叶飞》前阙“自遍拂尘埃玉镜羞照”句，止九字，周词作“又透入清辉半晌特地留照”，共十一字，则和词必上脱二字。《塞垣春》前阙结句“短长音如写”句，止五字，周词作“一怀幽恨如写”，乃六字句，则和词亦脱一字。后阙“满堆襟袖”，周词作“两袖珠泪”，则第二字不用平声。和词当为“堆满襟袖”之误。

《三部乐》前阙“天际留残月”句，止五字，周词作“何用交光明月”，亦六字句。则和调又脱一字。若六丑之分段，以“人间春寂”句属前半阙之末，周词刊本亦同。然证以吴文英此调，当为过变之起句。则两集传刻俱讹也。据毛晋跋，乐安杨泽民亦有《和清真词》，或合为《三英集》刊行。然晋所刻六十一家之内无泽民词，又不知何以云然矣。

△《圣求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吕滨老撰。滨老字圣求，嘉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吕渭老。考嘉定壬申赵师奶序，亦作滨老。二字形似，其取义亦同，未详孰是也。滨老在北宋末颇以诗名。师奶称其《忧国诗》二联、《痛伤诗》二联、《释愤诗》二联，皆为徽钦北狩而作。《忧国诗》有“尚喜山河归帝子，可怜麋鹿入王宫”语，则南渡时尚存矣。其诗在师奶时已无完帙，词则至今犹传。《书录解题》作一卷，与此本相合。杨慎《词品》称其《望海潮》、《醉蓬莱》、《扑蝴蝶近》、《惜分钗》、《薄倖》、《选冠子》、《百宜娇》等阙，佳处不减少游。《东风第一枝咏梅》，不减东坡之《绿毛幺凤》。今考《咏梅词》集中不载，仅附见毛晋跋中。晋跋亦不言所据，未详其故。晋跋又称其《惜分钗》一阙尾句用二叠字，较陆游《钗头凤》用三叠字更有别情。不知滨老为徽宗时人，游乃宁宗时人，《钗头凤》词实因《惜分钗》旧调而变平仄相间为仄韵相间耳。晋似谓此调反出於《钗头凤》，未免偶不检也。

△《石林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一卷，与今本同。卷首有关注序，称“其兄圣功元符中为镇江掾，梦得为丹徒尉，得其小词为多。味其词，婉丽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於简淡时出雄杰。

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云云。考倚声一道，去古诗颇远。集中亦惟《念奴娇故山渐近》一首杂用陶潜之语，不得谓之似陶。注所拟殊为不类。至於“云峰横起”一首，全仿苏轼“大江东去”，并即参用其韵。又《鹧鸪天一曲青山》后阙，且直用轼诗语足成。是以旧刻颇有与东坡词彼此混入者。则注谓梦得近於苏轼，其说不诬。梦得著《石林诗话》，主持王安石之学，而阴抑苏、黄，颇乖正论。

乃其为词，则又挹苏氏之余波。所谓是非之心有终不可泯灭者耶？卷首《贺新郎》一词，毛晋注或刻李玉。考王楙《野客丛书》曰：“章茂深尝得其妇翁所书《贺新郎》词，首曰‘睡起啼莺’语。章疑其误，颇诘之。石林曰：‘老夫常得之矣。

流莺不解语，啼莺解语，见《禽经》’”云云。则确为梦得之作，晋盖未核。又《野客丛书》所记，正谓此句作“啼莺”语，故章冲疑“啼”字“语”字相复。

此本乃改为“流莺”，与王楙所记全然牴牾。知毛晋疏於考证，妄改古书者多矣。

△《筠谿乐府》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李弥逊撰。弥逊有《筠谿集》，已著录。此编旧本附缀《筠谿集》末。考弥

逊家传，称所撰奏议三卷，外制二卷，诗十卷，杂文六卷，与今本《筠谿集》合。而不及乐府，则此集本别行也。凡长短调八十一首，其长调多学苏轼，与柳、周纤秣别为一派，而力稍不足以举之，不及轼之操纵自如。短调则不乏秀韵矣，中多与李纲、富知柔、叶梦得、张元幹唱和之作。又有《鹏举座上歌姬唱夏云峰》一首，考岳飞与汤邦彦皆字鹏举，皆弥逊同时，然飞於南渡初倥偬戈马，不应有声伎之事。或当为汤邦彦作欤？开卷寄张仲宗《沁园春》一首，注《芦川集》误刊字，然《蝶恋花》第五首今亦见《芦川集》中，又不知谁误刊也。自《虞美人》以下十二首，皆祝寿之词。颛预通用，一无可取。宋人词集，往往不加刊削，未喻其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旧焉。

△《丹阳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葛胜仲撰。胜仲有《丹阳集》，已著录。其词则《书录解题》别载一卷。此为毛晋所刻，盖其单行之本也。胜仲与叶梦得酬唱颇多，而品格亦复相埒。惟叶词中有《鹧鸪天》“次鲁卿韵观太湖”一阙，此卷内未见原唱。而此卷有《定风波》“燕骆驼桥次少蕴韵”二阙，叶词内亦未见。非当时有所刊削，即传写佚脱。至《浣溪沙》三首在叶词以为次鲁卿韵，在此卷又以为和少蕴韵。则两者必有一讹，不可得而复考矣。其《江城子》后阙押“翁”字韵，益可证叶词复押“宫”字之误。《鹧鸪天》“生辰”一词独用仄韵，诸家皆无是体。据调当改《木兰花》。至於字句讹阙，凡《永乐大典》所载者，如《鹧鸪天》后阙“欢华”本作“欢娱”，第二首后阙“红囊”本作“红裳”。《西江月》第二首后阙“禁涂”本作“荣涂”。《临江仙》第三首后阙“擂鼓”本作“醜鼓”。《浣溪沙》第二首后阙“容貌”本作“容见”。《蓦山溪》第一首前阙“短服”本作“袷服”，“摸名”本作“摸石”，第二首后阙“横石”亦本作“摸石”，第三首前阙“使登荣”本作“便登荣”，“随柳岸”本作“隋岸柳”。《西江月》第三首后阙“鲈鱼”本作“鲈莼”。《瑞鹧鸪》后阙“还过”本作“还遇”。《江城子》第二首后阙“歌钟”下本有“卷帘风”三字。《蝶恋花》后阙今本作“二方空”者，本“黄纸”二字，“龙斗萇”本作“龙護”。《临江仙》前阙“儒似”本作“臞仙”，第二首后阙今本阙十二字，本作“凭谁都卷入芳樽，赋归欢靖节”二句。《醉花阴》前阙“冻才弃万林梅”句本作“冻栝万林梅”。《浪淘沙》第二首后阙“关宴”本作“开燕”。皆可证此本校讎之疏。又《永乐大典》本尚有《小饮浣溪沙》一首，《九日南乡子》一首，《题灵山广瑞禅院虞美人》一首，为是本所无。则讹脱又不止字句矣。

△《坦庵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赵师使撰。师使字介之。燕王德昭七世孙。集中有和叶梦得、徐俯二词，盖南宋初人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坦庵长短句》一卷，称赵师使撰。陈

景沂《全芳备祖》载《梅花》五言一绝，亦称师侠。与此本互异，未详孰是。盖二字点、画相近，犹田肯、田宵史传亦姑两存耳。毛晋刊本谓师使一名师侠，则似其人本有两名，非事实也。是集前有其门人尹觉序，据云坦庵为文，如泉出不择地，词章乃其馀事。其模写体状，虽极精巧，皆本情性之自然。今观其集，萧疏淡远，不肯为剪红刻翠之文，洵词中之高格。但微伤率易，是其所偏。师使尝举进士，其宦游所及，系以甲子。见於各词注中者，尚可指数。大约始於丁亥，而终於丁巳。其地为益阳、豫章、柳州、宜春、信丰、潇湘、衡阳、莆中、长沙，其资阶则不可详考矣。

△《酒边词》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向子諲撰。子諲字伯恭，临江人。钦圣宪肃皇后再从侄。元符初，以恩补官。南渡初，历徽猷阁直学士，知平江府。事迹具《宋史》本传。子諲晚年以忤秦桧致仕，卜筑於清江五柳坊杨遵道光禄之别墅，号所居曰芎林。既作七言绝句以纪其事，而复广其声为《鹧鸪天》一阙。楼钥《攻媿集》尝纪其事。然钥仅述其诗而不及其词。又子諲之号芎林居士，据《西江月》“五柳坊中烟绿”一阙注，是已在政和年间，钥亦考之未审也。《书录解题》载子諲词有《酒边集》一卷，《乐府纪闻》则称四卷。此本毛晋所刊，分为二卷。上卷曰《江南新词》，下卷曰《江北旧词》，题下多自注甲子。新词所注皆绍兴中作，旧词所注则政和、宣和中作也。卷首有胡寅序，称退江北所作於后，而进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华；酌元酒之尊，弃置醇味。玩其词意，此集似子諲所自定。然《减字木兰花》“斜江叠翠”一阙注，兼纪绝笔云云。已属后人缀入。而此词以后所载甚多，年月先后，又不以甲子为次。殆后人又有所窜乱，非原本耶？其《浣溪沙》“咏岩桂”第二阙，“别样清芬扑鼻来”一首，据注云，曾端伯和。盖以端伯和词附录集内，而目录乃并作子諲之词，题为《浣溪沙》十二首。则非其旧次明矣。

△《无住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陈与义撰。与义有《简斋集》，已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无住词》一卷，以所居有无住庵，故以名之。与义诗师杜甫，当时称陈、黄之后无逾之者。其词不多，且无长调，而语意超绝。黄昇《花庵词》选称其可摩坡仙之垒。

至於《虞美人》之“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临江仙》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等句，胡仔《渔隐丛话》亦称其清婉奇丽。盖当时绝重其词也。此本为毛晋所刊，仅十八阙。而吐言天拔。不作柳彳莺娇之态，亦无蔬筍之气。殆於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方回《瀛奎律髓》称杜甫为一祖，而以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如以词论，则师道为勉强学步，庭坚为利钝

互陈，皆迥非与义之敌矣。开卷“法驾导引”三阙，与义已自注其词为拟作。而诸家选本尚有称为赤城韩夫人所制，列之仙鬼类中者。证以本集，亦足订小说之诬焉。

△《竹坡词》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周紫芝撰。紫芝有《太仓稊米集》，已著录。《书录解题》载《竹坡词》一卷，此本作三卷。考卷首高邮孙兢序，称离为三卷，则通考一卷乃三卷之误。兢序称共词一百四十八阙，此本乃一百五十阙。据其子棐乾道九年重刊跋，则《忆王孙》为绝笔，初刻止於是篇。其《减字木兰花》、《采桑子》二篇乃棐续得佚稿，别附於末，故与原本数异也。集中《鹧鸪天》凡十三阙。后三阙自注云：“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此三篇是晚年歌之，不甚如人意，聊载乎此”云云。则紫芝填词，本从晏几道入，晚乃刊除秣丽，自为一格。兢序称其少师张耒，稍长师李之仪者，乃是诗文之渊源，非词之渊源也。棐跋称是集先刻於浔阳，讹舛甚多，乃亲自校讎。然集中《潇湘夜雨》一调实与《满庭芳》两调相似，而实不同。其《潇湘夜雨》本调有赵彦端一词可证。自是集误以《满庭芳》当之，词汇遂混为一调。至选声集列《潇湘夜雨调》，反不收赵词，而止收周词。是愈转愈讹，其失实由於此。又第三卷《定风波》，今实为《琴调相思引》，亦有赵彦端词可证。其《定风波》另有正体，与此不同，皆为疏舛。殆后人又有所窜乱，非棐手勘之旧矣。

△《漱玉词》一卷（江苏周厚堦家藏本）

宋李清照撰。清照号易安居士，济南人。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格非之女，湖州守赵明诚之妻也。清照工诗文，尤以词擅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上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狙侏之下材。”

传者无不笑之。今其启具载赵彦卫《云麓漫抄》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其与后夫构讼事尤详。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卷末备载其轶事逸文，而不录此篇，盖讳之也。案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清照《漱玉词》一卷，又云别本作五卷。黄昇《花庵词选》则称《漱玉词》三卷。今皆不传。此本仅词十七阙，附以《金石录序》一篇，盖后人裒辑为之，已非其旧。其《金石录后序》与刻本所载，详略迥殊。盖从《容斋五笔》中抄出，亦非完篇也。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其《元宵词永遇乐》、《秋词声声慢》，以为闺阁有此文笔，殆为间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矣。

△《芦川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张元幹撰。元幹有《芦川归来》集，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其词二卷

，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作一卷，与此本合。案绍兴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铨谪新州，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坐是除名。（考《宋史胡铨传》，其上书乞斩秦桧在戊午十一月，则元幹除名自属此时，毛晋跋以为辛酉，殊为未审，谨附订於此。）又李纲《疏谏和议》，亦在是年十一月，纲斯时已提举洞霄宫，元幹又有寄词一阕。今观此集，即以此二阕压卷，盖有深意。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然其他作，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

毛晋跋曰：“人称其长於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

可谓知言。至称其“洒窗间惟稷雪”句，引《毛诗疏》为证，谓用字多有出处。

则其说似是而实非。词曲以本色为最难，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

“稷雪”二字，拈以入词，究为别格，未可以之立制也。又卷内《鹤冲天》调本当作《喜迁莺》，晋乃注云“向作《喜迁莺》误”，今改作《鹤冲天》，不知《喜迁莺》之亦称《鹤冲天》。乃后人因韦庄《喜迁莺》词有“争看鹤冲天”句而名，调止四十七字。元幹正用其体。晋乃执后起之新名，反以原名为误，尤疏於考证矣。

△《东浦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韩玉撰。案是时有二韩玉。刘祁《归潜志》曰：“韩府判玉，字温甫，燕人。少读书，尚气节。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后为凤翔府判官。大安中，陕西帅府檄授都统。或诬以有异志，收鞫死狱中。”《金史》、《大金国志》并同。

此一韩玉也，其人终於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司马文季使北不屈，生子名通国，盖本苏武之意。通国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在北，亦与通国善。癸未九月，以扇寄玉诗。都督张魏公见诗，甲申春，遗信往大梁，讽璘、通国等。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等三百馀口同日遇害”。此又一韩玉也，其人由金而入宋。考集中有张魏公生旦、上辛幼安，生日自广中出过庐陵赠歌姬段云卿《水调歌头》三首，广东与康伯可《感皇恩》一首，则是集为归宋后所编。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有《东浦词》一卷著於录也。毛晋刻其词入宋六十家词，又诋其虽与康与之、辛弃疾唱和，相去不止苜蓿、无盐。今观其词，虽庆贺诸篇不免俗滥，晋所摘“且坐令中”二句亦体近北曲，诚非佳制。然宋人词内此类至多，何独刻责於玉。且集中如《感皇恩》、《减字木兰花》、《贺新郎》诸作，未尝不凄清宛转，何独摈置不道，而独纠其“冤家何处”二

语。盖明人一代之积习，无不重南而轻北，内宋而外金。晋直以畛域之见，曲相排诋，非真出於公论也。又鄙薄既深，校讎弥略。如《水调歌头》第二首前阕“容饰尚中州”句，“饰”字讹为“飭”字。《曲江秋》前阕“凄凉飏舟”句本无遗脱，乃於“飏”字下加一方空。

后阕“萧然伤”句“伤”字下当脱一字，乃反不以方空记之。《一翦梅》前阕“只怨闲纵绣鞍尘”句，“怨”字据谱不宜仄。《上西平调》即“金人捧露盘”，前阕“暗惜双雪”句，“惜”字据谱亦不宜仄。后阕“不知早”句，“早”字下据谱尚脱一字。《贺新郎》第三首后阕“冷”字韵复，当属讹字。《一翦梅》一名《行香子》，乃误作《竹香子》。不知《竹香子》别有一调，与此迥异。上辛幼安《水调歌头》误脱一“头”字，遂不与《水调歌头》并载，而别立一《水调歌》之名。排比参错，备极讹舛。晋刻宋词，独此集称托友人校讎，殆亦自知其疏漏欤？至《贺新郎咏水仙》以“玉曲”与“注女”并叶，《卜算子》以“夜谢”与“食月”互叶，则由玉参用土音，如林外以“扫”叶“锁”，黄庭坚之以“笛”叶“竹”。非校讎之过矣。

△《嬾窟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侯寘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寘字彦周，东武人。绍兴中以直学士知建康。今考集中有《戏用贺方回韵饯别朱少章》词，则其人当在南宋之初。而《眼儿媚》词题下注曰：“效易安体”。易安为李清照之号，亦绍兴初人。寘已称效，殆犹杜牧、李商隐集中效沈下贤体之例耶？又有《为张敬夫直阁寿词》，《中秋上刘其甫舍人词》，皆孝宗时人。而《壬午元旦》一词，实为孝宗改元之前一年。则乾道、淳熙间其人尚存。振孙特举其为官之岁耳。寘为晁氏之甥，犹有元祐旧家流风馀韵，故交游皆胜流，其词亦婉约娴雅，无酒楼歌馆簪乌狼籍之态。虽名不甚著，而在南宋诸家之中，要不能不推为作者。《书录解题》著录一卷，与今本同。毛晋尝刻之六十家词中，校讎颇为疏漏，其最甚者，如《秦楼月》即《忆秦娥》。因李白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后人因改此名，本属双调。

晋所刻於前阕之末脱去一字，与后阕联属为一，遂似此调别有此体，殊为舛误。

他如《水调歌头》之“欢倾拥旌旄”，“倾”字不应作“平”。《青玉案》之“咫尺清明三月暮”。“暮”字与前阕韵复。又“冉冉年元真暗度”句，“元”字文义不可解，当是“光”字。其“遥天奉翠华引”一首，尤讹误几不可读。今无别本可校，其可改正者改正之，不可考者亦姑仍其旧云。

△《逃禅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扬无咎撰。无咎字补之，自号逃禅老人，清江人。诸书“扬”或作“杨”。

按《图绘宝鉴》称：“无咎祖汉子云，其书从才，不从木，则作杨误也。”高宗时秦桧擅权，无咎耻於依附，遂屡徵不起。其人品甚高。所画墨梅，历代宝重，遂以技艺掩其文章。然词格殊工，在南宋之初，不忝作者。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无咎《逃禅词》一卷，与今本合。毛晋跋称或误以为晁补之词。则晁无咎亦字补之，二人名字俱同，故传写误也。集中“明月棹孤舟”四首，晋注云：“向误作《夜行船》，今按谱正之。”案此调即是《夜行船》，亦即是《雨中花》。诸家词虽有小异，按其音律，要非二调。无咎此词，实与赵长卿、吴文英词中所载之《夜行船》无一字不同。晋第见《词谱》收黄在轩词名“明月棹孤舟”，不知明月即夜，棹即行，孤舟即船。近时《万树词律》始辨之，晋盖未及察也。又《相见欢》本唐腔正名，宋人则名为《乌夜啼》，与《锦堂春》之亦名《乌夜啼》名同实异。晋注向作《乌夜啼》，误，尤考之未详。至《点绛唇》原注用苏轼韵，其后阙尾韵，旧本作“裹”字。晋因改作“堞”字，并详载“堞”字义训於下。实则苏词末句乃破字韵，此“裹”字且误，而“堞”字尤为臆改。明人刊书，好以意窜乱，往往如此。今姑仍晋本录之，而附纠其谬如右。

△《于湖词》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张孝祥撰。孝祥有《于湖集》，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其词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载《于湖词》一卷。黄昇《中兴词选》则称紫微雅词，以孝祥曾官中书舍人故也。此本为毛晋所刊，第一卷末即系以跋，称恨全集未见。

盖只就《词选》所载二十四阙，更摭四首益之，以备一家。后二卷则无目录，亦无跋语。盖其后已见全集，删其重复，另编为两卷以续之。而首卷则未重刊，故体例特异耳。卷首载陈应行、汤衡两序，皆称其词寓诗人句法，继轨东坡。观其所作，气概亦几几近之。《朝野遗记》称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一阙，感愤淋漓，主人之为罢席。则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矣。又《耆旧续闻》载孝祥十八岁时，即有《点绛唇流水泠泠》一词，为朱希真所惊赏。或刻孙和仲，或即以为希真作，皆误。今集不载是篇，或以少作而佚之欤？陈应行序称《于湖集》长短句凡数百篇，今本乃仅一百八十馀首。则原稿散亡，仅存其半，已非当日之旧矣。

△《海野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曾觌撰。觌有《海野集》，已著录。初孝宗在潜邸时，觌为建王内知客，常与觞咏唱酬。卷首《水龙吟》后阙有云：“携手西园，宴罢下瑶台，醉魂初醒。”

即纪承宠游宴之事，故用飞盖西园故实。以后常侍宴应制，如“阮郎归赋燕

”、“柳梢青赋柳”诸词，亦皆其时所作。覲又尝见东都之盛，故奉使过京作《金人捧露盘》，邯鄲道上作《忆秦娥》，重到临安作《感皇恩》等曲。黄昇《花菴词选》谓其语多感慨，凄然有黍离之悲。虽与龙大渊朋比作奸，名列《宋史佞倖传》中，为谈艺者所不齿。而才华富艳，实有可观。过而存之，亦选六朝诗者不遗江总，选唐诗者不遗崔湜、宗楚客例也。

△《审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王千秋撰。千秋字锡老，审斋其号也，东平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审斋词》一卷，而不详其始末。据卷内有《寿韩南涧生日》及《席上赠梁次张》二词。南涧名元吉，隆兴中为吏部尚书。次张名安世，淳熙中为桂林转运使。是千秋为孝宗时人矣。惟安世诗称千秋为金陵耆旧，与陈振孙所称为东平人不合。

或流寓於金陵耶？毛晋跋称其词多酬贺之作。然生日暇词，南宋人集中皆有，何独刻责於千秋。况其体本花间，而出入於东坡门径，风格秀拔，要自不杂俚音。

南渡之后，亦卓然为一作手。黄昇《中兴词选》不见采录，或偶未见其本耳。晋跋遽以绝少绮艳评之，亦殊未允。集中如《忆秦娥》、《清平乐》、《好事近》、《虞美人》、《点绛唇》以及咏花诸作，短歌微吟，兴复不浅。何必屯田乐章始为情语也。

△《介菴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赵彦端撰。彦端字德庄，号介菴。魏王廷美七世孙。乾道、淳熙间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终左司郎官。《宋史艺文志》载彦端有《介菴集》十卷，外集三卷，又有《介菴词》四卷。《书录解题》则仅称《介菴词》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刻，亦止一卷。然据其卷后跋语，似又旧刻散佚，仅存此一卷者，未之详也。

张端义《贵耳集》载彦端尝赋《西湖谒金门》词，有“波底斜阳红湿”之句，为高宗所喜，有“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之称。其他篇亦多婉约纤秣，不愧作者。

集末《鹧鸪天》十阕，乃为京口角妓萧秀、萧莹、欧懿、刘雅、欧倩、文秀、王婉、杨兰、吴玉九人而作。词格凡猥，皆无可取。且连名入之集中，殆於北里之志，殊乖雅音。自唐、宋以来士大夫不禁狭邪之游。彦端是作，盖亦移於习俗，存而不论可矣。

△《归愚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葛立方撰。立方有《归愚集》，已著录。宋人之中，父子以填词名家者，为晏殊、晏几道。后则立方与其父胜仲为最著。其词多平实铺叙，少清新宛转之

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规格。流传既久，存之亦可备一家。卷末毛晋跋称集内《雨中花》、《眼儿媚》两调，俱不合谱，未敢妄为更定。今参考诸家词集，其《眼儿媚》乃《朝中措》之讹，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一阙可以互证。至《雨中花调》，立方两词叠韵，初无舛误。以音律反覆勘之，实题中脱一“慢”字。京华堂、辛弃疾皆有此调。立方词起三句，可依辛词读。第四、第五句京、辛两作皆作上五下四，立方则作上六下三。虽微有不同，而同是九字。其余则不独字数相符，平仄亦毫无相戾。其为《雨中花慢》，亦可无疑。晋盖考之未审。他如《满庭芳》一调，连城十阙，凡后半换头二字有用韵者，亦有不用韵而直作五字句者。考宋人此调，此二字本无定式。山谷词用韵，书舟词不用韵。立方两存其体，亦非传写有讹也。

△《克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沈端节撰。端节字约之，吴兴人。是集见陈振孙《书录解题》，然振孙亦不详其始末。毛晋跋语疑其即咏贾耘老茗上水阁沈会宗之同族，亦无确证。惟《湖州府志》及《溧阳县志》均载端节寓居溧阳。尝令芜湖，知衡州，提举江东茶盐，淳熙间官至朝散大夫。其说必有所据。独载其词名《克斋集》，则“克”、“充”二字形近致讹耳。其词仅四十馀阙，多有词而无题。考《花间》诸集，往往调即是题。如《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渚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之类。唐末五代诸词，例原如是。后人题咏渐繁，题与调两不相涉。若非存其本事，则词意俱不可详。集中如《念奴娇》二阙之称太守，《青玉案》第一阙之称使君，第三阙之称贤侯，竟不知所赠何人。至《念奴娇》“寻幽览胜”一阙，似属端节自道。据词中“自笑飘零惊岁晚，欲挂衣冠神武”，及“群玉图书，广寒宫殿，一一经行处”云云。则端节固当曾官京职。以其题已佚，遂无可援据。宋人词集似此者颇少，疑原本必属调与题全。辗转传写，苟趋简易，遂遭删削耳。今无可考补，姑仍其旧。至其吐属婉约，颇具风致，固不以《花庵》、《草堂》诸选不见采录减价矣。

△《稼轩词》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辛弃疾撰。弃疾有《南烬纪闻》，已著录。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於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观其才气俊迈，虽似乎奋笔而成。然岳珂《程史》记“弃疾自诵《贺新凉》、《永遇乐》二词，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谓《贺新凉》词首尾二腔，语句相似，《永遇乐》词用事太多。弃疾乃自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云云。则未始不由苦思得矣。《书录解题》载《稼轩词》四卷，又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本为多。此本为毛晋所刻，亦为四卷，而其总目又注原本十二卷。殆即就信州本而合并之欤？其集旧多讹异。如二卷内《丑奴儿近

》一阙，前半是本调，残缺不全。自“飞流万壑”以下，则全首系《洞仙歌》。盖因《洞仙歌》五阙即在此调之后，旧本遂误割第一首以补前词之阙，而五阙之《洞仙歌》遂止存其四，近万树《词律》中辨之甚明。此本尚未及订正，其中“叹轻衫帽几许红尘”句，据其文义，“帽”字上尚有一脱字。树亦未经勘及，斯足证扫叶之喻矣。今并详为勘定。其必不可通而无别本可证者，则姑从阙疑之义焉。

△《龙川词》一卷、《补遗》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陈亮撰。亮有《三国纪年》，已著录。《宋史艺文志》载其词四卷，今不传。此集凡词三十首，已具载本集。然前后不甚铨次。此本为毛晋所刻，分调类编，复有晋跋，称据家藏旧刻，盖摘出别行之本。又补遗七首，则从黄昇《花菴词选》采入者。词多纤丽，与本集迥殊，或疑贗作。毛晋跋称“黄昇与亮俱南渡后人，何至谬误若此。或昇惟选绮艳一种，而亮子沈所编本集，特表其父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云云。考亮虽与朱子讲学，而不废北里之游。其与唐仲友相忤，谗构於朱子，朱子为其所卖，误兴大狱。即由亮狎台州官妓，嘱仲友为脱籍，仲友沮之之故。事载《齐东野语》第十七卷中。则其词体杂香奁，不足为异。晋之所跋，可谓得其实矣。

△《西樵语业》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杨炎正撰。炎正字济翁，庐陵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西樵语业》一卷，杨炎正济翁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引之，误以“正”字为“止”字。毛晋刻六十家词，遂误以杨炎为姓名，以止济翁为别号。近时所印，始改刊杨炎正姓名。跋中止济翁字，亦追改为杨济翁。然旧印之本，与新印之本并行，名字两歧，颇滋疑惑。故厉鹗《宋诗纪事》辨之曰：“尝见《西樵语业》旧抄本，作杨炎正济翁。后考《武林旧事》载杨炎正《钱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备祖》亦载此诗，称杨济翁。是炎正其名，济翁其字可见”云云。今观辛弃疾《稼轩词》中屡有与杨济翁赠答之作。又杨万里《诚斋诗话》曰：“余族弟炎正，字济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为宁远簿，甚为京丞相所知。有启上丞相云：‘秋惊一叶，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叹桑麻之后长。’丞相遂厚待，除掌故之令。”其始末甚明，足证厉鹗所辨为不误，而毛氏旧印之本为不足凭矣。是集词仅三十七首，而因辛弃疾作者凡六首。其纵横排奁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秣，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一时投契，盖亦有由云。

△《放翁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陆游撰。游有《入蜀记》，已著录。《书录解题》载《放翁词》一卷，毛晋所刊《放翁全集》内附长短句二卷。此本亦晋所刊，又并为一卷，乃集外别行之本。据卷末有晋跋云：“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载长短句二卷，尚逸一二

调。

章次亦错见，因载订入名家”云云。则较集本为精密也。游生平精力尽於为诗，填词乃其馀力。故今所传者仅及诗集百分之一。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时掉书袋，要是一病。杨慎《词品》则谓其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平心而论，游之本意，盖欲驿骑於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韩侂胄喜游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号满头花者索词，有“飞上锦裯红皱”之句。今集内不载。盖游老而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游亦自知其误，弃其稿而不存。《南园阅古泉记》不编於《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终不能禁当代之传述，是亦可谓炯戒者矣。

△《樵隐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毛开撰。开字平仲，信安人。旧刻题曰“三衢”，盖偶从古名也。尝为宛陵、东阳二州倅。所著有《樵隐集》十五卷，尤袤为之序。今已不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樵隐词》一卷。此刻计四十二首，据毛晋跋，谓得自杨梦羽家秘藏抄本。不知即振孙所见否也？开他作不甚著，而小词最工。卷首王木叔题词，有“或病其诗文，视乐府颇不逮”之语。盖当时已有定论矣。集中《满江红》“泼火初收”一阕，尤为清丽芊眠。故杨慎《词品》特为激赏。其《江城子》一阕注次叶石林韵，后半“争劝紫髯翁”句，实押“翁”字。而今本《石林词》此句乃押“宫”字，於本词为复用。可订《石林词》刊本之讹。至於《瑞鹤仙》一调，宋人诸本并同。此本乃题与目录俱讹作《瑞仙鹤》。又《燕山亭》前阕“密映窥亭亭万枝开遍”句，止九字。考曾觐此调作“寒垒宣威紫绶几垂金印”，共十字。则“窥”字上下必尚脱一字。尾句“愁酒醒绯千片”，止六字。曾觐此调作“长占取朱颜绿鬓”，共七字，则“绯”字上下又必尚脱一字。其余如《满庭芳》第一首注中“东阳”之讹“东易”。第三首注中“西安”之讹“四安”。

《好事近》注中“陈天予”之讹“陈天子”，鲁鱼纠纷，则毛本校讎之疏矣。陈正晦《逊斋闲览》载，“开为郡，因陈牒妇人立雨中，作《清平调》一词。事既媠褻，且开亦未尝为郡。此宋人小说之诬。晋不收其词，特为有识。今附辨於此，亦不复补入”云。

△《知稼翁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公度撰。公度有《知稼翁集》，已著录。所作词一卷，已见集中。此则毛晋所刊别行本也。词仅十三调，共十四阕。据卷末其子沃跋语，乃收拾未得其半，录而藏之以传后裔者。每词之下，系以本事，并详及同时倡酬诗文。公度之生平本末，可以见其大概。较他家词集特为详备。至汪藻《点绛唇》词“乱

鸦啼后，归思浓於酒”句，吴曾《能改斋漫录》改窜作“晓鸦啼后，归梦浓於酒”，兼凭虚撰一事实，殊乖本义。沃因其父有和词，辨正其讹，自属确凿可据。乃朱彝尊选《词综》，犹信吴曾曲说，改藻原词，且坐《草堂》以擅改之罪。不知《草堂》惟以“归思”作“归兴”，其余实未尝改。彝尊殆偶误记欤？

△《蒲江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卢祖皋撰，祖皋字申之，又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人。登庆元五年进士，嘉定中为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祖皋为楼钥之甥，学有渊源，尝与永嘉四灵以诗相倡和。然诗集不传。惟《贵耳集》载其《玉堂有感》、《松江别友》二绝句，“舟中独酌”一联。梅磻《诗话》载其《庙山道中》一绝句。《全芳备祖》载其《酴醾》一绝句。《僧北磻集》附载其《读书》、《种橘》二绝句。《东瓯诗集》载其《雨后得月小饮怀赵天乐》五言一律而已。《贵耳集》又称其小词纤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数，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一卷。其篇数多寡亦不可考。此本为明毛晋所刻，凡二十五阕。今以黄昇《花庵词选》相校，则前二十四阕悉《词选》之所录，惟最后《好事近》一阕为晋所增入。疑原集散佚，晋特抄撮黄昇所录，以备一家耳。其中字句与《词选》颇有异同。如开卷《贺新郎》“荒词谁继风流后”句，词选作“荒祠”；《水龙吟》“带酒离恨”句，“带酒”《词选》作“带将”；《乌夜啼》第三首后阕“昨日几秋风”句，“昨日”《词选》作“昨夜”。并应以《词选》为长，晋盖未及详校。惟《贺新郎》序首沈传师字，晋注《词选》作“傅师”，然今《词选》实作“传师”，则不知晋所据者何本矣。至《鹧鸪天》后阕“丁宁须满玉西东”句，据文应作“玉东西”，而此词实用东韵，则由祖皋偶然误用。如黄庭坚之押“秦西巴”为“巴西”，非校者之误也。

△《平斋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有《春秋说》，已著录。是编为毛晋所刊。晋跋称未见其集。盖汲古阁偶无其本，仅见其词也。咨夔以才艺自负，新第后上书卫王，自宰相至州县，无不摺摭其短。遂为时相所忌，十年不调。故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颇有似稼轩、龙洲者。晋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贵气拟之，殊为未允。

咨夔父名钺，号谷隐，有诗名。咨夔出蜀时，得书数千卷，藏萧寺。父子考论讽诵，学益宏肆。词注内所称老人，即其父也。其子勋、焘、熹，亦皆能绍其家学。

《鹧鸪天为老人寿》后阕云：“诸孙认取翁翁意，插架诗书不负人。”可想其世业之盛。又《汉宫春》一阕，乃庆其父七十作。据《平斋集》有《壬辰小雪

前奉亲游道场何山》五言古诗一首，中有句云：“老亲八十健。”而集内未载其词，疑其传稿尚多散佚矣。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监察御史许宝善家藏本）

宋姜夔撰。夔有《绛帖平》，已著录。此其乐府词也。夔诗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其诗所谓“自制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者，风致尚可想见。惟其集久无善本，旧有毛晋《汲古阁》刊版，仅三十四阙。而题下小序，往往不载原文。康熙甲午，陈撰刻其诗集，以词附后，亦仅五十八阙。且小序及题下自注多意为删窜，又出毛本之下。此本从宋槧翻刻，最为完善。卷一宋饶歌十四首，越九歌十首，琴曲一首。卷二词三十三首，总题曰令。卷三词二十首，总题曰慢。卷四词十三首，皆题曰自制曲。别集词十八首，不复标列总名。疑后人所掇拾也。其九歌皆注律吕於字旁，琴曲亦注指法於字旁。皆尚可解。惟自制曲一卷，及二卷《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记拍於字旁。宋代曲谱，今不可见，亦无人能歌。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节奏安在。然歌词之法，仅仅留此一丝。录而存之，安知无悬解之士，能寻其分判者乎？鲁鼓、薛鼓，亡其音而留其谱，亦此意也。旧本卷首冠以诗说，仅三页有馀。殆以不成卷帙，附词以行。然夔自有白石道人诗集，列於词集，殊为不类。今移附诗集之末，此不复录焉。

卷一百九十九 集部五十二

○词曲类二△《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吴文英撰。文英字君特，梦窗其自号也。庆元人。所著词有甲、乙、丙、丁四稿。毛晋初得其丙、丁二稿，刻於宋词第五集中。复摭其绝笔一篇，佚词九篇，附於卷末。续乃得甲、乙二稿，刻之第六集中。晋原跋可考。此本即晋所刻，而四稿合为一集，则又后人所移并也。所录《绝笔莺啼序》一首，残缺过半，而乃有全文在乙稿补遗之中。《绛都春》一首，亦先载乙稿之中，今卷末仍未削去。

是亦刊非一时，失於检校之故矣。其分为四集之由，不甚可解。晋跋称文英谢世之后，同游集其丙、丁两年稿釐为二卷。案文英卒於淳祐十一年辛亥，不应独丙、丁二年有词。且丙稿有乙巳所作《永遇乐》，甲辰所作《满江红》，而《丙午岁旦》一首，乃介於其中。丁稿有癸卯所作《思佳客》，壬寅所作《六丑》，甲辰所作《凤栖梧》，而丙午所作《西江月》亦在卷内。则丙、丁二稿不应分属丙、丁二年。且甲稿有癸卯作，乙稿有端平丙申作，淳祐辛亥作，亦绝不以编年为序。

疑其初不自收拾。后哀辑旧作，得一卷即为一集，以十干为之标目，原未尝排比先后耳。文英及与姜夔、辛弃疾游，倡和具载集中，而又有寿贾似道诸作。殆亦晚节颓唐，如朱希真、陆游之比。其词则卓然南宋一大宗。沈泰嘉《乐府指迷》称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张炎《乐府指迷》亦称其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所短所长，评品皆为平允。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其稿屡经传写，多有讹脱。如朱存理《铁网珊瑚》载文英手书《江南春》词，题下注张筠庄杜衡山庄，而刻本佚上三字，是其明证。他如《夜飞鹊》后阙“轻冰润”句，“轻”字上当脱一字。解“语花门横皱碧”一首，后阙“冷云荒翠”句，“翠”字与全首之韵不叶。《塞翁吟别》一首，后阙“吴女晕浓”句，“女”字据谱当作平声。《高山流水》后阙，“唾碧窗喷花茸”句，音律不叶，文义亦不可解。《惜红衣》一阙，仿白石调而作，后阙“当时醉近绣箔夜吟”句，止八字。

考姜夔原词作“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句，实九字。不惟少一字，且脱一韵。《齐天乐》尾句“画旗塞鼓”据谱尚脱一字。《垂丝钓》前阙“波光掩映，烛花黯淡”二句。“掩”字不应叶，又不宜作四字句。“绕佛阁蒨霞艳锦”一首，前阙“东风摇飏花絮下”阙三字。然“花絮”二字乃句尾押韵，以前词“怕教彻胆寒光见怀抱”句推之，则阙字当在“花絮”二字之上。毛本校刊皆未及是正。至乙亥之《丑奴儿慢》，丙稿又易其名曰《愁春未醒》。则因潘元质此词以“愁春未醒”作起句，故后人又有此名。据以追改旧题，尤乖舛矣。

△《惜香乐府》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赵长卿撰。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人，宗室子也。是集分类编次。凡春景三卷，夏景一卷，冬景一卷，总词三卷，拾遗一卷。据毛晋跋语，乃当时乡贡进士刘泽所定，其体例殊属无谓。且夏景中如《减字木兰花咏柳》一阙，《画堂春辇下游西湖》一阙，宜属之春。冬景中《永遇乐》一阙，宜属之秋。是分隶亦未尽愜也。其词往往瑕瑜互见。如卷二中《水龙吟》第四阙，以了、少、峭叶昼、秀。纯用江右乡音，终非正律。卷五中《一剪梅》尾句“才下眉尖，恰上心头”，剿袭李清照此调原句，窜易二字，殆於点金成铁。卷六中《叨叨令》一阙，纯作俳体，已成北曲。至卷七中《一丛花》一阙，本追和张先作。前半第四句，张词三字一句，四字一句，此乃作七字一句。后半末三句，张词四字二句，五字一句。此乃作三字一句，五字二句。是并音律亦多不协。然长卿恬於仕进，觴咏自娱，随意成吟，多得淡远萧疏之致，固不以一眚废之。他如《小重山》前阙结句，用“疏雨”韵入“芭蕉”六字，亦不合谱。殆毛晋刊本误增“雨”字。

又卷六中《梅词》一首，题曰《一剪梅》，而注曰或刻《摊破丑奴儿》。不知此调非《一剪梅》，当以别本为是。卷五之《似娘儿》即卷八之《青杏儿》，亦即名《丑奴儿》。晋於《似娘儿》下注云：“或作《青杏儿》。”於《青杏儿》下注云：“旧刊《摊破丑奴儿》，非。”不知误在“摊破”二字，《丑奴儿》实非误刻。是又明人校讎之失，其过不在长卿矣。

△《龙洲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刘过撰。过有《龙洲集》，已著录。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改之词一卷。此本为毛晋所刊，题曰《龙洲词》，从全集之名也。黄昇《花庵词选》谓改之乃稼轩之客，词多壮语，盖学稼轩。然过词凡赠辛弃疾者则学其体，如“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等词是也。其馀虽跌宕淋漓，实未尝全作辛体。陶九成《辍耕录》又谓改之造语赡逸有思致，《沁园春》二首尤纤丽可爱。今观集中《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阕，刻画猥褻，颇乖大雅。九成乃独加推许，不及张端义《贵耳集》独取其《南楼》一词为不失赏音矣。《渚山堂词话》云：“改之《沁园春绿鬓朱颜》一阕，系代寿韩平原。”然在当时，不知竟代谁作，今亦无从详考。观集中《贺新郎》第五首，注曰：“平原纳宠姬，奏方响，席上赋。”

则改之且身预南园之宴，不止代人祝嘏矣。盖纵横游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规言而矩行，亦不必曲为之讳也。又《沁园春》第七首，注曰：“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此原注也，其事本明。又注或作“风雪中欲诣稼轩，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赋此以解”。此毛晋校本注也，已自生讹异。《乐府纪闻》乃谓幼安守京口日，改之即敝衣曳履，承命赋诗。是两人定交在幼安未帅越之前。

《山房随笔》载此词，又称“稼轩帅越东时，改之欲见，辛不纳。藉晦菴、南轩二人为之地，始得进见”云云。考岳珂与过相善，珂所作《桯史》第二卷载此事云：“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云云。与集中自注相合。则诸说之诬，审矣。珂又称过诵此词，掀髯有得色，珂乃以白日见鬼调之。其言虽戏，要亦未尝不中其病也。

△《竹屋痴语》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高观国撰。观国字宾王，山阴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竹屋词》一卷，高观国撰，不详何人。高邮陈造与史达祖二家为之序。此本为毛晋所刊，未有晋跋，仅录造序中所称竹屋、梅溪语，皆不经人道，其妙处少游、美成不及数语，而不载全文。然考造《江湖长翁集》亦不载是序，或当时削其稿欤？词自鄱阳姜夔句琢字炼，始归醇雅，而达祖观国为之羽翼。故张炎谓数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乃《草堂诗馀》於白石、

梅溪则概未寓目，《竹屋词》亦止选其《玉蝴蝶》一阕。盖其时方尚甜熟，与风尚相左故也。

观国与达祖叠相酬唱，旗鼓俱足相当。惟梅溪词中尚有《贺新郎》一阕，注云：“湖上与高宾王同赋。”今集中未见此调，殆佚之欤？

△《竹斋诗余》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机撰。机字几仲，一云字几叔，东阳人。其事迹无可考见。据调中所注，有时欲之官永兴语，盖亦尝仕宦于州郡，但不知为何官耳。其游踪则多在吴、楚之间，而与岳总干以长调唱酬为尤夥。总干者，岳飞之孙珂也，时为淮东总领兼制置使。岳氏为忠义之门，故机所赠词，亦皆沉郁苍凉，不复作草媚花香之语。

其《乳燕飞》第二阕，乃次徐斯远寄辛弃疾韵者，弃疾亦有和词。世所传《稼轩词》本。赋字凡复用两韵。今考机词，知前阕所用乃付字，足证流俗刊刻之误。

又辛词调名《贺新郎》，此则名《乳燕飞》者，以苏轼此调中有“乳燕飞华屋”句，后人因而改名，实一调也。卷末毛晋跋惜《草堂诗余》不载其一字。案《草堂诗余》乃南宋坊贾所编，漫无鉴别，徒以其古而存之。故朱彝尊谓草堂选词，可谓无目。其去其取，又何足为机重轻欤？

△《梅溪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史达祖撰。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人。田汝成《西湖志馀》称韩侂胄有堂吏史达祖，擅权用事，与之名姓皆同。今考集中《齐天乐》第五首注：“中秋宿真定驿。”《满江红》第三首注：“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水龙吟》第三首注：“陪节欲行，留别社友。”《鹧鸪天》第四首注：“卫县道中。”

《惜黄花》一首注：“九月七日定兴道中。”核其词意，必李壁使金之时，侂胄遣之随行觐国，故有诸词。知撰此集者即侂胄所用之史达祖。又考《玉津园事》，张鎡虽预其谋，而鎡实侂胄之狎客，故於《满头花》生辰得移，厨张乐於其邸。此编前有鎡序，足证其为侂胄党。序末称数路得人，恐不特寻美於汉。亦足证其实为掾史，确非两人。惟序作於嘉泰元年辛酉，而集中有《壬戌立春》一首。序称初识达祖，出词一编，而集中有与鎡唱和词二首。则此本又后来所编，非鎡所序之本矣。达祖人不足道，而词则颇工。鎡称其分镞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不足比数。清真为周邦彦之号，方回为贺铸之字，三变为柳永之原名。其推奖未免稍溢。然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

△《石屏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戴复古撰。复古有《石屏集》，已著录。此词一卷，乃毛晋所刻别行本也。

复古为陆游门人，以诗鸣江湖间。方回《瀛奎律髓》称其豪健清快，自成一家。

今观其词，亦音韵天成，不费斧凿。其《望江南》自嘲第一首云：“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复古论诗之宗旨，於此具见。宜其以诗为词，时出新意，无一语蹈袭也。集内《大江西上曲》即《念奴娇》，本因苏轼词起句，故称《大江东去》。复古乃以己词首句，又改名《大江西上曲》，未免效颦。至《赤壁怀古满江红》一阙，则豪情壮采，实不减於轼。杨慎《词品》最赏之，宜矣。此本卷后载楼钥所记一则，即系《石屏集》中跋语。陶宗仪所记一则，见《辍耕录》。其《江右女子》一词，不著调名。以各调证之，当为《祝英台近》。但前阙三十七字俱完，后阙则逸去起处三句十四字。当系流传残阙，宗仪既未经辨及，后之作图谱者，因词中第四语有“揉碎花笺”四字，遂别造一调名，殊为杜撰。至於《木兰花慢怀旧》词前阙，有“重来故人不见”云云，与《江右女子》词“君若重来，不相忘处”，语意若相酬答。疑即为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

△《散花庵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黄昇撰。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以所居有玉林，又有散花庵也。毛晋刊本，以昇作昺，以叔旸作叔阳。而诸本实多作黄昇。考花庵《绝妙词选》旧传刻本，题曰黄{曰多}。又《诗人玉屑》前有昇序，世所传翻刻宋本，犹钩摹当日手书，亦作黄{曰多}。检词选序末，尚有当时姓氏小印，实作“{曰多}”字。盖许慎《说文》，“昇”字篆文作“{曰多}”。昇特以篆体署名，故作“{曰多}”字。晋不考《六书》，妄改作“昺”。殊为舛谬。至叔阳乃卢炳之字，炳即撰《哄堂词》者。晋乃移而为昇字，益桃僵李代矣。昇所选《绝妙词》，末附以己词四十首，盖用王逸编《楚词》，徐陵编《玉台新咏》，芮挺章编《国秀集》之例。此本全录之，惟旁摭他书，增入三首耳。昇早弃科举，雅意歌咏。曾以诗受知游九功，见胡德方所作《词选序》。其词亦上逼少游，近摹白石。九功赠诗所云“晴空见冰柱”者，庶几似之。德方序又谓闽帅楼秋房闻其与魏菊庄相友，以泉石清士目之。按菊庄名庆之，建安人，即撰《诗人玉屑》者。梅磻《诗话》载庆之《过玉林诗》绝句云：“一步离家是出尘，几重山色几重云。沙溪清浅桥边路，折得梅花又见君。”则昇必庆之之同里，隐居是地，故获见称於闽帅。

又游九功亦建阳人，其《答叔旸》五言古诗一首，尚载在《诗家鼎裔》。是昇为闽人，可以考见。朱彝尊《词综》及近时厉鹗《宋诗纪事》均未及详其里籍，今附著於此焉。

△《断肠词》一卷（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宋朱淑真撰。淑真，海宁女子，自称幽栖居士。是集前有《纪略》一篇，称为文公侄女。然朱子自为新安人，流寓闽中。考年谱世系，亦别无兄弟著籍海宁。

疑依附盛名之词，未必确也。《纪略》又称其匹偶非伦，弗遂素志，赋《断肠集》十卷以自解。其词则仅《书录解题》载一卷，世久无传。此本为毛晋《汲古阁》所刊。后有晋跋，称词仅见二阙，於《草堂集》又见一阙，於十大曲中落落如晨星。后乃得此一卷，为洪武间抄本，乃与《漱玉词》并刊。然其词止二十七阙，则亦必非原本矣。杨慎《升庵词品》载其《生查子》一阙，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语，晋跋遂称为白璧微瑕。然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淑真集》内，诬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为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即在其内。乃於《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於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证实为白璧微瑕，益鹵莽之甚。今刊此一篇，庶免於厚诬古人，貽九泉之憾焉。

△《山中白云词》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张炎撰。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循王张俊之五世孙，家於临安。宋亡后，潜迹不仕，纵游浙东西，落拓以终。平生工为长短句，以《春水词》得名，人因号曰张春水。其后编次词集者，即以此首压卷，倚声家传诵至今。然集中他调，似此者尚多，殆如贺铸之称梅子，偶遇品题，便为佳话耳。所长实不止此也。炎生於淳祐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至其研究声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后劲。宋、元之间，亦可谓江东独秀矣。炎词世鲜完帙，此本乃钱中谐所藏，犹明初陶宗仪手书。康熙中，钱塘龚翔麟始为传写授梓。后上海曹炳曾又为重刊。旧附《乐府指迷》一卷，今析出别著於录。其仇远原序、郑思肖原跋及戴表元送炎序，则仍并录之，以存其旧焉。

△《竹山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蒋捷选。捷字胜欲，自号竹山，宜兴人。德祐中尝登进士，宋亡之后，遁迹不仕以终。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刊。卷首载至正乙巳湖滨散人题词，谓此稿得之唐士牧家，虽无诠次，已无遗逸。当犹元人所传之旧本矣。其词练字精深，词音谐畅，为倚声家之榘矱。间有故作狡狴会者，如《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阙，通首住句用“些”字，《瑞鹤仙寿东轩》一阙，通首住句用“也”字，而於虚字之上仍然叶韵。盖偶用诗骚之格，非若黄庭坚、赵长卿辈之全不用叶，竟成散体者比也。他如《应天长》一阙，注云次清真韵。前半阙“转翠笼池阁”句止五字，而考周邦彦词作“正是夜堂无月”实六字句。后半阙“漫有

戏龙盘”句亦五字，而考周词“又见汉宫传烛”实亦六字。此必刊本各有脱字。至於《沁园春》“绝胜珠帘十里楼”句，“楼”字上讹增“迷”字。《玉楼春》“明朝与子穿花去”句，“花”字讹作“不”字。《行香子》“柰云溶溶”句，“柰”字下讹增“何”字。《粉蝶儿》“古今来人易老”句，讹脱一“来”字。《翠羽吟》“但留残月挂苍穹”句，讹脱“月”、“苍”二字。皆为疏舛。“唐多令”之讹为“糖多”，尤足喟喟。其《喜迁莺》调所载改本一阙，视元词殊减风韵，似非捷所自定。《词统》讥之甚当，但指为史达祖词，则又误记耳。

△《天籁集》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金白朴撰。朴字仁甫，一字太素，号兰谷，真定人。父寓斋，失其名，仕金为枢密院判官。会世乱，父子相失。尝鞠於元好问家，得其指授。金亡后，被荐不出，徙居金陵。放浪诗酒，尤精度曲。是本乃所作词集，世久失传。康熙中，六安杨希洛始得於白氏之裔，凡二百篇。前有王博文序，后有孙作序，及曹安赞。

希洛以示朱彝尊，彝尊分为二卷，序而传之。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惟以制曲掩其词名，故沈晦者越数百年。词家选本，遂均不载其姓字。朱彝尊辑《词综》时，亦尚未见其本，书成之后乃得之。书虽晚出，而倚声家未有疑其伪者。盖其词采气韵，皆非后人之所能，固一望而知为宋、元人语矣。

△《蜕岩词》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张翥撰。翥有《蜕庵集》，已著录。此编附载诗集之后，而自为卷帙。案《元史》翥本传，称翥长於诗。其近体长短句尤工。歿后无子，其遗稿不传。传者有乐府律诗仅三卷。则在当日即与诗合为一编。然云三卷，与今本不合。考诗集前有僧来复序，称至正丙午，僧大杼选刻其遗稿。又有僧宗泐跋，作於洪武丁巳，仍称将刊版以行世。是大杼之编次在至正二十六年，其刊版则在洪武六年。

而宋濂等修《元史》则在洪武二年，未及见此足本。故据其别传之本，与诗共称三卷也。来复序题《蜕庵诗集》，宗泐跋亦称《右潞国张公诗集》若干卷，均无一字及词。然宗泐称大杼取其遗稿归江南，选得九百首。今实诗七百六十七首。

合以词一百三十三首，乃足九百之数。则其词亦大杼之所编。特传写者或附诗集，或析出别行耳。翥年八十二乃卒。上犹及见仇远，传其诗法。下犹及与张羽、倪瓒、顾阿瑛、郑九韶、危素诸人，与之唱和。以一身历元之盛衰，故其诗多忧时伤乱之作。其词乃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其《沁园春》题下注曰

：“读白太素《天籁集》，戏用韵效其体。”盖白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余音。门径不同，故其言如是也。又“春从天上来”题下注曰：“广陵冬夜，与松云子论五音二变十二调，且品箫以定之。清浊高下，还相为宫，犁然律吕之均，雅俗之正。”则其於倚声之学讲之深矣。

△《珂雪词》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贞吉撰。贞吉有《珂雪诗》，已著录。是编则其诗馀也。上卷凡一百三十四首，下卷凡一百五首。其总目所载补遗，尚有《卜算子》、《浪淘沙》、《木兰花》、《春草碧》、《满江红》、《百字令》、《木兰花慢》、《台城路》等八调，而皆有录无书。殆以附在卷末，装缉者偶佚之欤？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不必模周范柳，学步邯郸，而自不失为雅制，盖其天分於是事独近也。《陈维崧集》有贞吉《咏物词序》云：“吟成十首，事足千秋。赵明诚《金石》之录，逊此华文。郭弘农《山海》之篇，惭斯丽制。”

虽友朋推挹之词，不无溢量。要在近代词家，亦卓然一作手矣。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且以见文之工与不工，原所其见。传与不传，在所自为。名流之序跋批点，不过木兰之榘。日久论定，其妍丑不由於此。庶假借声誉者晓然知标榜之无庸焉。

——右“词曲类”词集之属五十九部，一百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花间集》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后蜀赵崇祚编。崇祚字宏基，事孟昶为卫尉少卿，而不详其里贯。《十国春秋》亦无传。案蜀有赵崇韬，为中书令廷隐之子。崇祚疑即其兄弟行也。诗馀体变自唐，而盛行於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而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其中《渔父词》、《杨柳枝》、《浪淘沙》诸调，唐人仍载入诗集，盖诗与词之转变在此数调故也。於作者不题名而题官，盖即《文选》书字之遗意。惟一人之词，时割数首入前后卷，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陈振孙谓所录自温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今逸其二。坊刻妄有增加，殊失其旧。此为明毛晋重刊宋本，犹为精审。前有蜀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欧阳炯序，作於孟昶之广政三年，乃晋高祖之天福五年也。后有陆游二跋。其一称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无聊。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馀。

律诗降於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於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尊前集》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万历间嘉兴顾梧芳序云：“余爱《花间集》，欲播传之，而余斯编第有类焉，”似即梧芳所辑。故毛晋亦谓梧芳采录名篇，釐为二卷。

而朱彝尊跋则谓於吴下得吴宽手抄本，取顾本勘之，词人之先后，乐章之次第，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考宋张炎《乐府指迷》曰：“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似乎此书与《花间集》皆为五代旧本。然《乐府指迷》一云沈伯时作，又云顾阿瑛作，其为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又陈振孙《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彝尊定为宋本，亦未可尽凭。疑以传疑，无庸强指。且就词论词，原不失为花间之骏乘。玩其情采，足资沾溉，亦不必定求其人以实之也。

△《梅苑》十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黄大舆编。大舆字载万。钱曾《读书敏求记》引王灼之语云：“字载方。殆书万为万，又讹万为方，如萧方等之转为万等欤？”其爵里未详。厉鹗《宋诗纪事》称为蜀人，亦以原序自署岷山耦耕，及《成都文类》载其诗，以意推之耳，无确证也。王灼称大舆歌词与唐名辈相角。其乐府号广变风，有赋梅花数曲，亦自奇特。然乐府今不传，惟此集仅存。所录皆咏梅之词，起於唐代，止於南、北宋间。自序称己酉之冬，抱疾山阳，三径扫迹。所居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於是录唐以来才士之作，以为斋居之玩，目之曰梅苑。考己酉为建炎二年，正高宗航海之岁。山阳又战伐之冲，不知大舆何以独得萧闲编辑是集。殆己酉字有误乎。昔屈、宋遍陈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数。自宋人始重此花，人人吟咏，方回撰《瀛奎律髓》，於著题之外，别出梅花一类，不使溷於群芳。大舆此集，亦是志也。虽一题哀至数百阙，或不免窠臼相因。而刻画形容，亦往往各出新意，固倚声者之所采择也。集中兼采蜡梅，盖二花别种同时，义可附见。至九卷兼及杨梅，则务博之失，不自知其泛滥矣。

△《乐府雅词》三卷、《补遗》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曾慥编。慥有《类说》，已著录。是编皆辑宋人之词。前有朱彝尊题词，谓陈氏《书录解题》载曾端伯《乐府雅词》一十二卷，拾遗二卷。此本抄自上元焦氏，止存三卷及拾遗，殆非足本。然彝尊《曝书亭集》又载此书跋云：“绎

其自序，称三十有四家，合三卷，为足本无疑。”盖此卷首所载为彝尊初稿，集所载乃详定之本也。慥自序谓涉谐谑则去之，当时艳曲谬托欧公者悉删除之。

则命曰雅词，具有风旨，非靡靡之音可比。至於道宫、薄媚、西子词、排遍之后有入破、虚催、袞遍、摧拍、歇拍、煞袞诸名，皆他本所罕载，犹见宋人旧法。

不独《九张机词》仅见於此。是又足资词家之考证矣。

△《花庵词选》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黄昇撰。其书成於淳祐乙酉。前十卷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始於唐李白，终於北宋王昉，方外、闺秀各为一卷附焉。后十卷曰《中兴以来绝妙词》。始於康与之，终於洪璚。昇所自作词三十八首亦附录於末。前十卷内颇有已入南宋者，盖宣和、靖康之旧人，过江犹在者也。然后十卷内如康与之、陈与义、叶梦得亦皆北宋旧人。又不知其以何断限矣。观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赵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故蒐罗颇广。其中如李后主《山花子》一首，本李璟之作，《南唐书》载冯延巳之对可证。亦未免小有疏舛。然昇本工词，故精於持择。自序称暇日哀集得数百家，而所录止於此数。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馀》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又每人名之下各注字号里贯，每篇题之下亦间附评语，俱足以资考核。在宋人词选，要不失为善本也。

△《类编草堂诗馀》四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旧传南宋人所编。考王楙《野客丛书》作於庆元间，已引《草堂诗馀》张仲宗《满江红》词证“蝶粉蜂黄”之语，则此书在庆元以前矣。词家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自此书始。后来《词谱》，依其字数以为定式，未免稍拘，故为《万树词律》所讥。然填词家终不废其名，则亦倚声之格律也。朱彝尊作《词综》，称《草堂》选词可谓无目，其诟之甚至。今观所录，虽未免杂而不纯，不及《花间》诸集之精善。然利钝互陈，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错出其间。一概诋排，亦未为公论。此本为明杭州顾从敬所刊。前有嘉靖庚戌何良俊序，称为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馀调。其刻在汲古阁本之前。又诸词之后多附以当时词话，汲古阁本皆无之。考所引黄昇《花庵词选》、周密《绝妙好词》均在宋末，知为后来所附入，非其原本。然采摭尚不猥滥，亦颇足以资考证，故仍并存焉。

△《绝妙好词笺》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绝妙好词》，宋周密编。其笺则国朝查为仁、厉鹗所同撰也。密所编《南宋歌词》始於张孝祥，终於仇远，凡一百三十二家。去取谨严，犹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又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

见於世。零玃碎玉，皆赖此以存，於词选中最为善本。初，为仁采摭诸书以为之笺，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以及诸家评论之语，与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见於此集者，咸附录之。会鶚亦方笺此集，尚未脱稿。適游天津，见为仁所笺，遂举以付之。删复补漏，合为一书。今简端并题二人之名，不没其助成之力也。所笺多泛滥旁涉，不尽切於本词，未免有嗜博之弊。

然宋词多不标题，读者每不详其事。如陆游之《瑞鹤仙》、韩元吉之《水龙吟》、辛弃疾之《祝英台近》、尹焕之《唐多令》、杨恢之《二郎神》，非参以他书，得其源委，有不解为何语者。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密有《癸辛杂识》诸书，鶚有《辽史拾遗》诸书，皆已著录。为仁字心穀，号莲坡，宛平人。

康熙辛卯举人。是集成於乾隆己巳，刻於庚午。鶚序称其尚有《诗馀纪事》如干卷。今未之见，殆未成书欤。

△《乐府补题》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宋末遗民倡和之作。凡赋龙涎香八首，其调为《天香》；赋白莲十首，其调为《水龙吟》；赋菡五首，其调为《摸鱼儿》；赋蝉十首，其调为《齐天乐》；赋蟹四首，其调为《桂枝香》。作者为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恕可、唐珏、赵汝钠、李居仁、张炎、仇远等十三人，又无名氏二人。其书诸家皆不著录。前有朱彝尊序，称“为常熟吴氏抄本，休宁汪晋贤购之长兴藏书家，而蒋景祁镂版以传”云云。则康熙中始传於世也。彝尊序又称：“当日倡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岁月，惜今皆逸”云云。其说亦是。然疑或墨迹流传，后人录之成帙，未必当时即编次为集，故无序目，亦未可知也。

△《花草粹编》十二卷、《附录》一卷（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

明陈耀文编。耀文有《经典稽疑》，已著录。是编采掇唐宋歌词，亦间及於元人，而所采殊少。自序称是集因唐《花间集》、宋《草堂诗馀》而起，故以《花草粹编》为名。然使惟以二书合编，各采其一字名书，已无义理。乃综括两朝之词，而以“花”字代“唐”字，以“草”字代“宋”字，衡以名实，尤属未安。然其书摭摭繁富，每调有原题者必录原题。或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并列词话於其后。其词本不佳而所填实为孤调，如《缕缕金》之类，则注曰备题。编次亦颇不苟。盖耀文於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非嘲风弄月者比也。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此本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而卷首乃有延祐四年陈良弼序，刊刻拙恶，仅具字形

，而其文则仍耀文之语。盖坊贾得其旧版，别刊一序弁其首，以伪为元版耳。

△《御定历代诗余》一百二十卷康熙四十六年圣祖仁皇帝御定。所录词自唐至明凡一千五百四十调，九千馀首，釐为一百卷。又词人姓氏十卷，词话十卷。考梁代吴声歌曲，句有短长、音多柔曼，已渐近小词。唐初作者云兴，诗道复振，故将变而不能变。迨其中叶，杂体日增，於是《竹枝》、《柳枝》之类，先变其声。《望江南》、《调笑令》、《宫中三台》之类，遂变其调。然犹载之诗集中，不别为一体。洎乎五季，词格乃成。其岐为别集，始於冯延巳之《阳春》词。其岐为总集，则始於赵崇祚之《花间集》。自宋初以逮明季，沿波迭起，撰述弥增。然求其括历代之精华，为诸家之总汇者，则多窥半豹，未睹全牛，罕能博且精也。我圣祖仁皇帝游心艺苑，於文章之体，一一究其正变，核其源流。兼括洪纤，不遗一技。乃命侍读学士沈辰垣等蒐罗旧集，定著斯编。凡柳、周婉丽之音，苏、辛奇恣之格，兼收两派，不主一隅，旁及元人小令，渐变繁声。明代新腔，不因旧谱者。苟一长可取，亦众美胥收。至於考求爵里，可以为论世之资。辨证妍媸，可以为倚声之律者。网罗宏富，尤极精详。自有词选以来，可云集其大成矣。若夫诸调次第，并以字数多少为断，不沿《草堂诗余》强分小令、中调、长调之名，更一洗旧本之陋也。

△《词综》三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朱彝尊编。其同时增定者，则休宁汪森也。彝尊有《经义考》，森有《粤西诗载》，并已著录。是编录唐、宋、金、元词通五百馀家。於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故多他选未见之作。其词名、句读为他选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误，皆详考而订正之。其去取亦具有鉴别。盖彝尊本工於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於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鮑阳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确。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

△《十五家词》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默编。默字无言，休宁人。是编所辑国朝词共十五家。吴伟业《梅村词》二卷，梁清标《棠村词》三卷，宋琬二《乡亭词》二卷，曹尔堪《南溪词》二卷，王士禄《炊闻词》三卷，尤侗《百末词》二卷，陈世祥《含影词》二卷，黄永《溪南词》二卷，陆求可《月湄词》四卷，邹祗谟《丽农词》二卷，彭孙遹《延露词》三卷，王士禛《衍波词》二卷，董以宁《蓉渡词》三卷，陈维崧《乌丝词》四卷，董俞《玉凫词》二卷。各家以小令、中调、长调为次。载其本集原序於前，并录其同时人评点。案王士禛《居易录》曰：“新安孙布衣

默，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羨门，索其新词，与予及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云云。盖其初刻在康熙甲辰，为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禛三家，即《居易录》所云。杜濬为之序。至丁未，续以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是为六家，孙金砺为之序。戊申又续以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汪懋麟为之序。十五家之本，定於丁巳，邓汉仪为之序。凡阅十四年，始汇成之。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於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至其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牘焉。

——右“词曲类”词选之属十二部，二百七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碧鸡漫志》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宋王灼撰。灼有《糖霜谱》，已著录。是编详述曲调源流。前七条为总论，述古初至唐、宋声歌递变之由。次列凉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胡渭州、六么、西河、长命女、杨柳枝、喝驮子、兰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调歌、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念奴娇、清平乐、雨淋铃、菩萨蛮、望江南、麦秀两岐、文淑子、后庭花、盐角儿，凡二十八条。一一溯得名之缘起，与其渐变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五代之古法。灼作是编，就其传授分明，可以考见者，核其名义，正其宫调，以著倚声所自始。其馀晚出杂曲，则不暇一一详也。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然其间正变之由，犹赖以略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资也。其辨霓裳羽衣曲为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唐明皇为之润色。援白居易《郑嵎诗注》为证，一扫月宫妖妄之说。

又据谱谓是曲第一至第六叠皆无拍，证《唐史》载王维论按乐图霓裳第三叠初拍之讹。持论极为精核。他如《虞美人》曲，诸说各别。《河满子》曲，一事异词者，皆阙其所疑，亦颇详慎。至《念奴娇》，偶以古人为名，亦犹戚氏之例，本不出於天宝。灼特以当时误称唐曲而辨之，理宜附录，不当杂列古曲之中。《盐角儿》既据嘉祐杂志谓出於梅尧臣，则未可附於古曲。且盐乃曲名，隋《薛道衡集》有《昔昔盐》，唐张鷟《朝野僉载》有《突厥盐》，可以互证。乃云市盐得於纸角上，已为附会。且纸角几许，乃能容一曲谱，亦不近事

理。是则泛滥及之，不免千虑之一失矣。

△《沈氏乐府指迷》一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沈义父撰。义父字伯时，履贯未详。前有自题，称壬寅秋，始识静翁於泽滨。癸卯，识梦窗，暇日相与唱酬。案壬寅、癸卯为淳祐二年、三年，则理宗时人也。元人跋陆辅之词旨，尝引此书。然篇页寥寥，不能成帙，故世无单行之本。

此本附刻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凡二十八条。其论词以周邦彦为宗，持论多为中理。惟谓两人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簾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至所谓去声字最要紧，及平声字可用入声字替，上声字不可用入声字替一条，则剖析微芒，最为精核。《万树词律》实祖其说。又谓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乃知宋词亦不尽协律，歌者不免增减。《万树词律》所谓曲有衬字，词无衬字之说。尚为未究其变也。

△《渚山堂词话》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陈霆撰。霆有《唐馀纪传》，已著录。是编与所作诗话并刊，而较诗话为稍胜。盖霆诗格颇纤，於词为近，故论词转用所长。其中如韦庄“雨馀风软碎鸣禽”句，本用杜荀鹤《春宫怨》语。南卓《羯鼓录》所谓透空碎远之声，即此“碎”字。当训细琐杂乱之义。霆乃谓鸣禽曰“碎”，於理不通。改为“暖风娇鸟碎鸣音”，未免点金成铁。又谓杨孟载“雪词簌簌飏飏”字古无所出，欲据黄庭坚诗改为“疏疏密密”。不知以“疏疏密密”咏雪，黄诗又何所出，亦未免涉於胶固。然其他持论多确。又宋、元、明佚篇断句，往往而有。如宋徐一“初九日登高”之类，其本集不传於世者，亦颇赖以存。王昭仪《满江红》词，为其位下官人张琼瑛作。“垂杨玉耳坠金环”二曲，为唐、宋旧谱所无之类。亦足资考证，犹明人词话之善本也。

△《词话》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据《西河合集序目》称，此书本四卷，佚其二卷，不敢贗补，故仅以半刊行。王晫《今世说》称，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是奇龄填词之功，较深於诗。且本为小技，萌於唐而成於宋，亦不待援引古书，别为高论。故所说转不支离。其论沈去矜《词韵》一条，尤为精核。

论辛弃疾、蒋捷为别调，亦深明源委。惟其远溯六朝，以鲍照《梅花落》亦可

称词。则汉代饶歌何尝不句有长短，亦以为词之始乎？又《西厢记》相女配夫本为相度之相，今尚有此方言。而引孙复“相女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语，以为宰相之相。则牵引附会，仍蹈结习。至所述词曲变为演剧，缕陈始末，亦极赅悉。而云宋末安定郡王赵令畤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考令畤即《苏轼集》所称赵德麟，实非宋末之人。亦未免少疏。然自宋以来撰诗话者多，撰词话者较少。奇龄是编，虽不及徐鉉《词苑丛谈》之采摭繁富，门目详明，然所叙论，亦足备谈资。故削其诗话，而录存是编焉。

△《词苑丛谈》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徐鉉撰。鉉字电发，号虹亭，吴江人。康熙己未召试博学宏词，授翰林院检讨。是书专辑词家故实，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门。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者总汇。《江南通志》称：“鉉少刻《菊庄乐府》，朝鲜贡使仇元吉见之，以饼金购去。贻诗曰：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则鉉於倚声一道，自早岁即已擅长。故於论词亦具有鉴裁，非苟作也。惟其间徵引旧文，未尽注其所出，同时朱彝尊、陈维崧等尝议之。鉉亦自欲补缀而未尽也。至纪事一门，半取近事。其间点缀以成佳句，标榜以借虚声者，盖所不免。然考《世说新语》记载裴启作《语林》，记谢安黄公酒垆事，安以为所说不实。则序录同时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诗话、说部，此类尤夥，则亦非鉉之创例矣。

——右“词曲类”词话之属，五部，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钦定词谱》四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词萌於唐，而大盛於宋。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盖当日之词，犹今日里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无须於谱。其或新声独造，为世所传，如霓裳羽衣之类，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无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者。元以来南北曲行，歌词之法遂绝。姜夔《白石词》中间有旁记节拍，如西域梵书状者，亦无人能通其说。今之《词谱》，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取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自《啸馀谱》以下，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略，定为科律而已。然见闻未博，考证未精，又或参以臆断无稽之说，往往不合於古法。惟近时万树作《词律》，析疑辨误，所得为多，然仍不免於舛漏。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授，事事皆深契精微。既御定唐、宋、金、元、明诸诗，立咏歌之准。御纂《律吕精义》，通声气之元。又以词亦诗之馀派，其音节亦乐之支流，爰命儒臣，辑为此谱。凡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六体。凡唐至元之遗篇，靡弗采录。元人小令其言近雅者，亦间附之。唐宋大曲则汇为一卷，缀於末。每调各注其源流，每字各图其平仄，每句各注其韵叶，分判节度，穷极窈眇

，倚声家可永守法程。盖圣人裁成万类，虽一事之微，必考古而立之制，类若斯矣。

△《词律》二十卷（通行本）

国朝万树撰。树有《璇玑碎锦》，已著录。是编纠正《啸馀谱》及《填词图谱》之讹，以及诸家词集之舛异。如《草堂诗馀》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旧谱遂谓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

树则谓《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中调乎？《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乎、长调乎？故但列诸调，而不立三等之名。又旧谱於一调而长短不同者，皆定为第一、第二体。树则谓调有异同，体无先后，所列次第，既不以时代为差，何由知孰为第几。故但以字数多寡为序，而不列名目。皆精确不刊。其最入微者，以为旧谱不分句读，往往据平仄混填。

树则谓七字有上三下四句，如《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之类。五字有上一下四句。如《桂华明》“遇广寒宫女”之类。四字有横担之句，如《风流子》“倚栏杆处上琴台去”之类。一为词字平仄，旧谱但据字而填。树则谓上声入声有时可以代平，而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一为旧谱五七字之句所注可平可仄，多改为诗句。树则谓古词抑扬顿挫，多在拗字。其论最为细密。至於考调名之新旧，证传写之舛讹，辨元人曲、词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谬。考证尤一一有据。虽其考核偶疏，亦所不免。如“绿意”之即为“疏影”，树方断断辨之，连章累幅，力攻朱彝尊之疏。而不知“疏影”之前为“八宝妆”，“疏影”之后为“八犯玉交枝”，即已一调复收。试取李甲、仇远词合之，契若符节。至其论《燕台春》、《夏初临》为一调，乃谓《啸馀谱》颠倒复收，贻笑千古，因欲於张子野词“探芳菲走马”下添入“归来”二字为韵。而不知其上韵已用“当时去燕还来”。一韵两用，其谬较一调两收为更甚。如斯之类，千虑而一失者。虽间亦有之。要之，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如树者，固已十得八九矣。

——右“词曲类”词谱词韵之属二部，六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顾曲杂言》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明沈德符撰。德符有《飞凫语略》，已著录。此书专论杂剧、南曲、北曲之别。其论元人未灭南宋以前，以杂剧试士。核以《元史选举志》，绝无影响。

乃委巷之鄙谈。其论《辽史乐志》有大食调，曲谱讹作大石，因有小石调配之。

。

其意以大食为国名，如龟兹之类，不知自宋已有此名。故王珪诗号至宝丹，秦

观诗号小石调，不由曲谱之讹。其论五、六、工、尺、上、四、合、凡，一为出於宋乐书，亦未免附会。考南曲无凡、一，上字有高下之分。宋时乐歌，未必分南北曲也。如此之类，虽间有小疵。然如论北曲以弦索为主，板有定制。南曲笙笛，不妨长短其声以就板。立说颇为精确。其推原诸剧牌名，自金、元以至明代，缕晰条分，徵引亦为赅洽。词曲虽伎艺之流，然亦乐中之末派。故唐人《乐府杂录》之类，至今尚传。存此一编，以考南北曲之崖略，未始非博物之一端也。（以上曲品。）

△《钦定曲谱》十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盖与《词谱》同时并作，相辅而行也。首载诸家论说及九宫谱定论一卷，次北曲谱四卷，次南曲谱八卷，次以失宫犯调诸曲别为一卷附於末。北曲、南曲各以宫调提纲。其曲文每句注句字，每韵注韵字，每字注四声於旁，於入声字或宜作平、作上、作去者，皆一一详注。於旧谱讹字，亦一一辨证附於后。自古乐亡而乐府兴，后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其所歌者皆绝句也。

唐人歌诗之法至宋亦不传，其所歌者皆词也。宋人歌词之法至元又渐不传，而曲调作焉。考《三百篇》以至《诗馀》，大都抒写性灵，缘情绮靡。惟南北曲则依附故实，描摹情状，连篇累牍，其体例稍殊。然《国风》“氓之蚩蚩”一篇，已详叙一事之始末。乐府如《焦仲卿妻诗》、《秋胡行》、《木兰诗》并铺陈点缀，节目分明。是即传奇之滥觞矣。王明清《挥麈录》载曾布所作《冯燕歌》，已渐成套数，与《词律》殊途。沿及金、元，此风渐盛。其初被以弦索，其后遂象以衣冠。其初不过四折，其后乃动至数十出。大旨亦主於叙述善恶，指陈法戒，使妇人孺子皆足以观感而奋兴，於世教实多所裨益。虽迨其末派，矜冶荡而侈风流。

辗转波颓，或所不免。譬如《国风》好色，降而为《玉台》、《香奁》。不可因是而罪诗，亦不可因是而废诗也。惟是当时旧谱，今悉无传。陶宗仪《辍耕录》虽具载其目，而不著其词。近代所行《北九宫谱》、《南九宫谱》，亦以意编排，颇多舛谬。乃特命詹事王弈清等，考寻旧调，勒著是编。使倚声者知别宫商，赴节者咸谐律吕。用以铺陈古迹，感动人心。流芳遗臭之踪，聆音者毕解；福善祸淫之理，触目者易明。大圣人阐扬风化，开导愚蒙，委曲周详，无往不随事立教者，此亦一端矣。岂徒斤斤於红牙翠管之间哉！（以上曲谱。）

△《中原音韵》二卷（内府藏本）

元周德清撰。德清字挺斋，高安人。是书成於泰定甲子，原本不分卷帙。考其《中原音韵》起例以下，即列诸部字数。正语作词起例以下，即列作词诸法。盖前为韵书，后为附论，畛域显然。今据此釐为二卷，以便省览。其音韵之例

，以平声分为阴阳，以入声配隶三声，分为十九部。一曰东、锺，二曰江、阳，三曰支、思，四曰齐、微，五曰鱼、模，六曰皆、来，七曰真、文，八曰寒、山，九曰桓、欢，十曰先、天，十一曰萧、豪，十二曰歌、戈，十三曰家、麻，十四曰车、遮，十五曰庚、青，十六曰尤、侯。十七曰侵、寻，十八曰监、咸，十九曰廉、纤。盖全为北曲而作。考齐、梁以前，平、上、去无别。至唐时，如元稹诸人作长律，尚有遗风。惟入声则各自为部，不叶三声。然如《檀弓》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注谓文子名木，缓读之则为弥牟。又古乐府《江南曲》以“鱼戏莲叶北”韵“鱼戏莲叶西”，注亦称北读为“悲”。是以入叶平，已萌於古。又《春秋》“盟於蔑”，《穀梁》作“盟於昧”。《春秋》定姒卒，《公羊》作定弋卒。是亦方言相近，故上、去、入可以转通也。北音舒长迟重，不能作收藏短促之声。凡入声皆读入三声，自其风土使然。乐府既为北调，自应歌以北音。德清此谱，盖亦因其自然之节。所以作北曲者沿用至今，言各有当，此之谓也。至於因而掎击古音，则拘於一偏，主持太过。夫语言各有方域，时代递有变迁，文章亦各有体裁。三百篇中，东阳不叶。而孔子象传以中韵当，老子道经以聳韵盲。

此参用方音者也。楚骚之音，异於风雅。汉、魏之音，异於屈宋。此随时变转者也。左思作三都赋，纯用古体，则纯用古音。及其作《白发赋》，与《咏史》、《招隐》诸诗，纯用晋代之体，则亦纯用晋代之音。沈约《诗赋》皆用四声，至於《冠子祝文》则化字乃作平读。又文章用韵，各因体裁之明证也。词曲本里巷之乐，不可律以正声。其体创於唐。然唐无词韵，凡词韵与诗皆同。唐初回波诸篇，唐末《花间》一集可覆按也。其法密於宋。渐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诸例。

而三百年作者如云，亦无词韵。间或参以方音，但取歌者顺口，听者悦耳而已矣。

一则去古未远，方音犹与韵合，故无所出入。一则去古渐远，知其不合古音，而又诸方各随其口语，不可定以一格。故均无书也。至元而中原一统，北曲盛行。

既已别立专门，自宜各为一谱。此亦理势之自然。德清乃以后来变例，据一时以排千古，其真殊甚。观其瑟注音史，塞注音死。今日四海之内，宁有此音，不又将执以排德清哉？然德清轻诋古书，所见虽谬。而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或以变乱古法诋之，是又不知乐府之韵本於韵外别行矣。故今录存其书，以备一代之学，而并论其源流得失如右。（以上曲韵）

——右“词曲类”南北曲之属，三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卷二百 集部五十三

○词曲类存目△《寿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杜安世撰。安世字寿域，京兆人。黄昇《花庵词选》又谓名寿域，字安世。未知孰是。《书录解题》载《寿域词》一卷。其事迹本末陈振孙已谓未详。集内各调皆不载原题，无可参考。观振孙列之张先词后，欧阳修词前，则北宋人也。

振孙称其词不甚工，今核集中所载八十六阙，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即所载《折红梅》一词，毛晋跋指为吴感作者，通体皆剽窃柳永《望梅词》，未可谓之佳制。振孙之言非过。至《菩萨蛮》第二首，乃南唐李后主词。《凤衔杯》第二首，乃晏殊词，惟结句增一“空”字为小异。晋皆未注。晋所称《诉衷情》一首见於《花庵词选》者，仅附载跋中，亦未补入集内。字句讹脱，尤不一而足。

首尾仅二十馀纸，舛谬不可胜乙。晋殆亦忽视其词，漫不一校耶。

△《后山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陈师道撰。师道有《后山丛谈》，已著录。其《诗馀》一卷，已附载集中。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后山词》一卷，《宋史艺文志》则称为《语业》一卷。而魏衍作《师道集记》，但及丛谈理究，不及其词。知宋时本集外别行也。

胡仔《渔隐丛话》述师道自矜语，谓於词不减秦七、黄九。今观其《渔家傲》词有云：“拟作新词酬帝力，轻落笔，黄秦去后无强敌”云云。自负良为不浅。然师道诗冥心孤诣，自是北宋巨擘。至强回笔端，倚声度曲，则非所擅长。如《赠晁补之舞鬟》之类，殊不多见。其诗话谓曾子开、秦少游诗如词，而不自知词如诗。盖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

△《哄堂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卢炳撰。炳字叔阳，其履贯未详，时代亦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列词集九十二家，而总注其后曰：“自南唐二主词以下，皆长沙书坊所刻，号百家词。其最末一家为郭应祥，振孙称嘉定间人。则诸人皆在宁宗以前，炳词次序尚在侯寘词后。”寘，绍兴中知建康，则炳亦南渡后人。集中有“庚戌正月”字。

庚戌为建炎四年，故集中诸词，多用周邦彦韵，其时代適相接也。其集《书录解题》本作《哄堂词》。毛晋刊本则作烘堂。案唐赵璘《因话录》，御史院合座俱笑，谓之哄堂。炳盖谦言博笑，故以为名。若作烘堂，於义无取。知晋所刊为误。

炳盖尝仕州县，故多同官倡和之词。然其同官无一知名士，其颂祝诸作，亦俱庸下。至於《武陵春》之以老叶头，《水龙吟》之以斗、奏叶表，《清平乐》

之以皱叶好、笑，虽古韵本通，而词家无用古韵之例，亦为破格。他若《贺新郎》之“问天公底事教幽独，待拉向锦屏曲。玉团儿之把不定红生脸肉，蓦山溪之鞭宝马，闹竿随，簇著花藤轿。”皆鄙俚不文，有乖雅调。惟咏物诸作，尚细腻熨贴，间有可观耳。

△《近体乐府》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玉堂杂记》，已著录。此编凡词十二阕，已编入《文忠集》中。此卷乃毛晋摘录之本，刻於六十家词中者也。题下所注甲子，其可数者自丁亥至庚寅，大约不出四岁中所作。疑当周纶编次全集时，已掇拾散佚之馀，非其完本矣。

△《金谷遗音》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石孝友撰。孝友字次仲，南昌人，乾道中进士。其著作世不多见。《钓台集》载其七言绝句一首，亦无可采录。其词则至今犹传。《书录解题》载孝友《金谷遗音》一卷，与此本合。其词长调以端庄为主，小令以轻倩为工。而长调类多献谀之作，小令亦间近於俚俗。毛晋跋黄机词，《恨草堂诗馀》不载机及孝友一篇。跋孝友词又独称其《茶瓶儿》、《惜奴娇》诸篇为轻倩纤艳。今考《茶瓶儿》结句云：“而今若没些儿事，却枉了做人一世。”《惜奴娇》前一阕云：“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底你。”后一阕云：“冤家你教我如何割捨，冠家休直待教人咒骂。”直是市井俚谈。而晋乃特激赏之。反置其佳者於不论。其为颠倒，更在《草堂诗馀》下矣。又杨慎《词品》极称孝友多丽一阕，此集不载。详考其词，乃张翥所作。慎偶误记，今附辨於此，不复据以补入焉。

△《白石词集》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姜夔撰。夔有《绛帖平》，已著录。是集为康熙甲午陈撰所刻，附於诗集之后。凡五十八阕，较毛晋《汲古阁》本多二十四阕。然其中多意为删窜，非其旧文。如毛本《暗香》、《疏影》二调，并注《仙吕》宫字。且《暗香》题下有小序四十九字，述制调之由。此本佚去，仅《疏影》题下注《仙吕宫》三字。又《鹧鸪天》第三阕题下毛本有“十六夜出”四字，《忆王孙》题下毛本有“鄱阳彭氏小楼”六字，《齐天乐》结句有原注十一字。此本并佚，殊为疏漏。又《齐天乐》题下毛本注“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八字。此本则注俗名“正宫黄钟宫”五字，又注“促织”二字。《鬲溪梅令》毛本注曰《仙吕调》。此本乃讹作《高溪梅》，又讹注为《仙宫调》。《湘月》一阕毛本题下注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

文义甚明。此本乃以《鬲指》二字为调名，注曰“一名《湘月》”。皆谬戾无理。

其中咏草《点绛唇》一阕，撰跋称复见於逋翁集中，援据无徵，难以臆定。不知《草堂诗馀》载此词，实作林逋。宋人所题，必非无据。且《草堂诗馀》不及夔词，尤足徵不出於夔。撰亦考之未审。至於《长亭怨慢》题下自注桓大司马云云，乃误以庾信《枯树赋》末六句为桓温本语。则夔之记忆偶讹，又非校刊者之过矣。

△《别本白石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姜夔撰。此本为毛晋六十名家词中所刻。凡三十四阕，较康熙甲午陈撰刊本少二十四阕。盖第据《花庵词选》所录，仅增《湘月》一阕，《点绛唇》一阕而已。

△《文溪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李昉英撰。昉英有《文溪集》，已著录。此本为毛晋所刊，卷首题宋李公昉撰。卷后跋语称《花庵词选》作名昉英，字俊明。杨慎《词品》作名公昉，字昉英。资州盘石人。晋有家藏本作名公昉，字俊明云云。考昉英附见《宋史黄雍传》，其《文溪集》载始末甚详，不云别名公昉。且今本《黄昇词选》亦实作昉英。不知晋所据词选当属何本。至杨慎资州盘石人之说，观词内所述，惟有岭南，无一字及於巴蜀。慎引为乡人，尤为杜撰。原集具在，何可强诬，其词集本分为二卷。此本合为一卷。字句舛谬非一，亦不及集本之完善。盖慎与晋均未见《文溪全集》，故有此辗转讹异也。

△《空同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洪璚撰。璚字叔巧，自号空同词客。此集仅词十六首。据毛晋跋语，乃全自黄昇《绝妙词选》中摘出别行，非完帙也。卷末咏渔父《清平乐》一阕，据《花庵词选》本连久道词，且载其本事甚明。因二人之词相连，遂误入之璚词中，实止十五首耳。

△《洺水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程秘撰。秘有《洺水集》，已著录。诗馀二十一阕，已载集中。此毛晋摘出别行之本也。秘文宗欧、苏，其所作词，亦出入於苏、辛二家之间。中多寿人及自寿之作，颇嫌寡味。至《满庭芳》第二阕之萧、歌通叶，《减字木兰花》后阕之好、坐同韵，皆系乡音，尤不可为训也。

△《风雅遗音》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林正大撰。正大字敬之，号随菴。据卷首易嘉猷序，盖开禧中为严州学官，其里籍则不可考。是编皆取前人诗文，隐括其意，制为杂曲。每首之前，仍全载本文，盖仿苏轼《隐括归去来词》之例。然语意蹇拙，殊无可采。卷末有徐鉉跋云：《风雅遗音》上下卷，南宋刊本，泰兴季沧苇家藏书。灵寿傅使君於都门珠市口购得，遂付小史钞录。林序阙前七行，卷末清平调逸其半。皆旧

时脱落，今亦仍之。此本字画讹阙，盖又从鈔本传写云。

△《后村别调》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刘克庄撰。克庄有《后村集》，已著录。其诗馀已附载集中。毛晋复摘出别刻。克庄在宋末，以诗名。其所作词，张炎《乐府指迷》讥其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今观是集，虽纵横排宕，亦颇自豪。然於此事究非当家。如赠陈参议家舞姬《清平乐》词：“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者，集中不数见也。

△《芸窗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张榘撰。榘字方叔，南徐人。其始末不可考。观集中被檄出郊《青玉案》词，有“六朝旧事，一江流水”句。又和上元王仇香猷、含山邵梅仙有浣叙别《浪淘沙》词，有“锺阜石城何处是”句。知尝官於建康。又次虚斋先生雨花宴《水龙吟词》，有“何时脱了尘埃墨绶”句。则官乃县令也。其词诸家选本罕见采录。此本为毛晋所刻，亦不详其所自。词仅五十首，而应酬之作凡四十三首。

四十三首之中，寿贾似道者五，寿似道之母者二。其馀亦大抵谀颂上官之作。尘容俗状，开卷可憎。惟小令时有佳语。毛晋跋称其《摸鱼儿》之“正挑灯共听檐雨”，《浪淘沙》之“小楼燕子话春寒”，《青玉案》之“秋在黄花羞涩处”，《水龙吟》之“苦被流莺，蹴翻花影，一栏红露”诸句，固自稍稍可观。然不能掩其全集之陋也。

△《蕉窗菟隐词》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旧本题元吴琯撰。前后无序跋，不知琯为何许人。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诸选本亦绝不及之。详考其词，皆明刘基之作。盖奸巧书贾抄基词以售伪，嫁名於明代编辑《古今逸史》之吴琯。既而觉集中舒穆尔元帅之类，不似明人，又增题一元字，并其人而伪之耳。

△《烟波渔隐词》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宋伯仁撰。伯仁有《西塍集》，已著录。其书盖作於淳祐元年。取太公、范蠡、陶潜诸人，各系以词一首。又有潇湘八景，春夏四时景，亦系以词。谓皆《水调歌头》也。后附《烟波渔具图》，凡舟、笛、蓑、笠之属，各系以七绝一首。绝句小有意致，词殊浅俗。

△《乐府遗音》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瞿佑撰。佑有《四时宜忌》，已著录。是集自卷一至卷二皆古乐府，自卷三至卷五皆词曲。其古乐府绮靡软熟，近於温、李，不出元末习气。词欲兼学南、北宋，反致夹杂不纯，殊不称其名也。

△《玉霄仙明珠集》二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明吴子孝撰。子孝字纯叔，长洲人。吏部尚书一鹏子。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江南通志》称其议论英发，为文章宏肆浩博。此乃所作词集凡一百八十馀阕。颇具凄惋之致，而造诣未深，不能入宋人阃奥也。

△《花影集》五卷（内府藏本）

明施绍莘撰。绍莘字子野，华亭人，自号峰泖浪仙。是集前三卷为乐府，后二卷为诗馀，多作於崇祯中。大抵皆红愁绿惨之词，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蓼花词》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光耿撰。光耿有《一溉堂诗集》，已著录。其父懋衡，於明末遭党祸。光耿少而孤苦，中多感慨，往往托填词以自遣。《满江红》诸作，思亲忆弟，寄兴颇深。其以蓼花名者，殆亦取多难集蓼之意欤？

△《玉山词》（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次云撰。次云有《八紘绎史》，已著录。是集凡小令五十九，长调十八，中调九。尤侗、秦松龄为之选评。次《云北墅绪言》有《属友人改正诗馀姓氏书》，盖因《西泠词选》借名刻其词三首，故力辨之。高士奇称其自处甚高。

今观所作，乃往往多似元曲，不能如书中所称周、秦、苏、辛体也。

△《炊闻词》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士禄撰。士禄有《读史蒙拾》，已著录。是集本名《炊闻卮语》。前有士禄自序，称兀兀南冠，不殊邯郸一枕，故取《杜陵诗语》断章而命之。其文无谓，其绪无端，故系之以卮。此本改题《炊闻词》，而目录末有附记，称初名《炊闻卮语》。殆士禄晚所自改，而序则未改耶？是集皆其以科场磨勘事系狱时作。初本一百二十首，后删二首，增五十五首，为一百七十三首。其中如《渔歌子》之“逐鹭微鳧下远洲”，《生查子》之“堦怜好月痴”，《点绛唇》之“雨翳空庭”，《卜算子》之“暗烛影疑冰”，皆未免失之雕琢，为过於求奇之病，非词家本色也。然大抵才思新颖，不肯蹈袭故常。如《南柯子》之《窗午》一阕，《昭君怨》之《楼外》一阕，《两同心》之《咏鸳鸯》后半阕，皆足与作者颉颃。

其《满江红》叠韵九阕，亦见才思之富。已载入孙默《十五家词》中，故仅附存其目焉。

△《南耕词》六卷、《岁寒词》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亮武撰。亮武有《南耕草堂》，诗已著录。《南耕词》先刻五卷。其第六卷乃丧偶后所作，续刻於后，而以《悼亡词》十阕附之。《岁寒词》则康熙癸亥、甲子两年所作。其同里陈枋遍和之，名《荆溪岁寒词》，亦附刻集内。亮武以倚声擅名，与陈维崧为中表兄弟，当时名几相埒。其缠绵婉约之处，亦

不减於维崧。而才气稍逊，故纵横跌宕，究不能与之匹敌也。

△《情田词》三卷（给事中邵庾曾家藏本）

国朝邵瑛撰。瑛初名宏魁，字柯亭，大兴人。康熙己卯举人。官新河县教谕，迁昌邑知县。其填词之学出於朱彝尊。此集乃乾隆癸酉其子履嘉所刊也。

△《澹秋容轩词》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青撰。青有《筠轩诗集》，已著录。是集为青所自编。凡小令十一阕，中调二十七阕，长调十七阕。又附入太仓许旭和词一首。

△《四香楼词钞》（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范纘撰。纘有《四香楼诗集》，已著录。是集小令、中调、长调各自为编，而不分卷数。大抵宗法周、柳，犹得词家正声。而天然超妙不及前人，未免有雕镌之迹。至如《南歌子》第二首之类，虽脂粉绮罗，诗馀本色，要亦稍近於褻也。

——右“词曲类”词集之属，二十五部，四十三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方壶词》三卷、《水云词》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方壶词》，宋汪莘撰。《水云词》，宋汪元量撰。莘词本载所著《方壶存稿》中，元量词亦载所著《湖山类稿》中。此本乃休宁汪森从二集摘出合刊者。

《方壶词》前有自序，则宋嘉定元年尝刊版别行故也。

△《鸣鹤馀音》八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仙游山道士彭致中编。不详时代。采辑唐以来羽流所著诗馀，至元而止。朱存理《野航存稿》有此书跋，疑为明初人也。所录多方外之言，不以文字工拙论。而寄托幽旷，亦时有可观。

△《词林万选》四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此本为嘉靖癸卯楚雄府知府任良榦所刊。盖慎戍云南时，良榦得其本也。前有良榦序，称“慎藏有唐、宋五百家词，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皆《草堂诗馀》之所未收”云云。考《书录解题》所载唐至五代自赵崇祚“花间集”外。惟南唐二主词一卷，冯延巳《阳春录》一卷。此外别无词集。南北宋则自家宴集以下，总集、别集不过一百七家。明末毛晋穷蒐宋本，只得六十家耳。慎所藏者何至有五百馀家，此已先不可信。且所录金、元、明人皆在其中，何以止云唐、宋。序与书亦不相符。又其中时有评注，俱极疏陋。如晏几道《生查子》云：“看遍颍州花，不似师师好。”注曰：“此李师师也。”虽与颍州不合，然几道死靖康之难，得见李师师，犹可言也。又秦观《一丛花》题下注曰：“师师，子野、小山、淮海词中皆见，岂即李师师乎？”考师师得幸徽宗，虽不能确详其年月，然刘翬《汴京

书事》诗曰：“鞞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擅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则南渡以后师师流落楚南，尚追随歌席。计其盛时，必在宣、政之间。张先登天圣八年进士，为仁宗时人。苏轼为作“莺莺燕燕”之句，时已八十馀矣。秦观则於哲宗绍圣初业已南窜，后即卒於藤州，未尝北返。何由得见师师？慎之博洽，岂并此不知耶？

其所选录，欲搜求隐僻，亦不免雅俗兼陈。毛晋跋称尝慕此集，不得一见，后乃得於金沙于季鸾。疑慎原本已佚？此特后来所依托耳。

△《唐词纪》十六卷（通行本）

明董逢元撰。逢元字善长，常州人。是编成於万历甲午。虽以唐词为名，而五季十国之作居十之七。盖时代既近，末派相沿，往往皆唐之旧人，不能截分畛域。犹之录唐诗者载及王周、徐铉，犹有说可通。至於隋炀帝《望江南》词，无论证以段安节《乐府杂录》，知海山记确为依托。即绳以断限之义，亦名实相乖，漫无体例矣。且不以人序，不以调分，而区为景色、吊古、感慨、宫掖、行乐、别离、征旅、边戍、佳丽、悲愁、忆念、怨思、女冠、渔父、仙逸、登第十六门，已为割裂无绪。又或以词语而分？或以词名而分，忽此忽彼，茫无定律，尤为治丝而棼。卷首列词名徵一卷，略作解题，罕所考证。至以郭茂倩为元人，则他可概见矣。

△《宋名家词》（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毛晋编。晋有《毛诗陆疏广要》，已著录。词萌於唐，而盛於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於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

於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其宗宋也，亦犹诗之宗唐。明常熟吴讷，曾汇宋、元百家词，而卷帙颇重，抄传绝少。惟晋此刻，蒐罗颇广，倚声家咸资采掇。其所录分为六集。自晏殊《珠玉词》至卢炳《哄堂词》，共六十一家。每家之后各附以跋语。其次序先后，以得词付雕为准，未尝差以时代。

且随得随雕，亦未尝有所去取。故此外如王安石《半山老人》词。张先《子野词》，贺铸《东山寓声》。以暨范成大《石湖词》，杨万里《诚斋乐府》，王沂孙《碧山乐府》，张炎《玉田词》之类，虽尚有传本，而均未载入。盖以次开雕，適先成此六集，遂以六十家词传，非谓宋词止於此也。其中名姓之错互，篇章字句之讹异，虽不能免，而於诸本之误甲为乙，考证釐订者亦复不少。故诸家词集虽各分著於录，仍附存其目，以不没晋蒐辑校刊之功焉。

△《秦张诗馀合璧》二卷（内府藏本）

明王象晋编。象晋有《群芳谱》，已著录。是书乃以宋秦观《淮海词》、明张綖《南湖词》合为一编，以二人皆产於高邮也。然一古人，一时人，越三四百年而称为合璧，已自不伦。况綖词何足以匹观，是不亦老子、韩非同传乎？

△《群贤梅苑》十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松陵朱鹤龄编。鹤龄有《尚书埤传》，已著录。此乃所辑宋人咏梅之词。然详勘其书，乃取宋黄大舆《梅苑》而颠倒割裂之。一卷、二卷即黄书之六卷、七卷，而三卷则如其旧。四卷后八调移为第五卷之首，而五卷中删除九调。

六卷、七卷即黄书之一卷、二卷，至八卷则又如其旧。九卷后五调移冠十卷之首，而十卷删去十调。颠倒错乱，殆书贾售伪者为之。鹤龄不至於斯也。

△《选声集》三卷、附《词韵简》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吴绮撰。绮有《岭南风物记》，已著录。是编小令、中调、长调各一卷，皆五代、宋人之词。标举平仄以为式。其字旁加方匡者皆可平可仄之字，余则平仄不可易者也。其法仍自填词图谱而来。其第一体、第二体之类，亦从其旧。后附《词韵简》一卷，皆祖沈谦、毛先舒之说。盖取便携阅而已，无大创作也。

△《蕉雨轩诗馀汇选》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陈澍编。澍字雨夏，嘉兴人，岁贡生。是集汇选唐、宋、元人之词，凡二千六百首有奇。其书犹澍所手抄，盖旧未刊印之本也。

△《粤风续九》四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吴淇编。淇为浔州推官时，杂采其土人歌谣，又附猺、狼、獠歌数种，汇为一编。其云续九者，屈原有《九章》、《九歌》，拟以此续之也。前有淇自序。卷首有孙芳桂撰《刘三妹传》，云是始造歌者。其说荒怪，不足信也。

△《东白堂词选初集》十五卷（内府藏本）

国朝佟世南编。世南字梅岑，辽阳人。以唐、宋诗馀有《花间》、《草堂》诸集，而明词选本向无善者。本朝词家虽有《倚声》、《今词》二选，而蒐罗未富。因与陆进、张星耀商榷去取，合前明、昭代词人所著，汇为一编。其曰初集者，以所见未广，尚当续成二集也。卷首冠以张星耀词论十三则。又总列作者爵里凡三百七十一人，采摭颇为繁富。而甄录未精，不免良楛杂陈之病。

△《名家词抄》（无卷数，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国朝聂先编。先字晋人，庐陵人。所选自吴伟业、龚鼎孳以下凡三十家。考卷首曾王孙序，称百家名词。与集中所载之数不符。又云：“词体之变迁，选者之詮次，例言自能详之。”而卷端亦无例言，似乎未完之本矣。

△《林下词选》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周铭撰。铭字勒山，松江人。是集题曰《林下》，盖取世说所载谢道韞事也。其书采取女子之作，自宋、元、明以及国朝，编次颇为无绪。末卷以《减字木兰花词》，题为南齐苏小小。亦沿田艺蘅之误，而不能正也。

△《浙西六家词》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所选为国朝朱彝尊、李良年、沈皦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之词。翔麟，仁和人。其五人皆嘉兴人。故称浙西六家。凡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皦日《柘西精舍词》一卷，符耒《边词》二卷，岸登《黑蝶斋词》一卷，翔麟《红藕庄词》三卷。前有宜兴陈维崧序。

——右“词曲类”词选之属，一十四部，九十九卷，内二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乐府指迷》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张炎撰。炎有《山中白云词》，已著录。陈继儒《续秘笈》载此书，题曰西秦张玉田。玉田者，炎之别号。西秦者，炎祖张俊之祖贯。实一人也。其书分词源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十四篇。而附以杨万里《作词五要》五则。杂论中称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惜版不存，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又称元遗山极称辛稼轩词。殆成於北游大都之后欤？《续秘笈》所刻以此书为上卷，而以陆辅之所续为下卷。

陆书末有原跋曰：“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著”云云。考宋沈义父字伯时。有《乐府指迷》一卷，今载陈耀文《花草粹编》中。跋但称沈书，而无一字及此书。则此书晚出，跋者未见龚翔麟刻《山中白云词》附载此书。殆后人所增入，非其旧也。曹溶《学海类编》收此书，较此本多一北轩居士跋。其跋误以胡震亨《唐音癸签》与胡应麟《诗薮》合为一书，已极疏舛。又收金粟头陀《制曲十六观》一卷，后有睡庵居士跋。金粟头陀，元顾何瑛。睡庵居士，明汤宾尹也。而其文全抄此书，惟每条之末增“制曲者当作此观”一句。语语雷同，竟不一检，尤可怪矣。

△《词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元陆辅之撰。辅之有《吴中旧事》，已著录。是编陈继儒《续秘笈》中，以为《乐府指迷》之下卷。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则题曰词旨。莫详孰为本名，孰为改名。明自万历以后，诈伪繁兴。所纂丛书，往往改头换面，不可究诘。

曹溶生於明末，故尚沿积习，以侈储藏之富也。其目一曰词说；二曰属对；三曰乐笑翁奇对；四曰警句；五曰乐笑翁警句；六曰词眼；七曰单字集虚；词不

可解，似有残缺；八曰两字；则有录无书矣。其言皆无甚高论，佚不足惜。

△《古今词话》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於唐，下迄康熙中年。杂引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分词评、词辨、词品三门，徵引颇为寒俭。

又多不著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

△《古今词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王又华撰。又华字静斋，钱塘人。是编杂录论词之语。虽以古今词论为名，而古人仅十之一。近人乃十之九。

△《填词名解》四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掇拾古语，以牵合词调名义，始於杨慎《丹铅录》。先舒又从而衍之，附会支离，多不足据。末附先舒自度十五曲，尤为杜撰。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人不得其声，故所拟古乐府，且借题抒意，不能自制调也。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古诗，亦不能自制调也。其时采诗入乐者，仅五七言绝句，或律诗割取其四句，倚声制词者，初体如竹枝、柳枝之类，犹为绝句。继而《望江南》、《菩萨蛮》等曲作焉。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

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故《阳关曲》借《小秦王》之声歌之，《渔父词》借《鹧鸪天》之声歌之。苏轼、黄庭坚二集可覆案也。惟词为当时所盛行，故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声，故能制其调耳。金元以来，南北曲行，而词律亡。作是体者，不过考证旧词，知其句法平仄。参证同调之词，知某句可长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当时宫调，已茫然不省。而乃虚凭臆见，自制新腔。无论其分析精微，断不能识。即人人习见之《白石词》，其所云《念奴娇》鬲指声者，今能解为何语乎？英雄欺人，此之谓也。

——右“词曲类”词话之属，五部，十三卷，皆附《存目》。

△《诗馀图谱》三卷、《附录》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张縠撰。縠有《杜诗通》，已著录。是编取宋人歌词，择声调合节者一百十首，汇而谱之。各图其平仄於前，而缀词於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二例。而往往不据古词，意为填注。於古人故为拗句，以取抗坠之节者，多改谐诗句之律。又校讎不精。所谓黑圈为仄，白圈为平，半黑半白为平仄通者，亦多混淆。殊非善本。宜为《万树词律》所讥，末附秦观词及縠所作词各一卷，尤为不伦。

△《啸馀谱》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程明善撰。明善字若水，歙县人，天启中监生。其书总载词曲之式。以歌之

源出於嘯，故名曰《嘯餘》。首列嘯旨、声音度数、律吕、乐府原题一卷。次《诗餘谱》三卷，致语附焉。次《北曲谱》一卷，《中原音韵》及务头一卷。次《南曲谱》三卷。《中州音韵》及切韵一卷。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餘。源流虽远，本末相生。诗不本於嘯，词曲安得本於嘯。

命名已为不确。首列嘯旨，殊为附会。其皇极经世、律吕、乐府原题之类，与词曲亦复阔绝。所列词谱第一体、第二体之类，以及平仄字数，皆出臆定，久为词家所驳。曲谱所载，亦不及南北《九宫谱》之详备。徒以通俗便用，至今传之，其实非善本也。

△《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赖以邠撰。以邠字损庵，仁和人。是编踵张綖之书而作，亦取古词为谱。而以黑白圈记其平仄为图。颠倒错乱，罅漏百出。为《万树词律》所驳者，不能缕数。

△《词韵》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仲恒撰。恒字道久，号雪亭，钱塘人。词韵旧无成书，明沈谦始创其轮廓。恒作是书，又因谦书，而订之。考填词莫盛於宋，而二百馀载作者云兴，但有制调之文，绝无撰韵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诗韵，或各杂方言，亦绝无一定之律。不应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数百年后，始补阙拾遗。盖当日所讲在於声律，抑扬抗坠，剖析微芒。至其词则雅俗通歌，惟求谐耳。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又安能以礼部韵略颁行诸酒垆、茶肆哉？作者不拘，盖由於此，非其智有所遗也。自是以还，周德清作《中原音韵》，摊派入声，立为定法。而《词韵》则终无续定者。良以北曲必用北韵，犹之梵呗必用梵音。既已自为一家，遂可自成一格。至於词体，在诗与曲之间，韵不限於方隅，词亦不分今古。

将全用俗音，则去诗未远。将全从诗韵，则与俗多乖。既虞针真、因阴之无分，又虞元魂、灰哈之不叶，所以虽有沈约陆词，终不能勒为一书也。沈谦既不明此理，强作解事。恒又沿讹踵谬，轆轳弥增。即以所分者言之，平、上、去分十四韵，割魂入真、軫，割哈入佳、蟹，此谐俗矣。而麻、遮仍为一部，则又从古。三声既真、軫一部，侵、寢一部，庚、梗一部，元、阮一部，覃、咸一部矣。

入声则质、陌、锡、职、缉为一部，是真、庚、青、蒸、侵又合为一也。物、月、曷、默、屑、叶合一部，是文、元、寒、删、先、覃、盐又合为一也。不俗不雅，不古不今，欲以范围天下之作者，不亦难耶？大抵作词之韵，愈考愈

岐。万不得已，则於古韵相通之中，择其读之顺吻者用之。如东冬、江阳之类。（江阳古亦不通，此据六朝以下言之。）其割属也亦择古韵相通者割之。如割魂入文，魂本通文。割哈入佳，哈本通佳之类。即入声亦以此为消息。庶斟酌於今古之间，或不大谬。必欲强立章程，不至於非马非驴不止。故今於诸韵书外，惟录曲韵。而词韵则概存目焉。

△《词学全书》十四卷（内府藏本）

国朝查继超编。继超字随庵，海宁人。是编辑於康熙己未，以毛先舒《填词名解》四卷，王又华《古今词论》一卷，赖以邠《填词图谱》六卷，《续集》一卷，《仲恒词韵》二卷，汇为一编。无所发明考正。

——右“词曲类”词谱词韵之属，五部，三十九卷，皆附《存目》。

△《张小山小令》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张可久撰。可久字仲远，号小山，庆元人。尝仕为路吏，转首领。李开先谓如今税课局大使之职。盖终於下僚者也，当时以词曲擅场，其集久而失传。明初宋濂得其词半册於礼贤馆，后方孝孺又购得抄本一帙以示濂。乃参互校正，分为上下卷，镂版行世。盖仅就二人所见，编次成书。其实可久所作不止於是也。

自五代至宋，诗降而为词。自宋至元，词降而为曲。文人学士，往往以是擅长。

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以知名於世。可谓敝精神於无用。

然其抒情写景，亦时能得乐府之遗。小道可观，遂亦不能尽废。可久之词。太和正音称其如瑶天笙鹤，既清且新，华而不艳，有不食烟火气。又谓其如披太华之天风，招蓬莱之海月。今观所作，遣词命意，实能脱其尘蹊。故虽非文章之正轨，附存其目，以见一代风尚之所在焉。

△《碧山乐府》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明王九思撰。九思有《渼陂集》，已著录。此其所作杂曲小令也。自宋赵彦肃以句字配协律吕，遂有曲谱。至元代如骤雨打新荷之类，则愈出愈新。不拘字数，填以工尺。俗传仅知有正宫、越调为南北曲之分，而相带、相犯之妙，填词家又不知度曲四声别有去作平，上作平之例。故论其体格，於文章为最下，而入格乃复至难。九思酷好音律，尝倾资购乐工，学琵琶，得其神解。是编所录，大半依弦索越调而带犯之，合拍颇善。又明人小令多以艳丽擅长，九思独叙事抒情。

宛转妥协，不失元人遗意。其於填曲之四声，杂以带字，不失尺寸。有谓声音文字兼擅其胜。然以士大夫而殫力於此，与伶官歌妓较短长，虽穷极窈眇，是

亦不可以已乎。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杨朝英撰。朝英自称青城人。始末未详。是集前五卷为小令，后三卷为套数。凡当时士大夫所撰及院本之佳者皆选录之，亦技艺之一种。中多残阙，盖传写所脱也。

△《词品》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元涵虚子撰，不详名氏。评论有元一代北曲，人各拟以品目，略如敖陶孙之《诗评》。臧懋循《元人百种曲》尝列之卷首。此本载曹溶《学海类编》中。殆即从《百种曲》中钞出，借其名以备数者也。

△《雍熙乐府》十三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旧本题海西广氏编。不著姓名。其凡例谓声音各应宫律，原分一十七调。今所传者一十有二，盖阙其五。今考十二调，一曰黄钟，二曰正宫，三曰大石，四曰小石，五曰仙吕，六曰中吕，七曰南吕，八曰双调，九曰越调，十曰商调，十一曰商角，十二曰般涉。其商角及般涉二调，则有其目而无其词，盖阙佚也。明李元玉《北调广正谱》，订正诸调，颇为综核。虽所摭较此书多道宫、高平、揭指、宫调、角调五类。而揭指及宫、角二调，则亦有其目而无其词。其全具者，才十四调。核其体例，实皆原本是书。其间每调词曲，有名同而实异者，有句字不拘可以增损者，亦皆因是书而推广之耳。

△《度曲须知》二卷、《弦索辨讹》三卷（内府藏本）

明沈宠绥撰。宠绥字君微，吴江人。以度曲家沿流忘初，往往声乖於字，调乖於义。因作此书以釐正音调。凡分二十六目，剖晰颇详。其《弦索辨讹》，则载《西厢》二卷，《杂曲》一卷。各加标记，以明北曲字音之殊。盖亦《九宫谱》之流亚也。

△《琼林雅韵》（无卷数，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宁王权编。权有《汉唐秘史》，已著录。是书凡分十九韵，大抵袭周德清《中原音韵》体例。一穹、窿，二邦、昌，三诗、词，四丕、基，五车、书，六泰、阶，七仁、恩，八安、闲，九〈角耑〉、鸾，十乾、元，十一萧、韶，十二珂、和，十三嘉、华，十四砗、〈石邪〉，十五清、宁，十六周、流，十七金、琛，十八潭、严，十九谦、谦。与《中原音韵》十九韵大略相似，特异其名耳。惟《中原音韵》第十韵标曰先、天，而此书第十韵则标曰乾、元，遂取元韵之半入於一先。

又是书每韵皆取平声二字以括三声，而第六韵泰阶泰字则兼用去声。是自乱其例。

至云北方无入声，以入声附平、上、去三声之后，与《中原音韵》体例全合

，而亦微有不同。如第四韵曰丕、基，其后附“悔”字，谓去声作上声，而《中原音韵》第四韵后不载此条。考“悔”字作上声，其在纸韵，则有“诗不我以，其后也悔”可证。其在庆韵，则有陆机《凌霄赋》“悔”与“旅”为韵可证。周德清於此条似乎失收。然曲韵自用方音，不能据古韵为增减。权之所补，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南曲入声客问》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先舒撰。先舒有《声韵丛说》，已著录。初，先舒撰《南曲正韵》一书，凡入声俱单押，不杂平、上、去三声。复著此卷，谓南曲入声俱可作平、上、去押。设为客问，以达其说。

——右“词曲类”南北曲之属八部，三十五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